目 录

卷 一

卷 二

卷 三

北梦琐言

[宋]孙光宪撰　陈尚君再补　聂安福整理

《北梦琐言》三十卷。北宋孙光宪撰。光宪（？——九六八），字孟文，自号葆光子，陵州贵平（今四川简阳县西南）人。初仕唐为陵州判官，后游荆渚，为荆南节度高从诲从事，累官至检校秘书兼御史大夫。入宋，授黄州刺史。光宪少好学，博通经史，所著《荆台集》、《巩湖编玩》、《笔佣集》、《橘斋集》、《蚕书》、《续通历》等均佚，仅《北梦琐言》一书存世。

此书述唐及五代十国间士大夫逸事，所述多载某人所说，自序云“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笔”，故颇具史料参证价值。此书现存版本均仅二十卷，缺后十卷，主要有《稗海》本、《雅雨堂藏书》本、《四库全书》本、《云自在龛丛书》本等。其中《云自在龛丛书》本有缪荃荪所辑逸文四卷，今即以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今人林艾园校点本及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参校。另辑逸文二十一条为《再补》一卷附后。

序

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顷逢故凤翔杨玭少尹，多话秦中平时旧说，常记于心。他日渚宫见元澄中允，款狎笑语，多符其说。元公谓旧族一二子弟曰：“诸贤生在长安，闻事不追富春。此则存好问之所宏益也。”厥后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三纪收拾筐箧，爰因公退，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三十卷。《禹贡》云：“云土梦作乂。”《传》有“畋于江南之梦”。鄙从事于荆江之北，题曰《北梦琐言》，琐细形言，大即可知也。虽非经纬之作，庶勉后进子孙，俾希仰前事，亦丝麻中菅蒯也。通方者幸勿多诮焉。

卷　一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学士从容，未尝不论前代兴亡。颇留心贡举，尝于殿柱上自题曰“乡贡进士李某”。或宰臣（原本作“相”，据商本校改）出镇，赋诗以赠之，词皆清丽。凡对宰臣言政事，即终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球、斗鸡为乐，自以能于步打，谓俳优石野猪曰：“联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野猪对曰：“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优劣，即圣政可知也。

太尉李德裕幼（原本脱“幼”字，据“广记”一百七十五校增）神俊，宪宗赏之，坐于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辩夸于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谓曰：“吾子在家所嗜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戏曰：“公诚涉大痴耳。”吉甫归以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书（原本脱“书”字，据《广记》校增）者，成均礼部之职也。其言不当，所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由是振名。

宣宗舅郑光敕赐云阳、鄠县两庄，皆令免税。宰臣奏恐非宜，诏曰：“朕以光元舅，欲优异之，初不细思，是免其赋。尔等每于匡救，必尽公忠。亲戚之间，人所难议。苟非爱我，岂尽嘉言。庶事（商本作“事事”）能如斯，天下何忧不治？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寻罢。葆光子同僚尝买一庄，喜其无税，乃谓曰：“天下庄产，未有不征。”同僚以私券见拒。尔后子孙为县宰定税，求祈不暇。国舅尚尔，庶僚胡为。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游外方。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初听政，谓宰相曰："佛者，虽异方之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论，不欲过毁，以伤令德。"乃遣下诏。会昌中，灵山古迹招提弃废之地，并令复之，委长吏择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忘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为事。相国萧仿、裴坦时为常侍谏议，上疏极谏，其略云："臣等闻玄祖之道，用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以仁义是首。相沿百世，作则千年。至圣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于天竺，去彼王宫。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名归象外，理出尘中，非为帝王所能慕也。"广引无益有损之义，文多不录，文理婉顺，与韩愈元和中上《请除佛骨表》不异也。懿皇虽听览称奖，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才至京师，俄而晏驾。识者谓大丧之兆也。

唐大中年，兖州奏："先差赴庆州行营押官郑神佐阵没，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营已前许嫁右骁雄军健李玄庆，未受财礼。阿郑知父神佐阵没，遂与李玄庆休亲，截发，往庆州北怀安镇收亡父遗骸，到兖州瑕丘县进贤乡与亡母合葬讫，便于茔内筑庐。"识者曰："女子适边，取父遗骸合葬。烈而且孝，诚可嘉也。庐墓习于近俗，国不能禁，非也。"广引《礼经》而证之。

唐宣宗朝，日本国王子入贡，善围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王子出本国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盖玉之苍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凉。人或过说，非也。王子至三十三下，师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缩臂数四，竟伏不胜，回谓礼宾曰："此第几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愿见第一手，礼宾曰："胜第三可见第二，胜第二可见第一。"王子抚局叹曰："小国之一不及大国之三。此夷人也，犹不可轻，况中国之士乎。"葆光子曰："蜀简州刺史安重霸黩货无厌。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其力粗赡。安辄召与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后（《广记》二百四十三作"乃始"）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效（《广记》作"赂"）而自求退？'邓生然之，以（《广记》作"献"）中金十铤获免，良可笑也。"

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汉文帝废丧议》、《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载。又睹（各本无"睹"字）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赵匡为证，正与陈工部义同。葆光子同僚王公贞范精于《春秋》，有驳正元凯之谬，条绪甚多，人咸讶之。独鄙夫尝以陈、陆、啖、赵之论窃然之，非苟合也，唯义所在。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跻大位。先是刘禹锡大（原本作"太"，据商本校改。按文宗年号大和，现存石刻可证）和中为宾客时，李太尉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盈其箱笥，没于尘坌。（《广记》二百四十四作"箱笥盈溢，尘土蒙覆。"）既启之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绝，何必览焉。但恐回吾之心，所以不欲观览。"（原本脱六字，据《广记》校增）其见抑也如此。衣冠之士并皆忌之，咸曰："有学士才，非宰臣器。"识者于其答制中见经纶之用，为时所排，比（原本作"此"，据吴钞本校改）贾谊在汉文之朝不为卿相知。人皆惜之。葆光子曰："李卫公之抑忌白少傅，举类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论（原本脱"论"字，据吴钞本校增）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义在于斯，非抑文章也，虑其朋比而制掣也。"

相国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后，居宛叶之间。少单贫，力学，有倜傥之志。唐永贞中，擢进士第，时与同辈过政事堂。宰相谓曰："扫厅奉候。"僧孺独出曰："不敢。"众耸异之。元和初登制科，历省郎、中书舍人、御史、中书门下平章事、扬州、建州两镇、东都留守、左仆射。先是，撰《周秦行记》，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赐谥。后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谥曰"简"，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术比李之功勋，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秦行记》非所宜言，德裕著论而罪之，正人览记而骇之。勿谓卫公掩贤妒善，牛相不罹大祸，亦幸而免。"

唐大中末，相国令狐绹罢相，其子滈应进士举在父未罢相前，预拔文解及第。谏议大夫崔瑄（原本作"宣"，据《唐书》列传校改。下者亦作"瑄"）上疏，述滈弄父权，势倾天下，以"举人文卷须十月前送纳，岂可父身尚居于枢务，男私拔其解名，干挠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门"云云，请下（原本作"在"，据商本校改）御史台推勘。疏留中不出。葆光子曰："令孤公在大中之初，倾陷李太尉，唯以附会李绅而杀吴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赂遗阉宦，殊不似德裕立功于国，自俭立身。掎其小瑕，忘其大美。洎身居岩庙，别无所长，谏官上章可见之矣。与朱崖之终始殆难比焉。"

唐大（原本作"太"，据商本校改）和中，李德裕镇浙西。有刘三复者，少贫苦学，有才思。时中人赍御书至以赐德裕，德裕试其所为，谓曰："子可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构"）或归以创之。"三复

曰："文理贵中不贵其速。"德裕以为当言。三复又请曰："渔歌樵唱皆传公述作，愿以文集见示。"德裕出数轴与之。三复乃体而为表，德裕嘉之，因遣诣阙求试，果登第，历任台阁。三复能记三生事，云曾为马。马（原本脱下"马"字，据《广记》三百八十七校增）常患渴，望驿而嘶，伤其蹄则心连痛。后三复乘马过硗确之地必为缓辔，辙有（原本作"有辙"，据《广记》校改）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门限，虑伤马蹄也。其子邺敕赐及第，登廊庙，上表雪德裕以朱崖神榇归葬洛中，报（原本有"其"字，据《广记》校削）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孙，父曰从郁，历遗补畿令。悰尚宪宗岐阳公主，累居大镇，复居廊庙。无他才，未尝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有朝士贻书于悰曰："公以硕大敦庞之德，生于文明之运。矢厥谟猷，出入隆显。"极言讥之，文多不录。时人号为秃角犀。凡莅藩镇，未尝断狱，系囚死而不问，宜其责之。呜呼！处高位而妨贤，享厚禄以丰已。无功于国，无德于民。富贵而终，斯又何人也！子孙不享，何莫由斯？

唐文宗皇帝谓宰相曰："太宗得魏征采拾阙遗，弼成圣政。今我得魏谟，于疑似之间必极匡谏。虽不敢希及正（原本作"贞"。据商本校改。按："贞"改"正"，系存宋本旧式）观之政，庶几处无过之地。今授谟右补阙，委舍人善为之词。又问谟曰："卿家有何图书？"谟曰："家书悉无，唯有文贞公笏在。"文宗令进来。郑覃在侧，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浑未晓。但'甘棠'之义，非要笏也。"

卷 二

咸通中，进士皮日休进书两通。其一请以孟子为学科，其略云"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原本脱下"子"字，据《广记》四百九十九校增）不异道者，孟子也。舍是而诸（原本脱"诸"字，据《广记》校增）子者必斥乎经史，为圣人之贼也"云云。文多不载。请废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其义者，其科选请（原本脱"请"字据"广记"校增）同明经也。其二请以韩文公愈配飨太学，其略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求用。用于生前则一时可知也，用于死后则万世可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辅（原本作"传"，据吴钞本校改）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矣，其几于室授者唯韩愈焉（《广记》作，"能嗣其美者，其唯韩愈乎"）。蹴及杨墨，蹂践释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来，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贤之数列，则典礼未为备也。"日休先字逸少，后字袭美，襄阳竟陵人也。业文隐鹿门山，号醉吟先生。窃比大圣，榜未及第。礼部侍郎郑愚以其貌不扬，戏之曰："子之才学甚富，如一目（原本作"日"，下同。据刘钞本校改）何？"休对曰："侍郎不可以一目废二目。"谓不以人废言也。举子咸推伏之。官至国子博士。寓苏州，与陆龟蒙为文友。著《文薮》十卷，《皮子》三卷，人多传之（原本脱四字，据吴钞本校增）。黄寇中遇害，其子为钱尚父吴越相。

宣宗时，相国令狐绹最受恩遇而怙权，尤忌胜已。以其子滈不解而第，为张云、刘蜕、崔瑄叠上疏疏之。宣宗优容，绹出镇维扬，上表诉之冤，其略云："一从先帝久次中书，得臣恩者谓臣好，不得臣恩者谓臣弱。臣非美酒美肉，安能啖众人之口？"时以执己之短，取消于人。或云曾以故事访于温岐，对以其"事出《南华》"，且曰："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之，乃奏岐有才无行，不宜与第。会宣宗私行为温岐所忤，乃授方城尉。所以岐诗云："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又李商隐，绹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隐憾之，因题厅阁，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亦怒之。官（原本有"只"字，据商本校削）止使下员外也。江东罗隐亦受知于绹，毕竟无成，有诗《哭相国》云："深恩无以报，底事是柴荆。"以三才子怨望，即知绹之遗贤也。

唐田弘正之领镇州，三军杀之而立王庭凑，即王武俊支属也。庭凑生于别墅，尝有鸠数十只朝集庭树，暮集檐下。有里人骆德播异之。及长，骈胁，善阴符鬼谷之书。历军职，得士心。曾使河阳回，在中路以酒困寝于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土，非常人也。"仆者寤以告庭凑，庭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也。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王在今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为三军扶立为留后，归别墅而庭树婆娑，暗庇舍矣。墅西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于庭凑。及入庙，神乃侧坐。至今面东，庙宇尚存焉。庭凑清俭公正，忠于朝廷，勤于军民，子孙世嗣为镇帅。至朱梁时，王镕封赵王，为部将张文礼灭之。

唐马植相公曾镇安南，安抚军民，怀柔蛮獠，废珠池，尚俭素。李琢后镇是邦，用法大酷，军城远出而属南蛮，六七年间，劳动兵役。咸通七年，高骈收复之。先是，荆、徐间征役拒蛮，人甚苦之。有举子闻许卒二千没于蛮乡，有诗刺曰："南荒不择吏，致我交趾覆。联绵三四年，致我交趾辱。懦者斗则退，武者兵益黩。军容满天下，战将多金玉，刮得齐民疮，分为猛士禄。雄雄许昌师，忠武冠其族。去为万骑风，住为一川肉。时有践卒回，千门万户哭。哀声动闾里，怨气成山谷。谁能听鼓声，不忍看金镞。念此堪泪流，悠悠颍川绿。"吟此诗有以见（一作"知"）失于授任，为国家生事。大东之苦，斯其类乎。

安南高骈奏开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骈往视之，乃有横石隐隐然在水中，因奏请开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牵利楫，石限横津。才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计。"时有诏听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广之利民至今赖之以济焉。或言骈以术假雷电以开之，未知其详。葆光子尝闻闽王王审知患海畔石碕为舟楫之梗，一夜梦吴安王（即伍子胥也）许以开导，乃命判官刘山甫躬往祈祭。三奠才毕，风雷勃兴。山甫凭高观焉，见海中有黄物，可长千百丈，奋跃攻击。凡三日，晴霁，见石港通畅，便于泛涉。于时录奏，赐名甘棠港。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号此地为天威路，实神功也。（按：王审知开港事又见卷七较详于此）

咸通中，礼部侍郎高湜知举，榜内孤贫者公乘亿赋诗三（一作"二"）百首，人多书于屋壁。许棠有《洞庭诗》尤工，诗人谓之"许洞庭"。最奇者有聂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贫苦，精于古体，有《公子家》诗云："种花于西园，花发青楼道。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又《咏田家》诗云："父耕原上田，子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又云："锄禾当日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所谓言近意远，合《三百篇》之旨也。盛得三人，见湜之公道也。葆光子尝有同僚示我调举时诗卷，内一句云"科松为荫花"，因讥之曰："贾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闲地拟栽松。'吾子与贾生，春兰秋菊也。"他日赴达官牡丹宴，栏中有两松对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荫花。此侯席上于愚有得色，默不敢答，亦可知也。

王文懿公起三任节镇，扬历省寺，赠守太尉。文宗颇重之，曾为诗写于太子之笏以扬之，又画仪形于便殿，师友目之曰"当代仲尼"。虽历外镇，家无余财。知其甚贫，诏以仙韶院乐官逐月俸钱五百贯给之。起昧于理家，俸入其家，尽为仆妾所有，耄年寒馁，故加给焉。于时识者以起不能陈逊而与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为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耻货殖，至于荷畚执耒，灌园鬻蔬，未有禄以（原本脱"以"字，据吴钞本校增）代耕，岂空器而为养？安可忘甘苦不追晨昏？今之世禄嚣薄，不能撙节，稍丰则饫其狗彘，少歉则困彼妻孥，而云安贫，吾无所取。唯衣与食，所谓切身。傥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国者，得不思俭而足用乎。"

卷　三

唐相国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掌武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唯进士卢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谒见，许脱衫从容。旧例礼部放牓，先禀朝廷，恐有亲属言荐。会昌三年，王相国起知举，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荐人，然奉贺今年牓中得一状元也。"起未喻其旨，复进亲吏于相门侦问，吏曰："相公于举子中独有卢肇久接从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卢肇为状头及第。时论曰：卢虽受知于掌武，无妨主司之公道也。

唐相毕諴，吴乡人，词学器度冠于侪流。擢进士，未遂其志，尝谒一受知朝士者，希为改名，以期亨达。此朝士讥其鹾贾之子。请改为字相国，忻然受而谢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辅。前之朝士惭悔交集也。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贫窭修进，常患口食不给，每听曾口寺斋钟动辄诣谒餐，为寺僧所厌。自此乃斋后扣钟，冀其晚届而不逮食也。后入登台座，连出大镇，拜荆南节度，有诗《题曾口寺》云"曾遇阇黎饭后钟"，盖为此也。富贵后打金莲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书规之，邹平曰："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国未偶，伶俜风尘，蹇驴无故坠井。每及朝士之门，舍逆旅之馆，多有龃龉，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后登将相。何先塞而后通也。（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题扬州佛寺诗。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两存之）

唐李固言生于凤翔庄墅，雅（一作"惟"）性长厚，未习参谒。始应进士举，舍于亲表柳氏京第。诸柳昆仲率多戏谑，以相国不谙人事，俾习趋揖之仪。俟其磬折，密于鸟巾上帖文字云"此处有屋僦赁"。相国不觉，及出，朝士见而笑之。许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号曰"貂郤"，固不能为人延誉也。相国始以所业求知谋于诸柳，诸柳与导行卷去处，先令投谒许常侍。相国果诣骑省，高阳公惭谢曰："某官绪极闲冷，不足发君子声采。"虽然，已藏之于心。又睹乌巾上文字，知其朴质无何。来年许公知礼闱，李相国居状头及第。是知柳氏之戏侮，足致陇西之速遇也。

杜邠公悰位极人臣，富贵无比。尝与同列言平生不称意有三：其一为澧州刺史，其二贬司农卿，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舟次瞿塘，左右为骇浪所惊，呼唤不暇，渴甚，自泼汤茶吃也。镇荆州日，诸院姊妹多在渚宫寄寓，贫困尤甚，相国未尝拯济。至于节腊，一无沾遗。有乘肩舆至衙门诟骂者，亦不省问之。凡莅方镇，不理狱讼。在凤翔洎西川，系囚毕政，无轻无重，任其殍殕。人有从剑门拾得裹漆器文书，乃成都具狱案牍。略不垂愍，斯又何心哉！（未尝荐贤，时号秃角犀。按："秃角犀"已见卷一）

李太师光颜以大勋康国，品位穹崇。爱女未聘，幕僚谓其必选佳婿，因从容语次，盛誉一郑秀才词学门阀人韵风流异常，冀太师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太师谢幕僚曰："李光颜一健儿也，遭遇多（一作

"君")难，偶立微功，岂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原本脱四字，据《广记》四百五十七校增）乎？某已选得一佳婿，诸贤未见。"乃召一（原本脱"一"字，据《广记》校增）客司小将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阶军职，厚与金帛而已。从事许当曰："李太师建定难之勋，怀弓藏之虑。武宁保境，止务图存。而欲结援名家，非其志也。与夫必娶高国（原本脱四字，据《广记》校增），求婚王谢，何其远哉！"（王特尚书与太师宅重叠姻戚，常语之）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绝当时。每就寝息，必叉手而卧，虑梦寐中见先灵也。食馎饦面，不过十八片。曾典绛州，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访亲知，即不造郡斋。瑯琊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及知举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原本作"所图"，据《广记》一百八十三校改）太速，有鄙薄者号为"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说，因召一牓门生（原本作"人"，据《广记》校改）。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声采益振。尔后为御史分司。旧相卢公携访之，乃留诗曰："氏族司空贵，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叹途穷。"其为名德所重也如此。

唐相国刘公瞻，其先人讳景，本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笺劄，因题商山驿侧泉石，荥阳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贽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相孤贫有艺，虽登科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馇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餐，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致仕刘军容玄冀（原本脱二字，据《广记》二百六十五校增）游寺，见此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窭，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州（一作"山"）人，朝无强援，谓僧曰："某虽闲废，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入，蒲尹张筵而祖之。浮薄幕客呼相国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相国对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大笑之，在席亦有异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王屋匡一上人细话之）

唐相国李公福河中永乐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过当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国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执，唯福一人历镇使相而已。近者石晋朝赵令公莹家庭有橘枣，树婆娑异常，四远俱见。有望气者诣其邻里，问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辅者？"里叟曰："无之。然赵令先德小字相之儿，得非此应乎？"术士曰："王气方盛，不在身，当其子孙。"尔后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将入相，则前言果效矣。凡士之宦达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以命遇，则盛衰之气亦随人而效之。向者槐枣异常，岂非王气先集耶？不然，何荣茂挺特拔耸之如是也？（陇西事得于李载仁大夫，天水事得于长阳宰康张，甚详悉也）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骈镇蜀日，因巡边至资中郡，舍于刺史衙。对郡山顶有开元佛寺，是夜黄昏，僧徒（原本脱"徒"字，据《广记》四百九十九校增）礼赞螺呗间作。渤海命军候悉擒械之，来晨笞背斥逐，召将吏而谓之曰："僧徒礼念亦无罪过，但以此寺十年后当有秃丁数千作乱，我故（原本脱"故"字，据《广记》校增）以是厌之。"其后土人皆髡发执兵号大髡小髡，据此寺为寨，陵胁州将。果叶渤海之言。时称骈好妖术，斯亦或然之验与（原本脱十三字，据《广记》校增。得于资中处士王迢）。

唐王中令铎重德名家，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原本脱"然"字，据刘钞本校增）非定乱之才。镇渚宫为都统，以御黄巢寇兵渐近。先是，赴镇以姬妾自随，其内未行，本以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中令谓从事曰："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黄巢。"公亦大笑之。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差人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辱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成，竟罹非命。时议曰："黄巢过江，高太尉不能拒捍，岂王中令儒懦所能应变乎？"落都统后有诗，其要云："敕（一作黜）诏已闻来阙下，檄书犹未遍军前。"亦志在其中也。（黄巢起广州，自号义军百万都统，上表先陈犯阙之意，其词云："傥使归降，必有升奖。"朝廷耻笑）

唐路侍中严，风貌之美为世所闻。镇成都日，委执政于孔目吏边咸，日以妓乐自随，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怀掷果之羡，虽卫玠、潘岳不足为比。善巾裹，蜀人见必效之。后乃翦纱巾之脚以异于众也。闾巷有袨服修容者，人必讥之曰："尔非路侍中耶？"尝过鬻豚之肆，见侩豕者谓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移镇渚宫日，于合江亭离筵赠行云等《感恩多》词，有"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楼也。

薛能尚书镇郓州，见举进士者必加异礼（商本作"礼异"）。李勋尚书先德为衙前将校，八座方为客司小子弟，亦负文藻，潜慕进修，因舍归田里。未逾岁，服麻衣，执所业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请引见。元戎曰："此子慕善，才与不才，安可拒之？某今自见其人质清秀，复览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邮巡职牒一通与八座先德，俾罢职司闲居，恐妨令子修进。尔后果策名第，扬历清显，出为郓州节度也。（八座事得之王屋山僧匡一甚详。近代进士赵观文、桂州小军杜状元及第乃才举也。原本脱"之"字，据商本校增）

唐郑愚尚书，广州人，雄才奥学，擢进士第，扬历清显，声称烜（一作"赫"）然。而性本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荥阳除广南节制，经过，魏公以常礼延遇。荥阳举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此日于客次换麻衣，先贽所业。魏公览其卷

首，寻已赏叹至三四，不觉曰：“真销得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军仪廷参，不得已而受（原本作“授”，据《广记》二百二校改）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备见之矣。”其钦服形于辞色也。或曰荥阳因醉眠，左右见一白猪。盖杜征南蛇吐之类。

唐相国韦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原本作“大中”，据《广记》四百九十九校改。按：韦宙镇广州，史无年月。沈炳震《方镇表》列入懿宗初年，与《广记》合）初，除广州节度使。懿（原本作“宣”，据《广记》校改。下同）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京兆从容奏对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原本作“十”，据《广记》校改）堆，固无所贪。”懿皇曰：“此可谓之足谷翁也。”

唐李当尚书镇南梁日，境内多有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而不肖者相效为非。前政以其各有阶缘，弗克禁止，闾巷苦之。八座严明有断，处分宽织篾笼，召其尤者，诘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无乃辱于存亡乎？今日所惩，贤亲眷闻之，必赏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笼沉于汉江。由是其侪惕息，各务戢敛也。崔珏侍御家寄荆州，二子凶恶。节度使刘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害，不免行刑也。”

唐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内官西门军容（按：此西门思恭也），小心畏慎，每夜常温（原本作“温溲”，据《广记》二百七十五校改）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争教不作十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某亦有之，何为常（原本脱三字，据《广记》校增）执厮仆之役。”乃脱履呈之。中尉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终为汝成之。”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卢耽相公表为西川行军司马（原本作为“卢耽相公西川行军司马”，据《广记》校改）御蛮有功，历东、西川、山南三镇节旄。《除西川制》云：“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讥之也。历图南为西川副使，随府罢职，行鲁欲延辟之。图南素薄行鲁，闻之大笑曰：“不能翦头刺面而趋侍健儿乎。”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结束而追之。张云起居为成都少尹，常出轻言，为行鲁酖杀之。

唐崔侍中安潜崇奉释氏，鲜茹荤血。唯于刑辟常自躬亲，虽僧人犯罪未尝屈法。于厅事前虑囚必温颜恤恻以尽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语，赐以酒食，而付于法。镇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诸司，以面及蒟蒻之类染作颜色，用象豚肩羊臑脍炙之属，皆逼真也，时人比于梁武。而频于宅使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而中壶预政，以玷盛德，惜哉！

唐刘舍人蜕，桐庐人。早以文学应进士举，其先德戒之曰：“任汝进取，穷之与达，不望于汝。吾若没后，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渔钓自娱，竟不知其所适（不审是隐者为复是渔师，莫晓其端倪也）。紫微历登华贯，出典商於，霜露之思，于是乎止。临终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礼部尚书纂即其息也，尝与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一作“中”）重于丧祭。刘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隐逸之流，何伤菽水之礼。紫微以儒而进，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绪言，紊先王之旧制，以时（一作“报本”）之敬能便废乎？大彭通人，抑有其说，时未喻也。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牓中文誉最高。是岁，新（原本作“逞”，据《广记》一百六十五校改）罗国起楼，厚赍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除（原本作“官”，据《广记》校改）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笺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赉，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恳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荥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霸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嚣浮之誉遍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有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唐咸通中，荆州（原本作“中”，据《广记》二百五十六校改）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辈，以束脩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寮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凡所评品，士子以之升降，时号为“浮薄相国”。夏侯孜（一作“公”）尤恶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由是不睦。内子卢氏与其良人操尚略同，因季父薛监来省，卢新妇出参。俟其去后，命水涤门阈。薛监知而大怒，经宰相疏之。保逊因谪授澧州司马，凡七年不代。夏侯孜（一作“公”）出镇，魏相谟登庸，方有征拜而殒于郡。愚曾睹薛文数幅，其一云：“饯交亲于灞上，止逆旅氏，见数物象人。诘之，口辄动，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呜呼，天之生民，为此辈笞挞。”又《观优》云：“绯胡折窣（《广记》二百六十六作‘推窣’）。莽转而出。众人皆笑，唯保逊不会。”其轻物皆此类也。卢虔灌罢夔州，以其为姊妹夫，径至澧州慰省，回至邮亭，回望而笑曰：“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打《杨柳枝》乎！”（澧州老军将周儁，旧曾服事，备言之）

蜀之士子莫不酤酒，慕相如涤器之风也。陈会郎中家以当炉为业，为不扫街，官吏殴之。其母甚贤，勉以修进，不许归乡，以成名为期。每岁糇粮纸笔衣服仆马皆自成都赍致。郎中业八韵，唯《螳螂赋》大行。大（原本作“太”，据商本校改）和元年及第，

李相固言览报状，处分厢界，收下酒旆，阖其户，家人犹拒之。逡巡贺登第，乃圣善奖训之力也。后为白中令子婿，西川副使，连典彭、汉两郡而终。

唐刘仆射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荬饽饦，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曰："泼生吃了也。"朝士闻而哂之。及（原本作"又"，据《广记》二百三十八校改）镇番禺，效吴隐之为人。京国亲知贫乏者颙俟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薨于岭表。扶护灵榇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时人讥之。

唐赵大夫崇凝重（原本脱"重"字，据商本校增）清介，门无杂宾，慕王濛、刘真长之风也。标格清峻（原本作"质堂堂"，据《广记》五百校改）不为文章，号曰无字碑。每遇转官，旧例各举一人自代，亚台未尝举人，云："朝中无可代己也。"世亦以此少之。梁相张策尝为僧，返俗应举。亚台鄙之。或曰："刘轲、蔡京得非僧乎?"亚台曰："刘、蔡辈虽作僧，未为人知，翻然贡艺，有何不可?张策衣冠子弟，无故出家，不能参禅访道，抗迹尘外，乃于御帘前进诗，希望恩泽。如此行止，岂掩人口。某十度知举，十度斥之。"清河公乃东依梁主而求际会，盖为天水拒弃，竟为梁相也。

卷　四

唐襄州赵康凝令公世勋嗣袭，人质甚伟，酷好修容，前后垂镜以整冠栉，往往以家讳刑人。相国崔公胤出镇湖南，由岘首。赵令逢迎开宴，崔相从容而规之曰："闻令公以文字刑人，甚无谓也。闻名心矍（原本作'瞿'，据商本校改），但有颦蹙，岂可笞责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红拂子于乌巾上拂之，相国又曰："此尤不可也。"陪僚俯首而已。天水其后汉南失守，已而奔吴，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迓，以主座逊之，遽尸其位。其不识去就，皆此类也，竟罹祸于淮甸宜乎。

唐薛尚书能以文章自负，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原本作"惜"，据《广记》二百六十五校改）。因有诗谢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与真抛却，赖有诗名合得尝。"意以节将为粗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櫜鞬参诸幕客，幕客怪惊，八座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也（原本脱"也"字，据商本校增）。盖不得本分官，矫此以见志，非轻薄乎（原本作"也"，据商本校改）?

唐相国孙公偓宽裕通简，不事矫异，常语于亲友曰："凡人许己，务在得中。但士行无亏，不必太苦。以我之长彰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浊，幸勿为之。"后谪居衡山，情抱坦然，不以放逐而怀戚戚。每对客座，而厮仆辈纷诟殴曳，仆于面前。相国凝然似无所睹，谓客曰："若以怒心逢彼，即方寸自挠矣。"其性（商本作"伟"）度皆此类也。相国曾乘轺至蜀，诣杜光庭先生受箓，乃曰："尝遇至人，话及时事，每有高栖之约。"尔后虽登台辅，竟出官于南岳，有诗《寄杜先生》，其要句云："蜀国信难遇，楚乡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师举效浮丘。他日相逢处，多应在十洲。"唐末朝达罹谷水白马驿之祸，唯相国获免焉。

唐柳大夫玭直清重德，中外惮之。谪授泸州郡守，先诣东川庭参，具櫜鞬，元戎顾相彦朗坚却之。亚台曰："朝廷本用见责，此乃军府旧仪。"顾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由渝州，有牟磨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执所业谒见，亚台奖饰甚勤。甥侄从行以为牟子卷轴不消见遇，亚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倔起。斯乃押衙之子，独能慕善，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之，人必荣之。由此灭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子弟窃笑而服之。

唐末朝廷围太原不克，以宰相张浚为都统，华帅韩建为副使。泽潞孙揆尚书以本道兵会伐，军容使杨复恭与张相不叶，逗挠其师，因而自溃，由是贬张相为绣州牧。孙尚书为太原所执，诟骂元戎李公克用以狗猪代之（商本作"以奴犬待之"）。李公大怒，俾以锯解，虽加苦楚而锯齿不行。八座乃谓曰："死狗猪!解人须用板夹，然后可得行，汝何以知之。"由此施板而锯。方行未绝间，骂声不歇。何乃壮而不怖!斯则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刘知俊自梁奔秦，自秦奔蜀，骁暴之声，天下咸闻焉。蜀先生坐其惨酷而诛之，受戮日，章皇万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孙帅何勇怯之不侔也（孙揆尚书少年不慧，涕泪狼藉，蒙然而已。十五岁适然一变，非唯时俊，乃烈士也）。

唐崔相国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华经》僧为门徒。或有术士言相国面上气色有贵子。问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间皆无所见。相国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术士，曰："果在此也。"及载诞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缁郎。年七岁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请见，乃掌其颊谓曰："既爱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荤血，即相国胤也。崔事一说云是终南山僧，两存之。

唐朱崖李太尉与同列款曲，或有征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见未闻言、新书策。"崔魏公铉好食新馅头，以为珍美。从事开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馅头也。杜豳公每早食馈饭乾脯。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与夫牙筹金埒、钱癖谷堆不亦远乎。

唐毕相诚家本寒微，其渭阳为太湖县伍伯（伍伯即今号杂职行杖者）。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特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人也（原本脱二字，据《广记》四百九十九校增），岂有外甥为宰相耶?"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

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欲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近者蜀相庾公传（原本作“傅”，据刘钞本校改。按《古今姓氏书辩证》，蜀人庾氏传美、传昌、传素、传言，他书或作“傅”，或作“博”，皆误。卷七亦作“传昌”）素与其从弟凝绩曾宰蜀州唐兴县，郎吏有杨会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秉蜀政，为杨会除长马以酬之。杨会曰：“某之吏役，远近皆知。忝冒为官，宁掩人口？岂可将数千家供待而博一虚名长马乎?”虽强假军职除授检校官，竟不舍县役，亦毕舅之次也。

唐杨蔚使君典洋州（《广记》一百五十八作“洋源”），道者陈休复每到州，多止于紫极宫。弘农甚思一见，而颍川辄便他适，乃谓道士曰：“此度更来，便须申报。”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将拥旆而至。方遂披揖，弘农曰：“向风久矣，幸获祗奉，敢以将来禄算为请，勿讶造次。”颍川呼人为卿，乃谓州牧曰：“卿三为刺史，了更无言。”州牧不怿，以其曾典两郡，至此三也，自是常以见任为终焉之所。尔后秩满无恙，不喻其言。无何，又授此州，亦终考限，罢后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殒于是邦。《三为刺史》之说果在于此乎。杨公季弟玭为愚话之。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不允。尔后崔公移镇。川，敬瑄与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原本作“与师立、牛勉、罗元果”，据《广记》二百八十九增改。按陈敬瑄、杨师立、牛勖、罗元杲打球争三川见《通鉴》）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旄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弥勒会妖（商本作“祆”）人（弥勒会，北中金刚禅也）窥此声势，乃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谋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羁縻之。未供承间而真陈仆射亦连辔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颍川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仆射（原本作‘帝师’，据商本校改）由阉官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以自贻诛灭，非不幸也。”

唐李相磎高才奥学，冠绝群彦，为朋党所排，洎登严廊，似涉由径。虽然，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刘舍人崇鲁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祢，条上其事，具表论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贿饮鸩，乃作《鹦鹉杯赋》，丑词讦切，人为寒心。朝士有识者阅其表曰：“何必多言，但（原本衍‘不’字，据商本校删）云倒策侧龟于君前有诛，彭城子何所逃刑。”时以为然。

唐蔡京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小将顾彦朗、彦晖知使宅市买，八座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备酒馔于山亭，召二顾赐宴。八座俄亦（原本作“而”据《广记》一百七十校改）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喻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迁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同（原本脱“同”字，据《广记》校增）立收复功，作东川，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原本作“顾相”，据商本校改）薨，其弟彦晖嗣之，亦至使相。

唐陆相扆举进士，属僖宗再幸梁洋，随驾至行在。于时奔避劳止，又时当六月，而相国策名。（《广记》一百八十三引《琐言》云：“扆与中书舍人郑损同止逆旅。扆为宰相韦昭度所知，欲身事之速了，屡告昭度。昭度曰：‘奈已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扆郑损对。昭度从之，因令扆致意。榜帖皆扆所自定。其年六月，状元及第。”详略不同）尔后在翰林，暑月苦于蒸溽，同列戏（原本作“讥”，据《广记》校改）之曰：“今日好造牓天。”（原本作“天榜”，据《绀珠集》六校改）以其进取非时也。然相国文才重德，名冠一时，朝中陆氏三人，号曰“三陆”，即相国洎希声及威（原本衍“乃”字，据商本校删）三人也。

卢相光启先人伏刑，尔后弟兄修饰赴举，因谓亲知曰：“此乃开荒也。”然其立性周谨，进取多涂。著（原本无“著”字，据《广记》校增）《初举子》一卷，即进取诸事，皆此类也。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浚。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唐末举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亦楷法于范阳公尔。其族弟汝弼尝为张相出征判官，传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离，自朱邪之版荡。”自谓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笔也。”俊迈亦有族昆之风。

唐吴融侍郎策名后曾依相国太尉韦公昭度，以文笔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称旨。吴乃祈掌武亲密俾达其诚，且曰：“某幸得齿在宾次，唯以文字受眷。虽愧荒拙，敢不著力（原本作“功”，据商本校改）。未闻惬当，反甚忧惧。”掌武笑曰：“吴校书诚是艺士，每有见请，自是吴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惬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于江陵，为僧贯休撰诗序，以“唐来唯元白休师而已，”又《祭陆龟蒙文》即云“海内文章止鲁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时不免识者所讥。

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余知古、关图、常修皆（原本作“乃”，据吴钞本校改）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关即衙前将校之子也，及第归乡，都押已下为其张筵，乃指盘上酱瓯戏老校曰：“要校卒为者。”其人以醋樽进之曰：“此亦校卒为者也。”席人大噱。关图妻即常修妹，才思妇也，有祭夫文行于世。

唐荆州成令公汭领蔡州军戍江陵，为节度使，张

璜谋害之，遂弃（原本作“率”，据《广记》四百五十九校改）本郡，奔于秭归。一夜为巨蛇绕身，几至于殒，乃曰：“苟有所负，死生唯命。”逡巡蛇亦亡去。尔后招辑户口，训练士卒，沿流而镇渚宫。寻授节旄，抚绥凋残，励精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万户。勤王奉国，通商务农，有足称焉。朝廷号北韩南郭（韩即华州韩建。成令初姓郭，后归本姓）。有孔目官贺隐者，亦返俗僧也，端贞俭约，始为腹心，凡有阙政，赖其规赞。自贺隐物故，率由胸襟，加以骋辩陵人，又多矜伐，为识者所鄙。妇翁竺知章乃饼匠也，言多不逊。又元子微过，皆手刃之，竟无系嗣。楼船之役，幕僚结舌，终致鄂渚之败，惜哉！

唐黄巢犯阙，僖宗幸蜀。张相国浚白身未有名第，时在河中永乐庄居，里有一道人（原本作“士”，据《广记》八十五校改。下同），或麻衣，或羽帔，不可亲狎。一日，张在村路前行，后有唤“张三十四郎，驾前待尔破贼”，回顾乃是此道人。相国曰：“某一布衣耳，何阶缘而能破贼乎？”道人勉其入蜀，适遇相国圣善疾苦，未果南行。道者乃遗两粒丹，曰：“服此可十年无恙。”相国得药奉亲，所疾痊复，后历登台辅。道者亦不复见。破贼之说何其验哉。

唐薛澄州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好唱《浣溪纱》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岐献规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尔后请不弄笏与唱《浣溪纱》，即某幸也。”时人谓之至言。有小吏常学其行步揖逊，公知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则恕尔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原本衍“之”，字据《广记》二百六十六校削），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岩在西蜀，尝夏日纳凉于球场厅中，使院小吏罗九皋巾裹步履，有似裴条郎中。大貂遥见，促召衫带，逼（原本作“逼”，据刘钞本校改）视方知其非，因笞之。

唐张策早为僧，败道归俗，后为梁相。先在华山云台观修业，观侧有庄，其弟廙亦轻易道教，因脱亵服挂于天尊臂上云：“借此公为我掌之。”须臾，精神恍惚，似遭殴击，痛叫狼狈，或顿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状，归至别业而卒。斯人也，必党于释氏而轻侮道尊，人之无礼，自贻阴殛，非不幸也，与嘉州崔使君开尹真君石函事同（开石函，为冥官所录，夺算，见《宣室志》）。李载仁郎中目睹，为愚话之。

唐柳仆射仲郢镇郪城，有一婢失意，将婢于成都鬻之。盖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宅在苦竹溪。女侩具以柳婢言导，盖公欲之，乃取归其家。女工之具悉，随之日夕，赏其巧技（《广记》二百六十一作“技巧”）。或一日，盖公临街窥窗，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绫罗者从窗下过，召俾（原本作“婢”，据商本校改）就宅。盖公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恙。命扶之而去，一无言语，但令舆还女侩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柳家细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也。清族之家率由礼门，盖公暴贵，未知士风，为婢仆所讥，宜矣哉。

唐柳玭大夫之任泸州，溯舟经马骁镇。土豪赵师儒率乡兵数千，凭高立寨，刑讼生杀，得以自专，本道署以军职。闻五马经过，乃棹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参状云“百姓赵师儒”。亚台以其有职，非隶属邑，怪而辞之。师儒曰：“巴蜀乱离，某怀集乡人拒他盗，非敢僭幸，妄徼戎职。”亚台欣而接之，乃驻旌旆馆于寨中，供亿（原本作“臆”，据商本校改）丰备，钦礼弥勤。师儒亦有诗句，皆陈素心。亚台悉为和之。睹其清俭，不觉嗟叹曰：“我他年若登廊庙，必为斯人而致节察。”盖赏其知分任真也。

禅门有《祖系图》，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进士有《登科记》，怀将相才者咸编缀之。而名实相违，玉石混杂，疑误后人，良可怪也。唐进士宇文翃，虽士族子，无文藻，酷爱上科。有女及笄，真国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时窦璠年逾耳顺，方谋继室，其兄谏议巨有气焰，能为人致登第。翃嫁（一作“娉”）女与璠，璠为言之元昆，果有所获。相国韦公说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台杜尚书宅遭火，几爇神榇，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库内，因而延燎。京兆谓宇文曰：“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近日老鼠亦有烧尾之事。”用以讥之。葆光子尝试一僧，备谙谬妄，一旦拥徒说法，自言出世，安知他日不预《祖系》乎。是则宇文翃登科，后人何以知之，悲夫！

温庭云，字飞卿，或云作“筠”字，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曰“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缙绅薄之。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未第进士对之。庭云乃以“玉条脱”续也（原本作“之”，据吴钞本校改），宣宗赏焉。又药名有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他皆此类也。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原本脱“他”字，据《广记》一百九十九校增）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谓曰：“得非大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谪为方城县尉，其制词曰：“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豳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云诣韦曲杜氏林亭，留诗云：“卓氏炉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

雨，不见池莲照水红。"幽公闻之，遗绢一千匹。吴兴沈徽云："温舅曾于江淮为亲表槚楚，由是改名焉。"庭云又每岁举场多借举人为其假手（一作"多为举人假手"）。沈询侍郎知举，别施铺席授庭云，不与诸公邻比。翌日帘前谓庭云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浙西周宝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时相之姊妹也，少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独焉。大貂素以豪侠闻，知崔有容色，乃逾垣而窃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没。尔后周除浙右，其内亦至国号，乃具车马偕归崔门曰："昔者官职卑下，未敢先言。此际叨尘，亦不相辱。"相国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风翔杨少尹说之甚详。近代江南钟令内子乃卢肇员外之女也，乱离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耻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杀而偶非丈夫也？"《仙传》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坛，群僧调之，乃自颠仆。此乃修道而灵官所卫也已）末山尼开堂说法，禅师邓隐峰，有道者也，试其所守，中夜挟刃入禅堂欲行强暴，尼惮死失志。隐峰取去衵（原本作"禅"，据刘钞本校改）服，集众僧以晓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将张勍暴横，鞭人之胸。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讲《无量寿经》。张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诟骂。张乃折其齿，与其父同沈于蟆颐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讲经尼以守戒而陨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似（原本作"以"据刘钞本校改）一段障难，而况冶容诲淫者哉。孙棨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贤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卢相携之室女失身于外甥郑氏子，遂以妻之，杀家人而灭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伤于年少之流哉!

唐世梁太祖未建国前，崔禹昌擢进士第，有别业在汴州管内。禹昌敏俊，善接对。初到夷门，希梁祖意，请陈桑梓礼。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轻薄，甚蒙管领，常预宾次，或陪亵戏。梁祖以其有庄墅，必藉牛，乃问曰："庄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识得有（原本脱"有"字，据商本校增）牛。"意是无牛，以时俗语"不识得有"对之。梁祖大怒，曰："岂有人不识牛？为我是村夫即识牛，渠则不识。如此轻薄，何由可奈!"几至不测，后有人言，方渐释怒。

唐右补阙张曙，吏部侍郎褧之子，祎之侄。文章秀丽，精神敏俊，甚有时称。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黄巢乱离，莫知存没。或有于枯骸中头上见有玉天尊，以曙未访遗骸，不合进取，以此阻之。后于裴贽侍郎下擢进士第，官至右补阙。曾戏同年杜荀鹤曰："杜十四仁贤大荣，幸得与张五十郎同年。"荀鹤答曰："张五十郎大荣，幸得与荀鹤同年。"天下只闻杜荀鹤名字，岂知张五十郎耶。彼此大哈，是知虚名不足定人优劣。曙有《击瓯赋》，其警句云："董双成青琐鸾惊（商本作"飞"），啄开珠网；穆天子红缰马解，踏破琼田。"又有《鄠郊赋》叙长安乱离，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区区之荀鹤不足拟伦。

卷五

唐大（原本作"太"，据商本校改）和中，阉官恣横，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祸，竟未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权，末年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虑其冤，乃密奏榜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遗类矣。"后为宦者所见，于是南北司（原本脱"司"字，据商本校增）益相水火。洎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已。乾符后，宫娥皆以木团头（吴钞本作"木围颈"）。自是四方效之，唯内官各自出样。匠人曰"斫军容头"、"特进头"，至是果验也。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李远员外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仪（原本作"人"，据吴钞本校改）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睹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时人闻而笑之。（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做，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

李肇《国史补》云："正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军司马赐紫而登粉署，省中谑之为四君子也。"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严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始蒋伸相登庸，李景逊尚书西川览报状而叹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曰："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原作'勉若一边毛'据《广记》二百五十六校改）。"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吴融侍郎乃赵崇大夫门生，即世日，天水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原本脱"乃"字，据《广记》校增）乖于所望。"歉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原本脱五字，据《广记》校增）也。

唐乾宁中，荆南成令公汭曾为僧，盗据渚宫，寻即贡命，末年骋辨，每事标特。初以澧朗旧在巡属，为土豪雷满所据，奏请割隶。相国徐公彦若在中书，不为处置。由是衔之。相国出镇番禺，路由渚宫，成令虽加接延，而常怏怏。馔后更席而坐，诡辩锋起。相国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者，偏州一伙草贼耳，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东海文雅高谈，听之亹亹。成令虽甚敬惮，犹以岭外黄茅瘴，患者发落，而戏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相国曰："南（原本衍"广"字，据《广记》二百五十七校削）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盖讥成令曾为僧也，终席惭耻之。

唐大中初，卢携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彗（平声），盖短舌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韦岫尚书加钦（按加钦即加敬，宋人避讳改）谓其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

以是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京兆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原本作“卒”，据《广记》一百七十校改）不展分。所谓以貌失人者，其韦诸季乎。

唐大中初，绵州魏城县人王助举进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陈子昂后，继之者乃此侯也。尝撰《魏城县道观碑》，词华典赡。于时薛逢牧绵州，见而赏之，以其邑子延遇，因（原本衍“以”字，据商本校删）改名助，字次安，壮其文类王勃也。自幼妇刊建，薛使君列衔于碑阴，以光其文，虽兵乱焚荡，而螭首岿然。好事者经过，皆税驾而览之。助后以瞽废，无闻于世，赖河东公振发增价，而子孙荣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学士。

大中年，洪州处士陈陶者，有逸才，歌诗中似负神仙之术，或露王霸之说。虽文章之士亦未足凭，而以诗见志，乃宣父之遗训也。其诗句云：“江湖水深浅，不足掉鲸尾。”又云：“饮冰狼子瘦，思日鹧鸪寒。”又云：“中原不是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与东流任斑鬓，向隅终守铁梭飞。”诸如此例，不可殚记。著《癖书》十卷，闻其名而未尝见之。（或云《癖书》是钟离从事陈岳所著，今两存之）

王赞侍郎，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到岭外见阳朔荔浦山水，谈不容口。以阶缘尝得接琊琊，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阳朔荔浦山水乎？”琊琊曰：“某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而见。”因之大笑。杨宰俄而选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县官中一高士也。

唐僖宗皇帝蒙尘于蜀，朝士未集，阙人掌诰。乐朋龟、侯翮辈虽居翰林，而排难解纷之才非所长也。高太尉镇淮海，拥兵不进，与浙西周宝不睦，表章递奏，各述短长。朝廷欲降诏和之，学士草词，殊不惬旨。前进士李端有壮笔，军容田令孜知之，召而与语，授以毫翰。李仍请酒，饮数杯，诏书一笔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辩也，深称上旨，除行在知制诰，官至省郎。旧说李绅相镇淮海，奏荐副使章服，累表不允。有一举人候谒，绅相知其文词，请撰一表，其略云：“当道地管八州，军雄千乘。副使著绿，不称其宜。”相国大喜，果以此章而获恩命也。李太尉破昭义，自草诏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郑文公自草高太尉诏，皆务集事，非侵局夺美也。

钱尚父始杀董昌，奄有两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吴侍郎，越州萧山县人，举进士，场中甚有声采，屡遭维絷，不遂观光，乃脱身西上。将及苏台界，回顾有紫绶者二人追之，吴谓必遭笼罩。须臾，紫绶者殊不相顾，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唤船命吴共济，比达岸，杳然失之。由是获免，尔后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询侍郎精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节旄，京城诵曹唐《游仙诗》云：“玉诏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领东方。不知今夜游何处，侍从皆骑白凤凰。”即风姿可知也。将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为祥瑞，号“水月观音”，前代潘安仁、卫叔宝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时号“玉笋班”。（沈询字仁伟，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谓世济其美。又外郎班者，桀不离，亦号玉笋班也）

旧例，士子不与内官交游，十军军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僖皇播迁，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阙人掌诰。乐朋龟侍郎亦及行在，因谒中尉，仍请中外，由是荐之，充翰林学士。张濬相自处士除起居郎，亦出子方之门，皆申中外之敬。洎车驾到蜀，朝士毕集。一日，中尉为宰相开筵，学士洎张起居同预焉。张公耻于对众设拜，乃先谒中尉，便施谢酒之敬。中尉讶之。俄而宾主即席坐定，中尉白诸相曰：“某与起居，清浊异流。曾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猥地谢酒，即又不可。”张公惭惧交集。自此甚为群彦薄之。乐公举进士，初陈启事谒李昭侍郎自媒云：“别于九经、书、史（原本脱“史”字，据《广记》二百三十九校增）及老、庄洎八都赋外，著八百卷书，请垂比试。”诚有学问也。然于制诰不甚简当，时人或未可之。

唐薛廷珪少师，右族名流，仕于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强，朝廷倾动，渐自尊大，天下惧之。孤卿为四镇官告使，夷门客将刘翰先来类会，恐申中外，孤卿佯言不会，谓谒者曰：“某无德，安敢辄受令公拜。”竟不为屈。洎受禅之后，勉事于梁，而太祖优容之，寿考而终也。中间奉命册蜀先主为司徒，馆中旧疾发动，蜀人送当医人杨仆射（原本脱“射”字，据商本校增），俾攻疗之。孤卿致书感谢，其书末请借肩舆，归京寻医。蜀主讶之，乃曰：“幸有方药，何不俟愈而行？”坚请且驻行轩，公谓客将曰：“夜来问此医官，殊不识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药而北归。后唐相国韦公说仕梁为中书舍人，倅轺于钱塘。先是，钱尚父自据一方，每要姑息。梁主以河北、关西悉为勍敌，又频失利于淮海，甚藉两浙牵掎之，其次又资贡赋。凡命使臣远泛沧溟，一则希其丰遗，二则惧不周旋，悉皆拜之。钱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长揖而已。既不辱命，识者异之，竟有岩廊之拜也。

唐杨晟始事凤翔节度李昌符，累立军功，因而疑之，潜欲加害。昌符爱妾周氏愍其无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获免也。后为驾前五十四军都指挥使，除威胜军节度使，建节于彭州，抚绥士民，延敬宾客，洎僧道辈各得其所。厚于礼敬，人甚怀之。李昌符之败，因令求访。周氏既至，以义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复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请。弘农告誓天地，终不以非礼偶之。每旦未视事前必伸问安之礼，虽厄在重围，未尝废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为王蜀先主攻围，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凡（原本脱“凡”字，据《广记》一百六十八校增）十日而为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马步使安师建者，杨氏之腹心也，城克执之。

蜀先主知其忠烈，冀为其用，欲宽之。师建曰："某受杨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叹（一作"嗟"）赏而行戮，为设祭而葬之。

唐天祐中，淮师围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师于梁王。梁王与荆方睦，乃讽成中（原本脱"中"字，据《广记》一百五十八校增）令帅兵救之。于是禀奉霸主，欲亲征。乃以巡属五州事，力造巨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事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于华壮即可知也。饰非拒谏，断自己（原本作"其"，据刘钞本校改）意，幕僚俯仰，不措一词，唯孔目官杨厚赞成之。舟次破军山下，为吴师纵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溃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内也。水内之死，岂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军入江陵，俘载军人百姓职掌伎巧僧道伶官并归长沙。改汭之名，和州之说，盖前定也。

唐陈敬瑄据成都府拒命，韦太尉昭度充招讨使，率东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时为草贼，剽掠诸县，乃拥手（原本作"守"，据刘钞本校改）下兵投掌武，署为衙内指挥使，资其爪牙也，因奏请割西川数州就临邛建节以授之。蜀主卑谦多智，事韦公甚谨。掌武量其事势终不能驾御，况军旅之事又非所长，每欲攻城，请戎服临阵，虑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军人安敢无礼？"东川都显有唐吃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赐一缗俾充肉价，他皆仿此。重围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将下。一旦门外喧哗，以军粮阙乏，兵士擒曳掌武亲吏骆别驾名志（原本作"忘名"，据刘钞本校改）者脔而啖之。由是惧罹其祸，遽托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归朝。虽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屯难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进士章鲁封与罗隐齐名，皆浙中人，频举不第，声采甚著。钱尚父土豪倔起，号钱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于是章、罗二士罹其笼罩。然其出于草莱，未谙事体，重县宰而轻郎官，尝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县令。"即可知也。以章鲁封为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见笞。差罗隐宰钱塘，皆畏死禀命也。章、罗以之为耻，钱公用之为荣。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鲁封后典苏州，著《章子》三卷行于世。罗隐为中朝所重，钱公寻倍加钦，官至给事中，享寿考，温饱而卒。

唐裴司徒璩性靳啬，廉问江西日，凡什器图障皆新其制，闭屋缄贮，未尝施用。每有宴会，即于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时，钟爱一女，选荥阳郑进士以婿之。才过礼期，遽属秋荐，不免随计，无何到京，寻报物故。五教念女及婿，不胜悲痛，而郑偶笑之，盖夫妇之爱未深，不解思虑，非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无改醮之礼，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门生故吏而告之，因别适人。乱伦再醮，自河东始也。元祯（一作"祯"）少监、苏涯中丞、赐紫杨玭少尹与五教亲吏别驾，说皆同。

归登尚书每浴皆屏左右，自于浴斛中坐移时。或有窥者（《广记》一百六十五作"或外窥之"）见一巨龟吹水也。性甚鄙啬，尝烂一羊脾，旋割旋啖，封其残者。一旦内子于封处割食，八座不见元封，大怒。其内由是没身不食肉。斯亦愈于和峤之流也。

西川自唐刘辟搆逆后久无干戈，人不习战，每岁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蛮旗才举，望风而溃。咸通中，长驱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户而拒之，蛮亦不敢扣门也。尝有一蛮迷路入广都县村墅，里人相率数百辈叫噪而逐之，蛮一回顾却走，如堵墙崩焉。自昼及暝，终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王蜀先主时，云南寇蜀。蜀军勇锐欲吞之，俘擒啖食，不以为敌，与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咸通中，南蛮围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骈自天平军移镇成都。戎车未届，乃先以帛书军号，其上仍画一符，于邮亭递之，以壮军声。蛮酋惩交趾之败，望风（原本作"驿"，据《广记》一百九十校改）而遁。先是，府无罗郭，南寇才临，遂成煨烬，士民无久安之计。渤海规画地势，图版筑焉。虑畚锸将施，亭堠有警，乃命门僧景山（此僧多为掌武决策，人谓是庞勋漏网而变名也。商本作"景仙"）奉使入南诏宣言躬（原本作"骈"，据商本校改）自巡边。自下手筑城日，举烽直至大渡河，几九十三日，楼橹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骠信耆栗不暇。兵以诈胜，斯之谓也。

唐天复中张道古，沧州蒲台县人，擢进士第，拜左补阙。文学甚富，介僻不群，因上《五危二乱表》左授施掾，尔后入蜀。先是，所陈《二乱疏》云："只今刘备、孙权已生于世矣。"惧为蜀主所憾，无路栖托。洎逢开创，诚思征召，为幕僚排摈，卒不齿录，竟罹非命也。尝自筮遇凶卦，预造一穴，题表云"唐左补阙张道古墓"，后果遇害而瘗之。人有获其《上蜀主书》遗稿，极言僚寀掩其才学，不为延誉，又非违时变盘桓取祸之流也。（补阙深于象象，著书号《易题》数卷行于世）

唐贞元中，秭归人覃正夫顷栖庐岳，帅符载征召为文，竟汨没于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数篇示愚，辞韵挺特，风调凛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号《巢居子》，有二十卷。愚因致书于归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访之。书未达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适遇延爇而煨烬之。嗟乎！鄙于覃生异时也，苟得缮写流爇布，振彼声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唐罗员外衮，成都临邛人，应进士举，文学优赡，操尚甚高。唐大顺中策名，不归故乡，时属丧乱，朝廷多故，契阔兵难，备历饥寒。蜀先主致书于翰林令狐学士、吴侍郎选书记一员，欲以桂阳应聘。外郎谓知己曰："誓拥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无复西归为鲁国东家丘也。"竟通朝籍，终于梁礼部员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扬子云二息亡，遗体葬于蜀，与夫延陵季子何相远哉！近代李频、黄匪

躬皆岭表人，频即遗其糟糠，别婚士族，黄即三十年不返乡里，于时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唐高测，彭州人，聪明博识，文翰纵横，至于天文历数、琴棋书画、长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尝谒高燕公，上启事自序，其要云："读书万卷，饮酒百杯。"燕公曰："万卷书不易征诘，百杯酒得以奉试。"乃饮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进所著书除秘校，卒于威胜军节度判官也。

韩昭仕王氏（原本作"蜀"，据吴钞本校改）至礼部尚书、文思殿（吴钞本作"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时有朝士李台嘏曰："韩八座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

唐武都符载，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与杨衡、宋济栖青城山以习业，杨衡擢进士第，宋济先（原本作"老"据《广记》一百七十八校改）死无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怀会之望。韦南康镇蜀，辟为支使，虽曰受知，尚多偃蹇。韦公于二十四化设醮，请撰斋词，于时陪饮于摩诃之池。符公离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绕（《广记》作"缓"）步池滨，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刘辟时为金吾仓曹参军，依栖韦公，特与撰《真赞》，其词云："矫矫化初，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鹗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觌，麟阁之中。"洎京兆变故，彭城知留务，起雄据之意，符为其所縻，凡有代奏，愈更恭顺。刘辟之败也，幕僚多罹其祸，唯符生以笺奏稿草一箧呈高崇文相公，长揖东下，栖于庐山，即前之《真赞》可谓有先鉴也。居浔阳二林间，优游卒岁。南昌军奏请为副倅，授奉礼郎，不赴，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阳乞百万钱买山，四方交辟，羔雁盈于山门草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娱侍，声名藉甚于时，守道循常者号曰"凶人"。（曾览符公全集，其文简举清便，入其堂奥者唯建平子章正夫乎。宋济虽有词学，其文冗泛非符之流。湛贵卒于彭山宰，墓铭即宋文也。原本"子"字空格，"乎"字讹"子"字，据商本校改。章正夫见本卷）

唐光启中，成都人侯翮风仪端秀，有若冰壶，以拔萃出身为邠宁从事。僖皇播迁，擢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内试数题目，其词立就，旧族朝士潜推服之。僖宗归阙，除郡不赴，归隐导江别墅，号卧龙馆。王蜀先主图霸，屈致幕府，先俾节度判官冯涓候（一作"俟"）其可否。冯有文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放之任。羁寓成都，为侯公轸恤，甚德之，其辟（原本作"辞"，据《广记》校改）书即冯涓极笔也。侯有谢书（原本脱"书"字，据《广记》校增）上王先主，其自负云："可以行修笺表，坐了檄书。"（其先人蜀之小将也）

赵蕤者，梓川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

卷 六

唐李绅，性刚直，在中书与李卫公相善，为朋党者切齿。镇淮海日，吴湘为江都尉。时有零落衣冠颜氏女寄寓广陵，有容色，相国欲纳之。吴湘强委禽焉，于是大怒。因其婚娶聘财反（商本无"反"字）甚丰，乃罗织执勘，准其俸料之外有陈设之具，坐赃，奏而杀之，惩无礼也。宣宗初在民间备知其屈，登极后，与二李不叶者导而进状诉冤。卫公以此出官朱厓，路由澧州，谓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误我也。"马植曾为卫公所忌，出为外任。吴湘之事鞫于宪台，扶风时为中宪，得行其志焉。吴湘乃澧州人，颜寻归澧阳，孀独而终。旧说浙东理难，十分公事，绅相晓得五六，唯刘汉弘晓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盖公之才已难得也（原本作"难得也已"，据刘钞本校改）

唐裴相公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师圭峰密禅师，得达摩顿门。密师《注法界观》、《禅诠》，皆相国撰序。常被毳衲于歌妓院持钵乞食，自言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每自发愿，愿（原本作"每发愿"，据吴钞本校增）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国姓字，闻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国敕旨不允也。双峰禅师聚徒千人，谈玄之盛无能及也，一旦惑于民女而败道焉，是知淫为大罚，信矣。相国李公蔚始与师善，为致一宰而已。道士文如海注《庄子》，文词浩博，恳求一尉，与夫汤惠休、廖广宣旨趣共卑也，惜哉！

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犹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僚请谏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谦以军功拜封州刺史，韦夫人生子曰隐、曰岩，隐为广帅，岩嗣之，奄有岭表四府之地，自建号曰汉，改名龚，在位经二纪而终。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鉴非谬也。

唐通义相国崔魏公铉之镇淮扬也，卢丞相耽罢浙西，张郎中铎罢常州，俱过维扬谒魏公。公以暇日与二客私款方弈，有持状报女巫与田布尚书偕至，泊逆旅某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异之。俄而复曰："显验与他巫异，请改舍于都候之廨署。"公乃趣召巫者至。至乃与神迭拜曰："谢相公。"公曰："何谢？"神曰："布有不肖子黩货无厌，郡事不治？当犯大辟，赖相公阴德免焉。使布之家庙血食不绝者，公之恩也。"公矍然曰："异哉！某之为相也，未尝以机密损益于家人。忽一日夏州节度使奏银州刺史田铢犯赃罪，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帝赫然怒曰：'赃罪自别议，且委以边州，所宜防盗，以甲资敌，非反而何。'命中书以法论，将尽赤其族。翌日，从容谓上曰：'铢赃罪自有宪章，然是弘正之孙、田布之子。

弘正首以河朔请（一作“谐”）朝觐，奉吏员。布亦继父之款。布会征淮口，继以忠孝，伏剑而死。今若行法论罪以固边圉，未若因事弘贷，激劝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远郡司马。而某未尝一出口于亲戚私昵，已将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见焉。公谓之曰：“君以义烈而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神怃然曰：“某尝负此妪八十万钱，今方忍耻而偿之，乃宿债尔。”公与二客及监军使幕下共偿其未足，代付之日，神乃辞去，自后言事不验（原本作“代付之自言事不验神乃辞去”，据吴钞本校改）。梁相国李公琪传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负一女子之债，死且如是，而况于负国之大债乎！窃君之禄而不报，盗君之柄而不忠，岂其未得闻于斯论耶？而崔相国出入将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德裕太尉未出学院，盛有词藻，而不乐应举。吉甫相俾亲表勉之，掌武曰：“好骡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与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词色不怿。掌武启白曰：“此出之何难？”乃请修狄梁公庙，于是武相渐求出镇。智计已闻于早成矣。愚曾览太尉《三朝献替录》，真可谓英才，竟罹朋党，亦独秀之所致也。

宣宗希冀遐龄，无储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常怀危栗。后郭美人诞育一女，未逾月卒，适值懿皇伤忧之际，皇女忽言得活。登极后钟爱之，封同昌公主，降韦保衡，恩泽无比。因有疾，汤药不效而殒，医官韩宗昭、康守商等数家皆族诛。刘相国瞻上谏，懿皇不听。懿皇尝幸左军，见观音像陷地四尺，问左右，对曰：“陛下中国之天子，菩萨即边地之道人。”上悦之。寇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于都城，时人乃嗟之。（同昌公主奢华事见苏鹗《杜阳杂编》）

唐自广明后，阉人擅权，置南北废置使，军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侧目。而王仙芝、黄巢剽掠江淮，朝廷忧之。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留中不出，命于仗内戮之。后有传侯昌业疏词不合事体，其末云：“请开揭谛道场以消兵厉。”似为庸僧伪作也，必（商本无“必”字）若侯昌业以此识见犯上，宜其死也。

陇西李涪常侍，福相之子，质气古淡（一作“泊”）。光化中，与诸朝士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邻寺以散郁陶。寺僧有爽公者因与小貂相识，每晨他出，或赴斋请，苟小貂在寺，即不扃锁其房，请其宴息，久而弥笃，乃曰：“李常侍在寺，争忍阖扉乎。”或一日，从容谓小貂曰：“世有黄白之术，信乎？好之乎？”貂曰：“某虽未尝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辄好？”僧曰：“贫道之每拂曙出寺，为修功德因缘也。仰常侍德，岂敢秘惜。”小貂辞逊再三，竟得其术。尔后最受三峰朝相、四入崔相恩知，每遇二公载诞之辰，乃献银药盂子。此外虽家屡空，终不自奉，亦不传于子孙。遂平宰李璩乃嫡孙也，尝为愚话之。广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修道而希得仙术，苟得之，必致祸矣。唯名行谨洁者往往得之。”即李貂之谓也。

陵相宬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命酒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酒。”相国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朱秀才遂宁府人虔余，举进士，有《杨贵妃别明皇赋》最佳，然狂于酒。陇州防御使巩咸乃蜀将也，朱生以乡人下第谒之，巩亦使酒，新铸一剑，乃曰：“如何得一汉试之。”朱便引颈，俄而身首异处。惜哉！死非其所。即陆公之戒，诚哉善言也。东皋子王勣，字无功，有《杜康庙碑》、《醉乡记》备言酒德。竟陵人刘虚白擢进士第，嗜酒，有诗云：“知道醉乡无户税，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为孔门之徒，得无违告诫乎。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萧遘、裴澈、郑匡图等同奉之。洎破伪主，而僖皇反正，裴、郑等皆罹大辟。始具兵卫四围，矛槊森然，裴相犹戏曰：“天子之墙数仞也。”萧遘相就河中，赐毒，握之在手，自以主上旧恩，希贬降，久而毒烂其手，竟饮之而终。

唐太尉韦公昭度，旧族名人，位非忝窃。而沙门僧澈承恩，为人潜结中禁，京兆与一二时相皆因之大拜。悟达国师知玄，乃澈之师也，尝鄙之。诸相在西川行在，每谒悟达皆申跪礼，国师揖之，请于僧澈处吃茶。后掌武伐成都，田军容致檄书曰：“伏以太尉相国，顷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盖谓此也。

唐李师望乃诸宗属也，自负才术，欲以方面为已任。因旅游邛蜀，备知南蛮之勇怯，遂上书希割西川数州于临邛郡建定边军节度，诏旨允之。乃自凤翔少尹擢领此任。于时西川大将嫉其分裂巡属，乃阴通（一作“致意”）南诏。于是蛮军为近界乡豪所导，侵轶蜀川，元戎窦滂不能遏截，师望亦寻受贬，黜陇西。（又云“因任华阳捕贼”）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登庸，恃其口辩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导闻于昭宗，遂有此拜。对扬之日，面陈时事数条，每言“臣必（原本脱‘必’字，据《广记》二百五十二校增）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无以施展，自是恩泽日衰，中外腾沸。内宴日（原本作“内优曰”，据《广记》校改），俳优穆刀陵作念经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时人曰：“拔士为相，自古有也。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况唐末丧乱，天下阻兵，虽负奇才不能谋画，而朱公一儒生，以区区辩给欲整其乱，只自取辱焉。”涓缕未申，劲敌已至（原本脱四字，据《绀珠集》补）。勤教乐僮吹筚篥，甚为识者所责也。

唐李群玉校书，字文山，澧州人。有诗名，散逸不乐应举，亲友强之，一上而已。尝受知于相国河东裴公休，为其延誉，因进诗，授弘文馆校书，终于荆襄间。然多狎酒徒，疑其为张祜之流。李少逢善夷谪

官澧阳，备知其行止，因为纪之，乃清介高节之人，非轻率之士，疑为同人所谤。或曰曾为荆之幕下假书题谒澧吏艾使君，李谓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君痛救之。"以戏其姓之癖也（原本脱七字，据《广记》二百六十五校增）。州将以其轻脱，所济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韦沆者，衣缨旧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没于世。陇西李璩乃福相之曾孙也，常宰襄州乐乡（原本作"乡乐"，据吴钞本校改。按《唐地理志》襄州有乐乡，无乡乐）县。京兆侨于是邑，常来干扰，李亦只奉不厌。一旦谓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饥寒。室人闻之，大怒曰：'人唤郎为长官即得，唤我作长官夫人即不可。'"陇西闻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先是，李远以曾有诗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与郡守。宰相为言，然始俞允（又云"长日惟消一局棋"，两存之）。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宣宗以政事委相国令狐公，君臣道契，人无间然。刘舍人每讦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规于相国，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间以丞相子不（原本脱"不"字，据《广记》二百六十一校增）拔解就试，疏略云："号曰无解进士，其实有耳未闻"云云，又以子弟纳财贿，疏云："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为其书吏，谨事之。紫微托（原本作"讫"，据《广记》校改）以腹心，都不疑虑，乃为一经业举人致名第，受赂十万，为此吏所告，由是贬之。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安有自负赃污而发人之短乎？宜其不跻大位也。"先是令孤相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党与崔、卢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请改姓令狐。时以此少之。

唐吴郡陆龟蒙，字鲁望，旧名族也。其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侍御史，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博为吴兴、庐（原本作"卢"，据吴钞本校改）江二郡倅，著《吴兴实录》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泽丛书》五卷。丞相李公蔚、卢公携景重之，罗给事《寄陆龟蒙》诗云："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光化三年赠右补阙，吴侍郎融传贻史，右补阙韦庄撰诔文，相国陆希声撰碑文，给事中颜荛书，皮日休博士为诗。皮寇死浙中。方干诗名著于吴中，陆未许之，一旦顿作诗五十首装为方干新制，时辈吟赏降仰，陆谓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诗在模范中尔。"句（原本脱"句"字，据吴钞本校增）奇意精，识者亦然之。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己任，还刘德仁卷，有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刘不能变态，乃陆之比也。

颜给事荛谪官，没于湖外，尝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词云："寓于东吴，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原本作'论'，据《广记》二百三十五校改）之交，一纪无渝（原本作'逾'，据《广记》校改）。龟蒙卒，为其就木至穴，情礼不缺。其后即故谏议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陆公扆，二君于荛至死不变。其余面交皆如携手过市，见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复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书舍人郑公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变，不知异日见余骨肉孤幼复如何哉。"

司空图侍郎撰《李公磎行状》，以"公有出伦之才，为时辈妒忌，罹于非横。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诸心要文集》三十卷、《品流志》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论语》一部、《明无为》上下二（一作"三"）篇、《义说》一篇，仓卒之辰焚于贼火，时人无所闻也，惜哉！《阳春白雪》，世人寡和，岂虚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韩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观、皇甫湜数君子之文，陵轹荀孟，糠秕颜谢，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补阙而已。乃诸人之龟鉴而梁之声采寂寂，岂《阳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誉喧喧者宜鉴其滥吹也。"

白太傅与元相国友善，以诗道著名，时号元白。其集内有诗《挽元相》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后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洎自撰《墓志》云："与彭城刘梦得为诗友"，殊不言元公，时人疑其隙终也。郑文公畋与卢相携亲表也，阀阅相齐，词学相均，同在中书，因公事不叶，挥霍间言语相挤讦，不觉砚瓦翻泼。谓宰相斗击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古者阉官擅权专制者多矣，其间不无忠孝，亦存简编。唐自安史已来，兵难荐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阉，鱼朝恩、窦文场乃其魁也。尔后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以权为班行备员而已。供奉官紫绶入侍，后军容使杨复恭俾其襕笏宣导，自弘农改作也。严遵美，内褐之最良也，尝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时得亲狎。其子仕蜀至合门使，曾为一僧致紫袈裟。僧来感谢，书记所谢之语于掌中，方属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膝"）而趋，汗流喘乏，只云"伏以军容"，寂无所道。抵掌视之，良久云："貌寝人微，凡事无能。"严公曰："不敢。"退而大咍。严公物故，蜀朝册赠命，给事中窦雍坚不承命。虽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唐罗给事隐、顾博士云俱受知于相国令狐公。顾虽鹾商之子，而风韵详整，罗亦钱塘人，乡音乖剌。相国子弟每有宴会，顾独与之，丰韵谈谐，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顾文赋为时所称，而切于成名，尝有启事陈于所知，只望丙科尽处，竟列名于尾株之前也。（令狐召学士话于梁震先辈，愚于梁公处闻之）罗既频不得意，未免怨望，竟为贵子弟所排，契阔东归。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曾与之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原本脱"亦"字，据《广记》一百八十四校增）可以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诗人方干亦吴人也，王龟大夫重之，既延入内，乃连下两拜。亚相安详以答之，未起间，方又致一拜，时号"方三拜"也。

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因与弘农杨玢藏迹于荆楚间。杨即溯蜀，琪相盘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尝厌薄之。琪相寂寞，每临流跋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怏怅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寻登廊庙。尔后宜都之子彬羁旅渚宫，因省相国，乃数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唐杜荀鹤尝游梁，献太祖诗三十章，皆易晓也，因厚遇之。洎受禅，拜翰林学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奖拔寒俊，至于掌诰，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谙练故事以济缓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咏而已，经国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贻伊耻也。"制贬平曾、贾岛，以其僻涩之才无所采用，皆此类也。

唐昭宗劫迁，百官荡析，名娼伎儿皆为强诸侯有之。供奉弹琵琶乐工号关别驾，小红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谓曰："尔解弹《羊不（原本作"阳下"，据吴钞本校改）采桑》乎?"关伶俯而奏之。及出，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复有琵琶石溧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公见赏，俾与诸子涣、沨（原本作"溉"，据吴钞本校改。按《宰相世系表》有涣、沨，无溉）连水边作名也。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原本脱"作欢"二字，据吴钞本校增），石溧以胡琴擅场，在坐非知（原本作"别"，据吴钞本校改）音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溧乃扑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蒙我听，何其苦哉!"于时识者亦叹讶之。丧乱以来，冠履颠倒，不幸之事何可胜道?岂独贱伶云乎哉?

唐乐安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原本"诗"字在"赠"字上，据《广记》二百七十二校改）曰："景胜银釭香比兰（一作"自古清香胜蕙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后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又《代谢崔家郎君酒》诗曰："谢将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又台州盘畯（商本作峨）村有一妇人萧惟香，有才思，未嫁，于所居窗下与进士王玄宴相对，因奔耶琊。复淫冶不禁，王舍于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托身无所，自经而死，店有数百首诗。所谓才思非妇人之事，诚然也哉！闻于刘山甫。

卷 七

唐襄阳孟浩然与李太白交游。玄宗征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弹冠之望，久无消息，乃入京谒之。一日，玄宗召李入对，因从容说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见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赐对，俾口进佳句，孟浩然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意不悦，乃曰："未曾见浩然进书，朝廷退黜，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缘是不降恩泽，终于布衣而已。宣宗索赵嘏诗，其卷首有《题秦皇》诗，其略云："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上不悦。（或云孟郊、王维于翰林，今两存之）

唐相国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尝典庐州，吴王杨行密为本州步奏官，因有遗阙而笞责之。然其儒懦清慎，弘农常重之。昭宗时，吴雄据淮海，朝廷务行姑息，因盛言郑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惊骇。于时皇纲已紊，四方多故。相国既无施展，事必依违。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于攘却之术，相国奏对，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时病率此类也。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相国乃题诗于中书壁上，其词曰："侧坡蛆昆仑，蚁子竞来拖。一朝白雨下，无钝无喽啰。"（商本作"娄罗"）意者以时运将衰，纵有才智亦不能康济，当有玉石俱焚之虑也，时亦然之。相国《题老僧》诗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冻瓶粘柱础，宿火焰炉灰。童子病归去，鹿麑寒入来。"常云："此诗属对可以称衡，重轻不偏也。"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以《日五色赋》擢第。为河南尹日，试举人，有浩虚舟卷中行《日五色赋》。程相大惊，虑掩其美，伸览之次，服其才丽，至末韵"侵晚水以芒动，俯寒山而秀发"，程相大咍曰："李程赋且在，瑞日何为到夜秀发?"由是浩赋不能陵迈。

唐进士来鹏诗思清丽，福建韦尚书岫爱其才，曾欲以子妻之，而后不果。尔后游蜀，夏课卷中有诗

云："一夜绿荷风翦破，赚他秋雨不成珠。"识者以为不祥。是岁不随秋赋而卒于通议郎。前进士沈光有《洞庭乐赋》，韦八座岫谓朝贤曰："此赋乃一片宫商也。"后辟为闽从事。弘农杨敬之撰《华山赋》，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讽之。其略云："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宝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纭，强秦去矣；蜂巢联联，搆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其千载改更兴怀，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杨氏华阴之茂族，冠盖甚远。此乃寄意于华山而言世事，实雄才也）

唐乾宁中，刘昌美典夔州，时属夏潦，峡涨湍险，俚俗云："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旅辍棹而候水平去焉。有朝官李荛学士，挈家自蜀沿流，将之江陵。郡牧以水势正恶，且望少驻以图利涉。陇西总（原本作"忽"，据《广记》三百十二校改）遽，殆为人所促召，坚请东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桡，长揖而别，州将目送之际，盘涡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作"卓"）一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奶妪一人隔夜为骇浪推送江岸而苏。先是，永安监灶户陈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见崖下有一人，裹四缝帽，穿白缺衫、皂义襕、青裤，执铁蒺藜，问李公之行迈，自云"迎候"。其奶妪苏后亦说于刺史云："李学士至一官署上厅事，朱门白壁，僚吏参贺。又闻云'此行无奶妪名'，遂送出水滨。"于时具以其事奏闻，自后以瞿塘为水府，春秋祭之。初，陇西文赋中有《金钗坠井赋》，至是谶焉。世传云："人之正直，死为冥官。"道书云："酆都阴府官属，乃人间有德者卿相为之，亦号阴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张读侍郎小说咸有判冥之说。刘昌美两典夔州，云安县僧玄悟，曾有蜀川将校王尚书者，舍己俸三百千以修观音堂，（此像有灵矣）乃剩三十千入己。一旦物故，经七日，邻于腐坏，忽然再苏，灌汤药以辅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见刘行军（即昌美也）说云："何乃侵用功德钱？以旧曾相识，放归，须还此钱。"玄悟乃戒门人鬻衣钵而偿之，寻复卒也。西川孔目官勾伟，于其辈最号廉直，绵竹县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复还魂，见冥官谓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负人钱三万未偿。汝今归去，为我言于家人也。"王生后访勾氏子，仍以债主姓名言之，果为酬还。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浚（一作"相"）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句，为成中令汭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主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卢尝有诗云："不同文赋易，为是者之乎。"后（原本作"复"，据吴钞本校改）入翰林，阁笔而已。同列戏之曰："不同文赋易，为是者之乎。"竟以不称职，数日而罢也。

唐晋相李涗，磎相之子也，文学渊奥，迥出辈流，于时公相之子弟无能及者。应举时，文卷行《明易先生书》，又有《答明易先生书》，朝士览之，不测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恃才躁进，竟罹非祸。尔后磎相追雪，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司空图撰《行状》，涗赠礼部员外郎。先是，刘崇鲁舍人撰磎相麻，因而贬黜。磎（原本作"涗"据刘钞本校改。按卷四已载此事）以大彭先世，因赃仰药，撰《鹦鹉杯赋》，李涗酬词云"玉犬吠天关，彩童哭仙吏。一封红篆书，为奏尘寰事。八极鳌柱倾，四溟龙鬣沸。长庚冷有芒，文曲淡无气。乌轮不再中，黄沙瘗腥鬼。请帝命真官，临云启金匮。方与清华宫，重正紫极位。旷古两露恩，安得借（一作"措"）沾施。生人血欲尽，欃枪无饱意。"甚有文义焉。又皮日休曾谒归融尚书不见，因撰《夹咆龟赋》讥其不出头也，而归氏子亦撰《皮靸鞋赋》递相谤诮。皮生后为湖南军倅，亦甚傲诞，自号间气布衣，庄布以长书责之，行于世也。

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陈、阮。自集其所作为三卷，号《刘表军书》，虽有胸襟而辞体不雅，至祝朝贵书云中书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贺襄州赵令嗣袭，其书云："不沐浴佩玉而石（原本作"有"据《广记》二百六十一校改）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是于庆贺中显言其庶贱也，邻道之敬其若是乎？应举日诗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唐前朝进士陈咏，眉州青神人，有诗名，善弈棋。昭宗劫迁，驻跸陕郊，是岁策名归蜀，韦书记庄以诗贺之，又有乡人拓善者属和韦诗，其略云："让德已闻多士伏，沽名还得世人闻。"讥其比涤器当垆也，谬称冯副使涓诗，以涓多谐戏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诗假冯公之名也。颍川尝以诗道自负，谒荆幕郑准。准亦自负雄笔，谓颍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数处回缄，祈为假手。"颍川自旦及暮，起草不就，盖欲以高之。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谓曰："先辈佳句甚多，何必以此为卷首。"颍川曰："曾为朝贵见赏，所以刻于首章。"都是假誉求售使然也。

唐末，凤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贞，挟曹马之势，牋奏文檄，恣意翱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冯涓节制掌判其奏牋，岁久转厅，以掌记辟韦庄郎中于权变之间，未甚惬旨。阆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无体式，然其切露直致，易为晓悟，加以凤翔用王超牋奏，超以一本旧族，思偶风云，每遇飞章，言伪而辩。蜀先主爱之，以二王书题表稿示长乐公，公乃致书逊谢，倍加赞赏，其要曰："有眼未见，有耳未闻。"盖讥其阻兵恃强，失事君去就。王超后为兴元留后，遇害，有《凤鸣集》三十卷行于世。后又有名石钦若者，体效

其笔，为刘知俊判官，随轩降蜀，不能谦退远害，宾主争露锋颖，竟同诛之。阅其缄题表章行行然，宜其见忌而取祸也。许存初背荆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杀之。亲吏柳修业劝其谦静，每立大功而皆托疾，由是获免于先主之世，即彭城之旧僚不若高阳之小吏矣。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见三卷，闻于卢卿宏也。

李商隐员外依彭阳令狐公楚，以牋奏受知。相国危急，有宝剑尝为君上所赐，将进之，命李起草，不惬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剑，武库神兵，先皇特（一作"所"）赐。既不合将归（一作"于"）泉下，又不宜留在人间。"时人服其简当。彭阳之子绹继有韦平之拜，似疏陇西，未尝展分。重阳日，义山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蜀中庚传昌舍人，始为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赡，伤于冗杂。因候相国张公，有故未及见，庚怒而归，草一启事，仅数千字，授于谒者，拂袖而去。他日，张相谓朝士曰："庚舍人见示长牋，不可多得。虽然，曾闻其草角觝牒词，动乃数幅。"讥其无简当体要之用也（钞本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向闻于古人也"十四字）。黄箓擅场，星辰备位，顾云博士为高燕公草斋词云："天静则星辰可摘。"奇险之句施于至敬可乎？唐末乱离，渴于救时之术。孔相国纬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览，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审所陈利害其要如何。"盖鄙其不达变也。国子司业于晦曾上崔相国公胤启事数千字，上至尧舜，下及隋唐，一兴一替，历历可纪，其末散漫，殊非简略。所以儒生中通变者鲜矣。（裴晋公临终进《先帝所赐玉带表》文，与令狐公事颇同，未知孰是。旧朝士多云："李义山草《进剑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唐高相国崇文，本蓟州将校也，因讨刘辟有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渤海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虽武人（原本作"渤海鄙言多呼人为静儿。此日筵上谓宾客曰：'某虽武夫。'"据吴钞本校改。《广记》二百同。）亦有一诗。"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号将军。那个静儿射落雁（渤海鄙言多呼人为静儿），白毛空里落纷纷。"其诗著题，皆谓北齐敖曹之比也。太尉骈即曾孙也，镇蜀日，以蛮蜑侵暴，乃筑罗城。城四十里，朝廷虽加恩赏，亦疑其固护。或一日，闻奏乐声，知有改移，乃题风筝寄意曰："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移将别调中。"旬日报到，移镇渚宫。

湘江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夏潦后蜀涨势高，遏住湘波，让而退溢为洞庭湖，凡阔数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归壑，此山复居于陆，唯一条湘川而已。海为桑田，于斯验也。前辈许棠《过洞庭》诗最为首出，尔后无继斯作。诗僧齐已驻锡巴陵，欲吟一诗，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戏谓已公曰："题洞庭者某诗绝矣，诸人幸勿措词。"己公坚请口劄，押衙抑扬朗吟曰："可怜洞庭湖，恰到三冬无髭须。"以其不成湖也。诸僧大笑之。进士李洞慕贾岛，欲铸而顶戴，尝念贾岛佛，而其诗体又僻于贾。复有包贺者，多为粗鄙之句，至于"苦竹笱抽青橛子，石榴树挂小瓶儿"，又云"雾是山巾子，船为水靸鞋"，又云"棹摇船掠鬓，风动竹捶胸"，虽好事托以成之，亦空穴来风之义也。卢延让《哭边将》诗曰："自是硇砂发，非干砲石伤。牒多身上职，盎大背边疮。"人谓此是打脊诗也。世传逸诗云："窗下有时留客宿，室中无事伴曾眠。"号曰自落便宜诗。顾况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驻马上山阿。"久思不得。顾曰："何不道'风来屎气多'？"秀才云："贤莫无礼。"顾曰："是况。"其人惭惕而退。仆早岁尝和南越诗云："晓厨烹淡菜，春杼织橦花。"牛翰林览而绝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后方晓之。学吟之流，得不以斯为戒也。

进士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薛许州谓人曰："倘见此公，欲赠其掌。"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一作"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曰："翰苑何时休嫁女，文章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亦多怨刺，当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尝览李贺歌诗篇，慕其才逸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未敢言于时辈。或于奇章公集中（奇章集，牛僧孺给事中）见杜紫薇（原本作"子征"，据《广记》一百九十九校改）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合符不相远也。

杜荀鹤曾得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时韦相国说右司员外郎寄寓荆州，或语于韦公，曰："我道'印将金锁锁，簾用玉钩钩。'"即京兆大拜气概，诗中已见之矣。或有述李频诗于钱尚父曰："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于诗句，苦哉！"

唐荆南节判司空董与京兆杜无隐，即滑台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称进士，谒成中令，欲希荐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贤尝访之。一日，薛亚尹（原本作"尹亚"，据刘钞本校改）谓司空曰："阁下与京兆勿议求名，必无所遂。杜亦不寿，唯大贤忽为人絷维，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举必捷，然登第后一命不沾也。"后皆如其言。梁公却思归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纷，未及西溯。淮师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原本作"至"，据《广记》二百二十三校改）府衙，俾草檄书，欲辟于府幕。坚以不仕为志，渤海竟（原本作"敬"，据《广记》校改）诺之。二纪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验耶。

广南刘仆射崇龟常有台辅之望，必谓罢镇（原本作“政”据《广记》二百二十三校改），便期直上。罗浮处士夏侯生有道，彭城重之，因问将来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发后三千里有不测之事。洎归阙，至中路得疾而薨。刘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无不验。盖饮啄之有分也。

唐曹相国确判计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度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占梦多验，相国召之，具以所梦语（一作“话”）之。此人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号剃度也。”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相国大拜也。

福建道以海口黄碕岸横石巉峭，常为舟楫之患。闽王郎琊王审知思欲制置，惮于力役。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话于宾僚，因命判官刘山甫躬往设（一作“致”）祭，具述所梦之事，三奠未终，海内灵怪具见。山甫乃憩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止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当时录奏，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原本脱四字，据《广记》三百十三校增）。愚尝略得披览，而其本偶亡绝，无人收得。海隅迢递，莫可搜访。今之所集云闻于刘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记其三四，惜哉！（与卷二同）

光化中，有文士刘道济止于天台山国清寺，梦见一女子引入窗下，有侧柏树葵花，遂为伉俪。后频于梦中相遇，自不晓其故。无何，于明州奉化县古寺内见有（原本脱“有”字，据《广记》二百八十三校增）一窗侧柏葵花，宛是梦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于此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盖女子及笄不有所归，岂非父兄之过哉（原本作“乃父兄之过也”，据《广记》校改）。又有彭城刘生，梦入一倡妇家，与诸辈狎饮。尔后但梦便及彼处，自疑非梦，所遇之姬芳香常袭衣。盖心邪所致。闻于刘山甫也。

卷　八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论》，叙平生所志，尝遗段少常成式书曰：“自到崖州，幸且顽健。居人多养鸡，往往飞入官舍，今且作祝鸡翁尔。谨状。”吉甫相典忠州，溯流之任，行次秭归，地名云居台，在江中。掌武诞于此处，小名台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唐孙会宗仆射，即偓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亲表开宴。有一甥侄为朝官，后至。及中门，见绯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污，咄咄而出，不相识。洎即席说与主人，咸讶无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时于阶上酹酒，草草倾泼也。自此每酹酒侧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孙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有裴迪者，贽相之堂弟，无文学。于荆南投笔事赵司徒，为虞总小将，对客侧身一酹。赵公未喻朝贤间风规，极怪之，笞七下，何不幸也！

唐张裼（原本作“禓”，据下文校改）尚书朝望既高，号为流品，与韦相保衡有分。韦言于同列，以其名裼，裼，训袒衣也，又《诗》云：“载衣之裼。”裼即小儿褓衣，乃绷带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几，韦相流贬，竟不大拜。韦尝问立名之由，杨以少孤，为无学问亲表所误也。后唐姚相名洎，善谈吐，仍多辩捷。表兄弟崔沂侍郎戏之曰：“洎训肉汁，胡为名？”洎无以酬之，然洎亦训至。虽然，古人以名贻诮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仙童、齐丘、用砺、希觳人（商本作大）过，亦无取焉。其複名须依义训，唯单名易讳者善矣。裼公生五子，彝宪、文蔚知名，文蔚后登庸也。

唐张裼尚书典晋州，名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子苏氏号尘外，妒忌。不敢取归，乃与所善张处士为子，居江津间，常致书题问其存亡，资以钱帛。及渐成长，教其读书。有人告以“非处士之子，尔父在朝，官高”，因窃其父与处士缄劄，不告而遁归京国。裼公已薨。至宅门，僮仆无有识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苏夫人（原本有“尘外”二字，据刘钞本校删）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无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眷聚泣，取入宅，齿诸兄弟之列，名仁龟。有文，性好学，修词应进士举，及第，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于候馆自经而死，莫知所为。先是，张处士怅恨而终，必有冥诉，罹此祸也。杜史为杨钜侍郎爱婿也。

唐相国裴公坦，大（原本作“恒太”，据商本校改）和八年李汉侍郎下及第。自以举业未精，遽此叨忝，未尝曲谢座主，辞归鄠县别墅。三年肄业，不入城，岁时恩地，唯启状而已，至于同年，邻于谢绝，掩关勤苦，文格乃变。然始到京，重献恩门文章，词采典丽，举朝称之。后至大拜，为时名相也。夫世之干禄，先资名第，既得之后，鲜不替懈，自非笃于文学省顾宾实者安能及斯？裴公庙堂之期，有以见进德之无斁也。

唐咸通中，举子侯泳有声采，亦士流也，而阙于恭慎。豆卢琢罢相，守仆射，乘闲诣僧院，放仆乘他适，而于僧宇独坐，皤然一叟也。泳自外入门，殊不顾揖，傲岸据榻，谓叟曰：“大参长史乎？”叟曰：“非也。”又问曰：“令录乎？”亦曰：“非也。”“远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监乎？”答曰：“更向上。”侯生矍然不安处，疑是丞郎，匆（原本作“忽”据商本校改）遽而出，至门，见仆御肩舆旋至，方知是豆卢公也。归去后自咎悚惕，贡一长笺首过，赖先曾有卷及门，揆路通入。泳乃自陈乖疏，公亦逊谢，恕其不相识也，留而命酒，凡劝十盃，乃小惩

也，仍云："虽不奉讶，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惭灼无以自容。先是，豆卢家昆弟饮清酒而已，侯氏盛馔而饮。此日每饮一杯，回首摘席经咀之，几不济，所谓雅责也。

唐陕州廉使卢沆在举场甚有时称，曾于浐水逆旅遇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贵人，敛身回避。帝揖与相见，沆乃自称进士卢沆。帝请诗卷，袖之乘驴而去。他日对大臣语及卢沆，令主司擢第。沆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问沆与主上有何阶缘，沆乃具陈因由，时亦不讶，以其文章非叨忝也。沆后自廉察入朝知举，遇黄寇犯阙，不及终场。赵崇大夫戏之曰："出腹不生养主司也。"初卢家未尝知举，卢相携耻之，拔为主文，竟不果也。贾岛遇宣宗微行，问秀才名，对曰："贾岛。"帝曰："久闻诗名。"岛曰："何以知之?"后言于宰臣，与平曾相次谪授长江尉，所谓不识贵人也。

唐著作郎顾况，字逋翁，好轻侮朝士，贬在江外，多与僧道交游，时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丧爱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非熊在冥间闻之，甚悲忆，遂以情告冥官，皆悯之，遂商量却令生于况家。三岁，能言冥间闻父苦吟却求再生之事历历然。长成应举，擢进士第。或有朝士问，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摭言》云："人传况父子皆有所遇，不知何（原本作"所"，据商本校改）适?"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唐张祎侍郎朝望甚高，有爱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犹子右补阙曙才俊风流，因增大阮之悲，乃制《浣溪纱》，其词曰："枕障薰炉绣帏，二年终日两相思。好风明月始应知。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簾垂。"置于几上。大阮朝退，凭几无聊，忽睹此诗，不觉哀恸，乃曰："必是阿灰所作。"阿灰即中谏小字也。然于风教似（原本作还据商本校改）亦不可，以其叔侄年颜相似，恕之可耳。谚曰："小舅小叔，相追相逐。"谑戏固不免也。

唐张裼尚书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后归东都，一日仿佛见其亡亲谓曰："去得也。"遂办装入京，果登朝籍，不爽阴告也。东都柏坡有庄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堆若冢。人言其下时有乐声，本主鬻之不售。八座不信，以善价买之，遽令发掘，其下乃麦曲耳。以之和泥涂一院墙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兴，向使疑误神怪，则有物凭焉，必为村巫酒食之资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侠为事。至苏州，旅止支山禅院。僧户有一女商荆十三娘，为亡夫设大祥斋，因慕赵，遂同载归扬州。赵以气义（原本无"义"字，据《广记》一百九十六校增）耗荆之财，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原本作"朗第"，据《广记》校改）三十九爱一妓，为其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恨不已。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高太尉，恣行威福，李惧祸，饮泣而忆。偶话于荆娘，荆娘亦愤惋，谓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为郎报仇，但请过江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李亦（原本无"亦"字，据吴钞本校增）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归于李。后与赵进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唐李当尚书镇兴元，褒城县有处士陈休复者，号陈七子，狎于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诞械之，而（原本作"于"，据《广记》八十校改）市井之间又有一休复。无何，殒于狴牢，遽睹腐败，辖司申而瘗之。尔后宛在褒城，八座惊异，不敢寻问。一旦爱女暴亡，其内子追悼成疾，无以救疗。幕客有白八座曰："陈处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术，能祈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陈生曰："此小事尔。"于初夜帷堂设灯炬，画作一门，请夫人簾下屏气。至夜分，亡者自画门入堂中，行数遭，夫人愊忆（原本作"臆"，据《广记》校改），失声而哭。亡魂倏而灭矣。然后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卷 九

唐孟弘微郎中诞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对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广记》二百六十四作'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谓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学士，大容易哉!"于是宰臣归中书贬其官，示小惩也。又尝忿狷，挤其弟落井，外议喧然。乃致书告亲友曰："悬身井半，风言沸腾。尺水丈波，古今常事。"与郑讽邻居，讽为南海从事，因墙颓，中郎（一作"郎中"）夹入墙界五六尺（一作"丈"）。知宅者有状，请退其所侵。判其状曰："海隅从事，少有生还。地势尖斜，打墙夹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是，不遭摈弃，幸矣。

唐杨相国收贬死岭外。于时郑愚尚书镇南海，忽一日，客将报云："杨相公在客次，欲见郑尚书。"八座惊骇，以弘农近有后命，安得此来?乃接延（《广记》一百二十三作"延接"）之。杨相国曰："某为军容使杨玄价所谮，不幸遭害。今已得请于上帝赐阴兵以复仇，欲托尚书宴犒，兼借钱十万缗。"荥阳诺之，唯钱辞以军府事多，许其半。杨相曰："非铜钱也。烧时幸勿著地。"荥阳曰："若此则固得遵副。"从容间长揖而灭。荥阳令于北郊具酒馔素钱以祭之，杨相犹子有典寿阳者，见相国乘白马，臂朱弓，捻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马，谓之曰："上帝许我仇杀杨玄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杨中尉暴染脚疾而殂。蜀毛文锡司徒先德前潮（一作"湖"）牧龟范，曾趋事郑尚书，熟详其事。愚于毛氏子闻之。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于岭外，侍

从北归，泊船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毘沙门天王，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灯不续。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随张处权请郎君咏之，乃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原本作"池"，据刘钞本校改），汝何相侮?"俄而惊觉，而风浪斗起，倒樯绝缆，沉溺在即。遽起悔过，令撤诗牌，然后已。山甫自序。

蜀路白卫岭多虎豹噬人，有选人京兆韦（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唐光化中调授巴南宰，常念《金刚经》。赴任至泥溪，遇一女人，著绯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岭头行人相驻叫噪，见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逡巡与韦分路而去。韦终不觉，盖持经之力也。成都府广都县人陈微自少年常诵《金刚经》，与胥姓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马生扬言欲追捕之。陈乃砺一匕首，行坐相随，傥遇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执录（一作"僇"字）。或一日，行于村路蘙荟间，马胥伏而掩之，陈抽刀一挥，马生仰倒，由是获脱。至前方悟手之所挥乃刀鞘，及归所匿处，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马胥亦无所伤，何其异也!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进刺血写经，聚众教化寺。所司申报高燕公，判云："断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贝多叶上不许尘埃，俗子身中岂堪腥腻? 宜令出境，无得惑人。与一绳递出东界。"所司不喻绳绞（原本作"文"据商本校改），赐钱一千送出东郭，幸而误免。后卒于荆州玉泉寺。

荆州成令公汭，唐天复中准诏统军救援江夏，舟楫之盛近代罕闻，已决行期，不听谏诤。师次公安县寺，有二金刚神，土人号曰二圣，亦甚有灵。中令舣舟而谒之，炷香虔诚，冥祷胜负，以求杯（《广记》一百四十五作"桮"）珓阴阳之兆，凡三十掷皆不吉，乃谓所信孔目官杨师厚曰："卦之不吉如之何?"师厚对曰："今公数年造船，旌旗已启，中路而退，将何面目回见军民?"于是不得已而进，竟有破阵之败，身死家破，非偶然也。向使杨子察人之情，幸其意息，一言而止，则成氏灭亡未可知也。

唐中和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台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一日（原本脱"一日"二字，据《吴郡志》校增）忽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绝丽，阅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原本脱"繫"字，据《广记》四百十七校增）殷勤。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敷荣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之，乃所赠玉环也，因折之，其妖遂绝。鬼神无形，必凭于物，精气所附，非菡萏之能哉。闻于刘山甫。

唐龙纪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于伍相庙，见一女子抱五弦，云是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其女仆自缢而死。或一日却到柳处，柳亦知其物故，惊讶其来。女仆具道其情，因以魂偶（一作"谒"），经时而去。见刘山甫《闲谈》中。

僖宗幸蜀年，有进士李茵，襄州人，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家云芳子，有才思，与李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兼曾有诗书红叶上，流出御沟中，即此姬也。行及绵州，逢内官田大夫识之，乃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怏怅，无可（一作"以"）奈何。宫娥与李情爱至深，至前驿自缢而死，其魂追及李生，具道忆恋之意。追数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人鬼殊途，告辞而去。闻于刘山甫。（《广记》三百五十四引《琐言》云："进士李茵，襄州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僖宗幸蜀，茵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家云芳子，有才思。茵与之款接，因见红叶，叹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及绵州，逢内官田大夫识之，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怏怅。其夕宿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中官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追数年，李茵病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竹相遇，实已自经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矣。"详略不同，附载备考）

唐文德中，小京官张（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寓苏台，子弟少年时在丈人陆评事院往来，为一美人所悦，来往多时，久而（原本脱二字，据《广记》三百六十六校增）心疑之，寻病瘠，遇开元观吴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气。"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书"红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绝。闻于刘山甫。

淮海小将姓朱（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有女未嫁，为鬼物所祟，常呼韩郎，往来如生人，唯不见形，奉外舅姑礼，自云天朝神。朱以异事，不敢隐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书名，俾朱归帖于女房门上。其邪来见，咨嗟言别而去。闻于刘山甫。

唐女道鱼玄机字蕙兰，甚有才思。咸通中，为李忆补阙执箕帚，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女道士。有怨李公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云："蕙兰销歇归春浦，杨柳东西伴客舟。"自是纵怀，乃娼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璋杀之。有集行于世。江淮间有徐月英，名娼也（原本作"亦娼者"，据《广记》二百七十三校改），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事久违（《广记》作'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一本又有云："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闲窗滴到明。"）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

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时号美戏也。唐末有《北里志》，其间即孙尚书储数贤平康狎游之事，或云孙棨舍人所撰。

唐广明中，黄巢犯阙，大驾幸蜀，衣冠荡析，寇盗纵横。有西班李将军女奔波随人，迤逦达兴元，骨肉分散，无所依托，适值凤翔奏将军董司马者，乃晦其门阀，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于承奉，得至于蜀，寻访亲眷，知在行朝，始谓董生曰："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于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董生惊愕，遂下其山矣。识者谓女子之智亦足称也。见刘山甫《闲谈》。

唐冯藻，常侍肃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貂文采不高，酷爱名第，已十五举，有相识道士谓曰："先辈某曾入静（*原本作"靖"，据《广记》一百八十二校改*）观之，此生无名第，但有官职也。"亦未之信，更应十举，已二十五举矣，姻亲劝令罢举，且谋官职。藻曰："譬如一生无成。"更誓五举，亦无成，遂三十举方就仕，历官卿监峡牧，终于骑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轻禄仕之如是也！

唐李涪尚书，福相之子，以《开元礼》及第，亦（*一作"不"*）为小文，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学，礼乐之事咨禀之，时人号为"周礼库"，盖籍于旧典也。广明以前，《切韵》多用吴音，而清青之字不必分用。涪改《切韵》（*一有"其上声"*），全刊吴音。当方进而闻于宰相，佥许之。无何，巢寇犯阙，因而寝止，于今无人敢以声韵措怀也。然曾（*原本作"会"，据商本校改*）见《韵铨》，鄙驳《切韵》，改正吴音，亦甚核当，不知八座于此又何规制也，惜哉！古之制字卷纸题名姓，号曰名纸。大中年，薛保逊为举场头角，人皆体效，方作门状。洎后仍以所怀列于启事，随启诣公相门，号为门状、门启。虽繁于名纸，各便于时也。书云"谨祗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后。至今颠倒，无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唐监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畅，播于时流。黄巢后，扶侍圣善归东都别墅，与御史穆延晦同行，宿于虢州公馆。翌日修谒郡牧张存，即王珙（*原本作"拱"，下同。据吴钞本校改。按，珙见《新唐书》，从玉*）下部将也，谓典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经过，必须展分报答也。"典客诣馆话于穆生。因修状谒谢，张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谒为对。乃斩谒者。穆生惊怪，失意归馆。寻遣人就而害之。李监察不喻，方抱忧惶，俄亦遇害，将以灭口。于时李公绕圣善所憩之床，无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诉冤，梦航谓骨肉间曰："张存已得请于上帝，不日即死。"果为珙所诛。葆光子尝读李肇《国史补》曰："李公沂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归其家，与妻议所酬之物。妻嫌数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杀之。'李公急走，遇侠士方免此祸。"常以为虚诞，今张存翻害穆、李，即《史补》之说，信非虚诞也，怪哉！

唐王祝给事，名家子，以刚鲠自任，仍以所尚垂训子孙，嫌人柔弱（*一作"懦"*）。又素有物力，殖利极丰。黄寇前尝典常州，京国乱离，盘旋江湖，甚有时望。急诏征回，归装极厚，水陆分载。行至甘棠，王珙（*原本作"拱"，下同。据吴钞本校改*）帅于是邦，不式王命，凶暴众闻，以夕拜将来，必居廊庙，延奉勤至。夕拜鄙其武人，殊不降接。珙乃于内厅盛张宴席，备列珍玩，帘下妓乐齐列，其内子亦映帘共拱立。乃敛容向夕拜曰："某虽武夫，叨忝旄钺。今日多幸，获遇轩盖经过。苟（*原本脱"苟"，字据刘钞本校增*）不弃末宗，愿居子侄之列，即荣幸也。"夕拜不允，坚抗再三。珙勃然作色曰："给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罢宴，处分两辖速请王给事离馆，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黄河，获其囊三四百笼，以舟行没溺闻奏。朝廷多故，舍而不问。夕拜有一子，此际行至襄州，亦（*原本脱"亦"字，据《广记》二百四十四校增*）无故投井而卒。虽陕帅狂暴，亦未喻天意也。葆光子曰："刚有立事，时有用舍。以柔济刚，不爽权变。当衰乱之世，须适时之宜。王公傥受其致敬，庸何伤哉？但却其赂即善也。履尾灭族，悲夫！"

唐杨收、段文昌皆以孤进贵为宰相，率爱奢侈。杨相女适裴坦长子，嫁资丰厚，什器多用金银。坦尚俭，闻之不乐。一日，与国号及儿女辈到新妇院，台上用碟盛果实。坦欣然，视碟子内乃卧鱼犀，坦盛怒（*原本脱三字，据《广记》一百六十五校增*）遽推倒茶台，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纳赂竟至不令，宜哉。

卢氏衣冠第一，历代未尝知举。乾符中，卢携在中书，歉宗人无掌文柄，乃擢群从陕虢观察使卢渥知礼闱。是岁十二月，黄巢犯阙，僖皇播迁，举子星散。迨收复京都，裴贽连知三举。渥有羡色，赵崇大夫戏之曰："阁下所谓出腹不生养主司也。"（*一本无"养"字。按，前卷作"卢沆"*）

唐相国张濬二子，一曰义师，即小字也，本名格，为蜀相。一曰兴师（*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下同*），后号李将军，名俨，与父达军机于淮海，亦遇害也。格与兴师，昆弟俊迈，而尚矫谲，皆有父风。兴师幼年出宅门，见其门僧（*忘其名*），传相国处分，七笞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国召僧，坐安，见其词色不怿，因问之，僧以郎君传相国处分见怪，未知罪名。相国惊骇惭谢，以儿子狂骇，幸师慈悲。回至堂前，唤兴师怒责之，且曰："汝见僧何罪而敢造次？"对曰："今日虽无罪过，想其向来隐恶不少，是以笞之。"相国不觉失笑。

（*此卷第十九条载陕虢观察使卢渥与八卷陕州廉使卢沆事同，疑沆、渥自是一人，孙氏偶不照而重出耳*）。

卷　十

唐狄归昌右丞爱与僧游，每诵前辈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略得浮生半日闲。"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疏之。郑谷郎中亦爱僧（原本作"憎"，据商本校改），用比蜀茶，乃曰："蜀茶与僧未必皆美，不欲舍之。"僧鸾有逸才而不拘检，早岁称卿御，谒薛氏能尚书于嘉州。八座以其颠率，难为举子，乃俾出家。自于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师于常僧也。后入京为文章供奉，赐紫，柳玭大夫甚爱其才，租庸张相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号鲜于凤，修刺谒柳公，公鄙之不接。又谒张相，张相亦拒之。于是失望而为李鋋江西判官，后为西班小将军，竟于黄州遇害。

唐乾宁中，宿州刺史陈璠以军旅出身擅行威断。进士张翱恃才傲物，席上调璠宠妓张小泰。怒而揖起，付吏责其无礼。状云："有张翱兮寓止淮阴，来绮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据此分析，合吃几下？"翱云："只此两句，合吃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费乎千金万金。"金鞭响背十三长逝（《广记》二百六十六作"竟鞭背而卒"）。惜其恃才而取祸也。出刘山甫《闲谈》，词多不载。蜀绵州刺史李，（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时号嗑咀，以军功致郡符，好宾客。有酒徒李坚白者，粗有文笔。李侯谓曰："足下何以名为坚白？"对曰："莫要改为士元，亮君雄是权耶？"又有蒋贻恭者，好嘲咏，频以此痛遭槚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著袜头裤，蒋谓之曰："仁贤既裹将仕郎头，为何作散子将（原本作"蒋"，据《广记》校改）脚？"他皆类此（蒋生虽嗜嘲咏，然谈笑儒雅。凡遭讥刺皆轻薄之徒，以此缙绅中少恶之。近闻官至令佐而卒，斯亦幸矣。"少"，原本作"咸"，据商本改）。

唐刘瞻相公有清德大名，与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传。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刘赞也。相国薨后，赞且孤幼，性甚懵（一作"鲁"）钝。教其读书，终不记忆。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以刘氏之门（一作"子"）不可无后，常加楚箠，终不长进。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叹其宿分也。一旦不告他适，无以访寻，圣善忆念，泪如绠縻，莫审其存亡。数年方归，子母团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谓曰：'与汝开心，将来必保聪明。'"自是日诵一卷，兼有文藻，擢进士第。梁时登朝充崇政院学士，预时俊之流。其渭阳李侍郎充使番禺，为越王刘氏所縻，为广相而薨。仆与刘赞犹子愨通熟，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即白衣叟其仿佛乎。

唐盛唐县令李鹏遇桑道茂，曰："长官只此一邑而已。贤郎二人，大者位极人臣，次者殆于数镇，子孙百氏。"后如其言。长男名石，出将入相，子孙两世及第，至今无间。次即讳福扬历七镇，终于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书、给谏、郡牧，见有诸孙皆朱紫，不坠士风。何先见之妙如是。

唐孔拯侍郎作遗补时，朝回遇雨，不赍油衣，乃避雨于坊叟之庑下。滂注愈甚，已过食时，民家意其朝饥，延入厅事。俄有一叟，乌帽纱巾而出，迎候甚恭。因备酒馔，一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惭谢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热不出，风不出，雨不出，未尝置油衣，然已令铺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赏羡，不觉顿忘宦情。他日说于僚友，为大隐之美也（《广记》二百二引作"叟曰：'某闲居不预人事，寒暑风雨未尝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今于他处假借以奉。'"）。古之富者拟于封君，《洪范》"五福"一曰富。先贤以无事当贵，岂斯人之徒耶。复有一丞郎，马上内逼，急诣一空宅，迳登溷轩，斯乃大优穆刀绫空屋也。优忽至，丞郎惭谢之。优曰："侍郎他日内逼，但请光访。"人闻之，莫不绝倒。

唐裴晋公度风貌不扬，自撰真赞云："尔身不长，尔貌不扬。胡为而将？胡为而相？"幕下从事逊以美之，且曰："明公以内相为优。"公笑曰："诸贤好信谦也。"幕僚皆悚而退。李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于民家，见覆斗上安锡佛一躯，洸诡词以赞之。民曰："偶未庆赞，为去僧院地远尔。"洸曰："何必须僧，只我而已。"民信之，明发随分具斋餐炷香虔诚。洸俯仰朗称曰："锡镴佛子，柔软世尊。斗上庄严，为有十升功德。"念《摩诃波若波罗密》。又赵璘员外为裴坦相汉南从事。璘甚陋，裴公戏之曰："赵公本不丑，孩抱时乳母怜惜，往往抚弄云'作丑子，作丑子'，因此一定。"赵公大咍。薛侍郎昭纬气貌昏浊，杜紫微唇厚，温庭筠号温钟馗（一作"夔"），不称才名也。薛侍郎未登第前就肆买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几？"对曰："与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困，要举息利钱济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问曰："子本对是几钱？"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纬拜官，教坊优伶继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独先行到，公有所赐，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有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继来，公索其笛，唤近阶，指笛窍问之曰："何者是《浣溪纱》孔子？"（原本作"孔笼子笛"，据《广记》二百五十二校削）伶大笑之。又道士陈子霄登华山上方，偶有颠仆，宇文翰郎中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玄之又玄。"斯皆清雅戏，以之群居，又何伤也。

唐温璋为京兆尹，勇于杀戮，京邑惮之。一日（原本作"时"，据《广记》四百六十三校改），闻挽铃声，俾看架下，不见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见鸦一只。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雏而诉冤也。"命吏随鸦所在捕之。其鸦盘旋引吏至城外树间，果有人探其雏，尚憩树下。吏乃执之送府。以禽鸟诉冤，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而报之。

唐僖宗朝，翰林待诏滑能棋品甚高，少逢敌手。有一张小子，年可（原本作"仅"，据《广记》三百十二校改。按，"仅"字宋前无作"少"字释者，不如"可"字较善）十四，来谒觅棋，请饶一路。滑生棋思甚迟，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张生随手应之，都不介意，仍于庭际取适，候滑生更下，又随手著应之。一旦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以待诏供职，谋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办装挈家将行，张生曰："不必前迈，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棋，请指挥家事。"滑生惊愕，妻子啜泣，奄然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颜回、卜商为地下修文郎，又李长吉为帝召撰乐府，岂斯类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极天皇大帝也，按《真诰》，又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号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请，四明公之流是也。召棋之命，乃酆宫帝君乎，与《真诰》仿佛，故梗概而言之。

医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随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崔魏公铉（原本脱"铉"字，据《广记》二百十九校增）镇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晓气犹未绝。邻房有武陵医士（一作"工"）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乃食毒也，三两日得非外食耶？"仆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寻常嗜食何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近买竹鸡并将充馔。"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捩汁，折齿而灌之，由是方苏。崔魏公闻而异之，召到衙安慰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医（《广记》作"尚药"）奉御。有一朝士诣之，梁奉御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朝士闻而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鄜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士"。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已危，与梁生所说同矣，谓曰："只有一法，请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龁不及，捩汁而饮，或希万一。"此朝士又策马归，以书简质消梨，马上旋龁到家，旬日唯吃消梨，顿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具言得赵生教也。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

元颃博士话唐时中表间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效官，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愈。京城医者（忘其姓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诳语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又说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脍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阁子内，且令从容，俟客退后方得攀接。俄而设台子，止（原本作"设台于上，"据《广记》二百十九校改）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禺（原本作"日"，据《广记》校改）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赵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原本脱二字，据吴钞本校改）吃（原本作'喂'，据商本校改）鲙太多，非酱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酱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诳也，请退谋餐。"他妙多斯类（原本有"也"字，据吴钞本校删），非庸医所及也。凡欲以仓、扁之术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唐时杜彦林为朝官，一日马惊蹶倒，踏镫既深，抽脚不出，为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乘船走马，去死一分。"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杜相审权弟延美亦登朝序，乘马入门，为门楣所轧，项颈低曲，伸脰（原本作"短"，据吴钞本校改）前引，肩高于顶，乃一生之疾也。荆州文献王好马，不惜千金，没世不遇。周先帝命内臣李廷玉赐马与南平王，且问所好何马，乃曰："良马千万无一，若骏者即可得而选。苟要坐下坦（一作'且'）稳，免劳控制，唯骗（商本作'扇'）庶几也。既免蹄啮，不假衔枚，两军列阵，万骑如一。苟未经骗，乱气狡愤，介胄在身，与马争力，罄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舍辔挥兵乎？"自是江南蜀马往往学骗，甚便乘跨。是知蹀躞者夸于目，驯柔者便于身。此（一作"比"）君子之难逢，假翦剔者抑其次也哉。

唐崔枢为小朝官，家人于井中汲得一鱼。枢本好鲜食，意是厨人治鱼误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梦为冥官领过，读判云："人间小臣辄食龙子，所有官爵并削除。"后一年卒。枢甚有声，不跻显位，误有所食，岂命也夫。

唐薛准官至员外郎，丧乱后不养继母。盘桓江淮间道门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阁皂观遇修黄箓斋道士升坛行法事，准亦就列，忽失声痛叫，云"中箭"，速请笔砚，口占一诗曰："盖国深恩不易仇，又离继母出他州。谁知天怒无因息，积恶终身乞命（商本作'速'）休。"顷便卒。天复辛酉年事，斯人也必有隐慝而致阴诛。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继母闻于列传，盖以常人难行而已，能行即亲母可知也，岂可以继母而同行路哉？薛死仓卒，可用垂戒也。

唐咸通中，庞勋反于徐州。时崔雍典和州，为勋所陷，执到彭门。雍善谈笑，逊词以从之，冀纾其祸。勋亦见待甚厚。其子少俊，饮博击拂，自得亲近，更无阻猜。雍以失节于贼，以门户为忧，谓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剸刃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复何恨。"其子承命，密怀利刃，忽色变身战。勋疑讶，因搜怀袖，得匕首焉，乃令烹之。翌日，召雍赴饮（一作"饭"）。既彻，问雍曰："肉美乎？"对曰："以味珍且饱。"勋曰："此即贤郎肉也。"亦命杀之。后黄巢入广州，执节度使李佋，随军至荆州，令佋草表述其所怀。佋曰："某骨肉满朝，

世受国恩，腕即可断，表终不为。”寻于江津害之。唐末（原本作“宋”据商本校改）苏循尚书谄（一作“谲”）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门谒晋王，时张承业方以匡复为意，而循忽献晋王画敕笔一对，承业愈鄙薄之。与夫雍、侣为人，视苏循诚远矣。

王迪舍人早负才业，未卜骞翔。一日谒宰相杜太尉于宅门十字通衢。街路稍狭，有二牛车东西交至，迪马夹在其间。马惊，仆而卧，为车辙辗靴鼻逾寸而不伤脚指，三日后入拜翰林。虽幸而免，亦神助也。

唐韩文公愈之甥有种花之异，闻于小说。杜给事孺休典湖州，有染户家池生青莲花。刺史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驿致（原本脱十七字，据商本校增）书问染工。曰：“我家有三世治靛瓮，常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花（原本脱“花”字，据《广记》四百九校增）子为种，即为红矣。盖还本质，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莲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图亲看此花，为愚话之。愚见今（一作“人”）以鸡粪和土培芍药花丛，其淡红者悉成深红，染者（原本作“之”，据商本校改）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将晏驾，其年峨嵋山娑罗花悉开白花。又荆州文（原本作“之”，据商本校改）献王未薨前数年，沟港城隍悉开白莲花。一则染以气类，一则表于凶兆，斯又何哉？

唐左军容使严遵美，于阉宦中仁人也，自言北司为（原本作“马”，据《广记》一百四十五校改）供奉官，裤衫给事，无秉简入侍之仪，又云：“枢密使廨署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视事厅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乃是杨复恭夺宰相权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发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讶。傍有一猫一犬，猫谓犬曰：“军容改常也，颠发也。”犬曰：“莫管他，从他。”俄而舞定，自惊自笑，且异猫犬之言。遇昭宗播迁凤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州”）。蜀军收降兴元，因徙于剑南，依王先主，优待甚异。于青城山下卜别墅以居之，年过八十而终。其忠正谦约，与西门季玄为季孟也。于时诛宦官，唯西川不奉诏，由是脱祸。家有《北司治乱记》八卷，备载阉宦忠佞好恶。尝闻此传，偶未得见。即（《广记》作“盖”）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轻忌太过，以致参商。盖邦国之不幸也。先是路岩相自成都移镇渚宫（商本有“升”字），所乘马忽作人语，且曰：“庐获花，此花开后路无家。”不久及祸。然畜类之语，岂有物凭之乎？石言于晋殆斯比也。

唐崇贤窦公家罕有名第，璟仆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甚困。京城内有隙地一段，与大阉相邻。阉贵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窦公欣然以此地奉之，殊不言地价，乃曰：“将军所便，不敢奉违。某有故欲往江淮上，希三两处护戎缄题。”其阉喜而致书，凡获三千缗，由是幸济。东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渟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奶妪将煎饼盘就彼诱儿童，若抛砖瓦中一纸标，得一个饼。儿童奔走抛砖瓦博煎饼，不久十分填其六七，乃以好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获一缗。他皆效此，由是致富，延客朝士，时皆谓之轻薄，号为酒炙地。亦能为人求名第，酒食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窦回、窦雍，无文艺而取名，盖饮啖之力也。得于元中凡数贤。《御史台记》说裴明礼买宅事，与窦氏同，疑窦效裴之为也。

唐咸通中，前进士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常岁卷轴，怠于装脩，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又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梦梦。”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浃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奶妪辈怪骂腾沸，尽要掴其面。是年登第。与夫桃杖虎靴事虽不同，用奇即无异也。

唐广南节度使下元随军将钟大夫（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晚年流落旅寓（一作“于”）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寿县主簿欧阳衎（原本作“术”，据《广记》八十校改）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间患腹疾，卧于欧阳之家，逾月不食。欧主簿虑其旦夕溘然，欲陈牒州衙，希取钟公一状以明行止。钟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未也。既此奉烦，何妨申报。”于是闻于官中。尔后疾愈。葆光子时为郡卒，钟公惠然来访。因问所苦（原本作“告”，据《广记》校改）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进，与同行商人数辈就岳麓寺设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或大期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焉。遂各奉一缗吞一丸。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药大效。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家事，后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香水沐浴，却吞之。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药相示。然钟公面色红润，强饮啖，似得药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终，以其知命丹（原本脱“丹”字，据吴钞本校增）有验，故记之（成都觉性院有僧合此药卖之，人多服也）。

卷十一

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西班倜傥勋臣也，好接宾客，歌妓丝竹甲于他族，与裴相国休相对。相国始麻衣就试，执金慕其风采。裴因（原本作“因裴”，据刘钞本校改）造谒，执金款待异礼。他日朝中盛称裴秀才文艺，朝贤讶之，相国恐涉杂交，不遑安处，自是不敢更历其门。执金频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谋进取，虑致物誉，非是偃蹇。”一日又召，传语曰：“若不防及，即更奉荐。”裴益悚惕。

唐薛昭纬侍郎，恃才与地，邻于傲物，常以宰辅

自许，切于大拜。于时梁太祖已兼四镇，兵力渐大，有问鼎之心，速于传禅。薛公衔命梁国（一作“国”）。梁祖令客将约回。乃谓谒者曰：“大君有命，无容却回。”速辔前迈，既至夷门，梁祖不获已而（原本作“须”，据《广记》二百六十六校改）出迎接，见薛公标韵词辩，方始改观，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话及鹰鹞，薛公秖对，盛言鸷鸟之俊。梁祖欣然，谓其亦曾放弄。归馆后传语送鹞子一头，薛生致书感谢，仍对来人戒僮仆曰：“令公所赐，真（一作直）须爱惜，可以纸裹安鞲袋中。”来人失笑，闻于使衙。

唐进士崔昭矩为状元，有进士团所由动静举罚。一日，所由疏失，状元笞之，逡巡，所由谢伏（一作“杖”），于阶前对诸进士曰：“崔十五郎不合于同年前面瞋决所由，请罚若干。”博陵无言以对。

唐崔亚郎中典眉州，程贺以乡役差充厅子，其弟在州曾为小书吏。崔公见贺风味有似儒生，因诘之曰：“尔读书乎？”贺降阶对曰：“薄涉艺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赋咏，雅有意思。处分令归。选日，装写所业执贽，甚称奖之，俾（原本作“必”，据《广记》一百八十三校改）称进士，依崔之门，更无他岐。凡二十五举及第。每入京，馆于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亚卒之日，贺为崔公缞服三年，人皆美之。

唐南蛮侵轶西川，苦（原本作“若”，据《广记》一百九十校改）无亭障。自咸通已后剑南苦之，牛丛尚书作镇，为蛮寇凭陵，无以抗拒。高公自东平移镇成都，蛮酋犹扰蜀城。掌武先选骁锐救急，人背神符一道。蛮觇知之，望风而遁。尔后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许降公主。蛮王以连姻大国，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迄僖宗还京，南方无虞，用高公之策也。杨奇鲲辈皆有词藻，途中诗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青。江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词（原本无此字据《广记》校增）甚清美也。

唐相国夏侯公孜富贵后得彭素之术，甚有所益。出镇蒲中，悦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闾之泄，因而致卒。有夏侯长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国门庭，乱离后挈家寄于凤州山谷，寻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妪献此术于节使满存，相公大获濡济。其子名籍，学吟诗，入西川依托勋臣为幕下从事，时人号为夏侯驴子，乃世济其鄙猥也。仆闻之于强山人甚详，亦尝与籍相识。籍子婿罗峤与仆相知，亦多蓄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风。然夏侯长官者得非相国之师乎。

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一旦开筵，命朝士看乾水银，点制不谬。众皆叹羡，以谓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张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来矣。顷任桂府团练使，逢一道士蕴此利术，就而求之，终不可得。乃令健卒缚于山中，以死胁之。道士惊怕，但言药即多献，术则不传，唯死而已。由是得药，纵其他适。今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唐高骈镇成都，甚好方术。有处士蔡畋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涂入火，烧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负，人皆敬之，以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药于人，眩惑卖弄，为元戎笞杀之。王先主时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卖符药为业。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禅院。侧左院有毳衲者，因与法成相识，出入其家，令卖药银，就其家饮啖而已。法成以其内子饵之而求其法，此僧秘惜，迁延未传。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法成自外还家，掩缚欲报巡吏。此僧惊惧，因谬授其法，并成药数两。释缚而窜。法成闻（一作“得”）此术以致发狂，大言于人，夸解利术，未久闻于蜀。后主召入苑中，与补军职。然不尽僧法，他日药尽，遽属更变，伶俜而已，偶免谬妄之诛也。彭韬光者，与何生切邻，兼得其事，为余话之。

高骈镇维扬，有申屠别驾怀至术，为吕用之谮毁，一旦作窜。燕公命吏赍长限牒所在寻捕，至襄州禅院中遇之，擒得申生，寄襄狱絷维。申生告狱吏要见督邮韦公，吏以告之。韦遽面见，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药欲献元戎刘公巨容，可乎？”韦审之，遂非时入谒，因得道达，点甑瓦半叶以呈之。刘公叹讶，乃虚以叛狱而匿之。僖皇在蜀，降天使至岘山，即田令孜弟也。刘公乘醉将药金夸衒于中使，中使回，闻于田中尉。洎刘司空朝觐行在，与申生偕往，藏隐此人，不令他适。田军容衔之，于导江庄加害，刘、申皆不幸也。有一子号申司马，居朗州，尚存点汞药在身。荆南节判司空董太监得申生四粒药，点四汞，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王蜀时有一士，著绿布衫，常在街衢，仍栖逆旅。巡使萧怀武欲求其术，坚确不与，遂于马院打杀之。盖不能任持所致也）。

唐世长安有宗小子者解黄白术，唯在平康狎游，与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微时游处，因色失欢。他日陈公遭遇，出镇成都，京国乱离，僖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锦江。然畏颍川知之，遂旅游资中郡，销声敛迹，惟恐人知。寓应真观，修一炉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运式，看一日吉凶。无何，失声便谋他适，走至内江县。颍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所修药道士收得，传致数家，皆不利人，莫知何也。

唐李璧尚书出镇东川，有律僧（一作“师”，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临坛度人，四方受具者奔走师仰，檀施云集，由是鞅掌嗜欲之心炽焉。一旦发露，前后女童为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尝见同僚王行军说幽州有坛长，近八十岁，即都校之元昆也。每归俗家，以其衰老，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乱，遂要反初，以青为偶，乃谓偶曰：“平生不谓有此欢畅，悔知之晚也。”军府

怪而笑之。仆有门徒僧，不欲斥其名。经论甚博，未有乖露，他日预临坛之列，尼辈参请，号曰依止。自是丑声盈耳，亦不以为耻。呜呼，如来制戒为入道之门，苟非其人，反为聚淫丛薮。信乎道不虚行也（一本作“律乎律乎道不虚行”）！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退，具简履以朝太上，焚脩精至，不舍昼夜。尝于州衙开黄箓道场，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散斋之晨必降祥云鸾鹤，州民咸睹。（亮典湖州，修斋，亦降仙鹤。太白为赞）至今眉州每岁设黄箓斋，凡执（一作“职”）事军校及茶酒厮役祗承皆知斋法次第。道士罗昭然寿一百一十三岁，预崔牧之斋席，跨驴出街，坠驴而脚在镫内，因拖曳而死也。又王蜀时，玉局观道士赵驾仙、上官道士（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住青城山，修斋入坛行法事，其厮仆卧而惊魇，问师何在。人问之，乃曰：“适见四人著绯自天而下，曳二道士于坛前鞭背二十。”问者止之，令勿言。比赵驾仙与上官道士相次患发背而毙。又有何景冲作道门威仪，好食蒜，上坛行法事，时有蒜气。后于青城修斋，度江，船覆溺死。斯盖罔道不恭，为天罚也。成中令镇荆南，请道士梁威仪行法事，俯伏奏章，顿首存想，因之不起，乃醉睡也。成公斥之，毁废道场。斯亦何、赵之流也。大约荆湘僧道赴斋皆恣洪饮，俚人不以为非，欲求降鉴，安可得也？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罹其患者令人寒热战慄，亦无大苦。弘农杨玭挈家自骆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慄，斯又何哉？夫丧乱之间，阴厉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随之。关妖之说正谓是也。愚幼年曾省故里，传有一夷迷鬼魇，人，闾巷夜聚以避之，凡有窗隙悉皆涂塞。其鬼忽来即扑人惊魇，须臾而止。

唐自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乡、丁茂珪场中头角，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瑝、郑嵎四君子蒙其盼睐者，因是（原本作“皆因”，据《广记》二百八十三校改）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瑝嵎都雍。”葆光子曰：“士无华腴寒素，虽瑰意琦行、奥学雄文，苟不资发扬，无以昭播，是则希颜慕兰、驰骋利名者不能免也。”

唐进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历官台省，始举进士时文卷皆内子为之，动合规式，中外皆知。良人倜傥疏放，善与人交，未尝以文章为意。黄寇犯阙，夫妻遭难。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失声，双血被面。其从母为尼，亲见其祸，泣言于姻亲。愚于殷之中表闻之方信。古人云：泪尽继之以血，哀痛之极也。

唐世刘崇望弟兄五人，内四人皆登进士第，仕至将相丞郎。其元昆崇彝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与一人为后，崇彝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制诰，褒贬朝中卿相，咸摭其实。骨肉间惧闻于外，旋取烬之。宛为掌诰之美，竟废于时。鄙夫蜀乡，与前简刺李咏使君有分。陇右有一子，年十四，掌握管草词，指挥天曹地府阴隙之事，落翰如飞。家君忧惧，亦苦戒之。此子乃曰：“但为我父，勿预我事。”他日坠井而死。心为灵台，既婴风恙，而才思伦序，斯又何哉！

卷十二

唐卢尚书藩以文学登进士第，以英雄自许，历数镇，薨于灵武。连帅恩赐吊祭，内臣厚希例贶。其家事力不充，未办归装，而天使所求无厌。家人苦之，亲表中有官人于灵前告曰：“家贫如此，将何遵副？尚书平生奇杰，岂无威灵及此宦者乎？”俄而馆中天使中恶，以至于卒。是知精魂（商本作“魄”）强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从孙尚在江陵，尝闻此说，故纪之，以儆贪货者。

唐相国杨收，江州人，祖为本州都押衙，父直为兰溪县主簿，生四子发、嘏（原本作“假”，下同。据《广纪》一百五十五校改）、收、严，皆登进士第。收即大拜，发以下皆至丞郎。发以春为义，其房子以柷以乘为名。嘏以夏为义，其房子以煛（古鼎反。）为名。收以秋为义，其房子以钜、鏻、鏕、鉴为名。严以冬为义，其房子以注、涉、洞为名。尽有文学，登高第，号曰修竹杨家，与静恭诸杨比于华盛。收相少年于庐山修业，一日，寻幽至深隐之地，遇一道者谓曰：“子若学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终焉有祸，能从我学道乎？”收持疑，坚进取之心，忽道人之语。他日虽登廊庙，竟离南荒之（原本作“而”，据《广记》校改）殛，悲夫！薛泽补阙乃杨氏之女孙婿，尝语之。

唐张裼尚书有五子，文蔚、彝宪、济美、仁龟皆有名第至宰辅丞郎。内一子（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少年闻说壁鱼入道经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鱼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张子惑之，乃书“神仙”字，碎翦实于瓶中，捉壁鱼以投之，冀其蠹蚀，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发作，竟月不食，言语粗秽，都无所避（原本作“无所回避”，据《广记》二百六十一校改）其家扃闭而守之，俟其发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须品味而饫之，多年方谢世。是知心，灵物也，一伤神气，善犹不可，况为恶乎！即刘辟吞人，张子吞神仙，善恶不同，其伤一也。

唐柳大夫玭清廉耿介，不以利回家，世得笔法，盖公权少师之遗妙也。责授泸州牧，礼参东川元戎顾彦朗相公，适遇降德政碑，顾欲濡染以光刊刻，亚台曰：“恶劄固无所吝，若以润笔先（一作“见”）赐，即不敢闻命。”相国钦之。书讫，竟不干渎也。梁世

兖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说法，檀施云集，时号金刚禅也。他日物故，建塔树碑。庐岳道士李德阳善欧书，下猛之徒请书碑志，许奉一千缗。德阳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施展，千缗之遗非所望也。"终不肯书。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唐十军军容使开府严遵美门客杨寅善袁许之术，于京城西畿逢一李生，亦唐之疏属，隆准龙颜，垂手过膝。杨生异之，说于中尉，由是时（一作"晤"）有资遗之，意其必致非常。黄寇犯阙，僖宗（一作"皇"）幸蜀。李生为士民挟持入京，升含元殿，不逾浃旬，寻亦遇害。岂大人之相只为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杨生叹嗟，不复言知人之鉴也。王蜀先主时有道士李暠，亦唐之宗室，生于徐州而游于三蜀，词辩敏捷，粗有文章。因栖阳平观，为妖人扶持，上有紫气，乃聚众举事。将举而败，妖辈星散，而暠独罹其祸焉。其适长裕者，临邛之大儒也，与暠相善，不信暠之造妖，良由躯干国姓，为群凶所凭。所以多事之秋，灭迹匿端，无为绿林之嚆矢也。先是，李暠有书召玉局观杨德辉赴斋，有老道崔无斁，自言患聋，有道而托算术，往往预知吉凶。德辉问曰："将欲北行，何如？"崔令画地作字，弘农乃书"北千"两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原本脱"曰"字，据《广记》八十校增）："去即乖耳。"杨生不果去，而李暠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祸。杨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唐杨镳，收相之子，少年为江西推巡，优游外幕也。属秋祭，请祀大姑神。西江中有两山孤拔，号大者为大孤，小者为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赋》寄意焉。后人语讹作姑姊之"姑"，创祠山上，塑像艳丽，而风涛甚恶，行旅惮之。每岁本府命从事躬祭，镳预于此行。镳悦大姑容，偶有言谑浪。祭毕回舟（原本作"州"，据《广记》三百十二校改），而见空中云务有一女子，容质甚丽，俯就杨公呼为杨郎，逊词云："家姊多幸，蒙杨郎采顾，便希回棹以成礼也，故来奉迎。"弘农惊怪，乃曰："前言戏之耳。"小姑曰："家姊本无意辄慕君子，而杨郎先自发言，苟或中辍，恐不利于君。"弘农忧惶，遂然诺之，恳希（一作"布"）从容一月处理家事。小姑亦许之。杨生归，指挥讫，仓卒而卒，似有鬼神来迎也。薛泽补阙与镳姻懿，常言此事甚详。近者故登（《广记》作"邓"）州节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泽，甚聪俊，方修举业，自别墅归乘，醉入太山庙，谓神曰："与神作第三儿，得否？"自是归家精神恍惚，似有见召，逾月而殂也。呜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许之，自贻伊戚，将来可为鉴戒也。

仆尝览《柳氏训序》，见其家法整肃，乃士流之最也。柳玭出官泸州郡，泊牵复，沿路染疾，至东川通泉县求医，幕中有昆弟（或云琛相，或云名珮）之子省之，亚台回面，且云"不识"。家人曰："是某院郎君。"坚云："不识，莫喻尊旨。"良久，老仆忖之：得非郎君幞头脚乎？固宜见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见阻。比郎君垂下翘翘之尾，果接抚之。其纯厚皆此类也。仆亲家柳坤即亚台疏房也，侨寓阳安郡。伯仲相率省焉，亚台先问："读书否？修文否？苟不如是，须学作官。我之先人修文成名，皆作官业，幸勿弃分阴也。"泸州郡有柳大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实粗重，传及数政，莫知于今存否。蜀朝东川节度许存太师，有功勋臣也。其子承杰即故黔使君禧实之子，随母嫁许，然其骄贵僭越，少有伦比。作都头，军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声伎术，出即同节使行李，凡从行之物一切奢大，骑碧暖座，垂鱼（原本脱"鱼"字，据吴钞本校增。按下文应有"鱼"字）纷错。每修书题，印章微有浸渍即必改换，书吏苦之，流辈以为话端，皆推茂刺顾夐为首。许公他日有会，乃谓顾曰："阁下何太谈谤？"顾乃分疏，因指同席数人为证。顾无以对，逡巡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为众所知，至于鱼袋上铸蓬莱山，非我唱扬。"席上愈笑，方知鱼袋更僭也。刺茂州，入蕃落，为蕃酋害之。西川卫前军将李思益者，所著衣服莫非华焕纤丽。蜀先主左右羡而怪之，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费，是要为我光扬军府，仰与江货场勾当，俾其作衣装也。"先主又于作院见匠人裹里小朵帽子，前如鹰嘴，后露脑枕，怪而截其嘴也。又登楼见行人戴褴褛席帽，云："破（普没反）头烂额，是何好事？"然自务俭素，爱净洁，皆此类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璨，俸薄且闲，或劝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县，非有仙骨何以得？"见其爱羡即可知也。每云："黄寇之后所失已多，唯袜头裤穿靴不传旧时也。"仆同院司空监云："木围裹头于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劳烦？此一事不请师古，又嫌以银棱瓷器托里碗碟，徒费功夫。"又曰："措大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遗丑可知。自非铁石为心，未有不贻他说。戒之，慎之！"因述柳氏幞头引起数事，岂资谈笑，亦足小惩也。

唐乾宁中，补阙杨贻德华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于时，请告华阴。方属京国扰攘，乃谋南来，藏迹于江陵，闾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无烟，藜藿不给，未尝陨获。于时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刘之言。弘农韬藏，不及门宇。一旦堂帖追回，成令惊讶，以为闻听不至，阙申情礼，兼以入翰苑秉钧轴期之。补阙曰："人之官职又非妄图，令公过饰，何当奖遇。今宰相何必要某，至于垂搜罗之命？他日不过作南中一刺史尔。此际必有奉扰。"中令赠三百缗，只受三十缗，办装所賸（一作"残"）却纳朝廷，号为"铁补阙"。未久，除道州牧，却经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从官衣装五十千行资，他无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栖南岳，与玄泰布衲、遁希禅师同居车箱源双泉，归本长老得祖印于杨公。既殁，家人亦终，似得悬解之道也。本公得禅道于三贤，乃郑起先辈为愚话之。

唐张林本士子擢进士第，官至臺侍御，为诗小巧，多采景于园林亭沼间。至如"菱叶乍翻人採后，荇花初没舸行时"，他皆此类。受眷于崔相昭纬，或谒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见？"林曰："为饭瓮子热发"。崔讶饭瓮不康之语，林曰："数日来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遗以衣襦，问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张林。"相国大笑，终始优遇也。葆光子曰："东方朔以诙谐自容，娄君卿以唇舌取适，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托公侯之势，取容苟媚，过于优旃，自非厚德严正之人未有不为此辈调笑也。"

唐沈询，侍郎亚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下同）乘舸泛河，为惊湍激船栘，梁板漂递，沈子亦漂而死。询镇潞州，宠婢，夫人甚妒，因配与家人归秦。其婢旦夕只在左右，归秦渐恨，伺隙剸刃于询，果罹凶手。杀归秦以充祭，亦无及也。唐天复中，湖南节度使刘建封淫其牵拢官陈（忘其名）之妇。陈为同列所戏，耻而发怒，伺便以蒺藜击杀之。马氏有其位，于今禁蒺藜，盖惩彭城之遭罹也。淫为大罚，昔贤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祸奴祸取鉴哉！

唐王潜司徒与武相元衡有分，武公仓卒遭罹，潜常于四时爇纸钱以奉之。王后镇荆南，有染户许琛一旦（一作"日"）暴卒，翌日却活，乃具牓子诣衙，云"要见司徒"。乃通入于阶前问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摄至一衙府，未见王，且领至判官厅，见一官人凭几曰：'此人错来，自是鹰坊许琛，不干汝事，即发遣回。'谓许琛曰：'司徒 安否？我即武相公也。大有门生故吏鲜有念书于身后者，唯司徒不忘，每岁常以纸钱见遗，深感恩德。然所赐纸钱多穿不得。司徒事多，检点不至，仰为我诣衙具道此意。'"王公闻之，悲泣惭讶，而鹰坊许琛果亦物故。自此选好纸剪钱以奉之。此事与杨收相于郑愚尚书处借钱事同。又南岳道士秦保言威仪，勤于焚修者，曾白（原本作"曰"，据吴钞本校改）真君云："上仙何以须纸钱？有所未喻。"夜梦真人曰："纸钱即冥吏所籍，我又何须。"由是岳中亦信之。

闽从事崔员外（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正直检身，幕僚（《广记》三百十三作"府"）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逢寇贼，悉遭杀戮。唯外郎于仓惶中忽有人引路获免，驱驰远路，复患痁疾，行迈之次，难求药饵，途次延平津庙，梦为庙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此亦鬼神辅德也。彭城刘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东都毓财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原本作岸，据《广记》校改），并不冲圮。李宅异事也。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中以所业之桂州，欲谒连帅张相，至衡州犬嗥滩，损船上岸，寝于江庙，为庙神所责。生以素业对之，神为改容，延坐，从容云："有巫（原本作'王'，据《广记》三百十三校改）立仁者，罪合族诛。庙神为其分理（一作'疏'），奏于岳神，无人作奏。"璟为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饼为赠。刘山甫与廖隲校书亲见璟说其事，甚详也。

唐黄寇奔冲，有小朝士裴（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移挈妻子南趋汉中，才发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难挥霍，不暇藏瘗，其为悲悼即可知也。行即洛（原本作"浴"，据《广记》三百十二校改）谷，夜闻其女有言，不见其形。父母怪而诘之，女曰："我为浐水神之子强暴，诱我（原本脱"我"，字据《广记》校增）归其家。厥父责怒，以妄杀生人，遽行笞责，兼逊谢抚慰，差人送来。缘夕旦未有托，且欲随大人南行。"俾拔茅为苞（《广记》作"抱"）致于箱笥之中，庶以魂识依止，饮食语言不异于常尔。后白于严慈云："已有生处。"悲咽告辞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难言。素浐之灵有义方之训，所谓聪明正直之流也。

古有宅墓之书，世人多尚其事，识者犹或非之。杜公正伦与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轻远，衔之。洎公宦达后，因事堑断杜陵山脉，由是诸杜数代不振。鲜于仲通兄弟，阆州新井县人，崛起俱登将坛。望气者以其祖先坟上有异气。降敕堑断之。裔孙有鲜于岳者，幼年寝处席底有一小蛇，盖新出卵者，家人见之以为奇事。此侯及壮，常有自负之色，历官终于普州安岳县令，不免风尘。其徒戏之曰"鲜于蛇"也。唐峰亦阆州人，有坟茔在茂贤草市。峰因负贩与一术人偕行，经其先茔，术士曰："此坟茔子孙合至公相。"峰谓曰："此即家坟陇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胜福也（一作"耶"）。子孙合为贼盗，皆不令终。"峰志之。尔后遭遇蜀先主开国，峰亦典郡，其二子（原本脱"子"字，据商本校增）道袭官（一作"等"），皆至节将。三人典郡，竟如术士之言，何其验也。严司空震，梓州盐亭县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鸣，即严氏一人必殒。或一日，有亲表对坐，闻鹿鸣，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鸣。"严曰："此际多应到表兄。"其表兄遽对曰："表兄不是严家子，合是三兄与四兄。"不日严氏子一人果亡，是何异也！

相国张公文蔚庄在东都北（《广记》四百四十作"柏"）坡，庄内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雄雌情切，乃（原本脱"乃"字，据《广记》四百四十校增）于穴外坋土恰容蛇头，俟其出穴，果入所坋处出头，度其回转不及，当腰啮断而劈蛇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于穴外，衔豆叶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灵者人胡不思也？

卷十三

王中令铎落都统，除滑州节度使，寻罢镇，以河

北安静。于杨全玫有旧，避地浮阳，与其都统幕客十来人从行，皆朝中士子。及过魏，乐彦祯礼之甚至。铎之行李甚侈，从客侍姬有辇下升平之故态。彦祯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以问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山甫（原本脱二字，据刘钞本校增）以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原本作"因令图之"，据《广记》二百六十四校改）。俟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橐装姬仆而还。铎与宾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贝州报，某日杀却一人（原本作有'杀劫一人'，据《广记》校改），姓王名令公。"其凶（原本作"忽"，据《广记》校改）。诞也如此。彦祯父子（原本脱"父"字，据《广记》校增）寻为乱军所杀，得非瑯琊公诉于上帝乎！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始为牙将，黄巢犯阙，元戎李都奉伪，畏重荣党附者多，因荐为副使。一日忽谓都曰："凡人受恩只可私报，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贼陷一邦，于国不忠，而又日加箕敛，众口纷然，倏忽变生，何以遏也？"遽命斩其伪使。都无以对，因以军印授重荣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窦潏间路至河中代都为帅，重荣迎之。潏前为京兆尹，有惨酷之名，时谓之堕叠。及至，翌日，集军校于庭，谓曰："天子命重臣作镇将，遏贼冲，安可轻议斥逐令北门出乎？且为恶者必一两人而已，尔等可言之。"潏不知军校皆重荣之亲党也。众皆不对，重荣乃自屏肃佩剑历阶而上，谓潏曰："为恶者非我而谁？"召潏之仆吏控马及阶，请依李都前例速去之。潏不敢仰视，乃跃马复由北门而出。重荣破黄巢有功，正授节制，封郡王。与田令孜结怨，他日为部将常行儒杀之，时号"铁条"，以其刚也。

郑文公畋字台文，父亚曾任桂管观察使。畋生于桂州，小字桂儿。时西门思恭为监军，有诏征赴阙，亚饯于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托之，曰："他日愿以桂儿为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讫，泣然流涕。思恭志之。及为神策军中尉，亚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馆之于第，年未及冠，甚爱之如甥侄，因选师友教道之。畋后官至将相。黄巢之入长安，西门思恭（《广记》一百六十八作"司空"）逃难于终南山，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温凊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终于畋所，畋葬于凤翔西冈，松柏皆手植之。未几，畋亦卒，葬近西门之坟。百官皆造二陇以吊之，无不堕泪，咸伏其义也。

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广记》二百六十二作"翌"）日谒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秦王李茂贞请三传王利甫讲《春秋》。利甫古僻性狷，然演经义文亹亹堪听。茂贞连月听之不倦。利甫后寄褐于道门，改名昼，卒于洛中也。武臣未必轻儒，但未睹通儒，多逢鄙薄之辈沮其学善也，惜哉！

昭义军节度使孟方立，邢州平乡人也。少以勇力隶于本军为裨将。广明中，潞帅高浔攻诸葛爽于河阳，方立出天井关为前锋。时浔为大将刘广所逐，广忌方立，留戍于关。后广为潞人所杀，三军乃以方立为帅，因有首邱之思，遂移军于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坟墓于乡里，诣县令里所陈桑梓之敬，有识者赏焉。侄迁嗣为潞帅，降太原。葆光子曰："罗虬累举不第，务于躁进，因罢举，依于宦官（原本重'宦'字，据吴钞本校改），典台州，昼锦也。常以展墓，勉竭邑宰，横笏傲然。宰曰：'某虽尘吏，不达事体，然使君岂不看松柏下人乎？'讥其无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虬有俊才，尝见雕阴官妓比红儿诗，他无闻也。"

景福中，幽州帅李匡威率兵救镇州，军次博水，会军乱，推其弟匡俦充留后。诸军皆散，乃以书报弟，付之军政，南欲赴阙，泊于陆泽。镇州赵王王镕以匡威救难失国，因请税驾于常山府郭以中离变（按四字各本无，语亦不可解）。会匡威有幕客李贞抱自阙回，与匡威相遇，同登寺楼观镇州山川之美，有爱恋之意，乃谋托亲。忌王镕既造之，遁以兵仗，同诣理所，乃入自子城东门，门内有镕亲骑营中之卒，忽掩其外关，复于阙垣中有一人识是王镕，遽挟于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斗移时，与贞抱俱死。镕年十六七，疏瘦，当与匡威并辔之时，雷电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飞，拔大木数株。明日，镕但觉项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挟，不胜其苦故也。访之，则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数，信然！镕自脱此难，更在位三十余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获免！

唐乾符末，范阳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学，曾为棣州司马，忽有芦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节焉。心以为异，以告别驾张建章。建章积书千卷，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节为瑞，乃姓蒲后子孙昌盛。芦者茅也，合生陂泽之间，而生于室，非其常也。君后必有分茅之贵。三节者，传节钺三人，公可志之。"全忠后事李可举为戎校，诸将逐可举而立全忠，累加至检校太尉，临戎甚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为三军所逐，弟匡俦为太原所攻，挈家赴阙，至沧州景城为卢彦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节，自布素中以饮博为事，渔阳士子多忌之。曾一日，与诸游侠辈钓于桑乾赤栏桥之侧，自以酒祷曰："吾若有幽州节制分，则获一大鱼。"果钓得鱼，长三尺，人甚异焉。有马郁（原本作"都"，下同。据刘钞本校改）者，少负文艺。匡威曾问其年，郁曰："弱冠后两周星。"傲形于色。后匡威继父为侯，首召马（原本作"焉"，据刘钞本校改）郁问曰："子今弱冠后几周星岁？"郁但顿颡谢罪。匡威曰："好子之事，吾平生所爱也，何惧之有？"因署以府职。其阔达多如此类，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尝见范阳熟人说李匡俦妻张氏国色也，其兄匡威为帅，强淫之。匡俦按剑而俟，夜深，妻回，

出步辇，为其夫杀之。匡威羞见其弟及将校。或言欲将兵救援镇州，既出城，三军立匡俦为帅，匡威遂称欲归朝觐，行次常山，又有劫质王镕之事。匡俦移牒王镕，往复指陈，终不及淫秽之事，讳国恶也。

张建章为幽州行军司马，后历郡守，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经涉之地无不理焉。曾赍府戎命往渤海，遇风涛，乃泊其船，忽有青衣泛一叶舟而至，谓建章曰："奉大仙命请大夫。"建章乃应之，至一大岛，见楼台岿然，中有女仙处之，侍翼甚盛，器食皆建章故乡之常味也。食毕，告（原本作"遣"，据《广记》七十校改）退，女仙谓建章曰："子不欺暗室，所谓君子人也。忽患风涛之苦，吾令此青衣往来导之。"及还，风涛寂然，往来皆无所惧。又回至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包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欠（《广记》作"失"）一字。其笃学也如此，蓟门之人皆能说之，于时亦闻于朝廷。葆光子曾遇蓟门军校姓孙（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细话张大夫遇水仙，蒙遗鲛绡，自赍而进。好事者为之立传。今亳州太清宫道士有收得其本者，且曰明宗皇帝有事郊丘，建章乡人掌东序之宝，其言国玺外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进鲛绡，箧而贮之，轴之如帛（一作"著"），以红线三道札之，亦云夏天清暑，展开可以满室凛然。迩来变更，莫知何在。

卷十四

凤翔李茂贞跋扈至甚，昭宗谓宰相杜让能曰："《春秋》之义，叛而必诛，安有甸服之间显违朝旨而悖慢如此？我若不讨，四方其谓我何？"让能奏曰："艰难已来行贞元故事，姑息戎臣久矣，根牢蔓炽，附之者众，一旦难骤革之。又京师去岐咫尺，人心易以危惧。设有陵犯，损威愈甚，愿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计之。"帝曰："政刑弛紊，诏令不出，都门不欲孱孱守恬而坐。"因除宰相徐彦若镇凤翔，以茂贞为兴元尹，以嗣覃王率禁军送彦若。或茂贞迁延不受代，即以兵攻之，军旅所决，一委让能。让能恳谏不从，王师果败。或云此举乃让能报私怨也。茂贞先以长书与让能，继上表，仍拥兵至临皋驿，请诛宰相。帝遂斩枢密使李周曈以徇，乃贬让能，仍诏送至军前。茂贞具礼出迎。至驿，复表请行朝典，让能奏曰："晁错之辜，谬及于臣，今若归罪于臣，可纾国难。"帝不得已，贬让能雷州司户参军，遣中使害于驿内。识者以让能临难无苟免，亦得其死也。后追赠太尉。其子晓貌如削玉，有制诰之才，仕梁至宰相。凤历年洛都有变，为乱军误害，时皆叹惜之。

唐乾宁二年，邠州王行瑜会李茂贞、韩建入觐，决谋废立。帝既睹三帅齐至，必有异谋，乃御楼见之，谓曰："卿等不召而来，欲有何意？"茂贞等汗流浃背，不能对，但云："南北司紊乱朝政。"因疏"韦昭度讨西川失谋。李磎麻下，为刘崇龟所哭。陛下不合违众用之"。及令宦官诏害昭度已下，三帅乃还镇，内外冤之。初（原本脱"初"字，据《广记》一百二十三校增）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书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总政而登大位，后郭子仪以六朝立功，虽有其名，终身退让。今行瑜安可轻授焉？"因请加尚父，至是为行瑜所憾，遽罹此害。后追赠太师。李磎字景望，拜相麻出，为刘崇龟抱而哭泣，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纳谏五篇以求自雪，后竟登庸，且计崇龟之恶。时同列崔昭纬与韦昭度及磎素不相协，王行瑜专制朝廷，以判官崔鋋入阙奏事，与昭纬关通，因托鋋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镇胁君，磎亦遇害。其子沇有高才，同日害之（原本作"罹害"，据《广记》校改）。磎著书百卷，号李书楼，后追赠司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后，崔昭纬贬而赐死，昭皇切齿下诏捕崔鋋，亦冤报之一事也。

古者文武一体，出将入相，近代裴行俭、郭元振、裴度、韦皋是也。然而时有夷险，不可一概而论。王铎初镇荆南，黄巢入寇，望风而遁。他日将兵捍潼关，黄巢令人传语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敌，无污我锋刃，自取败亡也。"后到成都行朝，拜诸道都统，高骈上表目之为"败军之将"，正谓是也。谏议大夫郑宝（一作"宾"）曾献书以规其旨云："未知令公以何人为牙爪？何士参帷幄？当今大盗移国，群雄奋戈，幕下非旧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谈笑之秋也。"尔后罢军权，镇滑台，竟有贝州之祸。郑文公畋首倡中兴，传檄讨贼，杀戮黄寇，镇静关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胁而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璆、湖南崔瑾、福建韦岫、郓州蔡崇、徐方支详、许昌薛能、河中李都、窦潏、凤翔徐彦若，狼狈恐惧，求免不暇。唯张浚大言，自方管、葛，以无谋之韩建，倅用刚之孙揆，出征大卤，自贻败亡尔。后朱朴踵为大言，骤居相位，亦曾上表请破凤翔，所谓以羊将狼，投卵击石。幸而不用，何过望哉！客有谓葆光子曰："儒将诚则有之。唐自大中已来，以兵为戏者久矣。廊庙之上耻言韬略，以櫜鞬为凶物，以钤匮为凶言。就有如卢藩、薛能者，目为粗才，一旦宇内尘惊，闾左飙起，遽以褒衣博带，令押燕颔虎头，适足以取笑耳。则韦昭度之惮王建、浚之伐太原是也。"

河东节度副使李习吉（"习"《五代史》作"袭"）常应举不第，为李都河中从事。都失守，习吉自昭义游太原，辟为从事。习吉好学，有笔述，虽马上军前，手不释卷，太原所发牋奏军书皆习吉所为也。因从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文章，授谏议大夫，使上事北省以荣之，竟归太原，复其戎职。庄宗即位，追赠礼部尚书。梁太祖每览太原书檄，遥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陈琳、阮瑀亦不是过。"

韩建两随李茂贞迫胁君上，杀戮辅相。昭宗出居，本幸鄜畤，建恳迎奏请至华下，供亿之劳具在

《勤王录》。而杀害郑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驳论《勤王录》数条，且曰："韩建不遇时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卫乘舆，欲盖而彰，则禁固之意可知也。又与诸道书云语诏书征赴行在，妄也。又曾无纠率诸侯述保大定功（一作"公"）之志也。"以为唐运陵替皆有（一作"由"）历数。自黄巢既戮，蔡贼生焉，宗权灭后而朱玫、王行瑜继之，才舍茂贞而有韩建。所谓一莽虽死，十莽复生，何天意不祐乎！竟为朱温宰相。蜀先主闻之，笑曰："韩建非豹变之才，与朱温作相宜也。"葆光子曰："华州韩建、荆渚成汭，勤王奉国，识有可嘉，于时号为北韩南郭（郭即成令冒称也），士大夫可以依赖也。古者奉霸主尊本朝，德义小亏，诸侯不至，葵邱之会是也。成、韩位居王辅，荷宠于唐。朱公有无君之心，露问鼎之意。建等不能效臧洪泣血，纠率同盟，亦可以结约亲邻，共张声势，而乃助桀作孽，画匹成蛇，舍我善邻，陈诚伪室。华阴失守，既无力以枝梧；郢渚丧师，乃无名而陷没。非忠非义，吾所谓二公始终谬也。向使成令睦汉南诸侯，结淮甸雄援，汴人篡逆亦恐未暇。推之天命，即吾不知；考之人谋，固无所取惜哉！（中"匹"字未晓）

孔纬在中书，朱全忠并有数镇，兵力强盛，表请盐铁印。诏下宰相议之，纬力争不从，谓（原本作"请"，据商本校改）其下邸吏曰："朱公若收盐铁印，非兴兵不可。"全忠寻止。后韩建讨太原不利，为张浚所误，贬之。它（原本作"宫"，据吴钞本校改）日，昭宗欲再攻凤翔，以问纬。纬曰："凤翔天子西门，若自去窟穴，受制一面，即大事去矣。"昭宗曰："卿是朕贤臣，殊未达时事。"纬曰："陛下以臣为贤，是谤臣也。臣若贤，肯立于陛下之朝？"因称疾以太子太师致仕，卒于华下。

中和中，魏博帅罗弘信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于魏州观音院门外，其地有神祠，俗号曰"白须翁"。巫有宋迁（一作"千"）者，忽诣弘信谓曰："夜来神忽有语君不久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复以此言来告弘信，弘信因令密之。不期岁，果有军变，推弘信为帅。弘信状貌丰伟，多力善射，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临淮王。弘信卒，子绍威继之，与梁祖通欢结亲，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军八千人，丰其衣粮，动要姑息。时人云："长安天子，魏府牙军。"主使频遭斥逐，由此益骄。绍威不平，有意翦灭，因与汴人计会，诈令役夫肩笼内藏器甲，扬言汴帅葬罗氏之女。绍威密令人于兵仗库断弓弦共甲襻，夜会汴人，擐甲持戈攻杀牙军。牙军觉之，排闼入库而弓甲无所施勇也，全营杀尽，仍破其家。人谓牙军久盛，宜其死矣。绍威虽豁素心，而纪纲无有，渐为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疮，痛不可忍，意其牙军为祟，乃谓亲吏曰："聚六州四十三县铁打一个错。"不成也，绍威卒。其子周翰继之，俄而移镇滑台，罗氏大去其国矣。

刘仁恭微时，曾梦佛旛于手指飞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贵。"后如其说，果为幽帅。自破太原军于安塞城后，士兵精强，孩视邻道。发管内丁壮号三十万南取邺中，图袁、曹之霸，先下甘陵，无少长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鸺鹠数头飞下幄帐内，逐之复来，仁恭恶之。竟为魏军、汴军夹攻，大败之，杀其名将单可及，仁恭单马而遁。于时军败于内黄。尔后汴帅攻燕，亦败于唐河。他日命使聘汴，汴帅开宴，俳优戏医病人以讥之，且问："病状内黄以何药可瘥？"其聘使谓汴帅曰："内黄可以唐河水浸之必愈。"宾主大笑，赏使乎之美也。

卷十五

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入觐奏事，朝廷允之，盖军容使韩全诲与之交结。昭宗御安福楼，茂贞涕泣陈匡救之言。时崔胤密奏曰："北奸人也，未足为信。陛下宜宽怀待之。"翌日宴于寿春殿，茂贞肩舆衣驼褐入金鸾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时韩全诲深相交结，崔胤惧之，自此亦结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驾，与凤翔连兵劫迁入洛之始。识者以王子带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贞入阙，焚烧京城。是宴也，俳优安辔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宴罢，有言他日须斩此优。辔新闻之，因（原本脱"因"字，据《广记》二百五十二校增）请假往凤翔（原本有"求救"二字，据《广记》校删）。茂贞遥见，诟之曰："此优穷也，胡为敢来？"辔新对曰："只要起居，不为求救。"茂贞曰："贫俭如斯，胡不求乞？"安曰（原本脱十三字，据《广记》及吴钞本校增）近日京中但（原本作"且"。据吴钞本校改）卖麸炭可以取济，何在求乞？"（原本脱四字，据《广记》校增）茂贞大笑而厚赐，赦之也。

军容使韩全诲以驾幸凤翔，李茂贞比怀挟帝以令诸侯之意，惧朱全忠之盛也。西川王公建亦有此虑，乃结汴州同起军助其迎驾。汴军傅（原本作"传"，据吴钞本校改）城，川（原本作"州"，据吴钞本校改）军乃攻兴元，其帅王万洪以无救援遂降成都，由是山南十四州并为蜀有，方变谋却助凤翔。于时命掌书记韦庄奉使至军前，朱公大怒。自此与西川失欢，而汴帅军罢。

李巨川有笔述，历举不第。先以仕伪襄王与唐彦谦俱贬于山南，褒帅杨守亮优待之。山南失守，随致仕杨军容复恭与守亮同奔北投太原，导行者引出华州，复恭为韩建挫辱，极（原本作"杨"，据商本校改）骂为奴，以短褐蒙之，毙于枯木。守亮槛送至京，斩于独柳树。京城百姓莫不沾涕。此即南山一丈黑，本姓訾，黄巢时多救护导引朝士，令趋行在，人有逃黄巢而投附，皆济之，由是人多感激也。巨川为

韩建副使，朱令公军次于华，用张浚计，先取韩建。其幕客张策携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诣辕门请降，朱公谓曰："车驾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识字，凡朝廷章奏、邻道书檄皆巨川为之。"因斩之，识者谓韩建无行，求解怒于朱公，遂为所卖。时人冤之。巨川有子慎仪，仕后唐为翰林学士。唯张策本与张浚有分，携印而降，叶浚之谋，后仕至梁相。朱公既得韩建以兄呼之，寻奏移许昌（一作"田"），梁凤历初亦遇害也。

德宗皇帝好为诗，以赐容州戴叔伦。文宗、宣宗皆以诗赐大臣。昭宗驻跸华州，以歌辞赐韩建，以诗及《杨柳枝》辞赐朱全忠。所赐一也，或以敬，或以惮，受其赐者得不求其义焉。

汴帅朱公再围凤翔，与茂贞军战于虢县西槐林驿，大败岐军，横尸不绝，鲍气闻于十里。昭宗遂杀宦官韩全诲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贞亦斩其义子继筠首以送。于是车驾还宫，朱令（吴钞本作"公"）俛首马前请罪，涕泣拢帝马行千步。帝为之动容。至京师，以宰相崔胤判六军，乃下诏诛宦官第五可范已下七百一十人，又凤翔驾前宰相卢光启等一百余人并赐自尽。天复三年，汴人拥兵杀宰相崔胤，京兆尹郑元规劫迁车驾移都东洛。既入华州，百姓呼万岁，帝泣谓百姓曰："百姓勿唱万岁，朕弗（原本作"无"，据商本校改）能与尔等为主也。"沿路有《思帝乡》之词，乃曰："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讫，泫然流涕。行至陕府内宴，皇后自捧玉盆以赐全忠，内人唱歌。全忠将饮酒，韩建蹑其足，全忠惧，辞醉而退。至毂水而杀内人可证及随驾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迁都至洛，左右并是汴人，虽有尊名，乃是虚器，如在笼槛，郁郁不乐。朱全忠以诸侯尽有匡复之志，虑帝有奔幸之谋。时护驾朱友谅等聚兵殿庭，诉以衣食不足。帝方劳谕，友谅引兵升殿。帝颠仆入内，军士蹑而追之。帝叱曰："反耶？"友谅曰："臣非敢无礼，奉元帅之令。"帝奔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斩数辈，竟为乱兵所害。内人李渐荣、裴正一闻（原本作"等"，据吴钞本校改）弑帝，投刃而死。又以朱友谅、氏叔琮扇动军情，诛朱友谅、氏叔琮，以成济之罪归之。友谅等临刑诉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当如我。"后全忠即位，为子友珪所弑，竟如其言。

辉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诸王子孙，并密为全忠所害。德王，帝之兄，曾册皇太子。刘季述等废昭宗，册为皇帝。季述等伏诛。令归少阳院。全忠以德王眉目疏秀，春秋渐盛。全忠恶之，请崔胤密启云："太子曾窃宝位，大义灭亲。"昭宗不纳。一日，驾幸福先寺，谓枢密使蒋玄晖曰："德王吾之爱子，何故频令吾废之，又欲杀之？"言讫泪下，因啮其中指血流。全忠闻之，宴罢，尽杀之。

辉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旧朝达官尚在班列，将谋篡夺，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贬降，旧相裴枢、独孤损、崔远，陆扆、王溥、大夫赵崇、王赞等于滑州白马驿赐自尽。时宰相臣柳璨性阴狡贪权，恶枢等在己之上，与全忠腹心枢密使蒋玄晖、太常卿张廷范密友交结而害枢等。俄而廷范辕裂，玄晖与柳璨及弟瑶、瑊相继伏诛。先是，故相张浚一家并害而弃尸黄河，朱公谋主李振累应进士举不第，尤愤朝贵，时谓朱全忠曰："此清流辈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尔朱荣河阴之戮衣冠不是过也。俄而辉王禅位，封济阴王，于曹州遇酖而崩，唐祚自此灭矣。

朱全忠先以蒋玄晖为枢密使，伺帝动静。积庆何太后以昭宗见害之后，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宫（原本作"官"，据商本校改）人阿秋面召玄晖属戒，所乞它日传禅之后，保全子母性命。言发，无不涕零。先是，全忠速要传禅，召玄晖到汴州，责以太迟。玄晖以传禅先须封国，授九锡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锡，看作天子否。"玄晖归奔洛阳，与宰相商量，为赵殷衡诬谮云："与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杀太后及宫人，而诛蒋玄晖。时人冤之。赵殷衡后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实是何姓，仕后唐明宗为宣徽使，出为许昌、沧州两镇。时人知其狡谲倾险，莫不惮之。

唐天祐三年，拾遗充史馆修撰崔琢进状，以堂叔母在孟州济源私庄，抱疾加甚，无兄弟奉养，无强近告投，兼以年将七十，地绝百里，阙视药膳，不遑晓夕。遂乞假躬往侍疾。敕旨依允。时人义之，或曰避祸而享义名者，亦智也。

黄巢破后，蔡州秦宗权继为反逆，兵力强锐，又复称僭，山东诸郡苦之，十年之间屠脍生聚。汴帅朱全忠尽节御之，宗权为部将申丛擒而折足囚缚，朱全忠具表槛送至京。京兆尹孙揆率府县吏阅之，宗权即槛中举首曰："宗权非反也。"大尹哀之，观者因以为笑。

李罕之，河阳人也，少为桑门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滑州酸枣县，自旦至（《广记》二百六十四作"及"）晡无与之者。掷钵于地，毁僧衣，投河阳诸葛爽为卒。罕之即僧号，便以为名。素多力，或与人相殴，殴其左颊，右颊血流（原本作"流血"，据《广记》校改）。爽寻署为小校，每遣讨贼，无不擒之。蒲绛之北有摩云山，设堡栅于上，号摩云寨，前后不能攻取，时罕之下焉，自此号李摩云。累历郡侯、河南尹节将，官至侍中，卒于汴州，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至梁，下缺）

卷十六

梁祖图（原本作"国"，据《广记》二百六十四校改）霸之初，寿州刺史江彦温以郡归我，乃遣亲吏张从晦劳其勤。而从晦无赖，酒酣，有饮徒何藏耀者

与之偕，甚昵，每事误禀从晦。致命于郡，彦温大张乐，邀不至，乃与藏耀食于主将家。彦温果疑恐曰："汴王谋我矣，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杀其主将，连诛数十人，而以状白其事。既而又疑惧曰："诉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缢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斩从晦，留藏耀，裂其衾（原本作"禁"，据《广记》校改），械斩于寿春市。葆光子曰："后唐明宗皇帝时，董璋据东川，将有跋扈之心，于时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节使下小校骤居内职，性好狎邪。元戎张筵，托以寒热，召之不至，乃与营妓曲宴。璋闻甚怒（原本"闻"下有"说"字，据《广记》校削），索马诣馆，遽欲害之。仁矩鞾足端简迎门，璋怒稍解。他日作叛，两川举兵，并由仁矩献谋于安重诲之所致也。"

梁太祖初兼四镇，先主遣押衙潘屼持聘。屼饮酒一石不乱，每攀燕饮，礼容益庄，梁祖爱之。饮酣，梁祖曰："押衙能饮一盘器物乎?"屼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屼并饮之，屼愈温克。梁祖谓其归馆多应倾泻，困卧，俾人侦之。屼簪簪冠子，秤所得酒器，涤而藏之。他日又遣押衙郑顼持聘，梁祖问以剑阁道路，顼极言危峻。梁祖曰："贤主人可以过得?"顼对曰："若不上闻，恐误令公军机。"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之据兖州，梁祖攻之未克。其从父兄齐州刺史琼先降，与琼同诣壁下以晓之。瑾乃遣都虞候胡规出献款曰："兄已降，愿贷瑾不死，请以镇委吏。"既而启延寿门，陈牌印于笥，曰："兄来，请先奉此。"梁祖命琼受之，葛从周疑诈，选勇士孙少迪等仗剑以驭。琼曰："彼力屈，不足疑。"琼进前受印籥，瑾单马，曰："兄独来，密语耳。"始相及，瑾令骁卒董怀进勾曳琼坠马，乃发所匿刃杀琼，勾戟（原本作"曳"，据吴钞本校改）突出牵入之。须臾，城上鼓噪，掷琼首于埤也。我军失色，梁祖哀恸久之，斩军谋徐厚，署琼弟玭为齐州防御使，恩礼殊厚。瑾竟弃城投扬州。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敌垒尚坚且（商本作"且"）思班退，亲从指挥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一载矣，今奸党已窘，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为告事者，有骑卒马景应命。因朱友伦总骑军且（一作"因"）至，将大出兵迓。景请其时给骏驷杂所出队中，十许里，跃马西逸，叩岐闉，以军怨东遁为告，且言列寨留卒尚万(原本作"方"，据商本校改)，俟夕将逝，宜速掩之，当落我机内矣。然（原本作"失"，据吴钞本校改）是往也决无生理，愿录其妻孥。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请，乃徇之。明日军出，诸寨屏匿如无人，不十里，果风骑却走，岐人纳之，不失厥料。岐军启两扉悉众来，我师宿已秣马饱士，中军一鼓，百营俱进，大破岐军，十不存三四焉。李茂贞丧胆，昭宗降诏还京，始遂奉迎矣。功归高公，而马景妻孥倍加矜恤。且解扬以守正为（原本作"而"，据吴钞本校改）忠，不顾其身也。马景以死命行诈，非图身也，人之难事唯景有之。

宣州田頵、寿州朱延寿将举军以背杨行密，请杜荀鹤持笺诣淮都。俄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寿飞骑以赴，俱为淮军所杀。延寿之将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寿曰："愿日致一介以宁所怀。"一日，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授兵器，遽阖州中之扉，而捕骑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阜帑，发百燎，庐舍州廨焚之。既（原本作"急"，据商本校改）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无以过也。

唐乾符中，荆州节度使晋公王铎后为诸道都统，时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晋公观之，问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唯木当应为福耳。"咸或然之，时有术士边冈洞晓天文，精通历数，谓晋公曰："唯斗帝王之宫宿，唯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它日，晋公屏左右密问，冈曰："木星入斗，帝（《广记》一百六十五作'当'）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识者言唐世尝有绯衣之谶，或言将来革运或姓裴，或姓牛，以为"裴"字为绯衣，"牛"字著人即朱也，所以裴晋公度、牛相国僧孺每罹此谤。李卫公斥《周秦行纪》乃斯事也，安知钟于砀山之朱乎?

梁开平中，潞州军前李思安奏壶关县庶穰乡人因伐树倒分为两片，内有六字，皆如左书，曰"天四十载石进。"乃图其状以献，仍付史馆。尔后唐庄宗皇帝自晋王登位以为应之，中间石氏自并门受国称晋（原本作"首"，据吴钞本校改）朝。湖南马希范解释此字，表闻焉。

梁相国薛贻矩，名家子，擢进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班官忌与北司交通，天复中翦戮阉官，贻矩尝与韩全海等作写真赞，悉纪于内侍省屋壁间，坐是谪官。它日，赍唐帝命禅于梁，仕至宰相。

黄巢自长安遁归，与其众屯于陈、蔡间溵河，下寨连络，号八山营。于时蔡州秦宗权惧巢，以城降之。时既饥乏，野无所掠，唯捕人为食，肉尽继之以骨，或碓捣或硙磨，咸用充饥。天军四合，巢军不利，其党骇散，频为雷电大雨淹浸其营，乃与妻孥昆弟奔于太山狼虎谷，为外甥林言斩首送徐州，时溥下裨将李师锐函首送成都行在也。

梁祖亲征郓州，军次卫南时，筑新垒，土工毕，因登眺其上，见飞乌（原本作"鸟"，据吴钞本校改）止于峻堞之间而噪，其声甚厉。副使李璠曰："是乌鸟也，将有不如意之事。"其前军朱友裕为朱瑄掩扑，拔军南去。我军不知，因北行，遇朱瑄军来迎，梁祖策马南走，入村落间为贼所迫，前有沟坑，颇极深广，总（原本作"仓"，据《广记》四百六十二校改）遽之际忽见沟内蜀黍秆积以为道，正在马前，遂腾跃而过，因获免焉。副使李璠、都将高行思为贼所杀，张归宇为殿骑，援（原本作"授"，据《广记》校改）

戈力战，仅得生还，被十四五箭。乃知卫南之乌，先见之验也。

丁会为昭义节帅，常惧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谓敬翔曰："吾梦丁会在前祇候，吾将乘马欲出，圉人以马就台，忽为丁会跨之以出。时梦中怒，叱喝数声，因惊觉。甚恶之。"是月，丁会举潞州军民归河东矣。

梁祖末年多行诛戮。一夕，寝殿大栋忽坠于御榻之上，初闻土落于寝帐上，乃惊觉。久之，又闻有小木坠于帐顶间，遂惧然下床，未出殿门，其栋乃坠。迟明召诸王近臣令观之。夜来惊危，几不相见，由是君臣相泣，又曰："惊忧之时，如有人引头于寝合门内云：'里面莫有人否?'所以总忙奔起，得非宫殿神乎?"它日又游于大内西九曲池，泛鹢舟于池上，舟忽倾侧（原本作"忽闻倾侧"，据商本校改），上堕于池中，宫嫔并内侍从官并跃入池扶策登岸，移时方安。尔后发痼疾，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弑逆之祸，舟倾栋折非佳事也。

梁祖末年用军不利，河北数镇不顺其命。一旦躁挠，坚要亲征，师次深州界，遂令杨师厚分兵攻枣强县，半浃旬方拔其垒。是邑也，池湟坚牢，人心犷悍，昼夜攻击以至疲竭。既陷之日，无少长皆屠之，时有一百姓来投军中，李周彝收于部伍间。乃谓周彝曰："请一剑，愿先登以收其城。"未许间，忽然抽茶担子挥击周彝头上中檐，几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枣强城中遣来令诈降，本意欲窥筭（原本作"弄"，据商本校改）梁军招讨使杨师厚，斯人不能辨，误中周彝。是知河朔之民勇劲如此。

梁司天监仇殷术数精妙，每见吉凶不敢明言，稍关逆耳秘而不说，往往罚俸，盖惧梁相之好杀也。梁自昭义失守，符道昭就擒，柏乡不利，王景仁大败，皆为太原节使嗣晋王李存勖之所挫也。方怀子孙之忧，唯柏乡狼狈，亦自咎云："违犯天道，不取仇殷之言也。"

卷十七

梁祖，宋州砀山县午沟里人，本名温，赐名全忠，建国后改名晃。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诚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养寄于同县人刘崇家。昆弟之中唯温狡猾无行，崇母抚养之。崇弟兄尝加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窜，为崇追回，崇母遮护以免朴责。善逐走鹿，往往及而获之。又崇母常见其有龙蛇之异。它日与仲兄存入黄巢中作贼，伯兄昱与母王氏尚依刘家。温既辞去，不知存亡。及温领镇于汴，盛饰舆马，使人迎母于崇家，王氏皇恐辞避，深藏不之信，谓人曰："朱三落拓无行，何处作贼送死，焉能自致富贵?汴帅非吾子也。"使者具陈离乡去里之由、归国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与崇母并迎归汴，温盛礼郊迎，人士改观。崇以旧恩，位至列卿，为商州刺史。王氏以温贵封晋国太夫人，仲兄存于贼中为矢石所中而卒。温致酒于母，欢甚，语及家事，谓母曰："朱五经辛苦业儒，不登一命。今有子为节度使，无忝先人矣。"母不怿，良久，谓温曰："汝致身及此，信谓英特，行义未必如先人。朱二与汝同入贼军，身死蛮徼，孤男稚女，艰食无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诸无取也。"温垂涕谢罪，即令召诸兄子皆至汴，友宁（原本脱二字，据刘钞本校增）、友伦皆立军功，位至方镇。

梁祖魏国夫人张氏，砀山富室女。父蕤曾为宋州刺史，温时闻张有姿色，私心倾慕，有丽华之叹。及温在同州，得张于兵间，因以妇礼纳之。温以其宿款，深加敬异。张贤明有礼，温虽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谋军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兖郓，得朱瑾妻，温告之云："彼既无依，寓于辎车。"张氏遣人召之，瑾妻再拜，张氏答拜泣下，谓之曰："兖郓与司空同姓之国，昆仲之间，以小故寻干（原本脱"干"字，据吴钞本校增）戈，致吾姒如此。设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似吾姒之今日也。"又泣下，乃给度为尼，张恒给其费。张既卒，继宠者非人。及僭号后，大纵朋淫，骨肉聚麀，帷薄荒秽，以致友珪之祸起于妇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张氏者，不亦贤乎!

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世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职。太宗于北方沙陀碛立沙陀府以招集降户。后克用祖朱邪执宜与其父曾依吐蕃，背吐蕃归朝。德宗于盐州置阴山府，以执宜为都督，后迁于神武川黄花堆之别墅，即今应州是也。执宜生赤心，以讨徐州庞勋功赐国姓并名，号李国昌。懿宗问其先世所出，云："本陇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与汝同乡里。"敕令编籍郑王房，始为云州大同军节度，次授鄜延、振武、代北三节度。其侄克让为羽林将军，其子克用最闻名，以破黄巢功为太原节度使。子存勖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执宜号懿祖、国昌号献祖、克用号太祖皇帝。太祖在妊十三月，载诞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药于雁门，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击钲鼓，跃马大躁，环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日虹（原本作"红"，据吴钞本校改）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军旅。年十二三，能连射双鸟，至于树叶针锋马鞭皆能中之。曾于新城北以酒酹毗沙门天王（原本脱"天王"二字据《广记》一百三十六校增）塑像，请与仆交谈。天王被甲持矛，隐隐出于壁间。或所居帐内时如火聚，或（原本作"如"，据《广记》校改）有龙形，人皆异之。尝随献祖征庞勋，临（原本作"军"，据《广记》校改）阵出没如神，号为飞虎子。眇一目，时号独眼龙。功业磊落，不可尽述。（或云睛邪，非眇也）

唐乾宁中，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邠州王行瑜拥兵协君，诛戮宰辅，焚烧宫阙。初，帝西幸凤翔。昭宗出居石门莎城，太原克用领蕃汉马步入京，三镇大惧。是年破邠州，斩王行瑜。昭宗嘉奖倚赖，命延王丕、丹王允赍诏赐李公衣服，兼令二亲王设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封晋王以宠之。延王才识过人，聪悟辩慧，在晋阳留宴累月，每献酬乐作，必为晋王起舞，后为韩建所杀。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师，次河西县。王珂于冰上搆浮航，公渡浮航，马足陷桥，李习吉从。马轶坠河，习吉抱冰，舟人拯之获免。王珂惧公，谓曰："公之于吾非机桥者，何嫌之有？李谏议有闻于时，则不吾知也。"置酒笑乐而罢。习吉，右相林甫之后，应举不第，黄巢后游于河东，摄榆次令。李公辟为掌记，笺檄之捷无出其右。梁祖每读河东书檄，嘉叹其才，顾敬翔曰："李公计绝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原本作'夫'，据吴钞本校改）之智算得习吉之才笔，如虎之傅（原本作'得'据吴钞本校改）翼也。"其见重如此。

梁祖陷邢州，进（原本空格，据呈钞本校补）军攻王镕于常山。赵之宾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谓王镕曰："事急矣，速决所向，式愿为行人。"即出见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违盟爽信，弊赋已及于此，期于无舍。"式曰："明公为唐室之桓、文，当以礼义而成霸业。王氏今降心纳质，愿修旧好。明公乃欲穷兵黩武，残灭同盟，天下其谓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谓之曰："与公戏耳。"镕即送牛酒币货数万犒汴军，仍令其子入质于汴，因而解围，近代之鲁仲连也。

唐昭宗以宦官怙权，骄恣难制，常有诛翦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当进囊封，勿于便殿启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韩全海等乃访京城美妇人数十以进，求宫中阴事。天子不之悟。胤谋渐泄。中官以重赂甘言请藩臣以为城社，视崔胤皆裂。时因伏腊燕聚，则相向流涕，辞旨诀别。会汴人寇同、华，知崖胤之谋，于是韩全海引禁军陈兵仗（原本作"伏兵"据商本校改）逼帝幸凤翔。它日，崔胤与梁祖叶谋以诛阉宦，未久，祸亦及之，致族（原本作"庚午"，据吴钞本校改）绝灭。识者归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潜尝谓亲知曰："灭吾族者必缁儿也。"缁儿即胤小字。河东晋王李克用闻胤所为，谓宾友（吴钞本作"佐"）曰："助贼为虐者其崔胤乎！破国亡家必在此人也。"

晋王李克用妻刘夫人常随军行，至于军机多所弘益。先是，汴州上源驿之变，晋王愤恨，欲回军攻之。夫人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退。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晋王危惧，与周德威议欲出保云州，刘夫人曰："妾闻王欲弃城而入外藩，谁为此画？"曰："存信辈所言。"（原本脱二十四字，据《广记》二百七十一校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儿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何也？王顷岁避难达靼，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北藩？"晋王止行，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王师范之镇青州，以部将刘鄩窃据兖州。先是，汴将葛从周镇于是邦，因出征，刘鄩将图兖也，诈为茶商，苞苴铠甲，大起店肆，剖巨木藏兵仗而入。窃发之日得其徒千人，据其府舍，升堂拜从周之母，仍以礼待其妻子，子弟职掌、妻孥供亿如常。俄而，从周攻其城，梯橦云合。鄩以板舆请从周母登城谕从周曰："刘将军待我不异于儿，新妇已下并不失所。"从周在城下歔欷，即时退舍。及青州兵败，师范纳款，梁祖遣使谕鄩，鄩曰："臣知王公修好与梁国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见其势穷，擅命不顾，非尽心于所事也。仆俟王公之命俯首非晚。"至是师范谕之，方以城归。梁祖多其义，超擢非次，官至方镇，为梁之名将。

昭宗先谥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驳议，请改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者（原本脱"者"，字据《广记》二百三十九校增），礼部尚书苏循之子，乾宁二年应进士。楷人才寝陋，兼无德（原本作"才"据《广记》校改）行。昭宗恶其滥进，率先黜落，由是怨望，专幸邦国之灾。其父循奸邪附会，无誉于时，故希旨苟进。梁祖识其险诐，滋不悦，时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号，诏曰："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皆人才寝陋，不可尘污班行，并停见任，放归田里。苏循可令致仕。"河朔人士目苏楷为衣冠土枭。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初令入觐献捷，昭宗一见骇异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抚其背曰："我儿将来之国栋，勿忘忠孝于吾家。"乃赐鸂鶒酒卮、翡翠盘。十三读《春秋》，略知大义，骑射绝伦，其心豁如，采录善言，听纳容物，殆刘聪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亚其父"，时人号曰"亚子"。

邺王罗绍威喜文学，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劈笺起草，下笔成文。又癖于七言诗，江东有罗隐，为钱镠客，绍威申南阮之敬。隐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绍威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集曰《偷江东》，今邺中人士多有讽诵。

魏博富雄，列侯专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罗绍威愤衙军制己，密闻梁祖，表里应接算杀之。杨师厚后入魏城揖出罗周翰，因而代之。师厚卒，梁以贺德伦领镇，分其土宇，创立相贝为节镇，减其力用。三军作乱，胁持德伦，背梁归晋。其状词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乐毅辞燕，且异倾邪之行。"晋王览状，拥兵亲临，先数张彦胁主虐民罪而斩之，便以张彦亲军五百人带甲持仗，环马而行。晋王宽衣

缓带，略无猜间，众心大服。它日，资魏博兵力称健，竟平河南也。衙军自罗绍威杀戮后，又迫胁贺德伦，复拥兵持赵在礼。天成初赴行在，于时又杀三千家，乃世袭凶恶也。

晋王之入魏博，梁将（原本脱“梁将”二字据《广记》一百九十校增）刘鄩先屯洹水，寂若无人。因令觇之，云：“城上有旗帜来往。”晋王曰：“刘鄩一步一计，未可轻进。”更令审探，果缚刍为人，插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故旗帜婴城不息。问城中羸老者，曰：“军去已二日矣。”果趋黄泽，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进，其计谋如是。

卷十八

庄宗异母弟存乂，即郭崇韬女婿，伏诛。先是，郭崇韬既诛之后，朝野骇惋，议论纷然。庄宗令阉人察访外事，言存乂于诸将坐上诉郭氏之无罪，其言怨望，又于妖术人杨千郎家饮酒聚会，攘臂而泣。杨千郎者，魏州贱民，自言得墨子术于妇翁，能役使阴物，帽下召食物果实之类。又蒱博必胜，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说炼丹乾汞，易人形，破扃镉，贵要间神奇之。官至尚书郎，赐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用事，皇弟存乂常朋淫于其家，至是与存乂同罹其祸。

后唐明宗皇帝微时随蕃将李存信巡边，宿于雁门逆旅。逆旅媪方娠，帝至，媪慢，不时（原本作“得”，据《广记》一百三十六校改）具食，腹中儿语谓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声闻于外，媪异之，遽起亲奉庖爨，敬事尤谨。帝以媪前倨后恭，诘之。曰：“公贵不可言也。”问其故，具道娠子腹语事。帝曰：“老妪（原本作“媪”，据《广记》校改）逊言，惧吾辱耳。”后果如其言。

明宗始在军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产。雄武谦和，临财尤廉，家财屡空，处之晏如也。太祖欲试以诚，召于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过束帛数缗而已。所得赐与必分部下。战胜凯还，侪类自伐，帝徐言曰：“人战以口，我战以手。”众皆心服其能。

庄宗晏驾，明宗皇帝为将相推举，霍彦威、孔循上言唐运已衰，请改国号。明宗谓藩邸近侍曰：“何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锡氏宗属为唐雪冤仇，为昭宗皇帝后，国号唐。今朝之旧人不欲殿下称唐，请更名号耳。”明宗泣下，曰：“吾十三事献祖洎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战，为唐室雪冤，身编宗属。武皇功业即吾功业也，先帝天下即吾天下也。兄亡弟绍，于意何嫌？运之衰隆，吾当身受。”于是不改正朔，人服帝之独见也。

赵在礼作乱，诸将拥明宗入阙，未到间，从马直郭从谦攻兴教门，帝母弟存渥从上战。及宫车晏驾，存渥与刘皇后同奔太原。至风谷，为部下所杀，刘皇后欲出家为尼，旋亦杀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众请杀存霸以安人心，符彦超不能禁，时存霸已翦发，衣僧衣谒彦超，愿为山僧，竟不免也。存纪、存确匿于南山民家，人有以报安重诲。重诲曰：“主上已下诏寻访帝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旨杀之。”果并命于民家。后明宗闻之，切让重诲，伤惜久之。

庄宗刘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时年五六岁。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绝众，声伎亦所长，太后赐庄宗，为韩国夫人侍者。后诞皇子继岌，宠待日隆。它日，成安人刘叟诣邺宫见上，称夫人之父。有内臣刘建丰认之，即昔日黄须丈人，后之父也。刘氏方与嫡夫人争宠，皆以门族夸尚，刘氏耻为寒家，白庄宗曰：“妾去乡之时，妾父死于乱兵，是时环尸而哭。妾固无父，是何田舍翁诈伪及此？”乃于宫门笞之。其实后即叟之长女也。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药箧，令继岌破帽相随，似后父刘叟以医卜为业也。后方昼眠，岌（原本作“及”，据吴钞本校改）造其卧内，自称刘衙推访女，后大恚，笞继岌。然为太后不礼，复以韩夫人居正，无以发明，大臣希旨请册刘氏为皇后。议者以后出于寒贱，好兴利聚财。初在邺都，令人设法稗（原本作“裨”据吴钞本校改）贩，所鬻樵苏果茹亦以皇后为名。正位之后，凡贡奉先入后宫，唯写佛经施尼师，它无所赐。阙下诸军困乏，以至妻子饿殍，宰相请出内库俵给，后将出妆具银盆两口，皇子满喜等三人令鬻以赡军。一旦作乱，亡国灭族，与夫褒姒、妲己无异也？先是，庄宗自为俳优，名曰李天下，杂于涂粉优杂之间，时为诸优朴扶掴搭，竟为嚚妇恩伶之倾玷，有国者得不以为前鉴？刘后以囊盛金合犀带四欲于太原造寺为尼，沿路复通皇弟存渥，同簀而寝。明宗闻其秽，即令自杀。

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原本作“庭”，下同。据吴钞本校改）蔚、李继宣等。孔谦者，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兵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聚敛为意，剥削万（原本作“为”据《广记》二百三十九校改）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璟，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绾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寘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瓒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原本作“尉”，据《广记》校改）依瓒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蓄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原本作“废罢”据吴钞本校改）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寝陵，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

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

庄宗皇帝嫡夫人韩氏后为淑妃，伊氏为德妃。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宰相冯道尊册契丹主，大张宴席，其国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嫱、蔡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宠，后嫁契丹突欲名李赞华，所谓东丹王，即阿保机长子。先归朝，后除滑州节度使，性酷毒，侍婢微过即以刀刲火灼。夏氏少长宫掖，不忍其凶，求离婚，归河阳节度夏鲁奇家，今为尼也。

乱离以来，官爵过滥，封王作辅，狗尾续貂。天成初，桂州节度观察使马尔即湖南马殷之弟，本无功德，品秩已高，制词云："尔名尊四辅，位冠三师。既非品秩升迁，难以井田增益。"此要语也。议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贾谊所以长叹息也。

明宗入纂（原本作"朝"，据吴钞本校改），安重诲用事，取谋于孔循。旧相豆卢革、韦说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极荐崔协，而任圜力争之，云："崔协者，少识文字，时人呼为无字碑。有李琪者，学际天人，奕代轩冕，论才校艺可敌时辈百人，谗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协，如弃苏合之丸取蛣蜣之转也。"重诲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终相之，帝曰："冯书记先帝判官，与物无竞，可以相矣。"由是道与协并命而舍李琪，识者惜之。

明宗遣皇子从荣出镇邺都。或一日，上谓安重诲曰："从荣左右有诈宣朕令旨不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钝志相染。朕方知之，颇骇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临大藩，故选儒雅，赖其裨佐。今闻此奸险，岂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将戮之。重诲曰："若遽行刑，又虑宾从闻后稍难安处，且望严戒。"遂止。

明宗皇帝尤恶贪货。邓州留后陶玘为内乡县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配绥州，长流百姓。亳州刺吏李邺以赃秽赐自尽。面戒汝州刺史苌简，为其贪暴。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珣，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瑭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由是皆就戮。

缑氏县令裴彦文事母不谨，诛之。襄邑人周威父为人所杀，不雪父冤，有状和解，明宗降敕赐死。

任圜昆弟五人，曰圜、圆、图、回、团，雍穆有裕，风采俱异。圜美姿容，有口辨，负筹略，平蜀后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相，简拔贤俊，杜绝幸门，忧国如家，切于功名，而安重诲忌之。常会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诲求之不得，嫌隙渐深。俄罢三司，除太子太保，归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乱，立遣人称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气不挠，中外冤痛。清泰中赠右仆射。

卷十九

太傅致仕赵光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学德行，风神秀异，号曰"玉界尺"。扬历台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时同平章事。时以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缙绅仰之。

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卢澄为道士，与同志三人谒之，玄豹退谓人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彼道士它年甚贵。"来岁二人果睹零落，卢果登庸。后归晋阳，张承业犹重之，言事多中。承业俾明宗易衣列于诸校之下，以它人请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于末缀（原本作"坐"，据《广记》二百二十三校改）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或问前程，唯云"末后为镇帅"。明宗夏皇后方事巾栉，有时忤旨，大犯槚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当生贵子。"其言果验。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载。明宗自镇帅入纂，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朕事，颇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若诏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于妖惑。"乃令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年八十而终。（又闻尝与蜀高祖预说符命嗣主至于云龙将相，其言无不符验，果异乎哉！）

礼部尚书崔贻孙年过八十，求进不休，囊橐之资素有贮积，性好干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后，二子争财，甘旨医药咸不供侍。书责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无为老朽［《旧唐代史·崔贻孙列传》作"吾虽考终"］，岂放尔邪。"为缙绅之笑端。

道士解元龟，本西蜀节将下军校。明宗入纂，言自西来，对于便殿，进诗歌圣德，自称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原本作"州"，据《广记》二百八十九校改）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上谓侍臣曰："此老耄自远来朝，所（原本作'此'据商本校改）期别有异见，乃为身名甚切，堪笑也！"时号"知白先生"，赐紫，斯乃狂妄人也。

天成中，有僧于西国取经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呈（原本作"程"，据商本校改）上。进其牙，大如拳，褐渍皱裂。赵凤言于执政曰："曾闻佛牙锤锻不坏，请试之。"随斧而碎，时宫中已施数千，闻毁碎，方遂摈弃之云云。此僧号智明，幽州人，仆尝识之。

明宗问宰相冯道："卢质近日吃酒否？"对曰："质曾到臣居，亦饮数爵。臣劝不令过度，事亦如酒，过即患生。"崔协强言于坐曰："臣闻食医心镜，酒极好，不假药饵，足以安心神。"左右见其肤浅，不觉哂之。

五台山僧诚慧，其徒号为降龙大师。镇州大水，坏其南城，诚慧曰："彼无信心，吾使一小龙警之。"自言能役使毒龙故也。同光初到阙，权贵皆拜之，唯郭崇韬知其为人，终不设拜。京师旱，迎至洛下祈雨，数旬无征应。或以焚燎为闻，惧而潜去。至寺惭恚而终，建塔号法雨大师，何其谬也！

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

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请，妇人罗拜。洪密既辞，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原本有“正”字，据《广记》二百八十九校削），人验之，皆枯鱼之目也。将辞，云山中要千数番粗毡，半日获五百番。其惑人如此。

阆州守御指挥使姚洪梁时经事董璋，璋将书（原本作“叛”，据商校改）频诱，洪以大义拒之。城陷被擒，璋责之，洪大骂璋曰：“老贼孤恩背主，吾于尔何恩而云相负？尔为李七郎奴，扫马粪得一脔残炙，感恩无尽。今天子付以茅土，结党反噬，尔本奴才，即无耻。吾忠义之士，不忍为也。”璋怒令十人持刀割其肤，然镬于前，自取啖食。洪至死大骂不已。明宗闻之泣下，置洪二子于近卫，给赐颇优。于时夏鲁奇守遂州，城破自刎而死，并为忠烈也。

封舜卿梁时知贡举，后门生郑致雍同受命入翰林为学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涩。及试五题，不胜困弊，因托致雍秉笔。当时议者以为座主辱门生。同光初致仕。

萧希甫进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机数。梁时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为皇甫教（《广记》二百六十四作“校”）书。庄宗即位于魏州，征希甫知制诰。庄宗平汴洛，希甫奉诏宣慰青齐，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于魏州。时议者戏引李陵书云：“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为谏议大夫，性褊忿，躁于进取，疏宰相豆卢革、韦说至于贬死，又以毁訾宰臣，责授岚州司马。

明宗谓侍臣曰：“冯道纯俭，顷在德胜寨，所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而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耘樵采，与农夫杂处，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从荣曰：“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深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亲附之，庶几有益。吾见先皇在藩时爱自作歌诗，将家子文非素习，未能尽妙，讽于人口，恐被诸儒窃笑。吾老矣，不能勉强于此，唯书义尚欲耳里频闻。”时从荣方聚杂进士浮薄之子以歌诗吟咏为事，上道此言规讽之。或一日，秦王进诗，上说于俳优敬新磨，敬新磨赞美而曰：“勿讶秦王诗好，他阿爷平生爱作诗。”上大笑。

宰相冯道形神庸陋，一旦为丞相，士人多窃笑之。刘岳与任赞偶语，见道行而复顾，赞曰：“新相回顾，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园册》来。”道之乡人在朝者闻之，告道。道因授岳秘书监、任赞授散骑常侍。北中村墅乡以《兔园册》教童蒙，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

泾原帅李金全累历藩镇，所在掊敛。非时进马，上问其为治如何，莫专以进马为事。虽黽勉受之，圣旨不怿。张虔钊多贪，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发廪赈之。方上闻，帝甚嘉奖。它日秋成，倍斗征敛。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原本脱十六字，据《广记》二百四十三校增）朝论鄙之。虔钊好与禅毳谜语，自云知道，心与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饭僧，更希福利。议者以渠于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后叛入蜀，取人产业，黩货无厌，蜀民怨之。或说在蜀问一禅僧云：“如何是舍利？”对曰：“垂置僦居即得舍利。”清河惭笑而已。

大理少卿康澄长兴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国家有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敕旨褒称之。议者曰：“虽孙伏伽、岑文本章疏，而澄可与易地而处矣。”

孟鹄自三司勾押官历许州节度使，上曰：“鹄掌三司几年得至方镇？”枢密使范延光奏对，上曰：“鹄实干事人，以此至方镇，争不勉旃？”上心知其由径忝冒，故以此讽也。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合处极法，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吾不得，非但卿言。”竟处死。

卷二十

上问范延光见管马数，对曰：“见管马军三万五千。”上抚髀叹曰：“朕从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时骑军不过七千，先皇帝与汴军校战，自始至终马数才万。今有铁马三万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卒练士将帅之不至也。老者马将奈何？”延光以马数多，国力虚耗为言，上亦然之。

镇州士（原本作“市”，据《广记》一百七十二校改）人刘方遇家财数十万，方遇妻田氏蚤卒，田之妹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长发为继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货殖，方遇以所积财令令遵兴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业，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财素为令遵兴殖，乃聚族合谋，请以令遵姓刘为方遇继嗣。即令鬻券人安美为亲族请嗣。券书既（原本作“即”，据《广记》校改）定，乃遣令遵服斩衰居丧。而二女初立令遵时，先邀每月供财二万，及后求取无厌，而石、李二女夫教（原本作“使”，据《广记》校改）二女诣本府论诉，云“令遵冒姓夺父家财”。令遵下狱，石、李二夫族与本府要吏亲党，上至府帅、判官、行军司马、随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赂钱数千缗，而以令遵与姊及书券安美同情共盗，俱弃市。人知其冤。府帅李从敏令妻来朝，惧事发，令内地弥缝。侍御史赵都嫉恶论奏，明宗惊怒，下镇州，委副使符蒙按问，果得事实，自亲吏高知柔及判官、行军司马及通货僧人、妇人皆弃市，惟从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宫（原本作“官”，据《广记》校改）哀祈，竟罚一季俸。议者以受赂曲法杀人，而八议之所不及，失刑也。（安

重诲诛后，王贵妃用事故也）

冯道对："太子食，有邪蒿，师傅以其名邪，令去之，况人事乎。"上退，问群臣"邪蒿"之义，范延光对："无名之役，不急之务，且宜罢之。"自安重诲伏诛，而宦者孟汉琼连宫掖之势，居中用事，人皆惮之。因宰臣奏对，延光等深言"邪蒿"、"春冰"、"虎尾"之戒，欲惊悟上意也。上圣体乖和，冯道对寝膳之间，动思调卫，因指御前果实曰："如食桃不康。翌日见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风虚之疾，冯道不敢斥言，因奏事讽悟上意。

秦王从（原本作"重"，下同。按新旧《五代史》及他书均作"从"，今据改）荣之为元帅，轻佻浅露，狎近浮薄，列坐将帅而与判官论诗，未跻大位而许人祸福。由是中外忌惮，竟及诛败。上闻从荣伏诛，悲骇几落御榻，气绝复苏者再，由是不豫转增，以至晏驾，自云："我今日自作刘窟头也。"

吴兴沈徽，乃温庭筠诸甥也，尝言其舅善鼓琴吹笛，亦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不独柯亭爨桐也。"制《曲江吟》十调，善杂画，每理发则思来，辄罢栉而缀文也。有温颢者，乃飞卿之孙，宪之子。仕蜀，官至常侍。无它能，唯以隐僻绘事为克绍也。中间出官，旋游临邛，欲以此献于州牧，为谒者拒之。然温氏之先貌陋，时号钟馗。颢之子郢，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奸秽而流之。

姜诘，许昌人，自小乱离，失其父母。尔后仕蜀，至武信军节度使。先是，厩中圉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频罹鞭扑，一旦告老于国夫人，请免马厩之役，而丐食于道路。夫人愍之，诘其乡贯姻亲，兼云"有一子，随军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记验一一述之，果诘之父也。洎父子相认，悲号殒绝。志乃授父杖，俾笞其背，以偿昔日所误之事。举国嗟叹之。此事川蜀皆知。

唐四方馆主（原本脱"主"字，据商本校增）王鄘尚书自西京乱离，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岁，忽云："我曾有经一卷，藏在此寺石龛内。"因令家人相随访获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较其所夭之年与王氏之子所生之岁果验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长，仕蜀，官至令录数任，即王鄘（近闻殁于雅斜，往往灵语说事如平生，又言"我为阴官"云云，即记前生不诬也）。

舒溥者，万州人，粗解书记，事前恩州刺史李希玄往广州谒嗣薛王，归装甚丰。于时蜀兵部毛文晏侍郎、宣徽宋光葆开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宦达，舒子窃资而奉之。尔后三人继登显秩，而恃此阶缘，多行无礼于恩牧，因笞而遣之。始依陵州王洪，奏授井研令，寻为王公所鄙。次依宋开府，亦以不恭见弃。转荐于嘉牧顾珣，珣承奉贵近，误奏为团练判官，赐绯，转员外郎。未久失意，复疏之，俾其入贡，仍假一表希除畿邑，实要斥远之。邸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经年，乃诣堂（原本作"经唐"，据商本校改）陈状，只望本分入贡之恩泽。朝廷以（原本作"以相庭"，据商本校改）其北面因依，莫测本末，优与拟议，转检校工部郎。所谓三斥三遇也。愚尝览吴武陵为李吉甫相所误致及第，因类而附之。

杜（原本作"干"，据吴钞本校改）何博士，相国驸马悰之子，仕蜀至五转（原本作"缚"，据商本校改）无它才俊，止以贵公子享俸禄而已。耻其官卑，诣执政陈启自述门阀，其末云："昔年入贡，仕在花树韦吏部先德之前（即韦庄相也）；今日通班，在新津冯长官小男之后（即少常锐也）。"执政愍而慰之。有高讽者，自云太尉诸孙，羁旅（原本作"羇旃"，据商本校改）三川而多忤物，每叹（原本作"欢歉"，据商本校改）求官不遂，遍告人曰："何不还我罗城来?"盖以掌武所筑，蜀人安之。其疏阔皆如此也。

韦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尪懦蒙钝，率由婢妪。仕蜀，先主以其事旧优容之，以至卿监。或为同列所讥云："三公门前出死狗（《广记》二百六十二作'鼠'）。"巽曰："死狗门前出三公。"又能酬酢也。周仁矩者，即蜀相庠之子，为驸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国亡后与贫丐者为伍，俾一人先道爵里于市肆酒坊之间，人有哀者，日获三二百钱，与其徒饮啖而已。成都人皆嗟叹之。

唐凤翔李曮令公收蜀，充馈运使，于蜀城东门外下营。魏王与郭侍中入居蜀宫，玉帛子女它人无复见矣。中令寂寞，无以遣适。颍川陈昭符仕蜀，累剖竹符，蚤在岐山，微有阶缘，而得候谒，因求一美人以献之。有萧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宠爱也，曾赐与凤翔归降指挥使王胡（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赐名丞弁。王胡乃岐王赐姓，连彦字，卒后萧氏寡而无子。其容态明悟，国人具闻。陈致媒氏诱之而献，抱衾之夕，中令于窗隙中窥之，叹其妍妙，乃诘所来，左右方以王胡为对。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诚不可容。然其向来吾之子侄矣，此事不可。"遽令约回。时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复礼，诚贵达人难事。颍川每为愚话之。　周彦章本姓王，以军功为金吾卫使。后主采选宫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内人欲选入宫。王乃按剑曰："某是先皇令与周氏作义男，本姓王，为众所闻也，岂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军将无妇者以女衣襟结之，便为夫妻。尔后国变，王乃领兵于大安楼前胁后主诛君侧韩昭等，即其事也。

王蜀时阆州人何奎，不知何术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号何见鬼，蜀之近贵咸神之。鬻银之肆有患白癞者，传于两世矣。何见之，谓曰："尔所苦，我知之矣。我为嫁娉少环钏钗篦之属，尔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白癞者欣然许之。因谓曰："尔家必有它人旧功德或供养之具存焉。亡者之魂无依，故遣为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归视功德堂内本无它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纱窗乃重围时它人之物，

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仍修斋忏，其疾遂痊，竟受其镘钏之赠。何生未遇，不汲汲于官宦。末年祈于大官，自布衣除兴元少尹，金紫，兼妻邑号，子亦赐绯。不之任，便归阆州而卒，预知死期也。虽术数通神，而名器逾分，识者知后主之政悉此类也。

嘉州夹江县人孙雄，人号孙卵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伪蜀主归命时，内官宋愈昭将军数员旧与孙相善，亦神其术，将赴洛都，咸问其将来升沉。孙俯首曰：“诸官记之，此去无灾无福，但行及野狐泉已来税驾处曰‘孙雄非圣人耶’，此际新旧使头皆不见矣。”诸官皆疑之。尔后量其行迈，合在咸京左右，后主罹伪诏之祸，庄宗遇邺都之变，所谓新旧使头皆不得见之验也。愚同席备见说，故记之。

遂宁有冯见鬼（忘其名。原本作大字，据刘钞本校改），似有所睹，知人吉凶。颍川陈绚为武信军留后，而刘令公知俊交替，摭其旧事，叠有奏论。冯生谓颍川曰：“府主虽号元戎，前无旌节所引，殆不久乎。幸勿忧也。”未逾岁而彭城伏诛。有官人林泳者，本闽人也，尝谓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终日见鬼乎？无听其妖。”冯闻之甚不平。或一日，对众谓之曰：“阁下为官多不克终，盖曾杀一女人为祟，以公禄寿未尽，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惭惧言诚于冯生，许为解其冤也。它皆类此。

沙门贯休，钟离人也，风骚之外精于笔劄，举止真率，诚高人也。然不晓时事，往往诋讦朝贤，它亦不知己之是耶非耶。荆州成中令问其笔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须登坛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衔之，乃遽于黔中因病以鹤诗寄意曰：“见说气清邪不入，不知尔病自何来。”以诗见意也。冯涓大夫有大名于人间，沦落于蜀，自比杜工部，意谓它人无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谒韦书记庄，而长乐公后至，遂与相见，欣然抚掌曰：“我与你阿叔有分。”长乐怒而拂袖。它日谒之竟不逢迎，乃曰：“此阿师似我礼拜也。”自是频投刺字，终为阍者所拒。休公谓韦公曰：“我得得为渠入蜀，何意见怪？”（道门杜先生亦以此疏之）国清寺律僧尝许具蒿脯，未得间，姜侍中宅有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谓律僧曰：“乃蒿（原本作‘嵩’，据吴钞本校改）饼子何在？”其它皆此类。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尝跨马，时人甚重之，异乎广宣、栖白之流也。

逸文　卷一

唐乾宁中，云安县汉城宫道士杨云外常以酒自晦，而行止异常。前进士钱若愚甚敬之，一旦，斋沐诣其山观，宿于道斋。翌日，虔诚敛衽而白之曰：“师丈，小子凡鄙，神仙之事虽聆其说，果有之乎？”杨曰：“有之，我即其人也。若示以飞空蹑虚、履水蹈火，即日有千万人就我，不亦烦亵乎？”因腾跃上升，冉冉在空中，良久而下。若愚稽颡，自是信有神仙矣。（《广记》四十）

唐天复中，成汭镇江陵，监军使张特进元随温克修司药库，在坊郭税舍止焉。张之门人向隐北邻，隐攻历算，仍精射覆，无不中也。一日，白张曰：“特进、副监、小判官已下皆带灾色，何也？”张曰：“人之年运不同，岂有一时受灾，吾不信矣。”于时城中多犬吠，隐谓克修曰：“司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为邱墟，子其志之。”他日复谓克修曰：“此地更变，且无定主，五年后东北上有人，依稀国亲，一镇此邦，二十年不动。子志之。”他日又曰：“东北来者二十年后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远。但请记之。”温以为凭虚，殊不介意。复谓温曰：“子他时婚娶无男，但生一队女也，到老却作医人。”后果密敕诛北司，张特进与副监、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验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还，江陵为朗人雷满所据。襄州举军夺之，以赵匡明为留后。大梁伐襄州，匡明弃城出奔，为梁将贺环所据，而威望不著，朗蛮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颍州刺史为荆南兵马留后，下车日，拥数骑至沙头，朗军慑惧，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赐姓朱，后复本姓，果符国亲之说。克修失主，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娶妇后唯生数女，尽如向言。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天军围江陵，军府怀忧，温克修上城白文献王，具道此。文献未之全信。温以前事累验，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军，来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献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即“此程更远”，果在兹乎。（《广记》七十九）

唐凤州东谷有山人强绅，妙于三戒，尤精云气。属王氏初併秦凤，张黄于通衢，强公指而谓孙光宪曰：“更十年，天子数员。”又曰：“并汾而来悠悠，梁蜀后何为哉！”于时蜀兵初攻岐山，谓其旦夕屠之。强曰：“秦王久思妄动，非四海之主。虽然，死于牖下乃其分也。蜀人终不能克秦，而秦川亦成邱墟矣。”尔后大卤与王凤翔不羁，秦王令终，王氏绝祚，果叶强生言。有鹿卢蹻术，自云老夫耄矣，无人可传，其书藏在深隐处古杉树中。因与孙光宪偕诣，开树皮，发蜡缄，取出一通绢书，选吉辰以授，为强妪止之，谓“孙少年也，虑致发狂。俾服膺三年，方议可否。”（《广记》八十）

唐彭濮间有相者彭克明，号彭钉筋，言事多验，人以其必中，是有钉筋之名。九陇村民唐氏子家富谷食，彭谓曰：“唐郎即世，不挂一缕。”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陇，衣食且丰，可能裸露而终哉？”后一日，江水泛涨，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谓必致之，乃脱衣泅水，无何，为迅波漂没而卒，所谓一缕不挂也。其他皆此类，繁而不载。（同上）

伪蜀王先主时，有军校黄承真就粮于广汉绵竹县，遇一叟曰郑山古，谓黄曰：“此国于五行中少金

气，有剥金之号曰金炀鬼。此年蜀宫大火，至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诣朝堂陈之。傥行吾教以禳镇，庶几减于杀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试于我而取之。然三陈此术如不允行，则子亦不免，盖泄于阴机也。子能从我乎？”黄亦好奇，乃曰：“苟禀至言，死生以之。”乃赍秘文诣蜀，三上不达，乃呕血而死。其大火与乙酉亡国杀戮之事果验。孙光宪与承真相识，窃得窥其秘纬，题云《黄帝阴符》，与今阴符不同，凡五六千言。黄云受于郑叟，一画一点皆以五行属配，通畅亹亹，实奇书也。然汉代数贤生于绵竹，妙于谶记之学，所云郑叟，岂黄扶之流乎。（同上）

伪王蜀叶逢，少明悟，以词笔求知，常与孙光宪偕诣术士马处谦问命通塞。马曰：“四十已后方可图之。未间苟或先得，于寿不永。”于时州府交辟，以多故参差，不成其事。后充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梦见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觉后话于广成先生杜光庭。次忽报敕下，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成曰：“昨宵之梦，岂小川之谓乎。”自是解维，覆舟于犍为郡青衣滩而死，即处谦之生知、叶逢之凶梦，何其效哉！光宪自蜀沿流，一夕梦叶生云：“子于青衣亦不得免。”觉而异之。洎发嘉州，取阳山路，乘小舟以避青衣之险。无何，篙折，为迅流吸入青衣，幸而获济。岂鬼神尚能相戏哉。（同上）

伪王蜀时，巫山高唐观道士黄万户本巴东万户村民，学白虎七变术，又云学六丁法于道士张君。常持一铁鞭疗疾，不以财物介怀。然好与乡人争讼，州县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辂亦有戏术，曾剪纸鱼投于盆内而活，万户投符化獭而食之，其铁鞭为文思辂收之，归至涪州亡其鞭，而却归黄矣。有杨希古，欲传其术，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丧秽。”不果传。俄得家讣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宫，列示诸子，俾认储后。万户乃指后主。其术他皆仿此。唯一女为巫山民妻，有男传授秘诀。将卒戒家人勿殓。经七八日再活，不久却殒也。青城县旧有马和尚，宴坐三十五年，道德甚高。万户将卒，谓家人曰：“青城马和尚来，我遂长逝也。”是年马师亦迁化。（同上）

秭归郡草圣僧怀浚者，不知何处人，唐乾宁初到彼，知来藏往，皆有神验。爱草书，或经或释或老，至于歌诗鄙琐之言，靡不集其笔端。与之语，即阿唯而已。里人以神圣待之，刺史于公以其惑众，系而诘之，乃以诗代通状曰：“家在闽川西复西，其中岁岁有莺啼。如今不在莺啼处，莺在旧时啼处啼。”又诘之，复有诗曰：“家住闽川东复东，其中岁岁有花红。而今不在花红处，花在旧时红处红。”郡牧异而释之。详其诗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经过，必维舟而礼谒。告其吉凶，唯书三五行，终不明言，事往果验。荆南大校周崇宾谒之，书字遗之曰：“付皇都勘。”尔后入贡，因王师南讨，遂絷于南府，竟就戮也。押衙孙道能谒之，书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营葬乃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铉知州，乃画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后为娶民家女遭讼，锢身入府。波斯穆昭嗣幼好药术，随其父谒之，乃画一道士乘云把胡卢，书云“指挥使高牒衙推”。穆生后以医药有效，南平王高从诲与巾裹，摄府衙推。王师伐荆州，师寄南平王诗云：“马头渐入扬州路，亲眷应须洗眼看。”是岁输诚淮海，获解重围。其他不可殚记。或一日，题庭前芭蕉叶上云：“今日还债，幸州县无更勘穷。”来日为人所害，尸首宛然。刺史高公为荼毗之。（《广记》九十八）

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纵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求宝带。申于洛汴间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回由湘潭，希声窃知之，召申诣衙，赐以酒食，抵夜送还店，预戒军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闻，莫不嗟悯。尔后常见此客为祟，或在屋脊，或据栏槛，不常厥处。未久，希声暴卒。其弟希范嗣立，以玉带还广人。（《广记》一百二十四）

韦承皋者，伪蜀时将校也。有待诏僧名行真，居蜀州长平山，尝于本州龙兴寺构木塔，凡十三级，费钱银万计，寻为天火所焚，第三次营构方能就。人谓其有黄白之术也。及承皋典眉州，召行真至郡。郡有卢敬芝司马者，以殖货为业。承皋尝谓之曰：“某顷军中与行真同火幕，遇一韦处士，授以作金术。适来鄙夫老矣，故召行真同修旧药，药成当得分惠。谓吾子罢商贾之业可乎？”卢敬诺。药垂成，韦牧坐罪贬茂州参军。临行，卢送至蟆颐津。韦牧沉药鼎于江中，谓卢生曰：“吾罪矣。先是授术韦处士者，吾害之而灭口。今日之事，药成而祸及，其有神理乎。”蜀国更变，以拒魏王之师，诛死。（同上）

伪蜀宁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醵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垣以编户羁贫，独无庆献。宗黯大怒，召裴至，诬以他事，生沉滟滪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命挽而下，经宿逆水复上，卓立波面，正视衙门。宗黯颇不自安，神识烦挠，竟得疾暴卒。（同上）

渚宫有民公乘通者，平生隐慝，人或难知。死后湖南民家生一黑驴驹，白毛作荆南公乘通字。其子孙闻之怀耻，竟不能寻赎。江陵人皆知之。（《广记》一百三十四）

湖南武穆王巡边，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中恢诡谲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如武夫执戈戟者，有文吏具襕笏者，有如捧盘盂者，或绯或绿，倏闪睢盱，莫知何物。左右大骇，衣服器皿悉投之。舟人欲以姬妾为请，王不听。移时风定，仅获存焉。后数年，武穆王薨于位。（《广记》一百四十五）

东州顾彦朗以蔡叔向为副使，感微时之恩，虽为戎倅而尝加敬。其弟彦晖嗣袭，酷好洁净，尝嫌人臭，左右薰香而备给使。幕僚皆中朝子弟，亦涉轻薄。韦太尉昭度收复蜀城，以彦晖为招讨副使。在军

中，每旦率幕官同谒掌武，而蜀先主预焉，共轻忽之，虽昭度亦嫌其不恭。彦晖袭兄位，尔后为蜀主所破，手刃一家，郎官温术等毙焉。先是，蔡叔向职居元僚，乃顾氏之心膂，与所辟朝士优游尊俎，不相侔矣。小顾既是尊崇，嫌其掣肘，王先主因其隙宣言以间之，且曰："拈却蔡中丞，看尔得否。"由是叔向辞职闲居，王乃举军而伐之。在蜀，有术士朱洽者，常谓人曰："二顾虽位尊方镇，生无第宅，死无坟墓。"人莫谕之。或曰二顾自天德军小将，际会立功，便除东川，弟兄迭据。大顾相薨，遗命焚骸，归葬丰州，会多事未果。至小顾狼狈之日，送终之礼又阙焉。即朱氏言于斯验矣。(《广记》一百五十八)

进士杨鼎夫富于词学，为时所称。顷岁会游青城山，过皂江，同舟者约五十余人。至于中流，遇暴风漂荡，其船抵巨石倾覆于洪涛间，同济之流尽沉没底，独鼎夫似有物扶助。既达岸，亦困顿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盐里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谢，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诗以记。后归成都，话与知己，终莫究"盐里人"之义。后为权臣安思谦幕吏，判榷盐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则以属分料盐百余斤裹束，将上蜀郊营葬。至是盐里之词方验。鼎夫旧记诗曰："青城山峭皂江寒，欲度当时作等闲。棹逆狂风趋近岸，舟逢怪石碎前湾。手携弱杖仓皇处，命出洪涛顷刻间。今日深恩无以报，令人羞记雀衔环。"(同上)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繁赡，超于时辈，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人介金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也(大阮即给事中峤也)。仍以气直嗜酒为季父所责，旅寄巴南。旋聆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所知，召封，除起居郎，累加至宪长。是知向者之梦何其神也！(同上)伪蜀后主王衍以唐袭宅建上清宫，于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容，备法驾谒之。识者以为拜唐乃归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监胡秀林进历，移闰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隐者，亦进历，用宣明法，闰乙酉年十二月。既有异同，彼此纷诉，仍于界上取唐国历日。近臣曰："宜用唐国闰月也。"因更改闰十二月。街衢卖历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灭。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监，仕蜀，别造永昌正象历，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闰之事不爽，历议常人不可轻知之。(《广记》一百六十三)

章孝子名全益，东蜀涪城人。少孤，为兄全启养育。母疾，全启割股肉以馈，其疾果瘳也。他日全启出游，殂于逆旅。全益感天伦之恩，制斩缞之服。又以全启割肉啖母，遂以火炼指以申至痛，仍以银字写《法华经》一部，日夕讽诵，仍通大义。后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傍有丹灶，不蓄童仆，块然一室。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像。今华亭禅院即居士高楼之所。人谓有黄白之术，尝言于道友曰："点水银一两，止一两银价。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三十千矣。"其利溥哉，但所鬻之丹亦神矣。居士到蜀之后，制土偶于丹灶之侧以代执热之用，护惜不毁殆四十年。大顺中物故，年至九十八。寺僧写真于壁，节度判官、前眉州刺史冯涓撰赞以美之。(《广记》一百六十八)

蜀之将帅鲜不好货，有许宗裔者，分符杖钺，独守廉隅，尝典剑州。民有致寇者，灯下认识暴客，待晓告巡。其贼不禁拷捶，远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虑，缧囚纷诉，且言丝钩纨乃是家物，与被劫主递有词说。宗裔促命两家缲丝车，又各赍绸纨卷。问胎心复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绸线，见杏核，与囚款同，仍以丝钩安车，量其轻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认之过，巡捕吏伏拷决之辜。指顾之间，为雪冤枉，乃良吏也。(《广记》一百七十二)

陈太师敬瑄虽滥升重位，而颇有伟量。自镇西川日，乃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三十千。常有告设吏偷钱，拂其牒而不省。营妓玉儿者，太师赐之卮酒，拒而不饮，乃误倾泼于太师，污头面。遽起更衣，左右惊忧，立候玉儿为赍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赐之。玉儿请罪，笑而恕之。其宽裕率皆此类。(《广记》一百七十七)

逸文　卷二

伪蜀先主王建始攻围成都，三年未下。其纪纲之仆有无赖轻生男悍者百辈，人莫敌也。建尝以美言啖之曰："西川号为锦花城。一旦收克，玉帛子女恣我儿辈快活也。"他日陈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预戒骄暴诸子曰："我与尔累年战斗，出死入生，来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后但管富贵，即不得恣横。我适来差张勍作斩斫马步使，责办于渠。汝辈不得辄犯，若把到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当下斩却，非我能救。"诸子闻戒，各务戢敛。然张勍胸上打人，堆垒通衢，莫有敢犯。识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于刑，仁恕之比也。(《广记》一百九十)

邛黎之间有浅蛮焉，世袭王号，曰刘王、杨王、郝王。岁支西川衣赐三千分，俾其侦云南动静。云南亦资其觇成都盈虚，持两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车，即率界上酋长诣府庭，号曰参元戎。上闻，自谓威惠所致。其不参间，潜禀于都押衙，且候可否。或元戎慰抚大将间稍至乖方，即教其纷纭。时帅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赖之，亦要姑息。蛮蜑凭陵，若无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镇蜀，绝其旧赐，斩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峡之南不立一堠，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将许存征蛮，为

三王泄漏军机，于是召三王而斩之，时号因断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时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许公之谓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经过成都，晓五天胡语，通大小乘经律论。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欲假途而还，为蜀察事者识之，絷于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同上）

唐乾符中，绵竹王俳优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食军宴，客先呈百戏，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载十二人，舞《河传》一曲，略无困乏。（《广记》一百九十二）

燕之旧将周归祐，苏门更变之际以剑拄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为骑将之先锋焉。十五年，夹河百战，通中之疮往往遇之。后唐庄宗入洛，为仇者于猎场席地俾坐，满挽而射，贯腋而出，创愈无恙。仕至郡牧、节度留后，竟死于牖下。（同上）

蜀许寂少年栖四明山，学《易》于晋征君。一旦，有夫妇偕诣山居，携一壶酒。寂诘之云：“今日离剡县。”寂曰：“道路甚遥，安得一日及此？”颇亦异之。然夫甚少，而妇容色过之，状貌毅然而寡默。其夕以壶觞命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遍以铜钉钉之，乃抗声高歌，悉是说剑之意。俄自臂间抽出两物，展而喝之，即两口剑，跃起在寂头上盘旋交击，寂甚惊骇。寻而收匣之。饮毕就寝，迨晓乃空榻也。至日中，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学之乎？”（时寂披道服也）寂辞曰：“少尚玄学，不愿为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净水拭脚，徘徊间不见。尔后再于华阴遇之，始知其侠也。　　杜光庭自京入蜀，宿于梓潼厅。有一僧继至，县宰周某与之有旧，乃云：“今日自兴元来。”杜异之。明发，僧遂前去。宰谓杜曰：“此僧乃鹿卢跅。”亦侠之类也。诗僧齐己于沩山松下亲遇一僧于头指甲下投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广记》一百九十六）

朗州道士罗少微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有丁秀才者亦同寓于观中，举动风味无异常人，然不汲汲于仕进。盘桓数年，观主亦善遇之。冬之夜，霰雪方甚，二三道士围炉，有肥羜美酝之羡。丁曰：“致之何难。”时以为戏，俄见开户夺袂而去，至夜分，蒙雪而回，提一银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帅厨中物。由是惊讶欢笑，掷剑而舞，腾跃而去，莫知所往，唯银榼存焉。观主以状闻于县官，诗僧贯休《侠客》诗云：“黄昏风雨黑如磐，别我不知何处去。”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广记》一百九十六）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彧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巏嵍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彧诗虽清秀，然意在征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术，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他日，彧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或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如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彧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妙，遂传于远近。彧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坠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彧巏嵍之山当在何处，彧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广记》二百）

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执役，当厨者十五余辈，皆著窄袖鲜洁衣装。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相仿焉。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千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广记》二百三十四）

唐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郎中苏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令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仓皇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误也。”（《广记》二百四十二）

（此处脱六字）董掌奏记，府主褊急。（此处脱九字）诣梁园，劝梁太祖。（此处脱十字）官入中原授大理。（此处脱七字）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镇令公必作天子，（（此处脱三字）偃仰乎？”诟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谓曰：“我（此处脱四字）书记所见甚长，且广南、湖南与梁王齐肩，所以（此处脱四字）使。我乃梁王将校，安可辄同两处差都押衙可（此处脱四字）董且召宴饮，迎而谓曰：“集性急，请一切勿言。”仍遗衣段数十匹以安之。董虽禀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闻说自□□我本无此见，诚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于礼合仪，所遗衣段乃谬思也。（《广记》二百四十四）

扶风马处谦病瞽，厥父俾其学《易》以求衣食。尝于安陆鬻筮自给。有一人谒筮，谓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从我学之乎？”马生乃随往。郡境有陶仙观，受星筭之诀，凡一十七行。因请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诫之曰：“子有官禄，终至五十二岁。幸勿道我行止于王侯之门。”马

生得诀，言事甚验。赵匡明弃荆入蜀，因随至成都。王先主尝令杜光庭先生密问享寿几何，对曰："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也。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殒。(《广记》二百十五)

火烧疮无出醋泥，甚验。孙光宪尝家人作煎饼，一婢抱元子拥炉，不觉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晓不痛，亦无瘢痕。是知俗说不厌多闻。(《广记》二百二十)

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因梦镇州南三十里废相国寺中埋铁塔，特往访之。至界上，为元戎王中令镕所知，延在衙署供养。衙将任友义虑是邻道谍人或致不测，恳要诘而逐之。元戎始疑，惠具以寻塔为对。遽差于府南三十里访之，果得相国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铁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见在常山将校亲军，唯任友义一人无名。乃知冥数前定。刻斯塔者何神异哉！(《广记》一百一)

伪蜀王先主未开国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见释迦，舍于大慈三学院。蜀主复谒坐于厅，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妇女列次礼拜，俳优王舍城飘言曰："女弟子勤苦礼拜，愿后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广记》二百五十二)

伪蜀王先主起自利、阆，号亲骑军，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此处脱四字）执紫旗。凡战阵，若前军将败，麾紫旗以副之，莫不（此处脱三字）靡，霆骇星散，未尝挫衄。此团将卒多达，或至节将。（此处脱四字）至散员，亦享官禄，以之定霸，皆资福人。于时（此外脱五字）淮南黑云都，皆紫旗之类也。此从各有名号。时顾（此处脱五字）亦尝典郡，多杂谈谑，曾造武举，助曰大顺（此处脱四字）侍郎李吒吒下进士及第三（此处脱十四字）憨子、姜癞子、张打胸、长小（此处脱十二字）许（此处脱九字）李嗑咀、李破肋、李吉丫、樊忽雷、日游神、王蹄驰、郝牛屎、□□贡、陈波斯、罗蛮子，试《亡命山泽赋》《到处不生草》诗，斯亦麦铁杖、韩擒虎之流也。(《广记》一百五十二)

孙光宪在蜀时，曾到资州，见应贞观李道士话州有姓赵人，闭关却扫，以廊庙自期，都虞侯阎普敬异之，躬自趋谒。阎魁梧丈夫，赵生迎门，愕眙良久，罄折叙寒温，曰："伏惟貔貅，阎乃质于先容者，俾询之。"赵生曰："若云熊罴，即须宰相之才方当此语。阎公止于都头，已来只销呼为貔貅。"人闻咸笑之。又一士自称张舍人，诉于光宪曰："兄长以术惑我心神。"宪谓曰："得非蛊毒厌胜之术耶?"张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捭阖捭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风不禁。"又江陵顾云偶收诸葛亮兵书，自言可用十万军吞并四海。每至论兵必攘袂叱咤，若对大敌，时人谓之检谱角觝也。时有行军王副使，幽燕旧将，声闻宇内。颜生候谒，称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丧良友也，每恸哭焉。(《广记》二百六十二。《绀珠集》十三)

有民妻不识镜，夫市之而归。妻取照之，惊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妇归也。"其母亦照曰："又领亲家母来也。"(《广记》二百六十二)

逸文 卷三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国岩之侄，岳之子，时谓才俊，擢进士第，西平王朱友谦幕僚，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谦背梁，乞于晋阳。并使初至，礼遇方谨，路公筵上言语及之，友谦忧愤，因投德延于黄河以纾祸也。先是，纪纲之仆近判官入谒幕次，遂有请易舍之说。盖义兄弟同处，不欲闻郎官秽谈也。路子得非其人耶。(《广记》二百六十四)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广记》二百六十五)

江陵高季昌唐末为荆州留后时，宰相韦说、郑珏舅甥姻娅也，朱梁太祖时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贵公子任行军司马，常以歌筵酒馔款待数公，日常宴聚，求取无恒，皆优待之。后庄宗过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惧，高氏单骑入觐，韦、郑二公继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达时变，复存旧态，薛泽除补阙，韦荆除春秋博士，皆赐绯，咸有德色，匆匆办装，即俟归朝，视行军蔑如也。李载仁，韦说之甥，除秘书郎。刘诜，郑珏之妹夫也，除毛诗博士，赐绯。尔后韦屡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载仁迁延，自以先德遗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显言，竟不离高氏门馆。刘诜无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无行意，日于高氏情敬不衰，然则美酝肥羜之所引也，无何，以疾终。高氏赡给孤遗，颇亦周至。未间，洛下有变，明宗入统，南方强侯，人要姑息。韦、郑二相皆罢去，韦、薛尚跧荆楚。明年，保勖嗣袭，辟李为掌记。他日，录其长息为子婿，第三子皆奏官，一门朱紫韡如也。刘诜三子迭加任遇，三孙女适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禄食，亦足称也。韦荆寂寞而卒，薛泽摄宰而终，岂自掇乎？亦命也夫！(《广记》二百六十六)

卢程擢进士第，为庄皇帝河东判官，建国后命相。无他才业，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谒，程乌纱隐几，谓圜曰："公是虫豸，辄来唐突。"圜惭愕，骤告庄宗，大怒，俾杀之，为卢质救解获免。自是出中书，时人切齿焉。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有邑宰卢生，每于枝江县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卢生为船人挑其筋系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广记》二百六十六)

韦昭度招讨陈敬瑄时，蜀帅顾彦晖为副，王先生为都指挥使。三府各署幕僚，皆是朝达子弟，视王先主蔑如也。先主侍从髽发行睃，黥面札腕，如一部鬼神。其辈以先主兢肃，顾公详缓，一时失笑而散。先主归管，左右以此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鄓城，轻薄幕僚皆害之。(同上)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孙光宪梦在渚宫池与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厅独处，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勖见召上桥，授以笔研，令光宪指挡发军，仍遣厅头二三子障蔽光宪，不欲保融遥见。逡巡有具橐鞬将校列行俟命，次见掌节吏严光楚鞾而前趋，手捧两黑物，其一则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寻常靴也，谓光宪曰："某曾失墨两挺，蒙王黜责，今果寻获也。"良久梦觉。翌日说于同僚。逾月而保融卒，节院将严光楚具帖子取处分倒节。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判之：墨者，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即向之所梦倒双节之谓也。(《广记》二百七十九)

湘湖有大校周蔼者，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每以时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争财纷诟，列于讼庭。慨此为鉴，乃相约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辙，傥有不讳，先须区分，俾其不露丑恶，贻责后人也。"他日同门生奉职襄邸，一夕，周校梦见挥涕告诉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为异物矣。昨在通衢，急风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归来，略要处理。"周校忽然惊觉，通夕不寐，迟明抵其家说之，家人亦梦。不旬日，凶问至矣。自是传灵语，均财产，戒子辞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复再来。(《广记》二百八十一)

进士郑起谒荆州节度高从诲，馆于空宅，其夕梦一人告诉曰："孔目官严光楚无礼。"意甚不平。比夕又梦，起异其事，召严而说之。严命巫祝祈谢，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郑生随计，严光楚爱其宅有少竹径，多方而致之。才迁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职，竟不知其故。(同上)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錾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袄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絙，以牛载仅百驮，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邪？将有物凭之邪？(《广记》二百八十九)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同上)

释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轮咒术，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摄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啮瓷碗。闾阎敬奉，殆似神圣。此辈由是广获金帛。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贩鬻此术，一旦沸油煎其阴以充供养，观者如堵，或惊或笑。初自忘痛，寻以致殂也。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行此咒术，一旦炼阴而毙，与愚所见何姓氏恰同，而其事无殊也。盖小人用道欺天，残形自罚。以其事同，因而录之。(《广记》二百八十九)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中以所业之桂州，至衡州犬嗥滩，损船上岸，寝于江庙，为神所责。璟以素业对之，神为改容延坐，从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庙神为理之于岳神，无人作奏。"璟为草之。既奏，岳神许之。庙神喜，以白金十饼为赠。刘山甫与校书郎廖鹭亲见璟，说其事甚详。(《广记》三百十三)

福建崔从事，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遇贼，同行皆死，惟崔仓皇中忽有人引路获免。中途复痁疾，求药无所，途次延平津庙，梦为庙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彭城刘山甫自云外祖李敬彝为郎中，宅在东都毓材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李宅。(同上)

青城县岷江暴涨，漂垫民居。县民关承湍妻计氏有孩提子在怀抱，乃上木柜，为骇浪推漾大江，唯见赤帻佩刀者洎朱衣秉简者安存之，令泊县溉。柜乃随流泛泛，至县溉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无恙。(《广记》三百十三)

湖南马希声嗣父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乃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谏之，饮酒至中夜而退，闻堂前喧噪，连召希振，复入，见希声倒立于阶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亲信舆上，以帛蒙首。翌日发丧，以弟希范嗣位。先是，大将周达自南岳回，见江上云雾中拥执希声而去，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时而卒。(同上)

唐清泰主乃晋高祖之妇兄也。明宗始为太原将帅，二主军职未高，因击鞠入赵襄子庙，俱见土偶避位而立，甚讶之，潜亦自负。及明宗功高，常危惧，二主曰："赵襄子终能致神邪？"尔后二主迭享大位。(《广记》三百十四)

合州有壁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蜀僧善晓早为州县官，苦于调选，乃剃削为沙门，坚持戒律，云水参礼。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僭于天地！牛者稼穑之资，尔淫其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击碎土偶数躯，残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苏其气，方次击之，庙祝祈僧曰："此一神从来蔬食。"由是存之。军州惊愕，申闻本道，而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广记》三百十五)

江河边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李载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见一妪一男子出水面四顾，失声云："此有生人。"遽驰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当阳令苏汭居江陵，尝夜归，月明中见一美人，被发，所著裙

裾殆似水湿。汭戏云："非江伥耶?"妇人怒曰："唤我作鬼!"奔而逐之，汭走，遇更巡方止，见妇却返所来之路。(《广记》三百五十二)

汉江北邓州界地名穴口，本无镇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汉，久为沙壅，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刘璪丙子岁往彼州访亲知，至穴口，宿旧知韩氏家。家人曰："邻村张家新妇卒来三日，适来却活。主人暂往省之。"至夜韩家人归，云："张妇为侧近庙神召去，见其中外亲眷亡者咸在焉，为庙神造军顿，无人作饼，故令召来。见厅上门外将士列坐，言开穴口江水，士卒踣沙，手皆血流。供顿毕，乃放回。"乡里未之信，不久，沙壖相次摧垫，江路乃通。(同上)

成汭镇荆州，有垫江县令崔□与主簿李矩不协，邻于水火。一旦，群贼劫县，杀崔令。贼过后，矩入宅检校，有一厅子方避贼，见矩，以为与贼通。明日言镇将，众咸知矩与崔失欢，颇疑之，执送忠州，推问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狱。厢吏速于具狱，推吏常某言于判官范某曰："李矩诋谰，须栲究之。"范固不许，常竟锻炼以成之。矩临刑，戒家人多烧纸笔，讼于地下。才一月，常某暴亡。后李矩主簿见身，范见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敢造次。但冥府只要为证耳。"及妻子以诚祈之，乞容旬月区分家事。虽无痛苦，饮食如常，但困惫。逾月而卒。(同上)

蜀将陶福少年无赖，偷狗屠牛。后立功，至郡守，屯戍兴元府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蔼。令蔼与朱军将连骑驰往，至夜抵西县近郭诸葛亮庙前，见秉炬三对前导，拥一人步行荷校縶缚，众人相从，后有陶亲叟抱衣裘而随之。令蔼先未识陶福，朱军将指谓令蔼曰："此是我家太尉，胡为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晓至其营，已闻家人哭声。向来执录乃福之魂也。(同上)

草书僧文英大师彦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从荣复厚遇之。后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见秦王拥二十骑诣寺访彦脩，彦脩问："大王何以此来?"恰未对，倏而不见。彦脩方访于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广记》三百五十三)

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幺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问以旧事，此僧具以骰子为对。先主大悦，厚赐之。(《广记》三百七十四)

青城宝园山僧彦先尝有隐慝，离山往蜀州，宿于中路天王院，暴卒，被人追摄，诣一官曹，未领见王，先见判官，诘其所犯，彦先抵讳之。判官乃取一猪脚与彦先，彦先推辞不及，僶俛受之，乃是一镜。照之见自身在镜中，从前愆过猥亵一切历然。彦先惭惧，莫知所措。判官安存，戒而遣之。洎再生，遍与人说，然不言所犯隐秽之事。(《广记》三百八十五)

邛州临汉县内有湫，往往人见牝豕出入，号曰母猪龙湫。唐天复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灵迹求雨。于时邑长具牢醴，命邑宰偕往祭之。三奠迨终，乃张筵于湫上，以神胙客，坐于烈日，铺席以湫为上。每酒巡至，湫上黑气如云，氛氲直上，狂电烨然，玄云陡暗，雨雹立至。令长与僚吏鼓舞去盖，蒙湿而归。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夫人之至诚，龙畜亦能感动，享德济旱，勿谓不智。(同上)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荛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箓，与雷同职。"因取其箓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扠地为井，号"拳扠井"；或画一士负薪杮，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簸之，号"七山簸"。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箓，或云三洞法箓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子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广记》三百九十五)

逸文 卷四

伪蜀王氏彭王傅陈绚尝为邛州临溪令，县署编竹为藩而涂之。署久泥忽陊落，唯露其竹。侍婢秉炬而照，一物蟠于竹节中，文彩烂然，小蛇也。俄而雷声隐隐，绚疑其乖龙，惧罹震厄，乃易衣炷香，抗声祈于雷曰："苟取龙，幸无急遽。"虽狂电若昼，自初夜迨四更隐隐不发，既发一声，俄然开霁，向物已失，人无震惊，有若雷神佑乎恳祷。(《广记》三百九十五)

伪蜀王氏梁州天旱，祈祷无验。僧子朗诣州云："能致雨。"乃具十石瓮贮水，僧坐其中，水灭于顶者，凡三日，雨足。州将王宗侍异礼之，檀越云集，后莫知所适。僧令蔼他日于兴州见之，因问其术，曰："此闭气耳，习之一月就。本法于湫潭中作观，与龙相系。龙为定力所制，必致惊动，因而致雨。然不如瓮中为之，保无他害。"(《广记》三百九十六)

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乱离之后，州将皆武人，竞以贪虐。蜀将张彦典忠州，暴恶尤甚，将校苦之，因而作叛，连及党与数千家。张攫其金银，莫知纪极，后于蜀中私第别构一室以贮其金。忽一旦，屋外有火烟频起，骇入验之，乃无延爇之处，由是疑焉。及开簏视之，悉已空矣，即向时火烟乃金化矣。(《广记》四百一)

伪蜀主当僭位，诸勋贵功臣竞起甲第，独伪中令赵廷隐起南宅北宅、千梁万栱，其诸奢丽莫之与俦。后枕江渎，池中有二岛屿，遂甃石循池，四岸皆种垂杨，或间杂木芙蓉。池中种藕，每至秋夏，花开鱼

跃。柳阴之下有士子执卷者、垂纶者，执如意者、执麈尾者、谭诗论道者。一旦，岸之隈有莲一茎，上分两岐，开二朵。其时谓之太平无事之秋，士女拖香肆艳看者甚众。赵廷隐画图以进，蜀主叹赏，其时歌者咏者不少。无何，禁苑中有莲一茎，岐分三朵。蜀主开筵宴召群臣赏之，是时词臣已下皆贡诗，当时有好事者图以绘事，至今传之。（《广记》四百九）

江夏汉阳县出毒菌，号茹闾，非茅蒐也。每岁供进，县司常令人于田野间候之，苟有此菌即立表示人，不敢从下风而过，避其气也。采之日，以竹竿芟倒，遽捨竿于地，毒气入竹，一时爆裂，直候毒歇，仍以桦柳皮蒙手以取，用毡包之，亦桦柳皮重裹，县宰封印而进。其赍致役夫倍给其直，为其道路多为毒薰以致头痛也。张康随侍其父宰汉阳，备言之。人有为野菌所毒而笑者，煎鱼椹汁服之即愈。僧光远说也。（《广记》四百十三）

大江之南，芦荻之间往往烧起龙。唐天复中，澧州叶源村民邓氏子烧畲，柴草积于天井（山中穴也），火势既盛，龙突出，腾在半空，萦带为火所燎，风力益壮，狂焰弥炽，摆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毙，长且数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烧起一龙，四面风雷急雨不能扑灭，寻为煨烬而角不化，莹白如玉。向氏宝而藏之，湖南行军高郁酬其价而强取。于时术士曰："高司马其祸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诛。（《广记》四百二十三）

李宣宰阳县，县左有潭，传有龙居而鳞物尤美。李之子惰学，爱钓术，日往潭上。一旦，龙见，满潭水发如舒锦被。李子覙魄委竿而走。盖钓术多以煎燕为饵，果发龙之嗜欲也。（《广记》四百二十四）

彭州濛阳县界地名清流，有一湫，乡俗云此湫龙与西山慈母池龙为昏，每岁一会。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尝鄙之。秋雨后经过此湫，乃遇西边雷雨冥晦，狂风拔树。王睿絷马障树而避，须臾雷电之势止于湫上，倏然而霁，天无纤云。诘彼居人，正符前说也。云安县西有小汤溪，土俗云此溪龙与云安溪龙为亲。此乃不经之谈也。或一日，风雷自小汤溪循蜀江中而下，至云安县，云物回薄入溪中，疾电狂霆，诚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与此相符，小汤之事自目睹。（同上）

王蜀时夔州大昌盐井，水中往往有龙，或白或黄，鳞鬣光明，搅之不动，唯沮沫而已。彼人不以为异。近者秭归永济井卤槽亦有龙蟠，与大昌者无异，识者曰："龙之为灵瑞也，负图以升天，今乃见于卤中，岂能云行雨施乎?"云安县汉成宫绝顶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长咫尺，五色备具，跃于水面，象小龙也。有高遇者为刺史，诣宫设醮，忽浮出。或问监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长于此，且未常见汉成池中之物。"高既无善政，谄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有狼山潭，其中有龙。土豪李务求祷而事之，往见锦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横塞水面，号为龙巢。遂州高栋溪潭，每岁龙见，一如狼山之事。（同上）

王蜀时梓州有张温者，好捕鱼，曾作客馆镇将。夏中，携宾观鱼，偶游近龙潭之下，热甚，志不快，自入水举网，获一鱼，长尺许，鬐鳞如金，拨刺不已，俯岸人皆异之。逡巡晦暝，风雨骤作。温惶骇，奔走数里，依然烈景。或曰："所获金鱼即潭龙也。"是知龙为鱼服，自贻其患。苟无风雨之变，亦难逃鼎俎矣。龙潭取鱼亦宜戒慎。（《广记》四百二十五）

世言乖龙苦于行雨而多窜匿，为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内。若旷野之无处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军将郭彦郎者，行舟峡江，至罗云溉，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梦，见一黄衣人曰"莫错"，而于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觉来但觉咽喉中痛，于时篙工辈但见船上雷电晦暝，震声甚厉，斯则乖龙入口也。南山宣律师，乖龙入中指节，又非虚说。所以孔圣之言"迅雷风烈必变"，可不敬之乎?（同上）

后唐同光中，沧州民有子母苦于科徭，流移近界封店（上恨音），路逢白蛇。其子以绳系蛇项，约而行，无何，摆其头落。须臾，一片白云起，雷电暴作，撮将此子上天，空中为雷火烧杀坠地，而背有大书，人莫之识。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即识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识字读之曰："此人杀害安天龙，为天神所诛。"葆光子曰："龙，神物也，况有安天之号，必能变化无方。岂有一竖子绳系而殒之，遽致天神之罚，斯又何哉?"（同上）

石晋时常山帅安重荣将谋干纪，其管界与邢台连接，斗杀一龙。乡豪有曹宽者见之，取其双角，前有一物，如帘文，如乱锦，人莫知之。曹宽经年为寇所杀。壬寅年讨镇州，诛安重荣也。葆光子读《北史》，见陆法和在梁时将兵拒侯景将任约于江上，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甚自踊跃。"遂击之，大败而擒任约。是则军阵之上龙必先斗，常山龙死，得非王师大捷、重荣授首乎？黄巢败于陈州、李克用脱梁王之难，皆大雨震雷之助。（同上）

王蜀先主时修斜谷阁道，凤州衙将白（忘其名）掌其事焉。至武休潭，见一妇人浮水而来，意其溺者，命仆夫钩至岸滨，忽化为大蛇，没于潭中。白公以为不祥，因而致疾，愚为诵岑参《招北客赋》云："瞿塘之东，下有千岁老蛟，化为妇人，炫服靓妆，游于水滨。"白公闻之方悟蛟也，厥疾寻瘳。又内官宋愈昭自言于柳州江岸为二三女人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赋所言，斯足为证。（同上）

《月令》："季秋伐蛟取鼍。"以明蛟可伐而龙不可触也。蛟之为物，不识其形状，非有鳞鬣四足乎？或曰蚪蜧蛟蝹，状如蛇也。南僧说蛟之形如马蟥，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缠人而噬其血，蜀人号为马绊蛇，头如猫鼠，有一点白。汉州古城潭内马绊蛇往往害人，乡里募勇者伐之，身涂药，游泳于潭底，蛟乃

跃于沙汭，蟠蜿力困，里人欢噪以助，竟毙之。（同上）

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商旅结伴而行，军人带甲列队而过，亦遭攫搏。时递铺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胆有异于常，日夜行役，不肯规避，仍持托杈利剑，前后于税人场连毙数虎，行旅赖之。西川书记韦庄作长语以赏之，蜀帅补军职以壮之。凡死于虎、溺于水之鬼号为伥，须得一人代之，虽闻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监军使鱼全禋特进自京搬家，憩于汉源驿，其孀嫂方税驾，遂严妆倚驿门而看，为虎攫去，虽驱夺得之，已伤钩爪也。仆尝行次白卫岭，时属炎蒸，夜凉而进，一马二仆，与他人三五辈偕行，或前或后，而民家豚犬交横道路，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属又复何之？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土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大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广记》四百三十二）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乌胫骨为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声，有大号小号呦呦之异，或麀鹿声，则麑鹿毕集，盖为牝声所诱。人得毂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头，至春羸瘦，盖游牝多也。及夏则唯食菖蒲一味，却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动，猎者以绳系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来啖，然后毙鹿，何其苦也欤！夫狨麝孔雀以有用贾害，良可愍之！（《广记》四百四十三）

猕猴见僧即必围绕，状如供养。戎泸夷獠亦啖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禅，则必相悦而来驯扰之，逡巡众去，唯留一个伴假僧偶坐。僧以斧击，将归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击之。然众竟不之觉，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径，仍削木棒可长一二尺者三五十条于侧边。其猴啖糟醉后，拈棒相击，脚手损折，由此併获。是知嗜酒者得不鉴斯兽之贾害乎？（《广记》四百四十六）

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旧说也。晋天福甲辰岁，公安县沧渚村民辛家犬逐一妇人，登木而坠，为犬啮死，乃老狐也，尾长七八尺。则正首之妖，江南不谓无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汉邛蜀绝无，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号为野犬，更有黄腰，尾长头黑，腰间焦黄，或于村落鸣，则有不祥事。（《广记》四百五十五）

梓潼县张蛋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嶲州张生所养之蛇，因而祠，时人谓为张蛋子，甚神甚灵。伪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聪明博达，骑射绝伦，牙齿常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视。蛇眼而黑色，凶恶鄙亵，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诛。就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蛋子所责，言："我久在川，今始方归，何以致庙宇荒秽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为庙蛇之精矣。（《广记》四百五十八）

孙光宪曾行次叙谷，宿于神山，见岭上板屋中以木根为巨虺，前列香灯，因诘店叟："彼何神也？"叟曰："光化中，杨守亮镇褒日，有一蛇横此岭路，高七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蛇翼之无数。每一拖身，即林木摧折，殆旬半方过尽，阻绝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虑其遗毒，然后方行。明年，杨伏诛。"（《广记》四百五十九）

太原属邑有清水池，本府祈祷雨泽及投龙之所也。后唐庄宗未过河南时，就郡捕猎，就池卓帐为憩宿之所。忽见巨蛇数头自洞穴中出，皆入池中。良久，有一蛇，红白色，遥见可围四尺以来，其长称是。猎卒齐彀弩连发，射之而毙，四山火光，池中鱼鳖咸死，浮在水上。猎夫辈共刲剥食之，其肉甚美。庄宗寻知之，于时谄事者以为克梁之兆，有五台僧曰："吾王宜速过河决战，将来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断白蛇之类也。"（同上）

恒州井陉县丰隆山西北长谷中有毒蛇据之，能伤人，里民莫敢至其所。采药人靳四翁入北山，忽闻风雨声，乃上一孤石望之，见一条白蛇从东而来，可长三丈，急上一树，蟠在西南枝上，垂头而歇。须臾，有一物如盘许大，似虾蟆，色如烟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树下仰视，蛇垂头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鸓鸡雏，为蛇所吞。有物如蝦蟆，吐白气直冲，坠而致死，得非靳老所见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同上）

南方有鹳，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于石前如道士禹步，其石阞然而转，因得而啖。里人学其法者，伺其养雏，缘树以篾絙缚其巢。鹳必作法而解之，乃铺沙树底，俾足迹所印而仿学之。（《广记》四百六十三）

南人采龟溺，以其性妒而与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趁斗噬，力小致毙者。采时取雄龟置瓷碗及小盘中，于龟后以镜照之。既见镜中龟，即淫发而失溺。又以纸炷火上焫热点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镜照也。得于道士陈钊。又海上人云龙生三卵，一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稍花，益阳道，别有方说。（《广记》四百七十二）

陈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号曰俘郁。旋乾土为孔，常睡不动，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悦。"愚有亲表曾得此物，未尝试验。愚始游成都，止于逆旅，与卖草药李山人相熟，见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访，李生仍以善价酬。因诘之，曰"媚药"。征其所用，乃砂俘，与陈氏所说信不虚语。李生亦秘其所传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出媚草，无赖者以银换之，有因其术而男女发狂，罹祸非细也。（《广记》四百七十九）

后唐庄宗过河，荆渚高季昌谓其门客梁震曰："某事梁祖仅获自免，龙德已来止求安活。我今入觐，亦要尝之。彼若经营四方，必不縻我。若移入他镇，

可为子孙之福。此行决矣。”既自阙回，谓震曰：“新主百战方得河南，对勋臣夸手钞《春秋》，又竖指云：‘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则功在一人，臣佐何有？且游猎旬日不回，中外情何以堪？吾高枕无忧。”乃筑西面罗城拒敌之具。不三年，庄宗不守。英雄之料顷刻不差，宜乎贻厥子孙！（《广记》五百）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女适荆南高从诲之子保节，未行前，暂寄羽服。性聪敏，善弹琵琶。因梦异人，频授乐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黄。有一夕而传数曲，有一听而便记者。其声清越，与常异，类于仙家紫云之亚也。乃曰：“此曲谱请元昆制序，刊石于甲寅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监贞范也，为制序刊石。所传曲有道调宫、玉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其曲名一同人世，有《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绿腰》、《莫靼》、《项（明钞本项作顷。疑当作倾）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之属，凡二百以上曲。所异者，徵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常时胡琴不弹徵调也。王适高氏，数年而亡。得非谪坠之人乎。孙光宪子妇（妇原作父。据明钞本改）即王氏之侄也，记得一两曲，尝闻弹之。亦异事也。（此条辑自《太平广记》卷二百五）

再 补

五髭须

江陵有村民，事伍子胥神，误呼“五髭须。”乃画五丈夫，皆胡腮，祝呼之，祭云：“一髭须，二髭须，五髭须。”（《类说》卷四三）

射 鹿

唐州有民猎深山，射中一鹿，视之，乃人也。呼猎者曰：“我隋初隐此山，今日合死于子之手，但置我石室间。”猎者诺之，逡巡而绝。猎人旬日再往，即亡其尸矣。（同前）

六甲行厨

修道功深者，享六甲行厨，凡有所须，举意即至。（同前）

五彩缠梯

冯涓失意蹭蹬，有诗云：“取水郎中何日了，破柴员外几时休。”年八十五，以五彩缠梯，穿屋，直冠带，立梯一级而终。（同前）

点点师

蜀州灵鹫山有僧，卧一室，常用手点胸，时号点点师。（同前）

煎饼招鬼

夜作煎饼，多招鬼神。有儒生出通衢，有云：昨夜崇福院僧作煎饼、肉羹，被我番其鼎器，其肉羹和灰埋花栏中。又一鬼于人家不得煎饼，推其小婢落火。复一鬼至，云：“我能医火烧疮，尔但与我煎饼。”因教之。有妪夜作煎饼，窗中忽露一青手，遗饼而没。（同前）

衣冠土枭

起居郎苏楷寝陋无行，人目为衣冠土枭。（同前）

白牡丹老妪

人之家道，切要防闲。嫠妇少、婢仆处子，不正之偶，往往有焉。有妪号白牡丹，蓄下胎药，临终见婴儿无数，聚啖其脑。（同前）

诵天蓬咒

曹肃西庄多为跨白鹤书生所魇。有魏处士夜见跨驴者所逐，诵《天蓬咒》，无恙。又梦鬼追之甚急，空中有人授大斧，一挥，人驴俱毙。（同前）

偷驴贼

王先主微时，偷驴遭刑。攻东川，为守陴卒日夜叫“偷驴贼。”先主谓俳优王舍城曰：“为我骂之。”优戟手指城上人，且令静听，曰：“我偷你屋里驴耶？”城上皆笑。一旦，袒背示舍城无疮痕，舍城曰：“大好，大好！何处得此膏药？”（同前）

蜀主诗词

蜀后主荒于酒色，月夜每言“惆怅惆怅”，又云：“切道断人生几何，有分者任作傀儡。”俘系入秦，至剑州，悦江水之美，诗云：“不缘朝帝阙，好此结茅庐。”时人笑之。至咸阳，撰曲子云：“尽是一场傀儡。”与夫无愁入井者，所校无多也。（《类说》卷四三、《诗话总龟》卷二五）

回避一抄夏供

贯休戒行精严，求化养众。徐简夫曰：“所在长老，有似蜣螂，见粪粪尽，即翻然而飞。众僧依长老相聚而食，僧亡，即索然而去。”休怒，拂袖而出。简夫曰：“又回避得一抄夏供也。”（《类说》卷四三）

替 代

荆南都头李遇疾困，摄至阴府，逢一人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此来？”复有一人云：“已追到李遇。”

遂苏，见妻子泣，其身下卧一画，人号替代。（《类说》卷四三）

识字乱情

李义山《杂纂》云："妇人识字即乱情，尤不可作诗，诗思不出二百里。"（同前）

龙巢翻

夷陵江或浮大木，蔽塞水面上，人谓之"龙巢翻。"（同前）

乞食歌姬院

裴休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钵乞食，曰："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同前）

检谱角觝

颜王云论兵，必攘袂叱咤，若对大敌，人号检谱角觝。（同前）

僧鸾诗

蜀沙门僧鸾，慕李白歌，鄙贾岛蹇涩，乃自讽其词云："鲸目光烧半海红，鳌头浪蹙掀天白。"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人咸服之。仍精于《周易》、佛经，为歌行掩之。贾岛尝为僧，洛阳令不许僧午后出寺，贾有诗云："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诗思迟涩，杼轴方得。如"鸟从井口出，人自岳阳来。"乃经年方遂偶句。（《诗话总龟》卷八、《类说》卷四三）

唐求刘郇伯

唐求、刘郇伯有诗名。唐求《临池洗砚》诗云："恰似有龙深处卧，被人惊起黑云生。"又："渐寒沙上路，欲暝水边村。"《早行》云："沙上鸟犹睡，渡头人已行。"诗思不出二百里间。刘郇伯为范郑郎中诗友，范得句云"岁尽天涯雨"，久而难对，以问于刘郇伯，曰："何不道'人生分外愁'。"范赏之。然老于新津之东渡，非隐非吏。二子亦可凌厉名场，而死丘樊，所谓蜀人无志怀土，正此也。（《诗话总龟》卷一四）

这边走那边走

蜀后主自裹小巾，其尖如锥，卿士皆同之。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每侍燕酣醉，则容其同辈免冠，髽然其髻，别为一家之美。因施胭脂，粉颊莲额，号曰醉妆。国人效之。又作歌词云："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樽酒。"又嬖佞韩昭、顾珣、潘迎等为狎客，竞扠手摇头令。唐师入境，遏其报而游幸，师至利州方知。将士纷然曰："且打扠手摇头。"念周宣帝作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烛夜行游。"令宫女连臂踏脚而歌，亦前歌之类。（《诗话总龟》卷二二、《类说》卷四三）

僧中寤

唐仪凤中清城县横源翠围山下有民王仙柯，服道士所遗灵丹，拔宅上升，已具《仙传拾遗》。蜀州僧中寤释学道播于方州，偶于龙池山逢人精神爽朗，异于常叟，即王仙柯也。寤公曰："闻仙名已久，何幸相逢！飞升之后，胡为来此?"仙柯曰："吾等有灵药，止能飞步。今全家隐于后山，更修道法，遐举之事，吾何望焉。但长寿而已。"寤公以诗赠之曰："瞻思不及望仙兄，早晚遐飞入太清。手种一株松未老，炉烧九转药新成。心中已得《黄庭》术，头上应无白发生。异日却归华表语，待教凡俗普闻名。"自后不复遇。葆光子闻于真人曰："世人学道资一丹一药，聊固其命，何以修道，未得证就，避忌尤多。三官巡逻，摄入鬼录，所以频改姓名，先用尸解。然后栖止灵岳，进取上法，或五岳授事，效职仙曹，优游人间，或至千岁，功德升闻，即朝玉皇。海岳之间往往遐举者，世人无由知也。今之初得道者，止于仙隐。有腾空者，服金丹也。遐举之事，未可希望。"（《诗话总龟》卷四七）

玉堂闲话

[五代]王仁裕撰　陈尚君整理

《玉堂闲话》十卷，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八八〇——九五六），字德辇，天水（今属甘肃）人。唐末入秦州幕，后仕前蜀，累官翰林学士。蜀亡入洛，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各朝，历任翰林学士承旨、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以太子少保致仕。平生作诗逾万首，但存世不多。著有《开元天宝遗事》、《王氏见闻录》及文集数种。唐时以玉堂为学士院别名，仁裕久居翰林院，因以名书。本书录唐、五代朝野遗闻逸事，涉及重要史事者颇多。不少为作者亲历见闻，为五代笔记小说中较重要的一种。原书久逸，今存《类说》、《说郛》所收皆为节抄本。今据宋元典籍重为辑录，凡得一七七则，以出处先后为序，分为五卷。此书另说为宋初宰相范质撰，殆出传误，今不取。

卷　一

伊用昌

熊皦补阙说：顷年，有伊用昌者，不知何许人也。其妻甚少，有殊色，音律女工之事，皆曲尽其妙，夫虽饥寒丐食，终无愧意。或有豪富子弟，以言笑戏调，常有不可犯之色。其夫能饮，多狂逸，时人皆呼为伊风子。多游江左庐陵、宜春等诸郡，出语轻忽，多为众所殴击。爱作《望江南》词，夫妻唱和，或宿于古寺废庙间，遇物即有所咏。其词皆有旨，熊只记得《咏鼓词》云：“江南鼓，梭肚两头栾。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漫。”余多不记。江南有芒草，贫民采之织屦，缘地土卑湿，此草耐水，而贫民多着之。伊风子至茶陵县门，大题云：“茶陵一道好长街，两畔栽柳不栽槐。夜后不闻更漏鼓，只听锤芒织草鞋。”时县官及胥吏大为不可，遭众人乱殴，逐出界。江南人呼轻薄之词为“覆窠”。其妻告曰：“常言小处不要覆窠，而君须要覆窠之。譬如骑恶马，落马足穿镫，非理伤堕一等，君不用苦之。”如是夫妻俱有轻薄之态。天祐癸酉年，夫妻至抚州南城县所。有村民毙一犊，夫妻丐得牛肉一二十斤，于乡校内烹炙，一夕俱食尽。至明，夫妻为肉所胀，俱死于乡校内。县镇吏民，以芦席裹尸，于县南路左百余步而瘗之。其镇将姓丁，是江西廉使刘公亲随，一年后得替归府，刘公已薨。忽一旦，于北市棚下见伊风子夫妻，唱《望江南》词乞钱。既相见甚喜，便叙旧事，执丁手上酒楼。三人共饮数斗，丁大醉而睡。伊风子遂索笔题酒楼壁云：“此生生在此生先，何事从玄不复玄。已在淮南鸡犬后，而今便到玉皇前。”题毕，夫妻连臂高歌而出城，遂渡江至游帷观，题真君殿后。其衔云：“定亿万兆恒沙军国主南方赤龙神王伊用昌。”词云：“日日祥云瑞气连，应侬家作大神仙。笔头洒起风雷力，剑下驱驰造化权。更与戎夷添礼乐，永教胡虏绝烽烟。列仙功业只如此，直上三清第一天。”题罢，连臂入西山，时人皆见蹑虚而行，自此更不复出。其丁将于酒楼上醉醒，怀内得紫金一十两，其金并送在淮海南城县。后人开其墓，只见芦席两领，裹烂牛肉十余斤，臭不可近，余更无别物。熊言六七岁时，犹记识伊风子，或着道服，称伊尊师。熊尝于顶上患一痈疖，疼痛不可忍。伊尊师含三口水，噀其痈便溃，并不为患，至今尚有痕在。熊言亲睹其事，非谬说也。（《太平广记》卷五五）

权　师

唐长道县山野间，有巫曰权师，善死卜，至于邪魅鬼怪，隐伏逃亡，地秘山藏，生期死限，罔不预知之。或人请命，则焚香呼请神，僵仆于茵褥上，奄然而逝。移时方喘息，瞑目而言其事。秦师之亲曰郭九舅，豪侠强梁，积金甚广。妻卧病数年，将不济，召令卜之。闭目而言曰：“君堂屋后有伏尸，其数九。”遂令劚之，依其尺寸，获之不差其一。旋遣去

除之，妻立愈。赠钱百万，却而不受，强之，方受一二万，云："神不令多取。"又一日，卧于民家，瞑目轮十指，云算天下死簿，数其遐迩州县，死数甚多，次及本州村乡，亦十余人合死者，内有豪士张夫子名行儒与焉。人有急告行儒者，闻而惧，遂命之至。谓张曰："可以奉为。牒阎罗出免之。"于是闭目，于纸上书之，半如篆籀，祝焚之。既讫，张以含胎马奔奉之。巫曰："神只许其母，子即奉还，以俟异日。"所言本州十余人算尽者，应期而殁，惟张行儒免之。及牝诞驹，遂还其主。其牝呼为和尚，云："此马曾为僧不了，有是报。"自尔为人廷算者不少，为人掘取地下隐伏者亦多。言人算尽者，不差晷刻，以至其家大富，取民家牛马资财，遍山盈室。(《太平广记》卷七九)

赵圣人

伪蜀有赵温圭，善袁、许术，占人灾祥，无不神中，蜀谓之赵圣人。武将王晖事蜀先主，累有军功，为性凶悍。至后主时，为一二贵人挤抑，久沈下位，王深衔之。尝一日，于朝门逢赵公，见之惊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见君面有杀气，怀兵刃，欲行阴谋。但君将来当为三任郡守，一任节制，自是晚达。不宜害人，以取殃祸。"王大骇，乃于怀中探一匕首掷于地，泣而言曰："今日比欲刺杀此子，便自引决，不期逢君为开释，请从此而止。"勤勤拜谢而退。王寻为郡，迁秦州节度。蜀亡，老于咸阳。宰相范质亲见王，话其事。(《太平广记》卷八〇)

法　本

晋天福中，考功员外赵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来，云："贫道于襄州禅院内与一僧名法本同过夏，朝昏共处，心地相洽。法本常言曰：'贫道于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请必相访。'"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寻访。洎至山下村中，投一兰若寄宿。问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远？"僧乃遥指孤峰之侧曰："彼处是也。古老相传，昔圣贤所居之地，今则但有名存焉，故无院舍。"僧疑之，诘朝而往。既至竹林业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当法本临别云："但扣其柱，即见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扣柱数声，乃风雨四起，咫尺莫窥。俄然耳目豁开，楼台对峙，身在山门之下。逡巡，法本自内而出，见之甚喜，问南中之旧事。乃引其僧，度重门，升秘殿，参其尊宿。尊宿问其故，法本云："早年相州同过夏，期此相访，故及山门也。"尊宿曰："可饭后请出，在此无座位。"食毕，法本送至山门相别。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进。顷之，宛在竹丛中石柱之侧，余并莫睹。即知圣贤之在世，隐显难涯，岂金粟如来独能化见者乎！(《太平广记》卷九八)

渭滨钓者

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自壮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纪极。仍得任公子之术，多以油煎燕肉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于潭濑，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忽一日，垂钓于大涯硖，竟日无所得。将及日晏，忽引其独茧，颇讶沉重。迤逦挽之，获一铜佛像。既闷甚，掷之于潭心。遂移钓于别浦，亦无所得，移时，又牵出一铜佛。于是折其竿，断其纶，终身不复其业。(《太平广记》卷一〇一)

赘　肉

释氏因果，时有报应。近岁有一男子，既贫且贱，于上吻忽生一片赘肉，如展两手许大，下覆其口，形状丑异，殆不可言。其人每饥渴，则揭赘肉以就饮啜，颇甚苦楚。或问其所因，则曰："少年无赖，曾在军伍，常于佛寺安下，同火共刲一羊，分得少肉。旁有一佛像，上吻间可置之。不数日婴疾，遂生此赘肉焉。"(《太平广记》卷一一六、《说郛》弓四八)

西明寺

长安城西明寺钟，寇乱之后，缁徒流离，阒其寺者数年。有贫民利其铜，袖锤錾往窃凿之，日获一二斤，鬻于阛阓。如是经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后其家忽失所在，市铜者亦讶其不来。后官欲徙其钟于别寺，见寺钟平堕在阁上。及仆之，见盗钟者抱锤錾，俨然坐于其间，即已干枯矣。(《太平广记》卷一一六、《说郛》弓四八)

李彦光

李彦光为秦内外都指挥使，主帅中书令李崇委任之，专其生杀，虐酷黩货，遭枉害者甚众。部将樊某者，有骡一头，甚骏，彦光使人达意求之。樊吝之不与，因而蓄憾，以他事搆而囚之。伪通辞款，承主帅醉而呈之，帅不复详察，光即矫命斩之。樊临刑曰："死若无知则已，死若有知，当刻日而报。"及死未浃旬，而彦光染疾，樊则形见，昼夜不去，或来自屋上，或出自墙壁间，持杖而前，亲行鞭箠，左右长幼皆散走。于是便闻决罪之声，不可胜忍，唯称死罪，如是月余方卒。自尔持权者颇以为戒。(《太平广记》卷一二四)

侯　温

梁朝与河北相持之时，有偏将侯温者，军中号为骁勇。贺瓌为统率，专制忌前，以事害之。其后瓌寝疾，弥留之际，左右只闻公呼侯九者数日，颇有祈请之词，深自克责。有侍者见一丈夫自壁间出，曳瓌于地，侍者惊呼，左右俱至，瓌已死矣。昔汉窦婴、灌夫为武安侯田蚡所搆而死，及蚡疾，巫者视鬼，见窦灌夹而笞之，蚡竟卒。事相类耳。(《太平广记》卷一二四)

马全节婢

魏帅侍中马全节，尝有侍婢，偶不惬意，自击杀之。后累年，染重病，忽见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讶全节之独语，如相问答。初云："尔来有何意?"又云："与尔钱财。"复曰："为尔造像书经。"哀祈移时，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太平广记》卷一三〇、《说郛》弓四八）

刘钥匙

陇右水门村有店人曰刘钥匙者，不记其名，以举债为家，业累千金。能于规求，善聚难得之货，取民间资财，如秉钥匙，开人箱箧帑藏，盗其珠珍不异也，故有钥匙之号。邻家有殷富者，为钥匙所饵，放债与之，积年不问。忽一日，执券而算之，即倍数极广。既偿之未毕，即以年系利，略无期限，遂至资财物产，俱归钥匙，负债者怨之不已。后钥匙死，彼家生一犊，有钥匙姓名，在膁肋之间，如毫墨书出，乃为债家鞭箠使役，无完肤。钥匙妻男广，以重货购赎之，置于堂室之内，事之如生。及毙，则棺敛葬之于野。盖与刘自然之事仿佛矣，此则报应之道，其不诬矣。（《太平广记》卷一三四）

刘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刘自然者，主管义军桉，因连帅李继宗点乡兵捍蜀。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者，妻有美发，自然欲之，谓知感曰："能致妻发，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质托于君，发有再生，人死永诀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发何为焉?"言讫，揽发剪之。知感深怀痛愍，既迫于差点，遂献于刘。知感竟亦不免繇戍，寻殁于金沙之阵。黄妻昼夜祷天号诉。是岁，自然亦亡。后黄家牝驴，忽产一驹，左胁下有字，云"刘自然"。邑人传之，遂达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识认。刘自然长子曰："某父平生好饮酒食肉，若能饮啖，即是某父也。"驴遂饮酒数升，啖肉数脔。食毕，奋迅长鸣，泪下数行。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不纳，日加鞭捶，曰："犹足以报吾夫也。"后经丧乱，不知所终。刘子竟惭憾而死。（《太平广记》卷一三四）

上　公

宜春郡东安仁镇有齐觉寺，寺有一老僧，年九十余，门人弟子有一二世者，彼俗皆只呼为上公，不记其法名也。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上公偶一夜，梦见一老姥，衣青布之衣，拜辞而去，云："只欠寺内钱八百。"上公觉而异之，遂自取笔书于寝壁，同住僧徒亦无有知之者。不三五日后，常住有老牸牛一头，无故而死，主事僧于街市鬻之，只酬钱八百。如是数处，不移前价。主事僧具白上公云："常住牛死，欲货之，屠者数辈，皆酬价八百。"上公叹曰："偿债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寝所，读壁上所题处，无不嗟叹。（《太平广记》卷一三四）

晋高祖

清泰中，晋高祖潜龙于并部也，常一日从容谓宾佐云："近因昼寝，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与天子连镳于路，过旧第。天子请某入某第，其逊让者数四，不得已，即促辔而入。至厅事下马，升自阼阶，西向而坐，天子已驰车去矣。其梦如此。"群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太平广记》卷一三八）

孙　偓

长安城有孙家宅，居之数世，堂室甚古。其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孙氏初犹障蔽之，不欲人见，期年之后，渐渐滋茂，以至柱身通体而变，坏其屋上冲，秘藏不及。衣冠士庶之来观者，车马填咽。不久，偓处岩廊，储居节制，人以为应三槐之朕，亦甚异也。近有孙炜，乃偓之嗣，备言其事。（《太平广记》卷一三八）

戴思远

梁朝将戴思远任浮阳日，有部曲毛璋，为性轻悍，常与数十卒追捕盗贼，远宿于逆旅。毛枕剑而寝。夜分，其剑忽大吼，跃出鞘外。从卒闻者，愕然惊异。毛亦神之，乃持剑咒曰："某若异日有此山河，尔当更鸣跃，否则已。"毛复寝未熟，剑吼跃如初，毛深自负之。其后戴离镇，毛请留，戴从之。未几，毛以州归命于唐庄宗，庄宗以毛为其州刺史，后竟帅沧海。（《太平广记》卷一三八）

张　籛

密牧张籛少年时，常有一飞鸟，状若尺鹦，衔一青铜钱，堕于张怀袖间。张异之，常系钱于衣冠间。其后累财巨万，至死物力不衰。即飞鸟堕钱，将富之祥也。（《太平广记》卷一三八）

齐州民

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曰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自云：壮年时，穷贱至极，与妻佣舂以自给。忽一宵，舂未竟，其杵忽然有声，视之，已中折矣。夫妇相顾愁叹，久之方寐。凌旦既寤，一新杵在臼旁，不知自何而至。夫妇前视，且惊且喜。自是因穿地，颇得隐伏之货，以碓杵为神鬼所赐，乃宝而藏之。遂弃舂业，渐习商估，数年之内，其息百倍，家累千金。夫妇神其杵，即被以文绣，置于匮匣中，四时致祭焉。自后夫妇富且老，及其死也，物力渐衰，今则儿孙贫之矣。（《太平广记》卷一三八）

秦城芭蕉

天水之地，迩于边陲，土寒，不产芭蕉。戎师使

人与兴元求之，植二本于亭台间。每至入冬，即连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间，有童谣曰："花开来裹，花谢来裹。"而又节气变而不寒，冬即和煦，夏即暑毒，甚于南中。芭蕉于是花开，秦人不识，远近士女来看者，填咽衢路。寻则蜀人犯我封疆，自尔年年一来，不失芭蕉开谢之候。乙亥岁，岐陇援师不至，自陇之西，竟为蜀人所有。暑湿之候，一如巴邛者。盖剑外节气，先布于秦城，童谣之言，不可不察。(《太平广记》卷一四〇)

睿陵僧

睿陵之侧，有贫僧居之，草衣芒屦，不接人事。尝燔木取灰贮之，亦有施其资镪者，得即藏于灰中，无所使用。出入必挽一拖车，谓人曰："此是驷马车，汝知之乎？他日，必有龙舆凤辇，萃于此地。"居人罔测其由。及汉高祖皇帝因山于此，陵寝陶器，所用须灰。僧贮灰甚多，至于毕功，资用不阙。又于灰积中颇获资镪，辇辂之应，不差毫里。因山既毕，僧亦化灭。睿陵行礼官寮，靡不知矣。(《太平广记》卷一四〇)

庞从

唐昭宗乾宁丙辰岁，朱梁太祖诛不附己者。兖师朱瑾亡命淮海，梁祖命徐师庞从（旧名师古），会军五万于青口（东晋命谢安伐青州，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其流以利运漕，故谓之青州派，其实泗水也，浮磬石在下邳）。所屯之地，盖兵书谓之绝地，人不驾肩。行一舍，方至夷坦之处。时梁祖命腹心者监护之，统师莫之能御。未信宿，朱瑾果自督数万而至。从闻瑾亲至，一军丧魄。及战，无敢萌斗志，或溺或浮，唯一二获免。先是瑾军未至前，部伍虚惊，尤多怪异。刁斗架自行于军帐之前，家属在徐州，亦凶怪屡见。使宅之后，素有妖狐之穴，或府主有灾即见。时命僧于雕堂建道场（盖多狐妖，故画雕于中）。统未亡之前，家人望见燕子楼上，有妇人衣红，白昼凭栏而立，见人窥之，渐移身退后而没。时登楼之门，皆扃鐍之。不数日，凶问至。(《太平广记》卷一四四)

桑维翰

魏公桑维翰尹开封。一日，尝中夜于正寝独坐，忽大惊悸，如有所见，向空厉声云："汝焉敢此来！"如是者数四，旬日愤懑不已，虽齐体亦不敢有所发问。未几，梦已整衣冠，严车骑，将有所诣。就乘之次，忽所乘马亡去，追寻莫知所在。既寤，甚恶之，不数日及难。(《太平广记》卷一四五)

房知温

故青帅房公知温，少年与外弟徐栶为盗于兖郓之境，昼则匿于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间，二鬼至。一鬼曰："此有节度上主，宜缓之。"与外弟俱闻之，二人相问曰："适闻外面语否？"徐曰："然。"房曰："吾与汝未知孰是。来宵汝当宿于他所，吾独在此以验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复曰："昨夜贵人尚在矣。"房闻之喜，后果节制数镇，官至太师、中书令、东平王。则知《晋书》说魏阳元闻鬼以三公呼之，为不谬矣。(《太平广记》卷一五八)

窦梦征

朱梁翰林窦学士梦征，以文学称于世。时两浙钱尚父有元帅之命，窦以钱公无功于本朝，僻在一方，坐邀渥泽，不称是命，乃抱麻哭于朝。翌日，窦谪掾于东州。及失意被谴，尝郁郁不乐。曾梦有人谓曰："君无自苦，不久当复故职。然将来慎勿为丞相，苟有是命，当万计避之。"其后窦复居禁职。有顷，迁工部侍郎。窦忽忆梦中所言，深恶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逊避，未几果卒。(《太平广记》卷一五八)

许生

汴州部押衙朱仁忠家有门客许生，暴卒，随使者入冥，经历之处，皆如郡城。忽见地堆粟千石，中植一牌曰："金吾将军朱仁忠食禄。"生极讶之。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人乃误追之矣。"谓生曰："汝可止此，吾将白于阴君，然慎勿窥吾簿。"吏既出，生潜目架上有签牌曰："人间食料簿。"生潜忆主人朱仁忠不食酱，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晓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责之。生恐惧谢过，告吏曰："某乙平生受朱仁忠恩，知其人性不食酱，是敢窃食簿验之，愿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于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还。其径路微细，随使者而行。忽见一妇女，形容憔悴，衣服褴褛，抱一孩子，拜于道傍，谓生曰："妾是朱仁忠亡妻。顷年因产而死，竟未得受生，饥寒尤甚，希君济以资缗数千贯。"生以无钱辞之，妇曰："所求者，楮货也。君还魂后，可致而焚之，兼望仁忠与写《金光明经》一部忏之，可指生路也。"既而先行，直抵相国寺，将踰其阈，为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既悲喜，问其冥间之事。生曰："君非久，必任金吾将军。"言其牌粟之事，又话见君亡妻，言其形实无差。后与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后，忽觉酱香，今嗜之颇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验也。自尔朱写经毕，许生燔纸数千，其妇于寐中辞谢而去。朱果为金吾将军。显晦之事，不差毫里矣。(《太平广记》卷一五八)

阴君文字

顷岁有一士人，尝于寝寐间若被官司追摄，因随使者而去。行经一城，云是镇州，其间人物稀少。又经一城，云是幽州，其间人物众广。士人乃询使者曰："镇州萧疏，幽州繁盛，何其异乎？"使者曰：

“镇州虽然少人，不日亦当似幽州矣。”有顷至一处，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见士人至前，即曰：“误追此人来，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阴司，乃前启阴官曰：“某虽蒙放还，愿知平生官爵所至。”阴官命取纸一幅，以笔墨画纸，作九个圈子，别取青笔，于第一个圈子中，点一点而与之。士人置诸怀袖，拜谢而退。及寤，其阴君所赐文字，则宛然在怀袖间，士人收藏甚秘。其后镇州兵士相继杀伤甚众，故知阴间镇州，即日人众，当不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录事参军，绌缕而卒。阴官画九圈子者，乃九州也。冀州为九州之第一，故点之。其点青者，言士人只止于录事参军，绿袍也。（《太平广记》卷一五八）

贫　妇

谚云：“一饮一啄，系之于分。”斯言虽小，亦不徒然。常见前张宾客澄言，顷任镇州判官日，部内有一民家妇，贫且老，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或有哀其穷贱，形体袒露，遗一单衣。其妇得之，披展之际，而未及体，若有人自后掣之者，举手已不知衣所在。此盖为鬼所夺也。（《太平广记》卷一五八）

灌园婴女

顷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于婚娶。经数十处，托媒氏求问，竟未谐偶，乃诣善《易》者以决之。卜人曰：“伉俪之道，亦系宿缘。君之室，始生二岁矣。”又问：“当在何州县，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见灌园为业，只生一女，当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门第才望，方求华族，闻卜人之言，怀抱郁快，然未甚信也，遂诣滑质其事。至则于滑郭之南寻访，果有一蔬圃。问老圃姓氏，与卜人同。又问有息否，则曰：“生一女，始二岁矣。”秀才愈不乐。一日，伺其女婴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诱引女婴使前，即以细针内于颐中而去。寻离滑台，谓其女婴之死矣。是时，女婴虽遇其酷，竟至无恙。生五六岁，父母俱丧，本乡县以孤女无主，申报廉使，廉使即养育之。一二年间，廉使怜其黠慧，育为已女，恩爱备至。廉使移镇他州，女亦成长。其问卜秀才，已登科弟，兼历簿官，与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经由，投刺谒廉使，一见慕其风采，甚加礼遇，问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为人，乃以幼女妻之，潜令道达其意，秀才欣然许之。未几成婚，廉使资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过所望，且忆卜者之言，颇有责其谬妄耳。其后每因天气阴晦，其妻辄患头痛，数年不止。为访名医，医者曰：“病在顶脑间。”即以药封脑上，有顷，内溃出一针，其疾遂愈。因潜访廉使之亲旧，问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谬也。襄州从事陆宪尝话此事。（《太平广记》卷一六〇）

王　晖

西蜀将王晖尝任集州刺史。集州城中无水泉，民皆汲于野外。值岐兵急攻州城，且绝其水路，城内集渴，旬日之间，颇有死者。王公乃中夜有所祈请，哀告神祇。及寐，梦一老父告曰：“州狱之下，当有美泉。”言讫而去，王亦惊寤。迟明，且命畚锸，于所指之处掘数丈，乃有泉流。居人饮之，蒙活甚众。岐兵比知城中无水，意将坐俟其毙。王公使汲泉水数十罂，于城上扬而示之，其寇乃去。是日，神泉亦竭，岂王公精诚之所感耶？疏勒拜井之事，固不虚耳。王后致仕，家于雍州，尝言之，故记耳。（《太平广记》卷一六二）

裴　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录事参军，未赴任，遇盗，劫剽殆尽，告敕历任文簿，悉无孑遗。遂于近邑求丐故衣，迤逦假货，却返逆旅。旅舍府逼裴晋公第。时晋公在假，因微服出游侧近邸，遂至湖纠之店，相揖而坐。与语周旋，问及行止。纠曰：“某之苦事，人不忍闻。”言发涕零，晋公悯之。细诘其事，对曰：“某主京数载，授官江湖，遇寇荡尽，唯残微命，此亦细事尔。其如某将娶而未亲迎，遭郡牧强以致之，献于上相裴公，位亚国号矣。”裴曰：“子室之姓氏，何也?”答曰：“姓某，字黄娥。”裴时衣紫袴衫，谓之曰：“某即晋公亲校也，试为子侦。”遂问姓名而往。纠复悔之，此或中令亲近，入而白之，当致其祸也，寝不安席。迟明，诣裴之宅侧侦之，则裴已入内。至晚，有颜衣吏诣店，颇怱遽，称令公召。纠闻之惶惧，仓卒与吏俱往。至第斯须，延入小厅，拜伏流汗，不敢仰视。即延之坐，窃视之，则昨日紫衣押牙也。因首过再三，中令曰：“昨见所话，诚心恻然，今聊以慰其憔悴矣。”即命箱中官诰授之，已再除湖州矣。纠喜跃未已，公又曰：“黄娥可于飞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装千贯，与偕赴所任。（《太平广记》卷一六七）

发冢盗

光启、大顺之际，褒中有盗发冢墓者，经时搜索不获，长吏督之甚严。忽一日擒获，置于所司，淹延经岁，不得其情，拷掠楚毒，无所不至。款古即具，连及数人，皆以为得之不谬矣。及临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岂容枉杀平人者乎？发冢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之中，不为获擒，而斯人何罪，欲杀之，速请释放。”旋出丘中所获之赃，验之，略无差异。具狱者亦出其赃，验之无差。及藩帅躬自诱而问之，曰：“虽自知非罪，而受箠楚不禁，遂令骨肉伪造此赃，希其一死。”藩帅大骇，具以闻于朝廷，坐其狱吏。枉陷者获免，自言者补衙职而赏之。（《太平广记》卷一六八）

郑　雍

郑雍学士未第时，求婚于白州崔相公远。才允

许，而博陵有事，女则随例填宫。至朱梁开平之前，崔氏在内托疾，敕令出宫，还其本家。郑则复托媒氏致意，选日亲迎。士族婚礼，随其丰俭，亦无所阙。寻有庄盆之感，又杖经期周，莫不合礼，士林以此多之，美称籍甚。场中翘足望之，一举中甲科（封尚书牓下），脱白，授秘校，兼内翰，与丘门同敕入，不数载而卒。（《太平广记》卷一六八）

王殷

王殷，梁开封尹瓒之犹子也。乾化中，为徐州连率。众叛拒命，杀害使臣，点阅市井而授甲焉。有亲随苗温与数辈，度其必不济，窃谋作乱。事泄被擒，刳心而死。其妻配隶别部军校，殊不甘，挟短刃，割乳而殒。闻者无不嗟尚。（《太平广记》卷一六八）

刘崇龟

刘崇龟镇南海之岁，有富商子少而白皙，稍殊于稗贩之伍。泊船于江，岸上有门楼，中见一姬年二十余，艳态妖容，非常所睹，亦不避人。得以纵其目逆，乘便复言："某黄昏当诣宅矣。"无难色，颔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启扉伺之。比子未及赴约，有盗者径入行窃，见一房无烛，即突入之，姬即欣然而就之。盗乃谓其见擒，以庖刀刺之，遗刀而逸，其家亦未之觉。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户，即践其血，汰而仆地。初谓其水，以手扪之，闻鲜血之气未已，又扪着有人卧，遂走出。径登船，一夜解维。比明，已行百余里。其家迹其血至江岸，遂陈状之。主者讼穷诘岸上居人，云："某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径发。"即差人追及，械于圄室，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其家以庖刀纳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设，合境庖丁宜集于球场，以候宰杀。"屠者既集，乃传令曰："今日既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于厨而去。府主乃命取诸人刀，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早，各令诣衙请刀，诸人皆认本刀而去。唯一屠最在后，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诘之，对曰："此非某刀。"又诘以何人刀，即曰："此合是某乙者。"乃问其住止之处，即命擒之，则已窜矣。于是乃以他囚之合处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之于市，窜者之家，旦夕潜令人伺之。既毙其假囚，不一两夕，果归家，即擒之，具首杀人之咎，遂置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奸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狱，可谓明矣。（《太平广记》卷一七二）

杀妻者

闻诸耆旧云：昔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为奸盗所杀，但不见其首，支体具在。既悲且惧，遂告于妻族。妻族闻之，遂执婿而入官丞，行加诬云："尔杀吾爱女。"狱吏严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诬杀人，甘其一死。疑案既成，皆以为不缪，郡主委诸从事。从事疑而不断，谓使君曰："某滥尘幕席，诚宜竭节。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误举典刑，岂能追悔也，必请缓而穷之。且为夫之道，孰忍杀妻，况义在齐眉，曷能断颈。纵有隙而害之，盍作脱祸之计也，或推病殒，或托暴亡，必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使君许其谳义。从事乃别开其第，权作狴牢，慎择司存，移此系者，细而劾之，仍给以酒食汤沐，以平人待之，键户棘垣，不使系于外。然后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来应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去处文状。既而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共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女首级。遂将首对尸，令诉者验认，云："非也。"遂收豪家鞫之，豪家伏辜而具款，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尸易此良家之妇，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弃市。吁，伍辞察狱，得无慎乎！（《太平广记》卷一七二）

卷二

葛周

梁葛侍中周镇兖之日，尝游从此亭。公有厅头甲者，年壮未婚，有神彩，善骑射，胆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时诸姬妾并侍左右。内有一爱姬，乃国色也，专宠得意，常在公侧。甲窥见爱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顾问，至于再三，甲方流眄于殊色，竟忘其对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罢，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惧，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计忆公所处分事。数日之间，虑有不测之罪。公知其忧甚，以温颜接之。未几，有诏命公出征，拒唐师于河上。时与敌决战，交锋数日，敌军坚阵不动。日暮，军士饥渴，殆无人色。公乃召甲谓之曰："汝能陷此阵否？"甲曰："诺。"即揽辔超乘，与数十骑驰赴敌军，斩首数十级，大军继之，唐师大败。及葛公凯旋，乃谓爱姬曰："大立战功，宜有酬赏，以汝妻之。"爱姬泣涕辞命，公勉之曰："为人之妻，可不愈于为人之妾耶？"令具饰资妆，其直数千缗。召甲告之曰："汝立功于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职。"此女即所目也。甲固称死罪，不敢承命，公坚与之，乃受。噫！古有绝缨盗马之臣，岂逾于此。葛公为梁名将，威名著于敌中，河北谚曰"山东一条葛，无事莫撩拨"云。（《太平广记》卷一七七）

郑昌图

广明年中，凤翔副使郑侍郎昌图未及第前，尝自任以广度弘襟，不拘小节，出入游处，悉恣情焉。洎至舆论喧然，且欲罢举。其时同里有亲表家仆，自宋亳庄上至，告其主人云："昨过洛京，于谷水店边逢见二黄衣使人西来，某遂与同行。至华岳庙前，二黄衣使与某告别，相揖于店后面，谓某曰：'君家郎君

应进士举无?’仆曰：‘我郎主官已高，诸郎君见修学次。’又问曰：‘莫亲戚家儿郎应无?’曰：‘有。’使人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牓之使也。自泰山来到金天处，押署其牓，子幸相遇。’仆遂请窃窥其牓，使者曰：‘不可，汝但记之。’遂画其地曰：‘此年状头姓，偏傍有阝，名两字，下一字在口中。牓尾之人姓，偏傍亦有此阝，名两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记之记之!’”遂去。郑公亲表颇异其事，遂访岐副具话之，具勉以就试。昌图其年状头及第，牓尾邹希回也，姓名画点皆同。(《太平广记》卷一八三)

杨玄同

唐天祐年，河中进士杨玄同老于名场。是岁颇亦彷徨，未涯兆朕，宜祈吉梦，以卜前途。是夕，梦龙飞天，乃六足。及见牓，乃名第六，则知固有前定矣。(《太平广记》卷一八四、《永乐大典》卷一三一三九)

高 辇

礼部贡院凡有牓出，书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阴注阳受，淡墨书者，若鬼神之迹耳，此名鬼书也。”范质云：“未见故实。涂说之言，未敢为是。”尝记未应举日，有登第者相告，举子将策名，必有异梦。今聊记忆三数梦，载之于此。高辇应举，梦雷电晦冥，有一小龙子在前，吐出一石子，辇得之。占者曰：“雷电晦冥，变化之象，一石十科也。将来科第，其十数矣。”及将放牓，有一吏持主文帖子至。问小吏姓名，则曰：“姓龙”，询其名第高卑，则曰“第十人”。又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履于卧榻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履于卧榻上行，履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王汀应举时，至滑州旅店，梦射王慎征，一箭而中。及将放牓，或告曰：“君名第甚卑。”汀答曰：“苟成名，当为第六人。”及见牓，果如所言。或者问之，则告以梦：“王慎征则前年第六人及第，今射而中之，故知亦此科第也。”质于癸巳年应举，考试毕场。自以孤平初举，不敢决望成名。然忧闷如醉，昼寝于逆旅，忽有所梦。寐未吡间，有九经蒋之才相访，即惊起而坐，且告以梦，梦被人以朱笔于头上乱点，已牵一胡孙如驴许大。蒋即以梦占之曰：“君将来必捷，兼是第三人矣。”因问其说，即曰：“乱点头者，再三得也；朱者，事分明也；胡孙大者为猿，算法圆三径一，故知三数也。”及放牓，即第十三人也。(《太平广记》卷一八四)

张 濬

张相濬富于权略，素不知兵。昭宗朝，亲统扈驾六师，往讨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帅侍郎孙揆。寻谋班师，路由平阳，平阳即蒲之属郡也。牧守姓张，即蒲帅王珂之大校。珂变诈难测，复虑军旅经过，落其诡计。濬乃先数程而行，泊于平阳之传舍，六军相次，由阴地关而进。濬深忌晋牧，复不敢除之。张于一舍郊迎，既驻邮亭。濬令张使君升厅，茶酒设食毕，复命茶酒，不令暂起，仍留晚食。食讫，已晡时，又不令起，即更茶数瓯。至张灯，乃许辞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遥观一如交谈之状。珂性多疑，动有警察。时侦事者寻已密报之云：“刺史与相国密话竟夕。”珂果疑，召张问之曰：“相国与尔，自旦至暮，所话何?”对云：“并不交言。”王殊不信，谓其不诚，戮之。六师乃假途归京，了无纤虑。后判邦计，诸道各致纨绮之类，并不受之。乃命专人面付之曰：“尔述吾意，以此物改充军行所费之物，锅幕布槽啖马药，土产所共之物，咸请备之。”于是诸藩镇欣然奉之。以至军行十万，所要无阙，皆心匠之所规画。梁祖忌之，潜令刺客杀之于是水庄上。(《太平广记》卷一九〇)

村 妇

昭宗为梁主劫迁之后，岐凤诸州，各蓄甲兵甚众，恣其劫掠以自给。成州有僻远村墅，巨有积货，主将遣二十余骑夜掠之。既仓卒至，罔敢支吾，其丈夫并囚缚之，罄搜其货，囊而贮之。然后烹豕犬，遣其妇女羞馔，恣其饮啖。其家尝收莨菪子，其妇女多取之熬捣，一如辣末，置于食味中，然后饮以浊醪。于时药作，竟于腰下拔剑掘地曰：“马入地下去也。”或欲入火投渊，颠而后仆。于是妇女解去良人执缚，徐取骑士剑，一一断其颈而瘗之。其马使人逐官路，箠而遣之，罔有知者。后地土改易，方泄其事。(《太平广记》卷一九〇)

王 宰

丁丑岁，蜀师戍于固镇。有巨师曰费铁觜者，本于绿林部下将卒，其人也，多使人行劫而纳其货。一日，遣都将领人攻河池县。有王宰者，失其名，少壮而勇，只与仆隶十数辈止于公署。群盗夜至，宰启扉而俟之，格斗数刻，宰中镞甚困。贼将踰其阈，小仆持短枪，靠扉而立，连中三四魁首，皆应刃而仆，肠胃在地焉。群盗于是舁尸而遁。他日，铁觜又劫村庄。才合夜，群盗至村，或排闼而入者，或四面坏壁而入。民家灯火尚荧煌，丈夫悉遁去，唯一妇人以杓挥釜汤泼之，一二十辈无措手，为害者皆狼狈而奔散。妇人但秉杓据釜，略无所损蔑。旬月后，铁觜部内数人，有面如疮癞者，费终身耻之。(《太平广记》卷一九二)

段成式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征引典故，无

一事重叠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实。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赡。山简云："吾年四十，不为家所知。"颇亦类此。（《太平广记》卷一九七）

江陵书生

江陵南门之外，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三尺许，具体而微。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数百年前，此州忽为洪涛所漫，未没者三二版。州帅惶惧，不知所为。忽有人白之曰：'州之郊墅间，有一书生博读甚广，才智出人，请召询之。'及召问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门。仆尝读《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置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后闻版筑此城，毁其旧制，是以有此怀襄之患。请掘而求之。'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荆帅于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绝。今于其上又起屋宇，志其处所。"旋以《息壤记》验之，不谬。（《太平广记》卷一九七、《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六）

陈　琡

陈琡，鸿之子也，鸿与白傅传《长恨词》，文格极高，盖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铨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与之交。同院有小计姓武，亦元衡相国之后，盖汾阳之坦床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与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绦，焚香习禅而已。或一年半载，与妻子略相面焉。在职之时，唯流沟寺长老与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见。自述《檀经》三卷，今在藏中。临行，留一章与其僧云："行若独轮车，常畏大道覆。止若圆底器，常恐他物触。行止既如此，安得不离俗。"乾符中，弟琏复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阳棹小舟，至于彭门，与弟相见。薛公重其为人，延请入城，遂坚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践公门矣。"薛乃携舟造之，话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太平广记》卷二〇二、又见《类说》卷五四、唐诗纪事卷六六）

王仁裕

晋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学士王仁裕夜直。闻禁中蒲牢，每发声，如叩项脑之间，其钟忽撞作索索之声，有如破裂，如是者旬余。每与同职默议，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晋帝果幸于梁汴，石渠金马，移在雪宫，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征。（《太平广记》卷二〇三）

王仁裕

后唐清泰之初，王仁裕从事梁苑，时范公延光师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诸幕寮，饯朝客于折柳亭。乐则于羽，而响铁独有宫声，洎将掺执，竟不谐和。王独讶之，私谓戎判李大夫式、管记唐员外猷曰："今日必有俦张之事，盖乐音不和，今诸音举羽，而独扣金有宫声。且羽为水，宫为土，水土相克，得无忧乎?"于时筵散，朝客西归。范公引宾客，绁鹰犬，猎于王婆店北，为奔马所坠，不救于荒陂。自辰巳至午后，绝而复苏。乐音先知，良可至矣。（《太平广记》卷二〇四）

厉归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厉归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官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纻，制作甚妙，多被雀鸽粪秽其上。归真遂于殿壁画一鹞，笔迹奇绝，自此雀鸽无复栖止此殿。其画至今尚存。归真尤能画折竹野鹊。后有人传，归真于罗浮山上升。（《太平广记》卷二一三、《类说》卷五四）

高　骈

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煨烬。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于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所恨矣。"时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监刑者即缓之，驰白于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以膏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太平广记》卷二一九）

田令孜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工召遍，至于国师待诏，了无其征。忽见亲知白田曰："西市饮子，何妨试之?"令孜曰："可。"遂遣仆人，驰乘往取之，仆人得药，鞭马而回。将及近坊，马蹶而覆之，仆既惧其严难，不复取云，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以给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药之所来，遂偿药家甚厚。饮子之家，声价转高，此盖福医也。近年，邺都有张福医者亦然，积货甚广，以此有名，为蕃王挈归塞外矣。（《太平广记》卷二一九）

于　遘

近朝中书舍人于遘，尝中蛊毒，医治无门，遂长

告，渐欲远适寻医。一日，策杖坐于中门之外，忽有钉铰匠见之，问曰："何苦而羸苶如是?"于即为陈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为某钤出一蛇而愈。某亦传得其术。"遘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细事耳。来早请勿食，某当至矣。"翊日，果至，请遘于舍檐下，向明张口，执钤俟之。及欲夹之，差跌而失，则又约以来日。经宿复至，定意伺之，一夹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许，赤色，粗如钗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复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赠遗，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数觞而别。(《太平广记》卷二一九)

颜燧

京城及诸州郡阛阓中，有医人能出蛊毒者，目前之验甚多，人皆惑之，以为一时幻术，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颜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觉心肝有物唼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后瘦瘁，皮骨相连，胫如枯木。偶闻有善医者，于市中聚众甚多，看疗此病，颜试召之。医生见曰："此是蛇蛊也，立可出之。"于是先令炽炭一二十斤，然后以药饵之。良久，医工秉小钤子于傍，于时觉咽喉间有物动者，死而复苏。少顷，令开口，钤出一蛇子长五七寸，急投于炽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时而成烬。其臭气彻于亲邻，自是疾平，永无啮心之苦耳。则知活变起虢肉徐甲之骨，信不虚矣。(《太平广记》卷二一九)

申光逊

近代曹州观察判官申光逊，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孙仲敖，寓居于桂，交、广人也。申往谒之，延于卧内，冠簪相见曰："非慵于巾栉也，盖患脑痛尔。"即命醇酒升余，以辛辣物洎胡椒、干姜等屑仅半杯，以温酒调，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筒，如今之笙项，安于鼻窍。吸之至尽，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盖鼻饮蛮獠之类也。(《太平广记》卷二二〇)

田承肇

王蜀将田承肇，常领骑军戍于凤翔。因引骑潜出，解鞍憩于林木之下，面前忽见方圆数尺静地中，有小树子一茎高数尺，并无柯叶，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玩弄，以手上下摩娑。顷刻间，手指如中毒药，苦不禁，于是鞭马归营。至，臂膊已粗于桶。时有村妪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将不救。妪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戏处，喷毒在树木间。扪者树枝立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之，果获二蛇，长六七寸，毙之。妪遂禁勒，自膊间趁，渐渐下至于腕，又并趁入食指，尽食指一节，趁之不出，蹙成一球子许肉丸。遂以利刀断此一节，所患方除。其断下一节，巨如一气球也。(《太平广记》卷二二〇)

蛇毒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帖之艾炷，当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啮即当啮处灸之，引去毒气，即止。(《太平广记》卷二二〇)

程逊

晋太常卿程逊足下有龟文，尝招相者视之。相者告曰："君终有沈溺之厄。"其后使于浙右，竟葬于海鱼之腹。常谓《李固传》云："固足履龟纹，而位至三公，卒无水害。"同事而异应也。(《太平广记》卷二二三)

真阳观

新淦县有真阳观者，即许真君第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庄田，颇为邑民侵据。唐僖宗朝，南平王钟传据江西八州之地。时观内因修元斋，忽有一香炉自天而下。其炉高三尺，下有一盘，盘内出莲花一枝，花有十二叶，叶间隐出一物，即十二属也。炉顶上有一仙人，戴远游之冠，着云霞之衣，相仪端妙。左手搘颐，右手垂膝，坐一小磐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桧之状，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时，凡有邑民侵据本观庄田，即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惊惧，即以其田还观，莫敢逗留，南平王闻其灵异，遣使取炉，至江西供养。忽一夕失炉，寻之却至旧观，道俗目之为瑞炉。故丞相乐安公孙偓南迁，路经此观，留题末句云："好是步虚明月夜，瑞炉蜚下醮坛前。"其瑞炉比如金色，轻重不定，寻常举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盗者窃之，虽数人亦不能举。至今犹在本观，而不能复蜚矣。(《太平广记》卷二三二)

陴湖渔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周数百里，两州之莞蒲萑苇，迨芰荷之类，赖以资之。唐天祐中，有渔者于网中获铁镜，亦不甚涩，光犹可鉴面，阔六五寸，携以归家。忽有一僧及门，谓渔者曰："君有异物，可相示乎?"答曰："无之。"僧曰："闻君获铁镜，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将往所得之处照之，看有何睹。"如其言而往照，见湖中无数甲兵。渔者大骇，复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传，湖本陴州沦陷所致，图籍亦无载焉。(《太平广记》卷二三二)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绫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裛，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

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绫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觅，可奉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焉。（《太平广记》卷二三八）

李延召

王蜀将王宗俦帅南梁日，聚粮屯师，日兴工役，凿山刊木，略不暂停，运粟泛舟，军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释氏，军中皆右执凶器，左秉佛书，诵习之声，混于刁斗。时有健卒李延召，继年役于三泉黑水以来，采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设诈陈状云："近者得见诸佛如来，乘舆跨象，出入岩崖之中，飞升松柏之上，如是之报甚频。某虽在戎门，早归释教，以其课诵至诚，是有如此感应。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将来希证无上之果。"宗俦判曰："虽居兵籍，心在佛门，修心于行伍之间，达理于幻泡之外，归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壮哉貔貅，何太猛利，大愿难阻，真诚可嘉。准状付本军，除落名氏，仍差虞候监截一足讫，送真元寺收管洒扫。"延召比欲矫妄免其役，及临断足时，则怖惧益切。于是迁延十余日，哀号宛转，避其锋铓。宗俦闻之，大笑而不罪焉。（《太平广记》卷二三八）

俳优人

太祖入觐昭宣，昭宗开宴，坐定，伶伦百戏在焉。俳恒真颂圣，先祝帝德，然后说元勋梁王之功业曰："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生之贤。"九优太史胡趱应曰："酌然如此，四海之内共知，固教朝廷如东向。"侍宴臣僚无不失色，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怿，如无奈何。趱又自好博奕。尝独跨一驴，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归，年岁之间，不曾暂辍。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与都知于后院喂饲驴子。"趱甚感之，夜则跨归。一日，非时宣召，趱仓忙索驴。及牵前至，则觉喘气，通体汗流，乃正与主人拽硙耳。趱方知自来与其家拽磨。明早，复展步而至。主人亦曰："与都知抬举驴子。"曰："驴子今日偶来不得。"主人曰："何也""趱曰："只从昨回宅，便患头旋恶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将息。"主人亦大笑。盖以趱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经年与人旋硙亨利，亦数为同人对衙揶揄之。（《太平广记》卷二五二）

不调子

有不调子，恒以滑稽为事。辈流间有慧黠过人，性识机警者，皆被诱而玩之。尝与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将欲登路。同船客有驴瘦劣，尾仍偏，不调子坚劝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驴有异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价市之。既舍楫登途，果尩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调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调曰："得之矣，请贳酒三五杯，然后奉为话其故事。"秀士又俛挽贯而饮之。及举爵，言之曰："君不闻杜荀鹤诗云'就船买得鱼偏美，踏雪沽来酒倍香'乎？请君买驴沽酒者，盖为杜诗有之，非无证据。"秀士被买而玩之，殊不知觉，至是方悟焉。（《太平广记》卷二五二）

司马都

前进士司马都居于青丘，尝以钱二万，托戎帅王师范下军将市丝。经年，丝与金并为所没。都因月旦趋府，谒王公，偶见此人，问之。其人貌状，魁伟髯觊，凶顽发怒，欲自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须，色斯举矣；望千寻之玉甃，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毙军将于枯木。（《太平广记》卷二五二）

李任为赋

天成年，卢文进镇邓，因出城，宾从偕至。舍人韦吉亦被召，年老，无力控驭。既醉，马逸，东西驰桑林之中，被横枝骨挂巾冠，露秃而奔突，仆夫执从，则已坠矣。旧患肺风，鼻上瘾疹而黑，卧于道周，幕客无不笑者。从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占一韵而赋之。赋项云："当其厅子潜窥，衙官共看，喧呼于麦垅之里，偃仆于桑林之畔。蓝搀鼻孔，真同生铁之椎；靦甸骷髅，宛是熟铜之镬。"余不记之，闻之者无不解颐。（《太平广记》卷二五二）

陈癞子

唐营丘有豪民姓陈，藏镪钜万，染大风疾，众目之为陈癞子。自奉之道，则不薄矣，然切讳癞字。家人妻孥，或误言者，则必遭怒，或至笞箠。宾客或言所苦减退，则酒食延待，优丰甚至，言增添，则白眼相顾耳。有游客，心利所沽，而不能禁其口。遂谒之。初谓曰："足下之疾，近日尤减。"陈亦欣然，命酒馔延接，乃赍五缗。客将起，又问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减病。"曰："何谓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渤沤子；灭者，灭却鼻孔。"长揖而去，数日不怿。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时有颖者何岸高，不敏见，既去复入，谓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忆短李相公诗，落句一联，深叶主人盛德也。"陈曰："试诵之。"时陈君处于中堂，坐碧纱帏中，左右侍立，执轻箑白帚者数辈。伶伦曰："诗云：三十年来陈癞子，如今始得碧纱幪。"遭大诟而去。（《太平广记》卷二五七）

征　君

唐肃宗之代，急于贤良，下诏搜山林草泽，有怀才抱德及匡时霸国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征君，自灵

武衣草衣，蹑芒屐，诣于国门。肃宗闻之喜曰："果有贤士应募矣。"遂召对，访时事得失，卒无一辞，但再三瞻望圣颜而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之乎？"对曰："不知。"奏曰："臣见陛下圣颜，瘦于在灵武时。"帝曰："宵旰所劳，以至于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无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闭将来贤路，俾挽除授一邑宰。洎将寒食，京兆司逐县索杏仁，以备贡奉。闻之，大为不可，独力抗之，遂诣阙请对。京兆司亦惧此征君必有异见，将奈之何。及召对，奏曰："陛下要寒节杏仁，今臣敲将来，鸟复进浑杏仁。"上哈而遣之，竟不置其罪。（《太平广记》卷二六〇）

胡令

奉先县有令姓胡，忘其名，渎货靳食，僻好博奕。邑寄张巡官，好尚既同，往来颇洽。每会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无厌倦。然宰君时入中门，少顷，又来对棋。如是日日，早入晚归，未尝设食于张，不胜饥冻。潜知之，时入盖自食而复出。及暮辞宰曰："且去也，极是叨铁。"胡唯唯而已。张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别云'极是叨铁'，出何文谓？"急令追之。既至，问："明公适云'极是叨铁'，其义家在？"张复款坐，谓曰："长官岂不知有叨铁耶？"曰："不知。"曰："还见治炉家，置一铁穳长杖乎？只此是。炉中猛火炎炽，铁汁或未销融，使此杖时时于炉中橦猛火了，却出来，移时又橦猛火了，却出来，只此是叨铁也。"言讫而去。胡入室，话于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讽其每日自入，噇猛火了，却出来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时人多以此讽之。（《太平广记》卷二六二）

郡牧

唐有膏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与之设交代之礼仪无阙者。二礼生具头冠礼衣，相其宾主，升降揖让，而新牧巑岏踧踖，敛容低视，不敢正面对礼生。及礼毕，使人再三传语，慰劳感谢，皆莫涯其意。翌日，于内阁，从礼生从容，生极惶恐，罔知去就。既坐，嚬蹙低语曰："贤尊安否？"礼生唯唯。又曰："顷年营大事时，极烦贤尊心力。"生亦瞢然。及罢，有亲知细询之，乃曰瞢："此礼生缘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谢。"且士流中亦有故为轻薄者，亦有昧于菽爽不能分别者，信而有之。（《太平广记》卷二六二、《说郛》弓四八）

张咸光

梁龙德年，有贫衣冠张咸光，游丐无度于梁宋之间。复有刘月明者，与咸光相类，常怀匕著，每游贵门，即遭虐戏，方飧则夺其匕著，则袖中出而用之。梁驸马温积谏议权判开封府事，咸光忽遍诣豪门告别。问其所诣，则曰："往投温谏议也。"问："有何绍介而往？"答曰："顷年大承记录，此行必厚遇也。大谏尝制《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云：'馒头似碗，胡饼如簏，畅杀刘月明主簿，喜杀张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顾盼。"闻者绝倒。（《太平广记》卷二六二、《说郛》弓四八）

道流

□□□□□任兴元节判，离秦州乡地，未及岁年，忽有来寻师者。赍亲表施州刺史刘缄封，衣紫而来，兼言往洋州求索。询其行止，云："某忝窃乡关之分，先于秦州西升观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当离乡日，观中无此道流，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忿忿而过。旬月间，自洋源回，薄有所获，告辞之意，亦甚挥遽。遂设计延伫，拂榻止之。夜静，沃以醴醪数瓯，然后徐询之曰："尊师身边紫绶，自何而得，宜以直诚相告。"对曰："此是先和尚命服，传而衣之。"乃是广修寺著紫僧弟子，师既殂，乃舍空门，投西升观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谓传得本师衣钵。岂有道士窃衣先和尚紫衣，未之前闻。（《太平广记》卷二六二）

市马

洛中有大寮，世籍膏粱，不分牝牡。偶市一马，都莫知其妍媸，为驵僧所欺曰："此马不唯驯良，齿及二十余岁，合直两马之资，况行不动尘，可谓驯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僧即倍获利。临去又曰："此马兼有榅桲牙出也。"于是大喜。诘旦乘出，如鹅鸭之行。及至家，矜炫曰："此马不唯驯熟，兼饶得果子牙两所。"复召僧，别赠二十。（《太平广记》卷二六二、《说郛》弓四八）

朝士使朔方

□□□跳索百戏俱呈，使臣观之如不见。□意其不足为欢笑□□别非□胡腾，使臣仰视拓拔，又斜盼胡腾，遂敛衽恭□□□位视有若惭□□之貌，逡巡舞罢，趋而前谢曰：已蒙相公排置宴筵，百戏娱乐，更不令烦贤郎□□歌舞，颇□□□，再三辞谢。盖见拓拔中有与胡腾鼻相类，乃呼作贤郎，以此轻薄之。（《太平广记》卷二六六）

轻薄士流

唐朝有轻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乐百戏以迓之。至有吞刀吐刀，吹竹按丝，走圆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见。州人曰："我使君清峻，无以悦之。"相顾忧戚。忽一日，盛夏登楼，遽令命乐。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乐也。"及至楼下，遂令色色引上。其絃匏戛击之类迭进，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末后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问："此一物何

名?”曰：“名笙，可吹之。”乐工甚有德色。方欲调弄，数声，遽止之曰：“不要动指，只一直吹之。”乐工亦禀之。遂令临槛长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赐与酒令退，曰：“吾谁要曲调，只藉尔唤风耳。”复一日，入山，召乐人。比至，怒目叱之曰：“只要长脚女人。”乐部忙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遂遣六七妇人约束长脚，鼓笛而入。乃顾诸妇升大树，各持笼子令摘树果。其辈薄徒事，如此者甚多。（《太平广记》卷二六六、《类说》卷五四）

崔 秘

天成二年，潘环以军功授棣牧，素无宾客。或有人荐崔秘者，博陵之士子也，举止闲雅，词翰亦工。潘一见甚喜，上馆以待之。经宿不复往，潘访之不获，既而辟一书生乃往。后荐主见而诘之，崔曰："潘公虽勤厚，鼻柱之左有疮，脓血常流，每被薰灼，腥秽难可堪，目之为白死汉也。”荐主大咍，崔之不顾名实而为轻薄也。盖潘常中流矢于面，骨衔其族，故负重伤。医疗至经年，其镞自出，其疮成漏，终身不痊。（《太平广记》卷二六六）

卷 三

赵思绾

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无非面剖而脍之。至食欲尽，犹宛转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万。嗟乎！倘非名所仗皇威而剿之，则孰能剪灭黔黎之猰貐。（《太平广记》卷二六九）

安道进

有安道进者，即故云州帅重霸季弟，河东人也。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忽一日，拔而玩之，谓人曰：“此剑也。可以剸钟切玉，孰敢当吾锋铓?”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夸谭。假使吾引颈承之，安能快断乎?”道进曰："真能引颈乎?”此人以为戏言，乃引颈而前，遂一挥而断。旁人皆惊散。道进携剑，日夜南驰，投于梁主。梁主壮之，俾隶淮之镇戍。有掌庾吏，进谓曰：“古人谓洞其七札为能，吾之铦镞，可彻其十札矣，尔辈安知之。”吏轻之曰：“使我开襟俟之，能彻吾腹乎?”安曰：“试敢开襟否?”吏即开其襟，道进一发而殪之，利镞迳过，植于墙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挈而南奔，昼则从于卢荻中，夜则望星斗而窜。又时看眼中神光，光多处为利方，光少处为不利。既能伏气，遂绝粒，经时抵江湖间，左挈婢，右携犬，而辙浮渡，殊无所损。淮帅得之，擢为裨将。赐与其丰。时兄重霸事蜀，亦为列校，闻弟在吴，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发一介以请之。追至蜀，亦为主将，后领兵戍于天水营长道县。重霸为招讨马步使，驻于秦亭县。民有爱子，托之于安，命之曰厅子。道进适往户外，厅子偶经行于寝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斩而投于井。其家号诉于霸，传送招讨使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闭卜户防之。蜀破，道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过，鞭背卒。（《太平广记》卷二六九）

邹仆妻

梁末龙德壬午岁，襄州都军务邹景温移职于徐，亦绾都军之务。有劲仆（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以路。至宋州东芒砀泽，素多贼盗，行旅或孤，则鲜有获免者。其日与妻偕憩于陂之半双柳树下，大咤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言粗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断之。斯仆随身兵刃，略无所施，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也。”贼谓诚至而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盖近戍逐警之卒也。其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也。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适遭屠戮之状。总首闻之，潜召其徒，俱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于市。其妇则返襄阳，还削为尼，誓终焉之志。（《太平广记》卷二七〇）

歌者妇

南中有大帅，世袭爵位，然颇恣横。有善歌者，与其夫自北而至，颇有容色，帅闻而召之。每入，辄与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帅欲私之，妇拒而不许。帅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妇于别室，多其珠翠，以悦其意。逾年往诣之，妇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娈。及就榻，妇忽出白刃于袖中，擒帅而欲刺之。帅掣肘而逸，妇逐之。适有二奴居前阖其扉，由是获免。旋遣人执之，已自断其颈矣。（《太平广记》卷二七〇）

河池妇人

梁祖攻围岐陇之年，引兵至于凤翔。秦师李茂贞，遣戎校李继朗统众救之。至则大捷，生降七千余人。及旋军，于河池县掠获一少妇，甚有颜色。继朗悦之，寝处于兵幕之下。西迈十五余程，每欲逼之。即云：“我姑严夫妒，请以死代之。”戎师怒，胁之以威，终莫能屈。师笑而悯之，竟不能犯，使人送还其家。（《太平广记》卷二七一）

秦骑将

秦骑将石某者，甚有战功。其妻悍且妒，石常患之。后其妻独处，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号救

叫喊，婢妾共击贼，遂折镡而去，竟不能害，妇十指皆伤。后数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将兵，屯于褒梁。复于军中募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数千里，侠士于是挟刃，怀家书，至其门曰："褒中信至，令面见夫人。"夫人喜出见，侠拜而授其书。捧接之际，挥刃斫之。妻有一女跃出，举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闻而救之，女十指并伤。后十年，蜀亡，归秦邦，竟与其夫偕老，死于牖下。(《太平广记》卷二七二)

李秀兰

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作诗咏蔷薇，其末句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女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矣。"竟如其言。(《太平广记》卷二七三、《类说》卷五四、《永乐大典》卷五八三九)

晋少主

开运甲辰岁暮冬，晋帝遣中使至内署，宣问诸学士云："朕昨夜梦一玉盘，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带，皆有碾文，光荧可爱。是何徵也，宜即奏来。"承旨李慎仪与同僚并表奏贺，以为玉者帝王之宝也，带者有誓功之兆，盘盂者乃守器之象，为吉梦，不敢有他占。(《太平广记》卷二七八、《说郛》弓八)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为兖州推官，东邻即牢城都校吕君之第。吕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梦乘马，自子城东门楼上。有人达意，请推官登楼，自称子城使也。与袁揖让，乃谓袁曰："吕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极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虽忝宾僚，不相统摄。"又曰："推官既不信，某自处置。"不一年，吕公被军寨中追之，有过禁系，久而停职。其宅今属袁氏，张沆尝借居之。(《太平广记》卷二八一)

邵元休

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尝说河阳进奏官潘某，为人忠信明达，邵与之善。尝因从容话及幽冥，且惑其真伪，仍相要云："异日，吾两人有先物故者，当告以地下事，使生者无惑焉。"后邵与潘别数岁，忽梦至一处，稍前进，见东序下，帟幙鲜华，乃延客之所。有数客，潘亦与焉。其间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观见潘亦在下坐，颇有恭谨之色。邵因启大僚："公旧识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须命茶，应声已在诸客之前，则不见有人送至者。茶器甚伟，邵将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摇手，止邵勿啜。邵达其旨，乃止。大僚复命酒，亦应声而至诸客之前，亦不见执器者，樽斝古样而伟。大僚揖客而饮，邵将饮之。潘复映身摇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饮。大僚又食，即有大饼餤下于诸客之前，馨香酷烈。将食，潘又止邵。有顷，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辞，潘白大僚曰："某与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颔而许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顷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即问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诬，大率如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辞而去。及寤，因访潘之存殁，始知潘已卒矣。(《太平广记》卷二八一)

目老叟为小儿

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太平广记》卷二八九)

狄仁杰祠

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醊。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庄宗观霸河朔，尝有人醉宿庙廊之下，夜分即醒，见有人于堂陛下，磬折咨事。堂中有人问之，对曰："奉符于魏州索万人。"堂中语曰："此州虚耗，灾祸频仍，移于他处。"此人曰："诺，请往白之。"遂去。少顷复至，则曰："已移命于镇州矣。"语竟不见。是岁，庄宗分兵讨镇州，至于攻下，两军所杀甚众焉。(《太平广记》卷三一三)

葛氏妇

兖之东钞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齐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齐王之爱子，其神甚灵异。相传岱宗之下，樵童牧竖，或有逢羽猎者，骑从华丽，有如侯王，即此神也。鲁之畏敬，过于天齐。失梁时，葛周镇兖部署，尝举家妇女游于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妇美容止，拜于三郎君前，熟视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闷绝久之。举族大悸，即祷神。有顷乃瘳，自是神情失常，梦寐恍惚，尝与神遇。其家惧，送妇往东京以避之。未几，其神亦至，谓妇曰："吾寻汝久矣，今复相遇。"其后信宿辄来。每神将至，妇则先伸欠呵嚏，谓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属耳伺之，则闻私窃语笑，逡巡方去，率以为常。其夫畏神，竟不敢与妇同宿。

久之，妇卒。（《太平广记》卷三一三）

庞 式

唐长兴三年，进士庞式，肄业于嵩阳观之侧，临水结庵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庵内唯薛生，东郡人也，少年纯悫，师事于式。晨兴，就涧水盥漱毕，见庵之东南林内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缝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语音清响，目光射人，香闻十余步。薛生惊异，遍拜之，问薛曰："尔何人?"生具以对。又问："尔能随吾去否?"薛辞以父母年老，期之异日。又曰："尔既不去，吾当书尔之背志之。"遂令肉袒，唯觉其背上如风之吹。书毕，却入林中，并失其处。斯须庞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见朱书字一行，字体杂以篆籀。唯两字稍若官体贵人字，余皆不别，薛生又以手扪之，数字挐破，色鲜如血。数日，香尚不销。后庞式登第，除乐乡县令，为叛帅安从进所杀。薛氏子寻归滑台，殂于家。（《太平广记》卷三一三）

仆射陂

乙未岁，契丹据河朔，晋师拒于澶渊。天下骚然，疲于战伐。翰林学士王仁裕奉使冯翊，路由于郑，过仆射陂，见州民及军营妇女。填咽于道路，皆执错彩小旗子，插于陂中，不知其数。询其居人，皆曰："郑人比家梦李卫公云：'请多造旗幡，置于陂中，我见集得无数兵，为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别献此幡帜。"初未之信，以为妖言。果旬月之间，击败胡虏。及使回，过其陂，使仆者下路，访于草际，存者尚多。（《太平广记》卷三一四）

刘 皞

汉宗正卿刘皞，忽梦一人，手执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禄，乃诘之，仍希阅己将来穷达。吏曰："作齐王判官，后为司徒、宗正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乐却为王府官职。梦觉，历历记之，亦言于亲友。后衔命使吴越，路由郓州，忽于公馆染疾，恍惚意其曾梦为齐王判官，恐是太山神天齐王也。乃令亲侍就庙，陈所梦，炷香掷茭以质之，一掷果应。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将明恳神祈，俟过海回，得以从命。频掷不允，俄卒于邮亭。（《太平广记》卷三一四）

崔练师

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辎车一乘，佣而自给，或立小小阴功，人亦不觉。一旦车于路辗杀一小儿，其父母诉官，追摄驾车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车偿死儿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练师处租来。"官司召练师，并絷之。太守栾元福。夜梦冥司崔判官谓曰："崔练师，我之侄女，何罪而絷之?"梦觉，召练师，以梦中之言告之。练师对曰："某虽姓崔，莫知是何长行。"俄而死儿复活。周高祖闻而异之，召崔练师入京，仍择道士，往晋州紫极宫修斋焉。（《太平广记》卷三一四）

邵元休

汉左司员外郎邵元休，当天复年中，尚未冠，居兖州廨宅，宅内惟乳母婢仆，堂之西序，最南是书斋。时夜向分，举家灭烛熟寐，书斋内灯亦灭。邵枕书假寐，闻堂之西，窸窣若妇人履声，经于堂阶。先至东序，皆女仆之寝室也。每至一房门，即住少时，遂闻至南廊。有阁子门，不扃键，乃推门而入，即闻轰然，若扑破磁器声。遂西入书斋，窗外微月，见一物。形状极伟，不辨其面目，长六七尺，如以青黑帛幪首而入，立于门扉之下。邵不惧，厉声叱之，仍问数声，都不酬答，遂却出，其势如风。邵欲扪枕击之，则已去矣。又闻行往堂西，其声遂绝。迟明，验其南房内，则茶床之上，一白磁器。已坠地破矣。后问人云："常有兵马留后居是宅，女卒，权于堂西作殡宫。"仍访左右，有近邻识其女者，云"体貌颇长，"盖其魄也。（《太平广记》卷三五三）

何四郎

梁时，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妆粉自业。尝于一日五更初，街鼓未鸣时，闻百步之外，有人极叫何四郎者，凡数声而罢，自是率以为常。约半月后，忽晨兴开肆毕，有一人若官僚之仆者，直前揖之云："官令召汝。"何意府尹之宅有取，未就路，仆又促之。何方束带，仆又不容，俄以衣牵之北行，达于东西之衢。何乃欲回归，仆执之尤急。何乃愈疑：将非人耶？尝闻所著鞋履，以之规地自围，亦可御其邪魅。某虽亟为之，即被掷之于屋，知其无能为也。且讶且行，情甚恍惚。遂正北抵徽安门，又西北约五七里，则昏冥矣。忽有朱门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更深，延入，烈炬荧煌，供帐华丽。唯妇人辈款接殷勤，云："是故将相之第。幼女方择良匹，实慕英贤，可就吉席。"何既睹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绝代矣。比晓，则卧于丘冢之间，寂无人迹，遂望徽安门而返。草莽翳密，堕于荒井之中。又经一夕，饥渴难状，以衣襟承露而饮之。有樵者见而问之，遂报其家，缒而出之，数日方愈。（《太平广记》卷三五三）

杨 瑊

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经藏。有法宝大师者，常于灵神佛堂之前见一白衣叟，如此者数日，怪而诘之。叟曰："余非人，乃杨书记宅之土地。"僧曰："何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兴造不辍，致其无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祸之?"答曰："彼福寿未衰，无奈之何。"言毕不见。后数年，朱瑾弃城而遁，军乱，一家皆遇害。杨名瑊，累举不第，为朱

瑾书记。(《太平广记》卷三五四)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尝居兖州，侍亲疾，家在子城东南隅。有仆人自外通刺者，署云"前某州长史许延年，"后云陈慰。继谦不乐，命延入。及束带出，则已去矣。仆云："徒步，衣故皂衣，张帽而至。裁投刺入车门，则去矣。"其年亲卒，遂以其刺兼冥钱焚之。(《太平广记》卷三五四)

邠州士人

朱梁时，有士人自雍之邠。数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进。行至旷野，忽闻自后有车骑声，少顷渐近。士人避于路旁草莽间，见三骑，冠带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谈话。士人蹑之数十步，闻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数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试为筹之。"其一曰："当以兵取。"又一曰："兵取虽优，其如君子小人俱罹其祸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为然。既而车骑渐远，不复闻其言。士人至邠州，则部民大疫，死者甚众。(《太平广记》卷三五四)

王殷

梁贞明甲戌岁，徐州帅王殷将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昼，居人咸闻通衢队伍之声。自门隙觇之，则皆青衣兵士而无甲胄，初谓州兵潜以捕盗耳。俄闻清啸相呼，或歌或叹，刀盾矛槊，嚣隘闾巷，怪状奇形，甚可畏惧，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廨，出于州南之东门，扃键无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诏，朝命刘𬺈以兵五万致讨，凡八月而败，合境悉罹其祸。(《太平广记》卷三五四)

谢彦璋

梁许州节度使谢彦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库副使郝昌遇往许昌籍其家财。别开一室，见彦璋真像之左目下，鲜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众共异之。彦璋性嗜鳖，镇河阳，命渔者采以供膳，无虚日焉，不获则必加重罚。有渔人居于城东，其日未曙，将往取之。未至一二里，遇一人，问其所适，以实对。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辍否?"渔人曰："否则获罪矣。"又曰："子若不临网罟，则赠子以五千钱，可乎?"渔人许之，遂获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晓，唯讶其轻，顾之，其钱皆纸矣。(《太平广记》卷三五四)

崇圣寺

汉州崇圣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气貌甚伟，驱殿仆马极盛。寺僧谓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与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语，命笔，各题一绝句于壁。朱衣诗曰："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醾夹岸香。缅想十年前往事，强吟风景乱愁肠。"紫衣诗曰："策马暂寻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国破一场梦，惆怅又逢寒食天。"题罢，上马疾去，出松径。失其所在。但觉异香经月不散，其诗于今见存。(《太平广记》卷三五四)

杜悰

杜悰未达时，游江湖间，值一程稍遥，昏暝方达一戍。有传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惧而卒。驿将见悰骨气非凡，内思之：此或贵人，若宿而无恙，必将相也。遂请悰舍于内，供待极厚。至夜分，闻东序隙舍。汹汹如千万人声。悰取纸，大署己之名，系于瓦石，掷之喧聒之处，其声即绝。又闻西序复喧，即如前掷之，寻亦寂然。遂安寝。迟明，驿吏问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贵，以束素饯之。及大拜，即访吏擢用。(《太平广记》卷三六五)

欧阳璨

三传欧阳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暝矣。是夕阴晦，约行三十里，则夏雨大澍，雷电震发。路之半，有山林夹道，密林邃谷。而多鸷兽，生怖惧不已。既达山路，雨势弥盛，俄见巨物出于面前，裁十余步，长丈余，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状，但导前而行。生恐悸尤极，口常讽《大悲神咒》，欲朗讽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数遍则能言矣，诵之不辍，俄失其妖。去家渐近，雨亦稍止，自尔。昏暝则不敢出庭户之间矣。(《太平广记》卷三六六、《类说》卷五四)

东柯院

陇城县有东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槛可以眺远，虚窗可以来风，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异起，空中掷下瓦砾，扇扬灰尘，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装道具，有时失之复得。有道士者闻之曰："妖精安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门，于殿上禹步，诵《天蓬咒》，其声甚厉。良久，失其冠，人见其空中掷过垣墙矣。复取之，结缨而冠，诵咒不已。逡巡，衣褫带解，裤并失，随身有小袱。贮符书法要，顷时又失之。道士遂狼狈而窜。累日后，邻村有人于藩篱之下掘土，获其袱。县令杜延范，正直之人也，自往观之，曰："安有此事?"至则箕踞而坐。妖于空中。抛小书帖，纷纷然不知其数，多成绝句，凌谑杜令。记其一二曰："虽共蒿兰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绿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怜木边土，非儿不似女。瘦马上高山，登临何自苦!"延范觉之，亦遽还，其不记者绝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纬，恃其血气方刚，往而诟詈，至则为大石中腰而回。(《太平广记》卷三六七)

王守贞

徐州有寄褐道士王守贞，蓄妻子而不居宫观，行

极凡鄙。常游太满宫，窃携道流所佩之箓而归，置于卧榻荐席之下。覆以妇人之衣，亵黩尤甚。怪异数见，灯檠自行，猫儿语“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夫妻皆卒。（《太平广记》卷三六七）

张 镛

兖州录事参军张镛者，少年时尝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唯不睹其形质，家僮辈捧执食馔，皆为鬼所搏。复置空器，或以器皿掷于空中，久之方堕。或合自行于地，更相击触，又飞火块著人身，烧而不痛。若有诟詈之者，即砖石瓦砾，应声而至。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伏剑入宿于舍。其剑为瓦石所击，锋刃缺折。又有称禁咒者，将入其门，倏见瓦石交下，不能复前。宾客来省，或被搏其巾帜，掷致他所，至有露顶而逸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无他。（《太平广记》卷三六七）

宗梦征

晋蔡州巡官宗梦征，善医，居东京。开运二年秋，解玉巷东有病者，夜深来召，乘马而至，将及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门前，有一物立而动。其形颇伟，若黑雾亭亭然。仆者前行，愕立毛竖，马亦鼻鸣耳耸不进。宗则强定心神，策马而去。比其患者之家，则不能诊脉，尤觉恍惚矣。既归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太平广记》卷三六七）

无足妇人

晋少主之代，有妇人仪状端严，衣服铅粉，不下美人，而无腿足。繇带已下，如截而齐，余皆具备。其父载之于独车，自邺南游浚都，乞丐于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华屋朱门，无所不至。时人嗟异，皆掷而施之。后京城获北戎间谍，官司案之，乃此妇为奸人之领袖，所听察甚多，遂戮之。（《太平广记》卷三六七）

白项鸦

契丹犯阙之初，所在群盗蜂起，戎人患之。陈州有一妇人，为贼帅，号曰白项鸦，年可四十许，形质粗短，发黄体黑。来诣戎王，袭男子姓名，衣巾拜跪，皆为男子状。戎王召见，赐锦袍银带鞍马，署为怀化将军。委之招辑山东诸盗，赐与甚厚。伪燕王赵延寿召问之，妇人自云：“能左右驰射，被双鞬，日可行二百里。盘矛击剑，皆所善也。”其属数千男子，皆役服之。人问有夫否，云：“前后有夫数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闻者无不嗟愤。旬日在都下，乘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马从之，此人妖也。北戎乱中夏，妇人称雄，皆阴盛之应。妇人后为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戮之。（《太平广记》卷三六七）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内有九子母像，装塑甚奇。尝有一行者，年少，给事诸僧。不数年，其人渐甚羸瘠。神思恍惚，诸僧颇怪之。有一僧，见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寝宿，徐见一美妇人至，晚引同寝，已近一年矣。僧知塑像为怪，即坏之，自是不复更见。行者亦愈，即落发为沙门。（《太平广记》卷三六八）

吉州渔者

吉州龙兴观有巨钟，上有文曰：“晋元康年铸。”钟顶有一窍，古老相传，则天时，钟声震长安，遂有诏凿之，其窍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钟所在，至旦如故，见蒲牢有血痕并蒸草。蒸草者，江南水草也，叶如薤，随水浅深而生。观前大江，数夜，居人闻江水风浪之声。至旦，有渔者见江心有一红旗，水上流下。渔者棹小舟往接取之，则见金鳞光，波涛汹涌。渔者急回，始知蒲牢斗伤江龙。（《太平广记》卷三七一）

玄宗圣容

玄宗皇帝御容，夹纻作，本在盩厔修真观中。忽有僧如狂，负之，置于武功潜龙宫，宫即神尧故第也，今为佛宇，御容唯衣绛纱衣幅巾而已。寺僧云：“庄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东赴伊瀍之岁，额上皆有汗流。”学士张沆尝闻之而未之信，及经武功，乃细视之，果如其说。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则无。自天福之后，其汗遂绝。高陵县又有神尧先世庄田，今亦为宫观矣，有柏树焉。相传云，高祖在襁褓之时，母即置放柏树之阴，而往饷田。比饷回，日斜而树影不移，则今柏树是也。史传不载，而故老言之。（《太平广记》卷三七四）

庐山渔者

庐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渔钓者，后唐长兴中，有钓者得一物。颇觉难引。迤逦至岸，见一物如人状，戴铁冠，积岁莓苔裹之。意其木则太重，意其石则太轻。渔者置之潭侧。后数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为风日所剥落。又经雨淋洗，忽见两目俱开，则人也，欻然而起，就潭水盥水靧面。众渔者惊异，共观之，其人即询诸渔者，本处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详审。问讫，却入水中，寂无声迹，然竟无一人问彼所从来者。南中吏民神异之，为建祠坛于潭上。（《太平广记》卷三七四）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儿息，颇以为念。有僧常游崔氏之间者，崔因告之，且问其计。僧曰：“请夫人盛饰而游长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诣之。彼若不顾，更之他所。若顾我厚，宜厚结之，俾感动其心，则其后身为公子矣。”如其言，初适三处，不顾。后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绝，僧乃曰：“身老矣，自度无以报公，愿以后身

为公之子。"不数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纲僧"二字。(《太平广记》卷三八八)

李　福

洛京北邙太清观钟楼，唐咸通年中，忽然摧塌。有屋檩一条，其中空虚，每撑动触动转，内敲磕有声，人遂相传，来竞观之。道士李威仪不欲聚人，乃令破之，于其间得一黑漆板，上有陷金之字，曰："山水谁无言，元年遇福重修。"道士赍呈洛中诸官，皆不能详之。李福相公罢镇西川归洛，见此隐文，反覆详读数四，遂谓观主曰："但请度工鸠徒，当以俸余之金，独力完葺也。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兴观宇乎?"洎观成，或请其由。福曰："山水谁无言者，今上御名也(咸通名漼也)。元年遇福者，改元之初作镇，获俸而回。福其不修，复待何人者哉!"(《太平广记》卷三九二)

卷　四

申文纬

尉氏尉申文纬尝话，顷以事至洛城南玉泉寺，时盛夏，寺左有池，大旱，村人祈祷，未尝不应。池之阳有龙庙。时文纬俯池而观，有物如败花，叶大如盖，因以瓦砾掷之。僧曰："切不可，恐致风雷之怒。"申亦不以介意。逡巡，白雾自水面起，才及山趾。寺在山上，石路七盘。大雨，霆电震击，比至平地，已数尺，溪壑暴涨。驴乘洎仆夫随流漂荡，莫能植足。昼日如暮，霆震不已。申之口吻皆黑，怖惧非常。俄至一村，寻亦开霁。果中伤寒病，将晓有微汗，比明无恙。岂龙之怒，几为所毙也。(《太平广记》卷三九五)

法门寺

长安西法门寺，乃中国伽蓝之胜境也，如来中指节在焉。照临之内，奉佛之人，罔不归敬。殿宇之盛，寰海无伦。僖、昭播迁后，为贼盗毁之。中原荡析，人力既殚，不能复搆，最须者材之与石。忽一夕，风雷骤起，暴澍连宵。平晓，诸僧窥望，见寺前良材巨石，阜堆山积，亘十余里，首尾不断，有如人力置之。于是鸠集民匠，复搆精蓝，至于貌备，人谓鬼神送来，愈更钦其圣力。育王化塔之事，岂虚也哉!(《太平广记》卷三九五)

上霄峰

补阙熊皎云："庐山有上霄峰者，去平地七千仞。上有古迹，云是夏禹治水之时泊船之所，凿石为窍，以系缆焉。磨崖为碑，皆科斗文字，隐隐可见。则知大禹之功，与天地不朽矣。"(《太平广记》卷三九七、《类说》卷五四、《说郛》卷四八)

麦积山

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万龛千室，虽自人力，疑其鬼功。隋文帝分葬神尼舍利函于东阁之下，石室之中，有庾信铭记刊于岩中。古记云，六国共修，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龛室佛像。功毕，旋旋折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犊儿，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房万屋，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将及绝顶，有万菩萨堂，凿石而成，广若今之大殿。其雕梁画栱，绣栋云楣，并就石而成，万躯菩萨，列于一堂。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龛，谓之天堂。空中倚一独梯，攀缘而上，至此，则万中无一人敢登者。于此下顾，其群山皆如培塿。王仁裕时独能登之，仍题诗于天堂西壁上曰："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时前唐末辛未年，登此留题，于今三十九载矣。(《太平广记》卷三九七)

斗山观

汉乾祐中，翰林学士王仁裕云：兴元有斗山观，自平川内，耸起一山，四面悬绝，其上方于斗底，故号之。薜萝松桧，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饮李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迹。其宅基三亩许，陷为坑，此盖连地而上升也。仁裕辛巳岁于斯为节度判官，尝以片板题诗于观曰："霞衣欲举醉陶陶(公昉一家饮八百洗疮，一家酒醉而上升)，不觉全家 住绛霄。拔宅只知鸡犬在，上天谁信路歧遥。三清辽廓抛尘梦，八景云烟事早朝。为有故林苍柏健，露华凉叶锁金飙。"旧说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于青城大面山，又与严真观井相通。但裕癸未年入蜀，因谒严真观，见斗山诗碑在焉。诘其道流，云不知所来，说者无不异之。(《太平广记》卷三九七)

大竹路

兴元之南，有大竹路，通于巴州。其路则深溪豁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緪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沈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路人徐步而进，若儒之布武也。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淮阴侯庙在焉。昔汉祖不用韩信，信遁归西楚，萧相国追之，及于兹山，故立庙貌。王仁裕尝佐褒梁师王思同，南伐巴人，往返登陟，亦留题于淮阴祠。诗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入犹说汉淮阴。孤云不掩兴亡策，两角曾悬去住心。不是冕旒轻布素，岂劳丞相远追寻。当时若放还西楚，尺寸中华未可侵。"崎岖险峻之状，未可殚言。

（《太平广记》卷三九七、《类说》卷五四）

漏泽

兖州东南接沂州界，有陂，周围百里而近。恒值夏雨，侧近山谷间流注所聚也，深可袤丈。属春雨，即鱼鳖生焉。或至秋晴，其水一夕悉陷其下而无余。故彼之乡里，或目之为漏陂，亦谓之陷泽。其水将漏，即有声，闻四远数十里分，若风雨之聚也，先回旋若涡势，然后沦入于穴。村人闻之日，必具车乘及驴驼，竞拾其鱼鳖，辇载而归。率一二岁陷，莫知其趋向及穴之深浅焉。（《太平广记》卷三九九）

驱山铎

宜春界钟山，有峡数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回还澄澈，深不可测。曾有渔人垂钓，得一金锁，引之数百尺，而获一钟，又如铎形。渔人举之，有声如霹雳，天昼晦，山川振动。钟山一面，崩摧五百余丈，渔人皆沈舟落水。其山摧处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识者云，此即秦始皇驱山之铎也。（《太平广记》卷三九九）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义闻，数世不分异，诸从同爨。所居别墅，有亭屋水竹，诸子弟皆好善积书，往来方士、高僧、儒生，宾客至者，皆延纳之。忽一日晚际，有一妇人，年少端丽，被服靓妆，与一小青衣诣门求寄宿。章氏诸妇忻然近接，设酒馔，至夜深而罢。有一小子弟，以文自业，年少而敏俊，见此妇人有色，遂嘱其乳妪。别洒扫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潜身入室内，略不闻声息，遂升榻就之。其妇人身体如冰，生大惊，命烛照之，乃是银人两头，可重千百斤。一家惊喜，然恐其变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每日三就食，声鼓而升堂。江西郡内，富盛无比。（《太平广记》卷四〇一）

辨白檀树

剑门之左峭岩间有大树，生于石缝之中，大可数围，枝干纯白，皆传曰白檀树。其下常有巨虺，蟠而护之，民不敢采伐。又西岩之半，有志公和尚影，路人过者，皆西向擎拳顶礼，若亲面其如来。王仁裕癸未岁入蜀，至其岩下，注目观之，以质向来传说。时值晴朗，溪谷洗然，遂勒辔移时望之。其白檀，乃一白栝树也。自历大小漫天，夹路豁谷之间，此类甚多，安有檀香蛇绕之事。又西瞻志公影，盖岩间有圆柏一株，即其笠首也，两面有上下石缝，限之为身形，斜其缝者，即袈裟之文也，上有苔藓斑驳，即山水之毳文也。方审其非白檀，志公不留影于此，明矣。乃知人之误传者何限哉！（《太平广记》卷四〇七）

竹实

唐天复甲子岁，自陇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数千里内亢阳，民多流散。自冬经春，饥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无巨细，皆放花结子，饥民采之，舂米而食，珍于粳糯。其子粗，颜色红纤，与今红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数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内，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竞置囷廪而贮之，家有羡粮者不少者，又取与荤茹血肉而同食者，呕哕，如其中毒，十死其九。其竹，自此千蹊万谷，并皆立枯。十年之后，复产此君，可谓百万圆颅，活之于贞筠之下。（《太平广记》卷四一二）

尹皓

朱梁尹皓镇华州，夏将半，出城巡警，时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因下马，于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爱，命左右收之。又行三二十里，见村院佛堂，遂置于像前。其夜雷霆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烧佛堂，而不损佛像，盖龙卵也。院外柳树数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太平广记》卷四二四）

械虎

襄梁间多鸷兽。州有采捕将，散设槛阱取之，以为职业。忽一日，报官曰："昨夜槛发，请主帅移厨，命宾寮将校往临之。"至则虎在深阱之中，官寮宅院，民间妇女，皆设幄幙而看之。其猎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钉锁，四角系绳，施于阱中，即徐徐以土填之，鸷兽将欲出阱，即迤逦合其荷板，虎头才出，则蹙而钉之，四面以索，趁之而行，看者随而笑之。此物若不设机械，困而取之，则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势穷力竭而取之，则如牵羊拽犬，虽有纤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强敌者，亦当如是乎！（《太平广记》卷四三二）

商山路

旧商山路，多有鸷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薄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迨至食时，闻遭攫者却赶来相及，众人谓其碎于铦牙，莫不惊异，竞问其由。徐曰："某初衔至路左岩崖之上，前有万仞清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数枚顾望其母，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某崖侧，略不损伤。而面其溪洞叫吼，以呼诸子。某因便潜伸脚于虎背，尽力一踏。其虎失脚，堕于深涧，不复可登，是以脱身而至此。"其兽盖欲生致此人，按演诸子，是以不伤。真可谓脱身于虎口，危哉危哉！（《太平广记》卷四三二、《类说》卷五四）

王行言

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贾为业，常贩盐鬻于巴渠之境。路由兴元之南，曰大巴路，曰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径鸟道，路眠野宿，杜绝人烟，鸷兽成群，食啖行旅。行言结十余辈少壮同行，人持一拄杖长丈余，铦钢铁以刃之，即其短枪也。才登细径，为猛虎逐之。及露宿于道左，虎忽自人众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连山，于数十步外夺下，身上拿攫之踪已有伤损。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众持枪围，使行言处于当心。至深夜，虎又跃入众中，攫行言而去。众人又逐而夺下，则伤愈多。行旅复卫而前进，白昼逐人，略不暂舍，或跳于前，或跃于后。时自于道左而出，于稠人丛中捉行言而去，竟救不获。终不伤其同侣，须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报，逃之不获。(《太平广记》卷四三三)

仲小小

临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众号仲野牛，平生以采猎为务。临洮已西，至于叠宕嶓岷之境，数郡良田，自禄山以来，陷为荒徼。其间多产竹牛(一名野牛)，其色纯黑，其一可敌六七骆驼，肉重千万斤者，其角，二壮夫可胜其一。每饮龁之处，则拱木丛竹，践之成尘。猎人先纵火逐之，俟其奔进，则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镞，则挈锅釜，负粮糗，蹑其踪，缓逐之。矢毒既发，即毙，踣之如山，积肉如阜。一牛致乾肉数千斤，新鲜者甚美，缕如红丝线。乾宁中，小小之猎，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惊扰，奔一深谷，谷尽，南抵一悬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堕崖，居次者不知其偶堕，累累接迹而进，三十六头。皆毙于崖下。积肉不知纪极。秦、成、阶三州士民，荷担之不尽。(《太平广记》卷四三四)

石从义

秦州都押衙石从义家，有犬生数子。其一献戎帅琅琊公，自小至长，与母相隔。及节使率大将与诸校会猎于郊原，其犬忽子母相遇于田中，忻喜之貌，不可状名。猎罢，各逐主归。自是其子逐日于使厨内窃肉，归饲其母，至有衔其头肚肩胁，盈于衙将之家，衙中人无有知者。(《太平广记》卷四三七)

袁继谦

晋将作少监袁继谦郎中常说，顷居青社，假一第而处之，素多凶怪，昏□即不敢出户庭。合门惊惧，莫遂安寝。忽一夕，闻吼声，若有呼于瓮中者，声至浊，举家怖惧，谓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窥之，见一物苍黑色，来往庭中。是夕月晦，观之既久，似若狗身而首不能举。遂以铁锅击其脑，忽轰然一声，家犬惊叫而去。盖其日庄上输油至此，就于其地而糜，釜尚有余者，故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因举家大笑而安寝。(《太平广记》卷四三八、卷五〇〇)

安 甲

邠州有民姓安者，世为屠业。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刲其母，缚上架之次，其羔忽向安生面前，双跪前膝，两目滋零，安生亦惊异之。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唤一童稚共事刲宰。而回遽失刀，乃为羔子衔之，致墙根下，而卧其上。安生俱疑为邻人所窃，又惧诣市过时，且无他刀，极挥霍。忽转身趯起羔儿，见刀在羔之腹下。安生遂顿悟，解下母羊并羔，并送寺内乞长生。自身寻舍妻孥，投寺内竺大师为僧。名守思。(《太平广记》卷四三九)

徐州军人

后唐长兴中，徐州军营将烹一牝豕，翌日将宰之。是夕，豕见梦于主曰："尔勿杀我，我之胎非豕也。尔能志之，俾尔丰渥。"比明，忘而宰之，腹内果怀一小白象，裁可五寸，形质已具，双牙灿然。主方悟，无及矣。营中汹汹咸知之，闻于都校，以纸缄之，闻于节度使李敬周。时人咸不测之，亦竟无他。(《太平广记》卷四三九)

狨

狨者，猿猱之属，其雄毫长一尺、尺五者，常自爱护之，如人披锦绣之服也。极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为暖座者是也。生于深山中，群队动成千万。雄而小者，谓之狨奴，猎师采取者，多以桑弧檑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闻人犬之声，则舍群而窜，抛一树枝，接一树枝，去之如飞。或于繁柯秾叶之内藏隐之，身自知茸好，猎者必取之。其雌与奴，则缓缓旋食而传其树，殊不挥霍，知人不取之。则有携一子至一子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则拔其矢嗅之。觉有药气，则折而掷之，嚬眉愁沮，攀枝蹲于树巅。于时药作抽掣，手足俱散，临堕而却揽其枝，揽是者数十度，前后呕哕，呻吟之声，与人无别。每口中涎出，则闷绝手散，堕在半树，接得一细枝稍，悬身移时，力所不济，乃堕于地，则人犬齐到，断其命焉。猎人求嘉者不获，则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则解摘其子，掷去复来，抱其母身，去离不获，乃母子俱毙。若使仁人观之，则不忍寝其皮，食其肉。若无恻恻之心者，其肝是铁石，其人为禽兽。昔邓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叶塞疮。芝曰："吾违物性，必将死焉。"于是掷弓矢于水中。山民无识，安知邓芝之为心乎！(《太平广记》卷四四六)

民 妇

世说云，狐能魅人，恐不虚矣。乡民有居近山林，民妇尝独出于林中，则有一狐，忻然摇尾，款步

循扰于妇侧，或前或后，莫能遣之，如是者为常。或闻丈夫至则远之，弦弧不能及矣。忽一日，妇与姑同入山掇蔬，狐亦潜逐之。妇姑于丛间稍相远，狐即出草中，摇尾而前，忻忻然如家犬。妇乃诱之而前，以裙裹之，呼其姑共击之。舁而还家，邻里竞来观之，则瞑其双目，如有羞赧之状，因毙之。此虽有魅人之异，而未能变，任氏之说，岂虚也哉！（《太平广记》卷四五五）

选仙场

南中有选仙场，场在峭崖之下，其绝顶有洞穴，相传为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拔一人上升。学道者筑坛于下，至时。则远近冠帔，咸萃于斯，备科仪，设斋醮，焚香祝祷。七日而后，众推一人道德最高者，严洁至诚，端简立于坛上，余人皆掺袂别而退，遥顶礼顾望之。于时有五色祥云，徐自洞门而下，至于坛场。其道高者，冠衣不动，合双掌，蹑祥云而上升。观者靡不涕泗健羡，望洞门而作礼。如是者年一两人。次年有道高者合选，忽有中表间一比丘，自武都山往与诀别。比丘怀雄黄一斤许，赠之曰："道中唯重此药，请密置于腰腹之间，慎勿遗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怀而升坛。至时，果蹑云而上。后旬余，大觉山岩臭秽。数日后，有猎人自岩旁攀缘造其洞，见有大蟒蛇。腐烂其间，前后上升者骸骨，山积于巨穴之间。盖五色云者，蟒之毒气，常呼吸此无知道士充其腹，哀哉！（《太平广记》卷四五八、《岁时广记》卷三〇）

狗仙山

巴賨之境，地多岩崖，水怪木怪，无所不有。民居溪壑，以弋猎为生涯。嵌空之所，有一洞穴，居人不能测其所往。猎师纵犬于此，则多呼之不回，瞪目摇尾，瞻其崖穴。于时有彩云垂下，迎猎犬而升洞。如是者年年有之，好道者呼为狗仙山。偶有智者，独不信之，遂绁一犬，挟弦弧往之。至则以粗絙系其犬腰，系于拱木，然后退身而观之。及彩云下，犬萦身而不能随去，嗥叫者数四。旋见有物，头大如瓮，双目如电，鳞甲光明，冷照溪谷，渐垂身出洞中观其犬。猎师毒其矢而射之，既中，不复再见。顷经旬日，臭秽满山。猎师乃自山顶。縋索下观，见一大蟒，腐烂于岩间。狗仙山之事，永无有之。（《太平广记》卷四五八）

朱汉宾

梁贞明中，朱汉宾镇安陆之初。忽一日，曙色才辨，有大蛇见于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于壕南岸土地庙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双目如电，呀巨吻，以瞰于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数围，跨于羊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余尚蟠于庙垣之内。有宿城军校，卒然遇之，大呼一声，失魂而逝。一州恼惧，莫知其由。来年，淮寇非时而至，围城攻讨，数日不破而返，岂神祇之先告欤！（《太平广记》卷四五九。）

牛存节

梁牛存节镇郓州，于子城西南角大兴一第，因板筑穿地，得蛇一穴，大小无数。存节命杀之，载于野外，十数车载之方尽。时有人云："此蛇数也。"是岁，存节疽背而薨。（《太平广记》卷四五九）

徐　坦

清泰末，有徐坦应进士举下第，南游渚宫，因之峡州，寻访故旧。旅次富堆山下，有古店，是夜憩琴书讫，忽见一樵夫形貌枯瘠，似有哀惨之容。坦遂诘其由，樵夫濡睫而答曰：某比是此山居人，姓李名孤竹。有妻先遘沈疴，历年不愈。昨因入山采木，经再宿未返，其妻身形忽变，恐人惊悸，谓邻母曰："我之身已变矣，请为报夫知之。"及归，语曰："我已弗堪也，唯尸在焉。请君托邻人舁我，置在山口为幸。"如其言，迁至于彼。逡巡，忽闻如大风雨声，众人皆惧之。又言曰："至时速回，慎勿返顾。"遂叙诀别之恨。俄见群山中，有大蛇无数，竞凑其妻。妻遂下床，伸而复屈，化为一蟒，与群蛇相接而去。仍于大石上摔其首，迸碎在地。至今有蛇种李氏在焉。（《太平广记》卷四五九）

张　氏

王蜀时，杜判官妻张氏，士流之子，与杜齐体数十年，诞育一子，寿过六旬而殂殁。洎殡于家，累旬后，方窆于外。启攒之际，觉其秘器摇动，谓其还魂。剖而视之，见化作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顷，徐徐入林莽而去。（《太平广记》卷四五九）

又

兴元静明寺尼曰王三姑，亦于棺中化为大蛇。其杜妻，即晚年不敬其夫，老病视听步履，皆不任持，张氏顾之若犬彘，冻馁而卒。人以为化蛇其应也。（同前）

顾　遂

郎中顾遂尝密话，其先人尝宰公安，罢秩后，侨寄于县侧荆江之堧。四面多林木芦荻，月夜未寝，徐步出门，见一条物，巨如椽，横于地。谓是门关，举足踢之，其物应足而起，自胸背至于腰下，缠缴数十匝，仆于地，懵无所知。其家讶其深夜不归，使人看之，见腰间皎晶而明，来往碨于地上。逼而视之。见大蛇缠其身，解之不可，于是取利刃断其蛇，一段段置于地，弯弯然不展。缴勒闷绝，因而失喑，旬日而卒。（《太平广记》卷四五九）

瞿塘峡

有人游于瞿塘峡，时冬月，草木干枯，有野火燎

其峰峦，连山跨谷，红焰照天。忽闻岩崖之间，若大石崩坠，鞫磕然有声，遂驻足伺之。见一物圆如大囷，碾至平地，莫知其何物也。细而看之，乃是一蛇也。遂剖而验之，乃蛇吞一鹿，在于腹内，野火烧然，堕于山下。所谓巴蛇吞象，信而有之。(《太平广记》卷四五九)

南人捕雁

雁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动计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雁奴围而警察。南人有采捕者，俟其天色阴暗，或无月时，于瓦罐中藏烛，持棒者数人，屏气潜行。将欲及之，则略举烛，便藏之。雁奴惊叫，大者亦惊，顷之复定。又欲前举烛，雁奴又惊。如是数四，大者怒啄雁奴。秉烛者徐徐逼之，更举烛，则雁奴惧啄，不复动矣。乃高举其烛，持棒者齐入群中，乱击之，所获甚多。昔有淮南人张凝评事话之，此人亲曾采捕。(《太平广记》卷四六二、《类说》卷五四、《履斋示儿编》卷一五、《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六)

莺

顷年，有人取得黄莺雏，养于竹笼中。其雌雄接翼，晓夜哀鸣于笼外，绝不饮喙。乃取雏置于笼外，则更来哺之，人或在前，略无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笼，其雄雌缭绕飞鸣，无从而入，一投火中，一触笼而死。剖腹视之，其肠寸断。(《太平广记》卷四六三)

崔 棁

晋太常卿崔棁游学时，往至姑家，夜与诸表昆季宿于学院。来晨，姑家方会客，夜梦十九人皆衣青绿，罗拜具告求生，词旨哀切。崔曰："某方闲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许诺，某辈获全矣。"崔曰："苟有阶缘，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跃再拜而退。既寤，盥栉束带，至堂省姑，见缶中有水而泛鳖焉。数之，大小凡十九，计其衣色，亦略同也。遂告于姑，具述所梦，再拜请之。姑亦不阻，即命仆夫置于器中，躬诣水次放之。(《太平广记》卷四六七、《类说》卷五四)

老 蛛

泰岳之麓有岱岳观，楼殿咸古制，年代寝远。一夕大风，有声轰然，响震山谷。及旦视，即经楼之陊也。楼屋徘徊之中，杂骨盈车，有老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手足则周数尺之地矣。先是侧近寺观，或民家，亡失幼儿，不计其数，盖悉罹其啗食也。多有网于其上，或遭其黏然縻绊，而不能自解而脱走，则必遭其害矣。于是观主命薪以焚之，臭闻十余里。(《太平广记》卷四七九)

水 蛙

徐之东界，接沂川，有沟名盘车，相传是奚仲试车之所(徐有奚仲墓。山上亦有试车处。石上辄深数尺)。沟有水，水有蛙，可大如五石瓮，目如碗。昔尝有人，于其项上得药，服之度世。(《太平广记》卷四七九)

螽 斯

蝗之为孽也，盖沴气所生，斯臭腥。或曰：鱼卵所化。每岁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飞。故《诗》称螽斯子孙众多，螽斯即蝗属也。羽翼未成，跳跃而行，其名曰蝻。晋天福之末，天下大蝗，连岁不解。行则蔽地，起则蔽天，禾稼草木，赤地无遗。其蝻之盛也，流引无数，甚至浮河越岭，逾池渡堑，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御。穿户入牖，井溷填咽，腥秽床帐，损吃书衣，积日连宵，不胜其苦。郓城县有一农家，豢豕十余头，时于陂泽间。值蝻大至，群豢豕跃而啖食之，斯须腹饫，不能运动。其蝻又饥，唼吃群豕，有若堆积。豕竟困顿，不能御之，皆为蝻所杀。至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死，所为天生杀也。(《太平广记》卷四七九、《永乐大典》卷四九〇)

蝻 化

己酉年，将军许敬迁奉命于东洲按夏苗，上言称于陂野间，见有蝻生十数里。才欲打捕，其虫化为白蛱蝶，飞去。(《太平广记》卷四七九)

新 罗

六军使西门思恭，常衔命使于新罗，风水不便，累月漂泛于沧溟，罔知边际。忽南抵一岸，亦有田畴物景，遂登陆四望。俄有一大人，身长五六丈，衣裾差异，声如震雷，下顾四门，有如惊叹。于时以五指撮而提行百余里，入一岩洞间，见其长幼群聚，递相呼集，竞来看玩，言语莫能辨，皆有欢喜之容，如获异物。遂掘一坑而置之，亦来看守之。信宿之后，遂攀缘跃出其坑，迳寻旧路而窜。才跳入船，大人已逐而及之矣，便以巨手攀其船舷。于是挥剑，断下三指，指粗于今槌帛棒。大人失指而退，遂解缆。舟中水尽粮竭，经月无食，以身上衣服，吃而啖之。后得达北岸，遂进其三指，漆而藏于内库。洎拜主军，宁以金玉遗人，平生不以饮馔食客，为省其绝粮之难也。(《太平广记》卷四八一)

番 禺

广州番禺县常有部民谍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认得在于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有北客骇其说，因诘之。民云："海之浅水中有藻荇之属，被风吹沙，与藻荇相杂。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处，可以耕垦，或灌或圃故也。夜则被盗者盗之百余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往有之。(《太平广记》卷四八三、《能改斋漫录》卷一四)

南州

王蜀有刘隐者，善于篇章。尝说：少年赍益部监军使书，索于黔巫之南，谓之南州。州多山险，路细不通乘骑，贵贱皆策杖而行，其囊橐悉皆差夫背负。夫役不到处，便遣县令主簿自荷而行。将至南州，州牧差人致书迓之。至则有一二人背笼而前，将隐入笼内，掉手而行。凡登山入谷，皆绝高绝深者。日至百所，皆用指爪攀缘，寸寸而进。在于笼中，必与负荷者相背而坐，此即彼中车马也。洎至近州，州牧亦坐笼而迓于郊。其郡在桑林之间，茅屋数间而已。牧守皆华人，甚有心义。翌日，牧曰："须略谒诸大将乎?"遂差人引之衙院。衙各相去十余里，亦在林木之下，一茅斋，大校三五人，逢迎极至。于是烹一犊儿，乃先取犊儿结肠中细粪，置在盘筵，以箸筋和调在醯中，方餐犊肉。彼人谓细粪为圣齑，若无此一味者，即不成局筵矣。诸味将半，然后下麻虫裹蒸。裹蒸乃取麻蕨蔓上虫，如今之刺猱者是也，以荷叶裹而蒸之。隐勉强餐之，明日所遗甚多。(《太平广记》卷四八三)

冯宿

冯宿，文宗朝扬历中外，甚有美誉，垂入相者数矣。又能曲事北司权贵，咸得其怀心焉。一日晚际，中尉封一合，送与之。开之，有乌巾二顶，暨甲煎面药之属。时班行结中贵者，将大拜，则必先遗此以为信。冯大喜，遂以先呈相国杨嗣复，盖常佐其幕也。冯又性好华楚鲜洁，自夕达曙，重衣数袭，选骏足数疋，鞍韉照地，无与比。冯以既有的信，即不宜序班，欲穷极称惬之事，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报有按，则伪为不知。比就，果有按，谒者捧麻，必相也。将宣，则谒者向殿，执敕罄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既而大呼曰："萧仿!"冯乃惊仆于地，扶而归第，得疾而卒。盖其夕拟状，将付学士院之时，文宗谓近臣曰："冯宿之为人，似非沉静。萧仿方判盐铁，朕察之，颇得大臣之体。"遂以易之。(《太平广记》卷四九八)

孟乙

徐之萧县，有田民孟乙者，善网狐狢，百无一失。偶乘暇，持矟行旷野。会日将夕，见道左数百步，荒冢岿然，草间细迳，若有人迹，遂入之。以矟于黑暗之处搅之，若有人捉拽之，不得动。问："尔鬼耶人耶，怪耶魅耶，何故执吾矟而不置?"暗中应曰："吾人也。"乃命出之，具以诚告云："我姓李，昨为盗，被系兖州军候狱。五木备体，捶楚之处，疮痏遍身。因伺隙逾狱垣，亡命之此，死生唯命焉。"孟哀而将归，置于复壁中，后经赦乃出。孟氏以善猎知名，飞走之属，无得脱者。一旦荒冢之中，而得叛狱囚以归，闻者皆大笑之。(《太平广记》卷五〇〇)

振武角抵人

光启年中，左神策军四军军使王卞出镇振武，置宴。乐戏既毕，乃命角抵。有一夫甚魁岸，自邻州来此较力，军中十数辈躯貌膂力，悉不能敌。主帅亦壮之，遂选三人，相次而敌之，魁岸者俱胜，帅及座客称善久之。时有一秀才坐于席上，忽起告主帅曰："某扑得此人。"主帅颇骇其言。所请既坚，遂许之。秀才降阶，先入厨，少顷而出，遂掩绾衣服，握左拳而前。魁梧者微笑曰："此一指必倒矣。"及渐相逼，急展左手示之，魁岸者懵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盥手而登席焉。主帅诘之："何术也?"对曰："顷年客游，曾于道店逢此人，才近食桉，踉跄而倒。有同伴曰：'怕酱，见之辄倒。'某闻而志之。适诣设厨，求得少酱，握在手中。此人见之，果自倒，聊助宴设之欢笑耳。"有边岫判官，目睹其事。(《太平广记》卷五〇〇。《说郛》弓四八)

薛昌绪

岐王李茂贞霸秦陇也，泾州书记薛昌绪为人迂僻，禀自天性，飞文染翰，即不可得之矣。与妻相见亦有时，必有礼容，先命女仆通转，往来数四，可之，然后秉烛造室。至于高谈虚论，茶果而退，或欲诣帏房，其礼亦然。尝曰："某以继嗣事重，辄欲卜其嘉会，必候请而可之。"及从泾帅统众于天水，与蜀人相拒于青泥岭。岐众迫于辇运，又闻梁人入境，遂潜师宵遁，颇惧蜀人之掩袭。泾帅临行，攀鞍忽记曰："传语书记，速请上马。"连促之。薛在草庵下藏身，曰："传语太师，但请先行，今晨是某不乐日。"戎帅怒，使人提上鞍轿，捶其马而逐之，尚以物蒙其面，云："忌日礼不见客。"此盖人妖也。秦陇人皆知之。(《太平广记》卷五〇〇)

康义诚

后唐长兴中，侍卫使康义诚，常军中差人于私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责。忽一日，怜其老而询其姓氏，则曰姓康，别诘其乡土亲族息胤，方知是父。遂相持而泣，闻者莫不惊异。(《太平广记》卷五〇〇)

帝羓

晋开运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归国，殂于赵之栾城。国人破其腹，尽出五脏，纳盐石许，载之以归，时人谓之帝羓。(《太平广记》卷五〇〇)

卷五

燕继室害诸雏

词臣奉职之余，各话平生见闻。学士承旨王仁

裕、学士张沆言范质：二燕巢于舍下，育数鸰，已哺食矣。其雌者为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别与一燕为匹而至，哺食如故。不数日，诸雏相次堕地，宛转而僵。儿辈剖腹视之，则有蒺藜子盈于嗉中，盖为继室者所害。凡有血气之类，憎爱嫉妒之心，未尝无也。（《类说》卷五四、《太平广记》卷四六一）

驴马驹

驴马驹子，随母行。有在前者，有与母并者，有随后者，因生时耳。月初生者在前，月半生者处中，月末生者居后。（《类说》卷五四）

醉人冢中

兖州有民家葬父母，外姻咸至。有女婿乘醉随柩入冢中，地主不知，即掩塞之而去。翌日，主人复墓，隐隐闻冢内呼叫之声，发而出之。云：“酒醒后，觉身在暗室，举手扪壁，方寤在冢中。忽闻一丈夫、一老妪私语云：‘久在逆旅，今喜安居。’如相贺之意。有云：‘何得有生人气？取火照！’乃有火炬出柩旁，照见某，则云：‘烧。’烧则火炬交至，须鬓俱焦落，烧人肌肤，不得甚痛楚，少顷方止。”（《类说》卷五四）

御史台故事

御史台故事，凡吏人参谒，亦无通赞，忽于阶下齐拜，默默而退，谓之“鬼参”。又判案三道，判云“记资”二字，亦不晓其义，亦不知其所出。（《类说》卷五四）

中鳖毒

有人于河下获鳖十数头，甚肥嫩，烹而臛之，举族共食。是夕俱毙，无一人免者，盖中鳖毒耳。水族而处于陆地，固可疑也，君子饮食，宜慎之。（《类说》卷五四）

阁皂山

南中有阁皂山，山形如阁，山色如皂，故号阁皂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能改斋漫录》卷九）

芋　墙

阁皂山一寺僧，甚专力种芋，岁收极多。杵之如泥，造堑为墙。后遇大饥，独此寺四十余僧食芋堑以度凶岁。（《类说》卷五四）

按：前二则疑原为一篇。

占水旱

上元夜，竖一丈竿于庭中，候月午，其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八尺，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岁旱；三尺，大旱。又正月一日，于牛屋下验牛，俱卧，则五谷难立苗；半卧半起，岁中平；牛若俱立，则五谷大熟。春甲子雨，多旱；秋甲子雨，多水。（《类说》卷五四、《岁时广记》卷五、卷一二）

颜鲁公尸解

颜鲁公遭难后十余年，家仆于洛中见公衣白衫张盖，归城隅莱园。有破屋数间，仆随之入拜。公怀中出金十两，以寄其家，仍戒仆勿与人说。公之子函至前处，但见满目榛芜而已。时人皆云：“鲁公尸解得道。”（《类说》卷五四）

按：《太平广记》卷三二亦引此则，末注云：“出《仙传拾遗》及《戎幕闲谭》、《玉堂闲话》。”殆据三书拼合而成，不尽据王书，兹附录于后：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人也。北齐黄门侍郎之推五代孙。幼而勤学，举进士，累登甲科。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医不能愈。有道士过其家，自称北山君，出丹砂粟许救之，顷刻即愈，谓之曰：“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官，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真卿亦自负才器，将俟大用，而吟阅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第，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左军城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辨之。天时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为御史雨。河东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于僧舍墙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迁殿中侍御史、武部员外。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壕，阴料丁壮，实储廪，佯命文士泛舟，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无几，禄山反，河朔尽陷，唯平原城有备焉。乃使司兵参军驰奏，玄宗喜曰：“河北二十四郡，唯真卿一人而已，朕恨未识其形状耳。”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憕，以其首招降河北。真卿恐摇人心，杀其使者，乃谓诸将曰：“我识李憕，此首非真也。”久之，为冠饰，以草续支体，棺而葬之。禄山以兵守士门，真卿兄杲卿为常山太守，共破土门，十七郡同日归顺。推真卿为帅，得兵二十万，横绝燕赵，诏加户部侍郎、平原太守。时清河郡客李萼谒于军前，真卿与之经略，共破禄山党二万余人于堂邑。肃宗幸灵武，诏授工部尚书、御史大夫。真卿间道朝于凤翔，拜宪部尚书，寻加御史大夫。弹奏黜陟，朝纲大举。连典蒲州、同州，皆有遗爱。为御史唐实所搆，宰臣所忌，贬饶州刺史。复拜升州浙西节度使，征为刑部尚书。又为李辅国所谮，贬蓬州长史。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入为户部侍郎、荆南节度使，寻除右丞，封鲁郡公。宰相元载私树朋党，惧朝臣言其长短，奏令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真卿奏疏极言之，

乃止。后因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元载以为诽谤时政，贬硖州别驾，复为抚州、湖州刺史。元载伏诛，拜刑部尚书。代宗崩，为礼仪使。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上议请取初谥为定，为宰相杨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潜夺其权，又改太子太师。时李希烈陷汝州，宰相卢杞素忌其刚正，将中害之，奏以真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谕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从之。事行，朝野失色，李勉闻之，以为失一国老，贻朝廷羞，密表请留，又遣人逆之于路，不及。既见希烈，方宣诏旨，希烈养子千余人，雪刃争前，欲杀之。丛绕诟骂，神色不动，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馆舍。希烈因宴其党，召真卿坐观之，使倡优謔朝政以为戏。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辈如此！"遂起。希烈使人问仪制于真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其后希烈使积薪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谓曰："不能屈节，当须自烧。"真卿投身赴火，其逆党救之。真卿乃自作遗表、墓志、祭文，示以必死。贼党使缢之，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闻之，辍朝五日，谥文忠公，真卿四朝重德，正直敢言，老而弥壮，为卢杞所排，身殁于贼，天下冤之。《别传》云：真卿将缢，解金带以遗使者曰："吾尝修道，以形全为先。吾死之后，但割吾支节血，为吾吭血。以绐之，则吾死无所恨矣。"缢者如其言。既死，复收瘗之。贼平，真卿家迁丧上京，启殡视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髭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惊异焉。行及中路，旅榇渐轻，后达葬所，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而载焉。《别传》又云：真卿将往蔡州，谓其子曰："吾与元载俱服上药，彼为酒色所败，故不及吾。此去蔡州，必为逆贼所害，尔后可迎吾丧于华阴，开棺视之，必异于众。"及是开棺，果睹其异。道士邢和璞曰："此谓形仙者也。虽藏于铁石之中，炼形数满，自当擘裂飞去矣。"其后十余年，颜氏之家自雍遣家仆，往郑州征庄租。回及洛京，此仆偶到同德寺，见鲁公衣长白衫，张盖，在佛殿上坐。此仆遽欲近前拜之，公遂转身去。仰观佛壁，亦左右随之，终不令仆见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仆亦步随之。径归城东北隅荒菜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箔子，公便揭箔而入。仆遂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仆对以名，公曰："入来。"仆既入拜，辄拟哭。公遽止之，遂略问一二儿侄了，公探怀中，出金十两付仆，以救家费，仍遣速去："归勿与人说。后家内阙，即再来。"仆还雍，其家大惊。货其金，乃真金也。颜氏子便市鞍马，与向仆疾来省觐。复至前处，但满眼榛芜，一无所有，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焉。

张守中诗

张守中秀才《蝴蝶诗》末句云："今夜若栖芳草迳，为传幽意与王孙。"又曰："薄命苏秦频去国，多情潘岳旋悲秋。"（《类说》卷五四）

此处与幞头分界

闽帅王审知犹子，善谈笑。有书生色颇黑，因醉卧，王以朱笔题额曰："此处与幞头分界。"（《类说》卷五四）

劫鼠食仓

天复中，陇右大饥。其年，秋稼甚丰，将刈之间，大半无穗。有人就田破鼠穴而求，所获甚多，于是家家穷穴，有获五、七斛者，相传谓之"劫鼠仓。"民间皆出田中求食，济活甚众。（《类说》卷五四）

火　精

梁朝翰林学士任赞，居职数年，犹着朱绂。于案上题诗，梁主知之，命赐紫袍、金章。诗曰："数年叨内署，衫色俨然倾。任赞字希度，知君是火精。"（《类说》卷五四）

蛇　菌

湖南百姓，郊外得一菌，甚大，献于府主。有僧曰："此物甚毒，慎勿入口。"乃于所获之处掘之，有蛰蛇千余条。（《类说》卷五四）

假　对

张杰滑稽，能为假对。尝与三人鼎坐，吟曰："三人铛脚坐，一夜掉头吟。"又曰："皂角树头悬拍板，葫芦架上钓茶槌。"尝取怒一武弁，杰曰："大夫既欲行拳，小子不任忧惕。"（《类说》卷五四）

贺　氏

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贺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夫则负担兴贩，往来州郡。贺初为妇，未浃旬，其夫出外经求。每一出，数年方归，归则数日复出，不闻一钱济其母，给其妻。家贫无赖，闾巷呼为不孝之子，所得锥刀之利，别于他处供给小妻。贺知之，每夫还，但以忻然承事，饮食澣濯，必尽其力，未尝微露风彩。言及小妻，及干以衣食，其夫自以有所惭负，则必非理殴骂之，妇亦不之酬对。其姑老且病，冻馁切骨，妇则佣织以资之。所得佣直，尽归其姑，已则寒不营衣，饥不饱食。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妇复益加恭谨，下气怡声，以悦其意。虽暗室无人之所，亦无怨叹。夫尝挈小妻至家，贺则以女弟呼之殷勤待之，略无愠色。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在家前后无半载，而能勤力奉养，始终无怨，可谓贤孝矣。此妇生于穷贱之门，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闻礼义之训，而能如此，虽古之淑哲，无以过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斯言不谬矣，书之以备鉴戒。（《厚德录》卷二、又《太平广记》卷二七一）

广王全昱

骰子数匝，广王全昱忽驻不掷，顾而白梁祖，再呼“朱三”，梁祖动容。广王曰：“你爱他尔许大官职，久远家族得安否?”于是大怒，掷戏具于阶下，抵其盆而碎之，喑呜眦睚，数日不止。(《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八)

葛党刀

唐诗多用吴钩，刀名也，刀弯。今南蛮名之曰葛党刀。(《海录碎事》卷一四)

隗嚣宫

秦川城北绝顶之上有隗嚣宫，宫颇宏敞壮丽，今为寿山寺。寺有三门，门限琢青石为之，莹彻如琉璃色。余尝待月纳凉，夕处朝游，不离于是。尔后入蜀，蜀有道士谓余曰：“隗宫石门限下诗记之乎?”余曰：“余为孩童，迨乎壮年，游处于此，未尝见有诗。”道士微哂曰：“子若复游，但于石门限下土际求之。”丙戌岁，蜀破还秦，至则访求之，果得一绝云：“清溪道士人不识，上天下天鹤一只。洞门深锁玉窗间，滴露研朱点《周易》。”详观此篇，飘飘然有神仙体裁，远近词人竞来讽味，那知道士非控鲤驾鹤之流乎？奇哉！奇哉！(《竹庄诗话》卷二一)

洛阳缙绅旧闻记

[宋]张齐贤撰　任士英整理

《洛阳缙绅旧闻记》五卷。作者张齐贤，字师亮，曹州人。宋太宗时进士，历官至宋枢密使，同平章事，谥号文定。《宋史》有传。此书系其于真宗景德二年（乙巳岁，一〇〇五）以兵部尚书知青州时作。全书凡二十一篇，皆述唐末五代以来洛阳城内缙绅旧老事迹，多为其亲历亲闻，或与书中人物有过从者，多可补史文之阙，足资博览，然亦有语涉因果报应之类，或因据传闻事有失实者。此书史料价值较高，又间有乡音俚语。传世《有知不足斋丛书》、《四库》本，《说郛》、《丛书集成初编本》等，今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并参校以《四库》本。

序

余未应举前十数年中，多与洛城缙绅旧老善，为余说及唐梁已还五代间事，往往褒贬陈迹，理甚明白，使人终日听之忘倦，退而记之，旋失其本。数十年来，无暇著述。今眼昏足重，率多忘失。迩来营邱事有条贯，足病累月，终朝宴坐，无所用心。追思曩昔缙绅所说及余亲所见闻，得二十余事，因编次之，分为五卷。摭旧老之所说，必稽事实；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诫。乡曲小辨，略而不书；与正史差异者，并存而录之，则别传、外传比也。斯皆缙绅所谈，因命之曰《洛阳缙绅旧闻记》。庶可传信、览之无惑焉。宋朝乙巳岁夏六月营邱自序。

第　一

梁太祖优待文士

梁祖之初兼四镇也，英威刚狠，视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杀之。梁之职吏，每日先与家人辞诀，而入归，必相贺，宾客对之，不寒而栗。进士杜荀鹤，以所业投之，且乞一见。掌客以事闻于梁祖，梁祖默无所报。荀鹤住大梁数月。先是，凡有求谒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见者，虽逾年困踬于逆旅中，寒饿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尔，即公人辈及祸矣。荀鹤逐日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听谓左右曰："杜荀鹤何在?"左右以见在客次为对。未见间，有驰骑至者。梁祖见之，至巳午间方退，梁祖遽起归宅。荀鹤谓掌客者曰："某饥甚，欲告归。"公人辈为设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见秀才，言已归馆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间，梁祖果出，复坐于便听，令取骰子来。既至，梁祖掷，意似有所卜。掷且久，终不惬旨。怒甚，屡顾左右。左右怖惧，缩颈重足，若蹈汤火。须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去声）曰："杜荀鹤。"掷之，六只俱赤，乃连声命屈秀才。荀鹤为主客者引入，令趋，骤至阶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趋阶。"荀鹤声喏，恐惧流汗，再拜叙谢讫。命坐，荀鹤惨悴战栗，神不主体。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鹤欲降陛拜谢，梁祖曰："不可。"于是再拜，复坐。梁祖顾视陛下，谓左右曰："似有雨点下。"令视之，实雨也。然仰首视之，天无片云。雨点甚大，沾陛檐有声。梁祖自起，熟视之，复坐，谓杜曰："秀才曾见无云雨否?"荀鹤答言："未曾见。"梁祖笑曰："此所谓无云而雨，谓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将纸笔来，请杜秀才题一篇《无云雨诗》。"杜始对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忧悸殊甚。复令赋《无云雨诗》。"杜不敢辞，既令坐上赋诗。杜立成一绝献之，梁祖览之大喜，立召宾席共饮，极欢而散。且曰："来日特为杜秀才开一筵。"复拜谢而退。杜绝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朗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获见知。杜既归，惊惧成疾，水泻数十度，气貌羸绝，几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汤药，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见秀才，请速上马。"杜不获已，巾栉上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辈，杜困顿无力，忧其趋进迟缓。梁祖自起，大

声曰："杜秀才争表梁王造化功。"杜顿忘其病，趋步如飞，连拜叙谢数四。自是，梁祖特帐设宾馆。赐之衣服钱物，待之甚厚。

福建人徐夤下第，献《过梁郊赋》，梁祖览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语。军府费用多，且一字奉绢一匹。"徐赋略曰："客有失意还乡，经于大梁，遇郊坰之耆老，问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说当今，休论往昔；昔时之事迹谁见？今日之功名目睹。'"辞多不载。遂留于宾馆，厚礼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谓曰："任是秦皇、汉武。"盖诮徐赋有"直论萧史王乔，长生孰见；任是秦皇汉武，不死何归？憾其有此深切"之句尔！梁祖既有移龟鼎之志，求宾席直言骨鲠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门外数十里，憩于高柳树下，树可数围，柯干甚大，可庇五六十人，游客亦与坐。梁祖独语曰："好大柳树。"徐遍视宾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对曰："好柳树。"梁祖又曰："此好柳树，好作车头。"末坐五六人起对："好作车头。"梁祖顾敬翔等起对曰："虽好柳树，作车头须是夹榆树。"梁祖勃然，厉声言曰："这一队措大，爱顺口弄人。柳树岂可作车头？车头须是夹榆木，便顺我也，道柳树好作车头。我见人说秦时指鹿为马，有甚难事！"顾左右曰："更待甚？"须臾，健儿五六十人悉擒言柳树好作车头者，数以谀佞之罪，当面扑杀之。梁祖虽起于群盗，安忍雄猜，甚于古昔；至于刚猛英断，以权数御物，遂成兴王之业，岂偶然哉?!

少师佯狂　*杨公凝式*

杨少师凝式，正史有传。博通经籍，能文，工书，其笔力健，自成一家体。襟量恢廓，居常自负，既不登大用，多佯狂以自秽（*时班行潜目之为杨风子*）。在洛，多游僧寺道观，遇水石松竹清凉幽胜之地，必逍遥畅适，吟咏忘归。故寺观墙壁之上，笔迹多满，僧道等护而宝之。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若入院，见其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游客睹之，无不叹赏。故冯瀛王次子少尝于寺壁留题曰："少师真迹满僧居，只恐钟王也不如。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进士安鸿渐题云："端溪石砚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更得孤卿老书札，人间无此五般高。"

石晋时，张相从恩自南院宣徽使官才检校司徒权西京留守，到洛城后未久，少师自东京得假往洛阳，夜宿中牟县。时申未间，飞蝗蔽日，自东京而至。又明日，至郑州。是晚，飞蝗小至。次日，荥阳飞蝗亦至。荥阳适有乘传往洛中者，少师附书并一绝，先次赠洛阳居守张公，略曰："押领蝗虫向洛京，合消居守远相迎"云云。及到洛数日，少师寄诗上张相云："南院司徒镇洛京，未经三月政声成。四方群后皆如此，端坐庸夫见太平。"张公知其贫，赠遗甚厚。（*按"石晋时"至此八行，别本所无*）

杨之居在府衙西门咫尺，寻常入府，篮舆在前，牵马在后。少师策杖冠褐，数十步后徐行随之，见者笑而不之测。此佯狂之一也。常近冬，居家未挟纩。少师安然，不之问。一旦，故旧自西回，行李甚伟，杨以书诉贫。故旧凌晨来，候之，仍于通利店内先寄物，中留绸五十匹，绢百匹，书送于杨，请货易以略备冬服。少师得绸与绢，绸尽送修行尼寺造袜，施数寺僧尼；绢尽送南禅大字两院，请饭僧，宅中骨肉已有寒色，老女使闻。施僧嗟讶，有泣者。少师笑而不言，数月，居守知之，召女工辈，依杨宅之家口数大小悉造绵衣，无阙者，造成送之。少师见送衣至，笑谓宅中曰："我故知留守公送衣来尔！"此亦不测其心，佯狂之二也。寻常每出，上马至大门外，前驱者请所访，杨与一老仆语曰："今日好向东游广爱寺。"老仆曰："不如向西游石壁寺。"少师举鞭曰："且游广爱寺。"鞭马欲东，老仆曰："且向西游石壁寺。"少师徐曰："且游石壁寺。"闻者窃笑之。此皆佯狂之事也。有谈歌妇人杨苎罗，善合坐杂嘲，辨慧有才思，当时罕与比者。少师以侄女呼之，每令讴唱，言词捷给，声韵清楚，真秦青韩娥之俦也。少师以侄女呼之，盖念其聪俊也。时僧云辨能俗讲，有文章，敏于应对。若祀祝之辞，随其名位高下，对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搆，少师尤重之。云辨于长寿寺五月讲，少师诣讲院，与云辨对坐，歌者在侧。忽有大蜘蛛于檐前垂丝而下，正对少师与僧前（*此句有脱字*）云辨笑谓歌者曰："试嘲此蜘蛛。如嘲得著，奉绢两匹。"歌者更不待思虑，应声嘲之，意全不离蜘蛛，而嘲戏之辞，正讽云辨。少师闻之绝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绢五匹来。"云辨且笑，遂以绢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吃得肚罂撑，寻丝绕寺行。空中设罗网，只待杀众生（*盖讥云辩体肥而肚大故也*）。"云辨师名圆鉴，后为左街司录，久之迁化。少师于西京寺观壁上书札甚多，人间所收真迹绝少。其寺观所书壁，僧道相承，保护之至。兴国九年，大水淹没，墙壁摧坏，十无一存。可为惜之，可为惜之！

襄阳事

张从恩相公，晋祖时为宣徽南院使。时镇州安重荣叛，晋祖将征之，行有日矣，张相中夜思之："若圣驾北征，安王从进在襄阳，已有跋扈之状，恐朝廷无备。"来日朝退，求见，遂以襄州为请，且曰："安从进若乘虚来袭京师，即陛下何以为备？"晋祖曰："卿未知尔！今已命高行周为招讨，用卿为都监，仍命高勋、焦继勋等数人备指使。"张闻晋祖言已有备，正与己意合，且上命已护其师旅，不敢辞让，因陈请数事，皆允之。先发骑将郭金海部，领三千余骑往唐州驻泊，焦继勋等数人亦同。是行，晋祖才发京师，襄阳安从进遂叛。谓朝廷无备，欲乘虚掩袭。遂选精

骑南下。焦继勋等知从进已叛，即飞表闻于行在。张相渤海公亦继发，从进与郭相遇于花山。金海，蕃将，善用枪，时罕与敌；拳勇过人，喜战斗，欲立奇功。两阵相去数里，从进素管骑兵，金海久在麾下，安亦待之素厚，从进乃跃马引数百骑乘高去晋阵百步，厉声叫郭金海。金海独鞭马出于阵数十步，免胄侧身，高声自称曰金海。从进又前行数十步，劳之曰："金海安否？我素待你厚，略不知恩，今日敢来待共我相杀？"金海应声答曰："官家好看大王，负大王甚事？大王今日反，金海旧事大王，乞与大王一箭地，大王回去，若不去，吃取金海枪。"言讫，援枪鞭马，疾趋其阵。继勋亦继进。从进惧，跃马而退，师遂相接，大为金海所破。焦继勋押阵，奏到，晋祖大喜，赏赐有差。从进自此丧气，婴城自固。王师为连城重堑以守之。月余，王师攻城，城上矢下如雨，王师被伤者众。是日，金海为飞矢集身，扶伤归营。明日，从进用计污金海，欲使朝廷疑之。以金瓶贮酒，金合盛药，以索悬之，城上呼："郭金海。"金海知之，力疾扶创而往。城上劳金海曰："大王知你中箭创甚，赐你金瓶、金合酒与风药。"金海蕃人，目不知书，惟利是贪，取瓶与合归营，且不闻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驰驿奏。晋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团练，并其兵放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乐，至于捐馆。惜哉！焦继勋，我太祖幸洛之岁，降麻授相州节钺而终。高勋陷北虏，用为幽州节度使，母在京洛阳福善里。太祖常厚赐慰安之。高后欲归，不知其终。

陶副车求荐见忌

陶晟虢州人。少读书业文，尤长于诗。五十余，耻无成，遂求隶虢之右职，相次为步使，虢陕之属郡使府，藉其才干，召置陕城。久之。会晋末戎虏犯中夏，侯章、赵晖俱为国指挥使在陕，王晏为都头。戎将令至陕驿，侯章等随虏帅就驿候之。虏命蕃将镇陕。一旦，有蕃使自北来，偕赴驿馆，见侯章衣新褐毛衫，系金度铜束带，虏人使（一作使人）再三视侯，与虏胡语往来甚久。蕃帅临上马，命驿语者谓章曰："天使要指挥身上毛衫与束带。"逼之甚急。侯不获已，与之，假他人衣与带而归。三人同行，章在涧南，遂召王晏与赵晖来涧南营内，取酒同饮。既而侯章曰："安有身为指挥使著一领毛衫，系一条铜束带，作主不得，就身上夺却？"愤惋久之，赵晖亦怒。独王晏无言，将散，晏谓侯章、赵晖曰："今世乱，我辈衣与束带间事，将来未知死所尔！"侯与赵曰："如何？"王晏曰："到恁田地藉个甚？今夜领二三十人入驿，斫取蕃使头，因便入衙，杀了蕃王所差使长。得则固守，不得则将家属，掠金帛入河东，投奔刘大王。"（刘大王即汉高祖也）侯初怯，不应。赵晖然之。晏熟视侯章久之而去。是夜，独王晏、赵晖率死士数十人入驿，斩戎使，尽取财物以归。乃逾垣入衙，杀蕃酋，遂据其城。王晏领甲骑数百人诣涧南，欲杀侯章。章惶惧拜于马前，释之，令上马。推赵晖为首，侯章、王晏为都监巡检。差陶公与赵晖之子延进同赍表奏汉祖劝进焉。汉祖大喜，因次第酬之。后汉祖知晏功，三人皆节使，备在正史。陶公遂委质事汉祖。及王师南举，命为开道使。高祖即天位，陶使人来求赵晖、侯章等奏举。朝廷不得已，遂授公虢州刺史。然执政者由是侧目矣。罢郡处之环卫，后出为蕃方副车军司马焉，终于荆州副使、知州事。公能诗，与宫师王相溥善，常有诗往来属和。翰林承旨陶公谷，叔事之。自前延安军司马授华州行军，陶翰林为《序》，亲书以送之。《送从叔赴华下序》略曰："圣上即位之五年，命前延安军司马参戎阃于华下，绥旧俗也。践华宁秦之境，远皇猷者，五十有九年矣（自昭宗东迁，岁在甲子，至圣朝壬戌岁，五十有九年矣。庚子山诗云："秦华二境间皇猷，远南夏比已亡失"数句）。赤骥嘶风而可仰，玉蟾耀彩以如昼。潜编嘉作，别俟知音。攀琪树而笑天风，鼎迁周颂；控文鳐而飞赤水，幅裂韩诗。"辞多不载。公晚年，知进士。张翼能诗，召置门下，厚待之。尝曰："七言诗我不如翼，五言诗翼不如我。"陶公诗有"河经蕃地浊，山到汉家青。"又在环卫时诗："拟抛丹禁去，试著白衣看。"有集，陶翰长为之序。张翼尝投诗两轴于宫师王相溥，王相以诗谢云："清河诗客本贤良，惠我新吟六十章。格调宛同罗给事，功夫深似贾司仓。登山始觉天高广，到海方知浪渺茫。好去蟾宫是归路，明年应折桂枝香。"陶以副车别驾，权莅蕃阃者久之。所至称治，不苛不扰，律身省事而已，在政无赫赫之称。罢任日，民皆攀辕遮留，泣涕塞路，前驱鞭挞之，然后进。既遭逢汉祖，始用为开道使，以其读书多学，有木秀之忌。一求荐于三帅，过亦轻矣，授一刺史，二年而罢，竟以散秩，坎轲终身，亦命夫！时俗谓之"求关节履捷迳以致身者"，得为深诫乎！仲尼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圣人之旨明，富不可妄求，况贵位乎？子元鼎，有文章，擢进士第。呜乎，今不幸而殂矣！

泰和苏揆父鬼灵

苏揆，濮州人也。业进士，太宗皇帝御试第二等及第，由廷尉平知吉州泰和县。揆父殁十数年矣。有吉州衙将押纲上京回，行次黄梅县，宿于逆旅中。昏晚后，忽有一老人，皂衣裹短脚幞头，策一驴，引一僮，可十六七，来逆旅中，逡巡于房中。出揖吉州衙将，与之坐，因语及泰和看亲识。吉州将询之曰："某吉州人，系职州衙，自京回。今往本州，与老父作伴，同去可乎？且言泰和之亲识何人也？"老父曰："某姓苏，有男名揆。叨忝登第，在泰和知县，暂去相看，伊彼更无别亲识。"州将曰："泰和知县，今本州通判同年也（通判即向相敏中尔）。某幸得伏事。某因便愿送老父至泰和，望知县处略言某姓字。"老

人许诺。是夕，州将命酒，同饮十数盏，老人甚喜。明日同行，沿路州将买食同餐，老人亦不辞让，同过渡至江州，老人沽酒，请州将同饮，始款狎无间然矣。至洪州同宿。明日将行，老父谓州将曰："某比约与公同往泰和，夜来思之，男已忝京宰知县，某行李如是，托你先到泰和，报儿子制新衣，借仆马来，沿路相接吉之。"州将然其所托曰："即告辞。"先行至家，未敢诣州公参，先往泰和报知县，转榜子参苏揆出，州将拜起颇恭。且曰："自黄梅与员外尊长同来，比约同至县，及宿洪州之明日，员外尊父忽令某先来报，员外请制新衣，借仆马来，沿路等接。"揆闻，未之信，且曰："先父殁十余岁，莫误否?"州将曰："自黄梅同途来，同饮食，备说员外任泰和，特来相看不虚。"苏问其年颜身形，无二矣。又问系裹衫衣，无二矣。揆降陛，望乡大哭者久之，徐谓州将曰："揆父殁时，年颜系裹衣衫无小异。"言讫，又恸哭，遂制新衣，画仆马焚之。后数年，揆亦殂。试思老父所乘驴与仆，何物也？与之语言，人也，饮食，人也，物假为之耶？鬼耶？神耶？时向相任吉州通判，余为转运使，备详其事而书之，岂语怪之嫌乎？

第　二

齐王张令公外传

齐王，讳全义，《五代史》有传。今之所书，盖史传之外见闻遗事尔。王，濮州人，尝在巢军中，知其必败，遂翻身归国。唐授王泽州刺史，初过三城，谒节度使诸葛爽。爽有人伦之鉴，睹王之状貌，待之殊厚，赠且多。临辞，谓王曰："他时名位在某之上，勉之。"爽既殁，王渐贵，追思畴昔见知之恩未尝报，乃图其形像于其私第，日焚香供养之，每晨朝于影前，捻香讫，方出视事，未尝小怠，至于终身。其感恩不背本也如是。在泽未久，移授洛州刺史。

时洛城兵乱之余，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毁。初，巢、蔡继乱，乃筑三小州城，保聚居民，以防寇盗。及罕之等争夺，但遗余堵而已。初至洛，率麾下百余人与州中（一作中州）所存者仅百户，共保中州一城。洛阳至今尚存南州、中州之号。王招怀完葺，五七年间，渐复都城之壮观，正居守之位焉。王《本传》云：洛城之中户不满百。又唐鸿撰王《行状》云：于瓦砾邱墟之内化出都城是也。（今正史云：京城内有南州、北州。盖光启中张全义筑，至明宗天成中，诏许人请射填筑。言光启中筑，乃王再葺而已，非始筑也。其城壕今尚遗迹焉。余少时，亲闻旧老所说，云巢、蔡乱罹之后，洛阳苑墙中松柏甚多，至秦王修筑都城及里外桥，多聚侧近御苑废宫之松柏用之。圣朝岁，洛阳大水，诸城门悉摧坏，余亲见厚载长夏等门，堆积材木，视之多柏木。及洛中拆毁行修寺木桥，以土实之。桥即故南州西壕上之桥也。得其木皆柏木。即旧老之言，可验矣。）

王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将。每人给旗一口，榜一道，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令自耕种，流民渐归。王于百人中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而已。无重刑，无租税，流民之归渐众。王又麾下选书计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申每屯户至数千。王命农隙，每选丁夫，教以弓矢枪剑为起坐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户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三二千，共得丁夫闲弓矢枪剑者二万余。人有贼盗，即时擒捕之。关市人赋，殆于无藉；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主之。所谓乱后易治乎？王之得简易之道乎？户既多，丁亦众，余时则教习之。

时李罕之在河阳。罕之，奸贼也。尝破北山之摩云寨，当时号为李摩云。亦尝置寨于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地为李摩云寨。寨之西，号寨西市。是时，罕之镇三城，知王专以教民耕织为务，常宣言于众曰："田舍翁何足惮?"王闻之蔑如也。每飞尺书于王求军食及缣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宾席咸以为不可与，王曰："第与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之晓。罕之谓王畏己，不设备。因罕之举兵收怀泽，王乃密召屯兵，潜师夜发，迟明入三城。罕之顾无归路，遂逃遁，投河东。朝廷即授王兼镇三城。时以正西京留守之任，每喜民力耕织者。某家今年蚕麦善，去都城一舍之内，必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彩，丈夫遗之布袴，妇人裙衫。时民间上衣青，妇人皆青绢。为之取其新麦、新茧观之、对之，喜动颜色。民间有窃言者曰："大王好声妓，等闲不笑，惟见好蚕麦即笑尔。"其真朴皆此类。每观秋稼，见好田，田中无草者，必于田边下马，命宾客观之，召田主慰劳之，赐之衣物。若见禾中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众决责之。若苗荒地生，诘之，民诉以牛疲或阙人耕锄，则田边下马，立召其邻仵责之曰："此少人牛，何不众助之?"邻仵皆伏罪，即赦之。自是，洛阳之民无远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妇相劝，以力耕桑为务。是以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民。王在洛四十余年，累官至守太尉、中书令、封魏王，徙封齐王。

昭宗迁洛，郊庙行事，差官摄太尉。时朝中有识者，扬言曰："太尉，重官，历朝多阙，所以差摄。"今齐王官守太尉，何差摄之有？王诚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汤沐，素食，别寝精洁，至祠祭所，俨然若对至尊，容如不足，晴旱祈祷未雨，左右必曰："王可开塔。"即无畏师塔也。塔在龙门广化寺，王即依言而开塔，拜讫，王祝曰："今少雨，恐伤苗稼，和尚慈悲，告佛降雨。"如是，未尝不澍雨。故当时俚

谚云："王祷雨买雨，具无畏之神耶！齐王之洁诚耶！"

齐王在巢军，先归唐，授泽州刺史。梁祖后归唐，授同州刺史。自后与梁祖互为中书令、尚书令。及梁祖兼四镇也，齐王累表让兼镇。盖潜识梁祖奸雄，避其权位，欲图自全之计尔！梁祖经营霸业，外则干戈屡动，内则帑庾多虚，齐王悉心尽力，倾竭财资助之。及北丧师，梁祖猜忌王，虑为后患，前后欲杀之者数四。虽夫人储氏面讦梁祖获免，亦由齐王忠直无贰、有勋名于天下，不能倾动之故也。梁祖遂以子福王纳齐王之女为亲，以故虽尽力于梁祖，而武皇庄宗常切齿于齐王矣。及庄宗灭梁，齐王上表待罪，庄宗降诏释之，后召见，大喜开怀，慰纳若见平生故人，尽鱼水之情焉。与论当世之务，皆出庄宗功臣意表，恨得齐王之晚。其识略德望动人主也如此。因再上表叙述，屡为朱梁窥图，偶脱虎口逼为亲，且非素志，《乞雪表》数句云：伏念臣曾栖恶木，曾饮盗泉，实有瑕玼，未蒙昭雪。鸿辞也。复下诏雪之，令刘皇后入齐王居第省之。刘后坚求拜齐王与夫人储氏，齐王避不敢见，刘后归内奏之，且言少失父母，愿拜齐王并储氏为义父母。庄宗许之。齐王累表辞让，不得已而受之。庄宗令翰林学士礼院草定皇后与齐王储氏为义父母相见及往来笺书仪注焉。此乃从古所无之事也。

桑中令维翰父拱，为河南府客将。桑魏公将应举，父乘间告王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齐王曰："有男应举，好事。将卷轴来，可教秀才来。"桑相之父趋下，再拜。既归，令子侵早投书启、献文字数轴。王令请桑秀才，父教之趋阶，王曰："不可。既应举，便是贡士。可归客司。"谓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终以客礼见之，王一见甚奇之，礼遇颇厚。是年，王力言于当时儒臣，且推荐之，由是擢上第。至晋高祖有天下，桑魏公在位，奏曰："洛阳齐王生祠未有额，乞赐号，忠肃。"可之。庙敕已下，会朝廷有故，遂中辍之。上御历，知齐王于唐末有大功，洛民受赐者四十年。比夫甘棠堕泪，宜昭祀典。诏有司复以忠肃额之焉。其德政碑楼，俾再完葺。是知大勋重德必有昭感，何没于唐而显于宋？使今明天子复新其祠庙，则王之功虽千载之后，其不朽矣！

李少师贤妻

太子少师李公，讳肃，国史有传。唐末，西京留守齐王贵盛，兼镇河阳。李公自雍之梁，齐王见之，爱其俊异，以女妻之。即贤懿夫人所生王之适也，数岁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虽非贤懿所出，以其聪敏多技艺，齐王与贤懿怜惜之，过于其姊。音乐女工，无不臻妙，知书，美容止，迨神仙中人也。性贤明，有礼节，自幼至老无惰容。夫贵，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严。大富，姬仆且众，与夫别院。李公院姬妾数十人，夫人亦数十人，潜令伺夫院中，知姬妾稍违夫指，顾则召而挞之，择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女童晓音律者，盛饰珠翠绮绣，因捧觞祝寿，并服玩物同献之。或辞以婢妾众多，即复择其常常者归己院焉。执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将归，具裙帔候之于中堂之侧，令小苍头探之，既接见，如宾礼。夫若困倦，一见便退归，如相见稍从容，令动乐迎引归。夫入院，备果酒时新物，语及前代事，夫爱而惮之，未尝敢失色于前。

李公尝将命制置安邑解县两池盐利，既至，值戍卒窃发为乱。公乘机许以正库钱十余万贯，止罪其元恶者，乱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恶数十人，人心顿安。当时用事一人，素与公通家，求洛中一樱桃园不得(一作与)，因而有隙，常欲中伤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兴，盗用官库物以买名，欲求不次之赏。"于是，乃命台官就鞫之，狱甚急，垂饵虎口尔。夫人闻之，乘步辇直诣朝门，俟执权者出，趋拜于路侧。须臾，叩马声甚厉。且诉且泣，援引今古宠辱祸福成败可验者数事，哀怨凄苦，左右闻者，感动之。时当路者惭悔甚，即回马入朝，非时请对，曲为论雪之。且言："有妻张氏，即齐王之女，诣臣马前号诉。"时主闻之骇愕，曰："如是贤妇人乎?"即命驰驿出之，李公由是免祸。

至晋朝，北戎降王东丹非命而死，北虏已知之，李公受命，护东丹丧柩送归北虏。既归私第，忧沮不知其计，止于外厅独坐久之。夫人讶夫如是，命侍人请之。既入，夫人谓李公曰："有不称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涕泣哽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无使绝域乎？若然，不当效儿女辈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东丹丧。东丹，朝廷密害之，北虏已知之矣。某不惮远役，去必不还矣。"夫人曰："不然。为君计者，戎虏贪利，某房内珠金等可得数十万，尽以送行，厚赂其戎王左右，及献马虏主，万全必归，非惟速归，兼恐厚得回礼。"李公如其言，到蕃国赂其左右，尽其所有为私礼。戎虏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回，赐名马百余匹，别赐驰百余匹，衣服器皿称是。复命，不敢留，悉进之。由是迁官，赐赉甚厚。夫人之力也。

先是，赵思绾在永兴时，使主赴阙，思绾上蓝田副镇，有罪已发。李公时为环卫将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庄宅使、节度副使、权军府事，护身脱之，来谢于李公。公归宅，夫人诘之曰："赵思绾庸贱人，公何与免其过？既来谢，又何必见之乎?"曰："某比不言，今夫人问，须言之。此思绾者，虽贱类，审观其状貌，真乱臣贼子，恨（《说郛》云恨位下）未有朕迹，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无使衔怨!"自后，夫人密遣人，令思绾之妻来参，厚以衣物赐之，前后与钱物甚多。及汉朝，公以上将军告老归雍。未久，思绾过雍（二字据《说郛》增入），遂闭门据雍城叛，衣冠之族遭涂炭者

众。公全家免祸，终以计劝思绾纳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名，与之归阙，改官致仕于洛，亦夫人之力也。

且妇人之吝财与妒忌，悉常态也。以不妒忌、疏财者，皆难事，况非治世，叩马面数权贵，推陈古昔、倾陷良善，祸不旋踵，报应之验，虽大丈夫负胆气轻生者，亦惮为之，况妇人女子者欤！不独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祸，则昔之举案如宾者，何人哉？不其贤乎！不其贤乎！与夫饰粉黛、弄眉首、蛊惑其金夫、窃鱼轩之贵者，岂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迹可为女训母仪者甚多，余眼昏足重，心力减耗，聊举其殊尤者，纪之于篇，俾其令名，千载之后不磨耳。余客于李公门下且久，故闻其事甚详。

虔州记异

余在江南掌转输之明年，虔州有贼刘法定，房眷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法定为盗魁，其徒且百数，州郡患之以闻。太宗皇帝命两路都巡检使并力除之，其徒因散去。时翟美东路巡检，石义西路巡检，官军为法定党伤杀者亦众。余求得法定乡人徐满者，少与之狎，徐满壮健多力，日行数百里。尝为散从官，以过归乡役，余遣满招之，赦其罪，许酬以厢镇之务。不逾月，满至。法定兄弟八人，投牒束身归命，以求自雪。再遣满赍书委曲安慰之，期以旬日，先令诣虔州出头，如约而至。时同巡检殿直康怀琪，少年果敢，耻久不能擒法定昆季之一人，转运以片幅招之，悉来首罪，与知州尹玘，通判李宿谋尽杀之，独护戎韩宗祐（*后凡两见俱作"景祐"未知孰是。按别本前后俱作"宗祐"*）不之许。怀琪密与尹玘飞章以闻，且言："此贼兄弟胆勇过人，旧党散潜山谷，忽有水旱之灾，啸聚凶辈，必为州郡患。乞酷法杀之。"朝廷可其奏。法定兄弟八人，活钉于市。数日，怀琪过之，法定等俱厉声大骂曰："官中招出我，转运使许我以不死。康怀琪与知州密计中我，使我兄弟同遭非命，地府下必诉尔，终不舍尔罪！"怀琪怒，命左右以铁锤碎其手足。由是，八人顷刻而死，弃尸野外。

余未半岁自京奏公事回，溯流至处州，怀琪乘舟三十许里相接。靓揖之际，连拜数十，但云"某罪过"。余自暂离洪州来上京，却归江南，往复仅四五个月，固未知法定之死。闻怀琪称罪恳切，甚讶之，徐谓曰："且就坐。适再三称罪过者何？"怀琪又起，面若死灰，且战且惧，惟言"某罪过"。睹之愈惊疑，未测何故也？遂答以他事。无何，郡长与州从事皆至，促船夫疾牵至州部。到驿，诸官悉散去。余未及解带，怀琪独候谒，未及与接谈，又再三言"某罪过"。似有所依凭，及去召驿吏及州之走使辈诘之，皆曰："巡检寻常不如此，得非为刘法定兄弟冤魂所使尔？不然，何恐惧称罪之若是？"因问法定等今何在，遂以怀琪所谋事对。余亦惆然，嗟叹者久之。余在虔州数日，欲往大庾县数处勾当。当申酉间，郡长与康俱在坐，余告以起发之由，且请诸公不得出门。俟昏晚上马，尹公等送至城门，独怀琪先辞而退。余门外俟关锁讫，上马南去，行三十许里，闻奔马者相逼，命左右侦之，则曰："康巡检逡巡。"怀琪至，因诘之："适先已辞退，今远来何也？"曰："欲相送至大庾县。"遂与偕行，明日，至大庾县驿。至厅，东西各有一房。余居于左，康处于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数百步，辞气如平常。时亦无他言。逼暮，声喏而退。余亦困倦，遂解衣而就枕，恍惚若梦中有故人，物故已十余年矣。再三告辞，涕泪恋恋，然倏忽而遂不之见，觉而异之，忽闻人呼余左右者，其声颇急。余惊起，问之，即怀琪之虞候尔！曰："巡检暴得疾苦辞欲去。"余急趋至康所，即抱膝呻吟云："胫痛欲裂，已令具小舟，须顺流归虔州求医。"须臾，数人扶翼诣船。余策杖随之，康回顾凄咽而别，与余梦中告辞者相类。又数日，余乘舟离大庾，及到虔州，疾问巡检安否？即曰殂再宿矣。未久，韩供奉景祐至，具言怀琪未死间，头髻如壮夫向后摺之状，颐颔上指而髻在项上，喘息甚粗，须得三两人用力从后推其首，才能举之，口中唯云"罪过、罪过。"汤饮至口，如有人挥掣之状，悉覆于地，虽甚饥渴，但虚器而退。除称罪之外，至死无他言。

不逾年，尹玘亦殂。通判李宿，本不同其谋，但随而署字，后亦以患心疾，不得亲民，掌关市，赋于外，追不为完人矣。异夫法定等，本以杀人攻剽为事，戕人且众，为罪亦已深矣。一为首罪而出，复遭非理而死，尚有灵若是，而况杀不辜者乎？异而书之，垂诫于世。韩景祐知书有识，今累受国家委任，备书此事以示之。

衡阳县令周妻报应

衡阳周令，失其名（*见访之*），蜀川人。丧妻三数岁，再娶妻，亦蜀川人。后妻携三女，俱长矣。来周令家，周抚之如己女。后妻凶妒，周旧畜婢数人，内二人妊娠，后妻每加以他事鞭挞之，无虚日。二婢各为怀妊常以背或以臀腿受其梃，周令妻多方用杖触其腹，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捶堕胎而死。是时，余任衡州通倅，闻尝不平之。及余罢归，周氏之家久无所闻。有士人与周令有旧，话及之，且曰："周之后妻既杀二婢其后三女相次适人，因权寄寓衡阳。不四五年，三女俱因产而死。每一女死，其妻必饭僧忏悔，为先鞭挞堕胎死者二婢，看经，自礼梁武忏。三女俱以产死，未死间，必旬日号呼痛楚、宛转而后终。周令妻泣涕诵佛经，自对佛称罪，焚香忧恼，因而得疾。女亡后岁余，亦死。"乌乎！《书》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佛经报应何昭昭若是乎？书之，俾妒悍不令之妇闻之增惧，亦劝诫之道，有益于世教云。

第 三

向中令徙义

向中令讳拱，国史有传。今记者，备其遗阙焉。中令倜傥多权谲，勇果刚断，真英雄士也。少善射，十中其八九焉。生于汾州，从父徙居于潞，年二十许，胆气不群，重然诺，轻财慕义，好任侠，借交亡命，靡所不为。

尝与潞民之妻有私，后半岁，向谓所私之妇曰："多日来不见尔夫，何也？"妇笑曰："以我与尔私，常磨匕首，欲杀我。惧尔，未得其便。会尔久不及我家，与邻人之子谋，许钱数十千，召人杀之。邻家之子曰：'若我杀之，汝肯嫁我乎？'念夫常欲杀己，恨无逃避之路，遂许之。会夫醉卧城外，邻家子潜杀而埋之，惧为人觉，且潜遁矣。"向曰："邻家子今安在？"妇人曰："在某所。"向密寻而杀之，回责所私妇人曰："尔与人私而害其夫，不义也。尔夫死，盖因我，我不可忍。"遂杀其妇人，掷首级于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杀此妇人。"徐徐掉臂而去。警巡者义之，且惮其勇力，不敢追捕，因亡命。会赦，方归。父忧之，形于颜色。

父长者，有节行，与故中执宪滕公善。滕时尚布衣，因请计于滕曰："用何术免此子破吾家？"滕曰："敢撩虎须以速祸。"向父曰："某之子虽如是，观其性亦易晓尔！四年前，有一儒生五十余，魁岸落魄，箕踞坐于某之门侧，吾之子自外而归，熟视儒生，生弗之顾。吾之子寻却出诟责儒生，生但坐而不动。徐而言曰：'尔何等类，敢慢骂若是？然幸吾被儒服，履儒行，若二十年前未识书时，尔齑粉矣。'因起摄衣，示吾子双手曰：'见此乎？'观其筋力粗壮，狼虎人也。又曰：'放汝、放汝。'吾子闻之，欣然曰：'真大丈夫也。'我本谓庸儒敢箕踞傲睨若是，遂容易辱骂，欲拳殴之，及闻儒者言，见儒者志，因谢曰：'某之过矣，某之过矣。'遂延入，命酒馔。儒生渐见某之子器局辞色，实当时侠少也，尤礼接某之子。某之子亦折节设拜而去。由是观之，乃易晓尔！"父归谓中令曰："滕秀才实名士，阖郡重之。我见汝为作，恐陷罗网，何不往候之？"中令夜乘月叩滕扉，延入，中令曰："昨，父教某令候谒秀才。"滕与语，应答皆有理，落落一奇士尔！何受污于凶暴之党欤？滕因谓中令曰："未识吾子。潞之中外一辞，以盗蹠待之。今观君才貌，贵人尔。幸自爱，无与非类同游处。"微引古人之未遇为贼为盗，一旦折节垂千古名，若周处辈。中令闻之，不觉前席。语竟，中令曰："自此愿叔事秀才，从前所为悉改矣！"既归，拜其父曰："某虽父母生我，今闻滕秀才教我，是滕秀才活我命矣。"具以叔事滕公之语告其父，父闻之大喜。自是旧日豪侠徒侣，甘言谢绝之。多造请于滕，不数年，潞之识者皆曰："此向家千里驹尔！"出入衣冠类儒者，容止闲雅，不接非类，闻有德行道艺者，多就访之。无何，父殁，服除，辞潞之亲戚，有四方之志焉。累谒侯伯，皆曰寻常人，辄去之。事侯益未半岁，又辞去。闻汉祖开霸府，欲往依之。

会岁饥，途多盗贼，由石会关欲入河东。时有常侍中右职郭勋，为石会关镇遏使兼主关市，郭知书有识鉴，向谒之，留之月余，且曰："今盗贼满路，公引一小僮，策两驴，观君鲜衣美仪貌，不类贫约者。此去畏途，非利往矣。兼近闻有一火贼，去镇五七里时尝习弓弩，过客无全者，更俟旬浃，间有伴侣三二十人，某亦集镇丁壮送君出关路。"向志不可留，且曰："不劳人送。"镇将郭勋睹其不可留，曰："善自为谋。"向遂行。不三十余里，遇群盗数十人于路侧射弓，向直诣贼所，遍揖之，因自陈姓名："某从职军将，失主无托。今往河东、欲投事，一僮两驴，随身衣装一两贯盘缠外，更无财物。近知前程去者皆遭劫剥，幸诸君周旋，劳三五人送过前程。"内一人长髯大面，壮捷魁伟，笑顾同辈曰："观此人敢要我等送，何也？"中有一人曰："彼有弓箭，试请伊射弓如何？"长髯者谓中令曰："兄弟方赌射，取弓箭射一两头。"向谦让久之，群盗坚请之。向若不得已，取弓箭射两头。凡箭皆出括可半寸许，群盗惊叹，留坐与语。且曰："仆射于此且住三两日否？容弟兄辈管领。"向许之，却回至关。郭勋讶之，谓是不敢前进，向告之故。明日迄暮，盗魁果令人来请向。向随之离镇，可六七里，于茂林之侧设席具馔，器物皆白金。方燃薪炽炭，刲牛烹煮之，既坐，以酒劝向。向曰："素不饮酒。"盗魁亦然之。食讫，命取送路来。须臾，一盗赍银一挺，牵一马至，鞍勒鲜整，盗魁曰："仆射无马，聊代步尔。银到河东，充茶汤之费。"向皆纳之，得结盟而退。盗魁指挥小偷十人送至前程，谓向曰："此皆驱使者，有不如意，即痛挞之。"向明日遂行。既至晋阳，汉祖位望隆重，姓名无由通达。

时周祖尚为随使孔目官，汉祖托之心腹，门户已炎炎矣。伺周祖晚归，于路隅趋出，手执状，自称姓名，遂拜。周祖顾视久之，及归，召而问之，具以所求之意对。且曰："某四海无徒，愿在左右。"周祖曰："某见在大王门下，岂敢奉留！"向发言慷慨，诚至坚确，周祖悯之。每日候周祖归，趋拜如前一日。周祖召之入宅，徐曰："嫌奉劳日日路左相拜，恐大王探知，将谓某招人，彼此不稳便，既仆射在客，不如来某下处，且相伴。"向再三致谢，自此移在周祖宅内。周祖归与同食，向对之礼甚恭，周祖大器重之。刘高祖举兵南向，墨制授周祖枢密副使，向于周祖始尽服事之礼焉。汉祖有天下，周祖为枢密使，周祖补中令为内典客。周祖之入关平三叛（岐蒲雍也），中令皆从行，奇计密谋，大有裨益师旅。周祖留守邺都带枢密使，步骑且众，戎政鞅掌，百倍常时，多与中令参决焉。高祖事无大小，尽以付之。及汉少主密

计欲图周祖，周祖既觉，三军推戴，拥兵向阙，至于受禅，中令之力为多。

当世宗时，下秦凤、战高平，戮马步都校何进、樊爱能已降数百人，皆中令之功也。由是世宗兵威大振，南北廓地，所向无前矣。尽淮南朔南，霸上之境，皆为内地。历南院宣徽使，仗节钺于方面，西京留守官至中书令，归全手足于京师第。令名终始，勋业显赫，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在洛阳，委政事于宾席，种竹艺树、纵妓乐恣游，适以自晦；不积财帛，去世未十稔，子弟有冻馁者；好贤重士，待人豁然，无疑忌心；不枉刑，不扰民，有大功于世，终身未尝自伐。皆古之侯王所难之事。

谏议大夫滕公，讳中正，上党人。博通经史，谨厚寡言，五常百行，无所亏缺；长于时务，清俭率下，风规肃然，有古人风。不苟进取，守命俟时而已。会向中令遇周祖，既而思曩昔之事曰："若非滕公，吾为伏莽辈所污死矣。今日立身荣贵，忝滕公之力也。"使人延请，奏于周祖，由是向中令屡立方面大勋。滕公为宾佐，悉从行，向中令以功名终始者，滕公之助也。向居守洛阳，为府判官；向令移镇安陆，滕公授仓部员外郎。后迁大谏议，执宪纲久之，寿终于洛阳私第。余在洛阳布衣时，滕公为府判官。已受滕公知，为江南转运使，蒙滕公举，目睹中令之美，耳闻滕公之说甚详，故书。俟他日取中令传校之，传之详者去之，传之略者存之，冀有补于太史氏而已。

张相夫人始否终泰

张相讳从恩，夫人国号（《说郛》无"国号"二字，有"有继室"三字），访其姓氏未获，河东人。有容色，慧黠多技艺，十四五时，失身于军校，为侧室。洎军校替归洛下，与之偕（一作俱）来，至上党得病，因舁之而进，至北小纪（地名），厥病且甚，汤饮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余度，形骸骨立，臭秽狼藉，不可向迩。军校厌之，遂弃之道周而去。不食者数日，行路为之伤嗟。道旁有一土龛，可容数人，盖樵童牧竖避风雨之处所也。过客悯之，众为舁至于土窟中。又数日，病（一作痢）渐愈，衣服悉为暴客所褫，但以败叶（一作席）乱草蔽形而已。渐行至店（《说郛》云渐起行至店中），日求丐余（一作乞）食，夜即宿于逆旅檐下。一日（一作旦），有老妪谓曰："观尔非求乞者也，我住处非远，可三百许步。"即携之而往，姥为洗沐，衣以故旧衣，日进粥饮蔬饭而已。不数月，平复如故，颜状艳丽，殆神仙中人也。里民有子未结婚者，争欲娶之，张氏拒之。忽有士子过小纪，知之，坚求见之。既见，谓姥曰："可能娉？某当赠姥彩绢五十匹。"姥许之，易以鲜衣首饰等，以车载之而去。士人遂阶往襄阳，僦宅居之。会襄帅安大王从进叛，左右利其财，杀其士子，纳其妻。从进败，为乱兵所得，人有知其殊色，遂送至都监张相寨内。张相即从恩也。张相共获妇女十余人，独宠待士子之妻深厚。数岁，张之正室亡，遂以士子之妻为继室，后封郡夫人。及为中馈也，善治家，尤严整，动有礼法。及张加使相，进封大国夫人，寿终于洛阳第中。

吁！妇人女子何先困而后遇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前有失身求丐之厄，终享富贵大国之封，则古之贤人君子，当未遇也。则困风尘、蒙集色（案"蒙集色"三字未详）有呼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业，会云龙；爵位通显，恩宠稠叠功业，书之史策，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胜数哉！因书之者，有以知妇人微贱者，岂可轻易之乎？况有文武才干困布衣下位者欤！？

田太尉候神仙夜降

田太尉重进，始起于戎行，常为太祖皇帝前队，积劳至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太宗朝，移镇永兴军。重进晚年好道，酷信黄白可成。有揀停军人张花项，衣道士服，俗以其项多雕篆，故目之为花项。晚出家为道士，（今时有人见尚在关右）自言有术，黄白金可成。重进甚信重之，花项又引一道士为同志。重进与之同饮食，前后所要钱币悉资之，无少违者。久之无成，遂绐重进云："泾州本城有一人，即某二人之师。太尉暂能召至，至则其药立就。"重进发牒诣泾州，令暂发遣至永兴军。泾州以不奉宣命，不敢发。重进使人教之为有疾不可医者。本州上言重进，为经营之得出军籍，泾之军既至，重进喜甚。花项曰："得此人至，同去采所少药，今年八月必得就。"时已六月矣。前后费用重进钱物，且惧八月无成，必当及祸，遂密同设计，潜谋遁去。花项素不饮酒（伪称不饮酒），一日昏黑，方来归衙，田讶之，既至，则已醉矣。明日怒，归迟，面诘之曰："尊师从来对重进言，不解吃酒，昨晚大醉。"辞色俱厉，花项微笑，徐答曰："某从来实不饮酒，昨日街市偶见仙人。"言讫，向西望空顶礼。重进曰："仙人是谁？即今何在？"花项肃容低声而言曰："即吕洞宾。"时人皆知吕洞宾为神仙，故花项言见（一作及）之。重进曰："见却何言？"曰："既见吕洞宾，须相召于街市饮酒。某言不吃，曰：'但饮，必不大醉。'某礼拜谢讫，凡二十馀盏。仍问某何处下？某答云，在太尉处。吕曰："某闻之久矣。太尉武人，好事如此，此人有寿，今已有微疾矣（时田微染风病）。某当暂去，与少药疗之。'"田闻言大喜曰："重进粗人，何消神仙下降？"且曰："何时至？"花项曰："此月十五日夜，三更必至。吕言不欲多见人，望太尉于东位射弓处排当帐设，用新好细席，于静室燃香烛，须鲜果好酒，太尉自斋沐，换新衣，具靴笏，深夜候之，必来降矣。"重进曰："非常时（疑有脱误）至期，命陈设东位，帷帐裀褥，一一新洁，焚香燃烛，斋洁披秉，瞻望星斗拜告，以俟其至。须臾报三更矣，不至，又取香燃之，望空再拜。时重进足重，兼染风恙，甚难折腰。是夕热，拜

讫，大喘流汗，衣皆霑湿，略无倦怠。须臾又报四更，重进虽燃香未辍，意疑讶，引颈瞻望，略无兆联。报四更五点，重进疑怪殊甚，问花项等三人，欲责其虚诞。亲信人来白："尊师门大开，中并无人，向来囊箧搬运已尽，盖花项等诳令开东边便门，揭箧俱潜遁矣。"重进惭恨嗟叹，但鸣指顾左右曰："无良汉！无良汉！"自是无复求道术矣。时永兴有匿名人遗诗二首嘲之，置诗于厅事前，田命宾席读之，愈惭。乃散差人追捕，皆不获。诗本失其一首，永兴士人多能诵之。余授右仆射判永兴军，备知其事，录之以戒贪夫云。匿名诗曰："铅作黄金汞作银，艺梁奸倖转灾新。一朝诳惑田重进，半夜攀迎吕洞宾。呆汉出门时引领，黠儿得路已潜身。惟称三个无良汉，笑杀长安万万人。"

白万州遇剑客

万州白太保，名廷诲，即致政中令讳文珂之长子也。任庄宅使时，权五司兼水北巡检（五司者，庄宅、皇城、内园、洛苑、宫苑也），平蜀有功，就除万州刺史。受代归，殁于荆南。

白性好奇，重道士之术。从兄廷让为亲事都将，不履行检，屡游行于漻市中。忽有客谓廷让曰："剑客尝闻之乎?"廷让曰："闻。"客问曰："曾见之乎?"曰："未尝见。"客曰："见在通利坊逆旅中，呼为处士，即剑客也。可同往见之。"廷让如其言。明日，同诣逆旅中，见五六人席地环坐，中有一人，深目丰眉、紫黑色、黄须，廷让至，黄须独不起。客曰："可拜。"廷让拜，黄须踞受，徐曰："谁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姪，与某同来，专起居处士。"黄须笑曰："尔同来，可坐共饮。"须臾，将一木盆至，取酒数瓶，满其盆，各置一瓷在面前，舁一案驴肉置其侧。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脔，用杓酌酒于椀中。每人前设一肉器，廷让视之，有难色。黄须者一举而尽，数辈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顾廷让扬眉摄目，若怒色。廷让强饮半椀许，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罢，散去。廷让熟视，皆狗屠角抵辈，廷让与同来客独住款曲。客语黄须曰："白公志士也。处士幸勿形迹。"黄须于床上取一短剑，引出匣，以手簸弄讫，以指弹剑，铿然有声。廷让视之，意谓剑客尔！复起，再三拜之曰："幸睹处士。他日，终愿乞为弟子。"黄须曰："此剑凡杀五七十人，皆悭财轻侮人者，取首级煮食之，味如猪羊头尔。"廷让闻之，若芒刺满身，恐悚而退归，具以事语于弟。廷诲，贵家子，闻异人奇士，素所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见之?"廷让曰："可谋于客。"遂告之，客曰："但备酒馔俟之。"明日辰巳间，客果与俱来。白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设拜。黄须悉踞受之，饮食讫，谓白曰："君家有好剑否?"对曰："有。"因取数十口置于前，黄须一一阅之，曰："皆凡铁也。"廷让曰："某房中有两口剑，试取观之。"黄须置一于地，亦曰："凡铁尔!"再取一云："此可。"乃命工磨之。黄须命取火箸至，引剑断之，刃无复缺。黄须曰："果稍堪尔。"以手掷若剑舞状，久之告去。廷诲奇而留之，命止于厅侧，待之甚厚。黄须大率少语，但应唯而已。忽一日，借一骏蹄暂出，数日徒步而来，曰："马惊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马至。又月余，黄须谓廷让曰："于尔弟处借银十挺、皮箧一、好马一匹、仆二人，暂至华阳。回日，银与马却奉还。"白兄潜思之，欲不与，闻其多杀悭财者；欲与，虑其不返，犹豫未决。黄须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逊谢之曰："十挺银一马暂借，小事尔！却是选人力，恐怖不称处士指顾。"悉依借与之，黄须不辞，上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测。数日，一仆至曰："处士至土壕，怒行迟，遣回。"又旬日，一仆至，曰："到陕州，处士怒，遣回。"白之昆仲畏剑客，不敢窃议，恐知而及祸。逾年不至，有贾客乘所借马过门者，白之左右皆识之，闻于白，诘之，曰："于华州八十千买之。"契券分明，卖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诈。三数年后，有人陕州见之，盖素善锻者也。

大凡人平常厚貌深衷，未易轻信，黄须假剑术以惑人，宜乎白之可欺也！书之者，亦铸鼎备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敢尔！思亦自古欺诈之尤者。君子志之，抑铸鼎之类也。诫之！诫之！

第　四

安中令大度

安中令讳彦威，山后人，《五代史》有传。元随都押衙刘（失其名见访之），读数经书，略通大义，涉猎史传，俊辨有识，端谨事中令，岁久。自中令贵，常左右之。中令所至，有威惠刑杀之际，未尝私，必委之佐寮详之，然后行。中令宽宏大度，不妄喜怒，事无大小，既与宾寮商议。至夜，必召刘某审之。故中令历大藩，位望隆重无苛扰之称者，盖刘某常内助之尔！中令历永兴军节度使，西京留守，以寿终，亦近世五福之全者。

中令河东时，尝前后奏请十数事，内有再奏请者，皆寝而不报。一日宾客盛会，有语及之者，中令意有不平，似微嫌当时执权者，因言"所奏事皆可行者。况某为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岂有前后奏章皆不下？必有所拥阏尔！"宾席逡巡未对间，刘某于中令后属耳偶语。刘某谓宾客曰："令公腹微痛，且起。"宾客谓之诚然，俱退。中令既入宅，刘某随之，中令入中门，渐至堂前中庭，刘某亦随之。中令怪而顾之，刘某曰："某有所白，不欲外人闻。"至堂前中庭，中令坐。刘某曰："某伏事岁久，受恩亦多。忽见近日作为，某尤惧及祸，不忍遽辞诀。某今日乞令公与罪名杀之，以答从来受恩。"言讫，两手捧巾掷之于地，怒目却立，气咽久之，遂蹶然而倒。中令自

扶抱之，令女使数人扶翼坐，久之能言，但曰："某死罪。"中令不之测，满宅惊惧，中令却其婢妾辈，低颜安慰。自问其故，刘某曰："中令既贵如是，富如是，朝廷用如是，此外更欲何求？且令公勋名位望，朝廷非不知；前后所奏皆不欲行，却是好事。"中令曰："凡奏事前后十余度，皆不行，何谓之好事？"刘某曰："若令公情性凶险，此地表里山河，朝廷务姑息，即事无大小悉行之。不尔，即祸旋及之。今天子明圣，辅弼得人，察令公忠贤，所奏事皆纤细，不行者，不疑令公尔！朝廷既不疑令公，令公又何自疑？且来对诸厅，某恐令公因此及他日更失言，若执政知之，岂不疑令公乎？某家只数口，令公百余口，幸令公慎于言枢！"对讫，取土实其口中，令公自夺其土。刘某曰："古人对君不顾而唾，尚求必死之地以谢罪，况某至愚无礼之极，乞一罪名斩之以谢无礼于上。"中令遽曰："尔忧主人如此，却出恁言，转教我不安。大都是我老惯死日到罪过煡乱得你如此，干你甚事，我知罪过，今后不敢，你便休、你便休。"唤小大取镳锣，将笼照来，中令自就地取幞头，用公服袖揩拭，令女使与裹之。刘某摇首不之受，中令遂自将幞头与裹，令女使抿掠之。令再三安慰逊谢，刘某涕泣谢罪，数日不食，几至殂殒。安每日使子弟候问，待之如骨肉焉。

大凡常人之性，得一酒一食，即甘言美语以悦之。若食人之食，鲜能知报，幸感激思报，必谄辞饰貌以奉之矣。观刘某始即执羁勒之下吏也，感主公之知，受主公之惠，立节慷慨，有以死报；当其掷巾于地，抗直使气，吐辞枘理昭昭然，使主公觉悟，引以正道，欲置主公于无过之地，且主公以一言之失，尚欲以死诤之，况其大者乎！度其志操，虽临以白刃、胁之汤火，亦不能变易矣！磊磊落落，真大丈夫赤心事上者也。向使食朝廷之禄，遇真主之知，朝有遗阙，君有小失，则正色直谏，大则犯颜触鳞，方诸古之引裾、断鞅者，我无愧矣！感中令之遇，恋恋然不忍去，老死于门下，惜（别本作异）哉！人之贤不肖，不系高下。刘某职虽卑，所为所履甚高。中令退召子弟，诫之曰："汝等勿谓此人作没意智汉。是切言救我，前后似此者多矣。使我百口保富贵，朝廷待我厚，皆此人之力也。他日我死，汝等看此人如我今日，不得令有少乏。"中令既殁，诸子弟如其教，衣食财物无虚日，至于终身。贤乎哉！中令所宜保富贵，历仕累朝以令名终。始观其一言之失，纳刘某之谏，傲岸无礼，掷巾于地任直使气，反和颜怡声以美言慰悦之，取巾挥拂，亲为裹栉，谢过数四，有以见大度，从谏不远而复者欤！观夫片言之失，纳谏自悔，已若不足，信可以无大过矣！五代以还，侯王之贤者也。

中令长子守忠，温和多礼，善接下，孝友出于天性，抚其弟侄慈爱。弟守亮好学，守忠广延儒士，厚以衣食奉之，由是宾客学院中常有数十人，食客春冬散，衣无不及者。由是宾客常满其门，日厌酒肉。守忠在洛下，畜马数十匹，有时欲出，左右以后槽无马对，守忠惊问之，对曰："早来被一队措大乱骑去也。"盖食客不量去就，各乘之而出矣。守忠敛容曰："不得无礼，称他诸秀才为一队措大，后度如此，即吃杖。待秀才回来有马，到即报。"其宽厚也如此。广聚书籍，有西斋之数焉。故守亮笃学，善书札，敏辞赋。开封府首荐一举状元及第，释褐为司寇参军，次任凤翔府节度推官。时余已佐著作直史馆。余举之，授太常丞。后终于尚书员外郎、直史馆。守亮内明外晦，教友诚信。惜哉，太宗皇帝渐知其才器，未大用而殂，亦命矣！夫守忠，太祖朝自环卫随驾亲征河东，总徒筑堤，拥汾水，劳悴没于逆城之下。余布衣时，守亮待余厚，知其门多宾客，耻与之混，然未尝足及其第。守亮荣登之初，余以诗寄贺，记其略曰：数曾马上挹容辉，欲款仙踪与愿违。味此即知余不及其门矣！余数年前过其门，已为他人所有。感今怀昔，怅然者久之。虑史氏之阙，书之以示来者。

宋太师彦筠奉佛

宋彦筠，正史有传。起于行伍，善用枪。初隶滑州，庄宗有天下，迁禁军指挥使。从康延孝为伐蜀先锋，以战功授渝州刺史。彦筠多力勇，健走及奔马。为少校时，欲立奇功，每见阵敌，于兜牟上阔为双髻，故军中目之为"宋芒儿。"后虽贵为节将，远近皆谓之"宋芒儿"。周初，李谏议知损有诗名，当时号曰"李罗隐。"彦筠尝问李曰："谏议姓李因何人皆言李罗隐？"李性峻，多急，好戏，应声答曰："如太师姓宋，满朝皆唤作，宋芒儿，又何异乎？"宋闻之，喜甚，与之笑而退。

初破西蜀，彦筠占一蜀将之宅，主已亡，妻见存，姬妾且众，财货数万计。宋知宅中窖藏之物甚多，主妻秘之，使婢妾辈勿泄言。乃给主妻云："某无正室，今纳夫人为之。"日与同饮食，以齐体之礼礼待之。及朝廷就除渝牧，与之偕行，私藏之物皆为彦筠所有。然侍妾已众，中心厌薄主妻，将自渝归阙，乃醉而杀之，埋于渝之衙后。自峡乘舟下水，昏晚间见一小舟，中有数妇人，渐及彦筠船，逼而视之，渝州所杀蜀中主妻也。浓妆鲜衣，戟手慢骂曰："尔虏我全家，夺我金帛，既纳我为妻，发掘我家地中所有，一毫不遗，我与尔无负，何冤而杀我？我已上诉，终还我命。"声甚厉，船上人俱闻。须臾失之，彦筠骇惧，许斋僧造功德。自是，每晚见之如初。洎及荆渚之夕，不之见。宋登陆，首诣僧寺施财，为设斋造功德，为状首罪，许岁岁营造功德，词甚恳切，对佛忏悔，僧为礼念焚之。迩后或一月半岁见之，宋必顶礼首罪。到阙，除汝州防御使。于州之西建寺一所，今额号"等慈"，此则专为主妻所造也。彦筠历邓、晋、陕、河中等州节使，上将军，以太子太师致仕。然性安忍，所幸婢妾有小过，鞭捶备至，多黥面

者，尚存焉。宅中多讽经礼念，专心奉佛，盖目睹所杀主妻，自此知因果报应之验尔！久历藩镇，既富且寿，启手足于正寝，岂不以收心改过之效欤？向非早睹冤鬼，常怀尤畏，不尔，即所莅之地，得无酷刑专杀之枉乎？主妻见形，足为商鉴。或谓之佞佛，非宋之素志也。史传略之，故备书其事焉。

水中照见王者服冕

洛阳甘露院主事僧，年六十余，长大丰肥，甚有衣粮。开宝中，有布衣，貌古美须髯，策筇杖，引一仆，须眉皓白，担布囊随之，命老仆叩院门，僧启扉纳之。既升堂，院主相揖共语。且久，布衣命老仆取茯苓汤来，老仆声诺，开布囊取汤末并金盂两只，小金汤瓶一只，从行者索火烧金瓶，借院家托子点汤，俟温而进之，老仆礼甚恭顺。僧将备食，布衣曰："某与此仆不食旬日矣，不须食。"遂起，遍游诸院，瞻礼功德，见佛毫相稍小，曰："某有好者，可奉施换之。"命老仆开布囊中，取绵复解开，内各用绵裹大小珠数千枚，杂以琥珀、马瑙、大真珠可升许。僧甚讶之，众僧童行悉来窥视。内选一珠，大如佛额毫相，与院主僧。僧感谢数四，老仆收囊中物，更无他语，策杖揖僧而去。苦留之，不可。院主与众僧相顾叹重顶礼，咸谓异人神仙耳！院主遣行者随而伺之，至通利稠人中失之。归白院主，愈感激之。旬日复来，阖院僧迎接，恭谨过于初百倍。布衣命去侍者，谓院主曰："某前者观院主神形骨法，若不出家为佛弟子，即为一小国王。"院主唯唯，谦逊久之。布衣笑曰："院主欲见大师形相否？"僧曰："愿见之。"命取一大盆，置诸中庭，口内满盆添水。坐久，布衣引院主僧先焚香向空作礼讫，再三瞻视，不得使人知，恐泄天机。须臾，使僧引颈照水中影，不复有僧仪相。见顶平天冠，垂旒，衣王者服，秉圭。僧惊喜，向空作礼。布衣又命僧焚香视水中，有白烟自水中出，起高丈余，渐成五色，逼而视之，水色亦尔。食顷时方散，僧延问布衣，默然退升堂院主曰（一本云"退堂谓院主曰"）："恨为僧，不敢礼拜院主。"僧果谓之神仙尔！又谓院主曰："今已出家，不可返衣初服也。尤须精进，然合大有钱帛分至三五万贯。"僧愈谦惧曰："何由至如是钱帛？"布衣笑曰："可尔！市中有数般药，但依数自买取来，当为院主修合三五百丸药，每丸可点百两铜作为黄金。"僧闻之起立，合掌久之。又出，下阶向空礼拜，退坐，问曰："药如何知真虚？"曰："但去商量定后，将来某自辨之。"僧曰："托长者买之如何？"布衣怒曰："我岂是与和尚买药者乎？"僧起，惭惧逊谢之，遂每日于街市寻访。布衣已出，约旬日复来。忽有（一作"见"）老人于市内问院主曰："每日见来药铺中，买甚药物？"僧云："买某色药。"老人曰："试往水北小清化内路某人铺子内问之，合有此药。"院主急去访之，铺主暂出，一两日当回。院主僧且忧，旬日之期渐逼，忘寝与食，目不交睫。两日，急诣小清化，铺已开矣。僧甚喜，遂问有某色某色药否？铺主徐往架上阅之答曰："皆有。"取药示僧，僧素不识此药，试问都要若干其价如何？铺主曰："若全要此药，非四百千不可。"僧闻耸骇，铺主袖手，瞬目默而不顾。僧不之测，遂起行数坊，再三念之："索钱虽多，若药成，则三万两黄金立就。即此药之所须非多尔！"再诣前铺，僧曰："近下多少来钱可买？"铺主曰："在京除道政坊张家亦有此药，张须五百千方卖。某之药，四百千以下，少一钱亦不卖。"僧遂诣道政坊张家访之，果有此药，询其价，曰："非五百千不可。"于是返诣小清化铺，依价买之。已定，僧曰："请铺主自将药与某同到荒院，暂呈一相识，即便交钱可乎？"铺主曰："至日可院主自来，同将药去即可。"僧许之。至期，与铺主将药归院。斋午间，布衣至，出药示之。布衣曰："皆是本色真药。一色稍次，然市上如有，可换之。"铺主曰："除道政坊张家有，退此一色，价钱八十千。"依数命僧往买之，余药悉留。清化铺主辇三百二十千归，僧用八十千诣张铺买药。张铺须得一百千方可，僧依价市之而归。遂设醮起坛，泥炉斋戒，择日合炼点化药。布衣斋午与老仆至，申未归。院主使童行潜随之，或出城门，或游市肆，或游龙门，行步轻健。童行辈见布衣回顾，便退，恐疑觉之。炉就，下火，云三百六十日当成。教以添减火候，教之洁净焚香，猫犬悉（别本悉下有"以"字）羁系之。微阴，有雷雨（一无"雨"字），群僧高声念佛，行者昼夜不息。（别本不息下有"未几"二字）布衣曰："比俟药成，某暂至王屋天坛候。某回开炉。"期年，布衣不至。院僧焚香启药炉，视之鼎器如故，药皆成煨烬矣。但鸣指惊叹而已。惧是神仙相，诫勿泄。后院僧中有辞诣别院者，与洛下余之旧知，熟夜静话及之，何妖诞设怪取利之如是哉！亦僧贪财之甚者也。僧俗知是事者，足为深诫！足为深诫！

洛阳染工见冤鬼

开宝初，洛阳贤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装花襭，众谓之"李装花"。微有家活，性刚戾，不信佛。若有僧持盂至门者，视僧如木偶人，虽植足迟久之，装花竟不答一言与之。同类者谓之曰："既不报施，何不答一言令去？"李公曰："若为一言，恐后度复来。"闻者大笑之。忽一旦，假借绣画佛数轴及经数帙，供养饭僧数十人，邻仵怪之。有富人樊澄潜诘之，李以实对，且曰："某于晋末饥荒之岁，家贫，只有一两贯钱，本于乡村杂贩。有一人姓孙，亦有钱三两贯，与之，同于乡村杂贩，早出晚归，皆与同行。每至郊野无人之处，姓孙人屡瞻顾，或前或后，若欲行窥伺之状。某觉之，一旦遇阴晦，咫尺不相辨。某以圆石从后击之，正中其脑，再以石于头面击之，遂死。弃尸道周，尽得孙之物货而归，终无人知者。近因夜

市，自去买熟食，忽见姓孙人亦在买物。某惧其告官，欲潜遁。则姓孙人步步相随，无由逃免。某遂拜告之，自言今某家微有钱物，乞不告官，要少钱物，依数相奉，谓是当时暂死而复活矣。孙亦无一言，某遂召入酒店内同坐，吃酒数巡，孙徐言曰："当时何故打杀我？多少年岁寻觅你不得"。某遂言："实死罪。当时觉你待暗算我，遂先下手尔！"某遂拜告之。孙曰："我辛苦寻觅不得见，却并不济事，我非人即鬼也。你打杀我后，被村人弃我尸半里许枯井中。今来堙塞，微有井形状尔！骸骨尚存，受生无所，你为我取出葬之，易新衣，无恨矣。"裴花许诺，寻失之，所以斋僧造小功德为此冤鬼。樊澄素奉佛，知因果，谓李曰："何不速于初打杀他处寻觅枯井取尸，与造新衣服，为转经斋僧择地重葬之？不尔，终当及祸。"李闻之惧，如言寻之，数日，果见有枯井踪迹，掘之得所弃尸。造新衣，于山下买地葬之。数年后，李与亲家姓傅人相争，互擒拽至南州厢。厢有古狱，狱无门，李自投身狱中。会主厢吏边其姓偶适他所，李即于狱中榖树上以衣带自绞而死，厢吏由是获罪。吁！李、孙俱微人也，晋末杀之，至我朝开宝初尚见之。既改葬，终于自缢，岂非鬼神报应之验昭昭乎？余在洛中目睹之，故书以示劝诫云！（别本止此无以下二十字）时相州节使焦继勋知当府事，滕大谏中正任通理。

第　五

白中令知人

白中令讳文珂，河东辽州人。由军职积劳至藩方马步都校，遥领郡。后为辽州刺史、代州刺史。在代州日，值汉祖授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代，属郡也。中令长子曰廷诲，时为衙内指挥使，每日以事干郡政。汉祖闻之，怒其失教，遂奏之，罢郡。白以属郡路由并州，遂诣府参谒。汉祖见之，睹其仪貌敦厚，举止闲雅，访以时事，对答有条贯，皆中肯要。汉祖由是大喜，屡开筵宴，命宾客尽欢而罢。时汉祖已奏乞除一人北京副留守，未报，汉祖因奏公乞就除副留守。朝廷可之，除书既下，中令日接汉祖从容。

会晋末胡寇猾夏，汉祖有扫除天下之志，奇谋密画，中令之力俱多，遂成攀鳞之遇焉。其后，汉祖建义，授河中府节使。汉祖即大位，又改授天平军。未久，移授陕府，属蒲、岐、雍三州连叛，授河中府招讨之，命兼知府行事。周太祖时，为枢密使，命总戎律，督三路攻取之执（一作执之，似误）。中令在北京日，素与周祖亲洽，周太祖屡召中令咨询戎事，三叛平，周祖德之。师旋，与同来。时西京留守王相（守恩）为左右所惑，大纳贿赂，众口喧哗。周祖即日移牒中令权守宫钥，替王相，归第密奏之。汉少主遂下制，除西京留守大尹事兼中书令。周祖即大位之数年，公求入觐，恳乞致政。周祖敦喻颇切，中令辞以年老，坚请不已，遂许之。授太子太师致仕，许归洛下颐养，赐以肩舆、鸠杖，命宰臣备祖筵于板桥饯之，遗荣之。（句似有脱误）咸谓公上继二疏之迹，千载之下一人而已。公仗钺之后，宣差昝相居润充都押衙，与公之肘腋、牛从福为校练使，常预心腹之寄，屡以昝相有识略，密言于周祖，后渐用之，骤至显位。使相尝判开封府焉，赠王爵。沈中令讳伦常，客于白中令门下，昝相既显，白中令使人密以沈相名姓荐之，昝相遂称荐于太祖皇帝。时太祖潜龙，握天下兵柄，留沈相门下，遂成鱼水云龙之契焉。太祖常告时宰，恳为沈中令乞一出身。时宰以无例拒之，太祖登极，召见沈相。未除官，先赐绯袍牙笏。数日称赐绯人。时宰相执尚欲取旨除散官，何见之晚耶？及中书取进止，上曰："合与何官？"中书见上颜色遽，曰："欲除京官。"上不答，中书再欲除升朝官，上曰："除何官？"中书相顾未奏，上曰："且与除郎中。"遂除户部郎中。时宰尚欲置之散地，差监关市于维扬，相次拜给事中。有事西蜀，差充转运使，饷馈飞挽无阙，以清白律身蜀平，师旋，无财色所惑者，中令与曹济阳二人而已。太祖识中令远略深识，寡言沉静，遂大用焉。二公之贵达亦由中令之知人乎！中令既殁，余熟其门。余布衣，受中令见知，详其事，遂记之。

张大监正直

赠大监张公，讳灿。本农家，年三十余未知书。忽有同里举人相过，即公之姻表尔。因问曰："某可学乎？"举人曰："岂有年长立矣，尚未识一字！安可更从学乎？"张公不悦，愤志欲寻师从学。张公所居，直南一二里临官路，有店数十户。一日，有儒士过之，暂憩于店中，张公前揖拜之，儒士起答拜，坐与语。张公颇恭恪，问儒士曰："某年长，以恨未尝知书，志欲从师受业可乎？"儒士曰："观子志性，苟能勤苦读书，十年必有成。"张公曰："昼夜不息，五年可乎？"儒士惊喜曰："若如此有志，何忧不成？"再三劝勉之，公拜谢之，乞为弟子，延请归庄，具馔食留之。数宿，泣告其父母，乞五年假，愿随此儒士出入读书。父虽田家，素长者，闻子言切，遂许之。与儒士偕往，五年不知信耗，父母忧之。一旦归，已儒服矣。盖昼夜勤苦，能通大小经，皆精圣人阃奥；尤善书札，有体法。又数年，善词赋诗篇，乡党推伏，四远称之，遂成通儒焉。晚居绛台，同人日造其门，声价藉甚。会绛州牧长纪纲中，多私受富人赂遗，挠其狱市者，郡人苦之，郡主亦知之，未能去。适有郡长故人衔命过其郡者，客亦闻之，郡长与过客密谋之，且惧朝廷知之。过客曰："莫如请一正直人居宾席，即郡事必治，公之左右亦悛改矣。"郡长屡访之，未得其人。或有言大监之名者，郡主曰："闻之久矣！"即以简牒衣物鞍马请之，大监但以书启致谢，

托以读书，因患肺疾，惧不任事为辞。郡主讶之曰："张秀才贫乏如是，某已简牒服玩鞍马请之，礼亦厚矣，忽尔见拒托疾，必有所谓命亲识。"私诘之，大监曰："郡主真良牧，但左右非才，玷污之尔！某若受其请，欲求尽去左右之不良者。虑不能行，且忧反为此辈所卖，则某之道不行必矣。"郡主闻之，愈更嗟赏，使谓之曰："秀才但受礼命，某皆可行之。"寻奏署绛州防御推官，朝廷可其奏。向来所为（别本作"谓"）不法者，尽逐之。杜绝请托，狱讼无私，行之期年，翕然称治。明宗知之，就转防御判官。盖瀛王冯令公谙其操履尔！至汉祖既即位之初，为上党戎判。汉祖在北京时，大聚甲兵，禁牛皮不得私货易。（别本作"不得私卖"）及民间盗用之。如有牛死，即时官纳其皮。其有犯者甚众。及即大位，三司举行请禁天下牛皮，其立法与河东时同，天下苦之。会上党民犯牛皮者二十余人，狱成，罪俱当死。大监时为判官，独执曰："主上钦明三司，不合如此起请。二十来人死尚屈，况天下犯者皆衔冤而死乎！且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藉牛皮，严禁之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遂封奏之。时三司使方用事，执政之地除冯瀛王外皆恶之，曰："岂有州郡使敢非朝廷诏敕！"力言于汉祖，汉祖亦怒曰："昭义一判官，是何人，为作敢如是？"其犯牛皮者，依敕俱死。大监以其非毁诏敕，亦死。敕未下，独瀛王非时请见，汉祖出，瀛王曰："陛下在河东时，断牛皮可也。今既有天下，牛皮不合禁。陛下赤子枉杀之，亦足为陛下惜。昭义判官以卑位，食陛下禄，居陛下官，不惜躯命敢执而奏之，可赏不可杀。臣当辅弼之任，使此敕枉害天下人性命，臣不能早奏，使陛下正之，臣罪当诛。"稽首再拜。又曰："张灿不合加罪，望宽敕赦之！"汉祖久之曰："已行之矣！"冯瀛王曰："敕未下。"汉祖遽曰："与赦之。"冯曰："欲勒停，可乎？"上曰："可。"由是改其敕。记其略曰："三司，邦计国法，攸依张灿，体事未明，执理乖当，宜停见职。犯皮者贷命放之。"大监奉勅（元本作斥敕，疑误，今从别本作听命）拜讫，闻敕云"执理乖当"，尚曰："中书自不能执，若一一教外道判官执，则焉用彼相乎？"未久，朝廷知之，且爱其直，敢言事，欲用之为谏官。无何，授监察御史。初授监察命词云："前件官澄之不清，挠之不浊"，撵敕牒官告，遍诣时宰，谓之"呈官告"，冯瀛王于官告上改一字云"澄之必清"，用堂印印之，聚厅属示之。冯曰："此官已有清白，岂合言'澄之不清乎'？"由是清白之名遍于朝野。后转殿中侍御史，特留宪于西京。辞中执宪刘公（温叟），刘不为之礼。大监至西京，知刘中丞母在外，不迎侍，遂弹奏之。时宰范鲁公讳（质），素重刘，召至中书，以弹奏示之。刘掩面惨容曰："若朝廷行之，某诚名教之罪人尔！为之奈何？"复泣而告曰："某之慈母（其母实继母尔）性爱宽静居第，且不便此中水土，坚意自便，前拜告，皆弗听，非不迎侍也。张公所弹，是某之罪。"范曰："有人与素相厚者，请早为书以告之。若奏章再来，则无及矣。"刘惶恐，亲为书以谢，且告之命所素亲厚者驰往。由是所弹事中寝焉。大监曰："安有教化之地，泄人弹辞，使来相告？然吾老矣。"遂有山林长往之心焉。病久之，奏乞长假。众亦惮其直，不敢起用。岁余，终于玉泉之别墅。既殁，无财可营葬事。其正直清苦也如是。次子素，少俊秀勤敏，善词赋，年十四五，有成人器。太祖皇帝亲征泽潞，素方年二十余，诣行在，进《有征无战颂》。召词臣对御读之，曰："若举人中不易得。"太祖皇帝曰："逆党下兵，屡为王师所破，岂可言有征无战乎？"戎事方繁，遂赐束帛而退。由是声价飞走于远迩矣。家贫，累举罢归。李相中令讳（昉）掌文柄，擢之上第。太宗朝任使且久。今上方知其有才力，欲擢用之，忽搆疾于路。时自荆湖运输旋也，上赐钱二百千给其家，赐一子出身，优礼也。大监执奏牛皮，天下之民受其赐者，多其子孙，必有荣显者，今数子甚肖，余周知其事迹，遂纪之。

焦生见亡妻

焦生不知何许人，客于洛阳久之。生通《诗》、《易》、《论语》，尝以讲说为事。于洛城西宫南里，有同人庄，居积囷食且多，村民之豪者也。有同里民姓刘，家亦丰实。姓刘者忽暴亡，有二女一男。长者才十余岁，刘之妻以租税且重，全无所依。夫既葬，村人不知礼教，欲纳一人为夫，俚语谓之"接脚"。村之豪儒以焦生块然，命媒氏于刘之妻言之，刘妻知焦生于州县熟，许之。未半岁，纳之为夫。焦久贫悴，一旦得刘之活业，几为富家翁，自以为平生之大遇也。凡十余年，家道益盛，牛羊之蹄角倍多。入城市，昏晚醉归，妻率儿女辈于庄门及令丁壮一二里候之，未尝反目。一旦，焦之妻亦暴亡，焦生痛悼，追念不已。妻既葬，昼夜号呼涕泣，无暂辍，为之饭僧看经造功德备至。豪儒暨洛中之友人以理劝喻，稍止。后数月，焦生复早诣城市，昏晚方归。半醉，策驴去其居十许里，大恸而归。家人扶接而入，凡数度，村民亦不之讶。一日自城中醉归，行及柿园店（柿园即天后时御苑中柿园，若多种梨者目之为梨园。数十年前，尚有存者），以鞭乱殴其家客。家客怒，先驰归。焦生独乘驴，不由故道，东南望荒地而去也。见者不之测，焦之居在西南，家人不知，村民为其昏晚，恐为狼虫所伤，五七人共持白梃后随之，渐近，生即回，以言告相随之者次南（二字疑误，别本无）"某与数人为约，慎勿相逐。"众遂回，焦生乘驴直诣洛河崖岸最深险处，急鞭驴使前，驴见岸深，不之进，焦生下以手用力推之，驴双脚踢焦生，焦生倒死，卧在地，驴亦归。时已十月（别本作十一月），崖下水深处河道弯曲，有筏数十只，上有人宿止，筏上人见乘驴欲投崖，谓是风狂。焦生起，筏上人连声大叫云："莫向前！向前岸下是潭水，淹杀你。"焦生

闻之，自弃沿身衣服于地，望西北下急走，潜伏不见。筏人上岸睹其衣服，曰："果是风狂人，几合淹杀。若向前有疏失，况遗衣服在地，来日人寻踪至此，带累人。"咫尺村中人有耆长，遂夜深叩门告之。村耆曰："适昏晚见焦生去，必狂醉。"乃夜诣焦生家告之。来早寻之不见，于百余步外草中有微血踪，盖跣足为棘刺所伤故也。焦之家诬筏上数人害之，送官鞫之，无状。又数日，人有于三山后涧侧草中见一人坐，被发无衣装，视之，焦生也。与语，不答，双目闪闪，微有光，见者惧，驰诣焦庄告之。家人依其言往，果尚在涧侧丛草中。见家人至，欲奔走，丁壮者追及，执缚而归。满身及手足多棘刺，血污狼藉，不饮食，不知亲疏，但云"放我去归。"本家遂召善符禁者，时有道士丁自然能使汤火符，禁祛捉鬼魅精怪多验，依法设坛，敕水讫，炽火沸汤，书符禁之，遂释缚，呼焦生及死妻姓氏。厉声持剑呼诘之曰："尔为鬼！焦乃生人，人鬼异路尔！鬼物敢辄干人？"又责焦曰："彼鬼尔！何辄随之久之？"焦生流汗，战栗伏地，若知过之状，然终无言语。于是与拔棘刺，且汤沐衣之新衣，扶之令卧睡。数日亦不食不饥，始微能言语呻吟，觉肌骨间疼痛。道士去，又数旬日，问其故，焦曰："某到柿园店，见亡妻先行，某不知其鬼也。中心喜，妻以手指相随者庄客，似欲令去，不觉用鞭朴击之。庄客去，妻行渐急，恐失之，遂鞭驴而往东南。见道路宽阔，妻先行，某乘驴逐之。妻回顾曰：'尔向后觑，引他许多人来，我怕！我怕！可速教他回。'某遂却回，逆其相逐者，绐之云：'我与数人在前路相约。'相逐者信，俱回。妻喜笑，前行数里。妻指前面一所庄云：'此家也'。将及数百步，有二红衣女子，一大一小，迎笑曰：'耶来！耶来！'有大门不同向者，所居，妻先入，女子亦先入。某驴不肯前行，鞭之不动。某怒，自下以手推之，驴双脚起，踢某倒，遂昏然不知觉久之。妻与红衣小女子前引某上山入涧，尤觉身健，日随之。及尊师至，妻与女子号泣辞去，遂不复见。"家人始惊，相谓曰："二女子皆刘先亡之女也，皆妻之出。"妻之强魂若是乎？《传》曰："人生始化曰魄；精之强者曰魂。"则豕立而啼，伯有至谋社结草皆是鬼尔！

余以为人未生也无形，既生曰有，既死复归于无，故谓死曰归。盖却归无尔！焦生本庸人，无正直气，久为羁游客，一旦据刘之物业，擅刘之财谷，惑于死妻，眷眷然不忍割其情。朝昏号泣，已魂魄散矣。妖之来，乘其气焰（别本作衰）以取之，或为邪物依凭之尔！焦生数年而卒。家人共观焦妻所指之庄，焦生推驴之所，前则断岸，下临不测之潭；四顾阒寂，皆荒芜不可耕凿之地。且人平昔之情如是，岂可为鬼之后与平昔之情顿殊乎？返昏惑其夫，俾投于深险之岸，溺于不测之潭乎？妻之鬼耶？物之依凭耶？白太傅歌所谓"生亦惑，死亦惑"者也。焦生虽常人，死妻虽常事，书之者，欲使世之君子无惑溺其情于妇人女子，况生死，异之大者，其可重惑者欤？则道士符何其神验乎！

石中获小龟 开渠得蛟卵、掘地得鲤鱼皆附

洛河出美石，其中时有滑净光莹类玉者，人多取白石舂末，用法合□为药玉，即皆洛河之所出也。建隆初，暮春月，五六人乘间于洛滨选拣白石为玩物，中有儒家子李元者，得一石，长四寸余，阔厚，称之重于常石，光洁温润，众谓之玉。李将归，置于佛前。经岁，李素与玉工人姓崔者熟，谓工曰："某得一白石，真玉也。可解治之乎？"崔因往视之，沉吟久之曰："谓之为石，即重。而且润，谓之为玉，又外状不类。可试治之。"遂以解玉砂截五之一焉。视之，果石之美者也。其截处中心空虚，有物在其内微动。崔与李惊讶之。须臾，有一物如钱许大徐徐而出，即小白龟也。六甲皆具，体瘦而健，骧首引壳犹犹而行。且石既混成，又周无隙罅，则是龟也，从何而入？李取漆合贮之，日于佛前燃香供养之。人知，求观者甚众。李命数人同送于洛滨，去水三数步放之。龟甲不动，食顷，引首左顾，向水而去。及入水不没，履水逆行约数丈，渐没入水，遂不复见。龙耶？龟耶？众不之测。太宗朝，浙中进一小白龟，至以银合盛之。时赵韩王（普）在中书，余初入密地，韩王取龟视之，中书、密院共睹之。龟长只可寸余，洁白，亦体瘦，颈微长如寻常龟，眼目光明，不藏六甲，不畏人。余闻灵龟千载，巢于莲叶之上。盖寿多愈小入于石者。盖石初结化时，在其间，石坚而潜其内，因玉工而出之。盖所谓神物其龙之化乎？

开宝初，太祖皇帝将西幸于洛，命修大内，督工役甚急，兼开凿漕河。从嘉猷坊东出穿掘民田，通于巩，入黄河，欲大通舟楫之利，辇运军食于洛下。去洛城二十余里，凿地深二丈余，旁微有涧筑之，中有物跳跃拨刺，役夫观者甚众。其役徒中有恶少者，讫引手探而取出，乃一头鲤鱼。重六七斤，穴之下，以意度之，更数丈方达泉脉。鲤鱼在地中不知几何年，尚如是跳跃拨刺耶？役夫等烹而食之，尤甘美，亦无他异。晋司空食积草内鱼，其味异常，谓之为龙。当时亦食之，竟无他怪，此其类乎？是年，掘地得卵，其大如冬瓜状。弃之水，众谓之"龙卵。"《汉书》"射蛟江水中"注："蛟状如蜥蜴，卵生项下有白数。"则所得之卵，蛟卵也。黄门入作使赵（失其名）总作徒督功，余居洛下，皆当时亲所闻见之事也。故书。

丁亥腊月十有七日灯下校，后四日立春，有诏戊子改元绍定矣。

五代史补

[宋]陶岳撰　陈尚君整理

《五代史补》五卷，宋陶岳撰。岳字舜陟，祁阳（今属湖南）人。雍熙二年进士，先后历知端、宾等五州，所至皆有清名。著有《荆湖近事》十卷、《零陵总记》十五卷及本书，仅本书得以传世。其自序称因五代史书漏落尤甚，因录自幼及长所得传闻，编成本书。南宋晁、陈二家书目，记本书凡一百七事，今本凡梁二十一条，唐、晋、汉各二十余，周二十三条，总一百四条，则略有残缺。《挥麈余话》有毋丘俭一则不见今本，即为已逸三则之一。本书所录虽多得自传闻，颇近小说，但有关五代重要史事者尤多，于南方诸国遗事采录较详，向为治五代史者所重视。清辑本《旧五代史》即将本书大多采入。今据《豫章丛书》本校点整理。

序

五代之相承也，其辟土则不广，享祚则非永，干戈尚被于原野，声教未浃于华夏，虽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军旅，势不两立，故其史书漏落尤甚。近年以来，议者以国家诞膺宝命，廓清区宇，万邦辐辏以入贡，九流风动而观政，五代之书，必然改作。岳自惟浅陋，久居冗散，一札诏下，恐非秉笔之数，因思自幼及长，侍长者之座，接通人之谈，至于诸国窃据，累朝创业，其闲事迹，颇曾寻究，因书其所闻，得百余条。均其年代，为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补》。虽同小说，颇资大猷，聊以备于阙遗，故不拘于类例，幸将来秉笔者，览之而已。时皇宋祀汾阴之后岁在壬子序。

卷一　梁二十一条

太祖应识

太祖朱全忠，黄巢之先锋。巢入长安，以刺史王铎围同州，太祖遂降，铎承制拜同州刺史。黄巢灭，淮蔡间秦宗权复盛，朝廷以淮蔡与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军节度使，以讨宗权，未几灭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间传谶曰《五公符》，又谓之《李淳风转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识者以八牛乃朱字，则太祖革命之应焉。

太祖文健儿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严峻。每战，逐队主帅或有没而不返者，其余皆斩之，谓之拔队斩。自是战无不胜，然健儿且多窜匿州郡，疲于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儿文面，自此始也。

敬翔裨赞

敬翔应《三传》，数举不第，发愤投太祖，愿备行阵。太祖问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为战，欲效春秋时，可乎?"翔曰："不可。夫礼乐犹不相沿袭，况兵者诡道，宜其变化无穷。若复如春秋时，则所谓务虚名而丧其实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悦，以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军事，竟至作相。

王彦章入军

王彦章之应募也，同时有数百人，而彦章营求为长。众皆怒曰："彦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辈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彦章闻之，乃对主将，指数百人曰："我天与壮气，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长耳。汝等咄咄，得非胜负将分之际耶! 且大凡健儿开口便言死，死则未暇，且共汝辈赤脚入棘针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众初以为戏，既而彦章果然，众皆失色，无敢效之者。太祖闻之，以为神人，遽擢用之。

杨凝式佯狂

杨凝式父涉，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当送传国玺。时凝式方冠，谏曰："大人为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乃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云何，其宜辞免之。"时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使人来探访群议，搢绅之士，及祸甚众。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骇曰："汝灭吾族。"于是神色沮丧者数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时人谓之"杨风子"也。

杨行密钱塘侵掠

杨行密尝命宣州刺史田頵领兵围钱塘，钱鏐危急，遣其子元璙修好于行密。元璙风神俊迈，行密见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頵罢兵。初，頵之围城也，尝遣使候钱鏐起居，鏐厚待之。将行，复与之小饮。时罗隐、皮日休在坐，意以頵之师无能为也，且欲讥之。于是日休为令，取一字四面被围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草"为萁菜，下加"石"为碁子，左加，"玉"为琪玉，右加"月"为期会。"罗隐取"于"字，上加"雨"为雩雩，下加"皿"为盘盂，左加"玉"为玗玉，右加"邑"为邘地。使者取"亡"字，讥钱鏐必亡，然亡上加"草"为芒，下加"心"为忘，右加"邑"为邙，左加"心"为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嗤笑之，使大惭而去。未几，頵果班师。先是，行密与鏐势力相敌，其为愤怒，虽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尝命以大索为钱贯，号曰"穿钱眼"。鏐闻之，每岁命以大斧科柳，谓之"斫杨头"。至是，以元璙通昏，二境渐睦，穿眼斫头之论始止。

杨行密诈盲

杨行密据淮南，以妻弟朱氏众谓之朱三郎者，行密署为泗州防御使。泗州素屯军，朱氏骁勇，到任恃众自负，行密虽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时议以谓行密事势去矣。居无何，行密得目疾，虽愈且诈称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尔则触墙抵柱，至于流血，姬妾仆隶以为实，然往往无礼。首尾仅三年，朱氏闻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计必中，谓妻曰："吾不幸临老两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讳，则国家为他人所有。今昼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来，使管勾军府事，则吾虽死无恨。"妻以为然，遽发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行。及入谒，行密恐其觉，坐于中堂，以家人礼见。朱氏颇有德色，方设拜，行密奋袖中铁槌以击之，正中其首，然犹宛转号呼，久而方毙。行密内外不测，即时升厅，召将吏等谓之曰："吾所以两目失明者，盖为朱三。此贼今已击杀，两目无事矣，诸公知之否？"于是军府大骇，其仆妾尝所无礼者，皆自杀。初，行密之在民闲也，尝为合肥县手力，有过，县令将鞭之，行密惧且拜。会有客自外入见，行密每拜，则厅之前檐皆叩地，而令不之觉。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厅，揖令于他处，告以所见。令惊，遂恕之，且劝事郡以自奋。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骈。骈死，秦彦、孙儒等作乱，行密连诛之，遂有淮南之地。

朱瑾得战马

瑾之奔淮南也，时行密方图霸，其为礼待加于诸将数等。瑾感行密见知，欲立奇功为报，但恨无入阵马，忽忽不乐。一日昼寝，梦老叟眉发皓然，谓瑾曰："君常恨无入阵马，今马生矣。"及厩隶报，适退槽马生一驹，见卧未能起。瑾惊曰："何应之速也！"行往视之，见骨目皆非常马，大喜曰："事办矣。"其后破杜洪，取钟传，未尝不得力焉。初，瑾之来也，徐温睹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预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温与张镐争权，袭杀镐，自是事无大小，皆决于温。既而温复为自安之计，乃以子知训自代，然后引兵出居金陵，实欲控制中外。知训尤恣横，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训欲得瑾所乘马，瑾怒，遂击杀知训，提其首，请溥起兵诛温。溥素怯懦，见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儿不足为计。"亦自杀。中外大骇且惧，温至，遽以瑾尸暴之市中。时盛暑，肌肉累日不坏，至青蝇无敢辄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尸处取土，煎而服之，无不愈。

钱鏐弭谤

钱鏐封吴越国王后，大兴府署，版筑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潜用白土大书于门曰："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鏐一见欣然，遽命书吏亦以白土书数字于其侧曰："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时人以为神辅，自是怨嗟顿息矣。

王建犯徒

王建在许下时，尤不逞，尝坐事遭徒，但无杖痕尔。及据蜀，得冯涓为从事。涓好诋讦（一作评），建恐为所讥，因问曰："窃闻外议，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对曰："有之。"建恃无杖痕，且对众，因袒背以示涓曰："请足下试看，有遭杖责而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诈，乃抚背而叹曰："大奇，当时何处得此好膏药来！"宾佐皆失色，而涓晏然。

王建礼待翰林学士

王建之僭号也，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侍臣或谏其礼过，建曰："盖汝辈未之见也。且吾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论者多之。

钟传重士

钟传虽起于商贩，尤好学重士，时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传荐。四远腾然，谓之曰英明。诸葛浩素

有词学，尝为泗州管驿巡官，仰传之风，因择其所行事赫赫可称者十条，列于启事以投之。十启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赡。传览之惊叹，谓宾佐曰："此启事每一字可以千钱酬之。"遂以五千贯赠，仍辟在幕下，其激劝如此。

罗隐东归

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时长安有罗尊师者，深于相术，隐以貌陋，恐为相术所弃，每于尊师接谈，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问焉。尊师笑曰："贫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决在一第，未可与语。今日之事，贫道敢有所隐乎！且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隐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叹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隐闻之释然，遂归钱塘。时钱镠方得两浙，置之幕府，使典军中书檄，其后官给事中。初，隐罢上中书之日，费窘，因抵魏谒邺王罗绍威。将入其境，先贻书叙其家世，邺王为侄。幕府僚吏见其书，皆怒曰："罗隐一布衣尔，而侄视大王，其可乎？"绍威素重士，且曰："罗隐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为所薄，今惠然肯顾，其何以胜！得在侄行，为幸多矣，敢不致恭，诸公慎勿言。"于是拥旄郊迎，一见即拜，隐亦不让。及将行，绍威赠以百万，他物称是，仍致书于镠谓叔父，镠首用之。

郑准作归姓表

郑准，不知何许人。性谅直，能为文，长于牋奏。成汭镇荆南，辟为推官。汭尝雠杀人，惧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为荆南节度使，命准为表乞归本姓。准援笔而成，其略云："臣门非冠盖，家本军戎。亲朋之内，盱睢为人报怨；昆弟之间，点染无处求生。背故国以狐疑，望邻封而鼠窜。名非霸越，乘舟难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称于张禄。"又云："成为本姓，郭乃冒称。本避犯禁之辜，敢归司寇；别族受封之典，诚愧诸侯。伏乞圣慈，许归本姓"云云。其表甚为朝廷所重。后因汭生辰，淮南杨行密遣使致礼币之外，仍贶《初学记》一部。准忿然以为不可，谓汭曰："夫《初学记》盖训童之书尔，今敌国交聘，以此书为贶，得非相轻之甚耶！宜书责让。"汭不纳，准自叹曰："若然，见轻敌国，足彰幕府之无人也，参佐无状，安可久！"遽请解职。汭怒其去，潜使人于途中杀之。

曹唐死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为大小《游仙诗》各百篇，又著《紫府玄珠》一卷，皆叙三清十极纪胜之事。其《游仙》之句，则有《汉武帝宴西王母》诗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树声深锁九门霜。"又云："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闲无路月茫茫。"皆为士林所称。其后游信州，馆于开元寺三学院。一旦卧疾，众僧忽见二青衣缓步而至，且四向顾视，相谓曰："只此便是，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闲无路月茫茫。"言讫，直入唐之卧室。众僧惊异，亦随之而入，逾阈而青衣不复见，但见唐已殂矣。先是，唐与罗隐相遇，隐有《题牡丹》诗云："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唐因戏隐曰："此非赋牡丹，乃题女子障耳。"（南人以歌姬为女子）隐应声曰："犹胜足下鬼诗。"唐曰："其词安在？"隐曰："只'树底有天春寂寂，人闲无路月茫茫'，得非鬼诗？"唐无言以对。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寻卒，则隐之言岂偶然哉！

杜光庭人道

杜光庭，长安人，应《九经》举不第。时长安有潘尊师者，道术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数游其门。当僖宗之幸蜀也，观蜀中道门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张之。驾回，诏潘尊师使于两街，求其可者。尊师奏曰："臣观两街之众，道听途说，一时之俊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应圣旨。臣于科场中识《九经》杜光庭，其人性简而气清，量宽而识远，且困于风尘，思欲脱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问之，一见大悦，遂令披戴，仍赐紫衣，号曰广成先生，即日驰驿遣之。及王建据蜀，待之愈厚，又号为天师。光庭尝以《道》、《德》二经注者虽多，皆未能演畅其旨，因著《广成义》八十卷。它术称是，识者多之。

尔朱先生上升

尔朱先生忘其名，蜀人，功行甚至。遇异人，与药一丸，先生欲服，异人曰："今若服必死，未若见浮石而后服之，则仙道成矣。"先生如其教。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欲其浮，如是者殆一纪，人皆以为狂，或聚而笑之，而先生之心愈坚。居无何，因游峡上，将渡江，有叟舣舟相待。先生异之，且问曰："如何姓氏？"对曰："石氏。""此地何所？"答曰："涪州。"先生豁然悟曰："异人浮石之言，斯其应乎！"遂服其药，即轻举矣。

上蓝遗钟传偈

上蓝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蓝院。精究术数，大为钟传所礼。一旦疾笃，往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谓无间矣。和尚或不讳，得无一言相付耶？"上蓝强起，索笔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来年二三月，柳条堪作打钟槌。"偈终而卒。传得之，不能测。洎明年春，淮帅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为杨氏有。打钟之偈，人始悟焉。

僧贯休入蜀

僧贯休，婺州兰溪人。有逸才，长于歌诗。尝游荆南，时成汭为荆南节度使，生日有献歌诗颂德者，仅百余人，而贯休在焉。汭不能亲览，命幕史郑准定其高下。准害其能，辄以贯休为第三。贯休怒曰："藻鉴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值王建称藩，因献之诗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建大悦，遽加礼待。洎僭大号，以国师赐，号曰禅月。

贯休与光庭嘲戏

贯休有机辨，临事制变，众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欲挫其锋，每相见，必伺其举措，以戏调之。一旦，因舞辔于通衢，而贯休马忽坠粪。光庭连呼："大师大师，数珠落地。"贯休曰："非数珠，盖大还丹耳。"光庭大惭。贯休有文集四十卷，吴融为之序，号《西岳集》，行于世。

陈黯善对

陈黯，东瓯人。才思敏速。时年十三，袖卷谒本郡牧，时面上有斑疮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戏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咏歌?"黯应声曰："玳瑁宁堪比，班犀讵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与装花。"

卷二　后唐二十条

太祖号独眼龙

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后，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长以其异生，诸族传养之，遂以诸爷为氏，言非一父所养也。其后言讹，以诸为朱，以爷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长而骁勇，善骑射，所向无敌，时谓之独眼龙，大为部落所疾。太祖恐祸及，遂举族归唐，授云州刺史，赐姓李，名克用。黄巢犯长安，自北引兵赴难。功成，遂拜太原节度使，封晋王。

淮南写太祖真

武皇之有河东也，威声大振，淮南杨行密常恨不识其状貌，因使画工诈为商贾，往河东写之。画工到，未几人有知其谋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亲谓曰："且吾素眇一目，试召亟使写之，观其所为如何。"及至，武皇按膝厉声曰："淮南使汝来写吾真，必画工之尤也。写吾不及十分，即阶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画工再拜下笔。时方盛暑，武皇执八角扇，因写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谄吾也。"遽使别写之。又应声下笔，画其臂弓捻箭之状，仍微合一目，以观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赂金帛遣之。

庄宗能训练兵士

庄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东地狭兵少，思欲百练其众，以取必胜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师，骑军不见贼不许骑马，或步骑前后已定，不得越军分以避险恶。其分路并进，期会有处，不得违晷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斩之。"故三军惧法而戮力，皆一以当百，故朱梁举天下而不能御，卒为所灭，良有以也。初，庄宗为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

庄宗为县令所谏

庄宗好猎，每出未有不蹂践苗稼。一旦至中牟，围合，忽有县令忘其姓名，犯围谏曰："大凡有国家者，当视民如赤子，性命所系，陛下以一时之娱，恣其蹂践，使比屋嚣然，动沟壑之虑，为民父母，岂若是耶?"庄宗大怒，以为遭县令所辱，遂叱退，将斩之。伶官镜新磨者知其不可，乃与群伶齐进，挽住令，佯为诟责曰："汝为县令，可以指麾百姓为儿，既天子好猎，即合多留闲地，安得纵百姓耕锄皆遍，妨天子鹰犬飞走耶?而又不能自责，更敢咄咄，吾知汝当死辜。"诸伶亦皆嘻笑继和。于是庄宗默然，其怒少霁，顷之恕县令罪。

明宗入仓草场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仓场观纳，时主者以车驾亲临，惧得其辠，较量甚轻。明宗因谓之曰："且朕自省事以来，仓场给散，动经一二十年未毕，今轻量如此，其后销折，将何以偿之?"对曰："竭尽家产不足，则继之以身命。"明宗怆然曰："只闻百姓养一家，未闻一家养百姓。今后每石加二斗耗，以备鼠雀侵蠹，谓之鼠雀耗。"仓粮起自此也。

秦王掇祸

秦王从荣，明宗之爱子。好为诗，判河南府，辟高辇为推官。辇尤能为诗，宾主相遇甚欢。自是出入门下者，当时名士有若张杭、高文蔚、何仲举之徒，莫不分庭抗礼，更唱迭和。时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于是康知训等窃议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词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则我等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高辇知其谋，因劝秦王托疾："此辈以所就之间须来问候，请大王伏壮士，出其不意皆斩之，庶几免祸矣。"从荣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无危乎?"辇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尔，不然则悔无及矣。"从荣犹豫不决，未几及祸，高辇弃市。初，从荣之败也，高辇窜于民家，且落发为僧。既擒获，知训以其毁形难认，复使巾帻著绯，验其真

伪，然后用刑。辇神色自若，历声曰：“朱衣才脱，白刃难逃。”观者壮之。

高季兴据荆州

高季兴，本陕州硖石人。为太祖裨将，出为郢州防御使。时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兴为荆南留后。到未几，会武陵土豪雷彦恭作乱，季兴破之，遂以功授荆南节钺。庄宗定天下，季兴首入觐，因拜中书令，封南平王。初，季兴尝从梁太祖出征，引军早发，至逆旅，未晓，有妪秉烛迎门，具礼甚厚。季兴疑而问之，对曰：“妾适梦有人叩关，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来。’及起盥漱毕，秉烛开门，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谓王者耶，所以不敢亵慢尔。”季兴喜。及来荆南，竟至封王。

王氏据福建

王潮之来福建也，值连帅陈岩卒，子婿范晖自称留后，潮攻拔之，尽有其地，遂为福建观察使。至其弟审知立，虽天下多事，犹能修其职贡。朝廷嘉之，封闽王。审知卒，子延钧嗣，无识，辄改审知制度，僭称大闽，改元龙启，其后为子昶杀。昶多行不道，闽人杀之，立从父延羲，改元永隆。延羲不恤政事，国乱，为其将连重遇所杀，王氏之族遂灭。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远祖，为道士，居于福州之怡山。时爱二皂荚树，因其下筑坛，为朝礼之所。其后丹成，冲虚而去。霸尝云：“吾之子孙，当有王于此方者。”乃自为谶，藏之于地。唐光启中，烂柯道士徐景玄因于坛东北隅取土，获其词曰：“树枯不用伐，坛坏不须结。不满一千年，自有系孙列。”又曰：“后来是三王，潮水荡祸殃。岩逢二乍闲，未免有销亡。子孙依吾道，代代封闽疆。”议者以为潮荡祸殃，谓王潮除其祸患以开基业也；岩逢二乍闲，谓陈岩逢王潮未几而亡，土地为其所有也；代代封闽疆，谓潮与审知也；代代，盖两世之称，明封崇不过潮与审知两世耳。初，王潮尝假道于洪州，时钟传为洪州节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为己患，阴欲诛之。有僧上蓝者，通于术数，动皆先知，大为钟所重。因入谒，察传词气，惊曰：“令公何故起恶意，是欲杀王潮否?”传不敢隐，尽以告之。上蓝曰：“老僧观王潮与福建有缘，必变，彼时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礼厚待。若必杀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传加以援送。及审知之嗣位也，杨行密方盛，常有吞东南之志气。审知居常忧之，因其先人常为上蓝所知，乃使人赍金帛往道之，号曰送供，且问国之休咎。使回，上蓝以十字为报，其词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钱入腹。”审知得之，叹曰：“羊者杨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杨行密而在钱氏乎？今内外将吏无姓钱者，必为子孙后世之忧矣。”至延羲为连重遇所杀，诸将争立，江南乘其时，命查文徽领兵伐之，经年不能下。会两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敌，遂大败。自是福州果为钱氏所有，入腹之谶始应。盖国之兴衰，皆冥数先定矣。

孟知祥两代谶

孟知祥之入蜀，视其险固，阴有割据之志。洎抵成都，值晚且憩于郊外，有推小车子过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见问曰：“汝车所胜几袋?”答曰：“尽力不过两袋。”知祥恶之，其后果两世而国灭。

孟知祥般家

初，知祥将据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属。时枢密使安重诲用事，拒其请。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两为赂，重诲喜而为敷奏，诏许之。及家属至，知祥对僚吏笑曰：“天下闻知枢密，将谓天地间未有此，谁知祗销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险拒命。

孟知祥平董璋

孟知祥与董璋有隙，举兵讨之。璋素勇悍，闻知祥之来也，以为送死。诸将两端，季镐为知祥判官，深忧之。及将战，知祥欲示闲暇，自书一字以遗董璋。无何，举笔辄误书“董”为“重”字，不悦久之。镐在侧大喜，且引诸将贺于马前。知祥不喻，曰：“事未可测，何贺耶?”镐曰：“其‘董’字‘艹’下施，‘重’，今大王去“艹”书‘重’，是‘董’已无头，此必胜之兆也。”于是三军欣然，一战而董璋败。

钱镠患目

钱镠末年患双目，有医人不知所从来，自云累世医内外障眼，其术在于用针，无不效者。镠闻，召而使观之。医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与之，若医，是违天理也，恐无益于寿，幸思之。”镠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贵足矣，但得两眼见物，为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应手豁然。镠喜，所赐动以万计，医人皆辞不受。明年，镠卒。

房知温从事人冥

房知温为青州节度，封东平王，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从事张泽者，素好嗜鳖，忽暴卒，但心头微暖，家人未即殓。经宿而活，自云为泰山所追，行未几，过一公宇，门庭甚壮。既见有人衣紫，据案而坐，自谓之府君，叱泽曰：“何故食鳖过差耶?”言讫，有执笔挟簿引群鬼，皆怪状，携以鼎镬刀机（一作锯）之具至，擒泽投于沸鼎中。移时，复用铁叉拨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后烹饪，大抵亦如治鳖之状。既熟，诸鬼分啖，凡出自鼎镬，至于支解，又至于分啖，其于惨毒苦痛之状，皆名状所不及。如此者近数十度，府君始恕之，且问曰：“汝受诸苦如何尔，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于是遣

去。将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泽曰："为吾将此物与房知温，不法之事宜休矣。"泽领而寘于怀，遂觉。知温闻知泽复活，遽使人肩舁入府而问之，泽备以所受之苦对，仍于怀中探取封物付温，即锦被角也。知温大骇曰："吾昨觉体寒，如中疟，拥被就火，忽闻足下无疾而卒，遂惊起，不虞一角之被为火所烧，此其是乎？"遽取被视之，不差豪厘。知温颤栗，不知所措，谓泽曰："足下之过小可耳，尚如此，老夫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温稍稍近理。

宋齐丘投姚洞天

宋齐丘，豫章人。父尝在钟传幕下，齐丘素落魄，父卒，家计荡尽，已在穷悴，朝夕不能度。时姚洞天为淮南骑将，素好士，齐丘欲谒之，且囊空无备纸笔之费，计无所出，但于逆旅杜门而坐，如此殆数日。邻房有散乐女尚幼，问齐丘曰："秀才何以数日不出？"齐丘以实告，女叹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数缗，齐丘用市纸笔，为诗咏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学武无成，攻文失志，岁华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万仞青山，压低气宇；头上之一轮红日，烧尽风云。加以天步陵迟，皇纲废绝，四海渊黑，中原血红，挹飞苍走黄之辨，有出鬼没神之机。"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见。齐丘窘急，乃更其启。翌日复至，其略曰："有生不如无生，为人不若为鬼。"又云："其为诚恳万端，只为饥寒两字。"洞天始悯之，渐加以拯救。徐温闻其名，召至门下。及升之有江南也，齐丘以佐命功，遂至将相，乃上表以散乐女为妻，以报宿惠，许之。

黄损不调

黄损，连州人。少有大志，其为学务于该通。尝上书三书，号曰《三要》，大约类《阴符》、《鬼谷》。同光初，应进士，以此书授于公卿间，议者以为有王佐才。洎登第归，会王潮南称霸，损因献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权要，由是众疾之。然以其掇朝廷名第，不可坐废，逾年始授永州团练判官。未几，又得足疾，遂退居于永州北沧塘湖上，以诗酒自娱。先是，损尝学于庐山，与桑维翰、宋齐丘相遇，每论天下之务，皆出损下，损亦自负。居无何，同游五老峰，路遇磐石，因憩歇。顷之，有叟长啸而至，亦憩于侧，损等皆不悦。既而叟指桑维翰、宋齐丘曰："公等皆至将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损曰："此子有道气，可以隐居，若求名宦，不过一方州从事尔，宜思之。"损甚怒，叟曰："休戚之数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三人始异之。将再问其事，此叟不顾而去，其后皆然。

何仲举及第

何仲举，营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迈绝伦。时家贫，输税不及限。李皋为营道令，怒之，乃荷项係狱，将槚楚焉，或有言于皋曰："此子虽草，能为诗，往往间立成，希明府一察之。"皋闻，遽召而问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点，为一篇以自述，吾当贷汝。"仲举援笔而成曰："似玉来投狱，抛家去就枷。可怜两片木，夹郤一枝花。"皋大惊，自为脱枷，延上厅，与之抗礼，自是仲举始锐意就学。天成中，入洛。时秦王为河南尹，尤重士，仲举与张杭、江文蔚俱游其门。及其东荐也，公举数百人，独以仲举为擅场。仲举因献诗曰："碧云章句才离手，紫府神仙尽点头。"秦王大悦，称赏不已，故一举上第。及归，遇文昭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于天策府置十八学士，以皋为学士之首，且执政柄，而仲举自以出于皋之门下，虽策名中朝，事皋未尝暂懈。皋感悦，遂加引用，未几与之同列。及出，又为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诗人，其最显者有沈彬、廖凝、刘昭禹、尚颜、齐已虚中之徒，而仲举在诸公间尤为轻浅。惟李皋独推许之，往往对众吟《秋日晚望》诗曰："树迎高鸟归深野，云傍斜阳过远山。"以足扣地，叹曰："何仲举乃诗家之高逸者也，诸官见取舍其余奴岳，乃间气尔。"故仲举感皋之见知，卒能自奋，至于名节，亦终始无玷，论者以皋有知人之鉴。

徐寅摈弃

徐寅登第归闽中，途经大梁，因献太祖《游大梁赋》。时梁祖与太原武皇为仇敌，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词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胆落。"未几，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见而大怒。及庄宗之灭梁也，四方诸侯以为唐室复兴，奉琛为庆者相继。王审知在闽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问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隐，以无恙对。庄宗因惨然曰："汝归语王审知，父母之仇，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闻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审知曰："如此则主上欲杀徐寅尔。今杀则未敢奉诏，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阍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终身止于秘书正字。

黄滔命徐寅代笔

黄滔在闽中，为王审知推官。一旦馈之鱼，时滔方与徐寅对谈，遂请为代谢牋。寅援笔而成，其略曰："衔诸断索，才从羊续悬来；列在琱盘，便到冯驭食处。"时人大称之。

敬新磨狎侮

敬新磨，河东人。为伶官，大为庄宗所宠惜。庄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为左右侍卫，高鼻深目者甚众，加以恃势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扬言曰："此辈虽硬弓长箭，今天下已定，无所施矣。惟有一般胜于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数也。"众皆切齿，相与诉于庄宗，其间亦有

言发而泣下者。庄宗不悦，召新磨责之曰："吾军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尝为我避讳，更辱骂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即正色对曰："陛下妄矣。此辈泪便用桔槔子打亦不出，岂能见之也。"庄宗素好俳，不觉大笑。时殿上常有恶犬，及新磨退，一犬奋起，似欲肆噬。新磨意庄宗使之，遽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纵男女咬人。"庄宗色变，索弓箭，新磨遽抗声曰："臣虽贱，与陛下一体，杀之不祥。"问其故，对曰："陛下改元，以同光为纪年，天下谓之同光帝。且同者铜也，不得敬新磨，铜光何以见耶？"庄宗又欣然。其谑浪狎侮，应机而发，皆此类也。

僧昭说踏钱

僧昭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塘钱镠所礼，谓之国师。一旦谒镠，有宫中小儿嬉于侧，坠下钱数十文。镠见，谓之曰："速收，虑人恐踏破汝钱。"昭师笑曰："汝钱欲踏破，须是牛即可。"镠喜，以为社稷坚牢之义。后至曾孙俶举族入朝，因而国除。俶年是丑为牛，可谓牛踏钱而破矣。

卷三　晋二十条

高祖先兆

高祖尚明宗女，宫中谓之石郎。及将起兵于太原，京师夜间狼皆群走，往往入宫中。愍帝患之，命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谓之射狼。或遇诸途，问曰："汝何从而来？"对曰："看射狼。"未几高祖至，盖射亦石也。

少主不召桑维翰

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广辱其使，契丹怒，举国南侵。以驸马都尉杜重威等领驾下精兵甲，御之于中流渡桥。既而契丹之众已深入，而重威等奏报未到朝廷。时桑维翰罢相为开封府尹，谓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钳口之时。"乃叩内阁求见，欲请车驾亲征，以固将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后苑调鹰，至暮竟不召。维翰退而叹曰："国家阽危如此，草泽逋客亦宜下问，况大臣求见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几，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迁。

桑维翰责张彦泽

桑维翰形貌甚怪，往往见之者失次。张彦泽素以骁勇称，每谒候，虽冬月未尝不雨汗。及中渡变生，彦泽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领众突入开封府，弓矢乱发，且问："桑维翰安在？"维翰闻之，乃厉声曰："吾为大臣，使国家如此，其死宜矣，张彦泽安得无礼！"乃升厅安坐，谓彦泽曰："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戎狄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退曰："吾不知桑维翰何人，今日之下，威棱犹如此，其再可见耶！"是夜，令壮士就府缢杀之。当维翰之缢也，犹瞋目直视，嘘其气再三，每一嘘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嘘之外，火尽灭，就视则奄然矣。

李涛纳命

李涛常忿张彦泽杀邠州幕吏张式而取其妻，涛率同列上疏，请诛彦泽以谢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从。未几，契丹南侵，至中渡桥，彦泽首降。戎主喜，命以本军统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师。彦泽自以功不世出，乃挟宿憾杀开封尹桑维翰。涛闻之，谓亲知曰："吾曾上疏请诛彦泽，今国家失守，彦泽所为如此，吾之首领庸可保乎！然无可奈何，谁能伏藏沟渎而取辱耶！"于是自写门状，求见彦泽。其状云："上疏请杀太尉人李涛，谨随状纳命。"彦泽览之欣然，降阶迎之。然涛犹未安，复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彦泽曰："览公门状，见纳命二字，使人怨气顿息，又何忧哉！"涛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戏为伶人词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将压惊绢来！"彦泽大笑，卒善待之。

马希范奢侈

马希范，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几，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属，于是擢从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统判官李铎、静江府节度判官潘玘、武安军节度判官拓拔坦、都统掌书记李皋、镇南节度判官李庄、昭顺军节度判官徐收、沣州观察判官彭继英、江南观察判官廖图、昭顺军观察判官徐仲雅、静江府掌书记邓懿文、武平军节度掌书记李松年、镇南军节度掌书记卫肥、昭顺军观察支使彭继勋、武平军节度推官萧铢、桂管观察推官何仲举、武安军节度巡官孟玄晖、容管节度推官刘昭禹等十八人，并为学士。其余列校，自袁友恭、张少敌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兴土木，以建兴府庭。其最为壮丽者，即有九龙、金华等殿。迨殿之成也，用丹砂涂其壁，凡用数十万斤石，每僚吏谒见，将升殿，但觉丹砂之气，蔼然袭人，其费用也皆此类。初，教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顾忧色。居无何，东境山崩，涌出丹砂，委积如丘陵，于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闻其事，以为希范非常人，遽使册为尚父。希范得册，以为戎虏推奉，欣然当之矣。

丁思仅谓马希范起义兵

丁思仅素有才略，为马氏骑将。以希范受契丹册命，深耻之，因谓希范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义士奋发之时，使驰檄四方，引军直趋京师，诛犬戎，天子反正，然后凯旋，如此则齐桓、晋文不足数矣。时不可失，顾大王急图之。"希范本无远略，加以兴

作府署未毕，不忍弃去，遂寝思仅之谋。思仅不胜其愤，谓所亲曰："古人疾没世而名不称，今遭逢扰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顾恋数间屋子乎，诚可痛也！"自是思仅常怏怏。

马希范杀高郁

高郁为武穆王谋臣，庄宗素闻其名，及有天下，且欲离间之。会武穆王使其子希范入觐，庄宗以希范年少，易激发，因其敷奏敏速，乃抚其背曰："国人皆言马家社稷必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范居常嫉郁，忽闻庄宗言，深以为然。及归，告武穆请诛之。武穆笑曰："主上战争得天下，能用机数，以郁资吾霸业，故欲间之耳，若梁朝罢王彦章兵权也。盖遭此计，必至破灭，今汝诛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范以武穆不决，祸在朝夕，因使诬告郁谋反而族灭之。自是军中之政，往往失序，识者痛之。初，郁与武穆俱起行阵，郁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银叶护其四方，自内至外皆然，谓之"拓里"。其奉养过差，皆此类也，故庄宗得以媒蘖。自后阴晦中见郁，后竟为患尔。

李昪得江南

李昪本为徐温所养。温杀张镐，权出于已，自称大丞相、中书令、都统。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训为丞相，昪为润州节度。昪始为宣州，忽得润州，甚怏怏，将白温辞之。宋齐丘素与昪善，因谓昪曰："知训骄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损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远，难为应，润州方隔一水尔，有急则可以立功，慎勿辞也。"昪闻之释然，遂行。至润州，未几，知训果为朱瑾所杀。是夜江都乱，火光亘天，昪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军渡江，尽诛朱瑾之党。后解甲去备，以待徐温。温至，且喜且怒，谓昪曰："犹幸汝在润州，不然吾家大事将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昪为左仆射，知政事，以代知训。昪善于抚御，内外之心翕然而归之。故徐温卒未几，而江南遂为昪所有。先是，江南童谣云："东海鲤鱼飞上天。"东海即徐之望也，李者鲤也，盖言李昪一旦自温家起而为君尔。初，昪既畜异志，且欲讽动僚属。雪天大会，酒酣，出一令，须借雪取古人名，仍词理通贯。时齐丘、徐融在座，昪举杯为令曰："雪下纷纷，便是白起。"齐丘曰："著屐过，必须雍齿。"融意欲挫昪等，遽曰："明朝日出，争奈萧何。"昪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与谋者惟齐丘而已。

李瀚作钱镠碑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则笔不停辍，而性嗜酒。杨凝式尝受诏撰钱镠碑，自以作不逮瀚，于是多市美酒，召瀚饮，俟其酣，且使代笔。经宿而成，凡一万五千字，莫不词理典赡，凝式叹伏久之。少主入蕃也，宰相冯道等至镇州，戎主皆放还。瀚时为翰林院学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于蕃中。其后人有得其文集者，号曰《丁年集》，盖取苏武丁年奉使之义。

冯道修夫子庙

冯道之镇同州也，有酒务吏乞以家财修夫子庙，道以状付判官参详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绝书之判后云："荆棘森森绕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惭惶也大难。"道览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创之。

欧阳彬人蜀

欧阳彬，衡山人。世为县吏，至彬特好学，工于词赋。马氏之有湖南也，彬将希其用，乃携所著诣府，求见之礼，必先通名纸。有掌客吏，众谓樊知客，好贿，阴使人谓彬曰："足下之来，非徒然也，实欲显族致身，而不以一物为贶，其可乎？"彬耻以贿进，竟不与。既而樊氏怒，掷名纸于地曰："岂吏人之子欲干谒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为诗曰："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无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岁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时湖南自旧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阳，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时使歌之，实欲感动武穆。既而竟不问，彬叹曰："天下分裂之际，厮徒负养，皆能自奋，我贫而至此耶！"计无所出，思欲窜入邻道，但未有所向。居无何，闻西蜀图纲将发，彬遂谋入蜀，且私谓瑞卿曰："吾以干谒不遂，居于汝家，未尝有倦色，其可轻弃乎！然士以功名为不朽，不于此时图之，恐贻后悔。今吾他适，庶几有成，勿以为念。"瑞卿曰："君于妾，不可谓之无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滞，割爱而去，得非功名之将至耶！妾诚异之，家财约数缗，虽不丰，愿分为半，以资路途。"彬亦不让，因以瑞卿所赠尽赂纲吏，求为驾船仆夫，纲吏许之。既至蜀，遂献《独鲤朝天赋》，蜀主大悦，擢居清要。其后官至尚书左丞相，出为夔州节度使。既领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范继立，因致书于希范，叙畴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为托。希范得书大惭，彬之亲友悉免其赋役，下令搜访草泽。由是士无贤不肖，参谒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风仪，其为文辞近而理真，闻之者虽不知书，亦释然晓之，竟以此遇。

戴偃摈弃

戴偃，金陵人。能为诗，尤好规讽。唐末罹乱，游湘中，值马氏有国，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搆九龙、金华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偃非之，自称玄黄子，著《渔父

诗》百篇以献，欲讥讽之，故其句有“才把咽喉吞世界，盖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须抛却便抛却，莫待风高更水深。”文昭览之怒，一旦谓宾佐曰：“戴偃何如人?”时宾佐不测，以偃为文昭所重，或对曰：“偃诗人，章句深为流辈所推许，方今在贫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参短簿之间足矣。”文昭曰：“数月前献吾诗，想其为人大抵务以鱼钓自娱尔，宜赐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优贤之道也。”即日便迁居湖上，乃潜戒公私不得与之往还。自是偃穷饿日至，无以为计，乃谓妻曰：“与汝结发，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挤于沟壑，亦恐首领不得完全。宜分儿逦去，庶几可免，不然旦夕死矣。”于是举骰子，与妻子约曰：“彩多得儿，彩少得女。”既掷，偃彩少，乃携女，相与恸哭而别。偃将奔岭南，至永州，会文昭薨，乃止。其后不知所终。

安重荣叛

安重荣出镇，常怀不轨之计久矣，但未发。居无何，厩中产朱鬃白马，庭鸦生五色雏，以为凤，乃掀然谓天命在已，遂举兵反，指挥令取宗岭路以向阙。时父老闻之，往往窃议曰：“事不谐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稳，何不取路贝州？若由宗岭，是安及于鬃，得无危乎!”未几，与王师先锋遇，一战而败。

杨光远叛

杨光远灭范延光之后，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节度，封东平王，奄有登、莱、沂、密数郡。既而自负强盛，举兵反。朝廷以宋州节度李守贞尝与光远有隙，乃命李讨之。李受诏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远见而惧之，度不能御，遂降。初，光远反书至，中外大震。时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扬言于众曰：“杨光远欲谋大事，吾不信也。光远素患秃疮，其妻又跛，自古岂有秃头天子、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顿安。未几，光远果降。

彭夫人怒报恩长老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国夫人，常往城北报恩寺烧香。时僧魁谓之长老，问曰：“夫人谁家妇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驱而归。文昭惊曰：“何归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没兴，被个老秃兵问妾是谁家妇女，且大凡妇女皆不善之辞，安得对妾而发!”文昭笑曰：“此所谓禅机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马家妇，然则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负才智，耻不能对，乃曰：“如此，则妾所谓无见性也。”于是惭赧数日。

罗邺王戏判

罗邺王绍威俊迈有词学，尤好戏判。常有人向官衔中鞴驴，置鞍于地，值牛车过，急行碾破其鞍。驴主怒殴驾车者，为厢司所擒。绍威更不按问，遂判其状云：“邺城大道甚宽，何故驾车碾鞍？领鞴驴汉子科决，待驾车汉子喜欢。”词虽俳谐，理甚切当，论者许之。

石文德献挽歌

石文德，连州人。形质矬陋，好学，尤攻诗。霸国时，屡献诗求用。文昭以其寝陋，未尝礼待，文德由是穷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于门下。其后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无何，秦国夫人彭氏薨，文昭伤悼，乃命有学文者各撰挽词。文德乃献十余篇，其一联云：“月沈湘浦冷，花谢汉宫秋。”文昭览之，大惊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寝陋而轻之，乃不如南宫小儿却能知贤耶!”于是始召文德而愧谢之。未几，承制授水部员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遗事，词虽不工，事或可采，时以多闻许之。

赵在礼拔钉钱

赵在礼之在宋州也，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镇永兴，百姓欣然相贺曰：“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在礼闻之怒，欲报拔钉之谤，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时朝廷姑息勋臣，诏许之。在礼于是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号曰“拔钉钱。”莫不公行督责，有不如约，则加之鞭朴，虽租赋之不若也。是岁，获钱百万。

僧洪道

僧洪道，不知何许人，通内外学，道行尤高，大为时人所重。天福中，居于衡州石羊镇山谷中。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闻其名，召于府，使于报慈寺住持。洪不应命，文昭坚欲致之，督责州县，忧惧，计无所出，率五七十人拱拥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数辈转徙入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离旧居抵于山岩下，则众鸟千万，和鸣而随之。州县虽失其踪，或有相谓曰：“且深山之中，众鸟何故而鸣，又声韵优逸，得非和尚在彼耶?”试寻，果得之于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遗众生愿，今大王崇重，要与和尚相见，辄不应召，窜入山林，于是和尚即得计矣，而州县与乡村得无劳扰，而和尚忍不为之开慈悯耶?”洪道于是始点头曰：“如此，则吾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国师待之。未几，坚乞归山，文昭知不可留，乃许焉。其后竟不知所终。初，洪道之入岩也，见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骇。洪道叱曰：“无惧，彼当移去。”言讫，虎衔二子趋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

僧齐己

僧齐己，长沙人。长沙有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千余家，齐己则佃户胡氏之子也。七岁，

与诸童子为寺司牧牛，然天性颖悟，于风雅之道，日有所得，往往以竹枝画牛背为篇什。众僧奇之，且欲壮其山门，遂劝令出家。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其后居于长沙道林寺。时湖南幕府中能诗者，有如徐东野、廖凝、刘昭禹之徒，莫不声名藉甚。而徐东野尤好轻忽，虽王公不避也，每见齐己，必悚然，不敢以众人待之。尝谓同列曰："我辈所作，皆拘于一途，非所谓通方之士，若齐己才高思远，无所不通，殆难及矣。"论者以徐东野为知言。东野亦常赠之诗曰："我唐有僧号齐己，未出家时宰相器。爰见梦中逢武丁，毁形自学无生理。骨瘦神清风一襟，松老霜天鹤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闷见唐风雅容缺，敲破冰天飞白雪。清塞、清江却有灵，遗魂泣对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谁知主。混沌凿开鸡子黄，散作纯风如胆苦。意何新，织女星机挑白云。真宰衣来调暖律，声声吹出嫩青春。词何雅，涧底孤松秋雨洒。嫦娥月里学《步虚》，桂风吹落玉山下。语何奇，血泼乾坤龙战时。祖龙跨海日方出，一鞭风雨万山飞。己公已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独自。一簟松风冷如水，长伴巢山伸脚睡。"其为名士推重如此。及将游蜀，至江陵，高从诲慕其名，遮留之，命为管内僧正。齐己不获已而受，自是常怏怏。故其友虚中示之诗云："老负蛾眉月，闲看云水心。"盖伤其不得志也。竟卒于江陵。有诗八百首，孙光宪序之，号曰《白莲集》，行于世。

卷四　汉二十条

上蓝寺石榴谶

高祖尝在晋祖麾下。晋祖既起太原，因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号上蓝者，精于术数，自唐末著谶云："石榴花发石榴开。"议者以石榴则晋、汉之谓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过二世矣。

苏逢吉际会

高祖在河东幕府，阙书记，朝廷除前进士丘廷敏为之。以高祖有异志，恐为所累，辞疾不赴，遂改苏逢吉。未几，契丹南侵，高祖仗顺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书记拜中书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选授凤翔麟游县令。过堂之日，逢吉戏之，且抚所坐椅子曰："合是长官坐，何故让与鄙夫耶？"廷敏遂惭悚而退。

枢密使擅替留守

周高祖为枢密。凤翔、永兴、河中三镇反，高祖带职出讨之。回戈路由洛阳，时王守恩为留守，以使相自专，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高祖遥见大怒，且疾驱入于公馆。久之，始令人传旨，托以方浴。守恩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时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谓曰："王守恩乘檐子俟吾，诚无礼也，安可久为留守，汝亟去代之。"文珂不敢违，于是即时礼上。顷之，吏驰去，报守恩曰："白侍中受枢密命，为留守讫。"守恩大惊，奔马而归，但见家属数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观，其亦有乘便号叫，索取货钱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数，立命偿之，家财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为理。

武行德察冤狱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国家方设盐法，有能捉获一斤以上者，必加厚赏。时不逞之徒，往往以私盐中人者。常有村童负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阳来，与之偕行。去城近，尼辄先入。既而门司搜阅，于菜篮中获盐数斤，遂系之以诣府。行德取其盐视之，裹以白绢手帕子，而龙麝之香袭人，惊曰："吾视村童弊衣百结，褴褛之甚者也，岂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为之尔。"因问之曰："汝离家以来，与何人同途？"村童以实对。行德闻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与门司启幸，以来求赏也。"遽问其状，命信捕之，乃即日而获，其事果连门司，而村童获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邑肃然。先是，行德以采薪为业，气雄力壮，一谷之薪，可以尽负，乡里谓之武一谷。高祖在河东见之惊异，因召置麾下，攀鳞附翼，遂至富贵。然听讼甚非所长，至是明辨如此，论者异之。

马希范见高郁为祟

马希范常重一僧，号报慈长老，能入定，观人休咎。希范因问之曰："吾于富贵，固无遗恨，但不知者寿耳，吾师以为如何？"报慈曰："大王无忧，当与佛齐年。"希范喜，以为享寿穷。及薨也，止于四十九。先是，希范常嫉高郁之为人，因庄宗言而杀之，至是方临江观竞渡，置酒未及饮，而希范忽惊起，顾其弟曰："高郁来！"希广亦惊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范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张少敌抗议嫡庶

马希范卒，判官李皋以希范同母弟希广为天策府都尉，抚御尤非所长。大校张少敌忧之，建议请立希广庶兄武陵帅希萼，且曰："希萼处长负气，观其所为，必不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蛮通好，往来甚欢，若不得立，必引蛮军为乱，幸为思之！"李皋忽怒曰："汝辈何知！且先大王为都尉，俱为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儿，可乎？"少敌曰："国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变而能通，所以国长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当妙设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动，乃可。不然，则社稷去矣。"皋愈怒，竟

不从少敌之谋。少敌度无所奈何，遂辞不去。未几，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洞溪蛮，数路齐进，遂之长沙，缢希广于郊外，而支解李皋。自是湖南大乱，未逾年而国灭，一如少敌之言。初，希萼之来也，希广以全军付亲校许可琼，使遂击之。可琼睹希萼众盛，恐惧，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于是兼可琼之众，长驱而至。希广素奉佛，闻之，计无所出，乃被缁衣，引群僧念"宝胜如来"，谓之禳灾。顷之，府廨火起，人忽纷扰，犹念诵之声未辍，其戆如此。少敌忧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尚种槐，其柳即无十一二。至是内外一变皆种柳，无复槐矣。又居人夜间好织草鞋，似槌芒之声，闻于郊野。俄有童谣云："湖南城郭好长街，尽栽柳树不栽槐。百姓奔窜无一事，只是槌芒织草鞋。"人无长少皆诵之。未几，国乱，百姓奔窜，死于沟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议者始悟。盖长街者，通内外之路也；槐者，为言怀也；不栽槐，盖兄弟不睦，以至国亡，失孔怀之义也；草鞋者，远行所用，盖百姓远行奔窜之义也。

马希萼囚于衡阳

马希萼既立，不治国事，数与僚吏纵酒为乐。有小吏谢廷择者，本帐下厮养，有容貌，希范素宠嬖之。每筵会，皆命廷择预坐，诸官甚有在下者。于是众怒，往往偶语曰："此辈旧制，有燕会，唯用兵守门，以防他虞，今与我等齐列，何辱之甚也！"其弟希崇因众怒咄咄，与其党窃发，擒希萼，囚之于衡阳，又自立。未数日，江南遣袁州刺史边镐，乘其乱，领兵来伐，希崇度不能敌，遂降。先是，长沙童谣云："鞭打马，走不暇。"未几，果为边镐所灭。初，镐尝为僧，以觇湖南，尤能弄钹，每侵晨，必弄钹行乞，遇城往往掷起钹以度门之高下。及来湖南，士庶颇有识之者。

高从诲母梦

高从诲，季兴之庶子而处长，为性宽厚，虽士大夫不如也。天成中，季兴叛，从诲力谏之，不从。及季兴卒，朝廷知从诲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兴之事梁也，每行军，常以爱姬张氏自随。一旦军败，携之而窜，遇夜，误入深涧中。时张氏方妊，行迟，季兴恐为所累，俟其寝酣，以剑刺岸边而压杀之，然后驰去。既而岸欲崩，张氏且惊起，呼季兴曰："妾适梦大山崩而压妾身，有神人披金甲执戈，以手托之，遂免。"季兴闻之，谓必生贵子，遂挈之行，后生从诲。

慕容彦超擒盗

慕容彦超素有钩距。兖州有盗者，诈为大官从人，跨驴于衢中，市罗十余疋，价值既定，引物主诣一宅门，以驴付之，曰："此本宅使，汝且在此，吾为汝上白于主以请直。"物主许之。既而声迹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门呼之，则空宅也，于是连叫"贼"，巡司至，疑其诈，兼以驴收之。诣府，彦超悯之，且曰："勿忧，吾为汝擒此贼。"乃留物主府中，复戒厩卒高系其驴，通宵不与水草，然后密召亲信者，牵于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盗者之驴耳，自昨日不与水草，其饥渴甚矣，放之必奔归家，但可蹑踪而观之，盗无不获也。"亲信者如其言，随之，其驴果入一小巷，转数曲，忽有儿戏于门侧，视其驴，连呼曰："驴归，驴归。"盗者闻之，欣然出视，遂擒之。

安审琦恶释氏

安审琦素恶释氏，凡居方镇，僧凡有过，不问轻重杀之。及镇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锡直上厅事。审琦赫怒连叱，是僧安然不顾，纵步而踵内室。至中门，审琦仗剑逐之，将及而灭，但闻锡杖声铿然，入在卧所。审琦惊惧之际，有小苍头报曰："国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锡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审琦稍稍信重。

梁震裨赞

梁震，蜀郡人，有才略。登第后，寓江陵，高季兴素闻其名，欲任为判官。震耻之，然难于拒，恐祸及，因谓季兴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于爵禄。若公不以孤陋，令陪军中末议，但白衣从事可矣。"季兴奇而许之。自是震出入门下，称前进士而已。同光中，庄宗得天下，季兴惧而入觐，时幕客皆赞成，震独以为不可，谓季兴曰：大王本梁朝，与今上世称仇敌，血战二十年，卒为今上所灭，神器大宝虽归其手，恐余怒未息，观其旧将，得无加害之心，宜深虑焉。"季兴不从。及至，庄宗果欲留之。枢密郭崇韬切谏，以为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诸侯虽相继称庆，然不过子弟与将吏耳。惟季兴而躬自入觐，可谓尊奖王室者也。礼待不闻加等，反欲留絷之，何以来远臣？恐此事一行，则天下解体矣。"庄宗遂令季兴归。行已浃旬，庄宗易虑，遽以诏命襄州节度刘训伺使囚之。而季兴至襄州，就馆而心动，谓吏曰："吾方寸扰乱，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杀吾耶？梁先辈之言中矣，与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弃辎重，与部曲趫健者数百人南走。至凤林关，已昏黑，于是斩关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递果至襄州。刘训料其去远，不可追而止。自是季兴怨愤，以兵袭取复州之监利、玉沙二县，命震草奏，请以江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则师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兴怒，卒使为之。既而奏发，未几，朝廷遣夏鲁奇、房知温等领兵来伐。季兴登城望之，见其兵少，喜欲开城出战。震复谏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礼乐征伐之所自出，兵虽少而势甚大，加以四方诸侯各以相吞噬为志，但恨未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战胜，则朝廷征兵于四方，其谁不欲仗顺而起，以取大王之土

地耶！如此则社稷休矣。为大王计者，莫若致书于主帅，且以牛酒为献，然后上表自劾，如此则庶几可保矣。不然，则非仆之所知也。”季兴从之，果班师。震之裨赞，皆此类也。洎季兴卒，子从诲继立。震以从诲生于富贵，恐相知不深，遂辞居于龙山别业，自号处士。从诲见召，皆跨黄牛直抵厅事前下，呼从诲不以官阀，但充召而已。末年，尤好篇咏，与僧齐己友善，贻之诗曰：“陈琳笔砚甘前席，角里烟霞忆共眠。”盖以写其高尚之趣也。

赵惟则廉介

赵惟则官至正郎，以廉介自处。乾祐中，于京师赁一故宅。居岁余，有叟叩门，见之，自言尝为此宅阍吏，契丹犯阙时，故主与之深夜掘地藏金银几瓮。兵火之后，故主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识其处，公取之，以少许见赐，用救朝夕。惟则初闻愕然，欲诟责是叟，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宝物岂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俟吾择一吉日，召汝取之，可也。”叟以为然。既出，惟则谓家人曰：“平生不以货财自污，今日一旦为是亵渎辱，莫甚焉。此宅不可复居。”翌日遂迁去。

廖氏世胄

廖氏，虔州赣县人。有子三人，伯曰图，仲曰偃，季曰凝。图、凝皆有诗名，偃跻勇绝伦，由是豪横，遂为乡里所惮。江南命功臣钟章为虔州刺史，深嫉之，于是图与凝等议曰：“观章所为，但欲灭吾族耳，若恋土不去，祸且及矣。”于是领其族暨部等三千余人，具铠仗号令而后行，章不敢逐，遂奔湖南。时武穆王在位，见其众盛，恐难制，欲尽诛之。或者曰：“大王姓马，而廖来归，廖者，料也，马得料其势必肥，实国家大兴之兆，其可杀之乎！”穆王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为永州刺史，图为行军司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赐庄宅于衡山，自称逸人。偃能于马上挺身而立，取湿衣振校而服之，以示轻捷。荆南高季兴次子，忘其名，管亲军云猛都，谓之“云猛郎君”，闻偃名，因两境交兵，请与偃斗，偃欣然而往。云猛能用枪，见偃瘦小，心轻之，驰骑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马，云猛势未及止，偃自后奋戈，一击堕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终世不为邻境所轻者，偃之力焉。至其子希范嗣位，九溪蛮叛，命偃率兵讨之，为流矢所伤，死于蛮中。凶讣至，希范使人报其母张氏，张氏不哭，谓其使曰：“为妾谢大王，举家三百余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赐，虽尽死未足以上报，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为念。”希范闻而叹曰：“廖氏有此母，欲不兴，其可得乎！”于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为从事。至希范薨，国乱，为江南所灭，遂迁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员外郎，为洪州连昌县令。未几，又迁江州团练使。凝为人不羁，好诙谐。尝览裴说《经杜工部墓诗》曰：“拟凿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说乃劫坟贼耳。”闻者大笑。及在江州，盛暑尝患体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间，或至终日，虽宾友谒见，出露其首，与之谈笑，其简率如此。先是，凝尝梦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际，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测。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盖偏裨之象也。团练副使，不亦宜乎！”时人异之。

李皋草谢马表

李皋与弟节，俱在湖南幕下，节亦有文学。同光初，马氏武穆王授江南诸道都统，诏赐战马数百匹。皋为谢表，百余字后，思意艰涩。时节在侧，皋顾谓之曰：“尝闻马有旋风之队，如何得一事为对？”节曰：“马既有旋风队，军亦有偃月营，何患耶？”皋欣然下笔云：“寻当偃月之营，摆作旋风之队。”表遂成，论者以此对最为亲切。

沈彬石椁

沈彬，宜春人。能为歌诗，格高逸。应进士不第，遂游长沙。会武穆方霸，彬献《献德诗》云：“金翅动身摩日月，银河转浪洗乾坤。”武穆览而壮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来衡湘间，自称进士。边镐之伐湖南也，后主闻其名，召归金陵，令为县宰。彬辞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营别业于钟山。庭有古柏，可百余尺，一旦为迅雷所击，仆于地，自成四片。彬视之，欣然谓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赐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击之木，恐非祥，不宜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违之耶？”庭瑞惧，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余，又得石椁，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椁。”其制度大小，与棺正相称，遂葬之，时人异焉。

李中令好戏

李晔，岐王之子，昆仲间第六，官至中书令，世谓之“六令公”。情性好戏，为凤翔节度，因生辰，邻道持贺礼使毕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妇人，秦凤使矬陋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晔因曰：“二使车一妍一丑，何不相嘲，以为乐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与水草大王接席。”秦凤使徐起，应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李知损轻薄

李知损官至谏议大夫，好轻薄，时人谓之“李罗隐”。至于亲友间往还简牍，往往引里巷常谈，为之偶对。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为赠，其意犹望却回。知损觉之，且贻书谢之曰：“在小子一时间却拟送去，恐大官两罗里更不将来。”乾祐中，奉使郑州，

时宋彦筠为节度使。彦筠小字忙儿，因宴会，彦筠酒酣，辄问曰："众人何为号足下为罗隐?"对曰："下官平素好为诗，其格致大抵如罗隐，故人为号。"彦筠曰："不然，盖谓足下轻薄如罗隐耳。"知损大怒，厉声曰："只如令公人皆谓之宋忙儿，未必便能放牛。"满座皆笑。

王仁裕贼头

王尚书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为诗云："二百一十四门生，春风初动毛羽轻。掷金换却天边桂，凿壁偷将榜上名。"陶谷为尚书，素好诙谐，见诗，佯声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贼头也。"闻者皆大笑。

冯玉为马承翰所议

冯玉尝为枢密使，有朝使马承翰素有口辨，一旦持刺来谒玉，玉览刺辄戏曰："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应声曰："明公姓冯，可为死囚逢狱。"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谢之。

裴长官捕蝗对

乾祐中，有裴长官为新郑县令。时蝗虫为灾，新郑尤甚，本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农掩扑，无令散入别县。居无何，蝗虫飞散，触处皆是。州牧怒，下符劾之。长官素滑稽，其对状曰："伏以前件蝗虫，背上有翅，肚底无粮，来时而不自招呼，去日而固难留止。"闻者皆笑。

卷五　周二十三条

高祖徵异

高祖之为枢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睹人前导，状若台省人吏，其服色一绯一绿，高祖以为不祥，深忧之。及河中、凤翔、永兴等处反，诏命高祖征之，一举而三镇瓦解，自是权倾天下，论者以为功高不赏，郭氏其危乎！高祖闻而恐惧。居无何，忽睹前导者服色，绯者改紫，绿者改绯，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见其升，不见其降，吉兆也。"未几，遂为三军所推戴。

高祖征李守贞

高祖征李守贞，军次河上，高祖虑其争济，临岸而谕之。未及坐，忽有群鸦噪于上。高祖退十余步，引弓将射之，矢未及发而岸崩，其衅烈之势，在高祖足下。高祖弃弓，顾群鸦而笑曰："得非天使汝惊动吾耶，如此则李守贞不足破矣。"于是三军欣然，各怀斗志矣。

高祖以谶杀赵童子

高祖之入京师也，三军纷扰，杀人争物者不可胜数。时有赵童子者，知书善射，至防御使，睹其纷扰，窃愤之，乃大呼于众中曰："枢密太尉志在除君侧以安国，所谓兵以义举，鼠辈敢尔，乃贼也，岂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据床坐，凡军人之来侵犯者，皆杀之，由是居人赖以保全者数千家。其间亦有致金帛于门下，用为报答，已堆集如丘陵焉，童子见而笑曰："吾岂求利者耶!"于是尽归其主。高祖闻而异之，阴谓世宗曰："吾闻人间谶云：'赵氏合当为天子。'观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与汝其可保乎!"使人诬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诛之。洎高祖厌世，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赵氏之谶，乃应于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高祖围兖州梦文宣王

高祖登极，改乾祐为广顺。是年，兖州慕容彦超反，高祖亲征。城将破，忽夜梦一人，状貌甚伟异，被王者之服，谓高祖曰："陛下明日当得城。"及觉，天犹未晓。高祖私谓徵兆如此，可不预备乎，于是躬督将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车驾将入，有司请由生方鸣鞘而进，遂取别巷。转数曲，见一处门墙甚高大，问之，云夫子庙。高祖意豁然，谓近臣曰："寡人所梦，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马观之。方升堂，睹其圣像，一如梦中所见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谏，以为天子不合拜异陪臣。高祖曰："夫子，圣人也，百王取则，而又梦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赞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庙侧数十家为洒扫户，命孔氏袭文宣王者长为本县令。

慕容彦超铁胎银

慕容彦超之被围也，乘城而望，见高祖亲临矢石，其势不可当，退而忧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为吾尽命，吾库中金银如山积，若全此城，吾尽以为赐，汝等勿患富贵。"顷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银皆铁胎，得之何用?"于是诸军闻之，稍稍解体，未几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阅其库藏，其间银铁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彦超尝令人开质库，有以铁胎银质钱者，经年后库吏始觉，遂言之于彦超。初甚怒，顷之谓吏曰："此易致耳，汝宜伪劉库墙，凡金银器用暨缣帛等，连皆藏匿，仍乱撒其余，以为贼践，后申明，吾当擒此辈矣。"库吏如其教。于是彦超下令曰："吾为使长典百姓，而又不谨，遭贼劉去，其过深矣。今恐百姓疑彦超隐其物，宜令三日内各投状，明言物色，自当倍偿之，不尔者有过。"百姓以为然，于是投状相继。翌日，铁胎银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辈昼夜造，用广府库，此银是也。

世宗问卜

世宗在民间，尝与邺中大商颉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贩卖茶货。至江陵，见有卜者王处士，其术如

神，世宗与颉跌氏同往问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跃出，卓然而立，卜者大惊曰："吾家筮法十余世矣，常记曾祖以来遗言，凡卜筮而蓍自跃而出者，其人贵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虽佯为诘责，而私心甚喜，于逆旅中夜置酒，与颉跌氏半酣，戏曰："王处士以我当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请言之。"颉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来，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见税官坐而获利，一日所入，可以敌商贾数月，私心羡之。若大官为天子，某愿得京洛税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后践祚，颉跌犹在，召见，竟如初言与之。

世宗诛高平败将

世宗之征东也，驻跸于高平，刘崇兼契丹之众来迎战。时帅多持两端，而王师不利，亲军帅樊爱能等各退衄。世宗赫怒跃马入阵，引五十人，直冲崇之牙帐。崇方张乐饮酒，以示闲暇，及其奄至，莫不惊骇失次。世宗因以奋击，遂败之，追奔于城下。凯旋，驻跸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诛退衄者，乃置酒高会，指樊爱能等数人，责之曰："汝辈皆累朝宿将，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无他，诚欲将寡人作物货卖与刘崇耳，不然，何寡人亲战而刘崇始败耶？如此，则卿等虽万死不足以谢天下，宜其曲膝引颈，以待斧诛。"言讫，命行刑壮士擒出，皆斩之。于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赏，自行伍拔于军厢者甚众，其恩威并著，皆此类也。初，刘崇求援于契丹，得骑数千，及睹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观周师易与耳，契丹之众宜勿用，但以本军攻战，自当万全，如此则不惟破敌，亦足使契丹见而心服。一举而有两利，兵之机也。"诸将以为然，乃使人谓契丹主将曰："柴氏与吾，主客之势，不烦足下余刃，敢请勒兵登高观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谋，从之。洎世宗之阵也，三军皆贾勇争进，无不一当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败。论者曰：世宗患诸将之难制也久矣，思欲诛之，未有其衅，高平之役，可谓天假，故其斩决而无贷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此哉！

世宗面谕江南使

世宗既下江北，驻跸于建安，以书召伪主。主皇恐，命锺谟、李德明为使，以见世宗。德明素有词辩，以利害说世宗，使罢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陈兵师，排旗帜戈戟为鹿项道以凑御，然后引德明等入见。世宗谓之曰："汝江南自以为唐之后，衣冠礼乐世无比，何故与寡人隔一带水，更不发一使奉书相问，惟泛海以通契丹，舍华事夷，礼将安在？今又闻汝以词说寡人罢兵，是将寡人比六国时一群痴汉，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当速归报汝主，令径来朝寡人两拜，则无事矣，不然，则寡人须看金陵城，借府库以犒军，汝等得无悔乎！"于是德明等战惧，不能措一辞，即日告归。及见伪主，具陈世宗英烈之状，恐非四方所能敌。伪主计无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保江南之地，以奉宗庙，修职贡，其词甚哀。世宗许之，因曰："叛则征，服则怀，寡人之心也。"于是遣使者赍书安之，然后凯还。论者以世宗加兵于江南，不独临之以威，抑亦谕之以礼，可谓得大君之体矣。

世宗诏陈抟

陈抟，陕西人。能为诗，数举不第，慨然有尘外之趣。隐居华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英杰，且以抟曾践场屋，不得志而隐，必有奇才远略，于是召到阙下，拜左拾遗。抟不就，坚乞归山，世宗许之。未几，赐之书："敕陈抟，朕以汝高谢人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隐居于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而能远涉山涂，暂来城阙，浃旬延遇，弘益居多。白云暂驻于帝乡，好爵难縻于达士。昔唐尧之至圣，有巢、许为外臣，朕虽寡薄，庶遵前鉴，恐山中所阙，已令华州刺史每事供须。乍反故山，履兹春序，缅怀高尚，当适所宜，故兹抚问，想宜知悉。"即陶谷之词也。初，抟之被召，尝为诗一章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为臣。"好事者欣然谓之答诏诗。

世宗问相于张昭远

世宗以张昭远好古直，甚重之，因问曰："朕欲一贤相，卿试为言朝廷谁可。"昭远对曰："以臣所见，莫若李涛。"世宗常薄涛之为人，闻昭远之举，甚惊，曰："李涛本非重厚，朕以为无大臣体，卿首举此，何也？"昭远曰："陛下所闻止名行，曾不闻才略如何耳。且涛事晋高祖，曾上疏论邠州节度使张彦泽蓄无君心，宜早图之，不然则为国患。晋祖不纳，其后契丹南侵，彦泽果有中渡之变，晋社歼焉。先帝潜龙时，亦上疏请解其兵权，以备非常之变，少主不纳，未几先帝遂有天下。以国家安危未兆间，涛已先见，非贤而何？臣所首举之者，正为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终不可于中书安置。"居无何，涛亦卒。涛为人不拘礼法，与弟澣虽甚雍睦，然聚话之际，不典之言，往往间作。澣娶礼部尚书窦宁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窦氏出参，涛辄望尘下拜。澣惊曰："大哥风狂耶？新妇参阿伯，岂有答礼仪。"涛应曰："我不风，只将谓是亲家母。"澣且惭且怒。既坐，窦氏复拜涛，又叉手当胸，作歇后语曰："惭无窦建，缪作梁山，喏，喏，喏！"时闻者莫不绝倒。凡涛于闺门之内，不存礼法也如此，故世宗以为无大臣体，不复任用，宜哉！

世宗问王朴运祚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运祚速而功业不就，以王朴

精究术数，一旦从容问之曰："朕当得几年?"对曰："陛下用心，以苍生为念，天高听卑，自当蒙福。臣固陋，辄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后自瓦桥关回戈，未到阙而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五六乃三十之成数，盖朴婉而言之。

世宗上病龙台

世宗末年，大举以取幽州。契丹闻其亲征，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车驾至瓦桥关，探逻是实，甚喜，以为大勋必集，登高阜，因以观六师。顷之，有父老百余辈，持牛酒以献。世宗问曰："此地何名?"对曰："历世相传，谓之病龙台。"默然，遽上马驰去。是夜，圣体不豫，翌日病亟，有诏回戈，未到关而晏驾。先是，世宗之在民间，已常梦神人以大伞见遗，色如郁金，加《道经》一卷，其后遂有天下。及瓦桥不豫之际，复梦向之神人，来索伞与经。梦中还之而惊起，谓近侍曰："吾梦不祥，岂非天命将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后事。初，幽州闻车驾将至，父老或有窃议曰："此不足忧，且天子姓柴，幽者为燕，燕者亦烟火之谓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符皇后志操

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彦卿之女。时有相士视之，大惊，密告魏王曰："此女贵不可言。"李守贞素有异志，因与子崇训娶之。礼毕，守贞甚有喜色。其后据河中叛，高祖为枢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与其父有旧，城破之际，据堂门而坐，叱诸军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与枢密太尉，弟兄之不若，汝等慎勿无礼。"于是诸军耸然引退。顷之，高祖至，喜曰："此女于白刃纷击之际保全，可谓非常人也。"乃归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纳为皇后。既免河中之难，其母欲使出家，资其福寿。后不悦曰："死生有命，谁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贤，又闻命不以出家为念，愈贤之，所以为天下母也。

郭忠恕责冯道

郭忠恕，七岁童子及第，富有文学，尤工篆隶。尝有人于龙山得鸟迹篆，忠恕一见，辄诵如宿习。乾祐中，湘阴公镇徐州，辟为推官。周祖之入京师也，少主崩于北岗，周主命宰相冯道迎湘阴公，将立之。至宋州，高祖已为三军推戴，忠恕知事变，乃正色责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诚信著于天下，四方谈士无贤不肖，皆以为长者，今一旦返作脱空汉，前功业并弃，令公之心安乎?"道无言对。忠恕因劝湘阴公杀道以奔河东，公犹豫未决，遂及于祸。忠恕窜迹久之，晚年尤好轻忽，卒以此败，坐除名配流焉。

举子与冯道同名

冯瀛王道之在中书也，有举子李导投贽所业。冯相见之，戏谓曰："老夫名道，其来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谓不知，然亦名导，于礼可乎?"李抗声对曰："相公是无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导字，何谓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无寸，诸事亦无寸，吾子可谓知人矣。"了无怒色。

李谷修陈州夫子庙

李相谷尝为陈州防御使，三日谒夫子庙，但见破屋数间，中有一像巍然而已，谷叹息久之。俄而伶人中有李花开趋进而前，献口号云："破落三间屋，萧条一旅人。不知负何事，生死厄于陈。"谷惊，以谓伶人之词趋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

江为临刑赋诗

江为，建州人。工于诗。乾祐中，福州王氏国乱，有故人任福州官属，恐祸及，一旦亡去，将奔江南，乃间道谒为。经数日，为且与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遭边吏所擒，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于是收为与奔者，俱械而送。为临刑，词色不挠，且曰："嵇康之将死也，顾日影而弹琴，吾今琴则不暇弹，赋一篇可矣。"乃索笔为诗曰："衙鼓侵人急，西倾日欲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闻者莫不伤之。

张昭远疑太玄经

张昭远特好学，积书数万卷，以楼载之，时谓之书楼。张公家尝谓所亲：《太玄经》见黄钟不在戊巳之位，使律本从何而生乎?杨子云本通历象，尝著是书，严君平为之下星纬行度，凡二十八宿于参觜牛颇差其次，未知君平之学止于是耶，后人传之误也，未可知已。"其探讨如此。

冯吉好琵琶

冯吉，瀛王道之子。能弹琵琶，以皮为弦。世宗尝令弹于御前，深欣善之，因号其琵琶曰绕殿雷也。道以其惰业，每加谴责，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与客饮，必使庭立而弹之，曲罢，或赐以束帛，命背负之，然后致谢。道自以为戒勗极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无可奈何，叹曰："百工之司，艺而身贱，理使然也，此子不过太常少卿耳。"其后果终于此。

韩熙载帷箔不修

韩熙载仕江南，官至诸行侍郎。晚年不羁，女仆百人，每延请宾客，而先令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笏，无不曲尽，然后熙载始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复有医人及烧炼僧数辈，每来无

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伪主知之，虽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过，因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而熙载视之安然。

何承裕诙谐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父泽，尝为岭南刘隐从事。承裕有逸才，为小词尤工，娼楼酒肆，往往流布。与翰林陶谷素不叶。世宗之征河东也，书诏填委，陶独当之。时何以通籍，亦预扈从之数。世宗欲擢用，问陶曰："何承裕可以知制诰否?"奏曰："承裕好俳，发挥润色，恐非所长。"世宗遂已。何知之，及陶之判铨，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声唱挽歌而入。陶甚惊骇，承裕曰："尚书岂长生不死者耶？幸甚无恙，闻其一两曲，又何妨?"陶无以抗。及知商州，有举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览其诗，有"日暮啼猿旅思凄"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对属未切，奉为改之，何不云，晓来犬吠张三妇，日暮猿啼旅思凄。"举人大惭而去。其放荡不羁，动以滑稽为务也如此。

僧赋牡丹诗

僧谦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辨，江南国主以国师礼之。然无羁检，饮酒如常，国主无以禁制，而又于诸肉中尤嗜鹅、鳖。国主常以从容语及释氏果报，且问曰："吾师莫有志愿否，寡人固欲□之。"谦光对曰："老僧无他愿，但得鹅生四只腿，鳖长两重裙，足矣。"国主大笑。显德中，政乱，国主犹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赏花，命谦光赋诗，因为所讽。诗云："拥衲对芳丛，由来事不同。鬓从今日白，花似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晓风。何须对零落，然后始知空。"

契盈属对

僧契盈，闽中人。通内外学，性尤敏速。广顺初，游戏钱塘，一旦陪吴越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国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对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逸　文

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前言刊之。（《挥麈余话》卷二）

五代史阙文

[宋]王禹偁撰　陈尚君整理

《五代史阙文》一卷，北宋王禹偁撰。禹偁（九五四——一〇〇一），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累官右拾遗，援徐铉忤旨，贬商州团练副使。历知解、单二州，复入朝，至道元年任翰林学士，复坐谤讪外贬。真宗初预修《太祖实录》，以直书获罪，出知黄州。诗文学白居易，颇负时名。今存《小畜集》及本书。本书约作于至道初任翰林学士时，序称因有于五代史书或因避嫌，或因漏略，失书许多重要史实，因采“传于人口而不载史笔者”，撰成本书。全书虽仅十七则，但多涉五代重要史实，向为史家所重视。如述唐武皇临终以三矢付庄宗事，即为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所取资。今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点，并曾参校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所附本书各则。

序

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记五十三年行事，其书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传于人口而不载史笔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简牍漏略，不有纪述，渐成泯灭，善恶鉴诫，岂不废乎！因补一十七篇，集为一卷，皆闻于耆老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我犹及史之阙文。”此其义也。宋翰林学士王禹偁撰进。

梁史三篇

梁太祖

世传梁太祖迎昭宗于凤翔，素服待罪，昭宗佯为鞋系脱，呼梁祖曰：“全忠为吾系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结之，流汗浃背。时天子扈跸尚有卫兵，昭宗意谓左右擒梁祖以杀之，其如无敢动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尽去昭宗禁卫，皆用汴人矣。臣谨按梁祖以天复三年迎唐昭宗于岐下，岁在甲子，其年改天祐，至国初建隆庚申岁，才历六十年矣，然则乾德七十岁人皆目睹其事。盖唐室自懿宗失政，天下乱离，故武宗已下实录不传于世，昭宗一朝全无记注。梁祖在位止及六年，均王朝诏史臣修《梁祖实录》，岐下系鞋之事，耻而不书。晋天福中，史臣张昭重修《唐史》，始有《昭宗本纪》，但云即位之始，有会昌之风，岐阳事迹不能追补。此亦明唐昭宗有英睿之气，而衰运不振，又明左右无忠义奋发之臣，致梁祖得行其志。有所警诫，不可不书。

广王全昱

全昱，梁祖之兄也。既受禅，宫中间燕，惟亲王得与。因为博戏，全昱酒酣，忽起取骰于击盆迸散，大呼梁祖曰：“朱三，汝砀山一民，因天下饥荒，入黄巢作贼，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足矣，何故灭他李家三百年社稷，称王称朕，我不忍见汝血吾族矣，安用博为！”梁祖不悦而罢。臣谨按《梁史》叙广王全昱传曰：“昱朴野，常呼帝为‘三’。”宫中博戏之事，讳之。夫梁祖弑二君（昭宗、济阴王），弑一皇后（何皇后），名臣被害者不可胜纪。及庄宗入汴，尽诛朱氏，惟全昱先令终。至道初，知单州有称广王之后，与尼讼田宅者，岂以一言之善，独存其嗣耶！

司空图

图字表圣，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举登进士第。雅好为文，躁于进取，颇自矜伐，端士鄙之。初，从事使府，洎登朝，骤历清要。巢贼之乱，车驾播迁，图有先人旧业在中条山，极林泉之美。图自礼部员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诗酒自娱。属天下版荡，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奖，由是声名藉甚。昭宗反正，以户部侍郎征至京师。图既负才慢世，谓

己当为宰辅，时要恶之，稍抑其锐。图愤愤谢病，复归中条，与人书疏，不名官位，但称知非子，又称不辱居士。其所居曰祯贻溪，溪上结茅屋，命曰休休亭，常自为《亭记》云。（已上《梁史》旧文）臣谨按：图，河中虞乡人。少有文彩，未为乡里所称。会王凝自尚书郎出为绛州刺史，图以文谒之，大为凝所赏叹，由是知名。未几，凝入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知贡举，擢图上第。顷之，凝出为宣州观察使，辟图为从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图监察，下诏追之。图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轻离幕府，满百日不赴阙，为台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征拜礼部员外郎，俄知制诰。故集中有文曰："恋恩稽命，点系洛师，于今十年，方参纶阁。"此岂躁于进取者耶？旧史不详，一至于是。图见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乱，即弃官归中条山，寻以中书舍人征，又拜礼部、户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迁华下，图以密迩乘舆，即时奔问，复辞还山。故诗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谁怜借笏趋朝参。"此岂有意乎相位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图撰碑，得绢数千匹，图致于虞乡市心，恣乡人所取，一日而尽。是时盗贼充斥，独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图避难，获全者甚众。昭宗东迁，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为柳璨所阻，一谢而退。梁祖受禅，以礼部尚书征，辞以老病，卒时年八十余。臣又按梁室大臣如恭（本字犯庙讳）翔、李振、杜晓、杨涉等，皆唐朝旧族，本以忠义立身，重侯累将，三百余年，一旦委质朱梁，其甚者赞成弑逆，惟图以清直避世，终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指图小瑕，以泯大节者，良有以也。

后唐史七篇

武 皇

世传武皇临薨（终于晋王，不登尊位，故不言崩），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且曰阿保机与我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恨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凯还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又武皇眇一目，世谓之独眼龙。性喜杀，左右小有过失，必寘于死。初讳眇，人无敢犯者。尝令写真，画工即为捻箭之状，微瞑一目。图成而进，武皇大悦，赐与甚厚。

庄 宗

庄宗尝因博戏，睹骰子采有暗相轮者，心悦之，乃自制暗箭格，凡博戏并让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邺都兵乱，从谦以兵犯兴教门，庄宗御之，中流矢而崩，识者以为暗箭之应。

张承业

庄宗将即位于魏州，承业自太原至，谓庄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为忠孝，自贞观以来，王室有难，未尝不从。所以老奴三十余年为我王捆拾财赋，召补军马者，誓灭逆贼朱温，复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云云（其下事具《庄宗实录》）。庄宗曰："奈诸将意何!"承业知不可谏止，乃恸哭曰："诸侯血战者，本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误老奴矣。"即归太原，不食而死。臣谨按《庄宗实录》，叙承业谏即位事甚详，惟我王自取之言不书，史官讳之也。

张全义 唐昭宗赐梁祖名全忠，赐张言名全义，入梁改名宗奭

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义私第。甲辰，归大内。《梁史》称："上不豫，厌秋暑，幸宗奭私第数日，宰臣视事于仁岐亭，崇政使（梁改枢密为崇政）诸司并止于河南令廨署。"世传梁祖乱全义家妇女，悉皆进御，其子继祚不胜愤愤，欲剚刃于梁祖。全义止之曰："吾顷在河阳，遭李罕之之难，引太原军围闭经年，啖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顷刻，得他（他谓梁祖）救援，以至今日，此恩不可负也。"其子乃止。《梁史》云云者，讳国恶也。臣谨按《春秋》庄二年《经》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传》曰："书奸也。"夫《经》言会者，讳恶，礼也。《传》曰奸者，暴其罪以垂诫也。又庄二十二年《传》，书齐陈完饮桓公酒，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岂有天子幸人臣之家，留止数日，奸乱明矣。况全义本出巢贼，败依河阳节度使诸葛爽，爽用为泽州刺史。及爽死，全义事爽子仲方，即与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帅河阳，全义为河南尹。未几，又逐罕之，自据河阳，其翻覆也如此。自是托迹朱梁，斫丧唐室，惟勤劝课，其实敛民附贼，以固恩宠。梁时月进铠马，以补军实。及梁祖为友圭所弑，首进钱一百万，以助山陵。庄宗平中原，全义合与恭翔、李振等族诛，又通赂与刘皇后，仍请庄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费用。夫全义，匹夫也，岂能自殖财赋，其剥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证明宗，欲为子孙之福，师方渡河，邺都兵乱，全义忧恨不食，终以饿死。未死前，其子继业讼弟汝州防御使继孙，庄宗贬房州司户，赐自尽。其制略曰："侵夺父权，惑乱家事，纵鸟兽之行，畜枭獍之心。"其御家无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罗贯，方正文章之士，事全义稍慢，全义怒告刘皇后，毙贯于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阳监军使常收得李太尉平泉醒酒石，全义求之，监军不与，全义立杀之，其附势作威也又如此。斯盖乱世之贼臣耳，得保首领，为幸则多。晋天福中，其子继祚谋反伏诛，识者知余殃在其子孙也。臣

读《庄宗实录》，见史官叙《全义传》，虚美尤甚，至今负俗无识之士，尚以全义为名臣，故因补阙文，粗论事迹云。

明 宗

明宗出自沙陀，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安重诲

明宗令翟光邺、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村，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臣谨按《明宗实录》是清泰帝朝修撰，潞王即清泰帝也，史臣讳避，不敢直书。呜呼！重诲之志节泯矣。

清泰帝

晋高祖引契丹围晋安寨，降杨光远。清泰帝至自怀覃，京师父老迎帝于上东门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闻前唐时，中国有难，帝王多幸蜀，以图进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两川节度使皆用文臣，所以玄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称尊矣，我何归乎!"因恸哭入内，举族自焚。

晋史一篇

晋高祖

梁开平初，潞州行营使李思安奏：壶关县壤乡民伐树，树仆，自分为二，中有六字，如左书云："天十四载石进。"梁帝藏于武库，时莫详其义。至晋帝即位，识者曰："天字取四字两画，加之于傍，即丙字也。四字去中之两画，加十，即申字也。帝即位之年，乃丙申也。进者，晋也。石者，姓也。"（已上《晋史》旧云）臣谨按天祐二十年岁在癸未，其年庄宗建号，改同光元年。至清泰三年岁在丙申，其年晋祖即位，改元天福元年，自未至申，凡十四载矣。故谶书云"天十四载石进"者，言自天祐灭后十四载，石氏兴于晋也，岂不明乎！而拆字解谶，以就丙申，非也。

汉史二篇

王淑妃许王从益 王淑妃，明宗妃也。从益，明宗幼子也。而见于《汉史》者，为汉祖所杀故也

汉高祖自太原起军建号，至洛阳，命郭从义先入京师，受密旨，杀王淑妃与许王从益。淑妃临刑，号泣曰："吾家子母何罪？吾儿为契丹所立，非敢与人争国，何不且留我儿，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饭，洒明宗陵寝!"闻者无不泣下。臣谨按隐帝朝，诏史臣修《汉祖实录》，叙淑妃、从益传，但云"临刑之日，焚香俟命"，盖讳之耳。

刘 洙

汉隐帝朝，洙为开封尹。周祖自邺起兵，洙尽诛周祖之家（今皇建院即周祖家）子孙妇女十数人，极其惨毒。及隐帝遇害，周祖以汉太后令，收洙下狱，使人责之（语在《汉史》）。洙对曰："某为汉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杀之。臣谨按周世宗朝史官修《汉隐帝实录》，洙之忠言，讳而不载。（洙今有子季和擢进士第）

周史四篇

周太祖冯道 事迹相因，故君臣同序

周太祖在汉隐帝朝，为枢密使，将兵伐河中李守贞时，冯道守太师，不与朝政，以疾请告。周祖谒道于私第，问伐蒲策。道辞以不在其位，不敢议国事。周祖固问之，道不得已，谓周祖曰："相公颇知博乎?"（时周祖始兼平章事）周祖微时好蒲博，屡以此抵罪，疑道讥己，勃然变色。道曰："是行亦犹博也。夫博，财多者气豪而胜，财寡者心怯而输。守贞在晋，累典禁兵，自为军情附己，遂谋反耳。今相公诚能不惜官钱，广施恩爱，明其赏罚，使军心许国，则守贞不足虑也。"周祖曰："恭闻命矣。"故伐蒲之役，周祖以便宜从事，率成大功。然亦军旅归心，终移汉祚。又周祖自邺起兵赴阙，汉隐帝兵败，遇害于刘子陂。周祖入京师，百官谒，周祖见道犹设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时，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时周祖兼侍中）周祖气沮，故禅代之谋稍缓。及请道诣徐州，册湘阴公为汉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设誓，道曰："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臣谨按周世宗朝诏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

王 峻

广顺初，河东刘崇引契丹攻晋州，遣峻率师赴援。峻顿兵于陕，周祖欲亲征，遣使谕之（使即故商州团练使罗守素也，尝与臣言已下事迹）。峻见使受宣讫（时惟传口宣，无诏书），谓使曰："与某驰还，附奏陛下（谓周祖也），言晋州城坚，未易可拔，刘崇兵锋方锐，不可与力争。所以驻兵者，待其气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轻举。今朝中受圣知者，惟李谷、范质而已。陛下若车驾出汜水，则慕容彦超以贼军入汴，大事去矣。"（时彦超据兖州叛）

使还具奏，周祖自以手提耳，目使者曰："几败吾事。"

世宗符皇后

符后，先适河中节度使李守贞之子崇训。守贞尝得术士，善听声，知人贵贱，守贞举族悉令术士听之，独言后大贵，当母仪天下。守贞信之，因曰："吾妇尚为皇后，我可知也。"遂谋叛。及城陷，后独免，周祖为世宗娶之。显德中，册为后。臣以为术士之言，盖亦有时而中，人君之位，安可无妄而求，公侯其诫之。

王 朴

周显德中，朴与魏仁浦俱为枢密使。时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马，误冲太祖导从，太祖自诣密地，诉其无礼。仁浦令宣徽院勘诘，朴谓太祖曰："太尉（时太祖检校太尉）名位虽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与太尉比肩事主，太尉况带军职，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谨按朴之行事，传于人口者甚众，而史氏阙书。臣昨重修《太祖实录》，已于《李谷传》中见朴遗事，今复补其大者。况太祖、太宗在位，每称朴有公辅之器，朝列具闻。

五代春秋

[宋]尹　洙撰　陈尚君整理

《五代春秋》二卷，北宋尹洙撰。洙（一〇〇一——一〇四七），字师鲁，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天圣进士，历知泾、渭、晋、潞等州，晚坐事贬卒。为北宋著名诗文作者，与范仲淹、欧阳修友善，倡学韩、柳古文，为文古峭简劲，颇负时名。有《河南先生文集》存世。洙于景祐间曾有意与欧阳修合作重修五代史，后未果，《五代春秋》或即撰写于此一时期。此书逐年记录五代五十三年间的重要事件，史笔简隽，颇存《春秋》笔法，记事偶与他书有异，为治五代史者所重视。今据《学海类编》本校点，并参校《河南先生文集》本及两《五代史》的有关内容。

卷　上

梁太祖

（丁卯）开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汴州为东都，改京师为西都。五月，李思安帅师及晋人战于潞城，思安师败绩。

（戊辰）二年正月，晋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西都，征潞州。丁丑，次泽州，晋人还师。四月丙午，帝还东都。五月，晋人救潞州，破夹城，遂攻泽州。六月戊申，淮南张灏弑其君渥，吴人诛张灏。秦人来寇雍州、同州，刘知俊败秦师于幕谷。八月，晋人来侵晋州。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陕州。十月丁巳，帝还东都。楚人克朗州，杀雷彦恭。

（己巳）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于圜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刘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还西都，杀雍州王重师。六月，同州刘知俊叛附于秦。辛亥，帝西征，次陕州，刘知俊奔秦。幽州刘守光伐沧州，执其兄守文以归。七月，晋人来攻晋州。乙亥，帝还西都。八月，杨师厚帅师援晋州，晋人还师。十月甲午，帝告谢于圜丘。秦人来侵灵州、陕州，康怀英侵秦，克甯、庆、衍三州。秦人来袭，怀英师败于升平。

（庚午）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沧州。五月，邺王绍威薨。八月，晋人、秦人来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陕州。九月己丑，帝还西都。十一月，赵王镕、定州王处直附于晋。王景仁帅师北讨，次于柏乡。

（辛未）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晋王、赵人、定人战于柏乡，景仁师败绩。晋师围邢州。二月，晋人帅师侵魏州，杨师厚帅师援邢州，晋人还师。五月改元，南海王刘隐薨。六月，晋人来侵汤阴。九月，帝北征，次魏县。十月，延州高万兴克盐州。十一月壬辰，帝还西都。一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贝州。侵赵，克枣强。进次蓨县，围之。晋人救蓨，帝还师，沧州张万进以地来归。四月己巳，帝遂幸东都。帝不豫。五月甲申，还西都。薛贻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弑逆，帝崩于寝殿。杀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谦附于晋。康怀英帅师攻河中，晋王救河中。十月，怀英师败于白径岭。十一月甲寅。葬太祖皇帝于宣陵。

末　帝

（癸酉）乾化三年二月，帝即位于东都，诛友珪。西都军大掠，杀杜晓。五月，杨思厚帅师侵赵。十二月，晋王克幽州，以燕王守光归晋阳，诛之。

（甲戌）四年七月，晋人来侵邢州。九月，徐州蒋殷叛附于吴。牛存节帅师讨徐州，吴人救徐州，存节败吴师于城下。

（乙亥）贞明元年正月，牛存节克徐州，诛蒋殷。三月，魏博贺德伦叛附于晋。邠州李保衡以地来归。六月，晋王入魏，以贺德伦归，晋师遂取德州。七月，刘鄩帅师侵晋。十月，诛友孜。十一月，改元。

（丙子）二年二月，王檀帅师侵晋，攻晋阳，不克。刘鄩及晋王战于元城，鄩师败绩。三月，晋人取卫州、洺州。六月，晋人围邢州。七月，相州张筠逃归，相州

入于晋。邢州阎宝叛，以地入于晋。沧州戴思远逃归，沧州入于晋。晋人又取贝州。盗杀郓州王檀。

（丁丑）三年二月，晋人来侵黎阳。十二月己巳，帝幸西都，晋人来取杨刘。

（戊寅）四年正月，晋人来取郓州。己卯，帝还东都。谢彦章帅师侵晋，攻杨刘。晋王救杨刘，彦章及晋王战，彦章师败绩。十二月，贺瓌杀谢彦章。贺瓌及晋王战于胡柳陂，晋师败绩。是夕，再战，瓌师败绩，晋人遂取濮阳。邠州李保衡以地来归。

（己卯）五年正月，晋人城德胜，夹河为栅。三月，兖州张守进叛附于晋。四月，贺瓌帅师攻德胜南城，不克。八月，王瓒帅师侵晋。十月，刘鄩克兖州，诛张守进。十二月，王瓒及晋王战于河曲，瓒师败绩。

（庚辰）六年春，河中朱友谦袭陷同州。六月，刘鄩帅师围同州。九月，晋李嗣昭救同州，刘鄩及晋李嗣昭战，鄩师败绩。

（辛巳）龙德元年三月，赵人张文礼弑其君镕。四月，陈州友能反，师围陈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月，晋阎宝帅师讨张文礼。十月，戴思远帅师侵晋，攻德胜北城。晋王救德胜，思远及晋王战于戚城，思远师败绩。定州王处直为其子都所废。

（壬午）二年正月，戴思远侵晋，取成安，遂攻德胜北城。晋王败契丹于新城。二月，晋王救德胜，思远退师。八月，段凝帅师攻晋卫州，克之。晋李存审克镇州，诛张文礼。

（癸未）三年三月，潞州李继韬以地来附。四月，晋人来取郓州。五月，王彦章帅师侵晋，攻德胜南城，克之。晋师弃德胜北城，保杨刘。王彦章围杨刘，不克。八月，段凝帅师侵晋。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晋王来袭中都，王彦章师败于中都，彦章殁于师。晋师迫京师。戊寅，帝崩于建国楼下。

后唐庄宗神闵皇帝

（癸未）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邺都。十月戊寅，灭梁。己卯，帝至汴州，诛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师，诛潞州李继韬。

（甲申）二年正月，契丹来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阳。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师。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月，秦王茂贞薨。盗据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帝畋于伊阙。丙午，帝还京师。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刘氏幸张全义第。

（乙酉）三年正月，契丹来寇幽州。庚子，帝幸邺都，遂幸德胜故城。庚辰，帝还京师。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赵光允薨。大旱。秋大水。七月，皇太后曹氏崩。九月，皇子继岌、郭崇韬伐蜀。十月葬皇太后于坤陵十一月蜀王衍降。

（丙戌）四年正月，皇子继岌害郭崇韬于蜀。帝杀弟存乂及李继麟。二月，康延孝据汉州拒命。盗发贝州，陷邺都。李嗣源帅师讨邺都。三月，任圜帅师克汉州，诛康延孝。李嗣源入于邺都。杀王衍。乙丑，帝幸汴州，次中牟。李嗣源入汴州，帝还京师。四月丁亥朔，郭从谦弑逆，帝崩于绛霄殿。

明宗仁德皇帝

（丙戌）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子，帝即位。甲寅，改元。七月，葬庄宗神闵皇帝于雍陵。杀豆卢革、韦说。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十月，契丹卢文进以众来归。

（丁亥）二年二月，诛郭从谦。三月，荆南高季兴叛。附于吴。卢台戍军乱，房知温讨平之。十月，帝幸汴州。戊子，次京水。汴州朱守殷拒命。己丑，帝至汴州，诛朱守殷。安重诲害任圜。

（戊子）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帅师讨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败契丹于唐河。幽州赵德钧败契丹于府西。九月，诛温韬、段凝。

（己丑）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诛王都。崔协薨。三月庚午，帝还京师。四月，契丹来寇云州。七月，诛毛璋。荆南高季兴顺命，赦之。

（庚寅）长兴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九月，东川董璋拒命，石敬塘帅师讨璋。十二月，楚王殷薨。郸国公仁矩薨。

（辛卯）二年正月，契丹、突厥率众来归。五月，诛安重诲。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三年六月，河决卫州。西川孟知祥克东川，诛董璋。京师大水。七月，吴越王镠薨。八月，湖南马希声薨。

（癸巳）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从进帅师讨之。夏州不克。八月，皇子从荣为兵马元帅。十月，赦李彝超。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诛从荣。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闵皇帝

长兴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即位。

（甲午）应顺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盗杀安州符彦超。三月，凤翔从珂拒命，王思同帅师攻凤翔，不克。从珂举兵向京师，康义诚帅师讨从珂。河中安彦威、陕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殁于师，康义诚以师叛。戊辰，帝逊于卫州。四月壬申，从珂入京师。戊寅，帝崩于卫州。

卷　下

后唐末帝

（甲午）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诛康义诚、朱洪昭、冯赟。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知祥薨。九月，契丹寇云州。

（乙未）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应州。十月，闽王延钧薨。大饥。

（丙申）三年五月，河东石敬瑭拒命，张敬达、杨光远帅师讨河东。邺都军乱，逐刘延皓，范延光帅师讨平之。九月，契丹救河东，张敬达及契丹战于城下。敬达师败绩，退师晋安。契丹围晋安。戊申，帝北征，次怀州。延州军乱，杀杨汉章。闰十一月，杨光远害张敬达，以晋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还京师。庚辰，敬瑭迫京师。辛巳，帝崩于玄武楼。

晋高祖

（丙申）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宫降制改元。闰月庚辰，帝至京师，以幽州及雁门以北地赂契丹。十二月乙酉，帝幸河阳，饯契丹大相温。

（丁酉）二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安州卢文进叛，奔于吴。三月庚辰，帝幸汴州。赵莹使契丹。六月，天雄军范延光拒命，张从宾以京师叛附于延光。从宾杀皇子重信、重义。七月，诛滑州符彦饶。盗杀安州周瓌。越王元瓘杀其弟元球。诛张从宾。

（戊戌）三年正月，帝在汴州。七月，作受命宝。九月，范延光降，赦之。十月，建汴州为东京。冯道使契丹。

（己亥）四年四月，废枢密院。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水。闽人弑其君胡。

（庚子）五年五月，安州李金全叛附于吴。马全节帅师讨安州，吴人救安州。全节败吴师，克安州，金全奔吴。六月，放吴俘还。

（辛丑）六年五月，镇州安重荣拒命。河决滑州。八月壬辰，帝幸邺都。十月，襄州安从进拒命。高行周帅师讨襄州，安重荣举兵向京师，杜重威帅师败重荣于宗城，重荣遁归。越王元瓘薨

（壬寅）七年正月，杜重威克镇州，诛安重荣。五月，帝不豫。六月乙丑，帝崩于邺都保昌殿。

少　帝

（壬寅）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于邺都。八月，高行周克襄州，诛安从进。大蝗。十一月，葬高祖皇帝于显陵。

（癸卯）八年二月乙丑，帝还东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青州杨光远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饥。

（甲辰）开运元年正月，契丹陷贝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战于戚城，王师败绩。甲寅，帝还东京。六月，复枢密院。河决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闽人朱文进杀其君延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杨光远降，赦之。癸酉，诛杨光远。契丹入寇，大饥。

（乙巳）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祁州。杜威及契丹战于阳城，契丹败绩。四月甲申，帝还东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饥。

（丙午）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一月，杜威帅师讨契丹。十二月，师次中渡，杜威叛，以师入于契丹。皇甫遇殁于师。相州张彦泽寇京师，彦泽杀桑维翰。

（丁未）四年正月，帝逊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师，诛张彦泽。癸卯，帝逊于辽阳。

汉高祖

（丁未）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称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德光遁归，死栾城。五月丙申，帝东幸。六月，杀郇公从益。甲子，帝至京师。楚王希范薨。七月，邺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弘佐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邺都。

（戊申）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万岁殿。

隐　帝

（戊申）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诛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侯益以京兆叛附于守贞。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凤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帅师围河中，越人废其君倧。十一月，杀李崧。壬申，葬高祖皇帝于睿陵。

（己酉）二年二月丙子，黑雾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诛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赵晖克凤翔，诛王景崇。

（庚戌）三年二月，初崇学。闰六月癸巳，大风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诛杨邠、史弘肇、王章。邺都郭威举兵向京师。澶州李弘义、滑州宋延渥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彦超帅师及郭威战于刘子陂。帝亲帅师，败绩。侯益、焦继勋叛。乙酉，帝崩于师。郭威入京师，军大掠。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赟，冯道往徐州迎赟。诛苏逢吉、刘铢。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帅师北讨，次澶州，还师。壬戌，威入京师。楚人马希萼弑其君希广。王峻弑湘阴公于宋州。

周高祖

（辛亥）广顺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汉隐帝。楚人杀希萼。十月，吴灭楚。十二月，兖州慕容彦超拒命。

（壬子）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午，帝东征。戊辰，次兖州城下。乙亥克兖州。六月戊戌，帝至自东征。九月，契丹入寇。朗州刘言逐吴人，复楚地。

（癸丑）三年正月，以户部田赐民。三月，诛王峻。六月，大水。十二月，诛王殷。

（甲寅）显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帝祀上帝于圜丘，改元。帝不豫。壬辰，帝崩于滋德殿。

世 宗

（甲寅）显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即位。晋人及契丹寇潞州。三月乙酉，帝北征，次泽州。癸巳，及晋人、契丹战于高平，晋人、契丹败绩。丙戌，次潞州，诛樊爱能、何徽。四月，葬高祖皇帝于嵩陵。冯道薨。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师围太原，不克。庚午，帝至自太原。

（乙卯）二年五月，王景帅师伐蜀。九月，王景败蜀师于黄花谷。秦、成、阶三州以地来归。十一月，王景克凤州。景范薨。晋王崇薨。

（丙辰）三年正月，广京师外城。壬寅，帝南征。李重进帅师败吴师于正阳。甲寅，帝次正阳，吴王来贡方物。五月己卯，帝至自南征。七月，皇后符氏崩。

（丁巳）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寿州来降。四月己巳，帝至自南征。十月壬辰，帝南征，濠、泗、泰三州来归。

（戊午）五年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师围其城。丙午，克之。丁卯，次扬州，吴王以江北地来献。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

（己未）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桥关。甯、瀛、汉三州来降。帝不豫，班师。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于万岁殿。

恭 帝

（己未）显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帝于庆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逊位。

五国故事

[宋]佚　名撰　陈松青整理

《五国故事》上下卷。分记五代十国时期之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闽六国之事，文末附以朱文进等人事迹。书名为《五国故事》，盖前蜀、后蜀合为一国计。郑樵《通志》列入《霸史》。《四库全书》列入《史部·载记类》，“实小说之体”。作者、作时不详。学者多据书中的记载与避讳，推断此书为北宋时吴越王之后人所作。

函芬楼所刊元陶宗仪《说郛》百卷本收录《五国故事》，但至为简略，殆非原貌。清鲍廷博据他人所藏之明代剑光阁钞本刊入《知不足斋丛书》（据吴长元跋），而《四库》本则据鲍氏家藏本，两者小有出入，以前者为精。此外，《函海》本、《学海类编》本亦收录此书。今以《知不足斋丛书》为底本，参校《四库》本和商务《说郛》本。

卷　上

伪吴杨氏

先主行密（唐淮南节度使、中书令，终吴王。渭僭号乃追册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渥（不僭号。渭称吴，乃追谥为景皇帝）。

渭（僭称大吴。殂，谥曰宣皇帝）。

溥（伪号为让皇帝。乃李氏传位之后，册为高上宗古思元让皇帝，亦非吴也）。

伪唐李氏

先主升（伪谥为孝高皇帝，庙号烈祖）。

嗣主景（伪谥至道文宣孝皇帝，庙号太宗）。

后主煜（入朝封违命侯，旋封陇西郡公，殂，追封吴王）。

前蜀王氏

先主建（伪谥神武孝德明惠皇帝，庙号太祖）。

后主衍（归降唐明宗，追封顺圣公）。

后蜀孟氏

先主知祥（伪谥文皇帝，庙号高祖）。

后主昶（归朝封秦国公，薨，追封楚王，谥曰恭孝）。

伪吴先主吴王行密，庐州合淝人。力举三百斤。微时，居常独处，必见黑衣人侍其侧。后既有众，遂令部兵悉以黑缯幂其首，号曰“黑云都”。行密之妻兄朱延寿，始为行密称荐，旋至寿州节帅。而延寿潜以宗姓通于梁祖，将规淮甸。行密乃谋去之，且虑召之不至，遂诈为目疾，凡三年。其妻旦夕视其动静，以为信。至于私于隶仆，悉避余人，唯不避行密。密一日谓其妻曰：“吾目疾不瘳矣。诸儿且不克省军府之事，当属于舅。汝宜召之。”其妻自以书召延寿。既至，行密处正厅，潜兵以见之，俄而开目，曰：“数年不见舅，今旦果相睹。”延寿惶骇。遂叱勇士执而杀之，仍废其妻焉。行密雄豪而颇有度量。苏州刺史成及（及，浙之八都也，后为彰义军节度使兼侍中，皆王命也）为部所叛，执送行密。密以其厚重伉直，颇重之，舍于正厅之后。房室间亦有剑甲之类。而行密盛暑中，日以单衣而至，与及饮膳，了无疑忌之色。及又尝抵行密内室，见行密方起盥漱，而右手擎一沙罗，可百余两水，满其中而洗项，则力举三百斤不谬矣。

渥，密长子。既袭父位，遂举兵克江西，虏钟氏而归。先是，谣言云：“杨老抽嫩鬓，堪作打钟槌。”（此下有脱误）声犹未寧，不堪嗣父事。乃同谋害之而立其弟渭，槌折之言盖冥符也。

初，温之与颢同谋害渥，实戊辰岁夏六月也。议既定，其夕将瞑，颢已先入。而温使告颢曰：“今非番直，不欲俱入，虑其谋漏泄。”请颢独讫其事，然后见报。颢诺之。其夕，既杀渥，遂召温。温乃诣城门，大哭，曰：“张颢弑逆，杀害老令公郎君矣。”军

众皆为之哭。其夕，遂杀颢，立杨渭。渭以温兼左右军政焉。渭既为主，至己卯岁，建伪号。先是，梁受唐禅，杨氏遂不复朝贡，因称天祐十六年为武义元年。间一年，渭卒。乃以其弟丹阳王溥袭位，伪谥渭为宣皇帝焉。

朱瑾者，杨氏之名将也。徐温既出镇润州，以其子知训知广陵政事，谓之政事仆射。瑾与知训有通家之好，尝使知客诣知训之第。知训才二十余，颇以声色为务，而潜与知客通，取其所佩绡巾。知客惧，归以告瑾。瑾颇衔之。一日，杨氏会鞠于广场。知训与瑾立马观之，马首相接。瑾因揖知训曰："那日绡巾希以见还。"知训知事泄，且虑瑾为变。翌日，遂讽杨氏出瑾为历阳。瑾知为知训所排，将整行计，密有图知训之意。及知训诣瑾告别时，盛暑，瑾以水遍洒厅事，皆汪洋不可驻足，乃直抵其内。瑾大设宴以待之，出爱姬姚氏荐酒，乃献名马（瑾爱其马，夏以罗帏，冬以锦帐覆之）。知训纳拜于瑾。瑾以手板击杀之，截其首，提入以见。杨氏闻变，乃闭诸门，且曰："伊自有阿爷处置是事。"瑾以杨氏不见纳，遂逾城而出，因堕城下，折足，乃自刭。吴人暴其尸于市，虫蛆不犯。即日，其事闻于升州知诰。诰谋于宋齐丘。丘曰："请明公即今渡江定其事。仍驰闻令公（令公即温也，时在润州），则政事之任归公矣。不然令公当以诸子入代，明公无望矣。"知诰立从之。温闻知诰已入，遂因而许之。

知诰既代知训，以厚重清俭镇抚时俗，颇革知训之道矣。徐温尝入觐，知诰密闻于杨氏曰："温虽臣之父，忠孝有素，而节镇入觐，无以兵仗自从之例。请以臣父为始。"乃命温悉去兵仗而入。既洎知诰之第，侍奉弥谨。初更睡觉，见有侍于床前者，问之。曰："知诰。"温因遣其休息，知诰不退。及再寤，又见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当如此以废公家之务。"知诰乃退。及温中夕而兴，又见一女子侍立，问之。曰："知诰新妇。"亦劳而遣之。他日，温谓诸子曰："事在二哥矣。汝辈当善事之。"温好被白袍。知诰每遇温生日必献。一日既献，而座客有谄温者曰："白袍不如黄袍好。"知诰遂斥之，而谓温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惑谄佞之说，闻于中外，无乃玷烜赫之名？愿令公无听其邪言。"温亦然之。知诰虑温急于取国，而己非其嫡，不得以嗣，故以是言之。然内谋其家，外谋其国，劳心役虑，数倍于曹马矣。

宋齐丘既在知诰宾席，温甚疑之。有石头大师者，温颇加待遇。而齐丘亦寓于石头之精舍。一日，温谓石头曰："宋措大在吾儿子门下，甚非纯信之士。虑其近习，不以忠孝为务。师其察之。"石头乃伺其所为。而齐丘已察其意，自是，晨出暮返，归必大醉，或以花间柳曲讴歌之辞以示之。石头乃谓温曰："宋措大盖狂汉耳，不足为虑。"温由是不介意。

知诰之兄知询，以徐温既卒，乃代为金陵节制，为政暴急，仍与知诰争权。知诰患之，乃给以杨氏将申辅相之命，使知询入朝。知询信之，亟请入觐。及至江都，舍于知诰之第，且不得见。知询诘之，知诰曰："吾兄为政暴急，上知之，将加谴责。希待罪于私第，尚恐未暇，况欲见乎？"知询由是始悔入觐，寻处环卫之列焉。

行密四子：渥、渭悉袭伪位，唯濛为溥之长（濛第十六、溥第十七），而长于弓马。徐氏忌之，故不立而终构其罪，自临川王废为历阳公，幽于历阳。濛闻将有禅让，遂杀监守者，与其下二驰赴庐江，诣周本（本时为庐江节帅，即濛之妇翁也）。本之子祚闭门不纳。本闻之，曰："我家郎何以不见？"祚不答，因执濛官之于外。濛因杀数人而卒。徐氏使溺其家于江中。

知诰在相府，尝一日不悦。其夫人问之。知诰乃告曰："夜梦不吉，以是为忧耳。"夫人曰："梦无吉凶，在人谖之耳。有善谖者，请召之，庶解忧虑。"知诰因出厅事，俄见周宗于庭下，乃谓曰："我昨梦过顺天门，俄而仆地，非凶邪？"宗亟拜，贺曰："此明公宜令人策立也。"知诰大悦，及宗入内室，与夫人同席而饮。后使宗知盐铁职务，家遂大富，官至侍中焉。

徐氏将移杨氏之祚，乃以升州为大吴西都，扬州为东都，声言将迁杨氏于江南，改白沙为迎銮镇。俄而逼禅，称杨氏欲入道，乃营室于茅山，迁溥居之，册曰："受禅老臣臣知诰谨上尊号曰'高尚思元崇古让皇帝'。"溥既渡江，赋诗，略曰："烟凝楚岫愁千点，雨滴吴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细思量。"及将遇弑，方诵佛书于楼上。使者前趋，溥以香炉掷之，俄而见害。

李氏以海陵为泰州，置永宁宫于州之门右，迁其族以处，使亲信褚仁规为刺史，以专防护。后周世宗渡淮，李氏急使人赴海陵，尽害之。

知诰自以取国艰难，乃志勤俭，金陵虽升都邑，但以旧衙署为之，唯加鸱尾、栏槛而已。其余女伎、音乐、园苑、器玩之属，一无增加。故宋齐丘为其挽辞曰："宫砌无新树，宫衣无组绣，宫乐尽尘埃。"皆其实也。（知诰即位，改姓李氏，更名升，称大唐。今书其旧名，欲易晓也）宋齐丘既以徐氏启庆开国之宴，遂乘醉大诟于筵上，百僚悚然，知诰隐忍而已。吁，开国祚，首启宴乐，台臣为之酗酒，《晋史》所谓"我使庾纯骂尔于席上，尔又不改"，此之类也。由是言之，盖非国祚延远之兆耳。

知诰疾革，以其子景达类己，欲立之。时景达为成王，居守东都（东都，扬州也）。知诰乃密为书，以召景达，使入，将付后事。医官吴庭绍与知诰诊候，知其将终，且召景达之事，遂密告李景，使人追回其书（时书已出秦淮门而追及之）。俄而，知诰殂。景乃即位。其后吴庭绍迭内职。人罕知其由。（或云，知诰在位尝昼寝，梦黄龙绕其殿槛，使人视之，报

曰：“齐王抱小殿之柱而立。”知诰心喜，乃定其储位。齐王即景之初封也。后为吴王，本名景通，即位改曰璟，后避周庙讳，更名景。以二说相异，未详孰是。又尝以其事质于江南一朝士，曰：“非也。徐温既与张颢将谋弑渥，而先择其嗣主，而温梦入宫中，见白龙抱其殿柱。明日早入，果见渥弟渭衣白衣抱殿柱而立，心乃定之。非李氏事也。”)

景在位尝构一小殿，谓之“龟头”，居常处之以视事。人有侦其所在，必问曰：“大家何在。”“在龟头里。”及后有内附之事，人始悟焉。景即位，改元保大。壬子癸丑间，有狂人遍扬州市诟骂市人：“待显德三年总杀之。”又曰：“不得韩白二人，杀之无噍类。”时朝廷广顺年也，人皆莫测显德之号。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显德，世宗袭位，因仍其号，至三年丙辰，王师遂入淮南。时韩侍卫令坤、白太师重遇，并为戎帅。王师既入，将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过江而南者尤众，悉如狂人之言。周师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儿普唱曰：“檀来也。”众颇怪之。及扬州建春门有鼍（鼍，本陀音，而俗谓之檀）出于水次，众以为应矣。未几，王师入，先锋骑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来也。”方明其兆。

伪侍中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及世宗将谋渡淮，乃使军中人蒙一羊皮，人执一马，伪为商旅，以渡浮桥而守，继以兵甲，遂入临淮。虽金陵弛于边防，亦周宗务于贪黩，破国之衅有若此者，为臣之咎，不亦深乎？

煜，景之次子，本名从嘉，嗣伪位，乃更今名。有辞藻，善笔札，颇亦有惠性，而尚奢侈。尝于宫中以销金红罗幂其壁，以白银钉玳瑁而押之；又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于其外；又于花间设彩画小木亭子，才容二座。煜与爱姬周氏对酌于其中。如是数处（每七夕延巧，必命红白罗百匹以为月宫、天河之状。一夕而罢，乃散之）。煜善音律，造《念家山》及《振金铃曲》。破言者，取要而言之《家山破》、《金铃破》。又建康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寻而皇家荡平之，悉前兆也（天水碧，因煜之内人染碧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遂名之）。初，煜建隆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袭伪位于金陵，因登楼建金鸡以肆赦。太祖闻之大怒，因问其进奏使陆昭符。符素辩给，上颇怜之。是日，对曰：“此非金鸡，乃怪鸟耳。”上大笑，因而不问。昭符之对，虽涉滑稽，而能取悦上情，免其君僭上之责，亦其忠也。

伪蜀先主建，许州舞阳人也，世为饼师。尝葬其父，乃发地数尺而瘗（乡人卜葬，皆以即日求地开茔故也），其棺跃出，有神人谓曰：“此天子之地。女小民何容卜葬?”建不听，但瘗之。棺复跃出，如是者三，乃得葬。其后为忠武军部将，讨尚君长于山东，力战马毙，剖之得蛇于马腹，由是自负。建初以唐朝之命，析黎、雅、邛、蜀四州，为永平军节度，旋领两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禅，乃僭大号。梁祖以其俱为唐朝勋旧，不敢傲之。又以岐陇不附，欲假建为腹背之患，乃与之通和，使介交质，情好尤笃。建初复书于梁祖曰：“七十州自可指挥，八千里罕因开拓。”又曰：“俱非恃强逼禅，皆以行道济时”云。建在位，有汉州人郭迥，耕得古铜牌以献，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十余字。建乃改其长子名元膺，以应其事。识者曰：“膺者，胸也；胸者，凶也，皆非吉兆。”俄而，元膺以延巧之夕，将请建宴于东宫，遂谋作乱。事发，元膺伏诛。乃立其少子郑王衍，是为后主。建在伪位十有二年，凡五改元：曰武成，曰永平，曰通正，曰天汉，曰光天，仍以其伪号易钱文而铸之（今悉钱中尚有）。建急于督责，虽仓廪充溢（廷博案：“而铸之”至“仓廪充溢”十九字，据别本增入），而聚敛不已。蜀中每春三月为蚕市。至时货易毕集，阛阓填委。蜀人称其繁盛。而建尝登楼望之，见其货桑栽者不一，乃顾左右曰：“桑栽甚多，傥税之，必获厚利。”由是言出于外。民惧，尽伐其桑柘焉。建末年，苦于痢疾，疼楚尤剧，但坐锦囊。而疾中顾左右曰：“我见百姓无数，列于床前，诉我曰：‘重赋厚敛，以至我伤害而死。今已得诉于帝矣。’”建曰：“我实不知外间如此，今如之何。”未几而殂。

衍即伪位，荒淫酒色，出入无度。尝以缯彩数万段，结为彩楼。山上立宫殿亭阁，一如居常栋宇之制。衍宴乐其中，或逾旬不下。又别立一彩亭于山前，列以金银、锜釜之属，取御厨食料，烹燀于其间。衍凭彩楼以视之，谓之“当面厨。”彩山之前，复穿一渠，以通其宫中。衍乘醉，夜下彩山，即泛小龙舟于渠中，使宫人乘短画船，倒执炬蜡千余条，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乐之声，沸于渠上。及抵宫中，复酣宴至晓。彩楼山遇风雨霜雪所损，乃重易之，无所爱惜。又好击鞠，常引二锦障以翼之，往往至于街市，衍为步障所蔽而亦不知，乃齐东昏高障之类也。好戴大裁帽，盖欲混己（廷博案：此处似有脱误，据《蜀梼杌》云，衍好私行，恐人识之，故令民间皆戴大帽），而人以为泥首包羞之兆耳。衍好烧香，沈檀兰麝之类，芬馥氤氲，昼夜不息。既而厌之，乃取皂角烧之。其奢纵皆此类也。

初，建立衍为嗣，铸铜钟于佛寺，虚悬之，其声洪远，建乃谓其下曰：“吾立此钟，为立太子故也。今声洪远，是必东宫将来之庆。”俄而才及八日，其钟殒地，龙首摧落。建闻之不怿。衍袭伪号，果八年而亡国。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宫。随驾宫人皆衣画云霞，道服。衍自制《甘州曲辞》，亲与宫人唱之曰：“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宫人皆应声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尘耳。后衍降中原，宫妓多沦落人间，始验其语。初，庄宗即位，与通好，命客省使李严使于蜀。衍建上清道宫，塑玄元及唐朝列帝宫中，伪尊王子晋为“圣祖

至道玉宸皇帝”，塑其形，仍塑建与衍侍立其侧，召严以观之。衍因备法驾行朝谒献享之礼，而亦享唐之列圣。蜀人以为朝唐之列圣，盖归中原之兆也。谒享之曰，蜀中士女夹道观之，珠翠帘幕为之照耀。及严回，乃言可取之状。

嘉王宗寿者，王氏宗室中最为贤王。尝因重阳，衍召宗室及近臣宴于宣华苑，自旦至于继火，沉湎尤甚。宗寿因以社稷之事言之，涕泪交落。而佞臣潘在迎、顾在珣（廷博案：《蜀梼杌》作“顾珣”，“在”字疑衍文）韩昭等数辈以为嘉王酒悲，因为谐谑，笑玩而罢。及蜀亡，宗寿至洛，表请以公礼葬衍。朝廷因追封衍为顺正公。出葬之日，宗寿步从之。寻为淄州刺史，复为青州节度使，以寿终。蜀之王公，亡国之后多所沦丧。而宗寿独保其终，以见上天福善之道。后唐既平蜀土，乃以太原节度使孟知祥走马入蜀以镇抚之。及明宗时，安重诲用事。知祥乃绝朝贡，寻以长兴五年，遂僭大号。初，王氏在蜀建创宫殿，皆纪大匠孟德名氏于梁。俄而终为孟氏所处。

知祥僭号才七月而终，其子昶嗣伪位。昶尚年少，乃与其母后同宫数年余，遂迁新宫而居。以其宫宇稍广，乃选民间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后苑，昶亲选择佳者，亦赐诸王。余则纵去，而民间惧其搜选，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谓之“惊婚”焉。昶之幼年，有日者周元豹视之，谓知祥曰：“此儿骨法非常，宜爱之。”知祥不听，后又遣元豹同昶于戏剧之处熟视之。既而告曰：“此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闲也。”知祥始喜，由是特加爱念。昶之母后即后唐积庆公主之从车也，尝在并州，累从征伐，备历艰难，由是颇务慈俭，常戒昶以固福寿为怀。而昶亦能禀之，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而俭止一身，仁唯容恶，乃匹夫之小节耳。然仁道至大，元鉴孔昭，及归皇朝，终吉天命。远视李氏，近观王衍，祸福之道，盖相方焉。蜀之末年，百官竞执长鞭，自马至地。妇人竞戴高冠，子皆谓之“朝天”。又制新曲，名之曰《万里朝天》，意谓万里皆朝于己。及归降之后，崎岖川陆；至于京师，乃“万里朝天”之验矣。昶性畏懦，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及十一月诞日（伪号明庆节）幸佛寺烧香而已。他无所适。每出则乘步辇，垂以重帘，环结珠香囊，至于四角，香闻数里。人亦不能见其面（昶出外，则以其舆辇崇饰奢丽；居常在内，惟铜装朱漆小辇而已）。故三十年不南郊，不放灯，率由惧非常也。昶后体重，遂不乘马。内厩惟饲一打球马，而久不按习，亦不堪乘跨。其余名马，多属之亲王近臣耳。

卷　下

伪汉彭城氏

先主岩（伪谥天皇大帝，庙号高祖）。

第二主玢（伪谥殇帝）。

第三主晟（伪谥文武光圣明孝皇帝，庙号中宗）。

后主𬬮（入朝封恩赦侯，殂封南越王）。

伪闽王氏

忠懿王审知（不僭号，朝廷封闽王，终谥忠懿，延钧僭位，伪册太祖）。

延翰（伪称闽，不僭帝号，逾年而终，无闻伪号）。

延钧（伪称大闽皇帝，伪号太宗）。昶（钧子，袭伪号，伪谥康宗）。

延羲（袭伪号，为朱氏所灭，无闻伪号）。

延政（建州僭号大商皇帝，寻为淮人所虏，伪封光山王）。

宗属王延禀、王延彬（附）。

朱文进、卓俨明、李孺贇、娄从效。

张汉思、陈洪进（俱附）。

伪汉先主名岩，后名龑（后又名䶮。䶮之字曰俨。本无此字，龑欲自大，乃以龙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书），其先上蔡人，徙闽之仙游，复迁番禺，因家焉。父谦，为贺水镇将。既卒，以其子隐嗣。隐即岩之兄也。先时，唐末天下藩镇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门扈跸，功授唐广帅。丞相齐公徐彦若复代知柔，隐皆迎纳，朝论嘉之。寻自为广帅。隐卒，岩代其任。初，岩之正母韦氏颇妒，闻其生，乃仗剑于中门，使取其儿至，将杀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见之后，剑辄坠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宝。”遂取为己子。梁朝命册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号，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八人为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伪三清殿中，颇忧畏，中外震惧。会有词臣王宏欲说岩，乃以白虹为白龙见上，赋以贺之。岩大悦，乃改元白龙，更名龑（龑见前注）谦初为封州刺史，而其母段氏生岩。有日者视之，谓谦曰：“公之诸子，唯少者贵耳。”

又岩性严酷，果于杀戮。每视事，则垂帘于便殿，使有司引罪人于殿下，设其非法之具而屠脍之，故有汤镬、铁床之狱。又有投汤镬之后，更加日曝，沃以盐醋，肌体腐烂，尚能行立，久之乃死。其余则锤锯互作，血肉交飞，腥秽之气、冤痛之声，充沸庭庑。而岩之唇吻必垂涎及颐颔，若嗡膏血之气者。久之方复常态。有司俟其复常，乃引罪人而退。盖妖蜃毒龙之类，非可待以人伦也。岩暴政之外，惟以治宫殿为务，故作昭阳诸殿、秀华诸宫，皆极瑰丽。昭阳殿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檐楹榱桷，亦皆饰之以

银。殿下设水渠，浸以真珠。又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列于东西二楼之上。岩亲书其榜（已上见进士王宏《昭阳殿赋》。询之越人，皆非虚也），其余宫室、殿宇悉同之。每引岭行商以示奢（廷博案：句似误，一本云每引岭外行商以示奢侈）。亦由之而称强盛，凉台之宝不亦疏乎？

岩末年，乃天福壬寅岁。是岁夏四月，避暑于甘泉宫。时长星见，乃诵宋孝武万岁之说，未几而殂焉。

岩既卒，子玢嗣位，是为殇帝，昏暴益甚，为长夜之饮。二年春三月，其弟晟因人之情，乃使壮士夜以角觝进，因而弑之于长春宫。

玢卒，晟乃袭伪位，改元应乾（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讳，去之）。江南李氏因湖湘之势，遂以兵侵其境，为晟所败。获其败卒，尽减去一臂，以归之江南，由是绝南顾之意。晟僻在一隅，自为强大，以中国帝王为洛州刺史。每宴会，则独处殿庭之间，侍宴臣僚皆结彩亭，列坐于殿之两隅。宴酣则有司以槛兽而进。两傍翼以戈戟。晟亲持弓矢下殿。有司引兽槛而前，逡巡，兽出，移庭而上。晟引弓射之，两旁戈戟竞进，兽乃毙。其为乐皆类此耳。晟晚年猜忌，功臣、宗室，诛戮相继。陈道庠者，尝为角觝以弑殇玢者。晟既忌之，欲其自退，乃赐之《汉纪》一部。庠受赐，莫知其由，因以问内侍邓申。申曰："杀韩信、醢彭越之谓也。"庠因称疾。晟闻之，反怒申以漏泄，乃兼诛之。晟每诛亲族，其子皆鸩死，女有色，遂置嫔御之列。晟之所为虽蛮夷不足以论理，而人伦之内，闻所忍闻焉。

鋹，晟之长子也。年十七，袭伪位，改元大宝。委政内官龚澄枢及才人卢琼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远游冠，妖言以陈祸福。鋹于内殿设帷幄、陈物玩以奉之。胡子为大帝言谓鋹曰："卢琼仙等皆我命之以为尔辅，尔当尽心委之，无得妄有疑虑。"鋹再拜而听。由是内外淫乱。鋹踵父之奢纵，立万政殿，饰一柱，凡用银三千两。又以银为殿衣，间以云母。无名之费，日有万千。末年，野蕈生于宫殿、御井，石自行百余步，狐鸣鬼哭，妖怪日作，至于亡国焉。鋹既为天兵所败，其下乃燔爇府库。宝货之外，其真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瓮焉。及至京师，鋹乃自结真珠龙凤鞍靶以献。太祖谓群臣曰："闻鋹所贡，悉皆手制。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邪？"鋹在南越，伪封卫王。及归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进封卫国公。及薨，追封南越王焉。吁，彭城氏非积善之家，以淫刑为政，加之内理无复礼度，虽灭亡也，而犹获其令终者，不亦幸乎？

闽忠懿王，讳审知，光州固始人也。长兄潮，次兄圭及审知，军中号为"三龙"。皆以唐末起兵，为黄巢部伍。巢败，乃领其众入泉州，旋自泉州复入福州。初，碎石僧为谶辞曰："岩高潮水没，潮退矢口出。"盖言潮破福州陈岩，而审知终嗣其地也。潮当使日者视己兄弟，曰："一个胜一个。"审知方侍其侧，沾汗而退。审知性俭约，尝衣䌷。一日，裤败，乃取酒库醡袋而补之。又尝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献之。审知看玩久之，因掷于地，谓左右曰："好奇尚异，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贵，后代无为渐也。"或云延钧僭立，以御服被于审知之庙。审知寓梦于延钧，责之，不肯服。

延翰，审知子也，袭父位，逾年而终。翰妻，博陵氏之女，性悍妒而残忍。尝以练缚姬侍而鞭之，练染血赤乃止。又置木掌掴人。一日盛暑，天无纤云，而霆电击博陵，毙于中庭。或曰，忠懿暴终，博陵之鸩故也。

延钧，审知次子。延翰殂，遂袭其位，无奇能。故其初数年，颇亦善守，比及季运，乃僭称大号。号国曰大闽，改元龙启。即位日，既被衮冕，遂恍惚不能自知。久之，方苏。乃心许饭僧三百万、缮经三百藏，寻而稍安，乃托其礼，复于诸寺赛，所许愿文疏中明述其事。闻者哂之曰："大闽之应天顺人有如此者。"延钧既僭位，改名鏻。鏻将死，有赤虹入其室，饮以金盆水，吸之俄尽。又芝生殿门。俄而遇弑。鏻死，金陵以闽人语讹戏之，因送绫遂以为花绢，意以鏻为绫，避其讳也。钧初议僭号，不欲尽兼尊，欲为闽国皇。伪翰林学士周维岳进曰："陛下俗称国皇，臣亦止称翰林学。"又为赦书，有日行五十里之说，闻者哂之。

延禀者，审知之养子，眇一目。人亦谓之独眼龙，延钧之兄也。翰既死，禀自泉州率兵而至。因延钧为主，自还泉州，将行，谓钧曰："善守之，无烦老兄再至。"钧憾其言，后因诈疾，以死讣于禀。禀复来，遂以兵迎于南台江，毙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责之曰："果烦老兄再至矣。"因枭之无诸市。禀之子继升、继伦皆奔浙中。初，延禀自光山赴建州，入一山寺劫掠，有僧但诵《法华经》，见禀不起。禀怒，杀之。后常见僧现其形，细视之，乃延钧耳。禀由是心疑，至是果验其冤。

昶，本名继鹏，伪封福王，即钧之长子也。钧既为皇城使李仿所弑，而立昶。昶遂改元通文。性狂狷，尝欲练兵袭金陵。乃于殿庭设大砂罗，于射堋示众曰："一发中之，当平定江南。"射堋去庭阶才五六十步，砂罗复甚大，果一发中之。其下皆贺，曰："此一箭定天下矣"。遂发兵至于境上。金陵闻之无所诟责，但曰："愍其有此大志耳。"昶立，而忠懿王之勋旧悉屏去之，衙兵先号威武军者，亦弃不用。威武军，忠懿王之亲兵也，以军额而名之。因召市井屠沽辈，别立宸卫军名，衣以罗襦银带，饮食之器悉皆中金所给，俸赐复数倍于威武。威武颇怒。一日，潜匣剑，遂取延义于私第而立之。延羲，审知第二十八子也。先时得罪于昶，昶囚之私第。有庭石一根。一日，有白烟一穗起于石上，久之方散。延羲惧，乃密召道士陈守元，即伪号陈天师者也，使禳克之。守元

曰："未必不为嘉兆也。"是夕，兵至其门而迎之。延羲谓昶使人收之，乃逃于厕中，久方出。

延羲即位，改元永隆，移书于邻国曰"六军踊跃于门前，群臣欢呼于日下"是也。延羲在位，为长夜之饮，炼银叶为酒杯，以赐饮群下。银叶即柔弱，因目之为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既盈，即不许复置他所，惟饮尽乃可舍。自宗室洎宰臣而下，多以拒命见诛。尝一夕醉甚，命其伪宰相李准弃市。而准方大醉，卧于市中，唯呼其婢春莺而已。行刑者不敢杀，因致之他所。明日，延羲视朝，使召准。左右以夜来之命对之。延羲都不能知，乃急召，仍复其位。是日，又宴翰林学士周维岳，复被怒下狱。狱吏拂榻而迎之曰："尚书无苦忧。昨夕相公方宿此。今亦无恙。"既醒，果然。又尝会饮极酣。侍者皆退，惟羲与维岳在坐，因顾左右曰："维岳身躯甚小，而能饮如许酒。"左右对曰："臣闻酒有别肠，非可以肌体而论之。"延羲欣然曰："果有别肠。"即使拽维岳下殿，将取别肠视之。左右善对曰："今侍奉饮乐，唯维岳最有殊量，取其别肠，是无可陪奉者。"延羲然之，遂获免。其荒淫暴虐率皆此类。延羲末年，为伪客省使朱文进所弑。遇弑之日，延羲将与其伪妃上官，出上官之私第（廷博案：别本"出"字上增"氏"字，下增"幸"字)，首簪数花，自九龙殿褰帘而出。三为帘所拂，花坠于地。延羲复整花上马，马惊跃不能上者数四。既而不逾数步，为卫士以金枪而害之。闽人每出，衙仗必木为刃，以四金枪卫于马前，至是乃以此为乱。王氏遂灭。

忠懿尝问懿山僧国祚修短。僧曰："大王骑马来，骑马去。"忠懿以丙午得闽，至开运丙午岁而国亡。其言验矣。

延政，延羲弟也。延羲即位，乃请以建州为威武军。延羲不许，因授延政为建州镇安军节使。延政乃自更为镇武，后复僭号称大商皇帝，改元天德。以其厅为太和殿。虽服赭袍，而早晚参衙及见四方使介，如藩郡之礼。延羲遇害，闽人有迎延政于建州者。会延政为淮兵所攻，不能下，使其子继雄至，复为文进拒而杀之。延政终归于江南，封自在王，寻改光山王，终鄱阳焉。

延彬，圭之子，忠懿之犹子也。圭死。袭其父，封于泉州。颇与延钧笃，兄弟之分，性多艺而奢纵。日服一巾栉，日易一汗衫。既醉，必以龙脑数器覆之。无病则亭午方起，能为诗，亦好说佛理。诗人、禅客谒见，多为所沮。宅中声妓，皆北人。将求妓，必图己形而书其歌诗于图侧，曰："才如此，貌如此。"以是冀其见慕。初，圭领兵至泉州，舍于开□寺，始生延彬于寺之堂。既生，而有白雀一，栖于堂中。迄延彬之终，方失其所在。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进士徐寅，尝为《人生几何赋》云："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归?"后因修合，求药于延彬。延彬即书其赋辞于纸尾而报之，其风味又类此也。朝廷授延彬云州节度使。及卒，复赠侍中，葬云台山。迄今闽人谓之云台侍中。其诗有尤者曰："两衙前后讼堂清，软锦披袍拥鼻行。雨后绿苔侵履迹，春深红杏锁莺声。因携久酝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为诗也为政，侬家何似谢宣城。"人多诵之。

伪朱文进者，王氏时为客省使，既弑其君延羲，乃称藩于朝廷，行天福年号。朝廷授文进福州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闽国王。泉州指挥使娄从效杀文进所署刺史黄绍颇，以王继勋代之，遥应建州。文进发兵攻之，为泉人所败。连重遇乃杀文进，传首建州，以从子继昌来守福州，为淮兵所阻，不得进。指挥使李孺赟乃推僧卓俨明为主。卓俨明本神光寺僧，住上方。达将自立（李孺赟本名弘达)，惧人情不附，乃假立之示众，曰："俨明在神光寺上方，尝睡庵中，有赤蛇出入其鼻中。此异人也，当迎立之。"众从其议，未几杀之。遂自立。既自立，乃表朝廷，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福建节度使，知闽国事。后求爵于朝廷，不允，遂归江南，编入属籍，赐名"义"，预其伪皇子之列。既而召之，使入觐。孺赟复不听命，遂为江南所攻，告急于浙兵，救之围解，乃觐于浙，改"孺赟"。未几，还本任。复谋叛，为浙兵所戮。其弟孺宾亦诛焉。

娄从效，泉州桃林人也，父讳璋，初与董思安、张汉思、陈洪进等俱为本州偏将。及朱文进篡灭王氏，以其将黄绍颇守泉州。从效等因杀绍颇，而立王继勋，以应建州。文进举兵攻之，不克。及江南克建州。从效首请江南之命，累授从效至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泉州清源军节度使、鄂国公。十数年间，颇亦强盛。建隆壬戌岁，从效自五月发疽，至于七月不愈，中外音问不通。群校颇有异议。一日，先锋指挥使王(亡名）请入省疾，而从效危笃，乃以关踣之（廷博案：《宋史》但云疽发背死)。从效死，众立张汉思为帅，以洪进副之，使王（亡名）出守漳州，不听，又遣戍莆田，亦不听，因使众击之，垂困，送同安县羁縻之。未几而毙。

初，从效有泉南之地。洪进为其大将，与张汉思同列。从效死，汉思有其郡。且请节制于江南，以洪进为节度副使，而颇忌洪进。一日，设筵将害洪进，俄而地震，汉思惶惑。洪进遂起出。他日，洪进率子弟径入衙署，取其符印而废之，送家庄。洪进因请命于朝廷，授以平海军节度使。太宗即位，乃修朝觐，改授徐州节镇兼使相，封岐国公，终赠中书令，谥曰"忠顺"。

五代名画补遗

[宋]刘道醇撰　胡吉勋整理

《五代名画补遗》一卷，宋刘道醇撰。道醇自署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仕履不详。约仁宗嘉祐前后在世。著作除本书外，另有《圣朝名画评》三卷存世。此书卷首有嘉祐四年（一〇五九）陈洵直序，称宋初胡峤撰《广梁朝名画目》收五代画家四十三人。本书即续胡书而作，仅“捃拾其见遗者”，凡二十三人，据所画之长分为七门，复区分为神、妙、能三品。名家下分载生平逸事及画迹，有关荆浩山水、胡环走兽、钟隐花竹禽鸟、卫贤盘车水磨等画事的记载，向为治中国绘画史学者所重视。今据明刊《王氏画苑》本校点整理，曾参校《四库全书》本。

人物门第一

神品四人　韩求　李祝　张图　朱瑶

韩求（一云虬），李祝（一云祝），不知何处人。皆倜傥不拘，有经略才能，属唐祚陵季，遂退藏不仕，以丹青自污，而好游晋唐间。时大唐昭宗乾宁乙卯岁，乃封并州节度使李克用为晋王，城太原。及天祐甲子岁秋八月，梁王朱全忠不轨，乃立帝子辉王祝，是为哀帝。四年夏四月，帝禅位于朱全忠。时克用阴怀异图，窥伺神器，加以左右劝进，克用亦惧求、祝知之，乃命往陕郊画龙兴寺回廊列壁二百余堵。求祝乃对手画摄摩腾竺法兰以经来大各八尺洎三门上神数十身皆高二丈，又画九子母及罗义变像，宛有步武之态。由是天下画流云集于是，莫不鼠伏。乃为画人妒其才识，后伺间隙，乃从容言于克用曰：“韩求、李祝有文武经术大略，今在陕郊画日久矣，辞多不顺，言大王有异图。”时克用方与子存勗画定大谋，忽闻求、祝之言，虑事泄见害，乃矫称按察境内，径往陕郊临观求、祝画壁。克用嗟异久之，特加慰劳，仍命酒张乐以宴求、祝。克用曰：“吾方有桧楫松舟之兴，与子同泛，可乎?”求、祝曰：“诺!”逮济中流，求祝俱醉，克用皆溺之。人问其故，克用对曰：“求、祝画之宗师也，天下号为第一，其神笔精，虑散入别境故也。”时君子太息而语曰：“怀异志，杀善人，死无日矣。”克用寻薨于太原，时梁开平二年也。可列神品。

张图，字仲谋，河南洛阳人。朱梁太祖在藩镇日，图掌行军资粮簿籍，故时人呼为张将军。图少颖悟，而好丹青，及善泼墨山水，皆不由师授，自致神妙，亦不法今古，自成一体，尤长大像。梁龙德中，洛阳广爱寺沙门义�，剩置金币，邀四方奇笔画三门两壁。时处士跋异，号为绝笔，乃来应募。异方草定画样（云用朽木描画），图忽立其后，长揖而语曰：“知跋君敏手，固来赞贰。”异方自负，乃笑而答曰：“吾尝谓画之圣在吾手笔，自余画者，不得其门而入，又安得至千圣乎？尔不知跋异之名，且顾陆吾曹之友也，吾岂须赞贰然后为功哉?”图亦忻然复曰：“顾绘右壁，或不克意，则请朽墁之。”异愈怒，乃授朽木大笔于图。图捧之，遂投朽木于地，就西壁，不假朽约，搦管挥写，倏忽成折腰报事师者，从以三鬼。异乃瞪目踧踖，惊拱而言曰：“子岂非张将军乎?”图捉管厉声曰：“然。”异乃雍容而谢曰：“抑尝闻将军之名，诚未拜将军之面，适观神笔刮利，信所谓事辞称其经者也。此二壁非异所能也。”遂引退，图亦不伪让，遂专其功。洛阳为之谣言，且讥异也（语在异评）。图乃于东壁画水神一座，直视西壁报事师者，其意思高远，视之如生，今并存焉。予又尝于武宗元第观图所画《十王地藏》一轴，绰有善护慈悲相，于今宝藏之。可列神品。

朱瑶，字温琪，不知何处人。幼学吴道子笔迹，由是知名。瑶尝客游雍洛间，时河南府金真观请瑶画经相及周庑中门列壁，世称神笔。后以历年浸远，颓阤倾圮，索然殆尽。今所存者，唯三清殿东一壁及长寿院内轮子金刚菩萨等，高六七尺。俗传昔会节园中凿移至此，深为谬矣。

妙品四人跋异 曹仲元 陶守立 王仁寿

跋异，汧阳人，眉目疏秀，举止详雅，而性沉厚。然善画佛道鬼神及大像。异恃能，颇自负。抑尝於广爱寺为张图排斥，洛阳谣言曰："赫赫洛下，唯说异画。张氏出头，跋异无价。"亦有惭色。后福先寺请异画大殿护法善神，异方朽约，忽一人自称曰："吾姓李，滑台人，有名，善画罗汉，故乡里呼吾为李罗汉。当与汝对画，角其拙巧，以沽名誉。"异亦嘿思，恐如张图者，遂固让西壁与之。异乃竭精贮思，意与笔会，屹成一神，侍从严毅又设色鲜丽。此盖平生之所未能者，尽功于是。时京洛士人争来品藻，李氏乃纵观异画，见其精妙入神，非已所及，遂手足失措。时人谣曰："李生来，跋君怕，不意今日却增价，不画罗汉画驼马。"由是异大有得色，遂夸咤曰："昔见败于张将军，今取捷于李罗汉。"李氏深有怍色，倏起如厕，久而不出。人竟怪，乃往视之，李已缢于步檐下矣。异遂藁葬于城北之僧园。可列妙品。

曹仲元，建康丰城人。少学吴生，攻画佛及鬼神，仕伪南唐主李璟，为待诏。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夺吴生意思，时人器之。仲元后乃顿弃吴法，自立一格，而落墨致细，傅彩明泽，南州士人咸器重之。后璟尝命仲元画宝志公石壁，冠绝当时，故江介远近佛庙、神祠尤多笔迹。

陶守立，池阳人。世业儒，性明悟，有大志，少通经史，能属文。南唐李璟保大九年春，守立程文不利，退处齐山，禁门却扫，屏绝交友，偃息蓬荜，琴棋诗酒外以丹青自娱。然长于神像鬼神、庭院殿阁、子女奴隶、车马、山水，靡不精妙。亦尝适兴于所居草堂，画《山路早行》及建康清凉寺浴室门侧画水，南州识者莫不钦叹。守立尝画罗汉一堂，为乡人所得，寻献于伪后主煜，遂籍帑府，会煜生辰，则张于后苑金山水阁，以资供养，其画为时所赏如此。

王仁寿，汝南宛人，业儒，性通敏，颇涉文史，亦潜心绘画。初学吴生，长於佛像鬼神及马等。仁寿尝于京师大相国寺净土院大殿前画八菩萨，今见存焉。《晋旧传》云："是吴道子笔。"其精致如此。晋陵帝开运四年春正月，契丹伪天皇王耶律德光以兵犯阙，时仁寿及焦著、王霭并为德光掠归。至我太祖至明大孝皇帝受禅享御，首遣驿使索仁寿等。时狄人方听命本朝，会仁寿及著考终，使独放王霭归图。仁寿有子士元，最知名。可列妙品。

能品二人 竹梦松 陆晃

竹梦松，建康溧阳人，亦潜心图画，长于人物子女，洎宫殿景致。仕伪南唐主李璟，为东川别驾。予尝于判太原府侍郎王公第见梦松画《春景士女》一轴（上有璟伪合同印及集贤院印记，并存焉）。其布景命意，绰约体态，宛得周昉之格。

陆晃，嘉禾人。性疏逸，不修人事，好交尚气，每沉湎于酒，亦善丹䑋，多画村野人物。凡酒兴情逸，遇笔挥洒，出于临时，略不预构，故妍丑互出，或在绝格，或入末品。时伪南唐李璟常闻晃名，欲召之，会侍者谮之，以谓晃好把酒歌舞，无臣子之体，璟由是疏远之。

山水门第二

神品二人 荆浩 关同

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业儒，博通经史，善属文偶。五季多故，遂退藏不仕，乃隐于太行之洪谷，自号洪谷子。尝画山水树石以自适。时邺都青莲寺沙门大愚尝乞画于浩，寄诗以达其意曰："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笔踪。不求千涧水，止要两株松。树下留盘石，天边纵远峰。近岩幽湿处，惟藉墨烟浓。"后浩亦画山水图以贻大愚，仍以诗答之曰："恣意纵横扫，峰峦次第成。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到水平，禅房时一展，兼称苦空情。"浩著《山水诀》一卷，为友人投进之，至今藏之书府。亦尝于京师双林院画《宝陁落伽山观自在菩萨》一壁。予尝于供奉李公弟观浩山水一轴，虽前辈未易过也。门生关同最知名。

关同，不知何许人。初师荆浩，学山水。同刻意力学，寝食都废，意欲逾浩。后俗谚曰："关家山水。"时四方辐凑，争求笔迹。其山中人物，惟求安定。胡氏添画耳（或曰胡翼）。且同之画也，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卓尔峭拔者，同能一笔而成，其竦擢之状，突如涌出，而又峰岩苍翠，林麓土石，加以地理平远，磴道邈绝，桥彴村堡，杳漠皆备，故当时推尚之。

走兽门第二

神品二人 胡环 东丹王

胡环，山后契丹人（或云：环本慎州乌索固部落人），善画蕃马，骨格体状，富於精神。其於穹庐部族，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在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故人至于今称之。予观环之画，凡握笔落墨，细入毫芒，而器度精神，富有筋骨，然纤微精致，未有如环之比者也。

东丹王赞华，契丹大姓，乃耶律德光之外戚，善画马之权奇者。梁唐及晋初，凡北边防戍及榷易商人，尝得赞华之画，工甚精致，至京师，人多以金帛质之。予於赞善大夫赵公第见赞华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其所短者，设色粗略，人□短小，此其失也。

花竹翎毛门第四

神品二人 钟隐 郭权辉

钟隐，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悟，不婴俗事，好肥遁自处。尝卜居闲旷，结茅室以养恬和之气。亦好画花竹禽鸟以自娱，凡举笔写像，必致精绝，时无伦拟者，尤喜画鹞子、白头翁、鹘鸟、班鸠，皆有生态，尤长草棘树木。其画在江南者，悉为南唐李煜所有。煜亲笔题署及以伪玺印之。升元中，齐安张校尉得隐画鹘鸟二轴，张之宾次，时金昌宗题诗曰："为厌翻翔不苇丛，戢翰侧脑思何穷？侍童莫便褰帘过，只恐惊飞入碧空。"其为人珍赏之，多此类。门生郭权辉，亦有能名。

郭权辉，北海营丘人，俗呼郭将军，世为山东右姓。初师天台钟隐，攻画飞走像。权辉亦常於别墅特构一第，止畜禽鸟等。权辉每澄思涤虑，纵玩于其间，故凡举意肆笔，率得其真。予尝于武宗元及富商高氏第见权辉画架上鹞子二轴，精妙入神，故今之人呼为郭将军鹞子。及善布野景草木，为今昔所贵。

妙品一人 施璘

施璘，字仲宝，京兆蓝田人。善画生竹，为当时绝技。予尝观璘画十幅竹图，凡老根薄石，笋枝附箨，扶疏交映，青翠满庭，宛得三湘高秋之野色。故后周起居郎韦重过留题曰："祐箨危根缴石头，千竿交映近清流。堪珍仲宝穷幽笔，留得荆湘一片秋。"

能品一人 丁谦

丁谦，晋陵义兴人。始师萧说杂画，后专写生竹，时号第一。予尝览谦画倒崖及病竹，笔法快利，根瘦节缩，诚得危挂雕瘁之状，可列能品。

屋木门第五

神品一人 卫贤

卫贤，京兆人，仕南唐，为内供奉。初师尹继昭，后刻苦不倦，执学吴生。长于楼观殿宇，盘车水磨，於时见称。予尝於富商高氏家观贤画《盘车水磨图》，及故大丞相文懿张公第有《春江钓叟图》，上有南唐李煜金索书《渔父词》二首，其一曰："阆苑有情千里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其二曰："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兰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能品一人 何遇

何遇，河南长水人，善画宫室池阁，窃慕卫贤笔法，故声华大振。尤善山水树石，为当时所称。其间人物则假手于人，可列能品。

塑作门第六

神品三人 内装銮一人附
杨惠之 刘九郎 王温

杨惠之，不知何处人。唐开元中，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迹，号为画友，巧艺并著，而道子声光独显，惠之遂都焚笔砚，毅然发忿，专肆塑作，能夺僧繇画相，乃与道子争衡。时人语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其为人称叹也如此。"惠之尝于京兆府长乐乡北太华观塑玉皇尊像，及汴州安业寺净土院大殿内佛像（睿宗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为大相国寺），及枝条千佛东经藏院殿后三门二神、当殿维摩居士像，又于河南府广爱寺三门上五百罗汉，乃山亭院楞伽山，皆惠之塑也。先是，惠之将塑楞伽山也，乃为大义净三藏咒其土，故至于今，跂行喙息，蝡飞蠕动物及飞禽悉不敢至山所，其精绝殊圣，古无伦比。逮唐末广政中，冤句人黄巢贼乱京洛，焚燎寺宇几尽矣，惟惠之手迹，惜其神妙，率不残毁。故楞伽山亭，凡留题诗板，近逾百首，竟为判西京留守刑部侍郎晁直谅悉铲去之，今存者止三首尔。其一，成纪李琪题曰："善高天外远，方丈海中遥。自有山神护，应无劫火烧。坏文侵古壁，飞剑出寒霄。何以苍苍色，严妆十七朝。"其二，洛阳首座沙门净显曰："灵异不能栖鸟雀，幽奇终不著猨猱。为经巢贼应无损，纵使秦驱也谩劳。珍重昔贤留像迹，陵迁谷变自坚牢。"（本失二名）且惠之之塑，抑合相术，故为今古绝技。惠之尝于京兆府塑倡优人留杯亭也。"像成之日，惠之亦手装染之，遂於市会中面墙而置之。京兆人视其背，皆曰："此留杯亭，其神巧多此类。后著《塑诀》一卷，行于世。

刘九郎，失其名，不知何许人也，尝於河南府南宫大殿塑三清大帝尊像及门外青龙白虎洎守殿等神，称为神巧。时广爱寺东法华院主惠月闻九郎名，乃请塑九子母。后工毕，声动天下。惠月乃以五百缗酬之。九郎得之，不委谢而去。又于长寿寺大殿中塑卧孩儿一，京邑士人，无不钦叹。或人称曰："广爱寺九子母，乃刘君技之绝者也。"九郎乃莞尔言曰："吾之所塑九子母者三，今幽者第一，陕郊者第二，广爱者第三，焉得谓之绝？"时人叹其精致。

王温，不知何处人。善装銮彩画，其精功妙技，为古今绝手。先是，有唐中宗大和昭孝皇帝神龙二年丙午岁，有汴州安业寺沙门惠云，（唐之汴州宣城军节度，即今京师也。安业寺，即今大相国寺也）往濮阳成寺得弥勒瑞像样，高一丈八尺，后归寺铸成，欲于安业寺安置，（失铸人姓名也）乃为本寺僧众嫉而拒之。惠云乃于安业寺东遍别营建国寺而安之。睿宗兴孝皇帝延和初，建国寺被毁，其像将迁入安业，有

瑞光。会官吏敷奏，寻敕改建国寺为大相国寺，后赐御书额，乃省安业寺属焉，则今之京师左街大相国寺是也。（惠云铸成金像时，为本寺僧众嫉其能而不许安置，惠云遂以囊箧所有，乃资歙州司马郑景之第安置，洎掘地得碑，乃北齐文宣皇帝天保二年辛未岁置建阁寺也。时为探访史韦嗣立知之，仍复命为建国寺，俾惠云主之，实嗣立命也。建国寺，今药师院是也。延和元年壬子岁，王志暗为汴州采访使，奉诏毁析治内无额祠庙，建国寺寻被毁折。其金像为安业寺所迁，时具万夫众方不能少动，而佛面现白毫金相瑞光，上烛于天。时王志暗、郎中贺兰务温、录事焦立功具实闻奏，寻准前制，改故建国寺为大相国寺，仍并安业寺而属焉。至明宗至道皇帝先天元年即位，乃尊睿宗为太上皇，是年十月二十五日，太上皇乃手书大相国寺额赐焉，今大相国寺是也。今寺额乃本朝太宗皇帝御书也）寺之大殿弥勒瑞像，则惠云所铸者也。其金像彩画，则温所装者也。洎观其金像彩画圣容，能具种种大慈大悲端严相好，诚得当来下生善现救护之意，又观头上肉髻发，维琉璃色，于身圆光中有千万亿坚束迦宝，以奉庄严，则温之功不可谓不至矣。识者曰："夫装鸾，塑像之羽翼。"是即是矣，故得预十绝之一，而勒于寺之碑者，正谓是也。（今大相国寺有十绝碑，其略目一，大殿金装圣容金粉，面肉色，并三门下善神一对，匠人王温具一绝也。

雕木门第七

神品一人　伎巧夫人严氏

伎巧夫人严氏，乃沙门蕴能妹也，形质枯瘁，鼻多长毛，而性开达明悟，恭肃柔和，尤好佛陁大教，及善鼓琴，亦能雕木。后随兄弟蕴能居余杭，尝得檀香木，一段盈尺，夫人乃刻作瑞莲山龛门，雕成细真珠八花球露重网，然后透刀刻成五百罗汉众相，其形相侍从，一一互出，皆兹觉法相。时郡将给事中马公闻之，乃令健步索而观之。马公一见，惊其神巧，遂露章贡于章圣皇帝。上目之，嘉叹移刻，乃赐金帛有差，仍命严氏为伎巧夫人，其为上旌宠也如此。

益州名画录

[宋]黄休复撰　黄慧鸣整理

《益州名画录》三卷，北宋初年黄休复撰。休复，字归本，宋太宗、真宗时在世。久住成都，隐居不仕。与蜀中文人及画士多有交往，本人亦精画学。撰有《茅亭客话》十卷及本书。本书记录了唐、五代至北宋初年成都区域的画家及其画作情况，共收画家五十八人，分为逸、神、妙、能四品，另附有画无名及无画有名之记录。《四库提要》称"其书叙述颇古雅，而诗文典故所载尤详，非他家画品泛题高下无所指据者比也。"本书现存明王士贞所辑《王氏画苑》本，宛委山堂《说郛》本，《涵海》本、《四库全书》本等。今据《王氏画宛》本整理。

序

大凡观画而神会者鲜矣，不过视其形似，其或洞达气韵，超出端倪，用笔精致，不谓之功，傅采炳缛，不谓之丽，观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绘工於彀中，揖画圣于方外，有造物者思，唯是得之。江夏黄氏休复，字归本，通《春秋》学，校左氏、公、谷书，暨摭百家之说，鬻丹养亲，行达于世，恬如也。加以游心顾、陆之艺，深得厥趣。居常以魏、晋之奇踪，隋、唐之懿迹，盈缣溢帙，类而珍之。适值博雅之士款扉求见，则敞茅屋，拂榻尘，架而陈之，娱宾赏心，万虞一泯。及其僧舍道居，靡不往而玩之，环岁忘惓。盖益都多名画，富视他郡。谓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故其标格楷模，无处不有。圣朝伐蜀之日，若升堂邑，彼廨宇、寺观，前辈名画，纤悉无圮者。迨淳化甲午岁，盗发二川，焚劫略尽，则墙壁之绘，甚乎剥庐；家秘之宝，散如决水。今可觌者，十二三焉。噫！好事者为之几郁矣。黄氏心郁久之，又能笔之书，存录之也。故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岁，其间图画之尤精，取其目所击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离为三卷，命曰《益州名画录》。书来，谓余有陶隐居之好，恨无画之癖，首览读之，序以见托。且曰："画之神妙功格，往躅前范，黄氏录之详矣。至如蜀都名画之存亡，系后学之明昧，斯黄氏之志也。故其书婉而当，博而有伦，体而不乱。信夫学者得意忘象，观前贤之逸轨，然后考黄氏之四格，则思过半矣，非独鸣图画之誉于坤维者哉。时景德三年五月二十日序。

卷　上

逸格一人

孙　位

孙位者，东越人也。僖宗皇帝车驾在蜀，自京入蜀，号"会稽山人"。性情疏野，襟抱超然，虽好饮酒，未尝沉酩。禅僧道士，常与往还；豪贵相请，礼有少慢，纵赠千金，难留一笔。唯好事者时得其画焉。光启年，应天寺无智禅师请画山石两堵、龙水两堵，寺门东畔，画东方天王及部从两堵。昭觉寺休梦长老请画浮沤先生松石墨竹一堵，仿润州高座寺张僧繇战胜一堵。两寺天王、部众，人鬼相杂，矛戟鼓吹，纵横驰突，交加戛击，欲有声响。鹰犬之类，皆三五笔而成。弓弦斧柄之属，并掇笔而描，如从绳而正矣。其有龙拿水汹，千状万态，势欲飞动。松石墨竹，笔精墨妙，雄壮气象，莫可记述。非天纵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与于此邪？悟达国师请於眉州福海院画行道天王、松石龙水两堵，并见存。不知其后有何所遇，改名遇矣。景朴者，蜀人也。蜀广政年，辄于应天寺门西畔画西方天王及部从两堵，以对孙遇笔。识者比之蹄涔巨浸，未万分之一焉。虑误后人。因附而正之。

神格二人

赵公祐

公祐者，长安人也，宝历中寓居蜀城。攻画人物，尤善佛像、天王、神鬼。初，赞皇公（李德裕）镇蜀之日，宾礼待之。自宝历、太和至开成年，公祐于诸寺画佛像甚多。会昌年，一例除毁，唯存大圣慈寺文殊阁下天王三堵、阁里内东方天王一堵、药师院师堂内四天王并十二神、前寺石经院天王部属，并公祐笔，见存。公祐天资神用，笔夺化权，应变无涯，罔象莫测，名高当代，时无等伦。数仞之墙，用笔最尚风神、骨气，唯公祐得之，六法全矣。

范　琼

范琼者，不知何许人也。开成年与陈皓、彭坚同时同艺，寓居蜀城。三人善画人物、佛像、天王、罗汉、鬼神。三人同手于诸寺图画佛像甚多。会昌年除毁后，余大圣慈一寺佛像得存。洎宣宗皇帝再兴佛寺，三人于圣寿寺、圣兴寺、净众寺、中兴寺，自大中至乾符，笔无暂释，图画二百余间墙壁。天王佛像、高僧经验及诸变相，名目虽同，形状一无同者。自淳化五年、咸平三年，两遇兵火，得存三寺笔踪。大圣慈南廊下药乂、大将和修吉龙王、鬼子母、天女五堵，谓之十七护神，北廊下石经院门两金刚、东西二方天王。中寺大悲院门上阿弥陀佛及四菩萨，院门两畔观音像、药师像，石经板上七佛、四仙人、大悲变相，大将堂两畔南北二方天王，文殊阁下北方天王及天王变相。此寺画壁，自唐至今，年纪深远，彩色故暗，重妆损者十四五矣。圣寿寺大殿释伽像、行道北方天王像、西方变相，殿上小壁水月观音，浴室院旁西方天王，大悲院八明王、西方变相，并大中年画。此寺壁画，年祀亦远，倒损者十四五矣。圣兴寺大殿东北二方天王、药师、十二神、释迦十弟子、弥勒像、大悲变相，并咸通画。其中西方一堵，甚著奇工，精妙之极也。焉刍瑟磨像两堵，设色未半，笔踪俨然，后之妙手，终莫能继。自圣寿、圣兴两寺佛僧，范琼亲描，并见存。

妙格上品六人

陈　皓　彭坚附

陈皓、彭坚者，不知何许人也。开成中，与范琼寓止蜀城。大中年，府主杜相公（悰）起净众等寺门屋。相国知三人中范琼年齿虽低，手笔称冠矣，因请陈、彭二公各画天王一堵，各令一客将伴之，以幔幕遮蔽，不令相见，欲验谁之强弱。至画告毕之日，相国与诸府寮彻其帏幕，南畔仗剑振威者，彭公笔；北畔持弓夺赫者，陈公笔。二公笔力相似，观者莫能升降。大约宗师吴道玄之笔，而傅采拂澹过之。画之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二曰骨法用笔是也，三曰应物象形是也，四曰随类赋采是也，五曰经营位置是也，六曰传移模写是也。斯之六法，名辈少该，唯此三人，俱尽其美矣。

张　腾

张腾者，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年，偶止蜀川，于诸寺壁图画亦多。会昌年，除毁皆尽。大中初，佛寺再兴。于圣寿寺大殿画文殊一堵、普贤一堵、弥勒下生一堵，浴室院北对范琼画持弓北方天王一堵。大圣慈寺文殊阁下画报身如来一堵。并腾之笔，见存。

赵温奇

赵温奇者，公祐子也。幼而颖秀，长有父风。父殁之后，於大圣慈寺文殊阁内继父之踪，画北方天王及梵王帝释大轮部属，大将堂大将部属并梵王帝释，普贤阁下南方天王，华严阁上画东西二方天王、梵王帝释。中兴寺大殿文殊、普贤及天王部众。并温奇笔，见存。

赵德齐

德齐者，温奇子也。乾宁初，王蜀先主府城，精舍不严，禅室未广，遂于大圣慈寺大殿东庑起三学延祥之院，请德齐於正门西畔画南北二方天王两堵。院门旧有卢楞伽画行道高僧三堵六身，赖德齐迁移，至今获在。光化年，王蜀先主受昭宗敕，置生祠，命德齐与高道兴同手画西平王仪仗、旗纛、旌麾、车辂、法物，及朝真殿上皇姑、帝戚、后妃、嫔御百堵已来。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蜀光天元年戊寅岁，蜀先主殂逝，再命德齐与道兴画陵庙，鬼神人马及车辂仪仗、宫寝嫔御一百余堵。大圣慈寺竹溪院释迦十弟子并十六大罗汉，崇福禅院帝释及罗汉，崇真禅院帝释梵王，及罗汉堂文殊、普贤，皆德齐笔，见存。议者以德齐三代居蜀，一时名振，克绍祖业，荣耀何多！

卢楞伽

楞伽者，京兆人也。明皇帝驻跸之日，自汴入蜀，嘉名高誉，播诸蜀川，当代名流，咸伏其妙。至德二载，起大圣慈寺。乾元初，於殿东西廊下画行道高僧数堵，颜真卿题，时称二绝。至乾宁元年，王蜀先主于寺东廊起三学院，不敢损其名画，移一堵于院门南，移一堵于门北，一堵於观音堂后，此行道僧三堵六身画，经二百五十余年，至今宛如初矣。西廊下一堵，马鸣、提婆像二躯，虽遭粉饰，犹未损其笔踪。余者重妆，皆昧前迹。蜀中诸寺，佛像甚多，会昌年皆尽毁。

张素卿

道士张素卿者，简州人也。少孤贫，性好画。在

川方谯国夏侯公（孜）宅多见隋唐名画。艺成之后，落拓无羁束，遂衣道士服，唯画道门尊像，豪贵之家，少得其画者。乾符中，居青城山常道观焚修。至中和元年，僖宗皇帝遣使与赐紫道士杜光庭封丈人山为希夷公。癸卯岁，素卿上表云："五岳既已封王，丈人位居五岳之上，不可称公。"是岁敕宜改封五岳，丈人为希夷真君，素卿赐紫。素卿有老子过、流沙图、五岳朝真图、九皇图、五星图、老人星图、二十四化真人像、太无先生像。素卿於诸图画而能敏速，落锥之后，下笔如神，自始及终，更无改正。今龙兴观甚有画壁，年深皆尽颓损，余张百子堂板龛内门两畔龙虎两躯，素卿笔，见存。王蜀先主修青城山丈人观，请素卿于丈人真君殿上画五岳、四渎、十二溪女，山林、溪沼、树木、诸神及岳渎曹史，诡怪之质，生於笔端，上殿观者无不恐惧。又于简州开元观画容成子、董仲舒、严君平、李阿、马自然、葛玄、长寿仙、黄初平、葛永璝、窦子明、左慈、苏耽十二仙君像，各写当初卖卜贾药、书符导引时真，笔踪洒落，彩画因循，当代名流，皆推画手。蜀检校太傅安公（思谦）好古博雅，唐时名画，人皆献之。黄筌、滕昌祐、石恪，皆在其门馆，宾礼优厚。甲寅岁十一月十一日，值蜀主诞生之辰，安公进素卿所画十二仙真形十二帧，蜀主耽玩欲赏者久，因命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欧阳炯次第赞之，令翰林待诏黄居宝八分书题之。凡有醮，奏於玉局开悬供养。乾德三年，圣朝克复。吏部侍郎吕公（馀庆）镇蜀日，求古画图书，并将进呈，斯画预焉。

妙格中品十人

辛澄

辛澄者，不知何许人也。建中元年，大圣慈寺南畔创立僧伽和尚堂，请澄画焉。才欲援笔，有一胡人云："仆有泗州真本。"一见甚奇，遂依样描写，及诸变相未毕，蜀城士女瞻仰仪容者侧足，将香灯供养者如驱。今已重妆损矣。普贤阁下五如来同坐一莲花，及邻壁小佛九身，阁里内如意轮菩萨，并澄之笔，见存。

李洪度

洪度者，蜀人也。元和中，府主相国武公（元衡）请於大圣慈寺东廊下维摩诘堂内画帝释、梵王两堵，笙竽鼓吹，天人姿态，笔踪妍丽，时之妙手莫能偕焉。会昌前，诸寺图画亦多，除毁后余此一处。

左全

左全者，蜀人也。世传图画，迹本名家。宝历年中，声驰阙下。於大圣慈寺中殿画维摩变相、师子国王、菩萨变相。三学院门上三乘渐次修行变相、降魔变相。文殊阁东畔水月观音、千手眼大悲变相。极乐院门两金刚，西廊下金刚经验及金光明经变相。前寺南廊下行道二十八祖，北廊下行道罗汉六十余躯。多宝塔下仿长安景公寺吴道玄地狱变相，当时吴生画此地狱相，都人咸观，惧罪修善，两市屠沽，经月不售。王蜀时，令杂手重妆已损，惟存大体也。大中初，又于圣寿寺大殿画维摩诘变相一堵，楼阁、树石、花雀、人物、冠冕、蕃汉异服，皆得其妙，今见存。

张南本

张南本者，不知何许人也。中和年寓止蜀城，攻画佛像人物、龙王神鬼。有金谷园图、勘书图、诗会图、白居易叩齿图、高丽王行香图。今圣寿寺中门宾头卢变相、东廊下灵山佛会、大圣慈寺华严阁下东畔大悲变相、竹溪院六祖、兴善院大悲菩萨、八明王、孔雀王变相，并南本笔。相传南本于金华寺大殿画明王八躯，才毕，有一老僧入寺，蹶仆于门下，初不知是画，但见大殿遭火所焚。其时孙位画水，南本画火，代无及者。世之水火，皆无定质，唯此二公之画，冠绝今古。僖宗驾回之后，府主陈太师于宝历寺置水陆院，请南本画天神地祇、三官五帝、雷公电母、岳渎神仙、自古帝王，蜀中诸庙一百二十余帧，千怪万异，神鬼龙兽，魍魉魑魅，错杂其间，时称大手笔也。至孟蜀时，被人模塌，窃换真本，鬻与荆湖人去 。今所存，伪本耳。（伪本淳化年遭贼攓劫，已皆散失）

高道兴

高道兴者，成都人也。攻杂画，触类皆长，尤善佛像高僧。光化年，高宗敕许王蜀先主置生祠，命道兴与赵德齐同手画西平王仪仗、车辂、旌旗、礼服、法物，朝真殿上皇姑、帝戚、后妃、女乐百堵已来。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及先主殂逝，再命道兴与德齐画陵庙，鬼神、人马、兵甲、公主仪仗、宫寝嫔御一百余堵。今大慈寺中两廊下高僧六十余躯、华严阁东畔丈六天花瑞像，并见存。

房从真

房从真者，成都人也。攻画甲马、人物、鬼神，冠绝当时。有宁王猎射图，羌人移居图，陈登斫鲙图，冷朝阳、王昌龄、常建冒雪入京图。蒲师训师其笔法。王蜀先主于浣花龙兴寺修圣夫人堂，合水津起通波侯庙，请从真画甲马、旍旗、从官、鬼神。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今宝历寺五丈天王阁下天王部属诸神，并从真笔，后人重妆已损，蒲师训因再八修之。

赵德玄

赵德玄者，雍京人也。天福年入蜀，攻画车马人物、屋木山水、佛像鬼神，笔无偏擅，触类皆长，独

步川中，标名大手。其有楼殿台阁，向背低昂，代无比者。有朱陈村图、丰稔图、汉祖归丰沛图、盘车图、台阁样。入蜀时将梁、隋、唐名画百本，至今相传。裴孝源《公私画录》云："自魏晋以来，终于贞观，秘府并人间画，共集成二百九十八卷。二百三十卷是隋、唐官本，十三卷是左仆射萧瑀进，二十卷杨素家得，三卷许善心进，十卷高平县书佐女张氏所献，四卷安福进，十八卷先在秘府，无得处人名，唯有天和年月。"集贤校理张怀瓘云："昔梁武帝博雅好古，鸠集名画，令鉴者数人，共详名氏，兼定品格，供御赏玩。及侯景作乱，江陵府将陷，元帝先焚内库书画数万卷，深可叹息。其后帝王亦有兼爱，人多进之，又盈秘府。天后朝，张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诸图画，因窃换真本，私家收藏，将伪本进纳。易之殁后，薛稷所得。稷殁之后，岐王所获。岐王虑帝忽知，乃尽焚爇。"吁！天下重宝，再经灰烬。当时天府所藏，多涉于伪，人间所畜，或乃是真。古画频经焚烧，积年散失，能秘在者，得非稀世之宝邪？蜀因二帝驻跸，昭宗迁幸，自京入蜀者，将到图书名画，散落人间，固亦多矣。杜天师在蜀集道经三千卷，儒书八千卷。德玄将到梁、隋及唐百本画，或自模塌，或是粉本，或是墨迹，无非秘府散逸者。本相传在蜀，信后学之幸也。今祖庆禅院隐形罗汉变相两堵，德玄笔，见存。

常粲

常粲者，雍京人也。咸通年，路侍中（岩）牧蜀之日，自京入蜀，路公宾礼待之。粲善传神杂画，有七贤像、六逸像、女娲伏羲神农像，谓之三皇图。立释迦像、五天胡僧像、孔子西周问礼像、名医下蛊像、樗蒲图、龙树验丹图。先贤卷轴，至今好事者收得，为后学师范矣。玉局化壁画道门尊像甚多，王蜀时修改后颓损已换。今大圣慈寺悟达国师（知玄）真，粲之笔，见存。

常重胤

重胤者，粲之子也。僖宗皇帝幸蜀，回銮之日，蜀民奏请留写御容于大圣慈寺。其时随驾写貌待诏，画皆操笔，不体天颜。府主陈太师（敬瑄）遂表进重胤，御容一写而成，内外官属，无不叹骇，谓为僧繇之后身矣。宣令中和院上壁，及写随驾文武臣寮真。殿上御容前，写西川节度副大制置、指挥诸道兵马兼供军使、太师中书令、成都尹、颖川郡王陈敬瑄，义成军节度使、中书令王铎，门下侍中韦昭度，检校司徒守太子太保郑畋，检校司徒郑延林，翰林学士承旨守兵部尚书乐朋龟，翰林学士守礼部尚书杜让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崔凝，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沈仁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侯翮，尚书左仆射裴璩，礼部尚书兼太常礼仪使牛丛，左散骑常侍杨堪，右散骑常侍柳涉，右散骑郑琐，左谏议大夫李绍鱿，右谏议大夫萧说，尚书左丞知中朝御史中丞卢泽，给事中李辉，给事中宋旦，中书舍人郑欣，比部郎中知制诰苏循，尚书右丞判户部张祎，尚书吏部侍郎张读，尚书刑部侍郎充集贤殿学士李燠，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归仁泽，行在十军司马工部侍郎判度支秦韬玉。御容后写左神策军观军容使、护军中尉田令孜，右神策护军中尉、观军容使西门思恭，内飞龙使知内侍省杨复恭，内枢密使田匡礼，内枢密使李顺融，宣徽南院使刘景宣，宣徽北院使田献铢，左卫大将军石守悰，左金吾大将军刘巨容，行在诸军马步都虞候赵及，诸司使副一百余员。寻授驾前翰林待诏，赐绯鱼袋。自驾归京，韦相国（昭庆）授西川节制，陈太师与监护田军容（令孜）拒命据城，王蜀先主时为行军司马。重围三年，陈太师、田军容以城降。既克下，王先主拜僖宗御容。于时绘壁百寮咸在，唯不见陈太师、田军容真，因问："二公何无写貌？"寺僧对云："拒捍王师，近方涂抹。"先主曰："某岂与丹青为参商。"遽命重写。常待诏曰："不必援毫。"乃授皂荚水洗之，而风姿宛然，先主嘉赏，赐以金帛。常公自言："我画烂梁摧之外，雨淋水洗，终无剥落者矣。"众叹所谓前无去者，后无继者。伪通王（宗裕）性多猜忌，或于縢嬖，意欲写貌，恶人久见。谓常待诏曰："颇不熟视审观可乎？"常公但诺之。王曰："夫人至矣。"立斯须而退。翌日想貌，姿容短长，无遗毫发。其敏妙皆此类也。玉局化写王蜀先主为使相日真容，后移在龙兴观天宝院寿昌殿上。大圣慈寺兴善院泗州和尚真、华亭张居士真、宝历寺请塔天王、宁蜀寺都官土地，并重胤笔，见存。

黄筌

黄筌者，成都人也。幼有画性，长负奇能。刁处士入蜀，授而教之竹石花雀。又学孙位画龙水、松石、墨竹，学李升画山水、竹树，皆曲尽其妙。筌早与孔嵩同师，嵩但守师法，别无新意；筌既兼宗孙、李，学力因是博赡，损益刁格，遂超师之艺。后唐庄宗同光年，孟令公（知祥）到府，厚礼见重。建元之后，授翰林待诏，权院事，赐紫金鱼袋。至少主广政甲辰岁，淮南通聘，信币中有生鹤数只，禹主命筌写鹤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翘足者，精彩态体，更愈于生，往往生鹤立于画侧。蜀主叹赏，遂目为六鹤殿焉。寻加至内供奉、朝仪大夫、检校少府少监上柱国。先是，蜀人未曾得见生鹤，皆传薛少保画鹤为奇。筌写此鹤之后，贵族豪家竟将厚礼请画鹤图，少保自此声渐减矣。广政癸丑岁，新构八卦殿，又命筌于四壁画四时花竹、兔雉鸟雀。其年冬，五坊使于此殿前呈雄武军进者白鹰，误认殿上画雉为生，掣臂数四，蜀王叹异久之，遂命翰林学士欧阳炯撰《壁画奇异记》以旌之。筌有春山图、秋山图、山家晚景图、山家早景图、山家雨景图、山家雪景图、山居诗意图、潇湘图、八寿图。今

石牛庙画龙水一堵，见存。

《奇异记》翰林学士欧阳炯撰述：

夫龙图凤纪，初宣上古之文；帝室皇居，必蕴非常之宝。是以书美钟、张之翰，画称顾、陆之踪，代有其人，朝无乏事。今上睿文英武圣明孝皇帝御极之一十九载，九功惟叙，七政斯齐，化溢升平，俗登仁寿。天惟行健，动则总览万机；道法自然，静则无遗一物。将欲权衡三代，拱揖百王，宸襟所适，谅超化表。尝於大殿西门创一小殿，藻井之上，轮排八卦，故以为号焉。其御座几案，图书之外，非有异于常者，固不关于圣虑。其年秋七月，上命内供奉检校少府少监黄筌，谓曰："尔小笔精妙，可图画四时花木虫鸟、锦鸡鹭鸶、牡丹踯躅之类，周于四壁，庶将观瞩焉。"筌自秋及冬，其工告毕。间者，淮南献鹤数只，寻令貌于殿之间。上曰："女画逼真，其精彩则又过之。"筌以下臣末技，降阶曲谢而已。至十二月三日，上御斯殿，有五坊节级罗师进呈雄武军先进者白鹰。其鹰见壁上所画野雉，连连掣臂，不住再三，误认为生类焉。上嗟叹良久，曰："昔闻其事，今见其人。"遽令所进呈者引退，无致搦损兹壁。因目筌为当代奇笔，仍令宣付翰林学士欧阳炯纪述奇异。微臣拜手，因得叙其事焉。伊昔大舜垂衣，作绘乃彰于象物。宗周铸鼎，观形可御于神奸。汉号灵台，唐称烟阁，图画之要，史策攸传。公私虽见於数家，今古皆言于六法。六法之内，惟形似、气韵二者为先。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於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筌之所作，可谓兼之。不然者，安得粉壁之中，奋霜毛而欲起；彩毫之下，混朱顶以相亲？而又观彼白鹰，盼乎锦雉，俨丹青而可测，状若偎丛；掣绦镟以难停，势将掠地。遂契重瞳之鉴，假以好生；俄回三面之仁，真疑害物。举斯二类，兼彼群花，四时之景堪观，千载之名可尚。稽诸往牒，少有通神。图海兽以腾波，秦朝贾誉；尽池龙而致雨，唐室垂名。至于误点成蝇，徒成小巧，不成似犬，安可胜言。况兹殿也，迥架昭回，高临爽垲。瑶池水满，浮镜里之楼台；玉树风轻，锁壶中之日月。圣上以动咏坟典，亲讲政刑，崇制礼作乐之名，极侍膳问安之孝，允文允武，无怠无荒，故士有一技一艺，皆升陟褒赏如筌者焉。激东海之波涛，难方圣泽；拱北辰之光耀，永固皇基。诚非末士之常谈，可纪至尊之所御。臣职叨翰苑，誉乏儒林，因广圣谟，聊同画品，恭承宣命，实愧非辞。时广政十六年，岁次癸丑，十二月记。

卷　中

妙格下品十一人

李　升

李升者，成都人也，小字锦奴。年才弱冠，志攻山水，天纵生知，不从师学。初得张藻员外（唐时名士，善画山水）山水一轴，玩之数日，云："未尽妙矣。"遂出意写蜀境山川平远，心思造化，意出先贤。数年之中，创成一家之能，俱尽山水之妙。每含毫就素，必有新奇。桃源洞图、武陵溪图、青城山图、峨眉山图、二十四化山图，好事得之，为箱箧珍；后学得之，为亡言师。明皇朝有李将军擅名山水，蜀人皆呼升为"小李将军"，盖其艺相匹尔。悟达国师自京入蜀，重其高手，请于圣寿寺本院同居数年。因于厅壁画出峡图一堵，雾中山图一堵。既而又请于大圣慈寺真堂内画汉州三学山图一堵、彭州至德山图一堵。时称悟达国师真堂四绝：常粲写真、僧道盈书额、李商隐赞、李升画山水。今见存。

张　玄

张玄者，简州金水石城山人也。攻画人物，尤善罗汉。当王氏偏霸武成年，声迹喧然，时呼玄为"张罗汉"。荆湖、淮、浙，令人入蜀，纵价收市，将归本道。前辈画佛像罗汉，相传曹样、吴样二本。曹起曹弗兴，吴起吴栋。曹画衣纹稠叠，吴画衣纹简略。其曹画，今昭觉寺孙位战胜天王是也；其吴画，今大圣慈寺卢楞伽行道高僧是也。玄画罗汉，吴样矣。今大圣慈寺灌顶院罗汉一堂十六躯，见存。

杜龅龟

杜龅龟者，其先本秦人，避禄山之乱，遂居蜀焉。龅龟少能博学，涉猎经史，专师常粲写真杂画，而妙於佛像罗汉。王蜀少主以高祖受唐深恩，将兴元节度使唐（道袭）私第为上清宫，塑王子晋为远祖于上清祖殿，命龅龟写大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堂之四壁。每三会五猎，差太尉公卿荐献宫内。殿堂行事，斋宫职掌，并依太清宫故事。又命龅龟写先主太妃、太后真于青城山金华宫。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今严君平观杜天师（光庭）真、大圣慈寺华严阁东廊下祐圣国师（光业）真，并龅龟笔，见存。

刁光胤

刁光胤者，雍京人也，天福年入蜀。攻画湖石花竹、猫兔鸟雀。性情高洁，交游不杂。入蜀之后，前辈有攻花雀者，顿减价矣。有师问笔法者，黄筌、孔嵩二人，亲授其诀。孔类升堂，黄得入室。刁公居蜀三十余年，笔无暂暇，非病不休，非老不息，卒时八十以来。豪贵之家及好事者，收得其画，将为家宝，传视子孙。大圣慈寺炽盛光院明僧录房窗傍小壁四堵，画四时雀竹。广政中，黄居彩重妆，雀蝶精奇转甚。三学院大厅小壁花雀两堵，光胤画，时年已耄矣。

蒲师训

蒲师训者，蜀人也。幼师房从真，画人物、鬼

神、蕃马。长兴年，值孟令公改元，兴修诸庙，师训画江渎庙、诸葛庙、龙女庙。及先主殂，画陵庙，鬼神、蕃汉人物、旗帜兵仗、公王车马、礼服仪式，纵横浩瀚，莫不周至。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甲寅岁春末，蜀王或夜梦一人，破帽故襕，庞眉大目，方颐广颡，立于殿阶，跂一足，曰："请修理之。"言讫，寝觉。翌日，因检他籍，见一古画是前夕所梦者神，故绢穿损画之左足。遂命师训令验此画是谁之笔。师训对云："唐吴道玄之笔，曾应明皇梦云：'痁者神也。'因令重脩此足。"呈进后，蜀主复梦前神谢曰："吾足履矣。"上虑为祟，即命焚之。青城山丈人观真君殿内五岳四渎、部属诸神，张素卿笔。广政中，山水泛溢，冲损数堵。蜀王命师训曰："素卿之笔，公往继之可矣。"四堵师训笔也（今丈人观，圣朝广其殿宇，重新兴创，别画无旧踪矣）。王蜀先主祠堂东畔正门东畔鬼神一堵、宝历寺天王阁下天王部属，房从真笔，后人妆损，师训再修，兼自画两堵。大圣慈寺南廊下观音院门两金刚、邻壁请塔天王，并师训笔，见存。

赵忠义

赵忠义者，德玄子也，德玄自雍褓负入蜀。及长，习父之艺，宛若生知。孟氏明德年，与父同手画福庆禅院东流传变相一十三堵，位置铺舒、楼殿台阁、山水竹树、蕃汉服饰、佛像僧道、车马鬼神、王公冠冕、旌旗法物，皆尽其妙，冠绝当时。蜀王知忠义妙于鬼神、屋木，遂令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于是忠义画自运材剷基，以至丹楹刻桷，皆役鬼神。叠拱下棉地棵，一座佛殿将欲起立。蜀王令内作都料看此画图枋栱有准的否，都料对曰："此画复较，一座分明无欠。"其妙如此。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先是，每年杪冬末旬，翰林攻画鬼神者，例进钟馗焉。丙辰岁，忠义进钟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师训进钟馗，以拇指剜鬼睛。二人钟馗相似，唯一指不同。蜀王问此画孰为优劣。筌以师训为优。蜀王曰："师训力在拇指，忠义力在第二指，二人笔力相敌，难议升降。"并厚赐金帛。时人谓蜀王深鉴其画矣。今衙北门大安楼下天王院，自濮阳吴公（行曾）镇蜀之日创兴，其中有唐时名画数堵，及高道兴、杜龅龟、房从真、赵德齐画佛像罗汉、经验变相。广政初，忠义与黄筌、蒲师训合手画天王变相十堵以来，各尽所能，愈于前辈。淳化五年甲午，兵火焚尽。今余王蜀先主祠堂正门西畔神鬼、大圣慈寺正门北墙上西域记、石经院后殿天王变相、中寺六祖院傍药师经变相，并忠义笔，见存。

黄居宝

黄居宝，字辞玉，筌之次子也。画性最高，风姿俊爽。前辈画太湖石，皆以浅深墨淡嵌空而已，居宝以笔端挟擦（上七賞反，下七葛反），文理纵横，夹杂砂石，棱角峭硬，如虬虎将踊，厥状非一也。其有画松竹花雀，变态旧规，皆如湖石之类。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不幸早亡，秀而不实者也。

黄居寀

居寀字伯鸾，筌少子也。画艺敏赡，不让于父。蜀之四主，崇奢宫殿，宛囿池亭，世罕其比。居寀父子入内供奉迨四十年，殿庭墙壁，门帏屏障，图画之数不可纪录。授翰林待诏，将仕郎，试太子议郎，赐金鱼袋。淮南通好之日，居寀与父同手画四时花雀图、青城山图、峨眉山图、春山图、秋山图，用答国信。使命将发，秋山全未及画，蜀王令取在库秋山图入角。居寀与父奉命别画，经月方毕，工更愈於前者。翰林学士徐光溥进《秋山图歌》以纪之。广政甲子岁，蜀王令居寀往葛仙山修盖仙化，回至彭州，栖真南轩画水石一堵，自未至酉而毕，敏而复妙者也，今见存。居寀有四时野景图、湖滩水石图、春田放牧图。当时卿相及好事者得居采子父图障卷簇，家藏户宝，为稀世之珍。今衙厅于理毛啄苔鹤两堵、水石两堵、龙门图一堵、武侯庙龙水一堵，并居寀笔，见存。圣朝克蜀之后，居寀赴京，颇为翰长陶尚书（谷）殊礼相见。因收得名画数件，请居寀验之。其中秋山一图，是故主答淮南国信者。画绢缝之内，自有衔名。陶公云："此是淮王所遗。"看之果符其说。圣朝授翰林待诏，朝请大夫寺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淳化四年，充成都府一路送衣袄使。时齿六十一，于圣兴寺新禅院画龙水一堵、天台山图一堵、水石两堵，工夫虽少，大体宛存。

伪学士徐光溥《秋山图歌》：

天与黄筌艺奇绝，笔精迥感重瞳悦。运思潜通造化工，挥毫定得神仙诀。秋来奉诏写秋山，写在轻绡数幅间。高低向背无遗势，重峦叠嶂何孱颜。目想心存妙尤极，研巧核能状不得。珍禽异兽皆自驯，奇花怪木非因植。崎岖石磴绝游踪，薄雾冥冥藏半峰。娑萝掩映迷仙洞，薜荔累垂缴古松。月槛参差锦鳞跃，星坛斑驳翠苔封。傍岸牛羸行嚼草，过桥僧老坐搘筇。屈原江上婵娟竹，陶潜篱下芳菲鞠。良宵只恐鹧鸪啼，晴波但见鸳鸯浴。暮烟幂幂锁村坞，一叶扁舟横野渡。飒飒白蘋欲起风，黯黯红蕉犹带雨。曲沼芙蓉香馥郁，长汀芦荻花谷蔌。雁过孤峰帖远青，鹿傍小溪饮残绿。秋山秀兮秋江静，江光山色相辉映。雪迸飞泉溅钓矶，云分落叶拥樵径。张藻松石徒称奇，边鸾花鸟何足窥。白旻鹰逞凌风势，薛稷鹤夸警露姿。方原画山空巉岩，峭壁枯槎人见嫌；孙位画不多汹涌，警湍怒涛人见恐。若教对此定妍媸，必定伏膺怀愧悚。再三展向冕旒侧，便是移山回硐力。大李小李灭声华，献之恺之无颜色。仿佛垂纶渭水滨，吾皇睹之思良臣；依稀荷锸传岩野，吾皇睹之求贤者。从兹反展复悬旌，宵衣旰食安天下。才当老人星应侯，愿与南山俱献寿。微臣稽首贡长歌，丹青景化同

天和。

李文才

李广才者，华阳人也。攻画人物、屋木、山水，善写真，罕及，周昉之亚也。蜀广政中，荆南高太王令邸务丁宴入蜀，请文才写兴义门两双石笋，兼徵其故实，将归本道。文才告道士范德昭："皆云真珠楼基，或云是海眼，未审孰是。"德昭曰："吾闻诸至人，斯乃蚕丛启国镇蜀之碑，中以铁柱贯之，下以横石相连，埋于地际，上有文字言：'岁时丰俭兵革水火之事'。诸葛曾掘验之。真珠楼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圆方记》，未详。广政末，主置真堂大圣慈寺华严阁后，命文才写诸新王文武臣僚等真。授翰林待诏，将仕郎，试太子司议郎，赐绯鱼袋。画未毕，圣朝吊伐，尽已除毁。三学院经楼下西天三藏真、定惠国师真、华严阁迎廊下奉圣国师真、应天寺无智禅师真，并文才笔，见存。

阮知诲

阮知诲者，成都人也。攻画女郎，笔踪妍丽，及善写真。王氏乾德年，写少主真于大圣慈寺三学院经楼下。孟氏明德年，写先主真于三学院真堂内，写福庆公主真、玉清公主真于内庭。知诲两朝多写皇姑帝戚，渥泽累迁，授翰林待诏，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张玫

张玫者，成都人也。父授蜀翰林写貌待诏，赐绯。玫有超父之艺，尤精写貌，及画妇人，铅华姿态，绰有馀妍，议者比之张萱之俦也。孟先主明德年，于大圣慈寺三学院置真堂，玫曾与故东川董太尉（璋）写真。先主恶之不为写已，乃命阮知诲独写已真。文武臣僚，玫之笔也（今并涂抹，无画踪矣。）。授翰林待诏，赐紫金鱼袋。玫有自汉至唐治蜀君臣像三卷。

能格上品十五人

吕峣竹虔附

吕峣者，京兆人也。唐翰林待诏。自京随僖宗皇帝车驾至蜀，授将佐郎，守汉州雒县主簿，赐绯鱼袋。今大圣慈寺华严阁上天王部属诸神，及王波利真，并峣之笔，见存。竹虔者，雍京人也，攻画人物佛像。闻成都创起大圣慈寺，欲将吴道玄地狱变相于寺画焉。广明年随驾到蜀，左全已在多宝塔下画竟，遂与华严阁下后壁西畔画丈六天花瑞像一堵。

周行道

周行通者，蜀人也。攻画人物鬼神、蕃马戎服、器械毡帐、鹰犬羊雁之类，及川原放牧，尽得其妍。有李陵送苏武图、夺马图、三困图、射雕图、阴山七骑图。蜀人皆传周胡蕃马为妙，行通多髯故也。

孔嵩

孔嵩者，一名景，蜀人也。幼攻花雀，长遇刁处士入蜀，师其笔法。至晚年，巾裹衣服，言论动止，俱学刁公。在蜀公侯门四十余载，图画甚多，人皆宝之。黄筌于石牛庙画龙一堵，黄居寀于诸葛庙画龙一堵，嵩于广福院画龙一堵，蜿蜒怪状，不与常同，逼视远观，势欲骧跃，时人异之。此三公画龙，宗师孙位。位宗顾恺之、曹弗兴行龙之笔。谢赫《古画录》云："弗兴之笔，代不复传，秘阁之内，一龙而已。"魏赤乌元年冬十月（此赤乌是吴太祖年号，非魏武帝），武帝游青溪，见一赤龙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弗兴图之。武帝赞曰："赤乌孟冬，不时见龙。青溪深涧，奋鬣来空。有道则吉，无德则凶。匪兼云南，靡带雷风。弗兴画毕，未赞奇工。我因披阅，蕴隆忡忡。"至宋文帝时，累月亢旱，祈祷无应，乃取弗兴画龙置于水上。应时畜水成雾，经旬滂沛。其所画流落人间，至今相传。

石恪

石恪，字子专，成都人也。幼无羁束，长有声名，虽博综儒学，志唯好画。攻古体人物，学张南本笔法。有田家社会图，鳖灵开峡图，夏禹治水图，新罗人较力图，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高适、毕构、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司马承祯仙宗十友图，严君平拔宅升仙图，五星图，南北斗图，寿星图，儒佛道三教图，道门三官五帝图。虽豪贵相请，少有不足，图画之中，必有讥讽焉。城中寺观壁画亦多，兵火后，余圣寿寺经阁院玄女堂六十甲子神、龙兴观仙游阁下龙虎君，并见存。

杜措

杜措者，蜀人也。幼慕李升山水，长亦勤学，廿年中，昼夕不舍。今大圣慈寺六祖院傍地藏菩萨竹石山水一堵，并院内罗汉阁上小壁翠微寺禅和尚真、三学院经堂上小壁太子舍身喂饿虎一堵、善惠仙人布发掩泥一堵，并措之笔，见存。

杜弘义

杜弘义者，蜀州晋原人也。攻画佛像罗汉。今宝历寺东廊下一堵文殊、西廊下一堵普贤，及行道高僧十余堵，见存。蜀人相传杜老朱罗汉为妙。老朱，弘义小字。

杜子环

杜子环者，成都人也。擅於赋采，拂淡偏长，唯攻佛像。王蜀时，于龙华泉东禅院画毗卢佛，据红日轮、乘碧莲花座。每夸同辈云："某妆此圆光，如日

初出，浅深莹然，无笔玷之迹。”见存。

杜敬安

敬安，子环子也，美继父踪，妙于佛像。今大圣慈寺普贤阁下北方天王、三学院罗汉阁下无量寿尊，并敬安笔。蜀城寺院，敬安父子图画佛像罗汉甚众。蜀偏霸时，江、吴商贾入蜀，多请其画，将归本道。孟氏明德年，授翰林待诏，赐金鱼袋。

蒲延昌

蒲延昌者，师训养子也。笔力遒健，甚得师法。广政中进画，授翰林待诏，赐绯鱼袋。时福感寺礼塔院僧模写宋展子虔狮子于壁，延昌一见，曰：“但得其样，未得其笔尔。”遂画狮子一图，献通进王昭远。公有嬖妾患痁，是夕悬于卧内，其疾顿减。王公召而问其神异，延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祚寺佛殿之内画此二狮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风恙，御医无减，吴兴太守张僧繇模此二狮子，密悬寝堂之内，应夕而愈。故名曰‘辟邪’，有此神验久矣。”展氏古本狮子，一则奔走奋迅，一则回掷咆哮，僧繇后亦继之。二狮子翻身侧视，鬃尾俱就八分，爪牙似二龙拿珠之状。其本至今相传。延昌于诸葛庙壁画亦多，兵火后，馀圣寿寺青衣神庙神鬼人物数堵，见存。

赵　才

赵才者，蜀人也。攻画人物、鬼神、甲马。广政年，才与蒲师训子父较敌其艺，浣花甘亭侯庙、颇当神庙鬼神人物、旗帜甲马，及资福寺门南北二方天王。甲午岁兵火，倒损已尽。今存诸葛庙第三门两畔鬼神两堵，见存。

程承辩

程承辩者，眉州彭山人也。攻画人物鬼神。当孟氏广政中，与蒲师训、蒲延昌、赵才，递相较敌其艺，皆推妙手。兼善雕刻机巧，人物鬼神、怪异禽兽之类，奇绝当时。今彭山县洞明观天蓬黑杀玄武火铃一堂、存耳山王堂游变神鬼一堵，见存。

丘文播

丘文播者，汉州人也，后改名潜。攻画山水人物、佛像神仙。今新都乾明禅院六祖、汉州崇教禅院罗汉、紫极宫二十四化神仙，皆文播笔，见存。其有花雀，文播男馀庆画。

阮惟德

惟德者，知诲子也。袭承父艺，美继前踪。子父同时入内供奉。画贵公子夜晏图、宫中赏春图、宫中戏秋千图、宫中七夕乞巧图、宫中熨铁图、宫中按舞图、宫中按乐图，皆画当时宫苑亭台花木、皇妃帝后富贵之事，精妙颇甚。授翰林待诏，将仕郎，试太常寺斋郎，赐绯鱼袋。蜀广政初，荆湖商贾入蜀，竟请惟德画川样美人卷簇，将归本道，以为奇物。

杨元真

杨元真者，石城山张玄外族也。攻画佛像罗汉，兼善妆銮。当王氏武成中，善塑像者，简州许侯、东川雍中本二人，时推妙手。今圣兴寺天王院天王及部属，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天长观、龙兴观、龙虎宫，并雍中本塑。大圣慈寺炽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华严阁下西畔立释迦像，并许侯塑。皆元真妆，肉色髭发、衣纹锦绣，及诸禽类，备著奇功，时辈罕及。今四天王寺壁画五台山文殊菩萨变相一堵，元真笔，见存。

真二十二处

蜀自炎汉至于巨唐，将相理蜀，皆有遗爱。民怀其德，多写真容。年代既远，颓损皆尽。唯唐杜相国及圣朝吕侍郎二十二处见存。六处有写貌人名，一十六处亡失写貌人姓氏。皆评妙格。

杜相国（鸿渐　真在大慈寺）

崔相国（宁　真在龙兴寺）

韦太师（皋）

高太尉（崇文　真在大慈寺）

武相国（元衡　真在圣寿寺）

段相国（文昌　真在资福寺两任护军从事真在大慈寺普贤阁下）

李太尉（德裕　真在大慈寺）

杨侍中（嗣复　真在圣寿寺）

李相国（固言　真在九兴寺　护军从事　真全）

崔相国（郸　真在大慈寺 护军从事 真全）

杜相国（悰　真在净众寺　两任护军从事　真全皆陈诜笔）

白令公（敏中　真在福感寺）

魏相国（谟　真在中兴寺　护军从事　真全）

夏侯相国（孜　真在圣寿寺）

吴太尉（行鲁　真在四天王寺）

高相国（骈　护军从事　真全）

牛尚书（丛　护军从事　真全）

萧相国（邺　护军从事　真全）

陈太师（敬瑄　常侍诏笔）

韦相国（昭度　常侍诏笔　以上真在大慈寺）

王司徒（建　真在龙兴观　常侍诏笔）

吕侍郎（余庆　真在圣寿寺　王继之模写）

卷　下

能格中品五人

陈若愚

道士陈若愚者，左蜀人也。师张素卿画，遂衣道士服。师事素卿，受其笔法。王氏永平，废兴圣观为军营。其观有五金铸天尊形明皇御容一躯，移在大圣慈寺御容院供养。余道门尊像殿堂，皆就龙兴观起立。今精思院北帝殿是也。殿上壁画有青龙君、白虎君、朱雀君、玄武君四像，并若愚笔，见存。

张景思

张景思者，金水石城山张玄之裔也。思之一族，世传图画佛像罗汉。景思王氏永平年，于圣寿寺北廊下画降魔变相一堵，见存。

麻居礼

麻居礼者，蜀人也。幼师张南本笔法，亲得其诀。光化、天福年，声迹已喧。资、简、邛、蜀州，寺观壁画甚多。今圣寿寺偏门北畔，画八难观音一堵，见存。

僧楚安

僧楚安，蜀州什邡人也，俗姓句氏。攻画人物楼台，有明皇幸华清宫避暑图、吴王宴姑苏台图，此二图皆画于墙壁、图簇、团扇之上。其墙壁图簇团扇，大小虽殊，功夫并无减者，奇巧如此。当时公侯相重，皆称妙手。今大圣慈寺三学院大厅后明皇帝幸华清宫避暑图一堵，楚安笔，见存。僧惠坚者，蜀人也。亦好图画，而最谬焉。广政中，三学院僧请画姑苏台一堵，对句楚安避暑宫图，识者以为无鉴之甚也。今亦见存，恐后人误认，故附而正之。

滕昌祐

滕昌祐，字胜华，先本吴人，随僖宗入蜀，以文学从事。唯昌祐不婚不仕，书画是好。情性高洁，不肯趋时。常于所居树竹石杞菊，种名花异草木，以资其画。殁时年齿八十有五。初攻画无师，唯写生物，以似为功而已。有虫鱼图、蝉蝶图、生菜图、折枝花图、折枝果子图、杂竹样。造夹纻果子，随类傅色，并拟诸生。攻书，时呼“滕书”。今大圣慈寺文殊阁、普贤阁、萧相院、方丈院、多利心院、药师院天花瑞像数额，并昌祐笔也。其画蝉蝶草虫，谓之“点画”，盖唐时陆杲、刘褒之类也。其画折枝花，下笔轻利，用色鲜妍，盖唐时边鸾之类也。

能格下品七人

姜道隐

姜道隐者，蜀州绵竹人也。年才龆龀，尽日不归，父母寻之，多于神佛庙中画处才见。及长，为人木讷，不务农桑，唯画是好。不畜妻孥，孑然一身。常戴一竹笠，布衣草履，笔墨而已。虽父母兄弟，亦罕测其行止。人皆呼为“木柔头”（蜀语谓其鬓发蓬松）。伪相赵国公（炅）知其性迹，请画屏风。相公问：“何姓名?”蜀语对云：“姜姓无名。”相国曰：“既无名，何不以道隐名之。”自此始名焉。宋王赵公（庭隐）于净众寺创一禅院，请道隐于长老方丈画山水松石数堵。宋王与诸侍从观其运笔，道隐未尝回顾，旁若无人。画毕，王赠之十缣，置僧堂前，拂衣而去。他皆放此。今绵竹县山观寺，多有画壁见存。

禅月大师

禅月大师，婺州金溪人也，俗姓姜氏，名贯休，字德隐。天福年入蜀，王先主赐紫衣师号。师之诗名高节，宇内咸知。善草书图画，时人比诸怀素。师阎立本，画罗汉十六帧，庞眉大目者，朵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尽其态。或问之，云：“休自梦中所睹尔。”又画释迦十弟子，亦如此类。人皆异之，颇为门弟子所宝。当时卿相皆有歌诗。求其笔，唯可见而不可得也。太平兴国年初，太宗皇帝搜访古画日，给事中程公（羽）牧蜀，将贯休罗汉十六帧为古画进呈。

伪翰林学士欧阳炯《禅月大师应梦罗汉歌》：

西岳高僧名贯休，高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帧大绡泥高壁，闭目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下袈裟点神笔。高握节腕当空掷，窣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怦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骨似伏犀头骨粗。一倚松根傍岩缝，曲绿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同声，瞌睡山童欲成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搘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崖里老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文中晕深翠。硬节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关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落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履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诗一千首，大小篆字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多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事事精。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最是人间为第一。

张　询

张询者，南海人也。爰自乡荐下第，久住帝京，

精于小笔。中和年，随驾到蜀，与昭觉寺休梦长老故交，遂依托焉。忽一日，长老请于本寺大慈堂后留少笔踪，画一堵早景，一堵午景，一堵晚景，谓之“三时山”。盖貌吴中山水，颇甚工。画毕之日，遇僖宗驾幸兹寺，尽日叹赏。王氏朝，皇太子简王欲要迁于东宫，为壁泥通枋，移损不全，乃寝前命。今见存。

宋　艺

宋艺，蜀人也，攻写真。王蜀时，充翰林写貌待诏。模写大唐二十一帝圣容，及当时供奉道士叶法善、禅僧一行、沙门海会、内侍高力士于大圣慈寺玄宗御容院上壁。今见存。

李寿仪

道士李寿仪者，邛州依政人也。壮年慕道，于本县有德观为道士。斋醮之外，专精画业，人呼为“李水墨”。多画道门尊像。往来青城山丈人观。宗师张素卿笔法，每点簇五岳四渎部属，归家习学之。如此数年。简州开元观有张素卿画十二仙君一堂（乾德四年，遭火所焚），广政中，寿仪往彼，焚香斋洁模写，将归邛州天师观西院上画其壁，但穷精粹，笔力因于素卿，神彩气韵有过时流。一堂六堵，见存。

僧令宗

僧令宗，丘文播异姓弟也。攻画山水人物、佛像天王。今大圣慈寺三学院下、经楼院下两畔四天王两堵，放生池揭谛堂内六祖，并令宗笔，见存。

丘文晓

丘文晓，播弟也。攻画花雀、人物、佛像。今净众寺延寿禅院天王祖师，及诸高僧竹石花名二十余堵，广政癸卯岁，文晓与僧令宗合手描画，今见存。

有画无名

大圣慈寺六祖院罗汉阁上，峨眉山、青城山、罗浮山雾中四堵，中和年画，不留姓名，评妙格中品。

三学院，旧名东厨。院门两畔画东北二方天王两堵，王蜀先主修改后，移在院内北廊下。亡失姓名，评能格上品。

多宝塔下南北二方天王、弥勒佛会师子国王、菩萨，普贤阁外北方天王，不记画人姓名，评能格中品。

圣寿寺东廊下维摩诘堂内，画居士方丈、花竹芭蕉、山水松石、风候云气三堵，景福年画，不留姓名，评能格中品。

昭觉寺大悲堂内四天王两堵，堂外观音一堵、寺门后两畔东西天王两堵，并中和年画，不知画人名姓，评能格中品。

无画有名

《益州学馆记》云：“献帝兴平元年，陈留高朕为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东别创一石室，自为周公礼殿。其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耆旧云：“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笔。”古有益州学堂图，今已别重妆，无旧迹矣。刘瑱，齐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刘悛再修玉堂礼殿，灵宇严肃。悛弟瑱，性自天真，时推妙手。画仲尼四科十哲像，并车服礼器。今已重妆别画，无旧踪矣。

薛少保者，名稷。天后朝位至太子少保，文章学术，名冠当时，而好图画。《画品录》云：“秘书省有薛少保画鹤，时称一绝。”又闻蜀郡多有公画。卢求《成都记》云：“府衙院西厅，少保画鹤与青牛，并少保《自眉州司马迁移文》记。”今改旧制，无画踪矣。

王宰者，大历年家于蜀川。善画山水树石，意出像外，故杜甫歌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攻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今蜀中寺观，亦无画踪，唯好事者收得。《画品录》定为妙格。

韦偃者，京兆人也，寓止蜀川。善画马，韩幹之亚也。故杜甫歌云：“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欻见骐驎出东壁。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置此，与人同生亦同死。”蜀中寺观，亦无笔踪，唯好古者收得。《画品录》定为妙品。

浣花龙兴寺，《成都记》云：“本正觉寺，内有前益州长史临淮武公（元衡）并从事五人，具朝服，绘于中堂。”淳化五年，兵火后无画踪矣。

《成都记》云：“府衙西北，前益州五长史真，李太尉（德裕）文记。”今无画踪，唯文字相传尔。

重写前益州五长史真记

益州草堂寺（《成都记》云：寺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列画前长史一十四人（节度使职不带尹，则带长史，非今宾佐也），代称绝迹。余尝于数公子孙之家获见图状，乃知草堂缋事，靡不造真。昔岩野旁求，徒闻审像；稽山高谢，唯上镕金。孰若托之丹青，妙画神照？然楚国祠庙，鲁王宫室，暨此邦文翁旧馆，皆图历代卿相，粲然可观。唯有慕于前良，曾莫究于形似。与夫年代既远，遗像犹存。入虚室而烟霞暂披，拂浮埃而瑶林斯睹。余以精庐甚古，画壁将倾，乃选其功德尤著五人，模于郡之厅所，追惟二汉台阁，皆有图写。黄霸、于定国，虽宰相名臣，不得在画像之列。卓子师德行君子，而居功臣之右。今之所取，其在兹乎？采色既新，光灵可想，俨若神对。吾将与归，因叙其事，以贻来哲。大和四年闰十二月十八日，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赞皇县

开国伯李德裕记。

《胡氏亭画记》检校尚书司空员外郎赐绯鱼袋郭图撰　艺游而至者，则神传焉。神传者，国宝矣。墨妙之于艺，又加贵焉。浮图焰梁炽，今国力不能追也。故艺之至者，虽鸿德巨儒，亦伍于工徒矣。唐故宰相薛公稷，画入神品，以名之重，时加贵之。成都静德精舍有壁二堵，杂绘鸟兽人物，态状生动，乃一时之尤者也。吾后帝宇之五年，污叛帖夷，万方无事，于是大去蛊人之疾，以浮图氏为最。诏走御史监毁域内之祠，凡云构山峙之宇，一时而坏，百工之名迹随去焉。胡氏（璩）文而好古，惜少保之迹不存于乡，乃操斤挟党，力剟于颓垒之际，得人三十七头、马八足。又於福胜祠获展氏子虔天乐二十五身，及乡之名工李氏感天乐十二色，皆神传异迹，陷于茅亭之壁，长者之车益满门矣。任愚子若缺，时寓蜀，壮君好事之心，亡于压覆，于是染醉毫纪其始于石。会昌五年五月三日记。（今画无旧迹，唯存石记在三学山廨院东北，此院是胡璩宅）

江淮异人录

[宋]吴　淑撰　陈尚君整理

《江淮异人录》一卷，宋吴淑撰。吴淑（九四七——一〇〇二），字正仪，润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名臣徐铉婿。南唐登进士第，补丹阳尉，以校书郎直内史。入宋，授大理评事，预修《太平御览》等书，官至职方员外郎。著作有《事类赋注》及本书存世，另有《秘阁闲谈》、《说文五义》及文集皆不传。本书叙事简略，稍涉夸诞，但大多为实有之人。今据《道藏》本点校整理，参校《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分作二卷，但缺《虔州少年》、《瞿童》二则，增录《唐宁王》、《花姑》二则，乃误收《龙城录》文字，今不取。

司马郊

司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游于江表，常被冠褐，蹑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为粗暴，人无敢近之者。能诈死，以至青肿臭腐，俄而复活。尝止于宣州开元观，自宣之歙，时道士绍修默亦往歙州，至城门遇之，与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镇戍，方息于逆旅。郊续至，修默隐身潜窥之，见郊入别店中，召主人与饮，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谢，郊不为已而更击之，既而互相搏击，郊忽踣于地，视之已死，体冷色变。一市皆聚观，乃召集乡里，缚其主人，捡尸责词，将送于州。时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复闻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马尊师矣。"而人方悟郊诈死，释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晓乃行，至前百里许，问人曰："司马尊师何时过此?"曰："今早已过矣。"明日复行百里，问之，曰："昨日已早过矣。"及到歙州问之，亦然。每往来上江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将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将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风高，且竹屋低隘，不可举火。"郊不已，众人共拜劝之。郊怒不听，乃发火于室中，持一大杖，立于门侧，敢至者击之。郊有力，人无敢近之者。俄而火盛，焰出于竹瓦之隙，人皆惶骇。既而火灭，郊所有器什皆尽，所卧床皆重灼，而荐席无有焦者。有朱翱者，为池州法椽。郊过诣之，谓朱曰："君色甚，恶当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当有所应。"翱不之信。后十余日，果病热疾，数日甚剧。忽忆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恶，见人在已前。有小吏陈某者，常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户外无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见陈某，持一瓯筑进之，朱饮之，便觉意爽体佳，呼家人曰："适陈某所持来药甚效，当今更进一服。"家人惊曰："比不令人入室，陈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渐平。郊尝居歙州某观，病痢困剧，观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闻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劳若此!"既渐困笃，观主不得已，乃口白县令姚蕴，蕴使人候问之。郊曰："姚长官何故知吾病也!"来者以告，郊怒，忽起，结束径入某山中，其行如飞。后十余日，持一大杖，求观主，将捶之。观中道士共礼拜求救，乃免。尝至洪州市中，探鲊食之。市中小儿呼曰："道士吃鲊。"郊怒，以物击小儿，中面流血。巡人执郊，送于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劝说之。郊乃极口骂怒，虞候不胜其忿，杖之至十。郊谓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后入庐山，居简寂观，因醉卧，数日而卒。临终，令置一杖于棺中。及葬，觉棺空，发之，唯杖在焉。

钱处士

钱处士，天祐末游于江淮，尝止于金陵杨某家。初，吴朝以金陵为州，筑城西抛江，东至潮沟。钱指城西里余荒秽之地，劝杨买之，杨从其言。及建为都邑，而杨氏所买地正在繁会之处，乃构层楼为酒肆焉。尝宿于杨家，中夜忽起，谓人曰："地下兵马喧阗，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测也。明日，义祖自京口至金陵，时人无有预知者。尝见一人谓之曰："尔天罚将及，可急告谢自责。"人曰："我未省有

过。”钱曰：“尔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饮食不如意，因怒其下，弃食于沟中。”钱曰：“正是此尔，可急取所弃食之。”乃取之，将以水汰去其秽，俄而雷电大震。钱曰：“急取秽食之。”如言而雷电果息。尝有人图钱之状，钱见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对圣人也。”人不之悟。后有僧取其图，置于志公塔中，人以为应。后烈祖复取之入宫，陈于内寝焉，又每为谶语，说方来事。言李氏之祚曰：“仿佛之间一倍杨。”初，吴氏有江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谓杨氏自称尊至禅代二十年，故仿佛倍之耳。

聂师道

聂师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涛为歙州刺史，其兄方外为道士，居于郡南山中，师道往事之。涛时往诣方外，至于郡政，咸以谘之，乃名其山为问政山。吴朝以师道尝居是山，因号为问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师道至，䟫信日至而富贵。师道尝与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热疾，村中无复医药。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洁，可以解。”及病危，因复劝之。人有难色，师道谕之曰：“事急矣，何难于此，吾为汝先尝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后给事中裴枢为歙州，当唐祚之季，诏令不通。宣州田頵、池州陶雅举兵，围之累月，歙人频破之。后食尽援绝，议以城降，而城中杀外军已多，无敢将命出者。师道乃自请行，枢曰：“君乃道士，岂可游兵革中耶?”请易服以往。师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缒之出城。二将初亦甚怪，及与之语，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约已定，复遣还城中。及期，枢适有未尽，复欲延期，更令师道出谕之。人谓其二三，咸为危之，师道亦无难色。及复见二将，皆曰：“无不可，唯给事命时。”城中人获全，师道之力也。吴太祖闻其名，召至广陵，建紫极宫以居之。一夜，有群盗入其所止，至于什器，皆尽取之。师道谓之曰：“汝为盗取吾财，以救饥寒也，持此将安用之?”乃引于曲室，尽取金帛与之，仍谓之曰：“尔当从其处出，无巡人，可以无患。”盗如所教，竟以不败。后吴朝遣师道至龙虎山设醮，道遇群盗劫之，将加害，其中一人熟视师道，谓同党曰：“勿犯先生。”令尽以所得还之，群盗亦皆从其言。因谓师道曰：“某即昔年扬洲紫极宫中为盗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报。”后卒于广陵。时方遣使于湖湘，使还至某处，见师道，问之曰：“何以至此?”师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使者以为然。及入吴境，方知师道卒矣。师道侄孙绍元，少入道，风貌和雅，善属文，年二十余卒。初，绍元既病剧，有四鹤集于绍元所处屋上。乃其卒，人见五鹤冲天而去。

于 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无四时常持花，不欲近人。尝至应圣宫，以花置道像前。道士为设茶，置之食案。须人退，于乃取饮，饮讫置茶盏于案，长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复相揖，但不与人语耳。有少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愿事先生。”于走不顾。少年逐之而持其衣，于驱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暂置之。至一年，临水而坐，问少年曰：“颇渴否?”曰：“然。”怀中出物如茶末，与之曰：“置此口中，掬水下之。”如言。须臾因睡，及觉失之矣。

李梦符

李梦符者，常游洪洲市井中，年可二十余，短小而洁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荡自恣。四时常插花，遍历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与饮。或令为歌词，应声为之，初不经心，而各有意趣。钟传之镇洪州也，以其狂妄惑众，将罪之。梦符于狱中献诗十余首，其略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钟竟亦不罪。后桂州刺史李琼遣使至洪州，言梦符乃其弟也，请遣之。钟令求于市中旅舍，人曰：“昨梦符不归。”因尔不知所终。

刘同圭

刘同圭者，居洪州，诣艾氏家，赁其屋而居。家唯翁媪而已，旦持一筐蕈卖之，夕而醉归。积久，邻人怪之，夜穴壁窥之。见出一缶土，以水溵之，须臾蕈生，及晓刈之。后翁病，谓媪曰：“我死，必置一杖于棺中。”及卒，如其言。初举棺以出，人觉其重，及至半路，渐轻如无，流荡其棺，唯觉杖在其中，发之独得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将校耿谦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颇好书，稍为诗句，往往有嘉旨。而明于道术，能拘制鬼魅，通于黄白之术，变怪之事，奇伟恍惚，莫知其何从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悦奇异之事，召之入宫，益观其术，不以贯鱼之列待，特处之别院，号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见上多持简，精彩卓逸，言词朗畅。手如鸟爪，不便于用饮食，皆仰于人，复不喜行宫中，常使人抱持之。每为诗句，题于墙壁，自称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术不常的然发扬于外，遇事则应，黯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宫，问以黄白之事，试之皆验，益复为之，而简易不烦。上尝因暇，预谓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须火，其能手?”先生曰：“试为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银，以硾纸重复裹之，封题甚密。先生内于怀中，良久忽若裂帛声。先生笑曰：“陛下常不信下妾之术，今日面观，可复不信耶?”持以与上，上周视题处如旧，发之已为银矣。又尝大雪，上戏之曰：“先生能以雪为银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实之，削为银铤状，先生自投于

炽炭中，灰埃坌起，徐以炭周覆之。过食顷，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燃洞赤，置之于地，及冷，烂然为铤银，而刀迹具在。反视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状，盖初为火之所融释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银甚多。上诞日，每作器用，献以为寿。又多巧思，所作必出于人。南海尝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蔷薇水清泚郁烈，龙脑浆补益男子。上宝惜之，每以龙脑浆调酒服之，香气连日不绝于口，亦以赐近臣。先生曰："此未为佳也。"上曰："先生岂能为之?"曰："试为，应亦可就。"乃取龙脑，以细绢袋之，悬于琉璃瓶中。上亲封题之，置酒于其侧而观之。食顷，先生曰："龙脑已浆矣。"上自起附耳听之，果闻滴沥声。且复饮少选，又视之，见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发之，已半瓶，香气酷烈，逾于旧者远矣。先生后有孕，一日谓上曰："妾此夕当产神孙圣子，诚在此耳，请备生产所用之物。"上悉为设之，益令宫人宿于室中，夜半烈风震霆，室中人皆震惧，是夜不复产。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惊问之，先生曰："昨夜雷电中生子，已为神物持去，不复得矣。"先生嗜酒，至于男女大欲，亦略同于常，后亦竟以疾终。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岂其人乎?余顷在江南，常闻其事，而宫掖秘奥，说者多异同。及江南平，在京师，尝诣徐率更游，游即义祖之孙也，宫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质其事，备为余言。

潘扆

潘扆者，大理评事潘鹏之子也。少居于和州，樵采鸡笼山，以供养其亲。尝过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载过江。扆敬其老，许之。时大雪，扆市酒与同饮。及江中流，酒已尽，扆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于髻中，取一小胡芦子倾之，极饮不竭。扆惊，益敬之。乃至岸，谓扆曰："子事亲孝，复有道气，可教也。"乃授以道术。扆自是所为诡异，世号之为潘仙人，能掬水银于手中，接之即成银。尝入人家，见池沼中有落叶甚多，谓主人曰："此可以为戏。"令以物漉取之，置之于地，随叶大小，皆为鱼矣。更弃于水，叶复如故。有蒯亮者，常至所亲家，同坐者数人，见扆过于门，主人召之，乃至。因谓扆曰："请先生出一术以娱宾。"扆曰："可。"顾见门前有铁砧，谓主人曰：'得此铁砧，可以为戏。"因就假之。既至，扆乃出一小刀子，细细切之至尽，坐客惊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坏之也。"乃合聚之，砧复如故。又于袖中出一幅旧方巾，谓人曰："勿轻此，非一人有急，不可从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举以蔽面退，行数步则不复见。能背本诵所未尝见书，或卷而封之，置之于前，首举一字，则诵之终卷。其间点窜涂乙，悉能知之。所为多此类，亦不复尽纪，后亦以疾卒。

润州处士

润州处士，失姓名，高尚有道术，人皆敬信之。安仁义之叛也，郡人惶骇，咸欲奔溃。或曰："处士恬然，居此必无恙也。"于是人稍安堵。处士有所亲，挈家出郡境以避难，有女已适人，不克同往，托于处士，处士许之。既而围急，处士谓女曰："可持汝家一物来，吾令汝免难。"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处士刀边以手抑按之，复与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简然，伺城中出兵，随之以出，可以无患。"如言在万众中，无有见之者。至城外数十里，村店中见其兄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之见也，乃弃刀于水中复往，兄乃见之，惊曰："安得到此?"女具以告。兄复令取刀持之，则不能蔽形矣。后城陷，处士不知所之。

洪州将校

钟传之镇洪州也，尝遣衙中将校晏某使于浙中。晏至杭州，时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阗委，晏亦出观之。见翁妪二人，对饮于野中，其翁忽尔乘云而上，万众喧呼。妪仰望恸哭，翁为下十数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复上，极高而没。洪州艾氏其先识晏，亲闻其说。

史公镐

史公镐者，江南大将史公铢弟也。性冲淡乐道，未尝见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以介怀。既贵盛，衣服鲜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宾主为意。及去，误著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觉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尚书张翰典铨，公镐求为杨子令，会已除官，不果。翰见其旷达，多可试，谓之曰："且为杨子尉，可乎?"公镐亦忻然从之。后为瑞昌令，卒于官。时方晴霁，而所居宅上独云雨，人有望见云雨之上，有一人绯衣乘马，冉冉而上，极高而没。

江处士

歙州江处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乡里中尝有妇人，鬼所附著，家人或仿佛见之。一夜，其夫觉有人与妇共寝，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缚。及火至，正见捉已所系腰带也。广求符禁，终不能绝，乃往诣江。江曰："吾虽能御之，然意不欲与鬼神为仇，尔既告我，当为遣之。令归家洒扫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无得令人辄窥。"如其言，江寻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见一绿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见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妇人复常。有人入山伐木，因为鬼物所著，自言曰："树乃我之所止，汝今见伐，吾将何依?当假汝身，为我窟宅。"自是其人觉皮肤之内，有物驰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胜其苦，往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栖，栖北有茂竹，江方坐楼上，觉神在竹林中，呼问之，鬼且以告，且求赦过。江曰："吾已知矣。"寻而人至，谓之曰："汝可于乡里中觅空屋人不居者，复来告吾。"人

往寻得之，江以方寸纸，置名与之，戒之曰："至室屋弃之。"如言而病失。又尝有人为夔鬼所挠，其家置图画于楼上，皆为秽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闭楼门三日，当使去之。"如言，三日开之，秽物尽去，图画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亲见其事。

李　胜

书生李胜，尝游洪州西山中，与处士卢齐及同人五六辈，雪夜共饮。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势若此，固不可出门也。"胜曰："欲何所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书籍在星子，君能为我取之乎？"胜曰："可乃出门去。饮未散，携书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余里也。游帷观中有道士，尝不礼胜，胜曰："吾不能杀之，聊使其惧。"一日道士闭户寝于室，胜令童子叩户，取李处士匕首。道士起，见所卧枕前插一匕首，劲势犹动，自是改心礼胜。

建康贫者

建康开城之东郊坛门外，尝有一人，不言姓名，于此面野水构小屋而居，才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两事，余无他物。日日入城去乞丐，亦不历街巷市井，但入寺道遥游观而已。人颇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寻迹其出处，而问其所欲。及问之，亦无所求。时盛寒，官方施贫者衲衣，见其剧单，以一衲衣与之，辞不受。强与之，乃转以与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观其所向。乃毁屋，移于玄武湖西南内臣张谋果园，多荒秽，亦有野水，复于水际构屋居之。时大雪数日，园人不见其出入，意其冻死。观之，见屋已坏，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发屋视之，则方熟寝于雪中，惊起，了无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陈允升

陈允升，饶州人也，人谓之陈百年。少而静默，好道家，世弋猎，允升独不食其肉，亦不与人交言。十岁，诣龙虎山入道，栖隐深邃，人鲜得见之者。家人或见之，则奔走不顾。天祐中，人见于抚州麻姑山，计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颜貌如初。升元中，刺史危全讽少知其异，迎置郡中。独处一室，时或失之。尝夜坐，危谓之曰："丰城橘美，颇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橘泊牢城港，今为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选便还，携一布囊，可数百颗，因共食之。危尝有姻礼，市黄金，郡中少，不足用，颇呵责其下。允升曰："无怒，吾能为之。"乃取厚纸，以药涂之，投于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后危与吴师战，允升去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讽不知悟，果败于象牙潭。

陈　曙

陈曙，蕲州善坛观道士也。人谓为百岁，实亦不知其年，步行日数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虚一位以待之，远近必至。烈祖闻而召之，使者未至，忽叹息曰："吾老矣，何益于国，而枉见召。"后数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常至夜独焚香于庭，仰天拜祝，退而恸哭。俄而淮上兵革，人以为预知也。后过江，居于永兴景星废观，结庐独居，常有虎豹随之，人亦罕有见者。及卒数日，方棺敛，而遍体发汗焉。

张训妻

张训者，吴太祖之将校也。口大，时人谓之张大口。吴太祖在宣州，常给诸将铠甲，训所得故弊，不如意，形于言色。其妻谓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耳。"明日，吴公谓张曰："尔所得甲如何？"张以告，公乃易之。后吴公移广陵，尝赐诸将马，训所得复驽弱，训亦不满意。妻复言如前。明日，吴公又问之，训复以为言。公曰："尔家事神耶？"训曰："无。"公曰："吾顷在宣州，尝赐诸将甲，是夜梦一妇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赐张训甲甚弊，当为易之。'及吾问汝果然，乃为汝易之。今赐诸将马，复梦前珠衣妇人告予曰：'张训所得马，非良马也。'其故何哉？"训亦不能测也。训妻有衣箱，常自启闭，训未尝见之。一日，妻出，训窃启之，果见珠衣一袭。及妻归，谓训曰："君开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训归，妻已先食，谓训曰："今日以食味异常，不待君先食矣。"训入厨，见甑中蒸一人头，训心恶之，阴欲杀之。妻谓曰："君欲负我耶？然君方为数郡刺史，我不能杀君。"指一婢曰："杀我必先杀此，不尔君必不免。"训遂杀妻及其婢，后果为刺史。

董绍颜

董绍颜者，能知人。尝诣鄂州节度使李简，简出诸子，以侍绍颜。时有平头小儿何敬洙侍简侧，绍颜曰："诸子亦皆贵，然不若此平头也。"后敬洙累授节镇，为时名将焉。义祖镇润州，绍颜在焉，常阅衙中诸将校品第之。有蓝彦思者，谓绍颜曰："尔多言，或中也。"绍颜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终者。"彦思曰："吾军校，死于锋刃，事吾事也，何足言哉!"绍颜曰："汝宁得好锋刃之下而死乎?"后郡中稍有火，衙中亦为之备，盛造桶以贮水，而军人因是持桶刀为乱，彦思死于难焉。

魏王军士

义祖子魏王知证镇宣州，有军士失姓名，家唯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归，求水沐浴，换新衣，坐绳床而终。妻见之，大惊曰："君死耶？"于是不哭，亦沐浴换衣，与夫对坐而卒。魏王因并冢葬之。

沈　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乐道。家有二妾，一日谓之

曰："我若死，尔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言？"因问之，对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试哭，吾欲观之。"妾初不从，强之不已，妾走避之。汾执而扶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拥袂而哭。毕视之，汾已卒矣。

虔州少年

虔州将校钟某者，泛舟之广陵，经太和戍，泊舟登岸。见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载往杨州，钟许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见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无钱。少年曰："此亦小事。"及还船，出豕首于袖中，因曰："适以无钱而取之，今当还其值。"乃复至屠所，谓曰："吾先付尔钱，少顷还取肉。"屠得钱，乃不复取肉。及至广陵，与钟同舍于逆旅。一日，有轻侠数人，行戏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此必今夕为盗耳，宜备之。"钟不甚信。中夜，觉穴壁声，伺其已穿，引首过窦，乃举烛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谓盗曰："汝未获财，不欲杀汝。"遂听其去。后忽钟曰："不可久处。"促之归去。钟如言。及至日沙而朱瑾杀，昌化城中惊扰焉。

闽中处士

闽中处士张标者，有道术，能通于冥府。或三日五日，卧如死而体不冷，既苏，多说冥中事。或言未来，一一皆验，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为闽师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孙侃留居闽中，因家人疾，请摽祷于冥府。摽从之，因曰："见君之先父，在水府有冥职。"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洪州书生

成幼文为洪州录事参军，所居临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时雨霁泥泞而微有路。见一小儿卖鞋，状甚贫窭，有一恶少年与儿相遇，絓鞋坠泥中，小儿哭求其价。少年叱之，不与，儿曰："吾家旦未有食，待卖鞋营食，而悉为所污。"有书生过悯之，为偿其值。少年怒曰："儿就我求钱，汝何预焉？"因辱骂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义，召之与语，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话。成暂入内，及复出，则失书生矣。外户皆闭，求之不得。少顷，复至前曰："旦来恶子，吾不能容，已断其首。"乃掷之于地。成惊曰："此人诚忤君子，然断人之首，流血在地岂不见累乎？"书生曰："无苦。"乃出少药，傅于头上，捽其发摩之，皆化为水。因谓成曰："无以奉报，愿以此术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书生于是长揖而去，重门皆锁闭而失所在。

穇潭渔者

吴太祖为庐州八营都，巡警至穇潭，憩于江岸。有渔父鼓舟，直至前，馈鱼数头，曰："此犹公子孙，鳞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

吴公异之，将遗以物，不顾而去。

瞿 童

瞿童，字柏庭，以字为名，辰州辰溪人也。华眉广颡，长准秀目，勤事而寡言。大历四年，西川溃将杨林为沣阳守，不戢部下兵，纵其党贾子华率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五溪之人逃难四散。时柏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义乡乌兴里桃源观道士黄山宝偏宅。柏庭因山宝，愿师事上清三洞法师黄洞源，山宝引觐，具道柏庭志，洞源辞以柏庭奉母须甘旨。山宝曰："柏庭母在山宝庐，幸有继给，倘蒙收拾贫贱，所望容纳。"洞源许之，后亦时给柏庭母衣食。仅二周载，六年正月，柏庭丧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办不倦，抛弃恶食，必兴爱惜，辞而饭之。七月，洞源买药至襄阳市。每入市，令柏庭持装橐，柏庭必闭目处中。洞源让曰："处众而睡，人夺汝携。"柏庭曰："非有睡也，闷众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归，行及宜城，去襄阳百余里。洞源遽曰："香炉捐主人，奈何？"柏庭请复取，白洞源暂休，以俟不时。顷持炉还，洞源惊问，答曰："尊师方在途，恐留滞，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柏庭山中植果药。逾二十日，洞源来，柏庭一不诘之，答曰："自尊师去州，只于仙林寻仙穴。"洞源问："所寻何见？"答曰："见石室、石床、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许？"曰："约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穷。又旬，柏庭于艺圃中得一棋子，捧呈洞源曰："秦人棋子。"洞源异之，曰："谁为谓汝，乌知其然？"复曰："是诚秦人棋子。"洞源谛视之，状若小龟，光润如玉，遂贮录囊中。复因阅录开囊，缄记如旧，亡棋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愿屈归岩洞。时久霖雨澍，洞源既未决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昕洞源命。柏庭河畔视船，往复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诃之："来何迟？"柏庭曰："观西南十五步许，有小桥，桥上遇一老尊，负杖挂物，呼令随去，柏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褫常所布带，以一纸绳束腰，跣足履草屦，升尊殿。及洞源严修之处，各焚香跑拜。既而辞洞源，又拜，洞源凭几问曰："汝辞吾安往？"答曰："归仙洞。"洞源曰："吾随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为不可？"柏庭曰："前时尊师不决去，乃今不可。"因谕洞源，当以时迁栖。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贤遗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时复见？"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即声命同观道士朱灵習曰："朱老师看仙人来。"灵習睨柏庭曰："童子今日颜色，异常光辉。"洞源门人胡清镐、朱神静、童子陈景昕、谭伯琏偕圜瞩，柏庭服短布衣，乌缯巾，逡巡却行，三移步忽然不见。洞源与道徒皆愕眙庭际有一栗树谓暂旁立。洞源曰："得无

映树乎?”求之无踪，即声钟，集观户，将遍索林莽。观户至东北林际，遇一大蛇当路而止。十一年，兄仙信从辰州来，闻弟登仙，至桃源，又师事洞源为道士岩薛两茂，游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迁居江州庐山。贞元五年十一月，复迁居润州茅山。十八年春，润州邮檄人于延陵县界，见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邮者促步期及，竟不能，迭延陵，闯茅山三十里，邮人望见徐步入山门。是日，女道士赣冷然在鹤台，见少年持小漆函盖，贮素书，直未及门，举一足履国。冷然问曰：“汝为谁?”答曰：“瞿柏庭。”因问冷然：“黄尊师何在?”冷然指示路处，仿佛记有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即摄衣诣洞源，问：“瞿柏庭来乎?”洞源唯唯不明谕。秋八月既朔之旬，洞源谓门弟子曰：“吾将蹈沧海，为备装。”或以未可行为请。逾一年，当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传瞿童登仙之迹，皆怪异可惑。予自幼贬武陵守，至之日，则详询旧老，乃诙诡加甚。值暇日，游沅江、沧浪合流，闻之于渔人，曰：“柏庭有同学陈景昕，已五从居，今复为桃源观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长，始均势劳，久练行事，传疑百说，不若一见。”予得言忘食，遂命迓之，未获至若不克见。及期而朝，门吏导景昕前庭，冠青萝冠，碧绿衣，冰颜雪肤，皓髭苍眉，端简足迹，肃容陈词，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馆，徐徐阅所惑，景为具辨，因裂椟直纪，用祛后疑。长庆二年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温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陈通微传实（此记乃简与亲札，袁为好事者磨去重刻，惟存碑侧数字）。

三楚新录

[宋]周羽翀撰　夏雅俐整理

《三楚新录》三卷，宋周羽翀撰。羽翀，里贯不详。撰本书时署“前桂州修仁令”，本书记事迄于乾德元年（九六三）荆南高继冲纳土，可能即太祖、太宗时人。本书记湖南马殷、武陵周行逢、荆南高季兴三家在荆楚一带割据称王之始末，以一国为一卷。所载与史实颇多抵牾处，殆因作者多据故老传述以成编，未能充分征考五代宋初史乘。但所录轶事，亦多他书不载者，可备治五代史者参考。今据《墨海金壶》本校点，并参校《古今说海》本。

卷　一

马氏，讳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后。唐末浊乱，所在豪侠竞起。时殷方处卒伍之列，随渠师何氏南侵长沙，据之。殷战频有功，何乃擢为裨将，且命为邵州刺史。殷宽厚大度，能得士之死力。何氏卒，诸将在外者，皆拥兵归，以争其位，唯殷领士卒如故，且素服为何氏发丧，识者谓之知礼。未几，众军各杀其帅，使人共迎殷为主。初，众军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惧，欲拒而不行。将晓，忽睹一人，黑色而貌甚雄伟，手执大棒，鞠躬趋进，报曰：“军国内外平安。”俄而不见。由是殷以为嘉兆，其心始安，乃谓所亲曰：“吾之此行，未必不为福。”及至，众果欣跃而奉之。殷立，且使人间道上表，僖宗在蜀，闻之甚悦，据其表。遣使朱书御札，许自开国，立台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杨行密据有淮南，闻其建国，且遣舟师数万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楼指麾，一鼓而破其兵，伏尸流血，湘水为之丹焉。自是四方慑伏，无敢侵之。

岭外廖光图自韶阳叛，举族来奔，其部曲随而至者数千人。殷以其豪而众多，将拒而不纳，或有谏者曰：“廖者料也，马得必肥，是家国强霸之兆，何为而拒之?”遂待之以礼。因命光图为永州刺史。光图具陈南越可取之状，言甚激切。殷亦将开拓疆土，闻其所陈甚善，使其部将李勋将数万众击南越。未数月，拔桂管十八城，刘龑惧而乞盟。勋即李老虎也，勇壮绝伦，每一餐费肉十数斤，皆割为大脔而啖之，故时人号曰“老虎”。先是，桂管儿童每聚戏，呼曰：“大虫来!”号呼而走。及勋拔桂管，论者以为应。

庄宗反正，下诏征诸侯入觐。马殷以年老不行，命长子希范入朝。希范多辨，善于应对。及至，庄宗谓曰：“朕闻卿部内有洞庭湖，其波无际，有之乎?”对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则此湖不足以饮马耳。”庄宗大悦。既而曰：“比闻马氏之国，必为高郁所图。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邪?”高郁，殷之谋臣也，庄宗将去其爪牙，故以是言离间，而希范不察。及归，果使人构其罪，郁竟至弃市。自是，识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范之入觐，途经淮上，时桑维翰旅游楚泗间，知其来，遽谒之，且曰：“仆闻楚之为国，挟天子而令诸侯，其势不可谓之卑也。加以利尽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来，非倾府库之半，则不足以供刍粟之费。今仆贫者，敢以万金为请，惟足下济之。”希范轻薄公子，睹维翰形短而腰长，语鲁而且丑，不觉绝倒而笑之。既而赠与数百缣。维翰大怒，拂衣不顾而去。

及殷薨，希范立。时维翰已为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称天策上将军楚王而已，其卿相台阁皆罢之。然希范性刚愎，好以夸大为事，虽去半仗，而军国制度皆拟乘舆。乃大兴土功，建天策府，中构九龙殿，仍以沉香为龙，其数八，各长百尺，皆抱柱而相向，作趋捧之势，而希范坐于其间，自谓一龙也。每凌晨将坐，先使人焚香于龙腹中，烟气郁然而出，若口吐焉。自近古以来，诸侯王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时处士戴偃，贤而有才，嫉其过度，自称元黄子，作《渔父诗》百篇讽之。希范闻而不说，遂禁锢士庶无与之交，偃竟至饿死。麾下将丁思觐，雄杰之士，以希范气度不广，乃上书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才十数州，而大王克绍先业，为诸侯之长，

未闻折一马箠为天子计，此愚臣所以为耻也，惟大王思之。”希范览而怒。未几，削思觐官。希范淫而无礼，至于先王妾媵，无不烝通。又使尼潜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皆强取之，前后约及数百，然犹有不足之色，乃曰：“吾闻轩辕御五百女以升天，吾其庶几乎?”未几，死，大为识者所笑。先是，既杀高郁，数睹形影，将死，郁又昼见，时谓之冥报焉。

时异母弟希萼为永州刺史，闻其死，自以长而当立，具舟楫以归。及至长沙，众且立嫡弟希广矣。遽命希萼为鼎州刺史。初，牙将张万敌建议以希萼居长，立之则顺，而记室李皋争之曰：“吾闻立嗣君以冢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之乎?”万敌退而叹曰：“惜哉李公！祸自此始。”未几，希萼果自鼎州举兵叛，将袭长沙。希广闻之，遽命将许可琼拒之。既而可琼倒戈以降，希广计无所出，然素好释氏，乃披缁衣，召众僧念佛，以为禳厌。比及城陷，念诵之声不辍，其为墨昧，皆此类也。寻为希萼缢杀之。且命捕李皋，有擒而至者，希萼责之曰：“吾虽生于庶孽，然托体于先君，汝何见毁而不使吾继立耶?”皋无以对。命壮士脔其肉而杀之。先是，皋问术士陈承福曰：“吾寿几何?”对曰：“九十。”至是，议者以为九十乃仓卒而死焉。既而希萼淫于酒色，多为不道。小门使谢延泽有美貌，希萼逼幸之，每引延泽入内阁，与妻妾间坐而饮，大为众心所恶。其弟希崇乘其衅而作乱，擒希萼而囚于衡阳。既而悔焉，遽命舟楫追之，约于长沙南五十里地号昭泽沈之。路经衡山县，豪族廖光图子仁勇，闻其来，与叔凝议曰：“希萼长而被废，今又见追，此必不免。吾属受先王重恩，而不能为之除祸乱，安社稷，岂所谓居水土乎?”乃率数百人劫而立之，号衡山王，以衡山县为府。且使人募兵，数日之间，众及一万，郡县多起兵应之。希崇惧，求救于吴。时吴命边镐将兵来救，其实伐也。初童谣云：“鞭打马，马急走。”镐至，希崇知其谋，又将拒焉。或以童谣为谏，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见镐，且请入吴。于是镐以礼遣希萼及希崇举族而行。

先是，吴欲加兵而来，以镐多艺，且使诈为僧，以游长沙，既至，且弄钹行乞。未几，诈亡去。故吴竟以为将。而镐非将才，每出师皆载佛事而行，时自祝以请福，由是三军解体。及武陵酋豪王逵拥兵至，竟宵遁焉。先是，马氏之强闻海内，诸院公子长幼各八百余人，皆以侈靡放荡为务，识者多非之。公子之徒闻而且恐。时有国师张氏绐之曰：“彼所以见非者，恐祚之不永也。如君昆仲之众，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国，何忧何惧乎?”于是时，郊外有邓翁者闻而叹曰：“文武之道，未尝介意，而更纳虚诞之说以自安，此辈吾见其死于沟壑有日矣！”及边镐师至，果验，然星散寒馁而卒者，过半焉。

卷　二

周氏，讳行逢，武陵人也，世耕锄为业，尝犯法。显德中，马氏荒乱，吴命边镐将兵伐之，浃旬，尽有湘中之地。时镐虽剋胜，然安抚无策，故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刘咬牙等十数人，乘众心之怨，谋举兵袭之，未数日而有八千之众，行逢始预焉。倍道兼行，遇夜，奄至城下，于是鼓噪，斩门而入。时镐军骤胜，士卒解甲，不复防御，又当昏黑之际，忽闻兵入，仓卒惊骇，计无所出，皆束手就戮。迟明，死者十有八九，镐以单骑遁走。于是逵据其地，上表于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节度兼中书令。逵素雄豪，得志之后，不拘小礼，其车服制度拟于王者。先是，吴有术士，言南楚之分，气色甚盛，以日观之，将有王氏起焉。伪主闻而忧之，且问曰：“今之诸将处于南楚者，谁为王姓?”或对曰：“有永州刺史王温耳。”伪主疑其当之，谋杀温。且遣使拜温为征南将军，赐以印绶、巾带，密于巾中置毒。及使至，温拜，命著巾。俄顷，脑裂而死。未几，逵举兵袭长沙而据之，即其应也。逵好功名，尝秣马厉兵，以俟征战。时行逢已为麾下将，众颇服其才略，逵因命为副贰。行逢虽受命，然终以逵非君长之才，自是密结心腹以图之。

未几，逵自领兵侵南越，留行逢知留后事。而行逢因忽谓所亲曰：“王公逵必不返。然以后事付吾者，所谓以云雨资蛟龙也！吾何忧乎?”及逵方至桂阳，果为越兵所破，逵仅以身免，既而死于路。行逢竟代其位。时军吏多武陵人，咸有恋土之心，或说行逢曰：“夫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公起于徒步，自署为列侯，可谓富且贵矣！然而无西还意，使乡人父老、平生亲知将何以瞻望风采邪?”行逢感悟，即日命驾归武陵，以武陵为西府。且使人迎其妻潘氏。潘貌素陋，然为性刚烈，虽行逢已为侯王，而待之蔑如也。先是，所侍皆劝之，使诣行逢，笑而对曰：“夫人为心，自非圣贤，必多变动。以吾既老且丑，虽欲往，而公岂以曩时之心相向哉？唯有死而已。”时闻者未以为然。及使至，果不从命。唯躬率婢仆以耕织自给，至于赋税，亦及时输纳，未尝逋欠。行逢止之而不从，曰：“赋税者，官物也，岂以己为主而自免之哉?”行逢闻而有惭色。时兵革之后，郡邑官吏以聚敛为务。行逢患之，乃潜使人察其姓名，一旦卒然除去。自是，管内稍稍清肃。至于建官设职，亦皆慎其选择。尝有女婿乞补吏，行逢度其非才，乃曰：“吏，所以理民也。今观汝不堪其事，吾当为汝置锹犁数具，汝能用之锄种以养老幼，亦是美事，何禄之求?”于是竟不补焉。时一方翕然，号为英主。然多猜忌，好发人阴事，故麾下将帅恐其不免，多有谋叛，而行逢亦能预为之备，往往事有未发而诛。于是

公府凛然，入者若覆冰雪。先是，前进士何景山为王逵记室，每轻忽行逢。行逢得志，命景山为益阳令。未几，因事缚景山，投之于江，谓曰："汝尝佐王逵，今王逵已死，且为吾告龙王。"其残忍皆此类也。

故天策学士徐仲雅有清才，然其性好以滑稽轻薄为事。国破之后，伤于冻馁。行逢素闻其名，且以穷困谓必能改节，因使召之，命为节度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知设官有轻重，权欲其得众，苟能应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诱之。自是，武陵村落、鄽市，豪横之辈称司空、太保者无算。及仲雅至，行逢问曰："自吾迁镇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惧之乎？"仲雅对曰："公管内，满天'太保'，满地'司空'，何不惧之？"行逢不悦。未几，大宴僚吏，而仲雅在座。行逢又与之论事。然行逢夷音，每呼字，音多误。仲雅因戏之曰："不于五月五日翦却舌头，使语音乖错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尝历事马氏，诸士民信之久矣，故不敢加诛。后仲雅竟以忤旨去职，因退居山寺。暇日，视群僧争剥棕枝，乃咏其树曰："叶似新蒲绿，身如乱锦缠。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盖怨行逢之斥而谤之也。

有邓洵美者，连郡人也。登进士第，将归连，上笺行逢，署馆驿巡官。洵美背伛，时谓之"邓驮"。为性迂僻，皆类其形，众咸不悦之。故虽处幕府僚，而食贫不暇给。同年王溥为相，闻洵美不得志，乃为诗曰："彩衣我已登黄阁，白社君犹困故庐。"自是，行逢稍优给之。未几，给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见话旧，不觉号恸。古人布衣交不及此也。久而忤行逢。无鉴，乃贬为易俗场官。须臾，又使人诈为山贼，突入公署，杀之。闻者无不痛惜。后李昉再奉命祠南岳，知洵美坟在近，乃为诗吊之曰："今日向君坟畔过，不胜怀抱暗酸辛。"

李观象为节度副使，以行逢严酷，恐及祸，乃寝纸帐，卧纸被。行逢信而用之，凡军府事，无轻重，皆决于观象。而观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儒士蒋密，能吟咏，颇得风骚之旨，尝题《云桑》："绮罗因片叶，桃李谩同时。"大为作者所许。观象闻之，佯惊曰："此汉诗，何蒋密之能为？"士林以此鄙之。及行逢病，又托疾，复命子保权师尊之，且谓保权曰："麾下将校有凶狠难制者，除之已尽，惟衡州张文表耳。吾死之后，此人必叛，万一不可敌，当举族北归，无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讫，奄然而逝。未数月，张文表果叛于衡州，举舟师顺流而下，以袭长沙。时行军司马廖简知留后事，方与军吏聚会，有报"文表至"，简素轻文表，殊不介意，且谓军吏曰："黄口小儿，到而擒之，何忧乎？"乃伐鼓饮酒如初。于是至晚，文表已入城，麾军直至会所。时简已醉，不能发弓矢，唯按膝作气而已。文表亲以戈戮之，在坐间遇害者数十人。时保权年方十三，而英爽有胆气，闻叛，叹曰："先君可谓知人矣！仆虽无能，安可使军国落此贼手乎？"遽命部将杨师璠率万余众讨之。及师璠将行，又亲出饯送，仍泣对三军曰："先君薨背，坟土未干，而凶贼悖逆，实保权不孝所致也！安敢劳于诸君。幸先君之故，无忘戮力，苟灭此贼，安先君于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其吐气发言，义形于色，三军无不感激。然保权犹虑其败，且驰表而乞师。未逾旬，而师璠已大破文表于平亭津，仍枭文表之首于是，余党皆戮。初，文表将叛，犹豫未定，有从者夜梦文表额上出一龙，及明以告文表，而文表大悦，曰："此天命我也！"于是举兵。及败，论者以龙神物也，而出于额，是祸将作，神出焉。保权以文表已灭，且命使止师，不意王师已破江陵，而逼境矣。保权惧，召李观象议之，观象曰："夫请王师者，以讨贼张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王师不还，岂非朝廷将有事于南地乎？然我国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其欲与王师相拒，此所谓鱼入沸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图之，无失子孙万世之利也。"何权不得已，乃出郊迎王师，且请入觐。天子闻而悦之，命以礼遣。既至族宗，封拜有差。

先是，行逢颇以淫祀为患，管内祠庙，自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令毁拆之，约省祭祀之费三分之一。时有识之士忻然，以为明断。及末年，酷信释氏，每一岁之间，设大会斋者四，无非破耗国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辍。因暇复召群僧于府中讲唱，而己自执炉焚香而听。凡披缁之士，虽三尺童子，皆抢地伏拜之，虽梁武笃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卷 三

高氏，讳季兴，字贻孙，峡州峡石人也，东魏司徒昂之后，幼好武而有胆气。乾符末，所在寇贼竞起。时梁祖为元帅，专征伐，潜有飞扬跋扈之志，思得义勇者与之同力。时季兴潜察之，乃谒梁祖于郊。梁祖见之，悦，寻拔为制胜军使。其后，累从征讨，以功授宋州团练使。未几，移授荆南兵马留后。及梁祖禅代，正拜江陵尹兼管内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季兴以江陵古之重地，又当天下多事，阴有割据之志。乃大兴力役，重筑城垒，执畚者逮十数万人，皆将校宾友负土助焉。其郭外五十里坟冢，皆令发掘，取砖以甃之。及土功毕，阴惨之夜，皆闻鬼哭，鬼火数起，将扑之，奄然而灭。如此者，累月方定，论者以为发掘坟冢，使幽魂不安故也。

时诸侯争霸，急于用人。进士梁震登第后，薄游江陵，季兴请为掌书记。震性抗直，临事敢言。时庄宗反正，下诏征诸侯王入觐。季兴忻然，奉诏将行，震谏曰："朝廷自反正后，有吞并诸侯之心。若我缮甲以自守，犹恐不保其地，况敢抛弃军国，千里入觐哉？且又今之诸侯为梁朝旧人者唯公耳，安知朝廷不

以仇敌相待耶？幸望图之，无使怀王之患复见于今日也。”季兴曰：“吾计决矣！多言奚为？”及至，庄宗果欲留之。及归，值夜，将吏、父老出迎于郊外，季兴乃握震手曰：“不听君言，几葬虎口。”初，季兴方对，庄宗谓之曰：“今天下负固不服者，唯吴与蜀耳。朕今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险阻，尤难之。江南才隔荆南一水耳，朕欲先征之，卿以为何如？”季兴对曰：“臣闻蜀国地富民饶，获之可建大利，江南国贫，地狭民少，得之恐无益。臣愿陛下释吴先蜀。”时庄宗意欲伐蜀，及闻季兴之言，大悦。未踰年，庄宗伐蜀，季兴私自喜曰：“此吾以计绐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几，遣使册季兴为南平王。秀兴谓震曰：“此恐吾与蜀连衡故也。”及蜀破，书至，季兴方食，落箸而叹曰：“此吾之失计也！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忧，今蜀虽破，未必为福。”未几，庄宗宴驾，果再乱，一如梁震之言。初，季兴尝从梁祖出征，引军且发，至逆旅，未晓，有一妪秉烛开门而迎，其礼甚谨。季兴颇疑而问之，妪对曰：“妾适梦金甲人推门呼曰：‘宜速起，有王者来。’及起开门，果有君子至，岂非所谓王者邪？所以不敢亵慢耳。”季兴大悦。后果然。洎季兴卒，从诲立，震独不悦，谓所亲曰：“先王平生与吾相见，兄弟之不若也。今日之下，安能屈节北面，复事其子邪？”于是求解职，退处于郊外，灌园鬻蔬为别业，称处士。每从诲以事召至府，则倒跨黄牛，往往直造厅事前。呼从诲不以官阀，止称“大郎君”而已。从诲以其先王旧人，不忍以过杀之。

有李载仁者，唐室之后也，唐末避乱于江陵，季兴署为观察推官。载仁自负文学，常感季兴见知，每从容接侍，不为少礼。然为性迂缓，一日将赴季兴召，方上马，无何，部曲相殴，载仁怒，且命急于厨中取饭并猪肉，令相殴者对餐之。仍令军将戒之曰：“如敢再犯，必当于猪肉中加之以酥！”闻者无不笑之。

及从诲嗣立，有孙光宪者，本成都人也，旅游江陵，方图进取，从诲辟之，用为掌书记。自是，凡笺奏收檄，皆出其手，载仁尸位而已。由是，载仁遂与光宪有隙，光宪犹能避之，故论者多光宪。光宪每患兵戈之际，书籍不备，遇发使诸道，未尝不厚赍金帛购求焉。于是三年间收书及数万卷，然自负文学，常怏怏如不得志，又尝慕史氏之作，自恨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谓交亲曰：“安知获麟之笔，反为倚马之用？”因吟刘禹锡诗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日空为饱暖家。”

有梁延嗣者，复州景陵人，唐天成中，将兵守复州监利。季兴之入觐也，庄宗欲杀之，既而逃归，益怀怨愤，遂以兵攻取复之监利、星沙二县。延嗣兵败，为季兴所获。至从诲既立，擢为大校，遂承制，授归州刺史。未几，又迁复州团练使，仍掌亲军。延嗣虽起非行阵，自以累典戎事。才年十九，讳健儿士卒之语，每聚谈，或有伤犯之者，往往交游变为仇雠。光宪与延嗣年甲相亚居，常自谓筋力不衰。一旦赴球场，上马左右扶持者甚众，延嗣且在后笑曰：“孰谓大卿年老而弥壮？观其上马轻健，良由扶持者众尔！”光宪乃回顾曰：“非因众扶，盖是老健。”延嗣不胜愤怒。论者以此少之。

有王惠范者，平江军节度保义之子，美风仪，好读书。初，保义之奔荆南也，季兴以为行军司马。未几，生惠范，及长，以门荫为文学，累迁观察推官。从诲立，以女妻之，且以惠范本家将子，欲使自幕府事，掌内外军政。惠范为人，闲谈不羁，闻之不悦，入告从诲，且辞之。自是复以从诲为不知已，至军国之事，皆不参预，但以金帛购求古书图画，日以披玩为志焉。

建隆三年，武安军节度使周行逢薨，子保权嗣位。衡州刺史张文表不服，举兵反，直入长沙，杀行军司马廖简。保权惧，告急朝廷，乞王师为援。朝廷遣宣徽使李处耘，领兵万余人救之。李以路由江陵，虑继冲不测，先遣使谕之曰：“比者王师救应，东道之主，诚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向道，使于城外经过，幸矣！”继冲将许之，犹豫未决。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继冲曰：“兵尚权变，城外之说实不可信。以臣观之，彼实欲乘衅伐我耳！况今精兵数万，自先王已训练备矣，景威虽不才，愿尽以相付，不顾性命，为大王拒之！”继冲闻之，曰：“事未可知，尔勿忧也。”及王师至，果如景威之言。继冲大惧，乃不得已，出郊迎王师。且请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飞骑以闻，天子大悦，遣使就除继冲徐州节度使，便道赴任。盖孙光宪之谋也。景威以其不用己谋，遂扼喉而死，继冲闻而伤之。先是，荆南尚使瓷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竞置用之，谓之高足碗。至大军一临，举族东迁，高足之谶，一朝应之。盖由天命，信矣哉！

吴越备史

[宋]钱　俨撰　陈尚君　黄清发整理

《吴越备史》四卷，旧题宋武胜军节度使巡官范坰、巡官林禹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谓为钱俨所作，托名范、林。《四库提要》据卷末二跋，谓以俨作为近是。俨（九三七——一〇〇三），字诚允，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十四子，忠懿王钱俶弟。初名弘信，吴越时历守衢、湖二州，曾使宋。归宋后，历随州、金州观察使，出判和州。晚年颇以整理吴越文献为己任。本书宋时有十二卷、九卷之异，今本虽仅四卷，但大致保存原书面貌。记事始于钱镠出身从军，迄于开宝元年（九六八），于吴越钱氏创业始末及五王在位时政治举措、战事始末及人事兴替，记载尤详，且大多出于吴越本国史档，作者又为王室近亲，故所记尤为翔实，为后人研究吴越国历史的最重要文献。另有《吴越备史补遗》一卷，记事上接本书，迄于钱俶去世，作者不详，卷首题记以为后人“参本传及《秦王贡奉录》、《家王故事》”拼合而成。今并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点。

卷　一

武肃王上

武肃王姓钱氏，讳镠，字具美，杭州安国县人（即临安县）。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国公九陇八代孙也。大中六年壬申二月十有六日，生于本县之衣锦乡勋贵里。曾祖讳沛，唐宣州旌德县令，累赠吏部尚书、左仆射，追封洪胜王。曾祖妣童氏，追封齐国太夫人。祖讳宙，高尚不仕，累赠太尉，追封建初王。祖妣水丘氏，累封楚国太夫人，追封晋国九华太夫人。皇考讳宽，威胜军节度推官、职方郎中，守大府少卿，累赠礼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中书令，追封英显王。皇妣水丘氏，累封秦国太夫人，追封赵国太玄太夫人。王即长子也。先是五年，邑中大旱，邑令命道士东方生起龙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龙，然不可起，起必大异。”邑令乃止。明年复旱，又召东方生起龙，将临池，遽指王所居曰：“池龙已生此家矣。”时王已诞数日。始诞之夕，皇考方他适，邻人急走告曰：“适过君家后舍，闻甲马之声甚众，非有盗乎?”皇考乃驰归，王已诞矣。复有红光满室，皇考颇怪之，将弃于井。祖妣知非常人，固不许，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焉。王自幼常与群儿聚戏于树阴石上，或伐薪，必使群儿聚以供已，随多少而赏罚焉。王尝憩后山，忽一石屹然自立，王志之（及贵，建功臣精舍，遂以石为佛坐，树号衣锦将军）。十三年冬十月，皇祖太尉薨。将葬之夕，大风拔树于野。诘旦，术者引灵輀，将就葬所，谓皇考曰：“此拔树之穴，是天启也，宜以葬。”遂窆之。毕，术者抚王曰：“当贵此孙耳。”王常游径山书院，有道人洪湮者，每迎于门，王颇恶之。一日，自后山僻径而往，湮亦迎焉。王问其故，湮曰：“君非常人，故预知耳。”

（乙未）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镇遏使王郢作乱，敕本道征兵讨之。时董昌戍石镜镇，亦募乡里之众，以副召王。王遂委质于董氏，始为偏将。王入军中，骁勇绝伦，为董氏所重（时王年二十四）。及董为杭州，一日因事遣王之临安，途余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于龙光桥（在余杭县）。王因请相，竟无一言。王一日自临安还，日已暮矣，相者复在旧所，王遂赍金请相。相者曰：“旁无人乎?”王曰：“独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叹曰：“天下乱矣，期时之内，再遇贵人。”言讫而去。旬日后，王复以束帛至余杭，将酬之，访于乡闾，竟绝踪迹。

（戊戌）五年，寇盗蜂起，有朱直管、曹师雄、王知新等，各聚党数千，剽掠于宣歙间。秋九月，王率本镇兵讨平之，以功闻，授石镜镇衙内都知兵马使，迁镇海军右职。

（己亥）六年秋七月，黄巢拥众二十万，大掠州

县。淮南节度使高骈羽檄征兵讨之。巢将及石镜镇，众才三百人。王谓董氏曰："黄巢以数万之众，逾越山谷，旗鼓相远，首尾不应，宜以伏兵袭之，彼或少却，则可逐矣。"巢前军二千余众，果崎岖而至，王率二十骑伏于草莽，巢小将单骑先进，王亲注弩射之，应弦而毙。伏兵遂起，巢兵大溃。王谓众曰："此术止可一举耳，大军必至，则众寡莫敌矣，宜乘胜张虚声以慑之。"乃进屯八百里（古地名也）。途次逆旅，遇老妪，因诫曰："后有兵至，当言临安兵屯八百里。"未几，巢兵果至，具如所对。贼众相顾曰："向止数骑，尚不可当，况八百里乎！"遂不犯境。王又伺其后军，杀获人马而还。归功董氏，淮南高骈闻而伟之。

（庚子）广明元年冬十二月，黄巢犯阙，僖宗入兴元。杭州始建八都。临安县曰董昌，王副之；余杭县曰陈晟，于潜县曰吴文举，盐官县曰徐及，新登县曰杜棱，唐山县曰饶京，富春县曰文禹，龙泉县曰凌文举，各聚千人以卫乡里。

既而高骈召董氏赴广陵，王亦从焉。时骈熟视王，顾左右曰："此人他日爵禄必远过于我。"时骈将大举讨巢，命董氏从行。王谓董曰："窃窥高公无讨贼之志，苟从其行，功效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卫乡里为辞。"董然之，告于骈，骈因礼而归焉。是月，黄巢自称大齐皇帝。

（辛丑）二年春正月，僖宗幸蜀，改元中和。敕高骈为东面行营都统，起师讨巢，骈竟不出兵。秋八月己丑，夜星大如杯碗，交流如织，至丁酉乃止。

西晋之末，五星互经天，纵横无常。未几，五胡之乱验矣。

九月，诏授董昌杭州刺史，授王都知兵马使、太子宾客。（壬寅）中和二年秋七月，浙东观察使（彭城）汉宏（姓犯王讳）以天子西幸，乃遣弟汉宥、马军都虞候辛约率兵二万，营于西陵，将图浙西。既烧渔浦，劫富春，兵势甚盛，董氏遣王率师御之。是月十二夜，将渡江，而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王亲掬江沙而吞之，祝曰："吾以义兵讨贼，天将见助，愿阴云蔽月，以济我师。"俄而云雾四起，咫尺晦暝。王大喜，即先渡江，窃贼号纵火，斫其营，精兵继至，破贼殆尽。汉宥、辛约走之，拥入沟堑，士卒大半溺，尸骸相枕。冬十月，汉宏又率衢、婺等四州兵七万余人，遣登高镇将王镇领之，营于江干，连营相属。王率儒童镇将徐靖、浙江都游奕使阮结衔枚宵济，复大破之。王镇奔诸暨。王获汉宏所署主将宪官伪敕二百余道，俘馘万计，兵甲生口称是，归汉宏所掠民间妻女于乡里者数百人。是月，诏王兼侍御史。

（癸卯）三年春三月，汉宏又分兵于黄岭、岩下、贞女等三镇，及山洞凡九十三所，皆千余人，以图大举。王率八都兵，自富阳以趋之，破黄岭、岩下及山洞三十余所，生擒贞女镇将阳元宗、岩下镇将史弁等，仍焚其兵甲。夏四月，汉宏自领兵屯诸暨古剥岭至于亭山龟山之下。王先攻诸暨，获粮二万余斛，旋破古剥岭、亭山等寨，贼皆宵遁。五月，汉宏又遣将何肃、黄珪等，率本道排门军营于萧山、诸暨等处。王亲御之，破贼一万余人，生擒都虞候章公直，余皆走之。冬十月，汉宏又遣弟汉容与辛约、巴立、李万敌等，会温、处等州兵，洎白丁十万余众，从萧山、西陵大出战船，以谋宵济。王自新沙由渔浦而攻之，戮何肃等，遂趋萧山。是月戊午，王亲与汉宏遇，自午至戌，破贼大众，汉宏易服持脍刀而遁。时军中有异其状者，将擒之。汉宏诳曰："我宰夫耳。"遂伏于乱尸之内得免。次日，汉宏复举余党四万人来，我师乘胜大败之，斩汉容、辛约及招讨判官谭升、都知兵马巴立、先锋李万敌，仍获汉宏伪淮海招讨使印一纽、战舰五百艘、马四千蹄，兵甲万计，俘馘千人。汉宏宵遁归越。

（甲辰）四年春二月，婺州王镇执刺史黄碣请降于王。汉宏闻之，使其下娄赍杀镇而代之。夏四月，浦阳镇将蒋环会我师攻婺州，生擒娄赍而还。未几，敕命中使焦居璠为杭越通和使，俾其改过，王遂班师以待之。汉宏因杀王人，密征水师于温州刺史朱褒，出战船习于望海，以史惠、施坚实、韩公玟领之，复图水陆并进。秋七月，敕授王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右千牛卫将军。冬十二月朔，天子南郊，改元光启。

（乙巳）光启元年春正月，僖宗发蜀。三月，至京师。冬十月，授王检校散骑常侍、右武卫将军。十二月，监军使田令孜进逼，帝如凤翔。

（丙午）二年春正月，田令孜劫驾如宝鸡。二月，至兴元。冬十月，大将朱玫立襄王为帝。

书朱玫僭立煴为帝，以正其反逆之罪也。

是月一日，王谓董氏曰："除恶务去根本，不尔当为后患，愿以全师讨之。"董曰："然。"王即日进师，以诸都兵马使阮结守梅市，监阵使钱爽守双童，遏后使骆团守平水，降将使章可周、唐晟、王公备等守兰头，江海游奕使崔则守羊石。是月辛亥，王亲率师，自诸暨趋平水，导山路至曹娥埭。癸丑，破韩公玟，因与朱褒遇，水师战艓皆焚而溺之。甲寅，进屯丰山，梅城镇将施坚实执汉宏右直将张师及归于王。丙辰，进拔越城，汉宏走台州。辛酉，戮汉宏妻母弟侄及其党史惠、史侃、都虞候蔡约于军门。十二月丙午，台州刺史杜雄执送汉宏至，命斩于会稽市。汉宏斥刑者曰："吾廉察也，非汝辈可杀。吾尝梦手捧金钱，杀吾者钱公也。"乃请王亲刃焉。

汉宏，兖州使院之小吏也。寻为大将，领本州兵以御黄巢寇，遂杀将首，劫辎重而叛。诏忠武军讨之，不利，复命前濠州刺史崔锴招携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会浙东观察使柳瑫以贿免官，皆耻代之，议者以宏降将也，以降将代赃吏，宜矣，乃除之。既有七州之地，复萌逆节。常会客酒酣，谓众曰："天下丧乱，金刀之谶，焉知非仆？"遂抚掌大笑。后又会于使院，有群鸦噪庭树上，因使伐木。有座者言：

"此树有年矣，鸦噪乃常耳，愿勿为怪。"宏曰："我将斩白蛇，岂止此树耶！"遂伐之。又尝构别第，穷极雄壮。一日，有飞帛书署其门曰："汉宏是贼，岂宜造此大宅！"宅之中堂悬一锦伞，守卫甚谨，即夕失之，人皆以为任侠所获。及举兵至西陵，将谋渡江，乃祷于江干。俄有一矢坠其前，莫知所来，宏颇恶之。既败，弃其母，挟妻而奔。就执之日，董庶人让之，宏曰："成即是，败即非，自古何有不败之家，不亡之国。仆射有名将良策，宏无之，以至于此，何必太让哉！"

既而儒童镇将徐靖以俘掠居人，戮之于市，北关镇将（彭城）孟安（姓犯王讳故号彭城）与弟孟宿辄启府库，散其本部，仍执廉使牌印。王因飨于击场，遂责之。孟安即席谋，王立斩以徇，时孟宿部兵屯于外，王亲抚之，悉有其众。越人及诸将皆推王为主，王固让董氏，董遂权莅于越。杭人复请王代董氏，时浙西节度使周宝承制，以王权知杭州军州事，兼杭州管内都指挥使。是月，赴本郡，录其事以闻，诏授王检校尚书。

（丁未）三年春正月，帝在兴元，敕授王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卫大将军，充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

凡国王自陪臣以下所授官爵，自贞明戊寅以前，制用诏敕，皆自间道而至。戊寅以后，南康贡路阻绝，则皆航海而至，皆出其迎授徐审德本日月而书之，他皆仿此。

三月，润州客司军将（彭城）浩（姓犯王讳）逐节度使周宝出于毗陵，推度支催勘使薛朗为主，仍火其城。是月，帝至凤翔。夏四月，六合镇使徐约攻陷苏州，淮南高骈为其下毕师铎所幽，乃召宣州观察使秦彦为主。五月，王命东安都将杜棱、浙江都将阮结、靖江都将成及率兵讨薛朗。

初，杭州山贼朱直为乱，遂募八县乡兵以讨之，因为八都，临安董昌首之，今东安浙江皆其数也。其诸都地名、都号、首将名姓，并见于前。

六月，师次阳羡，与贼将李君旺遇，大破之，获船八百余艘。秋九月，秦彦杀高骈。

骈拥兵叛命，信用妖人，自取亡灭。秦彦与毕师铎出师屡败，疑骈党内应，遂杀之。高骈之事，岂非佛氏所谓轮回果报者乎！《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若高骈所得，犹未足以偿数千人之怨，才足以见天道好还之不差忒耳。

是月，诏加王检校户部尚书。至日，王师次禹城，斩贼将丁重德。属将赵君度走之，遂进攻常州，丁从实弃城宵遁。

从实，浙西小将也，有微功于周宝，故用为是郡。郡人以为暴虐，号为丁灭门。及是奔于海陵镇，镇使高霸及杨行密同入海，赴高骈之难，从实竟为行密所害。

十月，周宝遂归于王，王以属郡礼，具櫜鞬迎之于郊，仍舍于樟亭驿。是月，庐州刺史杨行密始入淮南。十一月十二日，文穆王生。十二月，命杜棱为常州制置使，遣阮结等进攻润州。是月乙未，周宝卒。

宝字尚珪。曾祖侍选，唐沧州鲁城令。幽蓟之乱，鲁城以一邑拒寇，为贼所害。祖光济，左赞善大夫，依侯希逸于平卢军，为衙门将，每行阵获攻鲁城者，必杀之以祭父。父怀义，以武艺为韩皋所重，累官至工部尚书、天德军使。宝即第三子也。以父荫为千牛备身，寻求去职，依天平军帅。武宗三年，征方镇有才器者，入宿卫，宝因隶右神策军，出为良源镇将。有戎政，本军表闻，授右厢都押衙马步军知军事大将军。出泾州，聚粮二十余万斛。黄巢之乱，移镇海军节度使。僖宗幸蜀，加授右仆射、检校司空。中和二年，拜同平章事。时朝廷以丞相王铎率诸道兵复长安，以宝为天下租庸副使兼管内营田使。五年，授特进、检校太保兼侍中，进封本郡王。至是以疾薨，年七十四。子玙嗣。比唐制，武选以马上击毬，较其能否，有置铁钩于毬杖以相击。宝尝遇此选，为铁钩所摘，一目睛突，宝即取而吞之。复击毬，遂获头筹，授泾原。敕赐一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视之亦明，置水中无所碍真睛矣。一日早起，盥漱其睛，坠水盆中，侍姬窃笑。宝怒曰："我瞎汉，何足笑也！"遂杀之。润州衙军以军额号镇海军，盖宿旧也。宝复置亲信，号决胜军，处之后楼，使其子玙総之，众号为后楼军。其衣食粮赐，数倍于镇海，士卒颇有怨望，因恣横于外。一日，会客于后楼，即席有言其事者，则杀之。而薛朗与镇海将（彭城）浩素友善，遂以宝意示之，且诫其戢下。浩闻之，愤曰："可以免祸者，不过反耳。"是夕，遂率镇海军叛，乃推朗为主。宝闻乱，率家属跣袜拓芙蓉门，召后楼军曰："后楼军儿郎，能救我乎？"后楼闻之，亦同叛焉。宝遂奔高骈。骈与宝夹江为镇，颇有嫌隙。及奔骈，骈遗书曰："窃承走马，以及奔牛。"遣送黄齑一瓶、葛粉十斤，以表齑粉之意。宝在泾原，至于金陵，多会宾客，欢宴终日，后庭乐妓百余人，水陆肴膳，日极丰美，以抚养欠均，以致叛乱，得非骄奢蠹其福禄而使然乎！

（戊申）文德元年春正月，孙儒杀秦彦、毕师铎。

彦等因高骈信妖惨酷，遂乱，杀骈，并杀骈子弟甥侄。有一妇人临刑，戟手大骂曰："我必诉于上帝，使汝等后日举家戮杀，一如我今日。"至是果如所言。

是月，驾在凤翔。丙寅，我师克润州，生擒薛朗而还，王命剖心以祭周宝。（彭城）浩走之，王命阮结为制置使，又命筑嘉兴县城。二月，驾还长安，大赦改元文德。三月朔，日有蚀之。僖宗疾革，命立寿王为太弟。帝崩，太弟即位，是为昭宗。昭加王检校司空。夏四月，孙儒入淮南，陷扬州，杨行密奔海陵，复归庐州。秋九月，王命从弟銶率兵讨徐约于

苏州，尽驱州人以守城，皆文其面曰："愿战南都。"有军事衙推陈车（车本二名，上字犯忠献王讳）谓人曰："南都者，盖都邑之称，杭州其终建国乎！"冬十一月，杨行密攻杀宣州刺史赵锽而有其地。

（己酉）龙纪元年春正月朔，改元。三月，我师破徐约于苏州。约奔入海，中箭而死。

约，曹州人。初从黄巢攻天长，遂归高骈，用为六合镇将。浙西周宝子婿杨茂宝为苏州刺史，约攻破之，遂有其地。而制度不轨，劫王贡赋，至是而灭，宜哉！

王命海昌都将沈粲权知苏州事。夏四月丁丑，命筑安众营于临安。五月甲辰，润州阮结卒。

结字韬文，钱塘人也。杭州建八都，结亦副焉。中和二年，以征汉宏有功，授散骑常侍。光启三年，征常州，又平润州，累授户部尚书。四年，充润州制置使，寻迁刑部尚书。初，徐约之党三千余人来降，结抚之失所，因散香于甘露寺，辄为所叛卒投于江，遂成疾而卒，年四十六。

王以其弟右骁卫将军阮绰领其本郡，仍命成及代之，及尽诛其叛卒。秋七月，敕授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本州防御使。冬十月，敕除给事中杜儒休为苏州刺史，以沈粲为制置使。十一月，帝南郊，更名晔，改元大顺。是月，宣州杨行密遣将李友陷我毗陵，执杜棱而去。

初，李友攻毗陵，凿穿地道而入，兵甲俱以土中夜入于棱之寝室，因执棱于卧榻而去。

十二月，淮南孙儒遣其下（彭城）建封（姓犯王讳）帅众陷我润州，成及奔归。

（庚戌）大顺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皇帝受册尊号，大赦。夏四月，敕遣使征兵讨李克用，因路远，事遂寝。秋七月，常州李友陷我姑苏，制置使沈粲害刺史杜儒休及兄延休而奔于我。王以其失备，复害刺史，将欲诛之，粲遂奔孙儒。

初，沈粲之攻杜儒休，儒休曰："勿杀我，与尔金。"粲曰："杀尔，金将焉往？"遂杀之。儒休，延休异母兄弟也，同日而生，至是同日而死，异哉！非圣人不能知其所以然也。

是月，杨行密遣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八月，制加王吴兴郡开国男。闰九月，孙儒复遣（彭城）建封攻毗陵，杀张行周，而复困姑苏。是月，王命筑新夹城，环包氏山洎秦望山而回，凡五十余里，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王尝亲劳役徒，因自运一甓，由是骖从者争运之，役徒莫不毕力。冬十一月，孙儒陷姑苏，李友奔常熟。十二月，孙儒归淮南，仍以沈粲为制置使。是月，敕遣使高品赐官诰，加王检校司空同平章事。

（辛亥）二年春正月，孙儒自淮南复入姑苏，将乘胜以图我。王出舟师以御之，儒遂绝南顾。夏四月，彗星见，大赦天下。秋七月，城东安镇。冬十二月，孙儒烧掠苏、常，遂逼宣州，因围杨行密。行密遣使求救于我，王出糗粮甲兵以助之。是月，常州甘露镇使陈可立据本州，王遣师平之。（壬子）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午朔，大赦，改元。二月，命从弟銶为苏州招辑使。夏四月初，升杭州为武胜军，授王本军防御使。六月，王出师会宣州兵，败孙儒于宣城。行密斩孙儒，传首京师。宣州以沈粲归，王戮之于市，而行密因有广陵焉。

初，杨行密军师张某，或曰李某，颇善占算。前一日，谓行密曰："明日大水，亭午可获孙儒。"时畏日曦赫，儒兵正胜，人皆哂其言。及诘旦，西北有云大如箕，渐渐弥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谓众曰："城中大水将及我诸营，自顾无相救也。"俄而水深丈余，城中知其号令，乃径出兵以击儒营，他皆不救，因获儒。军师之言，果验。

是月，泉州王潮攻陷福州，杀范晖而有其地。亦作鲍姓，乃陈岩之子婿也。岩为福州数年而卒，以晖继之，至是为王潮所害。时福州尝有僧记之曰："潮水来，岩头没；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盖言将来继潮之人也。

（癸丑）二年春二月，杨行密以其将田頵牧宣州，安仁义牧润州。夏闰五月，诏授王本军团练使、苏杭等州观察处置使，进封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七百户。秋七月丁丑，王率十三都兵洎役徒二十余万众，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咸通中，京师有望气者，言钱塘有王者气，乃遣侍御史许军、中使许计，赍璧来瘗秦望山之腹，以厌之。使回，望气者言必不能止。又郭璞著《临安地志》云："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山起横为案，五百年生异姓王。"至是果验。

率十三都者，八都之外，有紫溪、保城、龙通、王泉三镇，是为十三都。

九月，制授王镇海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润州刺史。

先是，今年三月，诏以凤翔宿卫耀德都头李铤授特进同平章事，领浙西差。朝廷以李茂贞御海，王忠其党，将夺之权，乃有此授，而丹阳已为淮人所有，铤不能至所治。至是命王，时议当之。又周宝莅丹阳，州人凡有期，必曰"待钱来"，斯之应也。蜀禅月大师休公尝上诗曰："今日再三难更让，谶辞唯道待钱来。"明矣。

（甲寅）乾宁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改元。二月，王命成及权苏州刺史。三月，制王自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进充本道营田招讨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夏五月，敕遣中使（彭城）延钜（姓犯王讳）特授王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敕遣中使贾居蟾赐王私门立戟。

（乙卯）二年春二月，进封王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是月，威胜军节度使董昌僭称皇帝，建元顺天，国号罗平。

年号或云天册，或云天圣，皆非也。江东罗谏议隐撰《吴越行营露布》曰：“罗平者启国之名，顺天者建元之始。”又曰：“以将门称天册之楼，以会府为宣室之地。”明矣。昌以书告王，其所称云“权即罗平国位”，印文曰“顺天治国之印”。王得之，召宾吏以议曰：“董氏昔吾乡党也，今吾邻藩也，其丰功茂绩，崇名厚禄，又吾所以赞成也。今采听妖妄，遂图僭乱，吾已受朝廷将相，当征兵以讨之。然恶迹方炳，庶或能改，吾先驰书以勉之，救其覆族之祸。”众悉称善，乃遣宾属沈滂，率将吏数百人移书以谏之曰：“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作涂炭，不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也。及今悛悔，尚可及矣。”昌竟不听，王乃表闻之，仍又亲率兵至迎恩门，望楼再拜，且谕曰：“大王奄有数州，位兼将相，非不贵矣，非不富矣，一旦颠倒兵柄，改易臣节，自贻伊戚，祸不旋踵。今率诸州兵至城下，以俟大王改过，苟不见听，则天子赫怒，羽林黄头济江而至，袭大王之城，非唯大王有累卵之危，实乡党生灵皆归鼎镬矣。祸福之道，唯大王择之。”昌于是送犒师钱二亿万，仍执妖人应智、王温室、巫姬阿韩、掾吏吴瑶、秦昌裕至于军门，且言待罪于天子。王遂诛应智等而还，复表其事。时越州都指挥使马绰、指挥使骆团出降。俄而诏王讨昌，又敕遣中使高品李重密来劳我师，仍削夺董昌官爵。

诏曰：“夫雷霆霜雪，上天降以成物；明赏饬法，哲王垂以理人。是则阳春不可以独为岁功，仁恕不可以专为君德。威刑之作，其在兹乎！朕以眇躬，祗膺大宝，奉祖宗之丕训，荷天地之洪休，八年于兹，一日无怠。逊于志者，既求诸道；逆于心者，必本于情。苟惩诫之不明，惧典章之斯废。威胜军节度使、陇西郡王董昌，出于行伍，属遇艰难，权握兵戎，位崇将相。器才盈而自覆，鼎必折而遂倾。因凭生祠，辄有狂计，假陈妖异，惑乱邪巫，鼓噪危楼，伪为建国。不思理代，徒生犬吠之音；欲就丛祠，妄举狐鸣之兆。赖浙西节度使钱（讳）与诸司等皆忠诚愤激，壮节坚高。始以逆顺之理，飞章谕之而不悟；次以攻伐之谋，盟约胁之而不回。至于率兵，直以摩垒，虽复假言幻惑，止遏凶邪，终为闭壁偷安，不便束身归罪，是其阴诈，犹欲张皇。鱼戏鼎而虽亦可哀，螂拒辙而终为不率，天讨有罪，鬼得而诛。其董昌在身官爵，并削夺，仍委（讳）进兵攻讨。越州城士庶且多，宁无勇敢之徒，善以功名自许，如有枭戮生擒董昌者，授以三品正员，赏钱一万贯，如先有官者，超三资酬奖。如是董昌威制，曾助妖谋，幡然改图，转祸为福，有所自效者，罪并不问，赏则与之。於戏！恶杀好生，君人令德；仗顺伐逆，武夫令猷。鸣鼓而攻，既非获已；奋戈而起，亦宜慎诸！勿发勿焚，无误无失，罔俾观听，谓我黩武而勤兵也。

夏四月辛卯，苏州雨雪。乙巳，皇考太师薨。六月，制授王检校太傅、彭城郡王，兼浙江东道招讨制置两浙盐铁发运等使。是月，王起师讨董昌。秋七月，制授王起复云麾将军、上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是月，帝幸莎城，旋至石门镇。八月，车驾还京。于是董昌求援于淮帅杨行密，行密遣将台濛等困围姑苏以应昌。冬十月，行密又遣安仁义、田頵等攻我镇戍，昌遣裨将陈郁、钟福、朱党屯于香严寺，又遣李蕙、崔温屯于石侯（香严、石侯皆地名）。王命武勇都知兵马使顾全武、马步军都知兵马使王球率兵往逐之，遂戮李蕙、崔温等。未几，昌复构湖州刺史李师悦，率兵四千余人，侵我封境，又遣徐淑困我嘉禾。王命内衙都虞候方密袭之，不克，更命顾全武率所部御之，因破乌墩、光福二砦。而府城东接大江，贼不得聚，然沙路平涨，贼之游兵得以来往。王谓全武等曰：“贼若有我江壖，襟带瓯越，则不可当也，汝善御之。”十一月，衢州刺史陈儒卒，弟岌嗣。时顾全武遣偏将孟宝、蒋燔率兵屯于西陵。是月，敕王依前起复检校太傅，兼侍中，加食邑一千户。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侯。（封胥山祠，不详诏命日月。罗代集有碑云“三年闰三月”，则知诏下之明年为碑。今按长历，乾宁三年今甘崇耳。）

（丙辰）三年春正月，敕授费州刺史高彦、夷州刺史沈夏并检校司空。是月，安仁义出战船，从湖州将渡江，以应董昌。王命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等御之，仁义竟不敢渡。然沙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一夕惊涛，沙路悉毁，江壖一隅无所患矣。昌又遣徐珣、李玄宾等据肃清四朴九乡之地，王命顾全武、王球击之，徐珣等来降。昌又遣将汤旧领兵守石城，袁郊领兵守永宁。时昌镇遏使朱威与贺兰风招辑使孙仲殷等，并投款于王，且为越军所袭，朱威等由海道而至。二月，王命顾全武、许再思自西陵趋石城，与汤旧遇，遂破石城（去越城仅三十里），生擒其党六百余人。汤旧等走还，昌不能援。三月，我师复攻余姚，袁郊因大战，贼党逃溺者相半。而明州刺史黄晟遣指挥使梁从晊率兵来应我师，袁郊坚壁自固，昌益兵以救之。顾全武遣武勇队主（彭城）彦章截其冲要，生擒贼将徐宣，斩首二百余级。昌又遣暨阳镇将陈都自南秦（秦一作綦）了口至于富阳渔浦等处屯聚。王命王球等击之，仍遣婺州兵及诸镇兵以应之。时陈都率其党千余人来降。夏四月，我师执袁郊及偏将潘荐等，凡二千余人，王以朱威复为永宁镇使。是月，顾全武进围越城，而楚武王马某始有湖湘之地（王马姓，名犯宣祖庙讳，故以谥易之）。五月辛巳，董昌亲阅战于五云门，仍悬玉帛以诱我师。顾全武、许再思等奋击之，其党大败。昌愕视而退，至是始惧，自去其帝号。

初，城中有言王师雄壮强盛者，辄怒而斩之；有言王师兵疲而粮绝者，则喜而赏之。于是亲阅，我师奋击，始大惧而退。

次日，王命分兵进攻，以顾全武充诸军都虞候、东面都知兵马使，与指挥使孟宝等攻五云门；王球充

右副指挥使，与蒋燔攻亭山及申光门；陈章充右副指挥使，与钱颜攻关子门；许再思充马军都虞候、北面都知兵马使，攻昌安门；骆团充西面都指挥使，攻迎恩门。是月癸未，越城将拔，而台濛等陷我姑苏，刺史成及被执。王乃召全武议，将分兵西陵，以备北寇。全武上言曰："贼之根本系于瓯越，岂以失一姑苏而遂逭天讨。顾先拔越城，然后复茂苑未迟。"王从之。乙未，董昌犹据牙城拒之。王绐昌曰："奉诏，令大王致仕归临安。"昌乃送牌印而出。顾全武遣上武勇都监使吴璋执昌，至而斩之，越州平。王命散府库金帛，以赏将士，开仓廪以赈贫乏，又斩伪宰相李邈、蒋环等十余人，以下胁从者悉宥之。

董昌，临安人也。始为土团军，破山贼有功，为石镜镇将。寻迁杭州，平（彭城）汉宏，复除越州。其始起余杭，洎领瓯越，颇有廉俭之度，累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封陇西郡王。时属京师丧乱，文籍多亡，越州有裴氏书楼，昌悉取其书以贡，授诸道采访图籍使。既而恣为淫虐，凡按罪人，无轻重枉直，必命骰子使之对掷，胜者宥之，否则杀之，而案牍不复参决，但一概诛戮。而越州有白楼门，门外即杀戮之所，地为之殷，守阍者尝夜闻鬼哭。凡军中制度，多所改易。隶中军者，衣黄布，背印"威仪"二字；隶外军者，衣白布，字号如之。凡所器玩，无小大皆号以元字，军中文其臂者亦如之。识者以为元者，钱之文也，皆当归钱氏。昌建生祠，诸郡置土马，有迸马嘶发汗者毕被赏。又立将吏木偶，悉用长钉以钉其足，曰："使三二百年免有颠踣。"末年盈满，遂图僭乱。故妖人应智等竟以幻惑进，愚民俗吏致龟鱼符印者，日以百数。又集无赖之徒，皆断腕劈耳，号曰感恩都，以备腹心。及议立国号，有客使倪德儒语昌曰："中和辰巳间，越中尝有圣经云：'有罗平鸟主越人祸福，敬则福，慢则祸。'于是民间悉图其形以祷之。今观大王署名，与当时鸟状相类，乃出图示昌。昌欣然，遂以为号。僭立之际，年月日时皆用卯，从妖言也。或云古谶书云："汉东岸上重日生。"昌以名应之，故悉用卯以符日出之义也。初，昌议立，会稽令吴镣谏曰："大王不为真诸侯以传子孙，欲为假天子以取灭亡也。"昌族诛之。山阴令张遂曰："浙东虽领六州，大王称帝，彼不从，徒守孤城为天下笑。"昌又杀之。节度副使黄碣恶其惑乱，屡谏，碣家奴有致印于昌者，碣将杀奴，奴遂投昌匿之。碣乃密致书于管权官李滔曰："顺天将期一统，其如之何？以愚计之，针岂为稍耶！"有窃其书送昌，昌集召议之。碣曰："今王室虽衰，天人未厌，大王兴于畎亩，受朝廷厚恩，位兼将相，富贵极矣，奈何一旦忽为灭族之计！"昌诟之曰："尔贼负我好圣明时，三公不能待，先求死耶？"遂斩碣首，投诸厕中，仍族诛之，而李滔亦遇害。识者以昌言先求死者，盖相继之兆也。自王师攻讨而迁延未克者，以其侄真小得众志耳。俄而真与小将刺羽不和，谮于昌而杀之，众由是解体作乱，盖天之所废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月乃雨，昌暴虐如是，今平之乃雨。

秋七月，李茂贞犯阙，帝幸华州。八月，敕授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赏去伪之功也。仍遣供奉官甯全道赐王旌节，又遣中使韩彝范来宣谕，将授王越州，王固让，遂除宰相王抟（亦作溥）出镇越州。抟以王有大勋，宜当所授，复固请辞。冬十月，敕改越州威胜军为镇东军，授王领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师悦卒，子继徽嗣。

师悦要节制于朝廷，制授忠国军节度使。使臣未及境，师悦已寝疾，使人觇之，回报旌节已至芜湖。师悦闻之喜，不及拜命而卒。

是月，安仁义由南荡率余党攻东阳，刺史王坛坚壁自固。

（丁巳）四年春正月，帝在华州。是月，王命行军司马杜棱、都监使吴璋率兵救东阳，安仁义复攻睦州。一夕大风雨，贼众惊扰而遁。夏四月，命顾全武与王弟镇并武胜军都指挥使沈夏、陈璋、高遇、许再思等，率兵自海道以救嘉禾。时诸将皆欲缓进，惟全武请倍道兼行，王从之。一日，师次嘉禾，围逼已久，城中莫知所之，遽见我旗号，皆大悦，贼亦谓之神。是日，遂内外夹击，擒贼将李宗礼、偏将顾金等二十余人，俘馘不可胜计，乘胜大破贼寨十有八所，又擒贼将魏约、张宣、杨燔、阎建等士卒三千余人。嘉禾平。全武等又乘胜逐田頵于驿亭埭，頵由吴兴而遁。于时大水，我师逐之，斩馘沉溺者仅于十里。

初，安仁义、田頵之攻我也，乃请淮帅杨行密率兵亲至，携一僧袒肩者，来视王城。僧曰："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又闻城中鼓角之声，曰："钱氏子孙皆当贵盛，未可图也。"行密乃先归。而安仁义、田頵驻屯于北郊，复有电火焚頵营，震折威枪，由是俱败，天使然也。

六月己酉，王如东府，受镇东节钺。先是敕命到时，王谓众曰："淮寇未殄，吾不敢奉命。"至是方行。

秋七月庚寅，王至自东府，命顾全武率师复姑苏。八月，我师屯昆山。既而敕王起复，加食邑一千户，又遣中使焦楚锽赍铁券至。

券文曰："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持节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实封一百户钱某：朕闻铭邓骘之勋，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策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迹，涔染齐人。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几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於越于涂炭之上，师无私

焉；保余杭于金汤之固，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旗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板，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示天下。”

是月，敕封胥山惠应侯为吴安王。景福二年，始作罗城，而江涛势激，板筑不能就。王因祷之，沙涨一十五里，余功乃成，故有惠应之请。前年安仁义以游兵往，复祷之，一夕惊涛沙路尽毁，至是感其灵贶，请而封之。

九月，湖州刺史李继徽以州附淮南，牙将沈攸拒之，继徽遂奔。是月乙未，王亲巡吴兴，收继徽家属凡二百余人而还，湖州平。王命海昌镇将高彦为湖州制置使。

李继徽，亦作彦徽。父师悦，乃徐州马步院之小吏也。属王仙芝作乱，遂投行伍役。以献黄巢首级功，遂授是郡。师悦能书，长于断谳，州有十五都头，其下俱数千人，师悦抚之，尽得其所。时朝廷命将代师悦，召诸校议之，咸曰：“但虑君侯厌小郡耳，不尔则苟有代人，断不奉诏。”会进士顾云旅游于霅，乃请云草奏论之。云表略云：“观龙纶而仿佛，犹凤篆而依稀。”因不复代矣。师悦在任，置舟楫，树仓廪，以图割据。董昌僭伪，师悦率兵食以应之，至是继徽复以携贰而败焉。初，继徽将纳淮人也，沈攸以逆顺之理谕之，其众因誓曰：“附李氏者居西，附沈氏者居东。”而居东者十得其九，继徽于是惶惑而遁矣。

冬十月，淮人以台濛守姑苏，代朱党也。十一月己卯，台州刺史杜雄卒。

雄，台州杨梅镇人也。初与朱党、娄文俱为草寇，娄文以雄为副。文害刺史罗虬，遂侵（彭城）汉宏不利，因降汉宏，署娄文知明州事，以杜雄知台州。后汉宏败，率其下六百余人奔雄，雄使偏将方师立飨汉宏于驿亭。其党皆醉，遂执汉宏归越，董昌奏授雄为德化军使，至是而疾卒。

（戊午）五年春正月，帝在华州，改元光化。是月，我师救苏州，生擒淮将李近思，斩首一千余级。又斩其将梁琮、张颙等，而杨行密复遣将李简率兵五千余众，屯于无锡。我师复攻之，获其偏将陈益等而还，余皆走之。是月，王以越州指挥使骆团为台州制置使。二月，敕移镇海军于杭州为理所，从王请也。又授都押衙董（名犯太祖讳上一字）等恩命有差。秋七月，敕授王检校太师，赐定乱安国功臣。八月，车驾还京。九月，婺州刺史王坛遣将攻东阳，王命使谕之，息民故也。冬十月，王遣顾全武率师克苏州，台濛、李德诚等皆宵遁，其下秦裴因力屈而降，苏州平。

初，遣顾全武等攻苏州，淮将刺史台濛等皆弃城宵遁，独秦裴守昆山不下。全武攻之，裴屡出战，复靳侮全武。全武怒，益兵引水灌城。城坏，乃出降。王曰：“尔军弱如此，何敢久为旅拒？”裴曰：“裴义不负杨公，今力屈而降耳。”王善其言，而全武亦请宥之，王从其请。

王以嘉兴都将曹圭权苏州刺置使，寻命为本州刺史。是月，敕王兼两浙安抚使，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闰十月，婺州王坛抗命，王遣师伐之。而衢州刺史陈岌贰于我，王复遣顾全武等讨之。十一月，成及至自淮南，王亦以魏约等归淮南以报之。

（己未）光化二年春正月，我师大败陈岌党于龙丘。二月，敕遣高品周道安，改王本县石镜乡为广义乡，临水里为勋贵里，所居安众营为衣锦营，仍赐两浙行军司马。杜棱以下一百二十人，并号赞忠去伪功臣。三月，婺州王坛求救于淮南。夏四月，敕升杭州为大都督府。是月，淮帅遣将康儒等来应东阳，王命副指挥使方密、罗聚等济师于婺州及兰溪、义乌等县。秋七月，淮人有使入衢州者，为我师杀之，仍获陈岌所送杨氏地图州印以归。

（庚申）三年春正月，淮将康儒、徐从皋等复攻婺州，王遣从弟铼率师讨之。三月，我师大败贼徒于轩渚，遂绝其粮，康儒等由清溪而遁。夏五月，敕遣中使王金峰赍诏封王为南康王，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王表陈让。秋八月，敕授王行军司马，杜棱检校太子太保。是月庚申，龙斗于浙江，因过于郛郭，坏庐舍，或吸居人，浮空而去，数里方坠，亦有死者。九月，王坛奔宣城。

坛本孙儒队将。儒败，率其党三千奔睦州陈晟，晟颇疑之，处于外城。未几，坛将降党与三河镇将陈严攻婺州，婺州刺史蒋环奔会稽，坛遂有其地，至是而坛奔宣城。

是月辛卯，王亲巡婺州，命浙西营田副使沈夏权婺州刺史。壬辰，王至东阳，而东阳镇将王永伏诛。

永，东阳人也。在镇治城壁，置鼓角妆楼，舞榭甍栋相接，又来妖妄，立十（十一作石）瑞亭，将窥本郡。及王坛攻之，王以前年婺民为安仁义所挠，王故遣使谕之。坛罢兵，将追永归于府城，而坛不从命，故代之。事平，责永以不敬，故斩之以谢百姓。

是月甲午，王复巡衢州，陈岌降。王以岌为浙东安抚副使，命顾全武权知衢州事。

岌兄儒，本黄巢之党，寻降朝廷，授以饶州。光启三年，率其部伍，自饶厅事直指衙门而出，人无预知者。且诫其下曰：“我自弃他郡，州人无负我者，有杀掠者斩。”由是市不易肆。既而径趋衢州，知州玄泰迎于郊。儒诘之曰：“玄宗御容安在？”泰泣曰：“使君不见容矣。”时信安有玄宗铜容，泰毁之，故以是为责，遂斩之，而自据焉。凡在信安十年，颇有惠爱。每秋主司请纳稼，儒必至城南绿野亭，观其刈获，始使输之。又尝见吏于仓所，辄振衣以避糠秕，儒怒而罚之。其所为率皆类此。南海节度使（彭城）

宗龟道由信安，见其品裁，乃抚之曰："此贼有士人之风。"儒亦欣然而谢之。及儒病，岌入省之，因顾岌曰："汝非侦我耶？今汝仁弱，其如诸校何！"乃召列校豪强者十余人入卧内，皆斩之，遂以郡付岌。王坛之叛，岌实同其恶，至是降而宥之。

冬十月，敕遣中使取王形图于凌烟阁，王命写容以进。十一月庚寅，中尉（彭城）季述（姓犯王讳）与王仲先、枢密王彦范等幽昭宗于问安宫，立德王裕以为帝，以昭宗为太上皇，敕遣使进王为东安王，王不受命。是月己酉，葬皇考太师于安国县锦衣乡（或云义成乡）清风里。

初，太师薨，因有淮师，葬是以缓。按罗氏《后集·太师志铭》曰："昔岁己卯，今辰己酉。"十一月也。今以长历推之，十月二十五日乙酉葬太师，未知孰是。

（辛酉）天复元年春正月，昭宗反正，大赦改元，出太子裕复为德王，而（彭城）季述等皆伏诛。是月，敕遣使供奉官吐突令铎来宣谕，仍赐国信。二月，王亲巡衣锦营，大会故老宾客，山林树木皆覆以锦幄，表衣锦之荣也。命指挥使陈璋为衢州制置使。夏四月丁丑，王亲巡东府。五月，敕授王守侍中，进封实王，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仍升王所居衣锦营为衣锦城，封石镜山为衣锦山，大官山为功臣山。秋八月，敕授邵州刺史王子文穆王礼部尚书，遥领邵州刺史。九月，王以衢州制置使陈璋为本州刺史。是月壬子，皇妣秦国太夫人水丘氏薨。冬十月，淮将李神福等寇衣锦城，王命顾全武、方密率师御之，全武等为贼所执。

杨行密遣李神福等率兵欲图杭州，全武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诡言还师，其所获杭俘走还者，皆不追。至暮遣羸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不知其诡，奋勇追之，伏兵大发，遂被执。王闻之，惊曰："丧我良将也。"既而神福欲归，又恐为王所邀，乃遣人守卫王祖考丘垅，又令全武通家信。王遣使犒之，神福受其犒赂而还。

十一月，驾狩于凤翔。王闻之悲泣，乃遣使奔问，帝嘉之，赐王御服夹襖子一副，仍降御札于衣襟焉。十二月，淮人以师老粮乏，求成而还。是月，敕王起复云麾将军、上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

时王以衣锦城被寇，命玄同先生闾丘方远下元金箓醮于龙瑞宫。其夕大雪，惟醮坛之上星斗灿然，殿宇无所沾洒。又有鉴湖宿钓者，闻车马之声甚众，复有一黑虎蹲于宫门外，醮罢乃去。鉴湖，昔贺知章所居者，一名贺湖，因犯僖宗庙讳，今以唐秘书此湖故名易之也。

（壬戌）二年春正月，帝在凤翔。三月朔，日有蚀之。是月癸丑至乙卯三日，浙右大雪盈丈，雪气如烟而味苦。夏四月，淮人以顾全武、方密归我，王亦以秦裴报之（裴即光化时苏州降将也）。是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五月，敕封王为越王，又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是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代之。

褒，永嘉人也。兄诞始为本州通事官。属寇乱，兄弟皆聚兵御之，以功遂摄司马。及副使胡熘卒，乃自据焉。褒处兄弟，性颇强悖。一日辄收兄诞印绶，以州属（彭城）汉宏，汉宏署褒州事。褒耳下有一赤点，每怒发则点移至口，怒解如故。诞厅吏尝忤褒，褒将杀之。其母力救，对曰："比求郡，盖欲杀此辈耳。"卒不听。汉宏之乱，褒率党助之。寻以同姓结援于梁太祖，奏授本州刺史，充静海军使。褒善属诗文，亦好礼士，但动不量力，故不及世而家灭亡矣。

秋七月，王亲巡衣锦城，治沟洫。八月丙戌，将还府城，亲飨将校。武勇都指挥使徐绾即席将谋不利，惶惧辞以疾，王恶之，即日命绾率所部先还。次日，王发自衣锦城，徐绾率兵已及府城，焚掠郛郭。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以兵迎绾同叛，将及内城，王子传瑛（亦作元琰）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牙将陈为等，发悬门以御之。王次龙泉，有驰来告叛者，王遂疾行。时北郭城门牙将潘长与徐绾遇，斩首二百余级，退营于龙兴寺。王微服至德胜门，牙将周肃遣偏将钟审以舟迎王，王遂沿江至内城东北，登城而入，城中莫有知者。北门直更卒凭鼓而寐，王亲斩之，众皆惊悟。随命都监使吴璋、三城指挥使马绰守北门，内城指挥使王荣、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守南门，又命指挥使顾全武率兵卫屯东府。全武上言曰："东府不足往，当诣邗沟。何者？绾必召田頵，頵来，淮南即兴师矣，宜早图之。"杜建徽言曰："杨氏尝由王脱孙儒之难，彼丈夫者，岂不能报王耶！请以难告。"王从之，命全武行。全武曰："独行事必不济，请择诸公子。"王曰："我欲以元璙聘于杨氏，汝当辅而行焉。"全武遂与同往。湖州刺史高彦遣其子渭来赴难，渭趋灵隐山而至，为贼伏兵所害，命渭所部营于城南。

高彦之闻难也，亟遣子渭行。渭曰："今日不利。"彦曰："赴难之急，何以吉辰耶？"遂促渭行。渭不敢抗命，遂率所部径趋灵隐山而来，至是果败。

九月，徐绾果召田頵于宣城。頵先遣客史何饶来致意曰："相公请大王东之越城，虚府署以相待，所贵者兵不血刃耳。"王复曰："军中叛乱，何方无之尔！相公不尝为人长乎？反助其逆，须径来，何用肆言也。"既而頵至，泊于北门，以旗鼓自蔽。王登城，将与之语，俾开旗，頵不之答，王注弩中其执旗者。頵见王城中大鼓噪，惧退还营，迁垒于西北隅（今清波门是也）。乃使其党据营以辱，王亦注弩毙之。頵伺夜复攻西北隅，梯橦毕集，城中矢石如雨，贼坠沟洫者不可胜计，頵遂拔营而退。十一月，頵复具舟楫，将渡江绝西陵，王命副指挥使盛造、朱郁大破之。俄而杨行密使至頵营，王城中莫有知其意者。王曰："田頵悖而无机，倘得密意，必明言

其可否。”王乃使人往觇之。𫖳迎行密来使于半道红（半道红在北郊，旧植桃花之所，凡数里），并辔而行，果与言及罢兵之事。觇者回，以其言闻，皆如王所料。既而𫖳率徐绾、许再思归宣城，王命致犒师钱一百亿以送之。𫖳虑为我师所逐，逐请质而去。

初，王行至龙泉，闻变，召李咸占之，曰：“大王霸业方永，但分野小灾耳，请勿为虑，不然大王当有疾。”王曰：“宁我有疾，岂宜害百姓耶！”王又召叶简筮之，曰：“贼无如我何。”王曰：“淮人将同恶乎？”简曰：“淮人不来，宣城当济贼，季冬方败，然宣城亦当败于明年，今不足虑。”如期皆验也。后武勇都指挥使徐绾，本孙儒之党，来降。乾宁中，王以守御功，因备心膂。前年锦城之役，不用命，王恶之，及是使治沟洫，遂叛。

是月，温州裨将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无诸，章遂抛是郡。

（癸亥）三年春正月己巳，帝还京师。夏四月，温州丁章为木工李彦斧杀之，裨将张惠据温州。是月，城婺州。秋七月，睦州刺史陈询贰于我，仍率党攻婺州兰溪县，王遣指挥方永珍等率师讨平之。九月，宣城田𫖳、安仁义俱叛于淮，而淮帅杨行密请师于我。王命方永珍率师至京口，又命从弟铧率兵次宛陵，以应行密师，又命指挥使杨习代方永珍于睦州。冬十月，我师与淮人生擒安仁义于润州，归淮师而斩之。田𫖳死于阵，其母奉文穆王归焉。

（甲子）四年春正月，帝发长安。三月，敕遣卫尉卿许浑来宣谕，仍赐国信。是月，王子元璙与所聘杨氏至自淮南。夏四月，帝至洛阳，大赦，改元天祐，敕遣给事中郑祈、刑部员外郎杨永休，（亦作永承）进封王为吴王，加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秋八月，昭宗崩，太子即位。敕遣来宣告，王素服举哀于军门。是月，淮人槛送徐绾归我，王命剖心以祭高渭。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是月癸酉，大雪，平地丈余。

（乙丑）天祐二年春正月，制授文穆王等官爵。是月，淮将阎睦等来援新安，王命从弟铧与指挥使顾全武等御之。我师不利，铧等被执于贼。三月，广帅（彭城）隐始有南海，而衢州制置使陈璋亦贰于我。夏四月，陈璋会睦州兵及淮将陶雅等同攻东阳，王命弟镖帅师讨之。秋八月，处州刺史卢约弟佶寇永嘉，张惠奔无诸。王命方永珍济师于东阳，会师讨贼。九月，陈璋陷东阳，执刺史沈夏，送于淮南。

夏，海盐人也。徐及为监镇，与高彦隶其中。及亦八都之一，号海昌者也。王副董庶人讨（彭城）汉宏于越州，徐及遣夏与高彦率本部会我师。王见之甚悦，延入卧内，谓曰：“吾东讨之师已众，渡江之役，无劳尔辈。但徐及平素强梁，终非我所蓄，以我东讨，或为后患，汝还本营，为我杀之，皆当以列郡牧汝。然吾非诲人为逆，但境土苦于干戈，不仁者当尽除之，用息生聚。且汝等当识吾意。”夏等再拜听命，王厚遣之。既回，告及曰：“董公与钱公以兵讨贼，闻将军遣所部见助，喜动于色。然以东北为虑，设有狗鼠偷窃，复劳后顾。夏等实托将军，以为后据。”及有军师，窃视夏等，谓及曰：“二校至自钱塘，皆有色文在其面，将军宜备之。”及不听。夏遂与其下谋之，一夕窃发。及死，其下遂分。夏性凶暴，不即我归，乃以所得众七千余人聚于临平山下，择幼弱者尽杀之，惟留三千余人，径往嘉兴，劫吴公约，同入海为剽。公约不从，将杀之，乃叩头曰：“惟吾兄之命。”遂与俱往。未几，夏以公约庸懦，因放其归。夏所图无成，始复归王，王亦优容之。累从征伐，历奏职官，领遥郡。至任果以杀戮为事，左右指令小不称意，即加屠害，王颇恶之。夏一日复构私第于北郭，制度雄壮，侔于公府。今北市酒家楼，俱夏之第也。其长子有过，辄手刃之。王以其噬子，滋不悦，出为东阳刺史。淮将陶雅以兵攻其郡，王不急救，遂为淮人所执，寻遇害。

陈璋自称衢、婺二州刺史，复分兵与淮将许野鹤等犯我暨阳，王命杨习逐之。（一本作庐）璋兵大败，习遂攻东阳。冬十月，有兽入吴兴，一角而麟趾。十一月，王命建功臣堂于府门之西，树碑纪功，仍列宾僚将校赐功臣名氏于碑阴，凡五百人。是月，杨行密殂，子渥嗣。十二月，睦州刺史陈询奔淮南。

询，即晟之弟，余杭人也。晟在郡十八载而卒，子绍权嗣。询黜绍权而自立，惧非王命，颇不自安。属徐、许之乱，乃通田𫖳。𫖳败，询益惧。及王命桐庐县使府复征军赋，遂不听命而叛，至是而奔。

（丙寅）三年春正月，淮将陶雅率其党，自睦州归歙。是月，王亲巡睦州。时宣州观察使王茂章为淮人所图，因奔于王，王以为镇东军节度副使。二月辛卯，王至睦州，陈璋退保衢州，婺州平。是月丁酉，玄同先生闾丘方远卒。

方远，其先齐人婴之后也。父闰，不仕，以文学节行称。方远幼辨慧，学于庐州道士陈玄悟，寻传法箓于天台主洞霄宫叶藏质。方远雅好儒学，每披卷得之，趋必曰：“葛稚川、陶隐居，俱吾之师友也。”诠《太平经》为十三篇。景福庚戌岁，始居余杭大涤洞。初，入谒王，谈庄、老之义，逡巡而罢。退而叹曰：“彼英雄也，是不宜与谈玄虚之道。”翌日入谒，遂陈《春秋》，因延之尽日。由是王厚加礼遇，重建天柱宫，俾以居之。王奏请赐紫，又敕赐号玄同先生。一日，王于城南楼，命方远图形。前一夕，王梦方远驾鹤至，由是王益奇之。江东罗隐每就方远授子书，方远必瞑目而授，余无他论。门人夏隐言谓方远曰：“罗记室上令公客，先生何不与之语？”方远曰：“隐才高性下，吾非授书，不欲及他事。”而隐亦尽师弟之礼。是日乃降圣节前一日，王使人以香花至，方远受讫，乃入斋中，作控鹤坐，怡然而逝，复有异香满室。王以夏隐言继其住持也。

一日，王命方永珍、杨习等进攻衢州。三月，命

浙西营田副使马绰权睦州刺史。夏四月朔，日有蚀之。洪帅南平王钟传卒，子匡时嗣。六月，淮人陷洪州，掳钟氏而归。秋八月，衢州陈璋导淮将周本、吕师造等入其境，为我师所逐，遂奔淮南。

璋本孙儒之党，寻降于王，以从征董庶人功，遂被任用。天复初，始赴本部，王亲饯于江干。徐绾作乱，越州客军张洪等疑惧，乃与其党三百余人奔璋，璋纳之。又属丁章叛于永嘉，而宣州田頵使其下戚滔将招之，璋因假道而遣。王闻之，乃密使衢州罗城指挥使叶让杀之。事泄，璋遂杀让而叛。初，王命璋城衢州，工毕以图献王。王视西门樟树，谓左右曰："此树不入城，陈璋当非我所畜也。"至是果验。

九月，周本等率其党归信州。王命方永珍为衢州制置使。是月，敕遣右散骑常侍王矩、司勋朗中裴均授王吴王册礼。冬十一月乙丑，湖州刺史高彦卒，子澧嗣。

彦，海盐人也。初与沈夏同受王密旨杀徐及。及死，以首归于王彦等。前后从征，悉有功效。及湖州李彦徽弃郡奔淮南，王亲巡吴兴，其将沈攸等皆以己功有牧守之望，王遂题诗一章于婴兰堂，在湖州东南溪次，末云："须将一片地，付与有心人。"众亦不测。王将登舟，始言曰："我将此郡付汝，宜善抚之。"彦性淳厚，居十一载，政治简便，累奏授职官，遥领费州刺史，寻至今任。将终，有道场山僧如讷，讷口能容拳，垂手过膝，是乃异僧，及入州城，彦以师事之。一日，彦与之语诀别，未几而卒。

是月，敕命王本道建三代师庙。闰十二月，王命弟镖为婺州制置使。

卷　二

武肃王下

（丁卯）四年春三月，敕升衣锦城为安国衣锦军。王命文穆王伐温州。夏四月戊午，克温州，斩卢佶而还。王命都监使吴璋为温州制置使。文穆王复讨处州。是月，梁太祖受唐禅，大赦改元开平，奉唐帝为济阴王，敕遣上金吾卫将军石彦辞、刑部郎中薛昭序来宣谕。

初，梁室受禅，有劝王拒之。王笑曰："古人有言：'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吾岂失为孙仲谋耶?"遂受之。

五月，处州卢约纳款于我，王以为浙江安抚副使，命指挥使俞浩为处州制置使。是月，敕遣金吾卫大将军安崇隐进封王为吴越王，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仍赐号启圣匡运同德功臣。

初，节度判官罗隐劝王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王以隐不遇于唐，有怨心，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六月，敕遣中使来宣谕。秋七月，敕赐王管内刺史，并授官爵，仍赐母妻封邑。八月，敕授王兼淮南节度、扬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讨制置使。九月，诏封衣锦军神祠号崇福侯。是月，蜀帅王建称帝，国号武成。冬十月，敕授文穆王金紫光禄大夫。十二月，淮人攻信州，刺史危仔昌来求救于我，王遣师援之。

（戊辰）开平二年春正月，敕改临安县为安国县，广义乡为衣锦乡。夏五月，淮南都将张颢杀其帅杨渥，而自立为留后。逾旬日，大将徐温复杀颢，立杨渥弟隆演为帅。六月，制授王检校太师、守中书令，增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秋八月，敕改杭州唐山县为吴昌县，台州唐兴县为天台县。是月，又敕升杭、越等州为大都督府。王送宣州王茂章入京师（茂章更名景仁，避庙讳也）。九月，制授镇东军节度副使成及为保大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副使余如故。未几，淮人困围我姑苏，王命从弟锯率兵讨之。

（己巳）三年春正月，梁主迁都洛阳，祀南郊，大赦。二月朔，日有蚀之。敕选王子两浙副使传瑛为驸马都尉。夏四月，制授王守太保，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二百户，是月，王命弟镖、江海游奕都虞候何逢、司马福等率师围姑苏，内外夹攻，生擒淮将何朗、间丘直等，凡三千余人，获兵甲生口三十万，战船二百余艘。陈璋、周本、吕师造等夜遁。五月甲寅，王亲巡姑苏。是月丁巳，明州刺史黄晟卒。

晟，明州鄞县人也。初应募于望海镇，镇中立表以选其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选，乃隶镇都虞侯林膺。而晟性强干，膺甚爱之。后潜还本乡，募众据平嘉埭。时权知州事杨偘召署为平嘉浦将，有众千余人。初，（彭城）汉宏尝以台州贼娄文知明州事，文为杨偘所败，其党杜宗自宁海镇率乡民据奉化。晟自平嘉埭以所部兵击之，执杜宗等不杀，尽驱之，使还台州，获其粟帛，悉属于本道，遂为奉化镇将、佽飞都知兵马使。及余姚镇将相嘉侵越州，董庶人御之不利，而刺史钟季文乃遣晟领兵攻相嘉，擒杀之。董庶人奏授晟左散骑常侍，充浙东道东西副指挥使。钟季文卒，遂有本郡。晟颇尚礼士，辟前进士陈鼎、羊绍素以为门宾。江东儒学多依之，悉加优待，仍筑其居号曰措大营。及董庶人僭伪，晟亦移书谕之。及王师举，晟亦率众应之。在任十有八年，遗疏不请其子为嗣。凡府库所蓄，必题曰送使，其忠顺如此。

辛酉，王自姑苏复如东府。辛巳，复巡明州，因城定海镇，命子元球为明州制置使。信州危仔昌为其下应淮人而叛，遂奔于我，王以为淮南节度副使。六月壬寅，王发明州。敕遣刑部尚书姚洎、礼部员外郎罗衮授王吴越王册礼。戊申，至自东府。

王之巡句章也，行次余姚丈亭镇，舟凑巨石不能进。既而大雨震电，有二龙负王舷之下，镇遏使翁元轲拽舟而进，二龙自舷而升焉，此其异常也。

秋闰八月，制授王守太尉，加实封二百户。

制曰："集非常之事，必有挺非常之才；建第一之功，必有居第一之位。朕膺图受命，负扆开阶，未

尝以真太尉之官，轻于拟议；大司马之职，易于简求。盖由其爵尊任重，不有英佐，孰当异恩？启圣匡运同德功臣、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淮南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充淮南四面都统营田安抚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吴越王、食邑一万五千户、实封一千户钱某，海岳腾英，星云诞秀，契君臣咸一之德，有文武兼备之才，宣慈惠和，忠正廉毅。敦诗悦礼，树百行于藩篱；去暴除奸，敌万人于帷幄。蒴于兴运，明乃嘉谟。顷属淮夷不宾，王化自尔，益封吴会，兼镇广陵，追擒每尽于只轮，覆溺连收其巨舰。复闻奸宄，屡复巡讨，谓天盖高，若永可恃。尔又横戈愤悱，独力支梧，妙运神机，大歼戎丑。玄云阵起，雄风驱下濑之师；白露围开，沴气散常州之化。再安生聚，重复土疆，薛公之三刺咸明，汉主之一奇斯在。况早攀鳞翼，备见肺肠。同德同心，二纪密参于缔构；惟忠惟孝，四方咸则于仪刑。苟非剧恩，何以加赏？是用镂于彝鼎，册以辂车，拟吕望之尊崇，正列侯之贵重。仍加真食，复宠兼官，式是奖酬，且旌忠列。於戏！进以正大，《易》所以经邦；慎厥终始，《书》用之居位。勉思遵守，克荷宠灵，服予训辞，锡尔繁祉。可守太尉，加实封二百户余，并如故。"

是月，敕置苏州吴江县、明州静安县（今定海县是也），从王请也。冬十月，湖州刺史高澧贰于我，遣其党焚烧义和、临平等镇，王命弟镖帅师讨之。十一月乙酉，发运使罗隐卒。隐字昭谏，新登县人也。祖知微，福唐县令。父修古，应开元礼科。隐本名横，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从事湖南，历淮、润，皆不得意，乃归新登。及来谒王，惧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漫英雄"之句。王览之大笑，因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隐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镇海节度，时命沈崧草谢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隐，隐曰："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给，今朝廷执政方切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乃请更之。其略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见之，曰："此罗隐辞也。"及为《贺昭宗更名表》曰："上则虞舜之全文，右则姬昌之半字。"当时京师称为第一。隐性不喜军旅，唯与丞相杜建徽善。王初城西府，命宾僚巡览，顾谓左右曰："百步一敌楼，足以言金汤之固。"隐徐曰："敌楼不若内向。"及徐许之乱，人皆以为先见。一日，隐寝疾，王亲临抚问，因题其壁云："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隐起而续末句云："门外旌旗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隐由是以红纱罩覆其上，其后果无文嗣。隐累官钱塘县令，寻授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盐铁发运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勋郎中，历迁谏议大夫、给事中，赐金紫，卒年七十七岁。所著《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谗书后集》，并行于世。初，新登鼍江常有二气亘于江上，昼夜不灭。及隐洎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气不复见，识者以为文武秀气焉。

（庚午）四年春二月，湖州高澧导淮将李简、陈璋等入其境，都将盛师友、沈行瑜闭城不纳，王遣子元璙济师御之，准人挟澧而遁。

澧，高彦第三子也。初，彦梦一羽人持剑入卧内，彦惊问其故。羽人答曰："来为君之子报数千冤耳。"其母自是而孕，不足月而生澧。年十三四，性即暴虐。及嗣父位，恣行杀戮，将吏侵晨入衙，必与妻子诀别而入。每登消暑楼眺望，则州城东西，水陆行人亦皆绝迹。澧，夜叉精也。尝诣太常博士丘光庭，不知因回顾，见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见澧，密言曰："博士慎勿言，是验之也。"又召乡丁为衙军，号侪要都，皆文其面，衣青衫白裤，以绯抹额。凡所指令，必躬身仰首，如夜叉之状。刀枪弓矢，常居左右。又令州人皆黥面，约三日当毕，过限则诛。澧则以画面而傅之乾粉，州人既黥，澧乃洗去。晚年将败，召郡吏议曰："我欲尽杀百姓，可乎？"吏对曰："百姓租赋所出，杀之无可取供给，愿求他可杀者。"时亲纪三丁军三千余人，会有言其怨嗟者，集于开元寺，绐曰："将犒汝。"因闭三门之半而纳之，入者旋杀迨半，在外者方觉，因奔逸纵火为乱。澧闻盛怒，闭城大索，戮之无遗。王以其凶虐滋甚，将伐之，由是而叛。先是，道场山僧如讷以高彦将死，与其诀别，退而谓其众曰："高公将殂，我亦当逝。何者？盖有白面夜叉治此政矣，尔辈亦宜避之。"俄而澧代其父。白面者，盖澧未黥面耳。澧至淮南，屡取倡姬入私室，杀而食之。时王将戮之，至是叛，遂为淮人所害。

三月癸巳，王巡吴兴，命弟镖为刺史。癸卯，至自吴兴。夏五月，奏改西府富阳县为富春县，东府暨阳县、处州松阳县为长松县。秋七月，诏原前监军周廷诰已下二十五人。时有诏诛之。王以其自前朝将乱，求出避祸，并非（彭城）季述之党，请以原之，遂有是命。

八月，始筑捍海塘。王因江涛冲激，命强弩以射涛头，遂定其基，复建候潮、通江等城门。

初定其基，而江涛昼夜冲激，沙岸板筑不能就。王命强弩五百，以射涛头，又亲筑胥山祠，仍为诗一章，函钥置于海门。其略曰："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借取筑钱城。"既而潮头遂趋西陵。王乃命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焉。

冬十月戊寅，王亲巡衣锦军，制《还乡歌》。

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斗牛无勃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

丙戌，至自衣锦城，命湖州都将盛师友权婺州刺史，命斩湖州巡校将沈行思。一名行瑜。初，高澧将奔，而师友、行思同有闭城之功。王巡吴兴，乃命师友从行，而其时行思尚羁于霅。行思亦颇有牧守之望，乃谓其同职陈环曰："盛君来，岂不珮印绶而归耶？不然，我后安处，子为我裁之。"时环已得密旨，俾遣行思归国，乃绐之曰："二人之功，本无优劣，然王情尚未可测，宜亟诣府城，面较功绩，以决其可否。"行思来觐，王亦优待之。环以送行思家属至，行思始悟其事，深衔环，遂怀怨望。王将及国城，行思与陈环俱候于北郊，行思自取巨槌击杀环，奔王舟，以陈其前功，复言师友与环毁间之状。时师友方从，亟引之以相证。行思辄夺威枪，将刺师友，左右遂擒之。王曰："吾早以汝强梁，故不欲任。始念汝闭城之功，将牧之他郡，而今所为若此，畴能容之！"乃命斩于龙丘山，许其家属收葬，而师友遂有是命。

（辛未）五年春正月丙戌，日有蚀之。夏四月，制命王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营都统，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一百户。敕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于衣锦军，敕翰林学士李琪为碑文（时从僚吏将校众所请也）。五月朔，梁改元乾化。是月，筑松江南北二城，镳栅毕备，设险故也。秋七月，敕命淮南、两浙幕府将吏五百人，并赐赞政安国功臣。九月，梁主如相州。冬十月，湖州刺史王弟镖杀防戍指挥使潘良，惧谴，遂奔淮南。十一月，梁主还京。是冬，广帅（彭城）隐殂，弟岩嗣。

（壬申）乾化二年夏闰五月朔，日有蚀之。梁主如洛。六月，梁主遇弑，郢王友珪僭位。秋七月，遣刑部尚书李皎尊王为尚父。八月己丑，城西陵。

（癸酉）三年春正月，友珪改元凤历，肆赦。二月，均王友贞举兵诛友珪，遂即位于汴京，更名瑱，复称乾化。敕遣供奉官杨彦宾来宣谕。三月，敕授王尚父册礼。夏四月，制增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二百户。淮将李涛率兵二万，自千秋岭寇我衣锦城，王命文穆王讨之，生擒李涛等八千余人。王又命子元璙帅水师攻东州，又获贼将李师愈、姚延环等三千余人而还。五月，淮将复寇衣锦军，复命文穆王讨之。六月，师克广德县，获花虔、涡信及吏卒七千余人而还。是月辛卯，彰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成及卒。

及字弘济，钱塘县人也。祖克评，嘉王府长史。父贞，国子博士。及性淳厚，为乡里所重。咸通中，戊戌间，捍山贼，逐齐寇，声名遂振。及八都浸盛，复分十三都，以富春镇为静江都将。属（彭城）汉宏作乱，与王同事攻讨。汉宏平，北关镇将彭城孟安谋乱，即席奋剑，将犯王。及举胡床制之，偏将盛造因执孟安就戮。以功奏，迁散骑常侍，复为靖江镇。光启中，润州薛朗叛，王命及讨之。时常州刺史丁从寔具牛酒以犒我师，仍遗美女于诸将，及取而斩之，余悉不纳，因克之。寻平润州，王奏及授兵部尚书，充常州防御使。润州阮结卒，命及代之，累迁检校司空，寻为苏州刺史。乾宁时，淮人围姑苏，常熟镇将陆郢、巡检郭用与其党赵邯，以城应冦，邯手刃其母、妻、子以盟。城陷，及以礼见杨行密。行密阅及府库私室，皆药物图书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为行军司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托于钱塘，不幸城陷于叛，以至于此，岂宜复以本道符竹，援富贵于邻境，不惟丞相不可，百口其谓我何？"乃引珮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礼而归焉。累署镇海军节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复中，王巡衣锦军，命武勇都将士以治沟洫，军中多怨言。及虑有变，亟请罢役，王不听。俄而乱作，及护王驾回至北郭，王微服将入城，及乃代乘王车，行与贼斗，王遂得入。王性严急，每有所检发，必亟加斩决，或及至，王虽盛怒，必为之解，其宠遇皆此类也。累奏授赞正安国功臣、保大彰义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赠太师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冬十月，敕加文穆王开国爵邑。是月乙酉，大同军节度使、驸马都尉王子元瑛卒。

瑛，王子也。母吴越国庄穆夫人吴氏。原名传锴，后更名焉。性英敏，颇尚儒学，聚书千卷，善草隶，好施。时徐绾之叛，城中有锦工二百余人，皆润人也。瑛虑其为变，乃命曰："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放出城而发悬门。王入城，闻其事，颇嘉之。寻为两浙副大使。梁太祖拜为驸马都尉，累授大同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公主未及降而薨，年三十六，敕赠太师。

十二月，王命子传璙权苏州刺史。

（甲戌）四年夏六月，制授文穆王开国侯食邑。秋七月，广帅（彭城）岩遣供军巡官陈用拙奉礼币，请兄事于王，王纳之。九月，命文穆王率兵攻常州无锡县，获将卒五百余人而还。

（乙亥）贞明元年春正月朔，改元，大赦。是月，敕授文穆王以下官爵有差。甲午，王亲巡衣锦军。二月，敕遣给事中韦象、金部郎中李发选王子传瓅为驸马都尉。闰二月己亥，王至自衣锦军。

（丙子）二年春正月，敕授浙东营田副使、常州刺史杜建徽为泾源节度使（王命建徽护送传瓅进京师，尚寿春公主，遂授此任）。秋七月，敕授王为诸道兵马元帅。冬十二月，王命惠州防御使弟铧率官吏僧众，诣明州鄮县阿育王寺，迎释迦舍利塔，归于府城，仍建浮图于城南以致之。

（丁丑）三年春三月，敕授王子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北面水陆都指挥使兼北面行营招讨、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守湖州（湖州一作苏州）刺史、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户传璙，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节度副使、土客诸军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大彭郡侯、食邑一千户传球，赞正安国功臣、镇东军东面水陆安抚都指挥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守温州刺史、大彭县男、食邑三百户传遂，赞正安国

功臣、镇东军西面安抚都指挥使、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守睦州刺史、大彭县男、食邑三百户元懿，赞正安国功臣、镇东军亲从都指挥使、兼土客诸军安抚副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守窦州刺史传璟，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上右厅都指挥使、兼土客诸军安抚副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前明州刺史元球，赞正安国功臣、衣锦军防遏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守义州刺史传琇，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衙内先锋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守峰州刺史传珣，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节度上押衙、充安国衣锦军亲从副指挥使、兼两直都虞候、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守峦州刺史传琰，赞正安国功臣、镇海军节度右押衙、充上直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传琇等十一人，各授官秩阶爵及遥郡有差。夏四月，诏诸道兵马元帅府开幕，除吏一同天策上将军府故事。是月，复以峰州刺史傅珣守检校太保，余如故。冬十月，敕遣吏部尚书李燕、中书舍人韦说授王天下兵马都元帅。是月，黄龙现于卞山之金井洞，命立瑞应宫。（一作祥应宫）

（戊寅）四年春三月朔，四星聚斗。王置元帅府僚等官，敕授两浙行军司马、秦州节度使、平章事马绰守检校太尉、同平章事，行军余如故。夏四月，广帅（彭城）岩僭称大汉皇帝，年号大有。

进士王诩之在南海，著《昭阳赋》一篇，序云："皇章基构乾坤十有八岁矣，甲子春，始作兹殿。"计其甲子，则岩本年僭号。今据皮氏旧录而书之，云前年丁丑僭号，其误明矣。

六月，西川王建殂，子衍嗣，改年乾德。是月，王命子元球权衢州刺史，命鲍君福等率兵攻信州，斩淮将李师造，生擒偏将冯一（一作敏）等一千余人，刺史周本仅以身免。秋八月，制授泾源节度使杜建徽守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冬十二月，淮人围虔州，将绝我贡路，刺史卢光稠来告，王命征兵援之，未及境而虔州拔矣。航海入贡，自此始也。

（己卯）五年春三月，敕文穆王伐淮南。夏四月，淮帅杨渭（又名隆演）僭称大吴皇帝，年号武义。文穆王率师与淮人战于狼山之江，大败淮人，斩贼将百胜军使彭彦章，生获士卒七千余人。制以湖州刺史、大彭县开国子王子传璟为宣州宁国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秋七月，我师复攻毗陵，因战于无锡，指挥使何逢、吴建死之，遂班师。八月，淮人以狼山之败，遣伪客省使欧阳汀来请通好（王纳之，息民故也。自是休兵，民乐业二十余年）。九月，朝廷以南海僭号，诏我师伐之。

制曰："朕闻纲纪乱常，前王无赦；惩恶劝善，有国不私。苟罪恶以显彰，在刑名而何逭？其有身当阃关，寄受国恩，敢行不轨之心，具验速辜之迹。颁行典宪，仍命诰诫。清海建武等军节度使、岭南东西道观察处置供军粮料市舟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兼中书令、持节都督广州刺史、上柱国、南平王、食邑五千户（彭城）岩，顷因乃父发迹本藩，寻赖其兄致身宾席，受先朝之拔擢，极上将之宠权，念其尊奖之诚，许维藩宣之任。岩乃自行军之职，继膺推毂之恩，秩进三师，位同四辅。自朕获承大宝，累进崇资，一门无比，其超荣百世，岂俦其宠耀。而敢飞章不纪，希宠无厌，始求抑绝四邻，后请封王南越。贪饕斯甚，逾僭孰偕！朕每含容，再申优渥，授之东镇，加以南平。比罔思知足，益恣凶狂，妄称汉室遗宗，欲继尉佗丑迹，结连淮海，阻塞梯航，徒惑远方，僭称大号，在人情而共弃，岂天道以能容！宜命讨除，用清逆乱。尔天下兵马都元帅钱志扶庙社，任总兵师，每兴愤激之辞，愿举诛夷之令。是用俾予元老，平彼叛臣，先行夺爵之文，爰举摧凶之典。其（彭城）岩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仍委指挥征讨。於戏！将相重任，子孙殊荣，不能常守于藩修，而乃自干于国典。指凶残而必取，念染污以将新，非我无始终之恩，盖尔有满盈之罪。几百珍重，悉体朕怀。

王虽受命，而山川隔越，地方扰攘，寻以事寝。冬十一月丁亥，吴越国正德夫人吴氏薨。

夫人临安县人也。父仲析，浙西观察判官，累赠吏部尚书。初，王议婚吴氏，以王豁达大度，不事产业，将不许。而吴世父有知人之鉴，固促成之。及归室，闺门整肃，孝敬如礼。王性严急，常怡颜以谏之。抚爱诸子，无分彼此之亲。累封燕、晋二国，至吴越国正德夫人。夫人将游奉国寺中，王乃命帛百匹，以备散施。夫人曰："妾备尝机杼之劳，遽以游赏费之，非念人之道。"遂不受而罢，其仁慈节俭如此。薨年六十二岁，谥曰庄穆。有子十三人。

（庚辰）六年春二月，敕授宣州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子传璟以下，并起复云麾将军、上右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余并如故。三月，王命元帅府判官皮光业使于邗沟。夏五月，淮南杨渭殂，弟溥嗣，伪谥渭为宣皇帝。秋七月，王以子睦州刺史传懿为婺州刺史。

（辛巳）七年春三月，王从弟镒至自淮南，王亦归李涛以报之。镒以天祐二年睦州之役为贼所执，李涛以乾化三年来冠我衣锦获之，至是各归焉。

夏五月朔，梁主祀郊，改元龙德。六月朔，日有蚀之。秋七月，潭州楚王马殷遣掌书记李岘、马臣送女，归于都知兵马使检校尚书左仆射王子传琇。冬十月，制授文穆王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清海军节度使。自是赐王书诏不名。

（壬午）龙德二年春正月，敕授文穆王以下并起复，加爵邑有差。秋七月，王建天下元帅府于兴国门之右。八月，两浙行军司马、秦州雄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马绰卒。

绰，余杭县人也。性气淳直，与王同事董昌。昌尝使王阅部伍，亡其名籍，王因历唱之，存亡健悴者，无所遗失。绰密谓王曰："老氏忌前，骇此强记，

必相恶。”乃以白籍纸数幅授王，若代军籍者，由是颇德之。王因以从妹归绰，绰寻随董氏于越。及董僭号，绰弃家先奔于王，乃奏授诸城都指挥使。徐绾之乱，绰有发悬门之功，王寻命文穆王纳绰女，是为恭穆夫人。绰累职镇东军节度副使、两浙行军司马、睦州刺史，王奏授秦州雄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终年七十一。

是冬一日，王昼寝，梦青衣人捧簿书于前，告曰：“大王明年钱塘官满。”及寤，颇恶之。明年天子乃命王封册，中外皆如列国之仪，其兆明矣。

（癸未）三年春二月，敕遣兵部侍郎崔晔、（一作协）刑部员外郎夏侯昭册封王为吴越国王，受封册建国之仪，一如典礼。先一日，雨雪，王命李咸将卜他日，咸曰：“大王双受封册，惟天所相，雨雪必霁，则可以卜社稷之延永。”王从之。即夕星斗明丽，翌日遂成其礼。

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丞相、客省等使。

四月，唐庄宗即位于魏州，大赦，改元同光。是月，梁亡（梁哀入洛阳，因都焉）。邗沟入贺京师，上书称大吴国王。乾宁中，有耕者得传国玺，以献于王，王谓非人臣家所宜畜，至是献焉。五月，敕遣宣谕使通事舍人吴韬走马自淮甸至，赐王名马、玉带、香药等。先是，梁室诏敕不名，至是依前不名，亦曰吴越国王焉。冬十月朔，日有蚀之。十二月，唐主迁都洛阳。

（甲申）同光二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二月癸卯，金吾卫大将军、置同正员、检校司空、明州刺史王子传瓘卒。

瓘，王第八子也。母济南郡夫人童氏。瓘性仁厚，明敏好学，治郡自得政体，累授镇东军亲巡都指挥土客诸军安抚使、光禄大夫、窦州刺史，奏授金吾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司空，改明州刺史。年三十，惜哉！

秋七月，西川王衍称大蜀皇帝，致书于京师。八月，王遣使入贡。冬十月，制授王依前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尚书令、吴越国王，授文穆王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充两浙节度使观察留后。十一月，升苏州为中吴军，制授镇东军节度、检校太保、兼中书令、大彭郡侯王子传璙（一作元璙）充中吴军节度使。

（乙酉）三年春二月，南海入贺京师，上书自称大汉国王。夏四月朔，日有蚀之。秋八月，敕遣正议大夫、守尚书、上柱国、赞皇郡开国男、赐紫金鱼袋李德休等持节备礼，赐黄金印玉册及沿身礼物、衣冠、剑佩等。

册曰：“维同光三年岁次乙酉八月辛酉朔二十七日丁亥，皇帝若曰：王者惠济黎元，辑宁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则礼崇，赏不失劳则人劝。所以启周公之土宇，列汉祖之膏腴者，录彼茂勋，置诸异数，登进贤哲，焜耀事功也。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守尚书令、吴越国王钱，潮海灵源，承天峻岳，以英风彰德望，以勇气赞忠贞。往因义举之徒，盛推韬略；遂著袭封之绩，高步藩维。挺鱼鲲鸟凤之姿，拥岸虎水龙之众，居方面任将五十年，宣导休声，攘除凶丑。摧坚奋锐，鄙许东固圉之谋；阜俗颁条，广冀北安居之颂。环堑浙江之要，云滋星纪之墟。悦礼敦诗，位崇元帅，前茅后劲，名重中权，守画一之规，奉在三之节，信立靡移于风雨，义行曷倦于津涂，效琛则那顾险难，荐币则常归宰用，振英谟而端岩弼，钟懿号而异列藩，可谓职贡不乏，梯航时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载念尊奖，爰示徽章。今遣正议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德休，使副朝议郎、守起居郎、充史馆修撰、赐绯鱼袋聂玙，持节备礼，胙土苴茅，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地奄数圻，赋过千乘，墨守阖闾之境，轨围勾践之封。子弟量才，序进多分于棨戟；土疆淅海，方输岂限于鱼盐。贵盛富强，虽古之封建诸侯，礼优夹辅，不加于此。慎厥始终，无以位期骄，无以欲败度，钦承赐履，协予一人，汝嘉。”

时唐主将议恩命于王，顾群臣曰：“朕从黉堂，闻尚父之名，宜以优礼尊之。”命备册礼，有司乃备竹册铜印。唐主曰：“尚父元老不当待以人臣，况已封建乎！”乃赐玉册金册，仍以红袍御服一副赐焉。九月，王师大举伐蜀。冬十二月，蜀伪主王衍降。是月，制授土客诸军都指挥、检校太保、兼镇海军节度副使王子元求检校太尉、兼侍中、充静海军节度使。是月，闽王王审知殂，子延翰嗣，自称闽国主。

（丙戌）四年夏四月戊寅，王不康，如衣锦军，命文穆王监国。是月，庄宗崩，明宗即位，大赦，改元天成。秋七月庚寅，王至自衣锦军。八月朔，日有蚀之。九月，制加文穆王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又授中吴军节度使王子元璙开府仪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户。冬十二月，制授静海军节度使王子元球开府仪同三司，食邑五百户。是月，建州刺史王延禀杀其弟延翰，（一名翰）而立泉州刺史延均于福州。延禀，乃延均之庶兄也。同起兵攻杀延翰，延禀乃立延均于福州，而延禀归建州矣。

是岁大水，苏州尤甚，水中生米大如豆，民取食之。

（丁亥）天成二年春正月，唐主更名亶。夏六月，楚武穆王马殷建国。秋八月朔，日有蚀之。冬十月，唐主如汴。是月，淮南伪丞相东海徐温卒，子知诰嗣。十一月，吴王杨溥称帝。

（戊子）三年春二月朔，日有蚀之。敕遣监门卫上将军乌昭遇赐王汤药国信等，阁门通事李韫授文穆王镇东两军节度使。夏六月以来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悉充塞之。王亲祀于都会堂，是夕大风，蝗堕浙江而死。

都会堂，即白太傅居易之虚白堂基也。王重建

之，号八会亭，江东罗隐为之记。以王平吴定越，讲武计议，凡八会于此，故名之。后更名都会堂也。

秋七月巳已，忠献王生。

（己丑）四年春二月，制授文穆王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长史，增食邑实封，中吴军节度使王子元璙增食邑五百户，实封一百户，静海军节度使王子元球兼中书令，余并如故。楚州升为顺化军，以明州刺史王子元珦为顺化军节度使。秋七月，台州大水，请军储三十万斛。八月己酉，今大元帅吴越国王王孙弘俶生。是月，明州余姚县修舜井，获古佛舍利数十粒，兼有珠玉奇玩，王命内衙指挥使徐仁绶、近侍闾丘稔往迎之，因建浮图于城北，一如城南之制。九月，因枢密使安重诲兄弟用事于朝，尝要求不克，乃矫制以王为太师致仕。仍赐乌昭遇自尽。

先是，乌昭遇之来使也，有供奉官韩玫承王子元球恩命至。玫性凶愎，因恃酒凌昭遇，由是有隙。王以其辱君命，止以常礼遣之。玫还京师，遂构昭遇于枢密重诲，重诲以昭遇失使臣之体，而亦嗛王。以要求不克，诬王不礼君命，遂同谗构，命王致仕，赐昭遇以自尽也。

王命文穆王奏雪其事，奏不得通，乃以绢书上之。天子始得闻焉，出安重诲为河东节度使。是岁，所在地震，居人有坏庐舍者。

（庚寅）五年春二月，唐主南郊，大赦改元。长兴元年夏五月，制授文穆王以下食邑、实封。六月朔，日有蚀之。冬十一月，楚王马殷殂，子希声嗣。

（辛卯）长兴二年春二月，敕遣监门卫上将军张篯、兵部郎中卢重赐王国信汤药，起王致仕，复元帅、尚书令、国王如故，依前不名，仍示安重诲矫诬之罪。

敕略曰："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尚书令、吴越国王钱，久列王公，恒输爱戴，朕方礼加元老，恩遇远方。安重海掇缉瑕疵，遽行阻绝，使钱元璀拜阙上章，倾怀请罪，言皆激切，事且凭虚。尽由尔介虿之心，有误我含容之德，情不可恕，罪不可逭。宜出为河中节度。今已诛之，以雪其冤，故告。"

秋七月，有象入信安境王命兵士取之，圈而育焉。八月，建州王延禀子继升、继伦奔于我，盖其父为延均之所害也。

初，审知薨，延翰嗣位，以延禀为建州，延均为泉州。延均不悦，而延禀亦憾于延翰，于是泉、建同启兵攻福州，杀延翰，遂立延均于福州。延禀归建州，将行，谓延均曰："善绍先人基业，勿烦我老兄再至。"延均闻之含憾，至是将图延禀，乃诈言已死，使军吏迎取延禀。乃囚其子继雄，仍执延禀入城。延均曰："果烦老兄再至矣。"延禀瞪詈之而就戮。其继升、继伦自是闻难而奔于王焉。

冬十一月朔，日有蚀之。

（壬辰）三年春二月，敕遣吏部侍郎卢詹、刑部郎中杨薰赐王国信汤药等。三月己酉夜，大雪。庚戌，王薨于正寝，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闻讣，废朝七日，哀悼不已。

诏曰："天下兵马大元帅、尚父、尚书令、吴越国王钱，本朝元老，当代勋贤，位已极于人臣，名素高于简册。赠典既无其官爵，易名宜示其优崇。宜令所司定谥曰武肃，诏工部侍郎杨凝式为碑文。"

夏四月庚午，奉灵辅殡于衣锦军。应顺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敕葬王于安国县衣锦乡（即锦北乡）茅山之原（即今临安县也）。王始在军中，未尝自安，每欲暂憩，必先整衣甲，备盥漱，而后寝焉。又以圆木小枕缀铃，睡熟则攲，由是而寤，名曰警枕。又置粉盘于卧内，有所记则书之。及抚镇二国，殆及四纪，勤劳恭俭，始终一致。每夕必列侍女，各主一更，戒之曰："外有报事，当振铃声以为警省。"凡有闻报，即时而遣。又常以弹丸于墙楼之外，以警宿直者，使其不寐，以应其事。又尝微行，夜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曰："大王来，我亦不启。"王乃自便门而入。明日，召吏，厚赐之。稍暇则命诸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什赐于丞相将吏以下，由是往往达旦。天复中，近侍李咏因监契丹驿中，有判官谓李咏曰："武肃王常夜不睡。"咏诘其所知，答曰："尝闻五台王子太师言，浙中不睡龙，今已归矣。"访其所闻，乃壬辰之后也。王少时，倜傥有大度，志气雄杰，机谋沉远，善用长矟大弩，又能书写，甚得体要。有知人之鉴，及通图纬之学，每处众中，而形神有余。纯孝之道禀于天性，每春秋荐享，必呜咽流涕。尝曰："今日贵盛，皆由积善所致，但恨祖母不能见耳。"尝游后庭层楼，皇妣春秋高，不能上，王亲负而登焉。天祐以后，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邗沟杨氏称吴，南海彭城氏称汉，长汉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皆以龙衣玉册泊书疏等，劝王自大，王尝笑曰："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上，而又置吾于上耶？吾以去伪平贼，承天子畴庸之命，至于封建车服之制，悉有所由，岂图一时之利，乃随波于尔辈也！"皆却之不纳，而诸国之主，无不咸以父兄事之。王加以自奉节俭，衣服衾被，皆用绸布，非公宴惟瓷砖漆器而已。恭穆夫人尝以王寝帐骤裂，乃上青绢帐请易之。王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但虑后代皆施锦绣耳。此帐虽故，犹可蔽风。"竟不易。后庭有郑氏，其父尝以罪当死，左右冀其获宥，且言斯人有息女预侍，王命出其女而后斩之。顾左右曰："刑者公柄，岂可以一妇而乱我法耶！"又尝夕宴诸王子及诸孙，命鼓胡琴，未数曲，遽止之曰："外闻当谓我不恤政事，为长夜之饮宴。"遂罢。王自开创以来，至于底定，而抚字将师洎行伍，莫不尽得其欢心。有勋将何逢殁于贼中，一日王见其所乘马，悲泣不能止，左右莫不感激。

论曰：王挺命世之才，属艰难之运，奋臂起义，所向披靡。以寡敌众，黄巢不犯其封；仗顺伐逆，汉宏至于授首。诛逐帅之薛朗，遂申属郡之礼；平作伪

之董昌，不违本朝之命。加以御淮戎以耀威，奉梁室而示略，回江山之深险，致都邑之宏丽，七德克备，五福是臻。故八辅地图，三授天册，总四海之戎柄，为一人之父师，威名赫然，霸业隆矣。然后内敦恭俭，外正刑赏，安民和众，保定功勋。文台崛起于江东，玄德雄据于巴右，比之全德，固不足同年而语哉！

卷　三

文穆王

文穆王讳元瓘，字明宝，武肃王第七子也。母晋国昭懿太夫人陈氏。唐光启三年丁未冬十一月十有二日，生于杭州之东院。先是，有胡僧持一玉羊，大数寸，光彩异常，献武肃王，且曰："得此当生贵子。"王果以丁未生焉。乾宁元年二月，授盐铁发运巡官，奏授金部郎中，赐金紫。天复元年八月，改授礼部尚书，遥领邵州刺史。九月壬子，王祖妣秦国太夫人水丘氏薨。二年，徐绾、许再思构宣城观察使田頵，同剿我垒。頵败，率绾、再思回宣州，虑我师逐之，乃恳求质。武肃王历选诸子，不应命，时王尚幼，请行。庄穆夫人闻之，泣曰："置我儿于虎口也。"王曰："亡身以纾家国之难，亦足以报劬劳耳，虽死无恨。"乃再拜而出，武肃王奇而送之。王自北门蹑绳梯而下，以赴頵营。比及宣城，而頵叛于淮帅，淮师会我师以攻之。頵每战不胜，归必求王，将肆其毒。頵母老且贤，常加保护。天祐元年十月，我师与淮人攻之甚急，頵将出战，乃曰："今日不胜，必杀钱郎。"其母目而送之，且曰："鼠辈死不旋踵矣。"是日，果陷于宛水桥，为乱兵所杀。贼众尚扰，我师提頵首示之，贼众遁散。頵母遂奉王至我师，卫而归焉。二年春正月，制授王检校右仆射。八月，处州刺史卢约弟佶冠永嘉。开平元年正月，武肃王命王伐永嘉。四月，斩卢佶而还。

时卢佶列巨舟四十艘于清澳海门，以邀我师。王谓诸将曰："贼之锐卒尽在此矣，宜勿与战，当由他道径袭贼垒，出其不意，必成擒也。"于是由安固江登陆而袭之，佶由是就执。

师还，承制改王内衙都指挥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冬十月，授王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五年秋七月，赐王号赞正安国功臣，进授司徒、守湖州刺史。乾化三年夏四月，淮将前吉州刺史李涛率兵二万，自千秋岭寇我衣锦军，命王率师讨之。王以山谷迂僻，乃尽伐树木。绝其归路，为三覆以待之。时江南国主徐知诰在贼中，与王骑相逼，几获之，俄而知诰易服，乘白骡而窜。壬辰，获李涛及偏将咸知进等八千余人，兵甲生口称是。是行也，王营中有气如龙虎之状，贼中望之曰："此霸者之气也。"

五月，命王复率骑兵攻宣州广德县。城未拔，有登城诟辱我师，王怒，奋击之。六月己卯，城陷，王手刃二百余人，藉藁而行，获淮将花虔、涡信及吏卒七十余人而还。

先是，有日者视王曰："公手刃百人，当大贵。"时又有僧名自新，常衣纸，住广德山院。王至，众皆遁，而自新岿然晏坐。军中有诘其不去者，新曰："前后左右皆兵耳，去将安适?"时王在众中，新忽见之，乃敛衣奉迎，与语久之。及王还，遂载而归。后王问自新："当时何以见识?"新曰："微僧无他术，但观王在万众中骨法独异，与咸通皇帝御容颇相类，故幸得一识耳。"

冬十月，敕授王检校太保，依前湖州刺史、大彭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四年夏六月，制授王特进、光禄大夫、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秋九月，命王率师攻常州无锡县。丁未，克之，获其将朱超等五百余人而还。贞明元年春正月，敕授王镇海军节度使、土客诸军都指挥使，湖州刺史如故。三年夏六月，制加王检校太傅，增食邑五百户。五年春三月，命王率水师大小战舰五百余艘，皆刻龙形，自东洲发舰，遥趋淮甸。夏四月乙巳，大战淮人于狼山江。将战之夕，王召指挥使张从宝，计之曰："彼若径下，当避其初以诱之，制胜之道也。"乃命军中宿理帆樯，每舟必载石灰、黑豆、江沙以随焉。翌日昧爽，淮人果乘风自西北而下，危樯巨舰，势若云合，我师皆避之。贼舟既高且巨，不能复上，我师反乘风以逐之，复用小舟围其左右。贼回舟而斗，因扬石灰，贼不能视。及轴轳相接，乃撒豆于贼舟，我舟则沙焉。战血既渍，践豆者靡不颠踣，命进火油焚之。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武肃王以银饰其筒口，脱为贼中所得，必剥银而弃其筒，则火油不为贼所有也。

斩其将百胜军使彭彦章，获士卒七千余人、贼船四百余艘，余皆焚之。其斩馘之甚，自江及岸数十里，皆殷焉。淮师自是遂求通聘。

是行也，舟次狼山江之石碑湾，有石幢，大署其文曰："向后有木龙五百至此。"

秋七月，王复战于毗陵之无锡县。偏将曹筠奔于贼，我师不利。王骑逼高岸，贼将追及，乃举策私誓曰："天必助我，马当跃上，不然则坠我于此。"马果一跃而登岸。既而复整行伍，破贼而还。冬十一月丁亥，王妣吴越国庄穆夫人薨。六年冬十月，敕遣卫尉卿兼通事舍人陈琮，授王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清海军节度使，余如故。龙德二年春正月，敕王特进、检校太尉、兼侍中，加食邑三百户，仍赐匡扶定乱立正至道功臣。同光二年冬十月，制授王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依前清海军节度使，兼充两浙节度使观察留后，遣进奉使娄辑将命焉。天成元年四月，武肃王至自衣锦军，而中外无所专命，武肃王嘉叹久之。九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

一夕，王梦神人赍骨一副，易王之顶门。及醒，尚微疼焉。

三年春二月，遣阁门通事舍人李韫授王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杭州越州大都督长史，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二百户。秋七月己巳，忠献王生。

初，武肃王将属王以冢嗣，乃命诸子有功者数人，谓曰："尔无隐情，各言尔功，以定厥后。"王兄中吴军节度使元璙、王弟清海军节度使元璹、宁国军节度使传璟洎诸公子等，皆上言功德高茂，是宜委副，故以两镇属焉。及武肃寝疾，一日命出玉带五，赐王兄弟，命王先择之，王乃取其狭小者。武肃王大悦，谓王曰："吾有汝，瞑目无恨矣。"

四年秋八月己酉，今大元帅吴越国王弘俶生。五年夏五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

（壬辰）长兴三年春三月己酉，大雪二十八日。庚戌，武肃王薨。王哀恸终日，四日不食，左右劝以粥。夏四月己未，王即位，悉用藩服之仪，从治命也。赦境内一应荒绝田产，尚隶租籍者悉免之，中外班赉有差。

自今年孟春洎是月，阴晦弥时，至是澄霁，中外咸悦。是月庚午，奉武肃王灵輀殡于衣锦军之正寝。秋八月，楚帅马希声殂，弟希范嗣。

（癸巳）四年春正月，福州王延钧僭称帝，更名璘。三月，敕遣将作监李锴、光禄少卿张袁来，归我先王之赙，又遣引进使杨彦珣授王起复云麾将军、上金吾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王兄中吴军节度使元璙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王弟清海军节度使元璹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余如故。夏四月，淮南伪客省使许确、百济国太仆卿李仁旭各来祭我先王。秋七月，敕遣郎中张绚授王中书令，进封为吴王。是月，番禺伪左仆射何瑱亦来祭我先王。九月，敕遣侍郎张文宝来宣谕。

文宝泛海而来，被风坏船，飘至天长，吴王厚礼之。及赏从者钱帛等数万，文宝独受饮食，余皆辞之。吴王嘉之，竟抵杭。

冬十一月，明宗崩，宋王从厚即位，是为闵帝。十二月庚戌，宁国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检校太傅王兄元玑卒。

玑，王之庶兄也。母庆安夫人胡氏。公性气宽厚，沉静寡言，多尚儒释，不喜奢侈。历官数年，黎庶安乐，早失夫人，终不继娶嗣之。

是岁，顺化军节度使、判明州王弟元珦召归钱塘，惩虐政也。

（甲午）应顺元年春正月，闵帝改元，大赦。敕遣鞍辔库使王延缟来宣告，仍赐国信。寻又遣散骑常侍孔昭序、驾部员外郎张绨册王为吴越王。是月大雪，平地五尺。壬午，奉葬先王于茅山。闰月，蜀帅孟知祥僭称大蜀皇帝，年号明德。夏四月，潞王从珂率兵入洛，逐闵帝而自立，改元清泰。六月，敕遣给事中张延雍、兵部员外郎马义册王为吴越王。秋七月，伪蜀孟知祥殂，子昶嗣。

（乙未）清泰二年春三月，制授静海军节度、检校太保、中书令王弟元球守太师。秋七月甲辰，西方庆云现。重建开元宫，追福于先王也。

（丙申）三年春正月，敕遣礼部尚书李怿、户部郎中姚遐赍奉吴越王金印至，归旧物也。秋七月，敕建先王庙于东府。是月，制授王部将保顺军节度使鲍君福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冬十月，伪闽王昶杀其父延钧而自立，年号通文。闰十一月，契丹立石敬塘为晋皇帝于洛，大赦，改元天福。潞王自杀。十二月，敕授王天下兵马副元帅。

（丁酉）天福二年春正月朔，日有蚀之。敕遣供奉官周彦环赐国信。二月，淮南以徐知诰为齐王，建国于金陵。是月己酉夜，暴雨自西北起，连日至壬子，有海鱼二，各长五十余尺，一死于桐庐，一死于余姚江。三月，静海军节度使王弟元球、顺化军节度使王弟元珦并有罪命死，王许以公礼葬，其麾下卒伍悉宥之。

元球、元珦数有军功，先王赐有兵杖。及王立，元球等恃恩骄横，增置兵杖，诸将吏告元球遣亲信祷神，求王吴越，又为蜡丸，与元珦议谋，王不信。诸将复告，王乃召元球、元珦宴后宫。既至，左右告元球等有刃于怀袖，即皆格杀之。王欲按诸将有交通者，侄仁俊谏曰："昔光武破王郎，曹公破袁绍，皆焚其书疏，以安反侧，宜效之。"王乃止。

夏四月，敕遣礼部尚书程逊、兵部员外郎韦税封王为吴越国王，仍赐天下兵马副元帅金印。甲午，王即位。建国之仪，一如同光故事，仍赦境内今年租税之半。是月，晋主迁都于汴。秋七月，制削元球、元珦在身官爵，任便处置。八月辛巳，王大阅于北郊。是月，伪吴杨氏逊位于徐知诰。戊申、王新建五庙于城南。九月乙卯，王亲视五庙。冬十月乙丑，金陵徐知诰僭称大齐皇帝，年号升元。（戊戌）三年春正月朔，日有蚀之。二月乙亥，丞相沈崧卒。

崧字吉甫，闽人也。祖辂，大理评事，赐绯。父超，福州长溪县令。崧初生时，有大蛇坠床前，引首视之，久而方去。既七日将浴，忽风雨震坏浴盆。乾宁二年，刑部尚书崔凝主礼闱，凡二十五人登进士第，滥监尤众。昭宗御武德殿，命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渥亲覆试，凡落十人。是日，崧再以章奏捷。寻归宁，途由淮甸，淮帅辟之，不就，遂归武肃。历镇海军掌书记，授浙西营田副使，奏授秘书监、检校兵部尚书、右仆射。凡书檄奏表，多崧所出。庄宗即位，改元同光。武肃王问其祚修短，崧曰："观此号为国不成，止一口耳。"文穆王袭位，置择能院以选士，俾崧主之。国建，拜崧丞相，终年七十六，谥文献。

冬十一月，敕遣尚书左丞王延、司门郎中张守素赍捧吴越王玉册及沿身法物等至。

册曰："唯天福三年岁次戊戌十一月甲辰朔五日

戊申，皇帝若曰：王者握图立极，崇德报功，或开国以建邦，或苴茅而锡壤。乃树藩屏，式奖忠勋，古先哲王，率由斯道。惟朕薄德，敢忽彝章。况夫奠南服之奥区，镇东瓯之重地，懋绩虽高于列土，殊荣未继于肯堂，得不申加等之恩，降非常之命，用纪代天之业，特颁镂玉之文。乃择吉辰，爰敷盛典。咨尔兴邦保运崇德忠道功臣、天下兵马副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五千户、实封一千五百户钱元瓘，岳灵禀粹，天象储精，蕴文武之兼材，受乾坤之间气。既宠承吴越，功迈桓文，运妙略以平凶，用奇兵而制变，祗嗣构基，表率英雄，淮夷之屏气销声，海峤之波澄浪息。而况兴我昌运，竭乃忠规，懋勋庸而首列韩坛，奉玉帛而诚先禹贡，语尊奖则独标大节，顾封崇则未称鸿名。宜举徽章，俾奉先正。矧其天文当南斗之分，地志控勾践之都，眷兹旧封，允属全德。是用异车服于群后，盛简册于列藩，正二国之土疆，锡九天之宝瑞。表于嘉命，缵乃旧邦，大振家声，奕辅王室。今遣使大中大夫、尚书右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守素持节备礼，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服衮衣而佩玄玉，位压于诸侯；驾戎辂而握兵符，名尊于九伐。驭贵之重，象贤之荣，尔其祗荷天光，勉清国步，往绥厥位，永孚于休。戒之慎之，勿忝前烈！”

十二月，大阅马步军泊艖舻于碧波亭。

（己亥）四年春二月，敕授世子弘僔为果州团练使。是月，伪齐徐知诰改姓李，更名昪，僭称大唐。

昪本潘氏，湖州安吉县人。父为安吉砦将。尝因淮将李神福侵我吴兴，据潘氏而去，昪遂为神福家奴。徐温尝造神福家，见而异之，求为养子，至是乃隐本族而冒徐姓焉。后尝致书于我，以毗陵求易吴兴，仍引祊田为说，则本潘氏明矣。

秋七月朔，日有蚀之。闽王延羲更名曦，弑其主昶而自立，年号永隆。八月戊申，建世子府于城北。是日，白龙现处州长松县，遂更为龙泉县。九月，诏升婺州为武胜军，授王兄元懿为节度使。是月，保大军节度使、同参相府事陆仁章卒。冬十月壬子，吴越国庄睦夫人马氏薨。

夫人临安人。父绰，淮浙行军司马、雄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夫人性聪慧，勤于职。初，武肃王禁中外毋得蓄声妓，夫人以王胤嗣未立，乃请于武肃王。王嘉之，曰：“我家宗祀，幸汝得主之矣。”因许王纳妾，遂生忠献王。诸子既长，夫人皆均养之，常置银鹿于帐前，坐诸公子于上，夫人阅其聚戏，喜动颜色。初封越国，至吴越国夫人，薨年五十，敕谥曰恭穆。

是月，敕遣刑部尚书李怿、礼部郎中崔钧授王天下兵马元帅，增食邑五千户，实封五百户，仍赐御服红罗真珠战袍、金锁甲各一副。十二月辛酉，葬恭穆夫人于衣锦军庆仟乡。

（庚子）五年春二月甲辰，温州刺史王子弘僎卒。己酉，闽王曦遣兵击其弟王延政于建州，遂僭称大殷皇帝。王命内衙统军使仰诠、都监使薛万钟帅师伐建州。三月，敕升婺州为武胜军，又升嘉兴县为秀州，以嘉兴、崇德、华亭三县隶焉。壬申，敕遣右谏议大夫高延赏、兵部郎中李元龟授王天下兵马都元帅。夏四月癸卯，镇海军行军司马兼侍中、同平章事太尉鲍君福卒。

君福字庆臣，余姚县人。祖兴，父琛，俱不仕。少羁贫，性淳厚，有胆勇。余姚有井，面广丈余，君福每恣卧其上，而无畏色，乡党异之。及从军，以骁果称。初仕（彭城）汉宏，及武肃王东讨，乃与其党归降，号曰向盟都。累从征伐有功，能马上双剑入阵，望之若飞电。沉默少语，军中谓之鲍闹。寻为衢州应援指挥使。属刺史陈璋叛，淮人入其境，乃以淮帅命辟为郡职，君福不纳。武肃闻之，虑其被害，乃密赐绢书，使苟从之。因与贼徒李元嗣饮，伺其醉，乃奔归，寻授衢州刺史。淮将信州刺史周本屡侵其境，君福每率数骑往逐之，本遁去。及将罢郡，武肃王劳曰：“比在任战敌而已，未足为副使优贺之道。”因复任之，凡三考。文穆王领清海军节制，辟为副使。后迁湖州，复二考。累职镇海军节度副使、浙西行营司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顺等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年七十七，谥曰忠壮。

是月甲子，世子弘僔薨。

弘僔，王第五子也。母鲁国夫人鄜氏。时王年将四十，冢嗣未建，及生，特所钟爱，累奏授两浙副大使、果州团练使。国建，立为世子。初，王治世子府，谣言曰：“何处有鹿脯？”将薨，乃题所居屏障曰：“四月二十九日大会群仙。”凡题数处，及期果薨，年方十六岁。追谥曰孝献。

五月，四星聚斗。秋七月，我师败于建阳，积雨乏粮故也。八月，以世子府为瑶台院。冬十二月，以忠献王为内衙诸军都指挥使。是岁，姑苏、吴兴、嘉禾三郡大水。

（辛丑）六年春三月丙寅，敕遣太子宾客聂延祚、吏部郎中卢撰册授王守尚书令。夏五月，番禺娄龚遣伪摄太尉工部侍郎卢膺、尚仪谢宜清、尚衣高素清，来逆我故王弟传琇之室马氏以为继室，不克遣。

马氏即潭帅楚王殷之女也。先是，番禺亦聘马氏，既卒，遂求其弟。是行也。潭帅希范亦遣中军使欧阳练与广使俱至，马氏誓不许，故不克遣。

六月，宁国军节度使同参相府事仰诠卒。秋七月甲戌，丽春院火，延于内城，王迁居瑶台院。是月，闽王曦称大闽皇帝。八月辛亥，王薨于瑶台院之彩云堂，年五十五，在位十年。赠谥曰文穆。敕宰相和凝撰神道碑。七年壬寅二月癸卯，葬于国城龙山之南原。

王志量恢廓，识度宏远，虽少婴军旅，尤尚儒学，事武肃孝敬小心，未尝有懈。武肃性既严急，每

一召，即时须至，或巾带于步骤间，乃置阔裤大袜以便之。晚年政事，一委参决，簿书填委，皆躬亲批署。手为胼胝，复置粉盘于卧榻之首，夜有所记，必书其上，诘旦以备顾问。时属重盗贼及诈伪诽谤法，犯者辄死，王皆力救之，所获宥者甚众。尝北征，师次平望，蚊蚋尤甚，左右请施帷帐。王曰："三军皆在此，我独何避?"竟不许。及缵嗣之后，示以明恕，人情翕然。内衙指挥使陆仁章、娄仁杞等早备武肃王爪牙，以性刚愎，为众所恶，而亦常以事侵王。一日，同列者皆率诸军于国门，请王戮之。王命侄仁俊谕之曰："仁章等事先王有年矣，今求旧念功，方当旌赏，汝等遂以私憾使我戮之，我安可谓不报怨也?苟不听命，我当归临安，以避贤路。"众皆退惧，遂授仁章福州刺史、仁杞湖州刺史。中外有以封章相构者，皆居中不下，积而毁之。王舅陈氏历职不过一戍遏，每加厚赐而未尝迁授。恭穆夫人之弟马充尝以使役求免，王廷责之，遂下狱，寻黜于剡溪。其余遵守治命，保慎名器，烈祖之风为不泯矣。

一日，武肃王寝疾，召将吏曰："吾疾必不起，诸儿皆愚劣，谁可为帅者?"诸将泣曰："两镇令公仁孝有功，孰不爱戴!"武肃乃出印钥授王曰："将吏推尔，宜善守之。"又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王与兄弟同幄行丧，内衙指挥使陆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业，将吏旦暮趋谒，当与诸公子异处。"乃命主者更设一幄，扶王居之，禁诸公子从者无得妄入。武肃未薨时，仁章常以事犯王，至是王劳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尽节令公，犹事先王也。"王嘉之。王以遗命去殊仪，用藩镇法，除民田荒绝者租税。王于兄弟甚厚。兄元璙自苏州入见，王以家人礼事之，奉觞为寿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弟居之，是兄赐之也。"元璙曰："先王择贤而立之，君臣位定，当恭守霸业，自为珍重。"王因相与泣。

论曰：王以英毅之姿，兼仁厚之德，入田頵豺狼之穴，示亡身之虑；破知诰蛇豕之群，扬对敌之威。奋剑屡成大勋，压纽遂当庆嗣，念功忘过，崇德布政，然后聿修先烈，光绍世官，天子赖于元勋，诸侯奉为盟主。以称克家之令嗣，以号列国之贤君，则彤弓缁衣，不足侔其美也。

忠献王　忠逊王附

忠献王讳弘佐，字玄祐，文穆王第六子也。母吴越国仁惠夫人许氏。王以天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己巳生于功臣堂。初，孝献世子之居监抚也，文穆王治其府于城北，将俾居之。一日，孝献会王以采戏于青史楼，遽谓王曰："君王方为我营府署，今与尔赌之。"比及四掷，而王遂得六赤，孝献失色。从容曰："五哥入府，某当将符印之命。"因再拜，孝献竟怒掷骰盆于楼下。俄而孝献薨，王授两军节度副使、检校太傅。天福六年秋八月，诸将请诛内衙指挥使戴恽。

恽乃王庶兄弘侑之亲。恽谋立弘侑，故请诛之。免弘侑为庶人，复姓孙氏，更名本，罪异志也。

是月，王以遗命承制授两军节度使。九月庚申，王即位于仟居堂，赦境内外颁赉有差及租税等。丞相曹仲达摄政事。是月辛未，王迁于思政堂，命境内给复一年，诸关梁禁制，悉从除减，又命田园有隶道宫佛寺比入赋税者，悉免之。冬十月，长星现。十一月，金陵来祭我先王。是月，敕授王起复镇国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领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吴越国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仍赐保邦宣化忠正功臣。是岁，番禺刘龚殂，子弘晟嗣。

（壬寅）七年春正月，闽人来祭我先王。二月癸卯，敕葬先王于龙山之南原。三月，敕遣使大中大夫李鹗来归先王之赗。乙丑，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广陵郡王王世父元璙殂，子文奉嗣。

元璙字德辉，武肃王第四子也。起家奏授浙王府咨议参军、宣武节度判官，累迁散骑常侍，赐金紫。寻属军旅事，乃改授马军厅事指挥使。天复二年，徐绾叛，顾全武请奉王子之邗沟，武肃以淮帅常请结姻好，乃遣元璙微服为全武仆而去。比及望亭，有逆旅媪辄识之。至润州，安仁义亦知其非常将，以其下十人易之。全武惧，因赂阍吏，中宵而去。及抵邗沟，指陈逆顺之理，淮帅为之动容，叹曰："生子当如钱郎，我之子豚犬耳。"即日遣使命頵还军广陵，寻逆妇而归。后累征缙云、新定，皆有功，授邵州刺史。寻征吴兴高澧，及攻东洲，复授睦州刺史。寻迁苏州，累敕授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苏常润等州团练使、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在郡三十年，性俭约而恭靖，便弓马。文穆王即位，以王兄尤加礼遇。因元璙来觐，为酒授璙曰："今日之事，宜兄当之，俾予小子至是，实兄推戴之力。"璙俯伏曰："大王功德高茂，先王择贤立能，君臣之分，敢忘忠顺。"因相顾感泣，久而益欢。寻奏敕封广陵郡王。封不及授，宣命于柩前，终年五十六。葬以王礼，谥曰宣义。

壬申，制加王食邑七千户，仍改赐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夏四月，汉主龚殂，子玢立。六月，晋高祖崩，少主重贵即位。秋七月，王以内衙指挥使章德安、李文庆为内衙左右都监使。冬十月，以都指挥阚燔、胡进思为内衙左右统军使。十二月己巳，以龙山武功堂为文穆王庙。（癸卯）八年春正月癸未，重建功臣堂。二月，晋主还京。是月丙辰，丞相皮光业卒。

光业字文通，世为襄阳人。父日休，有盛名，为苏州军事判官、太常博士。光业生于姑苏，十岁能属文。及长，以所业谒武肃，累署浙西节度推官，赐绯，命入贡京师。梁后主特赐进士及第，仍赐秘书郎，授右补阙、内供奉、赐金紫。贞明中，淮人来求好，命光业聘之。及还，赠钱三百万，复禁其出，且

曰："可以市易。"光业曰："我使介也，岂贾竖也?"乃委置而去，淮人急载随之。梁主选武肃子传珍为驸马都尉，命光业如京师。及回至靖海，光业舅氏滕文规为山阴令，日暝，遽见黄衣吏报曰："皮补阙今日已及靖海。"文规诘之，遂失所在。寻兼两浙观察使。文穆即位，命知东府事。初，光业旅游会稽，有神降于里巷。光业往视之，神遂不语。及去，众诘之曰："皮秀才来，神何不语?"答曰："皮秀才此土地主，我小神不当见之。"至是果验。国建，拜丞相。凡教令仪注，多其所定。光业美容仪，善谈论，人或以为神仙中人。终年六十七，赠谥曰贞敬。

三月，唐主昪殂，子璟嗣，年号保大。闽王延政称帝，国号殷。是月，汉彭城弘熙弑主玢而自立。夏四月朔，日有蚀之。秋七月，王贬内衙都监使章德安于处州，李文庆于睦州。冬十月，敕遣使授王吴越国王玉册。

册曰："惟天福八年岁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将相之星；惟帝念功，启土列侯王之国。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礼以疏封，而况世著大勋，时推令器，探宝符而嗣位，杖金钺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篱东夏，宜列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简自朕心，叶于舆论。咨尔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复镇国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营田等使、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七千户、实封四千户钱某，为时之瑞，命世而生，负经文纬武之才，蕴开物成务之志。英华发外，精义入神，亚夫继社稷之勋，顾荣擅东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国朝，清吴越之土疆，执桓文之弓矢。天资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构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职，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举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节，方推冀世之贤；黻冕辂车，更重策勋之礼。斯为异数，允属真王。今遣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太子宾客、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玫，使副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郎中、柱国、赐紫金鱼袋赵熙等，持节备礼，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周宠元臣，四履锡命；汉封异姓，八国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孙而袭爵。尔纂服旧业，朕考前文，勿忘必复之言，更广无穷之祚。懋昭前烈，尔惟钦哉！"

十一月辛巳，王驾迁于功臣堂。是月癸未，丞相曹仲达卒。

仲达，临平人也。本名弘达，避王名更之。祖信，知嘉兴监事，累赠司徒。本歙州人，寻归杭州，为临平镇将。八都建时，信因保嘉兴东界，遂家临平焉。父圭，浙西道营田副使、检校太尉。圭将生时，信梦人谓曰："我当为尔子，有二千石。"信语梦于乡党，乡党不能谕，皆贺曰："生此子必致丰稔。"圭有胆气。乾宁中，淮人围嘉禾，圭与其族人师鲁守之。贼中望气者曰："此虽孤城，中有贵人，不可图也。"圭每与师鲁登楼，张乐纵饮，矢石交至，视之宴如也。嘉禾平，圭以功授苏州刺史。开平间，淮人复围苏州。属正月望夜，师鲁第盛陈烧灯之宴，贼之俘执者咸纵之观。圭终苏州。师鲁形短而足跛，武肃常称之曰："今之晏平仲也。"人遂号为曹晏婴，竟卒于镇东军都押衙。仲达初生，室有紫光。少时，圭常节其衣食，虽严冬尚未挟纩，品膳悉与仆隶等，又日令运甓。圭在姑苏时，与仲达求婚于睦州陈询。及将逆，卜之曰："陈是亲，必不就，当聘他门，由是荣贵。"既而途由国城，武肃王见而奇之，乃以王妹俪焉。累授台、处二州刺史。文穆即位，居谅闇，命仲达权知政事。国建，拜丞相。今王即位，复摄政事。时大赉中外，诸军军中有言不均者，辄举仗不受赐，诸将不能制。仲达谕之，因皆释仗而致谢。仲达性淳厚，好施与，文穆尤重之，常止呼丞相而不名。终年六十二，赠谥曰安成。

是月，纳元妃仰氏，宁国军节度使同参相府事诠之女也。

（甲辰）开运元年春正月壬寅，丞相林鼎卒。

鼎字涣文，闽人也。父无隐。鼎生于明州大隐村。初，刺史黄晟颇好礼士，无隐依之，有诗名。尝为诗云："雪消二月江湖阔，花发千山道路香。"知言者以无隐必有贵子。鼎初谒武肃，以为观察押衙推，寻为文穆王幕府。文穆王以其才行，累荐不见用，一日，复密荐之。武肃王曰："我观林鼎骨法，真辅相器，然我不贵者，欲汝贵之，庶其尽心于汝也。"文穆袭国，署镇海军掌书记、节度判官。鼎性谠正而强记，能书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每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国建，乃掌教令，寻拜丞相。每政事有不逮者，鼎必极言之。天福中，建州之役，鼎指陈天文人事，累疏切谏。及师行，果不利。著文集行于世。终年五十四，谥曰贞献。

三月，伪闽王延曦为其下指挥使朱文进所弑，而文进自立，复修贡于京师。是月，敕授王落起复，增食邑三千户。夏四月丙午，王亲祀五庙。秋七月辛未朔，晋少主改元开运，大赦。是月，以（彭城）知远为行营都统。九月朔，日有蚀之。南船务石井有物，形如守宫，尾长七尺许，鬣且角，获之，置于安溪潭。冬十一月，王命从兄东府安抚使仁俊为内外马步都统军使，弟弘保为东府安抚使。闰十二月，闽人杀朱文进，寻以僧岩明为主。

岩明姓卓氏，乃雪峰寺僧，平素为众所重，相与迎之，遂立为帝。

未几，为其下李仁达所杀而自立，归款金陵。

（乙巳）开运二年春三月丙午，王从祖顺化军节度使铧卒。铧字辅轩，太师英显王之第五子，武肃王之少弟也。生而有文在其足曰王，及长而灭。既生而太师薨，武肃育之。武肃薨，铧请服通丧。性多艺，

尤精音律。承制累授温、明二州刺史、检校太尉，奏授恩州防御使。文穆时，授两浙行军司马。拜命之日，仪注特盛。寻奏改本州团练使、顺化军节度使。终年五十三，谥曰忠简。夏四月，晋主还大梁。秋七月，修武肃王庙于城西，奉栴檀神像而致焉。八月朔，日有蚀之。是月，金陵遣将王建封克建州，虏王延政而归。冬十月，敕遣太子宾客罗周岳、右庶子王延济册王守太尉。十一月朔，王大阅于北郊。是月，诛内都监使杜昭达、内衙都指挥使、明州刺史阚燔，庶人孙本赐死，贬都统使王兄仁俊本府安置。

杜昭达、阚燔皆好货，富人程昭悦以金宝交结二人，荐于王。昭悦得侍左右，爱特逾于旧将。燔不能平，昭悦惧，谋去燔。燔专而愎，国人皆恶之，王亦恶之。于是昭悦出燔为明州刺史，右统军使胡进思为湖州刺史。燔谓进思曰："出我是弃我也。"进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何为不行。"乃各受命。既而复以他故留进思统军使。王子仁俊母，杜昭达之姑也，昭悦因谮燔，昭达谋奉仁俊作乱，下狱锻炼成之，诛昭达与燔，幽仁俊于东府。昭悦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证仁俊之罪，榜掠备至，温其坚守不屈。王嘉之，擢为国官。

（丙午）三年春二月朔，日有蚀之。三月，敕授王东南面兵马都元帅，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仍改赐推诚匡运忠亮威德功臣。秋七月庚寅，吴越国夫人许氏薨。

夫人丹丘人也，讳新月。善音律。文穆王后庭乐部，皆命掌之。初，鄜氏生孝献世子，后庭咸尊敬。有尼契云掌香火于丽春院之佛堂，颇有知人之鉴，视夫人曰："彼鄜氏者，远不能及。"至是果如其言。王袭位，敕封吴越国夫人，薨年四十四，敕谥曰仁惠。

八月，重建天宠堂。是月壬申，葬仁惠夫人于国城西山之原。冬十月，金陵攻福州，节度使李弘义遣客将徐仁宴、李廷谔等求救于王。

李弘义本名达，杀卓岩明而归款金陵，金陵授之节钺，仍编入属籍，更名弘义。既而遣伪兵部侍郎陈觉使于弘义。觉还及建州，又遣侍卫官硕忠以金陵伪敕使之入觐。弘义以其初不宣命，至是方以书至，不从。觉乃与监军使冯延鲁自建州兴师，皆金陵之志也。

是月，王命统军使张筠、赵承泰等率水陆兵三万人以救无诸。

时福州乞师于王，王召诸将议行，诸将吏皆曰："道路险远，难于师救。"内衙都监使水丘昭券以为当救。王曰："唇亡齿寒，吾为天下元帅，曾不能救邻道，将安用之，诸军宜乐饱食安坐耶?"命水丘昭券专掌用兵，程昭悦掌应援馈运，而以军谋委元昭德，遣筠等率师救之。时王召左右，议铸铁钱，以益将士禄赐。王弟弘亿谏曰："铸铁钱有八害：新钱既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不可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铜禁至严，民犹盗铸，况家有铛釜，野有铧犁，犯法必多，三也；闽人铸铁钱而乱亡，不足为法，四也；国用幸丰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赐有常而无故益之，以启无厌之心，六也；法变而弊不可遽复，七也；钱者国姓，易之不祥，八也。"王深嘉之，乃止。是行也，宿卫衣锦军武肃王庙庭者，闻甲马号令之声，凡数夕而止。及接战，闽淮人视王师周遍郊野，人皆丈余，盖灵助也。

十二月，王命弟弘偡为湖州刺史。

（丁未）四年春正月，契丹主入东京，称会同十年，废晋少主为负义侯，迁于契丹黄龙府。二月庚午，有雉集于玉华楼。辛未，晋（彭城）知远称帝于河东，国号大汉，是为高祖，复称晋天福十二年。己卯，王诛内都监使程昭悦，释东府仁俊罪。三月庚寅，令大元帅吴越国王出镇丹丘。戊戌，王遣将余安率水军救福州，大败淮师，获其将都指挥使杨匡业、蔡遇等，伪东南面行营都统王建封等走之，擒戮裨将孟坚等并余党二万余众，器械数十万。李弘义归附于我，更名儒赟。

初，忠懿王之治闽城，垒甓皆有钱文，曰："此城终归钱氏。"忠懿颇恶之，因命划去，而钱文愈明。又谣曰："风吹杨叶鼓山下，不得钱郎戈不罢。"至是皆验。是行也，金陵归罪于陈觉、冯延鲁，谓其专命而行也。金陵始以觉为东南面招讨使，延鲁为监军，及其败绩，反以专命为罪以赎耻，一何偷哉！为君而偷，复归于下，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夏四月，李儒赟遣弟儒宾来请入觐，从之。五月，我师凯旋，王飨将帅于光册堂，赏赉有差。是月，敕授王诸道兵马都元帅，增食邑五千户，实封五百户，仍改赐资忠纬武恭懿翊戴功臣。是月，楚王希范殂，弟希广嗣。六月乙卯，王薨于咸宁院之西堂，年二十，在位七年。谥曰忠献。八月，敕葬龙山之西原。王英明果断，权变不测。初嗣位，尚少，温柔好礼，恭勤政务，发摘奸伏，人不敢欺。诸校骄恣者能优容之，及被谴，皆不知觉。兵籍使钱丞德家火，俯迩内城，命亲军援之。王登而望，有伺便攘窃者，亟命斩之，众因悉力，火遂灭。淮人之攻闽也，李儒赟来求援，诸将议将不从。王因集而询之，果同其说。王变色曰："唇亡齿寒，《春秋》明义，吾为天下元帅，执大兵柄，岂不能恤邻难乎？诸将跃马肉食，不能为我身先耶？有异议者，斩!"及大举遣将誓师，辞令明肃，众皆踊跃承命，既而果成大功。开运中，将益车徒，乃下命募军中及民间子弟，而逾时无应者，乃命大纠之令曰："纠而得之者，粮赐皆蠲半。"翌日，投书者雨集，遂加精训。南方之捷，多其力也。民有献嘉禾者，王问仓吏："蓄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我民。"乃命复其境内租税三年。

论曰：王岐嶷之姿，虽由天纵，缵嗣之日，方属妙年，帑藏因回禄之初，将校竞陆梁之志，乃能恭勤庶务，绍开霸图，有果断之名，无酣嗜之累，以致兴

复宫室，开拓土疆，光有大功，聿修厥德，而享祚非永，孰不哀哉！

忠逊王讳弘倧，文穆王第七子，孝献世子同母弟也。起家内衙指挥使、检校司空。开运元年冬十一月，出为东府安抚使，累授检校太尉，寻拜丞相。开运四年六月丙寅，即位于天册堂。是月，晋主入大梁，改号曰汉。秋七月，闽帅李儒赟来觐。是月庚子，有雉升于天册堂之戟门，旋历廊庑，久而获之。闰七月，王命李儒赟复任无诸，王亲饯于碧波亭。八月，葬忠献王于国城西原。冬十月，今大元帅吴越国王至自丹丘。十二月，李孺斌复贰于我，王命东南面安抚使鲍修让等攻讨，擒而戮之。己酉，传首国城。是月，命丞相吴程知福州威武军事。庚戌，内衙统军使胡进思、指挥使诸温、钭滔等，以内衙兵迁王于义和后院，诸将校率众迎今大元帅即位焉。自忠献王时，诸校骄慢，虽旋加诛殛，而在位者皆优饶遇之。及王缵嗣，性既严急，诛杭越侮法吏三人，而统军使胡进思恃迎立功，干预政事，王恶之，每有僭越，必显责让。进思颇忧惧不自安。属内衙指挥使何承训希旨请诛之，又谋于都监使水丘昭券。昭券以进思党盛难制，请于王，且容之，王犹豫未决。承训惧，以谋告进思，进思遂乱，率亲兵戎服入见。王叱之不退，猝愕入义和院。进思锁其门，矫称王命，告中外曰："王猝得风疾，传位于某。"因帅诸将迎大元帅于私第，且言于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于帘下，不拜曰："俟见新君。"时思等亟出褰帘，德昭乃拜进思，称王命承制授元帅。元帅曰："若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当避贤路。"进思许之，元帅始视事。于是进思杀水丘昭券。时思妻曰："他人可杀，昭券正人君子也，奈何杀之！"初，逊王将即位，近侍陈禹尝梦以金钞锣承日轮加逊王之顶，而手持二镮，未几坠地。既而以梦语人，人曰："汝主将有非常之事，然其二镮不过二十旬耳。"及即位，又以黄金一镒，命近侍袁文昌铸巨钱。文昌意其求谶，且惧不就，乃宿谋于匠者，别铸一以为备。翌日，以所授金铸之，逊王临视，果不就，因潜以宿铸者献。至是皆验其兆。后废王薨，请谥曰忠逊，以王礼葬会稽秦望山之原。

卷　四

大元帅吴越国王

王名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也。母吴越国恭懿太夫人吴氏。王以天成四年岁己丑八月二十五日生于功臣堂。天福四年十二月，承制授内衙诸军指挥使、检校司空，忠献王累授王特进、检校太尉。开运四年春三月庚寅，出镇丹丘（即台州也）。下车数月，有僧德韶语王曰："此地非君为治之所，当归国城，不然将不利矣。"王从其言，即求归。秋九月甲戌，发自丹丘，归觐也。是日大风，东南有云如楼阁之状，识者异之。冬十二月，内衙统军使胡进思、指挥使诸温、钭滔等幽废王于义和后院，乃召诸大校及率中外军庶，奉迎王于南邸。晡时，王见府僚将校于帅府之外帘，谦让者三，诸将校以王素有德望，俯伏称贺。即日，王以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检校太尉、兼侍中莅事于元帅府之南序。

（戊申）乾祐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汉主南郊，大赦改元。是月乙卯，王即位于天宠堂，赦境内租税，班赉有差。

天宠堂，即忠献王重建，逮于废王，不克迁徙，至是而王临位焉。

自前年季冬浃于正旦，阴晦弥月，是日云初澄霁，中外人情胥悦。壬戌，遣将兵奉废王于衣锦军。丙子，汉主崩，少主承祐即位。二月辛卯，王亲祀五庙。乙未，诛内衙指挥使何承训，惩其反覆，中外大悦。

初，废王将黜胡进思，而承训预其事。议未决，承训反告于进思。及王即位，复请诛进思。王惩其反覆，立命斩之。

三月，敕遣中书舍人张谊来归忠献王赗。丙寅，内衙统军使胡进思请诛废王，王不许，于是进思忧惧而卒。

先是，王遣都头薛温领亲兵保卫废王，且戒之曰："尔等小心卫护吾兄，若有异事，当死拒之。"至是，进思请诛，不遂，乃诈以王命，令薛温害之。温曰："仆受命之日，不闻此言，决不敢妄发也。"进思乃夜遣二贼，逾垣而入，欲刺废王。废王阖户大呼，薛温闻之，率众而入。夜二鼓，毙二贼于庭中。至是进思闻二贼死，忧惧，不二日发疽而死。

夏四月，大阅马步。六月朔，日有蚀之。冬十一月，下令以每岁租赋逋滞者悉蠲之，仍岁为著令，百姓歌舞焉。

（己酉）二年春二月，匡武都连名辄举求职，王命斩状首二人，坐黜者二十余人，余宥之。三月，敕授王东南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仍赐匡圣广运同德保定功臣。夏四月，太白昼现。是月乙亥，城西上清宫灾。五月，内衙指挥使钭滔以罪黜于处州。六月甲申，日有蚀之。秋七月，朝廷命擒河中府李守贞。

初，守贞之叛，求援金陵，伪齐王景达举兵应之。未几守贞就擒，淮人压境而退。

是月，王命弟弘亿为明州刺史。冬十月，敕遣散骑常侍张煦等持节备礼，册王为吴越国王，仍赐玉册、金印、法物等。

册曰："惟乾祐二年岁次乙酉十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皇帝若曰：我先帝承有晋崩离之后，丑虏充斥，毒螫中夏。是用顺天致讨，大拯黎元，太阿一

挥，胡马宵遁，享万灵于无主，解兆庶之倒悬，较定世勋，以吴越居右。伊朕眇末，虔奉世训，嗣位之始，即畴懋功。前命为元帅，按地图授武节，东南之境得行征伐命，敕为真王，驾大辂，执桓圭，牛斗之乡，尽荒土宇，询于有位，佥曰克谐。咨尔匡圣广运同德保定功臣、东南面兵马都元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营田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钱某，象纬炳灵，公王袭庆，横江负海者三千里，开国承家者六十年。而能望辰极以骏奔，奉天朝之师律，充庭纳贡则外府告盈，下濑宣威则前茅献捷，忠信著于群后，礼让行于一方。故玄冕九章，为王之服，昭其名也；朱轮驷马，为王之驭，昭其器也。而又三吴百越，列土分疆，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恢祖祢之令图，实典礼之钜著，劝夫忠孝，以御邦家。今遣正议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煦、左补阙崔颂持节备礼，册尔为吴越国王。於戏！品秩甚尊，名数尤重，肃广庭而备物，练吉日以覃恩。尔其正厥位，事大以敬，教民以顺，驭众以恩，神其福之。《礼》曰：'惟王建国，诸侯所以守旧邦。'《书》曰：'惟帝念功，王者于是出好爵。'匡我尧绪，永为汉藩，浙江如带，稽山如砺，福禄无穷，贻厥百世。汝往钦哉，对扬我休命！"

是月，内衙指挥使诸温以罪黜于温州。是岁，下令以境内田亩荒废者，纵民耕之，公不加赋。

时王募民垦荒田，勿取其租税，由是境内并无弃田。或有请纠遗丁以增赋，王命杖之国门，民皆大悦。

（庚戌）三年春二月，金陵以伪永安军节度使查文徽取福州，遣剑州刺史陈诲、泉州刺史留从效率兵犯我无诸，王命指挥使潘审燔率师御之，遂生擒查文徽及行军判官杨文宪等三十余人，斩首万计。陈诲、留从效等走之。

初，福人告查文徽曰："吴越兵已弃城去，请公为帅。"文徽信之，乃遣陈诲率水军下闽江，文徽自以步骑继至城下。闽州刺史吴诚诈遣兵数百出迎文徽，诲谏曰："闽人多诈，未可图也，宜立寨徐徐图之。"文徽曰："疑则生变，不若乘机据其城。"乃引兵径进。诲整众鸣鼓，还于江湄，吴诚与潘审燔等勒兵击贼，大败之，遂执文徽等。士卒战溺死者一万余人，陈诲等率亲部而遁。

是月甲午，丞相、中书令、郧国公杜建徽卒。

建徽字延光，新登县人。祖仲明，不仕，累赠水部员外郎。父棱，赞忠去伪功臣、两浙行军司马、镇海军节度副使、常、润二州刺史。初，八都建，棱率乡党以武安为号。时武肃王辅董庶人起石镜镇，旋平（彭城）汉宏，功业浸盛。棱谓诸子曰："吾每责人，不过十罚则为之伤心，而观钱公，每有斩决，皆谈笑自若。成大事者，是人也，当事之，必贵吾族。"棱遂归于我。光启三年，命征薛朗，平之，遂为常州。寻迁润州。乾宁中，安仁义适东阳，命棱率师讨平之。及武肃王以宣州降卒隶中军，号武勇都，前后左右皆无赖，棱常患之，乃密疏曰："狼子野心，棱观武勇将士，终非大王所蓄，愿以士人代之。"武肃王不听。及徐绾叛命，使祭之，旌其先见。徽即棱子也。少强勇，不与诸弟类。尝于山庄构小茆斋，辄私署军州押衙，纪于栋，乡里见焉惊，因闻于棱。棱亦加责，徽对曰："大丈夫何止一军事押衙耶?"始从军，无事人之志。及棱归武肃王，乃从父命而尽心于我。棱在常州，为淮人所逼，徽驰赴父难，不及境而城已拔，徽乃率所部还新登。及棱自淮南归，军中严整无改，棱尤称之。徽累征伐，皆单衣入阵，贼众无不披靡，所至辄立大功，军中谓之虎子。乾宁初，从征董庶人，被射中肩。徽亦能军。开平中，与武肃王弟铎率师救姑苏，与敌遇，因逼河，河梁上断，乃鞭马径渡。及岸马毙，遂瘗之，号曰马冢，至今存焉。徐绾之叛，徽驰自新登，以本部赴难，因命守御。时贼将聚木焚北门，徽使持火钩取其木，先焚之，遂不得聚，贼计遂罢。时有劝王东保会稽，徽按剑曰："事苟不济，当同死于此。必东渡，亦售命于贼耳。"武肃王纳之。睦州陈询之贰我也，王以徽为询姻娅，颇疑之，乃使马绰伺其意。徽曰："陈氏负恩背义，自贻覆族之祸，徽既姻娅，义当见疑。然累书以谕之，皇天后土，苟或鉴照，则拔城获书，方明徽心耳。"俄有睦州厅吏来降，持徽所遗书至，武肃王嘉叹久之，赐徽钱一百万。徽兄建思尝潜徽于武肃，言其第中蓄兵仗，将为异图。王使人阅之，徽方食，使者强抵徽卧内，徽但食不顾。使者闻之，武肃王感悟，益加殊待。及构第于城南，王亲与规画。徽性俭率，出入导从，不过数人，凡财物多散乡里亲族。武肃王每会王人，必指之曰："此杜丞相，今日尘忝多其力也。"忠献王时，其孙昭达为内衙都监使，盛治第宅，强徽观之，曰："乳臭儿不谙事乃尔。"后昭达果以罪诛。及春秋高，尚能骑射。尝从击毬于广场，兴酣，有宿中箭镞，自臂中飞出，人皆壮之。徽为诗自叙曰："中剑斫耳缺，被箭射胛过。为将须有胆，有胆即无价。"初，棱将亡，散家财与诸子，惟徽但授一笏。棱曰："此吾历任所秉者，唯汝能传之。"徽历官自武安都将、国子祭酒，至泾源、昭化等军节度使，累官吴越国丞相兼中书令，封郧国公，皆自国初至忠献王以来奏授也。凡子弟孙侄，多连姻公室，朱紫车马，充溢门庭，有国以来，莫比其盛。卒年八十八，谥曰威烈。

三月，敕授王守尚书令，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夏四月，王以查文徽等献于五庙，国人为之耸观。

先是，征伐以来，擒获虽众，而献俘之礼，至是方备。

是月丙午，王亲享五庙。六月，敕授王兄东府安

抚使弘偡知福州威胜军事。秋七月戊寅，命弟弘亿为东府安抚使。冬十月，王归查文徽于金陵。十一月朔，日有蚀之。乙酉，汉少主遇弑。是岁，潭帅马希广为其兄希萼所攻杀而自立，臣于金陵，金陵遣将边镐守之，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是月，汉太后临朝。

（辛亥）广顺元年春正月丁卯，周太祖即位，改元大赦。汉太后迁居西宫。三月，敕授王诸道兵马都元帅，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三百户，仍降尚书令册礼。夏四月，王奉废王居东府。

即越州。王筑宫室，治园圃，花卉山石，池塘亭苑，奉废王日娱悦之，岁时供馈甚厚。

夏六月丙午，武胜清海等军节度使王世父元懿薨，以其子仁仿嗣。

元懿字秉徽，武肃王第五子。母李氏。懿有燕颔之相，起家镇海军右直都知兵马使，寻授安国衣锦军防遏指挥使，累授检校兵部尚书。懿性至孝而纯直，其母尝侍武肃王，指令不称旨，被捶，自是成疾。每疾发，侍婢多厌倦，惟懿不离左右，虽粪溷亦亲侍之。常在衣锦城，出游诸野，遇菖蒲花，寻收之新定。一日，闾里间辄数处火起，民颇忧惧。有巫杨韫，因之遂兴妖言曰："某日某所复当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竞祷之。懿谓左右曰："火如巫言，巫为火也，宜杀之以息其奸。"于是命斩韫于市，火遂绝。贞明中，自新定判东阳。东阳之南有白砂神，郡人畏而奉之。每岁三月，有大风雨，自白砂起郡城，或言神本海龙，每岁一复东南为怪，坏民庐舍。及懿临郡，梦朱衣言："白砂王奉启相国，今以他适，将由郡城，且虑惊骇，已由南山而去。"翌日，风雨果如之，人皆异之。颇喜宴游雕饰之事。文穆王袭国，礼敬尤笃。懿每饮酒，及其半而倾于地。文穆王因宴，乃致钞锣于懿前，意诫其事，懿自是遂改。累奏授宾、睦二州刺史、清海武胜等军节度使、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华郡王，终年六十六，谥曰宣惠。在郡三十年。初，懿之为新定，有卜士方氏，时人号为龟精，常数卜以贻懿曰："太乙接大河，金华宝贝多。郡侯六十六，别处不经过。"至是果如其言。

是月，命复王从兄仁俊官爵。

（壬子）二年春二月，制授王天下兵马元帅，增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改赐推诚保德安邦致理忠正功臣。夏四月朔，日有蚀之。敕衢州刺史王叔元璙知福州威胜军事，王弟弘偓为衢州刺史。六月乙未，王妣吴越国顺德太夫人吴氏薨。

夫人钱塘人，讳汉月，中直指挥使珂女也。幼而婉淑，奉文穆王，恭穆夫人尤宠爱之。夫人善胡琴，性慈惠而节俭，颇尚黄老，学居常被道士服，余皆布练而已。每闻王决断政事，有及重刑者，夫人常颊蹙，以仁恕为言。诸吴将有迁授，皆峻阻之。及其入对，多加训励，有过失必面责之，故诸吴终夫人之世，不甚骄恣。敕封吴越国顺德夫人，薨年四十，谥曰恭懿。

秋八月丁酉，敕葬恭懿夫人于钱塘慈云岭之西原。九月甲寅朔，丞相裴坚卒。

坚字廷实，吴兴人。父光庭，累官至中书令。有术士景岁能言休咎，以纸大书台字，以贻光庭。不旬日，果贬台州刺史，大有政声。坚幼明敏，善属文，及长，有知人之鉴。事吴越国，有善政，条教有方，累官礼部尚书、中书令，拜吴越国丞相。终年五十六，谥曰文宪。

冬十月，朗州指挥使（彭城）言（姓犯武肃王讳改彭城）举兵逐边镐，克复湖南，献捷于朝廷，朝廷以为武平节度制置武安等军事，因迁湖南节制府于朗州。

（癸丑）三年春二月，湖州所隶建州降卒郑怀嵩等十一人，以刺史散香于资福寺，遂率其党二百余人作乱，即日尽诛之。三月，敕授王起复镇东大将军、左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王以兄弘偡为温州刺史。夏四月，建报恩元教寺于城北，荐王妣也。王亲阅内外诸军，非骁勇者咸停放之。冬十月，大阅马步军艨艟于碧波亭。十一月，命弟弘仰为台州刺史。十二月，湖南王逵举兵，执朗州（彭城）言囚之，朝廷寻授王逵湖南节制。是岁，东阳有大象自南方来，陷陂湖而获之。境内大旱，边民有鬻男女者，命出粟帛赎之，归其父母，仍命所在开仓赈恤。

（甲寅）显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周主祀园丘，改元。是月，周太祖崩，晋王即位，是为世宗。夏五月辛巳，王命铸王妣恭懿太夫人铜容二，致于奉国、金地二尼寺。秋七月，敕遣使加授王天下兵马都元帅，仍赐金印。冬十一月，敕遣进奏使章思忠归谕机事，航舰不利，思忠溺焉。是月，北汉主殂，子钧立。

（乙卯）二年春二月朔，日有蚀之。三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夏四月庚子，王亲祀五庙。秋七月庚午，有虹入天长楼（楼在内城之东），王避寝于思政堂。九月，王复于天宠堂。闰月丁酉，世子惟睿生。冬十月乙丑朔，敕遣司空李谷率师伐金陵。十二月，王遣使入贡。敕王出兵会击金陵。是月，王师渡淮。

（丙辰）三年春正月，车驾东征，诏王以国兵分路进讨。是月，南击场门楼火。金陵李璟僭称唐皇帝，致书于京师，仍令伪皇太弟璲致书于统师李谷，又遣伪宰相孙盛等入贡。二月，王师入淮南，静海军制置使姚彦洪率家属、军士、户口等一万余人奔于我。是月，王命丞相吴程、前衢州刺史鲍修让等攻毗陵，命都指挥使路彦铢等伐宣城，命都指挥使罗晟等督水师，次于江阴，应王师也。既而敕遣殿直薛有光来宣谕，仍赐沿身衣冠法物。三月，我师克常州，生擒刺史赵泽、偏将诸承、向重霸等一百余人，遂班师。

时营田副使陈满言于丞相吴程曰："周师南征，举国惊扰，常州无备，易取也。"吴程如其言，请于

王，从之。丞相元德昭上曰："唐大国，未可轻举也。若我入唐而周师不至，能无虑乎?"吴程固争，王遂命程取常州。

是月，金陵遣其伪燕王弘冀复据淮南，王命从弟苏州刺史文奉为应援都统使，屯于本州备征发。夏五月乙酉，建州刺史陈海以小船沿溪而下，福州指挥使马进姚章等执于贼，未几海亦宵遁。是月，车驾还京师。六月，王命兄仁俊知福州彰武军事（周改威武军为彰武军，史失书）。秋九月癸卯，王亲阅兵于龙山教场。冬十月，车驾亲征寿春。是岁始括境内民丁，益师旅也。

（丁巳）四年春正月，始议铸钱。三月，王师大败淮人于寿春。夏四月，宣谕使薛有光航海归于京师。是月，车驾还京师。秋七月庚子，王命弟弘信为衢州刺史。八月，敕遣谏议大夫尹日就至，赐王生辰御服红袍二副。冬十一月，车驾复东征。是月，泉州刺史留从效请修贡于京师，附我以闻，诏从之。

（戊午）五年春正月丁未，前衢州刺史王弟弘偓卒。

偓字赞尧，文穆王第十二子也。母陈氏。偓性仁慈，事母以恭俭闻。及为郡，时岁旱，部民将逐食于他郡，民不忍别，偓俱诣郡厅，告白而去，偓为之流涕。其为政宽恕厚重，王加友爱尤笃。及卒，中外无不叹惜。终年二十五。

二月丁卯，王师复维扬，敕遣殿直赵海来宣谕，仍出艨舻于瓜步、迎銮、长风涉等处。王师欲济江，乃命上直都指挥使邵可迁、路彦铢等，帅舰四百艘、水师二万以会之。江北诸郡悉平。三月，王不康。丙午，敕命翰林学士都承旨陶谷、司天监赵修巳赐王羊马橐驼。每岁班赐，自此始也。是月，金陵李璟复称江南国主，遣伪临汝郡公徐辽、宰相冯延巳奉表称臣于行在，王师乃罢。

初，金陵之将内附也，王亦飞书以谕之。既而附我以诚款闻，诏从之。

夏四月辛酉，城南火延于内城，王出居都城驿。诘旦，烟焰未息，将焚镇国仓，王亲率左右至瑞石山，命酒以祝之曰："不谷不德，天降之灾，宫室已矣，而仓廪储积，盖师旅之备，实所痛惜！若尽焚之，民命安仰，天其鉴之。"乃命从官伐林木以绝其势，火遂灭。即日，王见丞相以下，罪己之暇，且曰："吾旬月所苦尤至，而灾衅之余，遂觉康裕。"中外闻之顿安。丁卯，王命弟弘仪复为东府安抚使。是月，敕遣天下都军头周广来宣谕，仍赐邵可迁以下及将士衣服有差。五月辛巳朔，日有蚀之。唐主去帝号，奉周正朔。六月戊寅，前台州刺史王弟弘仰卒。

仰，文穆王第十三子也。母周氏。仰善骑射，通儒术，能书写。及为郡，吏民畏服。性虽严急，而政事宽简。终年二十四，谥曰成显。

秋八月，敕遣阁门使曹彬赐王兵甲旗帜等。冬十月乙巳，王迁于思政堂。是月，南汉主殂，子鋹嗣。

（己未）六年春二月甲申，王遣丞相元德昭、宁国军节度使吴延福入贡京师。夏四月，车驾亲征幽并。是月，敕升湖州为宣德军，授王兄弘偡特进、检校太尉，充本军节度使。五月，荧惑犯心。六月癸巳，周世宗崩，少主即位。秋八月，敕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崇仁昭德宣忠保庆扶天诩亮功臣，又敕王元妃孙氏为吴越国贤德夫人，王世子惟濬为镇海镇东等军节度副使、检校太保。冬十月，王重建功臣堂。

（庚申）建隆元年春正月癸巳，今大宋皇帝受禅，大赦改元，封周少主为梁王，敕遣使来宣谕。二月，王但用今名，避庙讳也。三月甲寅，大庆堂成，王旧邸也。

堂宽高广大，凡一百间，命勒碑文以纪其事。

夏四月，敕授王兵马大元帅，加食邑一千户，实封五百户。五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丁巳，车驾亲征。六月甲午，敕加吴越国贤德夫人为贤德顺睦夫人，又授两军节度副使王世子惟濬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充节度使。是月，敕升明州为奉国军，授王弟弘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充本军节度使。秋七月庚子，潞州平。敕遣通事舍人武怀节来宣谕。九月甲寅，杨州节度使李重进叛，车驾东征。是月，王遣上直指挥使孙承佑率师至润，以迎应之。庚申，王以宁国军节度使王舅吴延福等有罪，并除名配外郡。

延福等兄弟五人俱有异图，左右将校劝王诛之。王曰："吾以先太夫人同气之故，安忍置之于法?"言讫，遂呜咽垂涕，众皆称贺。于是黜延福等于外郡，以全吴氏之族。

冬十一月丁未，扬州平，敕遣通事舍人王继筠、丁德裕来宣谕，仍赐国信。庚申，敕遣西上阁门副使武怀节来宣谕。甲子，王命衢州刺史从弟弘信入贡。

自太祖革命，王有贡奉，即加常数，太祖礼之，亦异于常。

十二月戊辰，车驾还京。是月，王迁于功臣堂。

（辛酉）二年春二月，江南国主李璟迁国于豫章。三月，敕遣使丁德裕送王弟弘信回，仍赐王战马二百匹、羊五百口、驼二十头。夏六月甲寅，豫章李璟殂，子煜嗣位于金陵。秋七月丁亥，昭宪王太后崩，遣使来宣告。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王命取龙湫于天台山以祈雨。九月，始榷酤。冬十二月，王命弟弘信复为衢州刺史。

（壬戌）三年春二月，敕遣右殿直王著来宣谕，仍赐国信。夏五月，东阳、信安、新定三郡民灾。戊辰，王遣使赈恤。秋七月壬戌，大风拔木。八月庚寅，泉州留从效为大将张汉思所弑，汉思自称权知清源军事。九月庚戌夜，所在地震响如雷。冬十月庚寅，敕遣上殿直景德伦授两镇节度王世子惟濬为邕州建武军节度使。庚子，敕遣西上阁门副使武怀节至，以泉州张汉思不禀朝命，俾王责之。翌日，王遣使往责之，汉思遂从命焉。

（癸亥）四年春三月朔，日有蚀之。是月，王师尽取荆湘之地。初，番禺衡州刺史张文表侵湖南，朝廷援之，遂执文表。及班师，因取二地。荆帅高继冲、潭帅周保权并入于京师。

夏四月丁未，泉州张汉思为四门指挥使陈洪进所幽，洪进归命于王，请命于朝，遂授洪进平海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秋九月丁巳，重建天宠堂。壬申，大阅艨艟于西湖，赐内外将校服带有差。冬十月甲申，获巨鱼于江壖，长九丈六尺。十一月甲子，太祖有事南郊，大赦，改元乾德。王命侄昱入贡，敕遣引进使丁德裕来宣谕，仍加王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改赐承家保国宣德守道忠贞恭顺功臣，又加建武军节度使王世子惟濬检校太尉。十二月，孝明皇后崩，敕遣使来宣告。是月，命侄郁为秀州刺史。

（甲子）乾德二年春正月戊寅朔，大雨震电。二月戊申朔，日有蚀之。三月，制王落起复天下兵马都元帅，加食邑一千户，实封四百户。四月，重建城南宝塔寺成，铸武肃王、文穆王、忠献王铜容供于寺。秋八月庚申，王驾复天宠堂，谓丞相以下曰："顷以寡德，遂贻灾衅，曾未十年，中外如斯，实宗庙之休，公等之力。然作之者劳，吾不敢忘，更赖公等以辅不逮。"丞相以下咸称大庆。冬十一月，王师伐蜀，王乃命亲从都指挥使行军司马孙承祐等率师会焉。

（乙丑）三年春正月乙酉，西川平，蜀主孟昶入于京师。二月壬寅朔，日有蚀之。乙丑，王命侄台州刺史昱入贺。秋七月，有虎出于龙山，凡伤数十人，捕之逾旬而获。八月癸卯，重建宝塔寺于城北。是月，敕遣通事舍人张延通来宣谕，仍赐生辰礼物。甲寅，丞相吴程卒。

程字正臣，山阴人。祖可信，定州虞唐县令。父蜕，大顺中登进士，解褐镇东军节度掌书记、右拾遗，累官礼部尚书。程起家校书郎。武肃王承制，累授检校户部员外郎，借绯。长兴初，王女将选婚于士族，乃以孟粲、于葆暨程等三人见于王庭。武肃王熟视程，乃选之，承制迁金部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术，因命提举诸司公事。文穆王袭国，奏授程为职方郎中、观察支使、节度判官。天福中，文穆王子偡遥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献王时，以程判西府院事，寻拜丞相。福州李儒赟伏诛，授程威武军节度使。乾祐三年，淮人侵福州，程授诸军节度，获其将查文徽。初，淮人薄闽城，授甲于将卒，而将卒充溢庭庑，纷然不可遏。程因登槛瞋目叱之，众皆股栗，自是军政严肃。程始在东越，以父荫不事苦学。有谓程曰："观子骨法与群儒类，但恨他日登将相，不长谈论耳。"程遂勤学。文穆王时，有西府院官滕携尝梦程化为赤龙，望南方而去。携因语其梦于人曰："吴氏子非我所测也。"及为福州，始验其兆。寻以国用繁广，乃命程兼掌屯田榷酤事。乾德初，程梦一羽人为布策于前，计字之算而所遗者三，果三载而卒，年七十三。谥曰忠烈。

冬十一月，王命从叔前知福州彰武军事元璙为睦州刺史，侄昱为台州刺史。

（丙寅）四年春二月乙亥，宣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兄弘偡卒。

偡字惠达，文穆王第八子也。母陈氏。起家内衙诸军都知兵马使、检校司空。年十八，出为湖州刺史。有妖巫登衙门大树，恣为鬼神语，州人皆惊畏。偡曰："妖由人兴。"乃命注弩而射之，巫果请命，因鞭之，州人咸服。偡明吏术，能为诗，颇有奇句。王嗣位，恭敬尤笃。显德中，王城灾，悉以器用服玩上之，累奏授特进、检校太尉、宣德军节度使。建隆初，敕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终年三十八，谥曰恭义。先是，大星陨于西北，月余而偡终焉。

夏五月丙戌，王从兄婺州刺史仁仿卒。六月，敕授王子内衙都指挥使惟治为容州宁远军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九月壬寅，王避正寝于功臣堂，计都入须女也。癸卯，王兄知福州彰武军事弘偡卒。

偡字智仁，文穆王第二子也。本名弘偁。起家上直副兵马使、检校尚书右仆射，二十余年为东府安抚使。洞晓政术，吏不敢欺。文穆王嘉之，赐金酒器一副。因命兼领新定。性简俭，善骑射，能书有文而自晦。福州初归我，将校有仇憾者，率多相诬，谓左右曰："人各有憾，一启之，诬构交生，人相疑惧，岂国家推心怀远之道也！"因悉不问，闽人莫不感悦。寻镇永嘉，愈事清率，所蓄声伎悉放之，每食不过鲍鱼、菘菜而已。显德中，尝因入觐，温人谓其将代，乃卧辙阻之。偡乃复伺夜出，人皆宿于城门。诘旦，侍妾以篮舆先出，众疑偡在其中，遽拥而回。官吏具闻，王命示归期，人始从焉。温人旧苦徭役，偡乃置簿书以均之，民感其惠，多为偡醮本命。又俗尚淫祀，偡皆锁其祠宇器玩，以充公用。及移镇无诸，温人有携家以从者，谓之随使百姓。偡出城日，皆行啼巷哭曰："愿公早回。"至是以神柩由温江归会稽，三郡之民为之号踊。凡两镇无诸、会稽，一镇永嘉，通任二十余年，承制累授检校太尉，拜丞相。终年五十有四，谥节惠。

冬十一月甲寅，命王弟信知婺州武胜军事。

（丁卯）五年春二月丁卯，除睦州刺史元璙知福州彰武军事。戊辰，王弟奉国军节度使亿卒。

亿字延世，文穆第十子。母沈氏初孕，文穆王梦僧入寝帐。及生，故字曰和尚。起家内衙诸军左右都虞侯检校左仆射。性俊拔，善属文。年二十一，出为明州刺史，颇著善政。凡科率旧制，除出之。显德中，王命括民丁，将益军旅，州县长吏因之，多所残弊。亿乃手疏之，辞理切直，王感悟，遂寝其事。王尝与丞相以下论及时务，且言民之劳逸，率由时君奢俭，因为诗二章，以言节俭之志，命亿应和。亿以北方侯伯多献淫巧，乃因诗以风刺，王嘉叹久之，仍赐诗以美其意。亿尝以息女许王舅吴氏子，而诸吴骄恣

日益，遂怒之，自是不通，时人称其强正。建隆初，奏授明州奉国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末年梦金甲神告其终期，因会宾客饮酒，与之诀。寝疾三日而终，年三十九，谥曰康宪。

壬申，敕祀禹祠于东府。己卯，王从兄温州刺史仁俊卒。三月，五星聚奎。如连珠在降娄之次，太平之兆也。

是月，建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王子惟浚入贡而还，赏赐吴越国贤德顺夫人珠翠冠帔等。夏四月辛巳，命王子宁远军节度使惟治兼判奉国军事。秋七月辛亥，敕授王弟仪依前镇东安抚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冬十月，王遣元帅府掌书记黄夷简入贡。是月，敕遣使至，赐王生辰礼物。十一月辛酉，大阅于教场，仍宴将帅。

（戊辰）六年春三月乙酉，丞相元德昭卒。

德昭字明远，抚州南城县人。父仔倡，任新、抚、饶、信四州刺史、淮南节度使、检校太傅。仔倡之在信州也，颇倾心于我。属衢、睦作叛，亦有犄角之力。及为淮人所攻，其下内叛，遂奔于我。武肃王礼以宾席，恶其本姓危氏，乃更曰元，因为钱塘郡。德昭起家镇东军节度巡官、钱塘县令，累授睦州军事判官、知台州新亭监。始在信州，仔倡使日者视诸子。日者指德昭曰："独此子非武官。"及学文，其师授以文体。文穆袭国，命林鼎为丞相，曰："元德昭有辅翌之才，吾子孙无所忧矣。"连掌文翰。忠献王时，南闽用师，凡兵机细务，悉以委之。寻拜丞相。王即位，礼遇弥至。德昭厚重多谋，临事而不挠，每属严警，议者盈庭，德昭至，则他论皆息。军中有不议理者，德昭以事谕之，无不听服。性嗜酒，虽沉醉，无所怠事。晚年衰耗，王见之，谓左右曰："吾向见德昭容色衰倦，必一旦不讳，人谁辅我?"因泣下。德昭理家以孝友闻，每时序置酒，环列几席者凡四代。尝为诗云："满堂罗绮兼朱紫，四代儿孙奉老翁。"及寝疾，自为埋文，治后事。终年七十有八，中外无不叹息，谥曰贞正。

乙巳，建奉先寺于城西，荐文考也。夏六月戊午，苏州长洲县民王安妻产三子。秋七月，北汉主殂，养子继恩嗣。九月，北汉将侯霸荣弑其主，而以继元嗣。壬辰，福州彰武军事元琎卒。

琎少强直，好诗学武。及长，从征有功，屡授是任。凡在麾下，畏服严明，无有敢犯者。处兄弟不疑，侍文穆及王尽臣礼，以此上下和睦。卒年六十有七。

是月，敕遣使赐王生辰礼物。冬十月辛酉，命世子建武军节度两军副大使惟浚、两浙行军司马孙承祐入贡，助郊祭也。十一月癸卯，皇帝南郊，大赦，改元开宝。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蚀之。

大宋嘉祐元年丙申岁正月七日，四代孙朝奉郎、守尚书刑部郎中、集贤殿修撰、知梓州军州事兼管内桥道使提举戎泸等七州贼盗甲兵专勾当纳溪夷人公事、上护军、赐紫金鱼袋钱中孚写。

大宋绍兴二年壬子岁六月二十七日，七代孙迪功郎、前河南府仪曹椽钱涣，伏睹曾祖修撰所传《吴越备史》于蔡子发家，遂取而归，复藏吾家焉。在临安府宝莲山寺题。

补 遗

旧本《备史》皆止于戊辰年，而忠懿之事未终。此卷不知作自何人，盖参本传及《秦王贡奉录》、《家王故事》为之，或以合于《备史》，今厘正之。

开宝二年春正月，制加王食邑三千户、实封六百户。是月，辽主明扆嗣位。秋八月，敕遣使至，赐王生辰礼物，并御衣红袍一副、金锁甲一副，及驼马一百头。三年春正月，王亲飨五庙。秋九月，王遣子惟浚入贡。是月，诏王出师伐富州。王将起师，寻以路远，诏止之。四年秋九月，敕遣使赐王生辰礼物、衣冠、剑佩等。冬十一月，皇帝南郊，制加王食邑二千户，实封六百户，仍改赐开吴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五年春三月，建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王世子惟浚贡奉归，赍赐吴越国贤德顺睦夫人珠翠冠帔各一副。秋九月，王遣元帅府掌书记黄夷简入贡。太祖谓夷简曰："汝归语元帅，当训练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将讨之，元帅当助我，无信人言唇亡齿寒。"王密表谢，且请师期。冬十月，王亲飨五庙，复谒宝塔寺，拜先王铜容。六年秋八月，敕遣使赐王玉带一条、御衣一袭及生辰礼物。冬十一月二日，大雪，雪气如烟。七年夏五月，敕遣进奏使钱文赞赐王袭衣、玉带、玉鞍勒马各一事，金器二百两、银器三千两、锦绣一千段。秋七月，敕诏王取常州。

诏曰："敕钱俶：朕统御万邦，抚临光庶，推至诚而待物，期率土以归心。布惠行仁，是予本志；兴师动众，非我愿为。惟彼江南，言修臣礼，久被抚绥之化，颇倾依附之心，贡封章则惟见恭勤，修外貌则多从减降，既云事大，每欲包荒，甘言尝信其赤心，内稔岂疑其奸计。而又叠倾诚款，愿降册封，既礼分之未亏，故我心之无间。使人频至，词旨愈专。是以特降近臣，俾其略来赴阙，颁宣优厚，恩礼殊隆。何期终日包藏，一旦彰露，不惟多方托故，恳避来朝，而乃修葺城池，选练军旅，教习战阵，抽点乡兵，为捍拒之谋，作攻守之备。朝廷养寇垂二十年，心狠貌恭，突然自败，向展为臣之礼，适滋观衅之方，每云倾输，动彰狡诈。既行问罪，须至兴师。今者禁卫出军，云台选将，克期攻取，直抵升州。卿任重统戎，心专荡寇，况早者曾披章奏，具述事宜，今验奸凶，果符陈请，闻兹讨伐，必罄忠廑。今候丁德裕到彼住三五日，可部领兵士起发，且往攻取常州。眦倚之怀，寤寐无已，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是月，王密遣行军司马孙承祐入奏机事。九月，

孙承祐自京赍密诏回，师期定矣。王即日命境内训练士卒，拣阅兵甲。是月，敕遣内客省使丁德裕赐王生辰礼物。冬十月，敕授王东南面招讨制置使，仍赐御剑一口、御甲一副、金鞍御马一匹，仍命丁德裕为行营兵马都监，又以云骑雄捷等指挥步兵凡千人，辅王进攻常州。是月庚申，王亲率镇国、镇武亲从上直等都指挥使王禩等五万余人，发自国城，丁德裕为先锋使。是日，天气晴和，风色便顺。癸亥，次嘉禾，有气黑色，形如覆舟，当行府之上。占者曰："王气也。"丙寅，王率诸军入毗陵，前锋所至，贼望风而遁。有获巨龟于旌门之下，占者曰："玄武之应也。"戊辰，王次毗陵，遂克关城。常人以牙城自守，王命营于九仟墩，命亲从指挥使凌超等分营四门，命镇国都指挥使王禩攻江阴，镇武都指挥使金彦滔攻宜兴，并率水舰，由吴兴出太湖而进。十一月，诏遣弓箭库使王文宝来宣谕，仍赐汤药，以金盒盛封。至是月，王迁行府于贼城南门。金彦滔克宜兴，获其令尉等官士卒凡二百五十人，马八十匹，王即命金彦滔献于京师。十二月癸亥，王亲率军将攻拔城寨，杀贼军二千余人，生擒六百余人。辛未，又败贼万余人城北，金陵大将卢绛宵遁。先是，城中既危，金陵遣大将卢绛率万人来救，至是败之，绛仅以身免。

翌日，王命钤辖使沈承礼等并告于京师。八年春二月，诏遣内直使陈理来宣谕，仍以戎服五万副赐王军卒，又赐王将帅服带器帛有差。是月，王亲率大军，攻其垒不克。夏四月，我师复大攻城垒。时伪知常州军州事禹万诚遣观察推官郑简降款于军门，且请命焉。王从其请，禹万诚等诣行府待罪，王赐以衣冠器币等，悉送于京师以请命，又命羊酒置其家以安慰之。江阴、宁远等军、沿江石桥等寨军兵来降，王悉宥之。是月，敕遣使来宣谕，授王守太师，加食邑六千户，实封九百户，仍赐汤药及沿身法物等。五月，诏客省使丁德裕权知常州，仍又遣敕上侍禁李辉赐王袭衣玉带、玉鞍勒马各一事，金器二千两、银器一万两、锦彩一万段，诏王归国。是月，王遣两浙诸军都钤辖使沈承礼等率兵，会王师于金陵。先是，毗陵降人凡二千余口，至是悉分还本郡，仍表奏之，诏书褒焉。冬十一月，我师克金陵，伪主李煜出降。是日冬至，军中皆会饮。承礼谓诸将士曰："城中以我节序必有宴享，备我怠矣，宜出其不意以图之。"乃召敢死士十人，以火攻其城，陷其东门。士皆贾勇，攀垒而上，王师睹之，亦攻其南。煜危迫，遂出降焉。

是月，王乃表贺之，复遣大将孙承祐上表请入觐。十二月，王克金陵有功，敕遣东头供奉官徐靖赍赐王彩锦八对、御衣一副、金盔一顶、金甲一副、御酒一百瓶、驼马三百匹，仍赐御札一通褒焉。又赐王麾下孙承祐为平江军节度使，沈承礼为宁海军节度使，又赐为防御使者三人，为刺史者六人，赏克金陵之功也。是月，诏许王入觐焉。

敕钱俶：省所差镇东军支使王通今月二十八日走马到阙，奏今月十五日伪命知常州禹万诚等归附，已安抚城中，事具悉。卿位高王霸，天付将才，门专卫社之勋，世著勤王之节。一昨亲提锐旅，取彼坚城，势孤而既绝援兵，力尽而遂输降款，遽历寒暄之候，遂成克复之功，永增史册之光辉，实协君亲之任委。甚为嘉赏，不舍寐兴，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九年春正月庚申，王发自国城。先是，太祖皇帝因王入觐，敕遣供奉官张福贵、淮南转运使刘德言开古河一道，自瓜洲口至润州江口，达龙舟堰，以待王舟楫。其堰遂名曰大通堰。又于京城之南敕建大第，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什物供帐之类，皆御王者，赐名曰礼贤宅，以俟王驻节焉。

二月辛丑，王次宝应。敕遣引进使翟守素至，赐王汤药，以金盒盛之，又赐金鞍辔马二匹，仍押御厨仪鸾翰林皆至焉。甲辰，王次泗州。敕遣内臣至，赐马三百匹、驼一百头，以载行李。辛亥，又遣内司宾洎内臣至，赐王夫人孙氏汤药二金盒、法酒五十瓶、茶果五十盒。是日，次近畿，皇帝诏山南东道节度使、兴元尹皇子秦王德昭迎劳，仍赐法酒一百瓶、果子一百盒。翌日，王至京师。诏兴元尹赐宴于迎春苑，寻诏王居礼贤宅。王未至前数日，太祖幸其宅，躬自阅视，其恩礼如此。戊午，王朝见于崇德殿，进《贺平江南》及《允朝觐表》，贡奉犀玉带及宝玉金器五千余事，上酒一千瓶，遂赐宴于长春殿。中席就幄，次赐黄金照匣、黄金钞锣及瓶盘等，皆御物也。己未，王进谢，诏宴于后苑。丙寅，驾幸礼贤宅，赐金二千两、银三万两、绢二万匹，又赐王世子建武军节度使惟浚及陪臣通儒学士崔仁冀等绢帛有差。是日，王遣世子又进通犀带二条、金玉宝器五千事。三月，制赐王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进封王夫人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封王女为彭城郡君，仍诏内臣赐王妃汤药、法酒、茶果等五百余事。翌日，宰臣上言："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盖旌忠贤，何必古也。"时又诏王宴于苑中，独太宗、秦王侍坐。酒酣，上命王与太宗、秦王叙昆仲之礼，王叩头陈让再四。翌日，太祖将幸洛阳，诏王归国。王恳请随驾，诏不许，惟留王子惟浚从行。是月，王奉辞诏，遣赐金器二千两、银器一万两、银三万两、对衣玉束带、玉鞍辔御马一匹、细马五匹、绫罗锦缎共八万匹、戎装器八百事、散马一百匹、衔坠腰带络缝衫等二千事，又赐王麾下将帅等官钱帛有差。太祖谓王曰："南北风土，炎暑不同，宜加调护，卿可早归。"又亲赐密封包袱一封，谓曰："卿至途中，宜密视之。"王涕泣进言，愿三岁一朝，上曰："川陆迂远，当俟我诏旨即来。"次日，王妃入辞中宫，赐金器三百两、衣著二千匹、银二千两。是月甲戌，王离京师，诏秦王赐晏于迎春苑。敕遣引进使翟守素押翰林御厨仪鸾，送至睢阳。次日，又遣入内小底乘驿至，赐王汤药二金盒，王妃汤药一金盒。戊子，王在舟中，再拜密开所赐黄袱，视之，皆群臣乞留王章疏

也。

王既入朝，文武群臣屡上疏乞留王。太祖知王忠厚谨慎，固不允。及王起行时，密以赐焉。

夏四月丙辰，王至国城。丙寅，王命子惟治诣阙谢恩。即日王视事，移座于东偏，谓左右曰："西北者神京所在，天威不违颜咫尺，某岂敢宁居乎!"五月，太祖郊毕，制加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一千户。秋八月，敕遣进奏使汪知杲至，赐国信及生辰礼物。冬十月，太祖宴驾，太宗即位，大赦，改元太平兴国，敕诏以封命谕王。以廷美为开封尹，封秦王德昭为永兴节度，封武功郡王德芳为兴元尹。

又敕遣侍御史雷德骧来告哀。王率府僚将校等发哀，王二日不食，十一日不视事。十一月，王遣元帅府衙内都指挥使王子惟演赍通天犀带一条、金器五百事、玳瑁器五百事、涂金银香龙等巨万，诣阙以为贺。是月，敕遣枢密都承旨武珍制加王食邑五千户，实封一千户，仍赐龟鱼宝带袭衣等。是月，吴越国王妃孙氏薨。太平兴国二年春二月，敕遣给事中程羽来，归王妃之赗，谥王妃曰□□。夏五月，王下令以文轨大同，封疆无患，凡百御敌之制，悉命除之。境内诸州城，有白露屋及防城物，亦令彻去之。秋八月，诏遣翰林学士都承旨李昉赐王生辰礼物。是月，王遣两军节度使世子惟浚入朝，修觐礼也。三年春二月六日，王发国城。三月二日，次扬州。敕遣阁门使梁迥、内班阎承翰来，赐王汤药茶酒，及押诸司官迎接。七日，次洪泽驿。敕遣供奉官李思彦至，赐王汤药一金盒、玉鞍辔马一匹、散马三十匹、玳瑁绒毛暖衣等物，及赐从行将校有差。十五日，王次宿州。又遣入内小底副行首蔡守恩赍诏至，仍赐王龙茶三觔，以金盒盛之，御酒二十瓶，荔枝、鹅梨、石榴共六百颗，以银装笼子盛封。十七日，王次永城。时太宗敕遣王世子两军节度使惟浚迎候，以内班李神佑领翰林仪鸾御厨诸司，随世子至，赐御筵一席。是日，王遣平江节度使孙承祐自京至传宣抚问。二更，阁门使梁迥又至，复传宣抚问。二十四日，王至京师，敕诏皇太弟开封尹廷美赐宴于迎春苑，仍遣赐王对衣八事、玉排方腰带、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细衣三千匹、玉鞍辔马一匹。是日，王安居于礼贤宅。二十六日，朝见于崇德殿，谢恩及谢差亲王迎接。赐宴于长春殿。王进上法酒五百瓶、金银器物三千两、绫锦一万、龙凤香等二万事。翌日，遣使赐王生料羊二百口、法酒三百瓶、粳米二百石、杂买钱一万缗、草料柴炭称是。又赐从行将校等官钱三万缗。二十九日，遣内司宾来赐果子三十盒、法酒一百瓶、蒸羊食物等十匮。三十日，诏王宴于后苑。王复进宝玉金银酒器等三千两、通犀带一条、龙凤龟鱼带六事。时太宗命射，每中的者即进金银器三百两，太宗中的者六。夏四月八日，诏王宴于崇德殿。二十三日，宴王于后苑。二十六日，诏王宴于南郊御庄，王又上酒器金银器皿等共二千余两。王酒酣，至暮而归第。次日，遣内司宾赐王御衣红袍一副、彩衣六事、宝带一条、金酒器三千两、细马四匹、御马一匹、仪鸾一副。是日，王进拜表谢恩，仍请以吴越封疆归于有司，优诏不允。

表略曰："伏有恳诚，贮于肺腑，幸因入觐，辄敢上言，益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时之从欲。臣近蒙赐以剑履上殿，诏书不名，仍以本道召募卒徒，尝营戈甲，特建国王之号，并增师律之严。皆所以假其宠名，诧其邻敌。方今幅员无外，名数洞分，岂可冒居，自罹公议，合从省罢，以正等威。除本道军甲器已曾奏纳外，所有封吴越国王及天下兵马大元帅职名，并乞解罢。凡颁诏命，悉愿名呼。庶圣朝无虚授之恩，微臣免速亡之祸。"

五月三日，遣内使赐王汤药四金盒、金器二百两、银三千两。次日，王再上言请之。

略曰："臣庆遇承平之运，远修肆觐之仪，宸眷弥隆，宠章皆极。斗筲之量，实觉满盈；丹赤之诚，辄兹披露。臣伏念祖世以来，亲提义旅，尊戴中京，略有两浙之土田，讨平四方之僭逆。此际盖隔朝天之路，莫谐请吏之心。然而禀号令于阙庭，保封疆于边徼，家世承袭，已及百年。今者幸遇皇帝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诸夏，凡在幅员之内，悉归舆地之图。臣一邦僻在江表，职贡虽陈于外府，版籍未归于有司。尚令吴越之民，犹隔陶唐之化，太阳委照，不及蔀家，春雷发声，尚为袭俗，则臣颁谕有司收其土地实使之然也，罪莫大焉，不胜战栗。愿以所部十三州献于陛下，颁谕有司收其土地。闾里名数，别具条析以闻。伏望陛下念奕世之忠勤，察乃心之倾向，特降明诏，允兹至诚。谨奏。"

是月六日，乃下诏从之。

诏曰："卿世济忠贞，志遵宪度，承百年之堂构，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临，来修觐礼，睹文物之全盛，嘉书轨之混同，愿亲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甲兵楼橹，既悉上于有司；山川田土，又尽献于天府。举宗效顺，前代所无，书之简编，永彰忠烈。所请宜依。"

于是所部州十三、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七百、兵一十一万五千，暨民籍仓库，尽献于朝，帝御崇元殿受之。

是月，王麾下将佐军校闻之，皆恸哭曰："吾王不归矣。"敕升扬州为淮海国，制王依前守太师、尚书令兼中书，改封王为淮海国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仍充天下兵马大元帅，仍改赐宁淮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以王弟弘仪、弘信并为观察使；以王子惟浚、惟治并为节度使。十三日，赐王淮海国王金印一面，仍赐礼贤宅为永业。十五日，又授王子惟演、惟灏及未官者子弟并麾下将校孙承祐、沈承礼并为节度使等官有差，又赐宾幕宰相而下拜官者又二千五百人。二十三日，诏王宴于长春殿，至暮归第。六月四日，诏王宴于后苑，命世子惟浚侍坐，泛

舟于宫池。十五日，遣入内小底赐王汤药四金盒、对衣四事、八宝玉带二条、法酒一百瓶。二十四日，诏王宴于御庄。秋七月，命京城张灯于王宅第前后，赐设灯山，陈乐声以宠之。十八日，诏王宴于崇德殿，命世子惟浚侍坐焉。二十六日，遣使至王第慰问，仍赐茶药一金盒。八月六日，诏王缌麻以上亲并赴阙，授以官爵。九日，命以杭州伶人马迎恩等四十五人赐王，俾备旦夕宴乐。十四日，诏王宴于后苑，泛游宫池。二十四日，遣内使赐王生辰礼物。九月九日，诏王大宴于长春殿，欢乐终日。二十日，王忽染风疾，太宗传宣旦夕，遣使抚问。二十五日，又遣内司宾赐王茶果汤药等。冬十月七日，王进朝谢，赐宴于后苑。十一月朔，太宗南郊礼毕，诏加王食邑二千户，实封一百户。十二月八日，遣使赐王蒸羊食物茶果等共十二匮，法酒一百瓶。二十五日，诏王宴于长春殿，至暮归第，特辍御前二大烛送焉。

（己卯）四年春二月朔，王入朝贺，大宴于苑中。太宗顾王甚厚，饮必命酹，王大醉。及罢，拜不能兴，太宗仍以金装担子送王归第，仍以赐之。是月，车驾征太原，王请从行。翌日，诏中使别押诸司供帐御厨从王，每旦夕传宣抚谕，锡赉殆无虚日。王小心畏慎，每晨趋阙，早先至宫门，假寐以待。一日夜漏四鼓，清跸启行，时风雨大作，诸节镇无一人至者。太宗见王与世子惟浚，称叹久之，谓王曰："卿中年宜避风冷，自今入见，不须太早。"仍辍御前四大烛赐焉。又召王旦夕宴饮。一日中顿，赐王从官酒食，再赐卫士羊肩卮酒，观其饮啖。太宗见其雄壮，因顾王，王进曰："正所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上大悦。翌日，会刘继元降，上御连城台，诛军中先亡命于太原者。时大臣皆侍坐，太宗顾谓王曰："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兵不血刃，深可嘉也。"仍赐红袍一副、玉鞍辔马一匹，细马二匹、又赐世子惟浚细马一匹、彩衣一副。秋七月，车驾凯旋，大行封赏。中书进拟加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以麻卷入，御笔改增加王二万户，实封二千户。是月二十六日，王入朝贺，进金银器三千两、锦绮二百匹，即宴王于苑中，又命世子惟浚侍坐。八月二十四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物。冬十月六日，遣内使赐王法酒二百瓶、御食八匮。十一月十二日，宴王于长春殿。十二月十九日，诏王宴于崇德殿。酒酣，至暮归第。五年春正月，太宗御朝元殿受朝贺。时王以剑履升殿，观者荣之。三月清明节，太宗御大明殿，召王乘马击毬，凡五筹，仍以毬杖引毬以授王，俾王击之。是日，宴于殿庑，饮必唱筹，顾谓王曰："卿中年宜以此娱，况今清明令节，宜加调护。"王启陈谢。夏四月一日，王以风疾告假，遣御筹中使一日三至第，仍赐汤药茶果，间日一至。六月三日，车驾亲幸礼贤宅，抚慰再四，仍赐金器一千两、钱一万索、银一万两、绫绢一万匹，王遣子惟治进谢。秋八月十一日，车驾又临抚慰，亲赐汤药二金盒。二十三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物。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水晶玛瑙宝装器皿二十事、珊瑚树一株。冬十月二十一日，诏王宴于朝元殿。至暮，又以金装肩舆送王归第，仍以赐焉，又以御前二大烛前导。十一月戊午，驾幸大名府，王请从驾，诏许，赐王肩舆舁从行。七日，太宗猎于城之东。时风寒颇严，令中使传宣，俾王先回。是月二十日，车驾还京。六年春正月，王风恙复作，遣尚医中使骆驿而至，自是赐王免朝。二月，太宗南郊礼毕，制加王食邑一万户、实封一千户。夏五月，王尚在风疾，遣中使以紫白水晶棋子，盛以金盒杂宝文楸棋枰赐王，且谕曰："朕万机之暇，颇留意卿疾未痊，宜用此自怡。"一日，内臣赵海常被酒诣王府第，将吏以为传诏者，亟禀于王，即进寝室见之。海因问王疾何如，王曰："足疾已久沉痼，今又加之风眩。"海探怀中，出药百粒以奉王。时王方命茶尽饵之，诸子孙及左右惶惧忧骇，计无所出。海既去，家人皆泣，盖有所疑也。王笑曰：："主上待我甚厚，中贵必良药也。"翌日，太宗闻之大惊，即遣中使抚慰，乃杖海脊二十桎梏，坐海于王第门者三日，然后流于海岛。王遣世子惟浚陈谢，太宗抚问久之，又赐汤药一金盒。六月十一日，王复贡黄金三千两、白金二万两。秋八月二十四日，遣内使赐王生辰礼物。翌日，驾幸礼贤宅，王疾尚未痊，出迎拜，不能兴，太宗亲曳之。抚问再四，王侍坐进茶，太宗仍赐细茶果二十盒、祛风法酒二十瓶，又赐王子以下绢帛有差。冬十月一日，王朝谢于文德殿，太宗大悦，携手抚问良久，遂赐宴于长春殿，谓王曰："卿恙少可，天气严寒，宜避风冷，自后免入朝。"王稽颡陈谢。十二月三日，遣中使赐兽炭一千担，柴米称是。七年春三月，太宗贬秦王廷美为西京留守。夏四月，王风疾复发，太宗遣中使慰问，赐王汤药一金盒，又遣入内小底以龙凤箫笛娱王终日。秋八月二十四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物。翌日，王遣子惟灏进谢，贡金银器二百五十两。八年春正月十三日，遣中使赐王珍珠宝灯一座，仍命坊市张灯于王第前后，俾王怡悦。三月三日，诏加王食邑二千户、实封五百户。夏五月，遣内使赐王珍珠黄罗伞一、龙香凉茶二十觔。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赐王生辰礼物。翌日，王遣世子惟浚贡上白龙脑香一百觔、金银陶器五百事、银二万两、黄金一千两。冬十一月，王以天下无事，兵革偃息，乃让大元帅及国封。表上，但许罢兵柄，其国封如故，仍加王食邑三千户、实封五百户。十二月六日，遣中使赐御筵一席，以仪鸾迎送王第，近代无比。雍熙元年春二月二日，上幸太乙宫，路由礼贤宅。王力疾出见于道旁，上驻辇抚谕，至于再三。及驾还，命取他路归，遣中使谕王，恐烦迎接，径由他路归矣。夏四月十三日，遣中使赐汤药二金盒。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物。冬十月，华山陈抟号希夷先生谒王，王问先生得养玄默之道，抟曰："山野之人，何知神仙黄白之术也。"十二

月十一日，太宗郊礼毕，进封王为汉南国王，加食邑二千户，实封四百户，仍改赐宁海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二年春正月，太宗以王善于草隶，遣中使取王草书笔迹。王以风恙，手不能握笔，命将往时所书绢图草字，遣世子惟浚同中使以进。下诏奖谕，仍赐金匣玉砚一副、龙凤墨一百锭、红绿笔一千管、盈丈纸二百轴、细白绢三百匹。幕府宰相洎朝中大臣文士撰《恩赐汉南国王金匣玉砚》诗文进。上观览，命黄绢图本遣赐王。夏四月，召王宴于后苑。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海安宁，朕当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赏花赋诗。"五月，驾幸礼贤宅，抚慰久之，又命王取平日所书隶书观看。太宗大悦，收取数幅。翌日，遣中使赐王御笔二百枝、龙墨二十锭、红袍一副。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中使赐王生辰礼。九月九日，召王扶疾宴于崇德殿。是日，楚王元佐废为庶人。

元佐，太宗长子也。聪敏钟爱之。因力救秦王廷美贬不解，遂发狂。会重九宴诸王，元佐以新瘥不预。诸王归过元佐，遂恚曰："是弃我也。"因夜纵火烧其宫。太宗怒，诏废之。

冬十月，遣内使赐王夫人龙凤珠冠一顶、金三百两、银二千两。十一月十五日，遣中使赐王幕府将校币帛，又加授王子惟治等九人官爵有差。三年春二月，太宗以王疾未痊，诏免入朝，改封南阳国王，仍赐领南阳节钺，加食邑二千户、实封一千户。麻降，王复抗表陈让国事表四上。四月，王将赴南阳，诏免入辞，赐御衣一副、袭衣玉束带一条、金器一千两、玉石器皿一百事、银器一万两，仍诏山南东道节度使王子惟浚送王至尉氏县，诏雍州团练使王子惟演、韶州刺史王子惟灏并从王行。是月二十六日，王发京师，诏遣中使赐御酒二百瓶、龙茶二百觔、樱桃二金盒，仍遣中使押翰林仪鸾御厨送王。五月，王遣子惟灏诣阙谢恩，贡上鳌山宝树一座、紫金狮带一条、金银器皿共一万两，太宗抚问再四。六月，太宗命韶州刺史王子惟灏归，加王食邑五千户、实封三百户，仍赐国信、汤药二金盒、茶饼二十匮、宝带一条、金器一千两、银装器皿称是，又赐王子惟灏银二百两。秋八月，王不康。敕遣东头供奉官高品尚医李密并王孙相继而至，又遣中使王首宿至，赐王生辰礼物，仍令抚问。四年春二月，敕遣给事中崔灏改封王为许王，加食邑一万户、实封二千户，仍改赐安时镇国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端拱元年春正月，太宗藉田，大赦改元。二月，敕遣中使进王为邓王，加食邑一万户、实封三千户。三月，王遣子惟治表贺，贡上金饰玳瑁器皿五百事、玉器二十事、水晶盘四事、金二千两、银二万两、锦绮二万匹、羊二百口、法酒二百瓶，以为贺礼。夏四月，太宗命王子惟治归，赐王御罗袍、玉带、玛瑙嵌珍珠酒器八对，又辍御前金烛台一对以赐焉。秋七月，王复不康，太宗闻之，敕遣中使王守文、翰林医官王佑、洎王诸孙骆驿而至，仍又敕遣供奉官诏加王食邑三万户、实封五千户，仍赐抚问，及赍御药一金盒。八月，王疾稍痊，遣子团练使惟演诣阙谢恩，贡上黄犀带一、大玉带四、金饰酒器一千事、黄绢草书八幅、隶字四幅，太宗抚问再四。是月，敕遣皇城使李惠、河州团练使王继恩，同王子惟演，赐王生辰礼物。国信至，王扶疾拜命，与来使燕接极欢。二十三日晡时，王于寝斋之西轩，命左右读《唐书》数篇，又命诸子孙诵调章诗叶数篇，未讫，忽风恙复作，四鼓而薨。是夕，大流星坠于正寝之上，光烛满庭。

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生，复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而薨，以生记薨，实周一甲子矣。

即日，王继恩先还京报讣，太宗闻之，哀悼不已，诏废朝七日，复敕王继恩押入内班贾继勋护丧归于京师。冬十月二十四日，王丧发南阳。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京师。太宗复发哀诏，权窆于城东别墅，即日命有司致祭。翌日，遣中使赏御筵一席，致献于王丧次。前二十五日，太宗御文德殿，命工部侍郎郭贽追册为秦国王，太常定谥曰忠懿。二十八日，复遣工部侍郎郭贽致祭于丧次。十二月十八日，遣中使献茶汤于丧次。二年春正月丁酉日，遣使押翰林仪鸾卤簿鼓吹，葬王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里陶公原，命大臣以下俱素服送三十里，仍命有司撰碑文。王任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国王凡四十年，为元帅三十五年，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王性俭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帐裀褥，皆用绸绢紫絁。食不重味，禀性谦和，未尝忤物。在藩日，每有朝廷使至，接奉勤厚，进贡之物制作精妙，将遣使，必列陈于庭，北面焚香再拜而遣之。废王尝于山亭击鼓，声闻于外，守卫者遽以闻王。王曰："吾兄以闲适为怀，非鼓乐不欢。"乃命装金鱼水鼓四面奉之。国人闻之，感王孝友，有出涕者，由是废王无忧废之恨，终以疾卒。太平兴国中，赵普再入相，卢多逊罢为兵部尚书。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浚至，谓曰："朝廷知卢多逊求取元帅财物极多，今未鞠劾者，恐累元帅耳，请具所遣之物列状上之。"惟浚归白王，王曰："主上英明，凡大臣有过，即自行，何用状上。"惟浚惧，普因与僚吏等再三坚请，曰："若不预言，事恐不测。"王曰："且姑休矣，我当取案籍考视之。"于时尽取当时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浚等至，谓曰："我入朝之初，荷蒙主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馈物，非独卢相也，岂可见人将溺而加石焉！汝等少年，慎勿为此祸福，我自当之。"惟浚等惕惧而退。普闻之，召惟浚至，深自叹服，称王宽洪大度，事遂寝。王博览经史，手不释卷，平生好吟咏，在国中编三百余篇，目曰《政本》。国相元德昭、翰林学士陶谷皆撰序。后文僖公搜寻遗坠，总集为十卷，撰后序行于世，时天禧四年。文僖公忝机衡之命，特诏尊王为尚父。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唯

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贡奉录》。今取其大者，如赭黄犀带、龙凤龟鱼、仙人鳌山、宝树等，通犀带凡七十余条，皆世希之宝也，玉带二十四、紫金狮子带一、黄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二千余两、绫罗锦绮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千余匹、金饰玳瑁器一千五百余事、水晶玛瑙玉器凡四千余事，珊瑚树一，高三尺五寸，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金银饰龙凤船舫二百艘，银装器械七十万事，白龙瑙二百余斤。王自入朝，至归国，复入朝，太祖、太宗所赐金器并金物六万四千七百余两、银器四十万八千八百余两、玉石器皿一万七千事、宝玉带四十二条、锦绮罗纨一十六万六千三百余匹、御衣并袍袭衣等、金盔六顶、甲六副、金玉鞍辔御马一十六匹、细马四十八匹、驼三百余匹、散马二千七百二十匹、金印四颗、玉册二、御剑三口、法酒三千余瓶、衔坠腰带三千事、凤冠四顶，他物称是。

逸 文

钱文奉，元璙之子。善骑射，能上马运槊。涉猎经史，精音律、图纬，医药、鞠奕之艺，皆冠绝一时。初以父荫，为苏州都指挥使，迁节度副使。元璙卒，代知苏州中吴军节度使。有鉴裁，礼下贤能。士负才艺者多依之。作南园、东庄，为吴中之胜（东庄，一名东墅）。多聚法书、名画、宝玩、雅器，号称好事。又与宾僚共采史籍，著《资谈》三十卷，行于世。尝问命于天台僧德韶，韶曰：“明公年已八十一。至六十一岁，以开宝二年八月十一日卒。”（《吴郡志》卷一一）

江南野史

[宋]龙　衮撰　陈尚君补遗　查屏球整理

《江南野史》二十卷，宋龙衮撰。衮字君章，吉州永新（今属江西）人，约于真宗至仁宗间在世。本书为记录南唐至宋初江南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人云全书凡八十四传。今仅存十卷，首三卷分载南唐三主事迹，后七卷皆南唐诸臣传，凡三十四传，较宋人所见，已缺五十传。所记南唐史事，偶有疏略讹舛，宋人已多有指出。但亦多存南唐君臣的珍闻轶事，颇有他书未见者。今据台湾《笔记小说大观丛刊》影印明钞本为底本，以《豫章丛书》本校补。另宋人颇引此书逸文，今辑得二十则，亦附于卷末。

卷　一

先　主

江南先主姓李，名昪，字正伦。其先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祖志授署为徐州判官，卒于任所。父荣有器度，不事产业，每交结豪杰为事。属时离乱，群盗蜂起。朱梁统天下，而杨行密专据淮南。荣乃感愤，欲图兴复之志。然无少康一旅之众，数区十里之地。闻贼夏韶之众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说韵曰："仆大唐之后，少失怙恃，遭世多难。先祖基业宕然横流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遗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绝，其间子孙必有兴者。吾虽不调，夙蕴壮志。闻公英雄，士卒勇劲。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贵。苟成霸业，古贤鱼水未足为喻。"韵感其言，于是从之。遂率众自海入淮，转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间，众至数千人，军势颇盛。郡邑与战，多为所败。行密闻之，因自帅师攻之，数败，乃为所擒。因捕其家，尽诛之。时先主方数岁，且异常。见濠上一桑门与行密有故。乞收养，以为徒弟。后行密大将徐温出师濠上，见先主方颡丰颐，隆上短下，乃携归为己子。先主虽少而天性颖悟，夙敦子道，朝夕起居。温清左右承颜侍膳，过若成人。及遇温戚属皆能俯躬迎奉。温妇见之而颇钟爱，抚养无异。逮十余岁，温知其必能干事。遂试之以家务，令主领之。自是温家生计、食邑菜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颁赐物段、出纳府廪。虽有专吏主职，然能于晦朔，总其支费存留，自缗匹之数，无不知其多少。　　时伏腊荐祀特腊燕馔肴燕宾客从吏之费，概量皆中其度，逮嫔婢嬖姥寒燠衣御纨绮币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给，家人之属且亡间言。温之嫡子皆好骋□□□，主唯习书计，暇则隶射所，所志必精。遂用徐姓名知诰。既长温为娶其妇，亦能奉苹藻致柔顺之美。温尝卧疾，唯先主躬侍左右，至于粪溺皆亲执器，动至连月逾时。扶腋出入，或通宵达曙曾不解带；或夜闻謦欬，乃率妇往者数四。温于帏间闻人至则问曰："汝为谁?"对曰："知诰在。"斯又问曰："彼更何人?"对曰："知诰之妇。"温见其笃于孝养而复能干家，知非常品而诸子难及。乃曰："吁，汝虽异族，吾无亲疏。"先主闻之愈谨。未几，温起。先主妇卒。温知其笃孝，为之感叹久之。温指侍右一姬谓先主曰："此必有福。自归吾家而门户长益不啻数倍。汝可妇之，奉汝箕帚。"遂生嗣主及诸王后。温凡出征讨而疑其帐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习熟武事，因能骑射，起家为偏将。会宣州叛乱。时温已秉军政，遂命大将柴再用讨之，以先主监军事。既至，乃帅部下先击之，贼平，先主功居最，迁昇州刺史。时诸郡皆以兵甲为务，而先主专尚文儒，延纳多士。未几，会亲信饶洞天荐南昌人宋齐丘，一见与语终日，馆于门下。谘访政治，齐丘遂说，宜颁布六条以率群吏，定民科制，劝课农桑，薄征轻赋，禁止非徭。在位十余年，民庶丰实，郡邑安堵，礼律修举，庶位公廉，城郭浚固，军器充积，兵士辑睦，人乐为用。义父温闻其完葺，乃以嫡子知训居广陵辅政，来自领之。遂移先主刺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训为大将朱瑾所杀。初知训秉政，朝廷誉之为昌华相公，因是轻肆骄傲，辟命卿将，镇戍藩翰，多所不道，瑾颇御之。瑾为人悍毅勇敢，决烈独任。唐末属朱梁篡逆，瑾为郡守，拒命不从，梁师屡征不克。会其兄瑄以别郡先降。梁祖亲讨瑾，乃遣瑄于城下，

谕令归顺。瑾大怒，乃伪开壁，请与兄语，遂飞刃刺杀珙。梁祖惋欢，攻围愈急，遂亡归淮南。时人壮之，呼其小字为朱愍哥。瑾既杀知训，乃持其首诣吴主。主曰："他有父在，非孤敢闻。卿善自为谋。"瑾乃大呼于市朝，因欲作乱，时无附之者，遂自刭。先主乃率部下渡江以定乱。瑾已死，吴主遂委政先主，迁在仆射，参政握兵权。军国之事莫不已出。越人寇毗陵，先主以府兵拒之。大战于无锡，越人奔溃。邻境之内唯钱氏为仇。因是与之和好，兵甲遂弭。乃倾意折节，奉上接下，礼待将校，推其慈惠，致之腹心。以宽简优，柔存恤骁勇，夙将元寮素所跋扈者无不乐从，互与欢饮。士民富实，桴鼓不闻，朝廷颓纲以礼振举，上下既入，远迩乐推，呼之为"政事仆射"。大江南北封境之间，二十余年治平如砥。乃治府署之内，立亭号之曰"延宾"，命宋齐丘为记，以待多士。于是四方豪杰翕然归之。或因退休沐之暇亲与之宴饮，谘访阙失，问民疾苦，夜央而罢。时中原多故，名贤夙德皆亡身归顺。乃使人于淮上以厚币资之，既至縻以爵禄。故北土士人向风而至者迨数十人，羽翼大成，裨左弥众。或人谗先主于义父温曰："军国大政请以嫡嗣承之，不得假于他人。"先主闻之，乃表乞罢政务，而宋齐丘谏之，请缓其事。迨数日会温发疾卒，遂止其议。时义弟知询代嗣父镇江陵，遥总朝纲，每与先主争衡。因使说之入朝，遂吴主之命，留而不遣，罢其政权。由是先主始获专任，朝野归附，位望日隆。迁侍中、中书令守，太尉都诸军事，遂袭温故事，出镇建康，以长子璟参政，进封先主为齐王，加礼。建齐国，置百官，以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遂受吴禅，奉吴主为让皇，徙居丹阳宫，改吴年号为升元元年，尊义父温为武皇帝，义弟知证等请归姓，先主尤怀徐氏鞠养之惠，不忍改之，百官坚请，于是复姓李氏。立大唐宗庙，祀高祖太宗而追尊四世，祖恪为孝静王，奉考荣为义祖，封徐氏二子复为王，诸孙男女各为郡县主，百官进位有差。乃祀郊圜丘，礼毕，群臣皆贺，复上尊号，遏而不行。郡邑报符瑞者数十，亦止而不书，以丞相宋齐丘为洪州节度使。将行，请使通好契丹，遂以宫女缯彩珠玑遣泛海而行。明年蕃使亦至。于是交聘往来者不绝。是时江淮无事，累岁丰稔，兵食盈积。而梁宋屡乱。群臣咸言土运中兴，宜复先代疆宇之请。其岁吴越灾焚，其宫室府库甲兵殆尽。群议请其弊，诸将奋勇者颇庶。先主不纳，遣使唁之，厚馈币粟以周其乏。殆将假而率之以入中土。未几，会先主疾笃，使召宋齐丘受顾命，托以后事，长子吴王璟嗣位，即日殂于正寝。时昪元七年，年五十六，谥曰孝高，庙号烈祖。先主身长七尺，姿貌瑰特，目瞬如电，语言厚重。望之慑人，与语可爱。少遭迍难，长罹兵革。民间疾苦无细不知。初建康有处士汪台符，上书陈九患利害之说，皆亲阅览，穷究臧否，不耻下问，禀而行之。自登位之后，遣官大定检校民田，高下肥硗皆获允当。人绝怨咨，输赋不稽。然而仁孝之诚颇动天地，圜丘之祭，天奏月延三刻。是时上旬，月当三更而没。升坛之际，皎然如日，礼毕而落。时饶州余干民母因抱携其孙失手坠地，其子怒拔刃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于地。先主遂命作阔刃铲之。又吉州豪民龙氏鬻谷不售。上神岗祷庙求旱，为震暴所杀。迨末年悫敦慈恕，山林薮泽禁止以时，恩泽涣汗及被吾民。曰："民各生父母，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膏血涂于草野乎?"自握王权至禅位，凡数十年止一拒越师，盖不得已而为之。将终乃谓嗣主曰："德昌宫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死之后善和好邻境，以安社稷，不可袭炀皇之迹恃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为孝子，百姓谓汝为贤君矣。"殂落之日，四方黔首叹息涕泣而辍其食。初有禅之意，忽夜半寺僧撞钟，满城皆惊。逮旦召问，将斩之。云："夜来偶得月诗。"先主令白，乃曰："徐徐东海出，渐渐入天衢。此夕一轮满，清光何处无。"先主闻之，私喜而释之。又天祐中诸郡童谣云："东海鲤鱼飞上天。"东海，徐氏之望，鲤，姓也。天时人事其符有如此也。

卷 二

嗣 主

嗣主名璟，字百玉。先主长子，年始十岁出为郎，迁诸卫将军典领军事。先主出镇金陵，以国政付之。转兵部尚书参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诸军事都统。先主受禅，封吴王，诸道元帅，改封齐王，寻嗣位。乃改元为保大，尊母宋氏为皇太后，妃，钟氏为皇后。以太保宋齐丘为相，封三弟景达为王。未几，告将禅位于东都留守。景达固让，不许；给事萧俨极谏，不听。封长子冀为南昌王。是岁虔州妖贼张遇贤作乱，皆绛其衣，时谓之赤军子。袭取南康，众至十余万。虔守轻之，帅兵屡击皆失利，奄至空山，去城十余里为营。嗣主遣将讨之，连破贼众。遇贤惧，弃众而走。获其副黄伯雄，斩之。是岁下令中外庶政并委齐王，景遂参决。唯枢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入白事，余非召对不见。宰相宋齐丘上疏极谏，不听。其略云："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论议之际，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达其意恳。今始即位，而不与群臣明见，是陛下偏专独任自圣恃贤而已。是以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独闻，假天下耳以听；一人不能独明，假天下目以视。故无远迩群情世态不必亲见，躬闻而可得知之。盖能延接疏越异方之人未尝隔绝也。今深居邃处而欲闻民间疾瘼艰苦，犹恶阴而入于遂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于是黜齐丘为润州节度使。既行，朝廷有位者咸窃排毁，言与亲信陈觉等树朋党自此始矣。齐丘因乞归九华旧隐，遂封

为九华先生。议征建州。王延政与福州兄延羲有隙，遂各称帝，改正朔，更相为乱。嗣主使谕以祸福，各不从，阻兵相残。复会查文徽素知闽建山路险易，遂以边镐与文徽帅师讨之。复遣祖全恩将兵至建阳。建州兵亦隔水而阵，因以建州降将孟坚引师自后攻之。建人大败，退保其城。时福州民李义杀延政之子自称留后，遣使纳款降嗣主，使以义为福州刺史。延政由是师益失援，遂平建州，执延政以归。封鄱阳王镇饶州。自是汀、泉、漳皆降。是岁改建州延平津为剑州，以建州裨将陈诲为剑州刺史，遣齐王景达徵九华先生宋齐丘与之俱还，崇奉朝请而已。是时福州李义专据其地叛，乃诏建州防戍讨之。及命信州节度使王建封同围福州。义初求救于越，越以舟师浮海而至，冯延鲁纵之登岸而不能御敌。越人乃出李义家族将弃其城，会王建封先杨言曰："吾军败矣。"烧营而遁，诸军相顾而溃。嗣主归罪延鲁使锁至建康，遂流于舒州。是时虏主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来告。其价言语通于中国，嗣主问其故，曰："臣本范阳人，历世冠冕，仕郡为从事，昔后唐清泰主失御，晋高祖以太原叛，与契丹通好，结为父子，事之为君臣。晋祖既因虏兵入洛阳登极，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贡。故令臣事于虏主，守职为郎焉。"嗣主曰："契丹为治何如?"对曰："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见何如?"对曰："诏则呼汉儿。""蕃家既无翰墨何以徵赋?"对曰："蕃地不产谷，故无徵赋。然臣事单于迨方数岁，亦未尝睹虏廷之事。或传徵兵适传箭为号，每一部落传箭一只。""何以限多日。""以皮为约。""何谓皮约?"曰："筑隘巷以一皮藉之，兵骑过而践焉，以糜坏为度，徵多则以骆驼，次以羊以兔为准。""卿主所以命孤者将奚为?"对曰："晋少主逆命背约，既遣入蕃。虏主欲与君，继先君之好，将册君为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与梁宋阻修。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锡行人，孤受赐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使闻之遂行。时中原无主，寇盗纵横。嗣主乃叹曰："孤不能因其危运，命将兴师，抗衡中国，恢复高大之土宇，而乃劳师于海隅。孤实先代之罪人也。"至于悔恨百端不能自弭。时泰州刺史皇甫晖、王建及沿淮群盗皆来降。至明年命兵部尚书贾谈入契丹报聘，以太傅宋齐丘为洪州节度使。汉河中节度使守司徒李守贞为汉师所围，遣从事朱元、李平来乞师。初晋少主世虏耶律德光，再寇河北，命守贞副杜重威帅众御之。至中渡桥为虏主所围，遂降之。德光既入梁园，明年归蕃。汉高祖自河东入践阼，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城降。至隐帝即位，恐重威复叛，遂诛之。守贞乃重威之党，疑不自安，遂据城不顺。隐帝命周太祖征之，攻其城且急，守贞惧，乃窃元等至表略曰："臣之先世乃唐之远裔，祖侯称将，代不绝人，茂绩殊勋，着于简策。昔日巢寇犯阙，僖、昭失御，宗社版荡，为人所有。臣虽生于梁末，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难。迨能执戈捐身事晋，征讨攻伐，粗立战功。为高祖见擢，俾典禁卫，颇着劳绩。寻属顾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运，遂殁戎虏。晋阳覆悚，天下横流。强守无主，臣不胜忿惋，痛心疾首。欲效愚忠，诛锄蛇豕，恢复先业，庶安宇内。功未及立，凶党俄临，众寡不敌，遂罹围迫。臣虽躬当矢石以帅群下，悉力固守。冀殄犬羊，殒首不顾，臣之分也。然预备不虞，有备不败，古之善教也。臣远闻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甸，禁暴弭乱，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风，将继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谁？况臣忝宗盟，敢罄诚款。苟君王察臣忠勇，怜顾本枝，救患恤邻，遏强附顺。爰遣偏将出为东援，则君有五霸之风，不让于桓文之主。苟获全济，实君之惠"云云。嗣主览表，遂遣润州节度使李金全为西面行营招讨使，帅诸军并进，至淮甸闻河中城已陷，守贞势屈，遂与妻子酣燕于楼上，使下举火自焚，于是班师。而元等留江南。诛节度王建封。初招讨使王崇文围福州，命建封分兵攻守其东，城门垂陷。因嗣主失机，先诏崇文为福州节度使。建封闻之，心不平。遂受李义厚赂，先烧营而遁，国家以前功隐忍，未即加诛，例转同平章事。建封不识大体，求绾中书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可乱常僭于台辅。汝无惹闹。"自是人号之为"王惹闹"。日恣跋扈，累表邀求，发言不巽。嗣主怒发前后罪犯杀之。鼎州节度使马希萼使奉来乞师。希萼乃楚武穆王之子。其家法兄弟传国。兄希范违命，越次立同母弟希广。初希萼授桂林节度使，自镇来奔丧，未至，希广惧将害已，使以舟师自上流迎卫，送至鼎州。既而构隙，欲诛希萼。故来乞师为援。其表略曰："昔先主早以勋业，基有楚国。不幸即世顾命之夕，显令兄弟以天伦绍立，庶奉宗庙，获享国祚。无何，嗣君不延永命，奄弃社稷。讣告至日，臣不胜痛切肤骨，血泣顾睫。即时奔走哀庭，冀处苫凶，用竭臣子之孝。不图天未殄祸，孽竖构隙，间离我戚属，汩乱先序，潜阻兵戈，将谋剿绝。苟不更图，殒在朝夕。故臣敢远遣行价，殚布腹心。惟君存先王之昔好，轸大国之武威。许出兵援以附不腆。庶俾盗党免弄凶器"云云。嗣主乃遣将何洙应之，会希广攻之不克，希萼遂帅州兵及五溪蛮攻杀希广。遂遣右仆射孙忌持节立希萼为楚王。既立，荒淫骄恣，不恤国政。其将徐威等作乱，乃因希萼立其弟希崇。嗣主闻之，遣边镐讨之。希崇出降，遂入长沙迎希萼，希崇归以为王。初南王刘氏之子嗣立，闻马氏兄弟败乱，徙江南。遂遣将进取桂林，侵至桂阳，监嗣主遣大将张峦至郴连间，复归。裨将杨胜、侯忠帅袁、吉二郡乡师合数千人，分道而进至临贺，与广人战于城下。广人败绩。城守使壅上流以诱我。忠等见水浅，乘胜被木栅而入，因各争功，纵兵乱掠。广人伏兵拒之，忠等失利，退遇决水泛溢，士卒溺死者大半，余众宵遁，亦未至桂林。闻忠等败于是，亦班师。秋，分洪州高安县为筠州，以右仆射孙忌为相。

鼎州刘言叛，袭长沙，边镐弃城走。镐为人柔懦，酷释氏。凡出征伐无威武严号令，苟幸克捷，多以生济为利。初平建州，时人呼为边罗汉。至是政出群小，弱而无断，唯事桑门，广设杂施，楚人罹苦，谓之边和尚。乃无守御，脱身夜遁。遂流之于饶州。是岁周太祖登极，明年建康灾，焚庐舍营署逾月乃止。保大十一年，境内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明年三月，民大饥，疫死大半。下令郡县煮粥赈之。饥民食者皆死。城内外傍水际积，尸臭不堪行。是岁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奉表乞师求援。彦超乃汉高祖同母异父弟，骄狠无谋。汉祖既登极，遂授以兖。迨周太祖自邺入京师，彦超召帅部下辅隐帝，拒战，寻败。因收集余骑归兖，据城不顺。周太祖将亲征之，惧而求援。嗣主遣兵数千，至淮，大为周师所败，俘其将校，遂诛彦超。常以金帛募海上客，得五百余辈，皆魁岸膂力勇敢。及周师围城，说彦超曰："今围急城且将陷，请开门为公以热血相拨一场，决胜败。安能于危窘之地坐守诛戮?"彦超不能从，周祖闻而义之，城陷，命开围东角纵之。客结圆阵而出。周祖使戒之曰："朕既赦汝，所过城邑无害民人。"对曰："臣皆海曲之民，少负节义，偶为彦超所误，不能成功，臣之耻也。今陛下既释臣等，顾归渔农以奉圣朝，敢有他志，再取亡殁。"言讫皆山呼而去。太祖既平彦超，乃释所俘江南将校，而谕之曰："卿归语汝主，朕征有罪乃为君之道。何烦远援以附不庭。朕方和结邻好，休边境，是所顾也。卿可言之。"嗣主闻而悔恨忘食。先是汉末遣使往湘潭市茶，会边镐平马氏，例俘于江南。嗣主因而引对慰劳，遂以上茗万斤备人舡遣之，自夏口转令入江陵而还。是岁周世宗嗣位。明年夏，授天威军都虞候刘仁赡为寿州节度使。冬，周师入淮甸。命押衙统军刘彦贞帅师向寿春以御之，遣江南节度使皇甫晖将兵为援。时周师弃营退据浮桥以俟我师。彦贞议追之，仁赡以为周师奸谋，恐其设伏。不如养锐以俟其隙。彦贞将家子，少长富贵，唯贪惏聚敛为务，莫知兵法，不经战斗，多喜虚誉，能射帖子。俗谓之"刘一箭。"乃曰："敌知吾至，则先遁之。不追何待?"裨将臧师朗等恃勇寡谋，贪功轻敌，不顾兵骑夜发晨食，至正阳争据其桥，数战不利。为周师所败，诸将皆没，凡丧师计以七万。时江淮宁久，民不知兵，大军既败，莫不惶怖。诸郡无备，皆弃城而北。于是遣宰臣孙忌及钟谟、李德明相次奉表请称藩以和。周世宗使德明复命，议尽割淮南之地为好。德明既还，盛称世宗英德，德明固请割地为便，陈览尤忌德明，因是固执割地无益，且言德明背国图利。然德明素无行义，言多过谬，举朝不信。德明知说不见用，乃大呼于众曰："周师渡江，国必亡矣。"嗣主怒，乃斩德明。使齐王景达与陈觉帅师向寿春为援。先是让王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园苑使尹延范迎置京口。时道路已乱，延范虑有变，执其二弟六十余人杀之，以其妇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斩延范，杨氏遂绝。既而嗣主泣谓左右曰："延范之死乃成济之徒与。孤非不知之，不得已矣。"初江北诸郡兴屯田执事者虐用民力，人多怨之。及周师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师不能安抚，皆奴隶俘虏，视之如草芥。民乃不惬，相与起义，治农器为兵，编纸为甲胄。处处保聚，谓之白甲子。周师讨之，每为所御。刘仁赡厉志坚守。遂袭城南大寨，俘斩数千级，裨将张全约、周饶皆决以死誓。时诸路进攻，朱元复舒州，季平克蕲州，唐进克泰州。周师在诸郡者皆退合寿春。元帅景达与陈觉屯濠州，聚兵五万，无决战之计。筑甬道欲通寿春。张全约与周饶不和，仁瞻乃斩全约，而周饶病死，仁瞻亦发病。时朱元、陈觉有隙，将战，遂与部下叛。裨将时廷厚止之，元杀之而行。于是诸军大溃，边镐等为之擒景达。陈觉奔还。刘仁瞻疾笃不能视事，副使孙羽以城降。唯楚州守将张彦卿不下，周师围之，矢石如雨。民虽死困，守益坚。迨一年食尽方陷。彦卿，夙将之后，善抚师旅，共啗甘苦。城破之日与军一万。战而没，无一生还者。遂屠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刘承遇谕以通和。嗣主遂遣宰臣冯延已、陈觉奉表至州，献舒、庐、滁、和、蕲、黄之地以和。遂下令去帝号，正朔从显德。以营屯应援使林仁肇为润州节度使，赠刘仁瞻太师，追封卫王，赠孙忌太傅，追封鲁国公；赠张彦卿侍中，放太傅宋齐丘于池州九华旧隐。初朱元之叛，举国震慑。时陈觉、李徵吉每白嗣主言："国祚将亡，宋公本造国手。非此公不可。请举国授之。国事委行之，后以闻。陛下深居后苑与觉时从容奉谈释老而已。"嗣主乃命中书舍人陈乔具诏，将行，会乔极谏其议，遂止。陈觉自奉使回，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江南连年拒命，知是宰相严续所为，可杀以谢过。"钟谟闻之，不信。白嗣主。固请北使覆实其事，乃遣谟告谢自责，言："非续之罪，此乃本国之过也。"世宗曰："必使续如是乃忠臣矣。朕为天下之主肯杀忠臣乎?"谟既反命，嗣主乃下命尽发其前后罪恶，遣使监守宋齐丘，因自缢而死。贬陈觉、李徵古，皆杀之。初既使孙忌奉表称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反命议割淮南以和，而不听。德明见杀，复使景达出。世宗闻之，怒江南背约。遂问忌江南可取虚实，忌对曰："臣本国虽能甲兵尚三十万余，未易可图。"世宗让忌曰："江南不过十数郡，而师旅太多，何见欺与?"忌曰："精甲利兵虽即十余万，然长江一条飞湍千里，风涛激勇，险过汤池，所谓天堑也。斯可敌十万之师。国老宋齐丘智谋宏远，机变如神，指授师徒，坐制之勇，乃王猛、谢安之徒。斯亦可敌十万。"世宗闻而恶之，乃载忌使谕刘仁瞻趣降，忌乃反其辞。会左右谮忌于世宗云："昔说朱守殷以汴州叛。"寻杀忌，后使钟谟还命曰："朕与江南大义虽定，然宋齐丘不死，殆难保和好。"寻齐丘之死，亦由是焉。时彗孛频见斗牛之分。议迁都以避之，嗣主以"建康与敌隔境，江又在下流。敌寇若至，则婴城自固。苟令

外郡守节，能救其难，乃为刘裕、陈霸先耳。今吾移都豫章，据其上流，而制其根本，此上策也。”群议未决，唯枢密唐镐赞成其议。乃使修葺洪州为定都之计，封次子从嘉为吴王，居东宫。贬礼部侍郎钟谟，寻杀之。贬天威军都虞候张峦于宣州，杀之。与钟谟谋逆故也。改豫章郡为南都。是岁太祖登极。建隆二年春，嗣主如南都，立吴王从嘉为太子监国。所过郡邑慰劳守宰，存问高年疾苦。次于庐山，与从臣游于山中寺观，遍览胜景，赋诗谈宴。旬日而行，三月至南都。洪州乃藩镇之地，及为王都则湫隘尤剧。宫府营署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军士皂隶皆旦夕思归，嗣主恐生变，忧忿烦悸。因此怒唐镐阿旨，欲致极法，镐惧缢死。嗣主方议东还。未几而疾作，六月殂于洪州，年四十六。归葬建康。嗣主音容闲雅，眉目若画，趣尚清洁，好学而能诗。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自嗣主以来，常欲脱去机务，游泳澹寂，以保社稷不获其已。而聪悟迷惑，阔于听断。故多为左右所沮，东征西讨，出不由衷。刑辜戮奸，于怨是致。号令无法，长恶稔慾。丧师虚国，自己而作。及周师俄至，颓然无备，神情委慑，若无所措。先主顾命之词徒虚语尔。孝子贤君不亦远乎？于是衄于割地，愧作藩臣。情虑荒悸，不能自懋。遂议迁都，逦强趣弱，亦叔世季年。实可嗟悼。既至南都，常不自安。将宴百寮于殿上，忽见故太傅宋齐丘自陛而趋进，遂恶之，入而得疾，数日而殂。识者谓信谗而害于贤良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齐王，将受吴禅，有善相者至。先主遂列诸子见之。相者因指齐王景达曰：“此虽不及于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复令相嗣主，相者曰：“只恐不了公家事。”先主不从。及嗣主继立，常欲禅位景达与宋齐丘，既不获。后果丧淮甸而国几亡矣。后景达出镇临川，开宝中以寿终。

卷　三

后主　宜春王

后主名煜，字重光。本名从嘉，及嗣立改焉。嗣主第六子，太子冀同母弟。幼封安定郡公，周师入淮甸，迁神武军都虞候。沿江巡抚，因猎于野。时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帅众将渡江征建康。见白气贯空，使觇之，乃后主与众猎焉。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遂止。嗣主闻之，因立为后，以吴王参政。嗣主南迁洪州，遂立为太子监国。嗣主殂，遂即伪位，尊母钟氏为太后，立妃周氏为皇后，封诸弟为王，百官偕加职。罢诸郡屯田归州县，委所属宰簿与常赋俱征。随所租入十分锡一，谓之“率分”，以为禄廪，诸朱胶牙税亦然。由是公无遗利，而屯田佃民绝公吏之挠刻，获安业焉。乾德二年始用铁钱，以十当铜之一。初嗣主即位，征伐频起。先主德昌泉布既竭，遂议铸唐国钱。其眉曰“唐国通宝”，约一千重三斤十二两。至数年而毙。百姓盗铸几至一斤余，以一文置水上不沉。虽严禁不止。至是有铁钱之议。既行至数年，物价渐增。诸郡之民复盗铸者颇多，而轻小，环外芒刺不及官场圆净。国家虽以法绳之，犯者配远郡，民罹之益众而不止。又先主世不概括定民产，自正斛上别输三斗于官，廪受盐二斤谓之盐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克淮南，盐货遂艰，官无可支，至今输之犹为定制。以林仁肇为南都留守守南昌尹。冬，建州节度使陈诲卒，时后主罔恤政务，晓于禁中卧听内道场童行撞钟。有节数喜而召之，与剃度为僧。而童子奸猾，对曰：“不敢独受恩泽，愿陛下如佛慈悲广覃，诸郡于是普度焉。”是岁十月二日，后主纳国。开宝三年冬，后主因校猎于青龙山，还大理寺，亲录囚系，多获原宥。给事中萧俨、中书侍郎韩熙载等弹奏，称狱讼必申有司，囹圄之中非车驾所宜至。请省司罚内帑钱三百万充军资库用。三年夏太白日见，至秋方没。又二日相触，时人以视见之。是岁韩熙载卒。天王使至，讽后主入朝，煜不应诏。初流言共谓北使窃伺后主匿钱至船，必载之北度。自是后主惧不敢登使者船。秋抚州齐王景达卒。遣弟宜春王从谦入朝京师。冬有商人上密事，请窃往江陵焚烧北朝所造楼船战舰数千艘，乞割符验。后主惧事泄，不敢听。于是商人遁去。下令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省为左右内司府，尚书为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弘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诸王为郡公。初，台阁殿各有螭吻。自乾德后天王使至则去之，使还复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留守南昌尹林仁肇卒，遇鸩也。诛内史舍人潘佑，户部侍郎李平以侍卫亲军，都虞候申令坚为吉州刺史。六年，遣次弟邓王从益朝京师，寻遣回，谕后主入朝。六年冬，王师济江，克池州。以天德军都虞候杜真率师御之。败绩于当涂。遂戒严城守。下令去开宝之号，公私牍籍称甲戌岁，募民献纳缗粟以裨国用，而署之以爵秩。时献者颇多，袁州萍乡制置使刘茂忠破潭师于境内。八年春，有彗星孛于东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时谓之扫星。迨晓至亭午短如帚焉。城将陷没，越人攻丹徒。命同德军都虞候庐绛督舟师出援之。是岁阅民为司徒。初，先主之世既为量民田以奠科赋。自二缗以上家出一卒，号为义师。中有别籍分居又出一卒，谓之新生拟军，至民间有新置物产者亦出一卒，谓之新拟军。又于客户内有三丁者抽一卒，谓之国军，后改为扳山军。使物力户为之将校董之。又嗣主之世许诸郡民划竞渡船。每至端午，官给彩，俾两两较其殿最，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皆籍其名。至是尽搜为卒，谓之凌波军。率民间佣奴赘婿，谓之义勇军。又募豪民皆自备缗帛军服兵器，招集无赖亡命辈，谓之自在军。民应之者益多矣。王师围急，乃窃降蜡书招百姓。自老弱外能被执者谓之排门军。凡十三等名，遣赴边境及登城把守，建康城陷方罢归农。其将校起发入京师，数年放还乡里。夏，诛

神卫统军都虞候皇甫继勋。秋，洪州节度使朱令赟自浔阳湖口帅水陆诸军将校援建康。进次虎镡洲，与王师合战，众皆溃，令赟死之。初，后主以大兵围近，历年百姓疫死，士卒乏食，俾陈乔作降款，与太子出降。使行人与约诘。旦至午未决，寻城陷。都招讨使曹彬既入，后主出拜于宫门。彬曰："何故负约!"后主无辞，唯言人心不一故也。遂令左右奉玺绶上彬。彬复命后主作书委谕诸郡令以城归顺。唯江州不从。其裨将胡则杀刺史监军使，遂据城叛。先锋曾翰帅众攻之。师老而疲，至明年冬，食尽方陷，遂屠其城。王师既入建康，唯后主宫门不入。时升元寺阁数层，高可十余丈。梁时为瓦棺阁。豪民富商之家避难于上，迨千余人，为越人所焚，一旦而熄。彬乃使监守后主与二弟太子而下登舟赴阙，百司官属仅千艘，将发，号泣之声洶于水陆。既行，后主于舟中泣数行下，因命笔自赋诗云："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门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既至汴口，欲登礼普光寺。左右谏止，后主怒而大骂，曰："吾自少被汝辈禁制，都不自由。今日家国俱亡尚如此耶?"登之拳而礼，叹念久之，散施衣物缯帛。至京师乃面缚御璧，群臣舆衬，以见太祖。太祖以后主拒命劳师，然念称藩入贡二十余年，乃赦之。后主与臣寮素服徒步。太祖御乾元殿乃告曰："汝为江南国主已乎。"煜见左右班列仪卫严肃，股栗久之，不能对。寻命赦罪，赐冠带，遣就馆。封违命侯，授左千牛卫上将军。太宗登极，改封陇西公。太平兴国三年秋，后主因疾，上宣翰林医视药，中使慰谕者数四，翌日而殂。在伪位十五年，年四十二，赠太师，追封吴王，给赐含襚。弥厚遣中使护丧事。初后主既违朝旨拒命不行，尝谓人曰："他日王师见讨，孤当躬擐戎服，亲笃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如其不获，乃聚室自焚，终不作他国之鬼。"太祖闻之，谓左右曰："此措大见语耳，徒有其口，必无其志。渠能如是，孙皓、叔宝不为降虏矣。"至是果然。后主自少俊迈，喜肄儒学，工诗，能属文，晓悟音律。姿仪风雅，举止儒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图之法，垂死不悟。常于禁中聚僧尼，署寺宇于中。常所聚徒数百人。朝退与后顶僧伽帽，衣袈裟，转诵佛书，手不暂释，拜跪顿首，至为疣赘，亲为桑门，削作厕简子试之，腮颊有少涩滞者，再为治之。其手常抄，乃学佛握印而行。百官士庶则而效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万余，亲给廪米，帑藏缗帛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为僧者与之二金。往往有贪苟而为者。僧犯奸，有司具牍还俗。后主乃曰："僧人奸淫，本图还俗。今若从之，是纵其欲。勒令礼佛三百拜，免其刑。"北朝闻之阴选少年有经叶口辨者往化之。后主崇奉，谓之一佛出世，号为小长老。朝夕与论六根、四谛、天堂、地狱、循环、果报，又说令广施刹梵，营造塔像，身被红罗销金三事。后主让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读《华严经》，争知佛富贵?"自是襟怀瀓恍，兵机守御之谋，慌然而弛，囷廪渐虚，财用益竭。又使后主于牛头山大起兰若仅千间，聚徒千众。旦暮设莱食，无非异方珍馔，一日食之不尽，明旦再具，谓之"折倒"，时议谓"折倒"为煜自谶。及大兵至，后为营署。北朝又俾僧于采石矶下草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后主使赍供献，佯为不受，乃阴凿穴及垒石为塔，阔数围，高迨数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师克池州而浮梁，遂至，系于塔穴且渡，南北不差毫厘。师徒合围，乃召小长老议其拒守，对曰："臣僧当摇退之。"于是登城大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后主喜，令僧俗兵士，念诵救苦观音菩萨，满城沸涌，未几，四面矢石雨下，士民伤死者众。后主复使言之，托疾不起，及诛皇甫继勋之后，方疑无验，乃鸩而杀之。时城中有僧数千表乞披坚执锐出城斗战，后主不从，曰："不可毁他教法。"宰相汤说、吏部尚书徐铉之徒但顺非文过，尸禄希旨，曾不一言谏诤。坐待王师，阴伺败亡，随作系虏。韩熙载谀佞苟容，尝上疏云："诸佛慈悲，尚容悔过。"言多此类，任成祸胎，见危是幸。迨卢绛出水战，生获裨校及甲士百人，其校身状魁岸，容貌甚武，将见后主，或告之曰："若对官家，善为词说，必免其祸。"校乃抗声："彼则一国主，何官家之有。"既见喏而不拜，后主喜而且惧。因问："北师中似汝辈者几?"对曰："国主若悟，诚宜趋降，为一城生民延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适为鱼肉。如吾辈者几万，何足问之?"后主默然无断，久之令出。为阍人所刺，乃大呼曰："死不得其地矣。"余甲士皆重伤，后主哀之给饮食药饵治之。迨愈引见，各给曰："官家如佛慈悲，好生恶杀，臣等无以为报答。愿逾城窃斩北师以谢生成。"乃夜纵之，迨旦皆劅馘而至。后主喜之，赏赐有加。于是再遣之，而不复至矣。后主不知贼取城外百姓耳献焉。故城中虚实之状皆被测之。诸郡有断死狱者当先奏牍，既详覆无疑，乃于佛前炷香爇灯以达旦为验，若火灭则从之，如燃则货死。富商大贾有犯法者乃赂左右内人，窃续之而获宥者多矣。其为人朦昧若此，不亡何俟。初北朝兵将兴，吉州子城上有神现头如车轮，额上有珠光烁如月，军民皆看，数日而没。今俗呼为天王楼。又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楼航皆有将军之号，忽一艘且吼如人，闻于十数里。后主乃降杖决之。又见凫雁自北而飞，迨千群至城侧叫啸悲鸣，遗粪于城屋及女墙上，皆白而臭月余乃止。城中士庶衣碧服染，时须经宿露则愈鲜，时呼之为"天水碧。"庐陵曾氏将娶妇，忽化为女，后嫁之生子焉。又有海鳝形如大堤，长数十丈，至于浔阳。值冬水涸，不能旋，每每噞喁，水自脑而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迨死，人食其肉，多者至，卒以肋骨为桥，脊骨为臼。鳝者，鲤之类也。既死则国亡。其怪谶多若是。煜之君臣皆颛蒙不悟其妖。

宜春王从谦，嗣主第九子，后主之母弟。幼而聪悟，好学有文词，未弱冠有能诗之名。嗣主尝于苑中与宰相奕，而从谦侍侧，嗣主命之赋《观棋诗》，从谦乃命笔立赋曰："竹林二君子，尽日意沉吟。相对终无语，争先各有心。恃强终有失，守分固无侵。若算机谋处，沧溟想未深。"嗣主览之惊叹，令颁示百寮以为规诫。士流争写，纸价动于建康。及后主嗣，立封王。开宝中天王诏后主入朝，煜未行乃遣从谦奉朝贡。既至，敷奏无失礼节。太祖优恩，封之为充王，赐第宅锡赉颇厚，恩及藩戚。未几侍上，上从容谓之曰："卿可贻书与国主，令入朝奉，朕当大驾抵宋亳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谓彼此遭逢，自无失时。"从谦对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庙，陛下垂覆载之恩许之入朝，寔千载一遇，必须奉诏。"太祖因赐酒食缯帛而罢，及从谦为书使至建康谕以上意，而后主为陈乔等所制，乃不从。及平建康，后主入朝。太宗诘以不从从谦之旨，拒命劳师，后主惧乃伪对以不闻其命。太宗怒，遂降从谦于南班。既以家国丧亡，爵秩贬损，妃御不存，默默不自安，遂卧疾而卒。初从谦奉使宫口，质而不返其妃每哭诣，后主无以为计，每闻使至，必避之而已。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后主后周氏司徒宗之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往来宫中。后主见其美姿容乃纳之。前后疾将殛，忽见后入，乃问妹妹几时至宫来，后时年幼不知嫌疑，即以实对曰："既数日矣。"后怒，遂面壁而卧，至死不顾。后既殂，常入禁中，至纳为后，乃成礼而已。将纳彩，后主令交鹅被以缯彩使御书，极于侈靡。及亲迎，民庶观者咸登于屋，有坠瓦而死。其夕燕群臣，韩熙载而降皆为诗以讽焉，而后主不之谴。自是士庶婚姻寝成风俗，及后主封违命侯，后封妃，太平兴国三年后主殂，未几后亦卒。

卷　四

宋齐丘

宋齐丘，字子嵩。世为庐陵淦阳皂山人。父诚，因巢寇之乱与南昌人钟传同起于草野，唐王不能制。时高骈镇淮南，遂表传为洪州节度使，寻封南平王，以诚为副使，卒于任所。齐丘因是以为故里焉。齐丘少孤，好学为文，其体颇质朴而无师授。遂游学于诸郡。自以世乱，乃笃志于商君长短机变权霸之术。与之谈者皆屈，莫能救其涯涘。时先主刺昇州，其亲友饶洞天出守庐陵。齐丘因刺谒之，与语终日。延于门下，旦夕为之醮，因访时务。未几，洞天解郡，遂命载归。广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因遗书荐之于先主。既至，栖迟逆旅，裹调罄乏，因吁叹数四。其邻倡优女魏氏闻之，乃窃赂遗数锾。由是获备管幅，遂克投贽一见。先主宾之以国士，大获赂遗，寻娶魏氏，馆而给之。因说先主广延儒素，务农训兵，黜陟妍否，进用公廉，修学废坠，制御奸雄。凡数年间，府廪盈积，城隍完峻，士卒骁勇。义父徐温闻而往自镇之，乃迁先主刺守润州，未几，温嫡子知训为朱瑾所杀，齐丘乃勉先主帅兵渡江以平其乱，冀卫社稷，潜立大勋，代秉其政。若握重兵制御群下，可成洪业。既至，遂果代之。时吴主既弱，政出多门，君臣纲纪弛而不振，乃修复政理，动据礼法，务葺民庶，罢其不经，总以要务，宽省征赋，农有定制，官无虚禄，辑睦公族，抚存将校，优给卒伍，爵赏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攘寇，上下咸乂，皆齐丘之谋焉。又说以虚怀待士，博访艺能，遂立延宾亭，招纳贤豪，以敦时望。复创一池，中立亭宇。每与先主登临，乃屏绝人迹，以议家国，或至夜艾。池亭今犹存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为温所忌，遂署为府中从事。温因擢拜右司员外，即复授谏议大夫。兵部侍郎。居府中日议庶政，乃使人于淮上延接北土归义士。大夫孙忌、韩熙载等数十人皆以仁爱惠义致诸腹中。故人莫不乐为之用，齐丘自揆以草野之人遭会英杰，言听谋从，身居显位，儒家之荣，于斯为盛。遂告归豫章改葬。既入九华山下，卜居退身，表乞致仕，吴主累召，乃数表坚让。略曰："昔高宗之梦传说，西伯之获非熊。况臣筑岩之相，钓渭之贤。禄位弥重，宜居山野"云云。时嗣主已为大将军，先主使赍吴王诏，亲往慰谕，优辞敦勉，弥留旬月，然后乃起。方舟并济，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约父子，授中书侍郎，迁仆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称弥隆。因谋为禅代，乃请先主移镇金陵，以基王业，交结邻好，绥悦守宰，广覃恩施，抚缉远迩。□辅元子，观其间隙以待时清。于是从之。然吴主恭默劳谦，人心未殆，而宫禁之内嫔御贵戚謦欬嚏軌之微，齐丘莫不知之以阴闻。建康议以刘穆之之辅宋祖无以过之。吴主忽谓左右曰："孤克已，虽动为下所奉，然为徐氏制驭，名存实丧。今欲求为一田舍翁，将安所归乎。"遂泣下数行。齐丘闻之，乃还建康议迁都金陵。吴主既半渡，遂引至润州安置，号丹阳宫，未几，使讽吴主禅位。先主既膺禅位，齐丘复请归姓以绍唐统，冀德威四方，遂迁左丞相司马元勋，乃就。国步既安，因表罢相，庶崇止足，以避贤能。遂除洪州节度使。既至，乃召故老亲属与叙情旧，饮宴弥厚，溥沾馈遗。乃改其故里为爱亲里，坊为衣锦坊。更易弊政，补缉群条。庶民便利，莫不荣之。迨先主笃疾，诏还受顾命，托以后事。嗣主立，加太傅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懦，言几玩狎，恭已无法，大失统御。或深居宫禁，全忘宵旰。齐丘每犯颜谏止，陈以昧旦之道，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传位于太弟。于是上疏论先主创立之艰，忧动之重。狂谏不从。未几，以为浙西节度使。自是左右侍从皆东宫白面少年，儒流雅士韩熙载之徒多肆排毁，以先朝老臣终不为少主所用。嗣主顾盼颇见慢色。齐丘知之，求罢其政，但奉朝请而已。年既衰暮，自负勋旧，不能折节降身，随时容

众，为钟谟、常梦锡、江文蔚、萧俨承等非顺旨，尤生谤渎。乃叹曰："鸟尽兔死则弓藏犬烹矣。"因表乞归九华旧居。嗣主与左右皆以为诈，激要君上。乃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县公，食一县之赋。至四年，嗣主命齐王景达就诏与俱还建康，亦奉朝请而已。至六年，又出镇洪州。九年复诏还，拜太师，固让。十一年，复往南昌。十三年，周师入淮甸，诏还谋难。始齐丘赐归九华，朝廷多用文儒以干戈为戏。屡征闽建，复讨湘沅。外乏师旅内竭帑藏。国用军器宕然虚匮，淮甸疆境弃如土芥。养老乞言以为迂典，谘议询谋耻而不行。周师暴至，遂失备御。方诏还议军事。未至，以刘彦贞为都统出援寿春。齐丘闻之，曰："斯乃蹴鞠射括之徒，焉能总众以御勍敌，辱国丧师必是行矣。"既至，因表乞急召还，彦贞闻之，狼愎而行，未几果没。复以朱元叉叛，诸郡皆陷。选将阅师，称藩割地，皆匪专谋，复告老谢疾，乞骸骨，归南昌。既而嗣主自亡淮南，神情躁挠，荒悖不安。赏曰："孤欲屣脱国务，放心云鹤。每思寄托，恨未得人。"时陈觉、李徵古等常见亲密。因顺旨而言："齐丘先朝夙老，谕家造国四方所知。若委之国事，俾继伊旦，陛下暂辍万几。高宴深宫，俟睿德隆宁，归政何晚。"又会钟谟北使返，谣称世宗曰："朕与江南分义既定，然宋齐丘不死，殆难保其久永。"合朝顺非，遂成衅隙。因是贬杀觉等。时齐丘不知其旨，乃见舻舰舟诏入，遣归九华。既至，遂绝粮七日而卒。齐丘昔常著启云："至于千恳万端，只为饥寒两字。"人见其死，谓之自谶。齐丘所荐进者，惟能先萌未兆，智策宏远，才堪致化，理能易俗，与己合志同方者乃授拔擢。凡数十人名皆显达，贵历朝廷。岂以寻章摘句戕贼经史残剥古人之词为文士者哉。故齐丘之学天才纵逸，颖出群汇，混然而得，非耗蠹前修而为之辞。至如《凤台山亭诗》、《延宾亭记》、《九华三表》有古儒之风格，《化书》五十余篇颇几于道家。凡建碑碣皆齐丘之文，命韩熙载八分书之。熙载尝以纸实其鼻，或问之故，答曰："其文秽而且臭。"时见谤诽，多此之类。齐丘常与先主议选宫嫔，杂以珠贝罗绮，使之泛海北通契丹，欲图复中原。而虏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吊遣还，追至淮北，乃使人杀之。复遣沿海赍琛以为报聘。虏主不知，谓北朝杀己之使，因渐构隙，前后如是者数四。于是德光大怒，数冠边境。及晋少主御极，与之抗礼。遂入梁园，遣使召江南与之会醮。嗣主谦抑，辞而不行。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诏书云："结连并寇与我为仇，勾引契丹至今未已。"皆齐丘之始谋也。或云："虏母青媛乃江南之嫔。"且当嗣主懦躁，轻肆失言，陈觉之徒谄谀，率尔诡对，不能慎其枢机，祸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诚协谋。复会钟谟籧篨谗慝，交乱康君。九华之坟未草，谟亦继诛。萧俨以蒙瞽无文戆而愎讦；江文蔚辞赋常品，学非博通；常梦锡以帏箔之内，猥杂不修；韩熙载淫而无行，纵诞不持。岂能知变识几，立功定业。当齐丘秉政莅任，皆斥腐儒，"鳅生身夸行秽"，故不大用。及位已崇峻，由是哆于颊颔，背憎面谐，群诬党议，千舌百辟加之。齐丘性度不能洪绰，襟器斗筲。苟不附己，莫之容忍。汪台符讥其名字，潜沉深渊。初镇南昌日，有故识慢言，致之大辟乃榜其尸曰："毁辱先皇，谤讪今上，乱臣贼子，宜弃市朝。"斯亦孔子所谓管仲之器小哉。初囚九华，乃命笔作《老牛歌》以献，为忌者所匿。今传于人口。将死谓人曰："吾昔幽囚杨氏于泰州，一无聊生。吾之罪也。然今一死故无所恨。"遂自缢，而年七十余矣。有一子，先世而亡。

卷　五

孙忌　刘仁瞻　陈海　钟谟　朱元

孙忌者本名晟，山东齐郡人。少家贫，力学能属文。朱梁主举进士，会庄宗立号河北，方召募河南仕人。忌因亡之唐。署为著作郎、直史馆。庄宗灭梁，随落都下。追明宗嗣位，以庄宗番汉马步使朱守殷出镇汴州，辟忌为判官，迁员外郎，守殷猜之，不能自安。忌因说之叛，明宗使安重诲攻之。城陷，守殷伏诛。忌乃窘迫，落发为桑门。将亡淮南，时图像索之颇急。至正阳，未济，追骑适至，疑之。忌乃坐岸，伪扪虱啮虮，追者睥睨久之，乃去，忌方获渡。至旅邸，翘坐。先主常使亲信于淮头窃觇过客，见忌姿仪伟重，有异常僧。乃走庭下喏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闻先主。使人迎置门下，优容礼问。忌以实对，遂令蓄发冠带。后从先主渡江，署节度巡官。弥见亲宠。每至宴谈追旦迄夕。与徐玠同预禅代，擢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文词亹顺，优宛而古。寻迁中书侍郎。才宏口辨，词说泛滥。常为宋齐丘所忌惮。追嗣主即位，素所畏重，累迁右仆射、平章事。与冯延已俱相。颇有志于重熙富庶，燮育疲民。时已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国兄弟自取败乱，其民何罪？使之困瘁。且欲解桂林益阳之师，以节钺授刘言，使自安缉。冀惠有衡潭之地，则二藩在吾毂中尔。"延已狠愎不识大体，不然其议。未几刘言果袭取长沙，边镐弃城而走。忌鄙延已，谓人曰："玉卮象瓯盛内狗秽，鸡树凤池栖集凫翟。"遂求罢相，嗣主许之。未几，会周师攻淮甸，刘彦贞等全军陷没，刘仁瞻固守寿春。嗣主惧，遣忌与王崇质、钟谟、李德明相次奉表称藩请和。周世宗留忌，使德明反命，请割淮南十四郡以江为界。朝议不从，杀德明。遣齐王景达、陈觉、朱元等救援寿春，与周人屡战。会朱元叛，军遂遁。仁瞻坚守不下，世宗怒江南失约，遂引忌责之。及诘江南事实。忌对以兵甲尚强，宋齐丘良相也。乃致忌于楼车，令呼仁瞻趋降，忌知终无生还之理，不忍负国家恩顾。至城下，乃大呼曰："刘仁瞻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即至。我遇强暴死在旦夕，汝可效

死立忠，无为降虏，使我羞于泉下。”左右交击其口，忌颜色自若，世宗怒杀之。将即刑，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忘主恩，谨以死谢。”遂斩之。忌家先为明宗所诛。过淮娶嫠妇高氏，乃燕公骈之少女。无子，有随妇子李绍庆。嗣主优秩以慰之，追封中书令鲁国公。

刘仁瞻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习兵法，起家如小将。性淳谨，器度伟重，喜怒不形于色。总令兵士严而不残，有良将之才。出典郡符，郇治无滞，有政绩能名，军民乐其仁信。诏入为天威军都虞侯，常直宿卫，复出镇江夏。长沙之后，安抚郡邑，士民服从。入典禁兵甚见亲任。保大十三年出镇寿春。未数月，会前监军使奏罢。冬月，沿淮把浅，屯戍馈粮。仁瞻奏以边禁境备御废弛，乞分重兵以防不虞。未报周师景至。城中将校军吏皆挠惧不知所措。仁瞻按行城垒，分兵指授，守据要冲，视如闲隙。众心遂定。刘彦贞援兵，既至将追周师。仁瞻固止之。曰：“北人奸诈，恐其设伏。故宜按甲养锐，以俟其隙。”彦贞性本佻侮，不习兵术。乃曰：“贼闻吾至必先遁走。所谓纵敌耻也，不追则贻患。”于是奋行，果为所败。自是群下服其料敌，各出死力以听任使之命。周世宗师众四面攻击，仁瞻支吾拒守，经年不能下。遂与裨将破城南大寨，斩获数千级。北人大慑。又表边镐代已守城，自帅兵决战，冀定。得表，嗣主畏懦，惟加抚谕，不从其表。因惧恚而疾，其子谋叛，遂命立斩，监军使周构哭以救之，亦令并诛。及周世宗楼车载孙忌于城下，大呼仁瞻：“曰汝可固守城隍，效死立忠，无为降虏，使我羞于地下。”于是士卒闻之，心坚铁石。仁瞻猿臂善射，发无不中。一旦世宗亲临城下，坐幄中，观战士攻城。仁瞻自城上射之，矢去御座数尺辄坠。左右惊愕，咸谏请少避之。世宗乃曰：“一箭射杀一天子，天下宁复有天子乎？”遂命左右进床坐于坠箭之上。矢复至，又远数步而止。仁瞻知之，因捐弓投矢，谓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也。吾世受国恩，兄弟门列棨戟者数人，然不能治危捍敌，宁静边境，贻忧君父，吾且耻之。今虽病犹能奋力执戈，与诸君背城血战，死于旗鼓之下。乃吾之分。终不以大丈夫之节屈身以事二姓矣。”久之，世宗驾亦起，仁瞻疾弥加，不能视事。副使孙羽等惧不能谋，遂以城降。世宗嘉其忠，果使舁至，亲自慰谕，授以节镇之任。仁瞻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时日阴曀，天雨黄沙。士卒闻之，人人莫不御泣而哭曰：“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用生为？”自刭者数十人。初，仁瞻岁久不克，世宗城淮北为寿州。追仁瞻死，乃以故城为寿春县。君子曰：“以周世宗之神武确断，当矢石而不惧。予观自古帝王之达者一人而已。况太祖太宗躬总元戎而蕞尔，彦贞可御之乎？”仁瞻死未逾月而淮上兵起。其能得士卒之心，乐为用命，若非良将又焉至之。

陈晦者，建阳人。生而期月，足劲能履。父母异之，小字阿铁。为人勇敢，长而任使，仕至裨将，军中壮之，呼为陈铁。诸军围建州，晦每出战，前锋惧之，难与为敌。及城陷，为王建封之众所获，将释缚斩之。自踊出于群众，执者不能制，追之不及，乃奔查文徽军中。文徽素知其骁壮，遂以为小将，俾领其旧部，招集亡叛。复与潘承佑荐于嗣主，以为剑州刺史。及征福州，李义海为前锋，大破其将马先进之众，遂迁建州节度使。委镇边境，复有吏干，兼治农战，军民化服。及周师入淮甸晦遣长子德诚引卒数千赴难于寿春。诸将战多不利，丧失师徒。惟德诚出入坚敌，未尝少挫锋锐。班师之日，独赏其军，旌之为“百胜”，授以和州刺史。德诚自少好学，才兼文武，有能诗名。后累池、虔，为郡有政绩。故海之爵位累至同平章事。在镇十数年，多荐儒学，甄升将校，时议多之。因疾求罢，后主召至建康，亲临其第视问慰劳，即日而卒。

钟谟会稽人，徙居建安。博学喜为文章。嗣主爱之，迁自末品，宠任异常，转至吏部郎中。为人谄谀佞媚，反覆难信，复多妒忌。及使为周世宗所善，使归谕旨。乃擅自益加诸润色，常以籧篨。为陈觉所排。少与李德明亲友，颇怒觉等，树党攻之。固求北使覆验觉言，严绩之事，往来数四。嗣主不能揣悟事理，独任偏辞，贬杀觉等。衅加元老，自谟之始也。时议以嗣主使钟谟覆实而杀觉，若使觉覆验必杀钟谟也。及迁礼部侍郎知当事。主昔之在多换其毂，权势危峻，克剥侵官，百司之务多出于已。李德明之死，唐镐预其谋。至是镐惧不自安，会信州刺史张峦入卫。谟素与善。每诣谟第。辄屏左右而语，或至夜分。镐知其阴，构之。及太子冀卒，子幼从嘉乃冀同母弟，当立。谟与第七子纪公从善，同使北朝，尤胥优狎，颇相称誉。因白嗣主言：“从嘉志德俱凉，非社稷之寄。”盛称：“从善器度崇伟，真神人之主。”嗣主由是积怒不已，逐于饶州，寻杀之。谟始杀陈觉，追唐镐除谟，罪亦见诛，不亦可乎。

朱元者蒲津人，在本府节度使李守贞为从事，周太祖辅少主，将禅代。守贞不从，太祖帅师围之急，乃使元洎李平奉表来乞师。嗣主以某州节度使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与刘彦贞、查文徽、魏岑等将兵救之。闻其城陷而守贞自焚，乃班师。因是署元以文资与平，累迁至尚书郎。及周师伐淮南，诸郡守将皆遁。时元帅万余众克平舒州。会元帅齐王景达与监军陈觉有隙，疑其将叛。遂密表请遣元诣濠州议事，元闻命，恐为觉所害，将叛。其裨将时廷厚不从，元杀之。至紫金山将战，遂以所部降于世宗。于是诸军大溃，景达、陈觉亦奔还。嗣主怒议斩元妻子，妻乃查文徽之女。文徽屡表雪之，诚款恳切。嗣主署其表曰：“只斩朱元妻，不杀查家女。”文徽乃无辞。世宗以所叛之众别作一营，以元为蔡州刺史。

卷　六

彭昌　尹琳　彭玗　陈贶　沈彬

彭昌者，其先陇西人。世习儒学，为乡里所推。初，唐相牛僧孺其祖远仕交广，罢秩还至郴衡间，为山贼所摽掠。唯僧孺母子获存，遂亡入江南，止于庐陵禾川焉。迨长为母所训，遂习先业。县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台，古老传为聪明台，其下有涌水曰聪明泉。古今学者多此成业。僧孺乃舍其上而肄业，迨十数年，博有文学。会母死，遂葬于县之西南才德乡大学里。既随计入长安。以文投吏部韩退之，与皇甫湜大为知遇。使候其出，乃往署门以誉之。凡自遣补而下，迨百人皆刺谒焉。由是声华蔚然，擢上第。不十数年累秩相辅。时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侧，应诸科举至京师，僧孺闻而引与见。问其坟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对。及归为修其茔，会僧孺罢相，出镇襄阳，未几暴薨。故其坟未曾封。至今本县图经俱载聪明泉侧有牛相读书堂，余址尚存。其墓所左右前后峰峦绝秀，宛如侍卫，曲涧流波迂回而去，颇为人所钦慕，而世之子孙或农或儒，世不绝人焉。

尹琳者，其先名濯者为晋平南将军，广州刺史，封鄱阳侯。濯死葬于庐陵永新县积庆乡。今坟犹存。而诸尹仅数百家，皆其子孙也。唐开元中尹氏女姿容颇丽，性识敏慧，不因保母而妙善唱歌。因重阳与群女戏登南山文峰，而同辈命之歌。乃颦眉缓颊，怡然一曲，声逗数十里。故俗耆旧云："尹氏之歌闻于长安。"时刺史因行部至邑闻而问之，左右或进入宫，封为唱歌供奉，日受恩宠。喉音妙绝，为天下第一。于时海内乐人及至王公贵戚共以邑名呼为尹永新。佥曰："自秦青娥之后，一人而已。"后改元，大会燕于含光殿，尽放长安百姓及戎狄之长入观大内，时燕方酣，百戏繁剧，而群音嚣喧，无由遏御，圣情烦挠，左右计无所出。高力士因推永新出，才歌一声，群噪皆默。于是皇襟洞豁，至夕而终。今存始歌处，后人号为玉女峰，为立庙祠，四时祭祀。或天邑愆亢，祷之能雨。及唐末有任翰林火学士者改其乡才德里为大学里，琳之子孙乃其后焉。

彭玗者，籍为庐陵人，少好学，通经传。唐梁之际，天下阻兵。遂以门藉率群胥。有大志常怏怏不乐于吏事。每日肆坦不从职务。时曹皆鄙之。一旦，吏酋李氏因私命侪属燕饮，而玗不之召。自往赴之，见十数辈已会久之，李不具馔。玗知其忌已，遂去。伪遗其帽于席，行数里，乃复往，见其宴笑饮啗，玗乃含笑取帽而去，叹曰："大丈夫当取富贵列鼎俎，何必狎此鼠辈而聚饮啜乎？"其妇闻之曰："请以箱奁之资易酒馔以致报，何叹恨之有。"玗从之。乃召李氏，主客皆至，酒酣，谓众客曰："玗不调，不能从事于诸君。请自此决退耕于农矣。"既归乡里，有山名王岭。遂破家鬻产冶铁为兵，宰牛练楮为甲胄。与兄弟唱召义师，以自卫乡党为名。得勇力无赖五百余人。玗乃建立偏裨，与约号令。闻于郡县，守宰未能禁。未几，会群盗数千，攻剽抚州。虽钟传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御。时南城人危全讽兄弟亦起义师，结连玗并力攻之。斩其贼帅，众盗奔溃。传闻其勇敢，不获制之。遂表全讽为抚州刺史，玗为吉州刺史。玗归本郡，乃广城池，务农训兵，禁人赌博。时有数卒为窃，玗乃斩之于市而以令众庶。玗欲报李，使人诱之，博于其家。李未之知，遂围之，尽诛其妻孥数十口。其偏裨将校袁大虫等十数辈因私言曰："使君今已位重，皆言吾等力成其功，而诸将并无分禄之地。"玗窃闻之，因雪寒，伏甲于幕下，夜会诸将军，宴乐酒醉，因尽杀之。及杨行密据有江淮，而钟传死，南昌已归顺。玗强项不从，虑势孤弱，使通好潭州楚穆王马为援。因与危全讽及信州危仔昌、虔州卢览子等数州聚兵下攻。方进取江州，行密日遣大将周本征之。玗等逆战于象牙潭，为本所败，退走。乃使兄弟立寨于新淦二十里风冈拒之。时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刘守真，能驱鬼神。每吴兵掠寨，刘则噀水调角，风雨电雷倏忽而起，吴不能攻，迨数年。一夕刘死，遂战不利，弃寨而还。玗夙将既先诛戮，无以御敌，乃抛郡退保朱川。遂连马氏，因尽掠百姓户口几千余家入彬衡。马氏以玗为柳州刺史，兄弟皆莅县邑，迨十年而玗死。因乡酋龙宝光裂裳为旗，夜呼内外，曰："有欲返江南者请从此行。"凡得数百户迨千余人以归。其副使发兵数百遮之，宝光乃帅丁壮执大斧长刀临水拒之，相与战退追兵而还。至今王岭风冈寨址存焉。及马氏归顺江南，余民皆至，惟玗之子孙耻而不返。初玗既入湖南，行密使掘其坟，上坟陵惟见大蛇长二丈许，目未开遂杀之，玗亦死（一本"玗"或作"盱"）。

处士陈贶者，闽中人，少孤贫，好学。出游庐山刻苦修进，诗书蓄数千卷，有诗名闻于四方。慵于取士，宇于山麓。岁时伏腊，庆吊人事，都未暂往。时辈多师事之。有季父为桑门，每赖其给。有诗数百首，骨务强梗，出于常态，颇有闽仙之致，脍于人口。其中有《景阳台怀古》云："景阳大庙地，运极自依依。一会皆同是，到头谁论非。酒浓沉远虑，花好失前机。见此兴亡事，正当家国肥。"嗣主闻之，以吊帛徵之。乃袯巾绦带，布裘鹿鞾，引见宴语，因授以官。贶不受，苦辞。嗣主见其言语朴野，翔集疏逸，不却其志，因锡以粟帛放还旧居，十余年卒，时及七十。贶五十方娶，有庆之者曰："处士新郎燕尔安乎？"贶答曰："呵呵，仆少处山谷，莫预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及更咍及就徵，或问："细君置之何所？"对曰："暂寄师叔寺中。"或曰："妇人年少，为德不一，何不防闲。"答曰："锁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贶曰："钥匙亦付之矣。"淳质如此。名士过其故居多著咏焉。

沈彬者，筠阳高安人。少好学读书，有能诗之誉。属唐末离乱，随计不捷，南游湘湖，隐云阳山十年许。与浮图辈虚中、齐已以诗名互相吹嘘，为流辈所慕。寻归乡里，访名山洞府，与学神仙，慕乔松虚无之道，往来多之玉梁阁皁二山，入游息焉。先主移镇金陵，旁罗隐逸名儒宿老，命郡县起之，彬赴辟命。彬知其欲取杨氏，因献《观画山水图诗》有云："须知手笔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顿难。"先主夙闻其名，览之而喜，遂授秘书郎，入赞世子。未几，以老乞骸骨归，乃授吏曹郎致仕，年将八十，修养不息。嗣主至南昌，彬乃撑舟往见。嗣主以畴昔师授，令免拜跪嗣主，顾问对曰："老臣自处山野，不知老之将至，世事不与，因山妻谓臣曰：'汝主人郎君今为天子，何不往拜？异免寒饥以毕残龄。'臣不觉欢悸忘老。"而嗣主甚加哀悯，问其子息，对曰："臣垂老有子，尚幼。"遂署秘书省正字，厚赐粟帛盐货放还。寻卒。彬生平虚怀好道，积有年岁，观其出处未见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树可数拱，未殂前常指之谓家人曰："吾死可葬于是。"既葬，穴其处，乃古冢尔。观其间俨然且绝朽腐之物，复见一石灯，台上有漆，一盏圹头获一铜牌，上镌篆文云："佳城今已开，虽开不葬埋。漆灯犹未爇，留待沈彬来。"由是坟之。其子廷瑞亦为道士，性嗜酒，酷于风雅，常游守宰之门。皆贵之，呼为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阶置而坐者数数矣。会宰治讼繁剧，廷瑞辄醉至，因忌而戏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时？"廷瑞乃应声夺笔就几而书曰："何须问我道成时，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灵□人不识，体含仙骨俗争知"云云。宰乃惭谢，常衣褐单弊稍覆其体，虽至穷冬凝冱风雪凛冽，不加纩帛，而姿颜若故。或人怜遗之衣服，亦多转施贫寒。或佯遗忘而已。后卒于玉笥山，死之日，有人见乘舟江上而去。后视其坟，陷裂尺余矣。

卷 七

陈省躬　周彬　孙鲂　邓洵美　李家明

颍川陈省躬者，南昌人（昌或作安）。少负辞学。与徐铉兄弟友善。先主辅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庐陵永新令。在任明察体理，吏不敢欺。敏于判部，部民交讼，不下吏议，面讯其由。省躬情素，立分当否，不劳按验。两造甘惬，其讼自弭。复恃其才干往往判返郡符。时彬衡之盗入境暴掠，民有防戍健卒御扞，多为所杀，省躬遂给府缗，市棺殡葬郡下。符让其专辄俾认愆疑，省躬怒，遂判符后云："开官库使官缗买棺木葬官军何过之有？"于是缄而遣之，郡守览而不能屈。部有教人者引及知见，郡吏贽符命之，其人窜逐遂。恐迫其妇，妇惧乃自经。省躬械系郡吏，仍致辞于上曰："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妇声冤，三年大旱。本为教人，却致杀人，情加明罚"。由是抵罪。然有过设陷刑者，理有可悯，尝哀而出之。其佐有萧某者执法不同，捐牍不署，蹈礼不迨。而与令争，令欲驱之，大骂曰："臭下辈。"簿对曰："哑义手者既是下辈，行拳却是上辈。"令惭谢。时太守武士也闻之，怒其佻慢，乃使召之。既至，下吏按验。省躬乃写籀文答之。吏称不辨，省躬背曰："何不使倅拭瞎读之。"吏示倅，亦不辩。于是遣还。省躬谓人曰："今朝廷识字唯仆与徐家兄弟尔。余奚足算哉？"初，南越王刘隐之子跨据交广，绝朝贡之礼。李太保使讽，后主俾以书檄，谕以祸福。朝议以省躬才辩遂任为价。既逾岭，至韶广。后主使水道而进。既登舟，遂以重幕羃之。舟中之人略可相视。逾数日，又重幕围之。使登岸，屣步才十许里，至馆中，供帐颇异于常。主使劳慰燕饮累日，忽且异馈贶之物并报函，复围而遣至水滨，登前所羃舟，日夕唯闻牵驾之声，然不知其沿泝，七八日复至韶而还，死于舟中者数人。省躬在治产一子，逾月将名之，问厅吏萧德之曰："汝育几子？"对曰："有男五人"。省躬小名之曰"萧六"。省躬为人虽丑疾邪恶，然利于货赂。邑豪龙氏诱杀郴衡归明人户逾百口，取其货并妇女。事露，后主遣尚书郎张佖就按之。私使询于省躬，验其谬实。龙窃知之，馈白金逾千。省躬受而伪诺之，乃报佖曰："彼杀之矣"。故时不多其为人。入中朝位不显达者良此之由也。故参政彭年乃其子"萧六"焉。彭年大中祥符初与内翰晁公、今相王君四人同知贡举，省牓将出，入奏试卷。天下举人壅衢而观，其出省诸公皆蹙额其容，独彭年扬鞭肆目，有骄矜贾炫之色。牓出，其甥不在选中，遂怒入其第。会彭年未来，于几上得黄敕，乃题其背云："彭年头脑太东烘，眼似朱砂鬓似蓬，纰缪幸叨三字内，荒唐仍预四人中。放他权势欺明主，落却亲情卖至公，千百孤寒齐洒泪，欺言无路达尧聪"。彭年一见，怒不获已。遂抱敕入奏，真宗见而不悦，因释其罪。彭年好势附宠，尝与丁相树党不顾已。因人释褐，复更利场体式，妄立法制，老覆程试，结怨士人。后虽数月而卒，时人谓之耕田手而非鼎鼐之器也。

周彬世为庐陵禾川人，自少不治产业，伏膺儒学，刻苦修进，俾昼作夜，其妇尝让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益乎？汝家兄弟皆能力稼穑营已。囊箱丰益。汝之不调而无思，悔毕向何如？"答曰："卿尝与吾市油数金，是亦力穑营已而已，但岁晚必得力"。及闻先主镇金陵囊文而往，未几，会禅代归姓，制度草创，无取士之科，将有事于圆丘，募四方英秀，各为祝史之文。彬之所著特加选用，遂署诸卫巡官。嗣主与太弟景达贻书交辟，置之门下，锡赉颇厚，得迁省拜。以所赐缯帛金币陈列于庭，谓妇曰："吾昔与卿同营已者，今日一成矣。比诸伯叔何个为胜耶？尚能让于吾乎？"妻答曰："斯男子之事，非妇人女子所能知"。时邑人有侮慢之色，彬数叹曰："昔鲁人俚，孔子谓之东家丘者"。果然，入金陵待选，授大理司

考。满以母忧归葬。谒禾川令，直造其厅，署令诘之曰："公虽朝省直寮，其如桑梓之礼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归令于兹，有如白日"。及复建康数月，如前官归，宰本邑令，惭谢而去。乡里相庆，荣其昼锦，然为政廉平，恩仇不录，将解。邑中耆艾缁黄辈数百人诣郡，上疏举留，遂连任七考。有相讼者，以理和解之而无适莫，既而复选。嗣主锡以银章茜绶，以本官居职，持法平直，不阿权要，朝廷惮之。累迁尚书郎，出授武昌节度掌书记，守江夏令，未几而卒。

孙鲂世，南昌人，家贫好学。及长，会唐末丧乱，都官郎郑谷亦避乱，归宜春。鲂往师之，颇为诱掖，后有能诗名。尝与沈彬及桑门齐已、处中之徒为倡和俦侣。属吴王行密据有江淮，遂归射策，授州郡从事，与沈彬尝游于李建勋，为诗社。彬为人口辩，每好较人诗句。时鲂有"夜坐"句美于时辈，建勋因试之。先匿鲂斋中，候彬至，乃问："鲂之为诗何如?"彬答曰："人言鲂非有国风雅颂之体，实得田舍翁火炉头之作。何足称哉"。鲂闻之怒，突然而出，乃让彬曰："公何诽谤之甚而比田舍翁，言无乃太过乎?"彬答曰："《子夜坐》句云：'划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炉上作而何?"阖座大笑，善彬能近取譬也。及题金山寺云："万古波心寺，金山名目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过橹妨僧梦，惊涛溅佛身。谁言张处士，题后更无人。"有集仅百篇，皆此类。先主受禅累迁正郎而卒。

邓洵美，世为湖彬郡人，少有敏才，工诗，长于赋颂。天祐中与连人孟宾于并为廉使李侍郎所荐，入洛阳。与故李司昉同年，擢进士第。以天下丧乱，诸道割据，遂还乡里。为潭州节度使马氏所辟，署职郡县。常怏怏不惬心，仅十年间，昉奉使湖南，求访洵美。既见，权情好洽，不替曩昔，且惜其才富位卑，滞于侯国。昉既行，因请赍致京师。马氏饯之，为鸩而卒。洵美晚娶，无子，有三女。贫瘁，流落风尘。沣陵人庐氏闻洵美名怜而购之归，以其女妻于儒家。先是太常丞陈度有《薛孤延闻雷赋》颇为时彦所推尚，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前后语句皆同而首末小异，未知谁氏之述也。

李家明，世为庐州西昌人。嗣主时为乐部头，有学，解滑稽，善讽谏，为时所推从。嗣主游后苑，登于台观，盛望钟山雨曰："其势即至矣"。家明对曰："雨虽来，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问之，家明曰："惧陛下重税"。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擢务降半而征之。及见牛晚卧树阴，嗣主曰："牛且热矣"。家明曰："臣不调，敢上绝句"。曰："会遭宁戚鞭敲角，又被田单火燎身。闲背斜阳嚼枯草，近来问喘更无人"。时左右宰臣皆惭，免冠谢罪。宋齐丘只产一子辄死，齐丘哭之恸，逾月，自亲王宰寮勉之，不止。家明谓嗣主曰："己能止之矣。大王当复厚赐"。嗣主许诺。家明遂作大纸鸢上书云："欲兴唐祚革强吴，尽是先生设计谟。一个孩儿拚不得，让皇百口合何如"。乘风放之，度至齐丘第，遂绝其缕，令坠。齐丘见之惭感而止。家明遂大获缯帛。后，嗣主于苑中命元寮临池而钓，诸臣皆屡引其鳞，唯嗣主无所获。家明见其犹豫，乃曰："臣昧死敢上《刍荛》曰："玉甃金钩兴正浓，碧池春暖水悠溶。凡鳞不敢吞香饵，知道君王合钓龙"。嗣主嘉之，喜极欢燕而散。及嗣主加王弟景达等官，而恩泽未及臣下，因赐享燕，家明乃入。末作二翁妇而出列坐，令其新妇每进一饮一食皆辄拜献，而礼颇繁剧，翁妇怒而责之曰："新妇自家官自家，何用烦拜耶?"嗣主闻之，曰："孤为一方之主，而恩不覃于外，孤之过矣。家明之言亦宜乎"。因厚赐之，而加百官焉。先是建州王延政与闽州兄延义有隙，遂各称帝。嗣主遣将平之，俘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寻封王，遂命王公宰寮之属燕其第，时遣家明率乐部往，延政啬于贿赂，家明怒其寡而讥之曰："贱工无伎，大王优赐，不敢奉命。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吾家所有唯汝之命"。家明曰："大王平天冠，今且无用，家明敢请之"。延政默然惭恨而罢，自是怏怏发疾而卒。时家明母死，欲归葬。会嗣主听政之暇坐于便殿，秉笔于琬琰上，闲书章字，家明因诈曰："臣每窃学人署字，与之不疑"。嗣主曰："卿能学孤为乎?"家明曰："臣虽愚卤，愿效神踪"。嗣主乃于麻纸上大书押字，命试学焉，家明得之辄于草字上书云："宣州于上供库钱支二百千付家明安厝母亲"。嗣主见之大笑，因而赐焉。从嗣主幸南都时，既划江舟，楫多从南岸。至赵屯，因辍乐停觞，比望皖公山谓家明曰："好青峭数峰，不如何名耶?"家明应声对曰："龙舟轻飐锦帆风，正值宸游望远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寿杯中"。嗣主因惭，俛首而过。及后主嗣位，家明老而无宠焉。

卷　八

江梦孙　陈陶　史虚白　孟宾于　孟贯　江为

江梦孙，字聿条，九江湓城人。祖祢不仕，以儒道自高。梦孙少传先业，颇蕴艺学，旁贯诸书，籍籍声誉，远近崇仰。诸生弟子不远数郡而至者百人。春诵夏弦，以时讲闻，鼓箧函丈，庠序常盈。先主辅政，欲广贤良之术。闻其德业，遂以币帛聘之数四。不得已，乃起。既至，为芸阁郎，甚被亲礼，委之荐进，时为得人。迨数年忽自陈曰："仆少长白屋，颇如民间利病，邑宰之政可以存革深窥。愿效一县，庶竭愚鄙"。先主不许，曰："令长之职徒劳之任，与台阁之资清要不同"。梦孙曰："苟获所请，无惮勤匮"。先主见其恳追求且不已，遂授近畿天长令。既至，县吏告："不寝大厅，妖怪所凭，前政居之不久而死，请止便室以避其凶"。梦孙不从，谓曰："苟如是，吾

自当之”。既夜半果有鬼魅呼啸而至，渐逼近则掀投床几，复扣门户召云：“令出”。梦孙卧闻，答之以“喏”。乃整朝服，秉烛出户，艺炉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辄敢召令。吾为民长，必有正厅，以衙群吏。汝或为神，必当受民祭祀，合聪明正直，与百姓为福，何乃非理与王者之宰争居其地，惊挠正人。况吾以忠事主，以信示人，所为不贰，宁畏于汝。汝若不悛其过，乃更为厉，则日月星辰昭晰于天，吾当具奏，请行诛戮。虽汝后悔亦不晚乎?”由是阒然，其怪遂绝。于是召乡里高年存问疾苦，蠲其非征，任其便利，有干政者必表罢之。见官槽有马，因问之，左右对曰：“昔部民竞之，穷按道理，各有所据，前政未能区别，遂系于官，且二年矣”。梦孙曰：“今固亦尔，吾闻管仲之马识道，王恢之马知其故第。”命逐二马至郊外，放而视之，任其所如。其马久縻栈皂，偶解羁束，遂奔数十里，果入一主之家，其讼遂息。先主闻之，弥加敦奖。未几称疾而罢。先主曰：“梦孙果贱，宰邑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还。有老幼遮道泣留追十数里。至都（一悬）辞归乡里。先主固留不止。既还家，门生弟子复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继母。旦则冠带入门温凊，亲馈饮馔，退更常服，力操耒耜耨耘，暮而归，易衣视膳毕，然后就庠序集门生弟子说释经义如故。时有生徒请之曰：“吾闻诗者经圣人所删，致远而泥。然其间何谓“兄弟阋于墙”，如是则圣人使之阋于内而后御止于外耶?”梦孙徐而答曰：“大哉，子之问乎。所疑为“阋”字，似非为“阋”。当时竹简讹缺，传之者误，亦犹《春秋》书闰月之义者也”。又拱而立曰：“梦孙昧学，不敢轻议其旨，诸生宜自取其长焉”。其为人敦让谦下有如是者，时号为搢绅先生。一门百口，敦睦如一。子孙学业，各授一经。孝礼兼持，江左称之为最。卒时八十，有五葬之日。自远方至者几千人，而服缞绖徒跣者百许。嗣主闻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赠国子司业，优赐葬物。其后门人弟子仕途强半显达者。太平初，梦孙解职而归，有群盗谓有资镪，遂掠其家，梦孙闻其至，中带迎候，使烹犬豕，为设饮食于盆盎中，疑其惧鸩不食，乃对之先饮七瓯，及啗数脔，然后与之食毕。遂罄室所有寒燠、衣褥、拦袍、器皿之类，尽置之。既行，见一鼎盖尚在，梦孙曰：“彼若遗此，乃为不具之器”。遂遣与之。群盗皆惊叹曰：“吾辈小人实轻渎君子”。是夜还置其所剽之物于门外而去，梦孙启户见之，一无所失焉。

陈陶者，世为岭表剑浦人。幼业儒素，长好游学，善解天文，颇长于雅颂。自负台铉之器，不为干托。既至南昌，谋往建康。闻宋齐丘秉政，凡所进擢才彦名非显达，自计与齐丘凿枘，终不克纳，必为所屈。乃翻然筑室居西山以吟咏自资。会齐丘出镇南昌，因有蒲安之觊，乃自咏曰：“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陶少与水曹任畹相善，又寓之诗云：“好向明时荐遗逸，莫教千古吊灵均。”嗣主知而未及辟之。会彗孛且见，陶乃叹曰：“国家其几亡乎?”遂失淮甸，嗣主南幸以冀苟逸，追至落星湾，诸将欲往问，然陶所居不与俗接，唯嗜鲊一啗，或至千脔。遂使衣商贾之服赍鲊往。既至，陶即时出，乃问：“官家龙舟将抵何处”。对曰：“已达落星矣”。因问陶曰：“星可避耶”。答曰：“落星不还，何俟?”嗣主躁挠，不俟返命，已至南都。既数日，诘旦，殿庭忽见残獐一脚，视之，乃兽食之余。询宿卫，莫知攸底。遂往询之。陶曰：“昨暮乃狼星所直故尔”。嗣主叹曰：“真鸿儒矣”。将召见，会嗣主殂。后主即位，知其运祚哀替，遂绝缙绅之望，以修养烧炼还丹为事。有诗云：“乾坤见了文章懒，龙虎成来印绶疏”。又云：“磻溪老叟无人用，闲列查梨教六韬”。又曰：“近来世上无徐庶，谁向桑麻识卧龙”。陶所遁两山先产药物仅数十种，开宝中常见一叟角发被褐，与一炼师舁药入城鬻之，获资则市鲊就炉，二人对饮且啗，旁若无人。既醉且舞而歌曰：“蓝采禾，尘世纷纷事更多，争如卖药沽酒饮，归去深崖拍手歌”。时人见其纵逸，资貌非常，每饮酒食鲊，疑为陶之夫妇焉。竟不知所终，或云得仙矣。

史虚白者，山东人。世习儒学，长而富文，与昌黎韩熙载友善。唐晋之间，中原多事，遂相与渡淮。会先主辅政，偕诣建康，闻宋齐丘总相府事，虚白乃放言谓人曰：“彼可代而相矣”。齐丘闻而俚之，然欲穷其伎。乃命寮属宴之以倡乐，赋之以笺翰，使木奴索讽弄，多方扰之，虚白谈笑献酬，已贻他和，口手应接，鲁未暂滞。众不能屈，乃延语政治，多引汤武伊吕之说，齐丘之志乃霸术，以虚白为迂略机务。乃引见先主，说之曰：“今君据有江淮，摘煮山海，人庶丰阜，京洛之地。君家先业。今且乱离，人思旧德。君苟复之，易若屈指”。先主虽喜其说，然以初基方辑睦邻境，未暇他顾，与韩熙载并署州郡从事，聊以羁縻，俟更大用。而虚白意颇不平，耻以初言失，因褒博衣带纵棹南游，至庐山与佛老之徒耽玩泉石，以诗酒自娱，不干世务。久之，嗣主即位，韩熙载荐之，诏至金陵，命登便殿燕饮，与之计事。虚白曰：“臣草野之人，渔钓而已。邦国大计，不敢预知”。因醉溺于阶侧。嗣主曰：“真处士也”。遂赐田五百石还。迨十年，嗣主幸南昌，既至星子渚，复使召至。问曰：“虚士隐居必有所得乎?”对曰：“近得渔父一联”。乃命诵之，虚白曰：“风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嗣主闻之为之变色，赐粟帛遣还，未几而卒。有二子，次举进士，长早丧，孙温，咸平中擢进士第。

孟宾于，湖湘连上人。少修儒学，早失其父，事母以孝闻。长好篇咏，有能诗名。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虚廉察于湘沅，宾于以诗数百篇自命为《金龟集》献之，大为称誉。因采择集中有可举者十数联记之于书，使宾于驰诣洛阳，献诸朝廷。皆为数之，其誉蔼然。至明年春，与故李司昉同年擢进士第，寻属

丧乱，遂归宁亲。数岁，天策府马氏辟为零陵从事，及江南攻下湖湘，宾于随马氏归朝。嗣主授以丰城簿，寻迁淦阳令。因黩货以赃罪当死，会昉迁翰林学士，闻其缧泄，以诗寄宾于云："幼携书剑别湘潭，金榜标名第十三。昔日声尘喧洛下，近年诗价满江南。长为邑吏情终屈。纵处曹郎志未甘。莫学冯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为惭。"后主见诗贷之。复其官，未几求致隐于玉笥山。自号群玉峰叟，与道家流游处。逭期年，后主以承部员外郎起之。金陵陷，宾于遂归老连上，时吉守秘阁郎马致恭送以诗。其断句云："今日还家莫惆怅，不同初上渡头舡。"既而未几卒，八十余矣。宾于嗜赂，出宁县邑，未尝一处无脏污，徒有诗名，人不多之。初宾于入江南，生子名曰归唐，少亦能，请就庐山国学，遂得瀑布诗："名练色有穷，处寒声无尽"。时邻房儒生亦得所联，遂互讼其句，助教不能理，因送江州。各以全篇意势定之，而归唐胜。大为时贤所仰，遂荫秘书省正字，出为吉州民掾，归于京师。迁大理丞，因失降袁州司，遂致仕。

孟贯世居岭表，为建阳人。少好学，出游庐山，与江洎大谏杨徽之同学友善。故徽之诗集中多与贯为者。显德中，周世宗征淮南，幸广陵。贯潜渡江，以所业诗一集于驾前献之。世宗览其卷首《贻栖隐洞谭先生诗》至"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宣贯曰："联以元戎问罪伐叛吊民，非惧强凌弱，何有巢无主之有？然献朕则可，如他人卿应不免矣"。遂释褐授官，后不知其所终焉。

江为者，宋世淹之后。先祖仕于建阳，因家焉。世习儒素，少游庐山白鹿洞，师事处士陈贶，酷于诗句二十余年，有风雅清丽之能，时已诵之。时金陵初拟唐风场屋，悬进士科以罗英造。为遂入求应，然独能篇什辞赋，策论一辞不措，屡为有司默。为因怏怏不能自已，乃还乡里，与同党数十家连结欲叛入钱塘。会其同谋上告郡县，按捕得其逆状尽诛之。将死，犹能吟诗以贻行办者。初嗣主南幸落星渚，遂游白鹿国庠。见壁上题一联云："吟登萧寺旃擅阁，醉倚王家玳瑁筵"。乃谓左右曰："吟此诗者大是贵族矣"。于是为集，时辈慕重。因兹傲纵，谓可俯拾青紫矣。

卷　九

汪台符　胡无亀　张翊　刘洞　林仁肇

汪台符者，歙郡人。少好学，博贯经籍，善为文章，不逐浮末，有王佐権霸之才。见唐末天下苦于兵战，遂居乡里，执耒力于田穑。先主辅政，移镇金陵，遂诣上书陈民间利害之说，有《九患书》上，为宋齐丘所诅。每论议私底訾。台符谓"虽有其言，必无其行"。先主犹豫未之果信。齐丘始字超亚。台符贻书讦之曰："闻足下齐先圣，以立名超亚圣而称字"。齐立惭而改为子嵩，后使人诱其饮酒，夜缚其口，沉石城下。先主闻而吁叹久之，颇憾焉。洎昪元年中，更定民田诸般物产高下，各为三等私额，民获均输，令为定制。及使民籴请盐，罢其科徵，别借薄征。商旅货鬻则收，不则听往。舟无力（胜）。郡县奚胥（降）而有限以致民生。数十年，小康者皆出自台符胡之言焉。

胡元龟，世为庐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候本邑宰，宰见其风貌环杰而礼趋生犷，欲穷其艺学。因新画屏为戏珠龙，乃曰："请子咏之"。元龟执简造次而成，因讽宰受贻云："翻身腾白浪，探瓜攫明珠"。宰昼为设饮馔，尽欢而罢。后有人为宰发之，宰怒，使人追捕，欲苦之，元龟亡入金陵。会吏曹徐郎以宾馆之。未几，郎为子娶亲迎之，夕毕，命寮属设笺管。徐有同舍郎在坐，问曰："今夕诗相为谁?"答曰："有螺江故造士焉"。即大咍，以题试之。元龟援毫裂笺，不刻而成，即览之，颔而已。元龟以回文诗嘲之，郎辞以赋题，又连飞数章讥切，皆以回文体，郎一辞不措，伪醉而去。由是众慕之。徐荐于宋齐丘，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逭数年归宁省。天威都虞候张峦征桂林班师，与元龟有故。访其第，亲拜其母，留数日宴饮而去。入授抚州临川令，颇著政绩。时齐王景达出镇，而元龟朔望起居，颇有慢色。又尝凌辱王府公侯，嗣主知之，将代之。有讼其妇者，元龟目之，乃曲道两离之，自娶而与去。讼主诣金陵发之。按穷其事，免官。徙广陵数年。会赦，求叙理，不报。遂著《叛臣怨词》三十首，皆传俗口。国家闻而鸩之，死年方殆强仕矣。

张翊，其先京兆人，世绵官绪。唐末授任番禺，属刘隐。（刘隐）将据交广，弃官北还。至潭衡间，马氏已有潭沣。挈家亡入江南，至庐陵禾川，见庐陵沃壤，乃货囊探以易产畋而居焉。及翊，兄弟长力先业，能属文。入广陵先主辅政以射策，中第授武骑尉。先主移镇金陵，随渡江。见知宋齐丘，署府中从事。嗣主代立，例受庆恩，求以宁亲，授处州观察判官、西昌令。假道还，里人荣之。在任多著政绩，然性偏躁恃才，靡有宽恕，好狎侮同寮，凌暴左右，被鸩而卒。昔往禾山有大舜二妃庙，邑中紫阳观新兴佛阁碑志皆翊所撰。其文宛丽，今犹存焉。弟惟彬，幼以通诵二经中童子，逭成人，授蕲州黄梅尉，周世宗下淮南，起为武昌崇阳簿，复入选授庐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疾作而卒。

刘洞世居建阳，少游学入庐山，师事陈贶学诗，精究其术。贶卒，而洞犹居二十年。长五言诗。后主立，以诗百余篇，因左右献之。后主素闻其名，喜而览之，其首篇乃《石城怀古》诗云："石城古岸头，一望思悠悠。几许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后主掩卷，为之改容，遂不复读其余者。洞羁旅二年，俟召对，不报，遂南还庐陵。与同门夏宝松相善。为唱和俦

侣。然洞之诗格清而意古，语新而理粹。常自谓得阆仙之遗态，但恨不与同时言诗也。或曰："先生道既如是，仍为善于宝松乎?"答曰："吾为汩汩扬波而已。"为处州节度使陈德诚知重。及金陵将危，洞乃为七言诗，大榜路旁，云："千里长江皆渡马，十年养士得何人?"又云："翻忆潘卿章奏内，阴阴日暮好沾巾。"盖潘佑表有云："家国阴阴如日，将暮也。"开宝中卒于吉阳山，其遗集行于世。

林仁肇世为建阳人，仕郡为裨将。兄仁翰为福州王延羲内儿，谓之南廊承旨。先福州连重遇杀延羲立朱文进为主，以拒建州。王延政时仁翰杀重遇与文进以城降。仁肇少勇毅，膂力绝人，与陈铁齐名。身长六尺余，姿貌壮伟。在建州立战功。陷，归金陵。嗣主见而奇之，署为将。周师攻淮甸，仁肇出援寿春，与刘仁赡相应攻袭大寨，斩俘甚众。及复濠州水寨，累有战功，授淮南营屯应援使。周师于正阳且浮桥而渡，仁肇率勇敢之士，载茐葶乘风潜至，将烧绝桥道，为返风所拒，火不及发，合战退，惟仁肇乘单骑而殿。周驸马都尉张永德猿臂善射，癸无不毙，人皆神之。自岸见而射之。其所亲乃喝曰："这汉中口矣。"仁肇格去之。永德曰："不知何良将也，未易可图。"及割地，以前官镇润州，颇有功能，善抚养士卒。复镇武昌。追周世宗朝，李重进据扬州不顺，太祖征平之。既而淮南无屯戍，诸郡所守不过千人。仁肇密说后主曰："今宋朝前年征蜀，今取交广，还往数千里，师必罢毙。请假以兵数万北渡，直抵寿春，分据正阳。因其思旧之民，累年之粟取复淮甸，势如转九。纵彼求救，亦一二矣。臣当据淮对垒而御之。复请臣起兵之日，闻于北朝，言臣据兵窃叛。苟事成功，济国家受利；不利则请族臣家，以明陛下之不二。"后主惧其无功，徒劳社稷。乃不从。开宝中以仁肇为南都留守南昌尹。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略，私于仁肇左右，窃取其存神。俟江南朝贡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图何如?"对曰："此似神，本国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将至矣。"又使微指其空馆曰："斯仁肇之第也。"后主闻之，不知其権。遂使鸩杀之。不二年，王师渡江。仁肇少有风疾，其息气颇秽，时谓之肺掩不正。及遇鸩，而家人疑其不秽，寻病而卒。

卷 十

卢绛 朱令斌 申屠令坚 刘茂忠

卢绛，字晋卿，世为宜春人。其父唐末任南平王钟傅，署馆驿巡官。有子七人，绛乃其仲也。少好学，无不研精，颇通大义。不能治产业，每纵侠与博徒游。初，西京作坊副使尹承谔，少于后主，世献利便。归吉州，兴回运务以资国用。路过南昌。绛能书计，辟为本务史数年。暇则从屠奕角抵辈饮食。无何，贫困。乃欺窃官缗，罪当弃市。承谔且发，绛惧，易儒服逃于涂阳土豪陈氏家。寻会赦获免。旦夕与陈氏诸子乃杂录六韬之属。陈知其识度状貌非儒家流，乃谓绛曰："吾窃知子颇有谋略，今国家方急贤豪，非子穷委之时也。"遂厚赀费而遣之。绛不获已而行，至丰城为曩昔交游无赖辈相率饮博。数日之间，果囊皆罄，遂无聊。入南昌兄及母弟皆嗤鄙不录。遂惭愤，入庐山白鹿洞国学，与诸葛涛、蒯鳌等善。不听读，唯以屠沽贩鬻为事。同舍诸生中有箧笥稍丰而吝者则强取之，弱者侮之。及山下寻师有啬于宾道者，乃阴持禁物诬之，俾出缗帛。洞中流辈号为"三害。"及朱弼新除国子助教，欲疏理其罪，绛遂亡入金陵。既至，块然旅邸，素无知旧。裂裳既匮，遂薄游京口。往来壁洞，寒雪，薪炭若桂。少有膂力，乃踊折檐桷而烧。时有守囷吏见而壮之，延归。既久，遭岁饥，吏无以给。因俾绛夜跃囷檐，自气楼间入窃官粟，数十往。一夕，入见长人先立囷中，绛于是奋搏而束之，乃为一柱，冷若水铁，顷之失所据，乃惧而出。遂中痁疾。逾月，既乏资给，疲瘵且极。忽梦一白衣妇人颇有姿色，谓之曰："子之疾当食蔗即愈。"既诘，朝见鬻蔗者，绛揣囊半晌，乏一镪，唯有唐韵一册。遂指易之。其人曰："吾罪乃小贩鬻，将此安用？哀君欲之志切，遂贻数挺。"绛喜而食之，至旦疾捐。资用窘蹙，常默默不自持。迨数夕，又梦前白衣妇人谓绛曰："妾乃玉真也。太尉富贵时至。可诣郡城。妾有一诗一缗以助行旅。十年之后于孟家陂上必当奉见。其词曰：'清风良月夜深时，箕帚卢郎恨尚迟。他日孟家陂上约，再来相见是佳期。'"言讫而去。绛惊觉，因思其语，"呼予为太尉。"乃惘然，又不测孟家陂之说，展转卧傍，果获其缗。由是自负，襟怀豁然。入金陵画策，诣后主上疏，乃陈京口至壁洞数要冲之地，宜立栅屯戍，广设备御利害数十事。绛素有口辨敏捷。数日未报，复为书诣光政，陈乔见之，与语数，遂大奇之。因表署为本院丞旨，使笃百卒任。所陈利便，经营制置，颇见干绩。寻就转沿江诸屯兵马监押兼巡检。于是召募无赖少年便于舟楫狎习水道者。得马雄、王川军、张三十四等数十人，立为偏裨将校，俾督卒伍，号令日严。操习水战，节以金鼓，使知前，却示以旌旗，指挥行列，部分次序，进退迟速有法，转运如飞。时有一艘应命稍稽，遂斩其长。复试之，可使蹈巨浪。累于海门遮获越人船舫百余艘，监数万石。献之后主。赏其功，遂封爵柱国。及王师渡江，克池州。急召还，授凌波军都虞侯。城外沿江都部署。王师屡攻秦淮口水栅，绛率舟师援之。前后与都统军皇甫继勋与郑彦华等忌绛功名出已。上说后主，遣之出援丹阳。绛因率大部舟百艘为八字列阵而行，曹彬等识绛所部，开围出之。既至京口，舍舟登岸，与之三战，越人三北，其围遂解。乃以为润州节度使守太师。自绛出建康，水陆之攻愈急。后主数诏遣还，为左右所沮。未几，宣州

叛。乃授绛节度使讨之，遂平其城。金陵陷，诸城皆下，唯绛等不顺，谋割据岭表，使建州刺史陈德诚等往谕之，过歙州龚慎仪闭门不纳，绛恕曰："慎仪乃吾故人，何故见拒?"使马雄攻之，城陷，慎仪朝服而出，为雄所杀。既而绛弟奔，太宗诏旨委谕罢兵入朝。绛遂聚将校议之，王川军之徒皆厉声拒命不从。绛欲杀弟而行，弟乃私谓之曰："兄今不顺诏命，乃独善一身，其如老母一族三百口何?"绛乃犹豫。会先锋曹翰使赍铁券至绛，乃与马雄张三十四等数人脱身夜亡，余众亦溃。曹翰使卫送京师，既见上，问绛曰："卿何不早归朝廷，劳朕诏命?"对曰："臣受李煜厚禄，只知事李煜，未知事陛下。"上曰："李煜已臣妾于朕，卿于草野何俟?"曰："臣闻李煜归命未受王爵，故臣未归。"上闻其言颇忠赤，宥之。授冀州团练使。既数日入授命，曹翰亦入，马雄方俟恩于外，时龚慎仪犹子颖见绛、雄等，以手版击之，遂闯入殿门。颖因称："臣叔为绛及马雄冤杀。"上怒，方诘绛等，曹翰先锋被宣歙二郡，绛未有金帛以赂之。因入奏曰："卢绛乃一奸贼，陛下存之为国家日后之患矣。况冀州乃边境之郡，而使有重権不可。"上命皆斩之，绛呼曰："陛下以铁券诏臣，恕之以不死。今以微罪一旦见杀，千古之下且彰陛下之无信。"上曰："朕为龚慎仪杀贼而已，何负于卿。"既出，乃呼延替当视行事。将出梁门，绛遂顾见拥一白衣妇人来，宛同昔日梦中。因嗟曰："玉真矣，何至于此乎。"替问其故，绛乃白其梦。将斩之，绛曰："万乘帝王斩一伪署节度使，可无毡褥乎?"替使驰奏，上遂赐之。绛复问孟家陂，持刀者曰："斯场是矣。"因数指追今十年。欢曰："昔之梦今果验矣。死复何恨?"玉真姓耿氏，其夫死，与前妇之子通，当极法。与绛同场斩焉。绛孙器，有文学，今登进士第矣。

朱令斌，不知其先何许人，乃大将朱业之从子。少随业征讨。初署为小校，拳捷善射，深目。军中号为"朱深眼"，后以军功累为神卫军都虞侯。开宝中，林仁肇镇南昌数年，卒。遂以令斌领其郡。王师征金陵，令斌于浔阳湖口缚大筏，万里载粮军器几数千万，战艘上具炉炭，将断采石矶浮梁以援金陵。既成或说之："可乘盛夏江流泛溢，时便风，其势迅急，可以成之。"令斌不从，至冬，遂帅水陆数万进，行数日，至虎蹲洲，与王师遇。令斌不晓兵机，将战，独乘大航，高数十重危詹，与亲信千人共载。上建大将旗幡，指麾而进。王师见之，聚众舟并兵攻之，令斌势蹙。遂使火油矶以御之，属北风势紧回，焰迸星条，忽自焚燎及大筏，于是水陆诸军不战自溃。令斌力穷投火而死。旬日烟焰不绝，独其子脱身奔南昌，为节度使柴再所用。阙自是建康失援而陷矣。初，军至石牌，营子所为，昼雾昏濛，又不见掌外。人望其气如虹，上亘于天，众皆惊为不祥之兆也。因杀数十人，不数日遂败。

申屠令坚，山东人自少无赖，好博，膂力绝人。晋汉之间，为盗犯法，州郡繫械入京师。将至，遂赂守吏曰："吾今若不死，则为一健卒。君等皆吾州卿之人，吾与别可饮数瓯以为永诀。"时守者皆醉，在夜亡归。会贼帅咸师朗等掠淮北，众至千余人。令坚因往，与官军转战，杀伤颇众，群贼勇之。后帅师朗出援寿春，为林仁肇应援刘仁瞻，同破城南大寨。及复濠州大栅时勇冠军中，左右奋击，前无劲敌。因是录功授神卫军都虞侯。后主立，益见亲任，常居侍从。开宝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边务。既至缉理军事，完治城池，镇遏边鄙，颇有节制。及建康陷，后主委谕至，命以顺命。令坚私约袁州刺史刘茂忠反。杀监军侍其稹，割据不降，未发而卒。令坚未死二年间，夜不安寝，目或瞑，梦与人斗战，往往踊而叫呼。所畜歌妓十数人，常分为二，至昏而代，自夕迨旦，令声乐歌舞，宴饮以（原空十二格）获，假寐而已。及死之夕，若中风，狂于室内，如与人搏击，逾时而绝。

刘茂忠，其先彭城人。后世徙居庐陵安城，因家焉。氏族寔繁。江南自嗣主委政之后，法令弥弛，预原阙境。两地之民互相侵掠，不能禁止。茂忠自小略通书史，不事产业，以豪纵自居。乃逐其首帅日息夕恣，惊剽卿里，利其资货，颇为人害。为郡邑所捕，屡抵大罪，会赦贷死。与其徒党各被繫械于金陵，籍为官卒。时上江群盗赵晟、萧荣、彭先等数部聚其徒至数百，深潜岩穴，出恣暴恶，郡邑患之。官健不习险阻，收捕累年不获。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赎，因许之归。遂入晟党，为先唱掠，分财帛多推与之，及得术士孤虚壬《遁星禽占候风角》之书，遂伏而试习之，皆验，众愈信之。因熟往还其间，约吏为内应，一旦掩击，殆尽荣等，屡战平之。

时庐陵鹧鸪洞盗有吴先者，乃故县胥。独奸猾，凡计诱皆莫之信，捕之不获。茂忠遂鞭所亲信二人，诈得罪奔先，示以创，先果信而勿疑，未逾月斩先首，其徒遂溃，州里庆之。呼："刘小仆射，"郡录功复入金陵，后主署吉州在城兵马都押卫，锡赍优厚。复遣还，与郡守同修营版筑，众迨方数，皆悦从之，后未期而就。复召入，授袁州萍乡制置使，委以捍湘潭之境。既至抚缉士庶，明法令，步骑精练若指其掌。王师初围金陵，茂忠抚巡界上，因兴兵纵猎，无何，逐兽出界。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胜掠至沣陵而还。时潭衡巡检使祖泪、其副梁谋欲执仇议取。会冬至日茂忠必宴会，乃率步骑及率白而潭民迨数千而至，缘边营栅，皆遁望楼，烽烟骤起，报骑亦至。茂忠乃会群吏议，众汹汹不能谋，唯茂忠颜色自若，因命酒，既数行，报骑又至，众请行，茂忠笑谓之曰："今日将旰，如出师则主将不利。"遂使间道往设伏兵，焚绝桥渡，然后躬擐甲胄带鞬伏锟。亭午，而行十许里，与潭师遇，遂合战。追晡胜负之势未决，茂忠乃舍骑自步奔锯，亲入敌阵。少却，因乘胜急击，众大奔溃退，遇伏兵，桥道既绝赴水溺者几尽。

茂忠先购军中获酋长者，生致之。时祖获逸有持梁而至者，茂忠令释缚以军礼相见。然后馆之如宾，及生得潭人，乃指梁曰："此国家小喽罗也。"迨旬余，使转赍于金陵，至南昌为群节所害。后主加茂忠功绩迁袁州刺史，其余军佐僚属进职有差。寻以建康不守，后主为虏。时吉州刺史申屠令坚结之以抗不顺，属令坚死而事寝，因释甲将去袁入朝，应郡府公籍二除赋外，其余科率军旅版牍并命焚之。冀期更甚，袁人赖焉。行舟次淮汴，修谒称"袁州刺史诣主口岸者，"朱供奉见乃掷刺于地大骂曰："亡国之俘，仍刺史为?"令具牓帖乃赞见。将阶其厅，署吏复叱之，令阕衣执杖庭参。既至京师，上曰："江南被陷，国已亡矣。"何仍掠朕边邑而残贼士卒?"茂忠对曰："臣受李氏国恩，唯忠勇是奋。虽陛下亲征，亦当殒身不顾。"太祖见其诚悫，待之颇厚，乃授登州刺史之任。既至未几，会前主岁朱供奉抵罪，贬为郡将。公见其来亦不之憾。令就职，日两卫俾立墀下，供奉逾月惭死。在郡廉干，颇有政理。迨太宗嗣位，枉赌博事露，左迁，分司西京。未几会赦，复资任关。昔茂忠微时，常所持锔，将有斗战必宿而鸣，即至杀戮。乃与潭师战，亲持奋击，前无坚敌，左右中者皆洞胸胁，迨百余辈。因败其赙，时遇阴霾即加痛楚。至是疾作，臂不举，病数日卒。追赠某官。茂忠本名彻，后主以犯汉武讳，为改焉。在江南日，虽军务烦剧，处置无滞然。延楼下士不惮儒术，皆揖让周眄，询访时务，无不尽礼，门馆常盈。或时饮宴，武僚相侔。刺袁郡日，君生一女，居金陵。城陷，为兵人所掠。茂忠使女仆入诸营部，托鬻衣而窃求之。遂表闻取还之。既至，皆喜。因暑夕，与庭下墩坐。茂忠据拐，忽见一人自外跃剑刺之。茂忠以拐自捍，连举数四，拐殆绝，刃不能中，会左右执之，送军巡司，按讯斩之，乃昔掠女兵人也。初潭师兴，其间有贪佞好勇者皆先投祖梁，署以萍令薄之秩，及败溺，不还。至今孤幼犹哭且怨茂忠焉。

逸　文

陈度两策科名，皆非正榜。尝曰："吾必使子孙雪之耳。"及其子九思举进士，亦以老榜。君子曰："大器不可以力致，盛名不可以强取。（《类说》卷一八）

韩熙载，高密人，显仕江南。初知贡举，人皆以为巨题。熙载自赋诗五首，旦示诸生，皆有可观。及著《格言》五十余篇，时辈罕及。诱掖后进，号韩夫子。性好谑浪，有投贽荒恶者，使妓炷艾熏之。俟来，嗔曰："子之卷轴，何多艾气也!"晚年奉贡入梁京，都绝知旧，乃题于馆壁云："未到故乡时，将谓故乡好。及至亲得归，争如身不到。目前相识无一人，出入空伤我怀抱。风雨萧萧旅馆秋，归来窗下和衣倒。梦中忽到江南路，寻得京中旧居处。桃脸蛾眉笑出门，争向门前拥将去。又云："仆本江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游，举目无相识，金风吹我寒，秋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或问："江南何不食剥皮羊?"熙载曰："江南地产罗绮故耳。"时皆不喻。熙载去，乃悟，追之不及。（《类说》卷一八。据《诗话总龟》卷二四补）

韩熙载后迁中书侍郎。赴宴，见园子果红抹额，引数十宫奴，皆名色，乃叹曰："此职也，好以中书侍郎兼之。"熙载少尝服术，忌桃李。后主内宴，俱赐侍臣，熙载不得已，遂食数颗，至是夕，泄出十数术人长寸余而卒。（《类说》卷一八）

韩熙载自高密奔江淮，先主大加进擢。后主即位，颇疑北人，往往赐死。熙载惧祸，肆情坦率，破财货售乐妓以百数，月俸至散与妓女，一无所有。既而不能给，遂衣敝缕，作瞽者，持独弦琴，俾门生舒雅执板，随房歌舞求焉，以足日膳。旦暮不禁其出入，窃与诸生谣杂。熙载过之，笑曰："不敢阻兴而已。"及夜奔客寝，其客有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头畔着衣裳。"时谓北齐徐之才无以过之。月入不供，遂表后主曰："家无盈日之储，野乏百金之产。仲尼蔬食，平仲肫肩，亦未之如也。今商飚巳至，寒色渐加，挟纩授衣，未知何以。"后主批云："熙载咄咄，意要出钱，支分破除，广引妓路，如云临川一使，巾帛轻怯，措大无失也。且日俸五十余千，谓之不足，则竭国家之产，不过养得百十个措大尔。"乃赐内库绵绢充时服。自是多不赴朝，为左右所弹，分司南都。上表乞住曰："诸佛慈悲，常容悔过，宣尼圣哲，亦许自新。臣无横草之功，有滔天之罪，羸形虽在，壮节全消。满船稚子婴儿，尽室行啼坐哭。劲风孤烛，病身那得长存？万水千山，回首不堪永诀。"后主又批云："既无迁善之心，遂掇自贻之咎。表陈悔过，览之怆然。可得许本职在阙下。"（《类说》卷一八）

欧阳观，本庐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进士第者六七人。观少有辞学，应数举，屡阶魁荐。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军州推官。考满，以前官迁于泗州。当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运鳞萃之所。因运使至，观傲睨不即见，郡守设食，召之不赴，因为所弹奏殆于职务，遂移西渠州，迨成资而卒于任所。观有目疾，不能远视，苟瞩读行句，去牍不远寸。其为人义行颇腆。先出其妇，有子随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于外，寒燠之服，每苦于单弊，而亲信仆隶，至死曾不得侍宴语。然其骨殖，卒赖其子而收葬焉。（《挥尘后录》卷六）

夏宝松，庐陵人。与刘洞唱和，为节度使陈德诚所知。德诚赠诗曰："建水旧传刘夜坐。"刘洞有《夜坐诗》。螺川新有夏江城。宝松有《江城诗》曰："雁飞南浦钟初动，月满西楼酒半醒。"又云："晓来羸驷

依前去，雨后遥山数点青。”皆佳句。（《诗话总龟》卷一二）

唐仁杰，全州人。苦吟。陈德诚出守池阳，仁杰以诗贻之云：“红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匣雪侵衣。”德诚善之，勉之入金陵。会休沐，朝达集于升元寺，召之坐。酒行，请仁杰赋《登阁诗》立谈而成。其中有句云：“云散便宜千里望，日长斜占半城阴。其余亦可观。《赠嘉禾峰僧》云：“只住此山能有意，向来求佛本无心。”时论与之。（《诗话总龟》卷一二）

颜诩谢，鲁公之后。所居有泉石松竹，创亭延客。孟宾于留题诗曰：“园林潇洒闻来人，欲往因循二十秋。今日开襟吟不尽，碧山重叠水长流。”（《诗话总龟》卷一五）

陈颖，南昌人。业进士。《题汉祖庙》曰：“项羽英雄犹不惧，可怜容得辟阳侯。”得狂病而卒。（《诗话总龟》卷一五）

邵拙，字拙之，雁门人。好学，博通经史。水曹郎赵庆有诗赠之曰“迈古文章金鸑鷟，出群行止玉麒麟。”仕宦不达而卒。有诗传于时。其间有云：“万国不得两，孤云犹在山。”此其应欤。（《诗话总龟》卷三五）

毛柄聚生徒于庐山白鹿洞，与诸生讲论，所获资镪，皆以市酒。洞有辨者，嘲云：“彭生作赋茶三片，毛氏传诗酒半升。”尝自题于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载只空山。”因大醉一夕而逝。”（《诗话总龟》卷三七）

刘炎少负词学，晚为永新尉，拙于政治，遂有贪名。太守行邑，觊觎之意，而炎不悟，既行，诗讽炎云：“未到桃源时，长忆出家景。及到桃源了，还似鉴中影。”炎乃和而复之，后因民诉贿，遂按以法。炎复有诗云：“早知太守如狼虎，猎取膏粱以啗之。”（《诗话总龟》卷三七）

潘阆自号逍遥子，作《苦吟诗》曰：“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诗话总龟》卷一一）

刘素，字仲华。好学，不事科举，颇通迁、固、寿、晔之书。尝有人贻之诗曰：“不甘五等诸侯荐，直肯九重天子知。”然卒不及仕。（《诗话总龟》卷四六）

曾氏有讳崇范者，庐陵人。献书李唐，遂家金陵。李氏归朝，而其子乃以丧归。（《独醒杂志》卷七）

丘旭，字孟阳，宣城人。南唐状元及第。自江宁尉调邑簿。吕圣功判铨曰：“吾以为古人，今乃见之。”荐试学士院，不中。久之，为茶陵县，秩满致仕。（《方舆胜览》卷二六）

丁咸序未第时，梦乘龙而起，回顾又有骆驼在后。二十年方捷。殿榜出，亚其名乃龙起，次骆起，因悟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二）

应用善写细字，微如毛发。尝于一钱上写《心经》，又于粒麻上写“国泰民安”四字。（《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一）

唐尹氏善歌。因重阳，与群女戏登南山文峰，而同辈命之歌。乃颦眉缓颊，怡然一曲，声达数十里，故俗耆旧云：“尹氏之歌，闻于长安。”（《锦绣万花谷前后集》卷四）

江表志

[宋]郑文宝撰　查屏球整理

《江表志》三卷，宋初郑文宝撰。文宝（九五三——一〇一三），字仲贤，宁化人。南唐时曾仕校书郎，曾以徐铉为师。入宋后，于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及第，官至陕西转运使，《宋史》卷二七七有传。为人重节义，入宋后曾变服探视后主，于徐铉谪居时仍执弟子之礼师事之，当时传为佳话。本书作于大中祥符三年，为有慨于徐铉、汤悦等奉诏编纂南唐史事多有遗略而作。全书分纪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主事，列诸王与群臣名与官序于各卷中，不记事迹。末卷中又全录韩熙载《归国状》与张泌《谏疏》二篇长文。郑文宝世为南唐旧臣，亲历朝事，所记更为可信，其中一些记载可纠其他传说之误，同时，也为南唐文学史保存一些文献资料。今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并参校宛委山堂《说郛》本点校整理。

卷上

南唐高祖姓李，讳知诰。生于徐州。有唐郑王疏属之枝泒。父志祖荣俱不仕。帝少孤，有姊出家为尼，出入徐温家，帝亦随姊往来。温妻李氏以其同姓怜其明慧，收为养子，居诸子之上，名曰“知诰”，累典郡符。温为丞相，封齐王，出镇金陵。留帝在都，执杨氏政事。帝沈机远略，莫知其际，折节谦下，中外所瞻。才及弱冠即秉大权。杨都浩繁之地，海内所闻，率由俭素，无所耽溺。内辅幼主，外弼义父，延杨祚十余年，帝之力也。幼主即帝位，而丞相温总其兵。尝以谶词“有东海鲤鱼飞上天”之语，由是怀逼主禅位之心矣。帝加九锡封齐王。丙申年，执政者欲以杨氏一朝然后受禅。烈祖不可，遂以国称唐，改元昇元。始更李氏名，升追尊丞相温为义祖，皇帝吴帝为让皇帝，在位七年，年五十六，庙号烈祖，谥曰孝高，陵曰永陵。元恭皇后宋氏祔焉，子璟立，即玄宗也。

皇子

玄宗。晋王景遂（改封燕王赠太子）。齐王景达（改封鄂王赠太子）。江王景逖（赠中书令，俱玄宗弟）。

宰相

宋齐丘、王令谋、张延翰、李建勋、周宗、严球、张居咏、孙晟。

使相

李德诚（赵王）、张崇、张宣、周本、李简、王舆、刘威、刘信、王绾、柴再用、刘金、徐价、马仁裕。

枢密使

杜光邺、陈褒。

将帅

崔太初、王舆、姚景、祖重恩、李镭。

文臣

杨彦伯、高弼、孙晟、李正明、龚凛、萧俨、成幼文、贾潭。

严球为相，是年王慎辞奉使北朝，球在病，请告烈祖，授以论，答凡百事皆中机务。球欲一见，就宅访之。球览毕尤所深美，请更添一二事：“北朝若问黑云长剑多少，及五十指挥皆在部下，柴再用不曾赴任，将何以对？”慎辞既到北朝，一无所问，首问黑云长剑并柴再用所之，慎辞依前致对。梁太祖锐意南征，即时罢兵。慎辞还朝，夜宿金山，尝有诗云：“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烈祖性多猜忌，闻之。

宋齐丘因而兴潛收慎辞，以竹笼盛之，沈于江口。

魏王知训，徐温之子也。烈祖曲宴引金觞赐酒曰："愿我弟百年长寿。"魏王意烈祖寘毒，引他器均之，曰："愿与陛下各享五百岁。"烈祖不饮，申浙高乘谈谐并而饮之，纳金钟于怀袖，亟趋而去，到家脑溃而终。

宋齐丘镇钟陵，有布衣李匡尧累赘谒于宋。宋知其忤物，托以他故终不与之见。一日宋公丧子，匡尧随吊客造谒，宾司复之，乃就宾次，大署二十八字："安排唐祚挫强吴，尽是先生说庙谟。今日丧雏犹自哭，让王宫眷合何如?"

让皇迁于泰州永宁宫，数年未卒，每有枯杨生枝叶延及五岁，即有中使赐袍笏加冠，即日而终。

让皇居泰州永宁宫，尝赋诗云："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门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滴孤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细思量。"

申渐、高尝因曲宴天久无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渐高云："雨怕抽税，不敢入京。"翌日，市征之令得蠲除。

种氏者，乐部中之官妓也。有宠于永陵，生江王景逖。烈祖矜严峻整，有难犯之色。尝作怒数声，金铺振动，种夫人左手擎饭，右手捧匙，安详而进之，雷电为少霁，后封越国太妃。

柴再用按家乐于后园，有左右人窃于其门隙观之，柴知乃召至后园使观，按习曰："隙风恐伤尔眸子。"

卷　中

玄宗名璟，父烈祖，母曰"宋太后"。璟谦和明睿，奢俭得中，搜访贤良，训齐师旅，政无大小，咸必躬亲。又善晓音律，不至耽溺，知理体，洞明物理，盛德闻于邻国矣。在吴朝为太子谕德，后累居丞相。尝于庐山搆书堂，有物外之意。烈祖即位为皇太子。烈祖崩，于柩前即位。年四十六，在位十九年，崩。庙号玄宗，谥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陵曰顺陵，后光穆钟氏号二保大交泰。

皇　子

太子冀（少亡），陈王（少亡），保宁王（少亡），庆王宏茂（少亡），后主从儒，韩王从善（改封楚国公），邓王从益（改封江国公），吉王从谦（降封鄂国公），邵平郡公从度，文阳郡公从信。

宰　相

宋齐丘、李建勋、冯延已、徐游、孙晟、严续、陶潜。

使　相

李德成、王崇文、郭宗、柴克宠、谢匡、朱业、孙汉威、皇甫晖、刘彦真、刘仁赡。

枢密使

严续、汤悦、李征古、陈觉、唐镐、陈处尧、魏岑。

伪　主

楚王马希萼、闽王王延政。

将　帅

马先进、陈海、魏韶、何洙、林仁肇、张汉卿、郭彦华、兵仁诩、陆孟俊、王建封、祖重恩、马存贵、郑再诚、张彦卿、刘崇进、张金约、时厚、武彦晖、成师朝、査文徽、许文禁、边镐、陈承昭、高弼。

文　臣

江文蔚、王仲连、李夷业、游简言、汤悦、常梦锡、朱巩、陈元藻、冯延鲁、潘承祐、高远、张义方、田霖、高越、贾潭、张纬、钟谟、李正明、张易、赵宣、陈继善。

玄宗为太子日，尝问安寝门，会烈祖酣寝未解，梦便殿有龙据阑槛，蜿蜒可惧。烈祖既寝，命左右观之，即太子也。

苏洪至扬州版筑，发一冢，不题姓名，刊石为铭曰："日为箭兮月为弓，射四方兮无终穷。但见天将明月在，不觉人随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隆，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马叫烟濛濛，千年万岁松柏风。"

右散骑常侍王仲连北土人，事玄宗。玄宗尝谓曰："自古及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之多。"仲连对曰："诚如圣旨，陛下圣祖元武皇帝降为亳州真源县，文宣王出于兖州曲阜县，亦不为少矣。"嗣主有愧色。

两浙钱氏偏霸一方，苛惨急徵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鹿号，达曙问于驿吏，曰'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者多用竹蔑系腰间，执事者非利不行，贫者亦累千家。

玄宗割江南之后，金陵对岸即为敌境，因迁都豫章，舟车之盛，旌旗络绎，凡数千里。百司仪卫禁校帑藏不绝者。仅一载，上每北顾忽忽不乐。澄心堂承旨，秦裕藏多引屏风障之吟，御制诗曰："灵槎思浩渺，老鹤忆崆峒。"

元宗友爱之分，备极天伦。登位之初，太弟景遂，江王景逖，齐王景达出处游宴未尝相舍，军国之政同为参决。保大五年元日，天忽大雪。上召太弟以下登楼展宴，咸命赋诗。令中使第赐进士李建勋、建勋方会中书徐铉勤政殿学士张义方于溪亭，即时和

进，元宗乃召建勋、铉、义方同入，夜分方散。侍臣皆有兴咏，徐铉为前后序，太弟合为一图，集名公图绘，曲尽一时之妙。御容高冲古主，太弟以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矩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图成，无非绝笔。侍宴诗才记数篇而已。御制诗云："珠帘高卷莫轻遮，往往相逢隔岁华。春气昨宵飘律管，东风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势还同舞势斜。坐有宾朋樽有酒，可怜清味属侬家。"建勋诗云："纷纷忽降当元会，著物轻明似月华。狂洒玉墀初散絮，密粘宫树未妨花。回封双阙千寻峭，冷压南山万仞斜。宁意□来中使出，御题先赐老臣家。"铉诗云："一宿东林正气遮，便随仙仗放春华。散飘白絮惟分影，轻缀青旗始见花。落砌更依宫舞转，入楼偏向御衣斜。严徐更待金门诏，愿布尧言贺万家。"义方诗云："恰当岁日纷纷落，天宝瑶花助物华。自古最先标瑞牒，有谁轻拟比杨花。密飘粉署光同冷，静压青松势欲斜。岂但小臣添兴咏，狂歌醉舞一家家。"

陈觉、李徵古少日依托镇南楚公，宋齐丘援引至枢密使。保大之末，王室多故，觉及征古屡谏上变，言天命已改，请玄宗深居后苑，委国老摄国事，令陈乔草敕。乔袖敕上前曰："陛下既署此，敕臣不复见陛下矣。"玄宗使钟谟言于周世宗曰："罪大臣，理合奏启。"世宗曰："自国家事，我国何预?"元宗乃命汤悦草制曰："忠莫大于事君，罪莫重于卖国。宋齐丘本一布衣，遭遇先帝，不二十年穷极富贵，陈觉、李征古言齐丘是造国之手，理当居摄云云。"即日徙齐丘青阳安置，觉、征古各赐自尽。齐丘至青阳，绝食数日。后命至，家人亦皆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馆，方始共食。"家人以絮掩口而卒，有黑色一道舟中起至贯九华。

朱尊度本青州书生，好藏书，高尚其事。闲居金陵，著《鸿渐学记》一千卷、《群书丽藻》一千卷、《漆书》数卷，皆行于世。大平县聂氏女方十三，随母采薪。母为暴虎搏去，蹲之将食。女持刀自后跳上虎背，用手交运割其颈。虎奋掷不脱，遂自困死。女舍之，归告乡人，共收母尸。

玄宗嗣位，李建勋出师。临川谓所亲曰："今主上宽大之度比于先帝远矣。但性习未定，左右献纳须得方正之士。若目前所睹终恐不守旧业。"及冯延鲁、陈觉出讨闽中，征督军粮急于星火。建勋以诗寄延鲁曰："粟多未觉为全计，师老须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军果为越人所败。归并司空累表致政，自称为钟山公。诏授司徒不起。时学士汤悦致状贺之，建勋以诗答曰："司空犹不受，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号，如何不见呼。"先是宋齐丘自京口求退归于青阳，号九华先生。未周岁，一征而起，时论薄之。建勋年德未衰，时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比之。因为之诗云："桃花流水须相信，不学刘郎去又来。"捐馆之夕告门人曰："时事如此，吾得保全为幸已甚。吾死不须封树立碑，冢土任民耕凿，无延他日毁断之弊。"其后甲戌之岁，公卿茔域为兵发殆遍，独建勋葬所讫不及祸。

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暴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状。旁一人问曰："何绿衣。"对曰："吾宣州土地神，今入觐和土皮掠来因至于此。"张崇帅庐江，好为不法，士庶苦之。尝入觐江都，庐人幸其改任，皆相谓曰："渠伊必不复来矣。"崇归闻之，计口征"渠伊钱"。每年再入觐，盛有罢府之耗。人不敢指实，皆道路相目捋须相庆。崇归又征"捋须钱"。尝为伶人所戏，使一伶假为人死有谴当作水族者，阴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獭。"崇亦不惭。

冯谧朝堂待漏，因话及"明皇赐贺监三百里镜湖。今不敢过望，但得恩赐玄武湖三十里亦足当矣。"徐铉曰："国家不惜玄武湖，所乏者贺知章耳。"

徐公撰《江南录》，议者谓之不直，盖不罪宋国老故也。国老当淮甸失律之后，援引门人陈觉、李征古掌枢密之任，且授其意曰："天命已著，玄宗当深居后苑，国老监国。"玄宗诏将行，陈乔草诏争之举皆闻，为臣之道余可知矣。

文宪太子冀既正储闱，颇专国，而又率多不法。玄宗一日甚怒挞之以球杖，且曰："当命太弟景遂代之。"冀有惭色。他日密使人持鸩付昭庆宫使元从范。从范从太弟在金陵。未几，承范子从乾为景遂嬖臣，宋何九谗搆，遂寘之法。从范惧而且怨，会景遂击鞠暑渴，从范进浆，遇鸩即日薨，未殡而体已溃矣。

玄宗诛戮大臣之后，暮年于禁中往往见宋齐丘、陈觉、李征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恶之。因而南幸。太子冀既病，数见太弟景，遂为祟于昭庆宫中。

前进士韩熙载行止状云："熙载本贯齐州，隐居嵩岳。虽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则慕义来朝，假身为价。既及疆境，合贡行藏集。闻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杀鸡之刀。是故有经邦治乱之才，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姓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某妄思幼稚便异诸童，竹马蓬弧固罔亲于好弄；杏坛槐里宁不倦于修身，但励志以为文；每栖心而学武，得麟经于泗水，宁怯义图；受豹略于邳圯，方酣勇战。占惟奇骨，梦以生松，敢期隆印之文，缅愧担簦之路。于是撄龙颔虎须，缮献捷之师徒，筑受降之城垒争。雄笔阵，决胜词锋，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场中就敌，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鸿儒遥望而进。摧坚垒横行四海，高步出群，姓名遂列于烟霄，行止遂离于尘俗。且口有舌而手有指，腰有剑而袖有锤。时方乱离，迹犹飘泛。徒以术探韬略气激云霓，瞋目张而闪电摇，怒吻发而惊雷动。神区鬼甸，天盖地车，斗霹雳于山中，未为骁捷；唱樗蒲于筵上，不是酋豪。蕴机谋而自有英雄，伏劲节而岂甘贫贱。但攘袂叱咤，拔剑长嗟。不偶良时，孰能言志。既逢昭代，合

展壮图。伏闻大兴隆基，聿齐文教，联显异于中土，走明思于外夷。万邦咸贞，四海如砥，燮和天地。岩廊有禹、稷、皋陶、洒扫烟尘；藩汉有韩、彭、卫、霍，岂独汉称三杰，周举十人，凝王气于神都，吐祥云于丹阙。急贤共理，侔汉氏之悬科。待旦旁求，类周人之设“学而”。又邻邦作畛，敌境连封。一条之鸡犬相闻，两岸之马牛相望。彼则恃之以力，数言而顿见倾亡。此则理之以贤，一坐而更无骚动。由是兴衰之势，审吉凶之机得，上顺天心，次量人事。且向明背暗，舍短从长，圣贤所图，古今一致。然而出青山而裹足，渡长淮而弃繻。泒遥终赴于天池，星远须还于帝座。是携长策来诣大朝。伏惟司空楚剑倚天，秦松发地。言雄武则平宽绛、灌，语兵机则高掩孙、吴。经授素王，书传元女。莫不鞭挞宇宙，驱役风霆，牢愁积而髀肉消，顺气激而腕臂扼。一怒而豺狼窜匿，再呼而神鬼愁惊。挞蛮鼓而簸朱旗。雷奔电走，掉燕锤而挥白刃；月落星飞，命将拉龙使兵擒虎。可以力平鲸海，可以拳击鳌山。破坚每事于先登，敌无不克。策马常居于后，殿功乃非矜。国家付以肺肝，用为保障，勋藏盟府，名镂景钟。今则政举六条，地方千里，示之以宽猛，化之以温恭。缮甲兵而耀武威，绥户口而恤农事。谩洒随车之雨，沾沃良田；轻摇逐扇之风，吹消沴气。可谓仁而有断，谦而愈光。贤豪向义以归心，奸宄望风而屏迹。行见秉旄仗钺列土分茅，修职贡以勤王；控临四海，率诸侯而定霸。弹压八方，遐迩具瞻，威名洽著。况复，临广庭以待士，开上宫以礼贤。前席请论其韬钤，危坐愿闻于典故。古今英杰孰可比论。某方越通津，已观至化，及来上谒，罔弃谀才。是敢辄迹行藏，尽铺毫幅。况闻鸟有凤，鱼有龙，草有芝，泉有醴，斯皆佳瑞出应，昌期集辛。处士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奖善，恢圣代之乐贤。昔娄敬布衣，上言于汉祖；曹刿草泽，陈谋于鲁公；失范增而项氏不兴；得吕望而周朝遂霸。使远人之来格，实正德之克昭。谨具行止如前，请准式。顺义六年七月归朝进士韩熙载状。”

卷 下

后主讳煜，字重光，母曰钟太后。太子冀甍，后主当立，钟谟以其德轻志放请立其弟从谦。玄宗不可，遂立煜为太子以总百揆。玄宗初幸洪都，留后主居守金陵。数月，玄宗殂。遗诏煜就金陵即位，称北朝正朔建隆壬戌岁也。后主天性纯孝，孜孜儒学，虚怀接下，宾对大臣，倾奉中国，惟恐不及。但以著述勤于政事，至于书画皆尽精妙。然颇耽竺乾之教，果于自信，所以奸邪得计。排斥忠谠，土地日削，贡举不充。越人肆谋，遂为敌国。又求援于北虏行人设谋，兵遂不解矣。二十六即位十四年乙亥国亡，封陇西公赠吴王，葬北邙。郑国夫人周氏祔。起建隆二年，终开宝八年。

皇 子

清源郡公仲禹、岐王仲宣（少亡）。

宰 相

严续、徐游、游简言、汤悦。

使 相

林仁肇、王崇文、何洙、汤悦、朱业、景诲、黄廷谦、严续、柴克贞、皇甫继贞、郑彦华。

将 帅

陈谦、陈德诚、孙彦祥、李彦蛇、沙万金、刘存忠、胡则、宋克明、呙彦、林益、张粲、张遇、马信仁、蔡振、穆坚、谭宗、张进勋、张仁照、李雄、吴翰、龚慎仪、罗延原、马承俊、谢彦质、谢文节。

枢密使

严续、朱巩、陈乔。

文 臣

徐铉、徐锴、韩熙载、王见贞、张洎、龚隶、张密、汤静、朱铣、乔舜、潘祐、汤澥、汤滂、郭昭庆、孙举、伍乔、孟拱臣、高远、高越、冯谧、李平、张绍、贾彬、田霖、顾彝、赵宣辅。

后主嗣位之初夜梦有羊升德殿御榻而坐，甚恶之。洎乙亥冬，太祖吊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杨克让知府事，故以阴数定也。

柳宣为监察御史，居韩熙载门下。韩以帷簿不修，责授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议者疑柳宣上言，宣为自明乃上章雪熙载事。后主叱曰：“尔不是魏徵，颇好直言。”宣曰：“臣非魏征，陛下亦非太宗。”韩熙载上表，其略云：“无汉章之功可裨于国，有滔天之罪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环床而号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叶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后卧疾，终于城南戚家山南。后主赐衾被以殓，赐同平章事。所司以为无赠宰相之故事，后主曰：“当自我始。”徐铉祭文所谓“黔娄之衾赐从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

后主奉竺乾之教，多不茹晕，常买禽鱼为放生。

北苑水心西有清辉殿，署学士事。太子少傅徐邈、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游别置一院于后，谓之澄心堂，以皇侄元楀、元机、元榆、元枢为员外郎及秘书郎，皆在其内。出入内庭，密画中旨多出其间，中书密院皆同散地。用兵之际，降御札移易兵士，密院不知。皇甫继勋伏诛之后，夜出万人斫寨招讨，分兵署字不知何往，皆出澄心堂直承宣命者，谓之澄心堂旨，政出多门皆仿此也。

宋齐丘为儒日，修启投姚洞。其大略云：“城上

之呜呜晓角吹入愁肠，树头之飒飒秋风结成离恨。”又曰：“其如千恳万端，无奈饥寒两字。”识者云：“当须殍死。”果如其言。

胡则守江，州坚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风吹文字一纸坠于地中。其词曰：“由来秉节世无双，独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机蚤回顾，免教流血满长江。”翰攻陷江州，杀戮殆尽，谓之洗城焉。

开宝中，将兴兵革。吉州城头有一人大面睨目多发，状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时，郡人观之，众所惊异，明年国亡之应也。

霓裳羽衣曲，自兵兴之后绝无传者。周后按谱寻之，尽得其声。

二朝父子为相者严何为、严续父子；为将者，刘信、刘彦直、王绾、王崇文、周本、周业、陈诲、陈德诚、皇甫晖、皇甫继勋，弟兄兴、彦贞，侄存忠亦为将。兄弟承恩遇者，冯延己、延鲁；兄弟有大名者，徐铉、徐锴，二人连呼文章则韩熙载、伍乔，正直则萧俨、常梦锡，权势则钟谟、李德明。

建康受围二岁，斗米数千。死者相籍，死无叛心。后主殂于大梁，江左闻之，皆巷哭为斋。

国中至冤者，多立于御桥之下，谓之并桥。甚有操长钉携斧而钉脚者，又有进立于庙，殿庭之下拜者为拜殿。进士曹觊南省下第，其实钉足；谢泌不第，立殿称冤，举人之风扫地矣。

后主即位之初，张泌上言：“建隆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将仕郎守江宁句容县尉张某言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上书陛下。行潦之水，言徒善而不广；斗筲之器国虚受而无补。虽欲强其不能，亦不自知其量也。兹当陛下缵服丕图，光临宝位。百姓凝视，仰徽猷而注目；四方倾听，望德音而竦耳。是陛下虚心侧席，克己纳谏，将敬迓天恩以布新命，慰凡听民骋骋之日，非有朴直之士不能贡千虑一得之言于视德也。我国家积德，累世重华承圣。虽疆宇褊小而基构宏大，矧贤智前后左右，比肩继踵，以导扬休命，致康哉之化，犹反掌耳。又何以规规然如晋公之听重人，齐侯之用老马。岂重人逾百宗之善，老马过管仲之智，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此之谓也。臣是以待旦不寐，斋戒伫思，以闻庶裨陛下惟新之政万分之一也。伏惟我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于太宗，圣子神孙，历载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绍复，大勋未集肆，我大行嗣之。治教休明，降年丕永，焦劳臞瘠，奄弃万民。户既归仁，天亦辅德，袭唐祚者非陛下而谁？陛下居吴邸，庶事康而宗乘睦，升储位总百揆而黎民变，当大行齐巡狩之礼，陛下膺监国之任，兢兢业业，神人咸和。令若秋霜，泽如时雨，洎宅夏深室而民无异望。臣闻汉文帝承高祖之后，天下一家，仅三十年德教被于物也，久矣。而又封建子弟，委用将相。其朱虚东牟之力，陈平周勃之谋，宋昌之忠，诸侯之助，由长子而立，可谓宜矣。及即位，戒慎谦让，服勤政事，躬行节约，思治举贤良，赈鳏寡，除收妻孥相坐之法，去诽谤妖言之令，不贵难得之货，不作无益之费，其屈己爱人也如此。然而晁错、贾谊、贾山、冯唐之徒上书进谏必激切，至痛哭流涕之词者，盖惧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也。而文帝优容不咈，圣德允塞，几致刑措。王业巍巍，千载之下，风声不泯，皆勤勉强而臻于此也。今陛下当数岁大兵之后，邻封袭利之日，国困民匮，力竭疲劳，而内无刘章兴居之亲；朝无绛侯曲逆之佐，可谓危矣。非陛下聪明睿智，视险若夷，岂能如是乎。设使汉文帝之才，处今日之势，何止于寒心消志而已。陛下以天未厌德，民方戴旧则可矣。若欲骇远近之听，慰亿兆之思，臣敢冒死言之。夫人君即位之初必在于发号施令，行人之所难行者，非率汉文帝之心以布政，则臣不知其可也。臣以国家今日之急务略陈其纲要，伏惟陛下留听幸甚。一曰举简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责臣职。三曰明赏罚以彰劝善惩恶。四曰慎名器以杜作威擅权。五曰询言行以择忠良。六曰均赋役以绥黎庶。七曰纳谏诤以容正直。八曰究废举以远谗佞。九曰节用以行克俭。十曰屈己以固旧好。亦在审先代之治乱，考前载之褒贬。纤芥之恶必去，毫厘之善必为。审取与之机，济宽猛之政，进经学之士，退掊克之吏。察迩言以广视听，好不问以开蔽塞。斥无用之物，罢不急之务。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臣又闻之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书曰：‘儆戒无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言君人者必惧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谋始，居安虑危也。臣旋观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虽百谷之仰膏雨，不足以喻焉。愿陛下勉强行之，无俾文帝专美西汉。臣幸承励绩，忝逢昭代。书贤能于乡老，第甲乙于宗伯。由文章而进位，待诏命于金门，比八年于兹矣。沐大行育材之化，圣监不遗。当陛下御极之辰，王猷未洽，若为优游义府，默然无词，则赧然羞而有腼面目矣。尘渎宸听，伏切兢忧。臣某诚惶诚恐，死罪谨言。”御批云：“读书不祗谓词赋口舌也，委质事人忠言无隐，斯可谓不辱士君子之风矣。况朕纂承之始，正德未敷，哀毁之中，智虑荒散。深虞布政设教有不足御嗣先皇，下副民望，卿居下位而首进谠谋，观词气激扬，快于披览，十事焕矣，可举而行。朕必善始而思终，卿无今直而后佞。其中事件亦有已于赦书处分者二十八批。”

江南余载

[南唐]佚　名撰　查屏球整理

《江南余载》二卷，记载南唐君臣的一些传闻轶事。撰者不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论本书可能是据郑文宝《江表志》改编而成。书前原有序，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有载，曰："徐铉始奉诏为《江南录》，其后王举、路振、陈彭年、杨忆皆有书。大概六家皆不足以史称，而龙衮尤甚，熙宁八年得郑君所述于楚州，其事迹有六家所遗。或小异者，删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类相从云云。"《江表志》与本书不尽相同，互有补充，对于了解南唐史仍具参考价值。此书原本不传，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仍编为二卷。后刊本，以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较善，今即据以校点整理。

卷　上

升元初，烈祖南郊。是日司天奏日延三刻。（按江南野史作月延三刻此作日未识孰是）

《天官书》"太乙紫宫尚紫"。故南郊坛墠皆取其色。江南用五色，此五帝坛耳，礼官失之。

江南文臣，烈祖时唯称杨彦伯、高弼、孙晟、李匡明、龚凛、萧俨、成幼文、贾泽（泽及事玄宗）。玄宗时江文蔚、王仲连、李贻业、游简言、汤悦、高越（越及事后主）、张义方、张纬、钟谟、李克明、张易、赵宣辅（宣辅及事后主）、陈继善。后主时徐铉、徐锴、韩熙载、王克贞、张洎、张颖、张佖、杨泽、朱铣、乔舜、潘文祐、汤澥、杨滂、郭昭度、孙举、伍乔、孟拱辰、冯溢、李平、张绍、贾球、顾彝。烈祖夜坐南薰阁，召见道士王栖霞问："何术可致太平?"栖霞对曰："治身治心乃治家国之本。今陛下饥嗔饱喜尚不能节，何以福及苍生?"是时玄宗母宋后在帘中，听之叹为至语，赐以金帛，栖霞皆不受。所居玄真观西北陂泽中有高树，栖霞尝于其上焚拜奏章。烈祖欲为之建坛，栖霞曰："建国之初，经用不足，不宜营此间务。"

烈祖尝以中秋夜玩月延宾亭，宋齐丘等皆会。时御史大夫李主明面东而坐，烈祖戏之曰："偏照陇西。"主明应声对曰："出自东海。"皆以帝之姓为讽也。

烈祖为政事仆射时，遣人聘越，问："识罗给事否。"曰："不识，亦未闻名。"越人曰："四海知有罗江东尔，独拙于用乎?"对曰："金榜上无名，所以不知也。"

王慎辞北使时，烈祖授以论答事语百余条，皆机务之要。严可求览之，请益一事，曰："若问黑云长剑多少，即对以来时五十指挥皆在都下，柴再用不得赴镇也。"慎辞至汴京果首问。是时方议南征，闻慎辞所对，遂罢兵。

玄宗初，冯延鲁自水部员外郎为中书舍人。李建勋叹曰："爵禄所以驭士，今四郊未靖，而延鲁以一言称旨，辄骤迁之。若后有立大功者，当以何官赏之。（按陆游《南唐书》延鲁本传亦载此，乃江州观察使杜昌业之言。此作李建勋，疑误。）

玄宗尝语散骑常侍王仲连云："自古江北文士不及江南众多。"仲连对曰："老子出亳州真源，仲尼出兖州曲阜。然则亦不少矣。"上有愧色。

后主末年，洪州有妇人万氏善言祸福，远近谓之万仙童。江正臣谓时人曰："此所谓国将亡，听于神者也。"未几而曹彬渡江。

张宪为监察御史，后主既纳周后颇留心于声乐。宪上疏言："闻有诏以户部侍郎孟拱宸宅与教坊使袁承进居止。昔高祖欲以舞人为散骑常侍，举朝非笑，今承进教坊使耳，以侍郎宅居之亦近之矣。"后主批答："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

开宝中，鄂国公从谦使梁，以水部员外郎查元方副之。既至，而卢多逊为馆伴使，与元方对弈，忽谓元方曰："江南毕竟如何?"元方裣衽对曰："江南事天朝二十余年，君臣礼分极矣，复以如何为问耶?"

多逊为之愧，谢因曰："勿谓江南无人。"

曹翰屠江州，噍类无所纵。而义门陈氏昆弟七人散处城中，事定皆还，无所损。人以为孝义之感。

建州既平，俘虏人口稍多。宰相李建勋请官出钱赎之，还本土。东闽赖之。

徐铉在徐州，治官舍得宿藏钱数百千。铉耻而不取，乃复瘗之。后铉家老奴潜往发之，阒无所睹。

保大中，太平府聂氏女年十三岁，母为虎攫去。女持刀跳登虎背，连斫其颈。虎奋跳不脱，遂斫虎死。乃还家葬母尸。

严续在江州，有奴忤意，续策逐之。州有柏林多虎，奴请杀之。辄持梃往击虎母并数子皆歼焉。或言潭有蛟，奴解衣下浴，蛟来绕之，乃急拽登岸。烹而食之，谓人曰："吾勇无敌，恨不见用于时耳。"

徐铉言：铜陵县尉某懦不能事，嗜酒善狂尝。与同官会饮江上。忽见贼艘鸣鼓弄兵沿流而下，尉乘醉仗剑驱市人而袭之。贼皆就缚焉。事闻后主，嘉之，赐以章服，除本县令，此因酒而幸成也。

钱氏科敛苛惨，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汤悦、徐铉尝使焉，云："夜半闻声若獐麂号叫，及晓问之，乃县司催科耳。其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系腰。

徐知训在宣州聚敛苛暴，百姓苦之。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问："谁何?"对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

张崇帅，庐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觐，相谓曰："渠伊必不复来矣。"崇闻之，计口征"渠伊钱"。明年又入觐，州人不敢交语，唯道路相目，捋须为庆而已。崇归又征捋须钱。其在建康，伶人戏为死获谴者云："当作水族去阴司。"遂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獭。"

姚凤为内辖使，奢僭。尝因病思鹿血羹，辄杀北苑长生鹿食之。

宋齐丘好交术士，得罪之日，出入其门者盖八百人。

翰林学士江文蔚侍宴，醉而无礼。明日拜表谢罪，上命赐衣一袭以慰之。

玄宗宴于别殿，宋齐丘已下皆会。酒酣出内官声乐以佐欢。齐丘醉狂手抚内人于上前，众为之悚栗，而上殊不介意，尽兴而罢。明日上于卧帷中索纸笔赐慰，齐丘乃自安。

游简言为中书侍郎兼领铨选，差择清峭。有邵唐者试判不入等，上疏言：简言父恭尝为鄂帅杜洪记室，洪与朱梁结连，恭预其谋，简言乃逆臣之子，不宜列于清近。上怒其诽谤，诏决杖配流饶州。

冯延已自元帅府掌书记为中书侍郎登相位。时论少之。延鲁之败，御史中丞江文蔚上疏请黜延已，上曰："相从二十年宾客故寮，独此人在中书，亦何足怪。云龙风虎自古有之，且厚于旧人，则于斯人亦不得薄矣。"

杨守忠授武昌节度使，宣麻日有秃鹫当正衙立，班退乃去，未几而守忠卒。

开宝中，尝一夕有秃鹫自西北来，成群翳天，自初更至中夜方尽。

赵宣辅者，中原人。仕于江南，官省郎，颇有时名，重阳日与两浙诸公登高于北山，诵杜甫诗以劝酒，至"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潸然泪下，坐客异之。未几宣辅卒。

刘奂自言生时五星虽在吉地，然俱隐不见，吾必不得为权势官矣。后奂官终起居舍人。

姚端年十八状元及第，宰相游简言以女妻之，未几疾终，时人谓之女杀状元。

高越为书生，游河朔。有牧伯欲妻之，为《鹞子诗》而去。诗曰："毛骨英灵志性奇，摩云专待整毛衣。虞人莫便张罗网，未肯平原浅草飞。"越后为查氏婿。

江梦孙夜梦直木生于庭，诘朝。其妻产男，遂名直木。幼聪睿，后官至刑部员外郎。

张洎云：尝至信州龙虎山，值乡民产子者手执金如意一枚而生，此子后为道士，不知所之。

张洎与钱若水夜直，太宗开滋福殿召二人草制，词加李昉左仆射班。洎辄前数唐以来十余名相皆有德望，镇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议。所允若水欲进解之，洎当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进制草有云"黄枢重地难委于具臣，苍昊景灵惧罹于大谴。"太宗竟从洎意，昉止右仆射归班。（按此条载李昉加左仆射，系宋太宗太平兴国时事，与江南无涉。或因张洎而及之。洎仕南唐为清辉殿学士，江南平，归宋拜太子中允）保大末，太弟恳乞就藩，燕王宏冀为皇太子，以令旨榜子逼逐昭庆宫僚，太弟始自镇国门上马就道，论者知太子之不永焉（按玄宗十六年三月改元交泰，立宏冀为太子。是年五月，即奉周显德，年号，明年九月太子宏冀卒）。

徐锴以屯田郎中知制诰，久次当迁中书舍人，而宰相游简言每抑之。锴遂诣简言。简言从容曰："以君子才地何止舍人，但兄弟并居清要物忌太甚。请少缓之。使众称淹恤，进固未晚。"锴颇怏怏，简言徐出妓佐酒，叠唱歌辞皆锴所制锴，乃大喜起谢，归以告兄铉。铉曰："汝乃为数阕歌换中书舍人耶?"

赵叟者，自保大之初至于开宝之季，尝为贡院门子，每岁放榜之后，或去或留率庆慰之，若出于叟手。然进士何蒙赠叟诗曰："桂枝输却正凄然，又被莺声聒昼眠。唯有赵翁知仔细，相传好语待来年。"

开宝初，举子齐愈及第，缀行至白门，忽于马上大笑不已，遂坠。驭者扶策良久乃苏，盖其喜成名如此。

赵绮困于场屋，将自三山北渡以归梁京，为逻者所得，遂下廷尉，从狱中上书曰："初至江干觉天网之难漏，及归棘寺知狱吏之可尊。"后主览之，批其

末曰："陵虽孤恩，汉亦负德。"乃释其罪，明年绮状元及第。

贾覃自言应举时从禽于鄠杜，忽于村店遇大僚避雨者，窃访之，乃主司杨侍郎涉。当时匆遽，不暇脱韦袴衣襕，襃卷投贽，杨公称叹再三，覃自以为必入等矣，及榜出则无名。有私于杨公者，公曰："覃好事业，但不脱衣袴，故为累耳。"

国中有称冤者多立于御桥下，谓之拜桥，甚者操长钉携钳斧而钉脚。又有阑入于殿庭者谓之拜殿。后主时，进士曾颢、谢泌皆南省下第，而颢钉脚泌拜殿以称冤，士风于此扫地。

陈致尧雍熟于开元礼，官太常博士。国之大礼皆折衷焉。与韩熙载最善。家无担石之储，然妾妓至数百。暇奏霓裳羽衣之声，颇以帷簿取讥于时。二人左降者数矣。熙载诗"陈郎不著世儒衫，也好嬉游日笑谈，幸有葛巾与藜杖，从呼宫观老都监。"其厅中置大铃，大署其旁曰："无钱雇仆，客至请挽之。"

高镐有通天犀带，业毅有歌人，皆当时无比者。尝请博戏之，满座屏气，镐掷大胜。镐命歌人引满一曲以辞旧主，歌罢遂携以归。

柴再用按家乐于后园，有从人窃窥于门隙者，再用遇之，召至园中，使观焉。曰："恐隙风伤尔眸子。"

孙晟初事秦王从荣，从荣败，晟渔服，亡命至贞阳。未及渡，追骑奄至，晟不顾，坐淮岸扪敝衣啮虱，追者舍去，乃渡淮。至寿春，节度使刘金延与语，晟阳喑不对，授馆累日。忽谒汉淮南王庙。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悉闻其所祷，乃送诣金陵。时烈祖辅吴，喜其文辞，遂与禅代秘计。

卷　下

德明宫本南唐烈祖之旧宅，在后苑之北，即景阳台之故址。有太湖石特奇异，非数十人不能运致，即陈后主之假山遗址。其下有井，石栏有铭，字迹隐隐犹在。

后苑有宫髻石，世传张祐旧物，上有"杜紫微杭州刻字柏寄"之迹，祐以其形若宫髻，故名之云。祐平生癖好太湖石，故三吴牧伯多以为赠焉。

玄宗罢朝，多御延英殿听公卿奏事。因即其处为阁甚壮，有司请置额名，上以生月在孟春御，题为千春阁。

朝元门三桥龙跃，镇国、天津、二曲尺、跨水覆屋，旧制文武大臣带平章事者，许乘马行过镇国、天津二桥，百官皆就二曲尺下马。

玄宗迁都洪州，过芜湖江口永寿禅院，亲射偃盖松东南枝，遂枯死。至今御箭仍在。

让皇在泰州赋诗曰："江南江北旧家乡，二十年前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榭亦荒凉。烟凝远岫愁千叠，雨滴孤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细思量。"

烈祖为尚书左仆射，年甫三十。自以居揖让之际，非老旧无以临众，乃服白发药，一夕皓然。

让皇在泰州数年，每有嗣息及五岁，必有中使至，赐品官章服，然即日告卒。

苏洪规筑扬州城，古冢中得石铭，其文曰："日为箭兮月为弓，射四时兮何曾穷。但见天将明月在，不觉人随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鸟叫烟濛濛，千年万年松柏风。"

进士舒雅尝从郑元素学，元素为雅言：温韬乱时，元素随之，多发关中陵墓，尝入昭陵，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两厢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钟王墨迹，兰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间，不知归于何所。

宋齐丘出镇洪州，诏赐锦袍，烈祖亲为衣之。李建勋赠诗，有"一人看上马，双节引还乡"之句，时论荣之。冯延己、李建勋拜相，张义方献诗曰："两处沙堤同日筑，其如启沃藉良谋。民间有病谁开口，府下无人只点头。"

庄布访皮日休，不遇，因以书疏其短失，世颇传其文。日休子光邺尝为吴越王使，江南辄问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或对曰："近世无闻，惟庄布赠皮日休书家藏一本。"光邺大惭。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诏太弟以下会宴登楼赋诗。遣中使就李建勋第示之，建勋与中书舍人徐铉、勤政殿学士张义方皆和进呈，复召建勋、义方、铉入，夜艾乃散。铉为之叙，太弟使名士画为图障。（按玄宗《元日大雪登楼诗》云："珠帘高卷莫轻遮，往往相逢隔岁华。春气昨宵飘律管，东风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势还同舞势斜。坐有宾朋尊有酒，可怜清味属侬家。"）

李夷邺者，前唐诸孙。嗜酒不羁。保大初，以宗室贤才拜正卿，累经左降，逾年辄复旧官。玄宗上巳开宴，夷邺不在召中，乃献诗曰："偶忆昔年逢上巳，轻舟柳岸宴群臣。人间蹇薄时时叹，天上风光日日新。玉帛已来诸国瑞，瑶池固有万年春。赋诗饮酒平生事，肠断金门愿再亲。"上赐御札曰："我家有此狂宗正快哉。"

徐铉为人忠厚，不以位貌骄人。在海州时，蒯亮为录事参军，铉与往还如僚友。亮授代铉，以诗送之曰："昔时闻有蒯先生，二十年来道不行。抵掌曾谈天下事，折腰犹忤俗人情。老还上国风光少，贫裹归装结束轻。迁客临流倍惆怅，晚风黄叶满孤城。"有印粲者献诗曰："不将才业暂时夸，人仰声名遍海涯。月满朝衣听禁漏，更阑分直扫宫花。谏书未上先焚稿，御笔曾传立草麻。见说下朝无一事，小池栽苇学僧家。"

徐锴撰《义门陈氏书堂记》有"男女长幼以属会"之辞，既已授之，又密令写碑人自于末添一"食"字，或问其故，锴曰："非食无以义聚，欲以此

一字为陈氏子孙之诫耳。”

李建勋致仕，自称“钟山公”，诏授司徒不起。学士汤悦致状贺之，建勋以诗答曰：“司空犹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号，如何不见呼。”

李建勋罢相，玄宗于西苑天全阁别置厅院待之，命右仆射孙晟同寓直焉。建勋进诗曰：“御苑赐房令待诏，此身殊胜到蓬瀛。禁中仙乐无时过，阶下常人不敢行。叠颖弄芳秋气落，丛柯耸翠露华清。天厨送食何功享，空咏康哉赞盛明。”

张洎、潘祐俱为忘形之交。其后俱为中书舍人，乃相持，祐之死也，洎盖有力。

韩熙载南迁上表略曰：“无横草之功可补于国，有滔天之过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环床而坐泣。三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一叶扁舟乘病身而前去。”上悯之，遂留不遣。

开宝中，张昭通判建州，奉敕至武夷山，清秋雨歇，闻云中仙乐自辰及酉不绝，大抵多竹声。昭故晓音律，审其曲有人间迎仙客云。

开宝末，长老法伦梦金陵兵火四起，有书生朗吟曰：“东上波流西上船，桃源未必有真仙。干戈满目家何在，寂寞空山闻杜鹃。”

秘书郎刁侃文安郡公（按文安郡公徐游，知诲子也。初名景游，避玄宗讳去景字）之爱婿姻连戚里，第宅萧洒。一日，侃弟妹于庭下忽见两人沿古槐而上，以瓦击中之，应手堕地，四肢虽具，长才二寸许，状如世所画夜叉，然瘗之。是夕侃家堂室之间鬼怪无数，或见大手，或呈巨额，如是者三夕余。设醮谢之犹不已也。是时周维简讲易于侃别院，独无变怪。于是尽徙焉。维简方说泰卦，倦而假寐，恍惚中见冠裳者数百人前揖，自言：“昔自南岳来，寄居古槐，岁月已久。今刁侃弟妹皆无道横害二子，悲叹不堪，适当索偿。既匿先生之舍，且先生方讲圣经，非某措手之时，愿闻谈义容解脱之矣。”维简惊觉，为之斋沐，旬日终篇，鬼怪乃绝。安陆人毛生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至洪州以弄蛇取食，积十余年。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夜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毛生可乎?”卖薪者许之，至洪州运薪将尽，有蛇蟠船中，枨触不动。因悟前梦，携以访毛生，毛生拨之，忽啮其乳，大叫仆地，食顷已烂，亦不知蛇所在。

金毅为御史判官，逮御史台主簿判覆刑司。岁余染疫，言见三囚荷校自陈罪不至死，而君误置于法。今得请于上帝，君本犹有三十余年在世，三人各折君十年，宜知之。明日毅卒。

秘书监欧阳遇判大理寺日，奏当潭阳县令余绍卿死罪，时论冤之。既而绍卿常见形相随，遇恶之，乃请告至庐山九天使者庙，下设黄箓斋醮，以净阴冥然。绍卿亦至席间，其夕遇为鬼神推掷殿下而毙。

宋齐丘至青阳，初命穴墙给食，俄又绝之，馁者数日。中使谓齐丘曰：“俟令公捐馆方供食耳。”以絮塞其口，遂卒。卒时有黑气起，直贯九华山。玄宗暮年禁中往往见齐丘、陈觉、李征古如生时，禳之不去，甚恶之。因议南幸，太子宏冀病，亦数见太弟为祟云。

杨怀义为侍卫时，方在圉中，铛鼎忽自厨中成行而出，列于庭下。又半夜戈戟忽有声，火出炎炎者数夕。俄而败下狱。

贾诰善望气。罢节镇归阙时，舣舟江上忽见晚天气如鸾凤，须臾羽翼零落，色变为苍。诰叹曰：“此为我耳。”自是惨然不乐，及召对，果以忤旨谪授诸卫将军。

殷文圭为举子时，尝经大泽中，遇大雨震电，仆乘皆踣，文圭安详如不闻。及至逆旅，从者怪之。试视文圭两耳皆有泥封塞云，后为翰林学士。

魏羽肄业于白鹿洞，临赴举大醉卧百花峰下。稍醒，忽有鬼物十数辈环侍其侧，羽惊问之，对曰：“以公贵人，故奉守耳。”其后羽以昭文馆校书起家，过江至三司使工部侍郎。

开宝中，吉州城头有人面方三尺许，睆目多须，自旦至酉乃没。

开宝中，宋师至金陵，诏郑彦华以水军迎战于慈湖峡。是日重雾不解，八月十一日白虹贯日，咫尺不分。

范阳卢文进自云：“尝偕契丹入绝塞，射猎以给军食。一日昼晦，星象灿然，众皆惧，捕得番人。曰：“吾国以为常也。”顷之，景复开朗。

江州有田妇采拾于野，忽为虎攫而踞之，妇向天大呼。虎举其掌，妇视其中有刺，因为拔之，虎乃舍妇而去。

玄宗时，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

灵芝图言千岁蝙蝠色如雪，目如朱，集则倒悬。以其脑重故也。服此可以长生，后主时，有人获之，进上。上方事佛，禁杀戮。而不用，后不知所之。

唐末有御厨庖人随中使至江表，闻崔胤诛北司，遂漂浮不归。留事吴，至烈祖受禅，御膳宴饮皆赖之。有中朝之遗风。其食味有鹭鸶饼、天喜饼、驼蹄馂、云雾饼（按陆游《南唐书·杂艺列传》所载，尚有春分馂、蜜云饼、铛糟炙、珑璁馂、红头签、五色馄饨、子母馒头，而无云雾饼，附载于此）。后主笃信佛法，于宫中建永慕宫，又于苑中建静德僧寺，钟山亦建精舍，御笔题为报慈道场。日供千僧，所费皆二宫玩用。

郑元素者温韬之甥，隐居庐山青牛谷，不交人事。玄宗召至都下，馆于徐铉家。及卒，铉令元素乡人龙敏瘗其尸于石子岗，临穴之际有七鹤盘旋空中，敏辄祷之一一下拂棺盖。

许坚往来句曲庐阜之间，草裝布囊，或卧于野，或和衣浴涧中，萧然不接人事，独笑独吟而已。其诗有云：“只应天上路，不为下方开。道既学不得，仙从何处来。”又题简寂观云：“常恨真风千载隐，洞天还得恣游遨。松楸古迹一坛静，鸾鹤不来青汉高。茅

氏井寒丹亦化，玄宗碑断梦曾劳。分明有个长生路，不向红尘白二毛。”坚诗颇多，其语意类此。景德中无疾卒于金陵。岁余忽于洪州谒见兵部员外郎陈靖。靖至建康言之王化基，发其墓，已尸解去。

魏进忠不知何许人，徐玠称其有飞炼之术。上闻于烈祖，俄擢为延英殿使，宠锡甚厚。诏以延英殿为飞炼所。进忠造宅于皇城之东，广致妓乐，托结贵近，出入导从拟于王者，或赠人金帛动盈千百，士人多附之。经数年竟无状，遂配东海县。

周继诸者，鄱阳人。诣阙上书，累官至郎省，告免归乡，与名僧道士为云泉之交。玄宗召之，授以美官，坚辞不就。上嘉之，赐粟帛，又赐金钮一柄，敕曰：“是朕苑中自种药者，今以赐卿，表卿高尚之节。”

蜀人陈曙者，王氏末年避地淮南，隐于蕲州山中。乡人祀神，曙不召亦必至。醉饱而后去，虽百神祠，曙能遍往也。其所居屋一间道书数卷而已。与蛇虎杂处而泰然无所忌。玄宗遣中书舍人高越赍束帛征之，三往不应。后移居鄂州，不知所终。越赠曙以诗，曙次韵答之云：“罢修儒业学修真，养拙藏愚四十春。到老不疏林里鹿，平生未识日边人。涧花发处千堆锦，岩雪铺时万树银。多谢朝贤远相问，未闻鸡得凤为邻。”

僧谦明，嗜酒，好为诗。独居一室，每日铛中煮肉数斤，醇酒一壶，不俟烂熟，旋割旋饮，以此为常。尝中秋咏月云：“迢迢东海出，渐渐入云衢。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乘兴遂子夜鸣钟，烈祖闻之不罪也。召问其所求，对曰：“唯愿鹅生四脚鳖著两裙。”

南唐近事

[宋]郑文宝撰　陈尚君辑逸　叶佳声整理

《南唐近事》，宋郑文宝撰。文宝，字仲贤，初仕南唐为校书郎，入宋后，官至兵部员外郎，文宝作此书及《江表志》，追述南唐故事。此书起晋天福己酉（九三九），终宋开宝乙亥（九七五），记李氏三王四十年间丛谈琐事，体颇近小说。虽不得史体，然可与《江表志》参读，颇有史料价值，马令、陆游分别撰《南唐书》，多采其说。传世版本有《宝颜堂秘笈》、《说郛》、《荥阳杂俎》、《四库全书》等本，卷次有一、二、三卷之别。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末附《郑仲贤遗集》，今删去。另辑逸文得十四则附于末。

卷　一

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春，终开宝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鸿儒，颇常嗜学，耳目所及，志于缣缃，聊资抵掌之谈，敢望获麟之誉，好事君子无或陋焉。太平兴国二年岁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郑文宝序。

烈祖辅吴之初，未逾强仕，元勋硕望，足以镇时靖乱。然当时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诚、朱延寿、刘信、张崇、柴载用、周本、刘金、张宣、崔太初、刘威、韦建、王绾等，皆握强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笼，终以跋扈为虑。上虽至仁长厚，犹以为非老成无以弹压，遂服药变其髭鬓，一夕成霜。泊历数有归，让皇内禅，诸藩入觐，竟无异图。

烈祖尝昼寝，梦一黄龙缭绕殿槛，鳞甲炳焕，照耀庭宇，殆非常状，逼而视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视前殿，即齐王凭槛而立，侦上之安否。问其至止时刻、及视向背，皆符所梦。上曰："天意谆谆，信非偶尔，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间，遂正储位。齐王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县大厅相传有鬼物据之，前政令长升之者必为瓦砾所掷，或中夜之后毁去案砚，或家人暴疾，遗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厅莅事，始获小康。江梦孙闻之，尝愤其说，然梦孙儒行正直，众所推服，无何自秘书郎出宰是邑。下车之日，升正厅受贺讫，向夜具香案端笏当中而坐，诵《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事，蔑尔无闻。自始来至终考，莫睹怪异，后之为政者皆饮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回十数里，幕府鸡笼二山环其西，钟阜蒋山诸峰耸其左，名园胜境，掩映如画，六朝旧迹，多出其间，每岁菱藕罟网之利不下数十千。《建康实录》所谓玄武湖是也。一日，诸阁老待漏朝堂，语及林泉之事，坐间冯谧因举元宗赐贺监三百里镜湖，信为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赐后湖，亦畅予平生也。"吏部徐铉怡声而对曰："主上尊贤待士常若不及，岂惜一后湖，所乏者知章尔。"冯大有惭色。

朱巩侍郎童蒙日，在广陵入学。其师甚严，每朝午归餐，指景为约，其时不至，当行夏楚。朱虽禀师之命，然常为里巷中一恶犬当道，过辄嗥吠，巩乃整衣望犬再拜祈之曰："幸无啮我，早入学中免为夫子笞责。"精诚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顾。是夕犬暴卒于家。

处士史虚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游江表，卜居于浔阳落星湾，遂有终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尝对客奕棋，旁令学徒四五辈，各秉纸笔，先定题目，或为书启表章，或诗赋碑颂，随口而书，握管者略不停缀，数食之间，众制皆就。虽不精绝，然词彩磊落，旨趣流畅，亦一代不羁之才也。晚节放达，好乘双犊板辕，挂酒壶于车上，山童总角负瓢以随，往来庐阜之间，任意所适，当时朝士咸所推抑。保大末淮甸未宁，割江之际，虚白乃为《割江赋》以讽曰："舟车有限，沿汀岛以俱间；鱼鳖无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赋《隐士诗》云："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其讥刺时政率皆类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泽，

虚白鹤氅杖藜，谒銮辂于江左。元宗驻跸存问，颁之谷帛，又知其嗜酒，别赐御酝数壶，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将终，谓其子曰："皇上赐吾上樽，饮之略尽，固留一榼藏之于家，待吾死日，殓以时服，置拄杖一条，及此酒于棺中，葬之足矣。四时慎勿享奠，无益劳费，何利死者？吾当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遗命，而其子顿绝时祀，每因节序，必修奠讫，爇纸缗于灵座，纸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则自灭，遂不复更祭奠矣。

严续相公歌姬，唐镐给事通犀带，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严有欲带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卢之会，唐适预焉，严命出妓解带较胜于一掷，举座屏气观其得失。六骰数巡，唐彩大胜，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别相君。宴罢拉而偕去，相君怅然遣之。

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惟蒋廷翊独持一缣还家，余无所取。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终尚书郎。

钟谟性聪敏，多记问，奏疏理论，颖脱时辈。自礼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见道旁古碑，必驻马历览，皆默识，或止邮亭，命笔缮写，一日之行不过数里而已。又见一圭首丰碑，制度甚广，约其词旨不下数千余字，卧诸荒堑之中，半为水潦所淹，无由披读。谟欣然解衣，游泳堑中，以手扪揣，默记其文，志诸纸墨。他日征还，重经是路，天久不雨，无复沈碑之泉，乃发笥得旧录本，就堑较之，无一字差误。

冯谧总戎广陵，为周师所陷，乃削发披缁以给周人，将图间道南归，为识者所擒，送至行在。时钟谟亦使周，人或识之曰："昔日旌旗拥出坐筹之将，今朝毛发化为行脚之僧。"世宗甚悦，因释罪归之，终中书侍郎。

贾崇自统军拜使相，镇江都。周师未及境，尽焚其井邑，弃垒而渡。元宗引见于便殿，责其奔溃之由，且曰："朝野谓卿为贾尉迟，朕甚赖卿，一旦敌兵未至，弃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叩首具陈："舒元既叛，大军失律，城孤气寡，无数旅之兵以御要害，虽真尉迟亦无所施其勇。臣当孥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释罪，长流抚州。

元宗少跻大位，天性谦谨，每接臣下，恭慎威仪，动循礼法，虽布素僚友无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服见诸学士，必先遣中使数四宣谕，或诉以小苦，巾裹不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齐丘为子嵩，李建勋为史馆，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间，待遇之礼率类于此。

沈彬长者，有诗名。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闲居于江西之高安，三吴侯伯多饷粟帛。尝荷杖郊原，手植一树于平野之间，召诸子戒曰："异日葬吾此地，违之者非人子也。"居数年，彬终。诸子将起坟于植树之所，寻有术士语以吉凶事，近树北数尺之地卜葬，家人诺之。是夕诸子咸梦家君诃责擅移葬地，"复违吾言，祸其至矣。"诘朝乃依遗命，伐树掘土深丈余，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洁可鉴，盖上刊八篆字云："开成二年寿椁一所。"乃举棺就椁而葬之，广狭之间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亦能为诗，以色丝系铜佛像长寸余悬于襟上，衣道士服辟谷。隆冬盛夏惟单褐布裙，跣足日驰数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来玉笥浮云二山，林栖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识之。

王崇文以旧德殊勋，位崇台衮，巨镇名藩节制逮之，坐镇浮竞，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将。临武昌日，阅兵于蹴鞠场，武昌厅有古屋百余间，久经霖雨，一旦而颓，出乎不意，声闻数里，左右色动心恐，惟崇文指纵点阅，安详如故，亦无所顾问。

何敬洙善弹射，性勇决，微时为鄂帅李简家僮。李性严毅，果于杀戮，左右给使之人小有过愆，鲜获全宥。何尝因薄暮与同辈戏于小厅下，有苍头取李公所爱砚擎于手中，谓诸僮曰："谁敢破此？"何时余酣乘兴，厉色而应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掷砚于石阶之上，铿然毁裂，群竖迸散，无敢观者。翊日李衙退视事，责碎砚之由，主者具以实对。李极怒，即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贤明，知何有奇相，每曰："异日当极贵。"至是匿何后堂中，旬浃之间。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独坐小厅，有一乌申喙向李而噪，其声甚厉，李恶之，遂拂衣往后园池亭中，乌亦随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驱逐，略无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顾谓左右曰："何敬洙善弹，亟召来，能毙此畜，当释尔罪。"何应召而至，注丸挟弹，精诚中激，应弦毙之。李佳赏至再，遂释其罪。洎成立，擢为小校，以军功累建旌钺。建隆初，自江西移镇鄂渚，下车之日，小亭中复见一乌，顾何而鸣，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尔乎？"乃取食物，自置诸掌，乌翻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后，何位至中书令，授太师致仕，功算崇极，时莫与比。灵禽之应，岂徒然哉？

冯僎即刑部尚书谧之子也。举进士，初年少，众誉籍籍，以为平折丹桂。秋试之间，僎一夕梦登崇孝寺幡刹极高处打方响。先是徐幼文能圆梦，遂诣徐请圆之。徐曰："虽有声，价至下地。"洎来春，僎俄成名于侍郎韩熙载榜下。或有责徐之言谬者，徐曰："诚如吾语，后当知之。"放榜数日，中书奏主司取士不当，遂追榜御试，冯果覆落。

邓匡图为海州刺史，有野客潘扆谒之，邓不甚礼遇，馆于外厩。忽一日，邓命藩观猎近郊，邓妻因诣厩中觇扆栖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笼而已，笼中有锡弹丸二枚，其他一无所有。艾夜扆从禽归，启笼之际，忽为叹骇之声，且曰："定为妇人所触，幸吾朝来摄其光铓，不尔断妇人颈久矣。"圉人异之，乃闻于邓。邓诘其由，室家具以实告。邓颇惊异，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剑术乎？"潘曰："素所习之。"

邓曰："愿先生陈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观，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当斋戒三日，择近郊平广之地，可试吾术。"邓如其约，至期命潘联镳而出至城东。其始潘自怀袖中出二弹丸置掌中，俄有气两条如白虹之状，微微出指端，须臾上接于天，若风雨之声，当空而转，又绕邓之颈左盘右旋千余匝，其势奔掣，其声铮纵，虽震电迅雷无以加也。邓据案危坐，丧精褫魄，雨汗浃体，莫知己身之所从。乃稽首祈谢曰："先生神术，固已知矣，幸摄其威灵，无相见怖。"潘笑举一手，二白气复贯掌中，若云雾之乍收，数食间复为二锡弹丸矣。邓自此礼遇弥厚，表荐于烈祖纳焉。其后欲传之于人，一夕梦其师怒戾擅泄灵术，传非其人，阴夺其法。既寤，不复能剑矣，寻病终于紫极宫，临终上言乞桐棺葬于近地，后当尸解。上从之，使中贵人护葬于金波园。至保大中，元宗命亲信发冢观之，骸骨尚在，迄无异焉。

卷　二

进士黄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于雅道，诗句中多用"驴"字，如《献高侍郎诗》云："天下传将舞马赋，门前迎得跨驴宾。"之类，又尝谒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丰肌却老"。明旦潘公趋朝，天阶未曙，见槐树烟雾中有人若狷狙之状，追而视之，即可也。怪问其故，乃拥条而对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斋戒而掇之。"潘大噱而去。

孙晟为尚书郎，上赐一宅在凤台山西冈垅之间。徙居之日，群公萃止，韩熙载见其门卑巷陋，谓孙曰："湫隘若此，岂称为相第耶?"举坐莫喻其旨。明年孙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间，果正台席。

《升元格》：盗物直三缗者，处极法。庐陵村落间有豪民，暑雨初霁，曝衣箧于庭中，失新洁衾服不少，许计其资直不下数十千，所居僻远，人罕经行，唯一贫人邻垣而已。周访踪状，必为邻人盗之，乃诉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验，归罪于贫人，诈服为盗。诘其赃，即言散鬻于市，盖不胜捶掠也。赴法之日，冤声动人。长吏察其词色似非盗者，未即刑戮，遂具案闻于朝廷。烈祖命员外郎萧俨覆之。俨持法明辨，甚有理声。受命之日，乃绝荤茹斋戒理棹，冥祷神祇，昼夜兼行，伫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详约始末，迄无他状。俨是夕复焚香于庭，稽首冥祷，愿降儆戒，将行大辟。翊日天气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尽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为牛所啖，犹未消溃。遂赦贫民，而俨骤获大用。

谏议大夫张义方命道士陈友者合还丹于牛头山。频年未就，会义方遘疾将卒，恨不成九转之功。一旦，命子弟发丹灶，灶下有巨虺，火吻锦鳞，蜿蜒其间，若为神物护持。乃取丹自饵一粒，喑痖而终。当时识者以为气未尽，服之阴者不寿也。

刘仁赡镇寿春，周师坚垒三载，蹙而不降。一夕，爱子泛舟于敌境，艾夜为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请于赡。赡将行军法，监军使恳救不回，复使驰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少子，携提爱育，情若不及，奈军法至重，不可私也。名义至大，不可亏也。苟屈公议，使刘氏之门有不忠之名，妾与令公何颜以见三军。"遂促令斩之，然后成其丧礼，战士无不堕泪。

高越，燕人也。将举进士，文价蔼然，器宇森挺，时人无出其右者。鄂帅李公贤之，待以殊礼，将妻以爱女。越窃谕其意，因题鹰一绝，书于屋壁云："雪爪星眸众鸟归，摩天专待振毛衣，虞人莫谩张罗网，未肯平原浅草飞。"遂不告而去。后为范阳王卢文纳之为婿，与王南归烈祖，累居清显，终礼部侍郎。与江文蔚俱以词赋著名，故江南士人言体物者，以江、高为称首焉。

朱匡业、刘存忠虽无勋略，然以宿旧严整，皆处环卫之长。刘彦贞寿阳既败，我师屡北，京师危之。元宗临轩旰食，问其守御之方，匡业对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抚州。存忠在侧，赞美匡业之言不已，流饶州。

韩寅亮，偓之子也。尝为予言偓捐馆之日，温陵帅闻其家藏箱笥颇多，而缄鐍甚密，人罕见者，意其必有珍玩。使亲信发观，惟得烧残龙凤烛、金缕红巾百余条，蜡泪尚新，巾香犹郁。有老仆泫然而言曰："公为学士日，常视草金銮内殿，深夜方还翰苑，当时皆宫妓秉烛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乱，得罪南迁，十不存一二矣。"余丱岁，延平家有老尼，尝说斯事，与寅亮之言颇同，尼即偓之妾云耳。

张易为太弟宾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时论惮之。尝侍宴昭庆宫，储后持所爱玉杯亲酌易酒，捧玩勤至，有不顾之色。易张目排座，抗音而让曰："殿下轻人重器，不止亏损至德，恐乖圣人慈俭之旨。"言讫，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储后避席而谢之。

庐山九天使者庙有道士，忘其姓名，体貌魁伟，饮啖酒肉有兼人之量，晚节服饵丹砂，躁于冲举。魏王之镇浔阳也，郡斋有双鹤，因风所飘，憩于道馆，回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惊且喜，焚香端简，前瞻云霓，自谓当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仪清弱，莫胜其载，毛伤背折，血洒庭除，仰接久之，是夕皆毙。翌日，驯养者诘知其状，诉于公府，王不之罪。处士陈沆闻之，为绝句以讽云："啖肉先生欲上升，黄云踏破紫云崩。龙腰鹤背无多力，传语麻姑借大鹏。"

庆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伦，未冠而薨。上深轸悼，每顾侍臣曰："子夏丧明，不为异也?"或对曰："臣闻仁而不寿，仙经所谓炼形于太阴之中，然庆王必将侍三后于三清，友王乔于玉

除，伏望少寝矜念。”上泫然焉。

烈祖辅吴，将有禅让之事，人情尚怀，彼此一二不乐。周宗请之，上曰：“吾夜梦为人引剑断吾之颈，意所恶之。”宗遽下阶拜贺曰：“当策立耳。”居数日而内禅。

王鲁为当涂宰，颇以资产为务。会部民连状诉主簿贪贿于县尹，鲁乃判曰：“汝虽打草，吾已蛇惊。”为好事者口实焉。

邓亚文，高安乡野之人也。烈祖时自尚书郎拜青阳令。升厅就案而食，自谓尊显弥极。还语儿子辈云：“当思为学自致烟霄，吾为百里之长，声鼓吃饭，脑后接笔，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齐丘微时，相者相之曰：“君贵不可说，然亚夫下狱之相，君实有之。位极之日，当早引退，庶几保全。”齐丘登相位数载致仕，复以大司徒就征。保大末，坐陈觉谋干犯事，乃饿死于青阳。

元宗幼学之年，冯权常给使左右。上深所亲幸，每曰：“我富贵之日，为尔置银靴焉。”保大初听政之暇，命亲王及东宫旧僚击鞠欢极，颁赉有等。语及前事，即日赐银三十斤以代银靴。权遂命工锻靴穿焉，人皆哂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常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唯歌“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上既悟，覆杯大怿，厚赐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当有衔璧之辱也。”翌日罢诸欢宴，留心庶事，图闽吊楚，几致治平。

常梦锡为翰林学士，刚直不附，贵近侧目。或谓曰：“公罢直私门，何以为乐？”常曰：“垂帏痛饮，面壁而已。”盖冯魏擅权之际也。

周业为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与刘郎素有隙（刘郎长公主婿，时为禁帅），无何升元中，金陵告灾，业方潜饮人家，醉不能起。有闻上者，上顾亲信施仁望曰：“率卫士十人诣灾所，见其驰救则释，不然就戮于床。”仁望既往，亟使召业家语之。业大怖，衣女子服奔见仁望，仁望怒之。洎火息复命，至便殿门，会刘郎先至，亦将白灾事。仁望揣刘意不能蔽业，又惧与之偕罪，计出仓卒，遽排刘，越次见上曰：“火不为灾，业诚如圣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业父本方临敌境，臣未敢即时奉诏。”上抚几大悦曰：“几误我事。”仁望自此大获奖用，业乃全恕。

陈海嗜鸽，驯养千余只。海自南剑牧拜建州观察使，去郡前一月，郡鸽先之富沙，旧所无孑遗矣。又尝因早衙，有一鸽投海之怀袖中，为鹰鹞所击故也。海感之，自是不复食鸽矣。

章齐一为道士，滑稽无度，善于嘲毁，娼里乐籍多称其词。弟曰齐二，次曰齐三。保大中任乐坊判官，一旦暴疾，齐一齚舌而终。

女冠耿先生鸟爪玉貌，甚有道术，获宠于元宗。将诞前三日，谓左右曰：“我子非常，产之夕当有异。”及他夕，果震雷绕室，大雨河倾，半夜雷止。耿身不复孕，左右莫知，所产将子亦随失矣。

陈继善自江宁尹拜少傅致仕。富于资产，性鄙屑，别墅林池，未尝暂适，既不嗜学，又杜绝宾客。惟自荷一锄，理小圃成畦，以真珠千余颗若种蔬状，布土壤之间，记颗俯拾，周而复始，以此为乐焉。

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已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宜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等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为词，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帖，为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曰：“幸就东府举哀，多垒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诅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靦颜而已。

兵部尚书杜业，任枢密，有权变，足机会，兵赋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张氏妒悍尤甚，室绝婢妾，业惮之如事严亲。烈祖尝命元皇后召张至内庭，诫之曰：“业位望已通显，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岂妇道所宜耶？”张雪涕而言曰：“业本狂生，遭逢始运，多垒之初，陛下所藉者驽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纵之必贻其患，将误于任使耳。”烈祖闻之大加奖叹，以银盆彩段赏之。

烈祖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或骚扰民庶。上欲绳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严求。求曰：“无烦绳之，易绝耳。请敕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鹞，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群校无复游墟落者。

严求微时为阳邑吏，阳宰器之，待以宾礼，每曰：“卿当自爱，他日极人臣之位，吾不复见卿之贵，幸以遗孤留意。”期年严亟登公辅，宰殁既久。其子理遗命候谒严门，严赠担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怀而退。严不甚顾，密遣家人赍黄金数十斤，伺于逆旅间，谢之曰：“非阳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备行李。”又荐一官，地宅仆马毕为之置。其子他日及门致谢，严曰：“聊以报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见后终身谢绝焉。

烈祖辅吴，日与诸侯会射延宾亭。刘信擎牙注矢揖拟四座，小校孙汉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己当之。上自此益加宠遇，位至侍中九江帅。

刘信攻南康，终月不下。义祖谴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语刘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闻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凯旋之日，师至新林浦，犒锡不至，亦无所存劳。他日谒见，义祖命诸元勋为六博之戏，以纾前意。信酒酣掬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倾西江之水终难自涤。不负公，当一掷遍赤，诚如前旨，则众彩而已，信当自拘，不烦刑吏耳。”义祖免释不暇，投之于盆，六子皆赤，义祖赏

其精诚昭感，复待以忠贞焉。

李建勋镇临川，方与僚属会饮郡斋，有送九江帅周宗书至者，诉以赴镇日近，器用仪注或阙，求辍于临川。李无复报简，但乘醉大批其书一绝云："偶罢阿衡来此郡，固无闲物可应官。凭君为报群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赵王李德诚镇江西，有日者自称世人贵贱一见辄分。王使女妓数人，与其妻滕国君同妆梳服饰，偕立庭中请辨良贱。客俯躬而进曰："国君头上有黄云。"群妓不觉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国君也。"王悦而遣之。

陈觉微时，为宋齐丘之客，及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亲执厨爨，不置妾媵。齐丘选姿美之婢三人与之。李亦无难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礼。问其故，李曰："此令公宠幸之人，见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还宋第，宋笑而许之。

冯延已镇临川，闻朝议已有除替。一夕梦通舌生毛。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间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间，果已寝命。

张洎计偕之岁，为闰帅燕王冀所荐。首谒韩熙载，韩一见待之如故，谓曰："子好一中书舍人。"顷之，韩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纶闱之任。

进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绝当代。上饶郡公尝闻于元宗，上甚欲召对。属淮甸多故，盘桓期月，戎务日繁，竟不获见。出关日，李建勋赠一绝云："韵如古涧长流水，怨似秋枝欲断蝉。可惜人间容易听，新声不到御楼前。"

钟传镇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谒。传以历日包一橘置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岁当头立，诸神莫敢当。其中有一物，常带洞庭香。"

程员举进士，将逼试，夜梦乌衣吏及门告员曰："君与王伦、廖儒、陈度、魏清并已及第。"员梦中惊喜，理服驰马诣省门，见杨遂、张观、曾凯立街中，谓曰："榜在鸡行，何忽至此?"员怅然而觉，秘不敢言。其年考功员外郎，张秘权知贡举，果放杨遂等三人，员辈卒无征应。既夏，内降御札，尚虑遗贤，命张洎舍人取所试诗赋，就中书重定，务在精选。洎果取员等五人附来春别榜及第。明年岁在癸酉也。

李德来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时号李猫儿。本无学术，诈称博闻，每呼马为韩卢，乐工为伶伦，谄佞为謇谔，以此贻讥于世。

木平和尚，不知何许人也。保大初征至阙下，倾都瞻礼，阗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积数万，尝出入宫禁中。他日从上登百尺楼，上曰："新建此楼，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数岁，木平卒，淮甸大扰，自寿阳置烽堠以应龙安山。旦夕上多登览，以瞻动静。又上最钟爱庆王，王初幼学，上问寿命几何，木平曰："郎君聪明哲智，预知六十年事，寿当七十。"是岁疾终，年十七，盖反语以对之也。

李征古，宜春人也，少时贱游，尝宿同郡潘长史家。是夜，潘妻梦门前有仪注鞍马，拥剑錔鏉衙队约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见，乃寓宿秀才。觉后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来晨略见。"饯酒一钟，赠之金梔腕，曰："郎君他日富贵，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来年至京，一举成名，不二十年自枢密副使除本州刺史。离阙日，元宗赐内库酒二百瓶。

韩熙载放旷不羁，所得俸钱即为诸姬分去，乃著衲衣负筐，命门生舒雅执手版，于诸姬院乞食，以为笑乐。使中国作诗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北来，举目无相识。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陶谷学士奉使，恃上国势，下视江左，辞色毅然不可犯。韩熙载命妓秦弱兰诈为驿卒女，每日弊衣持帚扫地。陶悦之，与狎，因赠一词名《风光好》云："好因缘，恶因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明日后主设宴，陶辞色如前，乃命弱兰歌此词劝酒，陶大沮，即日北归。

韩熙载北人，仕江南，致位通显。不防闲婢妾，有北齐徐之才风，侍儿往往私客，客赋诗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载亦不介意。

逸　文

讥　嘲

李尧，广陵布衣，常以喉舌捭阖为己任。宋齐丘罢镇江西，尧裹足来谒。齐丘问："客素习何业?"尧曰："修相业，于今十年矣。"宋曰："君修相福乎?"尧不能答。他日，复求见。宋属子卒，左右不复通知，乃题一绝而去。词曰："中兴唐祚灭强胡，总是先生设远谟。今日丧雏犹解哭，让皇宫眷合何如?"

使　酒

朱业为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复威厉，饮后恣意斩决，无复见者。惟其妻钟氏能制之，搴帏一呼，慑栗而止。张易令通倅之职，至府数日，业为启宴。酒举未及三爵，易乘宿酲，掷觥排席，诟让蜂起。业怡声屏帏之间，谓左右曰："张公使酒，未可当也。"命扶易而出，此后府公无复使酒焉。

好物不在多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从官赋诗。学士朱巩诗成独晚，洎众制皆就，巩已醉矣。唯进一联，上疑其构思大久，复不终篇，巩再拜致谢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遗饷不丰好者，皆以朱公为口实。

掠地皮

魏王知训为宣州帅，苛政敛下，百姓苦之。因入觐侍宴，伶人戏作绿衣大面胡人若鬼状。傍一人问曰："何为者?"绿衣人对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觐，和地皮掠来，因至于此。"

捋须钱

张崇帅庐州，好为不法，士庶苦之。尝入觐江都，庐人幸其改任，皆相谓曰："渠伊必不复来矣。"崇来，计口征渠伊钱。明年，再入觐，盛有罢府之议，不敢指实，道路相见，皆捋须为庆。崇髭，又征捋须钱。尝为伶人所戏，一伶假为人死，有谴当作水族者，阴府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獭。"崇大惭。

梦 谶

后主篡位之初，尝梦一羊升武德殿御床，意甚恶之。及金陵城陷，补阙杨克让首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征欤！(以上见《说郛》卷二〇)

申渐高

烈祖曲宴便殿，引鸩觥赐周本，本疑而不饮，佯醉，别引一卮，均酒之半，跪捧而进曰："陛下千万岁！陛下若不饮此，非君臣同心同德之义也。臣不敢奉诏。"上色变，无言久之，左右皆相顾流汗，莫知所从。伶伦申渐高，有机智者，窃谕其旨，乃乘谈谐，尽并两盏以饮之，内杯于怀中，亟趋而出。上密使亲信持药诣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渐高脑溃而卒。(《资治通鉴考异》卷二九)

重阳登高

陈乔、张秘重阳日登高于北山湖亭，不奏声乐，因吟杜工部《九日宴蓝田崔氏庄》诗，其末句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员外郎赵宣父时亦在集，感慨流涕者数四，举座异之。未几，赵卒。(《诗话总龟》卷二四)

李建勋

李建勋博览群籍，颇善理论。宋齐丘尝曰："李相善谈，不必润色，自是一片文章矣。"(《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三)

收迪黜边

景德中，李迪、贾边皆举进士，省试皆不与。迪以赋落韵，边以《当仁不让于师论》以师为众，与注疏异，乃奏乞特收。王文正公为相曰："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恕。边特立异说，将令后生务为穿凿，破坏科场，渐不可启。"遂收迪而黜边。(同前后集卷一九)

状元给驺从

祥符八年，蔡文忠状元及第。上视其秀伟，顾宰相曰："得人矣。"因诏金吾给驺从传呼，状元始于此也。(同前，此二则恐有误)

托病目不览诗

魏明好作诗词，多而不格。尝携近诗诣韩熙载，韩托以病目，请置几案徐览。明曰："侍郎目昏，请自为吟之。"韩曰："耳聋加剧，切忌不闻。"

金陵童谣

金陵围逼之际，人多患脚弱而卒。童谣云："索得娘来破却家，后园桃李不生花。猪儿狗儿总死尽，养得猫儿患赤瘦。"一僧解之曰："娘谓再娶周后，不生花谓之枯瘁，猪狗死尽戌亥年，脚弱而亡者赤瘦，猫目疾不能捕鼠，谓不见丙子年也。"

钟山翁

元宗嗣位，李建勋出师临川。将行，谓所亲曰："主上性习未定，若如日者，恐不能守业。"及冯延鲁讨闽中，催督军粮，急于星火，建勋寄诗曰："粟多未必为全计，师老须防有伏兵。"既而福州之兵，果为越人所败。及归，拜司空，累表乞致政，自称钟山公。诏授司徒，不起。学士汤悦致书贺之，勋答曰："司空犹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翁号，如何不见呼?"先是，宋齐丘自京口求退于青阳，号九华先生，未周期，一诏而起，时论薄之。建勋年德未衰，时望方隆重，或以建勋比宋者，因为诗曰："桃花流水须相信，不学刘郎去又来。"

雨惧抽税不入城

金陵建国之初，军储未实，关市之利，苛悉农桑商贾。时亢旱日久，上曰："近京皆报雨足，独京城不雨，何也?"申渐高对曰："雨惧抽税，不敢入城。"上即下诏停额外税。俄雨沾足，故知优旃漆城，那律瓦衣，不为虚矣。

陈橘皮榜

给事中乔舜知举，进士及第者五人，皆以举数升降等甲。无名子谓乔之榜类陈橘皮，半白多居上。(以上见《类说》卷二一)

龙脑油

大食国进龙脑油，其味辛烈，解酲蠲疾，上所秘惜。耿先生见之曰："此非佳者，当为大家致之。"乃缝夹绢囊，贮白龙脑数斤，悬于屋栋上，以胡饼盛之。少顷，沥液如注。上叹骇不已，命酒泛之，味逾于大食国进者。(《永乐大典》卷八八四一)

陈省躬

陈省躬尝梦骑一马，入一府署曰“天下太平”。未几，除太平令。后复梦乌衣吏伏剑断其一臂。时省躬弟长参从事京口，值甲戌之围，音耗久绝，尚以手足为念。既而金陵倾陷归朝，除深州下博令。（同前卷一三一三九）

炒真珠

内中尝欲真珠数升。耿先生曰：易致耳。即命以小麦数升，以银釜炒之。食顷，匀圆成珠。（同前卷一四九一二）

钓矶立谈

[宋]史　温撰　陈尚君整理

《钓矶立谈》一卷，宋史温撰。温，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南唐处士史虚白孙。真宗咸平中登第，历官桃林尉。大中祥符中知闽清县，后又知封州。仁宗天圣中为虞部员外郎。本书序称录自号钓矶闲客的“叟”的见闻和议论。叟称清泰间随史虚白至江南，营钓矶于江渚，不以进取为志，但目睹南唐兴亡及三主始末，有不可忘者，乃就可目所及，得一百二十余则，并各加议论，由史温撰成此书。全书于南唐政事举措得失及君臣事迹，记载翔实，向为治南唐历史、文学者所重。其作者旧有史虚白或其仲子二说，皆不确。叟之身份，似当为虚白之弟侄辈（详《文史》四十四辑陈尚君《（钓矶立谈）作者考》）。今本仅三十则，知已有残缺。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校点整理。

序

叟，山东一无闻人也。清泰年中，随先校书避地江表，始营钓矶于江渚。先校书意薄簪组，心许泉石，每乘双犊版辕车，车后挂酒壶，山童三五人，例各总角，负瓢并席具以自随。遇景物胜概，则取酒径醉，或为歌诗，自号钓矶闲客。割江之后，先校书不禄，叟嗣守弊庐，颇窥先志，不复以进取为念。会王师吊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裹，俱为王人。大同之庆，有识之所共，咸以为百生不可逢之盛际，叟独何者，而私自怫郁，如有怀旧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国以来，烈祖、元宗其所以抚奄斯人，盖有不可忘者。时移事往，将就芜没，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禄，固无预于史事，顾耳目之所及，非网罟之至议，则波涛之溉语也。随意所商，聊复疏之于纸，仅得百二十许条，总而题之曰《钓矶立谈》，使小子温成诵于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惭子山之丽，兴哀则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几矣。

自杨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类以威鸷相高，平居斋几之间，往往以斩伐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识点画，手不能捉笔者。及烈祖以军功牧升州，初以文艺自好，招徕儒俊，共论治体，总督廉吏，勤恤民隐。由是远迩宅心，以为己归。义祖闻之，自京口往视其所为，见其城隍浚整，楼堞完固，府署中外肃肃，咸有条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时金陵之民，顾怀其惠，莫不心折气沮，但逼迫义祖之威，而无敢建白者。初，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旁为宣城，而义祖不之许，尚迟回若有所待。客有宋齐邱者，私劝烈祖曰：“昔项羽叛约，王沛公以汉中之地，时皆以为失职左迁，唯萧何赞之，以为语有天汉，其称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度其势乱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眚而可以定事。更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岁月，其亡聊奈何?”烈祖惊起执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无所闻之。”中夕促驾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犹金陵也。居无何，朱瑾杀知训，广陵大乱。烈祖以兵宵济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知训执政柄，霸图兆于此矣。

叟曰：祸福之来，虽各象德，而事有机会，皆相凭藉。是以风旋而上升，水激则弥悍，有情之所忘，每为无情之所转，大空之中，夫畴觉之哉！向若义祖本无歆羡金陵之心，则烈祖不得徙镇矣。又烈祖以梅冶自乞，或如其欲，则亦无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则广陵之乱，孰恃而弭。广陵之功不在烈祖，则霸图亦无自而托业矣。吁，夫岂人谋之所及也邪！非人谋之所及，然后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挚以媵女而相成汤，百里奚鬻羊而见知于秦，窦姬行号而母汉室，衰妇伏膝而媲曹宗，是故非意之意，尝为事之基胎，一日之濩落，君子不以为

病焉，知卒业之有所在故也。

赵王李德诚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测时事，十有七八。一旦，谓德诚曰："昨夕元象大异，扬州当流血无限，朝贵陷首穴胸。"后考其日，乃朱瑾杀知训之夕也。又烈祖执政柄时，义祖忌之，将启以知询为代，中外岌岌，人无固志。宋齐邱夜召知术者刘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闻鼓声，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变，政事仆射安若太山，不足多虑也。彼怀恶志者，自当受祸。金鼓之声澌澌然，殆有大丧与！"夕未曙，捷步至，白义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见兆朕，而上动躔次，旁关声象，彼知术者，乃能言之于事先，若合契券，曾无毫厘之差。然则阪之不可以为陵，陵之不可以为隰，高下降杀，固已有经分而悬定于冥默间者矣。世之昧者，方且逞智计，荣思虑，虚怺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颠狂妄行，而卒与祸会，吁，可胜恨也邪！

吴王称号淮海，时广陵殷盛，士庶骈阗。忽一旦，有黄冠道人，状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挂一木，刻为鲤鱼形，自云钟离人也，行歌于市曰："盟津鲤鱼肉为角，濠梁鲤鱼金刻鳞。盟津鲤鱼死欲尽，濠梁鲤鱼始惊人。"又云："横排三十六条鳞，个个圆如紫磨真。为甚竿头挑著走？世间难遇识鱼人。"大率如此意者，凡数十篇，时人莫能晓。岁余，忽不知所之。其后武义年中，江南谣言又有"东海鲤鱼飞上天"之语。及烈祖受命，复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验。

叟曰：鲤之与李，声相通也，鱼而肉角，则龙矣，虽以金刻鳞，犹为鱼也。江南虽为强国，而以偏霸终焉，鱼之象也。顷尝读西天竺书，说因因相袭，皆如旦之有夕，相随不舍，其言将信然。大抵帝王称制，其德泽方广，滋被渗漉，流以及远，根叶尃布，虽五运互迭，不无兴衰，要其种姓，当有肖似者。是以二帝三王，共祖轩辕，卯金之祚，绝而复续。江南诸萧，虽享国之日浅，然无大罪戾。向契丹使至江南，乃云："有萧氏者，与耶律氏相为始终。"由是观之，濠梁胄出盟津，厥有旨哉！

列祖初得政，尽反知训之所为，接御士大夫，曲加礼敬，躬履素朴，去浮靡，而又宽刑勵理，孜孜不倦。是时方镇窥伺，事资弹压，烈祖视听不妄，指㧑中节，平居自号曰政事仆射，高位重爵，推与宿旧，故得上下顺从，人无异意。齐台之建，擢宋齐邱、徐玠为左右丞相，于其所居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司守关徼，物色北来衣冠，凡形状奇伟者，必使引见，语有可采，随即升用。听政稍暇，则又延见士类，谈宴赋诗，必尽欢而罢，了无上下贱贵之隔。以此二十年间，委曲庶务，无不通知，兴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献山水画障》诗云："须知手笔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顿难。"及将受禅，头陀范志嵩赋《月诗》云："徐徐东海出，渐渐到亨衢。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概以是言之，人之与能也，有自来矣。是以吴社迁换，而国中夷然，无易姓之戚，盖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极之山，神明凭依，翳荟之邱，云气出焉。凡水之有旋桓折波者，必生修鳞，帝王之量，其亦有以异人者矣。尝试观孝高皇帝，其总收权网，维御群隽，当国匪解，郭守纯朴，虽汉之高、光，不是过也。徒以其崎岖偏左之国，地势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量，只是远图之所就，仅足以称霸而已，惜夫！

武义中，有童谣云："江北杨花作雪飞，江南李树玉团枝。李花结子可怜在，不似杨花没了期。"及烈祖受禅，其日白雀翔于庭，郡国以符瑞言者，不可以数计。其尤著者，江西杨化为李，临川李树生连理，于是始下还宗之议。初立唐宗庙，定郊堂之位，圜丘毖祀之夕，乃孟夏上旬，月至三鼓当没。而升坛之际，皎然如昼，柴燎毕乃没。太史奏言："月延三刻。"远近叹以为异事。

叟尝见长老相与言，颇有疑，以为未必然者，其意盖以谓南唐在六合间，才数州之境，讵得天应以祥眚如是之审也。叟辩之曰："人之精诚，上下感假，旦昼之所接，精祲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卫先生画长平之策，而太白袭月，燕丹谋秦，而白虹贯日，鲁阳挥戈，而羲轮辍御，宋景有一言之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汉，金雌谶晋，或曲为一姓，或专繇一人，亦有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陨霜杀菽，匹夫致孝而鱼跃冰开，冬竹生萌。近世马仁裕之生也，紫气充庭，卢文进出军失律，而黑蟒拥膝，及其殁也，赤氛宵腾，有星落如杯，姚景昼寝，而丹蛇游于颧准之间，王舆梦有流星之警，而几毙于飞石。凡此数子者，位不过节将，然犹胖蚃昭彰，又况胙土开国，五十年中江表无事，为人神主以对越上下者耶！说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无准，固不可以执一而废百也。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膏涂草野。"是以执吴朝之政，仅将一纪，才一拒越师，所谓不得已而用之。及受禅年，两江土寓，比诸侯最广，兵力雄盛，气可以吞噬，谋臣猣将，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内宴，中坐有诏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则裂，前哲之元龟。子嘉与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讨伐之议，愿勿复关白也。"其后钱塘大火，宫室器械为之一室，宋齐邱乘间进言曰："夫越与我，唇齿之国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虔刘我边陲，污浊我原泉，股不附髀，终非我用。今天实弃之，我师晨出而暮践其庭，愿勿失机，为后世忧。"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虽分，生齿理一，人各为主，其心未离，横生屠戮，朕

所弗忍。且救灾睦邻，治古之道，朕誓以后世子孙，付之于天，不愿以力营也，大司徒其勿复以为言。”于是特命行人，厚遗之金粟缯绮，盖车马相望于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宫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吾弃代后，汝善和邻好，以安宗祐为意，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元宗之初，尚守先训，改元保大，盖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间，皆以为守文之良主。会元老去位，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谓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荧惑，移于多口，由是构怨连祸，蹙国之势，遂如削肌。其后宋齐邱复起于迁谪之中，谋为自固，更相唱和，兵结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国用耗半。有杜昌邺者，经事永陵，还自外镇，复领计司，抚桉大恸曰：“国事去矣！夫鸿鹄养护六翮，将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傅斥晏，宁不使人恨恨也！”

叟尝笑诸葛孔明号称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单，穷兵不休，两川之人，坐是不聊生。忠则忠矣，安所事智。今江南壤毛瘠薄，土泉不深，其人轻佼剽悍，不能耐久，非中国之敌也。自有宇宙以来，未有偏据而可以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岂不欲以并包席卷为事耶，顾其所处势，有未便故也。有如孙、陈之季，皆区区不度，以至鱼烂，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间，父不哭子，兄不丧弟，四封之内，安恬舒嬉，虽流离侨寓之人，亦获案堵，弗夭弗横，以得及真人之期。吁！烈祖为有大造于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岁，建阳孟贯于驾前献所业。其首篇《贻栖隐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之句。世宗宣见，问贯曰：“朕伐罪吊民，何有巢无主之有？然献朕则可，他人应不汝容矣。”

叟以谓孟贯小生，不知所以邀说万乘之道，而世宗皇帝，亦不得不为失辞。古训有之：“师以直为壮，曲为老。”又魏绛之辞曰：“师众以顺为武。”王者之师，有不出则已矣，其举事也，沛如时雨之将至，百嘉仰之以生焉，夫人胥仰之以生，则孰肯为敌而输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连叛臣而致讨，且疆场之故，一彼一此，亦胡可胜言。乃如周之本谋，但规取淮壤，而借此以为之辞。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声之所驰，无翼而能飞。”方将幸人之不之知，弗可得也。顷见故老，犹能言淮上事。周师之出也，亩无棲粮，裩无留藏，卷地以往，视人如土芥，坟墓圮毁，老幼傒缧，墟落之地，胔腐骨填，里鼓绝响，殆无炊烟。于是自邢沟以北，皆群众聚而成团，糊纸以为甲，壤锄耰以为器，因废垒以为固，官军与之对，则往往折北。是以刘仁赡以死守寿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孙忌睢盱于楼车之上，不顾身首异处，违诏而致其区区之忠。为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与古烈士比，曾不标异以奖薄俗，而俱从显戮，文武之师，固如是乎！当此之时，人心踽踽然南首，以冀会李氏，君臣失谋，横生嫌间，其兵出不返，望旗而先溃，然且銮舆再驾，而仅足以成割江之计。所谓楚则过矣，齐未为得也，顾岂如甲戌之师，曾不衄而一国归命焉。《诗》云：“匪疚匪棘，王国来极。”正斯之谓欤！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听计售，遂开五十三州之业，宗祀严配，不改唐旧，可为南国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铦锐，方曹起而朋挤之，当其吊影于九峰之底，所谓几濒于死地。一旦复得政柄，内顾根柢失据，危而易摇，因隳其初心，而更思所以自完计，首开拓境之说，规以矜企动上心。于是南生楚隙，西结越衅，晚举全国之力，而顿兵于瓯闽，坚壁之下，飞挽刍粟，徵发徭戍，四境之内，为之骚然。钟山李公建勋为赋诗，有“粟多未必为全策，师老须防有伏兵”之句，盖切中于当时之病。李宗坐是不竞，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陨。悲夫！

叟尝谓颓垣夷堑，何有于污墁；毁冕裂弁，孰施于面目，正子嵩之谓矣。且古之欲固其位者，亦何所不为为，女宠妇谒，所以荡其情也；为田猎观游，所以耗其志也；为落落不合，所以开其矜夸也；为战斗危事，所以胥其恇怯也，人君倘不自觉知，未有不堕其计中者。窃尝譬之，一国之有君，犹心之宅百体也，苟一体之不密，则肤腠受邪，而病气于其正矣。病气于其正，日以渐靡，而曾不知惧，犹且表表自喜，以为完人其可复觊也耶！有如子嵩者，其生平志业，盖以孔明、茂宏为不足法，至其晚节末路，乃乘人主肤腠之隙，而危为一窍之邪。鄙哉斯人也？鄙哉斯人也！古语不云乎：“栋折榱崩，侨将压焉。”抑谓是也夫！

边南院之始为将也，爱惜士卒，分甘绝苦，其所过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齐而有容，时人从而目之曰边菩萨。望其旄纛之所指，举欣欣然相告曰：“是庶几其撩理我也。”及其既耄，则威不克爱，纲纪紊乱，玩侮饕渎，禁约不胜。时人又从而目之曰边和尚，望其旄纛之所指，举疾视而相告曰：“是愦愦者，无宁其浼我也。”

叟曰：夫爱憎之实，既贸于区中，则毁誉之形，必迁于外次。譬之龟焉，灼其中者，文见于兆矣。古语云：“爱其人者，爱其屋上鸟；憎其人者，憎其储胥。”夫鸟之所集，其屋必润，储胥者，主人储意以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将致憎，故君子之所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兴，大臣议广土宇，往往皆以为当自潭、越始，烈祖不以为是。一旦，召宋齐邱、冯延已等人俱入，元宗侍侧。上曰：“天下之势，抵昂如权衡，要当以河山为腹背，腹背奠，然后手足有所运。朕藉

扬徐遗业，抚有东夏，地势未便，犹如绘事窘于边幅，虽有手笔，无所纵放。毛遂云："锥未得处囊中故也，如得处囊中，则必颖脱而出矣。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绪，若坠冰谷，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视，以方我心，未足以训其勤。然所以不能躬执干戈为士卒先者，非有所顾吝也，未得处囊中故也。"冯延己越次而对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极，诚如圣旨。然臣愚以谓羽毛不备，不可以远举；旌麾黯暗，不可以号召；舆赋不充，不可以兴事。陛下抚封境之内，共己静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将有所志，必从跬步始。今王潮余孽，负固闽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钱塘君臣，孱驽不能自立，而又刮地重敛，下户毙踣；荆楚之君，国小而夸，以法论之，皆将肇乱。故其壤接地连，风马相及，臣愚以为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上曰："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几，从一二股肱之后，如得一拜陵寝，死必目瞑。然尝观刘德舆乘累捷之威，群胡敛衽之际，不得据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狈东归，朕甚陋之。及闻李密劝元感鼓行入关，意壮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决意以西也。近徐敬业起江淮之众，锋锐不可当，不能因人之心，直趋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营割据，识者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事之验也，朕每伤之。钱氏父子，动以奉事中国为辞，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闽土险瘠，若连之以兵，必半岁乃能下，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况其俗怙强喜乱，既平之后，弥烦经防。唯诸马在湖湘间，恣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谓齐人取燕，恐动四邻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恶名，我不愿也。孰若悉舆税之入君臣，共为节俭，惟是不腆之圭币，以奉四邻之叹，结之以盟诅，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为守。是我之存三国，乃外以为蔽障者也。疆场之虞，不警于外廷，则宽刑平政，得以施之于统内，男不失秉耒，女无废机织，如此数年，国必殷足，兵旅训练，积日而不试，则其气必倍。有如天启其意，而中原忽有变故，朕将投袂而起，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潜窃，宁乂旧都，然后拱揖以招诸国意，虽折简可致也，亦何以兵为哉！"于是孙忌及宋齐邱同辞以对曰："圣志远大，诚非愚臣等所及也。"上尝服金石药，疽剧将崩，呼元宗登御榻，啮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保大中，查文徽、冯延鲁、陈觉等争为讨闽之役，冯延己因侍宴，为嫚言曰："先帝龊龊无大略，每曰戢兵，自喜边垒，偶杀一二百人，则必赍咨动色，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为，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师数万，流血于野，而俳优燕乐，不辍于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颇领其语。其后闽土判涣，竟成迁延之兵，湖湘既定而复变，地不加辟，财乏而不振。会耶律南入，中国大乱，边地连表请归命，而南唐君臣束手，无能延纳者。韩熙载上疏，请乘衅北略，而兵力顿匮，茫洋不可为计，刮疡裹创，曾未得稍完。而周祖受命，世宗南征，全淮之地，再战而失，元宗始自叹恨，厌厌以至于弃代。时有隐君子作为《割江赋》，以讥讽其事。又有隐士诗云："风雨揭却屋，浑家醉不知。"将迁幸南都，而伶人李家明亦献诗云："龙舟悠漾锦帆风，雅称宸游望远空。偏恨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入寿杯中。"故知倾国之渐，良由废烈祖之圣训而致然也（按所云隐士，即叟父虚白也）。

叟曰：国之将亡，反本塞源，元宗自在藩邸，仁孝播闻，及怵于贼臣之谀言，至诋诬先烈以自圣，啮指顾命，忽如风之过耳，天不祚唐，可为伤心。吁，憸人小夫，不足以共谋国也如此，叟每寘念于中，则不觉为之堕睫。

烈祖使冯延己为齐王宾佐，孙晟面数延己曰："君常轻我，我知之矣。文章不如君也，技艺不知君也，谈谐不如君也，然上置君于亲贤门，下期以道义相辅，不可以误国朝大计也。"延己失色，不对而起。

叟曰：昔贾谊为汉建治安之策，其言反覆，每以太子为根本，及太宗皇帝朝刘洎，亦推明其说，盖传付之重，当慎厥初。伏观元宗天资粹美，闻见卓远，傥使重厚识体之臣，左右前后助成圣德，则必能拱手垂衣，克承负荷。叟闻长老说，冯延己之为人，亦有可喜处，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辨说纵横，如倾悬河，暴而听之，不觉膝席之屡前，使人忘寝与食，但所养不厚，急于功名，持颐竖颊，先意希旨，有如脂腻。其入人肌理也，习久而不自觉，卒使烈祖之业，委靡而不立。夫然后知孙丞相可谓有先知之明，世之议者，乃指以为由忮心而发，岂其然耶！

陈觉不俟诏旨，进讨福州，冯延鲁贪功，亟谋掎角。及戎律大挠，舆尸不归，元宗大怒，命锁二臣至国都，夺官流之支郡。秘书丞韩熙载上疏，请诛斩以谢国人，其略云："擅兴者无罪，则疆场生事之臣，恬不知畏；丧师者获存，则行阵效死之士，何视而劝？"元宗不能用其语。

叟初闻江南老人言，熙载素恶于二冯，又与陈觉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无过也。及见后主归命，家国湮覆，求其倾圮之渐，乃兆于讨闽之役，然则虽断二子之首，盖不足以赎责。自樊若冰哀取阴事，输之于天朝，国人恨之，入于骨髓，至发其先垄，投骨于江流。由是以考之，韩之至言，当自为体国而发，彼轻以小人之心，而揣量君子，殊愧前闻之陋。

元宗神彩精粹，词旨清畅，临朝之际，曲尽姿制。湖南尝遣廖法正将聘，既还，语人曰："汝未识东朝官家，其为人粹若琢玉，南岳真君恐未如也。"是以荆渚孙光宪叙《续通历》云："圣表闻于四邻。"盖谓此也。又其天性雅好古道，被服朴素，宛同儒者，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士子传以为玩，服其新丽。是时承烈祖勤俭之后，国家富给，群臣操觚

管小技，侍从左右，承间纳科说，多自谓国势崇盛，如举太山以压朽壤，荡定之期，指日可俟。会闽、荆兄弟争国，有衅可乘，上亦昧于几先，营惑利口，于是连兵十许年，国削民乏，渺然视太平之象，更若捕风系影。初，惠昭太子少有远见，力谏上不知息兵养民，不蒙听纳，忽忽自失，以至暴亡。至是上痛自惩艾，复思太子语，往往涕下交颐。自议南迁豫章，百不如意，邑邑无聊，以至捐弃服御。

叟尝读《汉书》，见班固赞元帝优柔，大率颇似元宗，古今异世，而乃适同尊号，西都坐是不振，而南国亦复阴阴如日就暮，因感扬雄论鲁不用真儒之说，又传称是仪也，非礼也，唯礼为能定国。吁，非真儒不足以救国之危削，非明礼不足以权国之安荣，元宗君臣，殆有遗恨于此。

西平王周本经事诸杨，最为纯臣，虽不知书，而爱重儒士，宾礼寮属，不挠其权，故所至称治。后唐庄宗初入洛，吴遣卢苹致贺，帝历数南朝大臣，尤多本以为忠勇。叟尝记危全讽以十万众据象牙潭，楚人为围高安，以为之声援。朝廷旰食，严可求荐本可以为将，本坚辞不肯起，徐自建白曰："往年长洲之战，非不敌也，特以上将权轻，下皆专命，互相观望，以至军不克振。今必见委，倘不设偏裨，老臣愿出死力，以报厚恩。"朝廷许之。本乃具选兵七千人，计日赍粮，晨夕兼驰，朝贵或有追送者，不肯少留，且曰："兵事神速，停营信宿，众寡情见，则不可用也，吾欲及其锐而使之。"是时高安危急，人皆谓当先策援。本曰："不然，楚人非有战心也，姑欲牵缀我师，使全讽得毕力尔。我必先擒此贼，彼自当解。"遂直捣象牙潭，突其垒，疾攻之。全讽少其众，且笑本率易，殊不顾答。本先遣劲卒穿出其后，乘高疾呼，抚人大崩，矢石未及接，争赴水以死。本建大将旗鼓，徐趋而薄之，全讽据胡床瞪视，不及指挥而就擒。我军大欢，楚人果宵遁矣。

叟尝壮西平此举，以为近世未有成功之速如此比者。尝见中朝常丞相衮有言曰："自二汉以来，每有兵戎，必建专征之帅，卫青、霍去病专统五道，连率九郡之师，遂清漠北，窦宪发北军五校黎阳沿边十二郡骑，及羌胡匈奴兵，卒勒燕然。魏命夏侯惇都督二十六军，留镇于巢，终成帝业。晋命王浚、杜预等七军都督二十万众，卒平东吴。后周时，奚胡杂种叛于夏州，一城之难，贼众至少，犹命于谨置大行台，统五州军事以讨平之。隋五原部落杂叛，敌甚易取，亦使高频颎领行军元帅以出征。及国初，辅公祏反丹阳，命李靖为副元帅，统李绩等七总管以擒之，吐谷浑寇边，命任城王道宗等五军击降之。开元以后，天下无事，戎镇玩安，浸紊经制，然至德以来，尚有统帅也，唯邺城之役，九节度之师，逡巡而溃，以无统帅，无所制命故也。吁！缰辔俱长，则颠蹶可俟，骖服共驾，则轮舆必奔，孰谓西平不知书耶，盖与兵法可谓暗合者矣。

高审思守寿春，大为儆备，晨夕出号，刁斗相属，躬率士卒，缮完城堑，楼橹渠答，色色整饬。或诮以为选懦，大不可以示敌也。掾史闻而耻之，因间入白曰："此城天险，号曰金汤。今以明将军之威，士卒莫不效命，亦安用晓昏孜孜，劳苦神算者耶？"审思笑而答曰："君以老兵为怯耶？夫兵固多变，不可以不惧，过而防之，策之上者。君但治曹事，看老兵格虏如何尔。"一旦北兵奄至城下，先使水工夺城中水道，穿浚所从入，每碍于角勒不得进，又为棚车载兵，以临城上。城中飞竿起火，随方而焚之，立尽。又为地道潜攻，向城而隧之所出，适与金鼓相值。北兵相顾失色曰："此真守边将军也。"解围而去。行未数里，而审思先为潜机，载劲卒行地中，绕出北兵之前，曳薪扬尘，坌埃涨天，鸣鼓疾呼而至。北兵膠眙，皆以为从天堕也。审思又发悬门，出众夹而攻之，北兵歼焉。由是终审思之世，寿春不受围。向日掾史，拜而言曰："将军天也，愚不能及矣。"

叟曰：古之善将兵者，能勇能怯，能弱能强，高审思其有焉。

徐丞相玠反覆于杨、李之际，竟以恩泽自固，累临方镇，率以贪浊闻。其性本好神仙，颇修服饵之术，然乃以贱价市丹砂之下者，以充其用。

叟曰：彼甘心以营服食，盖至诚以爱其躯命者也，尚犹顾吝若是，求其莅官政，处国事，夫又何观。吁，充徐侯之操，真所谓膏肓之疾欤！

烈祖初造唐，劳心五十余年，须发为之早白，其所以侧席倾迟，天下之士，盖可谓无所不至者矣，然仅得宋齐邱、孙忌、李建勋等数人而已。就数人中，孙与宋不能善终，而钟山公又雅尚廉退，是以三世开国，而谱传所录，无大可纪者。当是时，天下瓜裂，中国衣冠多依齐台，以故江南称为文物最盛处，然其濯濯如此云尔。及宋子嵩用意一变，群憸人乘资以骋，二冯、查、陈遂有五鬼之目，望风尘而投款者，至不可以数计，彼正人端士，虽数路广取，劳谦迟久，而不可以多得，翕訾诡随之党，顺风一呼，而肩摩踵决，唯恐其不容。天意之不齐，乃至于是。

叟曰：昔汉武帝营甘泉宫，度为千门万户，以致神灵。是时南山中有所谓卷舌柏者，一名侧柏，一名珠子松，帝受其缡缡下垂，如建翠凤之旗，如仙女委珮，其色相照耀，有如夺人之目，因诏凡旁南山诸县如蓝田等处，率岁致三十本，列植于阶戺之间。考汉之诸帝，唯孝武长年以岁计，其所致不知其为数几何，其后孝元帝用诸儒之说，尽废诸秘祝之祠。自武至元，为日亦未几也，祠官长陵董可宗按行故宫，求识所谓珠子松者，漫不可复得，毁垣断堑，但有胡耳等蒙密充牣乎其中。彼所谓胡耳者，本西域植物，中国故无有也。自张骞通诸国，时有为羊马之献者，胡耳之实，偶缀于毛端，因得遗种五陵，人所谓鄙

弃樵牧，以下为材者，霜冬就槁，常困焚如之祸。呜呼！近如南山，而过为万乘之所爱录，又率岁以致之，侧柏顾不能存之于数十年间，远如西域，特因羊马之残毳，而燔伤鄙贱之余，未有如胡耳者，而乃延曼弥满，至不可胜除。然则是果天意欤，是果非天意欤！千世之下，而士之多感激者，必将潸然于叟之斯言。

太祖讨李重进于扬州，南唐遣冯延己受命。太祖召对，谓延己曰："凡举事不欲再籍，我遂欲朝服济江，汝主何以相待？"延已对曰："重进奸雄闻于一时，尚且一战就擒，易如拉朽，蕞尔小国，诚不足仰烦神虑。但江南士庶，眷恋主恩，各有必死之志，若天威暴临，恐须少延晷刻。大朝傥肯捐弃数十万卒与之血战，何虑而不可。"太祖笑曰："吾与汝主大义已定，前言聊以戏卿耳。"

叟尝谓延己此言，可以寒心，遭逢太祖，圣德宏达，笼络宇宙，方且置江南于度外，是以延己小夫，奉使失辞，曾不加质责，聊答之以一笑也。向若褊量如魏祖，有忮心似隋文，则延己之斯言，乃为致讨之因矣。曾忆春秋时，齐、鲁构兵，齐侯谓鲁之行人曰："鲁人恐乎？"对曰："不和则有之，恐则未也。"齐侯曰："野无青草，室如悬磬，何恃而不恐？"对曰："其小人痛其父兄之仇，不能茹度而愿致其死力，何有于恐？君子则更悼失言，以致君讨。"且曰："先公僖、桓以来，世寻载盟，祖宗之言，明神实闻，无宁及君之世，而肯覆其成，唯此之恃，亦何有于恐。齐侯曰："善。"解兵而加聘焉。是故小之所以事大，信不谕焉，将托传于说辞，忠信以守之，说辞以行之，犹恐不免焉。故曰：延己此言，可为寒心。

义祖尝梦临大水，水中有黄龙无数，旁有一古丈夫，冠服如《三礼图》所画节服氏之形，荷一大戟而立，语义祖曰："汝可随意捉之。"义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龙而出，惊悸而觉。未几，掠得烈祖，养以为子。又烈祖一日昼寝，梦一黄龙出殿之西楹，矫首内向，如窥伺状。烈祖惊起，使人侦之，顾见元宗，方倚楹而立，遣人候上动静，于是立嫡之意遂决。后主时，浔阳潮退，有一大鳅环体于洲上，时时举首喑嗔，水自脑而出，数日乃死。濒江之人，餍食其肉，世说以为海神凿脑取珠，因以致毙。

叟时不悦，知江南国将除矣。何则？受命之初，黄龙入梦，今龙之弗兆，而海鳅见形。夫鳅之不可以为龙也，顾其躯体虽大，亦何所益，然且不容于其藏，而暴露于江渚，骨节解而膏肉分，非亡征而何。

后主天性喜学问，尝命两省丞郎给谏、词掖集贤、勤政殿学士，分夕于光政殿，赐之对坐，与相剧谈，至夜分乃罢。其论国事，每以富民为务，好生戒杀，本其天性，承蹙国之后，群臣又皆寻常充位之人，议论率不如旨尝。一日叹曰："周公、仲尼忽去人远，吾道芜塞，其谁与明？"乃著为《杂说》数千万言，曰："特垂此空文，庶几百世之下，有以知吾心耳。"

叟昔于江表民家，见窃写真容，观其广颡隆准，风神洒落，居然自有尘外意。会大明在天，爝火不约，而销灭兴王，抚运四海，居然而面内，加之保大以来，国谋颠错，民困财匮，百度隳紊，后主适当颓年，势不能支久，盖亦天时人事，互备于斯焉。

徐铉与其弟锴久被眷顾，家素富贵，多收奇书，弟兄皆力学，以儒术名一时。是以后进晚生，莫不宗尚，唯张洎、潘佑每每讪讥，盖二人负其才藻，不肯少自低下故也。及锴早卒，铉后遂当国，洎因诡与之合，遂出力共挤佑，佑以故多不调，世指徐为少容，而恨潘以不让交，以为失焉。及潘以直谏死，士大夫仰高其德名，为争作诗诔以哀之。是时铉方从容持禄，与国俱亡，故主公论者，少贬其所为。

叟比闻铉及汤悦奉诏书江南事，居处猥僻，未及见其成书，然妄意深疑徐尚有忮心，或将幸潘之殁，而厚诬潘于泉下。夫佑实疏隽，为人少法度，譬如长松古栝，固自礧砢多节目，乃若趣操必不肯忍为非义也。平居一言之不酬，虽即刎决而不顾，及其当大事，立危议，挺然不回，去古人亦何远之有。后主既已诛佑，而察其无他肠，意甚悔之，是以厚抚其家，语及佑事，则往往投馈，至为作感伤之文，此南州士大夫所共知也。叟诚逆诈贪书其事，以遗后之人，使正史或出不能，传其谬悠，是亦仁人之用心也。

卢多逊来聘，南伐之形见矣。后主亦微知之，因遣使乞受封册，不报。甲戌岁，季穆衔命，诏后主入陪郊禋，举国震恐。后主恇扰，辞疾不敢赴。九月，王师克池州。先是，江南夙将并以殂殁，主兵者多新进后生，大臣皆婾婀取容，帏幄筹议，自相舛驳，其间轻佼者，日幸兵戈之兴，以为功名可图。张遇、郑彦华不请于朝，遽以轻兵北袭建安军，又欲火滁州之郛，皆不克而返。上流镇守，迎旗奔溃，王师不血刃而傅城下。先是，光政使、门下侍郎陈乔自以为忠义可以谋国，后主亦雅信之，于是诛皇甫继勋，定为城守之计。城中有卢绛者，粗名骁勇，旧经征战，人心倚以为固。乔因与之争言，气白后主，遣率所领援南徐。绛命鸣鼓整旗，由水道方舟而出，王师知其必死，为开围而纵之。自是孤城坐守，无复方略。会刘澄以京口降于越，卢绛转入宣歙山间，中外丧沮，始有请降之议。其日，后主悉坐群臣于殿下，问计所从出。丞相徐铉等皆唯唯不得对，陈乔建白，欲遣人冒围，悉起上流之兵，背城一战，降固未晚也。卫尉卿陈大雅举笏而言曰："侍郎平日自谓赤心许国，是以陛下悉心相待，名位扃奕，流辈所不敢望。今都城受围，复欲遣何人犯难者耶？"后主字大雅而谓之曰：

"审己儒者也，平时尚欲急人之急，能强为孤一行，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也。"大雅再拜而言曰："陛下十许年来，焦心养士，群臣不能报称万分之一，今仓卒之际，至烦玉音反覆如此，臣罪合万死，然臣愚以谓覆水之势，殆于难图，臣虽幸承威灵，恐不克办。"后主曰："我平生喜耽佛学，其于世味澹如也。先帝弃代，冢嫡不天，越升非次，诚非本心。自割江以来，亡形已见，屈身以奉中朝，唯恐获罪，尝思脱屣，顾无计耳，竟烦天讨，蹙迫如是，孤亦安能惜一日之辱。正以城围淹时，旅拒既久，暴输降款，将不见纳，是以欲起上江征戍，共相影答，然后投诚请命，于是亦或为允。"大雅曰："陛下乏使令，不以下臣为不佞，臣请死生以之。然敢问上江主帅，谁可委以集事?"后主曰："洪州朱令斌志不营私，其庶几分孤之忧。"大雅曰："臣顷经与之同事，至悉令斌之为人，虽断断顾国而无远谋，颇愎谏而自用，臣惧非解纷之才也。"后主曰："古人有言：'中流失船，一壶千金。'今日之急，遑暇于择。"大雅曰："臣请得奉将明命，都护诸军进止，臣虽不武，愿竭驽蹇，或有千虑之一得。若与令斌共事，必无益也。"后主色不怿曰："诸人平时高谈卨稷，眼前但欲为任蛮奴计，孤亦何所托命也。"因歔欷而起。晚出诏付大雅，发令斌等军，督促即行。在雅不敢复辞，以其夜三鼓犯围驰出，时令斌亦以团聚江西军马，欲络绎赴难。大雅至，劝令斌倍道星行，令斌不能用，乃于浔阳口缚大筏，载粮糗军资数十万计，行至石牌，营于新开河口。是日，苦雾昼集，如帘幕笼罩营上，虽对面人顾不见其掌。自外来者言："有白气如虹，上互于天。"大雅谓令斌曰："吾辈为勤王之举，而奇祥若斯，公赴审度，不可忽也。"令斌亦畏惧不悦，斩有罪者数人，引军以行。次日，至虎蹲洲，军士望见王师上有气，皆如鸾翔凤舞状，咸知不敌。令斌谓大雅曰："仆此头颅，决为国家效一死，念与卿俱没无益也，烦卿为先事入白，可乎?"大雅曰："入城易尔，北兵气象如此，愿明将军明算审数，勿轻举动也。"于是大雅驰还台城，辛勤冒矢石，才得潜入，君臣相持，喑呜泣下。大雅曰："令斌军必无成。"于是使乔草降表焉。其日，令斌独乘大航，高数十重，上设旗鼓，蔽江而下。王师聚而攻之，矢集如猬，令斌窘不知所为，乃发急火油以御之。北风暴起，烟焰涨空，军遂大溃，令斌死之。自旦至申，约降未定，而城北角陷，王师入城矣。陈乔羞悸，雉经于阙下。大雅拜辞后主，出投殿角井中，衣挂井干，不得促决，兵人引而出之。统帅曹公义其事，下令葬乔以其品，又录大雅，使与后主自随入朝，拜太子洗马，岁余忽忽而卒。

叟尝闻此三人者，皆孤介特立，无游谈之助，故致位不甚通显，及临危效命，独先于众人，乃知忠义激发，见于临事有如此者。叟尝欲为之作传，苦不知其谱系，今行且老矣，私念不腆之文，不足以表襮，况复国亡之际，举朝持禄相为沈沦，往往争言其君之短长，以自媒炫，甚可丑也。彼其视朱、陈死事，大雅忘身，宜其娟忌而横相抵訾，必欲其无传而后止。吁，此叟所以执笔涕下，浪浪而不自禁者也。

丞相孙侯忌之在重位也，介独自守，不接见宾客，生平所不喜者；恶之不能忘。其与宋齐邱、冯延已辈，几如不同天之仇。及将命周朝，自知不免，私谓副使王崇质曰："吾思之熟矣，终不忍负永陵一抔土，余非所知也。"是时钟谟亦拔自下位，预闻国事，锐意有为而不肯比数，时辈朝臣嫉之，上下侧目。及北使还朝，为唐镐所挤，卒以窜死。

叟尝谓此二人者，志业不同，虽俱负许国之志，至死而不变，乃如经济庶务，位在百工之上，则似非叟之所闻。何以言之？夫宰相者，大官也，处大官者，不务小察，不规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冠。"齐桓公问相于管仲矣，管仲对曰："鲍叔之为人，清廉洁直，视人不己若者，不以比之于人，闻人之不善入耳而不能忘，无已则隰朋其可。其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无巳则隰朋其可。"其宰相者，鲍叔之所不能为也，而亦何有于孙、钟孤刺而狼狈，虽周公亦不足观也已。独孤郁有言曰：今之在位者，其无公欤，见一善莫之或称也，其意则曰："非我事也。"苟以为非我所当事，则无所往而非我事矣，无所往而非我事，天地之间，无乃大寂寥矣乎！今孙、钟之量，不直以为非我所当事而巳矣，盖又挈挈焉规露其所有，唯恐人之或先于我也，是以护前而排下，欲以两手为天下之障。呜呼！天地之生材也实难，宰相者当代天工，以匠成庶类者也，其不任责，则必有大谴。今孙、钟非止不任责也，操一国之势而顾与士为仇，然则卒俱于非命者，非不幸也。

常梦锡性犷直。初升朝，见党人互相推挽，日以谬悠尝试之说，聋瞽朝听，梦锡大惊，因发狂归，杜门乞外补。又数年，复还朝列。会上巳日，朝贵出秦淮游宴，坐中有诋大朝事者。梦锡瞪目戟手，曰："诸君平时每言致君如尧舜，今返自为小朝耶?"众莫之对。梦锡归，遂上表，历指权要朋私卖国，及发宰执狼籍数事。朝廷不能加察，以其语大忤，夺官流徙，梦锡因忽忽不得志以卒。后主时，方追加甄赠。

叟尝谓上古之时，人伪未炽，有所谓指邪戒佞之草，非能切痛于人也，然其芒颖之所摇，已足以破非心于肝鬲矣。德之下衰，文奸而饰诈者渐起，于是有神羊獬豸之兽，造形而致触，然未尚有声气也，而其头角之所取，亦足以判曲直，明是非。德又下衰，混淆而区处，以智力相轧，争其消息，乃如寒暑之序，而莫得其端倪，不可

复以衡决矣。乃有悻悻叛怒之气钟于中，不能之节士，叫号疾呼，陵等而犯分，不惜其躯命而贪，以其不訾之孤力，思有以排拔山之根党。虽且不格以死亡，犹将使后世之下，粗有概操者，亦皆为之毛发森慄，有如梦锡者，真其人欤！吁，自草而兽，自兽而人，至于人亦极矣，而又且不胜焉。吾不知继其后者，又将孰恃以寄其直耶！冥冥之上，不曰有天乎，借或天且愸然而不以为事，则吾知其末如之何矣。

晋王景遂性好宝玉，尝以玉杯行酒，坐客传玩，以为希世之奇，赞善张易佯醉抵之地，曰："贵宝贱士，大王不当如是。"坐上客皆愕眙失色，王敛容谢之。自是每慰荐易。及易当使海东，王惊促入白上，以为朝臣如张易不可多得，奈何远使，使之冒犯风涛也。上曰："无忧也。如易之为人，海神岂敢侮之耶？"

叟尝谓人之常情，甘于耳目之近玩，而曛于左右之谀言，泯泯以终其身，而不之知觉者，举皆是也。古语有之："自非圣人，不能受人尽言。"张易轻以胸臆，而回宗藩之嗜好，非惟不加吝惜，而更得褒敬焉。故张易言之无难也，晋王受之为难。回视坐上逢意而赞奇之人，何啻奴颜婢膝乞匄者之所为夫！彼既忍于是态矣，卒然而正直之言，横出于其所不意，求其不沾沾巧谗，以娟嫉正士者，幸矣，则其愕眙瑟缩，颜色不能自主，亦无足怪也。今晋王乃能超然出于流俗寻常之见，而危受国士之言于群枉之中，至为之终身爱惜，惟恐其不至，以是而迹王之所存，其有以大过人者。世之人连连于形迹之伪，而促为敛容以谢者，盖有之矣，然未必由衷也，未必由衷，则不能如王之慰荐易者矣。呜呼！九泉而可作也，叟其拥彗于晋邸之门。

天长令江梦孙，初至官，吏白大厅妖怪不可居，请止便室。梦孙曰："勿邮，吾自当之。"既夕，果有魅呼笑而至，掀投床几，叩寝室疾呼曰："江梦孙速出。"梦孙卧闻，答之以喏，乃整服朝服，秉执出户，爇炉奠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辄敢召县令？夫令为民长，必有正厅以御群吏，汝或为神，必当受民祀祠，岂得非理与王者主宰争居官府？日月昭晰，吾当奏白。汝虽后悔，其可及乎？"由是阒然，不复闻灵向矣。

叟曰：太古之时，民神杂扰，申命重黎，绝地天通，禹铸九鼎，以图神奸，使人人通知其名象，虽入山林而缪□弗祥之气，弗敢奸也，圣人之所以虑，天下后世者，可谓详尽矣。今天长之魅，乃据县令治所，而与其官长争处。吁，岂不怪矣乎！然而人之心静者，天地可鉴也，日月可照也，出其言而不戾于正，则群枉者必将挠服。考梦孙之所以行己者，魅固不格矣。奈何尚且恣睢，作为淫威，及闻正言，然后情得意沮，藏匿伏息，彼亦下愚之类，非所谓黠鬼也。

宋子嵩初佐烈祖，招徕俊杰，布在班行，如孙晟、韩熙载等，皆有特操，议论可听。及晚年惑于陈觉、冯延己等，更疏薄平时素所知奖者，新进用事之人，声势气焰，往往炙手可热，孙丞相等尝所叹吒。一日，晟间见齐邱曰："君侯以管乐之材，当阿衡之地，好恶举动，不可不审。且人主所与共心意者，近则法从数君子，远则七人之列，与三院御史，皆绳愆纠缪之任，又劝讲金华，所以开发上听，羽仪储宫，所以隆重国本，皆须搜择硕德，其性方整重质，有守而不回邪之人。比日所除，群听尚且不惬，将复何所冀耶？"齐邱曰："无忌素以大量称，号能容同异者，方今大业草创，实藉众俊，奈何铢称而衡较？且人全材，实不易得，若以一节一目而废其寻常，仆惧无时而可以得人也。"晟曰："不然。仆闻之，昔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凡五入而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以染当，故王天下。夏桀染于羊辛、岐踵之戎，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虢公鼓、祭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为天下戮。'今晟之私忧过计，非谓求备于人材也，畏所入者变，则其色亦变也。夫戒在于所染，岂惟人主则然，自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以至于士庶人，无不其然。君侯德操内定，洞鉴情伪，灼知事物之数，小夫憸人，固无窜察，晟实恐九重渊深，四聪之路不宜壅塞，倘若左右前后，坌至雾集，政当有敷受之垢，或可以移乾刚之断。当尔之日，君侯方将挈其契领，无所及矣。晟本羁旅之余，智意昏瘠，诚感主上不世之遇，而怀君侯推毂之私，故贪竭其睈睈之思，唯君侯才幸。"又数日，韩熙载入见齐邱，曰："小人今旦出郊，见群儿为飞鸢之戏，窃有所感激也。今为相君言之，可乎？"齐邱曰："愿闻之。"熙载曰："夫飞鸢之初逝也，其丝发于轮，缓急在掌握之间，或上或下，盖唯群儿所欲尔。及空回风迅，线尾端直，进或激昂动摇，群儿相语曰：'此名索线也，慎不可纵，纵则断线而去矣。'执线轮者，心知其如此，然独念其决起可以快一时之观，而又力亦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则虽欲不纵，亦不可得也，既纵之，后怦怦如鼓危弦，其声琮琤，忽一得势，则大挽裂以往，或盘珊太虚之上，或投于沧洲杳渺之外，或罥于积莽翳荟之间，群儿蹑断绪，穷荒径，尽日力而不可得，踵穿衣决而返，至为其亲加扑捶焉。嗟夫！世事大有似此者，愿相君以为念。"齐邱曰："日者无忌有言，于齐邱之心鼎鼎然，今叔言之辨，可谓微矣。吾方思之，异日有以教我，愿有所承。"熙载曰："天下之势，盖又有甚于此者，须别日谒之。"及冯、陈、朱查之党成，齐邱地在嫌甚，不得已逊于九峰之谷。一日，晨起览镜，曰："吾貌有惭色，应愧孙无忌、韩叔言。"盖谓此也。

叟曰："憸猾之移人也，顾不怪哉！宋子嵩心知其故，而且不免焉。古诗有之："当路莫栽荆棘树，他时免挂子孙衣。"乃如子嵩则身惧其难，由其用智之不明故也，惜夫！

山东有隐君子者，素负杰人之材，与昌黎韩熙载同时南渡。初以说干宋齐邱，为五可十必然之论，大抵多指汤、武、伊、吕事。齐邱谢曰："子之道大，吾惧不能了此。"因引以见烈祖。烈祖曰："江南之埒如覆瓯，子幸何以教我。"对曰："昔关中父老语刘德舆曰：'长安千门万户，是公家百姓，五陵联络，是公家坟墓，舍此将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为明使君愿，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终不足言也。烈祖颇喜其言，然以南国初基，未能用也，遂擢为校书郎，縻以群从事。雅非其所欲也，于是放意泉石，以诗酒自娱。及嗣主登位，韩叔言表荐其名，召将用之，见于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渔钓而已，邦国大计，非臣所能知。"嗣主赐之以酒，饮即径醉，溺于殿陛之下。上笑曰："真隐士也。"赐田五亩以遣之，遂卒不仕。

叟尝闻帝者得其根荄，王者得其英华，霸者得其附枝，小之不可以为大，犹东之不可以为西也。有如之人者，邀说烈祖以王者之事而不合，则有卷之而已矣，夫岂肯斫而小之也哉！

昌黎韩熙载，字叔言，慷慨有才学。尝著书，号《格言》传于世。家故富豪，颇好侈伕，不为烈祖所礼。元宗爱其词章，且东宫旧僚也，故骤见任用。在朝挺挺谅直，不为权势所喜，至诬以纵酒，黜为和州司马，其实熙载酒量，涓滴而已。久之，复入纶掖，诰令典雅，有元和风采，江表碑碣大手笔，咸出其手。初，熙载自以羁旅被遇，思展布支体，以报人主，内念报国之意，莫急于人材，于是大开门馆，延纳隽彦，凡占一伎一能之士，无不加意收采，唯恐不及。虽久病疲茶，亦不废接对，至诚奖进后辈，乃其天性。每得一文笔，手自缮写，展转爱玩，至其纸生毛，犹不忍遽舍。后房蓄声妓，皆天下妙绝，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之观，所以娱侑宾客者，皆曲臻其极。是以一时豪杰，如萧俨、江文蔚、常梦锡、冯延己、冯延鲁、徐铉、徐锴、潘佑、舒雅、张洎之徒，举集其门。熙载又长于剧谈，与相反覆论难，多深切当世之务。故熙载每有表疏论列，闻听翕然，以为当惬。后主即位，适会朱元反叛，颇有疑北客之意，唯待熙载不衰。又熙载曾将命大朝，留不得遣，有诗题馆中曰："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还至江北时，举目无相识。清风吹我寒，明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时宰见而悯之，为白天子遣还，以此之故，嫌疑不及。然熙载内亦不自安，因弥事荒宴，殆于废日，俸禄之数，不得充其用。及身没之日，后主痛惜曰："天夺吾良臣何速也！"遂不爰立，顾左右曰："今将赠熙载以平章事，前代尝有此例否？"或对曰："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即其例也。"后主即日出手书，诏赠以平章事，追谥曰文靖。葬于梅岭冈谢安墓侧，江南人臣恩礼，少有其比。

叟尝谓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此兴王之令典也。及读《虞书》称"天秩五礼，天讨五罪。"又《大易》之辞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乃知兴王之所柄，以赏罚者，是乃天意也。宋子嵩、孙无忌以才名高于南唐，子嵩在位三十许年，历处权任，然睢盱自大，而尤恨人之不同己者。无忌铁心石肠，落落以忠赤自许，至其论人材，则门下盖如扫焉。二丞相之死，虽其事不同，而皆惧非命，并其孙子殄歼无遗，叟意其为天之所殛故也。韩叔言虽奉养过腆，动呈讥议，处世逼迫，略无好悰，然身死之日，备享哀荣，盖其平生特以爱礼人士为称而已矣。叟又意其为天之所佑故也。夫天之所为，人莫之知，虽勇如贲育者，不能支亦不能移也。后之有位之君子，其戒之哉，其戒之哉！

剑浦人陈陶，学通天人，自负台铉之器，不肯妄干托。及闻宋子嵩秉政，凡所荐擢，率浮靡憸佞，陶自知决不能入，因筑室南都之西山，以吟咏自放。及齐邱出镇，陶更有蒲轮之望，仍自咏曰："中原莫道无鸾凤，自是皇家结网疏。"故与水曹郎任畹相善，以诗寄之云："好向明时荐遗逸，莫教千古吊灵均。"朝廷亦自知其名，欲加召用。会割江多故，未暇也。是时江南多妖孽，彗孛昼见，陶察运祚衰替，不可扶持，遂绝意于荐绅，专以服食炼气为事。又诗有云："乾坤见了文章懒，龙虎成来印绶疏。"又云："近来世上无徐庶，谁向桑麻识卧龙？"又云："蟠溪老叟无人问，间列柤梨教《六韬》。"柤、梨，其二子小字也。或问其优劣，陶答曰："味虽不同，皆可于口。"

叟尝谓明王驭世，哲匠宰物，要当使一世之士，相为低昂，无有赍志遗恨者，夫然后物物得其平，夫是之谓太平。昔应侯与贾子坐于堂上，闻有鼓琴之声。应侯曰："一何悲耶？"贾子曰："张急调下，故使之悲耳。夫张急者，良材也；调下者，卑处也。取彼良材而卑处之，能勿悲矣乎！是故骐骥不遗能于良乐，良宝不藏耀于隋郢，盖其辉光夜射，则价高秦赵，飞驷灭没，则岂论燕越。物尚有之，士亦宜然。庾阐有云："桂林生于五岭，杞梓出于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犹载在方志，况千里之朝，怀其良彦，而俾之滞于常流，莫登于龙津者乎？故叟以陈陶之志业考之，有以知唐室之不竞。

稽神录

[五代]徐　铉撰　凌文生整理

《稽神录》六卷。五代宋初徐铉（九一七——九九二）撰，铉字鼎臣，扬州广陵人。此书为徐铉入宋以前所作，入宋后又有所订补。所记皆为神仙鬼怪之事，然事皆征信，为文平实简率，下开有宋志怪之风。此书原本久佚，赖《太平广记》得以传存，明毛晋《津逮秘书》及清张海鹏《学津讨原》皆收录，而实非宋本原貌。陆心源尝以《广记》校补于旧本，一九一九年涵芬楼刻本系据陆校旧本，复以陈仲鱼所校《广记》许刻本参校，一九九六年中华书局据涵芬楼本为底本，以谈刻本《广记》（中华本《广记》实即以谈刻本为底本）对勘，点校出版，为目前最完善之本。然亦有微瑕，如《张谨》一则中三处"行李"本是"过所"之误，而未能校正。今仍据涵芬楼本为底本，以中华本《广记》复勘，吸收中华点校本成果，参以他书，重新点校。

卷　一

朱　拯

伪吴玉山主簿朱拯赴选至扬都（《广记》作"州"）。梦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绿衣。紫衣起揖拯（《广记》无"拯"字）曰："君当以十千钱见与。"拯拜许诺，遂寤。顷之（毛本无"之"字），补安福令。既至，谒城隍神，庙宇神像皆如梦中。其神座后，屋漏梁坏。拯叹曰："十千岂非此耶?"即以私财葺之，费如其（《广记》无"其"字）数。（《广记》卷二百八十一）

韦　建

江南戎帅韦建，自统军除武昌节度使。将行，梦一朱衣人，导从数十来诣韦曰："闻公将镇鄂渚，仆所居在焉。栋宇颓毁，风雨不蔽。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韦许诺。及至镇，访之，乃宋无忌庙，视其像，即梦中所见，因新其庙。祠祀数有灵验云。（《广记》卷二百八十一）

郑　就

寿春屠者郑就，家至贫，尝（《广记》作"常"）梦一人，自称廉颇，谓就（《广记》作"己"）曰："可于里（《广记》作屋，曾慥《类说》同）东掘地，取吾宝剑，当令汝富，然不得改旧业。"就如其言，果获之，逾年遂富。后泄其事，于是失剑。（《广记》卷二百八十一，曾慥《类说》亦引）

董　昌

董昌未遇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为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有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读曰："天命早已归我，我为天子矣。"乃赠老人百缣，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醮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雨中，有碧纸朱书，其文人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合兴董氏。"又有王守贞者，俗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绘宫嫔，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尤兴百艺幻惑之术。昌每言："我闻'兔子上金床'，谶我也。我卯生，来岁属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僭衮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曰言云云，毕，复欲舞蹈，昌乃连声止之，曰："卿道得这许多言语，压得朕头疼无奈何也。"盖缘工人所制平天冠稍重，故有是言也。时人闻者皆大笑之。（《广记》卷二百九十引《会稽典录》，当删。因系原本误收，姑存以备考）

熊　博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出（《广记》作“得”）一古冢，藤蔓缠其棺，傍有石铭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四字《广记》作“时贫老”三字）僧为率钱葬之。博后至建州刺史。（《广记》卷三百九十二）

彭城佛寺

国初杨汀自言，天祐初（《广记》作“某”）在彭城避暑于佛寺，雨雹方甚，忽闻大声震地，走视门下（《广记》作外），乃下一大雹于街中，其高广与寺楼等，入地可丈余。顷之，雨止，则炎风赫日。经月雹乃消尽。（《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欧阳氏

广陵孔目吏欧阳某者，居决守寺之前。其妻少遇乱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诣门，使白其妻“我汝父也。”妻见其贫陋，不悦，拒绝之。父又言其名字及中外亲族甚悉，妻竟不听。又曰：“吾自远来，今无所归矣，若尔，权寄门下信宿，可乎?”妻又不从，其夫劝（《广记》有之字），又不可。父乃曰（《广记》曰字在去字下）：“去吾将讼尔矣。”左右以为公（毛本误作“何”）讼耳，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风雨从南方来，有（毛本误作自）震霆入欧阳氏之居，牵其妻至中庭，击杀之。大水平地数尺，邻里皆漂（《广记》作“震”）荡不自持。后数日，欧阳之人至后土庙神座前得一书，即老父讼女文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庐山卖油者

庐山下卖油者，养其母甚孝谨。为暴雷震死，其母自以无罪，日号泣于九天使者之祠，愿知其故。一夕，梦绯（《广记》作“朱”）衣人告曰：“汝子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且庙中斋醮常（《广记》作“恒”）用其（《广记》作“此”）油，腥气熏蒸，灵仙不降。其（《广记》无“其”字）震死宜矣。”母知其事，遂止。（《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李　诚

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毗陵，常（《广记》作“恒”）使傔人李诚来往检事（《广记》作“视”）。乙卯岁（案：乙卯当周显德二年）六月，诚自墅中回，至句容县西，时盛暑赫日，持伞自覆，忽起（《广记》作“值”）大风，飞沙（《广记》作“石”）拔木，卷其伞盖而去，惟持伞柄，行数十步，雷（《广记》作“云”）雨大至，方忧濡湿，忽有飘席至其所，因取覆之。俄而，雷震地道傍数家之中，卷去（《广记》无“去”字）一家屋室，向东北而去。顷之，震（《广记》“震”字作“遂霁”二字）。其居荡然无复遗者，老幼十余皆聚桑林中，一无所伤。舍前有足迹，长三尺。诚又西行数里，遇一人求买所覆席，即与之。复（《广记》作“又”）里余后（《广记》作“复”）遇一人，求买所持伞柄，诚乃异之，曰：“此物无用，尔何为者乃（《广记》作“而”）买之?”其人但求乞甚切，终不言其故，随行数百步，与之，乃去。（《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茅山牛

庚寅岁（曾慥《类说》作大和中。案：庚寅为唐长兴元年，当吴大和二年），有（《广记》“有”字在“山”字下）茅山村中儿牧牛，洗所著汗衫，曝于草上而假寐。及觉（《广记》作“寤”），失之，惟一邻儿在傍，以为窃去，因相喧竞。邻儿父见之，怒曰：“生儿为盗，将安用汝?”（《广记》作“之”）即投水中，邻儿匍匐出水，呼天称冤者不已（《广记》“不已”作“数四”，曾慥《类说》同）。复欲投之。俄而，雷雨暴至，震死其牛，汗衫乃自牛口中呕出，儿乃得免。（《广记》卷三百九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番禺村女

庚申岁（案：庚申当宋建隆元年），番禺村有老姥与其女饷田。忽云雨晦冥，及霁，乃失其女。姥号哭，求访，邻里相与寻之不能得。后月余，复云雨昼晦，及霁，而庭中陈列筵席，有鹿脯、乾鱼、果实、酒醢，甚丰腆（《广记》作“洁”）。其女盛服而至。姥惊喜持之，女自言，为雷师所娶，将至一石室中，亲族甚众，婚姻之礼，一同人间。今使归返，而（《广记》作“面”）他日不可再归矣。姥问：“雷郎可得见耶?”曰：“不可得。”（《广记》无“得”字）留数宿，一夕复风雨晦冥，遂不可（《广记》“可”作“复”）见矣。（《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江西村妪

江西村中雷震，一老妪为电火所烧，一臂尽伤。即而，空中有呼曰：“误矣。”即坠一瓶，瓶有药如膏，曰：“以此傅之，即瘥。”（《广记》作“差”）妪（《广记》无“妪”字）如其言，随傅而愈。家人共议此神丹（《广记》作“药”）也，将取藏之，数人共举其瓶不能动。顷之，复有雷雨，摄（《广记》作“收”）之而去。又有一（《广记》无“一”字）村人亦（《广记》无“亦”字）震死，（《广记》有“既而”二字）空中人呼曰：“误矣。可急（《广记》无“急”字）取蚯蚓，捣烂傅（《广记》作“覆”，曾慥《类说》同）脐中，当瘥。”如言傅之乃（《广记》作遂）苏。（《广记》卷三百九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甘露寺

道士范可保，夏月独游浙西甘露寺，出殿后门，

将登北轩。忽有人，衣故褐衣，自其傍入，肩帔相拂。范素好洁，新衣恐污（四字《广记》作“衣新服”三字），心不悦。俄而，牵一黄犬（《广记》作“狗”），又摩（《广记》作“驾”）肩而出。范怒形于色，褐衣回顾张目，其光如电，范始畏惧。顷之，山下人至，曰：“向者（《广记》无“者”字）山上（《广记》作“下”）霹雳取龙，子闻（《广记》“子”作“不”，“闻”作“知”）之乎?”范固不知（《广记》作“闻”）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南康县令　《广记》无“令”字

辛酉（案：辛酉当宋建隆二年）五月四日，有使过南康县，令胡侃置酒于县南莲华馆水轩。忽有暴雨（《广记》作“风”）吹沙从南来，因手掩目，闻盘中器物蔌蔌有声，若物飞（《广记》“物飞”作“有物”）过。良久，开目，见食器微反（《广记》作“仄”）。其银酒杯与杯之舟皆狭长。时东西影壁傍有大桐树，亦拔出，投于（《广记》“投于”二字作“墙外时”三字）一里外，皆此风雨。常遥闻馆中迅雷，而馆中初不闻也。胡亦无恙。（《广记》卷三百九十五）

犬吠石

婺源县有大黄石，自山坠于溪侧，莹彻可爱。群犬见而竞吠之，数日，村人不堪其喧，乃相与推致水中，犬又俯水而吠。愈急取而碎之，犬乃不吠。（《广记》卷三百九十八）

瓮形石

潘祚为鄱阳令，县治（《广记》“令县”作“县令”，无“治”字）后连带石城，其中隙荒数十亩。祚尝还家，望月于此，见城下草中有光，高数丈，其间荆棘蒙密，不可夜行，即取弓射其处以志之。明日，掘其地，得一瓮，大腹小口，青石塞之。祚命舁归其家，发其口，不可开，令击碎之，乃一石，如瓮之形，若冰冻之凝结者，复碎而弃之，讫无所得。（《广记》卷三百九十八）

金　蚕

右千牛兵（毛本作“抚”）曹王文秉，丹阳人，世善刻石。其祖尝为浙西廉使裴璩采碑于积石之下，得一自然圆石，如球形。式（毛本作“试”）加砻斫，乃重叠如壳相包，斫之至尽，其大如拳。破视之（三字《广记》作“复破之”），中有一蚕，如蛴螬，蠕蠕能动，人不能识，因弃之。数年，浙西乱，王出奔，至蜀下，与乡人夜会，语及青蚨（毛本“青蚨”二字空阙）西送（《广记》无“送”字）还钱事。坐中或云“人欲求富，莫如得石中金蚕蓄之，则宝货自至（《广记》作“致”）矣。”问其形状，则石中蛴螬也。（《广记》卷三百九十八）

濠州井

戊子岁（案：戊子当唐天成三年），大旱。濠州酒肆前，有大井，堙塞积久。至是，酒家召井工陶老，有（毛本作“其”）工人父子应募者，乃子先入，倚锸而死。其父继下，亦卒。观者如堵，无敢复入。引绳出尸，竟不复凿。（《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鸡　井

江夏有林主簿，虐而好赌。甚爱一女，好食鸡，里胥日供双鸡。一日，将杀鸡，鸡走，其女自逐之，鸡入舍北枯井中，女亦入井，遂不见。林自往，亦入井不出。俄，井中黑气腾上如炊。其家但临井而哭，无敢入者。有屠儿请入视之，但见大釜，汤涌（《广记》作“沸”）火炽，有人拒其足曰：“事不干汝。”不得入而出。久之，气稍稍而熄。井中惟鸡骨一具，人骨二具。此事（《广记》无“事”字）数闻故老言之，不知其何年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军　井

建州有魏使君宅，兵后焚毁，以为军营。有大井，湮（《广记》作“淀”）塞。壬子岁，军士浚之，入者二人皆卒，尸亦不获。有一人请复入，曰：“以绳縋我，我急（毛本作“亟”）引绳，即（《广记》有“亟”字）出之。”既入，久之，忽掣其（《广记》“掣其”二字作“引”字）绳甚急，即出之，色（《广记》作“已”）如痴矣，良久乃能言，云：“既入井，但见城郭、邑庐（《广记》“邑庐”作“井邑”），人物甚众。其主曰李将军，机务鞅掌府署甚盛。惧而欲（《广记》无“欲”字）遽出。”竟不获二尸。建州留后朱斥，尝奉使镇（四字《广记》作“业使填”三字）此井。（《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金华令

王祝从子某，为金华令，筑私第于邑中。夏，暴雨大至，水忽奔往东南隅，如灌漏卮，顷刻而尽，其地成井，深不可测。以丝絙（《广记》作“矍”）縋石而测之，数十丈乃及底，得一新馒（《广记》作“捻”）头而出（《广记》作“上”）与人间尝（《广记》作“常”）食者，无小异也。（《广记》卷三百九十九）

徐　善

江南伪中书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杨吴之寇（《广记》作“克”）豫章，善之妹为一军校所虏。既定，军校求（《广记》无“求”字）得善请以礼聘之。善自以旧族，不当与戎士为婚，固（《广记》作“因”）不许。乃强纳币焉，悉掷弃之，临以白刃，亦不惧，然竟虏之而去。善即诣扬都，求见吴杨渥而诉之。时渥初嗣，藩服府庭甚严。僭拟王者、布衣游士，旬岁不得一见。而善始至白沙，渥夜梦人来言

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将来见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未申（《广记》无"未申"二字），公其（《广记》作"可"）厚遇之。"渥（《广记》无"渥"字）旦即遣骑迎之。既至，礼遇甚厚，（《广记》有"且"字）问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渥（《广记》无"渥"字）即命购（《广记》无"购"字）赎，归于徐氏。时歙州刺史陶雅闻而异之，因辟为从事。（《广记》卷二百七十七）

何致雍

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英爽（《广记》作"爽俊"）好学。尝从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乘马从数仆，来往岸侧，遍阅舟船人物之数。复一人自后呼曰："何仆射在此，勿惊之。"对曰："诺。"不敢惊。既寤，遍访邻舟之人，皆无何姓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风涛，所泊之舟皆没，惟何氏存。叔父乃谓致雍曰："我家世贫贱，吾复老矣，'何仆射'必汝矣（《广记》作"也"），善自爱。"致雍后受（《广记》作"从"）知于湖南为节度判官。会楚王殷自称尊号，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致雍自谓当作相，而居师表（《广记》作"长"）之任。后楚王希范嗣立，复去帝号，以致雍为（《广记》"为"字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竟卒于官。（《广记》卷二百七十八，官作任）

郭仁表

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广记》作"治"）城北。甲寅岁，因得疾沉痼，忽梦一（《广记》无"一"字）道士，衣金花紫帔，从一小童，自门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问疾何时可愈，道士厉色（《广记》作"色厉"）曰："甚则有之。"既寤，疾甚。数夜，复梦（《广记》有"前"字）道士至，因叩头逊谢。久之，道士色解，索纸笔。仁表以为将疏方，即跪奉之，道士书而授之，其辞曰："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梦中不晓其义，将问之，童子摇手曰："不可。"因拜谢。道士自西北而去，因而（《广记》作"尔"）疾愈。（《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王　玙

伪吴鄂帅王玙，少为小将，从军围颍州。夜梦道士告之曰："且有流星坠地，能避之，当至将相。"明日，众军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玙仗剑，倚栅木而督战，俄有飞（《广记》作"大"）石正中其栅木，及玙，铠甲之半皆糜碎，而玙无伤。因叹曰："流星正谓（《广记》无"谓"字）尔耶。"由是自负，卒至大官。（《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谢　谔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前有溪，常游戏之所也。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郎吞此则明悟矣。"谔度其大者不可吞，郎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进士裴说为选其善者六十余篇，行于世。（《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崔万安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务广陵。尝病苦脾泄，困甚。其家人祷于后土祠。是夕，万安梦一妇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编贝玉（《广记》作"珠"）为之。谓万安曰："此病（《广记》作"疾"）可治，今以一方相与。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又云："此药大（《广记》作"太"）热，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评事，世乱年老，无复宦情，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将马殷、刘建封辈率众南走，琼因强令俱行。及殷据湖南，琼为桂管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则前梦之验也。（《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毛贞辅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寤，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当君而言，当得赤乌场官也。"果如其言。（《广记》卷二百七十八）

陆　洎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时辈推仰之。副使李承嗣，与之尤（《广记》"尤"字在"与"字上）善。乙丑岁（案：乙丑当宋乾德三年）九月，承嗣与诸客访之，洎从容曰："某明年此月当与诸君（《广记》作"客"）别矣。"承嗣问其故，答曰："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六字毛本作"一骑兵以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数里，至一大府，署曰阳明府。入门西序，复由东向大门下马，入一室中（《广记》无"中"字）。久之，吏引至阶下。门中有二绿衣吏，捧一案，案上有书。一紫衣秉笏取书，宣云：'洎三世为人，皆行慈孝，功成业就，宜（毛本"就"作"竟"，"宜"作"并"）受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奄然遂寤。灵命已定，不可改矣。"诸客皆默（《广记》作"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复与向客候之（《广记》有"客诣之"三字），谓曰："明日君（《广记》"君"字在"明"字上）当上事，今何无恙也？"

洎曰："府中已办，明当行也。"承嗣曰："吾尝（《广记》作'常'）以长者重君，今无乃近妖乎？"洎曰："惟君与我有缘，他日必当卜邻。"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湾。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性好道，颇修服饵之事。尝梦神人以一卷书示（《广记》作"授"）之，若道家之经，其文皆七字为句，惟记其末句云"紫髯之伴（《广记》作"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为必得丹砂之效。后（《广记》无"后"字）从事建业，卒，葬于吴大帝陵侧，无妻子，惟一婢名丹砂。（《广记》卷二百七十九。按：据李剑国考证，《广记》明钞本引作《稽神录》，谈本讹作《广异记》）

王瞻

处（《广记》作"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建业，泊舟秦淮。病甚，梦朱衣吏执牒至曰："君命已尽，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辞，但舟中隘狭，欲宽假之，使得登岸卜居，无所惮也。"吏许诺，以五日为期，曰：（《广记》无"曰"字）"至期，平旦（《广记》作"明"）当来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营办凶具。教其子哭踊之节，召六亲为别。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岁（按，癸卯当南唐保大元年），梦人告云："君当为泾州刺史。"既而，为宣州泾县令。考满，复梦其人告云："宣州诸县官人，来春皆替，而君官诰不到。"邢甚恶之。至明年春，罢归。有荐陶（《广记》作"邢"）为水部员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复请二十余日，竟未拜而卒。（《广记》卷二百七十九）

卷二

紫石

晋安有东山，樵人陈某（《广记》作"氏"），恒见山中有紫光烛天。伺之久，乃见一大鹿，光自口出。设置捕而获之，刳其腹，得一紫石，圆莹如珠。因宝藏之，家自是富。至其孙，奢纵好酒，醉而玩其珠，以为石何能神，因击碎之，家自是贫矣。（《广记》卷四百四十三）

杨迈

司农卿杨迈，少好畋猎。自云：在长安时，放鹰于野，遥见草中一兔跳跃，鹰亦自见，即奋往搏之。既至，无有。收鹰上鞲，行数十步，回顾其处，复见其兔（《广记》无"其"字，"兔下"有"走"字）。又搏之，亦不获，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兔骨一具，盖兔之鬼也。（《广记》卷四百四十三，曾慥《类说》亦引）

舒州人

舒州有人入灊山，见大蛇，击杀之。视之有足，甚以为异，因负之而（《广记》无"而"字）出，将以示人。遇县吏数人于路，因告之曰："我杀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见，曰："蛇何在？"曰："在尔前，何故不见？"即弃蛇于地，乃见之。于是负此蛇者，皆不见，人以为怪，乃弃之。按，此蛇生（《广记》作"至"）不能自隐其形，死乃能隐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穷者。（《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贾潭

伪吴兵部尚书贾潭，言其所知为岭南节度（《广记》有使字），获一橘，其大如升，将表献之，监军中使以为非常物，不可轻进。因取针，微刺其带下，乃有蠕蠕（四字《广记》作乃"蜿"二字）而动者。因（《广记》作"命"）破之，中有一小赤蛇，长数寸。（《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姚景

伪吴寿州节度使姚景，为儿时，事濠州节度使刘金，给使厩中。金尝卒行至内（《广记》作"厩"），见景方寝，有二小赤蛇戏于景面，出入两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见。金由是骤加宠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王稔

伪吴寿州节度使王稔，罢归扬都，为统军，坐厅事，与客语。忽有小赤蛇，自屋坠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发视，惟一蝙蝠飞去。其年，稔加（毛本作"升"）平章事。（《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安陆人

安陆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尝游齐安，遂至豫章，恒弄蛇于市，以乞丐为生（《广记》作"事"），积年十余。有卖薪者，自鄱阳来，宿黄培（《广记》作"倍"）山下，梦老父云："为我寄一蛇与江西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观步门，卖薪，将尽，有一蛇，苍白色，蟠于船舷，触之不动。薪者方省向梦，即携之至市，访得毛生，因以与之。毛始欲展拨，应手啮其指（《广记》作"乳"），毛失声颠（《广记》作"顿"）仆，遂卒。良久即腐坏，蛇亦不知所在。（《广记》卷四百五十九）

食虎

建安（《广记》作"中"）山中人（《广记》"人"

字在“山”字上）种粟者，皆构棚于高树，以防虎。尝有一人，方升棚，见一虎，垂头榻尾，过去甚速。俄有一兽，如虎而稍小，蹑前虎而去。遂闻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寂。明日往视，其虎被食略尽，但存少骨。（《广记》卷四百三十二）

鞭 《广记》作“青” 牛

京口居人晚出，见（《广记》“见”在“上”下）江上石公山下，有二青牛，腹青背赤（《广记》作“腹嘴皆红”），戏于水滨。一白衣老翁，长可三丈，执鞭于其旁。久之，翁回顾见人，即鞭二牛入水，翁即跳跃而上，倏忽渐长，一举足径上石公山顶，遂不复见。（《广记》卷四百三十四）

王姥 《目录》作“王氏老妪”

广陵有王（《广记》有“氏老”二字）姥，病数日，忽谓其子曰：“我死必生西溪浩氏为牛子，当寻而赎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顷之，遂卒。（其）（《广记》无“其”字）西溪者，海（《广记》作“广”）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寻而得之，以束帛赎之以归。（《广记》卷四百三十四，以归作而去）

陈 璋

淮南统军陈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昪时执政，谓璋曰：“吾将诣公贺，且求一女婿于公家，公其先归，吾将至。”璋驰一赤骥而去，中路马蹶而坠。顷之，昪至，璋扶疾而出。昪坐少选即去。璋召马数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议亲事，尔乃以是而坠我。畜生！不忍杀汝，使牵去，勿与刍秣，饿死之。”是夕圉人窃秣之（《广记》“秣之”作“具刍粟”三字），马视之而已，达旦不食刍（《广记》无“刍”字）。如是累日，圉人以告。璋复召数之曰：“尔既知罪，吾赦尔。”马跳跃而去，是夕乃饮食如故。璋后出镇宣城，罢归而薨，旬月之中，马亦悲鸣而死。（《广记》卷四百三十五）

吴宗嗣

军使吴宗嗣者，尝有某府吏（《广记》作“父吏某”）从之贷钱二十万，月计利息。一年后不复肯还，求索不可得。宗嗣怒，召而责之曰：“我前世负尔钱，我今还矣。尔负我，当作驴马还我。”因焚券而遣之。逾年，宗嗣独坐厅事，忽见吏白衣而入曰：“某来还债。”宗嗣曰：“已焚券，何用（《广记》作“为”）复偿?”（《广记》作“来”）吏不答，径入厩中，俄而，厩人报马生白驹。使诣吏舍诘之，云：“死已翌日矣。”驹长，卖之，正得所负钱数。（《广记》卷四百三十六）

孙汉威

江南神武军使孙汉威，厩中有马，遇夜辄尾上放光，状若散火，群马惊嘶（《广记》“惊”作“皆”，“嘶”下有“鸣”字）汉威以为妖，拔剑斩之，数月除卢州刺史。（《广记》卷四百三十六）

唐道袭

王建称尊于洛（《广记》作“蜀”），其嬖臣唐道袭为枢密使，夏日在家，会大雨，其所蓄猫戏水于檐溜下。道袭视之，稍稍而长，俄而前足及檐，忽（《广记》有“尔”字）雷雹（《广记》作“电”）大至，化为龙而去。（《广记》卷四百四十）

鬻醯者 《广记》作“卖醋人”

建康（曾慥《类说》作“昌”）有鬻醯者（《广记》作“卖醋人”）某，蓄一猫，甚俊健，爱之甚。辛亥岁（案：辛亥当南唐保大九年）六月，猫死，某不忍弃，犹置坐侧。数日，腐且臭，不得已，携弃秦淮中。既入水，猫乃活，某（《广记》有“自”字）下救之，遂溺死，而猫登岸走。金乌铺吏（曾慥《类说》作“金吾吏”）获之，缅而鐍之（四字《广记》作“缚置”二字）铺中，镍其户。出白官司，将以其猫为证。既还，则已断索啮壁而去，竟不复见。（《广记》卷四百四十，曾慥《类说》亦引）

建康人

建康人方食鱼，弃鱼头于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马，铠甲分明，大不盈尺，手执长槊，径刺鱼头，驰入穴去。如是数四。即掘地求之，见数大鼠，鱼头在焉。惟有箸一只，了不见甲马之状，无何其人卒。（《广记》卷四百四十）

卢 嵩

太庙斋廊卢嵩，所居釜鸣，灶下有鼠，如人哭声。因祀灶，灶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尽食所祀之物，复入灶中。其年嵩选（《广记》无“选”字）补兴化尉，竟无（《广记》“怪上”有“他”字）怪。（《广记》卷四百四十）

柴再用

龙武统军柴再用，尝在厅事，凭几独坐，忽有（《广记》有“一”字）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广记》有“手而”二字）立，如欲拜揖之状。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厅屋梁折，所坐床几尽压糜碎。再用后为卢鄂宣三镇节度使卒。（《广记》卷四百四十）

苏长史

苏长史者将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谏止之。苏曰：“尔恶此宅，吾必独住。”始宿之（毛本“之”作“一”）夕，有三十余人，皆长尺余，道士冠，衣

(《广记》"衣"字在"道"字上)褐来谒苏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祸及。"(《广记》作"及祸")苏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后竹林中而没。即掘其处，获白鼠三十余头，皆杀之(三字《广记》无)。宅不复凶矣。(《广记》卷四百四十)

卢枢

侍御史卢枢言其亲为建州刺史，尝(《广记》无"尝"字)暑夜独居(《广记》作"出")寝室，望月于中(《广记》无"中"字)庭，既(《广记》作"始")出户，忽闻堂西阶下，若有人语笑声。蹑足窥之，见七八白衣人，长不盈尺，男女杂坐饮酒，几席什(《广记》作"食")器皆具而微，献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乐，但白老将至，奈何?"因叹叱(《广记》无"叱"字)。须臾，坐中皆突(《广记》作"哭")入阴沟中，遂不见。后数日(《广记》无"数日"二字)，罢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自(《广记》作"穴")堂西阶地中获(《广记》有"白"字，"七八"下有"枚"字)鼠七八，皆杀之。(《广记》卷四百四十，曾慥《类说》亦引)

豫章中官

天福(《广记》作"复"。案:晋天福五年系庚子。广记作天复者，是唐天复祗三年，四年甲子四月改元为天祐元年)甲子岁，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闻街(毛本作"阶")中若数十人语声，向市而去，就(《广记》作"视")则无人，如是累夜。人皆惴恐，夜不能寐。顷之，诏尽诛阉官，豫章所杀凡五十余，驱之向市，聚(《广记》作"骤")语喧慝(《广记》作"噪")，如前所闻。(《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青州客

朱梁时青州有贾客，泛海遇风，漂至一处，远望有山川城郭，海师曰:"自顷遭风者，未尝至此。吾闻鬼国在是，得非此耶?"顷之，舟至岸，因登之(《广记》作"岸")，向城而去。其庐舍田亩，皆如(《广记》皆如"作不殊")中国，见人皆揖之，而人皆不应(《广记》作见)。已至城，有守门者，揖之亦不应。入城，屋(毛本无"屋"字)室人物殷富(《广记》无"富"字)，遂至其(《广记》无"其"字)王宫，正值大宴，群臣侍宴者数十，其衣冠器用、丝竹陈设之类，多如(《广记》作"类")中国。客因升殿，俯逼王座以窥之。俄而，王(《广记》有"有"字)疾，左右扶还，亟召巫者示之，巫云:"有阳地使(《广记》无"使"字)人至此，阳气逼人，故王病。其人偶来尔，无心为祟，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设坐于别室，王(《广记》作"巫")及其群臣(《广记》有皆字)来祀祝，客据案而食，俄有仆夫驭马而至，客亦乘马而归。至岸登舟，国人竟不见(《广记》有"已"字)。复遇便风得归。时贺德俭为青州节度，与魏博节度杨思厚有亲，因遣此客使魏，具为思厚言之。魏人范宣古亲闻其事，至(《广记》无"至"字)为余言。(《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周元枢

周元枢者，睢阳人，为平卢掌书记。(《广记》有"寄"字)居临淄官舍，一夕将寝，忽有车马辎重甚众，扣门，吏(《广记》作"使")报曰:"李司空候谒。"元枢念亲知辈皆无此人，因自思必乡曲之旧，吾不及知矣，因出见之。延坐请问其所从来，曰:"吾新移家至此(《广记》作"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君(《广记》作"居")此宅可矣。"(《广记》无"可矣"二字)元枢惊曰:"何至是。"对曰:"此吾之旧宅也。"元枢曰:"吾从官至此，相传云书记之公署也。君何时居此。"曰:"隋开皇中尝居之。"(《广记》有"元"字)枢曰:"若尔，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许我立庙于此，故请君移去尔。"元枢不可，曰:"人不当与鬼相接，岂吾将死，故君得临吾(《广记》"临吾"作"凌我")耶?虽然，理不当以此宅授君，吾虽死必与君讼。"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纸笔于棺中，将与李君对讼。"即具酒与之饮相酬数百杯，词色愈厉。客将去，复留之，良久，一苍头来云:"(《广记》有"夫人传语"四字)司空周书记，木石人也，安可与之论难，自取困哉?"客于是辞谢而去，送之出门，倏忽不见。元枢竟无恙。(《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朱延寿

寿州刺史朱延寿，末年，浴于室中，窥见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发青衣，手执文书。一人曰:"我受命来取。"一人曰:"我亦受命来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寿因呼侍者，二人即灭。侍者至，问外有何人，皆云无人。俄而被杀。(《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秦进忠

天祐丙子岁(案:天祐为吴之年号，铉生于是，年曾仕吴为校书郎)，浙西军士周交作乱，杀大将秦进忠、张胤凡十余人。进忠少时，尝怒一小奴，刃贯心，杀而并埋之。末年恒见此奴捧心而立，始于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将出，乃在马前，左右皆见之，(《广记》有"而"字)入府(《广记》有"又"字)遇乱兵伤胸而卒。张胤前月余每闻呼其姓名者(《广记》无"者"字)，声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对面，入府而毙。(《广记》卷三百五十三，而"毙"作"皆毙矣")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罢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聪慧。令

尝饮酒暮归，去家数百步，见二子来迎，即共擒而殴之，令惊（《广记》有“大”字）怒大呼，而远方人绝，竟无知者。且行且殴，将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门，二子复迎于堂下，问之皆云“未尝出门”。后月余，令复饮酒于所亲家，因具白其事，请留宿不敢归。而其子恐其父（《广记》作“又”）暮归复为所殴，即俱往迎之，及至（《广记》无“至”字）中途，见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从者击之，困（毛本作“因”）而获免。明日令归，益骇其事。不数月，父子皆卒。郡人云：“吾（《广记》无“吾”字）舒有山鬼，善为此厉，盖黎邱之徒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建康乐人

建康有乐人，日晚如市，见二仆夫云“陆判官召”，随之而去。至一（《广记》无“一”字）大宅，陈设甚严，宾客十余人，皆善酒。惟饮酒而不设食，酒亦不及乐人，向曙而散，乐人困甚，因卧门外床上。及（《广记》作“既”）寤，乃在草间，旁有大冢，问其里人，云相传陆判官之冢，不知何时人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黄廷让

建康吏黄廷让，尝饮酒于亲家，追夜而散。不甚醉而（《广记》“而”字在“然”字下）悦然身浮，飘飘而行，不能自致（《广记》作“制”）行可十数里，至一大宅，寂然无人，堂前有小房，房中有床，廷让困甚，因寝床上。及寤，乃在蒋山前草间，逾重城复堑矣。因恍惚得疾，岁余乃愈。（《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张　瑗

江南内臣张瑗，日暮过建康新桥，忽见一美妇（《广记》无“妇”字）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讶，谛视之，妇人忽尔回顾，（《广记》作“头”）化为旋风扑瑗，瑗马倒伤面，月余乃复。初马既起，乃提（毛本作“跉”）一足跛行而归，自是每过此桥，马辄提一足而行，竟亦无他怪祸。（《广记》卷三百五十三，无“亦”字“祸”字）

婺源军人妻

丁酉岁（案：丁酉当南唐升元元年），婺源建威军人（曾慥《类说》引作“建安有人”），妻死更娶。其后妻虐遇前妻之子过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见亡妻自门而入，大怒后妻曰：“人谁无死? 孰无母子之情? 乃虐我女儿如是耶? 吾此诉于（《广记》作“与”）地下所司，今与我假十日，使我诲汝，汝遂不改，必能杀君。”夫妻皆恐惧，再拜，即为具酒食。便（广记作“遍”）召亲党邻里问讯，叙语（《广记》作“话”）如常。他人但闻其声，惟夫妻（《广记》无“妻”字）见之。及夜，为设榻别室，夫欲从之宿，不可。满十日，将去，复责詈（《广记》作“励”）其后妻，言甚切至。举家亲族共送至墓（《广记》有“去墓”二字）百余步，曰：“诸人可止矣。”复殷勤辞诀而去。将及柏林中，遂入，（《广记》无“遂入”二字，有“诸”字）人皆见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没。建威军使汪延昌言如是。（《广记》卷三百五十三，曾慥《类说》亦引）

陈德遇

辛亥岁（案：辛亥当南唐保大九年），江南伪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直宿库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梦二吏，手把文书，自门而入，问：“此陈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库中。”吏将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库官陈德遇者，家近在东曲。”二吏相视而嘻曰：“几误。”（《广记》有“矣”字）遂去。尔（毛本作“弥”）日德遇晨起如厕，乃自云有疾，还卧，良久遂卒。二人并居治（《广记》作“治”）城之西。（《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广陵吏人

广陵吏姓赵，当暑独寝一室中。夜忽见大黄衣人自门而入，从小黄衣七八（《广记》作“人”），谓己曰：“处处寻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黄衣前白（《广记》无“白”字）曰：“天年未尽，未可遽行，宜有以记之可也。”大人即探怀出（《广记》有“一”字）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视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识其下，右若先字，左若记之，其上不可识。赵后不知所终。（《广记》卷三百五十三）

田达诚

庐陵有贾人田达诚，富于财业，（《广记》无“业”字）颇以周给为务。治第新城，有夜扣门者，就视无人，如是再三。因呵（《广记》作“呼”）问之“为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实非人也。比居龙泉舍，为暴水所漂，（《广记》作“毁”）求寄君家，治舍毕乃去耳。”达诚不许曰：“人岂可与鬼同居耶?”对曰：“暂寄居耳，无害于君，且以君义气闻于乡里，故告耳。”达诚许之。因曰：“当止我何所?”达诚曰：“惟有厅事耳?”即（《广记》有“拜”字）辞谢而去。数日复来，曰：“吾家已至厅中，亦无妨君宾客，然可严整，家中人慎火，万一不虞（《广记》作“意”），或当云吾等所为也。”达诚亦虚其厅以付（《广记》作“奉”）之。达诚尝为诗，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诗耶? 吾亦尝好之，可唱和耳。”（《广记》作“乎”）达诚即具酒，置纸笔于前，谈论无所不至，众目视之，酒与纸笔俨然不动，试暂回顾，则酒已尽，字已著纸矣。前后数十（《广记》无“十”字）篇，皆有意趣

(《广记》作“义”)，笔迹劲健作柳体。或问其姓字，曰：“吾傥言之，将不益于主人，可诗以寄言也。”(《广记》作“之”)乃赋诗云：“天然与我亦(《广记》作“一”)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吾家真姓字，大字(《广记》“大”字作“天地”)南头一段红。”众(《广记》有“亦”字)不喻也。一日，复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树神女，以某日成礼，复欲借君后堂三日，以终君大惠，可乎?”达诚亦虚其堂，以幕帷(《广记》作“图”)之。三日，复谢曰：“吾事讫矣，还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谓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达诚辞谢，即(《广记》无“即”字)召婢笞数下，鬼曰：“使之知过，可止矣。”达诚徐问其婢，云(《广记》作“言”)曾穴幕窃视，见宾客男女，厨膳花烛，与人间不殊。后岁余，乃辞谢而去。达诚以事至广陵，久之不归，其家尤之，鬼复至曰：“君家尤主人耶？吾将省之。”翌(《广记》作“明”)日乃还，曰：“主政(《广记》作“人”)在扬州(《广记》作子)，甚无恙，行当归矣。新纳一妾，与之同寝，吾烧其帐后幅以戏之耳。”大笑而去。达诚归，问其事皆同。后至龙泉访其居，亦竟不获。(《广记》卷三百五十四)

卷　三

徐彦成

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案：丁亥当唐天成二年)，往信州汭口场，无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从二仆往来岸侧，状若访人而不遇者。彦成因延入舟中，为设酒席，宾礼(《广记》作“敬”)之。少年甚愧焉，将去，谢曰：“吾家近此数里别业中，君今肯辱枉(四字《广记》作“旦日能辱”)顾乎?”彦成许诺。明日乃往，行里余，有仆马来迎，奄至一大宅，门馆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丰备，从容久之。彦成因言住此久无木可市，少年云：(《广记》作“曰”)“吾有木在山中，明当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杉(《广记》作“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往辞，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卖，今以此赠君，至吴当获善价。”(二字《广记》作“善提”)彦成回，始至秦淮，会吴帅殂，纳杉板为棺，以求(《广记》作“为”)材之尤异者，获钱数十万。彦成广(《广记》作“大”)市珍玩，复往汭口以酬少年，(《广记》有“少年复”三字)更与交易于市，三往返(三字《广记》作“如是三往”四字，下有“颇”字)获其(《广记》无“其”字)厚利。间一岁，复往，但见(《广记》“往但见”三字作“诣之”二字)村落如故，了无所见。询(《广记》作访)其里中，竟无能知(《广记》无“之”字)之者。(《广记》卷三百五十四)

周　洁

霍邱令周洁，甲辰岁罢任，客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绝，投宿无所。升高而望，遥见村落烟火，趋而诣之，得一村舍，扣门久之，一女子出应门，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饥饿，老幼皆病，愧(《广记》无“愧”字)无以延客，止(《广记》作“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于前。少顷，其妹复出，映妇(《广记》作“姊”)而立，不见其面。洁自具食，取饼二枚以与二女，持之入室，闭关而听(《广记》作“寝”)，悄无人声。洁方竦(《广记》“方”作“亦”)然而惧，向晓将去，使(《广记》作“更”)呼二女告别(《广记》作“之”)，了无声应者。因坏户而入，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惟女子死未(《广记》作“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饼犹置胸上。洁后皆为瘗之。(《广记》卷三百五十四，“之”字下有“云”字，毛本同)

杨副使

壬午岁(案：壬午为梁龙德二年，吴顺义二年)，广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实甚亟(《广记》作“急”)，或问所用，云：“吾长官明日上事。”又(《广记》作“有”)问长官为谁，云：“杨副使也。”又问官署何在，(《广记》无“又”字)云金山之东。遂去不可复问。时浙西有杨(《广记》无“杨”字)副使，被召之扬都，(《广记》有“明日”二字)船至金山，无故而没。(《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僧珉楚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尝(《广记》作“常”)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广记》有“而”字)未得辞脱(《广记》“脱”作“免”)，今死(《广记》作“配”)为扬州掠剩儿。”(《广记》作“鬼”)复问何谓掠剩，曰：“凡市)人卖(《广记》作“贾”)贩利息，皆有常(《广记》无“常”字)数，过数得之(《广记》有“即”字)为掠(《广记》作“余”)剩，吾得而掠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之花(《广记》无“之花”二字)亦鬼所买(《广记》作“卖”)，花亦鬼用之，人间无所用(《广记》作“见”)也。”章即(《广记》作“则”)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其花红色(《广记》作“芳”)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我与鬼同游，复持鬼物，(《广记》作“花”，下有“亦”字)不可，即将花掷溅水中(七字

《广记》作“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有(《广记》无“有”字)同院人觉其面(《广记》无“面”字)色甚异，以为中恶，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且(《广记》作“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同)

陈守规

军将陈守规者，尝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馆，馆素凶，守规始至，即鬼物书见，奇形怪状，变化倏忽。守规素刚猛，亲持弓矢刀仗与之斗。久之，乃空中语曰：“吾鬼神不欲与人杂处(《广记》作“居”)，君既坚贞(《广记》作“正”)，愿以兄事可乎?”守规许之。自是尝(《广记》作“常”)与交言，有吉凶辄先报，或求饮食，与之辄得钱物。既久，颇为厌倦，因求方士手书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骂曰：“吾与君为兄弟，奈何上章疏(《广记》作“诉”)我?大丈夫结交当如是耶?”守规曰：“安得(《广记》有“有”字)此事?”即于空中掷下章疏，纸墨(《广记》作“笔”)宛然。鬼(《广记》无“鬼”字)又曰：“君图我居处，谓我无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于此矣。”由是遂绝。(《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广陵贾人

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物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风起，因泊山下。顷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侧。贾人疑之，相与议此必群盗也，将伺夜而劫我。前浦既远，风又益急，逃避无地(《广记》作“所”)，夜即相与登岸，深(《广记》有“林中以”三字)避之。俄而，风雨雷电蒙覆舟所，岸上则星月皎(《广记》作“了”)然。食顷，雨止云散，见巨艘(《广记》作“舟”)稍稍前去，乃敢归舟中，所载柏床(《广记》作“木”)什器都不复见，余物皆在。巨舟犹在东岸，有人呼曰：“尔无恨，当还尔价直。”(《广记》无“直”字)贾人所载既失，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置之而去，问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妇匿之，不闻于其姑。逾年，忽夜扣门，号哭而归。其母惊骇，相与哀恸，曰：“汝真死耶?”曰：“儿实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暂归。”因坐母膝，言语如(《广记》有“平”字)生，但手足冷如水耳。因起握刀，责其妻曰：“我死有金尔，何以(《广记》无“以”字)不供(《广记》有“老”字)母乃(《广记》作“而”)自藏耶?”即往(《广记》作“欲”)杀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傥杀尔妻(《广记》“尔妻”作“是人”)，必谓我(《广记》作“吾”)所杀也。”于是哭辞母而去，复自提刀送其妻归母(《广记》“归母”作“还父”)家。迨晓及门数十步，忽然不见。(《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刘道士

庐山道士刘某，将游南岳，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主(《广记》作“家”)至贫，复丧一(《广记》作“其”)子，未有以殓。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来，但抚膺而号(《广记》作“呼”)曰：“可惜，可惜。”刘出视之，见面白如雪，梳两髻者(《广记》“梳”作“作”，“髻”作“结”，下无“者”字)，径入其家，负尸而去(《广记》作“负其尸去”)。莫知所之。(《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清源都将

清源(《广记》有“郡”字)人杨某，为本郡防遏营副将。有大(毛本作空)第在西郭，侵(《广记》作“某”)晨趋府未归，家人方食，忽有一鹅负纸钱自门而入，径诣西郭(《广记》作“廊”)房中，家人云：“此鹅自神祠中来耶?”令其(《广记》“令其”作“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见一双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惊走。某归闻之，怒持杖击之，鬼出没四隅，变化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讫当复来击杀(《广记》作“杖”)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诺。杨有女二(《广记》“女二”作“二女”)，长女入厨切肉具(《广记》作“且”)食，肉落砧，辄失去。女执刀白父(《广记》“白父”作“向空”)曰：“砧下(《广记》“曰砧下”作“四斫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请斫。”女走，气殆绝，因而成疾。次女于大瓮中取盐，有一猴自瓮突出，上女之背，女走至堂前，复失之，亦成疾。乃召巫立坛治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盛于巫，巫不能制，亦惧而去。顷之，二女及妻皆卒。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因而遂绝。某其年亦卒。(《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王訒妻

王訒者，南安县大盆(《广记》作“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凭之，言：“我陈九娘也，以香花祠我，当有益于主人。”訒许之，乃呼林为阿姐，为人言祸福多中。半岁余(《广记》作“余岁”)乃见形，自腰已下见为(《广记》“见”上有“可”字，无“为”字)人。未尝来者，亦不见也，但以言语相接。乡人有召者，不择远近，与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陈氏自召神名，祝词明惠，听者亡(《广记》作“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间获利甚溥(《广记》作“博”)，一旦忽悲泣，谓林曰：“我累生为人女，年未及笄而夭，问(《广记》作“闻”)于地府，乃前生隐瞒(《广记》作“没”)阿姐钱一(《广记》作“二”)十万，故主者令我为神以偿此钱讫，即生

为男子而获寿，今酬已足，请置酒为别。”乃尽见其形，容质端媚，言词婉转，殷勤致谢，呜咽云：“珍重珍重。”遂不复（《广记》无“复”字）见。（《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林昌业

林昌业者（《广记》无“者”字），漳浦人也。博览典籍，精究术数，性高雅，人不可干。尝为泉州军事衙推，年七十余，退居本郡龙溪县羊额山之阳，乡里宗敬之。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工力未集，忽有一（《广记》“一字”作“双髻”二字）男子，年可三十，髭（《广记》作“须”）髯甚长，来诣林。林问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对。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饱而去。翌日，忽闻仓下有（《广记》无“有”字）砻谷声，视之乃昨日男子，取谷砻之。（《广记》有“而”字）林问无故辛苦，而（《广记》作“耶”）鬼亦笑不言，复置丰馔饭蔬而已。凡月余砻谷不辍。鬼复自斗量，得米五十余石，拜辞而去，卒无一言，不复再（《广记》无“再”字）来矣。（《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潘 袭

潘袭为建安令（曾慥《类说》作“晋安令”），遣一手力，赍牒下乡，有所追摄。手力新受事，未尝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门求宿。其家惟一妇人应门云：“主人不在，又将移居，无暇延客也。”手力以道远多虎苦（《广记》叠“苦”字）求之，妇人即召入，门侧席地而寝。妇人结束箱箧什器（六字曾慥《类说》作“结草束箱箧”五字）之类，达旦不寐。手力向晓辞去，行数里乃觉失所赍牒，复返求之宿处，乃（《广记》有“是”字）一坟。方见其家人改葬，及开棺，席下得一书，即所失公（《广记》作“之”）牒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曾慥《类说》亦引）

胡 澄

池阳人胡澄，佣耕以自给，妻卒，官给棺以葬，其平生服饰悉附棺中。后数年，澄偶至市，见列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问其人云：“一妇人寄于此，约某日来取。”澄如期复往，果见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蹑其后，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时官给口具（《广记》作“秘器”，曾慥《类说》作“凶器”），虽免暴骨，然至今为所司督责，其直计无所出，卖此以偿之耳。”言讫不见，澄遂为僧焉。（《广记》卷三百五十五，无“焉”字曾慥《类说》亦引）

王 攀

高邮县医士（《广记》作“工”）王攀，乡里推其长者。恒往来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自念明日当赴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乃（《广记》无“乃”字）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门，投一村舍宿。向晓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明，仰视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曰：“吾明日须至县，今在何处（《广记》作“所”）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因起辞谢曰：“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是。”妇曰：“此非高邮道也，吾（《广记》作“将”）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过。既曙，（《广记》作“随”）至城东常宿之店（《广记》作“尝所宿店”），告辞而去，攀解其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又（《广记》作“乃”）见其襦放（《广记》作“故”）在腰下。即复诣宿处寻之，但一（《广记》无“一”字）古冢（《广记》有“耳”字），并无人家。（《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郑守澄

广陵裨将郑守澄，新买一小婢。旬日，有夜扣门者，曰：“君家纳（《广记》作“买”）婢，其名籍在此。”（《广记》有“不可留也，开门视之无所见，方怪之。数日广陵大疫此。”二十一字）婢忽（《广记》作“亦”）病，遂卒死（《广记》无“死”字）。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吊客数人转相染著，皆卒，甲寅岁春也。（《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刘 鹭

洪州高安人刘鹭，少遇乱，有姊曰粪扫，为军将孙金所虏。有妹曰乌头，生十七年而卒。卒后三岁，孙金为常州团练副使，粪扫从其女君会宴于大将陈氏，乃见乌头在焉。问其所从来，云：“顷为人所虏至岳州，与刘翁媪为女，嫁得北来军士任某，任即陈所将卒也，从陈至此尔。”因通信至其家。鹭时为县手力，后数年因事至都，遂往毗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谒孙金，即诣任营中。先遣小仆觇之，方见洒扫庭内，曰：“吾阿兄（《广记》“阿兄”作“兄弟”）将至矣。”仆良久扣门，问为谁，曰：“高安刘家使来。”乃曰：“非（《广记》有“二”字）兄名鹭多髯者乎？昨日晚当至，何为迟也？”即自（毛本作“日”）出营门迎之。容貌如故，相见悲泣，了无小异。顷之，孙金遣其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抚（《广记》作“燕”）叙良久。乌头曰：“今日乃得二兄来证我为人，向来（《广记》作“者”）恒为诸兄（《广记》作“儿”）辈呼我为鬼也。”任亦言其举止轻健（《广记》作“捷”），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为同作者，饮食必待冷而后食。鹭因密问：“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对曰：“兄无为如此问我，将不得相见矣。”鹭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适军。（《广记》作“来”）江州陈承昭为高安制置使，召鹭问其事，令发墓视之。墓在米岭，无人省视，数十年矣。伐木开路而至，见墓上有穴，大如碗，测其甚深（四字

《广记》作“其深不测”)。众惧不敢发，相与退坐大树下，笔疏其事，以白承昭。是岁乌头病，訾往省之，乃曰：“顷为乡人百(《广记》无“百”字)十余辈，持刀仗剑(二字《广记》作“杖劫我”三字)，几中我面，故(《广记》无“故’字)我大责骂，力拒之乃退，坐大树下作文书而去，今至举身犹痛。”訾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惧而疏之。罗后移隶晋王城戍。显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罗陷没不知所在，时年六十二岁矣。(《广记》卷三百五十五)

舒州军吏

王琪为舒州刺史，有军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广记》作“怪”)，自言：“姓杜，年二十，广陵富家子，居通津(《广记》作“肆”)桥之西。前生因(《广记》无“因”字)欠君钱十万，今地府使我为神，偿君此债尔。”因为人占候祸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贫，告琪(《广记》有“求”字)为一镇将，因问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诺，吾将问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镇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识矣。”既而得双港镇将，以为其言无验，未及之任，琪忽谓方曰：“适得军牒，军中令一人来为双港镇将，吾今以尔为皖口镇。”(《广记》有“将”字)竟如其言。比岁余，鬼忽言曰：“吾还君债足。”告别而去，遂寂然。方后至广陵，访得杜氏，问其子弟(《广记》作“弟子”)，云：“吾第二子顷忽病如痴人，岁余，今愈矣。”(《广记》卷三百五十八)

田 頵

宣州节度田頵，将作乱。一日向暮，有鸟赤(毛本作“出”)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之状，自外飞入，止戟门而不见。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尽，惟甲兵存焉。頵资以起事，明年遂败。(《广记》卷一百四十五，毛本脱“遂败”二字)

钟 传

南平王钟传，在江西，有衙门吏孔知让新治第，昼有一星陨于庭中，知让方(《广记》无“方”字)甚恶之，求典外戎以空其第(《广记》作“地”)。岁余御史中丞薛昭纬贬官至豫章，传取此第以居之，后遂卒于是。(《广记》卷一百四十五，无后字，是作此)

顿 金

袁州刺史顿金，罢郡还都，有人以紫袱包一物诣门遗之。开视则白襕(《广记》误作“栏”)衫也，遽追其人则亡矣。其年金卒。(《广记》一百四十五)

宋 氏

江西军吏宋氏，尝市木至星子江，见水滨人物喧聚，乃渔人得大鼋，鼋见宋屡顾，宋即以钱一千赎之，放于江中。后数年泊舟龙沙，忽有一仆夫至云：“某长史奉召。”宋怳然不知何长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与坐曰：“君尚相识耶?”宋思之实未尝识，又曰：“君亦记星子江中放鼋耶?”曰：“然。”“我(《广记》作“身”)即鼋也，顷尝有罪，帝命谪为水族，见困于渔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为九江长，予将(二字《广记》作“相召者”三字)有以奉报。君之儿某者，命当溺死，名籍在是，后数日乌山神将朝庐山，使者行必以疾风雨，君儿当以此时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当溺死，但先期岁月间耳，吾取以代之，君儿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陈谢而出，不觉已在舟次矣。数日，果有风涛之害，死者甚众，宋氏之子竟免。(《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史氏女

溧水五坛村人史氏女，莳田困(毛本“莳田”作“困莳”)倦，偃息树下，见一物鳞角爪距可畏，来据其上。已而有娠，生一鲤鱼，养于盆中，数日益长，乃置投金濑中。顷之，有(《广记》“有”字作“村中”二字)人刈草，误断其尾，鱼即奋跃而去，风雨随之，入太湖而止。家亦渐富，其后女卒，每寒食其鱼辄从群鱼一至墓前，至今每闰年一至尔。有渔人李黑獭，恒张网于江，忽获一婴儿，长可三尺，为网乱缍所萦，浃旬不解。有道士见之曰：“可取铁汁灌之。”如其言遂解。视婴儿口鼻眉发如画，而无肩，(《广记》作“目”)口犹有酒气，众惧，复投于江(毛本“江”下有“而去矣”三字)。(《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渔 人

近有渔人泊舟马当山下，月明风细(《广记》作“恬”)，见一大鼋出水直上山顶，引首四望。顷之，江水中涌出一彩舟，有十余人会饮酒，妓乐陈设甚盛，献寿(《广记》作“酬”)久之。上流有巨舰来下，橹声振于坐中，彩舟乃没，前之鼋亦下，未及(《广记》有“水”字)死于岸侧。意者水神使此鼋为候望，而不知巨舰之来，故殛之。(《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阎居敬

新安人阎居敬，所居为山水所侵(《广记》作“浸”)，恐屋壤，移榻于户外而寝。梦一乌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于君何害?而迫逐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寤，不测其故，尔夕三梦，居敬曰：“岂吾不当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压一龟，于户限外放之而去。(《广记》卷四百七十二)

池州民

池州民杨氏以卖鲊为业。尝烹鲤鱼十枚(《广记》

作“头”），令儿守之，将熟，忽闻釜中乞命者数四，儿惊惧，走告其亲，往视之，釜中无复一鱼，求之不得。期年所蓄犬恒窥户限下而吠，数日，其家人曰：“去年鲤鱼得非在此耶?”即撤视之，得龟十头，送之水中，家亦无恙。（《广记》卷四百七十二）

李宗

李宗为楚州刺史，郡中有尼，方行于市，忽踞地而坐，不可推动，不食不语者累日。所有司以告，宗命武士扶起，掘其地得大龟，长数尺，送之江中，其尼乃愈。（《广记》卷四百七十二）

渔人妻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瘦（《广记》无“瘦”字）疾，转相传染（《广记》“传染”作“染著”），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中（《广记》无“中”字），多得鳗鳖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至今尚无恙。（《广记》卷二百二十）

陈寨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咒之术，为人治疾多效（《广记》作“愈”）者。澶（《广记》作“漳”，漳上有“有”字）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寨求之不得，惊惧，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乃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寤（《广记》作“悟”），但连呼递铺递铺，家人莫之测。乃其日去家十（《广记》作“数”）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死于道傍。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广记》卷二百二十）

卷四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傔力曰（《广记》作“者”）陶俊，性谨直。尝从军征江西，为飞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张命守舟于广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中（《广记》无“中”字），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众，有二书生过于前，独顾俊相与言曰：“此人好心，宜为疗其疾。”即呼俊，与药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后归舟吞之。良久，觉腹中痛楚甚，顷之痛止，疾亦都（《广记》作“多”）瘥。操篙理缆，尤觉轻捷（《广记》作“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复还（《广记》复还“作往复”），不以为劳。后访二书生，竟不复见。（《广记》卷二百二十）

延陵村人妻

延陵灵宝观道人谢及（《广记》作“又”，下同）损，近县村人。有丧妇者，请及损为斋。妇死已半月矣，忽闻摧（《广记》作“推”）棺而呼，众皆惊走，其夫开棺视之，乃起坐。顷之，能言，云：“为舅姑所召去，云‘我此无人，使之执爨。’其居处甚闲洁，但苦无水，一日见沟中水甚清，因取以酿（《广记》作“漉”）馈，姑见之大怒曰：‘我不知尔不洁如是，用尔何为?’”乃（《广记》作“因”）逐之使回，走出门遂苏。今尚无恙。（《广记》卷三百八十六）

赵某妻

丁亥岁（案：丁亥当唐天成二年），浙西有典客吏赵某，妻死未及旬将葬（三字《广记》作“大殓”二字），忽大叫而活，云：“为一（《广记》无“一”字）吏所录，至鹤林门，内有府署，侍卫严整，官吏谘（《广记》有“事”字）及领囚集（《广记》作“禁”）者甚众。吏持已入（毛本“已入”作“几人”），至庭下，堂上一绿衣、一白衣偶坐，绿衣谓吏曰：‘汝误，非此人也，急遣之。’白衣曰：‘已追至此，何用遣之?’（《广记》作“禁”）绿衣不从，相质食顷，绿衣怒叱吏遣之。吏持（毛本作“时”）已疾趋，出路经一桥，数十人（“数十人”毛本作“数日”）方修桥，其（《广记》作“无”）板有钉，吏持之走过，钉伤足。因痛失声，遂活。”视足果伤。俄而邻妇遂（《广记》作暴）卒，不复苏矣。（《广记》卷三百八十六）

建业妇人

近岁建业有妇人，背生一瘤，大如数斗，囊中有物，如茧粟甚众，行即有声。恒乞于市，自言村妇也，尝与娣（毛本作“姊”）姒辈分养蚕，已独频年损耗，因窃（毛本“因窃”作“窃以”）其姒囊茧焚之，顷之背患此疮，渐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气闭闷，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负囊矣（《广记》卷一百三十三引作《搜神记》。按：今人李剑国考证，此条当为《稽神录》佚文，《广记》误）。

广陵男子

广陵有男子行乞于市，每见马矢，即取食。自云：“常为人饲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自检视，见槽中无草，督责之，乃取乌梅饼以饲马，马齿酸楚，不能食，竟致死。”已（毛本作“亡”）后因患病，见马矢辄流涎欲食，食之与乌梅味正同，了无秽气。

（《广记》卷一百三十三）

施汴

庐州营田吏施汴，尝恃势夺民田数十顷，其主遂为其耕夫，不能自理。数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数寸，既长稍斑驳，不逾年成施汴字，点画无缺。道士邵修默亲见之。（《广记》卷一百三十四）

朱庆源

婺源尉朱庆源，罢任方还家，在豫章之丰城，庭中地甚爽垲，忽生莲一枝。其家骇惧，多方以禳之，莲生不已，乃筑堤堰（《广记》作“汲”）水以沼（《广记》作“回”）之，遂成大池，芡荷甚茂。其年庆源（《广记》有“选”字）授南丰令，后三岁入为大理评事。（《广记》卷一百三十八）

僧十朋

刘建封寇豫章，僧十朋与其徒奔分宁，宿澄心僧院。初夜见窗外有光，视之见团火高广数尺，中有金车子，与火俱行，呕轧有声。十朋始惧，其主人云：“见之数年矣。每夜必出于西（《广记》作“东”）堂西北隅地中，绕堂（《广记》作“屋”）数周，复没于此。以其不为祸福，故无掘视之者。”（《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之（《广记》作“止”）空宅中。兵革之后，井邑芜没，堂西屋（《广记》作“至”）梁上有小窗，外瞰荒数十亩。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顷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应弦而落。时已夕，不能仰（《广记》作“即”）视，明旦寻之，西百余步，有方杉木板，带一矢，即昨所射也。（《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朱从本

李遇为宣武节度使，军政委大将朱从本。其（《广记》作“本”）家厩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马，见一物如驴，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据地而食此猴，见人乃弃（《广记》作“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诛。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军城有变，此物辄出，出则满城皆臭。田頵将败，出于街中，巡夜者见之不敢逼，旬月祸及。”（《广记》卷三百三十六）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觐扬都，舍于邸第，遇私讳日，独宿外斋，张灯而寐。未熟，闻室中有声划然，视之见火炉冉冉而上，直抵（《广记》作“博”）于屋，良久乃下，飞灰勃然。明日满室浮埃覆物，亦无他怪。（《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乌石山，山（《广记》“山”在“峰”字下）有大峰，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间（《广记》“间”在“雨”字下）大风雨，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广记》卷三百三十六）

王慎辞

江南通事舍人王慎辞，有别墅在广陵城西，慎辞尝与亲友宴（《广记》无“宴”字）游于其上。一日忽自爱其冈（《广记》作“岗”）阜之势，叹曰：“我死必葬于此。”是夜村中闻犬吠，或起视之，见慎辞独骑徘徊于此，逼而视（《广记》无“而视”二字）之，遂不见。自是夜夜恒至，月余慎辞卒，竟葬其地。（《广记》卷一百四十五）

姚氏

东州静海军姚氏，率其徒捕海鱼以充岁贡。时已将晚，而得鱼殊少，方忧之，忽网中获（毛本“获”在“网”字上）一人，黑色，举身长毛，拱手而立，问之不应。海师曰：“此所谓海人，见必有灾，请杀之以塞其咎。”姚曰：“此神物也，杀之不祥。”乃释而祝之曰：“尔能为我致群鱼以免阙职之罪，信为神矣。”毛人却行水上，数十步而没。明日，鱼乃大获，倍于常岁矣。（《广记》卷四百七十一）

彭颙

宣州盐铁院官彭颙，常病数月，恍惚不乐，每出外厅，辄见俳优乐工数十人，长皆（《广记》作“皆长”）数寸，合（毛本作“全”）奏百戏，并作朱紫炫目。颙视之移（《广记》作“或”）时，欣笑或愤懑，然无如之何，他人不见也。颙后病愈，亦不复见，后十余年乃卒。（《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吕师造

吕师造为池州刺史，颇聚敛。常嫁女于扬都，资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筱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状若狂人，来去奔走，忽跃入舟，直穿舟中过，随其所经，火即大发，复登后船，火亦随之。凡所载之舟（《广记》作“物”），皆为煨烬。一老婢发（《广记》“发”下有“亦尽”二字，无“尺”字）尺余，人与船了无所损失（《广记》，“失”字作火灭二字）。道士亦不复见。（《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崔彦章

饶州刺（《广记》脱“刺”字）史崔彦章，送客于城东，方燕，忽有一（《广记》无“一”字）小车，其色如金，高尺余，巡席而行，若有求觅，至彦章

（《广记》有“前”字）遂止不行。彦章（六字《广记》无）因即绝倒，携（《广记》无“携”字）舆（“舆”字毛本作“舆”）归州而卒。（《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润州气

戊子（案：戊子当唐天成三年）岁，润州有气如虹，五彩夺目，有首如驴，长数十丈，环厅事而立（《广记》无“立”字），行三周而灭。占者曰：“厅中将有哭声，然非州府之咎也。”顷之，其国太后殂，发丧（《广记》作“哀”）于此堂。（《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黄　极

甲午岁（案：甲午当唐应顺元年），江西馆驿巡官黄极子妇生男（《广记》无“子”字），一首两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长数十步，广者数丈，狭者七八尺，其年节度使徐知询卒。（《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熊　勋

军吏熊勋，家于建康长乐坡（《广记》作“漫”）之东。尝（《广记》作“常”）日晚见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来相驰逐。家人骇惧，有亲客壮勇，登（毛本作“开”）屋捕之，得其（毛本无“其”字）一，乃被（《广记》作“辟”）缯彩，包一鸡卵壳也。铧而焚之，臭闻数里。其一走去不复来矣，家亦无恙。（《广记》卷三百六十七引不注出处。按：明钞本《广记》引作《稽神录》）

王建封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恣奢攒。筑大第于淮之南，暇日临街坐窗下，见一老妪携少女过于前，衣服蓝缕而姿色绝世。建封呼问之，云：“孤贫无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纳尔女，而给养以（《广记》作“尔”）终身可乎？”妪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袭以衣之，妪及女始脱故衣，皆化（《广记》无“化”字）为凝血（《广记》有“聚”字）于地。旬月建封被诛。（《广记》卷三百六十七）

广陵士人

广陵有士人，尝（《广记》作“常”）张灯独寝。一夕中夜而坐（《广记》作“寐”），忽有双髻青衣女子，姿（《广记》作“资”）质甚丽，熟寐于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惧不敢近，复寝如故，向晓乃失，门户犹（《广记》有故“字”）扃鐍（《广记》作“闭”）。后（《广记》无“后”字）自是夜夜恒至。有术士为书符，施其髻中，（《广记》有“其”字）夜半（《广记》作“佯”）寝以阅（《广记》作“伺”）之，果见自门而入，径诣髻中解取符，灯下视之微笑，讫复为（《广记》作“入”）置髻中，升床而寝，无（《广记》作“甚”）惧。后闻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访之。至暮（《广记》“至暮”二字作“既”字）登舟，遂长往（《广记》“长往”作“不至”），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时甚热，（《广记》有“乃”字）尽开船窗而寝，中夜忽复见寐于床后，某即潜起，急提（《广记》作“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然有声，因尔遂绝。（《广记》卷三百六十七，绝作“灭”）

黄仁浚

舒州司士参军黄仁浚，自言五十（《广记》作“壬子”）岁罢陇州汧阳主簿，至凤翔，有文殊寺，寺中有（《广记》无“有”字）土偶数十躯，忽自然摇动，如醉人状（《广记》无“状”字）。食顷不止，傍（《广记》无“傍”字）观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得（《广记》作“知”）其应验。（《广记》卷三百六十七，无“验”字）

孙德遵

舒州都虞候孙德遵，其家寝室（《广记》作“堂”）中铁灯檠（《广记》作“檠”，下同）忽自摇动，如人撼之。至明日，有（《广记》有“一”字）婢偶至灯檠所，忽尔仆地，遂卒。（《广记》卷同上）

木成　毛本木作朱，成作盛　文

梁开平二年，使其将李思安攻潞州，营于壶口（《广记》有“关”字），伐木为栅，破一大木，木中隶（《广记》作“朱”）书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思安表上之，其群臣皆贺，以为十四年必有远夷入（《广记》无“入”字）贡。（《广记》有“珍宝者其”四字）司天少监徐鸿独（《广记》无“独”字）谓其（《广记》无“其”字）所亲曰：“自古无一字为年号者，上天符命岂阙文乎？吾以为（《广记》无“为”字）丙申之年当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两竖书（《广记》作“画”），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之外围以十字贯之，即申字也。”后至丙申岁，晋高祖以石信（《广记》作“姓”）起并州，如鸿之言。（《广记》卷一百六十三）

柳　翁

天祐中，饶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钓鄱阳江中，不知其居处妻子，亦不见其饮食。凡水族之类与山川之深远者，无不周知之；凡鄱（《广记》无“凡”字，“鄱”下有“阳”字）人渔钓者，咸谘访而后行。吕师造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则雨止，役则晴，或问柳翁，翁曰：“此下龙穴也，震动其土（《广记》作“上”）则龙不安而出穴，龙出则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则霖雨方将为患矣。”既深数丈，果得大（《广记》作“方”）木，长数丈（《广记》“丈”作

"十尺"），交加（《广记》无"加"字）构叠之，累积（毛本作"之"）数十重，其下雾气冲人，不可入；而其上（《广记》"而"下有"止"字，"其"下无"上"字）木皆腥涎萦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广记》作"及"）。自是果霖雨为患。吕氏诸子将网鱼于鄱阳江，召问柳翁，翁指南岸一处，"今日惟此处有鱼，然有一小龙在焉。"诸子不信，网之，果大获。舟中以瓦（《广记》作"巨"）盆贮之，中有一鳟鱼长一二尺，双目精明，有二长须，绕盆而行，群鱼皆翼从之。将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终。（《广记》卷四百二十三）

李　禅

李禅，楚州刺史承嗣少子也。居广陵宣平里大第，昼日寝庭前，忽有白蝙蝠绕庭而飞，家僮辈竞以帚扑，皆不能中，久之飞出院门，扑之亦不中，及飞出至外门之外，遂不见。其年禅妻卒，辅车出入之路，即白蝙蝠飞翔之所也。（《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蚓　疮

天祐中，浙西重建慈和寺，画地既毕，每为蚯蚓穿穴，执事者患之。有一僧教以石灰覆之，由是得定，而杀蚯蚓无数。顷之其僧病，举身皆痒，日须得长指爪者搔之，以至成疮。疮中辄得死蚯蚓一条，殆数百千条，肉尽至骨而死。（《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蜂　余

庐陵有人应举行，遇夜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见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余间，但窄小甚。久之，告饥，翁曰："吾家贫，所食惟野菜耳。"即以设客，食之甚甘美，与常菜殊。及就寝惟闻讧讧之声，既晓而寤，身卧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常患风，因而遂愈，盖食蜂之余尔。（《广记》卷四百七十九）

熊　乃

信州有板山，川谷深远，采板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乃，尝与其徒入山伐木，其弟从西（《广记》作"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见甲士清道自东来，传呼甚厉，乃弟恐惧，伏于草间。俄而旗帜戈甲，络绎而至，道旁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辄为所戮，至军中，有一人若大将者，西驰至（《广记》"至"字作"而去"二字）。度其尚（《广记》无"尚"字）远，乃敢起行，迨晓方见其兄，具道所见。众皆曰："非巡逻之所，而西去溪滩险绝，往无所诣，安得有此人?"即共寻之，可十余里，隔溪犹见旌旗纷若布围畋猎之状。其徒有勇者遥叱之，忽无所见。就视之，人皆树叶，马皆大蚁，取而碎之，皆有血云。贮在庭中，以火烧之，少时荡尽，众口所哭。乃亦寻患足肿，羸于瓮，其酸不可忍，旬月而终。（《广记》卷四百七十九，无"贮在庭中"以下三十四字）

刘　威

丁卯岁（案：丁卯当宋乾德五年），卢（《广记》作"庐"，下同）州刺史刘威移镇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虞候申（《广记》作"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广记》有"者"字），捕之不获，或射之殪，就视之，乃棺材板、腐木、败帚之类。郡人愈恐，数月除张宗为卢州刺史，火灾乃止。（《广记》卷三百七十三）

马希范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开濠毕，忽有一物（"有一物"三字毛本脱），长十丈余，无头尾手足，状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无踪迹。或谓之土龙，无几何，而马氏遂（《广记》无"遂"字）亡。（《广记》卷三百七十三）

卷　五

桂从义

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家人入山伐木（《广记》作"薪"），常于（《广记》无"于"字）所行山路，（《广记》有"忽"字）有一石崩倒。就视之，有一室，内（《广记》作"室"）有金漆柏床六张，茭荐芒簟皆新，金银积叠。其人坐床上，良久，因揭簟下，见一角柄小刀，取内怀中而出。恐（《广记》"恐"字作"扶起"二字）崩石塞之，以物为记，归呼家人共取，及至则石壁如故，了无所睹。（《广记》卷三百七十四，睹作见）

金精山木鹤

处（《广记》作"虔"）州处（《广记》作"虔"）化县金精山，昔长沙王吴芮时女张丽英飞升之所，道馆在焉。岩高数百尺，有二木鹤，二女仙乘之，铁鏁悬于岩下，非傍道所至（《广记》作"及"），不知其所从。其二鹤嘴随四时而转，初不差忒。顺义道中百胜军小将陈师粲者，能卷簟为牛，跃而出入，尝与乡里女子遇于岩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鹤，姻即成。"（《广记》"姻"作"目"，"成"作"可"，"即"在"粲"字下）师粲一发而中，臂即无力，归而病卧如梦。（《广记》有"非"字）梦见二女道士绕床而行，每过辄以手拂师粲之目，数四而去，竟致（《广记》无"致"字）失明而卒。所射之鹤，自尔不复转，其一犹转如故。辛酉岁（案：辛酉当宋建隆二年），其女子犹在。师粲之子孙，至今犹（《广记》作"亦"）为军士。（《广记》卷二百七十四）

卖饼王老　毛本作"广陵人卖饼"

有卖饼王老（《广记》"有卖饼"上有"广陵"二

字），无妻，独与一女居。王老昼日自卖饼所归家，见其女与他少年共寝于北户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跃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杀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满身，吏呵问之，不知所对，拘之以还王老之居。乡伍方按验其事，王老见而识之，遂抵（《广记》无"抵"字）其罪。（《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桃林禾稼 《广记》无"稼"字

闽王（《广记》有"审知"二字）初为泉州刺史，州北数十里，地名桃林。光启初，一夕村中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及明视之，禾稼方茂，了无一茎。咸（《广记》作"试"）掘地求之，则皆倒悬在土下。其年审知克晋安，尽有瓯闽之地（《广记》有《传国》二字）六十年。至其子（《广记》无"其"字，"子"作"于"）延义（《广记》作羲，下同）立，桃林地中复有鼓声，禾已收获，稌粳在田（《广记》"鼓声"下作"时禾已收，惟余粳在田"）。及明视之亦无一茎，掘地求之则亦倒悬土下。其年延义为左右所杀，王氏遂灭。（《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王延政

王延政为建州节度。延平村人夜梦人告之曰："与汝富，且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终于所得。其（《广记》作"迩"）夕复梦如前，村人曰："且（《广记》作"日"）已入山，无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于是，明日复入，向暮息大树下，见方丈之地独明净，试掘之，得赤土如丹，既无他物，则负之归，以饰墙壁，焕然可爱。人闻者竟以善价从此人求市。延政闻之，取以饰其宫室，署其人以牙门之职。数年建州亦败。（《广记》卷三百七十四）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岩石之下，藤萝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绝世，闭目端坐，衣帔皆如新。近（《广记》作"众"）观之，不能测。或为整其冠髻，即应手腐坏，众惧散去，复寻之，不能得见。（《广记》卷三百七十四，按《广记》明钞本不注出处，无"见"字，引作《稽神录》）

法曹吏

庐州有法曹吏，尝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狱上州。尔日（毛本"尔日"作案入），其妻女在家，方纫缝于西窗下，忽有二青衣卒（毛本作"者"），手执文书自厨中出，厉声谓其妻曰："语尔夫，何故（《广记》"何故"作"无枉"）杀僧?"遂出门去。妻女皆惊怪，流汗久之，乃走出视其门扃，闭固如旧（"固如旧"《广记》作"如故"）。吏归，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将窃取其案，已不及矣。竟杀其僧。死之日即遇诸涂，百计禳谢，月余（《广记》"月余"作"旬月"）竟死。（《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刘 存

刘存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某为团练判官，甚见信任，后为左右所谮，因构其罪下狱，白使府，请杀之。吴帅知其冤，使执送扬都，存遂缢之于狱。即而，存迁鄂州节度使，霍友人在舒州，梦霍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抚掌大笑曰："吾罪（《广记》作已）得雪矣。"俄而，存帅师征湖南。霍表兄马郧为黄州刺史，有夜扣齐安城门者，曰："舒州霍判官将往，军前马病，与（《广记》作"白"）使君借马。"守陴者以告，郧叹曰："刘公枉杀霍生，今此人往矣，宁无祸乎?"因画马数匹，焚之以祭（《广记》"以祭"作"水际"）。数日，存败绩死之。（《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袁州录事

袁州录事参军王某，尝以（《广记》作"劾"）一盗，狱具而遇赦，王以盗罪重不可恕，乃先杀之，而（《广记》有"后"字）宣赦。罢归，至新喻邑，邑（《广记》无"邑"字）客冯氏具卮（《广记》无"卮"字）酒，请王明日当往，晚止僧院，乃见盗者，曰："我罪诚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敢逆王命而杀我？我今得请于所司矣。君明日往冯家耶？不往亦可。"言讫乃没。院僧但见其与人言而不见其他。（《广记》"其他"作"也字"）明日方饮，暴卒。（《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刘 璠

军将刘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规嫌之，诬其谋叛，诏杀于海陵（《广记》脱"陵"字）市。璠将死，谓监刑者曰："与（《广记》作"为"）我白诸妻（《广记》无"妻"字）儿，多置纸笔于棺中，予将（《广记》作"必"）讼之。"后数年，仁规入朝，泊舟济滩江口，夜半闻岸上连呼"褚仁规，尔知当死否?"舟人（《广记》有"尽"字）惊起，视岸上无人，仁规谓左右曰："尔识此声否？即（《广记》无"即"字）刘璠也。"命以酒食祭（《广记》作"立命酒食祭而谢之"）之。仁规至都，以残虐下狱。狱吏夜梦一人，长大黥面，后（《广记》无"后"字）从二十余人，至狱执仁规而去。既寤，为仁规说其人（三字《广记》作"所亲说之"），乃（《广记》"乃"字作"其人"二字）抚膺叹曰："吾必死，此人即刘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缢于狱中矣。（《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吴 景

浙西军校吴景者，辛酉岁（《广记》作丁酉。案辛酉当宋建隆二年，丁酉当南唐升元元年），设斋于石头城僧院。其夕，既陈设，忽闻妇女哭声甚哀，初远渐近，俄在斋筵中矣。景乃告院僧曰："景顷岁从

军克（《广记》作“克”）豫章，获一妇人，殊有姿色，未几其夫求赎，将军令严肃，不可相容。景即杀之，后甚以为恨，今之设斋，正为是也。”即与僧俱往，乃见妇人在焉。僧为之祈告，妇人曰：“我从吴景索命，不知其他。”遽前逐之，景急走上佛殿，大呼曰：“我（《广记》无“我”字）还尔命。”于是颠仆而卒。（《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周 宝

周宝为浙西节度使，治城隍，至鹤林门，得古冢棺椟，将腐，发之，有一女子，面如生，铅粉衣服皆不败。掌墓（《广记》作“役”）者以告，宝亲视之，或曰：“此当是尝饵灵药，待时而发，发则解化（《广记》作“化解”）之期矣。”宝即命改葬之。其辆（《广记》“其辆”作“具车轝”）声乐以送，宝与僚属登城望之。行数里，有紫云覆辆车之上，众咸见一女子出自车中，坐于紫云之上，冉冉（四字《广记》作“冉冉而上”）久之乃没。开棺则空矣。（《广记》卷七十）

陈 师

豫章逆旅梅氏，颇济惠，行旅僧道投止，皆不求直。恒有一道士，衣服蓝缕，来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谓梅曰：“吾明日当设斋，从君求新瓷碗二十事及七箸，君亦宜来会，可于天宝洞前访陈师也。”梅许之，道士持碗渡江而去，梅翌日诣洞前，问其村人莫知其处，久之将回，偶得一小径，甚明静（《广记》作“净”），试寻之，果得一院，有青衣（《广记》无“衣”字）童应门，问之，乃陈之居也。既（《广记》无“既”字）入，见道士衣冠华洁（《广记》作“楚”），延与之坐，命具食。顷之，食至，乃熟蒸一婴儿，梅惧不食。良久，又进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食。道士叹息，命取昨所得碗赠客，视之乃金碗也。谓梅曰：“子善人也，虽（《广记》无“虽”字）然不得仙，千岁人参、枸杞皆不肯食，乃分也。”谢而遣之曰：“（《广记》无“曰”字）此而后不可复继见矣。”（《广记》卷五十一，“此作比”，无“而后”二字及“可”字）

陈 金

陈金者，少为军士，隶江西节度使，刘信围处（《广记》作“虔”）州，金私与其徒五人发一大冢，开棺见（《广记》有“一”字）白髯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罗衣，衣皆如新。开棺时（《广记》无“时”字）即有白气冲天，墓中有非常香馥（《广记》作“气”），金独视棺盖上有物如粉，微作硫黄气。金素闻棺中硫黄为药成仙（二字《广记》无），即以衣襟掬取怀归。墓中无他珍宝，即共掩（《广记》有“塞”字）之而出（《广记》作“去”）。既至营中，营中人皆惊云：“今日那得（《广记》有“有”字）香气？”金知硫黄之异，旦辄汲水浸（《广记》作“服”）食至尽。城平（《广记》作“中”）入舍僧寺，偶与寺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远祖也。子孙相传，其祖好道，有异人教（《广记》作“数”）饵硫黄，云，数尽当死，死后三百年，墓开，当（《广记》作“当开”）即解化之期也，今正三百年矣。”即相与复视之，棺中空，惟衣裳（《广记》无“裳”字）尚存，如蝉蜕之状。金自是无病，今为清海军小将，年七十余矣，形体枯瘦，轻健如故。（《广记》卷五十一）

沈 彬

吴兴沈彬，少而好道，及致仕归高安，恒以焚修服饵为事。尝游都下洞观，忽闻空中乐声，仰视云表（《广记》作“际”）见仙女数十，冉冉而下，往（《广记》作“迳”）之观中，遍至像前焚香，良久乃去。彬匿室中不敢出，既去，入殿视之，几案土皆有遗香，彬悉取置炉中，已而，自悔曰：“吾平生好道，今见神仙而能礼谒，得仙香而不能食之，是其无分欤？”初彬恒诫其子云：“吾所居室（《广记》作“堂”，毛本同）中，正是吉地，死即葬之。”及卒，如其言，掘地得自然砖圹，制造甚精，砖上皆作吴兴字彬，年八十余卒。其（《广记》无“其”字）后豫章有渔人投生米于潭中捕鱼，不觉行远，忽入一石门，焕然明朗，行数百步见一白髯翁，谛视之，颇类（《广记》有“于”字）彬，谓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西山（《广记》作“仙”）天宝洞之南门也。”（《广记》卷五十四）

梅真君

汝阴人崔景唐，家甚富。尝有道士，自言姓梅，来访崔，崔客之。数月，景唐市得玉案（《广记》作“鞍”），将之寿春，以献节度使高审思，谓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将诣寿春，旬月而还，使儿（毛本作“尔”）侄辈奉事，无所忧也。”梅曰：“吾乃寿春人也，将（《广记》有“此”字）访一亲知，已（《广记》作“比”）将还矣，君其先往也。久居于此，思有以奉报，君家有水银乎？”曰：“有。”即以十两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广记》有“银”字）炼之，少久即成白银矣。因以与景唐曰：“以此为路粮，君至寿春，可于城东访吾家也。”即与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寿春，即诣城东访梅氏，数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无梅家，亦无为道士者。惟淮南岳庙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访之，果梅真君矣。自后竟不复遇。（《广记》卷四十五）

康 氏

伪吴杨行密，初定扬州，远方（《广记》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有康氏者，以佣贷为业。僦一室于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夕（《广记》作“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异人，

赤面朱衣冠，据门而坐。妻惊怖，久（《广记》作“叱”）之，乃走如舍西，訇（《广记》作“踣”）然有声。康适归，欲至家而（《广记》无“而”字）路左忽有钱五千，羊牛羫（《广记》作“边”）樽酒在焉。伺之久，无行人，因持之归。妻亦告其所见，即往舍西寻之，乃一金人仆于草间，亦曳之归。因烹羊饮酒，得以周给。自是出入（《广记》作“必”）获富（《广记》作“利”），日以富赡，而金人留为家宝。所生子名曰平平，及（《广记》无“及”字）长，遂（《广记》有“为”字）富人。有李浔者，为江都令，行县至新宁乡，见大宅，即平平家也，其父老为李言如此。（《广记》卷四百一）

豫章人

天复中，豫章有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匮，发之，得金人十二躯（《广记》作“头”），各长数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属，镌刻（《广记》“镌刻”作“数款”）精妙（《广记》作丽），殆非人功，其家宝祠之，因以致□福（《广记》“福”上不空格，毛本作“因携到金福”）。时兵革未定，遂为戍将劫（《广记》有“取”字）之，后不知所终。（《广记》卷四百一）

陈 浚

江南陈浚尚书，自言其诸父在乡里好为诗，里人谓之陈白舍人，比之乐天也，性疏简，喜宾客。尝有二道士，一黄衣，一白衣，诣其家求舍（《广记》作“宿”）。舍之厅事，夜分闻（三字《广记》作“夜间”二字）二客床坏，訇然有声，久之，若无人者。秉烛视之，见白衣人（《广记》无“人”字）卧于壁（《广记》有“下”字），乃银人也；黄衣人（《广记》无“人”字）不复见矣。自是丰（《广记》作“致”）富。（《广记》卷四百一）

建安村人

建安有人村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广记》有“入”字）城市，经过（《广记》无“过”字）舍南大冢，冢旁恒有一黄衣人（《广记》作“儿”）与之较力为戏，其主因归迟将责之（《广记》无“归”字及“将责”二字），奴以实告，往（《广记》无“往”字）觇之，信然。一日挟挝而往，伏于草间。小奴至，黄衣儿复出，即起击之，应手而仆（《广记》作“踣”），乃金儿也。因持以归，家遂殷（《广记》“遂殷”作“自是”）富。（《广记》卷四百一）

蔡彦卿

庐州军吏蔡彦卿为拓皋镇将，暑夜坐镇门外纳凉，忽见道南桑林中，有白衣妇人独舞，就视即灭。明夜，彦卿扶（《广记》作“挟”）杖先往，伏于草间，久之，妇人复出而（《广记》作“方”）舞，即击之坠（《广记》作“堕”）地，乃白金一饼（《广记》作“鉼”）。复掘地，获银数（《广记》无“数”字）千两，遂致富裕云（《广记》卷四百一，“致”作“为”，“裕”作“人”）。

岑 氏

临川人岑氏，尝游山溪水中，见二白石，大如莲实，自相驰逐，捕而获之，归置巾箱中。其夕，梦二白衣美女，自言姊妹，来侍左右。既寤，益知二石之异也，恒结于衣带中。后至豫章，有波斯国（《广记》作“胡”）人，邀而问之“君有宝耶”？（《广记》作“乎”）曰：“然。”即出二石示之，胡人欲（《广记》作“求”）以三万为价（《广记》作“市”）得之（《广记》无“得之”二字）。岑虽宝藏（《广记》作“之”）而实（《广记》无“实”字）无用，得钱甚（《广记》无“甚”字）喜，因（《广记》作“即”）以与之，胡谢而去。岑氏因此而赡（以上十字广记作“以钱为生资遂致殷赡”九字），但恨不能问其名与所用云。（《广记》卷四百四）

建州 《广记》作“安” 村人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来建溪中，卖薪为业。尝泊舟登岸，将伐薪，忽见山上有数百钱流下，稍上寻之，累获数十；未（《广记》作“可”）及山半，有大树下一（《广记》“一”字作“有大”二字）瓮，高五六尺，钱满其中，而瓮小欹，故钱流出。于是推而正之，以石支之，纳衣襟得（《广记》“纳”作“以”，“得”作“贮”）五百而归。尽率其（《广记》无“其”字）家人复往（《广记》有将字）尽取，既至，得旧路，见大树，而亡其瓮。村人徘徊数日不能去，夜梦人告之曰：“此钱有主，向为瓮欹，以五百雇而（《广记》而作尔）正之，不可再得也（《广记》，“再得”作“妄想”，“不可”上有“余”字）。”（《广记》卷四百五，宇曾慥《类说》亦引）

徐仲宝

徐仲宝者，长沙人，所居道南，有大枯树，合数大抱。有仆夫，洒扫其下，沙中获钱百余，以告仲宝。仲宝自往，亦获数百。自尔，每需钱即往扫其下，必有所得，如是积年，凡得数十万。仲宝后至扬都，选授舒城令。暇日与家人共坐，地中忽有白气甚劲烈，斜飞向外而去，中若有物。其妻以手攫之，得一玉蛱蝶，制作精妙，人莫能测。后为乐平令，家人复于厕厨（《广记》作“厨侧”）鼠穴中得钱甚多。仲宝即率人掘之，深数尺，有一白雀飞出，止于庭树。其下获钱至百万钱，尽，白雀乃去，不知所之。（《广记》卷四百五）

邢 氏

建业有库子，姓邢，家贫，聚钱满二千辄病，或失去。其妻窃聚钱，埋于地中。一日（《广记》作

"夕")忽闻有声如虫，飞自地，出穿窗户而去，有触墙壁堕（《广记》作"坠"）地者。明旦（《广记》作"日"）视之，皆钱也（《广记》无"也"字）。其妻乃告邢，使埋（《广记》无"邢"字，"埋"作里）瘗之，再（《广记》作"发"）视则皆亡矣。（《广记》有"后"字）邢得一自然石龟，其状如真，置庭中石榴树下。或见之曰："此宝物也。"因装（《广记》作"收"）置巾（《广记》作"筐"）箱中。自尔稍稍（《广记》少一"稍"字）充足，后颇富饶矣。（《广记》卷四百五，无"饶"字）

林 氏

汀州有林氏，其先尝为郡守，罢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钱，充积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将为祸于此（《广记》"于此"作"愿天"）。速止，林氏之福也。"应声而（《广记》作"则"）止。所收已钜万，至今为富人云。（《广记》卷四百五）

曹 真

寿春人曹真，出行野外，忽见坡下有数千钱，自远而来，飞声如铃。真逐之，入一小穴，以手掬之，可得数十而已。又舒州桐城县双戌港，有回风卷钱，经市而过，市人随攫其钱，以衣襟贮之。风入石城（《广记》作"古墓"）荆棘中，人不能入而止。所得钱归家视之，与常钱无异，而皆言亡八九矣。（《广记》卷四百五）

破木有肉

建康（《广记》无"建康"二字）有木工（《广记》"木工"二字作"人"）破（《广记》有"大"字）木，木中有肉，（《广记》有"可"字）五斤许，其香（《广记》无"许其香"三字）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穷究者矣。（《广记》卷四百七，无"此又"句）

登第皂荚

泉州文宣王庙，庭宇严峻，学校之盛于藩府。庭中有皂荚树，每州人将登第，即（《广记》作"则"）生一荚，以为常矣。梁贞明中，忽然生二（《广记》作"一"）荚，一半荚，（《广记》作"人"）莫喻其意。乃其年州人陈逖进士及第，黄仁隶（《广记》作"颖"，下同）学究及第，仁隶耻之，复应进士举。至同光中，旧生半荚之后（《广记》作"所"）复生全荚，其年仁隶及第。后数年，庙为火焚，其年（《广记》有"闽"字）自称尊号，不复生荚，（《广记》作"贡士"）遂至今矣（《广记》"至"下有"于"字，无"矣"字）。（《广记》卷四百七）

张怀武

南平王钟传镇江西，遣道士沈太虚祷庐山九天使者庙。太虚醮罢，夜坐庙庑间，忽然若梦，见壁画一人前揖太虚曰："身张怀武也。尝为军将，上帝以微有阴功及物，今配此庙，为灵官。"既寤，起视壁画，署曰五百灵官。太虚归，以语进士沈彬。彬后二十年游醴陵，县令陆生客之。方食，有军吏许生后至，语及张怀武。彬因问之，许曰："怀武者，蔡之裨将某之长吏也。顷甲辰年，大饥，闻豫章独稔，即与一他将，各帅其属奔豫章。既即路，两军稍不相能，比至武（《广记》作"五"）昌，衅（《广记》作"一"）隙大作，克日将决战，禁之不可。怀武乃携剑上戍楼云（《广记》"云"字作"去其"二字）梯，谓其徒曰：'吾与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图，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而相攻战？夫战必强者伤而弱者亡，如是则何为去父母之国而死于道路耶？凡两军所以致争者，以有怀武故也，今为汝等死，两军为一，无徒召（《广记》"徒召"二字作"御名"二字并写）难矣。'遂自刎。于是，两军之士皆伏楼下恸哭，遂相与和亲。比及豫章，无（《广记》有"一"字）人逃亡者。许但怀其旧恩，亦不知灵官之事，枢密述记以申明之。"岂天意将感发死义之士，故以肸蠁告人乎？（《广记》卷三百十三）

卷 六

李 攻

天祐初，舒州有仓官李攻（《广记》作"玫"，下同），自言少时因病遂见鬼，为人言祸福多中。淮南大将张颢，专废立之权，威震（《广记》作振）中外。攻时宿于鬻（《广记》作"灊"）山司命真君庙，翌日与道士崔绰（《广记》作"绎"下同）然数人将入城，去庙数里，忽止同行于道侧，自映大树以窥之，良久乃行。绰然曰："复见鬼耶？"曰："向见一人，桎梏甚严，吏卒数十人卫之，向庙而去。是必为真君考召也，虽意气尚在，已不自免矣。"或问为谁，久之乃肯言曰："张颢也。"闻者皆惧，共秘之。不旬月（《广记》作"日"）而闻颢诛。李宗造开元寺成，大会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罢，攻复谓绰然曰："向坐中有客为二吏固缉（《广记》作"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则团练巡官陈绛也。不数月绛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皆（《广记》作"子"）亲见之。（《广记》卷三百十三）

赵 瑜

明经赵瑜，鲁人，累举不第，困厄甚矣（《广记》无"矣"字）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庙。将出门，忽有小吏自后至曰："判官召。"随之而去。奄至一厅事，帘中有人云："所重者生，君何为求（《广记》作"祈"）死？"对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退无归耕之资，湮厄贫病，无复生意，故祈死耳。"良久，闻

帘中检阅簿书，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与（《广记》作"第"）禄仕皆无分。然不可置家，置家则贫矣。"瑜拜谢而出，至门外，空中飘大桐叶至瑜，（《广记》有"前视之"三字）乃书巴豆丸方于其上，（《广记》有"亦"字）与人间之方正同。瑜遂（《广记》有"自"字）称前长水令，卖药于夷门，市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道士李德阳亲见其桐叶，已十余年，尚如新折者。（《广记》卷三百十三）

袁州老父

袁州村中有老父，性谨厚，为乡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车仆甚盛，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设食甚丰。（《广记》作"至"）遍及从者。老父侍食于前，因思长吏朝使行县，当有顿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觉之，谓曰："君疑我，我不能复为君隐，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献（《广记》作"厌"）于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从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若（《广记》作"或"）非其人不当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长者，故从君求食尔。"食讫辞让而去，遂不见。（《广记》卷三百十四曾慥《类说》亦引）

朱廷禹

江南内臣朱廷禹，言其所亲，泛海遇风，舟将覆者数矣，海师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载，弃之水中。物将尽，有一黄衣妇人，容色绝世，乘舟而来，四青衣卒刺船，皆朱发豕牙，貌甚可畏。妇人径（《广记》作"竟"）上船，问有好发髢可以见与，其人忙怖不复记，但云物已尽矣，妇人云："在船后挂壁篋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鸟爪也，持髢而去，舟乃达。廷禹又言其所（《广记》作"诸"）亲，自江西如广陵，携一十岁儿，行至马当，泊舟（《广记》无"舟"字）登岸晚望，及还船，失其儿，遍寻之，得于茂林中，已如痴矣。翌日，乃能言，云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长啸，有山禽数十百只应声而至，彩毛（《广记》作"毛彩"）怪异，人莫能识。自尔东下，时时吹啸，众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复入，博访医巫治之，积久（《广记》"积久"作"久乃"）愈。（《广记》卷三百十四）

僧德林 《广记》作"秋"

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云："顷时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惟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广记》有"良"字）久，乃（《广记》无"乃"字）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去，倏忽不见，惟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也，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困而复卧，及觉已日出，不复见二卒，即起行，意甚轻健，若无疾者。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处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广记》卷三百十四）

司马正彝

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正彝谢之，妇人云："至都有好粉燕支（《广记》作"胭脂"），宜以为惠。"正彝许诺。至建业，遇其所知往溧水，因以粉燕支托遗其妇（九字广记作"因市粉脂遣之"七字），具告其处。既至，不复见店，有（《广记》作"但"）一神女庙，因置所遗而去。正彝后为溧水令。（《广记》有"相"字）传云，往往有遇（《广记》有"之"字）者，不知其详。（《广记》卷三百十四，不作未，详作审）

刘 宣

戊寅岁（案：戊寅当梁贞明四年，吴天祐十五年），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于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数人持簿书至，遍阅死者，至宣乃扶起视之，曰："此汉非是。"引出十余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贼退，宣乃得归。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肉不复生，臀竟小偏，十余年而卒。（《广记》卷三百十四，"而"作"乃"。曾慥《类说》亦引）

黄 鲁

徐三海为抚州录事参军，其下干力黄鲁者，郡之俚人，年少颇白皙，有父母在乡中，数月一告归，归旬日复来。一旦归来，月余不至，三海遣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归矣。"于是散寻之，又月余乃见，在深山中，黄衣屣履挟弹而游，与他少年数人皆衣服相同（《广记》作"类"），捕之不获。鲁家富，乃召募（《广记》有"人"字）伏于（《广记》无"于"字）草间以伺之。数日，果擒之，而诸少年皆走，归问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纳我为婿。"他无所言，留数日，复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后一日，竟去，遂不复见。寻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临川人采石之所，盖石之神也。（《广记》卷三百十四）

张 鋋

张鋋者，累任邑宰，以廉直称。后为彭泽令，至县宅，堂后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乌鸢（《广记》"乌鸢"二字作"为"字）野禽，群巢其上，粪秽积

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铤大（《广记》无“大”字）恶之，使巫祝（《广记》作“祀”）于神曰：“所为土地之神，当洁清，县署以奉居人，奈何使腥秽如是耶？尔三日中当尽逐众禽，不然吾将焚庙而伐树矣。”居二日有数大鹗奋击而至，尽坏群巢。又一日，大雨，粪秽皆净。自此，宅居清洁矣。（《广记》卷三百十四）

浔阳县吏

庚寅岁（案：庚寅当唐长兴元年，吴大和二年），江西节度使徐知谏，以钱百万修庐山使者庙。浔阳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尝入城，召一画工俱往，画工负荷丹彩，杂物从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衣带投地，画工以吏（《广记》无吏字）为醉，而随之，须臾复脱衣弃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庙，涧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韦蔽膝，吏至乃执之，画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谁能得会？”竟擒之，坐于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庙中告人，竞往视之，卒已不见，其吏犹坐水中，已死矣。乃阅其出纳之籍，则已乾没过半。进士谢岳见（《广记》“见”上有“亲”字）之。（《广记》卷三百十四）

朱元吉

乌江县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风，同行者数舟皆没。某既溺，不复见水，道路如人间，其人驱之东行，可在东岸，山下有大府署，门外堆坏船版木如邱陵，复有诸（《广记》“诸”字在“运”字下）人运溺者财物入库中甚多。（《广记》作“众”）入门堂上有官人，遍召溺者，阅籍审之。至某独曰：“此人不合来，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复至舟所，舟中财物亦皆还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举船俨然，亦无沾湿。（《广记》卷三百十四）

酤酒王氏

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称。癸卯岁，二月既望，夜，店人将闭外户，忽有朱衣数人，仆（《广记》有“马”字）甚盛，奄至户前，叱曰：“开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则已入坐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顷之，有仆夫执细（《广记》作“捆”）绳百千丈，又一人执橛杙数百枚，前白请布围，紫衣可之。即出以杙钉地，系绳其上，围坊曲人家使遍。良久曰：“事讫。”紫衣起，至户外，从者白此店亦在围中矣。紫衣相谓曰：“主人相待甚厚，空（《广记》作“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耳，何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于围外。顾主人曰：“以此相报。”遂去，倏忽不见。顾视绳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欧阳进逻（《广记》有“巡”字）夜至店前，问：“何故深夜开门？又不灭灯烛，何也？”主人具告所见，进不信，执之下狱，将以妖言罪之。居一日，江宁（《广记》“江宁”作“建康”）大火，（《广记》有“自”字）朱雀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广记》卷三百十四）

鲍　回

鲍回者，尝入深山捕猎，见一少年裸卧大树下，毛发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杀我，富贵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杀之，无何回卒。（《广记》卷三百十四）

梨山庙

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庙。”回贬为建州刺史，后卒于临川。卒之夕，建安人咸梦回乘白马入梨山，及凶问至，因立祠焉，世传灵应。王延政在建安，与福州构隙，使其将吴某帅兵向晋安，吴新铸一剑，甚利，将行，携剑祷于梨山庙，且曰：“某愿以此剑手杀千（毛本作“十”）人。”其夕梦神谓己曰：“人不当发恶愿，（《广记》有“吾”字）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战败绩，左右皆溃散，追兵将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剑自刎而死。（《广记》卷三百十五）

吴延瑫

广陵有仓官吴延瑫者，其弟既冠，将为求妇，邻有某妪，素受吴氏之命。一日，有人诣门云：“张司空家使召。”随之而去，在正（《广记》作“政”）胜寺之东南，宅甚雄壮，妪云：“初不闻有张公在是。”其人云：“公没于临安之战，故少人知者。”久之（《广记》作“知”），其家陈设炳焕如王公家，见一老姥，云是县君，及（《广记》作“之”）坐顷之，其女亦出，姥谓妪曰：“闻君为（毛本作“谓”）吴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妪曰：“吴氏小吏贫家，岂当与贵人为婚耶？”女因自言曰：“儿以母老无兄弟，家业既大事托善人，闻吴氏子孝谨可事，岂求高门耶？”妪曰：“诺。”将同之归以告延瑫，异之，未敢言。数日，忽有车与数乘诣邻妪之室，乃张氏女与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丰，皆张氏所备也。其女自议婚事，瑫妻内思之，此女虽极端丽，然可年三十余，其小郎年却（《广记》作“节”）少，未必欢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系前定，义（《广记》有“如有”二字）合岂当嫌老少耶？”瑫妻耸然，不敢复言。女即出红白罗二匹，曰：“以此为礼。”其他赠遗甚多。至暮，邀邻妪俱归其家，留数宿，谓妪曰：“吾家至富，人不知尔，他日皆吴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厨高至屋，因开示之一，厨实以银。（《广记》作“金”，下有“二厨实以银”五字）又指地曰：“此中皆钱也。”即命掘之，深尺余，即见钱充积。又至外厅，庭中系朱鬣白马，傍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厅之西，复有广厦，百工制作毕备，曰：“此亦造礼物也。”至夜就寝，闻豕有被惊声

（《广记》“被”作“如无声”字），呼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为蛇所啮也。”妪曰：“蛇岂食猪者耶？”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与秉烛视之，果见大赤蛇自地出，萦绕其豕，复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与妪别，忽召二青衣夹侍左右，谓妪曰：“吾有故近，出少选当还。”即与青衣凌虚而去。妪大惊，其母曰：“吾女暂之天上会计，但坐无苦也。”少（《广记》作“食”）顷，乃见自外而入，微有酒气，曰：“诸仙留饮，吾以媒妪在此，固辞得还。”妪回（《广记》作“归”）益骇，异而不敢言。又月余，复召妪“县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同（《广记》作“因”）妪至葬，葬于杨子县北徐氏村中，尽室往会。徐氏有女，可十余岁，张氏抚之曰：“此女有相，当为淮北一武将之妻，善视之。”既葬，复厚赠妪，举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广记》无“事”字）亦竟不成。妪归，访其故居，但里舍数间，问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传云张司空之居。”竟不得其处，（《广记》作“是”）后十年，广陵乱，吴氏之弟归于建业，亦竟无恙。（《广记》卷三百十五）

贝禧

义兴人贝禧，为邑之乡胥。乾宁甲寅岁十月，宿于菱渎别业，夜分，忽闻扣门者，人马之声甚众，出视之，见一人绿衣秉简西面而立，从者百余。禧摄衣出迎，自通曰：“某（《广记》作“隆”）姓周殷名（《广记》“殷名”二字作“第十八”三字）。”即延入坐，问以来意，曰：“余（《广记》无“余”字）身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为北曹判官尔。”禧初甚惊，殷（《广记》作“惧”）“徐谓”（《广记》徐“谓”二字作“隆”字）曰：“此乃阴府要职，何易及此！君无（毛本作“何”）辞也。”俄有从者持床褥（《广记》作“榻”）、食案、帷幕，陈设毕（《广记》有“满”字）置，酒食对饮。良久，一吏趋入，白（《广记》有“殷”字）判官至。复有一绿衣，秉简，二从者捧箱（《广记》作“简”）随之。箱中亦绿衣，殷揖禧曰：“命赐君，兼同奉召。”即以绿裳为禧衣之。就坐共饮，将（《广记》作“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广记》有“相”字）与偕行，禧曰：“此去家不远，暂归告别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纵复（《广记》无“复”字）归，安得（《广记》作“可复”）与家人相接耶。”乃出门与周殷各乘一马，其疾如风行水上（“行水上”《广记》作“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居（《广记》作“店”），店中具酒食而无居人，虽设灯烛，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余里矣。”向晓复行，久之，至一城，门卫严峻，周殷先入，复出召禧，凡经三门，左右吏卒皆趋拜，复入一门，正北大殿垂帘，禧趋走参谒，一同人间。既出，周殷（《广记》无“殷”字）谓禧曰：“此（《广记》作“北”）曹阙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须整缉，君可暂止吾家也。”即自殿门东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东厅。顷之，有同官可三十余人，皆来造请庆贺，遂置宴，宴罢，醉卧至晚（《广记》作“晓”），遍诣诸官曹报谢。复有朱衣吏，以王命致泉（《广记》作至“钱”）帛车马，廪（《广记》作“囊”）饩甚丰备。翌日，周谓禧曰：“可视事矣。”又相与向王殿之东北，有大宅，陈设甚严，止禧于中，有典吏，可八十余人，参请给使。厅之南，空（《广记》作“大”）屋数十间，即曹局，簿书充积其内；厅之北，别室两间，有几案及有数（《广记》“有数”作“数书”）厨，皆宝玉（《广记》“宝玉”作“杂宝”）饰之。周以金钥授禧曰：“此厨簿书最为秘要，管钥恒当自掌，勿轻委人也。”周既去，禧开视之，书册积叠，皆方尺余，首取一册，金题其上，作（《广记》无“作”字）陕州字，其中字甚细密，谛视之乃可见，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复开一厨，乃得常州簿，阅其家籍，见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钩之。至晚，周殷判官复至曰：“王以君世寿未尽，遣暂还，寿尽当复居此职。”禧即以金钥还授于周。禧始阅簿时，尽记其家人及己祸福寿夭之事，将归（《广记》“将归”作“至是”）昏然尽忘矣。顷之，官吏俱至，告别周殷，二人送之归。翌日夜乃至菱渎村中，入室见己卧于床上，周殷与禧各就寝，俄而惊悟（《广记》作“寤”），日正午时，问其左右，云：“死殆（《广记》作“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即愈，一如常人，亦无小异。又四十余年乃卒。（《广记》卷三百七十八）

支戬

江左有支戬者，余干人，世为小吏，至戬独好学为文，窃自称秀才。会正月望夜，时俗取饭箕衣之，衣服插箸为觜，使画盘粉以卜。戬见家人（毛本无“见”字“人”字）为之，即（毛本“即”字作“其时”二字）戏祝曰：“请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画粉宛成司空字。又戬尝梦至地府，尽阅名簿，至己籍云“至司空，（以上二十四字毛本脱）年五十余”，他人籍不可记，惟记其友人郑元枢（《广记》有“云”字）贫贱无官，（毛本有“亡”字）年四十八。元枢后居浙西廉使，徐知谏宾礼之，将荐于执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实年四十八。戬后为金陵观察判官，检校司空，但（《广记》作“恒”）以此事话于亲友，竟卒于任，年五十一。（《广记》卷一百五十八）

食黄精婢

临川有士人唐遇（《广记》无“唐遇”二字），虐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粮尽饥甚，坐水边，见野草枝叶可爱，即拔取濯水中，连根食之，甚美。自是恒食，久之遂不饥，而更轻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兽走，以为虎而惧，因念得上树杪乃生也，正尔念之，而身已在树杪矣。及晓又念当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辄（《广记》

作“即”）飘然而去。或自一峰之一峰顶，若飞鸟焉。数岁，其家人伐薪见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绝壁下。即以网（《广记》作“细绳”）三面围之，俄而（《广记》无“而”字）腾上山顶，其主亦骇异，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过得灵药饵之尔。试以盛馔，多其五味，令甚香美，致（《广记》作“值”）其往来之路，观其食（《广记》有“之”字）否？”果（《广记》无“果”字）如其言，常（《广记》作“果”）来就食，食讫不复能远去，遂为所擒。具述其故，问其所食草之形状（《广记》无“状”字），即黄精也。复使寻之，遂不能得，其婢数年亦卒。（《广记》卷四百十四，曾慥《类说》亦引）

豫章人

豫章人好食蕈，有黄姑蕈者，尤为美味。有民家治舍，烹此蕈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厨（《广记》无“厨”字）屋施瓦者，下视无人，惟釜中（《广记》无“中”字）煮物，以盆覆之，俄有一（《广记》无“一”字）小鬼倮身绕釜而走，倏忽投（《广记》作“没”）于釜中。顷之，主人设蕈，工人（《广记》无“人”字）独不食，亦不言其故（《广记》无“其故”二字），既暮，其（《广记》无“其”字）食蕈者皆卒。（《广记》卷四百十七）

拾　遗

龙昌裔

戊子岁（案：戊子当唐天成三年，吴乾贞二年），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祠讫。还至路，憩亭中，俄有黑云一朵（《广记》作“片”）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于髻中得书一纸（《广记》“书”在“纸下”），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婿，（《广记》作“将”）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考。（《广记》卷二百四十三，无“考”字）

李　生

中和末，有明经李生应举如长安，途遇一（《广记》无“一”字）道士同行，宿数日，言意相孚（《广记》作“得”），入关相别，因言黄白之术，道士曰：“点化之事，神仙小（《广记》作“浅”）术也。但世人多贪，将以济其侈，故仙道秘之。夫至道不烦，仙方简易，今人或贵重其药，艰难其事，皆非也。吾观子性静而寡欲，似可教者，今以方授子，可以济乏绝而已。如遂能不仕亦当不匮衣食；如得禄则勿复为，如（《广记》无“如”字）为之则贪也，仙道所不许也。”因手疏方，授之而别，（《广记》有“方”字）常药草数种而已。每遇乏绝，依方为之，无不成者。后及第，历州县官，时时为之，所得转少，及为南昌令，复为之，绝不成矣。从子智修为沙门，李以数丸与之。智修后游钟离，止卖药家，烧银得二十两以易衣。时刘仁规为刺史，方好其事，为人所告，遁而获免。（《广记》卷八十五）

徐明府

金乡徐明府者，隐而有道术，（《广记》有“人”字）莫能测。河南刘崇远，崇龟从弟也，有妹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劳。瘦甚且死，其姊（《广记》作“妹”）省之，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入其姊衣中，遂不见，病者死，姊亦病，俄而刘氏举院皆病，病者辄死。刘氏既（函）崇远，求于明府，徐曰：“尔有别业在金陵，可致金陵绢一疋，吾为尔疗之。”如言送绢讫，翌日，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以简遍（毛本作编）抚其身，身中白气腾上如炊，既寤，遂轻爽能食，异于常日。顷之，徐封绢而至曰：“置绢席下，寝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神（《广记》作“视”）其绢，乃画（《广记》有“一”字）持简道士如所梦者。（《广记》卷八十五）

华阴店妪

杨彦伯，庐陵新淦人也，童子科（《广记》无“科”字）及第。天复辛酉岁，赴选至华阴，舍于逆旅，时京国多难，朝无亲识，选事不能如意（《广记》作“期”），亦（《广记》作“意”）甚忧闷。会豫章郎（《广记》作“邸”）吏姓杨，乡里旧知，同宿，于是因教己云：“凡行旅至此，未尝不祷于（《广记》作“金”）天，必获梦寐之报。纵无梦，则此店之妪亦能知方来事，苟获一言亦可矣。”彦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尔夕竟无梦。既曙，店妪方迎送他客，又无所言，彦伯愈怏怏。将行忽失所著鞋，诘责僮仆甚喧，既即路，妪乃从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彦伯因具道其事，妪曰：“嘻，此即神告也。夫将行而失其鞋，则（《广记》无“则”字）是事皆不谐矣。非徒如此而已也，京国将有乱，当不可复振（《广记》作“不复振振”，无“当”字，“可”字），君（毛本作“官”）当百艰备历，然不足为（《广记》“不足为”三字作“无”字）忧也。子之爵禄皆在江淮，官（《广记》作“宜”）当至门下侍郎。”彦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门下侍郎？遂行至长安，适会大驾西幸，随至岐陇，梁寇围城（《广记》有“三年”二字），彦伯辛苦备至。驾既出城，彦伯逃还，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摄县邑。伪吴平江西，复见选用，登朝至户部侍郎，会临轩策命齐王，彦伯摄为门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妪之言，大不悦，数月遂卒。（《广记》卷八十五）

刘处士

张易在洛阳，遇处士刘某，颇有奇术，易恒与之

游。(《广记》有“刘”字)常(《广记》作“尝”)卖药于市(《广记》作“卖银与市”,下“市”字无),市中人负(《广记》作“欠”)其直,刘从易往诉(《广记》作“索”)之,市人既不酬直,又大骂刘,刘归谓易曰:“彼愚人不识理,于是吾当小惩之,不尔必将为土地神灵之所(《广记》有“重”字)谴也。”既夜,灭烛就寝,积薪(《广记》“积薪”作“刘床前”三字)炽炭烧药。易寐未熟,暗中见一神(《广记》作“人”)就炉吹火,火光中识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追瞩不复见。易后求其间(《广记》“其间”二字作“之”字)问市人,云:“一夕梦人召去,逼(毛本“逼”作“通”)使吹火,气殆不续,既寤唇肿气乏,旬日乃愈。”刘恒为河南尹张全义所礼,会与梁太祖食,思鱼鲙,全义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刘使掘小坎,汲水满之,垂钩,良久,即获鱼数头。梁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系于狱。翌日,将杀之,其夕亡去。刘友人为登封令,其日至县谓令曰:“吾有难,从此逝矣。”遂去,不知所之。(《广记》卷八十五)

张　武

张武者,始为庐(《广记》有“江道”二字)中一镇副将,颇以拯济行旅为事。尝有老僧过其所,武谓之曰:“师年老,前店尚远,今夕止吾庐中,可乎?”僧忻然。其镇将闻之,怒曰:“今南北交战,间谍如林,知此僧为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吾(《广记》有“业”字)已留师,行义日(《广记》作“益”)晚,但宿无苦也。”武室中惟有一床,即以奉其僧,己即席地而寝,盥濯之备皆自具焉。夜数起视之,至五更,僧乃起而叹息,谓武曰:“少年(《广记》有乃字)能如是耶。吾有药赠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之寿,善自爱。”珍重而去,出门忽不见。武今为常州团练副使,有识者计其年已百岁,常自称七十,轻健如故。(《广记》卷八十五)

茅山道士

茅山道士陈某,壬子岁,游海陵,宿于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单葛,欲与同寝,而嫌其垢弊,乃曰:“雪寒如此,何以过夜?”答曰:“君(毛本无“君”字)但卧,无以见忧。”既皆就寝,陈窃视之,见怀中出三角碎瓦数片,铁条贯之,烧于灯上,俄而火炽,一室皆暖,陈去衣被乃得寝。未明而行,竟不复见也。(《广记》卷八十五无见字)

逆旅客

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所从来,恒卖皂荚百茎于市,其荚丰大,有异于常者(《广记》无“者”字),日获百钱,辄饮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与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窥之。方见锄(《广记》作“椎”)治床前数尺之地甚熟,既而出皂荚实数枚,种之,少顷即生。时窥之,转复滋长,向晓则已垂实矣,即自采撷,伐去其树,剉而焚之,及明携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广记》卷八十五)

教坊乐人子

教坊乐人某,有儿年十余岁,恒病,黄瘦尤甚。忽遇(《广记》有“一”字)道士于路谓之曰:“汝病食症耳,吾能瘳(《广记》作“疗”)之。”因袖中出药数丸,使吞之。既而复视袖中曰:“讶,赚(《广记》“讶赚”作“嘻误”)矣,此辟谷药也,自此当不食,然病亦瘳矣,尔必欲食,常取少木耳食之,吾他日复以食症药遗尔也。”遂去。儿归三(《广记》“三”作“一二”两字)日病愈。然其父母恒以不食为忧,竟逼使饵木耳,遂饮啖(《广记》“饮啖”作“饭啖”)如故矣(《广记》无“矣”字)。已而自悔曰:“我饵仙药而不自知,道士许我后(《广记》作“复”)送药来,会当再见乎?”因白父母,求遍历名山寻访道士,母不许,其父许之曰:“(《广记》有“向”字)使儿病(《广记》无“儿病”二字)不愈,今亦死矣,既志坚如此,或当有分也。”遂遣之,今不知所在。(《广记》卷八十五)

蒋舜卿

光州检田官蒋舜卿,行山中,见一人方采林檎,以(《广记》作“一”)二枚与之,食,因尔不饥。家人以为得鬼食,不治将病,求医甚切,而不能愈。后闻寿春有人善医,令(《广记》作“乃”)往访之,始行一日,宿一所村(《广记》作“岁”)店,有老父问以所患,具告之,父曰:“吾能救之,无烦远行也。”出药方寸匕,使服之。吐(《广记》作“此”)二林檎如新,父收之去。舜卿之(《广记》有“饮”字)食如常。既归,他日(《广记》有“复”字)访之,店与老父俱不见矣。(《广记》卷八十五)

卢延贵

卢延贵者,为宣州安仁场官,赴职,中途阻风,泊舟(《广记》作“大”)江次。数日,因登岸,闲步不觉行远,遥窥(《广记》作“望”)大树下,若有屋室,稍近,见室中一物若人若兽,见人即行起而来逐(《广记》无“逐”字)。延贵惧而却走,此物连呼“无惧,吾乃人也。”即往就之,状貌奇怪(《广记》作“伟”),裸袒而通身有毛长数寸,自言:“我(《广记》无“我”字)商贾也,顷岁漂(《广记》作“泛”)舟至此遇风,举家没溺而身独得就岸,数日食草根,饮涧水,因得不死,岁余身乃生毛,自尔(《广记》有“乃”字)不饮不食,自伤孤独,无复世念,结庐于此千(《广记》“千”字作“已十二”字)余年矣。”因问独居于此,得无虎豹之害(《广记》有“乎”字),答曰:“吾已能腾空上下,虎豹无奈何

也。”延贵留久之，又问“有所需乎?”对曰：“亦有之，每浴于溪中，恒患身不速乾，得数尺布为巾，乃佳也。又得一（《广记》无“一”字）小刀以掘药物，益善。君能致之耶?”延贵延之过（《广记》作“至”）船，固不肯，乃送巾与刀而去。罢任复寻之，遂□（《广记》作“迷”）失路，后复（《广记》作“无”）有遇之者。（《广记》卷八十六）

杜鲁宾

建康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尝有客自称豫章人，恒来市药，未尝还直，鲁宾善待之。一日复至，市药甚多，曰：“吾欠君药钱多矣，今更从君求此，吾将还西天（毛本作“大”）市版木，比（三字毛本作“服术此”）及再求，足以并酬君矣。”杜许之。既去，久之乃还，赠杜山木棒十条，委之而去，莫知所之。杜得之不以介意，转遗（《广记》作“移”）亲友。所存三条，偶命工人剖之，其中得小铁杵二具焉（《广记》“杵”下有“臼”字，“二”作“一”，“焉”作“高”），可五六寸，旧（《广记》作“臼”）有八（《广记》作“入”）足，间作兽头，制作精巧，不类人力，杜亦凡人，不知所用，竟为人取去，今失所在。杜又尝（《广记》作“常”）治舍，有卖土者，自言金坛县人，来往甚数，杜亦厚资给之。治舍毕，卖土者将去，留方寸之土曰：“以此为别。”遂去不复来。其土坚致，有异于常，杜置药肆中，不以为贵。数年，杜之居为火所焚，屋壤土裂（毛本脱“裂”字），视之有小赤蛇在其隙中，剖之，蛇萦绕一白石龟，大可三二寸，蛇去而龟尚（《广记》无“而”字“尚”字）存，至今宝藏于杜氏。（《广记》卷八十六）

建州狂僧

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动，多有微验。邵武县前临溪有大磐石，去水犹百步，一日忽以墨画其石之半，因坐石上，为（《广记》“为”在“竿”下）持竿钓鱼之状。明日山水大发，适（毛本作“遇”）至其墨画而退。癸卯岁，尽砍（《广记》作“斫”）去临路树枝之向南者，人问之，曰：“免碍旗幡。”又曰：“要归一边。”及吴师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人处书之。及军至城下，分据僧寺，以为栅，所安置人数亦（《广记》作“一”）无所差。其僧竟为军士所杀。初王氏之季，闽建多难，民不聊生，或问狂僧曰：“待（《广记》“待”字作“时世”二字）何时当安?”答曰：“依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闽岭竟平，皆如其言。（《广记》卷八十六）

补　遗

李汉雄

李汉雄者，尝为钦州刺史，罢郡居池州，善风角推步之奇术，自言当以兵死。天祐丙子岁，游浙西，始入府而叹曰：“府中气候甚恶，当有兵乱，期不远矣，吾必速回。”既见，府公厚待之，留旬日，未得遽去。一日晚出逆旅，四顾而叹曰：“祸在明日，吾不可留。”翌日晨入府辞，坐客位中，良久曰：“祸即今至，速出犹或可。”遂出至府门，遇军将周交作乱，遂遇杀害于门下。（《广记》卷八十）

高安村小儿

高安村人，有小儿作田中，为人所杀，不获其贼。至明年死日，家人为设斋。尔日有里中儿，方见其一小儿谓之曰：“我某家死儿也，今日家人设斋，吾与而同往食乎?”里中儿即随之至其家，共坐灵床，食至辄餐，家人不见也。久之，其舅后至，望灵床而哭，儿即迳指之曰：“此人杀我者也，吾恶见之。”遂去。儿既去，而家人见里中儿坐灵床上，皆大惊，问其故，儿具言之，且言其舅杀之，因执以送官，遂伏罪。（《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陈　勋

建阳县录事陈勋，性刚狷不容物。为县吏，十人共诬其罪，竟坐弃市。至明年死日，家为设斋，妻哭毕，独叹于灵前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枉死，逾年精魂何寂然耶?”是夕即梦勋曰：“吾都不知死，向闻□□□□卿言，方大悟尔，若尔，吾当报仇，然公署非可卒入者，卿明日为我入县诉枉。吾当随之。”明日妻如言而往，出门即见勋仗剑从之，至县遇一雠吏于桥上，勋以剑击其首，吏即颠仆而死。既入门，勋径之曹署，以次击之，中者皆死，十杀其八，二吏奔至临川，乃得免。勋家在盖竹乡，人恒见之，因为立祠，号陈府君庙，至今传其灵。（《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钟　遵

江南大理评事钟遵，南平王传之孙也，历任贪浊。水部员外郎孙岳素知其事，密纵于权要，竟坐下狱。会赦除名，遵既以事在赦前，又其祖尝赐铁券，恕子孙二死，因复诣阙自理，事下所司，大理奏赃状明白，遂弃市。临刑，或与之酒，遵不饮，曰：“吾当讼于地下，不可令醉也。”遵死月余，岳方与客坐，有小青蛇出于栋间，岳视之惊起曰：“钟评事，钟评事。”变色而入，遂病，翌日死。（《广记》卷一百二十四）

鲁思郾女

内臣鲁思郾，女生拾七年，一日临镜将妆，镜中忽见一妇人，披发徒跣，抱一婴儿，回顾则在其后，因恐惧顿仆，久之乃苏。自是日日恒见，积久，其家人皆见之。思郾自问其故，答曰：“己扬子县里民之女，往岁建昌录事某以事至扬子，因聘己为侧室，君

女即其正妻，岁余生此子，后录事出旁县君女因投已于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诈其夫云“逃去”我方讼于所司，适会君女卒。今虽后身，固当偿命也。”思鄷使人驰至建昌验事，其录事老犹在，如言发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后嫁褚氏，厉愈甚，旦夕惊悸，以至于卒。（《广记》卷一百三十）

袁弘御

后唐袁弘御为云中从事，尤精算术。同府令算庭下桐树叶数，即自起量树，去地七尺围之，取围径之数布算，良久曰若干叶，众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叶，复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叶矣。”审视之，两叶差小，止当一叶耳。节度使张敬达有二玉碗，弘御量其广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当破。”敬达闻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贮大笼，籍以衣絮鏁之库中。至期，库屋梁折，正压其笼，二碗俱碎。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府亲见。（《广记》卷二百十五）

蒯亮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终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猘犬所齧，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广记》卷二百二十）

张易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少居菑川，病热困惙且甚，恍惚见一神人，长可数寸，立于枕前，持药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谦之，一丸落席有声，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惊问何为，具述所见，病因即愈，尔日出入里巷，了无所苦。（《广记》卷二百二十）

广陵木工

广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缩，不能复执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庙前，遇一道士，长而黑色，神采甚异，呼问其疾，因与药数丸曰：“饵此当愈，旦日平明复会于此。”木工辞曰：“某不能行，家去此远，明日虽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尔无忧，但早至此。”遂别去。木工既归，饵其药，顷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觉手足甚轻，因下床，趋走如故，即驰诣后土庙前，久之乃见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陈谢，道士曰：“吾授尔方，可救人疾苦，无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问其名居，曰：“吾在紫极宫，有事可访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无不愈者。至紫极宫访之，竟不复见。后有妇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与药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见也。广陵寻乱，木工竟不知所之。（《广记》卷二百二十）

郭厚

李宗为舒州刺史，重造开元寺，工徒始集，将浚一废井，井中（下有脱）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下有脱）。王寇犯阙，天下乱，僧辈利吾行资，杀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为我白李公，幸葬我，无见弃也。主者以告宗，翌日观至井上，使发之，果得骸骨，即为具衣衾棺椁，设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复仆地鬼语曰：“为我谢李公，幽魂处此已三十年，藉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补我为土地之神，配食于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广记》卷三百十四）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云：“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广记》卷三百十八。按：今人李剑国考证明钞本《广记》注出《幽明录》当从之）

马举

马举尝为山南步奏官，问道入蜀，时兵后，僻路绝无人烟。夜至一馆，闻东廊下有人语声，因往告之，有应者云：“中堂有床，自往宿去。”举至中堂，唯有上榻，求火，答云：“无火。”求席，隔屋掷出一席，可重十余斤。举亦壮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来，举以铁椎急击之，叫呼而走。及明告别，其人怒去，更云：“夜来见伊独处，令儿子往伴，打得几死。”举推其门不可开，自隙窥之，积壤而已。举后为太原大将，官至淮南节度使。（《广记》卷三百六十六）

陈龟范

陈龟范，明州人，客游广陵，因事赞善马潜。一夕暴卒，至一府署，有府官视牒曰：“吾追陈龟谋，何故追龟范耶?”范对曰：“范本名龟谋，近事马赞善，马公讳言，故改一字耳。”府公乃曰：“取明州簿来。”顷之，一吏持簿至，视之乃龟谋也。因引至曹署，吏云：“有人讼君已引退矣，君当得还也。”龟范因自言：“平生多难，贫苦备至，人生固当死，今已至此，不愿还也。”吏固遣之，又曰：“若是，愿知将来穷达之事。”吏因为检簿曰：“君他日甚善，虽不至富贵，然职禄无阙。”又问寿几何，曰：“此固不可言也。”又问卒于何处，曰：“不在扬州，不在鄂州。”送还家，寤后潜历典二郡，甚见委用。潜卒，归于扬州，奉使鄂州，既还，卒于彭泽。（《广记》卷三百八十五）

马思道

洪州医博士马思道，病笃，忽自欢曰："吾平生不省为恶，何故乃为女子？今在条子坊，朱氏妇所托生矣。"其子试寻之，其家妇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实女子也。(《广记》卷三百八十八)

海陵夏氏

戊戌岁（案：戊戌，晋天福三年，南唐升元二年），城海陵县为郡，侵人冢墓。有市侩夏氏，其先尝为盐商，墓在城西，夏改葬其祖，百一十年矣，开棺唯有白骨，而衣服器物皆俨然如新，无所损污，有红锦被，文彩尤异，夏方贫，皆取卖之，人竟以善价买去。其余冢虽历年未及而皆腐败矣。(《广记》卷三百九十)

庐陵彭氏

庐陵人彭氏，葬其父，有术士为卜地曰："葬此当世为藩牧郡守。"彭从之。又掘坎，术士曰："深无过九尺。"久之，术士暂憩他所，役者遂掘丈余，欻有白鹤自地出，飞入云中。术士叹恨而去。今彭氏子孙有为县令者。(《广记》卷三百九十)

武夷山

建州武夷山，或风雨之夕，闻人马箫管之声，及明，则有棺椁在悬崖之上，中有胫骨一节，土人谓之仙人换骨函。近代有人深入绝壑，俯见一函，其上题云"润州朝京门内染师张某第三女"，好事者记之。后至润州，果得张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数岁。因发其墓，则空棺矣。(《广记》卷三百九十)

林赞尧

丙午岁（案：丙午晋开运三年，南唐保大四年），漳州裨将林赞尧杀监军中使，据郡及保山岩以为营，掘地得一古冢，棺椁皆腐，中有一女子，衣服容貌皆如生，举体犹有暖气。军士取其金银钗镊而弃其尸。又发一冢，开棺见一人被发覆面，蹲于棺中，军士骇惧，致死者数人。赞尧竟伏诛。(《广记》卷三百九十)

张绍军卒

丙午岁（案：丙午当南唐保大四年），江南之师围留安，军政不肃，军士发掘冢墓以取财物，诸将莫禁。监军使张匡绍所将卒二人，发城南一冢，得一椰实杯以献匡绍，因曰："某发此冢，开棺见绿衣人面如生，惧不敢犯，墓中无他珍，唯得此杯耳。"既还营而绿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数见，意甚恶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战死。(《广记》卷三百九十)

马黄谷冢

安州城南马黄谷冢，左有大冢，棺椁已腐，唯一骷髅，长三尺，陈人左鹏亲见之焉。(《广记》卷三百九十)

秦进崇

周显德乙卯岁，伪涟水军使泰进崇修城，发一古冢，棺椁皆腐，得古钱、破铜镜数枚，复得一瓶，中更有一瓶，黄质黑文，隶字云"一双青鸟子，飞来五两头。借问船轻重，寄信到扬州。"其明年，周师伐吴，进崇死之。(《广记》卷三百九十)

陈褒

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广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尔腹痛，开户去如厕。褒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搏，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广记》卷四百三十二)

朱氏子

广陵有朱氏子，家世勋贵，性好食牛，所杀无数。尝于暑月中，欲杀一牛，其母止之曰："暑热如此，汝已醉，所食几何？勿杀也。"子向牛言曰："汝能拜我，我赦汝。"牛应声下泪而拜，朱反怒曰："畜生安能会人言？"立杀之。数日，乃病，恒见此牛为厉，竟作牛声而死。(《广记》卷四百三十四)

张某妻

晋州神山县民张某妻，忽梦一人，衣黄褐衣，腰腹甚细，逼而淫之，两接而去。已而妊娠，遂好食生肉，常恨不饱，恒舐唇咬齿而怒，性益狠戾。居半岁，生二狼子，既生即走，其父急击死之。妻遂病恍惚，岁余乃复。乡人谓之狼母。(《广记》卷四百四十二)

张谨

道士张谨者，好符法，学虽苦而无成。尝客游至华阴市，见卖瓜者，买而食之。旁有老父，谨觉其饥色，取以遗之，累食百余，谨知其异，奉之愈敬。将去，谓谨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报。"因出一编书曰："此禁狐魅之术也，宜勤行之。"谨受之，父亦不见。尔日宿近县村中，闻其家有女子啼呼，状若狂者，以问主人，对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昃辄靓妆盛服，云召胡郎来。非不疗理，无如之何也。"谨即为书符，施檐户间。是日晚间，檐上哭泣且骂曰："何物道士，预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谨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为奴矣。"遂

寂然。谨复书数符，病即都差。主人遗绢数十匹以谢之。谨尝独行，既有重赍，须得傔力，停数日，忽有二奴诣谨，自称曰德儿、归宝，尝事崔氏，崔出官，因见舍弃。今无归矣，愿侍左右。谨纳之，二奴皆谨愿黠利，尤可凭信。谨东行，凡书囊、符法、过所、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归宝忽大骂曰："以我为奴，如役汝父。"因绝走。谨骇怒，逐之，其行如风，倏忽不见。既而德儿亦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宁有是事，是无厌复将挠我耳。"因止于田夫之家，绝不供给，遂为耕夫，邀与同作，昼耕夜息，疲苦备至，因憩大树下，仰见二儿，曰："吾德儿、归宝也，汝之为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书也。失之已久，今喜再获，吾岂无情于汝乎?"因掷过所还之曰："速归，乡人待尔书符也。"即大笑而去。谨得过所，复诣主人，方异之，更遗绢数匹乃得去。自尔遂绝书符矣。(《广记》卷四百五十五)

合肥富人

合肥有富人刘某，好食鸡，每杀鸡，必先刖双足，置木柜中，血沥尽乃烹(曾慥《类说》作"青血沥尽乃烹之")，以为去腥气。某后病，生疮于鬓。既愈，复生小鸡足于疮瘢中，每巾栉必伤其足，伤即流血被面，痛楚竟日。如是积岁，无日不伤，竟以是卒。(《广记》卷四百六十一，曾慥《类说》亦引)

平固人

处州平固人访其亲家，因留宿，夜分闻寝室中有人语声，徐起听之，乃群鹅语曰："明旦主人将杀我，善视诸儿。"言之甚悉。既明，客辞去，主人曰："我有鹅甚肥，将以食子。"客具告之，主人于是举家不复食鹅。顷之，举乡不食矣。(《广记》卷四百六十二)

海陵斗鹅

乙卯岁(案：乙卯，周显德二年)，海陵郡西村中，有二鹅斗于空中，久乃坠地。其大可五六尺，双足如驴蹄，村人杀而食之者皆卒。明年兵陷海陵。(《广记》卷四百六十二)

海陵人

海陵县东居，人多以捕雁为业，恒养一雁，去其六翮以为媒。一日，群雁回塞，时雁媒忽人语谓主人曰："我偿尔钱足，放我回去。"因腾空而去。此人遂不复捕雁。(《广记》卷四百六十二)

广陵少年

广陵有少年畜一鸜鹆，甚爱之，笼槛八十日，死，以小棺贮之，将瘗于野。至城门，阍吏发视之，乃人之一手也。(曾慥《类说》作"乃一人头")执而拘诸吏，凡八十日，复为死鸜鹆，乃获免。(《广记》卷四百六十二，曾慥《类说》亦引)

染人

广陵有染人，居九曲池南，梦一白衣少年求寄居焉，答曰："吾家隘陋，不足以容君也。"乃入厨中。尔夕，举家梦之，既日，厨中得一白鳖，广尺余，两目如金，其人送诣紫极宫道士李栖一所，置之水中，则色如金，而目如丹，出水则白如故。栖一不能测，复送池中，遂不复见。(《广记》卷四百六十七)

海上人

近有海上人，于鱼扈中得一物，是人一手，而掌中有面，七窍皆具，能动而不能语。传玩久之，或曰："此神物也，不当杀之。"其人乃放置水上，此物浮水而去，可数十步，忽大笑数声，跃没于水。(《广记》卷四百六十七)

契丹

卢文进，幽州人也，至南，封范阳王。尝云陷契丹中，屡又绝塞射猎，以给军食，正昼方猎，忽天色晦黑，众星粲然，众皆惧，捕得蕃人问之，乃所谓笪却日也。此地以为寻常，当复矣。顷之乃明，日犹午也。又云，常于无定河见人脑骨一条，大如柱，长可七尺云。(《广记》卷四百八十)

杨蘧

王赞，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至岭外，见杨朔荔浦山水，心常爱之，谈不容口。蘧尝出入赞门下，稍接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会见杨朔荔浦山水乎?"赞曰："未曾打人唇绽齿落，安得见耶?"因大笑，此言岭外之地，非贬不去。(《广记》卷五百，按：今人李剑国考证此条实出《北梦琐言》卷五)

洞中道士对棋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如井。咸通末，有郑道士以绳缒下百余丈，旁有光，往视之，路穷阻水，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对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问："欲渡否?"答曰："当还。"童子回舟而去。郑复缒而出。明日井中有石笋塞其口，自是无入者。(曾慥《类说》)

波中妇人

谢仲宣泛舟西江，见一妇人没波中，腰以下乃鱼也。竟不知人化鱼，鱼化人。(曾慥《类说》)

采菱遇蛟

晋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采菱，见一蛟来向船，

盛以叉杀之，惧而还家。后数年亢旱，盛步至湖，见先叉在地，拾取之，忽心痛还家而卒。（曾慥《类说》。按：《广记》卷一三一题作《谢盛》，注出《幽明录》）

北斗君主簿

许攸梦乌衣叟奉漆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陈康为主簿。"既觉，康忽来谒，攸告之，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得北斗主簿，主为忝矣。"明年同日而死。（曾慥《类说》。按：《广记》卷二七六题作《许攸》，注出《幽明录》。）

杨祐患头风

杨祐常患头风，医欲治之，祐曰："吾生三日，时首向北户，觉风吹项，意甚患之，不能语耳，病源已远，不可治也。"（曾慥《类说》）

郑玄老奴

王辅嗣注易，笑郑玄云老奴，甚无意，夜久忽闻外阁有著屐声，须臾入，自云是郑玄曰："君年少，何以穿凿文句，妄讥老子？"言讫而去，辅嗣暴卒。（曾慥类说）

耻与魑魅争光

嵇康灯下弹琴，忽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曾慥《类说》按：以上三条实出《类说》卷一一所节《幽明录》而非《稽神录》佚文）

郑公场采银

饶州郑公场，采银之所，山有涧水出底。天祐末，银夫十余人，傍涧凿地道，入数步，空阔明朗，山顶有穴如天窗，日光下照，楼阁四柱，石皆白银也。采银者复出，持斧而入将斲取之，俄而山摧，入者尽压死。顷之，流血自涧出，数日不绝，自是无敢入者。（曾慥《类说》）

李白旧宅酒榼

沧州有李巡官，居洛阳空宅，其子夜读书，有皂衣肥短人被酒排闼而入，其子惧走，皂衣人怒曰："李白尚与我为友，汝何为者耶？"其子疑其神仙，再拜延坐，皂衣曰："吾有酒，与汝饮。"乃以席帽盛酒而至数杯，基父从户外窥见，以为怪魅，以砖掷之，皂衣走。视其帽，酒榼盖也。明日，粪壤中得榼一只，故老云李翰林旧宅也。（曾慥《类说》）

老猿窃妇人

晋州含山有妖鬼，好窃妇人。尝有士人行至含山，夜失其妻，旦而寻求，入深山，一大石，有五六妇人共坐，问曰："君何至此？"具言其故，妇人曰："贤夫人昨夜至此，在石室中，吾等皆经过为所窃也。将军窃人至此，与行容彭之术，每十日一试，取索练周缠其身及手足，作法运气，练皆断裂。每一试辄增一疋，明日当五疋。君明旦至此伺之，吾等当以六七疋急缠其身，俟君至即共杀之，可乎？"共人如期而往，见一人貌甚可畏，众妇以练缚之，至六疋乃直前格之，遂杀之，乃一老猿也。因获其妻，众妇皆得出，其怪遂绝。（曾慥《类说》）

凶宅掘银

寿州大将赵璘；本州有凶宅，人莫敢居，璘入居之，独据中堂，夜有物推床曰："我等在此已久，为君所压，甚不快，君可速去。"鬼乃相与移其床于庭下，璘亦安寝。明日，于堂上置床处掘得银一窖，宅遂安。（曾慥《类说》）

紫薇宫题壁

建业市有卜者，忽于紫薇宫题壁云："昨日朝天过紫薇，玉坛风冷杏花稀。碧桃昵我传消息，何事人间更不归。"自是绝迹，人皆言其上升。（曾慥《类说》）

再　补

鄂州小将　李剑国辑

鄂州小将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结豪族，而谋其故妻。因相与归宁，杀之于路，弃尸江侧，并杀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号哭云"为盗所杀"，人不之疑也。后数年，奉使至广陵，舍于逆旅。见一妇人卖花，酷类其所杀婢；既近，乃真是婢。见己亦再拜。因问："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为贼所击，幸而不死。既苏，得贾人船，寓载东下。今在此，与娘子卖花给食而已。"复问："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见之乎？"曰："可。"即随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贫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顷之，其妻乃出，相见悲涕，备述艰苦。某亦恍然，莫之测也。俄而设食具酒，复延入内室，置饮食于从者，皆醉。日暮不出。从者稍前觇之，寂若无人。因直入室中，但见白骨一具，衣服毁裂，流血满地。问其邻，云："此空宅，久无居人矣。"（《广记》卷一三〇，未题书名。《白孔六帖》卷九〇《报怨》引《稽神录》，名《卖花娘子》）

食核桃　李剑国辑

杨子留后吴尧卿家，有佣赁者，役之既久。一日，持一大桃核，可容数升，以献尧卿。尧卿知其

异，稍磨之取食。食尽，颇觉轻健。尧卿为吏，贪狠残虐，毕师铎之难，投所居后阁井中死。师铎求得类尧卿者杀之。后有得其故居者，窃知其尸在井中，取而得之，举体皆腐坏，而藏府有成金者。(《广记》卷四一〇引《积神录》。"积"乃"稽"字之讹)

掬沙扑人　李剑国辑

新安人吴生尝病热死。既棺敛，忽有一鬼，被发跣足，自门而入，径至殡所，掬沙以扑人。人皆惊走，即闻椎声喧噪。良久，瞥见一人，衣冠俨然，入厨中，少顷即出，去。至墓，家人乃敢临视，棺已开，中亦空矣。数月，吴自建康附书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既寝，渴甚，即入厨中饮讫，性犹恍惚，不觉出门，今在都矣。"后岁余，乃归，人皆呼为"吴还魂"。(《白孔六帖》卷九〇《再生》引《稽神录》)

木客　李剑国辑

鄱阳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时造阿房宫采木者也。食木实，遂得不死(《能改》"死"作"绝")，。时就民间酤酒酣饮。为诗一章云："酒尽君莫酤，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拜(《能改》作"弄")明月。"(《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二《虔州八境图》赵次公注引徐铉《小说》。《能改斋漫录》卷八《还山弄明月》亦引此段，题徐鼎臣《搜神记》)

干大　程毅中辑

洪州西山中有樵人，自称干大，众莫知其名。时出村落，与人相接，拱揖而已，未尝交一言。人欲问之，辄揖而去。有少年者，俟其出，拜之曰："愿事先生。"干大惊欲去。少年急捉其衣褐，随之而往。干大曰："尔何为者?"辄对曰："愿事先生。"且拜且行，经历险绝，辄不蹔舍。久之，乃坐涧水傍曰："尔欲茶不?"少年曰："诺。"即解衣襟间取茶末，置少年掌中，使掬水吞之讫。因卧，良久而寤，遂失干大。寻樵路而出，乃分宁县界，数日还家。少年自此轻健无疾。(《道藏》本《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十七《许大》引《稽神录》)

蜀梼杌

[宋]张唐英撰　陈尚君整理

《蜀梼杌》十卷，北宋张唐英撰。唐英（一〇二九——一〇七一），字次功，号黄松子，蜀州新津（今属四川）人。仁宗庆历三年登进士第，历任渝州法曹掾、归州狱掾、襄州谷城令、著作佐郎等。英宗时，转太常博士。神宗初，特除殿中侍御史。唐英长于史学，所著有《仁宗政要》、《嘉祐名臣传》等，均不传，仅本书有节本流传。本书撰成于英宗治平间，序称前后蜀王建、孟知祥父子据蜀八十年，其间善恶可为世戒者，他书未备，因广采文献，辑成此书。"梼杌"为春秋间楚史名，本书又名《外史梼杌》、《蜀春秋》，寓作者作偏霸史而存褒贬之意。原书不存，明代存《历代小史》本等均作一卷，清人析前后蜀为二卷。今据学海类编本校点整理，并参今人王文才《蜀梼杌校笺》校改，另辑录逸文若干则附后。

序

唐英尝观自古奸雄窃据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闭关恃险，以苟偷一时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于昏暝之夕，至于白昼皎然，则无能为也。且韦皋守蜀二十余年，其材智机权，过于王、孟远矣，止欲求兼两川节钺，而不能得。刘辟惑术士之言，自谓才过项羽，不数月就槛车之缚，盖是时朝廷清明，刑政修举，贤智在位，纪纲整葺，彼虽欲不臣，势不能为也。使皋、辟在五代时，其为恶必有过于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惟蜀为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有不下于蜀者。当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尽喜中国之有圣人，而庄宗总制失驭，中外继叛。蒲禹卿恸哭曰："观天下事势如此，蜀人岂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尔!"洎知祥入蜀之后，明宗颇以蜀人为疑，凡高赀有力者，尽令东徙。张丕立叹曰："蜀中之叛，非蜀人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为也。"其言盖有激而云尔。善乎田龙游之论曰："僭伪之主，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赭袍，改僚佐为卿相，改前驱为警跸，改妻妾为后妃，何如常称成都尹，永无灭族之祸耶!"兹可谓药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孙述辈，最为久远，其间善恶之迹，亦可为世之鉴戒。然编录者，如《耆旧传》、《鉴戒录》、《野人闲话》之类，皆本末颠倒，鄙俗无取。真宗时，知制诰路公振修《九国书》，有前蜀、后蜀世家、列传，然而烦简失当，尚多疏略。如张扶、冯涓、张士乔、段融、蒲禹卿、张云、陈及、田淳之徒谏诤章疏，皆有益于世教，尽弃而不录，此观者所以惜其有未备也！予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凡三十六卷，尝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检阅始终，削去烦冗，编年叙事，分为二卷。其间事实未显，如髯须、肥遗、远望、绩长、禹粮、蒲骚之类，各为解其失误。凡《五代史》及《皇朝日历》所载者，皆略而不书。名曰《蜀梼杌》，盖取楚史之名，以为记恶之戒，非徒衍其小说，亦使乱臣贼子观而恐惧云耳。张唐英次功。

卷　上

王建字光图，其先颍川郾城人，后徙居项城。隆眉广颡，身长七尺。少与晋晖辈以剽盗为事，被重罪系许昌，而狱吏纵之使去。武当僧处洪谓曰："子骨相异常，贵不可言，何自陷为盗?"建感其言，因隶军于忠武，而节度使杜审权拔为列校。从讨王仙芝有功。所乘马死，剖之得一小蛇于心间，私自异之。秦宗权据淮西，募建补军虞候。

广明中，僖宗幸蜀，建与晋晖、韩建、张造、李师泰同谋，率三千人奔行在。僖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号随驾五都，田令孜皆录为假子。驾还，分典神策军。光启元年，令孜与河中王重荣有隙，移镇易定，重荣遂举兵向阙。二年正月，僖宗再

幸兴元，以建为清道使，负玉玺以从。至堂涂驿，而郊宁李昌符、朱玫等遣人焚栈道，建翼僖宗过于烟焰中。夜宿坂下，僖宗枕建膝而寝，赐以金券。至褒中，以建遥领璧州刺史。令孜惧祸，求为西川监军，以杨复恭代为观军容使。复恭虑建不附己，出为利州防御使。

十月，驾还，杨守亮镇兴元，屡召建。建疑其图己，遂招豪猾八千，攻陷阆州，杀杨行迁，入据其城，自称刺史。十一月，昭宗即位。陈敬宣叛于成都，虑建与东川顾彦朗胶固为患，颇忧之。令孜曰："建吾子也，可折简召之。"遂与建书曰："中原多故，惟三蜀可以偷安。陈公恢廓无疑，同建大事，吾父子辅之，无不可也。"建大喜，领兵趋成都。敬宣参谋李义谓曰："建，今之奸雄，狼顾久矣，必不为人下。若为将校，亦非公之利。"建至东川，敬宣遣人止之。建怒，进攻破鹿头，入据汉州，进攻成都。顾彦朗亦惧建反戈相袭，上表雪其罪。建亦奏请择大臣帅蜀，乃召宰相韦昭度为成都尹，割邛、蜀、黎、雅，置永平军于邛州，以建为节度使。建发兵，迎昭度于剑门，敬宣不受代。昭度于城东置行府，以建为衙内都指挥使。

大顺元年十月，建度敬宣垂败，心冀全蜀，乃绐谓昭度曰："相公兴数万之众，未有讨贼之效，而馈运不继，大众嚣然。今关东藩镇相噬，图倾国家社稷，朝廷姑息不暇。相公为国大臣，其心安忍？不如东还，以清中原，此根本之策也。剑外之事，愿以相委，必不负驱策。"昭度犹豫未决，建阴令军士擒昭度帐下吏骆保、苍头保禄，脔食之。昭度大惧，乃以符节付建，即日东还。诏复敬宣官，令建罢兵归邛州，建不从，急攻成都。令孜惧，登城与建语曰："老夫与八哥素厚，何为相扼如此？"建曰："建与军容有父子之恩，何心敢忘。但太师负国，而朝廷使建讨之，苟太师改心，便可释憾。"令孜与敬宣议，以势不可敌，其夕令孜持符印即建营授之。翌日，以成都让建，自称留后，表陈其事。龙纪元年春，制授成都尹、四川节度副使，仍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敬宣废处雅州，以其子为刺史。既行，建遣杀于三江。令孜仍监其军。四月，以令孜阴附凤翔。擒下狱。饿死。光化三年，诏建私门立戟，加中书令，封琅琊王。四年，封建西平王。

三年，昭宗还长安，建奉表贡茶布等十万。八月，封建司徒、蜀王。四年八月，朱全忠弑昭宗，建率将吏百姓举哀制服。七年，全忠篡位，改元开平。巨人见青城山，凤凰见万岁县，左右劝进，三逊而后从。九月，僭即伪位，号大蜀，改元武成。以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唐道袭为枢密使，任知元、潘峭为宣徽南北院使，王宗裕为太傅，王宗侃为太保兼侍中，以唐观军容使严遵美为内侍监，授唐室旧臣王进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十月，下伪诏改堂宇厅馆为宫殿。其略曰："帝君之居，上应辰象，朝贡臻集，华夷会同。宫阙殿阁之深严，台省府寺之宏壮，颁分名号，以正观瞻。况我肇启丕图，频有喜瑞，允协上元之贶，式光万世之基。至于厨廊之标题，仓库之曹烈，并宜从革，用永维新。"

大衙门为宣德门，狮子门为神兽门，大厅为会同殿，球场门为神武门，球场厅为神武殿，蜀王殿为承乾殿，清风楼为寿光阁。西亭子厅为咸宜殿，九顶堂为承乾殿，会仙楼为龙飞阁，西亭门为东上阁门，亭子西门为西上阁门。节堂南门为日华门，行库角门为月华门，万里桥门为光夏门，笮桥门为坤德门，大东门为万春门，小东门为瑞鼎门，大西门为乾正门，小西门为延秋门。北门依旧大玄门。子城南门为崇礼门，中隔为神雀门，东门为神政门，西门为兴义门，鼓角楼为大定门，北门为大安门，中隔为玄武门。昌桥为应圣桥，旧宅为昭圣宫，堂为金华殿。摩诃池为龙跃池，赏设厅为韵光殿，军资库为国计库，衙库为内藏库，衙内曲佑库为齐天库，衙内杂库为广润库，赏设库为常盈库，赏设行库为殿前库，南仓为天富仓，赡军东库为左金藏库，北仓为大仓，甲仗库为天武库。旧三使院为彰信门，尚书省于旧使院置，御史台于府司置。府城为皇城使，防城使司依旧。两马步使为左右街使，厢虞候为街巡使。后槽为飞龙厢，客司为客省使，乐营为教坊，使厨为御食厨。戟门添置三十六戟，神策营为粮料司，六军为支计院。成都府移在子城外，逐稳便宜处置立府所司。新西宅为天启宫，堂为玉华殿。

武成二年正月，祀南郊，御楼肆赦。以韦庄为吏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并平章事。因谓曰："不恃权，不行私，惟至公是守，此宰相之任也。"

三月，灌州奏武部郎中张道古卒。道古，临淄人。少有文词，慕朱云、梅福之节。景福中，举进士，释褐为著作郎，迁右拾遗。时播迁之后，方镇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乱七事，责授施州司户参军。未几，以左补阙征，由蜀赴阙。陈、田之乱，乃变姓名，卖卜於温江。建闻其名，奏为节度判官。又上建诗，叙二乱五危七事，为同僚所嫉，送茂州安置。及建开国，召为武部郎中。至玉垒关，谓所亲曰："吾唐室谏臣，终不能拳跽与鸡犬同食。今虽召还，必须再贬于此。死之日，葬我于关东不毛之地，题曰，唐左补阙张道古墓。"至蜀，果不为时所容，复贬茂州，卒于路。

五月，立周氏为皇后，宗懿为太子。十月，讲武星宿山，步骑三十万。遂宴于行宫，谓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韩信而将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虽不才，自顾可驱策。"兵部郎中张扶进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陇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愿陛下无以中原为意。"宗佶憾之，谕庖人置药而毒杀之。扶字子持，广都人。博学善文，凡书奏笺

檄皆属之。赠谏议大夫。制封诸子为王。建十一子，马姬生宗仁，白姬生宗懿，宋姬生宗辂，陈姬生宗智、宗特，乔姬生宗杰，褚姬生宗鼎、宗泽、宗平，徐姬生宗衍。扑杀晋国公王宗佶。宗佶本姓甘氏，建未有子，录为养子，以战功累迁中书令。恃位隆功高，所为不法，连上表求为太子。建勉谕令出，而不肯去，言词甚悖，因叱卫士扑杀之。□□□□□□□□□□三年六月，下诏劝农桑曰："昔刘先主入蜀，武侯劝其闭关息民，十年而后举兵，震摇关内。朕以猥眇，托于人上，爰念蒸民久罹干戈之苦，而不暇力於农桑之业。今国家渐甯，民用休息，其郡守县令务在惠绥，无侵无扰，使我赤子乐于南亩，而有《豳风·七月》之咏焉。"

八月，吏部侍郎平章事韦庄卒。庄字端己，杜陵人。见素之后。乾宁中，举进士，建奏为掌书记。昭宗遇弑，梁祖即位，遣使宣谕，兴元节度王宗绾驰驿白建。建谋兴复，庄以兵者大事，不可仓卒而行，乃为建答宗绾教，其略曰："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诏之中，泪痕犹在。犬马犹能报主，而况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车驾东还，连贡二十表，而绝无一使之报，天地阻隔，叫呼何及！闻上至谷水，臣僚及宫妃千余人，皆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闻此诏，五内糜溃。今两川锐旅，誓雪国耻，不知来使何以宣谕，未此告敕，令自决进退。"梁使遂还。梁祖遣使通好，以建为兄。庄得书，笑曰："此神尧骄李密之意也。"建之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庄所定。拜平章事，卒，有《浣花集》二十卷。

十二月大赦，改元永平。

永平元年十一月，周德权卒。德权，汝南人，建之妻弟。从建入蜀，以战功累迁眉州刺史。梁祖既篡，德权上表曰："按议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兑兴丹莫当"。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兴于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维也；兑兴，亦西方也；丹莫当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与殿下抗也。愿稽合天命，仰膺宝录，使天地有主，人神有依。"建大悦曰："成我者叔舅也。"建即位，累迁太保、中书令。卒，赠太师。

二年正月，赠张鲁扶义公，诸葛亮安国王。二月朔，游龙华禅院，召僧贯休，命坐，赐茶药彩段，仍令口诵近诗。时诸王贵戚皆赐坐，贯休欲讽之，因诵《公子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艰难稼穑总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建称善，贵幸皆怨之。贯休本兰溪人，善诗，与齐己齐名，有《西岳集》十卷。三月，诏平章事张格专编纂开国以来实录。获玉璞于田令孜之故第，以为国宝。其文曰："有德承天，其祚永昌。"八月，什邡县获铜牌石记，有膺昌之文，改什邡为通计县，改太子名为元膺。

三年七月，大昌军使徐瑶等胁太子元膺，举宫中以叛。诸军讨之，斩元膺，瑶伏诛。以衍为太子。瑶字伯玉，长葛人。从建入蜀，勇猛善格斗。建初在韦昭度幕府，其兵皆文身黧黑，衣装诡异，众皆称为鬼兵，称瑶为鬼魁。建克成都，瑶多污辱衣冠士女。富人李希妻俞氏有异色，瑶虏而逼之。俞氏曰："吾夫夙尝为乡贡进士，风流儒雅，人比之相如，我尚以非吾匹。尔健儿也，焉得无礼于我?"瑶仗剑谓曰"尔畏此乎?"俞氏曰："吾宁死，必不受辱。"瑶欲杀之，左右谓曰："城中妇人无限，何必逞暴于此。"遂杖而释之。

四年二月，以太子衍判内外六军事。诏以东宫为崇贤府，凡文学道德之士，得以延纳访问。重阳，建出游宝历寺，妃后皆从。其日，宫女四人逃匿，搜寻不获。明日得之，乃寺僧诱之，藏于民家，与僧二十二人同斩于龟化桥。

十月，内枢密使潘炕卒。炕字疑梦，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尝见其喜怒。与弟峭同掌机衡，号大枢小枢。然嬖于美妾解愁，遂风恙成疾。解愁姓赵氏，其母梦吞海棠花蕊而生，有国色，喜为新声，及工小词。建尝至炕第，见之，谓曰："朕宫无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贱人，不敢以荐于君。"其实勒之。弟峭谓曰："绿珠之祸，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贵于适意，岂能爱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有守。

十二月，御大安门，受秦、凤、阶、成之信。大赦，改元通正。时大霖雨，祷於奇相之祠。

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窃黄帝玄珠，沈江而死，化为此神，即今江渎庙是也。

通正二年正月，梁遣使来聘。二月，翰林学士庾传昌卒。传昌，后周义成侯信之后。富文藻，著《金行启运录》二十卷、《青宫载笔记》十五卷、《玉堂集》二十卷。三月，弘农郡王晋晖卒。晖，许州人。少有胆勇。初与建为盗，夜泊武阳古墓中。闻人呼墓中鬼曰："颍川设无遮会，可同行否?"墓中应曰："蜀王在此，不得相从。"二人相谓曰："蜀王谁是也?"晖曰："八哥状貌有异于人，必有非常之事。"建尝与饮叙旧，晖曰："武阳墓中言，果不诬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卒，建亲往临吊。十一月，大赦，改元，天汉元年，国号改称大汉。以广成先生杜光庭为户部侍郎。

天汉元年正月，封张飞为灵应王，邓艾为彰顺王，张仪为昌化王。五月，祀黄帝於于郊。翌日，祀地祇于方丘。六月，赐百官飞雪丸。十一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风拔木，幕幄皆裂。改元光天，依旧称大蜀国。

光天二年四月，有狐嗥于寝室，鸺鹠鸣于帐中，鵁鶄集于摩诃池。建因感疾甚笃，召大臣赐坐，示手书曰："朕比遭乱离，以干戈定秦蜀，赖卿等忠勤夹辅，遂正名号，抚有神器。兢兢业业，惧不负荷，幸托天地之灵，庙社之贶，方隅底定，民黎乐康，二气叶畅，五谷丰稔。然以万机之大，不免勤劳于夙

夜，感此疾恙，药石弗救。太子虽幼有贤德，然次不当立，卿等固请于外，后妃亦甚笃爱，朕不能违，立为储贰。勉力辅戴，无坠我邦家之休！”又谓曰：“太子若不克荷，但置之别宫，选立贤者，慎勿害之。徐氏兄弟但优与俸禄，以丰其家，勿令掌兵，以速其祸。”诏太子入侍疾。六月，建薨，年七十二。伪谥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葬永陵。

黄松子曰：唐自广明之乱，天下凌迟，奸猾亡命之徒，攘袂誓众於萑蒲之下，而所在横溃。建於此时，乃与晋晖辈攘窃於许、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间，其暴固不足以警动郡县。及抵罪被系，死在旦夕，而孟彦晖纵之使去，此岂狱吏知其必贵而佑之耶，抑天为之耶？遂能奋迹士伍，奔赴行在，忠义感激，诚贯白日，执戈披锐，翼卫乘舆于烟焰之中，其勤至矣。巨阉猜忌，自璧迁利，遂举兵据阆，谋自全之计。洎陈、田召而不纳，遂抗表请师，犹有勤王之节。韦昭度章句书生，柔雅酝藉，非有将帅之才，驾驭之术。建察其可取而代，中以机智，夺其符印，遂摧敌克城，节制全蜀，而纳贡述职，道不绝使。及梁祖受禅，非有汤、武、高、光之德，建誓师雪耻，而为岐陇所阻，自视才略不在梁下，其肯甘心俯首而为之臣耶！因僭窃位号，亦时使之然也。观其委任将佐，擢用才智，抚养士卒，惠绥黎庶，劝课农桑，轻省徭赋，始似如此。及其临终顾托，至诚无疑，前视刘备，可以无愧。予尝始终考究建之诚心，使朱全忠不篡，昭宗尚克享国，必不忍为鼎足之势，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

衍字化源，建幼子，旧名宗衍。八岁封郑王，为左奉驾军使。元膺死，建以淮王宗辂类己，信王宗杰明敏有才，欲选立之。衍母徐氏有宠，密以金百镒遗宰相张格，言上已许衍为太子，愿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实堪社稷之托。”遂得立。开崇贤府，置僚属，颇好经史诗赋。即位年十八，时梁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为皇后。十月，诏选良家女二十人备后宫。十二月，拜永陵。诏以来年正月有事于南郊，改明年为乾德元年。以龙跃池为宣华池，即摩诃池也。

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锴判六军诸卫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绝。衍戎装披金甲，珠帽锦袖，执弓挟矢，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神。后妃饯于升仙桥，以宫人二十人从。至汉州，驻西湖，与宫人泛舟奏乐，饮宴弥日。九月，驻军西县。自西县还至益昌，泛舟巡阆中，舟子皆衣锦锈。衍自制《水调银汉曲》，命乐工歌之。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将嫁，衍取之。赐其夫家百缣，其夫一恸而卒。

三年三月，衍还成都。五月，宣华苑成，延袤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穷极奢巧。衍数于其中为长夜之饮，嫔御杂坐，舄履交错。尝召嘉王宗寿赴宴，宗寿因持杯谏衍，宜以社稷为念，少节宴饮。其言慷慨，激切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顾珣、韩昭等奏曰：“嘉王从来酒悲，不足怪也。”乃相与谐谑戏笑。衍命宫人李玉箫歌衍所撰《宫词》，送宗寿酒，宗寿惧祸，乃尽饮之。在迎曰：“嘉王闻玉箫歌即饮，请以玉箫赐之。”衍曰：“王必不纳。”《宫词》曰：辉辉赫赫浮五云，宣华池上月华新。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宗寿字永年，王建之族子。

八月，衍受道箓与苑中，以杜光庭为傅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光庭字宾圣，京兆杜陵人。寓居处州，方干见之，谓曰：“此宗庙中宝玉大圭也。”与郑云叟膺百篇举不中，入天台为道士。僖宗召见，赐紫衣，出入禁中。上表乞游成都，隐青城山白云溪。卒于蜀，年八十五。颜貌如生，众以为尸解。有文千余卷，皆本无为之旨。

九月，诏置贤良方正、博通经史、明达吏理、识洞兵机、沈滞丘园五科，令黄衣选人、白衣举人投策就试，吏部考较。十月，以韩昭为吏部侍郎判三铨。昭受赂徇私，选人诣鼓院诉之，又嘲曰：“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导江、青城，侍郎亲情。果、阆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问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国舅之亲，非臣之亲。”衍默然。昭字德华，长安人。衍北巡，以为文思殿学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嘏云：“韩公凡事如僧剃发，无有寸长。”昭以便佞，恩倾一时，出入宫掖。太妃爱其美风姿，而专有辟阳之宠。唐兵入蜀，王宗弼与之有隙，先捕而杀，枭其首金马门坊，百姓皆溺之。

四年二月，文明殿试制科。白衣蒲禹卿对策，其略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陈者，非乃子乃孙之谋。暂偷目前之安，不为身后之虑，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狼虎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谓倒行。”执政皆切齿，欲诛之，衍以其言有益，擢为右补阙。三月，禁百姓不得带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倡家，饮于酒楼，索笔题曰：“王一来云。”恐人识之，故令民间皆带大帽。四月，流军使王承纲于茂州。衍尝私至承纲家，悦其女有美色，欲私之。承纲言已许嫁，将适人，衍不从，遂取入宫。潘昭与承纲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贬。女闻承纲得罪，剪发求赎其罪，不从，乃自缢死。自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盗起，肥遗见红楼。

后蜀辛寅逊修《王氏开国纪》，以肥遗为旱魃。唐英按：肥遗，蛇名，角上有火，则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经外传》。华山亦有此蛇。

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妇女杂坐，夜分而罢。衍自执板，唱《霓裳羽衣》及《后庭花》、《思越人》曲。四月，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日正午，暴

风起，须臾雷电冥晦，有白鱼自江心跃起，变为蛟形，腾空而去。是日，溺者数千人。衍惧，即时还宫。重阳，宴群臣于宣华苑，夜分未罢。衍自唱韩琮《柳枝词》曰："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何须思想千年事，谁见杨花入汉宫。"内侍宋光浦咏胡曾诗曰："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衍闻之，不乐，于是罢宴。

七月，天富仓奏："米中生虫如小蜂，尾后如米粒，曳之而行。十月，慧星见，长丈余，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国家有大灾，宜修德以禳之。"诏于玉局建置道场，以答天变。右补阙张云上疏言："此是百姓怨气，上彻於天，成此慧星。慧者，除旧布新之义，此乃亡国之兆，岂祈禳之可弭。"衍怒，流于黎州。云，唐安人。立朝蹇谔，自比朱云，权幸多嫉之。宣徽使景润澄尝谓曰："昔朱云请斩马剑以腰斩张禹，今上方只有杀鸡刀，卿欲用乎?"云曰："鸡刀虽小，亦可斩群狗。"润澄憾之，至是奏云谤国，遂有黎州之贬。云多病，行至临邛卒。

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制狭中，俯首即坠，在位者恶之。九月，唐庄宗遣李稠来通好，市珍玩锦绣。衍不许，以为落草。庄宗怒曰："衍岂免落草乎?"

咸康元年正月朔，受朝贺，大赦改元。三月，衍朝永陵，自为尖巾，民庶皆效之。还宴怡神亭，嫔妃妾妓皆衣道服、莲花冠，髽髻为乐。夹脸连额，渥以朱粉，曰醉妆，国人皆效之。

四月朔，衍会群臣，举觞不饮，容色不悦。特进顾在珣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令陛下临轩不乐，臣愿请罪。"衍曰："北有后唐，南有蛮诏，朕既不能吊伐，彼又不为臣子，此所以忧尔。"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忧?"退而令太子洗马林罕者著《十在文》以进曰："只如兴土木于禁中，选骁雄于麾下，爰持斧钺，出镇藩篱，饰宫殿于遐方，命銮舆而远幸，为衅之端，为祸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扬佞媚，全无才智，谬处腹心，断性命于戏玩之间，戮仇仇于枢机之下，有功劳而皆弃，非贿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嘱，为大国之栋梁，既不输忠，又不知退，恣一门之奢侈，任数子之骄矜，徒为贪饕之人，实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谬陟烟霄，殊非謇谔，兴乱本则逞章程之妙，恣奸谋则事颊舌之能，心口倾危，尚居左右，有韩昭在。性怀惨毒，心恣贪残，焚艺军营，要宽私第，不顾喧腾于众口，惟思自任于忿怀，有欧阳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货，叨为郡守，实负天恩，疮痍已遍于阳安，蒙蔽由凭于密勿，有田鲁俦在。为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专官，但务奢华，不思辅弼，第宅迥同于上苑，金珠未满于贪心，有徐延琼在。出为留守，入掌枢机，无谔谔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润澄在。搜求女色，取悦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无厌之宠，敷对唯夸于便捷，佐时不识于经纶，素非忠勤，实为忝窃，有严凝月在。唱亡国之音，炫趋时之侈，每为巫觋，以习圣明，致君为桀纣之昏，使上乏虞唐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忧社稷不安。"衍览之大笑，赐在珣彩五百段，加开府。在珣以采之半遗罕。罕字仲缄，温江人，博通经史。献《车驾还都赋》，除温江主簿，迁太子洗马。落托不羁，文多讥刺，执政恶之，故不得大用而卒。

四月，唐遣客省使李严来聘，以觇虚实，笏书记叙兴亡。其略曰："伏自朱温肆逆，运属昭宗，三年痛别於西秦，一旦遽迁于东洛。诛夷宗室，焚爇宫闱，虽列藩悉是唐臣，无一处不从伪命。由是大唐中兴，皇帝念高祖、太宗之业，倏尔骤骧，愤朱温、崔胤之徒同谋篡弑，遂乃神机迅发，心鼎独然，竭沧溟而誓戮鲸鲵，芟林莽而决除虎兕。十年对垒，万阵交锋，虑久困於生灵，乃选练其死士。才过汶水，缚王彦章於马前；旋及夷门，斩朱友贞於楼上。剑霜未匣，枪雪犹挥。段凝领八万雄兵，倒戈伏死；赵岩知一人应运，引颈待诛。遂使贼将寒心，谋夫拱手，取乾坤只劳八日，救涂炭遂定四维。备战皇猷，咸遵帝力。今则三秦贡表，两浙称臣，淮南陈述职之仪，回纥备朝天之礼。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顺枭凶，方议除剪。岂谓蜀国皇帝柔远怀迩，居安虑危，喜帝祚中兴，群妖悉灭，特遣苏、张之士，将追唐、蜀之欢。吾王迥感于蜀王，国礼远酬于厚礼。"宣徽使宋光葆召严宴饮，与语终日，伏其机辩，料严东还，必有邓艾之谋，乃谓衍曰："我先皇承天正命，惠养全蜀，有鼎足势，今以奸雄相喻，是鄙我也，可斩其使，以威天下。"衍不从。既还，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下。光葆闻之，又上疏。时衍荒于游宴，不能悉用其策。光葆字季正，内枢密使光嗣之从弟。随光嗣为阉，给事黄门，累迁东川节度使。及衍败，托疾留阆中，为刺史安重霸所杀。

七月丙午，衍应圣节，列山棚于得贤门。是日，有暴风摧之。翌日，雷震应圣堂，摧两柱。太常少卿杨玢上言，其略曰："陛下诞圣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骞不崩之义也。在於得贤门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贤也；应圣堂柱震摧者，示陛下柱石非材也。"衍不以为意。

九月，衍与母同祷青城山，宫人毕从，皆衣云霞之衣。衍自制《甘州词》，令宫人歌之。其词哀怨，闻者凄怆。衍至青城，住旬日，设醮祈福。太妃、太后谒建铸像，及丈人观、玄都观、金华宫、丹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诗刻于石。次至彭州，幸阳平化，汉州三学山，夜看圣灯，亦各赋诗。回至天回驿，各又赋诗。太后诗曰："周游灵境散幽情，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风光看未足，却驱金翠入龟城。"太妃诗曰："翠驿江亭近蜀京，梦魂犹是在青城。此来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国色，耕教为诗，有藻思。耕家

甚贫，有相者谓之曰："公不久当大富贵。"耕因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气每夜彻天者，一纪矣。不十年后，有真人乘运，此二子当作妃后。君之贵，由二女致也。"及建入城，闻有姿色，纳于后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即位，姊为淑妃，妹为贵妃，耕为骠骑大将军。衍即位，册贵妃为顺圣太后，淑妃为翊圣太妃。兄延琼，弟延圭，皆致位太师、侍中。衍既荒于酒色，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幸臣，不能相规正，至于失国，皆其致也。十月，衍还成都。

是月，庄宗遣兴庆宫使魏王继岌、枢密使郭崇韬来伐，中外惶骇。衍有所私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妻严氏，至是自统精兵入秦州，以巡边为名。左右切谏，皆不听。补阙蒲禹卿上疏，衍不纳。禹卿，成都人。从衍入洛。及衍被诛，乃恸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题诗于驿门而逃，不知所终。衍离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群鸦泊于旗杆上，其鸣甚哀。次梓潼，大风暴起，发屋拔木。知星者赵廷义言曰："此贪狼风，千里外必有破军杀将之凶。"衍亲祷张恶子庙，抽签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悦。次绵谷，唐将李绍琛等围凤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衍乃以王宗勋、宗昱、宗俨为三招讨以御之。唐师至三泉，诸将皆弃城寨遁还。衍令断桔津柏梁，自绵谷还。留王宗弼以兵固守，仍令斩宗勋等三将。俄而宗弼亦弃绵谷，奔白苏，与三将同谋，纳款于魏王。十一月，衍至成都，宫人及百官迎谒于七里亭。衍入于妓妾中，作《回纥队》，以趋城中。知唐师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拥兵还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诸子，迁于天启宫，收其玺绶金宝。后魏王至德阳，衍报曰："比与将校谋归朝廷，为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周铬、欧阳晃等异谋荧惑，各已处斩，谨函首以献。"又邀李严相见，以母妻为托。因上表曰："臣先人受钺坤维，作藩唐室，一开土宇，垂四十年。属梁室称灾，皇纲解纽，不能助逆，遂至从权，勉徇舆情，止王三蜀。逮臣纂绍，罔敢怠遑，自保土疆，以安生聚。皇帝陛下嗣唐虞之业，兴汤武之师，廓定中区，奄征下国，梯航毕集，文轨大同。臣方议改图，便期纳款，遽闻致讨，实抱惊危。今则委千里封疆，尽为王土，冀万家臣妾，皆沐皇恩，舆衬有归，负荆俟罪。望回日月之照，特宽斧钺之诛，咡伫德音，以安反侧。谨奉表归命。"翌日，魏王至七里亭，衍备亡国礼以降。魏王入居东内，崇韬止天府。十二月，魏王斩宗弼、宗勋、宗俨于东内，夷其族。宗弼姓魏，名洪夫，隶忠武军，随建有功，赐姓名。庄宗下诏慰劳衍曰："固当裂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诏忻然曰："不失为安乐公。"乃率其宗属，及伪宰相王锴等，及将佐家族，上下数千人，东赴洛阳。四年三月，至凤翔。是时关东危急，蜀中未宁，庄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诛之。四月，衍至长安，延嗣至，与留守张筠诛衍於秦川驿，夷其族，时年二十八。母徐氏临刑，呼曰："冤哉！吾儿以一国迎降，反以为戮，信义俱弃，吾知尔祸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启三年冬入蜀，父子相承，凡四十年而亡。天成三年，衍旧臣王宗寿上表，乞改葬。明宗下诏，追封为顺正公，以诸侯礼葬于长安南三赵屯。

黄松子曰："衍幼无英特之质，长于绮纨富贵之中，及元膺被诛，次当以辂、杰为嗣，而衍母专宠，大臣表里协谋，遂得嗣立。袭位之后，不能委任忠贤，躬决刑政，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惟险巧是近，惟声色是尚。阉官执政于外，母后司晨於内，张士乔辈以谏诤而得罪，王宗寿辈以鲠忠而见侮。既不卑词厚礼以睦邻，又不选将练武而守国，唐师压境，尚谋宣淫于藩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议，其灭亡也，宜哉！然予观庄宗之才，非司马文王之比，崇韬、继岌庸儿缪将，非鍾会、邓艾之比，是时天下郡国，十未得五六，藩镇跋扈，经略未暇，虽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计，止于求金帛锦绣，以自足其所欲。衍诚能啖之以利，结之以好，勤劳霸政，勇于为治，尚可延数十年。俟真主应运，纳土归命，不失为窦融。而以鄙吝召祸，不免面缚，及拜裂土之诏，忻然自得，以不失为刘禅。属天未厌乱，中外有变，非辜殒命，可哀也哉！

卷　下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龙岗人。为郡衙史。以咸通十五年甲午岁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邻里皆异之。有僧见而抚曰："此五台山灵也。"弱冠，补太原衙内都指挥使。李克用镇太原，妻以其弟克让之女，累迁亲卫军使。天祐五年，庄宗嗣晋王位，改马步军教练使，出知岚州，召为中门使。庄宗与梁祖夹河顿兵，知祥参谋应变，事无留滞。中官屡以罪被诛，知祥惧祸，乃荐郭崇韬为副，而辞疾补马步军都虞候。庄宗即位于邺，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十二月，魏王继岌与崇韬伐蜀。崇韬素德于知祥，临行奏曰："西川平，陛下择帅，无如知祥。"因以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大使。朝于洛阳，有司出内府幄幙珍玩，馆于宫中。庄宗既疑崇韬有异志，戒知祥诛之。知祥曰："崇韬国之勋旧，必无二心。俟臣至蜀观之，如无他志，即遣归阙。"知祥之石壕，中使马彦圭至，言往诛崇韬。知祥自洛至蜀，凡十七日，时天成元年正月。至则崇韬已被诛，诸将恂恂，知祥承制宣慰，人心稍定。初，蜀人击拂，以初入为孟入，又王氏宫殿，皆题匠人孟得姓名。及知祥至，人以为先兆。时魏王尚驻于府舍，知祥乃馆于徐延琼之第。延琼即衍之舅，衍尝幸其第，悦其华丽，於壁上书孟字以戏之，盖蜀中以孟、梦同音故也。延琼以红纱笼之，知祥见而笑曰："疏狂竖，亦预知与我

代，知吾居此耶?”四月，明宗即位。十月，加知祥检校太傅兼侍中。长兴元年二月，南郊，知祥加中书令，改封其妻琼华公主为福庆长公主。三年，长公主梦，朝廷遣使来归赙册，赠晋国雍顺长公主。六月，进封蜀王。承制行赏，诸将进秩有差。九月，葬长公主于星宿山。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采。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宣华苑，因谓左右曰：“使衍不荒于政，有贤臣辅之，继岌小子，岂能遽取耶?”赵季良曰：“亦天时也，不有所废，君何以兴?”知祥大喜。九月，立三庙。十一月，明宗崩，制服大临。五年正月，黄龙见犍为，白鹊集玉局苑，白龟游宣华苑。季良上表陈符瑞，率百官劝进。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于是，孤足矣。”季良曰：“将士大夫尽节效忠於殿下，止望攀鳞附翼，今不正大统，无以足军民推戴之心。”闰正月二十八日，遂僭即位。其日，大风昼暝。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李仁罕为卫圣诸军马步军指挥使，赵廷隐、张业为左右匡圣步军都指挥使。三月，追尊曾祖佚为孝元皇帝，庙号太祖；祖察为孝景皇帝，庙号世祖；考山献为孝武皇帝，庙号显宗。遣宗使持书至洛，称大蜀皇帝。四月，受玉宝、玉册，追册长公主为皇后，册夫人李氏为贵妃。御得贤门，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观明皇、僖宗御容，宴群臣于华严阁下。七夕，与宫人乞巧于丹霞楼。是月寝疾，命子昶监国。季良召卫士周仲明，问知祥寿。仲明曰：“上合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禄，既登九五，于寿无益。”季良曰：“可为金縢乎?”曰：“此天数也，非人力可为。”季良又问：“子孙寿何如?”曰：“二纪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统尔。”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年六十一。伪谥文武圣德英烈明孝皇帝，庙号高祖，葬和陵。初，有丐者自号醋头，手携一灯檠，所至处卓之，呼曰：“不得灯，灯便倒。”至是人以为应。知祥好学问，性宽厚，抚民以仁惠，驭卒以恩威，接士大夫以礼。薨之日，蜀人甚哀之。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母李氏，雍顺公主之媵，生昶於太原。天成初，知祥迎入蜀，累迁西川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寝疾，以昶监国。翌日，册为太子。知祥薨，于柩前即位。加季良司徒，仁罕兼中书令、判六军事，廷隐兼侍中、六军副使，张业检校太尉，李肇兼侍中。十月，仁罕伏诛。仁罕字德美，陈留人。十一月，李肇以太子太傅致仕。肇，汝阴人。二年二月，尊母李氏为皇太后。李氏，长公主之媵，尝梦大星自天坠落其怀，以告公主。公主曰：“此婢有福相，当生贵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昶。六月，江原县民张元母死，负土成坟，有白兔驯绕其庐，群鸟衔土置于坟上。赐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馆编录。七月，阆州大雨，雹如鸡子，鸟雀皆死，暴风飘船上民屋。女巫云：“灌口神与阆州神交战之所致。”三年四月，吴越遣使来聘。十月，遣使报聘。十二月，晋高祖即位，改元天福。四年三月，晋高祖遣使来聘，叙姻亲之旧。其书略曰：“大晋皇帝奉书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故，大憝继兴，朱氏不道而皇天不亲，沙陀背义而苍生失望。不期景运，猥属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邻好之讲睦，况有姻亲之旧，敢交玉帛之观。机务方殷，保摄是望。”十月，百姓谯本骂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赵廷隐射杀之。因见昶，言曰：“虎，山林之兽，而人化之，入于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轨之士。”其夜，张洪谋叛。翌日，为其党所告，伏诛。洪，太原人，刚勇猛厉，军中号为张大虫。至是有虎上城被诛，即其验也。十二月，昶耀兵大玄门。翌日，大赦，改元广政。广政元年上巳，游大慈寺，宴从官于玉溪院，赋诗。俳优以王衍为戏，命斩之。二月，民讹言后宫产蛇，取人心肝食，百姓惊恐，逾月方止。十月，地震，屋柱皆摇，三日而后止。

二年六月，地震，凶凶有声。

三年正月上元，观灯露台，舞倡李艳娘有姿色，召入宫，赐其家钱十万。五月，地震。昶问大臣：“顷年地频震，此何祥也?”对曰：“地道静而屡动，此必强臣阴谋之事，愿以为虑。”六月，教坊部头孙延应、王彦洪等谋为逆。延应，赵廷隐之优人，以能选入教坊。有尼谓曰：“君贵不可言。”至是，谓其徒胡圭曰：“今苦竹开花，侯侍中家马作人言，银枪营中井水涌出，地又数震，此叛乱之兆也。”构得十二人，期以宴日，因持仗为俳优，尽杀诸将，而夺其兵。为其党赵廷规所告，尽擒而诛之。九月，眉州刺史申贵责授维州司户。贵，潞州人，残虐聚敛，谕狱吏令贼徒引富民为党，以纳其赂。常指狱间曰：“此吾家钱垆。”被诉下狱，责于维州，至犀浦赐死，民家相贺。十月，地震从西北来，声如暴风急雨之状。

四年五月，昶著《官箴》，颁于郡国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昶好学，凡为文皆本于理。常谓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

五年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来聘。三月，宴后苑，赏瑞牡丹。其花双开者十，黄者三，白者三，红白相间者四，从官皆赋诗。十月，地震，摧民居者百数。

六年春，大选良家子，以备后宫，限年十五岁以上，二十以下，州县骚然。新津县令陈及之疏谏，昶嘉其言，赐白金百两，然采择不止。于是后宫位号有十四品。

昭仪、昭容、昭华、保芳、保香、保衣、安宸、安跸、安情、修容、修媛、修涓等，秩比公卿大夫士。

八年九月，甯江军节度使张公铎卒。铎，太原平

乐人。涉猎文史，为政清严，民受其赐。及卒，昶哭曰："严而不猛，清而不虐，张公而已。"

九年八月，司徒赵季良卒。季良字德彰，济阴人。谥文肃。

十年八月，诸王宫侍读刘保义卒。义，青州人。治《尚书》、《左氏》。性严急，日施榎楚于诸王及昶诸子。乳媪密令谕之，保咲曰："膏梁之性，不挞之，则他日为豚犬耳。"八月，汉州奏：西水县令范义死，其子文通居丧以孝闻。有盗发义冢，群虎逐之。文通庐于墓侧，虎见之，弭耳而去。赐羊酒束帛以旌之。是岁，汉高祖即位，改元天福。

十一年十二月，宋王赵廷隐卒。廷隐开封人。

十二年八月，昶游浣花。是时蜀中百姓富庶，夹江皆创亭榭游赏之处，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绮罗，名花异香，馥郁森列。昶御龙舟，观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之境。昶曰："曲江金殿锁千门，殆未及此。"兵部尚书王廷圭赋曰："十里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风楼台。"昶称善久之。十月，召百官宴芳林园，赏红栀花。此花青城山中进三粒子种之而成，其花六出而红，清香如梅，当时最重之。十一月，汉兵陷凤翔，王景崇自焚死。

十三年五月，昶第三子元宝卒，年七岁。昶因此乃封弟仁殷为夔王、仁贽为雅王、仁裕为彭王、仁操为嘉王；子元喆为秦王，判六军诸卫事；元珏为褒王。元宝幼而奇异，既龀，诵诗书万言。昶悲悼不已，乃下诏封为遂王，赠青城大都督。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尽以幄幙遮护。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以笋、芋俱生于林木之上，盖未尝出至郊外也。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城上尽种芙蓉，九月间盛开，望之皆如锦绣。昶谓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日观之，真锦城也。"十一月，左丞欧阳彬卒。彬字齐美，衡上人。博学能文，昶以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绿水中为二千石，作诗饮酒，为风月主人，岂不嘉哉!"

十四年春，周高祖即位，改元广顺。三月，宴后苑，放士庶入观。时俳优有唱《康老子》者，昶问李昊等其曲所出，昊不能对。徐光溥曰："康老而无子，故制此曲。"

唐英按：老子即长安富家子。开元中，落拓不事生业，好与梨园乐工游。一旦家资荡尽，穷悴而卒，乐工叹之，因为此曲。又一名曰《得至宝》。光溥不知而妄对也。

四月，太子太傅致仕王处回卒。处回字亚贤，彭城人。初有道士朱桃椎谒之于阶前，以剑拨土，取花子三粒种之。须臾成花三朵，谓处回曰："此仙人旌节花，公富贵之兆。"处回后历三镇，果如其言。性宽厚，爱养士，家资巨万。幼时，相者周玄豹见之曰："此宝精也，当大富。"故处回积镪比内藏三之二。

十五年正月，下诏观农。三月，以赵廷隐别墅为崇勋园，幅员十余里，台榭亭沼，穷极奢侈。六月朔宴，教坊俳优作《灌口神队》，二龙战斗之象，须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涨，锁塞龙处，铁柱频撼。"其夕，大水漂城，坏延秋门，深丈馀，溺数千家，摧司天监及太庙。令宰相范仁恕祷青羊观，又遣使往灌州，下诏罪己。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十六年三月，地震。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竞渡（前蜀宣华苑也）。八月，以翰林学士范禹偁兼简州刺史。偁，九陇人。父虔，为衙吏。禹偁少落拓，斗鸡走狗，随母改适张氏，因冒姓张。有道士谓曰："子骨法异常，若读书，他日必大贵。"遂入丹景山，从师苦学。天成中，登第，始复姓。上郡守启曰："昔年上第，误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睢之裔。"知祥以为蒙阳令，召入侍太子。昶嗣立，累迁翰林学士。性吝啬，好聚财，求守外郡。昶不欲其出，令兼简州刺史，乃召阳安白直至成都，岁令输钱数千缗。三掌贡举，贿厚者登高科，面评其直，无有愧色。冯赞尧为布衣交，家贫无资，终不放登第。后从昶归朝，为鸿胪卿。有门生自阳城至，相见甚欢，延话终日，乃曰："吾近凿一井，水甚甘。"乃各饮一杯，竟不设席，其鄙啬如此。九月，有鹈鹕集瑞鼎门，观者以为不祥。

十七年，周世宗即位，改元显德。

十九年正月，大赦，赐民今年夏租，以周师出境也。

二十年六月，周世宗归我秦凤之俘，昶遣使致书谢，称大蜀皇帝，世宗不答。昶曰："朕郊祀天地，称天子时，尔方鼠窃作贼，何得相薄耶?"十二月，旌表蓬州县学孝子程崇雅门，以割股啗父，及泣竹林而得冬笋，以疗母疾也。

二十一年二月，天雨血。

二十三年正月人日，昶谒和陵。正月，龙见玉垒关。时艺祖皇帝建隆元年也。十一月，宰相李昊请对，言曰："臣观大宋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职贡，亦保安三蜀之长策也。"昶曰："卿且去，朕徐自图之。"昊字穹佐，唐相绅后。王师来伐，昊劝封府库以降。太祖知其始有归国之谋，拜工部尚书，赐宅一区。其妻刘氏至夷陵卒，昊追感亦卒，年七十二，赠左仆射。昊事前后蜀五十年，资货巨万，奢侈逾度，妓妾数百。尝读王恺、石崇傅，笑曰："穷俭乞儿，以此为富，可笑可笑。"王衍及昶降表皆昊为之，蜀人鄙其所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十二月，太后梦青衣神，言是宫中卫圣龙神，乞出居于外。乃于昭觉寺庑下建堂，自内引出，置于寺中，识者以为不祥。

二十四年十月，汉州什邡县井中，有火龙腾空而去。昶书"兆民赖之"四字，误以兆为赵。十一月，

民讹言国家东迁于天水，皆不祥也。

二十五年正月，以元吉为太子。元吉字遵圣，昶长子。归朝受泰宁节度、知贝州，封滕国公，知滑州、滁州，卒年二十九。弟元玨，入朝为统军卒。二月，壁州白石县巨蛇见，长百余丈，径八九尺。三月，王师平荆湘。昶惧，将发使朝贡，枢密使王昭远固止之。

二十六年四月，遂州方义县雨雹，大如斗，五十里内飞鸟六畜皆死。

二十七年春，昶遣使赍帛书通好于太原，尊刘承钧为天子。至境上，为疆吏所获。太祖怒，命王全斌、顾彦进等六将由凤州路，刘光吠等二将由夔州路，领兵来讨。遣王昭远、赵崇韬、韩保正、李圭率兵拒战。昶谓昭远曰："今日之师，皆卿所召，勉力为朕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饯於城外，昭远酒酣，攘臂言曰："此行非止克敌，当领此雕面恶少数万人，取中原如反掌。"及行，执铁如意，指挥诸将，自比孔明，人窃笑之。十二月，王师至兴州，所在不战而下，遂拔利州。崇韬布阵将战，昭远据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为追骑所获。昶大惧，出金帛募兵，令元喆统之守剑门。成都震恐，皆怨昭远召祸，而恨诛之不速也。昭远，成都人。依东郭院僧为小沙弥。知祥饭僧，见其慧黠，留给侍昶左右。累迁卷帘使、通奏使，知枢密院，未几节制山南。巡边至汶州，见古冢有尸如生，志云："大中年汶州步军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梦文和谓曰："我已为太乙真人侍者，子当有兵刃之厄。既能葬吾，可以免祸。"至是为王师所获，至阙下，太祖诘曰："汝何诱昶而结刘承钧?"昭远曰："臣愚无知，但忠于本国耳。"太祖释之，以为领军大将军。开宝中卒。

二十八年正月，王师陷夔州，节度使高彦俦自焚死。彦俦，太原人。是月，剑门不守，元喆奔还。问计於左右，老将石斌曰："北军远来，势不能久，可坚壁以老之。"昶沈吟久之，乃弹指叹曰："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兵四十年，无一人为我东向发一箭。今若闭垒，谁有效命?"乃遣通奏使伊审微赍表，诣魏城乞降。其表略曰："臣生自并州，长于蜀土，幸以先人之基构，得从幼岁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移，不识三灵之改卜。伏自皇帝陛下大明出震，圣德居尊，声教被于遐荒，庆泽流于中夏。当凝旒正殿，亏以小事大之仪；及告类圜丘，旷执贽奉琛之礼。盖蜀地居遐僻，路阻阙庭，已惭先见之明，因有后时之责。今则皇威电赫，圣略风驰，干戈所指而无前，鼙鼓才临而自溃。山河郡县，半入于提封；将卒仓储，尽归于图籍。但念臣中外骨肉二百余人，高堂有亲，七十非远弱龄侍奉只在庭闱，日承训抚之恩，粗勤孝养之道。实愿克终甘旨，保此衰年，其次得子孙之团圆，守血食之祭祀。伏乞皇帝陛下容之如地，盖之如天，特轸仁慈，以宽危辱。臣敢辄微故事，上渎严聪。窃念刘禅有安乐之封，叔保有长城之号，皆因归款，尽获全生。顾眇昧之余魂，得保家而为幸。庶使先人寝庙，不为樵采之场；老母庭除，尚有问安之所。见今保全库府，巡遏军城，不使毁伤，将期临照。臣昶谨率文武见任官望阙上表归命。"全斌至升仙桥，昶备亡国之礼，见于军门，全斌承制释罪。翌日，举族并其官属诣阙，自眉阳乘舟，至荆州，出安陵。太祖遣使迎劳，并遗其母汤药。五月，至京，素服待罪，赦之，封秦国公，时乾德三年也。录其子弟旧臣，仅百人，颁《皇朝日历》。是岁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谥恭惠，葬洛阳。昶幼聪悟才辨，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纵，国内阜安。其后用王昭远、韩保正掌军国事，其母谓曰："如昭远者，始以微贱事汝左右，保正世禄，素不知兵，一旦边境有急，此辈制敌，必先败衄。惟高彦俦是汝父故人，可以委任。"昶不能用。及卒，其母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用吾言，不死社稷，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汝既死，吾何用生为?"因不食亦卒。先是，蜀人质钱取息者，将徙居，必书其门曰："召主收赎。"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太祖始克之。蜀未亡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贺长春。"蜀平，朝廷以吕馀庆知成都，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其符合如此。昶之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盖与王衍不同耳。

黄松子曰：知祥以戚里之亲，领三蜀之寄，馆留宫中，日宴卧内，其恩可谓隆矣。及明宗即位，重诲专政，始构疑貳，遂变诚节。擅诛李严，专留季良，遂结董璋，攻遂、阆，其跋扈之心著矣。议者以王、孟僭窃，其恶均一。予以建之不臣，犹有可恕，尝论之于前矣。知祥始末臣于后唐，托葭莩之援，阶将相之贵，故当勤王戮力，为国藩辅，而乃僩然自帝，不复顾忌，迹其素心，其乱臣贼子也。昶戒王衍荒淫骄佚之失，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虽刑罚稍峻，而不至酷虐，人颇安之。然不识天时，用庸臣之谋，结并州之援，此至愚极昏者之所不为，而昶为之，固宜诛之无赦。及王师吊伐，能翻然束手归命，生享大国之封，死有真王之赠，子孙俱享厚禄，太祖皇帝真有恩於降虏哉!

逸　文

神　箭

蜀王建之子元膺尝射中钱的，翰林学士毛文锡作赋美之。元膺曰："穷措大畏此神箭否?"

小民得利便喜

王宗鈇为普州刺史。有海客鬻龙脑，邀价倍常。

宗吙令持锦被，送与客观之，因目从者挈其龙脑瓶去。又令牙僧市二妓，年各十六，其直三十二缗，宗吙纳之。呼一老婢谓僧，曰："此年已五十，直五十千，赏二妓外，尚余十八千。买布被褥一幅，重十斤，令于酒房取旧麻绳十五斤赏之，百姓相视而笑。宗吙曰："小民得五斤利便喜。"吏民列诉，谪维州司户。

囹圄冤气

同州掘地得一物，重八十余斤。刘源曰："此囹圄之地，冤气所结。"

古　镜

宗寿，建之族子。得一古铁镜，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见一青衣小儿坐酒楼上，令人访之。青衣随至，曰："吾失此百年矣，此神物也，终当化去，不若还我。"宗寿出而与之。"青衣剖腹，纳镜而去。小儿传辟谷吐纳之术。

不幸生三子

张云性多大言。常曰："吾不幸生三子，一学孙吴用兵，一学韩愈为小文，一学杜甫吟小诗，诚家门不幸所致。"

睡　相

徐光溥为相，喜论事，大为李昊等所嫉。光溥后不言，每聚议，但假寐而已，时号睡相。

郑奕歌

曰："莫传读得五车书，莫言文似马相如。不如家有一镒金，一囊珠，可以赂相公之子弟，结相公之僮奴，便可朝为屠沽、夕乘轩车。"词多不备载。

学沈谢嘲风咏月

郑奕尝以《文选》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读《孝经》、《论语》，免他学沈谢嘲风咏月，污人行止。"

一部肉鼓吹

李匡远性苛急，一日不断刑，则惨然不乐。尝闻棰楚之声，曰："此吾一部肉鼓吹。"临死曰："吾平生杀尽僧道，以此享寿八十二。"及葬，盗发其墓，断其四支，乃残刑之报也。

梦立北斗下

袁廓初应举，梦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

记前生事

文澹生四岁，谓母曰："我有银胡芦添球子五色香囊，在杏林上。"往取，果得之，乃澹生五岁，失足落井水，今再生也。

玉垒集

诗僧可朋，有诗号《玉垒集》。《题洞庭》诗曰："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又《旧居》诗曰："伤心尽日有啼鸟，独步残春空落花。"自号醉髡。

蟠桃核杯

中书舍人刘光祚进蟠桃核酒杯，云得于华山陈抟。

冷语冰人

潘在迎，孟蜀时以财结权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愿，不欲以冷语冰人耳。"（以上见《类说》卷二七）

周博雅

周博雅说建曰："利州四会五达，阆中地险民豪。"（《舆地纪胜》卷一八四）

王宗侃

王建召山南节度使王宗侃责之曰："汝今又狂率，岂不畏赫雷乎?"赫雷剑，刀名也。（《海录碎事》卷一四）

李　景

王建僭蜀，以上封事李景为眉山主簿。其制略曰："旌其忠荩之心，委以髯须之职。"（《海录碎事》卷一二）

星宿山讲武

王建武成二年，讲武于星宿山，步骑二十万，官马八千，私马四千。（《方舆胜览》卷五一）

王宗播

永平元年，王宗播败岐军于明珠曲。（《舆地纪胜》卷一八三）

张　琳

张琳，许昌人。五代前蜀时，为眉州刺史。修章仇通济堰，溉彭山、通义、青神田万五千顷，民被其惠，歌曰："前有章仇后张公，疏决水利粳稻丰，南阳杜诗不可同，何不用之代天工。"（《方舆胜览》卷五三）

张蠙诗

张蠙诗云："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能改斋漫录》卷八）

张立诗

魏王伐蜀之后，朝廷颇疑蜀人，凡有势力赀产之

族，悉令遣入洛。隐士张立为诗以讽曰：“朝廷不用忧巴俗，称伯何曾是蜀人?”（《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四）

侯宏实

蜀节度侯宏实，河中人。幼尝寝于屋下，天大雨，有虹自河饮水，贯口中。觉而母问之，乃曰：“适梦泛黄河，饮水甚快。有僧见之，谓曰：“此蛟螭精也，他日大贵。”以战功累迁眉州刺史，历夔、黔节镇。（《舆地纪胜》卷一七六）

何重建

汉秦州节度使何重建以秦州降。昶遣李廷珪攻凤州，下之。遣何重建攻成州，克之。（《蜀鉴》卷八）

周攻秦州

广政十七年，周世宗即位，改元显德。周师至仇池，攻秦州韩继勋，凤翔王万迪请益师。昶遣雄武监军使赵季札率师赴之，季札怯懦不进，乘驿而还，成都震恐，昶怒，斩于市。（《攻愧集》卷七二《跋孟蜀王与周世宗书》）

周克秦风

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彦俦、吕彦珂总众以御周师。九月，战于唐仓，监军王峦被杀，我师败绩，廷圭退保青泥。闰月，周师克秦、阶、成等州，雄武节度韩保正弃城遁。十一月，又克凤州，执节度使王环、监军赵崇溥。（同前）

荆南致书

二十一年，荆南遣使来致书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请通职贡，昶不许。（同前）

烧栈道

蜀人虽烧栈道，而江水浅涸，岸路平阔，王师皆徒步而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

鉴诫录

[后蜀]何光远撰　聂安福整理

《鉴诫录》十卷，后蜀何光远撰。光远字辉夫，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人。广政初任普州军事判官。嗜学好古，著有《广政杂录》、《鉴诫录》，前书不存。按《鉴诫录》原有刘曦度序（据《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五》误将此书录作二书，分署何、刘。

此书撰录唐及五代间轶事，尤以西蜀之事为多，不乏鉴诫之意，但事近俳谐，寓意不显，且所录诗文不少讹误，《四库提要》有所驳正。此书现存版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学海类编》本、《说库》本、《知不足斋丛书》本等。今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参校。

卷　一

瑞应谶

孟蜀高祖顷者未临西川，守北京。蜀人竞以击拂之间，妙绝者戏呼头入为孟入。或云此毬子从太原将来。又有工人孟德预起宫闱，上凌霄汉，虽般输之妙无以加焉。虽"德"与"得"之字体不同，音亦为祥矣。又王蜀后主元舅徐太师延琼于锦水应圣桥西创置大第，状若宫室，横亘数坊。是时内外皇亲宣下悉令暖宅。后主亦亲幸，宴乐移时，忽于徐公堂中命笔，大书"孟"字。徐虽不测其义，寻以御札谢恩。至咸康，后主降唐，孟祖自北京除蜀，庄宗忧大军之后制御事多，立宣铸印离京，奔骑赴镇。既而旌幢届蜀，以统军圣兴太子未归，旋令将校改换官闱。孟祖乃权于徐公之第安下。睹红绡所笼姓字，怪问前蜀臣寮，对曰："此王后主御札。"高祖叹曰："疏狂天子亦预知与吾交代乎！是知必有先应者也。"

诛利口

同光初，庄宗灭梁，将行大礼。蜀遣翰林学士欧阳彬待礼入洛，顾太尉远为之副焉。庄宗复遣李客省严衔厥命以通好。严本辨士也，既而届蜀，亦称臣焉。然于朝对之间，举措轻易。及置一笏记，广叙兴亡，词旨铿锵，惊骇闻听，蜀之文武卿咸伏其雄。洎归中朝，上策取蜀。及平蜀之后，庄宗命孟祖制临，严又于明宗天成得位之初复来临。孟祖加之礼，分赐从容，乃言曰："吾闻利口之覆邦家，辨言之乱刑政。故少正卯言伪而辩，孔子诛之。子今巧言如簧，弗矜细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只如子知初与王朝折箭为誓，及其降也，复又诛之，遂使天道恶盈，二国俱灭，其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际，先入禁闱，取内藏之珠金，选宫庭之嫔婇，其罪二也。顷者，诈谕三川，灭释两税，及其得地，倍更加征，其罪三也。而又诳惑朝廷，妄陈利害，说三川之形势，创二镇之节旄（阆、绵），控扼我咽喉，觊觎我土宇，其罪四也。今又来为监护，坐握兵权，蹴我藩维，承吾爵位，人神岂恕，天意争容，尔之再来，机亦谬矣，其罪五也。"言讫，遂令武士把下阶檐。严亦苍黄失其节操，乃叩头曰："严之五罪，一死宜然。愿乞残骸为洛中之鬼。"高祖不听，命剑斩之。是时天下咸闻，皆称妙算。其李严于王蜀所置笏记曰："臣严等言。伏自朱温肆逆，运属昭宗。三年痛别于西秦，一旦迫迁于东洛。诛残南北，焚爇宫闱。虽列藩悉是其唐臣，无一处不从其伪命。由是大唐中兴皇帝念高祖太宗之业倏尔骞张，愤朱温、崔胤之徒同谋篡弑。遂乃神机迥发，心鼎独然。竭沧溟而誓戮鲸鲵，芟林莽而决除虎兕。十年对垒，万阵交锋。虑久困于生灵，乃选挑其死士。才过汶水，缚王彦章于马前（时号王铁枪）；旋及夷门，斩朱友贞于楼上（梁末主名）。剑霜未匣，枪雪犹挥。段凝领八万雄师倒戈伏死，赵岩知一人应运引颈待诛。遂使贼将寒心，谋夫拱手。取乾坤只劳于八日，救涂炭遂定于四维。备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则秦庭贡表，两浙称臣。淮南陈附拜之仪，回纥备朝天之礼。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顺枭凶，方议除

翦。岂谓蜀国皇帝柔远怀迩，居安虑危。喜帝祚于中兴，群妖悉灭。特遣苏张之士，将追唐蜀之欢。吾皇迥感于蜀皇，国礼远酬于厚礼。臣等叨承元造，获奉皇华。载驰得面于彤庭，战汗实深于跼地。臣等无任感恩荷圣，踊跃屏营之至！"

知机对

长兴初，孟蜀高祖与东川董太尉（璋）初为睦邻之知，后结姻亲之国。兵车不闲，玉帛交驰。纵有是非，未至深信，因请节度副使赵仆射（季良）持礼至彼，探其机宜。董与赵有寄托之知，怀魏都之旧。及节副诈陈衷素，董公尽罄血诚。既而西归，备得其事。高祖问曰："公度董公作略毕竟如何?"节副对曰："董公为人，豺狼之声，狗鼠之行，卒征暴敛，好杀恶生。其志刚强，不量人事。用兵好胜，不达天时。予闻豺狼常有野心，狗鼠亦无定度。卒征暴敛，事急则逃；好杀恶生，物极则返。故曰'强良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嗔。兵有斗心，将无战意。方今以小谋大，弊民惠奸。有窥四海之心，终作两川之患。而又言中取事，语下失机。料其训练兵师，完葺城垒，招我将健，挫我使臣，必行雷电之机，不顾山河之誓。"高祖闻所敷陈，深纳其言。至长兴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果兴狂孽，直犯汉川。是时，高祖亲统全师，合战于踪桥之野。董璋大败。我将军赵廷隐擒其将元瓒、董光演等八十余员，夺甲马五百余匹，斩首一万，获其九城（梓、绵、龙、剑、普、果、阆、蓬、渠是也）。梓帅与其子光嗣拊膺而哭，欲坚故垒。贼将王晖献其首级，遂定方隅。明宗遣供奉官李仆射驰骑入川，赐高祖诏曰："朕知卿近与逆贼董璋小简交兵，已敕军前，俾其掎角。"高祖复请记室李昊修其章奏，备陈本末。事闻上听，宣示百僚。中外咸知，莫不惊骇。其奏状曰："伏以故东川节度使董璋与臣为邻，从初不睦，常厚诬于表疏，每深间于朝廷。欲窃兵权，来并土宇。及审圣听不惑，物论难从。臣合此时奋激骁雄，驱除奸宄。寻属陛下翠华外驻，黄屋未安，舍亦何伤，克之不武。于是盖劳宵旰，因议寝停。虽隐忍以累年，且参商而终日。其后毫不自诲，恃承君宠，恣弄国权。窥剑外之有萌，示寰中之无畏。因而窃料圣君之意，必摧亡以固存；其如倖臣之言，恐怒甲而迁乙。是与董璋爱以暂合，和而不同。虽玉帛交驰，岂心貌之相类。诚知蕴蓄，且务包容。偿敢飞飏，必当扫殄。其董璋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暴兴兵甲。五月一日，骤入汉州。臣其日先差昭武军节度兵马留后兼左厢步军都指挥使赵廷隐总领三万人骑，发次新都。臣自统领衙内亲军二万人骑继之，俱列营于弥牟镇北。至三日诘旦，结其大阵，俟剿元凶。其董璋至午时敢领祆徒来当锋锐。臣则亲驱戈甲，赵廷隐手奋鼓旗，一击而鱼溃鸟离，四合而豕分蛇断，斩首一万余级，执俘八千余人，生擒贼中都指挥使元瓒、衙内副都指挥使董光演及已下指挥使都头八十余员，夺下甲马五百余匹，收获衣甲器械十万余事。其余逆漏之徒，寻令搜捉并尽。其董璋只与亲男衙内都指挥使董光嗣并从骑二人，磬马而奔，弃甲而遁。抚只轮而掩泣，视乱辙以咸哀。乌江之死所不遥，赤壁之惭颜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势，破其急电之机。臣便统领大军压背追袭。其董璋至四日巳时走入东川，至午时，有前陵州刺史王晖知窠巢之已倾，验城池之不守，枭斩董璋父子首级，相次迎献军门。径进师徒，收下城垒。平定一方之众，止于四日之间。莫不遐仗皇威，戡除邻患。臣方以自违君命，未达臣诚。捷音虽审其风驰，奏疏未遑其羽插。岂谓皇帝陛下才聆动静，遽轸忧劳。遄降使臣，特颁明诏。谕董璋之奸罪，勉微臣以削平。仍敕军前，俾施犄角。并得暗合睿略，显应神机。更无唇齿之虞，永荷股肱之寄。"所以举子勾龙逢献贺捷诗曰："唇齿论交岁月长，岂期率意忽颠狂。元戎统领三军战，巨孽奔冲一阵亡。莫讶潼江刚入寇，都缘锦浦合兴王。武功盖世光前后，堪向青编万古扬。"

九转验　会昌末

武宗皇帝酷求长生之道，访九转之丹。茅山道士杜元阳制药既成，白日轻举。弟子马全真得残药，诣京表进。上因饵之，遍体生疮，髭发俱脱，十日而崩。此《唐实录》隐而不书。又梁朝方山道人，自号庞九经，身长七尺，不知年几百岁。每于石室修气，经年绝食。太祖往往遣使赐乳头香及茶药而已。忽一日诏入内殿，求延生之术。庞奏曰："夫神仙之法，亦因积学而成。先须息万虑于人间，栖一身于岩穴，与天地合德，与鸟兽同群，断其喜怒悲哀，去其滋味淫欲，然后存神养气，辟谷休粮。欲究还丹，审穷爻象。故曰内真外应，其丹自来。而又功满三千，方得羽化。今陛下身居九有，心役万机，孽毒三军，诛残百姓，怨满天下，恩唯一家，岂同轩后清静自化，鼎湖上升者哉！"太祖怒曰："知卿是庞勋本身，朕欲问卿行止，何得妄指难易，非斥朕乎?"庞度太祖言，深虑遭其诛责，复奏曰："臣有灵丹，可延九五之数。傥放臣栖隐，即敢进之。"上复笑曰："朕不希白日上升，只希更得三五十年在位，是朕愿也。"庞乃于肘后解一青瓢子，取金丹二粒，进曰："望陛下清素守真百日，方可饵之。不然者，反恶耳。"上既深信，庞得归山。后帝久患石淋，忽宣至药服食，眉发立堕，头背生痈。及至弥留，为颖王所弑。乃知九转非误一君，其次诸侯遇之死者无数。非丹有损，而人不真。或曰武宗因折寺患癞而崩，实为庸说也。

金统事

僖宗乾符中，靖陵雨血三日，丹凤楼前赤蚁黄蚁聚斗七日，扫尽复生。己亥岁，天泻血流，大地俱赤。是夜长虹贯斗，星奔西南。明年，黄寇犯阙，翠

华奔幸之兆也。辛丑年，黄巢在京，尚让为相，改乾符之号为金统元年。见在百司，并令仍旧。忽一日，有人潜书七言四韵帖在都堂南门，讥讽颇深。伪相大怒，应堂门子及省院官并令剜眼倒悬，以令三省。又奏请宣下诸军火队内收得文官会吟诗者，宜令就营屏除。如只是识字者，宜令将内役使。是时京城内外杀戮三千余人，百司惊惶，皆悉逃窜。其七言四韵诗曰："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母，郡君变作士和妻。扶梨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

走车驾

昭宗之代，岐王茂贞、（本姓宋，昭宗赐姓，号曰西府太子）、华州韩建、邠州王行瑜等始为乱阶，茨燕宫阙，动摇四海，斩刈百官。是时驾幸三峰，抛离九庙。诸侯悉罢职贡，各养强兵。天复初，车驾走幸石门，绝粮数日。左衔沙门怀宝进荞麦烧饼，奉宣赐紫宫人。杨舞头（失其名）进裛泪手帕子，奉宣加楚国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荞麦。人收食之，悉遭疫疠。是岁雷劈牛马，频扰宫城，拔出街西古槐，扬下殿东鸱吻。故昭宗御制诗曰："只解劈牛兼劈树，不能诛恶复诛凶。"三年，梁太祖将迎大驾之前，岐山二菩萨身中自然有箭，老聃庙土人移步，神马夜嘶，后昭宗有困守岐阳、迫迁东洛之兆也。初拾遣张道古贡《五危二乱表》，黜居于蜀。后闻驾走西岐，又迁东洛，皆契五危之事，悉归二乱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诗曰："封章才达冕旒前，黜诏俄离玉座端。二乱岂由明主用，五危终被佞臣弹。西巡凤府非为固，东播銮舆卒未安。谏疏至今如可在，谁能更与读书看。"

卷 二

御赐名

朱太祖统四镇呼中令日名温，与崔相国连构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关东国无患矣。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议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敕命既行，追之弗及。后果有大梁皇帝之号。是时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赐名之应也。

逸士谏

天复中，昭宗播岐时，梁太祖与秦王（茂贞）羽檄交驰，欲迎车驾。何皇后（东川人）恃其深宠，不顾阽危，酷好畋游，放弄于两舍之外（《传》：三十里为一舍），践踏苗稼。百里飞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壶俱在牛上，因称同谷子，不显姓名。直诣行朝，上书两卷，论十代兴亡之事，叙四方理乱之源。帝览其书，数日减膳。宣王骠骑数赐之酒食，审彼贤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诗，又说褒姒惑君之事。何皇后虑失恩旨，潜令秦王诛之。其事未行，预已奔去。后梁太祖举四镇之众迫胁岐城，大驾无依，遂迁东洛。议者以君王失政，妃后禽荒，逸士上书，采而不用，时将尽矣，天使其然。同谷子咏《五子之歌》诗曰："邦惟固本自安宁，临下常须驭朽惊。何事十旬游不返，祸胎从此构殷兵。"又曰："酒色声禽号四荒，那堪峻宇又雕墙。静思今古为君者，未或因兹不灭亡。"又曰："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当时事，首为盘游乱纪纲。"又曰："明明我祖万邦君，典则贻将示子孙。惆怅太虚荒坠后，覆宗绝祀灭其门。"又曰："仇雠万姓遂无依，颜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场前事悔难追。"

判木夹

西山八国，夐古已来为中国西南之患也，自蜀武侯擒纵之后方通诚款。唐鲜于仲通将领博海等军六万众殁于鬼主之谋，遂至姚嶲生心，数侵黎隽，量由非才也。近又李福尚书镇西川、牛丛为贰车日，南蛮直犯梓潼，役陶匠二十万烧砖，欲塞剑门。蜀有五丈天王者，宝历中所置也。是时见大僧形于锦成之隅，蛮人百万之众悉皆奔窜。后高相公（骈）统临益部，兼号征南，蛮陬闻名，预自屏迹矣。然时飞一木夹，其中惟夸兵革犀象，欲借绵锦之江饮马濯足而已。高相公于是经营版筑，置防城勇士八千，命胡记室（曾）以檄破之，仍判回木夹。故胡曾破之数联，天下称为奇绝。其辞云："欲慕平交，妄希抗礼。何异持衡称地，举尺量天。"又答云："越嶲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内，非居禹迹之中。曩日边将邀勋，妄图吞并。得之如手加骈拇，失之若领去赘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马之亡半毳。何足喻哉!"是以南蛮议曰："成都近有良将，未可图焉。"于是烽燧无虞，诚款继至。高公稍恃功业，以致骄矜。凡创规模，有刘焉、李特之志。朝廷议奏，遂除江陵，复自江陵迁于淮海，首冠诸侯。有唐已来，可谓英雄者矣。判木夹云："辞天出塞阵云空，雾卷霞开万里通。亲受虎符安宇宙，誓将龙剑定英雄。残霜敢冒高悬日，秋叶争禁大段风。为报南蛮须屏迹，不同蜀将武侯公。"破木夹云："牒，前件木夹，万里离南，一朝至北。开缄捧读，辞藻焕然。奖饰过多，欣慰何极。实以乍回边镇，才到藩篱。且按此朝之旧仪，未委彼国之新制。不知鹤拓，唯忍苴咩。尚呼南诏之佳名，岂见大朝之美号。要从微耗，且是所宜。伏承骠信王化风行，君德云被。彫题屈膝，鴂舌折腰。卉服来庭，毳裘入贡，盖以深明豹略，精究龙韬，波伏西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轶我华夏，无乃不可乎？将为我皇帝有所负于彼邦，边臣有所负于彼国。虑彼直我曲，获罪于天。是陈木夹申怀，用贮荣报。及披回示，已见事根。止于

囚系使人，放归彼国。始乎小怨，终此深仇。吞噬我朗宁，虔刘我交趾。取我越嶲，犯我益州。若报东门，何乃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处外者卑也。是以众星拱之北辰，百谷趋之东海。天地尚不能违，而况于人乎。我国家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辐凑。亦犹北辰之与东海也。诚知土地山河，归于有德。虽云有德，亦须相时。苟无其时，安可妄动。明公博识多闻，岂不见仲尼乎。仲尼之圣逾尧舜，颜子之贤过蛇龙。六合茫茫无立锥之地者，盖无其时也。适使仲尼生于秦末，乘胡亥之乱，用颜回、闵损为宰相，子路、冉有领将军，子贡、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书檄，虽六合鼎沸，可期月而定也。当此之时，刘、项只可都头，韩、彭不过十将耳。圣人虽有帝天下之德，而无帝天下之时，终不妄动。及子路欲使门人为臣，以为欺天乎，及自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止于负手曳杖，逍遥倚门，告终而已。王莽不识天时，苻坚不知历数。妄恃强富，争帝乾坤。莽以百万锐师来袭后汉，光武以五千之众破于昆阳。苻以六十万精兵扣于东晋，谢玄以八千之卒败于寿春。岂不为欺天罔地所致者也？国富兵强，何足恃也！周主杖箠于岐山，汉祖脱褐于泗水，我高祖起自陇州。盖明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见其形未知其兆也。今与明公陈之，望审参焉。昔周王承公刘之德，遇殷纣之暴。刳剔孕妇，涂炭生灵。剖贤人之心，斮朝涉之胫。三分天下而二归周，文王率诸侯而朝之。至于武王，观兵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曾。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退归修德，观乎圣人去就。岂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厌之，国人弃之。武王方援旗誓众，一举而灭纣者。盖天夺殷而与周也。我皇方宵衣旰食，肩尧踵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推赤心于比干腹中，悬白日于微子头上。诸侯合德，百姓欢心。唯天下有人，圣如周王，家有姬旦，户生吕望者乎？汉祖承帝尧之德，遇秦王无道，并吞六国，恃宇宙一家，焚烧诗书，坑灭贤哲，筑长城于紫塞，造阿房于皇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厌之，国人弃之。是以陈胜一呼，天下响应，汉祖西入，五星都聚者，盖天夺秦而与汉也。我皇帝方崇诗书，任贤哲，卑宫室，恤黔黎。野无歌凤之人，朝有问牛之杰。非天下有人，英如汉祖，家有韩信，户生张良者乎？我高祖承玄元之德，遇隋炀荒淫。徭役不常，征敛无度。竭生民之财产，为巡幸之资粮。虎噬群贤，豕蒸庶母。浮沉辽海，疏凿汴河。今年东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厌之，国人弃之。是以我高祖应天顺地，奄有四海者，盖天夺隋而与唐也。我皇帝方淡薄声色，杜绝巡游。梦卜宰辅，倚注藩屏。思成垂拱，恶习干戈。皇天方赞，国人方欢。非天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户生元龄者乎？而况越嶲、新州，牂牁故地。不在周封之内，非居禹迹之中。曩日边将邀勋，妄图吞并。得之如手加骈拇，失之若颔去赘瘤。九年之落一毛，六马之亡半毳。何足喻哉！仆虽自绛纱，素耽黄石。既探师律，固识兵机。奉诏填压三巴，抚安百姓。思敦礼乐，耻用干戈。每伤虞芮之争田，永念姬周之让路。既不获已，即须训戎。且蜀地阔数千里，郡列五十城。户口至多，士卒之众。可以挥汗成雨，吐气成云。盖缘从前元戎皆是儒者，有昧见几而作，但守升平之元规。虽分帝忧，不教民战。是以彼国得以深入，无备故也。仆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阵。鼓声而进，钲动而退。甘与之共，苦与之均。义等埙篪，情犹瓜葛。阅礼乐而敦诗书，务耕桑而聚谷帛。使家藏甲胄，户贮干戈。赏罚并行，公私共贯。既识三略，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劈开太华。况彼国自长庆以来，搔扰益部。杀人之父，孤人之母，掠人之妻，鳏人之婿。焚人之庐舍，使人暴怒，剪人之桑麻，使人寒冻。蜀人怨恨，痛入骨髓。仆乘其众怒之势，示其报怨之门。况抱鸡搏狸，不由人教；乳犬敌虎，自是物情。既仗宗庙之威灵，兼统华夏之精锐。若乘流纵棹，下坂推车，岂劳力哉？仆官是宰衡，位当侯伯。被坚执锐，虽则未曾，齐河焚舟，平生所贮。彼国将帅之强弱，邦国之盈虚，坐可酌量，何烦询诱。且六合之外，舟车不及，圣人不言。彼国在圣人不言之乡。舟车不及之地，纵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犹烛龙衔耀，只可照于一方，春雷振声，不能过于百里。天与不取，谈何容易！夫天有五贼，见之者昌。彼国纵晓六韬，未闲五贼。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晋阳，何其谬哉！五贼者，夏桀张罗，殷汤祝网，是以仁而贼不仁也；殷纣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贼不德也；齐国厚贷薄贷，鲁国厚贷薄征，是以恩而贼不恩也；项羽杀义帝，汉高祖举哀，是以义而贼不义也；陈后主骄奢，随文帝恭俭，是以道而贼不道也。能行五贼，兼晓六韬，方可夺人山河，倾入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国徒自陆梁。以此推之，兴亡可鉴。何劳远离庭户始识安危，久习韬钤方明胜负？而妄要姑息，不务通和。回示荒唐，一何乘戾！罔念孔、颜之知命，翻效莽、坚之覆车。交趾丧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见天时。若望降尊，便希抗礼。但百谷不趋东海，众星不拱北辰，则不可议也。苟未如是，则不可改图。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礼；苏武在虏，无亏中国之仪。事有前规，固难更易。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谦，何患神怒？见已训齐士卒，调集糗粮。或玉露垂槐，金风动柳。建鼓数里，命车指南。涉嶲吊民，渡泸会猎。继齐鲁之夹谷，绍秦赵之渑池。便是行人，岂遗佳策。皇帝圣旨以具前缄奏闻，不复多谈。恐乖忠告，谨牒。"（此《答木夹书》元是胡曾与路岩相公镇蜀日修之，非为高骈相公也。何光远误述）

鬼传书

西川高相公（骈）版筑罗城，日遣诸指挥分擘地

界，开掘古冢，取砖甃城，独沧州守御指挥使姜知古卓旗占得西南肖波块（若困反，蜀人呼老弱为波，坟冢为块）。其块即赵畚相公坟也，年代深远，碑文磨灭，走脚损缺，肖字存焉。姜君号令将健傒晓开之。是夜二更以来，忽闻墓上清啸数声，良久，有人云："冥司赵相公遣使送书。"姜君惊曰："既是圣者送书，容某穿靴祇候。"鬼使曰："冥司小鬼，何敢当之。"姜君呼其仆使铺"排净席，焚香于庭，匍匐拜迎，虔心祝曰："某负何罪，圣者降临?"鬼使出曰："虽显晦有殊，奉命差遣，欲陈之恳，愿面咨祈。"乃持出一缄，展开数幅，并无文字。鬼使曰："但挑灯半灭，灯影看之，即可见也。"既而细视之，果见文翰流美，征古述今，词旨感伤。书尽复有一篇，比讽凄恻。因召鬼使就席，谈吐分明。自云姓何，名灭没，黄衣束带，骨瘦喙长。与姜君对饮数巡，对食数味。乃赠钱十千，退让再三，曰："人间重钱，阴府何用。希皂钱一帖，即敢捧当。"姜君遣仆立买皂钱，仍修回状。鬼使倏然不见，酒食并已存焉。姜君至晓，持神鬼使所送到书并诗面闻元戎。遽绝诸军开斫古冢，仍差大将往彼祭焉。其诗与慕容垂所吟事皆相似。王蜀韦文靖庄尝与著作房鹗悲叹此诗历观史书未之闻也。其书曰："冥司赵畚谨以幽昧致书于守御指挥靖公阁下。窃以赵氏之冤，搏膺入梦，良夫之枉，披发叫天。是以有怨必仇，无道则见。此则流于往史，载自前文。如畚者，一介游魂，九泉罔象。德不胜享，祷不胜人。无庙貌于世间，遂堙沉于泉壤。自蒙天谴，使掌冥司。虽叨正直之官，未达聪明之理。未尝以威伏众，唯知以礼依人。顷在本朝，叨为上相。不无滥德，敢有害盈。今者伏审渤海高公令君毁畚坟阙。况畚谪居幽府，天赐佳城。平生无战伐之仇，邂逅起诛夷之衅。得不抚铭旌而愤志，托飙染以申怀。伏希端公俯念无依，回垂有鉴，特于万雉，免此一坏。傥全马鬣之封，敢忘龙头之庇。谨吟绝句后幅上闻，不胜望德之至。谨白。"其诗曰："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耽释道

裴休相公性慕禅林，往往挂衲。所生儿女，多名师女僧儿。潜令嬖妾承事禅师，留其圣种。当时士族无不恶之。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门，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之术，求茅君点化之功，沙汰缁徒，超升术士，但无所就，身死朱崖。议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铉，不守诸儒之行，各迷二教之宗，翻成点污空门，妖淫玄教。自庄、老之后，彭、黄已来，未有因少女以长生，皆向阴丹而损寿矣。盖心之难制，气亦难防者也。至若心中造业，身外求真。梁武帝为寺家奴，岂禳囚死；长孙后号观音婢（唐长孙皇后小字），难忏产亡。所谓善不可不修，则不可不舍，惑之与党者非也。近以二公之行，识者笑焉。所以时人讥晋公曰："赵氏女皆尼氏女，师翁见即晋公儿。却教术士难推算，胎月分张与阿谁。"

灌铁汁

唐末徐州廉使时太师（溥）忽于公暇设寝，梦到太山府君殿前，见领出一人，云是许州押衙秦宗权。府君曰："君为国贼否?"宗权对曰："职小力微，虑违天道。"府君怒曰："运数使尔，夫何违耶?"遂令壮士拉之。宗权亦云："不得。"遂呼一鬼将，曰："取铁汁来。"俄顷之间，铁汁即至。有鬼数辈，顿宗权坐，分其发，以铁汁自顶门灌，其声爆烈，烟焰勃然。灌讫又问之，宗权大叫反字者三。府君遂舍之。令时公相见，府君谓溥曰："异日宗权作乱，卿可助之。"时与秦一齐拜谢之，飒然寤焉。溥于是以其梦有异，书于密室楹上。后数年，许州差秦宗权持礼而至。溥因睹所申入境状中姓名，与往年梦中冥契。因厚迎待之，从容之间屏去左右，问之，各符所梦。遂引宗权密室，楹上观所记之事，因歃血为盟。后值上蔡为叛（蔡是许支郡）。许帅委都押衙刘火头（失其名）差大将一人，往彼安慰。火头遂差宗权充使，元戎以为不可，火头坚有保持。宗权既蒙差行，喜遂其志，矫其军制，遂灭蔡人，却起狂谋，自据城垒。时太师发兵三万，径入蔡州，兼助粮储，以副其梦。旌旗一举，克复许田。其后宗权兵势转强，与梁太祖日有相持，数年之间方遂擒得。太祖遣通引官寇彦卿谕之，宗权对曰："英雄不两立，彼胜则我败。故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公何喜耶?"太祖甚嘉其言，因槛送上都，津致颇厚。时太师既而失利，却归徐州，然当有好道之心，接士略无厌倦。忽一日，有一道士姓郭名端，直诣公衙，云自玄州而至。溥延迎数日，问有何求。端曰："知君道情，故来相谒。"溥曰："本非好道，别有愚诚。盖缘所据藩方，封圻不远，养兵数万，阙少赡军。欲求利术一门，以裨帑藏。"端曰："道在其中矣。"遂索一铁杵。杵至，可重三十余斤。端于衣带间取药一粟许，碾碎以酒调之，涂于两头，以大火百斤已来锻之，自午至甲。水沃，取出其杵一头则赤色，然丽水一头则如雪色，中心五寸以来宛然是铁。溥甚忻讶，敬为上仙。端遂请朱砂一斤，泥炉于大厅养药，令太师自看火候，约一月而成。端则请命一宾相伴，出市饮酒。溥乃差药院官元邵南责其酒价，朝夕随之。端饮百杯，邵南只饮十盏。至夜酩酊，所在宿焉。端谓邵南曰："吾与尔开其酒户，匪唯饮酒，兼益寿龄。"邵南因饵其丹，逐日陪奉，饮至五十余盏所患疝气亦痊。端至一月归衙，开炉取药，结成一块，香气馥人，透掌光明，如红玉之状。谓溥曰："此药所须在意，号曰太乙丹砂。知太师不住人间，遂来救护。"溥但悲感而已，却未知救护因由。忽见一猧儿，遂敲药少许，锚饼与食。其犬须臾之间化为烈焰一团，腾空而去。是岁梁太祖举四镇之众，攻伐其城，坚守数旬，阙乏粮料，端与时公一宅骨肉二百余口俱上燕子楼。元邵南亦欲随

之，端不令上楼，谓邵南曰："子未合登此。"须臾楼中发火，红焰亘天，色若虹霓，段段飞去。及至火歇，灰烬亦无。军民异之，谓之火解也。燕子楼至今存焉。元邵南虽不得上楼，颜色转少，行如驰马，终日醺酣，至梁末帝之时犹在翰林院祗应，其时年九十。后亦不知存亡。感德之祚祚，长官备知其事。（祚祚二字有误）

前定录

梁太祖纂位之初，宰臣薛贻矩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性怀忠正，临莅端明，公事之间，每加宽悯。太祖忽因入阁，怪之曰："卿为天子郎官，何得不亲政事？"薛奏曰："臣少年之时曾任封丘主簿，在官之日，尝与僧悟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时，便到其院。此僧预知臣至，先在院门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满，替人将至。或一旦，其僧不出院内，臣怒僧世情，以言责问。僧云：'今日实不知簿公访及，有阙迎门。'臣因问每日又何知之，僧曰：'每日微僧斋后略睡，便有神人报云薛相公来，微僧仓忙惊起，披挂出院迎待，果是簿公临门。今日神人不来相报，有误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请僧结坛持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见神人相报云：'薛主簿为曲断公事一件，取钱五缗，却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还其钱，即可牵复。不然者，无计矣。'僧因报臣警戒，遂省其非。寻便还钱，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报僧曰：'薛公名字在宰相夹中。'臣自后不敢欺公，每事审细，大凡公事，岂宜造次而行。"太祖睿知通明，悦其所奏，赐金百两，寻加吏部尚书。后扈从太祖銮舆自洛还汴，荧惑三犯上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名亦前定矣。

卷　三

语忌诫

刘仁遇尝与梁太祖叶戏，一日或遇顽盆，仁遇行伍出身，语多方拙，谓太祖曰："得则洪沟。"太祖应之曰："纵得未可。"时太祖方据四镇，仁遇复在偏裨，虽是亲家（复王太岳），太祖竟为记忌。后太祖一居南面，仁遇久在西班，累乞一藩，终不俞允。既而年迈，寝疾在床，新妇屡有奏闻，太祖犹徵语忌。至于悲泣哀告，方除兖州。未及赴官，疾亟而卒。是知凡事为诫，宁不书绅而记之乎。

饵长虹

孟蜀侯侍中（宏实），本浦坂人也，幼而家贫，长为军外子弟。年方十三岁，因寐于屋檐下。是月炎蒸，天将大雨，有长虹自河饮水（黄河也），俄贯于童儿之口。惟其母见，不敢惊之，欲窥其变异，侯母可谓贤也。良久，虹自天没于童儿之口，不复出矣。母俟其睡觉，问其子曰："梦中有所睹否？"对曰："适梦入河饮水，饱足而归。"母闻其言，知子必贵。后数月，有一行脚蜀僧诣门求斋，侯母竭力供养。僧临去，谓侯母曰："女弟子当九九后福，合得儿子气力。"侯母呼其子出，请僧相之。僧视之曰："此儿龙也，即非真龙，乃蛟螭之辈也。但离乡别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显荣。"又曰："此子孽毒，当食血肉，为生灵之患。倘敬信三宝，即得令终。"言讫而去。侯后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将领。同光三年，从兴圣太子魏王（继岌）收蜀。及平蜀之后，不随太子而还。无何，与陕府节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华等军为叛，坚守广汉城，是时孟高祖悉发守御指挥使韩德遇、本州都指挥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驾前。侯亦面缚麾下，高祖赦罪，令主领亲军。军令威严，颇有声誉。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史节制夔州，复自宁江迁于黔府。一州二镇皆近大江，果至崇官，酷信三宝，遍于禅院开转藏经。然于理务之闲，孽毒之甚，广兴第宅，竟获善终。是知蜀僧所言其不谬矣。

落韵贬

户部李侍郎（如实）者，本梁朝清直之士也。均王（名友贞）在东宫时，李以笔砚佐之。及均王即位，不得居密司焉，李常深恨之。及见帝黜剥贤良，见用奸诈，每俟间方欲折槛谏之。或一日，李在帝际。帝问李曰："卿知天子见谁补服。"李奏曰："人臣所补。"帝曰："朕地据三川，位尊力有。若非天意所补，人臣又何补焉。"李曰："太祖出身行伍，历职卑微，万战千征，九生十死，方得节居四镇，位处一人。陛下生在深宫，长居富贵，披承余荫，嗣守万方，岂知王业艰难，人臣共致。固须理不忘乱，居安思危，临泉履冰，责躬省过。况吴门强盛，蜀国繁华，太原有杀兄之仇。秦庭怀负国之怨。得失顷刻，岂是天补者哉？若是天补为君，只合自天降下，吃天人之食，受天人之衣。方今血使三军，脓食万姓，自喜天补，岂不非耶？陛下如此发言，为覆餗之祸耳。"上曰："憨老汉不足与语耳。"李即日有郑州之拜，再宿，贬汝州副使。至汝州，置一卧车子，常于车子中安酒一瓢，琴一张，书数策，遣小僮十余辈载而入谒，长街朗咏。观者笑焉。李恨朝廷久无牵复之命，裁落韵诗以讥之。后入蜀，遇孟高祖之知，及开霸初，拜户部侍郎而卒。落韵诗曰："路傍伤羸牛，羸牛身已老。两眼不能开，四蹄行欲倒。牛曾少壮时，岁岁耕田早。耕却春秋田，驾车长安道。今日领头穿，无人饲水草。喘也不能喘，问也没人问。"又曰："炎蒸不可度，执尔生凉风。在物诚非器，于人还有功。殷勤九夏内，寂寞三秋中，想君应有语，弃我如秋扇。"

蜀上医

昔秦医在晋，知膏肓之病难医；楚疗于申，辨血

气之容是诈。其次刘根召鬼，不为无神，文挚封人，显彰有术。虞少卿洮，蜀之上医也。长兴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彦求医。孟蜀祖遣虞卿而往。虞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经百名医而无征，差者何也?"虞卿对曰："君之疾非唯渴浆，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劳药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悦。时董公有面南之志，虞卿故以此言讥之。又曰："洮闻天有六气，降为六淫。淫生六疾，害于六腑。六气者，阴阳风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随焉，六疾者，寒热末腹惑心也，是以六腑随焉。故心为离宫，肾为水脏，晦明劳役，百疾生焉。大凡视听至烦，皆有所损。心烦则乱，事烦则变，机烦则失，兵烦则反。五音烦而损耳，五色烦而损目，滋味烦而生疾，五音烦而损耳，五色烦而损目，滋味烦而生疾，男女烦而减寿。古者君子，莫不诫之。君今日有万思，时有万机，乐淫于外，女淫于内。渴之难疗，其由此乎。"虞卿之在东蜀也，如处贼围，节食假寐，董公疾既平复，于是厚礼归之。乃知蜀之上医，有知稽古者也。

妖惑众

明宗朝有术士杨迁郎者，善使鬼神，触物变化，是时见者称为奇人。及就诛夷，一无灵异。王蜀有杨迁郎叔杨勋者，自号仆射，能于空中请自然还丹，其丹立降。又能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悉入帘帷，经宿而去。及折其一足，西市斩之，药亦无征，术亦无验，尸骸臭秽，观者笑焉。彭州僧号曰醋头，长髭垂发，以功德灯像纳为三衣，状若佯狂，妖言惑众。蜀之聋俗，莫不皈依。明德中，故田特进（敬全）典九陇日，辟贾侍御（鸦）倅职彭门，乃权郡事。贾本青社人也，为理公清，僻憎佞媚。郡县僚属视若冰霜。是时醋头不敢入境。后郡人思其瞻礼，诣贾判状请归。贾亦多才，判其状曰："出家长头，未除烦恼，为衣挂像，岂敬慈尊。向禅室以邪淫，发妖言而惑众。妄裁历数，上侮朝廷，谩述灾殃，下迷聋俗。况今有漏，未证无生。将修功德以为名，积聚私财而作贾，但以正人惜事，君子含宏，未议翦除，致兹猖炽。所嗟鄙俚，竟信妖称，列状诣衙，欲希迎请。须行严令，以绝风情。付司散帖所由，如入界，把捉申送。候到，决脊奏闻。"醋头知之，便越邻境而去矣。

卷 四

蜀门讽

蒋贻恭，本江淮人，无媚世之谄，有咏人之才，全蜀士流莫不畏惮。初见则言词清楚，不称是非，后来则唇吻张皇，便分丑美。干忤时相，数遭流遣，亦一慷慨之士也。自孟祖霸蜀，搜访遗材，蒋亦遇时，数蒙见用。故言者无罪，闻者自防。录之数篇，用知鼎味。《咏蚕诗》曰："辛勤得茧不盈筐，灯下缫丝恨长。著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衣上绣鸳鸯。"又《咏金刚》："扬眉斗目恶精神，捏合将来恰似真。刚被时流借权势，不知身自是泥人。"《咏伛背子》曰："出得门来背柱天，同行难可与差肩。若教倚向闲窗下，恰似箜篌不著弦。"又《咏安仁宰捣蒜》："安仁县令好诛求，百姓脂膏满面流。半破磁缸成醋酒，死牛肠肚作馒头。长生岁取餐三顿，乡老盘庚犯五瓯。半醉半醒齐出县，其伤涂炭不胜愁。"又《五门街望有题》曰："我皇开国十余年，一辈超升炙手欢。闲向五门楼下望，衙官骑马使衙官。"又《谢郎中惠茶》曰："三斤绿茗赐贻恭，一种颁沾事不同。想料肺怀无答处，披毛戴角谢郎中。"《咏暇暮》曰："坐卧兼行总一般，向人努眼太无端。欲知自已形骸小，试就涔蹄照影看。"又《贻恭住名山日陈情上府王高太保（知柔）》诗曰："名山主簿实堪愁，难咬他家大骨头。米纳功南钱纳府，只看江面水东流。"又蜀有郑秀才（云从）《咏人杷圣君》诗曰："祸福从来岂自主，俗情淫杷也堪愁。拜时何用频偷眼，未必泥人解点头。"又行军司马向仆射（瓒）《咏乘烟观蒋炼师。蒋甚伟，作妇人之状》："怪得蹒跚不上升，白云蹋绽紫云崩。龙腰凤背犹嫌软，须问麻姑借大鹏。"又令狐秘书（峤）匪唯善札，兼有辩才，小小篇章，亦多讥调。因明庆节散后，《赠左右两街命服僧玄》诗曰："却羡僧门与道门，元年今日紫衣新。可怜州县祁评事，尽向荷衣老却身。"又《咏有年官健》曰："六十休论少壮时，尉迟功业拟奚为。高声念佛寻街者，尽是拗停老健儿。"

斥乱常

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尹校书（鹗）者，锦城烟月之士，与李生常为善友。遽因戏遇嘲之，李生文章扫地而尽。诗曰："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

许墓灵

《左传》："神降于莘（有神人，声以接人），惠王问诸内史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神明降之，监其德也。国之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得神以兴，亦又以亡。'"王蜀太祖与晋太师（晖）共为恶友，悉生许下，长而贫乏，姓名无闻。潜攻许昌县民冢，事发，太祖与晋俱遁武阳（县名）古墓中。是时，颍川设无遮斋会，至夜，有数人呼墓曰："颍川大会，得无同行?"俄闻墓中应之曰："蜀王在此，不得相随。"太祖与晋只闻其声，不见有人，则莫知蜀王谁是。"晋谓太祖曰："八哥识远谋大，小子所不能及。"太祖忻然称让，但怀内喜。良久，看会鬼迴，谓墓鬼曰："知此有客，今将饭三分来，内二分献王，一分献公。"墓中窸窣，似有人承接饭二分

各在太祖及晋前，虽馨香不殊，而太祖前品味颇异。谓太祖曰："只此是御饭矣。"二人潜笑。既脱斯难，因随黄巢，各为将领而已矣。太祖自利阆举兵收蜀，勋业既大，遂封蜀王。晋亦终于太师。是知武阳墓鬼通灵，先知公王者也。

轻薄鉴

前蜀冯大夫（涓）恃其学富，所为轻薄，然于清苦直谏，比讽箴规，章奏悉合教化。所著文章，迥超群品，诸儒称之为大手笔矣。王太祖问："击抢之戏创自谁人?"大夫对曰："丘入所置。"上为大笑。又与相座王司空（锴）等小酌，巡故字令，锴举一字三呼，两物相似。锴令曰："乐乐乐，冷淘似馎饦。"涓曰："已已巳，驴粪似马屎。"合座大咍。涓独不笑，但仰视长啸而已。凡所举措讥诮多如此焉。太祖为蜀王时，方构大业，莫不赋舆增益，转运烦苛。百姓困穷，无敢言者。因太祖生辰，大夫独献一歌，先纪王功，后陈生聚。太祖曰："如卿忠说，寡人王业何忧?"遂赐黄金十斤。以旌讽谏，于是徭役稍灭矣。议者以君臣道合，黎庶泰来，苟非明王，何以采纳。《生日歌》略云："百姓富，军食足。百姓足，军民欢。争那生灵饥且寒，吾王有术应不难。但令一斗征一斗，自然百姓富于官。"大夫又著《檄龙文》、《大虫牓》、《峆竿歌》，无非比讽，为世所称。文字繁云，不复尽录。《峆竿歌》云："山险惊摧车，水峆怕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沿上百尺高竿头？我不知尔是人耶猿耶复猱耶，教我见尔为尔长叹嗟。我闻孝子不许国，我闻忠臣不忧家。尔即轻命重黄金，忠孝全亏徒尔夸。常将峆艺悦君目，终日贪心媚君禄。百尺高竿百度沿，一足参差一家哭。峆竿儿，听我语，更有峆竿峆于汝。解从上处失君恩，落向天涯海边去。峆竿儿，尔须知，峆处欲往宜尔思。上得欲下下不得，我谓此辈峆于峆竿儿。"

危乱黜

昭宗之代，张拾遗（道古）因贡《五危二乱表》叙兴废之事，遂黜于蜀。时王太祖辟为安抚判官，张所为古僻，不徇时情，遂在导江（县名）卖卜遣日。及太祖登极，每思其贤，遣使诏之，屡征不起。复上章疏，词旨是非，帝遂诛之，瘗于五墓之地。郑云叟在华山闻之，吟诗哭曰："曾陈章疏忤昭皇，扑落西南事可伤。岂使谏臣终屈辱，直疑天道恶忠良。生前卖卜居三蜀，死后驰名遍大唐。谁是乱来修史者，说君须到笔头忙。"又西岳僧贯休哭之曰："清河逝水太匆匆，东观无人失至公。天上君恩三载隔，镜中鸾影一时空（妻亦寻卒）。尘生苦务苍茫外，门掩诸孤寂寞中。惆怅斯人又如此，一声羌笛满江风。"（据《禅月诗》，集中此诗自哭涪州张侍郎，非张拾遗。何光远错举证也）

得夫地

王蜀普慈公主出降秦州节度使李令中（继崇），即秦王（茂贞）之犹子也。初王太祖欲兴师取天水，而计未成，因问大夫冯涓。涓对曰："臣闻兴师者，残兵力，虚府库，弊群畜，损弓甲，攘桑农，动德义，兴诈伪，故损国害人，莫先于用兵也。方今梁王朱全忠霸盛，强据两京，料其先取河东。河东，梁之敌国也。势不两立。傥一处为雄，率天下之众一举西来，纵葛亮重生，五丁复出，无以泥封大散，石锁剑门。今秦庭实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窥见庭馆焉，莫若与秦王和亲，稍稍以麻布茗草给之，不伤于大义，济之以小利。蜀但训兵秣马，固敌料强，足可以保天禄于三川，固子孙于万叶。潜令公主探其机密，窥彼室家，俟便攻之，一举而获可也。"帝曰："甚善。"是时，秦王遣使求亲，遂以普慈公主而许之，于是成其姻好。公主出降也，内宫一帑之资以为妆奁服玩之饰，而导从华丽，已逾千里。秦王以陇右之地贫薄不产丝麻，请西向称臣，希六万众春冬之赐。太祖又用冯涓之计，许之茶布，请自备人力而迎。秦王大喜，率强丁及驴马悉遣入蜀搬取。其来也，载青盐紫草，蜀得其厚利焉。其去也，载白布黄茶，秦得麄货矣。每来驻泊，周岁而还。阁道崎岖，江溪壅滞，人畜疲乏，踣卧道涂。是时，秦卒太半不还，遂止西来之役。李驸马（继崇）久镇天水，与季父秦王常持两端。普兹公主密使阉人宋内侍（光嗣）绢书封事而达太子，备述驸马常骄矜，每多沉湎，或淫诛嬖妾，或醉害贤良，兵力方微，民心思乱，愿归侍省，免死危邦。事达宸聪，六宫恸哭。太祖遂诈以后薨遣使暂迎公主。公主既至，不复归秦。蜀遣大将军许太师（宗播）将兵五万，与秦人战于金沙（地名），秦人大败。于是获其城邑，遂迎驸马及降无敌王刘知俊，并战将郭守迁、郭守存、李彦德、聂璜、孙礼、陈彦词、毛昌业、邵云等五十余员，大踏马三千余匹，兵士九千，户六万，悉归于蜀。至同光三年，秦宾后唐，蜀遂亡国（蜀咸康元年是唐同光三年），是无巨屏矣。乃知冯君之口信不虚开矣。

卷　五

徐后事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陈御叔、楚襄老、申公子灵，是三夫）、一君一子（君灵公也。一子，徵舒），而亡一国两卿矣（孔宁仪父），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此《春秋》为深诫矣。前蜀徐公（耕）二女美而奇艳。初，太祖搜求国色，亦不知徐公有女焉。徐写其女真以惑太祖，太祖遂纳之，各有子焉。长曰翊圣太妃，生彭王；次曰顺圣太后，生后主。后主性多

狂率，不守宗祧，频岁省方，政归国母，多行教令，淫戮重臣。顷者，姊妹以巡游圣境为名，恣风月烟花之性。驾辎軿于绿野，拥金翠于青山。倍役生灵，颇销经费。凡经过之所，宴寝之宫，悉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汉以来，妃后省巡未有富贵如兹之盛者也。顺圣皇太后题《青城丈人观》云："早与元妃慕至玄，同跻灵岳访真仙。当时信有壶中境，此日亲来洞里天。仪仗影交寥廓外，金丝声揭翠微巅。唯惭未致华胥理，徒祝升平卜万年。"翊圣皇太妃继曰："获陪翠辇喜殊常，同陟仙程岂厌长。不羡乘鸾入烟雾，此中便是五云乡。"顺圣又题《谒丈人观先帝圣容》云："舜帝归梧野，躬来谒圣颜。旋登三境路，似陟九疑山。日照堆岚迥，云横积翠闲。期修封禅礼，方俟再跻攀。"翊圣继曰："共谒御容仪，还同在禁闱。笙篁喧宝殿，彩仗耀金徽。清泪沾罗袂，红霞拂绣衣。九疑山水远，无路继湘妃。"顺圣又题《玄都观》云："千寻绿嶂夹流溪，登眺因知众岳低。瀑布迸春青石碎，轮茵横翦翠峰齐。步黏苔藓龙桥滑，目闪烟岚鸟径迷。莫道穹天无路到，此山便是碧云梯。"翊圣和："登寻舟壑到玄都，接日红霞照座隅。即向周回岩上看，似开曾进画图无。"顺圣又题《金华宫》云："再到金华顶，玄都、访道回。云披分景象，黛敛显楼台。雨涤前山净，风吹去路开。翠屏夹流水，何必羡蓬莱。"翊圣继曰："苍烟红务扑人衣，宿露沾苔石径危。风巧解吹松上蝶，体娇频采脸边脂。同寻僻境思携手，暗指遥山学画眉。好把身心清净处，角冠霞帔事希夷。"顺圣又题《丹景山至德寺》云："周回云水游丹景，因与真妃眺上方。晴日晓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丁当。松梢月转禽栖影，柏径风牵麝食香。虔揲六铢冥祷祝，唯期祚历保遐昌。"翊圣继曰："丹景山头宿梵宫，玉轩金辂驻遥空。军持无水注寒碧，兰若有花开晚红。武士尽排青嶂下，内人皆在讲筵中。我家帝子专王业，积善终期四海同。"顺圣又题《彭州阳平化》云："寻真游胜境，巡礼到阳平。水远波澜碧，山高气象清。殿严孙氏号，碑暗祖师名。夜醮古坛月，松风森磬声。"翊圣继曰："云浮翠辇届阳平，直似骖鸾至上清。风起半崖闻虎啸，雨来当面见龙行。晚寻水洞听松韵，夜上星坛看月明。长恐前身居此境，玉皇教向锦城生。"顺圣又题《汉州三学山夜看圣灯》云："虔祷游灵境，元妃夙志同。玉香焚静夜，银烛炫辽空。泉漱云根月，钟敲桧杪风。印金标圣迹，飞石显神功。满望天涯极，平临日脚穷。猿来斋室上，僧集讲筵中。顿觉超三界，浑疑证六通。愿成修偃化，社稷保延洪。"翊圣继曰："圣灯千万炬，旋向碧空生。细雨湿不暗，好风吹更明。磬敲金地响，僧唱梵天声。若说无心法，此光如有情。"顺圣又题《天回驿》云："周游灵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暂得行。所恨烟光看未足，却驱金翠入龟城。"翊圣继曰："翠驿红亭近玉京，梦魂犹自在青城。比来出看江山境，尽被江山看出行。"议者以翰墨文章之能，非妇人女子之事。所以谢女无长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团扇之词，亦彰淫思。今徐氏逞乎妖志，饰自幸臣，假以风骚，庇其游佚。取女史一时之美，为游人旷代之嗤。及唐朝兴吊伐之师，遇蜀国有荒淫之主，三军不战，束手而而降，良由子母盘游、君臣凌替之所致也。于是亡一君（后主名衍），破一国，杀九子（彭王宗鼎、雅王宗辂、褒王宗纪、兴王宗泽、荣王宗献、忠王宗贤、资王宗霸，后主所生二子：长曰承祧，次曰承祀），诛十臣（齐王宗弼、宋光嗣、王宗渥、王宗勋、欧阳晃、景润澄、李铭周、王承休、韩昭、萧怀武），殄灭万家，流移百辟。其次六宫嫔御，挫红绿于征途；十宅公王，碎金珠于逆旅。子灵之室，何以比方！故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失名）有《咏后主出降》诗曰："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又蜀僧远公有《伤废国》诗曰："乐极悲来数有涯，歌声才歇便兴嗟。牵羊废主寻倾国，指鹿奸臣尽丧家。丹禁夜凉空锁月，后庭春老谩开花。两朝帝业都成梦，陵树苍苍噪暮鸦。"

帝赠别

王太祖自利、阆起兵，以至益州为帝。唐太师（道袭），阆苑人也，美眉目，足机智，自童年亲事太祖。及太祖得蜀，遂主枢衡。勋业既高，恩宠弥厚。是时，太祖与秦庭李大王（茂贞）方结姻好，遽因小间交兵，遂选腹心以安梁汉，唐公于是出镇焉。帝御大安楼亲送，及见唐公将别，帝颇动容，侍从宫娥无不弹泪。太祖御制赠别以赐唐公，议者以鱼水之欢无出于此。诗曰："卯岁便将为肘腋，二纪何曾离一日。更深犹尚立案前，敷奏柔和不伤物。今朝荣贵慰我心，双旌引向重城出，褒斜旧地委勋贤，从此生灵永泰息。"

容易格

王蜀卢侍郎（延让）吟诗多著寻常容易言语，时辈称之为高格。至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鹰健卒悬毡帽，骑马佳人著画衫。"又《寄友人》云："每过私第邀看鹤，长著公裳送上驴。"此容易之甚矣。然于数篇见境尤妙，有《松门寺》云："山寺取凉当夏夜，共僧蹲坐石阶前。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衣汗稍停床上扇，茶香时泼涧中泉。通宵听论莲华义，不藉松窗半觉眠。"又《苦吟》云："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又《赠僧》云："浮世浮华一段空，偶抛烦恼到莲宫。高僧解语牙无水，老鹤能飞骨有风。野色吟余生竹外，山阴坐久入池中。禅师莫问求名苦，滋味过于食蓼虫。"卢曾献太祖，卷中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后太祖冬夜与潘枢密（峭）在内殿平章边事，旋令宫人于火炉中煨栗子，俄有数栗爆出，

烧损绣褥子。时太祖多疑，常于炉中烧金鼎子，命徐妃二姊妹亲侍茶汤而已。是夜，宫猫相戏，误触鼎翻。太祖良久曰："'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忆得卢延让卷有此一联。"乃知先辈裁诗信无虚境，来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给事拜工部）。议者以傅说栖岩，自应武丁之梦；太公钓渭，俄遇周文之知。君子穷通实由命分。如卢所吟容易之句，发境于一人之前，可谓道合矣。

高尚士

王蜀广德杜先生（光庭）学海千浔，词林万叶，凡所著述，与乐天齐肩。僖宗朝，与华山郑徵君（云叟）同应百篇，两战不胜，遂各挂羽服。郑则后唐三诏不起，杜则王蜀九命不从，可谓高尚隐逸之士也。郑徵君为诗皆祛淫靡，迥绝嚣尘。如《富贵曲》云："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两乡税。"又《咏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钿饰。脸横一寸波，浸破吴王国。"又七言《伤时》："帆力劈开沧海浪，马蹄踏破乱山青。浮名浮利过于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题霍山秦尊师》："老鹤玄猿伴采芝，有时长叹独移时。翠娥红粉婵娟剑，杀尽世人人不知。"又《偶题》："似鹤如云一个身，不忧家国不忧贫。拟将枕上日高睡，卖与世间荣贵人。"又《思山咏》："因卖丹砂下白云，鹿裘惟惹九衢尘。不如将耳入山去，万是千非愁杀人。"又《景福中作》："闷见戈铤匝四溟，恨无奇策救生灵。如何饮酒得长醉，直到太平时节醒。"又《招友人游春》："难把长绳系日乌，芳时偷取醉功夫。任堆金璧摩星斗，买得花枝不老无。"又《山居》云："闷见有人寻，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涧水，明月照松林。醉劝头陀酒，闲教孺子吟。身同云外鹤，断得世尘侵。"又诗："冥心栖太室，散发浸流泉。采柏时逢麝，看云忽见仙。夏狂冲雨戏，春醉戴花眠。绝顶登云望，东都一点烟。"又诗："不求朝野知，卧看岁华移。采药归侵夜，听松饭过时。荷竿寻水钓，背局上岩棋，祭庙人来说，中原正乱离。"杜先生为诗悉去浮游，迥为标准，区分理本，实契真筌。如《山居百韵》云："丹灶河车休矻矻，蚌胎龟息且绵绵。驭景必能趋日域，骑箕终拟蹑星躔。"又："返朴还淳皆至理，遗形忘性尽真诠。"玄妙之言，实为奇句。又吟一言至十五言《纪道德》、《怀古今》两篇，不唯体依风雅，抑且言征典谟，名公之中，可谓大制者也。《纪道德》云："道，德。清虚，玄默。生帝先，为圣则。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至德本无为？人中多自惑。在洗心而息虑，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铸于乾坤品物，信充仞乎东西南北。三星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兮修之不忒。以心体之者为四海之主，以身率之者为万夫之特。有皓齿青娥者为伐命之斧，蕴奇谋广智者为盗国之贼。曾未若轩后顺风兮清静自化，会未若皋陶迈种兮温恭允塞。故可以越圆清方浊兮不始不终，何止乎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国。岂不闻乎天地于道德也无以清宁，岂不闻乎道德于天地也有逾绳墨。语不云乎仲尼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垂万古历百王不敢离之于顷刻。"《怀古今》云："古，今。感事，伤心。惊得丧，叹浮沉。风驱寒暑，川注光阴。始炫朱颜丽，俄悲白发侵。嗟四豪之不返，痛七贵以难寻。夸父兴怀于落照，田文起怨于鸣琴。雁足凄凉兮传恨绪，凤台寂寞兮有遗音。朔漠幽囚兮天长地久，潇湘隔别兮水阔烟深。谁能绝胜韬贤餐芝饵术，谁能含光遁世炼石烧金。君不见屈大夫纫兰而发谏，君不见贾太傅忌鹏而愁吟。君不见四皓避秦峨峨恋商岭，君不见二疏辞汉飘飘归故林。胡为乎冒进贪名践危途与倾辙，胡为乎护权恃宠顾华饰与雕簪。吾所以思抗迹忘机用虚无为师范，吾所以思去奢灭欲保道德为规箴。不能劳神效苏子张生兮干时而纵辩，不能劳神效杨朱墨翟兮挥涕以沾襟。"

禅月吟

唐有《十僧诗选》，在诸集中唯禅月大师（贯休）所吟千首，吴融侍郎序之，号曰《西岳集》，多为古体，穷尽物情。议者称白乐天为大教化主，禅月次焉。上人天复中自楚游蜀，有《上王蜀太祖陈情》诗云："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太祖曰："寡人高筑金台以师名士，广修宝刹用接高僧，千山万水之言何以当此。"于是恩锡甚厚。上人遂居蜀焉。如《公子行》云："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又曰："自拳五色球，迸入他人宅。却捉苍头奴，玉鞭打一百。"又曰："面白如削玉，猖狂曲江曲。马上黄金鞍，适来新贴得。"又《咏古剑盆池》："秋水莲花三四枝，我来慷慨步迟迟。不抉浮云斩邪佞，直成龙去拟奚为。"又《赠别》："离别如旨酒，古今饮皆醉。我恐长江水，尽是儿女泪。伊余非此辈，送人空把臂。他日再相逢，清风动天地。"又《富贵曲》："有金章族。骄奢相缋绫琼厨玉堂，雕墙绣毂。美人如白牡丹花，半日只舞得一曲。乐不乐足不足。争教他爱山青水绿。"又曰："绣林锦野，春态相压。谁家少年，马蹄蹋蹋。斗鸡走狗夜不归，一掷赌却如花妾。"唯云不颠不狂，其名不彰，悲夫！初，上人诗名未振时，南楚才人竞以诗送轩辕先生归罗浮山，计百余首矣。后上人因吟一章，群公于是息笔："玉房花洞接三清，谩指罗浮是去程。龙马便拢筇竹杖，山童常使茯苓精。曾教庄子抛卑吏，却唤轩皇作老兄。再见先生又何日，只应频梦紫金城。"

因诗辱

前蜀许太尉（宗宪）镇宁江日，刘员外（隐辞）为节度掌书记。许公发迹军戎，所为诸务不思为理，但务诛求。刘数谏，许不存宾客之礼，对将吏咄责之。刘求退职，许又不从。刘遂咏白盐山、滟滪堆刺

之，许闻而愤怒。忽一日于江干饮酣，仰视白盐，斜睨滟滪，曰："刚有破（普忽反）措大欲于此死。"遂令壮士拽刘离席，囚缚于砂石上，烈日晒之。护军宾幕将校恳救，悉遭凌骂。顾谓左右曰："候吾饮散，投入水中。"刘厉声曰："昔鹦鹉洲致溺祢处士，今滟滪堆欲害刘隐辞。某虽不及祢衡，足下争同黄祖？岂有不存夫子，涂炭贤良？但得留名，死亦宜矣。"元戎闻之，怒意渐解。及同幕再谏，良久舍之。来日军府弥缝，请许召刘惭谢。刘虑遭毒手，托疾而归。议者以刘不择主而事，因多言而失，强捋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咏白盐山》诗曰："占断瞿唐一峡烟，危峰迥出众峰前。都缘顽硬擅浮世，著莫峥嵘倚半天。有树只知栖鸟雀，无云不易驻神仙。假饶突屼高千丈，争及平平数亩田。"《咏滟滪堆》云："滟滪崔嵬百万秋，年年出没几时休。未容寸土生纤草，能向当江覆巨舟。无事便腾千尺浪，与人长作一堆愁。都缘不似磻溪石，难使渔翁下钓钩。"

武金山

王蜀飞棹张侍中（武），其先讳雍，本合州武金坝渡子，武即雍之第三子也。身长七尺，颜状紫黑，往来豪侠无不畏之。忽一日，有一楚僧溯流游蜀，至渡头，出舟四顾，谓同舟秀才曰："此商姓山宅之地，产东南贵人之所。"武方弱冠，触事通明，聆其所云，诈睡而听其言。秀才曰："穴在南山之腹。"僧曰："若点此穴，子孙当为富民，何以缘只属商家金柜之上。其穴在北山怀抱之内，此则真出贵子。权兵逾万，受禄八旬。奈何东有汪池，生女则当为倡□。西山低绝，生男则一世便贫。"秀才曰："如此则未为佳耳。"言讫，乘舟而去。武素本家贫，父亡，尚在浅土，欲将父骨迁葬是山。其□乃武金坝富长之地，既无山价，遂与兄弟偷葬于北山之中。是夜阴晦，所如咫尺不辨。灵柩至所葬之地，自然数丈光明。□□似有百千神兵同其安厝。及其事毕，寂尔空山。武但深瘗，□不敢置其坟冢。本无标记，人莫能知。武以智略超人，乡里□□因荆渚效职，却归渝南（渝州地名），值王太祖收蜀之初，武以□□乡人应接。及太祖得蜀，累迁渝牧及节制夔州，三峡之中，显赫威名。武每因统师下峡，经过故林，未尝不屏去旌旗，独至葬所祭奠。武后寿逾八十，位极三公而卒。其男则果渐贫乏，有数女皆倡淫。至今渝合之间传为异事。

卷　六

戏判作

王蜀宋开府（光嗣）侥忝枢衡，紊乱时政，所为妖媚，下笔纵横。凡断国章，多为戏判，用三军为儿戏，将万机为诡随。取笑四方，结怨上下，以至一身受戮，后主遭诛，良由君子退身，阉人执政者也。《判行营将士申请裹粮》云："才请冬赐。又给行装。汉州咫尺，要甚裹粮。绵州物贱，直到益昌。"又《判内庭求事人》云："觅事撮巅坳，勾当须教了。傥若有阙遗。禁君直到老。"又《判导江县申状封皮上著状上门府衙》："敕加开府，不是门府。典押双眇，令佐单瞽。量事书罚，胜打十五。令佐盘庚，典押岁取。事了速归，用修廨宇。"又《判小朝官郭延钧进识字女子》云："进来便是宫人，状内犹言女子。应见容止可观，遂令始制文字。更遣阿母教招，恨不太真相似。且图亲近官家，直向内廷求事。"又《判神奇军背军官健李绍妻阿邓乞判改嫁》："淡红衫子赤辉辉，不抹燕脂不画眉。夫婿背军缘甚事，女人别嫁欲何为。孤儿携去君争忍，抵子归来我不知。若有支持且须守，口中争著两张匙。"又《判简州刺史安太尉申院状希酒场》云："系州收榷，安胡安胡，空有髭须。所见不远，智解全愚。酒场是太后教令，问你还有耳孔也无。"又《判内门捉得御厨杂使衙官偷肉》云："斤斤肉是官家物，饱祭喉咙更将出。不能为食斩君头，领送右巡枷见骨。"

产麒麟

王蜀田尚父（宗侃）第三子太尉（承肇）生自雅安（雅州之名），小字獦獠儿。其母崔氏初梦一人，峨冠褒袖，自称周公山神，牵一五色兽逼其裙，既惊且寤，因而有孕焉。后有加持崔和尚者忽自雅安来于成都打病，瘟疫者寻差，挛躄者立行，指人乱言，往往有据。田是时童骏，宦者抱著于窗前。和尚看之，欣然抚其背曰："怪来近日贫道所居之山气色稍微，其山之神孕灵于此。此子麒麟之精也，必为王者之瑞焉。"宦者以告，其母曰："往年梦中之兽，今获解之。"遂施和尚珠金，以酬异说。田后累迁郡守，节制洋州，蜀将之中颇闻兵法。乃知异梦信而有祥者焉。

鬼坐衙

前蜀军使文大剑（宗院）下峡行回至泸州，经方山庙，以兵士平善还棹，夜宿兹庙，了其心愿焉。事馔者检视不谨，未经献熟，有庙家狗潜于砧上盗物食焉。文方暂偃息于廊庑间，候其事辨。俄闻庙堂内雷震一声，又有电数条缭绕庙中，似寻怪物。文与三十余人潜匿无地，忽见一人戴白冠，衣白裳，升堂而坐。獠鬼有趋走阶下者，后有排立者，莫知其数。顷刻，有鬼十数等，皆披虎皮，执一著赤黄衫人至中庭。鬼主责之曰："岂有人间设食，吾未受飨而窃之乎?"遂令杖之十五，曳出庙门。良久，鬼物声影俱沉，寂然如故。文遂令点检祭馔，果少猪肠。来早于庙篱外见一赤黄狗卧在草内，舐其臀疮。自后祭人转加严敬。又崔谏议銮顷在泸州，祷无不应。今于锦城之北奏置行庙，时人号曰"崔氏家神"。灵验颇多，

不复尽录。

怪鸟应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寝疾经旬，文州进白鹰，茂州贡白兔。群臣议曰："圣上本命是兔，鹰兔至甚相刑，贡二禽非以为瑞。退鹰留兔，帝疾必痊。"敕命不从，是岁晏驾。又通正年有大秃鹫鸟飏于摩诃池上，顾太尉（夐）时为小臣直于内庭，遂潜吟二十八字咏之。近臣与顾有隙者上闻，诏顾责之，将行黜辱。顾亦善对，上遂舍之。至光天元年帝崩，乃秃鹫之征也。诗曰："昔日曾看瑞应图，万般祥异不如无。摩诃池上分明见，子细看来是那胡。"又有杨秘书（义方）者，执性强良，所为狂简，亦西南少俊之士也，曾以笔砚见用于宋枢密（光嗣）。因题《九头鸟》，宋疑杨见咏，遂奏谴沈黎。至咸康元年，后主失位，宋亦遭诛，乃九头鸟之应也。诗曰："三百禽中尔最灵，就中恶尔九头名。数年云外藏凶影，此夜天边发差声。好惜羽毛还鬼窟，莫留灾害与苍生。况当社稷延洪日，不合鸣时莫乱鸣。"

旌论衡

释道二门，各宗教本，虽分内外，意晓筌蹄。前蜀佑圣国师（光业）有过人之辩，为僧门一瑞也。威仪杨德辉有出人之才，为道门之一俊也。至于问答论难，无不双美。武成中，东川昌明县玄士李怀杲聚盗构逆，寻亦受诛。普通山青州长老录二尼道姑、道媪亲事巾瓶，时左街使集王（宗翰）奏闻收勘，决递遐方。僧道俱有乖张，嘲论各兴讥谤，非猥取笑，理在其中。光业《征李怀杲嘲道门》云："云锁涪江水似天，又闻怀杲已升仙。强思齐见应摧胆，张茂卿闻必耸肩（强与张，二玄士）。三尺霜刀充绛节，两条朱棒替香烟。报伊广德先生道，社稷威灵不偶然。""出上擒来镇里收，天然模样已成囚。妄占气色为征兆，更引文章说御楼。长牓数张悬市内，短刀一队送江头。旋驱旋斩教随水，只此名为正道流。"杨德辉《征青州长老嘲僧门》曰："堪笑青州学坐禅，不供父母不耕田。口中虽道无诸相，心里元来有外缘。行者趁教门里卧，尼师留在脚头眠。高标不使观音救，徒说三千与大千。出家比要离生缘，争是争名更在先。说法谩称师子吼，魅人多使野狐涎。行婆徇送新童子，居士抄条施利钱。蚕食万民何所用，转教海内有荒田。"又太祖降诞日，僧门祝辟支佛牙，道门进武成混元图。光业诏图以嘲之，德辉诏佛牙以答之，议者以光业先兴北鄘之师，德辉报尽东门之役。光业《嘲进图》云："夜深灯火满坛铺，拔剑挥空乱叫呼。黑撒半筐兵甲豆，朱书一道厌人符。重臣喂饲刚教活，圣主慈悲未忍诛。佛说毗卢三界了，如何更有混元图。"德辉《嘲佛牙》云："比来降诞为官家，堪笑群胡赞佛牙。手软阿师持磬钹，面甜童子执幡花。纵饶黎庶无知识，不可公王尽信邪。捧拥一函枯骨立，如何延得寿无涯。"后举子刘隐辞咏之曰："为僧为道两悠悠，若个能分圣主忧。各斗轮蹄朝紫殿，竞称卿监满皇州。相嘲相咏何时了，争利争名早晚休。闲想边庭荷戈将，功成犹自不封侯。"所以牛秘监（峤）评之，诗曰："玄门清净等空门，虔奉天尊与世尊。金口说经十二部，玉皇留教五千言。鳌头宫殿波涛阔，鹫岭香花梦想存。莫向人间争胜负，须知三教本同源。"

神口开

韦相公（昭度）出镇西川，陈太师（敬瑄）与监护田军容（令孜）坚守城垣，不伏除替。韦于城南荷圣寺置行府，制守三年而归。时王太祖建为行军司马，忽梦一青衣神人大张其口。及问小将山章，章对曰："青衣乃蜀之地名也，亦有青衣之神，其祠在平垒内。今城中百姓则易子而食，三军则守陴而哭，可谓穷危之甚，祠庙固乏蒸尝。今青衣之神口开，是土地于公求飨，亦是启其唇齿，露彼腹心之兆也。"其城梦后十日而降，果如所说。又雅州有周公山，城之隅有周公庙，庙有土偶康押衙，即神之领袖也。郡人祈祷，无不遂心。唐大中初，有任士元与宇文错争田，俱无公执，虽经检勘，难定是非。士元无计端明，不甘理屈，遂诣灵庙，昇请康押衙亲至田所，祝曰："若是宇文错之地，请神点头。如是士元之地，请神开口。"冥心启祝，神口遂开。宇文错知非，遂还其地。士元因请鼓乐迎归旧祠。至今郡人无不敬事，傥有祭奠，似带酒容。乃知神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

布燮朝

南蛮所都之地号曰长和国，呼宰相为布燮。王蜀后主乾德中，南蛮选布燮段义宗，判官赞卫、姚岑等为使入蜀。义宗不欲朝拜，遂秃削为僧，号曰大长和国左街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既而届蜀，群臣议奏："僧有胡法，宜令礼拜。"义宗于是失节焉。至于谈论，敷奏道理，一歌一咏，捷应如流。有《题大慈寺芍药》云："浮花不与众花同，为感高僧护法功。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寻真自得心源静，观色非贪眼界空。好是芳馨堪供养，天教生在释门中。"又《题三学院经楼》云："鹫岭鸡园不可俦，叨倍龙象喜登游。玉排复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尚欲归心求四谛，敢辞旋绕满三周。羲和鞭挞金乌疾，俗网无由肯驻留。"又题曰："当今积善竞修崇，七宝庄严作梵宫。佛日明时齐舜日，皇风清处接慈风。一乘妙理应难测，万劫良缘岂易穷。其恨尘劳非法侣，掉鞭归去夕阳中。"又《题判官赞卫有听歌妓洞云歌》略云："嵇叔夜，嵇叔夜。鼓琴饮酒无闲暇。若使当时闻此歌，抛掷广陵浑不藉。刘伯伦，刘伯伦，虚生浪死过青春。一饮一硕独自醉，无人为尔下梁尘。"又《思乡》云："虏北行人绝，云南信未

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似此制作，实为高手。义宗生居蛮貊，蔑有汉朝（前蜀号汉国）章表。□□颇生轻易，国师常莹、辩广、光业等酬酢偈句，皆失机宜。□□□还遇鸩而卒。议者以南康王韦皋于沈黎大兴黉序，□□□□遂至夷乱华风，文流异域。自有唐蛮子朝觐罕有□□□□□俗之间无不缮写《洞云歌》行者也。

卷 七

仿十在

有唐《十在》著自简编，为古今之美谈，显君臣之强盛。林员外（犀）亦著《前蜀十在》，行自闾阎，明其祸乱之胎，示以君臣之丑。虽为谤讪，深鉴是非。虑坠斯文，辄编于此。其文曰：“咸康元年，蜀主临轩，龙颜不悦，群臣失色，罔知所安。时有特进检校太傅顾在珣越班奏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圣虑怀忧，臣等请罪。’帝曰：‘北有后唐霸盛，南有蛮蜑强良，朕虽旰食宵衣，纳隍轸虑，此不能兴师吊伐，彼不能臣子来王，恐社稷不安，为子孙之患，是以忧尔。’在珣奏曰：‘只如兴土木于禁中，选骁雄于手下，迥持斧钺出镇藩篱。饰宫殿于遐方，命銮兴而远幸。为衅之兆，为祸之元，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扬佞媚，全无斟酌，谬处腹心，断性命于戏玩之间，戮仇雠于枢机之下。有功劳而皆弃，非贿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嘱，为太国之栋梁。既不输忠，又不能退。恣一门之奢侈，任数子之骄矜。徒为饕餮之人，实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迥彻烟霄，殊非謇谔。兴乱本逞章呈之妙，说奸谋事颊舌之能。立致倾亡，尚居左右，有韩昭在。常加惨毒，每恣贪残。焚爇军营，要宽私第。不道喧腾于众口，非违信任于愚怀，有欧阳晃在。酷毒害民，加刑聚货。叨为郡守，实负天恩。疮痍已遍于阳安，蒙蔽由凭于内密，有田鲁俦在。为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务奢华，不思辅弼。第宅迥同于上苑，珠珍未满于贪心，有徐延琼在。出为留守，入掌枢机。无谔谔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润澄在。搜求女色，悦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无厌之宠。敷对唯夸于辩博，佐时不督于经纶。素非忠贤，实为忝窃，有严凝月在。唱亡国之音，炫趋时之伎。每为巫觋，以玩圣明。致君为桀纣之年，昧主之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忧社稷不安。’帝闻所奏，大悦龙颜。于是赐顾在珣绢五百匹，进加右金吾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仍令所司编入史记。”

亡国音

王后主咸康年，昼作鬼神，夜为狼虎，潜入诸宫内，惊动嫔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或狂游玉垒，书王一于倡楼；或醉幸青城，溺内家于灌口。数涂脂粉，频作戎装。又内臣严凝月等竞唱《后庭花》、《思越人》及搜求名公艳丽绝句隐为《柳枝词》。君臣同座，悉去朝衣，以昼连宵，弦管喉舌相应，酒酣则嫔御执卮，后妃填辞，合手相招，醉眼相盼，以至履舄交错，狼籍杯盘。是时淫风大行，遂亡其国。《后庭花》者，亡陈之曲，故杜牧舍人宿秦淮有诗曰：“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傍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又胡曾《咏史》诗曰：“邻国机权未可涯，如何后主恣骄奢。不知即入宫前井，犹自听歌《玉树花》。”《思越人》者，亡吴之曲，故胡曾《咏史》诗曰：“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渌醅。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柳枝》者，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有是曲也。胡曾《咏史》诗曰：“万里长江一旦开，岸边杨柳几千栽。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又韩舍人《咏柳》诗曰：“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那堪更想千年后，谁见杨花入汉宫。”又贺秘监（知章）、罗给事（隐）咏柳，轻巧风艳，无以加焉，贺君诗曰：“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又诗曰：“袅袅和烟映玉楼，半垂桥上半垂流。今年渐见枝条密，恼乱春风卒未休。”又李博士（涉）有《题锦浦垂柳》曰：“锦池江口柳垂桥，风引蝉声送寂寥。不必如丝千万树，只禁离恨两三条。”

雪废主

天成初，明宗临朝，宣亡蜀旧宰臣王锴张格、庾传素、许寂、御史中丞牛希济等，各赐一韵，试《蜀主降臣唐》诗，限五十六字成。王锴等皆讽蜀主僭号，荒淫失国，独牛希济得川字，所赋诗意但述数尽，不谤君亲。明宗览诗曰：“如牛希济才思敏捷，不伤两国，迥存忠孝者，罕矣！”当日有雍州亚事之拜，至今京洛无不称之。诗曰：“满城文物欲朝天，不觉邻师犯塞烟。唐主再悬新日月，蜀王还却旧山川。非干将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数尽年。古往今来亦如此，几曾欢笑几潸然。”

陪臣谏 诸侯之臣曰陪臣

王蜀咸康年，后主将幸天水，群臣列疏恳谏，上意不从。前秦州节度掌书记蒲禹卿独上一表云：“秦皇之銮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至今传为忠臣。及后主降唐，至雍州受死。（亡蜀宰臣王锴等乞后主骸骨归葬蜀山，其表云：“生为万乘之君，死在匹夫之手。”）蒲君随例赴洛，亦在长安，痛后主遭诛，朝廷失信，于驿门大恸，仍书五十六字而归。雍守捕之。蒲已还蜀矣。诗曰：“我王衔璧远称臣，何事全家并杀身。汉舍子婴名尚在，魏封刘禅事犹新。非干大国浑无识，都是中原未有人。独向长安尽惆怅，力

微何路报君亲。”《直谏后主幸秦州表》云：“臣某言：顿首死罪。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周有戒慎之鞀。盖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罪，要纳谠言。将引咎而责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箓，正位当天。爱闻悦耳之忠言，每许犯颜而直谏。且先皇帝许昌振迹，阆苑兴师。历艰辛于草昧之时，受危险于虎争之际。胼胝戈甲，寝寐风霜。申武力而助中原，立战功而平多垒。亡躯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开国。今日鸿基霸盛，大业推崇。地及雍岐，界连荆楚。信通吴越，威定蛮陬。郡府颇多，关河甚广。人物秀丽，土产繁华。当四海辐凑之秋，成万代龙兴之业。陛下生当富贵，坐得乾坤。但好欢娱，不思机变。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修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穑之最难。惜高祖之基模，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宿于诸处林亭，多历览于前王书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无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臣窃闻陛下欲出都城，看于边垒。且天雄地远，路恶难行。险栈敧云，危峰插汉。稍雨则吹摧阁道，微泥则阻滑山程。岂可鸣銮，唯堪叱驭。又复秦州敌境咫尺，塞色荒凉。人杂番戎，地多疫瘴。别无风华异境，不可选胜寻幽，陇水声清，胡笳韵咽。营中只带甲之士，城上宿枕戈之人。看烽火于孤峰，朝朝疑虑；睹旗旗于绝岭，日日堤防。是多山足云之乡，即易动难安之境。麦积崖无可瞻恋，米谷峡何足闻知。纵过嵯山，须通怨水。秦穆圉马之地，隗嚣僭位之邦。其次一人出行，百司参从。千群雾拥，万众星驰。当路州县凋残，所在馆驿隘小。止宿尚犹不易，供须固是极难。纵若宫中指挥，自破属省钱物。未免因依扰践，触处凌持。以此细论，不合轻动。其类苍龙出海，云行雨施。岂合浪静风恬，必见伤苗损物。所以銮舆须止，天步难移。况顷年大驾只到山南，犹不下关，进发兵士。此时直至天水，未审制置如何。当初打破梁原城池，虏掠义宁户口。截腕者非一，斩首者倍多。匪唯生彼人心，而亦损兹圣德。今去洛京不远，复闻大驾重来。彼则预有计谋，此则便须征讨。况凤州久为仇敌，必贮奸谋。切虑妄措妖词，致生衅隙。又陛下与唐国方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或专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躬去与不去？若去，则须似秦赵争强，彼此难屈；若不去，则便同鲁卫不睦，战伐兹兴。酌彼未萌，料其先见。愿陛下思忖。臣伏闻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吊民伐罪，展义观风。然后便归九重，别安万姓。陛下累曾游历，未闻一件教条，止于践涉山川，驱驰人马。阆苑则舟船几溺，青城则嫔婇将沉。自取惊忧，为何切事。及还京辇，并不说于军民，迫郁众情，莫彰帝德。忆昔先皇帝在日，未省无故巡游。陛下纂承已来，乐意频离宫阙。此时依前整跸，又拟远别宸居。昔秦王之銮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陛下圣逾秦帝，明胜隋皇。且无北筑之虞，焉有东游之弊。陛下宽仁大度，广孝深慈。知稼穑之艰难，识古今之成败。自防得失，不纵襟怀。岂忍致却宗祧，恶言道术。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虑于危亡，实恐乖于仁孝。况玉京金阙，宝殿珠楼。内苑上林，瑶池琼圃。香风满槛，瑞露盈盘。钧天之乐奏《九韶》回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于紫禁，耀珠翠于皇宫。如论万乘之居，便是三清之境。人间胜致，天下所无。时或追游，足观奇趣。何必倾于远塞，看彼荒山。不惜圣躬，有何裨益。方今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但当国生灵受弊，盗贼横行。纵边庭无烽火之虞，而内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运，一国称尊。文德武功，经天纬地。孝逾于舜，仁甚于汤。百行皆全，万机不挠。聪明博达，识度变通。深负规模，独怀殷鉴。方居大宝，正是少年。既承社稷之基，复抱山河之险。何不远听迩察，居安虑危。辟四门以求贤，总万机而行事。咸修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并行，赏罚必当。平分雨露，遍疗疮痍。庶表里宽奢，保子孙昌盛。布临人之惠化，盖救物之玄功。选拣雄师，思量大计。振彼鸱张之势，壮兹虎视之威。秣马训兵，丰粮利器。彼若稍有微衅，此则直下平吞。正取时机，大行王道。自然百灵垂祐，四海归仁。众志成城，天下治理。今则蜀都强盛，诸国不如，贤士满朝，圣人当极。臣愿百姓乐于正观，万乘明于太宗。采药石之言，听刍荛之说。爱惜社稷，医疗军民。同武王谔谔而昌，鄙主纣唯唯而灭。无饰非拒谏之事，有面折庭诤之人。固我春朝，保我皇化。陛下莫见居人稠叠，谓言京辇繁华。盖是外郡凌残，住止不得。所以竞来臻凑，贵且偷安。今诸州虐理既多，百姓失业欲尽。荒田不少，盗贼成群。伏乞陛下稍布腹心，即当闻见。蜀国从来创业，多乏永谋。或德不及于两朝，或祚不延于七代。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谓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民。以至国亡，人心何系？山河之隘，不足可凭。陛下至圣至明，如尧似舜，岂后主而相匹？岂子仁而比伦？有宽慈至孝之名，有远见长谋之策。不信谄媚，不耽荒淫。出入而所在防微，动静而无非经久。必致万年之业，终为四海之君。愿陛下且驻銮舆，莫离京国。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咸归我主。若群流赴海，众蚁慕膻。有道自彰，无思不服。非唯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长安。是微臣之至恳，举国之深愿也。臣闻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辄倾丹恳，仰谏圣明。不籍官荣，不谋名誉。情非讪上，理切爱君。虽无折槛之能，但有触鳞之罪。不避诛殛，辄扣天庭。臣死如万类之中去一蝼蚁。陛下或全无忖度，须向边陲，遗圣母以忧心，令庶寮以怀虑。全迷得失，自取疲劳。倘有不虞悔将何益！臣愿陛下稍开谏路，微纳臣言。勿违圣后之情，且允国人之望。俯存大计，莫去边陲。干犯冕旒，无

任忧惕。冒死待罪，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直谏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

四公会

长庆中，元微之、刘梦得、韦楚客同会白乐天之居，论南朝兴废之事。乐天曰：“古者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今群公毕集，不可徒然，请各赋《金陵怀古》一篇，韵则任意择用。”时梦得方在郎署，元公已在翰林。刘骋其俊才，略无逊让，满斟一巨杯，请为首唱。饮讫不劳思忖，一笔而成。白公览诗曰：“四人探骊，吾子先获其珠，所余鳞甲何用。”三公于是罢唱，但取刘诗吟味竟日，沉醉而散。刘诗曰：“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帆出石头。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旧枕寒流。而今四海归皇化，两岸萧萧芦荻秋。”（此篇元在《诗本事》中，叙说甚详。今何光远重取论次，更加改易，非也）长安慈恩寺浮图起开元，至大和之岁，举子前名登游题纪者众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唱和千百首，传于京师，诵者称美。凡所至寺观台阁林亭或歌或咏之处，向来名公诗板潜自撤之，盖有愧于数公之咏也。会元白因传香于慈恩寺塔下，忽睹章先辈（八元）所留之句，命僧拂去埃尘。二公移时吟味，尽日不厌，悉令除去诸家之诗，唯留章公一首而已。乐天曰：“不谓严维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为之。诗流自此慈恩息笔矣。章公诗曰：“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笼。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濛濛。”

贽旧诗　此事一节，非李吉甫先德之意，何光远遂录之

李相公（吉甫）其先（失其官讳）初修进之日，献卷于维扬护军宋甄大夫。甄寡于博识，不哀王孙。连上数启，都不动念。李于馆舍栖旅之甚，去住无依，遂吟一绝句贽之，宋以微薄礼遗而已。李后上第，生吉甫。吉甫继历台省，自信州刺史节判青州，待士稍薄。举子吴武陵诣府投掷，相国似无见重之意。吴不存忌讳，遂书相国先君旧谒宋大夫陈情一章，密献相国。相国大惭追悔，俟暝召吴，执手惆怅，厚赂于吴，请为寝默。诗曰：“十处投人九处违，家乡万里又空归。严霜昨夜侵人骨，谁念尊堂未授衣。”

钓巨鳌

会昌四年，李相公（绅）节镇淮南日，所为尊贵，薄于布衣，若非皇族卿相嘱致，无有面者。张祜与崔涯同寄府下，前后廉问向祜诗名，悉蒙礼重，独李到镇不得见焉。祜遂修刺谒之，诗题《御钓鳌客》，将俟便呈之。相国遂令延入，怒其狂诞，欲于言下挫之。及见祜，不候从容及问曰：“秀才既解钓鳌，以何物为竿?”祜对曰：“用长虹为竿。”又问曰：“以何物为钩?”曰：“以初月为钩。”又问曰：“以何物为饵?”曰：“用唐朝李相公为饵。”相公良久思之，曰：“用子为饵，钓亦不难致。”遂命酒对斟，言笑竟日。怜祜触物善对，遂为诗酒之知。议者以祜矫谕异端，相国悦其取媚，故史不称之，恶其伪也。

卷　八

衣锦归

段相国（文昌），本广都县人。父以油榨为业（云云因官而没）。生而有智，长亦多才。物业荡空，文章迥振。洎跨卫行卷，乡里笑之。历三十年间，衣锦还蜀。蜀人有诗赠曰：“昔日骑驴学忍饥，今朝忽著锦衣归。等闲画虎驱红旆，可畏登龙入紫微。富贵不由簪组解，文章生得羽毛飞。广都再去应惆怅，犹有江边旧钓矶。”又罗使君（向），本庐州人，不事巨产而慕大名，以至困穷，竟无退倦。常投福泉寺僧房寄足，每旦随僧一食，学业而已。历二十年间，持节归郡，洎入境，专游福泉寺，驻旌戟信宿，书其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鸣西上虎符归。行时宾从过前事，到处杉松长旧围。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鸥遥避隼旟飞。春风一宿琉璃殿，唯有泉声惬素机。”

非告勒

陈太师（瑄敬）任西川日，有爱姬徐氏甚有美色，即徐令长女也（失名）。其父自郫城宰欲求彭牧，以红绡数寸书二十八字，遣其妻私示其女。议者以徐习进而乖父子之道。其诗曰：“深宫富贵事风流，莫忘生身老骨头。因其太师欢笑处，为吾方便觅彭州。”又合州石镜宰马彦珪者，本遂州长江县富庶之子也。晚亲文笔，未识风骚，谬学滑稽，语多讥诮。因聘女，自为内相，醉酬新郎催妆之诗。诗意风艳之甚，亲族闻者莫不笑之。其诗曰：“莫飞篇翰苦相煎，款款容人帖翠钿。不是到来梳洗晚，却忧玉体未禁怜。”唐末卢拾遗（议）与郑中舍（延休）作赘，三年不归陕下。其兄（诰）以诗让之。诗意甚乖昆仲之礼，卢议呈其太山，中舍并女遣之。诰《寄弟诗》曰：“三年作赘在京城，著个绯衫倚势行。夜夜贪怜红粉女，朝朝浑忘白头兄。亲情别后饥寒死，仆使归来气宇生。世上可能容此事，算来天道不分明。”

改桥名

雍使君（陶）典阳安日（简州地名），送客至桥，离情未已，揖让既久，欲更前车。客将曰：“此处呼为情尽桥，向来送迎至此。礼毕。”陶下马命笔，题其桥楹，改为折柳，自兹送别，咸吟是诗。简郡风情，不革义路矣。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

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从他离恨一条条。”

作者同

刘（禹锡）尚书有《望洞庭》之句，雍使君（陶）有《咏君山》之诗，其如作者之才往往暗合。刘《望洞庭》诗曰：“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翠水，白银盘里一青螺。”雍《咏君山》诗曰：“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李山甫有《咏贫女》，天下称奇。秦侍郎（韬玉）继之，意转殊绝。李君诗曰：“平生不识绣衣裳，闲把荆簪益自伤。镜里只应谙素貌，人间多是信红妆。当年未嫁还忧老，终日求媒即道狂。两意定知无说处，暗垂珠泪滴蚕筐。”秦侍郎继曰：“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纤巧，不把双眉斗画长。最恨年年压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李君又有《石头故事》，韦庄有《咏南国英雄》，较量其才，意同语别。李君诗曰：“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石城秋。”韦庄诗曰：“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残花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止竟霸图何物在，石鳞埋没卧秋风。”王右丞（维）有《题云母障子》，胡令能有《题绣障子》，虽异代殊名，而才调相继。右丞诗曰：“君家云母障，持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关彩画来。”胡生诗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又许浑有《过台州李郎中旧居》，卢延让有《哭李郢端公越州从事》，至今吟者，无不怆然。许君诗曰：“政成身没其兴衰，乡路兵戈旅榇回。城上暮云凝鼓角，海边春草闭池台。经年未葬佳人散，昨日因斋故吏来。南北相逢皆掩泣，白蘋洲暖一花开。”卢公诗曰：“军门半掩槐花宅，每过犹闻哭临声。北固暴亡兼在路，东京权葬未归茔。渐穷老仆慵看马，著惨佳人暗理笙。诗侣酒徒销散尽，一场春梦越州城。”又李相公（绅）有《伤农》之什，郑征君（云叟）继之，名公不敢优劣。李公诗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岂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君诗曰：“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珊瑚树下人，衔杯吐不歇。”

贾忤旨

汉贾谊昔在长沙为《鹏鸟赋》，史书称之为屈矣。贾岛（字浪仙）忤旨，授长江主簿。卑则至卑，名流海内矣。岛初赴名场日，常轻于先辈，以八百举子所业悉不如己。自是往往独语，傍若无人，或闹市高吟，或长衢啸傲。忽一日于驴上吟得“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炼之未定，遂于驴上作推字手势，又作敲字手势，不觉行半坊，观者讶之，岛似不见。时韩吏部（愈）权京尹，意气清严，威振紫陌，经第三对呵唱，岛但手势未已，俄为宦者推下驴，拥至尹前，岛方觉悟。顾问欲责之，岛具对：“偶得一联，吟安一字未定，神游诗府，致冲大官。非敢取尤，希垂至鉴。”韩立马良久思之，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岛并辔语笑，同入府署。共论诗道，数日不厌，因与岛为布衣之交。故愈有赠二十八字，岛因此名出寰海。诗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云顿觉闲。天恐文章声断绝，再生贾岛向人间。”贾又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恶之，与礼闱议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挠扰贡院。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议者以浪仙自认病蝉，是无抟风之分。诗曰：“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疑在腹，尘点误侵晴。黄雀并乌鸟，俱怀害尔情。”岛后为僧，改名无本，入京投蜀僧悟达国师（知玄）院中。或去法乾寺返初了，潜于钟楼安下，日与师觉辉、无可上人、姚殿中（合）衷私唱和，虑卿相所闻，专俟宣宗微行，欲见帝，希特恩，非时及第。及宣宗微行。值玄不在，上聆钟楼上有秀才吟咏之声，遂登楼，于岛案上取吟次诗欲看。岛不识帝，攘臂睨帝，遽于帝手夺之，曰：“郎君何会耶？”帝惭赧下楼。玄公寻亦归院，岛抚膺追悔，欲投钟楼。帝惜其才，急诏释罪，谓岛曰：“方知卿薄命矣。”遂御札墨制，除岛为遂州长江主簿。帝意令岛继长沙故事。敕曰：“比者礼部奏卿风狂，遂且令关外将息。今既却携卷轴，潜至京城。遇朕微行，闻卿高咏。睹其至业，可谓屈人。是用显我特恩，赐尔墨制，宜从短簿，别俟殊科。可守剑南道遂州长江县主簿，仍便赍敕乘驿赴官。所管藩侯，放上闻奏。”大中八年九月七日制下，岛因授此官，永离贡籍。初之任，届东川，府主冯八座三十里出仪仗以迎之。既至馆舍，见待甚厚，大具肴馔宴设。故岛献感恩诗曰：“匏革奏终非独乐，军城未晓启重门。何时却入三台贵，此日空知八座尊。罗绮舞间收雨点，貔貅斗外卷云根。逐迁属吏随宾列。拨掉扁舟不忘恩。”后有一少年除长江簿，犹豫不赴，张蠙先辈为诗刺之曰：“少年为理但公清，鸿渐行中是去程。莫恨长江为短簿，可能胜得贾先生。”岛自长江迁普州司仓，方干自镜湖寄诗曰：“乱山重复叠，何路访先生，岂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闲曹犹得醉，薄俸亦胜耕。莫问吟诗苦，年年芳草平。”岛至老无子，因啖牛肉得疾，终于传署。后崔倚评事倅岳阳日，为诗悼之。岳阳，普州地名。今因创墓在岳阳山上，山下有岳阳池。诗曰：“倚恃才难继，昂藏貌不恭。骑驴冲大尹，夺卷忤宣宗。驰誉超先辈，居官下我侬。司仓旧曹署，一见一心忪。”又举子李允恭有诗曰：“一一玄微缥缈成，尽吟方便爽神清。宣宗谪去为闲事，韩愈知来已振名。海底也应搜得静，月轮常被玩教倾。如何未隔四十载，不遇论量向此生。”

屈名儒

唐末宰臣张文蔚、中书舍人封舜卿等奏："前有名儒屈者十有五人，请赐孤魂及第。"方干秀才是其数矣。每见人设三拜而已，谓礼数有三，识者呼为"方三拜"亦曰方十四郎。干为人唇缺，连应十余举，有司议干才则才矣，不可与缺唇人科名，四夷所闻，为中原鲜士矣。干潜知所论，遂归镜湖。后十数年，遇医补得，年已老矣，遂举足不出镜湖，时人号曰补唇先生。弟子李频等皆中殊科。干可谓屈人矣。故有《镜湖西岛闲居》诗曰："寒山压镜心，此处是家林。梁燕欺春醉，岩猿学夜吟。云连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犹自闻钟角，栖身可在深。"又诗："世人如不容，吾自纵天慵。落叶凭风扫，秋粳任水舂。花朝连郭雾，雪夜隔湖钟。身在能无事。头宜白此峰。"又《感怀》云："至业不得力，至今犹苦吟。吟成五字句，使破一生心。世路屈声满，云溪冤气深。前贤多晚达，莫怕鬓霜侵。"李频上第后，干寄诗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犹卧云。"此恨之深矣。干为诗炼句，字字无失。如《寄友人》云："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齐梁已来未有此句。《咏击瓯》则体绝物理，诗人罢唱。诗曰："白器敲来曲调成，腕头匀细自轻清。随风摇曳有余韵，侧水浅深多泛声。春漏丁当相次发，寒蝉计会一时鸣。从今已得佳声出，众乐无由更得名。"干与杭州于郎中为砚席之知，因求举粮远游郡所。杭牧疑干为诗无卒才，因夜宴与"飞"字韵，请赋一章。干半酣，书成，合筵惊骇，于赠二百千充润五十六字。于可谓奖士矣。诗曰："闲世星郎夜宴时，丁丁寒漏滴声微。琵琶弦促千般调，鹦鹉杯深四散飞。遍请玉容歌白雪，高烧红蜡照朱衣。人间有此荣华事，争遣渔翁恋钓矶。"又李先辈（宣古）《于澧阳陪杜悰司空宅宴席上赋得"桃"字》诗曰："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觱篥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解饮萧郎眼似刀。争禁夜深抛耍令，舞来挼去使人劳。"又杜公镇荆渚日，夜宴出歌姬送酒，李群玉校书于烛下飞笔献杜诗曰："裙拖六幅潇湘水，鬓耸巫山一段云。态貌只应天上有，歌声岂合世间闻。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怜赋客，肯教容易见文君。"又卢延让《冬夜宴柳驸马（陟）宅得"更"字》诗曰："兰堂夜宴在秦城，座上荷衣倍觉荣。金鼎烹炮过百味，铜壶刻漏转三更。红妆仗出催添烛，白雪歌迟待暖笙。犹自何郎欢不足，桂华未谢玉峰倾。"昔章先辈（孝标）《于李使君筵赠歌人刘小小得"娘"字》，当时名公无不赏俊。诗曰："诸侯帐下惯新妆，皆怯刘家薄媚娘。宝髻巧梳金翡翠，罗裙宜著绣鸳鸯。轻轻舞汗初沾袖，细细歌声欲绕梁。何事不归巫峡去，故来人世断人肠。"已上五公之诗虽绮靡香艳，而含蓄情思皆不及施肩吾《夜宴曲》云："兰釭如昼夹不眠，玉炉夜起沉香烟。青娥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桃花然。碧窗弄娇梳洗懒，户外不知银汉转。被郎嗔罚屠苏盏，酒入四肢红玉软。"

钱塘秀

罗秀才隐傲睨于人，体物讽刺。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与娼妓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矣。"隐虽内耻，寻亦嘲之："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隐常献卷于郑相公（畋），郑女妙于篇什，每读隐诗至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未尝不于父前三复，似慕其才。相国或一日因隐到宅遂留，从容命女下帘窥之。女见隐为人丑陋，永不复吟隐诗矣。隐又与顾云先辈谒淮南高相公（骈）。顾为人风雅，时渤海公辟留，隐遂辞归钱塘，高与宾幕小酌，熙隐于海风亭。是时盛暑，有青蝇入座，渤海公命扇驱之。顾谑隐曰："青蝇被扇扇（平）离座。"隐立酬之曰："白泽遭钉钉（去）在门。"议者以才调相讥，两俱全美。隐度高公欲继淮王求仙，所为妖乱，潜题后土庙刺之，连夕挂帆而迈。巫者告公，公既悔且怒，急棹追之，已出境矣。诗曰："四海干戈尚未宁，又于汾水建仪形。九天玄女犹无圣，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野云侵鬓绿，两条宫柳入眉青。韦郎年少知何事，端坐唯看《太白经》。"高后失政，因吕用之等幻惑，为毕师铎所害。隐自钱塘著《妖乱志》以非之，故有《题延和阁》云："延和高阁势凌云，轻语犹疑太一闻。烧尽降香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昔僖宗在蜀日，隐吟诗数首以刺诸侯。及銮辂还京，为朝贵所嫉，竟不成名。后钱尚父（镠）为诗酒之侣，继遇中原丧乱，无复所闻。《驾在蜀》诗曰："白丁攘臂犯长安，翠辇苍惶路屈盘。丹凤有情云外远，玉龙无迹渡头寒。静思贵族谋身易，危惜文皇创业难。不将不侯何计是，钓鱼船上泪阑干。"又《寄咏漫天岭》云："南去休夸蜀道难，此中危峻已多端。到头不会苍苍意，争得禁佗两度漫。"《驾还京》诗曰："马嵬杨柳尚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说杨妃。"隐以讽刺颇深，连年不第，举子刘赞赠之诗曰："人皆言子屈，我独谓君非。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归。年虚侵雪鬓，尘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隐睹之，因起式微之思，遂有《归五湖》诗曰："江东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思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

走山魈

施肩吾先辈为诗奇丽，冠于当时。著《百韵山居》，才情富赡，如"荷翻紫盖摇波面，蒲莹青刀插水湄"，又"烟黏薜荔龙须软，雨压芭蕉凤翅垂"。又《赠边将》诗曰："轻生奉国不为难，战苦身多奋箭

瘢。玉匣锁龙鳞甲冷，金铃衬鹘羽毛寒。皂貂拥出花当背，白马骑来月在鞍。犹恐犬戎临虏塞，柳营时把阵图看。”又《上礼部侍郎陈情》云：“九重城里无亲识，八百人中独姓施。弱羽飞时攒箭险，蹇驴行处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难反，贫女如花镜不知。却向从来受恩地，再求青律变寒枝。”又《赠友人下第闲居》云：“花眼绽红斟酒看，药心抽绿带烟锄。”如是之类，皆轻巧之极。及第后游南楚，楚多山魈为患，俗号圣者。是时亦来馆谷搅扰施君，施君当风一咏，于是屏迹。诗曰：“山魈本是伍家奴，何事今为圣者呼。小鬼不须乖去就，国家才子号肩吾。”

卷　九

梦太白

懿宗之代有处士张孜，本京兆人，耽酒如狂，好诗成癖。然于吟讽终昧风骚，尔来二十余年，不成卷轴。孜与李山甫友善，常为山甫鄙之。张乃图写李白真仪，日夕虔祷。忽梦一人自天降下，飒曳长裾。是夕星月晃然，当庭而坐，与孜对酌，论及歌诗。孜问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备得其要，白亦超然上升。孜后所吐篇章悉干教化，当时诗者稍稍善之。有《遇雪》云：“长安大雪天，鸟雀难相觅。其中豪贵家，捣椒泥四壁。到处生红炉，周回下罗幕。暖手调金丝，蘸甲斟琼液。醉唱玉尘飞，因融香汗滴。岂知饥寒人，脚手生皴劈。”又《庚子年遇赦》云：“时清无大赦，何以安天下。直到赤眉来，始寻黄纸写。草草蠲赋役，忙忙点兵马。天子自蒙尘，何曾济孤寡。”又驾在蜀日，孜著杂言数篇，伤时颇切。其一首两联云：“只爱轻与肥，不忧贫与贱。著牙卖朱紫，断钱赊举选。”及驾还京之后，相府遣人捕之，孜乃易姓越淮而去。故李山甫昔代孜歌，歌其幻梦曰：“天使翰林生我前，相去殁来二百年。英神杰气归玄天，日月星辰空憾然。我识翰林文，不识翰林面。上天知我忆其人，使向人间梦中见。瑞光闪烁天关开，五云著地长裾来。华山秀作英雄骨，黄河泻作纵横才。巍峨宛似神仙客，一段风雷扶气魄。低头语了却抬头，指点胸前称李白。梦中一面何殷勤，高吟大语喧青云。白言天府偶闲暇，与我握手论高文。一论耳目清，再论心骨惊。豁如混沌初凿破，天地海岳何分明。利若剑戟坚，健如虬龙争。神机圣法说略尽，造化与我新精灵。不问尘埃人，不语尘埃事。樽前酒半空，归云扫筵起。自言天上作先生，许向人间为弟子。梦破青霄春，烟霞无去尘。若夸郭璞五色笔，江淹却是寻常人。”

削古风

梁朝杜舍人（荀鹤）为诗愁苦，悉干教化，每于吟讽得其至理。如《赠僧》云：“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得心头火自凉。”又“利门名路两何凭，百岁风前短焰灯。只恐为僧心不了，为僧心了总输僧。”南宗睹之，传为心印。杜在梁朝，献朱太祖《时世行》十首，欲令太祖省徭役，薄赋敛。是时方当征伐，不洽上意，遂不见遇，旅寄寺中。敬相公（翔）谓杜曰：“希先辈稍削古风即可进身。不然者，虚老矣。”杜遂课《颂德诗》三十章以悦太祖。议者以杜虽有玉堂之拜，顿移教化之词。壮志清名，中道而废。《时世行》聊纪两首，《颂德诗》不复录之。“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纻裙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论。因供寨木无桑柘，为点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曾州县略安存。至今鸡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门。”

分命录

咸通中，王建侍御吟诗寒碎，竟不显荣。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穷愁，不登名第。是知诗者陶人情性，定乎穷通。故韦庄补阙有《长安感怀》云：“大道不将炉冶去，有心重筑太平基。”此则苞括生成，果为台辅。长兴末，何仆射瓒有《蜀城书事》云：“到头须卜林泉隐，自愧无能继卧龙。”诗后十旬得疾而卒。今录四公全什，用明将来。王建侍郎《寄贾岛》诗曰：“尽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犹卧，驴放秋田夜不归。傍暖旋收红落叶，觉寒重著旧生衣。曲江池畔时时到，为爱鸬鹚雨里飞。”李洞秀才《上崇贤曹郎中》云：“闲坊宅枕穿宫水，听水分衾盖蜀僧。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刑曹树荫千年井，华岳楼开万仞冰。诗句变风官渐紧，夜涛春尽海边藤。”韦补阙《感怀》曰：“长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诗胜旧诗。十亩野塘留客钓，一轩春雨对僧棋。花间醉任黄莺语，亭上吟从白鹭窥。大道不将炉冶去，有心重筑太平基。”何仆射《书事》云：“果决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己误恩容。云遮剑阁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峰。闷步文翁坊里月，闲寻杜甫宅前松。到头须卜林泉隐，自愧无能继卧龙。”

卓绝篇

陈羽秀才题破吴王夫差庙，汪遵先辈咏绝万里长城。程贺员外因《咏君山》得名，时人呼为程君山，刘象郎中因《咏仙掌》得名，时人呼为刘仙掌。已上名公称为卓绝。千百集中无以加此。陈秀才《题夫差庙》云：“姑苏台上千年木，刻作夫差庙里神。幢盖寂寥尘土满，不知箫鼓乐何人。”汪先辈《咏史诗》曰：“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不及尧阶三尺高。”程员外《咏君山》曰：“曾游方外见麻姑，说到君山此本无。云是昆仑山顶石，海风飘落洞庭湖。”刘郎中《咏仙掌》曰：“万古

亭亭倚碧霄，不成奇克不成招。何如掬取莲池水，洒向人间救旱苗。"

改名达

梁震先辈，蜀川人也，初名霭。僖宗在蜀日，方修举业。时刘象先辈随驾在蜀，震以所业贽于刘。刘略吟味震诗曰："据郎君少年，才思清秀。傥随乡赋，成器非遥。若不改名，无因显达。何以？缘霭字雨下从谒，雨下谒人，因甚得见？此后请改为震。震字，雨下从辰。辰者，龙也。龙遇水雨变化。烧尾之事，不亦宜乎。"震后果得上第，名闻诸侯。高令公季昌召赴荆南，以笔砚筹画见托，终身不就宾席，虑因玷污前名，至今南楚之间独步而已。

鉴冤辱

梁朝彭城王刘中令（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筑营墙掘得一物，重八十余斤，状若油囊。召宾幕诸将问之，或曰地囊，或曰飞廉，或曰金神七杀，独刘参谋（失名）曰："此冤辱也。古者囹圄之地即有此焉。昔王充据守洛阳，修河南府狱，亦获此物，而某远祖记之，乃是冤枉囚人死魄入地，聚为此物，凝结不消。纵鼓铸不燃，浸沃不湿。刃之不入，击之转坚，经千百年间而不腐烂。但于清夜致之酒食，许以申冤，当有黑气冲天，不异丰城之剑气也。此非吉瑞之兆，实为窜逐之征。"公一一试之，皆如其说。遂复深瘗，寻易营基。后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见怪之验也。

卷　十

归生刺

归处讷者，归侍郎（融）之曾孙也。多游秦陇，言足是非，在事者无不以金帛酒食弥缝之，畏其咏也。或见人衣鲜华，即念诗曰："昂藏骑马出朱门，服色鲜华不可论。尽是杀人方始得，一丝丝上有冤魂。"黄巢犯京后，守亮、守信等悉为杨军容（复恭）义儿，势夺诸侯，亦一时之威也。归有不平之色，咏《飑汉》以刺之曰："草头灰面恶形仪，尽是军容表里儿。昔日水牛攀角上，而今细马劈腰骑。钱多内藏犹嫌少，位等三公尚厌卑。更有一般堪笑处，镀金牙齿咬银匙。"又《咏奸汉》云："轻唇利舌傍侯门，送谄承颜日日新。爱与大官添弟子，能将小药献夫人。秤头不放分毫过，对面常如割骨贫。更有一般奸太煞，聚钱唯趁贾金银。"又《代村妇咏边将》曰："紫袍金带不须夸，动便经年镇海涯。争似我家田舍婿，朝驱牛去暮还家。"又有石校书（钦若），本东川人，文章四六与王超齐名。天复初应举，值大驾东迁，蜀路不通，干戈继起，遂客寄天水，荏苒一纪有余。后知父亡，方乃举恸，广于寺院追荐忏罪而已。归与石遽因小隙，荼毒咏之，石氏声名因兹减价。诗曰："十二年来匿父丧，三年之罪遣谁当。如今追荐应无益。已被牛头煮几场。"

高僧谕

伏牛上人、一钵和尚，皆悟达之士也。一居岩岫，永离嚣尘。著述《三伤》，指谕《一钵》。广开法席，大扇迷徒。聋瞽闻之，往往解悟。王蜀乾德初，有小军使陈（失名）妻高氏，即高骈相公诸院之孙。先于法门寺受持不杀戒二十余年，后届蜀，因与男娶妇。亲族劝令屠宰，高亦从之，旬日之中得疾，颇异，不录人事，口但荒言。既而三宿还魂，备述幽适之事。初遇黑衣使者追入岐府，城隍庙神峨冠大袖，与一金甲武士对坐。使者领高见神。武士言语纷纭，诉高破戒，仍扼腕骂高曰："吾护戒鬼将也，为汝二十余年食不受美，寝不遑安，岂期一起杀心，顿隳戒行。命虽未尽，罪亦颇深。须送冥司，惩其僭犯。"城隍神回问高曰："汝更修何善赎此过尤？"高平生常念《上生经》，至此蔑然遗忘，只记得《三伤颂》、《一钵歌》，合掌向神厉声而念。神与武士耸尔立听，颜色渐怡。诵至了终，悉皆涕泪，谓高曰："且归人世，宜复善心。"高氏拜辞未终，飒然起坐。乃知大善知识，所著句义与佛齐功。今并录其全篇，仍亦书其灵验，采之真识，非取伽谈。伏牛上人《三伤颂》其一曰："伤嗟垒巢燕，虽巧无深见。修营一个窠，往复几千转。双飞碧水头，对语虹梁畔。身缘觅食疲，口为衔泥烂。驱驰九夏初，方产巢中卵。停腾怕饥渴，抚养知寒暖。怜惜过于人，衔虫委皆遍。父为理毛衣，母来将食饘。一旦翅翼成，分飞不相管。世有少智人，悬力忧家眷。男女未成长，颜色已衰变。燕子燕子听吾语，随时且过休辛苦。纵使窠中千个儿，秋风才动终须去。世人世人不要贪，此言是药恶量取。饶你平生男女多，谁能伴尔归泉路。"其二曰："伤嗟鹨刀鸟，夜夜啼天晓。坠翼柳攀枝，垂头血沾草。身随露叶低，影逐风枝袅。一种情相生，尔独何枯槁。驱驱饮啄稀，杀役飞腾少。不是官所差，都缘业所造。亦似世间人，贪生不觉老。吃著能几多，强自萦烦恼。咄哉无眼人，织络何时了。只为一六迷，遂成十二到。鹨刀鹨刀林里叫，山僧山僧床上笑。有人会意解推寻，不假三只便成道。"其三曰："伤嗟造蜜蜂，忙忙采花蕊。接翼入芳丛。分头傍烟水。抱蕊嗳香滋，寻花恋春饵。驱驰如有荣，盘旋若遭魅。蹭蹬遇丝罗，飘零喂蝼蚁。才能翅翼成，方始窠巢备。恶人把火烧，哀鸣树中死。蜜是他人将，美是他人美。虚忙百草头，于身有何利。世有少智人，与此恰相似。只缘贪爱牵，几度虚沉坠。百岁处浮生，十年作童稚。一半悲与愁，一半病与悴。除折算将来，能得几多子。更将有漏身，自翳无生理。永不见如来，都缘开眼睡。蜜蜂蜜蜂休役役，空哉终是他人吃。世人世人不要贪，留富他人有何益。"《一钵和尚》歌

曰："阿剌剌，闹聒聒，总是悠悠造末挞。如饥吃监加得渴，枉却一生头戛戛。究竟不能知本末，抛却死尸何处脱。闲事到头须结撮，火落身上当头拨。莫待临时叫菩萨，大丈夫儿须豁豁，莫学痴人受摩捋。也系裹，也摆拨。也学柔和也粗犷，亦解剃头亦披褐，也学凡夫作生活。直言向君君未达，更作长歌歌一钵。多中少，少中多，莫笑野人一钵歌，缘持此钵度婆娑。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时境空含万象。几处浮生自是非，一源清净无来往。莫漫将心学水泡，百毛流火无事交。不如静坐真如地，头上从他鹊作巢。万代金轮圣王子，只这真如灵觉是。菩提树下度众生，度尽众生不生死。真丈夫，无形无相大毗卢。尘劳灭尽真如在，一颗圆明无价珠。眼不见，耳不闻，无见无闻无不闻。从来一钵无言说，今日千言强为分。强为分，须谛听，人人总有真如性。恰似黄金在矿中，炼去金砂金体净。真是妄，妄是真，为求真妄更无人。将心不用生烦恼，衣食随时养色身。好也著，恶也著。一切不贪无染著。亦无恶，亦无好，一际坦然平等道。粗亦餐，细亦餐，莫学凡夫相上看。亦无粗，亦无细，上方香积无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树是菩提果。亦无生，亦无死，三世如来总如此。离即著，著即离，实相门中无实义。不可离，不可著，何处更求治病药。语时默，默时语，语默寻踪无定所。亦无语，亦无默，莫唤东西作南北。嗔时喜，喜时嗔，我自降魔转法轮。亦无嗔，亦无喜。水不离波波是水。悭时舍，舍时悭，不离内外与中间。亦无悭，亦无舍，寂寂寥寥无可把。苦时乐，乐时苦，只个修行断门户。亦无苦，亦无乐，本来自性无缠缚。垢即净，净即垢，两边恶境无前后。亦无垢，亦无净，大千同一真如性。药是病，病是药，到头两事浑捻却。亦无药，亦无病，正是真如灵觉性。魔是佛，佛是魔，如影随形水上波。亦无魔，亦无佛，三界比来无一物。凡即圣，圣即凡，色里胶清水里咸。亦无凡，亦无圣，万行扫除无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起恶尘。亦无真，亦无假，若不呼时谁应者。本无姓，本无名，只么腾腾信脚行。有时市井看屠肆，一叶莲花火上生。也曾策杖游京洛，身似浮云无住著。究竟从来是寄居，他方处处无缠缚。若觅戒，三毒药病何时瘥。若觅禅，我自纵横大可怜。不是狂，不是颠，在世间中出世间。时人不会此中意，打著南边与北边。若觅法，鸡足山头问迦叶。见说传衣在彼中，无心不用求某甲。若觅修，八万浮图何处求。只知黄叶上啼哭，不觉黑云遮日头。莫怪狂言无次第，筛罗渐入粗中细。只这粗中细也无，即是圆明真实谛。亦无真，但有名闻即是尘。若向尘中解真实，便是当来出世人。无造作，独行独坐空索索。无涅槃，本来生死不相干。直须省，莫漫将身入空井。无去来也无，明镜挂高台。侬家见解只如此，不用将心算劫灰。"

鱼还肉

天复初，任可芝任戎州刺史日，有鱼人赵阿奴善钓大鱼，常于马湖江垂巨索大钓，号曰掣拔，中钓者皆百斤不啻。尝谓人曰："愿钓千斤之鱼，豁男子平生之志，即改业矣。"人或语曰："此非江左，焉有此鱼。"对曰："非吾所欲，负命者上钓。"其年秋，忽获一鮥子鱼，果重千斤，背上自然有字，其文金色，观者感伤。赵阿奴因此从军，遂改钓业。其大鱼背上字云："三曾到杨府，五转归马湖。身上千斤肉。今还赵阿奴。"

求冥婚

传言鬼神所凭，有时而信。故黄熊入梦，不为无神。豕人立啼，显彰有鬼。蜀有曹孝廉第十九名晦，因游彭州道江县灌口，谒李冰相公庙，睹土塑三女俨然而艳，遂指第三者祝曰："愿与小娘子为冥婚，某终身不媾凡庶矣。"遂呵卦子掷之，相交而立。良久，巫者度语曰："相公请曹郎留著体衣一事以为言定。"曹遂解汗衫留于女座。巫者复取女红披衫与之，曰："望曹郎保惜此衣，后二纪当就姻好。"曹亦深信，竟不婚姻，纵遇国色，视之如粪土也。果自天祐甲子终于癸未二十年，曹稍觉气微，又疑与神盟约数，乃自沐浴，俨然衣冠，俟神之迎也。是日至暝，车马甚盛，骈塞曹门，同街居人竟来观瞩。至二更，邻人见曹升车而去，莫知其由。及晓视之，曹已奄然矣。议者以华岳灵姻咸疑谬说，苎萝所遇亦恐妖称，今曹公冥婚，目验其异，于戏，自投鬼趣，不亦卑乎！

见世报

天祐中，秦州刘自然主押义军案，因连帅李中令（继崇）点乡丁而西捍蜀师，有成纪县百姓黄知感诣刘求免，自然许之。自然之妻谓其夫曰："黄知感之妻美发，傥得为妾之髢，即与免之。"知感得刘指，归与妻平议。黄妻可谓贤也，语其夫曰："妾今幸以弱质得附于君，发有再生，人死永矣。君若南征不返，妾有美发何为。"言讫，揽发剪之。知感亦怀痛切。既迫于差点，遂献于刘。刘亦贪残，犹为不足。春获其免，秋复差行军，须急难莫敢申雪，于是没于金沙之阵，刘亦是岁云亡。黄妻日于灵祠陈状咒诅。后黄家牝卫忽生一驹，及堪乘骑，方觉左胁下有刘自然之字，多般辩验，字益分明。邑人传之，遂达廉问。（蜀平秦之后，王太尉宗俦制置）元戎乃召其妻子识认，刘之长子曰："某父平生唯好酒肉。但能饮酒食肉，是某父也。"驴遂饮酒数升，啖肉数脔，仍以头指泥其子，泪下如绳。刘子请备百千赎之。黄妻竟为不可，出入鞭打，以报夫仇。刘子耻于姻亲，郁咽而卒。后累经丧乱，无复闻焉。故王梵志诗曰："欺诳得钱君莫羡，究竟还是输他便。不信但看槽上驴，只是改头不识面。"又宝鸡县市令樊旭初吃犬肉，临老尾生，每因校料之时取笑县曹人吏。其妻偶因夫醉，以刀断之，忽作狗号数声，奄然而卒。又金州义军将全景晖能禁毒虺，兼好食之。其妻忽产大蛇，九

头一尾。又有室女忽生一子，身有蛇鳞。因此乡亲悉舍禁忌。

攻杂咏

陈裕秀才下第游蜀，暂弃举业，唯事唇喙。睹物便嘲，其中数篇亦堪采择，虽无教化于当代，诚可取笑于一时。《咏浑家乐》云："晨起梳头午不休，一窠精魅闹啾啾。阿家解舞清平乐，新妇能抛白木球。著绿桃牌吹觱篥，赐绯盟器和梁州。天晴任你浑家乐，雨下还须满舍愁。"又："北郡南州处处过，平生家计一驴驮。囊中钱物衣装少，袋里燕脂胡粉多。满子面甜糖脆饼，萧娘身瘦鬼常饿。怪来唤作浑家乐，骨子猫儿尽唱歌。"《过旧居》云："昔日颜回宅，今为裹饭家。不闻吟秀句，只见铺油麻。豉汁锅中沸，粕糕案上葩。朝朝唯早起，檐从自排衙。"有一秀才忽赎酒家青衣为妇，裕嘲之曰："秀才何事太匆匆，琴瑟无媒便自通。新妇旋裙才离体，外姑托布尚当胸。菜团个个皆钳项，粳米头头尽翦鬃。一自土和逃走后，至今失却亲家翁。"又《咏大慈寺斋头鲜于阇梨》云："酒肉终朝没阙时，高堂大舍养肥尸。行婆满院多为妇，童子成行半是儿。面折掇斋穷措大，笑迎搽粉阿尼师。一朝若也无常至，剑树刀山不放伊。"又大慈寺东北有池，号曰放生池，蜀人竟以三元日多将鹅鸭放在池中。裕因谒主池僧不遇，当门书一绝句，自此放生稍息矣："鹅鸭同群世所知，蜀人竟送放生池。比来养狗囤鸡在，不那阇梨是野狸。"裕后咏深沙一绝，因暴疾而终，亦由神折天年，抑又神其灵也。诗曰："瞋眉努目强乾嗔，便作阎浮有力神。祸福岂由泥担汉，烧香供养弄蛇人。"

蜀才妇

吴越饶营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薛涛者，容姿既丽，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酬对。大凡营妓比无校书之称。韦公南康镇成都日，欲奏之而罢，至今呼之。故进士胡曾有赠涛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涛每承连帅宠念，或相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应（四库本作"中朝一应"）衔命使车，每届蜀求见涛者甚众。而涛性亦狂逸不□，所有见遗金帛往往上纳。韦公既知且怒，于是不许从官。涛乃呈《十离诗》情意感人，遂复宠召，当时见重如此。《犬离主》："出入朱门四五年，熟知人性足人怜。近缘咬著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鱼离池》："戏跃池中四五秋，常摇朱尾玩银钩。近缘戏触红莲折，不得随波自在游。"《鹦鹉离笼》曰："惯向侯门养此身，飞来飞去羽毛新。近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再唤人。"又《竹离丛》曰："蓊郁栽成四五行，常持坚节覆秋霜。近缘春笋钻阶破，不得垂枝对画堂。"又《珠离掌》曰："一颗明珠内外通，分明皎洁水精宫。近缘一点瑕相累，不得终朝在掌中。"又女郎张窈窕，少年居蜀，下笔成章，当时诗人雅相推重。有《上成都从事》诗曰："昨日卖衣裳，今朝卖衣裳。衣裳浑卖尽，羞见嫁时箱。有卖愁仍缓，无时心转伤。故园胡虏隔，何处事蚕桑。"又悲光寺近有尼海印，才思清峻，不让名流。有《舟夜》一章颇佳，诗曰："水色连天色，风声益浪声。旅人归思苦，鱼叟梦魂惊。举棹云先到，移舟月逐行。旋吟诗句罢，犹见远山横。"

于阗国行程记

[五代]平居诲撰　陈尚君整理

《于阗国行程记》一卷，五代平居诲撰。平居诲，后晋时金州防御判官。天福三年（九三八），任彰武军节度判官。晋遣鸿胪卿张匡邺奉使于阗，册李圣天为于阗国王，居诲为判官随行。是年冬自灵州启行，历二年方到，至七年（九四二）冬方得归。居诲归撰本书，记其往复所见山川诸国情况。欧阳修《新五代史·四类附录》摘引本书，简称《于阗记》，作者误作高居诲。今书名依《崇文总目》，作者从今人娄雨亭所考（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一九九〇年四期刊《后晋〈于阗国行程记〉作者订误》）。原书不传，今据宋人所引，录出二则。

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碛，碛无水，载水以行。甘州人教晋使者作马蹄木涩，木涩四窍，马蹄亦凿四窍而缀之，驼蹄则包以氂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鸣沙山，云冬夏殷殷有声如雷，云《禹贡》流沙也。又东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窜也。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销，乃得水。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自仲云界西，始涉𧄍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置水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以蒲桃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园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其国东南曰银州、卢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新五代史》卷七四）

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谓之捞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故其国中器用服饰往往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

国老谈苑

[宋]王君玉撰　张友臣整理

《国老谈苑》二卷，宋王君玉撰。该书记载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杂事，对当时士大夫多有毁誉。其中“虽间或有抑扬过情”者，但大致据实可信，其中有多条记载为元人修《宋史》时采用。本整理本以影印涉园所藏宋本为底本，参校了《百川学海》、《学津讨原》、《四库全书》等数种版本。

卷　一

太祖尝语赵普曰：“唐室祸源在诸侯难制，何术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替，则无虞。”因从之。

开宝中，御厩新调御马成进，太祖御宣政殿亲阅，时太宗尹天府，亟召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太宗固辞，以人臣之礼不可。上勉之，不从其恳。已而，目送之，且语左右曰：“令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质寝疾，数幸其家。其后，虑烦在朝大臣，止令内夫人问讯。质家迎奉器皿不具，内夫人奏知，太祖即令翰林司送果子床、酒器凡十副以赐之。复幸其第，因谓质曰：“卿为宰相，何自苦如此?”质奏曰：“臣向在中书，门无私谒，所与饮酌，皆贫贱时亲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赐，有涉近名，望陛下察之。”寻薨。开宝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质，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尝曲宴翰林学士王著，御宴既罢，著乘醉喧哗。太祖以前朝学士，优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趋近屏风，掩袂恸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谙，况一书生，虽哭世宗，能何为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太祖总军政，然分部之制禀于世宗。时宣祖不豫，是役当淮将皇甫晖之敌也，宣祖惮之，密请移军，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衔戚夺志，以图报效，挺身死战，血濡袖。既而擒晖，淮南平，上功居第一。王业肇于是矣。向若苟私循军移，世宗有命，则得祸无类，又安能建不拔之基，以延祀于万世者乎?

太祖提周师甚寡，当李景十五万众，阵于清流山下，士卒恐惧。太祖令曰：“明日午当破敌!”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临阵亲斩伪骁将皇甫晖，以覆其众。是时，环滁僧寺皆鸣钟而应之。既平，鸣钟因为定制。(赵时进《滁州午钟记》)

太祖尝暑月纳凉于后苑，召翰林学士窦仪，草诏处分边事。仪至苑门，见太祖岸帻跣足而坐，仪即退立。阁门使督趣，仪曰：“官家方取便，未敢进。”阁门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视微笑，遽索御衣而后召入，未及宣诏意，仪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礼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动圣顾，臣恐贤杰之徒闻而解体。”太祖敛容谢之。自后，对近臣未尝不冠带也。

太祖将亲征潞贼李筠，诏留后吕余庆、赵普于京师。普因私谒太宗于朱邸，且曰：“普托迹诸侯十五年，今偶云龙，变家为国，贼势方盛，万乘蒙尘，是臣子效命之日，幸望启奏，此诚愿军前自效。”太宗即以闻上，太祖笑曰：“赵普岂胜甲胄乎?”因谓太宗曰：“是行也，朕胜则不言，万一不利，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别作一家计度。”及凯旋第赏，宰臣拨官，太祖曰：“普有从朕伐叛之勋，宜当加等。”于是授侍郎枢密使。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时学士卢多逊独直，上行与语，引入寝殿，因指所御，有缣帐、紫绫褥，谓多逊曰："尔在外意朕丰侈耶？朕用此犹常愧之。"

太宗尝冬月命彻兽炭，左右或启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众矣，朕何独温愉哉?"

太宗尝幸龙图阁阅书，指西北架一漆函，上亲自署钥者，谓学士陈尧咨曰："此田锡章疏也。"已而怆然久之。

太宗一日写书笔滞，思欲涤砚中宿墨，顾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铜池涤之。既毕，左右方至，上徐顾曰："尔辈何处来?"

太宗志遵俭谨，每居内，服浣濯之衣，或有穿者，则命纫补以进。

太宗退朝，常以经籍自娱，所阅之策以帕裹，小黄门持之，巡行殿籞，毕以为从。药糊之滇率皆副焉。又以柏为界尺，长数寸，谓之隔笔简。每御制，或飞宸翰，则用以镇所临之纸。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学士王禹偁，与之论文。禹偁奏曰："夫进贤黜不肖，辟谏诤之路，彰为诰命，施之四方，延利万世，此王者之文也。至于雕纤之言，岂足轸虑思、较轻重于琐琐之儒哉？愿弃末务大，以成宗社之计。"上顾曰："卿爱朕之深矣。"

真宗在朱邸时，诸王竞营假山。兖王山成，合宴以赏，真宗预焉。酒方洽，王指谓侍读姚坦曰："是山崇丽乎?"坦曰："聚血尔，何山之谓也？昔年夏侯峤为宛丘令，田赋充而迁，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实倍彼赋，非聚血而何?"上不怿，而辍宴还第，乃去山为壁，写儒行篇。他日，对而命宴，坦叩头谢曰："非英贤何能及此?"太宗闻之，意有属焉。

真宗在东宫，一日，太宗勖令学草书，乃再拜曰："臣闻王者事业，功侔日月，一照使隐微尽晓。草书之迹，诚为秘妙，然达者盖寡，倘临事或误，则罪有归焉，岂一照之心哉？谨愿罢之。"太宗大喜，顾谓之曰："他日之英主也。"

仁宗在储宫，真宗慎择官僚，皆难其人。鲁宗道时作正言，慷慨敢谏。忽一日，便坐召对，真宗曰："太子天下之本，当得正人辅之，今以付卿，其志心以导吾子。"宗道退让，敦奖遣之。翌日，除右谕德。

仁宗既即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学书，适遇江陵王钦若奏章上达，因飞帛大书"王钦若"三字。既罢，左右取之呈于太后。是时钦若有再命相之议，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缄为汤药，驰驿以赐钦若，即口宣召之。钦若至阙下，故寂无知者。

周世宗在汉为诸卫将军，尝游畿甸，谒县令（忘其姓名）。令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见，世宗颇衔之。及即位，令同部夫犯赃数百匹，宰相范质以具狱上奏。世宗曰："亲民之官，赃状狼籍，法当处死。"质奏曰："受所监临财物，有罪止赃，虽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厉声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杀二赃吏，非酷刑也。"质曰："陛下杀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敕。"遂贷其命。因令："今后犯者，并以枉法论。"质乃奉诏令。《刑统》中"强率敛入已，并同枉法者"是也。质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质在中书，急于铨品人物，凡清资华级，未尝虚授于人。延士大夫讲贯世务，以观器识。显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右补阙裴英同谒质于中书，质语及民间利病，因谓自牧曰："尝历州县乎?"自牧对以数任职事。次问英，英，唐相贽之后，以门地自负，乃曰："徒劳之役，惟英偶免。"质怒，责英曰："质虽不才，备位宰相，坐政事堂，与谏官御史论生民疾苦，非戏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谏署?"英惭惧而退，明日，质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赵普在中书，每奏牍，事有违戾太祖意者，固请之于上，或拂之于地，普缓拾之，振尘以献，有及再三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克成都，有获妇女者，彬悉闭于一第，窍度食，且戒左右："是将进御，当密卫之。"洎事宁，咸访其亲以还之，无亲者备礼以嫁之。彬平蜀回，辎重甚多，或言悉奇货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图书，无铢金寸锦之附。

范质性俭约，不受四方遗赂，自五代以来，宰相取给于方镇，由质绝之。为相辅，居第止十一间，门屋庳隘。周太祖尝令世宗诣质，时为亲王，轩马高大，门不能容，世宗即下马步入。及嗣位，从容语质曰："卿所居旧宅耶？门楼一何小哉?"因为治第。

周世宗尝欲以窦仪、陶穀并命为宰相，以问范质，质曰："穀有才无行，仪执而不通。"遂寝其事。太祖又欲令参知政事，赵普惮其刚严，奏以薛居正代之，终不入中书，亦其命也。

雷德让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谳，非次请对。时太祖放鸷禽于后苑，见。德让奏曰："陛下以放禽为急，

刑狱为常，臣切未喻。”上怒，举持玉针撞之，二齿坠地，德让拾而结于带中。上谓曰：“汝待诉我耶?”德让曰:“臣安敢诉陛下？自有史官书之。”上从而悔，厚赐以遣之。

窦仪自周朝以来，负文章识度有望于时，搢绅许以廊庙之器，仪因以公台自许，急于大用，乃设方略，以经营之。为端明殿学士判河南府时，括责民田，增其赋调，欲期恩宠，以致相位，当时洛人苦之。又尝奉诏按筠州狱，希世宗旨，锻炼成罪，枉陷数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权某为翰林待诏，有良马，日驰数百里。陶榖欲取之，累言于权。权曰：“学士要，诚合拜献。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马驯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职，必以为贽。”榖心衔之。后因草密诏，召权于阁中书之。榖曰：“吾尝爱权卿破体王书，写了进本来。”权即与书之。榖突入阁中，取其本，乃谓权曰：帝王密诏，内有国家机事，未经进御，辄写一本，欲将何用？泄漏密旨，罪当不赦。”即呼吏作奏牍，发其事，权不能自明，但皇恐哀诉而已。榖曰：“亟将马来释尔。”遂并马券取之。

又尝奉使两浙，献诗二十韵于钱俶，其末云：“此生头已白，无路扫王门。”时榖官是丞郎，职为学士，奉命小邦，献诗已是失体，复有扫门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帅开宴，置金钟以为罚爵。榖后因卧病，浙帅使人问其所欲，榖以金钟为请，浙帅以十副赠之。乃以诗谢，云“乞与金钟病眼明”。其苟得无耻之如此。及复命，将出其境，即赋诗于邮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险，泽马曾嘶九曲滨。”请令人传诵，冀掩前诗之失。榖之狡谲，多此类也。

刘温叟方正守道，以名教为己任。幼孤，事母以孝闻。其母甚贤。初为翰林学士，私庭拜母，即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带，置于阶下，谓温叟曰：“此汝父长兴中入翰林时所赐也，自先君子薨背以来，常惧家门替坠，今汝能自致青云，继父之职，可服之无愧矣。”因欷歔掩泣。温叟伏地号恸，退就别寝，素衣蔬食，追慕数日，然后服之。士大夫以为得礼。温叟累居显要，清贫尤甚，未尝受人馈。知贡举时，有经学门生居畿内者，献粟草一车，温叟却之，其人曰：“此物出于躬耕，愿以致勤。”温叟不得已而受之，即命家人置衣一袭以为答，计其直，即倍于粟草矣。自是无敢献遗者。为御史中丞时，尝道由乾元门，左右奔告圣驾方御楼，温叟如常而行楼侧，下马入奏，曰：“此门按故事，非赐大酺不御，今陛下无故而登，军庶几或闻，则有恩给之望。臣所以不却导从者，不欲警彼耳目也。非礼勿动，臣职当风宪，敢不言之?”上遽还，给内帑三千缗付县官，以自罚。

赵普自枢密副使授集贤殿大学士，是时范质等皆罢相，中书绝曹，普授官敕无人署字。太祖在资福殿，普因入奏其事。太祖曰：“卿但进来，朕为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所行，非帝王所亲之。”太祖俄曰：“卿问陶榖、窦仪，必有所说。”普乃召问之，仪曰：“唐文宗时，甘露事后，中书无宰相，然当时册命，辅相即不知何人。今皇帝京尹官是中书令，此正宰相任也，署敕宜矣。”普入奏，遂命太宗署敕焉。

田锡为谏议大夫，疾亟，进遗表。真宗宣御医赍上药驰往，已无及矣。俄召宰相对，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自临大宝，阅是表多矣，非祈泽宗族，则希恩子孙，未有如锡生死以国家为虑，而儆戒于朕。”兴叹久之，命优其赠典。

寇准再入中书，魏野贻诗曰：“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未几南迁，常诵此诗句。

崔遵度为太子谕，德性方正清素，尤精于琴，尝著《琴笺》，以天地自然有十二声徽，非因数也。范仲淹尝问琴理于遵度，对曰：“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琴书是也。”

李遵勖、杨亿、刘筠常聚高僧论宗性，遵勖命画工各绘其像成图，目曰“禅会”。

陈省华以大卿居家，其子尧叟参枢密，尧咨掌制诰。每朝退，端服夹侍。偶宾至，则导茗酪焉。

张咏为兵部尚书，临终，上疏言：“丁谓奸邪，用之乱国，愿斩之以谢天下。”

卷 二

王旦在中书，祥符末，内帑灾，缣帛几罄。三司使林特请和市于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顷而，特率属僚诉于宰府，旦徐曰：“琐微之帛，固应自至，奈何彰国弱于四方?”居数日，外贡并集，受帛四百万。盖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为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国寺，回自北门。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黄道，岂可由后门？臣任当风宪，讵敢废职?”上悦其直，给内帑三千缗以自罚。北门由是不常开焉。

曹琮，彬之子也。为节度使，其母一日阅宅库，

见积钱数千缗，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历中外，未尝有此积聚，可知汝不及父远矣。"

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不营私第，处士魏野赠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洎准南迁，时北使至，内宴，宰执预焉。使者历视诸相，语译导者曰："孰是无地起楼台相公？"毕坐无答者。

王旦在中书二十年，常日罢，归，径趋书阁，阖扉以自息，虽家人之亲密者，不复接焉。尝以蝗旱忧愧辞位，俄而疾发，不食，真宗命内饔调肉糜，宸翰缄器以赐，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谓曰："吾无状，久坐台司，今且死矣，当祝发缁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几而绝，家人辈皆欲从其言，惟婿苏耆力排而止之。

张知白为参知政事，尝言参政之名，实贰彼相，礼当隆之，每乘马直入政事堂下。

寇准镇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谓准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书？"准曰："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

李允则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无北顾之忧。一日，出官库钱千缗，复敛民间钱，起浮图。即时飞谤至京师，至于监司，亦屡有奏削。真宗悉封付允则，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谕之，允则谓使者曰："某非留心释氏，实为边地起望楼耳！"盖是时北鄙方议寝兵，罢斥堠，允则不欲显为其备然。后谤毁不入，毕其所为。

陶縠以翰林学士奉使吴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询其名类，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蜞，凡罗列十余种以进，縠视之，笑谓忠懿曰："此谓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锡知制诰，太宗命三班奉职出，使回上殿，因访民间利病。锡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职上殿言事，未审设吕蒙正已下何用？"乃罢之。

赵世长以宗正飨北使。时九月，既宴，荐瓜主，客举谓世长曰："此方气候诚早，彼想未也。"世长对曰："本朝来岁季夏，此味方盛，故知其节物晚也。"

滕涉以户部副使聘北朝，既至，宴主客，谓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产丝蚕，故肉不去皮。"

杨亿在翰林，丁谓初参政事，亿列贺焉。语同列曰："骰子选尔何多尚哉？"未几，辞亲逃归阳翟别墅。

陈彭年在翰林，所兼十余职，皆文翰清秘之目，时人谓其署衔为一条冰。

冯拯姬媵颇众，在中书，密令堂吏市珠络，自持为遗。或未允所售，出入怀之，有及三四夕。

鲁宗道为正言，言事违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讼于上前，曰："臣在谏列，言事乃臣之职，陛下以数而忌之，岂非有纳谏之虚名，俾臣负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谨愿罢去。"上喜其忠悫，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笔题殿壁曰：鲁直。

苏易简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对，赐酒甚欢。上谓易简曰："君臣千载遇。"易简应声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悦，以所御金器尽席悉赐之。

种放隐终南山，至老不娶。养母，非力耕之粒，不馈。四方从学者几百人，由此被召。

寇准有饮量，每饮宾席，常阖扉辍骖以留之。未尝点油，虽溷轩马厩，必用蜡炬。

陈恕长于心计，为盐铁使，厘宿弊，大兴利益，太宗深器之。尝御笔题殿柱曰：真盐铁陈恕。

李宗谔为翰林学士，家虽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尝语侍臣曰："臣僚家法，当如宗谔。"

李遵勖为驸马都尉，折节待士，宗杨亿为文，于第中筑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礼，刻石为记，未几，亿卒。

寇准年三十余，太宗欲大用，尚难其少。准知之，遽服地黄，兼饵芦菔以反之，未几，髭发皓白。

查道以谨俭率己为龙图阁待制，每食，必尽一器度，不胜则不复下箸，虽蔬茹亦然。尝谓诸亲曰："福当如是惜之。"

祥符中议营昭应宫，计其工，十五年而成。丁谓总领其事，以夜继昼，每绘一料，给烛二条，逾七年而就。

杜镐广博，为龙图阁学士，真宗一日问："棂食原于何代？"镐对曰："汉景帝为太子，文帝钟爱，既居东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具两檐棂，以一赐之，此其始也。"

鲁宗道为参政，以忠鲠自任，尝与宰执议事，时有不合者，宗道坚执不回。或议少有异，则迁诤不已。然多从宗道所论。时人谓曰“鱼头公”，盖以骨鲠目之也。

天圣初，朝廷清明赏罚必信。时王钦若、王曾、张知白、鲁宗道皆以忠义许国，故风采耸动。虽姚宋佐唐，萧曹出汉，无以方此数君子者。

戚纶待制龙图阁，天书初降，群臣表贺，词皆溢美，纶独言曰：“旷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为祥，当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真宗览而嘉之。

张咏镇杭州，有诉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岁而父母死，有甲氏赘于某家，父将死，手券以与之，曰：‘吾家之财，七分当主于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既成立，甲氏执遗券以析之。数理于官，咸是其遗言而见抑。”咏嗟赏之，谓曰：“尔父大能，微彼券，则为尔患在乳臭中矣。”遽命反其券而归其资。

鲁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无不为。每中书罢，归私宅，别居一小斋，绘山水，题曰“退思岩”。独游其间，虽家人罕接焉。

查道罢馆陶尉，与程宿寓于逆旅，中夕有盗取其衣。既觉，呼宿曰：“衣有副乎？翌日当奉假”。盗闻之，弃获而去。

寇准谪营道，惟衣裘系为相时所得金笏头带，当权希时者讽其逾礼，准拒之曰：“君父所赐，服之不忘，未见礼之失也。”讽者惭恧而退。

丁谓在朱崖，家于洛阳，为书叙致真宗恩遇，厚自刻责，且励家人不可兴怨。遂寄洛守，托达于家。洛守不敢私开，遽奏之。上览而感动，遂有雷州之命。

王旦在中书，东封西祀，悉尝总领。祥符中，处士魏野令山童持诗以献，曰：“圣朝宰相频频出，君在中书十四秋，西祀东封俱礼毕，好来相伴赤松游。”旦袖其诗，累于上前求退，不遂。

查道初应举，自荆州湖游，索获资十余万。至襄阳，逆旅见女子端丽秀出，非尘中之偶，因诘其所来，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谨者嫁之。是岁由此罢举。又尝于旅邸床下获金钗一束，且百只，意所遗者必复来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见道，但嗟惋而已。道诘之，具言其所遗，如道所获，遂尽以付之。其人惊喜，请留三之一，以为谢。道固拒之而去。

丁谓既窜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饭僧为文以自叙，其略曰：“补仲山之衮，虽尽巧心；和傅说之羹，难调众口。”既至贬所，教民陶瓦，先为公宇，次营所居之第。为小楼，日游其上，阅书焚香，怡然以自得。后将有衡阳之命，谏官刘随上言曰：“彼擅移于陵域，将不利于嗣君，合取头颅，置之郊庙。”遂中止。

王旦在中书，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书还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

寇准初为密学，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云：“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又云：“日暮江南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意皆凄惨。末年果南迁。

种放以谏议大夫还山，真宗命宴饯于龙图阁，群臣赋诗以赠行。杜镐学士独跪上前，诵北山移文，音句锵越，一坐尽倾，上尤善之。

徐铉为散骑常侍，太宗谓曰：“官家之称，其义安在？”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盖皇帝之谓也。”淳化中，上苑象毙，取胆不获。太宗命使宣问铉，铉对曰：“请于前左足求之。”果得以进。诏复询之，铉曰：“象胆随四时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已岁余，见宅主贫困之甚，因召而谓曰：“得非售宅亏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获润笔二百千，可赏尔矣。”宅主固辞不获，亟命左右辇以付之。后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释卷，尝亲写许慎《说文》一部，谨细无误。一日栉罢，命纸大书曰：“道者，天地母。”投笔而绝。

贺兰归真有奇志异术，隐居嵩山。景德中，真宗朝陵，因访异人，左右以归真闻，乃召对。问曰：“知卿有点化之术，可以言之。”归真奏曰：“臣请言帝王点化之术，愿以尧舜之道，点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卢多逊既卒，许归葬，其子察护丧，权厝襄阳佛寺，将易以巨榇，乃启。其尸不坏，俨然如生，遂逐时易衣，至祥符中犹然。

王钦若、毋宾古同倅三司。一日，宾古曰：“天下宿逃之财，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启而蠲之。”钦若即命吏理其数。翌日上奏，真宗大惊曰：“先帝岂不知耶？”钦若曰：“先帝非不审其弊，盖与陛下收天下心。”真宗沾泣久之，

遽诏有司，俾尽释焉。钦若自此宸眷之厚。

张咏镇永兴，有父老诉牛舌为人所割。咏诘之："尔于邻仵谁氏最隙?"诉者曰："有甲氏尝贷粟于某家，不遂，构怨之深。"咏遽遣去，戒云："至家径解其牛货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诉杀牛者，咏谓之曰："尔割某氏牛舌，以偿贷粟之怨，而反致讼耶?"其人遂伏罪，而谓神明焉。

寇准掾雷康，丁谓谪朱崖，将假路于雷康，准闻之，以蒸羊逆诸境上，曰："某之窜逐，诚冤于谓。今谓穷来，而吾仆有刚者，必将致仇，当为防之。"于是聚令博易，亦阅之。诘旦，闻夜三更谓往矣，乃令散。

李宗谔以京秩带馆职，不预赏花钓鱼故事，赋诗"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憀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不第归"。太宗览之，大喜。特诏预宴，即日改官。

祥符中,天书降,群臣称贺，鲁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则作佑以垂报；治乖于上，则出异以警戒。又何书哉？臣恐奸臣肆其诞妄，妖惑上听。"真宗虽不开纳，然甚奇之。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给众。常衣巨衲，不复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龙图阁，朝列伏其重德，咸谓之查长老。

丁谓为侍中，尝赋诗云："千金家累非良宝，一品高官是强名。"未几而籍没资产，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其在中书时，总领山陵事，李维在翰林，将授其亲职为挽郎，恳请于谓，曰："更在陶铸。"谓应声曰："陶铸复陶铸，斋郎又挽郎。"维对曰："自然堪泪下，何必更残阳。"未几而谓败，至朱崖，撰诗赋文论数十篇，号《知命集》。其诗有"草解忘忧忧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之句。

谈 渊

[宋]王 陶撰 范学辉整理

《谈渊》一卷，北宋王陶撰，主要记载北宋前期政局。有《说郛》本等。本整理本以《历代小史》本为底本。

天禧中，泰州言澶州军士王贵至州自云得于阗国玉印一以献。初，太平兴国中，贵昼日忽见使者至营急召，偕行至河桥，驿马已具，即命乘之，俄觉腾空而去。顷之，驻马，但见屋宇宏丽。使者使贵入，其容卫、制度悉为王者。谓贵曰："俟年如五十八，当往于阗国北通圣山，取一异宝以奉皇帝，宜志之。"遂复乘马，凌云而旋，军中失贵已数日矣。验所乘，即营卒之马也。知州宋煦以闻奏，太宗释之。至是，贵自陈年已五十八愿遵前戒西至于阗。寻许其行，贵至神州，以道远悔惧。俄于市中遇一道士，引贵至州城，登高原问所欲，具以实对。即命贵闭目，少选，令开目视，见山川顿异。道士曰："此于阗国北境通圣山也。"复引贵至一池上，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谓曰："持此奉皇帝。"有令瞑目，俄顷，复至泰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发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国王赵万年永宝。

建隆中，曹彬、潘美统王师平江南。二将皆知兵善战，曹之识虑尤远，潘所不迨。城既破，国主李煜白衫、纱帽见二公。先见潘，设拜，潘答之。次见曹，设拜，曹使人附语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识者善其得礼。二公先登二舟，召煜饮茶。船前设一独木板道，煜响之，国主仪卫甚盛，一旦独登舟，徘徊不能进，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谓李即办装，诘旦会于此，同赴京师。来晓，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讵可放归？曹曰："云边独木版尚不能进，畏死甚也，既许其生赴中国，焉能辄死。"众方服其识量。

张邓公士逊三入相，景祐五年，与章郇公并命，已七十五岁。后二十年，西贼叛命，即宝元康定之间，措置乖方，物议罪之。方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诗白郇公云："赭案当衙并命时，兼葭衰朽倚楠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鸿入高冥凤在池。"近辅成和焉。当时轻薄少年改邓公诗云："赭案当衙并命时，与君两个没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鹘露蹄。"闻者无不大哂。

江南徐铉，有学问，善谈吐，古儒之流也。李氏未归顺时，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见艺祖。升殿，端笏缓颊而言曰："江南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久之，艺祖再令敷奏。乃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天乃能盖地，父乃能庇子。"艺祖应声答曰："既是父子，安得两处吃饭!"铉无以对。识者无不服艺祖神隽矣。

翰林侍讲学士杜镐，博学有识。都城外有坟庄，一日，若有甘露降布林木。子侄辈惊喜，白于镐。镐为之惨然不怿，子侄启请，镐曰："此非甘露，乃雀饧。大非佳兆，吾门其衰矣。"逾年，镐薨，有八丧。

大祖一日小宴，顾江南国主李煜曰："闻卿能诗，可举一联。"煜思久之，乃举《咏扇诗》云："揖让月在手，动握风满怀。"太祖曰："满怀之风，何可足尚!"从官无不叹服。

太原王仁裕家远祖母约二百余岁，形质渺小，长约三四尺许，两眼白睛皆碧，饮啖至少，夜多不睡。每月余，忽不见，数日复至，亦不知其往来之迹。床头有柳箱，可尺余，封锁甚密，人未尝得见其中物。尝戒诸孙曰："如我出，慎勿开此箱，开即我不归也。"诸孙中有一无赖者，一日，恃酒而归，祖母不在，径诣床头取封锁柳箱，开之，其中有一小铁篦子，余无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燕翼诒谋录

[宋]王　栐撰　韩文红整理

《燕翼诒谋录》，南宋王栐撰。王栐出身于官僚世家，其他经历不详。全书记载了北宋太祖至仁宗嘉祐年间的典故旧制一百六十余条，亦载嘉祐后事以资比较。书中所记大都采自宋代的《国史》、《实录》、《宝训》等，而这些书已多亡佚，因而此书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此书通行版本较多，本整理本以《百川学海》本为底本，参考了《学津讨原》、《说郛》本和中华书局整理本等。

卷　一

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涂，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开宝二年三月壬寅朔，诏礼部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庚戌，诏曰："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至景德二年三月丁巳，因赐李迪等进士第，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至景祐元年正月癸未，诏："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三经殿试、诸科五经殿试，或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虽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渐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子，则命进士六举、诸科九举特奏名，并赴殿试。则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况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苏子云："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艺祖皇帝深知此理者也，岂汉、唐所可仰望哉。"

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宋准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岁礼部所放进士十一人而已，《五经》止二十二人。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可谓知所先务矣。

国初承五季之乱，吏铨书判拔萃科久废。建隆三年八月，因左拾遗高锡上言，请问法书十条以代试判，诏今后应求仕及选人，并试判三道，仍复书判拔萃科。先是诸道州府参选者，每年冬集于吏铨，乾德二年正月甲申，诏选人四时参选。待之者甚厚，责之者甚至，真得驭臣之柄矣。后因铨部姑应故事，不分臧否，虽文纰缪、书不成字者，亦令注官。故真宗景德元年八月，令铨司引对，赍所试书判，以备奏御。仁宗即位之初，以诸路阙官，凡守选者并与放选，以示特恩。至景祐元年正月，遂废书判为铨试。议者以为奏补人多令人假手，故更新制。曾不思书判犹如今之帘引，虽有假手，不可代书，若铨试之弊，则又甚矣，虽他人代书可也，省试犹可，况铨试乎？承平时，假手者用薄纸书所为文，揉成团，名曰"纸球"，公然货卖，亦由朝廷施刑浸宽故也。

五代时，尉职以军校为之，大为民患。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始令初赐第人为之，从赵普之请也。

国初，选人有服绯紫，或加阶至大夫，故人以为荣，虽老于选调不悔。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书详定陶穀等议：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军事判官（今从事郎），三考加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留守两府节

度推官（今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试大理评事。掌书记、防御团练判官（今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留守两府节度观察判官（今承直郎），一考加朝散大夫，试大理司直，依前监察御史，又转而为诸府少尹，申奏加检校官或加宪衔。观察判官以上服绯，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鱼，谓之“阶绯”、“阶紫”，非有劳绩而历任无过失者，并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优。

旧制，借绯、借紫皆不佩鱼。王诏为刑部侍郎，上奏云：“与胥吏无别，非所以示观瞻，乞与赐服人同佩鱼。”从之。然既许其佩鱼袋，则当改其衔为借紫金鱼袋、借绯鱼袋，今尚仍旧衔，此有司失于申明也。诏，化基之孙，举元之子，终工部尚书，享年七十九。

旧制，县尉捕盗无改官者。乾德六年三月庚寅诏：“尉逐贼被伤，全火，赐绯；三分之二者，减三选、加三阶；五分之二者，减二选、加二阶；三分之一者，减一选、加一阶。县令获全火，升朝人，改服色。余如尉赏。身死者，录用的亲子弟。”又诏：“捕寇立定日限，已罹限外之责而终能获贼者，与除其罚，不得书为劳绩。”赏罚非不重也，若遽令改官亲民则过矣。

今之司理参军，五代之马步军都虞候判官也，以牙校为之，州镇专杀，而司狱事者轻视人命。太祖皇帝开宝六年七月壬子，诏州府并置司寇参军，以新及第《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充。其后改为司理参军。

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正月己巳，宴新进士吕蒙正等于开宝寺，赐御制诗二首。

故事，唱第之后，醵钱于曲江为闻喜之饮。近代于名园佛庙，至是官为供帐，岁以为常。先是进士参选方解褐衣绿，是岁锡宴后五日癸酉，诏赐新进士并诸科人绿袍、靴、笏。自后以唱第日赐之，惟赐袍、笏，不复赐靴。

世传堂吏旧用士人，吕夷简改用吏人，非也。太祖皇帝以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赃。开宝六年四月癸巳，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簿、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令、录除升朝官，余上县。五月庚辰，以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为之。此太祖开基立国之宏规也。不特此尔，寇准为宰相，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副法直官，旧例以令史迁补，准悉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诏铨司选流内官一任三考无遗阙者，引对，试断案，授之。盖仰体太祖谨重堂后官之意而推广之也。然改制之初，不能一扫而清之，新旧杂用，士大夫耻与为伍。又三年，为任人无固志，旧吏长子孙为世业，一齐不胜众楚之咻，太祖皇帝美意数传之后，寂然无闻，是可恨也。

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假丐不可得，则宁寄举不试，良为可念。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人并给来往公券，令枢密院定例施行。盖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如是而挟商旅于关节，绳之以法，彼亦何辞。今不复闻举此法矣。

前代邮置，皆役民为之，自兵农既分，军制大异于古，而邮亭役民如故。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其后特置递卒，优其廪给，遂为定制。

五季，武夫悍卒，以军功进秩为节度使者，不可数计，而班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以节度使受禅，遂重其选，升其班于六曹侍郎之上，此建隆三年三月壬午诏书也。故恩数同执政官，而除拜锁院宣麻尤异焉，非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不得为此官。此外则殿帅而已，前宰执亦时有除拜者。崇宁以来，始有滥恩，其后官者皆得为之，殊失太祖改制之本旨矣。

前代赐时服，惟将相、翰林学士至诸军大校而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谓宰相曰：“时服不赐百官，甚无谓也，宜并赐之。”乃以冬十月乙酉朔，赐文武常参官时服，自后遂为定制。

唐制，为刺史者并借绯。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戌，诏常参官知节镇并借紫，防御、团练、刺史州借绯，候回日依旧服色。其服绯人任诸州亦借紫，惟军垒则否。

国初，假试官乃以恩泽补授，不理选限。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弟奉方物为贺，悉以试七选，吏部南曹赴调引对，始授以官，自后假试方得齿仕版矣。

太祖皇帝以赵普专权，欲置副贰以防察之。问陶谷以下丞相一等有何官？谷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对。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乃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仆射，若内史，若纳言，若参预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为相则均也。而为同平章事，乃资历之最浅者。自天宝之乱，多以资浅者为

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儒学见重于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设几于宰相之属。其后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合班为一。其后为相者渐多，而参政之权渐轻，不得有所可否矣。官制未改之前，凡宰执官自为一班，独出百官之上，虽前宰相以宫师致仕者，皆不得与宰执官齿。

乾德元年，太祖因朝会见太子师侯益等班次在下，乃以闰十二月丙子降诏：凡一品致仕曾带平章事者，朝会缀中书门下班。自后礼绝百僚矣。

先是选人不给印纸，遇任满给公凭，到选以考功过，往往于已给之后，时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诏曰："今后州府录曹、县令、簿、尉，吏部南曹并给印纸、历子，外给公凭者罢之。"自此奔竞巧求者，不得以公凭营私更易改给矣。

唐末，藩镇诸州听命帅府，如臣之事君，虽或因朝命除授，而事无巨细皆取决于帅，与朝廷几于相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言其弊，太宗皇帝始诏藩镇诸州直隶京师，长吏自得奏事。而后天下大权尽归人主，潜消藩镇跋扈之心。今长吏初除，替满奏事自此始也。

旧制品官服绯、紫，皆以品格，故选人久次多服绯、紫，京朝迁转之速者，反多服绿。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令常参官衣绯、绿二十年，于吏部投状，具履历以闻。"始以实历。后以应格者少，改用莅事日为始，遂为定制。

旧制中书舍人、谏议大夫权侍郎，并服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为中书舍人，奏事，徽宗皇帝顾其带问云：何以无别于庶官？端友奏：非金玉无用红鞓者。乃诏四品从官改服红鞓、黑犀带、佩金鱼。今武臣大使臣以上，红鞓不知何所从始也。

国初，士庶所服革带未有定制，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诏三品以上銙以玉，四品以金，五品、六品银銙金涂，七品以上并未常参官并内职武官以银。上所特赐，不拘此令。八品、九品以黑银，今世所谓药点乌银是也。流外官、工商、士人、庶人以铁、角二色。其金荔枝銙，非三品以上不许服，太宗特新此銙，其品式无传焉。其后球文笏头、御仙又出于太宗，特制以别贵贱。而荔枝反为御仙之次，虽非从官特赐，皆许服。初品京官特赐带者，即服紫矣。鞍辔之别，亦始于太宗时，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常参官银装鞍、丝绦，六品以下不得闹装，不得用刺绣金皮饰鞯。未仕者乌漆素鞍。则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银装鞍也。近岁惟郡太守犹存银装、丝绦之制，此外无敢用者。若乌漆则庶人通用，而鞍皮之巧，无所不至，其用素鞍者，鲜矣。

国初仍唐旧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而紫惟施于朝服，非朝服而用紫者，有禁。然所谓紫者，乃赤紫，今所服紫谓之黑紫，以为妖，其禁尤严。故太平兴国七年诏曰："中外官并贡举人或于绯、绿、白袍者，私自以紫于衣服者，禁之。止许白袍或皂袍。"至端拱二年，忽诏士庶皆许服紫，所在不得禁止。而黑紫之禁，则申严于仁宗之时，今虏中之服，乃是国初申严之制，此理所不可晓也。

太祖皇帝收藩镇之权，虽大藩府不敢臣属其下，使之拜伏于庭，而为小官者亦渐有陵慢其上之意。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开封府寇准极陈其不可，乃诏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诸曹参军、知几县见知府并庭参设拜。自后诸州选人并拜于庭，故老泉上书亦尝言之，不知此礼废于何时。

进士旧无免解之条，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诏贡举应三举人，并免取解。若三举连中则是九年，三举不连中则有二三十年者，不若限以十八年之为均平也。若四举连中则亦罕有，不为滥矣。

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罢，多芒屦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不幸丁忧解官，多流落不能归。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川峡、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圣主端居九重而思虑至此，则从官远方者，不至于畏惮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泽大抵如此。其后以川峡距京师不甚远，至景德二年三月，复听川峡官丁忧，惟长吏奏裁。

尉职警盗，村乡争斗，惮经州县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狱，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诏申警，悉毁撤之，词诉悉归之县。盖后生初任，未历民事，轻于用刑，县令权轻不能制伏，民受其殃，此令一行，至今无敢犯者。

铨曹吏人奸弊最甚，掌铨者虽聪明过人，皆不能出。真宗朝有以为言者。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诏选判司簿尉充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所以重士大夫之选，其视待流外者，霄壤不侔矣。

卷　二

国初，三岁郊祀，士大夫皆迁秩。真宗即位，孙何力陈其滥，乞罢迁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最，临轩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颁行。自后士大夫循转颇

艰。

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其申严诚是也。而元丰贡院之火，死者甚众，则是法不行也。

又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人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记则曰"通"，不记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则合格矣。其误记者，亦只书曰"不"，而全不能记，答曰"对未审，谨对"。虽已封弥，而兼采誉望，犹在观其字画，可以占其为人，而士之应举者，知勉于小学，亦所以诱人为善也。自誊录之法行，而字画之缪或假手于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矣。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其无文无行乡闾所不齿，亦不敢妄意于科举，使古意尚存，则如章子厚者，岂容其应进士举乎?

旧制，进士首选同唱第，人皆自备钱为鞍马费，而京师游手之民，亦自以鞍马候于禁门外，虽号廷魁，与众无以异也。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进士第一人，金吾司差七人导从，两节前引，始与同列特异矣。

进士考试差官属之转运使，惟许本路差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诏本路阙人即报邻路差。

纳粟补官，国初无。天禧元年四月，登州牟平县学究郑河，出粟五千六百石振饥，乞补弟巽。不从。晁迥、李维上言，乞特从之，以劝来者，丰稔即止。诏补三班借职（今承信郎）。自后援巽例以请者，皆从之。然州县官不许接坐，止令庭参。熙宁元年八月，诏给将作监主簿、斋郎、助教牒，募民实粟于边。此古人募民实粟塞下遗意也。因记淳熙间，诏以旱故募出粟拯民，二千石补初品官，而龙舒一郡应格者数人，郡以姓名来上，孝宗皇帝疑而不与，仲父轩山先生力谏，以为失信于人，恐自后歉岁无应募者，孝宗亟从之，已而应募者众。

旧制，朝臣、监司因事谪官，多为监当，虽在贬所，犹以前任举官，言者以为无以示贬抑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监当，不得举官充知县，朝臣不得举本州幕职官。前朝贬谪虽重，叙用亦骤，未闻其黜免而置之闲地也。王安石一时私意，贻害无穷，罪不胜诛，国犹为其所误，而况士大夫乎?

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簿、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至冻馁，然艰窘甚矣。景德三年五月丙辰，诏："赤、畿知县，已令择人，俸给宜优。自今两赤县，月支见钱二十五千，米麦共七斛。畿县七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六斛，京官二十千、五斛；五千户以上，朝官二十千、五斛，京官十八千、四斛；三千户以上，朝官十八千，京官十五千、米麦四斛；三千户以下，京官钱十二千、米麦三斛。"是时已为特异之恩。至四年九月壬申，诏曰："并建庶官，以厘庶务，宜少丰于请给，以各励于廉隅。自今文武，宜月请折支，并给见钱六分，外任给四分。"而惠均覃四海矣。

旧制，士人与编氓等。大中祥符五年二月，诏贡举人曾预省试，公罪听收赎，而所赎止于公罪徒，其后私罪杖亦许赎论。

唐朝职掌，因五季之乱遂至错乱，或废不举。给事中掌封驳，不可一日无，皇朝淳化四年，太宗皇帝推考废职始于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务同知给事中，未几，隶银台、通进司为封驳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吏部侍郎、知封驳司陈恕乞铸印，命取门下印用之，因改其名为门下封驳司。

国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陈乞摄太祝者，虽班初品选人下，然不一二年，经营巧求，即同正员，是与侍从奏补无以异也。至道二年四月乙未，太宗皇帝深惩其弊，乃诏五品以上任子，悉同学究出身，不许摄太祝。自后京选判然，巧求者无所容其奸。

应伎术官不得与士大夫齿，贱之也。至道二年正月，申严其禁，虽见任京朝，遇庆泽只加勋阶，不得拟常参官。此与书学、画学、算学、律学并列，于文武两学者异矣。

王师初下广南，北人畏瘴疠，无敢往者，虽武臣亦惮之。后有武臣自广南替回，陈乞免短使者，铨部以闻。大中祥符八年七月辛亥，始诏三班使臣任广南差遣，替回并免短使。遂以为制。

祖宗立国之初，崇尚俭素，金银为服用者鲜，士大夫罕以侈靡相胜，故公卿以清节为高，而金银之价甚贱。至东封西祀，天书降，天神现，而侈费浸广，公卿士大夫是则是效，而金银之价亦从而增。故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巳，真宗皇帝览三司奏乏银支用，问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两五千，今何增踊如此?"然不知是时其价若干也。盖上以为重则下竞趋之，求之者多，则价不得不踊。咸平距祥符十数年间，世变已如此，况承平日久，侈费益甚，沿袭至于

宣、政之间乎？是宜价日增而未已也。

国初沿江置务收茶，名曰榷货务，给卖客旅如盐货，然人不以为便。淳化四年二月癸亥，诏废沿江八处，应茶商并许于出茶处市之。未几，有司恐课额有亏，复请于上。六月戊戌，诏复旧制。六飞南渡后，官不能运致茶货，而榷货务只卖茶引矣。

皇朝吏铨不曰尚书吏部，而曰考课院，其上著京朝官、幕职、州县官以别之。淳化四年二月丙戌，诏改考课京朝官院为审官院，考课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而总谓之流内铨云。

唐有理匦使，五代以来无闻。太宗皇帝淳化三年五月辛亥，诏置理检司，以钱若水领之。其后改曰登闻院，又置鼓于禁门外，以达下情，名曰鼓司。真宗景德四年五月戊申，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登闻院为检院，应上书人并诣鼓院，如本院不行，则诣检院，以朝官判之。判院之名始于此。

大理寺奏案，刑部审复，奏而行之，太宗皇帝虑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诋，特置审刑院于禁中，以李昌龄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闻，始论决。淳化二年八月己卯，诏行之。谨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归刑部，不复有中覆矣。

唐百官入阁有待制次对官。德宗兴元中，日令常参官三两人奏事。后唐天成中，废待制次对官，五日一次内殿百官转对，长兴二年停。晋天福七年复。汉乾祐二年，陶穀奏罢之。淳化二年十一月丙申，太宗皇帝再复旧制，诏百官次对，每日两次。

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

世有恶少无赖之人，肆凶不逞，小则赌博，大则屠牛马、销铜钱，公行不忌。其输钱无以偿，则为穿窬，若党类颇多，则为劫盗纵火，行奸杀人，不防其微，必为大患。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相聚蒲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私销铜钱为器用，并令开封府严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处斩，引匿不以闻与同罪。"所以塞祸乱之源，驱斯民纳之善也。其后刑名寖轻，而法不足以惩奸，犯之者众。尝怪近世士大夫，莅官视此三者为不急之务，知而不问者十尝七八，因诉到官有不为受理者，是开盗贼之门也，毋乃不思之甚乎。

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子之出继他位者，得封赠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闻也。李昉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叔母谢氏，故陈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报罔极之恩，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与追荣。"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诏赠超为太子太师，谢氏郑国太夫人。然此犹因昉有请而从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诏文武升朝官，父不在，无嫡母、继母者，许叙封本生父母。则四海之内均沾宠惠，虽于古礼违悖，亦忠厚之至也。

士大夫之家，不幸出妻，为之子者，非其亲生，犹可不服，苟其所亲生，而视之恝然，则非人类矣。张永德父颖，先娶马氏，生永德，为颖所出。永德知邓州，于州廨作二堂，左继母刘氏居之，右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于继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无间言。时大臣母妻皆得入谒，刘氏存日，马不敢同入禁中；刘氏卒，马始得入谒。太宗劳问嘉叹，封莒国太夫人。此可为人子事出母之法。仁宗景祐三年九月，集贤校理郭稹乞为嫁母服，诏两制、御史、太常寺、礼院议。诏自今并许解官申心丧。

前代名贤之后，累经褒表最显著者四人：一曰狄梁公仁杰，二曰张曲江公九龄，三曰段太尉秀实，四曰郭汾阳王子仪。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丙戌，张公九世孙元吉诣阙，献明皇墨迹并张公写真告身，诏以为韶州文学。大中祥符四年八月丙辰，以段公孙亮为三班借职。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张公九世孙锡，又以公告身并明皇批答来献，补试国子四门助教。庆历三年三月壬辰，诏以狄公孙华州明法狄国宾为本州助教。四年正月丙戌，以郭公裔孙元亨为永兴军助教。元丰五年四月，复以段公八世孙文酉为陇州助教。复其家。国家非靳一命于先贤也，谨惜名器，虽贤者犹尔，况亵用之乎。

咸平、景德以后，粉饰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之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议者病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诏："金箔、金银线、贴金、销金、间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之物，并行禁断。非命妇不得以金为首饰。许人纠告，并以违制论。寺观饰塑像者，赍金银并工价，就文思院换易。"四年六月，又诏："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装饰，不得用五彩。皇亲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胜除宣赐外，许用绫绢，不得用罗，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缣帛。"八年三月庚子，又诏："自中宫以下，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应销金、贴金、缕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皆不许造。"然上之所好，终不可得而绝也。仁宗继统，以俭朴躬行，于庆历二年五月戊辰，申严其禁，上自宫掖，悉皆屏绝，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议者犹

有憾，以为有未至焉。自是而后，此意泯矣。

真宗皇帝东封西祀，思显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诏升应天府为南京，建行宫，正殿以“归德”为名，以圣祖殿为鸿庆宫，奉太祖、太宗像，侍立于圣祖之旁。其后遂开高宗皇帝中兴之祥，始非偶然者。

僧徒奸狡，虽人主之前，敢为欺罔。江东有僧诣阙，乞修天台国清寺，且言，如寺成，愿焚身以报。太宗从之，命中使卫绍钦督役，戒之曰：“了事了来。”绍钦即与俱往，不日告成。绍钦积薪如山，驱使入火，僧哀鸣，乞回阙下面谢皇帝，而后自焚。绍钦怒，以叉叉入烈焰，僧宛转悲号而绝。归奏太宗曰：“臣已了事。”太宗颔之。苟非就焚，太宗必以欺罔戮之于市矣。

黄冠之教，始于汉张陵，故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不异。奉其教而诵经，则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诵经，惟假其冠服，则曰“寄褐”，皆游惰无所业者，亦有凶岁无所给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亲故也。太祖皇帝深疾之，开宝五年闰二月戊午，诏曰：“末俗窃服冠裳，号为‘寄褐’，杂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后不许私度，须本师、知观同诣长吏陈牒，给公凭，违者捕击抵罪。”自是宫观不许停著妇女，亦无寄食者矣。而黄冠之兄弟、父子、孙侄犹依凭以居，不肯去也，名曰“亲属”。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诏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严惩之。自后始与僧同其禁约矣。

国忌行香，本非旧制，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丁亥，诏曰：“宣祖昭武皇帝、昭宪皇后，自今忌前一日不坐，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屠，废务，著于令。”自后太祖、太宗忌，亦援此例，累朝因之。今惟存行香而已，进名奉慰久已不存，亦不禁屠，双忌则休务，单忌亦不废务矣。

太祖征李重进还，以御营建寺，所御之榻存焉。后僧徒共建一殿，申严崇奉，名彰武殿，且请降御容，使民庶瞻仰。真宗皇帝命翰林画工图写严卫而往，仍赐供具。景德二年八月癸巳，命中使前往奉安，遇朔望，州郡率官僚朝礼。六飞南渡，荡为煨烬，后虽建殿，不复奏请御容，姑存遗迹而已。

太宗皇帝命内侍裴愈与山阴县令李易，直访王羲之兰亭旧迹。其流杯修禊处在越州，僧子谦因请建寺于旧地，以藏御札。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诏从子谦之请，赐寺名“天章”，仍以御书赐之。

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门，为楼其上，甚雄，宸墨亲填，书金字额，曰“大相国寺”，五月壬寅赐之。

僧寺戒坛，尼受戒混淆其中，因以为奸。太祖皇帝尤恶之，开宝五年二月丁丑，诏曰：“僧尼无间，实紊教法，应尼合度者，只许于本寺起坛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违，重置其罪。许人告。”则是尼受戒，不须入戒坛，各就其本寺也。近世僧戒坛中，公然招诱新尼受戒，其不至者，反诬以违法。尼亦不知法令本以禁僧也，亦信以为然。官司宜申明禁止之。

万寿观本玉清昭应宫也，宫为火所焚，惟长生崇寿殿存，殿有三像，圣祖、真宗各用金五千两余，昊天玉皇上帝用银五千余两，仁宗天圣七年，诏玉清昭应宫更不复修，以殿为万寿观。盖明肃太后尚有修营之意，宰臣犹带使领，至是始去之，示不复修营也。

真宗皇帝朝，盛礼缛仪娄举，费金最多，金价因此顿长，人以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诏册宝法物凡用金者，并改用银，而以金涂之。自此十省其九，至今惟宝用金，余皆金涂也。

卷 三

太宗皇帝以海内混一，四方无虞，乃于江南置太平军，江北置无为军，取太平无为之义。太平后改为州。无为之建，在淳化四年十二月戊戌，至大中祥符二年，建军方十有六年。灾异变怪忽发，八月中，有青蛇长数丈，出郡治；十六日，风雨，林木、城门、营垒尽坏，压死千余人，夜三鼓方止。九月乙亥，奏至，真宗皇帝亟命中使张景宣驰驿恤视，民坏屋者，无出来年夏租，压死者家赐米一斛，无主及贫乏者官收瘗之；令长史就宫观精虔设醮为民祈福。是时方尚祥瑞，宰相甚怒，加谴郡守，真宗不从。其后，守臣惩艾，于五年五月壬午，奏甘露降桐树。七年七月庚寅，奏圣祖殿丛竹内获毛履二，以为圣祖降。九年四月，奏瑞气覆巢湖，画图来上。皆奉承上意也。洎至皇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三十年矣，六月丁亥，守臣茹孝标奏：城内小山生芝三百五十本，悉以上进，改名其山曰：“紫芝山。”蕞尔一培塿，不应一时所产若是之多也，上怒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草木虫鱼之异，乌足尚哉。茹孝标与免罪，戒州县自今无得以闻。”大哉王言！足以警臣子之进谀者矣！

《虞书》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三代以

后无传焉。惟汉宣帝时尝见，史不载其形状如何。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七日午时，白州有凤凰三，自南入城，众禽周绕，至万岁寺前，栖高木，上身如龙，长九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冠如金盏。至申时，飞向北去，遂不复见。州画图来上。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可谓治世，宜其览德辉而下也。若麟，惟先圣识之。汉武获一角兽，当时以为麟，太史公不以为然也。太平兴国九年十月癸巳，岚州献兽一角，似鹿无斑，角端有肉，性驯善，诏群臣参验，徐铉、滕中正、王佑等上奏曰："麟也。"宰相宋琪等贺。

官榷酒酤，其来久矣。太宗皇帝深恐病民，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诏曰："天下酒榷，先遣使者监筦，宜募民掌之。灭常课之十二，使其易办，吏勿复预。"盖民自鬻则取利轻，吉凶聚集，人易得酒，则有为生之乐，官无讥察警捕之劳，而课额一定，无敢违欠，公私两便。然所入无赢余，官吏所不便也。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太宗之爱民，宁损上以益下，新法惟剥下奉上，而且诱民为恶，陷民于罪，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今官卖酒用妓乐如故，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间无一肯厘正之者，何耶？

江南李主佞佛，度人为僧，不可数计。太祖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数尚多。太宗乃为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诏：江南、两浙、福建等处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岁度一人。自昔岁度僧道惟试经，且因寺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然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无所容。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

州长吏不亲监决，中唐以来为然，遇引断，皆牙校监决于门外。太宗恤刑，虑有冤滥，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诏诸州长吏，凡决徒罪，并须亲临。因太常博士王扶有请也。今州郡杖罪，悉委职幕官，而徒罪必自监决，帅府则以徒罪委通判。圣朝谨严于用刑，盖以人命为重也。

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此何义耶？至于铙钹，乃胡乐也，胡俗燕乐则击之，而可用于丧柩乎？世俗无知，至用鼓吹作乐，又何忍也？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送葬不得用乐，庶人不得用方相魌头。今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祖宗于移风易俗留意如此，惜乎州县间不能举行之也！

江南李唐旧用铁钱，盖因韩熙载建议，以铁钱六权铜钱四，然铜钱之价相去甚远，不可强也。江南末年，铁钱十仅直铜钱一。江南平，民间不肯行用，转运使樊若水请废之。太平兴国二年二月，诏官收民间铁钱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于是江南铁钱尽矣。然川蜀、陕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铁钱一贯重二十五斤，铜钱一当十三，小民熔为器用，卖钱二千，于是官钱皆为小民盗销，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请改铸，每贯重十二斤，铜钱一当十，民间无钲销之利，不复为矣。庆历初，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红崖、虢州青水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大钱，一可当小钱三。以之当十，民间趋利，盗铸不已。至八年，张方平、宋祁议，以为当更，乃诏改铜钱当十。先是庆历元年十一月，诏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一百万贯，助陕西经费，所积尤多，钱重民苦之，至是并罢铸钱，其患方息。

旧制，命官锁厅应举，先于所属选官考试所业，方听取解至礼部。程文纰缪勒停，不合格者赎铜，永不得应举。中格，庭对，唱第日仍降甲。盖期待任子者甚厚，非比寒士也，虽欲假手，其可得乎？故当时由此涂出者，皆为文人。仁宗欲开诱进之路，天圣四年六月辛未，诏免举所业，下第人免责罚，仍许再应举。景祐元年，复诏锁厅人不合格除其罪，以试者尚少而申明之也。然自是任子心无所惮，虽实无才能者，亦求试矣。

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诏罢中元、下元张灯。官虽废之，而私家犹有私自张灯者。余曩仕山阳，中元、下元酒务张灯卖酒，岂北方遗俗犹有存者耶。

北俗，遇月三、七日不食酒肉，盖重道教之故，而七夕改用六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乙酉，诏曰："七夕佳辰，近代多用六日，宜以七日为七夕，颁行天下。"盖方其改用六日之时，始于朝廷，故厘正之，自朝廷始。

《月令》开冰献羔在仲春之月。五季之乱，讹舛至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诏改正之。

祖宗留意民事，丁宁戒饬，虽州县小官未尝少息。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丁未，诏应京朝官受任于外，并州县、幕职官朝辞，并于阁门宣旨戒励，以其词著之坐右。不知此制废于何时。苟州县小官亦蒙皇恩宠绥，决知自重，思所以称上意，不敢自暴自弃矣。惜

无能举行之者也。

承平时，阙多员少，士大夫注拟，必求须次者以自便。盖王事鞅掌，久劳于外，乍还乡里，展扫坟墓，聚会亲族，料理生产作业，势使之然，甚而违年，绳以三尺，不能禁也。淳化二年正月已丑，诏京朝官厘务于外者，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闻，违者有罪。其后进士既多，任子亦众，故东坡进策有“一官三人共之”之说，以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莅官之日少，闲居之日长，而士大夫至于冒法。况今一官而五六人共之耶。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诏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秩满至京师，于法书内试问，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罚，所以关防检察罷老、昏缪、疾病之人也。今知州到阙必须奏事，通判而下不复举行，殊失祖宗谨重州县，勤恤民瘼之意，岂非不才者，多恶其害己，而不欲举行之乎。

汉天子印符曰玺，后世因其名不改。国初，御前之印、书诏之印、天子合同之印，其名不正。雍熙三年十月丙午，并改为“宝”，别铸用之。皇祐五年，仁宗以奉宸库有美玉，广尺，厚半之，命制为“镇国神宝”，宰臣庞籍篆文，刘沆书牌。哲宗元符元年，咸阳民段义献玉玺，云：“绍圣三年，河南乡修造家舍掘得之。”色绿如蓝，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诏蔡京等议之，咸以为真秦玺也。诏仍旧为传国玺。徽宗大观元年，诏求美玉，制八宝以易六玺。十一月壬戌，诏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制，而尚循秦旧六玺之用。自天申命，地不爱宝，获金玉于异域，得妙工于编氓，八宝既成，复无前比，可以来年正月朔日御大庆殿恭受八宝。”是举恩数特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制“定命宝”，“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大和，万寿无疆”为文，广九寸，号九宝。二圣北狩，宝沦异域，高宗皇帝复制八宝，循大观旧规也。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皇帝诞生之日，真宗皇帝喜甚，宰臣以下称贺，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学，天生圣人，得于梦兆，方五岁，圣质已异常人，故均福臣下者特异。

真宗时，开封府洎京畿县受纳绵，多取出剩，讫事，悉掊其余，均赐官吏，而官吏无厌，愈更多取，岁增不已。景德三年六月壬辰，诏悉蠲之，官吏所赐以官钱给其直。

国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犯罪许用荫赎，吏有所恃，敢于为奸。天圣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孙荫，诏特决之。仍诏今后吏人犯罪，并不用荫。又诏吏人招募，责状在身无荫赎，方听入役。苟吏可用荫，则是士宦不如为吏也，诱不肖子弟为恶，莫此为甚，禁之，诚急务不可缓也。

旧制，京朝官实历知县三任入同判，同判实历三任入知州。天圣六年七月己亥，诏自今任内有五人同罪，奏举减一任。同判后改为通判，至今因之。各以两任四考关升。

审官院定差知州、军，并以资历，不容超越，资历当得，不容不与。天圣七年九月辛巳，诏审官院定差，并申中书，引上审视，若懦庸老疾不任事者，罢之。今都堂审察，其遗意也。

国初，奏荐之制甚宽，不拘服属远近。天圣四年，始诏臣僚奏荐子弟须言服纪，不许奏无服之亲，冒奏者不以赦原。其后，又以服属之亲疏为奏官之高下，可谓良法。乾兴元年，仁宗皇帝登宝位，八月，令学士院试诸州进奉贺登位人：曾举进士，试大理评事；曾举诸科，试秘书省正字；余试校书郎。不愿试人，太庙斋郎，凡四等。试大理评事，元丰为假承事郎，今为通仕郎，出官从事郎。试秘书省正字，元丰为假承奉郎，今为登仕郎，出官迪功郎。太庙斋郎，元丰未改，今为将仕郎，出官亦迪功郎。其后例补将仕郎，惟宰执得登仕郎。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寿春郡王，以张士逊、崔遵度为友，讲学之所为资善堂。此资善之名所由始也。自后元良就学所皆曰资善。

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主家得自杀其奴仆。太祖建国，首禁臣下不得专杀。至建隆三年三月己巳降诏，郡国断大辟，录案朱书格律、断词、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取旨行之。自后生杀之权，出于上矣。然主家犹擅黥奴仆之面，以快其忿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复诏士庶之家奴仆有犯，不得黥面。盖重于戕人肌肤也。祖宗谨重用刑，苟可以施忠厚者，无所不用其至。如：诏太岁三元圣节，不决死罪，则淳化二年三月也；令众人自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免，则天圣四年四月辛未诏也。列圣相承，莫敢不遵，此所以祈天永命欤。

祖宗旧制，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此损有余补不足，周急不继富之意也。其讲睦邻之好，不过以酒相遗，彼此交易，复还公帑。苟私用之，则有刑矣。治平元年，知凤翔府陈希亮自首，曾以邻州公使酒私用，贬太常少卿，分司

西京，乃申严其禁：公使酒相遗，不得私用，并入公帑。其后，祖无择坐以公使酒三百小瓶遗亲，故自直学士谪授散官安置，况他物乎。故先世所历州郡，得邻郡酒皆归之公帑，换易答之，一瓶不敢自饮也。

师、傅、保辅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师，导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如周、召、毕公之于成王，可以当是名矣。汉之张禹、孔光辱莫甚焉，邓禹其庶几乎。后世以为阶官而序进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师、傅、保之称，此何义也？子虽贤而可为父之师、傅、保乎？况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贾黯力陈其非，四月丙午，诏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顺，人无得而议。宣、政以后，至以师、傅、保加之宦竖，其悖理尤甚矣。

选人改京朝官，惮于作县，多历闲慢，比折知县资序。熙宁十年二月戊子，诏选人磨勘改京朝官，须入知县，虽不拘常制，不得举辟。近世此禁浸弛，凡改官人，有出身任教授，无出身任签判，二考满则赴部注破格通判矣。孝宗皇帝申严旧制，仍以三年为任，考第未足，或有过犯，不得注通判，至今遵行之。

《礼经》，女子出适，以父母三年之丧，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期丧。太祖孝明皇后居昭宪太后之丧，齐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内，几筵尚存，夫苫块之中，妇被绮罗之饰，夫妇齐体，哀乐不同，乞令舅姑之丧，妇从其夫齐衰三年，于义为称。"十二月丁酉朔，诏从之。遂为定制。

卷　四

江南初下，李后主朝京师，其群臣随才任使，公卿将相多为小官，惟任州县官者仍旧。至于服色，例令服绿，不问官品高下，以示别于中国也。

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赦文："应诸路伪授官，先赐绯人止令服绿，今并许仍旧。其先衣紫人，任常参官亦许仍旧。"遂得与王朝官齿矣。

杨万顷杀张审素，审素二子瑝、琇为父复仇杀万顷，张九龄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杀之，而二子竟伏大刑。盖九龄君子，喜人为善，林甫小人，嫉人为善；好恶不同故也。苟其父罪当死，子不当报仇，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为人所挤陷以死，可不报乎！审素之仇所当报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县民甄婆儿，报母仇杀人，诏决杖遣之。惜乎瑝、琇之不遇圣时明主也！

欧阳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学，既贵，乞以一官回赠，以报其德。诏从之。乃自员外郎赠郎中。后世以为美谈，不知又有先于修者，王曾为参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严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诏赠宗元工部员外郎，严氏怀仁县太君。

李遵勖本名勖，崇矩之孙，继昌之子，真宗朝尚长公主，御笔增为遵勖，升为崇矩之子，继昌之弟。自此为例，实乱人伦。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诏，述英宗治命，应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盖英宗久欲厘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遗命行，可谓善述人之事矣。

士大夫治小民之狱者，纵小民妄诉，虽虚妄灼然，亦不反坐，甚而听其蓦越，几于搂揽生事矣。曾不思善良之民，畏官府如虎狼，甘受屈抑，不敢理雪。而奸猾之民，以恐胁把持为生，与吏囊橐，视官府如私家，肆行不忌。士大夫堕其计中，为其所困，殊不自觉，良可叹也。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己巳，诏应论诉人不得蓦越陈状，违者科罪。开基创业之初，首念及此，虑为善良害也。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诏所诉虚妄，好持人短长，为乡里害者，再犯，徒；三犯，杖讫，械送军头引见司。苟能举而行之，庶几妄诉者息矣。

旧制，期丧百日内妨试，尊卑长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试，洎中选，被人论诉，不免坐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学士承旨晁迥上言："诸州士人以期制妨试，奔凑京毂，请自今卑幼期服，不妨取解。"诏从之。自后冒哀求试者寡矣。大凡人家尊长期丧，多年高者，卑幼期丧，多年幼者，免避卑幼，则妨试亦鲜。

国初，宗室尚少，隶宗正等。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众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宁江军节度使允让知大宗正事。仍诏自今于祖宗后各择一人为之，尚贤而不以齿。纠正违失。凡宗室奏陈，先委详酌而后闻，不得专达。其后又以宗室出居外州，于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矣。

今州县义仓米，始于仁宗时。始集贤校理王琪，尝于景祐中陈请，乞每正税二斗，别输一升，领于转运使，遇水旱振给。有司会议，不同而止。庆历元年九月，琪申前议，上特诏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升，然水旱振给，所赖为多。行之日久，官吏视为公家之物，遇振给，靳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仁宗重台谏之选，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诏御史台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又诏举三丞以上尝历知县人除御史里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开封判官。自清要而历繁剧，选任既重，一时号称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以谏官无治所，乃以门下省充谏院，而别创门下省于右掖门之西。盖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独谏院无之故也。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于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奉太宗并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则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杨畋力谏，乃定以太宗配。今南郊又以祖宗并配矣。

祖宗重堂后官，更用士人，其叙迁至员外郎者，与外任。其后多不愿出，惟求子孙恩泽，遂以为例。仁宗嘉祐八年，中书奏："今后愿留人，虽许供职，其诸房提点并须择才，候职事修举方补。如不职，与堂除知州。"盖犹以士流之故，优之也。新法既行，增置宰属，而士流不复为堂后官，因是朘削。旧制，堂后官外任止于通判，不得为知州。先是皇祐三年四月，诏堂后官无得佩鱼，若士人选用而至提点五房，方许佩鱼，以示别也，今虽非士人选用，皆佩之矣。

先圣后嗣，自先圣封文宣王，而袭爵者称文宣公。"文宣"，谥号也，谥号非子孙所可袭。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无择议，改为衍圣公，盖取袭封之义。

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色装花，初无定制。仁宗时，宫中以白角改造冠并梳，冠之长至三尺，有等肩者，梳至一尺。议者以为妖，仁宗亦恶其侈，皇祐元年十月，训禁中外不得以角为冠、梳，冠广不得过一尺，长不得过四寸，梳长不得过四寸。终仁宗之世无敢犯者。其后侈靡之风盛行，冠不特白角，又易以鱼枕；梳不特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国朝武臣，正任十年一迁官。熙宁八年，特诏驸马都尉七年一迁官，仍著于令，非独示优，亦所以杜其非理干请也。元丰六年二月癸未，诏吏部七年磨勘，更不取旨。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诏以河南府学为西京国子监，置分司官。其后南京、北京皆援为之。崇宁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诏罢三京国子监官，各置司业一员，其眡京具体而微矣。

皇朝追褒先贤，皆有所因。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诏封扁鹊为神应侯，以上疾愈，医者许希有请也。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孔鲤泗水侯、孔汲沂水侯，崇先圣之嗣也。六月，封伯夷为清惠侯、叔齐为仁惠侯，重节义之风也。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御寇冲虚观妙真君、庄周微妙元通真君，尚虚无之教也。然仁宗因医者之请，姑勉从之。伯鱼、子思之封，以配享从例封也。伯夷、叔齐逊千乘之国，岂求身后虚名；庄、列物外人，何羡真君之号，不必封可也。

京师试于礼部者，皆祷于二相庙，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为武城宰，子夏聘列国，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皮剥所也。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传闻皮场土地，主疡疾之不治者，封为灵贶侯。今庙在万寿观之晨华馆，馆与贡院为邻，不知士人之祷始于何时，馆因何而置庙也。

王安石创宫观，以处新法之异议者，非泛施之士大夫也。其后朝臣以罪出者，多差宫观。其初出令也，则曰"优老"。元丰元年二月辛亥，诏年六十者听注差宫观，以三十月为任，无得过两任。其后不拘此令矣。

元丰初，诏检正官、检详官各以四员为额。亦同都事、录事、承旨分房掌管，其品秩尚卑。政和更制，品秩甚高，各置一员通掌诸房，权任甚重。而所以擢用者不同，或出于人主亲擢，则宰执反惮之，所请不敢不从，出于宰臣进拟，则人主反疑之，因是品位不进。近世目宰属、枢属官为"旋窝"，人不以为乐，其人主亲擢，则又有"跳出旋窝"之号，颇恃以自矜矣。

枢密使拜罢，与宰臣恩数等。皇祐五年，高若讷为枢密使罢政，仁宗恶其奸邪，特令舍人草词罢，以示贬黜。其后皆以前宰臣为之，皆带平章事，罢政宣麻如故；而自执政拜使者罢政，不复宣麻，踵若讷故事也。

淮南转运使旧有二员，皆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诏徙一员于庐州。南渡以后废江、淮发运使，而治楚州者移治真州，治庐州者移治舒州，其后又自舒州移治无为军矣。

太庙斋郎后改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诏：假版官行于衰乱之世，不可循用，改假承事郎为通仕郎、假承奉承务郎为登仕郎；改旧通仕郎为从政郎、旧登仕郎为修职郎、假将仕郎去"假"字。见任合改人并带假人，但改正称呼，更不给告敕。

旧贴职，止于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诏：天下人才富盛，趋事赴功

者众，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凡九等。中兴以后，又增敷文、焕章、华文、宝谟、宝章五等矣。等级既多，迁转亦易，非旧比也。

今判部、判寺、判监、判院之称，乃官制未改以前实称，今加于实称之上，可谓重叠。昔有判刑部、判礼部、判兵部、判工部，惟户、吏二部无之，盖以流内铨、三司使易其名矣。官名既正，又加以判，甚无谓也。其他寺监亦然。至于登闻检鼓院、进奏院，旧称判。政和五年，言者谓官制之改，称判者悉除去，惟大宗正司以官尊者称判，其次为知，若六院不可复言判也。遂诏悉改为监。

今之右文殿修撰，旧为集贤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御笔：集贤殿旧无此名，秘书省殿以右文殿为名，可改为右文殿修撰。

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诏宣德郎与宣德门名相犯，可改为宣教郎，见任人不别给告，但改称呼。

政和四年八月，诏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改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学士，恩数品秩并依旧。中兴以后，端明复旧，而述古与枢密直皆废矣。

大夫之称亚于卿，而郎官上应列宿，文臣以为阶官宜也，况其来自古，初非创意立名，故神宗正官名远考古制，以大夫、郎易职事，旧称为寄禄官。若武臣横行、正副使之称，与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职、借职、差使、借差，非名之不正也，政和乃悉易以大夫、郎之称，此岂被坚执锐驰骤弓马者之所宜称乎？横行以十二阶易十二阶犹之可也，正、副使各十九阶并以八阶易之，无乃轻亵名器之甚乎？昔之超转，犹作九资，则是副使四十五年可转不过四资，是减四十五年为十六年矣。

祖宗多为武臣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圣君宏模一旦坏于建议之臣，使良法美意扫地无遗，最甚者，称谓不顾义理所在，若文武官名一依元丰之制，则人无得而议矣。

绍圣二年三月，监察御史常安民言：乞考祖宗用人之制，修立权侍郎迁进法。诏三省议之。章惇因奏："乞自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带修撰除者，满三年取旨；自七寺卿、国子祭酒、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直龙图阁除者，满二年取旨；除修撰与外任职事修举者，再留二年取旨；除正与外任、除待制，即才能为众所推，绩效显著，朝廷特拔擢者，不拘此令。"诏从之。且天子侍从之臣，非有才能绩效而可冒居之乎？信如其言，殆始铨部注拟常调计资历岁月者之为也。是时虽出此令，卒莫能行，章惇之意，盖欲假此令以扼异己之人，而不次超越者，则曰人主特拔擢也，岂不愚哉！

庆历二年，富弼乞罢殿试，止令尚书礼部奏名，次第唱名，盖以廷试惟用诗赋，士子多侥幸故也。王尧臣、梁适皆状元及第，以为讥己。正月辛巳，方从弼之请，癸未，遽从尧臣、适之请，复旧制。

庆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数，赐私门立戟，文武臣僚许立家庙，已赐门戟，给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门以列戟者，想是时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举，无能举旧事以言者，若家庙则终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复颁三品以上家庙之制。从宋庠之请也。然一时议者欲令立庙之子孙袭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国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仅一二世。或又疑袭封公爵，惟三恪、先圣之后有之，此制一行，数世之后必多。又子孙或初命卑官，不应袭公侯之爵。议终不决，竟泥不行，是不详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国朝，自真宗时法令浸宽，臣僚或以恩泽及所转官为子孙乞赐科名，则召试而授之；或乞亲属升陟，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为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陈乞叙复。大抵皆公卿大臣牵于人情而不可拒者，积日累月，不可数计。庆历四年正月丙戌，诏并禁止，不得陈乞。

令县邑门楼，皆曰"敕书楼"。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诏曰："近降制敕，决遣颇多，或有厘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无以讲求，论报逾期，有伤和气。自今州府监县应所受诏敕，并藏敕书楼，咸著于籍，受代批书、印纸、历子，违者论罪。"则是敕书楼州县皆有之也，今州郡不闻有敕书楼矣。

唐有王《会图》，皇朝亦有《四夷述职图》。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

国初，进奏官循五季旧例，假官至御史大夫。诸国既平，天下一统，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多至百数，混于皂隶，不复齿于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诏诸州进奏官十年以上，补三班奉职，每遇郊祀叙补五人，迄今为例。

种放有别墅在终南山，聚徒讲学，性嗜酒，种秫自酿，林泉之景颇为幽胜。真宗闻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画图以进，六月已未，召辅臣观于龙图阁，再三褒美。放父翊尝为吏部令史，出官为长安簿。放幼好学，长以古道自任，奉母隐居于终南山之豹林谷，自称"退士"，作《退士说》数千字。又号云溪醉叟。太宗朝屡召不起，张齐贤荐其节行可厉风俗，真宗复遣中使召之，起为左司谏、谏议大夫、给事中。力请还山。从祀东封，拜工部侍郎。终身不娶，既卒，朝廷录其侄世雍为同学究出身。

唐人重于避讳，国初此风尚在，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部曲避监临家讳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诏："内外臣僚，三代名讳止可行于己。州县长吏不得出家讳。新授官职有家讳者，除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许准敕上言，余不在改请之限。"然法令明载，官称犯高曾祖父讳，冒居者有罪，则是与此诏相反也。岂非此诏既行之后，人无廉耻，习以成风，故又从而禁之耶。

民间诉水旱，旧无限制，或秋而诉夏旱，或冬而诉秋旱，往往于收割之后，欺罔官吏，无从核实，拒之则不可，听之则难信。故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诏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岭南管内州县诉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为限。自此遂为定制。

国初，州郡官属，皆长吏自行奏辟，姓名未闻于朝，已先莅职，洎至命下，则已莅月日皆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亲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诏曰："诸处奏荐，多是亲党，既伤公道，徒启倖门，今后如有员阙处，当以状闻。"自后奏辟不敢私于亲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擿之，稍知所畏忌矣。

唐制，乘驿者给银牌。五代庶事草创，但枢密院给牒。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伪作牒，乘驿谋反，禽捕伏诛。六月戊午，诏复旧制，应乘驿者并给银牌。中兴以后，此制不复讲矣。

卷　五

仁宗时，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染紫以为黝，献之宦者洎诸王，无不爱之，乃用为朝袍。乍见者皆骇观，士大夫虽慕之，不敢为也。而妇女有以为衫褑者，言者亟论之，以为奇衺之服，浸不可长。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诏严为之禁，犯者罪之。中兴以后，驻跸南方，贵贱皆衣黝紫，反以赤紫为御爱紫，亦无敢以为衫袍者，独妇人以为衫褑尔。（服紫始末，已见前卷。）

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张士逊以监察御史为巡铺官，因白主司有亲戚在进士，明日当引试，愿出以避嫌。主司不听，士逊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别试所自此始，且以御史为巡铺，决无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于何年也。

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七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至皇祐元年，边事浸息，遂废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复置，迄于今不废，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载矣。仲父轩山公知贡举，武举林嶿、陶天麟等来拜谢，仲父问之曰：朝廷设此科以择将帅，而公等不从军，何也？答以不堪笞箠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旧制，申饬三衙、沿江军帅待以士礼。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进士皆愿从军。至绍熙庚戌，仲父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唱进士第，复奏光宗皇帝，命武举进士从军，不许军帅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罚俸。此令一出，皆愿从军，而军中无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员之额，以至江上诸军，每举以二十四员为额，七年为任，第一名同正将，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将，第四名以下同准备将，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后军帅亦仰承朝廷优恤之意，待遇之礼与统领官等，或令其兼同统领职事，遇出战多领守寨，必自愿亲行阵者，始听之。盖军中自统制以下，多是假摄，或以准备将而权统制者，每于文移、公牍、书札、榜子削其本职，为写权职为正。遇东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驾士大夫。一闻钲鼓之声，则惴惴战栗。士大夫信其伪衔，不复与较。故以守阙进勇副尉为统制者，往往而是，若于武举中选愿亲行阵者，使久于其任而序进之，必能趋事赴功矣。

部吏卖阙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赵及判流内铨，始置阙亭。凡有州郡申到阙，即时榜出，以防卖阙，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忧事故数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数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评价，长贰、郎官为小官时皆尝有之，亦不暇问。太宗皇帝曰："倖门如鼠穴，不可塞也。"岂不信哉？

国初，宦者不过数十人，真宗时渐众，盖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数岁小儿，积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闰七月戊辰，言者以为久弊当革，乃诏自供奉官至行门，以百八十员为额，遇阙额方许奏补。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诏自供奉官至黄门，以百人为额。然流弊之久，终不能革，至宣、政间，动以千数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职守，惟务奔竞，乞申严戒励。庆历八年五月丁卯，诏中外官满二年方许

差替，其三年、三十月为任者，仍旧。此诚良法也。中兴以来，职事官犹计资考，故有须次一两政者，至于三丞以上，至于郎官卿监有三四年不迁者，故人无苟且之心。近年，满年不迁则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惧求去，是不谙祖宗典故尔。

旧制，御试诗赋论，士人未免上请于殿陛之下，出题官临轩答之，往复纷纭，殊失尊严之体。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诏进士题具书史所出，御药院印给，士人不许上请。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

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天圣五年，诏臣僚薨卒，当赐谥，而本家不陈乞者，令有司举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连状封赠。此推恩泉壤，泽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诏流内铨，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权听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风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臣僚之官罢任，所过山险去处，差军士防送，无过送迎人之半。此闵其道路羁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于臣下者如此，可谓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诏命官迁谪岭南亡殁者，并许归葬，官给缗钱，如亲属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盖其人虽犯罪，而其死则可闵，威以惩其罪，恩以恤其死，施于死者犹尔，况生者乎？施于有罪者犹尔，况无罪者乎？仁宗可谓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岁则官为廪给，此祖宗旧法也。皇祐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让请自三岁廪给。仁宗以太过，三月甲辰，诏宗室三岁以上，官为给食。今又复以五岁为限矣。

西京学校，旧为河南府学。景祐元年，诏改为西京国子监，以为优贤之所。

商税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县令亦鄙贱之。曾不思客旅往来，乡民入市，动遭竭泽，又复营私，掩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诏商税三万贯以上，选亲民官监给，通判添支。所以重讥征之寄。近时理亲民资序为监当者，未之闻也，往往以为浼己，不肯褒就矣。然朝廷以场务之寄，责之长贰、县令，知监当之难于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天下州县课利场务，十分亏五厘以下，知州、通判、县令罚俸一月；一分以下，两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升陟差遣。"赏罚不及于监当，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号义门如故也。余尝至其村，故听事犹在，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箄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有几世也。余尝思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者。况贵贱殊涂，炎凉异趣，父兄虽守之，子孙亦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裘氏虽无显者，子孙世守其业，犹为大族，胜于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岂不甚厚乎？

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

司天监官自挈壶正转保章正，灵台郎直长、局丞至冬官正，仅五迁尔。旧制五年一转，或谓较之武臣洎医官则太优，欲增其等级。庆历五年六月乙卯朔，诏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迁官。虽循转甚迟，然比承信郎转至武翼郎，犹为优矣。

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百数。其后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天圣六年四月庚戌，诏三州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然终不能禁也。今惟温有岁贡岁馈，鼎、广不复有之矣。

五季日寻干戈，其于军卒，尤先激励，凡军头非有战功，皆号伴饭指挥使。皇朝一统，边境无虞，伴饭者众，乃诏以处有罪者。凡为此职，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改军头伴饭指挥使为散指挥使。然自此人不复以为耻，而激励之权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陆路发运二使，运江南之粟以赡京师。其后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诏合水路、陆路发运为一路，以王继升掌之，董俨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国初，进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钱刊小录、事游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无几，或贫而名次高，至于假丐，熙宁六年三月庚申，诏赐进士及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一时歆艳，以为盛事。次举熙宁九年三月戊寅，练亨甫奏罢期集钱，止赐钱造小录，及第五百千，诸科二百千，而游燕之费复率钱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诏复增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相仍至今，定为千七百缗。而局中凡所率钱，皆以小录为名，而同年得与燕集者无几。又为职事者，日叨饮食，所得小录、题名纸札装潢皆精致，不费一金。其不与职事者，出钱而所得绝不佳，不沾杯勺，无乃太不均乎？

元丰四年二月乙卯，诏东南团练诸军为十三将。盖太祖皇帝初下江南，虑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岁月浸久，与州郡之兵无别故也。淮东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东第四，江东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准备广州应援，福建第十，广东第十一，桂州（今静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廪给特厚，与禁卫比。若江上诸军，乃诸郡兵额，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驻札名之。其廪给与将兵不同，况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榻，渐增至百余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著为停榻之令，许客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矣。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诏天下长吏详酌公私房钱，与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许蠲放，仍每岁不得过三次。是时天下承平百余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虑及于细微，真圣主也。

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为限。其简如此。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详定，于太学创八十斋，三十人为额，通计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废太学自讼斋，太学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总治两学，辟雍别置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为百斋，讲堂凡四所。其后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废之，而辟雍之士，太学无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土之后，诸州直隶京师，无复藩府。惟河北、河东、陕西以捍御西北二虏，帅臣之权特重，其他诸路，责任监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月丁巳，始诏扬、庐、江宁、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军马钤辖，各置禁军驻泊三指挥，越、福二指挥，以威果为额，每指挥四百人，各路兵马都监二员，越、福一员。其后二广经略、京东西路安抚、江东西路安抚，皆因事令守臣兼领，而加以钤辖之名，以至两浙、四川皆以调发之故，后又改钤辖为总管，而四川至今仍旧名。开端于嘉祐之时，而定制于中兴之后。然帅臣大抵权轻，当缓急之时，罕能成功，承平无事，惟事教阅而已。矧自勤王诸将分为驻札，州郡之额阙不复补，名存实亡。然人存政举，苟择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几缓急有所恃也。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通判举人改官与太守同，自提举常平使者列于监司，诸路顿增员数。熙宁元年十二月，始诏通判不得举人改京官。元丰初，诏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岁以百四十人为额。至元祐元年四月，罢诸路提举常平，再命通判岁终举改官一人，或县令一人间举。十二月，以改官员多，吏部侍郎孙觉请岁以百人为额，从之。绍圣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见不拘数，则是岁有三百余员也。中兴以来，改官人数绝少，岁不过数十人，虽令选人举官，逐员放散，数亦不增。至绍熙初，号为顿增，亦仅三十余员。庆元以后，岁有溢额，盖孤寒路绝，得举官五员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势使然也。

纳粟补官，始以拯饥，后以募民实粟于边。自王安石开边，国用不足，而致粟于边颇艰，应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诏进纳人许其改官，历四任十考，增举主二员、职司二、常员五。自此人乐于应募。此法虽明，未闻有改秩者，或谓中兴以后，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旧制，监司、太守举京官有定数，县令初不限员数。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点刑狱张易举十六人县令，乃诏河北、陕西漕举十二员、宪六员，河东、京东西、淮南漕十员、宪五员，两浙、江东西、福建、湖南北、广东西、益、利、梓路漕、宪各四员，夔路漕四员、宪二员，六路制置发运使、副六员，开封府诸州军各一员。然立法之初，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有举主二人，移注近县令，任满无赃私升幕职，再任知县，再任满引对改京官。则是受举之后，历知县两任六考改官。此天圣七年闰二月甲

辰诏书也。至熙宁四年，诏再任知县、县令人，须有安抚、转运、提刑、知州、通判奏举五员，方许再任，内有职司二人者亦听。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间，又以州县增官员，复增举员。中兴以来，一循前例，然亦时有增损。旧制，特迁官者，其理磨勘并自受告日为始，故有垂当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废。熙宁六年八月丙申，诏文武臣僚特迁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实惠，至今仍之。

景祐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宦，孰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

国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词赋，其解释诸经者，名曰“明经”，不得与进士齿。王安石罢去词赋，惟以经义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经义、词赋两科，用侍御史刘挚之言也。

国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后世已死伪为之也。真宗时，主客郎中谢泌言：致仕官如清名为众所推，粗有劳效，方可听其纳禄。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诏年七十退者，许致仕，如因疾或历任有赃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诏乞致仕者，审官院具历任有无赃犯检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圣四年，始诏郎中以上致仕，与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诏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录其子为秘书省校书郎，三丞以上为太庙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诏三丞以上致仕，无子，听官嫡孙若弟侄一人，降一等。凡此者，皆以利诱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陈致仕，依旧敕与一子官，如分司给全俸，违者御史台纠察，特令致仕，更不与子官及全俸，诏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诏文武官年老无子孙，奏期亲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课迁官，有功于国，有惠于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诏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孙。凡此者，皆以法绳之也。庆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贾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优与改官致仕。诏从之。此以赏劝之也。况法初行，须受命之后陈乞恩泽，病者尚不许，岂容已死伪为。其后又限以受命后身故者，方许陈乞恩泽。后又但以陈乞后身故者放行，而诈伪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书丁忧月日，或与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尝诘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员外致仕恩泽。政和二年，张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听荫补。从之。详考前后诏令，肇端于真宗之朝，而详密于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严，责之甚备。然上劳圣训丁宁，至于六七而不已，亦可见风俗之日趋于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鲜矣。

真宗以朝官注拟于堂，贫者留滞逆旅，无以为资，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门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诏也。院既成，诏升朝官以上到阙，并馆于院中，官给公券，出入则乘马，开封府差兵士随直，惟可至庙堂省部铨曹官听而已，虽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升朝官以上造朝，则先匿于亲戚故旧之家，俟所干置悉备，方敢报阁门放见。盖阁门即日关报朝集院，开封府人马即至，迎入院中，虽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游，从情如兄弟，或商榷文字，或彼此询问风土，或因而结交，互相推荐，其况味与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诏复增置，以士大夫之来者日多故也。

国初，擢用人才不问资序，有初补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涂之艰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视；又且未历民事，不谙民间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苏易简上言：“初任京官未历州县，不得拟知州、通判。”诏从之。然惟施之常调尔，若人主特除，则又不在此例。吕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员外郎即知庐州，正如易简所论，不以改制而止也。

欧阳文忠公试笔

[宋]欧阳修撰　赵睿才整理

《欧阳文忠公试笔》一卷，北宋欧阳修撰，以笔记文笔法简论书画诗乐等，不拘一格，颇富情趣。本整理本参校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多种刊本。

南唐砚

某此一砚，用之二十年矣。当南唐有国时，于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号砚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其石尤精，制作亦不类今工之侈窳。此砚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识为佳砚也，儿子辈弃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见之，悽（一作凄）然曰：此故国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宝惜之。其贬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　笔

宣笔初不可用，往时圣俞屡以为惠，寻复为人乞去。今得此（一作之），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说

介甫尝言夏月昼睡，方枕为佳。问其何理，云睡久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然则真知睡者耶？余谓夜弹琴，唯石晖为佳。盖金蚌瑟瑟之类，皆有光色，灯烛照之则炫耀，非老翁夜视所宜。白石照之无光，唯目昏者为便。介甫知睡，真懒者。余知琴徽（一作晖），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晖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两手中指拘挛，医者言唯数运动以导其气之滞者，谓唯弹琴为可。亦寻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物理损益相因，固不能穷，至于如此。老庄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以也哉！

鉴　画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尔，非精鉴者之事也。不知此论为是不？余非知画者，强为之说，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谓好画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伤俗耶？（二十字，一作然自谓好画者未必能知此也。）

学书为乐

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足有余。

学书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来，渐以废去。或厌而不为，或好之未厌，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厌者，书也。至于学字，为于不倦时，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贤留意于此，不为无意也。

学书作故事

学书勿浪书。事有可记者，它时便为故事。

学真草书

自此已后，只日学草书，双日学真书，真书兼行，草书兼楷，十年不倦，当得书名。然虚名已得，而真气耗矣。万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为劳也；有以乐其心，不知物之为累也。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

学书费纸

学书费纸，犹胜饮酒费钱。曩时，尝见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晋人喜啬资谈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诚未足以有益于人。然衰年志思不壮，于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学书工拙

每书字，尝自嫌其不佳，而见者或称其可取，尝

有初不自喜，隔数日视之，颇若稍可爱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销日，何用较其工拙，而区区于此，遂成一役之劳，岂非人心蔽于好胜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然患少暇，岂其于乐处常不足耶？

用笔之法

苏子美尝言用笔之法，此乃柳公权之法也。亦尝较之斜正之间，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虚腕，则羲献之书，可以意得也。因知万事皆有法，杨子云："断木为棋，刓革为鞠，亦皆有法。"岂正得此也！

苏子美论书

苏子美喜论用笔，而书字不逮其所论，岂其力不副其心邪？然万事以心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独以为不然，此所谓非知之难而行之难者也。古之人不虚劳其心力，故其学精而无不至。盖方其幼也，未有所为时，专其力于学书，及其渐长，则其所（一无此字）学渐近于用。今人不然，多学书于晚年，所以与古不同也。

秋霖不止，文书颇稀。丛竹萧萧，似听愁滴。顾见案上故纸数幅，信笔学书。枢密院东厅。

苏子美蔡君谟书

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往年予尝戏谓君谟学书，如溯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故处，君谟颇笑以为能取譬。今思此语，已二（一无此字）十余年。竟如何哉！

李邕书

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谓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譬犹结交，其始也难，则其合也必久。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见邕书，追求钟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然邕书未必独然，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馀。余偶从邕书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窗（一作斋）信笔。

风法华

往时有风法华者，偶然至人家，见笔便书。初无伦理，久而祸福或应。岂非好怪之士，为之迁就其事耶？余每见笔辄书，故江邻几比余为风法华。

九僧诗

近世（一作时）有《九僧诗》，极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传，如"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详载《诗话》）

吊僧诗

谢希深尝诵《哭僧》诗云："烧痕诗（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谓此人作诗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谓意好句亦好矣。贾岛有《哭僧》诗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唐人谓烧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与《诗话》所载略同）。

郊岛诗穷

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孟郊、贾岛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穷苦之言以自喜。或问二子其穷孰甚？曰：阆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诗见之。郊曰："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岛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盖孟氏薪米自足，而岛家柴水俱无，此诚可叹（一作笑）。然二子名称高于当世，其馀林翁处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羁孤行旅流离辛苦之态，见于数字之中。至于"野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春物融怡，人情和畅。又有言不能尽之意，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谢希深论诗

往在洛时，尝见谢希深诵（一有曰字或作云）："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又见晏丞相常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晏公曰：世传寇莱公诗云："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以为富贵，此特穷相者尔。能道富贵之盛，则莫如前言，亦与希深所评者类尔。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为篇咏者，其论如此（《归田录》亦及此）。

温庭筠严维诗

余尝爱唐人诗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天寒岁暮风凄木落羁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风酣日煦，万物骀（一作佚）荡。天人之意，相与融怡，读之便觉欣然感发，谓此四句，可以坐变寒暑。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详载《诗话》）。

作诗须多诵古今诗

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他（一作余）文字皆（一作尽）然。

汉人善以文言道时事

汉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时事。质而不俚，兹所以为难。

苏氏四六

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

（二字一作自以为）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一作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一作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王济讥张齐贤

张齐贤形体魁肥，饮食兼数人。然其为相，尝有边功。国朝宰相，惟宋琪与齐贤知边事。然其常与王济不相能。济，刚峭之士也。其后，齐贤罢相归洛阳，买得午桥裴晋公绿野堂，营为别墅。一日，济自洛至京师，公卿间有问及齐贤午桥别墅者，济忿然曰："昔为绿野堂，今作屠儿墓园矣。"闻者皆笑。

晦明说

藏精于晦，则明；养神以（一作于）静，则安。晦所以畜用，静所以应动。善畜者不竭，善应者无穷。此君子修身治人之术。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棐。

廉耻说

廉耻，士君子之大节。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一作牵）之耳。物有为其所胜，虽善守者，或牵而去。故孟子谓勇过贲育者，诚（一作信）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誉，遂得速毁以自损者，理之当然（一作也字）。

系辞说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自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而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然则（一无此字）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予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论，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六经之传，天地之久，其为二十五年者将无穷，而不可以数计也。予之言，久当见信于人矣。何必汲汲较是非于一世哉！

论乐说

清浊二声（一作音），为乐之本。而今自以为知乐者，犹未能达此，安得言其细微之旨！

六经简要说

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而人非聪明不能达其义。余尝听人读佛书，其数十万言，谓可数谈（一作言）而尽，而溺其说者，以谓欲晓愚下人，故如此尔。然则六经简要，愚下（一有人字）独不得晓耶？

葆光录

[宋]龙明子撰　武怀军整理

《葆光录》三卷，北宋陈纂撰。陈纂自号龙明子，生卒年不详。该书主要记载吴越等地怪异事，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整理本以埭川顾氏家塾本为底本。

序

龙明子所纂《葆光录》，无年月，无前后，见闻奇异事即旋书之。因而成编，分为三卷。

卷一

宝正中，当秋成，一旦蝗翳日而蜚，武肃王虔祝毕陊于浙江，不可胜纪。

太宗少时帅师战淮人，于千秋岭大克之。彼望我军上云物如龙虎之状，有识者曰：此王者之气也。

杨集将兵得玄女之术，下城破陈，定日时取之，计收人马器甲，预言其数，略无参差。武肃定江表赖其功，遂将处州酬之，三让不就，曰：某将数千众，当勍敌，不敢辱命，拥双旌，理百姓，恐无分禄。武肃不识其言，坚授之，至郡月馀卒。

文献公诞时一蛇自屋陊于前，举头张喙，久之方去。及七日浴，忽飘风暴雨劈其澡盆为二片，与母俱无惊动。

处士方干与许赎善，赎寓越中，有非罪，金汉宏械于阛阓。干时在新定，闻之，驰于境上，卖一橱，高其价不售，固蔽赎之刑也。曰：方处士为友卖橱。太守知之，遂释赎之过。

贞敬公未达时，寓居镜中玉笥，闻有一女巫，鬼物所附，立堂宇，人有祷请，往往言吉凶。与友往问否泰，自旦至暮，其神不下。公怒而回，及夜自空而言曰：朝来皮秀才当为吾土地主，吾小神不宜见，是以回避。公又曾梦候轩亭有土偶人列拜，觉而自负，后果判东府事。

婺州有僧入山，见一人古貌巾褐，骑牛，手执鞭，光铄日色，扣角而歌曰：静居青嶂里，高啸紫烟中。尘世连仙界，琼田前路通。僧揖之不应，驰步趋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郎中钟安礼好学多能，著《武成王备载》十卷，选诸家诗为《资吟集》五卷，然有毕吏部之嗜，谈谐间未尝不言之。见家人食馔，戒之曰：少吃隔尔酒。竟大醉卒。

越僧誓光善草书，自言授法于陆相希声，其飘逸有张旭之妙，吴翰林以歌奖之，言多不载。罗给事赠诗云：圣主赐衣称绝艺，侍臣摛藻许高踪。又有亚栖书，骨气不及誓而趋媚过之，二人俱应制，其踪海内皆盛。

陈瓒字锡用，业通九经百家之说，自言得养生之术，年逾九十耳目聪明，犹勤于笔砚，著《经史系华》十卷。然其家贫，人忧其衣食不足，尝曰：瓒贤能不及颜子而寿禄过之，何患贫也！时益重之，后官至秘书监，致仕归剡。

道士王松年说厉归真在丹丘，善画，常至人家。有好事者将绢素铺于案上，即自下笔，预知人之所欲禽兽松竹之类，如请之，却多不允，饮酒数斗不醉。或人在州城竟日饮，其日有人于桐柏官见之，或来国清寺游，又有见在开元宫。后往洪州，白日上升，遗下一布衣，异香馥郁，今人收得其画踪者多。

羊袭吉，状元之子，少时庭中乘凉，忽见天开，

其内云霞澒洞，楼阁参差，光明下照山岳。袭吉惊惧逡巡，乃闭。袭吉勤于书写，仡仡不倦，今尚在，年逾八十矣。

叶简，剡人，善卜筮，凡有盗贼皆知其姓名。有乡夫失牛，卜之曰：占失牛已被家边载上州，欲知贼姓一斤求，欲知贼名十千头。乃邻人丘甲尔。又有将橘子合之，令占，曰：圆似珠，色如丹，倘能擘破同分吃，争不惭愧洞庭山。又将巾子射覆云：近来好裹束，各自竞尖新。秤无三五两，因何号一斤。又将鸡子二个占云：此物不难知，一雄兼一雌。请将打破看，方明混沌时。他皆类此，不能尽纪之。

李建州（频）与方处士为吟友，频有《题四皓庙诗》，自言奇绝，云：东西南北人，高迹此相亲。天下已归汉，山中犹避秦。龙楼曾作客，鹤氅不为臣。独有千年后，青青庙木春。示于干，笑而言：善则善矣，然内有二字未稳。"作"字太粗而难换，"为"字甚不当，干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请改作称字。频降伏而且惭悔前言之失，乃曰：圣人以一字褒贬，此其明矣，遂拜为一字之师。是以罗夕拜题干卷后云：中间李建州，夏汭偶同游，顾我论佳句，推君最上游。九霄无鹤驭，双鬓老渔舟，世难方如此，何当浣旅愁。

孝廉朱揆居永嘉苦学，与表弟殷延嗣同宿，殷梦一人直抵房谓曰：朱揆某年某月某日杜侍郎下成名。觉而说之，朱曰：何戏言之甚邪？殷遂将朱《礼经疏》后纪之，至来年西上。后果于杜侍郎下及第，年月日略不参差。

处州有樵者入山迷路，至一处，闻异香袭人，乃寻之，见一叟着草履，拄筇杖，眉发皤然，谓曰：子从何而至此？樵者具陈伐薪尔。其舍宇床榻皆同人家。忽一人持牒报云：天台山有樵。叟曰：今日为客看黑班，不得赴。持牒者应喏而去。樵者馁求饭，叟呼：琼芝备飧来。逡巡一双鬟年可十六七，容色绝丽，衣窄红绡之服，擎一盘，其光可鉴，内亦是常食物。叟自啖一枣大如拳，谓樵者曰：子食此枣不得。其山中天色全不暗，常如日晡之时。乃相引行，见树林下系一黑虎，西北方上红楼翠阁如图画，过一溪，水乳色，天忽大亮，指一径曰：回去得也。行数步及旧路，举首已失叟，归家逾年矣。

王可容说为僧时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缺食，数十徒一粥而度，又无财物得出籴。内一行脚僧谓曰：贫道有艺，可济诸坐主。遂将一铜铫子于炉火上，取净瓶泻水银，衣带间解一贴散药，似壁土，揉于铫中，煎之，逡巡成一片白金，可数两。付主事者将去，换胡饼来食。众惊之，至明晨失所在。

屈重彦者说□□□为润州大将，与术士殷七子善。大将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辱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殡次，七子至，大惧有他，闻于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细事尔。遂衣带间解药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齿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开，吐水斗馀。又以暖灰熨其四肢，食久能言。谓大将曰：此婢不可复指使，宜出之。乃从其言。又尝春游，酒尽，将水咒之，成浓醪。又将沙挪成盐。又冬中以木札变成笋。又与人会，忽云：今日殊未欢，某有一艺，辄呈之。指主人屏风上梳头样子令唱歌，其声清亮，似从屏中出，其歌曰：愁见唱《阳春》，令人离肠结。郎去未回归，柳自飘轻雪。如此数曲，屈不尽记之。七子名郧，后游诸国。

叶协律善占梦，有耿评事从吴门诣殿下献诗，其夕梦人遗一荷苞鲊，开之内一块火尔。叶贺曰："君著绯去也。"耿曰："何兆哉?""脱荷见火可详也。"又王校书、徐判官各求邑宰，王说梦戴帽雨中行，叶应声曰："君未得事邪？戴帽雨中行，身未沾渥泽尔。"徐云梦行于江间，被霹雳惊，叶笑曰："此得官也。江者，浦也；霹雳者，像雷也。"又张司直疾病梦怀孕，甚恶之。叶曰："此去遇壬申日当差。""何谓也?"曰："怀孕，妊娠也，有大福在也。以此腹而像之。"后皆如其言，徐果注授浦江。叶名光逢。

明州有画师姓孙，因在州中执笔次，举首见梁上一人，长数寸，拜之，遂下如常人，云：无惧我，略到此就尔房寄一宿，切未可泄其事。言讫而去。夜却来，孙莫测之，可入三更，奄然不见，逡巡左手挈一人头，右手持钱五缗，来谓孙曰：聊奉宿偿，将人首腾空而逝。及曙，有掌库者失其首，其钱即库内者，遂告纳之。

求婴处士说昔在长安，春日与数举子游于北里中，将姬妓三五人狎饮次，有二仆夫突门而进，各操论（去声）棒，高揖据上位而坐，赳赳焉，叱咤焉，或歌或笑，傍若无人。一夫持杯改令云：巡至弩臂，不能者脑上一论棒。诸举子相看战栗，莫知为计。仆夫放下盏，乃揎上臂，迸起数条青筋，状如蚯蚓。逡巡又有一儒者褒衣大袖，俯偻而入，四揖而后坐，一祝诸举子曰：何意各颜色愀然？仆夫自若云：某甲改一令如斯，不依者脑上一论棒。儒者曰：此不足为难。因顾壁角间有三脚铁灯檠，高五尺馀，将于内，捋其三脚聚拗成二截，如断葱焉。瞪目谓二仆夫曰：君不得恣胸衿，逞筋力，须堤防此棓。仆夫俱失色，狼忙奔驰。儒者谓诸举子曰：后生皆千里抛家属，未能成身立事而耽于酒，赖遇老夫，几遭彼凶徒击杀。自后宜以为戒。举子罗列拜谢，忽失所之。

贞明中有渔者于大湖上见一船子光彩射人，内有道士三人饮酒，各长须，眉目皆生于额上，见渔者俱举袖掩面。其舟无人撑，随风行甚疾，望洞庭而去。

马自然貌丑，齇鼻、秃鬓、大口，饮酒石馀，醉卧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与食，无不差者。尝吟曰：昔日曾随魏伯阳，无端醉卧紫金床。东君谓我多情赖，罚向人间作酒狂。后往梓州上升。

孙晤家于七里濑，善于葬法，得青乌子之术，尤妙相坟，即知其家贵贱贫富，官禄人口数亦知，穴中男女老少因某病而卒，兼精于三命。时杨集统师收复睦州，至一岩下砦军次，忽一大石盘㱯下，杨占之曰：此岩上有二十五人。点兵收之，获居民二十人还。杨曰：合有二十五人，何欠五人也？问于民曰：某等初闻大将军将至，遂与二十五人回避于斯，内一人孙晤善卜，到时立草舍毕，有双雉飞下㗫，孙云：军至此也，宜往别处，不然遭擒掠。某等不顺其言，有诚信者四人相随去矣。杨令人捕之，不获，意甚不快，曰：得此人，可师事之。新定□后复在彼渔。

欧阳迢处士善胎息，人物古雅，睹之令人精魂清爽。袭明子曾接之，因说神仙事，迢曰：洞庭顷有一民能并飧一斗米饭，即三四日不食。又有黄繇者能休粮数月不食，伐木负薪，蓦山渡水，力不疲倦。又有一人善步，一日可行三百里，欲行将青绢缠其膝。又有一人妙水，可十数日行于水底，云或见蛟螭之类。

广见大师说顷在广德县入山采药，见大洞，因穿之。洞内日光分明，行可数里，洞则别开一穴，有长溪，限间一大松，枝何郁翠，下有一庵，内一僧禅定，雪眉拥衲，边有磬子火具之属。广见取磬子击之，其僧开目惊曰：坐主何缘而至此？广见陈其行止。遂延坐，取一石敲火煎茗，香味可爱。日将夕，僧让庵与广见卧，自上其松，上有一大巢，僧即入巢内，闻念莲经声甚清亮。逡巡又闻骂詈云：此队畜生，今作毛类，伤于物命，令世人恐惧，速令归林麓，不得辄出去。广见潜窥之，乃群虎豹弭耳伏地，受令而去。及曙下松来相慰。广见知其异人，乞就奴事之。僧曰：自此百见草枯，四绝人烟，非坐主息处。因曰：莫饥否？相携溪畔，有稻百来株，收其穀梛三二合，来挑野菜和煮，与广见食。后令回去得也，送至洞口，谓曰：坐主所食茶与菜粥，平生即不㗫食矣。遂寻路从洞出，回至本院，已月馀。乃邀徒众再往，竟失洞所在。广见号自新。

晋郭文举与虎探去鲠，虎送鹿来报，以为异。今长兴县有邸妪采桑次，被虎衔入深谷中，不伤之。其虎就将蹲，自旦至午，妪告曰：某之年迈，莫有宿业否？今困于此，又不食，乞大圣念之（呼虎为大圣）。遂伸一脚于妪前，看之，有一竹签在爪下，妪又曰：莫要去邪否？掉尾点头，似相感之状。妪乃为拔之。迅跃数四，却衔至旧所，并无损。至夜置一鹿于门首去。

吕知隐于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宝正中征起，鹤氅纱巾，见武肃，甚奇之。善星纬，识地理，多术数。尝谓人曰：夫草木郁茂处有泉，每恋卧处地可凿井，蚶蛤之属内有小鱼虾，及自死鸟兽口不闭者蜜瓶造鲊酱祭肉，动者皆不可食。又云：赤豆汤洗色衣垢，杨桃枝去粘，研芥子入豆酱，不生虫，牛乳去油衣粘。问事无不知者。

智钧大师说天福中安吉有邸妪，家力粗备，好修善，长蔬食。或见鱼鳖之徒、鸟雀之类皆赎而放之。因潦水后有一龟长尺馀，从门入，妪怪之，令子将往家前渎内放之。其子遂于龟背书放生字，放于水中，其龟又上岸沿回，田畦间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龟忽㱯其中，妪子曰：本将放尔命，却落于此中。乃攘臂取之，龟即不见矣，探得白金二铤，莫知其由。

国清寺僧可证说有樵者入山，见一道士长丈馀，褒衣广袖，面阔如盘，口眼俱伟，须发银色，担木履两束可百来緉，驻步顾樵者。久之，樵者恐惧，前行不得，连拜之。道士大笑数声，抛一栗子大如鸡卵与樵者，后挥霍入天姥峰而去。樵者啖其栗，旬日不思食。

卷　二

陆龟蒙才名播海内，居吴中，然性浮薄。时有内官经长洲，于水滨见一花鸭，弹之而毙，守者告之，乃乘小舟，修章表告内官曰：某养此鸭能人言，方欲上进，君何杀之？乃将表示之。内官惊而且惭，酬之银盘。临行，询之竟解何言语，陆曰：教来数载，能自呼名尔。

徐侍郎知业少时游天台山，歇于大树阴，岩上石盘欲㱯，空中语曰：下有人。石矻然架树，回身乃落，震地塌然。

有人夜泊舟于富春间，月色澹然，见一人于沙际吟曰：㱯江三十年，潮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处奠杯酒。舟人问曰：君是谁？可示姓名否？又吟曰：莫问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风。舟人上岸揖之，遂失所在。

皮光禹业五七言诗，自言贾浪仙之俦也，句有：

烧平樵路出，潮落海山高。作者多许之。

黄韫说明州黄使君时有吏人家竹园甚广，秋夕明月，见车马十来队，长数寸，马大如鼠，或持枪剑，或负弓弩，次第自林中出，望其园门轧然而开，似有人拔开。吏人惊惧，呼家人随后观之，从江桥过，望西南而驰，罔知所之。吏人明旦伐去竹林，无所见，其家亦无患害。

傅弘业宰天台县，有人猎得一兽，形如豕，仰鼻，长尾有歧，谓之怪。傅识之曰：雌（以醉反），非怪也，雨则悬于树，以尾塞其鼻。后验之，可类子云别鼮鼠，曼倩识驺虞。

陆孜居于明州大隐，勤于畎亩，物力粗备。时太守酷虐，不恤其民，有赡者悉被捡获。孜所有财物置于地，后果搜其家产，孜惧其罪，遂通所藏之物。掘地丈馀，竟无所得，谓是人所取。太守怒其妄，谪于象山，筑居掘得大隐之藏，一无失焉。又惧有告者，遂将纳之，太守异之，释罪与财，却就旧业，至今存焉。

洋山在海中，有庙，其神传是隋炀帝。山高峻，内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凫雁、鸂鶒、鸳鸯之类悉有。又有神立于门首，号曰吕门官，凡欲祭，向其厨多鼠而夏足蝇，预告其门神即绝之。

王耕善画而牡丹最嘉，春张于庭庑间则蜂蝶萃至。本业文，因画所掩，竟不成事。

凌途卖香好施，一日，旦有僧负布囊，携木杖至，谓曰：龙钟步多蹇，寄店憩歇，可否？途乃设榻，僧寝移时，起曰：略到近郊，权寄囊杖。去月馀不来取。途潜启囊，有异香末二包，氛氲破鼻，其杖三尺，本是黄金。途得其香，和众香而货，人不远千里来售，乃致家富。

杨虔为人与物无竞，性至孝，母疾病，衣不解带，常戚戚然焉。丁忧泣血涟如，每洒扫于墓，徘徊涕泣不能去，乡党钦焉。

处士求婴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声，有公子不善之。婴作色曰：如乐（五教反）其声，何不槌鼓？闻者莫不大笑。

僧子捷建灵隐高峰浮图，养一花犬，每随工徒衔砖置干塔所。又寺人于荒榛间，收得一石佛而少右耳，犬即跑古寺基，深可三尺，取得佛耳，塔成乃毙。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赋，家贫无以备飧，秖有哺鸡一只，拟烹之。里胥恍惚间见桑下有着黄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闲，不忍儿子未见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征，即无追捕杀伤者。其女泣而逃，里胥惊恻，回至屋头，见一鸡哺数子，其家将缚之次，意疑之，不许杀，遂去。后一旦再来，其鸡已抱出一群子，见里胥向前踊跃，有似相感之状。舍而遂行数百步，遇一虎跳踯渐近，忽一鸡飞去扑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驰得免。至暮从别路回其家，已不见鸡，问之云：朝来西飞，去杳无踪。里胥怪之，具说见虎之事，遂往寻之，其鸡已毙，于草间羽毛零落，自后一村少有食鸡子者。

沈仲霄之子于竹林中见蛇缠一龟，将锄击杀之。其家数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识者曰：玄武神也。

唐捷父延绍宰钱塘县，有仇讼之滥，延绍不能自理，捷乃入官山伐木，回与守者竞闻于殿下曰：邑大夫之子而自折薪，可察之矣。遂宥父子，捷自此知名。

沈嶓居于镜中，初求县宰，夜梦还家，渡江船覆，水分为二，西则清，东则浊，遂沿东而过。说似友人，贺曰：君当授分水县。后旬日果应之，见谢于友，友勉曰：为政宜清，缘昨夜入浊非嘉。嶓后果因滥而致命，悲哉！不纳友之言。

崔端已字安道，善酒令，著《庭萱谱》，称同尘先生。有魏温者不知是崔撰，尝问曰：君曾览同尘先生《庭萱谱》乎？崔正颜对曰：不知同尘先生何姓氏？左右大笑之。

越僧全清精于戒律，而善五部法书符猷役鬼神之术。时有市人姓王，儿妇染邪气，或尽日哭泣，或终夜狂呼，如此数岁。后召全清治之，乃缚草人长尺馀，衣之五彩，结坛立草人于上，禁咒之，良久呜咽而语，唯称乞命。全清诘之，是何精魅，从何而来，分明言之，如虚妄，扑成微尘。云是魑鬼，顷岁春日于禹庙前见伊人，遂相附，令其举止颠倒，魂魄昏迷，和尚倘舍之，即自逾境，不敢近于人烟。全清曰：此妖诈，不宜释之。乃取一瓮侧卧，以鞭驱约草人入瓮中，呦呦有声，缄之，瓮口朱书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于桑林下，戒家人无动之。其妇即日差。经五载，金汉宏士马之际，人皆逃避，兵入见埋瓮处，谓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见雉突然飞出，立于桑杪，奋迅羽毛，作人语曰：被这和尚禁却，今方见日光。时全清已迁化。

《金楼子》云：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精也；中宵见火光者，朽木也。皆不为害。温州有人山中遇一

波斯抱野鸡，见人挥霍钻入石壁中，其石自合。袭明子尝闻外舅说，顷岁庄墙间荧荧光尺馀，时兼兄弟中有不宁者，众谓之怪，忧之。数夕炳然如初，外舅情不甘，乃就拔之，得一物，回灯下看，乃枯竹根耳。其光遂灭，病者无咎。

李巡官说衢州有施衔推者居于齐澧，多术数，在亲知家夜饮，云：某有艺欲助欢笑，可否？众知其多能，主人曰：愿见之。乃剪纸作一髻儿执摽子，抛向地，令舞下舍儿，施自唱其曲，纸人作舞傞傞，戏剧不已。更阑，施指令罢声而住。

僧元颢善煎膏，有患痈疽者敷之无不溃。然鄙吝不居侍者，至老自炊爨乃卒。富有贿，将银代砖泥炉，衣服数箧，绫罗器皿盈于柜，平生一衲而已。

有邸妪劚桑，拾得一铜观音像，剜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馔，不惟蔬蔌，鱼肉之类皆将供养。妪有子，时在潘葑军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宁。其子当阵之际，倒于草间，闻背上连下三剑，似击铜器声。战罢起看，身上并无所创。其母此日见铜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知其由，至子回说其事，方知神助尔。

孟粲郎中性轻薄，尝入市见质库，言于同人曰：适廛中有一大屋，尽悬帘箔，见一肥白汉在小窗内看数个大册子，人或扣之，即有小惠，此何许也？又说不识相扑，儿于友曰：主人今日特为北使置设，出歌舞戏剧，正乐之次，忽有三二十凶人唱嗷而出，尽被银画衫子，一时至殿前对座，两两起来，裸身相打。杂人拥看，止约不得。缘为主人宴使臣，且务含弘，未便嚇，各与钱帛求情而去。然圣情终不欢矣，良久而散。又呼楫为棕船篦，又呼春杵为行米棒，言多如此。

徐庭实巡官说乾符中武义县有人入山葬子，掘地二尺来，忽陷丈馀，深数尺，收得秫百斛，莫知其由，将酝酒，其味浓厚。

陆濛为湖州司法参军，妻蒋氏即疑之女也，善属文而耽酒。后染邪气，心神不恒，姊妹忧之，劝节饮强飧，应声吟曰：平生偏好酒，劳尔劝吾飧。但得尊中满，时光度不难。有圣保寺僧知业，性高古，有诗名，偶访司法，谈玄之次，蒋氏遽自内递一杯酒与知业，公免云：业不曾饮。蒋氏隔廉对曰：只如上人诗云：接垒桥通何处路，倚栏人是阿谁家。观此风韵，得不饮乎？业公惭怍，起而退。

顾全武于越中广搜楩楠，建宅甚宏壮，毕工之际，梁栋皆出水，户牖渍湿，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谓之宅泣。

陈太者先家贫贩纸为业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号长仰酒憨，每来求食，多说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问居何寺，云：老僧以四方为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载，而陈氏供侍如初。忽一旦谓陈曰：尔有多少口？要几许金便得足？陈曰：弟子幼累二十口，岁约一百缗粗备，缘以业次浅薄，无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铤，酬尔三年供养。因指庭中金樱树曰：此去造一佛堂，当有报应。言讫而去，陈谓之疯狂，故不信。至夜见一白鼠雪色缘其树，或上或下，久之，挥而不去。陈言于妻子曰：众言有白鼠处即有藏，僧应不妄言。遂掘之，果获五十笏，其僧遂绝踪矣。

陈崇实多记有邻人渔得鼍，自罟间而飞去。渔者误为龙，归谓其子曰：凡人犯龙，凶，吾其终乎！欲召日者筮，陈闻之告曰：非龙，鼍也。夫鼍有长丈馀者，亦能冲飞三二里，然不能乘风云上天。君渔惊非龙也。邻人不诚其言，后又网得一枚，急拔之，乃鼍也。

高桀员外人才懦家困窭，主上愍之，奏授东化县。到任不预时事，有里胥送果，亲修缄札谢之。左右闻之，云：此在伏事。桀曰：岂有得人惠不谢之乎？又有督赋者稽迟，吏具检，请惩戒。示之曰：本司有状诉公，即官人嗔责。翻怒于吏曰：此辈不良，平地作讼。闻者莫不大笑。又谓于友曰：常闻字人驱之，鸡自至此，思一只烹，不得则□有□驱之。

周浔说永嘉县有一人患瘇，衣裳褴褛，颜色寒馁，于市中求乞，群小儿多将篾随后撼其瘇处，亦不为怒。有薛主簿愍之，来即与饮食，去亦不谢。或时负薪出卖，至暮，从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后暴卒，见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忧惶随往，经历路歧甚崎岖，入一城中如官府，薛立门外，追者入唱喏云：某乙到。闻声：去领入。追者却出，引薛至阶前，仰视一人，衣王者之服，厅宇高敞，两廊数十人济济而立，王问因何事追，一吏云为前生冤家执论，王遣之，令勘对。薛方回身，忽报大舅至，王即起身迎揖，薛观之，乃瘇者也，遂高声叫相救。瘇者见薛，拍手惊曰：主簿何得此来？王曰：有冤债追。瘇者谓王曰：老舅承斯人顾眄，可为援之乎？王愀然良久，谓吏曰：试看命如何。吏趍出，将到一卷簿书，检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谓薛曰：能作善业，即可得还。薛曰：如得还生，愿造尊胜幢子以解冤结。王令一吏记之。语毕，又一吏报云：某乙冤仇已承功德解脱。王顾薛忻然稽首曰：大哉之法力，还世速建置，无迁延，若非舅知识，亦难相为。吏令拜王及舅，王处分吏曰：令向追者准前押，领薛回，不得停驻。遂引从旧路归，直至所居门首，似梦

觉，家人号泣云一宿矣，顷方能言斯事。后遂每日一食，建幢子，专持念，其瘴者即不□矣，乃图像供养焉。

卷　三

湖州高彦司徒梦见一道士仗剑至卧内，高问彼何人，答曰：来作司徒之子，要戮数千冤仇。高惊觉说之，其妻是月有孕，期长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礼。年十三四，心奸诈。后继父之位，残害生民，动惟伤杀，醉怒一婢，因而斩之。后频作祟，照镜见其形，礼甚恶之，谓亲密者曰：我前后杀人多矣，或衙内宿旧，或军中勋列，皆无滞魄。偶勠一婢，仿佛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猒之。亲密者乃言道士叶孤云精于符录，请试佩之，礼如其言，后果绝影响。

黄德瓌家人烹鳖，将箬笠覆其釜，揭见一鳖仰把其笠，背皆蒸烂，然头足犹能伸缩。家人愍之，潜放河泾间，后因患热将殛，德瓌徙于河边屋中将养。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觉甚冷。及曙能视，胸臆悉涂淤泥，其鳖在上，间三曳三顾而去，即日病差。

右丞钱珣与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于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终，然平生无作罪业，便再为男子，遂去市人毕瑫家托身，入见其家虽门户低小而物力甚丰，其毕氏妻有孕，月数足，将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误矣，合在裴家为男，此处非也。又随使者到裴家，见其妻，使者云：当在斯为子。缘裴氏妻月数未满，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寿当终尔。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产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访毕氏之子，皆如所说。

僧玄烛曾寓天台国清寺，尝与同学二三人挈食味，寻山水，旬日到处，风景温和，异花奇禽，不可胜数。中有一溪，溪南有二石床，不生苔藓，似人歇处。夹岸翠竹数百竿，皆三尺围。玄烛曰：胜地邪，吾等既遇此，何如且过，伐得竹五六截。归，凡遇树木，皆斫成文用记。后来不三日，忽达于大路，众曰：去浃旬回，信宿何太异乎？数日再游，竟寻不得矣。斫树之文，亦皆迷没，其竹俱可桶子。

明州有市人家见一大鸟飞入室，家人击杀之。回似人身，一团毛而已，可重数两，乃挂于篱上。旬日其家月下会宗，忽从篱下地，人立而语，自称我偶避猛鸷到此，尔何见杀，方欲阴论，今值尔饮酒，我甚思得一杯，苟惠之，即不为仇矣。席人惊避，乃自于尊中吸之，及啄筵内肴馔，毕，望空而奋，莫知所以。寻州牧有事，其家即无咎。

有董氏女病邪，多不食，时索酒饮后作胡旋舞，频年医治，不差。云常有一女子来相伴，如梦寐中。家人后于橱间得一劝酒女子，疑之作祟，遂焚之，其女自此愈矣。

台州海壖有渔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处，入院宇中见先舅氏在其间，似为世之曹。吏谓渔者曰：追者误矣，姓名同尔。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去。当别之际，谓曰：舅在此甚驱驰，为向骨肉间言造《楞严经》救援，馀无所要。又戒之曰：尔之业不善，还世改求衣食。良久有人报上司有帖下云：来岁在戊子，诸道兵起，惟江南疫死数千人，处分水府减鱼料一百万头。追者促行，回至所居，惊觉其家将欲殡次。其年果然渔者乃为行者。

孤山寺前枫树上有一鹊巢甚伟，人上取其子，探得头发子数结，光润，各长五尺，莫知其由。

有人常爍鳝货，岁月既深而有恶报。一旦归怒其妻，撮发而曳之，其髻子脱在手，脑中尽是鳝头。戢戢焉而卒。

郑彦荣买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常颓然。郑诘之，殊不对，但低头而已。忽尔火光，屋砖瓦乱掷，床榻俱震。郑甚惧，犹未疑其婢。自后或食馔秽污，或财帛潜失，日见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书符猒劾，终不能胜。婢自云：但可驱使，无有他事。即日平静，问其所从曰：常有一男子夜来同处，性颇刚戾，如别有顾，即见嗔怒尔。郑既知，不敢驻，乃贱售之，其年郑遇害。

夏宗万知前生事，年五岁，门首见一僧，牵其衣呼是奴子和尚，涕泣不已。众罔知情，僧将去，坚觅相随往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读底经安某处，何在？又云念珠、杂戏具子在某处。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贫道前手下童子，年七岁而卒，今涉五载矣。其经是观音经品试之，尚仿佛记尔。

有军人早出，月色朗然，见一独足者桥栏上卧。军人少壮，无畏惧，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当有相酬。军人曰：得何物？曰：有银盏。一问居处，云少间送来。军人又贪进，遂舍之。其妻见一少年扣门云：贤夫令将戬归。授其妻而去。至晚军人回，将戬示之，夫乃说今日之事，妻曰：神灵物不可驻之。令将货之，易酒肉祭之。夫从其言，祭毕，夫曰：适看其戬，有似家内样，莫不偷我者将来否？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大邻大师说彭和尚性杀蝼蚁，前后火烧汤泼，不可胜纪。及笃病，蚁缘卧床上身围匝。舁于净室中，

将石灰周遭绕之，又自空而飞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袭明子曾经历闽中，涉建溪，渡延平，滩泷险阻，溪鸟繁萃，至苍峡庙，欲奠而适召祝者不在。一小儿可十来岁，挂一片青葛，形状焦瘦，殆如鬼物，言对蛮獠，云是祝之子。因问：父何许邪？瞪目不答，又问：爷在否？亦不对。左右间云：此人言语俱别。时值炎炽，因凭栏望远，忆顷览顾著作，诗集有题《囝》（音蹇）一篇云：南人呼父为郎罢，子为囝孥。再问小儿曰：郎罢何处也？便指前山云：让里。让里之言出也，其诸不可得详。又至温汤院，其水自山根涌出，可煮鸡子。有一道者姓林，语甚分明，立舍宇颇有景趣，竹引汤百来步，作浴室，爽垲清洁，往来人多至浴。云有肌肤疾者洗之，皆差。院后有小山，偶登之，见一上人厖眉大目仰鼻，毛发赤黄，右臂交缠，作楞至腕，无手指，状如神。林道者云：此辈业疾，舍力在斯。久看之，令人悚惧。

众说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匏里有人将其肉馁一犬，衔往草中，跑地埋之，呜咽久而不去。

《汉书》云：挹娄国人穴居，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类焉。

霅溪有渔人将箄篮捕鱼，往收之际，见一鳢长数尺枕于箄上，将铁叉篸之，不中，看箄内有一小鳢。渔者思之，此俱是其子，未取之。隐于苇丛，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箄外，求出其子。渔者忽悟曰：常闻杀鳢益罪。乃谓其鱼曰：若有变异，当放尔子。其鱼乃吐一条黄气，上有一僧长数寸，其气高二丈馀，顷而没。渔者骇然，遂开箄放其子，相引跳跃。渔者弃业，于金山寺为僧，至今存焉。袭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询之，不虚。

越中有胡氏之姊，性妒忌，怒婢妾，将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烂，犹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疮痍，兼当三伏中，卧欲展转，肌肤旋粘床席，体血晁秽，骨露方卒。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厕神。一日至其所，见着黄女子。民问何许人，答云：非人，厕神也，感君敬我，今来相报。乃曰：君闻蝼蚁言否？民谢之：非惟鄙人，自古不闻此说。遂怀中取小盒子，以指点少膏如口脂涂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见蚁子，侧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灭。民明日一见柱础下群蚁纷纭，忆其言，乃听之，果闻相语云：移穴去暖处。傍有问之何故，云：其下有宝，甚寒，住不安。民伺蚁出讫，寻之，获白金十铤，即此后不更闻矣。

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于堂上，将拍板唱歌，声悲怨。又一旦觅头巾不见，戴在灶上坐。其月超遇害。

沈庆校书说镜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饮食无恒，或歌或哭，裸形奔驰，抓毁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结坛场，鸣鼓吹，禁咒之次，有一秉航船者偶驻泊门首河内，枕舷卧，忽见阴沟中一蟾蜍大如碗，朱眼毛脚，随鼓声作舞。乃将篙拨得，缚于篣板下，闻其女叫云：何故缚我婿？船者乃扣门语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深喜，问其所欲，云：只希数千文，别无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爱之，前后医疗已数百缗，如得愈，何惜数千邪？愿倍酬之。船者乃将其蟾以油熬之，女翌日差。

有沈徵者，性恶见蚯蚓，前后杀之甚多。一旦腿间生痈，内有一肉迸起，有似蚯蚓之头，触之痛楚入髓。欲往僧元颢处求膏敷之，其夜梦一条极伟，作人言曰：我业为此虫类，以时出于泥中，无患君事，何意杀我眷属，今来要君命。闻往颢公处取膏，且去也，速与作善因拔我，即不再来。徵惊觉，说似妻子，许写佛经，看其疮，果有一条从中而出，徵以指引之，长数寸，其疮即日而合。

上虞县有民章蕴者，因岁歉，于邻人假粮数十斛，后邻人阙食，就索之，抵负，誓曰：的不还，作犁牛填。章笑而许诺，期月章卒，其邻家产一犊。当耕耨之次，谓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许作牛还，此犊莫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随声而应，再答，既而哆泪，屈膝似拜许之状。报其家属来验之，右肋上隐起字曰：负人米罚作此畜。其家乃数倍价赎而养之。

龙山有数军人修筑茶园，见一白蛇大如拱，竞举锄击之，内一人姓余者劝不杀，众不从其言，遂攫毙之。来旦，一白衣女子携一篮下岭，皆见之，良久放下篮子，入林中，似回顾。众往夺之，姓余者亦不随。其篮内盛一颗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时此地有盗。垂泣而去，军人将归火幕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头痛不可忍，乃睡，梦其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请莫食之。睡觉，众人各食讫。姓余者怪而疑之，将抛弃。旬日众人相次呕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逢者为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杀之。后见，他人即不见，惟闻语声云：在阴中论尔，须去对之，方得脱于冥间。潘召人禁咒獃劾不能除。每日同饮食行坐，惟不入国门，潘问之何不入其门，曰：我是民，门神不与入。潘曰：尔是官杀，何相执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系缀，何也？鬼曰：尔不上文字，官

焉杀我，盖缘尔命未尽，是以随之。潘无奈之，乃曰：与修善因，拔离冥寞，如何？鬼曰：甚善，然须作手状云：为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后即不见矣。

陆承泽迁新居，有一女子布服戴巾，蒙其面入门，气息秽恶，云：瞉耐此辈当鞭杀。人问曰：何者？即息声，再问亦不应。陆怒，令人起巾，乃一臭烂髑首，其年陆遇害。

杜昭远将失宠幸，家多妖物，昼见狗作鸡鸣。尝一日架上双笔起舞，相对回旋不已，杜曰：既为祟，能自书乎？右一笔倒砚中渍其毫，于案上大书一杀字。其年杜陷大辟。

碧云騢

[宋]梅尧臣撰　张友臣整理

《碧云騢》一卷，宋梅尧臣撰。尧臣颇有文名，且与欧阳修为诗友，为欧阳修推重。是编专记当朝大臣攀附中官、贿赂公行之暗昧事。然于官声颇佳的范仲淹、文彦博等亦颇多诋毁，亦恐非实录。本整理本以长洲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参考《百川学海》、《说郛》等本校刊而成。

碧云騢者，厩马也。庄宪太后临朝，以赐荆王。王恶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备上闲。"遂为御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号之。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毛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吕夷简引用医官陈巽，杂乱士人始也。

张士逊以二女入侍，谏官将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于上前，遂参知政事。王博文仿度泣，遂自龙图学士为枢密副使。时萧定基为殿中侍御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满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闻外有《河满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于殿上，既而贬之。时有语曰："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

赵稹纳贿中官罗崇勋，而引为枢密副使。任布援稹之迹，又因见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经南郊赏给，军人平帖无言。前知府狄乐以南郊赏赐不时，军人喧噪。乐归，今为美职，某不合使军人平帖，归守给事中。"班人多哂之，遂亦缘此为枢密副使。

郑戬结中官黄元吉，吉左迁外补，戬同列戏曰："天休走却爷矣。"戬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爷在。"其不知羞愧如此。

范仲淹妆群小，鼓扇声势，又笼有名者为羽翼，故虚誉日驰，而至参知政事。上自即位，视群臣多矣，知仲淹无所有，厌之。而密试以策，观其所蕴，策进，果无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谈耳。"因喻令求出，遂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因不复用，后为邓、青、杭三州，专务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谓已作执政，又知上厌之，不复妆群小，笼名士，故底里尽露也。仲淹微时甚贫，常结中吏人范仲尹为族弟。仲淹及第时，姓朱名说，自朱改范姓，遂与仲尹连名。及为谏官，攻吕许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仲尹自中书录事出，合为供奉，许公怒仲尹刺探事，令仲淹知，故秪与三班借职，自此家破。曩大有赀蓄，已为仲淹取给尽矣。仲尹贫，范仲淹略不抚其家。

贾昌朝娶陈尧咨女，女尝逐母夫人入宫，遂识朱夫人。昌朝既贵，又因朱夫人而识贾夫人，谓之贾婆婆。昌朝在府，政事多内相关应，故主恩甚隆。昌朝与吴育论事，不平而出，因贾婆婆获厚赐，然遭新相于上前言贾婆婆，上稍厌之。

文彦博相，因张贵妃也。贵妃父尧封，尝为文彦博父洎门客，贵妃认尧封为伯父，又欲士大夫为助，于是诱进彦博。彦博知成都，贵妃以近上元，令织异色锦。彦博遂令工人织金线灯笼，载莲花，中为锦纹，又为秋迁，以备寒食。贵妃始衣之，上惊曰："何处有此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彦博织来，以尝与妾父有旧，然妾安能使之？盖彦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尔属意彦博。彦博自成都归，不久参知政事。贝州王则叛，朝廷以明镐往取之，贼将破，上以近京，甚忧之。一日，宫中语曰："执政大臣无一人为国家了事者，日日上殿，无有取贼意，何益？"贵妃密令人语彦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贼。上大喜，以彦博往统军，至则镐已破贼擒矣。捷书至，遂就路拜彦博同平章事。后因监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彦博殿上面条奇锦事数件，质于上，皆实事，彦博守本官，出知许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诗曰："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上闻此句亦笑。

高若讷母兄杨若拙官宫中，因之附中官进也。

夏竦虽因中官杨怀敏，然自东宫，主深知矣。庞籍与文彦博为婚姻，遂得晋。后为悍妻，因贪而败，遂出守本官。知郓州孙沔缘籍亲，又因中官石全彬而进，至枢密副使。沔与妻边氏俱淫滥，世人言沔已为秽矣，籍欲与之地，令取南蛮。沔至岭下，称疾不敢进，后因狄青破贼有功。初，沔受秦州，而怨谏官弹其秽迹，称疾泊舟南京，上章求徐州，实以观朝廷意，阴结中官与庞籍相助，于是上遣尚医视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赂中使及医官，曰："实病。"既闻侬贼扰南方，乃入京去赴秦州。庞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未行，沔在大佛寺安下，其安晓夕在籍家，沔晓夕在南省前陈家，通陈之妻。陈氏，沔之外生，既受沔奏为斋郎，沔又奏陈子掌南行机宜，归又奏为职官，南方效力，有考第者不过得县令，人甚嗟恨之。

狄青与文彦博同乡人，青在定州，彦博令门客往游索，青遗之薄。客归，彦博以书责青，再遣客往谒青，于是厚遗之。明年，青建节知延州，彦博又令客诣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异姓一人，当以客为请。"青遂奏客为试校书郎，曾伐蛮贼，惊走归洞，乃除青为枢密使。

刘沆亦因张贵妃而进。

参知政事张观尝知开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观据案讯之，曰："有证见乎?"巡者曰："若有证见，亦是犯夜。"左右无不大笑，于是京师知其谬，时赴上才五日，朝廷知之，亟罢。观落知制诰守杭州，杭州苦其谬政，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

梁适始与苏绅有奸邪之迹，时号"草头木脚"，隐语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视朝士，自三司使扬察而下皆受其谩骂，而货赂公行，甚于李林甫，除改轻重欺昧又过之。殿中侍御史马遵、吴中复、吕景初极言其过，群阉于左右或扆后扬言："御史掇拾宰相，自此谁敢当者?"中官传宣阁门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阁门进名，已许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圣聪而为梁适者，请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传宣，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阁门人已喧，上亦稍知，令宰相召御史即庐舍，问所言何遽？遵曰："御史言宰相过，前时不具陈根柢者，非谓不知始末，盖言之则宰相不可须臾施面目，况此处乎？所以未暴露，盖为朝廷惜体，不可使四方闻宰相犯赃，今若须陈述根源，乞归台作文字，明日上进。"于是遵等归，条具日月姓名及物多少，适守本官知郑州，左右中官尚复扬言：主上不听。然犹恐遵等穷极其事，于是亦出御史遵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宁府，吴中复通判虔州。俄而，适又营求内降为观文学士，知秦州。内降既出，丞相未见，而堂吏李曰宣、张永寿切开其缄，于是泄漏人知，知适之除观文，内降矣。丞相恶之，黜曰宣湖南县令，永寿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转运使，景初知卫州，中复知池州。初，三御史之出也，中复里行不可带出外，欲令落里行字守主客员外郎，知制诰蔡襄封回词头，以中复等出无名，不可撰词，乞付他舍人，必料亦襄执正，无敢当，遵以熟状，出敕而除之。

湘山野录

[宋]文　莹撰　魏有夫　李成俊整理

《湘山野录》上、中、下三卷，续录一卷，北宋僧人文莹撰。此书作于荆州湘山，以“野录”名书，表明其书与官方史书有别，所载宋代朝野轶闻杂事，多可补正史之不足。此书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学海类编》本，以及民国有正书局和中华书局整理本等。本整理本以清代照旷阁所藏张海鹏校正《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版本。

卷　上

真宗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而复进封西平王。时宋湜、宋白、苏易简、张洎在翰林，俾草诏册，皆不称旨。惟宋公湜深赜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进辞曰：“先皇帝早深西顾，欲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建汉坛之未逮，故兹遗命，特付眇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疆垣而效节。”上大喜。不数月参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时世室亚献无宫僚，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师致仕南京，仁宗诏公归以侍祠。公已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数句，更无表章铺叙之饰，止以奇牒妙墨临帖行书亲写陈奏：“臣衍向者甫及年期，还上印绂，天慈极深，曲徇私欲。今犬马之齿七十有三，外虽支持，中实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载难逢，臣子岂不以捧璋侍祭为荣遇，臣但恐颠倒失容，取戾非浅。伏望陛下察臣非矫，免预大礼，无任屏营。”

“闻前代兴亡及崩薨篡弑之事以自省戒，而卿等掩隐不说。今后除君臣不可闻之事外，自余皆宜明讲。”后值说《礼记》及《檀弓经》，有“君即位而为椑（蒲亦反），岁一漆之。”郑注云：“椑，著身棺也。”王者礼繁，当预备。岁一漆者，若其未成然。（尽）诸公议，不忍明说，贴黄掩之。上以拍揭起潜窥。迨讲退，留宋尚书祁以问之。宋备陈其义。上曰：“当筵盍显说？”宋谢曰：“臣子所不忍言，致上昧天鉴，臣等死罪。”仁宗笑曰：“死生，常理也，何足惮焉？”

王文贞公旦释褐知临江县，时狱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计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将出厅。果斯须开堂门升厅，急呼死囚出问。公之父中令晋公祐尝曰：“此儿异日必为三公。”因手植三槐于庭以待之，有作诗纪其事者甚多。晋国知制诰二十余年，最号淹迟。文正知诰与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墙壁间其父翰墨手泽犹在，坐卧不易处。长城钱公若水风鉴最高，与公同直史馆，谓人曰：“王子明既贵且寿，吾进用虽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长城公后四十卒。（首行有缺误）

孙集贤冕，天禧中直馆几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节概清直。晚守姑苏，甫及引年，大写一诗于厅壁，诗云：“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去年河北曾逢李（见素），今日淮西又见陈（或云陈、李二公被差者也）。寄语姑苏孙刺史，也须抖擞老精神。”题毕，拂衣归九华，以清节高操羞百执事之颜。朝廷嘉之，许再任，诏下已归，竟召不起。王冀公钦若，里闬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罢相，以宫保出镇余杭，舣舟苏台，欢好款密，醉谓孙曰：“老兄淹迟日久，且宽衷，当别致拜闻。”公正色曰：“二十年出处中书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预一点化笔，迨事权属他，出庙堂数千里为方面，始以此语见说，得为信乎？”冀公愧谢，解舟遂行。

夏英公竦每作诗，举笔无虚致。镇襄阳时，胡秘监旦丧明居襄，性多狷躁，讥毁郡政。英公昔尝师焉，至贵达，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时一造焉。一日，谓公曰：“读书乎？”曰：“郡事鲜暇，但时得意则为绝句。”胡曰：“试诵之。”公曰：“近有《燕雀

诗》，云：燕雀纷纷出乱麻，汉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无金弹，任尔啾啾到日斜。”胡颇觉，因少戢。庆历初，被召真拜，将届阙，以言者抨，罢除使相，知杭州。到任以二阕寄执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钧，腰间新佩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拟伴沙禽过十春。”又曰：“海雁桥边春水深，略无尘土到花阴。忘机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鸥信此心。”公后镇南京。时张相昇知谏垣，以一诗讽曰：“弱羽伤弓尚未完，孤飞殊不拟鸳鸾。明珠自有千金价，肯与游人作弹丸?”卒不敢以一言及之。

真宗初，诏种隐君放至阙，以敷对称旨。日既高，中人送中书膳，诸相皆盛服俟其来，种隐君韦布止长揖而已。杨大年闻之，颇不平，以诗嘲曰：“不把一言裨万乘，秖叉双手揖三公。”上闻之，独召杨曰：“知卿有诗戏种某。”杨汗浃股栗，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无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内有十轴，乃放所奏之书也。其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石守道《圣政录》有之）。俾大年观之。从容奏曰：“臣当翊日负荆谢之。”

张尚书诛镇陈台，一日，邸报同年王文贞公旦登庸，乖崖色不甚悦，奋须振臂谓客曰：“朝廷安肯用经纶康济人乎？赖余素以直节，自誓束发登仕无两府之志。”时幕中杜寿隆者，乘其语而悦之曰：“贱子素知公无两府意。”遽问曰：“此吾胸中蕴畜，子安得预其知乎?”杜曰：“某盖昔尝诵公《柳诗》‘安得辞荣同范蠡，绿丝和雨系扁舟’之句，因所以知之。”愠少解。

乖崖公太平兴国三年科场试《不阵成功赋》，盖太宗明年将有河东之幸，公赋有“包戈卧鼓，岂烦师旅之威；雷动风行，举顺乾坤之德。”自谓擅场，欲夺大魁。夫何有司以对耦显失，因黜之，选胡旦为状元。公愤然毁裂儒服，欲学道于陈希夷抟，趋豹林谷，以弟子事之，决无仕志。希夷有风鉴，一见之，谓曰：“子当为贵公卿，一生辛苦。譬犹人家张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客无奈，惟赖子灭之。然禄在后年。此地非栖憩之所。”乖崖坚乞入道。陈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学道?”果后二年，及第于苏易简榜中。希夷以诗遗之云：“征吴入蜀是寻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丽地，却应多谢脑边疮。”初不甚晓。后果两入蜀定王均、李顺之乱，又急移余杭翦左道僧绍伦妖蛊之叛，至则平定，此征吴入蜀之验也。累乞闲地，朝廷终不允，因脑疮乞金陵养疾，方许之。

张乖崖成都还日，临行封一纸轴付僧文鉴大师者，上题云：“请于乙卯岁五月二十一日开。”后至祥符八年，当其岁也。时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鉴至是日，持见凌公曰：“先尚书向以此嘱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开之。”洎开，乃所画野服携筇，黄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于大慈寺阁龛以祠焉。盖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开真之日，当小祥也。公以剑外铁缗辎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虽极智者不可改。

真宗西祀回跸，次河中，时长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诣行在乞临幸，且称“汉、唐旧都，关河雄固，神祇人民无不望天光之下临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谏放以决之。时种持兄丧于家，既至，真庙携之登鹳鹊楼，与决雍都之幸。种恳奏曰：“大驾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翻事秦、汉，侈心封禅郡岳，而更临游别都，久抛宗庙，于孝为阙，此其不便一；其百司供拟顿仗事繁，晚春蚕麦已登，深费农务，此不便二；精兵重臣扈从车跸，京国一空，民心无依，况九庙乎？此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上玉色悚然，曰：“臣僚无一语及此者。”放曰：“近臣但愿扈清跸、行旷典、文颂声以邀己名，此陛下当自寤于清衷也。”翊日，传召銮舆还阙，临遣，雍人所幸宜不允。真宗便欲邀放从驾至京，放乞还家林，上曰：“非久必当召卿。”

译经鸿胪少卿、光梵大师惟净，江南李王从谦子也。通敏有先识，解五竺国梵语。庆历中，朝廷百度例务减省。净知言者必废译经，不若预奏乞罢之：“臣闻在国之初，大建译园，逐年圣节，西域进经，合今新旧何啻万轴，盈函溢屋，佛语多矣。又况鸿胪之设，虚费禄廪，恩锡用给，率养尸素。欲乞罢废。”仁宗曰：“三圣崇奉，朕乌敢罢？且又蕃贡所籍名件，皆异域文字，非鸿胪安辨?”因不允。未几，孔中丞道辅果乞废罢，上因出净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灵宫锯佣解木，木既分，中有虫镂文数十字，如梵书旁行（户郎反）之状，因进呈。仁宗遣都知罗崇勋、译经润文使夏英公竦诣传法院，特诏开堂导译，（每圣节译经，则谓之“开堂”）冀得祥异之语以忏国。独净焚天香导译，逾刻方曰：“五竺无此字，不通辨译。”左珰恚曰：“请大师且领圣意，若稍成文，译馆恩例不浅。”而英公亦以此意讽之。净曰：“某等幸若蠹文稍可笺辨，诚教门之殊光。恐异日彰谬妄之迹，虽万死何补?”二官竟不能屈，遂写奏称非字。皇祐三年入灭，碑其塔者此二节特不书，惜哉!

祥符中，日本国忽梯航称贡，非常贡也，盖因本国之东有祥光现，其国素传中原天子圣明，则此光现。真宗喜，敕本国建一佛祠以镇之，赐额曰神光。朝辞日，上亲临遣。夷使回乞令词臣撰一寺记。时当

直者虽偶中魁选，词学不甚优赡，居常止以张学士君房代之，盖假其稽古才雅也。既传宣，令急撰寺记。时张尚为小官，醉饮于樊楼，遣人遍京城寻之不得，而夷人在阁门翘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后钱、杨二公玉堂暇日改《闲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闲？司谏拂衣归华山。"盖种放得告还山养药之时也。钱希白曰："世上何人号最忙？紫微失却张君房。"时传此事为雅笑。

种司谏既以三不便之奏谏真宗长安之幸，惟大臣深忌之，必知车辂还阙不久须召，先布所陷之基，使其里旧霤有终讽之曰："非久朝旨必召，明逸慎勿轻起，当自存隐节。徐宜特削一奏请觐，以问銮驾还阙之良苦。乃君臣之厚诚也。"种深然之。上还京，已渴伫与执政议召种之事，大臣奏曰："种某必辞免。乞陛下记臣语，久而不召，往往自乞觐。"试召之，诏果不至，辞曰："臣父幼亡，伯氏鞠育，誓持三年之丧，以报其德。止有数月，乞终其制。"上已微惑。后半年，知河阳孙奭果奏入，具言种某乞诣阙请觐。上大骇，召执政曰："率如卿料，何邪？"大臣曰："臣素知放之所为，视彼山林若桎梏，盖强隐节以沽誉，岂嘉遁之人耶？请此一觐，亦妄心狂动，知鼎席将虚，有大用之觊。陛下宜察之。"盖王文贞旦累章求退之时也。由此宠待遂解，札付河阳，赐种买山银一百两，所请宜不允。是岁遂亡。祥符八年也。种少时有《潇湘感事诗》，曰："离离江草与江花，往事洲边一叹嗟。汉傅有才终去国，楚臣无罪亦沉沙。凄凉野浦飞寒雁，牢落汀祠聚晚鸦。无限清忠归浪底，滔滔千顷属渔家。"诚先兆也。初，种隐君少时与弟汶往拜陈希夷抟，陈宿戒厨仆：来日有二客，一客膳于廊。才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殷勤睨睆，以一绝赠之，曰："鉴中有客白髭多，鉴外先生识也么。只少六年年六十，此中阴德莫蹉跎。"种都不之晓。但屈指以三语授之曰："子贵为帝友，而无科名，晚为权贵所陷。"种又乞素履之术。陈曰："子若寡欲，可满其数。"种因而不娶不媵，寿六十一。

杨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阙下，真宗亲试一赋一诗，顷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书，俾宰臣再试。时参政李至状："臣等今月某日，入内都知王仁睿传圣旨，押送建州十一岁习进士杨亿到中书。其人来自江湖，对扬轩陛，殊无震慑，便有老成。盖圣祚承平，神童间出也。臣亦令赋《喜朝京阙诗》，五言六韵，亦顷刻而成。其诗谨封进。"诗内有"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断句云"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之句。

天禧中，宰臣奏："中书、枢密院接见宾客。然两府慎密之地，亦欲资访天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复滞留机务。又分厅言事，各有异同。欲乞今后中书、枢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阙，及在京主执臣僚如有公事，并逐日于巳时已前聚厅见客，已分厅即俟次日，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书、密院。"

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语盖旨在杨大年也。《归田录》述之。

景德四年，司天判监史序奏："今年太岁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当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寻推得五星自闰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阳行度。按《甘氏星经》曰：'五星近太阳而辄见者，如君臣，齐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见，即臣让明于君。'此百千载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亲御禁台以候之，果达旦不见。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群臣表贺。

寇莱公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深入唐人风格。初，授归州巴东令，人皆以寇巴东呼之，以比前赵渭南、韦苏州之类。然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尝为《江南春》二绝，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州人未归。"又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余尝谓深于诗者，尽欲慕骚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语意清切脱洒孤迈则不无，殊不知清极则志飘，感深则气谢。莱公富贵时，送人使岭南，云"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人以为警绝。晚窜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图经迎拜于道，公问州去海近远，曰："只可十里。"憔悴奔窜已兆于此矣。予尝爱王沂公曾布衣时，以所业贽吕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后皆尽然。

陈郎中亚有滑稽雄声。知润州，治迹无状，浙宪马卿等欲按之。至则陈已先觉。廉按讫，宪车将起，因觞于甘露寺阁。至卒爵，宪目曰："将注子来郎中处满着。"陈惊起遽拜，宪讶曰："何谓，何谓？"陈曰："不敢望满，但得成资保全而去，举族大幸也。"马笑曰："岂有此事！"既而竟不敢发。有陋儒者，贡所业，举止凡下。陈玩之曰："试请口占盛业。"生曰："某卷中有《方地为舆赋》。"诵破题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陈应声曰："吾闻子此赋久矣，得非下句云'非讲经之座主，乃传法之沙门'乎？"满座大笑。陈尤工药名诗，有"棋为腊寒呵子下，衫因春瘦缩纱裁。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之句，皆不失风雅。

丁晋公贬崖时，权臣实有力焉。后十二年，丁以

秘监召还光州。致仕时，权臣出镇许田。丁以启谢之，其略曰："三十年门馆游从，不无事契；一万里风波往复，尽出生成。"其婉约皆此。又自夔澧召还知制诰，谢两府启："二星入蜀，难分按察之权；五月渡泸，皆是提封之地。"后云："谨当揣摩往行，轨躅前修。效慎密于孔光，不言温树；体风流于谢傅，惟咏苍苔。"

时大臣为枢相，以非辜降节度使，谪汉东。会禁林主诰者素为深仇，贬语云："公侯之家，鲜克禀训；茅土之后，多或坠宗。具官某亡国之衰绪，孽臣之累姻。"时冢宰谓典诰曰："万选公其贬语太酷。"禁林曰："当留数句，以俟后命。"太宰笑曰："尚未逞憾乎？"

石参政中立在中书时，盛文肃度禁林当直，撰《张文节公知白神道碑》，进御罢，呈中书。石急问之："是谁撰？"盛卒对曰："度撰。"对讫方悟，满堂大笑。又刘中师因上殿赐对，衣腰带，荣君之赐，炫而不换，遂服之谢于其第，乃宝瓶银带也。会方霁，庭中尚泥足，踣坐于泥中，袍带濡渍。石问曰："郎中贵甲几多？"曰若干岁。曰："果信果信！土入宝瓶，遂有此扑。"

钱思公谪居汉东日，撰一曲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每歌之，酒阑则垂涕。时后阁尚有故国一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者也，曰："吾忆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邓王旧曲亦有"帝卿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

吴越旧式，民间尽算丁壮钱以增赋舆。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真宗一切蠲放，吴俗始苏。

雍熙二年，凤翔奏岐山县周公庙有泉涌。旧老相传时平则流，时乱则竭。唐安史之乱其泉竭，至大中年复流，赐号润德泉。后又涸。今其泉复涌，澄甘莹洁。太宗嘉之。

杨叔贤郎中异，眉州人。言顷有眉守初视事，三日大排，乐人献口号，其断句云："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移去福星来。"新守颇喜。后数日，召优者问："前日大排，乐词口号谁撰？"其工对曰："本州自来旧例祇用此一首。"

杨叔贤，自强人也，古今未尝许人。顷为荆州幕，时虎伤人，杨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诫虎文》，如《鳄鱼》之类。其略曰："咄乎，尔彪！出境潜游。"后改官知郁林，以书托知军赵定基打《诫虎文》数本，书言"岭俗庸犷，欲以此化之"。仍有诗曰："且将先圣诗书教，暂作文翁守郁林。"赵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虫咬杀打碑匠二人。荆门止以耆状附递寄答。

范文正公镇余杭，今侍读王乐道公在幕。杨内翰隐甫公察谪信州，未几，召还赴阙，过杭，公厚遇之。特排日遣乐吏往察判厅请乐辞，乐道叱之不作。来日，酒数行，遣吏投书于席，大概言："陶之学先王之道也，未始游心于优笑之艺。始某从事于幕，天下之士识与不识皆以陶为贺。盖今岩穴蟠潜修立之士，无不由明公之门翦擢至于华显者。独以某不幸吏于左右，公未尝训之以道德，摩之以仁义，反以伎戏之事委之，非其素望也。且金华杨公亦吾儒高第之一人尔，苟某始者蹑巍等，历清秩，过执事之境，必不肯以优伶之辞为托也"云云。公以书示隐甫，隐甫笑曰："波及当司，尤无谓也。"公颇动。既而移镇青社，乐道少安。又王尚书拱辰长安上事日，理掾撰乐词，有"人间合作大丞相，天下犹呼小状元"之句。又梅龙图贽余杭上事日，一曹僚撰《头盏曲》，有"黄阁方开鼎，和羹正待梅"之句。二吏因受知，蒙二公荐擢，不数年并升于台阁，皆系乎幸不幸尔！

太平兴国四年，绵州罗江县罗公山真人罗公远旧庐，有人乘车往来山中，石上有新辙迹，深三尺余，石尽五色。知州仲士衡缘辙迹至洞口，闻鸡犬声。

兴国七年，嘉州通判王衮奏："往峨眉山提点白水寺，忽见光相，寺西南瓦屋山上皆变金色，有丈六金身。次日，有罗汉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云中。"

治平中，御史有抨吕状元溱杭州日事者，其语有"欢游叠嶂之间，家家失业；乐饮西湖之上，夜夜忘归。"执政笑谓言者曰："军巡所由不收犯夜，亦宜一抨。"

李建勋罢相江南，出镇豫章。一日，与宾僚游东山，各事宽履轻衫，携酒肴，引步于渔溪樵坞间，遇佳处则饮。忽平田间一茅舍，有儿童诵书声。相君携策就之，乃一老叟教数村童。叟惊悚离席，改容趋谢，而翔雅有体，气调潇洒。丞相爱之，遂觞于其庐，置之客右，叟亦不敢辄谈。李以晚渴，连食数梨。宾僚有曰："此不宜多食，号为五脏刀斧。"叟窃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异闻。"叟谢曰："小子愚贱，偶失容于钧重，然实无所闻。"李坚质之，仍胁以巨觥，曰："无说则沃之。"叟不得已，问说者曰："敢问'刀斧'之说有稽乎？"曰："举世尽云，必有其稽。"叟曰："见《鹖冠子》。所谓五脏刀斧者，

非所食之梨，乃离别之‘离’尔。盖言人之别离，戕伐胸怀，甚若刀斧。”遂就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鹖冠子》也。检之，如其说，李特加重。

金陵赏心亭，丁晋公出镇日重建也。秦淮绝致，清在轩槛。取家箧所宝《袁安卧雪图》张于亭之屏，乃唐周昉绝笔。凡经十四守，虽极爱而不敢辄觊。偶一帅遂窃去，以市画芦雁掩之。后君玉王公琪复守是郡，登亭，留诗曰：“千里秦淮在玉壶，江山清丽壮吴都。昔人已化辽天鹤，旧画难寻《卧雪图》。冉冉流年去京国，萧萧华发老江湖。残蝉不会登临意，又噪西风入座隅。”此诗与江山相表里，为贸画者之萧斧也。

淳化甲午，李顺乱蜀，张乖崖镇之。伪蜀僭侈，其宫室规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为之。公至则尽损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楼，楼前有堂，堂之屏乃黄筌画双鹤花竹怪石，众名曰双鹤厅。南壁有黄氏画湖滩山水双鹭。二画妙格冠于两川。贼锋既平，公自坏壁尽置其画为一堂，因名曰画厅。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侧，嘉泉也，便于漱酌，行客未有不舍车而留者。始，寇莱公南迁日，题于东槛，曰：“平仲酌泉经此，回望北阙，黯然而行。”未几，丁晋公又过之，题于西槛，曰：“谓之酌泉、礼佛而去。”后范补之讽安抚湖南，留诗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谓之礼佛向南行。烟岚翠锁门前路，转使高僧厌宠荣。”诗牌犹存。

《六快活诗》，长沙致仕王屯田揆讥六君子而作也。六人者，即帅周公沆，漕赵公良规，宪李公硕、刘公舜臣，倅朱景阳、许玄是也。其诗略曰：“湖外风物奇，长沙信难续。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绿。舟楫通大江，车轮会平陆。昔贤官是邦，仁泽流丰沃。今贤官是邦，刳啖人脂肉。怀昔甘棠化，伤今猛虎毒。然此一邦内，所乐人才六。漕与二宪僚，守连两通属。高堂日成会，深夜继以烛。帏幕皆绮纨，器皿尽金玉。歌喉若珠累，舞腰如素束。千态与万状，六官欢不足。因成《快活诗》，荐之尧、舜目”云云。余数联皆咄咄猥驳，固不足纪。愚后至长沙，访故老，皆云：“岂有兹事？”盖公暇以登临为适，在所皆尔。一酒食遂类猛虎刳脂啖肉之害，果苛政者，复不知如何比邪？所以触宪纲，皆自速也。有樊太、傅立二人者，里闬交素，逮乞骸，俱老于故乡，而林泉相依，以二疏风义自高。一旦谤诗既出，急捕樊以胁之，樊义薄无守，悉以游从之事卖之，以求苟免，仍希赏格。狱具，揆坐嘲谤之典，尽削其籍。立以告发获赏，因转一官，昂然拜命，略无三褫之羞。诰辞曰“为尔交者，不其难乎”？诚所谓也。嗟风义薄恶，故录之以自诲。

熙宁而来，大臣尽学术该贯，人主明博，议政罢，每留之询讲道义，日论及近代名臣始终大节。时宰相有举冯道者，盖言历事四朝不渝其守。参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则有之。然历君虽多，不闻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谓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汤，非历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则可。况拟人必于其伦，以冯道窃比伊尹，则臣所未喻也。”率然进说，吐辞为经，美哉！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雁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止）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

又欧阳公顷谪滁州，一同年（忘其人）将赴阆倅，因访之，即席为一曲歌以送，曰：“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孤负曲江花。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无尽，红树远连霞。”其飘逸清远，皆白之品也。公不幸晚为俭人搆淫艳数曲射之，以成其毁。予皇祐中，都下已闻此阕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为之力辨。公尤不喜浮图。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迨还吴，蒙诗见送，有“孤闲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间著书就，应寄日边来”之句，人皆怪之。

宋郑公庠省试《良玉不琢赋》，号为擅场。时大宗胥内翰偃考之酷爱，必谓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叠押韵，一韵有“环奇擅名”及“而无刻画之名”之句，深惜之，密与自改“擅名”为“擅声”。后埒之于第一。殆发试卷，果郑公也。胥公孳孳于后进，故天圣、明道间得誉于时，若欧阳公等皆是。后虽贵显，而眷盼亦衰。故学士王平甫撰《胥公神道碑》，略云：“诸孤幼甚，归于润州。公平日翦擢相踵，而材势大显者无一人所助，独宋郑公恤其家甚厚。”盖兹事也。

伪吴故国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昇为之旌门闾，免征役。尤著者江州陈氏，乃唐元和中给事陈京之后，长幼七百口，不畜仆妾，上下雍睦。凡巾栉椸架及男女授受通问婚葬，悉有规制。食必群坐广器，未成人者别一席。犬百余只，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则群犬不食。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

晏元献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题云：“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言诞育圣躬，实系懿后。奈仁宗夙以母仪事明肃刘太后，膺

先帝拥祐之托，难为直致。然才者则爱其善比也，独仁宗不悦，谓晏曰："何不直言诞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区区不足较，当更别改。"晏曰："已焚草于神寝。"上终不悦。迨升祔，二后赦文孙承旨抃当笔，协圣意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拥庆羡，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驭既往，仙游斯邈。嗟乎！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上览之，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赉之。岁余参大政。

天圣七年，曹侍中利用因侄汭聚无赖不轨，狱既具，有司欲尽劾交结利用者。时憸人幸其便，阴以文武四十余人讽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诏："其文武臣僚内有先曾与曹利用交结往还、曾被荐举及尝亲昵之人，并不得节外根问。其中虽有涉汭之事者，恐或诖误，亦不得深行锻炼。"其仁恤至此。是年，圣算方二十。

天圣七年，晏元献公奏："朝廷置职田，盖欲稍资俸给，其官吏不务至公，以差遣徇侥竞者极众，屡致讼言，上烦听览，欲乞停罢。"时可其奏，但令佃户逐年收课利，类聚天下都数，纽价均散见仕官员。至九年二月，忽降敕："国家均敷职田，以厉清白，向因侥幸，遂行停罢。风闻搢绅之间持廉守道者甚众，苦节难守，宜布明恩，悉仍旧贯。审官、三班、流内铨今后将有无职田处均济公平定夺，差遣不得私徇。"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谔初知制诰，至西掖，追故事独无紫薇，自别野移植。闻今庭中者，院老吏相传犹是昌武手植。晏元献写赋于壁曰："得自莘野，来从召园。有昔日之绛老，无当时之仲文。观茂悦以怀旧，指蔽芾以思人。"

太宗第七女申国大长公主平生不茹荤。端拱初，幸延圣寺，抱对佛愿舍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发。上曰："朕之诸妹皆厚赐汤邑，筑外馆以尚天姻，酬先帝之爱也。汝独愿出家，可乎?"申国曰："此先帝之愿也。"坚乞之，遂允。进封吴国，赐名清裕，号报慈正觉大师，建寺都城之西，额曰崇真。藩国近戚及掖庭嫔御愿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万年县主、曹恭惠王女惠安县主凡三十余人，皆随出家。诏普度天下僧尼。申国俗寿止三十八，尼夏十有六入灭。

冀公王钦若淳化二年自怀州赴举，与西州武覃偕行，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于民家，散仆寻之。俄见仆阔步而至，惊悸言曰："自此数里有一神祠，见公所乘马弛缰宇下，某径至萧屏，有门吏约云'令公适与王相欢饮，不可入也。'某窃窥，见其中果有笙歌杯盘之具。"覃亟与仆同往，见公已来，将半酣矣。询之，笑而不答。覃却到民家，指公会处，乃裴晋公庙。覃心异之，知公非常人矣。公登第后，不数年为翰林学士。使两川，回轺至褒城驿，方憩于正寝，将吏忽见导从自外而至，中有一人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谒。"公忻然接之。因密谓公大用之期，乃怀中出书一卷，示公以富贵爵命默定之事，言终而隐。及公登庸，圃田神祠出俸修饰，为文纪之。

石延年曼卿为秘阁校理，性磊落，豪于诗酒。明道元年，以疾卒。曼卿平生与友人张生尤善，死后数日，张生梦曼卿骑青驴引数苍头过生，谓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召汝偕往。"生以母老，固辞久之。曼卿怒，登驴而去，顾生曰："汝太劣，吾召汝安得不从！今当命补之同行矣。"后数日，补之遂卒。补之乃范讽字。今仪真有碑石，序其事尤详。

大参元厚之公成童时，侍钱塘府君于荆南，每从学于龙安僧舍。后二十年，公以龙图、贰卿帅于府，昔之老僧犹有在者，引旌钺访旧斋，而门径窗扉及泉池钓游之迹，历历如昨。公感之，因构一巨堂，榜曰碧落。手写诗于堂，诗有"九重侍从三明主，四纪乾坤一老臣"，及"过庐都失眼前人"之句。虽向老，而男子雄赡之气殊未衰歇。未几，果以翰林召归为学士。俄而又参熙宁天子大政，真所谓乾坤老臣也。其堂遂为后进之大劝。

卷中

真宗居藩邸，升储宫，命侍讲邢昺说《尚书》凡八席，《诗》、《礼》、《论语》、《孝经》皆数四。既即位，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十一年之间，虽车辂巡封，遍举旷世阔典，其间讲席岁未尝辍。至末年，诏直阁冯公元讲《周易》，止终六十四卦，未及《系辞》，以元使虏，遂罢。及元归，清躯渐不豫。后仁宗即位半年，侍臣以崇政殿阁所讲遗编进呈。方册之上，手泽凝签，及细笔所记异义，历历尽在。两宫抱泣于灵幄数日。命侍臣撰《讲席记》。

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因按逃田饥而流亡者数千户，力谋安集，疏奏乞贷种粒、牛、粮，恳诉其苦，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驿舍，梦中有人召公出拜，空中紫绶象简者，貌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仪，遣一绿衣丱童遗公曰："以汝有忧民深心，上帝嘉之，赐此童为宰相子。"受讫即寤。迨晓，憩食于楚灵王庙，作诗志于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因娠焉。后果生一子，即庆之是也。器格清粹，天与文性，未十岁，公已贵，荫为奉礼郎。耻门调，止称进士，或号栖神子，惟谈紫府丹台间事。有《古木

诗》"不逢星汉使，谁识是灵槎"。祥符壬子岁，谓所亲曰："上元夫人命我为玉童，只是吾父未受相印，受，则吾去矣。"不数日，公正拜，庆之已疾，公忆丙申之梦，默不敢言。不逾月，庆之卒，年十七。真宗闻其才，矜恤特甚，命尚宫就宅加赗襚，诏赐进士及第，焚诰于室。

徐骑省铉在江南日，著书已多，乱离散失，十不收一二，传者止文集二十卷。方成童，铉于水滨，忽一狂道士醉叱之，曰："吾戒汝只在金鱼庙，何得窃走至此！"以杖将怒击。父母亟援之。仍回目怒视曰："金鱼将迁庙于邠，他日挞于庙亦未晚。"因不见。后果谪官于邠，遂薨，无子。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之际，仁宗孟夏銮舆有玉津钹麦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数日于首善堂出题曰《诸生请皇帝幸国学赋》，糊名定优劣。中有一赋云"今国家始建十亲之宅，新封八大之王。"盖是年造十王宫，封八大王元俨为荆王之事也。守道晨兴鸣鼓于堂，集诸王谓之曰："此辈鼓箧游上庠，提笔场屋，稍或出落，尚腾谤有司，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此是物宜遽去，不尔，则鼓其姓名，挞以惩其谬。"时引退者数十人。

高副枢若讷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遂自举新诗喋喋不已。日既高，宾主尽馁，无由其去。姚亦关中诗豪，辨谑无羁，潜计之，此老非玩不起。果又举《甘露寺阁诗》云："下观扬子小"，姚应声曰："宜对'卑末狗儿肥'。"虽愠，不已。又举《秋日峡中感怀》曰："猿啼旅思凄"，姚应曰："好对'犬吠王三嫂'。"老客振色曰："是何下辈？余场屋驰声二十年"，姚对曰："未曾拨断一条弦。"因奋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匕。

一岁，潭州试僧童经，一试官举经头一句曰："三千大千时谷山"，一闽童接诵辍不通，因操南音上请曰："上覆试官，不知下头有世界耶，没世界耶？"群官大笑。

安鸿渐有滑稽清才，而复内惧。妇翁死，哭于柩。其孺人素性严，呼入繐幕中诟之曰："汝哭何因无泪？"渐曰："以帕拭干。"妻严戒曰："来日早临（*去声*），定须见泪。"渐曰："唯。"计既窘，来日以宽巾湿纸置于额，大叩其颡而恸。恸罢，其妻又呼入窥之。妻惊曰："泪出于眼，何故额流？"渐对曰："仆但闻自古云'水出高原'。"鸿渐《秋赋》警句曰："陈王阁上，生几点之青苔；谢客门前，染一溪之寒水。"有才雅，以凉德尽掩之，然不闻有遗行。

魏侍郎瓘初知广州，忽子城一角颓垫，得一古砖，砖面范四大字云"委于鬼工"，盖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筑子城。才罢，诏还，除仲待制简代之。未几，侬智高寇广。其外城一击而摧，独子城坚完，民逃于中，获生者甚众。贼退，帅谪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备，加谏议，再知广，二年召还。公以筑城之效，自论久不报，有感怀诗曰："羸羸霜发一衰翁，踪迹年来类断蓬。万里远归双阙下，一身闲在众人中。螭头赐对恩虽厚，雉堞论功事已空。淮上有山归未得，独挥清涕洒春风。"文潞公采诗进呈。加龙图，尹京。魏诗精处，《五羊书事》曰："谁言岭外无霜雪，何事秋来亦满头"之句。

郑内翰毅夫公知荆南，一日，虎入市啮数人，郡大骇，竞修浮图法禳之。郑公谕士民曰："惟城隍庙在子城东北，实闾井系焉，荒颓久不葺，汝曹盍以斋金修之？"独一豪陈务成者前对曰："某愿独葺，不须斋金也。"因修之。换一巨梁，背凿一窍，阚一版于窍中，字在其下，宛若新墨，云"惟大周广顺二年，岁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傍大题四字，曰"遇陈则修"。陈氏以缇巾袭之献于府。郑公奇之，特为刊其事于新梁之胁，其末云："噫！此能以物之极理推而至于斯乎，宁得先知之神乎？可疑者，何古人独能而今人不能？治平丁未岁十月，安陆郑獬于荆南画堂记之。"后，今大参元公镇荆，文莹因道其事，愿以其文刻于庙，求公一后序，以必信于世，公欣然诺之。未几，以翰林召归为学士，逮参大政，兹事因寝，尚郁于心。

皇祐中杨待制安国迩英阁讲《周易》至"节卦"，有"慎言语，节饮食"之句。杨以语朴，仁宗反问贾魏公曰："慎何言语，节何饮食？"魏公从容进其说曰："在君子言之，则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节；在王者言之，则命令为言语，燕乐为饮食。君天下者当慎命令，节燕乐。"上大喜。后讲《论语》，当经者乃东北一明经臣，讲至"自行束修以上"之文，忽进数谈，殆近乎攫，曰："至于圣师诲人尚得少物，况余人乎？"侍筵群公惊愧汗浃。明日，传宣经筵臣僚各赐十缣。诸公皆耻之，方议共纳，时宋莒公庠留身，奏："臣闻某人经筵进鄙猥之说，自当深谴，反以锡赐，诚谓非宜。然余臣皆已行之，命拜赐可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于义非便，今谨独纳。"上笑曰："若卿弟独纳，不独妨诸臣，亦贻某人之羞。但传朕意受之。"

祥符四年，驾幸汾阴，起偃师，驻跸永安。天文院测验浑仪杜贻范奏："卯时二刻，日有赤黄辉气，变为黄珥，又变紫气，巳时后辉气复生。"

祥符四年正月，天书至郑州，有鹤一只西来，两

只南来，盘旋久之不见。是日午时，车驾至行宫，复有鹤三只飞于行宫之上。

寇忠愍罢相，移镇长安，悰怳牢落，有恋阙之兴，无阶而入。忽天书降于乾祐县，指使朱能传意密谕之，俾公保明入奏，欲取信于天下。公损节遂成其事，物议已讥之。未几，果自秦川再召入相。将行，有门生者忘其名请独见，公召之，其生曰："某愚贱，有三策辄渎钧重。"公曰："试陈之。"生曰："第一、莫若至河阳称疾免觐，求外补以远害。第二、陛觐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诚奏之，可少救平生公直之名。第三、不过入中书为宰相尔。"公不悦，揖起之。后诗人魏野以诗送行，中有"好去上天辞将相，归来平地作神仙"之句，盖亦警之为赤松之游。竟不悟，至有海康之往。

汝州叶县大井涸，忽得一石，上刻四句云："叶邑之阴，汝颍之东，兹有国宝，永藏其中。"叶人大惑，谓之神石，置于县祠中，享祷日盛。贪夫至有濬井掘田，愿求国宝者累岁未已。忽一客因游仙岛观北极殿，有一础为柱所压，柱棱外镌四句犹可见，曰"赋世永算，享国巨庸，子贤而嗣，命考而终"。其客徐以庙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韵颇协，量之，复长短无差。白邑宰取其础观，乃唐开成中一中郎将墓志尔，安础时欲取其方，因裁去，余石弃井中，后得之。遂解惑焉。

吕申公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复叩于便坐。上度其志不可夺，因询之曰："卿果退，当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当自择。"仁宗坚之，申公遂引陈文惠尧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经纶之臣，则臣所不知。必欲图任老成，镇静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无如陈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后文惠公极怀荐引之德，无以形其德，因撰《燕词》一阕，携觞相馆，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见新来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朱帘卷。"申公听歌，醉笑曰："自恨卷帘人已老。"文惠应曰："莫愁调鼎事无功。"老于岩廊，酝藉不减。顷为浙漕，有《吴江诗》："平波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入鲈鱼乡。"又《湖州碧澜堂诗》："苕溪清浅霅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谁向月明终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

余顷与凌叔华郎中景阳登襄阳东津寺阁，凌博雅君子也，蔡君谟、吴春卿皆昔师之，素称翰墨之妙。时寺阁有旧题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余，其体类颜而逸，势格清美，无一点俗气。其语数句，又简而有法，云："杨孜襄阳人，少以词学名于时，惜哉不归！今死矣，遗其亲于尺土之下，悲夫!"止吾二人者徘徊玩之，不忍去。恨不知写者为谁，又不知所题之事。后诘之于襄人，乃杨庶几学士，死数载，弃双亲之殡在香严界佛舍中已廿年。

郑毅夫公入翰林为学士，后数月，今左揆王相国继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郑公奏曰："臣德业学术及天下士论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谕之，揆相固辞曰："岂可徇郑某谦抑而变祖宗典故耶?"又数日，郑公乞罢禁林以避之，主上特传圣语："王某班列在郑某之上，不得为永例。"后揆相为郑父纾志其墓，语笔优重，至挽词有"欲知阴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谦也。

潘佑事江南，既获用，恃恩乱政，谮不附己者，颇为时患。以后主好古重农，因请稍复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民间旧买之产使即还之，夺田者纷纷于州县。又按《周礼》造民籍，旷土皆使树桑，民间舟车、碓硙、箱箧、镮钏之物悉籍之。符命旁午，急于星火，吏胥为奸，百姓大挠，几聚而为乱。后主寤，急命罢之。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仆射严续之女，有绝态。一日晨妆，佑潜窥于鉴台，其面落鉴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恶己，因弃之。佑方卯，未入学，已能文，命笔题于壁曰："朝游苍海东，暮归何太速。秖因骑折玉龙腰，谪向人间三十六。"果当其岁诛之。

诗人鲍郎中当知睦州日，尝言桐庐县一民兼并刻剥，闾里怨之，尽诅曰："死则必为牛。"一旦死，果邻村产一白牛，腹旁分明题其乡社、名姓。牛主潜报兼并之子，亟往窥之，既果然，亦悲恨无计。又恐其事之暴，欲以价求之。其民须得百千方售，其孤亦如数赠之。既得之，遂豢于家。未几，一针笔者持金十千首于郡曰："某民令我刺（入声）字于白牛腹下，约得金均分，今实不均，故首之。"吏鞠刺时之事。曰："以快刀剃去氄毛，以针墨刺字，毛起，则宛如天生。"鲍深嫉之，黥二奸，窜于岛。

庆历中，一日，丞相将出中书，候午漏未上，因从容聚厅闲话，评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续阀阅之盛。诸公屈指，若文臣惟韩大参亿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赟之家。堂吏驰白韩、夏二宅，以为美报。

冲晦处士李退夫者，事矫怪，携一子游京师，居北郊别墅，带经灌园，持古风外饰。一日，老圃请撒园荽，即《博物志》张骞西域所得胡荽是也。俗传撒此物，须主人口诵猥语播之则茂。退夫者固矜纯节，执菜子于手撒之，但低声密诵曰："夫妇之道，人伦之性"云云，不绝于口。夫何客至，不能讫事，戒其子使毕之。其子尤矫于父，执余子咒之曰："大人已

曾上闻。”皇祐中，馆阁以为雅戏，凡或淡话清谈，则曰：“宜撒园荽一巡。”

冯大参当世公始求荐于武昌，会小宗者庸谬寡鉴，坚欲黜落，又欲置于末缀。时鄂倅南宫诚监试，当拆封定卷，大不平，奋臂力主之，须俾魁送。小宗者理沮，不免以公冠于乡版。果取大魁，释褐除荆南倅。南宫迁潭倅，公以诗寄谢曰：“尝思鹏海隔飞翻，曾得天风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难。经年空叹音题绝，千里长思道义欢。每向江陵访遗治，邑人犹指县题看。”笺云：“江陵县额，即君临治时亲墨也。”

杨文公由禁林为汝守，张尚书咏移书云：“张老子今年七十矣，气血衰劣，湎然沉昏，入静自守，以真排邪。忽睹来缄，不审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气薄多病，应遂移疾之请。盛年辞荣，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气屑屑罹祸者，自古何限！大年素养道气，宜终篓扫地，莫致润屋，得君得时，无害生民。大年知张老子乎？老子心无蕴畜，绝情绝思，顾身世若脱屣，岂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宣咏白。”其语直气劲如乖崖之在目。干宝《晋书》称王献之尝云：“吾于文章书札，识人之形貌情性”，真所谓也。

崔公谊者，邓州德学生也，累举不第，后竟因舅氏贾魏公荫，补莫州任丘簿。熙宁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谊秩满，挈家已南行数程。一夕，宿孤村马铺中，风电阴黑。夜半，急叩门呼曰：“崔主簿在否?”送还仆曰：“在。”又呼曰：“莫州有书。”崔闻之，方披衣遽起，未开门，先问：“何人书?”曰：“无书，只教传语崔主簿，君合系地动压杀人数，辄敢擅逃过河，已收魂岱岳，到家速来。”迫开门，寂无所睹。其妻乃陈少卿宗儒之女，陈卿时知寿州。崔度其必死，遂兼程送妻孥至寿阳，次日遂卒。

宝元己卯岁，予游泗州昭信县，时大龙胡公中复初筮尉此邑，因获谒之。一日往访，其厅已摧，延别斋会话，且述栋挠之由，云：“此厅不知其几千百年，凡直更者无一夕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仆大惊，已谓更人必齑粉矣，急开堂扉呼之，五吏俱声喏。仆怪问曰：‘汝辈夜来何处打更?’更夫对曰：‘某等皆见甲士数人仗戈叱起，令速移东廊，稍缓则死。时惊怖颠仆，疾走而去，未及廊，其厅已摧。’”公因谓予曰：“台隶，贱人也，动静尚有物卫之，况崇高聪明乎?”予后还余杭，犹忆公以诗送行，有“谈经飞辨伏簪绅，杯渡西来访故人”之句。

太宗善望气。一岁春晚，幸金明，回跸至州北合欢拱圣营，雨大下。时有司供拟无雨仗，因驻跸辕门以避之。谓左右曰：“此营他日当出节度使二人。”盖二夏昆仲守恩、守赟在营方丱，后侍真庙于藩邸，当龙飞，二公俱崇高。后守恩为节度使，守赟知枢密院事，终于宣徽南、北院使。

胡大监旦丧明岁久，忽襄阳奏入，胡某欲诣阙乞见。真宗许之。既到阙，王沂公曾在中书，谓诸公曰：“此老利吻，若获对，必妄讦时政。”因先奏曰：“胡某瞽废日久，廷陛蹈舞失容，恐取笑于仗卫，乞令送中书问求见之因。”真宗令中人阁门传宣，送旦于中书，或有陈叙，具封章奏上。胡知必庙堂术也，甚憾之。至堂方及席，沂公与诸相具诸生之礼，列拜于前，旦但长揖。方坐，沂公问丈曰：“近日疾增损如何?”胡曰：“近亦稍减，见相公、参政只可三二分来人。”其凉德率此。再问所来之事，坚乞引对。中人再传圣语。既无计，但言襄阳无书乞赐一见。诸相曰：“此必不可得。”急具札子奏，批下，奉圣旨依奏，乞见宜不允。

尹师鲁为渭帅，与刘滬、董士廉辈议水逻城事。既矛盾，朝旨召尹至阙，送中书，给纸札供析。昭文吕申公因聚厅啜茶，令堂吏置一瓯投尹曰：“传语龙图，不欲攀请，只令送茶去。”时集相幸师鲁之议将屈，笑谓诸公曰：“尹龙图莫道建茶磨去磨来，浆水亦咽不下。”师鲁之幄去政堂切近，闻之，掷笔于案，厉声曰：“是何委巷猥语辄入庙堂，真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衔之。后致身于祸辱，根于此也。

范文正公镇青社，会河朔艰食，青之舆赋移博州置纳，青民大患輂置之苦，而河朔斛价不甚翔踊。公止戒民本州纳，价每斗三镪，给抄与之，俾签幕者挽金往干，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尝荐论，又足下之妇翁也。携书就彼，坐仓以倍价招之，事必可集。赍巨榜数十道，介其境则张之。设郡中不肯假廪，寄僧舍可也。”签禀教行焉，至则皆如公料。村斛时为厚价所诱，贸者山积，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余数千缗，随等差给还。青民因立像祠焉。

舒州祖山因芟薙萝蔓，得一诗，刻在峭壁，乃杜牧之《金陵怀古》也。曰：“《玉树》歌沉王气终，景阳兵合曙楼空。梧楸远近千家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翻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江山似洛中。”遍阅集中无之，必牧之之作也。又《薛许昌集》中见之。

王冀公钦若乡荐赴阙，张仆射齐贤时为江南漕，以书荐谒钱希白公易。时以才名，方独步馆阁。适会延一术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谒。冀公局促门下，因厉声诟阍人，术者遥闻之，谓钱曰：“不知何人耶？若声形相称，世无此贵者，但恐形不副貌耳。愿邀之，使某获见。”希白召之。冀公单微远人，神骨疏瘦，

复赘于颈，而举止山野。希白蔑视之。术者悚然，侧目瞻视。冀公起，术者稽颡兴叹曰："人中之贵有此十全者!"钱戏曰："中堂内便有此等宰相乎?"术人正色曰："公何言欤！且宰相何时而无，此君不作则已，若作之，则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庆而无吊。不完者，但无子尔。"钱戏曰："他日将陶铸吾辈乎?"术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愿公毋忽。"后希白方为翰林学士，冀公已真拜。

唐质肃公介一日自政府归，语诸子曰："吾备位政府，知无不言，桃李固未尝为汝辈栽培，而荆棘则甚多矣。然汝等穷达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刘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东吴端清之士也。方强仕之际，已恬于进。撰一阕以见志，曰："挂冠归去旧烟萝，闲身健，养天和。功名富贵非由我，莫贪他，这岐路，足风波。水晶宫里家山好，物外胜游多。晴溪短棹时时醉，唱里稜罗，天公奈我何?"后将引年，方得请为三茅宫僚，始有养天和之渐，夫何已先朝露，歌此阕几三十年。信乎！一林泉与轩冕难为必期。

宋九释诗惟惠崇师绝出，尝有"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之句，传诵都下，籍籍喧著。余缁遂寂寥无闻，因忌之，乃厚诬其盗。闽僧文兆以诗嘲之，曰："河分岗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

寇莱公一日延诗僧惠崇于池亭，探阄分题，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韵；崇得"池上鹭"，"明"字韵。崇默绕池径，驰心于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点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丞相曰："试请口举。"崇曰："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终未惬，不若且罢。"崇诗全篇曰："雨绝方塘溢，迟徊不复惊。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及断句云："主人池上凤，见尔忆蓬瀛。"

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歌之。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画，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曰："何不秖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一岁，潭州一巨贾私藏蚌胎，为关吏所搜，尽籍之，皆南海明胎也。在仕无不垂涎而爱之，太守而下轻其估，悉自售焉。唐质肃公介时以言事谪潭倅，分珠犹发，奏方入，仁宗预料谓近侍曰："唐介必不肯买。"案具奏核，上览之，果然。真所谓"知臣莫若君"也。

开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钱武肃镠为吴越王。时有讽钱拒其命者，钱笑曰："吾岂失为一孙仲谋耶?"拜受之。改其乡临安县为临安衣锦军。是年省茔垄，延故老，旌钺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钓之所，尽蒙以锦绣，或树石至有封官爵者。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一邻媪九十余，携壶浆角黍迎于道。镠下车亟拜。媪抚其背，犹以小字呼之，曰："钱婆留，喜汝长成。"盖初生时光怪满室，父惧，将沉于丫溪，此媪酷留之，遂字焉。为牛酒大陈乡饮，别张蜀锦为广幄，以饮乡妇。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岁已上玉樽。时黄发饮玉者尚不减十余人。镠起，执爵于席，自唱《还乡歌》以娱宾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临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爱日辉。父老远近来相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斗牛光起兮天无欺。"(止)时父老虽闻歌进酒，都不之晓。武肃觉其欢意不甚浃洽，再酌酒，高揭吴喉唱山歌以见意，词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吴人谓侬为我），别是一般滋味子（呼"味"为"寐"），永在我侬心子里。"(止)歌阕，合声赓赞，叫笑振席，欢感闾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余杭能万卷者，浮图之真儒，介然持古人风节。有奥学，著《典类》一百廿卷。天禧中，秘馆购书，王冀公钦若特请附焉。冀公尤所礼重。其居延庆寺，在大慈坞，时儒皆抱经授业。师居尝喜阅《唐韵》，诸生长窃笑。一日出题于法堂曰"枫为虎赋"，其韵曰"脂入于地，千岁成虎"。诸生皆不谕，固请之，不说。凡月余，检经、史殆百家，会最小说，俱无见者。搁笔以听教，师曰："闻诸君笑老僧酷嗜《唐韵》，兹事止在"东"字韵第二版，请详阅。"诸生检之，果见"枫"字注中云："黄帝杀蚩尤，弃其桎梏，变为枫木，脂入地千年，化为虎魄。"后诸生始敬此书。又有云松液入地为虎魄者。唐李峤《咏魄诗》有"曾为老伏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之句，未知孰是?余顷见虎魄中蚊蚋数枚，凝结在内，信峤诗不诬。

江南李后主煜性宽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异，骈齿，一目有重瞳，笃信佛法。殆国势危削，自叹曰："天下无周公、仲尼，君道不可行，但著《杂说》百篇以见志。"十一月，猎于青龙山，一牝狙触网于谷，见主两泪，稽颡搏膺，屡指其腹。主大怪，戒虞

人保以守之。是夕，果诞二子。因感之，还幸大理寺，亲录囚系多所，原贷一大辟妇，以孕在狱，产期满则伏诛，未几亦诞二子。煜感牝徂之事，止流于远。吏议短之。

退傅张邓公士逊晚春乘安舆出南薰，缭绕都城，游金明。抵暮，指宜秋而入，阍兵捧门牌请官位，退傅止书一阕于牌，云："闲游灵沼送春回，关吏何须苦见猜。八十衰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来。"

江南钟辐者，金陵之才生，恃少年有文，气豪体傲。一老僧相之曰："先辈寿则有矣，若及第则家亡，记之！"生大悖，曰："吾方掇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时樊若水女才质双盛，爱辐之才而妻之。始燕尔，科诏遂下。时后周都洛，辐入洛应书，果中选于甲科第二。方得意，狂放不还，携一女仆曰青箱，所在疏纵。过华州之蒲城，其宰仍故人，亦酝藉之士，延留久之。一夕盛暑，追凉于县楼，痛饮而寝，青箱侍之。是夕，梦其妻出一诗为示，怨责颇深，诗曰："楚水平如练，双双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言归。"梦中怀愧，亦戏答一诗，曰："还吴东下过蒲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树欲凋零。"既寤，颇厌之，因理装渐归。将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数刻暴卒。生感悼无奈，忽忽槁葬于一新坟之侧，急图到家。至则门巷空阒，榛荆封蔀，妻亦亡已数月。访亲邻，樊亡之夜，乃梦于县楼之夕也。后数日，亲友具舟携辐致奠于葬所，即青箱槁葬之侧新坟乃是，不植他木，惟海棠数枝，方叶凋萼谢，正合诗中之句。因拊膺长恸曰："信乎！浮图师'及第家亡'之告。"因竟不仕，隐钟山，著书守道，寿八十余。江南诸书及小说皆无，惟《潘祐集》中有樊氏《墓志》，事与此稍同。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将相之位，帅洛，止以宾友遇三子。创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园文会，丞相则寿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而从之。

太宗喜弈棋，谏臣有乞编窜棋待诏贾玄于南州者。且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而万机听断，大致壅遏，复恐坐驰睿襟，神气郁滞。上谓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卿等不须上言。"

真宗尝以御制《释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诏学僧廿一人于传法院笺注，杨大年充提举注释院事。制中有"六种震动"之语，一僧探而笺之，暗碎繁驳将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体本静，动必有变。"其简当若此。

杜祁公以宫师致仕于南都。时新榜一巍峨者出倅巨藩，道由应天。太师王资政举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于时，尽假以牙兵、宝辔、旌钺导从，呵拥特盛。祁公遇于通衢，无他路可避，乘款段，裘帽暗弊。二老卒敛马侧立于傍，举袖障面。新贵人颇患其立马而避，问从者曰："谁乎？"对曰："太师相公。"

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虏使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以词职进用。时以晏元献为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事无巨细皆咨访之。上谓晏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卿可谕之。"时康肃母燕国冯太夫人尚在，门范严毅。陈曰："当白老母，不敢自辄。"既白之，燕国命杖挞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因而无报。真宗遣小珰以方寸小纸细书问晏曰："主皮之议如何？"小珰误送中书，大臣慌然不谕。次日禀奏，真宗不免笑而就之："朕为不晓此一句经义，因问卿等。"止黜其珰于前省，亦不加罪。

卷　下

石曼卿一日谓秘演曰："馆俸清薄，不得痛饮，且僚友镬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谒，不可不见。"不数日，引一纳粟牛监簿者，高赀好义，宅在朱家曲，为薪炭市评，别第在繁台寺西，房缗日数十千。长谓演曰："某虽薄有涯产，而身迹尘贱，难近清贵。慕师交游尽馆殿名士，或游奉有阙，无怯示及。"演因是携之以谒曼卿，便令置宫醪十担为贽。列酝于庭，演为传刺。曼卿愕然问曰："何人？"演曰："前所谓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问甲第何许，生曰："一别舍介繁台之侧。"其生粗亦翔雅。曼卿闲语演曰："繁台寺阁虚爽可爱，久不一登。"其生离席曰："学士与大师果欲登阁，乞预宠谕，下处正与阁对，容具家蔌在阁迎候。"石因诺之。一日休沐，约演同登。演预戒生，生至期果陈具于阁，器皿精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带，饮至落

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纪。"以盆渍墨，濡巨笔以题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生拜扣曰："尘贱之人幸获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贱迹。"石虽大醉，犹握笔沉虑，无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声讽之曰："大武生牛也，捧砚用事可也。"竟不免，题云："牛某捧砚。"永叔后以诗戏曰："捧砚得全牛。"

寇莱公尝曰："母氏言，吾初生两耳垂有肉环，数岁方合。自疑尝为异僧，好游佛寺，遇虚窗静院，惟喜与僧谈真。"公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觐则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自出题试贡士，曰《公仪休拔园葵赋》、《霍将军辞治第诗》，此其志也。诗人魏野献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采诗者以为中的。虏使至大名，问公曰："莫是'无地起楼台'相公否？"公因早春宴客，自撰乐府词，俾工歌之，曰："春早柳丝无力，低拂青门道。暖日笼啼鸟，初折桃花小。遥望碧天净如埽，曳一缕轻烟缥缈。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

王冀公罢参政，真宗朝夕欲见，择便殿清近，惟资政为优，因以公为本殿大学士。公奏曰："臣虽出于寒贱，不能独宿，欲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陈文僖彭年并直。一夕，公携一巨榼入宿，方与陈寒夜闲饮，遽中人持钥开宫扉独召公。匆匆而入，谓陈曰："请同院不须相候，独酌数杯先寝。"至行在，真宗与公对饮，饮罢持禁烛送归，繁若列星。陈危坐伺之，已四更。笑曰："同院尚未寝乎？"陈曰："恭候司长，岂敢先寝？"喜笑倒载，解袜褫带几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际真主。适主上以巨觥敌饮，仅至无算，抵掌语笑，如僚友之无间。"已而遂寝。殆晓盥栉罢，与陈相揖，觉夜归数谈颇疏漏，自言："夜来沉湎，殊不记归时之早晚，无乃失容于君子乎？"陈曰："无之，但殷勤愧谢。"既别，已将趁班，同趋出殿门，执其手以语封之曰："夜来数事，止是同院一人闻之。"文僖归谓子弟曰："大臣慎密，体当如此。"

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两禁号为李万回。真庙饮量近臣无拟者，欲敌饮则召公。公居常寡谈，颇无记论，酒至酣，则应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剧观其量。引数（入声）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遽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从容数杯，上又曰："正所谓'君臣千载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纵冥搜不及于此。

丁晋公释褐授饶倅，同年白稹为判官。稹一日以片幅假缗于公，云："为一故人至，欲具飧，举箧无一物堪质，奉假青蚨五镮，不宣。稹白谓之同年。"晋公笑曰："是给我也。榜下新婚京国富室，岂无半千质具邪？惧余见挠，固矫之尔。"于简尾立书一阕，戏答曰："欺天行当吾何有，立地机关子太乖。五百青蚨两家阙，白洪崖打赤洪崖。"时已兆朱崖之谶。

真宗国恤，凡荫补子弟有当斋挽之职者，若斋郎止侍斋祭，若挽郎至有执绋翣导灵仗者，子弟或赧之。王沂公曾在中书翰林，李承旨淮视沂公为侄婿，凡两日诣中堂求免某子挽铎之执。沂公曰："此末事，请叔丈少候，首台聚厅当白之。"丁晋公出厅，沂公白之。丁遂诺，谓李曰："何必承旨亲来？"李遂拜谢。拜起，戏谓丁曰："昨日并今日，斋郎与挽郎。"盖言两日伺之。丁应声曰："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残阳。"满座服其敏捷，而事更妥帖。不数日，遂出，未及洛而南迁，下泪之谶也。

张尚书镇蜀时，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业为贽，求文鉴大师者为之容。鉴曰："请君遇旌麾游寺日，具襕靴与文候之，老僧先为持文奉呈，果称爱，始可出拜。盖八座之性靡测。"一日果来，鉴以彭文呈之。公默览殆遍，无一语褒贬，都掷于地。彭公大沮。后将赴阙，临岐托鉴召彭至，语之曰："向示盛编，心极爱叹，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语奖借，必凌忽自惰，故掷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减老夫，而益清近。留铁缗抄二百道为缣缃之助，勉之。"后果尽然。

僧录赞宁有大学，洞古博物，著书数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骑省铉疑则就而质焉。二公皆拜之。柳仲涂开因曰："余顷守维扬，郡堂后菜圃才阴雨则青焰夕起，触近则散，何邪？"宁曰："此磷（力振切）火也。兵战血或牛马血着土，则凝结为此气，虽千载不散。"柳遽拜之，曰："掘之皆断枪折镞，乃古战地也。"因赠以诗，中有"空门今日见张华"之句。太宗欲知古高僧事，撰《僧史略》十卷进呈，充史馆编修，寿八十四。司天监王处讷推其命孤薄不佳，三命星禽暑禄壬遁，俱无寿贵之处。谓宁曰："师生时所异者，止得天贵星临门，必有裂土侯王在户否？"宁曰："母氏长谓某曰：'汝生时卧草，钱文穆王元瓘往临安县拜茔，至门雨作，避于茅檐甚久，迨浣浴襁籍毕，徘徊方去。'"

皇祐间，馆中诗笔石昌言、杨休最得唐人风格。余尝携琴访之，一诗见谢尤佳，曰："郑、卫湮俗耳，正声追不回。谁传《广陵操》，老尽峄阳材。古意为师复，清风寻我来。幽阴竹轩下，重约月明开。"恐遗泯，故录焉。

苏子美有《赠秘演师诗》，中有“垂颐孤坐若痴虎，眼吻开合犹光精”之句。人谓与演写真。演颔额方厚，顾视徐缓，喉中舍其声，尝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开合无光精”，演以浓笔涂去“无”字，自改为“犹”字，向子美诟之曰：“吾尚活，岂当曰‘无光精’耶?”中又有一联云：“卖药得钱秖沽酒，一饮数斗犹惺惺。”又都抹去。苏曰：“吾之作谁敢点窜耶?”演曰：“君之诗出则传四海，吾不能断荤酒为浮图罪人，何堪更为君诗所暴。”子美亦笑而从之。

苏子美以奏邸旧有赛神之会，局吏皆鬻积架旧伦以置肴具，岁以为常。惟子美作之，言者图席人以进，制狱锻炼，皆一时之名贤。狱既就，黜，台馆为之一空。子美坐自盗律，削籍窜湖州。后朝廷有哀之之意，因郊赦文中特立一节：“应监主自盗情稍轻者，许刑部理雪。”言者又抨云：“郊赦之敕，先无此项，必挟情曲庇苏舜钦，固以此文舞之。析言破律杀无赦，乞付立法者于理。”竟不遂而死。有《郊禋感事诗》云：“不及鸡竿下坐人”之句，哀哉!

钱文僖公若水少时谒陈抟求相骨法，陈戒曰：“过半月请子却来。”钱如期而往，至则邀入山斋地炉中。一老僧拥坏衲瞑目附火于炉旁，钱揖之，其僧开目微应，无遇待之礼，钱颇慊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陈发语问曰：“如何?”僧摆头曰：“无此等骨。”既而钱公先起，陈戒之曰： “子三两日却来。”钱曰：“唯。”后如期谒之，抟曰：“吾始见子神观清粹，谓子可学神仙，有升举之分。然见之未精，不敢奉许，特召此僧决之。渠言子无仙骨，但可作贵公卿尔。”钱问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君谟蔡公出守福唐时，李泰伯遘自建昌携文迓之。一日，命遘及陈孝廉烈早膳于后圃望海亭，不设樽酒。膳罢，欲起。时方暮春，鬻酒于园，郡人嬉游。藉姬数子时亦寻芳于此，既太守在亭，因敛袖声喏而过。蔡公遂留之，旋命觥具，就以为侑。酒方行，举歌一拍，陈烈者惊惧怖骇，越墙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赋诗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到落晖。谁在画帘沽酒处，几多鸣橹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盖讥其矫之过也。

钱子高明逸始由大科知润州，值上元，于因胜寺法堂对设戏幄。庭下方以花砖遍甃，严雅始新，子高饬役徒掘砖埋柱。时长老达观师昙颖者，法辨迅敏，度其气骄难讽，但佯其语曰：“可惜打破八花砖。”钱厌之，谨不敢动。

抚人饶竦者，驰辨逞才，素捭阖于都下。熙宁初，免解到阙，因又失意。当朝廷始立青苗，方沮议交上，大丞相闭门不视事之际，生将出关，以诗投相阁，曰：“又还垂翅下烟霄，归指临川去路遥。二亩荒田须卖却，要钱准备纳青苗。”丞相亦以十金赆之。生少与刘史馆相公冲之有素，时刘相馆职知衡州，生假道封下，因谒之。公睹名纸，已蹙额不悦，生趋前亟曰：“某此行有少急干，不可暂缓，行李已出南关。又不敢望旌麾潜过，须一拜见，但乞一饭而去。”公既闻不肯少留，遂开怀待之。问曰：“途中无阙否?”生曰：“并无，惟乏好酒尔。”遂赠佳酝一担。拜别，鞭马遂行，公颇幸其去。至耒阳，密觇其令誉不甚谨，遽谒之曰：“知郡学士甚托致意，有双壶，乃兵厨精酝，仗某携至奉赠，请具书谢之。”其令闻以书为谢，必非诳诈；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其势可持，大喜之。急戒刻木，数刻间，醵金半镪赆之。瞥然遂去。后数日，刘公得谢酝书方寤，寤已噬脐矣。又一岁，下第出京，庇巨商厚货以免征算，自撰除目一纸，尽宰府两禁及三路巨镇除拜迁移，皆近拟议。凡过关，首谒局吏，坐定，遽曰：“还闻近日差除否?”仕人无不愿闻者。曰：“某前数日闻镇院，临出京在某官宅恰见内探，录至遂行，其间宁不少关亲旧者。”闻之，无不愿见。读讫即曰：“下第穷生，弊舟无一物，致烦公吏略赐一检。”其官皆曰：“岂烦如是?”言讫拜辞，飘然遂行。凡藉此术下汴、淮，历江海，其关赋仅免二三千缗。苟移其用以济大谋，遂为妙策欤!

都尉李文和公（犯御名）虽累世勋忠，尚天姻，而识学优赡，与杨文公为禅悦深交，其法辨与天下禅伯相角。沁园东北滨于池，曰静渊庄，构茅斋，延高僧。遇萧国大长主垂帨之日，设高座，鸣法鼓于宅之法堂，命谷隐、石霜、叶县三大禅者登座演法。时大长主松峦阁设箔观焉。临际宗范，每登座，拈拄杖敲击床机，以示法用。前二师说法竟，其末叶县禅师者机用刚猛，始登座，以拄杖就膝拗折，掷于地，无一语便下。文和笑曰：“老作家手段。”终别，师曰：“都尉亦不得无过。”斯须，萧国召公入箔，怪问曰：“末后长老何故发怒?”公雍容对曰：“宗门作用，施设不定，乞无赐讶。”公将薨，治而不乱，自写遗颂曰：“拈下幞头，脱却腰带。若觅生死，问取皮袋。”时膈胃躁热，尼道坚就机问曰：“都尉，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切要照管主人翁。”公曰：“大师与我煎一服药来。”尼无语，公曰：“这师姑药也不会煎。”投枕未安而没。

吾友契嵩师，熙宁四年没于余杭灵隐山翠微堂。火葬讫，不坏者五物：睛、舌、鼻及耳毫、数珠。时恐厚诬，以烈火重锻，锻之愈坚。嵩之文仅参韩、柳间。治平中，以所著书曰《辅教编》，携诣阙下。大学者若今首揆王相、欧阳诸巨公，皆低簪以礼焉。王仲仪公素为京尹，特上殿以其编进呈。许附教藏，赐

号明教大师。嵩童体完洁，至死无犯，火讫，根器不坏，此节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夕讲谈，音若清磬，未尝少嗄，及终方得其验。嵩字仲灵，藤州人，诗类老杜，杨公济蟠收全集。公济深伏其才，答嵩诗有“千年犹可照吴邦”之句。

夏英公镇襄阳，遇大赦，赐酺宴，诏中有“致仕高年，各赐束帛”。时胡大监旦瞽废在襄，英公依诏旨，选精缣十匹赠之。胡得缣，以手扪之，笑曰：“寄语舍人，何寡闻至此！奉还五匹，请检《韩诗外传》及服虔、贾谊诸儒所解‘束帛戋戋，贲于丘园’之义，自可见证。”英公检之，果见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则十挺之脯，其实一束也；若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二端，五匹遂见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夏亦少沮。

宋齐丘相江南李先主昪及事中主璟二世，皆为右仆射。璟爱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选景于华林广园，以明妆列侍，召齐丘共宴，试小妓羯鼓。齐丘即席献《羯鼓诗》曰：“巧斫牙床镂紫金，最宜平稳玉槽深。因逢淑景开佳宴，为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轻憁孤鹊噪，杖头乾快乱蝉吟。开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将军好用心。”又尝献《凤凰台诗》，中有“我欲烹长鲸，四海为鼎镬。我欲罗凤凰，天地为矰缴”之句。皆欲讽其跋扈也，而主终不听。不得意，上表乞归九华，其略云：“千秋载籍，愿为知足之人；九朵峰峦，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诈也，一表许之，赐号九华先生，以青阳一县舆赋给之。怨毁万状。后放归田里，锁之，穴其墙以给膳，遂自经，年七十三。初，上元县一民时疾暴死，心气尚暖，凡三日复苏，乃误勾也。自言至一殿庭间，忽见先主被五木缧械甚严，民大骇，窃问曰：“主何至于斯邪?”主曰：“吾为宋齐丘所误，杀和州降者千余人，以冤诉囚此。”主问其民曰：“汝何至斯耶?”其民具道误勾之事。主闻其民却得生还，喜且泣曰：“吾仗汝归语嗣君，凡寺观鸣钟当延之令永，吾受苦，惟闻钟则暂休，或能为吾造一钟尤善。”民曰：“我下民尔，无缘得见，设见之，胡以为验?”主沉虑，曰：“吾在位尝与于阗国交聘，遗吾一瑞玉天王，吾爱之，尝置于髻，受百官朝。一日，如厕忘取之。因感头痛，梦神谓吾曰：‘玉天王置于佛塔或佛体中，则当愈。’吾因独引一匠携于瓦棺寺，凿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无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验。”又云：“语嗣君，勿信用宋齐丘。”民既还家，辄不敢已，遂乞见主，具白之。果曰：“冥寞何凭?”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陈之。主亲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恸躄，遂立造一钟于清凉寺，镌其上云：“荐烈祖孝高皇帝脱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于蒋山。齐丘宠待愈解。

张晦之景以古学尚气义，走河朔，与冀州一侠少游。后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继，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遁窜四海。所至即题曰：“我非东方儿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识我踪迹，一气万物母。”盖景尝撰《河东柳先生集序》，破题曰：“一气，万物之母也”，世尽知之。景所以遍题者，亦欲导于知己。简寂观道士陈履常善奏章，能游神于冥寞。景以李田姓名谒之，求奏一章以决休否，陈许之。一夕，天虚夜清，冠简精恪。自初夜抱章俯伏于醮坛，后夜方起，起忽谴之曰：“阴冥之事尔尚欺之，况人间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阅籍无李田者。子以欺阴，固无休征矣。”景终于一散官，寿不五十。陈康肃尧咨知荆南，怜其道穷，为葬于龙山落帽台，碑以表其墓焉。庐在荆江之淹阴，枯桑废田，子孙凋零，尽为渔樵佣估。嗟哉！陆鲁望所谓“莫倚文章庇子孙”。集三十卷行于世。

成都无名高僧者，诵《法华经》有功，虽王均、李顺两乱于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童至寺，言：“先生来晨请师诵经，在药市奉候。”至则已在。引入溪岭数重，烟岚中构一跨溪山阁，乃其居也。仆传其语曰：“先生请师且诵经，老病起晚。诵至‘见宝塔品’，愿见报，欲一听。”至此品，报之，果出，野服杖藜，两眉垂肩，但默揖爇香侧听，听罢遂入，不复出。将斋，以藤盘竹箸秫饭一盂，杞菊数瓯，不调盐酪，美若甘露。食讫，仆持衬一镪，敬施之，曰：“先生寄语，上人远到山舍，不及攀送，遣仆送出路口。”因中途问仆曰：“先生何姓?”曰：“姓孙。”曰：“何名?”仆于僧掌中书“思邈”二字。僧因大骇，欲再往，仆遽失之。凡山中寻三日，竟迷旧路。归视衬资，乃金钱一百，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铁。由兹一膳，身轻无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岁，长游都市，后隐不见。

殿中丞程东美守宾州日，侬贼寇宾，因弃城，后得罪编置于郢，纯厚人也。能道守宾日监斩陈崇仪事甚详。自言狄相青正月一日至宾，初六日诘旦，帅旆将起，就坐，擒陈及裨将供奉官（忘其姓名），将斩之，捽二人者于庭，谓曰：“二君后事，但请无虑，青一切为置之。”时陈（犯英庙讳）神识荒越，卒无一词。独供奉者慷慨不怖，气貌怡然，叩狄公曰：“某万死无恨，独一事须干台听。以亡母骨榇尚寄州南存留院，二十年不孝未葬，某今得罪既死，乞令烧讫，箧其骨，专谨人驰归；并家书付妻、男，将某骨与亡娘之骨买地一处葬之，则闭目受刀无恨矣。”狄公许之。擒二人者就廊酒食。时晓寒，酒馔冷落，陈但狂号不能食，独供奉者饮啖如平时，谓众兵曰：“吾本一健儿，今日陪奉一崇仪使吃剑，何亏于我乎?汝辈努力，无当效我。”索纸笔写家书，一字无误。及至市，先设衾褥，面北正坐，顾持刀者曰：“刀铦利否?若一刀不断，我必诉汝于阴府。”言讫刃下。

斩讫，大旆遂南矣。

潘逍遥阆有诗名，所交游者皆一时豪杰。卢相多逊欲立秦邸，潘预其谋。混迹于讲堂巷，开药肆，刘少逸、鲍少孤二人者为药童，唐巾韦带，气貌爽秀。后太宗登极，秦邸之谋不集。潘有诗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唐好梦，白日有闲愁”之句。事败，已环多逊宅，斯须将捕于阆。阆觉之，止奔其邻曰：“吾谋逆事彰，吾若就诛，止一身，奈汝并邻皆知吾谋，编窜屠戮者不下数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则脱汝辈数家之祸。然万无搜近之理，所谓弩下逃箭也。吾出门则擒之，汝辈自度宜如何？”其邻无可奈何，遂藏于壁。少顷，捕者四集，至则失之矣。朝廷下诸路画影以搜。狱既具，投多逊于崖。已而沸议渐息，阆服僧服髡须，五更持磬，出宜秋门至秦亭，挈檐为箍桶匠，投故人。阮思道为秦理掾，阴认之，遂呼至庭，俾葺故桶。阮提钱三镪，明示于阆，大掷于案，乘马遂出。阆谕其意，提金直入于室，因匿焉。既归，责阍者曰：“案上三镪及桶匠安在？”皆曰：“不知。”遂痛杖阍者，令捕之。阍恨之，遍寻于市，数日不得其踪。阮后徐讽秦帅曹武惠彬曰：“朝廷捕潘阆甚急，闻阆亦豪迈之士，窜伏既久，欲追死地，稍裂网他逸，则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宽捕典，或聊以一小官召出，亦羁縻之一端也。”帅然之，遂削奏，太宗以四门助教招之，因遂出。阆有清才，尝作《忆余杭》一阕，曰：“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几行忽惊起。别来闲想整渔竿，思入水云寒。”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

蜀先主开建初，赐道士杜光庭为广德先生、户部侍郎、蔡国公。时蜀难方平，犹恶盗贼，犯者赃无多少皆斩。是岁蜀饥，有三盗糠者止得数斗，引至庭覆谳。会光庭方论道于广殿。视三囚殆亦恻隐，谓杜曰：“兹事如何？”亦冀其一言见救。而杜卒无一语，但唯唯而已。势不得已，遂斩之。杜归旧宫道院，三无首者立于旁，哭诉曰：“公杀我也。蜀主问公，意欲见救，忍不以一言活我。今冥路无归，将其奈何？”杜悔责惭痛，辟谷一年，修九幽脱厄科仪以拔之，其魂岁余方去。光庭越州人，博学有文章，在唐为麟德殿供奉，有经纶才，唐室欲相之。

韩熙载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时谓之神仙中人。风彩照物，每纵辔春城秋苑，人皆随观。谈笑则听者忘倦。审音能舞。善八分及画笔皆冠绝。简介不屈，举朝未尝拜一人。每献替，多嘉纳，吉凶仪制不如式者，随事稽正，制诰典雅，有元和之风。屡欲相之，为宋齐丘深忌，终不进用。陈觉以福州之败，齐丘庇之，特赦不诛。熙载上疏廷争，必请置法。齐丘益怒，诬以纵酒少检，贬和州司马。其实平生不饮，璟觉其谮，非久召还。年六十九，拜中书侍郎，卒。煜尝恨不得熙载为相，赠平章事，谥文靖。严仆射续以位高寡学，为时所鄙。又江文蔚尝作《蟹赋》讥续，略曰：“外视多足，中无寸肠。”又有“口里雌黄，每失途于相沫；胸中戈甲，尝聚众以横行”之句。续深赧之，强自激昂。以熙载有才名，固请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称誉取信于人。以珍货几万缗，仍辍未胜衣一歌鬟质冠洞房者，为濡毫之赠，意其获盼，必可深讽。熙载纳赠受姬，遂纳其请。文既成，但叙谱裔品秩及薨葬褒赠之典而已，无点墨道及续之事业者。续嫌之，封还，尚冀其改窜。熙载亟以向所赠及歌姬悉还之，临登车，止写一阕于泥金双带，曰：“风柳摇摇无定枝，杨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断，留取樽前旧舞衣。”

李丞相沆有长者誉。一世仆逋宅金数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将十岁，美姿格，自写一券系于带，愿卖于宅以偿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愿如己子育于室，训教妇德，俟长成求偶嫁之。止请夫人亲结缡，以主其婚，然而务在明洁。”夫人如所诲。及笄，择一婿亦颇良，具奁币归之，女范果坚白。其二亲后归旧京闻之，沦感心骨。丞相病，夫妇刲股为羹馈之，至薨，衰绖三年。

熙宁丙辰岁，交贼寇邕，郡倅唐著作子正尽室遇害。唐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调举，至全州，中途欲僦一仆，得一肩夫，乃游袁州日所役旧奴也。挈重担，劲若健羽，虽鞭马疾追，长先百步之外。恐他逸，遂遣之。其仆当日全州行至唐州，凡二千七百余里，日午已到，留书祝驿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君后月余方到。唐下马于驿，驿吏前曰：“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书在此。”因出示之。书面云：“呈桂州唐秀才，归真子谨封。”唐曰：“吾岂识归真子邪？”因启封，惟一诗，曰：“袁山相见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缘。大抵有心求富贵，到头无分学神仙。箧中灵药宜频施，鼎内丹砂莫妄传。待得角龙为燕会，好来黄壁卧林泉。”唐得之颇怪，因请其形貌，乃全州黠仆也，留书之日，即全州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宝诗于箧，遇好事者则出之。及遇害，当丙辰，正合诗中谓“角龙”也。

江南徐知谔为润州节度使温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蛮商得一凤头，乃飞禽之枯骨也，彩翠夺目，朱冠绀毛，金嘴如生，正类大雄鸡，广五寸，其脑平正，可为枕，谔偿钱五十万。又得画牛一轴，昼则啮草栏外，夜则归卧栏中。谔献后主煜，煜持贡阙下。太宗张后苑以示群臣，俱无知者。惟僧录赞宁曰：“南倭（乌和反）海水或减，则滩碛微露，倭人拾方诸蚌，胎中有余泪数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则昼隐而夜显。沃焦山时或风挠飘击，忽有石落海岸，得

之滴水磨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诸学士皆以为无稽，宁曰：“见张骞《海外异记》。”后杜镐检《三馆书目》，果见于六朝旧本书中载之。

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绿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土得绿豆种二石，不知今之绿豆是否？始植于后苑，秋成日宣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绿豆御诗。

祥符已前，中贵人尽带将仕郎阶。若太尉秦翰者，左珰之名将，累立战功，始以将仕郎内侍省内府承局，今则不问。翰后建彰国军节。

初，申国长公主为尼，掖庭嫔御随出家三十余人，诏两禁送于寺，赐斋馔。传宣各令作诗送，惟陈文僖公彭年诗尚有记者，云：“尽出花钿散宝津，云鬟初剪向残春。因惊风烛难留世，遂作池莲不染身。贝叶乍翻疑轴锦，梵声才学误梁尘。从兹艳质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或云作诗之说恐非。好事者能于《鹧鸪天曲》声歌之。

明州天台教主礼法师，高僧也。聚徒四百众，以《往生净土诀》劝众修行。晚结十僧，修三年忏，烧身为约。杨大年慕其道，三以书留之，云：“亿闻我师比修千日之忏，将舍四大之躯，结净土之十僧，生乐邦之九品。窃曾具恳，冀徇群情，乞住世以为期，广传道而兴利。愿希垂诺，冀获瞻风。”后礼师终不诺。又贻书杭州天竺式忏主，托渡江留之：“亿再拜。昨为明州礼教主宏发愿心，精修忏法，结十人之净侣，约三载之近期，决取乐国之往生，并付火光之正受。载怀景重，窃欲劝留。诚以天台大教之宗师，海国群伦之归向，传演秘筌之学，增延慧命之期。冀其住世之悠长，广作有情之饶益，遂形恳请，罄叙诚言，得其报音，确乎不夺。虑丧人天之眼目，孰为像季之津梁？忏主大师同禀哲师，兼化本国，可愿涉钱塘之巨浪，造鄞水之净居。善说无穷，宜伸于理夺；真机相契，须仗于神交。”是年诞节，恳永兴寇相国荐紫服以留之。时马副枢知节请大年撰其父全义神道碑，润笔一物不受，止求荐一师号。马枢奏：“臣以杨某为先臣撰碑，况词臣润笔，国之常规，乞降圣旨，俾受臣所赠。”真宗召大年问之，因得以其事为奏。真宗深加叹重，谓大年曰：“但传朕意，留之住世，若师号朕与之，润笔卿宜无让。”遂赐号法智大师，住世七年方入灭。杨希白碑其贤于塔。

向大资敏中祥符四年十月为东岳奉册使，奏：“奉册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诣本庙奉册，忽至景气晴和，宛若春意。”又得兖州状称：“据黄岘铺人员夏兴状，今月四日将兵巡至马岭，见五人各服黄、紫衣，执幡。盖兴等恐是册使，向前迎接，忽然气雾渐起，即不见。”又得天贶观道士孙守一状：“册使诣本殿烧香毕，有皂鹤两只至殿，盘旋飞翥甚久。”词臣各进颂。

欧公撰石曼卿墓表，苏子美书，邵竦篆额。山东诗僧秘演力干，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演以庚二两置食于相蓝南食殿。砻讫，白欧公写名之日为具，召馆阁诸公观子美书。书毕，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饮散，欧、苏嘱演曰：“镌讫，且未得打。”竟以词翰之妙，演不能却。欧公忽定力院见之，问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买得。”欧怒，回诟演曰：“吾之文反与庸人半千鬻之，何无识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语公曰：“学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欧愈怒曰：“是何？”演曰：“公岂不记作省元时，庸人竞摹新赋，叫于通衢，复更名呼云‘两文来买欧阳省元赋’，今一碑五百，价已多矣。”欧因解颐。徐又语欧曰：“吾友曼卿不幸早世，固欲得君之文张其名，与日星相磨；而又穷民售之，颇济其乏，岂非利乎？”公但笑而无说。

续湘山野录

[宋]文 莹撰 李成俊 魏有夫整理

本朝眷待耆德，于仪物之盛，惟王文正公也。病深，屡乞骸，不允。扶掖求对于便坐，面恳之。真宗遣皇太子出幕拜留，曰："吾方以卿翼吾儿，卿瘦瘠殆此，朕安敢强?"翊日，册拜太尉，诏礼官草仪，就都堂赴上，五日一起居，起居日，入中书预参决。遇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并入。至病之革，公召杨文公于卧内，嘱以后事曰："吾深厌烦恼，慕释典，愿未来世得为苾，蒭林间宴坐，观心为乐。将易箦之时，君为我剃除须发，服坏色衣，勿以金银之物置棺内。用荼毘火葬之法，藏骨先茔之侧，起一茅塔，用酬夙愿。吾虽深戒子弟，恐其拘俗，托子叮咛告之。"又曰："仗子撰遗表，但罄叙感恋而已，慎毋及姻戚。"大年谓曰："余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剃发三衣之事，此必难遵。公，三公也，万一薨奄，銮辂必有祓祧之临，自当敛赠公衮，岂可加于僧体乎?"至薨，大年与诸孤协议，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宝货而已。寿六十一。配享真宗庙廷。

太宗作九弦琴、七弦阮。尝闻其琴，盖以宫弦加廿丝，号为大武；宫弦减廿丝，号为小武。其大弦下宫徽之一徽定其声，小弦上宫徽之一徽定其声。太宗尝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乃隋贺若弼所撰，其声与意及用指取声之法，古今无能加者。十调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换玉》；三曰《夹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叶下闻蝉》；九曰《三清》；外一调最优古，忘其名，琴家秖命曰《贺若》。太宗尝谓《不博金》、《不换玉》二调之名颇俗，御改《不博金》为《楚泽涵秋》，《不换玉》为《塞门积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调，撰一辞。苏翰林易简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舆挽，玉鳞背冷清风远。"文莹京师遍寻琴、阮，待诏皆云七弦阮、九弦琴藏秘府，不得见。

嘉祐中，仁宗自内阁降密敕："近以女谒纵横，无由禁止。今后应内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执奏定可否。"始数日，左承天门一宽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败荷覆之。门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缀巨蚌，灿然不知其数。禁门旧律尽依外门例，凡有搜拦更不申覆，即送所司。时开封方鞫劾次，一小珰驰骑急传旨令放，其物即进呈。府尹魏公瓘不用执奏法，遂放之。唐质肃公介方在谏垣，疏曰："陛下临御以来，所降敕旨，未有若执奏内批之敕为今治世之大公也。臣风闻禁门近有搜拦之狱，传旨令放，主司殊不顾执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报。公又疏曰："臣闻王者一语朝出，四海夕闻。今执奏之敕既为无用，乞下诏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报。公又疏曰："臣闻开封乃天下百执事之首司也。魏某为尹臣，君父语旨辄不遵守。望端门无咫尺之地，尚敢辄尔，况九州之远乎?欲重贬魏某，以咎不遵君命之恶。臣以言职，不能早寤清衷，亦乞罢黜。"魏由此降越州。时《感事诗》有"铁冠持白简，藩棘聚青蝇"之句。《谢上表》略云"狂风动地，孤蓬所以易飘；众斧登山，直木终须先伐。"才者爱之。

张密学秉知冀州日，一巨盗劫民之财，复乱其女。贼败，得赃。将就戮，其被盗父母以不幸之事泣诉于公。公忿极，俾设架钉于其门，凡三日，醢之。义者颇快焉。后旬年，感痁疾，一日方午剧发，中使至宅急宣，公力疾促轡至禁门，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轩陛，久之，忽箔中厉声曰："争得!"公认其声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敢奏辨。斯须又曰："张秉争得非法杀人!"公方奏曰："臣束发入仕，谨遵宪章，岂止丹笔书极典，虽一笞朴亦覆核精审。"上曰："卿自与本人对辨。"引于殿西南隅，启一狱扉，囚系万状，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铁校罪人，血肉淋漓，脂节星散，泣数于公曰："汝用非法杀我，以肢体零散，奈何永无受托之所。"公方认冀贼也，诟之曰："汝所犯岂止一死邪!糜万躯亦不足塞其父母之耻，将敢更有诉乎!"旁有一胥，容服谨严，视之，乃秉从事河阳日一幕典也。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诉。"公曰："其将奈何?"吏曰："幸公之算未尽，暂结误至此尔，但遣之俾托生，可却还。"公怖且寤，叩其遣之之术于吏，曰："念吾与子有河阳之旧。"吏曰："遣功之大无如《法华经》焉，但至诚许之。"公遂许归自召僧诵百部，以至添及千部，

囚亦不舍，公愈怖。吏又曰："不必多为，其持诵之法但贵长久，日请一僧诵一部，许终其身，乃可遣也。"公如其说许之，果没不见。公三日神方还，观，始觉在榻后。乃日召一僧诵一部，至薨未尝一日废阙。

晏殊相年七岁，自临川诣都下求举神童。时寇莱公出镇金陵，殊以所业求见，莱公一见器之。既辞，命所乘赐马、鞯、辔送还旅邸，复谕之曰："马即还之，鞯、辔奉资桂玉之费。"知人之鉴，今鲜其比。

太宗克复江南，得文臣徐铉，博通今古，擢居秘阁。一日，后苑象毙，上令取胆，剖腹不获。上异之，以问铉，铉奏曰："请于前左足求之。"须臾，果得以进。亟召铉问，对曰："象胆随四时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前左足也。"朝士皆叹其博识也。

景德初，匈奴寇澶，车驾议幸。时曹武公玮及秦翰为澶驻泊，诏许便宜军马事，不由中覆。二将议曰："威辂不过河则已，万一渡桥，奈北澶州素不设备。"遂督士卒，深阔渠以绕城，遂开，旋以枯蒿杂草覆渠面，使虏不测其深浅。驾至澶，臣僚乞驻跸澶南，宣灵诛以灭之可也。唯高殿前琼力挽銮驾以进，扬其声曰："儒人之言多二三，愿陛下勿迟疑，不渡河无以安六军之心。"御驾方渡桥时，士卒不山呼，左右颇异之。琼曰："乞急张黄屋，使远迩认之。"既而果齐声呼"万岁"！士气欢振。是夕，车驾次北澶。匈奴毳帐前一里，星殒如巨石，其声鸣吼移刻殆尽。此最为澶渊之先吉也。皇弟雍王元份留守东京，暴中风眩，急诏王文贞旦代司留都事。

侯仁宝即赵韩王普之甥也，世为洛阳大族。知邕州，久在岭外，求归西洛而无其计，诈以取交趾矫其奏，乞诣阙面陈其策。太宗纳之。其舅韩王时已为卢多逊所谮，罢相出河阳。多逊当国，必知是役之艰，固欲致仁宝于败绩，以沮赵普。而太宗复不寤仁宝求归之矫，卢因奏曰："今果许仁宝自邕至阙，复还岭表率师往取，反覆路远，恐为交人先警，岂若就湖南兵数万，乘不备而袭之?"太宗深然之，诏团练使孙全兴将湖南兵三万，与仁宝南取交州。兵至白藤江，为贼尽灭。仁宝为交趾所擒，枭首于米芎县。宜然也。全兴奔北，斩于阙下。

蜀人严储者，与苏易简之父善。储之始举进士，而苏之子易简生。三日为饮局，有日者同席。储以年月询之，日者曰："君当俟苏公之子为状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后归朝累亦不捷。太平兴国五年，果于易简榜下登第。

仁庙初纂临，升衮冕，才十二岁，未能待旦，起日高时，明肃太后垂箔拥佑。一日，遣中人传旨中书，为官家年小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祇来这里，休语断会。首台丁晋公适在药告，惟冯相拯在中书，覆奏曰："乞候丁谓出厅商议。"殆丁参告，果传前语。晋公口奏曰："臣等止闻今上皇帝传宝受遗，若移大政于他处，则社稷之理不顺，难敢遵禀。"晋公由此忤明肃之旨，复回责同列曰："此一事，诸君即时自当中覆，何必须候某出厅，足见顾藉自厚也。"晋公更衣，冯谓鲁参曰："渠必独作周公，令吾辈为莽、卓，乃真宰存心也。"初，寇忠愍南贬日，丁尝秉笔，谓冯相曰："欲与窜崖，又再涉鲸波如何?"冯但唯唯，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适当冯相秉笔，谓鲁参曰："鹤相始欲贬寇于崖，尝有鲸波之叹。今暂出周公涉鲸波一巡。"竟窜崖州。

郑工部文宝为陕运时，贼迁欲侵灵武，朝廷患之，诏郑便宜经度西事。郑前后自环庆亲部刍粟，越瀚海七百里，入灵武者十二次，诸羌之语皆通晓。郑必知灵武不可守，故参校史传作《河西陇右图》进呈，极言乞弃灵武。朝廷方遣大将王超援之。又力谏太宗，太平之时慎无开边，疲弊生姓。太宗阅奏极怒，摭以他事，坐擅议盐禁及违营田、以积石废垒筑为清远军三过，贬郴州蓝山令。王超援兵方至环州，灵武果没，遂班师。而李顺梗蜀，陇贼赵包聚徒数千附之。郑知必趋栈以进，分兵夜袭，斩其魁，歼余党。尝又轻车使蜀，至渝、涪，闻广武卒谋乱，自云安飞小楫下峡数百里，一夕擒之，所举如神。然太宗终怒，蓝山任满，更移枝江、京山二县，牢落五六年方复。

郑仲贤善诗，可参二杜之间。予收之最多。《归田录》所采者非警绝，盖欧公未全见也。在江南，师徐骑省铉小篆，尝篆千文以示铉，其字学不出一中指之甲。骑省尝曰："篆难于小而易于大。郑子小篆，李阳冰不及，若大篆可兼尔。"又学琴于崔谕德遵度，崔谓杨大年曰："郑仲贤弹琴，恐古有之，若今则无。吾箧中畜琴朴一琴，号'水泉'者，乃江南故国清风阁所宝。本欲携葬泉下，托君赠之，为我于龙池题数字记于腹，此琴之声可盖余琴六七面。"仲贤没，其子於陵进于秘府《文集》二十卷、《谈苑》十卷、《江表志》二十卷。寿六十一。

杜祁公衍在中书，奏"武臣带军职若四厢都虞候等出领藩郡，不惟遣使额重，而又供给优厚。在祖宗时，盖边臣俸给不足用，故以此优之，俾集边事。今四鄙宁肃，带此职者皆近戚纨绮，欲乞并罢。"仁宗深然之，许为著令，条告中外。方三日，一近姻之要者恳围掖，上不得已，忽批一内降，某人特与防御使、四厢都虞候、知南京，余人不得援例。次日，祁公执奏："臣近奉圣词，玉音未收，昨日何忽又降此

批?”仁宗降玉色谕云：“卿止勉行此一批，盖事有无可奈何者。”祁公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肯。”竟罢之。

太祖收晋，水侵河东之年，晋危，使伪命殿直程再荣间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楼，叩于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弊国，危蹙不保，乞师以救。”白深于术数，谓荣曰：“晋必无患，南兵五月十七日当回，晋次日必大济。”再荣因问他后安危之数，白曰：“后十年晋破，破即埽地矣。非惟晋破，而契丹亦衰，然扶困却犯中原，饮马黄河而返。”又曰：“晋破二十年后，契丹微弱，灭绝几无遗种矣。子但记之。”是时，王师果不克晋。殆后十年，当太平兴国四年，方平晋垒。又，白尝谓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即太宗征渔阳旋兵。雍熙丙戌岁，会曹武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虏报役，王师失势于河间，虏乘胜抵黄河而退，皆如王白之言。白，冀州人，年七十，语气方直，虽事契丹，尝谏曰：“南朝天地山河与虏不同，虽暂得一小胜，不足永恃。彼若雪耻，稍兴兵复燕蓟，破榆关，而直趋泺河，恐穹庐毳幕不劳一践而尽。”契丹厌其语，欲诛之，盖赖其学术，年八十卒。

祖宗潜耀日，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有乏则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剧饮烂醉。生善歌《步虚》为戏，能引其喉于杳冥间作清微之声，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祖宗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语，岂足凭耶?”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下诏草泽遍访之。或见于辗辕道中，或嵩、洛间。后十六载，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巳祓禊，驾幸西沼，生醉坐于岸木阴下，笑揖太祖曰：“别来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恐其遁，急回跸与见之，一如平时，抵掌浩饮。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克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苑吏或见宿于木末鸟巢中，止数日不见。帝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丑角反）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如京使柳开与处士潘阆为莫逆之交，而尚气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维扬，潘先世卜居于彼，迎谒江涘，因偕往传舍，止于厅事。见中堂局鐍甚秘，怒而问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无人居，已十稔矣。”柳曰：“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慑夷夏，何畏哉!”即启户埽除，处中而坐。阆潜思曰：“岂有人不畏鬼神乎?”乃托事告归，请公独宿。阆出门，密谓驿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轻言自炫，今作戏怖渠，无致讶也。”阆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犊鼻，吐兽牙，被发执巨棰，由外垣而入，据厅脊俯视堂庑。是夕，月色倍霁，洞鉴毛发，柳曳剑循阶而行。阆忽变声呵之，柳悚然举目。再呵之，似觉惶惧，遽云：“某假道赴任，暂憩此馆，非意干忤，幸赐恕之。”阆遂疏柳生平幽隐不法之事，厉声曰：“阴府以汝积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摄，便须急行。”柳忙然设拜，曰：“事诚有之，其如官序未达，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诚有厚报。”言讫再拜，继之以泣。阆徐曰：“汝识吾否?”柳曰：“尘土下士，不识圣者。”阆曰：“只我便是潘阆也。”柳乃速呼阆下。阆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潜遁。柳以惭恧，诘朝解舟。

国初文章，惟陶尚书榖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罢，复不进用。榖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驾幸见之，愈不悦，卒不大用。

明肃太后欲谒太庙，诏礼官草仪。时学臣皆以《周官》后服进议，佞者密请曰：“陛下垂帘听大政，号两宫，尊称、山呼及舆御皆王者制度，入太室岂当以后服见祖宗邪?”遂下诏服衮冕。谏疏交上，复宰臣执议，俱不之听。不得已将诞告，赖薛简肃公以关右人语气明直，不文其谈，帘外口奏曰：“陛下大谒之日，还作汉儿拜邪，女儿拜邪?”明肃无答。是夕报罢。

范文正公仲淹为右司谏，章献刘太后听政，忽遣一巨珰谕之曰：“今后凡有大号令，不须强上拗。三五年为一宰相，不难致。”公觉其言甘，必有所谓。果诞告冬至日，大会前殿，仁宗率群臣为寿。有司将具，公上疏曰：“臣闻王者尊称，仪法配天，故所以齿辂马、践厩刍尚皆有谏，况屈万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礼乎?此乃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陛下果欲为大宫履长之贺，于闱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庆之容御轩□陛，使百官瞻奉，于礼不顺。”事遂已。又独衔乞皇太后还政，疏曰：“陛下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

养。"

姚嗣宗，关中诗豪，忽绳检，坦然自任。杜祁公帅长安，多裁品人物，谓尹师鲁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减死一等黜流海岛亦不屈。"姚闻之大喜，曰："所谓善评我者也。"时天下久撤边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羁笼关豪之际，嗣宗也因写二诗于驿壁，有"踏碎贺兰石，埽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麟"。又一绝："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春昼眠"之句。韩忠献公奇之，奏补职官。既而一庸生张（忘其名），亦堂堂人，猬髯黑面，顶青巾绷裘，持一诗代刺，摇袖以谒杜公，曰："昨夜云中羽檄来，按兵谁解埽氛埃？长安有客面如铁，为报君王早筑台。"祁公亦异之，奏补乾祐一尉，而胸中无一物，未几，以赃去任。

冯延巳镇临川，闻朝议已有除替。一夕，梦通舌生毛。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间，不可替也，相君其未替乎?"旬日之间，果已寝命。

江南冯谧尝于待漏堂谓诸阁老曰："玄宗赐贺监鉴湖三百里，信为盛事。他日赐归，止得后湖足矣。"徐铉答曰："主上贤贤下士，常若不及，岂惜一后湖？所乏者，知章耳。"谧大有惭色。

康定中，西贼寇边，王师失律于好水川，没巨将旌旗者四五。朝廷方扰，时当国一相以老得谢，拂衣晏坐而归。两府就宅为贺，因而陈觞。退相饮酣，自矜于席曰："某一山民耳，遭时得君，今还衮绋，告老于家。当天下平定无一事之辰，自谓太平幸民。"石参政中立应声曰："只有陕西一大窃盗未获。"坐客吞声，簪珥几堕。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为校理，忤章献太后旨，贬倅河中。僚友饯于都门，曰："此行极光。"后为司谏，因郭后废，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胜，贬睦州。僚友又饯于亭，曰："此行愈光。"后为天章阁、知开封府，撰《百官图》进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尽自抡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罢。"仁宗怒，落职贬饶州。时亲宾故人又饯于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谓送者曰："仲淹前后三光矣，此后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笑而散。惟王子野质力疾独留数夕，抵掌极论天下利病，留连惜别。范尝谓人曰："子野居常病羸不胜衣，及其论忠义，则龙骧虎贲之气生焉。"明日，子野归，客有迎大臣之旨惴之者："君与范仲淹国门会别，一笑语、一樽俎，采之皆得其实，将有党锢之事，君乃第一人也。"子野对曰："果得觇者录某与范公数夕邮亭之论，条进于上，未必不为苍生之幸，岂独质之幸哉?"士论壮之。文正公虽极端方，而笑谑有味。师鲁时谪筠州监榷，郡守赵可度者，迎时之好恶，酷加凌忽。公为郡帅，特奏曰："尹洙多病，可惜死于僻郡，乞令就任所医理。"可其奏。遂客于邓。举不如意，凡樽俎语言皆无悰，侑人不敢侍之。或怒至以双指扭其脸，侑者泣诉于公，公曰："尔辈岂知，此是龙图硬性。"客笑，而师鲁不笑。

祖宗居潜日，与赵韩王游长安市。时陈抟乘一卫遇之，下驴大笑，巾簪几坠。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从市饮乎?"祖宗曰："与赵学究三人并游，可当同之。"陈睥睨韩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得预此席。"既入酒舍，韩王足疲，偶坐席左，陈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辄据上次，不可!"斥之使居席右。

柳仲涂开以殿中侍御史改崇仪使、知宁边军。宁边，定州博野县是也，扼虏境之要。柳才至，间者惑边州郡，驰告契丹将犯境。独柳驰书陈五事与军帅郭宣徽守文，逆料蕃情必无犯边之事，敢以族保。后果无动。有真定人白万德者，边豪也，蕃族七百余帐，万德以威爱辖之。慕仲涂才名，愿欲亲之。凡出入界上，设帐剧饮，间以诗书讲摩，信重仰服。一夕，与之饮于边帐，谓万德曰："中原乃君父母之邦，弃以臣胡虏，奈礼义何？观君气貌雄特，南朝大侯伯不过此尔。中原失幽、蓟六十年，将兴师取之。君能顺动先自南归，则裂茅土，封公侯，不绝其世，炳焉书其功于方册，岂不韪欤?"万德大喜，将定日率豪杰请约于境，各以所授告命交而为质。议方合，会急召知全州，万德与仲涂别曰："君不集其事者，天乎!"

《韩忠献公神道碑》，皇帝御制也，中云："薨前一夕，有大星殒于园中，枥马皆鸣。"又云："公奉诏立皇子为皇太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谓定策元勋之臣。"后铭其碑曰："公行不归，申文是悼。尚想公仪，泪落苑草。"后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额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大哉！天子之文章也，广大明白，日星之照江海，不过此辞也。

唐昭宗以钱武肃镠平董昌于越，拜镠为镇海镇东节度使、中书令，赐铁券恕九死、子孙二死。罗隐撰谢表，略曰："镌金作誓，指日成文。盖陛下悯臣处极多虞，忧臣防奸未至，所以广开圣泽，永保私门，屈以常刑，宥其必死。虽君亲属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尽心，亦岂敢伤慈伤爱？谨当日慎一日，戒子戒孙，不可以此而累恩，不可因兹而贾祸。"（止）殆庄宗入洛，又遣使贡奉，恳承旨改回请玉册、金券。有司定仪，非天子不得用，后竟赐之。镠即以节钺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名其居曰殿，官属悉称

臣。又于衣锦军大建玉册、金券、诏书三楼，复遣使册东夷诸国，封拜其君长。几极其势，与向之谢表所陈“处极、防微、累恩、贾祸”之诫，殊相戾矣。禅月，贯休尝以诗投之，曰：“贵极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踏山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镠爱其诗，遣客吏谕之曰：“教和尚改十四为四十州，方与见。”休性褊介，谓吏曰：“州亦难添，诗亦不改，然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邪?”遂飘然入蜀，以诗投孟知祥。有“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之句。知祥厚遇之。镠后果为安重诲奏削王爵，以太师致仕。重诲死，明宗乃复镠旧爵位。

丁晋公在中书日，因私第会宾客，忽顾众而言曰：“某尝闻江南李国主钟爱一女，早有封邑，聪慧姿质，特无与比。年及釐降，国主谓执政曰：‘吾止一女，才色颇异，今将选尚，卿等为择佳婿，须得少年奇表，负殊才而有门地者。’执政遍询搢绅，须外府将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诣执政言曰：‘尝闻洪州刘生者，为本郡参谋，岁甲未冠，仪形秀美，大门曾列二卿，兼富辞艺，可以塞选。’执政遽以上言。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说，国主大喜，于是成礼。授少列，拜驸马都尉，鸣珂锵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异宝，苶奕崇盛，雄视当时。未周岁而公主告卒。国主伤悼悲泣曰：‘吾不欲再睹刘生之面。’敕执政削其官籍，一簪不与，却送还洪州。生恍若梦觉，触类如旧。”丁语罢，因笑曰：“某他日亦不失作刘参谋也。”席上闻之，莫不失色。后半载，果有朱崖之行，资货田宅在京者，悉皆籍没，孑然南行，匹马数仆，宛如未第之日。谅先兆不觉出于口吻。李公防时在丁坐，亲聆其说。

处士魏野，貌寝性敏，志节高尚。凤阁舍人孙仅与野敦缟素之旧，尹京兆日，寄野诗说府中之事。野和之，其末有“见说添苏亚苏小，随轩应是佩珊珊”之句。添苏，长安名姬也，孙颇爱之。一日，孙召添苏，谓曰：“魏处士诗中以尔方苏小，如何?”添苏曰：“处士诗名蔼于天下，著鄙薄在其间，是苏小之不如矣，又何方之乎?”孙大喜，以野所和诗赠之。添苏喜如获宝。一夕之内，长安为之传诵。添苏以未见野，深怀企慕，乃求善笔札者，大署其诗于堂壁，炫鬻于人。未几，野因事抵长安，孙忻闻其来，邀置府宅，他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密召过添苏家，不言姓氏。添苏见野风貌鲁质，固不前席。野忽举头见壁所题，添苏曰：“魏处士见誉之作。”野殊不答，乃索笔于其侧别纪一绝。添苏始知是野，大加礼遇。诗曰：“谁人把我狂诗句，写向添苏绣户中。闲暇若将红袖拂，还应胜得碧纱笼。”

李相简穆公沆尝被同年马亮责之曰：“外议以兄为无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无长才，但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此补国尔。今国家防制纤悉，密若凝脂。苟或徇所陈，一一行之，则所伤实多。陆象先曰‘庸人挠正’，正所谓也。憸人苟一时之进，岂念于民邪?”公薨，沐浴右胁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敛，不闻腐气，信履践之明效也。

王平甫安国奉诏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其书多剥脱，而二诗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笔书乃花蕊手写，而其辞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建之辞，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为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即归，口诵数篇与荆公，荆公明日在中书语及之，而禹玉相公、当世参政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时。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录于此。其词曰：

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新日月闲。
三十六宫连内苑，太平天子住昆山。
会真广殿约宫墙，楼阁相扶倚太阳。
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
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
长似江南好春景，画船来往碧波中。
东内斜将紫禁通，龙池凤苑夹城中。
晓钟声断严妆罢，院院纱窗海日红。
殿名新立号重光，岛上亭台尽改张。
但是一人行幸处，黄金阁子锁牙床。
安排诸院接行廊，水槛周回十里强。
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
夹城门与内门通，朝罢巡游到苑中。
每日日高祇候处，满堤红艳立春风。
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宴无非列近臣。
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
立春日进内园花，红蕊轻轻嫩浅霞。
跪到玉阶犹带露，一时宣赐与宫娃。
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
亦从狮子门前入，旋见亭台绕岸傍。
离宫别院绕宫城，金板轻敲合凤笙。
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
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
尽将觱篥来抄谱，先按君王玉笛声。
旋移红树斸青苔，宣赐龙池再凿开。
展得绿波宽似海，水心宫殿胜蓬莱。
太虚高阁凌波殿，背倚城墙面枕池。
诸院各分娘子位，羊车到处不教知。
修仪承宠住龙池，埽地焚香日午时。
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宫词。
才人出入每参随，笔砚将行绕曲池。
能向彩笺书大字，忽防御制写新诗。
六宫官职总新除，宫女安排入画图。

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频见错相呼。
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
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
梨园弟子簇池头，小乐携来侯燕游。
旋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殿前排宴赏花开，宫女侵晨探几回。
斜望苑门遥举袖，传声宣唤近臣来。
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
先向画楼排御幄，管弦声动立浮油。
供奉头筹不敢争，上棚专唤近臣名。
内人酌酒才宣赐，马上齐呼万岁声。
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
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鞚把鞍桥。
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翔鸾阁外夕阳天，树影花香杳接连。
望见内家来往处，水门斜过罨楼船。
内人追逐采莲时，惊起沙鸥两岸飞。
兰桨棹来齐拍水，并船相斗湿罗衣。
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飞到浦中。
旋折荷花半歌舞，夕阳斜照满衣红。
少年相逐采莲回，罗帽罗衫巧制裁。
每到岸头齐怕水，竟提纤手出船来。
早春杨柳引长条，倚岸缘堤一面高。
称与画船牵锦缆，暖风搓出彩丝条。
婕妤生长帝王家，常近龙颜逐翠华。
杨柳岸长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
月头支给买花钱，满殿宫人近数千。
遇着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御床前。
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坊。
内人对御分明看，先睹红罗十担床。

太平兴国五年，秘书丞安德裕知广济军。是岁亢旱，因祷于仿山神祠。方注香，神自帏中冉冉而出，古服峨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诚所感，殊不为惧，遂诉愆亢之灾。答曰："某堆阜之神也，窃乡人之荐，愧无酬答，恨力小地卑，不能兴致云雨。虽云龙司厥职，动息由天。某当为公至主者之所，密候雨信，必先期奉报。"言讫而隐。安是夕梦神白："雨候甚迩，只在来早。"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谢之。

玉壶清话

[宋]文　莹撰　王继训　韩文红整理

《玉壶清话》(一名《玉壶野史》)十卷，北宋僧人文莹撰，成书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主要记载五代时期南方各割据政权的兴衰和宋初统一过程中的轶闻杂事，其资料来自“国初至熙宁间文集数千卷，其间神道、墓志、行状、实录、奏议之类，辑其事成一家”，与《湘山野录》相辅而行。现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整理，参校了《守山阁丛书》本和今人整理本等。佚文五条，转自中华书局整理本。

序

玉壶，隐居之潭也（“潭”一作“笔”）。文莹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国初至熙宁间，得文集二百余家，仅数千卷（“仅”一作“近”）。其间神道碑、墓志、行状、实录及奏议、碑表、野编小说之类，倾十纪之文字，聚众学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礼乐宪章之范（“宪”一作“文”），鸿勋盛美（“鸿”一作“洪”），列圣大业，关累世之隆替，截四海之见闻（“见闻”一作“闻见”）。惜其散在众帙，世不能尽见，因取其未闻而有劝者，聚为一家之书。及纂《江南逸事》（“逸”一作“遗”），并为李先主昇特立传，厘为十卷（“厘”一作“离”）。且夫黄帝之时，世淳事简，尚有风后、力牧为史官，藏其书群玉山中。古之所以有史者（“古之所以”一作“知所以”），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一“知”字下有“其”字），亦古今之大劝也。书成于元丰戊午岁八月十日，余杭沙门文莹湘山草堂序。（补校：“截四海之闻见”，“截”吴本作“载”。）

卷　一

真宗尝曲宴群臣于太清楼，君臣欢浃，谈笑无间（一云“君臣欢笑无间”），忽问廛沽尤佳者何处（一无“尤”字），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上亦颇爱，问其价，中贵人以实对。上遽问近臣曰：“唐酒价几何?”无能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一有“钱”字）上曰：“安知?”丁曰：“臣尝读杜甫诗曰：‘蚤来就饮一㪷酒（一云“蚤来相就饮一㪷”），恰有三百青铜钱。’是知一升三十钱。”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时之史。”

苏翰林易简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一作“徐逊”），遂以水试于玉堂。一小珰传宣于公，见之，不识其名，因密奏。既晓，太宗召对，问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奏曰：“然。”亟取进之于便坐，上亲试之以水，或增损一丝许，器则随欹（“以水”一作“其水”），合其中，则凝然不摇。上叹曰：“真圣人切诫之器也。”公奏曰：“愿陛下执大宝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一无“皆”字），则王者之业可与天地同矣。”（一云可以与天地同久）上徐笑谓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节（一云若平时饮酒，得此器节之），安有沉湎之过耶?”盖公尝嗜饮过中，故托此以规之（一无“以”字）。易简泣谢惭佩（“惭”一作“感”）。上亲撰《欹器铭》及草书《诫酒诗》以赐焉。

枢密直学士刘综出镇并门，两制、馆阁皆以诗宠其行，因进呈。真宗深究诗雅，时方竞务西昆体，磔裂雕篆（“篆”一作“镂”），亲以御笔选其平淡者，止得八联。晁迥云：“夙驾都门晓，微凉苑树秋。”杨亿止选断句：“关榆渐落边鸿过（“过”一作“度”），谁劝刘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帐行尘起夕阳。”李维云：“秋声和暮角，膏雨逐行轩。”孙仅云：“汾水冷光摇画戟，蒙山秋色锁层楼。”钱惟演云：“置酒军中乐，闻笳塞上情。”都尉王贻永云：“河朔雪深思爱日，并门春暖咏甘棠。”刘筠云：“极目关山高倚汉，顺风雕鹗远凌秋。”上谓综曰：“并门

在唐世皆将相出镇，凡抵治遣从事者，以题咏述怀宠行之句，多写于佛宫道院（“院”一作“宇”），纂集成编，目《太原事绩》（“目”一作“日”），后不闻其作也。”综后写御选句图立于晋祠。综，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远军使董遵诲以从学，遵诲遣综贡马于朝（一本“董遵诲”句下云：“遵诲以从事遣综贡马于朝。”），还日，太祖解真珠盘龙带，遣综赍赐遵诲。综时年十六岁，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贡修人臣之常节，陛下解宝勒赐之，臣窃恐勋臣别立殊绩，陛下当何以为赐?”敷奏清雅，辞容秀彻。太祖爱之，谓左右曰：“儿非常材。”从容谓之曰：“吾委遵诲以方面，不得以此为较。”后雍熙二年，擢第于梁颢榜中。同年钱若水深器之，推挽于朝。

兴国中，太宗建秘阁，选三馆书以置焉，命参政李至岿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铉三学士叩新阁求书以观，至性畏慎，拒曰：“扃钥诚某所掌，签函巾幂，严秘难启，奈诸君非所职，窃窥不便。”三人者笑谓至曰：“请无虑，主上文明，吾辈苟以观书得罪，不犹愈他咎乎?”因强拉秘钥启窥。至密遣阁使闻奏。上知之，亟走就阁赐饮，仍令尽出图籍古画，赐昉等纵观。昉上言：“请升秘阁于三馆之次。”从之。仍以飞白阁额赐之，及赐草书《千字文》。至请勒石，上曰：“《千字文》本无稽，梁武帝得钟繇破碑，爱其书，命周兴嗣次韵而成之，文理无足取。夫孝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为卿写《孝经》本刻于阁壶（一无“壶”字），以敦化也。”

熙宁元年，状元吕公溱为京尹，上殿进札子，时府推官郎中周约随趋于后。今上忽问吕曰：“卿体中无恙否?”吕对曰：“臣无事。”斯须又问：“卿果觉安否?”吕又对曰：“臣不敢强。”时吕公神彩气焰，略无少亏。将退，又问周曰：“卿见吕溱如何?”周对曰：“以臣观溱，似亦无事。”（“亦”一作“是”）吕出殿门，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镜自照，问周曰：“足下果见溱如何?”周曰：“龙图无自疑，容彩安静。”果数日感疾，遁逦不起。此较然知圣人之观物殊有夙见（一本云“殊异凡见”），况他事可昧天鉴哉？周中立责授巴陵，亲语其尉朱元明。元明，佳士也，敢妄说乎？

景德三年，有巨星见于天氐之西，光芒如金圆，无有识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录·荆州占》，其星名周伯，语曰：‘其色金黄，其光煌煌，所见之国，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时而出。”时方朝野多欢，六合平定，銮舆澶渊凯旋，方域富足（“方”，一作“万”），赋敛无横，宜此星之见也。克明本进士，献文于朝，召试中书，赐及第。

太宗将亲攻范阳，李南阳至参大政，以二策抗疏为奏：“愿陛下选将帅中威武有谋、敦庞多福、克荷功名者，授宸算，付锐兵，俾往征之。大驾不出京毂，恭守宗祧，慰抚黔庶，示敌人以闲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暂驻清跸，扬天威以壮军声，策之中也；若其边霜朔雨，朝尘夕埃，翻龙凤于旗常，拥貔貅于銮辂，劳侵黼扆，士失耕农，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继以目疾求退，士论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于席，观其所取。武惠左手捉干戈（“捉”一作“提”），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余无所视。后果为枢密、使相，卒赠济阳王，配享帝食。公虽兼将相之领，不以爵禄自大。造门者，皆降庑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禀白者，虽剧暑，不冠不与见。伐江南、西蜀二国，诸将皆稇载而归，惟公但图史衾簟而已。为藩帅，中途遇朝绅，必引车为避。过市，戢其传呼，戒导吏去马不得越十轮，恐壅遏市井。性仁恕，清慎无挠，强记，善谈论。清白如寒儒，宅帑无十日之畜，至坐武帐，止衣弋绨纻袍、素胡床而已。征幽州，偶失律于涿鹿，素服待罪。赵参政昌言请案诛。朝廷察之，止责右骁卫上将军，未几遂起。赵参政自延安还，因事被劾于尚书省，久不许见。时公已复密使（一云“时公已枢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许朝谒。士论叹伏。子璨，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案《宋史》，彬子七人：璨、玮、玹、玘、珣、琮。璨以天禧三年授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卒。他本作“琮”者，非。或又误作“瑛”）。

太宗将蒐渔阳，李文正昉抗疏力谏曰：“臣闻古哲王之制，国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德不能加乎？盖不欲以四夷劳中国。陛下岂不闻秦戍五岭，汉事三边，道殣相枕，户籍消减，一人失道，亿兆惟毒！然而开远夷，通绝域，必因魁杰之主，济以好事之臣。所以张骞凿空，班超投笔、或以重宝结之，或以强兵慑之，投躯于万死之地，快志于一朝之愤。炀帝规模广远，欲吞秦、汉，自劳万乘，亲出玉关，关右流沙骚然，民不聊生。观陛下（一云“不愿陛下”）又欲事炀帝、秦、汉之事”云云。公居常奏论皆雍容和婉，未尝有逆鳞之节，此疏之上，士论骇伏。后果伐燕无成，太宗方忆前疏忠鲠，始赐手诏，厚谕其家（“谕”一作“谢”）。

太祖初有事于太社，时国中坠典（“中”一作“初”）多或未修，太社祝文亦亡旧式，诏词臣各撰一文，誊录糊名以进。上览之，谓左右曰：“皆轻重失中。”独御笔亲点一文曰：“惟此庶乎得体。”开视之，乃窦仪撰者。文曰：“惟某年太岁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谨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礼，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刚鬣，明粢香萁，嘉荐醴齐，备兹禋瘗，用伸报本。敢以后土句龙氏配神。作主惟

神，品物赖之载生，庶类资以含洪。方直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忘报乎？尚飨。"遂诏仪定其仪注。公以《开元礼》参酌于三代之典，继以进熟之际作《雍和乐》。太社之馔自正门入，配坐之馔自左闼入。皇帝诣罍洗之仪，并如圆丘。（事具本文）诣太社樽所，执樽者举幂，赞酌醴齐，太常卿引皇帝于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进于神坐之右，西向，跪读祝文。

黄夷简闲雅有诗名，在钱忠懿王俶幕中陪尊俎二十年。开宝初，太祖赐俶开吴镇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简谢于朝。将归，上谓夷简曰："归语元帅，朕已于薰风门外建离宫，规模华壮，不减江浙，兼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与元帅，先朝者即赐之。今煜崛强不朝，吾将讨之，元帅助我乎？无为他谋所惑，果然（一作"果尔"），则将以精兵坚甲奉赐。向克常州，元帅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暂来相见否？无他，但一慰延想尔，固不久留。朕执圭币三见于天矣，岂敢自诬？即当遣还也。"夷简受天语，俯首而归，私自筹曰："兹事大难，王或果以去就之计见决于我，胡以为对？"殆归，见俶，因不匿，尽以天训授之，遂称疾于安溪别墅（"墅"一作"业"），保身潜遁。夷简《山居》诗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几焙茗旗香"之句（"山"一作"风"）。雅喜治释。咸平中，归朝为光禄少卿，后以寿终焉。

苗训仕周为殿前散员，学星术于王处讷。从太祖北征，处讷谕训曰：（一云"预谓训曰"）"庚申岁初，太阳躔亢宿，亢怪性刚（一无"怪"字），其兽乃龙，恐与太阳并驾，若果然，则圣人利见之期也。"至庚申岁旦，太阳之上复有一日，众皆谓目眩，以油盆俯窥，果有两日相磨荡，即太祖陈桥起圣之时也。处讷幼梦持镜照天，列宿满中，割腹纳之，遂通晓星纬之学。太祖即位，枢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岁撰《金鸡历》以献。上嘉纳之，即改名曰《应天历》，御制历序。处讷谓所知曰："此历更二十年方见其差，必有知之者，吾不得预焉。"至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吴昭素直司天监，果上言《应天历》大差，太宗诏修之。

钱昱，忠献王宏佐长子也（案：《宋史》作"佐表"，《忠观碑》作"仁佐"）。读书强记。在故国，与赞宁僧录迭举竹数束，得一事抽一条，昱得百余条，宁倍之，昱著《竹谱》三卷，宁著《笋谱》十卷。昱轻便美秀，太祖受禅，伯父俶遣持贡入阙，赐后苑宴射。时江南使者已先中的，令昱解之，应弦而中，赐玉带旌赏之。归朝，愿以刺史求试，乞换台阁，送学士院试制诰三篇，格在优等，改秘书监。尤善翰牍，太宗取阅，深爱之，谓左右曰："诸钱笔札多学浙僧亚栖书，体格浮软，其失仍俗，独此儿不类。"以御书金花扇及行草写《急就章》赐之。后南郊，当增秩，上曰："丞郎德应星象，昱，王孙也，检操无守，不宜膺之。"授郢团，盖慎惜名器也。

太祖征太原还，至真定，幸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苏"一作"蓟"）迎銮驾，霜简星冠，年九十许，气貌翘竦。上因延问甚久，自言："顷与亳州道士丁少微、华山陈抟结游于关洛，尝遇孙君房（"遇"一作"访"）麞皮处士。"上问曰："得何术？"对曰："臣得长啸引和之法。"（"和"一作"导"）遂令长啸，其声清入杳冥，移时不绝。上嘿久，低迷假寝。殆食顷，方欠伸，其声略不中断。上大奇之，因问引导之法，养生之要（"引导之法"四字，吴校增入）。隐对曰："王者养生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黄帝、唐尧（"黄帝"二字，吴校增入）所以享国永图，得此道也。"遂赐颐素先生。

戚同文，宋都之真儒，虽古之纯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远千里而至，教诲无倦，登科者题名于舍，凡孙何而下，七榜五十六人。不善沽矫（吴校云"'不善治家'似误，'不善'或是'不喜'"），乡里之饥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赈之。好为诗，有《孟诸集》。杨侍读徽之守南都，召至郡斋，礼遇益厚，唱和不绝。杨谓君曰："陶隐居昔号坚白先生，以足下纯白可伴，仆辄不揆，已表于朝，奏乞坚素之号，未知报否？"后果从请。及设旧学百余楹，过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废，奏乞赐额为本府书院。命奉礼郎（一无"郎"字）戚舜宾主之，即纶子也。

李南阳至尝作《亢宫赋》，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胜衣，庚寅岁冬夕，忽梦游一道宫，金碧明焕，一巨殿，一宝床，岿然于中。一金龙蟠踞于床之上，碧髯金鬣，光射天地。旁有绿衣道士，转眄若岩电，谓余曰：'此亢宿之宫也。大象无停轮，宜速拜之，汝将事此龙，积疾亦消。'予将拜，龙辄先拜至。"至道初（一云"龙辄先拜云。至道初"），太宗立真宗为皇太子，命公与李沆相并为宾客（一无"相"字），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轻待，吾选正人辅导于汝，宗基国本，吾无虑矣。"真宗恭禀皇训，见必先拜，符亢宫之兆也。

李集贤建中，冲退喜道（"冲"一作"恬"），处搢绅有逍遥之风，善翰札，行笔尤工，至于草隶分篆，俱绝其妙，人得之则宝焉。为诗清淡闲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楼》诗："小艇闲撑处，湖天景物微。春波无限绿，白鸟自由飞。落日孤汀远，轻烟古寺稀。时携一壶酒，恋到晚凉归。"《西湖》诗有"涨烟春气重，贮月夜痕深"之句，皆类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居。园池亭榭，萧洒自如，每喜诵《楞严经》中四句云："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闻

复翳根除，尘消觉圆净。”凡起居皆咏之。后被诏与张君房集贤校勘《道藏》，时号称职。

真宗为寿春郡王、开府，太宗诏宰臣：“为朕选端方纯明、有德学、无过阙臣僚二人为王友。”佥择累日（“佥”一作“检”），惟得崔遵度、张士逊尔。遵度与物无竞，口未尝言是非，清洁完如（一作“完好”），不喜名势，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匿身楹槛之外，以避顾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笺》十篇。鸣琴于室，妻子殆不得见，通夕只闻琴声。张士逊邓公，生均州郧乡深山间，始冠已有纯德，称于乡里。京西（一作“西京”）旧有淫祀曰大戒，其设颇雄，立二十四司、三十六门。公幼往观之，其巫传神语曰：“张秀才请于中书门下坐。”后果以师儒之重相仁庙，出处皆太平，寿八十六。

长安一巨冢坏，得古铜鼎，状方而四足，古文一十六字，人莫之晓。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鸟迹文也。其词曰：‘天王迁洛，岐、酆锡公。秦之幽宫，鼎藏于中。’”命杜镐考其事，曰：“武王克殷，都于酆、镐，以雍州为王畿。及平王东迁洛邑，以岐、酆之地赐秦襄公。篆曰‘岐、酆锡公’，必秦襄之墓也。”后耕人果得折丰碑，刻云“秦襄公墓”。中正有字学，篆、隶、行、草尽精，与徐铉校定《说文》，又同吴杨文举撰《雍熙广韵》（吴本云“吴铉、杨文举”云云），遂值史馆（一无“史”字），篆太宗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谥宝，遂赐金紫。益州华阳人也。

太祖问赵韩王：“儒臣中有武勇兼济者何人？”赵以辛仲甫为对，曰：“仲甫才勇有文，顷从事于郭崇，教其射法，后崇反师之。赡辨宏博，纵横可用。”遂召见。时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试，便令武库以乌漆新劲弓令射。仲甫轻挽即圆，破的而中。又取坚铠令擐之，若被单衣。太祖大称爱。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尧、舜之上，臣虽遇昌时，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节，用卿非晚。”后敭历险易，雍熙三年参大政。公尝为起居舍人，使契丹，虏主曰：“中朝党进者，真骁将也。如进辈有几？”虏所以固矜者，谓进本虏族，中国无之。公亟对：“若进辈鹰犬驽材尔，行伍中若进者不可胜数。”虏主少沮，意欲执之，辛曰：“两国以诚讲好，今渝约见留，臣有死而已。尝笑李陵辈苟生甘耻于羊酪之域，无足取也。”契丹因厚修遣礼送之，度其志必不可夺也。

卷　二

开宝塔成，欲撰记，太宗谓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国来，表述本国有金刚坐，乃释迦成道时所踞之坐，求立碑坐侧。朕令苏易简撰文赐之，中有鄙佛为夷人之语，朕甚不喜，词臣中独不见朱昂有讥佛之迹。”因诏公撰之。文既成，敦崇严重，太宗深加叹奖。公举进士之时（一云“公博学，少之时”），赵韩王深所器重，谓人曰：“朱有君子之风，寿德远到。”时宗人朱遵度有学名，谓之“朱万卷”，目公为“小万卷”。敭历清贵三十年（一作“五十年”），晚以工部侍郎恳求归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谢于殿门外，复诏赐坐。时方剧暑，恩旨宠留，诏秋凉进程。时吴淑赠行诗，有“浴殿夜凉初阁笔，渚宫秋晚得悬车”之句，尤为中的。锡宴玉津园，中人传诏，令各赋诗为送。若李承旨维有“清朝纳禄犹强健（“纳”一作“辞”），白首还家正太平”，及陈文惠公尧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骑过荆门”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绝一时，朝论荣之。弟协亦同时隐，皆享眉寿，家林相接，谓之渚宫二疏。荆帅陈康肃尧咨表其居为东、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门人请谥正裕先生。

王宫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旧相先朝令德，固优待之。故事，一品班在台省之后，特制分台省班于东西，遂为著式。公父祚，并州郡小吏，后以防御使致仕于家，眉寿康福。每搢绅拜于其家，置樽为寿，公必朝服侍立，客辄不安，引避于席。祚曰：“学生仆之豘犬尔，岂烦谦避耶？”溥后纂集苏冕、崔铉二《会要》，撰成一百卷，目曰《唐会要》。教其子贻孙，尤负奥学。上尝问赵韩王曰：“男尊女卑，男何以跪而女不跪？”（一云“何以男跪而女不跪”）历问学臣，无有知者。惟贻孙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韩王曰：“何以为质？”贻孙曰：“古诗云‘长跪问故夫’。”遂得振学誉。

冯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体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无检（“俊”一作“薄”），为少卿。善琵琶，妙出乐府（“妙”下一有“音”字），世无及者。父酷戒之，略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处贱伶之列，众执器立于庭，奏数曲罢，例以缠头缣镊随众伶给之。吉置缣镊于左肩，抱琵琶按膝长跪，厉声呼谢而退，家人大笑于箔，回首谓父曰：“能为吉进此技于天子否？”凡宾僚饮聚，长为不速，酒酣即弹，弹罢起舞，舞罢作诗，昂然而去，自谓曰“冯三绝”。及撰昭宪太后谥议，举朝叹服。乾德四年郊，礼容乐节，刊正渐备，有司奏其阙典，但少宗庙殿庭宫悬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罴十二。“按《乐礼》，朝会登歌用《五瑞》，郊庙奠献用《四瑞》，回至楼前（一云“回仗至楼前”）奏《采茨之曲》，御楼奏《隆安之曲》，各用乐章。又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请用《元德升闻》、《天下大定》之舞。”率从其请。（案：“加鼓吹熊罴十二”句下似有脱误）

江南边镐初生，其父忽梦谢灵运持刺来谒，自称前永嘉守，修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轻若烟雾，曰："欲托君为父子。顷寄浙西飞来峰翻译《金刚经》，然其经流分中有未合佛旨处，愿寄君家刊正。无他祝，慎勿以荤膻啖我，及七岁放我出家为真僧，以毕前经。"梦讫，镐生。眉貌高古，类梦中者，父爱之。小字康乐。成童，聪敏，攻文字尽若夙诵（"诵"一作"构"）。坚求出家，其亲不肯，以荤迫之，初不能食，后亦稍稍。及冠，翘秀娈姻者众，双亲强而娶焉。后嗣主爱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断，惟好释氏。初从军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务全活，建人德之，号为"边罗汉"。及克湘潭，镐为统军，诸将欲纵掠，独镐不允，军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谓之"边菩萨"。及帅于潭，政出多门，绝无威断，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谓之"边和尚"。

太祖初郊，凡郊典大仪，修讲或未全备，至于勘契之式，次郊方举。大礼毕，銮辂还至阙门，则行勘箭之仪，内中过殿门，则行勘契之仪。勘箭者，其箭以金铜为镞，长三寸，形若凿枘。其笴香檀木为之，长三尺，金镂饰其端，以绛罗泥金囊韬之，金吾仗掌焉。其镞以紫罗泥金囊贮之，驾前司掌焉。每大驾还，阖中扇（"扇"一作"扉"，下同）。驻跸少俟，有司声云："南来者何人?"（一无"南"字）驾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礼毕，礼仪使跪奏曰："请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笴，驾前司取其镞，两勘之罢，即奏曰："勘箭讫。"有司又声曰："是不是?"赞喝者齐声曰："是。"如是者三，方开扇分班起居迎驾。大辂方进，勘契者以香檀刻鱼形，金饰鳞鬣，别以香檀板为鱼形（"为"一作"刻"），坎而为范。其鱼则驾前司掌焉，其范则宫殿门司掌焉。銮舆过宫殿门（"舆"一作"辂"），以鱼合范，然后开扇迎驾。其赞唱喝迎拜（一无"喝"字），一如勘箭之式。

真宗喜谈经，一日，命冯元谈《易》，非经筵之常讲也。谓元曰："朕不欲烦近侍久立，欲于便斋亭阁选纯孝之士数人（一作"三人"）上直，司人（"上直司人"一作"如同人"）便亵顶帽，横经并坐，暇则荐茗果，尽笑谈，削去进说之仪，遇疲则罢。"（"遇"一作"过"）元荐查道、李虚己、李行简三人者预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尝思鳜羹。方冬无有市者，道泣祷河神，凿冰脱巾，取得鳜鱼果尺余以馈母。后举贤良，入第四等。虚己母丧明，医者曰：'浮翳泊睛，但舌舐千日，勿药自瘳。'虚己舐睛二年，遂明。行简父患痈极痛楚，以口吮其败膏，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太祖收并门，凯旋日，范杲为县令，叩回銮进讲《圣寿诗》（"进"一作"请"），有"千里版图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之句。上爱之，赐一官，改服色。

擒刘鋹至阙下，欲献俘太庙，莫知其仪。时张昭以户部尚书致仕于家，深识典故，国初规制，皆张昭与窦仪所定。太祖遣学士李瀚就问俘庙之仪，庶同参酌。张昭卧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遗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该明。

太宗居晋邸，问宾僚："今朝父子一德者何人?"有以刘温叟父子为对者。温叟父岳，退居河阴，温叟方七岁，尝谓客曰："吾老矣，他无所觊，但得世难稍息，与此儿偕为温、洛之叟，耕钓烟月，为太平之渔樵，平生足矣。"后记父语，父因名焉（一"因"上无"父"字）。岳，后唐为学士；温叟，晋少帝时又为学士，人尽荣之。受命之日，抱敕立堂下，其母未与之见。隔帘闻鱼钥声，俄而开箧，二青衣举一箱至庭，则紫袍兼衣也，母始卷帘见之，曰："此则汝父在禁林内库所赐者。"（一无"库"字）温叟跪泣捧受，开影寝列袍，以文告其先，方拜母庆。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大朝会有乐，亦以事辞之，客有犯其讳，则恸哭急起，与客遂绝。太宗闻之，嘉叹益久。温叟时为中丞，家贫，太宗致五百缗以赠之，拜贶讫，以一柜贮于御史府西楹，令来使缄鐍而去。至明年端午，以纨扇、角黍赠之，视其封宛然。所亲讽之曰："晋邸赠缗，恤公之贫，盍开扃以济其乏?"温叟曰："晋王身为京兆尹，兄为天子，吾为御史长，拒之则鲜敬，受之则何以激流品乎?"后太宗闻之，益加叹重。

乾德三年再郊，范鲁公质为大礼使，以卤簿青油队旧有甲骑尽聚于武库（"聚"一作"取"），磨铠坚厚，精明可畏，于礼容有所不顺。陶縠尚书为礼仪使，出意施之，以青绿画黄绝为甲文（"绝"一作"绢"，"文"一作"纹"），青巾裹之（"巾"一作"布"）。绿青绝为下裙（"绝"一作"绢"），绛皮为络，长短至膝，加珂纹铜铃（"加"字下一有"玉"字），绕前膺及后鞦，至今用焉。（案：此段多误字，且有脱文，别本亦互异，盖校者各以意改耳，今悉仍元本，附录《宋史》以正之。《宋史·陶縠传》云："其人甲以布为里，黄绝表之，青绿画为甲文，红锦绿青绝为下裙，绛韦为络，金铜玦，长短至膝。前膺为人面二目，背连膺缠以红锦腾蛇。马具装，盖寻常马甲，但加珂拂于前膺及后鞦尔。"又案《宋史·仪卫志》："范质为郊祀大礼使，陶縠为礼仪使，旧清游队有甲骑具装，亡其制度。縠以其所记造之。又作大辇，皆率意定其制。"事在建隆四年，据《太祖本纪》为乾德元年，盖是年以南郊改元也，非乾德三年事。又案太祖在位，南郊凡四举，再郊实在乾德六年，是年因郊改元天宝，此云"乾德三年再郊"，亦误也。

又“清油队”当依《宋史》作“清游队”。）縠本姓唐，避晋祖讳易之。明博该敏，尤工历象。时伪晋房势方炽，谓所亲曰：“五星数夜连珠于西南，已累累大明，吾辈无左衽之忧，有真主已在汉地。观虏帐腾蛇气缠之，虏主必不归国。”未几，德光薨于汉。又孛东起，芒侵于北，縠曰：“胡雏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乱华？”后皆尽然。

窦禹钧生五子：仪、俨、侃、偁、僖等，相继登科，冯瀛王赠禹钧诗，有“灵椿一树老，丹桂五枝芳”。时号“窦氏五龙”。昆仲材业，仪、俨尤著。仪为礼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赵韩王自寡学（一无“自”字），忌仪明博，亟引薛居正参大政以塞之。弟俨素蕴文学，为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龠钟磬，辨清浊上下之数，分律吕还相之法，去京房清宫一管，调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善乐章（“善”一作“喜”），凡三弦之通、七弦之琴、十二弦之筝、二十五弦之瑟、三漏之龠、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箫皆立谱调，按通而合之。器虽异而均和不差，编于历代乐章之后，目曰《大周正乐谱》。乐寺掌之，依文教习。尤善推步星历。与卢多逊、杨徽之同在谏垣，预谓二公曰：“丁卯岁，五星当连珠于奎，奎主文，又在鲁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遗必见之，老夫不与也。”果在乾德丁卯岁，五星连珠于奎，太宗镇兖、海。其明博如此。

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

李瀚及第于和凝相榜下，后与座主同任学士。会凝作相，瀚为承旨，适当批诏，次日于玉堂辄开和相旧阁，悉取图书器玩，留一诗于榻，携之尽去，云：“座主登庸归凤阁，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

艾侍郎颖，少年赴举，逆旅中遇一村儒，状极茸阘，顾谓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贱子家于郓，无师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学疏寡，聊观场屋尔，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书一卷以授君，宜少俟于此，诘旦奉纳。”翌日，果持至，乃《左传》第十卷也。谓艾曰：“此卷书不独取富贵，后四十年亦有人因此书登甲科，然龄禄俱不及君，记之。”艾颇为异，时亦讽诵，果会李愚知举，试《铸鼎象物赋》，事在卷中，一挥而就。愚爱之，擢甲科。后四十年，当祥符五年，御前放进士，亦试此题，徐奭为状元。后艾果以户部侍郎致仕，七十八岁薨于汶；徐年四十四，为翰林学士卒。

乾德初，国用未丰，苏晓为淮漕，议尽榷舒、庐、蕲、黄、寿五州茶货，置十四场，一萌一蘖，尽搜其利。岁衍百余万缗，淮俗苦之。后晓舟败溺，淮民比屋相贺（“屋”一作“户”）。

秦亭之西北夕阳镇，产巨材，森郁绵亘，不知其极，止利于戎。建隆初，国朝方议营造，尚书高防知秦州，辟地数百里，筑堡扼其要，募兵千余人，为采造务。与戎约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果获材数万本，为桴蔽渭而下。后番部率帐族绝渭夺筏杀兵，防出师与战，翦戮其众，生擒数十人，絷俘于狱以闻。太祖悯之，曰：“夺其地之所产，得无争乎？仍速边州之扰，不若罢之。”下诏厚抚其酋，所絷之戎，各以袍带优赐之，遣还其部，诸戎泣谢。后上表，愿献美材五十万于朝（一作“四十万”）。

许仲宣，青社人。三为随军转运使，心计精敏，无丝发遗旷。征江南，军中之须，当不备之际（一云“军中所须，无不备之”），曹武惠公固欲试之，凡所索则随应给。王师将夜攻城，仲宣阴计之曰：“永夕运锸，宁不食耶？既膳，无器可乎？”预科陶器数十万，夜半饔成食，兵将就食，果索其器，如数给之，他率类此。征交州，为广西漕，士死于瘴者十七八，大将孙金兴失律（一作“孙全兴”），仲宣奏乞罢兵。不待报，以兵分屯湖南诸州，开帑赏给，纵其医饵，谓人曰：“吾夺瘴岭客魂数万，生还中国，已恨后时，若更俟报，将积尸于广野矣。诛一族，活万夫，吾何恨哉？”又飞檄谕交人以祸福，交人遂送款乞内附，遣使修贡。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诏，大嘉之。以秘书监致仕于家，八十三终，谥仁惠公。

《憨说》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敝册中录之云：“熙宁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妇，理官验之，带二公符云：‘潭州妇人阿毛（一作“妇女”），其夫杨全（一作“杨金”）配隶房陵，既死本州，请陈愿负夫骨归葬故乡，遭时大疫，遂毙于道。’”呜呼！辕门之匹妇，岂不知改从于人，免冻馁以苟余生乎？翻能以义藏中，茕然不惮数千里之远，负夫骨以归，此节妇义女之为，反毙于道。天乎！福善助顺之理，信所以难忱也。膏粱士族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宜将何理以殛之？

郭忠恕画殿阁重复之状（一作“楼阁”），梓人较之，毫厘无差。太宗闻其名，诏授监丞。将建开宝寺塔（“建”一作“造”），浙匠喻皓料一十三层，郭以所造小样末底一级折而计之，至上层余一尺五寸，杀（去声）收不得（一作“收杀不得”），谓皓曰：“宜审之。”皓因数夕不寐，以尺较之，果如其言。黎明，叩其门，长跪以谢。尤工篆籀诗笔，惟纵酒无检，多突忤于善人。聂崇义建隆初拜学官，河、洛之师儒

也，赵韩王尝拜之。郭使酒咏其姓，玩之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是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应声，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忠恕大惭，终亦以此败检，坐谤时政，擅货官物，流登州。中途卒，藁葬于官道之旁。他日亲友与敛葬，发土视之，轻若蝉蜕，殆非区中之物也。李留台建中以书学名家，手写忠恕《汗简集》以进，皆科蚪文字。太宗深悼惜之，诏付秘阁。

卷　三

卢多逊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携就云阳道观（"观"一作"宫"）小学。时与群儿诵书，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竞往抽取为戏。时多逊尚未识字，得一签，归示其父，词曰："身出中书堂，须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终为蓬海客。"父见颇喜，以为吉谶，留签于家。迨后作相，及其败也，始因遣堂吏赵白阴与秦王廷美连谋，事暴，遂南窜（"暴"一作"露"），年五十二，卒于朱崖。签中之语，一字不差。初，多逊与赵韩王睚眦，太宗践祚，每召对，即倾之。上以膚受，颇惑之，黜普于河阳。普朝辞，抱笏面诉，气慑心儒，奏曰："臣以无状之贱，获事累圣，况曩日昭宪圣后大渐之际，臣与先帝面受顾命，遣臣亲写二券，令大宝神器传付陛下，以二书合纵批文（一云"合缝批之"），立臣衔为证。其一书先后纳于棺，一书先帝手封收宫中，乞陛下试寻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移则事起，豺狼在途，危若累卵，谁与臣辨？"（"与"一作"为"）后果得此书于禁中，帝疑既释，窜多逊于朱崖。上谓普曰："朕几欲诛卿。"故王禹偁《韩王挽词》有"鸿恩书册府，遗训在金縢"，乃此事也。

至道元年灯夕，太宗御楼，时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于家，上亟以安舆就其宅召至，赐坐于御榻之侧，敷对明爽，精力康劲。上亲酌御尊饮之，选骰核之精者赐焉，谓近侍曰："昉可谓善人君子也，事朕两入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从容语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公遽离席，历历口诵御诗几七十余篇，一句不讹。上谓曰："何记之精耶？"公奏曰："臣不敢妄对，臣自得谢无事，每晨起盥栉，坐于道室，焚香诵诗，每一诗日诵一遍，间或却诵道佛书。"上喜曰："朕亦以卿诗别笥贮之，每爱卿翰墨楷秀，老来笔力在否？"公对曰："臣素不善书，皆犹犬宗讷所写尔。"上即令以六品正官与之，遂除国子监丞。

吕中令蒙正，国朝三入中书，惟公与赵韩王尔，未尝以姻戚徼宠泽。子从简当奏补，时公为揆门相，旧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加朝阶（案《宋史》，起于卢多逊之子雍，后遂以为常）。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一作"六品"者，误），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能沾寸禄者无限。今臣男从简（一无"从简"二字）始离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宠命，恐罹阴谴，止乞以臣释褐日所授官补之。"固让方允，止授九品京官，自尔为制。公生于洛中祖第正寝，至易箦，亦在其寝。其子集贤二卿居简平日亲与文莹语此事云。

张司空齐贤致仕归洛，康宁富寿，先得裴晋公午桥庄，凿渠周堂，花竹照映，日与故旧乘小车携觞游钓，榜于门曰："老夫已毁裂轩冕，或公绶垂访，不敢拜见。"造一卧舆，以视田稼。醉则憩于木阴，酒醒则起。尝以诗戏示故人："午桥今得晋公庐，花竹烟云兴有余。师亮白头心已足，四登两府九尚书。"公慕唐李大亮为人，对上前，申明律意，惟务裁减；又奏乞罢三班吏杖罚，请从赎论，皆可之。为江南东、西漕，经制饶、信、虔三州钱料，极为永便。又议私铸之典曰："小人虽加死法，亦盗铸不已，间或败遁，则啸聚林谷。臣询砂镴钱每一金，煤屑铅炭亦不减三分（一作"二分"），但乞许民间折三分通用，既无厚利，自然不为矣。"后台省驳议，恐隳县官法，遂寝其行。

梁丞相适始任刑详，一旦，随判院卢南金上殿进札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案《宋史》云："尝与同院燕肃奏何次公案"），仁宗忽问曰："因何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对，时梁代对曰："臣闻汉黄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案《宋史》云："适进曰：盖宽饶、黄霸皆字次公"）上遂问曰："卿是何人？"对曰："臣秘书丞、审刑详议官梁适。"又问："卿是那个梁家？"对曰："先臣祖颢、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独臣不肖，于张唐卿榜行间及第。"（翌凤案：《东都事略·梁颢传》："颢子固，固弟适。"《适传》云"颢之子也"，并载真宗"梁颢有子"之言。廷博案：《宋史》亦云："颢子，少孤，辑父遗文及所自著以进，真宗曰：'梁颢有子矣。'"）上曰："怪卿面貌酷肖梁固。"他日上殿进札子，进罢，适抱笏俯躬奏曰："向蒙陛下金口亲谕臣面貌类先臣，伏念先臣祖、父顷事太宗、真宗，皆祥符之前，不知陛下以何知之？"上曰："天章阁有名臣头子，朕观之甚熟。"适因下殿泣谢，音仪堂堂，上颇爱之，有用之之意。一旦，中书进熟，除一臣僚为益漕。凡进之例，更无改批，但纸尾画"可"而已。忽特批云："差梁适。"未几，又除修记注，以合格臣僚进之，复批梁适。自后知制诰至翰林学士，除目凡上，皆批于公，由秘丞至台辅不十年。

太祖（一作"太宗"，后又作"太祖"，与此本同，未知孰是，俟更考）欲开惠民、五丈二河，以便

运载。吏督治有陈丞昭者（吴本作“史承昭”，后同），江南人，谙水利，使董其役。丞昭先以绠都量河势长短，计其广深；次量锸之阔狭，以锸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达暮合运若干锸，计凿若干土，总其都数，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叹曰：“不如所料，当斩于河。”至讫役，止衍九夫，上嘉之。又令督诸军子弟浚池于朱明门外，以习水战。后以防御使从征太原，晋人婴城坚拒，遂议攻讨。以革内壮士，蒙之为洞而入，虽力攻不陷，师已老。上深悯之，且将亲幸其洞，携药剂果饵慰抚士卒。时李汉琼为攻城总管，挽御衣以谏，曰：“孤垒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罢其幸，止行颁赉而已。既不克，又欲增兵。丞昭奏曰：“陛下有不语兵千余万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悟，丞昭以马策指汾，太祖遂晓，大笑曰：“从何取土？”丞昭云：“纫布囊括其口，投上流以塞之，不设板筑，可成巨防。”用其策，投土将半，水起一寻，城中危蹙。会大暑，复晋人间道求契丹援兵适至，遂议班师。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一云“贸料解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钳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节度、麟府总管。契丹万余骑忽入寇，御卿一击，遂败，斩五千级，获马千匹，擒司徒、舍利数十人，虏中号为突厥太尉。太宗大赏之。自后世袭其爵，子孙继为府州总管，治其郡。夏倚中立常言：“嘉祐中为麟倅，沿牒至府，其州将乃御卿四世孙，不类胡种。虽为云中北州大族，风貌庬厚，揖让和雅，其子弟亦粗知书。留中立凡数日，出图史器玩、琴尊弧矢之具，虽皇州搢绅家止于是尔，信乎文德之遐被也。秣马于庭（一云“陈数马于庭”），虽上闲殆少。每岁仲春，纵游牝于燕山，孕归于枥，任其自产，其种必渥洼也。然其牡（一作“牝”，似误）罕有归者。”

陵州盐井，旧深五十余丈，凿石而入。其井上土下石，石之上凡二十余丈，以楩楠木四面锁叠，用障其土，土下即盐脉，自石而出。伪蜀置监，岁炼八十万斤。显德中，一白龙自井随霹雳而出，村旁一老父泣曰：“井龙已去，咸泉将竭，吾蜀亦将衰矣。”乃孟昶即国之二十三年也。自兹石脉淤塞（“淤”一作“湮”），毒烟上蒸，以绠缒炼匠下视，缒者皆死，不复开浚，民食大馑（“馑”一作“艰”）。太祖即位，建隆中，除贾琰赞善大夫，通判陵州，专干浚井。琰至井，斋戒虔祷，引锸徒数百人，祝其井曰：“圣主临御，深念远民，井果有灵，随浚而通。”再拜而入，役徒惮不肯下，琰执锸先之。数旬不见泉眼（“不”字误）。初炼数百斤，日稍增数千斤。郡人绘琰像祀于井旁（“祀”一作“祠”）。

石元懿熙载，西洛人，家贫游学，事母以孝闻。嵩阳道中遇一叟，熟视之，稽颡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为唐相房元龄检书苍头，公酷似之。”嘱之曰：“见子事契相投者，即真主也，善事之。”语讫即灭。后国初，太宗建太宁军节，公谒之，倾意投接，为掌书记，游从觞咏，情礼深厚。公长于太宗，简墨尊俎，常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体，不谄不渎，故免数斯之辱。殆践祚七年，为右仆射、平章事。卒，太宗亲幸其第，临丧哭之哀，谓近侍曰：“石某以纯正事朕，自府幕至台席，朕窥之无纤瑕，方此委用，朕不幸也。”

宝元元年，朱正基驾部知峡州，即江陵内翰之子。一夕，梦一吏白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县廨宇，愿速葺，不宜后。”时朱不甚为意，连三夕梦之，方少异焉。因语同僚，亦尽异之，然亦未加葺。明日，报至，欧阳永叔谪授夷陵，报吏云：“已及荆门。”朱感其梦，待之特异。将入境，率僚属远郊迓之（“迓”一作“迎”）。欧公临邑，亦以迁谪自处，益事谦谨，每禀白皆敛板于庭。州将常伺之，俟入门，先抱笏降于阶。至满任，不改前容。欧公亲语其事于其孙集贤初平学士焉（“初平”上一有“朱”字）。

王昭素，酸枣县人，学古纯直，行高于世。市物随所索偿其直，货者乃曰：“适所索实非本价。”昭素谓之曰：“汝但受之，免陷汝于妄语咎。”自尔人无敢绐者，相戒曰：“王先生市物不可虚索。”一夕，盗者穿窬将入，以横木满室，不通其穴。昭素觉之，尽室之物潜掷于外，谓偷儿曰：“速去速去，恐有捕者。”盗惭，委物而遁，乡盗几息。李穆昔师之，逮为学士，荐于朝，温旨召至便殿（一云“荐于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颜如渥丹，目若荡漆。鳏居绝欲四十年，家无女侍。上赐坐，讲《乾卦》至“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起整巾，稽颡改容而说，上问曰：“何故？”昭素奏曰：“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引喻该证，微含箴补，上侧听启沃。讲罢，留茗果宴语，赐国子博士致仕。留禁中月余，询治事养身之术，昭素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无非寡欲（“无非”一作“莫若”），此外无他。”上爱其语，书于屏几。卒年八十九。

辛文悦，后周通经史里儒。太祖幼尝从其学。显德中为殿前都点检，节制方面，兵纪繁剧，与文悦久

不相见，上每亦念之。文悦一夕忽梦迎拜銮舆于道侧，黄屋之下，乃太祖也。文悦再拜，帝亦为之笑。是夕，太祖亦梦其来，令左右询访，文悦惠然饰巾至门矣，上大异之（一云“太祖异之”）。后迁员外郎。

柳仲涂开知润州，胡旦秘监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骛于时。旦造《汉春秋编年》，立五始先经、后经（一无此“经”字），发明凡例之类，切侔圣作。书甫毕，邀开于金山观之，颇以述作自矜。开从其招而赴焉。方拂案开编，未暇展阅，开拔剑叱之曰：“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谷、邹、郑数子，止取传述而已。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语讫，勇逐之。旦阔步摄衣，急投旧舰，锋几及身，赖舟人拥入，参差不免，犹斫数剑于舷，聊以快愤（“愤”一作“忿”）。后朝廷授开崇仪使，知宁边军，声压沙漠。其子涔及第于咸平三年陈尧咨榜。唱名日，真宗召至轩陛，亲谓涔曰：“夜来报至，汝父已卒，今赐汝及第。”给钱三万，俾戴星而奔，给护旅榇，特加轸悼。

杜审琦，昭宪皇太后之兄也。建宁州节，一旦请觐，审琦视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陈内宴于福宁宫，昭宪后临之，祖宗以渭阳之重，终宴侍焉。及为寿之际，二帝皆捧觞列拜，乐人史金著者（“金”一作“全”）粗能属文，致词于帟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礼，虎节朝天；后宫伸骨肉之情，龙衣拂地。”祖宗特爱之。

张秉，户部员外郎、知制诰。唐故事，首曹罕有掌诰者，秉乞退为行内，不试演纶之职（“试”一作“罢”），遂退为度支员外郎、知制诰，自尔为例。

柴谏议成务知河中府，有远识妙略。当银、夏未宁，蒲中最扼飞挽之冲（“蒲中”一作“蒲津”），公悉应之，略无弛旷。尝患府衢狭隘，市民岁侵，檐闾节密，几辀之不容，公计之曰：“时平民安，万一翠华西幸，轮蹄骫骳，千乘万骑，胡以为处？”遂奏乞撤民居以广街衢，可之。未几，果有汾阴之幸，因留跸蒲关凡五日。

张去华登甲科，直馆，喜激昂，急进取，越职上言：“知制诰张澹、卢多逊、殿院师颃，词学荒浅，深玷台阁，愿较优劣。”太祖立召澹辈临轩重试，委陶穀考之，止选多逊入格，余并黜之。时谚谓澹为“落第紫微”，颃为“拣停殿院”。赐去华袭衣、银带，为右补阙，士论短之。后十六年不迁，反不逮平进者。榜下宋白，昔同直馆，白为学士，去华犹守旧职（一作“旧秩”）。

邵晔知广州，凿内濠以泊舟楫，不为飓风所害。相次陈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计口买盐之害。五年之后，民始有完衣饱食。广人歌曰：“邵父陈母，除我二苦。”

张乖崖镇益，屡乞代，当蜀难已平，愿均劳逸。王文正旦举凌侍郎策，具言性禀纯懿，临莅强济，所治无旷。上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尝梦人以六印悬剑锋以授之，后在剑外凡六任。时辟杨鱏为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识“鱏”（音寻）字，亟召问立名之因。奏曰：“臣父命之（一云“先臣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蜕尽从‘虫’。臣家汉太尉震之后，今已孤，不敢辄更。”上曰：“‘鱏’有何义？”奏曰：“臣闻出《羽陵蠹书》，曰白鱼虫也。”上叹曰：“古人名子，不以日月山川隐疾，尚恐称呼有妨，今以细碎微类列名其子（“列”一作“例”），未知其谓也。”以御笔抹去“虫”，止赐名覃。弟蜕之女妻夏英公，阃范严酷，闻于掖庭。因率命妇朝后宫，章献后苛责之，方少戢。

胡大监旦知明州，道出维扬。时同年董给事俨知扬州，遇之特欢，截篙投橹以留之。一日，延入后馆，出姬侍，列肴馔，其宴豆皆上方贵器，饮酣，胡谓董曰：“吾辈出于诸生（一作“书生”），所享若此，粗亦忝矣。弊舟亦有衰鬟二三，容止玩饰不侔同年之家。人生会合难得，或不弃，来日能枉驾弊舟数杯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贫家平生未识，可略假舟中，聊以夸示荆钗得否？”董笑曰：“状元兄见外之甚也。”亟命涤濯，以巨奁尽贮之，对面封讫，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张帆乘风，瞥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谏映亦榜下生也，首问胡曰：“过维扬，见董同年否？”胡曰：“见。”（一云“胡曰：‘甚安’”）又曰：“董望之材器英迈，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贪。”一日尊前，胡谓薛曰：“聊假二千缗，创立鉴湖别墅（一无“立”字），鄞麾才罢，便当谢病，一扁舟钓于越溪，岂能随蜗蝇竞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赠白金三百星，聊为钓溪一醉。旦颔领之，不为少谢。后知制诰，王继恩平蜀有功，恃勋邀宠，潜溢怨讟，将加恩，以银数千两赂旦，托为褒诏（一作“褒词”），事败，旦削籍为典午，窜浔州安置焉。

卷　四

王师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势既蹙，始肯赍表诣王全斌请降。即奉其母逮官属沿峡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劳之，别赐茶药慰其母。手诏止曰：“国母李氏有贤识，昶在国或纵侈过度，往往诟挞于庭。”有司候昶至阙，令衔璧俘献于太庙，一切罢之。车驾亲劳于近郊（案：尔时郊劳实命晋王，此云“车

驾”，盖委曲追书耳）。止令素服待罪于两观之下，御崇元殿备礼见之。预诏有司，直右掖门东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赐焉。封昶为中书令、秦国公，给巨镇节俸。拜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发哀，冥赠视三公之秩。初，其母才至阙，上以禁舆肩至宫廷，嫔御扶掖，亲酌酒饮之，曰：“母但宽中，勿念乡土，异日必送母归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许送妾还并门，死亦心足。”时晋垒未平，太祖闻吉谶，大喜曰：“俟平刘钧，立送母归，必如所愿。”因厚赐之。后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尔贪生失理，不能纳疆于真主，又不能死社稷，实谁咎乎？吾以汝在，所以忍死至今，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不食，数日而卒。

蜀州青城民王小波为乱，小波死，又推其妻弟李顺为贼首，帅余党蚁聚万余人，两川大扰。张谏议雍知梓州，雍生于河朔极边，素谙守御之法，练士卒三千人，辇绵州金帛实其帑，又募勇卒千余人守城，设炮竿飞矢石。创械具才备，贼果至，大设冲梯火车，昼夜力攻。在围八十日，张守设方略，立于矢石，告众曰：“勉力无自堕，万一城破，先枭吾首献贼，以赎汝命。吾已飞檄帅帐求援兵，不久必至。”翌日，果王继恩分兵来援，贼方溃。诏嘉美。咸平中，拜礼部侍郎、盐铁使，不得台省之体，龌龊无圆机，三司簿领置案前，曰：“急，急中急。”（吴本云“三司簿领置案前，急则检）上闻之，笑曰：“雍之俗状，殆至于此。”命王嗣宗代之。

戚密学纶初筮仕，知太和县。里俗险悍，喜构虚讼。公至，以术渐摩。先设巨械，严固狴牢，其箠梃絙索，比他邑数倍，民已悚骇。次作《谕民诗》五十绝，不事风雅，皆流俗易晓之语，俾之讽咏，以申规誓。立限曰：“讽诵半年，顽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诗，狱讼大减。其诗有云：“文契多欺岁月深，便将疆界渐相侵。官中验出虚兼实，枷锁鞭笞痛不禁。”大率类此，江南往往有本。每当岁时，与囚约曰：“放汝暂归祀其先（一云“祀其祖先”），栉沐虮虱。”民感其惠，皆及期而还，无敢逭者。

朱台符，眉州人。俊迈敏博，少有赋名，与同辈课试，以尺度其晷，台符八寸而一赋已就。凡有所作文字，其雕篆皆类于赋（“篆”一作“琢”），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梗，因上封事，其略曰：“且夫结之以恩者，彼必怀之；示之以威者，彼必畏之。若尔，则所谓继迁者，自当革心而束手，款塞而旋庭矣。”又尝为数阕，其略曰：“歌遏云兮惨容色，舞回风兮腰一搦。”又曰：“鬟多而翠黛难成，望极而乌云易散。当本深心兮牡丹，期到如今兮赐冰颁扇。”乡人田锡尝曰：“朱拱正一阕乃《闺怨赋》一首，只少原夫。”

孙汉公何擢甲科，与丁相并誉于场屋，时号“孙、丁”。为右司谏，以弹奏竦望，疏议刚鲠。知制诰，掌三班。素近视，每上殿进札子，多宿诵精熟，以合奏牍。忽一日，飘牍委地四散，俯拾零乱倒错，合奏不同，上颇讶之。俄而仓皇失措，坠笏于地。有司以失仪请劾，上释而不问。因感恚，抱病乞分务西雒。不允，遣太医诊视，令加针灸。公性禀素刚，对太医曰：“禀父母完肤，自失护养，致生疾疹，反以针艾破之？况生死有数，苟攻之不愈，吾岂甘为强死鬼耶？”遂不起。

谢史馆泌，解国学举人（“学”一作“子”），黜落甚众，群言沸摇（“摇”一作“淫”），怀甓以伺其出。公知，潜由他途（“途”一作“道”）投史馆避宿数日。太宗闻之，笑谓左右曰：“泌职在考校，岂敢滥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须避防。”又问曰：“何官职驺导雄伟，都人敛避？”左右奏曰：“惟台省知杂，呵拥难近。”遂授知杂，以避掷甓之患。公深慕虚元，朴素恬简。病革，盥沐，衣羽衣，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欹。

杨大年二十一岁为光禄丞，赐及第。太宗极称爱。三月，后苑曲宴，未贴职不得预，公以诗贻馆中诸公，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诸公不敢匿，即时进呈。上讶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贴职为封，即日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曲宴（“曲”一作“晚”）。后修《册府元龟》，王相钦若总其事，词臣二十八人（一无“八”字）分撰篇序。下诏，须经杨亿删定，方许用之。大年祖文逸，伪唐玉山令。大年将生，一道士展刺来谒（“展”一作“袖”），自称怀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须遽失，公遂生。后至三十七，为学士，昼寐于玉堂（“寐”一作“寝”），忽自梦一道士来谒，亦称怀玉山故人（一无“故”字），坐定，袖中出一诰牒，曰：“内翰加官。”取阅之，其榜上草写“三十七”字，大年梦中颇惊曰：“得非数乎？”道士微笑。又曰：“许添乎？”道士点头。梦中命笔，止添一点为“四十七”。至其数，果卒。

李密学渚与李昌武宗谔同宗同岁月，后一日而生。二人者，平生休戚舒惨，一无不同（一云“一与之同”）。及昌武死，渚亦后一日卒。昌武，即司空昉第三子。在玉堂，真宗召公同丁晋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常思国朝将相之家，世绪不坠，相惟昉、将惟曹彬尔。闻卿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继二圣基业，亦如卿家保守门阀。”祥符五年，同丁相迎真宗圣像，为迎奉副使。公归，上因幸玉堂，及问途中之事。因奏曰：“汴渠流尸，蔽河而下，暴露滩渚，鱼鸟恣啖。”上闻之，恻然嗟念，因而遂御制《汴水发愿

文》，敕守臣勒石于津亭。岁给钱百缗，修释道斋醮各七日，为之忏涤。每一尸，官给籧篨三片，钱一镮，置酒纸脯膳，即令收瘗，永为著式。御制略云："嗟乎！滩碛之上，竞食者乌鸢；岛渚之间，争餐者鱼鳖。汝等孽非他速，殃尽自贻，仕宦者怙势以凌民，为民者欺心而冒法。愿汝等仗兹浣涤，各遂超腾，悟诸佛本空之原，体太上真灵之理（"灵"一作"虚"）。

景德初，北戎请盟，欲撰答书，久亡体制。时赵文定安仁为学士，独记太祖朝书札规式（吴本"太祖"作"太宗"）。诏撰之。及修明讲好之制（一云"及修讲盟好之制"），深体轻重，朝论美之。时虏使韩杞者，始修聘好，犷悍无检，命公接伴，公旋教觐见之仪，方渐驯扰。及将辞，嫌服太长，步武萦足，复欲左衽，公戒之曰："君将升殿受还书，去天颜咫尺，可乎？"刚折之，才不敢。明年，虏选姚柬之（"柬之"一作"东之"，下同），翘翘者也。至阙，复接伴。柬之者，轻纵逞辨，坐则谈兵。公徐曰："君号多闻者，岂不闻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得已之时也，二国始以礼仪修好，非君所谈之事。"方此少戢，酬对得体。遂参祥符二政，拜宗正卿，掌玉牒属籍。国初，梁周翰创宗籍之制，不便宫邸。公裁酌得宜，又造《仙源积庆图》，尽列长幼亲属之目（吴本"属"作"疏"），以进于便坐张之，为盛事（一云"诚为盛事也"）。

真宗为开封尹，呼通衢中铁盘市卜一瞽者（"卜"一字似误。"铁"一作"铁"），令张耆、夏守赟、杨崇勋左右数辈揣听声骨，因以为娱，或中或否。独相王继忠，瞽者骇之，曰："此人可讶，半生食汉禄，半身食胡禄。"真宗笑而遣去。继忠后为观察使、高阳总管。咸平六年，虏寇望都，与虏酣战，至乙夜，戎骑合围数十重，徐战徐行，旋傍西山而遁（"旋"一作"欲"），至白城，陷虏。上闻之，甚嗟悼，皆谓即没。景德初，戎人乞和，继忠与撰奏章，而劝讽诱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后每岁遣使，真宗手封御带药茗以赐焉（吴本作"御药茗带"）。继忠服汉章，南望天阙，称"未死臣"，哭拜不起，问圣体起居，不避虏嫌。以其德仪雄美（"德"一作"姿"），虏以女妻之，伪封吴王，改姓耶律（案《宋史》云："更其姓名为耶律显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卒于虏，人谓陷蕃王氏也。

戴恩为御龙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进青龙城道观《长寿仙人图》（"城"一作"成"），其本吴道元之迹。太宗阅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见有殊，亟召数班军校近侍内臣遍示之，曰："汝辈且道此图似何人？"群口合奏曰："似戴恩。"上笑而异之，因是进用。后建宁远军节，举朝止呼戴长寿。

真宗车驾巡师大名，王杂端济为镇倅，调丁夫十五万修黄、汴河。济以谓役广劳民，乞徐图之。诏往经度，遂减十万。张齐贤相请令济立状保河不决。奏曰："河之决，系阴阳灾沴，责在调元者。和阴阳，弭灾沴，为国致太平，河岂有决乎？臣乞先令宰臣立一保状，天下太平，然后臣以族入状，保河不决。"丞相曰："今非太平耶？"济对曰："北有胡寇，西有贼迁，关右、两河，岁被侵扰，臣敢谓未也。"上动容，留之问以边计，敷奏可采。后知河中府。车辂幸澶渊，虏骑旁侵，诏沿河断桥梁，毁舟舫，缓者以军律论。济驰骑飞奏曰："陕西关防天设，其数十万斛以河为载，若用小舟，沉覆必矣，此诚可惜（案："其数十万斛"句上似有脱文。考《宋史·济传》云："陕西有阙防隔阂，舳舻远属，军储数万，一旦沉之可惜"）。所□断梁之议，摇动民心，尤宜寝罢。"真宗悟其议，立弭之。

张乖崖性刚多躁，蜀中盛暑食馄饨（"蜀中"上似有脱字），项巾之带屡垂于碗，手约之颇烦，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请吃。"因舍匕而起。少年慷慨，学击剑，喜立奇节，谓友人曰："张詠赖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等人耶？"李顺之乱，益州大将王继恩、上官正辈顿师逗留不进。公激使行，盛陈供帐，郊辞以饯之。酒酣，举爵谓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勉力平荡寇垒。"以手指其地曰："若师老日旷，即尔辈死所也。"徐谓继恩曰："朝廷始若许仆参后骑，岂至今日？酝贼以唉师久矣！"自是士气毕振，获捷而还。

王元之禹偁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初为司谏、知制诰，疏雪徐铉，贬商州团练副使。方召归为学士，坐为孝章皇后迁梓宫于燕国长公主之第，群臣不成服，元之私语宾友曰："后尝母仪天下，当奉旧典。"坐讪谤，出守滁州。方召还，知制诰，撰太祖徽号、玉册，语涉轻诬，会时相不悦，密奏黜黄州（"黜"一作"出"）。洎近郊将行，时苏易简内翰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诸生罢期集，缀马送于郊。"奏可之。至日行，送过四短亭（一云"至行日，送过西短亭"），诸生拜别于官桥。元之口占一阕，付状元曰："为我深谢苏公，偶不暇取笔砚。"其诗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时交亲纵深密者（"纵"一作"最"），循时好恶，不敢私近，惟窦元宾执其手泣于阁门曰："天乎，得非命欤？"公后以诗谢，略云："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至郡未几，忽二虎斗于郡境，一死之，食殆半；群鸡夜鸣；冬雷雨雹。诏内臣乘驿劳之。命设禳谢，司天奏："守土者当其咎。"即命徙蕲。上表略曰："宣室

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文，止期生后。”上览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逾月果卒。尝侍宴琼林，太宗独召至御榻，面诫之曰：“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禹偁泣拜，书绅而谢。

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图，愧无稽古深学。旧有《御览》，但记分门事类，繁碎难检。令谏臣以治乱兴亡急要写置一屏，欲常在目。”时知杂田锡奏曰：“皇王之道，微妙旷阔，今且取军国要机二事以行之。师平太原，逮兹二载，未赏军功，愿因郊籍，议功酬之；乞罢交州之兵，免驱生灵为瘴岭之鬼。此二者，虽不系皇王之治，陛下宜念之。”上嘉纳，曰：“锡真得鲠直之体，而此尤难为答。”赵普当国，锡谒于中书，白曰：“公以元勋当国，宜事损敛。有司群臣书奏，尽必先经中书，非尊王之体也。谏官章疏，令阁门填状，大弱台谏之风，尤为不可。”普引咎正容厚谢，皆罢之。锡将卒，自草遗表，犹劝上以慈俭纳谏为意，绝无私请。上厚恤之。

李丞相穀与韩熙载少同砚席（“少”一作“幼”），分，携结约于河梁，曰：“各以才命选其主。”（一云“各以才命遇主”）广顺中，穀仕周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熙载事江南李先主为光政殿学士承旨。二公书问不绝，熙载戏贻穀书曰：“江南果相我，长驱以定中原。”穀答熙载云：“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尔。”后果作相，亲征江南，赖熙载卒已数岁。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书为名，实使觇之。李相密遗熙载书曰：“吾之名从五柳公，骄而喜奉（“而”一作“忽”），宜善待之。”至，果尔容色凛然，崖岸高峻，燕席谈笑，未尝启齿。熙载谓所亲曰：“吾辈绵历久矣，岂烦至是耶？观秀实公（字也）非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诸君请观。”因令宿留，俟写《六朝书》毕。馆泊半年，熙载遣歌人秦弱兰者，诈为驿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钗，旦暮拥帚洒扫驿庭。兰之容止，宫掖殆无。五柳乘隙因询其迹，兰曰：“妾不幸夫亡无归，托身父母，即守驿翁妪是也。”情既洽，失慎独之戒。将行翌日（一无“翌”字），又以一阕赠之。后数日，宴于澄心堂（他本俱作“清心堂”，今从吴本），李中主命玻璃巨钟满酌之，穀毅然不顾，威不少霁。出兰于席，歌前阕以侑之，穀惭笑捧腹，簪珥几委，不敢不釂。釂罢复灌，几类漏卮，倒载吐茵，尚未许罢。后大为主礼所薄，还朝日，止遣数小吏携壶浆薄饯于郊（一有“亭”字）。迨归京，鸾胶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竟”一作“卒”）。其词《春光好》云：“好因缘，恶因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瑟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卷　五

翰林朱昂尝撰《莫节妇传》，大为人伦之劝。节妇荃少归周谓，昭州人，布衣谒太祖，召便殿试时务，大称上旨，擢赞善大夫。当天造之初，凡所任人，处置从便。符彦卿暴姿不法。除谓为属邑永济县令，俾绳之。彦卿闻其来，魂胆俱丧，鞬櫜郊迓，谓但揖于马上尔。境上数寇劫财伤人，彦卿受赇，纵之使逸。谓出令：“敢有藏盗者斩。”不数日，亟获之，不解府，即时斩决，以案具奏。太祖大壮之。兴国二年，诏遣副广南罗延吉为转运副使，以定岭寇。时奔命赴道，不得与荃别。后委寄繁剧，岭塞驰走，不还于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夺荃嫁之，荃泣谓父曰：“吾夫岂碌碌久困者耶？食贫守死俟之。”父不敢强。荃执礼事舅姑益谨，闺壶有法。家素贫，荃岁事蚕绩，得丝则机而杼轴，勤俭自营，生计渐盛。虽里之淑妇静女罕识其容者，闻其风则帏箔竦敬。子渐长，筑舍于外，购书命师教之。后产业益裕，舅姑将老附茔，选美丘，大为寿圹，松槚茂密，尽得其制。又为其夫创上腴田数百顷。水竹别墅，亭阁相望。然谓在路亦修高节矣。荃二十六年间，毕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迨谓归，俱已皓首，劝夫偕老于家林焉。

国初，王朴、窦俨讲求大乐，考正律吕，无不谐协。朴、俨没，患无继者。后和岘，故相凝之子也，礼、乐二学，特胜前儒。太祖天性悟音律，末年郊飨，觉雅乐声高，谓乐臣曰：“必圭黍尺度之差。”诏岘平之。岘精意调整而终不和，归家，私谓弟㠓曰：“钟管之中，宾声终高，主声不甚畅亮，主上其将不豫乎?”逾年果崩（“逾”一作“是”）。乐府中有古玉管，素号叉手笛，无稽也，上意欲增入雅乐。岘调品使合大律，别立号为拱辰管，诏备雅乐。弟㠓，凝之幼子，知制诰，南郊，赞导乘舆，俯仰如画，神彩照物。太宗爱之，谓宰臣曰：“朕深欲诏㠓入翰林，但恐其眸子眊然，视物不正，不可为近侍。”

吕文仲，歙人，为中丞，有阴德。景德中，鞫曹南猾民赵谏狱，谏豪于财，结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宝封轩裳姓名七十余辈，自中降出，皆昔委谏营产买妾者，悉令穷治。文仲从容奏曰：“更请察其为人，密籍姓名，候举选对扬之日，斥之未晚。”真宗从之。

仁宗读《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庄，临水亭，见双凫戏于池，出没可爱，帝引弓射之，一发叠贯，从臣称贺”，仁宗掩卷谓左右曰：“逞艺伤生，非朕所喜也。”内臣郑昭信掌内饔十五年。尝面诫曰：“动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恶于杀也。

王著为伪蜀明经，善正书行草（“正”一作“王”），深得家法。为翰林侍书与侍读，更直，太宗令中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尽善也。”上临学益勤，后再示之，著曰：“止如前尔。”中人诘其故，著曰：“帝王始工书，吾或褒称，则不复留意矣。”后岁余，复示之。奏曰：“功已至矣，非臣所及。”后真宗闻之，谓宰臣曰：“善规益者也，宜居台宪。”后终于殿中侍御史（一无“史”字）。

郭仲仪贽，真宗在藩，为皇子侍读。太宗幸东宫，御制《戒子篇》，命贽注解，且令委曲讲论。真宗每以纯厚长者遇之，在储宫作诗赠之，略曰：“该明圣典通今古，发启冲年晓典常。”后参大政，因论事朴直，上意不悦。后坐入对之际，宿酲未解，左迁荆南。因终身戒酒，至卒不饮，早暮饵药亦斥之，其节刚若是矣（一无“矣”字）。

邢尚书昺，曹州农家子（一云“曹州人，田家子”），深晓播殖。真宗每雨雪不时，忧形于色，责日官所定雨泽丰凶之兆，多或不中。昺因进《耒耜岁占》三卷，大有稽验，皆牧童村老岁月于畝亩间揣占所得。咸平三年，置经筵侍读，首以公为之。昺初应《五经》，廷试日，升殿讲《师》、《比》二卦，取群经发题。太宗嘉其精博，擢为《九经》赐第。真宗晚年，多召于近寝（“近”一作“禁”），从容延对，忽一日，见公衰甚，御袖掩目泫然曰：“宫邸旧僚，沦谢殆尽，存者惟卿尔。”遽密赉银千两、缯千匹。昺康裕无恙，果非久感疾（“久”一作“时”）。将易箦，车驾临问。公拖绅整巾，历叙遭际，上为之泣别。既终，又为之临丧。惟将相丧疾，方有此幸。

杨侍读徽之，太宗闻其诗名，尽索所著，得数百篇（“数”一作“四”）奏御，仍献诗以谢，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上和之以赐，谓宰臣曰：“真儒雅之士，操履无玷。”拜礼部侍郎，御选集中十联写于屏。梁周翰诗曰：“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中。”十联诗者，有《江行》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台高易断魂。”（“台”一作“楼”）《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哭江为》云：“废宅寒塘雨（“雨”一作“水”），荒坟宿草烟。”《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峡（“水”一作“浪”），带雨云归越嶲州。”《年夜》云：（“年”一作“元”）“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老，落残桐叶雨声寒。”余窃谓公曰：“以天地浩露涤其笔于冰瓯雪碗中，则方与公诗神骨相附焉。”

张茂直，兖人，家贫，喜读书。少游汶上，尝买瓜于圃，翁倚锄睥睨曰：“子非久当断头，下刃之际，稍速则死，稍缓则生。果获免，必享富贵。”无何，慕容彦超据兖，例驱守埤。周师破敌，拥城者例坐斩，斩殆尽，至茂直，挟刀者语之曰：“汝发甚修鬒，惜为颈血所污，可先断之。”茂直许焉。将理发，得释免。后知制诰、秘书监卒。

梁修撰周翰，一岁后苑宴，凡从臣各探韵赋诗，梁得“春”字，曰：“百花将尽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称之。为史馆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长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论列之事，望令中书修为《时政记》；其枢密院事涉机密，亦令本院编纂，至月终送史馆。自余百司，凡干对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条报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从之。

李继隆善驰驿，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常往来觇兵势，中途遇虎，射杀之。与吴人战，流矢中额，胄坚不伤。太祖欲拔用，谓曰：“升州平时献书来，当厚赏汝。”时军中内侍数辈皆伺城陷，争求献捷。会有机事当入奏，皆不愿行，继隆独请赴阙，太祖讶其来早，继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问：“安知？”对曰：“臣在途中遇大风，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太祖召谓之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赏，在献捷之上，除庄宅使。

真宗车驾在澶渊，大将王超拥兵十万屯真定，逗遛不进。马太尉知节移书诟让，复辞以中渡无桥，徒涉为患。公命工庀材，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节，全义之子也。七岁，父卒，太祖轸念曰：“真羽林孤儿也。”召入内，送国子学，列青衿胄子之间，御赐今名。后果有立，才三十余为枢使。咸平初帅秦，号为善政。秦质羌酋支属二三十辈殆二纪，公悉遣归，诸番怀感，终其任不敢犯边。水泉银矿累岁不发（“水泉”一作“永泉”，一作“小泉”，义俱未详，疑是汞泉。案《宋史》云，时州有银矿），额课不除，主吏破产偿之不足（“破”一作“蠲”），鞭朴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戎人将谋入抄。值上元，令大张灯，累夕大开诸门。虏不测，即皆引去。

李士衡（案《宋史》作“仕衡”）少时，一侠者遗一剑，属之曰：“君他日发迹（“君”一作“若”）在于剑，记之。”后为秘书丞，知剑州。王均乱成都，陷汉州，进攻绵不下，因趋剑门。士衡预度寇至，城必不能守，徙金帛、居民保剑关（吴校作“剑阁”，《宋史》作“剑门”。案《剑州志》：“大剑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对如门。诸葛武侯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路，于此立剑门关。是以有剑关、剑阁之名，其实则一耳”），焚其仓库，厚募军卒之流勇者（“流勇者”一作“流逆者”，俱似有误），得数千人。贼果大至，公与监兵裴臻据关击之。仓廪既焚，数夕

大冰雪（“数”字吴校增），均众食败糟木皮。臻与再战，斩冻馁者三千级，堕崖壑者无算。贼宵遁，保益州。（案《宋史·李仕衡传》：“仕衡知剑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弃城，焚刍粟，挈金帛，东守剑门。既而贼陷汉州，攻剑州，州空无所资，即趋剑门。仕衡预招贼众，得千余人，待之不疑。贼将至，与钤辖裴臻迎击之，斩首数千级”云云。叙事较明，录附于此。）驰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员外郎，臻崇仪使。公果因剑发迹，以至贵显。逮卒，剑亦失之。

雷宣徽有终，李顺乱，为峡曹，调发兵食，规划戎事，大有纪律。至广安军，贼势充斥，公濒江三面树栅。一夕阴晦，贼众掩至，鼓噪举火。公安坐栉发，气貌自若。贼既合，公引奇兵出其后击之，贼惊乱，赴水火死者无数。就拜右谏议大夫，知益州。次简州（三字据《宋史》增入），寓佛舍，度贼必至，命左右重闭，召土人严更警备。初夕，间道而出。贼围寺数重，及寺坏，惟得击柝者。公喜施予，丰于宴犒，费不足则倾私帑给之，奉身止铜器鞍勒而已。颇涉道书，因读史，废书流涕曰：“功名者，贪夫之钓饵。横戈开边，拔剑讨叛，死生食息之不顾。及其死也，一棺戢身，万事都已，悲夫！”景德初，卒。

王显，太宗在藩，与周莹为给侍。赤脚道者相显曰：“此儿须为将相，但无阴德尔。”及长，太宗爱之，曰：“尔非儒家，奈寡学问，他日富贵，不免面墙。”取《军诫》三篇，令诵之。咸平三年，使相出师定州，便宜从事。忽一日，一道士通刺为谒，破冠敝褐，自称酆都观主，笑则口角至耳，乱鬓若刚鬣（“鬓”一作“发”），谓显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万至本观，未敢收于冥籍，死于公之手者。公果杀之，则功冠于世，然减公算十年，二端请裁之。”显谓风狂，叱起。后日，契丹引数万骑猎于威虏军境，即梁门也。会积雨，虏弓皆皮弦，缓弱不可用。显引兵剿袭，大破之，枭名王贵将十五辈（“五”一作“余”），获伪羽林印二纽（“羽林”下一有“郎”字），斩二万级，筑京观于境上。露布至阙，朝廷以枢相召归，赴道数程而卒。

陈彭年字永年，生抚州，十三岁著《皇纲论》万余言，为江左名辈所重（“左”一作“右”）。除正言，待制于龙图阁，与晁少保迥、戚密学纶条贡举事，尽革旧式，防闲主司，严设糊名、誊录。取《字林》、《韵集》、《韵略》、《字统》及《三仓》、《尔雅》，定其字式，为礼部韵及庙国之避（“国”一作“讳”）。凡科场仪范，遂为著格。编《太宗御集》。公书字甚急，日可万余，细碎急草，翌日往往不能辨。一旦遽卒，真宗急遣中人诣其家，取平生编著，但破箧中得二十余轴，人不能辨，惟起居院吏赵亨能辨之。上召亨补三班吏，令重写之。送杨大年别行改较，无一字之误者。

黄晞，闽人。皇祐初，游京师，不践场屋，多以古学游搢绅之门。凡著书，自号聱隅子。走京尘几十年，公卿词臣无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驰走无倦。后词臣重晞之道者，列章为荐，尽力提挽。朝恩甚优，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国子监。将有司业之命，始拜敕，遍谢知己。才三日，馆于景德如意轮院。一日晚归，解鞍少憩，谓院僧曰：“仆远人也，勤苦贫寒（一云“勤苦长安”），客路漂泊，寒暑未尝温饱。今日方平生事毕，且放怀酣寝一夕，请戒僧童，慎无见喧。”僧诺之。扃扉遂寝。翌日大晓，寂无所闻，寺僧击牖大呼，已卒于榻矣。

刘枢密昌言，泉人。为起居郎，太宗连赐对三日，几至日旰。捷给诙诡，善揣摩捭阖，以迎主意。未几，以谏议知密院，然士论所不协。君臣之会，亦隆替有限。一旦，圣眷忽解，谓左右曰：“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因遂乞郡，允之。

赵参政昌言，汾人。太宗廷试，爱其词气明俊，擢置甲科，未几，拜中丞。上幸金明池，旧例，台臣无从游之制，太宗喜之，特召预宴，自公始也。擢为枢密副使。是时陈象舆、董俨俱为盐铁副使，胡旦为知制诰，尽同年生，俱少年，为一时名俊。梁颢又尝与公同幕。五人者旦夕会饮于枢第，棋觞弧矢，未尝虚日，每每乘醉夜分方归，金吾吏逐夜候马首声诺。象舆醉，鞭揖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谚曰陈三更、董半夜（“董”一作“梁”）。赵公因是坐贬崇信军司马。淳化中，以谏议起知天雄。大河贯府，盖豪猾辈畜刍茭者利厚价，欲售之，诱奸人穴其堤，使溃。公知之，仗剑露刃，尽取豪刍廪积给用，其蠹遂绝。又忽澶河涨，流入御河，陵府城。公籍禁旅，杀牛为酒，募豪右出资，散卒负土护之。皆乐从。不数日，水退城完，就加给事、参政，召还。上渴伫，诏乘疾置赴中书。太宗笑谓公曰：“半夜之会，不复有之。”公叩陛泣谢。

真宗尹京，毕相士安为府判，沈毅忠厚。中书将有佥谐，太宗令辅臣历选，俱不称旨。而李相沆必欲用寇公，上曰：“准少年进用，才锐气浮，为朕选河朔有重德、稀姓者，处其中而镇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毕公进。上果大喜，遂用参大政。时曹利用为枢相。寇、曹二人者一时侍酒，往往凌诟于席，公处其间，尝温容以平之。不逾月，与寇俱平章事，岁余，果负重望。太宗谓李沆曰：“朕固欲用士安者（“用”一作“相”），顷梦数神人拥一紫绶者，令拜朕曰：‘非久当相陛下。’梦中熟视之，乃士安也。”

太宗飞白书张咏、向敏中二臣名付中书，曰：

"二人者皆名臣，为朕记之。"向公自员外郎为谏议、知枢密院，止百余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后坐事出永兴军。驾幸澶渊，手赐密诏："尽付西鄙事，许便宜从事。"公得诏藏之，视政如常。会邦人命国傩，有告禁卒欲倚傩为乱者，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于夹庑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无一人预知者。命傩入，先令驰逞于中门外，后召至阶，公振袂一挥，伏卒齐出，尽擒之，果各怀短刃，即席诛之。剿讫，屏尸，亟命灰沙扫庭，张乐以宴，宾从股栗。

李文靖公沆初知制诰，太宗知其贫，多负人息钱，曰："沆为一制诰，俸入几何？家食不给，岂暇偿逋耶？"特赐钱一百三十万，令偿之。后为学士，因宴，上目送，爱之，曰："沆风度端粹，真佳士也。"后为右揆，居辅弼。当太平无一事，凡封章建议务更张、喜激昂辈摇鼓捭阖，公悉屏之。谓所亲曰："无以报国，聊用以安黎庶尔。"景德二年薨，上临哭之恸，大呼曰："天乎，忠良纯厚，合享遐寿！"

吕正惠公端使高丽，遇风涛恍恍，摧樯折舵（吴本云"遇风涛，帆樯摧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读书，若在斋阁。时首台吕文穆蒙正，告老甚切。上宴后苑，作《钓鱼》诗独赐公，断章云："欲饵金钩深未到，磻溪须问钓鱼人。"意以首宰属公。公和进云："愚臣钩直难堪用，宜问濠梁结网人。"文穆得谢，果冠台席。真宗初即位，居谅暗，每见公则肃然起敬（吴本"起敬"作"揍揖"），未尝名呼，或以字呼，上对公但称小子。公体貌魁梧，庭陛颇峻（"陛"一作"阶"），命梓人别为纳陛（"人"一作"工"。"纳"一作"缓"）。两使外域，虏主钦重，后使虏者至，则问曰："吕公作相未？"

太宗命苏易简评讲《文中子》，中有杨素遗子《食经》"羹黎含糗"之句（"句"一作"说"），上因问曰："食品称珍，何物为最？"易简对曰："臣闻物无定味，适口者珍，臣止知齑汁为美。"太宗笑问其故。曰："臣忆一夕寒甚，拥炉火（"火"上一有"烧"字），乘兴痛饮，大醉就寝，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拥，咽吻燥渴。时中庭月明，残雪中覆一齑碗（"碗"一作"盎"），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盥手。满引数缶，连沃渴肺，咀齑数根，灿然金脆（"然"一作"若"）。臣此时自谓上界仙厨，鸾脯凤腊殆恐不及。屡欲作《冰壶先生传》纪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文莹丙午岁访辰帅张不疑师正，时不疑方五十，齿已疏摇，咀嚼颇艰。后熙宁丁巳，不疑帅鼎（"鼎"一作"浙"），复见招，为武陵之游（"陵"一作"林"。后同）。凡巨脔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诘焉。曰："得药固之。"时余满口摇落，危若悬蒂，谩以此药试之，辄尔再固。因求此方以疗病齿者。凡用之皆效。题曰《西华岳莲花峰神传齿药方》（一无"华"字）。序曰："元亨在天圣中，结道友登岳顶，斋宿祈祠方已，遍游三峰，酌太上泉。至明星馆，于故基下得断碑数片，仿佛有古文，洗涤而后可辨，读之，乃《治口齿乌髭药歌》一首。虑岁月寖久，剥裂不完，遽录以归。而后朝之名卿钜公，访山中故事，语及者皆传之。修制以用，其效响应。"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国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莲槐角子（"木"一作"草"），细辛荷叶（剪荷叶心子也。）要相当。青盐等分同烧煅，研杀将来使最良。揩齿牢牙髭鬓黑，谁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学益深，经史沿革，讲摩纵横，文章诗歌，举笔则就。著《括异志》数万言，《倦游录》八卷。观其余蕴，尚盘错于胸中。与余武陵之别，慨然口占二诗云："忆昔荆州屡过从，当时心已慕冥鸿。渚宫禅伯唐齐己，淮甸诗豪宋惠崇。老格疏闲松倚涧，清谈萧洒坐生风。史官若觅高僧事，莫把名参伎术中。"（一本云"莫把参寥檀传中"，似误）又云："碧嶂孤云冉冉归，解携情绪异常时。余生岁月能多少，此别应难约后期。"（"约"一作"定"）风义见于诗焉。

长沙北禅经室中悬观音印像一轴，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泽撰，镂板者乃郡倅关蔚宗。文云："都官巩彦辅郎中尝魇去，初，两绯衣召入一大府，严甚，有紫衣当案者曰：'此王也，置庑下。'授以沙盆，刖囚目，使研之。余断腕截耳，不可胜数，或恐惧失便溺。顷，一官至，呵巩解衣。巩以有官无罪，官怒曰：'此治杀生狱，岂问官耶？'巩窘呼观音，囚者皆和，而残者完，系者释，俱出。巩亦出，乃苏。余友吴居易与巩同官开封府，言'巩性朴直，不苟于狱，以故或忤在势者'云。壬子岁，王雱元泽记，会稽关杞刻之，以广其传。庶乎世之闻见者，有所警焉。戊午岁题。"元泽病中，友人魏道辅泰谒于寝，对榻一巨屏，大书曰："《宋故王先生墓志》：先生名雱字元泽，登第于治平四年，释褐授星子尉，起身事熙宁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阁待制，以病废于家"云。后尚有数十言，挂衣于屏角，覆之不能尽见。此亦得谓之达欤？（"亦得"一作"得不"。）

卷 六

范鲁公质举进士，和凝相主文，爱其私试，因以登第。凝旧在第十三人，谓公曰："君之辞业合在甲选，暂屈为第十三人，传老夫衣钵可乎？"鲁公荣谢之。后至作相，亦复相继。时门生献诗，有"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亦相传"之句。初，周祖自邺起师向阙，京国罹乱，鲁公遁迹民间。一旦，坐对正巷

茶肆中（一作“对上巷”，吴校作“封丘巷”），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无虑无虑。”时暑中，公执一叶素扇，偶写“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一联在上，陋状者夺其扇，曰：“今之典刑，轻重无准，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一云“大暑何啻耶”）？公当深究狱弊。”持扇急去。一日，于袄庙后门，一短鬼手中执其扇，乃茶邸中见者（“茶”字吴校增）。未几，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于民间，遂用焉。忆昔陋鬼之语，首议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于刑。今繁苛失中，轻重无准，民罹横刑，吏得侮法。愿陛下留神刑典，深轸无告。”世宗命公与台官剧可久、知杂张湜聚都省详修刊定，惟务裁减，太官供膳。殆五年书成，目曰《刑统》。

张尚书诛再知益州，转运使黄观以治状条奏，下诏褒美。时贼锋方敛，纪纲过肃，蜀民尚怀击柝之惴，而嘉、邛二州新铸景德大铁钱，利害未定，横议蜂起，朝廷虑之。遣谢宾客涛为西川巡抚，上临轩谕之曰：“诛之性刚决强劲，卿之性仁明和恕，卿往济之（一云“卿之仁明和恕，往济之”），必无遗策。宜以朕意谕诛：‘赖卿在彼，朕无西顾之忧，每事宜与涛协心精议，副朕倚瞩。’”（案：“宜与涛”一作“宜与诛”，似误。盖前“诛之性”四语谕涛已毕，“赖卿在彼”云云，皆谕诛之语也。）谢公至蜀，明宣宽诏，尚书公抃蹈泣拜。举率从禀（吴校“从禀”作“徒众”），并衡抚劳，西蜀遂安。

太祖受禅，以赵韩王普有佐命巨勋，除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未几，范质罢相，以公为门下侍郎、平章事。既冠台府，参总庙权。参政吕余庆、薛居正虽副之，但奉行制书，备位而已。不宣制，不预奏事，不押班，每府候对长春殿庐，启沃大小之务，尽决于公。兼权之议（吴校“兼权”作“擅对”），喧于时论。会李继迁扰边，用公计，封赵保忠守夏台故地，因令灭之。保忠翻与继迁合谋为边患。河西极挠（“挠”一作“扰”），咎归于公。因不得专政，诏令参政更掌印押班奏事，分其权也（“也”一作“地”）。旧制，宰相报到，未刻方出中书。会岁大热，特许公才午归第，遂为永制。年七十一，病久无生意，解所宝双鱼犀带，遣亲吏甄潜者诣上清太平宫醮星，露恳以谢往咎。上清道录姜道元为公叩幽都，乞神语，神曰：“赵某开国忠臣也，奈何冤累，不可逃。”道元又叩乞所冤者，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牌底见“大”字尔（“大”一作“火”，下同。案《说文》，“美”字从羊从大，但今俗书亦有从火者，应两存之）。潜归，公力疾冠带出寝，涕泣受神语。闻牌底“大”字，公曰：“我知之矣，此必秦王廷美也。然当时事曲不在我，渠自与卢多逊遣堂吏赵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岂当咎予？但愿早逝，得面辨于幽狱，曲直自正。”是夕，普卒。上感悼涕泗，自撰神道碑，八分御书赐之。

真宗中年，多或不豫，欲权弭听断，养和于西林园，即太清楼也。议委政于皇太子，加冠监国，用王沂公曾以辅之。时中丞王臻不喻上意，议方下（吴校作“旨方下”），遽以疏上云：（吴校“上”作“入”，改作“奏”）“臣闻欲行皇子冠，《左传异议》曰：‘以星终为年纪，十二而一周，于天道备。’所以人君十二始冠，冠，弁也，行之于庙。汉已还，间有即位而冠者，皆出于不得已也，故改其名为加元服。皆汉儒因事旋讲，实非古也。《冠义》云：‘冠者，礼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临国，冠道未成，不冠而监，岂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云二年，睿宗欲以皇太子监国，召三品以上官建议，群臣莫敢对者。臣窃谓兹事体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万国，调顺气剂，存真纳和，不必过计。社稷万灵，扶拥圣履’云（吴本“拥”作“护”）。时以政出宫闱，不敢妄决（一云“下无敢决”），议者遂寝。

昝太尉居润，博州人。不识字。每按牍，以左手捉巨笔一画长画寸余，虽狡史善诈也（“史”一作“吏”），摹之则败（“则”一作“必”）。沈相伦在幕府，谓所亲曰：“吾观沈推官五载未曾妄发一笑一语（“曾”一作“尝”），行步端重，如履庙堂（“堂”一作“朝”）。吾见则礼敬之，必为宰相。”遂力荐于太祖，称沈沈厚可用。后果作相。昝恨其不知书，昝氏子孙皆召于家，建学立师傅，如己子教之，以报其知人之德也。

太祖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有间者自蜀还，上问曰：“剑外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来”一作“回”）上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时虽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齿寒之惧，而讨之无名。昶欲朝贡，王昭远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谍者孙遇赍蜡丸帛书，间道往太原结刘钧为援，为朝廷所获。太祖喜曰：“兴师有名矣。”执间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万，分路讨之。俾孙遇指画山川曲折、阁道远近，令工图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刍斛尔，若财帛尽分给战士。”王师至蜀，昶遣王昭远帅师来拒。未几，相继就擒，昶始降。执昶赴阙。大将王仁赡自南剑独先归阙，乞见，恐己恶暴露，历数全斌等数将贪黩货财，弛纵兵律（“纵”一作“坏”），为所诉，反欲自晓。太祖笑谓仁赡曰：“纳李廷圭妓，擅开丰德库取金宝，此又谓谁耶？”仁赡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慎，但有曹彬一人尔。”台臣请深治征蜀诸将横越之恶，太祖尽释之。

魏人柴公以经义教授里中，有女子备后唐庄宗掖

庭。明宗入洛，遣出宫，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逾旬不能进。其女悉以奁具计直十万，分其半与父母，令归大名，曰："儿见沟旁邮舍队长，黝色花项为雀形者，极贵人也，愿事之。"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夺，问之，即郭某，乃周祖也。因事之，执箕帚之礼。一日，谓其夫曰："君极贵不可言，然时不可失，妾有五万，愿奉君以发其身。"周祖因其赀得为军司。其父柴公，平生为独寝之人，传司冥间事。一日晨起，忽大笑，妻问之，不对，但笑不已。公惟喜饮，妻逼极醉，因漏泄其事，曰："花项汉将为天子。"后果然。

王彦俦，上蔡人。五代之际，为本郡军校，材质雄伟，刚毅有谋，勇冠群卒。久欲奋发，而无其端。一旦，同列辈五六人者（"五"字疑衍）语彦俦曰：（"语"一作"告"）"天下纷纷，能者可立。吾辈何忍端坐，以温饱自堕耶？可相共起事（"共"一作"与"），以图富贵乎？"彦俦私自计曰："此六人者，死气侵面，是为我启迹也。"遂许之，曰："吾今夜正当宿直，君辈可持短兵入，吾奉为内应（"奉"字似误）。富贵之来，不出今夕。"六人者喜，是夜皆至。彦俦伏甲于内，尽杀之，持其首诣阁，泣告刺史曰："巡警无状，致奸盗窃发，已伏其罪矣，愿公亲出以抚众。"刺史惊喜而出，方慰劳次彦俦，立斩之，遂据上蔡。明日，籍其六家。郡中震恐，无敢动者。后朝廷力讨之，势不能守，奉其母奔金陵郡。李先主特喜其来，至其家亲拜其母，以彦俦为和州刺史。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鹦鹉甚慧，能诵陇客诗及李白《宫词》、《心经》。每客至，则呼茶，问客人安否寒暄（"安否"一作"起居"）。主人惜之，加意笼豢。一旦，段生以事系狱，半年方得释，到家，就笼与语曰："鹦哥，我自狱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忆汝，汝还安否？家人喂饮，无失时否？"鹦哥语曰："汝在禁数月不堪，不异鹦哥笼闭岁久。"其商大感泣，遂许之曰："吾当亲送汝归。"乃特具车马携至秦陇，揭笼泣放，祝之曰："汝却还旧巢，好自随意。"其鹦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后闻常止巢于官道陇树之末，凡吴商驱车入秦者，鸣于巢外，问曰："客还，见我段二郎安否？"悲鸣祝曰："若见时，为道鹦哥甚忆二郎。"余得其事于高虞晋叔，事在熙宁六七年间。

庆历壬午岁，王师失律于西河好水川，亡没数巨将刘平、葛怀敏、任福等，石元孙陷虏。急奏入已旬余，大臣固缓之。仁宗因御化成殿，一宽衣老卒拥帚扫木阴下，忽厉声长叹曰："可惜刘太尉。"上怪问："何故独语？"此老卒曰："官家岂不知刘太尉与五六大将一时杀了？"上惊问："汝何闻此？"老卒因舍帚，解衣带书进呈，曰："臣知营州西虎翼一营尽折，臣婿亦物故于西阵，此书乃家中人急报也。"上以书急召执政视之，大臣始具奏："臣实得报，恐未审，候旦夕得其详，方议奏闻。乞自宽圣虑。"上厉声曰："事至如此，犹言自宽圣虑，卿忍人也！"冢宰因谢病，乞骸骨。

卢文进，范阳人。少从军，身长八尺，姿貌伟异，名振燕蓟。庄宗连兵于两河，屡战获胜，一夕忽败，夜走，马坠涧中，才及水，一跃而出。明日视之，乃郡之黑龙潭，绝岸高险，深不可测。文进知有神助己，气因复振，收余众，会食于野。一巨蛇长十丈余，径至坐所。众皆奔避，独文进不动，蛇引首及膝，文进以匕箸取食饲之，讫，蛇蜿蜒方去。奔败之余，物情疑阻，举众入契丹。虏主厚遇，使率兵救镇、冀，又与庄宗连战。明宗即位，老思南土，部曲皆华人，复还中国。明宗亲加宴劳，因诏得封大将军（"因诏得"一本作"建请对"）。八十二，无病卒。卒之日，星殒于寝，大如杯，文进嘘赤光丈余，与星相接。

王舆为江南杨氏军中小校，少从军，围润州，中巨弩射右耳，其矢穿左耳而去，旁二人中矢死之。舆卧病百余日乃愈，至老不聋，亦无瘢迹。又尝攻颍，夜有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坠，能避之则富贵不可名（"名"一作"言"），不尔则毙矣。"及旦，舆拔剑倚栅木驱兵，城中飞大石正中其栅及舆铠甲，皆糜碎而坏。舆曰："流星乃此也。"益自贵重，终为使相。

徐登者，山东人，世传近二百岁，得异术以固龄体，搢绅所以待礼焉。郑翰林公镇荆南，唐诏彦范漕湖北，二公以广成、浮丘礼之，馆于楚望。登无他奇，朴直不矫，不以屑事干公势。毅夫尝言："登虽不以实年告人，每说周末国初事，则皎如目击，校之已百五六十岁矣。"文莹与登游郑馆岁余。惟喜饮醇酎，经月不一粒食，殊不知书。一夕，不告郑公，夜奔景陵，投道复守陈少卿宗儒以托死。死之日，亲写书到荆厚谢公，公甚嗟悼。嘱陈公曰："吾死后，当窍棺，前后以竹板二等吾身敛之。后三十年（疑是"后二年"）当剖棺，此实知也。"遂殡北塔僧园。后二年，陈少卿知寿州，因事诣阙补官遣，枉道至景陵，恐其尸解，剖棺视之，则已腐败。世之昵方士者，登可鉴焉。

太宗一日幸禁林，谓朱翰林昂曰："汉宣帝最好勤政，尚五日一视朝，万务宁无壅积耶？朕则不敢辄怠也。"公因得谏言："臣闻尧、舜优游岩廊之上，亦万机允正；唐太宗天下太平，房乔请三日一视朝临政；高宗寰宇宁静，长孙无忌请隔日视事。悉从。自后（一本"自后"二字在"悉从"上，疑误），双日不坐，只日御视，五日一开延英，遂为通式。今庶政

清简，百执犹宁居于私第，惟陛下凝旒听览，翻无暂暇。宜三五日一临轩（一无"五"字），养洪算，蹈太和，合动直静专之道，扃摄思虑，保御真气。"后中书知之，与台谏继陈奏请："臣等切见朱昂之请对深协至治，仍乞徇所陈。"久而才允。

王状元君贶，天圣庚午甲科及第，元丰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赐。谢表特优，略云："横金三纪，未佩随身之鱼；赐带万钉，改观在廷之目。岂伊散任，得拜恩章。车服以庸，品仪辨等。国朝故事，惟二府刻球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号遇仙之样。独承面命，度越朝规。此盖陛下宠厚老臣，礼加常制，悯事三朝之旧，俾阶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既表重镠之丽；宝之在体，更增上笏之华。"

卷　七

夏侯嘉正，荆南人。刘童子者，幼瞽，善声骨及命术，谓曰："将来须及第，亦有清职，惟恃声贵，自余俱弱。己俸外，别有百金横入，不病则死。"后至正言、直馆，充益王生辰使，得金币，方辇归私第，欲留之为润屋，忽一缗自地起立，久而后仆（"后"一作"方"）。遂感疾，月余而卒。太宗上元御楼观灯，嘉正进十韵，末句云："两制诚堪美，青云侍玉舆。"不怿，赐和以规之，有"薄德终惭举，通才例上居"之句。喜丹灶，尝曰："使我干得水银半两，知制诰一日，平生足矣。"二愿俱不遂而卒。

太祖生于西京夹马营，至九年西幸，还其庐驻跸，以鞭指其巷曰："朕忆昔得一石马，儿为戏，群儿屡窃之，朕埋于此，不知在否？"斸之，果得。然太祖受其山川形胜，乐其风土，有迁都之意。李怀忠为云骑指挥使，谏曰："京师正得皇居之中（"皇居"一作"天下"），黄、汴环流，漕运储廪，可仰亿万，不烦飞挽。况国帑重兵，宗庙禁掖，若泰山之安，根本不可轻动也。"遂寝议。拜安陵，奠哭为别，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即更衣，取弧矢，登阙台（"台"一作"基"），望西北鸣弦发矢以定之，矢委处，谓左右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马埋于中（"中"一作"基"）。又曰："朕自为陵名曰永昌。"是岁果晏驾。

李度，显德中举进士，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人多诵之（"诵"一作"称"）。王朴为枢密，止以此一联荐于申文炳知举，遂擢为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诵一联诗。"

唐陆禋《续水经》尝言："蛇雉遗卵于地，千年而生蛟龙属。汉武帝元封中，浔阳浮江亲射蛟于江中，获之乃是也。其蛟破壳之日（"破"一作"出"），害于一方，洪水飘荡，吴人谓之发洪。"余少时，尝游杭州西城县之伊山（案：西城县无考，或新城县之误），目击此事。方晚春，忽茂草中一雌雉飞起丈余，翅翼零乱，又复入草中，数四不绝，久而不出。予窃怪之，剃草往观，果一巨蛇，一雌雉，蟠结缠纠，津沫狼藉，斯须，雉惊飞，而蛇亦入草中。始验禋之说不诬。

丁文果司天监丞无他学，惟善射覆，太宗时以为娱。一日，置一物品器中，令射之，果乃课其经曰："花花华华，山中采花，虽无官职，一日两衙。"启之，乃数蜂也。又令寿王邸取一物，令射之，果曰："有头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缩头，不能入腹。"启之，乃压书石龟也。即日赐绯，并钱五万。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魏野字仲先，其诗固无飘逸俊迈之气，但平朴而常不事虚语尔。如《赠寇莱公》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及《谢寇莱公见访》云："惊回一觉游仙梦，村巷传呼宰相来。"中的易晓，故虏俗爱之。野与孟津诗人李渎为诗友，野凿室于陕郊，曰乐天洞；渎结庐于中条山，曰浮云堂。皆树石清幽，各得诗人之趣。渎字长源，一日自孟津访别于野，曰："数夕前，忽一人来床下，诵曰：'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时"一作"头"）予犹规其误曰：'岂非坐看云起时乎？'答曰：'此云安能起耶？'又非梦寐，亟窥之，空无一物。此必死期先报，故来相别。"遂痛饮数夕而还，还家未几而卒。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多谓之同宗。翰有宏材伟特之度，能诗，有《玉关集》。领金吾日，当直，太宗召与语曰："朕曾览卿诗，有'曾因国难披金甲（"因"一作"纾"），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应先勒大名曹'。颇佳，朕每爱之。"翰因叩谢。征幽州，为东路濠寨总管。善风角。一夕，角声随风至帐，翰从容撮带曰：（"从容"一作"促令"）"寇至之兆也。"未几，果然。大败其寇于城下。从征幽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向陆（一云"水物何向陆栖"），失依据也，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将班师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

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晋王天日姿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结"一作"召"），陛下当图之。"上怒曰："朕与晋弟雍睦起国，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粗狂小人，敢离我手足耶？"

亟令诛之。逮太宗纂承，高阳关奏："妖气夜起（"气"疑"氛"），横亘北陆，边情颇摇。"太宗召向相敏中于玉华殿密议之。向奏曰："臣闻崔翰领节高阳，恃功骄恣，横越兵律。陛下宜召还诛之，以厌氛祲。"上曰："是何言欤？朕尝乘怒诛张琼，至今痛恨。若翰者，朕以其能，拔于行伍，遂建节旄，料渠不肯辜朕也。"（一无"不"字，"也"一作"乎"）止遣一词臣宣抚慰劳而已，袄祲自消，边心亦宁（"心"一作"境"）。

开宝九年，钱忠懿俶来朝，上遣皇子德昭迓于南京，车驾为幸礼贤宅抚视，馆饩什物充满庭墀。俶至，诏处之。赐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妻子俱朝封，妻为吴越国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诸王预坐。一日，赐俶独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爱俶姿度凝厚，笑曰："真王公材。"俶拜谢，中人掖起。上遣太宗与俶叙齿为昆仲。俶循走，叩头泣谢曰："臣燕雀微物，与鸾凤序翼，是驱臣于速死之地也。"获止。时上将幸西京，乞扈从。不允，曰："天气向热，卿宜归国。"宴别于广武殿。后三年来朝，宴于长春殿，刘铱、李煜二降王预焉。未几，会陈洪进纳土，俶情颇危蹙，乞罢吴越王，诏书愿呼名。不允。从征太原，每晨趋鸡初鸣，晓与群臣候于行在（一云"每晨趋鸡初鸣，先于群臣候于行在"），尝假寐于寝庐。上知之，谕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烛先领引于前顿候谒而已（"先"一作"止"）。驾至并门，继元降。上御崇台，戮其拒王师者，流血满川。上顾俶曰："朕固不欲尔，盖跋扈之恶，势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图籍归朝（"归"一作"贡"），不血于刃，乃为嘉也。"俶但叩头怖谢（"但"吴校作"惧"）。非久，身留于朝，愿纳图贡。昆虫草木亦无所伤。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则悉以山川土籍管钥庾廪数敬授于旻，遂起遣兵民投阙。俶最后入觐，知必不还（一作"心知不还"），离杭之日，遍别先王陵庙，泣拜以辞，词曰："嗣孙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国修觐，还邦未期，万一不能再扫松槚，愿王英德各遂所安，无恤坠绪。"拜讫，恸绝，几不能起，山川为之惨然。

永平中，延平津一神剑夜悬于空，光掩星斗。其剑止长三尺许，每天地澄霁，随斗而转，启明东起则没。时或浮于津面，渔者见之，近则渐沈。遂置剑州于延平津，割剑州之剑浦、汀州之沙县隶焉。

文莹至长沙，首访故国马氏天策府，诸学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惟徐东野、李宏皋尔。遂得东野诗，浮脆轻艳，皆船华妩媚，侑一时尊俎尔（一云"皆铅华歌舞，媚一时尊俎尔"）。其句不过"牡丹宿醉，兰蕙春悲。霞宫日城，剪红铺翠"而已。独《贻汪居士》一篇，庶乎可采，曰："门在松阴里，山僧几度过。药灵圆不大，棋妙子无多。薄雾笼寒迳，残风恋绿萝。金乌兼玉兔，年岁奈君何？"又得宏皋《杂文》十卷，皆骈枝章句，虽龌龊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难也！

钱熙，泉南才雅之士，进《四夷来王赋》万余言。太宗爱其才，擢馆职。有司请试，上笑曰："试官前进士，赵某亲自选中。"尝撰《三钓酸文》，举世称精绝，略曰："渭川凝碧，早抛钓月之流。商岭排青（"排"一作"飞"），不逐眠云之侣。"又曰："年年落第，春风徒泣于迁莺；处处羁游，夜雨空伤于断雁。"其文千言，率类于此。卒，乡人李庆孙为诗哭之曰："《四夷》妙赋无人诵，《三钓酸文》举世传。"

翰林郑毅夫公，晚年诗笔飘洒清放，几不落笔墨畛畦，间入李、杜深格。守余杭日，因送客西湖，舣舟文莹旧居，留诗于壁云："春入萝途静，浪花翻远晴。"又："东飞江云北飞燕，同寄春风不相见。"又《余杭郡阁》云："雨影横残虹，秋容阴映日。寒江带暮流，晚角穿云出。云峰翠如织，宿鸟去无迹。封书写所怀，聊托荆门翼。"又《罢翰林行次南都遇雨》云："雨声飘断忽南去，云势旋生从北流。料得凉风消息好，萧萧已在柳梢头。"又："老火烧空未拟收，急惊快雨破新秋。晚云浓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头。"时颇讶其气象不远，后解杭麾，将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语已兆于先。

尝谓文老不衰者，止见今大参元厚之绛。顷在禁林，《怀荆南旧游》云："去年曾醉海棠丛，闻说新枝发旧红。昨夜梦回花下饮，不知身在玉堂中。"词气略不少衰。又曾鲁公垂八十，笔力尚完。时曾子宣内翰谪守鄱阳，手写一柬慰之，略云："扶摇方远，六月去而不息；消长以道，七日自当来复。"吾友中，秘书杨经臣博赡才雅，而尝诵之（"而"字疑衍）经日（一作"经臣"），谓余曰："此非知其然（句似有误），而为神驱于气使之为尔。"（"于"字疑衍。）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扈蒙参定其议，有李朴请诛之制，甚繁，具本文（"李朴"吴校作"礼外"）。蒙继上《圣功颂》，次年将东封，又进御札草。上爱之，批于纸尾，奖之云："《圣功颂》及此辞，无一字可议。"后应制后苑，诗有"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上和以赐曰："珍重老臣纯不已，我惭寡昧继三皇。"为之美传。

杨信，高杨人，忠朴，善御士卒。开宝二年，为散指挥，解舍直大内之北。一夕中夜，忽梦巨龟衔敕叩其寝，信惊起披衣曰："大庭必有警。"果太祖开元武门，急召信入禁中，擒叛党杜廷进三十九人（一云"杜廷进等十九人"），阴以姓名授之。黎明，尽为信

所捕，擒至便殿，不用吏鞫，面讦得实（“讦”一作“讯”），悉戮于市。信忽患喑，太祖惜其善抚辖，以重兵之柄委之。虽不能语，而申明纪律，严肃有度。有童曰玉奴者，天赋甚慧，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挥军律，宾客语论，但回顾玉奴，画掌为字，悉能代信语。轻重缓急，便否避就，尽协其意。病将革，忽能语，太宗异骇，亲幸其第。信力疾扶于榻，感泣叙留（“留”一作“谢”），音词明彻。至死，犹叩头乞严边备，毋忽亭障。信泣，太宗亦泣。至翌日卒，赐瑞玉小玦为含（一无“瑞”字）。

田重进，范阳人，不识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饵赐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晋王赐汝。”重进曰：“我只知有官家，谁能吃他人酒食乎？”人语太宗，极许之。后郑文宝出漕陕右，上嘱付曰：“田某先帝宿将，勇毅宣力，卿为朕善待之。”

太原既平，刘继元降王随銮舆。将凯旋，而三军希赏，诸将遽有平燕之请，未敢闻上。崔翰者，晋朝之名将也，奏曰：“当峻坂走丸之势，所至必顺。此若不取，后恐噬脐。”上然之，改銮北伐，功将即而班师（“即”吴校作“集”），因整旅徐还。无何，至金台驿，王师失利（“利”一作“律”），间或南溃者数千骑。上遣翰以兵追之。翰奏曰：“但乞陛下不问奔溃之罪，臣愿请单骑独往，当携之而归。”（“当”一作“可”）上许之。翰棰马独往追之，将及，扬鞭大呼：“诸君不须若尔，何伤乎？料主上天鉴，处置精明，君等久负坚执锐，卫驾远征，一旦小衄，岂不念父母妻子忆恋之苦耶？上特遣吾邀（一作“谕”）尔辈同还，宜知几速反。”众稍稍听从，遂收身而还（“收”一作“抽”）。夜半至营，各分部直，鸡犬亦不鸣。上喜，密解金带赐翰曰：“此朕藩邸时所系者。”

端拱中，或言威虏军粮运不续，虏乘其虚，将欲窥取。朝廷亟遣大将李继隆（他本俱作“李继伦”，今从吴校）发镇、定卒万余，护送刍粮数千辎车，将实其廪。虏谍报之，率精锐万余骑邀于中道。时尹继伦为沿边都巡检，领所部数千巡徼边野，忽当虏锋。虏蔑视而不顾，劲欲前掠。伦谓麾下曰：“虏气锐于进，吾当卷甲衔枚，掩其后以击之。蛇贪前行，必忘其尾，岂虞我之至耶？”遂饱秣饫膳，伺其夕，怀短兵暗逐其后。至唐河，天未明，虏骑去我军将近，遂释鞅会食，食罢将战。伦举兵一麾，如拉枯折朽。胡雏越旦举匕方食，短兵击折一臂，乘马先遁，一皮室击死之。皮室者，虏相也。分飞溃乱，自蹂践。北窥之患遂已。继伦面色黧，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当。”后淳化中，著作孙崇谏陷北归，太宗召见，面诘虏庭事，崇谏备奏唐河之役。上始尽知，叹曰：“奏边者忌其功，不状其实以昧朕（“昧”一作“欺”），非卿安知？”遽加防御使。

贾黄中乃唐造《华夷图》丞相耽四世孙，七岁举童子，开头及第（“开”一作“状”，一作“关”）。李文正昉以诗赠之：“七岁神童古所难，贾家门户有衣冠。七人科第排头上，五部经书诵舌端。见榜不知名字贵，登筵未识管弦欢。从兹稳上青霄去，万里谁能测羽翰。”后淳化中，参太宗大政。性极清畏。尝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睹一隙舍扃鐍甚严，公怪之，因发钥，得宝货数十巨积（“十”一作“千”），乃故国宫闱所遗之物，不隶于籍，数不可计。公亟集僚吏，启其封，悉籍之，以表上。上叹曰：“贪黩者，籍库之物尚冒禁盗，况亡国之遗物乎？”赐钱三百万，以旌其洁。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恤其家。既葬，其母入谢。上面抚之：“勿以诸孙及私门之窘自挠，朕常记之。”

梁丞相适顷为详议官，审刑议事厅旧在中书之旁、廨舍院之右。朋僚亲昵者往往时过笑语。公以政堂逼近，窃不自安，因命笔题厅之东，告来者曰：“紫垣甚近，黄阁非遥，僚友见过，幸低声笑语。适谨启。”后紫垣、黄阁不十年登之，语兆之应也若此。公之祖颢，字太素，郓人，登雍熙二年甲科（他本俱作“应熙宁二年甲科”，今从吴校）。司谏、知诰、群臣封事，悉付公并薛公映详定可否，多所弃斥。子固字仲坚，用父荫赐进士出身，服阕，诣登闻，让前恩命，愿乡举，果祥符二年亦擢甲科。

钱文僖若水尝率众过河，号令军伍，分布行列，悉有规节，深为武将所伏。上知之，谓左右曰：“朕尝见儒人谈兵，不过讲之于樽俎砚席之间，于文字则引孙、吴，述形势皆闲暇清论可也，责之于用，则临事罕见有成效者。今若水亦儒人，晓武可嘉也。”时北戎犹扰，上密以手札访之。公奏曰：“制边灭戎之策无他，臣闻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镇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犬戎未尝侵境。盖幽、蓟为唐北门，命帅屯兵以镇之，稍有侵轶，则呼噏应敌。”时言者请城绥州，积兵以御党项。诏公自魏乘传疾往按。至则乞罢。时论韪之。上尝谓左右曰：“朕观若水风骨秀迈，神仙资格，苟用之，则才力有余。朕止疑其寿部促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后果夭。

卷 八

太宗御厩一马号碧云霞，折德扆获之于燕涧，因贡焉。口角有纹如碧霞，夹于双勒。圉人饲秣，稍跛（音贲）倚失恭，则蹄啮吼喷，怒不可解。从征太原，上下冈阪，其平如砥，下则伸前而屈后，登高则能反之。太宗甚爱。上樽余沥，时或令饮，则嘶鸣喜跃。后闻宴驾，悲悴骨立。真宗遣从皇舆于熙陵，数月遂

毙。诏令以敝帏埋桃花犬之旁。

党进者，朔州人，本出溪戎，不识一字。一岁，朝廷遣进防秋于高阳，朝辞日，须欲致词叙别天陛，閤门使吏谓进曰："太尉边臣，不须如此。"进性强很，坚欲之。知班不免写其词于笏，俏进于庭（"进"一作"赞"），教令熟诵。进抱笏前跪，移时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圣容，厉声曰："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进曰："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吴本"官家"作"上"。）

兴国中，太宗召陈抟赴阙。抟隐华山云台观，年百余岁。世宗拜谏议，不受。始四五岁时，戏涡水侧，一青衣媪抱置怀中乳之，曰："令汝更无嗜欲之性，聪悟过人。"先生有高识，尝戒门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进取，迹动天阙，名驰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间无完名，子名将起，必有物败之。戒之！"放至晚节，侈饰过度，营产满雍、镐间，门人戚属以估势强并，岁入益厚，遂丧清节，时议凌忽。王嗣宗守京兆，乘醉慢骂，条奏于朝。会赦方止。祥符八年岁旦，山斋晓起，服道衣，聚诸生列饮，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数行而逝。奇男子也。

苏内翰易简在禁林八年，宠待之优（"优"一作"深"），夐出夷等。李相沆入玉堂后于苏（"苏"一作"公"），一旦先除参政，以公为承旨，赉与参政等。苏不甚悦，上谓公曰："朕欲正旧典，先合用卿即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寿基，稔育闻望，乃先用沆，卿宜无慊。"（吴校"慊"作"歉"）盖知其龄促也。公以母老，急于进用，因乾明圣节，进《内道场醮步虚》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犹在丹台望泰阶。"上悉其意，俾参大政。未几，卒，年三十九。上嗟悼，为之雪涕，赐挽词，断云："时向玉堂寻旧迹，八花砖上日空长。"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参大政，敏于裁断。时赵韩王罢政出洛，吕文穆公蒙正宽厚，自任中书，多决于沔。旧例，丞相待漏于庐，然巨烛尺尽始晓，将入朝，尚有留桉遣决未尽。沔当漏舍，止然数寸，事都讫，犹徘徊笑谈方晓（"谈"一作"语"）。上每试举人，多令公读试卷。素善读书，纵文格下者，能抑扬高下，迎其辞而读之，听者无厌，经读者高选。举子当纳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读之，幸也。"

王参政化基，兴国二年及第于吕蒙正榜，释褐授赞善，知岚州。赵韩王学术平浅，议以骤进之少年，无益于治，特诏改淮幙（"特"一作"理"，今从吴校）。公叹曰："不幸丞相以元勋自恃，特忌晚进，男儿既逢明时，岂能事幙府，承迎于婉画之末乎？"抗疏自荐，表称"真定男子"。公常慕范滂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疏略》，皆切于时要。太宗壮之，曰："化基自结人主，慷慨之俊杰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遗，召试中丞、补阙、知制诰。翘楚有望，尤善为诗，《感怀》有"美璞未成终是宝，精钢宁折不为钩"之句，可见其志矣。后参大政，赵熔以宣徽使知密院，上特命参政班在宣徽之上。

唐彦猷侍读询，弟彦范诏，俱擅一时才雅之誉。彦猷知书好古，彦范文章气格高简不屈，疏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遣一小札，亦必华笺妙管，详雅有意。忽一客携黄筌《梨花卧鹊图》求货，其花画全株，卧两鹊于花中，敛羽合目，其态逼真，合用价数百缗。彦猷畜画最多，开箧以蜀之赵昌、唐之崔彝数品花较之（吴校"品"作"名"），俱所不及。题曰锦江钓叟黄筌笔。彦猷偿其半，因暂留斋中少玩。绢色晦淡，酷类古缣。彦猷视其图角有巨印（吴校"视"作"讶"），徐少润，揭而窥之，乃和买绢印。彦范博知世故，大笑曰："和买绢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颍州，岁大饥，出府钱十万缗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黄筌唐末人。此后人矫为也。"遂还之，不受其诬。

徐骑省铉事江南后主为文馆学士（吴本作"文□院学士"，校补"馆"字），随煜纳图，太宗苛责以不能讽煜早献图贡，铉对曰："臣闻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为人谋国，当百世不倾。讽主纳疆，得为忠乎？"太宗神威方霁，曰："今后事我，亦当如是。"铉不幸，为学士，坐请求尹京张去华以一亲故注重辟，讽去华上言'贯索星见，请曲赦畿狱。'坐是削官，为静难行军司马（"行"字吴校增。案：当作"静难军行军司马"）。后端居不出，铭其斋以自箴，曰："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风雨可蔽，庭户不出。知足为富，娱老以佚。貂冠蝉冕，虎皮羊质。处之恬然，永终尔吉。"竟卒于邠。铉晚年于诗愈工，《游木兰亭》云："兰舟破浪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观水战》云："千帆日助阴山势，万里风驰下濑声。"《病中》云："向空咄咄频书字，与世滔滔莫问津。"《谪居》云："野日苍茫悲鹏舍，水风阴湿敝貂裘。"《陈秘监归泉州》云："三朝恩泽冯唐老，万里江关贺监归。"《宿山寺》云："落月依楼角，归云拥殿廊。"弟锴词藻尤瞻，年十岁，群从燕集，令赋《秋声》诗，顷刻而就，略云："井梧分堕砌，塞雁远横空。雨滴苔莓紫，风归薜荔红。"尽见秋声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驰骑入秦，贼迁万余众寇灵州。上问吕相端、赵枢密熔平戎之略，吕奏曰：

“容臣等共陈利害（吴本“共”作“具”），为一状进呈。”时张洎对上前，斥端曰：“居启沃之地，君问即对。边城之急，岂容冥搜抒思，检阅补缀，深失讦谟之体。”端奏曰：“洎不过揣摩陛下意尔。”上为之默笑（吴本“上”字下有“亦”字）。洎善事内臣，动息先知，盖上意久欲弃之。果翌日，先于两府独抗一疏，盛言“乞弃灵武，深边馈运，斗粟硕费，刍车野宿，孤迥难援。泉源高涸，莫屯厚兵”云。上谓向敏中曰：“洎果为吕端所料。朕尝不喜刘蟠辈动即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还之，谓洎曰：“卿所陈，朕不会一句。”顷在翰苑，眷遇特厚（“遇”一作“顾”），凡篇章褒答，止谓之翰长。儒臣由此少解焉。

寇莱公给事中知吏部选时，张洎亦为给事中，掌考功。官序虽齐，视洎乃为属曹。寇少年进用，才锐气勇，复为首曹，慊洎不以本司官长奉己。洎又以老儒宿德闻望自持，不肯委节事寇。洎坐（“洎坐”字上下疑有脱文），寇视事罢，则整巾对书，终日危坐，伺候于省门（“伺”疑“洎”字之误），一揖而退，不交一谈。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诗玩洎，略曰：“少年挟弹多狂逸，不用金圆用蜡圆。”盖讥洎顷在江南重围中为李煜草诏于蜡圆中，召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强颜附之。后稍亲暱，其辨诵谈笑，横飞于席间。寇胸中素蕴养畜不发者，尽为洎藉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于朝，力加荐擢。

太宗推敦台宪，动畏弹奏。雍熙九年，春宴，上欢甚。时滕中正权中丞，上谓群臣曰：“朕所乐者，非歌舞樽罍，盖时平民康，与卿等放怀同庆尔。”顾中丞曰：“三爵之饮宴，实为常礼。朕与群臣撤常筭，快饮数杯可乎？”中正奏曰：“臣闻文王在镐，与鱼藻同乐。古之诫者，但恐湎淫失度尔，今君臣熙洽，穆穆皇皇，微臣敢不奉诏。”殿上皆呼万岁。遂以虚爵遍授，俾恣饮焉。

孔承恭上言，举令文贱避贵之类四条，乞置木牌立于邮堠，以为民告诉。行之。一日，太宗问承恭曰：“令文中贵贱、长少、轻重各有相避并讫，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承恭曰：“此必戒于去来者，互相回避尔。”上曰：“不然。借使去来相避，止相憧憧于通衢之人密如交蚁，乌能一一相避哉？但恐设律者别有他意。”其精悉若是（“是”一作“此”）。

太宗深惜民力，擢樊知古为谏议、河北东西都转运使，自樊始也。（案：“自樊始也”句与“太宗深惜民力”语，文义不贯，似有脱误。）奏请修河北诸城，计木五百万条，畚镬什具七百万事。上曰：“大河乃天设巨堑以限夷夏，匈奴岂有违天限之势乎？（吴本无“限”字）万里长城，金汤之固，又奚为哉？重困吾民，损和伤事，所陈过当，宜罢之。”诏有司量给材用修整。（案：他本，此下另为一条，今从吴校。）

知古，江南人，无乡里之爱。举于乡，不获第，因谋北归，献伐于朝（“伐”一作“计”）。以钓竿渔于采石江凡数年，横长絙量江水之广深，絙或中沈，阴有物波低助起。心知其国之亡，遂仗策谒太祖，奏曰：“可造舟为梁，以济王师，如履坦途。”送学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黄黑龙船于荆南，破竹为索，数千舰由荆南而下。舟既集，就采石矶试焉，密若骈胁，不差尺寸。知古旧名若冰，太祖以其声近弱兵之厌，故改之。江南平，为侍御史。邦人怨之，累世丘木悉斩焉。

太宗亲征北虏，师还途中，御制诗有“銮舆临紫塞，朔野冻云飞”，遂令何蒙进《銮舆临塞赋》、《朔云飞》诗。召对嘉赏，授赞善。诗有“塞日穿痕断，边云背影飞。缥缈随黄屋，阴沈护御衣”。俄一县尉宋捷者，庸督护辇道，倚其姓名之谶，旋构一官。因而章疏歌颂，杂进不已。诸科亦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签题云：“进上官家赵。”浼渎旒扆。有司亟请随驾至银台（“随驾”二字吴校增。案：此下似有脱误）。应奏御文字，先经本台封驳方进，因而少戢。

许让知益州归，首奏曰：“乞预为剑外之备。”上怪问之，让曰：“臣解秩时，实无烽警。蜀氏浮窳，易扰难安，以物情料之，但恐狂啸不测。”既而不久，李顺果叛，时皆伏其先见。朝廷遣王继恩讨之，既平，除张乖崖知益州。继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师旅骄很。泳密奏，乞命近臣分屯师旅，以杀其势。朝廷命张鉴往（“张鉴”吴本作“张镒”。下同），上召对后苑。鉴虽进士，本出将家，奏曰：“成都新复，军旅未和，闻使命遽至，贸易戎伍，虑有猜惧，变生不测。乞假臣一安抚之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嘉纳。后果以川峡分为益、梓、利、夔四路。代还，拜谏议。

朝廷议城古威州，遣访郑文宝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建伯鱼、青冈、清远三城为顿归师之重地。俟秦民稍苏，辟营田，积边粟，修五原故积之地。党项之酋豪，为我鹰犬。若尔，则不独措注安西，亦可绥服河湟。此定边之胜策也。”朝廷从之。建兴三城之役，费缗粟数十万计，西民苦之。一夕，尽为山水荡去。又奏减解池盐价，损课二十万缗（吴本“损”作“捐”）。贬蓝山、枝江、长寿三县令。累年方牵复工部员外郎、转运使。文莹顷游郢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诗，《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即厌归，野香经雨长松围。四檐山色消繁暑，一局棋声下翠微。冰片角巾簪涧月，锦纹拳石砌苔矶。近来学得笼中鹤，回避流莺笑不飞。”《寒食访僧》云：“客舍

愁经百五春，雨余溪寺绿无尘。金花开处秋千鼓，粉颊谁家斗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间新燕语逡巡。高僧不饮客携酒，来劝先朝放逐臣。”篇篇清绝，不能尽录。公闻云州陷，衣胡服，引单骑，冒雪间道走清远故城，得其实，奏请班师。

太宗居晋邸，知客押衙陈从信者，心计精敏，掌功官帑，轮指节以代运筹，丝忽无差。开宝初，有司秋奏：“仓储止尽明年二月。”太宗因诘之。信曰：“但令起程即计往复日数，以粮券并支（“支”他本俱作“之”，今从吴校），可责其必归之限。运至陈留，即预关主司，戒运徒先候于仓。无淹留之弊，每运可减二十日。楚、泗至京，旧限八十日，一岁止三运，每运出淹留虚程二十日，岁自可增一运。”太宗以白太祖，遂立为永制。一岁，晋邸岁终筹攒年费，何啻数百万计，惟失五百金，屡筹不出。一苍头偶记之：“晋王一日登府楼，遥观寻橦者，赏叹精捷，令某府取库金与之。时信不在，后失告之。”魏丕为作坊使，旧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增至千步，求规于信。信令悬弩于架，以重坠其两端，弩势负，取所坠之物较之，但于二分中增一分以坠新弩，则自可千步矣。如其制造，后果不差。

景祐元年，张唐卿榜赐恩泽出身、章服等，制诰词略云：“青衿就学，白首空归。屡陈乡老之书，不预贤能之选。靡负激昂而自励，止期华皓以见收。”仁宗怒曰：“后世得不贻其子孙之羞乎?”御笔抹去。宋郑公别进云：“久沦岩穴，夙蕴经纶。莺迁未出于乔林，鹗荐屡光于乡校。纵砻诚亏于远到，搏风勉屈于卑飞。”上颇悦。

安鸿渐滑稽轻薄。或传凌侍郎策世绪本微，其父曾为镇所由，公方成童，父携拜鸿渐，为立一名。渐因命名曰教之，安言所由生也。鸿渐老为教坊判官，凌公判宣徽院，乐籍隶焉，亦微憾之。一日，谓之曰：“汝今世之一祢衡尔，才虽不逮，偶免一烹焉。”

杜文正镐，江南集贤校理澄心堂，归朝直秘阁。上幸太阁，询经义，敷对称旨，赐金紫。景德中，为近侍，扈从澶渊之幸。洎凯旋，銮驾还阙日，有司空行宫（吴本“空”作“定”），适当懿德皇后忌辰，上疑回銮鼓吹鼙管非便。时公为仪仗使，已先驰还阙，备迎驾之仪，遂驰骑问公。公即奏曰：“于义无害。武王载木主伐纣，时居丧，尚前歌后舞，况忌者乃追远存思尔。”（“存思”一作“思存”）公凡戒检书吏曰“某事，在某书某卷几叶几行”，覆之，未尝有差。

太宗诏卿士举贤良，翰林朱公昂举陈彭年。陈以家贫，无贽编可投之备入削，奏乞终任，不愿上道。杜龙图镐、刁秘阁衎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不妄举人，况彭年实有才誉，幼在江左，已为名流所重。乞不须召试，止用昂之举，诏备清问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馆。

卷　九

李先主传

唐祚告绝，江南始有国。广陵杨氏，当天祐戊寅间，江、淮无主，奄三十郡，自建正朔，制度草创。后授于李氏，方能渐举唐室宪章，命尚书陈濬专修《吴史》，未成而濬没。建隆、乾德间，史官高远著《吴录》二十卷，未参本朝之史。会远遽卒史馆之内，远将病，其藁悉焚之。故江南始末，多或漏落，犹于余书杂著，间有载其事者。先主昪字正伦，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孙。其父志，去宗室悬远，遂飘游他郡，为徐州判官。安贫谨厚。喜佛书，多游息佛寺，号为李道者。主以光启四年生于彭城，会天下丧乱，因转徙濠、梁。家贫，二姊为尼。吴武王杨行密克濠、梁，主为乱兵所掠，时尚幼，行密见而奇之，育为己子。长子杨渥骄很恣横，多或凌之。行密虑为渥所害，谓大将徐温曰：“此儿异常，吾深爱之，虑失保佑，汝无子，可赐汝养之。”温得主，致保姆，命师傅，鞠育异之。及长，身长七尺，坦额隆准，神彩鉴物（吴校“鉴”作“射”）。虽缓行，从者阔步追之不及。相者曰：“正所谓龙行虎步也。”瞻视明灿，其音如钟。尝泛舟渡淮，暴浪中起，舟人合噪，喧号无制，主举声指画（吴本“指”作“措”），响出数百夫外，两岸皆闻。天祐中，童谣曰“东海鲤鱼飞上天”，盖谓主素育于徐氏，后竟复唐姓。一狂僧走金陵城中，猖狂荒急，每见人则寻飞龙子，凡十余年。逮主来为升州刺史，狂僧见之，乃不复寻矣（吴本“乃”作“因”）。时江淮初定（元作“江南初平”，今从吴校），守宰者皆武夫，率以兵戈为急务。主独好文，招儒素，督廉吏，德望著立，物情归美。徐知训为淮南节度使，骄侈淫虐，为朱瑾所杀，一方甚扰。主亟往代之，悉反其治，谦宽惇裕。初，知训已忌主之能，每欲加害。尝开宴，主预坐，伏剑士于室。刁彦能行酒，以爪掏主，主佯吐茵而起，偶免之。后又饮于广陵城东山光寺，会主适自京入觐，亦预焉。知训狂醒（“醒”一作“醉”），决欲害之。其弟知谏白于主（“白”吴校作“自”），遂鞭马急奔。知训不逞，授剑与彦能，俾急追之。彦能及于中途，但举剑扬袂遥示之，及河而止，以奔骑难追为白。迨知训遇害也，其父温方知其恶，将吏尽被黜责。明年，建吴国，以主为左仆射，参大政，于是百姓始得投戈息肩。时四境虽定，惟越人为梗，主不欲渎武，专务安辑，遂许和好。戢兵薄赋，休养民力，山泽所产，公私同之。戢扰吏，罢横敛。中外之情翕然依附，虽刚鸷很愎者率亦驯扰。所统仅三十余州，为太平之世者

二十年。置延宾亭待四方豪杰，无贵贱之隔，非意相干者，亦雍容遣之。漂泛羁游辈，随才而用之。缙绅之后，穷不能婚葬者，皆与毕之。义父温虽镇金陵，凡朝政但总大纲而已，台阁庶政皆主决之。金陵司马徐玠者，性诡险，深忌于主，屡讽温曰："辅政之权，不宜假也。请以嫡子知询代之，以收其势。"主知之，连上疏求罢政事（"上"字吴校增）。表将上，会温卒，知询果袭之，所为不法，不久乱萌已兆。主使谕之，亟令入朝，以逭萧墙之祸。朝廷以为左统军，悉罢兵柄。主时始专大任，秉执益谨。一旦，临镜理白髭，喟然叹曰："丈夫此物悬于颔，壮图已矣。时不待人，惜哉！"有周宗者，广陵人，少孤贫，事主为左右给事，敏黠可喜。闻主之叹，请入广陵（吴校"入"作"如"），告宋齐丘以禅代之事。齐丘险刻，忌其谋非己出，手疏切谏，言天时人事未可之际，请斩宗为谢。主怒其专，辄将斩之，徐玠力援获免。后数年，徐玠请禅之说行，宗方复职，后竟为枢密使。后五载，壬辰岁，出镇金陵，以长子璟为兵部尚书、参政事，如温之制。甲午岁，进封齐王，加元帅，置左右丞相，以宋齐丘佐之。丁酉十月，受吴禅，奉吴主为让皇，改年升元，追考温武皇帝，子璟为吴王。以建康为西都，广陵为东都。即金陵使府为宫，但加鸱尾栏楯而已（吴校"楯"作"槛"），终不改作。接见亲族，一用家人礼。昔所师友之尊长者，皆亲拜之。初，主将受禅也，时吴之宗室临川王濛久囚废于历阳（"囚"一作"困"），司马徐玠素不悦于主，欲濛受禅（吴本"欲"下有"立"字），阴讽太尉、中书令、西平王周本及赵王李德诚辈，倚以德爵勋旧之重，欲使推戴于濛，盖玠之谋也（吴校"盖"作"尽"）。濛闻将受禅，杀监守者，与亲信走骑投西平王周本。本已昏耄，不知时变，皆其子祚左右其事，故拒之，不令入报。濛恳祈再三，亦不许，闭中门外，执濛以杀之。本知之，怒曰："我家郎君，何不使吾一见？"濛既被害，吴室遂移。本力疾扶老，随众至建康，但劝进而已。自是心颇内愧，数月而卒，实素无推翊之诚。而主宽裕，置而不辨。及其死也，厚葬之，优恤其孤。迁让皇于京口，以润州廨舍为丹阳宫以处之。用亲吏马恩让（吴本作"思让"）为丹阳宫使。让皇以世子琏嘱于主曰："吾无一事，但为选师儒之有年德者教育吾儿，令知人伦孝让，他日不绝祀享，俾吾先血食泉下（吴校"先"作"获"），吾志足矣。"主为选中书舍人徐善兼右庶子以教焉。琏，让皇长子也。十岁封江都王，立为太子，性淳谨，好学，骨清神浅，唇缩齿露，风鉴者所不许。主受禅，封琏中书令、池州刺史。将赴上（吴本无"上"字），遇寒食饮冷失节，卒于池口舟中（他本俱作"兵中"，今从吴校），年十九岁。初，先主第四女（"先主"一作"主生"。案：后亦或称"先主"，则"主生"疑后人所校改也），琏纳之为妃，贤明温淑，容范绝世。及禅代，封永兴公主。闻人呼公主，则呜咽流涕，辞不愿称，宫中为之惨戚。琏卒，永兴终身缟素，斥去容饰，不茹荤血，惟诵佛书，但自称未亡人，朝夕焚香，对佛自誓曰："愿儿生生世世莫为有情之物！"居延和宫，年二十四，无疾坐亡。凡五夕，光如白练（吴校"白"作"葛"），长丈余，自口而出。至敛，温软如生。主感悼哽痛，诏李建勋刻碑宫中，纪其异。未几，将复有唐之姓。尚怀徐氏之恩，未欲骤改，不忍即言。既而诸王露奏恳请，方下议有司。及百官中外惇情，不得已，方复姓李，立唐之宗庙，祀高祖及太宗而下。追尊考温庙号义祖。封徐氏二子为王。用张居咏、李建勋平章事，张延翰为仆射。十一月，让皇殂于丹阳宫。主丧服三年，受禅之三载。夏四月，始郊祀圜丘。时当上旬，月没颇早。逮升坛之际，皎洁如昼，非日非月，至柴燎甫毕，夜景复晦，一若常夕，人咸异之。群臣请上尊号，主曰："尊称者，率皆虚美尔，且非古制。"抑请不允，下诏曰："宜寝来章，不得再上。"时全吴符瑞不辍，所奏皆抑而不纳。以张宣为鄂州节度使，宣以边功自恃，强横不法。鄂市寒雪，有民斗于炭肆者。捕而诘之，乃市炭一秤，权衡颇轻。使秤之，果然。宣斩鬻炭者，取其首与炭悬于市。主闻之，叹曰："小人衡斛为欺，古今皆然。宣置刑太过。"（"刑"一作"法"）尽夺官，以团副置于蕲春，遣润州节度使王兴代之。时天下罹乱，刑狱无典，因是凡决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案马令《南唐书》作"三奏"）。民始知有邦宪，物情归之。果安州节度使李全金感慕德谊，率众来归（一云"以众来降"）。封全金为宣威统军。是岁，赵王李德诚卒，德诚即建勋之父也。少时，人相曰："泰山之高，可比君福。不用寸功，日享千钟。"德诚少事吴主，独无一能，宠遇特深，为马步军使，但丰白充美，服裘乘马而已。从诸军围安仁义于润州，诸军见仁义皆慢骂诟辱（"军"一作"将"），惟德诚执礼，未尝以一语辱之。城陷，仁义执弓矢毅然坐于城上，无敢近者。久之，独呼德诚使前，曰："雀鼠小人皆骂辱吾，独汝见我有礼，且有奇相，他日至贵。吾委命于尔，以为尔功。"乃掷弓矢于地（"乃"，一作"遂"），以爱妾美玩尽赠之。德诚扶掖下城。由是擢拜，日进中书令（"日"字上疑有脱文），封赵王。子四十余人。至先主受禅，用其子建勋之谋，率诸侯劝进。以推戴之功，卒厚宠遇。杨武王诸将，惟德诚无寸功，止用谦善而已。卒年八十四。梁王徐知谔卒，温之少子也。该明经术，风度□□，善为诗属文，好游乐，善狎侮，□□遍购古书名画。一日，游蒜山，除地为广圃，编虎皮数百番为巨幄，植旗张纛，极于骄侈，自号武帐。会文武，大张乐饮，时以落焉。方鼓吹振天，忽神物卷江波为大风雨，尽拔去其帐，乱飞如蝶，翳空而散。知谔单骑奔建康，感寒，遂病而卒。平日尝谓所亲曰："谚谓'人生百岁，七十者希'。吾幼享富贵，而复恣肆，一日之费，敌世人一年之给，或幸卒于七十之半已足矣。"果卒于

三十五。十子皆郡县公。冬十月，主巡幸东都，邀故老宴于旧宅；亲戚有亡者，吊抚慰劳；勋臣义士之墓，亲设祭诔；披决囚系，逾月而归。时贡条未备，士有仗策献文稍可采录者，委平章事张延翰收试院，量材补用（一作“擢用”），皆得其职。主有异见，人之休戚死生皆先见之。汤悦仕吴为秘校（一作“密校”），主受禅，用为学士。一日，谓悦曰：“近觉卿神彩明焕，精芒中发，得非有异遇乎?”悦不敢隐，曰：“臣数日前，夙兴頮面，流星坠盆中，惊异之际，将掬之，星飞入口，余无他遇。”主曰：“卿之贵异，他日无比者。”果事三朝，后归朝为太子詹事，八十余卒。虔州节度使王安持节请觐，遂卒于朝，年七十二。安，庐江人。少事吴武王观战，战酣，武王坐于高阜，注目以望阵势。安捧匜器侍侧，忽阵外一执槊勇士疾走而至，径趋王座，止数十步。安始觉。左右尽凝立，瞪目前视，无一夫警者。安乃置所捧于地，取弓射之，一发而倒，徐纳弓于弢中，复捧器而立，神色不少变。武王奇之，曰：“汝真有器度，当至极贵。”冬十月，诛泰州刺史褚仁规，广陵人，暴迁至广陵盐监使（“盐”字吴校增）。凡为治，厉于威刑，民吏戢惧。所部皆富于鱼盐竹苇之产。国家每有大役，常赋不能给者，仁规行视民中所有，举籍取之，以应国调，事讫偿之，略无逋负，民亦无怨。主甚赏之。仁规晚年，掊克无度，率入私门，驱掠妇女，刑法横滥。会陈觉与之有隙，密暴其状，遣御史劾之，主尽释不问。将东巡，召为靖江军使，督舟师为从。及还，遂留之，以罢其郡使，再下书责其残暴。仁规豪粗无术，乘恚上书，颇肆抵忤，几无君臣之分。下其事，委陈觉就泰州按鞫。仁规闻使者往按，大惧，遂自首。收付大理，数日赐死。秋七月，宋齐丘罢丞相，为洪州节度使。盖齐丘屡讽主曰：“天下自广明之后，崩离板荡垂四十年，诸侯角立。今才名有望，主（句疑有脱误）仍江、淮频岁丰稔，兵食皆足，乃天意欲中兴土运之际。宜恢复疆宇，为万世之固。”主长叹，谓齐丘曰：“吾少长军旅，睹干戈为民之害甚矣，不忍复言。苟彼安，吾亦安矣，何更求哉？先生之教，谨不敢守。”（一云“敢不谨守”）由是收权衡之柄（一作“权舆”），因黜之，以远其惑。是年，吴、越灾，宫室府库，铠甲庾廪，焚之殆尽。群臣复欲乘其弊而袭之，诸将自奋者甚众。主固拒不许，曰：“人生何堪此酷也，土木当亦伤害。”乃遣使唁之，赍帑粮镪仅百余艘，以周其急。越人德之。（翌凤案：此下至“乾德丁卯之岁也”一段，系中主事，不应误入。先主薨于晋出帝时。）显德中，周世宗即位，主遣韩熙载往朝。及归，主因问新帝容表言动（吴本“言动”作“动静”）及朝廷体貌，熙载盛言：“惟见殿前典亲兵赵点检，即太祖也，龙角虎威，凛然有异。举目顾视，电日随转，公卿满廷为气焰所射，尽夺其色。新帝虽富威武，其厚重之态负山河之固，但恐不及。”其后太祖即位，主方悟熙载之语。主将近暮年，厄运所会，日渐衰谢。自世宗平淮甸，已抱唇亡之忧。无何，太祖于京城南池按甲舫战舰，日习水战，间者归报，主误猜疑，愈抱隐忧。实将平扬州也。小人因是观衅者，纷纷奔叛，竟以平吴之策献于朝。初，彭泽令薛良者，以赃贬池州文学，因不逞之臣杜著者（吴校云“因不逞与臣杜著者”），伪为吴商，绝建德渡，奔献策，请决秦污陂。岁溉美田数千顷亩，江南深仰焉。使阴决之，以枯岁谷，廪实无仰，可俯而拾。太祖怒曰：“天产五稼，以养生民，决陂杀谷，吾其肯乎?”（吴校“吾”作“天”）立命斩良并著于蜀市，下诏抚慰，主方少安，而狂妄辈因遂戢。终以城阓隘蹙，欲迁豫章（“迁”一作“还”，吴校“欲”作“遂”），尤不逮金陵之广。上驰诏劝使仍旧，主遣熙载入朝聘谢。熙载归语主曰：“五星连珠于奎，奎主文章，仍在鲁分。今晋王镇兖、海，料非久必为太平中国之主。愿记臣语。”时乾德丁卯之岁也。主自受代以来，台阁多俗吏，细大之务，主亲决之。末年始用儒雅，杂用简易之政（“杂”字吴校增）。悉罢苛细。将修复典故，以为著令，因感疾，渐至残废，遂寝焉。晚为方士所误，饵硫黄丹砂，吐纳阴修之术，忽躁怒。居常最宽和，殆病，百司奏事，或厉声呵诟，然无他害。群有司案牍，果事理明白者，则收敛颜色，殷勤谢而从之。既觉，数屯，多布德泽。文武官没者，子孙随收叙，不限资荫；孤露者，营其婚葬；幼未堪任及无嗣者，出内帑以赈之；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给二年之廪。士之贵贱长幼，卒无身后之患（吴校“卒”作“悉”）。先是数载前，一渔者持蓑笠纶竿，击短版，唱《渔家傲》，其舌为鸣根之声以参之，自号回同客（吴校作“回回客”）。人后疑为吕洞宾。音清悲如烟波间，听者无厌。唱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无主，一个鱼儿无觅处。风兼雨，土龙生甲归天去。”（吴本“土”作“玉”，下同）人或与钱，则摆首不接。唱于金陵凡半年，了无悟者，里巷村落皆歌焉。“土龙生甲”，果以甲辰岁二月殂于正寝。“鱼儿”，乃向所谓鲤鱼也。歌中之语皆验焉。遣乡郡公徐邈奉遗表来上。太祖废视朝五日，特遣鞍辔库使梁义吊祭，赠仪典隆厚。嗣君遣冯谧乞追尊帝号。许之（翌凤案：“遣乡郡公徐邈”至此亦误），谥曰孝高皇帝。议者以先主继唐昭宗之后，号当称宗。韩熙载建议，以谓“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谓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谓之中兴。今先主，中兴之君也，宜当称祖。”舆论是之。遂庙号烈祖，陵曰永陵。先主幼历丧乱，备诸险易，故持兼节（吴本作“廉节”），以固勤托孝，谦卑自牧。（案：“故持”云云数句，疑有脱误。吴校云“故持廉节以□勤国，托谦卑以自牧”，亦尚有误字。）身为辅相，事义祖徐温（吴校作“义父”），礼如庶人。稍有疾，则衣不解带，药必亲尝。温尝责诸儿曰：“汝辈能如二兄，则可以为天下范也。”以长子璟嗣，皇后宋氏为元恭皇太后。子四人，

西平王景遂、宣城王景达、保宁王景遇。

卷　十

江南遗事

钟山相李建勋，少好学，风调闲粹。徐温以女妻之，奁橐之外，复赐田沐邑，岁入巨万。虽极富盛，不喜华靡，屏斥世务，喜从方外之游。遍览经史，资禀纯儒，故（"故"字疑衍文）所以常居重地，（"常"字吴校增），寡断不振。其为诗，少犹浮靡，晚年方造平淡。营别墅于蒋山，泉石佳胜。再罢相，逼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赐号钟山公。或谓曰："公未老无疾，求此命，无乃复为九华先生耶？"九华即宋齐丘，常乞骸，屡矫国主。公曰："余尝笑宋公轻以出处。敢违素心，吾必非寿考之物。劳生纷扰，耗真蠹魂，求数年闲适尔。"尝畜一玉磬，尺余，以沈香节安柄，叩之，声极清越。客有谈及猥俗之语者，则击玉磬数声于耳。客或问之，对曰："聊代洗耳。"一轩，榜曰"四友轩"。以琴为峄阳友，以磬为泗滨友，《南华经》为心友，湘竹簟为梦友。果遂闲旷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白鹿洞道士许筠，世传许旌阳之族，能持《混胎丈人摄魔还精符》按摩起居，以济人疾。含神内照，恬然无欲。忽一越人来谒曰："吾有至宝在怀，今垂死，欲求一人付之。举世皆贪夫，无堪受者，欲沈于海，又所不忍。"出一丸石如碧玉鸡卵，以赠筠，且曰："古传扶桑山有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人间鸡悉鸣矣（一本云"古传扶桑出玉鸡，玉鸡鸣则金鸡唱，金鸡唱则石鸡鸣"云云。一本云"古传扶桑日出有玉鸡鸣"云云，此从吴本），此石鸡卵也。张骞又曰瑟母。出扶桑山，流落海北岸（"北"字吴校增），能噏宝玉屑（"噏"一作"吸"）。但五金砂及宝矿（"矿"他本俱作"砺"，今从吴校）碎而成屑，以卵环搅，宝末尽黏其上，不假淘汰。"筠得之，漫于金沙浣取试，搅金屑如碎麸，尽缀于卵，取烹之，皆良金也。日可取百铢。筠曰："吾此学不贪为宝，此物丧真，于道益远。"瘗于钟山之中（一本云"瘗于山中"）。后竟无得者。

徐常侍得罪窜邠。平日，尝走书托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顺曰："仆必死于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躯（一云"致吾冤躯"）？转海归葬故国，侍先子于泉下，即故人厚恩也。"未几，果遣讣来告。顺感其预托，创巨舟，赍厚费、亲信，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东海大帝祠，帐殿严盛，祷享填委。时索湘典邑，舟未至，铉先谒之，称江南放叟徐铉。湘素闻其名，悚敬迎拜。冠服严伟，笑谈高逸，曰："仆得罪于邠，幸免囚置，放归故里。舣舟邑下，因得拜谒，仍有少恳拜闻，迨晚再谒。"语讫，失之。湘大骇。未久，津吏申："有徐常侍灵柩船到岸。"湘大感动，亟往舟抚其孤曰："先公有真容否？"曰："有。"遂张之于津亭，果适之来谒者。湘设席感动，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暝，果至曰："适蒙厚飨，多谢，实己之幸。盖少事（一云"有少事"）不得已须至拜叩。仆在江南为学士日，一里旧（吴校"里"作"亲"）赍一宝带，托仆投执政，变一巨狱（"巨"字吴校增）。仆时颇有势焰，执政不敢违。然事不枉法，以赃名罣身，恐旅榇过庙，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庙籍乡版皆隶于君，君为吾祷之，帝必无难。"（吴校"无难"作"不违"）湘感其诚告，为之洁沐过己事（吴校"过"下增"如"字），斋心冥祷讫，令解缂过庙，恬然无纤澜之惊。薄暮，果再至，饰小怀刺为谢（吴校"小"作"巾"）。其刺题曰："铉专谢别东坡索君贤者，含喜再拜。"欻然而去。洎再开其刺，旋为灰飞。湘颇怀东坡之疑，后果为左谏议大夫。

庐山布衣江梦孙，浔阳人。博综经史，孝弟介洁，不妄语，不隐己过。李主召置门下，为国子司业。一旦，面陈曰："迂儒无所补，平生读书，意在惠民，空言无益，愿求一官以自效。"主曰："胡为卑飞自丧其节耶？"固不许。固求之。补天长县令，以官诰示之曰："授告罢，与君无宾友之容。"（"友"一作"客"）指其庭曰："此地即君敛板趋伏之所也，君宁甘乎？"梦孙曰："苟遂素愿，无惮其他。"乃授之。至治所，其吏白曰："正厅凶恶，自来邑令居之，怪异不得其终，已陈设使厅矣。"江因呵曰："长民不踞正厅（"踞"一作"居"），非礼也。"既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啸梁仆瓦（一作"抛瓦"，吴校作"仆几"），喧号万状。群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吴校"衣"作"服"，"奠"作"置"），语鬼曰："仆为令，合踞此厅。君等有祠堂林墓（一云"君昔有祠堂林墓"，吴校"君等"下有"当"字），安得居此耶？吾行己不欺暗室，无惧君辈，此处必有祀典尊神，吾当告之。"语讫，移榻就寝，高枕而卧（吴校"卧"作"寐"），寂无见闻。后视事，率以简易仁恕为理，民士爱之（吴校"士"作"大"）。甫及满任，解秩归田，县人缘河泣涕，挽舟酤留，凡不绝者三日。主闻之，嘉叹不已，手批委曲（"批"一作"札"），以美爵诱之，惇劝再任。坚然不起。耕田侍母氏（一无"氏"字，吴校云"耕田奉后母"），暇则以经术课诸生及子直木，后为员外郎。（一云"暇则以经术授诸子及弟子直木"云云。一云"授诸子、弟子直木"云云。吴校云"教诸生、其子直木"云云。）

王建封事李氏，为天威军都虞候，骁勇刚直。平建州，功冠诸将，擢刺史。后围福州，与诸将争功，城垂克，建封勒兵退（吴校云"勒兵先退"），致坏成绩。主衔其恨（吴校"恨"作"很"），方理擅退兵

者，将诛之。建封大怖，纳官以自劾。李主佯示宽厚，召还，付以精兵，稔其慭也。后果怙权，渐侵朝政。时钟谟、魏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奸佞获幸，倾害忠良。建封上书历诋数子之恶，庭诤喧诟，请尽诛窜，进用公直。璟大怒曰："武臣既握重兵，复干预国政，如何可事主君耶?"流池州，道杀之。才死，钟、魏等目见建封为祟（"目"一作"日"），厉声曰："吾为国击邪去恶，欲诛君辈以肃朝纲，嗣君反诛于我。今奉候诸君（吴本"奉"作"寡"），共辨于阴。"昼夕随之（吴校"夕"作"夜"）。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脱。不月余，二三子相继卒。

嗣主璟幼有奇相，惟义主徐温器之，曰："此子殆非人臣相。"（"相"字吴校增）温食即命同席，南向以坐之（吴本"向"作"面"），曰："徐氏无此孙。"温自金陵迎吴王于迎銮江，大阅水嬉，还至百家湾，向夕暴风忽起，舟人束手于骇浪中（他本"手"俱作"身"，今从吴本）。温四望无计，遂袒裼负璟于背，回语嫔御曰："吾善游，不暇救尔辈，所保者此子尔。"言讫，风息，若神护。璟天姿高迈，始出阁，即就庐山瀑布前构书斋，为他日闲适之计。及迫于绍袭，遂舍为"开先精舍"。

吴武让皇既殂于丹阳，其族属尚居泰州廨舍。先主自受禅已还，未暇措置。追殂，方嘱付嗣君曰："邦君皆杨氏所有，天地事物之变，偶移在我，然顺逆之势不常。吾所悯孤儿婺女侨寄殊乡，令往泰州津敛杨族，安于京口，周赡抚育，无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资官给。"璟禀遗戒，遣园苑使尹延范具舟车调费，往泰般护。时王室在难，道路已乱。延范虑有他变，取子弟六十人皆杀之，惟载妇女以渡江。璟大怒，以延范腰斩，仍诛其族于市，以慰其冤。杨氏诸女二十余人，选士族嫁之，奁匣闱橐，不失常度。

江南故国，每至暮冬，淮水浅涸，则分兵屯守，谓之把浅。时监军吴延诏以为时平境安，当无事之际，虚费粮廪，亟令撤警。惟淮将刘仁赡熟练防淮之事，具启以为不可。未几，报周师以间者所误，半夜猥至（"猥"吴本作"猝"），郡人大恐。仁赡神气闲暇，部分守御，其坚如壁。周师斩间者于岸，卷兵遂退。

孙忌，高密人。孤贫好学，喜纵横奇诡。时李先主辅政，忌谒之。口吃，与人初接，不能道寒温，坐顷之际（他本俱无"际"字），词辨锋起，不拘名理。主怜其才，辟置门下。后过江与徐玠同赞禅代之事，擢拜学士，为中书舍人。宋齐丘排出舒州观察使。州多黥隶凶人，曰归化军。忌因抚视不均，忽二卒白昼持刃求害于忌。贼由西门而入。忌坐东门，先见之，屏左右，厉声扬袂招之曰："吾在此。"贼已错愕。谓贼曰："尔辈杀吾未晚，大丈夫视死若归，无名而死，然亦可惜。吾死，汝辈必不免，岂不少念所亲负尔何罪、例殃其族乎?"因谕之祸福，贼渐留听。又与之约曰："吾解金带助汝急奔，有追汝者，指天地神明为殛。"贼感其言，还带而遁（吴校"还"作"受"）。其辨画率类此（"辨"一作"办"）。忌后擢拜，与冯延已俱相（"相"字吴校增）。延已丑其正，谓人曰："可惜金盏玉杯盛狗屎。"后使北，周世宗不道甘言取悦于忌，问以江南虚实、兵甲粮廪。忌正色抗辞曰："臣为陪臣，代主以觐天王，反以此钩臣（"钩"一作"钓"），臣肯背心卖国以苟富贵乎?惟死以谢陛下尔!"世宗命斩之。将诛，南望再拜，遥辞其主，顾左右曰："吾此一死，可羞千古佞臣贼子之颜，复何恨哉?"引颈迎刃。璟闻之，北面素服招魂，举哀至恸，其痛几绝。

李彦真为楚、海州刺史，吏事精敏，声誉日益。后移寿春，惟务聚敛，不知纪极，列肆百业，尽收其利。古安丰塘溉田万顷，寿阳赖之。彦贞托浚濠为名，决塘以涨濠，濠满塘竭，遂不复筑。民田皆涸，无以供舆赋，尽卖之而去。彦贞选上腴，贱价以市之。买足，再壅塘以畜水。岁积巨亿。一旦酷暑，彦贞晓凉坐安舆行田，霆震暴起（吴本"霆"作"雷"），黑雾入舆，卷彦贞入杳冥中，食顷掷下，烂碎于地。俄又飞火环其舍，帑庾厩库，净无孑遗，被焚者十余人。大为兼并之戒。后主督县吏取版籍，招旧主，复还之，以警天鉴。后子孙亦以祸败。

晋王景遂，先主第三子。天资雍睦，美姿容（吴校作"美容止"），性和厚。让皇殂于丹阳，遣送葬，望柩哀恸雨泪，观者为之出涕。兄璟继位，立为储副，固让不从，改字退夫以见志。接物得人欢心，喜与宾僚宴咏，投壶赋诗。好用美玉器，每以玉器行酒，客传玩，惟赞善张易乘醉抵于地曰："轻人贵宝，殿下岂当至是耶?"坐客失色。景遂收容厚谢（"收容"疑"改容"之误），撤以他器。嗣主遣易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留之，曰："朝中如易者几希，宜朝夕左右。今泛不测之渊，投足黠虏，归朝莫准。"嗣主答曰："张易奇人，海龙王亦惧之。"景遂一日朝服，忽于空中揖让（"空"一作"室"）。谓左右曰："上帝诏许旌阳召吾偕往，须当行矣。"（"须"一作"顷"）急入北堂，拜辞所生母，无疾坐亡。赠太傅，谥文成。

常梦锡，凤翔人。岐王李茂贞临镇，惟喜狗马博塞，驰逐声伎。梦锡抱学有才，虽为乡里所重，以茂贞不礼儒术，故束书渡淮至广陵，谒先主，辟置门下。洎受禅（吴校"洎"作"主"），迁侍御史。词气方毅，深识典故，擢为给事中，悉委机事。历言宋、陈、冯、魏辈奸佞险诈，不宜置左右。主深然之。事

垂举而主殂，遂为群党排击，黜池州判官。起为礼部尚书，不复言事。自割地之后，公卿在坐，有言及大朝者，梦锡大笑曰："君辈尝言致君如尧、舜，何忽一旦自以大国为小朝，得无愧乎?"众皆默散。梦锡文章诗笔精赡合体，然懒于编收，故无文集。方与客坐，奄然而卒。前数日，谓所知曰："齐丘、陈觉辈败在朝夕，但恨不能延数日之命，俾吾目见（吴本"但"作"所"）。然先在泉下，俟数子之诛。"果卒不久，齐丘雉经于青阳，陈觉、李征古杀于鄱阳道中。

宋齐丘，豫章人。天下丧乱，经籍道息。齐丘忿然力学，根古明道，宗经著书。钟氏既亡，洪州兵乱，随众东下。先主为升州刺史，往依焉，大礼之。齐丘本字超回，歙人。江台符（"江"当作"汪"）贻书侮之曰："闻足下齐大圣以为名，超亚圣以为字。"齐丘惭，改字子嵩。先主深欲进用，为义父徐温所恶，凡十年。温卒，方用为平章事。遂树朋党，阴自封殖，狡险贪愎，古今无之。不知命，无远识，事三朝，惟延卜祝占相者数十辈置门下。传云齐丘少梦乘龙上天，至垂老犹抱狂妄。及国家发难，尚欲因其衅以窥觎，时已年七十三矣。事败，囚于家，凿土顿穿窦以给食，因而缢焉。平生无正娶，止以倡人为偶。亦封国，无子，以从子摩诘为嗣。

世宗既罢兵，使钟谟以诚来谕曰："吾与江南大义已定，固无他虑。然人命不保，江南无备已久，后之人将不汝容。可及吾之世，缮修城隍，分据要害，为子孙之计宜矣。"璟得命，乃修建康诸郡城池，毁者坚之，甲卒寡者补之。又议迁都，璟曰："建康与敌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吾今移都豫章，据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群臣多不欲，遂葺洪州为南都。洪州虽为大藩，及为都邑，则迫隘丘坎，无所施力，群情不安之。下议来还，会疾作，殂于洪州，年四十六。

后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敏慧特异，眉目神采若图画（吴校"目"作"字"），三岁能诵《孝经》及古杂文。煜置膝上，授之以数万言。因作乐，尽别其节，宫中谯侍自然，知事亲之礼，见士大夫揖让进退，皆如成人。栖霞道者，异僧也，能知往事，自钟山迎于大内，令嫔御抱出此儿见之，自能合爪于额。栖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儿与陛下并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积德，不能酷偿，故为劫恩爱，贼托掖庭，割父母之肝肠。宜善养之而勿恋。"年五岁，忽自言曰："儿不能久居，今将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闻之亦逝。煜悼痛伤悲，哽噎几绝者数四，将赴井，救之获免。

韩熙载才名远闻，四方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赏赉，倍于他等。畜声乐四十余人，闲检无制（"闲"一作"闽"）。往往时出外斋（他本俱作"特出"，今从吴校），与宾客生徒杂处。后主屡欲相之，但患其疏简。既卒，愈痛之，谓近臣曰："吾讫不得相熙载，今将赠以平章事（吴本无"事"字），有此典故否?"或对曰："昔刘穆之赠开府仪同三司。"乃援此制，谥文靖。主遣人选葬陇，曰："惟须山峰秀绝，灵仙胜境，或与古贤丘表相近，使为泉台雅游。"果选得梅鼎岗（他本"梅"下俱空一字，吴校补"鼎"字。案：《南唐书》作"梅颐岗"，未知孰是，俟更考）谢安墓侧。命集贤殿学士徐锴集遗文，藏之书殿。

寿州节度使姚景，钟离人。少贱，善事马，郡刺史刘金收为厩奴。马瘦瘠骨立者，景用唐刺史南卓养马法，饲秣，爪剪，针烙，啖熁，不数月，尽良马。金暇日因至厩中，值景熟寝，二赤蛇长不及尺，戏景面上，金以杖叩胫，惊之，遽入其鼻。金因奇待，引为亲事。小心厚重，以女妻之。积劳为裨将。李先主昇重其为人，使镇寿州。景无他技能，但廉畏有守。先是，属郡苦于供亿，刺史厅庑间置一巨匮，俾吏投银于中，满则易之，谓之镇厅匮，任内三易之，习以为常。景至，则首命去之。取与有度，诸郡颇乐。后至使相，八十三卒于位。何必读书乎!

建州老僧卓岩明，戒检清洁，精持无息（他本俱作"持律无怠"，今从吴校），徒众甚盛。其目右重瞳，垂手过膝，岩明自厌之，谓其徒曰："此吾宿世冤业，有此异相，必为身累，出家儿安用此为?"及江南收建州，以上将祖全思（"全思"一作"企思"。案《十国春秋》作"祖全恩"）、查文徽率众袭建，□师夜出（吴校"师"字上无缺文），隔水而战。阵酣，文徽潜师以出，继之以轻锐，腹背夹击（他本俱作"伏兵皆夹击"，今从吴校），建人大败，逾城而遁，保建安。及归，无主，（他本俱云"逾城而遁归建安，归又无主"，今从吴本）内臣李弘义者，以岩明有重瞳之异，可立为主，遂推戴为建安主。岩明笑谓众曰："檀越何误耶？吾修真断妄，观身如梦。君虽推我（他本俱作"立我"，今从吴校），奈无统御之术。"果为李义所杀，义自称留后。

虔州妖贼张遇贤，循州县小吏也。县村有神降于民，与人交语，不见其形，言祸福辄中（吴校"言祸福"上增"附民"二字），民竞依之。遇贤因置香果于神。神谓众曰："张遇贤是第十八尊罗汉，可留事我。"遇贤亲闻之，遂留其家，奉事甚谨。既而群盗大起，无所统一，乃祷于神，求当为主者，曰："张遇贤当为汝主。"众因推为中天八国王，改年为长乐（吴校作"永乐"），辟置百官。神曰："汝辈可度岭取虔。"群贼奉遇贤袭南康，虔州节度使贾浩始甚轻之，殊不设备，贼众蚁聚，遂至十万（他本俱作"十公"，

今从吴校）。遇贤自择岩际，据白云洞造宫室。群劫四出，攻掠无度。李主璟遣都虞候严思讨之，边镐监军，璟谕镐曰：（他本“谕”俱作“谓”。）“蜂蚁空恃妖幻，中无英雄，至则可擒。”果至，连败其众（“果至”疑“思至”之误。案：“严思”马令《南唐书》作“严思礼”）。遇贤日窘，告神，神曰：“吾力谢福衰，庇汝不及，善自为处。”（“处”一作“计”）遂执之，斩于建康市。

徐常侍铉仕江南日，当直澄心堂（“当”一作“尝”）。每襆被入直，至飞虹桥，马留不进（吴本云“马不敢进”），裂鞍断辔，棰之流血，掣缰却立。铉寓书于杭州沙门赞宁。答曰：“下必有海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沤之腐糟随毁者乃是。”铉斫之，去土丈余果得巨兽骨，上胫可长五尺，膝而下长三尺，脑骨若段柱。积薪焚之，三日不动，以腐糟才沤之，遂烂焉。

佚 文

建隆二年十月，赐近臣冬服。有司言：“累代故事，止赐将相、学士、诸军大校。”太祖曰：“不赐百官，甚无谓也，宜亦赐之。”自是文武常参官悉赐春衣自此始。（辑自《类苑》卷二六）

景祐末，元昊叛，夏郑公出镇长安，梅送诗云：“亚夫金鼓从天落，韩信旌旗背水陈。”是时诗甚多，独刻此于石。（辑自《类苑》卷三五）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通日通衢过一轻辀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辑自《类苑》卷六五）

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有安鸿渐者，文词隽敏，尤好嘲咏，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皆善捷对。（辑自《类苑》卷三五）

圆觉大师德明善详梦。晋公镇金陵，忽大病，自梦乘骏于通逵，马跃中卧身于地。晋公甚献，召明详之。明应声曰：“公善可贺，即日疾痊。”晋公曰：“何谓？”明曰：“马蹶则鞍落。”果旬日勿药自安，晋公解所乘马赠之。（辑自《永乐大典》卷一三一三九）

丽情集

[宋]张君房撰　徐大军整理

《丽情集》一卷，宋初张君房撰。此书《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二十卷，至明代书已亡佚，从现存佚文观之，本书多记男女情事，不少掌事采自唐人小说，保存了一些罕见的史料片断。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浣沙桂子

霍小玉，侍儿之名。

遗　郎

郑生过李妓宅，见娃，徘徊不能去，诈遗以驻马。后访，自呼曰："前遗策郎也。"

卷中人

唐裴敬中为察官，奉使蒲中，与崔徽相从。敬中回，徽以不得从为恨，久之成疾，自写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

寄　泪

灼灼，锦城官中奴。御史裴质与之善。裴召还，灼灼每遣人以软红绢聚红泪为寄。

环者还也

崔郎寄张生信，有玉指环云："环者，还也。"

燕子楼集

盼盼，徐之名倡。张建封纳之于燕子楼。张卒，盼盼思之，问者辄答以诗，仅三百篇，名《燕子楼集》。

秋云罗帕

贾知微曾城夫人杜兰香既别，赠贾秋云罗帕，裹丹五十粒，云："此罗是玉女缫玉蚕茧以织成。"

沈翘翘

文宗时，宫人有白玉方响，以犀为椎，以紫檀为架。后出宫，归秦氏，秦出翘制曲以寄之，名曰《忆秦郎》。

非　烟

咸通中武公妓也，善击瓯。其邻赵象窥见，因门媪以玉叶笺题诗寄之。非烟以连蝉锦香囊并碧花笺赠象，以通其意。

薛琼琼

开元中第一筝手。中官杨羔潜还，崔怀宝饮羔薰香酒，曰："此以春草所造。"羔令崔作词，方得见琼琼，崔曰："平生无所愿，愿作乐中筝。近得佳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

柳枝娘

洛中里娘也。闻诵义山《燕台诗》，乃折柳结带，赠义山乞诗。

香　儿

元载妾薛琼英，幼以香杂饮食啖之，长而肌香。

赏心乐事

[宋]张　鉴撰　李开军整理

《赏心乐事》一卷，南宋人张鉴撰，全书排比一年十二月中游宴之事，颇可见南湖一时之风物。据《香艳丛书》本标点整理。

序

余扫轨林间，不知衰老，节物千变，花鸟泉石，领会无余。每适意时徜徉小园，殆觉风景与人为一间，引客携觞或幅巾曳杖，啸歌往来，澹然忘归。因排比十有二月燕游次序，名之曰《赏心乐事》，授小庵主人以备遗忘，非有故，当力行之。然为具真率，毋至劳费及暴殄沈湎，则天之所以与我者，为无负无亵。昔贤有云：不为俗情所染，方能说法度人。盖光明藏中孰非游戏？若心常清净，离诸取著于有差别境中，而能常入无差别定，则淫坊酒肆，遍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鸟黏黐，动伤躯命，又乌知所谓说法度人者哉？圣朝中兴七十余载，故家流风，沦落几尽，有闻前辈典型、识南湖之清狂者，必长哦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旦相逢，不为生客。张鉴撰。

正　月

岁节家宴。　立春日，春盘。
人日，煎饼会。　玉照堂赏梅。
天街观灯。　诸馆赏灯。
丛奎阁山茶。　湖山寻梅。
揽月桥看新柳。　安闲堂扫雪。

二　月

现乐堂瑞香。　社日，社饭。
玉照堂西缃梅。　南湖挑菜。
玉照堂东红梅。　餐霞轩樱桃花。
杏花庄杏花。　南湖泛舟。
群仙绘幅楼前后球（一作楼前打球）。
绮互亭千叶茶花。　马塍看花。

三　月

生朝家宴。　曲水流觞。
花院月夕。　花院桃柳。
寒食，郊游。　碧宇观笋。
满霜亭北棣棠。　斗春堂牡丹芍药。
芳草亭观草。　艳香馆林檎。
宜雨亭千叶海棠。　宜雨亭北黄蔷薇。
花院紫牡丹。　花院煮酒。
现乐堂大花（一作大茶）。　经寮斗茶。
瀛峦胜处山花。

四　月

初八日，亦庵早斋。　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堂斗草。　芙蓉池新荷。
蕊珠洞酴醿。　满霜亭菊花。
玉照堂青梅。　艳香馆长春花。
安闲堂紫笑。　餐霞轩樱桃。
南湖杂花。

五　月

清夏堂观鱼。　听莺堂摘瓜。
安闲堂解粽。　重午节，泛蒲。
烟波观碧芦。　夏至日，鹅脔。
南湖萱花。　水北书院采蘋。
清夏堂杨梅。　丛奎阁前榴花。
艳香馆林檎。

六　月

现乐堂南白酒。　楼下避暑。
苍寒堂后碧莲。　碧宇竹林避暑。
芙蓉池赏荷花。　约斋夏菊。
清夏堂新荔枝。　霞川食桃。

七　月

丛奎阁前乞巧。　餐霞轩五色凤仙花。
立秋日，秋叶。　玉照堂玉簪。
西湖荷花。　南湖观鱼。
应铉斋东葡萄。　霞川水红花。
珍林剥枣。

八　月

湖山寻桂。　现乐堂秋花。
社日，糕会。　众妙峰山木犀。
霞川野菊。　绮互亭千叶木犀。
浙江观潮。　桂隐丛桂。
杏花庄笃鸡冠黄葵。

九　月

重九，登城把萸。　把菊亭采菊。
苏堤看芙蓉。　珍林尝时果。
景全轩金橘。　芙蓉池三色拒霜。
杏花庄笃新酒。

十　月

现乐堂暖炉。　满霜亭密橘。
烟波观买市。　赏小春花。
杏花庄挑荠。　诗禅堂试香。

十一月

摘星轩枇杷花。　冬至节，馄饨。
味空堂腊梅。　苍寒堂南天竺。
花院水仙。

十二月

绮互亭檀香腊梅。　天街阁市。
南湖赏雪。　安闲堂试灯。
湖山探梅。　花院兰花。
二十四夜，饧果食。　玉照堂看早梅。
除夜，守岁。

王文正公遗事

[宋]王　素撰　张友臣整理

《王文正公遗事》一卷，北宋王素撰。是书乃素记其父王旦遗事，其中所述事实虽颇多“子孙扬诩之词，然大概与史传相出入”，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此书共四卷五百条，自陈直孙《直斋书录解题》即著录为一卷，盖南宋末此书已非完帙。该整理本以影印季振宜氏所藏宋本为底本，参校了《百川学海》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本而成。

序

先公相国文正魏公会遇二宗，践两禁，为元弼将三十年，丰功大业，宏材硕学，上辅真宗，格于皇天，于今天下称太平宰相，勋书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拟议也。然公捐馆，素未成人，洎从官立朝，或闻于搢绅，或传于亲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诸遗稿，史官未备，理文未悉者，窃自记录，仅乎成编。至于殁后追崇，识者议论，保守家法，训戒子弟，可为世范，咸附卷末。尚有遗落以增广，使我先德烜赫不坠，光圣世得贤之盛，得吾门贻谋之美，垂之千古，不其伟欤？涕泣濡毫，具以实载，幼子素序。

公病，坚求罢免。一日得对于滋福殿，上召皇太子出，曰：“拜相公。”上曰：“朕觉多病，方将以大事托卿，而卿又病。”公因叙述祖宗创业积累之盛：“臣熟观皇太子，必能上副天意，无烦过虑。”因言二府须是常得人，乃荐可用者十余人，后皆至大府，其间不践二府者独李伋、凌策。

张文懿公士逊在东宫，一日谒公，言皇太子写书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应选，学士去不为学书。”由是文懿日以善道规赞太子。

东封西祀大祀毕，令近臣编录符瑞为别录。一日进御，二府因览于上前，公奏曰：“臣两为大祀使，奉符瑞者，一一非臣自睹。今堂吏取司天监邢中和状，称有此瑞，乞令编修官实录臣奏，不可漏落。”

东封西祀毕，公从容得对，上曰：“四方无事，得行旷废之典，朕欣庆不已。祖宗创业，削平天下，与卿共守成宪，可致太平。”公再拜曰：“遭遇盛明，臣所感幸，今礼典兴举足矣，然愿朝廷有所及民，臣思一事，愿陛下力行之。”乃言：“西北用兵，边民为虏驱逐去者不少，愿陛下遣使持书诏，厚与金帛，赎还本土，使骨肉团聚闾里，其惠不细。”上大喜，曰：“使朕诏书中更屈已形，言乘舆服玩可与者亦不吝。”公曰：“然。愿出宸衷，使臣奉行。”有执政者闻之，乃言：“王某固惜名位，欲损国用，交结四夷。”上一日以前议示之，公知有阻害者，遂不对，其议遂寝。

赵德明上表矫以民饥，乞粮数百万。上以其奏示辅臣，众皆怒曰：“德明方纳款，而敢渝誓约，妄有干请，乞降诏责之。”公从容进曰：“未曾将却物去，何责之有？”上曰：“卿意如何？”对曰：“臣欲降一手诏与德明，言尔土灾饥，朝廷抚御远方，固当赈救。然极边刍粟，屯戍者众，自要支持。已敕在京积刍粟百万，令德明自遣众飞挽。”上喜曰：“此真庙算也。”诸公皆曰：“王某之言，臣等皆思虑不至。”德明受诏，望阙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合如此。”

契丹飞奏，于岁给外别假金帛，上以示公，公曰：“东封甚近，车驾将出，以此探朝廷之意尔，何其小哉？”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当以微物轻之也。”乃于岁给二十万外各借二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万，事属微末，仰依常数与之，今后永不为例。”

内殿刘承规病，上谕政府曰："承规忠勤，宣力不少，令人告朕，乞一节度使。"公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乞令有司检详，有则可除。"翌日，上曰："承规言死在朝夕，愿闻在廷之告，则瞑目无恨矣。"公曰："今承规若有此命，后有邀朝廷乞登枢府者奈何？必不可。"遂改殿使，除节度观察留后上将军致仕。上言："承规得此命亦喜。"公曰："带殿使领留后，亦遥郡矣。专秉旄钺，臣恐于久未便。"

寇莱公准在枢府，上欲罢之，莱公已知，乃使人告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幸同年主之。"公大惊曰："将相之任，极人臣之贵，苟朝廷有所授，亦当恳辞，岂得以此私有干于人耶？"亟往白之，莱公不乐。后上议寇准令出，与一甚官，公曰："寇准未三十岁已登枢府，太宗甚器之，准有才望，与之使相，令当方面，其风采足以为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莱公捧使相告谢于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张，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公之言。莱公出，谓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公薨之时，莱公不在都下，后入朝。白于上前，来致奠，哀恸之久。公在相府，抑私远嫌类如此。

王冀公钦若、陈公尧叟、马公知节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喧哗不已，马则涕泣曰："愿与王钦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冀公曰："王钦若！对上岂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狱。公从容曰："钦若等恃陛下顾遇之厚，上烦陛下，臣冠宰府，当行朝典，然观陛下天颜不怡，愿且还内，来日取旨。"上许之。退，召冀公等切责之。上怒未解，冀公等惶惧，手疏待罪者相继以闻。翌日，上召公曰："王钦若等事如何处分？"公曰："臣晓夕思之，钦若等当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对朕忿争无礼。"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恐夷狄闻之，无以威远。"上曰："卿意如何？"公曰："愿至中书，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约之，俟少间罢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故难忍。"后数月，冀公等皆罢。

寇莱公准在长安，因生日为会有所过当，转运使以闻。上以其状示公曰："寇准为大臣，岂得如此僭越？"公览奏而笑曰："寇准许大年纪，尚骙尔！"因奏曰："陛下抚伏臣庶，不欲令大臣间被奢僭之名，此奏愿录付准，必自知过。"莱公被命连削待罪而止。

岁有蝗虫遍于田野，上有忧色。一日，出蝗数种以示二府："朕令人出郊野遍看，有自死者。"至翌日，有执政袖蝗虫以对曰："臣遣人往视，实死也，乞下朝堂示百官，择日称贺。"公曰："蝗为灾之弭幸矣，又何贺焉？"乃力请之，公不答。后数日，二府间上顾，公曰："若方称贺而蝗过，为之奈何？"诸臣进而拜曰："王某远识，非臣等所及。"公敛容而已。

上出喜雨诗示二府，聚看于上前，公袖归，因谕同列曰："上诗有一字误，莫进入却上。"钦若曰："此亦无害。"钦若沮而有奏陈。翌日，上怒谓公曰："昨日朕诗有误写字，卿等皆见，何不奏来。"公再拜称谢曰："昨日得诗，未暇再阅，有失奏陈，不胜惶惧。"诸公皆再拜，独枢密马公知节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钦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辩，真宰相器也。上顾笑而抚谕之。

宫禁火灾，上惊惶，语公曰："两朝所积，朕不敢妄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公对曰："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有所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免罢。"继上表待罪，上乃降诏罪己，许中外封事言朝政得失。后有大臣言：非天灾，乃王宫失火禁，请置狱。上出其状，当斩决者数百人。公持以归。翌日，乞独对，言："初火灾，陛下降诏罪己，臣上表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诏，有违天意。果欲行刑，愿罪臣以明无状。"上欣然听纳，减死者几百辈。

石普知许州不法，朝廷议欲就劾。公曰："普本武人，不明典宪，恐恃薄劾有生事，必须重行，乞召归置狱乃命知。"杂御史吕夷简于奉先院，俟普按问。普至，以其状示之，普皆俯伏，是日狱具。议者以谓不屈国法而保全功臣，真国体也。

张徐公耆任马军都帅，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而谋欲为变。有密以闻，上召二府议之，公曰："若罪张耆，今后帅臣何以御众？捕之，则都邑之下或至惊扰，尤为不可。"上曰："朕亦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张耆在枢府，臣以未曾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谋者自安矣。"乃进耆为枢密副使，诸帅递迁，谋者果定。上语辅臣曰："王某善镇大事，真宰相也。"

有卜者上封事语干宫禁，上怒，令捕之系狱，坐以罪，因籍其家，得朝士往还书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与之游从，尽可付御史狱案。"公得之以归。翌日独对，曰："臣看卜者家藏之文字，皆与之算命选日草本，即无言及朝廷事，臣记往年，亦曾令人推步当生星辰，其状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此，乞以臣此状同问。"上曰："卿意如何？"对曰："臣不欲以卜祝贱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时焚去。继有大臣力言乞行根治，欲因而挤人，上言令中使再取其状，公曰："得旨已寝，寻即焚去

矣。”

公一日谕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阳。”乃批署之。诸公后白公曰：“泌欲一转运使。”公曰：“河阳重地，岂下一职司也?”其河阳之拟遂不复上。不晚，京东转运使阙，诸公曰：“可差上官泌也。”公不答，因奏对，言上官泌向日议差河阳，然亦合入一职司，会京东转运司阙，更禀。上阅泌历任曰：“与转运使。”诸公归而相语曰：“王公无私如此。”

有朝士述陈劳效乞升奖，公已判收了，丁谓参预政事，窃主此人，语堂吏曰：“俟聚坐再呈。”一日，丁顾堂吏，欲出其状，公叱之曰：“此是若人文字，向已不行。”谓惶惧谢曰：“不合如此。”

上宣谕曰：“朕尹京日，卿弟旭宰属邑，有廉干之称，可委以繁使。”公对：“臣待罪宰府，恐公议非便。”上曰：“前代父子兄弟并处贵位者多，不可以卿故滞其才。”公曰：“今省府乃士人要职，若于平进迁擢，又得孤寒者一人，臣弟陛下知名，望他日出于宸衷，且乞一闲局。”遂判吏部南曹。公归，喜与弟语曰：“上知尔之才，必有任使。”而终不言所得之旨。翌日被命，乃知。后铨管引人，上见公弟，赐以绯鱼，公因对叙感，上曰：“不知尚著绿，朕失照管。”

王沂公曾、李观察维、薛尚书映一日谒公，公托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婿韩亿时在门下，见之，以此启白，公曰：“韩郎未之思尔，王薛皆李之婿，相率而来，恐有所干于朝廷，事果不可，沮之无害；若可行，答以何辞？执政之大忌。”韩乃谢曰：“非亿所知。”后果李文靖妻有所请。

北虏入寇，上幸澶渊亲讨，公参大政。上还京曲赦，其赦略曰：“非朕躬擐甲胄，蒙犯雪霜，则魏赵之间，烟尘未息。”闻者叹曰：“此文典重，真王言也。”

上宣谕曰：“闻赵安仁在中书，绝不亲事，每奏对，亦未尝有一言，可罢之。”公对曰：“赵安仁居常有体，凡有进拟，皆同列议定方敢取旨，臣每见临时变易于上前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无异议，是有执政守。”上曰：“此朕不知也，卿可谕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语赵，曰：“上误有拔擢，以不才罢去，宜矣。使与众人骋办，以合上意，安仁不敢为也。”公喜曰：“吾适保安仁于上前，不误知人矣。”

公病，谒告不入，政府议知制诰盛度改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上曰：“更问王某，如允，当入文书来。”中书坐圣语问公，公曰：“度必乐此任?”政府召问之，度曰：“幸以文进，不愿亲吏事。”中书以度意闻上，上曰：“某铨量才品，直是精当，必使人各得其所，向道须问过王某。”度以此命遂罢。

枢密马公知节与同列奏对，忽厉声曰：“王钦若读尽札子，莫谩官家。”马公退，见公，辞色尚怒，因语公曰：“主上仁明有德望，愿诸子上前议论，知节几欲以笏击之，但恐惊动君相。”公叹抚久之。马公直方。惟公力保庇于上前。

上欲命王冀公作相，公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乞且在枢密两府任用亦均，臣见祖宗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上遂止。后公罢，冀公作相，出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相。”

谏议大夫张师德谒向文简敏中，曰：“师德两诣王相公门，皆不得见，恐为人轻毁，望公从容明之。”一日，方议知制诰，公曰：“可惜张师德。”向公曰：“何谓?”公曰：“累于上前说张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尔。若奔竞而得，使无阶而进者当如何也?”向公方以师德之意启之，公曰：“某处安得有人敢轻毁人？但师德后进，待我浅也。”向公自称师德适有阙，望公弗遗。公曰：“第缓之，使师德知，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陈彭年任翰林学士，日同求对，归诣政府，纳所言事，公方议事，乃延见之，顾陈曰：“何所启?”陈起，次以其状呈之，曰：“条贯科场。”公投之于地曰：“内翰做官几日，待隔截天下寒士。”陈惶惧而退。时向文简同在中书，归令堂吏取之。一日，陈再来，公不见，堂吏言陈以有事启白，公曰：“令到集贤厅。”晚见向公，曰：“陈内翰所留文字。”公瞑目取纸封之。向曰：“何不一览?”公曰：“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取耳!”

公为兖州景陵宫朝修使，特颁手诏，采察河北、京东两路。公归，言当官有才者十余人，皆降诏奖谕。有以闻公曰：“为元宰将命出使，而所举不被一恩，止得诏奖，无乃轻耶?”公曰：“既称荐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于己矣，为人臣之大嫌也。”

公为兖州景陵宫朝修使，道由澶渊，召河北转运使相见，时观察李公士衡、张文懿公士逊作漕，乃议偕往请见，曰：“恐河北有事，奏朝廷未得报者，或有司不能行者示来。”二公归，得数事，候公自兖还呈之，公持以归，不数日皆可报。其间为东封粮草，见磨勘诸郡縻系者百人，皆放去，诸吏捧香迎敕，欢呼而散。

公为兖州景陵宫朝修使，内臣周慎政同行，或乘间请见，公必候从者尽至，冠带以出，见于堂皇，周乃白事而退，后周以事败，议者方谓公远虑，不涉嫌忌之间。

上于后苑曲燕，步于槛中，自剪牡丹两朵，召公亲戴，有中贵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选赐相公，已于别业择下花，请相公躬进。公乃取花，因酌一卮同献，上大喜，引满，以杯示公，从臣皆荣公。

公生日，上令诸司供帐，设于私第宴亲友，公乃会近列，时吕修史官预之。故事：宰臣生日赐酒饩中书，会辅臣，上特优宠，自是为例，后因对奏曰："每遇生日，曲蒙恩赐，又烦宴设，废务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寝罢。"上可之，公体羸多病，上自选方并药以赐，其缄封皆上之亲题。

公弟旭判国子监，翰林冯公元为大理评事直讲，弟白公："元苦学有清节。"公乃召见至私第，公每还朝，与弟同坐，命讲《论语》，诸子侍立于席，逾年而毕。公因荐于上："元有学行。"翌日上召对，令说书，除太子中允，直龙图阁赐紫，诏班于本官之首，仍与内殿起居，自元始也。

公因封食邑，乃致简于李文靖公云："蒙疏封爵，重叠父名，冒荣不尽，有累名教，莫须辞让，实负忧疑，可否之间，更烦裁处。"文靖答以近日官称有犯亦不避，况是嫌名？文字有异，不须辞让，更在详酌，公上章引避，朝旨不从而止。

处士魏野，陕州人。居于东郊，构草堂，有水竹之胜，好弹琴，作诗清苦，名闻于时，前后郡守皆所礼遇。上祀汾阴，召之，辞疾不至，以诗赞公曰："从来辅相皆频出，君在中书十五秋。西祀东封今已毕，此回好伴赤松游。"公览之，喜见于色，以酒茗药物为答。素编先公遗札，有公自写此诗，数本皆存。

东封车驾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争，皆仓皇入白，公卧不答。既入对，上出臣僚奏状，千乘万骑在外，可斩首以令众。公曰："此止小人一时醉殴，若斩之，是禁人饮酒者，皆惧，车驾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归京府系治，后府申覆，公曰："初若轻断，亦恐纵人，今霈大赦，可原之矣，第减一等。"

公为朝修使，自禁中乘车辂出都门，百官饯于道，乃憩于传舍。两禁请见叩头，称赞公荣遇之盛，公曰："但觉愧仄不自安矣。"

公动守典故，为仆射时，出为迎奉圣像大礼使，兖州朝修使，凡有御筵，皆令叙官。时知南京马元方任枢密直学士，为员外郎监商税，戚维为正官，在马元方上，京东转运使李湘为虞部员外郎，提点刑狱，滕陟为度支员外郎，今在李湘上。近尚书省两制不赴议事，有如此者引证之。公为兖州朝修使，上言："宰臣出使，从职人多，乞百物并从官给，州县不得供送，如有，辄取索出纳之人，并从违制罪。"故所至肃然，略无搔扰。

臣僚上言："诸 司人吏，多公送名入仕。"上令遍访之，了无一人，其言者自有数辈，上以示公曰："足明人谤卿也。"公曰："臣为宰相，或令百司补署吏人，不可过也。臣亲旧亦多，恐假作臣名送去，亦不可知。"言者必妄，终不自辨。

中书有事关送密院，事碍诏格，寇莱公准在枢府，持以闻上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不非便。"公见之，拜于上前曰："此实中书之失。"堂吏皆遭罚责，密吏皇恐，白寇公曰："中书密院，日有相干，自来止送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相谢罪。"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书，亦违旧诏，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送与密院。"密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惭。翌日见公，曰："王同年甚得许大度量。"公竟不答。

铨司申举乞罢选人过堂，公曰："此唐朝典故，但宰相不举职，废为冗事，具当存之，仲尼所谓'我爱其礼也。'"

王沂公曾、张文节知白、陈彭年参预政事，因白公曰："曾等拔擢至此，亦公之力，然愿有裨补。"公曰："愿闻其说。"沂公等曰："每奏事，其间亦有不经上览，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为不可。"公逊谢而已。一日奏对，公退，诸公留身，上已惊，曰："有事？何不与王某同来？"诸公以前说上，上曰："所行公否？"诸公曰："皆公。"上曰："王某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无毫发之私，自东封后，朕谕王某，令小可事一面奉行，卿等当谨奉之。"退而谢于公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公曰："向蒙谕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今后更赖诸公规益。"

丁谓参预大政，每议事，强于昔日。公察其难制，一日语丁曰："参政近来似横，岂非欲作相耶？某多病，恳辞未免，以待漏院，凡有诉理，一一应答，气羸稍难。"乃告上，乞用丁谓了待漏院事，丁谓悚息再拜。

杨文公亿少以文进，而以方直自守，乃以母病有阳翟之行，公恐人害之，白上，遣使赐医药。既而言者日有弹击，以亚卿分司。上语辅臣曰："闻杨亿好

谤时政。”公曰：“杨亿远人，幼荷国恩，若谐谑过当，臣恐有之，讪谤则保其不为也。”公器重文公至深，颇欲其归，乃因中书斋宿，览文公近诗而作诗，赵文定与时贤继和，上知之，乃谕公召文公还秘书监。久之，有问文公者曰：“杨大监何不且与旧职？”公曰：“大年向以轻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赖上终始保全之，今此职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公薨后，杨文公方复禁署。

查道子犯赃抵法，公密疏陈请，以道子儒者，君子弃市，有辱清门，乞减死论。此削于今尚存，乃公亲翰。

公掌诰，妻父入参大政，引唐独孤德、权德舆故事，恳求解职。太宗览奏称叹，除集贤殿修撰。赵公罢，公复职，诏冠西掖，亲择古犀带以赐之。今丞相陈公尧佐作相，婿王举正，晏殊作相，婿杨察，忠献韩公执政，婿李牧。皆引公之请为法，改以他职。

公或归私第，不去冠带，入静室中默坐，家人惶恐不敢复前面，而不知其意。后公之弟问赵公安仁曰：“家兄归时一如此，何也？”赵公曰：“见议事，公不欲行而尚未决，此必忧朝廷矣。”

参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简为将作监丞，不复仕进，杜门燕居，有雅儒之誉。一日，上召对，赐坐抚谕之，改太子中允，赐钱三百万。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居处，上曰：“去中书问王某。”时人方知公言之。

公每休暇，多与二府往还，寇莱公出镇幽，宿私第。翌朝，上顾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欢，朝廷无事，大臣和睦，诚可喜也。”

张文节参预政事，每议定事，一一再取省览。一日，文节凭案欲前，公以手止之曰：“参政休乱，文字逐日见看，未尝有一议政事堂，动须存体，其间若有私，请辨于上前。”文节自是止之。

公家有盗，乃官之给卒，捕系府，狱尹状奏，乞斩于公门之前。公大骇曰：“岂敢以己故而私国家法也？”遂入奏，乞府中科以常法。上宣示曰：“闻卿居第甚陋，朕密令计之，官为修营其间，更系卿意增损之。”公顿首曰：“臣所居，乃先父旧庐，当日止庇风雨，臣今完葺过已甚矣，每思先父，常有愧色，岂更烦朝廷？”上再三谕之，公力辞乃止。

赵尚书昌言参知政事，朝廷以蜀民为寇，将命出军，赵公慷慨，气焰甚盛。时公为集贤殿修撰，石文兰中正乃赵公表弟，与公饯别于路。赵公一揖而去，公语石曰：“妇翁此行，未言成功，得不被祸，幸耶。”俄有言事者以委付太重，太宗曰：“朕已遣人徐观其处置如何。”夜抵凤翔，官吏迎谒不及，斩关而入，首驰以闻。

杨文公病，遣医视之，曰：“以其状候来报。”夏郑公竦从朝修之行，以病伏枕，方昏寐不省，梦神人衣冠甚伟。惊寤，乃公自调粥于床下，待士如此。公之犹子睦幼孤好学，属开贡举，上书于公，愿与秋试。公使酌之以酒，曰：“吾家世以文进，见汝树立，喜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惧太盛，岂可使汝与寒畯竞进也？当为汝求一任使。”久而无闻，再以启，公曰：“已谕太常寺，差汝作行事，不可慢也。祭祀之仪，礼乐之器，尽可知矣。”

公犹子睦、质幼而好学，公一日览所试诗赋，召之膝下，以诗激奖之曰：“祖先敦行家声远，重庆儿孙真学文。励志夙宵能自勉，前途可望致青云。”皆拜而出，愈更勤。睦即早夭，质复召试禁中，得进士第。杨文公率两禁诸公荐入馆，有闻于时。

诸子皆出于庭下，请公命名，公召门人公孙觉，公曰：“适诸子请名，秀才何教之？”因取公初登第时与舅氏书示之，“时先晋公万福，乃于书中侍奉，下称小名，又曰老莱，衣五彩之服，日为儿童之戏，恐二亲有忧老之意。今诸子请名，吾何以安哉？”觉与诸子谢而去。

公与故观察使钱公若水治第，尝假数千缗于公，钱公薨，其家偿之，公皆不纳，令直集贤院。延年方数岁，公令人召之，坐之膝上，日哺以食。

有言公幼时尝见天开门，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侍间问之，公曰：“待要身后去墓志上写，则吾不知也。”

公婚姻皆求寒素之家，后公薨，丁公谓令王素锡白诸兄求见为昏，请诸兄问于杨文公，曰：“非先公之意也。”遂止之。

公当国，每进用朝士，必先责实戒曰若人才（疑有脱误），公则曰：“诚知此人，然历官尚浅，人望未著，且俾养望。”岁久不渝，而擢任则荣途坦然，中外允惬，故王沂公执政之日，常行是言，而人皆心服。沂公言行录，此亦载之。

故尚书张咏尝谓人曰：“吾榜中得人最慎重，有雅望无如李文靖；深沉有德望，镇服天下，无如王公；面折庭争，有风采，无如寇公；当方面寄，则咏不敢辞。”

公子雍为太子中允，勾当专勾司，因病请告，章

献皇太后翌日谕两府："王某男病，已遣中使挟医视之，王某先朝名德，卿等宜常存抚其家。"

两宫遣中使召诸子，闻命亟往，使自中出宣命："今早开封府奏，有盗称曾至王某坟所，可煞惊动？"诸子对以无之。中人入白，复传两宫之命，曰："汝等上承门阀之重，善用自保守，不住往茔所照管。"诸子拜谢而出。

公在昭应宫有宿斋，宝符阁役工有坠死者，公得报，缴奏曰："陛下崇奉上虚，为民祈福，今反劳民损财，是违天意，乞谕有司省工惜费。"

公在两府三十年，阴荐天下士，有终身不知者。后诸公修先帝实录，翰林刘公筠语素曰："近日史院编修文字，有自内出者，见丞相荐举之人，慎重如此。"

驸马都尉李公遵勗有师友之契，文公尝力言于公曰："李侯为贵戚，好学乐善，贤侯也。"公乃作诗，惠以笺纸，李公大喜，具启事谢于门下。

上西祀，车驾至蒲，先晋公守此郡，上幸州署之逍遥楼，见诗牌，命左右读之，后曰："王某之父，勿言其名。"因叹曰："王某有后如此。"公之先考旧治，辞不从行，上作遣中使持酒肴赐于行馆，翌日，公具以告谢。

东封，二府议增饰车服，以盛法从，诸公令人于公第日诇之而无所为，王冀公钦若乃作绣鞯送公，曰："前议恐忘，已令为之。"公使具直而置之。冀公见公不乘而讶之，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赐，非不华也，岂可更奢僭以隳制度？"

张文懿士逊出为江西转运使，辞公于政事堂，文懿言："士逊止历县道而未亲郡事，今辄领使职，愿闻善教。"公从容曰："朝廷榷利至矣。"文懿起谢，后迭更是职，思公之言，未尝求锥刀之利。既去职，识者语曰："此运使识大体。"

故相毕士安家贫，其妻令入内典客持书干公，公因袖书呈上；"毕士安家有丐于臣，士安尝在东宫，陛下擢为相，今兹贫阙，臣实有余，亦可沾济，此事合朝廷存恤。"由是厚有所赐。

公之兄早亡，事嫂有礼，归朝见则于堂庑间，荣国夫人日伴食，尤友爱于弟，兵部每召坐，从容于尊酒间，至夜，则曰：'我倦矣。"未尝一日废之。

公每见家人服饰似过，则瞑目曰："吾门素风一至于此。"亟令减损，故家人或有一衣稍华，出，于车中遽易之，不敢令公见。

公初知枢密院时，弟旭在京掌庾，寻奏罢之。

公之婿韩公例当远，公私以语其女曰："尔勿忧，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韩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尔归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他日使人指韩郎妇翁，奏免远适，累其远大也。"后韩公闻之曰："公待我厚也。"如此而韩终践二府，以东宫二品官终老于家。公之婿苏耆应进士举，唱第之日，格在诸科，故枢相陈文惠尧叟奏上曰："苏耆是故苏易简男，王某女婿。"上顾公曰："卿女婿也？"公不对。乃敛身少却，愿且修学。及出，陈公语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则耆及第矣。"公笑曰："上亲临轩试天下士，至公也。某为冢宰，自荐亲属于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体？"陈公愧谢之。

有货玉带者，持以及门，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系之，曰："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公曰："玉亦石也，得不重乎？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亦劳我？我腰间不称此物，亟还之。"故平生所服，止于赐带。

素年九岁，公每遇休沐，必呼之膝下。一日，见庭间花盛开，因使赋诗，公观之，乃依韵和曰："迥与群芳异，含芳向暮春。不如松柏木，常保岁寒新。"遂出示门人公孙觉，公孙因激励曰："以公之意，尔等岂得不勤学也？"

公为兖州朝修使，辟夏郑公为管记。一日，召郑公语曰："我病，自度必不起。自遭逢，尽诚以事上，尽公以待士，以私以怨未尝有毫发。每念祖父兴立门第，心之所存，惟冀有后，幼子小名公奴，恐其可教，他日学士为吾育之。"郑公出为西帅，素别于顺天院，曰："先相有理命在竦，未能少副其意，寔负愧也。"因道此说，素感涕交下，对郑公曰："闻公之言，如闻先人之训矣。敢不树立？"

观察李公维言："兄文靖相国初监京商税院，与公邻居，为著作郎，每暇即过从，维尝切听于外，有相对数刻未尝交一语，古人心交，二公得之。"

公与故相毕士安、给事中柴成务同在两府，二公皆先晋公门生，翰林王禹偁有诗曰："如今身后荣名少，两制门生伴凤毛。"时人传诵，今刻石于家。

先晋公知远大，尝语人曰："此儿异日必至公辅。"因手植三槐于庭以为识，其槐今老，荫茂可

爱。

公久参大政，子婿韩亿赴官，公弟饯于家，亲贤皆集，有群鹊数十喧噪于门，坐皆惊异，少闻堂吏报公拜相。

公归餐，必召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语左右曰："剩与菜吃，此辈生长公相家，已骄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

公之子雍授官，家人欲制公服，公不许，曰："且令着衫。"后公之弟赐绯鱼，子方得衣绿。公因语其弟曰："我向不欲小子辈与叔同服色。"公弟拜谢曰："我兄友爱之意如此。"公占籍全魏，自曾祖以来，坟皆在莘县，其土亦广，公自执政，即却其租，令均赡亲族。

公陪祠东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发之，见所寄衣带以红为之，公怒曰："我在，尔已好华如此，欲坏儒风。我死，望汝辈纯素，难也。"亟令送还而易之。

太宗皇帝一日命苏公易简曰："卿看两制中谁堪大用?"苏公曰："臣见同年王某有器识，远大不可量也。"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知公之以女适苏公之子耆，时苏公已薨，其母太夫人薛氏在堂，每至，则公出拜，叙同年之知也。

公初登第，为岳州平江宰，赵公昌言时领漕湖外，见公异之，议以女妻公，曰："一当禀命于亲。"时先晋公在京师，方与范鲁公质家议亲事，见其书曰："既来禀我，意必欲之。"遂可。以归始闻范亲之说。公既贵，以女适范鲁公之孙全孙，因语全孙曰："此亲成吾先公之意矣。"

公尝与杨文公评品人物，文公曰："丁谓久远果如何?"公曰："才则才矣，语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终吉。若独当权，必为身累。"后丁公果被流窜。

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贺，立令止之，因语弟曰："遭遇至此，愈增忧惧，何可贺也?"

公每有赐予，见家人置于庭下，乃瞑目而叹曰："生民膏血，安用许多?"

公疾革，上临视，赐白金五十两，召杨文公于床前作让表，公览，乃自书四句曰："已惧多藏，况无用处? 见谋散施，以息灾殃。"是冬，公薨。文公叹曰："精爽不乱如此。"文公因对上前语及，上令内司宾取元草视之，后荣国夫人谒章献太后，语曰："上见公表，泣下久之。"

公自践两禁，岁有奏荫，每自谦抑，罕欲荐举。尝奏房弟例得殿直，上言乞除奉职，上曰："朝廷著令素定，不可抑之。"公曰："全未历事，恐不能任事，俟试其才，续具奏陈。"弟止除奉职。公薨，诸子白衣者尚数人。公病革，命杨文公撰遗表，语文公曰："但叙述遭逢，望保圣躬，日亲庶政，进贤用士，不可以将尽之意，更以宗亲为托。"后推恩延赏，皆出于朝廷。

公罢相，守太尉，为玉清昭应宫使。时公病卧，弟入白之，公乃起曰："君臣相知，不意布衣遭逢，朝廷荣贵至此，然我久在大位，自省无过，亦君臣相知，乃得保全。"终始叩头。帝阁潸然泣下，左右皆悲哽。乃语其弟曰："兄子淳已长，立为乞官，吾病必不起，了此一事足矣。"上览奏，谕政府："王某所奏侄，依宰相例除之。"淳乃授太常寺太祝。

公病，语其诸子曰："我死后，慎勿以一文钱物入在柩中。汉文帝有言：纸衣瓦棺葬我。不从吾言，九泉之下，无福荫汝，汝等切志之。"故公薨之薄葬，始服金带，盖棺以纸易之。

张徐公耆出镇河阳，礼有曲宴，上令彻乐，宣示坐中曰："王某在殡，朕不忍听。"惨怛者久之。公薨，上令内司宾取公笔砚一副，言只要王某使旧者，欲与皇太子。公门庭未尝接客，公薨，上谕近臣曰："王某家却安静，当国日亦门庭清肃。"

吕文靖夷简、鲁肃简宗道初参知政事，二妻入谢，章献太后语之曰："尔各归语其夫，王某在政府多年，终始如一，先帝以此重之，宜为师范也。"

王冀公钦若自江宁府归，再执魁柄，鲁公时参大政，凡聚议，多冀公不堪语，诸公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日，参政岂敢如此?"鲁公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岂他人可企，苟公执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

冯文为侍中，有问之曰："向与掌武相公同在政府，尽见国体，公今异于昔，何也?"冯曰："王公德业，孰可企及? 彼一时，此一时也。"

公薨，诸子外除入见，上恻然感怀，乃谕政府曰："王某在位最久，未尝有毫发事干朕，甚悼之，诸子各改一官。"前后大臣无此优礼。

公薨后，长子雍诣政府求以自效，寇莱公当国，问所欲何适，雍曰："例当厘务。"公曰："贤者之

子，安得粗使?”乃差同判太常寺。寺无同判，亦无餐。

始也王冀公钦若江宁再归相国，因乾元节进经疏，其轴饰以金，顾王沂公曰：“向日与掌武相公同共在二府，尝以此白之，终不肯为。”沂公退，语吕文靖曰：“殊不知王公以道佐人主，岂以此末节为得也?”

甲申杂记

[宋]王 巩撰 范学辉整理

《甲申杂记》一卷，北宋王巩撰，以记载北宋中期史实为主，尤详于神宗、哲宗二朝的政局。本整理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

曾彦和收云，神宗尝有手诏云：求于所不产，取于所非时，不可也。余赞曰："德音之谓欤!"

陈刑部缜云，荆公作相时，尝欲作当十钱。神宗曰："刑狱自此滋张矣。"遂已，《时政记》载之。

张恕厚之云，遇过客，言哲宗时得湟、鄯矣，寻留湟而弃鄯，至元符、建中间，始并湟弃之。

刘晦叔昱言，阿李国本不当立，因私其国母而得立，其大臣温稽心常不协，密遣腹心诣王文郁，乞内附。文郁请于朝。神宗曰："此欲我为渠援耳，但善加慰抚而已。"亦以夷狄攻夷狄之道也。边臣老将叹服睿算。于是，终元丰置而不论。绍圣初，孙路以为可纳，章子厚除路漕陕西，经营之。晦叔亦漕陕西，将西行，问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曰："先帝不纳，岂无深意耶?"邦直曰："路好官职，一至如此。"既至永兴，但见路与钟传对榻而寝者一月。一日，传谓晦叔曰："此事决难为，得之易，守之难也。"其后，钟传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缓。后钟传坐冒赏贬，遂复构成其议。

祖宗旧制，后殿引公事，则军头引见司，皇城司、殿前司三司只应殿前统制，诸班皇城统制亲事官，引见统制马直、步直两指挥，人料钱五百文，熙宁中并马直入云骑，步直入虎翼，引见司兵遂废矣。

辛谏议子有仪，尝与阮逸善。一日，谓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知无子，家饶财，有女求婿，其家房缗二千。当为营之，苟成，以一千谢我。"逸唯唯，姻既成，逸以前约语其妇翁，妇翁难之，有仪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难芳上林柳"之句，告谋不轨。逸下吏，全家流窜。后有仪为海州都曹，至淮，舟没，凭轿子浮水上，得脱。既至岸，舟人虽小儿悉免，有仪家人无一存者，唯长子他道。及官满归洛，长子忽失所在，视之，得尸井中。世以为阮逸之报也。

崇宁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

李观察士衡之孙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仙事，父母强令娶妇。遣行人议曹氏之女，及礼席之日，曹氏已入门，化先逾垣而走，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

仁宗朝，春试进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楼观之，慈圣光献出饼角子以赐进士，出七宝茶以赐考试官。

初，贡团茶及白羊酒，惟见任两府方赐之。仁宗朝，及前宰臣，岁赐茶一斤，酒二壶，后以为例。

张文定前参知政事，后为宣徽北院使。神宗尝俾张承旨诚一密问宋龙图敏求："不知前两府有赐方团笏头带例否?"宋公报曰："非前宰相，无赐例。"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辞日，始被赐，为异恩也。后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为言，遂亦被赐。王宣徽，实王相禹玉坐主，阴有力焉。

见任执政官生日，赐以酒饩。张文定以宣徽使在院，神宗特命赐之，非例也。

潭州彭子民，随董必察访广西，时苏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议遣人过儋。彭顾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孙。"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过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张元素字君饰，从事荆南府。其同事杨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鸾鹤凤凰祥云先至，帝有随身宫殿，光彩焕耀，一室之间，望之不穷。遂锡久中，

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号。论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语世间事，大小无不验。杨置花枝数盆于室前，即生根株于盆中，随四时开落、结实，皆不盈尺，而根株盘结，与常木无异。病者取花盆中水饮之，即愈。荆南守孙颀龙图病目，点之，随手而愈。久中后为朝奉郎，七十余岁，卒于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老人多言历日载：几龙治水，惟少为雨多，以其龙数多即少雨也。又旧言：雨旸有常数，春多即夏旱，夏旱即秋霖，皆大不然。崇宁四年岁次乙酉，凡十一龙治水，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

陈刑部缜公密云，祖宗刑部大理寺每半年一次断讫天下案牍，至神宗朝，以春、秋二时，差铨试官，遂四季各断讫。上等，赐绢十五匹。中等，十匹。下等，七匹。恩赐止如此。今年乙酉，于例十二月五日合断讫，但移先一月，至十一月五日断讫。宰府及刑寺称贺，自侍郎刘赓大理曹调李孝称而下，各迁两官，簿一官，乃非常之恩也。

又云，尝与元丰官制局。初，画尚书省图，局官与宋用臣凡三进，皆不称旨，其后御笔亲制置一图出，元丰尚书省是也。既成，亲幸遍览，悉如初旨。诏有敢易一门、一窗，以违制论，举省皆迁官。

又云，初议官制，张诚一要易都知押班名，置殿中监。诚一时被眷，无敢异者，既而与诸监制度，作札子同进呈。神宗顾左右无内侍官在侧，以御衣遮手而摇之，曰：“不可。”遂卷殿中监札子收袖中，即别处分事，徐顾苏颂子容、蔡京元长曰：“此名不可辄易，祖宗有深意。”缜时在列，亲闻德音。

庚寅岁，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贫。是岁，生服，服为从官。润州金坛县陈亢，熙宁八年饿莩无数，作万人坑，每一尸，设饭一瓯，席一领，纸四帖，藏尸不可纪。是岁，生廓，又生度，皆为监司，孙登仕者相继。

西羌于龙呵既归朝，至阙下，引见。谓押伴使曰：“平生闻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神宗遂如其请，名顺，其后熙河极罄忠力。

武臣王械为邢恕教令上书，诬宣仁于哲宗有异心，及教蔡渭等上书，论元祐及元丰末等事。其书一箧，悉存，皆恕手笔，其间涂窜者非一。械于哲宗朝论之，得阁门职名。既卒，其子直方时出其书以示亲密，自元丰末至宣仁上仙，大臣无不被诬者，而禹玉尤甚。蔡蕃奉议尝谓直方曰：“使王氏子竭产，亦愿得此书也。”蔡倅润过高邮，为余言之。王居东京九龙庙侧。

湖南提刑唐程，字硕夫。过高邮，谓余曰：“治平二年九月，自吉州作邑，过长沙，一老人以扁舟载竹兀子就舟货。见其竹如白牙，因买之。至四年摄事京局，因上马，马蹶，其兀坏。竹脚中破，内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王押。’与破之日无差。其字以朱涂之，既骇前识之异，而竹未破时，其心安得而书之竹，工必异人也？”又云其父逦为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门，但全幅书一“登”字，延坐问之，曰：“徐登也。”馆之庵中，不食，日饮酒一斗。或见群卒饭，辄取一掬食之而已，间与郑毅夫内翰宴饮，虽妓女笑语，戏弄无度。或发其阴，视之，童儿也。间与唐漕饮，取千里外物，不移刻。一日，唐欲河东蒲桃，又思峡中新荔子。酒数巡，则令人就其卧屏间取之，皆美新，若方折枝者。唐坐中见刘莘老，时刘为荆南职官，徐语唐曰：“此人异日为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别甚遽，唐曰：“何之?”答曰：“大抵天地间万物皆有数，不可逃也。我将之复州，愿求一书遗复守，托以后事。”如其言。既至复，谒守曰：“乞一棺柩，开九穴，葬于无人之境。”后三日，卒，复守如其言葬之。以书报唐，唐亟往，与守倅僚吏发棺视之，衣一袭而已。后旬余，与毅夫语其事，间有京递至，发之，得嵩山道士与毅夫书，云：徐先生来，闻动静甚详。校其至嵩日，乃卒于复之日也。唐硕夫亲见之。

大辽谓天使为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余曰：昨在侍从班时，李定资深鞫苏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诚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已。

周仲元章作漕淮南，谓予曰：“尝为衡阳宰。一日，邑吏云甘露降，视松竹间，光洁如珠，因取一枝视刘贡父，贡父曰：速弃之，此阴阳之戾气所成，其名爵饧，饮之令人致疾。古人盖有说焉，当求博识之君子求甘露、爵饧之别。

朝请大夫潘适为渭州通判，时泾原帅吕大忠被召问边事。既对，哲宗语吕曰：“久要见卿，曾得大防信否?”对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过海，朕独处之安州，知之否?”对曰：“举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书，再三说与且将息忍耐。大防朴，为人所卖，候二三年可再相见。”吕再拜谢，退而喜甚，因章睦州召饭，诘其对上语，吕尽告之。既至渭，语潘，潘曰：“失言矣，必为深悔。”后半

月，言者论其同罪异罚，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犹问执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后请归葬，独得旨归，盖哲宗柬在深矣。呜呼！帝王之度，非浅识可窥也。潘过高邮，语余如此。

绍圣初，余谪签书荣州，判官厅公事。过别殿中侍御史陈次升当时，当时曰："且缓行，上意未可知。"余深叩之，陈曰："早来请对，上语我曰：'章惇文字不要绝了。'"余问曰："公何以报上?"曰："唯唯。"余曰："胡不白上臣为耳目之官，帝王犹心也，心所不知，耳目所以传道之也。心既知之，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何不罢斥，更待臣等文字。"陈谢曰："甚是，甚是。"待数日，再对。又数日，陈召余曰："早来对，如公之言言之，但上曰：未有以代惇者。"然惇为相终哲宗一朝，岂其命欤。

先公自太原罢归朝，既引对，神宗喻来日前殿引对。既对，上曰："昨日以后殿，卿仁宗旧臣，不欲裹帽子见卿。"呜呼！上之礼遇臣下也如此。

沙门岛，旧制有定额，过额，则取一人投之海中。马默处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贷其生矣，即投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后溢额，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诏可著以为定制。未几，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梦寐中，见一人乘空来如世间，所画符使也，左右挟一男一女，至马前，大呼曰："我自东岳来，圣帝有命，奉天符，马默本无嗣，以移沙门岛罪人事，上帝特命赐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黄云而去。马惊，起，与左右卒隶见黄云东去，后生男、女二人。马亲语余如此。

周秩重实大观元年九月得吉州守，过高邮，言绍圣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刘唐老与李邦直等将生变，诛子厚、蔡元度诸人，下至两制、侍从皆及之。召重实为京西转运使，推治之，以其尝攻文潞公也。朝旨令先推究体访，候有状即治之，又以运判周纯为知情不告，云将引用岭南谪降人，元祐人同力为之。哲宗召重实对，曰："欲尽诛族大臣以下，则将置朕于何地?"又召吕升卿，令国门听旨，俟其有实，即遣诛诸人于岭南。重实既至西京，捕文、刘置运司别厅，且辟程公孙专管，当察访于外。久之无状，而诛大臣之语则有之。文凡三请自裁，未几，罢邦直留守、知成都府，且密喻重实，令有实即就摄。久之，公孙忽得二张秀才密语云：元谋云候上意变，必用元祐人，乃有诛族之举。重实即具奏，且言元不及乘舆。不数日，有旨，令文、刘逐便，吕还朔部，并更不推治。哲宗之明之仁，今世无知者，以元旨极密，公案一宗并元状悉不在有司，虽朝廷悉无知者。公案藏其家，终当上之，乞《实录》书之。公孙，喜刺人事者也。

孙升舍人为选人时，梦与一僧立通衢，忽传呼宰相来。既至，孙曰："此府界提点蔡持正也。"僧曰："此本朝第四人过岭宰相也。"元祐中，果谪新州，本朝卢、寇、丁三人矣，蔡实第四人也。又欧阳大椿为新州职官，一日，与守过寺中，壁间见大字题曰："蔡确善终之室"，与守异之，方问其所以，字灭不见，后蔡果谪新，终于屋下。方蔡去也，主僧扫治其室，寺僧夜梦人告之曰："善治之，更当有宰相至矣。"数年，刘莘老至，亦终于此室。方刘拜右仆射之日，家人具饭，一小仆忽仆于堂下，少选，大呼曰："相公指挥头踏往新州去。"已而家人诘之，仆悟曰："莫知其言之出也。"

梁况之居住鄂州，忽一道人至，况之与对饮。道人求绵袴，况之与之，即卷投衣袖中，将投，语曰："入袖即再入。"凡投数十次，竟不能入，嗟咨曰："不免为寇莱公矣。"道人遂引去，约当再来，后月余，复至门，人欲入白，即曰："不须见侍郎，但报先去也，候到彼相见。"未几，况之贬化州。久之，一道人至，两口，腹上亦两口。既至厅舍，索斗酒，一饮而尽，见况之，但云："记得鄂州相见否?"音声虽同，而形貌非矣。索钱二十七文而去，出门，以木担穿腹中，口吹铁笛，取渔舟，独立其上，风引舟渡江而去，化人云："未尝有此道人至也。"后二十七日，况之谢世。

元祐中，册孟后，议备六礼。议成，皇太后于文德殿垂帘，发册。子由招余托密语吕微仲，余曰："公为中执法，私通意宰相，可乎?"子由曰："此国事，若露章陈之，恐坏事尔。"余遂造相府，方语苏中丞有少意俾白相公，微仲色甚厉，曰："某忝位宰相，岂可与中丞通私意。"余曰："国事也。若露章，恐坏国事，后意恐不能甘也。"乃曰："何事?"苏以文德，天子正衙殿，母后坐而发册，此事不可启。微仲曰："奈何?"余曰："崇政，可乎?"微仲曰："容密启。"既而，因奏事，微仲留，白："文德殿，正衙殿也。居常，太皇太后惟事谦抑，若只御崇政殿，益所以示盛德也。"宣仁曰："亦何必就崇政，只就本殿发册可也。"明日，诏下，止遣内谒者传命，大臣于内东门承旨，持节成礼。二公防微杜渐之意，宣仁谦冲之德，时无知者。

绍圣中，余见刘莘老蕲州，因诘莘老："公自中丞执政，平生交游皆拒绝，独听一王岩叟语，今悔乎?"莘老默然久之，曰："惟蔡持正事，实过当，离青州时，固悔矣。"

崇宁中，因语上仁厚之德，聪明多艺，绝人远甚。吕吉甫曰："大抵人君来处，别不可以世人语

也。”余深然之。

范彝叟为右丞，时五岳观灾，或曰：“可速修之，其像甚灵。昨奉安时，数十人举一像，昨夕数道士能举之。”范曰：“果灵，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时以听直言，斯盛德也。

吴冲卿孙犯大戮，法当族。上止令贬湖、浙间，又俾诸子随其父所在。方案上议法，上屡涕下，仁圣之度，真类祖宗。

宣仁同听政日，御厨进羊乳房及羔儿肉。宣仁蹙然，动容曰：“羊方羔而无乳，则馁矣。”又曰：“方羔而烹之，伤夭折也。”却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为膳。

赵清献每夜静，焚香于庭，具言自晨兴至夕，凡与人言及所奏事，与其所为事，谆谆以告诸天。或问之，则曰：“苟欺其心，则腼于语言，其敢告诸上帝乎？乃所以自警察也。”

滕友作监司广东，患伤寒，不省久之。梦泗州大圣洒杨枝水，且语之曰，宋祚无穷，为臣者惟忠与正，无动汝志，无易汝守，汝亦有无穷之问。听毕，遂愈。

内侍刘永达奉命北岳祈雨，久之，不应。召群巫讯之，皆不验，或谓一巫甚验，刘亟召之，巫甚倨，慢曰：“嘉应侯也。”刘曰：“嘉应侯爵，岂凭女巫自售。”巫叱怒不已，刘曰：“侯之庙在京师何地?”巫妄指他所。刘遂加鞭捶，久之，巫乃服曰：“我北京左藏库库子也。”因盗官钱三十贯，为同辈告首，乃召告者入库交钱，遂杀之。既而自刃死，初亦莫知死也，如大昏醉中，莫知身世所在。一日，忽省入其家，见其妻哭于门，问之，妻曰：“尔死三日矣。”入门，尸卧地上，将投尸中，为群鬼所执，诣一大府。主者俾赴狱，每碓磨刀割之际，血肉糜烂如泥。狱卒取泥肉，成堆聚之，须臾，大风至，复成人，昼夕无时，其苦不可言。数遇恩赦，忽传天有赦，众狱顿止。出门，列坐听赦，其中召一人，出告之曰：“尔家作功德，天赦尔。”其人遂腾空而去。语毕，狱具悉至如前。因其人之有赦，众囚停息才顷刻耳。如是三年，得出，犹日受铁杖三千。得出初，亦不知杖从何来，杖毕，得以恣行。一日，遇千骑万乘而来，屯于村旁草莽间，问其左右，曰：“天齐仁圣帝，每岁一诣议事。”我辄告其人，曰：“愿缘化于此，作一行宫。”其人入白，久之，出曰：“诏可矣。”是日，铁杖遂止，因附此巫，道人吉凶，化钱营庙，今垂成矣。刘异之，为作诸功德，荐拔之。后数日，巫诣刘谒告曰：“阴府来追，听赦。”既而熟睡不省，两日后，复醒，曰：“初至大府，宣赦如常时，既而知赦专为我也。方忻悦，而主者曰：杀人为盗，在法不赦。且令归，当上请。后四日，复谒告曰：“又有赦矣。既至，主者召我诣前，曰：上帝有命，内侍刘永达非亲非旧，特赦之，缘汝罪大，令作女子。遂再拜，泣涕称谢。”巫因仆于地，翌日，巫失所附，经县论告，刘与钱帛谢，遣之而去。崇宁元年秋，刘至陵下，语诸陵使，余时按事永安县，故得其详。

随手杂录

[宋]王　巩撰　范学辉整理

《随手杂录》一卷，北宋王巩撰。以记载北宋政局、名臣言行为主，对北宋盐法、币制也有涉及，兼及五代后周、南唐等史实，是一部较重要的野史笔记。本整理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

江淹言，冯悦御药服伏火药多，脑后生疮，热气冉冉而上，几不济矣。一道人教灸风市穴十数，壮虽愈，时时复作。又教冯以阴炼秋石，以大豆卷浓煎汤下，遂悉平和其阴阳也。阴炼秋石法，余昔有之，沈旸所传是也。大豆卷法，大豆于壬癸日浸井华水中，候豆生牙，取皮作汤使之。

《江表志》云：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十数年间，经费将匮。建隆初，始申铜禁，铸泉货当十，又铸唐国通宝钱，两文当开元钱一文。又用韩熙载法，变铸钱。其后一缣约卖三十索，银一两二十五索，余物称是。至开宝末，国帑罄矣（郑文宝撰）。

萧士京大夫为广东转运使，其妻事僧伽甚谨。一夕，梦僧伽别去，其妻问欲何往，曰："后十二日苏子瞻当渡海，我送过之。"惊起，语其夫。后十二日，子瞻果有儋州之命，萧亲语于余。

全州进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独温。后数日还魂，初若梦为人追呼，入官府见主者曰："误矣，当还。"已而语伯虎曰："到人间为我转《法华经》为报，亦当劝人诵之。"伯虎请曰："某他日亦得禄乎?"谓之曰："虽有，薄尔。"遂出，至家而苏，后任梧州推官，六十余卒。

范文正语先懿敏曰："每夜就寝，即窃计其一日饮食豢养之费，及其日所为何事，苟所为称所费，则摩腹安寝。苟不称，则一夕不安眠矣。翌日求其所以称之者。"

柴世宗销天下铜像以为钱，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请免。既而北伐，命以炮击之，中佛乳，竟不能毁。未几，世宗痈发乳间而殂。

蔡持正居宛邱。一日，雪作，与里人黄好谦游一倡家。入门见其肴醴特盛他时，有美少年青巾白裘据席而坐。蔡、黄方引去，少年亟俾倡邀，二公欣然就席。酒酣，少年顾持正曰："君正如李德裕。"顾黄曰："君俟此公贵，凭藉亦显。"语毕，少年亦引去。二公叩倡何人也？倡曰："朝来赍钱具饮，亦不知谁氏也。"后如其言，持正为侍御史，荐黄为御史云。

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召至内东门小殿。时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对，授以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承旨毕，宣仁忽谓："官家在此。"子瞻曰："适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子瞻曰："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曰："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子瞻曰："岂大臣荐谕耶?"曰："亦不关大臣事。"子瞻惊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忽时而称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声，宣仁与上左右皆泣。已而赐坐吃茶，曰："内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子瞻亲语余如此。

子瞻自杭召归，过宋，语余曰：在杭时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楼上迟迟不去。时与监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监司莫可先归。"诸人既去，密语子瞻曰："某出京师辞官家，官家曰：辞了娘娘了来。某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子瞻具札子，附进称谢。至宋，语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头

出来，自家门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复为大臣谗逐，至贬海岛，命矣。

曾旼过泗州，谓余曰：“某罢扬州教授时，子瞻守扬，某往见吕吉甫真州。吉甫问曰：‘轼何如人也?’旼曰：‘聪明人也。’吉甫怒，厉声曰：‘尧聪明耶？舜聪明耶？大禹之聪明耶?’旼曰：‘非三者之聪明，亦是聪明也。’曰：‘所学如何?’旼曰：‘学《孟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欤?’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学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周凌司勋子之妇病腿间疮，晓夕痛痒不可胜，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经累年，百药弗效。闻有司吏夜主事冥司，招而问之，吏曰：“当往叩之。”见周司勋于冥间，问其妇疾，曰：“此妇不敬舅姑，好决罚女使，此其报也。”吏明日语其子，恳告致恳其父。父曰：“妇已有死所矣，当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敛民财以奉县官，故任此职。凡人财有定分，或其经营，或其种植，称多其数，我即往取，世人不知也。职任非善处，亦安能救妇也。”后其子不复南来，会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医治，恳辞不获，至南京三日而卒。

太祖一日召赵韩王于别殿，左右无一人，出取幽燕图示之，赵熟视久之，曰：“此必曹翰所为。”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也。”帝曰：“何如?”赵曰：“举必克之，须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语，携图而入，遂不复言幽燕之讨。

曹彬、潘美伐太原，将下，曹麾兵少却，潘力争进兵，曹终不许。既归至京，潘询曹何故退兵不进，曹徐语曰：“上尝亲征不能下，下之，则我辈速死。”既入对，太祖诘之，曹曰：“陛下神武圣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颔之而已。

钱王有外国所献颇眩伽宝，其方尺余，其状如水精，云可厌十里火殃。乃置于龙兴寺佛髻中。余杭数回禄，而龙兴不可近也。有盗尝焚其殿，柱木悉灰烬，而烟焰竟不炽。皇朝改为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宝，此其一也。

吕微仲贬岭外，至虔州瑞金县，语其子曰：“吾不复南矣，吾死尔归，吕氏尚有余种。苟在瘴乡，无俱全之理。”后数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寿材，梦伟丈夫冠冕而来，曰：“且辍贤宅。”富人惊悟，汗浃体。微仲过县，富人望之，乃梦中伟丈夫也。及卒，乃辍其材而敛焉。

郡君李氏，余婶也。尝有货珠子老媪李氏携珠子至，既去，遗珠子在地，婶收之。后媪逾时不至，一日既至，形容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婶诘之，曰：“向时所货珠子，归则失去。告其主，以金十两偿之，其主不许，因忧愁感疾，几不能起。”婶曰：“珠子当时遗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惊喜涕下，愿致金六两以请。婶取还之，金不受也。后微疾，梦出门乘车出旷野，至大官府，见二伟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伟人方问姓氏，婶知其阴府也。遂诵大悲咒，左右皆惊愕，其堂摇动不已。二伟人立语曰：“勿诵，放尔归矣。”一吏持大簿书至案，伟人问曰：“记得还李嫂珠子事否?”婶曰：“记之。”其一伟人曰：“当展二十年寿。”其一曰：“得无太多也?”其一曰：“妇人而不爱珠宝，此可尚也。”俾人送还，复乘车至门首而入，见其尸卧帐中，惊而悟起，后二十年乃卒。

柳州张通直舟泊潭州，新妇死七日而体温，既还魂，云初见二人如弓手，追去甚急，至一河次，一人云：“解衣。”妇曰：“我，妇人，衣不可去。”其一人止之，呼舟而渡。入大城，市井喧闹，闻传呼声。二人引妇立城砌上，二人立其下，见一金紫人导从甚严，妇识之，乃其舅程之邵之元父也。连呼舅舅，金紫者亦识之，曰：“七娘来来。”遂伫马，取二人文檄视之，乃曰：“误矣。”急呼衣箱取纸一番，令妇执之，候至戒石，但执纸而立。既去，二人失色，相顾低头，不复语。至府门，人间大官府也。妇立戒石南，俄见金紫人至，次衣绿人，次衣朱人，皆坐。金紫人即呼妇，取纸语二同坐曰：“误勾此人来矣。”绿衣人曰：“已来将奈何?”朱衣人曰：“既误莫须放回。”金紫人曰：“合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即引二人如弓手者，取状杖脊二十下，令虞候引妇出至一寺，大厦修廊，寂无一人，虚堂屏间一僧坐。虞候未前，又一吏人至，诣僧致语，僧移榻俯阶，问妇曰：“识字否?”曰：“识之。”僧指手中经题问之，妇曰：“《金刚经》也。”僧展卷教诵之，又曰：“归则诵之。”遂令妇执堂下幡脚，用力引之，幡起，惊悟而苏。

初，吴处厚笺蔡持正诗进于朝，邸官已传本报之，凡进入三日，而寂无闻。执政因奏事，禀于帘前，宣仁云：“甚诗，未尝见也。”执政云：“已进入，未降出。”帘中云：“待取看。”至午间，遣中使语执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领，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与通封常程文字共为一复，盖初进入亦通封也。明日进呈，殊不怒色，但云：“执政自商量。”继而处厚复有疏，执政请送蔡确分析。谏官吴安诗、刘安世论列，而分析未上，间会梁焘自潞州召为谏议大夫，至京曰：“比过河阳，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勋，社稷臣也。”同谏官以恕之言论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泣谕执政曰：“当时谁曾有异议，官家岂不记得？但问他太妃。”遂拟蔡相谪，命

执政议太常少卿、分司南京。议未决，会分析至，确盛言有策立之勋，谏官继登论之益苦。明日，执政对，帘中忽语曰：“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诸公惊退，恕力开陈，久之，刘莘老曰：“蔡确母老，引柳宗元乞与刘禹锡换播州事。”吕微仲曰：“蔡确，先帝大臣，乞如刘挚所论，移一近里州郡。”帘中曰：“山可移，此不可移也。”范尧夫揖王正仲，留身论之，意不解。尧夫曰：“告官家，且劝太皇太后念蔡确是先朝大臣。”哲宗不语，论辨往来久之，尧夫曰：“臣奉诏（按元本云：臣奉诏，奉诏。今删去二字），只乞免内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尧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决不杀他，自生、自杀，不差内臣，此无固必，但与执政商量。”执政议差小使臣或承务郎以上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内臣一员。已而尧夫、正仲与不论确事台官，皆罢去。初，处厚缴诗至京，莘老尝问予曰：“如何施行？”余曰：“此难行，前日诸公自罪李定，以诗罪人矣。”莘老曰：“岂可已乎？”余曰：“一则收杀，一则札与蔡确知。”尧夫亦以见问，余语如前。尧夫曰：“吾弟更语莘老，曰次第须谪，曰重则分司，轻则小州。”余曰：“必若谪之，当与处厚并命，此风不可长也。”后一日，莘老召余入密室，见其颜色惨怛，曰：“九重之内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又曰：“今日进呈，此老斥骂，却不入来。”指文潞公也。余意以莘老卖潞公，遂往见，潞公问余曰：“近事如何？”余答曰：“蔡确外议以谓过当。”潞公声色皆厉，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又曰：“曾见司马康否？”余曰：“见之。”潞公曰：“前日被旨，召梁焘、司马康与执政面问邢恕语言。梁焘言与司马康同坐，闻恕言蔡确社稷臣事。康乃曰不听得，焘曰时第三杯矣，康曰时饥贪食肚羹，不听得。康如此不肖耶？”余曰：“司马康，温公子也。温公，道德人也，康不证人于罪，真肖矣。”潞公即索汤，余引去，始知莘老之言不妄。

仁宗尝语张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谓知乐矣，今乐犹古乐。”又曰：“自排遍以前音，声不相侵乱，乐之正也。自破之后，始侵乱矣，至此郑卫也。”

越人朱彦弼至华阴震死，其父朝夕泣，告于天，某此一子平昔无过，今乃至此。久之恍惚，中闻有言曰：“朱彦弼作醮西岳庙，乃用脂烛，及便溺于殿角，罪当死，非枉也。”

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对延和殿，上问《洪范》雨旸之数。迥对曰：“比年灾变仍发，此天所以左右王者。愿陛下修饰五事，以当天心，庶几转祸为福。”上感悟，出所幸嬖尚美人等，又籍其金帛二十余万，赐三司，赡军费。

晁文元迥尝言，历官临事，未尝挟情害人，危人售进，保全固护，如免发肤之伤。

太祖皇帝初入宫，见宫嫔抱一小儿，问之，曰世宗子也。时范质与赵普、潘美等侍侧，太祖顾问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与一帅在后，不语。太祖召问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也。”美曰：“臣与陛下北面事世宗，劝陛下杀之，即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致疑。”太祖曰：“与尔为侄，世宗子不可为尔子也。”美遂持归，其后太祖亦不问，美亦不复言。后终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无兄弟，其后惟吉历任供三代，止云以美为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家人（按惟吉，王铚《默记》作惟正）。

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至令宫女解衣，无复君臣之礼。一日，召美入，而太祖冠带不乐，久之不语。美皇恐，趋拜殿下请罪。太祖曰：“非尔也。上来，语尔，前朝民间积欠甚多，早来三司乞因赦蠲放，适问二府，二府请督索。朕谓三司主国财，乃要蠲放；二府主德政，却要督索。近臣如此，天下何缘太平，朕所以不乐。”美赞曰：“陛下用心如此，何缘不太平。”遂解颜如常时。

太祖、太宗时，诸节度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美每赴镇，留妻子，止携数妾以往。或有子，即遣其妾与子归宗，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范祥钞法，陕西贮钱五百万贯，不许辄支用。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极贵，则减五十文货之。低昂之权，常在官矣。钞法无时而不行。近年辄借用本钱，贵贱一切不问，此所以钞法不行。

陕西每铜钱一贯，用铁钱一贯三十文可换。后因常平司指挥诸州勿出铜钱，诸司遂效之，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矣，家家收蓄铜钱，轻用铁钱，由是钱贱而物加贵（五事，潘适云）。

潘中散适为处州守。一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盏皆乳华，内一盏如墨。诘之，则酌酒人误酌茶盏中。潘焚香再拜谢过，即成乳华，僚吏皆敬叹。丽水宰宣德郎陈缙辄慢之，指老君像曰：“老子卖乌髭药里。”语毕惊惕，月余遂发狂，不能语，解官归，今逾年尚未愈。

陆彦回为真州通判。一日，疾几卒，幕官诸人白郡为下致仕状。状附递即安，明日遂出听事，而不知乞致仕矣。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遣老媪诣州，具言

朝奉到官未久，与同官初无怨仇，诸人皆作官养老幼，独朝奉令致仕，何耶？郡主与诸人厚赂健步，趁递后八日状回，乃白陆。陆欣然，欲具会以集同寮，是夕病复作，乃卒。

黄铎为陕西漕，摄延安帅事。梦乘四小舟遡流而下，烟雨中见一卒曰："张相见在此。"铎往见之，相公何故在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诣相府。"梦觉，汗流浃体，遂志于书稿间。后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雇四舟沿峡江而下，至峡州，方烟雨间见一卒，洗而问之何人？曰："张相公虞候也。"遂持所志谒张而言之。其后张被召拜相，适作梦之二年矣。铎后复官，至京不事交谒，语其所亲，事莫非前定，不必求也。

杜常少年时，梦泛河至桥间，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峻，常凡再跃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间，见伟丈夫衮服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与钱二百文，曰："此尔及第人数。"再请之，则曰："过此，天机不可泄也。"常后应举，累不第，嘉祐末间，岁科举放登第者二百人，常遂中甲科。时英宗在谅阴中，木者，庙讳也。

柳庭俊作官江西，被差检放。旱，以漕司喻意，不敢以实闻。一日，宿于高明使者观，梦伟丈夫转簿示之曰："柳庭俊放税不实，使上泽不得流，行杖一百。"惊悟，战汗浃体。

太宗朝，武程乞放宫人三百人，帝喻执政：宫中无此数。执政请以狂妄罪之，帝释而不问。

闻见近录

[宋]王　巩撰　范学辉整理

《闻见近录》一卷，北宋王巩撰。主要记载北宋政局，对宋与辽、西夏的和战及西夏谋主张元的事迹也多有记叙，同时兼及周世宗朝的一些史实，是一部较重要的野史笔记。本整理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

柴世宗得天下，刘崇自河东犯阙，世宗将亲征，冯道力谏止，世宗曰："太山压卵耳，何为不可。"道曰："陛下可谓太山乎？今皆宿将，久处贵位，气方骄。陛下即位，席未暖，未易使也。"世宗以道轻己，即日命驾出。师次高平，遇崇接战，世宗据高原下观。兵阵方接，东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师败绩。明日，按军不战，置酒军中，酒行，牵奔将七十二人斩纛下，即坐中拜七十二人补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实预补中。明日再战，军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识之。战罢，识者皆斩之。军声于是大振，崇走，遂围太原。

太祖皇帝为殿前都点检，有殿直冲节，执诣枢府。枢相王朴曰："太尉军制，殿直廷臣，无回避礼。"太祖即位，每叹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将北征，过韩通饮。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陈桥欣戴，入御曹门以待将相之至，时伏弩右掖门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实守右掖，开关以迎王师。至中书，立都堂下，召范质、王溥、魏仁浦与语移刻，将校持刃迫质，帝叱之，质与帝约宾礼、柴氏保其天年。乃召陶谷草制，诣前殿，帝北面立，宣制。制毕，坐朝百官。

故事，执政奏事，坐论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执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执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彻其坐。执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太宗皇帝自并门，乘胜直趋幽燕。虏空山后遁，王师据幽州，虏甘心沙漠矣。有赦例郎君于越者，小羌也，请得五千骑以尝王师，不成，退处未晚，虏从之。乃骑持一帜，由间道邀我归路，周环往来，昼夜不绝。帝疑救兵大至，宵归定州，王师多没虏者。由是，虏至今号其奇兵曰于越军。前此，自柴世宗画御河为界，虏未尝敢犯边，自尔日寻干戈，至真宗皇帝澶渊之幸，方息兵。御河，盖世宗运漕河也。

国家以来，知制诰封还词头，盖鲜。康定间，张文定知谏院，时刘从德妻遂国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国封，夺其门籍。久之，出入如初。张文定请对，论其不可，富文忠曰："真谏臣也。"未几，中旨还其国封。富文忠当制，遂封还词头，朝论谓无近比，然佥是富文忠矣。张可久自转运使改横行，欧阳文忠援富文忠例，封还词头，后遂为例。

至和中，仁宗皇帝不豫。一日，喻大臣择宗室以传天下。又曰："允良虽僭拟，然变昼作夜，谅无他心。宗谔外示节俭，疑其有心者。"后董婕妤因上元出游，有密祈董请立周王后，幸己立者。周王，真宗子，在仁宗为近属也。俄有诏立之。礼官与中书议不决，请于上。上亲书从政、宗谔、宗旦、宗实四名以示中书，欧阳文忠公曰："周王没，童孩，无立后礼。"议遂寝。宣宗旦，闻，恐醉，卧三日不兴。其后，慈圣光献皇后与时相卒立英宗为皇子，盖本仁宗之意也。

庆历中，亲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谕皇后、贵妃闭阁勿出，后谨听命，贵妃直趋上前。明日，上对辅臣泣下，辅臣亦泣，首相陈恭公毅然无改容。上谓贵妃冒不测而来，斯可宠也，枢相乘间启废立之议。张文定得其说，即诣恭公，以为不可。恭公持议甚坚，久而上复问之，梁相适进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声甚厉。既退，上留适曰："朕止欲稍加妃礼，本无他意，卿可安心。"群论遂止。

故事，建储皆大臣议定，召学士锁院。英宗皇帝大渐，学士王禹玉当制，上遣御药院供奉官高居简就第召张文定至寝幄，文定时在告也。英宗冠白角冠，

被黄服，凭几语文定曰："久不见学士。"意惨然，榻上有纸一幅，上有"明日降诏立皇太子"八字，而未有主名。张公曰："必颍王也。"盛言颍王身居嫡长，而无失德。上颔之，文定乃进纸笔，请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辨，再请书，乃大书"大大王"三字，遂归院草制。明日，大臣始知颍王为皇太子。神宗皇帝每谓文定曰："国朝以来，卿可谓顾命矣。"

真宗皇帝圣嗣未立，以绿车旄节召濮安懿王，养之宫禁中。仁宗皇帝生，以箫韶部乐送归邸。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请杨太后选濮安懿王诸子以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进名，杨后见之，抱之以归。时宣仁圣烈皇后亦以慈圣光献皇后甥养之宫闱，宫中号英宗为官家儿，宣仁为皇后女。仁宗每戏英宗曰："皇后女，可以为妇乎？"英宗谢之，由是宫中每以为戏。豫王生，英宗还邸，仁宗寻故约，以宣仁为夫人，则宣仁所以简上心者，旧矣。

至和中，仁宗寝疾。时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献立后，而慈圣意在英宗，传道中外者，张茂则也。而伺察英宗起居状者，王广渊也，蔡抗也。事垂成，语文潞公。潞公为首相，与富公议协，密谕王文忠为诏草，常怀之以待非常，久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丧去位，富文忠乃召韩忠献为枢密使，且密告之，欲共图其事。富文忠寻亦忧去，忠献乃立英宗为皇子。富文忠闻之，不怿，以谓事固定，待有变而立可也。万一有疑阻，则岂复得其人也。韩、富由是构隙。英宗即位，时富文忠解丧为枢密使。一日，锁院，麻出，乃立颍王制。富文忠初不与闻，遂以语侵忠献，而引疾力去。韩忠献之丧，富文忠一不吊问。

仁宗春秋高，一日，出巨轴付中书曰："第四十二封，"乃司马文正乞立嗣疏也。翌日，进呈，宰臣曰："司马光何其疏之多也？"上曰："非独光也，前后人共四十二疏，卿第议之。"中书袖归。翌日再禀，上曰："与密院同议。"又翌日，同进呈，上问韩忠献公曰："宗室中卿厚谁？"韩忠献恐慄，逡巡退立，复问曾宣靖等，韩忠献久之曰："事系陛下。"上曰："朕怀此久矣，顾未知卿等意耳。"探怀取纸一番，乃英宗皇帝藩邸旧名，议乃定。既退，上归宫，顾左右曰："我有交代矣。"宫人众泣，其后成上意而不变。及慈圣光献同听政，一二贵珰间言两宫，而两宫终始无事者，韩忠献之功也。

韩忠献当国，召王翰林圭至中书，受立英宗为皇子诏。王曰："此事须面得旨。"中书以为得体。及对，乃曰："事出陛下耶？大臣耶？今宫中有将临月者，姑俟之可乎。"上曰："事出朕意，天使朕有子，则豫王不夭矣，立之以慰人心。"又曰："为谁之子而立之？"上曰："天知地闻，濮王子也。"遂退草诏，诏有"濮安懿王之子，犹朕子也"之句。

景祐中，仁宗皇帝尝寝疾，虽安，羸弱。时相吕文靖请置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暨守节知其事，盖意有所在，而人无知者。

熙宁中，西贼围罗元城甚急，贼得吾禁卒，语之曰："汝语城中，张大吾军，使速降，当与汝爵禄。"卒敬诺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辄大呼曰："西贼人少粮尽，朝夕去矣。"城中坚守之，贼怒醢之。虽古忠烈之士，无以过也。

仁宗皇帝朝，有献新乐者，其音近郑、卫，众谓非古，遂寝。熙宁中，刘几等颇采用之，教坊乐工某乙诣几上书，以为不可。几以书闻付大理问状，工曰："国朝所用王朴乐，为近古，今几所奏，纯清而不浊，郑、卫音也。又两宫声，大宫微而此宫高，是有两君之象，天无二日、国无二王，乐之所讳。"时以为狂，编管畿县。未几，哲宗出阁，遂即帝位。

张大夫士澄房兄士宁居咸平县，豪有力，性嗜鸡子，日食十数，以为常。其主典库冀五郎者，每为畜之。一日，冀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宁庖舍而坠地，气若黑雾，其臭薰烈，家人惊异间，火起堂庑，帑藏须臾而尽。尝畜皇祐钱万贯，谓之镇库钱，焰起，为烟球而去，不复铜滓。冀生寻自服砒霜，烂肠而卒，张目见之。

张大夫幼子嗜鲜鲭。张运判湖南，其子买鱼刳肠芼羹。羹沸，刳鱼游泳鼎中。羹成，鲜活若不刳者，视之，则刳矣，遂绝烹鲜。

巩源者，尝语张大夫曰："真定府都监王文思嗜牛肉。一日，方醢肉，几上肉中哀号，累日不绝。蔡元长作尹，闻而取视之，其声益悲，命为棺敛，饭僧。烧之，灰烬中得白骨一副。"

吴越王子太师雅之女适张氏，生子名尧封，与尧佐为宗表兄弟。尧封游学南京，遂娶曹氏女。尧封俊迈，从学山东孙明复，至其舍，执事皆尧封妻女，如事亲焉。时文异倅南京，子彦博、彦若并师明复，明复遂荐尧封，于文氏为门客。张、文之好，始于此矣。尧封就举，与张文定同保。将引试，语文定曰："宗表兄自无锡宰归，当往求举资。"及还，尧佐但与钱五百文。后尧封举进士第，任石州推官卒，其女入宫中，为婕妤沈氏养女，是为温成皇后。久之，得幸仁宗，贵宠日盛，时相乃为访其族氏，会尧佐以太常博士、知开州还，时相因以白上，除祠部员外郎、府界提点，寻继迁擢，遂自待制、河东转运使拜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即自刑部员外郎除给事中，拜端明

殿学士、提举在京百司，迁三司使。未几，降制，拜节度、宣徽、群牧、景灵四使。一日，大旱，策免宰相，潞公召自蜀，将至阙下。贵妃亲视供帐，以待其夫人入谢，众论喧然。时贝州王则叛，仁宗北顾，妃乃阴喻潞公：贝州事明镐将有成绩，可请行。潞公既行，贝州平，潞公以功拜相，群论渐息，曹氏后封越国夫人。

贝州叛，仁宗皇帝召张文定，欲遣之。文定以未尝知兵，且荐明镐自代，退以告陈恭公。明将行，复问事宜于文定，文定告以地道攻城为上策，荐邢佐臣主其事。贝州平，卒以地道攻城成功，佐臣推功第一。

张尧封少从孙明复学于南京，其子去华与贵妃常执事左右。及贵，妃数遣使致问明复，明复闭门拒之终身。

侍讲杨畋卒，李寿朋诣先公曰："杨公死，无以敛，幸经筵诸公赙之。"先公时为翰林侍读学士，既赙之，且语李曰："此事当告之上。"明日经筵，先公启曰："杨畋死，无以殓，陛下幸矜恤。"仁宗颔之，少选中使间赐黄金百两，仍语中使曰："杨畋家贫，不得受其遗赂。"仍使宣谕王某知，仁宗之眷恣臣如此。

李柬之、李受，自侍从请归老，先公时在经筵，因而奏曰："柬之等尚可陈力，而亟请老。近年，士大夫贪冒爵禄，年逾礼经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数，以励风俗。"已而，诏就资善堂会经筵，官赐饯，内出珍果、名花、巨觥酌劝，时人荣之，比之"二疏"。

真宗饮酒三斗不乱。一日，召辅臣赐饮，至三斗，复进巨觥。觥退而酒出，诏贮之三瓶中，杂未饮酒以赐辅臣。明日，开视之，不能辨也。辅臣既对，问上所以，上笑曰："古人谓酒有别肠，岂虚言哉?"

汴河旧底有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每岁兴夫，开导至石板、石人以为则。岁有常役，民未尝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师内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师虽大雨，无复水害，昔人之画善矣。偶张君平论京畿、南京、宿、亳、陈、颍、蔡等州积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门二堤直抵东西二桥，左右皆潴泽也，渔舠鸣根如江湖，君平请权借汴夫三年，通泄积水。于是，诸郡守令等始带沟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潴积之地为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复开导。至元祐五年，实七十年。又旧河并以木岸，后人止用土筏栈子，谓之外添里补。河身奔兑，即外补之，故河日加浅，而水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五代国初，官府罕至，舟车所聚，四方商贾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宴设，必召河市乐人，故至今俳优曰河市乐人者，由此也。

世宗开御河，本为蓟燕漕运计，御河其不可废也。

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置盛馔，会乡党之德齿，使将冠者行酒，其巾裹如唐人之草裹，但系其脚于巾者。酒行，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仅于成人，敢有请。将冠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善祝，解其系而伸之。冠者再拜谢而出，自是齿于成人，冠服遂同长者。故谓之巾裹，亦古之冠礼也。今冠带尚谓之巾裹，其由是矣。此风废，亦百年矣。

张融自枢密直学士守蜀，归，监在京曲院，后为枢密副使，建第差壮丽。太宗皇帝一日语融曰："闻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库未成，可辍之。"即日迁居佛寺，今新衣库是也。

慈圣光献皇后养女范观音得幸仁宗，温成患之。一岁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祷。宫人、内珰皆右左燃之，祈雨之术备尽。天意弗答，上心忧惧。温成养母贾氏，宫中谓之贾婆婆，威动六宫，时相认之以为其姑，乃阴谓丞相，请出宫人以弭灾变，上从之。温成乃白上，非出所亲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养女以率六宫，范氏遂被出，而雨未应。上问台官，李柬之曰："惟册免议未行耳。"是夕，锁院，贾氏营救不获，时相从工部侍郎拜武镇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霪。

自真宗皇帝澶渊之幸，朝廷不复讲武。宝元中，元昊始遣介，称教练都使，乞于其国中自称兀卒，又乞五音为六。当时朝议，既以天下久太平，未尝议经武之策，而石元孙、刘平辈辄盛意言兵，以贼为可讨。独吴春卿上疏曰：彼之国中自号兀卒，而六音，且奉正朔，臣子之分如常，可姑从之，而我治武备以待其变。张文定亦继有请，今武备不讲，宜如吴育之议，因可为边备，俟其无厌，则我有以待之也。朝议非之。元昊既不得请，再遣使，乃称阁门使，边臣乃举兵。由是，宝元、庆历，西师累年，内外骚动。至明堂，当大霈，仁宗问张文定赦目，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徕之意，上欣纳之，曰："朕意也。"于是元昊入贡，西方以宁。

张元，许州人也，客于长、葛间，以侠自任。县河有蛟，长数丈，每饮水转桥下，则人为之断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饮，元自桥上负大石中蛟，蜿转而

死，血流数里。又尝与客饮驿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识知也。客乃顾元曰："彼何人?"元厉声曰："皮裹骨头肉。"人斯应声以铁鞭击之而死，主人涂千金之药，久之，能苏。元每夜游山林，则吹铁笛而行，声闻数里，群盗皆避。元累举进士不第，又为县宰笞之，乃逃诣元昊。将行，过项羽庙，乃竭囊沽酒，对羽极饮，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悲歌累日，大恸而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元所作也。后鄜延被围，元实在兵中，于城外寺中题曰：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从大驾至此，其跋扈如此。昊虽疆黠，亦元导之也。

富文忠至和间既怀立嗣之命，宫教蔡抗阴伺英宗起居。英宗之立为皇子也，恐惧逊避，卧终日不起，抗以利害动之，即起拜命。及英宗即位，以抗故人也，日思大用，召自定州，且有参知政事之除。至阙下，英宗上仙，抗寻亦卒。

先公三守平凉，召自许州，及对，英宗皇帝曰："端明旧德，不当更守边，但顾在廷，无如端明者，且为官家行，便当召还。"先公曰："陛下方即位，边有警，岂臣避难之时。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臣等以官，未正名分。"英宗曰："方此即位，视先朝旧人，岂敢遽以卿礼？官家在至和中，端明时知开封府。至宫中救火，已望见颜色，如端明才望，岂在人后？欲召别殿访政，亦未敢耳。"先公曰："今陛下何所避耶？愿谕臣，臣将诣政府论之。"英宗方谦损为德，遽曰："无须尔也。"然恩遇异，常玉食御樽，日有所赉。一日，儿女婚嫁，遣中使问其姓氏，悉赐冠帔。及行，锡黄金百两。及至渭，虏解围去，烽燧息。会枢密副使王畴薨，英宗喻执政曰："可除王某补之。"时相退而不答，或曰："方边有警择帅累日，王某命下，即边人喜跃，虏亦解去，王某归，不知何人可代?"上曰："岂使其终身守边耶?"然竟为执政所格，英宗亲遣李若愚谕此。

先公为谏官，论王德用进女口，仁宗初诘之曰："此宫禁事，卿何从知?"先公曰："臣职在风闻，有之则陛下当改，无之则为妄传，何至诘其从来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与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进女口实有之，在朕左右，亦甚亲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疏远，虽留可也，臣之所论，正恐亲近。"仁宗色动，呼近珰曰："王德用所进女口，各支钱三百贯，即今令出内东门，了，急来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为然，亦不须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虽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见其泣涕，不忍去，则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报。"先公曰："陛下从谏，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宫女已出东门，上复动容而起。

故事，季春上池，赐生花，而自上至从臣皆簪花而归。绍圣二年上元，幸集禧观，始出宫花，赐从驾臣僚各数十枝，时人荣之（一本云：自宰臣而下悉簪花从归，然上未尝簪也）。

张文懿罢相，由范文正攻弹也。文懿复相，一日，仁宗语文懿曰："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当诛，然不见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尝见其疏，但比有为朕言者，且议其罪。"文懿曰："其罪大，无它，法无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访之。"凡数日则一请其疏，月余，凡十数请。上曰："竟未见之，然为朕言者多矣。可从末减。"曰："人臣而欲废君，无轻典，既无明文，则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无疑，可稍迁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张文懿既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帽、道服、乘马、张盖，以女乐从入郑门。监门官不之识也，且禁其张盖，以门籍请书其职位，文懿以小诗大书其纸末云：门吏不须相怪问，三曾身到凤池来。监门官即以诗进，仁宗遣中使，锡以酒饩问劳。

李太后薨，未发丧，将以妃礼葬之。执政对，吕文靖留身曰："昨夕闻有宫嫔薨。"章献皇后即引仁宗手，起，过屏后，后复独坐帘下，曰："相公欲间谍人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为刘氏血食计，则早正典礼。"后默不语，遂迁于皇仪殿，以后礼葬之。及章献上仙，间言不入者，文靖力也。

仁宗初撤帘听政，一日遽出，诣奉先寺，发李太后棺。视之，其颜如生。上恸而后改卜，由是群疑悉亡。

寇忠愍知永兴军，于其诞日，排设如圣节仪，晚衣黄道服，簪花。走马承受且奏寇准有叛心，真宗惊，手出奏示执政，曰："寇准乃反耶?"先文正熟视，笑曰："寇准许大年纪，尚骏耳，可札与寇准知。"上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从官呼左右军官妓，置会夜午，台官论之。杨文公以告先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红笺书小诗以遗和文，且以不得预会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尝知之，亦遗其诗，恨不得往也。太平无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释。庆历中，郑天休诸公复会李氏第，既退，达晓。道遇李翰林造朝，事遂喧，言者论之。时吕许公当国，亦以太平无事而乃有此为说，仁宗意未解，许公曰："臣

观赴会姓名，皆举朝贤俊，安得许多人代之？臣欲召至中书戒励。”上从之，既召，诸公无一人至者。

丁晋公尝忌杨文公。文公一日诣晋公，既拜而髯拂地，晋公曰：“内翰拜时须撇地。”文公起，视其仰尘曰：“相公坐处幕漫天。”时人称其敏而有理。

仁宗朝，禁中夜火，执政趋诣东华门，闭而不纳，遍诣诸门，皆然。王沂公语吕许公曰：“可斩关而入。”许公曰：“不可。”自东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周旋叩关。至日高，方启东华门。有旨百官皆步而入，殿宇多灰烬，上御升平楼，垂帘呼班喝拜如常仪，自沂公以下皆拜，许公独挺然而立。上遣使问之，许公曰：“昨夕宫中灾，今日未面天颜，臣不敢拜。”于是卷帘，上临轩陛，许公即再拜。或问其然，曰：“禁中火，方扰攘，复斩关而入，不惟上益惊，岂不防它变也。垂帘之下，未见天子，万一误拜，其将奈何？”

张文懿为社洪令，一道士诣邑，熟视文懿不语。久之，顶间取瓢，出药十粒，顾文懿曰：“可饵之。”文懿即饵之。道士微笑，复取之，至九十粒即吐，道士浴之，使再饵之。复吐其四，实饵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观也。”明日诣之，谓文懿曰：“欲为神仙耶？欲为宰相耶？”文懿曰：“欲为相耳。”道士咨叹久之，留一书，封缄甚密，且候作相老倦时开，竟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岁，未尝有疾，至上元，偶思道士所留书，启之，乃彩选一册，因会子弟作选，至宰相，视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士意也。明日，道士忽至，顾文懿曰：“打叠了末？”语毕而去，使人访之，即卧店中卒矣。文懿忽觉腹痛，须臾，一囊下，药八十六粒，炳然如新。遂葬药于三宝堂下，是夕薨。

张文定守蜀，重九药市，拂晨骤雨，随行医官张子阳避雨玉局观。须臾，晴霁。树上白衣翁伫立，顾视子阳曰：“我有一事，要尔通意主人。”子阳唯唯，即出药二粒，如粟米大，使遗文定。子阳曰：“尝识尹否？翁姓何氏？”翁曰“我姓葛，侍郎已两守蜀，我尝见之。”子阳曰：“止此一来耳。”翁曰：“说与主人，他日再来此相寻。”子阳持药，具白文定。以汞一两，置药一粒，煅之，须臾有声，如远磬然，清越非常。谛听间，忽有圆光出合内，焕耀满室，惊而取之，汞成黄金。文定乃饵其余药一粒，使再访之，不复见矣。

吕文靖罢相，孔中丞道辅以直亮自任，无所忌避。一日，台狱事连文靖子，即摄付吏。及文靖复相，凡国事无所建明，悉取上旨。既累月，仁宗曰：“吕夷简今回作相，并不主事。”文靖遽言：“臣前日为朝廷不避仇怨，身当国事。臣方罢去，而诸子即坐台狱。臣死，望朝廷眷顾子孙，必无也。臣是以不敢当事。”上挽首曰：“但勉之。”文靖再拜，遂留身，出纸一番，皆进退人物，上悉可。内外迁徙，数日间凡数十人，皆文靖平日所厚。一时桃李之盛，本朝无比。

张文定尝云，在翰林时，当章郇公致政麻。命下，同宋景文往贺之。因语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之意甚厚，何遽谢事也？”郇公曰：“不可待不厚时引去也。”又曰：“亦恐更耄年则忘了矣。”文定与景文相顾而笑，退而相语曰：“是何言欤？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之言为然。盖在得之时，与夺每为思虑所惑，不若少时能断，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后，遂屡请归。予尝论之：阳舒而阴敛，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阳衰而阴盛，是以好敛之意生，君子终始之际，可不慎乎。

庆历中，韩、范、富执政，日务兴作。时章郇公为相，张文定因往见之，语以近日诸公颇务兴作，如何？郇公不答，凡数问之，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作戏，禁止不得，到触着墙自退耳。方其举步时，势难遏也。”未几，三公悉罢。文定尝曰：事不可竞，古谚曰迟是疾，疾是迟。斯甚有理，当其盛衰之际，不劳力而成，不劳虑而败，理之常也。

宝元、康定间，西人犯边，用兵累岁，辽人窥我，遣使求关南之地。富文忠既行，疑时相与己不协，辄发国书观之，乃与所授词果不同。驰归，请对，具言之。诏付文忠诣学士院，视学士改书然后行。元授书五函，皆许其添岁赐也。每出一函，待不从，然后旋出之。文忠辄留二函于雄州。既至，文忠抗论不屈，徐出一书，辽人意未厌，复出一书，至于三，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遂从约。文忠使还，持二函以归，岁减聘者二十万。

庾岭险绝闻天下。蔡子直为广东宪，其弟子正为江西宪，相与协议，以砖甃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间。每数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绝，红白梅夹道，行者忘劳。予尝至岭上，仰视青天如一线，然既过岭，即青松夹道，以达南雄州。太平久矣，遐迩同风，非有前世南北之异。

江西旧漕盐至州，有余，悉输于官。漕舟沿江货所附私盐，既尽，遂盗官物。盐尽，凿舟沈之，声言风水。每岁抛失十三四，而盗取监临，私货抵法，枕藉于市。蔡子正为江西宪，建言：盐至江西，有出剩者，乞据其数给江西价之半，朝廷从之。今数十年，官物既鲜盗窃而舟获完归，刑法为减，百世之利也。

中间，浮浅之人或再减其直，其弊如初。张颉为江西宪也，神宗戒其谨守蔡挺之法，于今赖焉。

太祖一日幸后苑，观牡丹。召宫嫔，将置酒。得幸者以疾辞，再召，复不至。上乃亲折一枝，过其舍而簪于髻上。上还，辄取花掷于地，上顾之曰："我艰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妇人败之耶？"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颇恃宠。一日宴射后苑，上酌巨觥以劝太宗，太宗固辞，上复劝之。太宗顾庭下，曰："金城夫人亲折此花来，乃饮。"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杀之。即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而上饮射如故。

张乖崖布衣时，客长安旅次。闻邻家夜聚哭，甚悲，讯之其家，无它故。乖崖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实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尝私用官钱，为家仆所持，欲娶长女，拒之则畏祸，从之则女子失身，约在朝夕，所以举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门首，候其仆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亲家。"仆迟迟，强之而去。出城，使导马前。至崖间，即疏其罪，仆仓皇间，以刃挥坠崖中。归，告其邻曰："盛仆已不复来矣，速归汝乡，后当谨于事也。"

岳州唐白鹤寺前有古松，合数围，平顶如龙形。吕洞宾昔尝憩其下，有一翁自松顶而下，前揖甚敬，洞宾诘之，曰："我，树神也。"洞宾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言讫，升松而去。洞宾即题于寺壁，曰：独自行时独自坐，无限世人不识我。惟有千年老树精，分明知是神仙过。

鄂州黄鹤楼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传以为仙人洞也。一守关老卒，每晨兴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昼，见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啸久之，将复入洞，卒即从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贵。道士曰："此洞间石，速抱一块去。"卒持而出，石合，无从而入。明日，视石，黄金也。凿而货之，衣食顿富，为队长所察，执之以为盗也。卒以实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则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铅，至今藏于军资库中。子瞻有诗记之。

太祖即位，患方镇犹习故，常取于民无节，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便殿，赐饮款曲。因问诸方镇："尔在本镇，除奉公上之外，岁得自用，为钱几何？"方镇具陈之，上喻之曰："我以钱代租税之入，以助尔私。尔辈归朝，日与朕相宴乐，何如？"方镇再拜，即诏给侯伯随使公使钱，虽在京，亦听半给。州县租赋，悉归公上，民无苛敛之患。至今侯伯尚给公使钱，以此也。

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是真欲我为主耶？"方镇皆再拜，称万岁。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或偃蹇。"方镇复再拜，呼万岁，与饮尽醉而归。

寇忠愍为执政，尚少，上尝语人曰："寇准好宰相，但太少耳。"忠愍乃服何首乌，而食三白，须发遂变，于是拜相。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槛颓圮，经岁不问。鱼轩一日语之，文靖不答，累以为言，文靖曰："岂以此故动吾一念哉？"亦不之问，既薨，盛夏，颜色不变，吐香如莲花，七日不灭。

先文正在中书。一日，拊其案曰："安得见李同年耶？"李谓文靖也。同列叩之，曰："文靖与某在中书，边事方纷然，予尝谓曰："何日事定？文靖曰："陛下天资高明，有为之君也，今二虏未宁，故不暇。某老矣，它日适当公手。"是时，方东封西祀，建立道宫，皆如文靖之言。

先文正虽年六十，而久病气索，人或劝其引疾而去。文正曰："予岂不知此者乎？顾诸公未有以相代者，恐贻上忧也，宁受贪冒之名以报上恩耳。"文正薨，丁、冯之徒既相，朝廷纷纷，识者叹其先识。

马枢密知节，劲直自任，持大笏入朝，上颇怪之，马曰："臣见本院长官多欺陛下，臣不怕惊动官家，恼乱宰相，则打杀此厮儿久矣。"上慰劳之。

孔中丞道辅为州掾，太守到官三日，谒庙。庙有蛇，以为神，每祀之，则蛇自神像鼻中直出，饮酒。孔方读祝，蛇出饮，孔厉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蛇何为哉？"以笏击蛇死，遂挥像，坏其庙而去。

梅侍读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从，忽求为濠州。既被命，见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温故耳。"文正曰："待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读书。"梅其去怏怏，益不平。未几，差博士吕夷简通判濠州，梅语人曰："何处得个吕夷简来，也会读书？"梅辞文正，适与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语白文正，曰："君善待吕公，吕公它日与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学士。"梅愈不平，王亦为过言。其后，王沂公、吕文靖同宰席，梅适除学士。

广东老媪江边得巨蚌，剖之，得大珠，归而藏之絮中，夜辄飞去，及晓复还。媪惧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烛天，邻里惊之，以为火也。竞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纳于官府，今在韶州军资库。予尝见之，其大如弹，状如水晶，非蚌蛛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隐然而见，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贡于朝。

咸平县僧藏佛牙一株，其大两指许，淡金色，予尝请而供之。须臾，舍利自牙中出，初如露，巡行牙上。或远数十步，求者辄得。予请至四十八粒，欲求为四十九粒也，经夕不可得。明日发箧，则已足其数。又或谓自有甘露穴中出者，明日再往请之，不得。遂出陈州门十数里请，竟不得，因拜辞。而归拜起，一粒自甘露穴出，其大如绿豆，光彩炳然，后神宗迎之禁中，遂御封匣而归之，今人罕得见者。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门，门间有仙人象，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龙一条。凡观者，必执炬而入，有落烬即旋失去之。每旱，必往祈请，及出洞门，必有书字，记雨之多少。商人或过洞外，必森然心动，莫不加敬。

夔峡将至滟滪堆，峡左岩上有题“圣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谓之洞石，而初无泉也。至者击石大呼，则水自石下出。予尝往焚香，俾舟人击之，舟人呼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报。一卒无室家，复大呼曰：“龙王、龙王，万姓渴矣。”随声，水大注，时正月雪寒，其水如汤，或曰：夏则如冰，凡呼者，必以万岁，必以龙王而呼之，水于是出矣。

范文正以司谏出使江南，至宿州，闻郭后废，乃复驰归京师。至国门，吕文靖遣其长子候之，曰：“司谏其来，以废后事耶？”文正不答。既得对，乃盛言之，竟以是罢职。

李邦直、张粹明尝谓予曰：神宗晚年建立三省，所以分执政权，而互相考察，规模远矣。今上初俾侍宴，其后喻执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阁，当议宫僚。”乃曰：司马光端重，宜为宫官。亦汉羽翼之谓也。如吕公著、孙觉皆可作之，其下当择功臣子弟，若文贻庆可任洗马之类，此《孟子》谓“巨室大家人所慕”之意，足以取重春宫矣。除目具，而神宗弃天下，今司马公之来，是末命也。

六侄震尝谓予曰：神宗一日召执政诣天章阁，而吴雍与震预召，时为中书检正官也。及对，乃议官制除目。初，执政进呈三省印，上曰：“始欲以金，而今御宝乃金也，涂金可耳。”执政既进除目，上笑曰：“三省、密院官，姑置之。”乃议吏部而下，及某官除某乙，则俾雍、震互书之。至太常少卿，上曰：“此必慎择人。”执政屡荐名，皆不应上意。至礼部郎中，则曰：“此南宫舍人，非他曹可比，可除刘挚。”至著作郎，则曰：“此非苏轼不可。”少选，上默久之，曰：“得之矣，太常少卿可除范纯仁。”既毕，即曰：“朕与高遵裕期，某日当下灵武，候告其捷，当大庆赉。至是，官制可行，除目可下。”仍戒之曰：“外人有知者，不过卿等数人，勿泄耳。”又命执政戒雍、震，其后灵武失律，官制隔岁乃下，比之初议，十改五六矣。

苏子瞻既贬黄州，神宗每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意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曾巩。”其后，巩亦不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苏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持正、张粹明受命，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曰：皆王禹玉力也。

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扬州后土庙有琼花一株，宋丞相构亭花侧曰“无双”，谓天下无别株也。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中，明春辄枯，遂复载还庙中，郁茂如故。

张文懿为社洪令，时出城过村寺，寺老僧必迎于道，邂逅过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诘之，僧曰：“长官来，则山神夜梦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复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谢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为诞，使僧问其所以，夜梦告曰：长官误断杀牛事，天符已下，不复相矣。文懿惊骇，省之，果尝有杀牛事也，遂复改正。明日再过寺，僧复出曰：“昨夕山神云：长官复为相，明日当来，但减算耳。”后文懿三入中书。

史朝请琳云，其舅张仲元患风痺，平生饵桑螵、蛸圆。及死，自口吻有黑气，出户数丈。视之，螵蛸无数。

荣州威远县民，间忽有雷电入其舍。须臾，霆震已，而于其柱题曰“矦矦”二字，不知其何谓也。

太宗即位，以太祖诸子并称皇子，尝曰：“犹我子，曰何有分别。”其后，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类，非典故也。予丞宗正，尝建

言乞如《春秋》之制，名冠其父祖所封国，王子曰王子，公孙惟皇子得称焉。时吕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焘，沮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类谱皇属籍，自庆历八年张文定以翰林学士为宗正寺修玉牒官修进之后，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时名人宋次道辈是也，未尝成书。神宗朝官制行，分隶宗正寺。至予为丞，方建明修完。其间最难取会者，宫禁中事与皇族女夫官位耳。盖庆历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间，不下万员。予请于朝，宫禁事乞会内侍省、御药院；皇族女夫，附于属籍，不必书其官，但书某适某人可也。朝旨从之，遂获成书。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枢密院《时政记》与《日历》修著，其禁严甚。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书录。盖丞失其人，非典故与官制也。亦自予罢丞，今十余年，不闻复进书矣。国书严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来，用金花白罗纸、金花红罗褾黄金轴。神宗时，诏为黄金梵筴以轴，大难披阅也。予进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黄金为匣，锁钥皆黄金也。进毕，奉安于太庙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执政官，乞修寺书，自司马丞相、吕丞相而下，无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简刊刻如册者也。"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书之废亦宜矣。

史朝请琳云，通判许州有路分都监郭虞卿妻乳母礼塔数年，礼数将满，尝以薏苡记其数，薏苡忽自器中跳踯，视之，舍利满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数匀。须臾，所礼银塔中灵光焕然，舍利如雨。又须臾，乳媪两膝生舍利无数，礼塔，则舍利隐痛。媪益勤不懈，数日，失塔所在。

黄鲁直尝问王荆公："世谓四选诗，丞相以欧、韩高于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乘闲签示和叔，时书史适先持杜集来，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编集，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鲁直归，问和叔，和叔与荆公之说同。今人乃以太白下欧、韩，而不可破也。

孙威敏治平中，起自谪官以观文殿学士知庆州，至郑州，会西使至，时威敏已授馆驿中。州将白威敏徙居，曰："我，大臣，可为陪臣避耶？"已而，使至，威敏大启其门，设矮榻，偃卧堂上，鼓笛自若。西使至门，望而问之，左右曰："庆州孙经略也。"西人俛首而过。

张文定留守南京，高丽使者至，例当留守迎送。文定曰："我，前执政也，可与陪臣礼乎？"遂不出，而遣少尹。寻以其事闻，神宗以为得体，仍令中书降旨扬州，令陈升之如张某所请。

司农寺请鬻祠庙，每躯若干钱。张文定留守南京，而以其事闻于神宗，大骇之，即批其奏曰："慢神黩礼，无甚于此。"诏天下速罢之，司农官罚金。

全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诚之妻也。日诵十句观音心咒，时年四十九，病笃，家人方治后事。王氏恍然见青衣人曰："尔平生持观世音心咒，但复少十九字，增之，当益寿。"王曰："我不识字，奈何？"青衣曰："随声诵记之。"乃曰："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久之而醒，疾亦寻愈，后至七十九。其孙浩，信厚士也，为予道其详如此。

王文正公笔录

[宋]王　曾撰　张友臣整理

《王文正公笔录》一卷，宋王曾撰。是书纪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典故旧闻三十余条，间及仁宗朝数条。曾熟习掌故，所言多确凿可据，向为史家所重，其是编所纪多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本整理本以《百川学海》本为底本，参校以《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及照旷阁本而成。

范鲁公质早辅周室，及太祖受禅，不改其任。两朝翊戴，嘉谋伟量，时称明相。自云："执政之地，生杀舒惨所系，苟不早夜兢畏，悉心精虑，败事覆悚，忧患毕至。道有枉直，时有夷险，居其位者，今古为难。"尝谓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

宣徽使旧亚枢使，位在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莹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陈愿居其下，先帝从之，遂为常制，自莹始也。

真宗皇帝天资仁孝，性尤谦慎。淳化中，册为皇太子，圣朝亲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储帝，亦固让，遂仍旧贯。凡东宫故事，多所损益，至于官僚称殿下、立妃，皆乞寝罢，太宗并嘉纳之。故庄穆皇后讫太宗世，止为皇太子夫人，其兢业逊避如此。

王继忠性谨饬，纯固有守，事真宗储邸历年最久，群萃中为之冠首。众皆惮其严整，宫中事有所未便，常尽规谏，上每为之敛容听纳，特加礼遇。及上嗣位，咸平中边鄙尚耸，与今侍中张耆同典禁兵，戍守镇定。会戎马大至，晨薄我军，亟命出兵，为左右翼以御之。阵之西偏最为兵冲，继忠固请代耆西往。及我师败绩，继忠遂为契丹所获，因授以官爵，为其昏娶，大加委用。继忠亦悉心勤职，由是渐被亲任。乃从容进说曰："窃观契丹与南朝为仇敌，每岁赋车籍马，国内骚然，未见其利，孰若驰一介寻旧盟，结好息民，休兵解甲，为彼此之计，无出此者。"国母春秋已高，国主承袭已岁久，共忻纳之。咸平六年夏四月，普方守莫州，素与继忠同在东宫，乃命致书于普，请遣使至北境，时议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书而已。是秋，继忠书复至，意甚切，令普答书，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即议修好。"冬，契丹举兵深入贝、魏，边烽警急，上在澶渊，乃遣曹利用驰往，许以通聘。利用至魏，参知政事王公（钦若）镇天雄，留而不遣。及通德、清远两军被围愈急，上令参政王公（旦）作手书以谕（钦若），始听其北去。契丹国母见利用，大喜曰："何来之晚耶?"即日议定其事，遣使丁振偕来朝廷。又命李继昌报聘，于是兵罢。改元景德，车驾还京。是举也，虽宸谋善断，亦继忠能揣敌情而启导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还，皆赐继忠手诏，器玩服带甚厚，仍通其家信，岁以为常，至其身没乃止。继忠为人有诚信，北竟甚重之，后封河间王。彼土人士或称之曰："古人尽忠，止能忠于一主，今河间王南北欢好，若此可谓尽忠于两主。"然则继忠身陷异国，不能即死，与夫无益而苟活者异矣。

旧制，文武群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诣正衙见讫，乃得入见，辞谢亦如之。太祖皇帝御极之初，亲总庶务，常驿召一边臣入对，将授以方略。讶其到阙已数日而未见，左右或奏以未过正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见，辞谢毕，方得诣正衙。"遂为定制。

王剑儿名彦昇，以善击剑得事太祖潜跃中，隶于帐下。显德末，帝为六军推戴，还憩府第，召宰相至，谕以拥逼之状。范质等未及对，彦升率尔于后按剑叱之，质等惶惧降阶，定君臣之礼。帝以彦升粗犷仓卒，终抑而弗用。后稍迁，使领为京城北偏巡检，因夜抵旧相王溥私第，莫之测。及延见，置酒与语，殆至酣醧，意若恐迫，乃遗以白金千两而去。帝浸知其事，遂黜罢之。

景德中，初契丹通好，首命故给事中孙公（仅）奉使而往。洎至彼国，属修聘之始，迎劳饔饩颁给之礼，殊未详备，北人馆待优异，务在丰腆，无所然，事或过差，（仅）必抑而罢之，自余皆为随事损益，俾丰腆中度而后已。迄今信使往复，不改其制，故奉使邻境，由（仅）为始时得礼制。

内侍都知阎承翰质直强干，景德初，契丹方睦于我，聘使往来凡百，供馈赐与程式未定，俾承翰专掌其事。执政间有欲以汉衣冠赐彼来使者，承翰以为不可，曰："南北异宜，请各从其土俗而已。"上以承翰所议为定。

太尉王公（旦）祥符中在中书，圣眷特厚。尝因便坐奏事，上语及一省郎姓名，且曰："斯人行履才干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与甄擢。"公及同列亦皆素知其为人，因共称荐之。自是屡加叹赏，即令记录，俾俟归朝日，亟命转运使徐更别议升陟。既而代还，至阙上，复先省记之，会外计阙官，即与同列拟定名氏，约以次日奏补。及晚归私第，斯人投刺来谒，公方议委使，辞而不见。诘朝入对，具道本末，请授以转漕之任，上默然不许。公退而叹骇惕息累日，乃知昨暮造请，虽不之见，已密为伺察者所纠，而此人讫真宗世不能用。公不欲指其名，而每戒同列以私谒之嫌，当须谨避，庶几免于悔吝。

国初方隅未一，京师储廪仰给，唯京西京东数路而已。河渠转漕最为急务，京东自潍密以西州郡，租赋悉输沿河诸仓，以备上供。清河起青淄，合东阿，历齐郓，涉梁山，泺济州，入五丈河，达汴都。岁漕百余万石。所谓清河即济水也。而五丈河常苦于浅，每春初农隙，调发众夫，大兴力役，以是开浚，始得舟楫通利，无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属意，至岁中兴役之际，必御驾亲临督课，率以为常。先是，春夫不给口食，古之制也。上恻其劳苦，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

弥德超起自冗列，为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称旨，骤加委遇。时侍中曹公（彬）勋望特隆，德超阴以计中伤，诬其不轨，太宗疑之，拜德超枢密副使。不数月，属赵公（普）再秉钧轴，因为辩雪保证，事状明白，上乃大悟，即时窜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数日，上颇不怿，从容为普等曰："朕以听断不明，几误大事，夙夜循省，内愧于心。"普对曰："陛下知德超才干而任用之，察曹彬无罪而昭雪之，有劳者进，有罪者诛，物无遁情，事至立断，此所以彰陛下之圣明也，虽尧舜何以过是哉!"上于是释然，曰："善。"

太平兴国中，朝士祖吉历典方郡，奸赃事觉下狱，案劾款占未见。时郊祀将近，太宗怒其贪墨，遣中使谕旨于执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宥。"明日，宰相赵普奏曰："败官抵罪，合正刑辟。然而国家卜郊肆类，所以对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隳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对而止。

太祖皇帝削平僭伪诸国，收其帑藏金帛之积，归于京师，贮之别库，号曰封椿库。凡岁终国用羡赢之数皆入焉。尝密谕近臣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会太祖上仙，其事亦寝。太宗改为右藏库，今为内藏库。

周朝驸马都尉张永德轻财好施，喜延接方士。尝遇一异人，言及时事，且曰："天下将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谁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识诸？然而有一事庶几可验，公或睹紫黑色属猪人善战果于杀伐者，善待之。"永德尝阴自求访，及太祖皇帝勋位渐隆，永德因潜识帝之英表，问其岁，在亥，永德叹骇其事，倾身亲附，相得甚欢。凡己之所玩好资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择取，有余乃以自奉。至国初，以旧恩，体貌富贵与佐命勋戚同等，终太祖世，莫能替焉。

太祖皇帝与永德洎当时宿将数人，同从周世宗征淮南，战于寿春，获一军校，欲全活之，而被疮已重，且自言素有瘫风病，请就戮。及斩之，因令部曲视其疾患之状，既而睹其脏腑及肉色，自上至下，左则皆青，右则无他异，中心如线直分之，不杂发毫焉。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谓坐而论道者欤？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口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

文武升朝，官遇郊庙展礼诸大朝会并朝服，常朝起居并公服，今百执事由常趋而止，每岁诞节端午初冬各赐时服有差。内公服旧制，虽冬赐亦止单制，至

太祖皇帝在位，讶其方冬而赐单衣，诘诸有司，对以遵用已久，盖前之阙典。上于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夫之有夹公服，自此始也。

旧制，国忌，迭命宰相参知政事一员，率文武常参官赴佛寺行香，内职不预焉。景德中，同枢密院事王公（钦若）、陈公（尧叟），率内职同赴，乃听。自今大忌，枢密使、内职学士、内诸司使、军职下洎列校同为一班，先诣西上阁门，进名奉慰，宰相、参知政事、文武百官为一班，次诣阁门进名奉慰讫，退，齐赴佛寺行香，小忌则否。

大中祥符九年，秋稼将登，郡县颇云蝗虫为灾。一日，真宗皇帝坐便殿阁中御晚膳，左右声言飞蝗且至，上起临轩仰视，则连云翳日，莫见其际。帝默然坐，意甚不怿，命彻匕筯，自是遂不豫。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学之士初未甚进用，及卜郊肆类，备法驾，乘大辂，翰林学士卢多逊摄太仆卿，升辂执绥，且备顾问，上因叹仪物之盛。询政理之要，多逊占对详敏，动皆称旨。他日，上谓左右曰："作宰相须用儒者。"卢后果大用。盖兆于此。

乾兴初，先帝遗制，皇太后权处军国重事，其听断仪式久而未定，宰相丁公谓欲每议大政，则皇太后坐后殿朝执政，朔望则皇帝坐前殿朝群臣，其余庶务，独令入内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传命于中书机密院平决之，众皆以为不可。时上下隔绝，中外惴恐，俄而擅移山陵皇堂事觉，丁遂罢去，始采用东汉故事。上在左，母后在右（出蔡邕《独断》），同殿垂帘坐，中书密院而下以次奏事如仪。自是群情乃安。迄明道末不改其制。

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

咸平景德中，文靖李公（沆）在相位，王公（旦）任参知政事。时西北二方犹梗，羽书边奏盖无虚日，每延英画诰，王命急宣，或至旰昃，弗遑暇食。王公叹曰："安得企见太平，吾辈优游暇食矣。"李答曰："国家强敌外患，适足为警惧，异日天下宁晏，人臣率职，亦未必高拱无事，君奚念哉？"及北鄙和好，西邻款附，于是朝陵展礼登封行庆，浸寻钜典，无所不讲，属公既衰且病，疲于赞导，始服李之深识。

文靖李公（沆）布衣时，先正端焕知舒州，属因事涉江，公实侍行，俄而风涛暴作，几覆没。有大校王姓善鉴人伦，遽白曰："此有真相，孰敢为害？何惧之有？"是日，果利涉无虞，众皆神其事。及公之贵，王校尚存焉。

建隆中，兴师伐蜀，王全斌、曹彬等为帅，沈伦总随军转漕安抚，实同谋议。将行，上密戒谕曰："平蜀之日，府库聚积，管钥自主之，赏军用度外，诸将求取，皆勿与。"及王师克捷，全斌辈皆以赏薄为名，诣伦致请，伦尽以管钥与之。及还，或告全斌而下，率多隐匿宝货金帛，各行降黜，独伦及彬无所染。上深嘉叹，因责伦不遵前戒，纵成其过。伦对曰："全蜀已平，金帛固无足惜，且勿与则志不满，情不安，或至生患，是以与之。"

侍中曹公（彬）为枢密使，向公（敏中）为副使。当是时，契丹犯塞，继迁叛命，每军书至，上必亟召枢臣计议。彬则曰："狂寇当速发兵诛讨，斩决而已，止用强弩若干，步骑若干足矣。"敏中徐曰："某所储廪未备，或途迂远，或出兵非其时，当施方略制之。"纤悉措置，多从敏中所议。上或谓将帅难其人，彬必恳激而言："臣请自效。"更无他说，敏中常私怪之。及彬之子玮，亦有将材，累历边任，威名甚著，晚自枢贰出殿西鄙，临事整众，酷类其先君，复果于战斗，而未尝以安民柔远为意。岂将帅之体固当若是耶？

左右史所以记言动也，然而王者之密画切问，弼臣之佥谐献纳，外廷分职，莫克与闻。则中书有时政记，得以详述焉。近制，参知政事二员共掌其任，复有群司上殿奏事，或亲奉德音，或特出宸断，可以训俗示后者，终录送中书，亦同编纂写讫，奏御宣付史馆。景德祥符中，知枢密院事王公（钦若）、陈公（尧叟）请自今枢密院所睹嘉言美德，更不录送中书，愿别为时政记，从之。

驸马都尉高怀以节制领睢阳岁久，性颇奢靡，而洞晓音律，故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绝者殆不过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东西二桥，舟车交会，民居繁伙，倡优杂户厥类亦众，然率多鄙俚，为高之伶人所轻诮，每宴饮乐作，必效其朴野之态，以为戏玩，谓之河市乐。迄今俳优常有此戏。

宰相丁公（谓）在中书，暇日，语同僚曰："西汉高祖何如主？"或曰："奋布衣取天下，观其创业垂

统，规模宏远，实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张良导之左则左，陈平劝之右则右，及项羽既死，海内无主，天下自归之，盖随流委顺，与物无竞，一田舍翁耳。”又尝言：“古今所谓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者也。”此虽仅乎戏，抑斯言之玷。

尚书左丞陈公恕峭直自公，性靡阿顺，总领计司，多历年所。每便坐奏事，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诮让，公敛裾踧踖，退至殿壁，负墉而立，若无所容，俟上意稍解，复进，悉执前奏，终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从其议，当时言称者，公为之首。

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浍之利，凑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炀将幸江都，遂析黄河之流，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绝，散漫无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湿。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覆舟之患，十有二三。昔之漕运，冬夏无限，今则春开秋闭，岁中漕运止得半载。昔之溯沿，两无艰阻，今则逆流而上，乃重载而行，其为难也甚矣。沿流而下，即虚舟而往，其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汴水贯都东下，每岁霖澍决溢为虑，由斯观之，其利安在？然历世浸远，讵可卒图，异日明哲之士，开悟积惑，言复曩迹，始兹言之不谬。

沈伦以明经事太祖潜跃中，伐蜀凯旋，奏事称旨，遂有意于大用。其后命伦为相，赵普执奏以为不可。上曰：“如伦者，忠孝谨饬，虽守散钱亦可。”普无以对，翌日制下。

太常博士李戡素有文称，祥符末，守寿春驿，奏时务，深称上旨，宣谕执政曰：“若斯人尚未进用，不为不遗贤也。”驿召归阙。比至，上屡叹以为见晚，执政将以言动之职，俾近清光。及引对之际，上虚怀前席，以俟其启沃。而戡语不及他，首以牙排为觊，先帝默然。翌日，谕之执政曰：“以斯材而赋斯识，知人固未易也。”

太祖尝遣曹彬下江南，许以平定之日授之相印。洎凯旋之日，恩礼愈厚，绝无前命。彬等曲宴，从容陈叙及之，上曰：“非忘之也，顾河东未下耳！卿等官位甚重，岂可更亲此事耶？”比彬等宴退，其家各赐金十万贯，其重爵劝功如此。

太宗尝晚坐崇政殿，召学士窦俨对。上时燕服，俨至屏间见之，不进。中使促，不应。上讶其久不出，笑曰：“竖儒以我燕服尔。”遽命袍带，俨遂趋出。祥符中，予初为学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对（承明直崇政之南，每崇政殿听朝罢，至此谓之倒坐，御膳毕，复坐，谓之再坐），亦方燕服，对回至院，忽中使传宣抚谕曰：“适忘袍带，卿无怪否？”予惶恐降阶将谢，中使复称有旨，曰：“上以是为愧，勿俾称谢及具奏来，他日亦不可面叙。”二圣优礼近侍，不亦至乎？（故事，对舍人以下即燕服，学士以下必袍带而后见。）

宋景文公笔记

[宋]宋　祁撰　徐大军整理

《宋景文公笔记》三卷，北宋宋祁（九九八——一〇六一）撰。祁字子京，曾与欧阳修同修《唐书》，谥景文。是书上卷曰“释俗”，中卷曰“考订”，于名物音训多所考释辨证，其间亦及文章史事。下卷曰“杂说”，则为自己议论，造语奇隽，并有庭戒、治戒、左志、右铭。传本有三卷本、二卷本及一卷本。三卷本有《百川学海》、《学津讨原》、《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据前二者标点整理。

卷　上

释　俗

近世授观察使者不带金鱼袋。初，名臣钱若水拜观察使，佩鱼自若，人皆疑而问之。若水倦于酬辩，录唐故事一番在袖中，人问者辄示之。

宦者宫人言正月与上讳同音，故共易为初月。王圭为修起居注，颇熟其闻，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音政）月为端月，以正（音政）为正（音征）。今乞废正征音一字不用。遂下两制议，两制共是，其请表去其字。曾公亮疑而问予，予曰：“不宜废，且月外尚有射正。《诗》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寤，密语丞相府，罢之。

国朝有骨朵子，直卫士之亲近者。予尝修日历，曾究其义，关中人谓腹大者为胍肫，上孤下都，俗因谓杖头大者亦为胍肫，后讹为骨朵。朵从平声，然朵难得音。今为军额，固不可改矣。

予昔领门下省，会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设于前殿两螭首间，案上设燎香炉。修注官夹案立。予诘吏何名洞，吏辞不知。予思之通朱漆为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谓然，唐人郑谷尝用之。

宣献宋公著《卤簿记》，至𦈢槊不能得其始，遍问诸儒，无知者。予后十余年方得其义，云江左有㼌槊，以首大如㼌，故云。（𦈢，一作㩧。）

陶谷本唐彦谦后，石晋时避帝讳，改曰陶。后纳唐氏为婿，亦可怪。

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颜之推曰：“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雌黄与纸色类，故用之以灭误。今人用白纸，而好事者多用雌黄灭误，殊不相类。道佛二家写书，犹用黄纸。《齐民要术》有治雌黄法，或曰：古人何须用黄纸曰蘗，染之可用辟蟫。今台家诏敕用黄，故私家避不敢用。

孙炎作反切，语本出于俚俗常言，尚数百种，故谓就为鲫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鲫溜，谓团曰突栾，谓精曰鲫令，谓孔曰窟笼，不可胜举。而唐卢仝诗云：“不鲫溜钝汉国朝。”林逋诗云：“团栾空绕百千回。”是不晓俚人反语。逋虽栾突为团，亦其谬也。

碑者，施于墓则下棺，施于庙则系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镂文，士大夫皆题曰碑铭，何耶？吾所未晓。

乐石有磬，今浮屠持铜钵亦名磬。世人不识乐石，而儒者往往不晓磬折义，故不独不识磬，又不能知钵。捣辛物作齑，南方喜之，所谓金齑玉脍者。古说齑臼曰受辛，是臼中受辛物捣之。

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随方言之便，而淮济之名不显。司马迁作《河渠书》，并四渎言之。《子虚赋》曰：“下属江河，事已相乱。”后人宜不能分别言之也。

莒公言：“河阳出王鲔。”即今黄鱼也，形如豕

口，与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于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为鲊，献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谓王鲔岫居者。

蜀人谓老为皤（音波），取皤皤黄发义。后有贼王小皤作乱，今国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嘻戏。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汾晋之间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图作《休休亭记》又用之。修书学士刘羲叟为予言，《晋书》言"咄嗟而办"，非是，宜言"咄喏而办"。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义。

今造屋势有曲折者谓之逋峻。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谓之逋峭，盖逋峻也。（《集韵》曰：逋庩，屋不平也。逋，奔模切；庩，同都切。）

儒者读书多随俗呼，不从本音，或终身不悟者。凡读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争、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贾）。朝请（音方姓切）皆作请（屈请之请）。烂脱（音夺）皆作脱。大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声）为防。廷尉评（去声）为评。中（去声）兴为中兴。若此甚众。

莒公尝言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故《诗》曰"度其夕阳。"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指山之处耳。后人便用夕阳为斜日，误矣。予见刘琨诗"夕阳忽西流"。然古人亦误用久矣夫。

余见今人为学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尝读《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详，且任器乃担荷之具，杂见子史，何云未详。

古今语无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为大（音如舟柂之柂），则言大雅、大夫、大阅、大举类，不及今人言大（徒带反）之雅。古以车（音居）为车（昌遮反），汉以来乃言车（居），俗语则曰车（昌遮反），则今语为雅。

今公私文书以勑（音赉）为敕，吏既书画有体，不复能改。

《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力为劭。

古无正字，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间为闲。后人以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夺奋从雀，席中从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銮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溪，巫混经旁，皋分泽外，猎化为獦（音葛兽名），业左益土，灵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识，指为怪人。

余少为学，本无师友，家苦贫，无书，习作诗赋，未始有志立名于当世也，愿计粟米养亲绍家阀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欤。天圣甲子从乡贡试礼部，故龙图学士刘公叹所试辞赋，大称之，朝以为诸生冠。吾始重自淬砺力于学，模写有名士文章，诸儒颇称以为是。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悟文章之难也。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视五十已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而所效皆糟粕刍狗矣（一作耳）。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五经皆不同体，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呜呼！吾亦悟之晚矣。虽然，若天假吾年，犹冀老而成云。

莒公尝言王沂公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赋二篇，在生平论著绝出，有若神助云。杨亿大年亦云："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赋，一生衣之食之不能尽。"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爱刘禹锡文章，以为唐称"柳刘"，刘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论著多似之，末年尤奥涩。人读之至有不能晓者。

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已。刘梦得巧于用事，故韩柳不加品目焉。

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

上即位，天圣初元以来，搢绅间为诗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学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

余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

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至于道乎？天禀余才才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于当时则绰绰矣。

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叟喜曰："公之文进矣，仆之为诗亦然。"

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献公作《西太乙宫碑》，文之极挚者也。

晏丞相尝问曾明仲云："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语乃健。"（《庄子》曰："生熟不尽于前。"王建诗曰："自别城中礼数生。"）

卷　中

考　古

莒公言：《左氏》、《国语》越大夫舌庸，今《春秋传》作后庸，而《姓纂》舌氏引越大夫为祖。

今人多误以鲍照为昭，李商隐有诗云："浓烹鲍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鲍照字。

卫宏《汉仪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马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文书而已。"晋灼以宏言为非是。颜师古曰："司马谈为太史令耳，迁尊之为公。"予谓迁与《任安书》自言仆之先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古者大夫字便用叠画写之，以夫有大音故也。《庄子》、李斯《峄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车，《书》曰："肇牵车牛。"《易》曰："服牛乘马。"汉赵过始教人用牛耕，王弼传《易》曰："牛稼穑之资。"是不原汉始牛耕之意。

今国学行王弼《易》，题曰"周易乾传第一"，下云王弼注。且传即注解名，下当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诗有"常棣之华"，逸诗有"唐棣之华"，世人多误以常棣为唐棣，于兄弟用之，因唐误常。且常棣，棣也；唐棣，移也。移开而反合者也。此两物不相亲。

郑玄注《礼记》，谓樝，梨之臧者。今樝与梨绝不类，恐玄所指非今樝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圣人随有无言之，以教一世。必于有，则不可常见，如彭祖七百岁，黄帝升天，秦穆、赵简之帝所也。若必于无，则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时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论是已。

《易》家有蜀才，《史记》有臣瓒，颜之推曰："范长生自称蜀才，则蜀人也。臣瓒者，于瓒也。"

唐玄宗始以隶楷易《尚书》古文，今儒者不识古文自唐开元始。予见苏颋撰《朝觐坛颂》，有乩虞氏字。馆阁校雠官辄点乩字侧云疑，不知乩即稽字。

颜之推说唐末文籍亡散，故诸儒不知字学。江南惟徐铉、徐锴、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锴为《说文系传》，恕先作《汗简佩觿》，时蜀有林氏作《小说》，然狭于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颇留意。予顷请刻篆楷二体九经于国学，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阳冰深于篆隶，而名作冰音凝，故参政王公尧臣但读阳凝 。予曰："阳凝无义，唯阳冰有不冶之语。"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谓朴。案：《说文》朴无朴音，俗以朴为扑耳。

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柳䛒传》，又䛒之讹，以巩易巧矣。予见佛书以言辩字多作䛒，世人不复辨诘。

学者不读《说文》，余以为非是。古者有六书，安得不习。春秋止戈为武，反正为乏。亥二首六身，韩子八厶为公，子夏辨三豕度河，仲尼登太山见七十二家字皆不同。圣贤尚尔，何必为固陋哉。

唐吕温作《由鹿赋》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案：《说文》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化。化音由。吕得其意而不知《说文》有此化字也。

焉本鸟名，能兽名，为猴名，乙燕名，借凤为朋党字（朋本音凤），学者多不知，不读《说文》之过也。

《汉书·李广传》数奇注，切为所角反，故学者皆曰数（音朔）奇。孙宣公奭，当世大儒，亦从曰数（朔）。后予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复观颜注，乃颜破朔从所具反云，世人不之觉。

《汉书·黄霸传》云："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爵，议欲以闻。"颜师古曰："此鹖音介，字当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青，出羌中，非武贲所载鹖也"。今官本介字误作芬，鳻字作鸧，鸧亦音芬。鸧是鸟聚貌，非鸟名也。予见徐锴本亦如此改定。

予曾见萧该《汉书音义》若干篇，时有异议，然本书十二篇今无全本。颜监集诸家《汉书》注，独遗此不收，疑颜当时不见此书云，今略记于后。

《儒林传·施雠传》云："鲁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师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该案：《风俗通·姓氏篇》，混屯太昊之良佐，汉有屯莫如，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见《左传》。汉有毛樗之为寿张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应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为毛，忽闻为屯，惊怪者多。但毛屯相类，容是传写误耳。应劭解《汉书》，世人皆用，何为《风俗通》而不信。

《赵子传》："蔡谊授同郡食我子公。"师古无注，该案：《风俗通》食我，韩公子也，见《战国策》。汉有食子公，为博士，食音嗣。

《颜安乐传》："疏广授琅琊筦路。"师古曰："筦亦管字也，路为御史中丞。"该案：草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汉书》本却作草下完。《风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姓，云莞苏楚大夫，见《吕氏春秋》。汉有莞路，为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齐桓佐也，见《论语》。汉有管虢，为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来读者多惑，检《风俗通》乃知。

《瑕丘江公传》"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为博士，至长沙太傅。"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该案：《风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见《史记》。汉有由章，至长沙太傅。

《扬雄传》："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离。牢，聊也。与君想离愁而无聊也。"该案：牢字旁著水，晋直作牢。韦昭曰："浶，骚也。"郑氏愁音曹，又恐鷤鴂之先鸣。师古：鷤音大系反，鴂音桂。该案："苏林：鷤鴂音殄绢。"又挟獝狂，该曰：獝狂，无头鬼，见《字林》。

"招摇泰壹"，颜以张晏注："招摇、泰壹，皆神名。"该曰："如淳作皋楔。皋，积柴于头，置牲玉于其上，举而烧之，故曰皋摇。"

"储胥弩陆"，该引三苍，因山谷为牛马圈谓之陆。《黄图》云："弩陆在上林苑外，洒沈菑呀壑渎。"该案："洒沈菑而呀壑渎兮。呀或作呵，呵叱，问四渎也。""啾啾跄跄入西园切神光"，颜曰："啾啾跄跄，腾骧貌。"该说啾旧亦作愁，韦昭：音裁枭反，今书或作口旁。秋，该引埤仓啾众声也，又引《楚辞》"鸣玉鸾之啾啾"为据云。"稽颡树颔，扶服蛾伏。"如淳曰："叩头时顶下向则树向上也。"该案：韦本作"梨颡树颔。"梨颡，颡搦地。树颔，颔触地也，今作稽颡。传写误耳。又玄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该案：冲作衡，云八十一家相对之弟如辐镣之卫。又案：《别录告下》有《玄问》一篇，合十二篇，今脱一篇，疑今人不见《太玄》及《别录》，不知其谬，课为十三卷。颜曰："课与撰同。"该案：《字林》：课，专教也，音诠，惟《礼记》音撰，尚有一卷未寻得。

予最爱《李令伯表》曰："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柳字，后借为辰卯之卯。北本别字，后借为西北之北。虞翻笑郑玄不识古文，以卯为昧，训北曰北犹别也。

古人语自有椎拙不可掩者。乐府曰："何以销忧，惟有杜康。"刘越石曰："何其不梦周。"又曰："夫子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虽有意绪，辞亦钝朴矣。又不及沈约云："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云。

古人名黑臀、黑肩、牛虫、大子，今不以为雅。迎猫为食田鼠，读礼者不曰猫音茅而曰猫（音苗），避俗也。庄子曰："道在屎溺。"今为鄙语。《汉书》："驴非驴，马非马，龟兹王乃骡也。"如此语粗甚，可削去也。

宣献宋公尝谓左丘明工言人事，庄周工言天道，二子之上无有文矣。虽圣人复兴，蔑以加云。予谓老子《道德篇》为玄言之祖，屈宋《离骚》为辞赋之祖，司马迁《史记》为纪传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矣。

柳子厚《正符晋说》虽模写前人体裁，然自出新意，可谓文矣。刘梦得著《天论》三篇，理虽未极，其辞至矣。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毛颖传》、《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王弼注《易》直发胸臆，不如郑玄等师承有来也。或曰：何以得立为一家，予曰："弼弃易象互体，专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诸儒不能訾退之。今讲《易》者已读弼注，讫至小象则更无可敷演矣。"刘齐善言《易》说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及诸卦中皆

有乾坤象意。孔子叙乾为玉为金，坤为牛为舆之类，本释他卦所引，非徒言也。殆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老子曰：“无物之象。”古语亦有想象。韩非子曰：“人希见生象，得死象图之。”又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然说亦怪矣。

司马相如赞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推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此语最佳。

太史公曰：“赵胜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见自振泽才为乱世之士，治世则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见其志于《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誉褒之，贤者不敢私；引天下之议贬之，奸人不敢乱，故汉人以《春秋》决狱，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学始就，乃能著书。孔子曰：“参也鲁。”盖少时止以孝显，未如晚节之该洽也。

贾谊善言治，晁错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马迁叙事，相如、扬雄文章，刘向父子博洽至矣。

韩退之称孟轲醇乎醇者也，至荀况、扬雄曰大醇而小疵。予以为未之尽。孟之学也虽醇，于用缓。荀之学也虽疵，于用切。扬则立言可矣，不近于用。

贾谊善言治，健而快，过董仲舒一等。仲舒优软不迫切，纯儒也。

莒公言欧阳永叔推重归去来，以为江左高文。丞相以为知言。

或诋汉高祖非张良、陈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于良、平乃能听其谋，至项羽不知用范增则败矣。高祖之量之谋兼韩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关东地与之而不疑。当是时，玩信等如股掌上一土丸尔。

高祖知吕后与戚夫人有隙，方病时，去吕后若断一巨拇、然终不杀者，以惠帝不能制陈平、周勃、萧何、曹参等，故委戚氏不顾，为天下计，俾后佐之惠帝六年。后八年，是时天下已定，奸人不能摇乱，文帝以一乘车自代来即位，则高祖料之熟矣。

世称文帝汉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贾谊一人而已。所任宰相尽高祖时猥将庸人，亦不深讨礼乐典章，于时诗书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兴，南越顺德，诸侯轨道，匈奴虽数盗边，亦不敢深入。由是言之，治天下者在质而已，不必尚文，故曰：质近实，文近名。文弊则民诈兴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杀之，操之字为弗裕矣。孙权引杀融为比而斥虞翻，诛张温，权之量又下矣。待贤少忌，唯刘备为绰绰云。

荀彧之于曹操本许以天下，及议者欲加九锡，彧未之许。非不之许，欲出诸已耳。操不悟，遽杀之，然则天夺其爽以诛彧，宁不信乎？

孙权用吴，诸葛亮用蜀，终不能得中国一寻一常地。卒之，并吴蜀者晋也。

能以身为国兴亡者，蜀诸葛、晋谢安、秦王猛是也。

霍光学伊尹，才不周用，故宣帝立。王莽学周公，奸足以自文，故平帝篡。

《诗》曰：“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见整而静也，颜之推爱之。“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写物态慰人情也，谢玄爱之。“远猷辰告。”谢安以为佳语。

左太冲诗曰：“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使飘飘有世表，意不减嵇康“目送飞鸿”语。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音过于恸哭。”刘梦得云：“骇机一发，浮谤如川。”信文之险语。韩退之云：“妇顺夫旨，子严父诏。”又云：“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宁，顾婢子语剌剌不得休。”此等皆新语也。

庄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兹远。”每读至此，令人萧寥有遗世之意。

《经》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释曰：古者祭天于郊，以其荡荡然，苍苍然，无乎不覆，无乎不见，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达自然之气也。扫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爱奉之尊之也，远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已，尊无二上，故曰率义而上至于祖。祖尊而不亲，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尽矣至矣，不可以加矣。周公之摄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则抗乎祖，欲遂无配则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见之天下，不见之天下，非仁也。于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

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于万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未必圆颅、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引天以自近亲之也。人之亲者莫若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内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处也。仁乎其父，故亲于天，天有帝名则祭之明堂，亲与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达于天下而不失乎至礼。礼者，缘人情者也。或曰："经前曰天，后曰上帝。"奈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则若两物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夔曰："萧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敢问何谓也？对曰：以为虞氏之德，上奉天，下法地，中得人。万物字茂，寒而寒，暑而暑，杀之不暴，贷之不私，挈天下纳于仁寿。若莫器在垆，以其成功，次之歌诗轰然，写金石入匏竹，无所加其德可矣。凤未始来也，兽未始感也，且乐作之朝，作之庙，作之郊乎。朝有宫室之严，庙有垣墉之护，郊有营卫之禁，则兽何自而至焉。自山林来，则必凌突淮河。戢戢林林，蹽踞踯躅然，连顿足掉首，腾踏盘完，何其怪也。群瞽在廷，百工雁行，而兽参其间，吾以为怪而不祥。曰然，则孔子何为不删而著之。曰乐主成功，不得不盛，推吾谊，侈吾言以肆之，有如祖考来格，又将见颛顼尧瞽叟闯然于堂上耶？

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矣，其亡何也?"曰："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贱不肖而不能去。贤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已而仇之。贤者怨，不肖者仇，中行氏欲不亡得乎?"孔子可谓知言矣。昔者郭公如是而国为墟，中行氏既知之矣，而不能改，又及于灭。

蜀关羽善待卒伍而骄士大夫，张飞爱重君子而不恤小人，二者特所偏耳，身皆死于人手，是不可忽也。

燕小国也，其地于天下若靥之著面，然而昭王贤王也，得郭隗尊事之，故邹衍、乐毅以齐赵至，苏子、屈景以周楚至。于是举兵而攻齐，栖闵于莒，鼠伏而不敢出，悉返燕地，计其众不与齐丑。然而能申意至此者，由得士也。故曰："无常安之家，无常治之民，得贤则安昌，失贤则危亡。"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鉴所以照景，前事所以知今。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娇迹于其所以安昌，未有以异夫却走而求及前人也。

余谓佛西方之达人也，其言汪茫漫诞，贯生死鬼神，无有滨涯，合万物之妄以为一真，真立而妄随，又去真捨妄，以无修无证为极。若曰无修乃修也，无证乃证也，虽修而未尝修，虽证而未尝证，故举天下众生皆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者，如是无量，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又曰如来说即非众生，是名众生于以脱滞缚泯有无自放于太空无垠之所。虽然，法待言而立，不得无言；迷待法而悟，不得无法，故惟释迦、文殊劙言之瘢，刮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已自执所见，所见差驳纤垢淫夷，故维摩诘以一嘿对之，乃皆悟入佛，与中国老聃、庄周、列御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于道者，无今古华戎若符桀然。

尧之四凶，今之奸臣能之。周之十乱，今之贤臣能之。古与今交相胜耳。

尧舜之世，比屋可封，非尽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纣之世，比屋可诛，非尽可诛也，可诛之人多也。成康刑措四十年不用，非也，以为二王能用法不滥杀可矣。

《春秋》许夷狄者不一而足，见中国之尊，且见略于外也。

蜀人谓柁师为长年三老，杜甫用之。诗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简而当，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韵清浊随宜改易。刘在薪中入张韵，留宴汾阴西入先韵，直取意顺则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复敢用，惟白居易用其音于语中，如"照地麒"用佶音，"麒袍雪摆胡"用鹘音，"膽衫红栏干，三百六十桥"用谌音等往往有之。晏丞相殊尝许之曰："诗人乘语俊，当如此用字。"

《春秋》：霸之济不在此举也。古人以"济不"作两字用，谓济与不济也。今人用"不"为欤耶之比，"不"一音孚鸠反。

汉陈平封曲逆侯，萧何为酂侯，霍去病为骠姚将军。今学者读曲逆为去遇，酂作嵯，骠为漂遥，不作本音，何耶？

古人自有文语卓然可爱者。穀梁子曰："轻千乘之国则可矣，蹈道则未也。"故柳宗元以为洁三军之士，粲然皆笑，粲，明也。知万众皆启齿，齿既白，以粲义包之。

仲尼居三苍作尼，《说文》作尻。

亘从二，间舟（再名亘字），隶改舟为曰。何法盛以再一为舟航字。

卷　下

杂　说

君得其健，强阴戢战；臣执其旨，百度乃凝。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规而圆，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圆，地用其方，圆道主于生，方道主于成。天，君德也；地，臣职也。君操无为以临臣之有为，万物自归，上逸于制，下劳于事，百度乃治。无为者，非谓塞吾耳不听也，蔽吾目不视也，阏吾言不出也，谓审于有为之内，不为于有为之外也。何谓内？曰：官不职责之相，士不练责之将，财匮责司农，狱不正责廷尉，是为内。何谓外？曰：岁有常赋而又赋焉，是曰賧；人有常役而又役焉，是曰横。力不胜，加如负则跌；材已穷，加如任则败，是为外。振其领，群毛整；提其纲，万目张，纲欤领欤，君所执欤。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赏当功，罚当罪，与之惟我德，夺之惟我惧，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己力以献功于上，臣道也。故臣有所憎，能以得君之罚以去之，是谓作威；有所爱，能以得君之赏以贵之，是谓作福。法虽明，意得轻重之谓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谓之侮令。君丧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能无卜而知吉凶乎？曰以甚治攻甚乱，济，所以安除甚患。能无祭而福乎？曰不夺民时，而顺物宜。能无胶漆而合乎？曰不以远近内外与之同欲，一推吾心纳兆人之腹。能不赏而使人劝乎？曰先赏有功。能无罚而使人畏乎？曰先罚有罪。弛恶不戮，奸笑于腹；当封吝宠，劳臣讳勇，奴耕于原，婢执其爨，丈人以安。

植表挺挺，下无曲影；善声之唱，应无丑响。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谓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谓之暴，禁而不止谓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谓之虐，令而不行谓之凌，上令不可行而行谓之乱，故圣人慎举错，去三不可则善矣。

贱而不可不因者众也，刚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惨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盗也，劳而不可不劝者农也，穴（恐当作宂）而不可不畜者财也。曰因众奈何？曰：人之情，莫不恶劳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与之，莫不惮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则可与共劳，已富则可与共乏，已安则可与同忧，已生则可与济难。夫民，国之基也。五仞之墙所以不毁，基厚也；所以毁，基薄也。故曰（一无曰字）百足不僵则附者众，流水不穷则来者远。民之瘠，无肥国；下之悦，有豫（一作裕）君。

食者，人仰以生也。适则饱，过则病，甚病者死，法者国仰以安也。顺则治，逆则乱，甚乱者灭。商家之法一而汤以王，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兴，幽厉以亡。然则食无心于生死，在人之适过；法无必于治乱，在君之顺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诈，奈何？不然，人无淳诈，在治乱而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纣是也。难曰：古巢居，今宫室；古茹毛，今饔熟，奈何？曰是直事有工拙耳，创始者难，踵成者易功，百物皆是，夫何足疑云。

东南，天地之奥藏，宽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故帝王之兴常在西北，乾道也。东南，坤道也。东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其为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刚，笮之则服。西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其为人毅而近愚，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屈之不挠。

小人之情易见也，其铮铮似辨，其悻悻似直，攻人之私似公，触大臣撼大事似强，多所建请似才，数让小官辞小禄似高，阴引其朋似荐贤，攻其朋之细过似不党。故君人者権以真伪则铮铮者败，讨其忠邪则悻悻者露，语人之私隐而无验则公者诈，察大臣之可仗而不宜退则强者谲，听而不可施行则才非是，权以要官厚禄腼然而谢则高者狠，所憎者去，所同者进，则非贤。时时取党人之细过暴扬于外，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济，上疑主心，下欺舆人，而君子已见其肺肝，然施施自以为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寝，早起晡食，寒絮暑絺，常忽而不为之节，何哉？然则摄生不可不知也。冬许晚絮，春许徐褫，早许饱，夕许慊，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熟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气赞喜怒。且忧乐喜怒，人所未尝无也，多忧伤神，多思伤志，过乐丧守，喜极气散，怒极气愊，而不下若使吾心为邮候，忧乐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则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为囊橐矣（一作俠）。

掩其耳而听，窾窾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视，了了

由眂眂然。恶来掩纣之耳，武王翱师于孟津之滨；宰嚭掩夫差之目，勾践嚛笑于会稽之隞（一作隧）。

歌者不曼其声则少和，舞者不长其袂则寡态，左顾者不能右眄，势不兼也。

栉之于发，不去乱不能治髻；法之于人，不诛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谓损之而益。

古语曰："斛满人概之，人满神概之。"圣人其善概欤。大奢概以中，溢欲概以道，寖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树果得实，树棘得刺，树德得和，树威得怨，呜呼！为国者审所树而已。

仓庚鸣春，蟋蟀唫夏，蜩螃喝秋，蚊子战阴，非有命之者，气自动耳。

鉴向日而火至，方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无远近之间。

佞色不能悦尧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尧识之；言非不至，桀厌之。

愚不可诈者民也，贱不可胜者众也。抚之为吾之力，毒之为吾之贼。

重兵在边，京师乃单。拂躯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为躯害；臂大于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废。刚四肢者骨也，刚大厦者栋也，刚天下者兵也。

莫仁于雨露而靡草夏枯，莫严于霜雪而松栢冬青。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劫，政在大臣；人走私门，私门可炙，君户将阒。

父慈于箠，家有败子；将砺于铁，士乃忘躯。

珠九之珍，雀不祈弹也；金鼎之贵，鱼不求烹也。

阑金在途无不掇也；吐珠在泽无不拾也。

枭不凭夜，弗能自怪；政必先铧，奸人投诈。

父否母然，子无适从；政产二门，下乃告勤。

君与臣不同而昌，君与臣同而亡。

谋不厌众，决之在一；决不能专，朝有争言。

金鼓既震，卒腾于阵；爵赐已明，士勇于廷。

重轻不同，衡献其公；曲直相欺，绳黜其私。

造父亡辔，马颠于跬；庸人房策，马为尽力。

去山弗栖，虎丧其威；爪牙弗具，失所为虎。

知贤不进，朝有刓印；知不肖不退，挈明入昧。

我与之生，故能为吾死；我与之乐，故能为吾忧。

粥于场者鸡至，噬于牢者豕集，惠于国者天下来。

足食足衣，礼往从之；近寒与饥，耻则去之。

赝贾乱廛，窳农败田，谗夫挠邦，害马污群。

含糊不断，上产其乱。

谋道作舍，三年弗架。

鼎大鱼小，糜于数搅。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谨户，盗者夜舞。

树枝太繁，必摇其根。

苦口之乐，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爱之。

我憎之能得罚于君，我爱之能得赏于君。政在于臣党与成群，君则孤而无民。

种禾不耰而怼，其秋与食为仇。

两上不得相事，两下不得相使。

庭戒诸儿

忠与邪并，党众者胜，主乃失柄。

不大其干，而众其枝，干乃速拔。

言等出于口，在贤者为正，在不肖为佞。

栉所以去乱发，浴所以濯肤垢。

工圃者饱于茹，善邦者羡于食。

规外求圆无圆矣，法外索平无平矣。

真赝不同物，治乱不同日。

救乱之世不语儒，求治之世不语战。

水渊则回，道衍则圣。

圣贤授受，功不赞漏。

拙制伤锦，迂政损国。

任贤而二，五尧不治。

教之持世者，三家而已。儒家本孔氏，道家本老氏，佛家本浮屠氏。吾世为儒，今华吾体者衣冠也，荣吾私者官禄也，谨吾履者礼法也，睿吾识有诗书也。入以事亲出以事君，生以养，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终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终日跖地不知地之重，故天下蚩蚩终无谢，生于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见也。道家所尚清净柔弱，闻齿以刚而缺，不闻舌以柔而折，以有为为末，无为为本，故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贼莫大于德有心，心有眼，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然其清净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行之，不害为儒也。佛家自远方流入中国，其言荒茫侈大，多所譬谕，合群迷为真，指生死为妄，以太虚为体。其法曰：欲言则差，欲心则谬，如一沤生，一沤灭，还入于海，沤自妄见，海无生灭无有也；亦无无有，亦无无无，淡然无所得而止，止亦不止也。

治 戒

吾殁后，称家之有亡以治丧敛。用濯浣之鹤氅、纱表帽、线履。三日棺，三月葬，慎无为阴阳拘忌。棺用杂木，漆其四会三涂即止，使数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炁然朗朗有识者还于造物，放之太虚，可腐败者合于黄垆下付无穷，吾尚何患？掘冢三丈，小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面二奁，朝服一称，私服一称，靴履自副。左刻吾志，右刻吾铭，即掩圹，惟简惟俭，无以金铜杂物置冢中。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数人，故无功于国，无惠于人，不可以请谥有司，不可受赗赠，又不宜求巨公作志及碑。冢上树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兽不得用，盖自摽置者非千载永安计尔。不得作道佛二家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违命作之，违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为遂无知也，丧之诣茔，以绘布缠棺四翣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陈列衣服器用累吾之俭。吾生平语言无过人者，慎无妄编缀作集。

左 志

祁之为名，宋之为氏。学也则儒，亦显其仕。行年六十有四，孤操完履。三封之南，葬从先子。

右 铭

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妄吾，要明吾理。

吾侍上讲劝凡十七年。上颇记吾面目姓名，然身后不得妄丐恩泽为无厌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儿未经任子，此以诿莒国公。莒公在，若等不为孤矣。孔子称天下有至德要道谓之孝，故自作经一篇，以教后人必到于善，谓曰至莫不切于事，谓曰要举一孝，百行罔不该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于亲则悌于长、友于少、慈于幼，出于事君则为忠，于朋友则为信，于事为无不敬，无不敬则庶乎成人矣。若等兄弟十四人虽有异母者，但古人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况同父均气乎？《诗》称“死丧之戚，兄弟孔怀”，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怀，求合他人，他人渠肯信哉；纵阳合之，彼应背憎也。若等视吾事莒公，莒公友吾，云何可以为法矣。大抵人不可以无学，至于章奏笺记随宜为之。天分自有所禀，不可强也。要得数百卷书在胸中，则不为人所轻诮矣。

丁晋公谈录

[宋]丁　谓撰　张友臣整理

《丁晋公谈录》一卷，旧题宋丁谓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其为谓甥潘延之所作。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但书中所记谓事多溢美有加，于他人事则多颠倒是非，有乖公论。该整理本以影印江左季振宜氏沧苇所藏宋本为底本，参考了《百川学海》、《历代小史》、《影印元明善本丛书》本。

真宗在储贰时，忽一日，因乘马出，至朱雀门外，方辰时，有大星落于马前，迸裂有声。真宗回东宫，惊惧时召司天监明天之文者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烦忧虑，自是国家灾，五年方应。"至第五年，果太宗晏驾。

真宗即位，晋公言真宗即位，有彗星见于东方。真宗恐惧，内愧凉德，何以绍太祖太宗之德业？是天祸也，不敢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见，见圣容似有忧色，密诘于中贵。中贵述以圣上忧惧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动，十年方应。"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渊，圣驾亲征。

景德中，契丹寇澶渊，在河北，圣驾在河南，阵敌次忽日食尽，真宗见之忧惧，司天监官奏云："按星经云：主两军和解。"真宗不之信，复检《晋书·天文志》亦云和解。寻时，契丹兵果自退，而续驰书至，求通好。时晋公为紫微舍人，知郓州。

一日，有野鸡入端王宫，真宗召司天丁文泰，令筮之。云："郊野位爻动，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气物见于皇城内、皇闱外、王宫之中，以此推之，须是野鸡。若然，则无他，必王。"（已上四件皆是真宗亲宣示于晋公，人皆不知也。）

晋公尝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触机，系于宸断，所贵行事归功恩于主上耳。"尝有一臣僚判审刑院，因进呈一官员犯赃罪案，真宗方读案迟回间，欲宽贷次未有圣语，其判院辄便奏云："此是魏振男。"因兹，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赃，便得为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处死。后来，有一知院因观前车覆辙，每奏事，兢惧取进止。忽复有词科臣僚犯赃罪案进呈，真宗问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当辜，闻说涕泣云：'玷陛下之与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无面得见陛下，更无面得见朝廷，唯俟一死而已。'"真宗闻之，云："特与贷罪安置。"

真宗朝因宴，有一亲事官失却金楪子一片，左右奏云："且与决责。"上云："不可。"且令寻访。又奏云："只与决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内寻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为臣子诚合如何？

真宗朝尝有兵士作过，于法合死，特贷命，于横门决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声高叫唤，乞剑，不伏决杖，从人把捉不得，遂奏取进止。传宣云："须决杖二十后，别取进止处斩。"寻决讫，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见吃杖后，如此既已决了，便送配所，更莫与问。"其宽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祚绵昌，岂不由祖宗积德之所及乎？

太宗即位后，未数年，旧为朱邸牵拢仆驭者皆位至节帅，人皆叹讶之。洎晋公为福建路转运使日，建州浦城知县李元侃善算术，因访问之，云："人生名品，皆尽有阶级，固不可越，诚上象行度，临照次第而使然耳。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兖州地分，奎为天奴仆宫，故当时执驭者，皆骤居富贵，岂偶然耳？"

晋公尝见掌武太原公言："先太师倾背时，朝贤来吊，朱紫盈门，唯徐左省铉独携一麻袍角带，于客位内更易后，方入相吊，以此知士大夫朝服临丧慰问，深不可也。"先太师即兵部侍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尝闻祖母当日归时，衣笥中得黑黪衣，妯娌骨肉皆惊骇而诘之。云：'父母将此，令侯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当时士族之家犹有此礼，今之时固未尝闻也。"

徐左省铉职居近列，虽盛寒，入奉朝请，即未尝披毛衫。或诘之，曰："岂有双阙之下衣戎服欤?"每睹待漏院前灯火人物，卖肝夹粉粥，来往喧杂，即皱眉，恶之曰："真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宽裤，未尝窄衣裳，谓诸士夫曰："轩裳之家，鸡豕鱼鳖果实蔬茹皆可备矣。"盖沽酒市脯不食尔，其敦尚儒素也如此。

晋公被谪之初，火掩房一日；冯侍中（拯）薨背，火守房；王相公（钦若）薨背，火拂着房而过。因知公相大臣荣谢，岂偶然哉?

太祖豁达，得天下后，时韩王屡以在微时所不足者言之，欲潜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尘埃中总教识天子宰相，则人皆去寻也。"自后韩王不复敢言。

杜镐尚书，鸿博之士也，因看孙逖之文集云"慎宽之诏"，沉思良久，曰："尝遍阅群书，'慎宽'无所出也，当是'填（音钿）宽之诏'，出毛《诗》，哀恤之义也。'慎宽'，传写之误耳。" 真宗欲东封泰山，问两地大臣可否，大臣曰：圣驾行幸，岂无甲兵随驾?只恐粮草不备。"时晋公为三司使，真宗遂问曰："朕东封，粮草得备否?"晋公曰："有备。"真宗又曰："如何是备?"晋公曰："随驾兵士大约不过十万人，每日请食米二升半，一日只计支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驻跸处所，不过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处州县无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间，俱可有备。"真宗甚喜，又问："只与二升半米，亦须与他些面食。"晋公曰："今来所经州郡，只可借路而过，使逐程百姓，荣观国家大礼，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路所经州军，必恐有公用钱，州军及应文武臣僚、州县官僚、僧道百姓有进蒸糊者，仰先具州县、官位、姓名、蒸糊数目申来，待凭进呈，破系省钱，支与一倍价钱回赐。仍大驾往东封日进蒸糊，回日并许进酒肉，缘有公使节帅防团刺史，有人可以勾当，仰于经过县镇草市处排当，经进者是州县官员、僧道百姓，可于经过本州县处进。"真宗闻之，又甚喜。又问曰："或遇泥雨非次，支赐鞋靸钱，动要五七万贯，如何有备?"晋公对曰："臣亦已有擘画，伏缘随驾兵士，各是披带稍重，到处若遇有支赐钱物，如何将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挥使曹璨问，当六军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赐，置随驾便钱一司，仍各与头子支，便于兵士住营处或指定州军便支与，各人骨肉请领一则，便于兵士请领二则，兵士随驾骨肉，在营得便到支钱物，因兹甚安人心。寻曹璨问诸六军，皆曰：'随驾请得，何用兼难以将行，若圣恩如此，皆感戴官家。'"真宗闻之，又甚喜。于是以此告诸两地臣僚，遂定东封。圣驾往回，略无阙误。真宗于是因晋公奏事次密，谓晋公曰："今来封禅礼毕，大驾往回，凡百事，须俱总办集，感卿用心。"晋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过有委任，臣实无所能。今大礼已毕，辄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谤议云：'某乙甚人主张，某乙是甚人亲戚。'此后每有除改，外面多谤，望圣聪不听。"上曰："朕深知，不听，其如臣僚何?"晋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礼，外面多窃议中书密院臣僚别有动静，今来礼毕，望陛下两地臣僚并令依旧，免动人心。"真宗闻之，甚喜，弥加眷遇，首台掌武闻之，益多其奏议。

忽一日，真宗问冯拯如何?晋公奏曰："冯拯在中书密院十年，却并无是非，实亦公心于国家。"真宗良久不答。又奏，复不答，遂退。寻问掌武曰："丁某每来朕前保持冯拯，不知冯拯屡来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独于上前不言人非，于臣处亦未尝言人之非。"掌武退谓晋公曰："今后休于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别无他语，掌武由是愈器重晋公。

真宗忽一日谓晋公曰："有人来言，卿主张谢涛受六重恩泽，是否?"晋公曰："臣亦记得谢涛是六重恩泽，然亦非中书之所敢私，试对陛下数之：'谢涛奉圣旨召试，诗赋论三题可取，蒙陛下面与直史馆，一重也；谢涛系审官院磨勘，合该改转一官，二重也；谢涛累典大藩了当，并有臣僚保举，合与转运使，三重也；谢恩日面赐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赐，六重也。'"真宗笑曰："元来将此以为六重恩泽。"

士大夫不可争名竞进，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踪迹。昔张去华当太祖朝乞试，有数知已皆馆阁名臣，保举之。太祖怒而问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与窦仪比试?"曰："不敢。""汝与张澹比试?"遂迟迟不对，遂令张澹比试。试毕，考校所试，优于张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华一生不得入馆阁，盖由是耳。

上谷寇公为参政日，素与冯拯不协，拯以不合上章乞立储贰，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寻令转官，与太博彭惟节同制。时首台吕相公端除注二人俱授屯田员外郎，上谷改其进呈文字，将冯拯授虞部。冯遂上章，讼中书除授不当。吕但于上前拜谢而待罪，终不言寇之僭擅改授。上闻之，寻索元吕某除注文字视之，由是眷注益厚。冯遂移知江州。然冯一生常追悔，不合讼疏于寇，亦如陈左丞恕之讼大将军三司使王知赡，钱内翰易之讼冯侍中，皆是一时间不获，已而为之不免一生耻其缺行。

窦仪尚书本燕人，为性严重，家法整肃。尚书每对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参政、五补阙皆侍立焉。尚书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与势家为亲援，遂再娶孔县令女为夫人。夫人性愈严，右丞夫人倾背，即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寝处。尚书薨，孔夫人每召参政问事，参政则披秉立于门外而应对焉，其事嫂之礼如此。尚书周世宗时为翰林学士，每宿直，世宗宫中不敢令奏乐，曰："恐窦仪闻之。"至宋太祖登极，犹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闱中顾问事，行至屏障间，觇见太祖衩衣，潜身却退。中官谓曰："官家坐多时，请出见。"仪曰："圣上衩衣，必是未知仪来，但奏云宣到翰林学士窦仪。"太祖闻之，遂起索衫带，著后方召见。复一日，中书臣僚皆罢，命韩王普为相，见无宰臣署敕，太祖悔其仓遽，良久，曰："但去问窦仪，是他会。"仪对曰："今晋王正守中书令，合且送相印，请晋王署敕用印。"太祖于是甚悦。

又晋公尝言："窦家二侍郎俨，为文宏赡，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常杨之体。又撰释门数事五十件，从一至百数，皆节其要妙典故。又善术数，听声音而知兴废之未兆，撰《大周乐正》一百卷。周世宗时，同兄仪在翰林为学士，仪常鄙其诡怪。世宗常令陶人应二十四气，烧瓦二十四片，各题识其节气，遂隔帘敲响，令辨之，一无差谬。常指明德门谓杨、卢二校书曰："此门相次变为大宫阙，兵渐销偃，天下太平，几乎似开元天宝间耳。然京师人却渐逼迫，二校书将来富贵皆见之也。卢虽甚贵，其如寿不及杨。"寻世宗禅位，太祖改明德门为乾元门，宫阙壮丽，书轨混同，多逊为相，贬朱崖而亡。徽之为尚书，享年皆如其言。又仪因于堂前雕起花椅子二只，以祗备右丞洎太夫人同坐。俨忽见之，谓兄曰："好工夫，奈何其间一只至甚月日先破。"仪于是以幕覆于屏风后，爱谨不用。果至是日，有内夫人至仪第，其从人不知，急于屏风后取此椅子，就门外下马，遂为马踢而碎之。此晋公闻于杨徽之尚书说也。又俨谓其弟偁参政曰："俨兄弟五人，皆不为相，兼总无寿，其间唯四哥稍得，然结裹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后偁果为参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王沔参政之母，仪俨之妹也，无何亦得疾，偁寻以抱病而叹曰："二哥尝言，结裹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数日而薨。晋公尝谓："窦二侍郎，今之师旷也。"晋公即参政之东坦也。

吕丞相端本自奏荫而至崇显，盖器识远大，有公辅之才。自为司户参军，便置外厨，多延食客，能知典故，凝然不动。年五十六七，犹为太常丞，充开封府判官。时秦州杨平木场坊木筏沿程免税而至京，吕之亲旧竞托选买，吕皆从而买之，于是入官者多拣退材植。值三司使给事中侯陟急于富贵，于太宗前欲倾其众人，无何，吕独当之，认为己买。太宗赫怒，俾台司枷项送商于安置，灭耳后犹签书府中旧事，怡然曰："但将来！但将来！"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后发往商州，身体魁梧，太宗传宣，令不得骑马，只令步去。寻相座传语，且请认灾，公曰："不是某灾，是长耳灾。"谈谐大笑如式，略不介挠。时有善筭者，吕公木在土下，宫又是方，主晚年大达，须位极人臣，此何用虑耳？寻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准屡奏："吕某器识非常，人渐老矣，陛下早用之。"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吃大酒肉，余何所能？"后近臣皆上言，称吕某宜朝廷大用，寻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户部员外郎，为枢密直学士。时王二丈禹偁行诰词，略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经而奏事。"后苑赏花宴，太宗宣臣僚赋诗，吕奏曰："臣无出身，不敢应诏。"洎为户部尚书门下相，上谷犹为谏议大夫参政。忽一日，未后三棒鼓，吕上马至门道里，立马候上谷多时，探上谷者曰："参政方洗面里。"吕乃徐谓从人曰："喂得马饱否？"其微旨如此。后表让李参政沆，大拜。吕乞养疾，授太子太保，在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阁中商较元和长庆中名贤所行语诰，有胜于《尚书》者众，皆惊而请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杀人盈城，汝当深诫；孥戮示众，朕不忍闻。'且《尚书》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则孥戮汝。'以此方之，《书》不如矣。"其阅览精详也如此。众皆伏之。

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观其器度，宽厚则无不中矣。故韩王普在中书，忽命吕公蒙正为参预，赵常潜觇其为事，而多之曰："吾尝观吕公，每奏事，得圣上嘉赏，未尝有喜；遇圣上抑挫，亦未尝有惧色。仍俱未尝形于言，真台辅之器也。"只如太祖初即位，命韩王为相，顾谓赵曰："汝虽为相，见旧相，班立坐起也，须且让他。"赵奏曰："陛下初创业，以为相，正欲弹压四方，臣见旧相，臣须在上，不可更让也。"太祖嘉之。洎因奏忤旨，上怒，就赵手掣奏札子，挼而掷之。赵徐徐拾之起，以手展开，近前复奏。上愈怒，拂袖起，赵犹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进入取旨。"其胆量也如此。仍忽因大宴，大雨骤至，上不悦。少顷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赵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损得些少陈设，湿得些少乐人衣裳，但令乐人雨中做杂剧。此时雨难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际，正好吃酒娱乐。"上于是大喜，宣乐人就雨中奏乐入杂剧。是日，屡劝近臣百官军员吃酒，尽欢而散。赵之为相，临时机变，能回圣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赵尝出镇河阳襄邓三郡，皆以严重肃下，政务自集，唯圣节日即张乐设筵，则丰厚饮馔，凡一巡酒，则遍劝席中吃尽，尽与不尽，但劝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

在相府，或一日奏太祖曰："石守信、王审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岂肯作罪过?"赵曰："然。此二人必不肯为过，臣熟观其非才，但虑不能制伏于下。既不能制伏于下，其间军伍忽有作孽者，临时不自由耳。"太祖又谓曰："此二人受国家如此擢用，岂负得朕?"赵曰："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太祖方悟而从之。

太祖明圣慈惠，历代创业之主不可比也。初，陈桥为三军拥迫而回，不获。已而徇其众悬，乃先与三军约曰："汝等入城，不得惊动府库，不得杀害人民，不得取夺财物，从吾令，则吾不违汝之推戴。"于是三军皆曰："不敢违命。"洎即位后，遣王全斌等先锋，王自大散关入船，自夔峡而入，水陆齐攻，曹彬为都监，沈义伦为行营判官，收复西蜀。无何，全斌杀降兵三千人。是时，曹不从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传宣送中书取勘，左右曰："方克复西蜀回，然杀降兵亦不可便按劾，今后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今河东、江南皆未归复，若不勘劾，恐今后委任，转乱杀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后殿见，责问曰："如何敢乱杀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头伏罪曰："是臣同商议杀戮降兵，朝廷问罪，臣首合诛戮。"太祖见曹如此，皆与原之，王受金州节度，余皆次第进擢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顾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时乱杀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杀降卒，缘臣商量，固执不下，臣见收得当日文案，臣元不肯着字。"太祖令取进呈，太祖览之，又谓曰："卿既商量不下，为何对朕坚自伏罪?"曰："臣从初与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获罪，独臣清雪，不为稳便，臣是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自欲当辜，如此又安用此文字?"曰："臣从初谓陛下必行诛戮，臣留此文书，令老母进呈陛下，乞全母一身。"太祖尤器遇之。又潜谓曰："但只要他归伏，慎勿杀人。是他无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卿切会取。"曹曰："谨奉诏旨，不敢违越。"晋公曰："今国家享无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玮、珣、琮，皆享丰禄，岂非余庆乎?

五代晋朝时，襄阳帅高怀德下亲随私通其爱姬，窃锦袄子与其皂，皂转令人鬻于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于高曰："大王锦袄子，有人将在市中卖。"高曰："锦袄子是人家宣赐得，岂只是我家有?莫乱执他人。"其皂都不觉其主已知也，后以他事阴去之。襄阳后帅安审琦亦有爱妾与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烛下潜见有人自宅中出去，据膝而言曰："叵耐审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谁?"子侄辈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业如此，岂无威灵使其奸人败露?"须臾时，于是其奸贼自以手擒捉身体，扑于灵座前，亦一仆厮耳。晋公言："居其上者，制御小人切不可失其机，乃贾害之速也。"高之与安，诚可为鉴诫矣。

太祖朝，昭宪皇后因不豫，召韩王普至卧榻前，问官家万年千载之后，宝位当付与谁?普曰："晋王素有德望，众所钦服，官家万年千岁后，合是晋王继统。"仍上一札子论之。昭宪密缄题署，藏之于宫内。时韩王为相，寻出镇襄阳。洎太祖晏驾，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赵普在中书，朕亦不得此位。"卢多逊闻之，遂希旨密加诬谮，将不利于韩王。遽召归授太子太保散官班中，日负忧惕，遂扣中贵，密达太宗云："昭宪皇后寝疾时，臣曾上一札子论事，时昭宪缄藏在宫中，乞赐寻访。果于宫中寻得。太宗大喜，方悟韩王忠赤。是时上元，登楼观灯，忽有宣旨召赵普赴宴，左右皆愕然，缘太子太保散官无例赴宴。乃奏曰："赵普值上辛，在太庙宿斋。"太宗曰："速差官替来。"少顷，召至，太宗便指于见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顾谓赵曰："世间奸邪信有之，朕欲卿为相，来日便入中书。"卢相闻之，惶骇不已。翌日，卢遂告赵曰："圣上有此宣示，如何?"赵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处相，公欲得保全，但请上章乞退，必无虑耳。"沈相寻乞致仕，卢乃上章云："陛下若不赐主张，微臣必遭毒手。"太宗怒，使令罢相。赵乃奏云："乞除卢兵部尚书，罢相。"太宗不允，乃以所上章示于韩王。自后，以秦王事谪于朱崖，所以至今皆言卢遭赵之毒手耳。

河东伪相赵文度归向朝廷，便授华州节度使。时同州节度使宋相公移镇邠州，道由华下，赵张筵命宋，宋以赵自河东来，气焰凌之，带随使乐官一百人，入赵府署庭，所使排立于东厢，将举盏，赵之乐官立于西庑，时东厢先品数声，赵谓曰："于此调吹采莲送盏皆吹不得。"却令西庑吹之。送盏毕，东厢之乐由是失次，宋亦觉其挫锐。洎中筵，起移于便厅。再坐，宋自吹笙，送赵一盏。赵遂索笛，复送一盏，声调清越，众所惊叹。其笛之窍，宋之随使乐工手指按之不满。洎席阕，宋回驿，赵又于山亭张夜宴召之，不至。宋于是宵遁。晋公曰："庶事不可轻易，宋焉知河东僭伪小国之有人矣。"

真宗忽一日于龙图阁，诸侍读侍讲学士、待制、直阁环侍，以问《九经》书并疏共多少卷数，侍讲邢昺尚书而下俱不能对。

卢相多逊在朝行时，将历代帝王年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图志、理体事务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绝诗，以备应对。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顾问，无不知者，以至践清途，登钧席，皆此力耳。

皇城使刘承规在太祖朝为黄门小底时，气性不

同，已有心力，宫中呼为刘七。每令与诸小底数真珠，内夫人潜于看窗觇之，未尝偷窃一颗，余皆窃置于衣带中。洎太宗即位后，有一宫人潜逾垣而出，捕获，太宗迟疑间，似不欲杀。承规辄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宫人总走，臣乞监去处置，须是活取心肝进呈。"太宗甚然之，六宫皆拜而泣告，承规再三奏不可留。于是就太宗前领去，送一尼寺中，潜远嫁之。却取旋杀猪心肝一具，犹热，以合子贮来进呈。六宫皆围合子而哭之。良久，略揭视之，便令承规将去，仍传宣赐承规压惊银五铤，由是宫掖之间，肃然畏法。

韩王普初罢陇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勋卜肆问命，次帘下，看鲁公骀殿稍盛，叹曰："似此大官，修个甚福来得到此?"勋曰："员外即日富贵更强似此人，何足叹羡？往往便为交代，亦未可知。"后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须记之。只如左右揆为百僚师长，守此官居中书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久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须大拜耳。是故朝廷将有爰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谏议大夫正授即便当给事中，三年，转工部侍郎。工侍授便当刑部侍郎，转兵部侍郎。只如尚书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不可更兼中省侍郎，缘丞郎一般也。若守六尚书省郎，兼中书或门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转，便正转充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郎便当左右丞，若有改转，便自中书侍郎授礼部尚书，或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书舍人是阁老，更不下知制诰，不同他官耳。或以他官充翰林学士，却须下知制诰，何者？制诰是中书所掌，翰林不当主之。近代宰臣节帅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预闻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后，密召翰林学士，怀具员册入禁闼，上前议定。是夕草制，谓之内制。中夜进入，五更降出，以麻纸大书之，一行只可三字，谓之白麻。何者，缘黄纸始自唐高宗朝已来，只是中书出敕得使之，所以内制用麻纸。翊日，乃以绣幞盖于箱中，置于案上，谓之麻案台，于御座左右侯进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讫，送中书出敕写官告，敕纸广幅与常纸不同，年月日先，后署执政、参政、宰相衔，署字后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控断行。其官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诰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撰麻词翰林学士名衔，缘翰林学士无例于中书行词故也。然后选中书上事日，于阁门受告敕后始赴上，若使相即中书，正宰相送上至中书都堂，正宰相坐东位，使相看几员列坐西位讫，然后逐位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仍侧坐，拽一脚，侯几员各判案讫，正宰相退，然后看使相是几员，并正面并坐受贺，其参政于中书都堂无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罗纸写，犀轴头一如太君官告样，此事庶寮多不知，因而记之。

钱塘武肃王不识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杂役兵士于公署壁题之曰："无了期，无了期，营基才了又仓基。"由是部辖者皆怒。王见而谓曰："不必怒。"命罗隐从事续书之，曰："无了期，无了期，春衣才了又冬衣。"卒伍见之，于是怡然力役，不复怨咨。又言武肃王左右，筭术医流，无非名士。有叶简、李咸者，善占筮。武肃忽一日，非常旋风南来，绕案而转，召叶简问之，曰："无妨事，此是淮南杨渥已薨，但早遣吊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岂可便伸吊祭?"简曰："不然，此是必然之理，但速发使往。彼若问如何得知，但云贵国动静，当道皆预知之，贵令知本国有人。"洎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杨渥已薨，次日吊祭使至。由是杨氏左右皆大惊，伏其先见。先是，杨渥欲兴兵取钱塘，密遣人往听鼓角，听者回告杨氏曰："钱塘鼓角，子子孙孙，王爵不绝，不可轻动。"

春明退朝录

[宋]宋敏求撰　华铁峰　王继训整理

《春明退朝录》三卷，北宋宋敏求（一〇一九——一〇七九）撰。敏求字次道，北宋名臣之一。该书“多述宋代典制，而杂说杂事亦错出其间”，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笔记。本整理本以左氏《百川学海》本为底本，参校《学津讨原》、《学海类编》、《历代小史》本和中华书局整理本。

卷　上

熙宁三年，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先庐在春明里，题为《春明退朝录》云。十一月晦，常山宋敏求述。

国朝宰相：赵令、卢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莱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贾魏公四十八。

枢密副使：赵令三十九，寇莱公三十一，晏元献公三十五，韩魏公三十六。

参知政事：苏侍郎易简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知制诰：苏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卢相、杨文公、晏元献公、宣献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文庄三十。

学士：苏侍郎二十八，晏元献公、宣徽王公皆三十，宣献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郸皆三十六，杨文公、钱子飞皆三十七，卢相、今参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吴正肃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壮之意，当是“丁稚”。唐以大帝讳避之，损其点画云。

真宗朝，岁时始赐饮于宰相第，大两省、待制以上赴，林尚书特以谏议大夫为三司副使亦预焉，既而并诸副使，遂以为常。王太尉主会，唯用太官之膳，少加堂餐。自丁晋公助以家馔，至今踵之。

天圣七年，玉清宫灾，遂罢辅臣为宫观使，而景灵、会灵、祥源三宫观以学士、舍人管句。康定元年，李康靖公罢参知政事，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会灵观，自后学士皆为提举。至和初，晏元献公以旧相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万龄（避家讳也）观，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师端愿为观察使，止得管句祥源观，自陈於枢府宗衮（宋元宪也，谢眺谓谢安为宗衮），乃加以都管句，今朝官亦云提举，非故事也。

宗衮尝言：“《律》云‘可从而违，堪供而阙’，亚《六经》之文也。”

宋景文言：“人之属文，自稳当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又曰：“为文是静中一业尔。”

本朝置枢密使、副，或置知枢密院、同知院，然使与知院不并置也。熙宁元年，文潞公、吕宣徽为使，而润州陈丞相自越州召为知院。前一岁，陈丞相为副使，位在吕公之上故也。

国初，范鲁公、王祁公、魏仆射三相罢，赵令独相，始置参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刘丞相、富郑公三相。

太平兴国四年，石元懿始以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八年，张司空齐贤、王公沔并以谏议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景德三年，马正惠以检校太傅、韩公崇训以检校太保并签书枢密院事。治平二年，今郭宣徽为同签书院事。

文臣为枢密使，皆带检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兴元年，钱文僖以兵部尚书为枢密使，不带检校官，有司之失也。

赵德明归款，真宗赐以宗姓，然不附属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举宗联命氏之荣。”宝元二年，元昊叛，诏削属籍，非也。

唐太宗自撰《郑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实碑》。

本朝太宗撰《中令赵公碑》。皇祐中，王侍郎子融守河中还，乃以唐明皇所题裴耀卿碑额上之，仁宗遂御篆赐沂公碑曰旌贤。其后踵之者：怀忠（吕许公）、显忠（李忠武）、旌忠（寇莱公）、全德元老

（王太尉）、教忠积庆（文潞公父洎）、亲贤（李侍中用和）、褒亲（齐国献穆公）、旌功（曹襄悼）、旧学（晏元献）、崇儒（丁文简）、旧德（张邓公）、显先积庆（赵中令子丞）、旌忠怀德（张侍中耆）、儒贤（高文庄）、褒贤（范文正）、思贤（刘丞相沆）、清忠（王武恭）、旌忠元勋（狄武襄）、褒忠（陈恭公）、纯孝（张文孝），英宗御篆忠规德范（宋元宪），上御篆淳德守正（吕文穆）、大儒元老（贾魏公）。

国朝历三师、三公者，太祖即位，天雄节度符魏王彦卿，自守太尉为太师；定难节度、西平王李中令彝兴，自守太傅为太尉；荆南节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为太傅。

赵令以司徒、太保、侍中在中书，以太保、中书令留守西京，又以太师西京养疾。王文正以司空、司徒、太保在中书，以太尉罢为玉清昭应宫使。

范鲁公以司徒在中书，王祁公、薛文惠、吕文穆并以司空在中书，丁晋公、冯魏公、王冀公并以司空、司徒在中书，韩魏公以司空在中书、司徒为节度侍中，曹襄悼、文潞公并以司空为枢密使侍中，吕文靖罢相，以司徒监修国史，曾鲁公以司空为节度侍中。

吕许公以太尉致仕，张邓公、曾鲁公并以太傅致仕，陈恭公以司徒致仕，李相昉、张相齐贤、章郇公、宋郑公、富韩公并以司空致仕。

国朝宰相为仆射，魏公仁浦、赵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吕文穆、吕正惠、李文靖、张司空、王文正、向文简、王冀公、寇莱公、吕许公、王沂公、贾魏公、陈恭公、韩魏公、文潞公、富郑公、曾鲁公二十二人，枢相为仆射，陈文忠、曹襄悼、张荣僖、王康靖四人，枢密使为仆射，石元懿一人。

列圣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蔼写太宗圣容于启圣院，后玉清昭应宫范金祖宗像，余多塑像。其殿名，在京曰：庆基（奉先禅院，奉宣祖）、开先（太平兴国寺，奉太祖）、二圣（玉清昭应宫，奉太祖，太宗同殿，见上）、永隆（启圣院，奉太宗，见上）、安圣（玉清昭应宫，以下并奉真宗）、奉真（景灵宫）、崇真（慈孝寺）、延圣（万龄观）、永崇（崇先观）、孝严（景灵宫，奉仁宗）、英德（景灵宫，奉英宗）。在外曰：章武（杨州建隆寺，以下奉太祖）、兴元（西京应天院）、端命（滁州）、帝华（西京应天院，以下奉太宗）、统平（太原府）、昭孝（西京应天院，以下奉真宗）、信武（澶州）、集真（华阴云台观）。又凤翔太平宫有祖宗神御殿，南京鸿庆宫有三圣神御殿，西京永安县会圣宫有五圣神御殿，今京师定力院有太祖御像（国初待诏王蔼画）。诸后影殿，曰：重徽（奉先禅院，奉明德太后，章穆皇后同殿）、彰德（慈孝寺，奉章献太后）、广孝（景灵宫，奉章懿太后）、庆爱（万龄观，奉章惠太后）。

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盛寒，河流浅涸，诏所在为坝闸，潴水以过舟。官吏击冻督役稍稽，则皆何校，甚者劾皋，以次被罚，州县官降敕而杖之者，凡十余人。

旧制，将相食邑万户，即封国公。王太尉为相，过万户，而谦挹不封。庆历七年南郊，中外将相唯夏郑公合万户，中书请封英国公。因诏使相未满万户皆得封，於是王康靖封遂国公，章文简封郇国公，王武恭封冀国公。其后遂以邑封合万户者彻国。国朝以来，封国公者：范侍中（鲁）、王文献（祁）、向侍中拱（谯、秦）、静难节度刘公重进（燕）、保大节度赵公赞（卫）、定国节度冯公继业（梁）、张侍中永德（邓、卫）、张尚书昭（舒、郑、陈）、孟中令昶（秦）、王中令彦超（邠）、赵中令（梁、许、陈）、吕文穆（蔡、徐、许）、寇忠愍（莱）、丁秘监（晋）、冯文懿（魏）、曹襄悼（韩、鲁、郓）、王文穆（冀）、张荣僖（岐、邓、徐）、吕文靖（申、许）、王文正（沂）、张文懿（郓、邓）、章文简（郇）、夏文庄（英、郑）、王康靖（遂、邓）、王武恭（祁、冀、鲁）、贾文元（安、许、魏）、陈恭公（英、岐）、文侍中（潞）、杜正献（祁）、宋元宪（莒、郑）、庞庄敏（颍）、韩侍中（仪、卫、魏）、曾侍中（英、兖、鲁）、富相（祁、郑、韩）。

太子谥：昭成（许王元僖，初谥恭孝改）、悼献（周王元祐）。

诸王谥：悼（秦王廷美）、懿（魏王德昭）、康惠（燕王德芳）、恭宪（楚王元佐）、恭靖（陈王元邠）、文惠（安王元杰）、恭懿（邓王元偓）、恭惠（曹王元偁）、恭肃（燕王元俨）、怀靖（褒王昉）、悼穆（豫王昕）、悼懿（鄂王羲）。

公主谥：恭懿（宣祖女，燕国大长公主，降高怀德）、贤肃（太祖女，秦国大长公主，降王承衍）、贤靖（太祖女，晋国大长公主，降石保吉）、恭惠（太祖女，许国长公主，降魏咸信、初谥正惠，改）、英惠（太宗女，燕国长公主，降吴元扆）、和静（太宗女，晋国大长公主，降柴宗庆）、懿顺（太宗女，郑国长公主，降王贻永）、慈明（太宗女，申国大长公主，报慈正觉大师清裕）、献穆（太安女，齐国大长公主，降李遵勉）、昭怀（真宗女，出俗为道士，号清虚灵昭大师）、庄孝（仁宗女，楚国大长公主，降李玮）。

宗室谥：恭裕（申王德文）、康孝（南阳郡王惟吉）、安懿（濮王）、孝定（相王允弼）、荣易（定王允良）、恭肃（广平郡王德隆）、思恪（永嘉郡王允迪）、懿恭（平阳郡王允升）、僖简（信安郡王允宁）、康简（广陵郡王德雍、循国公承庆）、和懿（定安郡王承简）、恭僖（舒国公承蕴）、僖靖（同安郡王惟正）、僖穆（丹阳郡王守节）、安僖（荣王从式、楚国公从信）、安简（信都郡王德彝）、安恭（博平郡王允初）、慈惠（中国公德恭）、僖安（楚国公守巽）、和惠（河东郡王承衍）、惠恪（楚国公从古）、僖温（遂

宁郡王承范)、良静(魏国公宗懿)、恭简(韩国公宗礼)、良(祁国公宗述、吉国公克绍)、昭裕(遂国公宗颜)、修孝(南康郡王世永)、恭静(乐平郡王承亮)、康僖(光国公克广)、荣僖(陈国公承锡)、恭(昌国公世滋)。

宰相谥:文献(王祁公溥,改文康)、宣懿(魏仆射仁浦)、忠献(赵中令普)、文惠(薛相居正、陈相尧佐)、恭惠(沈相伦)、惠安(宋相琪)、文正(李司空昉、王太尉旦。正字犯仁宗嫌名)、正惠(吕相端,正字犯仁宗嫌名)、文穆(吕许公蒙正、王冀公钦若)、文定(张司空齐贤、李相迪)、文靖(李相沆、吕许公夷简)、文简(毕相士安、向相敏中)、忠愍(寇莱公准)、文懿(冯魏公拯、张邓公士逊)、文正(王沂公曾)、文节(张相知白)、章惠(王相随,改文惠)、文宪(章郇公得象,改文简)、元献(晏公殊)、正献(杜祁公衍)、恭(陈相执中)、文元(贾魏公昌朝)、庄敏(庞颖公籍)、元宪(宋郑公庠)。

枢密使谥:元靖(李公崇矩)、景襄(楚公昭辅)、元懿(石仆射熙载)、恭懿(王公继英)、文庄(高公若讷)、宣简(田公况)、惠穆(吕公公弼)。

枢密使相谥:武惠(曹侍中彬)、文忠(陈仆射尧叟)、襄悼(曹侍中利用)、荣僖(张侍中耆)、文僖(钱公惟演,思改)、恭毅(杨公崇勋,恭密改)、文康(王相晦叔)、康靖(王侍中贻永)、文庄(夏郑公竦)、武恭(王公德用)。

参知政事谥:文懿(郭尚书贽、孙少傅抃)、文恭(李公穆)、景肃(赵公昌言)、康节(辛少傅仲甫)、恭肃(温尚书仲舒)、惠献(王尚书化基)、文定(赵右丞安仁、石少师中立)、文僖(陈公彭年)、康懿(任尚书中正)、肃简(鲁公宗道)、简肃(薛公奎)、宣献(先公)、文忠(蔡公齐)、文肃(盛少傅度、吴公奎)、忠宪(韩少傅亿)、忠穆(王公鬷)、康靖(李少傅若谷)、文庄(晁公宗悫)、安简(王尚书举正)、文正(范公仲淹)、正肃(吴公育)、文烈(明公镐)、文简(丁右丞度)、康穆(程公戡)、文安(王公尧臣)、质肃(唐公介)。

枢密副使、知院、同知院谥:宣靖(钱邓州若水)、恭质(宋公湜)、景庄(王公嗣宗)、正惠(马公知节,正字犯仁宗嫌名)、安惠(周侍郎起、任少傅中师)、武穆(曹公玮)、忠献(范尚书雍)、僖质(赵少师稹)、宪成(李侍郎咨)、文孝(张左丞观)、文肃(郑公戬)、恭惠(任少师布)、威敏(孙公沔)、孝肃(包公拯)、文恭(胡少师宿)、忠简(王侍郎畴)。

使相谥:恭惠(安仲王审琦)、元靖(王中令景)、正懿(高中令保融,正字犯仁宗嫌名)、武烈(石中令守信)、庄烈(何中令福进)、恭孝(孟中令昶)、武穆(高公怀德)、忠顺(陈公洪进)、忠懿(钱中令俶)、庄武(李侍中继勋、石公保吉)、安僖(钱侍郎惟濬)、庄惠(宋太师偓)、恭惠(张侍中美)、忠武(李公继隆)、武惠(潘公美)、忠肃(王公显)、荣密(柴公宗庆)、恭密(杨公崇勋)、恭僖(李侍中用和)、文简(程相琳)、良僖(李公昭亮)。

文臣谥:文安(宋尚书白)、文庄(江陵杨公)、忠定(张尚书咏)、文恭(薛尚书映)、忠肃(马少保亮)、文(杨侍郎亿)、恭惠(李中丞及)、文元(晁少傅迥)、宣(孙少傅奭)、康肃(陈公尧咨)、章靖(冯侍郎元)、宣懿(杨侍郎察)、恪(李右丞昭述)、景文(宋尚书祁)、襄(余尚书靖)、恭安(张尚书存)、庄(李尚书兑)、修懿(钱左丞明逸)、懿敏(王尚书素)、懿靖(李少师柬之)。

武臣谥:温肃(杜公审肇)、恭僖(杜公审琼)、恭惠(杜公审进)、武毅(曹公翰、崔公翰)、忠武(郭公守文)、勤威(冯公守信)、和惠(王公昭远)、恭肃(王公承衍)、忠惠(吴公元扆)、元惠(周宣徽莹)、武康(王公超)、武懿(曹公璨)、忠毅(彭公睿、周公美)、恭庄(张公潜)、宣惠(钱留后惟济)、和文(李公遵勉)、壮恪(夏公随、王公凯)。安毅(郑公守忠)、忠僖(夏宣徽守赟)、忠隐(葛公怀敏)、壮愍(刘公平、任公福)、恭壮(高公化)、壮定(杨留后景宗)、忠恪(曹公琮)、密(郭宣徽承祐)、良惠(刘观察从广)、荣毅(许公怀德)、良定(李留后端懿)、勤惠(张公孜)。

外戚谥:武懿(刘公通)、康怀(刘从德)、安僖(曹公纪)、恭怀(曹公传)、景思(张尧封)。

内臣谥:忠肃(刘承规)、安简(王承勋)、僖靖(蓝继宗)、安恪(卢守勤)、僖恭(王惟忠)、安僖(岑守素)、僖良(皇甫继明)、良恪(张永和)、荣恪(蓝元用)、忠安(张惟吉)、僖勤(史崇信、石全育)、僖恪(刘从愿、邓保吉)、威勤(麦允信)、僖安(王守忠)。

任恭惠与吕许公同年进士,而同为博士。恭惠登枢,年耆康强。许公时尚为相,尝所叹羡,询其服饵之法,恭惠谢曰:“不晓养生之术,但中年因读《文选》有所悟尔,谓‘石韫玉以山辉,水含珠而川媚’也。”许公深以为然。

父子掌诰,国初至熙宁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正字犯仁宗嫌名)、王兵部(文正)、王惠献(安简)、晁文元(文庄)、钱希白(修懿)、梁翰林(庄肃)、吕文靖(仲裕)、宣献公(敏求)、苏仪甫(子容)。

咸平六年,并三部为三司使,官轻则为权使公事。庆历中,叶翰林道卿再总计,止云“权使”,盖中书误也。其后遂分权使与使公事为两等。

舍人院每知制诰上事,必设紫褥于庭,面北拜厅,阁长立褥之东北隅,谓之“压角”。宗衮作《掖垣丛志》而不解其事。按唐旧书亦无闻焉,惟裴廷裕《正陵遗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当压角。”则其礼相传自唐也。予为舍人日,邵兴宗入院,不疑为阁长压角,时议美之。

太平兴国中，始置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延梵学僧翻译新经。始以光禄卿汤公悦、兵部员外郎张公洎润色之，后赵文定、杨文公、晁文庄、李尚书维，皆为译经润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晋公始为使。天圣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为使，自后元宰继领之，然降麻不入衔。又以参政、枢密为润文，其事浸重。每岁诞节，必进新经，前两月，二府皆集，以观翻译，谓之“开堂”，亦唐之清流尽在也。前一月，译经使、润文官又集，以进新经，谓之“闲堂”。庆历三年，吕许公罢相，以司徒为译经润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后降麻入衔。

宗衮尝曰：“残人矜才，逆诈恃明，吾终身不为也。”亦繇唐相崔涣曰：“抑人以远谤，吾所不为。”

予治平初，同判尚书礼部，掌诸处纳到废印极多，率皆无用。按唐旧说，礼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谓之“南宫舍人”，百日内须知制诰。王元之《与宋给事诗》云：“须知百日掌丝纶。”又谓员外郎为“瑞锦窠”。员外郎厅前有大石，诸州府送到废印，皆于石上碎之。又图写祥瑞，亦员外郎厅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礼部员外郎，有诗曰：“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送新图”是也。今之废印，宜准故事碎之。

唐内人墓，谓之“宫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见唐人文集）

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

太常寺，国初以来，皆禁林之长主判，而礼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缛，别建礼仪院，辅臣主判，而两制为知院。天禧末，罢知院。天圣中，省礼仪院。而寺与礼院事旧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并兼礼仪事。近有至六七人者。按唐太常置卿一员，少卿二员，博士四员。祥符中，置博士二员，后加至四员。今若置判寺一员，同判寺二员，则合唐之卿数矣（天圣元年，改同判院为同知院，即博士也）。

太常寺旧在兴国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肃判寺，厅事画寒林屏风，时称绝笔。其后为判寺好事者窃取之。嘉祐八年，徙寺于福善坊，其地本开封府纳税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为廨舍。既成而已立为皇子，遂为太常所请焉。

端拱中，两掖六舍人，既而田锡罢职，知陈州。顷之，宋湜贬均州团练副使，王元之商州团练副使。熙宁二年，阁老钱君倚守江宁。明年，予自请出院，李才元、苏子容皆落职，惟吴冲卿权三司使，不供职，阁下无人草制，遂命二直院焉。

开宝二年，李文正（正字犯仁宗嫌名）以中书舍人、卢相以知制诰，并命直学士院。六年，知制诰张公澹直学士院。太平兴国元年，汤率更悦、徐骑省铉直学士院，王梓州克正、张侍郎洎直舍人院，四人公皆江南文士也。至熙宁二年，复置旧官。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带馆职，洪（正字犯宣祖庙讳）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领焉；集贤，次相领焉。三馆职，惟修史有职事，而颇以昭文为重，自次相迁首相乃得之。赵令初拜，止独相，领集贤殿大学士，续兼修国史。久之，方迁昭文馆。薛文惠与沈恭惠并相，薛自参政领监修，拜相仍旧，而沈领集贤。毕文简与寇忠愍并相，而毕领监修，寇领集贤。王太尉独相，亦止领集贤。近时王章惠、庞庄敏初拜及独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职，非旧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枢相，罢节而还旧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带检校官，复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庆历七年，夏郑公自使相入枢，仍带节度使，亦非旧制也。

太祖、太宗时，文臣为使相，惟赵令一人。真宗时，寇莱公、王冀公二人，节度使李南阳一人。乾兴后，难遽数矣。

唐文武参用，袁滋自尚书右丞出华州刺史，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如是者数人。本朝颇循其制，工部侍郎王公明兼黄州刺史，给事中乔公维岳换海州刺史，三司使、尚书左丞李公士衡换同州观察使，学士承旨、刑部尚书李公维换相州观察使，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公尧咨换宿州观察使。如钱邓州及庆历初韩、范、庞、王四公，皆换观察使，以用兵擢之也。龙图阁直学士马公季良换秦州防御使，非美迁也。

武臣换文资者，太宗时，白州刺史钱昱换秘书监，迁工部侍郎，复换观察使。

真宗优待王冀公，景德中，罢参知政事，始置资政殿学士以命之。宰相寇莱公颇抑之，令班翰林之下，乃命为大学士。冀公请铸印，不许，遂领尚书都省，以都省自有印也。

后唐明宗以枢密使安重诲不通文义，置端明殿学士，以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为之，班枢密使之后，食于其院。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为之，后随殿名改为文明殿学士，李司空昉尝为之。庆历中，以同永定谥号，改为紫宸殿学士，丁文简罢参知政事为之，何右丞郯时为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称，又改为观文殿学士。未几，贾魏公以使相换仆射，因置大学士处之，仍诏非历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为端明殿。会先公自南都召归，特置学士，班翰林、资政之下，与旧职名同，而立位异矣。

唐姚南仲不历尚书、侍郎，而入省便为仆射。近世郑文肃、刘丞相、张尚书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读甫，皆不历郎中、员外，而便为谏议大夫，吕给事惠卿、邓中丞润甫亦然。

尚书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简者兼学士、舍人。本朝唯重左曹，馆职、提点刑狱例得名曹，省府判官、转运使得名曹，又迁左曹。学士、舍人、待制迁

二资，带史撰，更得优迁。如苏仪甫自刑部员外郎迁礼部郎中，王原叔自工部郎中迁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带史撰亦得优迁，李邯郸自博士为礼部员外郎，贾魏公自司封员外郎为礼部郎中是也。景祐中，宋景文修乐书成，迁工部员外郎。庆历中，吕仲裕、王原叔修《崇文总目》成，并为工部员外郎。予预修《唐书》，亦忝此官。又朝选久不磨勘者，郭谏议申锡迁右司员外郎、祖择之工部员外郎、张修撰问礼部郎中。

迩英阁，讲讽之所也。阁后有隆儒殿，在丛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讲筵而身品短，同列戏之曰："宜为隆儒殿学士。"

孙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对赵中令，出取幽州图以示之。赵令详观，称叹曰："是必曹翰所为也。"帝曰："何以知之?"普对："方今将帅材谋无出于翰，此图非翰，他人不可为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既得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图归内。

杨庶几孜言：胡秘监旦退居襄阳，镵大砚以著《汉春秋》。书成，瘗其砚。每闻大臣名士薨卒，必作传以纪其善恶，然世不传。庶几亦自有所述。

杜甫终於耒阳，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孙始改葬于巩县。元微之为志。而郑刑部文宝谪官衡州，有《经耒阳杜子美墓诗》，岂但为志而不克迁，或已迁而故冢尚存耶?

唐官有定员，阙则补之。后唐长兴二年，诏诸州得替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并令随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敕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国初尚多前资官，今《阁门仪制》尚有见任、前任节度、防御、团练使。

太宗时，始置磨勘差遣院，后改为审官。真宗时，京朝官四年乃得迁。天圣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得迁，须至京引对，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许外任岁满亦迁。时恭谢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并迁者，于是朝士始多。皇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与上即位，故复用恭谢之例。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礼，二府必进官。天圣二年南郊，吕许公恳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大礼，两府加恩，功臣、阶勋、食邑、实封，内得三种；学士至待制，大两省得阶勋而下二种，大卿监至少卿监一种，得加食邑；郎中而下至朝、京官一种，阶勋而已。

凡加食邑，宰相千户，实封四百户；余降麻官，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直学士以上，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舍人、待制、散尚书至少卿监以上，食邑三百户，实封一百户。

凡食邑三百户，封县开国男，五百户封子，七百户封伯，千户封郡侯，二千户封公，千五百户以上始加实封。

唐大帝时，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时中书令、侍中皆正三品，大历中并升为二品。晋天福五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国初，枢密使吴廷祚以父讳璋，加同中书门下二品，用升品也。

每南郊大礼，循唐制命五使：宰相为大礼使，学士为礼仪使、卤簿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知开封府为桥道顿递使。而礼仪使本太常卿事。尚书兵部主字图，卤簿使是其职也。仪仗使排列之，而卤簿使督摄之，其职事颇相通。真宗时，东封西祀，奉祀皆辅臣为五使，南郊则用学士而下。仁宗藉田，恭谢大飨明堂，祫飨、上大飨，并循真庙之制。

卷中

予尝判官告院、知制诰，时又提举兵、吏、司封，官告院而不白司勋，恐遗之也。凡文臣及节度观察防团刺史、诸司使副、内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军至军校环卫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妇用司封印。加勋用司勋印。

凡官告之制：后妃，销金云龙罗纸十七张，销金褾袋、宝装轴、红丝网、金亀楮；公主，销金大凤罗纸十七张、销金褾袋、瑇瑁轴、红丝网、涂金银亀楮；(按皇后，当降制诞告，不装告身而用册。本朝诸后皆止用告。景祐元年，立后，始用册。治平、熙宁皆循之)；亲王、宰相、使相，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色带，紫丝网，银亀楮；枢密使、三师、三公、前宰相至仆射、东宫三师，嗣王、郡王、节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色带；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知院、同知院、签书院事、宣徽使、仆射、东宫三师、御史大夫、宗室率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牙轴，色带；尚书、观文殿大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东宫三少、六统军、上将军、留后、观察使同上，惟用法锦褾（近者用翠毛狮子锦，以代晕锦，非旧制也)；三司使、翰林学士承旨至直学士、待制、丞郎、御史中丞、大两省宾客、大卿监、祭酒、詹事、庶子、大将军、防团刺史、横行使、内诸司使、军职遥郡、枢密都承旨、初除驸马都尉，白绫大纸七张，法锦褾，大牙轴，色带；三司副使、少卿监、司业、起居郎至正言、知杂至监察御使、郎中、员外郎、四赤令、谕德、少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仆、太常博士、节度行军司马、副使、横行副使、诸司副使、枢密副承旨、军职都指挥使、忠佐马军步军都军头以上、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并不遥郡者，白绫大纸七张，大锦褾，牙轴，青带；国子博士至洗马、通事舍人、诸王友、六尚奉御、诸卫将军、承制、崇班、阁门祗候、五官正、诸州别驾、枢密院诸房承旨（如官至将军以上，用大绫纸，大锦褾，大牙轴)、两使判官、防团副使、率府率副率、京官馆职、堂后官、中书枢密院主事、诸军职都虞候、忠佐马军步军副都军头、诸班指挥使、藩方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内供奉官至内品，白绫中纸五张，中锦

褾，中牙轴，青带；秘书郎至将作监主簿，白绫小纸五张，黄锦褾，角轴，青带；幕职州县官、灵台郎、保章正、诸州长史司马、中书录事、主书守当官、枢密院令史、书令史、诸军指挥使、内品、待诏、书蓺，白绫小纸五张，小锦褾，木轴，青带；诸蕃蛮子大将军司、阶司、戈司候郎将以上，并白绫大纸，法锦，大牙轴，色带；凡修仪、婉容、才人、贵人、美人，销金小凤罗纸七张，销金褾袋，瑇瑁轴，红丝网，涂金银𥿄棓；司言、司正、尚衣、尚食、典宝常使，金花罗纸七张，法锦褾袋；内降夫人、郡君，团窠罗纸七张，晕锦褾袋；宗室妇常使，金花罗纸七张，法锦褾袋；宗室女，素罗纸七张，法锦褾袋；国夫人，销金团窠五色罗纸七张，晕锦褾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罗纸七张（见任两府母、妻使团窠），法锦褾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等，皆用瑇瑁紫丝网、𥿄棓）；郡君、县太君、遥郡刺史、正郎以上妻并销金，常使罗纸七张；余命妇并素罗纸七张。

凡封赠父祖为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绫纸，法锦褾、大牙轴，余虽极品，止给大绫纸，法锦褾、大牙轴。

凡朝士，父在，经大礼推恩得致仕官，不给奉。父任升朝官以上致仕，自得奉。旧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则不给奉。

凡宰相、使相，母封国太夫人，妻封国夫人。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尚书、节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枢密、参政母，经南郊封国太夫人）。直学士以上给谏、大卿监、观察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旧制，学士官至谏议大夫以上，方得郡封，天禧中，诏改之）。少卿监、防团以下至升朝官，母封县太君，妻封县君。

凡辅臣、宣徽使初入，封三代，为东宫三少（曾祖为少保，祖为少傅，父为少师），因进官或遇大礼，进加至太师。两令、国公、使相、节度使，亦封三代。尚书、资政殿大学士、三司使，封二代，至太尉（大学士自如两府例）。学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余升朝官以上至吏部尚书（父历两府，赠至师、令、国公。历两制、大两省，赠至太尉）。唐相止赠一代，权德舆罢相，为检校吏部尚书、兴元节度使，自润州改葬其父于东都亡祖之域。其祖倕，终右羽林军录事参军，因表纳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请回赠祖一官。诏不许纳官，特赠倕尚书、礼部郎中（德舆在迁祔式假内，公事皆差官句当，有敕使及别奉诏命，即令权服惨服承进止）。

唐制，宰相不兼尚书左、右丞，盖仆射常为宰相，而丞辖留省中领事。元和中，韦贯之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迁中书侍郎。又仆射、给谏，皆不为致仕官。然杨于陵为左仆射致仕。（本朝沈相伦亦以仆射致仕）

唐节度使除仆射、尚书侍郎，谓之“纳节”，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除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先公在西阁当制。至和中，韩魏公自武康军节度使除工部尚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皇祐中，宗衮请置家庙，下两制、礼官议，以为庙室当灵长，若身没而子孙官微，即庙随毁。请以其子孙袭三品阶勋及爵，庶常得奉祀，不报。

秘府有唐孟诜家祭礼、孙氏《仲飨仪》数种，大抵以士人家用台卓享祀，类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当用平面毡条屏风而已。

汉乾祐中，除枢密使始降麻，如将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罢为仆射，亦降麻，高文庄、田宣简、吕宝臣罢，止舍人院出告。

天圣中修《国史》，王安简、谢阳夏、李邯郸、黄唐卿为编修官，安简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谢、李尝戏为句曰：“王貌闲如鹤，黄吟苦似猿。”

天圣中，钱文僖留守西都，而应天院有三圣御像，去府仅十里，朔望集众官朝拜，未晓而往，朝拜毕，三杯而退。文僖戏为句曰：“正好睡时行十里，不交谈处饮三杯。”又有人送驴肉，复曰：“厅前捉到须依法，合内盛来定付厨。”

宗衮尝赏黄子温诗。子温名孝恭，天圣八年登进士第，为大理寺丞，失官。其从兄子思亦善诗，《咏怀》曰：“日者未知裴令贵，世人争笑祢生狂。”《重午》曰：“风檐燕引五六子，露井榴开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圣二年登进士第，终太常博士。

治平三年，予为知制诰，夏六月，梦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为邃清殿学士制。既寤，不能记其姓名及其文词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当制舍人吕缙叔草制，除邵不疑为宝文阁学士。后数日，得承旨张公所作诏云：“迺规层宇（正字犯御名），邃在西清。”恍然记去岁之梦，与诏文离合，其名若符契焉。

尊号起于唐，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后明皇称开元神武皇帝，自后率如之。陆贽尝以谏德宗。宗衮著《尊号录》一篇，系以赞云：“损之又损，天下归仁。”盖托讽焉。上即位，群臣凡再上尊号，率不许。

李尚书维有三兄，文靖丞相，赞尚书虞部员外郎，源太子中舍，皆五十八而终。尚书亦是岁大病，恳言于朝，乃罢翰林学士，换集贤院学士，出知许州。王给事博文与其子景彝皆贰枢，然并逾月而终。

欧阳少师言：为河北都转运使，冬月，按部至沧、景，间于野亭，夜半闻车旗兵马之声，几达旦不绝。问宿彼处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间一有之。”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圣中，归其乡里青州时，滕给事涉为守。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以纸摹之，其家尚余数幅。

凡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唐内臣为中尉，惟赠大都督。国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颍州，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品同为“知”，隔品为“判”。自后

惟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为判，余并为知州。

参知政事父见其进拜者，卢朱崖、吴正肃与尚书张公安道；枢副，陈尧叟、张文孝、吴文肃。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

唐时，黄河不闻有决溢之患。《唐书》惟载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始河溢瓠子东，泛滑，距城才二里许。平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因命其从事裴弘泰往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弘正许之。乃籍民田所当者，易以他地，疏导二十里，以杀水悍，还壖田七百顷于河南，自是滑人无患。此外无所纪。盖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蕃臣，而事不闻朝廷也。汴河亦不闻疏通之事，惟《郑畋集》载为相时，汴河淀塞，请令河阳节度使于汴河口开导，仍令宣武、感化节度使严帖州县，封闭公私斗门。感化即徐州也。

唐两京皆有三馆，而各为之所，所以逐馆命修撰文字。本朝三馆合为一，并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总目》，则在崇文院，余各置局他所，盖避众人所见。《太宗实录》在诸王赐食厅，《真宗实录》在元符观。祥符中，修《册府元龟》，王文穆为枢密使领其事，乃就宣徽南院厅以便其事。自后遂修国史、会要，名曰编修院。又修《仁宗实录》，而《英宗实录》同时并修，遂在庆宁宫史馆，领日历局，置修撰二员，宰相为监修。自置编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历》等书，皆析归编修院。

唐在京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参。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参。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参。（王沂公家一本云：四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再参）其长上、折冲、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诸司及长上者，各准职事参。其洪（正字犯宣祖庙讳）文馆及国子监博士、学生每季参，若雨雪沾服失容及泥潦，并停。（以上唐《仪制令》）凡京百司有常参官，谓五品以上职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唐六典》）正（正字犯仁宗嫌名）元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学士、皇太子诸王侍读，武官充禁军职事，并不常朝参。其在三馆等诸职掌者，并朝参讫，各归所务。是年，御史中丞窦参奏："常参文武官，准令每日参，自艰难以来，遂许分日，待戎事稍平，即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参，三品以上更加三参。顷并停废，今请准令却复旧仪。"十三年，御史台奏："诸司常参，文官隔假三日以上，并以横行参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参、六参（九参谓一月九次，六参谓一月六次）。今后每经三节假满，纵不是本配入日，并依文官例，横行参假。"（以上《唐会要》）后唐同光二年，四方馆奏："今后除随驾将校及外方进奉专使，文武两班三品以上官，可于内殿对见，其余并诣正衙。"从之。天成元年，御札赐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每月朔望日赐廊下食。唐室承平时，常参官每日朝退赐食，谓之"廊餐"。自乾符乱离罢之。惟月旦入阁日赐食。明宗即位，谏官请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见帝于便殿。李琪以为非故事，以五日为繁，请每月朔望日入阁，赐廊下食，罢五日起居之仪。至是宣旨朔望入阁外，五日一起居，以为常。天成元年，敕今后若遇不坐正殿日，未御内殿前，便令阁门使宣不坐放朝，班退。是年，御史台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于正衙谢辞。每遇内殿起居日，百官不于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辞谢，不令参谢。每内殿起居日，百僚先叙班于文明殿庭，候辞谢官退，则班入内殿。"从之。晋天福二年，中书门下奏："在内廷诸司使等，每除正官，请令赴正衙谢后，不赴常朝。其京官未升朝官，祗赴朔望朝参。"从之。（以上《五代会要》）国朝，诸在京文武升朝官，每日朝，其有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参起居（国朝令文）。按唐制，文武职事官并赴常参，武班五日一参，又有三日一参（五日参并朔望为六参，三日参乃九参）。所谓常参官，未有无职事者，由后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内殿，凡随驾将校、外方进奉使、文武三品以上官，即于内殿对见，其余并诣正衙。至天成初，诏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内殿起居。其趋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归司。本朝视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厘务朝臣，日赴，是谓"常朝"；垂拱殿曰内殿，宰臣枢密使以下要近职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谓"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厘务、令厘务并赴内朝，谓之"百官大起居"。是则奉朝之制自为三等。盖天子坐朝，莫先于正衙殿。于礼，群臣无一日不朝者，故正衙虽不坐，常参官犹立班，俟放朝乃退。（唐有职事者，谓之常参。今隶外朝不厘务者，谓之常参）

唐日御宣政，设殿中细仗、兵部旂幡等于廷，朝官退，皆赐食。自开元后，朔望宗庙上牙槃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唤仗入阁门，遂有"入阁"之名。在唐时，殊不为盛礼。唐末常御殿，更无仗，遇朔望，特设之。趋朝者，仍给廊下食。所以郑谷辈多形于诗咏叹美。而五代行之不绝。祖宗数御文德殿，行入阁礼。熙宁二年，予被诏修《阁门仪制》，以为文德入阁非是，当唤仗御紫宸殿，请下两制与太常议之。学士承旨王公珪等，以为入阁是唐日坐朝之仪，不足行，诏削去其礼。予与阁门诸君，因请如唐御宣政礼，量设仗卫御之。诏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于此也。阁门有旧入阁图，颇约其礼而简便之。凡文武官百人，执仗四百人，其五龙五凤五岳五星旗、御马，皆立殿门之外。旧制，凡连假三日而著于令者，宰相至升朝官尽赴文德殿参假，谓之"横行"。次日百官仍赴内殿起居。近年连假后多便起居，而废"横行"之礼。

吏部流内铨，每除官皆云权、判，正衙谢，复正谢前殿，引选人谢辞，繇唐以来，谓之"对扬"。判

铨与选人同入起居毕，判铨于殿廷近北西向立，选人谢辞讫，出。判铨官亦谢而出。近止令选人门谢辞，判铨不复入。

魏野居于陕郊，其地颇有水竹之胜。客至，必留连饮酒。真宗时，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赠秘书省著作郎。野子闲有父风，皇祐中，天章阁待制李公昭遇守陕，言于朝，赐号清逸处士。

古者将葬请谥以易名，近世多稿殡或已葬而请谥。唐独孤及谥郭知运，而右司员外郎崔夏，以为知运葬已五十年，今请易名，窃恐非礼。及以为请谥者五家，皆在葬后，苗太师一年，吕諲四年，卢奕五年，颜杲卿八年，独知运遂以过时见抑，且八年与五十年，其缓一也，与夺殊制不可。遂谥知运曰"威"。

国朝以来，博士为谥，考功覆之，皆得濡润。庆历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谥加于人，以利濡润，有同纳赂。有诏不许收所遗，于是旧臣子孙竞来请谥。既而礼院厌其烦，遂奏厘革。嘉祐中，李尚书维家复来请谥，博士吕缙叔引诏以罢之。

唐制，兼官三品得赠官，如韩文公曾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终吏部侍郎，而赠礼部尚书是也。又观察使多赠两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谥。国初以来，惟正官三品方得谥，兼官赠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陈彭年详定。遂诏："文武官至尚书、节度使卒，许辍朝，赠至正三品，许请谥。"而史失其传。宝元中，光禄卿知河阳郑立卒而辍朝，非故事也。

上元然镫，或云沿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梁简文帝有《列镫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山镫诗》。唐明皇先天中，东都设镫，文宗开成中，建镫迎三宫太后，是则唐以前岁不常设。本朝太宗时，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初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

《周礼》，四时变国火，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时，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赠，非常赐例也。

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圮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太宗于西郊凿金明池，中有台榭，以阅水戏，而士人游观无存泊之所，若两岸如唐制设亭，即逾曲江之盛也。

太宗时，建东太一宫于苏邸，遂列十殿，而五福、君綦二太一处前殿，冠通天冠，服绛纱袍，余皆道冠霓衣。天圣中，建西太一宫，前殿处五福、君綦、大游三太一，亦用通天、绛纱之制，余亦道冠霓衣。熙宁五年，建中太一宫，内侍主塑像，乃请下礼院议十太一冠服。礼院乃具两状，一如东西二宫之制，一请尽服通天、绛纱。会有言亳州太清宫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视之，乃尽服王者衣冠。遂诏如亳州之制。

绿髹器，始于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为会，即盛陈之。然制自江南，颇质朴。庆历后，浙中始造，盛行于时。嘉祐初，兖国公主降李玮时，少师欧阳公长礼台，与诸博士折衷婚礼，颇放古制。治平中，邵不疑以知制告权知谏院，请选官撰本朝冠丧祭之礼，乃诏礼院详定，遂奏请置局于本院，不许，因循寝之。

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诏辍视朝。下礼院乃检会李继隆例，院吏用印纸申请，自二十一日至五日辍朝。而二十四日太庙孟飨，在辍朝之内。同知院范侍郎镇引《春秋》仲遂卒犹绎，请罢飨。判寺宋景文以日遽，集识不及，止之。会缮见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敕，石保吉卒，辍四日、五日、七日朝三日，其六日，太庙孟飨，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日，宣祖忌，行香奉慰，予时同知院，欲请移辍二十七日朝，判寺王原叔言与申请反覆，遂亦止。

欧阳少师提总修《太常因革礼》，遣姚子张辟见问："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岁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礼在十六日，何也？"乃检《日历》，其赦制云："律且协于黄钟，日正临于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实录》，以此两句太质而削去之，遂失其义。皇祐二年当郊，而日至复在晦，宗衮遂建明堂之礼。

张唐公言：徐常侍谪邠州时，柳仲涂开为守，顷之，郑仲贤文宝为陕西转运使。郑，即骑省门人也，到官，即来致谒。而仲涂郡务不举，颇惮其来，乃先恳于徐公。郑既谒见，徐曰："柳侯甚奉畏。"郑翌日而还。

列子庙在郑州圃田，其地有小城，貌甚古，相传有唐李德裕、王起题名，而前辈留纪甚多。景祐中，王文惠公为章惠太后园陵使还，请增葺之，于是旧迹都尽，今其榜陈文惠之笔。

孟州汜水县有武牢关城，城内有山数峰，一峰上有唐昭武庙。按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载，昭武庙乃神尧、太宗塑像。今殿内有二人立，而以冠传付之貌。或云失二帝塑像，而但存侍者故也。

李文正公罢相为仆射，奉朝请，居城东北隅昭庆坊，去禁门辽远，每五鼓则兴，置《白居易集》数册于茶镣中，至安远门仗舍，然烛观之，俟启钥，则赴朝。雍熙二年三月，诏：中书申后两棒鼓出，枢密院申后四棒鼓出。

开宝六年六月，敕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于都堂与宰臣赵普同议公事。是月，又敕中书门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后宜令宰臣赵普与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轮知。既而复有厘革。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参政砖位，在宰相之后。至道中，寇莱公为参知政事，复与宰相轮日知印、正衙押班，其砖位遂与中书门下一班，书敕齐列衔，街衢并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并升都

堂。及莱公罢，遂诏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参政止得轮祠祭行香，正衙砖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并与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

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僚自外到阙及在京主执，如有公事，并日逐于巳时以前，中书、密院聚厅相见。其后复分厅见客。庆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太宗制笏头带以赐辅臣，其罢免尚亦服之。至祥符中，赵文定罢参知政事为兵部侍郎，后数载，除景灵宫副使，真宗命廷赐御仙花带与绣鞯，遂服御仙带。自后二府罢者，学士与散官通服此带，遂以为故事。予亲见蔡文忠罢参知政事为户部侍郎服此带，盖曾为学士，用诏文金带，曾经赐者，许系之（先公为翰林及侍读两学士，玉清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旧服金带，旧例皆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方著诏）。其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并服笏带。近有罢参政者，黑带佩鱼而入，非故事也。入两府，自黑带赐笏带者，太宗朝例甚多。祥符中，张文节自待制为中丞而参政事，天圣中，姜侍郎自三司副使为谏议大夫而枢密，并赐如上。

卷　下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绢凉伞。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惟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六年六月，始许中书、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

丁晋公天禧中镇金陵，临秦淮建亭，名曰“赏心”，中设屏及唐人所画《袁安卧雪图》，时称名笔，后人以《芦雁图》易之。嘉祐初，王侍郎君玉守金陵，建白鹭亭于其西，皆栋宇轩敞，尽览江山之胜。

唐成都府有散花楼，河中有薰风楼、绿莎厅，扬州有赏心亭，郑州有夕阳楼，润州有千岩楼。今皆易其名，或不复见。

秘府书画，予尽得观之。二王真迹内三两卷，有陶谷尚书跋尾者，尤奇。其画梁令瓒《二十八宿真形图》、李思训著色山水、韩滉《水牛》、东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黄筌父子画笔甚多。

王祁公家有晋诸贤墨迹，唐相王广津所宝有永存珍秘图刻，阎立本画《老子西升经》、唐人画《锁谏图》；王冀公家褚遂良书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见禄东赞步辇图》；钱文僖家书画最多，有《大令黄庭经》、李邕《杂迹》；钱宣靖家王维《草堂图》；周安惠家献之《洛神赋》；苏侍郎家《魏郑公谏太宗图》；楚枢密有江都王《马》；王尚书仲仪有《回文织锦图》。（以上皆录见者）

杨州后土庙有琼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卫公所谓玉蕊花也。旧不可移徙，今京师亦有之。

近人有收《汉祖过沛图》者，画迹颇佳，而有僧为观者所指，翌日，并加僧以幅巾。

金阁老王胜之转运两浙，于民家得唐沈既济所撰《刘展乱纪》一卷。时《唐书》已成，所载展事殊略。按展上元元年为宋州刺史，与御史中丞李铣皆副淮西节度使王仲升。铣贪暴无法，而展性刚鲠不折。王仲升奏铣状而诛之，次谋及展。然展居睢阳，有兵权，难亟图。乃与监军使邢延恩矫诏以展为都统江南、淮南节度防御使，代李峘，欲其赴镇于涂中执之也。展颇以为疑，遣使请符节于峘，既得之，悉举睢阳兵七千人赴广陵。延恩始约李峘与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展。及事露，传檄州郡，言展反状，发兵拒之。展亦露布言李峘反，而南北警急，文檄交驰于道。景山渡淮，陈于徐城洪，为展所败，又破李峘于下蜀。二年，命田神功举平卢军东下。展迎击，为神功再破之，遂弃广陵而奔江南，以舟师自金山引斗。神功有五船，而展杀其二船，后为贾隐林射展中目，因而斩之，传首京师，收器械三十余万。展既平，租庸使元载以吴、越虽兵荒后，民产犹给，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敛之，其州县赋调，积有逋违，乃稽诸版籍，通校大数八年之赋，举空名以敛之。其科率之例，不约户品之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则以人徒围袭，如擒捕寇盗，然后簿录其产而中分之，甚者十八九，时人谓之“白著”，言其厚敛无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无所嫌避。一云世人谓酒酣为“白著”，既为刻薄之后，人不堪其困弊，则必颠沛酩酊，如饮者之著也（《刘晏传》中亦有白著，与此差异）。渤海高云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其所纪用兵次第甚详，此概举之云。

贾直孺在翰林，建言，皇子不当为检校师傅，乃诏止除检校太尉。

九宫贵神，始，天宝初，术士苏嘉庆上言，请置坛，明皇亲祠。及王玙为相，又劝肃宗亲祠。大和中，监察御史舒元舆论列，遂降为中祀。会昌中，李德裕为相，复为大祀。宣宗时，又降为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彦昭因岁旱祷雨获应，又升为大祀。

宗衮言，世传魏钟繇《表》云：“痨愦怒之众”。痨非可通勉励之意，恐古人借使，又疑其误。

宰相三入者，赵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两入；吕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吕许公、张邓公仁宗朝皆三入。

学士三入，李文正、刘中山子仪（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诏，杨昭度宣召入院，其举自代，皆宣献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郸五入，而一不拜。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二百二十四员：文班一百五十四人，内南班一百一十人，两省二十七人，学士三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内留司一十一人。

梁开平二年南郊，执仪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人。建隆四年郊，兵部执仪仗兵士一万三千六十人，太常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仆寺推驾兵士六百八十二人、六军执擎人员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街仗

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员并执擎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台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人。

予家有范鲁公《杂录》，记世宗亲征忠正，驻跸城下，尝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数丈，下贯城中，数刻方没，自是吴人闭壁逾年，殍殕者甚众。及刘仁赡以城归，迁州于下蔡，其城遂芜废。又曰，江南李璟发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贯城，未几城陷，舍宇焚爇殆尽。

又曰：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宫立，各有宫名，长秋、长乐、长信之类是也，宜以宫名为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当云"某宫之宝"。

又曰：近世诸王公主制中，称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承为例，止合云第几子、第几弟、第几女云。

又曰：江南有国时，田每十亩蠲一亩半，以充瘠薄。

又曰：罚俸例，一品八贯，二品六贯，三品五贯，四品三贯五百，五品三贯，六品二贯，七品一贯七百五十，八品一贯三百，九品一贯五十。

又曰：上古以来，逐朝历名，黄帝起元用《辛卯历》，颛帝用《乙卯历》，虞用《戊午历》，夏用《丙寅历》，成汤用《甲寅历》，周用《丁巳历》，鲁用《庚子历》，秦用《乙卯历》，汉用《太初历》、《四分历》、《三统历》，魏用《黄初历》、《景初历》，晋用《元（正字犯圣祖名）始历》、《合元历》、《万分历》，宋用《大明历》、《元嘉历》，齐用《天保历》、《同章历》、《正象历》，后魏用《兴和历》、《正元历》、《正象历》，梁用《大同历》、《乾象历》、《永昌历》，后周用《天和历》、《丙寅历》、《明元（正字犯圣祖名）历》，隋用《甲子历》、《开皇历》、《皇极历》、《大业历》，唐用《戊寅历》、《麟德历》、《神龙历》、《大衍历》、《元和观象历》、《长庆宣明历》、《宝应历》、《正元历》、《景福崇元（正字犯圣祖名）历》，晋天福用《调元历》，周显德用《钦天历》云。本朝太祖用《应天历》，太宗用《乾元历》，真宗用《宜天历》，仁宗用《崇天历》，英宗用《明天历》，已而复用《崇天历》。

忠懿钱尚父，自国初至归朝，其贡奉之物，著录行于时。今大宴所施涂金银花凤狻猊、压舞茵蛮人及银装龙凤鼓，皆其所进也。凡献银、绢、绫、锦、乳香、金器、玳瑁、宝器、通天带之外，其银香、龙香、象、狮子、鹤、鹿、孔雀，每只皆千余两，又有香囊、酒瓮诸什器，莫能悉数。祥符、天圣经火，多爇去，今太常有银饰鼓十枚尚存。

外臣除节度使，景德前，止舍人院作制，杨文公《外制集》议：潘罗支、厮铎督朔方军节度，数制是也。其后遂学士院降麻，如大礼加恩，在将相后数日方下，然不锁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将相例，锁院告廷矣。

交州进奉使，旧多遣兵马使，或摄管内刺史，或静海节度宾幕之职。及其归，多加检校官，或就迁其职，如行军司马、副使之类。近皆自称王官，又亦以王官命之。

尚书省旧制，尚书侍郎郎官，不得著靸鞋过都堂门。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选限内不朝。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皆预内朝，而流内铨止趋五日起居，疑循旧制也。

丁晋公、冯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尝冠貂蝉。杜祁公相甫百日，当庆历四年郊祠，貂冠公衮，又升辂奉册，改谥诸后。

杜祁公罢相知兖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兖州接人，逾再浃日。会宗衮自汶阳召还，过其寺，造谒，而杜公曰："处此几与在中书日同矣，且莫北去，欲识壁云郭汾阳曾留此。"盖自戏其居位不久也。

杜祁公休退，居南都，客至无不见，止服衫帽，尝曰："七十致政，可用高士服乎？"

唐宰相奉朝请，即退延英，止论政事大体，其进拟差除，但入熟状画可。今所存有《开元宰相奏请状》二卷，郑畋《凤池稿草》内载两为相奏拟状数卷，秘府有《拟状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纪其人履历、性行、论请，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莱公谓杨文公曰："予不能为唐时宰相。"盖嫌于命词也。今中书日进呈差除，退即批圣旨，而同列押字，国初范鲁公始为之。

李西枢宪成为知制诰，尚衣绯，出守荆南，召为学士，阁门举例赐金带，而不可加于绯衣，乃并赐三品服。太宗命制球路笏带赐辅臣，后虽罢免亦服焉。赵文定罢参知政事，顷之，除景灵宫副使，赐以御仙带。自后罢宰相仍服笏带，罢参枢皆止服御仙带。

江南有清辉殿学士，张公洎为之。蜀有丽文殿学士，韩昭为之。今契丹有乾文阁待制。

皇后有谥，起于东汉，自是至于隋皆单谥，光烈阴皇后、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文献独孤皇后是也。史家取帝谥冠其上以别之，如云光烈皇后阴氏，明德皇后马氏也，非谓欲连帝谥而名之也。然则质家尚单，文家尚复。后世或用复谥，如唐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中，长孙皇后谥文德，后太宗谥文皇帝，文德自是复谥。其议自用二名，偶同太宗之谥尔。中宗谥孝和，赵氏谥和思，言取帝谥配之。其后昭成、肃明、元献、章钦（正字犯翼祖庙讳）、睿真、昭德、庄宪诸后，皆不连帝谥。国初，追尊四庙三祖之后，冠以帝谥。及杜太后崩，始谥明宪，未几，欲同三祖之后，遂改昭宪。及太祖诸后，自连"孝"字，太宗后连"德"字，真宗后连"庄"字，皆用复谥，非连帝谥为义。庆历中，乃言"孝"字连太祖谥，"德"字连太宗谥，遂改为"章"，以连真宗谥。且祖宗谥号皆十余字，岂止配一字为义？又太祖功烈，岂专以

"孝"称？太宗后连"德"字乃在下，文与祖宗后谥文不对，可如东汉诸后单举之乎？皇祐中，予为礼官，龙图阁直学士赵周翰奏议其详，下礼院，时新以"章"易"庄"，朝廷以宗庙事重，不欲数更张，遂寝其所奏。

祖宗朝，使相、节度使未尝有领京师官局者，其奉朝请，必改他官，多为东宫三少、上将军、统军。赵中令以使相自河阳还，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钱相始为景灵宫使。治平中，武康节度李公端愿始为醴泉观使。

至和中，仁宗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深恶其年号，趣诏中书改之。是岁以郊，为恭谢天地，改元曰嘉祐。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独为字，有庙江壖，乃为妇人状。龙图阁直学士陈公简夫留诗曰："山称孤独字，庙塐女郎形。过客虽知误，行人但乞灵。"时称佳句。

太祖时，大卿监卒，皆辍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赠三品，皆不得谥，曾任三品官乃得谥。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陈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书、节度使卒，始辍朝。赠尚书、节度使，许定谥。自后遵用其制，而《日历》、《实录》、《国史》皆遗其事。

尚父钱忠懿王，自太祖开基，贡献不绝。帝以其恭顺，待之甚厚。及讨江南，命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屡献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师，依前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又亲赴行营，帝益嘉之，诏令归国。江南平，亟请入觐，许之。既至，会太祖幸洛阳郊禋，西驾有日矣，诏趣其还。忠懿临别，面叙感恋，愿子孙世世奉藩。太祖谓曰："尽吾一生，尽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赐重约，既得归，喜甚，以为大保其国矣。是岁永昌鼎成，后二年来朝，遂举版籍纳王府焉。

唐王及善曰："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太祖开宝元年，以中外无事，始诏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辅臣犹对于后殿，问圣体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犹对辅臣，至夕帝崩。李南阳永熙挽词曰："朝冯玉几言犹在，夜启金縢事已非。"时称佳作。至真宗时，旬假辅臣始不入。宝元中，西事方兴，假日视事。庆历初，乃如旧。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皆写本，寄藏庐山东林寺，又藏龙门香山寺。高骈镇淮南，寄语江西廉使，取《东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经乱亦不复存。其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又写本置院之经藏，今本是也。后人亦补东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与今吴、蜀摹版无异。

夏郑公为宣徽使、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经许昌，时李邯郸为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为知体。

凡公家文书之槁，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中崇政院书也。检，即州县通称焉。

祖宗时，宰相罢免，唯赵令得使相，余多本官归班，参、枢亦然。天禧中，张文节始以侍读学士知南京，天圣中，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知陕州，自庆历后，解罢率皆得职焉。

祖宗时，唯枢密直学士带出外任，李尚书维罢翰林为集贤院学士、知许州，刘中山子仪自翰林为台丞，李宪成以翰林权使三司，皆薪出，并以枢密直学士，刘知颍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改龙图阁学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龙图而出藩，繇文忠始也。近岁，率带侍读及端明学士，邢公昺以侍读学士知曹州，孙宣公亦以侍讲知衮州，二公皆久奉劝讲，遂优以其职补外。自张文节以旧辅臣带侍读出守，至宝元中，梅公询始以侍读学士知许州，侍读带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后翰林出者，率皆换其职。

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换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台。吴正肃公，皇祐中，以资政殿学士；李少师公明，嘉祐中，以龙图阁直学士，并换集贤，判西台。近岁皆以禁职分台。

太宗命创方团球路带，亦名笏头带，以赐二府文臣。明道初，张徐公为枢密使兼侍中，独得赐之。皇祐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薪赐，时王侍中贻永为枢密使，遂并赐之。其后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赐焉。

文穆王冀公，天圣初，再为相，既拜命谢恩，即请诣景灵宫奉真殿朝谢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场，托先公为斋文，其略曰："奉讳之初，谢病于外，临西宫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遥。"失其本，余不尽记。自后二府初拜恩入谢，即诣景灵宫，盖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职入谢，多有对赐，拜官加勋封谢恩，虽二府亦无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参知政事判大名府召还，加邑封。时契丹方讲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谢，特命以衣带鞍马赐之。自后二府转官、加阶勋、封邑入谢，并有对赐。

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始令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五年夏，命四判馆、二修撰刊修。时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今赵少师判馆阁，张尚书、余尚书安道为修撰。又命编修官六人，曾鲁公、赵龙阁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龙阁不疑与予，而魏公为提举。魏公罢相，陈恭公不肯领，次当宋元宪，而以景文为嫌，乃用丁文简。丁公薨，刘丞相代之。刘公罢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鲁公代之，遂成书。初，景文修《庆历编敕》，未暇到局，而赵少师请守苏州，王文安丁母忧，张、杨皆出外，后遂景文独下笔。久之，欧少师领刊修，遂分作《纪》、《志》。鲁公始亦以编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尝至，后辞之。公南过开封幕，不疑以目疾辞去，遂命王忠简景彝补其缺。顷之，吕缙叔入局。

刘仲更始修《天文》、《历志》，后充编修官。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修《方镇》、《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成书。鲁公以提举日浅，自辞赏典，唯赐器币。欧宋二公、范王与余，皆迁一官。缙叔直秘阁。仲更崇文院检讨，未谢而卒。圣俞先一月余卒，诏官其一子。初，编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礼仪》与《兵志》，探讨唐事甚详，而卒不用，后求其本不获。缙叔欲作释音补，少遗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旧在三师之下，徭唐以来，以上公为重。李光弼自司空为太尉，薨，赠太保。郭子仪自司徒为太尉，薨，赠太师。李德裕自司徒为太尉，皆以超拜。李载义自司徒为太保，王智兴自司徒为太傅，二人卒，俱赠太尉。是以上公宠待宗臣，余虽有功可迁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国初，节度使皆自检校太傅迁太尉，太尉迁太师，然无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旧有过马厅，按唐韩偓诗云："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马，必中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蹀蹀嘶鸣也。"盖唐时方镇亦效之，因而名厅事也。

唐明皇以诸王从学，名集贤院学士徐坚等讨集故事兼前世文辞，撰《初学记》。刘中山公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

二府旧以官相压，李文正自文明殿学士、工部尚书为参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迁刑部尚书，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与张文节公同参知政事，王转给事中，张转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颇不悦。乃复还贰卿之命，止以旧官优加阶、邑。自后第以先后入为次序。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又诏翰林承旨苏公易简、道士韩德纯、僧赞宁集三教圣贤事迹，各五十卷。书成，命赞宁为首坐，其书不传。真宗诏诸儒编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册府元龟》，不欲以后妃妇人等事厕其间，别纂《彤管懿范》七十卷。又命陈文僖公裒历代帝王文章为《宸章集》，二十五卷。复集妇人文章为十五卷，亦世不传。

枢密院间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载朱梁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于方镇等处，其间有云："宣头"、"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枢密院为宗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领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年是李振为使。当时以宣传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枢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与中书"敕"并行。虽无所明见，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时。晋天福五年，改枢密院承旨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系日月姓名者，此所以为底。闻今尚仍旧名。（熙宁七年六月十三日）

或问今之敕起何时？按蔡邕《独断》曰："天子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来，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从敕字。予家有景龙年敕，其制盖须由中书门下省。故刘祎之云："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庆历中，予与苏子美同在馆，子美尝携其远祖珦唐时敕数本来观，与予家者一同。字书不载敕字，而近世所用也。

皇祐二年，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时守杭州，而杜正献致政居南都，蒋侍郎希鲁致政居苏州，皆年耆体康。范公建言：朝廷阔礼，宜召元老旧德陪位于廷。于是乃诏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供帐都亭驿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赐衣带器币，赐一子出身。自后前两府致政者，大礼前，率有诏召之，然亦无至者。礼毕，皆赐衣带器币焉。

本朝两省清望官、尚书省郎官，并出入重戴。祖宗时，两制亦同之。王黄州罢翰林，《滁州谢上表》云"臣头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后，祥符、天禧间，两制并彻去之，非故事也。

祖宗时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转官，未满二载者不转官，例加五阶。王黄州自知制诰，未有勋便加柱国，在滁州为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大夫阶。

宋偓，后唐明宗之外孙，汉太祖之驸马，历累镇节度、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开宝皇后最居长，韩枢密崇训、寇莱公、王武恭皆其婿也，多享国封。

张尚书安道言：尝收得旧本《道家奏章图》，其天门有三人守卫之，皆金甲状，谓葛将军掌旌，周将军掌节（其一忘记）。嘉祐初，仁宗梦至大野中，如迷错失道，左右侍卫皆不复见。既而，遥望天际，有幡幢车骑乘云而至，辍乘以奉帝，帝问："何人?"答曰："葛将军也。"以仪卫获送帝至宫阙，乃寤。后诏令宫观设像供事之，于道书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图》之详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谓"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并不见当生纪年。若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犹见本年号。"令司天议之。司天请如上旨，印造新历颁行，可之。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种，自分等差。宗衮言：德音非可名制书，乃臣下奉行制书之名。天子自谓"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衮集》，赦令一门，总谓之"德音"，盖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历》载："上谓侍臣曰：'听断天下事，直须耐烦，方尽臣下之情。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终日沈饮，听郑、卫之声与胡乐合奏，自昏彻旦，谓之聒帐。半

酣之后，置畎酒篚，沈醉粮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系银器，言其中的。与俳优辈结十弟兄。每略与近臣商议事，必传语伶人，叙相见迟晚之由。纵兵出猎，涉旬不返，于优倡猱杂之中，复自矜写《春秋》，不知当时刑政何如也。'”苏易简书于《时政》曰：“上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上来数事，皆史传不载，秉笔之臣，得以纪录焉。

唐《日历》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十年十月，诏始用黄麻纸写诏敕。又曰：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为永式，比用白纸，多有虫蠹，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魏志》：刘放、孙资劝明帝召司马宣王，帝纳其言。即以黄纸令放作诏。）

括异志

[宋]张师正撰　李开军整理

《括异志》十卷，北宋人张师正（仁宗嘉祐前后在世）撰。该书所记皆为宋时人间异事，兼涉神怪奇闻，以怪异形式反映了宋代社会的若干历史真相。此整理本以《四部丛刊续编》影宋钞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卷　一

宋州狂僧

太祖仕周日，尚未领宋州节钺，时有狂僧携弹走荆棘中，顾谓人曰："此地当出天子。"又，显德末，一人青巾白衫，登中书政事堂，吏批其颊曰："汝是何人敢至此！"其人曰："宋州官家遣我来擒见宰相范质。"质曰："此病心耳。安足问？"遂叱去。其后太祖果自归德军节度使受禅，遂升宋州为应天府，后号南郡（一名南郡，事具国史）。

黑杀神降

开宝中，有神降于凤翔府俚民张守真事，自称玄天大圣玉帝辅臣，其声婴儿，历可辨，远近之民祷祠者旁午。太祖召至京师，设醮于宫廷，降语曰："天上宫阙成，玉锁开，十月二十日陛下当归天。"艺祖恳祈曰："死固不惮，所恨者幽并未并，乞延三数年，俟克复二州，去亦未晚。"神曰："晋王有仁心，历数攸属，陛下在天，亦自有位。"（时太宗王晋为开封尹）太祖命系于左军，将无验而罪焉，既而事符神告。太宗践祚，度守真为道士，仍赐紫袍，遂营庙于盩厔之太平镇，神位次序，殿庑规模，一由神授，仍尊黑杀，号为翊圣。至仁宗朝，追谥守真为传真大法师。事见《翊圣别传》。

来和天尊

刑部尚书杨公砺为员外郎时，常梦人引导云："谒来和天尊。"及见天尊，年甚少，睟穆之姿，若冰玉焉。杨公伏谒，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觉，莫谕其事。后章圣皇帝育德储闱，尹正神州，杨公入幕，始谒而归，语诸子弟曰："吾适谒皇太子，乃吾顷梦来和天尊之仪状也。"事在砺本传。

乐学士

乐学士史，景德末为西都留台御史，尝梦一人具冠服，称帝命来召，共行十余里，俄见宫阙壮丽，殆非人世，因问使者，云："此帝所也。"既陛见，帝谓曰："而主求嗣，吾为择之，汝姑伺此。"少选，导一人至，气色和粹，似醺酣状。帝谓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辞。"即顿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惟汝宜。"遂唯而去。旁拱者谓史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尝酣于酒。"帝急呼史至前，曰："适见者，主之嗣也。"寤而识之，既而密以闻，具述所梦，曰："宫中不久有甲观之庆。"明年神文诞圣。安退处士刘易尝记斯事。

司马待制

故天章阁待制司马公池，乾兴中以职官知光山县，秩满，考绩于吏部。时章圣临御，一夕，梦引对于便殿，仰视黼座，状甚幼冲，即觉，窃语交亲，以谓改官之期方远。铨司既质成课，将取旨，会真宗不豫，神文以皇太子监国，引见资善堂，仰视睿姿，一如所梦。（事见庞相国所撰《司马公神道碑》）

后苑亭

嘉祐末，仁宗于后苑建一亭，题其榜曰迎曙亭。未几，神文弃天下，英宗嗣位，则亭之名岂徒然哉？昔汉昭帝时，上林柳叶虫齧成字，曰：公孙病已立。霍光既废昌邑，立戾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实名病已。唐宣宗晚年，长安小儿叠布蘸水向日捩之，谓之拔晕，懿宗果自郓王嗣立。以今方古，事实符契，古语有云：乾鹊噪而行人至，火花燃而得酒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况王者之兴，岂无开先之兆也？异哉！

衡山僧

嘉祐八年三月，衡山县僧某来湘潭，干事既毕，归衡山，至中途宿逆旅，忽梦行道中，车骑戈甲，旌麾仪卫，去地丈余，蹑空北去，僧伏道左。少时既过，复前，又逢数骑，叱之曰："安得犯跸?"僧自疏得免，因问："何官也?"曰："新天子即位，南岳神往受职耳。"僧既觉。明日至衡山，白所梦于邑令，令戒僧曰："秘之，勿妄言。"后数日，闻仁宗遗诏，至考其所梦之夕，正月二十九日也。《金匮》云：武王胜殷纣，大雪平地盈尺，旦日，有车马诣军门，行无辙迹，太公曰："此四海之神洎河北（一本作伯）来受职也。"因祀之，约束而去。与此正类。（李时亮云）

南岳真人

庞相国籍既致政，居于京师，嘉祐八年春三月，公被疾，至下旬，病革，一旦奄然，家人聚哭，数刻复生。翌日，命纸笔，屏左右，手书密封，俾其子奏，家人咸谓久病恍惚，书字不谨，遂寝不以闻。公既薨，发视之，云：初死，有人引导令朝玉皇，入一大殿庭排班，庞处下列，拜讫，有一人传玉皇诏，云："庞某令且归，伺与南岳真人偕来。"既出殿门，又有人前导，云："当见南岳真人。"复至一殿庭列班，庞居上游，卷帘毕，既拜，熟视乃仁宗皇帝也。时神文久不豫，庞既复苏，觉体候小康，又闻圣躬亦复常膳，乃窃喜，故欲上闻。三月二十七日庞薨，越一日，仁庙上仙（进士时济得之于兴教院主僧惠节）。

会圣宫

会圣宫在洛都东八十里望仙桥，祖宗之神御在焉。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昼漏尽，宫侧之人见王者羽卫，陈布道中，最后二人衣赭袍，张黄盖，乘马相次至宫前，乃不见。明日，宫门大敞，诸殿门锁不钥而启，主事者大骇，少时，闻仁庙上仙。

曹门谣

天圣末洎明道中，京师市井坊巷之人，凡物之美嘉者，即曰曹门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门高，耆壮童稚无不道者。景祐初，神文诏册曹王女孙为皇后，曹王为国功臣之冠，虽圭爵蝉联者三世，洎作配宸极，居外戚之尊，可谓高且好矣。王辅艺祖定天下，降蜀平吴，抗丑虏，破强敌，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宜乎后裔之兴也。唐郭尚父功盖天下，位极人臣，侈穷人欲，寿登耆艾。天谓报施之道，由或歉然，至暧女为宪宗元妃，历七朝，五居母后之尊，人君行子孙之礼。唐史臣谓子仪社稷之功未泯，复钟庆于懿安焉。以曹氏之余烈，近之矣。

陈　靖

陈靖，字唐臣，钜野人，少倜傥有气节，通《诗》《易》，尝从范讽、石延年、刘潜游。景祐五年，以进士特奏名得三礼出身，荐为邑佐，皆有能声。稍迁孝感令，以公事忤郡太守，辄致所事而去，即日僦舟东下，隐于叶山。未几诏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岁荒，徙家京师，卖药自给。朝之公卿多故人，踵门者辄避去，或遗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尝有所蓄。与其妻孔氏皆学辟谷，往往经岁不食。嘉祐四年，思武陵山水之嘉，尽室出彼，王介甫高其行，以诗送，有"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东流人自西"之句。既至武陵，结庐于高梧市，居数月，丧其妻，自是不接人事，杜门称疾，惟焚香诵《易》而已。六年七月十七日亭午，遽命其子庠具纸札，作书遗张郎中颙曰："近上帝以靖平生无谄，俾主判地下平直司，候天符下，即之任矣。"张时职江东漕运，得书以靖为病心者，不复报。是日又躬为一书，封缄甚密，戒其子曰："张公归乡，以此书授之，不可示他人及私发，违吾言，汝为不孝。"其子谨藏之。自是多为歌诗，皆有脱去世俗之意。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平旦，谓其子曰："吾数尽矣，后事一托张秘丞主之。"言讫而终。时张秘丞颙将赴官益阳，前一日与靖别，翌日得其讣，亟为办丧事，葬于嗇阁山之侧。治平元年七月，张仲孚自江东还，其子庠捧父书，号泣来献，封缄如初。发之，其始末皆叙诀之辞，中乃云："平直司必然失为议定皇嗣事，勿怪草草。"明年秋，英宗由大宗正为皇子，而靖于六年七月为此书，已有选定之语，由是知帝王之兴皆受命于天，默有符契，非偶然矣。此皆略取张仲举学士所撰《陈靖传》云。

醴泉观

祥符中，京师东南隅醴泉涌，龟蛇见其侧，饮之者疾瘳。即其地营祥源观，其后灾，再加缮构，改号醴泉观。熙宁八年，又易倾朽，荐加垩饰。功毕落成，命教坊伶人奏乐于庭，是日真武影现于殿脊火珠中，其部从神官旂纛之类，望之悉具，京师奔走观瞩者数千万人（见陈虞部升云）。

贾魏公

贾魏公昌朝先德名注，尝为棣州推官，公方在孕。一夕，梦绯衣冠者一人自空而下，以巨箱捧貂蝉冠以献，俄而公生。始数岁，先令公为瀛幕，公时在膝下，契丹数十万攻围逾月，城甚危，守陴者闻空中神告曰："城有中朝辅相，勿忧贼也。"数日，虏遁去，城卒无患。公自宰相出镇、拥节钺者垂二十年，官至兼侍中。若然，则贵贱之分，淹速之数，固由默定，世之汲汲于进者无所不至，岂昧于居易之理乎?

大名监埽

河自大坯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缺圮，则以薪茑窒塞，补薄增卑，谓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则命使臣巡视。凡一埽岸，必有薪茭竹捷椿木之类，数十百

万，以备决溢。使臣始受命，皆军令约束。熙宁九年，大名府元城县一监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鼋屡来，啮岸之薪茑，似将穴焉，遂彀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梦一绿衣创首谓监埽曰："汝杀我，我已诉于官矣。"又月余，病疽死。见二使者执之而去，曰："汝尝杀人。"监埽窃思之曰："此必杀鼋事也。"行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当先白所由司，汝姑止此，无他适。"二使既去，仰视高阁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阍，如道士观所谓龙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视其阁，有榜题曰：朝元之阁，下见韩侍中稚圭凭几而坐，侍者数十人，若神仙仪卫。乃再拜讫，韩问来状，遂白杀鼋事，因曰："堤岸有决，当受军令之责，非徒杀也。"韩曰："汝亦何罪？倘见阴官，但乞检上清格。"即出门，见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诘以杀鼋事，对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涨溢不常，苟有决漏，则当诛。鼋败吾防，不可不杀，乞检上清格。"阴官取格，视讫谓曰："上清格云：无益于世，有害于人，杀而不偿，罪固难加。"阴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余里，若堕眢井，遂寤。（事闻之于刘大卿龚礼云）

仆射厅

陈英公执中，初以左正言谪为中允，监永州酒税，郡守常以谏官待之。间日，具肴膳就其所治以延款之。英公即座，周视居宇，忽于榱桷楣间注目久之，顾侍吏曰："见一牌否？"左右对以无睹，郡守而下皆曰："未尝有牌。"陈笑而杂以他语。及归家，人怪而询之，公曰："宛见一金字牌，书仆射厅字。"公由是益自负，既而两正台府，竟践此位。虽以司徒致政，然在仕之时，官为端揆（进士魏泰呼英公为舅祖，得闻其事）。

吕枢密

吕枢密公弼，丞相申公之次子，始秦国妊娠而疾，将去之，命医工陈逊煮药。时方初夜，逮药将熟已二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取诸药品差剉末再煮之，俄以严鼓，不觉再覆；既而又煮，而加火焉。困甚就榻，梦一神人，披黄金甲持剑叱陈曰："在胞者本朝宰相也，汝何等人，敢以毒药加害？"陈恐慄而寤，遂以所梦洎覆鼎事白于秦国，曰："在孕者贵人也，虽疾，当无所损。"其后生宝臣。熙宁中，自枢密使出镇而薨。（闻之马瑊运判云）

卷二

盛枢密

枢密使文肃盛公度修起居注日，尝感疾而死，支体犹温，故家人未敢殓，越宿乃苏，云：始为人追摄，若行田野间，气候昏塞如欲雨状。良久，入一府，见主者被古诸侯服，起而接公，且谂以同姓名而误追，亟命公还。既而复行田间，远望有数人皆若旧识，及追视之，乃故相国沈公义伦也，喜揖盛曰："审知学士得还，为我语家人，颇为汗脚袜所苦。"草草别去。盛神还，疾亦渐愈，遂以冥中所嘱语沈孤，其孤泣，而不悟汗脚袜之说，及服除彻相公灵榻，而神座之横桄有败袜焉。究其所自，则守灵老卒之物，偶致于此，且起忘之，谓已亡失，故不复索。（文肃公说）

余尚书

余尚书靖，韶州曲江人，天圣元年第进士，又中拔萃，始自曲江将求荐于天府，与一同郡进士刘某偕行，刘已四预计偕。行至洲头驿，有祠颇灵，余谓刘曰："与足下万里图身计，盍乞灵焉？"遂率刘以楮镪香酒祷祠下，乞梦中示以休咎。是夕，余梦神告，召而谓曰："公禄甚厚，贮于数廪，官至尚书，死于秦亭。刘某穷薄，止有禄六斗耳。"公谢而退，遂寤。其后出入清华，声望赫然，中罹废黜者累岁，其后竟至工部尚书。常语交亲曰："关中任使决不敢去。"既罢广州，至乌江得疾，遂入金陵就医，舣舟秦淮，扶病登亭，视其榜，曰秦淮亭，公不怿，数日而薨。刘某者以累举不第，就南迁，遂摄一尉，才逾旬而卒。（李供备时亮云）

郎侍郎

郎侍郎简致政之年，将赴阙，更图一郡，然后悬车，管次奔牛，宿于堰下。时盛暑，月色澄亮，命从者皆寝，辟船门默坐，乙夜闻岸侧有人语云："吾儿明日过此，幸若曹悉力曳船，渠齿幼，恐致惊怖。"郎大讶，登岸四顾，人皆酣寝，惟群牛卧齝于屋下。翌日，郎驻舟以伺，俄有称监簿者，年甫弱冠，由途于此，船既及堰，群牛不待呵捶，旋转如风，顷刻而过堰。郎太息曰："吾平生历官治民，自谓无冤抑，安能垂老更僶俛于王事乎？"即抗章告老，南归余杭。牛之子不传名氏者，郎为之讳也（陈节推之方笔以相示）。

刘密学

天禧中，刘密学师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长沙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见旌旗仪卫，呵导甚厉，民相与拱立道左，因询前驱者曰："何处大官？"曰："潭州刘密学授南岳北门侍郎，明日礼上。"是夜，复有内臣江供奉者来岳庙烧香，宿庙下，梦供帐纷纭言新官礼上，洎见，乃刘密学也。又，马尚书亮，时尹京南，午已之间，有一道士至，客次展谒，谓曰："侍郎已下厅，不敢通刺。"道士曰："无他事，欲投潭州刘密学书耳。"典谒曰："既要相见，何不早来？"又曰："为今日南岳北门侍郎上事毕方来，以故后时。"言讫，失道士所在。晚衙马视事，典谒以告，马大

惊，以为不祥，数日，凶讣至。考道士求见之辰，刘捐馆之日也。先是刘在长沙，一旦称受劄子赴阙，即具舟舰，立俾徙行李、族属于舟中，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洗沐讫，穿膝坐正寝，俨然而逝。今衡潭之人严奉之，礼与岳神等。或闻祖舍人士衡有传。（今所书者录马运判瑊、辛都官子言之说耳）

刘待制

待制刘公湜，彭城人，清修检重，时所推与，自金陵尹移守高密，时已抱疾，乘船沿淮，至水车驿舍遂卒。先是驿居人见驱群羊及负荷酒食横陈之具，入驿者视之则无人，如此累日，刘既卒，始悟鬼神之来迓。水车沟在海、密州界。（得之周都官之纯言）

杨省副

杨省副日华自言：应举日，与数同人税宅于饮马巷，居数月无他异。一日探榜归，时春季颇暄，相与解带席地而坐，俄觉身之攲侧者再三，以谓地动，问诸仆隶，则不知。杨取剔耳篦画甓罅中，胃出浅红线，长数寸，以手牵之，有缣衣如线色，随牵而长，约尺余。惧而舍之，其下若有人引之者，徐徐尽入。坐者大骇，莫敢发视，即时迁于旅邸。（余任渭州推官日，亲承杨公之说）

魏侍郎

邢部侍郎魏公瓘，初以金部员外郎知洪州，罢官，舟经大孤山。方乘顺风，杨舲甚驶，一女使涤器而坠水，援之不及，舟速浪沸，顷刻已十里余，公惋叹良久。一女奴忽沉冥狂语趋前，而举止语言皆所溺婢也，泣且言曰："某不幸而溺于水，实命之至是，无所恨。然服勤左右久矣，一旦不以理而终，夫岂不大戚耶？倘岁时月朔赐草具馔，化楮泉于户外，使某得以歆领，虽泉下亦不忘报。"公与夫人闻之恻然，悉允其求。语次，一渔艇载所溺婢棹及公舟，告曰："溺婢为浪泊而出，获援之以送。"婢固醒，然未尝死，而女奴亦不复降语。（得之都官郎中任粹云）

司马少卿

太常少卿司马公里自言：未冠时，侍仲父待制光山县，门下客张某者亦年少，同舍肄业，常苦资用不足。张忽叹曰："□□□□愿得乾汞法，以快吾欲。"旁有黠卒执汛扫之役者，笑曰："秀才年少，安知世间有此事耶？"张曰："神仙之术不可妄求，岂不知之乎？"卒曰："某尝得此术，愿试之。"张大喜，脱衣质钱市汞及炭，初夜，以水银一两纳鼎中，出小瓢取药一粒如芥子投之，又以小瓦覆鼎口，泥封甚密，炽炭围之，急扇良久，鼎中如风声，倾之成白金矣。翌日，召金工视之，曰："此汞银也。比闻有黠卒得此术，间或鬻之，岂非此人所为乎？"张亦秘而不言。张谓司马曰："斯人而有斯术也，图之固易，然缓而取之善也。"自此屡以美言抚存之。一日请浣衣于江滨，去遂不复，竟不知所适。

梁学士

梁状元固，博达俊伟人也，未仕室职于史馆，数年而卒，未克敛，凭侍姬玉儿者降灵语云："吾今弃世才信宿，家事不治乃尔。"又召子弟戒敕曰："吾家素贫，尚有铅器数十，事兼朝廷，必有赠赐，足办丧事，不得倚四郎中（其叔父也），但托祖舍人可也。"家人问曰："学士今居何所?"云："见作阴山谏议，寄任不轻。"又索毫楮作启，令子弟取某书还某家，于某家取所借某书，还者收，取者得。复索茶，合饮一杯已，手自封牌，真梁之迹也。须臾乃去，姬如醉醒，诘之殊不自知。（进士洪正卿云）

张郎中

张郎中景晟，洛阳人也，去华侍郎之孙，登进士第，始逾强仕，为屯田郎中。熙宁四年，奉朝请于京师，忽疡生于手，痛不可忍。时有御医仇鼎者，专治创痏，呼视之，遂取少药傅其上，既而苦楚尤甚，仇虽复注以善药，而痛不能已，数日而卒。沉困之际，但云："仇鼎杀我，必诉于阴府，不汝致也。"月余，仇坐药肆中，见二人，一衣绯一衣绿，入鼎家，手持符檄，谓鼎曰："张郎中有状相讼，可往对事。"仇曰："张郎中病疽而死，何预我事?"绯衣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哀求延数日之命，二人相顾曰："延三日可矣。"绯衣曰："虽然，当记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遂不见。所印之处即肿溃，创中所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后三日而死。始仇之知张橐实良厚，款欲先以毒药溃其创，然后加良药愈之，以邀重赂，遂至不救。鬼之来，独鼎见之，左右但见纷纭号诉而已。噫！庸医之视疾，多以药返其病，使困而后治，欲取厚谢，因而致毙者众矣。倘尽若张君之显报，则小人之心庶几乎革矣。

韩侍中

侍中韩公稚圭知泰州日，卧疾数日，冥冥无所知，倏然而甦，语左右曰："适梦以手捧天者再，不觉惊悟。"其后援英宗于藩邸，翼神宗于春宫，捧天之祥已兆于庆历中。固知贤臣之勋业，非偶然而致也。（太常博士姚复云）

张职方

张职方，太宁宿州人，家富于财，登进士第，性恶鸱，每至官，必下令左右挟弹逐之。熙宁六年，丁内艰，权居于符离之佛寺，尝有鸱巢于殿之鱼尾。育二雏，羽翼渐成，飞跃于外，鸣啸不已，张亲弹之，中丸而毙。既而二大鸱盘空，鸣声甚悲。翌日，张步庭中，一鸱下抟其巾，方惊骇，一鸱复来攫，伤其

鬓，创亦不甚，旬余溃决，腐及喉，遂死。嗟乎！哀子之死，仁也；报子之仇，义也。孰谓禽兽无仁义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处万物之灵，亲爱之心宜其甚焉。熙宁甲寅乙卯岁，天下蝗旱，至父子相啖者，真禽兽之不若也。悲夫！

陈少卿

太常少卿陈公希亮，曩岁刺宿州，厅事后门常扃钥，相传云开则有怪云（本物字）见。陈刚方明，决不之信，遽命启之，果有群妖昼夜隐见于房闼间，陈亦不甚惧。一日，偶至土地堂，见土偶数十，疑其为妖，命碎之，投诸汴水，妖遂绝。盖每岁立春出土牛，牛既为众所分裂，衙卒乃取策牛人置于土地之祠也。（张供备宗义言）

杨状元

前进士黄通与状元杨公寘相善，尝梦杨投刺自称龙首山人。庆历初，既登第，丁内艰，未终丧而卒。其后好事者解之曰："龙首，谓状元登第也；山人，无禄之称也。"

郭延卿

郭延卿，洛阳人，少以文行称于乡里，吕公蒙正、张公齐贤未第时，皆以师友事之。太平兴国中，陈抟自华州被召，抟素以知人名天下，及道西洛，三人者皆进谒，抟倒履迎之，目吕曰："先辈当状元及第，位至宰相；张先辈科名虽在行间，而福禄延永又过于吕。"然殊不言延卿。于是二人相与言曰："郭君文行，乡里所推，幸与一目。"抟曰："固知之，然亦甚好。"遂草草别去，抟送之门，顾张吕二君："今晚更过访。"及期往，抟曰："二君前程，某固已言，然所惜延卿禄薄，伺吕君作相，始合得一命，张君作相，当得职官耳。"既而吕果状元中第，及为相，荐延卿得试校书郎。及张作相，益念郭之潦倒，一夕语其子宗诲曰："为我作奏札子，荐郭延卿京官。"及翌日造朝，遽索奏扎，宗诲草奏，误书京字为职字，及书可，降制乃职官，皆如抟言也。（进士魏泰闻之，陆修撰经云其始末甚详）

卷　三

马少保

太子少保马公亮自言：少肄业于庐州城外佛寺，一夕临窗烛下阅书，有大手如扇自窗伸于公前，若有所索，公不为视，阅书如故，如是比夜而至。公因语人，有道士云："素闻鬼畏雄黄，可试以辟之。"公乃研雄黄渍水，密置案上。是夕大手又至，公遽以笔濡雄黄，大书一草字。书毕，闻窗外大呼曰："速为我涤去，不然，祸及与汝。"公雅不为听，停烛而寝。有顷，怒甚，而索涤愈急，公不应，逮晓更哀鸣而不能缩，且曰："公将大贵，我且不为他怪，徒以相戏而犯公，何忍遽致我于极地耶？我固得罪，而幽冥之状由公以彰暴于世，亦非公之利也。公独不见温峤焜犀照牛渚之事乎？"公大悟，即以水涤去草字，且戒他日勿复扰人，怪逊谢而去。（进士魏泰言：马公尝说于其祖云）

潘郎中

潘郎中继宗，清河人，以明经发第，有吏材。天圣中，自国子博士通判乾宁军。其母亡以十余岁，一日，于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状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号哭，母急止之曰："可于堂西偏隔以帘幕，前下一帘，中安二榻，吾将与伴我者二妇人息焉。"既而语云："吾死，亦无大过，阴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适，汝既升朝，封我为县太君，阴官乃纵我出入。汝前岁知导江县，我尝至彼相视，以水晶柱斧倒置植扉后，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溷汝，聊以为识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门内街西磨坊某人媳妇处为女，因得来此。"家人日夕具饮食，惟闻匕箸声，视之如故，留月余告去，举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声，久而不闻。潘既受代，道出信都，询之皆如所说。潘后常以缗帛遗其家，潘之子士龙，今为正郎。胡讷尝著《孝行录》，亦记潘夫人事。

乐大卿

光禄卿乐公滋，性沉厚，少年修学时，尝就祖母寝榻前灯下看书。一夕二鼓后，灯檠摇，动如人携持，周行室中复止故处，乐亦不惧。明日言于门下客，客不之信，是夜取檠置学舍中，明灯而坐，才二鼓，复行如初，客大呼而走。遂命斧碎，亦无他异。

徐郎中

徐郎中，莱州人，忘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岭外。乾兴中，仁宗登极，部贺礼赴阙，至武陵一驿，将舍正寝，驿卒言："其中有物怪往来，无敢居者，愿易他次。"虽不以为然，亦出寝于厅之屏后。夜将半，梦有神人状甚伟，手携竹篮，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人，敢辄居此以妨吾路？"徐恐惧愧谢，神乃端视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与若易之。"遂于篮中择一鼻，先劓徐鼻掷去，以所择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固四际，梦中亦觉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梦易之后，自然端直。历官驾部郎中，致仕，随其子秘书丞朔在维扬签判，治平四年物故。

刘太博

兴州依山为守居，层叠而上，正寝尤高，复构楼于上，俯视仪门如指掌。宝元中，太常博士刘公中达假守是郡，一日与家人登楼，见白衣者入客次，若举

人状，刘遽曰："有客至，吾将延之。"遂下楼升厅。果有举人投刺，刘接之坐，移刻，各不语。告去，遂循东庑而下，左右告曰："当自西庑。"举人不答，直趋东庑井次，投身而入。刘大骇，遽索井中，无所得，而亦不能究举人者自何而来。月余刘卒。（前进士程觉言）

刁左藏

刁左藏允升，尝提举大名府左厢马监，在职岁余卒。其家先寓于大名朝城县，熙宁二年秋，刁捐馆半岁，次子总忽见父坐于城门之侧，行李从者，无异平昔，惟从人悉衣白。方惊惧，其父以手招之，即诣前拜且哭，刁遽止之，总问曰："大人今主何事？"刁曰："吾尝事范希文，渠今主阴府，俾我提举行疫者。今欲往许州以南巡按，道出此，故暂来视汝。"因曰："汝母明年八月当死，但预为备，勿告之，恐渠忧挠。孙某来年五月亦当卒。此皆冥籍先定，汝宜自宽。"孙乃总之爱子也。又曰："市中仇某不半岁，必刑死。"因怀中取鸦青纸一幅，有金书七十余字，授总曰："善保持，勿失坠。"遂上马呵道出南门而去，闾巷悉见。行数里，逢市人张五者，避立路左，刁谓之曰："我欲倩君可乎？"张曰："诺。"乃谓曰："若暂到我家，语吾儿：后月南市当灾，且慎之，我已留后者五人防视，必免焚如。"张亦不知是鬼也，遂诣刁宅，欲达其语，闻宅中大哭。少选，总出询，方知刁久已弃世。其妻洎孙如期而死。邑中官吏知有火灾，日夕戒居人储水，谨火禁，月余火自空屋发，与刁居密迩，四邻悉焚，惟刁宅独完。仇某者闻当刑死，杜门不出，一日与客奕棋于所居之门下，有诵佛书而丐者，仇屡谢之不去，语颇不逊，仇忘刁之言，殴之即死，竟毙于枯木。金书人皆不识之，字书亦无。（事闻之借职刁绅言）

吕郎中

吕郎中元规，治平初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宇在韶州，宅堂之后有园亭，亭下植荔枝数株，夏五月实尽丹，翌日，将召宾僚开樽以赏之。其亭暮则扃鐍，人迹所不至，诘旦启户，无一实在枝，但见壳核盈地，于板壁题诗一绝云：我曹今日会家亲，手把洪钟饮数巡。满地狼藉不知晓，荔枝还是一番新。岁余，吕以事去官。（其侄子退言）

钱斋郎

治平中，有钱斋郎者调于吏部，挈其妻居京师。一日，其妻被夫之衣冠，语言皆男子也，状如病心，召符禁者视之，术皆不效。闻孔监丞者有道术，能已人疾苦，遂诣其居，告以妻之所为，孔许至其居。翌日，乃来与钱偶坐，其妻冠帻束带，往来于左右，詈曰："汝是何人，预我家事？"久之，孔都不与语。俄而独曰："莫须着去否？"孔因谓曰："汝本何人？辄凭人之室家可乎？"乃曰："我尝被一命而死，亦曾举进士，颇探释老书。昨到京师，无处寓止，暂凭附于此人。"孔曰："既若曾涉猎三教，是识理之人也。汝在世仕宦之日，汝之室肯令他人凭之乎？"鬼默然。又谓曰："汝既言曾探释老，有尔许大虚空，何所不容？而言无寓止之所。"言讫，钱妻瞢然而倒，半日乃寤，询其前事，皆不知也。（得之张稚圭言）

邢文济

华阴县云台观道士邢文济，常掌华阴道司事，故得紫其服，号虚寂大师。既免道职，专主金天南祠，乡人岁时献施金帛甚伙，邢悉裒为私藏，间充酒色之费。有巡检某人者知其事，密令人喻旨，邢屡以所得赂之。一夕，邢梦人摄至金天殿下，见巡检亦在廷中，有若胥吏者诘二人以盗用神物，皆服罪，各鞭背十二遣归。邢既寤觉，背间楚痛，遂诣巡检，话昨日之梦，惊曰："我梦亦然。"月余邢病背疮死，巡检者亦患疽相继而殂。（得之董职方《经臣录》）

蒿店巡检

渭州蒿店有巡检廨宇，率命班行领卒数百戍焉。庆历中，羌人入冠，巡检张殿直者应援于外，其家悉为番贼所俘虏。既入贼境，骨肉皆为赏口，其妻分隶一番酋，俾主汲炀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恸而后归其家。一犬亦攘掠而得者，常随妻出入，屡衔其衣，呦呦而吠，摇尾前行十数步，回顾又鸣，如此者半岁。妻因泣谓犬曰："汝能导我归汉耶？"犬即跃鸣，妻乃计曰："住此而生不若逃而死，万一或得达汉。"计遂决。俟夜，随犬南驰，天将晓，犬必择草木岑蔚之处，令妻跧伏，犬即登高阜顾望，意若探候者，时捕雉兔衔致妻前，得以充饥，凡旬日达汉境。巡逻者以闻，访其夫尚在，乃好合如故。自此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饲犬。斯事番人具知之。

评曰：犬，六畜也，惟豢养之恋。既陷夷狄之域，尚由思汉，又能导俘虏之妇，间关而归，可谓兽貌而人心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国者，斯犬之罪人也。

王廷评

王廷评俊民，莱州人，嘉祐六年进士状头，登第释褐廷尉评，签书徐州节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试官，未试间，忽谓监试官曰："门外举人喧噪诟我，何为不约束？"令人视之，无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时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惧，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伤。即归本任医治，逾旬创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闻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为厉者，梦一女子至，自言为王所害，已诉于天，俾我取偿，俟与签判同去尔。道士知术无所施，遂去，旬余，王亦卒。或闻王未第时，家有井灶，婢蠢戾不顺，使令积怒，乘间排坠井

中。又云：王向在乡闬与一娼妓切密，私约俟登第娶焉，既登第为状元，遂就媾他族，妓闻之，忿恚自杀。故为女厉所困，夭阏而终。

樊 预

樊预，眉州人，登进士第，为杭州观察推官，素有异相，胸生四乳。一日，忽题于厅之堂扉云：三声鼓角云中见，一簇楼台海上高。人莫喻其旨。后数日，若有牙兵数百人来云："吴山大王遣以奉迎。"预乞延数日，处置家事，迓者乃去。亟召同僚具以事告，且诉乡里辽远期津遣孥累之意，同官见其无疾而遽有是语，以为病狂，或讯其事之委曲，终不答。又信宿乃卒，卒时正严鼓时也。吴山即子胥之祠，据州中之高阜，有楼殿亭宇之胜，鼓角楼台之句，乃自谶也。后州民闻甲马巡徼之声，或见樊总督者，州人遂塑其像于神侧，自是不复见。（其子祖安亲说）

卷 四

陈省副

庆历初，陈吏部洎自三司副使谪守钟离郡，比曹员外钱愚时为通倅。钱善数术，一日，俾其邑封具酒肴，悉召陈宅之长幼会于倅居。明日，钱诣陈谢曰："昨日以菲薄奉邀贵眷者，聊示区区之意，以托后事尔。"陈大惊曰："足下四体甚安，此言何谓也？"钱曰："明年正月某日，某当死，乞护送诸孤归京师故栖，则幸甚。"陈知钱善数术，亦不以为然。愚尝谓其妻子曰："陈亦行尸耳，过明年复旧官，则不可矣。"明年正月，如期而卒。月余，陈徙庐州，未半岁，复召为三司副使，数月病背疽而死。越三日，陈有少女奴年十二三，忽据榻附而降语曰："吾昨日已见王，将设酒，我辞以创痛而止。门外从者五十人，悉戴漆皮弁，衣皂绿绯宽衫，乌毡靴，亦无异人世，不复号慕以自苦也。"又数日，复降语，命设榻如宾主位，曰："此前濠州同官钱比部也。吾今得知益州，复与比部同官，前日已尝宴会，相得之欢，不异平昔，可令院子传语钱家县君，言比部教善视十一郎（比部幼子最所钟爱者）。今再与陈吏部同事，甚乐，勿思念悲恸也。"先是二日，钱之幼女方十余岁，睡中哀号，呼之良久，乃寤，曰："我见比部与陈吏部在一高堂上宴会，樽俎帟幙，无不华丽，左右侍卫甚盛，因念父已去世，不觉啼泣，被呼方省。"与陈宅女奴降语相符。昔之小说载幽冥事者多云：人间郡县，阴府悉同。若陈吏部之为益州，岂其然乎？比部之子闲今为供备库副使，言之甚详。

王待制

天章阁待制平晋王公质之谪守海陵也，郡之监兵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艺蔬为圃。一日晨兴，治圃卒起灌畦，见一老媪立射堂中，气貌甚暇，卒惊询之，媪曰："我乃监兵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监军不闻有母，媪何妄也？"媪曰："第告，无多诘。"卒入白，监军遽出，视之姿状音息真母也，而言语哀恻，监军号恸，家人以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幕幂射堂之轩，使不外瞩。"既而询其所从来，母曰："冥中有一事，应未受生与见伏牢者皆给假五日，我独汝念，是以来耳。"监军遽谒告且白平晋公，平晋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神事质之，皆不对，曰："幽冥事泄，其罚甚重，无以应公命。"平晋又问："世传有阎罗王者，果有否？复谁尸之？"曰："固有，然为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请其名氏，则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遍索家藏自建隆以来宰辅画像以示之，其间独指寇莱公曰："斯人是也。"复问冥间所尚与所恶事，答曰："人有不戕害物性者，冥间崇之，而阴谋杀人，其责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晋由此不复肉食。平晋尝为之记。（其子复以示魏泰云）

石比部

比部外郎石公弁言：皇祐中始得大理寺丞，监并州之徐沟镇。岁余，梦一鬼朱发青肤，自中溜下瞰，垂臂捽一女，女子发自地而出，谓之曰："送汝往李专知家作女。"石惊觉心悸，遂不寐，逮晓时，有酒税场官姓李者，石因问："尔昨夕有何事？"李曰："四更初息妇生一女子。"石叹异久之。其后婴儿有疾，召一姥视之，曰本太原人，随夫寓此仅四十年。凡官于此者，无不出入其家。此廨宇亦曩日都监之官舍（徐沟旧差班行监，当今差京官），今中溜之下者尝有井，李殿直监临，日鞭一女，使不胜楚痛，投井而死，遂废不汲，仍遭大水湮焉。石愈惊骇，方省前梦之验也。

曹郎中

曹金部元举，治平中尝为福建路转运使，廨宇中有池亭，曹朝夕止于是，家人怪其肌体日瘠，精神恍惚，讯之，即曰："尝有李家娘子甚美，与二婢子来侍我。"咸谓物怪所惑，召医巫视之，悉无效，乃涸池求之，得三鳢，一大二小，曹遽呼曰："勿害李家娘子。"遂脔而焚之，曹亦谢病归维阳，岁余卒。

陆龙图

龙图陆公诜尹成都日，府宅堂前东南隅有大枇杷一株，其下夜则如数女子聚泣者，烛之则无所见，厥后半岁，陆卒于位。熙宁六年，成都阛阓间遇夜逻卒，闻哭声呦呦然，凡数十处，就视之则无有。至七年八年大旱，饿殍盈路，继之以疾疫，死者十六七，洎至秋麦则无人收刈，至于绫罗纱锦采笺诸物，鬻者亦少。宜乎魄兆之先见也。（丁都官馀目睹）

宋中舍

太子中舍宋传庆，谏议大夫太初之子，自言其父性嗜鳖，尝一日得数鳖，付厨婢臛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杀，放之沟中。逾年，婢病疫疾，苦心烦热，殆将卒，家人舁致外舍，俾卧以俟终，翌日视之，则自户阃至婢胸胁间，皆青泥涂渍，婢亦稍闲。讯之，则云："不究其泥之来，但烦热减差耳。"家人伺之，逮夜有一大鳖自沟中被体以泥，直登婢胸冰之。婢逾旬遂愈，询其致鳖之自，婢乃述其本末。天圣中，传庆为遂宁通守，与先君言如此。

马文思

文思副使马公仲方，尚书亮之侄也，遇罢官，多寓家高邮军。细君之妹亦居是邑，尝以牝羊馈于公，未几生一羔，秣饲数月，闲居患无人牧放，乃鬻于屠肆。翌日，临格将烹之，出刀于侧，且瀹水以备焈濯，将刲而亡其刀，良久见其靶于沟中，取而洗拭置于床，旋又失之，乃羊所生羔衔而投诸沟，又以足践淖，使勿见。屠者视之大感伤，后以羊归马氏，自此不复屠羊，公亦以羊施佛寺。公尝守全州，尝自书斯事于阅理堂之壁云。

陈太博

太常博士陈公舜俞在明州观察推官，有二子，一男一女，皆六七岁。一日戏嬉于外，逮归，则男子面有墨规其左颊，女子朱规其右颊。家人怪问其所规之自，则云不知，家人但谓小儿戏而为之，命涤去，翌日复然，如是几月余，日日如是，而无他怪。陈虑为怪之渐也，白转运使求莅他局，遂沿牒于浙西。廨既空，郡给二皂以守舍，一日，二人相与言曰："陈察推向以二儿面有画以为怪，而竟无他，我等当验之。有能独入堂中 自朝至暮者，醵钱若干以赏之。"一皂欣然携短剑入堂之西序，醉卧牖下，及醒日已过午，吏喜其无怪，又喜将获所赏也，徘徊伺晚而出。俄然堂扉启，有数婢从一妇人，臂鹦鹉，立堂之阤，若所规画然。吏熟视，默念曰："苟怪止如是，亦何足畏?"方将以刃劫之，忽心动若大悸，不知其身之所有，惊呼携剑突门以走，犯谯门，穿长衔，若发狂失心者。市人睹其持剑以为有变，皆恐避之，未半里蹶踣道左，众掖起，夺剑而诘之，移刻始能言，竟不知其何怪也。(进士魏泰游明州，亲见此事)

马仲载

熙宁六年，开江南为郡县，既得峡州，筑为安江城，命内殿承制马公仲载统卒三百戍焉，时石鉴以兵马钤辖知辰州，总千兵亦驻城中。一夕，逻卒云："蛮兵数千，夜当攻城。"石闻之，即欲遁去，马曰："钤辖倘出，则谁与守?"遂仗剑于门，令曰："敢出者斩。"石遂留，蛮兵亦不至，由此石颇衔之。未数月，马忽仆地，懵然无所知，仆从乃舁辰州就医药，石乃劾其弃城戍，将以军令裁之。马病稍间，就鞫于武陵，乃具馔，遥诉司南岳。翌日，有稚子方十岁，未尝读书，忽睡中呼索纸笔，乃书曰："南岳门下牒敕马仲载：念卿遥祭之专勤，听其诉声之怨切，据卿之罪，理当丧命，上天愍卿常行吉心，能守所职，止命降灾夺官，更宜省循，以邀福寿。懋哉幸矣！熙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复取朱笔，画一印于日月上，篆文亦不可辨。儿复睡，少选而寤，诘之，云："有一人青巾黄衫，以黄敕付我。"亦不知其手自摹写也。仲载之事，武陵人无不知者，南岳敕好事者多录而藏之。

夏著作

尚书郎高公靖，蔡州人，罢官归乡里村居，尝坐垄上视农事，有耕夫 于土壤得铁牌，上有大字云：司法参军夏钧。高亦不喻。数年授知道州，相次有长沙人夏钧，调本州司法参军，高方悟铁符之前定也。钧官至著作佐郎。

冀秘丞

冀秘丞膺，皇祐中知河南府缑氏县，代人将至，预徙家于洛城，独止于县之正寝。一夕，梦二女子再拜于榻前，问其所以，云："妾等是前邑尹家女奴也，以过被鞭死，瘗于明府寝榻之下。向来宅眷居此，不敢妄出，恐致惊怛，今夕方敢诚告，乞迁于野，乃幸之大也。"冀可之。明日发其地，果得二枯骨，红梳绣履尚在，命裹以衣絮，祭以酒饭，加之楮钱，埋于近郊。数夕后，梦中前谢而去。(乐长官浩言之)

梁寺丞

梁寺丞彦昌，相国之长子也，嘉祐中知汝之梁县，其内子尝梦一少年，黄衣、束带、纱帽，神彩俊爽，谓之曰："君宜事我，不尔且致祸。"既寤白梁，梁不之信。既而窃其衣冠簪珥，挂于竹木之杪，变怪万状，梁伺其啸，拔剑击之。鬼曰："嘻！汝安能中我?"又命道士设醮以禳之，始敕坛，夺道士剑，舞于空，无如之何。谓梁曰："立庙祀我，我当福汝。"既困其扰，不得已立祠于廨舍之侧。又曰："人不识吾面，可召画工来，我自教之绘事。"既毕，乃内子梦中所见者。会家人有疾，鬼投药与之服，辄愈归之；政事有不合于理者洎民间利害隐匿，亦密以告。梁解官，庙为后政所毁，鬼亦不灵。(闻之洪正卿进士云)

杨郎中

郎中杨公异，性好洁静过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对门民家有子数岁，肤发悉白，俗谓社公儿，异恶焉，屡呼其父，与五缗令杀之，民得镪，潜徙去。杨止一子，俄病癞，肌溃而卒。近时有人死而复生，

云："阴府新立速报司，"若杨氏之报信哉。

张太博

治平三年，太常博士张（忘其名）知兖州奉符县，太山庙据县之中，令兼主庙事，岁三月，天下奉神者悉持奇器珍玩来献，公往往窃取之。既解官，寓家于东平，一夕，闻中阃外如数十人语，声杂遝不可辨，晨兴视之，其所盗帟幙器皿之类悉次第罗列于厅庑间，视橐箧封锸宛然，如是者凡数夜。张大怖骇，悉取燔之，越三日，奉符旧事发，兖州狱吏持檄来捕，既就逮，左验明白，竟置牢户。

杨从先

殿直杨从先，至和初监大名马监，其冬梦授枢密院劄子，云：千里重行行，右札付从先，准此。既觉，不喻其旨。明年春大雪，牧马多死，监牧使臣冲替者数人，乃悟千里重字也，以配行，冲字也，再言之者，皆被责也。

卷　五

李参政

李参政至，性修洁夷淡，年几强壮，尚为布衣。开宝中，有省郎典齐安郡，至依门下为学，读书著文，夜分不寐。一夕，有二女子盛冠服，鸣珮玙，揖李而坐，容态殊丽，风度婉约，李恍不知其所从来，因定神肃容，熟视而问曰："鬼邪？仙邪？"答曰："奴非鬼也，乃仙之流亚也。"少时，出户不见。自此月三至，或饮之以酒，或啜茗而去，谈幽显之事，辞简而理明。守将受代，二女复来，谓李曰："与君款奉三年于兹矣，见君居常以礼自持，未省一言及乱，器识洪厚，终当远到。然君前世曾为商贾，负人息钱甚夥，以贫不能偿，故今世俾君羁蹇于壮岁。"因出书一封与至，曰："俟改元太平乃启，不尔当有祸。"既而太宗践祚，改元太平兴国，启其封，见"太平兴国二年，李至第二人及第"，既而果然。后历清显，入参大政，拥旄巨镇而终。（乐京著作尝言）

梅侍读

侍读梅公询，端拱二年第进士，清裕有才，早厕文馆，坐在人洎滞者数十年。景德中，尝梦与一士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胁，少年者中首。至祥符中，真宗东封，询被选于太平顶行事，宿斋其上。是夕，燔香再拜，默祈将来通塞之事，既寝，梦牛马羊布野，有二牛斗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谓牛曰："伺吕公再入中书斗亦未晚。"牛遂解去。其后自尚书郎带职知濠州，吕申公以太常博士通守郡事，仪状酷似向梦中所见，又守倅之居花圃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梦，厚结于申公。宝元中吕公入相，擢梅为天章阁待制，其后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柄，梅已为枢密直学士判审官院，又迁为侍读学士郡牧使。是岁十二月得疾，出守许州，以至捐馆。梦中所见牛马，乃郡牧使也；二牛斗者，其年岁值丑，十二月又丑也；二牛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

评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语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明富贵贫贱以时而来，不可规图而取。梅公早预俊选，屯蹇不振，年始从欲，方遇知己，官历两省，职居禁近，拥旄巨镇，克享遐龄。始否终泰，岂非命耶？

韩宗绪

韩宗绪龙图赞之子，以父任补将作监主簿，皇祐秋镇厅预荐，偶于相国寺资圣阁前见其家旧使老仆，呼谓曰："若非某乙乎？死久矣，何得在此？"曰："某今从送春榜使者。"又问："榜可见乎？"曰："有司收掌甚密，不可得而见也。"又谓曰："汝能密询有我姓名乎？苟无，亦可料理否？"仆许诺试为尽力，又问："复于何处为约？"仆云："复期于此，他处难庇某之迹，此地杂沓，人鬼可得参处。"他日如期而往，仆果在焉，遂开掌，见己之名在片纸上，揭其下，乃田宝邻也。仆曰："此人明年当登第，官甚卑。郎君亦自有科名，但差晚耳。况身已有官，故得而易之，若白身则不可。"因忽不见。明年韩登第，曾以兹事说于亲旧间。治平中，韩玉汝龙图与供备库使段继文同使契丹，至雄州，段尝为雄之监军，雄之举人皆上谒。田宝邻刺字厕焉。韩见之大惊，与段尽道所以，段复以韩事本末语之，曰遂齐戒夜醮，作奏诉于帝。木炎尝侍父官瓦桥，备知之。熙宁中，炎登第，为岳州巴陵簿，县令王泽尝谈怪异，王云："应举时，闻州东有一人常入冥，言人吉凶甚验，遂率同人数辈就问之。其人在小邸暗室中，既见，遂以将来得失，叩之再三，不语，俄又面壁而坐，云：'田宝邻公事至今未了，安敢有他科场事。'不知田宝邻何人也。"炎方省向者韩段之言。宝邻以累举特奏名其后，官甚卑。

南州壬子

虞部员外郎杜公彬，罢滁倅，至阙奉朝请。一日游景德寺，访朝客不值，方假笔札以志门，偶狂僧严法华者自庑下直揖杜君。杜雅闻法华言事多中，因以平生未然之事谘之。僧夺笔索纸，杜以刺字之余授之，大书云：南州壬子。杜不测其旨。后数月，授知漳州，到州阅《图经》，则陈氏伪据日，目漳为南州，杜叹讶之。自揆以为壬子者有土之号，岂隐其为州之意邪？后岁余，杜终于任，其子煜用浮屠法作七斋，饭僧次，煜因言及法华之事，取其书以示群僧，因观其壬字中一书差长，若壬字，遂以甲子推杜君卒之日，正壬子也。其子煜言之于魏泰并出其书。

李侍禁

李侍禁齐善袁许之术，士大夫多喜之，有别业在华阴之东郊。其妻先卒，买一妾，生二子，一男一女，李既死，二子始髫龀。长男年二十余，乃嫡室所出，与其妻谋曰："二子长立，当有婚嫁之费，且分我资产，能致之死地，家资悉我有也。"自此二子衣不得完，食不得饱，笞骂挫辱无日无之，俄得疾疫，遂绝其药膳，虽杯水亦不与，相继皆物故。妾不胜怨愤，日走伏齐垄号哭以诉，数月妾亦死。有邻家子于闾巷见齐手携二子，妾亦侍侧，顾谓邻家子曰："我长男不孝不友，虐杀弟妹，又令此妾衔恨而殁，若可语之，吾亦诉于阴府不汝置也。"邻家子知是鬼，将走避，因忽不见，邻家子遽来告之，亦不之信。一旦，其妻具酒肴，会亲旧女客于中堂，厥良独坐书阁下，乃父自外至，数其罪，以杖击之。坐客闻其号呼，悉往视，但见仆地叩头服罪，言虐杀二子状，数日乃死，其妻后数月亦死，田宅家赀悉籍没。噫！李齐之事不诬矣。世之人父死而谋害幼稚，以图资贿者多矣，目睹数族，虽不若李为鬼灵，但见其身夭折，子孙沦胥，以至无立锥之地。李齐之事足使狠子庸妇闻之少警其心。(董职方经臣亲见兹事云)

李氏婢

贾国傅大冲尝说：有李某屡典郡，既卒，家人归京师借居，有老婢凡京城巷陌无不知者，家之贸易饮膳衣着洎亲家传导往来悉赖焉，邑君爱之如儿侄。明道春，方淘沟，俾至亲家通起居，抵暮不归，数日寻访无迹。邑君曰："是媪苦风眩疾作，坠沟死矣。"即命诸婢设灵座祭焉，家之吉凶亦来报，邑君泣曰："是媪虽死，不忘吾家。"明年春，自外来，家人皆以为鬼也。媪拜曰："去岁令妾传语某人至某处，风眩作堕沟中，某人宅主姥见之令人拯出，涤去秽污，加以药饵，得不死。某誓佣一年以报，今既期，即辞归。"往询某氏果然。是夕有青巾男子见邑君梦，曰："我清卫卒也，向死于巷左，昨闻宅上失女使，设位以祭，遂假其名窃享焉。今闻已归。"乃拜辞而去。

李比部

李比部从周，景祐四年随乡书来京师，与数同人僦舍于麻秸巷。尝五鼓而兴，将谒亲知于远坊者，始启寝户，即踣于地。奴仆扶视，气息殆绝，至巳午间，始惺然，曰："初启关，见一鬼戴短巾，衣绿宽衫，黝面于囟，状若祠庙中所谓判官者，以气嘘之，如霜风之切骨，遂昏然，亦不知委顿于地也。"明年校艺不利于南宫。

胡殿丞

胡殿丞偃，潭州人，至和中授峡州签判，待阙荆州，僦居于公安门内，暇则坐于厅所。间尝有持刀镊者比日过门，植足注视，良久乃去，胡异之。一日，呼与小儿剃发，因问曰："汝常顾吾门内何也?"曰："有一亲识姓某在峡州为吏，兼管冥曹，事多而身劳，欲公垂庇，是以日踵门而不敢言。"胡未之信。及至任，聚群胥，出姓名问之，有一人前曰："刀镊汉竟多口。"胡屡询以冥司所职，但云未可轻泄。居无何，胡以先人忌晨，饭僧课经，具疏焚楮泉。迨明日，其吏至案前，以手就怀探昨日所焚疏示，若新写者。已而灰灭，且曰："殿丞见迫，不敢隐，然某已得罪，而殿丞亦不免减禄筭矣。"数日吏暴卒，期年，胡以病废于家。(得之李林秘校云)

谢判官

谢判官，平原人，宝元中尝为曹州观察推官，视事未几，一夕梦老父引之入大第中，家颇豪盛，奶媪抱婴儿饰以文绣，指谓谢曰："此君之后身也。"谢问："此何郡？复谁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陈郎中宅也，赀产甚丰，君心乐乎?"谢亦颔之。既寤，甚不怿，谓妻子曰："吾其死矣。"日处致后事。既而秩满，复调棣州判官，到官数月，又梦前老父复引至昔之第，有小儿衣纨绮戏阶下，指谓谢曰："此前日之婴儿也，今始五岁，尚未语。"既寤，谓家人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考满又将赴调，复梦老父导之入门，见昔日之儿冠绯帽，紫袍银带，立于堂庑。顾谓谢曰："此子已读书矣，若其谢我。"觉，大恶之，月余病卒。其子讷，庆历六年登进士第，亲说如此。

刘观察宅

京师保康门有刘观察之别第，每僦于人。翰林学士曾布，嘉祐丙申之冬以乡贡将试礼部，僦此第以居。一夕不寐，闻厅中有人呼曰："太尉来。"既而又有若往来问讯，切切细语，或如传授指令，皆以太尉为称，历历可审，甚讶之。翌日，究其宅之坊曲地里，则韩通之故第也，通尝为王彦昇族于斯第之下。(进士魏泰亲得之于曾子宣云)

柴氏枯枣

邢州城东十余里，周世宗之祖庄也，门侧有井，上有大枣一株，世宗时柯叶茂盛，垂荫一亩，恭帝既禅，枣遂枯死。明道中，枯卉复生一枝，长一丈余，蔚然可爱，井中水如覆锦绣，柴氏惧，遂塞井伐木。明年，诏求五代帝王之后，柴氏自邢、蔡、虢等州诸族被甄叙入官者，三十余人，井枣之祥，亦非虚应。

僧缘新

武陵郡西，有佛庙曰栗园，院主僧畜一犬，几十年。一夕，梦犬语云："累岁荷畜养之恩，今当与堤头杜翁家为男，故来奉辞。"僧既觉，不以为意。黎明，侍者以犬毙闻，因大惊，乃策杖至堤头，杜迎门

谓曰："何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夕檀越家岂有子孙之庆乎?"翁对以媳妇夜生一男，及询以何由而知，僧遂以梦告。翁亦骇异，因许之为浮屠，令以披缁剪发，法名缘新，鼎人率知之。

卷　六

王少保

少保王公明，开宝八年乙亥拜秘书少监、黄州刺史，时王师问罪金陵，公帅师入豫章，市不易肆。至戊寅岁，受代徙传舍，有黄衣来谒，延之坐，乃曰："公总兵入州洎解任，不戮一人，惠及物者大矣，阴骘垂祐无疆。"袖中出一通青纸，朱篆数幅，曰："他日舟至大孤山，当有黄衣来谒，必能识之。"才出门即不见。及至大孤山，果有黄衣□止。公大喜，亟召见，即以篆文示之，乃曰："请纸笔易为真字。"即乌犀丸方，书毕而去。公神其事，遂依方合之，服者无不效。盛太尉乃太保之孙女婿，得黄衣亲书本，盛疾作，服之亦愈。

范参政

文正范公仲淹，字希文，天圣中以帖职通判陈州。时郡守以太夫人疾病，召一道士俾奏章祈祐，筑坛于正寝。郡守召公预其事，公窃笑曰："庸鄙小人，安能达章帝所耶?"但郡守以太夫人之故，多方以图安耳。既而复谓道士曰："仲淹将来休咎可得知之否?"道士曰："唯俟至天曹问之。"既而秉简贽章伏于坛，自乙夜至四鼓，凝然不动，试扪其体，则僵矣。殆五更，手足微动，遽扶坐于床，饮以茶药，良久谓郡守曰："奉贺太夫人，尚有六年寿，所苦不足忧也。"又谓："公禄寿甚盛，必入政府。"郡守问："今夕奏章何其久也?"道士曰："方出天阊，遇放明年进士春榜，观者骈道不得出，是以稽留。"公益不以为然，问曰："状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墨涂之，旁注一字，远不可辨。"既而郡守之母疾苦寻平，明年春榜，状头乃王拱寿，御笔改为拱辰，公始叹道士之通神。（事闻之毕国傅仲达、陈著作之方云）

麦道录

麦道录本宦者，尝为入内供奉官勾当事材场，一日出西水门，有丐者死于汴河，岸之侧有败席短杖。时方大雪，独不积其身，麦异之，为市衫裤麻履故巾，瘗之于隙地。他日奉使鄜延，至蒲坂北一邮置，有一贫人诣门请见，仍云："尝受恩，故来致谢。"麦召见，询其由，曰："自顶至踵皆君所赐也。"麦罔然，良久方省瘗丐者事，乃延坐与语，屏左右，移时而去。麦既回京，发瘗，但见席杖而已。麦遂弃官为道士，为左街道录，年九十余卒。（闻之于朱左藏允中）

杨道人

杨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也，往来郢之京山县、丰国范顿市中，好与小儿戏狎，虽大寒甚暑而未尝巾帻衣裳，惟裸露，而或以衣服赠之，旋即施与丐者，故人尤恶视之，往往逆知人中心事。复州苏绎寺丞得一烧朱砂银法，试之有验，往见之，杨即前曰："涩涩酸朱砂，烧尽水银干。"更不复语。又，彭长官者，欲求地葬其母，以纸千之乞数字，直书云：翻车二十五千。既而果于翻车村得其地，以二十五贯市之。熙宁癸丑岁，辛子仪令京山，杨每来谒之，赠以衫帽，或留宿外斋，虽设衾榻，密视之，已安寝于地矣。未几，索纸笔横作二画，自一二三四书讫，授子仪，谛视之，乃四字也。果至四月，而乃父弃世。道途商贩皆云："见其死于数处矣，而形状不改。"熙宁七年，卒于范顿豪民张绛家，为买棺，埋于市侧。市民朱如玉方客京师，是日见杨来访，不交一言，后朱自京师回，白县，开其藏，惟空棺耳。其异迹甚多，能记其一二也。（辛都官子京录示）

李　芝

广州新会县道士李芝，性和厚简默，居常若愚者，间为两韵诗，飘飘非尘俗语。常读史传，善吐纳辟谷之术。肤体不屡濯，自然洁清，发有绿光，立则委地。所居房室不施关键。邑人崇向，施与金钱衣服无算，人取去，未尝有言。或召设祠醮，一夜有数处见者。至和中多虎暴，芝持策入山，月余方出，谓之曰："已戒之矣。"自此虎暴亦息。余至和中亲见之，今则尸解矣。

张　白

张白字虚白，自称白云子，清河人，性沉静，博学能文，两举进士不第。会亲丧，乃泣而自谓曰："禄以养亲，今亲不逮于禄，何为?"遂辟谷不食，以养气全神为事，道家之书无不研赜。开宝中，南游荆渚，时乡人韩可玭为通守，延纳甚欢，会朝廷吊伐江吴，军府多事，因褫儒服为道士，适武陵寓龙兴观。郡守刘公侍郎犀、监兵张延福深加礼重，尝以方鉴遗张，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韬真自晦，日以沉湎为事，傲乎其不可得而亲者。往往入廛市中，多所诟骂，切中人微隐之事，众皆异之。每遇风雪苦寒，则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洒湿，气如蒸炊，指顾之间，悉以干燥。或与人为戏，仰视正立，令恶少数辈尽力推曳，略不少偃。又或仰卧舒一足，令三四人举之，众但面赪，其足不动。居常饮崔氏酒肆，崔未尝讨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来则酒客辐凑。尝题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应无天上有。南来道士饮一斗，卧在白云深洞口。自是沽者尤倍。南岳道士唐允升、魏应时，亦当时有道之士也，

慕其人，常与之游。白天才敏赡，思如涌泉，数日间赋《武陵春色》诗三百首，皆以“武陵春色里”为题。一旦称疾，亟语观主曰：“我固不起，慎勿燔吾尸，恐乡亲寻访。”言讫而绝，身体润泽，异香满室，倾城士女观瞻累日，为买棺葬于西门外。逾年，监兵罢归，其仆遇白于扬州开明桥，问：“方鉴在否？为我语汝郎，斯鉴亦不久留。”仆归具道，张骇曰：“渠死久矣，汝何见邪？”寻索鉴熟视，随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扬州，亦遇白携大葫芦货药，亟召安饮于酒肆，话武陵旧游。数日安告行，白曰：“为我附书谢崔氏。”余归致书，崔氏览之大惊，遽掘所埋棺，已空矣。白注《护命经》，穷极微旨，又著《指玄篇》，五七言杂诗，唐魏集而名为《丹台》，并传于时。大抵神仙之事，见于传记，若白之解去，此耳目相接，年祀未甚远。今室而祠之，不惟众所瞻仰，抑将传信于永世也。（斯皆柳应辰职方撰《祠堂记略》云）

静长官

静长官，真定人，登明经第，寡嗜欲，好道家修摄事，一旦，弃妻子，游名山，数年不归。天圣中，先君与亲旧杜获、向知古会于磁州慕容太保之第，始然烛，叩门颇急，启之，乃静也，缊袍皂条布巾芒屦，把臂甚喜。询其所往，曰：“自别，浪迹于山水间，良惟素志。今将归真定视妻孥，闻诸君会此，故来相见。”既饮，静曰：“方道旧为乐而酒薄不可饮，某有药以资酒味。”于小囊中出药一粒如弹丸，投瓶中，复羃口，良久饮之，气味极醇烈。夜漏上四鼓，诸公皆酩酊就寝，鸡既鸣，静独谓仆夫曰：“或诸公睡起，报云我且归真定也。”既晓，相与叹静药之为神，亟命健仆走真定问其家，云：“未尝暂归。”余前年寓洛下，有医助教靳袭者，于其家常帷一榻，枕蓐甚洁，人问其故，曰：“以待静长官。”静今隐嵩少间，岁或一至、或再至，靳氏以神仙事之。尝以方书授靳，由是医术大行，家赀数千万。静今年逾百岁，状貌止如四五十人，洛人多知之。

率子廉

衡岳道士率子廉，落魄无他能，嗜酒性狠，悖于事，多不通易，辱人以言，人亦少与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阁，景甚幽邃，而子廉慵惰，致芜秽委积，而弗加芟扫，以是景趣湮没，阁宇圮坏，游者以其境污人陋，亦罕到焉。故礼部侍郎王公祐，以中书舍人守潭州，立夏将命祀祝融，至衡岳游览佛寺道庙殆遍，因访所谓魏阁者。群道士告以摧陋无足观，而王公坚欲一视，及至，则子廉犹醉寝。王公入其室，左右呼素之，而子廉醒未解，徐下榻，拭目瞪视王公，久之乃曰：“穷山道士，遇酒即醉，幸公不以为罪。”左右皆股栗，而王公欣然无忤。其应答之言虽甚俚野，而气貌自若。王公异之，遂载与还郡，日与之饮酒，所以顾待之甚渥，人亦莫谕何以致然也。间辞归山，复止魏阁者又半年，然王公问遗时时至山，复作诗二章寄之。一日，忽谓人曰：“我将远行，当一别舍人。”即日扁舟下潭，谒王公，且曰：“将有所适，先来告别。”公曰：“往何地？”则曰：“未有所止，缘某一念所诣，则翩然径行，恐尔时不复得别，故预耳。”王公留与之饮，居二日辞归魏阁。至之日，以书别衡山观主李公，盥浴，饰服，焚香，秉简即中堂而蜕去。闻者惊异，李为买棺厚葬之。殆半岁，有衡岳寺僧自京至，于安上门外见子廉，云：“来看京师即还，时蒙李观主厚有贶行。”怀中出一书附僧为谢。李发其封，真子廉之书也。人皆叹王公之默识。（张都官子谅言）

许偏头

成都府画师许偏头者，忘其名，善传神，开画肆于观街。一日，有贫人弊衣憔悴、约四十许，负布囊诣许，求传神，许笑曰：“君容状若此而求传神，得非有所禀而召仆也邪？”曰：“非也。闻君笔妙，故来耳，幸无见鄙。”即解布囊，出黄道服一袭，又出一鹿皮冠、白玉簪，遂顶矣，引其须，应手而黑且长矣，乃一美丈夫也。许大惊，谢曰：“不知神仙降临，前言戏渎，诚负愧惕。”道人笑曰：“君可传吾像置肆中，后当有识者或求售者，止取一千钱，不可逾也。”许如命写讫，未及语，携囊而出，许拜谢，已不见。许遂陈所传像于肆，有识之者曰：“此灵泉朱真人也。”求售者日十数，许家赀遂日益。后以贪直，画且不给，每像辄云二千。是夕，梦道人谓曰：“汝福有限，吾尝戒汝不可妄取厚直，安得忽吾言？促其寿也。”遂掌其左颊。既寤，头遂偏，自是呼为许偏头。庆历中，许年八十余方卒。朱真人者，乃朱居士□□也。见《唐书》列传、杜光庭《列仙传》。（事得之裴长官公愿云）

张翰

张翰，江陵人，业进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窦氏，翰窦出也。窦之生，岁月日时不利于夫，遂减岁，迁就吉辰，而归于张氏。间与厥夫祷嗣于归真观之三清殿，祝辞以所减之齿告焉，继育数子，而翰父物故。会归真观火，窦密以镪五十万与道士修殿宇，少时窦亦死。后数岁，翰忽为神所凭，以手执髻，鞠躬曰：“听圣语：窦氏以诈伪之岁诬罔上真，又弗询于子，私用家赀，已受考于阴府，今则为异类矣。”事皆秘密，众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由是荆人率闻之。噫！女子增减其年以利适人者，为过虽小，妄以告神则罪大也。专取家帑以用构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责怒，矧非理而用者乎？

卷　七

张龙图

龙图张公焘，即枢密直学士奎之子也，枢直为殿中丞日，奉朝请在京师，税宅于汴河南小巷中，居常闭关。一日，有人叩门颇急，大呼曰："小师入去，何故便不放出？"张起视之，乃一老道士也，疑其狂且醉，不复与之校量，良久乃去。邑君先妊娠，是夕生焘，焘景祐元年第进士甲科，后尝误食犬肉，梦黄衣使者逮至一府，宏丽如宫阙，见一道士谓曰："何故食厌物？"张自辨，致曰："非敢故食，误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为若言。"少选复出，谓张曰："可谢恩。"乃引至一殿前，通曰："张焘误食厌物。"谢既再拜而悟，汗流浃体。景祐元神骨清粹，襟怀夷旷，岂非仙曹之被谪者欤。（事闻之张容省元云）

孙副枢

宝元中，副枢孙公沔，自小谏以言事左迁监永州市征，尝梦一道士喻以牵复之期，又曰："吾有少田在部下，为人所盗，可为正之。"俄而孙移倅长沙，因祠岳庙，遍游道观佛寺，至九仙观，见王真人像，克肖梦中之见者，询其公财岁入，则云："有田数百亩，为邻畔有力者所侵。"遂檄县穷究，尽取故田还之。观乃梁天监中建，后废，唐刺史张觐复加营构，庭有磐石如坛，上可坐三十人。九仙者皆轻举于是地，晋道士陈兴明、施存、尹道全，宋徐灵期，齐陈惠度、张昙要，梁张始珍、王灵舆、邓郁之也。（建昌李觏撰祀，章岷书石）

芙蓉观主

庆历中，有朝士冒辰赴起居，至通衢，见美妇三十余人，靓妆丽服，两两并马而行，若前导，俄见丁观文度拥徒按辔，继之而去。朝士惊曰："丁素俭约，何姬侍之众多邪？"有一人最后行，朝士问曰："观文洎宅眷将游何处？"对曰："非也。诸女御迎芙容馆主耳。"时丁已在告，顷之闻丁卒。（辛都官子言云）

曾屯田

屯田外郎曾公奉先，嘉祐中知惠州，守居有蔬圃，役老卒守之，灌时尤力，凡曾所欲之物必先致之，呼而问之："汝常逆知吾意，何也？"老卒曰："偶然耳。"再三诘之，但唯唯而已，曾自此善待之，时赉之以酒食。一日薄暮，老卒白曾曰："荷使君厚顾，某非碌碌者，今夜三鼓，乞使君一到园中，有秘术上闻。"曾欣然许诺。及期，将具公服诣之，家人皆曰："岂有郡守夜半公裳，谒一老卒哉？"遽止。黎明，报园子物故，仍于腰下得白金数千两，曾惋叹不已，买棺殡于野。数月，有人自广州来，园卒附书为谢。视其墓，四周摧陷，柩悉破露，发之，但缊袍巾屦在焉。曾以谓尸解也，追悔自咎者累月，因而颇失心。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许人，天禧中，尝以备雇瀹汤涤器于州桥茶肆间。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环伟，神彩凛然，屡目于郭，郭亦既疑其异人，又窃觇，于袖间引出利剑。郭私念曰："必吕先生也。"伺其出，即走拜于前曰："际遇先生，愿为仆厮。"吕不顾东去，郭乃尾后至一阒处，吕回顾曰："若真欲事我耶？可受吾一剑。"郭唯唯，延颈以俟，引剑将击，郭大呼，已失吕所在，乃在百万仓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里外，幽僻之所无不至，见人必熟视良久方去，问之，则曰："我寻先生。"自此十年余，不知所在，天圣末，有赵长官者，家居磁州邑城镇之别业，忽有丐者缊袍而来，见赵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赵亦尝识之，遂问："见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之见，今为大数垂尽，故来求一小棺以藏遗骸。"赵大以为妄，问曰："何日当尽？"曰："来日午时。"赵曰："若然，当为汝买棺。"仍告曰："棺首开一穴，将一竹竿通其节插穴中，庶得通气。"赵虽唯之，殊谓不然。明日午时，汲水浣身，卧槐下遂绝。赵大异之，为造棺，河朔乏竹，取故伞柄通其中，插棺首，瘗之于河岸，仍恐为狐犬所发，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涨，数日乃退，赵虑其柩为水所漂，策杖临视其棺，果露而四际亦开，以杖拨之，但见败絮，是亦尸解矣。（赵尝为先君言之如是）

牛用之

道士牛用之，真定人，幼逮事常铁冠（常铁冠，邢州人，有道术，祥符中得召见），后隐泰山，复游天台，颇得考召符禁之术，自余杭游姑苏，落魄不事仪检，好饮酒啖葫蒜犬肉。或传其有道术者，人不之信。庆历中，薛公纯中舍监苏州市征，尝外嬖一官妓，其妻李氏性悍妬，不胜忿怒，谋害其夫，俟薛醉归，以刃贼其要害，家人救之获免。会李之父母过姑苏，闻之，俾其弟持药饮之而毙。即夕，为厉于薛氏，击户牖，碎器皿，或灭其灯烛，或啸于堂庑。遂召巫觋辟除之，不能去，不得已乃告。牛曰："此细事，今夜可除之。"乃设酒馔于正寝，召数客共饮。既夕，牛设一案于陀下，上置铜铎，始乙夜铎忽鸣，沿案足而下，去地尺余，如人携持，鸣振而去，久乃不闻。牛曰："俾追捕女厉耳。"逮四鼓，铎声自南来，俄顷入门，坐客如负冰雪，毛发尽植。牛乃取一榻，临案而坐，如有所诘。问曰："汝谋杀夫，死实其分，得不弃市，乃大幸也，安得更为祟厉以扰其家？"少选，又曰："汝若不见听，吾当请帝锢汝于石

室中，如止要冠珥袿襦之类，翌日当与汝。”遂丁宁诫励遣去。明日，遂具其所要洎楮镪数十万燔之城外，女厉自兹不至，牛后亦不知所在。鬱林州推官崔迪，其夕与牛同饮于薛氏之馆，目睹斯事。

毕道人

毕水部田，潭州人，有季父幼嗜酒不治生，尝游江湖间，衣弊褐，携一扇，怀袖间置沙数合，偶有所适，则藉地取沙，写风云草木、蛟龙禽兽之字，以扇扇之，殆尽乃欣然而去。尝有贾姓者过洞庭，方离岸，为暴风所漂，几至沉溺，忽见一人循岸以扇招之入舟，渐逼岸遂获免。贾德之，默记其形状，及舣舟寻之，不复见矣。旬日，贾到长沙，偶于阛阓见之，邀归酣饮，出金帛衣物为谢。毕曰：“汝舟免溺，余何力焉?”固辞不受。强之，乃取衣服数事，旋以施贫者，一无所留，其后竟不知所在。（得之李林宗秘校）

段 縠

段縠者，许州人，累举进士，家丰于财，后忽如狂，日夕冠帻，衣布袍白银带，行游廛市中，讴吟云：“一间茅屋，尚自修治，信任风吹，连檐破碎，斗栱邪歌，看看倒也（每至倒也二字，即连呼三五句方已）。墙壁作散土一堆，主人永不来归。”遇其出入，则有闾巷小儿数十随而和焉，人以狂待之，不以为异。庆历末，病死，权厝于野，后数年营葬，发视，但空棺耳。（王允成承制在许州亲见之）

方道士

方道士，失其名，不知何许人，隐于涂阳之西山。磁州有护国灵应公祠，每岁二三月，天下之事神者四集，所献奇禽异兽、巧工妙技、珍肴异果，无所不有。至期，邻郡之事（本亡字）人多会于祠下，游览宴聚，以至夏初社人罢去乃归。方道士无岁不来，常以九蒸黄菁以遗交旧，一岁忽不至，皆谓徙居他山，或以为物故。明年春，城隍庙神座后有死人，埃尘厚且寸余，官吏将检视，忽振衣而起，乃方道士也，复陪诸君酣饮月余乃去，自是不复来。（闻之学究向知古云）

高 阆

高阆，蜀人也，本姓向，名良少，为郡吏抵罪亡命，遂易姓名焉。虽眇一目，而神检高爽，善诗，来往江湖间，深得养生之术，饮酒至数斗不乱。许郎中申为江东转运使，每按部必拉之同行。尝舣舟贵池亭，有九华李山人者，与高有旧，因谒，许延之使饮，各尽二斗余，殊无醉态。高取钓竿，谓李曰：“各钓一鱼，以资语笑，然不得取蟹。”乃钩饵投坐前甓罅中。俄顷，李引一蟹出，高笑曰：“始约钓鱼，今果取蟹，可罚以酒也。”后死于滁之琅琊山僧寺，将终，以玉笛授僧曰：“此开元中宁王所吹者。”然不知是否？时已几百岁矣。（许申孙子闻诲言）

孙 锴

孙锴，不知何许人也，祥符末，尝读书于镇州西山之书院。一日，采药迷入深山，见茅茨数间，有道士据榻而坐。孙再拜问归路，道士俾坐，熟视曰：“穷薄人也，今既遇我，当使汝足于衣食。”既而与丹砂一块如拳，又授以一符，曰：“可以召鬼。”及教以符传（本篆字），谓曰：“今岁河朔大疫，汝以此砂书符售之，一符止取百钱，不可过也；召鬼之符，止可一用，盖救汝之祸也，再用则不灵，汝其志之。”既出山，鬻符于市，果能愈疾。锴遂市一牛骑之，戴铁冠，披绛服，流转至大名府。时太尉王公嗣宗守魏，擒而械于狱，将以妖诞惑众，黥配之。锴谓狱官曰：“锴非造妖者，间遇神人见教耳，乞乘间白之，言锴能令人见鬼及其祖先。”王闻之乃曰：“昔刘根尝有此术。”命释缚试之，果然。遂送阙下补司天监保章正，专主符禁事。后砂尽术衰，遂逃去。宝元中，尝诏天下捕之。

杨 贯

杨贯，开封府宁陵县人也，尝两举进士不预荐送，即改业明法。人或笑之，曰：“我诵法令，苟得入仕，则官业已精熟矣。”一夕，梦五色光来自西南，入寝室，光中有一道士，叱贯令起，谓之曰：“汝逮今三为人矣。始为屠，次为人女，既笄而自缢，今乃得为士人尔。顶有戴笄，颈有投缳之痕尚在，可视也。”贯曰：“人之肤理万状，安可便以屠者洎女子相诬乎?”道士曰：“尔以为不然耶?”遂怀中探一鉴，令视之，则鼓刀施朱之状宛然。贯即再拜谢，又乞谕向去休咎，道士曰：“尔寿过中年，官至令。”既寤，而大异之。明年遂得明法出身，治平二年，调邛州录事参军。今沆州推官吕昭吉，时任司冠，屡与之饮，数爵之后，则颈上绠迹甚明。询其故，贯具言梦之本末。及披发，见肉胝圆五六寸，若窭数然。年逾五十，授潞州潞城县令，到任而终。

张酒酒

道士张酒酒，失其名，不知何许人。天圣中，主西都张水县之天禧观，善淬，鉴经其手，则光照洞澈，他工不可及。或时童稚持鉴来治者，遇醉则或抵破之，或引之长三尺。小儿惊呼，乃笑曰：“吾与若戏。”乃取药傅其上，以败毡覆之，摩拭良久，清莹如故。得钱唯买酒，未尝一日不醉。一旦，拂衣入王屋山，立而尸解于药柜山中。始村人见有人立于岩石之上，久而不去，经旬往视之，故在，遂闻于乡。啬夫就而察之，乃一道士拱立且僵也，啬夫以为不祥，推仆之。邑尉检视，顶有一窍如鸡卵大，殊无血渍，面色如生。尉闻啬夫推仆，鞭之，即瘗放于解化之

地。

卷　八

明参政

明参政镐，器识恢敏，才学优赡，第进士，出入台阁，累历显要。庆历中，自京尹入参大政，未久，疽发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祐。使者驰至岳庙，祭讫，是夜宿庙下，睡中大魇，从者呼觉，曰："梦神呼我立殿庭，见百余人拥一荷校者，熟视乃参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驱出我，不觉大呼。"遂奔骑而归。明已沉困，召使者问："祭之夜，梦中奚睹?"具述所以，明曰："然。"又云：明始病数日，即似荒乱，有郎官某人，乃明之同年进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谓曰："何以不来相视?"郎官曰："比为参政，暂请服药假，不意实抱疾耳。"明曰："曾见无头鬼语否?"郎官大骇曰："岂未朝餐乎?"曰："已食矣。"又曰："岂未饵汤剂乎?"曰："已屡进矣。"曰："然则斯言何谓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说此事。"又曰："来矣，可听之。"郎官使闻，如游蜂苍蝇鸣地下，明曰："语乃胸中出。向者妖贼据甘陵，奉朝命攻讨。外围既固，攻具备设，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国来抚师，将坐而收功，心实忿之，遂妄杀数人，今实称冤于我。病其不起乎?"数日遂卒。夫为将三世，道家所忌，谓攻城野战，玉石难分耳。明以己之私忿杀无罪者，宜乎见厉于垂死，嗣续汩而不振也。

徐学士

熙宁中，徐学士禧始受职，官中书习学公事，自豫章侍亲之阙下。舟行次彭蠡湖，昧爽而行，期早抵南康军。俄而水面白雾四起，始虑风作，促舟人疾棹。未四五里，雾稍开，见二朱漆万斛巨舰，旌旗赫奕，摇橹者肃而不哗，相去百余丈，东南而逝。未二三里又见朱舰，间以金碧旛旆，尤鲜华，亦相踵而去。少时，又逢二白舰，载甲士数千，戈戟森列，尾三舟而行。徐之舟人既见，俯不敢正视。然望其船远而益小，泊抵他岸，皆若一履。宫庭湖庙，水经具载其灵。近传有小龙者多出处其中，岂其灵变耶?（徐学士尝言）

鱼中丞

中丞鱼公周询，天圣四年第进士甲等，初命大理评事，知济州金乡县。尝昼卧书阁中，有守阁老卒入白事，但见乌蛇蟠于榻，矫首冠帻，叱声甚厉。卒走出呼侍吏共视之，乃见熟寝未寤。后至御史中丞而卒。（张都官居方云）

祖龙图

祖龙图无择，始登第，倅通齐州。岁余，得告归蔡州营葬，事毕复任。后春季，检视官物于禹城县，过石河滩沙中，得片石，上有数十字，乃葬其先君之志也。遣人视坟垄，无一抔之缺，竟不测其所从来。（范郎中徽之言）

尚寺丞

司勋外郎尚公霖，祥符末以殿中丞知夔州巫山县。有尉李某者，山东人，颇干敏，一旦疾病。尚闻其委顿，日往临问，曰："万一不起，可以后事告也。"尉曰："愿以老母幼女为托，公倘垂仁恻，某虽死，敢忘结草之义乎?"尚泫然愍之。既死，出俸钱送其母及骨函还乡里，嫁其女于士族。一夕，梦李如平昔，拜且泣曰："某恳求于阴官，今得为公之子，以此为谢耳。"是月，邑君妊娠。明年解官，沿流赴关，或遇滩险，隐约见尉在岸上指呼。将抵荆渚，又梦李报曰："某明日当生，府中必送一合来，宜收之。"翌日，果诞一男子，府尹以合贮粟米遗尚，曰："闻邑君育子，以为糜粥之具。"因字颖，曰合儿。颖性纯厚，敏于行而笃于学，官至大理丞。（张稚圭说）

高舜臣

大名府进士高舜臣尝言：其从兄祥符中为衙校，董卒数百人伐木于西山。一日，入山督役迷路，闻乐声合作于山谷间，寻声视之，见妇人数十，衣服华丽，执笙竽会饮于磻石上。居席首者召高坐其侧，亦及以酒肴，谓曰："吾欲妇汝，何如?"高但愧谢。又曰："汝今归寨中，吾将继至。"是夜果往，高亦恍然不测。自此遇夜即至，室中帐帘枕褥之具备设，晓复失之，若此者逮一月。役兵取材既毕，与高同归。高之父母闻之，大惊曰："此子为石妖木魅所惑也。"因即东庑而居，家人视之，则裝寝之具、冠衣之类悉已张陈。高氏家人亦罕见其面，或见其冠珮，或见其裙襦而已。家属相与忧惧，虑久而致祸，乃召巫觋，具符水禳诅之术。女子笑谓高曰："我岂妖怪害人者?何见疑之深也?"俨然殊不顾，高氏家亦无奈之何。居半岁，高氏会客烹牛为馔，女子见而大骇曰："我以君积善之家，故愿奉巾栉于子，亦将福汝家，不意暴恶之如是。君家固不当留，亟送我归也。"高白其父母，闻而大喜，立俾其子送之，去西山数舍。其夜不至，高亦不敢复前，但望山怅恨而归。高氏子竟亦无恙。大名进士陈伦因言神怪而及之，亦未以为信。治平初，予为大名钤兵，进士王詹亦道其事，与陈说正同。舜臣后以累举推恩得州长史。

王　庆

诸司副使王庆，皇祐中差知丰州，性刚暴，刻而少恩。一日视事，忽觉头昏痛不可忍，扪其首，生两角，仅二寸许，数日大叫而死。有李颛者，景□初登进士第，性豪荡不检，邢州观察推官病疫死。既敛，其顶发如珠，有二角长一寸余。（左藏朱允中、大邑

主簿王纲言）

孙翰林

庆历中，杨内翰伟郡封坐堂上，见一老妪蓬鬓敝衣，径入子舍，询何之，不应。顷之复出，语云："郎君教我来，老媳妇不敢自专。"遽呼左右逐之，出中阃即不见。乃召子妇诘之，云："老妪言来日郎君欲就媳妇房中宴饮，方责其妄语，即便走出。"举家惊愕。翌日，宅中浓雾昏塞，子舍尤甚，辛螫口鼻，不可向迩，门阖不能开。久之，闻语笑歌管之声。自辰至申，昏雾渐释，排户而入，询其所以，云："有一少年与我欢饮，器用珍丽，筵设华焕，饮馔音乐，无不精美。我亦忘身为杨氏妇也。"然精神颇亦失常。即召刘捉鬼者禁劾之，不能已。闻翰林孙郎中专主符禁，亟俾视之，曰："此鬼庙在东南三十里，将为神矣，何敢为如此事？"遂书二符致妇寝室之门，又曰："知某今日到宅，明日定不来，更一日必至，宜令其夫洎女使二三人守之。鬼若不得入妇室，当变怪于外，盖欲诱之出也，出则不可治矣。"越一日果至，虽昏雾如初，独不入子舍。俄而郡封中恶，妇欲奔视，制之不得出，少时雾气解散，郡封亦复故。孙乃与杨公假静宅作坛奏章，自兹不复来，孙云已囚海上石室矣。（庆州察推张伟尝言之）

黄　遵

黄遵者，家兴国军，性疏放，颇知书而能丹青，善传人之形神，曲尽其妙。事母笃孝，凡得画值未尝私蓄，供甘旨外，悉归于母。庆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敛。是夕遵复苏，家人扶坐，问皆不语，遽索纸，笔图一人形容，良久乃语：始入一公府，见廊庑肃静，皆垂帘，阍吏通曰："兴国军黄遵今追到。"有吏问遵曰："尔黄遵耶？"遵曰："唯。"前谓吏曰："遵未尝有过，何以见逮？"吏曰："尔算尽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号泣，拜曰："母老无兄弟，乞终母寿。"吏曰："此不敢与闻。"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诚，乃曰："候主者来，若自告之。"移刻两庑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轴帘，东北隅有户洞开，朱吏数人前导，见一人紫衣金带者升堂坐。诸吏仅百人列阶下，致恭毕，分入诸局。始见领数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讯讫，驱出。已而呼遵，问里闬姓名，遵号恸叩头，拜曰："念母老无兄弟，遵若死，母必饿殍，乞终母寿。"遵叩阶，额血溅地。紫衣顾左右索籍视之，久乃谓曰："汝母寿尚有十余年，念尔至孝，许终母寿。"紫衣以笔注其籍，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复呼之，命俯阶戺，问曰："汝在人间，与人传神者是乎？"遵曰："愚昧无能，仅成其形耳。"又曰："尔识我否？"遵曰："凡目岂识神仪？"曰："我乃人间所谓崔府君也。尔熟视吾貌，归人间写之，然慎勿多传，若所传惟肖恐人间祭祀不常，返昏吾虑，记之勿忘。"自后遵在兴国凡所写者三本，正一画于地藏院，二为好事者所取。厥后十年，母以寿终，既葬服除，遵一日遍辞亲识，因大醉数日而卒。（前进士朱光复尝游兴国军，熟知其事）

刘德妙

宝元中，夏英公为陕西路安抚招讨使，驻兵鄜畤。尝与僚属言：向自知制诰出守安陆郡，有羁管妇人刘德妙言事颇中，因呼而问之："尔有何能为丁晋公所知？"刘曰："某本捧日军之营妇也。尝出诣亲家，憩于汴上柳荫，忽一人巾帻紫袍，就己而坐，云是扶沟县录事，有事之府，溺水而死，诉于阴官，俾我复生，至则身已坏，然尚得处于阳间，今欲凭附于汝。我能知人未萌之休咎，言既验，人必以赂谢，汝若事我，以此为报。某惧不敢答，洎归，鬼亦随至，他人不见也。夫亦不信，则夫妇皆若寒热，呕泄不得已。事始，则火伍中人来，占事悉验，俄而里巷皆知，既而公卿之家呼召相继。晋公不欲营妇出入卿相之门，遂度为女冠。丁公南迁，某亦连坐编致斯郡，实无他术，但萌于心，则鬼知之。"夏曰："吾心有一事、尔知之否？"刘曰："知之，但乞先书而糊其外，方敢言也。"某是时苦家贫，干执政求知益州，遂屏左右，书毕封置于案，刘言如所书，仍云："事亦不谐。"既而果然。予榷酒于彭阴，具闻其说。

税道士

景祐中，利州道士税某善妖幻洎符禁之术。利之富民或有所求不与者，即为坛于密室，置大桶于前，被发仗剑，追其鬼神入桶，覆之以石，其人乃病。然后假以符水或祠醮，谢以财，乃去石遣之，其人遂愈。市井有鬻笼饼洎诸肉者，求之即愈，不尔遂化为白鸽飞去，或即虫出，利人皆神而畏之。尝怒一僧，遇野外作法叱之。僧足如植，手亦不能举，恣行鞭箠。僧密讼于官，命贼曹擒捕，先沃以犬彘之血，术无所施，狱具遂斩于市。

寇莱公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时唐郎中渭方为郡，夕梦有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闻有宰相出镇者，晨兴视事，而疆吏报寇廷评入界，唐公惊愕，出郡迓劳，见其风神秀伟，便以公辅待之，仍出诸子罗拜。唐新饬鞯韵致厅之左，寇既归，其子拯白其父曰："适者寇屡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询牙校："何人知我欲此？"遂对以十四秀才，既而力为延誉。拯于孙汉公榜等甲成名。

魏进士

建州进士魏某者，富有词学，履行温悫，家亦颇丰。天圣中，屡冠乡书。既预计偕，梦一衣绯衣人，命徒执之弃市，始谓必捷科第，既而不利于春闱，凡

三举皆然。后归乡闾，有邻里少年对语不逊，因掌之，即仆地死，警卒捕送于官。时裴郎中守是郡，闻其学行为众所推，欲骫法脱之，阖郡官吏亦为之言。而魏白郡守曰："某杀人偿死，职也。安敢仰累明公？某三预荐书，必梦绯衣人，命徒执赴市就刑。今明公姓裴，乃绯衣也。某邂逅一掌，致人于死，市死乃前定也。"将刑，一郡士庶无不为之嗟惜。（管师复言）

德州民

德州德平县民某氏者，父子数人耕田甚力，家颇丰厚，其弟素贫，佣以养母，兄未尝有甘旨之助也。庆历中，新构瓦室三楹，所居前后植柳数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电，野火数头相逐绕其居，折柳尽髡，牙击屋瓦。明日视之，无一瓦全者，泥淖中足迹长二尺余。柳梧悉长三四尺，皮尽剥，莹滑如削，远近居民悉取而藏之。予尝亲至平原，人说如此，亦见其所折柳枝。

卷　九

毛郎中

毛郎中晦，熙宁初年惟一妻一子处，家于荆州。常有一女厉朝夕在其家，语言历历可辨，自称田芙蓉，家人出入动静无不察也。言与邑君有宿冤，或问："何不遂报之？""渠尚有数年寿耳。"然所须之物往往应索而至。久之厌苦，邑君谓曰："吾为汝修功果，能他适乎？"鬼曰："善。"因赂二僧，俾诵佛书，具疏燔之。鬼去数日复来，曰："僧之诵经妄矣，止诵一卷，余则未尝读也，是以复来。"诘其僧，果然。邻家毁之曰："此邪魅也，何足畏？"鬼大骂，发其帷幕之私，曰："此乃邪尔。"常曰："我今往瓦市游看。"毛密遣仆使探其伎艺者，归而询之，一皆符合。其后，毛之子中庸调补永之祈阳簿，舟行次石首县，鬼继至，曰："解缆何故不相告？俾我昼夜奔赴百余里，足今趼矣。"至零陵二岁，邑君卒，鬼自是而绝。余在荆州亲见。

崔禹臣

崔禹臣，熙宁初以职官知潍州北海县，冬夜坐书阁中，窗外有小圃，闻若环珮声，又如往来诵佛书者。月色微亮，穴窗视之，见一物长七尺余，周身白毛熠耀，口中咄咄不已，遽呼从人擒之，乃鬼也。面黝发蓬，身萦藻荇，水乳四垂，行则丁冬。遂以梃殴之，大呼曰："我为若有灾来此念经消禳，何谓捶我也？"即命左右互以巨挝痛击，终不能毙，刃之不伤，火之不灼，但觉缩小长三尺许。遂锢缚，既晓，投之大水，良久跃高丈余，已复如旧，少选遂没。是年崔以公事失官。崔亦自有传。（陈向秘丞言）

张郎中

张郎中荐，高密人，登明经第。山东风俗，遇正月，取五姓处女年十余岁者，共卧一榻，覆之以衾，四面以箕扇之。良久，有一女子如梦寐，或若刺文绣，或若事笔砚，或若理管弦，俄顷乃寤，谓之扇（平声）天卜以乞巧。荐有女十余岁，因卜有一仙女日来教之，遇其去，即留一女童为伴，他人弗见，自此，凡女工、音律、书札，不学而自能。岁余，女昼寝，忽惊呼而觉，曰："仙女今日上天赴会，令我与童子偕在园中嬉游，园有一井，覆以巨石，戒童子曰：'勿令此女窥井也。'仙女既去，我遂发石观之，见群鬼异形怪状，攀缘争出，我惊呼，童子遽取梧乱捶，鬼复入，取石窒之。"自此仙女怒而去，既笄而嫁，生数子。先君与荐善，熟闻其事。

张司封

建州有张氏，夫妇俱四十余，无子，居近城隍庙，屡祷于神，以求继嗣。岁余，梦神告曰："汝夫妇分当无子，我念汝告祷之虔，今以庙中判官与若为嗣。"既而其妻妊娠，生一子，名伯玉，第进士，举书判拔萃，历台省，仕至主爵正郎，典数郡而卒。其才藻廉劲，为当世所尚，而嗜酒，不修饬，垢貌蓬鬓，如土偶判官焉。

薛比部

薛比部周，至和中以殿中丞知益州成都县，其妻卧疾，二婢致药以杀之。薛执二婢送官，劾之伏罪，一婢妊娠已数月，薛以牒诉其诈，遂俱就戮。既而婢与所妊之子形见其室，诉于薛曰："儿不当死，何以枉害我？"昼夜聆其语，然家有吉凶鬼亦以报。薛后监凤翔府太平宫，则鬼不至，他所则来。嘉祐中，薛自尚书外郎出典涪州，行至始平县，鬼曰："公将死，无用往。"即乞分司归长安，不逾年遂卒。

评曰：父母杀子，于官理置而不论，矧在胞中形气未具者乎？而遽有冤死之诉，岂释氏所谓冤宿世者如是耶？（张靖学士云）

陈良卿

进士陈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随乡书赴礼部试。十月至长沙，梦一人引导入巨舰中，见一道士，自称清精先生，与之谈论，辞语高古，而义理邃博。谓陈曰："吾已荐子于尧为直言极谏。"陈曰："尧今何在？"曰："见司南岳。"陈曰："尧乃古圣君也，安司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尧，人间之帝也，秉火德而王，弃天下而神位乎南方，子何疑焉？"陈辞以名宦未立，俟他日应。乃许以十年为期。既寤，甚恶之，为《异梦录》以自宽。明年，登甲第，调全州判官，道出岳州南一驿。偶昼寝，梦使者持檄来召，遽惊觉，喟曰："岂尧命乎？"同行相勉以梦不足信，复执书帙卧

读之，晚食具，呼之，已卒矣。梦中约以十年，乃自得梦至卒，正周十月耳。岂鬼神不欲明言，以一月为一年乎？

罗著作

著作罗绍，汉阳人，居府五通神祠。其邻家岁畜一豕，以为祀神之具，豕无栏豢，多坏罗之藩篱，入其宅且秽污之。罗屡诫其邻，殊不少听，绍父擒其豕，截去一耳。邻人见之，不胜其愤，曰："夕诉于神。"且云："此豕本是神所享，今为罗某所损，岁已乏祀，愿神速报之。"既而生绍与其弟，各无一耳，余亲见之。五通神能祸福于人，立有应验，其可骇哉！绍进士及第，终著作佐郎云。又，公安富民邓氏者，少时因见二犬交，即戏以刃断其势，后生二子俱阉，初为荆南牙校，其状貌真阉也。事与罗绍相近，故附之。（辛都官子言录）

陆长绪　目录作长孺

陆长绪，吴郡人，第进士，以职官知襄州穀城县。其为政务疾恶，而遂至外暴，察苛急，视群吏若仇仇，扑挞殆无虚日。一日晚坐厅阤，有黑犬自门直入，怒目狂吠，跃而升厅。陆号呼，群吏竞持梃逐之，入吏舍，忽不见。既而陆妻死，遂百鬼进其舍，陆子幼，有数婢，往往白昼见少年入婢室。陆大怒，缚群婢，搒掠至髡钛烙炮以讯其奸，而终不得状。又，堂前旧作盆池植莲，一日，盆出于外，而无发掘之迹，遽命理之，越宿复然。陆自临视，照水见其形冠服非常，而立侍皆群鬼，陆大怖。又有声于梁栋间，渐与陆语，索纸作诗。始见数字在纸，每读毕一句，则一句出，而前句旋灭，其语大略皆讥戏陆也。如是二年，解官，怪始绝。长绪自为人言如此。

寇侍禁

寇侍禁立，尝为三司大将，与同列李某者皇祐中部督香药往广信军，纳毕回京，宿于定州永乐驿之堂。时苦寒，乃炽炭炷灯拥炉而坐，夜将二鼓，李某先寝。堂后呦呦然如小豚相逐，亦不以为异。俄顷，门轰然大辟，一媪长二尺许，蓬鬓伛偻而前，以口嘘灯，焰碧而将灭。寇大惊，以杖击之，媪走，寇逐之，颡抵门扉，偃仆于地。即开堂之前门，将走外厅呼其从者，忘厅后之有屏也，头又触之而踣。因大呼，驿吏与仆厮秉火而至，见寇颡破血流，灯檠且折，门闭如故。李以被蒙首伏床下。询之，驿吏云："尝有斯妖出自堂后右城小穴中。"寇自说如此耳。

张尚书

张尚书存，冀州人，家富于财，策进士第，累历台省馆阁清要之职，致政归乡间。一夕，圉人见一犊盗食马粟，逐而捶之，但见白光奔宅门，遂失之，门闭如故。翌日，张病，肌骨痛者数日，间策杖诣马厩，问圉人云："旬日前夜见何物？"圉人曰："见一犊窃啖马粟，击之，化为白光而去。"张曰："后或见，不可击也。"圉人颇疑之。岁余病亟，阍者见一犊自宅门出，追视，乃不见。俄闻宅中哭，乃尚书也。（朱左藏允中言）

姜定国

高密姜定国业九经，一夕，寝于家塾，梦二人身长而貌狠，怒气勃勃然，谓定国曰："吾身长丈八，可杀汝，可噬汝。"定国惊魇，号呼拒之而退。明夜复梦如初。大惧，乃徙其寝具，与门下客同榻。（此处脱漏数字）客取刀断之，少顷，一蛇复至，客又杀之。明日度二蛇，果长三寻。定国后登九经第，今为幕职官。（闻之吉推官仲容）

傅文秀

礼宾副使傅公文秀，尝自京挈家归凤翔府阳平镇之故居。既而其兄之女为物所凭，暮则靓妆丽服，处帷帐中切切如与人语，家人问之，不对，若是者殆半岁。郿有善制鬼者罗禁，以其能符禁，乡人呼为罗禁，傅召使视之，遂以法劾其女。乃云："吾韩魏公之子也，昔侍父镇关中，以病死于长安驿舍，昨日傅族经由，悦其女美，因而婿之。"罗再三讯诘，辞颇屈伏，遂去。后数夜号呼于堂下曰："汝虽绝我婚，当归吾子也。"再饮之以药，下块肉如拳，自此不复至。（董职方经臣言）

胡郎中

胡郎中楷，庆历中偶会于真州，尝言：有亲旧赴官湖湘，舟行至鄂岳间，舟忽不进，舟人亦无以施力。其人焚香奠酒披秉再拜，恳诚以祷，良久舟寂然而逝。他船见其舟后有枯木查牙，跃高数丈复沉于水，不知何物。岂蛟龙之变化乎？

僧行悦

长白山醴泉寺，乃景德寺西禅院之下院也，岁久颓圮，僧行悦志欲营葺。因灵市岩川董将军庄大木百余章，有大榆，其上巨枝岐分，向因雷雨，枝间有大足迹，长仅二尺。僧伐视之，上下如一，因断为数十百片，俾其徒伪称佛所践履，持之化诱诸郡，三岁得钱五千万，寺宇一新，颇极壮丽。事在天禧中，李省山人目睹。

评曰：佛之徒以因果祸福，恣行诱胁，持元元死生之柄，自王公而下趋向者十八九。悦又能假诡异之迹，俾夫庸愫者破帑倾箧而甘心焉。呜呼！人之好怪也甚矣。

康定民

康定军未建时，古城卑缺，人得而逾。有邑居王

某与北郊村民联亲，景祐五年秋，村民为子娶妇，王赴。其花烛中夜，二姻家交争纷然，王不喜，遂于厨中得焚余柴枝长三四尺，持之以归。时月色微明，行二三里过古道，有小儿约十数岁遽来，持王衣裾啼哭不已，问其家，亦不答。乃力解其手，未数步又来相逐，遂以所持柴枝击之，即仆地，不闻鼻息。王默念曰："儿定死。"大惧，又虑路人见而迹露，乃疾走，逾毁垣而入。翌日，不敢出门，恐官捕杀人者。日既高，不得，出里巷伺探消息，寂尔不闻。遂由旧路覆其事，惟见一朽腐棺板，长三尺余，中微骨折，尚有火煤之迹。其古道左右皆土崖，高五六仞，居民多穴之以瘗小儿。盖游鬼凭而为变耳。

郑 前

治平中，武昌县令郑前尝觉腠理不宁，昼寝曲室，梦一老父古衣冠，揖郑曰："君小疾，煮地骨皮汤饮之即愈。"郑曰："素不奉展，何故至此?"云："我西汉时与君尝联局事，君已为三世人，我尚留滞幽壤。"即询其名氏，云："前将军何复。或欲寻吾所居，可来费家园也。"临别口占诗一绝，云：与子相逢西汉年，半成枯骨半成烟。欲知土室长眠处，门有青松涧有泉。郑官满，之鄂渚，游头陀寺，山下城小路见丛薄蔚然。问寺僧，乃费家园也。道次有断碑，字已漫灭，惟有何复字可辩。冢前有涧水洎老松数株。(王承制允成时为巡徼，具知之)

陈州女厉

庆历皇祐中，陈州通判厅夜有妇人尝出与人笑语，或见其状颇美。询其名氏，曰："我孔大姐也，本石太尉家女奴，以过被杀。"问何不他适，云："此中亦有所属，安得自便耶?"时晏相国镇宛丘，屡倚新声，作小词，未出，鬼即呕唱于外。或早暮人有登厅圮，忽于掖下作大声，人恐悸则笑。有市买卒时被惊，丧所持，甚苦之，遂常以刀自随。后复来惊，随声斫之，数夕但闻呻吟，曰："聊与汝相戏，何故伤我如是?"自此遂绝。

卷 十

钟离发运

钟离瑾，开宝间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将以女归许氏。居一日，谕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翌日，胥与老妪引一女子来，问其何许人，妪曰："抚之临川人也，幼丧其亲，外氏育之。"女受妪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视事少间归，遇于屏，是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骂，诘，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与母俱丧，无亲戚以为依，时方五岁，育于胥家十年矣，且将为己女，今明府欲得媵妾，胥与妪以某应命。适见明府视事，追感吾父，不觉涕零。"君大惊，呼胥妪以审，如女言，诫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书抵许氏，告缓期，姑将辍吾女之资以嫁焉。许亦恻然，复曰："君侯独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予固有季子，愿得以为妇，安事盛饰哉?"卒以二女归许氏。久之，君梦一绿衣丈夫造庭，拜而谢曰："不图贱息辱赐于君，然得请于帝，愿奉十任有土官，故来致命。"后果历十郡太守，终于江淮发运使。今钟离氏有仕籍于朝常十余，独出君之后，故世为肥之冠族，若许之名爵，父老已失其传。呜呼！二君之用心非有求于世者，特发诸至仁耳。彼附贵而亲觍，然自以为得，独何人哉？施报之事，儒者盖鲜言，若蛟龙断蛇、杜回结草，千古岂苟传？亦有以警劝云。

蔡侍禁

蔡侍禁者，故参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属也，景祐中，尝为京城西巡检。一日，冠带坐厅事，有绿衣苍头展刺云："郎君奉谒。"旋见一少年，状貌如十五六人，衣浅黄衫，玉带纱帽，升阶拜伏，自称郎君，云："前生与兄为昆弟。"固请纳拜。蔡知其异，不得已受其礼。与之偶坐，凝定神思，拭目熟视之曰："郎君必天地间贵神也，何故惠然相过?"曰："先居安上门谯三十年，今期满，为皇城司主者所遣，故诣兄求一居止之所。"蔡曰："某之廨宇湫隘，岂堪郎君之处也?"即诣西庑下贮蒿秸之室，曰："乞粪除之，补隙封户，得此足矣。"乃辞去，蔡亦僶俛，令从者洁其室而扃锁焉。少时，有虹梁自东南抵室门而止，驴驾橐、驼负载巨橐者罔知其数。复有金饰犊车，垂珠帘张青盖者数十乘。又有衣锦袍、属橐鞬而骑者，执挝而趋者，左右前后亦数千人。有伶人百余，衣紫绯绿袍，奏乐前导，郎君者乘马按辔徐行其后。又有臂鹰隼、率猎犬洎四夷之人数百偕入于室中。大抵类车驾之仪仗，他人弗之见也。俄顷，郎君复至，叙谢再三："幸得居此，必无丝毫奉扰，苟有凶吉，谨当奉报，但勿令家人穴壁窃觇，或要相觌，宜焚香密启即至矣。"言讫不见。蔡氏举族大恐怖，虽白昼不敢正视其室，月余寂无他怪，间闻合乐声，如闻□风传自远而至者，自此差不惧。蔡之细君由隙窥之，见郎君者乘步辇，拥姬侍数百，皆有殊色，楼观壮丽，池馆邃袤，若宫室然。蔡有男卒已十余年，亦侍其侧，因燔香，已告，郎君即至，曰："嫂何为者?"对以求见亡男。曰："嫂子在郎君处甚乐，无用见恐，因惊而他适，则有所苦。"恳告以母子之情，呼出，母见即大恸，急就之，遂灭去，叹曰："果惊去矣。"又数月，遇蔡诞辰，贽纨素数匹以为寿，举视之，若烟绡雾縠，又如以蛛丝组织而成，固非女工之所能杼轴也。逮半岁，来告曰："兄已授明越巡检，明日宣下，令先兄往彼，择阒室而上焉。扬子江神相与素善，恐知是亲戚，故起风涛相戏，不须惮也。"言讫，即不见，虹梁自室门而起，南望无际，辎重仪卫如来时。

翌日，果徙明越巡检。将至任，一日，郎君前方丈悉水陆珍品，顾蔡曰："非敢故为异味，有吝于兄，恐不相益耳。"到任又半年，一旦来见，曰："与兄缘数已尽，从此辞矣。"复由虹梁而去，竟不知所适，蔡族亦无他咎。（故客省张公元亨早凉之日，说斯事，公亦有传）

白须翁

嘉祐二年，大理寺丞常洵为荆州潜江县尉，因徼巡至径头市，路次草中。有二女子年十三四裸形如丐者，伛偻出马前，云是黄八娘家女奴，来投官乞命。诘之，一婢云："媪怒我啖残飠（侧里切）数脔，鞭笞百余，又以火箸遍灼我身。"一婢云："我作劳少息，不觉媪来，怒我不起，悬我足于梁，以刀割我尻肉。悉褫去衣襦，纳空囷中，不食已三日矣。"常问何以得来，云："适有白须翁至囷前，呼某等令跃出，某云：'饥惫而囷且深，不可逾。'又曰：'但跃。'不觉随声而出，乃引至官道，云：'立此，少选有邑官来，可诉以脱。'"常至县，逮黄媪诘之，一皆承伏，即送府。时魏侍郎瓘尹荆南，劾治具款赎金而释之。媪今尚在，其悍戾残忍真狼虺，然尝适数夫，或凌虐而致死，或恐畜而仳僞。前此婢媵潜被戕害者数人，每阴晦，则厉鬼呼啸所居之前后，媪叱之，即泯然。噫！白须翁岂非神灵乎？指导二婢复生，可谓明且仁矣。向之被害者茹叹衔恨于冥漠中，翁宜白之真官，以直其冤，易为力矣。而令幽滞于黄媪之室，岂向所杀者当死耶？不然凶暴之物，鬼神亦惮之也，不可致诘矣（斯事常洵自云）

韩元卿

韩元卿，泗州人也，景祐五年第进士，皇祐中为陕州推官监司，俾鞫狱于武昌。事讫，归夷陵，至荆州黄潭驿，忽持刀自刭，喉虽断而未死。祖择之时为荆湖北提刑，韩之同年进士也，即视之。韩不能语，但举手如索纸笔状，因授之，书云：赃滥分明，罪宜处斩。乃弃笔于地。祖命取桑根线缝其创，自以手褫去，翌日遂卒。先是元卿调于京师，绐称无妇，娶富室之女，资送良厚。洎挈之到任，则故妻在焉，有男女数人矣。富人之女欲以书诉于家，则提防甚密，无由而达，岁余悒抑而卒。又不敢权厝于外，但裹以茵席，瘗于廨宇之隙地，韩既死，方具柩而敛焉。赃滥之诛，岂非此耶？

李　敏

李敏尝为兖州奉符县主簿，会岳庙炳灵公殿岁久，再加营葺，命敏督其役。或曰："宜先具公裳，再拜，启其事于神。"李不应，遂彻瓦，未□半，黑云满殿庭，风雹大作，李始惧，披简拜阶下，仰视神座，帐上有黄龙长数丈，震霆数声，穿屋而去，凡损稼百余里。炳灵公自后唐明宗听医僧之语，遂赠官立祠。余谓：龙蛰于神帐上，因彻瓦而惊，随风雷徙去，未必神之灵变也。（向少卿宗道云）

乐平港鼍

潭州乐平桥港，乃湘之支流，传有鼍能变怪食人，岁有溺死者。天圣中，市民李姓者弟溺死不得尸，以为鼍之食也。李氏痛切，无方以复其冤，因刺掌血濡墨作章，夜醮奏而焚之，祈达于帝。是夜，梦吏若道士画天神之从官者，驱民以行。久之，至一处，深严虚洁，若大府廨，而屏之外。有数吏以铁索絷一物，长数丈，如龙而一角，目光如电，甚可畏。吏指告民曰："尔将与此共见也。"民方悟为鼍妖。已而俱入立庭下，遥视殿上若有人物往来，而不辨其详。有顷，一人下殿，呼曰："江鼍肆暴，枉害平人，决铁杖一百，处死；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秽上渎高真，宜付王硕决脊杖十五。"遂俱驱出。民觉而历历志之，常惕息寅畏，惧罹罪罟，杜门不预外事。后十余年，侍御史王硕知潭州，民坐遗火延烧一坊，伏罪，竟如所梦。（得之长沙僧宝珪云）

遵道者

僧令遵，陕州人也，多智数，善附丽权势。天圣中，出入刘皇城家，因而名闻宫掖。庄献赐与巨万，于陕州造一寺，备极壮丽，凡用钱十余万缗。尝自安业南街乘马而西，呼仆取坠策，时有瞽者坐茶肆，前仰而言曰："僧豪也。"遵异之，过百许步，下马复来，揖之未已，即曰："岂非坠策之僧乎？"遵曰："然。"复曰："若之声名尝达天听，有之乎？"僧曰："有之。"因问将来之事，良久曰："自此十五年，岁在丙戌，当有大祸，宜杜门避之，不尔免死为幸。"僧不怿而起。既归陕，具以瞽者之言告其徒，咸曰："遵道者，戒行素严，祸何由而至？"以谓不然。至庆历六年，传岩渊马道人将图不轨，陕有市民亦预其谋，民将自陈于官，密诣僧谋之。僧曰："若自首于郡，不过免死而已。我有主人在京师，地连□□，但持我书诣之，因其言以达朝廷，岂止免罪？当获重赏。"民从之。行至洛，党中二卒告变，籍有民名，捕得，尽道所以然之状。及出遵书，时薛绅守陕郊，大怒，遂黥遵，为武昌城卒。

董中正

董中正，宿州高资户也，邢州僧慈演者寓外宿有年矣，蓄镪千余万，寄于董室，其后僧病且死，钱遂没于董氏。治平三年春，中正病亟，大呼曰："邢州不须呵诋，待我还尔钱。"数日卒。其长男为符离衙校，既殡父，即日得病，信宿遂恍惚，云："邢州就我父索钱，有人监督甚急，乞少缓，讵敢诋谰也？"既而又死。宿有乐人张遂，自岱岳回，出徐州界张弓手店，见衙校者跃马而来，问何之，曰："大人有少缗钱，为券约不明，在兖州对辨，暂往省问。若今归

耶，可至我家，言我甚安，道中不暇作书也。”张至宿，诣董宅，将道其事，方知董之父子皆已死矣。(四会县尉吕邈云)

同州村民

同州冯翊村民，宝元中有牛生一儿，旋失之。民家有老翁八十余，夜则来与老翁共语，人皆闻之。忽谓公曰：“我昨日往延州与羌贼交战，南兵失利，刘石二大将皆为贼擒。”邻里相传，喧然闻于邑大夫，方将逮翁诘之，后三日，败问果至自兹州。县屡有呼问，儿谢翁曰：“我住此，令翁家不宁。”遂去不复来。

东坡志林

[宋]苏 轼撰 徐 鸿整理

《东坡志林》(又名《东坡手泽》)五卷，北宋苏轼撰。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著名学者。该书主要记北宋神宗、哲宗两朝政治得失、名臣行迹、方技幽怪、文人交往等。所记多为亲身所历，对其本人迁谪流离、行游吟合等亦有记述。通行本有《百川学海》本、《学津讨原》本等。

卷 一

记 游

记过合浦

余自海康适合浦，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西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蜑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稚子过在旁鼾睡，呼不应。所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记，时元符三年也。

逸人游浙东

到杭州一游龙井，谒辨才遗像，仍持密云团为献龙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当往一酌。湖上寿院竹极伟，其傍智果院有参寥泉及新泉，皆甘冷异常，当时往一酌，仍寻参寥子妙总师之遗迹，见颖沙弥亦当致意。灵隐寺后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余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游沙湖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记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游白水书付过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暮归倒行，观山烧火，甚俯仰，度数谷。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顾影颓然，不复甚寐，书以付过。东坡翁。

记游庐山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忆清赏，初游杳蔼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门先寺，主僧求诗，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地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

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儋耳夜书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忆王子立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明年，余谪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黎檬子

吾故人黎錞，字希声，治《春秋》有家法，欧阳文忠公喜之。然为人质木迟缓，刘贡父戏之为"黎檬子"，以谓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联骑出，闻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几落马。今吾谪海南，所居有此，霜实累累，然二君皆入鬼录。坐念故友之风味，岂复可见！刘固不泯于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

记刘原父语

昔为凤翔幕，过长安，见刘原父，留吾剧饮数日。酒酣，谓吾曰："昔陈季弼告陈元龙曰：'闻远近之论，谓明府骄而自矜。'元龙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亦安足录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后在黄州，作诗云："平生我亦轻余子，晚岁谁人念此翁？"盖记原父语也。原父既没久矣，尚有贡父在，每与语，今复死矣，何时复见此俊杰人乎？悲夫！

怀　古

广武叹

昔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余："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其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余游润州甘露寺有孔明、孙权、梁武、李德裕之遗迹，余感之赋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刓。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化，迁逝谁控抟？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兴广武叹，不得雍门弹。"则犹此意也。今日读李太白《登古战场诗》云："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

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幸式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修　养

养生说

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事在必行，有犯无恕！"又用佛语及老聃语，视鼻端白，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至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自然不动。数至数千，或不能数，则有一法，其名曰"随"：与息俱出，复与俱入，或觉此息，从毛窍中，八万四千，云蒸雾散，无始以来，诸病自除，诸障渐灭，自然明

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时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尽于此。

论雨井水

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正尔食之不辍，可以长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药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为坎，故天一为水。吾闻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热与石硫黄钟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发背脑为疽，盖尝观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储之有方，后七日辄生物如云母状，道士谓“水中金”，可养炼为丹，此固常见之者。此至浅近，世独不能为，况所谓玄者乎！

论修养帖寄子由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翳。固不可于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无明。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学者，观妄除爱，自粗及细，念念不忘，会作一日，得无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见二偈警策，孔君不觉耸然，更以闻之。书至此，墙外有悍妇与夫相殴，詈声飞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点圆明，正在猪嘶狗嗥里面，譬如江河鉴物之性，长在飞砂走石之中。寻常静中推求，常患不见，今日闹里忽捉得些子。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导引语

导引家云：“心不离田，手不离宅。”此语极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录赵贫子语

赵贫子谓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万乘，蝼蚁三军，糠秕富贵而昼夜生死，何谓神不全乎？”贫子笑曰：“是血气所扶，名义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问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尝梦见乎？”曰：“多矣。”“梦中知其亡乎？抑以为存也？”曰：“皆有之。”贫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计议而知者也。昼日问子，则不思而对；夜梦见之，则以亡为存。死生之于梦觉有间矣，物之眩子而难知者，甚于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学，可忧也哉！”予尝与其语，故录之。

养生难在去欲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縠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阳丹诀

冬至后，斋居，常吸鼻液，漱炼令甘，乃咽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盖，溺其中，已，随手盖之，书识其上，自一至三十。置净室，选谨朴者守之。满三十日开视，其上当结细砂如浮蚁状，或黄或赤，密绢帕滤取。新汲水净，淘澄无度，以秽气尽为度，净瓷瓶合贮之。夏至后取细研，枣肉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不限丸数，三五日后服尽。夏至后仍依前法采取，却候冬至后服。此名阳丹阴炼，须清净绝欲，若不绝欲，其砂不结。

阴丹诀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无疾恙者，并养其子，善饮食之，日取其乳一升，只半升已来亦可。以朱砂银作鼎与匙，如无朱砂银，山泽银亦得。慢火熬炼，不住手搅如淡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吞下，亦不限丸数。此名阴丹阳炼。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净所结；又此阳物也，须复经火，经火之余皆其糟粕，与烧盐无异也。世人亦知服乳。乳，阴物，不经火炼则冷滑而漏精气也。此阳丹阴炼、阴丹阳炼，盖道士灵智妙用，沉机捷法，非其人不可轻泄，慎之！慎之！

乐天烧丹

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来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也。”信而有征。

赠张鹗

张君持此纸求仆书，且欲发药，君当以何品？吾闻战国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传。其药四味而已：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谓善处穷者矣，然而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记三养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先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

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元符三年八月。

谢鲁元翰寄暖肚饼

公昔遗余以暖肚饼，其直万钱。我今报公亦以暖肚饼，其价不可言。中空而无眼，故不漏；上直而无耳，故不悬；以活泼泼为内，非汤非水；以赤历历为外，非铜非铅；以念念不忘为项，不解不缚；以了了常知为腹，不方不圆。到希领取，如不肯承当，却以见还（谢鲁元翰）。

辟谷说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测。有人堕其中不能出，饥甚，见龟蛇无数，每旦辄引首东望，吸初日光咽之，其人亦随其所向，效之不已，遂不复饥，身轻力强。后卒还家，不食，不知其所终。此晋武帝时事。辟谷之法以百数，此为上，妙法止于此。能服玉泉，使铅汞具体，去仙不远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故书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记。

记服绢

医官张君传服绢方，真神仙上药也。然绢本以御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时当盖稻草席耳。世言着衣吃饭，今乃吃衣着饭耶?

记养黄中

元符三年，岁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时，则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会焉，而加丙与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过于斯时也。吾当以斯时肇养黄中之气，过此又欲以时取薤姜蜜作粥以啖。吾终日默坐，以守黄中，非谪居海外，安得此庆耶？东坡居士记。

疾　病

子瞻患赤眼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脍。余欲听之，而口不可，曰："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子瞻不能决。口谓眼曰："他日我痞，汝视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又曰："燕安鸩毒，不可怀也。"《礼》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此语乃当书诸绅，故余以"畏威如疾"为私记云。

治眼齿

前日，与欧阳叔弼、晁无咎、张文潜同在戒坛。余病目昏，将以热水洗之。文潜曰："目忌点洗。目有病，当存之；齿有病，当劳之，不可同也。又记鲁直语云：'眼恶剔决，齿便漱洁'。治目当如治民，治齿当如治军；治民当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当如商鞅之治秦。"颇有理，故追录之。

梦　寐

记梦参寥茶诗

昨夜梦参寥师携一轴诗见过，觉而记其《饮茶诗》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问："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当续成诗，以记其事。

记梦赋诗

轼初自蜀应举京师，道过华清宫，梦明皇令赋《太真妃裙带词》，觉而记之。今书赠何山潘大临邠老，云："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纵纵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元丰五年十月七日。

记子由梦

元丰八年正月旦日，子由梦李士宁，草草为具，梦中赠一绝句云："先生惠然肯见客，旋买鸡豚旋烹炙。人间饮酒未须嫌，归去蓬莱却无吃。"明年闰二月六日为予道之，书以遗过子。

记子由梦塔

明日兄之生日，昨夜梦与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峡，路见二僧，其一僧须发皆深青，与同行。问其向去灾福，答云："向去甚好，无灾。"问其京师所需，"要好朱砂五六钱。"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兄接得，卯塔自开，其中舍利灿然如花，兄与弟请吞之。僧遂分为三分，僧先吞，兄弟继吞之，各一两，细大等，皆明莹而白，亦有飞迸空中者。僧言："本欲起塔，却吃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兄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无缝塔。"僧笑，遂觉。觉后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梦中甚明，故闲报为笑耳。书遗子由。

梦中作祭春牛文

元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梦数吏人持纸一幅，其上题云："请《祭春牛文》。"予取笔疾书其上，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吏微笑曰："此两句复当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唤醒他。"

梦中论左传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梦数人论《左传》，云："《祈招》之诗固善讽，然未见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车辙马迹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从王事，当如饮酒，适于饥饱之度而已。若过于醉饱，则

民不堪命，王不获没矣。”觉而念其言似有理，故录之。

梦中作靴铭

轼倅武林日，梦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围侍，一红衣女童捧红靴一只，命轼铭之。觉而记其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雷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云：“百叠漪漪风皱，六珠纵纵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

记　梦

予尝梦客有携诗相过者，觉而记其一诗云：“道恶贼其身，忠先爱厥亲。谁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数句，若铭赞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贼其牛。”

予在黄州，梦至西湖上，梦中亦知其为梦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东一殿题其额云“弥勒下生。”梦中云：“是仆昔年所书。”众僧往来行道，太半相识，辨才、海月皆在，相见惊异。仆散衫策杖，谢诸人曰：“梦中来游，不及冠带。”既觉，亡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复理前梦，因书以寄之。

宣德郎、广陵郡王完大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丧其母吕夫人，六十四日号踊稍间，欲从事于佛。或劝诵《金光明经》，具言世所传本多误，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为善本，又备载张居道再生事。德公欲访此本而不可得，方苦卧枢前，而外甥进士师续假寐于侧，忽惊觉曰：“吾梦至相国寺东门，有鬻姜者云：‘有此经。’梦中问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有《居道传》乎?’曰：‘然。’此大非梦也!”德公大惊，即使续以梦求之，而获睹鬻姜者之状，则梦中所见也。德公舟行扶枢归葬于蜀，余方贬岭外，遇吊德公楚、泗间，乃为之记。

昨日梦有人告我云：“如真飨佛寿，识妄吃天厨。”予甚领其意。或曰：“真即飨佛寿，不妄吃天厨?”予曰：“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何但飨而吃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梦南轩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谷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

措大吃饭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当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一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吾来庐山，闻马道士嗜睡，于睡中得妙。然吾观之，终不如彼措大得吃饭三昧也。

题李岩老

南岳李岩老好睡，众人食饱下棋，岩老辄就枕，阅数局乃一展转，云（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君几局矣?”东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盘，只着一色黑子。昔与边韶敌手，今被陈抟饶先。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欧阳公诗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殆是类也。

学　问

记六一语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

命　分

退之平生多得谤誉

退之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马梦得同岁

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

人生有定分

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访问，终不可得。岂吾道方艰难，无适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

送　别

别子开

子开将往河北，相度河宁。以冬至前一日被旨，过节遂行。仆以节日来贺，且别之，留饮数盏，颓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纸，故为作草，露书数纸。迟其北还，则又春矣，当为我置酒蟹山药桃杏，是时当复从公饮也。

昙秀相别

昙秀来惠州见予，将去，予曰：“山中见公还，必求一物，何以与之?”秀曰：“鹅城清风，鹤岭明

月，人人送与，只恐它无着处。”予曰：“不如将几纸字去，每人与一纸，但向道：此是言《法华》书里头有灾福。”

别王子直

绍圣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于嘉祐寺松风亭，杖履所及，鸡犬相识。明年，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豁彻之观，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见其所休戚，峤南、江北何以异也！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不远千里访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东坡居士书。

别石塔

石塔别东坡，予云：“经过草草，恨不一见石塔。”塔起立云：“遮着是砖浮图耶?”予云：“有缝塔。”塔云：“若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予首肯之。

别姜君

元符已卯闰九月，琼本（疑为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庚辰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日，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二十一日书。

别文甫子辩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在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余日，有长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东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步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浮屠不三宿桑下者，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卷二

祭祀

八蜡三代之戏礼

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子贡观蜡而不悦，孔子譬之曰：“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盖为是也。

记朝斗

绍圣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将奠，雨作，已而清风肃然，云气解驳，月星皆见，魁标皆爽。彻奠，阴雨如初。谨拜手稽首而记其事。

兵略

匈奴全兵

匈奴围汉平城，群臣上言：“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无杂仗也。”此说非是。使胡有杂仗，则傅矢外乡之策不得行欤？且奇何以知匈奴无杂仗也？匈奴特无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战其地，不致死，不得与我行此危事也。

八阵图

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谯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识。吾尝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予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时事

唐村老人言

儋耳进士黎子云言：城北十五里许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从者，年七十余，问子云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钱困我？于官有益乎?”子云言：“官患民贫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贫者取倍称，至鬻田质口不能偿，故为是法以均之。”允从笑曰：“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虽天公不能齐也，子欲齐之乎？民之有贫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动，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云过予言此。负薪能谈王道，正谓允从辈耶？

记告讦事

元丰初，白马县民有被杀者，畏贼，不敢告，投匿名书于县。弓手甲得之而不识字，以示门子乙。乙为读之，甲以其言捕获贼，而乙争其功。吏以为法禁匿名书，而贼以此发，不敢处之死，而投匿名者当流，为情轻法重，皆当奏。苏子容为开封尹，方废滑州，白马为畿邑，上殿论奏：“贼可减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乃杖而抚之。子容以为贼不干己者告捕，而变主匿名，本不足深过，然先帝犹恐长告讦之风，此所谓忠厚之至。然熙宁、元丰之间每立一法，如手实、禁盐、牛皮之类，皆立重赏以劝告讦者，皆当时小人所为，非先帝本意。时范祖禹在坐，曰：“当书之《实录》。”

官 职

记讲筵

秘书监侍讲傅尧俞始召赴资善堂，对迩英阁。尧俞致谢，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学参预经筵，宜尊所闻，以辅不逮。"尧俞讲毕曲谢，上复遣人宣谕："卿讲义渊博，多所发挥，良嘉深叹。"是日，上读《三朝宝训》，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当死，真宗皇帝恻然怜之，曰："此等安知法，杀之则不忍，舍之无以励众。"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斩讫奏。又祀汾阴日，见一羊自掷道左，怪问之，曰："今日尚食杀其羔。"真宗惨然不乐，自是不杀羊羔。资政殿学士韩维读毕，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则仁不可胜用也。真宗自澶渊之役却敌之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盖出于此。昔孟子论齐王不忍杀觳觫之牛，以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及于百姓，岂不能哉？盖不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发于天性，每行见昆虫蝼蚁，违而过之，且敕左右勿践履，此亦仁术也。臣愿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则天下幸甚！"轼时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迩英阁，窃见资政殿学士韩维因读《三朝宝训》至真宗皇帝好生恶杀，因论皇帝陛下在宫中不忍践履虫蚁，其言深切，可以推明圣德，益增福寿。臣忝备位右史，谨书其事于册，又录一本上进，意望陛下采览，无忘此心，以广好生之德，臣不胜大愿！"

禁同省往来

元祐元年，余为中书舍人，时执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厅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余曰："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栽篱插棘！"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读《乐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构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窗下饮酒作诗。"乃知唐时得西掖作窗以通东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来，可叹也。

记盛度诰词

盛度，钱氏婿，而不喜惟演，盖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二后并配，御史中丞范讽发其奸，落平章事，以节度使知随州。时度几七十，为知制诰，责词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两所迎，皆权要之女。"盖惟演之姑嫁刘氏，而其子娶于丁谓也。人怪度老而笔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词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讲筵，上未出，立延和殿中，时轼方论周种擅议宗庙，苏子容因道此。

张平叔制词

乐天行张平叔户部侍郎判度支制诰云："吾坐而决事，丞相以下不过四五，而主计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计盖坐而论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议盐法至为割剥，事见《退之集》；今乐天制诰亦云"计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致 仕

请广陵

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

买田求归

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山神见怪惊我顽。我谢山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不归无乃食言于神也耶？

贺下不贺上

贺下不贺上，此天下通语。士人历官一任，得外无官谤，中无所愧于心，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况于致仕而归，脱冠珮，访林泉，顾平生一无可恨者，其乐岂可胜言哉！余出入文忠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发于至情，如饥者之念食也，顾势有未可者耳。观《与仲仪书》，论可退之节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难如此，可以为进者之戒。

隐 逸

书杨朴事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独不能如扬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白云居士

张愈，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云溪，自号白云居士。本有经世志，特以自重难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项黄馘盗名者也。偶至西湖静轩，见其遗句，怀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释道

读坛经

近读六祖《坛经》，指说法、报、化三身，使人心开目明。然尚少一喻，试以眼喻：见是法身，能见是报身，所见是化身。何谓见是法身？眼之见性，非有非无，无眼之人，不免见黑，眼枯睛亡，见性不灭，故云见是法身。何谓能见是报身？见性虽存，眼根不具，则不能见，若能安养其根，不为物障，常使光明洞彻，见性乃全，故云能见是报身。何谓所见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弹指顷，所见千万，纵横变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见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观音咒

《观音经》云："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东坡居士曰："观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咒咀，念观音之力而使还著于本人，则岂观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两家总没事。"

诵经帖

东坡食肉诵经，或云："不诵。"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碗水如何漱得！"坡云："惭愧，阇黎会得！"

诵金刚经帖

蒋仲甫闻之孙景修：近岁有人凿山取银矿至深处，闻有人诵经声。发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矿者，以窟坏不能出，居此不知几年。平生诵《金刚经》自随，每有饥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饼饵遗之。"殆此经变现也。道家言"守一"，若饥，一与之粮；若渴，一与之浆。此人于经中，岂所谓得一者乎？

僧伽何国人

泗洲大圣《僧伽传》云："和尚何国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从来，云：'不知何国人也。'"近读《隋史·西域传》，乃有何国。余在惠州，忽被命责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且吊余曰："此固前定，可无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谨甚，一夕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云：'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余以谓事之前定者，不待梦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与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缘契乎？

袁宏论佛说

袁宏《汉纪》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归于无为。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善恶皆有报应，故贵行修善道以炼精神，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东坡居士曰：此殆中国始知有佛时语也，虽浅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尔煮食之耳，其后卖与市人，遂入公庖中，馔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丝毫加于煮食时也。

赠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此义出《楞严》，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书赠都峤邵道士。

书李若之事

晋《方技传》有幸灵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灵见而不驱。牛去，乃理其残乱者。父母怒之，灵曰："物各欲食，牛方食，奈何驱之？"父母愈怒，曰："即如此，何用理乱者为？"灵曰："此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灵固有道者耶？吕猗母足得痿痹病十余年，灵疗之，去母数步坐，瞑目寂然。有顷，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岂可仓卒令起耶？"灵曰："且试扶起。"两人夹扶而立，少顷，去夹者，遂能行。学道养气者，至足之余，能以气与人，都下道士李若之能之，谓之"布气"。吾中子迨少羸多疾，若之相对坐为布气，迨闻腹中如初日所照，温温也。盖若之曾遇得道异人于华岳下云。

记苏佛儿语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苏佛儿来访，年八十二，不饮酒食肉，两目灿然，盖童子也。自言十二岁斋居修行，无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长者九十二，次者九十。与论生死事，颇有所知。居州城东南六七里。佛儿"尝卖菜之东城，见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断肉。'余言：'勿作此念，众人难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记道人戏语

绍圣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乞头。"道人亦善鬻术矣，戏语得千金，然亦未尝欺少年也。

陆道士能诗

陆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药，通术数，能诗，萧然有出尘之姿，久客江南，无知之者。予昔在齐安，盖相从游，因是谒子由高安，子由大赏其诗。会吴远之过彼，遂与俱来惠州，出此诗。

朱氏子出家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丧父，与其母尹皆愿

出家。照僧师守素，乃参寥子弟子也。照僧九岁，举止如成人，诵《赤壁赋》，铿然鸾鹤声也，不出十年，名闻四方。此参寥子之法孙，东坡之门僧也。

寿禅师放生

钱塘寿禅师，本北郭税务专知官，每见鱼虾，辄买而放，以是破家。后遂盗官钱为放生之用，事发坐死，领赴市矣。吴越钱王使人视之，若悲惧如常人，即杀之；否，则舍之。禅师淡然无异色，乃舍之。遂出家，得法眼净。禅师应以市曹得度，故菩萨乃现市曹以度之。学出生死法，得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窜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当于此证阿罗汉果。

僧正兼州博士

杜牧集有敦煌郡僧正兼州学博士僧慧苑《除临坛大德制词》，盖宣宗复河、湟时事也。蕃僧最贵中国紫衣师号，种世衡知青涧城，无以使此等，辄出牒补授。君子予其权，不责其专也。

卓契顺禅话

苏台定惠院净人卓契顺，不远数千里，陟岭渡海，候无恙于东坡。东坡问："将甚么土物来?"顺展两手。坡云："可惜许数千里空手来。"顺作荷担势，信步而去。

僧文荤食名

僧谓酒为"般若汤"，谓鱼为"水梭花"，鸡为"钻篱菜"，竟无所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为不义而文之以美名者，与此何异哉!

本秀非浮图之福

稷下之盛，胎骊山之祸；太学三万人，嘘枯吹生，亦兆党锢之冤。今吾闻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区区奔走王公，汹汹都邑，安得而不败?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付僧惠戒游吴中代书十二

妙总师参寥子，予友二十余年矣，世所知其诗文，所不知者，盖过于诗文也。独好面折人过失，然人知其无心，如虚舟之触物，盖未尝有怒者。

径山长老维琳，行峻而通，文丽而清。始，径山祖师有约，后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谓以适事之宜而废祖师之约，当于山门选用有德，乃以琳嗣事。众初有不悦其人，然终不能胜悦者之多且公也，今则大定矣。

杭州圆照律师，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昼夜行道二十余年矣，无一念顷有作相。自辨才归寂，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觉寺一长老，少盖有名进士，自文字言语悟入。至今以笔研作佛事，所与游皆一时文人。

净慈楚明长老自越州来。始，有旨召小本禅师住法云寺。杭人忧之，曰："本去，则净慈众散矣。"余乃以明嗣事，众不散，加多，益千余人。

苏州仲殊师利和尚，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予曰："此僧胸中无一毫发事"，故与之游。

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予初不识。比至惠州，钦使侍者卓契顺来问予安否，且寄十诗。予题其后曰："此僧清逸绝俗，语有璨、忍之通，而诗无岛、可之寒。"予往来吴中久矣，而不识此僧，何也?

下天竺净慧禅师思义学行甚高，谙练世事。高丽非时遣僧来，予方请其事于朝，使义馆之。义日与讲佛法，词辨蜂起，夷僧莫能测。又具得其情以告，盖其才有过人者。

孤山思聪闻复师作诗清远如画，工而雅逸可爱，放而不流，其为人称其诗。

祥符寺可久、垂云、清顺三阇黎，皆予监郡日所与往还诗友也，清介贫甚，食仅足而衣几于不足也，然未尝有忧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颖沙弥，参寥子之法孙也，七八岁事师如成人。上元夜予作乐灭慧，颖坐一夫肩上顾之。予谓曰："出家儿亦看灯耶?"颖愀然变色，若无所容，啼呼求去。自尔不复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后当嗣参寥者。

予在惠州，有永嘉罗汉院僧惠戒来谓曰："明日当还浙东，"问所欲干者，予无以答之。独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偶录此数人以授惠戒，使归见之，致予意，且谓道予居此起居饮食状，以解其念也。信笔书纸，语无伦次，又当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详也。绍圣二年东坡居士书。

异事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怀之以饷嵇叔夜。叔夜视之，则坚为石矣。当时若杵碎或错落食之，岂不贤于云母、钟乳辈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诘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气，虽出世间人亦不能容；叔夜婞直，又甚于退之也。

记道人问真

道人徐问真，自言潍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鲜鱼，以指为针，以土为药，治病良有验。欧阳文忠公为青州，问真来从公游，久之乃求去。闻公致仕，复来汝南，公常馆之，使伯和父兄弟为之主。公常有足疾，状少异，医莫能喻。问真教公汲引气血自踵至顶，公用其言，病辄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与公卿游，我不复留。"公使

人送之，果有冠铁冠丈夫长八尺许，立道周俟之。问真出城，顾村童使持药笥。行数里，童告之求去。问真于髻中出小瓢如枣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满掬者二，以饮童子，良酒也。自尔不复知其存亡，而童子径发狂，亦莫知其所终。轼过汝阴，公具言如此。其后贬黄州，而黄冈县令周孝孙暴得重腿疾，轼试以问真口诀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十一月二日，与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话其事，事复有甚异者，不欲尽书，然问真要为异人也。

记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山

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山有二楼，今延祥寺在南楼下，朱明洞在冲虚观后，云是蓬莱第七洞天。唐永乐道士侯道华以食邓天师枣仙去，永乐有无核枣，人不可得，道华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虚遇人导游稚川仙府，真人问曰："汝绝三彭之仇乎?"虚不能答。冲虚观后有米真人朝斗坛，近于坛上获铜龙六、铜鱼一。唐有梦铭，云"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梦遣书牌，题云："五云阁吏蔡少霞书"（记罗浮山）。

记罗浮异境

有官吏自罗浮都虚观游长寿，中路睹见道室数十间，有道士据槛坐，见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诘之，至则人室皆亡矣。乃知罗浮凡圣杂处，似此等异境，平生修行人有不得见者，吏何人，乃独见之！正使一凡道士见已不起，何足怒？吏无状如此，得见此者必前缘也。

东坡升仙

吾昔谪黄州，曾子固居忧临川，死焉。人有妄传吾与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长吉时事，以上帝召他。"时先帝亦闻其语，以问蜀人蒲宗孟，且有叹息语。今谪海南，又有传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复返者。京师皆云，儿子书来言之。今日有从黄州来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身宫在焉。故其诗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无善声以闻，无恶声以扬。"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尔。

黄仆射

虔州布衣赖仙芝言：连州有黄损仆射者，五代时人。仆射盖仕南汉官也，未老退归，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孙画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复归，坐阼阶上，呼家人。其子适不在，孙出见之。索笔书壁云："一别人间岁月多，归来人事已消磨。惟有门前鉴池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投笔竟去，不可留。子归，问其状貌，孙云："甚似影堂老人也。"连人相传如此。其后颇有禄仕者。

冲退处士

章察，字隐之，本闽人，迁于成都数世矣。善属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荐，赐号冲退处士。一日，梦有人寄书召之者，云东岳道士书也。明日，与李士宁游青城，濯足水中，察谓士宁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宁答曰："手持东岳寄来书。"察大惊，不知其所自来也。未几，察果死。其子祀亦以逸民举，仕一命乃死。士宁，蓬州人也，语默不常，或以为得道者，百岁乃死。常见余成都，曰："子甚贵，当策举首。"已而果然。

臞仙帖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贾生《鹏鸟赋》，真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东坡书。

记　鬼

秦太虚言：宝应民有以嫁娶会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门。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将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妇人以诗招我，其辞云：'长桥直下有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何所用，争如年少去来休。'仓黄就之，不知其为水也。"然客竟亦无他。夜会说鬼，参寥举此，聊为之记。

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闻城西民李氏处子病卒两日复生。余与进士何旻同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僧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妪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餐及钱数千，云："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遗门者，乃持饭入门去，系者皆争取其饭。僧饭，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擎跪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还。"送者以手擘墙壁使过，复见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跃，处子惊而寤。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耶？书此为世戒。

道士张易简

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长，学日益，遂第进士制策，而太初乃为郡小吏。其后余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

往客焉。正岁旦，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卒。师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开目曰：‘不复烦汝。’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趺坐而逝。焚之，举城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人也。”

辨附语

世有附语者，多婢妾贱人，否则衰病不久当死者也。其声音举止皆类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为是耶？昔人有远行者，欲观其妻于己厚薄，取金钗藏之壁中，忘以语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仆。既而不死。忽闻空中有声，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为不信，金钗在某处。”妻取得之，遂发丧。其后夫归，妻乃反以为鬼也。

三老语

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于昆仑山下，今已与昆仑齐矣。”以余观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何以异哉？

桃花悟道

世人有见古德见桃花悟道者，争颂桃花，便将桃花作饭，五十年转没交涉。正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气，欲学长史书，便日就担夫求之，岂可得哉？

尔朱道士炼朱砂丹

尔朱道士晚客于眉山，故蜀人多记其事。自言受记于师云：“汝后遇白石浮，当飞仙去。”尔朱虽以此语人，亦莫识所谓。后去眉山，乃客于涪州，爱其所产丹砂，虽琐细而皆矢镞状，莹彻不杂土石，遂止炼丹数年，竟于涪州白石仙去，乃知师所言不谬者。闻长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记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隐居云：“符陵是涪州。”今无复采者。吾闻熟于涪者云：“采药者时复得之，但时方贵辰锦砂，故此不甚采尔。”读《本草》偶记之也。

卷　三

异　事

朱炎学禅

芝上人言：近有节度判官朱炎学禅，久之，忽于《楞严经》若有所得者。问讲僧义江曰：“此身死后，此心何住?”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须先后觉，六根还向用时空。难将语默呈师也，只在寻常语默中。”师可之。炎后竟坐化，真庙时人也。

故南华长老重辨师逸事

契嵩禅师常瞋，人未尝见其笑；海月慧辨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予在钱塘，亲见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茶毗，火不能坏，益薪炽火，有终不坏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视身如金玉，不旋踵为粪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爱故坏，以舍故常在，岂不然哉！予迁岭南，始识南华重辨长老，语终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岭南还，则辨已寂久矣。过南华吊其众，问塔墓所在，曰：“我师昔作寿塔南华之东数里，有不悦师者葬之别墓，既七百余日矣，今长老朗公独奋不顾，发而归之寿塔。改棺易衣，举体如生，衣皆鲜芳，众乃大服。”东坡居士曰：辨视身为何物，弃之尸陁林，以饲乌鸢何有，安以寿塔为？朗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异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书其事，以遗其上足南华塔主可兴师，时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冢中弃儿吸蟾气

富彦国在青社，河北大饥，民争归之。有夫妇襁负一子，未几，迫于饥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岁定归乡，过此冢，欲收其骨，则儿尚活，肥健愈于未弃时，见父母，匍匐来就。视冢中空无有，惟有一窍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车轮，气咻咻然，出穴中。意儿在冢中常呼吸此气，故能不食而健。自尔遂不食，年六七岁，肌肤如玉。其父抱儿来京师，以示小儿医张荆筐。张曰：“物之有气者能蛰，燕蛇虾蟆之类是也。能蛰则能不食，不食则寿，此千岁虾蟆也。决不当与药，若听其不食不娶，长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张与余言，盖嘉祐六年也。

石普见奴为祟

石普好杀人，以杀为娱，未尝知暂悔也。醉中缚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纵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实告。居久之，普病，见奴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复出，普亦愈。

陈昱被冥吏误追

今年三月，有书吏陈昱者暴死三日而苏，云：初见壁有孔，有人自孔掷一物，至地化为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见吏在旁，昏黑如夜，极望有明处，空有桥，榜曰“会明”。人皆用泥钱，桥极高，有行桥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桥下，然犹有在下者，或为乌鹊所啄。

姊曰："此网捕者也。"又见一桥，曰"阳明"，人皆用纸钱。有吏坐曹十余人，以状及纸久至者，吏辄刻除之，如抽贯然。已而见冥官，则陈襄述古也。问昱何故杀乳母，昱曰："无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婴儿，熟视昱曰："非此人也，乃门下吏陈周。"官遂放昱还，曰："路远，当给竹马。"又使诸曹检己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烧香，故不其寿。"又曰："吾辈更此一报，即不同矣。"意谓当超也。昱还，道见追陈周往。既苏，周果死。

记异

有道士讲经茅山，听者数百人。中讲，有自外入者，长大肥黑，大骂曰："道士奴！天正热，聚众造妖何为？"道士起谢曰："居山养徒，资用乏，不得不尔。"骂者怒少解，曰："须钱不难，何至作此！"乃取釜灶杵臼之类，得百余斤，以少药锻之，皆为银，乃去。后数年，道士复见此人从一老道士，须发如雪，骑白驴，此人腰插一驴鞭从其后。道士遥望叩头，欲从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摇手作惊畏状，去如飞，少顷即不见。

猪母佛

眉州青神县道侧有一小佛屋，俗谓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于此，化为泉，有二鲤鱼在泉中，云："盖猪龙也。"蜀人谓牝猪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鲤莫有见者。余一日偶见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诞也。余亦不平其见疑，因与愿祷于泉上曰："余若不诞者，鱼当复见。"已而二鲤复出，愿大惊，再拜谢罪而去。此地应为灵异。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医，夜过其侧，有髽而负琴者邀至室，及辞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晓乃遣去。行未数里，见道傍有劫贼所杀人，赫然未冷也，否则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镇南五里许，青神二十五里。

王翊梦鹿剖桃核而得雄黄

黄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梦于水边见一人为人所殴伤，几死，见翊而号，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边，见一鹿为猎人所得，已中几枪。翊发悟，以数千赎之。鹿随翊，起居未尝一步舍翊。又翊所居后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妇林中见一桃，过熟而绝大，独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适见，大惊。妇人食已弃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黄一块如桃仁，及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断荤肉，斋居一食，不复杀生，亦可谓异事也。（翊，一作诩）

徐则不传晋王广道

东海徐则隐居天台，绝粒养性。太极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晋王广闻其名，往召之。则谓门人曰："吾年八十来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诣扬州。王请受道法，辞以时日不利。后数日而死，支体如生，道路皆见其徒步归，云："得放还山。"至旧居，取经书分遗弟子，乃去。既而丧至。以为徐生高世之人，义不为炀帝所污，故辞不肯传其道而死。徐君之言，盖聊以避祸，岂所谓危行言逊者耶？不然，炀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极真人肯置之齿牙哉！

先夫人不许发藏

昔吾先君夫人不僦宅于眉，为纱谷行。一日，二婢子悬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乃已，人以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问者，闻之欲发焉。会吾迁居，之问遂僦此宅，掘丈余，不见瓮所在。其后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太白山旧封公爵

吾昔为扶风从事，岁大旱，问父老境内可祷者，云："太白山至灵，自昔有祷无不应。近岁向传师少师为守，奏封山神为济民侯，自此祷不验，亦莫测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会要》看，云："天宝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宝符灵药，遣使取之而获，诏封山神为灵应公。"吾然后知神之所以不悦者，即告太守遣使祷之，若应，当奏乞复公爵，且以瓶取水归郡。水未至，风雾相缠，旗幡飞舞，仿佛若有所见。遂大雨三日，岁大熟。吾作奏检具言其状，诏封明应公。吾复为文记之，且修其庙。祀之日，有白鼠长尺余，历酒馔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龙也。"是岁嘉祐七年。

记范蜀公遗事

李方叔言：范蜀公将薨数日，须发皆变苍，郁然如画也。公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故发于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与人异，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与万物同尽，盖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记张憨子

黄州故县张憨子，行止如狂人，见人辄骂云："放火贼！"稍知书，见纸辄书郑谷《雪诗》。人使力作，终日不辞。时从人乞，予之钱，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觉有垢秽气。其实如此，至于土人所言，则甚异者，固不可知也。

记女仙

予顷在都下，有传太白诗者，其略曰："朝披梦泽云"，又云："笠泽清茫茫"，此非世人语也，盖有

见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诗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绍圣元年九月，过广州，访崇道大师何德顺。有神仙降于其室，自言女仙也，赋诗立成，有超逸绝尘语。或以其托于箕帚，如世所谓“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狱鬼、群鸟兽者托于箕帚，岂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与贤士大夫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池鱼踊起

眉州人任达为余言：少时见人家畜数百鱼深池中，沿池砖甃，四周皆屋舍，环绕方丈间凡三十余年，日加长。一日天晴无雷，池中忽发大声如风雨，鱼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达云：“旧说不以神守，则为蛟龙所取，此殆是尔。”余以为蛟龙必因风雨，疑此鱼圈局三十余年，日有腾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达，理自然尔。

孙抃见异人

眉之彭山进士有宋筹者，与故参知政事孙抃梦得同赴举，至华阴，大雪，天未明，过华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峰”者，见一老姥坐堠下，鬓如雪而无寒色。时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从来，雪中亦无足迹。孙与宋相去数百步，宋相过之，亦怪其异，而莫之顾。孙独留连与语，有数百钱挂鞍，尽与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复还求之，已无所见。是岁，孙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无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修身历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复生，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莫夜必记之，但不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人世间何药可能有此效！既无反恶，又省药钱。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水，多咽不下。”晁无咎言：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予亦记前辈有诗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终身守之。

技　术

医　生

近世医官仇鼎，疗痈肿为当时第一。鼎死，未有继者。今张君宜所能，殆不减鼎。然鼎性行不甚纯淑，世或畏之。今张君用心平和，专以救人为事，治过于鼎远矣。元丰七年四月七日。

论医和语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子内阳而外阴，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动也刚”，《书》曰“沈潜刚克”，世之达者，盖如此也。秦医和曰：“天有六气，淫为六疾：阳淫热疾，阴淫寒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阳物而晦时，故淫则为内热蛊惑之疾。”女为蛊惑，世之知者众，其为阳物而内热，虽良医未之言也。五劳七伤，皆热中而蒸，晦淫者不为蛊则中风，皆热之所生也。医和之语，吾当表而出之。读《左氏》，书此。

记与欧公语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杝牙为杝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伏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以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馂余，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闰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

参寥求医

庞安常为医，不志于利，得善书古画，喜辄不自胜。九江胡道士颇得其术，与予用药，无以酬之，为作行草数纸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废也。”参寥子病，求医于胡，自度无钱，且不善书画，求予甚急。予戏之曰：“子粲、可、皎、彻之徒，何不下转语作两首诗乎？”庞、胡二君与吾辈游，不日“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王元龙治大风方

王游元龙言：“钱子飞有治大风方，极验，常以施人。一日梦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违天怒，若施不已，君当得此病，药不能愈。’子飞惧，遂不施。”仆以为天之所病，不可疗耶，则药不应服有效；药有效者，则是天不能病。当是病之祟，畏是药而假天以禁人耳。晋侯之病，为二竖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见于梦，盖有或使之者。子飞不察，为鬼所胁。若余则不然，苟病者得愈，愿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秽恶，在黄州试之，病良已。今后当常以施人。

延年术

自省事以来，闻世所谓道人有延年之术者，如赵抱一、徐登、张元梦，皆近百岁，然竟死，与常人无异。及来黄州，闻浮光有朱元经尤异，公卿尊师之者甚众，然卒亦病，死时中风搐搦。但实能黄白，有余药、金皆入官。不知世果无异人耶？抑有，而人不见，此等举非耶？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无乃与此等

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

单骧孙兆

蜀人单骧者，举进士不第，顾以医闻。其术虽本于《难经》、《素问》，而别出新意，往往巧发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诏孙兆与骧入侍，有间，赏赉不赀。已而大渐，二子皆坐诛，赖皇太后仁圣，察其非罪，坐废数年。今骧为朝官，而兆已死矣。予来黄州，邻邑人庞安常者，亦以医闻，其术大类骧，而加之以针术绝妙。然患聋，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过人也。元丰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肿，安常一针而愈，聊为记之。

僧相欧阳公

欧阳文忠公尝语："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耳白于面，则众所共见，唇不著齿，余亦不敢问公，不知其何如也。

记真君签

冲妙先生季君思聪所制观妙法象，居士以忧患之余，稽首洗心，归命真寂，自惟尘缘深重，恐此志未遂，敢以签卜，得吴真君第三签，云："平生常无患，见善其何乐。执心既坚固，见善勤修学。"敬再拜受教，书《庄子·养生》一篇，致自厉之意，不敢废坠，真圣验之。绍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东坡居士南迁过虔，与王岩翁同谒祥符宫，拜九天使者堂下，观之妙象，实同此言。

信道智法说

东坡居士迁于海南，忧患之余，戊寅九月晦，游天庆观，谒北极真圣，探灵签，以决余生之祸福吉凶。其辞曰："道以信为合，法以智为先。二者不离析，寿命不得延。"览之竦然，若有所得，书而藏之，以无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离之意。轼恭书：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思则曰："自诚明谓之性"，此之谓也。《孟子》曰："执中无权，由执一也。"法而不智，则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则道凝；以智先法，则法活。道凝而法活，虽度世可也，况延寿乎？

记筮卦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书，忧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涣》之三爻，《初六》变《中孚》，其繇曰："用拯马壮吉。"《中孚》之《九二》变为《益》，其繇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益》之《初六》变为《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繇曰："《家人》利女贞。"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吾考此卦极精详，口以授过，又书而藏之。

费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费孝先者始来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访老人村，坏其一竹床。孝先谢不敏，且欲偿其直。老人笑曰："子视其下字云：此床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为费孝先所坏。成坏自有数，子何以偿为！"孝先知其异，乃留师事之，老人受以《易》轨革卦影之术，前此未知有此学者。后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学者，所在而有，皆自托于孝先，真伪不可知也。聊复记之，使后人知卦影之所自也。

记天心正法咒

王君善书符，行天心正法，为里人疗疾驱邪。仆尝传此咒法，当以传王君。其辞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祟，吾亦不汝苦。"

辨五星聚东井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当出东井"，已而果然，所谓"亿则屡中"者耶？汉十月，五星聚东井，金、水尝附日不远；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为正，盖十月乃今之八月尔。八月而得七月节，则日犹在翼、轸间，则金、水聚于井亦不甚远。方是时，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谄之？浩之说，未足信也。

四　民

论贫士

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词》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马后纪》：夫人见大练以为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诗：'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纵使堪织，能得多少？"

梁贾说

梁民有贾于南者，七年而后返。茹杏实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饮泉之香，食土之洁，泠泠风气，如在其左右，朔易强化，磨去风瘤，望之蝤蛴然，盖项领也。倦游以归，顾视形影，日有德色，徜徉旧都，踌躇顾乎四邻，意都之人与邻之人，十九莫己若也。入其闺，登其堂，视其妻，反惊以走："是何怪耶？"妻劳之，则曰："何关于汝！"馈之浆，则愤不饮；举案而饲之，则愤不食；与之语，则向墙而欷歔；披巾栉而视之，则唾而不顾。谓其妻曰："若何足以当我？亟去之！"妻俯而怍，仰而叹曰："闻之：居富贵者不

易糟糠，有姬姜者不弃憔悴。子以无瘿归，我以有瘿逐。呜呼，瘿邪！非妾妇之罪也！”妻竟出。于是贾归家三年，乡之人憎其行，不与婚。而土地风气，蒸变其毛脉，啜菽饮水，动摇其肌肤，前之丑稍稍复故。于是还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谓是行也，知贾之薄于礼义多矣。居士曰：贫易主，贵易交，不常其所守。兹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学术者，蹈而不知耻也。交战乎利害之场，而相胜于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为敌国，孝子为格虏，前后纷纭，何独梁贾哉！

梁工说

梁工治丹灶有日矣。或有自三峰来，持淮南王书，欲授枕中奇秘坎离生养之法，阴阳九六之数，子女南北之位，或黄或白，生生而不穷，以是强兵，以是绪余以博施济众。而其始也，密室为场，空地为炉，外烬山木之上煮天一，坏父鼎母，养以既济，风火絪缊，而瓦砾化生。方士未毕其说，工悦之，然以为尽之矣。退试其术，逾月破灶，而黄金已芽矣。于是谢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于子，后日不成，不以相仇，则子之惠也。”工重谢之曰：“若之术殚于是矣，予固知之矣，岂若愚我者哉！”遂歌《骊驹》以遣送之。束书在于腰，长揖而去。工日治其诀，更增益剂量，其贪婪无厌。童东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属月魄，昼火属日光，操之弥勤，而其术愈疏，为之不已。而其费滋甚，牛马销于铅汞，室庐尽于钳锤，券土田，质妻子，萧条褴褛，而其效不进。至老以死，终不悟。君子曰：术之不慎，学之不至者然也，非师之罪也。居士曰：朽墙画墁，天下之贱工，而莫不有师。问之不下，思之不熟，与无师同。其师之不至，朽墙画墁之不若也。不至，则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己穷，欺外者人穷。如梁工盖自穷，亦安能穷人哉！

女 妾

贾氏五不可

晋武帝欲为太子娶妇，卫瓘曰：“贾氏有五不可：青、黑、短、妒而无子。”竟为群臣所誉，娶之，竟以亡晋。妇人黑白美恶，人人知之，而爱其子，欲为娶妇，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于众口，则颠倒错缪如此。俚语曰：“证龟成鳖”，此未足怪也。以此观之，当云“证龟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龟蛇易位，而况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岁月后者耶！

贾婆婆荐昌朝

温成皇后乳母贾氏，宫中谓之贾婆婆。贾昌朝连结之，谓之姑姑。台谏论其奸，吴春卿欲得其实而不可。近侍有进对者曰：“近日台谏言事，虚实相半，如贾姑姑事，岂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贾氏实曾荐昌朝。”非吾仁宗盛德，岂肯以实语臣下耶！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厕，脱故着新，意色不怍。厕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贼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执事厕中，殆是无所知也。

贼 盗

盗不劫幸秀才酒

幸思顺，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无贤愚，皆喜之。时劫江贼方炽，有一官人舣舟酒垆下，偶与思顺往来相善，思顺以酒十壶饷之。已而被劫于蕲、黄间，群盗饮此酒，惊曰：“此幸秀才酒邪?”官人识其意，即绐曰：“仆与幸秀才亲旧。”贼相顾叹曰：“吾侪何为劫幸老所亲哉！”敛所劫还之，且戒曰：“见幸慎勿言。”思顺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盖尝啖物而不饮水云（幸一作辛）。

梁上君子

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

夷狄 原作“外域”

曹玮语王鬷元昊为中国患

天圣中，曹玮以节镇定州。王鬷为三司副使，疏决河北囚徒，至定州。玮谓鬷曰：“君相甚贵，当为枢密使。然吾昔为秦州，闻德明岁使人以羊马货易于边，课所获多少为赏罚，时将以此杀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谏曰：‘吾本以羊马为国，今反以资中原，所得皆茶彩轻浮之物，适足以骄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彩日增，羊马日减，吾国其削乎！”乃止不戮。吾闻而异之，使人图其形，信奇伟。若德明死，此子必为中国患，其当君之为枢密时乎？盍自今学兵讲边事?”鬷虽受教，盖亦未必信也。其后鬷与张观、陈执中在枢府，元昊反，杨义上书论土兵事，上问三人，皆不知，遂皆罢之。鬷之孙为子由婿，故知之。

高 丽

昨日见泗倅陈敦固道言：“胡孙作人状，折旋俯仰中度，细观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孙’，不知为胡孙所弄！”其言颇有理，故为记之。又见淮东提举黄实言：“见奉使高丽人言：所致赠作有假金银铤，夷人皆拆坏，使露胎素，使者甚不乐。夷云：非敢慢也，恐契丹有觇者以为真尔。”由此观之，高丽所得吾赐物，契丹皆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谓契丹不知高丽朝我，或以为异时可使牵制契丹，岂不误哉！今日又见三佛齐朝贡者过泗州，官吏妓乐，纷然

郊外，而椎髻兽面，睢盱船中。遂记胡孙弄人语良有理，故并记之。

高丽公案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见王伯虎炳之言："昔为枢密院礼房检详文字，见高丽公案。殆因张诚一使契丹，于虏帐中见高丽人，私语本国主向慕中国之意，归而奏之，先帝始有招徕之意。枢密使李公弼因而迎合，亲书札子乞招致，遂命发运使崔极遣商人招之。"天下知非极，而不知罪公弼。如诚一，盖不足道也。

卷　四

古　迹

铁墓厄台

余旧过陈州，留七十余日，近城可游观者无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谓之"铁墓"，云陈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啮其址，见有铁锢之。又有寺曰"厄台"，云孔子厄于陈、蔡所居者，其说荒唐，在不可信。或曰东汉陈愍（思）王宠"散弩台"，以控黄巾者，此说为近之。

黄州隋永安郡

昨日读《隋书·地理志》，黄州乃永安郡。今黄州东十五里许有永安城，而俗谓之"女王城"，其说甚鄙野。而《图经》以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吴国，今无锡惠山上有春申庙，庶几是乎？

汉讲堂

汉时讲堂今犹在，画固俨然。丹青之古，无复前比。

记樊山

自余所居临皋亭下，乱流而西，泊于樊山，为樊口，或曰"燔山"，岁旱燔之，起龙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为卢洲，孙仲谋泛江遇大风，柂师请所之，仲谋欲往卢洲，其仆谷利以刀拟柂师，使泊樊口。遂自樊口凿山通路归武昌，今犹谓之"吴王岘"。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镜。循山而南至寒溪寺，上有曲山，山顶即位坛、九曲亭，皆孙氏遗迹。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萨泉，泉所出石，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庙，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死于樊口。寻绎故迹，使人凄然。仲谋猎于樊口，得一豹，见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见。今山中有圣母庙，予十五年前过之，见彼板仿佛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赤壁洞穴

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图经》云："是徐邈不知何时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在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

玉　石

辨真玉

今世真玉甚少，虽金铁不可近，须沙碾而后成者，世以为真玉矣，然犹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须定州磁芒所不能伤者，乃是云。问后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红丝石

唐彦猷以青州红丝石为甲。或云："惟堪作骰盆，盖亦不见佳者。"今观雪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许尔。

井　河

筒井用水鞴法

蜀去海远，取盐于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顺盐亦久矣，惟邛州蒲江县井，乃祥符中民王鸾所开，利入至厚。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后汉书》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铁冶用之，大略似盐井取水筒。太子贤不识，妄以意解，非也。

汴河斗门

数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门以淤田，识者皆以为不可，竟为之，然卒亦无功。方樊山水盛时放斗门，则河田坟墓庐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则淤不能厚，谓之"蒸饼淤"，朝廷亦厌之而罢。偶读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转运使以汴河水浅不通运，请筑塞两河斗门，节度使以当管营田悉在河次，在斗门筑塞，无以供军。"乃知唐时汴河两岸皆有营田斗门，若运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今不能，何也？当更问知者。

卜居

太行卜居

柳仲举自共城来，挎大官米作饭食我，且言百泉之奇胜，劝我卜邻。此心飘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东坡居士书。

范蜀公呼我卜邻

范蜀公呼我卜邻许下，许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荡于东坡之上，岂复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觉有病，或然持养，百病皆作。如州县久不治，因循苟简，亦曰无事，忽遇能吏，百弊纷然，非数月不能清净也。要且坚忍不退，所谓一劳永逸也。

合江楼下戏

合江楼下，秋碧浮空，光摇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庐屋七八间，横斜砌下。今岁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岂无寸土可迁，而乃眷眷不去，常为人眼中沙乎？

名西阁

元丰七（三）年冬至，过山阳，登西阁，时景繁出巡未归。轼方乞归常州，得请，春中方当复过此。故有阁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廓，谟之子也，晋、宋间第一流，辄以似公家，不知可否？

亭堂

临皋闲题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子，上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名容安亭

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轩，以容安名之。

陈氏草堂

慈湖陈氏草堂，瀑流出两山间，落于堂后，如悬布崩雪，如风中絮，如群鹤舞。参寥子问主人乞此地养老，主人许之。东坡居士投名作供养主，龙丘子欲作库头。参寥不纳，云："待汝一口吸尽此水，令汝作。"

雪堂问潘邠老

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客有至而问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欲深。今似系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徐思其应，揖而进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猬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抟，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视而惊，智者起而轧。吾固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为藩外之游，可乎？"苏子曰："予之于此，自以为藩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难晓也！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人道不足以为藩也，所以藩子（予）者，特智也尔。智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谓也，形而为行，则行有谓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执其臂，犹且喑呜踢蹙之不已，则藩之于人，抑又固矣。人之为患以有身，身之为患以有心。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则形固不能释；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子之知既焚而烬矣，烬又复然，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竦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惟目为甚，故圣人不为。雪乎雪乎，吾见子知为目也，子其殆矣！"客又举杖而指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杂下也，均矣，厉风过焉，则凹者留而凸者散。天岂私于凹凸哉？势使然也。势之所在，天且不能违，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不犹雪之在凹者乎？"苏子曰："予之所为，适然而已，岂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适然也？适有雨，则将绘以雨乎？适有风，则将绘以风乎？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惧意。睹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苟有动焉，丹青之有靡丽，冰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袭，岂有异哉！"苏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闻命？然未尽也，予不能默，此正如与人讼者，其理虽已屈，犹未能绝辞者也。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得，动则失。黄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南望而还，遗其玄珠焉。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

哉？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虽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惊其遗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见其不溯而偻，不寒而栗，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彼其趑趄利害之徒，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衣文绣者被之以皮弁，则必有愧色。子之于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将其与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后论，予且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后兮春草齐，雪堂之左右兮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考槃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羁。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子不弃兮，我其子归！

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苏子随之。客顾而颔之曰："有若人哉！"

人　物

尧舜之事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阙，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东坡先生曰：士有以箪食豆羹见于色者。自吾观之，亦不信也。

论汉高祖羹颉侯事

高祖微时，尝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转釜，客以故去。已而视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为其母不长者。"封其子信为羹颉侯。高祖号为大度不记人过者，然不置转釜之怨，独不畏太上皇缘此记分杯之语乎？（转釜一作轑）

武帝踞厕见卫青

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

元孝诏与论语孝经小异

楚孝王嚣疾，成帝诏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东平王不得于太后，元帝诏曰："诸侯在位不骄，然后富贵离其身，而社稷可保。"皆与今《论语》、《孝经》小异。离，附离也，今作"不离于身"，疑为俗儒所增也。

跋李主词

"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几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跋陈后主词。

真宗仁宗之信任

真宗时，或荐梅询可用者，上曰："李沆尝言其非君子。"时沆之没，盖二十于年矣。欧阳文忠公尝问苏子容曰："宰相没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独以无心，故尔。"轼因赞其语，且言："陈执中俗吏耳，持至公犹能取信主上，况如李公之才识，而济之以无心耶！"时元祐三年兴龙节，赐宴尚书省，论此。是日，又见王巩云其父仲仪言："陈执中罢相，仁宗问：'谁可代卿者？'执中举吴育，上即召赴阙。会乾元节侍宴，偶醉坐睡，忽惊顾拊床呼其从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台。"以此观之，执中虽俗吏，亦可贤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节有心疾，亦难大用，仁宗非弃材之主也。

孔子诛少正卯

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或以为太速。此叟盖自知其头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发之。使更迟疑两三日，已为少正卯所图矣。

戏书颜回事

颜回箪食瓢饮，其为造物者费亦省矣，然且不免于夭折。使回更吃得两箪食半瓢饮，当更不活得二十九岁？然造物者辄支盗跖两日禄料，足为回七十年粮矣，但恐回不要耳。

辨荀卿言青出于蓝

《荀卿》云："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世之言弟子胜师者，辄以此为口实，此无异梦中语！青即蓝也，冰即水也。酿米为酒，杀羊豕以为膳羞，曰："酒甘于米，膳羞美于羊"，虽儿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为辨，信其醉梦颠倒之言！以至论人之性，皆此类也。

颜蠋巧于安贫

颜蠋与齐王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蠋辞去，曰："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不宝贵也，然而太璞不完。士生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娱。"嗟乎，战国之士未有如鲁连、颜蠋之贤者也，然而未闻道也。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是犹有意于肉于车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适，取其美与适足矣，何以当肉与车为哉！虽然，蠋可谓巧于居贫者也。未饥而食，虽八珍犹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于贫，不能知蠋之巧也。

张仪欺楚商于地

张仪欺楚王以商于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与儿戏无异，天下无不疾张子之诈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岂足道哉！而张又非楚之臣，为秦谋耳，何足深过？若后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举安，四夷毕服，礼乐兴而刑罚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欲六百里也，而卒无丝毫之获，岂特无所获，丧已不胜言矣。则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张仪之事楚。因读《晁错论》，书此。

赵尧设计代周昌

方与公谓周昌之吏赵尧年虽少，奇士，"君必异之，且代君"。昌笑曰："尧，刀笔吏尔，何至是！"居顷之，尧说高祖为赵王贵强相，独周昌为可。高祖用其策，尧竟代昌为御史大夫。吕后杀赵王，昌亦无能为，特谢病不朝尔。由此观之，尧特为此计代昌尔，安能为高祖谋哉！吕后怨尧为此计，亦抵尧罪。尧非特不能为高祖谋，其自为谋亦不善矣，昌谓之刀笔吏，岂诬也哉！

黄霸以鹖为神爵

吾先君友人史经臣彦辅，豪伟人也，尝言："黄霸本尚教化，庶几于富，而教之者乃复用乌攫小数，陋哉！颍川凤皇，盖可疑也，霸以鹖为神爵，不知颍川之凤以何物为之？"虽近于戏，亦有理也。

王嘉轻减法律事见梁统传

汉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习所见以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罢肉刑与参夷之诛。景帝复孥戮晁错，武帝罪戾有增无损，宣帝治尚严，因武之旧。至王嘉为相，始轻减法律，遂至东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记其事，事见《梁统传》，固可谓疏略矣。嘉，贤相也，轻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记乎？统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兴，哀、平以轻法衰，因上书乞增重法律，赖当时不从其议。此如人年少时不节酒色而安，老后虽节而病，见此便谓酒可以延年，可乎？统亦东京名臣，一出此言，遂获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以非命而死，冀卒灭族。呜呼，悲夫，戒哉！"疏而不漏"，可不惧乎？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经略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饭，贤愚相远。如此安上言吾子似快活，未知孰贤与否？

勃逊之

与朱勃逊之会议于颍，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余可鄙也。"昔叔向闻鬷蔑一言，得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然。

刘聪吴中高士二事

刘聪闻当为须遮国王，则不复惧死，人之爱富贵，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于生者。

郄超出与桓温密谋书以解父

郄（郗）超虽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于王室，不知之。将死，出一箱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伤为毙。我死后，公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愔后果哀悼成疾，门生依指呈之，则悉与温往反密计。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复哭矣。若方回者，可谓忠臣矣，当与石碏比。然超谓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则不从温矣。东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论桓范陈宫

司马懿讨曹爽，桓范往奔之。懿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范说爽移车驾幸许昌，招外兵，爽不从。范曰："所忧在兵食，而大司农印在吾许。"爽不能用。陈宫、吕布既擒，曹操谓宫曰："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日何如？"宫曰："此子不用宫言，不然，未可知也！"仆尝论此二人：吕布、曹爽，何人也？而为之用，尚何言知！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谓智。"元祐三年九月十八日书。

录温峤问郭文语

温峤问郭文曰："人皆有六亲相容，先生弃之，何乐？"文曰："李行学道，不谓遭世乱，欲归无路耳。"又曰："饥思食，壮思室，自然之理，先生独无情乎？"曰："情由忆生，不忆故无情。"又问："先生独处穷山，死为乌鸢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于蝼蚁，复何异？"又问："猛虎害人，先生独不畏耶？"曰："人无害兽心，则兽亦不害人。"又问："世不宁则身不安，先生不出济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

也。"予尝监钱塘郡，游余杭九镇山，访大涤洞天，即郭生之旧隐。洞大，有巨壑，深不可测，盖尝有敕使投龙简云。戊寅九月七日书（李行一作季行）。

刘伯伦

刘伯伦常以锸自随，曰："死即埋我。"苏子曰：伯伦非达者也。棺椁衣衾，不害为达。苟为不然，死则已矣，何必更埋！

房琯陈涛斜事

房次律败于陈涛斜，杀四万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虽杜佑所集，然其源出于刘秩。陈涛之败，秩有力焉。次律云："曳洛河虽多，安能当我刘秩！"区区之辨以待曳洛河，疏矣。

张华鹪鹩赋

阮籍见张华《鹪鹩赋》，叹曰："此王佐才也！"观其意，独欲自全于祸福之间耳，何足为王佐乎？华不从刘卞言，竟与贾氏之祸，畏八王之难，而不免伦、秀之虐。此正求全之过，失《鹪鹩》之本意。

王济王恺

王济以人乳蒸豚，王恺使妓吹笛，小失声韵便杀之；使美人饮酒，客饮不尽，亦杀之。时武帝在也，而贵戚敢如此，知晋室之乱也久矣。

王夷甫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无罪，且劝僭号。其女惠风为愍怀太子妃，刘曜陷洛，以惠风赐其将高属。将妻之，惠风杖剑大骂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独惭见晋公卿，乃当羞见其女也。

卫瓘欲废晋惠帝

晋惠帝为太子，卫瓘欲陈启废立之策而未敢发。会燕凌云台，瓘托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启。"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拊床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贾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语，乃于众中言之，岂所谓"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邓艾之冤，天夺其魄尔（魄或作识）。

裴頠对武帝

晋武帝探策，岂亦如签也耶？惠帝不肖，得一，盖神以实告。裴頠谄对，士君子耻之，而史以为美谈，鄙哉！惠、怀、愍皆不终，牛系马后，岂及亡乎！

刘凝之沈麟士

《南（梁）史》：刘凝之为人认所着履，即与之。此人后得所失履，送还，不肯复取。又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着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与之。邻人得所失履，送还，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虽小事，然处事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柳宗元敢为诞妄

柳宗元敢为诞妄，居之不疑。吕温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过于此者，必呱呱然。虽子产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称温之弟恭亦贤豪绝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龄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为裴延龄婿者乎？柳宗元与伾、叔文交，盖亦不羞于延龄姻也。恭为延龄婿不见于史，宜表而出之，见宗元文集恭墓志云。

卷　五

论　古

武王非圣人

武王克殷，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与管、蔡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昔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改过，否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以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杀其父，封

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诛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盖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民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周东迁失计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苏子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𬘭王（𬘭音兹，即灵王）之神圣，诸侯服享，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昔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复增营之，周公既没，盖君陈、毕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迁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毕，此岂有意于迁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可议田宅。今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无以过周，而后王之败亦不减幽、厉，然至于桀、纣而后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东周之名存而实亡也。是何也？则不粥田宅之效也。盘庚之迁也，复殷之旧也。古公迁于岐，方是时，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岂所难哉？卫文公东徙渡河，恃齐而存耳。齐迁临菑，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春秋时楚大饥，群蛮叛之，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蒍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灭庸，而楚始大。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温峤欲迁都豫章，三吴之豪欲迁会稽，将从之矣，独王导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丰俭移都，若弘卫文大帛之冠，何适而不可？不然，虽乐土为墟矣。且北寇方强，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望实皆丧矣!"乃不果迁，而晋复安。贤哉导也，可谓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虽不如楚强，顾不愈于东晋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都；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征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

秦拙取楚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韩；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赵、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齐，初并天下。苏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为巧于取齐而拙于取楚，其不败于楚者，幸也。乌乎，秦之巧，亦创智伯而已。魏、韩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创智伯而诸侯终不知师韩、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齐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犹伐齐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赵，齐、楚救之，赵乏食，请粟于齐，而齐不予。秦遂围邯郸，几亡赵。赵虽未亡，而齐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齐者四十余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谨，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岂以谨故置齐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齐"者，所以慰齐之心而解三晋之交也。齐、秦不两立，秦未尝须臾忘齐也，而四十余年不加兵者，岂其情乎？齐人不悟而与秦合，故秦得以其间取三晋。三晋亡，齐盖岌岌矣。方是时，犹有楚与燕也，三国合，犹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齐不救，故二国亡，而齐亦虏不阅岁，如晋取虞、虢也，可不谓巧乎！二国既灭，齐乃发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呜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万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万攻之，盖空国而战也。使齐有中主具臣知亡之无日，而扫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齐而入厌兵空虚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然则奈何曰："古之取国者必有数，如取龆齿也，必以渐，故齿脱而儿不知。"今秦易楚，以为龆齿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儿必伤，吾指必啮。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数也。吴为三军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晋之平吴，隋之平陈，皆以是物也。惟苻坚不然，使坚知出此，以百倍之众，为迭出之计，虽韩、白不能支，而况谢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胜；而坚不幸耳。

秦废封建

秦初并天下，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苏子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因而君之虽欲罢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周衰，诸侯相

并，齐、晋、秦、楚皆千余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至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而学士大夫多非之。汉高帝欲立六国后，张子房以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论与子房何异？世特以成败为是非耳。高帝闻子房之言，吐哺骂郦生，知诸侯之不可复，明矣。然卒王韩、彭、英、卢，岂独高帝，子房亦与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故吾以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

论子胥种蠡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句践为人长颈乌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逸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于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苏子曰：范蠡独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乌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财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余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净无为而老于越者也，故曰"蠡亦乌喙也"。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连，则去圣人不远矣。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于此，吾以是累叹而深悲焉。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句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至于籍馆，阖闾与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儿童之见，无足论者，不忍三子之见诬，故为之言。

论鲁三桓

鲁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公。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以成叛，公围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为政也，亦危而难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封建诸侯。"曹操疑其论建渐广，遂杀融。融特言之耳，安能为哉？操以为天子有千里之畿，将不利己，故杀之不旋踵。季氏亲逐昭公，公死于外，从公者皆不敢入，虽子家羁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虽地势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盖不减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时堕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于《春秋》，方是时三桓虽若不悦，然莫能违孔子也。以为孔子用事于鲁，得政与民，三桓畏之欤？则季桓子之受女乐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盖始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苏子曰：此孔子之所以圣也。盖田氏、六卿不服，则齐、晋无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则鲁无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无急于此者矣。彼晏婴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齐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婴能知之而不能为之，婴非不贤也，其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羁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举治世之礼，以律亡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圣见于行事，至此为无疑也。婴之用于齐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祸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难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请讨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国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与三子之必不从，而以礼告也欤？"曰：否，孔子实欲伐齐。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岂礼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逼，尝欲以越伐鲁而去之。夫以蛮夷伐国，民不予也，皋如、出公之事，断可见矣，岂若从孔子而伐齐乎？若从孔子而伐齐，则凡所以胜齐之道，孔子任之有余矣。既克田氏，则鲁之公室自张，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司马迁二大罪

商鞅用于秦，变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苏子曰：此皆战国之游士邪说诡论，而司马迁暗于大道，取以为史。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侵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二子之术用于世者，灭国残民覆族亡躯者相踵也，而世主独甘心焉，何哉？乐其言之便己也。夫尧、舜、禹，世主之父师也；谏臣拂士，世主之药石也；恭敬慈俭、勤劳忧畏，世主之绳约也。今使世主日临父师而亲药石、履绳约，非其所乐也。故为商鞅、桑弘羊之术者，必先鄙尧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谓贤主，专以天下适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所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

论范增

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归未至彭城，疽发背死。苏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蚤耳。

然则当以何事去？增劝羽杀沛公，羽不听，终以此失天下，当于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增曷为以此去哉？《易》曰："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增之去，当以羽杀卿子冠军时也。陈涉之得民也，以项燕、扶苏；项氏之兴也，以立楚怀王孙心。而诸侯叛之也，以弑义帝也。且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心也，岂必待陈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

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而擢以为上将，不贤而能如是乎？羽既矫杀卿子冠军，义帝必不能堪。非羽杀帝，则帝杀羽，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杀其所立，项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杀卿子冠军，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君臣之分未定也。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虽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呜呼，增亦人杰也哉！

游士失职之祸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打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贵富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

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赵高李斯

秦始皇帝时，赵高有罪，蒙毅案之，当死，始皇赦而用之。长子扶苏好直谏，上怒，使北监蒙恬兵于上郡。始皇东游会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赵高矫诏立胡亥，杀扶苏、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苏子曰：始皇制天下轻重之势，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备乱者，可谓密矣。蒙恬将三十万人，威振北方，扶苏监其军，而蒙毅侍帷幄为谋臣，虽有大奸贼，敢睥睨其间哉？不幸道病，祷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谋。始皇之遣毅，毅见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国，其祸败必出于智所不及。圣人为天下，不恃智以防乱，恃吾无致乱之道耳。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胆者也。自书契以来，惟东汉吕强、后唐张承业二人号称善良，岂可望一二于千万，以致（徼）必亡之祸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汉桓、灵，唐肃、代，犹不足深怪，始皇、汉宣皆英主，亦湛于赵高、恭、显之祸。彼自以为聪明人杰也，奴仆熏腐之余何能为，及其亡国乱朝，乃与庸主不异。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如始皇、汉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谓不智。扶苏亲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陈胜假其名犹足以乱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诛而复请之，则斯、高无遗类矣。以斯之智而不虑此，何哉？"苏子曰：呜呼，秦之失道，有自来矣，岂独始皇之罪？自商鞅变法，以诛（殊）死为轻典，以参夷为常法，人臣狼顾胁息，以得死为幸，何暇复请！方其法之行也，求无不获，禁无不止，鞅自以为轶尧、舜而驾汤、武矣。及其出亡而无所舍，然后知为法之弊。夫岂独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轲之变，持兵者熟视始皇环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复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复请也。二人之不敢请，亦知始皇之鸷悍而不可回也，岂料其伪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虽有卖国之奸，无所投其隙，仓卒之变，无自发焉。然其令行禁止，盖有不及商鞅者矣，而圣人终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于弃灰，刑其亲戚师傅，积威信之极。以及始皇，秦人视其君如雷电鬼神，不可测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后制刑。今至使人矫杀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请，则威信之过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汉武与始皇，皆果于杀者也，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如戾太子之悍，则宁反而不诉，知诉之必不察也。戾太子岂欲反者哉？计出于无聊也。故为二君之子者，有死与反而已。李斯之智，盖足以知扶苏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后世人主之果于杀者。

摄主

鲁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而果摄也，则《春秋》不书为公，《春秋》书为公，则隐非摄，无疑也。"苏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隐摄而桓弑，著于史也详矣。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以鲁公薨，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然则隐公之摄也，礼欤？曰：礼也。何自闻之？曰：闻之孔子。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何谓摄主？曰：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则其弟若兄弟之子次当立者为摄主。子生而女也，则摄主立；男也，则摄主退。此之谓摄主，古之人有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请退。康子之谓摄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汉以来不修是礼也，而以母后摄。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使与闻外事且不可，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摄位（主）而临天下乎？女子为政而国安，惟齐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盖亦千一矣。自东汉马、邓不能无讥，而汉吕后、魏胡武灵、唐武氏之流，盖不胜其乱，王莽、杨坚遂因以易姓。由此观之，岂若摄主之庶几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摄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则摄主取之，犹吾先君之子孙也，不犹愈于异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安用摄主？"曰：非此之谓也。嗣天子长矣，宅忧而未出令，则以礼设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则三代之礼，孔子之学，决不以天下付异姓，其付之摄主也。夫岂非礼而周公行之欤？故隐公亦摄主也。郑玄，儒之陋者也，其传"摄主"也，曰："上卿代君听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则上卿岂继世者乎？苏子曰：摄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习见母后之摄

也，而以为当然。故吾不可不论，以待后世之君子。

隐公不幸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人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施优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所行相同，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戮，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俯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由也夫！吾读史得隐公、里克、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鉴观焉。

七德八戒

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齐可以王矣。恨其不学道，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吾读《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太公之治齐也，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诵之，齐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齐矣，齐懿氏卜之，皆知其当有齐国也。篡弑之疑，盖萃于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废之，乃欲以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为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苻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论者，则以为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杀以启乱，吾以谓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齐景公不繁刑重赋，虽有田氏，齐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虽有晋文公，兵不败；汉景帝不害吴太子，不用晁错，虽有吴王濞，无自发；晋武帝不立孝惠，虽有刘元海，不能乱；苻坚不贪江左，虽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余，汉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且夫自今而言之，则元海、禄山死有余罪，自当时而言之，则不免为杀无罪。岂有天子杀无罪而不得罪于天者？上失其道，途之人皆敌国也，天下豪杰其可胜既乎？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八人者，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与忧元海、禄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故夫嗜杀人者，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以邓之微，无故杀大国之君，使楚人举国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今吾忧寒疾而先服乌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杀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药者也。

渑水燕谈录

[宋]王辟之撰　高广政　王继训整理

《渑水燕谈录》十卷，北宋王辟之撰。辟之为山东淄博人，北宋中期中进士，后在州县任职达三十年之久。晚年回乡撰成此书。“渑水”在今山东淄博，北流入时水（今小清河），“燕谈”即“闲谈”之意。书中所记多为北宋“士大夫谈议”，涉及北宋中后期若干政事与朝臣轶闻。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涵芬楼》本、《稗海》本、《四库全书》本和中华书局整理本等。本整理本以涵芬楼夏敬观校本为底本（夏氏所作部分校语删去），参校其他版本，尤其是中华书局整理本订补而成。

卷　一

帝　德

西都北寺应天禅院，乃太祖诞圣之地，国初为传舍。真宗幸洛阳，顾瞻遗迹，徘徊感怆，乃命建为僧舍。功成，赐院额，奉安神御，命知制诰刘筠志之。仁宗初，又建别殿，分二位，塑太宗、真宗圣像，丞相王钦若为之记。后园植牡丹万本，皆洛中尤品。庆历末，仁宗御篆神御三殿碑：艺祖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孝”。今为忌日行香地，去留府甚远，故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此之谓也。

开宝中，教坊使魏某年老当补外，援后唐故事，求领小郡。太祖曰：“伶人为刺史岂治朝事，尚可法耶!”第令于本部中迁叙，乃以为太常太乐令。

兴国中，张观、乐史鏁厅合格，不得进士第，止以为幕职官。太宗之爱惜科名如此。

庆历中，郎官吕觉者勘公事已回，登对自陈衣绯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别差遣，与卿换章服。朕不欲因鞫狱与人恩泽，虑刻薄之徒望风希进，加人深罪耳。”帝宽厚钦恤之德如此，庙号曰仁，不亦宜乎!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仁宗行籍田礼。就耕位，侍中奉耒进御。上搢圭秉耒三推，礼仪使奏礼成，上曰：“朕既躬耕，不必泥古，愿终亩以劝天下。”礼仪使复奏，上遂耕十有二畦。翌日，作《籍田礼毕诗》赐宰臣已下和进。寻诏吕文靖公编为《籍田记》。时许开封国学举人陪位，因得免解。

宝元、康定间，西方用兵，急于边用，言利者多掊摭细微，颇伤大体。仁宗厌之，乃诏曰：“议者并须究知本末，审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验白无状、事效不著者，当施重罚。”于是，轻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言利害也。

仁宗朝，南剑州上言：“石碑等银矿可发。”上谓三司使曰：“但不害民，则为国利；或于民有害，岂可行也?”上之恤爱元元至矣。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为仁宗所优异，帝以君子长者称之。天禧初，因草诏得对，命坐赐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顾左右取烛与学士，中使就御前取烛，执以前导之，出内门，传付从使。后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又常侍宴，赐禁中名花。故事，惟亲王、宰臣即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上忽顾公，令内侍为戴花，观者荣之。其孙端禀尝为余言。

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牍未决者常几百事，近日逾月并无公案。汉文决死刑四百，唐太宗决死罪三百，史臣书之，以为刑措。今以四海之广而奏牍不闻动辄逾月，足以知民识礼义而不犯于有司也，请载之史笔。”

祥符中，诸王有以翰林使医有效，乞除遥郡，真宗曰："医之为郡，非治朝美事，厚赐之可也。"仍令宰相谕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学士对。既退，中人就院宣谕曰："朕适忘御袍带，卿无讶焉。"学士将降谢，中人止之云："上深自愧责，有旨放谢。"真宗礼遇词臣厚矣。

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会上即位，乃寝。后改曰左藏库。今为内藏库。

太祖登极数年，石守信等犹典禁卫，赵忠献屡请于上授以他任，上乃曲燕守信等，道旧甚欢，从容曰："朕与卿等义均手足，岂有他耶？而言者累及之。卿等各自择善地，出就藩镇，租赋之入，奉养甚厚，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有数女，与卿结亲，庶无间耳。"皆感称谢。于是诸帅归镇，或有至二十余年者，常富贵荣宠，极于一时。前代之保全功臣，无以过也。

真宗尝谕宰臣一外补郎官，称其才行甚美，俟罢郡还朝，与除监司。及还，帝又语及之。执政拟奏，将以次日上之，晚归里第，其人来谒。明日，只以名荐奏，上默然不许。察所以，乃知已为伺察密报矣。终真宗朝，其人不复进用。真宗恶人奔竞如此。

庆历中，滕子京守庆州，属羌数千人内附。滕厚加劳遗，以结其心。御史梁坚言滕妄费公库钱，仁宗曰："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

仁宗朝，流内铨引改京官人李师锡，上览其荐者三十余人，问其族系，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婿。上曰："保任之法，欲以尽天下之才，今但荐势要，使孤寒何以进？"止与师锡循资。后翰林学士胡宿子宗尧磨勘，以保官亦令循资。帝之照见物情、抑权势、进孤寒，圣矣。

英宗治平中，燕国惠和公主下降王师约。异时，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为恭，帝疾之，曰："此废人伦之序，不可以为法。"思有以厚风俗，亟命正之，尚未暹著于令。及神宗践阼，乃诏公主出降，皆行见舅姑礼。是时，师约父克臣为开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见，行盥馈礼。礼成，遂大设乐。天下荣之。三宫嫔御还者莫不嗟叹，近姻贵戚相与震动，以为天姬之贵尚执行妇道，盖自惠和始耳。唐南平公主下降王珪之子，珪坐，令亲执笄，行盥馈之礼，曰："吾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唯我祖宗首正王化，穆然成风矣。

鲁人李廷臣顷官琼管，一日过市，有獠子持锦臂耩鬻于市者，织成诗。取而视之，仁庙景祐五年赐新进士诗也，云："恩袍草色动，仙籍桂香浮。"仁祖天章掞丽，固足以流播荒服，盖亦仁德醲厚，有以深浃夷獠之心，故使爱服之如此也。廷臣以千文易得之，帖之小屏，致几席间，以为朝夕之玩。

说　论

庆历中，开宝寺塔灾，国家遣人凿塔基，得旧瘗舍利，迎入内庭，送本寺令士庶瞻仰。传言在内庭时，颇有光怪，将复建塔。余襄公靖言："彼一塔不能自卫，何福逮于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圆者夜亦有光，乌足异也。梁武造长干塔，舍利长有光，台城之败，何能致福！乞不营造。"仁宗从之。

夏竦薨，仁宗赐谥曰文正。刘原父判考功，上疏言："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疏三上。是时，司马温公知礼院，上书曰："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当？"光书再上。遂改谥文献。知制诰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谥也。"封还其目，不为草诏。于是太常更谥竦文庄。

嘉祐中，内臣麦允言死，以其尝有军功，特给卤簿。司马光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习之人，非有大功大勋而赠以一品，给以卤簿，不可以为法。"仁宗嘉纳之。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当食而阴云不见，事同不食，故事当贺。"司马光曰："日食，四方皆见而京师独不见，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尤甚，不当贺。"诏嘉其言，后以为例。

景祐中，赵元昊尚修职贡，蔡州进士赵禹庶明言元昊必反，请为边备。宰相以为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归京，上书自理。宰相益怒，下禹开封府狱。是时，陈希亮为司录，言禹可赏不可罪，宰相不从，希亮争不已。卒从希亮言，以禹为徐州推官。徂徕先生石守道有诗曰"蔡牧男儿忽议兵"，谓禹也。

咸平中，孙冕乞于江、淮、荆湖通商卖盐，许商人于边上入粮草，或京中纳钱帛，一年之内，国家预得江、淮、荆湖三路卖盐课额，而又公私之利有十倍焉。为陈恕等沮之，遂寝。

临淄贾公疏先生，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颇类《孟子》。常奏《谏书》四篇，谓“丁谓造作符瑞，以诬皇天，以欺先帝，今幸谓奸发，请明告天下，正其事。”无几，又谓“谓既窜逐，寇莱公犹在雷州，宜还莱公，以明忠邪。”先生终以孤直不偶。既晚，得进士出身，不乐为吏。久之，李文定公窃其诰敕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后门人李冠元伯、刘颜子望相与谥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赐名同，改字希得（案：公疏元名周，故赐改同）。

狄武襄公既平岭南，仁宗欲以为枢密使、平章事，庞庄敏公曰：“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赐钱二十万，其重慎名器如此。今青功不及彬远矣，若用为平章事，富贵已极，后安肯为陛下用。万一后有寇盗，青更立功，陛下以何官赏之？”乃以青为护国军节度，诸子皆优官，厚赐金帛。

真宗初上仙，庄献攀慕号切，凡丧祭之礼务极崇厚。吕文靖公奏曰；“太后为先帝丧纪之数、宗庙之仪，不忍裁减，曲尽尊奉，此虽至孝之道，以臣所见，尚未足报先帝恩遇之厚。唯是远奸邪，奖忠直，惜民财，拔擢时彦，使边徼宁靖，人物富安，皇帝德业日茂，太后寿乐无忧，此报先帝之大节也。”

祥符中，玉清昭应等宫成，大臣率兼使领。天圣中，玉清灾，庄献泣曰；“先帝尊奉先祧，故大建馆御以尽祗肃之道，今忽灾毁，何以称先帝遗意？”吕文靖公恐后复议缮完，因推《洪范》灾异之端，乞罢营建，恳让使名。玉清遂不葺。

田锡以谠直事太宗，知无不言，深得诤臣之体。一日，诣中书谒赵忠献公曰：“公以元勋当轴，宜自谦抑。今百司奏覆必先经堂，岂尊君之义也！谏台章疏令阁门进状，尤失风宪之体。”赵竦然谢之，遽从其言。

卷　二

名　臣

宰相王溥父祚，少为太原掾属、宿州防御使。既老，溥劝其退居洛阳。居常怏怏。及溥为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学生劳贤者起避耶？”

张忠定公咏布衣时，希夷先生一见奇之。曰：“愿分华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别赠以毫楮。公曰：“是将婴我以世务也。”后公贵显，以名德重天下。将赴剑南，以诗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刚要流清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道，回头惭愧华山云。”及还，又有诗曰：“世人大抵重官荣，见我东归夹道迎。应被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虚名。”

王元之尝草《李继迁制》，继迁送马五十匹润笔，公却之。后守永阳，闽人郑褒有文行，徒步谒公，及还，公买一马遗之。或谤其亏价者，太宗曰：“彼能却继迁五十匹，顾肯亏一匹马价耶？”

曹冀王彬，前后帅师征讨诸国，凡降四国主：江南、西川、广南、湖南也，未尝杀一无辜，功名显著，为诸将之首。诸子皆贤令，玮、琮、璨继领旄钺。陶弼观王画像，有诗曰：“蒐兵四解（《言行录》作“杷”）降王缚，教子三登上将坛。”其后，少子玘追封王爵，实生光献慈圣太皇太后，辅佐仁宗，母仪天下。累朝圣功仁德，天下怀慕，以至济阴，生享王爵，子孙昌炽，世世无比。非元功阴德，享报深厚何以及此，虽汉马、唐郭迨无以过此。呜呼盛哉！

张仆射齐贤，以吏部尚书知青州六年，其治安静，民颇安之。好事者或谤其居官弛慢，朝廷召还。公或语人曰：“向作宰相，幸无大过，今典一郡，乃招物议，正如监御厨三十年，临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闻之，深罪谤者。曾孙仲平为余言。

真宗晏驾，二府受遗制：“辅立仁宗及皇太后权听断军国事。”宰相丁谓欲去“权”字，王沂公时参大政，独执之曰：“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非国家常典，称‘权’犹足示后，况言犹在耳，何可改也？”谓深感其言，“权”字遂不敢去。

祥符中，赵德明上言本国饥，来借粟百万斛。大臣皆请以违誓责之，王魏公旦独请具粟如其数于京师，诏德明入京来取。德明大惭，且叹朝廷有人。真宗喜。

真宗朝，宦者刘承珪以端谨事上。病且死，求为节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执不从，曰：“复有求为枢密使者，何以绝之？”至今宦者官不过留后。

王魏公旦与杨文公大年友善，疾笃，大年于卧内托草遗奏，言“为宰相，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叙平生遭遇之际。”表上，真宗叹之，遽遣就第，名数进录。

谏议大夫陈省华，生三子皆登进士第，而伯仲皆为天下第一。晚年与燕国夫人冯氏俱康宁。长子尧叟知枢密院，次子尧佐直史馆，少子尧咨知制诰。每对

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华曰："学生辈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陈氏为荣。

晁文元公迥，少闻方士之术：凡人耳有灵响，目有神光。其后听于静中，若铃声远闻。耆年之后，愈觉清彻。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声摇空，三曰秋蝉曳绪。尝闻其裔孙端礼云。

景德中，朝廷始与北虏通好，诏遣使将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为太重，请但称契丹本号可也。真宗激赏再三，朝论韪之。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馆伴耶律祥颇肆谈辨，深自炫鬻，且矜新赐铁券，公曰："铁券，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祥大沮矣。

真宗上仙，时虽仲春而大雪苦寒，庄献太后诏赐坐甲卫士酒，独王德用令所辖禁旅不得饮。后以问德用，德用曰："卫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纵饮？矧嗣君尚少，未亲万机，不幸一夫酗酒，奋臂狂呼，得不动人心耶?"后大叹息，自是有意大用。

李文靖公为相，王魏公旦方参预政府，时西北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叹："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文靖公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它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其后，北戎讲和，西戎纳款，而封禅祠祀、搜讲坠典靡有虚日，魏公始叹文靖之先识过人远矣。

乾兴初，丁谓欲每议大政则太后后殿朝执政，朔望则皇帝前殿朝群臣，其余常事，独令入内押班雷允恭附奏禁中，传命二府。众以为隔绝中外，不便。王沂公时判礼院，引东汉故事，皇帝在左，太后在右，同殿加帘，中书、枢密院以次奏事。人心乃安。

皇祐五年，侬智高陷二广，诏枢密副使狄青督诸将讨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专用，请以文臣副之。仁宗以问庞庄敏公。曰："向者王师所以屡败，由大将不足以统一，裨将人人自用，故遇敌辄北。刘平以来，败军覆将莫不由此。青勇敢有智略，善用兵，必能办贼，愿勿忧。"仁宗乃诏行营诸军皆受青节制；贼平处置民事，则与孙沔、余靖同议。及捷报至，上喜谓庄敏曰："岭表平殄，皆卿之力也。"

皇祐五年，王汾擢进士甲科。唱名日，左右奏："汾，免解进士，例当降甲。"仁宗览家状，曰"汾，先朝学士禹偁曾孙。"遂不降甲。其后，汾以便籴赏劳改官，亦以黄州孙超升朝籍。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触宰相，黜守饶州。到任，谢表云："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天下叹公至诚许国始终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

范文正公以龙图阁直学士帅邠、延、泾、庆四郡，威德著闻，夷夏耸服，属户蕃部率称曰龙图老子，至于元昊，亦以是呼之。

太子宾客谢涛，生平清慎，恬于荣利。晚节乞知西台。寻分务洛中，不接宾客，屏去外事，日览旧史一编，以代宾话。将终前一日，梦中得诗一章，觉，呼其孙景初录之，曰："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浸生民。"足以见仁义著乎神明，故至死而不乱也。

皇祐末，契丹请观太庙乐，仁宗以问宰相，对曰："恐非享祀，不可习也。"枢密副使孙公沔曰："当以礼折之，请谓使者曰：'庙乐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它国可用邪？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观之。'"仁宗从其言，使者不敢复请。

陈文惠将终前一日，自为墓志曰："宋有颍川先生尧佐，字希元，道号知余子。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臣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备，归息于先秦国大夫、仲兄丞相栖神之域，吾何恨哉!"

初，范文正公贬饶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莫敢往别，王待制质独扶病饯于国门，大臣责之曰："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为之缩颈。

欧阳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尔。"其为外夷敬服也如此。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使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乞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宰臣，吕文靖公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公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无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保举，有不识，与同罪。"仁宗从之。翌日，都知叩首乞罢诸监军。士大夫嘉公有谋。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开封府，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离间大臣，自结朋党。"仍落天章阁待制，黜知饶州。余靖安道上疏论救，以朋

党坐贬。尹洙师鲁言："靖与仲淹交浅，臣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永叔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辩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永叔复与师鲁书云："五六十年来，此辈沈默畏慎布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为惊怪。"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四贤：希文、安道、师鲁、永叔；一不肖，谓若讷也。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是时西边用兵，公以才勇知略，频立战功。常被发、面铜具，驰突贼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公识度宏远，士大夫翕然称之，而尤为韩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称为国器。文正以《春秋》、《汉书》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于是博览书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辅弼，书史策，配享宗庙，为宋名将，天下称其贤。公初为延州指使，后显贵，天下独呼公为狄天使。

庆历中，仁宗服药，久不视朝。一日，圣体康复，思见执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数促公，同列亦赞公速行，公愈缓步。既见，上曰："久疾方平，喜与公等相见，而迟迟其来，何也?"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闻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虑人惊动耳。"上以为得辅臣之体。

陈贯自盐铁副使除直昭文馆，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贯独得直馆。或唁贯者，贯曰："与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为有道学士。"唁者愧服。贯子安石，今为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康定中，赵元昊既虏刘平，遂约吐蕃毋与中国通，阴相为援。朝廷患之，择能使绝域者，将以恩信谯让唃氏。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涣上书请行，间道驰至青唐城，谯唃氏。皆顿首悔谢，请以死扞边。因尽图其地形，并誓书还奏。仁宗嘉叹，进直昭文馆。俄而元昊臣服，再加刑部郎中，赐金紫。初，涣之奉使也，或数日不得食，于佩囊中得风药数粒咀润咽喉。唃嘶啰（吐蕃呼佛曰唃，如厮啰译为"儿子"二字，称佛之儿子）更鼓自昏达旦，三挝而已。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绵裹其讼牒，物多者为有理。

王武恭公德用，宽厚善抚士，其貌魁伟而面色正黑，虽匹夫下卒、闾巷小儿，外至远夷君长，皆知其名，识与不识，称之曰黑王相公。北虏常呼其名以惊小儿，其为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为枢密使，而以富韩公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与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为枢密使、富公为相，得人矣。"上闻尤喜。

治平中，夏国泛使至，将以十事闻于天子。未知其何事也。时太常少卿祝谘主馆伴，既受命，先见枢府，已而见丞相韩魏公，公曰："枢密何语?"谘曰："枢密云：'若使人言及十事，第云受命馆伴，不敢辄及边事。'"公笑曰："岂有止主饮食不及他语邪?"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则以某辞辩，言某事则以某辞折。"祝唯唯而退。及宴见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耸服。祝常以谓魏公真贤相，非它人可比也。

元丰中，尚书省百官谥曾鲁公，始曰忠献，礼官刘挚驳曰："丞相位居三事，不闻荐一士，安得谓之'忠'？家累千金，未尝济一物，安得谓之'献'?"众不能夺其议，改谥曰宣靖。

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故公之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余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余以为虽出于野人妄传，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为公《独乐园》诗曰："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盖纪实也。

元丰七年春，文太师既告老，奏乞赴阙，亲辞天陛，庶尽臣子之诚。既见，神宗即日对御赐宴，顾问温渥，上酌御盏亲劝。数日，朝辞，上遣中使以手札谕公留过清明，饬有司令与公备二舟，溯汴还洛。清明日，锡宴玉津园。公作诗示同席。翌日，上用公韵属和，亲洒宸翰，就第赐公。将行，特命三省以上赴琼林苑宴饯，复赐御诗送行。公留京师一月，凡对上者五，锡宴者三，锡诗者再，顾问不名，称曰太师。宠数优异，近世无比。

富公熙宁中罢相镇亳，常深居养病，罕出视事。时幕府诸公事须禀命，常以状白公，公批数字于纸尾，莫不尽其理。或有难决之事、诸公忧疑不能措手者，相与求见公，公以一二言裁处，徐语它事，诸公晓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叹服，以为世莫可及也。公早使虏，以片言折狡谋，尊中国。及总大政，视天下事若不足为者，矧退处一郡乎!

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熙宁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其后，公子忠彦奉使，辽主问尝使中国者曰：

"国使类丞相否?"或曰类，即命工图之。

国朝享国百三十余年，人臣为太师者，惟赵忠献、文潞公二人耳。庆历二年十二月，诏拜吕文靖公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献公又以司空、平章军国事。父子继以三公平章军国，古所未有也。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属登楼置酒，未举觞，见缞绖数人营理葬具者。公亟令询之，乃寓居士人卒于邠，将出殡近郊，赗敛棺椁皆所未具。公怃然，即彻宴席，厚赒给之，使毕其事。坐客感叹有泣下者。

崔遵度清节纯德，泊于荣利。事太宗为右史十余年，每侍殿陛，侧身轩楹以自屏蔽，不欲当上顾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高，尝著琴静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见其面。

庆历末，富文忠公镇青州，会河决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坌入京东。公劝所抚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赈给，各因坊村择寺庙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为窟室，以处流离。择寓居官无职事者，各给以俸，即民所聚聚，籍而受券，以时给之。器物薪刍，无不完具。不幸死者，为丛冢收瘗。自为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计其道里，资遣还业。八州之间所活者，无虑五十余万人。其募为兵者，又万余人。仁宗嘉之，拜公礼部侍郎，公曰:"恤灾赈乏，臣之职也。"卒辞不受。

嘉祐中，仁宗已不豫，久不御殿，虽宰臣亦不得见。富文忠公求入视疾，内侍以公未有诏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见天子!"遂趋入见。因乞监侍祈祷，留宿殿中。自是，事无巨细皆白执政而后行，上下晏然。

司马温公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终始一节，故得天下之望。居洛十五年，天下之人日望以为相。神宗上仙，公赴阙哭临，卫士见公，皆以手加额曰司马相公也。民遮道曰:"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观之。公惧，径归。诏除知陈州，过阙，留拜门下侍郎，遂为左仆射。及薨，京师民刻画其像，家置一本，四方争购之，画工有致富者。公之功德为民爱如此。

孔公道辅以刚毅直谅名闻天下。知谏院日，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为中丞日，谏废郭后。其后，知兖州日，近臣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仁宗曰:"是诗虽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于野以献，宰臣将率百官称贺，王魏公旦独执不可。数日，方朝，飞蝗蔽天，真宗叹曰:"使百官方贺而蝗遽至，岂不为天下笑耶?"

张忠定公咏知通进银台司，并州有军校笞他部卒至死，狱具，奏上。法官谓非所部，当如凡人。公执奏之曰:"并接羌、胡，兵数十万，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卒有轻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于权宜为便。"上如法官议。不数日，并卒怨本校，白昼五六辈提刀趋喧，争前刺校，心胃狼籍尸下，遂窜去。朝廷方以公向所执为是。

忠定公为御史中丞，一日于行香所，宰相张齐贤呼参知政事温仲舒为乡弟，及它语尤鄙(钱希白所撰公志曰:"弹执政之事失辞"者，此也)。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体，遂弹奏之。齐贤深以为恨。后于上前短公曰:"张咏本无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为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齐贤罢相麻词》，其辞丑诋。及再入中书，禹偁亦再知制诰，故两中伤之。公闻，自辩曰:"臣苦心文学，缙绅莫不知，今齐贤以臣假手于人，是掩上之明，诬臣之非罪也。"上曰:"卿平生著述几多?可进来。"公遂以所著进。上阅于龙图阁，未竟，赐坐，曰:"今日暑甚。"顾黄门于御几取常所执红绡金龙扇赐公，且称文善。公起，再拜，乃纳扇于几，上曰:"便以赐卿，美今日献文事也。"

忠定公后自金陵入，苦脑疽，未陛见，御史阁门累有奏，上宽其告，俾养疾。公恨不得面陈所怀，乃抗论"近年以来，虚国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所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章三上，不报，出知陈州。

孙明复先生退居太山之阳，枯槁憔悴，鬓发皓白，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五篇，为《春秋》学者，未有过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兖，就见之，叹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独居，谁事左右?不幸风雨饮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贤，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辞，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过为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荣贵莫大于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贵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国之贤，古无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国之贤。"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尽妇道，当时士大夫莫不贤之。

卷 三

知 人

希夷先生陈抟，语人祸福，合若符契。王世则与韩见素、赵谏同谒先生，世则伪为仆，拜于堂下，先生笑之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则坐于诸坐之右："将来科名，君为首冠，诸君之次，正如此会。"明年，世则举进士第一，余如坐次。

河东柳先生开，以高文苦学为世宗师，后进经其题品者，翕然名重于世。尝有诗赠诸进士，曰："今年举进士，必谁登高第？孙何及孙仅，外复有丁谓。"未几，何、仅连榜状元，谓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

孙何、孙仅，学行文辞倾动场屋。何既为状元，王黄州览仅文编，书其后曰："明年再就尧阶试，应被人呼小状元。"后榜仅果为第一。黄州复以诗寄之云："病中何幸忽开颜，记得诗称小状元。粉壁乍悬龙虎榜，锦标终属鹡鸰原。"并寄何诗曰："惟爱君家棣华榜，《登科记》上并龙头。"潘逍遥亦有诗曰："归来遍检《登科记》，未见连年放弟兄。"而陈尧叟、尧咨兄弟亦前后相继为状元，士林皆以为盛事。

庆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参知政事，韩魏公、富韩公为枢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欢快。徂徕先生石守道作《圣德》诗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器魁磊，岂视卨楔？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后，富、范为宋之名臣，而魏公定策两朝，措天下于太山之安，人始叹先生之知人也。

奇 节

国初，御史中丞刘温叟博学纯厚，动必由礼。父讳岳，温叟终身不听丝竹。尝令子和药，有天灵盖，温叟见之，亟令致奠埋于郊。五代士人鲜蹈礼义，独温叟笃行，为世所推。

端拱初，太宗诏访天下高年。前青州录事参军麻希梦年九十余，居临淄，召至阙下，延见便殿，赐坐，语极从容，询及人间利害，对之尤详，多蒙听纳。它日，访以养生之理，对曰："臣无他术，惟少寡情欲，节声色，薄滋味，故得至此。"诏以为尚书工部郎中致仕，赐金紫。工部好学，善训子孙。子景孙，兴国中登进士甲科。孙温其、温舒，祥符中相继登进士第，为天下第三人，衣冠以为盛事，而天下称麻氏教子有法。予祖母长安县君，工部孙也，故闻之详。

赵邻几好学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诰，逾月，卒。子东之亦有文才，前以职事死塞下。家极贫，三女皆幼，无田以养，无宅以居。仆有赵延嗣者，久事舍人，义不忍去，竭力营衣食以给之，虽劳苦不避。如是者十余年，三女皆长，延嗣未尝见其面。至京师访舍人之旧，谋嫁三女。见宋翰林白、杨侍郎徽之，发声大哭，具道所以。二公惊谢曰："吾被衣冠，且与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汝远矣。"即迎三女归京师，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归，延嗣乃去。徂徕先生石守道为之传，以厉天下云。

徂徕先生石守道，少以进士登甲科，好为古文章。虽在下位，不忘天下之忧，其言以排斥佛老、诛贬奸邪为己任。庆历中，天子罢二相，进用韩魏公、富韩公、范文正公，增置谏官，锐意求治。先生喜曰："吾官为博士，雅颂，吾职也。"乃作《庆历圣德》诗五百言，所以别白邪正甚详。太山孙明复见之，曰："子祸起矣！"由是谤论喧然，奸人嫉妒，相与挤之，欲其死而后已。不幸先生病卒。有以媾祸中伤大臣者，指先生之起事曰："石某诈死，北走胡矣。"请斫棺以验。朝廷知其诬，不发棺。欧阳文忠公哭先生以诗曰："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先生没后，妻子流落寒饿，魏公分俸买田以给之。所谓大臣，乃先生尝荐于朝者；奸人，即先生诗所斥者也。元祐中，执政荐先生之直，即诏官其子。

王沂公当轴，以厚重镇天下，尤抑奔竞。张师德久次馆阁，博学有时望，而不事造请，最为鲁肃简公所知。一日，中书议除知制诰者，鲁盛称张才德，沂公以未识为辞。鲁密讽张见沂公，张辞不往。鲁屡讽之，张重违鲁意，始缘职事一往。沂公辞不见，张大悔恨。他日，中书复议，鲁无以易张，曰："向已为公言之矣。"沂公曰："张君器识行义足以为此，然尚有请谒耳。"逾年，方命掌诰。沂公之取人如此，故当时士大夫务以冲晦自养焉。

庆历中，张宗晦以秘书监致仕，居洛阳。一日，谒留守，其子庚言："唐贺监知章以道士服归会稽，明皇赐以鉴湖。今洛中嵩、少佳景虽非朝廷所赐，大人可衣羽服优游其间，何必事请谒？"宗晦曰："吾作白头老监枕书而眠，何必学贺老作道士服邪？"时以为名言。宗晦，英公齐贤子。

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丰富。一夕，盗入其家，诸子擒之，乃邻子也。令仪曰："汝素寡悔，何苦而为盗邪？"曰："迫于贫耳。"问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与之。既去，复呼之，盗大恐。谓曰："汝贫甚，夜负十千以归，恐为人所诘。"留之，至明使去。盗大感愧，卒

为良民。乡里称君为善士。君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仿举进士第。今为曹南令族。

丹阳顾方，笃行君子也。皇祐末，登进士第，再调明州象山县令。视事之初，召邑中父老，询问民间利害及境内士民之善恶。善者，访而亲劝之，使勿怠；恶者，喻而戒之，使自修。又建学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亲为讲说，掖诱使进于善。逾年，民大化服。俄而病，邑民相率出钱诣塔庙祈祷者数千百人，为刳股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内，号泣思慕如失父母。与立祠，以岁时祀方。余观近世为县者，类以簿书期会为急务，鲜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独以仁义教治其民，使民知爱慕如此。丹阳钱君倚、毘陵胡完夫皆为方记其事而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诗颂遗美者不可胜纪。顾予贱，不得列其事于史官，传为循吏，每以为恨。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进退为意，在文馆二十余年。每语后进曰："富贵贫贱，莫不有命，士人当修身俟时，无为造物者所嗤。"世以为名言。

近年，士大夫多修佛学，往往作为偈颂，以发明禅理。独司马温公患之，尝为《解禅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为西方圣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则佛之心可知已。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之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广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禅偈》六首。若其果然，虽中国可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则非予之所知也。"

"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铦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

"颜回甘陋巷，孟轲安自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

"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

"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不坏身。"

"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菩萨佛。"

"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光明藏。"

山阳徐积仲车，博学志行。父石少亡，积终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之。尝冒暑，道遇奔丧者，辍马以遗之，徒行还家。憩户外，风乘之，得聋疾，年仅四十。勉从母命作诗赋，一举登进士第。久之，丧母，哀毁过人，乡里化之。葬母，助葬者数千人。

河东先生柳仲涂，少时纵酒酒肆，坐侧有书生，接语，乃以贫未葬父母，将谒魏守王公祜，求资以给襄事。先生问所费几何。曰："得钱二十万可矣。"先生曰："姑就舍，吾且为子营之。"罄其资，得白金百两，钱数万，遗之。议者以郭代公之义不能远过。

刘温叟以德义世其家，当时推服。为御史中丞，家极贫。时太宗尹京，知其贫，致五百千以赠温叟。温叟拜受，以大匮封贮御史之西廊。或有诘之者。曰："晋王身为京尹，兄为天子，拒之则失敬；吾方为御史，受而用之，则何以清流品也。"初，温叟之生也，其父岳曰："吾老矣，他无所欲，但冀世治民和，与此儿皆为温、洛之叟，耕钓烟月，酣咏太平之化足矣。"温叟忆父语，遂以为名云耳。

卷　四

忠　孝

咸平中，契丹举国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垒不完，刺史吏民皆欲弃城奔于南山，兵马监押张蕴按剑厉声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库？大众一溃，更相剽夺，狄未至而吾已残矣。刺史若出，吾当斩以徇。"由是无敢动者。后，君为环州马岭镇监押，虽处穷塞，犹建孔子祠，刻石为之记。庆历中，范文正公过其地，书其碑阴以美之。其子揆、掞以文学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从。

铅山刘辉，俊美有辞学。嘉祐中，连冠国庠及天府进士。四年，崇政殿试，又为天下第一，得大理评事，签书建康军判官。丧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孙承重服。国朝有诸叔而嫡孙承重服者，自辉始。辉哀族人之不能为生者，买田数百亩以养之。四方之人从辉学者甚众，乃择山溪胜处处之。县大夫易其里曰义荣社，名其馆曰义荣斋。未终丧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吴文肃公皆有志置义田，及后登二府，禄赐丰厚，方能成其志。而辉于初仕，家无余资，能力为之。今士君子尤以为难。

汤守信仕真宗，为步军指挥使。会郊礼，其弟欲以其子为守信之子冒取高荫，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无以报称，奈何欺之邪?"是岁，己子无所荫，以明于弟无所爱。

孔公道辅，祥符中进士及第，补宁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数出像前，人以为神。州将率其属往

拜之，蛇果出，公即举笏击杀之，众大惊服。徂徕先生石守道尝为公《击蛇笏铭》。

自唐末用兵，文臣给、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丧父母者，急于国事，以义断哀，往往以墨缞从事。既辍哀，则莅事如故，号曰起复。国朝袭唐制不改。论者以时无金革，士大夫解官终制可也。

庆历中，田元均帅秦凤，丧其父，奏乞解官终丧。仁宗累降手诏，又遣中使勉谕。元均既葬，托边事求见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边隅无事，而区区犬马之心不得自从。"因泣下。上视其貌瘠，乃许终丧。其后，富公以宰相丁母忧，仁宗诏数下，竟终丧乃起。盖大臣终丧自二公始。

范文正公轻财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贵，于姑苏近郭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以养群从之贫者。择族人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纳，人日食米一升，岁衣缣一匹，嫁娶丧葬，皆有赡给。聚族人仅百口。公殁逾四十年，子孙贤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废弛。

寇莱公秉政，丁谓初为参知政事，尝会食中书，羹污莱公须，谓为公拂之，公曰："君为参政大臣，而为宰相拂须耶!"谓大愧。及章圣倦政，谓迎合太后，建临朝之策。莱公言太子德足以任天下事，极言谓奸邪，不可辅幼主。明日，谓党飞语中公。罢相，贬雷州司户。其后，范文正公作《药石》诗，言公诬。存道先生贾罔奏谏书云："谓既窜逐，宜还公，以辨忠邪。"天圣初，移衡州司马，而公前死贬所。寻复官爵，赐谥忠愍。景祐初，上知公忠鲠，诏学士与公撰碑，上亲篆额曰"旌忠之碑"。

皇祐四年五月，侬智高寇二广，诸郡皆弃城避贼，独赞善大夫知康州赵师旦、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觐城守死。方贼之至康州也，赞善阅兵，得羸兵二百余人，拒战，斩贼数十人。明日，兵尽城破，诟贼，贼度不可屈，害之。时方暑，越三日，尸不可视，独姿色如生。初，夫人王氏避贼，女生始三日，弃之草间，信宿回视，无苦，人以谓忠义之感。贼平，朝廷赠光禄少卿，而康民立祠以祀。丞相王荆公志其葬，博士梅圣俞表其墓尤悉。所弃女，予子采妇也。

庆历末，妖贼王则盗据贝州。贾魏公镇北门，仓卒遣将，引兵环城。未有破贼之计，公日夜忧思。有指使马遂者白公曰："坚城深池，不可力取。愿得公一言，入城杀元凶，余党可说而下也。"公壮其言，遣行，丁宁祝之曰："壮士立功，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叫呼，守城者垂匹练，缒身以上。见贼隅坐，为陈朝廷恩信："尔能束身出城，公为尔请于朝，亦不失富贵；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将提兵数千，不日城下，血膏战地，肉饱犬彘，悔无及矣。"辞尤激切，贼不答。遂度终不能听，遂急击，贼仆地，扼其喉几死。左右兵至，遂被杀。闻者莫不义之。是时，翰林郑毅夫方客魏，为之作传。

荣州张昭及，刚毅不畏强御。故为栎杨主簿，陈尧咨庄仆恃势干县政，输赋不以时，昭及捕而杖之。尧咨闻而叹曰："张子一主簿而能如此，它日当荐为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往也。

唐贞观中，调卒戍边，河中府永乐县民姚栖云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无往。某幸已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没塞上。时栖云方三岁，故其母再嫁。栖云鞠于伯母，如事其母。母亡，栖云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庐于墓次，终身哀慕不衰。县令苏辙以俸钱买地，开阡陌，刻石表。河中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旌表其乡曰孝悌，社曰义节，里曰爱敬。栖云生岳，生君儒，生师正。自岳至师正，仍世庐墓。五世孙厚，六世孙雅，七世孙文，八世孙敬真，九世孙直，十世孙宗明。庆历初本府奏："自栖云十世同居，显有孝行。"仁宗诏赐旌表，复其徭役。十一世孙用和，十二世孙士明，十三世孙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庆历至今又五十年，而其家孝友如故。姚氏世为农，无为学者，家不甚富，田数十顷，族聚百余口，子孙躬耕农桑，仅能给衣食，历三百余年，无一人辞异者。经唐末、五代兵戈乱离，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相离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乐，熙宁初并隶河东。余元祐中知河东，以状列于府，乞特赐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户徭钱，以旌孝义，以厉风俗。以状上尚书，不报。

郓州须城县杨村民张诚者，其家自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闲言，衣裘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无不勤。张氏世为农者，不读书，耕田捕鱼为业，无蓄积，而能人人孝悌，友顺六世，几二百年，百口无一口小异，亦可尚也。

曹修古，明道初为御史知杂，上书乞庄献太后还政，责守兴化军，暴疾，终于官。家贫，死之日，无衣以敛。郡之僚属若吏民之贤者，莫不号慕叹息，相与出钱帛数十万赙其家。曹女始笄，泣语其母曰："先人忠节名闻天下，不幸以直言谪死，且'君子不家于丧'，安可受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谢而遣之。吏民固乞，卒不受一钱，其纯孝高识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

资州资阳县支渐，熙宁中丧母。既葬，庐墓，日三时号泣，肘行膝步，负土成坟。有双白雀徘徊松叶上。明年，有驯鹿助渐上土。又有异乌，一目如丹，

每渐哭，乌亦悲鸣。夜有二狸环呼坟侧，如巡警状。久之，有群乌翔集，中有一白乌，独日至。又有五色雀万余，随渐行哭，七日而去。渐年七十，每号恸，哭泣如雨。日食脱粟，不盥手洗足，所衣苴麻，碎烂不易，须发蓬乱，久皆断落，见者为之凄怆。邻舍句氏子，自娶，弃其父母，观渐至行，因大愧感，迎其亲，供奉不怠。后年八十余，与其妻王氏皆康宁。渐白发再黑，四齿已脱复生，步行轻捷，饮食如少年。人以为至孝之感。神宗诏赐渐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优与旌奖，以劝孝悌，诏以为资州助教。

才　识

卢朱崖父亿，性俭素，恬于荣进，以少府监告老归洛中，以棋酒自放，不亲俗事。及多逊参大政，服玩渐侈，亿叹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贵骤至，不知税驾地矣！"其后，多逊果败。士大夫高其先识也。

刘少逸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礼选。及御试，诗赋外别召升殿，赐御题。赋诗数首，皆有旨意。授校书郎，令于三馆读书。故王元之爱其少俊，而赠之诗曰："待学韩退之，矜夸李长吉。"

胡旦少有俊才，尚气凌物，尝语人曰："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随计之秋，郡守坐中闻雁，旦赋诗曰："明年春色里，领取一行归。"诗人皆壮其言。明年果魁天下。终以俊才忤物，不登显位而卒。

胡旦文辞敏丽，见推一时。晚年病目，闭门闲居。一日，史馆共议作一贵侯传，其人少贱，尝屠豕猪。史官以为讳之即非实录，书之即难为辞。相与见旦，旦曰："何不曰'某少尝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莫不叹服。

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国学补试国学解，礼部奏登甲科。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待公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尝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思公恐其废职事，欲因微戒之。一日府会，语及寇莱公，思公曰："诸君知莱公所以取祸否？由晚节奢纵、宴饮过度耳。"文忠遽曰："宴饮小过，不足以招祸；莱公之责，由老不知退尔。"坐客为之耸然，时思公年已七十。

苏子美有逸才，词气俊伟，飘然有超世之格。庆历中，监奏邸，承旧例以拆卖故纸钱祠神，因以其余享宾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弹击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狱，皆一时名士。都下为之纷骇，左右无敢救解者，独韩魏公从容言于仁宗曰："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薄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见于色。魏公之仁厚爱贤，实可尚矣。

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吴遵路乘民未饥，募富者，得钱万贯，分遣衙校航海籴米于苏、秀，使物价不增。又使民采薪刍，官为收买，以其直籴官米。未至冬，大雪寒，即以元价易薪刍与民，官不伤财，民且蒙利。又建茅屋百间以处流民，捐俸钱置办盐蔬，日与茶饭参俵。有疾者，给药以理之；其愿归者，具舟续食，还之本土。是岁，诸郡率多转死，惟通民安堵，不知其凶岁也。故其民爱之若父母。明年，范文正公安抚淮、浙，上公绩状，颁下诸郡。熙宁中，予官于通，距公之治逾四十年，犹咏诵未已。

康定中，河西用兵，石曼卿与安道奉使河东。既行，安道昼访夕思，所至郡县，考图籍，见守令，按视民兵、刍粟、山川、道路，莫不究尽利害，尚虑未足以副朝廷眷使之意。而曼卿饮酒吟诗若不为意者。一日，安道曰："朝廷不以遵路不才，得与曼卿并命。今一道兵马粮喂虽已留意，而切惧愚不能烛事。以曼卿之才，如略加之意，则事无遗举矣。"曼卿笑曰："国家大事，安敢忽邪？延年已熟计之矣。"因徐举将兵之勇怯、刍粮之多寡、山川之险易、道路之通塞，纤悉具备，如宿所经虑者。安道乃大惊服，以为天下之奇才，且叹其不可及也。

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嘉祐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

邵迎，高邮人，博学强记，文章清丽而尤长于诗，为人恭俭孝友，颇精法律，长于吏事，而清羸多病，尪然不能胜其衣。平生奇蹇不偶，登进士十余年，而官止州县。穷死无嗣，其妻苦于饥寒。苏子瞻哀君之不幸，集其文为之引，以为："原宪之贫，颜回之短命，扬雄之无子，冯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笃疾，彼遇其一人犹哀悼，而君兼之，非命也哉！"天道与善，予于此疑焉。

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至于书画，亦皆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真迹者，重于珠玉。子瞻虽才行高世而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辄与之倾尽城府，论辨唱

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间遭金人媒孽，谪居黄州。有陈处士者，携纸笔求书于子瞻，会客方鼓琴，遂书曰："或对一贵人弹琴者，天阴声不发，贵人怪之，曰：'岂弦慢邪?'对曰：'弦也不慢。'"子瞻之清谈善谑，皆此类也。

翰林沈公遘为京尹，敏于政事，号称严明。平时治开封府者，晨时视事，至暮不能已；甚者，或废饮食。及公尹府，旦昼决事，日中则府无留人，出谢宾客，从容谈燕。人皆怪其日有余力，而翕然以称治。

太子中舍于焘彭年，青州寿光人，博学，能为文，喜言兵。富文忠公、丁文简公荐堪将领，以为武学教授。庆历中，元昊数寇边，北虏乘衅聚兵来求关南地。丞相吕文靖公召彭年计之，彭年云："夷狄不可校义理。今幸岁德在我，为主者胜。宜治西北行宫，若将亲征者，以压其谋。"乃以大名府为北都。未几，西戎请盟，虏亦通好。吕丞相称之，彭年谢不复见。庆历末，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登州岠嵎山数震，郡以言。彭年上疏曰："岠嵎极东方，殆东朝未建，人心摇动之象。宜早定储，以安天下之心。"且言"宜以齐为节度"。逮英宗入继，乃由齐邸，遂为兴德军。人以先识称之。

高逸

镇阳道士證隐，博学多识，道行精洁。太祖北征，召见。时年已九十而形气不衰。帝欲留建隆观，隐曰："帝都纷华，非野人之所宜处。"上访以养生之术，隐曰："养生之法，不过清心练气耳。帝王之道则异于此。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轩辕、帝尧享国延年，率由此道。"帝尤嘉之，赐以茶币。

王昭素先生，酸枣县人，博学通《九经》，尤长于《易》，作《易论》二十三篇，学者称之。李穆荐之太祖，召见。年八十，貌不衰。太祖问："何不求仕，致相见之晚?"对曰："草野陋儒，无补圣化。"赐坐，讲《易》。帝嘉之，以为国子博士。逾月，赐茶遣还。先生善摄养，年九十方卒。

陈抟，周世宗常召见，赐号白云先生。太平兴国初，召赴阙，太宗赐御诗云："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杳无闻。如今若肯随征召，总把三峰乞与君。"先生服华阳巾，草屦垂绦。以宾礼见，赐坐。上方欲征河东，先生谏止。会军已兴，令寝于御园。兵还，果无功。百余日方起，恩礼特异，赐号希夷，屡与之属和。久之，辞归，进诗以见志云："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三峰千载客，四海一闲人。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处不称臣。"上知不可留，赐宴便殿，宰相两禁傅坐，为诗以宠其归。

王昭素先生素纯直，入市买物，随所索偿其直，不复商较。或曰："市井徒例高其价以邀利，非实直也。"先生曰："彼肯欺我邪?"给之不疑。自是，市人相戒，王先生市物，率以实告，无敢绐之者。

田征君告，字象宜，笃学好文，理致高古。尝学诗于希夷先生，先生以《诗评》授之，故诗尤清丽。平居寡薄，志在经世。太祖建国，思得异人，诏诣公车，会遭父母丧。久之，东游过濮，止王元之舍。元之贻书，勉进其道。会大河决溢，君推明鲧、禹之所治，著《禹元经》三卷，将上之，不果。已而得水树于济南明水，将隐居焉，故致书徐常侍铉，质其去就。铉答曰："负鼎叩角，顾庐筑岩，各由其时。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决高蹈之志，发《易》筮之，遇《睽》，因自号睽叟。从学者常数百人，宋维翰、许衮最其高弟。二子登朝，盛称其师。淳化中，韩丕言于天子。召君赴阙，诏书及门而卒。其后，文多散坠。皇祐中，济南翟书耽伯裒其遗逸，得四十八篇，析为三卷；又次其出处，为《睽叟别传》云。

景德中，种放赐号先生，暂还嵩山。真宗置酒资政殿饯放，侍臣当直者四人预。时所司不宿具，皆相顾不敢坐，上乃亲定位次：翰林学士晁迥西向，资政殿学士王钦若东向，知制诰朱巽西向，次迥；待制戚纶东向，次钦若。放北面对上，特示客礼。酒半，上赋七言诗一章赐放和，侍臣皆赋。士大夫荣之。

孙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于郓。一日，置宴御诗厅（仁宗尝赐诗，刻石所居之厅壁上），语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门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归。'今老夫归矣。"喜动于色。复顾石守道讽《易·离卦》九三爻辞，且曰："乐以忘忧，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兴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奥学劝讲禁中二十余年，晚节勇退，优游里中，终始全德，近世少匹。

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顾近臣曰："昔明皇优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故蒋永叔《荐放侄孙谏》云："放早以逸民被遇，章圣有握手登楼之眷。"）真宗久欲大用，放固辞，乃止。惜夫!

种放明逸，少举进士不第，希夷先生谓之曰："此去逢豹则止，他日当出于众人。"初莫谕其意，故放隐于南山豹林谷。真宗召见，宠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放别业在终南山，学行高古，后生从之学者尤众。性颇嗜酒，躬耕种秫以自酿。所居有林泉之胜，尤为幽绝。真宗闻之，遣中使携工图之。开

龙图阁，召辅臣观焉，上叹赏之。其后，甘棠魏野郊居有幽趣，帝亦遣人图之，故野有诗云："幽居帝画看。"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岁能诗，随侍父官鄜州。宋翰林白方谪官鄜畤，闻而召之。坐赋诗十篇，宋大称赏。翌日，宋以浣溪笺、李廷珪墨、诸葛氏笔遗之，乃赠以诗曰："宣毫歙墨川笺纸，寄与麻家小秀才。七岁能吟天骨异，前生应折桂枝来。"十七，一试礼部归。以二亲既丧，禄不及养，无复仕宦意，退居临淄辨七里别墅。久而记览该洽，行义高洁，乡党化服。邻里有争讼者，不决于有司而听先生辨之。虽凶年，盗不入其家。富韩公、文潞公守青，皆尝致书币。庞庄敏公出镇，遣其子奉书召至府中，礼之极厚，屡以诗贻之，荐其行义于朝。诏以为国子四门助教、州学教授。东方学者争师之。卒年九十。先生，予祖母长安县君兄也。或以为宋诗云"前生已折桂枝来"，即今世不复折桂也。先生一试不第，终身罢举，宋诗已谶之矣。

陕右魏处士野、蒲中李征君渎乃中表也，俱有高节，以吟咏相善。野于东郊凿土室方丈，荫以修竹，泉流其前，曰乐天洞；渎结茅斋中条之阴，曰浮云堂，皆有萧洒之趣。每乘兴相过，赋诗饮酒，累日乃去。一日，渎过野曰："前夕恍惚若梦中，林下有人曰：'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即正其误曰：'盍云坐看云起时。'对曰：'此浮云安得兴起邪?'渎水命，此必死期，故来访别。"还家，未几卒。

史延寿，嘉州人，以善相游京师，贵人争延之。视贵贱如一，坐辄箕踞称尔我，人号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吕文靖公尝邀之，延寿至，怒阍者不开门，叱之。阍者曰："此相公宅，虽侍臣亦就客次。"延寿曰："彼来者皆有求于相公，我无求，相公自欲见我耳。不开门，我竟还矣。"阍者走白公，公开门迎之。延寿挟术以游于世，无心于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

建安黄晞，庆历中游京师，高文苦学，为世称重。著书数万言，自号聱隅子。贫有守，不干科举，而貌寝气寒，不自修饰。石守道在太学，率学官生员，厚礼币，聘为学正。逾垣避之。故欧阳文忠诗曰："羔雁聘黄晞，晞惊走邻家。"近臣交章荐其道义，诏授京官，将以为国子司业。拜命数日，一夕，暴卒于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庆历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与太子宾客致仕王涣、光禄卿致仕毕世长、兵部郎中、分司朱贯、尚书郎致仕冯平为五老会，吟醉相欢，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为天下倾慕。兵部诗云："九老且无元老贵，莫将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余，康宁爽健，相得甚欢，故祁公诗云："五人四百有余岁，俱称分曹与挂冠。"而毕年最高，时已九十余，故其诗云："非才最忝预高年。"是时，欧阳文忠公留守睢阳，闻而叹慕，借其诗观之。因次韵以谢，卒章云："闻说优游多唱和，新诗何惜借传看。"

初，欧阳文忠公与赵少师概同在中书，尝约还政后再相会。及告老，赵自南京访文忠公于颍川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仍赋诗以志一时盛事。时翰林吕学士公著方牧颍，职兼侍读及龙图，特置酒于堂，宴二公。文忠公亲作口号，有"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之句，天下传之。

治平初，龙图阁直学士赵公抃镇成都。有张山人者，不知所居，数至李道士舍。一日，语李曰："白龙图公促治装，行当入觐，且参大政矣。"赵闻而异之，喻李令与俱来。及再至，李邀欲同见公，张固辞曰："与公相见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来白，当屏去导从，潜往见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张遽求还。留之，不可。曰："龙图且来矣。"公方命驾，闻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几，果膺召命，乃参政柄。及出镇青社，熙宁五年，张遗书云："当来相见。"公大喜，语宾佐曰："张山人且来矣。"久之，无耗。至秋，公奉诏再领成都，方悟曰："山人言来，乃吾当往也。"故将行，先寄张诗，有"不同参政初时入（谓吕余庆），也学尚书两度来（谓张乖崖）。到日先生应笑我，白头犹自走尘埃"之句。

富韩公，熙宁四年以司空归洛，时年六十八。是年，司马端明不拜枢密副使，求判西台，时年五十三。二公安居冲默，不交世务。后十一年，当元丰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于是悉聚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于韩公第置酒相乐，凡十二人。即又命郑奂图形妙觉僧舍，各赋诗一首，时人呼之曰洛阳耆英会，而司马为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旧俗，叙齿不尚官。时韩公年七十九，潞公与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皆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议大夫王慎言七十二，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皆七十，司马六十四。故潞公诗云："当年尚齿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韩公赠潞公诗云："顾我年龄虽第一，在公勋德自无双。"潞公再答韩公诗云："惟公福禄并功德，合是人间第一。"是时，宣徽使王公拱辰年七十，留守大名，贻诗二公，预其数，凡十三人也。

司马温公优游洛中，不屑世务，弃物我，一穷通，自称曰齐物子。元丰中，秋，与乐全子访亲洛汭，并辔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趋嵩阳，造

崇福宫、紫极观；至紫虚谷，寻会善寺。过辗辕，遽达西洛，少留广度寺。历龙门，至伊阳，以访奉先寺，登华严阁，观千佛岩；蹑山径，瞻高公真堂；步潜溪，还保应，观文、富二公庵。之广化寺，拜汾阳祠。下涉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诣黄龛院，倚石楼，临八节滩，还伊口。凡所经游，发为咏歌。归叙之，以为《洛游录》，士大夫争传之。

荆南朱昂，博学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谢，真宗赐坐，宠诏留候秋凉还荆南，故吴淑赠行诗曰："浴殿夜凉初阁笔，渚宫秋晚得悬车。"比行，赐坐，宴玉津园，侍臣皆赴。坐中，内侍传诏各赋诗饯行。凡四十八篇，独李翰长维诗最奇绝，云："清朝纳禄犹强健，白首还家正太平。"昂弟协亦退居里中，年皆八十余，时谓"渚宫二疏"。主帅表其闾曰东、西致政坊。昂薨，门人谥曰正裕先生。

刘孟节先生概，青州寿光人。少师种放。笃古好学，酷嗜山水，而天姿绝俗，与世相龃龉，故久不仕。晚得一名，亦不去为吏。庆历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地震逾年不止，遣使访遗逸。安抚使以先生名闻，诏命之官，先生亦不受就。青之南有冶原，昔欧冶子铸剑之地，山奇水清，旁无人烟，丛筠古木，气象幽绝。富韩公之镇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间，为筑室泉上，为诗并序以饯之曰："先生已归隐，山东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于名，不幸无位，不克施于时，著书以见志。谓先生虽隐，其道与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后，范文正公、文潞公皆优礼之，欲荐之朝廷，先生恳祈，亦不敢强，以成其高。先生少时，多寓居龙兴僧舍之西轩，往往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或以手拍栏干。尝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司马温公《诗话》所载者是也。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也。性超逸，深于《老》、《易》，善击剑，有概世之志。庐梓桐山下，称淄右书生，不交尘务。山东贾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内寇，举族北俘。潜入虏中访其亲，累年不获，乃归。持诸丧，刻木为亲，葬奂山东，立祠，奉侍终身。太守刘通诣樵，逾垣遁去。其后，高弁知州事，范讽为通判，相与就见之。李冠以诗寄之曰："霜台御史新为郡，棘寺廷评继下车。首谒梓桐王处士，教风从此重诗书。"晚自号赘世翁。为赞，书其门，曰："书生王樵，薄命寡志，无益于人，道号赘世"。豫卜地累卵，名茧室。中垒石榻，刻铭其上，曰："生前投躯，以虞不备；殁后寄魄，以备不虞。"后感疾，即入茧室中，自掩户，乃卒。命以古剑殉葬。著《游边集》二卷、《安边》三策、《说史》十篇，皆已散失。济南李芝为《赘世先生传》，载其事。治平中，淄川僧文幼募资，即其地为茧室，亦起堂祠樵。文幼薄能为诗，精阴阳地理。

蒲中李渎处士父莹，国初为侍御史，有直声。渎少好学，有高志，长庐中条山下，以泉石吟咏自乐，未尝造州县。真宗祀汾阴，诏赴行在。渎不起，有表称谢云："十行温诏，初闻丹凤衔来；一片闲心，已被白云留住。"真宗制诗以赐之。时有同郡刘巽，治《三传》，年老博学，躬耕不仕，以讲授为业，真宗亦以一绝赐之。

卷 五

官 制

唐以中官为枢密使，与中尉谓之内贵。梁为崇政院使。后唐旧有带相印者，分东、西二院。晋废。国初复置，与中书为二府，亦名二院，但行东院印耳。其后除授不常。以检校官充使，不带正官，自赵普始；带节钺，自曹彬始；签书院事，自石熙载始；文资正官充使，亦自熙载始；知院自张士逊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钦若始；签书兼藩镇，自曹玮始。今官制复古，而枢密之职如旧，与三省长官通谓之执政矣。

唐末始分度支、盐铁、户部专领财赋；唐明宗始号三司，总以一使。本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权判，或曰点检三司。开宝中，以参知政事二人点检三司，既而更用宰相为提举。兴国中，分二使同判三司。逾年，复析为三使。淳化中，又合为三司。而又以天下为十道，二京为左、右计，置二计使，分判十道。别命三司总计使判左、右计事，三司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轻，则曰发遣，迄元丰初不废。今悉归尚书省。

五代以来，诸州马步军院虞候以衙校为之。太祖虑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参军，以进士、《九经》及第人充之。河东柳开先生初及第，为宋州司寇参军。后又改曰司理参军。至今俚俗犹以司理院为马步院。

建隆中，择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祁奚知大名府馆陶县，监察御史王祜知魏县，选朝官知县自此始。太祖重县令之任至矣。

国朝，孔子之后率袭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择之言："文宣，圣谥号，后嗣不当以为封爵。"下学士院更定美称，仍改封其四十九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元祐初，孔宗翰言："先圣之后，世袭封爵以奉祠事。末流不竞，或领官他州，至有公爵为县尉廷参州守者。"下至庙户减耗，祠宇隳隳，公悉条具以闻。愿下所司，讲究废堕，增锡土田，别异世俗之人，使天下知

朝廷尊崇孔子之意。诏改衍圣公为奉圣公，承爵者即除寄禄官，不领他职。其考迁改所给廪俸，并视在官。给田亩，赐监书，置学官以训其子弟。

故事，亲王女皆封郡、县主。赵普以元勋，诸女封郡主，高怀德二女特封县主，当时礼官不言其失，谏官不言其非，此典礼之误也。

国初，赵普为相，朝廷欲用薛居正、吕余庆同政事而不欲令与普齐，难其名号。诏问陶穀，曰："唐有参知政事知枢务，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参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案唐裴寂以仆射参知政事，郭待举以资任浅，于中书、门下同受承进止平章事，然则平章下于参政。穀乃以为参政下宰相一等，失之远矣。其后因之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罢。

国初，州郡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将吏不乐久居京师，又符移行下率多稽迟，或漏泄机事。太平兴国初，起居郎何保枢奏置钤辖诸道都进奏院，以革其弊，人给铜朱记一纽。院即石熙载旧第也。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予妻曾祖父也。

国初，江、淮、湖、浙上供军粮岁无定数。景德中，发运使李溥奏立年额，诏岁以六百万斛为定，有灾即申乞减数。至今以为常。

国初，令民田七顷纳牛皮一张、角一对、筋四两。建隆中，令供纳价钱一贯五百文。税额中牛皮钱是也。

国初，南郊青城，久占民土，妨其耕稼。又其中暖殿，止是构木结彩，至尊所御，非所以备不虞。天圣中，魏余庆上言："乞优给价直，收买民田，除放租赋，为瓦殿七间。"依奏。

升朝官，每岁诞辰、端午、初冬赐时服，止于单袍。太祖讶方冬犹赐单衣，命易以夹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则用夹。

前朝宰相，朝罢赐坐，凡军国大事参议之，从容赐茶而退，所谓坐而论道也。其他事无小大，一用熟状拟进，入上亲批。可其奏，印以御宝，谓之印画。降出，宰相奉行。国初，范质等在相位，自以前朝旧臣，乃具札子，面取进止，退，各执所得旨，同列连书以记之。自此奏覆浸多，而赐茶之礼亦寝，无复坐论也。

王元之尝请宰相于政事堂、枢密于都堂同时见客，不许本厅私接。议者以为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寝。或以元之所请为当，但难其率宰相于政事堂共见耳。其后，二府乞以朝退时聚厅见客，以杜请谒。从之。卒如元之之言。

太宗慎重刑罚，淳化二年，始置审刑院，以覆大理奏案。以近臣一人知院事，设详议六人，择京朝晓律、常任法寺官者为之。每奏，一人从知院上殿，例得赐绯，故士大夫以审刑为朝官染院。

旧制，郊祀礼成，驾还阙门，有勘契之仪。其制：以札为箭，长三尺，镂金饰其端，缄以泥金绛囊，金吾掌之。金涂铜为镞，长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贮以泥金紫囊，驾前掌之。驾至端门，阍吏阖扉以问曰："南来者为谁?"驾前司告曰："天皇皇帝。"奏请行勘箭之仪。交勘，奏曰："勘讫"。又审曰："是否"?赞者齐声曰："是"。三审，乃启扉，列班起居，驾乃入。契刻檀为鱼，金饰鳞鬣。别刻檀板为坎，足以容鱼。驾前掌鱼，殿前掌板。驾过殿门，合鱼乃启扉，其制如勘箭之仪。熙宁中，诏罢其制。

至道中，朝廷始遣洛苑副使杨允恭、作坊副使李延遂、太子中舍王子舆为江、淮、两浙发运使，兼制置茶盐，就淮南创为局。后兼领荆湖路，又旋加"都大"字。后废。景德中复置，迄今事权尤重。

蔡文忠公自为布衣时，已恢廓有大志，而姿表秀异，见者多耸动。祥符中，擢进士，为天下第一。真宗临轩，目其堂堂英伟，进退有法，大悦之，顾寇莱公曰："得人矣!"特诏给金吾卫士七人清道。时以为荣。寻诏："自今第一人及第，给金吾七人当直，许出两对引喝。"上闻公单贫，佣僦仆隶，故有是命。

陈尧咨以龙图阁待制换观察使，自陈："臣本儒生，少习俎豆。今荷圣恩，易以武弁，愿佩金鱼以示优异。"特诏从之。

旧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为限。景德初，陈纲提点河北路刑狱，上言请制杖罪枷十五斤为三等，诏可其奏，遂为常法。

景德中，真宗御笔六事以示近辅，三曰提点刑狱。乃于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选清干者使提点一路刑狱，按举官吏贤否。后又加劝农使，迨今不废，而武臣废置不常。

京师品官之丧用浮屠法击钟，初无定制，景德中，令文武卿监、武臣大将军、命妇郡夫人以上，许于天清、开宝击钟。至今为例。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狱讼之繁，惧有冤滞，始置纠察在京刑狱司，以省冤滥。命知制诰周起、侍御史

赵湘为之。凡在京师刑狱，御史、开封府皆得纠之。起虑抑屈者不能尽知，乞许令诣纠察陈状，从之，但不鞫狱。

祥符中，诏以圣祖化金宝牌分给京城寺观及外州名山福地。牌长二寸，阔一寸，面文曰“玉清昭应宫成，天尊万寿金宝”。其背文曰“永镇福地敕”。四周皆隐起蛇龙花卉之状。盛以绛纱囊，髹涂函，御题其上。

天圣中，诏每遇覃霈，朝臣中兄弟俱该封赠者，许列状陈乞，特比常例，优加封叙。从王子融请也。

《周礼》：卿大夫卒，太史于葬前赐谥；祖奠之日，读诔。后世有司失于申明典礼，故须门生故吏录行状，子孙请谥。近世遂有既葬而谥号终不及者。天圣中，孙奭、王子融言：“乞臣僚薨谢。不待本家请谥，在官品合加谥者，并令有司举行。”诏从之。

宣徽使位在枢密使之下，副使之上。咸平初，周莹为宣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从之，遂为例。

卷　六

贡　举

国初，诏诸州贡举人员群见讫，就国子监谒先师。迄今行之，循唐制也。

苏德祥，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以庆之。乐作，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言虽俚俗而颇尽其实。德祥孙丕有高行，少时一试礼部不中，拂衣去，居洱水之滨，五十年不践城中。欧阳文忠公镇青，言于朝廷，赐号冲退处士。年八十余卒。

进士之举至今，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开宝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诉讼，帝御讲武殿覆试，覆试自此始。赐诗自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分甲次自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赐袍笏自祥符中姚晔榜始；赐宴自吕蒙正榜始；赐同出身自王世则榜始；赐别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陈尧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颢榜始；弥封、誊录、覆考、编排，皆始于景德、祥符之间。（讲武后殿，今日崇政殿也。）

唐制，礼部试举人，夜试以三鼓为定。无名子嘲之曰：“三条烛尽，烧残学士之心；八韵赋成，笑破侍郎之口。”后唐长兴，改令昼试。侍郎窦贞固以短晷难成，文字不尽意，非取士之道，奏复夜试。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昼，不复继烛。

雍熙中，著作佐郎乐史特赐进士及第，诏附于兴国五年第一等之下。赐第附榜始于此。

太宗朝，赵昌国者自陈乞应百篇举。帝亲出五言四句为题，云“秋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字为五篇，篇四韵。至晚，仅能成数篇，辞意无足取。亦赐及第，用劝学者。

真宗朝，钱希白贤良方正擢第；庆历中，子明逸子飞、彦远子高相继制举登科。嘉祐末，苏轼子瞻、弟辙子由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为盛事。故子高谢启云：“两朝之间，相继者父子；十年之内，并进者弟兄。”子瞻《汝州谢表》曰：“兄弟并窃于贤科，衣冠或以为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其谢启曰：“误玷久虚之等。”希白从孙藻，皇祐五年登进士第。是年说书中选。后十年复登制科，其谢启曰：“十年二第，屡玷于主司；一门四人，无替于祖烈。”

咸平元年，开封发解以高辅尧为首，钱易次之。易有时名，不得魁荐，颇不平之，上书言试题语涉讥讽。辅尧亦请以解头让易。上命钱若水覆考。既而上以为士人争进，几不可长，止令擢文行兼著者一人为首。乃以孙暨为第一，辅尧次之，易第三，余如旧。

祥符二年真宗东封岱山，六月，放梁固已下进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于汾阴，十一月，放张师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状元颢之子；师德，建隆二年状元去华之子。两家父子状元，当时士大夫荣之。甘棠魏野闻而以诗贺之曰：“封禅、汾阴连岁榜，状元俱是状元儿。”

和鲁公凝，梁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后唐长兴四年，知贡举，独爱范鲁公质程文，语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暂屈居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时以为荣。其后相继为相。当时有赠诗者曰：“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尽相传。”

嘉祐中，苏辙举贤良对策，极言阙失，其略云：“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考官以上初无此事，辙妄言，欲黜之，仁宗曰：“朕设制举，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如此直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

张邓公士逊，以监察御史为诸科考试官，以举子有当避亲者，求免去，主司不从，真宗嘉之。自后，试官亲戚悉牒送别头考校，至今著为令。

熙宁中，孔文仲举贤良方正，制策入等，以忤时政，不推恩。孙靖公固言："科举徒取一日之长，言之虚华不足校。矧制举本以求直言，岂以忤而黜之耶？今朝廷以文仲之言足以惑天下，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而以文仲之黜为惑。"论者嘉之。

庆历五年，仁宗临轩赐进士第，审刑详议官祝谏侍廷中，男唐中甲科，次男虞、弟咨、一婿（忘其姓名）皆擢第，季弟许得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称谢。是日，谏五拜殿下。仁宗以问近臣，对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赏之。

文　儒

太祖诏卢多逊、扈蒙、李昉、张瞻、刘兼、李穆、李九龄修《五代史》，而蒙、九龄实专笔削。初以《建康实录》为本，蒙史笔无法，拙于叙事，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而为纪六十卷，其繁如此。传事尽于纪，而传止次履历。先后无序，美恶失实，殊无足取。天圣中，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议分撰。后师鲁别为《五代春秋》，止四千余言，简有史法。而文忠卒重修《五代》，文约而事详，褒贬去取，得《春秋》之法，迁、固之流。

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诏昉等撰集野史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白乐天尝谪官江州，多游东林，即今庐山寺。有天祐中僧《修睦记》云："寺有莲花藏，藏有《白集》七十卷，传云居易自写，同远大师文集不许出寺。广明初，高骈强取去以遗相。"后四十余年，有王长史者，遍求善本校正，录而藏之。旋又为长史易去，颇多舛谬。真宗诏取至都下，令侍臣以诸本参校缮写，付寺僧谨藏之。时真宗对侍臣语及居易与元稹齐名，而居易保持名节，终始不易，故不至相位。叹惜久之。

真宗朝，殿中丞崔颐正直讲国子监，以老疾不任朝请，乞以本官致仕。从之，仍为直讲。真宗优儒学，故遂其闲逸而不罢其职俸焉。

晏元献公，七岁文章敏妙，张文节公荐之，真宗召见，赐出身。后二日，又召试诗赋，公徐曰："臣尝私为此赋，不敢隐，乞易题。"真宗益叹异之，乃易以他题。

青州寿光张荷若山，早依田告为学。告卒，入终南，师事种放，而吴遁、魏野、杨朴、宋澥皆友也。性高洁，为文奇涩。初，高弁公仪作《帝形》五篇以示放，放叹曰："隋、唐以来，缀文之士罕能及之。"学者翕然竞传其文。及荷著《过非》九篇成，放见之，曰："又在《帝形》之上矣。"终以连蹇不遇卒。子孙流落，荷之文散亡无几。捃收其遗，得文若诗凡一百一十五篇，为三卷，藏于家，将以遗荷之子孙焉。

唐杜暹家书，跋尾皆自题诗以戒子孙曰："请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教，鬻及借人为不孝。"京苏维岳家杜氏书尤多，所题皆完。近年，朝议大夫谢畔好蓄书，率自校正，以二十厨贮之，取杜诗一首二十字，厨刻一字，以别书部。谢氏子孙多贤令，子仲弓、广文，孙牧，皆登甲科。少微，尝举茂才。

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竦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

刘原父文章敏赡，尝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成。文辞典丽，各得其体，真天才也。欧阳文忠公闻而叹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此未足尚也。"

济州晁端友，文元公之孙也，沈静清介，君子人也。工文辞，尤长于诗。常自晦匿，不求人知，而人亦无知者。以进士从仕二十余年，为著作佐郎以卒。其子补之录诗三百六十篇，求子瞻序之。方子瞻通守杭也，端友为新城令，与游三年，知其君子，而不知其能为诗。夫以端友之文，子瞻之明且好贤，而又相从久，犹有所不知，则士之蕴文行，不自求闻达，卒不为世知者，可胜数耶？

孙洙巨源，博学长才，初举贤良方正，奏论五十篇，皆陈祖宗政事，指切治体，推往验今，著见得失。天下争传写之，目曰《经纬集》。韩魏公览而叹曰："恸哭太息以论天下事，今贾谊也。"

赵师民周翰，博学醇德，为本朝名儒，尤为仁宗所眷。自登第即入学馆，豫校雠，登经筵，参侍几三十年。晚以龙图阁学士出守耀州，仁宗亲笔御诗以宠其行，序有"儒林旧德，出守近藩"之语。后宋次道撰公碑，题其额曰"儒林旧德之碑"，世以为荣。

龙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别注《易》、《诗》、《书》、《论语》、《孝经》、《阴符》、《道德经》，携所注游京师。范雍荐之朝，不用。韩魏公安抚剑南，奏以为国子四门助教。文潞公又荐，授校书郎，讲说府

学。明镐再奏，授太子洗马致仕。明堂泛恩，改殿中丞。又注《礼论》，注《政书》、《帝王心鉴》、《八卦图精义》、《入神绝笔书》、《河图》、《熠心宝鉴》、《春秋复道三教图》、《通天保正名等论》、《竹轩小集》。昌期该洽过人，著撰虽多，然所学杂驳，又好排斥先儒，故为通人所罪，而其书亦不行。年八十九，卒，鲜于子骏为志其墓。

李畋渭卿，自号谷子。少师任奉古，博通经史。以著述为志，性静退，不乐仕进，士大夫多称之，为张乖崖所器。少日，一出庭试。后隐居永康军白沙山，后生从之学者甚众。任中正荐，乞赐处士之号，诏以为试校书郎。凌策又荐之，召授试怀宁主簿、国子监说书，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县。久之，以先所著未成，再乞国子监说书，以终其业。著《孔子弟子传赞》六十卷，上之，得知荣州。秩满，以国子博士致仕。畋撰《道德经疏》二十卷，《张乖崖语录》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诗、杂文七十卷。年九十。

先兆

艾颖侍郎少以乡贡入京师，中途逢一叟，谓颖曰："子相甚贵，此去当登第。"授颖书一策，乃《春秋左氏传》，颖熟读之。礼部试《铸鼎象物赋》，出所得书，颖甚喜，援笔立成，若有相之者。主司爱叹，擢至甲科。

王元之谪守黄州，有二虎斗，一虎死，食之殆半；群鸡夜鸣。日官谓守土者当其咎，真宗惜其才，即徙蕲州。谢表有"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之语，帝深异之，促诏还台。未行，捐馆，帝甚叹息之。

初，寇莱公十九擢进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贵，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终。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祸。盖君骨类卢多逊耳。"后果如其言。

丁朱崖当政日，置宴私第，忽语于众曰："尝闻江南国主钟爱一女，一日，谕大臣曰：'吾止一女，姿仪性识特异于人。卿等为择佳婿，须年少、美风仪、有才学、门第高者。'或曰：'洪州刘生为郡参谋，年方弱冠，风骨秀美，大门尝任贰卿，博学有文，可以充选。'国主亟令召至，见之，大喜。寻尚主，拜驸马都尉。鸣珂锵玉，出入禁闼。良田甲第，珍宝奇玩，豪华富贵，冠于一时。未几，主告殂，国主悲悼不胜，曰：'吾将不复见刘生。'削其官，一物不与，遣还洪州。生恍疑梦觉，触目如失。"丁笑曰："某他日不失作刘参谋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几，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吴文肃公奎将举贤良，一夕，梦入魏文帝庙，召升殿，顾问群臣优劣，公未及对，帝曰："韩延寿为最。"是夕，门下抄书吏杨开者，梦公读《杨阜传》。翌日，告公。公异之，即取二传览之。及秘阁试六论，一题乃《韩延寿杨阜孰优论》，公遂膺首选。

王元规景仁，庆历末，将赴吏部选。一夕，梦一人衣冠高古若术士者，因访以当受何地、官期早晚。书八字与之云："时生一阳，体合三水。"既觉，不悟其意也。及注官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字皆从水；到官日，正冬至。

赵少师少名公裡，一夕，梦人持名籍，有金书"赵概"字，及觉，改名概。又尝梦通判汝州，既登甲科，果通判海州。或以篆文校之，"汝""海"字颇相类。

歙州三灵山人程惟象，少逢异人授要诀，退而精思其术，言人贵贱寿夭多中。御史马遵应举时，问于惟象。言："二十四当成名。不出十年，当知南方大邑。仍损初妻，再婚徵姓贵族。"皆如其言。后为御史，言事责宣城。过仪真，见惟象。言："不久复职，定寿四十七。"俄复京本曹，数日，还台卒，年四十七。吕景初自殿中御史出，通判江宁府，以父讳欲乞换郡，惟象曰："不必，行别有命。"果移卫州。张宣徽方平问一丁酉人命。曰："天宾星行初度，不当作内臣，寿止五十四。"乃中人也。是年，除内相，未拜命而卒。庆历中，三发运使向传式、袁杭、许元同命。言："二月、八月俱动，惟许动中见喜，谓动非动。"二月，袁召充省副；八月，向为省副；许至八月，自判官迁发运副使，迁而不离也。仍言许终作两制。众以为许门荫难登近侍，后赐出身，遂为待制。杜杞移浙漕，惟象曰："此去百日，三朝官俱寿尽。"乃比部陈执古、内翰苏绅、待制滕宗谅。故杞赠诗云："有验如有神。"惟象于所居构瑞墨阁，士大夫多留诗其上。

韩存宝，本西羌熟户，少负才勇，喜功名。累立战功，年未四十，为四方馆使、泾原总管。一日，郡僚绘象渭州僧舍，或为其色不类，令以粉笔涂其面，将别图貌。未及，促诏赴阙，命经制戎、泸贼寇。人睹其无首，咸以为不祥。明年，存宝果以奏功不实伏诛。

冯当世少孤，寓武昌，纵饮不羁。一夕，醉卧郊外溪边。有渔者罢渔，舣舟困眠，有人叱之曰："冯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渔者惊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寝草间，询之，知为冯也，即拜曰："秀才他日贵显，幸勿忘。"具以梦告，因请卧舟中，以避风露。冯睡至晓，与其载入郡。其后冯贵，使访渔舟，不复见。

庆历末，武昌阳传为予言：杨寘审贤，少聪。既长，文辞学行为天下所称。十九游太学，补试，遂冠诸生。后试国学、礼部、殿前，皆为天下第一。得将作监丞，通判颍州。未行，丁母忧，哀毁致疾。度必死，曰："友人莫孝先尝梦我龙首山人，龙首，盖言四为贡首；山人，无位之称也。我必死矣。"后数日，果终。年三十一。天下痛惜之。

王猎，酸枣人。天圣末，累举未第。一夕，梦紫衣吏召，至一宫门，守卫甚盛，揖入升厅。对拜者，紫衣金带，年三十许，礼甚恭。既坐，辞甚逊。觉后，私记其年月。猎后困于场屋，久之，推恩五举，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余年，年且七十，始为尚书员外郎。将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会英庙入继为皇子，近臣荐公为宫僚。赴皇子位，门阑守卫，宛如梦中；及升厅拜揖，则衣冠仪貌，亦与所梦无异。归视箧中所记，乃英庙所生时也。侍读宫邸未及期年，英庙即位，遂登侍从。吴文肃公尝对予言："余天圣末方为长垣主簿，与猎友善，故闻之详。"

进士李某者，久未第，一日，讯命日者。曰："君遇三韩即发禄。"李乃遍谒贵人韩姓者，冀蒙推毂，而卒无知者。元丰中，朝廷遣使高丽，有与李故人者奏名同往。至其国，考图籍，乃古三韩之地也。使还，赐出身。果符日者之言。

（此处文字有脱漏）此乃陈州崔度，为安厚卿所辟，归得出仕耳。

孙莘老初为太平令，有吕同者学于孙。一夕，梦试南宫，中高选；主文，孙也，衣绯鱼。觉以告孙，孙曰："子学已充，料不日取高第，而某方仕州县，何事文衡？况朱衣岂主文服耶？"熙宁初，吕赴礼部试，孙以记注、知谏院同知贡举，尚衣绯。吕大喜，必在高等。俄又被黜。大怅恨，自放江湖，无复仕宦意。元丰初，吕以五举免解，再赴礼部。孙以秘书少监知举，尚衣五品服。榜出，吕预高荐。及贽谢，孙厅宇侍执宛如平昔之梦。

皇祐二年，陈珙知邕州。冬至日，珙旦坐厅事，僚吏方集，有白虹贯庭，自天属地。明年五月，龙斗于城南江中，驰逐往来久之，江水暴涨。未几，侬智高陷二广。前此，陶弼以诗贻杨畋，请为备，云"虹头穿府署，龙角陷城门"也。

元丰中，汶上梁逖一夕梦奏事殿中，见御座前揭一牌，箔金大书"黄裳"二字。意必贵兆也，因改名黄裳。明年，御前唱进士第，南剑黄裳为天下第一。

王彦祖初名亢宗，庆历二年，方胜冠。廷试《应天以实不以文赋》罢，寝旅舍，梦一人告之曰："君今年未当中第。"彦祖尤不平，且责之曰："子未尝见予程文，又未始知予生月，何从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若中选，赋题'天'字在下。君当三中选，皆然。今题'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预选。次举春试，不利于礼部。八年，再预廷试，盖《轸象天地赋》，又复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礼部。前以卧疾困眠，梦至一大府，见二人，因恳求生平禄命，二人笑不答；再叩来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水分流，君即登第也。"觉，以为池水不能分流，决无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试礼部《严父莫大于配天赋》，廷试《圜丘象天》，皆中高选。其后召试学士院，又赋《明王谨于事天》，得贴馆职。皆符梦中之言也。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东。一日，与郡僚旅见提刑孙亚夫，孙曰："近日府中角声不和，应在太守。"时蒲资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职知虢州。数日，余独见孙。曰："角声愈不和矣。"未几，王震待制自同复镇蒲。七日，丁母夫人忧，去。至九月中，孙复语郡官曰："角声不和，尤甚前日。"寻报蒲中行龙图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验如此，不知何术也。

成都谯开，博极群书而不求荣利，简静冲退，好修身之术。日游大慈寺，博访异闻，以广所学。久为蜀中士大夫所称。文同与可尤重之，目曰大慈仙。治平三年上巳夜，有人触其户，开秉烛视之，一叟白须布裘，酣寝户外。开呼之使去。行且语曰："明年正月，圣人当出。"开意其狂醉，不以为怪，视睡处，一烧饼，一药帖，逐之已不见。与可取饼、药以去。明年正月，神宗嗣位。

蜀人任玠温如，晚寓宁州府宅。一夕，梦一山叟贻诗曰："故国路遥归去来。"玠和之曰："春风天远望不尽。"既觉，自笑曰："吾其死乎！"数日，不病而逝。

术士李某（忘其名）者，亦传管辂轨革法，画卦影颇有验。今丞相颂尝问之，卦影画水边一月，中有十口。未几，除知湖州。又卢龙图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字虽不同，而其影皆符。

卷　七

歌　咏

艺祖收河东凯旋，范杲叩马进诗曰："千里版图

来浙右，一声金鼓下河东。”上爱叹不已，增秩，赐章服。杲，鲁公质之侄，好学有文，时称“高、梁、柳、范”，谓高弁、梁周翰、柳开与杲也。

杨侍读徽之，以能诗闻于祖宗朝。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献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问姓名。”太宗和赐，且语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礼部侍郎，选十联写于御屏。梁周翰贻之诗曰：“谁似金华杨学士，十联诗在御屏风。”《江行》云：“犬吠竹篱沽酒客，鹤随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塞上》云：“戍楼烟自直，战地雨长腥。”《嘉阳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长圆。”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峡，带雨云归越嶲州。”《哭江为》云：“废宅寒塘水，荒坟宿草烟。”《元夜》云：“春归万年树，月满九重城。”《僧舍》云：“偶题岩石云生笔，闲绕庭松露湿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枫叶，皓月借芦花。”《宿东林》云：“开尽菊花秋色老，落迟桐叶雨声寒。”

王元之谪黄州，实由宰相不悦。交亲无敢私见，惟窦元宾握手泣言于阁门曰：“天使公屡出，岂非命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诗谢之云：“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予垂泪阁门前。”

元之初知制诰，上疏雪徐铉，贬商州；召入为学士，坐辨孝章皇后不实，谪滁州；复召知制诰，撰《太祖尊号册》，坐轻诬，谪黄州；作《三黜赋》以自述。时苏易简知举，适放榜，奏曰：“禹称翰苑名儒，今将全榜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诸生别元之。口占一绝，付状元孙何曰：“为我多谢苏易简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

杨文公初为光禄丞，太宗颇爱其才。一日，后苑赏花宴词臣，公不得预，以诗贻诸馆阁曰：“闻戴宫花满鬓红，上林丝管侍重瞳。蓬莱咫尺无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诸公不敢匿，以诗进呈。上诘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贴职，例不得预。即命直集贤院，免谢，令预晚宴。时以为荣。

唐韩吏部序侯喜、刘师复与道士轩辕弥明《石鼎联句》，其事颇怪。弥明之词警绝远甚，世以谓非神则仙，殆非人思所能到。孙汉公以为皆退之语也。盖以其词多讥刺，虑为人所知，故假以神其事。

夏文庄公竦，初侍其父监通州狼山盐场，《渡口》诗曰：“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尤喜夕阳天。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业船。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直钱。”时年十七。后之题诗，无出其右。识者以谓“甘雨过闲田”虽有为霖之志，而终无济物之泽。

陈文惠公尧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同年二十八人。时公兄弟俱未仕，父省华尚为小官，家极贫。魏野以诗贺之曰：“放人少处先登第，举族贫时已受官。”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景德间相继状元及第，其后更践政府，及罢相镇青，又为交承。故文正《送文定移镇兖海》诗有“锦标夺得曾相继，金鼎调时亦践更”之句。又云：“并土儿童君再见，会稽章绂我偏荣。”盖文定再镇兖，而青社，文正乡里也。

庆历中，欧阳文忠公谪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以遗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闻而往游，爱其山水秀绝，以琴写其声，为《醉翁吟》。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遣遵，并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调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后三十余年，公薨，遵亦殁。其后，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子瞻，以补其阙。然后声词皆备，遂为琴中绝妙，好事者争传。其词曰：“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弦!’（第二叠泛声同此）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同巅，水有时而回渊。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两三弦”。方其补词，闲为弦其声，居士倚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遵之子为比丘，号本觉法真禅师，居士书以与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词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

海陵西溪盐场，初，文靖公尝官于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诗刻石。后，范文正公亦尝临莅，复题一绝：“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后人以二公诗笔故，题咏极多，而花亦为人贵重，护以朱栏，不忍采折。岁久茂盛，枝覆数丈，每花开数百朵，为海滨之奇观。

范鲁公之孙令孙有学行，登甲科。人以公辅器之。王魏公旦妻以息女。令孙常为《登览诗》，曰：“孤云不为雨，尽日却归山。”识者以谓不及进用之兆。令孙官止右正言，年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青州布衣张在，少能文，尤精于诗，奇蹇不遇，

老死场屋。尝题《龙兴寺老柏院》诗云："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寻芳日几回。惟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大为人传诵。文潞公皇祐中镇青，诣老柏院，访在所题，字已漫灭。公惜其不传，为大字书于西廊之壁。后三十余年，当元丰癸亥，东平毕仲甫将叔见公于洛下，公诵其诗，嘱毕往观。毕至青，访其故处，壁已圮毁，不可得，为刻于天宫石柱，又刊其故所题之处。

苏子美，庆历末谪居姑苏，以诗自放。一日，观鱼沧浪亭，有诗云："我嗟不及游鱼乐，虚作人间半世人。"识者以为不祥。未几，果卒。年四十一。士大夫嗟惜之。

濮人杜默师雄，少有逸才，尤长于歌篇，师事石守道。作《三豪》诗以遗之，称默为"歌豪"，石曼卿"诗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诗曰："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久不第，落魄不调，不护名节，屡以私干欧阳公。公稍异之，默怨愤，作《桃花诗》以讽，由是士大夫薄其为人。

郑毅夫诗格飘放，晚年为《雨》诗，曰："老火烧空未肯休，忽惊快雨破新秋。晚云浓淡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头。"未几，自杭移青，道病，泊舟高邮亭下，乃卒。是何自谶之明!

赵文度，青州人（*名犯宣祖讳上字*），清泰三年进士第六人及第。能诗，有《观光集》传于世，颇有佳句。尝为刘崇幕客。及崇僭位，拜伪相。后与崇不和，出守岚州。及太祖征河东，文度以城归国，拜华州节度使。后因郊礼，移镇耀州，有诗寄其乡人云："圣主覃恩遍九垓，碧油红旆出关来。乡中父老如相问，十五年前赵秀才。"予姑之夫晋卿，文度孙也。其诗尚在。

石曼卿，天圣、宝元间以歌诗豪于一时。尝于平阳作《代意寄师鲁》一篇，词意深美，曰："十年一梦花空委，依旧山河损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黛石州山对起，娇波泪落妆如洗。汾河不断水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曼卿死后，故人关泳梦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诗多矣，独常自以为《代平阳》一首最为得意，而世人罕称之。能令予此诗盛传于世，在永言尔。"泳觉，增广其词为曲，度以《迷仙引》，于是人争歌之。他日，复梦曼卿谢焉。泳，字永言。

李淑守郑州，题《周少主陵》曰："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垅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时陈文惠尧，淑奉诏为墓志。淑言尧佐"好为小诗，间有奇句"。陈之诸子请易之，淑不从，乃言其诗谤太祖。落淑侍读学士。

祥符中，有刘偁者久困铨调，为陕州司法参军，廉慎至贫。及罢官，无以为归计，卖所乘马办装，跨驴以归。魏野以诗赠行云："谁似甘棠刘法掾，来时乘马去骑驴。"未几，真宗祀汾阴，过陕，诏征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诏。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赠偁诗。上叹赏久之，语宰臣曰："小官中有廉贫如此者。"使召之。偁方为江南幕吏，至，以为京官，知青州博兴县。后有差除，上曰："得如刘偁者，可矣。"未数年，亟迁主客郎中、三司户部判官。真宗之奖拔廉吏如此，然由野一诗发之也。

濮人李植成伯与张续禹功师徂徕石守道，为门人高弟。欧阳文忠《读徂徕》诗云："常、续最高弟，骞、游各名科。"（*成伯少名常*）嘉祐中，诏举天下行义之士，发遣诣阙。成伯首被此举，诏书方下而卒，士大夫惜之。时禹功居曹南，成伯前卒数日，以诗寄禹功，其末句云："野堂吹落读残书。"禹功怪其语不祥，亟往访之，未至濮，成伯已卒。野堂，成伯读书堂也。

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极厚，尝侍燕琼林，独召至御榻顾问。帝语宰相曰："王某文章独步当代，异日垂名不朽。"元之有诗云："琼林侍游宴，金口独褒扬。"

范文正公未免乳丧其父，随母嫁淄州长白山朱氏。既冠，文章过人，一试为南宫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镇青，西望故居，才百余里。以诗寄其乡人曰："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余。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鼓吹前迎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诗书。"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书画

唐刘忠州晏《重修禹庙碑》，崔巨文，段季展书。刘，当世显人，所记撰及书碑者，宜皆知名士，矧巨之文、季展之书有过人者，而其名不著于世何也？景祐中，周膳部越为三门发运判官，始以墨本传京师。越书为当时所重，以是季展书亦为人所爱。其后，屯田左员外瑾虑其刓阙，构宇以覆其碑，而模刻于他石，以广其传焉。季展书，刻石者少。有《洛祠记》、《多心经》，不著姓氏，验其笔画，亦季展书也。

太宗朝，有王著学右军书，深得其法，侍书翰林。帝听政之余，留心笔札，数遣内侍持书示著，著每以为未善，太宗益刻意临学。又以问著，对如初。或询其意，著曰："书固佳矣。若遽称善，恐帝不复用意。"其后，帝笔法精绝，超越前古，世以为由著之规益也。

营丘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羁，喜酒善琴，好为歌诗，尤妙画山水。周枢密使王朴与之友善，为召至京，将以处士荐之，会朴卒。乾德中，陈守、大司农卫融，以乡里之旧延之郡斋，日恣饮，竟死于酒。子觉，仕至国子博士、直史馆。赠成为光禄寺丞，葬于浚仪之魏陵，宋翰长白为之志。成画《平远寒林》，前人所未尝为，气韵萧洒，烟林清旷，笔势颖脱，墨法精绝，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画家百世师也。虽昔王维、李思训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语。其后，燕贵、翟院深、许道宁辈，或仅得一体，语全则远矣。考白所作成志，则成未尝仕，而欧阳文忠公以为成仕至尚书郎。按白与成同时人，又与成子觉并列史馆，其所纪宜不妄，不知文忠公何以据也，正当以志为定。

翟院深，营丘伶人，师李成山水，颇得其体。一日，府宴张乐，院深击鼓为节，忽停挝仰望，鼓声不续。左右惊愕，太守召问之，对曰："适乐作次，有孤云横飞，淡伫可爱。意欲图写，凝思久之，不知鼓声之失节也。"太守笑而释之。

北都临清县北王舍僧寺东一古殿，皆吴生画佛像，旁有题记，类褚河南笔法。国朝已来奉使大辽者，道出寺下，例往观之，题名府板，或剔取一二像。今且尽。

欧阳文忠公，文章道义，天下宗师。凡世俗所嗜，一无留意，独好古石刻。自岐阳石鼓、岱山、邹绎之篆，下及汉、魏已来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为《集古录》。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撮其大要，别为目录，并载可以正史学之阙谬者，以传后学。跋尾多公自题，复为之序，请蔡君谟书之，真一代绝笔也。公之守亳也，余主蒙城簿，尝得阅之。

玉堂北壁有毘陵董羽画水，波涛若动，见者骇目。岁久，其下稍坏。学士苏易简受命知举，将入南宫，语学士韩丕择名笔完补之。丕呼圬者墁其下，以朱栏护之。苏出院，以是怅惜不已。

陈文惠公善八分书，变古之法，自成一家，虽点画肥重而笔力劲健。能为方丈字，谓之堆墨，目为八分。凡天下名山胜处碑刻题榜，多公亲迹。世或效之，皆莫能及。

祥符中，丁晋公出典金陵，真宗以《袁安卧雪图》赐之，真古妙手。或言周昉笔，亦莫可辨。至金陵，择城之西南隅旷绝之地，建赏心亭，中设巨屏，置图其上，遂为金陵奇观。岁久颇失覆护，缣素败裂，稍为好事者窃去。嘉祐中，王君玉出守郡，首诣观之，惜其剽取已尽，嗟之尤久，作诗题其旁云："昔人已化辽天鹤，往事难寻《卧雪图》。"

皇祐中，仁宗命待诏高克明辈画三朝圣迹一百事，人物才寸余，宫殿、山川、车驾、仪卫咸具。诏学士李淑等撰次序赞，为十卷，曰《三朝训鉴图》。镂板印，赐大臣宗室。

保塞军东北数里曰路疃，一小寺殿后照壁旧有画水，世传张僧繇笔，势若摇动，真名手也。熙宁中，地震壁坏，好事者或取二三段藏去。今无复可见矣。

卷　八

事　志

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聪慧者数十人，于教坊习乐，名箫韶部，改曰云韶部，内宴则用之。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名曰引龙直，游幸，骑而导驾。后曰钧容直，取钧天之义也。

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贡马特异，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纹如云霞，因目曰碧云霞。上征太原，往来乘之。上下山岭，如履平地。上则屈前足，下则屈后足，上下如坐安舆，不知登降高下之劳。圉人供刍粟或少倨，则嘶鸣奋跃，踶啮不已，此尤异他马也。上崩，悲鸣不食，骨立，人不忍视。真宗遣从灵驾，至永熙陵，乃毙。诏与桃花犬同坎瘗。

洛阳至京六驿，旧未尝进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进。岁差府校一人，乘驿马，昼夜驰至京师。所进止姚黄、魏紫三四朵，用菜叶实笼中，藉覆上下，使马不动摇，亦所以御日气；又以蜡封花蒂，可数日不落。至今岁贡不绝。

朐山有花类海棠而枝长，花尤密，惜其不香无子。既开，繁丽袅娜，如曳锦带，故淮南人以锦带目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有诗曰："春憎窈窕教无子，天为妖娆不与香。"又曰："锦带为名卑且俗，为君呼作海仙花。"

莱公贬死雷州，丧还，过荆南公安县，民怀公德，以竹插地，挂物为祭，焚之，后生笋成林。以为

神，因为公立祠，目其竹为“相公竹”。王乐道为记刊石，秦承之有诗曰：“已枯断竹钓私被，既没贤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谁识大忠心。”

莱公初及第，知归州巴东县，手植双柏于庭。至今民爱之，以比甘棠，谓之“莱公柏”焉。

南唐后主留心笔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龙尾石不复出。嘉祐中，校理钱仙芝知歙州，访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常患溪不可入，断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其溪之回远，导之如昔，石乃绝。仙芝移溪还故道，石乃复出，遂与端溪并行。

莆阳蔡君谟尝评李廷珪墨能削木，坠沟中，经月不坏。李超，易水人，唐末与其子廷珪亡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珪或为邽。珪弟廷宽，男承宴、承安，男乂用，皆有闻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斌，著名当时。其制有剑脊、圆饼、拙墨、进贡墨、供堂墨，其面多作龙纹，其幕有“宣府”字，或止云“宣”，或著姓氏，或别州府。今人间已少传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殿，尝以墨赐之，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后翰林诸君承赐者，皆双脊龙样，尤为佳品。

咸平中，陈文惠谪官潮州。时州人张氏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公曰：“昔韩吏部以文投恶溪，鳄鱼为吏部远徙。今鳄鱼既食人，则不可赦矣。”乃命吏督渔者网而得之，鸣鼓告其罪，戮之于市。图其形为之赞，至今多传之。鳄大者数丈，或玄黄，或苍白色，似龙而无角，类蛇而有足，睅目利齿，见者骇之。卵化山谷间，大率为鳄者十二三，其余或为鼋、为龟也。喜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之任鼻也。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谓匽空旁出者也。祥符中，真宗祀汾阴，驻驿蒲中，车驾临观，赐名广孝泉，并以名其坊。御制赞纪之。蒲滨河，地卤泉咸，独此井甘美，世以为异。

亳州法相禅院矮桧，高才数尺，偃亚蟠屈，枝叶繁茂，不可图状。唐大中年，李待价《石记》云：“圆荫三丈余”。距今又百余年，广袤五六丈，为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矮栝”。真宗祀老子，尝驻其下。今御榻尚在。故陆子履诗云：“先皇玉座亲临地，故老于今涕泫然。”

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臣未尝辄赐，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嘉客，出而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团初出时也。今小团易得，何至如此多贵耶？）

通州狼山广教寺，在唐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诗云：“飞来灵鹫岭，化作宝陀山。”前后乃江海相接处。舟出二山间，水湍碍石，率多覆溺。昔有僧率其徒，操楫以护之，舟无触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后皆陆田。后人又有诗云：“昔年船底浪，今日马蹄痕。”皆纪实也。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据城叛。诏明镐加讨，久无功。参知政事文彦博请行，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贝’字加‘文’为‘败’，卿必擒则矣。”未逾月而捷报闻。诏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贝州为恩州。

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洁白可爱，岁久，木大而花繁，俗目为琼花，不知实何木也。世以为天下无之，惟此一株。孙冕镇维扬，使访之山中，甚多，但岁苦樵斧野烧，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不为人贵。孙伤之，作诗曰：“可怜遐地产，常化燎原灰。”近年京师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饶所赋玉蕊花也。

长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庄献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时姜遵知永兴，尽力于塔，悉取碑碣以为塔材。汉、唐公卿墓石，十亡八九。杨大年《谈苑》叙五行德、金石厄事。宋有国百余年，长安碑刻再厄矣。惜哉！惜哉！

契丹国产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尝。常以羊乳饲之。顷年虏使尝携至京，烹以进御。今朝臣奉使其国者皆得食之，然中国人亦不嗜其味也。

唐李卫公云：“维州，得之土蕃，号曰无忧城。”景祐中，或以其与潍州名相乱，邮置文字率多往来住滞，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也。

淄州淄川县梓桐山石门涧有石曰青金，色青黑相杂，其文如铜屑，或云即自然铜也，理细密。范文正公早居长白山，往来于此，尝见其石。皇祐末，公知青，遣石工取以为砚，极发墨，颇类歙石。今东方人多用之，或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则不免断裂。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余年，桥不坏。庆历中，陈希亮守宿，以汴桥坏，率尝损官舟、害人，乃命法青州所作飞桥。至今沿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曰虹桥。

庆历中，洪州江岸崩，得谢朓撰并书《宋海陵王墓铭》石。朓文固奇，而书亦有法，类钟繇书。石入沈括家十余年，后为夏元昭匿之。今不知所在。

皇祐中，范文正公镇青，兴龙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环泉古木蒙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似非人间世也。欧阳文忠公、刘翰林贡父及诸名公多赋诗刻石，而文忠公及张禹功、苏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为营丘佳处。元祐中，青守以其地与王氏为水碾，稍复完葺。

华阳杨褎，好古博物，家虽贫，尤好书画奇玩，充实中橐。家姬数人，布裙粝食而歌舞绝妙。故欧阳公赠之诗云："三脚木床坐调曲。"盖言褎之贫也。褎，皇祐中宿华州西溪寺，夜阑灯灭，于暗中见光煜然。旦起视之，石也。询寺僧。云："西溪，华下最胜处，郡僚宴集之地，故以此石镇内耳。"至夜，褎移至别地，光复在焉。意其蕴玉，因求得之。辇至都下，使玉工视之，以为然。剖之，得玉，径数寸，温润纯美，光采粲然。工人惊之曰："至宝也，今王府中未有其比。"会朝廷求良玉琢镇国宝，褎因献之，遂为玺。镇国，华州军额，朝廷以名与玺同，乃改曰镇潼军。此亦异也。余叔父博士，为华州幕官，故知其详。或以为褎所献，琢为苍璧。未知孰是。

洛阳牡丹，岁久虫蠹，则花开稍小。园户以硫黄簪其穴，虫死，复盛大。其园户相妒，则以乌贼鱼骨刺花树枝皮中，花必死。盖牡丹忌此鱼耳。

司马温公既居洛，每对客，赋诗谈文，或投壶以娱宾。公以旧格不合礼意，更定新格。以为倾邪险诐，不足为善，而旧图反为奇箭，多与之算，如倚竿带剑之类，今皆废其算以罚之；颠倒反覆，恶之大者，奈何以为上，如倒中之类。今当尽废壶中算，以明逆顺。大底以精密者为上，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侥幸者无所措手。此足以见公之志，虽嬉戏之间，亦不忘于正也。

唐彦猷，清简寡欲，不以世务为意。公退，居一室，萧然终日默坐，惟吟诗、临书、烹茶、试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社，得红丝石于黑山，琢以为砚。其理红黄相参，文如林木，或如月晕，或如山峰，或如云雾花卉。石自有膏润，浮泛墨色，覆之以匣，数日不干。彦猷作《砚录》，品为第一，以为自得此石，端溪、龙尾皆置不复视矣。

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阳宪台之瑞丰亭，以贻好事者。

李谦溥，太祖朝名将也。在汾、晋二十余年，大小百余战，未尝少衄。每巡边，老幼望拜，呼以为父。晚治第于道德坊，中为小圃，购花木竹石植之。颇与朝士大夫游。久之，以从弟谦昇女适皇子陈王，贫无以资用，遂以所居之第质于宋延偓。后其子允正为通事舍人，侍太宗。问曰："尔父力边三十年，止余一第，忍属它姓?"允正具所以对，太宗即遣中使出内府钱付延偓赎还。王禹偁作记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构；宰相毕士安而下及诸名公赋诗纪述，自成一编。

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瑟瑟微碧，文细，石为轸，制作精巧，音韵清越。中刊李阳冰篆三十九字，其略云："南溟夷岛产木名伽陀罗，文横如银屑，其坚如石，遂用作此。"沈括《笔谈》、朱长文《琴史》著此琴，即唐相汧公李勉所制响泉也。响泉之名，见《李勉传》。元祐末，和死，州将以其琴匣送尚书礼部，符太常帐管，好事者时时鼓之。

钱塘沈振蓄一琴，名冰清，腹有晋陵子铭云："卓哉斯器，乐惟至正。音清韵古，月澄风劲。三余神爽，泛绝机静。雪夜敲冰，霜天击磬。阴阳潜感，否臧前镜。人其审之，岂独知政。"书"大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斫。"凤沼内书"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记。"声极清实。山在陈圣与名知琴，少在钱塘，从振借琴弹，酷爱之。后三十年，圣与官太常，会振侄述鬻冰清，索百千不售。未几，述卒，其妻得二十千，鬻于僧清道，转落于太一道士杨英。久之，圣与以五十千购得，极珍秘之。或以晋陵子，杜牧之道号。篆法类李义山笔，亦莫可辩。又不知士雄何人也。

释晋明，齐州人。久止灵岩。晚游五台，得风疾，眉发俱堕，百骸腐溃，哀号苦楚，人不忍闻。忽有异人教服长松，明不识之，复告云："长松，长古松下，取根饵之，皮色如荠苨，三五寸，味微苦，类人参，清香可爱，无毒，服之益人，兼解诸虫毒。"明采服，不旬日，发复生，颜貌如故。今并、代间士人多以长松参甘草、山药为汤，殊佳。然《本草》及诸方书并不著，独释惠祥作《清凉传》始叙之，然失于怪诞。

元祐中上元，驾幸迎祥池，宴从臣。教坊伶人以先圣为戏，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时尝有为此戏者，诏斥去之。今圣君宴犒群臣，岂宜尚容有此?"诏付伶官置于理。或曰："此细事，何足言?"孔曰："非尔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乐道，而贱伎乃尔亵慢，纵而不治，岂不累圣德乎!"闻者惭羞叹服。

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诸国，木如棕榈，大者高百余尺，花白，如千叶芙蓉。一本，花不过数十朵，实不过三五颗。其大如斗，至老差小。外有黄毛软皮，中有壳，正类槟榔。故有人为诗云："百果之中尔最珍，槟榔应是汝玄孙。"沈佺期亦有题椰子诗，云："业生雕胡首，圆实槟榔身。"壳止有二穴，芽出穴中。壳内类罗菔，皮味苦，肉极甘脆。蛮人甚珍之。中有沖，大者一二升，蛮人谓之椰子酒，饮之得醉。《交州记》以为浆者是也。治消渴，涂髭发立黑。皮煮汁止血，疗吐逆。肉益气去风。

蜀虽阻剑州之险，而郡县无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文学。而世以为蜀人好乱，殊不知公孙述及刘辟、王建、孟知祥辈，率非土人，皆以奸雄乘中国多事，盗据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向使无加赋之苦，得循良抚绥之，安有此乱？古人云："与其蓄聚敛之臣，宁蓄盗臣。"聚敛之为害如此，可不戒哉？均则本神卫卒校，盖赵延顺怨钤辖符昭寿，推均为帅尔。

犀之类不一，生邕管之内及交趾者，角纹如麻实，理燥，少温润；来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润而缀，光采彻莹，甚类犬鼻。若傅以膏，甚有花纹。而尤异者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云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或成飞走，或成龙鱼，或成神仙，或成宫殿，至有衣冠、眉目、杖履、毛羽、鳞角完具，若绘画然，为世所贵。其价不赀，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为犀爱一物，玩之久，则物形潜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者。其纹有正插者，有倒插者，有腰鼓插者，其类不一。方其角未解也，虽海人亦未知其为异也，故波斯以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以其难别识也。犀之有通天花纹者，自顾其影则怖，尝饮浊水，不欲照见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多于山麓植木，如列羊栈，久则木朽。犀前足短，止则依木而立，朽拆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杀之。犀岁久亦退角，培土埋僻处，海人伺知，以木角易取之。西域谓犀为竭伽，角为毗沙拿，言一角也。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卷　九

杂　录

唐太宗问一行世数，禅师制叶子格进之。叶子，言"二十世李"也，当时士大夫宴集皆为之。其后有柴氏、赵氏，其格不一。蜀人以红鹤格为贵，禁中则以花虫为宗。近世，职方员外郎曹谷损益旧本，撰《旧欢新格》尤为详密。其法：用匾骰子六只，犀牙师子十事，自盆帖而下，分十五门，门各有说。凡名彩二百二十七，逸彩二百四十七，总四百七十四彩。余家有其格，而世无能为者。

周显德中，许京城民居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水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以手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景威子莹，国初为枢密使。

陶穀姓唐，唐宰相莒公俭之后。祖彦谦，有诗名，号鹿门先生。穀避晋祖名，改陶。后历事累朝，不复还本姓。士大夫讥之。

刘鋹据岭南，置兵八千人，专以采珠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硾其足，入海至五七百尺，溺而死者相属也。久之，珠玑充积内库。所居殿宇梁栋帘箔，率以珠为饰，穷极华丽。及王师入城，一火而尽。艺祖废"媚川都"，黥其壮者为军，老者放归田里，仍诏百姓不得以采珠为业，于是俗知务农矣。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陨如雨，点或大或小，光彩煜然，未至地而灭。景祐初，忻州夜中星陨极多，明

日视之，皆石。闻今忻民犹有蓄之。乃知《公羊传》以雨星不及地而复，其说得之。左氏以如雨而言与雨偕，非也。

幽蓟八州，陷北虏几二百年，其间英主贤臣欲图收复，功垂成而辄废者三矣。此豪杰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初，周世宗既下关南，欲乘胜进攻幽州，将行，夜中疾作，乃止。艺祖贮财别库，欲事攻取，会上仙，乃寝。柳仲涂守宁边（今博野也），结客白万德，使说其酋豪，将纳质定誓，以为内应，掩其不备，疾趋直取幽州，会仲涂易地而罢。河朔之人，逮今为憾。

国初有王彦升者，本市井贩缯人。及壮从军，累立战功，至防御使。性极残忍，俘获戎人，则置酒宴饮，引胡人，以手捉其耳，对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彦升笑语自若。前后啖数十百人，亦可怪也。

开宝中，鄢陵许永为郓州卢县尉，自言七十五岁，其父琼年九十九，长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艺祖召琼，问唐季事，对尤详，赐以衣币鞍马。父子俱享福寿，世罕有也。

卢丞相多逊谪死朱崖，旅殡海上。天庆观道士练惟，一夜闻窗外有人读书，审其声韵，有类多逊。明日，有诗题窗外曰："南斗微茫北斗明，喜闻窗下读书声。孤魂千里不归去，辜负洛阳花满城。"笔迹亦类之。明年，归葬洛。此说得之孙巨源。而杨文公云其子全扶柩归葬江陵佛舍，与此不同。未知孰是，姑两录之。

高丽，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祖宗以来，数有宾客贡士登第者。自天圣后，数十年不通中国。熙宁四年，始复遣使修贡，因泉州黄慎者为向导，将由四明登岸。比至，为海风飘至通州海门县新港。先以状致通州谢太守云："望斗极以乘槎，初离下国；指桃源而迷路，误到仙乡"。词甚切当。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与同行朴寅亮诗尤精，如《泗州龟山寺》诗云："门前客棹洪涛急，竹下僧棋白日闲"等句，中土士人亦称之。寅亮尝为其国词臣，以罪废。久之，从金第使中国。

卢多逊南迁朱崖，逾岭，憩一山店。店妪举止和淑，颇能谈京华事。卢访之，妪不知为卢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县，卢相公违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诬窜南方。到方周岁，尽室沦丧，独残老躯，流落居此，意有所待。卢相欺上罔下，倚势害物，天道昭昭，行当南窜。未亡间庶见于此，以快宿憾尔。"因号呼泣下。卢不待食，促驾而去。

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曰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祷者，神必亲享，杯盘悉空。远近奔赴。盖狐穴神座下，通寝殿下，复门绣箔，人莫得窥。群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公嗣宗雅负刚正，及镇邠土，乃骑兵挟矢，驱鹰犬，投薪穴中，纵火焚之。群狐奔逸，擒杀悉尽。鞭庙祝背，徙其家，毁其祠，妖狐遂绝。初，公在长安也，极疏种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诗云："终南隐士声华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俱输王太守，圣朝方信有英雄。"

杨光远之叛青州也，有孙中舍（忘其名）居围城中，族人在州西别墅。城闭既久，内外隔绝，食且尽，举族愁叹。有畜犬彷徨其侧，若有忧思，中舍因嘱曰："尔能为我至庄取米邪？"犬摇尾应之。至夜，为置一布囊并简系犬背上。犬即由水窦出。至庄，鸣吠。居者开门，识其犬，取简视之，令负米还，投晓入城。如此数月。比至城开，孙氏阖门数十口独得不馁。孙氏愈爱畜之。后数年毙，葬于别墅之南。至其孙彭年，语龙图赵公师民，刻石表其墓，曰《灵犬志》。

仁宗天纵多能，尤精书学。凡宫殿门观，多帝飞白题榜，勋贤神道，率赐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贤"，寇准曰"旌忠"，李迪曰"遗直"，晏殊曰"旧学"，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彦博父均曰"教忠积庆"，李用和曰"亲贤"，范仲淹曰"褒贤"，曹利用曰"旌功"，吕夷简曰"怀忠"，张士逊曰"旧德"，狄青曰"旌忠元勋"，其余不可悉记。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模唐明皇题裴耀卿碑额献之，仁宗乃赐文正碑曰"旌贤"。大臣碑额赐篆，盖始于此。其后英庙、神考，亦屡有赐者。

祥符初，王旭知颍州，因岁饥，出库钱贷民，约蚕熟一千输一缣。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于天下，于岁首给之，谓之和买绢，或曰预买。始于旭也。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间。咸平初，遇一人于南唐逆旅，衣道士服，仪状奇俊。后屡见之。授以黄金术，仍付以神剑，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后佯狂，叫呼上饶市中。配流岭南。逃归京，挝登闻鼓自陈。上召与语，悦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刘承珪家，珪上言："数闻中正与人语，

声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亟迁神武大将军、康州团练使。常以药、金、银献上，以助国费。卒，赠岭南节度使，世谓之烧金王先生，建祠永宁院西。至今御府犹有中正所献金及炉钳残药。

直史馆孙公冕，文学政事有闻于时，而赋性刚明，以别白贤不肖为事。天禧中，连守数郡。暇日接僚吏，殊不喜谈朝廷除授，亦未尝览除目。每得邸吏报状，则纳怀中，不复省视。或诘其意，曰："某人贤而反沉下位，某人不才而骤居显官，见之令人不快尔。"或讥其不广。然其好贤嫉恶之心亦可尚也。

曹襄悼公利用，天圣中，退朝归私第，中衢逢狂人夺其枢密使印，心独恶之。未几，侄芮为不法事败，治狱者锻成其事，芮死。公贬随州，再贬房陵，行至襄阳，监者迫自尽。天下冤之。

平原刘永锡，天圣末，以虞曹员外郎知千乘县。一日，与门生对食。永锡以馒头食畜犬，生曰："犬彘食人食，古人所讥，况珍味耶?"犬不食，瞋视之以去，数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跑门阈下，将入。生起视之，知其将害己，卷衾诈作人卧床上，升栋以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觉非人，吼怒出户，掷尾作声，移刻而死。今夫衣士人衣冠，首鼠贵游门下以猎哺啜，嗟来不愧，曾斯犬之不若也。

庆历中，皇叔燕王元俨薨。仁宗追悼尤深，诏有司择位号之尤尊美者以追荣之，乃特赠天策上将军。非常典也。王性严毅，威望著于天下，士民识与不识，呼之曰八大王，犬戎尤惮之。

李尚书公择，少读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

江阴军，北距大江，地僻，鲜过客，无将迎之烦，所隶一县，公事绝少。通州，南阻江，东北滨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鱼盐自给，不为盗，讼稀事简。仕宦二州者最为优逸，故士大夫谓江阴为"两浙道院"、通州为"淮南道院"。

旧说，虎有威，遇人百步之外，咆哮作声，以威慑人。人或不惧，虎反畏而去，故虎不食醉人。小儿不知惧，则虎畏而不食。苏子由作《孟德传》，以为德，禁卒，既逃，不顾死，见虎不为动，弭耳而去。

萧梆，字大珍，后梁宗室。为青州刺史，有惠爱，笃信于民。及死，民为立祠千乘县西，相与谥曰信公。嘉祐中，祠宇颓敝。主庙者贾天恩，老伶也。有王乂者，金家苍头也，幼苦伤寒，汗不洽，病腰不能行，偻而丐且十年，一旦，人为炙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语：'能为吾修庙，则使尔腰伸。'诺之，腰即伸。"于是远近闻之凑奔，争施钱帛，以新庙貌。逾年得钱数千缗，功未卒而二人争钱相殴。事稍喧，施者因不复来。

熙宁八年，淮西大饥，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抚，同监司赈济。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爱养元元之意。安抚先檄郡县，以厚朴烧豆腐，开饥民胃口。提刑司督诸郡多造纸袄为衣，而又得稻田居之。安抚可无虑矣。闻者大惭。朝廷知之，重行降黜。

谏议大夫崔颂，博学君子人也。性有疑疾，防闲闺门过于严密。圬者涂室，以帛幕其目，恐窃视其私也。与夫罗灰扃户殆不远。

陈亚少卿，蓄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平生之所宝者。晚年退居，有《华亭双鹤唳》。怪石一株尤奇峭，与异花数十本，列植于所居。为诗以戒子孙："满室图书杂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亚死未几，皆散落民间矣。

小词有"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破黄昏"之语，或以为黄昏不当烛。已见跋解者曰："此草庐窭陋者之论，殊不知贵侯戚里，洞房密室，深邃窈窕，有不待夜而张烛者矣。"

士大夫筵馔，率以怀饦，或在水饭之前。予近预河中府蒲左丞会，初坐即食罨生怀饦。予惊问之，蒲笑曰："世谓怀饦为头食，宜为群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乱离之际，失其次第，久抑下列，颇郁，舆论牵复。"坐客皆大笑。

王承衎尚秦国贤肃大长公主，至曾孙师约，又尚惠和公主，子植又选尚惠国公主。昔汉窦氏一门三公主，于时亲戚功臣莫与比。唐薛儆与其子锈相继尚睿宗、明皇女，独称唐薛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继，惟王氏一门。

江南一县郊外古寺，地僻山险，邑人罕至，僧徒久苦不足。一日，有僧游方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将与之谋所以惊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罗汉，择一貌类己，衣其衣，顶其笠，策其杖，入县削发，误为刀伤其顶，解衣带、白药傅之。留杖为质，约至寺，将遗千钱。削者如期而往，方入寺，阍者殴之曰："罗汉亡杖已半年，乃尔盗耶!"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与见主僧，更异之。共开罗汉堂，门锁生涩，尘凝坐榻，如久不开者。视亡杖罗汉，衣笠皆所见者，顶有伤处，血渍药傅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钱，贯且朽。因

共叹异之。传闻远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数年，其徒有争财者，其谋稍泄。得之外氏。

元丰中，高丽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张中以诗送之，寅亮答诗序有“花面艳吹，愧邻妇青唇之敛；桑间陋曲，续郢人白雪之音”之语。有司劾：中小官，不当外交夷使。奏上，神宗顾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对。乃以问赵元老，元老奏：“不经之语，不敢以闻。”神宗再谕之，元老诵《太平广记》云：“有睹邻夫见其妇吹火，赠诗云：‘吹火朱唇敛，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雾中花。’其妇告其夫曰：‘君岂不能学也。’夫曰：‘汝当吹火，吾亦效之。’夫乃为诗云：‘吹火青唇敛，添薪墨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槃茶。’”元老之强记如此，虽怪僻小说，无不该览。

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笺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或先达以书谢，或有称誉，即别裁启事，委曲叙谢，更求一见。当时举子之于先达者，其礼如此之恭。近岁举子不复行此礼，而亦鲜有上官延誉后进者。

钱镠之据钱塘也，子跛，镠钟爱之。谚谓“跛”为“瘸”，杭人为讳之，乃称“茄”为“落苏”。杨行密之据淮阳，淮人避其名，以“密”为“蜂糖”。尤见淮、浙之音误也。以“瘸”为“茄”，以“蜜”为“密”，良可哈也。

熙宁中，淮西连岁蝗旱，居民艰食，通、泰农田中生菌被野，饥民得以采食。元丰中，青、淄荐饥，山中及平地皆生白面。白石如灰而腻，民有得数十斛，以少面同和为汤饼，可食，大济乏绝。二事颇异，皆所目见。

卷　十

谈　谑

国初，将军王景咸尝守邢州，使臣王班衔命至郡，景咸宴之，坐中厉声曰：“请王班满饮。”景咸以为官也。左右曰：“王班，姓名也。”景咸大惭，责左右：“尔辈何不先教我？”坐中大噱。

国初，聂崇义精《礼》学，著《三礼图》上之，盛行于世，诏给于国子监讲堂。郭忠恕尝诮其姓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虽然三个耳，终是未为聪。”崇义曰：“仆不能诗，聊以一联奉酬：勿笑有三耳，犹胜畜二心。”其敏而善谑，亦可嘉也。

寇莱公与张洎同为给事中，公年少气锐，尝为《庭雀诗》玩张洎曰：“少年挟弹何狂逸，不用金丸用蜡丸。”讥洎在金陵围城中，尝为其主作诏纳蜡丸中追上江救兵也。

陈文惠善八分书，点画肥重，自是一体，世谓之“堆墨书”，尤宜施之题榜。镇郑州日，府宴，伶人戏以一幅大纸浓墨涂之，当中以粉笔点四点。问之：“何字也？”曰：“堆墨书田字。”文惠大哂。

丞相王公之夫人郑氏，奉佛至谨，临终嘱其夫曰：“即死，愿得落发为尼。”及死，公奏乞赐法名师号，敛以紫方袍。王荆公之子雱，少得心疾，逐其妻，荆公为备礼嫁之。好事者戏之曰：“王太祝生前嫁妇，郑夫人死后出家。”人以为异。又工部郎中侯叔献妻悍戾，叔献既殂，儿女不胜其酷，诏离之，故好事者又曰：“侯工部死后休妻。”

王琪、张元同在南京晏元献公幕下。张肥大，王以大牢目之；王瘦小，张以弥猴目之。一日，有米纲至八百里村，水浅当剥，府檄张往督之，王曰：“所谓八百里驳也。”张曰：“未若三千年精矣。”元献为之启齿。

刘贡父文学过人而又滑稽善谑。知曹州日，于伋书记自京还，贡父问：“尝见王学士，渠有老态否？”于曰：“颜犹未老，而鬓已斑。”贡父曰：“岂非急进至然也？”贡父之警辨多类此。

往年士大夫好讲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为农田者，或诘之曰：“梁山泊，古钜野泽，广袤数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诸水并入，何以受之？”贡父适在坐，徐曰：“却于泊之傍凿一池，大小正同，则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绝倒，言者大惭沮。

颍上常夷甫处士，以行义为士大夫所推，近臣屡荐之。朝廷命之官，不起。欧阳公晚治第于颍，久参政柄，将乞身以去。顾未得谢，而思颍之心日切，尝有诗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后，公既还政，而处士被召赴阙，为天章阁待制，日奉朝请。有轻薄子改公诗以戏之曰：“却笑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

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问：“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贱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问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

冯吉，瀛王道之子，少学能文而轻佻善谑，尤精胡琴。尝因家会，命弹胡琴，曲终，赐之束帛以辱之。吉致帛于项，以左手抱琴，右手按膝，如伶人拜起。举家大笑。终以浮薄不登清近。仕皇朝，终少列。

顷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无不从。一日御宴，教坊杂剧为小商，自称姓赵名氏，负以瓦瓿，卖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误踏瓿倒，糖流于地，小商弹指叹息曰："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语以王姓为"甜采"。

胡秘监旦，学冠一时，而轻躁喜玩人。其在西掖也，尝草《江仲甫升使额诰》词云："归马华山之阳，朕虽无愧；放牛桃林之野，汝实有功。"盖江小字芒儿，俚语以牧童为"芒儿"。胡又尝行巨珰诰词云："以尔久淹禁署，克慎行藏，由是诸竖切齿。"范应辰为大理评事，旦画一布袋，中藏一丐者，以遗范，题云"袋里贫士"也。

刘攽贡父、王汾彦祖同在馆阁，皆好谈谑。一日，刘谒王曰："君改赐章服，故致贺尔。"王曰："未尝受命。""旦早闻閤门传报，君但询之。"王密使人询之閤门，乃是有旨：诸王坟得用红泥涂之尔。

贡父晚苦风疾，鬓眉皆落，鼻梁且断。一日，与子瞻数人小酌，各引古人语相戏。子瞻戏贡父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座中大噱，贡父恨怅不已。贡父晚年鼻既断烂，日忧死亡，客戏之云："颜渊、子路微服同出，市中逢孔子，惶怖求避，忽见一塔，相与匿于塔后。孔子既过，颜子曰：'此何塔也?'由曰：'所谓避孔子塔也。'"

有张献图者，应举久不第。好嘲戏。以王年推恩，得三班奉职，以诗寄其妻云："吾今为奉职，子莫怨鸾孤。"

往岁，有丞相薨于位者，有无名子嘲之。时出厚赏，购捕造谤。或疑张寿山人为之，捕送府。府尹诘之，寿云："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著题?"府尹大笑，遣去。

张文宝，永州人，博学有文。从子仲达以诗一轴示文宝，自炫《鹭丝诗》最为得意，云："沧浪最深处，鲈鱼初得时。"文宝云："更宜雕琢。"仲达云："如何雕琢?"文宝云："诗固佳矣，但鹭丝脚太长尔。"仲达赧服。

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

顾临学士，魁伟，好谈兵，馆中戏谓之顾将军。一日，同馆诸公游景德寺，至寺前柏林，雨暴作，顾戏同舍林希曰："雨中林学士。"遽答曰："柏下顾将军。"诸公大噱，以为精对。

熙宁中，学士以《字解》相上，或问贡父："曾得《字学新说》否?"贡父曰："字有三牛为奔字，三鹿为粗字。窃以牛为粗而行缓，非善奔者；鹿善奔而体瘦，非粗大者。欲二字相易，庶各会其意。"闻者大笑。

予元丰元年调博州高唐县令，时黄夷仲廉为监察御史，予往别焉。夷仲口占一绝句见谑云："高唐不是那高唐，风物由来各异乡。若向此中求梦雨，只应愁杀楚襄王。"盖讥河朔风土人物之质朴也。

荆国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芸叟为挽词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传士林。及后诏公配享神庙，赠官并谥，俾学者复治新经，用《字解》。昔从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词云："人人却道是门生。"

渑水燕谈录补遗

元祐九年，巴东大火，柏与公祠俱焚。明年，莆阳郑赣来为令，悼柏之焚，惜公手植，不忍剪伐，种凌霄于下，使附干以上，以著公遗迹，且慰邦人之思。(《五朝名臣言行录》四之二《寇忠愍公准》。案此条当在卷八《莱公初及第》以下，疑原本脱佚。)

蔡文忠公喜酒，饮量过人。既登第，通判济州，日饮醇酎，往往至醉。是时，太夫人年已高，颇忧之。一日，山东贾存道先生过济。文忠馆之数日。先生爱文忠之贤，虑其酒废学生疾，乃为诗示文忠曰："圣君恩重龙头选，慈母年高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瞿然起谢之。自是，非亲客不对酒，终身未尝至醉。(《五朝名臣言行录》五之一《蔡文忠公齐》)

明肃太后临朝，一日，问宰相曰："福州陈绛赃污狼藉，卿等闻否?"王沂公对曰："亦颇闻之。"太后曰："既闻而不劾，何也?"沂公曰："外方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尤大也。"太后曰："速选有风力、更事任一人为福建路转运使。"二相禀旨而退。至中书，沂公曰："陈绛，滑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进熟。吕许公俯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谕。时耿为侍御史，遂以为转运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马首，云："押进奉荔枝到京。"耿偶问其道路山川风候，而其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耿遂密访绛所为，校辄泣曰："福州之人以为终世不见天日也，岂料端公赐问？然某尤为绛所苦者也。"遂条陈数十事，皆不法之极。耿大喜，遂留校于行台，俾之干事。既置诏狱，事皆不实，而校遂首常纳禁器于耿。事闻，太后大怒，下耿吏，狱具，谪耿淮南副使。皆如许公之料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六之一《吕文靖公夷简》)

是岁大旱蝗，诏公奉使安抚江、淮。还，以太平州贫民所食乌昧草进呈，乞宣示六宫戚里，用抑奢侈。(《五朝名臣言行录》七之二《范文正公仲淹》)

徂徕石守道常语学者曰："古之学者，急于求师。孔子，大圣人也，犹学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学琴于师襄，矧其下者乎？后世耻于求师，学者之大弊也。"乃为《师说》以喻学者。是时，孙明复先生居太山之阳，道纯德备，深于《春秋》。守道率张洞北面而师之，访问讲解，日夕不怠。明复行，则从；升降拜起，则执杖屦以侍。二人者，久为鲁人所高，因二人而明复之道愈尊。于是学者始知有师弟子之礼。(《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之四《徂徕石先生介》)

公旧有德于关中，秦人爱之。后，子华自丞相出宣抚陕西，父老有远来观于道旁者，愕然相谓曰："吾以谓韩公，乃非也。"于是相引以去。(《三朝名臣言行录》一之一《韩忠献公琦》)

征南录

[宋]滕元发撰　范学辉整理

《征南录》一卷，北宋滕元发撰，主要记载仁宗朝大臣孙沔参预平定侬智高之乱的经历。本整理本以墨海金壶本为底本。

皇祐四年夏四月，广源州蛮侬智高寇邕州，守臣陈巩死之，遂击破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瑞九州。五月，进围广州，城才容府寺、仓廪，而城下之民剽杀略尽。朝廷始命起居舍人杨畋、阁门副使曹修安抚岭外，团练使张忠、蒋偕钤辖两部兵马，以南征越。秋七月，枢密直学士孙公自徐州徙帅秦，请觐京师。八月庚辰，告辞，将西矣。上曰："吾始意召卿，将赖以平岭贼，今其微矣。"时广东使者鲍轲奏于朝，上信其然。公对曰："是非告陛下以实者，臣窃闻贼破邕至广。广，天下宝货之储，而蕃舶之家常以亿万计，贼悉取之。日据刘王山纵酒大会，亡命归之者万余人，而官军未尝胜，是岂衰息耶?"上惊其语，注目谓之曰："昔黄巢以二千人过岭，莫能制之者。"公曰："明朝虽非唐季之比，过虑庸何伤?"是日，公出宿国门外，遂行。翌日，闻张忠、蒋偕军相次败于白田。忠死之，偕仅以身免，杨畋寻亦乞弃英州。壬午，有诏止公毋行。中日，堂札留议事。越五日，戊子，复令陛见。上谕执政曰："南贼果如孙某料"。二府由此慊公。明日，诏除公江南西路、荆湖南路安抚使。又明日入对，上曰："南贼如此，欲遣富弼，弼母老，度必辞。汝为朕行，令石全斌副汝。"公曰："臣禄于从官之列，素虽有疾，恶敢辞。然贼势盛，须有将佐、士马、甲铠、金谷之资，苟阙焉，亦诸将之今日也。今未敢承命，俟有奏论。"又明日，陛对，愿得宣抚使，可以集事。以为其贰，执政疾其言，公曰："苟不如请，愿朝廷应副军须，使无后顾之患。"诘难更数端，不得请。公曰："无素具则当盛贼，势必败事，徒受责，何益?"宰相陈执中曰："败事，岂止于责耶？又曰："密学无张皇。"公对曰："是欲示镇静耶，有备固当尔，无备而示镇静，此危亡之本也。国家生灵可儿戏乎?"又明日，乞兵万人，马千骑，金帛称之，裨校八人，掌机要文籍者四人，军前备指顾者二十人。难者曰："南方非用马之地，何以马为?"公曰："贼去朝廷远，苟当用马，岂朝奏而暮得耶?"然终以马胜。又乞兼安抚江南东、荆湖北两路，冀以四路共赡军。盖向之两路，贫部也。复为大臣所沮。越二日，诏促行，才得人马军七百人，文臣四人，备指顾者十人，安抚池、江、饶、太平四州。及辞，对上曰："臣之所乞，举不从，臣虽欲尽愚报陛下，势不能。死固不足惜，惜羞国尔。至如乞宣抚使事，盖旧例两府大臣为之，凡有须于郡国，无远近皆给之，今臣所能令者两路及四穷州而已，非所部，谁应军需者。"上曰："卿第行，事且急，为卿出宣抚使。"公再拜曰："审如德音，平南必矣。"上喜曰："卿先到彼，但多为备。"公复对曰："臣不知大臣何以见沮，止如杨畋、蒋偕辈行无所请，亦无功效。今臣与石全斌军行，当苟避贼，其敢虚死以忧朝廷？万一贼平，臣止求致仕。至遣宣抚一司，须赖圣明独断。"公求致仕之言，盖尝有谮其张皇贼势，事成而邀赏者，故以言。将行，虑贼入湖南。于是先为虚声，飞报荆湖南北曰：大兵即至，促多建营垒，及将佐数十字盛储赏犒之备。传之诸郡，于是人心稍定，贼以故不敢过岭。既行之后，蒋偕又陷贼于贺州。九月甲辰，公行至鼎州，加安抚广南东西路，又以枢密副使狄青为宣抚使。公遂留长沙一月以待，且思所以制胜之具，朝夕不怠。公疾，且病矣，大臣疑其不肯行。上遣御医周应与中贵人来过岭视疾，因道上语曰：大臣不为孙某地，朕须应副，令了南事。有裨将晋人李定者，父子兄弟凡七人，闲战斗，公遣先之桂象间，逆朝廷所遣兵次于宾州，虑其为人所使，贪功败事。令之曰："妄出战，吾斩汝一家。"后桂帅果使之，定不听，屯宾之如和关外。贼至，不与战，遂引去。及使他兵，果败，乃陈崇仪军也，宾、象由是而完，公之计也。十有一月，集军费，得钱帛百万矣。又闻贼之长技用蛮牌捻枪，每人持牌以蔽身，二人持枪夹牌以杀人，众进如堵，弓矢莫能加，久为南患。公乃多备长刀、大斧，制其所长。南方水潦，不时而瘴疠将作，燥湿之具，百计悉备。备成，而狄至，过岭而南，时十有二月也。狄与公议事，公以三策料曰："贼出上计，归其巢穴。中

计守邕城，自固以久王师。下计与吾战。今度其必出下计，焉何者？彼以天幸，横行大岭之外，有骄我心，骄则必出，出则必败，使吾二人者心和而谋协，狂寇奚容不诛。某请遇事密输计于太尉，太尉自行之军中，无二令。自取美名，非我意也。”狄大喜，出其非望，公以身下之，后有处置，狄常令军中曰：“此事是孙密学擘画。”及归朝，亦数以告上。二公之心，人以为难。明年正月，达宾、象间，大军及辎重凡四万人。出昆仑关，行三日，部曲前后不相属，宿朝天驿。公乃谓狄曰：“兵行如此，卒遇贼，何以支?”是夕，申命诸校各有队伍。明日，果遇贼于归仁铺。贼在山后，偏将系节、祝贵阵于前，石全斌为左翼，刘几为右翼，狄与公暨桂帅余靖处中军，李定殿其后。贼将战，余惧，弃所部入公军，公叱去之。象众据山而阵，孙节恃勇，出与之争地形。公疾呼节曰：“此岂争地利处耶?”节不听，兵小衄，死焉。狄素奇之，失声惊呼。节之余军与祝贵，军复振，遂用公之刀斧斫牌枪，响震山谷。先所命三百骑为奇兵，出山背突贼后，溃，前军乘之，杀伤数千人，贼遂遁保邕城。公欲围城以取之，狄不许。是夜，官军乃寨于山前。公曰：“军中必由一二人怯于战者，虚声相连。”乃下令军中：敢夜有呼叫者斩，漏二鼓，他寨果惊呼。贼闻，以为大军至，遂空壁而去，独公所部无一人动者。明日，兵进邕州。狄嫌以恩悦军，不即赏。众皆恼恼，或偶语者。公乃与狄议曰：“士卒冒万里险瘴以立功，奈何不赏耶？万一有变，非太尉计。”狄于是取下赏赏之，众遂定。已而治附贼者，公乃白太尉曰：“具胁从者，可以尽诛耶？当先为公诘其端，送至廷下者，乃可杀。”太尉曰：“诺”。由公所全活者，盖数十百千人。狄先还京师，公留邕计事，以旧戍兵三岁一易，瘴死者十常七八，乃令本道择善地番休，留邕者止一岁，故人人乐戍。郡城惟三门，公新作北门，号曰“归仁门”，使向阙，示其有归怀之意。及辟土，乃得旧址，众服公识。又表洪谭籍重兵，多蓄财以给岭外，筑城抚集亡民、散卒，置博易务，通诸蛮之有无。民之因贼而科徭，卖鬻男女为人奴婢者，约以一年，折其券。及狄至自南还枢府，厚赏金宝，官其数子，赐第一区，而公止与余靖加秩一等。公以尝乞身归田野，大臣尤公之惭其前害其宠名。上曰：“孙某求致仕矣。”执政愕然，无以对。公寻累乞杭，行至南都，上曰：“岂朕指耶?”诏擢为枢密副使，恳避再三，不获已而受命焉。及领机务，昂然有古名臣之风，其事非此所得书也。初，侬氏世为广源大酋，智高父尝寇交阯，获焉。智高释父怨，因结欢好。异时，交阯使之守广源，又以桀黠为奸，交阯败走之。后据有田州，以其守黄光祚之母为妻。佯交特摩国，以母嫁其国主，既又并其土众。始乞本朝，补田州刺史，不得。又乞教练使，又乞徒赐袍笏，又乞每南郊时，贡金千两，愿常于邕管互市，皆不许，至令入寇。及其败窜，久之至大理国，斩首以献。前二公破走智高时，令邕守萧注捕之，后得其母与弟，戮于都市。予尝谓，近世文臣，罕有躬战伐，成功名者，独公善为兵，又能身下狄，以攘寇难，固已鲜哉，因录以示世云。

梦溪笔谈

[宋]沈 括撰 郑 敏 王 齐整理

《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十一则，北宋沈括（一〇三一——一〇九五）撰。书中分故事、人事、官政、技艺、器用等十七门，分类系事，主要反映了北宋（兼及前朝）社会历史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状况。该书有《津逮秘书》、《稗海》、《学津讨原》、《丛书集成》等多种版本行世。近人王国维、钱宝琮、胡道静等对该书有深入研究和多种校注。今以清光绪陶氏爱庐刻本为底本，参考《丛书集成》本和近人研究成果，其中资取于胡氏《新校正梦溪笔谈》者尤多。但凡底本文意可通者，则一般以底本为是，不从他校；前贤误断、脱校处，亦酌予改正，以存《笔谈》中所谓“校书如扫尘”之意。

自 序

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以之为言则甚卑，以予为无意于言，可也。

卷 一

故事一

上亲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郊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余皆谓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谓“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为之，加金饰，四足，堕角，其前小偃，织藤冒之。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抱之，曰“驾头”。辇后曲盖，谓之“筤”。两扇夹心，通谓之“扇筤”。皆绣，亦有销金者，即古之华盖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阁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唯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阁子，窗格上有火燃处，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

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自永徽以后，人主多居大明宫，别置从官，谓之“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西头供奉官”。

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于百官前横列。王溥罢相为东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遂令供奉班依旧分立。庆历，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参用旧制也。

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蹑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岁多用靴简。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韄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鞢韄，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鞢韄，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鞢韄，如马之鞦根，即今之带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褒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颔下，两带遂为虚设。

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札子也。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密院札子，问宣头所起。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掌诏，皆写二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亦用札子。但中书札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札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头子唯给驿马之类用之。

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唱，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已下皆立。后殿引臣寮，则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略贵者，示与之抗也；上前则略微者，杀礼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笼门谢。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则拜舞于阶上；百官拜于阶下，而不舞蹈。此亦笼门故事也。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多至入相。学士争槐厅，至有抵彻前人行李而强据之者。予为学士时，目观此事。

谏议班在知制诰上；若带待制，则在知制诰下，从职也，戏语谓之“带坠”。

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

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唯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予为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治鄜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乃给事中之职，当隶门下省，故事乃隶枢密院。下寺监皆行札子；寺监具申状，虽三司，亦言“上银台”。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独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自从本品。行案用枢密院杂司人吏，主判食枢密厨，盖枢密院子司也。

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

之。

前世藏书，分隶数处，盖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馆、秘阁，凡四处藏书，然同在崇文院。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编校官八员，杂雠四馆书。给吏百人，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自此私家不敢辄藏。校雠累年，仅能终昭文一馆之书而罢。

旧翰林学士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文馆职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职钱，唯内外制不给。杨大年久为学士，家贫，请外，表辞千余言，其间两联曰："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莫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

京师百官上日，唯翰林学士敕设用乐，他虽宰相亦无此礼。优伶并开封府点集。陈和叔除学士时，和叔知开封府，遂不用女优。学士院敕设不用女优，自和叔始。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经生，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覆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官，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黄鉴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步行学士"。嘉祐中于崇文院置编校局，校官皆许乘马至院门。其后中书五房置习学公事官，亦缘例乘马赴局。

车驾行幸，前驱谓之队，则古之清道也。其次卫仗。卫仗者，视阑入宫门法，则古之外仗也。其中谓之禁围，如殿中仗。《天官》："掌舍，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天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禁围门，行于仗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挝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贲、人门之类也。

予尝购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通，乃除宰相刘昫兼判三司堂检。前有拟状云："具官刘昫。右，伏以刘昫经国才高，正君志切，方属体元之运，实资谋始之规。宜注宸衷，委司判计，渐期富庶，永赞圣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兼判三司，散官勋封如故。未审可否？如蒙允许，望付翰林降制处分。谨录奏闻。"其后有制书曰："宰臣刘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书门下依此施行。付中书门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铸之印。与今政府行遣稍异。

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他执政具姓名，进草即黄纸书，宰臣、执政皆于状背押字。堂检，宰、执皆不押，唯宰属于检背书日，堂吏书名用印。此拟状有词，宰相押检不印，此其为异也。大率唐人风俗，自朝廷下至郡县，决事皆有词，谓之判，则书判科是也。押检二人，乃冯道、李愚也。状检瀛王亲笔，甚有改窜勾抹处。按《旧五代史》："应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刘昫判三司。"正是十日，与此检无差。宋次道记《开元宰相奏请》、郑畋《凤池稿草》、《拟状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拟状，冯道亲笔，盖故事也。

旧制，中书、枢密院、三司使印并涂金。近制，三省、枢密院印用银为之，涂金。余皆铜铸而已。

卷　二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权使即与正同，故三司使结衔皆在官职之上。庆历中，叶道卿为权三司使，执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遂立翰林学士之下，至今为例。后尝有人论列，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阁门取旨，间有叙学士上者，然不为定制。

宗子授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太尉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

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复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予与刁亲旧，刁尝出表稿以示予。

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中书检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给楷书一人录净而已。盖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

太宗命创方团球带，赐二府文臣。其后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皆特赐。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赐。近岁宣徽使王君贶以耆旧特赐。皆出异数，非例也。近岁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如许敬宗为直记室是也。国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宁中，复置直舍人、学士院，但以资浅者为之，其实正官也。熙宁六年，舍人皆迁罢，阁下无人，乃以章子平权知制诰，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暂摄也。古之兼官，多是暂时摄领；有长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志》，谢朓文，称"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国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书，翰林学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谓之三告官。所经过处，阍吏以梃扣地警众，谓之打杖子。两府、亲王，自殿门打至本司及上马处。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开封府打于本司。近岁寺监长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许张盖、打杖子者，系临时指挥。执丝梢鞭入内，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丝暖座从入。队长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岁寺监长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仪范，著令之外，诸家所记，尚有遗者。虽至猥细，亦一时仪物也。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唯赠官方有之。元丰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书令，下度支给俸。有司言："自来未有活中书令请受则例。"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坐次，多出临时。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书云："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来，未尝参错。"此亦略见当时故事，今录于此，以备阙文。

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功臣。本朝唯以赐将相。熙宁中，因上皇帝尊号，宰相率同列面请三四，上终不允，曰："徽号正如卿等功臣，何补名实?"是时吴正宪为首相，乃请止功臣号，从之。自是群臣相继请罢，遂不复赐。

卷　三

辩证一

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词招魂》尾句皆曰"些"（苏个反）。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即梵语"萨嚩诃"也（萨音桑葛反，嚩无可反，诃从去声）。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算家谓之"格术"。如人摇橹，臬为之碍故也。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其无所见处，正如窗隙、橹臬，"腰鼓"碍之，本末相格，遂成摇橹之势，故举手则影愈下，下手则影愈上，此其可见（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发，此则"腰鼓"最细处也）。岂特物为然，人亦如是，中间不为物碍者鲜矣。小则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则以己为物，以物为己。不求去碍，而欲见不颠倒，难矣哉

(《酉阳杂俎》谓："海翻则塔影倒。"此妄说也。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阳之月止谓四月，不然也。正、阳乃两事，正谓四月，阳谓十月。"日月阳止"是也。《诗》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二者，此先王所恶也。盖四月纯阳，不欲为阴所侵；十月纯阴，不欲过而干阳也。

予为《丧服后传》，书成，熙宁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予预讨论。雷、郑之学，阙谬固多，其间高祖远孙一事，尤为无义。《丧服》但有曾祖齐衰五月，远曾缌麻三月，而无高祖远孙服。先儒皆以谓"服同曾祖曾孙，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经之所不言则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孙而下者，皆曾孙也，虽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则必为服丧三月。故虽成王之于后稷，亦称曾孙。而祭礼祝文，无远近皆曰曾孙。《礼》所谓"以五为九"者，谓傍亲之杀也。上杀、下杀至于九，傍杀至于四，而皆谓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过此则非其族也。非其族，则为之无服。唯正统不以族名，则是无绝道也。

旧传黄陵二女，尧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闺房，则二女当具任、姒之德。考其年岁，帝舜陟方之时，二妃之齿已百岁矣。后人诗骚所赋，皆以女子待之，语多渎慢，皆礼义之罪人也。

历代宫室中有謻门，盖取张衡《东京赋》"謻门曲榭"也。说者谓"冰室门"。按《字训》："謻，别也。"《东京赋》但言别门耳，故以对曲榭，非有定处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举数处。赵、晋之间有清漳、浊漳，当阳有漳水，赣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县有洛水。此概举一二耳，其详不能具载。予考其义，乃清浊相蹂者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谓两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清漳、浊漳，合于上党。当阳即沮、漳合流，赣上即漳、赣合流，漳州予未曾目见，鄣郡即西江合流，亳漳即漳、涡合流，云梦即漳、郧合流。此数处皆清浊合流，色理如螮蝀，数十里方混。如璋亦从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执，《诗》云："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体也，合之则成圭。王左右之臣，合体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诸侯以如聘，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杀宗庙礼之半也。又牙璋以起军旅，先儒谓"有钼牙之饰于剡侧"，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当于合处为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军旅，则其牝宜在军中，即虎符之法也。洛与落同义，谓水自上而下有投流处。今瀍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间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后可以聚。又其北有尧梢(梢音消)水，亦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盐。唯巫咸水入，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咸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于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

《庄子》云："程生马"。尝观《文字注》："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禄命、驿马、浒河之目。人多不晓浒河之义。予在鄜延，见安南行营诸将阅兵马籍，有称"过范河损失"，问其何谓"范河"，乃越人谓淖沙为"范河"，北人谓之"活沙"。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驼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或谓，此即流沙也。又谓，沙随风流，谓之流沙。浒，字书亦作涨(蒲滥反)。按古文，涨，深泥也。术书有浒河者，盖谓陷运，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馆时，曾得数株于潞公家，移植秘阁后，今不复有存者。香草之类，大率多异名：所谓兰荪，荪，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祭礼有腥、焊、熟三献。旧说以谓腥、焊备太古、中古之礼，予以为不然。先王之于死者，以之为无知则不仁，以之为有知则不智。荐可食之熟，所以为仁；不可食之腥、焊，所以为智。又一说，腥、焊以鬼道接之，馈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谓，鬼神嗜腥、焊，此虽出于异说，圣人知鬼神之情状，或有此理，未可致诘。

世以玄为浅黑色，璊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谓之玄鸟。熙宁中，京师贵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谓之黑紫，与皂相乱，几不可分，乃所谓玄也。璊，赭色也。"毳衣如璊(音门)"；稷之璊色者谓之穈(穈字音门，以其色命之也。《诗》：

“有麇有芑”。今秦人音麋，声之讹也）。麋色在朱黄之间，似乎赭，极光莹，掬之，粲泽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盖所谓璊，色名也，而从玉，以其赭而泽，故以谕之也。犹鴇以色名而从鸟，以鸟色谕之也。

世间煅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泥封炼之，煅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乃伪钢耳，暂假生铁以为坚，二三炼则生铁自熟，仍是柔铁。然而天下莫以为非者，盖未识真钢耳。予出使，至磁州煅坊，观炼铁，方识真钢。凡铁之有钢者，如面中有筋，濯尽柔面，则面筋乃见。炼钢亦然，但取精铁，煅之百余火，每煅称之，一煅一轻，至累煅而斤两不减，则纯钢也，虽百炼不耗矣。此乃铁之精纯者，其色清明，磨莹之则黯黯然青且黑，与常铁迥异。亦有炼之至尽而全无钢者，皆系地之所产。

《诗》：“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结锥也。芄兰生荚支，出于叶间，垂之正如解结锥。所谓“佩韘”者，疑古人为韘之制，亦当与芄兰之叶相似，但今不复见耳。

江南有小栗，谓之茅栗（茅音草茅之茅）。以予观之，此正所谓芧也，则《庄子》所谓“狙公赋芧”者（芧音序）。此文相近之误也。

予家有阎博陵画唐秦府十八学士，各有真赞，亦唐人书，多与旧史不同。姚柬字思廉，旧史乃姚思廉字简之。苏台、陆元朗、薛庄，《唐书》皆以字为名。李玄道、盖文达、于志宁、许敬宗、刘孝孙、蔡允恭，《唐书》皆不书字。房玄龄字乔年，《唐书》乃房乔字玄龄。孔颖达字颖达，《唐书》字仲达。苏典签名旭，《唐书》乃勖。许敬宗、薛庄官皆直记室，《唐书》乃摄记室。盖《唐书》成于后人之手，所传容有讹谬；此乃当时所记也。以旧史考之，魏郑公对太宗云：“目如悬铃者佳。”则玄龄果名，非字也。然苏世长，太宗召对玄武门，问云：“卿何名长意短?”后乃为学士。似为学士时，方更名耳。

唐贞观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谢朓诗云“芳洲采杜若”，乃责坊州贡之，当时以为强，笑。至如唐故事，中书省中植紫薇花，何异坊州贡杜若？然历世循之，不以为非。至今舍人院紫微阁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汉人有饮酒一石不乱，予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者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谓：“石乃钧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国饮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

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水则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济水性趋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浊及逆上之疾。今医方不载此意。

予见人为文章多言“前荣”。荣者，夏屋东西序之外屋翼也，谓之东荣、西荣。四注屋则谓之东溜、西溜。未知前荣安在？

宗庙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处奥也。即主祏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献则尸出于室，坐于户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户西谓之依，设依于此。左户、右牖，户牖之间谓之依。坐于户西，即当依而坐也）。上堂设位而亦东向者，设用室中之礼也。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周南》、《召南》，乐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关雎》、《鹊巢》，二《南》之诗，而已有乐有舞焉。学者之事，其始也学《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谓“为《周南》、《召南》”者，不独诵其诗而已。

《庄子》言，“野马也，尘埃也”，乃是两物。古人即谓野马为尘埃，如吴融云：“动梁间之野马”；又韩偓云：“窗里日光飞野马”，皆以尘为野马，恐不然也。野马乃田野间浮气耳，远望如群马，又如水波，佛书谓“如热时野马阳焰”，即此物也。

蒲芦，说者以为蜾裸，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艺”。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予考乐律，及受诏改铸浑仪，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两之一，一两当今六铢半）；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气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无别名，止谓之太一。三年一移。后人以其别无名，遂对大游而谓之小游太

一，此出于后人误加之。京师东西太一宫，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庑，甚为失序。熙宁中，初营中太一宫，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时领太史，预其议论。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别为后殿，各全其尊，深为得体。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讳，改为"棋"，至今仍袭旧名，未曾改正。

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县人有方玙者，其高祖方虔，为杨行密守将，总兵戍宁国，以备两浙。虔后为吴人所擒，其子从训代守宁国，故子孙至今为宁国人。玙有杨溥与方虔、方从训手教数十纸，纸札皆精善。教称委曲书，押处称"使"，或称"吴王"。内一纸报方虔云："钱镠此月内已亡殁，"纸尾书"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钱镠以后唐长兴三年卒，杨溥天成二年已僭即伪位，岂得长兴三年尚称"吴王"？溥手教所指挥事甚详，翰墨印记，极有次序，悉是当时亲迹。今按，天成二年岁丁亥，长兴三年岁壬辰，计差五年。溥手教，予得其四纸，至今家藏。

卷 四

辩证二

司马相如《上林赋》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数千里，中间隔太山及淮、济、大江，何缘与太湖相涉？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潮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后，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尝详考地理。江、汉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径自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上源，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厎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黄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黄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图经》。予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最多，无足纪者。此乃予初仕为沭阳主簿日，始见《图经》中增此事，后世不知其因，往往以为实录，谩志于此，以见天下地书，皆不可坚信。其北又有孝女冢，庙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东海人。赣榆既非东海故境，则孝女冢庙，亦后人附会县名为之耳。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后主患清暑阁前草生，徐锴令以桂屑布砖缝中，宿草尽死，谓《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盖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杀草木，自是其性，不为辛螫也。《雷公炮炙论》云："以桂为丁，以钉木中，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溪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与杜预之说相符。亳州城父县有乾溪，其侧亦有章华台，故台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灵王战死于此。商水县章华之侧，亦有乾溪。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引《左氏传》乃云，"楚子成章华之台于乾溪"，皆误说也。《左传》实无此文。章华与乾溪，元非一处。楚灵王十一年，王狩于州来，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王次于乾溪。此则城父之乾溪。灵王八年许迁于夷者，乃此地。十二年，公子比为乱，使观从从师于乾溪，王众溃，灵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即位，杀囚，衣之王服，而流诸汉，乃取葬之，以靖国人，而赴以乾溪。灵王实缢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溪也。昭王二十七年，吴伐陈，王帅师救陈，次于城父，将战，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弑其君于乾溪。"则后世谓灵王实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

除拜官职，谓除其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阶谓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

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辩，退之遂为熙载矣。

今之数钱，百钱谓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实只是百字，如什与伍耳。唐自皇甫镈为垫钱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为陌。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钱，又减三钱，以七十七为陌，输官仍用八十。至今输官钱有用八十陌者。《唐书》："开元钱重二铢四参。"今蜀郡亦以十参为一铢。参乃古之絫字，恐相传之误耳。

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放肆不法，李白为之作《蜀道难》。按孟棨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其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读未毕，称叹数四。时乃天宝初也，此时白已作《蜀道难》。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以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各得于一时见闻，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误，皆此文之类。李白集中称"刺章仇兼琼"，与《唐书》所载不同，此《唐书》误也。

旧《尚书·禹贡》云："云梦土作乂"，太宗皇帝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予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郧，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予自随州道安陆入于汉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以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予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梦已作乂矣。"此古本之为允也。

卷 五

乐律一

《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即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凡声之高下，列为五等，以宫、商、角、徵、羽名之。为之主者曰宫，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谓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钟为宫，则黄钟乃第五羽声也，今则谓之角，虽谓之角，名则易矣，其实第五之声，安能变哉，强谓之角而已。先王为乐之意，盖不如是也。世之乐异乎郊庙之乐者，如圜钟为宫，则林钟角声也。乐有用林钟者，则变而用黄钟，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角也。函钟为宫，则太蔟徵声也。乐有用太蔟者，则变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谓能易羽以为徵也。黄钟为宫，则南吕羽声也。乐有用南吕者，则变而用应钟，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谓能变均外间声以为羽也（应钟、黄钟，宫之变徵。文、武之世，不用二变声，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当以类求之。朱弦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于冥莫者，异乎养道，此所以变其律也。声之不用商，先儒以谓恶杀声也。黄钟之太蔟，函钟之南吕，皆商也，是杀声未尝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声也（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为中声）。降兴上下之神，虚其中声人声也。遗乎人声，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庙之乐，宫为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宫、角、徵、羽相次者，人乐之叙也，故以之求人鬼（世乐之叙宫、商、角、徵、羽，此但无商耳，其余悉用，此人乐之叙也。何以知宫为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吕次叙知之也。黄钟最长，大吕次长，太蔟又次，应钟最短，此其叙也）。圜丘方泽之乐，皆以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叙，故以之礼天地（五行之叙：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余悉用。此叙，天地之叙也。何以知其角为先、其次徵、又次宫、又次羽？以律吕次叙知之也。黄钟最长，太蔟次长，圜钟又次，姑洗又次，函钟又次，南吕最短，此其叙也）。此四音之叙也。天之气始于子，故先以黄钟；天之功毕于三月，故终之以姑洗。地之功见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毕于八月，故终之以南吕。幽阴之气，钟于北方，人之所终归，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黄钟，终之以应钟。此三乐之始终也。角者，物生之始也。徵者，物之成。羽者，物之终。天之气始于十一月，至于正月，万物萌动，地功见处，则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为角，天以太蔟为徵。三月万物悉达，天功毕处，则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为羽，地以姑洗为徵。八月生物尽成，地之功终焉，故南吕以为羽（圜丘乐虽以圜钟为宫，而曰"乃奏黄钟，以祀天神"；方泽乐虽以函钟为宫，而曰"乃奏太蔟，以祭地祇"，盖圜丘之乐，始于黄钟；方泽之乐，始于太蔟也。天地之乐，止是世乐黄钟一均耳。以此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方泽乐而已。唯圜钟一律，不在均内。天功毕于三月，则宫声自合在徵之后、羽之前，正当用夹钟也。二乐何以专用黄钟一均？盖黄钟，正均也，乐之全体，非十一均之类也。故汉志自黄钟为宫，则

皆以正声应，无有忽微；他律虽当其月为宫，则和应之律，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其均起十一月，终于八月，统一岁之事也。他均则各主一月而已。古乐有下徵调，沈休文《宋书》曰："下徵调法：林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本正声黄钟之徵变，谓之下徵调"。马融《长笛赋》曰："反商下徵，每各异善。"谓南吕本黄钟之羽，变为下徵之商，皆以黄钟为主而已)。此天地相与之叙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东北，终于西北，萃于幽阴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阴之魄，稍出于东方也。全处幽阴，则不与人接；稍出于东方，故人鬼可得而礼也；终则复归于幽阴，复其常也。唯羽声独远于他均者。世乐始于十一月，终于八月者，天地岁事之一终也。鬼道无穷，非若岁事之有卒，故尽十二律然后终，事先追远之道，厚之至也，此庙乐之始终也。人鬼尽十二律为义，则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以宫、商、角、徵、羽为叙，则始于宫声，自当以黄钟为宫也。天神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叙，则宫声当在太蔟徵之后，姑洗羽之前，则自当以圜钟为宫也。地祇始于太蔟，终于南吕，以木、火、土、金、水为叙，则宫声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中间唯函钟当均，自当以函钟为宫也（天神用圜钟之后，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夹钟，而曰圜钟者，以天体言之也。不曰林钟，曰函钟者，以地道言之也。黄钟无异名，人道也）。此二律为宫，次叙定理，非可以意凿也。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同会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礼也（自辰以往常在昼，自寅以来常在夜，故卯为昏明之交，当其中间，昼夜夹之，故谓之夹钟。黄钟一变为林钟，再变为太蔟，三变南吕，四变姑洗，五变应钟，六变蕤宾，七变大吕，八变夷则，九变夹钟。函钟一变为太蔟，再变为南吕，三变姑洗，四变应钟，五变蕤宾，六变大吕，七变夷则，八变夹钟也。圜钟一变为无射，再变为中吕，三变为黄钟清宫，四变合至林钟，林钟无清宫，至太蔟清宫为四变；五变合至南吕，南吕无清宫，直至大吕清宫为五变；六变合至夷则，夷则无清宫，直至夹钟清宫为六变也。十二律，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清宫，总谓之十六律。自姑洗至应钟八律，皆无清宫，但处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为难知，盖不深索之。听其声，求其义，考其序，无毫发可移，此所谓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宫、商、角、徵、羽为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为序者；四者以黄钟一均分为天地二乐者；五者六变、八变、九变皆会于夹钟者。

六吕：三曰钟，三曰吕（夹钟、林钟、应钟，大吕、中吕、南吕）。钟与吕常相间，常相对，六吕之间，复自有阴阳也。纳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为阳纪，寅、午、戌、亥、卯、未为阴纪。亥、卯、未，曰夹钟、林钟、应钟，阳中之阴也。黄钟者，阳之所钟也；夹钟、林钟、应钟，阴之所钟也：故皆谓之钟。巳、酉、丑，大吕、中吕、南吕，阴中之阳也。吕，助也，能时出而助阳也，故皆谓之吕。

《汉志》："阴阳相生，自黄钟始，而左旋，八八为伍。"八八为伍者，谓一上生与一下生相间，如此，则自大吕以后，律数皆差，须自蕤宾再上生，方得本数。此八八为伍之误也。或曰：律无上生吕之理，但当下生而用独倍。二说皆通。然至蕤宾清宫、生大吕清宫，又当再上生。如此时上时下，即非自然之数，不免牵合矣。自子至巳，为阳律、阳吕；自午至亥，为阴律、阴吕。凡阳律、阳吕，皆下生；阴律、阴吕，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谓之中吕，言阴阳至此而中也（中吕当读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则谓之蕤宾。阳常为主，阴常为宾。蕤宾者，阳至此而为宾也。纳音之法，自黄钟相生，至于中吕而中，谓之阳纪；自蕤宾相生，至于应钟而终，谓之阴纪。盖中吕为阴阳之中，子午为阴阳之分也。

《汉志》言数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历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吕长短体算立成法耳，别有何义？为史者但见其数浩博，莫测所用，乃曰："此阴阳合德，化生万物者也。"尝有人于土中得一朽弊捣帛杵，不识，持归以示邻里。大小聚观，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后有一书生过，见之曰："此灵物也。吾闻防风氏身长三丈，骨节专车。此防风氏胫骨也。"乡人皆喜，筑庙祭之，谓之"胫庙"。班固此论，亦近乎"胫庙"也。

吾闻《羯鼓录》序羯鼓之声云："透空碎远，极异众乐。"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蝉》、《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时，尚闻其声。泾、原承受公事杨元孙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阙，元孙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遗音遂绝。今乐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远，了无余迹。唐明帝与李龟年论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柜"，用力如此，其为艺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谓之"两杖鼓"，两头皆用杖。今之杖鼓，一头以手拊之，则唐之"汉震第二鼓"也。明帝、宋开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独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时杖鼓，常时只是打拍，鲜有专门独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盐）。唐曲有《突厥盐》、

《阿鹊盐》。施肩吾诗云："颠狂楚客歌成雪，妩媚吴娘笑是盐。"盖当时语也。今杖鼓谱中有炎杖声。元稹《连昌宫词》有"逡巡'大遍'《凉州》彻。"所谓"大遍"者，有序、引、歌、𩌏、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类，凡数十解，每解有数叠者。裁截用之，则谓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赐今名。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其五："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根勿反）儿。"

《柘枝》旧曲，遍数极多，如《羯鼓录》所谓《浑脱解》之类，今无复此遍。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今凤翔有一老尼，犹是莱公时柘枝妓，云"当时《柘枝》，尚有数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当时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传之。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

五音：宫、商、角为从声，徵、羽为变声。从谓律从律，吕从吕；变谓以律从吕，以吕从律。故从声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逾；变声以为事、物，则或遇于君声无嫌（六律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律应，徵、羽以吕应。六吕为君声，则商、角皆以吕应，徵、羽以律应）。加变徵，则从、变之声已渎矣。隋柱国郑译始条具七均，展转相生，为八十四调，清浊混淆，纷乱无统，竞为新声。自后又有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傍字、双字、半字之法。从、变之声，无复条理矣。

外国之声，前世自别为四夷乐。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虡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虡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国史纂异》云："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宜于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从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为磬，当依节气，闰月自在其间，闰月无中气，岂当月律？此懵然者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晋某年所造？既沦陷在地中，岂暇复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诞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嵎《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

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不同。今蒲中逍遥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可以戛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宣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

《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纸札甚草草。予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世称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楼，此乃因宋玉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为《阳阿薤露》，又为《阳春白雪》，引商刻羽，杂以流徵。”遂谓郢人善歌，殊不考其义。其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则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阳阿薤露》，和者数百人；《阳春白雪》，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则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于数人，则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况，《阳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明其俗，岂非大误也？《襄阳耆旧传》虽云：“楚有善歌者，歌《阳菱白露》、《朝日鱼丽》，和之者不过数人。”复无《阳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谓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据《左传》：“楚成王使斗宜申为商公，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沿汉至于夏口，然后溯江，则郢当在江上，不在汉上也。又在渚宫下见之，则渚宫盖在郢也。楚始都丹阳，在今枝江；文王迁郢，昭王迁鄀，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预注《左传》云：“楚国，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谢灵运《邺中集诗》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纪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谓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意。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纳音与《易》纳甲同法。乾纳甲而坤纳癸，始于乾而终于坤。纳音始于金，金，乾也；终于土，土，坤也）。纳音之法，同类娶妻，隔八生子（此《汉志》语也）。此律吕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后孟，孟而后季，此遁甲三元之纪也。甲子金之仲（黄钟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吕之商。同位，谓甲与乙、丙与丁之类。下皆仿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则之商。隔八，谓大吕下生夷则也。下皆仿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吕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终。若只以阳辰言之，则依遁甲逆传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则顺传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吕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黄钟之徵。金三元终，则左行传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吕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则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吕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吕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黄钟之角。火三元终，则左行传于东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吕之宫，五音一终。复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终于癸亥（谓蕤宾娶林钟，上生太蔟之类）。自子至于巳为阳，故自黄钟至于中吕皆下生；自午至于亥为阴，故自林钟至于应钟皆上生（甲子乙丑金，与甲午乙未金虽同，然甲子乙丑为阳律，阳律皆下生；甲午乙未为阳吕，阳吕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为一纪也）。予于《乐论》叙之甚详，此不复纪。

今太常钟镈，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制度如《凫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所以中空者，疑钟縻自其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栝挂之，横栝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从竹、从甬，则甬仅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碍横栝，以其横栝所在也，则有衡之义也。其横栝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镈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栝，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因。又以其栝之横于其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栝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其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可以掉荡旋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球。山阳蔡绳为之传，叙其事甚详。有《抛球曲》十余阕，词皆清丽。今独记两阕：“侍燕黄昏晓未休，

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傍人认绣球。”“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裀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卢氏杂说》：“韩皋谓嵇康琴曲有《广陵散》者，以王陵、毌丘俭辈皆自广陵败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故名其曲曰《广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掺、淡、序、引之类。故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又应璩《与刘孔才书》云：“听《广陵》之清散。”知“散”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谏讽时事，“散”取曲名，“广陵”乃其所命，相附为义耳。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笯便易持。”李善注谓：“笯，马策也。裁笛以当马笯，故便易持。”此谬说也。笛安可为马策？笯、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笯。故潘岳《笙赋》云：“修笯内辟，余箫外逶。”裁以当笯者，余器多裁众笯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笯，五音皆具。当笯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掌教篪篴。”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融赋云：“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沈约《宋书》亦云：“京房备其五音。”《周礼·笙师》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时所吹五空竹篴。’”以融、约所记论之，则古篴不应有五孔，则子春之说，亦未为然。今《三礼图》画篴，亦横设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据。

琴虽用桐，然须多年木性都尽，声始发越。予曾见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胜指，而其声愈清。又尝见越人陶道真畜一张越琴，传云古冢中败棺杉木也，声极劲挺。吴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纹石为轸，制度音韵皆臻妙。腹有李阳冰篆数十字，其略云：“南溟岛上得一木，名伽陀罗，纹如银屑，其坚如石，命工斫为此琴。”篆文甚古劲。琴材欲轻、松、脆、滑，谓之四善。木坚如石，可以制琴，亦所未谕也。《投荒录》云：“琼管多乌樠、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罗”即“呿陀”也。

高邮人桑景舒，性知音，听百物之声，悉能占其灾福。尤善乐律。旧传有虞美人草，闻人作《虞美人曲》，则枝叶皆动，他曲不然。景舒试之，诚如所传。乃详其曲声曰：“皆吴音也。”他日取琴，试用吴音制一曲，对草鼓之，枝叶亦动，乃谓之《虞美人操》，其声调与《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无一声相似者，而草辄应之，与《虞美人曲》无异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进士及第，终于州县官。今《虞美人操》盛行于江吴间，人亦莫知其如何者为吴音。

卷　六

乐律二

前世遗事，时有于古人文章中见之。元稹诗有“琵琶宫调八十一，三调弦中弹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调，盖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调；稹诗言“八十一调”，人多不喻所谓。予于金陵丞相家得唐贺怀智《琵琶谱》一册，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调，内黄钟、太蔟、林钟宫声，弦中弹不出，须管色定弦，其余八十一调皆以此三调为准，更不用管色定弦。”始喻稹诗言。如今之调琴，须先用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徵，徵弦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弦声皆当如此。古人仍须以金石为准，《商颂》“依我磬声”是也。今人苟简，不复以弦管定声，故其高下无准，出于临时。怀智《琵琶谱》调格，与今乐全不同。唐人乐学精深，尚有雅律遗法。今之燕乐，古声多亡，而新声大率皆无法度。乐工自不能言其义，如何得其声和？

今教坊燕乐，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当宫声，比宫之清声微高。外方乐尤无法，求体又高教坊一均，以来唯北狄乐声，比教坊乐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乐疑亦唐之遗声也。

今之燕乐二十八调，布在十一律，唯黄钟、中吕、林钟三律，各具宫、商、角、羽四音；其余或有一调至二三调，独蕤宾一律都无。内中管仙吕调，乃是蕤宾声，亦不正当本律。其间声音出入，亦不全应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吕宫，却是古夹钟宫；南吕宫，乃古林钟宫；今林钟商，乃古无射宫；今大吕调，乃古林钟羽。虽国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只以“合”字当大吕，犹差高，当在大吕、太蔟之间。“下四”字近太蔟，“高四”字近夹钟，“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吕，“上”字近蕤宾，勾字近林钟，“尺”字近夷则，“工”字近南吕，“高工”字近无射，“六”字近应钟，“下凡”字为黄钟清，“高凡”字为大吕清，“下五”字为太蔟清，“高五”字为夹钟清。法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故有偏杀、侧杀、寄杀、元杀之类。虽与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不备载也。

古法，钟磬每虡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虡又自应一律，有黄钟之虡，有大吕之虡，其他乐皆然。且以琴言之，虽皆清实，其间有声重者，有声轻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谓之清徵，或谓之清角。不独五音也，又应诸调。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调至多。偶在二十八调中，人见其应，则以为怪，此常理耳。此声学至要妙处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极天地至和之声。世之乐工，弦上音调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卷　七

象数一

开元《大衍历法》，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至熙宁中考之，历已后天五十余刻，而前世历官皆不能知。《奉元历》乃移其闰朔。熙宁十年，天正元用午时，新历改用子时；闰十二月改为闰正月。四夷朝贡者用旧历，比来款塞。众论谓气至无显验可据，因此以摇新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与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影短长不同，则知天正之气偏也。凡移五十余刻，立冬、立春之影方停。以此为验，论者乃屈。元会使人亦至，历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征明，为正月将；戌曰天魁，为二月将。古人谓之合神，又谓之太阳过宫。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类。太阳过宫者，正月日躔娵訾，二月日躔降娄之类。二说一也。此以《颛帝历》言之也。今则分为二说者，盖日度随黄道岁差。今太阳至雨水后方躔娵訾，春分后方躔降娄。若用合神，则须自立春日便用亥将，惊蛰便用戌将。今若用太阳，则不应合神；用合神，则不应太阳。以理推之，发课皆用月将加正时，如此则须当从太阳过宫。若不用太阳躔次，则当日当时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应天行。以此决知须用太阳也。然尚未是尽理，若尽理言之，并月建亦须移易。缘目今斗杓昏刻已不能当月建，须当随黄道岁差。今则雨水后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后四日方合建卯，谷雨后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与太阳相符，复会为一说。然须大改历法，事事厘正。如东方苍龙七宿，当起于亢，终于斗；南方朱鸟七宿，起于东井，终于角；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娄，终于参；北方玄武七宿，起于牛，终于奎。如此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释其义曰："正月阳气始建，呼召万物，故曰征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华叶从根而生，故曰从魁。四月阳极无所传，故曰传送。五月草木茂盛，逾于初生，故曰胜先。六月万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谷成实，自能任持，故曰太一。八月枝条坚刚，故曰天罡。九月木可为枝干，故曰太冲。十月万物登成，可以会计，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复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为酒醴以报百神，故曰神后。"此说极无稽据义理。予按，征明者，正月三阳始兆于地上，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故曰征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从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从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传送者，四月阳极将退，一阴欲生，故传阴而送阳也。小吉，夏至之气，大往小来，小人道长，小人之吉也，故为婚姻酒食之事。胜先者，王者向明而治，万物相见乎此，胜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刚之所建也（斗杓谓之刚，苍龙第一星亦谓之刚，与斗刚相直）。太冲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门户，天之冲也。功曹者，十月岁功成而会计也。大吉者，冬至之气，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称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将，以义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将。贵人为之主；其前有五将，谓螣蛇、朱雀、六合、句陈、青龙也，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谓寅、卯、辰、巳、午）；其后有五将，谓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谓未、申、酉、亥、子）。唯贵人对相无物，如日之在天，月对则亏，五星对则逆行避之，莫敢当其对。贵人亦然，莫有对者，故谓之天空。空者，无所有也，非神将也，犹月杀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对见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将，前二火、二木、一土间之，后当二金、二水、一土间之。玄武合在后二，太阴合在后三，今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天事以"辰"名者为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举数事。十二支谓之十二辰，一时谓之一辰，一日谓之一辰，日、月、星谓之三辰，北极谓之北辰，大火谓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书》曰"抚于五辰"是也。已上皆谓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谓之十二辰者，《左传》云："日月之会是谓辰。"一岁日月十二会，则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于东方苍龙角亢之星，起于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既谓之辰，则十二支、十二时皆子丑戌亥，则谓之辰无疑也。一日谓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谓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谓之今辰，故支干谓之日辰。日月星谓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毕见，以其所见者名之，故皆谓之辰（四时所见有早晚，至辰则四时毕见，故

日加辰为“晨”，谓日始出之时也）。星有三类：一经星，北极为之长；二舍星，大火为之长；三行星，辰星为之长。故皆谓之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故为经星之长。大火天王之座，故为舍星之长。辰星日之近辅，远乎日不过一辰，故为行星之长）。

《洪范》“五行”数，自一至五，先儒谓之此“五行生数”，各益以土数，以为“成数。”以谓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为五十有五。唯《黄帝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盖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无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画而为图，其理可见。为之图者，设木于东，设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为生数，各并中央之土，以为成数。土自居其位，更无所并，自然止有五数，盖土不须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数为五十，则大衍之数也。此亦有理。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则一，而四十九隐于一中；散之则四十九，而一隐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谓之无，则一在；谓之有，则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静则归于一，动则惟睹其用，一在其间而不可取。此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谈数者，盖得其粗迹。然数有甚微者，非考历所能知。况此但迹而已，至于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迹不预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迹求，况得其粗也。予之所谓甚微之迹者，世之言星者，恃历以知之，历亦出乎亿而已。予于《奉元历序》论之甚详。治平中，金、火合于轸，以《崇玄》、《宣明》、《明》、《崇》、《钦天》凡十一家大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历岂足恃哉。纵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黄道之里者，行黄道之外者，行黄道之上者，行黄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经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历之能知也。又一时之间，天行三十余度，总谓之一宫。然时有始末，岂可三十度间阴阳皆同，至交他宫则顿然差别？世言星历难知，唯五行时日为可据，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长者，止是知一岁之间，如冬至后日行盈度为阳，夏至后日行缩度为阴，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长，望前月行盈度为阳，望后月行缩度为阴，两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 。《素问》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剧。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剧。”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时也。安知一时之间无四时？安知一刻、一分、一刹那之中无四时邪？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纪、一会、一元之间，又岂无大四时邪？又如春为木，九十日间，当亹亹消长，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时属木，明日子时顿属火也。似此之类，亦非世法可尽者。

历法步岁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谓之斗分。故“岁”文从步、从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谓之建，其说谓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说。但春为寅、卯、辰，夏为巳、午、未，理自当然，不须因斗建也。缘斗建有岁差，盖古人未有岁差之法。《颛帝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则正月建丑矣。又岁与岁合，今亦差一辰。《尧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东壁。此皆随岁差移也。

《唐书》云：“落下闳造历，自言后八百年当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说也。落下闳历法极疏，盖当时以为密耳。其间阙略甚多，且举二事言之。汉世尚未知黄道岁差，至北齐张子信方候知岁差。今以今古历校之，凡八十余年差一度。则闳之历八十年自已差一度，兼余分疏阔，据其法推气朔五星，当时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诞也。

天文家有浑仪，测天之器，设于崇台，以候垂象者，则古玑衡是也。浑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银转之，置于密室，与天行相符，张衡、陆绩所为，及开元中置于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礼部试《玑衡正天文之器赋》，举人皆杂用浑象事，试官亦自不晓，第为高等。汉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谓之极星。自祖亘以玑衡考验天极不动处，乃在极星之末犹一度有余。熙宁中，予受诏典领历官，杂考星历，以玑衡求极星，初夜在窥管中，少时复出，以此知窥管小，不能容极星游转，乃稍稍展窥管候之，凡历三月，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常见不隐，然后知天极不动处，远极星犹三度有余。每极星入窥管，别画为一图。图为一圆规，乃画极星于规中。具初夜、中夜、后夜所见各图之，凡为二百余图，极星方常循圆规之内，夜夜不差。予于《熙宁历奏议》中叙之甚详。

古今言刻漏者数十家，悉皆疏缪。历家言晷漏者，自《颛帝历》至今见于世谓之大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术，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验于仪象，考数下漏，凡十余年，方粗见真数，成书四卷，谓之《熙宁晷漏》，皆非袭蹈前人之迹。其间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涩，夏月水利，以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万方理之，终不应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运未期，而日已过表，故百刻而有余；夏至日行迟，天运已期，而日未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数，然后复求晷景漏刻，莫不吻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缩，其消长以渐，无一日顿殊之理。历法皆以一日之气短长之

中者，播为刻分，累损益气初日衰，每日消长常同，至交一气，则顿易刻衰。故黄道有觚而不圜，纵有强为数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数相诡。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数。方圜端斜，定形也；乘除相荡，无所附益，泯然冥会者，真数也。其术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黄道环天正圜，圜之为体，循之则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规衡；绝之则有舒有数，无舒数则不能成妥。以圜法相荡而得衰，则衰无不均；以妥法相荡而得差，则差有疏数。相因以求从，相消以求负，从、负相入，会一术以御日行。以言其变，则秒刻之间，消长未尝同；以言其齐，则止用一衰，循环无端，终始如贯，不能议其隙。此圜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积，反生日衰，终始相求，迭为宾主，顺循之以索日变，衡别之求去极之度，合散无迹，泯如运规。非深知造算之理者，不能与其微也。其详具予奏议，藏在史官，及予所著《熙宁晷漏》四卷之中。

予编校昭文书时，预详定浑天仪。官长问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对曰："天事本无度，推历者无以寓其数，乃以日所行分天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所行三百六十五日有余而一期天，故以一日为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记之，然后可窥而数，于是以当度之星记之。循黄道，日之所行一期，当者止二十八宿而已（度如伞橑，当度谓正当伞橑上者。故车盖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则予《浑仪奏议》所谓："度不可见，可见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当度之画者，凡二十有八，谓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数也。"）。今所谓'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黄道所由当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问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邪？若如丸，则其相遇岂不相碍？"予对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之耀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园。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气也，有形而无质，故相直而无碍。"

又问："日月之行，月一合一对，而有蚀不蚀，何也？"予对曰："黄道与月道，如二环相叠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则日为之蚀；在一度相对，则月为之亏。虽同一度，而月道与黄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近黄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陵掩。正当其交处，则蚀而既；不全当交道，则随其相犯浅深而蚀。凡日蚀，当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内，则蚀起于西南，复于东北；自内而交出于外，则蚀起于西北，而复于东南。日在交东，则蚀其内；日在交西，则蚀其外。蚀既则起于正西，复于正东。凡月蚀，月道自外入内，则蚀起于东北，复于西南；自内出外，则蚀起于东南，而复于西北。月在交东，则蚀其外；月在交西，则蚀其内。蚀既则起于正东，复于正西。交道每月退一度余，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期。故西天法罗睺、计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谓之'罗睺'，交中谓之'计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辞。《周礼》："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如"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如鱼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大横庚庚，予为天王，夏启以光"之类是也。今此书亡矣。汉人尚视其体，今人虽视其体，而专以五行为主，三代旧术，莫有传者。

北齐张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则行速；星多则尤速。月行自有迟速定数，然遇行疾者，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说。亦阴阳相感自相契耳。

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假令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岂溥天之下皆多风，溥天之民皆病湿泄邪？至于一邑之间，而旸雨有不同者，此气运安在？欲无不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变。运气所主者，常也；异夫所主者，皆变也。常则如本气，变则无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从、逆、淫、郁、胜、复、太过、不足之变，其发皆不同。若厥阴用事，多风，而草木荣茂，是之谓从；天气明洁，燥而无风，此之谓逆；太虚埃昏，流水不冰，此谓之淫；大风折木，云物浊扰，此之谓郁；山泽焦枯，草木凋落，此之谓胜；大暑燔燎，螟蝗为灾，此之谓复；山崩地震，埃昏时作，此谓之太过；阴森无时，重云昼昏，此之谓不足。随其所变，疾厉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虽数里之间，但气候不同，而所应全异。岂可胶于一定？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予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予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旸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岁运有主气，有客气。常者为主，外至者为客。初之气厥阴，以至终之气太阳者，四时之常叙也，故谓之主气。唯客气本书不载其目，故说者多端，或以甲子之岁天数始于水十一刻，乙丑之岁始于二十六刻，丙寅岁始于五十一刻，丁卯岁始于七十六刻者，

谓之客气。此乃四分历法求大寒之气，何预岁运！又有相火之下，水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谓之客气。此亦主气也，与六节相须，不得为客。大率臆计，率皆此类。凡所谓客者，岁半以前，天政主之；岁半以后，地政主之。四时常气为之主，天地之政为之客。逆主之气为害暴，逆客之气为害徐。调其主客，无使伤沴，此治气之法也。

六气，方家以配六神。所谓青龙者，东方厥阴之气，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长，其虫鳞。兼是数者，唯龙而青者，可以体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阳水之气也；曰腾蛇，少阳相火之气也。其在于人为肾，肾亦二，左为太阳水，右为少阳相火。火降而息水，水腾而为雨露，以滋五脏，上下相交，此坎离之交，以为否泰者也。故肾为寿命之藏，左阳、右阴，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肾为胎育之脏。中央太阴土曰句陈，中央之取象，唯人为宜。句陈者，天子之环卫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于君？君之道无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环卫居人之中央，而中虚者也。虚者，妙万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虚，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虚，不虚不足以妙万物。其在于人，句陈之配，则脾也。句陈如环，环之中则所谓黄庭也。黄者，中之色；庭者，宫之虚地也。古人以黄庭为脾，不然也。黄庭有名而无所，冲气之所在也。脾不能与也。脾主思虑，非思之所能到也。故养生家曰："能守黄庭，则能长生。"黄庭者，以无所守为守。唯无所守，乃可以长生。或者又谓："黄庭在二肾之间。"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黄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黄庭者，虚而妙者也。强为之名。意可到则不得谓之虚，岂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为老阳，七为少；八为少阴，六为老。旧说阳以进为老，阴以退为老；九六者，乾坤之画，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数，阳顺、阴逆之理，皆有所从来，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归余之数，有多有少。多为阴，如爻之偶；少为阳，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阳，九揲而得之，故其数九，其策三十有六。两多一少，则一少为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谓之少阳（少在初为震，中为坎，末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数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阴，六揲而得之，故其数六，其策二十有四。两少一多，则多为之主，巽、离、兑也，故皆谓之少阴（多在初为巽，中为离，末为兑），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数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则变（纯少阳盈，纯多阴盈），盈为老，故老动而少静。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卦爻之辞，皆九六者，惟动则有占，不动则无朕，虽《易》亦不能言之。《国语》谓："贞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虽不动，亦引爻辞断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动，则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辞？此流俗之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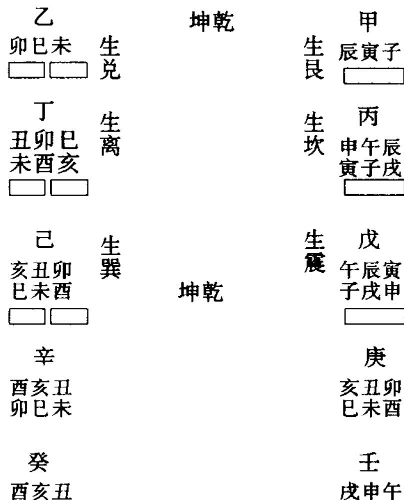
江南人郑夬曾为一书谈《易》，其间一说曰："乾坤，大父母也；复姤，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姤，得一阴。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遁，得二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观，得八阴。乾五变生夬，得十六阳；坤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生归妹，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渐，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为书，皆荒唐之论，独有此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予后因见兵部外郎秦君玠，论夬所谈，骇然叹曰："夬何处得此法？玠曾遇一异人，授此数历，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常恨不能尽得其术。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于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得闻也。"予闻其言怪，兼复甚秘，不欲深诘之。今夬与雍、玠皆已死，终不知其何术也。

庆历中，有一术士，姓李，多巧思。尝木刻一"舞钟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铁简，以香饵置钟馗左手中，鼠缘手取食，则左手扼鼠，右手运简毙之。以献荆王，王馆于门下。会太史言月当蚀于昏时，李自云，"有术可禳。"荆王试使为之，是夜月果不蚀，王大神之，即日表闻，诏付内侍省问状。李云："本善历术，知《崇天历》蚀限太弱，此月所蚀，当在浊中。以微贱不能自通，始以机巧干荆邸，今又假禳禬以动朝廷耳。"诏送司天监考验。李与判监楚衍推步日月蚀，遂加蚀限二刻；李补司天学生。至熙宁元年七月，日辰蚀东方，不效。却是蚀限太强，历官皆坐谪。令监官周琮重修，复减去庆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宁日蚀，而庆历之蚀复失之，议久纷纷，卒无巧算，遂废《明天》，复行《崇天》。至熙宁五年，卫朴造《奉元历》，始知旧蚀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过之，在迟者不及。《崇》、《明》二历加减，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苍龙、白虎、朱雀、腾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谓鸟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谓之"长离"，盖云离方之长耳。或云，鸟即凤也，故谓之凤鸟。少昊以凤鸟至，乃以鸟纪官。则所谓丹鸟氏，即凤也。又旗旐之饰皆二物，南方曰"鸟隼"，则鸟、隼盖两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鸟乃取象于鹑，故南方朱鸟七宿曰鹑首、鹑火、鹑尾是也。鹑有两种，有丹鹑，有白鹑，此丹鹑也，色赤黄而文，锐上秃下，夏出秋藏，飞必附草，皆火类也。或有鱼所化者。鱼，鳞虫龙类，火之所自生也。天文东方苍龙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鸟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无尾。此其取于鹑欤？

司马彪《续汉书》候气之法："于密室中以木为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实以葭灰，覆以缇縠，气至则一律飞灰。"世皆疑其所置诸律，方不逾数尺，气至独本律应，何也？或谓，"古人自有术。"或谓，"短长至数，冥符造化。"或谓，"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盖彪说得其略耳。唯《隋书》志论之甚详，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极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齐，入地则有浅深。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钟一琯达之，故黄钟为之应。正月阳气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达，黄钟大吕先已虚，故唯太蔟一律飞灰。如人用针彻其经渠，则气随针而出矣。地有疏密，则不能无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后实土案上，令坚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概，然后埋律其下。虽有疏密，为木案所节，其气自平，但在调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纳甲之法，未知起于何时。予尝考之，可以推见天地胎育之理。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离、艮、兑纳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如物之处胎甲者。左三刚爻，乾之气也；右三柔爻，坤之气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纳子、午（乾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纳寅、申（震纳子午，顺传寅申，易道顺）；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纳辰戌（亦顺传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纳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离，初爻纳卯、酉（巽纳丑未，逆传卯酉，阴道逆）；上爻交于乾，生兑，初爻纳巳亥（亦逆传也）。乾坤始于甲乙，则长男、长女乃其次，宜纳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纳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叙，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处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叙，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谷之实，皆倒生，首系于干，其上抵于颖处，反是根。人与鸟兽生胎，亦首皆在下）。



卷　八

象数二

《史记律书》所论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无义理。至于言数，亦多差舛。如所谓"律数者，八十一为宫，五十四为徵，七十二为商，四十八为羽，六十四为角"。此止是黄钟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岂得定以此为律数？如五十四在黄钟则为徵，在夹钟则为角，在中吕则为商。兼律有多寡之数，有实积之数，有短长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实积数耳。又云："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一，大蔟长七寸七分二，夹钟长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七分四，中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蕤宾长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钟长五寸七分四，夷则长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吕长四寸七分八，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误也。此亦实积耳，非律之长也。盖其间字又有误者，疑后人传写之失也。余分下分母，凡"七"字皆当作"十"字，误屈其中画耳（黄钟当作"八寸十分一"，太蔟当作"七寸十分二"，姑洗当作"六寸十分四"，林钟当作"五寸十分四"，南吕当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书，工拙系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动，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无心也，则凭物之无心者而言之。如灼龟、璺瓦，皆取其无心，则不随理而震，此近乎无心也。

吕才为卜宅、禄命、卜葬之说，皆以术为无验。术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一术二人用之，则所占各异。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无累，而寓之以无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术之微，难可以俗人论也。才又论，"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岂可配以宫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从苟（音亟）、从攴，今乃谓之苟与文，五音安在哉？此为无义，不待远求而知也。然既谓之寓，则苟以为字，皆寓也。凡视听思虑所及，无不可寓者。若以此为妄，则凡祸福、吉凶、死生、变化，孰为非妄者？能齐乎此，然后可与论先知之神矣。

历法，天有黄、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实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尝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强为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南北极之中度最均处，谓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谓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谓之黑道。黄道之东，谓之青道；黄道之

西，谓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为九。日月之行，有迟有速，难可以一术御也，故因其合散，分为数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别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筹、黑筹，以别正、负之数。历家不知其意，遂以为实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为其有二十八星当度，故立以为宿。前世测候，多为改变。如《唐书》测得毕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类，皆谬说也。星既不当度，自不当用为宿次，自是浑仪度距疏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盖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数与赤道不等，即须以当度星为宿。唯虚宿未有奇数，自是日之余分，历家取以为斗分者，此也。余宿则不然。

予尝考古今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际最多差。自内而进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进者，其退必由内。其迹如循柳叶，两末锐，中间往还之道相去甚远。故两末星行成度稍迟，以其斜行故也；中间成度稍速，以其径绝故也。历家但知行道有迟速，不知道径又有斜直之异。熙宁中，予领太史令，卫朴造历，气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验。前世修历，多只增损旧历而已，未曾实考天度。其法须测验每夜昏、晓、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录之，满五年，其间剔去云阴及昼见日数外，可得三年实行，然后以算术缀之，古所谓"缀术"者此也。是时司天历官，皆承世族，隶名食禄，本无知历者，恶朴之术过己，群沮之，屡起大狱。虽终不能摇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历》五星步术，但增损旧历，正其甚谬处，十得五六而已。朴之历术，今古未有，为群历人所沮，不能尽其艺，惜哉！

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祯祥及当夜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中，予领太史，尝按发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复如故。

司天监铜浑仪，景德中历官韩显符所造，依仿刘曜时孔挺、晁崇、斛兰之法，失于简略。天文院浑仪，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简所造，乃用唐梁令瓒、僧一行之法，颇为详备，而失于难用。熙宁中，予更造浑仪，并创为玉壶浮漏、铜表，皆置天文院，别设官领之。天文院旧铜仪，送朝服法物库收藏，以备讲求。

卷　九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车驾欲幸澶渊，中外之论不一，独寇忠愍赞成上意。乘舆方渡河，虏骑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觇准所为，而准方酣寝于中书，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武昌张谔，好学能议论，常自约仕至县令则致仕而归。后登进士第，除中允。谔于所居营一舍，榜为中允亭，以志素约也。后谔稍稍进用，数年间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司农寺，皆要官，权任渐重。无何，坐事夺数官，归武昌，未几捐馆，遂终于太子中允，岂非前定？

许怀德为殿帅，尝有一举人，因怀德乳媪，求为门客，怀德许之，举子曳襴拜于庭下，怀德据座受之。人谓怀德武人，不知事体，密谓之曰："举人无没阶之礼，宜少降接也。"怀德应之曰："我得打乳媪关节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庄性豪侈，禀赋异于人，才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动。人有见其陆行，两车相连，载一物巍然，问之，乃绵帐也，以数千两绵为之。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晨朝每食钟乳粥，有小吏窃食之，遂发疽，几不可救。

郑毅夫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词，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崄之语，举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

因欲成就其名，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

古人谓贵人多知人，以其阅人物多也。张邓公为殿中丞，王东城一见，遂厚遇之，语必移时。王公素所厚唯杨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则取茶囊具茶，他客莫与也。公之子弟但闻取茶囊，则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窥大年，及至，乃邓公。他日，公复取茶囊，又往窥之，亦邓公也。子弟乃问公：“张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张有贵人法，不十年当据吾座。”后果如其言。又文潞公为太常博士，通判兖州，回谒吕许公，公一见器之，问潞公：“太博曾在东鲁，必当别墨。”令取一丸墨濒阶磨之，揖潞公就观，“此墨何如?”乃是欲从后相其背。既而密语潞公曰：“异日必大贵达。”即日擢为监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庆历八年登相，至七十八岁，以太师致仕，凡带平章事三十六年，未尝改易，名位隆重，福寿康宁，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据建州，令大将章某守建州城，尝遣部将刺事于军前，后期当斩，惜其材，未有以处，归语其妻，其妻练氏，有贤智，私使人谓部将曰：“汝法当死，急逃乃免。”与之银数十两，曰：“径行，无顾家也。”部将得以潜去，投江南李主，以隶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将适主是役，城将陷，先喻城中：“能全练氏一门者，有重赏。”练氏使人谓之曰：“建民无罪，将军幸赦之。妾夫妇罪当死，不敢图生。若将军不释建民，妾愿先百姓死，誓不独生也。”词气感慨，发于至诚。不得已为之戢兵而入，一城获全。至今练氏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练氏之后也。又李景使大将胡则守江州，江南国下，曹翰以兵围之，三年，城坚不可破。一日，则怒一饔人鲙鱼不精，欲杀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满地，奈何以一食杀士卒邪?”则乃舍之。此卒夜缒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虚实。先是，城西南依险，素不设守，卒乃引王师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则一门无遗类。二人者，其为德一也，何其报效之不同邪?

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饭而已。问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其子弟诉于公曰：“庖肉为饔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饔人所廋。”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发人过皆类此。尝宅门坏，主者彻屋新之，暂于廊庑下启一门以出入，公至侧门，门低，据鞍俯伏而过，都不问。门毕，复行正门，亦不问。有控马卒，岁满辞公，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一豪家，日闻歌钟之声。其家僮仆数十人，常往来曼卿之门，曼卿呼一仆，问豪为何人?对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岁，并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求欲见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尝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见，然喜饮酒，屡言闻学士能饮酒，意亦似欲相见，待试问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着头巾，系勒帛，都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帐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其一盘肴馔名，令择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盘”。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状，懵然愚呆，殆不分菽麦，而奉养如此，极可怪也。他日试使人通郑重，则闭门不纳，亦无应门者。问其近邻，云：“其人未尝与人往还，虽邻家亦不识面。”古人谓之“钱痴”，信有之。

颍昌阳翟县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谓之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余，即是篱门，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轸曾往访之，见其人颇萧洒，自陈：“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孙问其不出门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其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之子娶妇，度所耕不足赡，乃以田与兄，携妻子至此。偶有乡人借此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一药，以具饘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卜自给者甚多，自食既足，不当更兼乡人之利，自尔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无可为也。”问“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观书。”问“观何书”?曰：“曾有人惠一书册，无题号。其间多说《净名经》，亦不知《净名经》何书也。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久矣。”气韵闲旷，言词清简，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屋中枵然，一榻而已。问其子之为人，曰：“村童也，然质性甚淳厚，未尝妄言，未尝嬉游。唯买盐

略，则一至邑中，可数其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傍游一步也。”予时方有军事，至夜半未卧，疲甚，与官属闲话，轸遂及此，不觉肃然顿忘烦劳。

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为多，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又为耆年会，人为一诗，命画工郑奂图于妙觉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韩国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议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年七十五，秘书监刘几，年七十五；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议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年七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司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注瓶，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夙兴，则饮一杯。”因各出数榼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为之，苏合香丸盛行于时。此方本出《广济方》，谓之白术丸，后人亦编入《千金》、《外台》，治疾有殊效。予于《良方》叙之甚详，然昔人未知用之。钱文僖公集《箧中方》，苏合香丸注云：“此药本出禁中，祥符中尝赐近臣。”即谓此也。

李士衡为馆职，使高丽，一武人为副。高丽礼币赠遗之物，士衡皆不关意，一切委于副使。时船底疏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缣帛藉船底，然后实己物，以避漏湿。至海中，遇大风，船欲倾覆，舟人大恐，请尽弃所载，不尔，船重必难免。副使仓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拣择。约投及半，风息船定。既而点检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无所失。

刘美少时善锻金，后贵显，赐与中有上方金银器，皆刻工名，其间多有美所造者。又杨景宗微时，常荷畚为丁晋公筑第，后晋公败，籍没其家，以第赐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贱时，一造上方器，一为宰相筑第，安敢自期身飨其用哉。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见之日，先设禁围于著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灭数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两浙田税，亩三斗。钱氏国除，朝廷遣王方贽均两浙杂税，方贽悉令亩出一斗。使还，责擅减税额，方贽以谓：“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当复循伪国之法？”上从其说。至今亩税一斗者，自方贽始。唯江南、福建犹循旧额，盖当时无人论列，遂为永式。方贽寻除右司谏，终于京东转运使，有五子：皋、準、覃、巩、罕；準之子珪，为宰相；其他亦多显者。岂惠民之报欤？

孙之翰，人尝与一砚，直三十千。孙曰：“砚有何异而如此之价也？”客曰：“砚以石润为贵。此石呵之则水流。”孙曰：“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竟不受。

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颒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荤腥，居之甚安。

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鹤，坐则看鹤鼓琴。尝过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颓然鼓琴不问。

淮南孔旻，隐居笃行，终身不仕，美节甚高。尝有窃其园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为架一小桥渡之。推此则其爱人可知。然予闻之，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妻死而不辍鼓可也，为其死而鼓之，则不若不鼓之愈也。犹邴原耕而得金，掷之墙外，不若管宁不视之愈也。

狄青为枢密使，有狄梁公之后，持梁公画像及告身十余通，诣青献之，以为青之远祖。青谢之曰：“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赠而还之。比之郭崇韬哭子仪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进有材略，累有战功。尝刺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铠仗精巧，以至封贮亦有法度。进于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宾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与。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人或曰：“诸子安可与工徒齿？”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

宅者下也。”进死，未几果为他人所有，今资政殿学士陈彦升宅，乃进旧第东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乐闲放，而家甚贫，忽吟一诗曰：“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宁。

真宗皇帝时，向文简拜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上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对曰：“臣今自早候对，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门下，今日贺客必多。卿往观之，明日却对来，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归，乃往见，丞相谢客，门阑，悄然无一人。昌武与向亲，径入见之。徐贺曰：“今日闻降麻，士大夫莫不欢慰，朝野相庆。”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尝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勋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复唯唯，终未测其意。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劳德业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卒无一言。既退，复使人至庖厨中，问“今日有无亲戚宾客饮食宴会？”亦寂无一人。明日再对，上问：“昨日见敏中否？”对曰：“见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见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向文简拜仆射年月，未曾著于国史。熙宁中，因见中书题名记：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仆射。然枢密院题名记：天禧元年二月，王钦若加有仆射。）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宝元中，忠穆王吏部为枢密使，河西首领赵元昊叛，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忠穆谪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忠穆善，出城见之，忠穆谓公仪曰：“鬷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仪曰：“必术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鬷至定，治事毕，玮谓鬷曰：‘决事已毕，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鬷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馔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总枢柄，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讲边备，搜阅人材，不然，无以应卒。’鬷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见教。’曹曰：‘玮实知之，今当为公言。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人以马博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方十余岁，极谏不已，曰：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货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互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形容，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须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鬷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赟、鬷、陈执中、张观。康定元年二月，守赟加节度，罢为南院；鬷、执中、观各守本官罢。）

石曼卿喜豪饮，与布衣刘潜为友，尝通判海州，刘潜来访之，曼卿迎之于石闼堰，与潜剧饮，中夜酒欲竭，顾船中有醋半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至明日，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著械而坐，谓之“囚饮”；饮于木杪，谓之“巢饮”；以稿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鳖饮”；夜置酒空中，谓之“徒饮”；匿于四旁，一时人出饮，饮已复匿，谓之“鬼饮”。其狂纵大率如此。廨后为一庵，常卧其间，名之曰扪虱庵。未尝一日不醉。仁宗爱其才，尝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因不饮，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则为邑日，丁晋公为游客，见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诗索米。明日，胡延晋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为厌己，遂辞去。胡往见之，出银一箧遗丁曰：“家素贫，唯此饮器，愿以赆行。”丁始谕设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后晋公骤达，极力携挽，卒至显位。庆历中，谏官李兢坐言事谪湖南物务，内殿承制范亢为黄、蔡间都监，以言事官坐谪，后多至显官，乃悉倾家物，与兢办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辈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即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寿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书忏，摹板印施于人，唯愿见母。历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恸绝，感动行路。乃迎以归，事母至孝。复出从仕，今为司农少卿。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

朝士刘廷式，本田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廷式为婚。后契阔数年，廷式读书登科，归乡闾访邻翁，而翁已死，女因病双瞽，家极困饿，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辞以疾，仍以佣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坚不可，“与翁有约，岂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与成婚，闺门极雍睦，其妻相携而后能行，凡生数子。廷式尝坐小谴，监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为之阔略。其后廷式管干江州太平宫而妻死，哭之极哀。苏子瞻爱其义，为文以美之。

柳开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衣襕，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景优等。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卷　十

人事二

蒋堂侍郎为淮南转运使日，属县例致贺冬至书，皆投书即还。有一县令使人，独不肯去，须责回书，左右谕之皆不听，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宁得罪，不得书不敢回邑。”时苏子美在坐，颇骇怪，曰：“皂隶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蒋曰：“不然，审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为一简答之，方去。子美归吴中月余，得蒋书曰：“县令果健者。”遂为之延誉，后卒为名臣。或云乃天章阁待制杜杞也。

国子博士李余庆知常州，强于政事，果于去恶，凶人恶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医博士，多过恶，常惧为余庆所发，因其困，进利药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势已危，余庆察其奸，使人扶舁坐厅事，召医博士，杖杀之，然后归卧，未及席而死。葬于横山，人至今畏之，过墓者皆下马。有病疟者，取墓土著床席间，辄瘥。其敬惮之如此。

盛文肃为尚书右丞知扬州，简重少所许可。时夏有章自建州司户参军授郑州推官，过扬州，文肃骤称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谓有章曰：“盛公未尝燕过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饭。”有章荷其意，别日为一诗谢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诗以入。公得诗不发封，即还之，使人谢有章曰：“度已衰老，无用此诗。”不复得见。有章殊不意，往见通判刁绎，具言所以，绎亦不谕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诗中得无激触否?”有章曰：“元未曾发封。”又曰：“无乃笔札不严?”曰：“有章自书，极严谨。”曰：“如此，必是将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见文肃而问之：“夏有章今日献诗何如?”公曰：“不曾读，已还之。”绎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读其诗，何也?”公曰：“始见其气韵清秀，谓必远器。今封诗乃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一幕官，遂尔轻脱。君但观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满矣。切记之，他日可验。”贾文元时为参政，与有章有旧，乃荐为馆职，有诏候到任一年召试，明年除馆阁校勘，御史发其旧事，遂寝夺，改差国子监主簿，仍带郑州推官，未几卒于京师。文肃阅人物多如此，不复挟他术。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学，唯不能棋，常谓人曰：“逋世间事皆能之，唯不能担粪与著棋。”

庆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执政以其情重，请杀之。范希文独无言。退而谓同列曰：“诸公劝人主法外杀近臣，一时虽快意，不宜教手滑。”诸公默然。

景祐中，审刑院断狱，有使臣何次公具狱，主判官方进呈，上忽问：“此人名次公者何义?”主判官不能对。是时庞庄敏为殿中丞审刑院详议官，从官长上殿，乃越次对曰：“臣尝读《前汉书》，黄霸字次公，盖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黄霸之为人。”上颔之。异日复进谳，上顾知院官问曰：“前时姓庞详议官何故不来?”知院对：“任满，已出外官。”上遽指挥中书，与在京差遣，除三司检法官。俄擢三司判官，庆历中遂入相。

卷十一

官政一

世称陈恕为三司使，改茶法，岁计几增十倍。予为三司使时，考其籍，盖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后，河北籴便之法荡尽，此后茶利十丧其九。恕在任，值北虏讲解，商人顿复，岁课遂增。虽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额。至今称道，盖不虞之誉也。

世传算茶有三说法最便。三说者，皆谓见钱为一说，犀牙、香药为一说，茶为一说。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谓缘边入纳粮草，其价折为三分，一分支见钱，一分折犀象杂货，一分折茶尔。后又有并折盐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说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三说者，乃是三事：博籴为一说，便籴为一说，直便为一说。其谓之博籴者，极边粮草，岁入必欲足常额，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桩见钱、紧便钱、紧茶钞（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紧茶

钞，谓上三山场榷务)，然后召人入中。便籴者，次边粮草，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慢便钱，谓道路货易非便处。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直便者，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于京师请领。三说，先博籴，数足，然后听便籴及直便。以此商人竞趋争先，赴极边博籴，故边粟常充足，不为诸郡分裂，粮草之价，不能翔踊，诸路税课，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讲求，会左迁，不果建议。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斸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亲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马面密，则城不须太厚，人力亦难攻也。予曾亲见攻城，若马面长则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则矢石相及，敌人至城下，则四面矢石临之。须使敌人不能到城下，乃为良法。今边城虽厚，而马面极短且疏，若敌人可到城下，则城虽厚，终为危道。其间更多刓其角，谓之团敌，此尤无益。全藉倚楼角以发矢石，以覆护城脚，但使敌人备处多，则自不可存立。赫连之城，深可为法也。

刘晏掌国计，数百里外物价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时，尝行之于东南。每岁发运司和籴米于郡县，未知价之高下，须先具价申禀，然后视其贵贱，贵则寡取，贱则取盈。尽得郡县之价，方能契数行下，比至则粟价已增，所以常得贵售。晏法则令多粟通途郡县，以数十岁籴价与所籴粟数高下，各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属发运司)。粟价才定，更不申禀，即时禀收，但第一价则籴第五数，第五价则籴第一数，第二价则籴第四数，第四价则籴第二数，乃即驰递报发运司。如此，粟贱之地，自籴尽极数；其余节级，各得其宜，已无枉售。发运司仍会诸郡所籴之数计之，若过于多，则损贵与远者；尚少，则增贱与近者。自此，粟价未尝失时，各当本处丰俭。即日知价，信皆有术。

旧校书官多不恤职事，但取旧书，以墨漫一字，复注旧字于其侧，以为日课。自置编校局，只得以朱围之，仍于卷末书校官姓名。

五代方镇割据，多于旧赋之外，重取于民。国初悉皆蠲正，税额一定。其间或有重轻未均处，随事均之。福、歙州税额太重，福州则令以钱二贯五百折纳绢一匹，歙州输官之绢止重数两。太原府输赋全除，乃以减价籴粜补之。后人往往疑福、歙折绢太贵，太原折米太贱，盖不见当时均赋之意也。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曲钱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谓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曲，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近岁邢、寿两郡、各断一狱，用法皆误，为刑曹所驳。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昆弟数口，州司以为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其谋杀。不当复坐其妻。"邢州有盗杀一家，其夫妇即时死，唯一子明日乃死。其家财产，户绝法给出嫁亲女。刑曹驳曰："其家父母死时，其子尚生，财产乃子物；出嫁亲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于生者，一失于死者。

深州旧治靖安，其地碱卤，不可艺植，井泉悉是恶卤。景德中，议迁州，时傅潜家在李晏，乃奏请迁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无以异于旧州，盐碱殆与土半，城郭朝补暮坏，至于薪刍，亦资于他邑，唯胡卢水粗给居民，然源自外来，亦非边城之利。旧州之北，有安平、饶阳两邑，田野饶沃，人物繁庶，正当徐村之口，与祁州、永宁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潜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当者，期年之后，降先品一等叙。"降先品者，谓免官二官皆免，则从未降之品降二等叙之；免所居官及官当，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叙之。今叙官乃从见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误晓律意也。

律累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此止法者，不徒为之，盖有所碍，不得不止。据律，"更犯，有历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虽多，各不得过四等。"注："各，谓二官各降，不在通计之限。"二官，谓职事官、散官、卫官为一官；勋官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计，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予考其议，盖除名叙法：正四品于正七品下叙，从四品于正八品上叙，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当若降五等，则反重于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虽不用，然用法者须知立法之意，则于新格无所抵捂。予检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询老法官，无一人晓此意者。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杭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棚以临之。梁侯景攻台城，为高楼以临城，城上亦为楼以拒之，使壮士交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可致。近岁边臣有议，以谓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省，恐讲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甘输钱于敌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赵谏，尝为小官，以罪废，唯以录人阴事，控制闾里，无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于寇盗，官司亦为其羁绁，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员外郎谢涛知曹州，尽得其凶迹，逮系有司，具前后巨蠹状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奸赃狼籍，遂论弃市，曹人皆相贺。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敕律。

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泽也。

凡师行，因粮于敌，最为急务。运粮不但多费，而势难行远。予尝计之：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放回运人，须有援卒。缘运行死亡疾病，人数稍减，且以所减之食，准援卒所费）。运粮之法，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啻六斗矣。故军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饷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运之，则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

忠、万间夷人，祥符中尝寇掠，边臣苟务怀来，使人招其酋长，禄之以券粟。自后有效而为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间纷争者，至有自陈：“若某人，才杀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杀兵民数倍之多，岂得亦以一券见给？”互相计校，为寇甚者，则受多券。熙宁中会之，前后凡给四百余券，子孙相承，世世不绝，因其为盗，悉诛锄之，罢其旧券，一切不与。自是夷人畏威，不复犯塞。

庆历中，河决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亲往董作。凡塞河决，垂合，中间一埽，谓之“合龙门”，功全在此。是时屡塞不合，时合龙门埽长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献议，以谓埽身太长，人力不能压，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断，而绳缆多绝。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每节埽长二十步，中间以索连属之。先下第一节，待其至底，方压第二、第三。旧工争之，以为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断漏，徒用三节，所费当倍，而决不塞。”超谓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断，然势必杀半。压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纵未断，不过小漏耳。第三节乃平地施工，足以尽人力。处置三节既定，即上两节自为浊泥所淤，不烦人功。”申锡主前议，不听超说。是时贾魏公帅北门，独以超之言为然，阴遣数千人于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决愈甚，申锡坐谪。卒用超计，商胡方定。

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一者末盐，海盐也，河北、京东、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福建、广南东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颗盐，解州盐泽及晋、绛、潞、泽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陕西、河东、褒、剑等处食之。又次井盐，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崖盐，生于土崖之间，阶、成、凤等州食之。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余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千余万缗。唯末盐岁自抄三百万，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于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慎县，尝有殴人死者，处厚往验伤，以糟胾灰汤之类薄之，都无伤迹。有一老父求见曰：“邑之老书吏也，知验伤不见其迹。此易辨也，以新赤油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迹必

见。”处厚如其言，伤迹宛然。自此江、淮之间官司往往用此法。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滉柱”。宝元、康定间，人有献议，取滉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朽败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力，故江涛不能为害。杜伟长为转运使，人有献说，自浙江税场以东，移退数里为月堤，以避怒水。众水工皆以为便，独一老水工以为不然，密谕其党曰：“移堤则岁无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众人乐其利，乃从而和之。伟长不悟其计，费以钜万，而江堤之害仍岁有之。近年乃讲月堤之利，涛害稍稀，然犹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费至多，不复可为。

陕西颗盐，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也。

河北盐法，太祖皇帝尝降墨敕，听民间贾贩，唯收税钱，不许官榷。其后有司屡请闭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诏云：“朕终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贵盐。”献议者悉罢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阙欢呼称谢。熙宁中，复有献谋者。予时在三司，求访两朝墨敕不获，然人人能诵其言，议亦竟寝。

卷十二

官政二

淮南漕渠，筑埭以畜水，不知始于何时。旧传召伯埭谢公所为。按李翱《来南录》，唐时犹是流水，不应谢公时已作此埭。天圣中，监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鉴始议为复闸节水，以省舟船过埭之劳。是时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张纶为发运使、副，表行之，始为真州闸。岁省冗卒五百人，杂费百二十五万。运舟旧法，舟载米不过三百石，闸成，始为四百石。其后所载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余囊，囊二石。自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至今为利。予元丰中过真州，江亭后粪壤中见一卧石，乃胡武平为《水闸记》，略叙其事，而不甚详具。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庆历中，议弛茶盐之禁及减商税。范文正以为不可：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耳，行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减，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今为计，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余，当先宽赋役，然后及商贾，弛禁非所当先也。其议遂寝。

真宗皇帝南衙日，开封府十七县皆以岁旱放税，即有飞语闻上，欲有所中伤。太宗不悦。御史探上意，旨露章言开封府放税过实，有旨下京东、西两路诸州选官覆按。内亳州当按太康、咸平两县，是时曾会知亳州，王冀公在幕下，曾爱其识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系事体不轻，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两邑，按行甚详。其余抗言放税过多，追收所税物，而冀公独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为右正言，仍谓辅臣曰：“当此之时，朕亦自危惧。钦若小官，敢独为百姓伸理，此大臣节也。”自后进用超越，卒至入相。

国朝初平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

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吏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

国朝茶利，除官本及杂费外，净入钱禁榷时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九万四千九十三贯八百八十五，内六十四万九千六十九贯茶净利（卖茶，嘉祐二年收十六万四百三十一贯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十万六千九百五十七贯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钱，嘉祐三年，除元本及杂费外，得净利五十四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贯五百二十四），四十四万五千二十四贯六百七十茶税钱（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数，除川茶钱在外）。通商后来，取一年最中数，计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一百四贯九百一十九钱，内三十六万九千七十二贯四百七十一钱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钱六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一贯三百八十。后累经减放，

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数)，八十万六千三十二贯六百四十八钱茶税（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税钱外会此数)。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诏在京、建州、汉、蕲口各置榷货务。五年，始禁私卖茶，从不应为情理重。太平兴国二年，删定禁法条贯，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贾就园户买茶，公于官场贴射，始行贴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罢贴射法。西北入粟，给交引，自通利军始。是岁，罢诸处榷货务，寻复依旧。至咸平元年，茶利钱以一百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九贯三百一十九为额。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额，官本杂费皆在内，中间时有增亏，岁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价，四分给香药，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药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谓之三说。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轻，用知秦州曹玮议，就永兴、凤翔以官钱收买客引，以救引价，前此累增加饶钱。至天禧二年，镇戎军纳大麦一斗，本价通加饶，共支钱一贯二百五十四。乾兴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东南见钱二分半，香药四分半。天圣元年，复行贴射法。行之三年，茶利尽归大商，官场但得黄晚恶茶，乃诏孙奭重议，罢贴射法。明年，推治元议省吏、计覆官、旬献等，皆决配沙门岛；元详定枢密副使张邓公、参知政事吕许公、鲁肃简各罚俸一月，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西上阁门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罚铜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依旧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旧只用见钱。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敕罢茶禁。

国朝六榷货务，十三山场、都，卖茶岁一千五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租额钱二百二十五万四千四十七贯一十。其六榷货务取最中，嘉祐六年，抛占茶五百七十三万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租额钱一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四十七贯二百七十八：荆南府租额钱三十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八贯三百七十五，受纳潭、鼎、澧、岳、归、峡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汉阳军租额钱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一贯五十一，受纳鄂州片茶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斤半；蕲州蕲口租额钱三十五万九千八百三十九贯八百一十四，受纳潭、建州、兴国军片茶五十万斤；无为军租额钱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二十贯四百三十，受纳潭、筠、袁、池、饶、建、歙、江、洪州、南康、兴国军片散茶共八十四万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租额钱五十一万四千二十二贯九百三十二，受纳潭、袁、池、饶、歙、建、抚、筠、宣、江、吉、洪州、兴国、临江、南康军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租额钱三十万八千七百三贯六百七十六，受纳睦、湖、杭、越、衢、温、婺、台、常、明、饶、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场租额钱共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九十九贯七百三十二，共买茶四百七十九万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场买茶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斤，卖钱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贯；子安场买茶二十二万八千三十斤，卖钱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贯三百四十八；商城场买茶四十万五百五十三斤，卖钱二万七千七十九贯四百四十六；寿州麻步场买茶三十三万一千八百三十三斤，卖钱三万四千八百一十一贯三百五十；霍山场买茶五十三万二千三百九斤，卖钱三万五千五百九十五贯四百八十九；开顺场买茶二十六万九千七十七斤，卖钱一万七千一百三十贯；庐州王同场买茶二十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卖钱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七贯六百四十二；黄州麻城场买茶二十八万四千二百七十四斤，卖钱一万二千五百四十贯；舒州罗源场买茶一十八万五千八十二斤，卖钱一万四千六十九贯七百八十五；太湖场买茶八十二万九千三十二斤，卖钱三万六千九十六贯六百八十；蕲州洗马场买茶四十万斤，卖钱二万六千三百六十贯；王祺场买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二十七斤，卖钱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三贯九百九十二；石桥场买茶五十五万斤，卖钱三万六千八十贯。

发运司岁供京师米以六百万石为额：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荆湖南路六十五万石，荆湖北路三十五万石，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通余羡岁入六百二十万石。

熙宁中，废并天下州县。迄八年，凡废州、军、监三十一：仪、滑、慈、郑、集、万、乾、儋、南仪、复、蒙、春、陵、宪、辽、窦、壁、梅、汉阳、通利、宁化、光化、清平、永康、荆门、广济、高邮、江阴、富顺、涟水、宣化。废县一百二十七——晋州：赵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华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贵平、籍县。忠州：桂溪。兖州：邹县。广州：信安、四会。陕府：湖城、硖石。河中：西河、永乐。巴州：七盘、其章。坊州：升平。春州：铜陵。北京：大名、洹水、经城、永济。莫州：莫、长丰。梧州：戎城。邛州：临溪。梓州：永泰。河阳：汜水。沧州：饶安、临津。融州：武阳、罗城。象州：武化。归州：兴山。汝州：龙兴。怀州：修武、武陟。道州：营道。庆州：乐蟠、华池。瀛州：束城、景城。顺安：高阳。澶州：顿邱。洺州：曲周、临洺。丹州：云岩、汾川。潞州：黎城。琼州：舍城。火山：火山。横州：永定。宜州：古阳、礼丹、金城、述昆。汾州：孝义。延州：金明、丰林、延水。太原：平晋。随州：光化。邢州：尧山、任县、平乡。秦州：长道。达州：三冈、石鼓。扬州：广陵。赵州：隆平、柏乡、赞皇。雅州：百丈、荣经。祁州：深泽。同州：

夏阳。嘉州：平羌。河南：洛阳、福昌、颖阳、缑氏、伊阙。滨州：招安。慈州：文城、吉乡。成都：犀浦。戎州：宜宾。绵州：西昌。荣州：公井。宁化：宁化。乾宁：乾宁。真定：灵寿、井陉。荆南：建宁、枝江。辰州：麻阳、招谕。陈州：南顿。桂州：修仁、永宁。安州：云梦。忻州：定襄。剑门关：剑门。汉阳：汉川。恩州：清阳。熙州：狄道。河州：枹罕。卫州：新乡、卫。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许州：许田。岢岚：岚谷。蓬州：蓬山、良山。冀州：新河。涪州：温山。阆州：晋安、岐平。复州：玉沙。润州：延陵。

卷十三

权 智

陵州盐井，深五百余尺，皆石也。上下甚宽广，独中间稍狭，谓之杖鼓腰。旧自井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自木干垂绠而下，方能至水。井侧设大车绞之。岁久，井干摧败，屡欲新之，而井中阴气袭人，入者辄死，无缘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则阴气随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复止。后有人以一木盘，满中贮水，盘底为小窍，酾水一如雨点，设于井上，谓之雨盘，令水下终日不绝，如此数月，井干为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复旧。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喑者，为人所苦，含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伸。此亦可记也。

《庄子》曰：“畜虎者不与全物、生物。”此为诚言。尝有人善调山鹧，使之斗，莫可与敌。人有得其术者，每食则以山鹧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见真鹧，则欲搏而食之。此以所养移其性也。

宝元中，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狄青为将，一日尽取万胜旗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殆无遗类。又青在泾、原，尝以寡当众，度必以奇胜，预戒军中，尽舍弓弩，皆执短兵器。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钲声止则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才遇敌，未接战，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虏人大笑，相谓曰:“孰谓狄天使勇?”时虏人谓青为“天使”。钲声止，忽前突之，虏兵大乱，相蹂践死者，不可胜计也。

狄青为枢密副使，宣抚广西，时侬智高守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飨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时，青忽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劝劳座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夺昆仑矣。

曹南院知镇戎军日，尝出战小捷，虏兵引去。玮侦虏兵去已远，乃驱所掠牛羊辎重，缓驱而还，颇失部伍。其下忧之，言于玮曰：“牛羊无用，徒縻军，不若弃之，整众而归。”玮不答，使人候。虏兵去数十里，闻玮利牛羊而师不整，遽还袭之。玮愈缓，行得地利处，乃止以待之。虏军将至近，使人谓之曰：“蕃军远来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苦疲甚，皆欣然，严军歇良久。玮又使人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各鼓军而进，一战大破虏师，遂弃牛羊而还。徐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便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若小憩，则足痹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

予友人有任术者，尝为延州临真尉，携家出宜秋门。是时茶禁甚严，家人怀越茶数斤，稠人中马惊，茶忽坠地，其人阳惊，回身以鞭指城门鸱尾，市人莫测，皆随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于埃壤矣。监司尝使治地讼，其地多山，险不可登，由此数为讼者所欺。乃呼讼者告之曰：“吾不忍尽尔，当贳尔半。尔所有之地，两亩止供一亩，慎不可欺，欺则尽覆入官矣。”民信之，尽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处覆之，文致其参差处，责之曰：“我戒尔无得欺，何为见负？今尽入尔田矣。”凡供一亩者，悉作两亩收之，更无一犁得隐者。其权数多此类。其为人强毅恢廓，亦一时之豪也。

王元泽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笼以问雱：“何者是獐？何者为鹿?”雱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远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击刺，常蔑视官军，唯与此弓手不相下，曰：“见必与之决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适值偷在市饮酒，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墙。久之，各未能进。弓手者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尔皆健者，汝敢与我尉马前决生死乎?”偷曰：“喏。”弓手应声刺之，一举而毙，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斗，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满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揕胸。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复用之，水才出口，矛已洞颈。盖已陈刍狗，其机已泄，恃胜失备，反受其害。

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

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使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

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丞相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狄青戍泾原日，尝与虏战，大胜，追奔数里，虏忽壅遏山踊，知其前必遇险，士卒皆欲奋击，青遽鸣钲止之，虏得引去。验其处，果临深涧，将佐皆悔不击。青独曰："不然。奔亡之寇，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利，得之无所加重。万一落其术中，存亡不可知。宁悔不击，不可悔不止。"青后平岭寇，贼帅侬智高兵败奔邕州，其下皆欲穷其窟穴，青亦不从，以为趋利乘势，入不测之城，非大将事，智高因而获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脱智高于垂死。然青之用兵，主胜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尝大败。计功最多，卒为名将。譬如弈棋，已胜敌可止矣，然犹攻击不已，往往大败，此青之所戒也。临利而能戒，乃青之过人处也。

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泄。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蓼花吟》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莫喻其意。自此始壅诸淀。庆历中，内侍杨怀敏复踵为之。至熙宁中，又开徐村、柳庄等泺。皆以徐、鲍、沙、唐等河，叫猴、鸡距、五眼等泉为之源，东合滹沲、漳、淇、易、涞等水并大河，于是自保州西北沈远泺，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潴潦，阔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为藩篱。或谓侵蚀民田，岁失边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沲、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异日惟是聚集游民，刮碱煮盐，颇干盐禁，时为寇盗，自为潴泺，奸盐遂少，而鱼、蟹、菰、苇之利，人亦赖之。

浙帅钱镠时，宣州叛卒五千余人送款，钱氏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在其幕下，屡谏以谓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堞，楼橹甚盛，浙帅携寮客观之，隐指却敌，佯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欲备敌邪?"隐谬曰："审如是，何不向里设之?"浙帅大笑曰："本欲拒敌，设于内何用?"对曰："以隐所见，正当设于内耳。"盖指宣卒将为敌也。后浙帅巡衣锦城，武勇指挥使徐绾、许再思挟宣卒为乱，火青山镇，入攻中城，赖城中有备，绾等寻败，几于覆国。

淳化中，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阴与其弟继迁谋叛，朝廷遣李继隆率兵讨之。继隆驰至克胡，渡河入延福县，自铁茄驿夜入绥州，谋其所向。继隆欲径袭夏州，或以谓夏州贼帅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据石堡，以观贼势。继隆以为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已露，岂复能进?"乃引兵驰入抚宁县，继捧犹未知，遂进攻夏州，继捧狼狈出迎，擒之以归。抚宁旧治无定河川中，数为虏所危，继隆乃迁县于滴水崖，在旧县之北十余里，皆石崖，峭拔十余丈，下临定水，今谓之罗瓦城者是也。熙宁中所治抚宁城，乃抚宁旧城耳。本道图牒皆不载，唯李继隆《西征记》言之甚详也。

熙宁中，党项母梁氏引兵犯庆州大顺城，庆帅遣别将林广拒守，虏围不解，广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虏度其势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强弓劲弩丛射，虏多死，遂相拥而溃。

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但苏州皆泽国，无处求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蒢、刍稿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蒢中，候干，则以水车汰去两墙之间旧水，墙间六丈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为利。

李允则守雄州，北门外民居极多，城中地窄，欲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恐其生事。门外旧有东岳行宫，允则以银为大香炉，陈于庙中，故不设备。一日，银炉为盗所攘，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遂声言庙中屡遭寇，课夫筑墙围之，其实展北城也，不逾旬而就，虏人亦不怪之，则今雄州北关城是也。大都军中诈谋，未必皆奇策，但当时偶能欺敌，而成奇功。时人有语云："用得着，敌人休；用不着，自家羞。"斯言诚然。

陈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县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为盗者，述古乃绐之曰："某庙有一钟，能辨盗至灵。"使人迎置后阁祠之，引群囚立钟前，自陈不为盗者，摸之则无声，为盗者摸之则有声。述古自率同职，祷钟甚肃，祭讫，以帷围之，乃阴使人以墨涂钟。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验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无墨，讯之，遂承为盗。盖恐钟有声，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于小说。

熙宁中，濉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将毁，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献时莅其

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宝元中，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种世衡为将，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入明珠族。后乃择骁卒数百人，戒之曰："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之。"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为谋主，守天都山，号天都大王，与元昊乳母白姥有隙。岁除日，野利引兵巡边，深涉汉境数宿，白姥乘间乃谮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尝得蕃酋之子苏吃曩，厚遇之，闻元昊尝赐野利宝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窃野利刀，许之以缘边职任、锦袍、真金带。吃曩得刀以还，世衡乃唱言野利已为白姥谮死，设祭境上，为祭文，叙岁除日相见之欢。入夜，乃火烧纸钱，川中尽明。虏见火光，引骑近边窥觇，乃佯委祭具，而银器凡千余两悉弃之。虏人争取器皿，得元昊所赐刀，及火炉中见祭文已烧尽，但存数十字。元昊得之，又识其所赐刀，遂赐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贰，以至不能军。平夏之功，世衡计谋居多。当时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录其功，赠观察使。

卷十四

艺文一

欧阳文忠常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之句。文忠以为语新而属对亲切。钩辀，鹧鸪声也。李群玉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郭索，蟹行貌也。扬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韩退之集中《罗池神碑铭》有"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词》"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盖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耳。杜子美诗："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棲老凤凰枝"，此亦语反而意全。韩退之《雪诗》："舞镜鸾窥沼，行天马度桥"，亦效此体，然稍牵强，不若前人之语浑成也。

退之《城南联句》首句曰："竹影金锁碎。"所谓金锁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题中有日字，则曰"竹影金锁碎"可也。

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乃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曲》云："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粥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

诗人以诗主人物，故虽小诗，莫不埏蹂极工而后已。所谓旬锻月炼者，信非虚言。小说，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以其意未全，语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只今何处在。"至今所传此两本，唯《本事诗》作"只今何处在。"唐人工诗，大率多如此。虽有两"今"字不恤也，取语意为主耳。后人以其有两"今"字，只多行前篇。

书之阙误，有可见于他书者。如《诗》"天夭是椓"，《后汉蔡邕传》作"天夭是加"，与"速速方谷"为对。又"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记》，"君子之道，譬则坊焉"；《大戴礼》，"君子之道，譬犹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王辅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则"字为"明"字也。

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观古人谐声，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与李字协用，庆字、正字多与章字、平字协用。如《诗》"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终三十里，十千维耦"；"自今而后，岁其我有，君子有谷，贻尔孙子"；"陟降左右，令闻不已"；"膳夫左右，无不能止"；"鱼丽于罶，鲂鳢，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极多。又如"孝孙有庆，万寿无疆"；"黍稷稻粱，农夫之庆"；"唯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则笃其庆，载锡之光"；"我田既臧，农夫之庆"；"万舞洋洋，孝孙有庆"；《易》云"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班固《东都赋》"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如此亦多。今《广韵》中庆一音卿。然如《诗》之"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式臧"；"谁秉国成，卒劳百姓，我王不宁，覆怨其正"，亦是怲、正与宁、平协用，不止庆而已。恐别有理也。

小律诗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难，但患观者灭裂，则不见其工，故不唯为之难，知音亦鲜。设有苦心得之者，未必为人所知。若字字皆是无瑕可指，语意亦掞丽，但细论无功，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此类最易为人激赏，乃诗之《折杨》、《黄华》也。譬若三馆楷书作字，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难为医也。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王圣美为县令时，尚未知名。谒一达官，值其方与客谈《孟子》，殊不顾圣美，圣美窃哂其所论。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否?"圣美对曰："生平爱之，但都不晓其义。"主人问："不晓何义?"圣美曰："从头不晓。"主人曰："如何从头不晓？试言之。"圣美曰："'孟子见梁惠王'，已不晓此语。"达官深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孟子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其人愕然无对。

杨大年因奏事，论及《比红儿诗》，大年不能对，甚以为恨。遍访《比红儿诗》，终不可得。忽一日，见鬻故书者有一小编，偶取视之，乃《比红儿诗》也。自此士大夫始多传之。予按《摭言》，《比红儿诗》乃罗虬所为，凡百篇，盖当时但传其诗而不载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载。

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如白乐天《题座隅诗》云，"俱化为饿殍"，作孚字押韵。杜牧《杜秋娘诗》云，"厌饫不能饴"，饴乃饧耳，若作饮食，当音饲。又陆龟蒙作《药名诗》云，"乌啄蠹根回"，乃是乌喙，非乌啄也。又"断续玉琴哀"，药名止有续断，无断续。此类极多。如杜牧《阿房宫赋》误用"龙见而雩"事，宇文时斛斯椿已有此谬，盖牧未尝读《周》、《隋书》也。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一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按《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三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隐，故诸儒之论纷然，乃《春秋》开卷第一义也。唯啖、赵都不解始隐之义，学者常疑之。唯于《纂例》隐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东迁。"若尔，则《春秋》自合始隐，更无可论，此啖、赵所以不论也。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又尝见士人石端集一纪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史记》年表注东迁在平王元年辛未岁，本纪中都无说，诸侯世家言东迁却尽在庚午岁。《史记》亦自差谬，莫知其所的。

长安慈恩寺塔有唐人卢宗回一诗颇佳，唐人诸集中不载，今记于此："东来晓日上翔鸾，西转苍龙拂露盘。渭水冷光摇藻井，玉峰晴色坠栏干；九重宫阙参差见，百二山河表里观。暂辍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长安。"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后人稍稍有效而为者。

欧阳文忠尝言曰："观人题壁，而可知其文章。"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岁，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卷十五

艺文二

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如软字文从而、犬，亦切音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今切韵之法，先类其字各归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齿音十，半齿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为五音，天下之声总于是矣。每声复有四等，谓清、次清、浊、平也，如颠、天、田、年，邦、胮、庞、厖之类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为之。如帮字横调之为五音，帮、当，刚、臧、央是也（帮，宫之清。当，商之清。刚，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纵调之为四等，帮、滂、傍、茫是也（帮，宫之清。滂，宫之次清。傍，宫之浊。茫，宫之不清不浊）。就本音本等调之为四声，帮、榜、傍、博是也（帮，宫清之平。榜，宫清之上。傍，宫清之去。博，宫清之入）。四等之声，多有声无字者，如封、峰、逢，止有三字；邕、胸，止有两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汤、康、苍，止有四字。四声，则有无声，亦有无字者，如萧字、肴字，全韵皆无入声。此皆声之类也。所谓切韵者，

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母，韵须归本等。切归本母，谓之音和，如德红为东之类，德与东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轻、中轻。本等声尽泛入别等，谓之类隔。虽隔等，须以其类，谓唇与唇类，齿与齿类，如武延为绵、符兵为平之类是也。韵归本等，如冬与东字母皆属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韵也，以其归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东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红切，红字第三等韵也，以其归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互用借声，类例颇多。大都自沈约为四声，音韵愈密。然梵学则有华、竺之异，南渡之后，又杂以吴音，故音韵厖驳，师法多门。至于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乐家所用，则随律命之，本无定音，常以浊者为宫，稍清为商，最清为角，清浊不常为徵、羽。切韵家则定以唇、齿、牙、舌、喉为宫、商、角、徵、羽。其间又有半徵、半商者，如来、日二字是也，皆不论清浊。五行家则以韵类清浊参配，今五姓是也。梵学则喉、牙、齿、舌、唇之外，又有折、摄二声。折声自脐轮起至唇上发，如𤙖字（浮金反）之类是也。摄声鼻音，如歆字鼻中发之类是也。字母则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罗、拖、婆、荼、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社、锁、拖（前一拖轻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娑多（二合）、壤、曷挦多（三合）、婆（上声）、车、娑麼（二合）、诃、婆、缮、伽（上声）、吒、拏、娑颇（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侘、陀。为法不同，各有理致。虽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历世浸久，学者日深，自当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龛手镜》，燕僧智光为之序，甚有词辩。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之，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镂板。其序末旧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后世殆不以其为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应律度，未以音韵为主。自沈约增崇韵学，其论文则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殊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后浮巧之语，体制渐多，如傍犯、蹉对（蹉音千过反）、假对、双声、叠韵之类。诗又有正格、偏格，类例极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图、四声、八病之类。今略举数事。如徐陵云："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又云："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虽两长乐，意义不同，不为重复，此类为傍犯。如《九歌》："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当日蒸蕙肴，对奠桂酒，今倒用之，谓之蹉对。如"自朱邪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唯赤对朱，邪对子，兼狼狈、流离乃兽名对鸟名。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长"。以鸡对杨，以朱云对白日，如此之类，皆为假对。如"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几家、村草，与吹唱、隔江，皆双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逼屐，皆叠韵。诗第二字侧入，谓之正格，如"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之类。第二字平入谓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之类。唐名贤辈诗，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诗，用偏格者十无一二。

文潞公归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程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尝为同甲会，各赋诗一首。潞公诗曰："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为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谈亹亹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

晚唐、五代间，士人作赋，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赋》："一窍初启，如凿开混沌之时；两瓦𩣡飞，类化作鸳鸯之后。"又《土牛赋》："饮渚俄临，讶盟津之捧塞；度关傥许，疑函谷之丸封。"

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奂、畅诸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之奂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诸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庆历中，予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镇肉，视之，若有镌刻，试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铭，谢朓撰并书，其字如钟繇，极可爱。予携之十余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托以坠水，今不知落何处。此铭朓集中不载，今录于此："中枢诞圣，膺历受命。於穆二祖，天临海镜。显允世宗，温文著性。三善有声，四国无竞。嗣德方衰，时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难攸启。载骤軨猎，高辟代邸。庶辟欣欣，威仪济济。亦既负依，言观帝则。正位恭已，临朝渊嘿。虔思宝缔，负荷非克。敬顺天人，高逊明德。西光已谢，东龟又良。龙纛夕俨，葆挽晨锵。风摇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长。"

枣与棘相类，皆有刺。枣独生，高而少横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为别。其文皆从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枣也；朿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识二物者，观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强记，善篆隶，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余年，潦倒贫困，赴选集于京师。是时韩魏公当国，恢献小诗自达，其一联曰："建业关山千里远，长安风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学石经，因此得复官，任华州推官而卒。

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蚀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见日蚀，百官入贺，是日有皇子之庆。蔡子正为枢密副使，献诗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潜随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庆诞、云阴不见日蚀，四句尽之。当时无能过之者。

欧阳文忠好推挽后学。王向少时为三班奉职，勾当滁州一镇，时文忠守滁州。有书生为学子不行束修，自往诣之，学子闭门不接。书生讼于向，向判其牒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宁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岂两辞而造狱？"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公一阅大称其才，遂为之延誉奖进，成就美名，卒为闻人。

卷十六

艺文三

士人刘克博观异书。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之说者，皆谓夔、峡间至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谓之鬼主，然不闻有乌鬼之说。又鬼户者，夷人所称，又非人家所养。克乃按《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但不知谓之乌鬼耳。

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籝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籝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避议论，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

蜀人魏野，隐居不仕宦，善为诗，以诗著名。卜居陕州东门之外，有《陕州平陆县》诗云："寒食花藏院，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最为警句。所居颇萧洒，当世显人多与之游，寇忠愍尤爱之。尝有赠忠愍诗云："好向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后忠愍镇北都，召野置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硬，士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野赠之诗曰："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吴正宪《忆陕郊》诗曰："南郭迎天使，东郊访隐人。"隐人，谓野也。野死，有子闲，亦有清名，今尚居陕中。

卷十七

书画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为色不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未识其精粗。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姻家，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睛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日渐中狭长，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笔意也。

相国寺旧画壁，乃高益之笔。有画众工奏乐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拥琵琶者误拨下弦，众管皆发"四"字。琵琶"四"字在上弦，此拨乃掩下弦，误也。予以谓非误也。盖管以发指为声，琵琶以拨过为声，此拨掩下弦，则声在上弦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予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谢赫云："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此真为识画也。

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

《国史补》言："客有以《按乐图》示王维，维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为之。凡画奏乐，止能画一声，不过金石管弦，同用"一"字耳，何曲无此声，岂独《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或疑舞节及他举动拍法中，别有奇声可验，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叠，前

六叠无拍，至第七叠方谓之叠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乐天诗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叠也，第三叠安得有拍？但言"第三叠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说：尝有人观画弹琴图，曰："此弹《广陵散》也。"此或可信。《广陵散》中有数声，他曲皆无，如拨攦声之类是也。

画牛、虎皆画毛，惟马不画。予尝以问画工，工言："马毛细，不可画。"予难之曰："鼠毛更细，何故却画？"工不能对。大凡画马，其大不过尺，此乃以大为小，所以毛细而不可画；鼠乃如其大，自当画毛。然牛、虎亦是以大为小，理亦不应见毛，但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故名辈为小牛、小虎，虽画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务详密，翻成冗长；约略拂拭，自有神观，迥然生动，难可与俗人论也。若画马如牛、虎之大者，理当画毛，盖见小马无毛，遂亦不摹，此庸人袭迹，非可与论理也。又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

画工画佛身光，有匾圆如扇者，身侧则光亦侧，此大谬也。渠但见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圆也。又有画行佛，光尾向后，谓之顺风光，此亦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虽劫风不可动，岂常风能摇哉。

古文己字从一、从亡，此乃通贯天地人，与王字义同。中则为王，或左或右则为己。僧肇曰："会万物为一己者，其惟圣人乎。子曰：'下学而上达。'人不能至于此，皆自域之也。"得己之全者如此。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往岁小窑村陈用之善画，迪见其画山水，谓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尝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难耳。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用之自此画格日进。

古文自变隶，其法已错乱，后转为楷字，愈益讹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为吴，无口为天。按字书，吴字本从口、从矢（音捩），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谬从楷法言之。至如两汉篆文尚未废，亦有可疑者。如汉武帝以隐语召东方朔云："先生来来。"解云："来来，枣也。"按枣字从朿（音刺）不从來。此或是后人所传，非当时语。如卯、金、刀为刘，货泉为白水真人，此则出于纬书，乃汉人之语。按刘字从丣（音酉）、从金，如柳、骝、留，皆从丣，非卯字也。货从贝，真乃从県，亦非一法，不知缘何如此？字书与本史所记，必有一误也。

唐韩偓为诗极清丽，有手写诗百余篇，在其四世孙奕处。偓天复中避地泉州之南安县，子孙遂家焉。庆历中，予过南安，见奕出其手集，字极淳劲可爱。后数年，奕诣阙献之。以忠臣之后，得用仕参军，终于殿中丞。又予在京师见偓《送誓光上人》诗，亦墨迹也，与此无异。

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曲折处，亦当中，无有偏侧处。乃笔锋直下不倒侧，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铉尝自谓："吾晚年始得竵（古火切）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长，竵匾之法，非老笔不能也。

《名画录》："吴道子尝画佛，留其圆光，当大会中，对万众举手一挥，圆中运规，观者莫不惊呼。"画家为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尽臂挥之，自然中规；其笔画之粗细，则以一指拒壁以为准，自然匀均。此无足奇。道子妙处，不在于此，徒惊俗眼耳。

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传至今。

鲤鱼当胁一行三十六鳞，鳞有黑文如十字，故谓之鲤。文从鱼、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袭者。

国初，江南布衣徐熙、伪蜀翰林待诏黄筌，皆以善画著名，尤长于画花竹。蜀平，黄筌并子居宝、居寀、居实，弟惟亮，皆隶翰林图画院，擅名一时。其后江南平，徐熙至京师，送图画院品其画格。诸黄画花，妙在赋色，用笔极新细，殆不见墨迹，但以轻色染成，谓之写生。徐熙以墨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迥出，别有生动之意。筌恶其轧己，言其画粗恶不入格，罢之。熙之子乃效诸黄之格，更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图之，谓之"没骨图"。工与诸黄不相下，筌等不复能瑕疵，遂得齿院品。然其气韵皆不及熙远甚。

予从子辽喜学书，尝论曰："书之神韵，虽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资讲学。常患世之作字，分制无法。凡字有两字、三、四字合为一字者，须字字可拆。若笔画多寡相近者，须令大小均停。所谓笔画相近，如杀字乃四字合为一，当使乂、木、几、又四者小大皆均。如尗字乃二字合，当使上与小二者大小长短皆均。若笔画多寡相远，即不可强牵使停。寡在左，则取上齐；寡在右，则取下齐。如从口、从金，唫即取上齐，钔则取下齐。如从尗、从又，及从口从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则叔当取下齐，喟当取上齐。"如此之类，不可不知。又曰："运笔之时，常使意在笔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不曾入圹。本朝入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

王铁据陕州，集天下良工画圣寿寺壁，为一时妙绝。画工凡十八人，皆杀之，同为一坎，瘗于寺西厢，使天下不复有此笔。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余，其间西廊迎佛舍利、东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飞动。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余亦不甚过人。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

卷十八

技　艺

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言谈颇有可采，然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召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径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

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声*）：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配极三尺五寸，则厅堂法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则阶基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峻道（*荷辇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绦，又次曰前胁；后二人曰后胁，又后曰后绦，末后曰后竿。辇前队长一人，曰传唱；后一人，曰报赛*）；前竿平肘，后竿平肩，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为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

审方面势，覆量高深远近，算家谓之"叀术"。叀文象形，如绳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气朔消长，谓之"缀术"。谓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数缀之而已。北齐祖亘有《缀术》二卷。

算数求积尺之法，如刍萌、刍童、方池、冥谷、堑堵、鳖臑、圆锥、阳马之类，物形备矣，独未有隙积一术。古法，凡算方积之物，有立方，谓六幂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则得之。有堑堵，谓如土墙者，两边杀，两头齐。其法，并上下广，折半以为之广，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为勾，以上广减下广，余者半之为股，句股求弦，以为斜高。有刍童，谓如覆斗者，四面皆杀。其法，倍上长加入下长，以上广乘之，倍下长加入上长，以下广乘之，并二位，以高乘之，六而一。隙积者，谓积之有隙者，如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罂之类。虽似覆斗，四面皆杀，缘有刻缺及虚隙之处，用刍童法求之，常失于数少。予思而得之，用刍童法为上位；下位，别列下广，以上广减之，余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位（*假令积罂，最上行纵广各二罂，最下行各十二罂。行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当十一行也。以刍童法求之：倍上行长得四，并入下长得十六，以上广乘之，得之三十二；又倍下行长得二十四，并入上长，得二十六，以下广乘之，得三百一十二；并二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三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广十二，以上广减之，余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并入上位，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为罂*

数也。刍童求见实方之积，隙积求见合角不尽益出羡积也）。履亩之法，方圆曲直尽矣，未有会圆之术。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古法惟以中破圆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别为拆会之术：置圆田，径半之以为弦；又以半径减去所割数，余者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余者开方除为勾，倍之为割田之直径。以所割之数自乘，倍之，又以圆径除所得，加入直径，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减去已割之弧，则再割之弧也（假令有圆田，径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径为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径减去所割二步，余三步为股，自乘得九；用减弦外，有十六，开平方，除得四步为勾；倍之为所割直径。以所割之数二步自乘为四，倍之得为八，退上一位为四尺，以圆径除，今圆径十，已足盈数，无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径，为所割之弧，凡得圆径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圆径二十步求弧数，则当折半，乃所谓以圆径除之也）。此二类皆造微之术，古书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蹙融，或谓之蹙戎，《汉书》谓之格五。虽止用数棋，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无敌。其法以己常欲有馀裕，而致敌人于险。虽知其术止如是，然卒莫能胜之。

予伯兄善射，自能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体少而劲，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声清实，六者一张便正。凡弓性体少则易张而寿，但患其不劲；欲其劲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长一尺，干则减半，以胶汤濡而梳之，复长一尺，然后用，则筋力已尽，无复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后傅角与筋，此两法所以为筋也。凡弓节短则和而虚（虚谓挽过吻则无力）；节长则健而柱（柱谓挽过吻则木强而不来。节谓把梢裨木，长则柱，短则虚）；节若得中则和而有力，仍弦声清实。凡弓初射与天寒，则劲强而难挽；射久、天暑，则弱而不胜矢。此胶之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欲尽。强弱任筋而不任胶，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视其理，其理不因矫揉而直，中绳则张而不跛。此弓人之所当知也。

小说，唐僧一行曾算棋局都数，凡若干局尽之。予尝思之，此固易耳。但数多，非世间名数可能言之。今略举大数：凡方二路，用四子，可变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变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变四千三百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变八千四百七十二亿八千八百六十万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万兆为秭。算家以万万为亿，万万亿为兆，万万兆为垓。今但以算家数计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变十五兆九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二亿八千二百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数多无名可记。尽三百六十一路，大约连书万字四十三即是局之大数（万字四十三，最下万字即万局，第二是万万局，第三是万亿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万兆局，第六是万万兆，谓之一垓，第七是万垓局，第八是万万垓，第九是万倍万万垓。此外无名可纪。但四十三次万倍乘之，即是都大数，零中数不与）。其法，初一路可变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后不以横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数。又法，先计循边一行，为“法”（凡十九路，得十一亿六千二百二十六万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终十九行，亦得上数。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七十四亿四千八百二十八万七千三百三十四局。此是两行，凡三十八路变得此数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为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数。有数法可求，唯此法最径捷（只六次乘，便尽三百六十一路）。千变万化，不出此数，棋之局尽矣。

《西京杂记》云：“汉元帝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予观弹棋绝不类蹴踘，颇与击踘相近，疑是传写误耳。唐薛嵩好蹴踘，刘钢劝止之曰：“为乐甚众，何必乘危邀顷刻之欢。”此亦击踘，《唐书》误述为蹴踘。弹棋今人罕为之，有谱一卷，盖唐人所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今大名开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时物也。李商隐诗曰：“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谓其中高也。白乐天诗：“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今谱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棋》用二十四棋者，即此戏也。《汉书注》云：“两人对局，白、黑子各六枚。”与子厚所记小异。如弈棋，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棋各百五十，亦与后世法不同。

算术多门，如求一、上驱、搭因、重因之类，皆不离乘除。唯增成一法稍异，其术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数少，则颇简捷；位数多，则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术不患多学，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乃为通术也。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

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镕，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

淮南人卫朴，精于历术，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蚀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庄公十八年一蚀，今古算皆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岁至熙宁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书传所载日食，凡四百七十五。众历考验，虽各有得失，而朴所得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蚀，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大历”悉是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傍通历”则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拨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术。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

医用艾一灼谓之一壮者，以壮人为法。其言若干壮，壮人当依此数，老幼羸弱量力减之。

四人分曹共围棋者，有术可令必胜：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应，则彼曹能者为其所制，不暇恤局，则常以我曹能者当彼不能者。此虞卿斗马术也。

西戎用羊卜，谓之跋焦，卜师谓之厮乩（必定反）。以艾灼羊髀骨，视其兆，谓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为神明，近脊处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处为客位。盖西戎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胜负。又有先咒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则自摇其首，乃杀羊视其五藏，谓之“生跋焦”。其言极有验，委细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钱氏据两浙时，于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两三级，钱帅登之，患其塔动。匠师云：“未布瓦，上轻，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动如初。无可奈何，密使其妻见喻皓之妻，贻以金钗，问塔动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层布板讫，便实钉之，则不动矣。”匠师如其言，塔遂定。盖钉板上下弥束，六幕相联如胠箧，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动。人皆伏其精练。

医者所论人须发眉，虽皆毛类，而所主五藏各异，故有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或发白而须眉不白者，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禀火气，故上生；须属肾，禀水气，故下生；眉属肝，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则亦无须，而眉发无异于男子，则知不属肾也。

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如术能动钟乳，按《乳石论》曰，“服钟乳，当终身忌术”，五石诸散用钟乳为主，复用术，理极相反，不知何谓。予以问老医，皆莫能言其义。按《乳石论》云：“石性虽温而体本沈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后发。”如此，则服石多者，势自能相蒸，若更以药触之，其发必甚。五石散杂以众药，用石殊少，势不能蒸，须藉外物激之令发耳。如火少，必因风气所鼓而后发；火盛，则鼓之反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孙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盖以五石散聚其所恶，激而用之，其发暴故也。古人处方，大体如此，非此书所能尽也。况方书仍多伪杂，如《神农本草》，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以不知也。

予一族子，旧服芎䓖。医郑叔熊见之云：“芎䓖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后族子果无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张子通之妻，因病脑风，服芎䓖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见者。又予尝苦腰重，久坐，则旅距十余步然后能行。有一将佐见予曰：“得无用苦参洁齿否？”予时以病齿用苦参数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参入齿，其气伤肾，能使人腰重。”后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参揩齿，岁久亦病腰。自后悉不用苦参，腰疾皆愈。此皆方书旧不载者。

世之摹字者，多为笔势牵制，失其旧迹。须当横摹之，汎然不问其点画，惟旧迹是循，然后尽其妙也。

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近岁蔡君谟又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医也。天章阁待制许元为江淮发运使，奏课于京师，方欲入对，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视之，曰：“脾已绝，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观其疾势，固知其不可

救。今方有事须陛对，能延数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诸脏皆已衰，唯肝脏独过。脾为肝所胜，其气先绝，一脏绝则死。若急泻肝气，令肝气衰，则脾少缓，可延三日。过此无术也。”乃投药，至晚乃能张目，稍稍复啜粥，明日渐苏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气暂舒耳，无能为也。”后三日果卒。

卷十九

器　用

礼书所载黄彝，乃画人目为饰，谓之“黄目”。予游关中，得古铜黄彝，殊不然，其刻画甚繁，大体似缪篆，又如栏盾间所画回波曲水之文，中间有二目，如大弹丸，突起煌煌然，所谓黄目也。视其文，仿佛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谓黄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铜钲，刻其底曰“诸葛士全茖鸣钲。”茖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将名。其钲中间铸一物，有角，羊头，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时术士所画符，傍有两字，乃大篆“飞廉”字，篆文亦古怪，则钲间所图，盖飞廉也。飞廉，神兽之名。淮南转运使韩持正亦有一钲，所图飞廉及篆字，与此亦同。以此验之，则黄目疑亦是一物，飞廉之类，其形状如字非字，如画非画，恐古人别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为。昔夏后铸鼎以知神奸，殆亦此类。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谓。或曰：“《礼图》樽彝，皆以木为之，未闻用铜者。”此亦未可质，如今人得古铜樽者极多，安得言无?如《礼图》“瓫以瓦为之”,《左传》却有瑶瓫；律以竹为之，晋时舜祠下乃发得玉律。此亦无常法。如蒲谷璧，《礼图》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发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时；谷璧如粟粒耳。则《礼图》亦未可为据。

礼书言罍画云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状。今祭器中画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经。予尝得一古铜罍，环其腹皆有画，正如人间屋梁所画曲水，细观之乃是云、雷相间为饰，如ᘓ者，古云字也，象云气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为雷，象回旋之声。其铜罍之饰，皆一䨓一◎相间，乃所谓云、雷之象也。今《汉书》罍字作䨓，盖古人以此饰罍，后世自失传耳。

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刃弯。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

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

郓州发地得一铜弩机，甚大，制作极工。其侧有刻文曰：“臂师虞士，牙师张柔。”史传无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干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李定本党项羌酋，自投归朝廷，官至防团而死，诸子皆以骁勇雄于西边。

古剑有沈卢、鱼肠之名（沈音湛）。沈卢谓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剂钢为刃，柔铁为茎干，不尔则多断折。剑之钢者，刃多毁缺，巨阙是也，故不可纯用剂钢。鱼肠即今蟠钢剑也，又谓之松文。取诸鱼燔熟，褫去胁，视见其肠，正如今之蟠钢剑文也。

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

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覆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

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志，但漫剥不可读。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原其义，乃伸冤者击之，立其下，然后士听其辞，如今之挝登闻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熙宁中，尝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壹”。当时在庭皆疑古无“得壹”年号，莫知何代物。予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壹”钱。顺天乃其伪年号，“得壹”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

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然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

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

予顷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机，其望山甚长，望山之侧为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镞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句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则释"，疑此乃度也。汉陈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其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要在机牙"。其言隐晦难晓。大意天覆地载，前后手势耳；参连为奇，谓以度视镞，以镞视的，参连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术也。三经、三纬，则设之于堋，以志其高下左右耳。予尝设三经、三纬，以镞注之，发矢亦十得七八。设度于机，定加密矣。

予于关中得一铜匜，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兰注水匜，容一升。始建国元年一月癸卯造。"皆小篆。律人当是官名，《王莽传》中不载。

青堂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麝皮为绠旅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椟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矢贯札，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其末留筯头许不锻，隐然如瘊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笋也，谓之"瘊子甲"。今人多于甲札之背隐起，伪为瘊子，虽置瘊子，但元非精钢；或以火锻为之，皆无补于用，徒为外饰而已。

朝士黄秉少居长安，游骊山，值道士理故宫石渠，石下得折玉钗，刻为凤首，已皆破缺，然制作精巧，后人不能为也。郑嵎《津阳门诗》曰："破簪碎钿不足拾，金沟浅溜和缨绥。"非虚语也。予又尝过金陵，人有发六朝陵寝，得古物甚多，予曾见一玉臂钗，两头施转关，可以屈伸，合之令圆，仅于无缝，为九龙绕之，功侔鬼神。世多谓前古民醇，工作率多卤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则百工不苟。后世风俗虽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屋上覆橑，古人谓之"绮井"，亦曰"藻井"又谓之"覆海"。今令文中谓之"斗八"，吴人谓之"罳顶"。唯宫室祠观为之。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军中官。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没于行阵者。

大驾玉辂，唐高宗时造，至今进御。自唐至今，凡三至太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记其数。至今完壮，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摇。庆历中，尝别造玉辂，极天下良工为之，乘之摇不安，竟废不用。元丰中，复造一辂，尤极工巧，未经进御，方陈于大庭，车屋适坏，遂压而碎，只用唐辂。其稳利坚久，历世不能窥其法。世传有神物护之，若行诸辂之后，则隐然有声。

卷二十

神　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于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尝（得）〔亲〕见。元丰中，予居随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传。凡雷斧多以铜铁为之；楔乃石耳，似斧而无孔。世传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间多雷斧、雷楔。按《图经》，雷州境内有雷、擎二水，雷水贯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则"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电白县，乃是邻境，又何谓也？

越州应天寺有鳗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数丈，井才方数寸，乃一石窍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诗云，"深泉鳗井开"，即此也，其来亦远矣。鳗将出游，人取之置怀袖间，了无惊猜。如鳗而有鳞，两耳甚大，尾有刃迹，相传云，"黄巢曾以剑劘之"。凡鳗出游，越中必有水旱疫疠之灾，乡人常以此候之。蒲阳壶公山有蟹泉，在嵌岩之侧。一杖大可容臂，其源当竭，求涓滴不可得。州县遇旱暵，即遣吏斋沐，置净器于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满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钱，色红可爱，缘茅入器中戏泳，俄顷乃去。若遇蟹出，雨必沾足。此亦应天寺鳗井之类也。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火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州守郑伸得之，送润州金山寺，至今匣藏，游人到则发视。王无咎为之传甚详。

山阳有一女巫，其神极灵。予伯氏尝召问之，凡人间物，虽在千里之外，问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棋，试数白黑棋握手中，问其数，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数而问之，则亦不能知数。盖人心所知者，彼亦知之；心所无，则莫能知，如季咸之见壶子，大耳三藏观忠国师也。又问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数。时伯氏有《金刚经》百册，盛大篋中，指以问之："其中何物？"则曰"空篋

也”。伯氏乃发以示之，曰：“此有百册佛经，安得曰空箧?”鬼良久又曰：“空箧耳，安能欺我!”此所谓文字相空，因真心以显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窥也。

神仙之说，传闻固多，予之目睹者二事。供奉官陈允任衢州监酒务日，允已老，发秃齿脱。有客候之，称孙希龄，衣服甚褴褛，赠允药一刀圭，令揩齿。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齿，数揩而良，及归家，家人见之，皆笑曰：“何为以墨染须?”允惊，以鉴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视童首之发，已长数寸；脱齿亦隐然有生者。余见允时年七十余，上髯及发尽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萧渤罢白波辇运，至京师，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挪之悉成银。渤厚礼之，问其法。石曰：“此真气所化，未可遽传。若服丹药，可呵而变也。”遂授渤丹数粒，渤饵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银。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时丞相当国，予为宰士，目睹此事。都下士人求见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才去，渤之术遂无验。石，齐人也，时曾子固守齐，闻之亦使人访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补年寿，然不数年间，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熙宁中，予察访过咸平。是时刘定子先知县事，同过一佛寺。子先谓予曰：“此有一佛牙，甚异。”予乃斋洁取视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飒然涌出，莫知其数，或飞空中，或坠地；人以手承之，即透过；著床榻，摘然有声，复透下；光明莹彻，烂然满目。予到京师，盛传于公卿间。后有人迎至京师，执政官取入东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异之迹，不可悉数。有诏留大相国寺，创造木浮图以藏之，今相国寺西塔是也。

菜品中芜菁、菘、芥之类，遇旱其标多结成花，如莲花，或作龙蛇之形。此常性，无足怪者。熙宁中，李宾客及之知润州，园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数。暴干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笃，因有此异。”

彭蠡小龙，显异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宁中，王师南征，有军仗数十船，泛江而南。自离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师识之，曰：“此彭蠡小龙也，当是来护军仗耳。”主典者以洁器荐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风，日棹数百里，未尝有波涛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传其封域止于洞庭，未尝逾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状闻，诏封神为顺济王，遣礼官林希致诏。子中至祠下焚香毕，空中忽有一蛇坠祝肩上。祝曰：“龙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胜。徐下至几案间，首如龟，不类蛇首也。子中致诏意曰：“使人至此，斋三日然后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斋戒。”蛇受命，径入银香奁中，蟠三日不动。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奁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湿胭脂，烂然有光。穿一剪彩花过，其尾尚赤，其前已变为黄矣，正如雌黄色。又过一花，复变为绿，如嫩草之色。少顷，行上屋梁，乘纸幡脚以行，轻若鸿毛。倏忽入帐中，遂不见。明日，子中还，蛇在船后送之，逾彭蠡而回。此龙常游舟楫间，与常蛇无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天圣中，近辅献龙卵，云“得自大河中”。诏遣中人送润州金山寺。是岁大水，金山庐舍，为水所漂者数十间，人皆以为龙卵所致。至今椟藏，予屡见之，形类色理，都如鸡卵，大若五升囊；举之至轻，唯空壳耳。

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釦者，银悉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宝刀，极坚钢，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人必谓火当先焚草木，然后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铄，而草木无一毁者，非人情所测也。佛书言“龙火得水而炽，人火得水而灭”，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区区世智情识，穷测至理，不其难哉!

知道者苟未至脱然，随其所得浅深，皆有效验。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过梁下，与一佛者谈。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其人曰：“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师鲁顿若有所得，自为文以记其说，后移邓州，是时范文正公守南阳。少日，师鲁忽手书与文正别，仍嘱以后事。文正极讶之，时方馔客，掌书记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学，文正以师鲁书示炎曰：“师鲁迁谪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见之，为致意开譬之，无使成疾。”炎即诣尹，而师鲁已沐浴衣冠而坐，见炎来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犹以生人见待?洙死矣。”与炎谈论顷时，遂隐几而卒。炎急使人驰报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师鲁忽举头曰：“早已与公别，安用复来?”文正惊问所以，师鲁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岂不达此!”又问其后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复逝。俄顷，又举头顾希文曰：“亦无鬼神，亦无恐怖。”言讫，遂长往。师鲁所养至此，可谓有力矣，尚未能脱有无之见，何也?得非进退两忘犹存于胸中欤。

吴人郑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监高邮军税务，尝遇一术士，能推人死期，无不验者，令推其命，不过三十五岁。忧伤感叹，殆不可堪。人有劝其读《老》、《庄》以自广。久之，润州金山有一僧，端坐与人谈笑间，遂化去。夷甫闻之，喟然叹息

曰："既不得寿，得如此僧，复何憾哉！"乃从佛者授《首楞严经》，径迁吴中，岁余忽有所见，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释然放怀，无复蒂芥。后调封州判官，预知死日，先期旬日，作书与交游亲戚叙诀，及次叙家事备尽。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园，面溪一亭洁饰。夷甫至其间，亲督人洒扫及焚香，挥手指画之间，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犹作指画之状。郡守而下，少时皆至，士民观者如墙。明日，乃就敛。高邮崔伯易为墓志，略叙其事。予与夷甫远亲，知之甚详。士人中盖未曾有此事。

人有前知者，数十百千年事皆能言之，梦寐亦或有之，以此知万事无不前定。予以谓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时，即是今日。中间年岁，亦与此同时，元非先后。此理宛然，熟观之可谕。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迁避之。"亦不然也。苟可迁避，则前知之时，已见所避之事；若不见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吴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与人言。予群从遘为知制诰，知杭州，礼为上客。遘尝学诵《揭帝咒》，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见曰："舍人诵咒，何故阙一句？"既而思其所诵，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寿，一日斋心，往问捷，捷曰："公更三年，为翰林学士，寿四十岁。后当为地下职仕，事权不减生时，与杨乐道待制联曹。然公此时当衣衰绖视事。"文通闻之，大骇曰："数十日前，曾梦杨乐道相过云：'受命与公同职事，所居甚乐，慎勿辞也。'"后数年，果为学士，而丁母丧，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与文通诀别，时文通在姑苏，急往钱塘见之。捷惊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来。宜即速还。"屈指计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驰还，遍别骨肉，是夜无疾而终。捷与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记，此吾家事耳。捷尝持如意轮咒，灵变尤多，瓶中水咒之则涌立。畜一舍利，昼夜转于琉璃瓶中。捷行道绕之，捷行速，则舍利亦速；行缓，则舍利亦缓。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谨，就捷乞一舍利，捷遂与之，封护甚严。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斋戒，延捷加持，少顷，见观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动，疑其虫也，试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爱之，持以见归，予家至今严奉，盖神物也。

郢州渔人掷网于汉水，至一潭底，举之觉重，得一石，长尺余，圆直如断椽，细视之，乃群小蛤，鳞次相比，绸缪巩固。以物试抉其一端，得一书卷，乃唐天宝年所造《金刚经》，题志甚详，字法奇古，其末云："医博士摄比阳县令朱均施。"比阳乃唐州属邑。不知何年坠水中，首尾略无沾渍。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宝藏其书，蛤简复养之水中。客至欲见，则出以视之。孝源因感经像之胜异，施家财万余缗，写佛经一藏于郢州兴阳寺，特为严丽。

张忠定少时，谒华山陈图南，遂欲隐居华山。图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当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职，未可议此。其势如失火家待君救火，岂可不赴也？"乃赠以一诗曰："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亦须多谢鬓边疮。"始皆不谕其言。后忠定更镇杭、益，晚年有疮发于项后，治不瘥，遂自请得金陵，皆如此诗言。忠定在蜀日，与一僧善。及归，谓僧曰："君当送我至鹿头，有事奉托。"僧依其言至鹿头关，忠定出一书，封角付僧曰："谨收此。后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当请于官司，对众发之。慎不可私发，若不待其日及私发者，必有大祸。"僧得其书，至大中祥符七年，岁乙卯，时凌侍郎策帅蜀，僧乃持其书诣府，具陈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从官共开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题曰："咏当血食于此。"后数日，得京师报，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馆。凌乃为之筑庙于成都。蜀人自唐以来，严祀韦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熙宁七年，嘉兴僧道亲，号通照大师，为秀州副僧正。因游温州雁荡山，自大龙湫回，欲至瑞鹿院，见一人衣布襦，行涧边，身轻若飞，履木叶而过，叶皆不动。心疑其异人，乃下涧中揖之，遂相与坐于石上，问其氏族、闾里、年齿，皆不答。须发皓白，面色如少年。谓道亲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后九年，当有疾。汝可持吾药献天子。此药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责，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锡，以授道亲曰："龙寿丹也。"欲去，又谓道亲曰："明年岁当大疫，吴、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药，勉修善业，当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叶与之，道亲即时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吾药，至癸亥岁自诣阙献之。"言讫遂去。南方大疫，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亲殊无恙。至元丰六年夏，梦老人趣之曰："时至矣，何不速诣阙献药？"梦中为雷电驱逐，惶惧而起，径诣秀州，具述本末，谒假入京，诣尚书省献之。执政亲问，以为狂人，不受其献。明日因对奏知，上急使人追寻，付内侍省问状，以所遇对。未数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当御药院梁从政持御香，赐装钱百千，同道亲乘驿诣雁荡山，求访老人，不复见。乃于初遇处焚香而还。先帝寻康复，谓辅臣曰："此但预示服药兆耳。"闻其药至今在彰善阁，当时不曾进御。

庐山太平观，乃九天采访使者祠，自唐开元中创建。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营一舍，令门人陈若拙董作，发地忽得一瓶，封镉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铜钱，文有"应元保运"四字。若拙得

之，以归其师，不甚为异。至元丰四年，忽有诏进号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遣内侍廖维持御书殿额赐之，乃与钱文符同。时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平观，具闻其事，召本观主首，推诘其详，审其无伪，乃以其钱付廖维表献之。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升云："其法为炉灶，使人隔墙鼓鞴，盖不欲人觇其启闭也。其金，铁为之，初自冶中出，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辐解，凿为八片，谓之'鸦觜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尚方铸为金龟、金牌各数百，龟以赐近臣，人一枚，时受赐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余悉埋玉清昭应宫宝符阁及殿基之下，以为宝镇；牌赐天下州、府、军、监各一，今谓之"金宝牌"者是也。洪州李简夫家有一龟，乃其伯祖虚己所得者，盖十七人之数也。其龟夜中往往出游，烂然有光，掩之则无所得。其家至今椟藏。

卷二十一

异事 *异疾附*

世传虹能入溪涧饮水，信然。熙宁中，予使契丹，至其极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帐。是时新雨霁，见虹下帐前涧中。予与同职扣涧观之，虹两头皆垂涧中。使人过涧，隔虹对立，相去数丈，中间如隔绢绡縠。自西望东则见（盖夕虹也）；立涧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久之稍稍正东，逾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复见之。（孙彦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

皇祐中，苏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垩书其墙壁，悉似"在"字，字稍异。一夕之间，数万家无一遗者；至于卧内深隐之处，户牖间无不到者。莫知其然，后亦无他异。

延州天山之巅，有奉国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传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于佛书《大智论》，言尝割身肉以饲饿鹰，至割肉尽。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县为肤施县。详"肤施"之义，亦与尸毗王说相符。按《汉书》，肤施县乃秦县名，此时尚未有佛书，疑后人傅会县名为说。虽有唐人一碑，已漫灭断折不可读。庆历中，施昌言镇鄜、延，乃坏奉国寺为仓，发尸毗墓，得千余秤炭，其棺椁皆朽，有枯骸尚完，胫骨长二尺余，颅骨大如斗。并得玉环玦七十余件，玉冲牙长仅盈尺，皆为在位者所取；金银之物，即入于役夫。争取珍宝，遗骸多为拉碎，但贮一小函中埋之。东上阁门使夏元象时为兵马都监，亲董是役，为予言之甚详。至今天山仓侧，昏后独行者往往与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予于谯亳得一古镜，以手循之，当其中心，则摘然如灼龟之声。人或曰："此夹镜也。"然夹不可铸，须两重合之。此镜甚薄，略无焊迹，恐非可合也。就使焊之，则其声当铣塞，今扣之，其声冷然纤远。既因抑按而响，刚铜当破，柔铜不能如此澄莹洞彻。历访镜工，皆罔然不测。

世传湖、湘间因震雷，有鬼神书"谢仙火"三字于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书之。此说甚著。近岁秀州华亭县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书，云"高洞杨稚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内"令章"两字特奇劲，似唐人书体，至今尚在，颇与"谢仙火"事同。所谓"火"者，疑若队伍若干人为一火耳。予在汉东时，清明日雷震死二人于州守园中，胁上各有两字，如墨笔画，扶疏类柏叶，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时，曾梦人告之："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此梦为不然。熙宁中，厚之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学士院，一人韩持国维，一陈和叔绎，一邓文约绾，一杨元素绘，并厚之名绛，五人名皆从"糸"，始悟兄弟之说。

木中有文，多是柹木。治平初，杭州南新县民家析柹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予亲见之，书法类颜真卿，极有笔力。国字中间或字，仍起挑作尖口，全是颜笔，知其非伪者。其横画即是横理，斜画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当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两画并一脚皆横挺出半指许，如木中之节。以两木合之，如合契焉。

卢中甫家吴中，尝未明而起，墙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视之，似水而动，急以油纸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银，而光艳烂然，以火烛之，则了无一物。又魏国大主家亦尝见此物。李团练评尝与予言，与中甫所见无少异，不知何异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盐鸭卵，其间一卵，烂然通明如玉，荧荧然屋中尽明。置之器中十余日，臭腐几尽，愈明不已。苏州钱僧孺家煮一鸭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类。

予在中书检正时，阅雷州奏牍，有人为乡民诅死。问其状，乡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顷脍炙之类悉复为完肉；又咒之，则熟肉复为生肉；又咒之则生肉能动，复使之能活，牛者复为牛，羊者复为羊，但小耳；更咒之，则渐大；既而复咒之，则还为熟食，人有食其肉，觉腹中淫淫而动，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

至，则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狱具案上，观其咒语，但曰“东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两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无他术。

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之间，往往得小金饼，上有篆文“刘主”字，世传“淮南王药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谓之“印子金”是也。然止于一印，重者不过半两而已，鲜有大者。予尝于寿春渔人处得一饼，言得于淮水中，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传者以谓埿之所化，手痕正如握埿之迹。襄、随之间，故舂陵、白水地，发土多得金麟趾、褭蹄。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褭蹄作团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干柿，土人谓之“柿子金”。《赵飞燕外传》：“帝窥赵昭仪浴，多袖金饼以赐侍儿私婢”。殆此类也。一枚重四两余，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艳，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于铅，虽大块亦可刀切，其中皆虚软。以石磨之，则霏霏成屑。小说麟趾褭蹄，乃娄敬所为药金，方家谓之“娄金”，和药最良。《汉书》注亦云：“异于他金”。予在汉东一岁，凡数家得之。有一窖数十饼者，予亦买得一饼。

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当时皆可召。予少时见小儿辈等闲则召之，以为嬉笑。亲戚间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两见有此，自后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纶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闺女，自称上帝后宫诸女，能文章，颇清丽，今谓之《女仙集》，行于世。其书有数体，甚有笔力，然皆非世间篆隶。其名有藻笺篆、茁金篆十余名。纶与先君有旧，予与其子弟游，见其笔迹。其家亦时见其形，但自腰以上见之，乃好女子；其下常为云气所拥。善鼓筝，音调凄婉，听者忘倦。尝谓其女曰：“能乘云与我游乎?”女子许之，乃自其庭中涌白云如蒸，女子践之，云不能载。神曰：“汝履下有秽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袜而登，如履缯絮，冉冉至屋复下。曰：“汝未可往，更期异日。”后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无祸福。为之记传者甚详。此予目见者，粗志于此。近岁迎紫姑者极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予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然其灵异显著，无如王纶家者。

世有奇疾者。吕缙叔以知制诰知颍州，忽得疾，但缩小，临终仅如小儿。古人不曾有此疾，终无人识。有松滋令姜愚，无他疾，忽不识字，数年方稍稍复旧。又有一人家妾，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妇，啖物不知饱。徐德占过逆旅，老妇诉以饥，其子耻之，对德占以蒸饼啖之，尽一竹篑，约百饼，犹称饥不已；日食饭一石米，随即痢之，饥复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绳，予友人也，亦得饥疾，每饥立须啖，稍迟则顿仆闷绝。怀中常置饼饵，虽对贵官，遇饥亦便龁啖。绳有美行，博学有文，为时闻人，终以此不幸。无人识其疾，每为之哀伤。

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予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烂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尝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名其亭为玩珠。

登州巨嵎山，下临大海。其山有时震动，山之大石，皆颓入海中。如此已五十余年，土人皆以为常，莫知所谓。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鸡卵，微绀，色莹彻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观，则末底一点凝翠，其上色渐浅；若回转，则翠处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谓之“滴翠珠”。佛书，“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虽深皆可见，如人仰望虚空月影”。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适有中人过，亦取数茎去，云欲进呈。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邪？婺州金华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芦根、鱼、蟹之类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无，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异耳。

治平中，泽州人家穿井，土中见一物，蜿蜒如龙蛇状，畏之不敢触。久之，见其不动，试摸之，乃石也。村民无知，遂碎之。时程伯纯为晋城令，求得一段，鳞甲皆如生物。盖蛇蜃所化，如石蟹之类。

随州医蔡士宁尝宝一息石，云“数十年前得于一

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极光莹，如映人；搜和药剂；有缠纽之纹；重如金锡。其上有两三窍，以细篾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热者，服麻子许即定。其斤两岁息。士宁不能名，乃以归予。或云“昔人所炼丹药也”。形色既异，又能滋息，必非凡物，当求识者辨之。

随州大洪山人李遥，杀人亡命。逾年，至秭归，因出市，见鬻柱杖者，等闲以数十钱买之。是时秭归适又有邑民为人所杀，求贼甚急。民之子见遥所操杖，识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执遥验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备至。遥实买杖，而鬻者已不见，卒未有以自明者。有司诘其行止来历，势不可隐，乃递随州，大洪杀人之罪遂败，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万，而遥适值之，因缘及其隐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鳞，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鳞，莫知其的。回诏欲谓之麟，则虑夷獠见欺；不谓之麟，则未有以质之，止谓之“异兽”，最为慎重有体。今以予观之，殆天禄也。按《汉书》“灵帝中平三年，铸天禄虾蟆于平门外。”注云：“天禄，兽名。今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两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丰中，予过邓境，闻此石兽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观之，似篆似隶。其兽有角鬣，大鳞如手掌。南丰曾阜为南阳令，题宗资碑阴云：“二兽膊之所刻独在，制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鳞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详其形，甚类交趾所献异兽，知其必天禄也。

钱塘有闻人绍者，尝宝一剑。以十大钉陷柱中，挥剑一削，十钉皆截，隐如秤衡，而剑锋无纤迹。用力屈之如钩，纵之铿然有声，复直如弦。关中种谔亦畜一剑，可以屈置盒中，纵之复直。张景阳《七命》论剑曰：“若其灵宝，则舒屈无方。”盖自古有此一类，非常铁能为也。

嘉祐中，伯兄为卫尉丞，吴僧持一宝鉴来云：“斋戒照之，当见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鉴。鉴不甚明，仿佛见如人衣绯衣而坐。是时伯兄为京寺丞，衣绿，无缘遽有绯衣。不数月，英宗即位，覃恩赐绯。后数年，僧至京师，蔡景繁时为御史，尝照之，见已着貂蝉，甚自喜。不数日，摄官奉祀，遂假蝉冕。景繁终于承议郎，乃知鉴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经院，熙宁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师政经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后直太社，不利居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谪去，而曾子宣继之。子宣亦谪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予为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继为之，而奉世又谪。皆不缘三司职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计，而三司官废，宅毁为官寺，厚卿亦不终任。

《岭表异物志》记鳄鱼甚详。予少时到闽中，时王举直知潮州，钓得一鳄，其大如船，画以为图，而自序其下。大体其形如鼍，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有黄苍二色，或时有白者。尾有三钩，极铦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为鱼，或为鼍、鼋，其为鳄者不过一二。土人设钩于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尾而食之，则为所毙。

嘉祐中，海州渔人获一物，鱼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两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长八九尺，视人辄泪下。舁至郡中，数日方死。父老云：“昔年曾见之，谓之‘海蛮师’。”然书传小说未尝载。

邕州交寇之后，城垒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辄自动摇，昼夜不息，如此逾月。时新经兵乱，人情甚惧。有司不敢隐，具以上闻，遂有诏令，置道场禳谢，动亦不已。时刘初知邕州，恶其惑众，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无他异。

洛中地内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经掘者，例出掘钱。张文孝左丞始以数千缗买洛大第，价已定，又求掘钱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余缗方售，人皆以为妄费。乃营建庐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镂精妙，皆为花鸟异形，顶有篆字二十余，书法古怪，无人能读。发匣得黄金数百两，鬻之，金价正如置第之直，斷掘钱亦在其数，不差一钱。观其款识文画，皆非近古所有。数已前定，则虽欲无妄费，安可得也?

熙宁九年，恩州武城县有旋风自东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尽拔。俄顷，旋风卷入云霄中。既而渐近，乃经县城，官舍民居略尽，悉卷入云中，县令儿女奴婢卷去复坠地，死伤者数人，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县城悉为丘墟，遂移今县。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言：“天圣中，青州盛冬浓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状。”此事五代时已尝有之。予亦自两见如此。庆历中，京师集禧观渠中，冰纹皆成花果林木。元丰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画家所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芍药者，细花如海棠、萱草辈者，皆有枝叶，无毫发不具，气象生动，虽巧笔不能为之。以纸拓之，无异石刻。

熙宁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鸡卵，小者如莲芡，悉如人头，耳目口鼻皆具，无异镌刻。次年，王师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众，岂克胜之符预告邪？

卷二十二

谬误 谲诈附

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竹为竹，箭为箭，盖二物也。今采箭以为矢，而通谓矢为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于用木为笴，而谓之箭，则谬矣。

丁晋公之逐，士大夫远嫌，莫敢与之通声问。一日，忽有一书与执政，执政得之，不敢发，立具上闻。洎发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词颇哀切，其间两句曰："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还之命。谓多智变，以流人无因达章奏，遂托为执政书，度以上闻，因蒙宽宥。

尝有人自负才名，后为进士状首，扬历贵近。曾谪官知海州，有笔工善画水，召使画便厅掩障，自为之记，自书于壁间，后人以其时名，至今严护之。其间叙画水之因曰："设于厅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窃意其心，以谓"邦君屏塞门，管氏亦屏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属，故谬以屏为反坫耳。

段成式《酉阳杂俎》记事多诞。其间叙草木异物，尤多谬妄，率记异国所出，欲无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节沈香、花鸡舌、叶藿、胶薰陆"。此尤谬。旃檀与沈香，两木元异。鸡舌即今丁香耳，今药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叶，南方至多。薰陆小木而大叶，海南亦有薰陆，乃其胶也，今谓之乳头香。五物迥殊，元非同类。

丁晋公从车驾巡幸，礼成，有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止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赐辅臣，以足其数。晋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谕有司，不须发尚衣带，自有小私带，且可服之以谢，候还京别赐可也。有司具以此闻。既各受赐，而晋公一带仅如指阔。上顾谓近侍曰："丁谓带与同列大殊，速求一带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带，遂以赐之。其带熙宁中复归内府。

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诵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诵之，其实不见也。同列害之，密以他书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诵与奏目不同，归乃觉之，遂乞致仕。

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欲，竞往问之。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为术精而言直，后举倍获。有因此著名，终身飨利者。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捽吏于庭，杖之十七，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小人为奸，固难防也。孝肃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人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

李溥为江淮发运使，每岁奏计，则以大船载东南美货，结纳当途，莫知纪极。章献太后垂帘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唯建州饼茶，而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自国门挽船而入，称进奉茶纲，有司不敢问。所贡余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贿败，窜谪海州。然自此遂为发运司岁例，每发运使入奏，舳舻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出使淮南时，见有重载入汴者，求得其籍，言两浙笺纸三暖船，他物称是。

崔融为《瓦松赋》云："谓之木也，访山客而未详；谓之草也，验农皇而罕记。"段成式难之曰："崔公博学，无不该悉，岂不知瓦松已有著说？"引梁简文诗："依檐映昔邪。"成式以昔邪为瓦松，殊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叶，何成式亦自不识？

江南陈彭年，博学书史，于礼文尤所详练。归朝列于侍从，朝廷郊庙礼仪，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颇为该洽。尝摄太常卿，导驾，误行黄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顾曰："自有典故。"礼曹素畏其该洽，不复敢诘问。

海物有车渠，蛤属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垄如蚶壳，故以为器，致如白玉，生南海。《尚书大传》曰："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郑康成乃解之曰："渠，车罔也。"盖康成不识车渠，谬解之耳。

李献臣好为雅言，曾知郑州时，孙次公为陕漕罢赴阙，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献臣故吏，到郑庭参，献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饭，乃问之曰："餐来未？"使臣误意"餐"者谓次公也，遽对曰："离长安日，都运待制已治装。"献臣曰："不问孙待制。官人餐来未？"其人惭沮而言曰："不敢仰昧。为三司军将

曰，曾吃却十三。"盖鄙语谓遭杖为餐。献臣掩口曰："官人误也。问曾与未曾餐饭，欲奉留一食耳。"

卷二十三

讥谑 谬误附

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倡馆，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与之校，为街司所录。曼卿诡怪不羁，谓主者曰："只乞就本厢科决，欲诘旦归馆供职。"厢帅不喻其谑，曰"此必三馆吏人也。"杖而遣之。

司马相如叙上林诸水曰："丹水、紫渊、灞、浐、泾、渭，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灏溔潢漾，东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谓震泽。"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东注震泽？又白乐天《长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与幸蜀路全无交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防风氏身广九亩，长三丈。姬室亩广六尺，九亩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风之身，乃一饼餤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库藏中物，物数足而名差互者，帐籍中谓之"色缴（音叫）。"尝有一从官，知审官西院，引见一武人，于格合迁官，其人自陈年六十，无材力，乞致仕。叙致谦厚，甚有可观。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殴数人。此辕门也，方六十岁，岂得遽自引退！"京师人谓之色缴。

旧日官为中允者极少，唯老于幕官者，累资方至。故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岁州县官进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热中允。又集贤殿修撰，旧多以馆阁久次者为之，近岁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从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热撰。时人谓"热中允不博冷修撰"。

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持觚循阶而行。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曰："汝识字乎？"曰："不识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禅僧到京师，衣间绯袈裟。主事僧素不识南宗体式，以为妖服，执归有司。尹正见之，亦迟疑未能断，良久，喝出禅僧，以袈裟送报慈寺泥迦叶披之。人以为此僧未有见处，却是知府具一只眼。

士人应试文章，多用他人议论，而非心得。时人为之语曰："问即不会，用则不错。"

张唐卿景祐元年进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兴国寺，题壁云："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其下云："君看姚晔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终于京官。盖姚晔大中祥符元年、梁固二年皆状元，而终于京官。

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独轮小车，马鞍蒙之以乘，谓之"木马"。挽车者皆衣韦裤。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予尝按察河朔，见挽床者相属，问其所用，曰："此运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闻者莫不掩口。

庐山简寂观道士王告，好学有文，与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当为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当为都工，讼于星子云："职位颠倒，称号不便。"星子令封牒与告，告乃判牒曰："客僧作寺主，俗谚有云；散众夺都工，教门无例。虽紫衣与黄衣稍异，奈本观与别观不同。非为称呼，盖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显，岂所谓大道无名。宜自退藏，无抵刑宪。"告后归本贯登科，为健吏，至祠部员外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而卒。

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

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一诗答之曰："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熙宁中，例增选人俸钱，不复有五贯九百俸者，此实养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讼科场，覆考落数人，曼卿是其数。时方期集于兴国寺，符至，追所赐敕牒靴服。数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独解靴袍还使人，露体戴幞头，复坐，语笑终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职。曼卿为一绝句曰："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

蔡景繁为河南军巡判官日，缘事至留司御史台阅案牍，得乾德中回南郊仪仗使司牒检云："准来文取索本京大驾卤簿，勘会本京卤簿仪仗，先于清泰年中，末帝将带逃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齐丘，智谋之士也。自以谓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士卒十万，大江当十万，而己当十万。江南初

主，本徐温养子，及僭号，迁徐氏于海陵。中主继统，用齐丘谋，徐氏无男女少长，皆杀之。其后，齐丘尝有一小儿病，闭阁谢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乐工，且双瞽，作一诗书纸鸢上，放入齐丘第中，诗曰："化家为国实良图，总是先生画计谟。一个小儿抛不得，上皇当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东，至今有小儿坟数十，皆当时所杀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远派在姑苏，有嬉游，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讪谑，题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

吴中一士人，曾为转运司别试解头，以此自负，好附托显位。是时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庄敏庞公知湖州。士人游毗陵，挈其徒饮倡家，顾谓一驺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饮，速遣有司持酒肴来。"李二，谓李御史也。俄顷，郡厨以饮食至，甚为丰腆。有一蓐医，适在其家，见其事。后至御史之家，因语及之。李君极怪，使人捕得驺卒，乃兵马都监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买饮食，以绐坐客耳。李乃杖驺卒，使街司押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与之别，唁之曰："仓卒遽行，当何所诣？"士人应之曰："且往湖州依庞九耳。"闻者莫不大笑。

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以其好养鹅也。有一士人遗人醋梅与燖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甏，汤燖右军两只，聊备一馔。"

卷二十四

杂志一

延州今有五城，说者以谓旧有东西二城，夹河对立；高万兴典郡，始展南北东三关城。予因读杜甫诗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 北户，关防犹可倚。"乃知天宝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

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其势发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纵广止于数十里之间。解盐不得此风不冰，盖大卤之气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风，虽不及盐南之厉，然亦甚于他处，不知缘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风穴山中出"。今所谓风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谚云："汝州风，许州葱。"其来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谓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谓之庆州。予奉使，尝帐宿其下。山长数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谓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临视之，无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东。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卢龙郡。北人谓水为龙，卢龙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连山，谓之夜来山，极高峻。契丹坟墓，皆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达靼"接境。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龄常言：其祖贻永侍中，有女子嫁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医朱严药，遂差。貂蝉喜甚，置酒庆之。女子于坐间求为朱严奏官，貂蝉难之，曰："今岁恩例已许门医刘公才，当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径归不可留。貂蝉追谢之，遂召公才，谕以女子之意，辍是岁恩命以授朱严。制下之日而严死。公才乃嘱王公曰："朱严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为公才请。及制下，公才之尉氏县。使人召之，公才方饮酒，闻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门助教，而死二医。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赵韩王治第，麻捣钱一千二百余贯，其他可知。盖屋皆以板为笪，上以方砖甃之，然后布瓦，至今完壮（涂壁以麻捣土，世俗遂谓涂壁麻为麻捣）。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才寸许，后足几一尺。行则用后足跳，一跃数尺，止则蹶然仆地。生于契丹庆州之地大漠中。予使虏日，捕得数兔持归。盖《尔雅》所谓蟨兔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蟭蟟之小而绿色者，北人谓之螓，即《诗》所谓"螓首蛾眉"者也，取其顶深且方也。又闽人谓大蝇为胡螓，亦螓之类也。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也。

熙宁中，初行淤田法。论者以谓《史记》所载"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所谓"粪"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陡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沲、涿水、桑乾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唐李翱为《来南录》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泝至于江。"《孟子》所谓："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则淮、泗固尝入江矣。此乃禹之旧迹也。熙宁中，曾遣使按图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无复能至高邮耳。

予中表兄李善胜，曾与数年辈炼朱砂为丹，经岁余，因沐砂再入鼎，误遗下一块，其徒丸服之，遂发懵冒，一夕而毙。朱砂至凉药，初生婴子可服，因火力所变，遂能杀人。以变化相对言之，既能变而为大毒，岂不能变而为大善？既能变而杀人，则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术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谓之无，然亦不可不戒也。

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宫，伐山取材，方有人见之，此时尚未有名。按西域书，阿罗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峰下芙蓉驿，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荡龙湫所在。后因伐木，始见此山。山顶有大池，相传以为雁荡；下有二潭水，以为龙湫。又有经行峡、宴坐峰，皆后人以贯休诗名之也。谢灵运为永嘉守，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独不言此山，盖当时未有雁荡之名。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音漕，去声）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世间沟壑中水凿之处，皆有植土龛岩，亦此类耳。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则为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见，灵运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内诸司舍屋，唯秘阁最宏壮。阁下穹隆高敞，相传谓之"木天"。

嘉祐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船中有三十余人，衣冠如唐人，系红鞓角带，短皂布衫。见人皆恸哭，语言不可晓。试令书字，字亦不可读。行则相缀如雁行。久之，自出一书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乇罗岛首领陪戎副尉制；又有一书，乃是上高丽表，亦称乇罗岛，皆用汉字。盖东夷之臣属高丽者。船中有诸谷，唯麻子大如莲的，苏人种之，初岁亦如莲的，次年渐小，数年后只如中国麻子。时赞善大夫韩正彦知昆山县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罢，以手捧首而辗，意若欢感。正彦使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复捧首而辗。

熙宁中，珠辇国使人入贡，乞依本国俗撒殿，诏从之。使人以金盘贮珠，跪捧于殿槛之间，以金莲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谓之撒殿，乃其国至敬之礼也。朝退，有司扫彻得珠十余两，分赐是日侍殿阁门使副内臣。

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岁首画钟馗于门，不知起自何时。皇祐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乃宋宗悫母郑夫人，宗悫有妹名钟馗，则知钟馗之设亦远。

信州杉溪驿舍中，有妇人题壁数百言，自叙世家本士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职鹿生之子（鹿忘其名），娩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将死乃书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状，恨父母远，无地赴诉，言极哀切，颇有词藻，读者无不感伤。既死，藁葬之驿后山下。行人过此，多为之愤激，为诗以吊之者百余篇。人集之，谓之《鹿奴诗》，其间甚有佳句。鹿生，夏文庄家奴，人恶其贪忍，故斥为"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肯归之；庶姓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于中国，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得入者谓之“四姓”。其后迁易纷争，莫能坚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荥阳郑为甲族。唐高宗时，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赵郡李，通谓七姓。然地势相倾，互相排诋，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至于朝廷为之置官撰定，而流习所徇，扇以成俗，虽国势不能排夺。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靖恭杨之类，自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

茶芽，古人谓之雀舌、麦颗，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质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则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细如针。唯芽长为上品，以其质干、土力皆有余故也。如雀舌、麦颗者，极下材耳。乃北人不识，误为品题。予山居有《茶论》，《尝茶诗》云：“谁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尝。不知灵草天然异，一夜风吹一寸长。”

闽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复种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种之不复牙，正如六畜去势，则多肉而不复有子耳。

元丰中，庆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穰。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傍不肯”。

养鹰鹞者，其类相语，谓之咊漱（咊音以麦反）。三馆书有《咊漱》三卷，皆养鹰鹞法度及其医疗之术。

处士刘易，隐居王屋山，尝于斋中见一大蜂，罥于蛛网，蛛搏之，为蜂所螫坠地，俄顷，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啮芋梗微破，以疮就啮处磨之，良久腹渐消，轻躁如故。自后人有为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则愈。

宋明帝好食蜜渍鱁鮧，一食数升。鱁鮧乃今之乌贼肠也，如何以蜜渍食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蜜拥剑四瓮。又何嗣嗜糖蟹。大抵南人嗜咸，北人嗜甘。鱼蟹加糖蜜，盖便于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庆历中，群学士会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篑，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讶之，使人检视，则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烂。”坐客莫不大笑。予尝过亲家设馔，有油煎法鱼，鳞鬣虬然，无下筋处。主人则捧而横啮，终不能咀嚼而罢。

漳州界有一水，号乌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数十里间，水皆不可饮，饮皆病瘴，行人皆载水自随。梅龙图公仪宦州县时，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预忧瘴疠为害，至乌脚溪，使数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为毒水所沾。兢惕过甚，睢盱矍铄，忽坠水中，至于没顶，乃出之，举体黑如昆仑，自谓必死，然自此宿病尽除，顿觉康健，无复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北岳恒山，今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题名云：“太原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亲领步骑五十万，问罪幽陵，回师自飞狐路即归雁门。”今飞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银冶寨北出倒马关度虏界，却自石门子、冷水铺入瓶形、梅回两寨之间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阁路，可至河东，然路极峭狭。太平兴国中，车驾自太原移幸恒山，乃由土门路。至今有行宫在。

镇阳池苑之盛，冠于诸镇，乃王熔时海子园也。熔尝馆李正威于此，亭馆尚是旧物，皆甚壮丽。镇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谓之“潭园”，盖不知昔尝谓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与镇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园中亦有大池，遂谓之海子，以压镇之潭园。予熙宁中奉使镇定，时薛师政为定帅，乃与之同议，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为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弥漫数里，颇类江乡矣。

卷二十五

杂志二

宣州宁国县多枳首蛇，其长盈尺，黑鳞白章，两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鳞耳。人家庭槛间，动有数十同穴，略如蚯蚓。

太子中允关杞曾提举广南西路常平仓，行部邕

管。一吏人为虫所毒，举身溃烂。有一医言能治，呼使视之，曰："此为天蛇所螫。病已深，不可为也。"乃以药傅其创，有肿起处，以钳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余条，而疾不起。又予家祖茔在钱塘西溪，尝有一田家，忽病癞，通身溃烂，号呼欲绝。西溪寺僧识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癞也。"取木皮煮汁，饮一斗许，令其恣饮，初日疾减半，两三日顿愈。验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间黄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当戒也。

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舆中无棺，榇舆至范阳方就殓。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境，则载以随行，至今为例。

景祐中，党项首领赵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杨告入蕃吊祭。告至其国中，元昊迁延遥立，屡促之，然后至前受诏。及拜起，顾其左右曰："先皇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既而飨告于厅，其东屋后若千百人锻声，告阴知其有异志，还朝秘不敢言。未几，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礼乐，下令国中，悉用蕃书、胡礼，自称大夏。朝廷兴师问罪，弥岁，虏之战士益少，而旧臣宿将如刚浪唆遇、野利輩，多以事诛，元昊力孤，复奉表称蕃，朝廷因赦之，许其自新，元昊乃更称兀卒曩宵。庆历中，契丹举兵讨元昊，元昊与之战，屡胜，而契丹至者日益加众，元昊望之大骇曰："何如此之众也！"乃使人行成，退数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许，引兵压西师阵。元昊又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余里，每退必尽焚其草莱。契丹之马无所食，因其退，乃许平。元昊迁延数日，以老北师。契丹马益病，亟发军攻之，大败契丹于金肃城，获其伪乘舆、器服，子婿、近臣数十人而还。先是，元昊后房生一子，曰宁令受。"宁令"者，华言大王也。其后又纳没臧讹哤之妹，生谅祚而爱之。宁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臧氏，授戈于宁令受，使图之。宁令受间入元昊之室，卒与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诸大佐没臧讹哤辈仆宁令，枭之。明日，元昊死，立谅祚，而舅讹哤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国人，为讹哤子妇，谅祚私焉，日视事于国，夜则从诸没臧氏。讹哤怼甚，谋伏甲梁氏之宫，须其入以杀之。梁氏私以告谅祚，乃使召讹哤，执于内室。没臧，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余人，悉诛之，夷其宗。以梁氏为妻，又命其弟乞埋为家相，许其世袭。谅祚凶忍，好为乱，治平中，遂举兵犯庆州大顺城。谅祚乘骆马，张黄屋，自出督战。陴者彍弩射之中，乃解围去。创甚，驰入一佛祠。有牧牛儿不得出，惧伏佛座下，见其脱靴，血涴于踝，使人裹创舁载而去。至其国，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国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继之，谓之没宁令。"没宁令"者，华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执国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于军事，以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袭居长契，次曰都罗马尾，又次曰关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移逋、萌讹皆以昵幸进，唯马尾粗有战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属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国。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虏中，秉常昵之，因说秉常以河南归朝廷，其谋泄，青为梁氏所诛，而秉常废。

古人论茶，唯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则已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淮南唯丛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岔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时，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水能为铜，物之变化，固不可测。按黄帝《素问》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此其验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为钟乳、殷孽。春秋分时，汲井泉则结石花。大卤之下，则生阴精石，皆湿之所化也。如木之气在天为风，木能生火，风亦能生火，盖五行之性也。

古之节，如今之虎符，其用则有圭璋龙虎之别，皆椟，将之英荡是也。汉人所持节，乃古之旄也。予在汉东，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红，酣酣如醉肌，温润明洁，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为币者，《春官》"以白琥礼西方"是也。有以为货者，《左传》"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为瑞节者，"山国用虎节"是也。

国朝汴渠，发京畿辅郡三十余县夫岁一浚。祥符中，阁门祗候使臣谢德权领治京畿沟洫，权借浚汴夫，自尔后三岁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沟洫河道，以为常职，久之，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岁岁堙淀。异时京师沟渠之水皆入汴，旧尚书省都堂壁记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湮淀，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宁中，议改疏洛水入汴。予尝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师上善门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势，京师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于京城东数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见旧底。验量地势，用水平、望尺、干尺量之，不能无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予因决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

唐风俗，人在远或闺门间，则使人传拜以为敬。本朝两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闺阁，则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见所礼，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则答拜；使人出复拜客，客与之为礼如宾主。

庆历中，王君贶使契丹。宴君贶于混融江，观钓鱼。临归，戎主置酒，谓君贶曰："南北修好岁久，恨不得亲见南朝皇帝兄。托卿为传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亲授君贶举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万岁寿。先是，戎主之弟宗元为燕王，有全燕之众，久畜异谋。戎主恐其阴附朝廷，故特效恭顺。宗元后卒以称乱诛。

潘阆，字逍遥，咸平间有诗名，与钱易、许洞为友，狂放不羁。尝为诗曰："散拽禅师来蹴踘，乱抛游女上秋千。"此其自序之实也。后坐卢多逊党亡命，捕迹甚急，阆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许洞密赠之诗曰："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仰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呶呶。罚教临老投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后会赦，以四门助教召之，阆乃自归，送信州安置。仍不惩艾，复为《扫市舞》词曰："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以此为士人不齿，放弃终身。

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顾盼间，往往罹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即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

予使虏，至古契丹界，大蓟茇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也。如杨州宜杨，荆州宜荆之类。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貍。"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匹裂，似小木罂，以色绫木为之，如黄漆。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豚子而脆。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谟尝书小吴笺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为终身之恨，此君殊清节，可为世戒。张乖崖镇蜀，当遨游时，士女环左右，终三年未尝回顾，此君殊重厚，可以为薄夫之检押。"此帖今在张乖崖之孙尧夫家。予以谓买书而为终身之恨，近于过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陈文忠为枢密，一日日欲没时，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时见有帘帏、灯烛，皆莫知何处。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两花槛，已有数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帘，蜡烛十余炬而已。相继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齐。唯记文忠、丁谓、杜镐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镐时尚为馆职。良久，乘舆自宫中出，灯烛亦不过数十而已。宴具甚盛。卷帘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设于席东，设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宾主之位。尧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喻不已，尧叟恳陈"自古未有君臣齐列之礼"，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为天下太平，朝廷无事，思与卿等共乐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开宴？今日只是宫中供办，未尝命有司，亦不召中书辅臣。以卿等机密及文馆职任，侍臣无嫌，且欲促坐语笑，不须多辞。"尧叟等皆趋下称谢，上急止之曰："此等礼数，且皆置之。"尧叟悚栗危坐，上语笑极欢。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两绛囊，置群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时和岁丰，中外康富，恨不得与卿等日夕相会。太平难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费。"群臣欲起谢，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赐，悉良金重宝。酒罢已四鼓。时人谓之天子请客。文惠之子述古得于文忠，颇能道其详，此略记其一二耳。

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予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疟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州，极为闳壮，池馆绵亘数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舆一登西楼而已。人谓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卖不得。

福建剧贼廖恩，聚徒千余人，剽掠市邑，杀害将吏，江、浙为之骚然。后经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补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时，坐恩黜免者数十人，一时在铨班叙录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独恩脚色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

曹翰围江州三年，城将陷，太宗嘉其尽节于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尽赦之。"使人至独木渡，大风数日，不可济。及风定而济，则翰已屠江州无遗类，适一日矣。唐吏部尚书张嘉福奉使河北，逆韦之乱，有敕处斩。寻遣使人赦之，使人马上

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与此相类，得非有命欤。

庆历中，河北大水，仁宗忧形于色。有走马承受公事使臣到阙，即时召对，问"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又问："百姓如何?"对曰："如丧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诏阁门，"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至今阁门有此条，遇有合奏事人，即预先告示。

予奉使按边，始为木图，写其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熔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赍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上召辅臣同观，乃诏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阁门祗候。文琏，泉州人，康定中，老归泉州，予尚识之。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

交趾乃汉、唐交州故地。五代离乱，吴文昌始据安南，稍侵交、广之地。其后文昌为丁琏所杀，复有其地。国朝开宝六年，琏初归附，授静海军节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桓杀琏自立。三年，桓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天圣七年，公蕴死，子德政立。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蕴据安南，始为边患，屡将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称"法天应运崇仁至道庆成龙祥英武睿文尊德圣神皇帝"，尊公蕴为"太祖神武皇帝"，国号大越。熙宁元年，伪改元宝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与其母黎氏号燕鸾太妃同主国事。熙宁八年，举兵陷邕、钦、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阁待制赵公才讨之，拔广源州，擒酋领刘纪，焚甲峒，破机郎、决里，至富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真率众来拒，大败之，斩洪真，众歼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时乾德方十岁，事皆制于尚吉。广源州者，本邕州羁縻，天圣七年，首领侬存福归附，补存福邕州卫职，转运使章频罢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与其子智高东掠笼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乱，杀其兄，率土人刘川，以七源州归存福。庆历八年，智高自领广源州，渐吞灭右江、田州一路蛮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协奏乞招收智高，不报。广源州孤立，无所归。交趾觇其隙，袭取存福以归。智高据州不肯下，反欲图交趾，不克，为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归朝廷，邕州陈拱拒不纳。明年，智高与其匹卢豹、黎貌、黄仲卿、廖通等，拔横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广。及智高败走，卢豹等收其余众，归刘纪，下广河。至熙宁二年，豹等归顺。未几，复叛从纪。至大军南征，郭帅遣别将燕达下广源，乃始得纪，以广源为顺州。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贵，娶李公蕴之女，改姓甲氏。承贵之子绍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为婚姻，最为边患。自天圣五年，承贵破太平寨，杀寨主李绪。嘉祐五年，绍泰又杀永平寨主李德用，屡侵边境。至熙宁大举，乃讨平之，收隶机郎县。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长不得过膝，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佣僦车脚，皆须自负。尝亲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劳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青堂羌，本吐蕃别族。唐末，蕃将尚恐热作乱，率众归中国，境内离散。国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乱挟其主籛逋之子唃厮啰，东据宗哥邈川城。唃厮啰人号瑕萨籛逋者，胡言"赞普"也。唃厮，华言"佛"也；啰，华言"男"也。自称佛男，犹中国之称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唃厮啰立，立遵与邈川首领温殕、温逋相之，有汉陇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东西二千余里。宗哥邈川，即所谓"三河间"也。祥符九年，立遵与唃厮啰引众十万寇边，入古渭州，知秦州曹玮攻败之，立遵归乃死。唃厮啰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毡、磨毡角。立遵死，唃厮啰更取乔氏，生子董毡，取契丹之女为妇。李氏失宠，去为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毡居河州，磨毡角居邈川。唃厮啰往来居青堂城。赵元昊叛命，以兵遮厮啰，遂与中国绝。屯田员外郎刘涣献议通唃厮啰，乃使涣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国门寺，绝河，逾廓州，至青堂，见唃厮啰，授以爵命，自此复通。磨毡角死，唃厮啰复取邈川城，收磨毡角妻子，质于结罗城。唃厮啰死，子董毡立，朝廷复授以爵命。瞎毡有子木征，"木征"者，华言头龙也。以其唃厮啰嫡孙，昆弟行最长，故谓之龙头，羌人语倒，谓之头龙。瞎毡死，青堂首领瞎药鸡罗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

山。董毡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铖星之子也，与木征不协，其舅李笃毡挟瞎征居结（古野反）。河，瞎征数与笃毡及沈千族首领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乡城。有巴欺温者，唃氏族子，先居结罗城，其后稍强。董毡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温、木征居洮河涧，瞎征居结河，董毡独有河北之地。熙宁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马兰州，擒木征母弟结吴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巳毡角降。尽得河南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一千余里，降蕃户三十余万帐。明年，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常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

元丰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将引兵卒，至保安军顺宁寨，围之数重。时寨兵至少，人心危惧。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阴事甚详，乃掀衣登陴，抗声骂之，尽发其私。虏人皆掩耳，并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丑，虏人度李终不可得，恐且得罪，遂托以他事，中夜解去。鸡鸣狗盗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

卷二十六

药 议

古方言"云母粗服，则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论甚多，皆谬说也。又言"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水与食同咽，岂能就口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咽则咽入胃脘，次入胃中，又次入广肠，又次入大、小肠；喉则下通肺脏，为出入息。肺脏之含气呼吸，正如冶家之鼓鞴。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能至五脏？凡人之肌骨、五脏、肠胃虽各别，其入肠之物，英精之气味，皆能洞达，但滓秽即入二肠。凡人饮食及服药，既入肠，为真气所蒸，英精之气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细研硫黄、朱砂、乳石之类，凡能飞走融结者，皆随真气洞达肌骨，犹如天地之气，贯穿金石土木，曾无留碍。自余顽石草木，则但气味洞达耳，及其势尽，则滓秽传入大肠，润湿渗入小肠，此皆败物，不复能变化，惟当退泄耳。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

予集《灵苑方》，论鸡舌香以为丁香母，盖出陈氏《拾遗》。今细考之，尚未然。按《齐民要术》云："鸡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所以三省故事，郎官口含鸡舌香，欲其奏事对答，其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至今方书为然。又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此最为明验。《新补本草》又出丁香一条，盖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鸡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剉开，中如柹核，略无气味，以治疾，殊极乖谬。

旧说用药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说。其意以为药虽众，主病者专在一物，其他则节级相为用，大略相统制，如此为宜。不必尽然也。所谓君者，主此一方者，固无定物也。《药性论》乃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以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此谬说也。设若欲攻坚积，如巴豆辈岂得不为君哉。

金罂子止遗泄，取其温且涩也。世之用金罂者，待其红熟时，取汁熬膏用之，大误也。红则味甘，熬膏则全断涩味，都失本性。今当取半黄时采，干捣末用之。

汤、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汤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无用者，唯近世人为之。大体欲达五脏四肢者莫如汤，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后散者莫如丸。又无毒者宜汤，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须用丸。又欲速者用汤，稍缓者用散，甚缓者用丸。此其大概也。近世用汤者全少，应汤者皆用煮散。大率汤剂气势完壮，力与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过三五钱极矣，比功较力，岂敌汤势？然汤既力大，则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难可以定论拘也。

古法采草药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当。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须取无茎叶时采，则津泽皆归其根。欲验之，但取芦菔、地黄辈观，无苗时采，则实而沉；有苗时采，则虚而浮。其无宿根者，即候苗成而未有花时采，则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时采，则根色鲜泽；花过而采，则根色黯恶，此其效也。用叶者，取叶初长足时；用芽者自从本说；用花者，取花初敷时；用实者，成实时采。皆不可限以时月。缘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则四月花。白乐天《游大林寺》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盖常理也。此地势高下之不同也。如筀竹笋，有二月生者，有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谓之晚筀；稻有七

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间，自有早晚，此物性之不同也。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一亩之稼，则粪溉者先芽；一丘之禾，则后种者晚实，此人力之不同也。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误也。柚皮极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柑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阴阳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种，殆疏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误也。窃详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长，其次筋难长，最后骨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唯麋角自生至坚，无两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余斤，其坚如石。计一昼夜须生数两，凡骨之顿成生长，神速无甚于此，虽草木至易生者亦无能及之。此骨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强精髓也。头者诸阳之会，众阳之聚，上钟于角，岂可与凡血为比哉。麋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凡用茸，无乐太嫩，世谓之"茄子茸"，但珍其难得耳，其实少力。坚者又太老。唯长数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玛瑙、红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麖、麈、驼。麈极大而色苍，尻黄而无斑，亦鹿之类。角大而有文，莹莹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甘美异于他处者。《千金翼》云："甘州者为真，叶厚大者是。"大体出河西诸郡，其次江池间圩埂上者。实圆如樱桃，全少核，暴干如饼，极膏润有味。

淡竹对苦竹为文。除苦竹外，悉谓之淡竹，不应别有一品谓之淡竹。后人不晓，于《本草》内别疏淡竹为一物。今南人食笋，有苦笋、淡笋两色，淡笋即淡竹也。

东方、南方所用细辛，皆杜衡也，又谓之马蹄香。色黄白，拳局而脆，干则作团，非细辛也。细辛出华山，极细而直，深紫色，味极辛，嚼之习习如生椒，其辛更甚于椒。故《本草》云："细辛，水渍令直。"是以杜衡伪为之也。襄、汉间又有一种细辛，极细而直，色黄白，乃是鬼督邮，亦非细辛也。

《本草注》引《尔雅》云："蘦，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叶似荷，茎青赤。"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实作角生，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则角坼。子如小扁豆，极坚，齿啮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无他说，予已于《灵苑方》论之。其角有六棱者、有八棱者。中国之麻，今谓之大麻是也。有实为苴麻；无实为枲麻，又曰牡麻。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

赤箭，即今之天麻也。后人既误出天麻一条，遂指赤箭别为一物。既无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为之，滋为不然。《本草》明称"采根阴干"，安得以苗为之？草药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为第一，此神仙补理、养生上药。世人惑于天麻之说，遂止用之治风，良可惜哉！或以谓其茎如箭，既言赤箭，疑当用茎，此尤不然。至如鸢尾、牛膝之类，皆谓茎叶有所似，用则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识天名精，又妄认地菘为火蔹；《本草》又出鹤虱一条，都成纷乱。今按，地菘即天名精，盖其叶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即蔓精也)，故有二名。鹤虱即其实也。世间有单服火蔹法，乃是服地菘耳，不当用火蔹（火蔹，《本草》名豨莶，即是猪膏苗。后人不识，亦重复出之)。

南烛草木，记传、《本草》所说多端，今少有识者。为其作青精饭，色黑，乃误用乌桕为之，全非也。此木类也，又似草类，故谓之南烛草木，今人谓之南天烛者是也。南人多植于庭槛之间，茎如蒴藋，有节；高三四尺，庐山有盈丈者。叶微似楝而小。至秋则实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阴玄精，生解州盐泽大卤中，沟渠土内得之。大者如杏叶，小者如鱼鳞，悉皆六角，端正如龟甲。其裙襕小撱，其前则下剡，其后则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处，全是龟甲，更无异也。色绿而莹彻。叩之则直理而折，莹明如鉴，折处亦六角，如柳叶。火烧过则悉解折，薄如柳叶，片片相离，白如霜雪，平洁可爱。此乃禀积阴之气凝结，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山中所出绛石耳，非玄精也。楚州盐城古盐仓下土中，又有一物，六棱，如马牙硝，清莹如水晶，润泽可爱，彼方亦名太阴玄精，然喜暴润，如盐碱之类。唯解州所出者为正。

稷乃今之穄也。齐、晋之人谓即、积皆曰祭，乃其土音，无他义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属。《大雅》："维秬维秠，维穈维芑。"秬、秠、穈、芑皆黍属，以色为别，丹黍谓之穈（穈音门)。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穈。

苦耽即《本草》酸浆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

耽一条。河西番界中酸浆有盈丈者。

今之苏合香，如坚木，赤色。又有苏合油，如糯胶，今多用此为苏合香。按刘梦得《传信方》用苏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虫动。气烈者佳也。"如此则全非今所用者，更当精考之。

薰陆，即乳香也。本名薰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熔塌在地上者，谓之塌香。如腊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岂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极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误也。

蒿之类至多。如青蒿一类，自有两种：有黄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谓之青蒿，亦恐有别也。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株，迥然青色，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绿，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桧之色。至深秋，余蒿并黄，此蒿独青，气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为胜。

按，文蛤即吴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车螯也，海蛤今不识。其生时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棋子，细者如油麻粒。黄白或赤相杂，盖非一类。乃诸蛤之房，为海水砻砺光莹，都非旧质。蛤之属其类至多，房之坚久莹洁者，皆可用，不适指一物，故通谓之海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芦，乃飞廉也。飞廉一名漏芦，苗似苦芙，根如牛蒡、绵头者是也。采时用根。今闽中所用漏芦，茎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采时用苗。《本草》自有一条，正谓之漏芦。

《本草》所论赭魁，皆未详审。今赭魁南中极多，肤黑肌赤，似何首乌。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槟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制靴。闽、岭人谓之余粮。《本草》禹余粮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石龙芮今有两种：水中生者，叶光而末圆；陆生者叶毛而末锐。入药用水生者。陆生亦谓之天灸，取少叶揉系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烧者是也。

麻子，海东来者最胜，大如莲实，出柘萝岛。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余皆下材。用时去壳，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汤中浸，候汤冷，乃取悬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暴干，就新瓦上轻挼，其壳悉解。簸扬取肉，粒粒皆完。

梦溪补笔谈

[宋]沈 括撰 王 齐 郑 敏整理

卷 一

故 事

故事，不御前殿，则宰相一员押常参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韩忠献当国，遇奏事退晚，即依旧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乐道为御史中丞，弹奏，语过当，坐谪陈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时未退，即一面放班，遂为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礼则推恩迁一官，不增俸。熙宁中，张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师致仕，用子荫当迁仆射。廷议以为执政官非可以子荫迁授，罢之。前两府致仕，不以荫迁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从官、给谏未衣紫者，告谢日面赐金紫。何圣从在陕西，就任除待制，仍旧衣绯。后因朝阙，值大宴，殿上独圣从衣绯，仁宗问所以，中筵起，乃赐金紫，遂服以就坐。近岁许冲元除知制诰，犹著绿，告谢日，面赐银绯，后数日别因对，方赐金紫。

自国初以来，未尝御正衙视朝。百官辞见，必先过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两拜而出，别日却赴内朝。熙宁中，草视朝仪，独不立见辞谢班。正御殿日，却谓之“无正衙”；须候次日依前望殿虚拜，谓之“过正衙”。盖阙文也。

熙宁三年，召对翰林学士承旨王禹玉于内东门小殿。夜深，赐银台烛双引归院。

夏郑公为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东中徙知蔡州，道经许昌。时李献臣为守，乃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时以为知体。庆历中，张邓公还乡，过南阳，范文正公亦虚室以待之，盖以其国爵也。遂守为故事。

国朝仪制，亲王玉带不佩鱼。元丰中，上特制玉鱼袋，赐扬王、荆王施于玉带之上。

旧制，馆职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试，唯检讨不试。初置检讨官，只作差遣，未比馆职故也。后来检讨给职钱，并同带职，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试。

旧制，侍从官学士以上方腰金。元丰初，授陈子雍以馆职，使高丽，还，除集贤殿修撰，赐金带。馆职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此唐人都堂见宰相之礼。唐人都堂见宰相，或参辞谢□事□先具事因，申取处分。有非一事，故称“件状如前”。宰相状后判“引”，方许见。后人渐施于执政私第。《小说》记施于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谄敬者，无高下一例用之，谓之大状。予曾见白乐天诗稿，乃是新除寿州刺史李（*忘其名*）门状，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遣数十言，其末乃言“谨只候辞。某官”。至如稽首之礼，唯施于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则虽交游皆稽首。此皆生于谄事上官者，始为流传。至今不可复革。

辩 证

今人多谓廊屋为庑。按《广雅》：“堂下曰庑。”盖堂下屋檐所覆处，故曰“立于庑下”。凡屋基皆谓之堂，廊檐之下亦得谓之庑，但庑非廊耳。至如今人谓两廊为东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东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谓之荣。荣，屋翼也，今之两徘徊，又谓之两厦。四注屋则谓之东西溜，今谓之金厢道者是也。

梓榆，南人谓之朴，齐、鲁间人谓之驳马。驳马，即梓榆也。南人谓之朴，朴亦言驳也，但声之讹耳。《诗》“隰有六驳”是也。陆玑《毛诗疏》：“檀木，皮似系迷，又似驳马。人云，‘斫檀不谛得系迷，系迷尚可得驳马。’”盖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什似檀，以其班驳似马之驳者。今解《诗》用《尔雅》之

说，以为“兽锯牙，食虎豹”，恐非也。兽，动物，岂常止于隰者？又与苞栎、苞棣、树檖非类，直是当时梓榆耳。

自古言楚襄王梦与神女遇。以《楚辞》考之，似未然。《高唐赋序》云：“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故立庙号为朝云。”其曰“先王尝游高唐”，则梦神女者，怀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赋序》曰：“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憙，见一妇人，状甚奇异。’玉曰：‘状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环姿玮态，不可胜赞。’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胜赞”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称叹之可也，不当却云“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与其臣语，不当称白。又其赋曰：“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望余帷而延视兮，若流波之将澜。”若宋玉代王赋之若玉之自言者，则不当自云“他人莫睹，玉览其状”，既称“玉览其状”，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称余者谁也。以此考之，则“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字误书之耳。前日梦神女者，怀王也；其夜梦神女者，宋玉也。襄王无预焉，从来枉受其名耳。

《唐书》载武宗宠王才人，尝欲以为皇后。帝寝疾，才人侍左右，熟视曰：“吾气奄奄，顾与汝辞，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一殉。”及大渐，〔悉取所常贮散遗宫中，〕审帝已崩，即自经于幄下。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按李卫公《文武两朝献替记》云：“自上临御，王妃有专房之宠，以娇妒忤旨，日夕而殒，群情无不惊惧，以谓上成功之后，喜怒不测。”与《唐书》所载全别。《献替记》乃德裕手自记录，不当差谬。其书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据《献替记》所言，则王氏为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赠。按《张祐集》有《孟才人叹》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其恳，许之。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详此，则《唐书》所载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号“北苑茶”。今建州凤凰山，土人相传，谓之北苑，言江南尝置官领之，谓之“北苑使”。予因读《李后主文集》，有《北苑诗》及《北苑纪》，知北苑及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内园使。李氏时有北苑使，善制茶，人竞贵之，谓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晋公为《北苑茶录》云：“北苑，地名也，今曰龙焙。”又云：“苑者，天子园囿之名。此在列郡之东隅，缘何却名北苑？”丁亦自疑之。盖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误传，自晋公实之于书，至今遂谓之北苑。

唐以来，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语而不考其意。凡说武人，多云“衣短后衣”，不知短后衣作何形制？短后衣出《庄子说剑篇》，盖古之士人，衣皆曳后，故时有衣短后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岂复更有短后之衣！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予按，后汉王允曰：“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班固所论，乃所谓谤也。此正是迁之微意。凡《史记》次序、说论，皆有所指，不徒为之。班固乃讥迁“是非颇谬于圣贤”，论甚不款。

人语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闲事，未尝离口也，而字书中须读作“否”音也。若谓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岂可谓之“否可”；“不然”岂可谓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岂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决非如此，止是字书谬误耳。若读《庄子》“不可乎不可”须云“否可”，读《诗》须云“曷否肃雍”，“胡否佽焉”，如此全不近人情。

古人谓章句之学，谓分章摘句，则今之疏义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学者，以其不主于义理耳。今人或谬以诗赋声律为章句之学，误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义理。如《易》云“终日乾乾”，两乾字当为两句，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终终之也。“王臣蹇蹇”，两蹇字为王与臣也，九五、六二，王与臣皆处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为冥鸿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应乎五故也。则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后人又改“蹇蹇”字为“謇”，以謇謇比谔谔，尤为讹谬。“君子夬夬”，夬夬，二义也，以义决其外，胜己之私于内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来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为连语，如虩虩、哑哑之类读之，此误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当为句。君子则夬夬矣，何咎之有，况于凶乎？“自天祐之吉”，当为句，非吉而利，则非所当祐也。《书》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孔安国谓：“汤没，至太甲方称元年。”按《孟子》，成汤之后，尚有外丙、仲壬，而《尚书疏》非之。又或谓古书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汤誓》、《仲虺之诰》、《汤诰》，皆成

汤时诰命；汤没，至太甲元年，始复有《伊训》著于书。自是孔安国离其文于"太甲元年"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读之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则文自足，亦非缺落。尧之终也，百姓如服考妣之丧三年。百姓，有命者也，为君斩衰，礼也。邦人无服，三年四海无作乐者，况畿内乎。《论语》曰："先行"，当为句，"其言"自当后也。似此之类极多，皆义理所系，则章句亦不可不谨。

古人引《诗》，多举《诗》之断章。断，音段，读如断截之断，谓如一诗之中，只断取一章或一二句取义，不取全篇之义，故谓之断章。今之人多读断章，断音锻，谓诗之断句，殊误也。《诗》之末句，古人只谓之"卒章"，近世方谓"断句"。

古人谓币言"玄纁五两"者，一玄一纁为一两。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黄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湛丹秫染之。《尔雅》曰："一染谓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谓之窥，"窥，赪也。"三染谓之纁"，盖黄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币，以皂帛为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戋戋。"戋戋者，寡也；谓之盛者非也。

《经典释文》如熊安生辈，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陆德明，吴人，多从吴音；郑康成，齐人，多从东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赎刑"，赎音树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谓肉为揉，谓赎为树。如打字音丁梗反，罢字音部买反，皆吴音也。如疡医"祝药劀杀之齐"，祝音咒，郑康成改为注，此齐、鲁人音也，至今齐谓注为咒。官名中尚书本秦官，尚音上，谓之尚书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谓尚为常。

乐律

兴国中，琴待诏朱文济鼓琴为天下第一。京师僧慧日大师夷中尽得其法，以授越僧义海。海尽夷中之艺，乃入越州法华山习之，谢绝过从，积十年不下山，昼夜手不释弦，遂穷其妙。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无有臻其奥。海今老矣，指法于此遂绝。海读书，能为文，士大夫多与之游，然独以能琴知名。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七声：宫、羽、商、角、徵、变宫、变徵也。今燕乐二十八调，用声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句、合；大石角同此，加下五，共十声。中吕宫、双调、中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双角同此，加高一，共十声。高宫、高大石调、高般涉皆用九声：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声。道调宫、小石调、正平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小石角加句字，共十声。南吕宫、歇指调、南吕调皆用七声：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声。仙吕宫、林钟商、仙吕调皆用九声：紧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钟角加高工，共十声。黄钟宫、越调、黄钟羽皆用九声：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声。外则为犯。燕乐七宫：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七商：越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双调、小石调、歇指调、林钟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双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钟角；七羽：中吕调、南吕调（又名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又名大石调）、般涉调、高般涉、正平调。

十二律并清宫，当有十六声。今之燕乐，止有十五声，盖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故无正黄钟声。今燕乐只以合字配黄钟，下四字配大吕，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夹钟，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吕，勾字配蕤宾，尺字配林钟，下工字配夷则，高工字配南吕，下凡字配无射，高凡字配应钟，六字配黄钟清，下五字配大吕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紧五字配夹钟清。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亦不能尽归本律。故有祖调、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杀、侧杀、递杀、顺杀。凡此之类，皆后世声律渎乱，各务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间亦自有伦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备纪。

乐有中声，有正声。所谓中声者，声之高至于无穷，声之下亦无穷，而各具十二律，作乐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声，不如是不足以致大和之音，应天地之节。所谓正声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韵，此十二律自然之节也。盈丈之弦，其节亦十三；盈尺之弦，其节亦十三。故琴以为十三徽。不独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为磬之法，已上则磨其耑，已下则磨其旁，磨之至于击而有韵处即与徽应，过之则复无韵；又磨之至于有韵处，复应以一徽。石无大小，有韵处亦不过十三，犹弦之有十三泛声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厘损益其间。近世金石之工，盖未尝及此。不得正声，不足为器；不得中声，不得为乐。

律有四清宫，合十二律为十六，故钟磬以十六为一堵。清宫所以为止于四者，自黄钟而降，至林钟宫、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则即以黄钟为角，南吕以大吕为角，则民声皆过于君

声，须当折而用黄钟、大吕之清宫。无射以黄钟为商，太蔟为角。应钟以大吕为商，夹钟为角。不可不用清宫，此清宫所以有四也。其余徵、羽，自是事、物用变声，过于君声无嫌，自当用正律，此清宫所以止于四而不止于五也。君、臣、民用从声，事、物用变声，非但义理次序如此，声必如此然后和，亦非人力所能强也。

本朝燕部乐，经五代离乱，声律差舛。传闻国初比唐乐高五律。近世乐声渐下，尚高两律。予尝以问教坊老乐工，云："乐声岁久，势当渐下。"一事验之可见：教坊管色，岁月浸深，则声渐差，辄复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响皆是古器。铁性易缩，时加磨莹，铁愈薄而声愈下。乐器须以金石为准；若准方响，则声自当渐变。古人制器，用石与铜，取其不为风雨燥湿所移，未尝用铁者，盖有深意焉。律法既亡，金石又不足恃，则声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乐钟皆圆，如盒，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扁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

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即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

乐中有敦、掣、住三声。一敦一住，各当一字。一大字住当二字。一掣减一字。如此迟速方应节，琴瑟亦然。更有折声，唯合字无。折一分、折二分、至于折七八分者皆是。举指有浅深，用气有轻重。如笙箫则全在用气，弦声只在抑按。如中吕宫一字、仙吕宫五字，皆比他调高半格，方应本调。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

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衎奏稽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衎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稽琴格"。

律吕宫、商、角声各相间一律，至徵声顿间二律，所谓变声也。琴中宫、商、角皆用缠弦，至徵则改用平弦，隔一弦鼓之，皆与九徽应，独徵声与十徽应，此皆隔两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虽增少宫、少商，然其用丝各半本律，乃律吕清倍法也。故鼓之六与一应，七与二应，皆不失本律之声。后世有变宫、变徵者，盖自羽声隔八相生再起宫，而宫生徵，虽谓之宫、徵，而实非宫、徵声也。变宫在宫、羽之间，变徵在角、徵之间，皆非正声，故其声庞杂破碎，不入本均，流以为郑、卫，但爱其清焦，而不复古人纯正之音。惟琴独为正声者，以其无间声以杂之也。世俗之乐，惟务清新，岂复有法度，乌足道哉。

十二律配燕乐二十八调，除无徵音外，凡杀声黄钟宫，今为正宫，用六字；黄钟商，今为越调，用六字；黄钟角，今为林钟角，用尺字；黄钟羽，今为中吕调，用六字；大吕宫，今为高宫，用四字；大吕商、大吕角、大吕羽、太蔟宫，今燕乐皆无；太蔟商，今为大石调，用四字；大蔟角，今为越角，用工字；太蔟羽，今为正平调，用四字；夹钟宫，今为中吕宫，用一字；夹钟商，今为高大石调，用一字；夹钟角、夹钟羽、姑洗宫、商，今燕乐皆无；姑洗角，今为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为高平调，用一字；中吕宫，今为道调宫，用上字；中吕商，今为双调，用上字；中吕角，今为高大石角，用六字；中吕羽，今为仙吕调，用上字；蕤宾宫、商、羽、角，今燕乐皆无；林钟宫，今为南吕宫，用尺字；林钟商，今为小石调，用尺字；林钟角，今为双角，用四字；林钟羽，今为黄钟调，用尺字；夷则宫，今为仙吕宫，用工字；夷则商、角、羽、南吕宫，今燕乐皆无；南吕商，今为歇指调，用工字；南吕角，今为小石角，用一字；南吕羽，今为般涉调，用工字；无射宫，今为黄钟宫，用凡字；无射商，今为林钟商，用凡字，无射角，今燕乐无；无射羽，今为高般涉调，用凡字；应钟宫、应钟商，今燕乐皆无；应钟角，今为歇指角，用尺字；应钟羽，今燕乐无。

卷二

象数

又一说，子午属庚（此纳甲之法。震初爻纳庚子、庚午也），丑未属辛（巽初爻纳辛丑、辛未也），寅申属戊（坎初爻纳戊寅、戊申也），卯酉属己（离初爻纳己卯、己酉也），辰戌属丙（艮初爻纳丙辰、丙戌也），巳亥属丁（兑初爻纳丁巳、丁亥也）。一言而得之者，宫与土也（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辛。戊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故皆属土。余皆仿此）；三言而得之者，徵与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己丑、己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己。故皆属火）；五言而得之者，羽与水也（假令丙子、丙午，皆五言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言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言而得戊。乙卯、乙丑，皆五言而得己。故皆属水）；七言而得之者，商与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言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言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言而得戊。癸丑、癸酉，皆

七言而得己。故皆属金）；九言而得之，角与木也（假令壬子、壬午，皆九言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言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言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言而得己。故皆属木）。此出于《抱朴子》，云是《河图》、《玉版》之文。然则一何以属土，三何以属火，五何以属水？其说云："中央总天之气一，南方丹天之气三，北方玄天之气五，西方素天之气七，东方苍天之气九。"皆奇数而无偶数，莫知何义，都不可推考。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谓之"入易"，吴人谓之"倒布"。壬日气候，如本月癸日差温类九月，甲日类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时节即温，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后，自如时令。此不出阴阳书，然每岁候之，亦时有准，莫知何谓。

卢肇论海潮，以谓"日出没所激而成"，此极无理。若因日出没，当每日有常，安得复有早晚？予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月正午而生者为"潮"，则正子而生者为"汐"；正子而生者为"潮"，则正午而生者为"汐"。

历法见于经者，唯《尧典》言："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置闰之法，自尧时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闰之法，先圣王所遗，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如岁差之类，方出于近世，此固无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没谓之一日，月一盈亏谓之一月。以日月纪天，虽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复与日会，岁十二会而尚有余日，积三十二月，复余一会。气与朔渐相远，中气不在本月，名实相乖，加一月谓之"闰"。闰生于不得已，犹构舍之用磹楔也。自此气朔交争，岁年错乱，四时失位，算数繁猥。凡积月以为时，四时以成岁，阴阳消长，万物生杀变化之节，皆主于气而已。但记月之盈亏，都不系岁事之舒惨。今乃专以朔定十二月，而气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则朔在气前者是也，徒谓之乙岁之春，而实甲岁之冬也；时尚谓之冬也，而已行发生之令，则朔在气后者是也，徒谓之甲岁之冬，乃实乙岁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为实，而生杀之实反为寓，而又生闰月之赘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为术，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为孟春之一日，惊蛰为仲春之一日，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岁岁齐尽，永无闰余。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间，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如此，则四时之气常正，岁政不相陵夺，日月五星亦自从之，不须改旧法。唯月之盈亏，事虽有系之者，如海胎育之类，不预岁时寒暑之节，寓之历间可也。借以元祐元年为法，当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历日，岂不简易端平，上符天运，无补缀之劳？予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怨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

五行之时谓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时，以四时分属五行，则春夏秋冬虽属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属土，故不可以时言，须当以月言。十二月谓之十二辰，则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也。

《黄帝素问》有五运六气。所谓五运者，甲己为土运，乙庚为金运，丙辛为水运，丁壬为木运，戊癸为火运。如甲己所以为土，戊癸所以为火，多不知其因。予按，《素问五运大论》："黄帝问五运之所始于岐伯，引《太始天元册文》曰：'始于戊己之分。'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王砅注引《遁甲》："六戊为天门，六己为地户。"天门在戌亥之间，奎、壁之分；地户在辰、巳之间，角、轸之分。凡阴阳皆始于辰，上篇所论十二月谓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谓之十二辰，十二时亦谓之十二辰，日月星谓之三辰，五行之时谓之五辰。五运起于角、轸者，亦始于辰也。甲己之岁，戊己黅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土运（角属辰，轸属巳。甲己之岁，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为土运。下皆同此）。乙庚之岁，庚辛素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金运，庚辰、辛巳也。丙辛之岁，壬癸玄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水运，壬辰、癸巳也。丁壬之岁，甲乙苍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木运，甲辰、乙巳也。戊癸之岁，丙丁丹天之气经于角、轸，故为火运，丙辰、丁巳也。《素问》曰："始于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凡运临角、轸，则气在奎、壁以应之。气与运常同天地之门户。故曰："土位之下，风气承之。"甲己之岁，戊己土临角、轸，则甲乙木在奎、壁（奎属戌，壁属亥。甲己之岁，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气承之"者，乙庚之岁，庚辛金临角、轸，则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气承之"者，丙辛之岁，壬癸水临角、轸，则戊己土在奎、壁。曰"风位之下，金气承之"者，丁壬之岁，甲乙木临角、轸，则庚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气承之"者，戊癸之岁，丙丁火临角、轸，则壬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问》者，皆莫能喻，故具论如此。

世之言阴阳者，以十干寄于十二支，各有五行相从。唯戊己则常与丙丁同行，五行家则以戊寄于巳，己寄于午；六壬家亦以戊寄于巳，而以己寄于未。唯《素问》以奎、壁为戊分，轸、角为己分。奎、壁在亥戌之间，谓之戊分，则戊当在戌也。轸，角在辰巳

之间，谓之已分，则已当在辰也。遁甲以六戊为天门，天门在戌亥之间，则戊亦当在戌；六己为地户，地户在辰巳之间，则己亦当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焉。二说正相合。按，字书：戌，从戊、从一。则戊寄于戌，盖有从来。辰文从厂（音汉）、从㫗。㫗（音身。《左传》："亥有二首六身。"亦用此㫗字）从乙（音隐）、从己。则己寄于辰，与《素问》、《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与水相随。戊，阳土也。一，水之生数也。水乃金之子，水寄于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戌之理如是。己，阴土也。六，水之成数也。水乃木之母，水寄于东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与隐于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岩之可居者。乙，隐也。

律有实积之数，有长短之数，有周径之数，有清浊之数。所谓实积之数者，黄钟管长九寸，径九分，以黍实其中，其积九九八十一，此实积之数也。林钟长八寸，径九分，八九七十二（《前汉书》称八八六十四，误也。解具下文）。余律准此。所谓长短之数者，黄钟九寸，三分损一，下生林钟，长六寸；林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长八寸。此长短之数也，余律准此。所谓周径之数者，黄钟长九寸，围九分（古人言"黄钟围九分"，举盈数耳，细率之当周九分七分之三）；林钟长六寸，亦围九分（十二律皆围九分。《前汉志》言"林钟围六分"者，误也。予于《乐论》辩之甚详。《史记》称"林钟五寸十分四"，此则六分九五十四，足以验《前汉》误也）；余律准此。所谓清浊之数者，黄钟长九寸为正声，一尺八寸为黄钟浊宫，四寸五分为黄钟清宫（倍而长为浊宫，倍而短为清宫）；余律准此。

八卦有过揲之数，有归余之数，有阴阳老少之数，有河图之数。所谓过揲之数者，亦谓之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十四。此乾、坤之策，过揲之数也。余卦准此（前卷叙之已详）。所谓归余之数者，乾一爻三少，初变之初五，再变、三变之初各四，并卦为十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归余之数也；坤一爻三少，初变之初九，再变、三变各八，并卦为二十六爻，三合之七十八，此坤卦归余之数也。余卦准此。阴阳老少之数，乾九揲而得之，故曰老阳之数九；坤六揲而得之，故曰老阴之数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之，故曰少阳之数七；巽、离、兑皆八揲而得之，故曰少阴之数八。所谓河图之数者，河图北方一，南方九，东方三，西方七，东北八，西北六，东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五；坤得西、南、东北、西北，故其数三十；震得东南、西南、东、西、北，故其数十有七；巽得南、中、东北、西北，故其数二十有八；坎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中，故其数二十有五；离得东、西、南、北，故其数二十；艮得南、东、西、东北、西北，故其数三十有三；兑得东南、西南、中、北，故其数十有二。具图如后。（图缺）

揲蓍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阳爻，乾为老阳，两多一少，非震即坎，非坎即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后，艮也。三揲之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阴爻亦如此：三爻坤为老阴，两少一多，非巽即离，非离即兑。多在前，则巽也；多在中，离也；多在后，兑也），积三爻为内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为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内外六十四卦复自相乘，为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之卦法也。揲蓍凡十有八变，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间，细算之乃见）。凡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此变卦法，《周易》是也），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尽六十四卦。每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贡《易林》中所载是也），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终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积至微之数，以成至大；积至大之数，却为至微；循环无端，莫知首尾。故《罔象成名图》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为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变为一卦。循环相生，莫知其端。）大小一也，积小以为大，积大复为小，岂非一乎？往来一也，首穷而成尾，尾穷而反成首，岂非一乎？故至诚可以前知，始末无异故也。以夜为往者，以昼为来；以昼为往者，以夜为来。来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来，不足怪也。圣人独得之于心，而不可言喻，故设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学者当观象以求圣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见，然后可以藏往知来，成变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皆如是，非独此数也。知言象为糟粕，然后可以求《易》。

官　政

有一朝士，与王沂公有旧，欲得齐州。沂公曰："齐州已差人。"乃与庐州，不就，曰："齐州地望卑于庐州，但于私便尔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当亦不难。"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夺一与一，此一物不失所，则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惭沮而退。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孙，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买盐，虽有近利。

官盐患在不售，不患盐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近岁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徭，比旧浸繁。多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如山，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朝廷调发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被科无已时也。”其远虑多类此。

孙伯纯史馆知苏州，有不逞子弟与人争“状”字当从犬、当从大，因而构讼。孙令褫去巾带，纱帽下乃是青巾。孙判其牒曰：“偏傍从大，书传无闻；巾帽用青，屠沽何异？量决小杖八下。”苏民闻之，以为口实。

忠定张尚书曾令鄂州崇阳县，崇阳多旷土，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忠定令民伐去茶园，诱之使种桑麻，自此茶园渐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间。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独崇阳茶租最少，民监他邑，思公之惠，立庙以报之。民有入市买菜者，公召谕之曰：“邑居之民，无地种植，且有他业，买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种而费钱买菜？”笞而遣之。自后人家皆置圃，至今谓芦菔为“张知县菜”。

权 智

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觇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蕃贼决讫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戍兵步骑甚众，刍粮亦富。虏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郎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测，某甘斩首。”范嘉其言状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赏拔，言知兵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言不验，须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杀我邪？聊欲安众心耳。”

韩信袭赵，先使万人背水阵，乃建大将旗鼓，出井陉口，与赵人大战，佯败，弃旗鼓走水上。军背水而阵，已是危道；又弃旗鼓而趋之，此必败势也。而信用之者，陈余老将，不以必败之势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过余，乃敢用此耳。向使余小黠于信，信岂得不败？此所谓知彼知己，量敌为计。后之人不量敌势，袭信之迹，决败无疑。汉五年，楚、汉决胜于垓下，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其后；绛侯、柴武在高帝后。信先合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信复乘之，大败楚师。此亦拔赵策也。信时威震天下，籍所惮者，独信耳。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后不疑。故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堕马”势也。信兵虽却，而二将维其左右，高帝军其后，绛侯、柴武又在其后，异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项籍也。用破赵之迹，则歼矣。此皆信之奇策。观古人者，当求其意，不徒视其迹。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从古言韩信善用兵，书中不见信所以善者。予以谓信说高帝，还用三秦，据天下根本，见其断；虏魏豹，斩龙且，见其智；拔赵、破楚，见其应变；西向师亡虏，见其有大志。此其过人者。惜乎《汉书》脱略，漫见于此。

种世衡初营清涧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刚果有谋，以义烈自名。世衡延置门下，恣其所欲，供亿无算。崧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遇之愈厚。留岁余，崧亦深德世衡，自处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谓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阴与贼连，何相负也？”拽下械系捶掠，极其苦楚。凡一月，滨于死者数矣。崧终不伏，曰：“崧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则死矣。终不以不义自诬。”毅然不顾。世衡审其不可屈，为解缚沐浴，复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尔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万一可胁，将泄吾事。设虏人以此见穷，能不相负否？”崧默然曰：“试为公为之。”世衡厚遗遣之，以军机密事数条与崧曰：“可以此藉手，仍伪报西羌。”临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赠之曰：“胡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遇乞，虏人之谋臣也。崧如所教，间关求通遇乞。虏人觉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崧初不知领中书，虏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虏人因疑遇乞，舍崧，迁于北境。久之，遇乞终以疑死。崧邂逅得亡归，尽得虏中事以报。朝廷录其劳，补右侍禁，归姓为王。崧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世衡本卖崧为死间，邂逅得生还，亦命也。康定之后，世衡数出奇计。予在边，得于边人甚详，为新其庙像，录其事于篇。

祥符中，禁中火，时丁晋公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令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排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宫门。事毕，却以斥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

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笐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艺文

李学士世衡喜藏书。有一晋人墨迹，在其子绪处。长安石从事尝从李君借去，窃摹一本，以献文潞公，以为真迹。一日，潞公会客，出书画，而李在坐，一见此帖，惊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归，取验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为石君所传，具以白潞公。而坐客墙进，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迹，而以李所收为摹本。李乃叹曰："彼众我寡，岂复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枢密子厚善书，尝有语："书字极须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于心者，不晓吾语也。"尝自谓"墨禅"。

世之论书者，多自谓书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语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嫱，容貌虽不同，而皆为丽人；然手须是手，足须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虽形气不同，掠须是掠，磔须是磔，千变万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纵其精神筋骨犹西施、毛嫱，而手足乖戾，终不为完人。杨朱、墨翟，贤辩过人，而卒不入圣域。尽得师法，律度备全，犹是奴书，然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无迹可窥，然后入神。

今世俗谓之隶书者，只是古人之八分书，谓初从篆文变隶，尚有二分篆法，故谓之八分书。后乃全变为隶书，即今之正书、章草、行书、草书皆是也。后之人乃误谓古八分书为隶书，以今时书为正书，殊不知所谓正书者，隶书之正者耳。其余行书、草书，皆隶书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老子朱龟碑》也。《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和《华山碑》，皆今所谓隶书也。杜甫诗亦只谓之八分。"又《书评》云："汉、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尝用隶书。"知汉、魏碑文，皆八分，非隶书也。

江南府库中，书画至多。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诸书画中，时有李后主题跋，然未尝题书画人姓名；唯钟隐画，皆后主亲笔题"钟隐笔"三字。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钟隐笔'者，皆后主自画。后主尝自号钟山隐士，故晦其名，谓之钟隐，非姓钟人也。今世传钟画，但无后主亲题者，皆非也。"

器用

熙宁八年，章子厚与予同领军器监，被旨讨论兵车制度。本监以《周礼考工记》及《小戎》诗考定：车轮崇六尺，轵崇三尺三寸（毂末至地也。并轸轐为四尺）。牙围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车罔也）。毂长三尺二寸，径一尺三分寸之二。轮之薮三寸九分寸之五（毂上札辐凿眼是也），大穿内径四寸五分寸之二（记谓之"贤"，毂之里穿也），小穿内径三寸十五分寸之四（记谓之"轵"，毂之外穿也）。辐九寸半，辐外一尺九寸（并辐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毂之长），金厚一寸（大小穿，其金皆一寸），辐广三寸半（深亦如之）。舆六尺六寸，车队四尺四寸（队，音遂，谓车之深。盖深四尺四寸，广六尺六寸也）。式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轸内），崇三尺三寸（半舆之广为之崇），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较，两椅上出式者，并车高五尺五寸）。轸围一尺一寸（车后横木），贰围七寸三分寸之一，较围四寸九分寸之八，轵围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轵乃椅木之植者，衡者与毂末同名），轛围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式之植者，衡者如较之植轵而名互异），任正围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此舆下三面材，持车正者），辀深四尺七寸（此梁舡辀也。轵崇三尺三寸。此辀如桥梁，桥上四尺七寸，并衡颈为八尺七寸；国马高八尺，除衡颈则如马之高），长一丈四尺四寸（轨前十尺，队四尺四寸）。轨前一丈。筞长五尺。衡围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长六尺六寸；轴围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兔围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辀当伏兔者，与任正相应）。颈围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颈，辀前持衡者）。踵围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踵，辀后承轴处）。轨广八尺（两辙之间）。阴如轨之长（侧于轨前）。轫二，前着骖辔，后属阴（在骖之外，所以止出）。胁驱长一丈（皮为之，前系于衡，当骖马内，所以止入）。服马颈当衡軶（两服齐首），骖马齐衡（两骖雁行，谓小却也），辔六（服马二辔，骖马一辔）。度皆以周尺（一尺当今七寸三分少强）。以法付作坊制车，兼习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阅，上御延和殿亲按。藏于武库，以备仪物而已。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湆在下，体在上，则易熟而不偏烂。及升鼎，则浊滓皆归足中。《鼎卦》初六："鼎颠趾，利出否。"谓浊恶下，须先泻而虚之；九二阳爻，方为鼎实。今京师大屠善熟彘者，钩悬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遗意也。又古铜香垆，多镂其底，先入火于垆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则难灭而持久。又防垆热灼席，则为盘荐水，以渐其趾，且以承灰炧之坠者。其他古器，率有曲意，而形制文画，大概多同。盖有所传授，各守师法，后人莫敢辄改。今之众学，人人皆出己意，奇衺浅陋，弃古自用，不止器械而

已。

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阁者，板格，以庋膳羞者，正是今之立匮。今吴人谓立匮为厨者,原起于此。以其贮食物也，故谓之厨。

卷 三

异 事

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帅淮南，一日，后园中有芍药一榦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今谓之“金缠腰”者是也。公异之，开一会，欲招四客以赏之，以应四花之瑞。时王岐公为大理寺评事通判，王荆公为大理评事签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判钤辖诸司使忘其名官最长，遂取以充数。明日早衙，钤辖者申状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过客历，求一朝官足之。过客中无朝官，唯有陈秀公时为大理寺丞，遂命同会。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濒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亲。至一山中，见居人说旬日前，有数十龟负一大龟葬于此山中。梁以谓龟神物，其葬处或是福地，与其人登山观之，乃见有丘墓之象，试发之，果得一死龟。梁乃迁葬他所，以龟之所穴葬其亲。其后梁生三子，立仪、立则、立贤。立则、立贤皆以进士登科。立仪尝预荐，皇祐中，依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则值熙宁立八路选格，就二广连典十余郡，今为朝请大夫致仕，予亦识之。立仪、立则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广州，郁为士族，至今谓之“龟葬梁家。”龟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适兴，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启之邪？

杂 志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欧阳文忠公、刁景纯同知礼院。景纯喜交游，多所过从，到局或不下马而去。一日退朝，与子京相遇，子京谓之曰：“久不辱至寺，但闻走马过门。”李邯郸献臣立谈间，戏改杜子美《赠郑广文诗》嘲之曰：“景纯过官舍，走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长骂；多罗四十年，偶未识磨毡。赖有王宣庆，时时乞与钱。”叶道卿、王原叔各为一体诗，写于一幅纸上。子京于其后题六字曰：“效子美谇景纯。”献臣复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题篇，献臣小书。”欧阳文忠公又以子美诗书于一绫扇上。高文庄在坐，曰：“今日我独无功。”乃取四公所书纸为一小帖，悬于景纯直舍而去。时西羌首领唃厮罗新归附，磨毡乃其子也。王宣庆大阉求景纯为墓志，送钱三百千。故有磨毡、王宣庆之诮。今诗帖在景纯之孙槩处，扇诗在杨次公家，皆一时名流雅谑，予皆曾借观，笔迹可爱。

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其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翠华还宫，上不怿，因痁作，将逾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屦，一足跣，一足悬一屦，搢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痁若顿瘳，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忧劳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寿。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象。观此题相记，似始于开元时。皇祐中，金陵上元县发一冢，有石志，乃宋征西将军宗悫母郑夫人墓。夫人，汉大司农郑众女也。悫有妹名钟馗。后魏有李钟馗，隋将乔钟馗、杨钟馗。然则钟馗之名，从来亦远矣，非起于开元之时；开元之时，始有此画耳。“钟馗”字亦作“钟葵”。

故相陈岐公，有司谥荣灵。太常议之，以荣灵为甚，请谥恭。以恭易荣灵，虽差美，乃是用唐许敬宗故事，适足以为累耳。钱文僖公始谥不善，人有为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頔故事；后乃易今谥。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边，戍将王显、王继忠屯兵镇定，虏兵大至，继忠力战，为契丹所获，授以伪官，复使为将，渐见亲信，继忠乘间进说契丹，讲好朝廷，息民为万世利。虏母老，亦厌兵，遂纳其言，因

寓书于莫守石普，使达意于朝廷，时亦未之信。明年，虏兵大下，遂至河，车驾亲征，驻跸澶渊，而继忠自虏中具奏戎主请和之意，达于行在。上使曹利用驰遗契丹书，与之讲平。利用至大名，时王冀公守大名，以虏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会围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继往，得殿前散直张皓，引见行在。皓携九岁子见曰："臣不得虏情为报，誓死不还。愿陛下录其子。"上赐银三百两遣之。皓出澶州，为徼骑所掠，皓具言讲和之意，骑乃引与俱见戎母萧及戎主。萧搴车帏召皓，以木横车轭上，令皓坐、与之酒食，抚劳甚厚。皓既回，闻虏欲袭我北塞，以其谋告守将周文质及李继隆、秦翰、文质等，厚备以待之。黎明，虏兵果至，迎射其大帅挞览坠马死，虏兵大溃。上复使皓申前约，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与利用俱往，和议遂定。乃改元景德。后皓为利用所轧，终于左侍禁。真宗后知之，录其先留九岁子牧为三班奉职，而累赠继忠至大同军节度使兼侍中。国史所书，本末不甚备，予得其详于张牧及王继忠之子从伾之家。蒋颖叔为河北都转运使日，复为从伾论奏，追录其功。

前世风俗，卑者致书于所尊，尊者但批纸尾答之，曰"反"。故人谓之"批反"，如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故纸尾多作"敬空"字，自谓不敢抗敌，但空纸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处不疑，不务过敬。前世启甚简，亦少用联幅者。后世虚文浸繁，无昔人款款之情，此风极可惜也。

风后八阵，大将握奇，处于中军，则并中军为九军也。唐李靖以兵少难分九军，又改制六花阵，并中军为七军。予按，九军乃方法，七军乃圆法也。算术，方物八裹一，盖少阴之数，并其中为老阳；圆物六裹一，乃老阴之数，并其中为少阳。此物之定行，其数不可改易者。既为方、圆二阵，势自当如此。九军之次，李靖之后，始变古法，为前军、策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策后军。七军之次：前军、右虞候军、右军、中军、左虞候军、左军、后军。扬奇备伏。先锋、踏白，皆在阵外；跳荡、弩手，其人皆在军中。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则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縻军"也。又古阵法有"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阵间士卒皆侧立，每两行为一巷，令面相向而立。虽文应古说，不知士卒侧立如何应敌？上疑其说，使予再加详定。予以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今《营阵法》是也。

古人尚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宾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让客，此甚无义。惟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者，主道也，非以左为尊也。《礼记》曰："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乃就西阶。"盖尝以西阶为尊，就主人阶，所以为敬也。韩信得广武君，东向坐，西向对而师事之，此尊右之实也。今惟朝廷有此礼，凡臣僚登阶奏事，皆由东阶立于御座之东；不由西者，天子无宾礼也。方外唯释门主人升堂，众宾皆立于西，惟职属及门弟子立于东，盖旧俗时有存者。

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见在今州城北门外），又南阿帅桥、周家桥（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今存）、广济桥（今存）、新桥、开明桥（今存）、顾家桥、通泗桥（今存）、太平桥（今存）、利园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今存）、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今开元寺前），次东水门（今有新桥，非古迹也），东出有山光桥（见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皆在今州城西门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为舒州观察支使，能为水丹。时王荆公为通判，问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然之，少日则水渐凝结如金玉，精莹骇目。"问其方，则曰："不川一切，但调节水火之力。毫发不均，即复化去。此坎、离之粹也。"曰"日月各有进退节度"，予不得其详。推此可以求养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草木奋发，鸟兽孳乳，此定气所化也。今人于春、秋分夜半时，汲井水满大瓮中，封闭七日，发视则有水花生于瓮面，如轻冰，可采以为药；非二分时，则无。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时吐翕咽津，存想腹胃，则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然耀日，术家以为丹药。此中和之在人者。凡变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穷玄化，天人无异，人自不思耳。深达此理，则养生治疾，可通神矣。

药 议

世人用莽草，种类最多，有叶大如手掌者，有细叶者，有叶光厚坚脆可拉者，有柔软而薄者，有蔓生者，多是谬误。按《本草》："若石南，而叶稀无花实。"今考木"若石南"，信然；叶稀无花实，亦误也。今莽草，蜀道、襄、汉、浙江湖间山中有，枝叶稠密，团栾可爱，叶光厚而香烈，花红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红蕊，倒垂下，满树垂动摇摇然，极可玩。襄、汉间渔人，竞采以捣饭饴鱼，皆翻上，乃捞取之。南人谓之石桂。白乐天有《庐山桂诗》，其序曰："庐山多桂树。"又曰："手攀青桂枝。"盖此木也。唐人谓之红桂，以其花红故也。李德裕《诗序》曰："龙门敬善寺有红桂树，独秀伊川，移植郊园，众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耳。"卫公此说亦甚明。自古用此一类，仍毒鱼有验。《本草》木部所收，不知何缘谓之草，独此未喻。

孙思邈《千金方》人参汤，言须用流水煮，用止水则不验。人多疑流水、止水无异。予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洋然；唯鳅鲤入江中辄死。乃知鳅鲤但可居止水，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不可不知。又鲫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则背鳞黑而味恶，此亦一验。《诗》所谓"岂其食鱼，必河之鲂?"盖流水之鱼，品流自异。

熙宁中，阇婆国使人入贡方物，中有摩娑石二块，大如枣，黄色，微似花蕊；又无名异一块，如莲菂，皆以金函贮之。问其人"真伪何以为验"？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虽不同，皆姜黄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为真。无名异，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为真。"广州市舶司依其言试之，皆验，方以上闻。世人蓄摩娑石、无名异颇多，常患不能辩真伪。小说及古方书如《炮炙论》之类亦有说者，但其言多怪诞，不近人情。天圣中，予伯父吏书新除明州，章宪太后有旨令于舶船求此二物，内出银三百两为价，值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终任求之，竟不可得。医潘璟家有白摩娑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验。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壳许入口即瘥。

药有用根，或用茎叶。虽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深达其理，未可妄用。如仙灵脾，《本草》用叶，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远志用根，则其苗谓之小草；泽漆之根，乃是大戟；马兜零之根，乃是独行。其主疗各别。推此而言，其根、苗盖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壳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拿能懵人，食其心则醒；楝根皮泻人，枝皮则吐人；邕州所贡蓝药，即蓝蛇之首，能杀人，蓝蛇之尾能解药；鸟兽之肉，皆补血，其毛角鳞鬣，皆破血；鹰鹯食鸟兽之肉，虽筋骨皆化，而独不能化毛。如此之类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补骨髓者，取其核温涩能秘精气，精气不泄，乃所以补骨髓；今人或削取肉用，而弃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凿。若用《本草》中主疗，只当依本说。或别有主疗改用根茎者，自从别方。

岭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涧中水皆有毒，唯此水无毒，士人陆行多饮之。至深冬，则凝结如玉。乃天竹黄也。王彦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深间水皆不可饮，唯剖竹取水，烹饪饮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阙，冬行，求竹水不可复得，问土人，乃知至冬则凝结，不复成水。遇夜野火烧林木为煨烬，而竹黄不灰，如火烧兽骨而轻。土人多于火后采拾，以供药品，不若生得者为善。

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

吴人嗜河豚鱼，有遇毒者，往往杀人，可为深戒。据《本草》："河豚，味甘温，无毒，补虚，去湿气，理腰脚。"因《本草》有此说，人遂信以为无毒，食之不疑，此甚误也。《本草》所载河豚，乃今之鮰鱼，亦谓之鮠（五回反）鱼，非人所嗜者，江、浙间谓之回鱼者是也。吴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鱼。《本草注》引日华子云："河豚，有毒，以芦根及橄榄等解之。肝有大毒。又为鮰鱼、吹肚鱼。"此乃是侯夷鱼，或曰胡夷鱼，非《本草》所载河豚也，引以为注，大误矣。《日华子》称"又名鮰鱼"，此却非也，盖差互解之耳。规鱼，浙东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规。吹肚鱼，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胀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为栅，待群鱼大下之时，小拔去栅，使随流而下，日莫猥至，自相排蹙，或触栅，则怒而腹鼓，浮于水上，渔人乃接取之。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兰蕙是也，又名薰。《左传》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即此草也。唐人谓之铃铃香，亦谓之铃子香，谓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至今京师人买零陵香，须择有铃子者。铃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语，文士以湖南零陵郡，遂附会名之。后人又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经》自有薰草条，又名蕙草，注释甚明。南方处处有，《本草》附会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药中有用芦根及苇子、苇叶者。芦、苇之类，凡有十数。芦、苇、葭、菼、薍、萑、蒠（息理反）、华之类皆是也。名字错乱，人莫能分。或疑芦似苇而

小，则蒹非苇也。今人云："葭一名华。"郭璞云："蒹似苇，是一物。"按尔雅云："菼、蒹、苇、芦"，盖一物也。名字虽多，会之则是两种耳。今世俗只有芦与荻两名。按，《诗疏》亦将葭、菼等众名判为二物，曰："此物初生为菼，长大为蒹，成则名为萑。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为苇。"故先儒释蒹为萑，释葭为苇。予今详诸家所释葭、芦、苇，皆芦也，则菼、蒹、萑自当是荻耳。《诗》云："葭菼揭揭"，则葭，芦也；菼，荻也。又曰："萑苇"，则萑，荻也；苇，芦也。连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诗释文》云，"蒹，江东人呼之为乌蓲。"今吴中乌蓲草，乃荻属也。则萑、蒹为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葭，不必初生，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笋，味甘脆可食；茎脆，可曲如钩，作马鞭节；花嫩时紫，脆则白，如散丝；叶色重，狭长而白脊。一类小者，可用为曲薄，其余唯堪供爨耳。芦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茎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叶阔大而色浅；此堪作障席、筐筥、织壁、覆屋、绞绳杂用，以其柔韧且直故也。今药中所用芦根、苇子、苇叶，以此证之，芦、苇乃是一物，皆当用芦，无用荻理。

扶移，即白杨也，《本草》有白杨，又有扶移。扶移一条，本出陈藏器《本草》，盖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杨，乃重出之。扶移亦谓之蒲移，《诗疏》曰，"白杨，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谓白杨只谓之蒲移。藏器又引《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又引郑注云："棠棣，移也。亦名移杨。"此又误也。《论语》乃引逸《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此自是白移，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蒲移乃乔木耳。木只有常棣，即《小雅》所谓"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者；唐棣即《论语》所谓"唐棣之华，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谓之郁李。《豳诗》云："六月食郁及薁。"注云："郁，棣属，即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属。又谓之车下李，又谓之唐棣薁，即郁李也。郁、蘡同音。注谓之蘡薁，盖其实似蘡，蘡即含桃也。《晋宫阁铭》曰："华林园中，有车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车下李，即郁也、唐棣也、白移也；薁李，即郁李也、薁也、常棣也，与蒲移全无交涉。《本草》续添"郁李，一名车下李"，此亦误也。晋《宫阁铭》引华林园所种车下李与薁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误耳。今小木中却有棣棠，叶似棣，黄花绿茎而无实，人家亭槛中多种之。

杜若即今之高良姜，后人不识，又别出高良姜条。如赤箭再出天麻条，天名精再出地菘条，灯笼草再出苦耽条。如此之类极多。或因主疗不同，盖古人所书主疗，皆多未尽，后人用久，渐见其功，主疗浸广。诸药例皆如此，岂独杜若也。后人又取高良姜中小者为杜若，正如用天麻、芦头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姜为杜若者。杜若古人以为香草，北地山姜何尝有香？高良姜花成穗，芳华可爱，土人用盐梅汁淹以为菹，南人亦谓之山姜花，又曰豆蔻花。《本草图经》云："杜若苗似山姜，花黄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峡山、岭南北。"正是高良姜，其子乃红蔻也，骚人比之兰、芷。然药品中名实错乱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说，亦莫能坚决，不患多记，以广异同。

钩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疗甚多，注释者多端，或云可入药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杀人。予尝到闽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杀，或误食者，但半叶许入口即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经官司勘鞫者极多，灼然如此。予尝令人完取一株观之，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绿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酉阳杂俎》言花似栀子稍大，谬说也。根皮亦赤。闽人呼为吻莽，亦谓之野葛；岭南人谓之胡蔓，俗谓断肠草。此草人间至毒之物，不入药用，恐《本草》所出，别是一物，非此钩吻也。予见《千金》、《外台》药方中，时有用野葛者，特宜仔细，不可取其名而误用，正如侯夷鱼与鲂鱼同谓之河豚，不可不审也。

黄镮，即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叶如槐，其花穗悬，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师人家园圃中作大架种之，谓之紫藤花者是也。实如皂荚，《蜀都赋》所谓"青珠黄镮"者，黄镮即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种以为亭槛之饰。今人采其茎，于槐干上接之，伪为矮槐。其根入药用，能吐人。

栾有二种：树生，其实可作数珠者，谓之木栾，即《本草》栾花是也；丛生，可为杖棰者，谓之牡栾，又名黄荆，即《本草》牡荆是也。此两种之外，唐人《补本草》又有栾荆一条，遂与二栾相乱，栾花出《神农正经》，牡荆见于《前汉郊祀志》，从来甚久。栾荆特出唐人新附，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谓栾荆也。

紫荆，陈藏器云："树似黄荆，叶小，无桠。夏秋子熟，正圆如小珠。"大误也。紫荆与黄荆，叶丛生小木，叶如麻叶，三桠而小。紫荆稍大，圆叶，实如樗荚，着树连冬不脱，人家园亭多种之。

六朝以前医方，唯有枳实，无枳壳，故《本草》亦只有枳实。后人用枳之小嫩者为枳实，大者为枳壳，主疗各有所宜，遂别出枳壳一条，以附枳实之后。然两条主疗，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实者，便是枳

壳，《本草》中枳实主疗，便是枳壳主疗。后人既别出枳壳条，便合于枳实条内摘出枳壳主疗，别为一条；旧条内只合留枳实主疗。后人以《神农本经》不敢摘破，不免两条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农本经》枳实条内称："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痢，长肌肉，利五脏，益气轻身，安胃气，止溏泄，明目。"尽是枳壳之功，皆当摘入枳壳条。后来别见主疗，如通利关节、劳气欬嗽、背膊闷倦，散瘤结、胸胁痰滞，逐水，消胀满、大肠风，止痛之类，皆附益之，只为枳壳条。旧枳实条内称："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皆是枳实之功，宜存于本条，别有主疗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条始分，各见所主，不至甚相乱。

梦溪续笔谈

[宋]沈　括撰　郑　敏　王　齐整理

鲁肃简公劲正不徇，爱憎出于天性。素与曹襄悼不协。天圣中，因议茶法，曹力挤肃简，因得罪去。赖上察其情，寝前命，止从罚俸；独三司使李谘夺职，谪洪州。及肃简病，有人密报肃简，但云"今日有佳事"。鲁闻之，顾婿张昷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试往侦之，果襄悼谪随州。肃简曰："得上殿乎?"张曰："已差人押出门矣。"鲁大惊曰："诸公误也。利用何罪至此？进退大臣，岂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枢密院，尽忠于朝廷，但素不学问，倔强不识好恶耳，此外无大过也。"嗟惋久之，遽觉气塞。急召医视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动其气，脉已绝，不可复治。"是夕，肃简薨。李谘在洪州，闻肃简薨，有诗曰："空令抱恨归黄壤，不见崇山谪去时。"盖未知肃简临终之言也。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杜甫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句，近世注杜甫诗，引《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蜀人临水居者，皆养鸬鹚，系绳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尝有近侍，奉使过夔、峡，见居人相率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众操兵仗，群噪而祭，谓之养鬼（养读从去声）。言乌蛮战殇，多与人为厉，每岁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谓养乌鬼者。

寇忠愍拜相白麻，杨大年之词。其间句曰："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铓；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别赠白金百两。

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往时校定《文选》，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当。若作"望南山"，则上下句意全不相处，遂非佳作。

狄侍郎棐之子遵度，有清节美才，年二十余，忽梦为诗，其两句曰："夜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连天。"虽佳句，有丘墓间意，不数月卒。高邮士人朱适，予舅氏之婿也，纳妇之夕，梦为诗两句曰："烧残红烛客未起，歌断一声尘绕梁。"不逾月而卒。皆不祥之梦，然诗句清丽，皆为人所传。

成都府知录，虽京官，例皆庭参。苏明允常言，张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为京寺丞知录事参军，有司责其庭趋，生坚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即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献一诗辞忠定，其间两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忠定大称赏，自降阶执生手曰："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蟠罪人也。"遂与之升阶，置酒欢语终日，还其牒，礼为上客。

王元之知黄州日，有两虎入郡城夜斗，一虎死，食其半。又群鸡夜鸣。司天占之曰：长吏灾。时元之已病，未几移刺蕲州，到任谢上表两联曰："宣室鬼神之问，绝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付之身后。"上闻之愕然，顾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为此语?"不逾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遗表曰："岂知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

元祐六年，高丽使人入贡，上元节于阙前赐酒，皆赋《观灯诗》，时有佳句。进奉副使魏继延句有"千仞彩山擎日起，一声天乐漏云来"。主簿朴景绰句有"胜事年年传习久，盛观今属远方宾"。

欧阳文忠有《奉使回寄刘原甫诗》云："老我倦鞍马，谁能事吟嘲?"王荆公《赠弟和甫诗》云："老我孤主恩，结草以为期。"言"老我"则语有情，上下句皆有惜老之意。若作"我老"，与"老我"虽同，而语无情，诗意遂颓惰。此文章佳语，独可心喻。

韩退之诗句有"断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万事无过酒"。王荆公戏改此两句为一字题四句曰："酒，酒，破除万事无过，断送一生唯有。"不损一字，而意韵如自为之。

青箱杂记

[宋]吴处厚撰　李裕民整理

《青箱杂记》十卷，北宋吴处厚撰。吴处厚为北宋中期进士，能诗善赋，为官亦"有嘉政"(《寰宇通志》卷五)，但人品不佳，入《宋史·奸臣传》。该书多记宋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及掌故，书中所记宋代名臣韩琦、曹翰、王禹偁、王安国等人诗词，多为他书所未载，卷九记燕肃作莲花漏之法，是科技史方面的珍贵资料。有《稗海》本、《四库全书》本等。今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对校其他版本，并参校《类说》等五十余种古籍。

自序

前世小说有《北梦琐言》、《酉阳杂俎》、《玉堂闲话》、《戎幕闲谈》，其类甚多，近代复有《闲花》、《闲录》、《归田录》，皆采摭一时之事，要以广记资讲话而已。余自筮仕未尝废书，又喜访问，故闻见不觉滋多，况复遇事裁量，动成品藻，亦辄纪录，以为警劝，而所纪皆丛脞不次，题曰《青箱杂记》，凡一十卷。

元祐二年春正月甲寅日谨序。

卷　一

雷德骧，长安人，太祖时，久居谏诤之任，有直名。与赵普有隙，时普以勋旧作相，宠遇方渥，骧间请对，言普专权，容堂吏纳赂。由是忤旨，贬商州司户。岁余，其子有邻挝登闻鼓诉冤，鞫得其实，堂吏李可度除名，余党皆杖脊黥配远州，出普知河阳，召德骧复旧官，擢有邻守校书郎。后普复入相，德骧恳乞致仕。太宗勉之曰："朕终保卿必不为普所挤。"有邻性亦刚鲠，有父风，太宗尝面谕有邻："朕欲用汝父为相何如?"有邻对曰："臣父有才略而无度量，非宰相器。"乃止。有邻弟有终亦有才，平蜀寇，最有功，为宣徽使，薨。德骧、有终父子二人常并命为江南淮南两路转运使，当世荣之。王禹偁赠诗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运帆樯去似飞。父子有才同富国，君王无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应丧，养活疲民肉渐肥。还有文场受恩客，望尘情抱倍依依。"其二曰："当时词气压朱云，老作皇家谏诤臣。章疏罢封无事日，朝廷犹惜直言人。题诗野馆光泉石，讲《易》秋堂动鬼神。棘寺下僚叨末路，斋心唯祝秉鸿钧。"盖禹偁常出德骧门下，而德骧深于《易》，酷嗜吟咏故也。

有终有将略，自平蜀后，人为立祠。又尝以私财犒士，贫不能足，贷钱以给，比捐馆时，犹逋三万缗，真宗特出内帑偿之。故魏野哭有终诗曰："圣代贤臣丧，何人不惨颜？新祠人祭祀，旧债帝填还。卤簿尘侵暗，铭旌泪洒斑。功名谁复继，敕葬向家山。"

洛阳龙门，有吕文穆公读书龛。云文穆昔尝栖偃于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则温尚书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状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状元，温已不意，然犹中甲科，遂释褐，其一人径拂衣归隐。后文穆作相，太宗问："昔谁为友?"文穆即以归隐者对，遽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罢相尹洛，作诗曰："昔作儒生谒贡闱，今提相印出黄扉。九重鹓鹭醉中别，万里烟霄达了归。邻叟尽垂新鹤发，故人犹著旧麻衣。洛阳漫道多才子，自叹遭逢似我稀。"所谓故人，盖斥其友归隐者也。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真宗祠汾时，车驾幸止其厅，后人不敢复坐。围以栏楯，设御榻焉。即今张文孝公宅是也。

张文孝公观以真宗幸亳岁状元及第，至仕枢密副使，而其父尚无恙。父名居业，《周易》学究，性友

弟，滞选调三十余年，年六十余，始转京秩，以主客员外郎致仕。见其子入践枢府，授大府卿，寿九十卒。卒未逾年，张公亦捐馆，故谥文孝。乃知张公贵达，皆其父福庆所致。

李文正公昉，深州饶阳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即位，用以为相。常语昉曰："卿在先朝，未尝倾陷一人，可谓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罢相，每曲宴，必宣赴赐坐。昉尝献诗曰："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

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严，凡子孙在京守官者，俸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课并输宅库，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获沾济，世所难及也。有子宗谔，仕至翰林学士，篇什笔札，两皆精妙。太宗朝，尝以京官带馆职赴内宴，阁门拒之，宗谔献诗曰："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睹赭黄衣。无聊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下第归。"盖宗谔尝举进士，御试下第，故诗因及之。太宗即时宣召赴坐，后遂为例，虽选人带职，亦预内宴，自宗谔始也。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仅二十年，时值四夷纳款，海内无事，天书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驾封岱祠汾，皆为仪卫使扈跸。处士魏野献诗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四秋。西祀东封俱已毕，可能来伴赤松游。"

世传真宗任旦为相，常倚以决事。故欧阳少师撰《旦神道碑铭》曰："国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为蓍龟。"公虽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远权以自防，故君臣之间，略无纤隙可窥。

公与杨文公亿为空门友，杨公谪汝州，公适当轴，每音问不及他事，唯谈论真谛而已。余尝见杨公亲笔与公云："山栗一秤，聊表寸信。"盖汝唯产栗，而亿与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遗之，斯亦昔人鸡黍缟纻之意也。

世传王公尝记前世为僧，与唐房太尉事颇相类，及将捐馆，遗命剃发，以僧服敛。家人不欲，止以缁褐一袭纳诸棺而已。然公风骨清峭，颈项微结喉，有僧相之，皆谓其寒薄，独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极，但禄气不丰耳。"故旦虽位极一品，而饮啖全少，不畜声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尝密赍白金五千两，旦表谢曰："已恨多藏，况无用处。"竟不受之，其清苦如此。

彭齐，吉州人，才辩滑稽，无与为对。未第时，常谒南丰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尝展礼。一夕，虎入县廨，咥所蓄羊，弃残而去，宰即以会客，彭亦预召。翌日，彭献诗谢之曰："昨夜黄斑入县来，分明踪迹印苍苔。几多道德驱难去，些子猪羊引便来。令尹声声言有过，录公口口道无灾。思量也解开东阁，留取头蹄设秀才。"南方谓押司录事为"录公"，览者无不绝倒。齐以大中祥符元年姚晔下及第，仕至太常博士卒。

陈亚，扬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盖近世滑稽之雄也。尝著《药名诗》百余首，行于世。若"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纱裁"及《赠祈雨僧》云："无雨若还过半夏，和师晒作葫芦羓"之类，极为脍炙。又尝知祥符县，亲故多干借车牛，亚亦作药名诗曰："地居京界足亲知，倩借寻常无歇时。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览者无不绝倒。亚常言："药名用于诗，无所不可，而斡运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亚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里怀漫刺，到处迁延胡索人。此可赠游谒穷措大。"闻者莫不大笑。

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曰："朝廷数擢贤，旋占凌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也知没药疗饥寒，食薄何相误。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亚又别成药名《生查子·闺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要槟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其二曰："小院雨余凉，石竹生风砌。罗扇尽从容，半下纱幮睡。起来闲坐北亭中，滴尽真珠泪。为念婿辛勤，去折蟾宫桂。"其三曰："浪荡去未来，踯躅花频换。可惜石榴裙，兰麝香销半。琵琶闲抱理相思，必拨朱弦断。拟续断朱弦，待这冤家看。"亚又自为亚字谜曰："若教有口便哑，且要无心为恶。中间全没肚肠，外面强生棱角。"此虽一时俳谐之词，然所寄兴，亦有深意。亚又别有诗百余首，号《澄源集》，有《岁旦示知已》云："收寒归地底，表老向人间。"又《与友人郊游》云："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归化宰王秘丞赴阙》云："吏辞如贺日，民送似迎时。"《怀旧隐》云："排联花品曾非僭，爱惜苔钱不是悭。"亦自成一家体格。

亚性宽和，累典名藩，皆有遗爱。然颇真率，无威仪，吏不甚惧。行坐常弄瓢子，不离怀袖，尤喜唱清和乐。知越州时，每拥骑自衙庭出，或由鉴湖缓辔而归，必敲镫代拍，潜唱彻三十六遍然后已，亦其性也。

郎中曹琰亦滑稽辩捷，尝有僧以诗卷投献，琰阅

其首篇《登润州甘露阁》云："下观扬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儿肥?"次又阅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犬吠张三嫂?"座中无不大笑。

龙图刘烨亦滑稽辩捷，尝与内相刘筠聚会饮茗，问左右曰："汤滚也未?"左右皆应曰："已滚。"筠曰："佥曰鲧哉。"烨应声曰："吾与点也。"

烨又尝与筠连骑趋朝，筠马病足行迟，烨谓曰："马何故迟?"筠曰："只为五更三。"言点蹄也。烨应声曰："何不与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马徒行也。

卷　二

龚颖，邵武人，先仕江南，归朝为侍御史。尝愤叛臣卢绛杀其叔慎仪，又害其家。后绛来陛见，舞蹈次，颖遽前以笏击而踣之。太祖惊问其故，颖曰："臣为叔父复仇，非有他也。"因俯伏顿首请罪，极言绛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诛绛而赦颖。

颖自负文学，少许可，又谈论多所折难。太宗朝，知朗州，士罕造其门，独丁谓赍文求见，颖倒屣延迓，酬对终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韩、柳后，今得子矣。"异日，丁献诗于颖，颖次韵和酬曰："胆怯何由戴铁冠?只缘昭代奖孤寒。曲肱未遂违前志，直指无闻是旷官。三署每传朝客说，五溪闲凭郡楼看。祝君早得文场隽，况值天阶正舞干。"慎仪亦任江南，为尚书礼部侍郎，崇政殿学士，尝奉使岭表，刘主囚之，逾年不遣。慎仪忧悸不知所出，乃然顶祷佛，愿舍宅建寺，庶遂生还。未几，刘主女病，谵语曰："且急遣龚慎仪归国，不然我即死。"刘主惧遣之，慎仪寻归，以宅为寺，即今邵武玉堂里香严寺是也。江南平，以慎仪为歙州刺史，卢绛领叛兵数千入其城，慎仪坐黄堂治事，有绛部曲小校熊进直前刃之，举族遇害，惟二女弗忍杀，携以自随，比入闽中，二女犹记忆乡里，至玉堂香严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绛即杀之。里老言慎仪为儿时戏于道傍，有胡僧过目之，曰："此儿骨法亦贵，但恨有凶相，恐不得令终。"竟如其言。

五代之际，天下剖裂，太祖启运，虽则下西川，平岭表，收江南，而吴越、荆、闽纳籍归觐，然犹有河东未殄。其后太宗再驾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统，故因御试进士，乃以"六合为家"为赋题。时进士王世则遽进赋曰："构尽乾坤，作我之龙楼凤阁；开穷日月，为君之玉户金关。"帝览之大悦，遂擢为第一人。

是年李巽亦以《六合为家赋》登第，赋云："辟八荒而为庭衢，并包有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闭无关。"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则之雄壮。巽字仲权，邵武人，以《蜃楼》、《士鼓》、《周处斩蛟》三赋驰名，累举不第，为乡人所侮曰："李秀才应举，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时得离身?"巽亦不较。至是乃遗乡人诗曰："当年踪迹困泥尘，不意乘时亦化鳞。为报乡闾亲戚道，如今席帽已离身。"盖国初犹袭唐风，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则以席帽自随。巽后仕至度支郎中、两浙转运使卒。与王禹偁相友善，今《小畜集》有《送李仲权赴官序》，即巽也。

世传潘阆《安鸿渐八才子图》，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赠崔遵度及第诗》云："且留重戴士风多。"则国初举子犹重戴矣。

天圣以前，乌帻惟用光纱，自后始用南纱。迨今六十年，复稍稍用光纱矣。

世传陈执中作相，有婿求差遣，执中曰："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箧中物，婿安得有之?"竟不与。故仁宗朝谏官累言执中不学无术，非宰相器，而仁宗注意愈坚。其后，谏官面论其非，曰："陛下所以眷执中不替者，得非以执中尝于先朝乞立陛下为太子耶?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立嗣非陛下而谁?执中何足眷?"仁宗曰："非为是，但执中不欺朕耳。"然则人臣事主，宜以不欺为先。

执中好阅人，而解宾王最受知，初为登州黄县令，素不相识，执中一见，即大用，敕举京官，及后作相，又荐馆职，宾王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富，诸子皆京秩，年七十余卒。宾王为人方颐大口，敦庞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

冯瀛王道诗虽浅近而多谙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类，世虽盛传，而罕见其全篇，今并录之。诗曰："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世议道依阿诡随，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节，而余尝采道所言与其所行，参相考质，则道未尝依阿诡随，其所以免于乱世，盖天幸耳。石晋之末，与虏结衅，惧无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选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举朝失色，皆以谓堕于虎口，而道竟生还。又彭门卒以道为卖己，欲兵之，湘阴公曰："不

干此老子事。”中亦获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阴，道语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语，莫遣道为妄语人。”及周世宗欲收河东，自谓此行若太山压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诚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尝有所顾避依阿也。又虏主尝问道：“万姓纷纷何人救得？”而道发一言以对，不啻活生灵百万。盖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浊心清，岂世俗所知耶？余尝与富文忠公论道之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谓大人也。”

张文定公齐贤，洛阳人，少时家贫，父死，无以葬，有河南县史某甲为办棺敛，公深德之，遂展兄事，虽贵不替。后赵普密荐齐贤于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前事，以为陛下若擢齐贤，则齐贤他日感恩过于此，太宗大悦，未几擢齐贤为相。

齐贤相太宗、真宗，皆以谅直重厚称，及晚娶薛氏妇，真宗不悦。一旦元会上寿，齐贤已微醺，进止失容，坐是谪安州，其麻曰：“仍复酣营杯觞，敧倾冠弁。”盖为是也。

齐贤常作诗自警，兼遗子孙，虽词语质朴，而事理切当，足为规戒。其诗曰：“慎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扬。无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个如端的，天应降吉祥。”余尝广其意，就每句一篇，命曰《八咏警戒诗》，其一云：“慎言浑不畏，言出患常随。须信机枢发，难容驷马追。三缄事可见，两舌业当知。口是起羞本，愿君且再思。”其二云：“忍事有何妨，勿令心火扬。火扬犹可灭，心忿固多伤。堪叹波罗蜜，可怜歌利王。从心更从刃，字意好端详。”其三云：“国法须遵守，金科尽诏条。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饶。岂肯容奸黠，何须恃贵骄。自然逢吉庆，神理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莫举扬，万事且包荒。殿上便犹掩，车中吐不妨。在他诚所短，于己有何长？须是常规检，回头自忖量。”其五云：“无私仍克己，克己又无私。一事兼修饰，终身在省思。公清多敛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应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和光，双修誉乃彰。直须和辅助，和赖直交相。恃直终多讦，偏和又少刚。能和又能直，行己自芬芳。”其七云：“此个如端的，除非六句修。永为几杖诫，更遗子孙谋。本立方生道，农勤乃有秋。兹诗虽浅近，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应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惨虽无定，荣枯却有常。益谦尤效验，福善更昭彰。笼络无疏漏，恢恢网四张。”

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

李侍郎仲容，涛相之后，吉德恬退，不与物校，时人目为“李佛子”。享年七十，腊月八日，无疾而逝。观文丁公度为撰墓志，叙其为人曰：“天禧中，士风奔竞，公在文馆，淡然自守，同列中负人伦之鉴者曰：‘李公他日名位显，年寿高，我辈俱不及。’迄今皆验。”

太祖庙讳匡胤，语讹近香印，故今世卖香印者不敢斥呼，鸣锣而已。仁宗庙讳祯，语讹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饼为炊饼，亦此类。

钱武肃王讳镠，至今吴越间谓石榴为金樱，刘家、留家为金家、田家，留住为驻住。又杨行密据江淮，至今民间犹谓蜜为蜂糖。滁人犹谓荇溪为菱溪，则俗语承讳久，未能顿易故也。

刘温叟，父名岳，终身不听乐，不游嵩华，每赴内宴闻钧奏，回则号泣移时，曰：“若非君命，则不至于是。”此与唐李贺父名晋肃，贺不敢举进士，事颇相类。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则所讳在我而已，他人何预焉。故公帅并州，视事未三日，孔目吏请公家讳，公曰：“下官无所讳，惟讳取枉法赃。”吏悚而退。

公酷嗜吟咏，致政后，作《林下书怀诗》，曰：“从政区区到白头，一生宁肯顾恩仇？双凫乘雁常深愧，野马黄羊亦过忧。岂是林泉堪佚老？只缘蒲柳不禁秋。始终幸会承平日，乐圣唯能击壤讴。”然余不见野马黄羊事，后读唐《张说传》乃见之，则所谓“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马，必不畏刺”是已。

余皇祐壬辰岁取国学解，试《律设大法赋》，得第一名。枢密邵公亢、翰林贾公黯、密直蔡公抗、修注江公休复为考官，内江公尤见知，语余曰：“满场程试皆使萧何，惟足下使萧规对汉约，足见其追琢细腻。又所问春秋策，对答详备。及赋押秋荼之密，用唐宗赦受缣事，诸君皆不见。云只有秦法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然则君何出？”余避席敛衽，自陈远方寒士，一旦程文，误中甄采。因对曰：“《文选·策秀才文》有‘解秋荼之密网。’唐宗赦受缣事，出杜佑《通典》、《唐书》即入载。”公大喜，又曰：“满场使次骨，皆作刺骨对凝脂。惟足下用《杜周传》作次骨，又对吹毛，只这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逊谢。是举登科，名在行间，授临汀狱掾。公作诗送余曰：“太学鲁诸生，南州汉掾卿。故乡千里外，丹桂一枝荣。莫叹科名屈，难将力命争。他年重射策，词句太纵横。”盖公欲激余应大科故也。枢密邵公亦蒙见知，

屡加论荐，常谓余诗浅切，有似白乐天。一日阅相国寺书肆，得冯瀛王诗一帙而归，以语之，公曰："子诗格似白乐天，今又爱冯瀛王，将来捻取个豁达李老。"（庆历中，京师有民自号"豁达李老"，每好吟诗，而词多鄙俚，故公以戏之。）遂皆大笑。然余赋才鄙拙，不能强为豪爽，今齿已老，而诗格定，时时遣兴，实有李老之风，足见公之知言也。熙宁中，余辟定武，管勾机宜文字，公时牧郓州，附所作诗一大轴，并寄余诗曰："流年直是隙中驹，别后情怀懒似疏。天上又颁新岁历，床头未答故人书。殷勤鱼雁功曹檄，狼籍杯盘上客鱼。好在仲宣家万里，从军苦乐定何如?"未几，公即捐馆，迄今追念知己，每增感怆。

卷　三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章、《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前世有翰林学士，本朝咸平中，复置翰林侍读学士，以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为之，又置翰林侍讲学士，以邢昺为之。则翰林侍读与侍讲学士自杨徽之、邢昺等始也。

景德中，上欲优宠王钦若，乃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处之。既而有司定议班在翰林学士下。寻又置资政殿大学士，亦以钦若为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则资政殿学士与大学士皆自王钦若始也。

后唐明宗不知书，每四方章奏，止令枢密使安重海读之，而重海亦不晓文义。宰相孔循请置端明殿学士二员，班在翰林学士上，以冯道、赵凤为之，则端明学士自冯道、赵凤始也。国初亦尝置此职，而班在翰林学士之下，寻改为文明殿学士，以侍郎程羽为之，序立乃在枢密副使下。逮明道初，复改承明殿为端明，再置端明殿学士，而班在资政殿学士下，以宋绶为之，则本朝端明殿学士自宋绶始也。

本朝太宗御书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并藏于龙图阁，而阁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故景德初，杜镐、戚纶为龙图阁待制，不数年，镐迁龙图阁直学士，班在枢密直学士下。至祥符中，镐又迁龙图阁学士，而班在枢密直学士上，则本朝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龙图阁学士，皆自杜镐始也。又祥符末年，以崇文院检讨冯元为太子中允、直龙图阁，则本朝直龙图阁，自冯元始也。

本朝真宗御集、御书，并藏于天章阁。天圣末，始置待制，以范讽为之。景祐中，又置侍讲，以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为之。则本朝天章阁待制、天章阁侍讲，自范讽、贾昌朝等始也。

梁祖都汴，庶事草创，正明中，始于今右长庆门东北创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尤甚。又周庐徼道，咸出其间，卫士驺卒，朝夕喧杂，每受诏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兴国中，车驾临幸，顾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贤俊!"即日诏有司规度左升龙门东北东府地为三馆，命内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寻下诏，赐名崇文院，以东廊为昭文馆书库，南廊为集贤院书库，西廊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卷，斯亦盛矣。

昭文馆本前世弘文馆，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庙讳改焉。至淳化初，以吕祐之、赵昂、安德裕、句中正并直昭文馆，则本朝昭文馆，自吕祐之等始也。

集贤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谔为集贤校理，淳化初，以和蠓为直集贤院，则本朝直集贤校理、自和蠓、李宗谔始也。史馆有直馆、有修撰、有编修、有校勘、有检讨。太平兴国中，赵邻几、吕蒙正皆为直史馆、掌修撰，而杨文举为史馆编修。是时修撰未列于职，至至道中，始以李若拙为史馆修撰。雍熙中，以宋湜为史馆校勘。淳化中，以郭延泽、董元亨为史馆检讨，则本朝直史馆、史馆修撰、史馆编修、史馆校勘、史馆检讨，自赵邻几、吕蒙正、李若拙、杨文举、宋湜、郭延泽、董元亨等始也。本朝三馆之外，复有秘阁图书，故秘阁置直阁，又置校理。咸平中，以杜镐为秘阁校理，后充直秘阁，则本朝直秘阁、秘阁校理皆自杜镐始也。

岭南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丰中，余任大理丞，断宾州奏案，有民韦超，男名首，即呼韦超作"父首"，韦遨男名满，即呼韦遨作"父满"，韦全女名插娘，即呼韦全作"父插"，韦庶女名睡娘，即呼韦庶作"父睡"、妻作"婶睡"。

韩退之《罗池庙碑》言："步有新船"，或以步为涉，误也，盖岭南谓水津为步，言步之所及，故有罾步，即渔者施罾处，有船步，即人渡船处。然今亦谓

之步，故扬州有瓜步，洪州有观步，闽中谓水涯为溪步。

岭南谓村市为虚，柳子厚《童区寄传》云："之虚所卖之。"又诗云："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即此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

又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如痎疟之一发，则其俗又以冷热发歇为市喻。

《史记》称四夷各异卜，《汉书》称粤人以鸡卜，信有之矣。元丰中，余任大理丞，断岭南奏案，韦庶为人所杀，疑尸在潭中，求而弗获。庶妻何以铛就岸爨煮鸡子卜之，咒云："侬来在个泽里，他来在别处。"少顷，鸡子熟，剖视得侬。韦全曰："鸡卵得侬，尸在潭里。"果得之。然不知所谓得侬者，其兆如何也。又有鸟卜，东女国以十一月为正，至十月，令巫者赍酒肴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顷，有鸟如雉，飞入巫者怀中，即剖其腹，视之，有一谷米，岁必登；若有霜雪，则多异灾。又或击一丸，或打杨枝，或杓听旁人之语，亦可以卜吉凶，盖诚之所感，触物皆通，不必专用龟策也。

乡人危序，应举探省榜，出门数步，即逢泥泞，踌躕未前，有老妪指示曰："秀才可低处过。"危即从之。比看榜，最末有名，是岁果及第。此与《摭言》所载，后来者必衔得事，颇相类。

原武郑公戬，天圣中，举进士，尝与同辈赌彩选，一坐尽负，独戬赢数百缗，是岁第三人及第。

乡人上官极，累举不第，年及五十，方得解，赴省试，游相国寺，买诗一册，纸已熏晦，归视其表，乃五代时门状一幅曰："敕赐进士及第，马极右极，伏蒙礼部放榜，敕赐及第，谨诣门屏祇候谢。"而马拯与拯同名，是岁拯果登科。

李文定公迪，美须髯，未御试，一夕，忽梦被人剃削俱尽，迪亦恶之。有解者曰："秀才须作状元，缘今岁省元是刘滋，已替滋矣。非状元而何？"是岁，果第一人。

相国刘公沆，累举不第，天圣中，将办装赴省试，一夕，梦被人砍落头，心甚恶之。有乡人为解释曰："状元不到十二郎做，（刘公第十二）只得第二人。"刘公因诘之，曰："虽砍却头，留沆在里。"盖南音谓项为沆，留刘同音，后果第二人及第。

马尚书亮，知江宁府，秩满将代，一夕梦舌上生毛，有僧解之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尚书当再任。"已而果然。

刘郎中滋，累举不第，年余四十，始遂登科。尝梦有人提印满篮，令己吞之，滋有难色，其人曰："但任意吞，看吞得几颗。"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颗，其印皆颗颗见于腹中，后果历十四任终。

韩魏公，应举时，梦打球一捧盂入，时魏公年仅弱冠，一上登科，则一捧盂入之应也。

孙枢密抃，旧名贯，应举时，尝梦至官府，潭潭深远，寂若无人，大厅上有抄录人名一卷，意以为牓，遍览无名，偶睹第二名下有空白处，抃欲填之，空中有人语曰："无孙贯，有孙抃。"梦中即填孙抃，是岁果第三名。

丁咸序，应举时，梦唱名已过，续有一龙蜿蜒腾上，又有一骆驼继之，不知其然，比唱名有龙起、骆起二人在其后。

乡人龚国隆，应举时，梦行道上，步步俯拾黑豆一掬，不知其然。是岁乡荐，乃伯父郎中纪恤其乏路费，以驿券赠之，遂沿路勘请，以抵京师，即步步掬黑豆之应也。然此微薄而国隆已兆于梦，则其人赋分可知，后国隆竟老场屋，不沾一命。

乡人朱熙邻，景祐中，举进士，梦造棺缺板而弗成，是岁，止过堂不及第，晚遇推恩，长史出身，棺不全之应也。

卷　四

《荀子》曰："相形不如论心。"谚曰："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此言人以心相为上也，故心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尝言意气求官，自须如此，一也。为事有刚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常分惠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阴德，每事方便，六也。从小能治家，七也。不厌人乞觅，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遂恶贪杀，十也。闻事不惊张，十一也。与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易行改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着，十四也。马上不回头顾，十五也。夜不令人生憎怒，十六也。不文过饰非，十七也。为人作事周匝，十八也。得人恩力不忘，十九也。自小便有大量，二十也。不毁善害恶，二十一也。怜孤济寡急物，二十二也。不助强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旧之分，二十四也。为事众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语，二十六也。得人物每生惭愧，二十七也。声美音有序，二十八

也。当人语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人善事，三十也。不嫌恶衣恶食，三十一也。方圆曲直随时，三十二也。闻善行之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饥渴劳苦，常有以恤之，三十四也。不念旧恶，三十五也。故旧有难，竭力救之，三十六也。已上三十六善皆全者，当位极人臣，寿考令终。或有不全，则祸福相折，以次减杀。具二十者，刺史之位，具十以上，令佐之官，具五六者，亦须大富。

人之心相外见于目，孟子曰："知人者莫良于眸子，胸中正则眸子了然，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然"，此其大概也。而其间善恶又更多端，凡眥瞮（上音茂下音呼九切）唊嗫者，嫉妒人也。盱睢睦（丁结切）瞓（火彼切）者，恶性人也。矇瞳（呼间切）曭（他郎切）晃者，憨（呼占切）人也。眡（丁念切）睐（馨谦切）珉瞜（时斤切）者，淫乱人也。睢盱睒（音闪）烁者，邪人也。弥词（俚人言也）瞔瞺者，奸诈人也。应徵拗眑（故巧切）者崛强人也。羊目瞊（乌江切）瞳者毒害人也。睛色杂而光浮浅者，心不定，无信人也。睛色光彩溢出者，聪明人也。睛色紫黑而光彩端谛者，好隐遁人也。睛色黄瞻视端直者，慕道术人也。睛多光而不溢不散彻而瞻视端直者，慕道术人也。睛急眨（俱夫切）者，若不嫉妒，即虚妄人也。

又商臣、王敦蜂目，王莽露眼赤睛，梁冀洞睛睆眄，则恶逆之相亦见于目。余昔年尝任汀州掌狱录，见杀母黄曾，其目睛黄小而光跌宕若蜂状，则蜂目之恶逆尤验也。

昔人谓官至三品，不读相书，自识贵人，以其阅多故也。本朝巨公吕文靖、夏文庄、杨大年、马尚书皆有人伦之鉴，故其赏罚未尝妄谬，而任使之际亦多成功。李绩曰："无福之人，不可与共事。"斯言信矣。

夏文庄公谪守黄州时，庞颖公为郡掾，文庄识之，异礼优待。而庞尝有疾，以为不起，遂属文庄后事。文庄亲临之，曰："异日当为贫宰相，亦有年寿，疾非其所忧。"庞诘之曰："已为宰相，岂得贫耶?"文庄曰："但于一等人中为贫耳。"故庞公晚年退老，作诗述其事曰："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为是故也。又文庄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庄亦异待。命作《落花》诗，莒公一联曰："汉皋珮解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子京一联曰："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是岁诏下，兄弟将应举，文庄曰："咏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当状元及第。又风骨秀重，异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须登严近。"后皆如其言。故文庄在河阳，闻莒公登庸，以别纸贺曰："所喜者，昔年安陆已识台光。"盖为是也。

又枢密孙公固亦小官时曾谒文庄，文庄许他日当践枢幄，今亦验焉。

杨公大年尤负藻鉴，在翰林日，与章郇公共事，尝言郇公异日必作相，己所不及。又见著作佐郎张士逊，知其有宰相器，即荐之，由此大拜。又乡人吴待问尝从公学，公语其徒曰"汝辈勿轻小吴，小吴异日须登八座，亦有年寿。"后皆如其言。待问即春卿、冲卿父也。

马尚书亮知庐州，见翰林王公洙为小官，马公曰："子全似宋白，异日官至八座。"由此异待，通判疾之，后罗织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这回更做宋尚书。"其后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赠尚书。

余尝谓风鉴一事，乃昔贤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贾鬻取赀者，故《春秋》单襄公、成肃公之徒，每遇会同，则先观威仪，以省祸福，而前世郭林宗、裴行俭又考器识，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概，常与富文忠公论之，文忠曰："观子之论，多取丰厚，是则屠儿怀饦师皆贵矣。"余复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气与心术，更或丰厚，其福十全。《国语》曰："今王远角犀丰盈，而比顽童穷固"，则丰盈固贤哲相也。

太尉程公戡，侍郎掌公禹锡，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程子时，掌午时，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枢密副使，晚年帅延安，建节。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逮于程。而二公享寿，修短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三月捐馆。

翰林王公洙、修撰钱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时生，王十九日，钱二十日。钱以嘉祐二年六月卒，卒时王公已病。或谓王公起于寒素，早岁蹇剥，庶可以免灾。侍郎掌公曰："钱虽少年荣进，晚即滞留；王虽早岁奇蹇，晚即迁擢。长短比折，祸福适均。"王公竟不起。

梁少卿吉府、宋郎中咸俱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时，宋巳时。梁二十八已为太子中舍、通判饶州，而宋犹未第，客游鄱阳。有日者妙于星术，宋往叩之，日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职亦相类，寿则过之。"后皆如其言。王端明素、卢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时生，而王出于贵胄，卢起于军伍。王卒于边藩，卢薨于殿帅，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卢之寿考有过于王，得非以少年微贱耶？张尚书方平、李给事徽之、王秘监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张酉时，李卯时，王戌时，迄今皆致政，康

强。

刘忱过鸣犊镇，见所由张秀，问其年甲，与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刘午时，秀巳时。后秀陕西效用有功，累官至团练使卒。卒之年，忱任利路运使，因出巡乘轿，扑落崖，亦几于死。

龙图刘公烨未第前，娶赵尚书晁之长女，早亡，而赵氏犹有二妹，皆未适人。既而刘公登科，晁已捐馆，夫人复欲妻之，使媒妇通意。刘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则不敢为姻；如言禹别之州，则庶可从命。"盖刘公不欲七姨为匹，意欲九姨议姻故也。夫人诘之曰："谚云：薄饼从上揭，刘郎才及第，岂得便简点人家女？"刘公曰："非敢有择，便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对，九姨乃宜匹。"遂娶九姨，后生七子，几、忱皆至大官。七姨后适关生，竟不第，落泊寒馁，暮年，刘氏养之终身。

卷五

《小说》载卢携貌陋，尝以文章谒韦宙，韦氏子弟多肆轻侮。宙语之曰："卢虽人物不扬，然观其文章有首尾，异日必贵。"后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尝以文章谒盛文肃，文肃曰："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后亦如其言。然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杨大年、宋宣献、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诏，皆婉美淳厚，过于前世燕、许、常、杨远甚，而其为人，亦各类其文章。王安国常语余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岂安国言官样，亦谓有馆阁气耶？又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教坊格调，则婉媚风流；外道格调，则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甚焉。兹亦与文章相类。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

公风骨清羸，不喜肉食，尤嫌肥膻，每读韦应物诗，爱之曰："全没些脂腻气。"故公于文章尤负赏识，集梁《文选》以后迄于唐别为集，选五卷，而诗之选尤精，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也。公之佳句，宋莒公皆题于斋壁，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静寻啄木藏身处，闲见游丝到地时。""楼台冷落收灯夜，门巷萧条扫雪天。""已定复摇春水色，似红如白野棠花"之类，莒公常谓此数联使后之诗人无复措词也。

杨文公为执政所忌，母病，谒告，不俟朝旨，径归韩城，与弟倚居，逾年不调。公有启谢朝中亲友曰："介推母子，愿归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阳之饿。"后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击不已，公又有启与亲友曰："已挤沟壑，犹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关弓而相射。"

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名说，后复本姓，以启谢时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睢、范蠡亦尝改姓名故也。又伪蜀翰林学士范禹偁亦尝冒张姓，谢启云："昔年上第，误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胡武平尝奉敕撰《温成皇后哀册文》，受旨，以温成尝因禁卒窃发，捍卫有功，而秉笔者不能文其实，公乃用西汉马何罗触瑟、冯媛当熊二事以状其意，曰："在昔禁闱，谁何弛卫？触瑟方警，当熊已厉。"览者无不叹服。

夏文庄公竦幼负才藻，超迈不群，时年十二，有试公以《放宫人赋》者，公援笔立成，文不加点，其略曰："降凤诏于丹陛，出蛾眉于六宫。夜雨未回，俨鬓云于帘户，秋风渐晓，失钗燕于房栊。"又曰："莫不喜极如梦，心摇若惊。踟蹰而玉趾无力，眄睐而横波渐倾。鸾鉴重开，已有归鸿之势；凤笙将罢，皆为别鹤之声。于时银箭初残，琼宫乍晓。星眸争别于天仗，莲脸竞辞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步缓而回廊缭绕。嫦娥偷药，几年而不出蟾宫；辽鹤思家，一旦而却归华表。"

公举制科，庭对策罢，方出殿门，遇杨徽之，见其年少，遽邀与语曰："老夫他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识可否？"公援笔欣然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研中旌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公叹服数四，曰："真将相器也。"

景德中，夏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中使曰："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词曰："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新秋。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梁州。"中使入奏，上大悦。夏公虽举进士，本无科名。以父殁王事，授润州丹阳簿，即上书乞应制举，其略曰："边障多故，

羽书旁午，而先臣供传遽之职，立矢石之地，忘家殉国，失身行阵。陛下哀臣孤幼，任之州县，唯陛下辨而明之。若陛下以枕石漱流为达，臣世居市井；若陛下以金牓丹桂为才，则臣未忝科第；若陛下以鸠杖鲐背为德，则臣始逾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为勇，则臣生本绵弱；若陛下令臣待诏公车，条问政治，对扬紫宸、指陈时事，犹可与汉唐诸儒，方辔并驱，而较其先后矣。”真庙再三赏激，召赴中书，试论六首：一曰“定四时、别九州、圣功孰大论”，二曰“考定明堂制度论”，三曰“光武二十八将功业先后论”，四曰“九功九法为国何先论”，五曰“舜无为、禹勤事功业孰优论”，六曰“曾参何以不列四科论”。是岁，遂中制科。

淮阴侯庙，题者甚多，惟谏议钱公昆最为绝唱，曰：“筑坛拜日恩虽厚，蹑足封时虑已深；隆准早知同鸟喙，将军应起五湖心。”

徐州歌风台，题者甚多，惟尚书张公方平最为绝唱，曰：“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一曲大风辞。才如信、越犹菹醢，安用思他猛士为？”

临潼县华清宫朝元阁，题者亦多，唯陈文惠公二韵尤为绝唱，曰：“朝元高阁迥，秋毫无隐情。浮云忽以蔽，不见渔阳城。”

苏为酷嗜吟咏，知湖州日，有诗数十首，惟一篇足为绝唱，曰：“野艇闲撑处，湖天景亦微。春波无限绿，白鸟自由飞。柳色浓垂岸，山光冷照衣。时携一壶酒，恋到晚凉归。”在宣城亦有诗十首，皆以宣城为目，内《宣城花》一首尤为清丽，曰：“宣城花叠嶂，楼前簇绮霞。若非翠露陶潜柳，即是红藏小谢家。”又常知邵武军，亦有小诗十首，唯一篇最善，曰：“爱重八九月，登高上下楼。树红云白处，寒濑泊渔舟。”

唐路德延有《孩儿诗》五十韵，盛传于世。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张公师锡追次其韵，和成《老儿诗》，亦五十韵。今录之，曰：“鬓发尽皤然，眉分白雪鲜。周遮延客话，伛偻抱孙怜。无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绵。假温衾拥背，借力杖撑肩。貌比三峰客，年过四皓仙。唤方离枕上，扶始到门前。每爱烹山茗，常嫌饤石莲。耳聋如塞纩，眼暗似笼烟。宴坐羸凭几，乘骑困辨鞭。头摇如转旋，唇动若抽牵。骨冷愁离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将就木，囊橐尚贪钱。胶睫干眵缀，粘髭冷涕悬。披裘腰懒系，濯手袖慵揎。抬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难穿。喜婢裁裙布，嗔妻买粉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铺毡。琴听怜三乐，图张笑七贤。看嫌经字小，敲喜磬声圆。食罢羹流袂，杯余酒带涎。乐来须遣罢，医到久相延。裹帽纵横掠，梳头取次缠。长吁思往事，多感听哀弦。气注腰还重，风牵口便偏。墓松先遣种，志石预教镌。客到惟求药，僧来忽问禅。养茶悬灶壁，晒艾曝檐椽。怒仆空睁眼，嗔僮谩握拳。心惊嫌蹴踘，脚软怕秋千。局缩同寒狖，摧颓似饱鸢。观瞻多目眩，举动即头旋。女嫁求红烛，男婚乞彩笺。已闻颁几杖，宁更佩韦弦。宾客身非与（去声），儿孙事已传。养和屏作伴，如意拂相连。久弃登山屐，惟存负郭田。呻吟朝不乐，展转夜无眠。呼稚临床畔，看书就枕边。冷疑怀贮水，虚讶耳闻蝉。束帛非无分，安车信有缘。伏生甘坐末，绛老让行先。拘急将风夜，昏沉欲雨天。鸡皮尘渐渍，齯齿食频填。每忆居郎署，常思钓渭川。喜逢迎佛会，羞赴赏花筵。径狭容移槛，阶危索减砖。好生焚鸟网，恶杀拆渔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长思当弱冠，悔不胜狂颠。”

师锡年八十余卒，又有《喜子及第诗》，曰：“御榜今朝至，见名心始安。尔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贺客留连饮，家书反复看。世科谁不继，得慰二亲难。”盖张氏尝有中魁甲者，故诗有世科之语。

李昉、吕端同践文馆，后各登台辅。吕公赠李公诗曰：“忆昔僦居明德坊，官资俱是校书郎。青衫共直昭文馆，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国庙谟君已展，避贤荣路我犹妨。主恩至重何时报？老眼相看泪两行。”

向敏中、寇准同以太平兴国五年登科，后向秉钧，寇以使相知永兴军。向作绝句赠寇，寇酬之，曰：“玉殿登科四十年，当时僚友尽英贤。岁寒惟有君兼我，白首犹持将相权。”

卷 六

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时与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启贺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独有渔翁之叹。”以白乐天尝有诗云“元和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故也。

禹偁诗多记实中的，作《赵普挽词》云：“玄象中台折，皇家上相薨。大功铭玉铉，密事在《金縢》。”《宋湜挽词》曰：“先帝升遐日，词臣寓直时。柩前言顾命，笔下定鸿基。”盖普尝密赞太祖传位太宗，而宋为内相宿直，遇太宗升遐，是夜草遗制立真宗故也。云此事湜家亦不知，唯以公挽词为传信。

刘昌言，泉州人。先仕陈洪进为幕客，归朝，愿补校官。举进士，三上，始中第，后判审官院，未百日，为枢密副使。时有言其太骤者，太宗不听。言者不已，乃谓：“昌言，闽人，语颇獠，恐奏对间陛下

难会。”太宗怒曰：“我自会得!”其眷如此。然昌言极有才思，尝下第作诗，落句云：“唯有夜来蝴蝶梦，翩翩飞入刺桐花”。后为商丘主簿，王禹偁赠诗曰：“年来复有事堪嗟，载笔商丘鬓欲华。酒好未陪红杏宴，诗狂多忆刺桐花。”盖为是也。刺桐花，深红，每一枝数十蓓蕾，而叶颇大，类桐，故谓之刺桐，唯闽中有之。

昔王维爱孟浩然吟哦风度，则绘为图以玩之。李洞慕贾岛诗名，则铸为像以师之。近世有好事者，以潘阆遨游浙江，咏潮著名，则亦以轻绡写其形容，谓之《潘阆咏潮图》。阆酷嗜吟咏，自号逍遥子，尝自咏《苦吟诗》曰：“发任茎茎白，诗须字字清。”又《贫居诗》曰：“长喜诗无病，不忧家更贫。”又《峡中闻猿》云：“何须三叫绝，已恨一声多。”《哭高舍人》云：“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后何人与撰碑?”《寄张咏》云：“莫嗟黑发从头白，终见黄河到底清。”皆佳句也。故宋尚书白赠诗曰：“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王禹偁亦赠诗云：“江城买药常将鹤，古寺看碑不下驴。”其为明公赏激如此。又魏野，陕府人，亦有诗名。寇莱公每加前席，野《献莱公生日诗》云：“何时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以莱公七月十四日生故也。又有《赠莱公诗》云：“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而其诗传播漠北，故真宗末年尝有北使诣阙，询于译者曰：“那个是无地起楼台的宰相?”时莱公方居散地，真宗即召还，授以北门管钥。

世传魏野尝从莱公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

又钱塘林逋亦著高节，以诗名当世，名公多与之游。天圣中，丞相王公随以给事中知杭州，日与唱和，亲访其庐，见其颓陋，即为出俸钱新之。逋乃以启谢王公，其略曰：“伏蒙府主给事，差人送到留题唱和诗石一片，并创轩荣，以庇风日。衡茅改色，猿鸟交惊。夫何至陋之穷居，获此不朽之奇事？窃念顷者清贤钜公，出镇藩服，亦常顾邱樊之侧微，念土木之衰病，不过一枉驾，一式庐而已，未有迂回玉趾，历览环堵。当缨蕤之盛集，摅风雅之秘思，率以赓载，始成编轴。且复构他山之坚润，刊群言之鸿丽，珠联绮错，雕缛相照，辇植置立，贲于空林，信可以夺山水之清晖，发斗牛之宝气者矣。”迨景祐初，逋尚无恙，范文正公亦过其庐，赠逋诗曰：“巢由不愿仕，尧、舜岂遗人?”又曰：“风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赏如此。

王公随雅嗜吟咏，有宫词云：“一声啼鸟禁门静，满地落花春日长。”又《野步》云：“桑斧刊春色，渔歌唱夕阳。”皆公应举时行卷所作也。

近世释子多务吟咏，唯国初赞宁独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为佛事，故所著《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证蔡邕独断》四篇、《斥颜师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杂斥诸史》五篇、《折海潮论兼明录》二篇、《抑春秋无贤臣论》一篇，极为王禹偁所激赏，故王公《与赞宁书》曰：“累日前蒙惠顾谀才，辱借通论，日殆三复，未详指归。徒观其涤《繁露》之瑕，劘《论衡》之玷，眼了《独断》之瞽，针砭《正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说，泯米蟠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排孙却似图蔓，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然则师胡为而来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于我师者欤!”

人臣作赋颂，赞君德，忠爱之至也，故前世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之徒，莫不如此，而本朝亦有焉。吕文靖公、贾魏公则尝献《东封颂》，夏文庄公则尝献《平边颂》、《广文颂》、《朝陵颂》、《广农颂》、《周伯星颂》，《大中祥符颂》、《灵宝真文颂》，庞颍公则尝献《肇禋庆成颂》，今元献晏公、宣献宋公遭遇承平，嘉瑞杂遝，所献赋颂，尤为多焉。

王文穆公钦若，临江军人，母李氏，父仲华，尝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将坏廨舍，亟迁于黄鹤楼，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时隔岸汉阳居人，遥望楼际，若有光景气象云。又公昔岁行圃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视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夺目。使蜀还褒城路中，有人展谒，熟视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默定之语，及言公他日当贵。兹亦异矣。后公每设坛礼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陈之醮所，又辍俸修晋公祠于圃田，作记以述其肸蚃云。

真宗封岱祠汾，虽则继述先志，昭答灵贶，中外臣民，协谋同欲，然实由文穆之力赞焉。祠礼毕，章圣登太山顶，偕近臣周览前代碑刻，内一碑首云：“朕钦若昊天。”真宗顾文穆笑曰：“元来此事前定，只是朕与钦若。”与隋史万岁讨蛮入峒，遇碑云：“万岁后遇此”，颇相类。文穆王公不惟被章圣顾遇，至于明肃太后，亦深眷焉。先是知邵武军吴植饷金于文穆，而误投沂公之第，沂公以闻，植坐追停。文穆以不知，特寝不问，故植之贬词曰：“如何匪人，渎我元老。”此可见矣。

世传文穆遭遇章圣，本由一言之寤。盖章圣践祚之初，天下宿逋数百万计，时文穆判三司理欠司，一日抗疏，请尽蠲放以惠民。上遽召诘之曰：“此若惠民，曷为先帝不行?”公对曰：“先帝所以不行者，欲

以遗陛下，使结天下人心。”于是上蹙然颔之，未几命宰府召试《孝为德本颂》，授右正言、知制诰，不数年，遂大拜。

曹翰尝平江南有功，后归环卫，数年不调。一日内宴，太宗侍臣皆赋诗，翰以武人不预，乃自陈曰：“臣少亦学诗，亦乞应诏。”太宗笑而许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为韵。”翰援笔立进，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太宗览之恻然，即自环卫骤迁数级。

柳崇仪开家雄于财，好交结，乐散施，而季父主家，多靳不与。时赵昌言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以谒开，开屡请以钱乞赵，季父不与，开乃夜构火烧舍，季父大骇，即出钱三百缗乞赵，由此恣其所施，不复吝也。

盛文肃公正刚蹇绝，无他肠，而性微狷急，时为内相，孙抃方召试馆职，以文投之，文肃大怒曰：“投贽尽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呵责再三，孙惶恐失措而退，比试学士院，孙夙夕忧其摈落，文肃乃题所试卷为三等上，其公正如此。

闽人谓子为囝、谓父为郎罢，故顾况有《哀囝》一篇曰：“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盖唐世多取闽童为阉奴以进之，故况陈其苦以讽焉。

卷　七

谣谶之语，在《洪范》五行，谓之诗妖，言不从之罚，前世多有之，而近世亦有焉。昔徐温子知训在广陵，作红漆柄骨朵，选牙队百余人，执以前导，谓之朱蒜。天祐末，广陵人竞服短裤，谓之不及秋。后十三年六月，知训为朱瑾所杀焉，则朱蒜不及秋之应也。

李昪先为徐温养子，冒徐姓，名知诰，为升州刺史，童谣曰：“东海鲤鱼飞上天。”后竟即伪位。

李璟时，朝中大臣多蔬食，月为十斋，至明日，大官具晚膳，始复常珍，谓之半堂食。其后周师至淮上，取濠、泗、扬、楚、泰五州，而璟又割献滁、和、庐、舒、蕲、黄六州，果去唐国土疆之半，则半堂食之应也。

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识之，令民戴大帽，又令民戴危脑帽，狭小，俯首即坠。又衍朝永陵，自为尖巾，士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每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衣，莲花冠，酒酣，免冠，髽髻为乐，因夹脸连额，渥以朱粉，号曰“醉妆”，此与梁冀、孙寿事颇相类。后衍又与母同祷青城山，宫人毕从，皆衣云霞画衣，衍自制《甘州词》，令宫人歌之，闻者凄怆。又衍造上清宫成，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像，衍躬自荐享，城中士女游观阗咽，谓之“寻唐魂”，后国亡归唐，至秦川驿遇害。

衍在蜀时，童谣曰：“我有一帖药，其名为阿魏，卖与十八子。”其后衍兄宗弼果卖国归唐，而宗弼乃王建养子，本姓魏氏，此其应也。

衍舅徐延琼造第，新成，衍幸之，见其华丽，乃于厅壁大书一孟字，盖蜀人谓孟为弱，以戏之也。其后孟知祥入蜀，馆于其第，见之，叹曰：“此岂我之居乎！”遂据蜀而王，传位至子昶，国除。

昶未亡时，蜀人质钱取息者，每将徙居，必牓其门曰“召主收赎”。盖周世宗累欲收蜀而不果，至我太祖乃收之，此其应也。

广南刘龑初开国，营构宫室，得石谶，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丝吞骨，盖海承刘。”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龑建汉国，岁在丑也。兔丝者，晟袭位，岁在卯也。吞骨者，灭诸弟也。越人以天水为赵为盖海，指皇朝国姓也。承刘者，言受刘氏降也。”又乾和中童谣曰：“羊二四日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之神，是岁辛未二月四日，国亡；天雨，犹天水，斥国姓。又曰大宝末，有稻田自海中浮来，上鱼藻门外，民聚观之，布衣林楚材见而叹曰：“水鱼湫湫兮。”当时好事或有记其语，洎王师至，潘美为部署，方悟为潘字。

光启中，陈岩为福建观察使，童谣曰：“潮水来，山严没；潮水去，矢口出。”其后王潮果代岩，而审知袭位，乃其应也。

时又有谣曰：“骑马来，骑马去。”盖光启丙午国亡之应也。

王审知治城，城有钱文，恶之，命划去，而其文愈明。又有谣曰：“风吹杨叶鼓山下，不得钱来兵不罢。”后福州军校李仁福杀帅自立，而归款于金陵，

既而又叛李璟，璟攻之，仁福又求救于钱塘，比钱塘兵至而江南围解，获其将杨匡业，乃其应也。

唐末刘建峰定长沙，遣马殷领众浚城濠，得石碣，有古篆十八，其文曰："龙举头，猴掉尾。羊为兄，猴作弟。羊归穴，猴离次。"解者以殷乾宁三年丙辰岁代立，乃龙举头也；至乾祐辛亥岁国亡，乃猴掉尾也；殷子希范以己未岁生，又以开运丁未岁薨，乃羊归穴也；又子希崇壬申岁生，后为江南所俘，乃猴离次也。

又马希振亦殷之子，清泰中卒，葬长沙之陶浦，掘得石碣，其文曰："乱石之壤，绝世之冈。谷变庚戌，马氏无王。"盖马氏诸王雄于周广顺辛亥岁迁于江南，然其国之变，实在庚戌岁故也。

刘言世为马氏宿将，节度朗州，号"刘咬牙"。及马氏将乱，民间谣曰："马去也，不用鞭，咬牙过今年。"其后边镐入长沙，尽俘诸马归于金陵，而镐亦为王逵所逐，言是岁亦为潘叔嗣所杀，皆其应也。

庞巨昭善星纬之学，唐末为容州刺史，恶刘隐残虐，乃归长沙。或问湖南与淮南国祚短长，巨昭曰："吾入境来，闻童谣曰'三羊五马，马自离群，羊子无舍'。自今以后，马氏当五主，杨氏当三主。"后皆如其言。

唐末，宋丹阳民常戏语曰："待钱来，待钱来。"及后钱镠授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遂据有钱塘，乃其应也。

徐铉父延休博物多学，尝事徐温为义兴县令，县有后汉太尉许馘庙，庙碑即许劭记，岁久字多磨灭，至开元中，许氏诸孙重刻之，碑阴有八字云："谈马砺毕王田数七。"时人不能晓，延休一见，为解之曰："谈马即言午，言午许字。砺毕必石卑，石卑碑字。王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数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杨修辨齑臼之比也。

诗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诬矣。江南李觏，通经术，有文章，应大科，召试第一。尝作诗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堪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识者曰："观此诗意，有重重障碍，李君恐时命不偶。"后竟如其言。又陈文惠公未达时，尝作诗曰："千里好山云乍敛，一楼明月雨初晴。"观此诗意，与李君异矣。然则文惠致位宰相，寿余八十，不亦宜乎！

宋莒公庠知许州，开西湖，作诗曰："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识者观诗意，则知公位极一品矣。孟郊《下第诗》曰："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又《再下第诗》曰："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其后《及第诗》曰："昔日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思无涯。青春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大凡进取得失，盖亦常事，而郊器宇不宏，偶一下第，则其情陨获，如伤刀剑，以至下泪。既后登科，则其中充溢，若无所容，一日之间，花即看尽，何其速也？后郊授溧阳尉，竟死焉。

丞相刘公沆，庐陵人，少以气义自许，尝《咏牡丹诗》云："三月内方有，百花中更无。"《述怀诗》云："虎生三日便窥牛，猎犬宁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黄阁贵，便须来伴赤松游。奴颜婢舌诚堪耻，羊狠狼贪自合羞。三尺太阿星斗焕，何时去取魏齐头？"皇祐初，公出领豫章，转运使潘夙素有诗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席和呈，文不加点，诗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石耸千寻势，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镇，风浪里蟠根。平地安然者，饶他五岳尊。"览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未几参大政，遂正鼎席。

寇莱公少时作诗曰："去海止十里，过山应万重。"及贬至雷州，吏呈州图，问州去海几里？对曰："十里。"则南迁之祸，前诗已预谶也。

乖崖张公咏，晚年典淮阳郡，游赵氏西园，作诗曰："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后一年捐馆，亦诗谶也。

苏缄，字宣甫，性忠义，喜功名。皇祐中，以秘书丞知英州，值侬贼作乱，他州皆不能守，独缄捍御有功，恩换阁职，寻坐事贬房州司马。嘉祐中，复官，权知越州诸暨县。余与之同僚，常赠缄诗曰："燕颔将军欲白头，昔年忠勇动南州。心如铁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后十有八年，缄知邕管，交趾叛，功城，力战陷殁。朝廷悯之，赠奉国军节度使，赐谥忠勇。则所谓忠勇之谥，已先于余诗谶之矣。

本朝翰林苏公绅尝《题润州金山寺》一联云："僧依玉鉴光中住，人踏金鳌背上行。"时公方举大科，识者以"人踏金鳌背上行"，乃荣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公位止于内相，岂亦诗之谶耶？

王丞相随刻意于诗，以谓诗皆言志，不可容易而作，尝有应制科人成锐集诗三篇，国子博士侯君以献于随，随览之，乃亲笔尺牍答侯君，其略曰："随拜启：伏承贤良成秀才见访不及，裁制三册，文华宏逸，学术该赡，然览《野菊诗》云：'彩槛应无分，春风不借恩。'又《野花诗》云：'馨香虽有艳，栽植

未逢人。’实皆绮靡之辞，未协荣登之兆。复阅《别随州裴员外嘉》句云：‘凭高看渐远，更上最高楼。’谅惟再举，合践高科。”其好品藻如此。锐，许州临颍人，后以献边事得官，竟坐摈斥，馁死于京师。

白居易赋性旷达，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隘者之词也。然则天地又何尝碍郊，孟郊自碍耳。王文康公赋性质实重厚，作诗曰：“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惟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只空枝。”此亦质实重厚之词也。

检正官张谔家起亭，名允中，盖取《易》允升义，后谔迁太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允中亭者，官至中允而后必停也。”

太子中书舍人陈有方知蕲水县，临水创亭，名必观，盖取荀况“君子必观于水”之义。或者解曰：“必观亭者，必停官也。”后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卷 八

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皮日休曰:“余尝慕宋璟之为相，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今并录之。乖崖张公咏《席上赠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抟百花，抟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门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龙脑薰衣香入骨。维阳软縠如云英，亳郡轻纱似蝉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已足，我见小英心未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汝新翻曲。”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曰：“病起厌厌，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司马温公亦尝作《阮郎归》小词曰：“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又曾修古立朝，最号刚方蹇谔，常见池上有所似者，亦作小诗寓意曰：“荷叶罩芙蓉，圆青映嫩红。佳人南陌上，翠盖立春风。”杨湜《词说》载温公《西江月》词云：“宝髻松松梳就，铅华淡淡妆成。轻烟翠雾罩娉婷，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东皋杂录》云：“世传温公有《西江月》一词，今复得《锦堂春》云：‘红日迟迟，虚廊转影，槐阴迤逦西斜。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奈狂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始知青鬓无价，叹飘蓬宦路，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卢仝集》、《有所思》及《楼上女儿曲》、《自君之出矣》、《秋梦行》等篇，皆艳词也。陶渊明亦有《闲情赋》。《苕溪渔隐》云：“余阅《宛陵集》，见一日曲，其词乃为南阳一娼话离而作，然则谨厚者亦复为之耶？其曲云：“妾家邓侯国，肯愧邯郸姝。世本富缯绮，娇爱比明珠。十五学组纠，未尝开户枢。十六失所适，姓名倾里闾。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娱。自兹著乐府，不得同罗敷。凉温忽荏苒，屡接朝大夫。相欢不及情，何异逢路衢。昨日一见郎，目色曾不渝。结爱从此笃，暂隔犹云疏。如何遂从宦，去涉千里途。郎跨青骢马，妾乘白雪驹。送郎郎未还，别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鳞，双双依绿蒲。不如云间鹄，两两下平湖。鱼鸟尚有托，妾今谁与俱？去去约春华，终朝怨日晚。一心思杏子，便拟见梅花。梅花几时吐，频掐阑干数。东风若见郎，重为歌金缕。”《侯鲭集》又有《花娘歌翡翠词》。《吹剑录》载范文正守饶，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诗寄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春风干当来。”介买送去。王衍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以范公而不能免，慧远曰：“顺境如磁石，遇针不觉合而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况我终日在情里作活计耶!”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

王安国作诗，多使酒楼，尝语余曰：“杨文公诗有一酒楼，‘江南堤柳拂人头，李白题诗遍酒楼’，钱昭度诗亦有一酒楼，‘长忆钱塘江上望，酒楼人散雨千丝’。今子诗有几酒楼?”余答曰：“吾诗有二酒楼。”安国曰：“足矣。”盖余有《题九江琵琶亭小诗》云：“夜泊浔阳宿酒楼，琵琶亭畔荻花秋。云沉鸟没事已往，月白风清江自流。”又余昔年尝送客西陵，亦作小诗曰：“若耶溪畔醉秋风，猎猎船旗照水红。后夜钱塘酒楼上，梦魂应绕浙江东。”

安国俊迈，而貌陋黑肥。熙宁中，与余同官于洛下，尝谓余曰：“子可作诗赠我。”余因援笔戏之曰：“飞卿昔号‘温钟馗’，思道通俯还魁肥。江淹善咏笔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围。只知外貌乏粉泽，谁料满腹填珠玑。相逢把酒洛阳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国由此不悦。

毕文简公之婿曰皇甫泌，少时不羁，唯事蒱博。时毕公作相，累谕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贬斥，方启口云："臣有女婿皇甫泌。"适值过庭有急报，不暇敷陈，他日又欲面奏，亦如之，若是者三，值上内逼，遽引袖起，遥语毕曰："卿累言婿皇甫泌，得非欲转官耶！可与转一资。"毕公不敢辩，唯而退，泌即转殿中丞，后累典大郡，以尚书右丞致仕，年八十五卒。

嘉祐中，选人郑可度历十五考，举主仅满五人，内一人乃州北李少卿昭选，待次二年余，引见前一夕五更，昭选卒，其日值起居，朝堂中欢言：州北李少卿夜来有事。铨吏知之，即以撼可度，愿得钱五千，寝其事，可度不与，吏竟白铨主，再会问罢引，可度遂老死选调。

又选人张方平赋性刚介，尝以事忤上官，为所罗织，以赃罪废绝，无改转之望，后为临颍令。时贾安公知许州，怜其无辜，即为奏雪罢任，举主亦仅满磨勘入甲，待次余二年将引见，又丁家艰，及服除，谓举主雕丧已尽，则阙会问，乃并存，转著作佐郎，至今无恙，此又与郑可度不侔矣。

枢密孙公抃生数日，患脐风，已不救，家人乃盛以盘合，将弃诸江，道遇老媪曰："儿可活。"即与俱归，以艾炷灸脐下遂活。

海有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汉柏梁台灾，越王上厌胜之法，乃大起建章宫，遂设鸱鱼之像于屋脊，以厌火灾，即今世之鸱吻是也。

《春秋左氏传》称三叛人以土地出求食而已，贱而书名，盖甚之，则以其无廉耻之至也，故今倡家谓之求食，盖本乎此。

唐以前馆驿并给传往来，开元中，务从简便，方给驿券，驿之给券，自此始也。

曲有录要者，录《霓裳羽衣曲》之要拍，即《唐书吐蕃传》所谓《凉州》、《胡谓》、《录要》、杂曲，而今世语讹谓之绿腰。

梁高祖为宣武节帅，及受禅，乃升汴州为开封府，其诏曰："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厚。故丰沛著启祚之美，襄、邓有建都之荣。用壮鸿基，且旌故里。"则汴州为开封府自朱梁时也。

天清寺繁台本梁王鼓吹台，梁高祖常阅武于此，改为讲武台。其后繁氏居其侧，里人乃呼为繁台，则繁台之名始于此也。

《左氏传》曰："魏大名也。"故魏府号大名府。

《考工记·㮚氏》掌攻金，其量铭曰"时文思索"。故今世攻作之所号文思院。

苏有姑苏台，故苏州谓之苏台。相有铜雀台，故相州谓之相台。滑有测景台，故滑州谓之滑台。

王禹偁徙蕲州，到任谢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文，已期身后。"李淑到河中府，谢上表曰："长安日远，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阑，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来河南府，谢上表曰："田园仅足，二疏那见其复来；羽翼已成，四皓宁闻于再起。"三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几皆卒。

景德中，河朔举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状元，张存、任并虽事业荒疏，亦皆被泽，时有无名子嘲曰："张存解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存后仕尚书，并亦仕至屯田员外郎、知要州卒。

庆历丙戌岁春膀省试，以"民功曰庸"为赋题，题面生梗，难为措词，其时路授、饶瑄各场屋驰名，路则云"此赋须本赏"。饶则云"此赋须本衣"。故当时无名子嘲曰："路授则家住关西，打赏骂赏；饶瑄则生居浙右，你侬我侬。"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张公士逊、枢相张公昪、少师赵公概，皆寿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陈文惠公尧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寿至八十。余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诗寄太傅曰："青云歧路游将遍，白发光阴得最多。"盖为是也。

太傅张公，光化军人，生百日，始能啼。襁褓中，丧其父母。少孤贫，读书武当山，有道士见而异之，曰："子有道气，可随我学仙。"公不欲，道士亦弗强，曰："不然，亦位极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孙何榜下及第，久困选调，年几五十，始转著作佐郎、知邵武县。还朝，以文贽杨公大年，比三日，至门下，连值杨公与同辈打叶子，门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杨公忽自窗隙目之，知非常人，延入款语，又观所为文，以为有宰相器。未几，荐为御史，寻充寿春王友，由此附会，遂登台辅。然公宽厚长者，记存故旧，尝与邵武姓鱼一僧相善，及贵，犹不忘，为鱼奏紫方袍，弟子守仙亦沾锡服。晚年致政，犹时时遗守仙物不绝，答书皆亲笔，书语皆稠叠勤拳，其敦笃如此。

公性喜山水，宰邵武时，多游僧舍，至则吟哦忘归。常至西庵寺，题诗曰："西庵深入西山里，算得当年少客游。密密石丛盘小径，涓涓云窦泻寒流。松皆有节谁青盖，僧尽无心也白头。欲刷粉牌书姓字，调卑官冗不堪留。"又公尝至宝盖岩寺，亦留题曰："身为冠冕流，心是云泉客。每到云泉中，便拟忘归迹。况兹宝盖岩，天造清凉宅。税车官道边，谁知愿言适。"又公尝沿牒至建宁县，道洛阳村，而山路险峭穹绝，不可名状，亦题二韵于村寺曰："金谷花时醉几场，旧游无日不思量。谁知万水千山里，枉被人言过洛阳。"仁宗笃师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后，每大朝会，常令缀两府班。公时已八十余，而拜跪尚轻利，仁宗悦，乃飞白"千岁"二字赐之。公遽进歌以谢，优诏褒答，虽汉显宗之遇桓荣，不是过也。

枢相张公昇，字杲卿，阳翟人，大中祥符八年蔡齐下及第，仕亦晚达，皇祐中自润州解官时已六十余，语三命僧化成曰："运限恰好，去未得。"未几除侍御史知杂事，不十年作枢相，退归阳翟，生计不丰，短氈轻绦，翛然自适，乃结庵于嵩阳紫虚谷，每旦晨起焚香读《华严》，庵中无长物，荻帘、纸帐、布被、革履而已。年八十余，自撰《满江红》一首，闻者莫不慕其旷达，词曰："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况值群山初雪满，又兼明月交光好。便假饶百岁拟如何，从他老。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

少师赵公概，字叔平，天圣初王尧臣下第三人及第。为人宽厚长者，留滞内相十余年，晚始大用，参贰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阳，素与欧阳文忠公友善，时文忠退居东颍，公即自睢阳乘兴拿舟访之，文忠喜公之来，特为展宴，而颍守翰林吕公亦预会。文忠乃自为口号一联云："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两闲人，谓公与文忠也。

卷 九

杨文公《谈苑》称，楚僧惠崇工诗，于近代释子中为杰出，而欧阳公少师《归田录》亦纪其佳句，则不甚多。余尝见惠崇自撰句图，凡一百联，皆平生所得于心而可憙者，今并录之。《书杨云卿别墅》云："河分岗势断，春入烧痕青。"《长信词》云："阴井生秋早，明河转曙迟。"《送远上人西游》云："地形吞蜀尽，江势抱蛮回。"《江行晚泊》云："岭暮清猿急，江寒白鸟稀。"《上谷相公池上作》云："归禽动疏竹，落果响寒塘。"《赠陈少府》云："野人传相鹤，山叟学弹琴。"《夜坐》云："春浅冰生井，宵分月上轩。"《赠凝上人》云："掩门青桧老，出寺白髭长。"《送迁客》云："浪经蛟浦阔，山入鬼门寒。"《经缘公旧寺》云："遗偈传诸国，留真在一峰。"《塞上》云："河冰坚度马，塞雪密藏雕。"《喜长公至》云："久别年颜改，相逢夜话长。"《隐者》云："多年不道姓，几日旋移家。"《宿东林寺》云："鸟归杉堕雪，僧去石沉云。"《上翰林杨学士》云："露寒金掌重，天近玉绳低。"《柳氏书斋》云："著书惊日短，弹剑惜春深。"《上王太尉》云："探骑通番垒，降兵逐汉旗。"《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静，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断城隍出，江分岛屿回。"《寄梅苏州》云："锁城山月上，吹角海鸥惊。"《宿杨侍郎东亭》云："卷幔来风远，移床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吴国，青山隔楚天。"《游隐静寺》云："空潭闻鹿饮，疏树见僧行。"《送钱供奉巡警》云："剑佩明山雪，旌旗湿海云。"《梅鼎臣河亭》云："旷野行人少，长河去鸟平。"《宿肇公山斋》云："月高山舍迥，霜落石门深。"《送卢经西归》云："霜多秦木迥，云尽汉山孤。"《濠梁夜泊》云："夜阑潮动舸，秋迥月临城。"《崔仰秋居》云："叶影风中尽，虫声月下多。"《赠裴使君》云："行县山迎舸，论兵云绕旗。"《早行》云："繁霜衣上积，残月马前低。"《秋夕》云："磬断虫声出，峰回鹤影沉。"《书韩退之屋壁》云："移家临丑石，租地得灵泉。"《秋夕怀长公》云："秋近草虫乱，夜遥霜月低。"《观宴乡老》云："海鸥听舜乐，山鬼醉尧觞。"《赠素上人》云："中食下林狖，夜禅移冢狐。"《晚夏》云："扇声犹泛暑，井气忽生秋。"《江行早发》云："残月楚山晓，孤烟江庙春。"《宿翻经馆清少卿房》云："梵容分古像，唐语入新经。"《题王太保道院》云："鹤传沧海信，僧和白云诗。"《秋夕怀汪白诗》云："寒禽栖古柳，破月入微云。"《赠白上人》云："花漏沉山月，云衣起海风。"《喜陈助教至》云："楼中天姥月，座上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归冈舍迥，雁过渚田遥。"《送人牧荣州》云："山色临巴迥，江流入汉清。"《春申道中》云："湘云随雁断，楚路背人遥。"《赠李道士》云："松风吹发乱，岩溜溅棋寒。"《栖霞寺》云："境闲僧渡水，云尽鹤盘空。"《林逋河亭》云："古路随岗起，秋帆转浦斜。"《杨秘监池上》云："禽寒时动竹，露重忽翻荷。"《魏野山亭》云："岚重琴棋湿，风长枕簟寒。"《塞下》云："离碛雁冲雪，渡河人上冰。"《寄白阁能上人》云："夜梵通云窦，秋香满石丛。"《陕西道中》云："关河双鬓白，风雪一灯青。"《送防秋杨将军》云："杀气生龙剑，威风动虎旗。"《瓜洲亭子》云："落潮鸣下岸，飞雨暗中峰。"《贺刘舍人》云："日缠黄道迥，春入紫微深。"《除夜》云："寒灯催腊尽，晓角唤春归。"《幽并道中》云："雁行沈古戍，雕影转寒沙。"《送僧归天台》云："景霁云迥合，秋生树动摇。"《过陈抟旧居》云："乱水僧频过，荒林鹤不还。"《宿横江馆》云："露馆涛惊枕，空庭月伴琴。"

《维邢道中》云："马渡冰河阔，雕盘喷日高。"《国清寺秋居》云："惊蝉移古柳，斗雀堕寒庭。"《书平上人山房》云："松风传夕磬，溪雾拥春灯。"《观南郊天仗》云："霓旌摇曙景，凤吹绕春云。"《赠义省上人》云："坐石云生袖，添泉月入瓶。"《升平词》云："万国无刑治，三边不战平。"《国清寺》云："暝鹤栖金刹，秋僧过石桥。"《吕氏西斋》云："云残僧扫石，风动鹤归松。"《刘参幽居》云："风暖鸟巢木，日高人灌园。"《扬都官池上》云："竹风惊宿鹤，潭月戏春鹭。"《书矫方屋壁》云："圭窦先知晓，盆池别见天。"《送陈舍人巡抚》云："月露疏寒柝，云涛闪画旗。"《宿齐上人禅斋》云："鹤惊金刹露，龙蛰玉瓶泉。"《春日寇宫赞池上》云："喧风生木末，迟景入泉心。"《七夕》云："河来天上阔，云度月边轻。"《赠王道士》云："海人来相鹤，山狖下听琴。"《送孙荆州》云："画鹢浮秋浪，金铙响夕云。"《江城晚望》云："丹枫映郭迥，绿屿背江深。"《题王太保山亭》云："危溜含清瑟，飞花点玉觞。"《送李秦州》云："朱旗凌雪卷，画角入云吹。"《画上人西斋》云："孤云还静境，远籁发秋空。"《李太傅山庄》云："围棋分雪石，汲井动金沙。"《宫中词》云："井含春气碧，楼转夕阴清。"《送吴袁州》云："鸟暝风沉角，天清月上旗。"《寄肇公》云："斜吹鸣金锡，归云拥石床。"《塞上》云："古戍生烟直，平沙落日迟。"《赠嗣上人》云："拂石云离帚，尝茶月入铛。"《舟行》云："远屿迎樯出，寒林带岸回。"《送延上人》云："来时云拥衲，别夜月随筇。"《马蜍淮亭》云："路横岗烧断，风转浦帆斜。"《上殿前戴太保》云："剑静龙归匣，旗闲虎绕竿。"《高逦书斋》云："品画逢名岳，横琴忆古贤。"《太一山》云："云阴移汉塞，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遥群马小，天阔一雕平。"《范溶园池》云："江花凌霰发，山溜入池深。"《猎骑》云："长风跃马路，小雪射雕天。"《高略书院》云："古木风烟尽，寒潭星斗深。"《送段工部河北转运》云："渡河风动旆，巡部雨沾车。"

神宗朝，皇嗣屡阙，余尝诣阁门上书，乞立程婴、公孙杵臼庙，优加封爵，以旌忠义，庶几鬼不为厉，使国统有继。是时适值郓王服药，上览之矍然，即批付中书，授臣将作监丞，敕河东路访寻二人遗迹，乃得其家于绛州太平县。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因命绛州立庙，岁时致祭。余所上书，略曰："臣尝读《史记·世家》，考赵氏废兴之本末，惟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各尽死，不顾难，以保全赵氏孤儿，最为忠义。乃知国家传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盖下宫之难，屠岸贾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已赤族，无噍类，惟朔妻有遗腹，匿于公宫。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贾闻知，索于宫中甚急，于是朔妻置男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乃得脱。然则儿之无声，盖天有所祚。且天方启赵氏，生圣人，以革五代之乱，拯天下于汤火之中，而奄有焉。使圣子神孙，继继承承而不已，则儿又安敢有声？盖有声则不免，不免则赵氏无复今日矣。然虽天祚，亦必赖公孙杵臼谬负他婴，匿于山中，卒与俱死，以绝其后患。又必赖程婴保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续赵祀，即赵文子也。于是赵宗复盛，传十世至武灵王，而遂以胡服，与秦俱霸。其后为秦所并，则子孙荡析，散居民间，今常山、真定、中山，则古之赵地也。故赵氏世为保州人，而僖祖、顺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启运，太宗承祧，真宗绍休，仁宗守成，英宗继统，陛下缵业。向使赵氏无此二人，以力卫襁褓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则承祀无遗育矣，又安能昌炽以至于此？故臣深以谓国家传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义，甚可悼痛，虽当时赵武为婴服丧三年，为之祭奠，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然今不知其祠之所在，窃虑其祠或废而弗举，或举而弗葺，或葺而弗封，三者皆阙典也。《左氏》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自宋有天下，凡两周甲子，百二十二年于兹矣。而二人忠义，未见褒表，庙食弗显，故仁宗在位，历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储嗣屡阙。虽天命将启先帝以授陛下，然或虑二人精魄，久无所归，而亦因是为厉也。何哉？盖二人能保赵孤，使赵宗复续，其德甚厚，则赵宗之续，国统之继，皆自二人为之也。况二人者忠诚精刚，洞贯天地，则其魂常游于大空，而百世不灭。臣今欲朝廷指挥下河东北晋赵分域之内，访求二人墓庙，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来未立庙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著于甲令，永为典祀。如此则忠义有劝，亦可见圣朝不负于二人者矣。"

龙图燕公肃雅多巧思，任梓潼日，尝作《莲花漏》献于阙下，后作藩青社，出守东颍，悉按其法而为之，其制为四分之壶，参差置水器于上，刻木为四方之箭，箭四觚，面二十五刻，刻六十四面，百刻总六千分，以效日，凡四十八箭，一气一易，铸金莲、承箭、铜乌引水，下注金莲，浮箭而上，有司唯谨视而易之。其行漏之始，又依《周官》水地，置臬法，考二交之景，得午时四刻一十分，午为正南，北景中以起漏焉，以梓潼在南，其法昼增一刻，夜损一刻，青社稍北，昼增三刻，颍处梓青之间，昼增二刻，夜损亦如之，仍作宣秘漏，其窥天愈密焉，兹亦张平子之流也。

本朝之制，待制止系皂鞓犀带，迁龙图阁直学士，始赐金带。燕公为待制，十年不迁，乃作《陈情诗》上时宰，诗曰："鬓边今日白，腰下几时黄？"于是时宰怜其老，未几迁直学士。燕公登科最晚，年四十六始用寇莱公荐，转京官，晚登文馆，列侍从，作直学士，时已六十余矣。

卷 十

真宗朝有王犍者，汀州长汀人。少时薄游江界，至星子县，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黄白术，未尽其要。后再遇其人于茅山，相携至历阳，指示灵草，并传以合和密诀，试皆有验。仍别付灵方环剑缄縢之书，戒曰："非遇人君，慎勿轻述。"犍后以佯狂抵禁，配流岭南，时供奉官阁门祗候谢德权适总巡兵，颇闻其异。犍后窜归阙下，德权乃馆于私第，炼成药银，上进。真宗异之，命解军籍，使刘承珪诘其事。犍以师戒甚严，终不敢泄，唯愿见至尊面陈。于是承珪乃为犍改名中正，俾诣登闻，始得召见，即授许州散掾，留止京师。寻授神武将军，致仕，仍给全俸，迁高州刺史、康州团练使。前后贡药金银累巨万数，辉彩绝异，不类世宝，当时赐天下天庆观金宝牌，即其金所铸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费，唯周济贫乏，崇奉仙释而已。今汀州开元寺，乃其施财所建也。卒赠镇南军节度使，此近古所未闻也。

乖崖张公咏尹益部日，值李顺兵火之后，群政未举。因决一吏，词不伏，公曰："这汉要剑吃?"彼云："决不得，吃剑则得。"公命斩之以徇。军吏愕眙相顾，自是始服公威信。李顺党中有杀耕牛避罪亡逸者，公许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释之。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旧为恶党，因之逃亡。许令首身，犹尚顾望。"就市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蜀民由此安居。

平顺贼之明年，复有刘旰相继叛命，公命讨平之，既而凯旋，忽有持首级来者，公曰："当奔突接战之际，岂暇获其首，此必战后斫来，知复是谁?"殿直段伦曰："如学士之言，真神明，当时随伦为先锋入贼用命者，皆中伤被体，何尝获首级?"公乃先录中伤之人，而以持首级来者次之，于是军伍欢跃。又皇祐中，侬贼叛命，狄青讨之，青临行上言，以谓"古之师还，以讯馘首告，割耳鼻则有之，不闻有获首者。秦汉以来，方有是事，故获一首则赐爵一级，因为之首级。然开争启幸，莫此之甚，故军士争首级以致相杀。又其间多以首级为货，售于无功不战之人，非所以劝，愿一切寝罢。如师有功，则差次其劳，全军加赏；无功则斟酌其罪，全军加罚。庶令上下一心，不专自为私计，则决胜之道也。"从之，遂大捷。然则青之智识，亦公之智识也。

公布衣时素善陈抟，尝因夜话谓抟曰："某欲分先生华山一半住得无?"抟曰："余人则不可，先辈则可。"及旦取别，抟以宣毫十枝、白云台墨一剂、蜀笺一角为赠。公谓抟曰："会得先生意，取某入闹处。"去曰："珍重。"抟送公回，谓弟子曰："斯人无情于物，达则为公卿，不达为王者师。"公常感之，后尹蜀，乘传过华阴，寄抟诗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

公布衣时常至郑州，宿于逆旅，遇一人气貌甚古，与之语皆尘外事，不言姓氏，自称神和子，质明为别，语公曰："他日相公候于益州。"后公典益部，疡生于首，祷于龙兴观，夜梦昔年神和子告之曰："头疮勿疑，不是死病。"及觉，语道士文正之尝收得郑韶处士《赠神和子歌》，因索而阅之，益异其事。公乃建大阁上下十四间，号仙游阁，歌至今刻石存焉。公离蜀日，以一幅书授蜀僧希白，其上题"须十年后开"。其后公薨于陈，凶讣至蜀，果十年。启封，乃乖崖翁真子一幅，戴隐士帽，褐袍绢带，其傍题云："依此样写于仙游阁。"兼自撰《乖崖翁真赞》云："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劳丹青，绘写凡质。欲明此心，服之无斁。"至今川民皆依样，家家传写。

李复圭三世皆知滑州。天圣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庆历中，其父邯郸公淑又知，及后八年复圭又知。前此邯郸公尝迎侍康靖题诗于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銮。郡人莫讶留题别，孙息期同住此看。"后复圭刻石记其事，一曰："仰承诒训，允契冥兆"，兹亦异也。

刘沆与乡人尹鉴少同场屋，刘已登第大拜。皇祐中，尹以恩牓始登第，还乡，刘以诗送之曰："少年相款老相逢，乡举虽同遇不同。我已位尘三事后，君方名列五科中。荣登莫计名高下，宦达须由善始终。若到乡关人见问，为言归思满秋风。"

仁宗朝，内臣孙可久，赋性恬澹，年逾五十，即乞致仕。都下有居第，堂北有小园，城南有别墅，每良辰美景，以小车载酒，优游自适。石曼卿尝过其居，题诗曰："南北沾河润，幽深在禁城。叠山资远意，让俸买闲名。闭户断蛛网，折花移鸟声。谁人识高趣？朝隐石渠生。"屯田外郎柳永亦赠诗曰："故侯幽隐直城东，草树扶疏一亩宫。曾珥貂珰为近侍，却纡绦褐作闲翁。高吟拥鼻诗怀壮，雅论持衡道气充。厌尽繁华天上乐，始将踪迹学冥鸿。"可久好吟咏，效白乐天格，尝为陕西驻泊，为乐天构祠堂于郡城大阜之顶，中安绘像，仍缮写平生歌诗警策之句，遍于旧墉。晚年著《归休集》，行于世，年七十余卒。

内臣裴愈，字益之，亦好吟咏。真宗朝，衔命江南，搜访遗书、名画，归奏称旨，用是累居三馆秘阁

职任。有诗《送鲁秀才南游》云："东吴山色家家月，南楚江声浦浦风。"《闻蝉》诗云："杨柳影疏秋霁月，梧桐叶坠夕阳天。"皆其佳句。有子曰湘，字楚老，亦有诗名。明道中，仁宗御便殿，试进士《房心为明堂赋》、《和气致祥诗》，亦命湘赋之。湘蹈舞再拜，数刻而成，仁宗嗟赏，左右中人为之动色。其《和气致祥诗》曰："君德承天道，冲融协太和。卿云呈瑞早，膏泽应时多。煦集连枝木，嘉扶异颖禾。五星还聚井，丹凤更巢阿。薮泽无遗士，边防久息戈。黔黎逢至化，稽首载赓歌。"他诗亦类此。有《肯堂集》行于世。翰林李公淑为之作序曰："予尝嘉河东父子，起银珰右貂，能以属辞拔其伦。益之三朝侍内，老不废学，又课厉二子，使皆有立，约已慎履，如周仁、石庆。而楚老孳孳嗜书，克自淬琢云。"湘又善为小词，尝任河东路走马承受，有《咏并门·浪淘沙》小词云："雁塞说并门，郡枕西汾，山形高下远相吞。古寺楼台依碧障，烟景遥分。晋庙锁溪云，箫鼓仍存，牛羊斜日自归村。惟有故城禾黍地，前事销魂。"复有《咏汴州·浪淘沙》小词，仁宗命录进，亦嘉之，其词曰："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

杨文公深达性理，精悟禅观，捐馆时，作偈曰："沤生复沤灭，二法本来齐。要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

丞相王公随亦悟性理，捐馆时，知河阳，作偈曰："画堂灯已灭，弹指向谁说？去住本寻常，春风扫残雪。"是夕薨，凌晨大雪，实正月六日。

曹司封修睦，深达性理，知邵武军时，常以竹簟赠禅僧仁晓，因作偈与之曰："翠筠织簟寄禅斋，半夜秋从枕底来。若也此时人问道，凉天卷却暑天开。"

张尚书方平，尤达性理，有人问祖师西来意，张作偈答之，曰："自从无始千千劫，万法本来无一法。祖师来意我不知，一夜西风扫黄叶。"

陈文惠公亦悟性理，尝至一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炉空，流尘暗金碧。独坐偶无人，又得真消息。"

富文忠公，尤达性理。熙宁中余守官洛下，公时为亳守，遗余书，托为访荷泽诸禅师影像。余因以偈戏之曰："是身如泡幻，尽非真实相。况兹纸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须船，无风休起浪。唯当清静观，妙法了无象。"公答偈曰："执相诚非，破相亦妄。不执不破，是名实相。"既又以手笔贶余曰："承以偈见警，美则美矣，理则未然。所谓无可无不可者，画亦得，不画亦得。就其中观像者，为不得；不观像者，所得如何？禅在什么处？似不以有无为碍者，近乎通也，思之，思之。"

文之神妙莫过于诗赋，见人之志非特诗也，而赋亦可以见焉。唐裴晋公作《铸剑戟为农器赋》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载也，寰海镜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弗复用兵。"则平淮西、一天下已见于此赋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熔赋》云："傥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则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才，亦见于此赋矣。公又为《水车赋》，其末云："方今圣人在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其不取。"意谓水车唯施于旱岁，岁不旱则无所施，则公之用舍进退亦见于此赋矣。盖公在宝元、康定间，遇边鄙震耸，则骤加进擢，及后晏静，则置而不用，斯亦与水车何异。

王沂公《有物混成赋》云："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运用之意，已见于此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则宰相择任群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见于此赋矣。

宋莒公兄弟，平时分题课赋，莒公多屈于子京，及作《鸷鸟不双赋》，则子京去兄远甚，莒公遂坛场。赋曰："天地始肃，我则振羽而独来；燕鸟焉知，我则凌云而自致。"又曰："将翱将翔，讵比海�之翼；自南自北，若专霜隼之诛。"则公之特立独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见于此赋矣。

东轩笔录

[宋]魏　泰撰　李裕民整理

《东轩笔录》十五卷，辑佚十六条，北宋魏泰撰。书中记载了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杂事，以仁宗、神宗朝两朝事居多。魏泰生活在宋神宗、哲宗、徽宗时期，与王安石、章惇等高层政要多有交往，故所记多为要事，对研究当时历史，尤其是王安石变法，有重要参考价值。此书通行本有《四库全书》本、《稗海》本等。本整理本以明嘉靖楚山书屋本（北京图书馆藏）为底本，对校、参校了其他版本及各种古籍四十种。佚文十七条，系整理者从《宋朝事实类苑》、《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

卷　一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征维扬，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东，太宗即位即一举平晋也。

钱俶初入朝，既而赐归国，群臣多请留俶，而使之献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归治兵以攻其后，则吾之兵力可减半。江南若下，俶敢不归乎?"既而皆如所处。

武陵、辰阳、澧阳、清湘、邵阳五州各有蛮徭啸聚，依山阻江，迨十余万。在马希范、周行逢时，数出寇边，以至围逼辰、永二州，杀掠民畜，岁岁不宁。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镇抚之。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周行逢时，屡以战斗立功，蛮党服之。太祖召至阙下，察知可用，面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蛮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尽予一州租赋。再雄感戴异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选亲校二十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徕之美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再召至阙，面加奖激。再雄伏地流涕，呜咽不胜。改辰州团练使。久之，以其门客王允成为本州推官。再雄尽瘁边圉，故终太祖之世，无蛮陌之患，五州延袤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而边境妥安，由神机驾驭一再雄而已。

陈抟，字图南，有经世之才，生唐末，厌五代之乱，入武当山，学神仙导养之术，能辟谷，或一睡三年，后隐于华山。自晋、汉已后，每闻一朝革命，则颦蹙数日，人有问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驴游华阴，市人相语曰："赵点检作官家。"抟惊喜大笑，人问其故，又笑曰："天下这回定叠也。"太祖事周为殿前都点检，抟尝见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雷德骧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见之，因问曰："古者以官奴婢赐臣下，遂与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骧曰："古人制贵贱之分，使不可渎，恐后世谱牒不明，有以奴主为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叹重久之。自后，每德骧奏事，虽在燕处，必御袍带以见。

周世宗寿春之役，太祖为将，太宗亦在军中，是时寿春久不下，世宗决淮水灌其城。一日，艺祖、太宗及节度使武行德共乘小艇，游于城下，艇中惟有一卒司镣炉，世谓之茶酒司，一矢而毙，太祖、太宗安座以至回舟，矢石终不能及。

钱俶入朝，太祖眷礼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从。及赐还本国，复宴饯于便殿，屡劝以巨觥，陛辞之日，感泣再三。太

祖命于殿内取一黄复，封识甚密，以赐俶，且戒以途中密观。暨归途启之，凡数十轴，皆群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惧，江南平，遂乞纳土。

太祖尝与赵中令普议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李重进之叛也，有二子方为宿卫。太祖夜召面语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无良将，谁与共图事者？汝速乘传往晓之，吾不杀汝也。"二子伏泣战汗，太祖趣遣之。重进方坐辕门，与诸军议事，忽二子至，入闻圣语，皆相顾大骇，士卒闻之，惊疑不测，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师压境，重进不知所为，与家属赴火死，扬州平。

太祖、太宗下诸国，其伪命臣僚忠于所事者，无不面加奖激，以至弃瑕录用，故徐铉、潘昚修辈皆承眷礼。至如卫融、张洎应答不逊，犹优假之，故虽疏远寇仇，无不尽其忠力。太平兴国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诏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而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铉为详。"太宗未悟，遂诏铉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侍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始悟让者之意，许之。故铉之为碑，但推言历数有尽，天命有归而已。其警句云："东邻遘祸，南箕扇疑。投杼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里妇之谈。始劳固垒之师，终后涂山之会。"又有偃王仁义之比，太宗览读称叹。异日复得铉所撰《吴王挽词》三首，尤加叹赏，每对宰臣，称铉之忠义。《吴王挽词》，今记者二首，曰："倏忽千龄尽，冥茫万事空。青松洛阳陌，荒草建康宫。道德遗文在，兴衰自古同。受恩无补报，反袂泣途穷。"又曰："土德承余烈，江南广旧恩。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存。哀挽周原道，铭旌郑国门。此生虽未死，寂寞已消魂。"李王葬北邙，《江南录》乃铉与汤悦奉诏撰，故有邻国信书之句。东邻谓钱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张文定公齐贤时以布衣献策，太祖召至便座，令面陈其事。文定以手画地，条陈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五举贤，六大学，七籍田，八选良吏，九惩奸，十恤刑。内四说称旨，文定坚执其六说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车驾还京，语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耳。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日，汝可收之，使辅汝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进士榜，决欲置于高等，而有司偶失抡选，置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悦。及注官，有旨一榜尽与京官通判。文定释褐将作监丞、通判衡州，不十年，累擢遂为相。

陶谷，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自汉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祸，由是缙绅莫不畏而忌之。太祖虽不喜，然藉其词章足用，故尚置于翰苑。谷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谷下。谷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

太祖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曰："此行止以吊伐为意，誓不杀一人。"开宝中，遣将平金陵，亲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故彬于江南得王师吊伐之体，由圣训丁宁也。真宗常语宰臣，以河东之役，兵力十倍，当一举克捷，良由上党发愿之时，左右有闻之者，贼闻此语，知神兵有戢，故坚守不下，至烦再举也。

曹翰以罪谪为汝州副使，凡数年。一日，有内侍使京西，朝辞日，太宗密谕之曰："卿至汝州，当一访曹翰，观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内侍如旨，往见翰，因吊其迁谪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圣恩不杀，死无以报，敢诉苦耶？但以口众食多，贫不能度日，幸内侍哀怜，欲以故衣质十千以继饣粥，可乎？"内侍曰："太尉有所须，敢不应命，何烦质也。"翰固不可，于是封裹一复以授，内侍收复，以十千答之。暨回奏翰语及言质衣事，太宗命取其复，开视之，乃一大幅画幛，题曰"下江南图。"太宗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阙，稍复金吾将军，盖江南之役，翰为先锋也。

孙何榜，太宗皇帝自出试题《卮言日出赋》，顾谓侍臣曰："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捷相尚，今此题渊奥，故使研穷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也。"语未已，钱易进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场不开者十年。

太宗以元良未立，虽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诸子，遂命陈抟历抵王宫，以相诸王。抟回奏曰："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寿邸，见二人坐于门，问其姓氏，则曰张旻、杨崇勋，皆王左右之使令者。然臣观二人，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矣。"太宗大喜，是时真宗为寿王。异日，张旻侍中，杨崇勋使相，皆如抟之相也。

真宗天纵睿明，博综文学，尤重儒术，凡侍从之臣每因赐对，未始不从容顾问。真宗善谈论，虽造次应答，皆典雅有伦。当时儒学之士，擢为侍从，则有终身不为外官者。杜镐以博学，尤承眷礼，晚年苦肺疾，累乞闲地，真宗不允，至数年加剧，又于便坐恳述。真宗曰："卿自择一人学术可以代卿者。"镐于是荐戚纶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请而卒。

真宗圣性好学，尤爱文士，即位之初，王禹偁为知制诰，坐事谪守黄州，谢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问，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惟期身后。"之语。真宗览表，惊其词之悲，方欲内徙，会黄州境有二虎斗而食其一，占者以为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蕲州，以避其变，敕下而禹偁死矣。

澶渊之役，王超、傅潜兵力弗支，遂至中外之议不一，至有以北戎狃开运之胜闻于上者。惟寇莱公准首乞亲征，李沆、宋湜赞之，然而群下终以未必胜为言。时陈尧叟请幸蜀，王钦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莱公语曰："有人劝朕幸江南与西川者，卿以为如何?"莱公答曰："不知何人发此二谋?"真宗曰："卿姑断其可否，勿问其人也。"莱公曰："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以衅鼓，然后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决澶渊之行。

真宗次澶渊，一日，语莱公曰："今虏骑未退，而天雄军截在贼后，万一陷没，则河朔皆虏境也。何人可为朕守魏?"莱公曰："当此之际，无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将不如福将。臣观参知政事王钦若，福禄未艾，宜可为守。"于是即时进札请敕。退召王公于行府，谕以上意，授敕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莱公遽曰："主上亲征，非臣子辞难之日。参政为国柄臣，当体此意。驿骑已集，仍放朝辞，便宜即途，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饮之，命曰"上马杯"。王公惊惧，不敢辞，饮讫拜别。莱公答拜，且曰："参政勉之，回日即为同列也。"王公驰骑入天雄，方戎虏满野，无以为计，但屯塞四门，终日危坐。越七日，虏骑退，召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如莱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数进疑辞于上前，故莱公因事出之，以成胜敌之绩耳。

虏犯澶渊，傅潜坚壁不战，河北之郡城守者，多为番兵所陷，或守城，或弃城出奔。当是时，魏能守安肃军，杨延朗守广信军，乃世所谓"梁门、遂城"者也。二军最切虏境，而攻围百战不能下，以至贼退出界，而延朗追蹑转战，未尝衄败。故时人目二军为"铜梁门，铁遂城"，盖由二将善守也。

景德末年，天书降左承天门鸱尾上，既而又降于朱能家，于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应宫，建宝符阁，尽裒天书，置阁中。虽上意笃信，而臣下或以为非，若孙奭、张咏，尤极诋訾。未几，朱能谋叛，天下愈知其诈。至真宗上仙，王文正公曾当国，建议以"天书本为 先帝而降，不当留在人间"。于是尽以葬于永定陵，无一字留者，文正之识虑微密皆如此。

卷 二

唃厮啰，唐土蕃赞普之后，据邈川之宗哥城，尽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将众十万，穿古渭州入寇。时曹玮以引进使知秦州，领骑卒六千，守伏羌城。闻贼已过毕利城，玮率诸将渡渭逆之，遂合战于三都谷，贼军虽众，然器甲殊少，在后者所持皆白搭毛连，以备劫虏而已。玮知其势弱不足畏，欲以气凌之，自引百骑穿贼阵，出其后，升高指挥，军中鼓噪夹击，贼大溃，斩首三千级。明日，视林薄间，中伤及投崖死者万计。玮之威名，由是大震，唃氏自此衰弱矣。

冯拯之父为中令赵普家内知，内知盖勾当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帘独坐，拯方十余岁，弹雀于帘前，中令熟视之，召坐与语。其父遽至，惶恐谢过，中令曰："吾视汝之子，乃至贵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当至吾位。"冯后相真宗、仁宗，位至侍中。

丁谓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为奸邪，及稍进用，即启导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应宫，耗费国帑，不可胜计。谓既为宫使，夏竦以知制诰为判官。一日，宴宫僚于斋厅，有杂手伎俗谓弄碗注者，献艺于庭，丁顾语夏曰："古无咏碗注诗，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赋诗曰："舞拂挑珠复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览读变色。

种放隐终南山，往华山访陈抟，抟闻其来，倒屣迎之，既即坐，熟视曰："君他日甚显，官至丞郎。"种曰："我之来也，求道义之益，而乃言及爵禄，非我意也。"陈笑曰："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亦犹贱者不可为贵也。君骨法合为此官，虽晦迹山林，终恐不能安耳。今虽不信，异日当自知之。"放不怿而去，至真宗时，以司谏召至阙下，及辞还山，迁谏议大夫，东封，改给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而卒，竟如抟之相也。

寇莱公始与丁晋公善，尝以丁之才荐于李文靖公沆屡矣，而终未用。一日，莱公语文靖曰："比屡言丁谓之才，而相公终不用，岂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

不足听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则才矣,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莱公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晚年,与寇权宠相轧,交至倾夺,竟有海康之祸,始服文靖之识。

王克正仕江南,历贵官,归本朝,直舍人院。及死,无子,其家修佛事为道场,惟一女十余岁,缞绖跪捧手炉于像前。会陈抟入吊,出语人曰:“王氏女,吾虽不见其面,但观其捧炉,手相甚贵,若是男子,当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为国夫人矣。”后数年,陈晋公恕为参知政事,一日,便殿奏事,太宗从容问曰:“卿娶谁氏,有几子?”晋公对曰:“臣无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旧族,身后唯一女,颇闻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晋公辞以年高,不愿娶。太宗敦谕再三,晋公不敢辞,遂纳为室。不数日,封郡夫人,如陈之相也。

鞠咏为进士,以文受知于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咏擢第,释褐为大理评事,知杭州仁和县。将之官,先以书及所作诗寄王公,以谢平昔奖进,今复为吏,得以文字相乐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礼,课其职事甚急。鞠大失望,于是不复冀其相知,而专修吏干矣。其后王公入为参知政事,首以咏荐。人或问其故,答曰:“鞠咏之才,不患不达,所忧者气峻而骄,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闻之,始以王公为真相知也。

太宗欲周知天下之事,虽疏远小臣,苟欲询访,皆得登对。王禹偁大以为不可,上疏,略曰:“至如三班奉职,其卑贱可知,比因使还,亦得上殿。”云云,当时盛传此语,未几,王坐论妖尼道安、救徐铉事,责为商州团练副使。一日,从太守赴国忌行香,天未明,仿佛见一人紫袍秉笏,立于佛殿之侧,王意恐官高,欲与之叙位,其人敛板曰:“某即可知也。”王不晓其言而问之,其人曰:“公尝上疏云:‘三班奉职,卑贱可知’,某今官为借职,是即可知也。”王怃然自失,闻者莫不笑。

陈晋公恕自升朝入三司为判官,既而为盐铁使,又为总计使,洎罢参政,复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于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权,真宗谕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听卿去。”是时寇莱公罢枢密副使归班,晋公即荐以自代。真宗用莱公为三司使,而晋公为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莱公入省,检寻晋公前后沿革创立事件,类为方册,及以所出榜示,别用新板题扁,躬至其第,请晋公判押。晋公亦不让,一一与押字既,而莱公拜于庭下而去,自是计使无不循其旧贯。至李谘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晋公之规模渐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则无复有存者矣。

丁晋公为玉清昭应宫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鹤盘舞于殿庑之上。及记真宗东封事,亦言宿奉高宫之夕,有仙鹤飞于宫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鹤迎舞前导者,塞望不知其数。又天书每降,必奏有仙鹤前导。是时寇莱公判陕府,一日,坐山亭中,有乌鸦数十,飞鸣而过,莱公笑顾属僚曰:“使丁谓见之,当目为玄鹤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鹤,故但呼为“鹤相”,犹李逢吉呼牛僧孺为“丑座”也。

张文定公齐贤以右拾遗为江南转运使,一日家宴,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中,文定自帘下熟视不问。尔后文定三为宰相,门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禄。奴乘间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后于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独遗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悯然语曰:“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忆江南宴日,盗吾银器数事乎?我怀之三十年,不以告人,虽尔亦不知也。吾备位宰相,进退百官,志在激浊扬清,安敢以盗贼荐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钱三百千,汝其去吾门下,自择所安,盖吾既发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于吾,而不可复留也。”奴震骇泣拜而去。

鼎州北百里有甘泉寺,在道左,其泉清美,最宜瀹茗,林麓回抱,境亦幽胜。寇莱公谪守雷州,经此酌泉,志壁而去。未几丁晋公窜朱崖,复经此礼佛,留题而行。天圣中,范讽以殿中丞安抚湖外,至此寺,睹二相留题,徘徊慨叹,作诗以志其傍曰:“平仲酌泉方顿辔,谓之礼佛继南行。层峦下瞰岚烟路,转使高僧薄宠荣。”

苏易简特受太宗顾遇,在翰林恩礼尤渥,其子作《次续翰林志》叙之详矣。然性特躁进,罢参政,为礼部侍郎、知邓州,才逾壮岁,而其心郁悒,有不胜闲冷之叹。邓州有老僧,独处郊寺,苏赠诗曰:“憔悴贰卿三十六,与师气味不争多。”又移书于旧友曰:“退位菩萨难做。”竟不登强仕而卒。世言躁进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遗为馆职,平生好烧银而乐文字之职,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壹钱、知制诰一日,无恨矣。”然二事俱不谐而卒。钱僖公惟演自枢密使为使相,而恨不得为真宰,居常叹曰:“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旧制,学士以上,并有一人朱衣吏引马,所服带用黄金,而无鱼,至入两府,则朱衣二人引马,谓之双引,金带悬鱼,谓之重金矣。世传馆阁望为学士者赋诗云:“眼里何时赤,腰间甚日黄。”及为学士,又作诗曰:“眼赤何时两,腰黄几日重。”谓双引重金也。

夏郑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读书,攻为诗。一日,携所业,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

朝，拜于马首而献之。文靖读其句，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之句，深爱之，终卷皆佳句。翌日，袖诗呈真宗，及叙其死事之后，家贫，乞与换一文资，遂改润州金坛主簿。后数年，举制科，对策庭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阅人多矣，视贤良，他日必贵，乞一诗，以志今日之事。”因以吴绫手巾展于前，郑公乘兴题曰：“帘内衮衣明黼黻，殿前旌旆杂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是年制策高等。平生好为诗，皆有所属，初罢枢府，为南京留守，时有忌疾之者，到部作诗曰：“造化平分荷大钧，腰间新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准拟濉阳过十春。”又曰：“海雁桥边春水深，略无尘土到花阴。忘机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鸥信此心。”晚年流落，仇敌益众，而抨弹之疏，不辍上闻。因作诗送一台官曰：“弱羽惊弦势未安，孤飞殊不碍鹓鸾。黄金自有双南贵，莫与游人作弹丸。”始王沂公曾当国，郑公为翰林学士，欲撼之，因作《青州诗》曰：“日上西山舞鸾鹤，波翻碧海斗蛟龙。直钩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四履封。”以沂公青人故也。

真宗晚年欲策后，时王旦为宰相，赵安仁参知政事，将问执政，会王旦告病去，遂独问安仁曰：“朕欲以贤妃刘氏为后，卿意何如?”赵对曰：“刘氏出于侧微，恐不可母仪天下。”真宗不怿。翌日，以赵之语告王冀公钦若，冀公曰：“陛下姑问安仁，意欲以何人为后?”异时，上果以冀公之言问，赵对曰：“德妃沈氏乃先朝宰相沈义伦之家，宜可以作配圣主。”真宗翌日以语冀公，冀公曰：“臣固知如此，盖赵安仁尝为沈义伦门客。”真宗深以为然。未几，罢安仁参知政事，转钦若一官，为天书扶持使，刘氏竟立，刘即明肃太后也，冀公权宠自此愈固。

李太后始入掖庭，才十余岁，惟有一弟七岁，太后临别，手结刻丝鞶囊与之，拍其背泣曰：“汝虽沦落颠沛，不可弃此囊，异时我若遭遇，必访汝，以此为物色也。”言讫，不胜呜咽而去。后其弟佣于凿纸钱家，然常以囊悬于胸臆间，未尝斯须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势将不救，为纸家弃于道左。有入内院子者，见而怜之，收养于家。怪其衣服百结，而胸悬鞶囊，因问之，具以告院子。院子愁然惊异，盖尝受旨于太后，令物色访其弟也。复问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时太后封宸妃，时真宗已生仁宗皇帝矣，闻之悲喜，遽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为右班殿直，即所谓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谥曰章懿，召用和擢以显官，后至殿前都指挥使，领节钺、赠陇西郡王，世所谓李国舅者是也。

杨景宗即章惠太后弟也，太后既入掖庭，景宗无赖，以罪隶军营务，黥墨其面，至无见肤。真宗幸玉清昭应宫，将还内，而六宫皆乘金车，迎驾于道上。景宗以役卒立御沟之外，太后车中指景宗，令问其姓氏骨肉，景宗具以实对，太后泣于车中。景宗惟知其女兄在掖庭，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即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后至观察留守。景宗既在仕，遂用药去其黥痕，无芥粟存者，既贵而肥皙如玉，性恣横，好以木挝击人，世谓之杨骨槌云。始丁晋公作相，造宅于保康门外，景宗时以役夫荷土筑地，及晋公事败，籍没入官，晚年以宅赐景宗，其正寝乃向日荷土所筑之地也，世叹异之。

卷 三

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明肃太后渐预朝政，真宗意不能平。寇莱公探知此意，遂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宗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于是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勖等协力，处画已定，凡诰命，尽使杨亿为之，且将举事。会莱公因醉漏言，有人驰报晋公，晋公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明日，利用入，尽以莱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及真宗上仙，乃指莱公为反，而投海上，其事有类上官仪者，天下冤之。杨亿临死，取当时所为诏诰及始末事迹，付遵勖收之。至章献上仙，遵勖乃抱亿所留书进呈仁宗，及叙陈本末，仁宗尽见当日曲直，感叹再三，遂下诏湔涤其冤，赠莱公中书令，谥曰“忠愍”。又赠杨亿礼部尚书，谥曰“文”，凡预莱公党而被逐者，皆诏雪之。故李淑为亿赠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渐中微，能叶元臣，议尊储极。”盖谓是也。

真宗初上仙，丁晋公、王沂公同在中书，沂公独入札子，乞于山陵已前一切内降文字，中外并不得施行；又乞今后凡两府行下文字，中书须宰臣、参政，密院须枢密使、副、签书员同在，方许中外承受。两宫可其奏。晋公闻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惮沂公矣。

真宗崩，丁晋公为山陵大礼使，宦者雷允恭为山陵都监。及开皇堂，泉脉坌涌，丁私欲庇覆，遂更不闻奏，擅移数十丈。当时以为移在绝地，于是朝论大喧。是时吕夷简权知开封府，推鞠此狱，丁既久失天下之心，而众咸目为不轨，以至取彼头颅，置之郊社。云云。狱既起，丁犹秉政，许公雅知丁多智数，凡行移、推劾文字，及追证左右之人，一切止罪允恭，略无及丁之语。狱具，欲上闻，丁信以为无疑，遂令许公奏对。公至上前方暴其绝地之事，谓竟以此投海外，许公遂参知政事矣。

丁晋公既投朱崖，几十年。天圣末，明肃太后上

仙，仁宗独览万几，当时仇敌多不在要地，晋公乃草一表，极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诬构之事，言甚哀切。自以无缘上达，乃外封题云："启上昭文相公。"是时王冀公钦若执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启入京，戒云："须候王公见客日，方得当面投纳。"其奴如戒，冀公得之，惊不敢启封，遽以上闻。仁宗拆表，读而怜之，乃令移道州司马。晋公有诗数首，略曰："君心应念前朝老，十载飘流若断蓬。"又曰："九万里鹏容出海，一千年鹤许归辽。且作潇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复用矣。穆修闻丁有道州之徙，作诗曰："却讶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亦量移？"谓之失人心如此。

丁晋公至朱崖，作诗曰："且作白衣菩萨观，海边孤绝宝陀山。"作《青衿集》百余篇，皆为一字题，寄归西洛。又作《天香传》，叙海南诸香。又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诗，又集近人词赋而为之序，及佗记述题咏，各不下百余篇，盖未尝废笔砚也。后移道州，旋以秘书监致仕，许于光州居住。流落贬窜十五年，髭鬓无斑白者，人亦伏其量也。在光州，四方亲知皆会，至食不足，转运使表闻。有旨给东京房钱一万贯，为其子珙数日呼博而尽。临终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诵佛书，以沉香煎汤，时时呷少许。启手足之际，付嘱后事，神识不乱，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荣辱两忘，而大变不怛，真异人也。

马尚书亮以尚书员外郎、直史馆，使淮南时，吕许公夷简尚为布衣，方侍其父罢江外县令，亦至淮甸，上书求见。马公一阅，知其必贵，遂以女妻之，后许公果为宰相。马公知江宁府，时陈恭公执中以光禄寺丞经过，马接之极厚，且谓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数子出拜曰："愿以老夫之故，他日少在陶铸之末。"曾谏议致尧性刚介，少许可。一日，在李侍郎虚己坐上，见晏元献公。晏，李之婿也，初为奉礼郎。曾熟视之曰："晏奉礼他日贵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见子为相也。"吕许公夷简为相日，文潞公彦博为太常博士，进谒，许公改容礼接，因语之曰："太博去此十年，当践某位。"夏英公竦谪守黄州，时庞颖公司理参军，英公曰："庞司理他日富贵远过于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贵人多识贵人，信有之也。

钱文僖公惟演生贵家，而文雅乐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时通判谢绛、掌书记尹洙、留府推官欧阳修，皆一时文士，游宴吟咏，未尝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园囿之胜，无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与张文定公、吕文穆公游，累举不第，以文行称于乡闾。张、吕相继作相，更荐之，得职官，然延卿亦未尝出仕，葺幽亭，艺花卉，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余矣。一日，文僖率僚属往游，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骑从，腰舆张盖而访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过客众，延卿未始出，盖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对谈而已。数公疏爽闿明，天下之选，延卿笑曰："陋居罕有过从，而平日所接之人，亦无若数君者。老夫甚惬，愿少留，对花小酌也。"于是以陶樽果蔌而进，文僖爱其野逸，为引满不辞。既而吏报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从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图相国肯顾野人。"遂相与大笑。又曰："尚能饮否？"文僖欣然从之，又数杯。延卿之礼数杯盘，无少加于前，而谈笑自若。日入辞去，延卿送之门，顾曰："老病不能造谢，希勿讶也。"文僖登车，茫然自失。翌日，语僚属曰："此真隐者也，彼视富贵为何等物耶？"叹息累日不止。

陈恭公执中以卫尉寺丞知梧州，驿递上疏，以乞立储贰。真宗嘉其敢言。翌日临朝，袖其疏以示执政，叹奖久之，召为右正言，然为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赋御沟柳诗，宣旨自宰相两省皆和进。恭公因进诗曰："一度春来一度新，翠光长得照龙津。君王自爱天然态，恨杀昭阳学舞人。"

石参政中立事太宗时为馆职，至真宗末年犹为学士。一夕梦朝太宗，面谕以将有进用之意，石谢讫，将下殿，下觉锵然有声，顾视鱼袋坠于墀上。及觉，大异之。不数日，有参政之命，谢日，方拜起，亦觉有声，顾视则鱼袋坠地矣。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纵逸，多外宠，往往涉夜不归。敏中正秉政，每优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笃，敏中妻深以为忧，且有恚怒之词。敏中不得已，具札子乞与泌离婚。一日奏事毕，方欲开陈，真宗圣体似不和，遽离扆座。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语方至此，真宗连应曰："甚好、甚好，会得。"已还内矣。敏中词不及毕，下殿不觉抆泪，盖莫知圣意如何。已而，传诏中书，皇甫泌特转两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论，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也。

文章随时美恶，咸通已后，文力衰弱，无复气格。本朝穆修首倡古道，学者稍稍向之。修性褊讦少合，初任海州参军，以气陵通判，遂为捃摭削籍，系池州，其集中有《秋浦会遇诗》，自叙甚详。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其肆，未评价直，先展揭披阅，修就手夺取，瞑目谓曰："汝辈能读一篇，不失句读，吾当以一部赠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经年不售一部。

仁宗圣性好学，博通古今，自即位，常开迩英讲筵，使侍讲、侍读日进经史，孜孜听览，中昃忘倦。有林瑀者，自言于《周易》得圣人秘义，每当人君即位之始，则以日辰支干配成一卦，以其象繇为人君所行之事，其说支离诡驳，不近人情。及为侍读，遽奏仁宗曰："陛下即位，于卦得需，象曰：'云上于天'，是陛下体天而变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饮食宴乐'，故臣愿陛下频宴游，务娱乐，穷水陆之奉，极玩好之美，则合卦体，当天心，而天下治矣。"仁宗骇其言。翌日，问贾魏公昌朝，魏公对曰："此乃诬经籍，以文奸言，真小人也。"仁宗大以为然，于是逐瑀，终身不齿录矣。

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入人罪者，终身不复进用。至于仁民爱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 取索?"仁宗曰："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时左右皆呼万岁，至有感泣者。

李淑在翰林，奉诏撰《陈文惠公神道碑》。李为人高亢，少许可与，文章尤尚奇涩。碑成，殊不称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为二韵小诗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恳乞改去二韵等字，答以已经进呈，不可刊削，述古极衔之。会其年李出知郑州，奉时祀于泰陵，而作恭帝诗曰："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犹认房陵平伏来。"述古得其诗，遽讽寺僧刻石，打墨百本，传于都下。俄有以诗上闻者，仁宗以其诗送中书，翰林学士叶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逊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恶之，遂落李所居职，自是运蹇，为侍从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

吕许公夷简为郡守，上言乞不税农器。真宗知其可为宰相，记名殿壁，后果正台席。燕肃为郡守，上言："一应天下疑狱，并具事节，奏取敕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后至龙图阁直学士。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因莱州阿芸谋杀夫，以为案问，欲举免所因之罪，主上决意用为辅相。自燕肃之说进，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问之律行，凡临劾而首陈者，皆得原减。所谓仁人之言，其利博也。

五代任官，不权轻重，凡曹、掾、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耄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迹万状，至今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及范文正公仲淹乞令天下选人，用三员保任，方得为县令，当时推行其言，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稍举矣。

唐末西北蕃在者有回鹘、吐蕃，而吐蕃又分为唃厮啰，始甚盛强，自祥符间，衄于三都谷，势遂衰弱，视中国为神明，惕息不敢动。异时，与回鹘皆遣使，自兰州入镇戎军，以修朝贡。及元昊将叛，虑唃氏制其后，举兵攻破萊州诸羌，南侵至于马衔山，筑瓦川会，断兰州旧路，留兵镇守。自此唃氏不能入贡，而回鹘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为边害。朝廷虑之，议者以为唃氏尚在河、隍间，又与元昊世仇，傥遣使通谕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后顾之忧，则边备解矣。仁宗然之。宝元二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涣自古渭州抵青塘城，始与唃氏遇，涣为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统爵命授之，俾掎捔以攻元昊。厮啰谢恩大喜，请举兵助中国讨贼，自此元昊始病于牵制，而唃氏复与中国通矣。

宝元中，御史府久阙中丞。一日，李淑召对，仁宗偶问以宪长久虚之故。李奏曰："此乃吕夷简欲用苏绅，臣闻夷简已许绅矣。"仁宗疑之。异时，因问许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许公奏曰："中丞者，风宪之长，自宰相而下，皆得弹击，其选用，当出圣意，臣等岂敢铨量之?"仁宗颔之，自是知其直矣。

范文正公仲淹少贫悴，依睢阳朱氏家，常与一术者游。会术者病笃，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与所成白金一斤封志，内文正怀中。文正方辞避，而术者气已绝。后十余年，文正为谏官，术者之子长，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术，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当以还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识宛然。

王文康公苦淋，百疗不瘥，洎为枢密副使，疾顿除，及罢，而疾复作。或戏之曰："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枢密副使，仍须常服，始得不发。"梅金华询久为侍从，急于进用，晚年多病，石参政中立戏之曰："公欲安乎?惟服一清凉散即瘥也。"盖两府在京，许张青盖耳。

卷　四

狄青之征侬智高也，自过桂林，即以辨色时先锋行，先锋既行，青乃出帐，受衙罢，命诸将坐，饮酒一卮，小餐，然后中军行，率以为常。及顿军昆仑关下，翌日，将度关，辰起，诸将张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亲吏疑之，遽入帐周视，则不知青所在，诸将方相顾惊怛，俄有军候至曰："宣徽传语诸官，请过关吃饭。"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锋度关矣。

欧阳文忠公修自言，初移滑州，到任，会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颇爱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余，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读而不甚爱，曰：'何为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答。既而文忠为知制诰，人或传有某大官极称一丘良孙之文章，文忠使人访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孙盗为己文以贽，而称美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几，文忠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见邸报，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心颇疑之，及得所献，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论》也，文忠益叹骇。异时为侍从，因为仁宗道其事，仁宗骇怒，欲夺良孙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但当日失于审详，若追夺之，则所失又多也。"仁宗以为然，但发笑者久之。

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货易，以具酒馔，至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承例货拆封纸以充。舜钦欲因其举乐，而召馆阁同舍，遂自以十金助席，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愿预醵厕会，而舜钦不纳。定衔之，遂腾谤于都下。既而御史刘元瑜有所希合，弹奏其事。事下右军穷治，舜钦以监主 自盗论，削籍为民。坐客皆斥逐，梅尧臣亦被逐者也。尧臣作《客至》诗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盖为定发也。

刘待制元瑜既弹苏舜钦，而连坐者甚众，同时俊彦，为之一空。刘见宰相曰："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是时南郊大礼，而舜钦之狱，断于赦前数日。舜钦有诗曰："不及鸡竿下坐人"，盖谓不得预赦免之囚也。舜钦死，欧阳文忠公序其文集，叙及赛神之事，略曰："一时俊彦，举网而尽矣"，盖述御史之言也。舜钦以大理评事、集贤校理废为民，后二年，得湖州长史，年四十余，卒。

范文正公仲淹为参知政事，建言乞立学校、劝农桑、责吏课、以年任子等事，颇与执政不合。会有言边鄙未宁者，文正乞自往经抚，于是以参知政事为河东陕西安抚使。时吕许公夷简谢事居圃田，文正往候之，许公问曰："何事遽出也?"范答以"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矣。"许公曰："参政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文正未谕其旨，果使事未还，而以资政殿学士知邠州。

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谪守滁州，到任谢表略曰："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荷君恩。"禹偁有遗爱，滁州怀之，画其像于堂以祠焉。庆历中，欧阳修责守滁州，观禹偁遗像而作诗曰："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犹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盖用其表中语也。

苏舜钦奏邸之会，预坐者多馆阁同舍，一时被责十余人。仁宗临朝，叹以轻薄少年，不足为台阁之重。宰相探其旨，自是务引用老成，往往不惬人望。甚者，语言文章，为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杨安国之在经筵是也。

御史有阍吏，隶台中四十余年，事二十余中丞矣，颇能道其事，尤善评其优劣。每声诺之时，以所执之梃，视中丞之贤否，中丞贤则横其梃，中丞不贤则直其梃。此语喧于缙绅，凡为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讽为中丞，闻望甚峻，阍吏每声诺，必横其梃。一日，范视事，次日，阍吏报事，范视之，其梃直矣。范大惊，立召问曰："尔梃忽直，岂睹我之失耶?"吏初讳之，苦问，乃言曰："昨日见中丞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挥者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教诫者，又数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睹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 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劳而可厌乎? 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惭谢，明日视之，梃复横矣。

楚执中性滑稽，谑玩无礼。庆历中，韩魏公琦帅陕西，将四路进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师行有日矣。尹洙与执中有旧，荐于韩公，执中曰："虏之族帐无定，万一迁徙深远，以致我师，无乃旷日持久乎?"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执中曰："粮道岂能兼程耶?"韩公曰："吾已尽括关中之驴运粮，驴行速，可与兵相继也。万一深入，而粮食尽，自可杀驴而食矣。"执中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公怒其无礼，遂不使之入幕。然四路进兵，亦竟无功也。

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肃方听政，有旨令凿内城垣以出柩。是时吕文靖公夷简当国，遽求对，而明肃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内都知罗崇勋问有何事。文靖具奏凿垣非礼，宜开西华门以出神柩。明肃使崇勋报曰："向夷简道，岂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备位宰相，朝廷大事当廷争，太后不允，臣终不退。"崇勋三返，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谓崇勋曰："宸妃诞育圣主，而送终之礼如此，异时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简不争。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开述讽导，当为罪魁矣。"崇勋大惧，驰告明肃，于是始允所请。

王文正公曾在中书，得光州奏秘书监致仕丁谓卒。文正顾谓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数，不可测，

其在海外，犹能用智而还，若不死，数年，未必不复用。斯人复用，则天下之不幸可胜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英宗即位之初，有著作佐郎甄履献《继圣图》，其序大略曰：“昔景德戊申岁，天书降，后二十四年，陛下降生之日，复是天庆节，是天书于二纪已前，为陛下降圣之兆也。又迩来市民染帛，以油渍紫色，谓之油紫，油紫者，犹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视仁宗为诸父，此犹子之义也。”又云：“京师自二年来，里巷间多云‘着个羊’。陛下生于辛未，羊为未神，此又语瑞也。”又以御名拆其点画，使两日相并，为离明继照之义，其言诡诞不经。英宗圣性高明，尤恶谀谄，书奏，怒其妖妄，御批送中书，令削官停任，天下服其神鉴。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延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银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逃民归，无牛以耕，而其价腾踊十倍。涣复以所买牛，依元直卖与。是故河北一路，唯澶州不失所，由涣权宜之术也。

神宗皇帝在春宫时，极冲幼，孙思恭为侍读，一日，讲《孟子》，至“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思恭泛引古今助顺之事，而不及亲戚畔之者。主上顾曰：“微子，纣之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亲戚畔之耶?”思恭释然骇服。上之明睿，可谓闻一知十矣。

熙宁十年夏，京辅大旱，主上以祈祷未应，圣虑焦劳，一夕，梦异僧吐云雾致雨，翌日，甘澍滂足，遂以其像求之佛阁中，乃第十尊罗汉也。上之精虔感应如此。时集贤王丞相珪有《贺雨诗》，略曰：“良弼为霖孤宿望，神僧作雾应精求。”即其事也。

欧阳修致仕，居颍，蔡承禧经由颍上，谒于私第，从容言曰：“公德望隆重，朝廷所倚，未及引年而遽此高退，岂天下所望也?”欧阳公曰：“吾与世多忤，晚年不幸为小人诬蔑，止有进退之节，不可复令有言而俟逐也，今日乞身已为晚矣。”小人盖指蒋之奇也。欧阳公在颍，惟衣道服，称六一居士，又为传以自序。

王荆公安石当国，以徭役害民，而游手无所事，故率农人出钱，募游手给役，则农役异业，两不相妨。行之数年，荆公出判金陵，荐吕惠卿参知政事。惠卿用其弟温卿之言，使免役钱依旧，而拨诸路闲田募役。既而闲田少，役人多，不能均济，天下方患其法不可，而中丞邓绾又言惠卿意在是甲毁乙，故坏新法。于是不行温卿之言，依旧给钱募役。

王荆公当国，始建常平钱之议，以谓百姓当五谷青黄未接之时，势多窘迫，贷钱于兼并之家，必有倍蓰之息，官于是结甲请钱，每千有二分之息，是亦济贫民而抑兼并之道，而民间呼为青苗钱。范镇时以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误会此意，将谓如建中间税青苗于田中也，遽上疏，略曰：“常平仓始于汉之盛时，贵而散之，贱而敛之，虽尧舜无易也。青苗者，荒乱之世，所谓青苗在田，贱估其直，敛收未毕，而先责其偿，此盗跖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所以惊疑也。”疏奏请停之，众谓不然，遂落翰林学士守本官致仕。制有“举直错枉，古之善政；服谗搜慝，义所当诛。”盖谓是也。

常平法既行，而同知谏院孙觉上言：“府界诸县百姓率不愿请，往往追呼抑配，深为民害。”主上俾觉同府界提点往诸县体量，有无追呼抑配之事。孙面奏曰：“敢不虔奉诏旨，即日治行。”既而又上疏曰：“臣闻古者设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责其必行，行者不责其能言。臣备员谏省，以言语为官矣，又能一一而行之乎？所有体量指挥，望赐寝罢。”主上怒其反复，落同修起居注，知广德军。

曾布为三司使，极论京师市易不便，其大概以为天下之财匮乏，良由货不流通，货不流通，由商贾不行，商贾不行，由兼并之徒巧为挫抑，故朝廷设市易司于京师，以售四方之货，常低昂其价，使高于兼并之家，低于倍蓰之直，而官不失二分之息，则商贾自然无滞矣。虽然官中非觊利也，特欲抑兼并耳，必也官无可买，官无可卖，即是兼并不敢侵谋，而市易之法行也。今吕嘉问提举市易，乃差官于四方买物货，集客旅，须候官中买足，方得交易，以息钱多寡为官吏殿最，故官吏牙人惟恐裒之不尽，而取息不伙，则是官中自为兼并，殊非置市易之本意也。事下两制详议，而吕惠卿以为沮坏新法，王荆公大怒，遂置狱劾其事。又三司会计差失，即以为上书诈不实，曾落翰林学士、知制诰，以起居舍人知饶州，惠卿遂参知政事矣。而市易差官置物裒息酬劳如故。

常秩以处士起为左正言，直集贤院，判国子监。不逾年，待制宝文阁，兼判太常寺。中间谒告归汝阴时，主上特降诏起之，降诏自秩始也。会放进士徐铎榜，秩密以太学生之薄于行者，籍名于方册，贮怀袖间，每唱名有之，则揭册指名进呈，乞赐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阅试卷，或与执政语，往往不省秩言，秩大以为阻，遂谒告不朝。一日，翰林学士杨绘方坐禁中，俄有报太常寺吏人到院者，绘昔常判寺，立命至前，乃故吏也。询其来之故，即云：“常待制以谒告月余，未有诏起，令探刺消息。”杨曰：“此禁

中、汝得妄入乎？我若置汝于法，则连及待制，汝速出，无取祸也。”先是，秩未谒告时，差护向经葬事，至是经葬有日，上亲奠祭，护葬官例合迎驾，秩不候朝参而出，迎驾于经门，上祭奠毕，登辇而去，亦不顾秩，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参而出就职，又尝私觇禁中，台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还汝阴，既而卒。或云，方卒时，狂乱若心疾，将自杀者，然未得其详。

卷　五

王安国性亮直，嫉恶太甚。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吕大以为议己，自是尤与平甫相失也。

熙宁六、七年，河东、河北、陕西大饥，百姓流移于京西就食者，无虑数万，朝廷遣使赈恤。或云，使者隐落其数，十不奏一，然而流连襁负，取道于京师者，日有千数。选人郑侠监安上门，遂画《流民图》，及疏言时政之失，其辞激讦讥讪，往往不实。书奏，侠坐流窜，而中丞邓绾、知谏院邓润甫言"王安国尝借侠奏稿观之，而有奖成之言，意在非毁其兄"。是时平甫以著作佐郎、秘阁校理判官告院，坐此放归田里。逾年，起为大理寺丞，监真州粮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黜非其罪，而又不寿，世甚叹息。台官希执政之旨，且将因此以飡荆公也。余尝为挽词二首，颇道其事，云："海内文章杰，朝廷亮直闻。黄琼起处士，子夏遽修文。贝锦生迁怒，江湖久离群。伤心王佐略，不得致华勋。"又曰："今日临风泪，萧萧似绠縻。空怀徐穉絮，谁立郑玄碑？无力酬推毂，平时愤抵巇。何人令枉状？路粹岂能为？"盖为是也。

冯京与吕惠卿同为参知政事，吕每有所为，冯虽不抑，而心不以为善，至于议事，亦多矛盾。会郑侠狱起，言事者以侠尝游京之门，推劾百端，冯竟以本官知亳州。岁余，加资政殿学士、知渭州。舍人钱藻当制，有"大臣进退，系时安危"，及"持正莫回，一节不挠"之语。中丞邓绾惧冯再入，又将希合吕公，遽言："冯京预政日久，殊无补益，而曰'系时安危'；京朋邪徇俗，怀利私己，而曰'持正不挠'。乞罢钱藻，以谕中外。"而藻竟罢直院。

熙宁七年，元绛为三司使，宋迪为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药，而遗火延烧计府，自午至申，焚伤殆尽。方火炽，神宗御西角楼以观，是时章惇以知制诰判军器监，遽部本监役兵往救火，经由阁楼以过。上顾问左右，以惇为对。翌日，迪夺官勒停，绛罢使，以章惇代之。

国朝旧制，父子兄弟及亲近之在两府者，与侍从执政之官，必相回避。熙宁初，吕公弼为枢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于近用，尚有避于当途。"公弼闻之，义不能安，遂乞罢枢府，久之，以观文殿学士知并州。

神宗即位，岐王、嘉王犹在禁中，秘书丞章辟光献言乞迁于外，而朝论以为疏远小臣，妄论离间，於义当诛。有旨送中书，王荆公以为其言非过，依违不行。会中丞吕诲极言其不可，而兼及荆公，遂夺辟光官，降衡州监税。

延州当西戎三路之冲，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东北怀宁寨，而怀宁直横山，最为控要。顷年，薛向、种谔取绥州，建为绥德城，据无定河，连野鸡谷，将谋复横山，而朝廷责其擅兵，二人者皆黜罢。熙宁五年，韩丞相绛以宰相宣抚陕西，复取前议，遂自绥州以北，筑宾草坪，正东筑吴堡，将城银州，会抽沙，不可筑而罢，遂建罗兀城，欲通河东之路。既而日月淹久，粮运不继，言事者屡沮止之。旋属庆州卒叛，遽班师，韩以本官知邓州，副使吕大防夺职，知临江军，弃罗兀等城，而河东路不可通矣。

李士宁者，蜀人，得导气养生之术，又能言人休咎。王荆公与之有旧，每延于东府，迹甚熟。荆公镇金陵，吕惠卿参大政，会山东告李逢、刘育之变，事连宗子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狱推治之。劾者言士宁尝预此谋，敕天下捕之，狱具，世居赐死，李逢、刘育磔于市，士宁决杖，流永州，连坐者甚众。始兴此狱，引士宁者，意欲有所诬蔑，会荆公再入秉政，谋遂不行。

太一宫旧在京城西苏村，谓之西太一。熙宁初，百官奏太一临中国，主天下康阜，诏作宫於京城之东南隅，谓之中太乙。方蒇事，命三司副使李寿朋往苏村祭告，是日寿朋饮酒食肉而入，俄得疾于殿上，扶归斋厅，七窍流血，肩舆上道，未及国门而卒。

翰林故事，学士每白事于中书，皆公服靸鞋坐玉堂，使院吏入白，学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礼不行久矣。章惇为知制诰直学士院，力欲行之。会一日，两制俱白事于中书，其中学士皆鞾足秉笏，而惇独散手靸鞋。翰林故事，十废七八，忽行此礼，大喧物议，而中丞邓绾尤肆诋毁。既而罢惇直院，而靸鞋之礼，后亦无肯行之者。

熙宁四年，王荆公当国，欲以朱柬之监左藏库，柬之辞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闻欲除某人勾当进奏院（忘其人名），实愿易之。"荆公许诺。翌日，于上前进某人监左藏库，上曰："不用朱柬之监左藏库，何也？"荆公震骇，莫测其由。上之神机临下，多知外事，虽纤微，莫可隐也。

熙宁七年，王荆公初罢相，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学士知金陵，荐吕惠卿为参政而去。既而吕得君怙权，虑荆公复进，因郊祀，荐荆公为节度使平章事。方进札，上察见其情，遽问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复官？"惠卿无以对。明年，复召荆公秉政，而王、吕益相失矣。

王安国著《序言》五十篇，上初即位，韩绛、邵亢为枢密副使，同以《序言》进，上御批称美，令召试学士院，将不次进用，而大臣有不喜者，止得两使职官，后辟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后中丞吕诲弹奏王荆公，犹以为推恩太重。平甫博学，工文章，通古今，达治道，劲直寡合，不阿时之好恶，虽与荆公论议亦不苟合，故异时执政得以中伤，而言事者谓非毁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之人皆以为冤。其死也，余以文祭之，略曰："人望二纪而仅获寸进，谗夫一言而应声榻翼。"盖谓是也。

王观文韶始为建昌军司理参军，时蔡枢密挺提点江西刑狱，一见知其必贵，顾待甚厚。数年，蔡知庆州，王调官关中，遂谒蔡於庆阳，且言将应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后士大夫之言，及边事者皆示之，其间有向宝议洮河一说，王悦之，以为可行。后掌秦州机宜，遂乞复洮河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勾蕃部，自是其谋浸广，欲尽取兰州、鄯、廓，知秦州李师中以为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乘驿参验其事，克臣亦依违两可。既而郭逵等又劾韶侵盗官物，兴起大狱，俾蔡确推勘，蔡明其无罪，自是君相之意，断然不疑。不数年，克青唐、武胜，城熙河，取洮、岷、叠、宕、西团，为熙河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也。

职方郎中胡收，判吏部南曹岁满，除知兴元府。先是，由判曹得监司者甚众，收素有此望，洎得郡，殊自失，历干执政，皆不允。时陈升之知枢密院，收往谒求荐，陈公辞以备位执政，不当私荐一士。收愀然叹息曰："兴元道远，收本浙人，家贫无力之任，惟有两女当卖人为婢，庶得赀以行耳。"陈公鄙其言，遽索汤使起，收得汤，三奠於地，而辞去，陈大骇。是时，收将还浙右待阙，已登舟，其日作诗书于船窗云："西梁万里何时到？争似怀沙入九泉。"是夕，溺死汴水。初执政以收无正室，疑奸吏谋杀者，方将穷治，会陈公言卖女奠汤事，及得牖间自题之句，方信其失心而赴水也。

吕升卿为京东察访使，游泰山，题名于真宗御制《封禅碑》之阴，刊刻拓本，传于四方。后二年，升卿判国子监，会蔡承禧为御史，言其题名事，以为大不恭，遂罢升卿判监。既而邓绾又言升卿兄弟顷居丧润州，尝令华亭知县张若济置买土田，若济遂因此贷部民朱庠、卫公佐、吴延亮、卢及远、押司录事王利用等钱四千余贯，强买民田。既而若济坐赃事发，惠卿已在中书，百计营救，及言惠卿缴亲情干挠政事，如此等事凡十余端，猥不可具载。朝廷起狱於秀州，既而惠卿罢参知政事，以本官知亳州，升卿和州监酒税，温卿勒停，张若济除名编管，缘此党人降黜者纷纷矣。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匪新进之士也。暨三司论市易，而吕参政指为沮法，荆公以为然，坚乞罢相。神宗重违其意，自礼部侍郎、昭文馆大学士改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麻既出，吕嘉问、张谔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荐吕惠卿矣"。二子收泪，及惠卿入参政，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邓绾、邓润甫枉状废王安国，而李逢之狱又挟李士宁以撼荆公，又言《熙宁编敕》不便，乞重编修，及令百姓手实供家财，以造簿，又欲给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夤缘事故非议前宰相者甚众，而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天子断意，再召秉政。邓绾惧不自安，欲弭前迹，遂发张若济事，反攻惠卿。朝廷俾张谔为两浙路察访，以验其事。谔犹欲掩覆，而邓绾复观望意旨，荐引匪人，于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贰。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绾落御史中丞，以本官知虢州，张谔落直舍人院，降官停任，其他去者不一，门下之人皆无固志。荆公无与共图事者，又复请去，而再镇金陵。故诗有："纷纷易变浮云白，落落难终老柏青。"盖谓是也。

王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与其子雱谋议，而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几，纳节，求闲地，久之，得会灵观使，居于金陵。一日，豫国夫人之弟吴生者，来省荆公，寓止于佛寺行香厅。会同天节建道场，府僚当会于行香厅，太守叶均使人白遣吴生，吴生不肯迁。洎行香毕，大会于其厅，而吴生于屏后嫚

骂不止。叶均俯首不听，而转运使毛抗、判官李琮大不平之，牒州令取问。州遣二皂持牒追吴生，吴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初不知其事也。顷之，二皂至门下，云："捕人"，而喧忿于庭，荆公偶出见之，犹纷纭不已，公叱二皂去。叶均闻之，遂杖二皂，而与毛抗、李琮皆诣荆公谢，以公皂生疏，失于戒束。荆公唯唯不答，而豫国夫人于屏后叱均、抗等曰："相公罢政，门下之人解体者十七八，然亦无敢捕吾亲属于庭者。汝等乃敢尔耶？"均等趋出，会中使抚问适至，而闻争厅事。中使回日，首以此奏闻。于是叶钧、毛抗、李琮皆罢，而以吕嘉问为守。又除王安上提点江东刑狱，俾迁治于所居金陵。

熙宁三年，京辅猛风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数寸，既而华山震阜，头谷圮折数十百丈，荡摇十余里，覆压甚众，唐天宝中冰稼而宁王死，故当时谚曰："冬凌树稼达官怕"，又诗有"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之说，众谓大臣当之，未数年，而司徒侍中魏国韩公琦薨，王荆公作挽词，略曰："冰稼尝闻达官怕，山颓今见哲人萎。"盖谓是也。

卷　六

韩魏公以病乞乡郡，遂以使相侍中判相州，既而疾革，一夕，星陨于园中，枥马皆鸣，翌日，公薨。上为神道碑，具述其事。

熙宁初，朝廷初置条列司，诸路各置提举常平司，及俵常平钱，收二分之息。时魏公镇北都，上章论其事，乞罢诸路提举官，常平法依旧，不收二分之息。魏公精于章表，其说从容详悉，无所伤忤。有皇城使沈惟恭者辄令其门客孙棐诈作魏公之表云："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表成，惟恭以示閤门使李评，评夺其稿以闻。上大骇，下惟恭、孙棐于大理，而御史中丞吕公著因便坐奏事，犹以棐言为实。上出魏公章送条例司，惟恭流海上，孙棐杖杀于市，罢公著中丞，出知颍州，制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而与对，乃厚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盖因此耳。

韩魏公，庆历中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时王荆公初及第，为校书郎、签书判官厅事，议论多与魏公不合。洎嘉祐末，魏公为相，荆公知制诰，因论萧注降官词头，遂上疏争舍人院职分，其言颇侵执政，又为纠察刑狱，驳开封府断争鹌鹑公事，而魏公以开封为直，自是往还文字甚多。及荆公秉政，又与常平议不合，然而荆公每评近代宰相，即曰："韩公德量才智，心期高远，诸公皆莫及也。"及魏公薨，荆公为挽词曰："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又曰："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

王荆公再罢政事，吴丞相充代其任。时沈括为三司使，密条常平役法之不便者数事，献于吴公，吴公得之，袖以呈上，上始恶括之为人。而蔡确为御史知杂，上疏言："新法始行，朝廷恐有未便，故诸路各出察访，以视民之愿否。是时沈括实为两浙路察访使，还，盛言新法可行，百姓悦从，朝廷以其言为信，故推行无疑。今王安石出，吴充为相，括乃徇时好恶，诋毁良法，考其前后之言，自相背戾如此。况括身为近侍，日对清光，事有可言，自当面奏，岂可以朝廷公议私于宰相，乃挟邪害正之人，不可置在侍从。"疏奏，落括翰林学士、知制诰，以本官知宣州。

京师有僧化成能推人命贵贱，予尝以王安国之命问之。化成曰："平甫之命，绝似苏子美。"（子美，舜钦字）及平甫放逐，逾年，复大理寺丞，既卒，年四十七，与舜钦官职废斥、年寿无小异者。

熙宁十年，京师旱，上焦劳甚，枢密副使王韶言："昔桑弘羊为汉武帝笼天下之利，是时卜式乞烹弘羊以致雨。今市易务裒剥民利，十倍弘羊，而比来官吏失于奉行者多至黜免。今之大旱皆由吕嘉问作法害人，以致和气不召，臣乞烹嘉问以谢天下，宜甘泽之可致也。"

王安国，熙宁六年冬直宿崇文院，梦有邀之，至海上，见海中宫殿甚盛，其中乐作笙箫鼓吹之伎甚众，题其宫曰"灵芝宫"，邀平甫者，欲与之俱往。有人在宫侧，隔水止之曰："时未至，且令去，他日迎之至此。"平甫恍然梦觉，禁中已鸣钟矣。平甫颇自负其不凡，为诗以纪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来梦觉时。"后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讯之曰："君尝梦往灵芝宫，其果然乎，当以兆告我。"是夕暮奠，若有音声接于人者，其家复哭，以钱卜之曰："往灵芝宫，其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太常寺曾阜梦与平甫会，因语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处良苦如何？"但见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其乐非尘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

熙宁五年，辰州人张翘与流人李资诣阙献书，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锦州，地接施、黔、牂牁，世为蛮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据。地产朱砂、水银、金、布、黄蜡，良田数千万顷，入路无山川之扼。若朝廷出偏师压境上，臣二人说之，可使纳土为郡县。"书奏，即以章惇察访荆湖南、北路，经制南江事。章次辰州，遂令李资、张竑、明夷中、僧愿成等十余人入境，以宣朝廷之意。资等褊宕无谋，亵慢夷境，遂为蛮酋田元猛所杀。章知不可以说下也，即进兵诛

斩，而建沅、懿等州。又以潭之梅山、邵之飞山为苏方、杨光潜所据，遂乘兵势进克梅山，建安化县。又令李诰将兵取光潜，师至飞山，扼险不能度而还。当是时张颉居忧于鼎州，目其事，遂以书诋朝贵，言“南江杀戮过甚，无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惇病其说，且欲分功以啖之，乃上言：“昔张颉知潭州益阳县，尝建取梅山之议，今臣成功，乃用颉之议也。”朝廷赐颉绢三百匹，而执政犹患其异议。会颉服阕，乃就除为江淮发运使，便道之官，而不敢食鱼之说息矣。

王荆公当国，郭祥正知邵州武冈县，实封附递奏书，乞以天下之计专听王安石区画，凡议论有异于安石者，虽大吏亦当屏黜。表辞亦甚辨畅，上览而异之，一日问荆公曰：“卿识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荆公曰：“臣顷在江东尝识之，其为人才近纵横，言近捭阖，而薄于行，不知何人引荐，而圣聪闻知也。”上出其章以示荆公，荆公耻为小人所荐，因极口陈其不可用而止。是时祥 正方从章惇辟，以军功迁殿中丞，及闻荆公上前之语，遂以本官致仕。

李师中平日议论多与荆公违戾，及荆公权盛，李欲合之，乃于舒州作傅岩亭，盖以公尝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吴孝宗对策，方诋熙宁新法。既而复为《巷议》十篇，言闾巷之间，皆议新法之善，写以投荆公。荆公薄其翻覆，尤不礼之。

本朝状元及第，不五年即为两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章衡滞于馆职甚久，熙宁初冬月，圣驾出，馆职例当迎驾，方序立次，衡顾同列而叹曰：“顷年迎驾于此，眼看冻倒掌禹锡，倏忽已十年矣。”执政闻而怜之，遂得同修起居注。

京师春秋社祭，多差两制摄事。王仆射珪为内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屡矣。熙宁四年，复以翰林承旨摄太尉，因作诗曰：“鸡声初动晓骖催，又向灵坛饮福杯。自笑怡怡不辞醉，明年强健更须来。”是冬，遂参知政事。

蔡挺自宝元已后历边任，至于熙宁初犹帅平凉，会边境无事，作乐歌以教边人，有“谁念玉关人老”之句，此曲盛传都下，未几召为枢密副使。

曾肇为集贤校理兼国子监直讲，修将作监敕，会其兄布论市易事被谪，执政怨未已，遂罢肇主判，滞于馆下，最为闲冷，又多希旨窥伺之者，众皆危之，曾处之恬然无闷。余尝赠之以时，有“直躬忘坎陷，祥履任嵚岖。”盖谓是也。既而曾鲁公公亮薨，肇撰次其《行状》，上览而善之，即日有旨除史院编修官，复得主判局务。

进士及第后，例期集二月，其醵罚钱，奏宴局什物皆请同年分掌，又选最年少者二人为探花，使赋诗，世谓之探花郎，自唐以来榜榜有之。熙宁中，吴人余中为状元，首乞罢期集，废宴席探花，以厚风俗，执政从之，既而擢中为国子监直讲，以为斯人真可以厚风俗矣。未几，坐受举人贿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校参对，狱具，停废。熙宁执政者力欲致风俗之厚，士人多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为败风俗，而身抵赇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陈绎晚为敦朴之状，时谓之“热熟颜回”。熙宁中，台州推官孔文仲举制科，庭试对策，言时事有可痛哭太息者，执政恶而黜之。绎时为翰林学士，语于众曰：“文仲狂躁，乃杜园贾谊也。”王平甫笑曰：“杜园贾谊可对热熟颜回。”合座大噱，绎有惭色。杜园热熟，皆当时鄙语。

熙宁八年，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吕惠卿，而门下之人复为谀媚以自安。而荆公上告求去尤切，有练亨甫者谓中丞邓绾曰：“公何不言于上，以殊礼待宰相，则庶几可留也。所谓殊礼者，以丞相之子雱为枢密使，诸弟皆为两制，婿侄皆馆职，京师赐第宅田邸，则为礼备矣。”绾一一如所戒而言，上察知其阿党，亦颔之而已。一日，荆公复于上前求去，上曰：“卿勉为朕留，朕当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稳便第宅耳。”荆公骇曰：“臣有何欲，而何为赐第？”上笑而不答。翌日，荆公恳请其由，上出绾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绾欲用其党方扬为台官，惧不厌人望，乃并彭汝砺而荐之，其实意在扬也。无何，上黜彭汝砺，绾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砺之为人，昨所举卤莽，乞不行前状。”即此二事，上察见其奸，遂落绾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夺校书，为漳州推官。绾《制》曰：“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士荐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义形于色；汝之事朕者，志在于邪。”盖谓是也。

张谔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判司农寺，上言“天下祠庙，岁时有烧香利施，乞依河渡坊场，召人买拆。”王荆公秉政，多主谔言，故凡司农起请，往往中书即自施行，不由中覆。卖庙敕既下，而天下祠庙各以紧慢，价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庙，平日绝无祈祭，县吏抑勒，祝史仅能酬十千。是时张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财，当自有理，岂可以古先帝王祠庙卖与百姓，以规十千之利乎？”上览疏大骇，遂穷问其由，乃知张谔建言，而中书未尝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请，必须奏禀，方得施行。卖庙事寻罢。

张谔判司农寺，吏人盗用公使库钱，事发，下开封府鞫劾，久之未决。谔阴以柬祷知府陈绎，俾勿支

蔓，绎遂灭裂其事。上颇闻之，遂令移狱穷治，尽得谔请求之迹，狱具，落谔直舍人院，追夺两官，勒停，落绎翰林学士，降授秘书监知滁州。

曾鲁公公亮职度精审，练达治体，当其在中书，方天下奏报纷纭，虽日月旷久，未尝有废忘之者，其为文章尤长于四六，虽造次柬牍，亦属对精切。曾布为三司使，论市易事被黜，鲁公有柬别之，略曰："塞翁失马，今未足悲；楚相断蛇，后必为福。"曾赴饶州，道过金陵，为荆公诵之，亦叹爱不已。

王荆公初罢相，知金陵，作诗曰："投老归来一幅巾，君恩犹许备藩臣。芙蓉堂上观秋水，聊与龟鱼作主人。"及再罢，乞宫观，以会灵观使居钟山，又作诗曰："乞得胶胶扰扰身，钟山松竹绝埃尘。只将凫雁同为客，不与龟鱼作主人。"

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锡庆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凡试而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如市矣。会秋试有期，而御史黄廉上言："乞不令直讲判监为开封国学试官。"又有饶州进士虞蕃伐登闻鼓，言："凡试而中上舍者，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例被黜落。"上即此二说，疑程考有私，遂下蕃于开封府，而蕃言参知政事元绛之子耆宁尝私荐其亲知，而京师富室郑居中、饶州进士章公弼等，用赂结直讲余中、王沇之、判监沈季长，而皆补中上舍。是时许将权知开封府，恶蕃之告讦，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众。而蕃言许将亦尝荐亲知于直讲，于是摄许将、元耆宁及判监沈季长、黄履、直讲余中、唐懿、叶涛、龚原、王沇之、沈铢等皆下狱。其间亦有受请求及纳贿者。狱具，许将落翰林学士，知蕲州。沈季长落直舍人院，追官勒停。元耆宁落馆职，元绛罢参知政事，以本官知亳州。王沇之、余中皆除名，其余停任。诸生坐决杖编管者数十，而士子奔竞之风少挫矣。

卷　七

熙宁八年，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权倾天下。时元参政绛为翰林学士、判群牧，常问三命僧化成曰："吕参政早晚为相?"化成曰："吕给事为参政，譬如草屋上置鸱吻耳。"元曰："然则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是时春方半，元曰："事应在何时?"成又消息曰："在今年五月十七日。"元怃然不测，亦潜记之。既而吕权日盛，台谏禁口，无敢指议之者。会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语府界提举蔡确曰："化成言吕参政祸在今日，真漫浪之语也。"二公相视而笑，遂同还群牧，促召成而诮之。成曰："言必无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术之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马。是时，曾待制孝宽同判群牧，薄晚来过厅，方即坐，元因访今日有何事。曾曰："但闻御史蔡承禧入札子，不知言何等事也。"语未已，内探报，今日蔡察院言吕参政兄弟。元闻之，大骇，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既而吕罢政事，实始此日也。

熙河之役，高遵裕为总管，有高学究者，以宗人谒遵裕，因隶名军中。会王观文韶以兵攻香子城，学究从行，是日合战大胜，至晚旋师，寨中官吏及召募人等皆贺，独不见高学究。遵裕叹曰："高生且死于敌矣。"已而士卒献俘馘于庭，以烛视之，则学究之首在焉。遵裕大骇，即推究所斩之人，有军士遽伏罪曰："是军回日暮，见高生独骑，遂斩以冒赏。"韶大怒，磔军士于辕门。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是时有工部员外郎侯叔献者，荆公之门人也，娶魏氏女为妻，少悍，叔献死而帏箔不肃，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汴渠旧例，十月关口，则舟楫不行。王荆公当国，欲通冬运，遂不令闭口，水既浅涩，舟不可行，而流冰颇损舟楫。于是以船脚数千，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京师有谚语曰："昔有磨法磨（平声）浆水，今见巨碓捣冬凌。"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监汝州税。时窦卞通判汝州，与之接熟，尔后，卞知深州，永年复为州监押，益相亲昵，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师，永年求监金曜门书库，卞为干提举监司杨绘，绘遂荐之。永年置酒延卞、绘于私室，出其妻间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饮卞、绘，谓之"白玉莲花杯"，其亵狎至是。后永年盗卖库书，事发下狱，永年引卞、绘尝受其馈送，及尝纳玑贝于两家，方穷治未竟，而永年死狱中。朝议以两制交通匪人，至为奸利，落绘翰林学士知制诰，降为荆南副使；落卞待制，降监舒州灵仙观。明年，卞卒于贬所。绘性少慎，无检操，居荆南，日事游宴，往往与小人接。一日，出家妓筵客夜饮，有选人胡师文预会，师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为荆南府学教授，尤少士检。半醉，狎侮绘之家妓，无所不至。绘妻自屏后窥之，大以为耻，叱妓入，挞于屏后。师文离席排绘，使呼妓出，绘愧于其妻，遽欲彻席。师文狂怒，奋拳殴绘，赖众客救之，

几至委顿。近臣不自重，至为小人凌暴，士论尤鄙之。

寿州张侍中、抚州晏丞相俱葬阳翟地，相去数里，有发冢盗，先筑室于二冢之间，自其家窍穴以通其隧道，始发张墓，得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椁，以掩覆其穴。次发晏公墓，若有猛兽嗥吼，盗其惧，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闻兵甲鼓噪之声，盗亦惧，又呼一人同之，则寂然无响，三盗笑曰："丞相之神尽于是矣。"及穿衬椁，殊无所有，供设之器，皆陶甓为之，又破其棺，棺中惟木胎金裹带一条、金无数两，余皆衣服，腐朽如尘矣。盗失望而恚，遂以刀斧劈碎其骨而出。既而货张墓金盂于市，为人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谓均破冢而张以厚葬完躯，晏以薄葬碎骨，事有不可知如此者。

王介性轻率，语言无伦，时人以为心风，与王荆公旧交，公作诗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浑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临下担，白苹洲上起风波。"其意以水值风即起波也。介谕其意，遂和十篇，盛气而诵于荆公，其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正直聪明神鬼畏，死时应合作阎罗。"荆公笑曰："阎罗见阙，可速赴任也。"

张尧佐以进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员外郎、知开州。会其侄女有宠于仁宗，册为修媛，尧佐遂骤迁擢，一日中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是时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宝杨国忠为戒，不报。又与谏官包拯、吴奎等七人论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争。卒夺尧佐宣徽、景灵两使，特加介一品，以旌敢言。未几，尧佐复除宣徽使，知河阳。唐谓同列曰："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我曹岂可中已耶？"同列依违不前，唐遂独争之，不能夺。仁宗谕曰："差除自是中书。"介遂极言宰相文彦博以灯笼锦媚贵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结尧佐，请逐彦博而相富弼。又言谏官观望挟奸，而言涉宫掖，语甚切直。仁宗怒，趣召两府，以疏示之。介犹诤不已，枢密副使梁适叱介，使下殿，介诤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厉，众恐祸出不测。是时，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进曰："介诚狂直，然纳谏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贷。"遂贬春州别驾。翌日，御史中丞王举正救解之，改为英州别驾。始，大怒未已，两府窃议曰："必重贬介，则彦博不安。彦博去，则吾属递迁矣。"既而果如其料。当是时，梅尧臣作《书窜诗》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奸，臣介所愤疾。愿条一二事，臣职敢妄率。臣奸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时守成都，委曲媚贵昵。银铛插左貂，穷腊使驰驿。邦媛将夸侈，中金赍十镒。为我寄使君，奇纹织纤密。遂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红经纬金缕，排科斗八七。比比双莲花，篝灯戴心出。几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观上元，被服稳称质。璨然惊上目，遽尔有薄诘。既闻所从来，佞对似未失。且云奉至尊，于妾岂能必。遂回天子颜，百事容丐乞。臣今得粗陈，狡猾彼非一。偷威与卖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阴猾雄，仁断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无如弼。弼亦昧平生，亲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恤？君傍有侧媚，喑哑横诋叱。指言为罔上，废汝还蓬荜。是时白此心，尚不避斧锧。虽令御魑魅，甘且同饴蜜。既知弗可惧，复以强词窒。帝声亦大厉，论奏不容毕。介也容甚闲，猛士胆为栗。立贬岭外春，速欲为异物。内外官悩悩，陛下何未悉？即敢救者谁？襄执左史笔。谓此傥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中执法，怀疏又坚述。介言或似狂，百岂无一实。恐伤四海和，幸勿苦仓卒。亟许迁英州，衢路犹嗟咄。翌日宣白麻，称快口盈溢。阿附连谏官，去若怀絮虱。其间阴获利，窃笑等蚌鹬。英州五千里，瘦马行驮驮。毒蛇喷晓雾，昼与岚气没。妻孥不同涂，风浪过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馆愁伤骨。饥仆时后先，随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天，黄甘杂丹橘。万室通酿酤，抚远无禁律。醉去不须钱，醒来弄鸣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忧郁。莫作楚大夫，怀沙自沉汨。西汉梅子真，出为吴市卒。市卒且不惭，况兹别乘秩。"始尧臣作此诗，不敢示人。及欧阳文忠公为编其集，时有嫌避，又削去此诗，是以人少知者，故今尽录焉。

唐子方始弹张尧佐，与谏官皆上疏。及弹文公，则吴奎畏缩不前，当时谓拽动阵脚。及唐争论于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约，执政又黜奎，而文公益不安，遂罢政事。时李师中作诗送唐，略曰："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厚颜之句，为奎发也。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试馆职。一日，谒晏丞相，晏语之曰："君久从吏事，必疏笔砚，今将就试，宜稍温习也。"振率然答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绷孩儿者乎？"晏公俯而哂之。既而试《泽宫选士赋》，韵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滨莫非王。"由是不中选。晏公闻而笑曰："苗君竟倒绷孩儿矣。"

越州僧愿成客京师，能为符箓禁咒，时王雱幼子夜啼，用神咒而止，雱虽德之，然性靳啬。会章惇察访荆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经略溪洞，或云蛮人多行南法，畏符箓，雱即荐成於章。章至辰州，先遣张裕、李资、明夷中及成等，入南江受降，裕等至洞而秽乱蛮妇，酋田元猛不胜其愤，尽缚来使，刳斩于柱。"次至成，成搏颡求哀，元猛素事佛，乃不杀，押而遣之。愿成不以为耻，乃更乘大马拥挝斧以自从，称察访大师，犹以入洞之劳，得紫衣、师号。时又有随州僧智缘，尝以医术供奉仁宗、英宗。熙宁

中，朝廷取青唐武胜，缘遂因执政上言："乞往鄯、廓，见董毡，说令纳地。"上召见后苑，赐白金以遣行，遂自称经略大师，深为王韶所恶，罢归。朝廷怜其意，犹得左街首座，卒。

仁宗时，西戎方炽，韩魏公琦为经略招讨副使，欲五路进兵，以袭平夏，时范文正公仲淹守庆州，坚持不可。是时尹洙为秦州通判兼经略判官，一日将魏公命至庆州，约范公以进兵。范公曰："我师新败，士卒气沮，当自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耶？以今观之，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洙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今公乃区区过慎，此所以不及韩公也。"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洙议不合，遽还。魏公遂举兵入界，既而师次好水川，元昊设覆，全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魏公遽还，至半途，而亡卒之父兄妻子号于马首者几千人，皆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不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既而哀恸声震天地，魏公不胜悲愤，掩泣驻马，不能前者数刻。范公闻而叹曰："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

王韶罢枢密副使，以礼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乐，入夜席，客张绩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将拥之。家妓泣诉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此出尔曹以娱宾，而乃令宾客失欢。"命取大杯罚家妓，既而容色不动，谈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王沂公曾当国，屡荐吕许公夷简，是时明肃太后听政，沂公奏曰："臣屡言吕夷简才望可当政柄，而两宫终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枢密使张旻之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儿，岂容妨贤如此？"太后曰："固无此意，行且用夷简矣。"沂公曰："两宫既已许臣，臣请即今宣召学士草麻。"太后从之。及许公大拜，渐与沂公不协。晚年睽异，势同水火，当时士大夫各有附丽，故庆历中朝廷有党人之论矣。

卷　八

陈恭公再罢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亲族往往献《老人星图》以为寿，独其侄世修献《范蠡游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上表纳节。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熙宁初，有朝士忘其氏，知河中府龙门县。有薛少卿占籍是邑，一旦为盗斫坟茔之松槚，薛君投牒，诉其事。朝士，迂儒也，喜为异论，乃判其状曰："周文王之苑囿，犹得刍荛；薛少卿之坟茔，乃禁樵采。"时又有周师厚者为荆湖北路提举常平水利。是时初定募役之法，师厚书成，上于司农，其间曰："散从官逐月佣钱三贯文，如遇差作市买，即每月添钱一贯文。"

明肃太后临朝，一日，问宰相曰："福州陈绛赃污狼籍，卿等闻否？"王沂公对曰："亦颇闻之。"太后曰："既闻而不劾，何也？"沂公曰："外方之事，须本路监司发擿，不然，台谏有言，中书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万一传闻不实，即所损又大也。"太后曰："速选有风力更事者，任一人为福建路转运使。"二相禀旨而退，至中书，沂公曰："陈绛，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进札。吕许公俯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谕。时耿为侍御史，遂以为转运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马首，云："押进奉荔枝到京。"耿偶问其道路山川风候，而其校应对详明，动合意旨。耿遂密访绛所为，校辄泣曰："福州之人以为终世不见天日也，岂料端公赐问，然某尤为绛所苦者也。"遂条陈数十事，皆不法之极。耿大喜，遂留校于行台，俾之干事。耿子不肖，私纳校玳瑁器皿。洎至闽中，耿尽发校所言之事，既置诏狱，事皆不实，而校遽首常纳禁器于耿子。事闻，太后大怒，下耿吏，狱具，谪耿淮南副使。皆如许公之料也。

刘攽博学有俊才，然滑稽，喜谑玩，亦屡以犯人。熙宁中，为开封府试官，出临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刘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又有请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盖南苑豢驯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间也。马嘿为台官，弹奏攽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闻而叹曰："既为马嘿，岂合驴鸣？"吕嘉问提举市易务，三司使曾布劾其违法，王荆公惑党人之说，反以罪三司。曾既革，下朝请，而嘉问治事如故。攽闻而叹曰："岂意曾子避席，望之俨然乎？"望之，嘉问字也。

熙宁中，曾孝宽以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公事，未几，以父鲁公忧解去。服除，判司农寺。旧例，百官以事至中书，即宰相据案，百官北向而坐。前两府白事，即宰相去案，叙宾主东西行坐，时谓之掇案。及孝宽之至司农也，吴正宪公当国，不以前两府之礼待之，每至中书，不为掇案。自后每有建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孺诣中书，孝宽不至矣，正宪颇疑之。未几，除直孺为两浙提刑，以张璪判寺，璪为翰林学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官长也。异时白事，皆璪诣中书，而孝宽亦竟不至，于是正宪知其果以掇案为嫌，而世亦讥其隘矣。

尚书郎李观自言，为进士时，往游南岳，道过潭州圣旗亭买酒，忽有一人荷竹瓮，持钉校之具径至，问观曰："闻君将之南岳，颇识养素先生蓝方否?"观曰："固将往见之。"其人曰："奉烦寄声云：刘处士奉问先生，十月怀胎，如何出得?"言讫径出不顾。观至南岳访方，具道其语，方愁然惊异，因问曰："其人眉间得无有白志乎?"观曰："然。"方大惊叹曰："吾不遇此人，命也，此所谓刘海蟾者也。吾养圣胎已成，患无术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声闻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观急回，访于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萧注在仁宗时以阁门使知邕州几十年，屡献取交趾之谋，朝廷不从。末年，交趾寇左、右江，杀巡检左明、宋士尧等，注坐备御无状，降为荆南钤辖。是时李师中为广西提点刑狱，又言"注在邕州擅发洞丁采金矿，无文历钩考。"遂下注桂州狱，狱具，贬秦州团练副使，移洪州节度副使。英宗即位，起为监门卫将军、邠州都监，移渭州钤辖，又知宁州。神宗即位，王荆公执政，注度朝廷方以开边为意，又以黜官未复，思有以动君相之意，乃言向日久在邕州，知交趾可取，朝廷遽召，复阁门使，俾知桂州兼广西经略安抚。注至桂二年，而缪悠无状，有旨召还，死于潭州。然朝廷尚以交趾为可取，又以沈起知桂州。起至桂，先取宜州王口寨，而兵屡折衄，又作战舰聚军储，虽兴作百端，而不中机，会朝廷疑其逗留，移起知潭州，而以刘彝守桂。既而计谋宣露，一旦交趾浮海载兵击陷廉、白、钦三郡，围邕州，仅四十日，城陷，杀知州苏缄，屠其城，掠四郡生口而去。朝廷尽鉴前后守臣之罪，以次贬黜，赠苏缄节度使，料秦、晋锐兵十万人，发车骑南讨，诏以赵卨为经略使，卨引郭逵共事，遂以逵为宣徽使，而卨副之。逵顿兵邕州，久之，进克广源州杭郎县，而贼据富良江以扼我师，逵闭壁四十日，竟不能度，既而粮道不继，瘴毒日甚，十万之众死亡十九，仅得交趾降表，遂班师。朝廷夺逵宣徽使而斥之，卨亦削官，而建广源为顺州。明年，交人始入贡，广源岚瘴特甚，自置州，凡知州及官吏戍兵至者辄死，数年间死者不可纪，每更戍之卒决知不还，皆与骨肉死别，至举营号哭不绝者月余，以是人情极不安。会曾布帅桂，擒得交趾将侬智春，交人稍惧，曾因建议乞因此机会许交趾还向所虏生口而弃顺州，朝廷从之。明年，交人归生口数百，遂以广源与之，复曾龙图阁直学士，将佐迁官有差。自萧注等为经略，或挟诈以罔上，或不能绥御远人，致陷四郡，而郭逵逗挠自姥，仅得广源，又不可守，竟弃之，生口十不得一，而朝廷财费亿万，二广之民自此大困。

侯叔献为汜县尉，有逃佃及户绝没官田最多，虽累经检估，或云定价不均。内有一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奥族矣。前已估及一万伍千贯，未有人承买者。贾魏公当国，欲添为二万贯卖之，遂命陈道古衔命计会本县令佐，视田美恶而增损其价。道古至汜，阅视诸田，而议增李田之直。叔献曰："李田本以价高，故无人承买，今又增五千贯，何也?"坚持不可。道古雅知叔献不可欺，因以其事语之，叔献叹曰："郎中知此田本末乎？李诚者太祖时为邑酒务专知官，以汴水溢，不能救护官物，遂估所损物直计五千贯，勒诚偿之。是时朝廷出度支使钱，俵民间预买箭杆雕翎弓弩之材。未几，李重进叛，王师征淮南，而预买翎杆未集，太祖大怒，一应欠负官钱者，田产并令籍没，诚非预买之人，而当时官吏，畏惧不敢开析，故此田亦在籍没。今诚有子孙，见居邑中，相国纵未能恤其无辜而以田给之，莫若损五千贯，俾诚孙买之为便。"道古大惊曰："始实不知，但受命而来，审如是，君言为当，而吾亦有以报相国矣。"即损五千贯而去。叔献乃召诚孙，俾买其田，诚孙曰："实荷公惠，奈甚贫何?"叔献曰："吾有策矣。"即召见佃田户，谕之曰："汝辈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今李孙欲买田，而患无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辈矣。汝辈必毁宅撤廪，离业而去，不免流离失职。何若醵钱借与诚孙，俾得此田，而汝辈常为佃户，不失居业，而两获所利耶?"皆拜曰："愿如公言。"由是诚孙卒得此田矣。叔献之为尉，与管界巡检者相善，县多盗贼，巡检每与叔献约，闻盗起，当急相报，一旦有强盗十六人经其邑，叔献尽擒之。既而叹曰："巡检岂以我为负约耶！机会之速不及报耳，然不可专其功也。"于是尽推捕盗之劳于其下，而竟不受赏。当其获盗时，叔献躬押至开封府，府尹李绚谓曰："子之才能，吾深知之，子可一见本府推官判官，吾当率以同状荐子也。"叔献辞曰："本以公事至府，事毕归邑。若投谒以求荐，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京师置杂买务，买内所需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十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东门头目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蔡襄尹京，询知其弊，建言乞取内东门买物字号付杂买务，今后乞不令内东门买物，遇逐月宫中请俸钱时，许杂买务具供过物价，径牒内藏库截支，以给行人。仁宗大以为然，其事至今行矣。

熙宁中，高丽使人至京，语知开封府元绛曰："闻内翰与王安国相善，本国欲得其歌诗，愿内翰访求之。"元自往见平甫，求其题咏，方大雪，平甫以诗戏元，其略曰："岂意诗仙来凤沼，为传贾客过鸡林。"即其事也。

麟州据河外，扼西夏之冲，但城中无井，惟有一沙泉，在城外，其地善崩，俗谓之抽沙，每欲包展入壁，而土陷不可城。庆历中，有戎人白元昊云："麟州无井，若围之，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即以兵围之，数日不解，城中大窘，有军士献策曰："彼围不解，必以无水穷我。今愿取沟泥，使人乘高以泥草积，使贼见之，亦伐谋之一端也。"州将从之。元昊望见，遽诘献策戎人曰："尔言无井，今乃有泥以护草积何也?"即斩戎人而解去。此时虽幸脱，然终以无水为优。熙宁中，吕公弼帅河东，令勾当公事邓子乔往相其地，子乔曰："古有拔轴法，谓掘去抽沙，而实以炭末，墐土即其上，可以筑城，城亦不复崩矣。愿用是法，包展沙泉，使在城内，则此州可守也。"吕从之，于是人兴板筑，而包沙泉入城，至今城坚不陷，而新秦可守矣。

吴奎为参知政事，会御史中丞王陶以韩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两府，奎乃上章言："迩来天文谪见，皆为王陶召之。"又尝于上前荐滕甫可为边帅，上问其故，奎曰："滕甫不惟将略可取，至于躯干膂力，自可被两重铁甲。"异时，上语其事于侍臣，且曰："吴奎论事，大概皆此类也。"

元昊分山界战士为二厢，命两将统之，刚浪崚统明堂左厢，野利遇乞统天都右厢，二将能用兵，山界人户善战，中间刘平、石元孙、任福、葛怀敏之败，皆二将之谋也。庆历中，种世衡守青涧城，谋用间以离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边人谓之"土和尚"，多往来蕃部中。世衡尝厚给酒肉，善遇之，一日语信曰："我有书答野利相公，若为我赍之。"以书授信。临发，复召饮之酒而谓曰："界外苦寒，吾为若纳一袄，可衣之以行，回日当复以归我。"信始及山界，即为逻兵所擒，及得赍书以见元昊。元昊发其书，即寻常寒暄之问，元昊疑之，遂缚信拷掠千余，至胁以兵刃，信终言无他。元昊益疑，顾见信所衣之袄甚新洁，立命劈拆，即中得与遇乞之书，具言："前承书有归投之约，寻闻朝廷及云，只候信回得报，当如期举兵入界，惟尽以一厢人马为内应，傥获元昊，朝廷当以静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奉赏。"元昊大怒，自此夺遇乞之兵，既又杀之。遇乞死，山界无良将统领，不复有侵掠之患，而边陲亦少安矣。洎西戎入贡，信得归，改名嵩，仕终左藏库副使。

卷　九

王荆公与唐质肃公介同为参知政事，议论未尝少合。荆公雅爱冯道，尝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一日于上前语及此事，介曰："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岂可亦谓之非纯臣也?"质肃公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荆公为之变色。其议论不合，多至相侵，率此类也。

刘攽、王介同为开封府试官，举人有用畜字者，介谓音犯主上嫌名，攽谓礼部先未尝定此名为讳，不可用以黜落，因纷争不已，而介以恶语侵攽，攽不校。既而御史张戬、程灏并弹之，遂皆赎金。御史中丞吕公著又以为议罪太轻，遂夺其主判，其实中丞不乐攽也。谢表略曰："矿弩射市，薄命难逃。飘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术，惟恐不伤；而田主之牛，夺之已甚。"盖谓是也。

陈恭公执中为相，事方严少和裕，尤恶士大夫之急进。庆历末，有郎官范祥上言解盐利害，朝廷遂除祥陕西提刑兼制置盐事，祥诣中书建白曰："提点刑狱而兼利权，殆非典故，乞纳敕别候差遣。"恭公曰："提点刑狱乃足下资序合入，制置盐事乃国家试才，比已降敕陕西都运司，以解盐事尽交与提刑司管勾，而足下之意将如何也？苟有补于朝廷，固不惜一转运使也，若靖言庸违，自有诛责，岂可预欲侥求?"祥以言中其隐，震慑而去。至和初，王荆公力辞召试，而有旨与在京差遣，遂除群牧判官。时沈康为馆职，诣恭公曰："某久在馆下，屡求为群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带职朝官，又历任比某为浅，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辞让召试，故朝廷优与差遣，岂复屑计资任也。朝廷设馆阁以待天下之才，未尝以爵位相先，而乃争夺如此，学士之颜视王君宜厚矣。"康惭沮而去。

明肃太后临朝，袭真宗故事，留心庶狱，日遣中使至军巡院、御史台，体问鞫囚情节。又好问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询究，故百官细微，无不知者。有孙良孺为军巡判官，喜诈伪，能为朴野之状。一日，市布数十端，杂染五色，陈于庭下。中使怪而问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适在近，与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骇，回为太后言之，太后叹其清苦，即命厚赐金帛。京师人多赁马出入，驭者先许其直，必问曰："一去耶？却来耶?"苟乘以往来，则其价倍于一去也。良孺以贫，不养马，每出，必赁之。一日将押大辟囚弃市，而赁马以往，其驭者问曰："官人将何之?"良孺曰："至法场头。"驭者曰："一去耶？却来耶?"闻者骇笑。

杨安国，胶东经生也，累官至天章阁侍讲，其为人讦激矫伪，言行鄙朴，动有可笑，每进讲则杂以俚下鄙市之语，自宸坐至侍臣、中官见其举止，已先发笑。一日侍仁宗，讲至"一箪食，一瓢饮"，安国操东音曰："颜回甚穷，但有一箩粟米饭，一葫芦浆水。"又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安国遽

启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须要钱。"仁宗哂之。翌日，遍赐讲官，皆恳辞不拜，惟安国受之而已。时又有彭乘为翰林学士，文章诰命尤为可笑。有边帅乞朝觐，仁宗许其候秋凉即途，乘为批答之诏曰："当俟萧萧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府，会西蜀荒歉，饥民流离，况始入剑门，即发仓赈济，既而上表待罪，乘又当批答曰："才度岩岩之险，便兴恻恻之情。"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诮，及乘死，琪为挽词，有"最是萧萧句，无人继后风。"盖谓是耳。

刘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会江西饥歉，民多弃子于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广惠仓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视。又推行于县镇，细民利二升之给，皆为子养，故一境凡弃子无夭阏者。一日，谒曾鲁公公亮，鲁公曰："久知都官治状，屡欲进擢，然议论有所不合，姑少迟之，吾终不忘也。"彝曰："士之淹速诎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记怀，而尚屈于不合之论，亦某之命也。"鲁公叹曰："比来士大夫见执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归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见如君之言。"

熙宁初，富郑公弼、曾鲁公公亮为相，唐质肃公介、赵少师抃、王荆公安石为参知政事。是时荆公方得君，锐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吕诲、范纯仁、钱顗、程颢之伦尤极诋訾，天下之人皆目为生事。是时郑公以病足，鲁公以年老，皆引例去，唐质肃屡争于上前，不能胜，未几，疽发于背而死，赵少师力不胜，但终日叹息，遇一事更改，即声苦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彦国病、子方死、阅道苦也。

欧阳文忠公自历官至为两府，凡有建明于上前，其词意坚确，持守不变，且勇于敢为，王荆公尝叹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辅政，多所更张，而同列少与合者。是时欧阳公罢参知政事，以观文殿学士知蔡州。荆公乃进之为宣徽使，判太原府，许朝觐，意在引之执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欧阳公惩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辞恩命，继以请老而去。荆公深叹惜之。

富郑公弼，庆历中以知制诰使北虏还，仁宗嘉其有劳，命为枢密副使，郑公力辞不拜，乃改资政殿学士。一日，王拱辰言于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数，厚夷狄而弊中国耳！"仁宗曰："不然。朕所爱者土宇生民耳，财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财物岂不出于生民耶？"仁宗曰："国家经费，取之非一日之积，岁出以赐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兴调发，岁出不赀，非若今之缓取也。"拱辰曰："犬戎无厌，好窥中国之隙。且陛下只有一女，万一欲请和亲，则如之何？"仁宗悯然动色曰："苟利社稷，朕亦岂爱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谮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爱民如此，真尧舜之主也。"洒泣再拜而出。

许将坐太学狱，下御史台禁勘，仅一月日暨伏罪，台吏告曰："内翰今晚当出矣。"许曰："审如是，当为白中丞，俾告我家取马也。"至晚欲放，中丞蔡确曰："案中尚有一节未完，须再供答。"及对毕，开门，已及二更以后，而从人谓许未出，人马却还矣。许坐于台门，不能进退，适有逻卒过前，遂呼告之曰："我台中放出官员也，病不能行，可烦为于市桥赁一马。"逻卒怜之，与呼一马至，遂跨而行。是时许初罢判开封府，税居于甜水巷，驭者惧逼夜禁，急鞭马，马跃，许失绥坠地，腰膝尽伤，驭者扶之于鞍，又疾驱而去，比至巷，则宅门已闭。许下马坐于砌上，俾驭者扣门，久之无应者，驭者曰："愿得主名以呼之。"许曰："但云内翰已归可也。"驭者方知其为判府许内翰，且惧获坠马之罪，遽策马而走。许以坠伤，气息不属，不能起以扣门，又无力呼叫，是时十月，京师已寒，地坐至晓，迨宅门开，始得入。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执政奏事罢，因谈时政，而共美上以聪明睿智洞察小人之情者。仁宗曰："卿等谓林瑀去，而朝廷遂无小人耶？"执政曰："未谕圣旨，不识小人为谁？"仁宗从容曰："苏绅可侍读学士，知河阳。"

庆历中，吕许公夷简罢政事，以司徒归第，拜晏元献公殊、章郇公得象为相，又以谏官欧阳修、余靖上疏，罢夏竦枢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时，石介为国子监直讲，献《庆历圣德颂》，褒贬甚峻，而于夏竦尤极诋斥，至目之为不肖，及有"手锄奸枿"之句。颂出，泰山孙复谓介曰："子之祸自此始矣。"未几，党议起，介在指名，遂罢监事，通判濮州，归徂徕山而病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夏英公言于仁宗曰："介实不死，北走胡矣。"寻有旨编管介妻子于江淮，又出中使与京东部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是时，吕居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则虽孥戮不足以为酷。万一介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中使曰："诚如金部言，然则若之何以应中旨？"居简曰："介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问之，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任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大以为然，遂自介亲属及门人姜潜已下并凶肆棺敛舁柩之人合数百状，皆结罪保证，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而世以居简为长者。

夏郑公之死也，仁宗将往浇奠，吴奎言于上曰："夏竦多诈，今亦死矣。"仁宗怃然，至其家浇奠毕，踌躇久之，命大阉去竦面幕而视之，世谓剖棺之与去面幕，其为人主疑一也，亦所谓报应者耶！

西戎初叛，范雍以节度使知延州，环庆大将刘平、石元孙之兵二万自合水走延州，次郭堡，平去延州三十里，令军士晚餐毕，列队而行，至地名大柳树，去延州二十里，日向夕，忽有来使，俗谓急脚子者下先锋状，且云"延州范太尉传语已在东门奉候，然暮夜入门，恐透漏奸细，请窝放人马，庶辨真伪也。"二将唯诺，遂下马，据胡床，躬拨队伍，每一队行及五里以来，又放一队，将及一更以后，约放及五十队矣，二将忽顾问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将大惊，遽使人侦视，即云延州城上并无灯火，而前队不知所之矣。二将知有变，遂整阵而前，至五龙川，去延州才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自鸣，埃烟斗合，蕃兵墙进，倏忽之际，已陷重围，盖西贼前一夕偷号入金明寨，杀李士彬，故东北路断而贼兵压境，以致二将于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是时监军内臣黄德和以兵三千屯娘娘谷，去五龙川不及十里矣。方兵势窘甚，裨将郭遵策马奋刃，突围而出，请救于德和，德和畏惧不敢前，而更拒以他语。遵又赴延州求救于雍，已城守不出，殆晓，全师俱没，二将面缚，遵亦战死。德和是夕引兵由娘娘谷东南指鄜州路遁去，蕃兵遂围延州，州几陷，会大雪，戎马多冻死，乃解去。德和诬奏二将降贼，朝廷疑之，有旨禁其家属出入，遣御史文彦博鞫劾，彦博具得德和按兵不救及枉道遁还之状，又明二将不降，朝廷命斩德和于河中府，解二将家属禁锢而录其子孙焉。

卷　十

仁宗以西戎方炽，叹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收录之。杜丞相衍经抚关中，荐长安布衣雷简夫才器可任，遽命赐对于便殿。简夫辨给，善敷奏，条列西事甚详，仁宗嘉之，即降旨中书，令依真宗召种放事。是时吕许公当国，为上言曰："臣观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实效，今遽爵之以美官，异时用有不周，即难于进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观其能，果可用，迁擢未晚。"仁宗以为然，遂除耀州幕官。简夫后累官至员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实无大过人者。

自王均、李顺之乱后，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犹有此禁。张咏知益州，单骑赴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之严峻，莫敢蓄婢使者。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帻，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属矣。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赀以嫁之，仍处女也。张在蜀，一日，有术士上谒，自言能煅汞为白金。张曰："若能一火煅百两乎？"术士曰："能之。"张即市汞百两俾煅，一火而成，不耗铢两。张叹曰："若之术至矣，然此物不可用于私家。"立命工锻为一大香炉，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寻送寺中。以酒榼遗术者而谢绝之，人伏其不欺也。

曾布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职，知饶州。舍人许将当制，颇多斥词，制下，将往见曾而告："始得词头，深欲缴纳，又思之，衅隙如此，不过同贬耳，于公无所益也，遂黾勉为之。然其中语言颇经改易，公他日当自知也。"曾曰："君不闻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献公当国，子京为翰林学士，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见，遂税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亲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翌日罢相，宋当草词，颇极诋斥，至有'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之语。方子京挥毫之际，昨夕余酲尚在，左右观者亦骇叹。盖此事由来久矣，何足校耶！"许亦怃然而去。

天圣五年，王文安公尧臣状元及第，释褐将作监丞、通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圣营为卒，晚年同入枢密院，武襄为使，文安副焉。

宋郑公庠初为翰林学士，仁宗尝对执政称其文学才望可大任者，候两府有阙，进名。是时曾鲁公公亮为馆职，在京师，传闻上有此言，遽过郑公而贺之。郑公蹙额曰："审有是言，免祸幸矣。"鲁公惘然不测而退。明年，枢副阙，执政进名，仁宗熟视久之，徐曰："召张观。"执政曰："去岁得旨欲用宋庠。"仁宗曰："观是先朝状元，合先用也。"又尝对执政言三司使杨察、判开封府王拱辰才望履历，将来两府有阙，进此二人。既而梁庄肃公适罢相，两府次迁，执政以二人名闻，仁宗曰："可召程戡。"执政复以异时上语奏陈，仁宗曰："若遂用察等，是二人之策得行也。"执政遂不敢言。盖梁公之出，或云察等所挤，上之英鉴，皆类此也。

先朝翰林学士，不领他局，故俸给最薄。杨亿久为学士，有乞郡表，其略曰："虚忝甘泉之从官，终作莫敖之饥鬼。"又有"方朔之饥欲死"之句，自后乃得判他局。至元丰改官制，而学士无主判如先朝矣。

丁宝臣守端州，侬智高入境，宝臣弃州遁，坐废累年。嘉祐末，大臣荐，得编校馆阁书籍，久之，除集贤校理。是时苏寀新得御史知杂，首采其端州弃城事劾之，遂出宝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诗云："病鸾方振翼，饥隼乍离鞲。"盖谓是也。

曾鲁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宁中尚在中书，虽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台谏无非之者，惟李复圭以为不可，作诗云："老凤池边蹲不去，饿乌台上噤无声。"鲁公亦致仕而去。

熙宁以来，凡近臣有夙望者，同列忌其进用，多求瑕累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听。曾子宣罢司农也，吕吉甫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农未尽未便之事件。张粹明罢司农也，舒亶代之，尽纳丞簿，言不了事件甚众。又河北、陕西、河东为帅者，各矜功徼进，往往暴摘边事，污蔑邻帅得罪，则边功在己也。此风久矣，而熙宁、元丰为甚也。

光禄卿巩申，佞而好进，老为省判，趋附不已。王荆公为相，每生日，朝士献诗颂，僧道献功德疏以为寿，舆皂走卒皆笼雀鸽，就宅放之，谓之放生。申既不闲诗什，又不能诵经，于是以大笼贮雀，诣客次，搢笏开笼，且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时有边塞之主帅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献者，天下骇笑。或对曰："虞候为县君割股，大卿与丞相放生。"

嘉祐中，文潞公、富郑公为相，刘丞相沆、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始议立皇嗣，而事秘不传，虽英宗亦莫知也。元丰中，文安子同老上书，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议也，其始终事并藏于家。"及宣取，上惊叹久之。是时郑公、刘公、王公皆已薨，独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阙，慰藉恩礼，穷极隆厚，册拜太尉。及还西都，上作诗送行，有"报主不言功"之句。两府并出饯，皆有诗，王丞相禹玉诗有"功业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贝州时，盖谓是也。"

余充为环庆经略使，风涎暴卒，素善王中正，中正多意外称之，一日上前言及充之死，中正曰："充素通理性，至其卒时，并无疾痛，倏忽而逝。"上一日以中正之言称于刘惟简，惟简曰："以臣观之，恐只是猝死也。"

吴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为先，首荐齐谌、井亮采。洎二人登对，咸不称旨，又荐李师德为台官，而师德不才。自是，秉政数年，以至薨日，更不荐士，而三人者亦竟无闻于时也。

嘉祐中，近臣执政多表乞立皇嗣，或云蔡襄独有异议。暨英宗立，襄方为三司使，仁宗山陵，用度百出，而财用初甚窘迫，蔡夙夜经画，仅能给足，用是数被诘责。永昭复土，蔡遂乞知杭州，英宗即允所请。韩魏公时为相，因奏曰："自来两制请郡，须三两章，今一请而允，礼数似太简也。"英宗曰："使襄不再乞，则如之何?"卒与杭州，其为上不喜如此。

英宗素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璋家犯销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穷治。知开封府沈遘从容奏曰："陛下出继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学士为我平之。"遘退坐府，召众匠出衣示曰："此销金乎？销铜乎?"匠曰："铜也。"沈即命火焚衣而罢。

司农少卿朱寿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长，仕于四方，孜孜寻访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传其母嫁于关中民为妻，寿昌即弃官入关中，得母于陕州。士大夫嘉其孝节，多以歌诗美之。苏子瞻为作诗序，且讥激世人之不养母者。李定见其序，大惋恨，会定为中丞，劾轼尝作诗谤讪朝廷。事下御史府鞫劾，将致不测，赖上保持之，止黜轼黄州团练副使。轼素喜作诗，自是平居不敢为一字。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张方平自承旨为参知政事，不数日，而以忧去，服除，亦以宣徽使学士院，以承旨阁子为不利市，凡入翰林无肯居之者。熙宁初，王珪为承旨，韩绛戏之曰："禹玉行将入宣徽营矣。"未几禹玉除参知政事，不久遂大拜，元丰官制改换左仆射，凡秉政十五年而卒于位，近世承旨之达无此也。

进退宰相，其帖例草仪皆出翰林学士。旧制，学士有阙，则第一厅舍人为之。嘉祐末，王荆公为阁老，会学士有阙，韩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学士张方平为承旨，盖用旧学士也。既而魏公罢政，凡议论皆出安道之手。

有范延贵者为殿直，押兵过金陵，张忠定公咏为守，因问曰："天使沿路来，还曾见好官员否?"延贵曰："昨过袁州萍乡县邑宰张希颜著作者，虽不识之，知其好官员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贵曰："自入萍乡县境，驿传桥道皆完葺，田莱垦辟，野无堕农，及至邑则鄽肆无赌博，市易不敢喧争，夜宿邸中，闻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颜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员也。"即日同荐于朝，希颜后为发运使，延贵亦阁门祗候，皆号能吏也。

蔡挺为江东提点刑狱，有虔州职官谮本州幕掾奸利事，蔡留职官于坐，呼掾面证之，而初无是事，职官惭惧辞伏，蔡责之曰："汝小人也，吾虽可欺，奈何谮无过之人乎?"叱去之，自是无复谮毁，而人伏其不可欺也。

潭州士人夏钧罢言职，过永州，谒何仙姑而问曰："世人多言吕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兴化寺设斋。"钧专记之，到潭日，首于兴化寺取斋历视之，果其日有华州回客设供。顷年，滕宗谅

谪守巴陵郡，有华州回道士上谒，风骨耸秀，神脸清迈，滕知其异人，口占一诗赠之曰："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回闻之，怃然大笑而别，莫知所之。

谢泌谏议居官不妄荐士，或荐一人，则焚香捧表，望阙再拜而遣之。其所荐虽少，而无不显者。泌知襄州日，张密学逸为邓城县令，有善政。邓城去襄城，渡汉水才十余里，泌暇日多乘小车，从数吏，渡汉水入邓城界，以观风谣。或载酒邀张野酌，吟啸终日而去，其高逸乐善如此，张亦其所荐也。

欧阳文忠公自馆下谪夷陵令，移光化军乾德县，知军者虞部员外郎张询，询河北经生也，不能知文忠公，而待以常礼。后二年，询移知清德军，而文忠自龙图学士为河北都转运使，询乃部属，初迎见文忠于郊外，询虽负恐惕，犹敛板操北音曰："龙图久别安乐，诸事且望掩恶扬善。"文忠知其朴野，亦笑之而已。

至和中，陈恭公秉政，会嬖妾张氏笞女奴迎儿杀之。时蔡襄权知开封府，事下开封穷治，而仁宗于恭公宠眷未衰，别差正郎齐廓看详公案。时王素为待制，以诗戏廓曰："李膺破柱擒张朔，董令回车击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君可及肩无？"廓知事不可直，以简报王曰："不用临坑推人。"

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关白厢使，以其焚楮币在中夕之后也。至和、嘉祐之间，狄武襄为枢密使，一夕夜醮，而勾当人偶失告报厢使，中夕骤有火光，探子驰白厢主，又报开封知府，比厢主判府到宅，则火灭久矣。翌日，都下盛传狄枢密家夜有光怪烛天者，时刘敞为知制诰，闻之，语权开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沟，夜有光怪出屋，邻里谓失火而往救，则无之，今日之异得无类此乎？"此语喧于缙绅间，狄不自安，遽乞陈州，遂薨于镇，而夜醮之事竟无人为辨之者。

有朝士陆东，通判苏州而权州事，因断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毕，幕中相与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时之旨。今此人应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东大恐，即改"特刺"字，为"准条"字，再黥之，颇为人所笑。后有荐东之才于两府者，石参政闻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权苏州日，于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雱自崇政殿说书除待制，已在病中，不及告谢，而从其父荆公出金陵。越明年，荆公再秉政，舟至镇江，雱勉乘马，先入东府，翌日，疾再作，岁余遂卒，竟不及告谢，而跨虢坐者止得一日。

陆经，庆历中为馆职。一日，饮于相国寺僧秘演房，语笑方洽，有一人箕踞于旁，睥睨经曰："祸作矣，近在顷刻，能复饮乎？"陆大怒，欲捕之，为秘演劝而止。薄暮，饮罢上马，而追牒已俟于门，陆惶惧不知所为。复见箕踞者行且笑曰："无苦，终复故物。"既而陆得罪，斥废累年。嘉祐初，乃复馆职。

嘉祐初，李仲昌议开六漯河，王荆公时为馆职，颇祐之。既而功不成，仲昌以赃败。刘敞侍读以书戏荆公，曰："要当如宗人夷甫，不与世事可也。"荆公答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坏而难合者，正以诸贤无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圣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熙宁中，诏王荆公及子雱同修经义，经成，加荆公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雱龙图阁直学士，同日授命，故韩参政绛贺诗曰："陈前舆马同桓傅，拜后金珠有鲁公。"

卷十一

熙宁中，周师厚为湖北提举常平，张商英监荆南盐院，师厚移官，有供给酒数十瓶，阴俾张卖之。张言于察访蒲宗孟，宗孟劾其事，师厚坐是降官。后数年，商英为馆职，嘱举子判监于舒亶，亶缴奏其简，商英坐是夺官。始舒亶为县尉，斩弓手节级，废斥累年矣。熙宁中，张商英为御史，力荐引之，遂复进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谓报应者也。

陈恭公在真宗时，自疏远小臣始建储嗣之议，仁宗德之。庆历中，由参知政事拜相，仁宗召翰林学士张方平谕曰："卿草陈执中麻，当令中外无言，乃善。"故有"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之语，仁宗称善，世亦无敢议者。

英宗即位，赦天下，凡内外将校厢军皆加恩。是时荆南所给缣帛，皆败恶不堪，既陈于庭下，军士睨之失色，扬言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给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赐，而偶语纷纷不已。转运使刘述大惧，不知所为，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变起矣。是时张师正为州钤辖，驰入军资库，呼将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无预备，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辈不肯拜赐，将何为也？必欲反，则非杀我不可。"遂掷剑于庭下，披胸示之，群校茫然自失，遽声喏，受赐而去。

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又有

因借同寮般家而坐计佣者，有作丝鞋而坐剩利者，降斥纷纷。是时孔嗣宗为河北路提点刑狱，求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启事，叙其意，略曰："弊屋数椽，聊避风雨；先畴二顷，粗足衣粮。这回自在赴筵，到席不妨听乐。借得王郎佯舅，且免计佣；卖了黑黍新丝，不忧剩利。"盖谓是也。

刘攽、刘恕同在馆下，攽一日问恕曰："前日闻君猛雨中往州西，何耶?"恕曰："我访丁君，闲冷无人过从，我故冒雨往见也。"攽曰："丁方判刑部，子得非有所请求耶?"恕勃然大怒，至于诟骂。攽曰："我偶与子戏耳，何忿之深也。"然终不解，同列亦惘然莫测。异时，方知是日恕实有请求于丁，攽初不知，误中其讳耳。

王汾口吃，刘攽尝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惟闻艾气。"盖以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吃也。又尝同趋朝，闻叫班声，汾谓曰："紫宸殿下频呼汝。"攽应声答曰："寒食原头屡见君。"各以其名为戏也。

仁宗朝，两制近臣得罪，虽有赃污，亦止降为散官，无下狱者，旋亦收叙。熙宁初，龙图阁学士祖无择始以台官下秀州狱，是时郑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尔后，许将、沈季长、刘奉世、舒亶相继下台狱，而天下习熟见闻，莫有救解之者。

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左右皆稽颡动容，呼万岁者久之，圣性仁恕如此。

孙觉、孙洙同在三馆，觉肥而长，洙短而小，然二人皆髯，刘攽呼为"大胡孙"、"小胡孙"。顾临，字子敦，亦同为馆职，为人伟仪干而好谈兵，攽目为"顾将军"，而又好以反语呼之为"顿子姑"。攽尝与王介同为开封府试官，试《节以制度不伤财赋》，举子多用畜积字，畜本音五六反，《广韵》又呼玉反，声近御名，介坚欲黜落，攽争之，遂至喧忿。监试陈襄奏闻其事，二人皆赎金，而中丞吕公著又言责之太轻，遂皆夺主判。是时，雍子方为开封府推官，戏攽曰："据罪当决臀杖十三。"攽答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词曰：'切见开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长大，臀腿丰肥，臣实不如，举以自代。'"合坐大笑。

王荆公为馆职，与滕甫同为开封试官，甫屡称一试卷，荆公重违其言，置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观也。观平日与甫亲善，其为人薄于行，荆公素恶之，至是疑为滕所卖，公见于辞色。滕遽操俚言以自辨，且曰："苟有意卖公者，令甫老母下世。"荆公怏然答曰："公何不恺悌？凡事须权轻重，岂可以太夫人为咒也。"荆公又不喜郑獬，至是目为"滕屠郑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嘉祐中，禁林诸公皆入两府，是时包孝肃公拯为三司使，宋景文公祁守郑州，二公风力名次最著人望，而不见用。京师谚语曰："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明年，包亦为枢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学士承旨召。景文道长安，以诗寄梁承相，略曰："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盖谓差除两府足，方被召也。为承旨，又作诗曰："粉署重来忆旧游，蟠桃开尽海山秋。宁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鳌峰更上头。"

慈圣光献皇后薨，上悲慕之甚。有姜识者，自言神术可使死者复生。上命以其术置坛于外苑，凡数旬，无效。乃曰："臣见太皇太后与仁宗宴，临白玉栏干，赏牡丹，无意复来人间也。"上知诞妄，亦不深罪，止斥于郴州。蔡承禧进挽词曰："天上玉栏花已折，人间方士术何施?"盖谓是也。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鍾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

张密学奎、张客省亢兄弟也，奎清素畏慎，亢奢纵跅弛，世言"张奎作事，笑杀张亢；张亢作事，唬杀张奎。"杨景宗本以军营卒，由椒房故为观察使，暴横无赖，世谓之"杨骨槌"，一日，语奎曰："公弟客省俊特可爱，只是性粗疏。"奎怏然不悦，归语亢曰："汝本士人，服膺名教，不知作何等事，致令杨骨槌恶汝粗疏也。"

林洙少服苣胜，晚年发热多烦躁，知寿州日，夏夜露卧于堂下，为鼓角匠以铁连攀击杀之。暨擒鼓角匠，问所以杀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导，见故榜上铁连攀，遂携之以行。自谯楼至使宅堂前，盖甚远，而诸门扃钥如故，莫知

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杀，起狱穷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时富郑公为相，以洙无正室，颇疑奸吏谋杀者。曾鲁公为参政，独曰：“若是谋杀，心持锋刃。”郑公之疑遂解。

欧阳文忠公与李端明淑素不相乐，嘉祐中，文忠为翰林学士，会除李为承旨，欧阳公遂乞洪州甚切，又移疾不入者久之，未得请而李卒，既而文忠为枢密副使。

王章惠公随知扬州，许元以举子上谒，自陈世家，乃唐许远之后。章惠率同僚上表，荐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以下皆不从，章惠遂独状荐之，朝廷以为郊社斋郎。元有材谋，晓钱谷，为江淮制置发运判官，以至为使，凡十余年，号为能臣，终天章阁待制。

韩忠宪公亿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财豪于乡里，诬其兄之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认之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夺其奁橐之蓄。嫂侄皆诉于州及提刑转运司，每勘劾，多为甲行赂于胥吏，其嫂侄被笞掠，反自诬服，受杖而去，积十余年矣。暨韩公至，又出诉，韩公察其冤，因取前后案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其党立庭下，出乳医示之，皆伏罪，子母复归如初。

常秩居颍州，仁宗时，近臣荐其文行，召不赴。欧阳文忠公为翰林学士，尤礼重之，尝因早朝作诗寄秩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熙宁中，文忠致仕居颍州，秩被召而起，或改文忠诗曰：“笑杀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

尚书郎周越以书名盛行于天圣、景祐间，然字法软俗，殊无古气。梅尧臣作诗，务为清切闲淡，近代诗人鲜及也。皇祐已后，时人作诗尚豪放，甚者粗俗强恶，遂以成风。苏舜钦喜为健句，草书尤俊快，尝曰：“吾不幸写字为人比周越，作诗为人比梅尧臣，良可叹也。”盖欧阳公常目为苏、梅耳。

有近臣知潭州，会侬智高犯邕管，以至乘船至广东，广州被围，凡官军战者皆败。近臣因会客次，客有叹曰：“此皆士卒素不练习行阵，一旦用以应敌，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异‘殴’市人以战也。”盖《汉书》作敺字，音驱，而近臣不识，误读为殴打字，座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猎侍郎状杜宰相，信有之也。

唐垌知谏院，成都人费孝先为作卦影，画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鸡。垌语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于辛酉，即鸡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则我亦从而贵矣。”翌日，抗疏以弹荆公，又乞留班，颇喧于殿陛。上怒，降垌为太常寺太祝、监广州军资库，以是年八月被责，垌叹曰：“射落之鸡乃我也。”

李璋尝令费孝先作卦影，画双凤立于双剑上，又画一凤据厅所，又画一凤于城门，又画一凤立重屋上，其末画一人，紫绶，偃卧，四孝服卧于傍。及璋死，其事皆验，剑上双凤者璋为凤宁军节度使也，厅所者尝知凤翔府，末年谪官郢州，召还，卒于襄州凤台驿，襄州有凤林阙也，初两子侍行，璋既病久，复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璋薨，四子缞服之应也。

自至和、嘉祐以来，费孝先以术名天下，士大夫无不作卦影，而应者甚多，独王平甫不喜之，尝语人曰：“占卦本欲前知，而卦影验于事后，何足问耶！”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县。甫之弟申狠暴无礼，其母尤笃爱，用是每凌侮其兄，而阃政多紊，人讥笑不一。章门下惇与甫游旧，多戏玩，一日语之曰：“公多类虞舜，然亦有不似者。”滕究其说，章曰：“类者父顽、母嚚、象傲，不似者克谐以孝耳。”

陈恭公拜集贤殿大学士，时贾文元公昌朝当国，张方平草麻，有“万事不理，繄胡广之能言；四夷未平，赖陈平之达识。”贾公深恶之。韩魏公知定州日，作阅古堂，自为记，书于石后，又画魏公像于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乐歌十阕，其词曰：“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真将相，刻石好文章。”魏公闻之不喜。

宋元献公庠初罢参知政事知扬州，尝以双鹅赠梅尧臣。尧臣作诗曰：“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走，从教养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宋公得诗，殊不悦。

卷十二

吕惠卿尝语王荆公曰：“公面有䵟，用园荽洗之当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䵟也。”吕曰：“园荽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园荽其如予何！”

张铸，河北转运使，缘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是时葛源初得江东西提点银铜坑冶，欲荐铸，而移文取其脚色。铸不与，但以诗答之曰：“银铜坑冶是新差，职比催纲胜一阶。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纵迹转沉埋。”

吴孝宗，字子继，抚州人，少落魄，不护细行，然文辞俊拔，有大过人者。嘉祐初，始作书谒欧阳文忠公，且贽其所著《法语》十余篇，文忠读而骇叹，问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乡人，亦未尝称子，何也？"孝宗具言少无乡曲之誉，故不见礼于二公。文忠尤怜之，于其行赠之诗曰："自我得曾子，于兹二十年。今又得吴生，既得喜且欢。吉士不并出，百年犹比肩。迩以彼江南，其产多材贤。吴生初自疑，所拟岂其伦！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渺盈百川。疏决以导之，渐欲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吴生始见我，袖藏新文编。忽从布褐中，百宝薄在前。明珠杂玑贝，磊砢或不圆。问生久怀此，奈何初无闻？吴生不自隐，欲语羞俯颜。少也不自重，不为乡人怜。中虽知自悔，学问苦贫贱。自谓久乃信，力行困弥坚。今来决疑惑，幸冀蒙洗湔。我笑谓吴生，尔其听我言。世所谓君子，何异于众人。众人为不信，积微成灭身。君子能自知，改过不逡巡。于斯二者间，愚智遂以分。颜子不贰过，后世称其仁。孔子过而改，日月披浮云。子路初来时，冠鸡佩猳豚。斩蛟射白额，后卒为名臣。子既悔其往，人谁御其新。丑夫事上帝，孟子岂不云。临行赠此言，庶可以书绅。"孝宗至熙宁间，始以进士得第一，命为主簿而卒。既尝忤王荆公，无复荐引之者，家贫无子，其书亦将散落而无传矣，故尽录文忠之诗，亦庶以见其迹也。

陈晋公为三司使，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晋公阅之，第为三等，语副使宋太初曰："吾观上等之说，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而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灭裂无取。惟取中等之说，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于是为三说法，行之数年，货财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实。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陈公为称首。后李侍郎谘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后虽屡变，然非复晋公之旧法也。

嘉祐中，梁庄肃公克家为相，以益州路转运使张掞为三司副使，时议不厌。是时王逵罢淮南转运使，至京，久无差遣，人或问曰："何为后于张掞也？"逵曰："我空手冷面至京，岂得省副耶？"此论尤喧，故御史吕景初、吴中复、马遵迭上疏论之，已而三御史皆斥逐，知制诰蔡襄缴词头，不肯草制，又论其事，故庄肃亦罢去。景初谢表略曰："丞相以奸而犯法，政当奈何！御史之职在触邪，死亦不避。"盖谓是也。

孙参政抃为御史中丞，荐唐介、吴中复为御史。人或问曰："闻君未尝与二人相识，而遽荐之，何也？"孙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岂求识面台官也！"后二人皆以风力称于天下。孙晚年执政，尝叹曰："吾何功以辅政，唯荐二台官为无愧耳。"

庆历中，卫士有变，震惊宫掖，寻捕杀之。时台官宋禧上言："此盖平日防闲不至，所以致患。臣闻蜀有罗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愿养此狗于掖庭，以警仓卒。"时谓之"宋罗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诏狱毕上殿，仁宗问其事，平曰："已从车边斤矣。"时谓之"斤车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吕溱知杭州，时张纪为御史，因弹吕溱昔知杭州时，以宴游废政，乞不令再往，其诰词有曰："朝朝只在湖上，家家尽发淫风。"尤为人所笑。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宁中致仕，归郓州，多置田产，又自明州市材为堂，舟载归郓。时王逵亦致仕，作诗嘲振曰："田从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来。"此句传至京师，王荆公大怒，即出御史王子韶使两浙廉访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无择亦有奸利之迹，于是明州、秀州各起狱鞫治，振与无择贬斥。熙宁已后，数以谣言起狱，然自逵诗为始也。

欧阳文忠公年十七，随州取解，以落官韵而不收。天圣已后，文章多尚四六，是时随州试《左氏失之诬论》，文忠论之，条列左氏之诬甚悉，其句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斗而内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虽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传于时。今集中无此论，顷见连庠诵之耳。

王平甫学士躯干魁硕而眉宇秀朗，尝盛夏入馆中，方下马，流汗浃衣，刘攽见而笑曰："君真所谓汗淋学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册号，其原寝皆用红泥杂饰，攽谓同舍王汾曰："比闻王坟赐绯，得非子有银章之命也！"其喜谑浪如此。

余为儿童时，尝闻祖母集庆郡太守陈夫人言：江南有国日，有县令鍾离君，与邻县令许君结姻。钟离女将出适，买一婢以从嫁。一日，其婢执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视地之窊处，恻然泣下。钟离君适见，怪问之，婢泣曰："幼时我父于此穴地为球窝，道我戏剧，岁久矣，而窊处未改也。"钟离君惊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两考前县令也，身死家破，我遂流落民间，而更卖为婢。"钟离君遽呼牙侩问之，复质于老吏，得其实。是时，许令子纳采有日，钟离君遽以书抵许令而止其子，且曰："吾买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义不可久辱，当辍吾女之奁篚，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别为女营办嫁资，以归君子，可乎？"许君答书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君何自专仁义？愿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后君别求良婿，以嫁君女。"于是前令之女卒归许氏。祖母语毕，叹曰："此等事，前辈之所常行，今则不复见矣。"余时尚幼，恨不记二令之名，姑书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义也。（钟离名瑾，合肥人也。）

张侍问为淄州长山县主簿，县有卢伯达者，与曹侍中利用通姻，复凭世荫，大为一邑之患。县令累惮其势，莫敢与之较。张一日承乏令，适会伯达以讼至庭，即数其累犯，杖之。未几，伯达之侄士伦来为本路转运使，众皆为张危之，或劝以自免而去。张曰："卢公果贤者，安肯衔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婴意。一日，士伦巡按至邑，召张语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赖君惩之，今变节为善士矣。"为发荐章而去。

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元丰末，荆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有旨赐名报宁。既而荆公疾愈，税城中屋以居，竟不复造宅。

元丰中，屡失皇子，有承议郎吴处厚诣阁门上书云："昔程婴、公孙杵臼二人尝因下宫之难而全赵氏之孤，最有功于社稷，而皆死忠义，逮今千有余岁，庙食弗显，魂无所依，疑有祟厉者，愿遣使寻访冢墓，饰祠加封，使血食有归，庶或变厉为福。是时郓王疾亟，主上即命寻访，未数月，得土冢于绛州太平县之赵村。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大建庙貌，以时致祭，而以处厚为将作监丞云。

冯枢密京，熙宁初，以端明殿学士帅太原，时王左丞安礼以池州司户参军掌机宜文字，冯雅与相好，因以书诧于王平甫曰"并门歌舞妙丽，吾闭目不窥，但日与和甫谈禅耳。"平甫答曰："所谓谈禅者，直恐明公未达也，盖闭目不窥已是一重公案。"冯深伏其言。

苏舜元为京西转运使，廨宇在许州，舜元好进，不喜为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语亲识曰："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于许州过了二年矣。"

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皆不见之，独与余坐西庑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明年，复拜昭文馆大学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纳节辞平章事，又乞宫观，久之，得会灵观使，遂筑第于南门外。元丰癸亥春，余谒公于第，公遽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余因为公道平昔之事及诵书窗之诗，公怃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终不近古。"吉甫曰："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四人者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而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君何党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见如是耳，顾岂党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甫之党乎?"一坐皆大笑。余每评诗亦多与存中合。顷年尝与王荆公评诗，余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欧阳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头飞鸟惊'之句，亦可谓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见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强同也。

陈恭公执中事仁宗两为相，悉心尽瘁，百度振举。然性严重，语言简直，与人少周旋，接宾客，以至亲戚骨肉，未尝从容谈笑，尤靳恩泽，士大夫多怨之。惟仁宗尝曰："不昧我者惟陈执中耳。"及终也，韩维、张洞谥之曰荣灵，仁宗特赐曰恭。薨后月余，夫人谢氏继卒，一子才七岁，诸侄俱之官。葬日，门下之人惟解宾王至墓所，世人嗟悼之。梅尧臣作挽词两首，具载其事，其一曰："位至三公有，恩加锡谥无。再调金铉鼎，屡刻玉麟符。已叹鸾同穴，还悲凤少雏。拥途看卤簿，谁为毕三虞?"其二曰："公在中书日，朝廷百事崇。王官多不喜，天子以为忠。富贵人间少，恩荣殁后隆。若非笳鼓咽，寂寞奈秋风。"

刘丞相沆镇陈州日，郑獬经由陈，刘公为启宴于外庭，使妓乐迎引至通衢，有朱衣乐人误旨，公性卞急，遽杖于马前，既即席，酒数行而公得疾，舁还府衙而终。先是张侍读环梦公马前有一朱衣人被血而立，至是果有此变。梅尧臣为公挽词二首，具载其事云，其一曰："处外诸侯重，居朝圣主知。祆逢庚子日，梦异戊丁时。归榇江山远，凝笳道路悲。欲传千古迹，佐世本无为。"其二曰："古今皆可见，富贵不常存。歌者未离席，吊宾俄在门。朱轮空返辙，绿酒尚盈樽。人事固如此，令名贻后昆。"

皇祐末，诸司使陈拱知邕州，有旨任内无边事与除阁门使。是时广源蛮酋侬智高檄邕州，乞于界首置榷场，以通两界之货，拱不报。久之，智高以兵犯横山寨，掠居民畜产而去。拱虑起事而失阁门使也，皆寝不奏，亦不为备。司户参军孔宗旦知其必为患，移书于拱，乞为备御，拱不省。宗旦以粮料院印作移文，遍檄邻州及沿江郡县，俾为应援。未几，智高乘水涨以兵犯邕，杀拱而屠其城，执宗旦欲降之，宗旦

瞋目大骂，智高命斩于市，陈尸于路，时盛暑，蝇不集而尸亦不坏，智高惧，命埋之而去。

卷十三

仲简知处州，治为东南第一，朝廷累擢为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会侬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数郡，遂围广州，而简应敌之备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门县，有治绩，朝廷擢为御史，后拜待制、知桂州，会宜州蛮徭侵王口寨，起备御甚乖，又欲将兵征交趾，愈益踈缪，以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孙永俊明文雅，称于时，中间以龙图学士知秦州，会边有警，永以怯懦为边人所轻。三人者皆才士，一当边患，而败事被斥，岂将帅自有体？固非可以常才强也。

旧制，转运使官衔带按察二字。庆历中，沈邈、薛绅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欲尽究吏民之情，乃取部吏之俭猾者四人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俾侦伺一路，而四人怙权，颇致搔扰，时谓之“山东四伥”。王达、杨纮、王鼎皆为转运按察，尤苛刻暴虐，时谓之“江东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诏戒敕，削去按察二字，后浇风渐革，而士大夫务崇宽厚，无复暴虐之名矣。至熙宁中，执政建言，天下官吏，皆持禄养身，政事颓靡，务相容贷，盖由在上无督责之实，于是出台阁新进，分按诸路，谓之察访。既而又分三院御史为六察官，领六察按，以督举中外事，自是按察之政复行矣。

章枢密惇少喜养生，性尤真率，尝云：“若遇饥则虽不相识处，亦须索饭；若食饱时，见父亦不拜”在门下省及枢密，益喜丹灶、饵茯苓以却粒，骨气清粹，真神仙中人。苏子瞻赠之诗云：“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盖谓是也。

泰州徐二公者异人也，无家无子孙亲属，亦不知其何许人，日持一帚，以扫神祠佛殿，未尝与人言，有问则不对而走，忽发一言，则应祸福。吕参政惠卿既除丧，将赴阙，便道访二公，拜而问之，二公惊走，吕追之，忽回顾曰：“善守。”吕再拜而去，意谓俾其善守富贵也。及还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败，恳辞不行，又乞与两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资政殿学士、知单州，即单守之应也。欧阳文忠公尝言昔日夷陵从乾德泊舟于汉江野岸中，夕后闻语言歌笑、男女老幼甚众，亦有交易评议，及叫卖果饵之声若市井然，殆晓方止。翌日，召舟人问之，云闻声但不见人，而四瞻皆旷野，无复踪路，文忠乃步于岸，远望有一城基，近村而询之，即曰古隋地也。

旧传东京相国寺乃魏公子无忌之宅，至今地属信陵坊，寺前旧有公子亭，丁谓开保康门，对寺架桥，始移亭子近东寺，基旧极大，包数坊之地，今南北讲堂巷即寺之讲院，戒身巷即寺之戒坛也。

王朴为学士，居近浚仪桥，常便服，顶席帽，步行沿河，以访亲故。王嗣宗为中丞，退朝，适见市人夺物而走，嗣宗跃马追及，斥左右縶之。宋白为翰林承旨游委巷，为赵庆所持。鲁宗道为宫僚饮于仁和酒店。前辈通脱简率如此，亦法制宽简也。

旧制：宪府官不预游宴。太宗幸金明池，召中丞赵昌言，上元观灯，召知杂谢泌，宪官预宴，自二人始。

国初知、判州府，不以履历先后分州郡小大，但急于用人，或遇阙即差。陈晋公恕先知大名府，后知代州，翟守素先知西京，后知商州，张鉴先知广州，后知郎州，皆非谪降也。

太宗时，灵州之役，转运使陈纬死之。神宗朝永乐之役，转运使李稷死之。

陈晋公恕知贡举，精选文行之士，黜落极众，省牓才放七十二人，而韩忠宪公亿预在高等。晋公之子楚国公执中，至和中再为相，荐忠宪之孙宗彦为馆职，故翊世事契为重。及楚公薨，忠宪之子维为礼官，谥楚公为荣灵，而谥议之中尤多诋毁。吕内翰溱常叹斯事，以为风义之可惜。

范文正公仲淹自知开封落待制，以吏部员外郎知饶州，出都时，惟王待制质饯宿于城外，暨水道之官，历十余州，无一人出迎迓者，时陈恭公执中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扬州，迎送问劳甚至，虽时宰好恶能移众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变也。

旧制，凡责授散官，即服章亦从本官，虽近侍宰相不免。杨凭自京兆尹谪临贺尉，张籍咏之曰：“身着青衫骑恶马，东门之东无送者。”沈佺期云：“姓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韩退之《祭湘君文》云：“今日获位于朝，复其章绶”是也。国初，尚有此制，卢多逊自宰相责崖州司户参军，出狱日，青衫跨驴。

祖宗朝，州县管库犹差馆职人，故钱易知开封县，孙仅知浚仪县，韩魏公琦监左藏库，皆馆职也。

国初，官舟数少，非达官贵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谪衡州副使，郑载在淮南为假张驼子客舟以行。朱严第三人及第，赁舟赴任，王禹偁送诗曰：“赁船东下历阳湖，牓眼科名释褐初。”

丁谓为宰相，将治第于冰柜街，患其卑下，既而于集禧观凿池，取弃土以实其基，遂高爽，又奏开保康门为通衢，而宅据要会矣。

庆历中，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为谏官，时谓之四谏。四人者力引石介，而执政亦欲从之。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独谓同列曰："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诸公服其言而罢。

自古为国兴财利者鲜克令终，不然亦祸及其后。汉之桑弘羊、唐之韦坚、王鉷、杨慎矜、刘晏之徒不可胜纪，皆不自免，本朝如李谘、元绛、陈恕、林特子孙不免非命，岂剥下益上阴责最大乎？

汉丞相子犹不免戍边，唐王方庆为宰相，子为西川参军。国初，侯仁宝，赵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陈恭公父为参知政事，公自泉州惠安知县移知梧州。今两府子弟未有历川、广差遣者，而终身不出京城者多矣。

刘沆为集贤相，欲以刁约为三司判官，与首台陈恭公议不合，刘再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刘作奏札子，怀之，与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谁可守者？"二相未对，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人也。陈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约荒饮无度，犹在馆，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刘公惘然惊惧，于是宋知成都，而不敢以约荐焉。

卷十四

吕惠卿与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为宫使，居钟山，以启讲和，荆公谢之，今具载于此。吕书曰："惠卿启：合乃相从，疑有殊于天属；析虽或使，殆不自于人为。然以情论形，则已析者，宜难于复合；以道致命，则自天者，讵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谬意同心之列。忘怀履坦，失戒同巇。关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辞亦已。而谗言皆达，弟气并生。既莫知其所终，兹不疑于有敌。而门墙责善，数移两解之书；殿陛对休，亲奉再和之诏。固其愿也。方且图之，重罹苦块之忧，遂稽简牍之献。然以言乎昔，则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欢。以言乎今，则八年之间，亦将随数化之改。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恭惟观文特进相公知德之奥，达命之情。亲疏置于所同，爱憎融于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傥示于至思；桑榆之收继此，请图于改事。侧恭以待，惟命之从。"荆公答曰："安石启：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预焉，则公亦何尤于我？趋时便事，则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亦宜照于此。开谕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诚无细故之疑；今之在躬，尚何旧恶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而某茶然衰疾，将待尽于山林。趍舍异事，则相呴以湿，不若相忘之愈也。趋召想在朝夕，惟良食自爱。"荆公巽言自解如此。

上即位，太皇太后同听政，相司马光，又擢用苏轼、苏辙兄弟。于是吕惠卿自太原移扬州，表乞宫观，旋以台官有言，遂除分司，朝论未决而谏官苏辙上疏云："臣闻汉武世，御史大夫张汤，挟持巧诈，以迎合上意，变乱货币，崇长犴狱，使天下重足而立，几至于乱，武帝觉悟，诛汤而后天下安。唐德宗末年相卢杞，妬贤嫉能，戕害善类，力劝征伐，助成暴敛，使天下重足而立，几至于乱，德宗觉悟，逐杞而后社稷存。盖小人天赋倾邪，安于不义，性本险贼，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终必为患。臣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巧诈，挟卢杞之奸凶，诡变多端，敢行非度，见利忘义，黩货无厌。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强愎傲诞，其于吏政，实无所知。惠卿指摘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议出其手。韩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当时执政皆闻德音，安石遑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为小官，自知失势，上章乞对，力陈邪说，荧惑圣心，巧回天意，身为馆殿，摄行内侍之职，亲往传宣，以起安石，肆其伪辨，破离琦说。仍为安石画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狱，以震动天下。自是诤臣吞声，有识丧气，而天下靡然矣。安石之党，言惠卿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庠等钱，置田产，使舅郑英请夺民田，使僧文捷请夺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辅推鞫其事，狱将具，而安石罢去政事，事不敢究，案在御史，可覆视也。惠卿言安石相与为奸，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谓冯京也，安石与京同生于辛酉，故谓之齐年，先帝犹薄其罪。惠卿又发其书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矣。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间。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抉摘不遗余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见其在位，侧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于己，必取仁于父兄，信于师友，然后付之以事，故放麑违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国；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则至于杀君。栾布惟不废彭越之命，故汉高祖知其贤；李绩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唐太宗评其义。二人终事人主，俱为名臣，何者？仁心所

存，无施不可，虽公私有异，而忠厚不殊。至于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刘牢之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元显。背逆人理，世所共弃，故吕布见诛于曹公，而牢之见诛于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世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驾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终畏此人。今朝廷选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于其间，薰莸杂处，枭鸾并栖，不惟势不两立，兼亦恶者必胜。况自比岁以来，朝廷废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或以争利，或以黩兵，以事害民，皆在叱逭。今惠卿身兼众恶，自知罪大，而欲以闲地自免，天下公议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论奏奸邪，至于邓绾、李定之徒，微细必举，而不及惠卿者，盖其凶狠猜忍，性如蝮蝎，万一复用，睚眦必报，是以言者未肯轻发。臣愚戆寡虑，以为备位言责，与元恶同时，而退避隐忍，辜负朝廷，是以不避死亡，献此愚直。伏乞判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斧锧，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以御魑魅。"疏奏，贬惠卿为团练副使、建州安置。是时苏轼为舍人，草其制曰："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具官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丸，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焉夫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责之辅郡，上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畿下，奸赃狼籍，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逮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汗涣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国有常宪，朕不敢赦，可责授"云云。始徐禧为布衣，惠卿方修撰经义，引为检讨，暨而禧拜官，历台阁，元丰中，以给事中计议边事，遂与沈括同城永乐，西戎攻陷永乐，禧死之，力引狂生，盖指禧也。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异人，与桃食之，遂不饥，无漏，自是能逆知人祸福，乡人神之，为构楼以居，世谓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谒之，以问休咎。王达为湖北运使，巡至永州，召于舟中，留数日，是时魏绾知潭州，与达不协，因奏达在永州，取无夫妇人阿何于舟中止宿。又有周师厚者为湖北路提举常平，人或呼为"梦见公"，盖以其姓周也，蒲宗孟为湖北察访，因奏师厚不晓事，致吏呼为"梦公"。二人者皆以此罢去，盖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

祖宗朝，宰相怙权，尤不爱士大夫之论事。赵中令普当国，每臣僚上殿，先于中书供状，不敢诋斥时政，方许登对。田锡为谏官，尝论此事，后方少息，士大夫有口者多外补。王禹偁在扬州，以诗送人云："若见鳌头为借问，为言枨也减刚肠。"又丁谓留滞外郡甚久，及为知制诰，以启谢时宰，有"效缜密于孔光，不言温树；体风流于谢安，但永苍苔"。是也。

范文正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文正赠钱一千。明年，孙生复道睢阳谒文正，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曰："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为学乎？"孙生再拜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文正甚爱之。明年，文正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闻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太学，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文正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王沂公曾青州发解，及南省、程试，皆为首冠。中山刘子仪为翰林学士，戏语之曰："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

本朝状元多同岁，比于星历，必有可推者，但数问术士，无能晓之尔。前徐奭、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张师德皆生于戊寅，吕溱、杨置皆生于甲寅，贾黯、郑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陈尧咨、王整皆生于庚午。

章郇公，庆历中罢相知陈州，舣舟蔡河上。张方平、宋子京俱为学士，同谒公，公曰："人生贵贱，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时胎有三处合者，不为宰相，亦为枢密副使。"张、宋退召术者，泛以朝士命推之，惟得梁适、吕公弼二命，各有三处合，张、宋叹息而已。是时梁、吕皆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为相，熙宁中，吕为枢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晏元献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忧，权掌西监。一日，晏谓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为我择婿。"范曰："监中有二举子，富皋、张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辅，并可婿也。"晏曰："然则孰优？"范曰："富修谨，张疏俊。"晏曰："唯。"即取富皋为婿，皋后改名，即丞相郑国富公弼。

祖宗朝，两府名臣虽在外镇，亦以位势自高，虽省府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绝燕饮之礼，盖时风如是。武穆曹公玮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鬷自三司判官计置河北军粮，至定，武穆一见，接之加礼，往往亲自伴食，然酒止五行，盖已为殊待矣。一日语鬷曰："犷犹自保欢好，可百年无事。吾闻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谋，能得士心，吾密令画史图其状观之，信英物也。异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为西边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当此变，勉之，勉之！"鬷莫测其言。后十余年，元昊叛，西陲大扰，王鬷果当此时为枢密使，处置失宜，罢知西京。鬷尝为亲僚言之，深叹武穆之明识也。

卷十五

秦始皇讳政，至今呼正月为征月。伪赵避石勒讳，至今改罗勒为兰香。梁太祖父名诚，至今京师呼城外为州东、州西、州南、州北，而韦城、相城、聊城、考城但呼韦县、考县、襄县、聊县是也。

唐小说载韩退之尝登华山，攀缘极峻，而不能下，发狂大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始得下。沈颜作《聱书》辨之，以为无此事，岂有贤者而轻命如此。予见退之《答张彻诗》，叙及游华山事句，有"磴藓澾拳跼。梯飚飐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则知小说为信而沈颜为妄辨也。

《易》曰："家人有严君，父母之谓也。"范滂与母别曰："惟愿大人割爱。"是母亦可称严君、大人也。近世书问自尊与卑，即曰："不具。"自卑上尊，即曰："不备。"朋友交驰，即曰："不宣。"三字义皆同，而例无轻重之说，不知何人定为上下之分，而举世莫敢乱，亦可怪也。

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故老杜云"书贵瘦硬方有神"，虽其言为篆字而发，亦似有激于当时也。贞元、元和已后，柳、沈之徒，复尚清劲。唐末五代，字学大坏，无可观者。其间杨凝式至国初李建中妙绝一时，而行笔结字亦主于肥厚，至李昌武以书著名，而不免于重浊。故欧阳永叔评书曰："书之肥者譬如厚皮馒头，食之味必不佳，而每命之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

余为儿童时，见端溪砚有三种，曰岩石，曰西坑，曰后历。石色深紫，衬手而润，几于有水，扣之声清远，石上有黯，青绿间，晕圆小而紧者谓之鸜鹆眼，此乃岩石也，采于水底，最为土人贵重。又其次，则石色亦赤，呵之乃润，扣之有声，但不甚清远，亦有鸜鹆眼，色紫绿、晕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明侧视，有碎星，光照如沙中云母，石理极慢，干而少润，扣之声重浊，亦有鸜鹆眼，大而偏斜不紧，谓之后历石，土人贱之。西坑砚三当岩石之一，后历砚五当西坑之一，则其品价相悬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见士大夫言亦得端溪岩石砚者，予观之，皆西坑石也。迩来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后历石也。岂惟世无岩石，虽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见矣。

丁晋公治第，杨景宗为役卒，荷土筑基。丁后籍没，而景宗贵，以其第赐景宗。

钱思公嫁女，令银匠龚美打造装奁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即取美为妹婿，向所打造器皿归美家。

边人传诵一诗云："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把金鞭打铁骢。"有张师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悦人，晚年尤甚，洛中号曰"蜜翁翁"。出官在边郡，一夕，贼马至界上，忽城中失师雄所在，至晓，方见师雄重衣披裘，伏于土窟中，神已痴矣。西人呼土窟为空，寻为人改旧诗以嘲曰："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着皮裘入土空。"张亢尝谓"蜜翁翁"无可为对者，一日，亢有侄不率教令，将杖之，其侄方醉，大呼曰："安能挞我？但堂伯伯耳。"亢笑曰："可对蜜翁翁。"释而不问。

唐张祜《宫词》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天圣中，章仲昌坐讼科场，其叔郇公奏乞押归本乡建州，时王宗道为王邸教授最久，而殿中侍御萧定基发解为举人，作《河满子》以嘲。龙图阁直学士王博文为三司使，自以久次，泣愬于上前，遂除枢密副使。时人增改祜诗，以志其事曰："仲昌故国三千里，宗道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

杨察侍郎谪信州，及召还，有士子十二人送于境上，临别，察即席赋诗，皆用十二事，而引谕精至，士子无能属和者，其诗曰："十二天之数，今宵席上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醉极巫山侧，联吟嶰管清。他年为舜牧，协力济苍生。"

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常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曰："此无乃是登溷之诗乎！"

段少连性夷旷，亦甚滑稽，陈州人。晚年，因休官还里中，与乡老会饮。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座中有知音者，亦皆以乐器和之。有一老儒独叹曰："某命中无金星之助，是以不能乐艺。"段笑曰："岂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礼部引试举人，常在正月末，及试经学，已在二月中旬，京师适陶渠矣。旧省前乃大渠，有"三礼"生就试，误坠渠中，举体沾湿，仲春尚寒，晨兴尤甚，"三礼"者体不胜其苦，遂于帘前白知举石内翰中立，乞给少火，炙干衣服。石公素喜谑浪，遽告曰："不用炙，当自安乐。"同列讶而诘之，石曰："何不闻世传'欲得安，"三礼"莫教干'乎?"

张亢滑稽敏捷，有门客因会话，亢问曰："近日作赋乎?"门客曰："近作《坤厚载物赋》。"因自举其破题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亢应声答曰："奉为续两句，可移赠和尚。续曰'非讲经之坐主，是传法之沙门'。"

章子平言其祖郇公初宰信州玉山县，以忧去，服除，再知玉山县，带京债八百千赴任，既而玉山县数豪僧为偿其债，郇公作诗谢其僧，僧以石刻之，流布四方，而时无贬议者。玉山有举子徐生，郇公与之游，尝过生，生置酒，酒酣，郇公作诗书于壁曰："村醪山果簇杯盘，措大家风总一般。今日相逢非俗客，凭君莫作长官看。"

宋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

胡旦作《长鲸吞舟赋》，其状鲸之大曰："鱼不知舟在腹中，其乐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内，其乐也洩洩。"又曰："双须竿直，两目星溢。"杨孜览而笑曰："舟入鱼腹，恨何小也!"

王雱常言："君子多喜食酸，小人多喜食醎，盖酸得木性而上，醎得水性而下也。"

北番每宴使人，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前后使人无能饮者，惟方偕一举而尽，戎主大喜，至今目其器为方家瓠，每宴南使，即出之。

唐卢氏《逸史》载裴晋公度与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裴尝戏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与庞颖公同生于戊子，程已贵而庞尚为小官，尝戏庞曰："君乃小戊子耳。"后颖公大拜，文惠致书贺曰："今日大戊子却为小戊子矣。"颖公笑之。

钱公辅与王荆公坐，忽语荆公曰："周武王真圣人也。"荆公曰："何以言之?"公辅曰："武王年八十，犹为太子，非圣人谁能如是?"荆公曰："是时文王尚在，安得不为太子也。"

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知洪州，学佛，事长老祖心，一日拜而问曰："昔未闻道，罪障固多，今闻道矣，罪障灭乎?"心曰："今有人贫，日负债，及贵而遇债主，其债偿乎，否也?"韶曰："必还。"心曰："然则虽闻道矣，奈债主不相放耶!"韶怏然不悦。未几，疽发于脑而卒。

苏子美谪居吴中，欲游丹阳，潘师旦深不欲其来，宣言于人，欲阻之。子美作《水调歌头》，有"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之句，盖谓是也。

咸平中，张文定公齐贤建议，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惟西凉而已。真宗皇帝用其议，拜潘罗丐为西凉节度使，旁泥埋为鄯州防御使，俾掎角攻讨，卒致继迁之死。犃氏遂保宗哥城，用僧立遵，奉为谋主，部落始盛，劲兵数万。祥符中，遣使贡名马，请为朝廷讨夏州。真宗以戎人多诈，命曹玮知秦州，以备之，果得其诈伪之情。及玮破鱼角阵，戮贵祥丹，又于三都谷大破西凉入寇之兵，复以奇计斩立遵，于是西凉破胆矣。

元昊未叛时，先以兵破回鹘，击吐蕃，修筑边障。谅祚亦连年攻犃氏，又破连珠城，然后以兵犯边，世人每见夷狄自相攻讨，以为中国之利，不知其先绝后顾之患，然后悉力犯我，此知兵者所宜察也。诸葛亮岂乐为度泸之役，而矜能于孟获辈哉?亦欲先绝后患而专意于中原也。

康定中，元昊入延州东路，犯安南、承平两寨，又以兵犯西路，声言将袭保安军，故延州发兵八万，支东西二隅，而元昊乃乘虚由北路击破金明寨，擒李士彬，直犯五龙川，破刘平、石元孙，遂围延州。嘉祐中麟州之役，谅祚二年间连以兵屯窟野河，进逼边界，聚而复散，故武戡、郭思习以为常，轻兵而出，至忽里堆，伏发而兵败，然则敌人出没聚散，盖将有谋，知兵机者宜深察也。

西边城寨皆在平地，绥、银、灵、夏、宽、宥等

州皆然也。太宗时，钱若水言绥州不可城，以其下有无定河，岁被水害。今绥州建于山上，不惟水不能害，而控制便利，甚得胜势。元丰中，收葭芦、米脂等寨，亦据山而城。及城永乐，徐给事禧坚欲于平地连筑，未就，为西戎所陷。

真宗与北蕃谋和，约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而东封太山，遣祕书监孙奭特报，亦只到雄州而止，奭牒报北界，请差人到白沟交授书函。是时北朝遣阁门使丁振至白沟，以受孙书。厥后，北蕃欲讨高丽，遣耶律宁持书来告，是时知雄州李允则不能如约止绝，乃遣人引道耶律宁至京。泛使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扰边，仁宗泛使郭稹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萧英、刘六符等至京，自此泛使纷纷矣。

佚　文

仁宗皇帝暑月不挥扇，镇侍迩英阁，常见左右以拂子驱蚊蝇而已。冬月不御炉，御殿则于朵殿设炉以御寒气，甚则于殿之两隅设之。医者云：体备中和之气则然。（《类苑》卷五）

杜正献公为相，蔡君谟、孙之翰为谏官，屡乞出。仁宗云："卿等审欲得郡，当具所欲乞奏来。"于是蔡除福州，孙除安州。正献云："谏官无故出，终非美事，乞且如旧。"上可之，退书圣语。时陈恭公为参政，不肯书，曰："某初不闻。"正献惧，遂焚之，由此遂罢相。议者谓正献当俟明日审奏，不当遽焚其书也。正献言，始在西府时，上每访以中书事。及为相，虽中书事，不以访。公因言，君臣之间，能全终始者，盖难也。苏子瞻云。（《类苑》卷十）

寇准拜中书侍郎平章事，丁谓参知政事，尝会食于中书，有羹污准须，谓与拂之，准曰："君为参预大臣，而与官长拂须耶？"谓顾左右，大愧恨之。章圣既倦政，而丁谓曲意迎合太后之意，有临朝之谋。准便殿请对，言："太子叡德天纵，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协天人系望，讲社稷之丕谋，引望大明，敷照重宵？若丁谓恃才而挟奸，曹利用恃权而使气，皆不可辅幼主，恐乱陛下家事。"因俯伏呜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扶起，慰谕之。明日，谓之党以急变闻，飞不轨之语以中准，坐是罢相。乾兴元年二月，贬雷州司户参军，皆谓所为也。赴雷州时，道出公安，剪竹插于神祠之前，而祝曰："准之心若有负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负国家，此枯竹当再生。"其竹果生。后范仲淹作药石诗，言准无辜被诬。天圣元年闰九月，移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祭酒、衡州司马。盖上知其无辜，将复其位。其月死于贬所，年六十三。寻复官爵，谥忠愍。及上即位，北使至，赐宴，唯两府预焉。北使历视坐中，问译者曰："谁是无宅起楼台相公？"坐中无答，丁谓令译者谓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须大臣镇抚，寇公抚南夏，非久即还。"（《类苑》卷十一）

文公为相，庞公为枢密使，以国用不足，同议省兵。于是拣放为民者六万余人，减其衣粮之半者二万余人，众议纷然，以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愿为农，又皆习弓刀，一旦散之闾阎，必皆为盗贼。上亦疑之，以问二公，二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养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无由苏息，万一果有聚为盗贼者，二臣请以死当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拣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缩头曲腘，诈为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乐归农，何为诈欺如此？"上意乃决，边储由是稍苏。后数年，王德用为枢密使，许怀德为殿前都指挥使，复奏选厢军以补禁军，增数万人。（《类苑》卷十四）

许元初为发运判官，每患官舟多虚破钉鞠之数，盖陷于木中，不可称盘，故得以为奸。一日，元至船场，命拽新造之舟，纵火焚之，火过，取其钉鞠称之，比所破才十分之一，自是立为定额。（《类苑》卷二十二、《棠阴比事》）

翟守素，北海人，太宗时以客省使兖州刺史，往征梅山洞夷人，值霖雨，弓弩筋角解弛，守素令削木为弩。平旦，贼奄至，众弩尽发，贼走，平其巢穴。（《类苑》卷五十六）

李重贵，孟州人，五路讨继迁，为麟府州浊轮寨路都部署，得对。因言贼居砂碛，逐水草，便于战斗，利则进，不利则退，今五路齐入，彼闻兵势，不来接战，欲追则人马亡，将守则地无坚垒，贼若未平，重贵等何颜复见陛下？太宗喜，出御剑赐之。后果无功，追念其言，命为并代副都部署。（《类苑》卷五十六）

欧阳文忠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欧阳亦每谓人曰："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岂文人相轻而然耶？（《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二）

邓城县有石勒村，襄县有石彪铺，彪，乃虎也，避唐讳改。（《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六）

宋兴以来，御试制科举人无登第者，惟吴育第三

等，余皆第四等，除此则落之。(《事文类聚前集》卷二十七)

杨大年工小楷，近臣王伯忠及尚书郎蔡玠皆善行书。(《皇宋书录》卷中)

近世沈辽最善行笔。(《皇宋书录》卷中)

曾鲁公好放生，以蚬蛤之类人不放，而活命之多也。一日，梦被甲者数百人前诉，既寤，而问其家，乃有惠蛤蜊数篭者，即遣人放之，夜复梦被甲者来谢。(《事文类聚后集》卷三十四、《永乐大典》卷一三一四〇)

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遗腹生公，其祖爱之。幼时，祖父脱帽，使公执之，会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与之，使浃以自泛，公一手挟竿，一手执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适河阳钱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为其母匿私财以适人，就公案之，不得，引剑斫之，伤脑，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橑上，出血数升，仅而得免。乃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尝至济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资用稍给。举进士，殿试第四。及贵，其长兄犹存，待遇甚有恩礼，二兄及钱氏姑氏子孙受公荫补官者数人，仍皆为之婚嫁。(《类苑》卷十、《群书类编故事》卷六、卷十七)

陆经学士坐责流落，欧阳文忠公怜其贫，每与人作碑志，必先约令陆子履书，欲以濡润助之也，自是子履书名亦自此而盛。(《皇宋书录》卷中引魏道辅《续东轩笔录》)

白下县故城在上元县城西，本江乘县白石垒，今城南有长干寺，城东门有白下亭。(《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十四引《东轩笔谈》，按，"谈"疑"录"字之误。)

(李文靖)公沉厚寡言，内行修谨，识大体，居位谨密，不求声誉，所居湫隘，处之晏然，未尝问家事。退，公终日危坐，未尝跛倚，性直谅有守。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仁宗以问公，公曰："赏典之行，须有所自，保吉因缘戚里，无攻战之劳，台席之拜，恐腾物论。"它日再三询之，执议如初，遂寝其事。及公薨数日，乃卒拜焉。公在相府，动遵诏条，不可干以私，然人有请求，无所辨明，既抑退，失望则归咎焉，公亦不介意也。(《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原无出处，据《旧闻证误补遗》节引此文，知出自《东轩笔录》)

温公日记

[宋]司马光撰　张希清整理

《温公日记》(与《温公日录》疑为一书),北宋司马光著。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著录该书云:“司马光熙宁在朝所记。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后奏对、上所宣谕之语,以及闻见杂事皆记之。起于熙宁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兴军而止。”该书已佚,本整理本系整理者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五朝名臣言行录》、《三朝名臣言行录》诸书中辑得,辑录中增补了个别字(如“韩”增为“韩琦”)。共辑得一百零三条。

王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争财为不义耳。”(辑自《五朝言行录》卷二之四)

晏公殊父本抚州手力节级,晏公幼能为文,李虚己知滁州,一见奇之,许妻以女,因荐于杨大年,大年以闻,时年十三。真宗面试诗赋,疑其宿成,明日再试,文采愈美。上大奇之,即除秘书省正字,令于龙图阁读书,师陈彭年。陈彭年亦抚州人,有文学而奸邪,丁谓荐之,置上左右,使其誉己。(辑自《五朝言行录》卷六之三)

英宗之丧,欧阳公于衰绖之下服紫地皂花紧丝袍以入临。刘庠奏乞贬责,上遣使语欧阳公使易之,欧阳公拜伏面谢。(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二之二)

欧阳公长子发,娶冲卿之女。郎中薛良孺,欧阳之妻族也,前岁坐举官不当被劾,迁延逾南郊赦,冀以脱罪。欧阳避嫌,上言请不以赦原。良孺由是怨之,扬言于众云:“欧阳公有帷薄之丑。”朝士以濮议故多疾欧阳,由是流布遂广。先是,台官既以紫袍事劾奏欧阳,朝廷不行,蒋之奇遂以此事上殿劾之,仍言某月日中丞彭思永为臣言。上以为无是事,之奇伏地叩头,固请以其奏付密院。于是,永叔及冲卿皆上章自辨。后数日,复取其奏以入。因谓执政曰:“言事者以闺门暧昧之事中伤大臣,此风渐不可长。”乃命之奇、思永分析,皆无以对,俱坐谪官,仍敕榜朝堂。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反攻修。修寻亦外迁,故其谢上表曰:“未干荐祢之墨,已关射羿之弓。”(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二之二)

熙宁二年,潞公为枢密使,陈升之拜相,以公宗臣,诏升之位公下。公言:“国朝枢密使无位宰相上者,独曹利用尝在王曾、张知白上,卒取祸败。臣忝文臣,粗知义理,不敢紊乱朝著。”上从之。(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三之一)

于尼父师旦,密人,本选人,屡以赃失官,编管在蔡。尼尝适人生子,后为二鬼所凭,言事或有验,遂为尼名惠普,士庶远近辐凑,以佛事之。尝因宦者言,邵亢、石全彬、富弼、李柬之、肃之宜为辅相,皆常敬之者也。柬之侄女二人事之,王乐道命李氏甥为其母首传习妖教。收下狱,诏京东差官按之,得诸公书,自韩、曾以下皆有之,文公独无。上问其故,公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当有书。”时人美其分谤。(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三之一,并见《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一)

神宗问政府地震之变,曾公曰:“阴盛。”上曰:“谁为阴?”曾公曰:“臣者君之阴,子者父之阴,妇者夫之阴,夷狄者中国之阴,皆宜戒之。”上问〔吴〕长文,长文曰:“但为小人党盛耳。”上不怿。(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三之三)

赵悦道曰:介甫每有中使宣召及赐予,所赠之物,常倍旧例,阴结内侍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因能固上之宠。上使中使二人潜察府界青苗,还,皆言民便乐之,故上坚行,盛崇介甫,用之不疑。

又曰:晦叔罢中丞之日,上谕执政曰:“王子韶言青苗实不便,但臣先与此议,不敢论列。小人首鼠

两端，当黜之。”介甫德其独不叛己，至今未黜也。（以上两条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五之二）

先是，王纯臣为润王宫教授，数誉濮王之子某之贤于兄伯庸，且曰：“某幼时，上养之如子。其妃高氏，曹后之甥也，字洮洮，幼亦在宫为养女。上尝戏谓后曰：‘他日当以洮洮嫁某，吾二人相与为姻家。’又曰：‘洮洮异日有皇后分。’既长，出宫，遂成昏。若劝上建以为嗣，势易助也。”由是政府皆属心。文公又使任乃孚往来与景仁谋。上初甚开纳，已而为宦官宫妾所间，浸有难意。两府共议其事，枢密使王德用举手加顶曰：“若立太子，置此菩萨于何地?”由是议亦不合，事浸沮坏。景仁数问文公，文公曰：“事不谐矣。”景仁曰：“奏疏何在?”曰：“爇之矣。”于是景仁凡上六七章，不报，及家居待罪，乞落谏职除己蜀一郡，时八月也。又上六七章，不报。及出，复录前后所上章，乞对，面陈之，且求外补，上许之。景仁乞使中使传宣中书，上令景仁自语之。富公曰：“已不用嘉谋，又出谏官，不可。”未几，乃有修撰之命。（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五之五）

治平四年，以介甫知江宁府。时介甫方乞分司，众谓介甫必不肯起。既而，诏到即诣府视事。（辑自《三朝言行录》卷六之二）

壬午，延和登对，言高居简不宜在左右。因曰：“先帝初立，左右惕息，因居简以谄自入，故晚年复张。陛下登极，中外颂美，首以留此四人为失。”上曰：“祔庙毕，自当去。”曰：“闺闼小臣，何与山陵先后? 彼知当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舜去四凶，不为不忠；仁宗贬丁谓，不为不孝。居简狡猾胆大，不惟离间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妇皆不宁也。”上命留札，光请以付密院，上从之。癸巳，崇政登对，言臣与居简势难两留，乞罢中丞、除外任。上曰：“今日已令出外矣。”光曰：“凡左右之臣，不须才智，谨朴小心不为过则可矣。”（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七）

壬寅，延和登对，言张方平参政奸邪贪猥，不叶物望，仁宗知之，故不用；不然，方平两登制科，在两府久矣。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所难，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奸邪，台谏循嘿不言，陛下何从知之? 此乃朝廷好事也。若其竞来论列，陛下可以察其是非：若所言公当，虽制命已行，亦当追寝；若挟私非是，自可罪言者。”既退，其暮复以一札言方平。

癸卯，闻予还翰林兼侍读，滕元发权中丞，晦叔封驳言：“光在台举职，不宜遽罢，甫非光之比”。

十月丙午朔，诏阁门召光及甫受命，光奏：“臣论张方平若当，方平当罢；不当，臣当贬，不可两无所问。间臣更加美职，心所未安，不敢祗受。”晚际，上赐手诏敦喻，光上奏谢。丁未，受敕告。（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七）

甲寅，余初赴经筵，上自制自书《资治通鉴序》以授光，光受读，降，再拜，读三家为诸侯论，上顾禹玉等，称美久之。（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七）

迩英留对。是日，光读《资治通鉴》，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不自知事，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塈谗说殄行’，若台谏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 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谓‘静言庸违’者也。”光曰：“公著诚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专举台官，公著乃尽举条例司之人，与条例司互相表里，使炽张如此，乃始逼于公议，复言其非，此所可罪也。”上言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真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审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遂退。（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七）

上问：“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对：“陛下擢用宰相，臣愚贱，何敢与?”上曰：“第言之。”光曰：“今已宣麻，诞告中外，臣虽言，何益?”上曰：“虽然，试言。”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无可用者，独升之有才智，晓民政边事，它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诚如圣旨，但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昔汉高祖论相，以为王陵少戆，陈平可以辅之。平智有余，然难独任。真宗用丁谓、王钦若，亦以马知节参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诫之。”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坚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盖以所言不用，与同列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施为，朕不从而去可也。自为相，一无施为，唯知求去，彼信于尼之言，云‘虽亲，国家事亦勿与知’故也。”上又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此其实

也。”上曰：“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光曰：“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历问群臣，至吕惠卿，光曰：“惠卿佥巧，非佳士，使安石负谤于中外，皆惠卿所为也。近日不次进用，大不合众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学辨慧，诚如圣旨，然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上因论台谏天子耳目，光曰：“台谏天子耳目，陛下当自择人。今言执政短长者皆斥逐之，尽易以执政之党，臣恐聪明将有所蔽蒙也。”上曰：“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光退而举陈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七）

庚申，延英进读《通鉴》三叶毕，上更命读一叶半。读至苏秦约六国从事，上曰：“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对曰：“秦、仪为从横之术，多华少实，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辨说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以谓利口之覆邦家者也。”上曰：“朕闻卿进读，终日忘倦。”光曰：“臣空疏无取，陛下每过形奖饰，不胜惶惧。”上曰：“卿进读，每存几谏。”光对曰：“非敢然也，欲陈著述之本意耳。”（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七）

吕晦叔曰：昨使契丹，虏中接伴问副使狄谘曰：“司马中丞今为何官?”谘曰：“今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虏曰：“不为中丞邪? 闻是人甚忠亮。”晦叔以著于《语录》。（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七）

上谓晦叔曰：“司马光方直，其如迂阔何?”晦叔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迂阔，况光岂免此名? 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七）

八日，垂拱登对，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上曰：“卿何得出外? 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求外补，况敢当进用!”上曰：“何故?”光曰：“臣必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臣与王安石素善，但自其执政，违忤甚多。今忤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只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公著? 安石举公著云何，后毁之云何? 彼一人之身，何前是后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安石与公著如胶漆，及其有罪，不敢隐其恶，乃安石之至公也。”上曰：“青苗已有显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上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私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 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 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早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胜李定? 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欲用为台官。”（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七）

介甫与晦叔素亲，患台谏多横议，故用晦叔为中丞。既而，天下皆患条例司为民害，晦叔乃复言条例不便。介甫以晦叔叛己，怨之尤深。已而，上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介甫因用此为晦叔罪，除知颍川。次道当为告词，介甫使之明著其语；次道但云“敷奏失实，援据非宜”，介甫怒，明日进呈改之。晦叔素审谨，实无此语。咸云：莘老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晦叔也。（辑自《三朝言行录》卷八之一）

曾子固罢检讨，以钱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知山阴，贱市民田数十顷，为人所讼。曾易占时在越幕，说守倅曰：‘曾宰高科，它日将贵显，用兹事败之可惜。父会为明守，衰老，宜与谋，俾代其子任咎。’守倅从之。会由是坐赃追停，曾公犹以私坐监当，深德易占。后易占以信州县宰坐赃，英州编管，亡匿于曾公别墅，会赦，自出，俾子固讼冤，再劾，复往英州，因死焉。子固时不奔丧，为乡议所贬，介甫为作《辨曾子》以解之。子固及第，乡人作感皇恩道场，以为去害也。子固好依漕势以陵州，依州陵县，依县陵民。”（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九之一）

谢景温言：“范镇举苏轼为谏官，轼向丁忧，多占舟船，贩私盐、苏木；及服阕入京，多占兵士。”介甫初为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为开封府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介甫见之不悦。轼弟辙辞条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复试馆职，以轼、辙兄弟故也。轼有表弟，选人，素与轼不叶，介甫使人召之，问轼过失，其人言向丁忧贩私盐、苏木等事。介甫虽衔之，未有以发之。轼又数上章言时政得失，今春拟进士策，皆讥刺介甫。及诏两制举谏官，众论以为当今宜为谏官者，无若傅尧俞、苏轼，故举尧俞者六士人，而景仁举轼。景温恐轼为谏官，攻介甫之短，故以榜语力排之。介甫下淮南、江南东西、荆湖北、夔州、成都六路转运司体量其状。盖轼眉州人，其入京也，适本州迎新守，轼因带以来耳。（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九之三）

傅尧俞权盐铁副使。尧俞初除服入都，未见介甫，介甫屡召之。既见，语及青苗，尧俞以为不便，介甫即不悦，自是恶之。及此除命，介甫以为资浅，

且令权发遣。曾公以为尧俞曾任知杂御史，资不浅，乃正除副使。介甫退有密启。明日，敕已降阁门，有旨复收入，晚批出与权。曾公复争之，上曰："尧俞知杂不到官，且为人弛慢。"曾公请弛慢之状，上曰："观其面，即见弛慢之状。"（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一〇之三）

王祐坐以百口保大名节度使符彦卿非跋扈，逆上意，故贬。（辑自《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十二月癸亥）

宋敏求云：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由是失爱。（辑自《长编》卷二六雍熙二年九月）

刘攽言：李遵勖坐无礼于长公主之乳母，降授均州团练副使。真宗欲救之，先召长公主，欲观其意，语之曰："我有一事欲语汝而未敢。"主惊曰："李遵勖无恙乎?"因流涕被面，僵仆于地，乃不果杀。及李淑受诏撰长公主碑，先宣言赦李遵勖事尤美，不可不书。诸子闻之惧，重赂淑，不果书。（辑自《长编》卷七五祥符四年四月壬子）

先是，冯拯以兵部尚书判都省，上欲加拯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召学士杨亿使草制，亿曰："此舍人职也。"上曰："学士所职何官?"亿曰："若枢密使、同平章事，则制书乃学士所当草也。"上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枢密领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人皆疑怪，曹利用、丁谓因各求罢。上徐觉其误，召知制诰晏殊语之，将有所易置。殊曰："此非臣职也。"遂召钱惟演，惟演入对曰："冯拯故参知政事，今拜枢密使，当矣。但中书不当止用李迪一人，盍迁曹利用或丁谓过中书?"上曰："谁可?"惟演曰："丁谓文臣，过中书为便。"又言：玉清昭应宫未有使，谓首议建宫，宜即令领此。又言：曹利用忠赤，有功国家，亦宜与平章事。上曰："诺。"庚午，以枢密使、吏部尚书丁谓平章事，枢密使、检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也。（此段参取钱氏及司马氏《日记》修入）（辑自《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七月庚午）

己酉，鄜延路钤辖司言："赵山遇遣人至金明县，与都监李士彬约降，已令却之。"诏钤辖司及环庆、泾原、麟府等路，各谨斥候，如山遇复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己意约回，务令边防安静。

初，赵元昊悉会诸族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髅中共饮之，约先寇鄜延，欲自德靖、塞门、赤城路三道并入。酋豪有谏者，辄杀之。山遇者，元昊从父也，数止元昊，不听。山遇畏诛，先遣人持伪诰诣士彬，欲自将兵扼黄河南渡，发部落内属，而挈其妻入野利罗、子呵遇及亲属三十二人，以珍宝名马来降。是月庚子，至保安军，知保安军朱若吉以告知延州郭劝，劝与钤辖李渭狐疑不敢受。先是，山遇等预寄珍宝于士彬以万数，劝诘士彬，士彬利其物，答云无有，且言未尝招诱之。劝、渭亦以为，自德明纳贡四十年，有内附者未尝留，共议遣还，仍约束缘边勿受降者。于是奏入，因降此诏。

劝、渭寻遣山遇还，山遇不可，即命监押韩周执山遇等送元昊。至摄移坡，元昊集骑射兵射而杀之。

山遇名惟亮，与弟惟永分掌左右厢兵，其从弟惟序亦亲近用事。山遇有勇略，国人向之。元昊恶其不从己，尝语惟序曰："汝告山遇反，吾以山遇官爵与汝；不然，俱族灭矣。"惟序不忍，更以告山遇。山遇欲来降，与惟永谋，惟永曰："南朝无人，不知兀卒所为，将不信兄，兄必交困。"山遇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若南朝有福，则纳我矣。"遂告其母，母曰："汝自为计。我年八十余，不能从汝去，为汝累，当置我室中，纵火焚之。"山遇等涕泣如母言。及为韩周所执，号哭称冤。周见元昊于宥州，元昊衣锦袍，黄绵胡帽，不肯受山遇等，曰："延州诱我叛臣，我当引兵赴延州，于知州厅前受之。"周说谕良久，乃肯受。

时元昊自称兀卒已数年，兀卒者，华言"青天子"也，谓中国为"黄天子"。元昊既杀山遇，遂谋僭号（山遇兄弟姓名，并据司马光《日记》韩周所言。周又言山遇妻李氏先自杀，然山遇因与妻入野利罗来降，恐周所言或未审，今削此段不著）。（辑自《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己酉）

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知益州任中师，龙图直学士、给事中、知河南府任布，并为枢密副使。先是，布数上书论事，帝欲用之，吕夷简荐中师才不在布下，遂俱擢任。或曰：中师前罢广州，尝纳赂于夷简。于是，枢密副使阙，上谓夷简曰："用谏议大夫任姓者。"盖指布也。夷简遽进中师名，上徐曰："今在西川。"夷简因言中师可用，乃并用两人（此据《日记》）。（辑自《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辛未）

丙午，枢密副使、给事中任布罢为工部侍郎、知河阳。布任枢密，纯约自守，无所补，然数与宰相吕夷简忤，夷简恶之。布长子逊，素狂愚，夷简知之，乃怵使言事，许以谏官。逊即上书，历诋执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见其书，匿之。夷简又趣逊以书上，逊复上书罪匿者。上问知匿书者乃布也。布谢："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谬，惧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鱼周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布遂罢去。逊尚留京师望谏官，夷简寻以他事黜之。议者谓周询引逊语逐其父，为不知体云（夷简怵逊使上书，此据《日记》）。（辑自《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七

月丙午）

甲午，复给荆王元俨所上公使钱。元俨领荆、扬二镇，岁凡给缗钱二万五千，西边用兵，尝纳其半。上以元俨叔父之尊，不欲裁损，不逾年，复全给之。元俨用度无节，每预借数年俸料。翊善王涣上书谏以方有边患，宜助朝廷节用度。元俨判其后曰："愁杀人。"他日又谏，元俨复判曰："仰翊善依旧翊善。"（辑自《长编》卷一四一庆历三年五月甲午）

先是，诏为郭后于寺观立影殿。都官员外郎、权发遣修造案陈昭素以其劳费，乃上言："神御殿非古法，按礼当祔于祖姑，乞祔淑德皇后庙。"诏从之。（辑自《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十月）

壬子，徙知扬州冯京知庐州。京前为馆职，与刘保衡邻居，尝以银器从保衡贷钱，保衡无钱，转以银器质于人，代之出息；又尝从保衡借什物以供家用，狱辞连及之。京，宰相富弼婿也。闻之自劾，乞徙小郡，故有是命（《实录》及京本传并不载此，今从司马氏《日记》）。（辑自《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三月壬子）

六月己卯，以去夜月食，出宫女百余人，以应天变修阴教。（辑自《长编》卷一八九嘉祐四年六月己卯）

翰林学士王珪上言："圣体已安，皇太后乞罢权同听政。"即命珪草还政书，既而不行（司马光《日记》：十六日丁亥，珪乞皇太后还政。《实录》无其事……今依《日记》载此，更须考详）。（辑自《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四月丁亥）

诏："山陵所用钱物，并从官给，毋以扰民。"诏虽下，然调役未尝捐也（此据司马光《日记》）。（辑自《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五月庚戌）

初，契丹主宗真母萧氏爱少子宗元，欲以为嗣。宗真之重熙二十三年，王拱辰报聘，宗真尝为拱辰言之。其明年，宗真死，洪基嗣立，以宗元为皇太叔。洪基之清宁三年，萧氏卒，宗元怙宠，益骄恣，与其相某谋作乱。及相某以贪暴黜，宗元惧，谋愈急。洪基知其谋，阴为之备。

是月戊午，宗元从洪基猎于凉淀。洪基让宗元先行，宗元不可，洪基先行，依山而左。宗元之子楚王洪孝以百骑直前射洪基，伤臂，又伤洪基马，马仆。其太师某下马掖洪基，使乘己马。殿前都点检萧福美引兵遮洪基，与洪孝战，射杀之。洪基兵与宗元战，宗元不胜而遁，南趣幽州，一日行五百里，明日自杀。

燕京留守耶律明与宗元通谋，闻其败，领奚兵入城，授甲欲应之，副留守某将汉兵距焉。会使者以金牌至，遂擒斩明。洪基寻亦至，陈王萧孝友等皆坐诛。

先遣来使者数人，悉宗元之党也，过白沟，并以槛车载去诛之，独萧福延以兄福美有功得免。时清宁九年也（此据司马光《日记》，其称相某及太师某、副留守某，皆不得其名故也，当考）。（辑自《长编》卷一九九嘉祐八年七月戊辰）

己未，永昌郡夫人翁氏削一资。翁氏位有私身韩虫儿者，自言常汲水，仁宗见小龙缠其汲绠而出，左右皆莫见，因召幸焉。留其金钏以为验，仍遗之物，虫儿遂有娠。于是，逾十月不产，按问乃虫儿之诈，得金钏于佛阁土中，乃虫儿自埋之也。太后以谕辅臣，命杖虫儿，配尼寺为长发，而翁氏坐贬。辅臣皆请诛虫儿，太后曰："置虫儿于尼寺，所以释中外之疑也。若诛虫儿，则不知者必谓虫儿实生子矣。"（欧阳修《私记》载此事尤详，独以虫儿乃宫正柳摇真之私身，与司马光记不同，今从《日记》）。（辑自《长编》卷一九九嘉祐八年九月己未）

曹佾之除使相也，〔颍〕王欲使〔韩〕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维及〔孙〕思恭不可，王卒使〔王〕陶言之。维及思恭戒王曰："陛下亲总万机，内外上下事体已正，王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勿有所预也。"（曹佾除使相在五月丙辰，维戒王事据司马氏《日记》……然《日记》语太察察，今略加删润）。（辑自《长编》卷二〇二治平元年六月戊午。《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丙辰注引韩维戒颍王事，云乃"司马光《记闻》载"。）

是日，彗行至张而没。彗之未没也，言者多以为忧。或告韩琦，琦曰："借使复有一星出，欲何为乎？"（此据《日记》）（辑自《长编》卷二〇八治平三年五月乙丑）

御史刘庠言："礼：居丧不饮酒食肉。仁宗之丧，百官及诸军朝晡皆给酒肉，京师羊为之竭，请给百官素食。"礼官以为然，执政不从（此据《刘庠墓铭》及司马光《日记》）。（辑自《长编》卷二〇九治平四年正月己未）

乙丑，命知制诰宋敏求看详减省银台司文字，都官员外郎王庭筠，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刘瑾，殿中丞宋温其，著作佐郎钱长卿、曾布，前河西县令杜纯，并为编敕删定官。庭筠尝奏疏称颂王安石所定谋杀刑名，而温其素为王安石检法，赞成其事者也（此据司马光《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乙丑）

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吕公著之为中丞也，人谓景温必先举御史，及公著罢，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于是专用景温（司马光《日记》云："自是不复置中丞。"按，此时已除冯京中丞，但未到耳，陈荐权台事。不知《日记》何以云耳，恐误也）。（辑自《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辛巳）

陈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辑自《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癸未）

诏馆阁校勘刘攽与外任。攽初考试开封，与王介争言，为台谏所劾，既赎铜，又罢考功及鼓院。至是求外任，王安石因之并逐攽（此据司马光《日记》。汪应辰云：恐只是御史劾攽）。（辑自《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乙酉）

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此据《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四月丁亥）

癸卯，上批："近以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李大临、苏颂累格诏命不下，乃妄引诏中丞荐举条，绝无义理，而颂于中书面乞明降特旨方敢命辞，洎朝廷行下，反又封还。轻侮诏命，翻覆若此，国法岂容！大临、颂可并以本官归班。"大临及颂时皆为工部郎中。

先是，宋敏求封还定辞头，诏送别官，而颂当命辞。颂言："本朝旧制，进补台官，皆诏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互举曾任通判者，其未历通判者，即须特旨方许荐为里行，倘非其人，或至连坐，所以重台阁之选也。去岁诏旨，专令中丞举官，虽不限资品，犹以京秩荐授。缘已有前诏，故人无间言。今定自支郡幕职官入居朝廷纠绳之任，超越资序，近岁未有。议者或曰：唐世多自诸侯幕府入登台省。臣谓不然。在唐方镇盛时，有奏辟郎官、御史以充幕府者，由此幕府增重。祖宗深鉴此弊，一切厘改，州郡僚佐皆从朝廷补授，大臣出镇，或许辟官，亦皆随资注拟，满岁迁秩，并循铨格，非复如唐世之比。而今之三院，事任又重于昔时。况定官未终，更非时召对，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之荐，直置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必致人言。其除官制，未敢具草。"诏再送舍人院，次至大临，大临亦封还。乃诏颂依前降指挥撰辞。颂又言："祖宗之朝，或有起孤远而登显要者。盖天下初定，士或弃草莱而不用，故不得不广搜扬之路。自真宗、仁宗以来，虽幽人异行，亦不至超越资品。盖承平之代，事有纪律，故不得不循用选授之法。今朝廷清明，俊乂并用，进任台阁，动有成规，而定以远州幕官，非有积累之资，明白之效，偶因召对，一言称旨，即授御史，他日或有非常之人，又过于此，奏对称旨，则复以何官处之？浸渐不已，诚恐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而致。谨案《六典》，中书舍人之职，凡诏旨制敕，皆案典故而起草；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故前后舍人论列差除，用典故而蒙更正者非一。今三院御史须中丞、学士荐举朝臣，乃典故也。或不应此，其敢无言？去岁以京官除授，所以无言者，以前有诏令故也。今若先立定制，许于幕职官中选擢三院，则臣等复有何言而敢违拒？朝廷以定才实非常，则当特与改官，别授职任，随资超用，无所不可，不必弃越近制，处之宪纲也。若臣上惧严诛，靦颜起草，诚虑门下封驳；纵门下不举，则言事之臣必须重有论列；或定畏议，固执不敢祗受。是臣一废职事，而致议论互起，烦渎圣听，则臣之罪戾，死有余责。"

上曰："里行本不计官资，故令于御史里行，欲令止以判官出敕为之。"众以为不可。安石曰："已令改官，于义有何不可，而乃封还辞头？若遂从之，即陛下威福为私议所夺，失人君之道矣。"既而，安石进呈举御史新条，并录初立条时奏对语白上，曰："胡宗愈以此为臣私意，盖不知陛下立此法时德音故也。"上曰："李定诰须令草之。"安石曰："陛下特旨，虽妨前条，亦当施行也。"曾公亮曰："特旨固不当以条限，但不知定何如人，恐非常人乃当不用常法耳。"于是上批："检会去年七月六日诏，今后台官有阙，委御史中丞奏举，不拘官职高下，令兼权。如所举非其人，令言事官觉察闻奏。自后别无续降条贯。"

颂、大临等又言："臣等看详，从前台官须得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后来为难得资序相当之人，故朝廷特开此制。云不拘官职高下者，止是不限博士与中行员外郎耳，非谓选人亦许奏举也。所谓兼权者，如三丞以下未可为监察，故且令上权，前行员外郎以上不可为侍御，故令下兼，皆不为选人设文也。若不拘官职高下，并选人在其间，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权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以此言之，选人不可超授台官明矣。至如程颢、王子韶已先转京官，因中丞荐举，方选中允，止权监察。今定是初等职官资序，若特改京官，已是优恩，更超授朝籍，处之宪台，先朝以来，未有此比。臣等所以喋喋有言，不避斧钺之诛者，非它也，但为爱惜朝廷之法制，遵守有司之职业耳。大抵条例戒于妄开，今日行

之，它日遂为故事。若有司因循，渐致堕紊，诚恐幸门一启，则仕途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而满其意哉！前世所以爱重爵赏，不以假人，虽有奇材异伦，亦须试以职事，俟有功效然后超擢者，以此也。"

复诏颂依前指挥撰辞，颂执奏如初，而又于中书白执政言："虽云特旨，而颂辈无以为据，草制即必致人言，乞批降云'特旨所除，不碍条贯'，方敢草制。"又诏所除李定是特旨，不碍近制，令颂疾速撰辞。颂又言："果出圣意拔擢，即须非常之人，名声闻于时，然后厌服群议，为朝廷美事。昔马周为常何作奏，条陈得失二十余事，皆当世切务，唐太宗拔于布衣。近世张知白上书言事，论议卓越，真宗拔于河阳职官。此二臣者，可谓有显状矣；逢时遇主，可谓非常矣。然周犹召直门下省，明年方用为御史里行；知白召还，奏对称旨，亦命试舍人院，然后授以正言，非如定远州职官，素无声称，偶因谏官论荐，一赐召对，便蒙拔授。诚恐天下才辩之士，闻之皆思趋走势要，以希荐用。此门一开，未必为国家之福也。欲望陛下采听群议，或询访近臣，若谓定之才果足以副陛下特旨之擢，则臣自当受妄言之罪；若臣言不虚，即乞别授一官，置之京师，俟它时见其实状，进用未晚。如此，不惟臣等职事并举，兼亦可以养成定之才资，免招异日之议论也。"

上即欲黜颂，别除知制诰令草制，安石乞且降旨令草，如更执奏，乃施行。于是曾公亮乞批付大临等同草，韩绛曰："止是颂建白，难付大临等。"公亮曰："颂意欲如此。"安石曰："恐大临不肯草，即便稽留圣旨。"乃直付颂，而颂复辞以不当日，遂再送大临，大临又缴还，故有是责。

大临及颂之未责也，诏趣直舍人院蔡延庆等就职；及责大临等，延庆遂草定制；既进草，又上奏乞罢之。知通进银台司孙固再封驳，卒行下（此据司马光《日记》及《御集》）。（辑自《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癸卯）

甲辰，诏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财利，今大端已举，惟在悉力应接，以趣成效，其罢归中书。先是，文彦博等皆请罢制置条例司，上谓彦博曰："俟群言稍息当罢之。"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既罢，又以手札谕安石。有司结绝所施行事，久之乃罢。吏人属中书为额外堂后官，枢密院者为副承旨，三司勾覆官并除供奉官（朱本签贴云：勘会指挥，罢局月日在前，后来却有申请事，故增入"有司结绝所施行事，久之乃罢"等语。新本削去，今复存之。上久欲罢之，恐伤王安石意，及谓文彦博云云，并吏人恩例，此据司马光《日记》删修）。（辑自《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甲辰）

王广廉在河北，民不能偿春料，乃更俵秋料使偿之。民受之知县厅，即输之主簿厅。（辑自《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丁未）

废管勾睦亲、广亲宅并提举郡县主宅所，归大宗正司，从知宗正丞张稚圭请也。先是，宗室举动皆为管勾内臣所拘制，稚圭始请罢之，上令并罢郡县主宅提举（管勾内臣拘制，据司马光《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丁未）

议者谓韩绛及王安石协谋，欲沮文彦博，且夺其权，因建此议。然先时大使臣差遣，皆属枢密院，无先后名次。时人亦颇患其不平也（颇患其不平，此据司马光《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一熙宁三年五月丁巳）

丙寅，殿前都虞候、邕州观察使、秦凤路副总管窦舜卿知秦州，李师中于永兴军听旨。王韶之议开边也，师中赞成之。及韶改提举蕃部兼营田市易，（二月十一日）师中始言其不便。向宝言："蕃部不可以酒食甘言结也，必须恩威并行。且蕃可合而不可用。"议与韶异。朝廷更命宝兼提举，王安石恐沮韶事，亟罢之。（四月十八日）韶及高遵裕并为提举，（四月二十三日）两人共排宝，数有违言。时宝方为师中所信任，安石雅不喜师中，尝白上曰："师中前后论奏多侮慢，今于韶事又专务龃龉。陛下若欲保全，宜加训饬，使知忌惮。当云：'付卿一路，宜为朕调一将佐，使知朝廷威福。今用一王韶，于向宝有何亏损，遂欲怨望不肯尽命？若果如此，朝廷岂无刑戮以待之？卿为主帅，亦岂免责？韶所建立，卿皆与议，事之成败，朝廷诛赏，必以卿为首，不专在韶。'"上遣使谕师中如安石所陈（此据《日录》四月二十六日事）。

于是师中亦奏："宝在边无由得安，乞罢宝，专委韶及遵裕。"会托硕、隆博二族相仇，董裕以兵助托硕，遵裕乃言于师中，乞使宝还讨之。师中复奏："蕃部非宝不能制，臣已令将兵讨托硕族，乞依旧留宝，仍敕韶等令协和。"曾公亮拟从其请，枢密院又请责韶等戒励状。安石曰："韶等岂可但责戒励，当究见情状虚实、道理曲直行法。"及进呈，上怪师中奏事前后反复，欲遣使体量如安石议。文彦博曰："韶、遵裕得专奏事，不由主帅，主帅反奉诏等。"上曰："韶所措置，事皆关白主帅。"安石曰："若韶措置有害，师中自合论奏。师中素无忌惮，专侮慢朝廷，何至奉韶等？"因请罢师中。上欲移郭逵代之。曾公亮言："延州不可阙人。"上又欲复移蔡挺，众谓不可。安石曰："若用挺，不如用逵。"文彦博曰："王安石不知陕西事，延州乃重于秦州，逵不可移。"安石曰："臣固不知陕西事，然今秦州蕃部旅拒，夏国又时小犯边城，或遂相连结，则秦州事岂不甚重？且陕西诸路皆与夏国对境，苟一处有隙，夏国来窥，则来窥处即是紧切要人处。逵若不可移，盍使窦舜卿

摄领?”韩绛亦谓舜卿可使，上以为然，故有是命(……今参用《日录》、《日记》删修)。(辑自《长编》卷二一二熙宁三年六月丙寅)

诏:“三司分在京诸司库务为四科，令三司并提举司勾当公事官每半年一次转轮，各点检一科。”以三司言提举诸务司所管七十二处所差勾当公事，止是每季点检官物齐整，其积压陈损合系三司变转，乞令因点检除申本司外更申三司，故有是诏。寻罢之(寻罢之，此据司马光《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二熙宁三年六月丁卯)

梁端不知已除提刑，因论青苗不便，故罢(辑自《长编》卷二一二熙宁三年六月壬午)

胡宗愈为谏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辞多微婉，故御批有“潜伏中伤”等语。或曰御批乃吕惠卿笔也(宗愈言事不出姓名，御批乃吕惠卿作，此据司马光《日记》。……《日记》又云:“宗愈为谏官，屡言事。又言张若水尝在庆州，韩绛结之。宗愈实未尝言，绛恶之者以为间耳)。(辑自《长编》卷二一二熙宁三年六月丙戌)

向宝和二族，杀董裕二百余级。(辑自《长编》卷二一二熙宁三年六月丁亥)

癸巳，赐大理寺丞王钦臣进士及第，秘书省正字唐坰出身。钦臣以文彦博奏举，坰上书言事召对，至是并试学士院而有是命。钦臣，洙子；坰，询子也。初，坰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坰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坰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召坰乃五月一日，此据《日记》。坰宜在馆阁，据五月三日《实录》)。(辑自《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癸巳)

乙巳，太常少卿祝谘、都官员外郎删定编敕王庭筠并判刑部。庭筠资序至浅，王安石超用之，众心不服(王庭筠事据《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乙巳)

东、西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各置主簿。(辑自《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

己未，京西同巡辖斗门太常博士侯叔献、著作佐郎杨汲并权都水监丞，专提举沿汴淤溉民田。先是，或言祥符、中牟之民以淤田故大被水患，上问王安石，安石谓初不闻此。上乃遣内侍往视，还言民甚便淤田，而水患盖无有，且言汲等皆尽力。上复以语安石，安石曰:“今岁功绪未就，都水不协心故也。”且言来岁兴作之方，因命汲等并兼都水(此据司马《日记》并王安石《日录》增修)。(辑自《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己未)

时贼又筑堡于庆州荔原堡北，曰闹讹，在境外二十余里，及闻延州堡败，亦止不筑，申牙头求罢，而兵留境上。蕃部巡检李宗谅地近敌堡，害其佃作，乃帅众千余人，与贼战于闹讹。李复圭使钤辖李信等助之，信按兵堡中不出。宗谅战不利，还趋堡，信开门执剑拒之曰:“经略命:敢入堡者斩。”宗谅还战皆没。复圭责信等观望，信等惧，丁未，引兵三千往十二盘击贼。十二盘亦在境外，非汉地也。信等先射，敌曰:“我与宗谅有仇，不与汝宋兵战。”信曰:“宗谅亦我熟户也。”复射之。敌曰:“汝直欲战也?”乃纵两翼围之，且令曰“杀兵勿杀将”，又开围一角，使信等得逃去。朝廷闻之，命复圭酬赛。复圭使其将梁从吉等别破金汤、白豹、兰浪、萌门、和市等寨，赐复圭诏奖谕。七月壬寅，复圭又使其将李克忠袭金汤，贼伏兵冲之，断而为二，克忠东出延州，以余众还。是月壬申，贼遂举国入寇(……今用司马光《日记》删修。……《日记》又称:赵明之子袭和市。今从绍圣附传出梁从吉姓名，而李克忠姓名则惟《日记》有此耳)。(辑自《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辛未)

带御器械程昉迁七资，赏开御河之劳也。先是，永济河自武城东趋永静军，后为黄河所截，北趋长芦泊。前岁又为黄河所阏。会地震，李村口决，北趋五千渠。至是，黄河东行，昉复开之，复循黄河故道趋永静军。(辑自《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甲戌)

诏御史台定夺李定合与不合追服所生母丧。定既分析，上遂欲除定官如何?曾公亮:“不可，定未尝追服，当令礼官定夺。”王安石曰:“礼官陈荐今为长，岂可使礼官定夺?”乃送御史台(《实录》八月丙子乃送御史定夺。司马光《日记》于七月己酉载之，恐误也)。(辑自《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丙子)

斩环庆路钤辖李信、庆州东路都巡检刘甫。初，夏人以兵十万筑垒于其境内，李复圭出阵图、方略授信、甫及监押种咏，使自荔原堡约时日袭击。信等如其教，未至贼营，贼兵大至。信等众才三千，与战不利，多所失亡，退走荔原堡。复圭急收前所付阵图、方略，执信等付宁州，命州官李昭用劾以违节制。咏以庾死。狱成，信等伏诛，荔原堡都监郭贵坐不策应，除名，免刺面，决配广南牢城。于是，王安石白上，言复圭斩李信事甚当。上曰:“文彦博、冯京皆不以为然。朕谓彦博等:卿且置官职，试以人命观之，信所陷至八百人，如何反不死乎?”其实夏人初

不犯汉地，复圭徼幸边功，致信等败戮，人皆冤之（今并从元祐墨本及司马光《日记》删修）。（辑自《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己卯）

辛巳，环庆路都监、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高敏，钤辖、皇城使郭庆，经略司指使、三班借职魏庆宗、秦勃，并为敌所杀。初，敌声言赍百日粮趋鄜延，敏屡白李复圭曰："兵家声东击西，兼环庆尝破金汤、白豹等寨，衅隙已深，不可不备。"已而秉常果以三十万趋环庆。副都总管杨遂驻兵大义寨，令敏为先锋将。敌夺大顺城水寨，攻围愈急，敏力战通路，自寅至午，且战且前，斩获颇多，至榆林，援兵不至，中流矢死。敌屯榆林，距庆州四十里，游骑至城下，陕右大震，积九日，敌乃退（……并据《李复圭附传》及司马光《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

初，遣使提举常平仓贷青苗钱，〔陆〕诜言："川陕四路与内地不同，刀耕火种，民食常不足，至种芋充饥。今本路省税科折已重，蜀民轻侈，不为积蓄，万一岁俭，不能偿官，适陷民于死地，可哀。愿罢四路使者，如其故便。"并言："差役、水利事，皆不当改为。"其后，卒罢三路之使，独置成都府路提举官一员（诜奏疏，据司马光《日记》在三月十八日……《日记》壬午二十五日又载司农奏，成都转运司决陵州公人，为以税钱为青苗，今分析）。（辑自《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

同判司农事吕惠卿言："淳化中，都下初置常平仓，贱籴贵发。至景德中，差开封府浚仪知县监仓事。祥符六年，始以两县常平仓并为在京常平，其斛斗经二年即支充军粮，贸易新好充见在数，其法实为民利。而其后籴粜之政久不行，文字本末随亦废坠。今常平封桩米至五十二万石，但寄积在京仓界，惟据逐界每月具见在数申寺，而朝廷初无发敛之政，甚可惜也。欲乞遇价稍贵即出之，贱即以其钱籴之，如淳化中故事。"于是中书请以司农见桩管米指射新好者贸易，仍与开封府界斛斗通融支用。从之。惠卿是日以父丧去位（……司马光《日记》乃于九月一日记惠卿遭父丧。……今依《日记》附此）。（辑自《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戊子）

初，陈升之既与王安石忤，安石数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称疾卧家逾百日，求解政事，不许。辛卯，复求入见，有旨再拜而已，仍令扶至殿门（辛卯，初四日也，此据《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辛卯）

癸巳，著作佐郎、编修中书条例曾布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王安石常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既遭父丧，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经筵。布资序甚浅，人尤不服，而布亦固辞，卒罢之（此段据司马光《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癸巳）

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仍五日一奉朝请。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安石。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韩琦。御史至中书争论青苗事，公亮俯首不答，安石厉声与之往反。由是言者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预也。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犹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上御集英殿册进士，午漏，上移御需云便坐，延辅臣赐茶，公亮陟降殿陛，足跌仆于地，上遽命左右掖起之。明日，以告病连乞致仕，于是乃听公亮罢相（此据公亮本传及司马光《日记》、王安石《日录》删修）。（辑自《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庚子）

诏转对官所言有可行者，特加甄奖。（此据司马光《日记》）（辑自《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己酉）

熙宁三年十月初九日，武举除奉职九人，借职七人，差遣殿侍四人，借职王褒迁右班殿直，康大同迁奉职，减三年磨勘者一人，黜者一人，传义下吏者二人。时人言武举不合格，推恩优于贤良方正入第三等者。试法官，合格者五人，皆选人，一人除详断官，四人候有阙与差。（辑自《长编》卷二一五熙宁三年九月癸丑）

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累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驲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诇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诇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惠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

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矣。"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除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无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明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寻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此据司马光《日记》增入。兼编例在十月乙亥，今并书）。（辑自《长编》卷二一六熙宁三年十月癸亥）

十一月十三日，押班李若愚广西勾当公事，交趾叛将有率众来降者，若愚曰："此不可受，可以遥决，不必往彼也。"二十一日，太博陈箴换西阁副使、知彬州，李若愚更不知广西，只令箴体量边事。（辑自《长编》卷二一六熙宁三年十月丙子）

折继世以绥州功除左骐骥使、果州团练使，赏赐无算。去岁病风，以御药使医傅守视。继世迎妖人马志诚，欲奉之发兵据青涧城，指挥使拓跋忠谏使止之，因下狱案验，久不决。子华至延州，斩志诚等二十余人，以继世有功，不问。（辑自《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庚申。又见《长编》卷二三五熙宁五年七月乙未，据改）

端明殿学士、尚书左丞王素为工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致仕，上亟从之。王安石言："宜且降诏不允。"上曰："素今在此，实知其病，便令致仕，何伤？"安石曰："无伤也。"故事，致仕者例不带职。王安石以为，致仕者，致其职事于君，无落职之理。故皆以本职致仕，自王素始（此据司马光《日记》增入）。（辑自《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辛酉）

王安石为政，欲理财富国，人言财利者辄赏之。旧制，太府寺造斗升，用火印，颁于天下诸州卖之；禁民私造升斗，其法甚严。熙宁四年，诏自今官司止卖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钉鍱之费。于是量法坏矣。又民侯氏世于司天监请历本印卖，民间或更印小历，每本直一二钱。至是尽禁小历，官自印卖大历，每本直钱数百，以收其利。又京东提刑王居卿上言："天下官酒务皆令作连灶，以省薪苏。"朝廷从之，画图颁于天下。又有班行上言：天下马铺每匹令日收粪钱一文，亦行之。其营利如此，而城绥州，筑啰兀城，散青苗钱，所用官钱动以数十百亿计。（辑自《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戊寅、卷二二八熙宁四年十二月辛酉）

刘挚为检正官，介甫将黜富公，挚数谏止之，由是出为御史，富公竟坐夺使相。挚上言："亳州簿尉典级等，皆坐不散青苗钱被劾，以前宰相所为，岂此曹所能制？"由是簿尉以下特宥之。当是时，挚在台谏中最为敢言者（周伯药云）。（辑自《长编》卷二二二熙宁四年四月甲戌）

知杂邓绾劾奏，富公除汝州，不肯之官，求西京养疾，跋扈不遵诏命。又言："富公昔与刘沆书求汲引，云：'愿衔环顾印，以报厚德。'弼昔欲以禽虫事执政，今耻以人臣事陛下，宜付之请室，赐以上刑。"上以其言险诐，寝不报（何洵直云）。（辑自《长编》卷二二四熙宁四年六月甲戌）

去岁新堤第四埽先决；顷之，第五埽又决，第四埽水更微。程昉于嫩滩水上叠塞四水口，自知不测，未几咽凌水盛，第四水口复决。昉忧惧而卒（张保、孙殿丞云）。（辑自《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辛卯）

夔路有保塞民捍御蛮寇，其酋领得理词讼，擅决罚，由是大富。州县提辖侵渔不已，其酋不堪命，遂寇略居民。转运使张诜等发兵讨击，诛杀甚众。邓绾上言："生蛮所以不能为蜀患者，以此民为之藩鄣。今诜等多杀不辜，以为己功，异日蛮必为患。"诜尝事介甫于常州，善遇之，乃命章惇往体量。惇还，言："其酋纵横日久，或刳孕妇，或探人心而食之，诛之甚当。"于是，二漕皆迁官加职（赵全云）。（辑自《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壬辰）

杨绘改知郑州，仍押出门。（辑自《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

七月二十三日，有旨自今供奉官以下皆免常朝。祖宗时，供奉官等皆取将帅子弟为之，天子择其才者使将命四方，有能办事则稍加进拔，故曰奉朝请，侍廷中，谓之使臣。自后得之者浸多，及今八千人，任使不复如往时，而朝请如故。贫者或徒步泥中，至禁门，赁公服靴笏而入；富者以钱赂阁门，不来，亦不问。其徒甚以为患，故免之。（辑自《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甲辰）

庆卒之变，密札下经略司，应捉杀到叛卒妻子，并配诸州为奴婢。经略司誊下邠州牒，漏"捉杀到"三字，知邠州张靖以为招降者妻子岂可亦从孥戮，再申经略司。经略司令主者陈首下州改正，靖因奏其状而不言已改正。介甫以盐法事恶靖，以为倾险，欲直除水部员外分司。当事请先案实，乃命章惇制勘，谢景温以文书证明，靖由是得免（赵同云）。（辑自《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辛亥）

九月初四日，张观文判南京留台。安道素与介甫

不善，上初即位，人荐介甫之贤者甚众，上访于安道，安道曰："是人有虚名而无实用，晋之王夷甫。若果用之，恐败天下风俗。"介甫闻而衔之。故安道以参知政事丁父忧，服除而不复旧位，知陈州，内不自安，故称疾而去。（辑自《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七月戊寅）

齐恢温厚长者，而不偏倚。先知审刑，议谋杀人许首事，恢以为不可，守之甚坚，时人称之。（辑自《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八月乙丑）

前宣州旌德尉王雱上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雱，介甫之子也，进士及第，好高论，父常与之议大政，时人谓之"小圣人"。张仲成曰："当世荐雱有经济之方，今抱疾，陛下宜速召对，与论天下事。"故有是命。（辑自《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八月己卯）

郑毅夫提举鸿庆〔宫〕。初，介甫恶滕元发，以毅夫为元发党，毅夫自杭移青得疾，一臂不能举，因而罢之。（辑自《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九月乙酉）

才元、子容得外官，胜之以故事饯之，和叔、曾布皆不赴。明日，中书送舍人院吏于京府杖之，曰："何为擅用官钱饯外官？"中书熟状，董毡以明堂恩加光禄大夫、食邑二千户。学士院奏：董毡旧阶特进，食邑二千五百户。上以让中书曰："非学士院觉举，几为外国笑。"其检正官皆上簿，堂吏皆责降。由是诸检正皆怒责胜之，以不申堂而直奏，罢直院。（辑自《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癸亥）

诸直讲尽代去，以旧国子监为内舍，武成王庙为外舍，锡庆院为上舍。上舍生百员，内舍倍之，外舍无限员。凡入学者，先就外舍，每春秋考试，合格者升之内舍，内舍升之上舍。上舍若有秀出者，中书覆试除官，且令在学，遇直讲或外州教授有阙则补之。又以朝集院为锡庆院，天圣尼院为朝集院。（辑自《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戊辰）

席汝明曰：沈辽素为介甫所厚，尝对人窃议新制是非，介甫闻之，立冲替。（辑自《长编》卷二二八熙宁四年十一月丙申）

熙宁五年正月，有旨令曾布撰诏书付直史馆，进从来所解经义，委太学编次，以教后生。（辑自《长编》卷二二九熙宁五年正月戊戌）

是月，命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此据司马光《日记》，系五年正月末事）。（辑自《长编》卷二二九熙宁五年正月末）

上密谕陕漕张诜，便除所招庆卒。诜既去，谏官张琥言："既赦而复诛之，何以信后？"上怒，诘琥从何得此语，琥云风闻，又云得之李定，又云得之理大丞沈迈、著作陈大顺，又云得之苏液。液，诜婿也。上怒其语异同，故夺三职，且使鞫问。诜密以语之介甫，欲为三人之地，建言："若加穷核，密语必布，使降卒反侧，非宜。"乃令陈大顺所言为虚语以诳。定云介甫素善待苏液，尤不欲罪之，乃讽法官驳案，更令沈衡鞫之，归，而衡鞫李德刍，改命祝谘鞫之。德刍亦介甫所左右也（吕泰州云）。

刘仲通言：上密与张诜谋伐夏，介甫漏之，张琥谏，上怒，推迹所从来。介甫惧，使章惇语陈大顺引虚，己受其无咎，大顺许诺。已而恐介甫不能庇，乃翻云："惇使我云然。"故并惇付祝谘鞫之。

范百禄言：上怒张琥，疑中书佑之，使密院诘问，既又下台鞫问，辞与密院异同，但令陈大顺独承卤莽，故又使祝谘鞫之。（以上三条辑自《长编》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癸丑）

同管勾福建路常平等事、著作佐郎曾默为太子中允、权发遣本路转运判官，以行青苗、助役法有功，故特迁之（有功特迁转，司马光《日记》增入）。（辑自《长编》卷二三一熙宁五年三月辛丑）

熙宁四年十月十三日，吴积曰：嵬名山弟亡在折继世所，继世以种谔夜引兵抵其居土窟中，使其弟叩门呼曰："官军大集，兄速降，不则灭族。"名山使内其手扪之，少一指，信之，遂率数千户二万余口降。已而见官军少，大悔之。名山今为供备使、高州刺史。

又继世以绥州功除骐骥使、果州团练使，赏赐无算。去岁病风，赐以御药，使医守视。继世迎妖人马志诚，欲奉之发兵据青涧城，指挥使拓拔忠谏捕之，因下狱案验，久不决。子华至延州，斩志诚等二十余人，以继世有功不问。赵卨奏以团练致仕，迁之华州，悉散其部落于诸族。嵬名山之众稍稍亡去，今在者才百余口。（辑自《长编》卷二三五熙宁五年七月乙未）

初建东宫，英宗命以蔡亢为詹事，韩琦因荐王陶，文彦博私谓琦："盍止用亢？"琦不从，遂并用二人。及琦为陶所攻，彦博谓琦曰："颇记除詹事时否？"琦大愧，曰："见事之晚，真宜受挞。"（此据司马光《日记》云：彦博谓琦詹事旧无二员。按太宗升储，林特、张士逊二人并兼詹事。旧无二员，或是唐制，今不取。《日记》又云：乐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赦执政许之。当考。）（辑自《长编纪事本末》卷

五七）

乐道之与长文哄也，秉国、曼叔、彦先更上殿言。乐道出，秉国亦求出，命知颍州。（辑自《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七）

翰林书待诏请春词，以立春日剪贴于禁中门帐。皇帝阁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与时新，根着浮流一气均。万物不须雕刻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阁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兰薰，领缘无烦刺绣纹。曾在蚕宫亲织就，方知缕缕尽辛勤。"夫人阁四篇，其一曰："圣主终朝亲万几，燕居专事养希夷。千门永昼春岑寂，不用车前插竹枝。"（辑自《事文类聚》前集卷六）

其母素微，生寿昌岁余，遣出之。（辑自《事文类聚》后集卷五）

温公琐语

[宋]司马光撰　张希清整理

《温公琐语》，北宋司马光撰，记北宋中后期朝野杂事。尤袤《遂初堂书目》已著录该书。有明祁承㸁（爜）澹生堂钞本传世。本整理本即以此钞本为底本，并与《三朝名臣言行录》及《说郛》所引录的数条进行了校勘。

蔡确鞫相狱，朝士被系者，确令狱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诸家馈食者，羹饣乍饼饵，悉投其中，以杓搅匀而分饲之。累旬不问，幸得其问，无罪不承（张宜甫云）。

中丞邓绾言："冯京向在政府，为性庸狠，朋邪徇俗，疾害圣政。陛下宽仁不诛，守藩未几，复移边帅。而钱藻代陛下作训诰，乃称京'执正不回，一节不挠'，又云'大臣进退，系时安危'。京在政府，曾无补益，唯退有后言，何谓一节？且京罢政逾岁，岂尝有危？藻专事谄谀，乞落直学士院。"上从之（张峋云）。

章惇者，郇公之疏族，举进士，在京师，馆于郇公之第。报族父之妻为人所掩，逾垣而出，误践街中一妪，为妪所讼。时包希仁知开封府，不复深探其狱，赎铜而已。既而及第，在五六人间，惇大不如意，诮让考校官。友人请观其敕，掷地以示之，士论皆忿其不恭。熙宁初，召试馆职，御史言其无行，罢之。及介甫用事，张峋、李承之荐惇，介甫曰："闻惇无行。"承之曰："承之所荐者，才也。顾惇可用于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试召与语，自当爱之。"介甫乃召见，惇素口辩，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擢用，数年间至两制、三司使（杨作云）。

曾布字子宣，巩之弟也。吕惠卿遭父忧，介甫未知心腹所托可与谋事者。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介甫意，介甫悦之，数日间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告谢之日，抱诰敕五六通。（苏兖云）

曾布为都检正，事已白介甫者，即行文书。时冯当世、王禹玉并参知政事，或曰："当更白二参。"布曰："丞相已有处分，何问彼为？敕出，令署字耳。"（苏兖云）

唐坰对两府弹介甫云："吕惠卿、曾布，安石之腹心；王圭、元绛，安石之仆隶。"且曰："珪奴事安石，尤惧不了。"（苏兖云）

子华、介甫既有雇役之意，李承之乃奏书言助役法事，遂施行。杨元素为中丞，与御史刘挚言助役亦有十害。介甫使张琥作十难以诘之，琥辞不为，曾布自请为之，乃诘二人向背好恶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谢曰："臣愚瞽，不知助役之利乃尔，当伏妄言之辜。"挚奋曰："为人臣者，岂可压于权势，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实邪?"即复条对布所难，伸明前议，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权臣，所好者忠直，所恶者邪佞。臣今获罪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终为天下之害。愿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自知郑州，挚坐监当，琥亦由此忤介甫意，顷之坐罪落修注（苏兖云）。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举进士，有名于时。庆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签署扬州判官，后知鄞县。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贽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周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见者皆伏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日辄尽为诸弟所费用，家道屡空，不一问。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皇祐中，文潞公为宰相，荐安石及张瓌、曾公定、韩维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擢用，以激浇竞之风。有旨，皆籍记其名。至和中，召试馆职，固辞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辞，不许，乃就职。少时，恳求外补，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嘉祐中，召除馆

职、三司度支判官，固辞，不许。未几，命修起居注，辞以新入馆，馆中先进甚多，不当超处其右，章十余上。有旨，令阁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之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与之，朝廷卒不能夺。岁余，复申前命，安石又辞，七八章，乃受。寻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目睹）。

嘉祐末，王介甫以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捕按其人，罪当偿死。及纠察司录问，介甫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旨，王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殿门谢。介甫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阁门累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遂不问，介甫竟不谢（目睹）。

涑水记闻

[宋]司马光撰 邓广铭 张希清整理

《涑水记闻》十六卷，司马光完成《资治通鉴》后意欲再撰续书的一部资料汇编，对北宋太祖至神宗时期的重要政治事件、人物及内政外交措施等多有记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多种版本行世，并有二卷本、十六卷本等不同的卷帙区分（内容则基本一致）。本整理本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明钞二卷本为底本，与小山堂钞本残卷、《学海类编》本、聚珍版丛书本逐一对校，并参校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又参照十六卷本的形式，改原二卷本为十六卷本。

《涑水记闻辑佚》四十八条，系整理者从《宋朝事实类苑》、《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中辑出。辑录时增补了个别字词（如增“蔡”为“蔡确”等）。

卷一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镇、定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太祖时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受周恭帝诏，将宿卫诸军御之。癸卯，发师，宿陈桥，将士阴相与谋曰：“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甲辰将旦，将士皆擐甲执兵仗，集于驿门，欢噪突入驿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时为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曰：“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揽辔驻马谓将士曰：“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听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赉汝；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众皆曰：“诺。”乃整饬队伍而行，入自仁和门，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不终日而帝业成焉。

明道二年，先公为利州路转运使，光侍食于蜀道驿中。先公为光言太祖不夯市事，且曰：“国家所以能混一海内，福祚延长，内外无患，由太祖以仁义得之故也。”

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为京城巡检，刚愎无谋，时人谓之韩瞠眼。其子少病伛，号韩橐驼，颇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尝劝通为不利，通不以为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内阁，闻变，遑遽奔归。军士王彦升遇之于路，跃马逐之，及于其第，第门不及掩，遂杀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彦升专杀，甚怒，欲斩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终身废之不用。太祖即位，赠通中书令，以礼葬之。自韩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遗、直史馆郑起上宰相范质书，言太祖得众心，不宜使典禁兵，质不听。及太祖入城，诸将奉登明德门，太祖命将士皆释甲还营，太祖亦归公署，释黄袍。俄而，将士拥质及宰相王溥、魏仁浦等皆至，太祖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逼，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质等未及对，军校罗彦瓌按剑厉声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质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质不能已，从之，且称万岁，请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内出制书，禅位，太祖就龙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东序，还即位，群臣朝贺。及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盖薄其为人也。又尝称质之贤，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郑毅夫云）

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而进之，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

周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屡立战功，由是将士皆爱服归心焉。及将北征，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宫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邪!"太祖默然而出。(王衍粹云)

太祖之自陈桥还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设斋于定力院。闻变，王夫人惧，杜太夫人曰："吾儿平生奇异，人皆言当极贵，何忧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汉兵皆自退。

太祖初即位，亟出微行，或谏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万一有不虞之变，其可免乎！周世宗见诸将方面大耳者皆杀之，然我终日侍侧，不能害我。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门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数，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我不汝禁也。"于是众心惧服，中外大安。《诗》称武王之德，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又曰："无贰无虞，上帝临汝。"汉高祖骂医曰："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乃知聪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尝见小黄门损画殿壁者，怒之，曰："竖子可斩也。此乃天子廨舍耳，汝岂得败之邪!"(始平公云)

太祖将亲征，军校有献手檛者，上问曰："此何以异于常檛而献之?"军校密言曰："陛下试引檛首视之。檛首，即剑柄也。有刃韬于中，平居可以为杖，缓急以备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亲用此物，事将何如？且当是时，此物固足恃乎?"(魏舜卿云)

太祖尝罢朝，坐便殿，不乐者久之。内侍行首王继恩请其故，上曰："尔谓天子为容易邪？早来吾乘快指挥一事而误，故不乐耳。"孔子称"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见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即位，颇好畋猎，尝因猎坠马，怒，自拔佩刀刺马杀之。既而叹曰："我耽于逸乐，乘危走险，自取颠越，马何罪焉?"自是遂不复猎。

开宝九年，群臣请上太祖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谓一统?"遂却其奏。

太祖尝谓左右曰："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

太祖亲征泽、潞，中书舍人赵逢惮涉山险，称坠马伤足，止于怀州。及师还，当草制，复称疾，上怒，谓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贬房州司户。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临行谓之曰："克之还，必以使相为赏。"彬平江南而还，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为使相，品位极矣，岂肯复力战邪！且徐之，更为我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布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与人如此。孔子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群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

太祖幸西京，将徙都，群臣不欲留。时节度使李怀忠乘间谏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万，以赡百万之军，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东京，陛下谁与此处乎?"上乃还。(右皆出石介《三朝圣政录》)

潞州节度使李筠谋反，其长子涕泣切谏，不听，使其长子入朝，且诇朝廷动静。太祖迎谓曰："太子，汝何故来?"其子以头击地，曰："此何言，必有谗人构臣父耳!"上曰："吾亦闻汝数谏争，老贼不汝听耳。汝父使汝来者，不复顾惜，使吾杀之耳。吾今杀汝何为？汝归语汝父：我未为天子时，任自为之；我既为天子，汝独不能少让之邪?"其子归，具以白筠。筠谋反。有僧素为人所信向，筠乃召见，密谓之曰："吾军府用不足，欲借师之名以足之。吾为师作维那，教化钱粮各三十万，且寄我仓库，事毕之日中

分之。”僧许诺。乃令僧积薪，坐其上，克日自焚。筠为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归府中耳。”筠乃与夫人先往，倾家财尽施之。于是，远近争以钱粮馈之，四方辐辏，仓库不能容。旬日六十万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杀之，尽取其钱粮，遂反。引军出泽州。

车驾自往征之，山路险狭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马上抱数石，群臣、六军皆负石，即日开成大道。筠战败于境上，走入泽州。围而克之，斩筠，遂屠泽州。进至潞州，其子开城降，赦之。（阎士良云）

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常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抚劳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宠待赵韩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赵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之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数匝，徐使复冠，召升殿，曰：“今后不宜尔，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宪太后聪明有智度，尝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笃，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耳。”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赵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自署名云：“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及太宗即位，赵普为卢多逊所谮，出守河阳，日夕忧不测。上一旦发金匮，得书，大寤，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为遗书与家人别而后行。既至，复为相。

赵普尝欲除某人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坏裂投地，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明日，复进之，上乃寤，用之。其后果称职，得其力。

太祖时，尝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赵普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将若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右皆赵兴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与结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

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选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向非赵韩王谋虑深长，太祖聪明果断，天下何以治平？至今班白之老不睹干戈，圣贤之见何其远哉！普为人阴刻，当其用事时，以睚眦中伤人甚多，然其子孙至今享福禄，国初大臣鲜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谋，其功大乎！（始平公云）

太祖既纳韩王之谋，数遣使者分诣诸道，选择精兵。凡其才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厚其粮赐，居常躬自按阅训练，皆一以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支，致治于未乱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东，围太原，久之不拔，宿卫之士皆自奋告曰：“蕞尔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请自往力攻，必取之。”上止之曰：“吾蒐简训练汝曹，比至于成，心尽力竭矣。汝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牙爪也，吾宁不得太原，岂可糜灭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还。军士闻之，无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为建昌宫，晋改命曰大宁宫，周世宗复加营缮，犹未尽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营之，一如洛阳宫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开诸门直望之，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见之。”

太祖征李筠，河东遣其宰相卫融将兵助筠，融兵败，生获之。上面责其助乱，因谓曰："朕今赦汝，汝能为我用乎?"对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刘氏温衣饱食，何忍负之！陛下虽不杀臣，臣终不为陛下用，得间则走河东耳。"上怒，命以铁檛檛其首，曳出。融曰："人谁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傅以良药，赐袭衣、金带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师平江南，徐铉从李煜入朝，太祖让之，以其不早劝李煜降也。铉曰："臣在江南，备位大臣，国亡不能止，罪当死，尚何所言！"上悦，抚之曰："卿诚忠臣，事我当如事李氏也。"

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太祖聪明豁达，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问资级。察内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为籍记之。每一官缺，则披籍选用焉。是以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右皆出《三朝训鉴图》)

太祖微时与董遵诲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远军。通远军者，今环州是也。其母因乱没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赎而与之，遵诲涕泣，恨无死所。党项羌掠回鹘贡物，遵诲寄声诮让之，羌惧，即遣使谢，归其所掠。

太祖使郭进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辄戒曰："有罪，我尚能赦汝，郭进杀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军校告其谋反者，上诘问其故，军校辞穷，服曰："进御下严，臣不胜忿怨，故诬之耳。"上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释不问，使御河东寇，曰："汝有功则我奏迁汝官，败则降河东，勿复来也。"军校往死战，果立功而还。

张永德，周祖之婿也。为邓州节度使，有军士告其谋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右皆始平公云)

张美为沧州节度使，民有上书告美强取其女为妾，及受取民财四千缗。太祖召上书者谕之曰："汝沧州，昔张美未来时，民间安否?"对曰："不安。"曰："既来则何如?"对曰："既来，则无复兵寇。"帝曰："然则张美全汝沧州百姓之命，其赐大矣，虽取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贬此人，杀此人，吾何爱焉，但爱汝沧州之人耳。吾今戒敕美，美宜不复敢。汝女直钱几何?"对曰："直钱伍百缗。"帝即命官给美所取民钱，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为，母叩头谢罪，曰："妾在阙下，不知也。"乃赐其母钱万缗，令遗美，使还所略民家，谓之曰："语汝儿，乏钱欲钱，当从我求，无为取于民也；善遇民女，岁时赠遗其家，数慰抚之。"美惶恐，折节为廉谨。顷之，以政绩闻。美在沧州十年，故世谓之沧州张氏。(庞安道云)

周渭，连州人。湖南与广南战，渭为广南所虏，其妻莫氏并二子留在家。渭仕广南有官禄矣。太祖平广南，得渭，喜，以为平广南得一人耳。后以为侍御史、广南转运使。渭久已改娶，使人访其故妻，先与之别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长。渭欲复迎之，妻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复往。且吾有妇孙，居此久，不可去。"渭为具奏，诏特爵为县君；并其二子，渭皆为奏官。(张公锡云)

周渭为白马县主簿，大吏有罪，渭辄斩之，太祖奇其材，擢为赞善大夫。后通判兴州事，有外寨军校纵其士卒暴犯居民，渭往责而斩之，众莫敢动。上闻益壮之，诏褒称焉。(出《圣政录》)

王明为鄢陵县令，公廉爱民。是时天下新定，法禁尚宽，吏多受民赂遗，岁时皆有常数，民亦习之，不知其非。明为鄢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献馈，明曰："令不用钱，可人致数束薪刍水际，令欲得之。"民不谕其意。数日，积薪刍至数十万，明取以筑堤道，民无水患。太祖闻之，即擢明知广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而以亲事一人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贾德玄先坐于府门，问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门者，曰'晋王召'，出视则无人，如是者三。吾恐晋王有疾，故来。"继隆异之，乃告以故，叩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趣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遂与王雪中步行至宫门，呼而入。继隆使王且止其直庐，曰："王且待于此，继隆当先入言之。"德玄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遂与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问曰："德芳来邪?"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

太祖时，宫人不满三百人，犹以为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数十人。

太祖尝曰："贵家子弟，唯知饮酒弹琵琶耳，安

知民间疾苦!”由是诏:“凡以资荫出身者,皆先使之监当场务,未得亲民。”

太祖尝谓秦王侍讲曰:“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

太祖性节俭,寝殿设布缘苇帘,尝出麻屦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时所服也。”(右出《圣政录》)

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赵韩王屡谏,以谓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迎谓之曰:“岂非以符彦卿事邪?”对曰:“非也。”因别以事奏,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韩王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悔。”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邪?”韩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蓝元震云)

太祖事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之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与。”自沽酒以饮太祖。及即位,常语及世宗旧吏,曰:“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监征蜀之军。(尧夫云)

太祖时,宋白知举(疑为陶榖),多受金银,取舍不公,恐榜出群议沸腾,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托上指以自重。上怒曰:“吾委汝知举,取舍汝当自决,何为白我?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别致人言,当斫汝头以谢众。”白大惧而悉改其榜,使协公议而出之。

卷 二

吕蒙正相公不喜记人过。初参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邪?”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之,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问之,何损?”时皆服其量。

太宗末,关中群盗有马四十匹,常有怨于富平人,志必屠之,驱略农人,使荷畚锸随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群诣邠姚见同州巡检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众伏于邑北,群盗闻之,舍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傅弩,戒勿妄发,曰:“贼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马,马无具装,又劫掠所得,非素习战也,射之必将惊溃。”既而,合战,众弩俱发,贼马果惊跃散走,纵兵击之,俘斩略尽。余党散入他州,巡检获之,自以为功,送诣州邑。盗固称:“我非此巡检所获,乃侯舍人所获也。”巡检怒,自诣狱责之,曰:“尔非我所获而何?”盗曰:“我昔与君遇于某地,君是时何不擒我邪?我又与君遇于某地,君是时弃兵而走,何不擒我邪?我为侯舍人所破,狼狈失据,为君所得,此所谓败军之卒,举帚可扑,岂君智力所能独办邪?”巡检惭而退。(公云)

至道中,国家征夏虏,调发陕西刍粟随军至灵武,陕西骚动,民皆逃匿,赋役不肯供给。有诏:“督运者皆得便宜从事,不牵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员外郎杨谭、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长安人歌之曰:“杨谭见手先教锁,林特逢头便索枷。”长安多大豪及有荫户,尤不可号令。有见任知某州妻清河县君者,不肯运粮,谭录而杖之,于是民莫敢不趋令。谭、特令民每驴负若干,每人担若干,仍赍粮若干,官为封之,须出塞乃听食,怨嗟之声满道。既而京兆最为先办,民无逃弃者;诸州皆稽留不能办,比事毕,人畜死者什八九。由是人始复称之。二人以是得显官:谭终谏议大夫,特至尚书、三司使。(公云)

李顺作乱于蜀,诏以参知政事赵昌言监护诸将讨之。至凤州,是时寇准知州事,密上言:“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惊,曰:“朝廷皆无忠臣,言莫及此。赖有寇准忧国家耳。”乃诏昌言行所至即止,专以军事付王昭宣,罢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凤翔府,召寇准参知政事。昌言自凤翔历秦、陕、永兴三州,入为御史中丞。

真宗即位,咸平五年,翰林学士王钦若、直馆洪湛知贡举。京师豪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争财,出其钱簿,有若干贯遗知举洪学士。上怒,下御史台穷治,连及王钦若,亦有所受。是时钦若被眷遇,上大怒,以为昌言操意巇险,诬陷大臣,昌言自户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贬安州司马。自是不获省录十余年,更屡赦,量移放还。至祥符中,乃复叙为户部侍郎。西祀恩,迁吏部侍郎卒。(公云)

李顺反,太宗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元帅。昌言为人辩智,于上前指画破贼之策,上悦之,恩遇甚厚。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折頞,貌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诸将,留少兵,令昌言驻凤州为后援。事平,罢参知政事,知凤翔府。(王原叔云)

钱若水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数以胸臆决事,不当。若水固争不能得,辄曰:“当奉陪赎铜耳。”已而,果为朝廷及上司所驳,州官皆以赎论。知州愧谢,已而复然。前后如此数矣。

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尝贷钱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元谋，或从而加功，罪皆应死。富民不胜榜楚，自诬服。具上，州官审覆，无反异，皆以为得实。若水独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录事诣若水厅事，诟之曰："若受富民钱，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谢曰："今数人当死，岂可不少留熟观其狱词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屡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

若水一旦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乃垂帘引女奴父母问曰："汝今见汝女，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因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其人号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赐，则某灭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赐也，非我也。"其人趣诣若水厅事，若水闭门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其人不得入，绕垣而哭，倾家赀以饭僧，为若水祈福。

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数人，欲为之奏论其功，若水固辞，曰："若水但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耳，论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为若水功，当置录事于何地邪?"知州叹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录事诣若水叩头愧谢，若水曰："狱情难知，偶有过误，何谢也?"于是远近翕然称之。未几，太宗闻之，骤加进擢，自幕职半岁中为知制诰，二年中为枢密副使。（公云）

李继隆与转运使卢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转运司，期八月出塞，令办刍粟。转运司调发方集，继隆复为檄言："据阴阳人状，国家八月不利出师，当更取十月。"转运司遂散刍粟。既而复为檄云："得保塞胡侦候状，言贼且入塞，当以时进军，刍粟即日取办。"是时，民输挽者适散，仓卒不可复集，继隆遂奏转运司乏军兴。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驿骑取转运使卢之翰、窦玭及某人首。丞相吕端、枢密使柴禹锡皆不敢言，惟枢密副使钱若水争之，请先推验，有状然后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罢，若水独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侦视廷中有何人，报云："有细瘦而长者，尚立焉。"上出诘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再期为枢密副使，朕所以擢任尔者，以尔为贤，尔乃不才如是邪?尚留此安俟?"对曰："陛下不知臣无状，使得待罪二府，臣当竭其愚虑，不避死亡，补益陛下，以报厚恩。李继隆外戚，贵重莫比，今陛下据其一幅奏书，诛三转运使，虽有罪，天下何由知之? 鞫验事状明白，乃加诛，亦何晚焉? 献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获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吕端等，奏请如若水议，先令责状，许之，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既而虏欲入塞事皆虚诞，继隆坐罢招讨，知秦州。（王居曰云）

曹侍中将薨，真宗亲临视之，问以后事，对曰："臣无事可言。"固问之，对曰："臣二子璨与玮，材器有取，臣若内举，皆堪为将。"上问其优劣，对曰："璨不如玮。"已而果然。

玮知秦州，尝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下之。主者对曰："旧如此久矣。"玮怒曰："旧固不可改邪?"命牵出斩之。僚佐以主者老将，谙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谏玮，玮不听，卒诛之。军中慑伏。

西蕃犯塞，候骑报虏将至，玮方饮啖自若。顷之，报虏去城数里，乃起贯戴，以帛缠身，令数人引之，身停不动。上马出城，望见虏阵有僧奔马往来于阵前检校，玮问左右曰："彼布阵乃用僧邪?"对曰："不然。此虏之贵人也。"玮问军中谁善射者，众言李超，玮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对曰："凭太保威灵，愿得十五骑裹送至虏阵前，可以取之。"玮以百骑与之，敕曰："不获而返，当死。"遂进至虏阵前，骑左右开，超射之，一发而毙。于是，虏鸣笳，啸而遁。玮以大军乘之，虏众大败，出塞穷追，俘斩万计，改边凿濠。西蕃由是慑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玮，则加手于额，呼之为父云。（全昭云）

玮在秦州，有士卒十余人，叛赴虏中。军吏来告，玮方与客弈棋，不应；军吏亟言之，玮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显言邪!"虏闻之，亟归告其将，尽杀之。（伯康云）

曹侍中彬为人仁爱多恕，平数国，未尝妄斩人。尝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后杖之，人皆不晓其旨，彬曰："吾闻此人新娶妇，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恶之，朝夕笞骂，使不能自存。吾故缓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张锡云）

杨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学，善属文，有志节。是时福建属江南，江南亦置进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耻之，乃间道诣中朝应举，夜浮江津。周世宗时及第，为拾遗。是时，太祖已为时望所归，徽之上书言之。及太祖即位，将杀徽之，太宗时为晋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可杀。"其后左迁为峨眉令，十余年不得调。太宗即位，始召之，用为太子谕德、侍讲，官至兵部侍郎，卒，赠仆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虽亲子弟，不肖不为奏任为官，平生独奏外孙宋绶、族人自诚及某三人而已。绶后历清显，至参知政事。自诚，徽之疏族也，徙居建昌。自诚子伟，仕至翰林学士；从父弟仪，今为秘阁校理。（黄裔云）

光禄卿王济，刑部详覆官，屡上封事。是时，诸道置提举茶盐酒税一官，朝廷因令访察民间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选。会京西道阙官，太宗问左右："刑部有好言者，为谁?"左右以济对，上即以授之。

魏廷式为益州路转运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诣中书，廷式曰："臣乘传来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断决之，非为宰相来也，奈何诣中书?"上悦，即非时出见之，赐钱五十万，遣还官。

兖王宫翊善姚坦好直谏。王尝作假山，所费甚广，既成，召宫属置酒共观之，众皆褒叹其美，坦独俯首不视。王强使视之，坦曰："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王惊问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驱峻急，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赋所为，非血山而何?"是时太宗亦为假山，亟命毁之。

王每有过失，坦未尝不尽言规正。宫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诈称疾不朝。太宗日使医视之，逾月不瘳，上甚忧之，召王乳母入宫，问王疾增损状，乳母曰："王本无疾，徒以翊善姚坦检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乐，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选端士为王僚属者，固为辅佐王为善耳。今王不能用规谏，而又诈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尔辈为之谋耳。"因命捽至后园，杖之数十。召坦慰谕之曰："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谗言，朕必不听。"

田锡好直谏，太宗或时不能堪，锡从容奏曰："陛下日往月来，养成圣性。"上悦，益重之。（右出《圣政录》）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人，少善属文，举进士及第，为大理评事、知长洲县。太宗闻其名，召为右正言、直史馆，才周岁，遂知制诰。禹偁性刚狷，数忤权贵，宦官尤恶之。上累命执政召至中书戒谕之，禹偁终不能改。禹偁为翰林学士，上优待之，同列莫与比。上尝曰："当今文章，惟王禹偁独步耳。"

王元之之子嘉祐为馆职，平时若愚呆，独寇莱公知之，喜与之语。莱公知开封府，一旦问嘉祐曰："外人谓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莱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为相为善，相则誉望损矣。"莱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负天下重望，相则中外有太平之责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誉望之损也。"莱公喜，起执其手曰："元之虽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识远虑，殆不能胜吾子也。"（始平公云）

保安军奏获李继迁母，太宗甚喜。是时寇准为枢密副使，吕端为宰相，上独召准与之谋。准退，自宰相幕次前过不入，端使人邀入幕中，曰："向者主上召君何为?"准曰："议边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分言于端乎?"准曰："不然。"端曰："若边鄙常事，枢密院之职，端不敢与知；若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准以获继迁母告，端曰："君何以处之?"准曰："准欲斩于保安军北门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为何如?"准曰："陛下以为然，令准之密院行文书耳。"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者也。愿君少缓其事，文书勿亟下，端将覆奏之。"即召阁门吏，使奏"宰臣吕端请对"。上召入之，端见，具道准言，且曰："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汉高祖曰：'愿遗我一杯羹。'夫举大事者，固不顾其亲，况继迁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杀继迁之母，继迁可擒乎？若不然，徒树怨仇而益坚其叛心耳。"上曰："然则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谓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徕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抚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后疾死于延州，继迁寻亦死，其子竟纳款请命。（张宗益云）

魏王德昭，太祖之长子，从太宗征幽州，军中夜惊，不知上所在，众议有谋立王者，会知上处乃止。上微闻，衔之，不言。时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东之赏，议者皆以为不可，王乘间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为之，未晚也!"王皇恐还宫，谓左右曰："带刀乎?"左右辞以禁中不敢带。王因入茶果阁门，拒之，取割果刀自刭。上闻之，惊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王宜父云）

苏王元偓，太祖遗腹子，太宗子养之。（杨乐道云）

太宗时，寇准为员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准手引上衣，令上复坐，决其事然后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准，尝曰："朕得寇准，犹唐文皇之得魏郑公也。"准为虞部员外郎，言事，召对称旨。太宗谓宰相曰："朕欲擢用寇准，当授以何官?"宰相请用为开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岂可以待准者邪?"宰相请用为枢密直学士，上沉思良久，曰："且使为此官可也!"（陆子云）

李穆字孟雍，阳武人。幼沉谨，温厚好学，闻酸

枣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师之。昭素喜其开敏，谓人曰："观李生材能器度，他日必为卿相。"昭素先时著《易论》三十三篇，秘不传人，至是尽以授穆，穆由是知名。举进士，翰林学士徐台符知贡举，擢之上第，除郢州军事判官，迁汝州防御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学之士，或荐穆，擢拜右拾遗。

太祖登极，迁殿中侍御史，屡奉使伪国。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陕州，坐有罪，复免一官。久之，召为中允，寻以左拾遗知制诰。

太宗即位，累迁至中书舍人。宰相卢多逊得罪，穆坐与之同年登进士第，降授司封员外郎。上惜其材，寻命之考校贡院。及御试进士，上见其颜色憔悴，怜之，复以为中书舍人，职任皆如故。寻命知开封府事，有能名，遂擢参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恶暑而畏风，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适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尝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毁过人。朝命起复，固辞，不得已，视事，然终不饮酒食肉，未终丧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谓宰相曰："李穆，国之良臣，奄尔沦没，非穆之不幸，乃国之不幸也。"赠工部尚书。（出穆《行状》）

钱氏在两浙，置知机务如知枢密院，通儒院学士如翰林学士。（唐子方云）

崔仁冀事钱俶，首建归朝之策。吴越丞相沈虎子者，钱氏骨鲠臣也。俶为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谏曰："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俶出虎子为刺史，以仁冀代为丞相。仁冀说俶曰："主上英武，所向无敌，今天下事势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时，自明州泛海入朝，太祖礼而遣之。太平兴国三年，仁冀复从俶入朝，卢多逊说上留之勿遣。俶朝礼毕，数日，欲去，不获命，又不敢辞，君臣恐惧，莫知所为。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纳土，祸将至矣。"俶左右固争，以为不可，仁冀厉声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唯有羽翼乃能飞去耳。"遂定策纳两浙地图，请效土为内臣。上一再辞让，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国王，俶子惟浚淮南道节度使兼侍中，以仁冀为副。俶辞，不行，更除邓州。以仁冀为鸿胪卿，久之卒不迁官，盖太宗心亦薄之也。（子方云）

孙何、丁谓举进士第，未有名，翰林学士王禹偁见其文，大赏之，赠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好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二人由是名大振。

卢多逊父有高识，深恶多逊所为，闻其与赵中令为仇，曰："彼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见其败，幸也。"竟以忧卒。未几，多逊败。（富公云）

韩王将营西宅，遣人于秦、陇市良材以万数，卢多逊阴以白上，曰："普身为元宰，乃与商贾竞利。"及宅成，韩王时为西京留守，已病矣。诏诣阙，将行，乘小车一游第中，遂如京师，至于捐馆，不复再来矣。

张藏英，燕人，父为人所杀，藏英尚幼，稍长，擒仇人，生脔割以祭其父，然后食其心肝。乡人谓之"报仇张孝子"。契丹用为芦台军使。逃归中国，从世宗征契丹。藏英请不用兵，先往说下瓦桥关。乃单骑往城下，呼曰："汝识我乎？我张芦台也。"因陈世宗威德，曰："非汝敌也。不下，且见屠。"藏英素为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门遁去，城人开门请降。（张文裕云）

卷　三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韩王东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富公云）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病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共发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诸将许诺，共焚香为誓。明日，称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无遗。彬之子孙贵盛，至今不绝；翰卒未三十年，子孙有乞丐于海上者矣。（程颐云）

彬入金陵，李煜来见，彬给五百人，使为之运宫中珍宝金帛，唯意所取，曰："明日皆籍为官物，不可复得矣。"时煜方以亡国忧愤，无意于蓄财，所取不多，故比诸降王独贫。

彬克江南，入见，诣阁门进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当公事回。"时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济州人，生十余岁，能属文。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及第，补成武主簿，改大理评事、知长洲县。太宗方奖拔文士，闻其名，召拜右拾遗、直史

馆，赐绯。故事，赐绯者给银带，上特命以文犀带赐之。禹偁献《端拱箴》以为诫。寻以左司谏知制诰。上尝称之曰："王禹偁文章，当今天下独步。"

判大理寺，散骑常侍徐铉为妖巫道安所诬，谪官，禹偁上疏讼之，请反坐尼罪，由是贬商州团练副使，无禄，种蔬自给。徙解州团练副使。上思其才，复召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刚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馆，以父老，求外补，出知单州，遭父丧，起复。至道初，召为翰林学士，知通进司，多所封驳。孝章皇后崩，丧礼颇不备，禹偁上书论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扬州。（出宋次道所为《神道碑》）

王禹偁为谏官，上《御戎十策》，大旨以谓：外任人，内修德，则可以弭之。外则合兵势以重将权，罢小臣诇逻边事，行间谍以离其心，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张犄角，下诏感励边人，取燕、蓟旧疆，盖吊晋遗民，非贪其土地。内则省官以宽经费，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资其谋，不贵虚名以戒无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请节用、省役、薄赋、缓刑。（出《神道碑》）

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于扬州，复知制诰，修《太宗实录》。执政疑禹偁轻重其间，落职出知黄州。州境有二虎斗，食其一，冬雷，群鸡夜鸣。禹偁上疏引《洪范传》陈戒，且自劾。上以问司天官，对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移知蕲州。寻召还朝，禹偁已卒。（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为《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请明数继迁罪状，募诸胡杀之。真宗即位，诏群臣论事，禹偁上疏陈五事。一曰：谨边防，通盟好。因嗣统之庆，赦继迁罪，复与夏台，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为人也。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开宝前，诸国未平，而财赋足，兵威强，由所畜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设官至简而事皆举。兴国后，增员太冗，宜皆经制之。三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先朝登第仅万人，宜纠以旧制，还举场于有司。吏部铨择官，亦非帝王躬亲之事，宜依格敕注拟。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无耗。恐其惊骇，且罢度人、修寺一二十载，容自销铄，亦救弊之一端。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憸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其后，潘罗支射死继迁，平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岁限度僧尼之数，及病囚轻系，得养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时，禹偁为翰林学士，尝草继迁制，送马五十匹以备濡润，禹偁以《状》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闽人郑褒徒步来谒，禹偁爱其儒雅，及别，为买一马。或言买马亏价者，太宗曰："彼能却继迁五十马，顾肯此亏价哉！"禹偁之卒，谏议大夫戚纶诔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谄佞；见善若己有，疾恶过仇雠。"世以为知言。

祥符中，真宗观书龙图阁，得禹偁章奏，叹美切直，因访其后，宰相称其子嘉言以进士第为江都尉，即召对，擢大理评事。皇祐中，其曾孙汾第进士甲科，以免解例当降，仁宗阅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孙也。"令无降等。面问其子孙仕者几人，汾具以对。及汾改京官，又命优进其秩。（出次道所撰《碑》）

张洎为举人时，张佖在江南已通贵，洎每奉谒求见，称从表侄孙；既及第，称侄；稍贵，称弟；及秉政，不复论中表，以庶僚遇之。佖怨洎入骨髓。国亡，俱仕中国。洎作《钱俶谥议》云："亢而无悔。"佖奏驳之，洎广引经传自辨，乃得解。（事见《国史》）

张洎与陈乔皆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约效死于李煜之前。乔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朝责陛下久不归命之罪，谁与陛下辨之？臣请从陛下入朝。"遂不死。

太宗时，洎为员外郎判考功，寇莱公判流内铨，年少倨贵，每入省，洎常立于省门，磬折候之。莱公悦，引与语，爱其辨博，遂荐于太宗。太宗欲用之，而闻潘佑因洎而死，薄其为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诏多江南人，洎皆厚抚之。太宗尝从容问佑之死于待诏，曰："人言皆张洎谮之，何如？"待诏对曰："李煜自忿佑言切直而杀之，非执政之罪也。"莱公又数为上言洎学术该富，知识宏敏，上亦自爱其才，久之，遂与莱公皆参知政事。洎女嫁杨文公，骄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语以为笑，后终出之。由是两家不相能，故文公修《国史》，为《洎传》，极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时举进士，与赵昌言争状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约胜者与之。昌言发秃，嗣宗殴其幞头坠地，趋前谢曰："臣胜之！"上大笑，即以嗣宗为状元，昌言次之。

初为秦州司理参军，路冲知州事，常以公事忤冲意，怒，械系之。会有献新果一合者，冲召嗣宗谓曰："汝为我对一句诗，当脱汝械。"嗣宗请诗，冲曰："嘉果更将新合合。"嗣宗应声曰："恶人须用大枷枷。"冲悦，即舍之。

太宗时，嗣宗以秘书丞知横州，上遣武德卒之岭南，诇察民间事。嗣宗执而杖之，械送阙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而猥信此辈，以为耳目，窃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诣京师。既至，上怒解，嘉嗣宗直节，迁太常博士，通判澶州。

后知邠州事，州有狐王庙，巫祝假之以惑百姓，历年甚久，举州信重。前后长吏皆先谒奠，乃敢视事。嗣宗毁其庙，熏其穴，得狐数十头，尽杀之。

（韩钦圣云）

张开封云：梅侍读询，晚年尤躁于禄位。尝朝退，过阁门，见箱中有锦轴云："胡则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视之，询远避之而过，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何以视为？"时人多笑之。

孙器之云：询年七十余，又病足，常抚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两府者，汝也！"有所爱马，每夜令五人相代牵马将之，不系于柱，恐其絷绊伤之故也；又夜中数自出视之。尝牵马将乘，抚其鞍曰："贱畜，我已薄命矣，汝岂无分被绣鞯邪？"

龚伯建云：询与孙何、盛度、丁谓，真宗时俱在清贵。询好洁衣服，衷以龙麝，其香数步袭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汗；度体充壮，居马上，前如仰，后如俯；谓，吴人，面如刻削。时人为之语曰："梅香，孙臭，盛肥，丁瘦。"

渝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为转运使，颇尚苛峻，州县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灭者纸本数厅，钉于馆中。何至则读其碑，辨识文字，以爪搔发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复省录文案云。

器之曰：何为转运使，令人负礓砾自随，所至散之地，吏应对小失误，则于地倒曳之。故从者凭依其威，妄为寒暑，所至搔扰，人不称贤。度虽肥，拜起轻健。为翰林学士时，尝自前殿将赴后殿，宰相在其后，度初不知，忽见，趋而避之，行百余步，乃得直舍，隐于其中。翰林学士石中立见其喘甚，问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不问否？"度曰："不问。"别去十余步乃悟，骂曰："奴乃以我为牛也！"谓貌睢盱，若常寒饿者，而贵震天下，相者以为真猴形云。

中立性滑稽，尝与同列观南御园所畜狮子，主者云："县官日破肉五斤以饲之。"同列戏曰："吾侪反不及此狮子邪？"中立曰："然。吾辈官皆员外郎，敢望园中狮子乎？"众大笑（借声为"园外狼"也）。朝士上官辟尝谏之，曰："公名位非轻，奈何谈笑如此？"中立曰："君自为上官辟（借声为"鼻"字），何能知下官口？"

及为参知政事，或谓曰："公为两府，谈谐度可止矣。"中立取除书示之曰："《敕》命我'可本官参知政事，余如故'，奈何止也？"尝坠马，左右惊扶之，中立起曰："赖尔'石'参政也，向若'瓦'参政，齑粉久矣！"中立为参知政事，无他才能，时人或以郑綮方之，未几，罢为资政殿学士，不复用，老于家。

先朝时，锁厅举进士者，时有一人，以为奇异。试不中者，皆有责罚，为私罪。其后，诏文官听应两举，武官一举，不中者不复责罚。景祐四年，锁厅人最盛，开封府投牒者至数百人，国子监及诸州者不在焉。是时，陈尧佐为宰相，韩亿为枢密副使，既而解榜出，尧佐子博古为解元，亿子孙四人皆无落者。众议喧然，作《河满子》以嘲之，流闻达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萧定基时掌眷录，因奏事，上问《河满子》之词，定基因诵之。

先是，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迁饶州；王宫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陈为王府官二十年不迁，诏改除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王博文言於上曰："臣老且死，不复得望两府之门。"因涕下。上怜之，数日遂为枢密副使。当时轻薄者取张祜诗，益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国三千里，学士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于是，诏今后锁厅应举人与白衣别试，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众试于转运司，恐其妨白衣解额故也。

庆历中，又诏文武锁厅试者不复限以举数。故事，锁厅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复升之。

家静曰："景祐五年御试进士，上以时议之故，密诏陈博古、韩氏四子及两家门下士范镇、家静试卷皆不考。考官奏："镇、静实有文，久在场屋有名声，非附两家之势得之。"乃听考而降其等级。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者，虽近下犹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镇始。镇字景仁，成都人，与兄镃皆以辞赋著名。自吴育、欧阳修为省元，殿前唱第过三人，则疾声自言。镇独默然，时人以是贤之（静字子镇，眉州人）。

庐州曾绍齐言，其乡里数十年之间，吏治简易，民俗富乐。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县，难相见也。嫁娶者，宗族竞为饮宴以相贺，四十日而止，伤今不然。

庆历五年正月一日，见任两制以上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贾昌朝、陈执中）。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贻永。）参知政事（工部侍郎丁度、给事中宋庠）。枢密副使（谏议大夫庞籍、谏议大夫吴育）。节度使、中书门下平章事（军知陈州章得象、军知澶州王德用、军北京留守夏竦、王贻永见上）。尚书（刑部晏殊）。节度使（军知永兴军程琳）。资政殿大学士（知并州郑戬）。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兼龙图阁学士王尧臣、李淑）。翰林学士（王尧臣见上、判官院孙抃、同判杨察、三司使张方平。）资政殿学士（侍郎、西京留守张观，给事中、知扬州韩琦，谏议大夫、知邓州范仲淹，知曹州任师中，南京留守王举正，知郓州富弼）。翰林侍读学士（判农寺杨偕、知青州叶清臣、判三班院柳植、知秦州梁适、知郑州王拱辰、提举京百司宋祁）。龙图阁学士（王

尧臣、宋祁并见上）。枢密直学士（知镇州明镐、知杭州蒋堂、知益州文彦博、知许州李昭述）。龙图阁直学士（知蔡州孙祖德，知徐州张奎，给事中、知开封府张存、刘沆，知滑州张锡，田况居忧）。御史中丞（高若讷）。尚书左丞（知杭州徐行）。给事中（知亳州高觌）。谏议大夫（知广州魏瓘、知江宁李宥）。知制诰（知滁州欧阳修，国信使王琪，同判杨伟、彭乘、赵概，判流内铨钱明逸。）天章阁待制（知处州张昷之，知杭州方偕，知渭州程戡，知延州孙沔，知庆州沈邈，知河中府王子融，知苏州滕宗谅、杨安国，陕西都转运使夏安期，河北都转运使鱼周询）。前两府致仕（太傅张士逊、太子太师张耆、太子太傅李迪、太子少傅李若谷、太子少保任布）。前两制致仕（侍郎郎简）。

张安寿曰："吕申公夷简平生朝会出入进止皆有常处，不差尺寸。庆历中为上相，首冠百僚起居，误忘一拜而起，外间叹言吕相失仪。余时举制科在京师，闻之，曰："吕公为相久，非不详审者，今大朝会而失仪，是天夺之魄，殆将亡矣。"后十四日，忽感风疾，遂致仕，以至不起。

又曰：彭内翰乘往在三馆，时尝与钓鱼宴。故事，天子未得鱼，侍臣虽先得鱼，不敢举竿。是时上已得鱼，左右以红丝网承之，侍坐者毕贺。已而，乘同列有得鱼者，欲举之，左右止之，曰："侍中未得鱼，学士未可举也。"侍中者，曹郓公利用也。乘固已怪之。顷之，宰辅有得鱼者，左右以白网承之；及利用得鱼，复用红网，利用亦不止之。乘出，谓人曰："曹公权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于僭礼，难以久矣。"无几而败。

景休曰：夏竦字子乔，父故钱氏臣，归朝为侍禁。竦幼学于姚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则多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铉，铉喜曰："可教矣。"年十七，善属文，为时人所称。举进士，开封府解者以百数，竦为第六，贡院奏名第四。会其父死于边，竦以死事者子补奉职。贡院奏："竦所试诗赋优于省元陈尧佐，以其幼，故抑之。来举请免省试。"诏许之。竦以奉职行父丧，服终，换丹阳主簿，举贤良方正及第，拜大理评事、通判台州，秩满，迁光禄寺丞、直史馆。顷之，奉诏修史，俄知制诰，时年二十七。

又曰：宋兴以来，御试制科人无登第三等者，唯吴育第三等下，自余皆四等上，并为及第，降此则落之。

鲁平曰：宋初以来，至真宗方设制科，陈越、王曙为之首。其后夏竦等数人皆以制科登第，既而中废。今上即位，天圣六年始复置。其后，每开科场则置之，有官者举贤良方正，无官者举茂材异等，余四科多不应。皆自投牒，献所著文论，差官考校。中者召诣阁下，试论六首；又中选，则于殿廷试策一道，五千字以上。其中选者不过一二人，然数年之后即为美官。庆历六年，贾昌朝为政，议欲废之，吴育参知政事，与昌朝争论于上前，由是贾、吴有隙。乃诏自今后举制科者，不听自投牒，皆两制举乃得考校。

原叔曰：赵槩与欧阳修同在史馆，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轻之。及修除知制诰，是时韩、范在中书，以槩为不文，乃除天章阁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韩、范出，乃复除知制诰。会修甥嫁为修从子晟妻，与人淫乱，事觉，语连及修，修时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疾韩、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与甥乱。上怒，狱急，群臣无敢言者，槩乃上书言："修以文学为近臣，不可以闺房暧昧之事轻加污蔑。臣与修踪迹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书奏，上不悦，人皆为之惧，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终坐降为知制诰、知滁州，执政私晓譬槩令求出，乃出知苏州。遭丧去官，服阕，除翰林学士，槩复表让，以欧阳修先进，不可超越为学士。奏虽不报，时论美之。

庞公曰：先帝时，龙图阁待制皆更直秘阁下，夜召入禁中，访以外事。近岁直者，唯申牒托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赵韩王出镇，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房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初皆以两制重臣领之，其审刑详议官皆自台谏馆阁为之。近岁用人颇轻，清流皆耻为之。凡天下狱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具狱上请，先下审刑院，令详议官投钧分之，略观大情，即日下大理寺；详断官复投钧分之，抄其节目，以法处之，皆手自书概定；复上审刑院，详议官再观之，重抄节目贴黄，六人通观署定乃奏。其有不当，则驳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事审刑院如小属吏。凡有事，审刑院用头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用申状。

原叔、不疑曰：陆参少好学，淳谨，独与母居。邻家失火，母急呼，参不应，蹴之堕床下。良久，束带，执烛而至，曰："大人向者呼参，未束带，故不敢应。"

及长，举进士及第。尝为县令，有劫盗系甚急，参愍之，呼谓曰："汝迫于饥寒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缓其缚。一夕，逸之，吏急以白参，参命捕之，叹曰："我以仁恻缓汝，汝乃忍负参如此，脱复捕得，胡颜见参?"又有讼田者，判其状尾而授之，

曰："汝不见虞、芮之事乎？"讼者赍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复以见参，参又判其后曰："嗟乎，一县之人，曾无深于《诗》者！"人皆传以为笑。蔡文忠公以为有淳古之风，荐之朝廷，官员外郎，迁史馆检讨，著《蒙书》十卷。

师道曰：张昪自知杂左迁知润州，司谏陈旭数言其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昪贤，然言词不择轻重。"旭请其事，上曰："顷论张尧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妇人坏之乎！'"旭曰："此乃忠直之言，人臣所难也。"上曰："昪又论杨怀敏云：'怀敏苟得志，所为不减刘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昪志在去恶，言之不激，则圣意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昪以天章阁待制代杜杞知庆州。

又曰：杜杞字伟长，为湖南转运副使。五溪蛮反，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因为设燕，饮以漫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十人。因立《大宋平蛮碑》，自拟马伏波，上疏论功。朝廷劾其弃信专杀之状，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阁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国昌，始以医进，景祐初，累迁尚药奉御，职上药。是时，尚、杨二美人方有宠，每夕并侍上寝，上体为之弊，或累日不进食。中外忧惧，皆归罪二美人。保庆杨太后亟以为言，上未能去。入内内侍省都知阎文应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胜烦，乃许。文应即召毡车载之出，二美人涕泣，辞说云云，不肯行，文应搏其颊，骂曰："宫婢尚复何云！"即载送别宫。明日，下诏以尚氏为女冠，杨氏为尼，立曹后。

道粹曰：景祐初，内宠颇盛，上体多疾。司谏滕宗谅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坐是出知信州。

又曰：吕申公当国，见上体不安，故擢允让管勾宗正司，宗室听换西班官，皆申公之策也。故时，自借职十迁至诸司副使，及换西班官，自率府副率四迁即为遥郡刺史，俸禄十倍于旧，国用益广，至今为患。

又曰：范讽性倜傥，好直节，不拘细行。自在场屋，与鞠咏、滕宗谅游，已有轩轾之名；及为中丞，力挤张士逊，援吕夷简，意夷简引己至二府。夷简忌其刚伉，久之不敢荐引，讽愤激求出。知兖州，将行，谓上曰："陛下朝无忠臣，一旦纪纲大坏，然始召臣，将无益矣！"夷简愈恶之，故寻被谴谪。

吕相在中书，奏令参知政事宋绶编次《中书总例》，谓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执之，皆可以为相矣。"

卷 四

叔礼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时契丹主在燕京，朝廷发兵屯定州者几六万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阒塞城市，未尝有一人敢喧哗暴横者。将校相戒曰："吾辈各当务敛士卒，勿令扰我菩萨。"一旦，仓中给军粮，军士以所给米黑，喧哗纷扰，监官惧，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见德用，德用曰："汝从我，当自入仓视之。"乃往召专副问曰："昨日我不令汝给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则汝何不先给白米后给黑米？此辈见所得米腐黑，以为所给尽如是，故喧哗耳。"专副对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从者杖专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谓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给与汝曹，当弃之乎？汝何敢乃尔喧哗！"四卒相顾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从者，亦人杖之二十。召指挥使骂曰："衙官，汝何敢如此，欲求决配乎？"指挥使百拜流汗，乃舍之。仓中肃然，僚佐皆服其能处事。

翰林学士曾公曰：景祐末，河东地震，京师正月雷。上忧灾异，深自贬损。秘书丞、国子监直讲林瑀上言："灾异有常数，不足忧。"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阴阳之变，为书上之。上素好术数，观瑀书异之，欲为迁官，参知政事程琳以为不可，乃赐绯章服。瑀时兼诸王宫教授，琳因言："瑀所挟多图纬之言，不宜与宗室游。"乃罢宫职。上每读瑀书，有不解者，辄令御药院批问，瑀因是得由御药院关说于上，大抵皆谄谀之辞，缘饰以阴阳。上大好之。会天章阁侍讲阙，讲官李淑等荐史馆检讨王洙，事在中书，未行。一旦，内以瑀充侍讲。是时，吕夷简虽恶瑀，欲探观上意用瑀坚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荐耳。不若并进二名，更请上择之。"众以为然。明日，以洙、瑀名进，上曰："王洙何如？"夷简对曰："博学，明于经术。"上曰："吾以命林瑀矣，若何？"夷简因请并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阁侍讲。

瑀侍上数年，专以术数悦上意。又言布衣徐复善《易》，召至阙下，拜官不受。瑀与撰《周易·天文会元图》上之，言自古圣帝即位，皆乾卦御年，若汉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言问御史中丞贾昌朝，对曰："臣所不习。"瑀与昌朝辨于上前，由是与昌朝不协。上问瑀："太宗即位之年直何卦？"瑀对非乾卦。又问真宗，亦然。上由是不乐，益厌瑀之迂诞。昌朝因劾奏："瑀为儒士，不师圣人之言，专挟邪说，罔惑上听，不可在近侍。"有诏落侍讲、通判歙州。后知成州，坐事失官，遂废于世。

傅求曰：皇祐二年，诏陕西拣阅诸军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为民。议者纷然，以为边事未可知，不宜减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粮，归乡间间，必相聚为盗贼。缘边诸将争之尤甚。是时文公执政，庞公为枢密使，固执行之不疑。是岁陕西所免新保捷凡三万五千余人，皆欢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万余人，皆悲涕，恨己不得去。求曰：陕西缘边计一岁费七十贯钱养一保捷，是岁边费凡减二百四十五万贯，陕西之民由是稍苏。

之美曰：庆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谏官，君谟以诗贺曰："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谟猷裨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三人以其诗荐于上，寻亦除谏官。

张侍郎曰：陈执中以前两府知青州，兼青、齐一路安抚使。转运使沈邈、陈述古之徒轻之，数以事侵执中，言率民钱数万贯修青州城，民间苦之。集贤校理李昭遘上言执中之短，诏以昭遘疏示之，执中惭恚，上疏求江淮小郡，诏不许。

会贼王伦起沂州，入青州境，执中谓青、齐捉贼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贼发部中，又不能获，君罪大矣。"永吉惧，请以所部兵追之，自诡必得。贼自青、徐历楚、泗、真、扬，入蕲、黄，永吉自后缓兵驱之。贼闻后有兵，不敢顿舍，比至蕲、黄，疲弊不能进，党与稍散，永吉掩击尽获之。上闻之，嘉永吉以为能，超迁阁门通事舍人，又迁阁门使。入见，许升殿，上称美永吉获伦之功，永吉对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陈执中授臣节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极言陈执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让，而贤执中。因问永吉曰："执中在青州凡几时？"对曰："数岁矣。"未几，上谓宰相曰："陈执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诏以执中为参知政事。于是谏官蔡襄、孙甫等争上言："执中刚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听。谏官争不止，上乃命中使赍敕告即青州授之，且谕意曰："朕欲用卿，举朝皆以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谏官复上殿，上作色逆谓之曰："岂非论陈执中邪？朕已召久矣。"谏官乃不敢复言。中使至青州，谕上旨，执中涕泣谢恩。

既至中书，是时杜衍、章得象为相，贾昌朝与执中参知政事，凡议论，执中多与之立异。蔡襄、孙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书，甫本衍所举用，于是中书共为奏云："今谏院阙人，乞且留二人供职。"既奏，上领之。退归，即召吏出札子，令襄、甫且如旧供职。衍及得象既署，吏执札子诣执中，执中不肯署，曰："向者上无明旨，当复奏，何得遽令如此？"吏还白衍，衍取札子坏焚之，执中遂上奏云："衍党顾二人，苟欲令其在谏署，欺罔擅权。及臣觉其情，遂取札子焚之以灭迹，怀奸不忠。"明日，衍左迁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仍即日发遣，贾昌朝为相，蔡襄知福州，孙甫知邓州。顷之，得象亦出知陈州，执中遂为相。

又曰："执中之为相也，叶清臣为翰林学士，草其制词，少所褒美。庆历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读学士自扬州移知郊州，过京师，袖麻词草于上前自陈，曰："臣代王言，不敢虚美，当执中为相，才德实无可言，执中以是怨臣，故盛夏自扬州移臣郊州，水陆数千里。臣诚无罪，唯陛下哀之。"因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资政殿学士程琳自知永兴军府移青州，执中复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兴军。清臣官时为户部郎中，上命迁谏议大夫，执中曰："故事，两制自中行郎中迁左右司郎中。今迁谏议大夫太优，乞且令兼龙图阁学士。"上许之。故事，新除知永兴军府者，当有锡赉，执中复曰："清臣近已得赐。"遂不与。清臣愈恨，过京师，复于上前力言执中之短，上疏及口陈者不可胜数，辞龙图阁学士不授。上命与之锡赉，亦不授。既而，终赴长安，上遇执中亦如故。或曰："往者执中自谏官左迁，乘舟东下，清臣自两浙罢官归，道中相遇，争泊舟之地，遂相忿詈，坐是有隙，所由来久矣。"

又曰：天章阁待制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使，保州界河巡检兵士常以中贵人领之，与州抗衡，多龃龉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骄悍，粮赐优厚，虽不出巡徼，常廪口食。通判石待举以为虚费，申转运使罢之，士卒怨怒，遂作乱，杀知州、通判等，枭待举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则拔去更射。推都监为主，不从，即以枪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胁监押韦贵，贵曰："必若此，能用吾言乃可。"众许之，遂立贵为主。贵以言谕之，令勿动仓库及妄杀人，且说之以归顺朝廷，众颇听之。

会朝廷遣知制诰田况赍诏谕之，况遣人于城下遥与贼语，出诏示之，贼终狐疑不听，稍近城则射之，不能得其要领。有殿直郭逵者，径逾壕诣城下，谓贼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语。"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邪？两制大臣而为妄诞邪？"辞气雄辨，贼皆相顾动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复下索，召其所知数人登城，贼于是信之，争投兵下城降，即日开门。大军入，收后服者一指挥而坑之，余皆勿问。殿直加阁门祗候。

保州城未下之时，有中贵人杨怀敏与张昷之不协，在军中密奏云："贼于城上呼云：'得张昷之首，我当降。'愿赐昷之首以示贼，宜可降。"上从之，遣

中使奉剑往，即军中斩昷之首以示贼。是时参知政事富弼宣抚河北，遇之，亟遣中使复还，且奏曰："贼初无此言，是必怨仇者为之；藉令有之，若以叛卒之故断都转运使头，此后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昷之落职知虢州。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昪仆夫也。事昪久，亲信之。既而去昪应募兵，以选入捧日军，凡十余年。会昪以子学妖术妄言事，父子械系御史台狱。上怒甚，治狱方急，昪平生亲友无一人敢饷问之者，逵旦夕守台门不离，给饮食、候信问者四十余日。昪坐贬南恩州别驾，仍即时监防出城，诸子皆流岭外。逵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逵曰："我主人也，岂得不送之乎?"昪河朔人，不习岭南水土，其从者皆辞去，曰："某不能从君之死乡也。"数日，昪感恚自死，旁无家人，逵使母守其尸，出为之治丧事，朝夕哭如亲父子，见者皆为流涕。殡昪于城南佛舍然后去。

呜呼！逵贱隶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矫迹求令名以取禄仕也，独能发于天性至诚，不顾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于终始无倦如此，岂不贤哉！嗟乎，彼所得于昪不过一饭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临不测之患，屏手侧足，戾目窥之，犹惧其祸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远避去之，或从而挤之以自脱，敢望其优恤振救邪！彼虽巍然衣冠类君子哉，稽其行事，则此仆夫必羞之。

王景曰：晋盐之利，唐氏以来可以半天下之赋。神功以此法令严峻，民不敢私煮炼，官盐大售。真庙以降，益缓刑罚，宽聚敛，私盐多，官利日耗。章献时，景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陈尧咨等多谓不便。章献力欲行之，廷谓大臣曰："闻外间多苦恶盐，信否?"对曰："唯御膳及宫中盐善耳，外间皆是土盐。"章献曰："不然。御膳亦多土盐，不可食。欲为通商，则何如?"大臣皆以为："必如是，县官所耗，失利甚多。"章献曰："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乃不敢复言。于是命盛度与三司详定，卒行其法。诏下，蒲、解之民皆作感圣恩斋。庆历初，范杰复建议："官自运盐，于诸州卖之。"八年，范祥又请："令民入钱于边，给钞请盐。"朝廷从之，擢祥为陕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筑塘泊，非以限幽蓟之民，盖欲断虏入寇之路，使出一涂，见易制耳。及杨怀敏为水则，乃言可以限绝北胡，堤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溺民田，无有限极。其间不合处又三四十里，而图画密相。比以朝廷有澶渊之役，胡自梁门、遂城之间，积薪土为甬道而来，曾不留行。又况冰冻，及自西山或不合处过，足以明其无益矣。去岁河决商胡，河朔水灾所以甚于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处，怀敏补之，水不能北流则愈南浸也。

梁寔曰：杜杞在广南，诱宜州蛮数十人，饮以漫陀罗酒，醉而杀之，以书诧于寔父，自比马援，曰："此不足以为吾功，力能办西北，顾未得施耳。"是时，言事者争言杞为国家行不信于蛮夷，获小亡大，朝廷诘杞上所杀蛮数，为即其洞中诛之邪？以金帛召致邪？杞不能对。亦有阴为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员外郎数年位至两制。

孙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学，博通书传，善讲说。太宗端拱中九经及第，再调大理评事，充国子监直讲。太宗幸国子监，诏奭说《尚书·说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读详润，帝称善，因叹曰："天以良弼赉商，朕独不得邪?"因以切励辅臣，赐奭绯章服。累迁都官员外郎，侍诸王讲，赐紫章服。

真宗即位，令中书门下谕奭欲任以他官，奭对不敢辞，乃罢诸王侍讲。顷之，自职方员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龙图阁待制。会真宗幸亳州，谒太清宫，奭上言切谏，真宗不纳，遂为《解疑论》以示群臣。俄知密州，转左谏议大夫、知河阳，还为给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养，诏知兖州。

上即位，召还，以工部侍郎为翰林侍读学士，预修先朝实录。丁父忧，起复旧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龙图阁学士。奭每上前说经，及乱君亡国之事，反复申绎，未尝避讳，因以规讽。又掇五经切治道者，为五十篇，号《经典徽言》，上之。画《无逸》为图，乞施便坐，为观鉴之助。时庄献明肃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与上同听政，奭因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旷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览万机。"奏留中不报。然上与太后雅爱重之，每进见，常加礼。

久之，上表致仕，上与太后御承明殿委曲敦谕，不听所请。因诏与龙图阁学士冯元讲《老子》三章，礼部尚书晏殊进读《唐史》，各赐帛二百匹。改工部尚书、知兖州，特宴太清楼，近臣皆预。俄出御飞白书赐群臣，中书门下、枢密院大字一轴，诸学士以下小字各二轴，惟奭与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赐焉；并诏群臣赋诗。翌日，奭入谢承明殿，上令讲《老子》三章，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及行，赐宴于瑞圣园，上赋诗饯行，并诏近臣赋诗，士大夫以为荣。耕籍恩，改礼部尚书。是岁，累表听致仕。病甚，戒其子不纳婢妾，曰："无令我死妇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谥曰宣。

奭举动方重，议论有根柢，不肯诡随雷同。真宗已封禅，符瑞屡降，群臣皆歌诵盛德，独奭正言谏争，毅然有古人风采。精力于学，同定《论语》、《尔雅》、《孝经》正义，请以孟轲书镂板，复郑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从祀神不设席，尊不施幂；七祠时享，献神斋福，止用一尊，不设三登，登歌不《雍》彻；冬至摄祀昊天上帝，外级止七十位；享先

衣，在祈谷之前；上丁释奠无三献；宗庙不备二舞。奭皆言其谬阙，并从增改云。又建言：礼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实则一帝；今位号重复，不合典礼。冬至宜罢五帝，雩祀设五帝，不设昊天帝位。乞与群臣议定。时习礼者少，又惮改作，其议不行。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年月》，传于时。三子：瑶，虞部员外郎；琪，卫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冯元、孙奭俱以儒素称。冯进士，奭诸科及第。奭数上疏直谏。真宗末，侍东宫。天圣初，皆为侍读学士。十年，奭固请老，诏不许，奭请不已，乃迁礼部尚书、知兖州。上宴太清楼下以饯之。又诏两制、三馆饯于秘阁。奭已辞，亟行，诏追饯席于瑞圣园。先是，宴两制者，中丞不预；王随时为中丞，耻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预。"上疏请行，诏许之。上又赐御诗、御书以宠之。卒于兖州。

元性微吝，判国子监，公宴，自以其家所赐酒充事，而取其直以归，人以此少之。无子，死之日，家赀钜万。

子高曰：故事，直学士以上皆服金带。孙奭羸老，不胜其重，诏特听服犀带而赐以金带。

张景晦之曰：十一月，夏虏寇承平砦，都辖许怀德却之，寇曰："来月见延州城下。"范雍汹惧，请济师。俾侠士三百，平以环庆署兼鄜延，雍领之。

十二月，以甲万五千来，留半月所，寇无闻。

正月初，还屯华池，寇又声言由保安来。雍俾怀德壁承平，部署元孙、钤辖德和屯保安以御之。李奠骄贪，士愤之。十七日，寇声言取金明砦，奠介以俟，逮亥不至，释而寝。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俘奠，奠孥骋入延，延兵合三千，雍骇，失据。表交臣名乎苦，遂堙阑，介妇执陴。十九日，寇及城下。前是，雍闻寇且至，亟呼平，平至自华池赴难。会大雪，平兼行过保安，元孙、德和以其甲巡，是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吏议进师，裨将郭遵曰："吾未识寇深浅而瞽进，必败；请先止此，侦而进。"平叱曰："吾谓竖子骁决，乃尔怯沮吾军！"遂呼马乘去。士未遍食，践雪行数十里。寇伪为雍使，督平进，且曰："寇已至，道隘，宜单骑引众。"平信之。寇稍翦取，亡数指挥，乃寤。遂屯五龙川，据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遵陷阵搏战，俘馘而返。已而再至，平军少利。比晚复至，为两翼以掩之。德和乃以数千人南遁，平军遂败，寇围而薙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平、元孙以残甲数千自固，寇以渠令召之，皆乘马而往。虏骑及榆林，民逃者过河中。二十三日，寇撤城下兵去。德和至鄜州，奏"平率众降贼，已完数千兵仅免。"雍以实状闻，乃斫德和腰，赏平、元孙家。

初，雍辟计用章自副，李康伯监安抚兵，钤辖守勲疾之。城之围也，用章欲弃延保鄜，康伯垂涕，守勲皆叱之。围解，守勲欲白二人，雍使先之，遂奉诏用章杖流，康伯窜，雍以太常卿守安州。

又曰：九月，寇屯□寺，声言入寇。十月一日，沿使部署葛怀敏、钤辖李知和以甲七万出屯瓦亭，裨将刘贺以胡三万从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镇戎守曹英，皆来请援。十三日，进屯镇戎，知和善郭固，请救之，怀敏未应。知和请暨英先进，曰："君禄盈车，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五日，遂以甲进。寇以羸赍饵之，知和告胜相继，军中心跃。十七日，知和过平定十里，为寇所窘，来告，怀敏遂以大军赴之。适至平定，知和已败还。军中扰寇继至，赵珣以数千骑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军后呼噪，军中闭声灭火，旦辄敛去。粮道绝，军馁十日。怀敏诸将皆欲还走，珣曰："来涂寇必有伏，若自笼竿往，彼无险，且非所意。"自昏议至四鼓，不决，珣愤，欲斫指，众解之，因罢。比明，中军已行，众从之。寇蹑其后，为方阵而行。及茸上，寇分为二道，自两旁截之，军绝为三。中军歼，前军脱者十二三，后军自笼竿，尽免。怀敏、知和殪，珣虏。沿闭城自固。游骑及潘原，大掠而去。沿左迁待制、知虢州。

西鄙用兵，许公当国，增兵四十万。及文公为相，庞公为枢密使，减陕西保捷八万。

依智高破岭南十四州，狄青平之。（事在《朔记》。）

文公罢三番接伴，不使侵扰河北，虏使大悦。

赵抃上言，陈相不学亡术（温成葬多过制度；翰林学士顿置七员），措置颠倒（刘湜自江宁移广州不改待制，向传式自南京移江宁迁龙直；吴充、鞠真卿按举礼生代署事，礼生赎铜，充、真卿出知军），引用邪佞（崔峄非次除给事中，峄治执中狱依违，以酬私恩；寄嬖人于周豫之家，举豫为馆职），招延卜祝（执中之门，未尝礼一贤才，所与语者，苗达、刘抃、刘希叟之徒；所预坐者，普元、李宁、程惟象之辈。处台鼎之重，测候灾变，意将奚为），私仇嫌隙（邵必知常州误决徒刑，既自举觉，又更赦宥，去官迁官，执中以宿嫌，自开封府推官降充邵武军监当；汀州石民英勘入使臣赃罪，决配广南牢城，本家诉雪，悉是虚枉，只降民英差遣），排斥良善（吕景初、马遵、吴中复弹奏梁适，适既得罪，景初亦有行将及我之语；冯京言刁约、吴充、鞠真卿无罪，充等寻押出门，京亦然），很愎任情（迎儿方年十三，用嬖人张

氏之言，累行笞挞，穷冬裸缚，绝其饮食，幽囚至死；海棠为张氏所捶，遍身疮痕，自缢而死；又一女仆，髡发，自经而死。一月之内，三事继发。前后所杀，亦闻不少。既已兴狱，寻自罢之），家声狼籍（帷薄浑淆，信任胥吏，贵族宗姻，不免饥寒）等八事。

卷　五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吕夷简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或曰：庄献初崩，上与吕夷简谋，以夏竦等皆庄献太后之党，悉罢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夷简罢之。是日，夷简押班，闻唱其名，大骇，不知其故。夷简素与内侍副都知阎文应等相结，使为中诇，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简由是恶郭后。

十月戊午，张士逊罢，吕夷简复入相。上以张士逊等在相位多不称职，复思吕夷简。会士逊上庄献太后谥，还，过枢密使杨崇勋饮酒，致班慰失时。十月戊午，罢士逊为左仆射，崇勋为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复以夷简为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

初，庄献太后称制，郭后恃太后势，颇骄横，后宫多为太后所禁遏，不得进。太后崩，上始得自纵。适美人尚氏、杨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殿直，赏赐无算，恩宠倾京师。郭后妒，屡与之忿争。尚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语，后不胜忿，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查上颈，上大怒。阎文应劝上以爪痕示执政大臣而谋之。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因密劝上废后。上疑之，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怼坐废，况伤乘舆乎？废之未损圣德。"上未许，外人籍籍，颇有闻之者。左司谏、秘阁校理范仲淹因登对极陈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议，不可使有闻于外也。"夷简将废后，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

十二月乙卯，称皇后请入道，赐号"净妃"，居别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孔道辅怪阁门不授章奏，遣吏诇之，始知其事奏请未降诏书。丙辰，与范仲淹帅诸台谏诣阁门请对，阁门不为奏。道辅等欲自宣祐门入趣内东门，宣祐监官宦者阖扉拒之。道辅拊门铜镮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我曹入谏？"宦者奏之，须臾，有旨："令台谏欲有所言，宜诣中书附奏。"道辅等悉诣中书，论辨喧哗。夷简曰："废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过引汉光武劝上耳。此汉光武失德，又何足法邪？自余废后，皆昏君所为。主上躬尧、舜之资，而相公更劝之效昏君所为乎？"夷简拱立，曰："兹事明日诸君更自登对力陈之。"道辅等退，夷简即为熟状，贬黜道辅等。故事，中丞罢，须有告词。至是，直以敕除之。道辅等始还家，敕寻至，遣人押出城，仍下诏云云。

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获罪也，上直以一时之忿，且为吕夷简、阎文应所谮，故废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瑶华宫，章惠太后亦逐杨、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游后园，见郭后故肩舆，凄然伤之，作《庆金枝》词，遣小黄门赐之，且曰："当复召汝。"夷简、文应闻之，大惧。会后有小疾，文应使医官故以药发其疾。疾甚，未绝，文应以不救闻，遽以棺敛之。王伯庸时为谏官，上言："郭后未卒，数日先具棺器，请推按其起居状。"上不从，但以后礼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郓徙并，过京师，谒上。是时，上新用文、富为相，自以为得人，谓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选，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诚如卿言。文彦博犹多私，至于富弼，万口同词，皆云贤相也。"始平公曰："文彦博，臣顷与之同在中书，详知其所为，实无所私，但恶之者毁之耳。况前者被谤而出，今当愈畏惧矣。富弼顷为枢密副使，未执大政，朝士大夫未有与之为怨者，故交口誉之，冀其进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树私恩，则非忠臣，何足贤也；若一以公议概之，则向之誉者将转而为谤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若以一人之言进之，未几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狄青平邕州还除州。（事在《朔记》）

拽利王旺荣、天都王刚浪唛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与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为谟宁令，共掌军国之政，而刚浪唛勇健有智谋，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涧城，白始平公，遣土僧王嵩遗刚浪唛书及银龟，曰："向者得书，知有善意，欲背僭伪，归款朝廷，甚善。事宜早发，狐疑变生。"欲以间之。于是元昊囚嵩而使刚浪唛麾下教练使李文贵诣世衡所，阳为不喻，曰："前者使人以书来，何意也？岂欲和亲邪？"公以其言妄，止文贵于青涧城。

后数月，元昊寇泾原，葛怀敏战没。会梁适使契丹，契丹主谓适曰："元昊欲归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优礼怀来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诏公招怀元昊：元昊苟肯称臣，虽仍其僭称亦不害；若改称单于可汗，则固大善。公以为若此间使人往说之，则元昊益骄，不可与言，乃自青涧城召李文贵，谓之

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节；汝曹忽无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为朝廷臣，纷纷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脑涂地，皆汝群下之过也。汝犯边之初，以国家久承平，民不习战，故屡以汝胜；今边民亦习战，汝之屡胜岂可常邪？我国家富有天下，虽偏师小衄，未至大损；汝兵一败，社稷可忧矣。天之立天子者，将使溥爱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残彼而取快也。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降号称臣，归款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者，礼数赏赐必优于前矣。"文贵顿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龙图能为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谁不受赐！"公乃厚待而遣之。

顷之，文贵复以刚浪唛等遗公书来言和亲之意，用邻国抗敌之礼，公上之。朝廷为还书草，称刚浪唛等为太尉，使公报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称其臣已为三公，则元昊岂肯降屈邪？不若称其胡中官谟宁令，非中国之所谕，无伤也。"朝廷善而从之。刚浪唛又以书来，欲仍其僭称，而称臣款。公不复奏，即日答之，曰："此非边臣之所敢知也。若名号稍正，则议易合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上书，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从勖至京师，朝廷复遣邵良佐、张子奭等往复议定名号，及每岁所赐之物，及他盟约，使称臣作誓表上之，朝廷册命为夏国主。

先是，元昊嬖尼生子，甚爱之。刚浪唛恐其废立。会元昊妻拽利氏子宁令娶刚浪唛女为妻，刚浪唛谋于成婚之夕邀元昊至其帐，伏兵杀之。未发，其党有告之者，元昊围拽利氏，尽灭族。

李戎讼世衡擅用官物，奏劾。公正其官，奏世衡披荆棘，谨守法度吏耳。移环州，泣别。子古上彦远书，除天兴尉。

文公为相，庞公为枢密使，以国用不足，同议省兵。于是拣放为民者六万余人，减其衣粮之半者二万余人。众议纷然，以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愿为农，又皆习弓刀，一旦散之闾阎，必皆为盗贼。"上亦疑之，以问二公，二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养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无由苏息。万一果有聚为盗贼者，二臣请以死当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拣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缩颈曲腘，诈为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乐归农，何为诈欺如此？"上意乃决，边储由是稍苏。后数年，王德用为枢密使，许怀德为殿前都指挥使，复奏选厢军以补禁军，增数万人。

狄青既破侬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庞籍曰："昔太祖时，慕容延钊将兵，一举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数千里，兵不血刃，不过迁官、加爵邑、赐金帛，不用为枢密使也。曹彬平江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与，曰：'今西有河东，北有幽州，汝为使相，那肯复为朕死战邪！'赐钱二十万贯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岳，轻金帛如粪壤，此陛下所当法也。今青奉陛下威灵，殄戮凶丑，克称圣心，诚可褒赏，然方于延钊与彬之功，则不逮远矣。若遂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则青名位极矣，寇盗之警不可前知，万一他日青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赏之哉？且枢密使高若讷无过，若之何罢之？不若且为之移镇，加检校官，赐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者谏官御史言：若讷举胡恢书石经，恢狂险无行；又若讷前导者欧人致死，可谓无过乎？"庞公曰："今之庶僚举选人充京官，未迁官者犹不坐，况若讷大臣，举恢以本官书石经，未尝有所迁也，奈何以此解其枢务哉？若讷居马上，前导去之里余，不幸殴人致死，若讷寻执之以付开封府正其法，若讷何罪哉？且谏官御史上言之时，陛下既以赦若讷不问矣，今乃追举以为罪，无乃不可乎？"参知政事梁适曰："王则止据贝州一城，文彦博攻而拔之，还为宰相；侬智高扰乱广南两路，青讨平之，为枢密使何足为过哉？"籍曰："贝州之赏，当时论者已嫌其太重。然彦博为参知政事，若宰相有缺，次补亦当为之，况有功乎？又国朝文臣为宰相，出入无常；武臣为枢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罢也。且臣不欲使青为枢密使者，非徒为国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耳。青起于行伍，骤擢为枢密副使，中外汹汹，以为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召众言也。"争之累日，上乃从之，曰："然则更与其诸子官，何如？"籍曰："昔卫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无伤也。"于是以青为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加检校太傅，诸子皆超迁数官，赏赐金帛甚厚。后数日，两府奏事，上顾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谓深远之虑矣。"

是时，适意以若讷为枢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缺，若讷当次补；青武臣，虽为枢密使，不妨己涂辙，故于上前争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怿，乃密为奏，言狄青功大，赏之太薄，无以劝后；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语告青；又使人语内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讼其功，及言青与孙沔褒赏太薄，适许为外助。上既日日闻之，不能无信。顷之，两府进对，上忽谓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赏之太薄，今以狄青为枢密使，孙沔为枢密副使，石全斌先给观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观察使，高若讷优迁一官，加近上学士，置之经筵。"又言张尧佐亦除宣徽使，声色俱厉。籍错愕，对曰："容臣等退至中书商议，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阁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之也。"若讷时为户部侍郎，籍乃与同列议于阁内，以

若讷为尚书左丞，加观文殿学士兼侍读，其余皆如圣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诏行之。

始平公自定州归朝，既入见，退诣中书，白执政以求致仕。执政曰："康宁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坚，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厌弃，然后去，乃不得已也，岂得为止足哉?"因退归私第，坚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札子不可胜数，朝廷乃许之，以太保致仕。是时论者皆谓公精力充壮，必未肯决去，至是乃服。

嘉祐违豫。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庆殿，立仗朝会。前夕，大雪，至压宫架折。上在禁庭，跣祷于天。及旦而霁，百官就列。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攲侧，左右复下帘。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复卷帘，趣行礼而罢。

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彦博奉觞诣御榻上寿，上顾曰："不乐邪?"彦博知上有疾，猝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辞，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几不相见!"语言无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彦博遣人以上旨谕契丹使者，云昨夕宫中饮酒过多，今日不能亲临宴，遣大臣就驿赐宴，仍授国书。

彦博与两府俟于殿阁，久之，召内侍都知史志聪、邓保吉等，问上至禁中起居状，志聪等对以禁中事严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系社稷之安危，惟君辈得出入禁闼，岂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为邪? 自今疾势稍有增损，必一一见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书，取军令状。志聪等素谨愿，及夕，诸宫门白下锁，志聪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军令。"

庚申，两府诣内东门小殿门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语极纷错。宫人扶侍者皆随上而出，谓宰相曰："相公且为天子肆赦消灾。"两府退，始议下赦。茂则，内侍也，上素不之喜，闻上语即自缢，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彦博召茂则责之曰："天子有疾，谵言耳，汝何遽如是? 汝若死，使中宫何所自容邪?"戒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辄离。曹后以是亦不敢辄近上左右。诸女皆幼，福康公主最长，时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更无至亲在上侧者，惟十阁宫人侍奉而已。上既不能省事，两府但相与议定，称诏行之。两府谋以上躬不宁，欲留宿宫中而无名。辛酉，文彦博建议设醮祈福于大庆殿，两府昼夜焚香，设幄宿于殿之西庑。史志聪等曰："故事，两府无留宿殿中者。"彦博曰："今何论故事也?"

壬戌，上疾小间，暂出御崇政殿以安众心。癸亥，赐在京诸军特支钱。两府求诣寝殿见上，史志聪等难之，平章事富弼责之，志聪等不敢违。是日，两府始入福宁殿卧内奏事，两制近臣日诣内东门问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赦天下。知开封府王素夜叩宫门，求见执政白事。文彦博曰："此际宫门何可夜开?"诘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变者，执政欲收捕按治，彦博曰："如此，则张皇惊众。"乃召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问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怀德曰："在军职中最为谨良。"彦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彦博曰："然则此卒有怨于彼，诬之耳。当亟诛之以靖众。"众以为然。彦博乃请平章事刘沆判状尾，斩于军门。及上疾愈，沆谮彦博于上曰："陛下违豫时，彦博擅斩告反者。"彦博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

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横陇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结内侍右班副都知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候两府聚处，于大庆殿庭执状抗言："国家不当穿河于北方，致上体不安。"文彦博知其意有所在，顾未有以制也。后数日，二人又上言请皇后同听政，亦继隆所教也。史志聪等以其状白执政，彦博视而怀之，不以示同列，有喜色。同列问，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诘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对曰："然。"彦博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 汝罪当族!"二人惧，色变。彦博曰："观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无得复尔。"二人退，彦博乃以状示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敢尔妄言，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众皆曰："善。"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漯于京师方位，彦博复遣二人往。武继隆白请留之，彦博曰："彼不敢辄妄言，有人教之耳。"继隆默不敢对。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漯在东北，非正北，无害也。

戊辰以后，上神思浸清宁，然终不语，群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罢醮，两府始分番归第，不归者各宿于其府。

二月癸未朔，甲申，诏惟两府近臣日候问于内东门，余悉罢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参。丙午，百官奏贺康复。

贡父曰：章献刘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宫美携之入京。美以锻银为业，时真宗为皇太子，尹开封，美因锻得见，太子语之曰："蜀妇人多材慧，汝为我求一蜀姬。"美因纳后于太子，见之，大悦，宠幸专房。太子乳母恶之。太宗尝问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对，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张耆之家。耆避嫌，为之不敢下直。未几，太宗宴驾，太子即帝位，复召入宫。

刘贡父曰："真宗将立刘后，参知政事赵安仁以为刘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门。上虽不乐，而以其守正，无以罪也。他日，上从容与王冀公论方今大臣谁最为长者，冀公欲挤安仁，乃誉之曰："无若赵安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昔为故相沈义伦所知，至今不忘旧德，常欲报

之。”上默然。明日，安仁遂罢政事。

王旦太尉荐寇莱公为相。莱公数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专称其长。上一日谓太尉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太尉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上由是益贤太尉。初，莱公在藩镇，尝因生日构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为人所奏。上怒甚，谓太尉曰：“寇准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对曰：“准诚贤能，无如呆何！”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呆耳。”遂不问。及太尉疾亟，上问以后事，唯对以宜早召寇准为相云。（袁默云）

钱资元曰：真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怀数奏，出其一二，其余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称圣旨行之。尝与马知节俱奏事上前，冀公将退，知节目之曰：“怀中奏何不尽出之？”

张乖崖常称：“使寇公治蜀，未必如咏；至于澶渊一掷，咏亦不敢为也。”深叹服之。（富公云）

邢惇，雍丘人，以学术称于乡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衣召对，问以治道，惇不对。上问其故，惇曰：“陛下东封西祀，皆已毕矣，臣复何言？”上悦，除试四门助教，遣归。惇衣服居处，一如平日，乡人不觉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见其《敕》与废纸同束置屋梁间。（滕元发云）

卷　六

冯拯，河南人，其父为赵韩王守第舍。拯年少时，韩王见之，问此为谁，其父对曰：“某男也。”韩王奇其状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读书？”其父遂使之就学。数年，举进士，韩王为之延誉，遂及第。太宗时，拯上言请立太子，太宗怒，谪之岭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广州事。其同官为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莱公素恶拯，会覃恩，拯迁虞部员外郎，其同官迁屯田员外郎。其同官以拯素刚，让居其下，莱公见奏状，怒，下书诘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据？趣以状对。”于是，拯密奏言：“寇准以私憾专抑挫臣。吕端畏怯，不敢与争；张洎又准所引用，朝廷之事一决于准。威福自任，纵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省章奏，大怒，莱公由是出知褒州。上又责让吕端、张洎，二人皆顿首曰：“准在中书，臣等备员而已。”真宗即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即位，发丁朱崖罪，窜之南荒，拯之力也。拯无文学，而性伉直，自奉养奢靡，官至侍中。（聂之美云）

种放以处士召见，拜谏官，真宗待以殊礼，名动海内。后谒归终南山，恃恩骄倨甚。王嗣宗时知长安，放至，通判以下群拜谒，放小俯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召其诸侄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状元及第，名位不轻，胡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状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实空疏，才识无以逾人，专饰诈巧，盗虚名。陛下尊礼放，擢为显官，臣恐天下窃笑，益长浇伪之风。且陛下召魏野，野闭门避匿，而放阴结权贵以自荐达。”因抉擿言放阴事数条。上虽两不之问，而待放之意浸衰。齐州进士李冠尝献嗣宗诗曰：“终南处士声名灭，邠土妖狐窟穴空。”（公云）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为之焚纸钱祈祷，嗣宗闻之，笑曰：“何等鬼神，敢问王嗣宗取枉法赃邪？”（魏舜卿云）

嗣宗性忌刻，多与人相忤。世传嗣宗家有恩仇簿，已报者则勾之。晚年交游，皆入仇簿。（宋次道云）

林特本广南摄官，以勤为吏职，又善以辞色承上接下，官至尚书三司使、修昭应宫副使。是时，丁朱崖为修宫使，特一日三见，亦三拜之。与吏卒语，皆煦煦抚慰之，由是人皆乐为尽力，事无不齐集。精力过人，常通夕坐而假寝，未尝解衣就枕。（郝元规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时生。景德中，从幸永安，还，得疾，薨，时年十岁许。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宋次道云）

李允则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与契丹和亲，约不修河北城隍，允则欲展雄州城，乃置银器五百两于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请多以人守之。”允则不许。数日，契丹数十骑盗取之，允则大怒，移牒涿州捕贼，因且急筑其城。契丹内惭，不敢止也。允则为长吏，于市中下马往富民家，军营与妇女笑语无所间，然富民犯罪未尝少宽假。契丹中机密事，动息皆知之，当时边臣无有及者。（董沔云）

真宗不豫，寇莱公与内侍省都知周怀政密言于上，请传位皇太子，上自称太上皇，上许之，自皇后以下皆不与知。既而月余无所闻。二月二日，上幸后苑，命后宫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怀政伺上独处，密怀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计，陛下已许臣等，而月余不决，何也？臣请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划其胸，僵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惊，因是疾复作，左右扶舆入禁中。皇后命收怀政下狱，按问其状。又于宫中索得莱公奏言传位事，乃命亲军校杨崇勋密告云：“寇准、周怀政等谋废上、立太子。”遂

诛怀政而贬莱公。

寇莱公之贬雷州也，丁晋公遣中使赍敕往授之，以锦囊贮剑，揭于马前。既至，莱公方与郡官宴饮，驿吏言状，莱公遣郡官出逆之。中使避不见，入传舍中，久之不出。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上下皆皇恐，不知所为。莱公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乃以敕授之。莱公乃从录事参军借绿衫着之，短才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阶复宴饮，至暮而罢。

真宗晚年不豫，尝对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刘氏独置朕于宫中。"众知上眊乱误言，皆不应。李迪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寤，曰："无是事也。"章献在帷下闻之，由是恶迪。初，自给事中、参知政事除工部尚书、平章事，既而贬官，十余年，历诸侍郎，景祐初，复以工部尚书入相。（陆子履云）

宫美以锻银为业，纳邻倡妇刘氏为妻，善播鼗。既而家贫，复售之。张耆时为襄王宫指使，言于王，得召入宫，大有宠。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恶之，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于张耆家，以银五挺与之，使筑馆居于外。徐使人请于秦国夫人，乃许复召入宫。美由是得为开封府通引官，给事王宫。及王即帝位，刘氏为美人，以其无宗族，更以美为弟，改姓刘云。乐道父与张耆俱为襄王宫指使，故得详耳。

胡顺之为浮梁县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出租，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前县令不肯禁。顺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顺之怒曰："汝辈嫉其富，欲使顺之与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输租者邪？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顺之使手力继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录事继之，又白不能。顺之怅然曰："然则此租必使令自督邪？"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门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顺之悉令掩捕，驱至县，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尽痛杖之。乃召谓曰："胡顺之无道，既焚尔宅，又杖尔父子兄弟，尔可速诣府自讼矣。"臧氏皆慑服，无敢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为一县先。

府尝遣教练使诣县，顺之闻之，曰："是固欲来烦扰我也。"乃微使人随之，阴记其入驿舍及受驿吏供给之物。既至，入谒，色甚倨，顺之延与坐，徐谓曰："教练何官邪？"曰："本州职员耳。"曰："应入驿乎？"教练使踧踖曰："道中无邸店，暂止驿中耳。"又曰："应受驿吏供给乎？"曰："道中无刍粮，故受之。"又曰："应与命官坐乎？"教练使趣下谢罪。顺之乃收械系狱，置暗室中，以粪十瓮环其侧。教练使不胜其苦，因顺之过狱，呼曰："令何不问我罪？"顺之笑谢曰："教练幸勿讶也，今方多事，未暇问也。"系十日，然后杖之二十，教练使不服，曰："我职员也，有罪当受杖于州。"顺之笑曰："教练久为职员，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邪？"卒杖之。自是府吏无敢扰县者。州虽恶之，然亦不能罪也。后为青州幕僚，发麻氏罪，破其家，皆顺之之力。真宗闻其名，召至京师，除著作佐郎、洪州佥判。

顺之为人深刻无恩，至洪州，未几，病目，恶明，常以物帛包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烁，则惨痛彻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专以无赖把持长短，凭陵细民，殖产至富。后以覃恩迁秘书丞，又上言得失。章献太后临朝，特迁太常博士；又以覃恩迁屯田员外，卒于洪州。顺之进士及第，颇善属文。（冯广渊云）

青州临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尝为本州录事参军。节度使广纳货赂，皆令麻氏主之，积至巨万。既而，节度使被召赴阙，不及取而卒，麻氏尽有其财，由是富冠四方。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渊，其游兵至临淄，麻氏率庄夫千余人据堡自守，乡里赖之全济者甚众。至今基址尚存，谓之麻氏寨。虏退，麻氏敛器械尽输官，留十二三以卫其家。麻温舒兄弟皆举进士，馆阁美官。家既富饶，宗族横于齐。有孤侄懦弱，麻氏家长恐分其财，幽饿杀之。事觉，姜遵为转运使，欲树名声，因索其家，获兵器及玉图书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纵横临淄，齐人慑服，私畜兵，刻玉宝，将图不轨。于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孙有官者皆贬夺，籍没家财不可胜纪。麻氏由是遂衰。（孟翱云）

真宗时，京师民家子有与人斗者，其母追而呼之，不从，母颠踬而死。会疏决，法官处其罪当笞。上曰："母言不从，违犯教令，当徒二年，何谓笞也？"群臣无不惊服。（张锡云）

永兴军上言朱能得天书，真宗自拜迎入宫。孙奭知河阳，上疏切谏，以为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天下皆知朱能所为，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斩朱能以谢天下。其辞有云："得来唯自于朱能，崇信只闻于陛下。"其质直如此，上亦不之责。顷之，朱能果败。

真宗将西祀，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切谏，以为西祀有十不可，陛下不过欲效秦皇、汉武刻石颂德、夸耀后世耳。其辞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刘、项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因于饥岁。今陛下好行幸，数赋敛，安知天下无刘、项、黄巢乎？"上乃自制《辨疑论》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谕焉。（奭子瑜，字叔礼，云："其表千余言，叔礼能口诵之。"予从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时，寇准、毕士安为相，

士安以疾留京师，准从车驾幸澶渊。王钦若阴言于上，请幸金陵，以避其锐；陈尧叟请幸蜀。上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二人所为，阳为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虏势凭陵，陛下当率励众心，进前御敌，以卫社稷，奈何欲委弃宗庙、远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势，銮舆回轸一步，则四方瓦解，万众云散，虏乘其势，楚、蜀可得至邪？"上寤，乃止。二人由是怨准。

上在澶渊南城，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固请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丧考妣。"冯拯在旁呵之曰："高琼何得无礼！"琼怒曰："君以文章为二府大臣，今虏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桥，犹驻辇未进，琼以所执楇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进辇。既至，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旗，城下将士皆呼万岁，气势百倍。会虏大将挞览中弩死，虏众遂退。他日，上命寇准召琼诣中书，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经书语也。"

寇准从车驾在澶渊，每夕与杨亿饮博讴歌，谐谑喧呼，常达旦；或就寝，则鼾息如雷。上使人觇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复何忧！"

虏兵既退，来求和亲，诏刘仁范往议之，仁范以疾辞，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与之约，岁给金缯二十万，虏嫌其少。利用复还奏之，上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利用辞去，准召利用至幄次，语之曰："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准，准将斩汝。"利用股栗。再至虏帐，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

车驾还自澶渊，毕士安迎于半道，既入京师，士安罢相，寇准代为首相。

上以澶渊之功，待准至厚，群臣无以为比，数称其功，王钦若疾之。久之，数承间言于上曰："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苟非胜虏，则为虏所胜，非为陛下画万全计也。且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虏众悖逆，侵逼畿甸，准为宰相，不能殄灭凶丑，卒为城下之盟以免，以足称乎？"上由是浸疏之。顷之，准罢而天书事起。

王旦久疾不愈，上命肩舆入禁中，使其子雍与直省吏扶之，见于延和殿。劳勉数四，因命曰："卿今疾亟，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谁乎？"旦谢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不对。是时张咏、马亮皆为尚书。上曰："张咏如何？"不对。又曰："马亮如何？"不对。上曰："试以卿意言之。"旦强起举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准。"上怃然，有间，曰："准性刚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辞退。旦薨岁余，上卒用准为相。直省吏今尚存，亲为元震言之。前数事皆元震闻其先人所言也，元震先人为内侍省都知。（右皆蓝元震云）

真宗晚年不豫，寇准得罪，丁谓、李迪同为相，以其事进呈，上命除准小处知州。谓退，署其纸尾曰："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迪曰："向者圣旨无'远'字。"谓曰："与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圣旨以庇准邪？"由是二人斗阋，更相论奏。上命翰林学士钱惟演草制，罢谓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谓。外人先闻其事，制出，无不愕然，上亦不复省也。（元震及李子仪云）

真宗时，王文正旦为相，宾客虽满座，无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与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问其居处。数月之后，召与语，从容久之，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密籍记其名。他日，其人复来，则谢绝不复见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请于上，上所用者，辄以笔点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议其事，同列争欲有所引用，旦曰："当用某人。"同列争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尝不获可。同列虽疾之，莫能间也。丁谓数毁旦于上，上益亲厚之。

曹玮久在秦州，累章求代。上问旦谁可代玮者，旦荐枢密直学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众议皆谓及虽谨厚有行检，非守边之才，不足以继玮。杨亿以众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将吏心亦轻之。会有屯驻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中，吏执以闻。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将吏皆惊服。不日，声誉达于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谓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议皆恐及不胜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议，何其易得也。夫以禁军戍边，白昼为盗于市，主将斩之，事之常也，乌足以为异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为此也。夫以曹玮知秦州七年，羌人詟服，边境之事，玮处之已尽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坏玮之成绩。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摹而已矣。"亿由是益服旦之识度。（张宗益云）

真宗既与契丹和亲，王文正旦问于李文靖沆曰："和亲何如？"文靖曰："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游，大修宫观，文正乃潜叹曰："李公可谓有先知之明矣。"（傅钦之云）

苏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莱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则如何可以洗此耻？"冀公曰："今

国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闻之，庶几不敢轻中国。”上疑未决，因幸秘阁，见杜镐，问之曰：“卿博通《坟》、《典》，所谓《河图》、《洛书》者，果有之乎？”镐曰：“此盖圣人神道设教耳。”上遂决冀公之策，作天书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镐云。晚年，王烧金以幻术宠贵，京师妖妄繁炽，遂有席帽精事，闾里惊扰，严刑禁之乃止。

陈恕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羡，恐生侈心，是以不敢进。”上闻而善之。（元忠云）

太宗疾大渐，李太后与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继恩召宰相吕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谓曰：“宫车已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先帝之命，更有异议？”乃迎太子立之。寻以继勋为使相、赴陈州本镇，昌龄为忠武行军司马，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浔州。（杨乐道云）

真宗既于大行柩前即位，垂帘引见群臣，宰相吕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祖择之、郑毅夫云）

真宗尝谓李宗谔曰：“闻卿能敦睦宗族，不陨家声，朕今保守祖宗基业，亦犹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贽知天雄军，郭贽辞诉不肯赴职，上不许。贽退，上以问宰相，对曰：“近例亦有已拜而复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嗣位，命贽为大藩而不行，后何以使群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宁州，上言：“昨清远军失守，盖朝廷素不留意。”因请兵三五万。真宗曰：“西边事，吾未尝敢忘之，盖熙政远不知耳。”周莹等曰：“清远失守，将帅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逊，必罪之。”上曰：“群臣敢言者亦甚难得，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后复谁有敢言者？”因赐诏书褒嘉焉。

真宗东封还，群臣献歌颂称赞功德者相继，惟进士孙籍献书言：“封禅帝王之盛事，然愿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满假。”上善其言，即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

秦国长公主尝为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

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使赵自化求尚食使兼医官院事，上谓王继英曰：“雍王元份亦尝为自化求遥郡，朕以遥郡非医官所领，此固不可也。”

驸马都尉石保吉自求见上，言：“仆夫盗财，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岂肯以卿故乱天下法也。”又请于私第决罚，亦不许。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宫上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召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率以为常。

真宗尝读《易》，召大理评事冯元讲《泰卦》。元曰：“泰者，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然后天地交泰。亦犹君意接于下，下情达于上，无有壅蔽，则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则万物失宜；上下不通，则国家不治矣。”上大悦，赐元绯衣。

真宗重礼杜镐。镐直龙图阁，上尝因沐浴罢，饮上尊酒，封其余，遣使赐镐于阁下。镐素不饮，得赐，喜，饮之至尽，因动旧疾，忽僵不知人。上闻之，惊，步行出至阁下，自调药饮之。仍诏其子津入侍疾。少顷，镐稍苏，见至尊在，欲起，上抚令卧。镐疾平，然后入宫。方镐疾亟时，上深自咎责，以为由己赐酒致镐疾也。

种放隐于终南山豹林谷，讲诵经籍，门人甚众。太宗闻其名，召之，放辞以母老不至，诏每节给钱物供养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赐钱二十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复赐钱五万，诏本府礼遣，亦辞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周圭，赍诏至山召之，仍赐钱十万、绢百匹，放应命至阙。上甚喜，见于便殿，赐坐与语，即拜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居第、什器，御厨给膳。明年，放上表请归山，上令暂归，三两月复来赴阙。因拜起居舍人，宴饯于龙图阁，上赋诗送之，命群臣皆赋。景德三年，迁右谏议大夫。祥符元年，迁给事中。从祀汾阴，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阴，召河中府处士李渎、刘巽。巽拜大理评事，致仕，乃赐绯；渎以疾辞。又召华山郑隐、敷水李宁，对于行宫，隐赐号正晦先生。又召陕州魏野，亦辞疾，不应命。（右皆出《圣政录》）

先朝命郭后观奉宸库，后辞曰：“奉宸国之宝库，非妇人所当入。陛下欲惠赐六宫，愿量颁之，妾不敢奉诏。”上为之止。（李贵云）

卷　七

枢密直学士张询知益州，有巡检所领龙猛军人溃为群盗。"龙猛军"者，本皆募群盗不可制者充之，剽悍善斗，连入数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询一日召钤辖以州牌印付之，钤辖愕然，请其故，询曰："今盗势如此，而钤辖晏然安坐，无讨贼心，是必欲令询自行也。钤辖宜摄州事，询将出讨之。"钤辖惊曰："某今行矣。"询曰："何时？"曰："即今。"询顾左右张酒具于城西门之上，曰："钤辖将出，吾今饯之。"钤辖不得已，勒兵出城，与饮于楼上。酒数行，钤辖曰："某愿有谒于公。"询云："何也？"曰："某所求兵粮，愿皆应副之。"询曰："诺。老夫亦有谒于钤辖。"曰："何也？"询曰："钤辖今往，必灭贼；若无功而返，必断头于此楼之下矣。"钤辖震栗而去。既而与贼遇，果败，士众皆还走几十里。钤辖召其将校告之曰："观此翁所为，真斩我，不为异也。"遂复进，力战，大破之，贼遂平。(公云)

张询时，有僧行止不明，有司执之以白询，询熟视，判其牒曰："勘杀人贼。"既而案问，果一民也，与僧同行于道中，杀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为僧。僚属问询："何以知之？"询曰："吾见其额上犹有系巾痕也。"(王胜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应宫，张询上言："不审造宫观，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丁谓头置于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询头置于丁氏之门，以谢丁谓。"上亦不罪焉。(不记所传)

真宗判开封府，杨砺为府僚；及登储贰，因为东宫官；即位，为枢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问疾，所居在隘巷中，辇不能进。左右请还，上不许，因降辇，步至其第，存劳甚至。(原叔云)

杨砺，太祖建隆初状元及第。在开封府，真宗问砺何年及第，砺唯唯不对。真宗退问左右，然后知之，自悔失问，谓砺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真宗知开封府，李应机知咸平县。府遣散从以帖下县，有所追捕，散从恃王势，欢呼于县廷。应机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从走归，具道其语，泣诉于王，王不答，而默记其名，嘉其谅直。及即帝位，擢应机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谓之曰："朕方以西蜀为忧，故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为大任，卿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闻。"应机至州，未几，有走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饯之，应机故称疾不会，走马心已不平。及暮，应机又使人谓走马曰："应机有密疏，欲附走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强应之曰："诺。"明日，走马使人诣应机曰："某治装已具，且行矣，愿得所赍之疏。"应机曰："某之疏不可使人传也，当自来受之。"走马虽怒甚，意欲积其骄横之状，具奏于上，乃诣应机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升殿，上迎问曰："李应机无恙乎？有疏来否？"走马愕然失据，即对曰："有。"因探其怀出之。上周览，称善数四，因问应机在蜀治行何如，走马踧踖，转辞更称誉之。上曰："汝还语应机，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见，尽当以闻。蜀中无事，行召卿矣。"顷之，召入，迁擢，数岁中至显官。应机为吏强敏，而贪财多权诈，其后上亦察其为人，浸疏之。(李公达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枢密使陈尧叟奏请沿河皆撤去浮桥，舟船皆收泊南岸。敕下河阳、河中、陕府如其奏，百姓大惊扰。监察御史王济知河中府，独不肯撤，封还敕书，且奏以为不可。陕州通判张稷时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桥，稷还，闻河中府不撤，乃复修之。寇相时在中书，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济为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方且进用。济性鲠直，众多嫌之，及寇相出，济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以此为三司判官、转运使。(公云)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钦若镇魏府，有兵十余万。契丹将至，阖城惶遽。钦若与诸将议探符分守诸门，阁门使孙全照曰："全照将家子，请不探符。诸将自择便利处所，不肯当者，某请当之。"既而莫肯守北门者，乃以全照付之。钦若亦自分守南门，全照曰："不可。参政主帅，号令所出，谋画所决，北门至南门二十里，请覆待报，必失机会，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处分四面，则大善。"钦若从之。全照素教蓄无地分弩手，皆执朱漆弩，射人马洞彻重甲，随所指麾，应用无常。于是大开北门，下钓桥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门者，乃环过攻东门。良久，舍去，东趋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潜师复过魏府，伏兵于城南狄相庙中，遂南攻德清军。钦若闻之，遣将率精兵追之，契丹伏兵断其后，魏兵不能进退。全照请于钦若曰："若亡此兵，是无魏也。北门不足守，全照请救之。"钦若许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契丹伏兵略尽，魏兵复得还，存者什三四。德清遂陷。(董照云)

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太夫人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节从学。及贵，母已亡，每扪其痕，辄哭。(楚楷云)

景德中，虏犯澶渊，天子亲征，枢密使陈尧叟、

王钦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锋。是时乘舆在河上行宫，召寇准入谋其事。准将入，闻内中人谓上曰："群臣欲将官家何之邪？何不速还京师？"准入见，上以金陵谋问之，准曰："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向者妇人之言。今胡虏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唯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将士旦夕望陛下至，气势百倍。今若陛下回辇数步，则四方瓦解，虏乘其势，金陵可得至邪？"上善其计，乃北渡河。（公云）

丁、寇异趣，不协久矣。寇为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寇以其武人，轻之。议事有不合者，莱公辄曰："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郓公由是衔之。真宗将立刘后，莱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谏，以为出于侧微，不可。刘氏宗人横于蜀中，夺民盐井，上以后故，欲舍其罪，莱公固请行法。是时上已不豫，不能记览，政事多宫中所决。丁相知曹、寇不平，遂与郓公合谋，请罢莱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初不知，岁余，忽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称制，莱公再贬雷州。是岁，丁相亦获罪。（公云）

张齐贤为布衣时，倜傥有大度，孤贫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盗十余人，饮食于逆旅之间，居人皆惶恐窜匿；齐贤径前揖之，曰："贱子贫困，欲就诸大夫求一醉饱，可乎？"盗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顾吾辈粗疏，恐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齐贤曰："盗者，非龌龊儿所能为也，皆世之英雄耳。仆亦慷慨士，诸君又何间焉？"乃取大碗，满酌饮之，一举而尽，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为数段而啖之，势若狼虎。群盗视之愕眙，皆咨嗟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节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当念吾曹皆不得已而为盗耳，愿早自结纳。"竞以金帛遗之。齐贤皆受不让，重负而返。

张齐贤真宗时为相，戚里有争分财不均者，更相诉讼。又因入宫，自理于上前，更十余断，不能服。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也，臣请自治之。"上许之。齐贤坐相府，召讼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财多，汝所分财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状结实，乃召两吏趣徙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货财皆按堵如故，分书则交易之，讼者乃止。明日奏状，上大悦，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右张贻孙云）

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二千石鲜能治之者。陈尧咨知府，有李大监者，尧咨旧交，其子尤为强暴。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尧咨问其父兄宦游何方，得安信否，语言勤至。既而让曰："汝不肖，亡赖如是，汝家不能与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赎刑，无复耻耳！我与尔父兄善，义犹骨肉，当代汝父兄训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数十下。由是子弟亡赖者皆惕息。然其用刑过酷。有博戏者，杖讫，桎梏列于市，置死马其傍，腐臭气中疮皆死，后来者系于先死者之足。其残忍如此。（董昭云）

真宗时，王钦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见辄悦之。每拜一官，中谢日，辄问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宠遇如此。

钦若为人阴险多诈，善以巧谲中人，人莫之寤。与王旦同为相，翰林学士李宗谔有时名，旦善视之。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以告钦若，钦若曰："善。"旦曰："当以白上。"宗谔家素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凡千余缗，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中谢日，所赐物近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荐于上，上作色不许。其权谲皆此类。

后罢相，为资政殿学士。故事，杂学士并在翰林学士下。及钦若入朝，上见其位在李宗谔下，怪之，以问左右，左右以故事对。上即日除钦若资政殿大学士，位在翰林学士上。资政殿大学士自此始。

初，钦若与丁谓善，援引至两府。及谓得志，稍叛钦若，钦若恨之。及立皇太子，以当时两府领少师、少傅、少保，召钦若于外，为太子太保。钦若既谒上，明日入资善堂见太子，位在三少之上。是时上已不豫，事多遗忘。丁谓方用事，寻有诏，钦若以太子太保归班。钦若袖诏书白上："臣已归班，不识诏旨所谓。"上留其诏，改除司空、资政殿大学士。顷之，钦若宴见，上问："卿何故不之中书？"对曰："臣不为宰相，安敢之中书？"上顾都知，送钦若诣中书视事。钦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无白麻，不敢奉诏。"因归私第。上命中书降麻。丁谓因除钦若节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上但闻降麻，亦不之寤也。

久之，丁谓密使人谓钦若曰："上数语及君，思见之，君第上表径来，上必不讶也。"钦若信之，即上表请觐，未报，亟留府事委僚属而入朝。谓因责以擅委符印诣阙，无人臣礼，下诏贬司农卿、南京分司。

会今上即位，丁谓败，章献太后以钦若先朝宠臣，复起知升州。自升州召还，比至京，大臣始知之。既至，复为相。然钦若不复大用事如真宗时矣。未几，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遗钦若，为人所知，钦若因自发其事，太后由是解体。顷之，薨于位，谥曰文穆。无子，养族人为后。钦若方用事时，四方馈遗，不可胜纪。其家金帛、图书、奇玩，富于丁谓，为天火所焚，一朝殆尽。（辛若渝云）

王文穆为人虽深刻，然其人智略士也。澶渊之役，文穆镇天雄。契丹既退，王亲军率大兵向魏府，魏府钤辖惧，欲闭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

此，则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结彩棚以待之。至则迎劳，欢宴饮酒连日。既罢，其所统军皆已分散诸道矣，亲军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缞服者言之。

王钦若为翰林学士，与比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修起居注洪湛同知贡举，湛后差入贡院，时诸科已试第六场。是时，法禁尚疏，钦若奴祁睿得出入贡院。钦若妻受一举人赂，书睿掌以姓名语钦若，皆奏名。有济源经科，因一僧许赂钦若银十挺，既入六挺，余负而不归，僧往索之，因喧斗。事发，下御史台鞫案。事方纷纭，真宗擢钦若参知政事。中丞赵昌言以狱辞闻，收钦若下台对辨，上虽知其情，终不许，曰：“朕待钦若至厚，钦若欲银，当就朕求之，何苦受举人赂邪？且钦若才登两府，岂可遽令下吏乎？”昌言争不能得。湛乃独承其罪，诏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岭南牢城。湛家贫，每会客从同馆梁颢借银器，是时适在其家，因没以为赃。钦若内亦自愧，其后擢湛子鼎为官以报之。真宗晚年，钦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钦若于上前白辨，乞下御史台核实。上不悦，曰：“国家置御史台，固欲为人辨虚实耳！”钦若皇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苏子容云）

王钦若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天久雨，仓司以谷湿不为受纳，民自远方来输租者，食谷且尽，不能得输。钦若悉命输之仓，奏请不拘年次，先支湿谷，不至朽败。奏至，太宗大喜，手诏答许之，因识其名。秩满入见，擢为朝官。

真宗即位，钦若首乞免放欠负，由是大被知遇，以至作相。

天圣初，契丹遣使请借塞内地牧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钦若方病在家，章献太后命肩舆入殿中问之，钦若曰：“不与则示怯，不如与之。”太后曰：“夷狄豺狼，奈何延之塞内？”钦若曰：“虏以虚言相恐愒耳，未必敢来。宜密诏曹玮，使奏乞整顿士马以备非常。”太后从之，契丹果不入塞。玮时知定州。（董沔云）

太宗时，大臣得罪者，贬谪无所假贷，制辞极言诋之。未几，思其才，辄复进用。真宗重于进退大臣，制辞亦加审慎。向敏中为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妇柴氏上书，讼敏中典宅亏价，且言敏中欲娶己，已不许。上面问敏中，对曰：“臣自丧妻以来，未尝谋及再娶。”既而，上闻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责其不实，罢相归班。其麻辞曰：“翼赞之功未著，廉洁之操蔑闻。喻利居多，败名无耻。始营故相之第，终兴嫠妇之辞。对朕食言，为臣自昧。”又曰：“朕选用不明，缙绅兴诮。”议者皆以敏中为终身摈弃不复用矣。

是时，旧相出镇者，多不以吏事为意。寇莱公虽有重名，所至之处，终日游宴，所爱伶人，或付与富室，辄厚有所得，然人皆乐之，不以为非也。张齐贤倜荡任情，获劫盗或时纵遣之，所至尤不治。上闻之，皆不以为善。唯敏中勤于政事，所至著称。上曰：“大臣出临方面，唯向敏中尽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复用之意。

会夏州李继迁末年，兵败被伤（为潘罗支所射伤），自度孤危且死，属其子德明（小字阿夷）必归朝廷，曰：“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继迁卒，德明纳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兴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毕，徙知河南府。东封、西祀，皆以敏中为东京留守。西祀还，遂复为相，薨于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过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许，僧求寝于门外车箱中，许之。夜中有盗入其家，自墙上扶一妇人并囊衣而出。僧适不寐，见之。自念不为主人所纳而强求宿，而主人亡其妇及财，明日必执我诣县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堕眢井，则妇人已为人所杀，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访亡僧并子妇尸，得之井中，执以诣县，掠治，僧自诬云：“与子妇奸，诱与俱亡，恐为人所得，因杀之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亦坠其中。赃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

狱成，诣府，府皆不以为疑，独敏中以赃不获疑之。引僧诘问数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当负此人死，无可言者。”敏中固问之，僧乃以实对。敏中因密使吏访其贼。吏食于村店，店妪闻其自府中来，不知其吏也，问之曰：“僧某者，其狱如何？”吏绐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妪叹息曰：“今若获贼，则何如？”吏曰：“府已误决此狱矣，虽获贼，亦不敢问也。”妪曰：“然则言之无伤矣。妇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杀也。”吏曰：“其人安在？”妪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获之。案问具服，并得其赃。一府咸以为神。（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彻，进士及第，官至左拾遗。父祐，以文学介直知名，知制诰二十余年，官至兵部侍郎，风鉴精审。旦少时，祐常明以语人，谓旦必至公辅，手植三槐于庭以识之。

旦幼聪悟，宽裕清粹。太平兴国中，一举登进士第，除大理评事、知岳州平江县事，徙监潭州酒税。知州事何承矩荐其才行，太宗召除著作佐郎。是时方兴文学，修三馆，建秘阁，购文籍，旦以选与校正。遭父丧，追出供职。端拱中，通判郑州事，月余，徙濠州。遭母丧去，诏复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馆。明年，除左正言、知制诰。四年，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会妻父赵昌言参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诰中书属官，引唐独孤郁避权德舆故事，固求解

职，上嘉而许之，以礼部郎中充集贤院修撰，掌铨课如故。逾年，昌言罢政事，旦即日复知制诰，依前修撰，仍赐金紫。

逮真宗即位，除中书舍人。数月，召入翰林为学士，寻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司。咸平三年，权知贡举。锁宿旬日，就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明年，迁工部侍郎、参知政事。

景德初，契丹入寇，从车驾幸澶渊。时郓王留守京师，暴得心疾，诏旦权东京留守司事，乘传而归，听以便宜从事。三年，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明年，车驾幸永安，以旦为朝拜诸陵大礼使。及还，监修《国史》。

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以旦为封禅大礼使，又入为天书仪卫使；从登封泰山，迁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受诏作《封祀坛颂》，迁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及祀汾阴，以旦为汾阴大礼使，还，迁右仆射、同平章事；受诏作《汾阴祠坛颂》，上更欲迁旦官，旦沥恳固辞，乃止加昭文馆大学士及增功臣而已。及圣祖降，又加门下侍郎；玉清昭应宫成，以旦为玉清昭应宫使；铸天尊铜像成，以旦为迎奉圣像大礼使；宝符阁成，又为天书刻玉使；车驾幸亳，以旦为奉祀大礼使。上以兖州寿丘为圣祖降生之地，于是处建景灵宫，以旦为朝修使；宫成，拜司空。《国史》成，进拜司徒。天禧元年，进拜太保，并同平章事。圣祖上尊号，以旦为太极观奉上宝册使。

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辞，累章不许。及自兖州还，恳请备至，乃诏册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居，因入中书；遇军国有重事，不以时日，并入参决。旦闻之惶恐，拜章乞寝恩数，至阖门俟命，乃止增封邑，而优假之数率如前诏。既而疾甚，求对便座，扶以升殿，上见其癯瘠，恻然许之。旦退，复上奏。明日，册拜太尉，依前玉清昭应宫使，罢知政事，特给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礼官草具尚书省都堂署事之仪。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册赠太师、尚书令，谥文正。上出次发哀，群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员外郎旭为司封员外郎，兄子大理评事睦为大理寺丞，弟子卫尉寺丞质为大理寺丞；外孙韩纲、苏舜元、范禧并同学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补太常寺太祝，徽秘书省校书郎。

初，旦与钱若水同直史馆、知制诰，有僧善相，谓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极人臣，富贵无与为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骨高，如何其贵也？"僧曰："作相之后，面当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养薄耳。"后果如其言。

旦以宽厚清约为相几二十年，遭时承平，人主宠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称之。事寡嫂谨，抚弟妹有恩，禄赐所得，与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无所问。遇恩，荫补遍于群从，身殁之日，诸子犹有褐衣者。性好释氏，临终遗命剃发着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为坟。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已。（出《行状》）

真宗时，马知节、韩崇训皆以检校官签署枢密院事。知节为人质直。真宗东封泰山，车驾发京师，上及从官皆蔬食。封禅礼毕，上劳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节独进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与臣同次舍，无不私食肉者。"又顾旦等曰："知节言是否？"旦再拜曰："诚如知节之言。"（邓保吉云）

卷八

王化基为人宽厚，尝知某州，与僚佐同坐，有卒过庭下，为化基習，而不及幕职，幕职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闻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習如此之重也。向或知之，化基无用此習，当以与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谥曰惠献。子举正，有父风，官亦至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谥曰安简。（冯广渊云）

李文定公迪罢陕西都转运使，还朝。是时真宗方议东封西祀，修太平事业。知秦州曹玮奏："羌人潜谋入寇，请大益兵为备。"上大怒，以谓玮虚张虏势，恐愒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陕西还，召见，示以玮奏，问其虚实，欲斩玮以戒妄言者。文定从容奏曰："玮武人，远在边鄙，不知朝廷事体，辄有奏陈，不足深罪。臣前任陕西，观边将才略，无能出玮之右者，他日必能为国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为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玮良将，必不妄言。所请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请。臣观陛下意，但不欲从郑门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发以戍秦。臣在陕西，籍诸州兵数为小册，常置鞶囊中以自随，今未敢以进。"上曰："趣取之。"迪取于鞶囊以进，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传诏于枢密院发之。"既而，虏果大入寇，玮迎击，大破之，遂开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谓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及上将立章献后，迪为翰林学士，屡上疏谏，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献深衔之。周怀政之诛，上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为参知政事，俟上怒稍息，从容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上大寤，由是独诛怀政等，而东宫不动摇，迪之力也。

及为相，时真宗已不豫，丁谓与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谓矫书圣语，欲为林特迁官，迪不胜忿，与谓争辨，引手板欲击谓，谓走，获免，因更相论奏。诏二人俱罢相，迪知郓州。明日，谓复留为相。

迪至郓且半岁，真宗晏驾，迪贬衡州团练副使。谓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始至郓州，见通判

已下而不见迪，迪皇恐，以刃自刎，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胁，无所不至：人往见迪者，辄籍其名；或馈之食，留至臭腐，弃捐不与。迪客邓余怒曰："竖子！欲杀我公以媚丁谓邪？邓余不畏死，汝杀我公，我必杀汝！"从迪至衡州，不离左右。仲宣颇惮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岁余，除秘书监、知舒州。

章献太后上仙，迪时以尚书左丞知河阳，今上即位，召诣京师，加资政殿大学士，数日复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尽心辅佐，知无不为。吕夷简忌之，潜短之于上，岁余罢相，出知某州。迪谓人曰："迪不自量，恃圣主之知，自以为宋璟，而以吕为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文定子及之云）

真宗乳母刘氏号秦国延寿保圣夫人言，仁宗圣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批者，上咸不违。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谓宰相曰："自今内批与官及差遣者，并具旧条，覆奏取旨。"

庆历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贺，上曰："昨夜朕忽闻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祷。须臾雨至，朕及嫔御衣皆沾湿，不敢避去，移刻雨霁，再拜而谢，方敢升阶。"得象对曰："非陛下至诚，何以感动天地！"上曰："比欲下诏罪己，避寝撤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耳。"

庆历三年九月，知谏院王素、余靖、欧阳修、蔡襄以言事不避，并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转运使，将之官，入辞，上谓曰："卿今便去，谏院事有未言者，可尽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辞，书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为目。上顾见之，问其所书者何，靖以实对。上指其字一一问之，尽而后已。上之听纳不倦如此。

温成皇后张氏，其先吴人，从钱氏归国，为供奉官。祖颖进士及第，终于县令；子尧封尚幼，二女入宫事真宗，名位甚微。尧封亦进士及第，早终，妻惟有一女，即后也。庶子化基幼。尧封从父弟尧佐亦进士及第，时已为员外郎，不收恤诸孤。后母卖后于齐国大长公主家为歌舞者，而适蹇氏，生男守和。大长公主纳后于禁中仙韶部，宫人贾氏母养之。上尝宫中宴饮，后为俳优，上见而悦，遂有宠。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为修媛，后册为贵妃，饮膳供给皆逾于曹后，几夺其位数矣，以曹后素谨，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进用尧佐，数年间为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三司使、淮海军节度使、宣徽使，追封尧封为清河郡王，后母为齐国夫人，后兄化基子守诚、蹇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贵。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悼之甚，追册为温成皇后，礼数资送甚极丰厚。

后方宠幸，贾氏尤用事，谓之贾夫人，受纳货贿，为人属请，无不行者。贾安公以姑礼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获讥于世。齐国夫人柔弱，故官爵赏赐多入尧佐，而化基等皆不及焉。化基终于阁门祗候。后薨，齐国夫人相继物故。后数年，尧佐亦卒，张氏遂衰。

子渊曰：温成立忌，礼官列言其不可，执政患之。有礼官谓执政曰："礼官张刍独主此议，他人皆不得已从之耳。"前岁刍父牧当任蜀官，刍上章乞代父入蜀知广安军，执政谓之曰："故事，史馆检讨不为外官，足下能舍去帖职则可往矣。"刍始谓出外当改校理，及闻执政言，出于意外，愕然，则不愿外补也。执政皆笑。至是，执政追擿前事罪之曰："代父入蜀，不当择职田善处求广安军，又闻不得帖职而复止，进退失据。"奏落刍职监潭州酒。礼官议者亦稍稍而息。

庆历元年十二月，才人张氏进封修媛。庆历四年三月，以修媛张氏世父职方员外郎尧佐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尧佐不当得此差遣。一尧佐不足为轻重，但鉴郭后之祸兴于杨、尚。"上曰："朕不以女谒用人，自有臣僚奏举。若物议不允，当与一郡。"

至和元年，张元妃薨，初谥广明皇后，又谥元明，又谥温成，京师禁乐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仪殿殡于奉先寺，仪卫甚盛。又诏与孝惠、淑德、章怀、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殡成，上前五日不视朝，两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仪殿，设警场于右掖门之外。是日旦发引，陈卤簿、鼓吹、太常乐、僧道，威仪甚盛。皇亲、两府、诸司缘道设祭，自右掖门至奉先院，络绎不绝。百官班辞于御史台前，陈祭之后，又赴奉先院。已殡，百官复诣西上阁门奉慰。

宝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决御史台所奏冯士元狱，谓宰相曰："此狱事连大臣，近者台司进奏禁止郑戬、庞籍起居，自余盛度、程琳殊无论奏。度、琳乃儒臣耳，脱有权势更重者，当如之何？"于是开封府判官李宗简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阁待制庞籍赎铜四斤、知汝州，自余与士元交关者，皆以罪轻重责降有差。其知开封府郑戬等按鞫士元不当罪，特放；知枢密院事盛度除尚书右丞、知扬州，参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禄卿、知颍州，皆以交关士元使干治私务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辅降授给事中、知郓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赐京西、鄜延马递及急脚铺卒特支钱。诏审刑院、刑部、大理寺不得通宾客，有受情曲

法者，开相告之科。鄜延路奏："边事警急，差强壮丁防守诸寨，换禁兵斗敌。"从之。辛酉，赐鄜延特支钱。

上问宰相唐世入阁之仪，参知政事宋庠退而讲求以进，曰："唐有大内，有大明宫。大内谓之西内，大明宫谓之东内。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其正南门曰丹凤，丹凤之内曰含元殿，正至大朝会则御之。次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次北紫宸殿，谓之上阁，亦曰内衙，奇日视朝则御之。唐制，天子日视朝，则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舆止于紫宸，则呼仗自东西阁门入，故唐世谓奇日视朝为入阁。"

李端愿曰：章献之志非也，暴得疾耳。凿垣而出，瘗于洪福寺，此章献之过也。

又曰：上幼冲即位，章献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章惠以恩抚之。上多苦风痰，章献禁虾蟹海物不得进御，章惠常藏弆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儿如此。"上由是怨章献而亲章惠，谓章献为大娘，章惠为小娘。及章献崩，尊章惠为太后，所以奉事曲尽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庙。弟景宗，少为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凶悍，使酒，好以滑槌殴人，世谓之杨滑槌。数犯法，上以章惠故，优容之，官至观察使。初，丁谓治第于城南，景宗为兵，负土焉；及谓败，第没官，上以赐景宗居之。

十一日，赐两府、两制宴于中书，喜雪也。

十九日，赐两府、两制宴于都亭驿，曾相主之，冬至故也。果有八列，近百种，凡酒一献，从以四殽，堂厨也，曾氏也，使者也，太官也。

至和元年春，张贵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极礼数以宠秩之，乃追谥温成皇后，殡于皇仪殿，命参知政事刘沆监护丧事。是时陈执中、梁适为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皆皇恐，不爱名器，以承顺上意。

又诏为温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礼院冯浩、张刍、吴充、鞠真卿皆争之，执政患之。因刍向时奏以父牧当任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既而又奏得父书，自愿入蜀，更不代行；无何，牧至京师，复上奏乞免蜀官。于是执政以刍奏事前后异同，落史馆检讨，监潭州酒，欲以警策其余。

礼院故事，常豫为印状，列署众衔，或非时中旨有所访问，不暇遍白礼官，则白判寺一人，书填印状，通进施行。是时，温成丧事，日有中旨访问礼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监，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状进内。事既施行，而论者皆责礼官。礼官无以自明，乃召礼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访问礼典稍重应商议者，皆须遍白众官，议定奏闻。自非常行熟事，不得辄以印状申发，仍责取知委。"后数日，有诏问"温成皇后庙应如他庙用乐舞否?"礼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填印状奏云："当用乐舞。"事下礼院，充、真卿怒，即牒送礼直官李亶于开封府，使案其罪。是时蔡襄权知开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状行之久矣，礼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复牒送亶于礼院，云："请任自施行。"充、真卿复牒送府，如是再三。

先是，真卿好游台谏之门，会温成后神主祔新庙，皆以两制摄献官，端明殿学士杨察摄太尉，殿中侍御史赵抃监祭，吴充监礼。上又遣内臣临视。察临事，内出圭瓒以盥鬯。充言于察曰："礼，上亲享太庙则用圭瓒，若有司摄事则用璋瓒。今使有司祭温成庙而用圭瓒，是薄于太庙而厚于姬妾也。其于圣德，亏损不细，请奏易之。"察有难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而内臣视祭者已闻之，密以上闻，诏即改用璋瓒祭之。明日赵抃上言，劾蔡襄知开封府不案治礼直官罪，畏懦观望。于是执政以为充因祠祭教抃上言。又礼直官日在温成坟所，诉于内臣云："欲送礼直官于开封府者，充与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与真卿。

明日，诏礼直官及系检礼生各赎铜八斤，充及真卿皆补外官：充知高邮军，真卿知淮阳军。于是台谏争言充等不当补外，最后，右正言、修起居注冯京言最切直，以为"今百职隳废，独充等能举其职，而陛下责胥吏太轻，责充等太重，将何以振饬纪纲?"于是朝廷落京修注，即日趣充等行。开封府推官、集贤校理刁约掌修坟顿递，亦尝对中贵人言温成礼数太重，诏以约为京西路提点刑狱，亦即日行。元规受诏读册，辞曰："故事，正后翰林学士读册。今召臣承之，臣实耻之。"奏报闻。至日，集贤官僚谓之曰："公今日何为复来?"元规曰："共传误本耳。"又谏追册曰："皆由佞臣赞成兹事。"二相甚衔之。将行追册，言官力谏，上意稍寝。明日，以问执政，执政顺成之。梦得及毋湜、俞希孟皆求外补，郭申锡请长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王乐道曰：尚美人、杨美人争宠，郭后查伤今上颈，召都知而付之。初，章献为上娶郭后，后恃章献骄妒，后宫莫得进，上患之，不敢诘。章献崩，杨、尚并进，后有怨言。都知阎文应恶之，因与上谋废后。上问吕许公，亦曰："古亦有之。"遂降敕废为金庭教主，后不知之。文应怀敕并道衣以授之，后恚，有悖语，文应即驱出，以车送瑶华宫。既而，上悔之，作《庆金枝曲》，遣使赐后，后和而献之。又使诏入宫，文应惧，以疾闻。上命赐之酒及药，文应遂酖之。

丁正臣曰：范讽问上伤，上以后语之。及疾，文

应使医置毒，上不知。

庆历三年九月丁丑，知谏院蔡襄上言："自今中书、密院执政官，非休假日，私第不得见客。欲询访外事者，听呼召。"从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诏赐两府曰："朕观在昔君臣，惟同心同德，故成天下之务，享无疆之休。倘设猜防之端，是乖信任之道。近因纳言屡述御臣之规，颇立科条，用制邪慝。方今图任贤哲，倚为股肱，论道是咨，推诚无间，而有禁未解，斯岂称朕意邪？先有两制臣僚不许至执政私第，两府大臣奏荐人不得充台谏官条约，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际，了无疑间之迹。卿等谋谟举措，义宜何如。"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事，兖国公主入居禁中，玮所生母杨氏归玮之兄璋宅，公主乳母韩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勾当内臣梁怀吉勒归前省，公主宅诸色祗应人皆散遣之。玮貌陋性朴，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视之。乳母韩氏复相离间。梁怀吉等给事公主阁内，公主爱之。公主尝与怀吉等闲饮，杨氏窥之，公主怒，殴伤杨氏。由是外人喧哗，咸有异议。朝廷贬逐怀吉等于外州，公主恚怼，或欲自缢，或欲赴井，或纵火欲焚第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怀吉等还。上不得已，亦为召之，然公主意终恶玮。至是不肯复入中阁，居于厅事，昼夜不眠，或欲自尽，或欲突走出外，状若狂易。左右以闻，故有是命。

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陈车服之等，所以见王姬之尊；启脂泽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宠。兹虽亲爱之攸属，时乃风化之所关。苟不能安谐于厥家，则何以观示于流俗。兖国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钟怜，故于外家之近亲，以求副车之善配。而保傅无状，闺门失欢，历年于兹，生事弗顺，达于听闻，深所骇惊。虽然恩义之常，人所难断；至于赏罚之际，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徙下国。于戏！惟肃雍以成美德，惟柔顺以辑令名，乃其恪恭，庶几永福。可降封沂国公主。安州观察使、驸马都尉李玮改建州观察使，依旧知卫州。"公主既还禁中，上数使人慰劳李氏，赐玮金二百两，且谓曰："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于是玮兄璋上言："家门祚薄，弟玮愚呆，不足以承天姻，乞赐指挥。"上许之离绝。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责降焉。

嘉祐元年夏，诏自今举选人充京官者，已举不得复首，及被举者亦不得纳举主人。

诏文武官、宗室、嫔御、内官应奏荐亲戚补官，旧制遇乾元节奏一人者，今遇三年亲郊乃得之；旧遇亲郊奏一人者，今再遇亲郊乃得之；其余减损各有差。

京师雨两月余不止，水坏城西南隅，漂没军营民居甚众。宰相以下亲护役救水，河北、京东西、江、淮、夔、陕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谢天地于大庆殿。礼毕，御宣德门，大赦，改元，恩赐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军马事郭恩遇夏虏于屈野河西，与战，败绩，恩及走马承受公事黄道元皆为虏所擒。秋，虏复遣道元归。

诏文武官应磨勘转官者，皆令审官院以时举行，毋得自投牒。

又诏自今间岁一设科场，复置明经科。

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敕：盐铁副使郭申锡属与李参讼失实，黜知濠州。"

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吕相之短，坐落职、知饶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寻改陕西都转运使。会许公自大名复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邪?"即除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上以许公为长者，天下皆以许公为不念旧恶。文正面谢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许公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邪?"

及文正知延州，移书谕赵元昊以利害，元昊复书，语极悖慢，文正具奏其状，焚其书不以闻。时宋相庠为参知政事。先是，许公执政，诸公唯诺书纸尾而已，不敢有所预；宋公多与之论辨，许公不悦。一日，二人独在中书，许公从容言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乃擅与元昊书，得其书又焚去不奏，他人敢尔邪?"宋公以为许公诚深罪范也。时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闻虏有悔过之意，故以书诱谕之。会任福败，虏势益振，故复书悖慢。臣以为使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乃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则辱专在臣矣。故不敢以闻也。"奏上，两府共进呈，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斩!"杜祁公时为枢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为朝廷招叛虏耳，何可深罪?"争之甚切。宋公谓许公必有言助己，而许公默然，终无一语。上顾问许公："如何?"许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论者喧然，而宋公不知为许公所卖也。宋公亦寻出知扬州。

正臣云：宗实既坚辞宗正之命，诸中贵人乃荐燕王元俨之子允初。上召入宫，命坐，赐茶。允初顾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罢，上曰："允初痴呆，岂足任大事乎?"

李参，郓州人，为定州通判。夏守恩为真定路都部署，贪滥不法，转运使杨偕、张存欲发其事，使参按之，得其敛戍军家口钱十万为之遣代者；权知定州，取富民金钗四十二枚，为之移卒于外县。守恩坐除名、连州编管，弟殿前都指挥使守赟亦解兵权。参由是知名。

卷　九

拓跋谅祚　嘉祐七年，谅祚始请称汉官，以伶人薛老峰为副使，称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又请尚主，及乞国子监所印诸书、释氏经一藏并译经僧及幞头、工人、伶官等。诏给国子监书及释氏经并幞头；尚主，辞以昔尝赐姓；其余皆托辞以拒之。

夏，当遣使者赐谅祚生辰礼物。初命内殿承制余允，台官上言："允本庖人，更乞择使者。"乃命供备库副使张宗道。初入境，虏馆宗道于西室，逆者至，欲先宗道行马，及就坐，又欲居东，宗道固争之。逆者曰："主人居左，礼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仆与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来，当相为宾主。尔陪臣也，安得为主人？当循故事，仆居上位。"争久不决，虏曰："君有几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来日已别家人而来，今日欲取宗道首则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国必不敢耳。"逆者曰："译者失辞，某自谓有两首耳。"宗道曰："译者失辞，何不斩译者，乃先宗道？"逆者云："两国之欢如鱼水。"宗道曰："然则天朝水也，水可无鱼，鱼不可无水。"

于内帑借钱一百二十万，绸绢七十万，银四十万，锦绮二十万，助十分之七。

汴张巩建议大兴狭河之役，使河面俱阔百五十尺，所修自东京抵南京，南京已下，更不修也。今岁所修止于开封县境。（王临云）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宁护葬事，凌蔑诸子，所馈遗近万缗，而心犹未厌。故奏宗懿不孝，坐夺俸、黜官。

癸未，皇子犹坚卧不肯入肩舆，宗谔责之曰："汝为人臣子，岂得坚拒君父之命而终不受邪？我非不能与众执汝强置于肩舆，恐使汝遂失臣子之义，陷于恶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恸哭而就肩舆。（王乐道云）

又云：令教授周孟阳作《让知宗正表》，每一表饷之金十两。孟阳辞，皇子曰："此不足为谢，俟得请，方当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阳获千余缗。

丁正臣曰：皇子坚辞新命，孟阳使人谓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别有所奏，君独能无患乎？"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国疲弊，阴谋入寇。朝廷闻之，十月始修河北诸州城，又籍民为强壮以备之，又籍陕西、河东民为乡弓手。时天下久承平，忽闻点兵，民情惊扰。敕谕以"今籍民兵，止令守卫。虑有不逞之徒，妄相惊煽，云'官欲文面为兵，发之戍边。'有为此言者，听人告捕，当以其家财充赏。"

二年正月，契丹大发兵屯幽蓟间，先遣其宣徽南院使萧英、翰林学士刘六符奉书入见。己巳，边吏以闻，朝廷为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诰富弼假中书舍人充接伴。

枢密直学士明镐讨贝州，久未下，上深以为忧，问于两府，参知政事文彦博请自往督战。八年正月丁丑，以彦博为河北宣抚使，监诸将讨贝州。时枢密使夏竦恶镐，凡镐所奏请，多从中沮，唯恐其成功。彦博奏："今在军中，请得便宜从事，不中覆。"上许之。

闰月庚子朔，克贝州，擒王则。初，彦博至贝州，与明镐督诸将筑距闉以攻城，旬余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刘炳请穴地以攻城，彦博许之。贝州城南临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潜穿穴，弃土于水，昼匿穴中，城上不之见也。久之，穴成，自教场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彦博，选敢死士二百，命指使将之，衔枚自穴入。有帐前虞候杨遂请行，许之。遂白"军士中有病欬者数人，此不可去，请易之"，从之。既出穴，登城杀守者，垂绠以引城下之人，城中惊扰。贼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颇引却。杨遂力战，身被十余创，援枪刺牛，牛却走践贼，贼遂溃。王则、张峦、卜吉与其党突围走，至村舍，官军追围之。则犹着花幞头，军士争趣之，部署王信恐则死无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峦、吉死于乱兵，不知所在。彦博请斩则于北京，夏竦奏言所获贼魁恐非真，遂槛车送京师，剐于马市。董秀、刘炳并除内殿崇班。

初，赵元昊既陷安远、塞门寨，朝廷以延州堡寨多，徒分兵力，其远不足守者悉弃之，而虏益内侵为边患。大理寺丞、签署保大军节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城，修之，东可通河东运路，北可扼虏要冲。"诏从之，命世衡帅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无井，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凿，众以为城无井则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无水者邪？"即命工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钱，凡过石数重，水乃大发，既清且甘，

城中牛马皆足。自是边城之无井者效之，皆得水。诏名其城曰青涧，以世衡为内殿承制、知城事。（出希文所作《墓志》。众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世衡少尚气节，以荫补将作监主簿，累迁太子中舍。尝知武功县，用刑严峻，杖人不使执拘之，使自凭栏立砖上受杖，杖垂毕，足或落砖，则更从一数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执帖下乡村，但以片纸榜县门，云："追某人，期某日诣县庭。"其亲识见之，惊惧走告之，皆如期而至。（于志宁云）

后通判凤州，知州王蒙正，章献太后姻家也，尝以私干世衡，不从，乃诱王知谦使诣阙讼冤，而阴为之内助，世衡坐流窦州。章献崩，龙图阁直学士李纮奏雪其罪，复卫尉寺丞。（《墓志》云）

后知渑池县，葺馆舍，设什器，乃至砧臼匕箸，无不毕备，客至如归，由是声誉大振。（自见）县旁山上有庙，世衡葺之，其梁重大，众不能举。世衡乃令县干剪发如手搏者，驱数对于马前，云"欲诣庙中教手搏"，倾城人随往观之。既至，而不教，谓观者曰："汝曹先为我致庙梁，然后观手搏。"众欣然，趣下山共举之，须臾而上。其权数皆此类。

初至青涧城，逼近虏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致之，不问所出入，未几，仓廪皆实。又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射的，中者辄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重轻如故，而的渐厚且小矣。或争徭役优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优处。或有过失，亦使之射，射中则释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视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抚养羌属，亲入其帐，得其欢心，争为之用。寇至，屡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带，或撤席上银器遗之。比数年，青涧城遂成富强，于延州诸寨中，独不求益兵、运刍粮。（众云，亦出《墓志》）

洛苑副使、知青涧城种世衡，为属吏所讼以不法事，按验皆有状。鄜延路经略使庞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涧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则边将无所措手足。"诏勿问。顷之，世衡徙知环州，将行，别庞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肠铁石也，今日为公下泪矣。"（颍公云）

庆历二年春，范文正公巡边，至为环庆经略使，环州属羌多怀贰心，密与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属羌心，而青涧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之。有牛奴讹，素屈强，未尝出见州官，闻世衡至，乃来郊迎。世衡与约，明日当至其帐，慰劳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讹凶诈难信，且道险，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结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讹尚寝，世衡蹴起之，奴讹大惊，曰："吾世居此山，汉官无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帅部落罗拜，皆感激心服。（出《墓志》）

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抚而用之。尝夜与慕恩饮，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潜于壁隙窥之。慕恩窃与侍姬戏，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遗之。由是得其死力，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郭固云）

生羌归附者百余帐，纳所得元昊文券、袍带，无复贰心。世衡令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败去，遂不敢犯。（众云，亦出《墓志》）

世衡尝以罪怒一番落将，杖其背，僚属为之请，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赵元昊，甚亲信之，得出入枢密院。岁余，尽诇得其机事以归，众乃知世衡用以为间也。（众云）

环、原之间，属羌有明珠、灭臧、康奴三种最大，素号横猾，抚之则骄不可制，攻之则险不可入，常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于夏虏。二川之间，有古细腰城。庆历四年，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抚陕西，命世衡与知原州蒋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说诱夏虏，以故未及出兵争之。世衡以钱募战士，昼夜板筑，旬月而成。乃召三种酋长，谕以官筑此城，为汝御寇。三种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绝，因而服从。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属羌朝夕聚哭其柩者数日。青涧、环州吏民及属羌皆画像事之。八子：古、诊、咏、谘、谔、訢、记、谊。（出《墓志》）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涧城，欲遣僧王嵩入赵元昊境为间，召与之饮，谓曰："虏若得汝，考掠求实，汝不胜痛，当以实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试之。"乃缚嵩于庭，而掠之数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时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宁令之舅野利旺荣及刚浪唛，分将左右厢兵，最用事。世衡使嵩为民服，赍书诣旺荣，且遗之枣及画龟。旺荣锁嵩囚地牢中，且半岁所。会元昊欲复归中国，而耻自言，乃释嵩囚，使旺荣遗边将书，遣教练使李文贵逆嵩还，曰："向者种洛苑书意，欲更求通和邪?"边将送文贵及嵩诣延州，时庞公为经略使，已奉朝旨招纳元昊，始遣文贵往来议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职。（众云，及自见）

东染院使种世衡长子古，初抗志不仕，慕叔祖放之为人，既而人莫之省。皇祐中，诣阙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虏，离间其用事臣，野利旺荣兄弟皆被

诛，元昊由是势衰，称臣请服。经略使庞籍掩臣父之功，自取两府。"庞公时为枢密使，奏称："嵩入虏境即被囚，元昊委任旺荣如故。及元昊请服之时，先令旺荣为书遗边将。元昊妻即旺荣妹，元昊黜其妻，旺荣兄弟怨望。元昊既称臣，后二年，旺荣谋因宁令娶妇之夕作乱杀元昊，事觉，族诛，非因嵩离间而死。臣与范仲淹、韩琦皆豫受中书札子：'候西事平，除两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专以招怀之功得两府。文书具在，皆可考验。"朝廷知古妄言，犹以父功，特除古天兴主簿，令御史台押出城，趣使之官。其后朝廷籍其父名，擢古、诊、谔皆为将帅，官至诸司使。

夏英公为南京留守，杖人好潜加其数。提点刑狱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轻，罪有难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小人、潜加杖数乎？"诏取戒励。当时文臣皆为英公耻之。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为刺史，号章太傅。其夫人练氏知识过人。太傅尝出兵，有二将后期，欲斩之，夫人置酒，饰美姬进之，太傅欢甚，迨夜饮醉，夫人密摘二将使去。二将奔南唐，将兵攻建州，破之。时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将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门，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旧德，愿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耳，不愿独生。"二将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兴，子孙及第至达官者甚众；余五房子孙无及第者，惟章衡状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孙继五房耳。（黄好谦云）

黄庠，洪州人，文学精赡，取国子监进士解、贡院奏名皆第一，声誉赫然，天下之士皆服为之下。及就殿试，病不能执笔，有诏后举就殿试，未及期而卒。

杨寘字审贤，两为国子解元，贡院奏名、殿庭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冯京字当世，鄂州人，府解、贡院、殿庭皆第一。（身见）

康定初，夏虏寇延州，永平寨主、监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虏去复归。指挥使史吉帅所部数百人遮城门，立于马前，曰："寨主、监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谋告，吉曰："如此，兵则完矣，如城中百姓、刍粮何？此往还之迹何可掩？异日为有司所劾，吉为指挥使，不免于斩头，愿先斩吉于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从行也。"寨主、监押惭惧，引辔而返。虏至，围城，吉帅众拒守，数日而虏去。朝廷以寨主、监押完城功，各迁一官，吉曰："幸不丧城寨，吾岂论功乎？"后官至团练使。女为郭逵夫人，亦有明识。逵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规之曰："我与公俱老，所衣食能几何？子孙皆有官，公位望不轻，胡为多藏以败名也？"

卷十

文潞公知益州，喜游宴。尝宴钤辖廨舍，夜久不罢，从卒辄拆马厩为薪，不可禁遏。军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实寒，可拆与之。"神色自若，宴饮如故，卒气沮，无以为变。（杨希元云）

故相刘沆薨，赠侍中，知制诰张瓌草告词，颇薄其为人。其子瑾诣阙，累章讼冤，称瓌挟私怨，至诋瓌云："祖奸、父赃、母秽、妻滥。"瓌，洎之孙，父方回，尝以赃抵罪，母、妻之谤，出于钱晦所讼"一门萃众丑，一身备百恶"。又帅兄弟妇女，衰绖诣待漏院哭诉。执政亦以褒赠乃朝廷恩典，瓌不当加贬黜之词。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瓌左迁知黄州，然瑾竟亦不敢请谥。

张密学奎、张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黄白术，宋氏伺其夫出，取其书并烧炼之具悉焚之。夫归，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学，日见君烧炼而效之，他日何以兴君之门？"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爱金帛，市书至数千卷，亲教督二子使读书。客至，辄于窗间听之。客与其子论文学、政事，则为之设酒殽；或闲话、谐谑，则不设也。侨居常州，胡枢密宿为举人，有文行，宋氏以为必贵。亢少跅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听出，唯胡秀才召，乃给衣冠使诣之。既而二子皆登进士第，仕至显官。（景公云）

张密学奎少嗜酒，尝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复饮，至终身。

至和三年春，仁宗寝疾，不能言，两府以设道场为名，皆宿禁中，专决庶政。有禁卒诣开封府告大校谋为变者，府中夜封上之。时富公以疾谒告，惟潞公、刘相、王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帅问大校平日所为如何，三帅言其谨愿。潞公秉笔欲判其状，斩告变者，伯庸捏其膝，乃请刘相判之。

仁宗寝疾，两府虽宿禁中，数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内侍都知等诘之曰："主上疾有增损，皆不令两府知，何也？"对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违豫，海内寒心。彦博等备位两府，与国同安危，岂得不预知也！何谓漏泄？"顾直省官曰："引都

知等至中书，令供状：今后禁中事如不令两府知，甘伏军令。”诸内侍大惧。日暮，皇城诸门白下锁，都知曰：“汝自白两府，我当他剑不得。”由是禁中事两府无不知者。枢密使王德用开便门入中书，潞公执守门亲事官送开封府挞之。明日，谓同列曰：“昨日悔不斩守门者。天子违豫，禁中门户岂得妄开邪?”

崔公孺，谏议大夫立之子，韩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执政，用监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镕之地，宜法造化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薮泽，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为民害，可乎?”魏公甚严惮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从其母适朱氏，因冒其姓，与朱氏兄弟俱举学究。少尪瘠，尝与众客同见谏议大夫姜遵，遵素以刚严著名，与人不款曲，众客退，独留仲淹，引入中堂，谓其夫人曰：“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唯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遂参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测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余，始改科举进士。(尧夫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忧，寓居城下。晏公请掌府学，仲淹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诇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仲淹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亦妄对。仲淹即取书问之，其人不能对，乃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服除，至京师，上宰相书，言朝政得失及民间利病，凡万余言，王曾见而伟之。时晏殊亦在京师，荐一人为馆职，曾谓殊曰：“公知范仲淹，舍不荐，而荐斯人乎？已为公置不行，宜更荐仲淹也。”殊从之，遂除馆职。顷之，冬至立仗，礼官定议欲媚章献太后，请天子帅百官献寿于庭，仲淹奏以为不可。晏殊大惧，召仲淹，怒责之，以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得罪于门下也。”殊惭无以应。

黄晞，闽人，好读书，客游京师，数十年不归。家贫，谒索以为生，衣不蔽体，得钱辄买书，所费殆数百缗，自号聱隅子。石守道为直讲，闻其名，使诸生如古礼，执羔雁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补学职，晞固辞不就。故欧阳永叔《哭徂徕先生》诗云“羔雁聘黄晞，晞惊走邻家”是也。著书甚多。至和中，或荐于朝，除试太学助教，月余，未及具绿袍，遇疾，暴卒。有子，甚愚鲁，所聚及自著书，皆散失无存者。(好谦云)

郭后既废，京师富民号陈子城者，因保庆杨太后纳女入宫，太后许以为后也。已至掖庭，将进御，勾当御药院阎士良闻之，遽见上。上方披《百叶图》择日，士良曰：“陛下读此何为?”上曰：“汝何问焉?”士良曰：“臣闻陛下欲纳陈氏女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城使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仆之官也。陛下若纳奴仆之女为后，岂不愧见公卿大夫邪?”上遽命出之。(孙器之云士良自言)

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遗腹生公，其祖爱之。幼时，祖父脱帽，使公执之，会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与之，使挟以自泛。公一手挟竿，一手执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

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适河阳钱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为母匿私财以适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剑斫之，伤脑。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橑上，出血数升，仅而得免。乃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尝至济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资用稍给。举进士，殿试第四。及贵，其长兄犹存，待遇甚有恩礼。二兄及钱氏、姑氏子孙，受公荫补官者数人，仍皆为之婚嫁。(崔甥云)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

庆历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抚陕西、河东，自知权要恶之者多，上益厌之，乃上章乞罢政事、除一郡。上欲听其请，章郇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而罢之，恐天下皆谓陛下轻黜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表谢，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上从之。希文果奉表谢，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罢知邠州。既而杜丞相、富彦国、韩稚圭、欧阳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始平公云)

通、泰、海州皆滨海，旧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卤，不可稼穑。范文正公监西溪仓，建白于朝，请筑捍海堤于三州之境，长数百里，以卫民田，朝廷从之。以文正为兴化令，专掌役事；又以发运使张纶兼知泰州，发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利。兴化之民往往以范为姓。

庆历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阁，召中书、枢密院官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观内库瑞物，因问安边大略，移刻而罢。

庆历六年八月甲戌，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吴育为枢密副使，丁度为参知政事。是时宰相贾昌朝、陈执中议罢制科，育以为不可，争论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务，故有是命。庞籍为枢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参知政事宋庠之子，庠因言于上，以亲戚共事为嫌，故度得先之。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举进士，未预解荐，曲江主簿王仝善遇之，为干知韶州者举制科。知州怒，以为玩己，捃其罪，无所得，唯得仝与希古接坐，仝坐违敕停任，希古杖臀二十。仝遂闲居虔州，不复仕进。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为馆职，为范文正讼冤获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参大政，引为谏官。秘书丞茹孝标丧服未除，入京师私营身计，靖上言："孝标冒哀求仕，不孝。"孝标由是获罪，深恨靖。靖迁龙图阁直学士，王仝数以书干靖求货，靖不能应其求。孝标闻靖尝犯刑，诈匿应举，乃自诣韶州购求其案，得之。时钱子飞为谏官，方攻范党，孝标以其事语之，子飞即以闻。诏下虔州问王仝。靖阴使人讽仝令避去，仝辞以贫不能出，靖置银百两于茶篚中，托人饷之。所托者怪其重，开视，窃银而致茶于仝，仝大怒。及诏至，州官劝仝对"当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仝不从，对称"希古即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卫将军分司。（伯淳云）

余靖初及第，归韶州，州吏尝鞫其狱者往见之，靖不为礼，吏恨之，乃取靖案，裹以缇油，置于梁上。吏病且危，嘱其子曰："此方今达官之案，他日朝廷必来求之。汝谨掌视，慎勿失去。"及茹孝标求其案，人以为事在十年前，必不存，孝标访于吏子，竟得之。（伯达云）

庆历四年五月己巳，诏特徙右司谏、直集贤院、知渭州兼泾原路部署尹洙知庆州。先是，资政殿学士郑戬兼陕西四路招讨经略都部署，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检刘沪建策，以为秦、渭两路有急，发兵相援，路出陇坻之内，回远，恐不及事，请募熟户，于山外筑水洛、结公二城，以兵戍之，缓急以通援兵之路。戬以状闻，命沪及著作佐郎董士廉董其役。会枢密副使韩琦宣抚陕西还，奏罢四路招讨，以戬知永兴军。又言："两城之旁多生户，今夺其地，恐城未毕而寇至，请罢之。"戬因极言筑二城之利，不可辄罢。诏三司副使鱼周询往视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沪、士廉令还，沪、士廉以熟户既集，官物无所付，请遂城之。洙怒，以沪、士廉违部署司节制，命泾原路部署狄青往斩之，青械系沪、士廉于德顺军。及周询还，言二城利害与戬议同，乃徙洙于庆州，沪降一官，士廉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军、弓箭手等钱有差。

尹师鲁谪官监均州酒，时范希文知邓州，师鲁得疾，即擅去官，诣邓州，以后事属希文。希文日往视其疾，师鲁曰："今日疾势复增几分，可更得几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师鲁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将死者必见鬼神，此不可信，洙并无所见，但觉气息奄奄就尽耳。"隐几坐，与希文语久之，谓希文曰："公可出，洙将逝矣。"希文出至厅事，已闻其家号哭。希文竭力送其丧及妻孥归洛阳。（黄好谦云）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辅知仙源县，诸孔犯法，无所容贷。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枢密副使包拯薨，车驾临幸其第。拯字希仁，庐州人，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后历监察御史，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迁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又迁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历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薨。拯为长吏，僚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从之。刚而不愎，此人所难也。

先是，诏周后柴氏，每遇亲郊，听奏补一人充班行。至是，或上言："皇嗣未生，盖以国家未如古礼封二王后。"嘉祐四年四月癸酉，诏："择柴氏族人最长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则换文资，仍封崇义公，于河南府、郑州境内与应入差遣，更给公田十顷。其周室陵庙，委之管勾，岁时祭享。如至知州资序，即与他处差遣，更取以次近亲袭爵受官承替。"

丁度字公雅，开封祥符人。祖颛，尽其家资聚书至八千卷，为大室以贮之，曰："吾聚书多，虽不能读，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矣。"父逢吉，以医事真宗于藩邸，官至将作监丞致仕。度以祀汾阴岁举服勤词学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评事、通判通州事，迁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今上即位，度上书请博延儒臣、劝讲道谊，增置谏官、切劘治体，垦辟荒莱、安集流庸，以为州县殿最。章献皇后善之，迁太常博士，赐绯。俄出知湖州事，徙京西转运使，以祠部员外郎知制诰，迁翰林学士。久之，兼侍读学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学士。国朝故事：中书制民政，枢密专兵谋。又赵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号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异同，则下无适从，非为国体。"于是始诏军旅重务，二府通议。

度在两禁十五年，性宽厚，傥宕不修威仪，流辈多易之。上尝从容问度："用人资序与才器孰先？"度

对曰："天下无事则循守资序，有事则简拔才器。"上甚善之。会谏官有言度承间求进者，上以度言谕执政，且曰："度侍从十五年，而应对如是，不自为地，真淳厚长者也。"寻以度为工部侍郎、枢密副使。逾年，参知政事。

顷之，卫士为变，事连宦官杨怀敏，枢密使夏竦言于上："请使御史与宦官同于禁中鞫其狱，不可滋蔓，使反侧者不自安。"度曰："宿卫有变，事关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固请付外台穷治党与。自旦争至食时，上卒从竦议。未几，度求解政事。时初置紫宸殿学士，以度为之，兼侍读学士，寻以"紫宸"称呼非宜，改为观文殿学士。后数年薨，赠吏部尚书，谥文简。度早丧妻，晚年学修养之术，常独居静室，左右给使唯老卒一二人而已。

庆历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杨安国、赵师民皆醇儒，乃昔时崔遵度之比，久侍经筵，各宜进职。"于是安国加直龙图阁，仍赐紫，又以安国新除母服，家贫，赐金百两；师民充天章阁侍讲，仍赐绯。

庆历三年九月，谏官蔡襄上言："两府私第毋得见宾客，若欲询访天下之事，采拔奇异之材，许临时延召。"诏旬休许见宾客。

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学士欧阳修又上言："两制以上毋得诣两府之第。"诏从之。

欧阳修字永叔，吉州人。举进士，国子补监生、发解、礼部奏名皆第一人。天圣八年及第。

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参知政事孙抃为观文殿学士、同群牧制置使，枢密副使赵槩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吴奎为枢密副使。抃以进士高第，累官至两制，性淳厚，无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为枢密副使，多病，志昏，医官自陈劳绩求迁，吏以文书白抃，抃见吏衣紫，误以为医官，因引手案上，谓曰："抃数日来体中不佳，君试为诊之。"闻者传以为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对之拱默，未尝开一言。是时，枢密使张昪屡以老乞致仕，朝论以抃次补应为枢密使，恐必不胜任。殿中侍御史韩缜因进见，极言其不才，当置之散地，抃初不知。后数日，中书奏事退，宰相韩琦、曾公亮独留身在后，抃下殿，谓参知政事欧阳修曰："丞相留身何也？"修曰："岂非奏君事也？"抃曰："抃何事？"修曰："韩御史言君，君不知邪？"抃乃顿首摘耳曰："不知也。"因移疾请退，朝廷许之。

初，周王将生，诏选孕妇朱氏以备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视之，曰："此儿丰盈，亦有福相，留宫中娱皇子。"皇子七岁薨，真宗以其儿赐内侍省都知张景宗为养子，名曰茂实。及长，累历军职，至马军副都指挥使。有军人繁用，其父尝为张氏仆。用幼闻父言：茂实生于宫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属为兄。用冀幸恩赏，即为表具言其事，于中衢邀茂实，以表呈之。茂实惧，以用属开封府。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军。然事遂流布，众庶欢然。于是言事者请召用还考实，诏以嘉庆院为制狱案之。案者言："用素病心，一时妄言，茂实不上闻，擅流配之，请案其罪。"诏繁用配广南牢城，辞所连及者皆释之。

至和元年八月，嘉庆院制狱奏：军人繁用素病心，妄对张茂实陈牒，称茂实为皇亲。案署茂实得状当奏，擅送本衙取勘。狱成，知谏院张择行录问，驳用非心病，诏更验定。台谏官劾茂实当上言而不以闻，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马。马军副都指挥使张茂实，其父先朝大阉也。世传先朝尝以宫人赐之，生茂实。至是，有卒夫对茂实言其事，茂实杖而流之，事遂流闻。茂实内不自安，求出，除宁远军节度使、知潞州。

章献太后临朝，内侍省都知江德元权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过杭州，时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时中人奉使者，无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当今无比，荣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锐，复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礼无加者。意者，明公虽不求福，独不畏其为祸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过，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谓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处，而久居余杭繁剧之地，岂能办邪？"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惧也。"及笑曰："及老矣，诚得小郡以自逸，庸何伤？"待之如前，一无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伤也。时人服其操守。

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李杙云)

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度，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君贶云)

吕许公疾病，仁宗剪髭为药以赐之，又手诏以问群臣可任两府者。其亲遇如此。

谏议大夫李宗咏，晋侍中崧之孙也，父粲，崧之庶子。崧之遇祸，粲犹在襁褓，其母投之墙外，身随以出，由是独免。崧于故相昉为从叔，世居深州饶阳，坟墓夹道，崧在道东，谓之"东李"，昉在道西，

谓之"西李"，故宗泳犹与宗谔联名。（治臣云）

宝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国军节度使、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充武宁军节度使，发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献所居第，以益芳林园，诏给其直。八月庚申朔，庚午，武宁节度使王德用自陈：所置马得于马商陈贵，契约具在，非折继宣所卖。诏德用除右千牛卫上将军，徙知随州，仍增置随州通判一员。九月丁未，折继宣责授诸卫将军，徙知内地，以其弟代之。

宝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环庆路都部署司奏：夏虏寇掠保安军及延州，驻泊钤辖、六宅使卢守懃等将兵击却之，各以功大小受赏有差。散直狄青功最多，超四资，除殿直。

癸酉，雨木冰。己卯，昭远受诏宰猗氏。孔道辅卒于澶州。

文彦博知永兴军。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陕西铁钱不便于民，乞一切废之。"朝廷虽不从，其乡人多知之，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彦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扰也。"乃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直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晓然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

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投瓦砾。诏捕后行二人，杖脊配沙门岛，因罢沙汰。

壬申，以翰林学士、户部郎中吴奎为左司郎中、权知开封府，翰林侍读学士、权知开封府王素充群牧使。初，素与欧阳修数称誉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颇有力焉。弼既在相位，素知开封府，冀弼引己以登两府。既不如志，因诋毁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徙知益州，复还知开封府，愈郁郁不得志，厌倦烦剧，府事多卤莽不治，数出游宴。素性骄侈，在定州、益州，皆以贿闻。为人无志操，士大夫多鄙之。开封府先有散从官马千、马清，善督察盗贼，累功至班行，府中赖之。或谓素："二马在外，威福自恣，大为奸利。"素奏，悉逐之远方。于是京师盗贼累发，求捕不获。台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补，朝廷因而罢之。

大理寺丞杨忱监蕲州酒税，仍令御史台即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读学士偕之子，少与弟慥俱有俊声。忱治《春秋》，慥治《易》，弃先儒旧说，务为高奇，以欺骇流俗。其父甚奇之，与人书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为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读其句者。忱常言《春秋》无褒贬。与人谈，流荡无涯岸，要取不可胜而已。性轻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检，商贩江、淮间，以口舌动摇监司及州县，得其权力，以侵刻细民，江、淮间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阙京师。弟慥掌永兴安抚司机宜，卒于长安，忱不往视，日游处于倡家。会有告其贩纱漏税者，忱自言与权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台推鞫，朝廷许之。狱成，以赎论，仍冲替。忱尚留京师，御史中丞王畴劾奏忱曰："忱口谈道义，而身为沽贩；气凌公卿，而利交市井；畜养污贱，而弃远妻孥。"故有是命。

卷十一

王罕　依智高犯广州，罕为转运使，出巡至梅州，闻之而还。仲简使人间道以蜡丸告急，且召罕，罕从者才数十人，问曰："围城何由得入？"曰："城东有贼所不到处，可以夜缒而入。"罕曰："不可。"进至惠州，广民拥马求救，曰："贼围城，十县民皆反，相杀掠，死伤蔽野。"罕曰："吾闻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询识者，而后行之；无人，则询老者也。'"乃召耆老问之，对曰："某家客户十余人，今皆亡为贼矣。请各集以卫其家。"罕曰："贼者多于庄客，何以御之？"乃召每村三大户，与之帖，使人募壮丁二百；又帖每县尉募弓手二千人以自卫。捕得暴掠者十余人，皆腰斩之。又牒知州、知县、县令皆得擅斩人。一夕，乡村肃然。

罕为募民骁勇者以自随，得二千人，船百余艘，制旌旗钲鼓，长驱而下，趣广州。蛮兵数千人来逆战，击却之。蛮皆敛兵聚于城西，乃开南门，作乐而入。罕不视家，登城，子死于贼人之手而不哭。树鹿角于南门之西以拒蛮，自是南门不复闭矣，凡粮用皆自南门而入。东莞主簿黄固取抛村，知新州侍其渊在广州，罕以其忠勇与之共守。蛮众数万，皆所掠二广之民也，使之昼夜攻城，为火车，顺风以焚西门。时六月，城上人不能立；军校请罕下城少休，罕欲从之，渊奋剑责军校曰："汝曹竭力拒敌，则犹可以生；若欲溃去，纵不为贼所杀，朝廷亦当族汝。全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气亦自倍，蛮军不能克而退。提刑鲍轲率其孥欲过岭北，至雄州，萧勃留之，乃日递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计事，罕不来，又奏之。谏官李兑奏罕只在广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围解，罕降一官，信州监税，轲受赏，罕不自言。黄固当围城时最输力，已而磨勘若有不足者，亦得罪，渊功亦不录。（罕云、王纮云）

光化军宣毅邵兴逃叛　庆历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陈曙等迁官，赏讨光化贼之功也。先是，知光化军、水部员外郎韩纲性苛急，失士众心。去年九月

中，群盗张海等入光化军境，剽劫闾里，纲部分宣毅军士三百余人，被甲乘城，凡十余日。城中民高赀者献蒸胡酒肉以犒甲士，纲以饼肉之半犒士，及赐酒人一卮，而斥卖其余，欲以其钱市兵器为守御备。军士营远者或不时得饮食，而纲所给饼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时有监押使臣在军中，所部军士不以请给历自随，民又请献钱以资监押军士。纲曰："本军之士尚无钱给之，何有于监押?"悉辞不受。军士遂讹传民献以资乘城之士，而知军却之，益加怨愤。纲又使员僚王德作城内布兵图，久之不成，纲怒，骂曰："我不敢斩汝邪?"因召刽子，令每日执剑待命于庭下，众益骇。

十月三日，民有入粟得官者骆子中通刺谒纲，纲迎语子中不用拜。军士误听，以为子中献钱而纲辞不取。时方给饼肉，员僚邵兴叱军士起，曰："汝辈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饼入纲庭中。纲怒，命执投饼者，得数人，械系于狱。

明日，狱司以节状追捕其党，邵兴惧，因纠率其众，盗取库中兵器作乱，欲杀纲，纲自宅后逾城逃出，得小舟乘，沿汉下数里，再宿而后返，与官吏皆逃。兴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挥使李美及军士三百余人，行趣蜀道。李美老不能行，于道自经死。兴独率其众与商州巡检战，杀之。员僚赵千及军士百余人，自贼所走还光化军。兴所过劫掠民居行旅，及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杀其将领者，兴元府员僚赵明以众降兴。兴闻洋州有虎翼兵，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贼使臣李方将虎翼兵追之。

二十九日，击破兴等于婿水，斩兴及其党五十余人，生擒赵明，余党皆溃，州县逐捕，尽诛之。陈曙等皆以功迁；纲坐弃城除名，英州编管；监押许士从追三官，舒州编管。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学士院奏：定到郊祀天地，宜止以一帝配侑。温成皇后庙请去扁榜，自今不复命两制祠，止令本庙使臣行礼。

庆历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观诸路提转所按举官吏，务为苛刻，不存远大，可降诏约束。"

保州云翼兵士旧有特支口食，通判石待举以为安坐冗食，白转运司减之。军士怨怒，作乱，杀知州、通判、都监，以监押韦贵为主，闭城拒命。诏真定府副都部署李昭亮、沿边都巡检入内押班杨怀敏、知定州皇城使贺州刺史王果等讨之。丙辰，枢密院奏，保州城下诸将未有统一，诏富弼乘驿诣城下，授之节制，听以便宜从事。九月，李昭亮、杨怀敏命侍禁郭逵以诏书入城招谕乱兵，乱兵开城出降，有数百后出，悉诛。庚申，河北都转运使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张昷之落职知虢州，副使、刑部郎中、直史馆张沔降充工部郎中、知汝州，皆坐减云翼食及不觉察乱兵也。郭逵加阁门祇候。逵兄遵以勇力闻，从刘平与夏虏战死五龙水。

契丹。周革曰：景德中，中国自为誓书以授虏，虏继之以四言曰："孤虽不才，敢遵誓约，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庆历中，增岁给二十万，更作誓书亦如之。嘉祐初，枢密院求誓书不获，又求宁化军疆境文字，亦不获。于是韩稚圭曰："枢密院国家戎事之要，今文书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编辑之，数年而毕，成千余卷。得杜衍祁公手录誓书一本于废书，其正本不复见。

庆历中，契丹以兵压境，欲复周世宗所取关南之地，腾书中国，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兴无名之师，直抵幽、蓟。"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书与之：其一增物二十万，其一增十万，其一以公主妻梁王。使与虏约曰："能为我令元昊称臣纳款，我岁增二十万物；不能者，岁增十万物。"虏曰："元昊称臣纳款，我颐指之劳耳。汝当以二十万与我，然须是谓之'献'，或谓之'纳'，然后可。至于公主，则不必尔也。"富公固争献纳之名，归白朝廷。

赵元昊娶于野利氏，立以为后，生子宁令，当为嗣。以野利氏兄弟旺荣为谟宁令，号拽利王，刚浪唛为宁令，号天都王，分典左右厢兵马，贵宠用事。青涧城使种世衡欲离间其君臣，遣僧王嵩赍龟及书遗之，曰："汝向欲归附，何不速决?"旺荣见之，笑曰："种使年亦长矣，乃为此儿戏乎?"囚嵩于窖中，凡岁余。元昊虽屡入寇，常以胜归，然人畜死伤亦众，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缘边交市，颇贫乏，思归朝廷，而耻先发。庆历二年，使旺荣出嵩而问之，曰："我不晓种使之意，欲复与我通和邪?"即赠之衣服，遣教练使李文贵与之偕诣世衡。

时龙图阁直学士庞籍为鄜延经略招讨使，以元昊新寇泾原，止之于边，不使前。朝廷亦厌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诏籍怀之。籍上言："虏骤胜方骄，若中国自遣人说之，彼益偃蹇，不可与言。"乃召文贵诣延州问状，文贵言求请和，籍谓之曰："汝先王及今王向事朝廷甚谨，由汝辈群下妄加之名号，遂使得罪于朝廷，致彼此之民血涂原野。汝民习于战斗，吾民习于太平，故王师数不利，然汝能保其常胜邪?吾败不害，汝败社稷可忧。今若能悔过从善，出于款诚，名体俱正，当相为奏之，庶几朝廷或开允耳。"因赠遗遣归。文贵寻以旺荣、曹偶四人书来，用敌国修好之礼。籍以其不逊，未敢复书，请于朝廷。朝廷急于息民，命籍复书，纳而勿拒，称旺荣等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诏。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称。今方抑止其僭，而称其臣为上公，恐虏滋

骄，不可得臣。旺荣等书自称宁令、谟宁令，此虏中之官，中国不能知其义，可以无嫌，臣辄从而称之。”旺荣等又请欲用小国事大之礼，籍曰：“此非边帅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来，当为导致于朝廷耳。”

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贺从勖上书，称男邦面令国兀卒曩霄（或云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籍使谓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犹奉表称臣，今名体未正，不敢以闻。”从勖曰：“子事父，犹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师，而天子不许，请更归议之。”籍上言：“请听从勖诣阙，更选使者往至其国，以诏旨抑之，彼必称臣。凡名称、礼数及求丐之物，当力加裁损，必不得已，乃少许之。若所求不违，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厌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与从勖俱至其国更议之。

四年五月，元昊自号夏国主，始遣使称臣。八月，朝廷听元昊称夏国主，岁赐绢茶银采合二十五万五千，元昊乃献誓表。十月，赐诏答之。十二月，册命元昊为夏国主，更名曩霄。

赵元昊晚年嬖一尼，拽利氏宠浸衰，刚浪唛、嵬名山皆怨之。宁令纳刚浪唛女为妇，刚浪唛兄弟谋因成婚，邀元昊宴于帐中，伏兵弑之。事泄，刚浪唛兄弟毕族诛，宁令惧不自安。庆历八年正月辛未，宁令弑元昊，国人讨诛之，立其少子谅祚。

邢佐臣云：拓跋谅祚之母本拽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拽利谋杀曩霄不克，曩霄杀之，灭其族，妻削发为尼而生谅祚。及宁令弑曩霄，国人诛宁令而立谅祚，始数岁，其母专制国事，兄子没藏猧龙为相。母私幸胡人部纳皆移，恣横，大臣屡请诛之，母不听。嘉祐元年九月，部纳皆移作乱，杀国母，没藏猧龙引兵入宫诛之。其父与左厢军马副使，遣使就杀之。

种世衡卒，庞籍为枢密副使，世衡子古上谏官钱彦远书称：“吾父离间刚浪唛，使元昊诛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称臣请服。今庞以吾父功为两府，而吾父无所褒赏。”彦远为上言之。籍取前后边奏辨于上前，曰：“元昊称臣请服之时，刚浪唛等方用事，文书皆其兄弟所行。称臣后数年，自以作乱被诛，非因世衡之离间也。臣向与韩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两府。’琦、仲淹先为之，既罢后，臣为之，非攘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犹以世衡有功之故，除古天兴尉，即日勒之官。

夏国酋长嵬名山部落在故绥州，有众万余人，其弟夷山先降，为熟户。青涧城使种谔使人因夷山以诱名山，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赂，许以来降，名山不知也。既而，谔大发兵奄至，围其帐，名山惊，援枪欲斗，夷山呼之曰：“兄已约降，何为如是?”其姊识其声，曰：“汝为谁?”曰：“夷山也。”姊曰：“何以为验?”夷山示之手，无一指，姊曰：“是也。”名山曰：“我何尝约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金盂。”名山曰：“金盂何在?”文喜方出以示之。名山投枪而哭，谔遂以兵驱其部落牛羊南还。众多遁亡，比至入塞，才四千余人。朝廷即除名山诸司使。（郭帅云）

种谔之谋取绥州，两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绥州，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赵谅祚称臣奉贡，今忽袭取其地，无名，请归之。时韩魏公为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韩公判永兴军兼陕西四路经略使，度其可受可却以闻。韩公至陕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诘之曰：“若受之则当馈之以粮，戍之以兵，有急当救之，此三者皆有备乎?”韩公对：“不必馈、戍及救，彼自有以当谅祚。”因移书鄜延，令勿给粮，追还戍兵，若谅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时宣徽使郭逵为鄜延经略使，以为不可。韩公使司封郎中刘航往督责之，逵固执不从，曰：“如此，则降户无以自存，皆溃去矣。”乃奏请筑绥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绥德城，择降人壮健，刺手给粮，以为战兵，得二千余人。（郭帅云）

文公以取绥州为无名，请以易安远、塞门于夏国，遣祠部郎中韩缜与夏国之臣薛老峰议于境。老峰曰：“苟得绥州，请献安远、塞门寨基。”缜曰：“其土田如何?”老峰曰：“安有遗人衣而留领袖者乎?”缜信之，入奏。密院札子下鄜延，令追绥德戍人，迁其刍粮，不尽者焚之。经略使郭逵以为夏虏心欺绐，俟得安远、塞门，然后弃绥德未晚，匿其札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虏曰：“所献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闻，上怒甚，以让文公，文公亟札鄜延：前札更不施行。时赵卨掌机宜于经略司，求前札不获，甚忧恐。逵乃出示之，卨惊曰：“此他人所不敢为也。”（郭帅云）

先是，赵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贡，不过称教练使，衣服礼容皆如牙吏。宝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昊遣使戴金冠，衣绯，佩蹀躞，奉表纳旌节告敕，其表略曰：“臣本自祖宗出于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曩者，臣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境七州，并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幸嗣先扃，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土之封，显蒙于剖裂。”又曰：“称王则不喜，朝帝乃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以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时再让靡遑，群情又迫，事不得已，顺而行之。遂于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祖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

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西边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

静江军留后刘平为鄜延、邠宁、环庆路副都部署，屯庆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闻夏虏将自保安军土门路入寇，移牒使平将兵趣土门救应。十五日，平将所部三千人发庆州。十八日，至保安军，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十九日，与元孙合军趣土门。有蕃官言：“贼兵数万已入塞，直指金明。”会得范雍牒，令平、元孙还军救延州，平、元孙引兵还。明日，复至保安军，因昼夜兼行。二十二日，至万安镇。平、元孙将骑兵先发，令步兵饭讫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所，止营，令骑兵先趣延州夺门。是时，东染院副使、鄜延路驻泊都监黄德和将兵二千余人屯保安军北碎金谷，巡检万俟政、郭遵各将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趣之。

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平与元孙还逆之，至二十里马铺乃遇步兵。及德和、政、遵各所部兵皆会，凡五将，合步骑近万人。乃引兵东行，且五里，平下令诸军唱杀齐进；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贼。是时平地有雪五寸许，贼于水东为偃月阵，官军亦于水西作偃月阵相向。贼稍遣兵涉水为横阵，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而官军并进，击却之；贼复蔽盾为阵，官军亦击却之，夺其榜牌，杀获及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后及右胫皆中箭。会日暮，军士争挈人头及所获马，诣平论功，平曰：“战方急，且自记之，悉当赏汝也。”语未竟，贼引生兵大至，直前荡官军，官军却二三十步。

是时黄德和在阵后，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众军顾之皆溃。平子侍禁宜孙追及德和，执其马鞚，拜之数十，曰：“太保且当勒兵还，与大人并力却贼，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从。宜孙又请遣兵一二人还访其父，德和不与，宜孙遂与德和俱走。

平使军校以剑遮截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余人，力战拒贼，贼退水东。平率余众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贼一里所。贼夜使人至寨旁问曰：“寨内有主将否？”平戒军士勿应。贼又使人诈为汉卒，传言送文牒，军士知其诈，斫杀之。至四更，贼使人绕寨诟曰：“几许残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挥使李康应之曰：“狗贼，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狗贼庸足破乎？”

及明，平命军士整促甲马，再与贼战。贼又使骑临阵呼曰：“汝肯降乎？我当舍尔。不则尽杀之。”平又使李康应曰：“我来巡边，何者为降？汝欲和者，当为汝奏朝廷耳。”贼乃举鞭麾骑自四山下，不可胜计，合击官军，死者甚众。至巳时，平与元孙巡阵东偏，贼骑直前冲阵中央，阵分为二，平与元孙皆为贼所虏。平仆夫王信以颔敦负留后印及宣敕从平在阵，与平相失，贼尽夺其衣服并颔敦等，信逃窜得免。

是时，黄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县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缘道纵兵士剽窃民家避寇者货财，及饮酒，杀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张政自战所脱归，德和问曰：“汝见刘太尉、石太尉乎？后来如何？”政当时实与刘、石相失，不能知其处，道中闻散卒言“刘太尉以亡失多，不敢归，已降贼矣”，因言于德和曰：“刘太尉二十四日再与贼战，士卒死伤且尽，太尉令军士曰：‘汝曹勿复发箭，今日败矣，吾不能庇汝曹，当解甲降之耳。’贼遂执其马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与汝曹当诡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贼，力战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赏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云平降贼。散卒继至者，皆言平降贼，以顺德和意。有蕃落将吕密，实见平与元孙为贼所虏，并所得官军旗帜，收卷以去，德和问之，亦顺指意，言：“平与元孙降贼，贼以红旗前导而去。”德和喜，命所亲吏戚睿作吕密等状，仍增损其语，使与己意相傅会。睿意谓状中有名者皆应得赏，乃更私益兵士曲荣等数人名于其中。德和即以密等状为奏云：“二十三日，贼生兵冲破大阵，臣与刘平等阻西山为寨。二十四日，再与贼战，平以其卒降贼，臣等义不受屈，与数百人力战得出。”

会平仆夫王信自延州来，德和与知鄜州张馆使杂问之，信私念其主为大将，而为贼所擒，可丑，因绐言：“贼使李金明来约和亲，平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还，言元昊欲与太尉面相约结，平既乘马入贼军中，从者不得入，皆见剽剥，信独脱归。”德和起诣东厢，召信诘曰：“军士来者皆言平降，而汝独言平往约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数日，德和召信诣其馆，谓曰：“汝太尉降贼，人人皆知之，我已取军士等状奏之矣。汝今言乃异同，朝廷将有制狱，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丐汝银钗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时鄜州使人监守信，信欲亡不得，身无衣，寒甚，乃为书遗平子曰：“信从太尉与贼战不利，太尉入贼中约和亲。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贼，朝廷将有制狱，信当以死明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装为贼所掠，饥寒不可忍，愿具衣及钱粮，速寄以来。”有庖人将如庆州，信与书寄之。鄜延走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书，以闻。

二月一日，德和将其众归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领其众，遣德和归鄜州听朝旨，寻又徙之同州。德和始惧，奏言：“臣尽忠于国，范雍诬言臣弃军走。”又以书抵钤辖卢守懃及薛文仲求救，云：“有中贵人至者，当为力营护之，死生不敢忘。”守懃等悉上其书。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入内供奉官梁知诚即河中府置狱按之。先是，有诏：“平仆人王信乘传诣阙。”既而，复械送河中府彦博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隐，皆服其实。时河东都转运使王沿又奏言：“访知延州有金明败卒二人自虏中逃还，云刘平、石元孙、李士彬皆为贼系缚而去，平在道不

食，数骂贼云：‘狗贼，我颈长三尺余，何不速斩我，缚我去何也?’”彦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处。四月十五日，具狱以闻。中书、枢密院共召大理寺约法，准律：主将以下先退者斩之。又，部曲告主者绞。二十二日，两府进呈，奉圣旨：黄德和于河中府腰斩，枭其首于延州城下；王信杖杀。

卷十二

范帅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虏得入寨。其子谏曰：“虏大举，将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则势弱，不能拒也。”士彬不从。康定元年，虏兵大至，士彬所部皆降，其子力战而死，士彬遂为所擒。(郭帅云)

金明既陷，安远、塞门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赵振不能救，遂弃安远，拔城中兵民以归。又移书塞门寨主高延德曰：“可守则守，不可守亦拔兵民以归。”延德守半岁，救兵不至，遂帅众弃城归，虏据险邀之，举众皆没。及元昊请降，遂割其地以赐之。(郭帅云)

宝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钤辖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县都监、新寨解家河芦关路巡检李士彬申：四日戌时，男殿直怀宝及七罗寨指挥使唛妹，引到宥州末藏屈已团练侍者末藏福罗，以赵元昊所给宥州山遇令公及侄屈讹相公、从弟吃也相公告身三通来云：山遇先在元昊处为枢密，兄弟室家皆居细项，与屈已为婚姻，屈已居宥州南没姑川，元昊数诛诸部大人且尽，又欲诛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妹夫易里遇乞令公以告山遇，山遇自河外与侍者二人逃归，既济河，集缘河兵断河津三处。二十八日，山遇还至细项，使其弟三太尉者将宥州兵监河津诸屯。二十九日，山遇使侍者乞召屈已至细项。九月一日，山遇与屈已坐帐中，召福罗告以事状，山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谋反，欲杀大王，赖我闻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杀我！汝为我赍此告身三通，赴金明导引告延州大人，我当悉以黄河以南户口归命朝廷。今已发兵在细项，朝廷欲得质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来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语，当亟来，我别以马七八百匹献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军驿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监州兵之河上，悉发户口归朝廷也。”福罗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长城岭南而还。福罗至金明，以状言。

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为元昊所诛，已具闻奏。今山遇云欲归明，本司商量，已录白下告身，令士彬复以告身付福罗，自从其所告谕福罗，以元昊职贡无亏，难议受其降款，已遣还。臣等仍恐虏为奸诈，已戒缘边刺候严备去讫。

又奏：六日，保安军北蕃官巡检、殿直刘怀中状申：“唛知山遇相公、屈已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于二日起兵，有众二千余人，劫掠村社族帐，只在宥州境内。”寻得保安军状云：“五日寅时，山遇及弟二防御、三防御、侄屈讹相公、从父弟吃也相公，将麾下一十五骑，皆披甲执兵，抵归娘族指挥使嚷罗家，云欲归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军诘问山遇等所以来事故，勒令北归。仍令缘边部族首领严兵巡逻，或更有北来户口，皆约遣令还，毋得承受，别致引惹者。

诏鄜延路都钤辖司，严敕缘边诸寨及蕃官等，晨夜设备，遣人诇候，如虏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战，即于界首密行托备，毋得张皇；或更有山遇所部来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为彼意婉顺约回，务令安静。所诇知事宜，节次驿置以闻。仍下环庆泾原路部署司、麟府路军马司准此。是时知延州、管勾鄜延路军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阁待制郭劝，都钤辖、四方馆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军、供备库副使朱吉。

高继隆等破后桥寨　康定元年正月十八日，鄜延环庆路经略使范雍奏：“体量到洛苑使、环庆路钤辖高继隆，礼宾使、环庆路驻泊钤辖、知庆州张崇俊部领兵马，入西贼界，打破贼后桥寨。先令蕃官奉职、巡检李明领蕃部围寨，继隆、崇俊领大军继进，与贼斗敌相杀；又分擘兵甲，令柔远寨主、左侍禁、阁门祗候武英，监押、左侍禁王庆，东谷寨监押、奉职张立，左侍禁、阁门祗候、北路都巡检郝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门，入城；又令淮安镇都监、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刘政，东谷寨主、左侍禁贾庆，各部领兵马入贼界驻泊，牵拽策应，破荡却吴家、外藏、土金、舍利、遇家等族帐；又令入内西头供奉官、走马承受公事石全正把截十二盘路口。其殿侍、军员、兵士及蕃官使唤得力，或斫到人头，或伤中重身，系第一等功劳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体念今来此贼不住来沿边作过，正当用人之际，特与各转补名目，所贵激赏边臣及军士各更效命。”奉圣旨：高继隆、张崇俊于见今使额上各转七资，刘政、郝仁禹以下各转官有差。

康定元年秋，夏虏寇保安军、镇戎军。九月二十日，环庆路部署、知庆州任福谋袭夏虏白豹城及骨咩等族，以牵制虏势，使东路都巡检任政、华池寨主胡永锡击骨咩族，使凤川寨监押、殿直刘世卿将广勇、神虎二指挥会华池，又使淮安镇都监刘政、监押张立将兵趣西谷寨，与寨主等共击近塞诸族，期以二十日丑时俱发。

福以十六日夜闭门后，授诸军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门非从行兵无得辄出一人，声言巡边。是夜，宿业乐镇。十八日晚，入柔远寨。十九日，犒设

柔远诸蕃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诸将，使驻泊都监王怀正攻白豹城西，断神树罄来路；北都巡检范全攻其东，断金汤之路；柔远寨主谭嘉震攻其北，断叶市之路；供奉官王庆、走马承受石全正攻其南，击赏渥等族；驻泊都监武英主入城门斗敌，福以大军驻于城南，照管策应。是日，引兵柔远寨，置蕃官等于福马前而行，凡七十里。

二十日丑时，至白豹城，各分部分，即时攻城。卯时克之，悉焚其伪署李太尉衙署、酒税务、粮仓、草场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积聚。诸将分破族帐四十一，擒伪署张团练，杀首领七人，斩获二百五十余级，虏牛、马、羊、橐驼七千余头，器械三百余事，印记六面，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军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官巡检赵明为殿而还。

庆历元年二月十二日，赵元昊寇渭州，先遣游兵数千骑入塞，侵掠怀远寨、静边寨、笼竿城。西路都同巡检常鼎、刘肃及诸寨与战，斩获颇众。于是环庆路部署任福及钤辖朱观，泾原路都监王珪、桑怿，渭州都监赵律，镇戎军都监李简、监押李禹亨等合兵三万余人追击之。将作监丞耿傅掌督刍粮，亦在军中。贼阴引兵数万自武延川入据姚家、温家、好水三川口。诸将及士卒贪虏获，分道争进。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时官军追贼已三日，士卒饥疲，猝与贼遇，怿力战先死，福等兵大败，福、英、珪、律、简、禹亨、肃、傅皆死于贼。指挥使、忠佐死者十五人，军员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余人，亡马一千三百匹。杀虏民五千九百余口，熟户一千四百余口，焚二千二百六帐。斩贼首五百一十级，获马一百五十四匹。

康定初，夏虏入寇，参知政事宋庠荐供奉官、阁门祗候桑怿有勇略，今在岭南，请召于西边任使。诏迁内殿崇班，充鄜延路驻泊都监。顷之，徙泾原路驻泊都监，屯镇戎军。至是战死。

任福字祐之，开封人，少时颇涉书史。咸平中，应募补殿前诸班，以材力选为列校，凡六迁，至遥领刺史。宝元初，夏州赵元昊始绝朝贡，朝廷选班直诸校有勇干者除前班官，任以边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岚石隰州都巡检使，寻改凤翔秦凤阶成等路驻泊马步军副都部署兼知陇州。

康定元年，迁忻州团练使，充鄜延路驻泊兵马部署，寻徙知庆州兼邠宁环庆路兵马部署、安抚使。是岁九月，福与诸将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余帐，获伪防御、团练使等七人，朝廷赏其功，迁贺州防御使兼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月余，又迁侍卫亲军都虞侯。

明年春，受诏乘传至泾原，与陕西都部署经制边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与诸将出兵合数万人御之。先战小利，乘胜直进，至三川口，忽遇虏兵且二十万，官军大败。矢中福子怀亮之嗌，怀亮坠马，援福马鞅告之，福犹趣以疾战，虏击怀亮坠崖死。福策马运四刃铁简与虏斗，身被十矢，颊中二刃，乃为虏所杀，年六十一。上闻而惜之，赠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进封其母董氏为陇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琅琊郡夫人，子怀德除供备库副使，怀亮赠率府副率，怀誉除供奉官，怀谨侍禁，孙惟恭、惟让皆除殿直，侄怀玉除借职，赐田宅、赙赠甚多。

王立字成之，潍州北海人。咸平三年，进士及第，补宁化军判官。天圣四年，为夔州路转运使。施州徼外蛮夷，利得赐物，每岁求入贡者甚众，所过烦扰，为公私患。立奏令以贡物输施州，遣还溪洞；又城施州，通云安军道以运盐，朝廷嘉之。历江南东、陕西、河北、河东路转运使。并州有群盗，攻劫行旅，州县不能制。立行部至并州，选巡检军士十五人自随，阳云以护行装，微诇知盗处，掩捕尽获之，五日中获十八人，盗贼遂息。自河东徙知扬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为户部副使，寻以足疾出知庐州。迁右谏议大夫，徙知密州，秩满，归卒。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赵元昊悉众入寇，陷金明寨，执都监李士彬父子，遂攻安远、塞门、永平寨。安远最居极边，贼斫坏两重门，攻第三重门，监押、侍禁邵元吉縋下军士，斫退贼兵，复夺得城门。拒守数日，贼乃去。贼遂合众屯于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余寨。二十三日，贼分兵出东西城之后，及两城之间，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诸军发矢石击贼，死者颇众，遂不敢攻。明日，贼引兵退。其守城将佐钤辖卢守懃等，谨条次其功状，乞超资酬赏，以励后来。"

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益、监押殿直韩遂，安远寨主供奉官蔡泳、奉职曹度、借职王懿，皆死于贼。邵元吉及塞门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权监押右侍禁王继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权监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

诏死事者优与赠官，仍赙钱绢，录其子孙。元吉迁西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充安远寨主。

庆历三年十二月八日，韩琦奏："窃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诛讨，欲为守御之计，则莫若修完城寨，贼来则坚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战而困，此经久之策也。臣前至泾原，见缘边堡寨隳损，应增置者甚众，合计度修筑。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已来，役作甚苦。又闻来春欲令兴修水洛、结公二城，以通秦州、泾原救应之路。其间自泾原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一百三十里，并是生户所居，只于其中通达一径，须作二大寨、十余小堡乃可通。计其土工，何啻百万；更须采伐林木，作楼橹营廨；又须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积蓄刍粮。所费如此，只求一日通进援兵。又救应山

外，比积石、仪州、黄石河路只省得两程，况刘沪昨已降水洛城一带生户，李中和降陇城川一带蕃部，各补署职名充熟户，将来若进援兵，动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为梗？则知不须城寨已可往来。今近里要害城堡尚多阙漏，岂暇于孤远无益之处枉劳军民？事之缓急，当有先后。伏乞只作朝廷指挥，下陕西缘边四路部署司、泾原经略司，将泾原路弓箭手等，来春且令修筑逐地未了堡寨，其水洛、结公二城权住修筑，候向去城寨修完了毕，别奏取旨。如朝廷未以为然，乞选差亲信中使，至泾原秦凤路询问文彦博、狄青、尹洙，即知修水洛城于今便与未便。"诏如琦议罢修。

先是，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检刘沪建策修二城，陕西四路招讨部署郑戬主其事，知秦州文彦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会琦自陕西宣抚还，奏请罢之。又罢四路招讨，以戬知永兴军。戬因极言筑二城之利，不可辄罢，遣沪与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议者纷纭不决。诏三司副使鱼周询往视其利害。未至，洙召沪、士廉令罢役，蕃部皆遮止沪等，请自备财力，卒修二城，沪、士廉亦以熟户既集，官物无所付，又恐违蕃部之意，别致生变，遂城之。洙以沪、士廉违节度，命狄青往斩之，青囚之以闻。于是城中蕃汉之民皆逃溃，生户及亡命等争据其地。

韩琦又言："郑戬奏乞令臣不预商量。臣常患臣僚临事多避形逃迹，致赏罚间或有差误。因退思之，臣在西边及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只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详。今若隐而不言，复事形迹，则是臣偷安不忠，有误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诛责，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诏札与周询等及陕西都转运使程戡等，而周询及戡已先具奏："二城修之，于边计甚便，况水洛城今已修毕，惟女墙少许未完，弃之可惜，诚宜遂令讫役。"五月十六日，诏戡等卒城之。

琦所论十三条，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种落，不属大朝，今夺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损，于边亦无益，一也。

缘边禁军、弓箭手连年借债修葺城寨，尚未完备，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计须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转见劳弊，二也。

将来修成上件城堡，计须分屯正军不下五千人，所要粮草并须入中和籴，所费不小，三也。

自来泾原、秦凤两路通进援兵，只为未知得仪州、黄石河路，所以议者多欲修水洛一带城寨。自近岁修成黄石河路，秦凤兵往泾原并从腹内经过，逐程有驿舍粮草。若救静边寨，比水洛只远一程；若救镇戎、德顺军，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来水洛劳费如此，又多疏虞，比于黄石河腹内之路，远近所较不多，四也。

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二万人。今泾原、秦凤两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带城寨，则兵势转弱；兼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静边、章川堡以来出没，则两路援兵自然阻绝，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费功力，临事一无所济。况自来诸路援兵，极多不过五六千人至一万人，作节次前来，只是张得虚声，若先为贼马厄其来路，必应援不及；若自黄石河路，则贼隔陇山，不能钞截，五也。

自陇州入秦州，由故关路，山坂险隘，行两日方至清水县，清水北十里则为床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两日方至秦州。由是观之，秦州远在陇关之外，最为孤绝。其东路隔限水洛城一带生户，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为篱障，只备西路三都口一带贼马来路。今若开水洛城一带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渐有人烟耕种，蕃部等更不敢当道住坐，奸细之人易来窥觇。贼若探知此路平快，将来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扼断故关及水洛，则援兵断绝，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闻官中开道，皆有忧虑之言，不可不知，六也。

泾原路缘边地土最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诣城寨官员，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闲地土摽占，谓之"强人"。此辈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夺得蕃部土地耕种，又无分毫租税。缓急西贼入寇，则和家逃入内地；事过之后，却来首身。所以人数虽多，希得其力。又商贾之徒，各务求嘱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与蕃部交易。昨来刘沪下唱和修城之人，尽是此辈，于官中未见有益，七也。

泾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将来西贼以兵围胁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发兵则不能前进，多发兵则与前来葛怀敏救定川寨覆没大军事体一般。所以泾原路患见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马，二恐救应转难，八也。

议者言修水洛城不唯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带蕃部。缘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谷、者达谷、必利城、鵩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又谓元昊为草贼，素相仇雠，不肯服从，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开拓边境，须待西北无事、财力强盛之时，当今取之实为无用，九也。

今修水洛城本要通两路之兵，其陇城川等大寨，须藉秦凤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累有论奏，称其不便，显是妨碍，不合动移，十也。

凡边上臣僚图实效者，特在于选举将校、训练兵马、修完城寨、安集蕃汉，以备寇之至而已；贪功之人则不然，唯务兴事求赏，不思国计。故昨来郑戬差许迁等部领兵马修城，又差走马承受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毕，则皆是转官酬奖之人，不期与尹洙、狄青所见不同，遂致中辍，希望转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复修，则陇城川等又须相继兴筑，其

逐处所差官员将校，人人只望事了转官，岂肯更虑国家向去兵马粮草之费？十一也。

昨者泾原路抽回许迁等兵马之时，只筑得数百步，例各二尺以来。其刘沪凭恃郑戬，轻视本路主帅，一向兴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听从，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来若以刘沪全无过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计修水洛城经久利害，只听郑戬等争气加诬，则边上帅臣自此节制不行，大害军事，十二也。

陕西四路，唯泾原一路所寄尤重，盖川原平阔，贼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经略之任。近西界虽遣人议和，自杨守素回后，又经月余，寂无消耗，环庆等路不住有贼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远，西贼奸计大未可量，朝廷当奖励逐路帅臣，豫作支梧。今乃欲以偏裨不受节制为无过，而却加罪主帅，实见事体未顺，十三也。

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论列边事，特与究其利害，略去嫌疑，所贵处置不差，事存经久。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贼不知万数，围逼州城，攻击四日夜乃退。寻令乡兵赵素等探候，西贼尚在后河川、赤土岭、毛家坞一带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窃虑西贼虚作退势，诱引大兵追逐，别设伏兵，奔冲州城，见不辍令人探候，及申并、代部署司乞救应次。"

麟府路走马承受公事樊玉奏："窃见本路军马司准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一日被西贼攻围西城一十八日，至八月九日午时，其贼拔寨过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带下寨，去州约十五里。其夜，当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廉千、白政等偷路往州东探候，建宁寨已为西贼所破，贼于周回下七寨，杀虏寨主、监押及寨内军民，焚荡仓场、库务、军营、民居、敌楼、战棚皆尽。其贼亦不辍下屈野河来奔冲州城。当州日夜拒守、军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珣、飞骑长行王晏偷路告急，乞军马司星夜进程，发兵救应。"

河东路转运使文彦博奏："昨西贼围丰州及宁远寨，其并、代州副部署、通州团练使王元，麟府州钤辖、东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舆，只在府州闭垒自守，并无出兵救援之意，以至八月七日宁远寨破，十九日丰州破。二十一日，西贼引退已远，麟州路通。二十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随军十日粮草，计人粮马料九千石、草五万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军。臣寻急令保德、火山、岢岚军人户各备脚乘，于府州请搬上件随军。其王元、康德舆只于府州城外五七里下寨，坐食所搬粮草，经三日，复将所部兵马入城，亦不先告人户令知，其人户等见军马入城，谓是西贼将至，皆仓皇奔窜入城，弃所搬粮草脚乘并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户搬所余粮草于仓场回纳。窃缘人户请搬粮草、雇赁脚乘，所费至重，臣取得人户雇脚契帖，每搬随军草一束、粮一斗，不以远近日数，计钱一贯文省。如此费耗，若一两次，何以任持？若或出军击贼，远救城寨，须要粮草随行，虽有重费，不可辞劳。其如贼退已远，麟州道路已通，方领军马出城，又不敢前去追袭，却只去府州城外五七里札寨，令人户运粮，元辈何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捍边全藉良将，若王元、康德舆驽下之材，如此举动，必致败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懦夫；别择武臣，付以边事。"

诏："昨以西贼围闭麟府州，专差王元及并代州钤辖、供备库使杨怀志往彼策应，自部领军马到府州，并不出兵广作声援救应，致陷没丰州及宁远寨；其康德舆系专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亦只在府州端坐，不出救应。已降敕命，王元降右卫将军、陵州团练史，杨怀志降供备库副使，康德舆落遥郡军，令逐路都部署司遍行戒励。仍令王元、康德舆分析上件因依闻奏。"

宝元二年六月壬午，诏元昊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仍除属籍。华戎之人，有能捕斩元昊者，即除静难军节度使，仍赐钱谷银绢。元昊所部之人能归顺者，并等第推赏。丙戌，诏河东安抚司牒北朝安抚司，以赵元昊背叛，河东缘边点集兵马，虑北朝惊疑。

宝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监李士彬捕得元昊伪署环州刺史刘乞豺，送京师，斩于都市。以元昊令乞豺入延州界诱保塞蕃官故也。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韩琦奏："昨者夏虏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检使、侍禁、阁门祗候郭遵从刘平与贼战。有跨马舞二剑以出，大呼云欲斗将者，平问诸将，无敢敌者，遵独请行，因上马舞二铁简与贼格斗，贼应手脑碎，余众遂却。顷之，遵又横大锢刀，率百余人，进陷虏阵，至其帐前而还。凡三出三入，所杀者几百人。遵马倒，为贼所害，闻贼中皆叹服其勇也。乞优赐褒赠及录其子孙。"诏赠遵果州团练使，母、妻皆封郡君，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风自西北起，京师昼晦如墨，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存问刘平、石元孙家属，加赐赠。

四月戊子，陕西都转运司奏："请令淮南、江、浙州军造纸甲三二万副，给本路防城弓手。"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帐籍制造。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发兵戍守西边，恐诸处无备，乞于京东西州军增置弓手。辛丑，诏天章阁待制高若讷为京西体量安抚使，侍御史知杂事张奎为京东体量安抚使，就委点集。甲辰，中书门下奏："诸路并宜增置弓手，以备盗贼。"诏除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已从点差，及川、陕、广南、福建更不

点外，其余路分、量户口多少增置。

戊申，三司奏："乞下开封府并河北买驴三千头，载军器输陕西。"诏减一千头，仍增京东西两路。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诏河北、河东强壮，陕西、京东、京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为团，团置押官一员；四团为都，置正副都头一人；五都为一指挥，置指挥使一人教习。

庆历三年正月，广南东路转运司奏："前此温台州巡检军士鄂邻杀巡检使，寇掠数十州境，亡入占城。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财募人之占城，取邻等七人而归，枭首广州市。乞旌赏。"诏补殿侍，监南剑州酒税。初，内臣温台巡检张怀信性苛虐，号张列挈。康定元年，邻等不胜怨忿，杀之。至是始获焉。

李士彬世为属国胡酋，领金明都巡检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万人，延州人谓之铁壁相公，夏虏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诱士彬，士彬杀之。元昊乃使其民诈降士彬，士彬白知延州范雍，请徙置南方，雍曰："讨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赏以金帛，使隶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隶十八寨，甚众。元昊使其诸将每与士彬遇，辄不战而走，曰："吾士卒闻铁壁相公名，莫不胆坠于地，狼狈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由是益骄，又以严酷御下，而多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愤者。元昊乃阴以金爵诱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

是岁，元昊遣衙校贺真来见范雍，自言欲改过自新，归命朝廷。雍喜，厚礼而遣之，凡先所获俘枭首于市者，皆敛而葬之，官为致祭。真既出境，虏骑大入，诸降虏皆为内应。士彬时在黄惟寨，闻虏至，索马，左右以弱马进，遂鞚以诣元昊，与其子怀宝俱陷没。士彬先使其腹心赤豆军主以珠带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马奔延州，范雍犹疑之，使人诇虏，皆为所擒。明日，骑至城下。元昊割士彬耳而不杀，后十余年，卒于虏中。

庆历初，赵元昊围麟州二十七日。城中无井，掘地以贮雨水。至是水竭，知州苗继宣拍泥以涂藁积，备火箭射。贼有谍者潜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过二日，当破。"元昊望见涂积，曰："城中无水，何暇涂积？"斩谍者，解围去。

麟州之围，苗继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应募，继宣问："须几人从行？"吉曰："今虏骑百重，无所用众。"请髡发，衣胡服，挟弓矢，赍糗粮，诈为胡人。夜缒而出，遇虏问，则为胡语答之。两昼夜，然后出虏寨之外，走诣府州告急。府州遣将兵救之，吉复间道入城，城中皆呼万岁。及围解，诏除吉奉职、本州指使。

吉尝从都监王凯及中贵人将兵数千人，猝遇虏数万骑。中贵人惶恐，以手帛自经，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王吉与虏战？若吉不胜，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数人守中贵人，曰："贵人有不虞，当尽斩若属。"因将所部先登，射杀虏大将，虏众大奔，众军乘之，虏坠崖死者万余人。奏上，凯自侍禁除礼宾使、本路钤辖，吉自奉职除礼宾副使。

吉尝与夏虏战，其子文宣年十八，从行。战罢，不见文宣，其麾下请入虏中求之，吉止之曰："此儿为王吉之子，而为虏所获，尚何以求为？"顷之，文宣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与虏战，所发不过一矢，即舍弓肉袒而入，手杀数人，然后返，曰："及其张弓挟矢之时，直往抱之，使彼仓卒无以拒我，则成擒矣。吾前后数十战，未尝发两矢也。"时又有张节，与吉齐名，皆不至显官而卒。

邈川首领唃厮啰有三子，曰磨毡角、瞎毡、董毡。董毡尤桀黠，杀二兄而并其众。唃厮啰老，国事皆委之董毡。秦凤经略使张方平使人诱董毡入贡，许奏为防御使，董毡寻遣使入贡。会知杂御史吴中复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许戎狄，启其贪心，方平议遂不行。先是，契丹以女妻董毡，与之共图夏国，夏主谅祚与之战，屡为所败。嘉祐六年秋，谅祚遣使请尚公主，鄜延经略司奏之，朝廷令鄜延不纳其使。会谅祚举兵击董毡，屯于古渭州之侧，古渭州熟户诸酋长皆惧，以为谅祚且来并吞诸族，皆诣方平诉求救，方平惧，饰楼橹，为守城之备，尽籍诸县马，悉发下番兵以自救。（枢密张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户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于永兴、泾原、环庆三路，期以有警急则召之，以省刍粮，谓之"下番兵"。方平既发下番兵，关西震耸。方平仍驿书言状，乞发京畿禁军十指挥赴本路。枢密使张昇言于上曰："臣昔在秦凤，边人言虏欲入寇者前后甚众，皆无事实。今事未可知，而发京畿兵以赴之，惊动远近，非计也，请少须之。"上从之。数日，方平复奏，谅祚已引兵西去击董毡矣。谅祚寻复为董毡所败，筑堡于古渭州之侧而还。（薛向云）

宝元二年三月甲寅，保顺军节度使邈川大首领唃厮啰遣使李波末里瓦等入贡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枢密院奏："唃厮啰前妻今为尼，已有二子，曰瞎毡、磨毡角。唃厮啰再娶乔氏女，今为妻。"诏唃厮啰前妻赐紫衣、师号及法名，今妻赐邑号，瞎毡、磨毡角并除团练使。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凤路部署司奏：磨毡角自请奋击夏虏，乞朝廷遣使监护。乃降诏命从之。八月

辛丑，诏屯田员外郎刘涣往秦州至邈川以来勾当公事。涣知晋州，自言请使外国故也。

卷十三

熙宁中，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起、彝作战船，团结峒丁以为保甲，给阵图，使依此教战，诸峒骚然。士人执《交趾图》言攻取之策者，不可胜数。岭南进士徐百祥屡举不中第，阴遗交趾书曰："大王先世本闽人，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后，而不用于中国，愿得佐大王下风。今中国欲大举以灭交趾，兵法：'先人有夺人之心'，不若先举兵入寇，百祥请为内应。"于是交趾大发兵入寇，陷钦、廉、邕三州，百祥未得间往归之。会石鉴与百祥有亲，奏称百祥有战功，除侍禁，充钦廉白州巡检。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讨交趾，交趾请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国人呼我耳。"因以百祥书与逵，逵檄广西转运司按鞫，百祥逃去，自经死。（郭帅云）

交趾贼熙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连破钦、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围邕州。知州、皇城使苏缄昼夜筑城力战，所杀伤蛮人甚多，城因以固。

九年正月四日，广西钤辖张守节等过昆仑关赴援，兵少轻进，三千余人悉为蛮众所掩，杀伤殆尽。刘执中与广西提刑遁回，后更无援兵。王师自京师数千里赴援，孤城抗贼，昼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尽，城遂溃破，苏缄犹誓士卒殊死战，兵民死者十万余口，掳妇女小弱者七八万口。二十二日，贼焚邕州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

今王师前军三将已达桂林，一将暂戍长沙；中军旦夕过府，亦长沙置局；后军三将分屯荆、鼎、澧三郡，一将襄州。

湖北饥，米斗计百五十钞，馁死者无数。（任公格云）

敕榜下交趾管内州峒官吏军民等云："已差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赵卨充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广南西路安抚使，昭宣使、嘉州防御史、内侍押班李宪充副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忠州刺史燕达充马步军副都总管。顺时兴师，水陆兼进。天示助顺，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怀敌忾之气。然王师所至，弗迓克奔。咨尔士庶，久沦涂炭，如能谕王内附，率众自归，执虏献功，拔身助顺，爵赏赐予，当倍常科；旧恶宿负，一皆原涤。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众听毋惑。比闻编户，极困诛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横赋，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为乐土。"时交趾所破城邑，即为露布，榜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国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诉于桂管，不报；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亦不报。故我帅兵追捕亡叛者。而钤辖张守节等辄相邀遮，士众奋击，应时授首。"又言："桂管点阅峒兵，明言又见讨伐。"又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师，欲相拯济。"故介甫自作此榜以报覆之。（王正甫云）

提点刑狱杨畋自将击破叛蛮。癸酉，诏特支荆湖击蛮诸军钱有差，仍命中使赍诏察视，具功状以闻。

庆历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潭州奏："山蛮邓和尚等寇掠衡、道、永、郴州、桂阳监。"先是，宜州奏："本管环州蛮贼欧希范僭称桂王，欧正辞僭称桂州牧，攻环州，杀官吏。"诏以虞部员外郎杜杞，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充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本路安抚使，委以便宜经略。

茂州旧领羁縻九州，皆蛮族也。蛮自推一人为州将，治其众。州将常在茂州受处分。茂州居群蛮之中，地不过数十里，旧无城，惟植鹿角。蛮人屡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辄取货于民家，遣州将往赎之，与之讲和而誓，习以为常。茂州民甚苦之。

熙宁八年，屯田员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请筑城，琪为奏之，乞如民所请，筑城绕民居，凡八百余步。朝廷下成都路钤辖司，度其利害。时龙图阁直学士蔡延庆领都钤辖，李琪已罢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庆下百常检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筑之。既而，蛮酋群诉于百常，称城基侵我地，乞罢筑，百常不许，诉者不已，百常以梃驱出。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兴筑，城才丈余，静州等群蛮数百奄至其处。茂州兵才二百人，百常帅之拒击，杀数人，蛮乃退，百常帅迁民入牙城。明日，蛮数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庐舍，引梯冲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众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长二人为檑木所杀，蛮兵乃退。既而四月初，屡来攻城，皆不克而退。然游骑犹绕四山，城中人不敢出。

茂州南有箕宗关路通永康军，北有陇东路通绵州，皆为蛮所据。百常募人间道诣成都，及书木牌数百投江中，告急求援。于是蜀州驻泊都监孙青，将数千人自箕宗关入，蛮伏兵击之，青死而士卒死伤不多。又有王供备等将数千人自陇东道入，时州蛮请降，从者杀其二子，蛮怒，密告静州等蛮，使遮其前，而自后驱之，壅溪上流，官军既涉而决之，杀溺殆尽。既而钤辖司命百常与之和誓，蛮人稍定。

蔡延庆奏乞朝廷遣近上内臣共经制蛮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专制蛮事。中书、密院札子皆云"奉圣

旨：讲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札子，掩袭叛蛮”。其年五月，中正将兵数千自箕宗关入，经恭州、荡州境，乘其无备掩击之，斩首数百级，掳掠畜产，焚其庐舍皆尽。既而复与之和誓。至七月，又袭击之，又随而与之和誓，乃还，奏云事毕。始，蔡帅恐监司不肯应给军须，故奏乞近上内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军事皆与都钤辖司商议，中正将行，奏云：“茂州去成都府远，若事大小一一与钤辖司商议，恐失事机，乞委臣专决，关钤辖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军事进止，皆由己出，蔡不复得预闻，事既施行，但关知而已，监司皆附之。遂奏：“蔡延庆区处失宜，致生边患。又延庆既与之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关，蛮渝约出兵拒战。”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资政殿学士冯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筑城侵蛮地，生边患。”坐夺一官、勒停。陇西土田肥美，静、时等六州引生羌据其地，中正不能讨，北路遂绝。

故事，与蛮为和誓者，蛮先输货，谓之“抵兵”，又输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财物使归之，不在者增其价。然后输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缚剑门于誓场，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剑门下过，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为坎，反缚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人投一石击婢，以土埋之，巫师诅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输“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备誓具，买羌婢，以毡蒙之，经宿而失；中正先自剑门过，蛮皆怨而轻之。自是剽掠不绝。（狄谘、范百常云）

庆历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钤辖司奏：“泸州淯井监蛮攻三江寨。”诏秦凤路发兵千人击之。

庆历四年七月，梓州路转运司奏：“知泸州、左侍禁、阁门祗候李康伯，令教练使史爰招谕淯井叛蛮，酋长斗敖等出降。乞旌赏及补爰殿侍，充淯井监一路巡检，李康伯与提点刑狱。”

皇祐四年，侬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役属交趾，称广源州节度使。有金坑，交趾赋敛无厌，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难制，交趾恶之，以兵掩获其父，留交趾以为质，智高不得已，岁输金货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终为所灭，乃叛交趾，过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诣邕州求朝命补为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来，恐疆埸生事，却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数入为盗。

先是，礼宾使亓赟坐事出为洪州都指挥使，会赦，有荐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诏除御前忠佐，将兵戍邕州。赟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败，为智高所擒，恐智高杀之，乃绐言：“我来非战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幸部下人不相知，误相与斗，遂至于此。”因谕以祸福。智高喜，以为然，遣其党数十人随赟至邕州，不敢复求刺史，但乞通贡朝廷。邕州言状，朝廷以赟妄入其境，取败，为贼所擒，又欲脱死，妄许其朝贡，为国生事，罪之，黜为全州都指挥使，智高之人皆却还。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纳，穷无所归，遂谋作乱。有黄师宓者，广州人，以贩金常往来智高所，因为之画取广州之计，智高悦之，以为谋主。是时，武臣陈珙知邕州，智高阴结珙左右，珙不之知。

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发所部之人及老弱尽空，沿江而下，凡战兵七千余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闭城拒之，城中之人为内应，贼遂陷邕州，执珙等官吏，皆杀之。司户参军孔宗旦骂贼而死。智高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沿江东下。横、贵、浔、龚、藤、梧、康、封、端诸州无城栅，皆望风奔溃，不二旬，至广州。

知广州仲简性愚且狠，贼未至间，僚佐请为之备，皆不听。至遣兵出战，贼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先是，广州地皆蚬壳，不可筑城，前知州魏瓘以甓为之，其中甚隘小，仅可容府署、仓库而已。百姓惊走，辇金宝入城，简闭门拒之，曰：“我城中无物，犹恐贼来，况聚金宝于中邪?”城外人皆号哭，金宝悉为贼所掠，简遂闭门拒守。

转运使王罕时巡按至梅州，闻之，亟还番禺。乡村亡赖少年，乘贼势互相剽掠，州县不能制，民遮马自诉者甚众。罕乃下马，召诸老人坐而问之，曰：“汝曹尝经此变乎?”对曰：“昔陈进之乱，民间亦如是。时有县令，籍民间强壮者，悉令自卫乡里，无得他适。于是乡村下不能侵暴，亦不能侵暴邻村，一境独安。”罕即遍移牒州县，用其策，且斩为暴者数人，民间始安。罕既入城，钤辖侍其渊等共修守备。贼掠得海船昆仑奴，使登楼车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圆以为炮，每发辄杀数人，昼夜攻城，五十余日，不克而去。

时提点刑狱鲍轲欲迁其家置岭北，至南雄州，知州责而留之。轲乃诇广声闻，日有所奏；罕在围城中，无奏章。贼退，朝廷赏轲而责罕，罕坐左迁。

五月乙巳朔，丙寅，侬智高攻广州。壬申，诏知桂州陈曙将兵救之。初，直史馆杨畋，继业之族人也，尝为湖南提点刑狱，讨叛蛮，与士卒同甘苦，士卒爱之，时居父丧。六月乙亥，诏起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畋儒者，迂阔无威，诸将不服，寻罢之。

七月丙午，以余靖经制广南东西路贼盗。壬戌，智高解广州围，西还攻贺州，不克。广南东路钤辖张忠初到官，所将皆乌合之兵，智高遇战于白田，忠败死。西路钤辖蒋偕性轻率，举措如狂人，军于太平场，初不设备。九月戊申，智高袭击杀之。丙寅，又败官军于龙岫洞。丁巳，以余靖提举广南东西路兵甲，寻为经略使，又命枢密直学士孙沔、入内押班石

全彬与靖同讨智高。西路钤辖王正伦败于馆门驿，遂陷昭州。

枢密副使狄青请自出战击贼，庚午，以青为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都大提举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事。谏官韩绛上言，狄青武人，不足专任，固请以侍从文臣为之副。上以访执政，时庞籍独为相，对云："属者王师所以屡败，皆由大将权轻，偏裨人人自用，遇贼或进或退，力不能制故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彼视青如无，青之号令复不得行，是循覆车之轨也。青素名善战，今以二府将大兵讨贼，若又不胜，不惟岭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忧矣。祸难之兴，未见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专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齐众，然后用之，必能办贼，幸陛下勿以为忧也。"上曰："善。"于是诏岭南用兵皆受青节度，处置民事，则与孙沔等议之。时余靖军于宾州，闻智高将至，弃其城及刍粮，走保邕。丁丑，智高陷宾州，靖引兵出，扬言邀贼，留监押守邕州，监押亦走。甲申，智高复入邕州。

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诸道兵皆会，诸将闻宣抚使将至，争先立功。余靖遣广南西路钤辖陈曙将万人击智高，为七寨，逗遛不进。

十二月壬申朔，智高与曙战于金城驿，曙败，遁归，死者二千余人，弃捐器械辎重甚众。交趾王德政请出兵二万助收智高，狄青奏："官军自足办贼，无用交趾兵。"丁未，诏交趾毋出兵。青又请西边蕃落广锐近二千骑与俱。

五年正月，青至宾州，余靖、陈曙皆来迎谒。时馈运未至，青初令备五日粮，既又备十日粮。智高闻之，由是懈惰不为备，上元张灯高会。先是，诸将视其帅如寠家，无所严惮，每议事，各执所见，喧争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将佐于幕府，立陈曙于庭下，数其败军之罪，并军校数十人皆斩之。诸将股栗，莫敢仰视。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节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军旅之责，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进，步骑二万人。

或说侬智高曰："骑兵利平地，宜遣兵守昆仑关，勿使度险，俟其兵疲食尽，击之无不胜者。"智高骤胜，轻官军，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昆仑关，直趋其城。智高闻之，狼狈发兵出战。戊午，相遇于归仁铺。青使步卒居前，匿骑兵于后。蛮使骁勇者执长枪居前，羸弱悉在其后。其前锋孙节战不利而死，将卒畏青令严，力战莫敢退者。青登高丘，执五色旗，麾骑兵为左右翼，出长枪之后，断蛮军为三，旋而击之，枪立如束，蛮军大败，杀获三千余人，获其侍郎黄师宓等。智高走还城，官军追之，营其城下。夜，营中惊呼，蛮闻之，以为官军且进攻，弃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将于振追之，过田州不及而还，智高奔大理。捷书至，上喜，谓庞籍曰："岭南非卿执议之坚，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

狄青还，上欲以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谓之曰：'朕欲以卿为使相，然今外敌尚多，卿为使相，安肯复为朕尽死力邪?'赐钱二十万缗而已。今青虽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赏以此官，则富贵极矣，异日复有寇盗，青更立功，将以何官赏之？且青起军中，致位二府，众论纷然，谓国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论者方息，若又赏之太过，是复使青得罪于众人也。臣所言非徒便于国体，亦为青谋也。昔卫青已为大将军，封侯立功，汉武帝更封其子为侯；陛下若谓赏功未尽，宜更官其诸子。"争之累日，上乃许之。二月癸未，加青护国军节度使，枢密副使如故，仍迁诸子官。既而议者多谓青赏薄，石全彬复为青讼功于中书。五月乙巳，竟以青为枢密使。

先朝时，所司奏：余安道募人能获智高者，有孔目官杨元卿、进士石镇等十人皆献策请行，安道一一问之，以元卿策为善。元卿曰："西山诸蛮，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请往以逆顺谕之，一族顺从，使之转谕他族，无不听矣。若皆听命，则智高将谁与处此？必成擒矣。"安道悦，使赍黄牛、盐等往说之。二族随元卿出见安道，安道皆补教练使，装饰补牒如告身状，慰劳燕犒，厚赐遣之。于是转相说谕，稍稍请降。

先是，智高筑宫于特磨寨，及败，携其母、弟、妻、子往居之，闻诸族俱叛，惶惧，留其母及弟智光、子继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将兵卫之，智高自将兵五百及其妻、六子奔大理国，欲借兵以攻诸族。诸族走告石镇兄鉴，安道使元卿等十人，发诸族拣完等六州兵袭特磨寨，杀押衙，获其母、弟、子以归。安道欲烹之，广南西路转运司奏："所获非智高母、子，蛮人妄执之以干赏耳。"于是安道奏送京师，请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虚实。诏许之。缘道皆不縻絷，供侍甚严。至京师，馆于故府司，朝夕给饮膳，惟所欲，如奉骄子，月费钱三百余贯，病则国医临视。后数月，智光狂发，殴防卫者，欲突走。伯庸上言："智高母数病，不幸死，无以惩蛮夷；又徒费国财，养之无用，请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专欲杀之邪?"自是群臣不敢言。智高母年六十余，隆准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识不慧，智高使知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夺之。继封年十四，智高长子，智高之僭，立为太子。继明八岁。

安道以获智高母，召其所亲黄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师。汾自幕职迁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职，镇除斋郎，其余皆除斋郎、殿侍。以元卿、镇晓蛮语，使留侍侬母。元卿等皆愤叹曰："昔我初获智高母，余侍郎谓我等勿入京师，留此待官赏耳。我等皆曰：'智高杀我等亲戚近数十口，我愿至京师，分此妪一脔食之。'岂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子之养母。执政

者仍戒我云：'汝勿得以私愤逼杀此姬。'设有不幸，我等当偿其死邪?"数见执政，涕泣求归，不许。

皇祐中，侬智高自邕州乘流东下，时承平岁久，缘江诸州城栅隳弊，又无兵甲，长吏以下皆望风逃溃。赞善大夫、知康州赵师道谓僚属曰："贼锋甚盛，吾州众寡不敌，必不能拒贼。然吾与兵马监押为国家守城，贼至死之，职也。诸君先贼未至，宜与家属避之山中。"师道亦置其家属山中，师道妻方产，弃子于草间而去。师道在城上，妻遣奴与师道相闻，师道怒曰："吾已与汝为死诀，尚寄声何为!"引弓射奴，杀之。时贼已在近，师道与监押闭门守城，贼攻陷之，师道坐正厅事，射杀贼数人，然后死。贼以城人拒己，悉焚其官府民舍，残灭之。进至于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覿微服怀州印匿于民间，贼搜得之，延坐与食，谓曰："尔能事我，我以尔为龙图阁学士。"覿骂曰："死蛮！汝安知龙图阁学士为何物，乃欲汙我?"贼怒，斩之。及事平，朝廷赠覿谏议大夫，师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赐赉甚厚。弃城者皆除名编管。(前广州通判康卫云)

侬智高将至广州，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仲简尚未之信，殊不设备，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动欲逃窜者斩。及贼至，简闭子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闭门不纳，悉为贼所杀掠。简阴具舟，欲与家属逃去，僚属以为不可。会转运使王罕巡行他州，闻贼至，亟还入广州城，悉力拒守，几陷者数四，仅而得完。提点刑狱鲍轲止于南雄州，诇贼动静，相继以闻。及贼退，朝廷责罕奏章稀少，黜监信州税，仲简落职知筠州，以鲍轲为勤职，欲以为本路转运使，台谏有言而止。

蒋偕将千余人，昼夜兼行，追侬智高至黄富场。蛮人诇知官军饥疲，夜以酒设寨饮之，即帐中斩偕首，因纵击其众，大破之，枭偕及偏裨首于战处而去。(李章云)

侬智高围广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贼亦疲乏，又不习水战，常惧海贼来抄其宝货。东莞县主簿兼令黄固素为吏民所爱信，侦知贼情，乃募海上无赖少年，得数千人，船百余艘，溯流而下，夜趋广州城，鼓噪而进，贼大惊，即时遁去。广州命固率所募之众溯流追之，而贼弃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会通判孟造素不悦固，乃按固所率舟中之民私载盐鲞于上流贩卖，及县中官钱有出入不明者，摄固下狱治之，诬以赃罪，固竟坐停任。既而上官数为辨雪，治平中乃得广州幕职。(蔡子直云)

石鉴，邕州人，尝举进士，不中第。侬智高陷邕州，鉴亲属多为贼所杀，鉴逃奔桂州。智高攻广州不下，还据邕州。秘书监余靖受朝命讨贼，鉴以书干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蛮，素受朝廷官爵恩泽，必不附智高。向者从智高东下，皆广源州蛮及中国亡命者，不过数千人，其余皆驱掠二广之民也。今智高据邕州，财力富强，必诱胁诸蛮，再图进取，若使智高尽得三十六洞之兵，其为中国患未可量也。鉴素知诸洞山川人情，请以朝廷威德说谕诸蛮酋长，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鉴昭州军事推官，间道说诸洞酋长，皆听命。

惟结洞酋长黄守陵最强，智高深与相结。洞中有良田甚广，饶粳糯及鱼，四面阻绝，惟一道可入。智高遗守陵书曰："吾向者长驱至广州，所向皆捷，所以复还邕州者，欲抚存汝诸洞耳。中国名将如张忠、蒋偕辈，皆望风授首，步兵易与，不足忧，所未知者骑兵耳。今闻狄青以骑兵来，吾当试与之战，若其克捷，吾当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则吾寓汝洞中，休息士卒，从特磨洞借马，教习骑战，俟其可用，更图后举，必无敌矣。"并厚以金珠遗守陵。守陵喜，运糯米以饷智高。鉴使人说守陵曰："智高乘州县无备，横行岭南，今力尽势穷，复还邕州，朝廷兴大兵以讨之，败在朝夕。汝世受国恩，何为无事随之以取族灭？且智高父存勖，本居广源州，弟存禄为武勒州刺史，存勖袭杀存禄而夺其地；又以女嫁广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袭杀刺史及其婿而夺其地，此皆汝耳目亲见也。智高父子贪诈无恩，譬如虎狼，不可亲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见汝且为虏矣，不可不为之备。"守陵由是狐疑，稍疏智高。智高怒，遣兵袭之，守陵先为之备，逆战，大破之。会智高亦为狄青所败，遂不敢入结洞而逃奔特磨。

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马，智高悉以所得二广金帛子女遗特磨布燮侬夏诚，又以其母妻夏诚弟夏卿相结纳，夏诚许以兵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将于夏诚所居之东十五里丝苇寨，而身诣大理，欲借兵共寇西川，使其母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广南。鉴请诣特磨寨说夏诚，使图智高。智高以兵守三弦水，鉴几为所获，不得进而还。鉴言于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险远，必不设备。鉴请不用中国尺兵斗粮，募诸洞丁壮往袭之，仍以重赂说特磨，使为内应，取之必矣。"靖许之，仍许萧继将大兵为鉴后，继常与鉴相距十程。鉴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进。

前知邕州萧注曰：广源州本属田州，侬智高父本山獠，袭杀广源州酋豪而据之。田州酋长请往击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许。广源州地产金，一两直一缣，智高父由是富强，招诱中国及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恶之，遣兵袭虏之。智高时年十四，与其母逃窜得免，收其余众，臣事交趾。既长，因朝于交趾，阴结李德政左右，欲夺其国，事觉，逃归，因求

内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纳。智高谓其徒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国又不我纳，无所自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转掠诸洞，徙居右江文村，阴察官军形势，与邕州奸人相结，使为内应。在文村五年，遂袭邕州，陷之。

侬智高围广州，转运使王罕婴城拒守，都监侍其渊昼夜未尝眠。久之，将士疲极。有裨将诱士卒下城，欲与之开门降贼，渊适遇之，谕士卒曰："汝曹降贼，必驱汝为奴仆，负担归其巢穴，朝廷又诛汝曹父母妻子；不若并力完城，岂唯保汝家，亦将有功受赏矣。"士卒乃复还，登城。罕夜寝于城上，渊忽来，徐撼而觉之，曰："公勿惊，公随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与罕帅弩手二十余人，衔枚至一处，俯见贼已逾壕，蚁附登城，将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觉，渊指示弩手使射之，贼乃走出壕外。及贼退，渊终不言裨将谋叛之事。熙宁中致仕，介甫知其为人，特除一子官，给全俸。渊年八十余，气志安壮。范尧夫以为阴德之报云。(尧夫云)

元丰五年，韩持国知颍昌府，官满，有旨许令再任，中书舍人曾巩草告词，称其"纯明直亮"。既进呈，上批其后曰："按维天资忿戾，素无事国之意。朋俗罔上，老不革心。朕以东宫之旧，姑委便郡，非所望于承流宣化者也。而曾巩草词乖僻，可赎铜十斤，别草词以进。"

元丰三年，泸州蛮乞第犯边，诏四方馆使韩存宝将兵讨之。乞第所居曰归来州，距泸州东南七百里。十月，存宝出兵，值久雨，十余日，出寨才六十余里，留屯不进，遣人招谕。乞第有文书服罪请降，军中食尽，存宝引还。自发泸州至还，凡六十余日。朝廷责其不待诏擅引兵还，命知杂御史何正臣就按斩之。更命林广将存宝部兵及环庆兵、黔南兵合四万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击之。离泸州四百余里即是深箐(七荐切，竹茂也，俗读若蜡)，皆高阪险绝，竹木茂密，华人不能入，蛮所恃以自存者也。蛮逆战于箐外，广击败之，蛮走，广伐木开道，引兵踵之。又二百余里，至归来州，乞第逆战，又败，乃帅其众窜匿。

五年正月己丑，广入归来州，唯茅屋数十间，分兵搜捕山箐，皆无所获。所赍食尽，得蛮所储粟千余斛，数日亦尽，馈运不继。先是，有实封诏书在走马承受所，题云："至归来州乃开。"至是，开之，诏云："若至归来，讨捕乞第，必不可获，听引兵还。"是役也，颇得黔南兵，皆土丁，遇出征，日给米二升，余无廪给。诸州民夫负粮者，既输粮，官不复给食，以是多馁死不还，有名籍可知者四万人，其家人辅行及送资装者不预焉。军士屯泸州岁余，罹瘴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费约缗钱百余万。

元丰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对，上问以至和继嗣事，潞公对曰："臣等备位两府，当此之际，议继嗣乃职分耳。然亦幸值时无李辅国、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效其忠悬耳。"上怃然有间而善之。仁宗宦官虽有蒙宠信甚者，台谏言其罪，辄斥之，不庇也。由是不能弄权。

卷十四

熙宁中，王韶开熙河，诸将皆以功迁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独辞不受，曰："羌虏畏国威灵，不战而降，臣何功而迁官?"执政曰："众人皆受，独君不受，何也?"对曰："众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无功，故不受。"竟辞之。时人重其知耻。

孔旼(于鬼切)，鲁山处士旼之弟也。为顺阳令，有虎来至城南，旼率吏卒往逐之，旼最居其前。虎据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枪偃仆，虎来搏旼，有小吏执砚，趋当其前，虎衔以去。旼取猎户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谏不可，旼曰："彼代我死，我何忍不救之?"逐虎入山十余里，竟射中虎，夺小吏而还，小吏亦不死。

汪辅之为河北监司，坐轻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虔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时有味，白首无成。"又云："插笔有风，空图无日。"或解之曰："杜牧诗云：'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属意怨望。"有旨，复令分司。

永乐既失守，夏国以书系矢，射于环庆境上，经略使卢秉弃之。虏乃更遣所得俘囚，赍书移牒以遗秉，秉不敢不以闻。其词曰：

十一月八日，夏国南都统星昴嵬名济乃谨裁书致于安抚经略麾下：

伏审统戎方面，久向英风，应慎抚绥，以副倾注。昨于兵役之际，提戈相轧，今以书问赀信，非变化曲折之不同，盖各忠于所事，不得不如此耳。

夫中国者，礼义之所从出，必动止猷为，不失其正。苟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岂不为夷狄之羞哉!

昨朝廷暴驱甲兵，大行侵讨，盖天子与边臣之议，谓夏国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进兵，一举可定，遂有去年灵州之役、今秋永乐之战。较其胜负，与夫前日之议为何如哉?且中国祖宗之世，于夏国非不经营之。五路穷讨之策既尝施

之矣，诸边肆挠之谋亦尝用之矣，知侥幸之无成，故终归乐天事小之道。兼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西连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今与中国乘隙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息哉？即念天民无辜，被兹涂炭之苦，孟子所谓未有好杀能得志于天下也。况夏国主上自朝廷见伐之后，夙宵兴念，谓自祖先之世，于今八十余年，臣事中朝，恩礼无所亏，贡聘无所怠，何期天子一朝见怒，举兵来伐？令膏血生民，剿戮师旅，伤和气，致凶年，覆亡之由，发不旋踵，朝廷岂不恤哉？盖边臣幸功，上听致惑，使祖宗之盟既沮，君臣之分不交。载省厥由，怅然何已。济乃遂探主意，得移音翰。

伏惟经略以长才结上知，以沉谋干西事，故生民之利病，宗社之安危，皆得别白而言之。至于鲁国之忧不在颛臾，而隋室之变生于玄感，此皆明智已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后谕也。方今解天下之倒悬，必假英才钜德，经略何不进谠言、排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和如初，生民重睹太平，宁有意也？倘如此，则非唯敝国蒙幸，实天下之大惠也。意鲠词直，尘渎安抚经略麾下。

元丰四年秋，朝廷大举讨夏国，命内臣李宪措置秦凤熙河，节制环庆泾原，照应河东鄜延路军马，昭宣使、眉州防御使王中正措置河东路，节制鄜延，照应环庆等路军马。九月丙午，中正将河东兵六万、民夫荷粮者亦六万余人发麟州，才数里，至白草平，即奏已入虏境。留屯九日不进，遣士卒往来就刍粮于麟州。十月乙卯，始自白草平引兵西行三十里，至鹅枝谷止。丙辰，至四皓峰。丁巳，以阴雾复留一日，是日行不过四十余里。丙寅，渡无定河，循水而行，地多湿沙，人畜往往陷不得出。晚至横山下神堆驿，遇鄜延副使、都总管种谔，两营相距数里。

先是，谔上言，乞不受王中正节制，会谔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许之。明日诏书至，谔不复见中正，引兵先趣夏州。时河东夫闻鄜延夫言，此去绥德城甚近，两日中亡归者二千余人，河东转运判官庄公岳等斩之不能禁。

初，王中正在河东，奴视转运使，又奏提举常平仓赵成管勾随军钱粮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书，但遣人口传指挥，转运使惕息不敢违。公岳等以口语无所凭，从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挥事多，恐将命者有所忘误，乞记之于纸笔。"自后，始以片纸书之。公岳等白中正军出境应备几日粮，中正以为鄜延受我节制，前与鄜延军遇，彼粮皆我有也，乃书片纸云："止可备半月粮。"公岳等恐中道乏绝，阴更备八日糗糒。及种谔既得诏不受中正节制，委中正去，鄜延粮不可复得，人马渐乏食，乃遣官属引民夫千余人索胡人所窖谷糜，发之，得千余石。

庚午，至夏州，时夏州已降种谔。中正军于城东，城中居民数十家。时朝旨禁入贼境抄掠，贼亦弃城邑皆走河北，士卒无所得，皆愤悒思战。诸将皆言于中正曰："鄜延军先行，所获功甚多；我军出境近二旬，所获才三十余级，何以复命于天子？且食尽矣，请袭取宥州，聊可藉口。"中正从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余家，遂屠之，斩首百余级，降者十余人，获牛马百六十，羊千九百，军于城东二日，杀所得马牛羊以充食。甲戌，畿内将官张真、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千余人发糜窖，遇虏千余人，与战，败之，斩首九百余级。丙子，至牛心亭，食尽。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掌机宜景思谊，得其粮，遂引兵趣保安军顺宁寨。己卯，王中正军于归娘岭下，不敢入寨，遣官属请粮于顺宁，兵夫冻馁，僵仆于道，未死，众已剐其肉食之。

十一月丙戌，得朝旨班师，乃归延州。计士卒死亡者近二万人；民夫逃归者大半，死者近三千人，随军入寨者万一千余人；马二千余匹，死者几半；驴三千余头，无还者。

初，上令王中正、种谔皆趋灵州、兴州。中正不习军事，自入虏境，望空而行，无乡导斥候。性畏怯，所至逗留；恐虏知其营栅之处，每夜二更辄令军士灭私火，后军饭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军中驴鸣。及食尽，士卒愤怨，流言当先杀王昭宣及庄、赵二漕乃溃归。中正颇闻之，乃于众中扬言："必竭力前进，死而后已。"阴令走马承受金安石奏："转运司粮运不继，故不能进军。今且于顺宁寨境上就食。"庄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粮，因朝廷罢中正节制，故粮乏。"上怒，命械系公岳等于隰州狱，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粮，王中正令臣等止备半月粮，片纸为验。臣等又阴备八日糗糒。今出塞二十余日始至宥州，粮不得不乏。"上乃命脱械出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复有所言，甚惧。及还朝，过隰州，谓公岳等曰："二君勿忧，保无它。"既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职事皆如故。

初，河东发民夫十一万，中正减粮数，止用六万余人，余皆令待命于保德军。既而朝旨令余夫运粮自麟州出，踵中正军后，凡四万余人，遣晋州将官訾虎将兵八千护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护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道所从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诏召夫还，更令自隰州趣延州饷中正军。会天章阁待制赵卨领河东转运使，奏："冬气已深，水冻草枯，馈运难通。"乃罢之。

王中正既还延州，分所部兵屯河东诸州。山东兵往往百十为群，擅自溃归，朝廷命所在招抚，给券遣归本营；士兵亦有擅去者。会高遵裕灵州失利，诏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书召河东分屯兵。知石州赵宗本将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哗

呼万岁，宗本父子闭门相保。又有山东将官王从丕部兵不肯发，从丕晓谕数日乃行。会遵裕已至庆州，诏中正引还，宗本、从丕各降二官，士卒不问。

王中正在河东，令转运司勾押吏与陈安石同坐计度军粮，吏曰："都运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论都运？若事办，奏汝班行；不办，有剑耳。"

高遵裕既败归，元丰五年，李宪请发兵自泾原筑寨稍前，直抵灵州攻之，可以必取。诏从之，先是，朝廷知陕西困于夫役，下诏谕民，更不调夫。至是，李宪牒都转运司，复调夫馈粮，以和雇为名，官日给钱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诏：若乏军兴，斩都运使以下。"民间骚然，出钱百缗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于山泽，不受调，吏往辄殴之。解州枷知县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诣县督之，亦不能集；命巡检、县尉逼之，则执梃欲斗，州县无如之何。士卒前出塞，冻馁死者什五六，存者皆惮行，无斗志。仓库蓄积皆竭。群臣莫敢言，独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师不可再举。"天子逊辞谢之。枢密副使吕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怿，晦叔因请解机务，即除知定州。会内侍押班李舜举自泾原来，为上泣言："必若出师，关中必乱。"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劳之。舜举退，诣执政王禹玉，禹玉迎见，以好言悦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邪？"闻者代禹玉发惭。

六月，诏罢泾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横山之地，遣舜举与承议郎、直龙图阁徐禧往视之，乃命禧节制军事。

八月，禧、舜举与鄜延经略使沈括、转运使李稷将步骑四万及诸路役兵，始修永乐，与米脂、绥德皆在无定川中。永乐北倚山，南临无定河，三面皆绝崖，地诚险要，虏骑数来争之，皆败去。先是，夏虏发国人，十丁取九以为兵，近二十万人，赍百日粮屯于泾原之北，俟官军出塞而击之。既闻城永乐，即引兵趣鄜延。边人来告者前后十数，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虏若大来，是吾立功迁官之秋也。"上赐禧等黄旗，曰："将士立功，受赏当倍于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当与存中归延安。"

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万余人于永乐，括、禧、舜举以八千人还米脂。是日，永乐遣人走告虏骑且至。丙戌，括留屯米脂，禧、舜举复如永乐。丁亥，虏骑至城下，禧命鄜延总管曲珍领城中兵阵于崖下水际，禧、舜举、稷植黄旗坐于城上临视之。虏自未明引骑过阵前，至食时未绝。裨将高永能曰："吾众寡不敌，宜及其未成阵冲击之，庶几可破。"不从。虏与官军夹水而阵，前后无际，将士皆有惧色。曲珍白禧："今众心已摇，不可复战，战必败，请收兵入城。"禧曰："君为大将，奈何遇敌不战，先自退邪？"俄而，虏鸣笳于阵，虏骑争渡水犯官军。先是，选军中勇士良马，谓之"选锋"，使居阵前。战未几，选锋先败，退走，蹂践后阵。虏骑乘之，官军大溃，偏裨死者数人，士卒死及弃甲南走者几半，曲珍与残兵万余人入城，崖峻径狭，骑兵弃马缘崖而上，丧马八千余匹，虏遂围之。时楼橹皆未备，水寨为虏所据，城中乏水，至绞马粪、食死人脑。被围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请帅众突围南走，犹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败军，又欲弃城邪？"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帅众数百人逾城走免，禧、舜举、稷皆没，命官死者三百余人，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沈括闻曲珍败，永乐被围，退保绥德，前归延州。时有诏令李宪将环庆兵数万救永乐，比至延州，永乐已陷矣。

徐禧在鄜延，乘势使气，常言："用此精兵，破彼羸虏，左萦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级。"诸将有献策者，禧辄大笑曰："妄语可斩。"虏阵未成，高永能请击之，禧曰："王者之师，岂可以狙诈取胜邪？"由是遂败。

赵阅道抃熙宁中以资政殿大学士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榜衢路，立赏禁人增米价，阅道独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诸州米商辐凑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阅道治民，所至有声，在成都、杭、越尤著。（张济云）

赵阅道为人清素，好养生，知成都，独与一道人及大龟偕行。后知成都，并二侍者无矣。（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为谏官，赵阅道为御史，以论陈恭公事有隙。熙宁中，介甫执政，恨景仁，数讦之于上，且曰："陛下问赵抃，即知其为人。"他日，上以问阅道，对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对曰："嘉祐初，仁宗违豫，镇首请立皇嗣以安社稷，岂非忠乎？"既退，介甫谓阅道曰："公不与景仁有隙乎？"阅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

曾布为三司使，与吕嘉问争市易事，介甫主嘉问，布坐左迁。诏命始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问字望之。或问刘贡父，曰："曾子避席。"又问："望之何如？"曰："望之俨然。"介甫闻之，不喜，由是出贡父知曹州。（公佐云）

冯当世、孙和甫、吕晦叔、薛师正同在枢府，三人屡于上前争论，晦叔独默不言。既而上顾问之，晦

叔方为之开析可否，语简而当，上常纳之，三人亦不能违也。出则未尝语人。外皆讥晦叔循默，不副众望，晦叔亦不辨也，而同僚或为辨之。（伯淳云）

上好与两府议论天下事，尝谓晦叔曰："民间不知有役矣。"对曰："然。上户昔以役多破家，今则饱食安居，诚幸矣；下户昔无役，今率钱，则苦矣。"上曰："然则法亦当更矣。"（伯淳云）

晦叔与师正并命入枢府，师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亲之，议事颇相佐佑。閤门副使韩存宝将陕西兵讨戎泸蛮，拔数栅，斩首数百级。上欲优进官秩，以劝立功者，师正曰："戎泸本无事，今优赏存宝，后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向言是也。"乃除四方馆使。（伯淳云）

市易司法，听人赊贷县官货财，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货，不能偿，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举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负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期半年。众议颇以为惬。（杨作云）

李南公知长沙县，有斗者，甲强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真甲伪也。"诘之，果服。盖南方有榉柳，以叶涂肤，则青赤如殴伤者；剥其皮，横置肤上，以火熨之，则如捶伤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殴伤者血聚而内硬，伪者不然，故知之。"

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所差户长辄逃去。南公曰："然则此村无用户长，知县自督之。"书其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惧，是岁初限未满，此村税最先集。

又诸村多诡名，税存户亡，每岁户长代纳，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谓之曰："此田不过汝曹所典买耳，与汝期一月，为我推究，不则汝曹均分输之。"及期，尽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税。

河北提点刑狱有班行犯罪，下狱按之，不服，闭口不食百余日，狱吏不敢考讯，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问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且服罪。人问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气者，以物塞鼻则气结，故惧。"

王罕知潭州，州素号多事，知州多以威严取办，罕独以仁恕为之，州事亦治。有老妪病狂，数邀知州诉事，言无伦理，知州却之则悖詈。先后知州以其狂，但命徼者屏逐之。罕至，妪复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妇厅事，召使前，徐问。妪虽言杂乱无次，亦有可晓者：乃本为人嫡妻，无子，其妾有子，夫死为妾所逐，家赀为妾尽据之。妪屡诉于官，不得直，因愤恚发狂。罕为直其事，尽以家赀还之，吏民服其能察冤。（李南公云）

旧制，试院门禁严密，家人日遣报平安，传数人口，讹谬皆不可晓，常苦之。皇祐中，王罕为监门，始置平安历，使吏隔门问来者，详录其语于历；传入院中，试官复批所欲告家人之语及所取之物于历；罕遣吏隔门呼其人读示之，往来无一差失。自知举至封弥、誊录、巡铺共一历，人皆见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后遵以为法。（身见）

元丰元年正月十五日夜，张灯，太皇太后以齿疾不能食，不出观。故上于闰月十五日夜于禁中张灯，露台妓乐俱入，太皇太后疾尚未平，酒数行而起。（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医不能愈。会新知邠州薛昌期久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疗之，数日而愈。上闻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疗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即除麻胡翰林医官，赐金紫，仍赐金帛，直数千缗。

岐王夫人，冯侍中拯之曾孙也，失爱于王，屏居后阁者数年。元丰二年春，岐王宫遗火，寻扑灭。夫人闻有火，遣二婢往视之。王见之，诘其所以来，二婢曰："夫人令视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与王二嬖人共谮之，曰："火殆夫人所为也。"王怒，命内知客鞫其事，二婢不胜拷掠，自诬云："夫人使之纵火。"王杖二婢，且泣诉于太后曰："新妇所为如是，臣不可与同处。"太后怒，谓上："必斩之！"上素知其不睦，必为左右所陷，徐对曰："彼公卿家子，岂可遽尔？俟按验得实，然后议之。"乃召二婢使宫官郑穆同鞫于皇城司。数日，狱具，无实，又命宫官冯诰录问。上乃以具狱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惧，欲自杀，上遣中使慰谕曰："汝无罪，勿恐。"且命径诣太皇太后宫，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与上继至，诘以火事，夫人泣拜谢罪，乃曰："纵火则无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诚不足以当岐王伉俪，幸赦其死，乞削发出外为尼。"太后曰："闻汝诅詈岐王，有诸？"对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瑶华宫，不披戴，旧俸月钱五十缗，更增倍之，厚加资给，曰："俟王意解，当复迎之。"（君贶云）

元丰四年冬，朝廷大举讨夏国。十一月，环庆都总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泾原副都总管刘昌祚出胡卢河，共趣灵州，诏昌祚受遵裕节制。昌祚上言军

事不称旨，上赐遵裕书云："昌祚所言迂阔，必若不任事者，宜择人代之。"遵裕由是轻昌祚。既而昌祚先至灵武城下，或传昌祚已克灵武城，遵裕在道中闻之，即上表贺曰："臣遣昌祚进攻，已克其城。"既而所传皆虚。遵裕至灵武城，以为城朝夕可下，徙昌祚军于闲地，自以环庆兵攻之。时军中皆无攻具，亦无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造之，皆细小朴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堑。又欲以军法斩昌祚，众共救解之。昌祚忧恚成疾，泾原军士皆愤怒。转运判官范纯粹谓遵裕曰："两军不叶，恐生他变。"力劝遵裕诣昌祚营问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尝战，何谓降也?"

卷十五

元丰三年，开封府界提点陈向建议，令民赀及三千缗者养战马一匹，民甚苦之。薛师正时为枢密副使，初无异议，及事已施行，向诣枢密院白事，师正欲压众议，折难甚苦。向怒，以告谏官舒亶，劾奏师正为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陈而背诽以盗名。由是罢为正议大夫、知颍州。谏官又言其罢黜之后，不杜门省愆念咎，而宾客集其门日以百数，对客有怨愤语，改知随州。翰林学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纠弹，落职知河阳。

富公为人温良宽厚，泛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识深远，过人远甚，而事无巨细，皆反复熟虑，必万全无失然后行之。

宰相，自唐以来谓之礼绝百僚，见者无长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尝下阶；客坐稍久，则吏从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为相，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抗礼，引坐，语从容，送之及门，视其上马，乃还。自是群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

自致仕归西都，十余年，常深居不出。晚年，宾客请见者亦多谢以疾。所亲问其故，公曰："凡待人，无贵贱贤愚，礼貌当如一。吾累世居洛，亲旧盖以千百数，若有见有不见，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见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无怨也。尝欲之老子祠，乘小轿过天津桥，会府中徙市于桥侧，市人喜公之出，随而观之，至于安门，市为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违世，士大夫无远近、识与不识，相见则以言，不相见则以书，更相吊唁，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呜呼！苟非事君尽忠，爱民尽仁，推恻怛至诚之心，充于内而见于外，能如是乎?

初，选人李公义建言，请为铁龙爪以浚河。其法用铁数斤为爪形，沉之水底，系絙，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太轻，不能沉，更请造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絙，两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革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之。事下大名安抚司，安抚司命金堤司管勾官范子渊与通判、知县共试验之，皆言不可用。会子渊官满入京师，王介甫问子渊："浚川铁杷、龙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渊因变言："此诚善法，但当时同官议不合耳。"介甫大喜，即除子渊都水外监丞，置浚川司，使行其法，听辟指使二十人，给公使库钱。子渊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疏浚，各置历，书其课曰："某日于某埽浚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实水深则杷不能及底，虚曳去来；水浅则齿碍泥沙，曳之不动，卒乃反齿向上而曳之。所书之课，皆妄撰，不可考验也。会都水监丞程昉建议于大名河曲开直河，既成，子渊属昉称直河浅，牒浚川司使用杷浚之，庶几附以为功，昉从之。既而奏上状，昉、子渊及督役指使各迁一官。

先是，大名府河每岁夏水涨，则自许家港溢出，及秋水落，还复故道，皆在大堤之内。熙宁八年，子渊复欲求功，乃令指使讽诸埽申大名府云："今岁河七分入许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势遂移，乞牒浚川司用杷疏浚故道。"府司从之。是岁旱，港水所浸田不过万顷，子渊用杷不及一月而罢。九年，子渊上言："去岁大河几移，赖浚川杷得复故道，出民田数万顷。其督役官吏，更乞酬奖。"事下都水监，监司保奏，称子渊等有奇功，乞加优奖。是时，天下皆言浚川铁杷、龙爪如儿戏，适足以资谈笑，王介甫亦颇闻之，故不信都水监之言，更下河北转运、安抚司，令保奏。会介甫罢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浩大，非杷可浚，秋涸固其常理，虽河滨甚愚之人，皆知浚川杷无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明，共为欺罔。"奏上，上不悦，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转运司共按视浚川利害。

本乃与都水监主簿陈祐甫、河北转运使陈知俭共按问，诸埽言："八年，故河道水减三尺，杷未至间已增二尺，杷至又增一尺，又从此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复，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实非杷所致。"子渊在京师，先闻之，遽上殿言："熊本、陈知俭、陈祐甫意谓王安石出，文彦博必将入相，附会其意，以浚川杷为不便。臣闻本奉使按事，乃诣彦博纳拜，从彦博饮食，祐甫、知俭皆预焉，及屏人私语，今所奏必不公。且观彦博之意，非止言浚川杷而已。陛下一听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坏矣。"上以为然。于是知杂御史蔡确上言："熊本奉使不谨，议论不公，乞更委官详定浚川是非。"

十年，诏命确与知检院黄履详定，有是非者取勘闻奏。确于是置狱，逮系证佐二百余人，狱逾半年不决。上又命入内供奉官冯宗道试浚川杷于汴水，宗道

辞以疾；上令俟宗道疾愈必往试之，宗道乃请与子渊偕往。每料测量，有深于旧者，有为泥沙所淤更浅于旧者，有不增不减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具实奏闻，上意稍寤，治狱微缓。会荥泽河堤将溃，诏判都水监俞充往治之，充奏河危将决，赖用浚川杷疏导得免，具图以闻。上嘉之，于是治狱益急。时郊赦将近，诏浚川事不以赦原。狱具，子渊坐上言诈不实，熊本、陈祐甫坐赴食违制，陈知俭坐报制院不实。元丰元年正月辛未，敕：熊本落知制诰，夺一官，以屯田员外郎分司，范子渊、陈祐甫夺一官，职任如故；陈知俭夺一官，充替。（知俭云）

前判都水监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尝召立之问曰："有建议欲决白马河堤以淤东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对曰："此策虽善，但恐河决，所伤至多。昔天圣初，河决白马东南，泛滥十余州，与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横贯韦城，断北使往还之路，无乃不可。"介甫沉吟良久，曰："听使一淤亦何伤，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贤校理刘攽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介甫倾首沉思，曰："然。安得处所贮许多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谓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凤翔民献策云："陕州南有涧水，西流入河，若疏导使深，又凿硖石山使通谷水，因导大河东流入谷水，自谷入洛，至巩复会于河，以通漕运，可以免砥柱之险。"介甫以为然，敕下京西、陕西转运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户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则恐忤朝廷获罪；欲言便，又恐为人笑，乃申牒言："今至谷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渑池县境，导之入谷水，委实利便可行。"盖出渑池县境则硖石大山，属陕西路故也。陕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来，汴口每岁随河势向背改易，不常其处，于春首发数州夫治之。应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处，可岁岁常用，何必屡易，公私劳费？盖汴口官吏欲岁兴夫役以为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岭下，最当河流之冲，水必不至乏绝，自今请常用之，勿复更易。或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则开诸斗门以泄之。"介甫善其议而从之，擢舜臣权三司判官。

后数岁，介甫出知江宁，会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往视之。昌言白政府，请塞訾家口，独留辅渠。韩子华、吕吉甫皆许之。时监丞侯叔献适在外，不预议。昌言至汴口，牒问提举汴口官王琥等二口水势，琥等报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从之。叔献素与昌言不协，及介甫再入相，叔献谮昌言附会韩、吕，塞訾家口，故变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惧，求出，得知陕州。会熙宁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绝，叔献屡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献开之。水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琥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丹州，都水监众官各以赎论。叔献以功迁员外郎，判监李立之仍出知陕州，以叔献代之。立之未离京师，河背訾家口，汴水复绝，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献开之，亦不罪叔献也。（立之云）

元丰元年春，塞曹村决河，诏发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云"欲凿故道以导之，不行则决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之。"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阁待制韩缜、都水监丞刘琀、河北运判汪辅之掌之。（邦彦云）

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盐；河东食土盐；自余皆食海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运解盐卖之，其益、利井盐俟官无解盐即听自卖。九年，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请榷河中、陕、解、同、华五州，官自卖盐，增重其价；民不肯买，乃课民日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听人告讦，重给赏钱，以犯人家财充；买官盐食之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折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才直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乃召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其事，公弼极陈其不便。有旨令与三司议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温法可行，今不可改，不敢尽言其非。虽不能夺公弼，而更为别札称，据景温申，官卖盐岁获利二十余万缗，今通商则失此利。再取旨，上复令与公弼议之。公弼条陈实无此利。于是罢开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卖盐，独曹、濮等数州行景温之法。（公弼云）

吴冲卿、蔡子正等为枢密副使，上言请废河南北监牧司，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不可。元厚之为翰林学士，与曾孝宽受诏详定。厚之计其吏兵之禄，及牧田可耕种，所以奏称："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诏尽废天下马监，止留沙苑一监，选其马可充军马用者，悉送沙苑监；其次给传置；其次斥卖之。牧田听民租佃。仍令转运司输每岁所省五十三万缗于市易务。马既给诸军，则当给刍粟及傔衣粮，所费甚广。诸监马送沙苑者止四千余匹，在道羸瘠死者殆半。国马尽于此矣。时熙宁八年冬也。（马士宣云）

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有成都进士李戒

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后。"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又献《役法大要》，以谓："民苦重役，不苦重税。但闻有因役破产者，不闻因税破产也。请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轻为三等，上等月给钱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为差。计雇役犹有羡余，可助经费。明公傥为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实矣。"余试举一事难之曰："衙前为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败失者或破万金之产，彼肯顾千五百钱、两斛之谷，来应募邪？"戒不能对。余因谢遣之，曰："仆已去言职，君宜诣当官者献之。"

居无何，复来投书，曰："三皇不圣，五帝不圣，自生民以来，唯孔子为圣人耳。孔子没，孟轲以降盖不足言，今日复有明公，可继孔子者也。"余骇惧，遽还其书，曰："足下何得为此语？"固请留书，余曰："若留君书，是当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语于同列，以资戏笑。

时韩子华知成都，戒亦尝以此策献之，子华大以为然。及入为三司使，欲奏行之，余与同列共笑且难之，子华意沮，乃止。及介甫为相，同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介甫言之，介甫亦以为善，雇役之议自此起。时李戒已得心疾，罢举归成都矣。（身见）

介甫之再入相也，张谔建言："往者衙前经历重难，皆得场务酬奖，享利过厚。其人见存者，请依新法据分数应给缗钱数外，余利追理入官，谓之'打抹'。专委诸州长吏检括，如有不尽，以违制罪之，不以赦降、去官原免。"于是诸州竞为刻剥，或数十年前尝经酬奖，今已解役，家赀贫破，所应输钱有及二三千缗者，往往不能偿而自杀。

介甫申明按问欲举之法，曰："虽经拷掠，终是本人自道，皆应减二等。"由是劫贼盗无死者。（刘鸣玉云）

先朝以来，夔州路减省赋，上供无额，官不榷酒，不禁茶盐，务以安远人为意。

熙宁八年五月，内批："张方平枢密使。"介甫即欲行文书，吉甫留之，曰："当俟晚集更议之。"因私于介甫曰："安道入，必为吾属不利。"明日再进呈，遂格不行。（君贶云）

三司使章惇尝登对，上誉张安道之美，问识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旦，吉甫与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语，且曰："行当大用矣。"安道缩鼻而已。其暮，安道方与客坐，惇呵引及门入谒，安道使谢曰："素不相识，不敢相见。"惇惭怍而退。故蔡承禧弹惇云："朝登陛下之门，暮入惠卿之室。"为此也。由是上恶惇，介甫恶安道，未几皆出。（王承偃云）

介甫初参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太后怒，与上言："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辟光扬言："王参政、吕惠卿来教我上此书，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终不置此二人者。"惠卿惧，以告介甫。上欲窜辟光于岭南，介甫力营救，止降监当而已。吕献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闻于上，献可坐罢中丞、知邓州。苏子容当制，曾鲁公召谕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书，当是时介甫犹在金陵，惠卿监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词云："党小人交构之言，肆罔上无根之语。"制出，士大夫颇以子容制词为非，子容以鲁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言他事，非言岐、嘉者也。子容深悔之，尝谓人曰："介甫虽黜逐我，我怨之不若曾公之深也。"（苏宪云）

卷十六

向来执政弄权者，虽潜因喜怒作威福，犹不敢乱资序、废赦令。王介甫引用新进资浅者，多借以官，苟为己尽力，则因而进擢；或小有忤意，则夺借官而斥之；或无功，或无过，则暗计资考及常格，然后迁官。如吕吉甫弟升卿新及第，为真定府观察推官，初无资考，使之察访京东，还，除淮南转运判官。转运判官皆须升朝官为之，又借以太子中允，寻召为崇政殿说书。及介甫与吉甫有隙，升卿复于上前诋讦介甫之短，由此被斥，然尚以宣力久，特迁太祝，监无为军税。练亨甫以泗州军事推官为崇文院校书兼检正官，及坐邓绾事，亦以宣力久，循一资，为漳州军事判官。（胡宗回云）

介甫用事，坐违忤斥逐者，虽累经赦令，不复旧职。如知制诰李大临、苏颂封还李定词头，夺职外补，几十年，经三赦，大临才得待制，颂才得秘书监。及熙宁十年圜丘赦，颂除谏议大夫。（宗回云）

熙宁七年圜丘赦，中书奏谪官应复者四十余人，中旨悉复旧原。吕吉甫参知政事，意所恶者皆废格不行。如胡宗愈、刘挚皆坐为台谏官言事落职外补，至是惟挚复馆职，宗愈为苏州通判，一不沾恩。挚尝言曾布，布为吉甫所恶故也。十年圜丘赦，宗愈始复馆职。（宗回云）

介甫用新进为提转，其资在通判以下则称"权发遣"，知州称"权"，又迁则落"权"字。（李舜卿云）

何洨以录事参军提举梓州路常平仓等，所至暴

横，捶挞吏民以立威，皆窜匿无地。气陵提转，直出其上，公牒州县云："未得当司指挥，其提转牒皆不得施行。"转运使李竦、判官陈充与之议事，不合，辄叱骂之。知州诣之白事，下马于门外，循廊而进，至其坐榻之侧，亦不为起。浃欲废广安军，众议以为旁去他州远，不可废。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贤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楼记》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军要害之意。"浃曰："凡事当从公论，此妄语，何足凭也?"李竦等具奏其状，诏罢归。浃沿道上奏，讼竦等，无所不道。至京师，下开封府鞫问，浃索纸万幅以答款，府司以数百幅给之，乃一纸书一宗。坐上书诈不实，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时所遣提举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浃最为甚。(刘峤云)

初，韩魏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签书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引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秩满去。会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不在此，其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韩公为轻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诰，言事复多为韩公所沮。会遭母丧，服除，时韩公犹当国，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参。曾鲁公知介甫怨忌韩公，乃力荐介甫于上，强起之，其意欲以排韩公耳。(苏兖云)

上将召用介甫，访于大臣，争称誉之。张安道时为承旨，独言："安石言伪而辨，行伪而坚，用之必乱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苏兖云)

曾布改助役为免役，吕惠卿大恨之。(苏兖云)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狱，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辅按之，亦无状迹。王雱危之，以让练亨甫、吕嘉问，亨甫等请以邓绾所言惠卿事杂他书下秀狱，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结堂吏，吏遽报惠卿于陈州。惠卿列言其状，上以示介甫，介甫对"无之"，归以问雱，乃知其状。介甫以咎雱，雱时已寝疾，愤怒，遂绝。介甫以是惭于上，遂坚求退。(苏兖云)

介甫请并京师行陕西所铸折二钱，既而宗室及诸军不乐，有怨言，上闻之，以问介甫，欲罢之。介甫怒曰："朝廷每举一事，定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为?"退，遂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谕之，曰："朕无间于卿，天日可鉴，何遽如此?"乃起。(苏兖云)

谏议大夫程师孟尝请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师孟多幸，生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介甫问："先正何官?"师孟曰："非也，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自欲豫求《墓志》，俟死而刻之耳。"介甫虽笑不许，而心怜之。及王雱死，有习学检正张安国者，被发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国愿死，托生为公嗣。"京师为之语曰："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苏兖云)

上以外事问介甫，介甫曰："陛下从谁得之?"上曰："卿何必问所从来?"介甫曰："陛下与他人为密，而独隐于臣，岂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评。"介甫由是恶评，竟挤而逐之。他日，介甫复以密事质于上，上问于谁得之，介甫不肯对，上曰："朕无隐于卿，卿独有隐于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之为臣言之。"上由是恶明之。明之，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镇金陵，吉甫欲引介甫亲昵置之左右，荐明之为侍讲，上不许，曰："安石更有妹夫为谁?"吉甫以直讲沈季长对，上即召季长为侍讲。吉甫又引弟升卿为侍讲。升卿素无学术，每进讲，多舍经而谈财谷利害、营缮等事。上时问以经义，升卿不能对，辄目季长从旁代对。上问难甚苦，季长辞屡屈，上问从谁受此义，对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则且尔。"季长虽党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礼及吉甫所为，以谓必累介甫。雱等深恶之，故亦不甚得进用也。(伯淳云)

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者，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介甫不悦，退而属疾家居。数日，上遣使慰劳之，乃出。其党为之谋曰："今不取门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矣。"介甫从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赵子几等，上喜其出，勉强从之，由是权益重。(鞠承之云)

熙宁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问疾，自朝至暮十七返，医官脉状皆使驶行亲事赍奏。既愈，复给假十日将治，又给三日，又命两府就第议事。(伯淳云)

兴化县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梦人衣金紫，自称王待制来为夫人儿，妻寻产子。介甫闻之，自京师至金陵，与夫人常坐于船门帘下，见船过辄问："得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举家悲喜，亟往抚视，涕泣，遗之金帛不可胜数，邀与俱还金陵。滋言有捕盗功，应诣铨求赏，介甫使人为营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丐其儿，其母不可，乃遣之。(苏兖云)

内侍李宪既怨介甫罢其南征，乃言青苗钱为民害，上以内批罢之，介甫固执不可而止。先是，州县所敛青苗钱，使者督之，须散尽乃已，官无余蓄。至是，敕留五分，皆宪发之也。(苏兖云)

介甫既罢相，冲卿代之，于新法颇更张，禹玉始无异同。御史彭汝砺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从而和之；今吴充变行新法，王珪亦从而和之。若昨是则今非，今是则昨非矣。乞令珪分析。"禹玉由是力主新法不肯变。汝砺又言："俞充为成都转运使，与宦官王中正共讨茂州蛮，媚事中正，故得都检正。"又言："李宪拥兵骄恣。"由是不得居台中，加馆职充江南东路提刑。汝砺固辞馆职。（苏兖云）

吕升卿于上前言练亨甫以秽德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有老母，敢以为誓。"于是台谏言："王安国非议其兄，吕惠卿谓之不悌，放归田里；今升卿对陛下亲诅其母，比安国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罢江西转运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贤院，以太祝监无为军酒税。时熙宁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吉甫言王安礼任馆职，狎游无度，安礼由是乞出，一章即许之，除知润州。介甫犹以吉甫先居忧在润州，欲使安礼采其过失故也。（得臣云）

王安国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为。为西京国子监教授，溺于声色。介甫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官满，至京师，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时人以为必除侍讲。上问以其兄秉政物论如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安国尝力谏其兄，以天下恟恟，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公，恐为家祸。介甫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僇及先人，发掘丘垄，岂得不预我事邪？"（仲通、思正、苏兖云）

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析语所从来，皆无以对。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谪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腾空造之语，丑诋近列，中外骇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须阅实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辨章之屡闻，皆澹谰而无考，反云其事暗昧，不切审实。"又曰："苟无根之毁是听，则谩欺之路大开。上自迩僚，下逮庶尹，闺门之内，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反攻修。修寻亦外迁，其谢上表曰："未乾荐祢之墨，已关射羿之弓。"

熙宁十年七月，王韶献所著，名曰"发明自身之学"，皆荒浪狂谲之语。其一篇曰《法身三门》，其略曰："敷阳子既罢枢密副使、知洪州，于庐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号曰太虚无极真人，遂立三门，一曰鸿枢独化之门，二曰万灵朝真之门，三曰金刚巨力之门，太虚无极真人独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赖幽明显晦，有识无识皆会而朝之。太虚无极真人出独化之门，建大法旗，击大法鼓，手提玉印，临大庭而躬接之。"其书凡十万余言，皆仿此。既而进御，又摹印以遗朝中诸公及天下藩镇学校，其妖妄无所忌惮如此。王公仪得其书以示余。

观文殿学士、知洪州王韶谢上表曰："为贫而仕，富贵非学者之本心；与时偕行，功业盖丈夫之余事。"又曰："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争，则或贻同列之忿；指擿时病，则或异大臣之为。以至圣论虽时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尝曲徇。"又曰："晓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见古今之不异。通理尽性，虽未能达至道之渊微；立言著书，亦足以赞一朝之盛美。"知杂御史蔡确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请便亲，敢因谢表，辞旨怨愤，指斥圣躬，公为罔慢。"于是落韶观文殿学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围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坚，必不可破。"上以为然。既而城陷，上欲召两府会议于天章阁，介甫曰："如此则闻愈彰，不若只就东府。"上从之。介甫忧沮，形于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况居边徼者乎？愿少安重，以镇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办之乎？"韶曰："若朝廷应副，何为不能办？"介甫由是始与韶有隙。（苏兖云）

李士宁者，蓬州人，自言学道，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而词理迂诞，有类谶语，专以妖妄惑人。周游四方及京师，公卿贵人多重之。人未尝见其经营及有囊橐，而赀用常饶，猝有宾客十数，珍馔立具，皆以为有归钱术。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宁中，介甫为相，馆士宁于东府且半岁，日与其子弟游；及介甫将出金陵，乃归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孙，颇好文学，结交士大夫，有名称，士宁先亦私入睦亲宅，与之游。士宁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子孙当享其祚，会仁宗有赐英宗母仙游县君《挽歌》，微有传后之意，士宁窃其中间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当受天命以赠之。世居喜，赂遗甚厚。（袁默云）

进士叶适试补监生第一，介甫爱其所对策；布衣徐禧得洪州进士黄雍所著书，窃其语，上书褒美新法，介甫亦赏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书习学检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荐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见，适奏对不称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禄寺丞、馆阁

校勘检正官，月余而卒；禧称旨。禧无学术，而辨口，扬眉奋髯，足以移人意。上或问以故事，禧对此非臣所学云云，其说皆雍语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与其妻先奸后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父丧而博，为吏所捕，因亡命诣阙上书。"

郑侠，闽人，进士及第。熙宁七年春，上以旱灾，下诏听吏民直言得失，侠以选人监安上门，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愁怨。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之。"朝廷以为狂，笑而不问。会王介甫请罢相，上未之许，侠上言："天旱由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宁府，是日雨，侠自以为所言中，于是屡上疏论事，皆不省。是岁冬，侠上疏几五千言，极陈时政得失、民间疾苦，且言："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独冯京时立异与之校计。请黜惠卿，进用冯京。"吕吉甫大怒，白上夺侠官，汀州编管。

侠贫甚，士大夫及吏民多怜之，或遗之钱米。顷之，上问冯当世："卿识郑侠乎?"对曰："臣素不之识。"御史知杂张琥闻之，阴访求当世与侠交通状。或语以当世尝从侠借书画，遗之钱米，琥即劾奏："京大臣，与侠交通有迹，而敢面谩，云不识。又侠所言朝廷机密事，侠选人，何从知之？必京教告，使之上言。"上以章示当世，对："实不识，乞下所司辨正。"

惠卿乃使其党知制诰邓润甫与御史台同按问，遣选人舒亶乘驿追侠诣台，索其箧笥中文书，悉封上之。亶还，特除京官以赏之。台中掠治侠，其疏所与交通者，皆逮系之。僧晓容善相，多出入当世家，亦收系考验。取当世门历，阅视宾客无侠名。

侠素师事王雱，而议论常与雱异，与王安国同非新法，安国亲厚之。侠既上疏，安国索其草视之，侠不与，安国曰："家兄为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后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者子也，能揄扬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其草示我。"侠曰："已焚之矣。"侠诣登闻检院上疏，集贤校理丁讽判检院，延坐与啜茶，询其所言，称奖之。讽又尝见当世，语及侠，当世称："侠疏文辞甚佳，小臣不易敢尔。"侠既窜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与之旧，命其子驸马都尉师约资送之，师约曰："师约通姻帝室，不敢与外人交，请具银百两，大人自遗之。"克臣从之。于是台司收安国、讽等鞫之。安国自陈无此语，台司引侠使证之，侠见安国，笑曰："平甫居常自负刚直，议论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为诋谰邪?"安国惭惧，即服罪。润甫等亦深探侠狱，多所连引，久系不决。上以其枝蔓，令岁前必令狱具，台官皆不得归家。

狱成，惠卿奏侠谤国，欲致之大辟，上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念，岂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编管而已。当世罢政事，以谏议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夺一官，丁讽落职、监无为军酒税，王安国追出身以来敕告，放归田里，晓容勒归本贯，其余吏民有与侠交游及馈送者，皆杖臀二十，远州编管。仍赐诏介甫慰谕，又以安礼权都检正，以慰其心。（范尧夫、张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婿，自南方罢官，押钱纲数千缗诣京师，私用千余缗，冀妻家偿之，其妻父叔皮不为偿。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尝于上元夜微步游闾里，乃夜叩东府门告变："叔皮及弟叔敖私诣卜者，云已有天命，谋作乱，密造乘舆服御物已具。"敕开封府判官吴几复按验，皆无状，永年引虚，病死狱中，方免叔皮。（公弼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婿也，监金耀门文书库。翰林学士杨绘、待制窦卞皆尝举之。永年盗卖官文书，得钱，费于娼家，畏其妻知之，伪立簿云："买金银若干遗杨内翰，若干遗窦待制。"亦尝买缯帛及酒遗绘、卞及提举京百司、集贤修撰张刍；绘受之，卞止受其酒，刍俱不受。又尝召绘、卞饮于其家，令县主手斟酒以饮卞、绘。县主以永年盗官文书事白父叔皮，叔皮白宗正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门告变，诏吴几复按之。永年告变事今已明白，其盗官文书等事请付三司结绝。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两制，请付御史台穷治。"皆奉旨依。知杂御史蔡确奏："几复不发摘卞、绘等赃汙，避事惜情。"熙宁十年五月，绘责授荆南节度副使，卞落职管勾灵仙观，吴几复知唐州。上以刍独不受其馈遗，未几，迁谏议大夫、知邓州。（李南公、吴辨叔云）

知制诰邓润甫上言："近日群臣专尚告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变风俗。"上嘉纳之。寻有中旨，以陈述古为枢密直学士，宋次道为龙图阁直学士。时熙宁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韩魏公判相州，有三人为劫，为邻里所逐而散。既而为魁者谓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杀之。"众诺。他日，又劫一家，执其老妪，搒捶求货，邻人不忍其号呼，来语贼曰："此姥更无他货，可惜搒死。"其徒即刺杀之。州司皆处三人死。

刑房堂后官周清，本江宁法司，后为三司大将，王介甫引置中书，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驳审刑、大理寺、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故刑房吏日取旧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将四年迁至供备库使、行堂后官事。相州狱已决数年，清驳之曰："新法：凡杀人，虽已死，其为从者被执，虽经拷掠，苟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四等。今盗魁既令其徒云，有救者先杀之，则魁当为首，其徒用魁言杀救者则为从。又至狱先引服，当减等。而相州杀

之，刑部不驳，皆为失入死罪。”

事下大理，大理以为：“魁言有救者先杀之，谓执兵杖来斗者也；今邻人以好言劝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人，不可为从。相州断是。”详断官窦平、周孝恭以此白检正刘奉世，奉世曰：“君为法官，自图之，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则不可为失入。”奉世曰：“君自当依法，此岂必欲君为失入邪？”于是大理奏：“相州断是。”清执前议，再驳，复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驳为是，大理不服。

方争论未决，会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初，殿中丞陈安民签书相州判官日断此狱，闻周清驳之，惧得罪，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评事文及甫，陈安民之姊子、吴冲卿之婿也。冲卿时为首相，安民以书召开云：“尔宜自来照管。”法司竭其家赀入京师，欲货大理胥吏问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师为司农吏，利其货，与中书吏数人，共耗用其物，实未尝见大理吏也。为皇城司所奏，言赍三千余缗行求大理。事下开封府，按鞫无行赂状，惟得安民与开书。谏官蔡确知安民与冲卿有亲，乃密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乃移其狱下御史台司，旬有数日，所按与开封无异。会冲卿在告，王珪奏令确共按之，辟寺丞刘仲弓推鞫，收大理寺详断官窦平、周孝恭等，枷缚暴于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贿事，皆无状。

中丞邓润甫夜闻掠囚声，以为平、孝恭等，其实他囚也。润甫心非确所为惨刻，而力不能制。确引陈安民，置枷于前而问之，安民惧，具道尝请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确得其辞，甚喜，遽欲与润甫登对奏之，言丞相受请枉法，润甫止之。明日，润甫在经筵，独奏：“相州狱事甚微，大理实无受贿事，而蔡确深探其狱，滋蔓不已，窦平等皆朝士，榜掠身无完肤，皆衔冤自诬。乞早结正。”上甚骇异。明日，确欲登对，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谏官黄履、监察御史黄廉、御药李舜举同诣台按验。三人与润甫、确坐帘下，约都不得语，引囚于前，读示以所承之辞，令实则书实，虚则自陈冤。囚畏狱吏之酷，皆书款引实，验拷掠之痕则无之，履等还奏。确又上言：“陈安民请求文及甫，事连宰相，邓润甫党附执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结正。”上遂大怒，以润甫为面谩，确为忠直。

元丰元年四月丙辰，润甫落翰林学士、中丞，以右谏议大夫知抚州，告词曰：“奏事不实，奉宪失中。言涉诋欺，内怀顾避。”中允、监察里行上官均亦尝上言确按狱深刻，降授光禄寺丞、知邵武军光泽县，告词曰：“不务审克，苟为朋附，俾加阅实，不如所言。”确自右正言除右谏议、权中丞。确遂收文及甫系狱。及甫惧，亦云尝白丞相，言固是。又云尝属冲卿子群牧判官、太常博士安持。确又收刑房检正刘奉世。奉世先为枢府检详，冲卿自枢府入相，奏为检正，雅信重之。确令大理称受奉世风旨出相州狱，奉世惧，亦云于起居日尝受安持属请。确又欲收安持，上不许，令即讯，安持恐被收，亦言尝以属奉世。时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韩忠彦皆上所厚，承之尝为都检正，忠彦，魏公之子也，确皆令囚引之。承之知之，数为上言确险诐之情，上意亦解，趣使结正。

六月乙丑，刘奉世落直史馆，监当；吴安持夺一官，降监当；窦平追一官，勒停；周孝恭、文及甫冲替；陈安民追一官，勒停；韩忠彦赎铜十斤；自余连坐者十余人。周清迁一官。冲卿上表请退，及阖门待罪者三四，上辄遣中使召出令视事。确屡帅台谏官登对，言罪吴安持太轻，上曰：“子弟为亲戚所属请，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出之，此何意邪？”以确所弹奏札还之，言者乃止。（公廙、李举之、王得臣、伯淳、冯如晦云）

辑 佚

太祖采听明远，每遇边阃之事，纤悉必知。有间者自蜀还，上问曰：“剑外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山长《苦热》诗曰：‘烦暑郁蒸何处避，凉风清汽几时来？’”上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时虽已下荆楚，孟昶有唇亡齿寒之惧，而西讨无名。昶欲朝贡，王昭远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谍者孙遇赍蜡丸帛书，间道往太原，结刘钧为援，为朝廷所获。太祖喜曰：“兴师有名矣。”执间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万，分路讨之。俾孙遇指画山川曲折、阁道远近，令工图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刍斛尔，若财帛，尽分给战士。”王师至蜀，昶遣王昭远帅师来拒，未几，相继就擒，昶始降，执昶赴阙。

大将王仁赡自剑南独先归阙，乞见，恐己恶露，历数全斌等数将贪黩货财，弛纵兵律。惧为所诉，反欲自蔽。太祖笑谓仁赡曰：“纳李廷珪妓，擅开丰德库取金宝，此又谁邪？”仁赡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慎，但止有曹彬一人尔。”台臣请深治征蜀诸将横越之恶，太祖尽释之。（辑自《类苑》卷一，后半并见《五朝言行录》卷一之二。又见《玉壶清话》卷六）

景德中，朝廷始与北虏通好，诏遣使，将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为太重，请止称契丹本号可也。真宗激赏再三，朝论韪之。（辑自《类苑》卷九，并见《五朝言行录》卷五之一）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馆伴邢祥颇肆谈辩，深自炫鬻，且矜新赐铁券。公曰：“铁券盖勋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为辄及亲贤？”祥大沮失。（辑自《类苑》卷九，并见《五朝言行录》卷五之一）

范鲁公质早辅周室，及太祖受禅，不改其任。两朝翊戴，嘉谋伟量，时称名相。然自以执政之地，生杀舒惨所系，苟不能蚤夜兢畏，悉心精虑，败事覆悚，忧患毕至。加之道有枉直，时有夷险，居其位者，今古为难。尝谓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辑自《类苑》卷九）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开封府，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离间大臣，自结朋党，乃落天章阁待制，出知饶州。余靖安道上疏论救，以朋党坐贬。尹洙师鲁上言"靖与仲淹交浅，臣于仲淹义兼师友，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修永叔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辨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奏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永叔复与师鲁书云："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警怪。"时蔡襄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播于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永叔诗在壁者。四贤，希文、安道、师鲁、永叔也；一不肖，若讷也。（辑自《类苑》卷九，并见《三朝言行录》卷二之二）

初，范文正公贬饶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无敢往别。王待制质独扶病饯于国门，大臣责之曰："君长者，何自陷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某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为之缩颈。（辑自《类苑》卷九）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帅僚属登楼置酒，未举觞，见衰绖数人营理丧具者。公亟令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将出殡近郊，赗敛棺椁皆所未具。公怃然，即彻宴席，厚周给之，使毕其事，坐客感叹有泣下者。（辑自《类苑》卷九，并见《五朝言行录》卷七之二）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死之。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宰臣吕文靖公，公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公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保举，有不称职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翌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谋。（辑自《类苑》卷九，并见《五朝言行录》卷六之一、《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〇）

庆历初，仁宗服药，久不视朝。一日，圣体康复，思见执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数辈促公，同列亦赞公速行，公愈缓步。既见，上曰："久疾方平，喜与卿等相见，而迟迟之来，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闻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虑人心惊动耳。"上以为深得辅臣之体。（辑自《类苑》卷九，并见《五朝言行录》卷六之一、《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〇）

李常公择，少读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公择既贵，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曰"李氏藏书山房"，而苏子瞻为之记。（辑自《类苑》卷九，又见《渑水燕谈录》卷九）

欧阳文忠公使辽，其主每择贵臣有学者押宴，非常例也。且曰以公名重今代故耳。其为外夷敬伏如此也。（辑自《类苑》卷九，又见《渑水燕谈录》卷二）

王魏公与杨文公大年友善，疾笃，延大年于卧内，托草遗奏，言忝为宰相，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止叙平生遭遇之意。表上，真宗叹惜之，遽遣就第，取子弟名数录进。（辑自《类苑》卷一二，并见《五朝言行录》卷二之四）

吕文仲，歙人，为中丞，有阴德。咸平中，鞫曹南滑民赵谏狱，谏豪于财，结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宝封轩裳姓名七十余辈，自中降出，皆昔委谏营产买妾者，悉令穷治。文仲从容奏曰："更请察其为人，密籍姓名，候举选对扬之日，斥之未晚。"真宗从之。（辑自《类苑》卷一三）

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饭而已。家人问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

其子弟诉于公曰："庖肉为饔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饔人所廋。"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发人过，皆类此。

尝宅门坏，主者彻屋新之，暂于廊庑下启一门以出入。公至侧门，低据鞍，俯伏而过，都不问。门毕，复行正门，亦不问。

有控马卒，岁满辞公，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省。

熙宁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纪》，至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抚海内，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

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毋作聪明，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变也？汉武帝用张汤之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宣帝用高帝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颇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为政，谁则为优？荀卿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释自《类苑》卷一五)

壬午，吕惠卿讲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变，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正月始和，置于象魏’是也；有五岁一变者，‘五载一巡守’，‘考制度于诸侯’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世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马光言汉守萧何之法则治，变之则乱，臣窃以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挟书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谓之不变哉？武帝以穷兵黩武，奢淫厚敛，而盗贼起；宣帝以总核名实，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显，杀萧望之，而汉道衰，皆非由变法与不变法也。夫以弊则必变，安得坐视其弊而不变邪？《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谓实非聪明而强作之，非谓旧章不可变也。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因此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及看详中书条例，故发此论也。臣顾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为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

上召光前，谓曰：“卿闻吕惠卿之言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对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汉惠、文、武、宣、元治乱之体，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五岁一变，一世一变，则非也。‘正月始和，置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亦犹州长、党正、族师于四孟月朔属民而读邦法也，岂得为时变邪？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故五载一巡守，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法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讲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史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马光备位侍从，见朝廷事有未便，即当论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岂可但已?”光曰：“前者，诏书责侍从之臣言事，臣尝上疏，指陈得失，如制置条例司之类，尽在其中，未审得进达圣听否?”上曰：“见之。”光曰：“然则臣不为不言也。至于言不用而不去，此则臣之罪也。惠卿责臣，实当其罪，臣不敢逃。”上曰：“相与共讲是非耳，何至乃尔。”王珪进曰：“司马光所言，盖以朝廷所更之事，或为利甚少、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

王珪进读《史记》，光进读《资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门内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珪礼辞，不许，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珪对曰：“臣疏贱，在阙门之外，朝廷之事不能尽知，借使闻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实也。”上曰：“据所闻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钱，兹事非便。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获，责以谷麦。贫者寒耕熟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之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吕惠卿曰：“司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以贪，弊将若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米斗十余，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如河东之和籴也。”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今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上曰：“未尝罢也。”光曰：“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岁减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光曰：“此皆细事，不足烦圣虑，陛下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则陛下职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谓此也。”

上复与众人讲论治道，至晡后，王珪等请起，上命赐汤，复谓光曰：“卿勿以向者吕惠卿之言，遂不慰意。”光对曰：“不敢。”遂退。(释自《类苑》卷一五)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资治通鉴》自治平三年置局，

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是书成，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辅臣请观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进入。以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辑自《类苑》卷一五）

旧制，文武群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诣正衙，见讫，乃得入见。辞谢，亦如之。太祖皇帝御极之初，亲总庶务，尝驿召一边臣入对，将授以方略，讶其到阙已数日而未见。左右或奏以未过正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入见谢毕，乃得诣正衙，遂为定制。（辑自《类苑》卷二八）

崔翰，京兆人，以镇安军节度使充高阳关都部署。召还，以疾留京师。疾间，请见上曰："臣以身许国，不愿死于家。"太宗壮之，复令之任。翰骁勇，有方略，所至立功。（辑自《类苑》卷五三）

赵延进屯定州，契丹入寇，与崔翰、李继隆将兵八万，太宗赐八阵图，使按图从事。归次蒲城，虏大至，翰等按图布阵，相去各百步，众惧，无斗志。延进曰："不如合而击之，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遂改为二阵，三战，大破之，获人马、牛羊、铠甲数十万，迁右监门卫将军。（辑自《类苑》卷五六）

王章惠公随知扬州，许元以举子上谒，自陈世家，乃唐许远之后。章惠率同僚上表，荐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已下，皆不从。章惠遂独状荐之，朝廷以为郊社斋郎。元有材谋，晓钱谷，为江淮制置发运判官，以至为使，凡十余年，号为能臣，终天章阁待制。（辑自《类苑》卷五七）

富公知青州，州岁穰，而河朔大饥，饥民东流。公以为从来拯饥，多聚之州县，人既猥多，仓廪不能供，散以粥饭，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饿死，死者气熏烝，疾役随起，居人亦致病毙。是时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饥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泽之利，而等级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谷大积，分遣寄居闲官往主其事，间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为吏胥走隶者，皆倍给其食，令供簿书、给纳、守御之役，借民仓以贮，择地为场，堀沟为限，与流民约，三日一支，出纳之详，一如官府。公推其法于境内，吏之所在，手书酒炙之馈日至，人人忻戴，为之尽力。比麦熟，人给路粮遣归。饿死者无几，作丛冢葬之。其间强壮堪为禁卒者，募得数千人，面刺"指挥"二字，奏乞拨充诸军。时朝中有与公不相能者，持之不报，人为公忧之。公连上章恳请且待罪，乃得报。自是天下流民处，多以青州为法。（辑自《三朝言行录》卷二之一）

二月戊辰朔，诏天下贡举人自今止令逐州解头入见。时举人群见，进止多不如仪，而民有缑化隆、高惟志者，又辄阑入殿廷献封事也。（举人进止多不如仪，据司马光《记闻》增入。）（辑自《长编》卷一二一宝元元年二月戊辰）

梁适与任中师有姻，知其赂吕夷简事，明往视之，曰："宜绳子舍。"未几，修注。（辑自《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六月壬辰）

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转运使杨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谘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谘摄令，并遣秘书丞孙琳与共事。谘等用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及王素为谏官，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即言谘与琳方田法简而易行，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汝、蔡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与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琳，共城人也。（《记闻》以为执政不然其议，沮罢之。谘本传以为遭母丧去，今从《食货志》。）（辑自《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丁未。此条恐非《记闻》原文，录之备考。）

己丑，诏古渭寨修城卒权给保捷请受，仍以蕃官左班殿直讷支蔺毡为本地分巡检，月俸钱五千，候一年能弹压蕃部，即与除顺州刺史。蔺毡世居古渭州，密迩夏境，夏人牧牛羊于境上，蔺毡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蔺毡惧力不敌，因献其地，冀得戍兵以敌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蔺毡先世跨有九谷，后浸衰，仅保三谷，余悉为他族所据。青唐族最强，据其盐井，日获利可市马八匹。蔺毡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汉家取之。祥又多夺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诸族皆怒，举兵叛。祥既坐责绌，张昇请弃古渭勿城。夏人复来言："古渭州本我地，今朝廷置州于彼，违誓诏。"遣傅求制置粮草，专度其利害。求言："今弃弗城，夏人必据其地，更为秦州患，且已得而弃之，非所以强国威。按蔺毡父祖皆受汉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当更名古渭寨，不为州，以应誓诏尔。"即召青唐等族酋，谕以"朝廷今筑城，实为汝诸族守卫，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夺我盐井及地，我无以为生。"求曰："今不取汝盐井及地，则如何？"众皆喜，听命，遂罢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三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始加蔺毡以爵秩。（此段《实录》、《正史》极不详，今悉用司马光所记，稍删润之。）（辑自《长编》卷一七五皇祐五年闰七月己丑）

嘉祐四年秋七月丙申，太子中允王陶为监察御史里行。初，诏中丞韩绛举御史，而限以资任，屡举不应格。于是绛请举里行，以陶为之，诏可。陶辞不受，诏强之，乃就职。……（诏强陶使受，今从《记闻》。）（辑自《长编》卷一九〇。此条疑非《记闻》原文，录之待考。）

己酉，诏殿前马步军司皆置检法官一人。先是，有禁卒妻、男皆为人所杀，殿前副都指挥使许怀德以其夫为不能防闲，谪配下军。侍御史知杂事吴中复言："三衙用刑多不中理，请置检法官。"既从之，寻有言其非便者，复罢之。（司马《记闻》云：朝士鲁有立上言非便，故罢之。当考。）（辑自《长编》卷一九〇嘉祐四年七月己酉）

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不以为便，诏输如旧。是日，复遣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凤、秘书丞高本分往诸路均田，从中书门下奏请也。本独以为田税之制，其废已久，不可复均。朝廷亦不遽止，后虽均数郡田，其于天下不能尽行……（今从《会要》及司马光《记闻》）（辑自《长编》卷一九〇嘉祐四年八月己丑）

乙酉，罢诸路同提点刑狱使臣，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广南东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转运判官。先是，同提点刑狱使臣或有窃公用银器及乐倡首饰者，议者因言使臣多不习法令、民事，不可为监司，故罢之。十一路旧止一转运使，至是各增置判官，以三年为一任。第二任知州人为判官，满一任与提点刑狱；初任知州若第二任通判为判官，满两任亦如之……（今从《记闻》）（辑自《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八月乙酉）

甲戌，富弼起复礼部尚书、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弼辞不拜。故事，执政遇丧皆起复。弼谓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从命。或言弼初与韩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图致太平，天下谓之"韩、富"。既又同为宰相，琦性果断，弼性审谨。琦质直，语或涉俗。俗谓语多者为"絮"。尝议政事，弼疑难者数四，琦意不快，曰："又絮邪！"弼变色曰："絮是何言与！"又尝言及宰相起复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于是弼力辞起复，且言："臣在中书，盖尝与韩琦论此，今琦处嫌疑之地，必不肯为臣尽诚敷奏，愿陛下勿复询问，断自宸虑，许臣终丧。"琦见之不乐，自是二人稍有间云。（此据司马氏《记闻》及苏氏《别志》，又参取弼所上札子。）（辑自《长编》卷一九三嘉祐六年六月甲戌）

庚子，工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韩琦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枢密使、礼部侍郎曾公亮为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张昪为工部侍郎，加检校太傅，充枢密使。上既许富弼终丧，乃迁琦首相。或谓琦曰："富公服除，当还旧物。公独不可辞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长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辞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长保此位也，使琦何辞以白上?"闻者亦是琦言。（此段据《记闻》。）（辑自《长编》卷一九五嘉祐六年闰八月庚子）

嘉祐初，琦与富弼同相，或中书有疑事，往往私与枢密院谋之。自弼使枢密，非得旨令两府合议者，琦未尝询于弼也，弼颇不怿。及太后还政，遽撤东殿帘帷，弼大惊，谓人曰："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当时出太后意，安可显言于众?"弼自是怨琦益深。（富弼怨韩琦事，据司马氏《记闻》。）（辑自《长编》卷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戊申）

韩维说慈寿将归政，颍王谓维及孙思恭曰："慈寿欲为曹佾求使相。"二人不应。王竟使王陶达意于政府，果得之。他日，二人独见，维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亲政，内外上下事体已正，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事勿预也。"（辑自《长编》二〇一治平元年五月丙辰。《长编》卷二〇二治平元年六月戊午记此事，云"据司马氏《日记》"）

工部郎中、秘阁校理、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钱藻罢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邓绾言："冯京为性庸很，朋邪徇俗，疾害圣政。陛下宽仁不诛，守藩未几，复移边帅。而藻代陛下作训诰，乃称京'执正不回，一节不挠'，又云'大臣进退，系时安危'。京在政府，曾无补益，惟退有后言，何谓一节？且京罢政逾岁，岂尝有危？藻专事谄谀，乞加黜责。"上从之。绾知王安石恶京，又恐京复用，故为此以附会安石也。（此据司马《记闻》及魏泰《东轩录》。）（辑自《长编》卷二七〇熙宁八年十一月己卯，又见《温公琐语》）

凡朝士系狱者，蔡确令狱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饵，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置不问。故系者幸得其问，无罪不承。（此据司马《记闻》）（辑自《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四月乙卯，又见《温公琐语》）

韩魏公帅定武时，夜作书，令一侍兵执烛于旁。侍兵他顾，烛燃公须，遽以袖麾之，而作书如故。少顷，回视，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烛矣。"军中感服。（辑自《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六，并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五四）

太祖皇帝潜龙时，虽屡以善兵著奇功，而天性不好杀，故受命之后，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郑王曰："江南本无罪，但以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杀人。"曹潘兵临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太祖览之，赫然批还其奏曰："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逮批诏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状之日也。（辑自宛委山堂本《说郛》弓四九，然以下四条商务印书馆本《说郛》卷九均未收录，或非《记闻》佚文）

太祖皇帝即位后，车驾初出，过大溪桥，飞矢中黄繖，禁卫惊骇，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还内，左右启捕贼，帝不听，久之亦无事。（辑自宛委山堂本《说乳》弓四九）

建隆间，竹木务监官患所积财植长短不齐，乞剪截俾齐整。太祖批其状曰："汝手足指宁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亲戚犹有见者。（辑自宛委山堂本说郛弓四九）

国初宰执大臣，有前朝与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在己上，一日即位，无所易置，左右驱使，皆萎靡听顺，无一人敢偃蹇者。始听政，有司承旧例，设宰相以下坐次，即叱去之。（辑自宛委山堂本《说郛》）

孙公谈圃

[宋]孙　升撰　李开军整理

《孙公谈圃》三卷，署孙升撰，实为北宋人刘延世辑录孙升谈语之作。书中以记载徽宗之前北宋政坛人物故实为主，又多记孙升之行迹。有《百川学海》、《学津讨原》等版本。此为首次标点整理本。

绍圣之改元也，凡仕于元祐而贵显者，例皆窜贬湖南，岭表相望而错趾，惟闽郡独孙公一人迁于临汀。四年夏五月，单车而至，屏处林谷，幅巾杖屦，往来乎精蓝幽坞之间，其后避谤，杜门不出。余时侍亲守官长汀县，窃从公游，闻公言皆可以为后世法，亦足以见公平生所存之大节。于是退而笔之，集为三卷，命曰《孙公谈圃》。公状貌奇特，眉目孤耸，望之凛然可畏。元祐时，历三院，迁左史，入中书为舍人，危言谠论，内外惮之。已而忤时宰意，以集贤殿修撰留守南都，后迁天章阁待制。其谪官也，自南都为归州，遂以散秩谪临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终。明年，岁在庚辰，天子嗣位，尽还公官职，士大夫伤公之不及见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语亦尝属余记焉，公之子幼而孤，则其事久或不传，于是详而述之，庶几不为负公者，非特为谈圃道也。公讳升，字君孚，高邮人。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初四日，临江刘延世述之引。

卷　上

艺祖生西京夹马营，营前陈学究聚生徒为学，宣祖遣艺祖从之。上微时尤嫉恶，不容人过，陈时时开谕，后得赵学究，即馆于汴第。杜后录陈之旧，召至门下，与赵俱为门客，然艺祖独与赵计事，陈不与也。其后艺祖践祚，而陈居陈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无何，有言开封之政皆出于陈，艺祖怒问状，太宗惧，遂遣之，且以白金赠行。陈归，半道尽为盗掠，居陈村舍，生徒日衰，饥寒无与从者。太宗即位，以左司谏召之，官吏大集其门，馆于驿舍，一夕醉饱而死。赵学究即赵普也，陈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详，屡欲作传。

周孟阳春卿，英庙宫僚也，圣眷素厚，书简以老丈称之。当储副时固辞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计，使人诮春卿，春卿因造卧内谕意。时裕陵秉烛侍立。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祸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岂不知？若果不就，必当别立他人，太尉能避祸乎？"上大悟，即拜春卿床下，遂正储位。裕陵在东宫，朝廷复以春卿为翼善。春卿为人纯直，谓不当为父子宫僚，上表力辞，有"亲奉尧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不易丙吉。"初，朝廷阙副枢，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寝不报。迨裕陵即位，孙永述其事，始进天章阁待制，入谢，上抚慰甚厚。未几，以疾终，家贫不克葬，露殡佛寺。元祐御史贾易请依王雱例中使护葬，宣仁曰："待其子来。"子定民至，尽哀。英庙所赐御札上之，赐银千两，官其一孙。

赵参政抃悦道，初好神仙术。在成都，有僧上诗云：须向维摩顶上行，悦道遂悟。后有道士献紫金盂，悦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两易之，悦道曰："吾以三两凡金换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传晋时人，公招之至，则须发皓白，肌肤如槁木，龙钟几不能步，而饮啖自若。悦道悯其羸，使两吏扶掖而出，至门外，则行步如飞。吏还报，悦道大骇，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悦道后归乡里，一日，忽遍辞亲友，其子屼怪其形色异常，问后事，悦道厉声斥之，少顷，趺坐而化。

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烟熏之，有一厅吏醉仆，为蚊所嘬而死。世传"饱似樱桃重，饥如柳絮轻。但知从此去，不要问前程"，范文正公诗也。西溪瀚海堰，吕蒙正所治，至今屋记尚在，后文正继往，故堰之城至今为利。

王青，晏元献公门下常卖人，自号王实头，常遇奇士，传一相术，时时相公之奴婢，辄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国夫人也。"夫人笑

曰："为我择一佳婿。"青应声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须做宰相，明年状元及第，在兴国寺下。"元献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于春官，晏以青为妄，大悔之。未几，富中大科，恩比状元，即大丞相郑公也。青有女婿，时秀才，仪貌甚伟，众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适富贵人。"时生亦非远到，果及第而卒。

司马温公之薨，当明堂大享，朝臣以致斋不及奠。肆赦毕，苏子瞻率同辈以往，而程颐固争，引《论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礼，不可谓歌则不哭也。"颐又谕司马诸孤不得受吊，子瞻戏曰："颐可谓燠糟鄙俚叔孙通。"闻者笑之。

吕相端奉使高丽，过洋祝之曰："回日无虞，当以金书《维摩经》为谢。"比回，风涛辄作，遂取经沉之，闻丝竹之声起于舟下，音韵清越，非人间比，经沉隐隐而去。崔伯易在礼部，求奉使高丽故实，遂得申公事。故杨康国、钱勰皆写此经往，丰稷为杨掌笺表，言东海洋，龙宫之宝藏所也，气如厚雾，虽无风亦有巨浪，使人卧木匣中，虽荡而身不摇，食物尽呕，唯饮少浆。舟前大龟如屋，两目如巨烛，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见则无虞也。

荆公为江西漕，梦小龙呼相公，求夹注《维摩经》十卷，久而忘之。后至友人家，见佛堂中有是经，因录而送庙，及在相府，梦小龙来谢。

吴待问得解时，母已八十余岁，欲赴礼部，见邻人泣下。邻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儿往，毋恤其失所。"待问下第，不果归，次举登第，及门，方知母已亡。问殡所，乃在一路隅，待问欲迁，邻人云："初已卜地，无何至此柩绳自断，遂藁葬。"待问引术者求佳处，数日无易路隅之吉，遂为兆域。后诸子相继登第，而冲卿入相。

交趾犯邕州，苏缄知不可守，自残其家，坐厅事骂贼而死。朝廷命郭逵讨之。交趾地热，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过暴犯无噍类。士卒颇思战，逵下令：敢言战者斩。相持久之，食尽，有觇者言，窖粟江外可取燕。逵疑有伏兵，以蕃落骑五千卫而后往。交趾洪真太子素养卒五百，禁嗜欲，教以阵法，锐甚，人执金牌为号，果遇于窖傍。逵以蕃落骑诱至平地，大破于江中，其卒犹执金牌而没。遂擒太子，因是纳款，当时多罪逵不深入乘胜覆其巢穴也。

元丰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费四百千为佣值。元祐初，公为御史，按图视开发处，来山乾艮例皆发掘，将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犹有避忌，况天子众大之君乎?"其论甚切，因是罢役。浚濠时，土中得一物，状类人而无眉目，埋之他处，所掘得及舁去之人皆死，或言太岁也。又获大蛇，类龙，送金明池，是夜大风飘瓦。

子瞻以温公论荐，帘眷甚厚，议者且为执政矣。公力言："苏轼为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王旦、韩琦未尝以文称。"又言："王安石在翰苑为称职，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为翰林，则轼不过如此而已，若欲以轼为辅佐，愿以安石为戒。"

子瞻试馆职，策题论汉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傅尧俞王岩叟言："以文帝有蔽，则仁宗不为无蔽；以宣帝有失，则神宗不为无失。虽不明言，其意在此。"久之，御批轼特放罪。

仁庙圣诞，乃李淑妃也，谥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时上幼，章献养为己子，虽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献称制，而杨太妃病革，上问疾，杨密语其事。上大恸，即见执政，欲行服，章献难之，众无敢言，独吕夷简不去，进曰："陛下万岁后，独不念刘氏乎?"于是持心丧，然宫中稍有异说。章献崩，即日遣人发李太后棺验之，形色如生，鬓发鬱然，无少异，上于是存抚诸刘。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上不悦，后升祔二后赦文，孙抃当笔直言："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上览之感涕，孙遂参大政。

司马温公隧牌，赐名清忠粹德。绍圣初，毁磨之际，大风走石，群吏莫敢近，独一匠氏挥斤而击，未尽碎，忽仆于碑下而死。

郑毅夫未第时，梦浴池中化为大龙，池边小儿数十，拍手呼为龙公来，既觉，犹见其尾曳床间。卒于安州，十年，贫不克葬。滕元发为郡，一日梦毅夫来，但见轿中一白龙，身首即毅夫也，元发因出俸营窆。

荆公为许子春作家谱，子春寄欧阳永叔，而隐其名。永叔未及观，后因曝书读之，称善，初疑荆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为？必子固也。"

苏洵明允作《权书》，永叔大奇之，为改书中所用崩乱十余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号曲辕先生，作《太行山赋》，以太行近时忌，改作《感山赋》。裴煜得之，献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题其后曰：司马子长之流也。魏公因荐其文，英庙欲擢以馆职，魏公言："未见其人之贤否，召与语，未为晚也。"后数日，伯易

与友人会话，坐上忽赍诰身至，乃授伯易颍川防御推官，国子监直讲。荆公尝云：“《感山赋》不若《明珠赋》。”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尝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卢国，其地热，獝植椰子木为荫。剖其实，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国所酿，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蛮槟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钓藤酒，赤土国甘蔗酒。”

子瞻得罪时，有朝士卖一诗策，内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狱。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论，谓苏曰：“学士素有名节，何不与他招了？”苏曰：“轼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冯宗道按狱，止贬黄州团练副使。

李撰、徐禧为同人时，善景德寺严法华，严死，又与小法华善。一日，法华引禧、撰往相国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间，见一老人藉荐而坐。老人见撰，曰：“华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见禧，诧曰：“许真君儿，五代时宰相，杀人多，减三品”。后禧败永洛，以给事中赠金紫光禄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许真君观后。是时京师盛传老人有奇术。西驸马店火，先一日，往店后孙染家，怀中出一木，略如鱼状，曰：“此行雨龙也，我于玉皇大帝处借来。”取水一碗，以木鱼尽洒屋壁，怀之而去。是夜火，孙氏完，惟焚一厕，乃木洒水不至处也。

温公大更法令，钦之、子瞻密言：“宜虑后患。”温公起立，拱手厉声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二人语塞而去。方其病也，犹肩舆见吕申公，议改都省。临终床箦萧然，惟枕间有《役书》一卷，故公为挽词云：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

依智高陷邕州，狄青讨之，列军阵城下。智高大宴城头，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骂，官军有善射者，一矢毙之。青随行倚河东王简子为先锋，勇甚，为镖所杀，青见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两皂旗麾兵而战，先用蕃落马贯贼乱之，大呼骑步夹进，遂破智高。是时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孙莘老知福州时，民有欠市易钱系狱甚众。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辈所以施钱者，何也？”众曰：“愿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坏，佛又无露坐者，孰若以钱为狱囚偿官逋，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得福岂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诺之，即日输钱，囹圄遂空。

杜祁公为人清约，平生非宾客不食羊肉。时朝多恩赐，请求无不从，祁公尤抑幸，所请即封还。其有私谒，上必曰：“朕无不可，但这白须老子不肯。”

汀州地多香茸，闽人呼为香莸，公曰：“孰是？”予曰：“《左传》言：‘一薰一莸，十年尚有臭。’杜预曰：‘莸，臭草也。’《汉书》：‘薰以香自烧。’颜籀曰：‘薰，香草也。’左氏以薰对莸，是不得为香草。今香茸，自甲拆至花时，投殽俎中，馥然，谓之臭草可乎？按《本草》：‘香薷，薷音彘，味辛。’注云：‘家家有之，主霍乱。’今医家用香茸，正疗此疾，味亦辛，但淮南为香茸，闽中呼为香莸，此非当以《本草》为证。”公曰：“信是。”

杜太监植少子灼，为李定所据，定曰：“莫要剥了绿衫。”灼从容对曰：“绿衫未剥，恐先剥了紫衫。”定大怒，枷送司理院，求其赃罪不得，以它事坐之，冲替而已。定未几，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贬官而死。灼今为循州兴宁尉。

王德用，号黑王相，年十九，从父讨西贼，威名大震。西人儿啼，即呼黑大王来，以惧之。德用在朝屡引年，仁宗惜其去，两为减年。一日除枢密使，孔道辅上言：“德用状类艺祖，宅枕乾冈。”即出知随州，谢表云：“状类艺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冈，先朝所赐。”时人莫不多其言。

艺祖从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为业，上每访其家，必进美酒，无小大奉事甚谨。徐氏知人望已归，即从容属异日计。上曰：“汝辈来，吾何以验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节不全，不过存中节，世谓徐鸡爪。”迨上登极，诸徐来，皆愿得酒坊，许之。今西枢曾布，其母朱氏即徐氏外生，亦无中指节，故西枢亦然。世□其异故贵，不知其气所传自外氏诸徐也。

仁宗尝患腰疼，李公主荐一黥卒，即召见，用针刺腰，针才出，即奏云：“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赐号兴龙穴。

刘虚白，金陵人，善三辅学堂，只相两府。见曾子固曰：“乞儿也。”陈执中为抚州通判，使者将劾之，虚白曰：“无患，公当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辅。韶有张九龄庙，相传两府过，虽赤日亦下雨，王过雨作，尤自负。还金陵，盛服见虚白，曰：“几时入两府？”虚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时茶禁严，闻虚白自南来，使人伺察，为一郡将庇之，得免。后虚白竟以它事杖脊，而益果终都官郎中。

荆公以雱病，夜焚纸钱，平甫戏曰：“天曹也行仓法。”时新立仓法，胥史重禄者皆用马，人以为不便，故平甫讥之也。

夏文庄父为侍禁，时文庄尚幼，有道士爱之，乞为养子。父止文庄一子，弗许，道士曰："是儿有仙骨，不尔位极人臣，但可惜堕落了。"后文庄为通判，又见昔日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复见道士跨驴于市，摇手曰："无及矣。"遂不复见。

公尝与孙莘老、传师、乔师圣、阎求仁约异日为林下友，不至者以书督之。公曰："今莘老、希圣相继谢世，独传师尚显，求仁碌碌仕官，而某谪远方。前日之约不能及矣，良可叹也。"余谓："林泉轩冕，虽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卷　中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为大理卿，气貌不衰，如四五十岁。人或问何术致此，英曰："但平生不会烦恼。明日无饭吃，亦不忧；事至则遣之，释然不留胸中；治狱多所全活，若有所见者。"岂其阴相耶？

冯大参京尝患伤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苏，云："适往五台山，见昔为僧时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缘未尽，故遣归。"因作文记之，属其子，他日勿载墓志中。

玉清昭应宫，丁晋公领其使监造，土木之工，极天下之巧。绘画无不用黄金，四方古名画，皆取其壁龛庑下。以其余材建五岳观，世犹谓之木天，则玉清之宏壮可知。玉清宫道院，则今万寿观是也，后玉清、五岳皆焚，独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昼夜不息，每画一栱，燃腊炬一枝。储祥宫，太宗建之为民祈福，神宗以其地属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宫人陈衍领其事，凡当用黄金处，皆以丹朱代之。宫成，两宫临幸肆赦。蔡确安陆诗，吴处厚告于朝，台官唯李公择言"不宜长此风"，盛陶言"无意"。余持两端，故谪辞用"首鼠对寒蝉"之句。谏官四人朱光庭、吴安诗、刘安世、梁焘交章排论，两府独范纯仁留身力解之。时王存已去，行数步，为范一言而留之。蔡既贬新州，范、王皆罢政。公言："使确诚无意，如'沧海扬尘'之句，非佳语也。"

隋开汴河，其势正冲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势以避之，古老相传为留赵湾王。　艺祖以宋州节度使即帝位，乃其谶也。

赵志忠自契丹归明，官至正郎，尝求差遣，不报，在都堂厉声曰："天下只有阎罗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忠底已死了三二十个。"志忠归中国时，上书及得契丹文字甚多，盖志忠尝为契丹史官也。

刘安世、范祖禹同作谏官，或传宫中诞公主时，上未纳后，二人即奏，公言未必实，二人固上之。宣仁曰："无此事，大臣误听。"绍圣贬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禹自宾州移化州。

张文定尝苦脚疾，无药可疗，一日游相国寺，有卖药者，得绿豆两粒服之，遂愈。曾鲁公七十余苦痢疾，乡人陈应之用水梅花腊茶服之，遂愈。子孝宽言其父异其术，亲记一小册子后。

乔执中未过省时，父竦素事普照像甚严，日夕祷之。夜梦一紫衣僧至阶前，指庭之东，见日初出甚近，而光明不可正视。后英庙登极，遂中第，御名从日也。

苏少保颂，为人深沉有度量，不悦于荆公，罢知制诰。归班二年，赴常朝未尝一日在告，与人终日无一言及之。元祐中，与同列争贾易事，遂以朋党罢相，而苏平生未尝识易也。知杨州日，吕温卿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余人，公怡然一听所为。尝奉亲知婺州，中途大风，舟坏，亲濡水，公皇遽入水负抱，迓吏及卒数百人尽跳波间，须臾风定，亲获安全。世言公所以作相者，孝德所召也。又善言台阁故事，下至闾巷风俗，士大夫吉凶礼无不能记，尝曰："先朝人书状简尺，后多用押字，非自尊也，从简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复识，见押字便怒。"

吴颐云："荆公薨之前一岁，凌晨，阍者见一蓬头小青衣送白杨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恶甚，弃之墙下，曰：'明年祖龙死。'"予因言："唐相赵憬将薨，长安诸城门金吾见一小儿，衣豹犊鼻，携五色绳子，觅赵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类也。"

公曰："昔人患冷疾，用金石药与土相和为末种韭。"因论附子茯苓之性，公曰："附子不可常饵。"予曰："是二药正如君子小人之性，所养弥久，则所存弥厚。如岁寒之松柏，根节叶实膏脂皆能却老轻身，其精气灵液入于地中，千岁为茯苓，又千岁为琥珀，又千岁为豎，状如黑玉。小人反是，积小恶以至大害，如乌头，其锐而修者为天雄，而两岐者为乌喙，歧而八角，老者为附子，八角又别名侧子。数者其名异而一种，大抵愈久而愈毒，至于发为苗干尚能杀人，堇是也。"公异之。

张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岁，白日见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惊问何故，来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来。'荆公怆然，问雱安在，吏曰：'见今未结绝了，如要见，可于某夕幕庑下，切勿惊呼，唯可令一亲信者在侧。'荆公

如其言，顷之，见一紫袍博带据案而坐，乃故吏也，狱卒数人枷一囚自大门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污地，呻吟之声殆不可闻，乃雱也。雱对吏云：'告早结绝。'良久而灭，荆公几失声而哭，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门人其说甚详。

国朝谥文公者，杨亿、王洙二人。欧阳永叔薨，欲以文为谥，时议者谓："韩愈得文已为僭矣，修岂可得?"于是谥文忠。有曰："必留与介甫。"绍圣初，荆公果谥文。

仁庙皇嗣未立，群臣多言，独韩魏公有力，一日殿上陈宗庙大计，上不得已颔之，遂降诏，立濮邸。比车驾还宫，不食者再，左右问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宫人有数某妃将入阁者，曰："何遽使它人为?"上曰："是他韩琦已处置了。"复泣下。晚年每遇真庙讳日，群臣拜慰，必闻上恸哭，其声哀咽。

黔川谢师德，尝收梁职贡图，小笔尤精，后有陶尚书跋尾数百字，开宝时亲笔，公甚爱之，公云："其画绝妙，世鲜有之"。师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称制日，韩琦欲还政天子，而御宝在太后阁。皇帝行幸，即随驾，琦因请具素仗祈雨，比乘舆还，御宝更不入太后阁，即于帘前具述皇帝圣德，都人瞻仰无不欢慰，且言天下事久烦圣虑。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独立帘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即再拜驾起，遂促仪鸾司拆帘，上自此亲政。

神宗时旱，一西僧咒水金明池，云气蔽，水如墨。僧云："罗义神灾劫重，战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于某日内东门降雨数点而已。"果如其言。

张日用知德清军，大旱，民有争水者，日用曰："今为汝借水三寸，三日内还汝。"乃于水中刻表为记，日用即诣一庙，为文具述借水事，立庙中以俟。即日大雨，使人视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滕达道、钱醇老、孙莘老、孙巨源，治平初同在馆中，花时，人各历数京师花最盛处，滕曰："不足道。"约旬休日率同舍游。三人者如其言，达道前行，出封丘门，入一小巷中，行数步至一门，陋甚，又数步至大门，特壮丽。造厅下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达道素识之，因曰："今日风埃。"主人曰："此中不觉，诸公宜往小厅。"至则杂花盛开，雕栏画楯，楼观甚丽，水陆毕陈，皆京师所未尝见。主人云："此未足佳。"顾旨开后堂门，坐上已闻乐声矣。时在谅暗中，莘老辞之，众遂去。莘老尝语人："平生看花，只此一处。"

公曰："荆公三经，学者以谓如何?"余曰："荆公学尤邃于理，非后生所易知，故学者又为穿凿，所谓秦有司负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赞牛耳'，荆公言取其顺听，不知牛有耳而无窍，本以鼻听；《诗》'谁谓鼠无牙'，荆公谓鼠实无牙，不知鼠实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与荆公辨之，又尝捕一鼠与之较。"公曰："然。"

石曼卿谪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数斛，人迹不到处以弹弓种之，不数年，桃花遍山谷中。

卢桐，昭州人，蔡挺荐为国子直讲，为人朴质，不修人事，至京杜门，以故皆疏之。唯孙莘老与之善，莘老见桐看《易》，诘其义，皆非今世所学，得京房历数之说。莘老出京，桐夜半饯之，言莘老祸福，后无不中者。

予问公："今三岁一郊，奏补赏赉有不赀之费，汉唐无之，岂祖宗有深意乎?"公曰："然。盖自五代，士卒骄，无名邀赏，故制此以厌人心，议者欲裁损之，不知此也。"

契丹有一佛寺，甚壮丽，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银铸金镀。丰稷奉使，见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赐高丽之物，盖高丽制于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国，所居殿上鸱尾皆暂撤去。

郑待制穆，字闳中，福州人，与刘彝陈襄皆以德行为世所尊，号四先生。时郑归闽，公亦有诗送之，曰：清晓都门祖帐开，路人相与叹贤哉。流尘几翳看山眼，落日休停别酒杯。何待诸生留北阙，自存遗直在东台。连江四老嗟谁在，白首今朝只独来。

丁晋公执政，不许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顺，未尝忤其意。曾谓丁曰："欲面求恩泽，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进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数步，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南北郊，其牲用犊，取其茧栗者，牵特时，必先引其母，然后能行。及杀之际，其母哀鸣，人不忍闻，摄祀者多避之。

真宗一日晡时宣两府于崇政殿，众疑今日别无奏事。少顷乃赐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设一小阁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无事，与卿等饮酒为乐。"左右列宫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独王旦对曰："无有。"上以二人赐之，及罢，又赐香药，皆珍宝也。宫人解红锁金项帕系于袖中，拜赐而出。

阳城责道州，未行，有书生五人访城，冠带甚弊，城各以一缣与之。比至道州，城谒五龙祠，其缣皆在神坐侧。今刻石载其事。

公晚责归州，遂得唐翰林学士李矗事。矗尝责知此郡，《唐史》即不载，独见于《图经》，今郡宅有翰林堂。公至归，生男子，遂以矗名之。公在归尤多诗什，有"北扉西掖青云士，千载飘零只两人"，谓此也。盖公为紫微日，尝兼权直学士院。

公曰："硫黄，神仙药也，每岁夏至三伏，日必饵百粒，去脏腑中秽滞，有验。"予因与公言："硫黄与钟乳，皆生于石，阳气溶液，凝结而就。石，阴也，至阳发乎地，相薄而不和，故聚而为大热之药。硫黄伏于石下，泉源所发则蒸为汤池，其沸可以烹饪，是宜服之杀人，粉以为剂，老幼可服，得火者多发为背疽。若钟乳，生岩穴，流如马湩，结如鹅管，虚圆空中，若不足畏者，然不待火，研以玉槌，七昼夜不息，而其性躁怒不解，甚于硫黄。昔夏文庄服药粥，有小史食其余，流血而殂，盖用此二药也。硫黄，信有验，迨不可多服。若陆生韭叶，柔脆可菹，则名为草钟乳；水产之茨，其甘滑可食，则名为水硫黄。岂二物亦性之暖欤？不然，徒盗其名也。"公抚掌而笑。

公既责归州，路逢梁焘，焘时贬化州，分其子孙一半在郓梁，有幼子八岁，孙三岁。至潭州，为知州喻陟所逼，家人数日环聚泣别。至是梁奋然掷其子于地，其孙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为之泣下。

南海有飞鸟，自空中遗粪于舟，秽不可闻，丁晋公之贬崖，鸟虽翔而粪不污。至崖，尽纵所乘牛马于山林间数年，一夕皆集，无遗者，翌日遂有光州之命。

公为京东宪，置黑漆牌，雌黄字，云："刑狱冤滥，词理抑屈，州县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妇人恸哭牌下，曰："吾女死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核之，果得其冤，一路震骇。

公除监察御史，行至泗上，夜梦有人送皮简，旁有小牌子，书黄州二字，意谓当以言得罪责黄州。后安置汀州，时知州黄彦臣，始知梦中黄州二字为此行也。

吴僧文捷，戒律精至，孙莘老知湖州日，问吕吉甫如何，时吉甫在润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晰而肥，一人美髯而长。"后三年，吉甫果参大政，同列韩子华、冯当世皆如捷所言。

公罢泰州幕时，携家人谒泗州雍熙塔，见圣容不悦，如怒色，复归高邮，大病，相继一子夭。后调官西上，复拜塔下，见其容甚悦，遂有六察之荐。刘士彦为泗州日，病甚，其女刲股肉以进，夜梦普照，云："我以与汝取得药来"。明日，有徐州尼，刘乡人也，来献袈裟于塔下，方挂塔之次，于圣像中得药一贴，题云"和州历阳县秦家治风药"，服之，香气彻顶，即日遂安。

公尝学诗于孙莘老，尝曰："近世作诗，无复有唐人风。"余尝得公诗集，今略记数联：《宣仁挽词》云：玉笋千宫散，珠帘一夜空。《峡口送□》诗云：来书占喜鹊，落日听鸣蛩。《屈宅》诗云：若与蛟龙争角黍，应同渔父啜糟醨。《述怀》诗云：睡须山鸟唤，酒听竹枝斟。《长阳道中》云：穷搜诗句熟，老练世情通。《袁安道中》云：白云每逐晨光出，红鹤长随暮霭还。《自南京和彭九江》云：梁台歌吹余衰草，湓浦琵琶怅晚风。公在汀州避谤，罕作诗，有云：慈竹笋抽疑夏箨，木犀花发认春香。此一联道尽汀州景物。

范文正，少养于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后，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学于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亲调药以疗。病极，嘱文正曰："吾无以报子，平生有一术，游远方未尝穷乏者，术之力也，今以遗子。"因授药一囊，方书一小册。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尝取视。后二十年，得其子还之，封识宛然。

子瞻在黄州，术士多从之游，有僧相见，数日不交一言，将去，怀中取药两贴，如莲蕊而黑色，曰："此烧炼药也，有缓急服之。"子瞻在京师为公言："至今收之。"后谪海岛无恙，疑得此药之力。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县官时为收采，公言："服之数日，已觉转侧甚轻，信奇药也。"余因曰："《本草》载：'石菖蒲久服身轻，一名菖阳。'退之所谓此言：因师以菖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以余观之，《本草》所谓轻身，退之所谓引年，迨今石菖蒲。其生石碛上，祁寒盛暑，凝之以层水，暴之以烈石，众卉枯瘁，方且郁然丛茂，是宜服之能轻身却老也。若生下湿之地，至暑则根虚，至秋则叶萎，与蒲柳同，岂足比哉？"公颔之。

卷　下

子由尝为黄白术，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炉，

将举火，见一大猫据炉而溺，须臾不见。子由以谓："神仙之术，天使济贫乏，待其人然后传，予非其人。"遂不复讲。

子瞻官凤翔，陈仲亮知府好黄白术，府中有术僧甚异，仲亮屡迫之，辄逃匿不出。子瞻乘间入寺，排闼见僧，问其事，僧云："仲亮贪不可传。"因授子瞻。其法：用黄金一两，朱砂一钱，同烧之，须臾化为紫金，其价数倍。子瞻因为仲亮言，即呼僧至，验之果然。仲亮因造金治第，未几败官而卒。

吕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时文靖与其夫人语："四儿他日皆系金带，但未知谁作宰相，吾将验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宝器贮茶而往，教令至门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声，或走归告夫人者，独公著凝然不动，文靖谓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丁崖州多智数，在海外有一贩夫，辄与数百缗任其货易，久不问。商人疑其意，且欲报之，曰："相公或使之，虽死不避。"丁乃预计：两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还，封为书授府坐，约商人曰："汝必须于是日到，仍须宴次投之。"商人欣跃而去，至则如其言。府坐得书，惧不敢发，欲匿之，又中使已见，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虽迁陵之罪大，应立主之功多。"

黄鲁直得洪州解头，赴省试，公与乔希圣数人待榜，相传鲁直为省元，同舍置酒。有仆自门被发大呼而入，举三指，问之，乃公与同舍三人，鲁直不与。坐上数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鲁直饮酒自若，饮酒罢，与公同看榜，不少见于颜色。公尝为其妇翁孙莘老言，甚重之。后妻死，作发愿文，绝嗜欲，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动。公在归州日，见其容貌愈光泽。留县所累年，有见者无异仕宦。时议者疑鲁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学而能之。

予尝小酿，公闻而见访，后度酿熟，以诗见索，云：稍觉香薰鼻，还思酒入唇。盈缸止三斗，可拨瓮头春。予因和云：紫貂寒拥鼻，绿蚁细侵唇。莲烛当时事，壶头此日春。

公问："自昔贬官至汀者为谁?"予对："《图经》不载，按《唐史》，苏弁自户部侍郎以腐粟贬司户，蒋防自翰林学士贬刺史，裴胄自宣州刺史贬司马，张又新自行军司马贬刺史。"

何殿直，黥卒也，善行天心正法，子由妇遇祟二年，何治之。初见四鬼环守，后止见一，何更造天狱，筑坛追捕，鞭笞之声闻于外。是夜妇如醉而醒者，家人询二年之病，皆不记，但如梦中耳。公先娶抚州吴氏，因言："吴氏有女，为祟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愈。道士埋符庙下，一夕，庙屋尽圮，至今修而复坏者数四。其术秘不传世。"

安南不灭，议者归咎王荆公进郭逵而退李宪，荆公笑曰："使逵无功胜宪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属异日受祸矣。"他日，有朝士在中书称李宪字，荆公厉声叱之曰："是何人?"即出为监当。

宋宣献家藏书过秘府，章献明肃太后称制，未有故实，于其家讨论，尽得之。

王青未遇时，贫甚，有人告曰："何不卖脂灰?令人家补罍器。"青如其言，家赀遂丰。是时京师无人卖此，今则多矣，盖自青始也。公见高士英说："少时见青监仓门时，有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不中。'朝士曰：'某不远千里而来，幸无辞也。'青曰：'无所讳，则言官人山林中有冤气，所以平生坎坷，守官多事，不冲替即差替也。'朝士愕然曰：'某五岁时，所生母死于江行，父遽焚于水滨，即解舟而去，后求骨，已亡矣，无一日不恨。'青曰：'如此，不须问相也。'"

元祐初，吕申公欲以张问为给事中，张老甚，外议恟恟。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谓其有成人之德，岂特苍头白发而已乎?"人有谗于申公。申公以皓首，又弟公绩，除庆帅，辞疾不行，请宫观，即以秘书少监领真祠，公言："近尝有某官亦如此请者，因得罪，不宜以宰相弟遂挠法。"申公不悦，出公知济州。

胡兢除监察御史，公连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且未尝有大臣论荐及有投献文字。"坚执不下，引"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孔子主痈疽侍人瘠环。"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帘帏深密，正当防窃美之人。"盖指陈衍也。其命遂寝（今按家集所载，乃裴纶非胡兢）。

凡称臣寮上言，即御史所陈，旧日皆书御史姓名，至仁宗朝因事罢之。

蒲恭敏宗孟知郓州日，有盗黄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观其足动，以为戏乐。恭敏获其党，先剔去足筋，然后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泺，县官有用长梯窥蒲苇间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泺中，贼既绝食，遂散去。公为宪日，一倚恭敏，凡获盗，即日輂金至市中行赏，以故人人用力，斩捕略尽。

闽中唯建、剑、汀、邵武四处杀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公，建州人，生时家姬将不举，凡灭烛而复明者三，有呼于梁者曰相公，家人惧甚，遽收养之。

蓝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议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仕。忽有相手纹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闲?"蓝惊曰："吾虽有意而未发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为手中一道纹分明。"蓝之子方病，观其手曰："有两横纹相侵，则不可救。"已而纹侵，果卒。

海陵徐神翁，居天庆观，公为佥判，任满别之，神翁无他语，但言做官时着绯。后公入京，授乌墩镇，至润寻医，六年授常山抚勾，未至，覃恩赐五品服，遂入台。自海陵至此五年，方莅事，应神翁之说。又，王和甫乞字，书一讳，乃授益州。益，其父名也。开宝试院火，泰州举人赴试求字，皆从火傍。徐王病，遣中使设斋求字，中使去，得一蚀字，盖王以久不食，至明年三月一日日蚀，是日忽索粥，自是病愈。庄公岳为湖北漕，得冥字，未几卒。和甫又尝得三山字，后提举嵩山崇福宫。公未贵时，遣人求字，得乙未上地四字，后乙亥年责归州，郡之公字向未也。昔有监观道士，每岁见有一人至观，引神翁于三清像后，闭门终日而去，疑受道之异人也。

许景山逖知维扬以卒，子子春既除服，往旧治，将丐府公理遗表事。时王丞相随为郡，子春以封状见之。谒通判，拒不见，子春大怒，拂衣去。而丞相闻之曰："前日一封状甚谨，况其气节如此。"因立奏遗表，遂授太庙斋郎，时年已四十。终天章阁待制。

琼崖四州在海岛上，中有黎戎国，其族散处，无酋长，多沉香药货。余靖知桂州时，吴蒙为司户，管内机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抚黎戎。蒙谓此不足以立功。既深入其地，反为掩杀，蒙下马请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琼州，令以银五十星造两瓶赎之，戎得瓶，甚喜，遂放蒙还。岛上水出，黎戎饮，四州人少忤其意，即毒其上流，故鲜能入其巢穴。国初时有一节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悦于赵普，因使讨之。王有知术，使士卒以铁底为袜，入其地，多使斩馘，至今国中一石，戎过之必惧而再拜，相传王节度曾坐其上。蒙即荆公夫人之叔父，公先妻吴与荆公夫人同母，亲见蒙说如此。公再娶周，即春卿家，有贤行。

张舜民芸叟从军，高遵裕有诗曰：白骨似沙沙似雪，劝君莫上望乡台。神庙见诗，责郴州税。郴多碧莲，根大如碗，张尝以墨印于诗藁上，以诧北人也。

绍圣初，复用元丰旧人吕吉甫起知金陵。公责归州，过之，燕劳甚厚，回谒于清凉寺，问："曾上荆公坟否?"公言："不曾到，但妻母坟近，一省之。"盖是时士大夫上荆公冢者无虚日，吕因是问之。

巫山神女庙，其像坐帐中，秘不可观。冯沆学士之幼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随沆知夔州，日戏于郡圃，必拍手呼鹿，鹿至，则骑之，人已为异。后改蜀郡，过巫山庙，其子辄褰帷，见神女目动，归时头痛，疾三日而卒。

公言："近岁乘舆唐突者，多为卫士殴伤，宜造一木匣，如甌状，随驾而行，以御史一员掌之，庶使冤抑可伸，而良民无殴伤之害。"

晁尧民端仁尝得冷疾，无药可治，推日中炙背，遂愈。

范峒善风鉴，公为中书舍人时，峒曰："凡坐狨毛要如半睡者，公在马上精神太炫，恐不久居此。"未几果出知南京。

公昔与杜挺之、梅圣俞同舟逆汴，见圣俞吟诗，日成一篇，众莫能和，因密伺圣俞如何作诗。盖寝食游观未尝不吟讽思索也。时时于坐上忽引去，奋笔书一小纸，内算袋中，同舟切取而观，皆诗句也，或半联，或一字，他日作诗，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乃算袋中所书也。

徐君平，金陵人，亲见荆公病革时，独与一医者对床而寝，荆公矍然起云："适梦与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坛上。"已而遂薨。此可怪也。

杜常及第时，在期集处为公言："先梦已及第，犹着白衣见主上，被发。常在众中，骑马意欲先行，为前三人拥而不得进。又过一大涧，几堕，后得一人，状貌甚伟，扶掖而过，果第四人及第，则前有三人之应也；后一人乃沈季长，正如梦中所见；时在谅暗中，即被发之应也。"

侬智高反时，官军屡败。孙沔、余靖军行不整，所过残掠。狄青为帅，有妇人卖蔬于道，一卒倍取，青拽卒马前斩之。至广，召诸将，责陈晓（犯英庙御名）违节制，斥起大门外，已罗酒炙，遂斩之，孙余坐上股栗。自是军声大振，秋毫无犯，遂破贼焉。

杜镐龙图，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时，将试之前夕，寤而烛之，见大鼠衔卷于前，视之乃《孝经正义》。明日，果于正义中出题三道。

俞次尚与其妻素达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将死。"时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

俟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为文志其墓。已而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趺坐而化，孙莘老尝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达为儿时，卖鸭卵，严法华取其卵悉啖之，既而抚其背曰："惜取身，他日一个节度使。"

契丹犯澶渊，奏至，寇准适在病告，上遣数辈召与计事，准辞疾，复遣卫士舁病而入，亦不至。明日，准入对，上引视二图，一江南，一蜀中也。准曰："江南必王钦若，蜀中必陈尧咨也。二人以其乡里皆亡国，诏不可，固请銮舆亲征。"即出怀中所拟将校姓名，凡数百人。诏敕皆具天戈，即日言迈，遂平大寇，准之力也。

马亮善相人，为夔路监司日，吕文靖父为州职官，一见文靖，即许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尝以此女为国夫人，何为与选人子？"亮曰："此所以为国夫人也。"

北窗炙輠录

[宋]施彦执编　赵睿才整理

《北窗炙輠录》二卷，北宋施彦执编。施因患残疾，终身固守家园，成此一书。“炙輠”盖取义于古代滑稽多智的淳于髡的故事。所记多为前辈有盛德之事，多称二程，偶及苏氏。有《学海类编》本及涵芬楼旧钞本等。此为首次标点整理本。

卷　上

新法之变，议者纷然。伯淳见介甫，介甫闻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见，和气蔼然见眉宇间，即笑谓介甫曰:“今日诸公所争皆非私，实天下事尔。相公少弭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也。’管子犹知尔，况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为伯淳所薰，不觉心醉，即谓伯淳曰：“业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尚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许明日见上白之。及明日见上，有张天祺者，实横渠弟也。自处士徵为谏官，遂于上前而折荆公之短，荆公不胜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尝谓诸公曰：“新法之弊，吾辈当中分其罪，使当时尽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尔。”

范尧夫罢相，与伊川相见，责尧夫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为不言?”尧夫谢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为又不言?”尧夫又谢罪。如此连责数事，尧夫皆谢罪。及他日，伊川偶见尧夫劄子一箧，凡伊川责尧夫所不耳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与伊川辩一词，惟谢罪。此前辈之度量，不可及也。

韩魏公与范文正公议西事不合，文正径拂衣起去，魏公自后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气满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间，消融几同异。魏公所以能当大事者，正在此也。

欧公语《易》，以谓《文言》、《大系》皆非孔子所作，乃当时《易》师为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尝与辩，但对欧公终身不言《易》。

孙威敏不肯读温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读，何不掷去?”威敏曰：“掷则不敢掷，读亦不敢读。”立朝之节若此。

吕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说秀水通判张君济置田一事。君济置田时，吉甫有舅，郑不知其名，谓之郑三舅，往来君济间。介甫乃发其事，即拘君济、郑，皆下狱，郑遂死狱中。已而奉勅，张君济决配某州。临刑日，士大夫莫不哀伤之。决讫，有内臣出白纸一大幅，辄印其脊血而去。人大惊，问之，答曰：“欲呈相公也。”呜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乎！

姚进道在学士日，每夜必市两蒸饼。未尝食，明日辄以饲斋仆，同舍皆怪之。子韶问曰：“公所市蒸饼不食，□以饲仆，何耶?”进道曰：“固也。某来时老母戒某云：‘学中夜间饥则无所得食，宜以蒸饼为备。’某虽未尝饥，然不敢违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进道名□，华亭人。

进道尝渡杨子江，遭大风浪，舟人皆号呼。进道乃徐顾一亲□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辈来。”德立强忍为取之。曰：“姚□平生不为不义事，江神倘有知乎？使吾言不虚，风浪即止。不尔，请就溺死。”俄而风霁。

禹锡高祖谓之陶四翁，开染肆，尝有紫草来，四翁乃出四百万钱市之。数日，有驵者至，视之曰：“此伪草也。”四翁曰：“何如?”驵者曰：“此蒸坏草也，泽皆尽矣。今色在外，实伪物也，不可用。”四翁试之，信然。驵者曰：“毋忧，某当为翁遍诸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诺。”明日驵者至（通事之人曰

驵），翁尽取四百万钱草，对其人一爇而尽，曰："宁我误，岂可误他人耶？"时陶氏资尚薄，其后富盛累世，子孙登第者亦数人，而禹锡其一也。禹锡名与谐，钱塘人。

子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为外物岂可必，而圣人之言乃如此。盖圣人之气不与兵气合，故知必不死于桓魋。此天下高论，古人所未到也。子亦以谓，古人文字皆圣贤之气所发，虽一诗一文，亦天地之秀气。今人懒于文字者，盖其气不与圣贤之气及天地之秀气合，故不得不懒也。

龟山为余杭宰，郑季常本路提学。季常特迂路见龟山，执礼甚恭。龟山辞让久之，察其意果出于至诚，即问之曰："提学治《诗》否？"曰："然。"龟山曰："提学治《诗》。虽声满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龟山曰："孔子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今诵三百篇《诗》，倘授之以政，果能达欤？使于四方，果能专对欤？倘能了此事则可，不然是元不曾治《诗》也。"季常不能对。

子韶（张九成）既魁天下，已身为禁从，始归教学。圣锡（汪应辰）既魁天下，乃不远千里，始来从子韶学，此皆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圣锡，乃以书充奁，此亦异事也。

赵清献初入京赴试，每经场务，同行者皆欲隐税过，清献不可以谓。为士人已欺官，况他日在仕路乎？竟税之。

赵元镇丞相未第时，尝投牒索逋二百缗。其县令曰："秀才不亲至，乃令仆来耶？"回判其牒曰："某人同赵秀才出头理对。"元镇视其牒曰："必欲赵秀才出头乎？"奉赠二百千，遂置其牒。

天经曰："介甫既封荆公，后遂进封舒王。合之，乃为荆舒。"故东坡诗曰："未暇辟杨墨，且复惩荆舒。"此皆门人不学之过。

胡安定自草泽召，有司令习仪，安定不可。有司问之，曰："某事父，则知事君之义；在乡里，则知朝廷之仪，安用习为？"当时恨其崛强。及对日，人皆属目视之，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节，蔼然如素宦于朝者，众乃大服。

陈伯修作《五代史·序》，东坡曰："如锦宫人裹孝幞头。"嗟乎！伯修不思也。昔左太冲《三都赋》就，人未之重也。乃往见元晏，元晏为作序，增价百倍。古之人所以为人序者，本以其人轻，而我之道已信于天下，故假吾笔墨为之增重耳。今欧公在天下如太山北斗，伯修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识轻重也。沈元用，人或以前辈诗文字求其题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笔。此最识体（元用名晦）。

正夫曰："明皇本无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颜真卿如何名德？及禄山反，真卿独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又，异时欲相张嘉贞，乃不记其姓名。不知逐日用心在何处。"

正夫曰："人有话当与通晓者言之。与不通晓者言，徒尔费力，于彼此无益，反复之余，只令人闷耳。陆宣公之于德宗，横说，直说，口说，笔说，不知说了多少话，德宗卒不晓。其后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于汉高祖，踏着脚便会。"

荆公论杨子云投阁事，此史臣之妄耳。岂有杨子云而投阁者？又《剧秦美新》，亦后人诬子云耳。子云岂有作此文？他日见东坡，遂论及此。东坡云："某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东坡曰："西汉果有杨子云否？"闻者皆大笑。

仁宗尝郊，时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风，左右惊扰，潞公急止之曰："毋哗！"因诫左右曰："事不得闻幄外。"乃扶上就汤药，遂称摄行事。至礼毕，百官无知者。当时但是乐减一奏，识者疑之。及出入始知之，皆大惊，且服潞公之能当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天下名言也。

张道望，吾乡长者人也。尝作秀州司户，遇大旱，本府所以望山川，祷佛祠，祀土龙，坐蜥蜴，纵徙市，所谓致雨之术无不试。卒不雨。后欲乞水于海盐县神山之龙地，众曰：太守以谓，张司户为人忠厚诚悫，使为之祷，宜有所感动。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半道，果大雨，村人皆罗拜雨中。自后州境有水旱，使望道祈之，往往辄应，当时号为"感应司户"。

蔡元长苦大肠秘固，医不能通，盖元长不肯服大黄等药故也。时史载之，未知名，往谒之，阍者龃龉，久之，乃得见。已诊脉，史欲示奇曰："请求二十钱。"元长曰："何为？"曰："欲市紫菀耳。"史遂市紫菀二十文末之以进，须臾遂通。元长大惊，问其说，曰："大肠肺之传送，今之秘无他，以肺气浊耳。紫菀清肺气，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闻，不知用何汤下耳。

钱塘有人小肠秘，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士钱宗元，视之，反下缩小便药，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问，宗元曰："以其秘故，医者骤通之，则小便大至水道愈溢，而久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缩之，使水道稍宽，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为特见。

黄师文云："男子服建中汤，妇人服四物汤者，往往十七八得，但时为之损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小痈，其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汤否?"师文曰："服建中汤。"俄而痈溃，盖小腹痈为虚，其热毒乘虚而入，建中汤既补虚，而黄耆且溃脓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热病，每一面热，至赤且痒绝闷绝。问师文，师文曰："经候来时，尝为火所逼也。"问之，曰："无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经候来，遂为孺人粘衣裳，伛偻曝日中，甚昏，若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敢已，由是而遂热。"师文曰："是也。"四物汤加防风获差。师文药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妇人卧病垂三年，状如痨，医者皆痨治，不差。师文往视之曰："此食阴物时，遭大惊也。"问之，其妇方自省曰："曩者，方食水梱，忽人报其夫堕水，由此一惊，遂荏苒矣。"师文以丸子药一帖与之，用鸡粪汤下。须臾，取一痰块，下抉其痰，正包一小梱，盖其当时被惊，央央在中而不自觉也。其后妇人遂安。问为何药，师文曰："我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赎青木香丸一帖与之。"曰："何为用鸡粪汤下?"曰："以鸡喜食糯也。"此师文谲耳，未必然也。师文父病口疮，师文治之不愈，心讶之，乃密访婢子，果其父尝昼同婢子寝，明日疮作。师文即详其时节，明日即用其父所寝时，令其父净濯足，以某药贴脚心，差。又妇人苦风丹，每酒沾唇，则风丹重叠而起，痒刺骨，殆不可活。师文令服五积散，约数服，以杯酒试之，如其言，饮酒已，丹不作。德昭一婢尝苦风丹，亦以此闻其说，遂服五积散，亦差。又师文用五积散治产泻。产泻最难治，师文用五积散殊效。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识主人位。自汉以来，识主人之位者，惟四人：西汉之张子房，东汉之陈太邱，蜀之诸葛亮，晋之陶渊明是也。子房既识主人位，遂坐其位。子房既去，陈太邱识之，遂坐子房之位。太邱既去，诸葛武侯识之，又坐太邱之位。孔明既去，陶渊明识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则宾主莫辨，而坐席纷然矣。"

印说颜子不贰过，以为无第二念亦快。

钱塘有两处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居万松岭，两处士之庐正夹湘相望。予尝馆于冲晦之孙切切之居，即冲晦之故庐也。有一庵岧峣于岭之上，东望江，西瞰湘，瞰湘之曲，正与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隐见于烟云杳蔼间，遐想当时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虽庐孤山，后有一室正在凌云间之侧，和靖多居此室耳。然冲晦比和靖，则和靖名字尤高。而冲晦以数学显，冲晦数学当时士大夫皆宗之。然切尝亲与余言曰："先祖有戒，子孙世世不得离钱塘，以钱塘永无兵燹。"

陶隐居、孙真人，皆以药隐，亦隐之善。未能治国，且复活人，不亦可乎？近林灵素、沈洞元真有活人心，平生施药不可以数计。余与洞元别二十年，闻其别后医益工巧，视病罕诊脉，止令作咳嗽声，辄知病之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经有见而知之者，上也。闻而知之者，次也。洞元之法非闻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与药，地稍远者必设杯，其贫者馆之，日与饮食，如此则亦难继矣。故人之所以馈洞元者亦厚，临死犹有逋二十缗，盖尽费于此也。察洞元之心，自孙真人以来，一人而已。

张承德守郑州，其军下有人诣阙告变者。太祖械送其人于承德，使自治之，承德止笞十。智哉，承德！

东坡性简率，平生衣服饮食皆草草。至杭州时，常喜至祥符寺琴僧惟贤房间憩。至则脱巾褫衣，露两股榻上，令一虞候搔之。起视其岸巾，止用一麻绳约发尔。又，筑新堤时，坡日往视之。一日饥，令具食，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贮其陈仓米一器，尽之。大抵平生简率类如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热，八十非帛不暖，则老人之苦寒尚矣，至夏则又酷畏热。德昭昆仲冬则为重梱、复幕、贮药、炙炭，所以致暖之术，无不具。其昆仲遂不复入寝室，皆会卧宿于其母之帐，庶几人气有以温之也。至夏则二人居帐外，居帐中者交手挥箑，以伺其母之动息，至倦则止。热甚则帐外二人更之，谓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呜呼！事亲若此，亦可以无愧于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仕县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在己则赃，在公家则聚敛。他罪恶犹可免，犯此二者终身不可齿。"士君子之列，今之或有处身最廉，然掊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谄权贵，辄得美官，虽不入己，其入已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敛，以期贵显，真劫盗也。

章子厚谓："温公为贼光，止可对盗跖。"谓孔子为盗邱也。

宇文虚中在虏作三诗曰："满腹诗书漫古今，频

年流落易伤心。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摧颓空抱璞，协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通夜沈沈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评能肥北海羊。回首两朝俱草莽，驰心万里绝农桑。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无辞可奈何？强食小儿犹解事，学妆娇女最怜他。故衾愧见沾秋雨，短褐宁忘折海波。倚伏循环如可待，未愁来日苦无多。”此诗始陷虏中时作。所谓“人生一死浑闲事”云云，岂李陵所谓“欲一放范蠡曹沫”之事？后虚中仕金为国师，遂得其柄，令南北讲和，太母获归，往往皆其力也。近传明年八月间，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挟渊圣以归。前五日为人告变，虚中觉有警，急发兵直至虏主帐下，虏主几不得脱，遂为所擒。呜呼，痛哉，实绍兴乙丑也！审如是，始不负太学读书耳！

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孙次卿曰：“老子此语衍二字，何不言‘见可欲心不乱’?”次卿，名邦杭，新城人，家兄门生也，尝为户郎，文有西汉风。

温公初官凤翔府，年尚少。家人每见其卧斋中，忽蹶起著公服，执手板坐。久之，人莫测其意，范纯甫尝从容问其说。公乃曰：“吾念天下安危事，不敢不敬。范蜀公言储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余日，须发尽白。呜呼！君子于天下国家事，其精诚至于如此，今所无有也，直使人敬仰敬仰。”温公与蜀公平生友善，温公自谓：“吾与景仁实兄弟，但姓异耳。”观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

子容尝言：淮南监司，童贯客也，坐累罢去，实子容叔氏微言之。其监司往见贯，不得通，乃厚事其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为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至于道左，我唱拜，公即拜，此见相公之道也。”其人曰：“诺。”他日贯出，其人遂立于道左，使臣果唱拜，其人遂拜，贯问曰：“何人?”对曰：“某人。”贯曰：“这厮在此。”乃呼使过马首问之，其人遂随贯至其第。参拜讫，贯曰：“汝不饥否?”乃令取酒一壶劳之，遣去。后贯为雪其罪，遂复得淮南转运使。呜呼！方其为监司时，鼻息上云汉，威声动山岳，不知来处乃如此！当时出蔡氏诸阉门者，往往多此辈耳。子容名元广，姓张氏，华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节。元用自奉使回，正二圣北狩伪楚僭窃时。元用即欲仰药，时焕卿、沈子旸尚在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为翻其药曰：“事未可知也，少迟之。”元用自此常纳药于夹袋中曰：“伪命至则饮此。”无何伪命至，元用时适病，遂以病免。此一大节也。及异时元用知某州，一闻其事，即日致仕。此二大节也。丁一箭之起屠戮人至酷，既经江西州县望风奔溃，时元用知宣州曰：“此贼死于此矣。”乃会士卒，自解髻，剪顶心发烧灰，投诸酒，与士卒饮之，曰：“吾与汝辈誓死此城。”士卒皆奋，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复归家。贼射城上箭如洒，元用不为动。数日，元用临城谓贼帅曰：“吾城中无有汝不知过。吾已与三军誓死此城矣，不信请射我。”遂披胸使射，群贼大惊，皆罗拜城下而去，此三大节也。

张邦昌僭叛。论者谓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为救一城生灵，吾乡传商□曰：“此何言也？当时邦昌之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无可言，吾知死分耳，何知一城生灵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灵。设令累之，则二圣北狩，一城死之，适其义，复何恨哉!”商□名岩叟。

余寓秀州学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时余年二十七，而子才才年十八。子才斩斩少年中，性复滑稽，俊发则翻倒一斋。及其庄语，俨然而坐，衣裾不动者终日。余因心喜之。一日忽云：“范文正公有言：‘宁可终身无爵禄，不可一日忘忠义。’”遂抚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与之亲厚。子容罕在斋，一日自华亭来参，苦予未之熟也。时同舍言，其乡人近以捕贼改官，皆有歆美意，独子容愀然，叹息曰：“使张某他日忝一第，决不肯捕贼改官。”余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亲厚。

余旧与先觉在乡中，多游大慈坞。时经行诸寺间，观壁间前辈题名诗句，于祖塔得惠觉一诗曰：“谷口两三家，平田一望赊。春深多遇雨，夜静独鸣蛙。云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谁惊孤枕晓，清白卷江沙。”又于静明寺尘壁中诗两句云：“澜深鱼自跃，风暖客还来。”惠觉最为东坡、米元章所礼。其为朴野，布衣草履，绳棕榈为带。时夜半起，槌其法嗣门，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称无油，辄疾呼，然竹得火即疾书之，诗人之得句盖如此。惠觉之诗混然天成，无一毫斧凿痕；雍容闲逸，最有唐人风气。但七字殊未称，盖学力未至耳。

陈齐之谒茂实，茂实方挞其子。齐之曰：“公挞令嗣何为?”茂实曰：“小儿辈须与挞之。”齐之曰：“以某观之，正不当挞，挞之所以败之也，正须喻以道理尔。小儿辈自孩提时，即当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耻；如是者，不足耻。孩提虽无知，而吾日告之，所以入耳者熟。会当渐入正处，如此则著脚下，便识士君子道路矣。所谓箠挞，岂可无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辅吾之道理尔。平日未尝出，一旦忽出之，被吾箠挞，其恐惧愧耻之心为如何？若然，则岂不谓之善教乎？余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箠挞之。彼胸中固无知，又日被吾箠挞

者已熟，遂顽然无耻矣。若是，则教之非所以败之欤?”齐之此言，可为教子之法。

黄致一初看科场，方十三岁。时出《腐草为萤赋》题，未审有何事迹，同场以其儿童易之，漫告之曰：“萤则有若所谓聚萤读书，草则若所谓青青河畔。又若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羁，同场姑以此塞其问，元非事实也。致一乃用此为一联句云：“昔年河畔，尝叨君子之风；今日囊中，复照圣人之典。”遂发解利无言。年十七岁，在太学，时称俊才，先季试，偶读《司马穰苴传》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乃谓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问《神宗实录》，问与昨日事殊无言。乃对曰：“秉笔权犹将也，虽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诸长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时英妙可笑故事，无工拙，顾在下笔何如耳。

诸葛孔明每见庞德公辄拜床下，庞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床下者，已为诸葛孔明，而受拜于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诚哉是言!然则诸葛孔明观庞德公，则其人物为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门一隐之后，遂不见踪迹。呜呼!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又安得使孔明不为之屡拜乎?孔明视德公，固为晚进矣。然孔明在妙龄时，才气如何?当下视一世乃肯拜德公于床下，此所以为诸葛孔明也，没量之人只为此一点磨拂不下。

德先言：“一僧曰：‘吾佛法岂有他哉?见人倒从东边去，则为他东边扶起；见人倒从西边去，则为他西边扶起；见渠在中间立，则为他推一推。’中间之说甚好。”德先名与仁，德昭弟也。

张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为诗，虽拾俗语为之，往往有理致。谢显道见其诗而异之，遂召其人与相见。至则眉宇果不凡，显道即谓之曰：“何不读书去?”思叔曰：“某下贱人，何敢读书?”显道曰：“读书人人有分，观子眉宇，当是吾道中人。”思叔遂问曰：“读何书?”曰：“读《论语》。”遂归买《论语》读之，读毕乃见显道曰：“某已读《论语》毕，奈何?曰：“见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门!”显道曰：“弟往先生之门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受之耳。”思叔遂往见伊川，显道亦先为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门下。一日侍坐，伊川问曰：“《记》曰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正却在何处?”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后伊川之学最得其传者，惟思叔。今《伊川集》中有《伊川祭文》十许首，惟思叔之文理极精微，卓在诸公之上也。

天经久疟，忽梦一人，眉宇甚异，对天经哦一诗云：“塞北勒铭山色远，洛中遗爱水声长。秋天莼菜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瘥，殊可怪也。天经因续其诗曰：“识面已惊眉宇异，闻言更觉肺肝凉。洛中塞北非吾事，莼菜荷花兴不忘。”天经于文艺皆超迈人，后竟不第。人或以为“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谢绝之如此，然亦岂有是理乎?天经姓叶，名楙，字伯林，婺州人，以旧字行。

《天经》曰：“异时尝在旅邸中见壁间书一句云：‘一生不识君王面’，某辄续其下云：‘静对菱花拭泪痕’。他日见其诗，使人羞死，乃唐人《宫词》也。其诗曰：“学画蛾眉便出群，当时人道必承恩。一生不识君王面，花落黄昏空掩门。”唐人格律自别，至宫体诗尤后人不可及也。

人见渊明自放于田园诗酒中，谓是一疏懒人耳，不知其平生学道至苦。故其诗曰：“凄凄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越，去来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系身已得所，千载莫相违。”其苦心可知。既有会意处，便一时放下。

《阳关词》，古今和者不知几人。彦柔偶作一绝句云：“客舍休悲柳色新，东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慼之思，一扫而尽。《阳关词》至此当止矣。彦柔姓陈，名刚中，英伟人也。后以江阴佥判与子韶诸公同贬，知虔州安远县卒。

余所谓歌、行、引本一曲尔，一曲中有此三节。凡欲始发声余之引，引者，谓之导引也。既引矣，其声稍放焉，故谓之行，行者，其声行也。既行矣，于是声音遂纵，所谓歌也。今之播鼗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诗》所谓“应田悬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于是人声与鼓声参焉，此之谓行可也。既参之矣，然后鼓声大合，此在人声之中，若所谓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见之，惟一曲备三节。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节有缓急，而文义有终始，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混煞之类，今诗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谓之乐府，无复异制矣。今《选》中有乐府数十篇，或谓之行，或谓之引，或谓之吟，或谓之谣，或谓之曲，名虽不同，格律则一。今人强分其体制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说，又未尝广见古今乐府，故便生穿凿耳。

高抑崇（*名闶*）始封进劄子，以为非和气不足以治天下，上首肯之。抑崇乃问上曰：“陛下以为如何是和气?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战汗，惟恐应对失词，未有反致诘于上者。”上为仓卒一问，亦愕然。乃曰：

"今疾厉不作，螟蝗不生，年谷丰熟，百姓安康，即和气也。"抑崇曰："此万物和气。陛下和气安在?"上乃默然。嗟乎！非和气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能发也，抑崇发之。至哉斯言！余观近世能尽斯道者，其程伯纯乎?

张子公为户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盐钞，见秦丞相。秦曰："且止。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盐钞矣。"张乃具陈当时利害，俱不听。张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势不可行，今日事势如此，安得沽虚誉妨事实？一旦缓急，相公何处措办?"遂拂衣而起，见赵相公。赵相公曰："如何?"张复陈其利害，丞相乃赞之曰："甚善，甚善！子能留心执事如此！吾复何疑？然子能通于天下财赋乎?"曰："未也。"丞相曰："若此则子亦小失契勘矣。如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钱若干，某州有钱若干。"复数数州，张但呀然。赵相曰："今所以不即发来者，发来国家便有无限财赋也。固尝行文字令，且只就本所，使万有一变缓急，某亦粗有备矣。如子之请，姑乃迟也，勿吝见教。"张乃大服曰："若此岂不是?"宰相秦桧之都不知国家虚实利害，但以虚词盖人，人心安得而服?

龟山作《梅花》一诗，寄故人云："欲驰残腊变春工，先遣梅花作选锋。莫把疏英轻斗雪，好藏清艳月明中。"时故人正作监司，见此诗遂休官。

诸司造船吏夤缘为监，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钉四百斤。曾处善为某路转运使，偶见破舰一阁滩上，乃遣人拽上以焚之。人亦不测其意，既焚，得钉二百斤，于是始知用钉之实。朝廷于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给钉二百斤，自处善始。

晏元献为宰相兼枢密使，范文正参知政事，韩魏公、富郑公枢密副使，一时人物之盛如此。而范、韩二公与元献有旧，故荐之，而富公，其婿也，元献以嫌欲避位，而仁宗不许。夫宰相用人正当如此，顾人才如何耳，安问亲旧乎？崔祐甫一日除吏八百，亲旧居其半，此乃天下之公道也。后之避嫌者，虽才如元凯，以亲故避不敢举，而弄权盗柄者，又托此以市私恩、植党与。此人君之用人所以为难也。

应求谓予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车，韩信果擒乎？或自有处也。观当时之策，信乎殆矣。"予曰："不然。韩信入井陉在李左车不用之后也。使不知敌人所取予，遽顿兵四险地，非甚庸将不至此，况韩信乎？大凡用兵必先为敌人计，然后始能伐敌人。故邓公之军黥布，司马仲达之军公孙渊，皆出于此。李左车之计虽赵之上策，然左车未陈此计时，乃先在韩信算中矣。故其策虽妙，安能施于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车，则赵亦未易下。"

禹锡问余曰："周伯仁救王导，始阳言曰：'今年杀诸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逮事已解，固当同车入见。虽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伤？卒不告，后竟遇害，伯仁亦失计。"余曰："不然。此所以见古人用心处也。元帝与王导岂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与奋起于艰难颠沛之中，今以王敦遂相猜忌如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救导，欲其尽出于元帝，不出于己，所以全君臣终始之义。伯仁之贤，正在于此。"

余尝爱茂实谓，"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陈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严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广平。"不如是，无复人道矣。

子韶与正夫论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说设施，只竖起几个人物在庙堂上，也须教太平。"

正夫谓子韶曰："昨强幼安来说话，引援甚富。"某谓之曰："若此者六一语，若此者温公语，若此者东坡语，若此者山谷语，强幼安语却在甚处?"幼安无语。"

陈明作为西浙漕，来谒正夫。正夫回语次曰："昨日热。"陈亦曰："夜来大热。"正夫曰："公安知热?"陈笑曰："如正夫学问高明，议论英发，固某所不敢望。至于寒暑，天下人共知之，乃谓某不知热，何也?"正夫曰："公安知热？如某乃知热耳。某在闲处无一毫事到心，故四时之变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言今日寒则信寒矣，于是增衣裘；言今日热则信热矣，于是减絺绤。以予言今日温今日凉，皆与阴阳之候不差毫厘。今左右簿书狱讼纷然在前，而利害祸福之心交战于中，性命且不知所在，又安得知寒暑也?"陈乃叹息曰："真高论！"

魏公夫人尝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寿，公见其疏爽，悦之。其婢既上寿毕，忽泣下。公怪而问之，婢曰："念妾父在时，每生朝，婢子辈上寿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泪之所从也。"公曰："汝父为何人?"曰："某人。尝为某州通判。"公大惊，责夫人曰："此士大夫女，安得辄取为婢?"夫人谢不知。公即令诸女列，后择一有官人，厚嫁之。

魏公判北京，有术者上谒，言能视笏文知吉凶。魏公语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饭召通判，而术者遂预焉。公预与通判易笏，令观之，术者视魏公笏言："某日当再召，在相位若干年。"视通判笏曰："某日当进秩，当至某官。"既毕，魏公使人厚谢之。

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应诛，乃反厚馈之，何也？"公曰："琦先欺他。"

正夫曰："茅庵草屋，风雨一兴，辄欲颠仆；至广厦大堂，虽震风疾雷，顿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篱鸟雀，风劲草摇，则惊飞窜伏；而丰牛巨象，虽长鞭大箠犹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悬亦犹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负，以谓当今四六，未有如晦者。其《谢解启》一联云："谷寒虽暖，喜二气之或私；风引辄回，怅三山之不到。"真为绝唱也。惜其过贪，翻近芜秽耳。

先觉论文以谓："退之作古，子厚复古。"此天下高论。量应求以汉文有真才，文帝才一宽厚长者耳。初无一毫英武气，优游不事，若无能为者。当是时，外有强藩悍将，内有权臣孽君，乃中外恬然。固虽有七国之强，乃高祖过制，非文帝之罪，然亦终文帝之世不敢有为，非有真才而何欤？彼以智术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语哉？应求名天民，泉州人。

卷　下

温公为儿时与群儿戏，有一儿误堕水甕中。群儿怖奔，公独不去，乃亟取石，就甕下作一窍以出水，水流出，其儿乃救。公为儿时，仁术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谓之姜八郎，后家事大落，索逋者雁行立门外，势大窘。乃谓其妻曰："无他策，惟有逃耳。"顾难相挈以行，乃伪作一休书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于信州，汝无戚心，事幸谐即返尔。"将逃，乃心念曰："委债而逃，吾负人多矣。使吾事事倘谐，他日还乡，即负钱千缗当偿二千缗，多寡倍之。"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妪，夜梦有群羊甚富，有人欲驰之，有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驰。"恍逐然而觉。明日，姜适至其所问津，妪问其姓。曰："姜。"问其第几，曰："八。"妪大惊，遂延入其家，所以馆遇之甚厚。久之，乃谓姜曰："妪有儿，不幸早死，有妇怜妪老，又不嫁，留以侍妪。妪甚怜之，欲择一赘婿，久未获。观子状貌非终寒薄者，顾欲以妇奉箕帚，可乎？"姜辞以自有妻，不可。妪请之坚，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从之。其妻一日出撷菜，顾有白兔，逐不可得。欲返，兔即止。又逐之，又不可得。欲逐，兔又止。如是者屡。逐追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石，烂然照人，持归以语夫。姜视之曰："此殆银矿也。"冶之果得银，姜遂携其银，往寻其故人，竟无得而归。因思曰："吾闻信州多银坑，向之穴非银坑乎？"遂与其妻往攻之，果银坑也。其后竟以坑冶致大富。姜于是携其妻与妪，复归平江，迎其故妻以归。召昔所凡负钱者，倍利偿之。此亦怪矣。今思其后妻，怜其姑之老，义不嫁，此天下高节。而姜临逃亦有倍偿所负之誓，亦足以见其人矣。因缘会合，夫妇相际，天其以是报善人。

子范谓余曰："刘信叔（名锜）守合肥，厥功高矣。然此一事亦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范曰："闻其始与金人战，金人布阵西北，是日东南风大急，尘沙击面，金人大败。他日战，金人据上风，刃未接，风急反尘沙更甚，金人又大败。若是非天幸者乎？"余曰："自金人犯顺，内外将士无一人为国家捐躯干、出死力、一逆虏人之前驱者。望风奔溃，相袭为常，惟刘信叔守卢州，甲兵脆薄，粮食单寡。当时将卒哄然欲散，信叔乃折箭为劝，徇忠义，谕以祸福。然后三军之士皆为之奋。左右支吾，卒能以孤垒折咆哮百万之师，而夺之气。然则反风之异，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动天地乎？安得遽以为天幸也？"

明道知金华县。有人借宅居者，偶发地得钱窖千余缗，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讼。二人争不已，明道问主人曰："汝藏此钱几何时？"曰："久矣。自建宅时即藏此钱在地矣。""汝借宅几何时？"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钱，尽以钱文类之，明道既视其钱文，乃谓客曰："此主人钱也。"客争之曰："某之钱。"明道曰："汝尚敢言，汝借宅才三年，吾遍阅钱文，皆久远年号，无近岁一钱，何谓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氏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医蓦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惊问之。曰："汝实吾子，异时乞汝于汝父，今吾老矣，汝从吾归。"其子不服，遂致讼。其医具致其乞子于于氏词，明道曰："汝有何据？"曰："有据。"曰："何据？"曰："某尚记一药方簿，记其岁月也。"明道令取药方至，则纸墨甚古，其后书云："某年月日以第几子与本县于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问其子曰："汝年几何？"曰："几何。"曰："汝父寿几何？"曰："几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验医所书岁月合，乃谓医曰："汝诈也。"医曰："某安敢诈？"明道曰："汝所记岁月与其子之言齿信合矣，此特得其岁月耳。然汝有一缺漏处乃不觉。"医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岁月考于氏之年，时于年三十四耳，何得谓之翁？"其医语塞。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无母，乃有一婿。将死属其婿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抚之，他日吾子长，当使家资中分之。"乃出手泽托付其婿。及其长，不肯如父约。其婿乃以手泽诉于县。明道乃密谓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婿有半赀之望，故汝保全得至今。虽如是，某人亦贤

也。不然，方汝幼时，岂不能杀汝取全赀耶？今岂当较其半也?”其子悟，遂中分之。

明道在邑中，视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诉，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述者，邑中事无晨夜得以闻。尝夜半有杀人者，明道惊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当是某村某人也。”问之，果然。皆大惊以问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尝行诸乡，遍阅诸乡人，惟此人有悖戾气，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尝有监司问明道借两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顾问桑白皮出土者杀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公至诚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浼耳。”

富郑公知郓州，有士人出入一倡家久，其后与倡竞，乃挞其面，碎之涅以墨，遂败其面。其倡号泣诉于府，公大怒，立追士人至，即下之狱。数日当决遣，其士素有才名，府幕皆更进言于郑公曰：“此人实高才，有声河朔间，今破除之深为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当破除也。吾亦知其人非久于布衣者，当未得志，其贼害乃如此，以如斯人而使大得志，是虎生翼者。今不除之，后必为民害。”竟决之。

沈文通（名遘）未知杭州时，有士人任康敖，即作《薄媚及狐狸》者也。粗有才，然轻薄无行，尝与一倡哄，亦墨其面。后文通知杭州，闻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望湖楼，凡往来乘骑者，至楼前皆步过，惟敖不下马，乃骤辔扬鞭而过。文通怒，立遣人抢至，即敖也。顾掾吏案罪，即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与崔徽。蟾宫此去三千里，且作风尘一布衣。”遂于楼下决之。此可为轻薄者之戒。

家兄门生有沈君章，无他奇，但性颇孝，喜为狭邪游。一日宿妓馆，因感寒疾以归，苦两股疼，其母按其股曰：“儿读书良苦，尝深夜阅书，学中乏炭薪，故为冻损耳。”君章谓余言：其闻老母此语时，直觉天下无容身处，即心誓曰：“自此不复游妓馆矣。”后余察之，信然。此亦可谓善改过者。

家兄门生有汤良器，人品甚高，诗文字画皆肃然，事继母至孝。家兄既捐馆江西，殡洪州时，良器已登第为江西运司属官，遭罹兵革，久不与家兄闻问相及。舍侄横往扶护，偶于一客次见之。良器闻家兄死，沛然流涕，乃极力佐舍侄营办扶护事。良器实贫甚，乃尽取妻子首饰。后舍侄家兄旅榇得以万里护归者，良器之力居十七八。予与良器款不久，然心知其贤者。其后果与子才善，又大为李伯纪所前席，其人固可知。今又观于家兄尽力如此，益信其为贤也。故家兄之贤弟子惟孙力道、陆虞仲、汤良器、萃先觉、陈德昭，他亦余不能尽知。在诸公间惟先觉不第而卒，而德昭犹在场屋，良器名□，不幸早卒，遂终于江西运司云。

家兄门生有施大任，尝知秀州嘉兴县。始视事，讼牒逾千指，大任皆不问，独摘其无理者，得七八十，皆科罪。是日决挞至暮。其不尽者，明日又行之，自后妄状者，往往皆屏迹。

德昭有亲王子思知海盐县，视事之初，其讼牒亦如大任时。子思不问，独摘其一无理者，对众痛杖之。杖讫，子思往入宅堂去，乃令一吏传教令：知县以饭诸讼者。饭罢，指挥其无理用钱抽取其牒去，及子思饭罢出，已失其半矣。由此言之，为政不可无术。

正夫曰：“人言汉高祖能用张子房。高祖安能用子房哉？实子房用高祖耳。然观高祖一村汉，颇识道理，能听人言语，遂将驱使之。见其时来，因为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渊明隐。渊明何尝隐？正是出耳。”

正夫尝谓子才“□□□入”有闲妙矣。然犹未若怀禅师云：“雁过长空影”，说寒则天无留雁之心，雁无遗迹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见是的，右亦见是的，前亦是的，后亦是的。射者左射，右射，面射，背射，不论如何，只是要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正夫曰：“宰相须识体，若不识体，如何作得他？王荆公为宰相，每与百官争一事，皆亲书细字至数十劄子，犹不已，岂是宰相体?”

正夫曰：“天下有几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累至天上，不知有几层也。自家须要在第一层上立地坐地始得。”

正夫尝论杜子美、陶渊明诗云：“子美读尽天下书，识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盘礴郁积于胸中，浩乎无不载，遇事一触，辄发之于诗。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故予尝有诗云：“子美学古胸，万卷郁含蓄。遇事时一麾，百怪森动目。渊明澹无事，空洞抚便腹。物色入眼来，指点诗句足。彼岂发其藏，家但随所瞩。二老诗中雄，同人不同曲。”盖发于正夫之论也。

渊明诗云：“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

真意，欲辨已忘言。”时达磨未西来，渊明早会禅。此正夫云。

或谓惠胜仲曰：“孔子在陈蔡之间，弦歌不绝或几于遣。”胜仲曰：“胡为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变常耳，安得谓之遣？”子韶甚喜胜仲之言，以告正夫。正夫曰：“固也。然圣人既当厄亦当辍，其日用事以图，所以出厄之道至图之，不可乃安之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既逼，其革交至，乃安坐不顾，是愚耳。何得为圣哉？故孔子所以虽弦歌不辍，终微服而过宋也。”

正夫说：“万物皆备于我。所谓狠如羊，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备之。”

正夫谓子才曰：“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嗅而作，当是子路有省处。”

东坡待过客，非其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自有终宴不交一谈者。其人往返，更谓待己之厚也。至有佳客至，则屏去妓乐，杯酒之间，惟终日笑谈耳。

旧传，陈无己《端砚》诗云：“人言寒士莫作事，神夺鬼偷天破碎。”神言夺，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上也。今本乃作“鬼夺客偷”，殊玉石矣。此当言鬼神，不可言客也。

窃闻王补之性至钝，每课百字至五百遍，始能成诵。然精苦不已，积久忽自通达。王补之之名，闻于四海。故知学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利钝，不计也。子思曰：“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是者，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毛泽民（*名雱*）《题西湖灵芝寺可观房紫竹》一绝颇佳，云：“阶前紫玉似人长，可怪龙孙久未骧。第次放烟出檐去，此君初不畏风霜。”

有一相识，妙于医，沈元用谓今世和扁而论者勿之许。自过年来颇觉声消，以予思之，良以好贿重故也。子容曰：“医者好货重财也，已非其道。况一好贿，则有命于其间矣。病者之瘥则保其命之厚薄也，近斯人之多失，岂非坐是乎？”

天经尝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夫子所以贤颜子也。今人亦云，箪瓢陋巷，家能安之。岂不可笑也？夫颜子负王佐之才，使小出所长，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肯苟进，乃安于陋巷，此所以贤也。今之人，无材无德，本是穷饿之人，乃亦曰我能安贫贱，欲将何为？盖庙堂之上，本是颜子著身之地，今乃陋巷，非颜子之地矣。然能安之此，所以为颜子也。闾阎沟壑是汝著身之地，今在闾阎沟壑中，适其所尔，又何言安焉？”天经之说极然，今无志气人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贫贱岂君子之乐哉？然而不去者，以家无贫贱之道故也。既有贫贱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为去贫贱之道？岂不以学不讲欤？岂不以行不修欤？岂不以不才无能欤？此所以贫贱也。既以此得贫贱，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讲学，日夜修身，日夜进其所不能。三者既尽，求其穷我者，已不得矣。然后贵贱贫富举付之于无足道尔。今乃惰慢荒逸，一无所为，而曰我能安贫，是安于不才无状耳，安得谓之安贫贱哉？又曰，贫者士之常，且只问他如何是士。

子韶尝夜梦陈子尚，梦中忆其已死。乃问曰：“公尚留滞幽冥？”子尚曰：“公既不厌于生，我亦何厌于死？”此语殊有理。

陈履常以监司非其人，置其酒食于厅角，余既书之，续以语茂实，茂实大以为过。当日譬如阳虎馈孔子豚，孔子不应弃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论，一时未有以答，茂实且方与他客语，遂罢。已而思之，阳虎之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君食于少施氏未尝不饱，以施氏食我以礼。”因知孔子食于他或不饱也。推孔子不饱之意，则阳货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余深疑其事。君子于辞受之际，受则受，却则却，岂有受之而曰心却？余因此论孟子之言，所谓心却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如此者多，倘实受享其利而曰心却，是妄语尔。货之豚正心却之物也。

魏公应为徽州司理。有二人以五更乙会甲家，如期往。甲至鸡鸣，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鸡鸣尚未至，何也？”其妻惊曰：“去已久矣。”复回甲家，乙不至。至晓遍寻踪迹，于一竹丛中获一尸，乃乙也。随身有轻赍物，皆不见，妻号恸谓甲曰：“汝杀吾夫也。”遂以甲诉于官，狱久不成。有一吏问曰：“乙与汝期，乙不至，汝过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杀其夫也。”其人遂无语。一言之间狱遂成。

游议师雄殿院子也。知真定县时，朝廷新得燕山，其仓廪，虏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饥，朝廷命府州县输粮，调牛车在鼎沸□□□□□□□□惟议寂然，无所为。吏人惧，更进言之，曰：“姑去诉，县粮已集，将行矣。”吏人皆叩头言：“罪不细，且此事非仓

卒可办，今尚未蒙处分，奈何诸县且行矣?”议曰：“使诸县行乃白。”已而诸县皆行。议乃口召其民曰：“输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议曰：“不然。吾所以不敷汝粮，调汝牛车者，正以吾自有粮在燕山故也。”民惊曰：“如何?”议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粮也。汝每乡止择能办事者数人，赍轻赀往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银一一为区处毕，临行又谓其人曰：“有馀金，当盛买牛车以归。”民至燕山，所在粮运坌集，米价顿落焉。河北等路米有馀，遂籴纳之。先至者以粮兑，又不得纳，皆卖牛车以自给，其遣人遂以馀金买之，皆乘而归。后其事达朝廷，遂擢议为河北运使。

邓光祖知岩州某县时，当绍兴中。国家方创都钱唐，所需材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光祖殊不经意，乃徐集诸里正，各置之。即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纸，令各具在界中凡寺凡庙凡驿凡官道有木，与所降色样合者供，不得脱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视之，皆合，遂令里正伐。官特与粮，不须臾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数。他郡县皆望青斩伐，所残人冢墓及民家要害处甚众，而吏复夤缘求乞于其间，所在骚然。惟光祖丝毫无侵于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过诸县。二者颇相类，故并及之。

有客解者作启事，痛诋试官。时丁葆光为试官，复其启曰：“俯知有司之不明，仰见君子之所养。”又云：“当俾志气塞乎天地之间，无使精神见于肝膈之上。”又曰：“韫椟而藏，何妨于待价之玉；踊跃自试，真所谓不祥之金。”

郑毅夫以国子监第五人发举，意不平，为谢主司启事云：“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犹可也。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置顽石而在上。”

子韶言，旧闾巷有人以卖饼为生，以吹笛为乐，仅得一饱资，即归卧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声动邻右，如此有年矣。其邻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谓可委以财也。一日谓其人曰：“汝卖饼苦，何不易他业?”其人曰：“我卖饼甚乐，易他业何为?”富人曰：“卖饼善矣，然囊不余一钱，不幸有疾患难汝时，何赖?”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钱一千缗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则有温饱之乐，一旦有患苦，又有余资，与汝卖饼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坚谕之，乃许诺。及钱既入手，遂不闻笛声矣。无何，但闻筹算之声尔。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钱送富人还之。于是再卖饼，明日笛声如旧。

刘若虚言，京师有富人欲得一行头，难其人。有人荐一人以往，富人却之。其人谓其所荐曰：“某何以得却？幸试问之。”荐者问富人，富人曰：“我观其人不能忍饥，此不足掌财。”荐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诚不能忍饥，只能忍饱。”富人闻之，遂召其人。用之，果满意。

子韶言，某在史馆，方知作史之法。无他，在屡趣其文耳。

俞与材说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师有卖勃荷者（京师呼薄荷为勃荷也），其家尝买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于史，史乃以尊酒劳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后京城被围，史缒城出时，城外悉已煨烬，四顾人马复寂然。史茫茫行野中，忧恐甚。俄而见茅店两间，史急趣之，则乃一人家，主人见史大惊曰：“官人何为至此？此去咫尺即大兵，不可前，幸当留此。”所以慰荐史者甚厚。史乃问：“汝为谁?”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即卖勃荷者也。异时尝蒙官人尊酒之赐，时常不忘，今日官人幸至此，某报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师外皆灰灭，汝独能存，何也?”曰：“某与一千人长厚善，故获保全至今，然行即遁耳。”且谓史曰：“斯人今当至，官人当伏床下。”语未毕，所谓千人长者果至，与其人语。久之乃去。史乃出问曰：“汝何为与斯人?”告曰：“家本旅店，斯人曩时作河北商来京师十余年耳，则金人谋我国家已久矣，所谓崛起者非一旦也。”史独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于死。恩之施人，其报效乃如此。

《法言》：“屈身将以信道也。如道屈以信身，虽天下不为也。”叔祖曰：“身所以信，道也。道之屈信系吾身也，岂有身屈而道信者乎？南子礼所当见也，阳虎礼所当敬也，二者皆礼也，非屈也。孰谓见所不见，敬所不敬乎?”

杨承功之丧，余在焉。有吊客至，或先哭而后拈香，或先拈香而后哭，二者孰是？余谓先哭而后拈香是。盖其人始死，往见其柩则哀，情已生，是时何暇为礼？便当哭尔。哭毕，乃拈香跪奠，始与之为礼。且今孝子出见，当先与之哭乎？当先致其慰之辞乎？是先必与之哭尔，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后稽颡，周人先稽颡而后拜。孔子曰：“吾从周。”

六义之说新义以风、雅、颂即《诗》之四始。伊川谓：一诗中自有六义，或有不能全具者。六义之说，则风、雅、颂，安得与赋、比、兴同处于六义之列乎？盖一诗之中自具六义，然非深知诗者，不能识之。夫赋、比、兴者，诗也。风、雅、颂者，所以为诗者也。有赋、比、兴而无风、雅、颂，则诗者非诗矣。取之于人，则四体者赋、比、兴也。精神血脉者，风、雅、颂也。有人之四体，使无精神血脉以妙于其间，则块然弃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使精神

血脉涣然于制作间，于是而风、雅、颂焉。风者何？诗之含蓄者也；雅者何？诗之合于俗者也；颂者何？诗之善形容者也。此三者，非妙于文辞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之极致，而圣人之所删定者也。故三物皆具于物中，而风尤妙，盖风有含蓄意。此《诗》之微者也，《诗》之妙用尽于此。故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非《诗》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六义之首也。欧阳公论今之诗曰：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寄之言外。知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此近于六义之颂也；含不尽之意，寄之言外，此近于六义之风也。

子尚说君子向晦入宴息。以谓向晦入宴，众人皆同之而未尝息，惟君子然后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诗》。每在学至休沐日，辄置酒三行，率诸生歌《诗》于堂上。闲居独处，杖策步檠，未尝不歌《诗》。信乎！深于《诗》者也。《传》曰："与于《诗》。"兴者感发人善意之谓也。六经皆义理，何谓《诗》独能感发人善意？而今之读《诗》者，能感发人善意乎？盖古之所谓《诗》，非今之所谓《诗》，古之所谓《诗》者，《诗》之神也；今之所谓《诗》者，《诗》之形也。何者？诗者，声音之道也。古者有诗必有声，诗譬若今之乐府然，未有有其诗而无其声者也。《三百篇》皆有歌声，所以振荡血脉，流通精神，其功用尽在歌诗中。今则亡矣，所存者章句耳。则是诗之所谓神者已去，独其形在尔，顾感动人善心，不亦难乎？然声之犹可仿佛。余观《诗》非他经比，其文词葩藻，情致婉转，所谓神者固寓焉。玩味反复千载之上，馀音遗韵犹若在耳。以此发之声音，宜自有抑扬之理。余叔祖善歌《诗》，其旨当不出此。龟山教人学《诗》，谓必先歌咏之，歌咏之馀自当有会意处。不然分析章句，推致考象，而强以意求之，未有能得《诗》者也。

苏仲虎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孔子系此辞，殊可怪也，曰："隼者，禽也。谁道兽来射之者人也？道鬼来如此，安用释为三复其言？"乃知圣人有微旨，盖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释之曰："隼者，禽也，而射之者人也，今词中本无，已参之。"孔子曰，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惟射隼者弓矢，而词中乃不见弓矢，是所谓藏器于身也。圣人之旨，岂不微哉！

仁宗尝与宫人博，才出钱千，既输却。即借其半，宫人皆笑曰："官家大穷相。"又借，不肯尽与。仁宗曰："汝知此钱为谁钱也？此非我钱，乃百姓钱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钱。"又一夜，在宫中闻丝竹声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许快活耶，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吾家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呜呼！仁宗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谓陛下当保养圣躬。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启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呜呼！仁矣哉！思一烧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虞子孙之多杀，故宁废食。呜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间，深仁厚泽，横被四海也。

家兄门生有孙力道。在乡校与一同舍舒子进相友善。子进本富家子，后大贫，有孀妇挟二孤，累然从子进。既不能为之资，年侵老嫁无售者。力道深怜之。每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无何，力道果登第，时年虽近四十，然美风姿，贵官达宦争欲婿之者十数。力道皆谢去，遂归，语舒氏婚。及舒氏归，已白发满头矣，力道与之欢如平生。呜呼！世称刘廷式之义，谓千载一人。今力道之事，岂减廷式哉？力道早年以贫不娶，乃独以教学养孤。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尝与人言，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钱塘人，终于江山县丞。

家兄门生有陆虞仲。崇宁初，同家兄赴省试。明日省榜出，是夜举子无睡者，惟虞仲酣寝如平日。黎明报，虞仲遇，同舍皆谍以入曰："虞仲公遇矣。"虞仲方觉，乃徐问曰："彦发遇否？"同舍曰："偶遗。"虞仲曰："彦发不遇，吾事不可知。"复酣寝如初。人皆服其度量。自登第后，愈笃学，其在仕路，以风节著。后以监察御史召，未及供职而卒。虞仲名韶之，即子正之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学，冬夜苦睡思，乃以纸剪圆靥如大钱置水中。每睡思至，即取靥贴两太阳，则涣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诗》善讲说，其讲说多自设问答，以辞气抑扬其中，故能感发人意。故子韶谓家兄讲说有古法，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间治《诗》者多出家兄门前，后登第者数十人，而家兄反不第，岂非命耶？曩久困太学，尝有启事一联云："池塘绿遍，又是春风。河汉夜明，忽惊秋月。"当时太学同舍者皆诵此语。后推恩为会昌县主簿，卒。家兄讳国光，字彦发。

祸福报应之理，浅言之，则不验，深言之，则近怪。故儒者之于祸福，可以默会，难以言谈也。古今

论祸福者多矣，惟子韶立论，以为唐虞三代之时，圣人在上，其气正。其气正，故祸福之应亦正也。唐虞三代之下，圣人不作，故其气乱。其气乱，故祸福之应亦乱也。然其间不能无小差者，尧之圣而丹朱失天下。舜之圣而商均失天下，其善报为何如？瞽之不仁而舜兴，鲧之不仁而禹兴，其恶报为何如？以大概言之，则子韶之论似也，然如向之所论，则祸福之报莫切于父子之亲。当尧舜之身，故不能无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本不差毫厘，奈何！不达理者。指夫颜夭跖寿之事，便疑其不验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倘因此言推而达之，则祸福之理，庶乎能默会矣。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试官一门生亦与试，其试官尽授以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场中当出某题某题，宜熟记之。"有人微知其情，具以告陈阜卿。盖阜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额最窄，此不可不记。"阜卿曰："有命。"他日考试毕，择明日当奏名。是夜有一试官，忽群鼠斗，不可睡，听之，鼠斗落卷笼中。其试官起驱之，则寂然无有。再睡，则斗如初。审听之，果落卷笼中也，又起驱之。复寂然。如是者三。其试官乃心动曰："岂是中有卷子乎？"然烛尽取落卷阅之，果得一书卷，大佳。试官曰："事已定矣。得此何为姑留之？"明日试官方会茶，俄而下座有一小试官起白知举曰："《春秋》止当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经分数矣。今止取若干人于书额，大亏矣，乞行处分。"遂袖中出一状，称说云云。知举曰："业已定，奈何？"其试官曰："固知无及矣。然今日论列之，万一有谪罚，庶几免罪尔。"众试官曰："去一《春秋》易耳，顾何所得书卷乎？"其夜试官陈斗鼠之事，皆大惊。因出书卷观之，众皆称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门生也。其《春秋》试官犹争不已，家人不可竟见，然而阜卿兄弟皆遇。岂不谓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韶榜中有许叔微，尝梦有人告之曰："汝无及第分。"叔微梦中遂恳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曰："分止尔，奈何？"叔微曰："行阴德可否？"其人颔首而去。叔微自此遂学医，颇有得。无何其乡中大疫。叔微遂极力极疗之，往往获痊，活者颇多。一夕，复梦其人，唱四句云："呼卢殿上，请何是主。王陈间隔，呼六为五。"及是榜子韶既魁，王郊第四人，陈吉祖第五人，叔微第六人。叔微又应该恩入升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谓"王陈间隔，呼六得五"，其亲切如此。"呼卢"者传胪之谓也。

进道尝酒酣书"乘流则行，遇坎则止。攻苦食淡，吾素怀也。或人厚我，使红裙传觞，盘列珍羞。吐之则忤人，茹之则忤己。"当此之时，但付之一笑。陶渊明所谓"觞来为之尽，既去无吝情"，其此之谓。庭光见此语，乃指"乘流则行，遇坎则止"，谓余曰："要须古人下语，至进道之言'吐之则忤人，茹之则忤己'，此语便不然。"又曰："必如此乎？进道此一段谓最宛转。"庭光意，直须随波逐流方明自在。姑留于此，使后人观之。果庭光语然乎？进道语然乎？

进道杂书云："上士虽不读书亦进，下士虽读天下之书亦不进。惟在我辈，正当读书耳。"进道此语殊有味，然虽上士安可不读书？进道第一等人，乃自处以必读书，盖可知矣。

余邻人，岁畜一犬，每满一载则卖之。屠者至，捕犬，其犬 跳梁号呼。虽屠儿不能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间，见主人，乃摇尾帖耳，作呻音声，至以身揩摩其主人，以为获所恃也。俄而，擒之以授屠者，使人不欲视。余谓邻人曰："汝无卖犬，犬可怜如是，况平日有吠盗之功乎？犬直几何？吾当岁授汝直。"邻人感余言，亦不卖犬。

张九何镇蜀。凡官于蜀者，既不得以子属行。及到官例置婢，惟九何公不置婢，官属遂无敢置婢者。公闻，遂买两婢，官属乃敢畜之。公将去任，呼婢母嘱之曰："当善嫁此女。"且厚赠遗之，二处子也。

杜祁公乞身，得请旅于洛中，置一宅居之。时欧公为留守，祁公入宅即携具往庆欧公，见门巷陋隘，谓公曰："此岂相公所居者，当别寻一第稍宽者迁之。"公曰："某今日忝备国家宰相，居此屋谓之小，固宜。然异日齐郎承务，居之大是过当。"竟不许。

曹武惠平江南，诣阁门，称曹彬句当江南公事回。而杜祁公罢相归乡里，书谒次前乡贡进士前辈。所以处功名富贵，如斯而已。

温公每至夜，辄焚香告天曰："司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夫君子行己，固求合于道。既合于道，何必天地知之？而天地亦岂不知温公？何必若此哉！公之为此，盖自警之术也。

刘器之问道于温公，温公曰："自不妄语人。"自谓平生不妄语，此事不学而能，及细看之，始知人岂得不妄语？如与人通书，问叙闲阔，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语也。

赵清献公，既致政归，其清修益至。每院中衣不敢悬空处，曰："恐触污神灵。"乃挂于床，使阴干。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清献平时频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对宾客，殽核皆精。

吴十朋家买鳗一斤，得二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缠其臂。解去，乃段之，复急缠其臂。至段尽，其尾方定。又异日，学中烹鳝汤，正腾沸，乃以鳝投之。鳝皆跳踯，汤中有一鳝，飞至屋梁，乃复堕而死。呜呼！可怪也已。故鳗鳝不可不戒。贪生怕死，同于人也（鳝，音驼，鱼似蛇无鳞，皮可鼓）。

杭州江涨桥有富人黄氏，惟嗜鳖，日羹数鳖。一日其庖者炮鳖以为熟也，揭签盖，有一大鳖仰伏于盖顶。乃复入釜中，须臾揭之，其鳖又仰焉。庖人怜之，其厨适临河，乃纵诸河。羞馀鳖以进，主翁为讶其少，以为盗之也。鞭之，两脾流血。庖人痛甚，卧灶下。既觉，顿觉痛止，视两脾，则青泥封其疮，讶之。俄而，见鳖自河负泥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实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食鳖。后遂舍其庐为寺，即今黄家寺是也。

“有孚维心亨”，说者曰：“君子身虽处险，而其心常亨。”予窃以为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谓必如是乃亨耳。维心亨又坎，岂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必求所以出坎之道，乃但维心亨乎？《彖》曰：“坎，险也。行险而不失其正，乃以刚中。”此亦释有孚之辞。夫刚中之德，行险而不失其正，则君子处险之道尽矣。然则维心亨，乃言出险之道也。亨者出险之谓一，君子欲出险乎？维有此心耳。险吾心术，能出险之道，圣人既陈所以出险之道，又指人以出险之路，其释坎之辞，始两尽矣。他日，子正过论《易》曰：“近思有孚维心亨，未得其说。偶一日间昼卧，乃闻隔壁两脚夫当渡江，一夫曰：‘钱塘江甚险，汝记得此心否？’某乃抚席而起曰：‘此有孚维心亨也。’”余曰：“余此说旧矣。”子正，名景端，熙仲侄。

子正谓余曰：“孟子论浩然之气曰：‘是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伊川则以‘至大至刚以直’为句。其不止曰‘养而无害’。介夫则以‘至大至刚’为句，下曰‘以直养而无害’。以伊川为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气，于‘直’字毫无功用。以介甫为句，‘直’字方有力。”余深喜其说，以为子正于学问，知求日用处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之气安能无一直字？无一直字，则不成浩然之气矣。何者？直正是浩然，正是养，无一直居其中，刚必至粗暴，大则成荒唐，又安能配义与道乎？

陈齐之谓余曰，子贡以知见作，故孔子特告之：“以汝与回也，孰愈？”盖欲其自□□中入，子贡不领反入知见中走故曰：“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复晓之曰：“吾与回皆为知见作，不为知见所固者惟颜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齐之名长方，本福宁人，今居平江。

高抑崇说：“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以谓修其天爵，而人爵来从。其不来，奈何？若不来，是天爵无验也。若欲其来，则与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异也？所谓从者，非此之从也，从者，任之而已矣。”

兹四人迪哲于商不言成汤，于周不言武王，说者纷然。子才曰：《无逸》一篇，皆谓享国长久，所以不言汤武耳。然后众说皆破文字有如此者，分明而不见者，亦可怪也。

余尝爱族侄庭光说《诗》，以为言之不足，使言之，可足，却只如此也。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使嗟叹之可足，却只如此也。咏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咏歌之可足，却只如此也。惟却了他不得，故独为之舞蹈耳。

滕元发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三人，以犯谏见黜。后复至殿前，仍居第三。时郑獬殿头，杨绘第二人。或问元发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负，今止得第三，何其次也？”元发曰：“只为郑的獬，杨的绘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贺之，皆交赞其三元之盛。公正色曰：“曾当时窗下读书，意本不为此二字。”又在太学时，至贫。冬月止单衣，无棉背心，寒甚。则二兄弟乃以背相抵，昼夜读书。人或遗之以衣服，皆不受。盖是时已气盖天下矣，安得不享达？

刘得初、白蒙亨、刘观，皆太学名士，太学魁往往三人皆专之。下日尝在场中会卷子，得初先出之，犯讳，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讳，二人亦不言。最后观出之，复犯讳，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自喜，谓二人犯讳，魁将谁归？及见点，始知皆犯讳，此何容心？

有一青阳衍治《周礼》，赴上舍试。其邻坐有人，过午犹阁笔。衍素不识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下笔，何也？”其人曰：“今日偶因此题犹未有处，奈何？”衍即与卷子，令体之。其人得衍文，会其意，须臾立就。榜出，衍魁，其人本经第二人。文至今载《荣遇集》中。

一人言，乡中有士人至在场中，虽骨肉至亲如之，卒不告一辞。而其人实高才，平生诗文，混之《东坡集》中，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犹困场屋。陈阜卿兄弟居常卷子，令所知恣观，然兄弟皆早第。由是言之，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盐赋》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

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上览卷子，读“运启元圣”乃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天临兆民”，叹息曰：“此谓太宗。”读“监行事以为戒”，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遂魁天下。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当其破此四句时，岂有此意？偶作如此看。由是知，世间得失，往往皆类此耳。

庭光见予书王信伯始见伊川事，以为侍立七十馀日，止得“不为血气所迁”一句。庭光以为，七十馀日不语，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光具眼处，但只此一句，亦不是客句。

尝有数相识闲会话。有一相识言，旧有人于常买家，以钱三十得一子石，即石卵也，漫用压纸。有人见其石，欲得之，遽酬钱数千。其人见其著价高，心疑之，未与。后遂增至二十缗，其人见其著价愈高，其心益疑，以为宝也，遂不与。然持此石屡年，无他异，人亦无顾者。但见所知，则摩挲其石曰：“此尝有人酬二万钱矣。”如是又屡年，其亲知谓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虽有畴昔之价，然卒无他异。为公计，不如一剖之，恐其中或有异，就如其价，不过失二十缗，而平生之疑以决，岂不快哉！”其人然其说，遂破之。乃有一鱼跃出，其中泓然清流也。人皆异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石何为。时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异时，有人亦畜一石。初不为异，胡人见之，惊叹不已，遂愿得其石，遽酬万缗，其人亦以酬价高，犹豫未与。胡人守其石不去，遂增价至十万缗，乃与之。人问胡人：“此石何异也？”胡人遂取盆水，以石置水中，使人谛视之，乃有一马现石中，有飞动之状。人问曰：“此石固异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名龙驹石。以水浸之，饮马辄生龙驹，此无价宝也。”由是言之，则其人之欲得子石意者，亦若有此类用耳。

余杭万氏有水盆，徒一寻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皆成花。所谓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类，然才形似之也。趺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时为梅花，或时为菊，或时为桃李，以至芍药、牡丹诸名花。花皆交出之，以水沃之后，随其所变，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万氏岁必一宴客，观水盆花，人亦携酒就观焉。政和间，天下既奏祥瑞，而徽宗复喜玩好物，故天下异宝咸辐辏，颇皆得爵赏。万氏以为：吾之盆，天下至异，使吾盆往，当出贡献上，蒙爵赏最厚。遂进之。及盆入乃不复成花矣，几获罪。呜呼！人之爵赏岂容滥取也？万氏水盆闻于浙江久矣，挹水浸之即成花，顷刻无差。一冒爵赏，遂失其初，岂偶然哉？世之无义、无命、贪冒爵赏者，观万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类多香，其红者殊无香。今花以香名于世者，白花居十七，红居三。惟荷花瑞香之种，而香亦才琐碎小红耳。不惟名于世者，篱落田野间，杂花之香者，不可胜数，大率皆白色，而红色者无一二也。固知戴其角者阙其齿，傅以翼者两其足。此理在天地间，无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者，杀人。桑白皮出土者，杀人。鱼无目者，杀人。与鳞逆者如此十余种。”鱼无目与鳞逆者，固未之见也。今人烹炮，岂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桑白皮，安能保其无出土者？然亦未尝见杀人，他物亦尔是。果古人不足信欤？余窃观《本草》之论药，知左氏之论祸福。凡人一威仪之失度，一言语之不中节，皆以为得祸。《本草》言一椒实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皆以为杀人。一威仪之失度，一言语之不中节，未必遽得祸。而左氏断之以必得祸，盖有得祸之理也。一椒实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遽杀人，而《本草》断之以杀人，盖有杀人之理也。既有得祸、杀人之理，则安得不慎？今人食物偶或不死者，盖其五脏和平，血气强盛，幸有以胜之耳。不幸而是中失调，血脉方乱，则又以一物投之，祸莫测也。

默 记

[宋]王　铚撰　郑敏　高广政整理

《默记》三卷，南宋王铚撰。王铚出生书香门第，其先祖王昭素、其父王乐道、其子王明清皆为宋代著名学者，家中“所藏书逮数万卷”。《默记》主要记载北宋时期的朝野遗闻，多可补正史之不足。本整理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参校了《学海类编》本和中华书局整理本等。原底本不分卷，现从涵芬楼《宋元人说部书》本为上、中、下卷。

卷 上

艺祖仕周世宗，功业初未大显。会世宗亲征淮南，驻跸正阳，攻寿阳刘仁赡未下，而艺祖分兵取滁州。距寿州四程皆大山，至清流关而止。关去州三十里则平川，而西涧又在滁城之西也。是时，江南李景据一方，国力全盛。闻世宗亲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寿州，命大将皇甫晖、监军姚凤提兵十万扼其地。太祖以周军数千与晖遇于清流关隘路，周师大败。晖整全师入憩滁州城下，令翼日再出。太祖兵再聚于关下，且虞晖兵再至，问诸村人，云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太祖微服往访之。学究者固知为赵点检也，迎见加礼。太祖再三叩之，学究曰：“皇甫晖威名冠南北，太尉以为与己如何？”曰：“非其敌也。”学究曰：“然彼之兵势与己如何？”曰：“非其比也。”学究曰：“然两军之胜负如何？”曰：“彼方胜，我已败，畏其兵出，所以问计于君也。”学究曰：“然且使彼来日整军，再乘胜而出，我师绝归路，不复有噍类矣。”太祖曰：“当复奈何？”学究曰：“我有奇计，所谓‘因败为胜，转祸为福’者。今关下有径路，人无行者，虽晖军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以直抵城下。方阻西涧水大涨之时，彼必谓我既败之后，无敢蹑其后者。诚能由山背小路，率众浮西涧水至城下，斩关而入，彼方战胜而骄，解甲休众，必不为备，可以得志。所谓‘兵贵神速，出其不意。’若彼来日整军而出，不可为矣。”太祖大喜，且命学究指其路。学究亦不辞，而遣人前导。即下令誓师，夜出小路亟行。三军跨马浮西涧以迫城，晖果不为备，夺门以入。既入，晖始闻之，旋率亲兵擐甲与太祖巷战，三纵而三擒之。既主帅被擒，城中咸谓周师大兵且至。城中大乱，自相蹂践，死亡不计其数，遂下滁州。即《国史》所载，太祖曰“余人非我敌，必斩皇甫晖头”者，此时也。滁州既破，中断寿州为二，救兵不至，寿州为孤军。周人得以擒仁赡，自滁州始也。擒晖送世宗正阳御寨，世宗大喜，见晖于箦中，金疮被体，自抚视之。晖仰面言：“我自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庄宗之祸。后率众投江南，位兼将相，前后南北二朝，大小数十战未尝败。而今日见擒于赵某者，乃天赞赵某，岂臣所能及！”因盛称太祖之神武，遂不肯治疮，不食而死。至今滁人一日五时鸣钟，以资荐晖云。盖淮南无山，惟滁州边淮，有高山大川，江、淮相近处，为淮南屏蔽，去金陵才一水隔耳。既失滁州，不惟中断寿州援，则淮南尽为平地。自是遂尽得淮南，无复障塞。世宗乘滁州破竹之势，尽收淮南，李景割地称臣者，由太祖先擒皇甫晖，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此皇甫晖所以称太祖为神武者。晖亦非常人，知其天授，非人力也。其后仁宗时，所以建原庙于滁而殿曰端命者，太祖历试于周，功业自此而成，王业自此而始，故号“端命”。盖我宋之咸、镐、丰、沛也。其赵学究即韩王普也。实与太祖定交于滁州，引为上介，辟为归德军节度使巡官。以至太祖受天命，卒为宗臣，比迹于萧、曹者，自滁州始也。

王朴仕周为枢密使。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政事皆归枢密院，至今谓之二府。当时宰相但行文书而已，况朴之得君哉！所以世宗才四年间，取淮南，下三关，所向成功。时缘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谒见世宗，屏人嚬蹙，且仓皇叹嗟曰：“祸起不久矣！”世宗因问之，曰：“臣观元象大异，所以不敢不言。”世宗曰：“如何？”曰：“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而臣亦先当之。今夕请陛下观之，可以自见。”是夜，与

世宗微行，自厚载门而出，至野次，止于五丈河旁。中夜后，指谓世宗曰："陛下见隔河如渔灯者否?"世宗随亦见之，一灯荧荧然，迤逦甚近则渐大，至隔岸大如车轮矣。其间一小儿如三数岁，引手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渐远而没。朴泣曰："陛下既见，无可复言。"后数日，朴于李谷坐上得疾而死。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归而崩。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轮小儿，盖圣朝火德之盛兆，岂偶然哉！陆子履为先子言。

艺祖初自陈桥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襕，乘轿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节名，而寺其功德院也。艺祖与诸将同入内，六宫迎拜。有二小儿丱角者，宫人抱之亦拜。询之，乃世宗二子，纪王、蕲王也。顾诸将曰："此复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后以手掐殿柱，低头不语。艺祖云："汝以为不可耶?"美对曰："臣岂敢以为不可，但于理未安。"艺祖即命追还，以其一人赐美。美即收之以为子，而艺祖后亦不复问。其后名惟正者是也（案：王巩《随手杂录》云：名惟吉）。每供三代，惟以美为父，而不及其他。故独此房不与美子孙连名。名夙者，乃其后也。夙为文官，子孙亦然。夙有才，为名帅，其英明有自云。

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

先子言，钱俶所以子孙贵盛蕃衍者，不特纳土之功，使一方无兵火之厄，盖有社稷大勋，虽其子孙莫知之也。从太宗平太原，既擒刘继元以归，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驾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师以平晋不赏，又使之平幽，遂军变。太宗与所亲厚夜遁。时俶掌后军，有来报御寨已起者，凡斩六人。度大驾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后军徐行，故銮辂得脱。不然，后军与前军合，又虏觉之，则殆矣。盖一夜达旦，大驾行三百里乃脱，皆俶之功也。

世传王迥遇女仙周瑶英事，或言非实，托寓而为之尔。是诚不然。当斯时，盛传天下，禁中亦知。是时，皇储屡夭。晏元献为相，一日，遣人请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测其意。忽问曰："贤郎与神仙游，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王璐惊惶，不知所对，徐曰："此子心疾，为妖鬼所凭，为家中之害，所不胜言。"晏曰："无深讳。不知每与贤郎言未来之事，有验否?"王璐对曰："间有后验，而未尝问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托令似，以皇子屡夭，深轸上心，试于帝所，问早晚之期，与后来皇子还得定否。"王璐曰："不敢辞。"后数日，来云："密言谩令小子问之。小子言，其人亲到九天，见主典簿籍者，言圣上若以族从为嗣，即圣祚绵久，未见诞育之期也。虽其言若此，愿相公勿以为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后闻所奏者，亦不敢尽言。富郑公乃晏婿也，富公为宰相，皇子犹未降，故与文潞公、刘丞相、王文忠首进建储之议，盖本诸此。

王溥，五代状元，相周高祖、世宗，至本朝以宫师罢相。其父祚，为观察使致仕，待溥甚严，不以其贵少假借。每宾客至，溥犹立侍左右，宾客不自安，引去。《国史》言之详矣。祚居富贵久，奉养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寿尔。一日，居洛阳里第，闻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问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贵极富溢，所不知者寿也。今以告汝，俟出，当厚以卦钱相酬也。"既见，祚令布卦，成，又推命，大惊曰："此命惟有寿也。"祚喜问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岁乎?"又叹息曰："此命至少亦须一百三四十岁也。"祚大喜曰："其间莫有疾病否?"曰："并无。"固问之，其人又细数之曰："俱无，只是近一百二十岁之年，春夏间微苦脏腑，寻便安愈矣。"祚喜，回顾子孙在后侍立者曰："孙儿懑切记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汤水。"

太宗长子楚王元佐既病废，次即昭成太子元僖，封许王，最所钟爱。尹开封府，择吕端、张去华、陈载一时名臣为之佐。礼数优隆，诸王莫比。将有青宫之立。王丰肥，舌短寡言，娶功臣李谦溥侄女，而王不喜之。嬖惑侍妾张氏，号张梳头，阴有废嫡立为夫人之约。会冬至日，当家会上寿，张预以万金令人作关捩金注子，同身两用，一着酒，一着毒酒。来日，早入朝贺，夫妇先上寿。张先斟王酒，次夫人。无何，夫妇献酬，王互换酒饮，而毒酒乃在王盏中。张立于屏风后，见之，撅耳顿足。王饮罢趋朝，至殿庐中，即觉体中昏愦不知人。不俟贺，扶上马，至东华门外，失马仆于地，扶策以归而卒。太宗极哀恸，命

王继恩及御史武元颖鞠治。顷刻狱就，擒张及造酒注了人凡数辈，即以冬至日脔钉于东华门外。赠王为太子，府僚吕端、陈载俱贬官。而张去华已去官，旋以它事贬云。去华之孙景山言，亲见其详。今《国史》载此事多微辞，惟言上闻之，停册礼，命毁张之坟墓而已。

晏元献守长安，有村中富民异财，云素事一玉髑髅，因大富。今弟兄异居，欲分为数段。元献取而观之，自额骨左右皆玉也，环异非常者可比。见之，公喟然叹曰："此岂得于华州蒲城县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祖实于彼得之也。元献因为僚属言："唐小说：唐玄宗为上皇，迁西内，李辅国令刺客夜携铁槌击其脑。玄宗卧未起，中其脑，皆作磬声。上皇惊谓刺者曰：'我固知命尽于汝手，然叶法善曾劝我服玉，今我脑骨皆成玉；且法善劝我服金丹，今有丹在首，固自难死。汝可破脑取丹，我乃可死矣。'刺客如其言取丹，乃死。孙光宪《续通录》云：玄宗将死，云：'上帝命我作孔升真人。'爆然有声。视之，崩矣。亦微意也。然则，此乃真玄宗之髑髅骨也。"因潜命瘗于泰陵云。肃宗之罪著矣。或云，肃宗如武乙之死，可验其非虚也。

王朴仕周世宗，制礼作乐、考定声律、正星历、修刑统，百废俱起。又取三关，收淮南，皆朴为谋。然事世宗才四年耳，使假之寿考，安可量也？尝自谓"朴在则周朝在"，非过论也。王禹偁记朴在密院，太祖时为殿前点检。一日，有殿直冲节者，诉于密院。朴曰："殿直虽官小，然与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耸然而出。又周世宗于禁中作功臣阁，画当时大臣如李谷、郑仁诲与朴之属。太祖即位，一日过功臣阁，风开半门，正与朴像相对。太祖望见，却立耸然，整御袍襟领，磬折鞠躬顶礼乃过。左右曰："陛下贵为天子，彼前朝之臣，礼何过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若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畏如此。又《闲谈录》云，朴植性刚烈，大臣藩镇皆惮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时以街巷隘狭，例从展拓，怒厢校弛慢，于通衢中鞭背数十。其人忿然叹云："宣补厢虞候，岂得便从决！"朴微闻之，命左右擒至，立毙于马前。世宗闻之，笑谓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夸宣补厢虞候，宜其死矣。"

吕申公为相，有长者忠厚之行，故其福禄子孙，为本朝冠族。尝因知制诰有阙，进拟晁宗悫。仁宗曰："无甚文名"，命别拟人。申公曰："臣之所见或异于是。今内外之臣，文字在宗悫之上固多，但宗悫父迥年逾八十，受先朝尊礼。若使其生见子为侍从，且父子世掌丝纶，尤为盛事。迥必重感戴，足以惇圣朝孝悌之风。"上许之，即降旨召试。是日，亟命至中书。迥方熟睡，不暇白知也。既毕还家，而迥老病卧于床上，注目以待宗悫之归，问："今日来何晏也？"宗悫具白："召试毕方归，故不暇白大人也。"问："试得意否？"宗悫曰："甚得意也。"迥大喜，遽下床扶行，失病所在。盖久病卧于床，因喜其子召试而忘其疾也。宗悫在词掖久之，父子每同锡燕，搢绅荣之。宋绶云："自唐以来，惟杨于陵身见其子嗣复继掌书命，至是有晁氏焉。"然则吕申公作相而恤人之老，真宰相器也，其有后宜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而终章献之世，不知章懿为母也。章懿卒，先殡奉先寺。昭陵以章献之崩，号泣过度。章惠太后劝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殡之。"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撤殡观之，在一大井，上四铁索维之。既启观，而形容如生，略不坏也。时已遣兵围章献之第矣，既启观，知非鸩死，乃罢遣之。

丁谓当国，权势震主，引王沂公为参知政事，谄事谓甚至。既登政府，每因闲暇与谓言，必涕泣作可怜之色，晋公问之数十次矣。一日，因问，闵默对曰："曾有一私家不幸事，耻对人言。曾少孤，惟老姊同居，一外生不肖，为卒，想见受艰辛杖责多矣。老姊在青州乡里，每以为言。"言讫又涕下。谓亦恻然，因为沂公言："何不入文字，乞除军籍？"沂公曰："曾既污辅臣之列，而外生如此，岂不辱朝廷？自亦惭言于上也。"言毕，又涕下。谓再三勉之："此亦人家常事，不足为愧，惟早言于上，庶脱其为卒之苦尔。"自后谓数数勉之留身上前奏知，沂公必涕下曰："岂不知军卒一日是一日事？但终自羞赧尔。"晋公每催之，且谓沂公曰："某日可留身奏陈。"沂公犹不欲，谓又自陈之。一日，且责沂公："门户事乃尔缓？谓当奉候于阁门。"沂公不得已，遂留身。既留身逾时，至将进膳犹不退，尽言谓之盗权奸私，且言："丁谓阴谋诡谲、多智数，变乱在顷刻。太后陛下若不亟行，不惟臣身齑粉，恐社稷危矣！"太后大怒，许之，乃退。晋公候于阁门，见其甚久，即顿足捩耳云："无及矣！"方悟知其令谓自为己谋，不使之觉，欲适当山陵之事而发故也。沂公既出，遇谓于阁门，含怒不揖而出。晋公始悟见卖，含毒而已不觉也。是日，既至都堂，召两府入议，而不召谓。谓知得罪，祈哀于冯拯、钱惟演及曾等，曰："今日谓家族在诸公矣。"太后欲诛谓，拯申理之。沂公奏请召知制诰，就殿庐草制罢之，不复宣麻。太后从之。责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俄窜崖州。向使谓防闲沂公，则岂有此祸？故知权数在谓之上也。

章献太后智聪过人。其垂帘之时，一日，泣语大臣曰："国家多难如此，向非宰执同心协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毕，皇亲外戚各以迁转推恩，惟宰执臣

寮亲戚无有恩泽。卿等可尽具子孙内外亲族姓名来，当例外一一尽数推恩。”宰执不悟，于是尽具三族亲戚姓名以闻奏。明肃得之，遂各画成图，粘之寝殿壁间。每有进拟，必先观图上，非两府亲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

狄青善用兵，多智数，为一时所伏。其出师讨侬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于琼林苑中，将士皆列坐。酒既行，青自起巡而问之曰：“儿郎若肯随青者，任其愿同去。若有父母侍养，及家私幼小，畏怯不愿去者，便请于此处自言。若大军一起之后，敢有退避者，惟有剑耳。”于是三军之士感泣自励，至岭外，无一人敢有怠惰者。

侬智高犯广南，破诸郡，官军屡败，朝廷震动，遂遣狄青作宣抚招讨使。青至洪州，闻陶弼在外邑丁忧，盖弼久作广南官也。青至，微服往见弼，问筹策。弼察其诚，为青言广南利害，曰：“官吏皆成贪墨不法，惟欲溪洞有边事，乘扰攘中济其所欲，不问朝廷安危，谓之‘做边事’，涵养以至今日。非智高能至广州，乃官吏不用命，诱之至此。智高岂能出其巢穴至广州哉？今诚能诛不用命官吏，使兵权在我，一变旧俗，则贼不足破也。”青大奇之，所以初至广州，按法诛不遵节制、出兵而败陈崇仪而下三十余人。明日一鼓而破贼，二广晏然者，用弼之策也。青南讨至岭下，随军广南转运使李肃之等迎于界首，具櫜鞬谒青，曰：“某等随军转运使，今已入本界，请大军粮食之数，及要若干硕，数月日多少，请预备之。”青答曰：“此行亦无东西南北远近所在，亦无岁月多少之期。既曰随军转运，须着随军供赡，人人足备。若少一人之食，则先斩转运使。”肃之等悚然而退。故其军食足而成功捷，此善为将帅者也。

高遵裕之为将取灵州也，范纯粹、胡僧孺为转运使。既至军前，大陈军仪，会将校。二漕同禀：“此行军粮多少月日？”遵裕捻须熟计久之，反覆思索而言曰：“且安排一月。”二漕应诺，对遵裕呼书吏取纸，自书一月军粮状，遵裕判押照会讫乃罢。其后灵州城下军溃乏食，死亡几半。朝廷罪遵裕，遵裕以乏食自解。置狱华州，二漕使出遵裕所押一月军令状自解，故遵裕深责，而二漕止降一官。以此二者观之，大帅之语默举措可以见成败矣。

滕元发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发作文字，因观其状貌，叹曰：“此骨相穷寒，岂宰相之状也？”徐命左右秉烛，手展书卷，起而观之，见眼有黑光径射纸上。元发默然曰：“杜公之贵者此也。”后与王介甫同作馆职，同夜直。忽见介甫展书烛下，黑光亦径射纸上。因为荆公说祁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叹曰：“子勿相戏，安石岂愿作宰相哉？”十年之间，果如元发之言。

董士廉，关中豪侠之士，佐刘沪同擅筑水洛城，尹师鲁大非之。其后，狄青帅渭，希师鲁意，以沪擅兴，械送狱，将按诛之。时士廉已罢幕府至京师，青请于朝，槛车捕送，欲至渭而诛之。时士廉过华阴县，姚嗣宗知县事。姚、董，意气之交也。县当发人护送，而监者兵仗严密，如护叛逆者，不得语也。嗣宗交护送者于路，因呼士廉行第，屡引两手向上示之。士廉应曰：“会得嗣宗意，令作向上一路出此槛车也。”既至渭州，青方坐厅事，列兵仗，盛怒以待之。士廉在槛车中见青，大呼曰：“狄青，你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碍着你，你今日杀了我，这回做也！”青闻之大惊，不敢诛。盖青起于卒伍而贵，尝有嫌疑之谤，心恶闻此语。因破槛车，械送狱。既在有司，士廉得以为计矣。其后反讼师鲁赃罪，师鲁贬死，而士廉从轻比者，用姚嗣宗之计得脱也。

狄青宣抚广南，平侬智高。未出师，先大陈军仪，数诸将不俟大军之到，先出师不利。就坐擒陈崇仪等三十余人，拽出斩之。次问余襄公，襄公瞿然下拜，而孙元规颇申理之，得免。次及提刑祖择之，问诸将兵败亡之由。择之知必不免，勃然起对曰：“太尉不得无礼！无择来时，金口别有宣谕。”其客将在厅下，即呼牵提刑马，遂就厅事上马，以出于甲胄兵戈之间。既至所舍，便溺俱下，满于鞍鞯。此所谓气胜也。盖青武人，非仓猝之间言“金口别有宣谕”，以折其谋，则必不免矣。

晏元献自西京以久病请归京师，留置讲筵。病既革，上将临问之。甥杨文仲谋谓：“凡问疾大臣者，车驾既出，必携纸钱。盖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吊之，免万乘再临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烦临问。”仁宗然之。实久病，忌携奠礼以行。然后数日即薨。故欧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饬太医朝夕视，有司除道，将幸其家。公叹曰：‘吾无状，乃以疾病忧吾君。’即奏：‘臣疾少间，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闻，上以不即视公为恨。”盖此意也。

曹襄悼利用既忤宦者，明年，会其侄汭在真定因侍婢与中馈争宠，嫁出之，而汭犹过其家不已。其夫不胜愤，因汭衩衣衣淡黄袄子入其家，而其夫山呼，汭仓卒不知避。宦者为走马奏之，即倡言汭与其叔利用谋不轨，差王博文勘其事。锻炼既成，以大镬煎油，拉汭烹之。至今都监之廨凶不可入，盖汭之冤鬼犹在也。欧阳叔弼言：“顷于青州王家见章献与王沂公亲札一纸云：‘曹利用与其侄儿谋叛，事理分明也，须早杀却。若落他手，便悔不及也。’”

王介甫初罢相，镇金陵，吕吉父参知政事，独当国。会李逢与宗室世居狱作，本以害王文恪陶、滕章敏元发、范忠宣尧夫三人也。王、滕皆李逢亲妹夫，而忠宣李氏之甥，逢之表兄弟。狱事之作，范公知庆州，忽台狱问："皇祐年，范公与逢相见，语言不顺。"范公仓卒无以为计。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庆州。"检架阁库，有文正差兵士送范公赴举，公案尚在。据其年月，则范公方在庆州侍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语言与逢相见也？遂据公案录白申台中乃止。向非公案，则无以解纷矣。范公得脱，而元发坐亲累，落职知池州。王以东宫官，神宗保全之，乃免。

王介甫罢相守金陵，吕吉父参知政事，起郑侠狱，欲害介甫。先罢王平甫，放归田野。王、吕由是为深仇。又起李逢狱，以李士宁，介甫布衣之旧，以宝刀遗宗室世居事，欲陷介甫。会朝廷再起介甫作相，韩子华为次相，急令介甫赴召，其事遂缓。故介甫星夜来朝，而得解焉。李之仪端叔言："元祐中，为六曹编敕删定官，见断案：李士宁本死罪，荆公就案上亲笔改作徒罪；王巩本配流，改作勒停；刘瑾、滕甫凡坐此事者，皆从轻比焉。"

张茂实太尉，章圣之子，尚宫朱氏所生。章圣畏惧刘后，凡后宫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与内侍张景宗，令养视，遂冒姓张。既长，景宗奏授三班奉职。入谢日，章圣曰："孩儿早许大也。"昭陵出阁，以为春坊谒者。后擢用，副富郑公使虏，作殿前步帅。中丞韩绛言："茂实出自宫中，迹涉可疑。富弼引以为殿帅，盖尝同奉使，交结有自。"弼惶恐待罪。然朝廷考校茂实之除岁月，非弼进拟。出绛知蔡州，弼乃止。厚陵为皇太子，茂实入朝，至东华门外，居民繁用者，迎马首连呼曰："亏你太尉！"茂实皇恐，执诣有司，以为狂人而黥配之，其实非狂也。茂实缘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避藩邸讳，改名孜，颇疏之，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忧恐以卒。谥勤惠。滕元发言：尝因其病问之，至卧内，茂实岸帻起坐，其头角巉然，真龙种也，全类奇表。盖本朝内臣养子未有大用至节帅者，于此可验矣。其子询，字仲谋，贤雅能诗。有子与邸中作婿，此可怪也。

韩魏公帅定，狄青为总管。一日会客，妓有名白牡丹者，因酒酣劝青酒曰："劝班儿一盏。"讥其面有涅文也。青来日遂笞白牡丹者。后青旧部曲焦用押兵过定州，青留用饮酒，而卒徒因诉请给不整，魏公命擒焦用，欲诛之。青闻而趋就客次救之。魏公不召，青出立于子阶之下，恳魏公曰："焦用有军功，好儿。"魏公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立青而面诛之。青甚战灼，久之，或曰："总管立久。"青乃敢退，盖惧并诛也。其后，魏公还朝，青位枢密使，避水般家于相国寺殿。一日，衩衣衣浅黄袄子，坐殿上指挥士卒。盛传都下。及其家遗火，魏公谓救火人曰："尔见狄枢密出来救火时，着黄袄子否？"青每语人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其后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灭。

王广渊识英宗于潜邸，及即位，欲大用之。不果。然中外之事莫不以闻，又论宰执专权，须收主威。英、神二朝俱主其说，时宰患之，无如之何。乃反间谏官司马君实，力言其奸邪不可近。章至八九上，广渊竟出外。世徒知君实言广渊，而不知宰相之反间也。然则阴讽台谏，以逐人主亲臣，古今之所不免。其后神宗时，君实言杨绘不当言曾公亮事。神宗御批与滕元发，令谕绘云："光醇儒少智，未必不为人阴使之耳。"盖广渊被逐，尝言君实纯直，受人风指之误而云耳。

司马温公屡言王广渊，章八九上。留身乞诛之以谢天下，声震殿廷。是时，滕元发为起居注，侍立殿坳。既归，广渊来问元发："早来司马君实上殿，闻乞斩某以谢天下，元发在螭坳，不知圣语如何？"元发戏云："只我听得圣语云：'依卿所奏。'"

欧阳大春，湖南人，元祐初为广东幕官。尝梦入一僧舍，稍新洁，有大榜大题其西室曰："宰相蔡确死于此室。"既寤，不晓其旨。时持正尚在相位。未几，闻外补，而大春以漕檄权知新州。一日，入僧舍，宛然梦中所见。又有西室，亦如梦也。方叹息与同官言之。未几，持正责新州。州无它僧寺，竟居于此寺，而所卒之地，悉如前梦。又何异也！

卷　中

李宗易郎中，陈州人，诗文、琴棋、游艺皆妙绝过人，前辈中名士也。晏临淄公为陈守，属伏暑中，同诸客集于州之后圃。时炎曦赫然，晏公叹曰："江南盛冬烘柿，当此时得而食之，应可涤暑也。"宗易忽对曰："此极易致，愿借四大食合。"公大惊，遽令取之。宗易起，入于堂之西房，令取合，复掩关少刻而出，振衣就席，徐曰："可令开合。"既如言，烘柿四合俱满。正如盛冬初熟者，霜粉蓬勃，分遗众客及其家，靡不沾足。晏公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疏之。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东坡诗云"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盖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语及北虏事，曰：

“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盖已有取北虏大志。其后永乐、灵州之败，故郁郁不乐者尤甚，怆圣志之不就也。章敏公为先子言。

王君辰榜，是时，欧公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试南宫。将迫省试，忽患疫，气昏愦。同试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过午，忽有人腋下触之。李惊觉，乃邻座也。问所以不下笔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场难得，已至此，切勉强。”再三言之。李试下笔，颇能运思。邻座者乃见李能属文，甚喜，因尽说赋中所当用事，及将己卷子拽过铺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国学解元欧阳修，请公拆拽回互尽用之，不妨。”李见开怀若此，顿觉成篇，至于诗亦然。是日程试，半是欧卷，半是欧诗。李大感激，遂觉病去。论策二场亦复如此。榜出，欧公作魁，李亦上列，遂俱中第云。后李于家庙之旁画欧公像，事之等父母，以获禄位者皆公力也。李尝与先祖同官，引先祖至影堂观之。先祖、先公每言此，以为世之场屋虚诞、以相忌嫉者之戒云。

京兆李植，字化光，观察使士衡之孙。自少年好道，不乐婚宦。初，为侍禁，约婚慈圣。既娶，迎入门，见鬼神千万在其前。植惊走，逾墙避之。后时即还父母家，俄选为后焉。植后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刘贡父过宝应僧舍，与昭禅师者语 。壁有画山水极妙，昭语贡父：“乃化光所画。”贡父率然赞之曰：“昆仑有名，瑶池非实。在梦暂觏，观幻旋失。惟是墨妙，半壁萧瑟。崎峨坎壈，云舒川疾。是心中象，非笔端物。大士观化，四海一室。”

先公言，刘庄恪公平初及第，为常州无锡尉。时有巨盗在境上未获。会岁旦日，入谒县宰。是时，循国初故事，多用齐、鲁鄙朴经生为县令，而无锡令又昏老之经生也。令厅吏赞簿、尉廷趋，而端坐于厅事受之。平素尚气，不能堪。径趋厅事，捽而奋拳痛殴之，踣于座下，左右挽引以去。一邑喧传，尉殴死令矣。平亦不顾，归而酣饮至醉。群盗闻尉殴令死，大喜，乘节日至邑之草市饮酒。会有密报平者，乘大醉亟呼弓手并市人径捕之。诸盗俱醉，且不虞尉能遽至也。平手杀五人，擒得者二十余人，全火并获，凯旋归邑。会令家噇药救之得苏。功过俱奏上，诏改大理评事，知鄢陵县，由此知名。

王荆公于杨置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时，晏元献为枢密使，上令十人往谢。晏公俟众人退，独留荆公，再三谓曰：“廷评乃殊乡里，久闻德行乡评之美。况殊备位执政，而乡人之贤者取高科，实预荣焉。”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饭。”荆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约饭会，甚殷勤也。比往时，待遇极至。饭罢，又延坐，谓荆公曰：“乡人他日名位如殊坐处，为之有余矣。”且叹慕之又数十百言，最后曰：“然有二语欲奉闻，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语欲出而拟议久之，乃泛谓荆公曰：“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荆公但微应之，遂散。公归至旅舍，叹曰：“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颇不平。荆公后罢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时说此事，且曰：“当时我大不以为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与之为敌，不能保其终。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复不知‘能容于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处，或公自为之言也。”

王荆公议阿云按问自首法，举朝纷纷，惟韩持国与公议同。一日晚，见持国叹曰：“此法至近而易知之事，乃与时议如此大异！”持国因曰：“此事维与介甫同，因夜来枕上不能寐，细思之亦有可议也。”荆公叹曰：“此一事安石理会来三十年矣，持国以一夕聪明胜之，不亦难乎！”

夏英公其父侍禁，名廷皓。因五鼓入朝，时冬月盛寒，见道左有婴儿啼甚急，盖新生子也。立马遣人烛下视之，锦绷文葆，插金钗子二只，且男子也。夏无子，因携去育之，竟不知谁氏子焉。稍长，其父没王事，得官润州丹阳主簿。姚铉作浙漕，见其人物文章，荐试大科，遂知名。

章子厚作宰相日，齐州奏孙耿镇监镇武臣私官奴，乃本镇富民所畜也。一夕，诣官奴，为富民结客殴之，伤重垂尽而逸，且阴遣人诉于州。州奏监罪，请置于法。子厚为请，富民诛于镇市中，监官放罪还任。

神宗遣贵珰张茂则传宣抚问韩魏公，公待以旧例常礼。或谓公:“茂则贵密方亲信，宜厚遇之。”公曰：“正谓此也。我若过礼之，茂则归奏，必为人主所窥，不若且守中而已，乃所以防闲也。”

陈秀公罢相，以镇江军节度使判扬州。其先茔在润州，而镇江即本镇也。每岁十月旦、寒食，诏许两往镇江展省。两州送迎，旌旗舳舰，官吏锦绣，相属于道，今古一时之盛也。是时，王荆公居蒋山，骑驴出入。会荆公病愈，秀公请于朝，许带人从往省荆公，诏许之。舟楫衔尾，蔽江而下，告衔于舟中，喝道不绝，人皆叹之。荆公闻其来，以二人肩鼠尾轿，迎于江上。秀公鼓旗舰舳正喝道，荆公忽于芦苇间驻车以俟。秀公令就岸，大船回旋久之，乃能泊而相

见。秀公大惭，其归也，令罢舟中喝道。

先子言，元丰末，王荆公在蒋山野次，跨驴出入。时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见，即于道左遇之。荆公舍蹇相就，与茂直坐于路次。荆公以兀子，而茂直坐胡床也。语甚久，日转西矣，茂直令张伞，而日光正漏在荆公身上。茂直语左右，令移伞就相公。公曰："不须。若使后世做牛，须着与他日里耕田。"

华州西岳庙门里有唐玄宗封西岳御书碑，其高数十丈，砌数段为一碑。其字八分，几尺余，其上薄云霄也。旧有碑楼，黄巢入关，人避于碑楼上，巢怒，并楼焚之。楼既焚尽，而碑字缺剥焚损，十存一二也。京兆姚嗣宗知华阴县，时包希仁初为陕西都转运使，才入境，至华阴谒庙，而县官皆从行。希仁初不知焚碑之由，礼神毕，循行庙内，见损碑，顾谓嗣宗曰："可惜好碑，为何人烧了？"嗣宗作秦音对曰："被贼烧了。"希仁曰："县官何用？"嗣宗曰："县中只有弓手三四十人，奈何贼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不得，要县官何用！且贼何人，至于不可捉也？"嗣宗曰："却道贼姓黄名巢。"希仁知其戏己，默然而去。

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其宫人乔氏。乔氏后入太宗禁中，闻后主薨，自内廷出其经，舍在相国寺西塔以资荐，且自书于后曰："故李氏国主宫人乔氏，伏遇国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云云。其后，江南僧持归故国，置之天禧寺塔相轮中。寺后失火，相轮自火中堕落，而《经》不损，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玉卒，子孙不能保之，以归宁凤子仪家。乔氏所书在《经》后，字极整洁，而词甚凄惋，所记止此。《徐锴集》南唐制诰，有宫人乔氏出家诰，岂斯人也？

李师中诚之，其父纬，坐镇戎军退阵，当斩。诚之赴省试，讼父之冤，且乞斩韩魏公，以其起陕西民兵，乃应贼致败。是时，诚之叔纮知开封府，诚之方年十八岁。一日，纮坐厅视事，见朝廷押上书人至阶下。视之，乃其家六秀才也。寻得释，是年遂登科。

李师中与王介甫同年进士，自幼负材气。一日，广坐中称其少年豪杰。介甫方识之，见众人称誉其豪杰，乃云："唐太宗十八岁起义兵，方是豪杰，渠是何豪杰？"众不敢以对。

刘贡父与王介甫最为故旧。荆公尝戏拆贡父名曰："刘攽不值一分文。"谓其名也。贡父复戏拆荆公名曰："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妒，下交乱真如，上交误当宁。"荆公大叹而心衔之。

嘉祐中，士大夫之语曰："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底；南阳谢师宰家，大底不如小底。"谓安石、安礼、安国、安上，谢景初、景温、景平、景回也。

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惟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

石介作《庆历圣德诗》以斥夏英公、高文庄公曰："惟竦、若讷，一妖一孽。"后闻夏英公作相，夜走台谏官之家，一夕所乘马为之毙。所以弹章交上，英公竟贴麻，改除枢密使，缘此与介为深仇。其后介死，英公每对官吏或公厅，时失声发叹曰："有人于界河逢见石介来。"后卒有投蕃将发棺之事，有旨下兖州验实。杜祁公罢相守兖州，力为保明，乃免。

徐常侍铉自江南归朝，左散骑常侍，贬静难军行军司马，而卒于邠州。铉无子，其弟锴有后，居金陵摄山前，开茶肆，号徐十郎。有铉、锴告敕，备存甚多。仆尝至摄山，求所谓徐十郎家观之。其间有自江南归朝初授官诰云："归明人伪银青光禄大夫、知内史事、上柱国徐铉，可依前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内史乃江南宰相也，银青存其阶官也。

晏知止作府推，时诸子房中案牍犹多，祖宗自批判者文字甚众。祖宗时，不惟宰相，虽百执事皆起复，至富郑公乃以太平而辞耳。本朝儒臣杨大年、王元之、晏相皆不曾持父母服也。富公之后，如陈升之亦百日则起复耳。此盖朝廷体貌，况在兵革之际乎？其来否，则在人耳。

蹇授之以废孟后见章子厚言："后一段当如何？"子厚曰："除是惇不在此地，有死而已。"谓立刘后也。然不久遂立中宫，子厚但奉行而已。

范景仁父名文度，为蜀孔目官，事张乖崖。时见发郡人阴事而诛之，而不知其何以知之。但默观一小册，每钩距得人阴事，必记之册上，书讫入箱，封题甚密。文度日侍其旁而莫测也。然每观小册，则行事多杀人或行法。一日，乖崖方观小册，忽内迫，遽起，不及封箱。文度遽取其小册观之，尽记人细故，

有已行者，即朱勾之，未行者尚众也。文度阅毕，始悟平日所行乃多布耳目所得，遂毁而焚之。乖崖还，见几上箱开，已色变。及启观小册已失之，大怒之次，文度遽前请命，曰："乃某毁而焚之，今愿以一命代众人死，乞赐诛戮。"乖崖问其故，答曰："公为政过猛，而又阴采人短长，不皆究实而诛，若不毁焚，恐自是杀人无穷也。"乖崖徐曰："贷汝一死，然汝子孙必兴。"自是益用之。景仁其子也。既起家，又以其家三翰林，百禄为执政。何乖崖之知人而贳文度？其后果兴。

小说载江南大将获李后主宠姬者，见灯辄闭目云："烟气！"易以蜡烛，亦闭目云："烟气愈甚！"曰："然则宫中未尝点烛耶？"云："宫中本阁每至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也。"观此，则李氏之豪侈可知矣。

司马温公为相，除张茂则之子巽为阁门使。本朝无内臣之子在阁门者。君实明日语给事中蔡元度、王子发曰："光不敢争，正留以成给事之贤名耳。"

杨康国为先子言，治平中，彭汝砺谅阴榜赴省试。时以汴河上旧省为试院，既闻榜出，与同试数人自往探榜。既出门，则报榜者纷然天汉桥。忽有一肥举人跨蹇自河路东来者，问报榜者曰："状元何人？"对曰："彭汝砺也。"跨蹇者闻之即时回，更不至省前。康国追问随行小童，曰："此雍丘许秀才名安世也。"康国骇之。次举闻安世第一人及第也。

李公弼字仲修，登科初，任大名府同县尉。因检验村落，见所谓鱼鹰者飞翔水际，问小吏，曰："此关雎也。"因言："此禽有异，每栖宿，一窠中二室。"仲修令探取其窠观之，皆一窠二室，盖雄雌各异居也。因悟所谓"和而别"者以此也；"鸷而通"者，习水而善捕鱼也。"和而别"者因此悟明。仲修且叹："村落犹呼曰关雎，而'和而别'则学者不复辨矣！"

东坡自海外归，至南康军，语刘羲仲壮舆曰："轼元丰中过金陵，见介甫论《三国志》曰：'裴松之之该洽，实出陈寿上，不能别成书而但注《三国志》，此所以□陈寿下也。盖好事多在注中。安石旧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轼对以：'轼于讨论非所工。'盖介甫以此事付托轼，轼今以付壮舆也。"仆闻此于壮舆，尽直记其旧言。

时彦举进士第一人，后为江东小漕。因按部舟行于大江，阻风系舟僻左港汊一山下。因与同载二三举人，尽却从者，上山闲步。山甚峻，披荒以行。及转山背，忽一小寺出于山顶，已有一老僧下山迎问曰："岂非时状元乎？"彦既讶：了无从者，且非当路，何以知其至也？僧曰："此寺佛殿后有人题壁曰：'某年月日，时状元到寺。'某志之有年，今日乃其所记之日时也。某及时晨起，相望久矣。"彦始吐实，而未之信也。相与至佛殿后，旋扫去积尘，始见其字，皆如僧言。而别有题年月，则彦尚未生之前也。观其旁又曰："此去十三年，官终四品。"彦录之以归，尝以语于人。至大观初，彦以吏部尚书卒，正四品。距见题字时，适十三年矣。

刘珝，河中人，枢密学士综之孙也。其庶母王氏既生珝而出外。珝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嫡母死，寻访王氏，了不可得。遂弃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访之，莫知其生死。数年而珝志益坚，誓不见母不复为人。会岁除日，行次汝、洛间地名彭坡者，逆旅羁栖，岁尽未遂所志，泣于村市酒肆中。忽见日者，珝忧郁中谩呼令作卦。日者端策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交动，必求访父母。今《坤》卦为主，则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求之未见。"曰："喜神临之如化速，但不须发去，只留此以俟。匪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时之内，所谓大庆可以贺矣。"珝虽心喜能知本意，而后段悠漫，乃日者之常态，唯唯不应。日者临行犹曰："即应，无相忘也。"珝愈惑。旋闻箫鼓喧阗，乃村人嫁女于除夕也。举酒肆人奔往观之。珝独坐无聊。已而观者稍复还坐，各说所见。一老卒在坐曰："此本县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婿家去此才十步。此妇人先在一大官家，闻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为此富家侧室，生儿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专家事，于资送女甚厚也。"珝引身稍相近，问翁："知媪之姓氏与前主之姓氏乎？"曰："此妇姓王，闻前主姓刘，其子小名则珝也。"珝始惊，问翁："何以知其详如此？"兵曰："我放停兵也，固尝役于其家，且每祝我此事，故我尝在心也，盖纸书其姓名状貌以千计矣。"出腰间系衣中小纸示珝，因略道所以。方语话酬酢间，村市小儿之慧黠者潜往报此妇人矣。已而老兵问珝详细，曰："当为验之。"然珝久求母不获，而为人给之，疑似多矣。意事与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儿辈与老兵继往。妇人闻之，亟遣骑乘迎珝。珝犹未信，漫往。既各细验之，真珝母也。贮心滋久，再见于不料，母子相持号恸殒绝于村市久之。事定，因访日者，莫见也。问于村中，亦曰："未尝有此色目人。"意以珝纯孝所感，天假神灵以告之尔。珝后迎母同居，久之以寿终。珝仕遇神宗，累膺繁剧，为世名臣。子二：何、勃皆登科。其家光显贵盛，亦天之报也。

李教者，都官郎中昙之子。自少不调，学左道变形匿影飞空妖术。既成而精，同党皆师而信服焉。昙之母以夏月昼寝于堂，而堂阶前井中，忽雷电霹雳大

震，续有黄龙自井飞出。昙母惊起，开目见之，怖投床下径死。家人徐视之，乃教所变，龙即教也。昙见母死，吼怒杖之垂尽，逐出。教益与恶少薄游不检。一日，书娼馆曰："吕洞宾、李教同游。"昙知其尚存也，遣人四出捕之，寻获矣，教皇窘自缢死。久之，王则叛于贝州。其徒皆左道用事，闻教妖术最高，声言教为谋主用事。朝廷亦知教妖术最高，果为则用，不可测也。闻之大骇，捕昙及教妻儿兄弟下狱，冀必得教。虽昙言教逐出既自缢死，终不信也。又于娼馆得教所题"教与吕洞宾同游"，又诏天下捕李教及吕洞宾二人。会贝州平，本无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独令捕吕洞宾。甚久，乃知其寓托，无其人，乃已。虽知其贝州无李教，所部监司、太守如张昷之、张存十数人前皆重贬，昙责昭州别驾，教妻子皆诛死。今《仁宗实录》虽载此，而无如此之详，故表见之。

吕文穆蒙正少时，尝与张文定齐贤、王章惠随、钱宣靖若水、刘龙图烨同学赋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乡先生。一日，同渡水谒道士王抱一求相，有僧应门曰："师出矣。"众问僧："何为师道士?"僧曰："学术数于道士三十年矣。"众因泛问之，僧曰："吾师切戒：术未精切，慎毋为人言。君等必欲知，明日复来叩师可也。"明日，遂见之。文穆对席，张、王次之，钱又次之，刘居下座。坐定，道士抚掌太息。众问所以，道士曰："吾尝东至于海，西至流沙，南穷岭峤，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谓贵人，以验吾术，了不可得，岂意今日贵人尽在座中!"众惊喜。徐曰："吕君得解及第，无人可奉压，不过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将入相三十年，富贵寿考终始。张君后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贵寿考终始。钱君可作执政，然无百日之久。刘君有执政之名，而无执政之实。"语遍及诸弟子，而遗其师。郭君忿然，以为谬妄，曰："坐中有许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动，徐曰："初不受馈，必欲闻之，请得徐告：后十二年，吕君出判河南府，是时君可取解。次年，虽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众不自安，乃散去。久之，诏下，文穆果魁多士，而延卿不预。明年，文穆廷试第一。是所谓"得解及第，无人可压"矣。后十年作相，十二年，有留钥之命，悉如所言。延卿连蹇场屋，至是预乡荐。鹿鸣燕日，文穆命道士与席。宾散，独留二人者入内阁，尽欢如平生。文穆矜叹，赋诗曰："昔作儒生谒贡闱，今为丞相出黄扉。两朝鸳鹭醉中别，万里烟霄达了归。羽客渐垂新鹤发，故人犹着旧麻衣。洛阳漫说多才子，从昔遭逢似我稀。"道士索纸札似若复章者，乃书偈曰："重日重月，荣华必别。笙歌前导，偃师看雪。"文穆心知其异，敬收之。其后，钱贰枢府，未百日罢；张、王先后登庸；刘守蒲中，朝廷议除执政，命未及下而卒；延卿以文穆极力推挽登第，未久改秩，后卒。无一差者。独赠文穆之偈，乃致仕薨于西京，以重阳日丧过偃师。是日，大寒微霰，笙歌乃敕葬卤簿鼓吹也。

郑翰林獬，郎官纾之子也。獬虽负时名，然累赴殿试、省试，俱不利。纾为狄青征广南辟客。是时侬智高鸱张，未知胜负，留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试罢，在京师候唱名。其母与尽室忧纾从军未知吉音，又忧獬仍旧黜于殿试。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鸣，声甚厉，震动两岸，举家不知所为。釜鸣未定，忽岸上亟寻郑郎中船，乃报捷者南来，且附《纾》书云："已破侬贼，杀戮殆尽，走入溪洞，且议赏超迁矣。"语次，又有北来报榜者驰至云："二秀才昨日唱名而出，已状元及第矣。"釜鸣盖有为吉者。

郑毅夫幼弟名猷，字猷嘉。风流文雅，人物秀少，翩翩佳公子也。又自幼随侍毅夫守东南名郡，如钱唐之类，所阅佳丽皆一时之选。喜读书，而诗章翰墨皆有声。毅夫既没，求监安州酒税。安州其乡里，以便亲养也。久之，湖南招降得蛮首舒光勇者，溪洞生黎，面色如漆，声音侏儒，如鬼物然。朝廷不杀，以三班差使亦来监安州酒税，与猷同官。猷以其素茹蛇馅蛊之人，每于其家送食，必作两分，与之对飧。然光勇终不快意，盖未尝知中国士夫家尝馔也。每食馔毕，必令拦头辈于务前饼店以四钱买胡饼二枚。光勇既取食，必大称味之美，以谓平生未尝知此味也。一日，又以对猷言如前。猷因语之曰："汝本溪洞腥臊生蛮，不知有饮食，乍得此至下之物，食之以为未始有也。"猷谓所善曰："此事固小，可以喻大，凡不知而妄作者，皆舒光勇之类也。"

王景彝以御史中丞知贡举，而王平甫被黜。平甫对客云："就试前，梦御街上骑驴而坠地，今果为驴子所落。"景彝闻而大衔之。其后，平甫武大科，景彝弹其士检不修，罢之。又曾子固作中书舍人还朝，自恃前辈，轻蔑士大夫。徐德占为中丞，越次揖子固甚恭谨。子固问："贤是谁?"德占曰："禧姓徐。"子固答曰："贤便是徐禧?"禧大怒而忿然曰："朝廷用某作御史中丞，公岂有不知之理?"其后，子固除翰林学士，德占密疏罢之，又攻罢修《五朝史》。

喻皓所造开宝塔，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昼，人见塔上一灯明，顷刻数盏以至千百盏。须臾，大雷雨作而焚尽。都人大骇，此真天火也。祖母为先子言。

刘原父就省试，时父立之为湖北转运使。按部至鄂州，与郡守王山民宴于黄鹤楼，数日不发，谓守曰："吾且止此，以候殿榜，儿子决须魁天下。"守心不平，且曰："四海多士，虽令似才俊，岂可预料?"立之曰："纵使程试不得意，亦须作第二人。"来日，

殿榜到州，原父果第二名。继得家书云："初考乃状元，为赋中小误，遂以贾黯为魁。"立之即以书示郡守而行。所谓"知子莫若父"也。

卷 下

颍上安希武殿直言：太祖受命，封丘独守城不下，其曾祖尝随太祖自攻之。后守封丘者奏职，既入拜，诸司使陈桥门开以迎太祖，即斩守门者。又言，其祖乃安习也。太宗判南衙时，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诣阙理产业事。太宗悦之，使买之，不可得。习请必置之，遂与银二笏往。习刀截银一二两少块子（此处似有脱文），不数日，窃至南衙。不久，太祖知之，捕安习甚严。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后至登位才放出，故终为节度留后。其青州女子，终为贤妃者是也。

欧公云，太祖英武。潞州李筠反状至，怀其奏，召其子皇城使守节言父反事，惶恐。次谓："彼只少尔，但速去。"来日，方出奏示臣僚。守节至潞州，开城降，兵不血刃。

庆历二年，御试进士，时晏元献为枢密使。杨察，晏婿也，时自知制诰，避亲，勾当三班院。察之弟置时就试毕，负魁天下望。未放榜间，将先宣示两府，上十人卷子。置因以赋求察问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对，见置之赋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语察。察密以报置。而置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怿曰："此语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置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置方以鄙语骂时，不知自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

杨宣懿察之母甚贤。能文，而教之以义，小不中程，辄扑之。察省试《房心为明堂赋》榜，登科第二人。报者至，其母睡未起，闻之大怒，转面向壁曰："此儿辱我如此，乃为人所压，若二郎及第，待不教人压却。"及察归，亦久不与语。置果魁天下。

欧阳文忠庆历中为谏官。仁宗更用大臣，韩、富、范诸公，将大有为。公锐意言事，如论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缢死；又论参知政事王举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贾昌朝举馆职凌景阳娶富人女，夏有章有赃，魏庭坚逾滥，三人皆废终身。如此之类极多，大忤权贵，遂除修起居注、知制诰。韩、富既罢，未几，以龙图阁直学士为河北都运，令计议河北。二相贾昌朝、陈执中争边事。其实宰相欲以事中之也。会令内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今命侍从出使，故事无内侍同行之理，而臣实耻之。"朝廷从之。公在河北，职事甚振，无可中伤。会公甥张氏，妹婿龟正之女，非欧生也，幼孤，鞠育于家，嫁侄晟。晟自虔州司户罢，以替名仆陈谏同行，而张与谏通。事发，鞠于开封府右军巡院。张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未嫁时事，词多丑异。军巡判官、著作佐郎孙揆止劾张与谏通事，不复支蔓。宰相闻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勘之，遂尽用张前后语成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监勘，盖以公前事，欲令释恨也。昭明至狱，见安世所劾案牍，视之骇曰："昭明在官家左右，无三日不说欧阳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恶，异日昭明吃剑不得。"安世闻之大惧，竟不敢易揆所勘，但劾欧公用张氏资买田产立户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诰、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录问吏人不闻奏，降殿中丞、泰州监税；昭明降寿春监税。公责告云："不知淑慎以远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于私门；知女归有室而纳之群从。向以讼起晟家之狱，语连张氏之资，券既不明，辨无所验。以其久参侍从，免致深文，其除延阁之名，还序右垣之次，仍归漕节，往布郡条，体余宽恩，思释前咎。"又安世责词云："汝受制按考，法当穷审，而乃巧为朋比，愿弭事端，漏落偏说，阴合传会。知朕慎重狱事，不闻有司，而私密省寺，潜召胥役，迹其阿比之实，尚与朋党之风"云云。其后，王荆公为苏安世埋铭，盛称能回此狱。而世殊不知揆守之于前，昭明主之于其后，使安世不能有所变改迎合也。然则二人可谓奇士尔。昭明后亦召用。而揆，饶州人，终殿中丞。当张狱之兴，杨辟叔外为举人，上书陈相力救之。今《宋文集》中有外书。曾存之言。

欧阳公为河北都运使，时程文简知大名府。欧公性急自大，而文简亦狷介不容物。宰相意令二人愤争，因从而罪之。公悟其旨。初至大名，文简迎于郊，因问欧公所以外补之由。公叹曰："吾侪要会得，此正唐宰相用李绅、韩愈，令不台参故例耳。吾二人岂可堕其计中耶？"文简亦大叹，二人遂益交欢相好。宰相闻知，不久有孤甥之狱。

《达奚盈盈传》，晏元献家有之，盖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宝中贵人之妾，姿艳冠绝一时。会贵人者病，同官之子为千牛备身者，父遣往视之。因是以秘计相亲盈盈，遂匿于其室甚久。千牛父失子，索之甚急。明皇闻之，诏大索京师，无所不至，而莫见其迹。因问近往处，其父言："贵人病，尝往问之。"诏且索贵人之室。盈盈谓千牛曰："今势不能自隐矣，出亦甚无害。"千牛惧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

在此，恐上问何往，但云所见人物如此，所见帘幕屏帏如此，所食物如此，势不由己，则决无患矣。”既出，明皇大怒。问之，对如盈盈言，上笑而不问。后数日，虢国夫人入内，明皇戏谓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为人妾者，智术固可虑矣。又见天宝后，掖庭戚属莫不如此，国何以久安耶！此传晏元献手书，在其甥杨文仲家。其间叙妇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详，然大意若此。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宫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尝得幸有娠，嫁冷绪而后生青，为药铺役人。与高继安者谋之，诣府自陈，并妄以神宗与其母绣抱肚为验。知府钱明逸见其姿状魁杰，惊愕起立。后明逸以狂人置不问，止送汝州编管。推官韩绛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绝群疑。”翰林学士赵概亦言：“青果然，岂宜出外？若其妄言，则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当诛。”遂命概并包拯按得奸状，与继安皆处死。钱明逸落翰林学士，以大龙图知蔡州；府推张式、李舜元皆补外。世妄以宰相陈执中希温成旨为此，故诛青时，京师昏雾四塞。殊不知执中已罢，是时宰相乃文、富二贤相，处大事岂有误哉?

刘原父好杂记事，或古或今，动成卷轴。予尝见其一卷内逐段事。一云：萧固为广西转运使，时侬智高未反，但诱聚亡命，阴为窥边计。边吏皆不悟，固遣人诱说，且奏朝廷乞与智高一官，善抚之，因令间交趾。奏下枢密院，难问再三。固又言：“请择将吏，缮兵械，修城郭，”至六七皆不报。固既召归，智高果反，破城杀吏，大困一方，所至骚然。至遣大臣，仅免败亡，则枢密院乃归责于固，以知吉州，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也。又一云：进士滕甫最能为省题诗。皇祐元年，狄青成功于广西，时甫廷试《西旅来王诗》云“葱岭占佳气，毡裘拜未央”，最为佳句。此皆原父亲札尔。康定中，元昊上言：“为诸羌所扰，不得已，请朝廷加一名号。”宰相大怒，即乞削属籍，出兵加讨。时惟谏官吴育言：“夷狄难以中国叛臣处之，乞加以名号。”不听，卒致侵边患，颇与固相类。然古今如此者多矣，郑畋乞与黄巢节度使、吕琦乞和番之类是也。

刘原父学际天人。知永兴日，已被病。时所亲贾常彝父同在雍，夏月，与常露坐，见一流星甚大，原父惊曰：“当有亲王为九五者。”后数月，乃英宗为皇子。

赵至忠虞部自北虏归朝，尝仕辽中，为翰林学士，修《国史》，著《虏廷杂记》之类甚多。《杂记》言：“圣宗芳仪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孙某，为武疆都监。妻女皆为圣宗所获，封芳仪，生公主一人。晁补之为北都教官，因览此书而悲之，与颜复长道作《芳仪曲》云：“金陵宫殿春霏微，江南花发鹧鸪飞。风流国主家千口，十五吹箫粉黛稀。满堂侍酒皆词客，拭汗争看平叔白。《后庭》一曲时事新，挥泪《临江》悲去国。令公献籍朝未央，敕书筑第优降王。魏俘曾不输织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钟山树，塞北江南易怀土。双燕清秋梦柏梁，吹落天涯犹并羽。相随未是断肠悲，黄河应有却还时。宁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苍黄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马今谁见。国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云信流转。芳仪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红暗尽惊胡尘。阴山射虎边风急，嘈杂琵琶酒阑泣。无言遍数天河星，只有南箕近乡邑。当年千指渡江来，千指不知身独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黄鹄》寄意何当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门事？君不见李君椎髻泣穷年，丈夫飘泊犹堪怜。”余尝游庐山，见李主有国时修真风观，皆宫人施财，刊姓氏于碑。有太宁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仪者孰是也。

龙衮《江南录》有一本删润稍有伦贯者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又韩玉汝家有李国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

欧阳公为西京留守推官，富郑公犹为举子，每与公往来。是时，胥夫人乳媪年老不睡，善为冷淘，郑公喜嗜之。每晨起，戒中厨具冷淘，则郑公必来。公怪而问之，乳媪云：“我老不睡，每夜闻绕宅甲马声，则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验之。若如常夜，则必不来。”欧公知富公必贵。

尹师鲁性高而褊，在洛中与欧、梅诸公同游嵩山，师鲁曰：“游山须是带得胡饼炉来，方是游山。”诸公咸谓：“游山贵真率，岂有此理!”诸公群起而攻之。师鲁知前言之谬，而不能胜诸公，遂引手扼吭，诸公争救之乃免。

李士宁缘以金鈒龙刀遗世居坐罪，许安世亦连坐焉。初，许既魁多士，其父许琥为越州知录，往省觐。道出杭州，见沈文通。召食罢，延之书斋，玩好尽在，见此宝刀以金涂双龙缠之，制作精巧，光芒射人。安世见而叹爱，且屡目之。文通曰：“少张喜此耶？通自得此刀，家间祸患相继，每欲与人。今公方魁天下，福气必能胜之，敢以为赠。”安世得之，宝惜特甚。而士宁素为安世所仰，一日以示，士宁见遂拜曰：“此物乃在公所耶！此徐温所佩，有二刀焉，其雌者士宁已得之，此其雄也。士宁为此刀亲渡海，往外国求之而不得，今乃近在公处。”叹息惊骇久之。

安世问其意，士宁密曰："我大丹未成，不得仙去者，此刀未获也。若得此二刀以炼丹，不惟我受其功，药成亦可分遗公矣。"安世素神信士宁，遂举以与之。尔后寂然久之。至世居事作，此刀在焉，乃士宁私以遗世居也。士宁既坐私入宫赠诗与世居，又有龙刀，故坐罪配永州。而询其所由，乃安世处得之，故亦坐贬。噫！物之为祸有如此者。

先公言：与阎二丈询仁同赴省试，遇少年风骨竦秀于相国寺。及下马去毛衫，乃王元泽也。是时盛冬，因相与于一小院中拥火。询仁问荆公出处，曰："舍人何久召不赴?"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数至重，不晚且来。雱不惟赴省试，盖大人先遣来京寻宅子尔。"询仁云："舍人既来，谁不愿赁宅，何必预寻?"元泽答曰："大人之意不然，须与司马君实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择邻必须司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儿曹有所观效焉。'"

政和中，青溪知县、奉议郎盛侖因事对移桐庐县丞。冬至夜，宰会同官至深夜。明日五鼓漏欲尽，往贺。邑宰未出，坐于客次。见有绯鱼入坐，盛既至，遽起，就马亟去，且云："儿子不孝，某有职事，天将明，不可留矣。"侖惊问小吏，答云："知县寻常享祀最早，夜来以会客饮酒过多，天晓方设祭。此其先父也。"

吕吉甫自罢参知政事，最为偃蹇。元祐间，贬为散官，居于建州凡十年。再见绍圣，固当预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计逐之，老于为帅。继以蔡元长久据大权，以妖人事再贬武昌。至张天觉作相，始荐于上皇，召为宫使，留京师。吉甫作谢表云："历官三十八任，受恩虽出于累朝；去国四十二年，留侍方从于今日。"徽庙大喜，甚有大拜意。一日，书于纸曰："何执中除太傅平章事，张商英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既书之矣，适一士人献《宫词》百篇，其一首云："先帝熙宁有旧臣，曾陪元宰转洪钧。嗣皇不减周文美，八十重来起渭滨。"徽宗改"不减"作"不啻"，御书二扇，一以赐吉甫。众谓必相矣。然何执中、郑居中方攻天觉，尽用其党逐天觉门人，起大狱为奇祸。而吉甫以腹疾乞致仕，卒于京师，其命矣乎!

贺方回遍读唐人遗集，取其意以为诗词。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遗意也，不如晏叔原尽见升平气象，所得者人情物态。叔原妙在得于妇人，方回妙在得词人遗意。非特两人而已，如少游临死作谶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于西方净土。若王荆公、司马温公、赵阅道必不如此道也。非特贺、晏而已，凡古今之词人尽然如此而已矣。若荆公暮年赋《临水桃花诗》："还如景阳妃，含叹堕宫井。"此善体物者也。然不止此而已，终云"惆怅有微波，残妆坏难整"，此乃能见境而却扫除净尽，此所谓"倒弄造化手"也。

章子厚在睦州，见贡士学制放下，谓郡守方通曰："蔡元长改学制，自旧用诗赋，也有状元，也做宰相；后用经义，也有状元，也有宰相。"

章申公在睦州，暮年有妾曰倩英，有殊色，公宠嬖之。一日，其子援至所居乌龙寺僧房，有玉界尺在案上，乃公所爱。因究其所从，群婢共言与僧通已久。公怒，令为爨婢，布衣执爨而已，未尝棰也。而罪群婢不能防闲，缚而尽棰之。倩英既执爨，请令十二县君供过，乃援妻也。缚其僧，棰而送郡，其供出事目如牛腰，即械送狱。郡守方通亲鞠而亟断之，杖其背，厅事震动，而僧不动如山。倩英执爨四十日，衣敝。申公思之，令援曰："十二县君不须出，令倩英依旧伏侍。倩英即着旧衣。"倩英坚不肯着，呼至前，曰："相公送至州县则送之，倩英不着好衣，不伏侍相公。倩英宁死尔!"言讫，吞气立死。

世言章申公在睦州遇猴事，时方通为守，实然也。云有大猿数十，章遂使人擒而缚之。忽于乌龙山后突出数千大青猿，解缚夺而去之，人皆莫敢近。余晋仲目击。

晏元献罢相守颍州。一日，有歧路人献杂手艺者，作踏索之伎。已而掷索向空，索植立，遂缘索而上，快若风雨，遂飞空而去，不知所在。公大骇莫测。已而守衙排军白公曰："顷尝出戍，曾见此等事，但请阖郡谯门大索，必获。盖斯等妖术未能遽出府门也。"公如请，戒众兵曰："凡遇非衙中旧有之物，即以斧斫之。"既周视无有。最后于马院旁一卒曰："旧有系马柱五枚，今有六枚，何也?"亟斫之，即大呼，乃人尔。遂获妖人。

章子厚少年未改官，蒙欧阳公荐馆职。熙宁初，欧公作《史炤岘山亭记》以示子厚。子厚读至"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子厚曰："今饮酒者，令编札斟酒亦可，穿衫着带斟酒亦可，令妇环侍斟酒亦可，终不若美人斟酒之中节也。'一置兹山，一投汉水'亦可，然终是突兀，此壮士编札斟酒之礼也。惇欲改曰'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此美人斟酒之体，合宜中节故也。"文忠公喜而用之。

王荆公知制诰丁母忧，已五十矣。哀毁过甚，不宿于家，以藁秸为荐，就厅上寝于地。是时，潘夙公所善，方知荆南，遣人下书金陵。急足至，升厅，见一人席地坐，露颜瘦损，愕以为老兵也，呼院子令送书入宅。公遽取书，就铺上拆以读。急足怒曰："舍

人书而院子自折可乎!”喧呼怒叫。左右曰:“此即舍人也。”急足皇恐趋出,且曰:“好舍人!好舍人!”

欧阳文忠公在两禁,因赴李都尉家会,至五鼓,传呼呵殿而归。至内前,禁中讶趋朝之早,呼欧公官,使人密觇之,知赴李氏集方归。明日,出知同州。执政留之甚力,以修《唐书》为言,方不行。

光州有村民毕姓兄弟二人,养母佣力,又雇二人担粪土,得钱以养母尽孝道。一日,至食时雇者不至。兄弟惶惑,夜无母饭,不知所为。遂各担箩遍村求售担物,无有也。念母过时未食,茫然四顾,力乏枕担于杏山观前左。忽一道士自观中呼二人,问其困睡状,起对以曲折。道士曰:“我政欲淘厕,汝能从我?”至观中,因指示其处。二人共淘之,皆若器皿;既视之,皆金器,两担光彩烂然。二人亟寻适来道士,已不复见。问观中无此色人,因担以示观主,闻之于官。太守曰:“此汝得之物,官难取也。”尽以给之。二人变其业,尽以置田,遂为富人。教子读书,京中进士第。京生二子,之才、之翰皆为郡守。天之报施昭显如此。

石曼卿与刘潜、李冠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将别,语潜曰:“到官可即来相见,寻约痛饮也。”既半载,往见。到倅厅门,其阍者迎谓曰:“自此入客位,勿高声也。”既见谒者,问知无官,请衣襕鞹。潜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无复去之理,我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几两时,胸中不胜愤。典谒者言:“通判歇息,未敢传。”坐几三时,馁甚。忽报通判请,赞者请循廊。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言,徐曰:“何来?”又久之曰:“何处安下?有阙示及。”一典客从旁赞曰:“通判尊重,不请久坐。”潜大怒索去。云:“献汤。”汤毕,又唱:“请临廊。”潜益愤,趋出。曼卿曳其腰带后曰:“刘十,我做得通判过否?扯了衣裳,吃酒去来!”遂仍旧狂饮,数日而罢。

蒋希鲁守苏州,时范文正守杭州,极下士。王荆公兄弟时寄居于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过苏见希鲁,以道服见之。平甫内不能平,时时目其衣。希鲁觉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时,着道服以见客。”平甫对曰:“希文不至如此无礼。”

诸先生者,失其名,杭州人。举进士,当赴礼部间,遇异僧慈上座传以《易》数云:“《易》有三术:上者不可言;中者犹足了死生,证心地;下者知象数休咎。”且言:“子当传吾术,足以资身,不必仕宦,盖子命薄也。”遂授其术,尽验,遂不复就省试。又以授其子,亦验。慈上座者别去曰:“他时见胡钉铰者,知吾所在也。”后失其子。章丞相当国,必欲致之,声言:“吾已使人求得其子,须来,则面与之见。”先生遂往见,章丞相大喜其学。且问其子所在,曰:“吾欲相见,诈言之耳。”且入朝荐其学,以不肯赴举为言。诏特赴殿试,先生惊悔走避。丞相召乡人赴殿试者,令速结保。乡人泣请:“若忤丞相,则我辈垂得一官而失,皆子之致矣。”不得已赴试,而犯庙讳。丞相入奏:“斯人不欲仕,故为之尔。”特置第五甲。既悒悒不乐,一日,勉往置冠带。而作带者极有士人风范,问之,则胡钉铰也。惊问慈上座所在,曰:“君既仕宦矣,各行其志可也。慈上座其可得而见耶?”先生固请往见之,曰:“上座于人,才举意则知之,况顷刻已万里矣,何可知其处也?”先生益不乐,失志得疾,不俟注黄甲,以疾还乡而卒。独其书人犹得之,号《三宫易》、《六遇易》。晁以道得其书,不可用。

胡先生翼之尝谓滕公曰:“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一日,尝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既上至关门,与滕公诸人坐门塾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滕公尝语人:胡先生有人伦鉴。在太学时,如宝卞、汪辅之一时学者数百人相随,每于众中尝称誉安焘厚卿曰:“安秀才骨相,他日必贵。”如此数十次。众有不服者,请其由。先生曰:“此亦易见尔。安君,金玉色也,金玉必须富贵者所用,置之粪壤可乎?人有瓦砾色者至多,若瓦砾者何所用耶?亦不待相书而后知也。”众人乃服。其后,安公三作执政。初预政,父母俱存,官至观文殿学士以终。

恩官人学王书,甚有楷法。常书以示众云:“书者,一艺尔。可以记言纪事,非道人之所游心,知之不免生死,不知不障涅槃。有志于道者,请事斯语。”

颍人沈士龙字景通,高节独行,过于古今,尤工于诗。庆历登科,既改官,以秘书丞为益州司录。会宋子京为帅,惟事宴饮,沉湎日夜,衙前陪费多自经。景通上书子京,力言差役之害,请减饮宴。子京不听。又于本路转运使赵抃阅道,不行。乞解官寻医,又不许。遂挂衣冠置本厅,载其母去官。子京遣人追之,不回。过关无以为验,景通言其情于关吏,怜而义之,听其过关。坐是勒停,关吏亦得罪。久之,御史中丞韩绛言其非辜,复官。王荆公行复官词,略曰:“况尔之去官,志于善乎!”后居颍,元丰中卒。

张君房字允方，安陆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年八十余卒。平生喜著书，如《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科名分定录》、《潮说》、《脞说》之类甚众。知杭州钱唐，多刊作大字版携归，印行于世。君房同年白稹者，有俊声，亦以文名世，蚤卒，有文集行于世。常轻君房为人，君房心衔之。及作《乘异记》，载白稹死：其友行舟，梦稹曰："我死罚为龟，汝来日舟过，当见我矣。"如其言，行舟见人聚观，而乌鹊噪于岸，倚舟问之，乃渔人网得大龟。其友买而放之于江中。《乘异记》既行，君房一日朝退，出东华门外，忽有少年拽君房下马奋击，冠巾毁裂，流血被体，几至委顿。乃白稹之子也，问："吾父安有是事？必死而后已！"观者为释解，且令君房毁其版，君房哀祈如约，乃得去。

裴铏《传奇》曰："陈思王《洛神赋》乃思甄后作也。"然无可疑。李商隐诗曰"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年赋《洛神》"是也。按《洛神赋》李善、五臣注云："曹植有所感托而赋焉。"则自昔已传甄后之事矣。至《洛神赋》曰："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以浪浪。"善注曰："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当君王之意，此言感甄后之情。"以上皆李善之注语也。善已言"感甄后之情"，则此事益明。然谓"少壮之时不能当君王之意"，则误。按甄后自为袁熙妻，而魏文帝为五官中郎将，平袁氏，纳甄后。至即位之二年，黄初二年，而甄后被杀，时年二十余。而甄后死之年，文帝已三十六矣。谓文帝在位七年，而年四十，于黄初七年乃崩，即黄初二年，年三十六可验。故赋谓，"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者，意非文帝匹敌，及年龄之相远绝故也。此有深旨，仆考之旧事，知其明甚。《世说》云："甄慧而有色，先为袁熙妻，甚获宠。曹公之屠邺也，疾召甄，左右白曰：'五官中郎将已将去。'公曰：'今年破贼，正为此奴'云云。故孔融闻五官将纳熙妻也，以书与曹公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孔融博学，谓书传所记，后见问，对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由是观之，不独兄弟之嫌，而父子之争亦可丑也。又按《洛神赋序》云："黄初三年，予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而《魏志》曰"黄初二年，甄夫人卒。"乃甄后死后一年作赋也。故此赋托之鬼神，有曰"洛灵感焉"，又曰："悼良会之永绝，哀一逝而异乡。"又曰："忽不悟其所舍，怅神霄而蔽光。"又曰："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诉。"皆鬼神死生之语也。《魏志》曰："植几为太子数矣，而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又"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曰：'朕于天下无所不容，况植乎？'"按此皆甄后死之年也。惟李商隐诗再三言之，有《涉洛川诗》："通谷杨林不见人，我来遗恨古时春。宓妃漫结无穷恨，不为君王杀灌均。"注曰："灌均，陈王之典签，谮王于文帝者。"又商隐《代魏宫私赠诗》先于其下注曰："黄初三年，已隔存没，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鬼歌》之流。"诗云："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恨，春松秋菊可同时。"仆意李义山最号知书，意必有所据耳。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韵诗》有曰："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辉光随顾步，生死独摇唇。"（疑有脱文）

公是先生弟子记

[宋]刘　敞撰　刘加夫整理

《公是先生弟子记》一卷，北宋刘敞（一〇一九——一〇六八）撰。敞字原父，号公是，博闻强识，尤长于《春秋》之学。该书是敞在讲学中的语录，托名其弟子所作。内容有很多地方攻击王安石，对于欧阳修、苏轼、程颐等也有不满，从中可以反映出宋末党争的若干情况。有《正谊斋丛书》、《续古逸丛书》本等。此为首次标点整理本。

刘子曰："四十而仕为不惑也，五十而爵为知命也，不惑然后可以为士，知命然后可以为大夫。"

兼近四隅不失其所者，中是也；并总万物不失其元者，一是也；明德制义不失其方者，礼是也。礼者，道之中也。

教人以道云乎，岂曰教人以文云乎。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难。今之所谓作者，笔墨焉尔，简牍焉尔。

君子之谋也，尽下而用其所长，不以己夺人，故曰："功成而已矣，事立而已矣。众人尽其虑而君子受其名。"

道之势，似迂阔；道之文，似诡伪；道之情，似刚狷。势无迂阔则鄙，文无诡伪则野，情无刚狷则荡。

舜作《九招》。《九招》者，九名也。予识其三焉：祈、徵、角之谓也。

天可顺而不可恃也，鬼神可敬而不可谄也。

庙中其至矣，百官备，万物具，不言而事行，无为而功立。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春秋变鲁之实也，修己以安人。

治天下其犹作乐乎？作乐者备八音，八音不同物而同声，同声乃和。治天下者进贤能，贤能不同术而同治，同治乃平。是故乐之和，一物不得主焉；天下之平，一贤不能名焉。

政莫美乎简易。何为而可？曰："繁矣而后求简焉，难矣而后求易焉。简之而简者，繁不可如何矣；易之而易者，难不可如何矣。"

儒者之原仁义也，乐工之本律吕也。本律吕者众，而知律吕者寡；原仁义者众，而通仁义者寡。律吕之所以乱，淫声乱之；仁义之所以毁，小道毁之。淫声出乎律吕而非所以正律吕也，小道生乎仁义而非所以明仁义也。善治声者择乎律吕，善治道者择乎仁义。天下之道莫大乎学，莫贵乎学。夫学者，匹夫也而居圣人之业，可不谓大乎？匹夫也而言王者之事，可不谓贵乎？（疑是二段）

圣人辩必能穷万物而不言，智必能兼万物而不为。不言者有所止之，不为者有所因之。

君人议道，有司守法。君人议道，故议道者君人之德也；有司守法，故守法者有司之器也。

古所以治者，当其分也；古所以乱者，违其分也。当其分而劝，违其分而竞，劝则事立，竞则怨作。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何谓也？曰："德之至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乐也不淫其色。'悠哉悠哉，展转反侧'，哀也无伤善之心。此之谓也。"

古之教者，言不足而征，征不足而谕，谕不足而

类，类不足而辩。古之君子言而已矣，辩其末也。

天有常运也，地有常势也，人有常性也，物有常理也。是故天地始者，由今日知之；万世后者，由今日知之。虽有至愚之人而不疑于天，不惑于地，审必然也。审必然则不可夺以辞。不可夺以辞者，众人皆然而君子为甚。是故圣贤之事，出于上古者，虽甚远，必有以信之；虽甚幽，必有以明之；虽甚繁，必有以诏之；虽甚乱，必有以治之。

书所以纪远，而书未必尽信也，信有理；言所以交近，而言未必尽听也，听有理。故信理者不惑于书，听理者不惑于言。不惑于书可以为师，不惑于言可以为友。

汉武帝好马，而余吾、渥洼为之出马；叶公好龙，而龙亦下之；高宗好贤，恭默思道，梦帝赉以良弼。此皆可以谓笃好之矣。

柱厉叔事莒敖公，不见用而死其难，曰："吾以羞后世不知臣者。"狼瞫黜于晋，不肯为乱而死国事，亦以使上知也。

不肖之君讳言死，亡秦人不敢言死，衰宋之主怒言白也。

赵王杀其良将李牧而作山木之讴；项羽既败，悲歌慷慨，泣下沾衣；李斯就戮东市，嗟吁感动。使彼早自警，安有此患哉？

齐灵公淫于崔氏，崔氏杀之，将死，曰："请自刃于庙。"楚成王求食熊蹯而死，赵武灵王、梁武帝探鸟鷇而食。胡亥曰："愿为黔首。"皆不忍平居为善，而希望须臾之生。

楚灵王闻诸公子被杀，自投车下，曰："子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商君设法残民，及死之日，叹曰："为法之敝一至此乎？"使此两人幸而免，犹自以为行之是也。楚庄王曰："吾以不祥道民，则灾及吾身。"

桀纣可与为善，哀平不可以图存，非桀纣优也，时势失也。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而誓，司徒、司马、司空，此三卿三军也。诸侯以百乘为军，不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下天子也。以百乘为军者，一乘凡八十家，家出一人，其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其余以为斯役扈养者。凡一乘则一右，右皆虎贲勇士也，故武王戎车三百两，则虎贲三百人。

汉武帝初好兵事征伐，故卫青、霍去病、李广、杨仆诸酷吏皆为用。及后悔之，封丞相为富民侯，而骒粟都尉赵过、平都令光更以务农重谷进，天下亦翕然赖之。此一君之身终始相反如此，而随其取舍辄皆得人，外则伸威四夷，内则安养百姓，世岂乏士哉？常患人主不求也。

礼不以近人为达，乐不以易备为乐，事不以便用为利，味不以爽口为美。行之似迂远，作之似疏拙，居之似愚朴，安之似淡泊。化民成俗，俗既已成，偷伪者不能入。

物谓之命，生谓之性，道谓之情。情者，圣人所贵也，诗书礼乐所由作也，仁义忠信所由显也，五帝三王所以有其人民也。

忘情者自以为达，悖情者自以为难，直情者自以为真，三者异趋同乱，不可以为王伯之民。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颜回。"季康子问弟子好学，子曰："颜回。好之者，乐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圣人之好学也。

齐桓欲用管仲，求之于鲁，鲁施父曰："不如杀之。"卫鞅为秦伐魏，破魏师，魏安釐王曰："吾悔不用公叔痤之言，以诛鞅也。"夫不忍克己为德而谋害人之臣，犹窃铃掩耳也，智至于自欺而已。

教民者，礼乐为急。非谓三王之礼、五帝之乐也，时礼时乐。礼谕其制，乐谕其功，百姓鼓之舞之，而不敢叛焉。

教民以学，为将行之也；试人以言，为将用之也。是故学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询也。《书》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智不求隐辩，不求给名，不求难行，不求异推。鬼神虚无、诡听易视、乘人以□，如此者执而杀之。

民难聚也而易散，难安也而易危。聚之有道，安之有术，不出于人情而已矣。

叔赣问曰："《尚书》记人之功，忘人之过；《春秋》收毫毛之善，贬纤芥之恶。二者无异乎？"曰："无异。""何谓无异也？"曰："忘其过，不忘其恶；贬其恶，无贬其过。"

仁义礼智信，五者，伯王之器也。爱之而仁、利之而义、严之而礼、谋之而智、示之而信之谓伯，仁不待爱、义不待利、礼不待严、智不待谋、信不待示之谓王。王者，率民以性者也；伯者，动民以情者也。性者莫自知其然，情者如畏不可及。王者百年而立，百年而备，百年而裕，百年而衰，百年而踣，有过之矣。伯者十年而立，十年而备，十年而裕，十年而衰，十年而踣，有不及矣。

率人以教人，其政乃纯；率神以事神，其鬼乃神。政之不纯，教之过也；鬼之不神，事之过也。教人过于觳，事神过于渎，民不见严而烦是亵非渎乎。古之事神者，必有则弗征，弗征民弗信也；必无则弗畏，弗畏民弗从也。事神若疑，故筮则弗非，盟则弗叛，祷则壹，斋则洁，言则信，令则从，居则谨，行则顺，郊则见帝，庙则见先王，奥则见主，而谁识思乱？（教人过于觳，觳字难解。民不见严而烦是亵非渎乎，句亦疑有遗漏。）

任天下之忧者，相天下者也；苦天下之重者，君天下者也。任天下之忧者，非忧败也，言以己为天下法；苦天下之重者，非实可苦也，言富贵之非己。伊尹非忧天下，任天下之忧者也，故举于畎亩而相汤；舜禹非乐天下，苦天下之重者也，故受天下禅也。

古之君子为义于其学，为功于其业。义非其学，虽刑不避，为政者有以徇之，则劝事师也。功非其业，虽赏不就，为政者有以置之，则劝事君也。事师贵一，事君贵一，一之外毋敢动其心。人人一以事师，人人一以事君，天下治矣。义非其学，虽刑不避者，谁欤？曰：若齐景公虞人、魏绛、栾氏之臣是也。功非其业，虽赏不就者，谁欤？曰：若董安于、屠羊说者是也。"

五经者，五常也。《诗》者温厚，仁之质也；《书》者训告，信之纪也；《易》者渊微，智之表也；《春秋》褒贬，义之符也；唯《礼》自名，其道专也。

利己者亡，利民者伯。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王。

君临臣丧，以桃茢先，非古也，周之末造也。古者教民不倍死，臣已死，君不忍呼其名。

事师者北面，言臣之也。就养无方，死则为三年之服，言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为臣，士不以为友。故善事其师者，必善事其亲；善事其亲者，必善事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师也，故立师保之官；人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师也，故易子而教。

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可谓言过其实矣。人之性善，且有上有中有下。于上也，又有上焉；于中也，又有中焉；于下也，又有下焉：九品也。故上者圣，中者君子，下者有常。不及乎圣而为仁，不及乎君子而为善，不及乎有常而为齐民。故性不同也而善均，善不同也而性均。故人不可以为尧舜，犹尧舜不可为人也。寿莫如召公，不能至乎圣而止；夭莫如颜子，亦不能至乎圣而止。使召公而夭，使颜子而寿，其材亦若是而止矣。此性之不可过也，人何可为尧舜哉？故开难到之期者，人不能信也；人不能信者，学不能益也。

古之教者，《诗》《书》《礼》《乐》，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乐》自此没矣。《礼》者，德行之本也；《诗》者，言语之本也；《书》者，文学之本也；《春秋》者，政事之本也。此四本者，君子之所尽心也。

聚无功之人者，乏百姓之食也。地不加辟而赋粟倍，民不益进而廪饩广。贫则不能富也，流则不能止也，殍则不能救也，此率人而使食人也。人相食则不祥莫大焉。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门人问曾子，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施之己曰忠，施之人曰恕。

圣人之功与人同也，圣人之德与人同也，圣人之性不可及也。圣人之功不过治人，圣人之德不过治身，圣人之性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恶可及哉？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故举功德以言圣人者，其由不知圣人者也。

有材而不知道，材非其材也；有功而不知道，功非其功也。

古者祭盖必有配，配必有尸。尸者人道也，非祭人则无尸。

天子七庙，二王后六庙，诸侯五庙，孤卿四庙，大夫三庙，上士二庙，官师一庙，故生异宫者祭异庙也。

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如何斯可谓之无为矣？曰："因尧之臣，袭尧之俗，用尧之政，斯孔子谓之无为也。正朔无所改，制度无所变，教令无所易，共已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王者承极敝之后者则新之，改正朔以新其时也，异徽号、易服色以新其目

也，殊声音律吕之变以新其耳也，一制度法令以新其俗也，非所谓无为也。孔子曰：‘唐虞禅，夏后继，汤武伐，其义一也’。”

不王不禘，诸侯不祫，祫及其坛墠。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及其夹室。

庙有二昭，汉之失礼也。古者一昭一穆。

非学之难，知所学之难也。非所学之难，知道之难也。非知道之难，知行道之难也。知所学者亦鲜矣，知道者吾未之见也。譬知道者，其犹止水乎？止水能尽物之形，此之谓一以贯之。

商贾有千百之利则动，农夫有终岁之食则勉，是其乐之者也。为道者亦然。苟得其乐，终身不厌；苟为不得，终身愁苦：亦勤之而已矣。如商贾之谋富，农夫之望岁，安有不及哉？《诗》曰：“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今之为学者多若此。勿为名则名随之，勿为利则利随之，故学者去名利之心而已矣。

德之亲民甚于子孙。子孙天性也。服有时而杀，庙有时而迁，至于德，或累十世，民悲思享尝之。《诗》曰：“岂弟君子，胡不万年。”

《宾之初筵》，饮酒之礼也。古者非祭祀不饮酒，不至于醉。《书》曰：“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秦之亡，不亦宜乎？多为利者，大夫则君之，妇人则客之。以是教其民焉，民是以共利之。为政者慎所以导民，导民于善，其报亦善，导民于恶，其报亦恶。《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莫之为仁者，而谓之不可为，犹莫之行而忌远也。熊蹯之美，不食则不知其美；知熊蹯之美者，必其食之者也。先王之礼，其犹熊蹯乎？

庶子为后，为其母不敢贰尊者也。庶祖母之丧三年，非礼也，吾未之闻也。

圣人之治天下，结之不以恩惠，威之不以刑罚，不为而治者，民自治也。一曰宗族，二曰师友，三曰宾客，四曰祭祀，五曰丧纪。

所谓命者，道而已矣。生死贵贱贫富，道之制也，君子以为命。所谓天者，人而已矣。人归之则为诸侯，诸侯归之则为天子，人之制也，非己制也，君子以为天。知道者，其知命也；知人者，其知天也。

孙不后祖，故有嫡子，无嫡孙。嫡孙者，继嫡子者也。为嫡子三年，为嫡孙期，祖不以孙为后也。祖不以孙为后，孙亦不敢后祖也。然则孰后？后嫡子。嫡子死，有子则庙，庙则以昭穆治之；无子则不庙，不庙则不以昭穆治也。孙后祖者，唯始封君及始为大夫之嫡子前死者，子未为后，其孙代之。于是乎为祖三年后者，后宗庙也。庶子不为长子三年，言不为后也。《礼》曰：“祖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此之谓也。

或问曰：“太公治齐，尊贤而尚能，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夺之臣’。周公治鲁，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寖弱矣’。若是乎圣贤之无益于治乱之数也？”曰：“否，此非圣贤之语也，致功兼并者文其过之言尔。齐不用太公之法，故齐夺；鲁不用周公之政，故鲁弱。尊贤尚能非所以启篡也，尊尊亲亲非所以致弱也。齐桓公修太公之法而伯天下；鲁僖公修周公之政，诗人颂之以此，三王恶在其无益于治乱也？”

或曰：“人有言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伯禽封于鲁，三年而报政。周公喟然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则归之。’信有诸乎？”曰：“否，此非周公之语，致功兼并者欲速之言耳。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古之人岂不欲简易哉？又恶欲速？速非所以简易也，简易者未尝速也。民之为道，信而后可使，富而后可教，安而后可保，此所以为达也，三年之为亟矣。齐先鲁亡，何鲁之北面哉？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吴起可谓知战矣，亲与士卒最下者同其劳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战也？子见夫乞人乎？叫号偃仆乎康庄之间，其声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济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丝，七十可以食肉，子孙者奉之。尔父母之仇，不与共天下；兄弟之仇，不与共国。非虚加之也，然后称于人情。视民如子者，民报之如父；视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无所仇云尔，有则争先致力焉。子弟岂待父母与己均其苦，然后为用哉？故用民者，娇之以身，徇之以爱，济之以术，苟一时之胜而已矣，恶可以久哉？《诗》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鸾锵锵。’道上不失度，下不失节也。‘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为己腓，安在其毁上下之节哉？”

或曰：“仁者寿，颜渊何以不寿？”曰：“死生，命也，非人之所益。”“然则仁者寿，非君子之言乎？”曰：“固君子之言也。所谓寿者，言无以增其年而已矣。通是道者，内自得于心，虽殇子犹彭祖也，有言彭祖而非寿者乎？”请问知乐者，曰：“通是道者，内则得于心，虽穷居犹南面也，乌有南面而非乐者乎？”请问仁智动静，曰：“诚而明之，静也；明而诚之，

动也。”

孔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不迁怒，不贰过。”

君子之事君也，谏不用则去。谏不用而去者，道也，先其未乱也。见乱而去是逃也，死之可也。

君子之不去其君也，不忍也。何不忍也？曰：“不忍其君之无与为善。”曰：“庶几乎若此哉？故不听则谏不已，其有利之之心焉。是贪也，非不忍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所谓文学也，行所谓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语主信。

君子之不言利也，恶其号也。曰：“利于己，不言可也；利于国、利于天下，不言不亦病乎？”曰：“天子之有天下，犹诸侯之有国；诸侯之有国，犹大夫之有家；大夫之有家，犹庶人之有室。大者治大，小者治小云尔，非异物也。利之天下则谓之公，利之家则谓之私；利之国则谓之廉，利之室则谓之贪：是亦不知类也。《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上之所贵，而下为之，则善事上也；上之所贵，而下不为之，则不善事上也。欲治民而责其善事上，非也；责其不善事上而恶其效己于利，难矣。如恶之也，则莫若不言利。

君以人为天，人以君为天，天以人为天。人之所归号之曰“天与之”，人之所去号之曰“天夺之”，非君以人为天欤？君安之则安，富之则富，生之则生，死之则死，非人以君为天欤？世治，人曰天也；世乱，人曰天也。天非实治之也，天非实乱之也。有曰治，有曰乱者，非天以人为天欤？

君子畏幽则小人畏明，君子畏明则小人其无畏矣。《诗》云：“憯不畏明。”

性者，受之天也；道者，受之人也。受之天者，己虽欲易之，不能易也；受之人者，人虽欲易之，不能易也。鱼不可使去渊，鸟不可使去林，天也。出处、语默、隐显之不齐，人也有所受之矣。

言而无当，犹漏卮也，形具而已矣。

圣人无可无不可，贤人有可有不可，众人适可适不可。

圣人曰怀之，贤人曰择之，众人曰所遇而已矣。

诚于中者，其受言也不惑，不惑然后知言，知言然后知人。

权所以济义也，非义无所用权为。义者听民，民之所徇，因以济之。尧舜禅，汤武伐，义也。

人君诚有畏天之心，虽有灾害不残；及其无畏天之心，虽无灾害残矣。人君诚有恤民之心，虽有灾害不畔；及其无恤民之心，虽无灾害离矣。故天之所享诚也，民之所保诚也。诚之至，不言而谕，不施而惠，不祷祠而福，是以人道贵忠也。

“三王肉辟，有诸？”曰：“有之。”“不已惨乎？”曰：“秦汉则惨，三王则否。井田以均之，乡党以安之，学校以教之，示之以礼，动之以义，惠之以仁。奇邪之行无自习焉，荒鄙之声无自闻焉，淫佻之色无自见焉，上下察矣，远迩一矣。然而附于辟者，众所弃也，奚其惨？非圣王不能用肉刑，秦汉之用肉刑，暴矣，惨其末乎。汉文之革，不亦宜乎？”

人胥知行之由足，不知行之由目。人胥知视之由目，不知视之由心。人胥知生之由食，不知生之由道。三者异类而同义。如使人之行者莫如足也，则瞽者曷为有所不行也？如使人之视者莫如目也，则念者曷为有所不见也？如使人之生者莫如食也，则不义之食曷为有所不生也？生之依道，视之依心，行之依目，此天理之自然者也。知行之待目而不知生之待道，则外其生于道矣。夫外其生于道者，生而不以道者也。生而不以道者，犹行而不用目，其不陷于坑谷者，幸而已矣。

临大事而不惧，守大节而不可夺，诐言不入，伪言不出，其唯知道者乎？

君子贵曲能有诚。曲能有诚者，艺之上也；而况直而诚之，诚而明之者乎？

梓庆削木为鐻，不敢以毁誉触其心，不敢以爵赏撄其虑，七日鐻成而若神，梓庆可谓知用巧矣。有为者亦然。今之怀道者，假誉于仁，邀赏于义，故弗成也。器而弗成，犹毁瓦也。

“事求可，功求成，何如？”曰：“不可。事求法，功求义。法而不可者，有矣；义而不成者，有矣。未有不法而可者也，未有不义而成者也。”

君子之道不出于中。中者，所以并容也，贤者守焉，不肖者勉焉，并容所以为大也。决绝之行，君子不为。

"舜在深山之中，伊尹耕有莘之野，说筑傅岩之险，亦忧天下乎？"曰："不忧也。""奚为不忧？贤者之生于世也，世乱固坐而视之乎？"曰："天子忧天下，诸侯忧其国，大夫忧其政，士忧其职，庶人忧其业，天下已定矣。非其忧而忧之，乱也。天下固乱而又乱之，是以使天下多事也。《诗》云：'职思其忧。'君子岂无所忧哉？亦思其职而已矣。"或问舜、伊尹、傅说之职，曰："舜职其孝，伊尹职其耕，说职其筑。"

或问："孔席不暖，有诸？"曰："有之。""奚其皇皇也？"曰："圣人以其皇皇为道，众人以其皇皇为利。"或曰："为道固皇皇乎？"曰："迎之致敬则就之；言不行，谏不用，则去之。不皇皇何为？""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往。孔子不恶其叛欤？"曰："恶之。""恶之曷为往也？"曰："人之于仁也，无必不为；其于不仁也，亦无必为。知贤而召之也，非知仁欤？知仁也，不足与为善欤？知仁且为善，叛可使复合，危可使复安，乱可使复平，亦何为不往哉？"

或问："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使傅说死于胥靡，未如名之何矣，亦疾之乎？"曰："君子之名有不幸而不称，无幸而称；小人之名有幸而不称，无不幸而称。其疾之也，在己；其称之也，在人。君子能知其必疾也，而不能知其必称也，奚疾之哉？"

或问诚，曰："诚者，成也，成物者也；不成物，非诚也。""何谓物？"曰："君子则德，小人则事。德莫若修，事莫若敏，二者其诚乎！"

扬子云曰："贤者为人所不能为。"扬子亦安知礼哉？夫贤者，为人所能为而已矣；人所不能为，贤者不为也。

或问："君子矫乎？"曰："唯君子为能矫。君子之矫，以为义也；小人之矫，以为利也。君子穷而益坚，小人达而亦伪。"

富而无以为道也，则辞富；贵而无以为道也，则辞贵；生而无以为道也，则舍生：唯仁者能之。

或问："伊尹比乎妹喜，以灭夏；胶鬲比乎妲己，以灭商。有诸？"曰："否，此非智者之言也。桀为无道，嬖妹喜而杀其良臣，弃先世之典而绝百姓之命，百姓弗堪。伊尹为是相汤以灭夏，放桀于南巢。纣为无道，嬖妲己。妲己之所悦而爵之，所恶而残之，杀比干以遂其怒，百姓弗能忍。武王为是伐纣而杀之。当是时，胶鬲谏而不入，使之问师期，期后武王趋而救之，犹纣臣也。吾闻得天下者，得其民心者也；有天下者，不利天下者也。如汤、武因人之嬖以取其国，是利之也，何以为汤、武？郑穆公将伐胡则妻之，句践有吴之怨，入西子焉。夫构人于祸而后残之，陷人于危而后幸之，此不仁者之所为也，而谓汤、武为之乎？"

太上无文，其次有而不恃，其次恃之而治，其次治之而不足恃。

君子有四择：择术然后学之，择师然后传之，择交然后亲之，择君然后事之。是以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施而不报者，吾未之见也。庙堂之上，献以爵，酬以觚，一献而三酢，民犹以为薄。故君不可以弗厚施也。

治国家天下者，去利之心而已矣。国君过市有罚，夫人过市有罚，命夫、命妇过市有罚：徒过之而已矣，犹曰不可；况亲利之者乎？

禁过于微，则人乐迁善；防患于小，则患远矣。或曰："礼：齿路马有诛，以足蹴路马刍有诛。不已亟乎？"曰："是所谓远其防者也。路马者，君之路马也，路马之可敬，况其君乎？是以国家之败，常必自其小者始焉。民无严君之心，则无为贵礼矣。"

成民而后使之，则无怨民；教民而后用之，则无失人。

犬马之劳，不可弃也，厚之至也。

礼也者，大为之，为其小也；远为之，为其近也；厚为之，为其薄也；深为之，为其浅也；谨为之，为其怠也。此之为礼之情。知礼之情者，所以作礼也。

过而能知，知而能改，上也；过而不知，知而能改，次也；既不能知，又不能改，下也。

衡，平也；故准之绳直也，故度之镜明也，故监之君子成德以待物至也。轻重出焉，曲直决焉，丑好分焉，谁能蔽之哉？

委巷之礼，小人悦之，君子耻行焉。先王之礼，君子悦之，小人耻行焉。《诗》云："彼醉不臧，不醉反耻。"行不由先王之礼，犹醉也，唯君子能忍是耻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吾乃今知礼之为贵也，用于未乱而不用于已乱。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则揖逊为之诟矣。

学所以为己也，推而及人；仕所以为人也，推而及己。推而及人，故不以人害己；推而及己，故不以己害人。

君子之得其时者，将以行其道也，道不行犹为不得时也。叔孙通制汉礼得其时矣，君子耻之者，以道不得行也。

或曰："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若其不善也，亦无改乎？"曰："否。改其恶无改其道。谓之道矣，若之何改之？三年不改焉，虽终身不改矣。"

"信善者，毁誉不能惑也。毁誉不能惑也，则信善已乎？"曰："未也。贫富不能易也。""贫富不能易也，则信善已乎？"曰："未也。贵贱不能动也。""贵贱不能动也，则信善已乎？"曰："未也。生死不能诱。生死不能诱，则几于至矣。虽至乎至者，蔑以加矣。"

"文王谓武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圣人固能与人寿若此乎？"曰："否，不然也。昔者武王既克商，有疾，诸大夫惧，请穆卜于先君，周公于是为坛请命于文王，卜之以三王之龟而吉。《书》曰：'王翌日乃瘳，复三年王乃崩。'世以谓文王与之也，是以传于此言也。圣人不能以其寿与人也。"

士可使见义，不可使见利；民可使见德，不可使见刑。齐无知弑襄公，孟阳死于床，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崔氏弑庄公，庄公臣死者十人。晏子端委立于门外，莫之死，亦莫之亡。(疑是二段而语未竟)

四民异业而莫相悦者，职分均也。

制度不定，虽殚天下之富，其求不给。

富贵不可矜也。富贵而攻之者，众以其可矜。譬如明珠潜于千仞之渊，没人取之。

莫善乎性，人之学求尽其性也。学而不能尽其性，有之矣；未有不学而能尽其性者也。

性犹弓也，学犹力也。虽有千钧之弓，引之弗满，弗能贯也。岂弓力为有不足哉？所以用之者不足也。

上之治下，职也；下之事上，亦职也。上不能治下则昏，下不能事上则乱。乱则丧身，昏则丧位，其事一也。

孔子之教人也，犹量也；豆区釜钟，因其能容，放乎足而止。

五帝之治，翼翼如也；三王之治，兢兢如也。危国者必自暇，亡国者必自佚。《诗》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违祸如水火，犹有及焉；去辱如沟隍，犹有陨焉：不早辨故也。无日不违，无日不去，则何悔吝之有？《诗》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近而他远也。

世有道则其民质，其士贵，其鬼神；世无道则其民巧，其士贱，其鬼不神。

舜之受天下也，礼辞；禹之受天下也，固辞；益之受天下也，终辞。非苟降杀也，时也。圣人从时。

进莫若让，勇莫若义，贵莫若仁，富莫若廉。

民可刑也，而不可辱；可惧也，而不可怒；可亲也，而不可怨。

或问："公孙洪、兒宽以儒术饰吏事，何如？"曰："巧矣。不有毁也，其能饰乎？"或曰："与其莫用饰，不亦近乎？"曰："君子远之为道，小人近之为利。苟可饰也，奚往而非义也？为义而饰，民进于伪，伪实害德，百度昏矣。其有不佻乎？《诗》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非德之顺而心是制。民各有心，何上之有？民之情也陵上，其性也好德。"

禘，帝也，不王不禘。虞夏禘黄帝，商周禘喾，皆帝也。诸侯不敢祖天子，不敢祖天子则亦不敢禘。故鲁之禘非礼也。

或问乡饮酒之礼，刘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则人知之矣。""敢问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谋宾介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齿，老者异秩，尚年也；大夫为僎，坐于宾东，尚爵也。三者，天下之达尊也。夫如是，故观于乡者。""其一曰：'彼壮也而先老'，何也？"曰："唯其德也，然后民退而修德。""其二曰'彼羸也而先富'，何也？"曰："唯其长也，然后民退而事长。""其三曰'彼后入也而异席'，何也？"曰："唯其贵也，然后民退而贵贵。故先王不赏而民劝，不令而民从，一事而三美备焉。其唯乡饮酒乎？"

非圣主不能封建，非封建不能长世。

善于义之为善也，虽不利于己，天下善之，己亦善之，而善安有不劝乎？恶于义之为恶也，虽利于己，天下恶之，己亦恶之，而恶安有不惧乎？

安民也，世祀也，养己也，君之不同也。安民者无危，世祀则有死矣，养己者亦未之常存。

不以仁而为之，不以不仁而不为，上也；以仁而为之，以不仁而不为，次也；不知仁而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为不仁，下也。不以仁而为之，不以不仁而不为者，性也，未始入于非；以仁而为之，以不仁而不为者，智也，畏乎不仁；不知仁而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为不仁者，出入也有幸矣。不知仁而为之仁，亦有不知仁而不为；不知不仁而不为不仁，亦有不知不仁而为之；不知仁而不为，亦有知仁而不为；不知不仁而为之，亦有知不仁而为之。

荀子不知性，扬子不知命，韩子不知道。荀子言圣人之性以恶，言圣人之道以伪。恶乱性，伪害道，荀子之言不可为治。扬子剧秦美新，畏祸投阁，苟悦其生而不顾义。汤有夏台，文王有羑里，周公奔楚，仲尼畏于匡。非其义，贵之不受；非其罪，虐之不辞。为畏而投与刑而死同，为投而死与刑而诛异，扬子之道不可以教。韩子言："圣贤者，时人之耳目；时人者，圣贤之身。耳司闻而目司见，身然后安。"圣贤汲汲忧天下之忧，明其义曰："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数进不耻，数退不怒，不得出贵人之门，为惧使天下学者矜于功名，进于势利墨道也。古者士修其身，乡里不知，朋友耻之；朝廷不用，有司耻之。君子之行，不由于人之所可贱；是故不聘之女，祭祀不为主；不聘之士，朝廷不为用。韩子不知道，可为具臣，不可为大臣。

物莫灵于鉴，其守也一，其应也博，其居也以平，以平为道者也。(灵原作邻，或改灵。按《列子》云："其静若鉴"，似当作静)

《春秋》之诛也，先意而后事；其赏也，先事而后意。有其善，无其功，君子不赏也，赏之弗信。有其恶，无其志，君子不诛也，诛之不服。先意而后事，是以刑不滥；先事而后意，是以赏不僭。刑不滥，赏不僭，王道之盛也。

天之道有常，人之道无常；无常所以应有常也。天之道无为，人之道有为；有为所以应无为也。天之道不言，人之道有言；有言所以应不言也。天之道无形，人之道有形；有形所以应无形也。天之于人相反也，其相反犹有徇也，故圣人默而成之。既已有为矣，而谓之无为；既已有言矣，而谓之无言；既已有形矣，而谓之无形：是庄老也，非正名实之言也。

刘子谓杨异曰："鼓舞铿锵，吾不知其异于乐也。然而知鼓舞铿锵而不知其义者，是制氏之乐也。折还俯仰，吾不知其异于礼也。然而知折还俯仰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礼也。简牍笔墨，吾不知其异于道也。然而知简牍笔墨而不知其道者，是世俗之儒也。故君子务本。"

史之讳国恶，非礼也。晋人杀灵公，董狐书之曰："赵盾弑君。"赵盾曰："呜呼，天乎！盾岂弑君者乎？"董狐曰："赵穿弑君而子不讨，凡弑君者非子而谁？"仲尼曰："董狐，良史也，书法不隐。"故史之讳国恶非礼也。曰："然则《春秋》何以讳国恶？《春秋》不足法乎？"曰："《春秋》至矣，史不足以当之。孔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有罪焉。'故《春秋》至矣，史不足以当之。"

问瞽者之色，白曰皎然，黑曰黯然，青曰苍然，丹曰赫然，黄曰煜然。问之其别，不知也。问聋者之音，宫曰温以厚，商曰广以廉，角曰和以愉，徵曰清以辨，羽曰坚以微。问之其次，不知也。问众人之道，仁曰博爱，义曰禁非，礼曰卑逊，智曰通物，信曰不欺。问之其用，不知也。然则瞽者能得五色之名，聋者能得五音之名，众人能得五常之名，未足贵也。贵道者，贵其施之而不悖，理之而皆得，言之而不惑也，非贵知其名也。

临尸而不怍，则可以为孝子矣。

天子之玉全，上公龙，侯、伯瓒，子、男将。贵者取纯焉，贱者取驳焉。夫学亦犹是矣，全而纯者玉也，次尨也，次瓒也，次将也，石为下。

或问："资于事父以事君，君之使臣犹父之使子；父之使子，虽辱不辞，虽劳不怨。《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然则诗人怨乎？"刘子曰："父子性也，君臣义也；父子内也，君臣外也。诗人之怨，有使之然也。故事亲有慕而无怨，事君有怨而无怼。"

圣人行而当理，非求当也，自当也；言而中律，非求中也，自中也。

或问吴充曰："卫辄拒父则逆亲，不拒则废命，为卫辄宜奈何？"吴充曰："合国人而听之。"杨纬以吴充之言问刘子，刘子曰："否。以谓听于国人则公矣。国人君臣也，蒯聩父子也。君臣主义，父子主亲，义无废命，亲无绝属。与国人虑兄弟，君天下不为也，若之何与国人虑其亲？或且卫有君矣，国人不忘其君，辄忘其亲乎？尧有天下让之舜，舜有天下让之禹。尧舜之有天下也，非无所命之也，已而迁焉，

天下有非之者哉?"

或问孟子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焉,乐而忘天下。"故父子天性也。孟子可谓知舜矣。

志近者闻远则悲,志小者见大则疑。《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逢不善之谓也。

知性者,不可惑以善恶;知道者,不可动以富贵;知命者,不可甙以生死。

梁惠王问利国,孟子知其非问财利也,然而曰:"王何必曰利者",利不可为号也。齐威王问好乐,孟子知其非好先王之乐也,然而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庶几者",乐可以为名也。故号之不可传者,去之;名之不可教者,正之。故兼爱为我、绝学弃智之说,君子弗听。

或曰:"臧坚勇乎廉矣。"刘子曰:"是安得为勇且廉哉?彼丧其众而不死,惑也;耻一言而死之,忿也。且坚者,惑忘其死,忿忘其生者也。勇者忘其死乎?廉者忘其生乎?"

或曰:"儒者无益于胜败之数,秦汉之势,原宪、季次无益也。"曰:"然。儒者无益于胜败之数,胜败故不及儒者之治矣。"(此段未解,疑有脱误)

愿大而不志于仁,乱也;好胜而不志于礼,贼也。

行斯政也,使天下之人服,是王者之政矣;出斯言也,使天下之学者悦,是圣人之言矣。故王者之政服人心而圣人之言悦人性。政莫大于得人心,得人心者非夫得众人之心,得贤者之心也。民之于贤也,其动以为法,其言以为教。故贤者所就,就之;所去,去之。国未有不以是而存亡者也。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自古莫盛焉。"武王之有天下,朝诸侯,犹反掌也。此之谓得人心。自信也故能使人信己,自爱也然后可以爱人。不自信,虽欲教人不行;不自爱,虽欲爱人伪矣。

或问克己复礼,曰:"贤者就之,不肖者勉之,克己矣。""然则是仁矣乎?"曰:"纯则仁,驳则否。一日克己复礼而求仁焉,天下孰能归之?"

不仁者有三殆:富则见怨,贵则见嫉,有功则见疑。三者非人予也,自予也。

或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何谓也?"曰:"无为而已矣。天无为,四时行焉;地无为,百货出焉;君无为,百官治焉。何为哉?"

爵可贵也,财可富也,赏可劝也,罚可威也:中人也。君子贵不待爵而重矣,富不待财而厚矣,善不待赏而劝矣,过不待罚而沮矣。然而贵贵焉,富富焉,赏赏焉,罚罚焉,中人之法也;若夫贵富赏罚,则非君子之事也。

苟可贵也,则可贱也;苟可富也,则可贫也。君子,贵乎非贵、贱乎非贱、富乎非富、贫乎非贫者也,其动中礼,其静中仁,斯已矣。

贵不为贱也,贵有道;富不为贫也,富有礼:是王者之臣也。贵且为贱也,术得行焉;富且为贫也,政得治焉:是伯者之臣也。贵为贱而已,富为贫而已,是敝国之臣、必祸之势也。

圣人有所不言,而无不知也;贤人有所不言,而亦有所不知;众人有所不知,而无不言。

所耻而不耻,愚也;非所耻而耻,惑也。

有仁心而不施之政焉,民不信也;有仁政而不施之法焉,后世弗徇也。故君子有其心,必见于其政;有其政,必著于其法。

或问:"百姓不亲,五品不训,不祥莫大焉。瞽瞍以杀舜为事,象从而谋之,帝曾弗能禁乎?"刘子曰:"禁则诛,诛则伤孝子之心。闻屈子以伸父矣,未闻屈父以伸子也。《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圣人受命于天,贤人受命于圣人,故圣人之命亦天命也。子事亲,臣事君,出于圣人者也。是以问圣人者,问其所为,毋问其所以为;问其所知,毋问其必不可知,子路是矣。子路问鬼,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故圣人有所不言也,贤者有所不问也。圣人所不言而言之,虽辨弗听;贤者所不问而问之,虽精勿复。

名者所争也,过者所匿也。君子晦其名而众不得盖焉,明其过而世不得非焉。

或问仁人,曰:"仁人者,死生无变乎己,而况于富贵贫贱乎?"或曰:"若是则庄老何足异?"曰:"庄老也过,仁人过乎哉?"

孔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段疑有阙文）

或曰："仁义礼智不若道之全。"刘子曰："春夏秋冬，别于天者也，是以为时；金木水火，别于地者也，是以为用。使天不时，地不用，则无以知其大矣。所谓道者，固仁义礼智之名也，仁义礼智弗在焉，安用道？"

人无为不祥也，而后受其祥。所谓不祥者，少陵长不祥也，贱干贵不祥也，愚蔽贤不祥也，强驾弱不祥也。少陵长，长亦或陵之；贱干贵，贵亦或干之；愚蔽贤，贤亦或蔽之；强驾弱，弱亦或驾之：其类还至也。今有变怪之物、鬼神之事至于此，则人必以为不祥且有祸矣；至于身，不祥则莫之能察者，不亦惑哉？

世之命仁也，则爱而已矣，奚足焉？有所谓爱而不若其不爱，奚以为仁哉？仁者，人也，今指人之一体而言人，可乎？知一体之为人，不知人之非一体也，何以异于知爱之为仁，而不知仁之非爱也？孔子罕言仁，曰："曷为其罕言也？"曰："不足言也。其不足言何也？仁者安之也，非强之也，知夫安之也，何言哉？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畏之，斯师之矣；乐之，斯友之矣。是故师之者，虽死不倍其道，诚以为是也；友之者，终身不贰其义，诚以为当也。暂而言道必得轻焉，强而言道必得争焉，轻争之人不可以为师。师无轻者也，师无争者也。

恃赏罚而为国，不若其遗赏罚而不恃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苟为厚于义而薄于利，赏罚无所用矣。夫赏也者，贤者所薄也，不得已而居之；罚也者，小人所薄也，不得已而用之。

刘子曰："天地之神也，待人而成功，而况乎人之不及天地乎？"

远于利，可谓士矣；远于利，笃于学，可谓士君子矣；远于利，笃于学，成于礼，可谓仁者矣。

人之性善，而自以为恶；人之情正，而自以为邪。非情无性，非性无善，性之与情犹神之与形乎？今夫盲者不能别五色，聋者不能昭五声，非无聪明也，形不使也。人之所以去善而为不善者，亦若此矣，岂性不善哉？情不使也。因以为性恶矣，是亦谓耳目非善也。夫盲者不梦盲而梦明，俄然觉，则盲矣。聋者不梦聋而梦聪，俄然觉，则聋矣。然则聪明非不存也，物有蔽焉耳。人之困于情，亦犹是也。

或曰："治国以刑名，犹愈乎已。"刘子曰："然。天下大治则无所用刑，上下分定则无所用名。刑名者，乱之资也，小乱则解，大乱则骇，虽有刑名，亦不得施矣。夫怀之以仁义，道之以礼乐，迨其敝而后刑名继之，变未穷也。"

刘子曰："道之所以不明者三：智者损之以就功，贤者文之以便己，学者析之以遂名。故道之所以不明者三，非小人不肖之过也，凡在贤智而已矣。古之为道者，大而不损，致而不文，玩而不析。"

有仕为天下者，有仕为国者，有仕为家者。仕为天下者，德合则见，不合则隐；仕为国者，虽德未合，有礼则留，无礼则行；仕为家者，不谋人之军，不议人之国，宠则辞之，危则避之：是皆君子之义也。任轻而忧重，势疏而虑密，其唯好乱之人乎？

刘子曰："仕有三耻：相时而为道，耻也；希俗而为功，耻也；饰义而为名，耻也。"

刘子曰："道谀有三：饰人之意谓之乡原，伺人之色谓之籧篨，服人之言谓之戚施。士不修其方而游富贵者，皆乡原、籧篨、戚施之类也。"

鸰鸠，鸟之巧者也，而常以其巢覆其宗。鸰鸠之巧，至于害而已矣。夫智不知择安危之处而美其宫室，则亦奚以异鸰鸠之巧哉？

刘子曰："有命必有性，性者，命之分也；有形必有情，情者，形之动也。"

刘子曰："凡学，志为本，道次之，文次之。无其志，为其道不立；无其道，为其文不传。"

或问明哲，刘子曰："自知之谓明，知人之谓哲。"

刘子曰："郊以岁始，蜡以岁终。终始之义也，三代共之。"

刘子曰："为君有患，患不知人，不患无臣；为臣有患，患不能治身，不患不能治民。故君必不知人，然后无臣；臣必不能治身，然后不能治民。知人有道也，无以名妨实；治身有道也，无以远谋近。人自为正，而国治耳。"

刘子曰："深于《易》者，吉凶不待占矣，此之谓知微。"

刘子曰："常事，礼也；变事，权也。尧禅舜，舜禅禹，汤伐桀，武王杀纣，伊尹放太甲，周公摄成王，权也。圣人仁人无所不用权，唯圣人仁人然后可以用权。"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自重也。食而废事，君虽弗诛，则犬豕畜之；媚而废节，君虽弗诛，则倡优畜之；妒而废能，君虽弗诛，则婢妾畜之；巧而侥幸，君虽弗诛；则寇窃畜之。此四者，非君予其名也，自予之也。

或问："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何也？"曰："利非所以为号也，命非所以明教也，仁非所以常道也。利为号必失所以利，命明教必惑所以教，仁常道必轻所以道。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者，无匹不行。"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文义不贯，疑是三段）

功名之说立，则道德微。古之君子，以道事上，以德畜下。胜国而非谋也，富国而非利也，齐众而非刑也，克敌而非力也，凡在道德。是故奇变之巧，矫伪之行，君不以赏于朝，士不以教于国，史不以书于册。

君使臣，报也；臣事君，报也。君人报其德，臣人报其食。报也者，报其直者也。直者，天下之公也。薄施而厚报之，君子不为，工尹商阳是也；厚施而薄报之，君子不可，豫让是也。

射者胜而饮，庆也；下而饮，罚也。于饮酒而有耻焉，故刑可以不用也。

礼者，币之质也。自我往者，缘其质以出其文；自外来者，缘其文以观其质。

圣人之所言，吾有所达而无有非；圣人之所为，吾有不知而无有疑。圣人受命于天，贤者受命于圣。（疑是二段）

王回问曰："尧命治水，四岳荐鲧，尧曰：'方命圮族。'然犹试之九年，若是乎圣人之不爱民也？"刘子曰："否。奚谓此哉？尧将以尽民心者也。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当是之时，民犹倒悬也。能释是悬者，民之望之犹父母也。自四岳九牧，天下之人以鲧为能释之，然而尧不用则是夺之父母也。夺之父母而水不治，天下之怨，非尧尚谁哉？"

圣人之政也，务尽于民心，而不以独智知，不使己负疑于天下，为天下而非己也。故赏而天下莫不从，罚而天下莫不服。爱民之至，孰大于是！

刘子曰："圣人神也。神也者，不见而形，不言而知，不行而速者也。"王回曰："然则圣人不可及乎？"刘子曰："否。其可及也者，皆可及也；其不可及也者，则不可及已。圣人之言有不可以智知，圣人之为有不可以理推，是皆天也。独圣人知天命之可以然，可以不然。"王回曰："然则圣人不可知乎？"刘子曰："否。其可知也者，皆可知也；其不可知也者，则不可知也已矣。其神也，其天也，吾不知其可知而知其不可知矣。"王回曰："子之言圣人也太尊。"刘子曰："然众人之言圣人也太卑。人有言曰：琢圭玉可以为日月之明，子必不信也；琢圭玉可以为日月之形，子必信之矣。然则以圭玉为日月之明，虽良工止焉；以圭玉为日月之形，虽拙工勉矣。将卑日月以止良工乎？高日月以勉拙工乎？"

王安石曰："性者太极也，情者五行也。五行生于太极而后有利害，利害非所以言太极也。情生于性而后有善恶，善恶非所以言性也。谓性善恶者妄也。"刘子曰："王子之言，其谓人无性，焉可已？夫太极者，气之先而无物之物者也，人之性亦无物之物乎？圣人之言人性也，固以有之为言，岂无之为言乎？是乱名者也。王子曰：'人之性无善恶之称，彼善不善者，情之成名也。'然则圣人无所言性可矣。《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夫不以物为无性，性为无善，而以性为善，或不得本者也。如物也而无性，性也而无善，则乾尚何化而化？尚何正之有？夫言性而明其无性者，不足以明性，而固惑于有性者也。说何以免此？王子曰：'情生于性而有善恶焉，善恶乃非性也。'往应之曰：雏生于卵而有雌雄，然则雌雄生于卵之前乎？生于雏之后乎？雌雄生于卵，卵虽无雌雄之辨，不可谓卵无雌雄也。善生于性，性虽未有善之动，岂可谓性无善哉？彼卵而无雌雄，性乃可以无善矣。"

欧阳永叔曰："赵盾弑其君，加之弑乎？诚弑之乎？"刘子曰："加之尔。""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贼之为谁而不得讨，可也；知贼之起也而力不能讨，可也。知贼矣，力足以讨矣，缘其亲与党而免之，是以谓之弑君也。"曰："今有杀人者，有司足以执之，而不执也，然则谓有司杀人，可乎？"曰："否，不可。君固非人之比也。大臣之于其君，岂有司之于其人乎？君亲之间，圣人加焉，后世犹乱，况勿加也？《书》曰'议事以制'，此之谓也。"

或曰："契生于简娀，后稷生于姜嫄，诗人以为天命之，何也？"曰："王者之兴固然，不已怪且神乎？古之有是多矣。惟不以怪而以为理，是以圣人存之。""可得闻乎？"曰："王者之兴也，其符绝人，其

德绝人，其功绝人，三者参而王。有其德，无其符，无其功，不能以王，仲尼是也。有其德，有其功，无其符，不能以王，夏之益、商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有其符，有其德，有其功，然后王，夏商周汉皆是也，故曰配天。”（“汉”字疑衍文）

永叔问曰：“人之性必善，然则孔子谓上智与下愚不移，可乎?”刘子曰：“可，愚智非善恶也。虽有下愚之人，不害于为善。善者，亲亲尊尊而已矣。孔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闻一以知二，回也闻一以知十。’然则其亦有闻十而知一，闻百而知一，闻千而知一者矣。愚智之不可移如此。”

深甫曰：“泰伯让一国而曰让天下，何也?”刘子曰：“唯至德者能以百里王天下。能以百里王天下者，虽未得天下，能以百里让，是亦让天下矣。让者，推己之所能有而与人者也。非其有而居之谓之盗，非其有而予之谓之佻。”

刘子曰：“教者，所以明民也。明民者，其犹迷之有表乎？一则得，多则惑，天下之表，亦众矣。欲民之无惑，难矣。”

刘子曰：“道废则士之为私议者众，而后有杨墨；政乱则民之图非福者众，而后有佛老。庶之富之，教之节之，事非其方者耻之。子思不去其亲，臣思不去其君，天下安有不治乎?”

人之议，所亲也则欺，所贤也则回，所贵也则随。欺者私也，回者疑也，随者畏也。君子虽私不欺，虽疑不回，虽畏不随。故父兄之私，讳而已矣；圣贤之疑，辨而已矣；君长之畏，直而已矣。

学不能至于自足者，好为人师；道不能至于自得者，急言天下之忧。

士未可言而言者，及其可言也，或不言矣；未可忧而忧者，及其可忧也，或不忧矣。有利之心存焉，君子不由也。

人自以为忠者众，而明于忠者寡；人自以为仁者众，而至于仁者寡。忠者以厚得之，用力为下；仁者以静得之，爱利为下。

君子有过而无罪。父子之亲也，君臣之义也，朋友之交也，骨肉之爱也，君子过于厚，不过于薄。观其过可以知仁矣。

刘子曰：“天地之运，一动一静；四时寒暑，一进一退；万物一生一死，一废一起；帝王之功，一盛一衰；袄异变化，一出一没：此皆理之自然者也。唯圣人穷于理。理者，微而著，隐而显者也。犹羿之射也，在百步之外，而不失秋毫，射之理先尽矣。”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敢问其不可得闻，何也?”曰：“神，神也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万物之性未尝同，而圣人尽之。刚柔也，迟速也，浅深也，明晦也，燥湿也，应而不穷者也。物固未尝无性，而性未必善也；人之性善矣，而未必能自知也；学者能自知矣，而未必能尽己也；君子能尽己矣，而未必能尽人也；人之与人其类同，仁人能尽人矣而未必能尽物也。故可以闻者，言也；不可以闻者，其所以言也。”

永叔曰：“以人性为善，道不可废；以人性为恶，道不可废；以人性为善恶混，道不可废；以人性为上者善，下者恶，中者善恶混，道不可废。然则学者虽毋言性可也。”刘子曰：“仁义，性也；礼乐，情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人情为礼乐也。非人情无所作礼乐，非人性无所明仁义。性者，仁义之本；情者，礼乐之本也。圣人唯欲道之达于天下，是以贵本。今本在性而勿言，是欲导其流而塞其源，食其实而伐其根也。夫不以道之不明为言，而以言之不及为说，此不可以明道而惑于言道，不可以无言而迷于有言者也。”

刘子曰：“君子小人之耻过也同，欲善也同。君子耻过而改之，小人耻过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也，小人欲善而自欺也。其斯所以异乎？虽桀纣未尝不自多以无过，未尝不好人之谓己善也，吾以是效之。君子小人之耻过也同，欲善也同，所以异者微耳。杨朱哭衢涂曰：‘此夫失一举足，而差以千里者与。’此之谓也。”

永叔曰：“老子贵无为，然则极老子之无为，且将大不为国，小不为家，开口而哺，仰人而食，安坐徒处而已矣。”刘子曰：“非也。贵无为者，以其可以无不为也。无不为者，唯无为独也。此圣王之道，仁人之守，非老子之蔽。知老子之蔽者，其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学弃礼，号不可以教者也。老子为柱下史矣，未尝以无为废其职，然则无为非所以废职也。舜耕而化，陶而化，渔而化，贾而化。知夫无为也，故能屡化；不知夫无为也，赜于物久矣。”

刘子曰：“道莫大乎仁，仁莫要乎一。一者无不贯也，无不载也。一在内，万在外。一之至，贵贱、贫富、寿夭、生死不见其异焉，进退、取舍、动静、语默不见其二焉。事，有制者也；礼，有节者也；言，有物者也。所以事者不出于制，所以礼者不出于节，所以言者不出于物。乘夫无心以游无欲，大矣。”

永叔曰："何以谓复其见天地之心也？"刘子曰："复者，静静者，天地之性也。知静者，非静之至也，动而反于静也。性静者，静之至也，未尝知静而为万物应，故曰天地之心也。"永叔曰："人之生也，一生一死，一觉一寐。生动也而死静，觉动也而寐静，所谓静为复者。然则天地之心，死且寐也；人之复，死且寐欤？"刘子曰："非此之谓也。复静者言得一也，得一者，纯粹积于胸中，与物变化而不以外伤内者也，非死且寐之谓也。有人于此，耳目声色犹众人也，形体动作犹众人也，然而未尝以外伤内，未尝以内随外，可以谓之动乎？然则复其见天地之心可知也。"

或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敢问召公之不悦，何也？"曰："疑。""其疑何也？"曰："以周公为不可复三公之列。夫既尝南面而听天下矣，复子明辟又留而不去，洁于节者不为。夫周公之意，以文武之道未之能大备，备之者己而已矣。是以北面就诸臣之位，鞠鞠如畏然，摄天子之位而不自以为泰，反以三公处而不自以为少，死则葬于成周，圣人之忠也。""然则召公不知周公欤？"曰："否。召公相成王，卜宅于洛，率诸侯以币见，皆再拜稽首曰：'旅王若公，'曷为其不周公？知也。夫圣人神矣，必有疑而后辨，辨而后谕者，非召公不足以动百姓之疑而谕其义，则其疑也乃所以辨也，其不悦乃所以欢也。君子之为，众人固不知。"

刘子曰："无强重任，强重任，非其力必废其任；无歆重名，歆重名，非其实必毁其名。"

刘子曰："山林之士重生，市井之庸轻生，役于名者劳生，得于德者安生。安生者，家之谓孝子也，国之谓忠臣也，战之谓勇士也，教之谓贤师也，学之谓良友也。安生者，非以生为安者也，言达于性命。达于性命者，故能役于礼义，曲而中，肆而辨，死而不贰。"

待赏罚而为治者，非正主也；挟非誉而为义者，非德士也。

深甫曰："《无衣》之诗，晋武公之诗也。晋武公兼有宗国，则君子曷为美之？君子之道固兼其宗国乎？"刘子曰："否，此之谓变风。变风者，变于正也。变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节，不兼其义。《谷风》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无衣》之诗，其惠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臣，其力足以兼国，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后安是之取尔也。孔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非以其杀子纠篡齐国为正也，以尊天子也。"

刘子曰："圣人之政，吾非得亲见之也，而有礼存焉；圣人之言，吾非得亲闻之也，而有道存焉。在于书者一是一非，一伪一真，吾谁与信？然则吾且以礼观政，以道观言乎？"

三王之礼相变者，皆其可得而变者也。其不可得而变者，犹若也。夏足鼓、商楹鼓、周县鼓，谓之鼓之变可也，以为变鼓矣，则吾未之见。

不言不为者，天也；言而不为者，君也；言且为者，臣也；不言而为者，民也。四者有职而为为下矣。

虽有圣人之性，顾而与众同；虽有无为之德，还事于事。是以知圣人者鲜矣。

杨慥问曰："仲尼称颜渊不迁怒，何谓也？"刘子曰："中庸而已矣。众人之怒也，出怒于怒，故怒也，是迁也已。颜子之怒也，出怒不怒。出怒不怒者，怒出于不怒者也。怒出于不怒者，有迁之者乎？仲尼言其一端尔。由是言之，谓之不迁怒也可，谓之不迁喜也可。"杨子曰："何谓中庸？"曰："中庸者，中用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四物者，君子不能不由焉，然而中为之本矣。""有人也，喜之不喜，怒之不怒，若是可谓中庸乎？"曰："未也。是其于智也达，于道也偏。偏则不遍，是其过之者也。""然则喜之而喜，怒之而怒，喜怒不失其类，则可谓中庸乎？"曰："未也。是其于名也察，于情也节，犹未免乎徇也，是之谓不及。""然则奈何？"曰："因于物，缘于理，彼其可喜也而喜之，彼其可怒也而怒之。其貌曲巧，其变曲当。物之制也，理之有也，而泊然无所于系，是中庸矣。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君子之道，致乎至。有曰不为，无曰愈乎已。

矜小名以售大伪，饰小廉以钓大利者，唯钜孱也。何谓钜孱？钜者，齐之处士；孱者，魏之处士。钜以玉璧赂而显，孱以金钱货而用。以名处士则是，所以为处士则非也。

高斋漫录

[宋]曾　慥撰　赵睿才整理

《高斋漫录》一卷，南宋曾慥纂。该书以时代先后为序，多记宋代典章，士大夫去留事迹，以及诗话文评、滑稽诙谐之类。有《墨海金壶》、《古今说海》等版本。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太祖皇帝既下河北，欲乘胜取幽燕。或以师老为言，太祖不能决。时纳言赵中令留守汴都，走书问之。赵回奏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难入手，又从失多之后别有关心。"太祖得奏，即日班师。

熙宁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楼观灯，召外族悉集楼前。神宗皇帝数遣黄门，禀曰："外家有合推恩，乞疏示姓名，即降处分。"宣仁答曰："此自有处，不烦圣虑。"明日上问："何以处之？"宣仁答曰："大者各与绢二匹，小者分与乳糖狮子两个。"时内外已叹仰后德为不可及也。

元丰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间奏曰："京师术者皆言王安礼明年二月作执政。"神宗怒曰："执政除拜由朕，岂由术者之言！他日纵当此补，特且迟之。"明年春，安礼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违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记，信知果是命也。"

章公惇罢相，俄落职。林公希为舍人，当制。制词云："悻悻无大臣之节，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声曰："此一联无乃太甚。"林答曰："长官发恶，杂职棒毒，无足怪也。"

东坡尝谓钱穆父曰："寻常往来，心知称家有无；草草相聚，不必过为具。"穆父一日折简，召坡食皛饭。及至，乃设饭一杯，萝卜一楪，白汤一盏而已。盖以三白为皛也。后数日，坡复召穆父食毳饭，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报。比至，日晏并不设食，穆父馁甚，坡曰："萝卜汤饭俱毛也。"穆父叹曰："子瞻可谓善戏谑者也！"

司马温公与苏子瞻论茶墨俱香云："茶与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苏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黔皙美恶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笑以为然。

王和父守金陵。荆公退居半山亭，每出跨驴，从二村仆。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编户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药，公随行偶有药，取以遗之。姥酬以麻线一缕云："相公可将归与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鸣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

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尝见陆龟蒙诗集《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乃知唐已有秘色矣。

欧阳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柳公权《阴符经》，三公以书名三碑，又最精者。

佛印禅师为王观文升座云："此一瓣香，奉为扫烟尘博士，护世界大王，杀人不睫眼上将军，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为其久帅，多专杀也。

三苏自蜀来，张安道、欧阳永叔为延誉于朝，自是名誉大振。明允一日见安道，问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以轼近日方再看《前汉》。安道曰："文字尚看两遍乎？"明允归以语子瞻曰："此老特不知世间人果有看三遍者。"安道尝借人十七史，经月即还云："已尽。"其天资强记，数行俱下，前辈宿儒

罕能及之。

李宾王利用鄱阳躬行，君子人也。尝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贵贱视其眉目，安否察其皮毛，苦乐观其手足，贫富观其颐颊。"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为省宫，貌不扬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吾女如菩萨，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催妆诗》，成乃操笔大书曰："一床两好世间无，好女如何得好夫？高卷朱帘明点烛，试教菩萨看麻胡。"其女亦能安分随缘，和鸣偕老，儿女成行，俱以寿终。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同试永兴军进士。刘原父为帅，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甚欢。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过敢。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韩忠献公遗事

[宋]强　至撰　葛焕礼整理

《韩忠献公遗事》一卷，北宋强至（一〇二二——一〇七六）撰。强至字几圣，诗文有名于时，"最为韩魏公所知"，"常引几圣自助"（曾巩《词部集序》）。该书以记载北宋名相韩琦言行轶事为主，兼及当时政事，史料价值较高。据《百川学海》本标点整理。

公自定武入为枢密使，时仁宗嗣位未立，公请置内学教宗子，建储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仁宗倦勤甚，势渐逼，更不暇置内学。每进对罢，即论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预立，以系天下心，语日益深切，前后不可胜数。仁宗终无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顾公谓："朕亦有意多时。"时有二宗子尝育宫中，公乘其意动，急叩之，谓："二宗子陛下必亦自能见其孰聪明？知否可属大计？"仁宗以英宗为言，公即将顺以彼一人便若幽厉语更不及英宗〔此句似有脱漏〕，乞降圣旨札子权判宗正司。后两府通签御札，张升太尉见之，惧，深罪公何不素议。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系社稷，陛下不可错。上徐曰："此事与相公经商量来。"升下殿至中书又诘公，公曰："此甚入思虑来不错。"升退，公笑曰："若与之素议，岂不坏了事？"后英宗畏避不就职几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弥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视朝，慈寿摄政。疾每甚，即独召公责曰："相公自看取！"公谓不须如此，但服下涎药自无事。公尝药以进，英宗怒以药覆公，公徐进药而退。慈寿一日又独召公入，英宗疾甚，直视二王，谓公曰："何不立长君？此辈做不得，相公错也。"公退立，俱无言。慈寿一日又谓公："人皆谓错。"公曰："不错。"慈寿怒曰："文字满前后，虽大臣亦有言者。"公力开陈以为不然。卒能翼清，躬复大位，皆公力也。

英宗寝疾时，公一日进对罢，谓慈寿曰："上疾，须太后护视，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寿怒曰："相公是何等语！"当时同列皆谓太峻，退至中书，往往责公。公曰："诸君不思耳！两宫素相疑，彼又内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于权位，摇于阉官女谒之言，或有不测何以禁之？"众服其远识。后觇宫中，果调护日益加。上后疾愈，慈寿不肯还政，公每进对罢，即历陈前代母后之戒，惧位不可，久居必有祸，必尝观知之。后曰："妇人岂知观史！"慈寿色勃声励，前后以十数。他日复谓："若复辟后，礼数必有加不敢损，如不然，臣独当责。"慈寿曰："此言何足据？"慈寿一日忽谓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养疾，相公乃如此！"公乘机力陈："上前日出祈雨，应，万姓亦皆知上无恙，天人如此，不可不还政。"次日遂批出还政。英宗既临朝，公请加慈寿礼数，英宗曰："相公休奖纵母后。"公曰："慈寿也，始深不肯放，下臣诱以利害，动以祸福，仅能复辟。彼遗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鸡子之轻。"英宗尚迟疑，富公在其旁飏言曰："何啻太山！"议遂决。即遂建庆寿宫，岁时称圣躬万福，出入加仪卫焉。

人有以使永昭陵后。公不退为问者，曰：是时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寿怀二三时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珰小封亲札，谕英宗狂惑等事。问相公如何？公报曰："若言语无节，慈寿既云未定叠，未定叠人言何足怪！"他日复遣使见逼甚，公曰："只乞与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辈果不敢当，皆云候韩琦回。公是时既使回，且正内变矣。一日奏对罢，直论以为太后既无亲出子，上幸养在宫中久，先帝有诏与子，其于子母不为不顺，若更怀犹豫听谗佞，祸乱必由此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无子，不得不自认业。慈寿由此语塞，不复出口。琦是时岂暇自顾进退之分！未几，英宗上仙，今上即位。一日遂恳辞位，上流涕，谓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尽持四方士人见责不退书开陈，以谓清议不容如此，岂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语。请益坚，他日忽宣谕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虚冢席以待。故除两镇，有"衮衣待还"之语。公复进见，谓制语太过，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许，遂之相复移雍。上使谕之，只候西帅回召。既而召见，琦是时已知不可为，坚请还相，

次改北门，事由此分矣。

仁庙疾，欲立英宗。时允弼最尊属，心颇不平，且有语。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亲王皆入后殿。国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亲王贺，次六军，次见百官。公是时先独召允弼入，称先帝晏驾，皇子即位，大王贺。允弼问："皇子谓谁?"曰："某人。"允弼曰："岂有团练使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诏。"允弼曰："乌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无礼!"左右甲士皆至，遂贺。次召诸亲王见，六军百官中外晏然。

英宗立数日，百官朝晡临两府，立殿两庑，上垂帘。英宗忽疾作，厉声大呼，谓杀某二府。愕视不知所处，公独投杖褰帘而入，见上乃疾作，非有他变。宫人壁后遁去，不敢前，公乃扶上呼左右翼入。时曾公已下皆汗浃背，以事出不意也。

英宗初晏驾，急召上未至。英宗复手动，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远权知变如此。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谋变者，或告于公。公曰："事不成不过族耳，吾不惧也。"既而卒无事。

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奇出，可与有为。乃考寻中书祖宗御批，得百余番，俱缺落不完，补缀仅能识其字画，皆经国长算之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书之类编成十余轴。一日袖进，英宗一见之不竟，避御坐，是时同列皆谓公有不言教万乘事业。后上仙，公哭之恸，曰："何事不可为。"

今上初即位，慈寿一日送密札与公，谕及高后与上不奉事，意有为孀妇作主之语，仍敕中贵俟报。公但曰："领圣旨。"一日，入札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临后上殿，意他公莫与。既见，谓官家不得惊，有一文字须进呈，说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寿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属之亲，加意承奉，便自无事。上曰："谨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宫中密烧之，若泄则谗间遂开，卒难以合。"上唯唯。后二宫相欢，人莫能窥其迹。

仁宗灵驾欲到永昭陵葬，且有日。道路妄传皇堂栋损，有司惊骇不知所出，公至郑始闻。时诸使见公钧公旨，皆欲不问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损，当易之。若违葬期侈所费，此责犹可当，亦无可奈何。若苟且掩之，后有坏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当责!"一坐为之叹息，服其不苟处事，必尽识且及远。既到，皇堂栋乃不损。

熙宁中，公自长安入觐，朝廷欲留之。公阴知时事，遂坚请相。陛辞日，上谓卿去，谁可属国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问："金陵何如?"公曰："为翰林学士则有馀，处此地则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后有问公何以识之？公曰："尝读一金陵答杨忱书，窥其心术，只为一身，不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太宗、真宗尝猎于大名之郊，赋诗数十篇，贾魏公时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诗藏置于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请打石本以进，公沉念，谓其诗有卫霍为鹰犬及有复山后之意，恐益启之，遂止。后子华守北门，首献焉。

有问公以郭达，众人皆谓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专，须还他主人。若用人，是则将顺，非则开陈，何谓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质在西府，公谓："质固得，但二府论道经邦地，使一黥卒处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业为中外所伏，一旦居此，议论卒纷然而去，爱之适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则用郭达，某之以郭达粗胜质"。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见诬，以引往年之厮役。又曰："此事唯赵少师知之。"是时同议以为太躐等，当近下安排名目，遂有"同签书"之号。公尝言："范公一日见王沂公，谓宰相当显拔人物，为朝廷用，自丞相当国，明公门下未见一人。沂公曰：'司谏不思耶！若恩尽归己，怨将谁归?'范公恍若自失，退语公曰：'真宰相器。'"公论近世宰相，独许裴晋公，本朝惟师服王沂公。又尝云："若晋公点检著亦有未是处，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晋公何事，恨未闻之。或问公威克、厥爱、允济如潞公，临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后济者，亦是也。"然有不须威而能济者，观公意，岂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人谓雕鹗，白鸟望而畏之；鸾凤百鸟望而爱之。其服则一，其品固相远矣。

公尝谓："大臣以李固、杜乔为本，其弊犹恐为胡广、赵介；以胡、赵自处，其弊可知也。"此可以见公出处、大节之本。

公尝谓："处事不可有心，有心则不自然，不自然则扰。太原士风习射，故民间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时，不禁亦不驱，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备于其间。后宋相继政，颇著心处之，下令籍为部伍，仍须用角弓。太原人素贫，只用木弓，自此有卖牛置弓者，人始骚然矣。此盖出于有胜心也。"

公尝言："真庙议配享，清议皆与，沂公不与，申公诚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顷时丁、寇立朝，天下闻一善事，皆归之莱公，未必尽莱公也。闻一不

善，皆归之晋公，未必尽出晋公也，盖天下善恶事归焉。人之修身（养心）、诚意，不可不慎。”公谓沂公为相，论其事则无可数者，论其人则天下信之，为贤宰相，其品何如！

公谓申公为相，以进贤自任，恩归于己，时士皆出其笼络。独欧、范、尹旋收旋失之，终不受其笼络。公谓挺然忠义奋不顾身，师鲁之所存也；身安而后国家，可保消息盈虚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问二公孰贤？公曰：“立一节则师鲁可也，考其终身，不免终亦无所济。若成就大事以济天下，则希文可也。”

公谓论性之极不可变。君子慎言恐废其学，然学者要在随其性以修，至于成德，皆可入圣。若不揆性而远求，恐其反丧本，终亦无所至，不可不知。

公谓务容小人，善恶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欧、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党亦起及其极；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诸公斥逐，独公安焉。一日王君贶见公，谓稚圭不如拔出，彼党向这下来。公曰：“琦惟义是从，不知有党。”君贶不悦而去。后扶持诸公复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如此。

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一日求质于公，公指数事为非：其一，太祖时尝惑一宫嬖，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潜伺嬖方酣寝刺杀之。公曰：“此岂可为后世法？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之，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清识。

公执政台谏，有言诉不当理，或涉浮薄害风教者，皆密封之，终不示人。吕诲、赵瞻濮园得罪，御批与广南别驾，公力陈与善地，以来言者，人谓公性根有仁义。公平日论时望诸公，皆不以经纶许之，谓才器须周可当四面，入粗入细乃经纶事业，今皆只可当一面才也。

公在相台作《久旱喜雨》诗，上句言“云动风行雷雨作”，解之事断句云：“须□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似无。”人谓此真做出相业也。

公在北门，重阳燕诸漕于后园，有一诗一联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香。”公居常谓保初节易，保晚节难，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诗一联云：“危石盖深盐虎陷，老松擎重玉龙寒。”人谓公身虽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为诗用意深，非详味之莫见其指，皆此类。

刘御药好收古画，多求诸公。跋尾数策上有金书，字悉上笔，余三策，公卿多题于后。刘到北门宣公，出画策，谓独未得公数字为恨。公题云：“观画之术无他，惟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绝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即下矣。持吾说以观刘氏之画，其可逃乎哉！安阳戇叟病中题。”（时公坚请宣相，上使刘问）人谓此术不独可观画，亦可观人物也。诸公题皆论一时，公独兼之。

有问彦升材品于公者，公曰：“戇直而且忠于人，然过涉灭顶，非伊分上所有。”或问之为其胆力薄，公平日谓：“成大事在胆，未尝以胆许人，往往自许也。”

或问君实、晦叔天下所属望，他时入用何如？公曰：“才偏规模小。”问晦叔平日，曰：“今日乃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诚，往往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观其人如何，随分数放之耳。”谓公待人诚则皆诚，但有深浅以明济之也，岂可以为小人不待以诚耶？皆叹以为不可及。公平日奖进人物极博，至心许者不过一二人，多是与人长、忘人短而用之。人谓太滥，其实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门，一属官小有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谓公真许之。他日或问，公曰：“某人但爱任术，所为不悖笃。”大中其弊。

公为陕西招讨时，师鲁与英公不相与。师鲁于公处即论英公事，英公于公处亦论师鲁，公皆纳之不言，遂无事。不然不静矣。

公论：为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变为难。计日计月而为之者，甚多矣。

公语：小人害君子，如蜂虿之毒，物违之正。使不能加诸人，可谓善处矣。

公云：“临事若虑得失，当札定脚做。更不移，成败则任他，如此方可成务。”又云：“孤忠每赖神明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诚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宪司农，召议役法，别公请言，不答，请益坚。公曰：“故旧不当无言，此行但为河北说，得些众人不敢道底意思足矣。”嗣宗临上马，又曰：“富贵易得，名节难保。”嗣宗归，不怿者数日，终不能自已。吴长文子璪素以坚挺有器节称，公亦称之，及幕府有阙门下，有以璪为言者。公曰：“此人气虽壮，然包蓄不深，发必暴且不中节，当以此败。”置而不言。不逾年，璪败，皆如其言。

赵君锡被召，别公请教，公曰：“平日之学正为今日，此若不错，余不错矣。”终不语及他事。又请云：“若上问某事，以何对？”公曰：“此则在廷评自

处。”

李清臣平日于公前多论释氏，贵定力，谓无定则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后朝廷降斥异论者，李进取颇持两端，公因书开之曰：“比来台阁斥逐纷纷，吾亲得不少加定力乎?”公之善喻人如此。

公言狄青作定副帅，一日宴公，惟刘易先生与焉。易性素疏讦，时优人以儒为戏，易勃然谓黥卒敢如此！诟骂武襄不绝口，至掷樽俎以起。公是时观武襄气殊自若不少动，笑语温然。次日武襄首造刘易谢之，公于是时已知其有量。

李师中为布衣，父坐镇戎退阵当斩。公驰至镇戎，以贼众我寡非诸将罪，且欲戮其为首一人。师中父在贷中，方请于朝，会师中赴南宫试，遂上书论。公募民为兵，往应，贼大扰，乞斩公以谢陕西。既不行，后有疑公心，执政有请勿害师中者。公笑曰：“彼是时以子救父，岂可加罪?”人闻之，咸服其公恕，然而师中终未之信。后擢为两制，师中方愧服且深谢之。

公兄为泰倅，孙元规为司理，当荐之，公遂拜元规，书问未尝逾时不讲。后公为西帅，兵败，元规领言责深议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帅，少责即复，自此元规慊公，书问遂绝。公一日以书问元规：“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尝荐而后见攻，此乃韩厥之举；若某当言责亦不为，元规隐此何待？某之不广，愿公勿疑。”元规亦疑之，终不讲书。公秉政，颇以公有害己心。后起废为庆帅，元规过阙乃泣，见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公之德量也。”

公与娄激有旧，数到大名干公，公待之厚。或以激为公言者，但曰：“人材难全。”

公以恩及人，无求德心，故所及者广，所感亦深。平日非不知人之欺，终不别白，能受其欺。贱官因事争于前，每及己之误，即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已为是。若禀事，尝讦触非而却之，异日复禀，终不以前日芥蒂置于心，亦惟是从之。

公因论退日处去就之难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闻新执政用一人，叹曰：“放上则易，放下则难。”公尝戒人不可以任性，当临事有所裁处，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训，一日逼冬至，祠家庙，列百壶于家堂前，弟皆击破之，家人惶骇。文正忽自外入，见酒流满路不可行，公无一言，但摄衣步入堂。其后，弟忽感悟，复为善，终亦不言。

公因语章相在北门，颇姑息三军。公曰：“御军自有中道，严固不可，爱亦不可。若当其罪，虽日杀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言富公为郓倅，沂公作安抚使，一日谓富公曰：“即日当某位。”富曰：“不敢当。”沂公曰：“然进则易，退时难。”公言仁庙御批，朕曰：韩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议人望之所归，凡所议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协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与公，今尚存也。

公在相，举答诏文字与孙贲。贲谓臣不密则失身，莫且当孙顺。公曰：“事至此，忠臣义士亦不顾。若顾之，言不可出口矣。”

公谓小人不可求远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当求其处之之理，知其为小人。以小人处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则自小矣。人有非毁，但当反己是不是，己是则是在我，而非在彼，乌用计其如何。

公言始学行己当如金玉，不受微尘之污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无容矣。

公谓忠义之心人皆有之，惟其执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于世人。

潞公在西京府，人有以魏公进退讽潞公者，潞公曰：“彦博岂可以望韩公！韩公地位别，某则有些粗材，蒙朝廷擢备两府耳。”人颇与潞公自知之明也。所以欧公平日少许人，惟服韩公。尝因事发叹曰：“累百欧阳修不足望韩公。”

公谓欧与曾同在两府，欧性素褊，曾则龌龊，每议事，至厉声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问，俟其气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公谓大凡使人为善，须就其性中做，性中若无，虽强之终不能从。

公谓刘家今虽少淹，异日反正，当作第一第二等人，然更且固穷保名节。公曰：“勇且习石曼卿，直方外之士。”

定卒恶米陈，执筹不请。公为帅，驰入仓，郡卒前诉。公怀中出一裹，曰：“某亦请此米，朝廷置此米一斗价八镮，今虽陈下，亦不失四镮，适皆自汝扇摇。”公命戮数卒于前，公凝然不动，一军股栗。公平日恂恂如不能为，临事制变如此。

游城南记

[宋]张　礼撰　李开军整理

《游城南记》，不分卷，北宋人张礼撰注，"续注"当是金末元初人所撰，姓名不详。该书是张氏同友人于元祐元年游长安城南的一篇游记，于景物记述颇详；其注详赡，颇可见唐宋以来城南风景池亭的变迁。

元祐改元，季春戊申，明微、茂中同出京兆之东南门。

张注曰：唐皇城之安上门也。至德二载，改为先天门，寻复旧。肃宗以禄山国仇，恶闻其姓，京兆坊里有安字者，率易之。

续注曰：《志·总序》云：唐开元元年，改雍州为京兆府，以京城为西京；天祐元年，昭宗东迁，降为佑国军；梁开平元年，改府曰大安，越二年，改军曰永平；后唐同光元年，复为西京；晋天福元年，改军曰晋昌；汉乾祐元年，改军曰永兴，其府名皆仍旧，有宋因之。故其南北相值之街亦曰安上。

历兴道、务本二坊。

张注曰：兴道坊在安上门街之西，景龙三年，改瑶林坊。务本坊在安上门街之东，与兴道坊相对，景龙二年，改玉楼坊。景云元年，并复旧。二坊之地，今为京兆东西门外之草市，余为畎。

自务本西门，入圣容院，观荐福寺塔。

张注曰：圣容院盖唐荐福寺之院也，今为二寺，寺之浮图今正谓之荐福寺塔，尚存焉。其寺文明元年立，谓之大献佛寺，天授元年改为荐福寺，景龙中，宫人率出钱，起塔十五层。

续注曰：贞祐乙亥岁，塔之缠腰尚存，辛卯迁徙，废荡殆尽，惟砖塔在焉。

南行至永乐坊。

张注曰：即横冈之第五爻也，今谓之草场坡，古场存焉。隋宇文恺，城大兴，以城中有六大冈，东西横亘象乾之六爻。故于九二置宫室，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置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大兴善寺以镇之。玄都观在崇业坊，大兴善寺在靖善坊，其冈与永乐坊东西相直。《长安志》云：坊东有裴度宅。度欲入朝，有张权舆上疏云："度名应图谶，宅据冈原。"盖尝有人与度作谶云：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言度曾讨淮西平吴元济；宅据冈原，与兴善、玄都相连故也。

东南至慈恩寺，少迟登塔，观唐人留题。

张注曰：寺本隋无漏寺，贞观二十一年，高宗在春宫，为文德皇后立为慈恩寺。永徽三年，沙门玄奘起塔，初惟五层，砖表土心，效西域窣堵波，即袁宏《汉记》所谓浮图祠也。长安中摧倒，天后及王公施钱，重加营建，至十层。其云雁塔者，《天竺记》达嚫国有迦叶佛迦蓝，穿石山作塔五层，最下一层作雁形，谓之雁塔，盖此意也。《嘉话录》谓张莒及进士第，闲行慈恩寺，因书同年姓名于塔壁，后以为故事。按：唐《登科记》有张台，无张莒。台于大中十三年崔铏下及第，冯氏引之以为自台始，若以为张莒，则台诗已有题名之说焉。塔自兵火之余，止存七层，长兴中，西京留守安重霸再修之，判官王仁裕为之记。长安士庶，每岁春时，游者道路相属，熙宁中，富民康生遗火，经宵不灭，而游人自此衰矣。塔既经焚，涂圬皆剥，而砖始露焉，唐人墨迹于是毕见，今孟郊、舒元舆之类尚存，至其它不闻于后世者，盖不可胜数也。

续注曰：正大迁徙，寺宇废毁殆尽，惟一塔俨然。塔之东西两龛，唐褚遂良所书《圣教序》，及《唐人题名记》碑刻存焉。西南一里许，有西平郡王李公晟先庙碑，工部侍郎张彧撰，司业韩秀弼八分书，字画历历可读。

倚塔下瞰曲江宫殿，乐游燕喜之地，皆为野草，不觉有黍离麦秀之感。

张注曰：江以水流屈曲，故谓之曲江，其深处下不见底。司马相如赋曰"临曲江之隑洲"，盖其地也。《剧谈》曰：曲江本秦隑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江故有泉，俗谓之汉武泉，又引黄渠之水以涨之。泉

在江之西，旱而祷雨有应，今为滨江农家湮塞，然春秋积雨，池中犹有水焉。黄渠水出义谷，北上少陵原西北流，经三像寺（鲍陂之东北，今有亭子头，故巡渠亭子也），北流入鲍陂。鲍陂隋改曰杜陂，以其近杜陵也。自鲍陂西北流，穿蓬莱山注之曲江，由西北岸直西流，经慈恩寺而西。欧阳詹《曲江记》其略曰：兹地循原北峙，回冈旁转，圆环四匝，中成坎窞，窐窌港洞，生泉翕源。东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崇山浚川，钩结盘护，不南不北，湛然中停。荡恶含和，厚生蠲疾，涵虚抱景，气象澄鲜，涤虑延欢，栖神育灵。观此可得其概矣。唐进士新及第者，往往泛舟游宴于此。文宗时，曲江宫殿废十之九，帝因诵杜甫《哀江南》之诗，慨然有意复升平故事。太和九年，发左右神策军三千人疏浚，修紫云楼、彩霞亭，仍敕诸司有力建亭馆者，官给闲地，任营造焉，今遗址尚多存者。江水虽涸，故道可因，若自甫张村引黄渠水，经鲍陂以注曲江，则江景可复其旧。不然，疏其已塞之泉，渟潴岁月亦可观矣。乐游原亦曰园，在曲江之北，即秦宜春苑也，汉宣帝起乐游庙，因以为名。在唐京城内，每岁晦日上巳重九，士女咸此登赏祓禊。乐游之南，曲江之北，新昌坊有青龙寺，北枕高原，前对南山，为登眺之绝胜，贾岛所谓“行坐见南山”是也。

出寺，涉黄渠，上杏园望芙蓉园。西行，过杜祁公家庙。

张注曰：杏园与慈恩寺，南北相直，唐新进士多游宴于此。芙蓉园在曲江之西南，隋离宫也，与杏园皆秦宜春下苑之地。园内有池，谓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杜祁公家庙，咸通八年建，石室尚存，俗曰杜相公读书堂，其石室曰藏书龛。

续注曰：石室，奉安神主之室也。

出启夏门，览南郊、百神、灵星三坛。

张注曰：启夏门，唐皇城之南门也，北当皇城之安上门少西。盖京城之南凡三门：中曰明德门，今谓之五门，西曰安化门，今谓之三门，此其东门也。三坛在门外西南二里，百神灵星二坛颇毁，而圜丘特完。南一里，有莲花村，未详其所以名也。

续注曰：少西北，有唐赠户部尚书杨贞公瑒庙碑，晋公李林甫撰，王曾书，王敬从题额。次东南有唐相国令狐氏庙碑，太和三年，刘禹锡撰并书，陈锡篆额。杨氏苗裔，太和间尚盛，人呼为庙坡杨，辛卯迁移后，无闻焉。

次杜光村。

张注曰：杜光村有义善寺，俗谓之杜光寺，贞观十九年建，盖杜顺禅师所生之地。顺解《华严经》，著《法界观》，居华严寺，证圆寂，今肉身在华严寺。

东南历仇家庄。

张注曰：庄即唐宦官仇士良别业也。士良死，籍没其家，后晋赐晋昌军节度使安彦威，安氏子孙世守之。士良墓碑俱存，其南为郭子仪墓，西南长孙无忌之墓，碑皆断仆。

续注曰：抚定后府南赵牛里皓阳观主李可贞、乔志朴相过，语余观西北有二大碑，云是郭氏墓碑，他日往观，其一寿州刺史郭敬之神道碑。敬之字敬之，子仪父也，以子仪贵，赠太保徐国公，碑额御题，韩国公苗晋卿撰序，萧华书。其一郭氏所尚升平公主墓碑，书撰姓名失传。

过高望西南行，至萧灌墓，读碑。

张注曰：灌，嵩之父也，碑乃明皇题额，张说为文，梁升卿书。嵩墓别葬张曲。

由赵村访章敬寺基，经拨川王论弓仁墓。

张注曰：五代周太子太师致仕皇甫玄，庄在赵村，建隆二年置，墓在村东，碑在其庄内。章敬寺，《长安志》曰：在通化门外，本鱼朝恩庄也，后为章敬皇后立寺，故以为名。殿宇总四千一百三十间，分四十八院，以曲江亭馆、华清宫、观风楼、百司行廨及将相没官宅舍给其用。今此基不甚侈，且与《志》所载地里不同，岂四十八院之一耶？论弓仁者，吐蕃普赞之族也，世相普赞，戎言以宰相为论，因以为氏。圣历三年，以所统吐浑七千帐降唐，累有战功，死赠拨川王，葬赵村，张说为碑，今已毁仆，字无存者，独其题额在焉。

下勋荫坡，入牛头寺，登长老文公禅堂，夜宿寺之南轩。

张注曰：勋荫坡，今牛头寺之坡也。寺即牛头山第一祖遍照禅师之居也，贞元十一年建，内有徐士龙所撰碑，太平兴国中，改寺曰福昌，元丰癸亥，长老道文自南方来，居于寺之北堂。其南轩为延客之所，今有朱公掞题壁。

己酉谒龙堂，循清明渠而西，至皇子坡，徘徊久之。

张注曰：龙堂在牛头寺之西，寺故有龙泉塔院，此堂即其地也。泉北有塔，俗称龙堂坡也，甚平衍，中多植杏，谓之杏花坪，见杜诩《胜游录》。清明渠，隋开皇初，引沉水西北流，屈而东流入城，当大安坊南街，又东流至安乐坊，入京城。今其渠自朱坡东南分沉水穿杜牧之九曲池，循坡而西，经牛头寺下穿韩符庄，西过韦曲，至渠北村西北，流入京城。皇子坡又在龙堂之西，秦葬皇子于坡底，起冢于坡北原上，因以名坡，隋文帝改永安坡，唐复旧。

览韩、郑郊居，至韦曲，扣尧夫门，上逍遥公读

书台，寻所谓何将军山林而不可见。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往往旧迹湮没，无所考求，岂胜遗恨哉？

张注曰：韩店，即韩昌黎《城南杂题》及送子符读书之地，今为里人杨氏所有，凿洞架阁，引泉为池，穿地得《大鸣起信论》碑之上篇。郑谷庄在坡之西，今为里人李氏所有。韦曲在韩郑庄之北。尧夫，进士韦师锡之字也，世为韦曲人。远祖夐，后周时居此，萧然自适，与族人处玄及安定梁旷为放逸之友，时人慕其闲素，号为逍遥公，明帝贻之诗曰：香动秋兰佩，风飘莲叶衣。《北史》有传。今其读书台□□□立。逍遥谷则在骊山西南，盖亦慕夐而名之也。杜甫《何将军山林》诗有“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又曰“忆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今第五桥在韦曲之西，与沈家桥相近，定昆池在韦曲之北，杨柳渚今不可考。南塘，按许浑诗云“背岭枕南塘”，其亦在韦曲之左右乎？尝读唐人诗集，岑嘉州有杜陵别业、终南别业，而石鳖谷、高冠谷皆有其居，郎士元有吴村别业，段觉有杜村闲居，元微之亦有终南别业，萧氏有兰陵里，梁升卿有安定庄，今皆湮没，漫不可寻，盖不特何将军山林而已。

晚，抵申店李氏园亭，夜宿祁子虚书舍。

张注曰：申店夹潏水之两溪。李氏名之邵，字公材，尝为进士。祁子虚名彻，李舍人婿也。园之东有阁曰秘春，北有小轩曰明月。

庚戌，子虚邀饮韦氏会景堂，及门，主人出迓，明微以为不足，子虚道其景且诵其诗，明微闻之，始入其奥。

张注曰：韦氏名宗礼，字中伯，世为下杜人，盖唐相之裔，家失其谱，不知为何房。城南诸韦聚处韦曲，宜其属系易知，然或东眷，或西眷，或逍遥公，或郑公，或南陂公，或龙门公，不知其实何房也。中伯博学好古，葺治园亭，奇花异卉，中莫不有，日与宾客宴游，朝奉郎白序题其堂曰会景。中伯圃中有对金竹，其状与对青相似，长安有此竹者，惟处士苏季明、张思道与中伯三家而已。

复相率济潏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积寺塔。原下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谓之交水，西合于沣，北入于渭。

张注曰：《长安志》曰：潏水，今名流水，一作泬水，自南山流至皇子陂。今潏水不至皇子陂，由瓜洲村附神禾堑上穿申店，而原愈高，凿原而通，深至八九十尺，俗谓之坑河是也。瓜洲村之东北原上潏水北岸上，尚有川流故道，西北过张王村之东，又西北经内家桥，又西北经下杜城，过沈家桥。杜城之西有丈八沟，即杜子美陪诸公子纳凉遇雨之地。潏水上原西北流，而合御宿川水，是名交水，在香积寺之西南。香积寺，唐永隆二年建，中多石像，塔砖中裂，院中荒凉，人鲜游者。

下原，访刘希古，过瓜洲村。

张注曰：刘希古名舜才，为进士不第，退居申店潏水之阴。瓜洲村，俗以为牧之种瓜之地。予读许浑集，有《和淮南相公重游瓜村别业》诗，淮南相公杜佑也，佑三子师损、式方、从郁，牧之从郁子也。由此考之，在佑已有瓜洲别业，则非牧之种瓜地明矣。今村南原上有瓜洲墓，岂始有瓜洲人居此而名之耶？亦犹长安县有高丽曲，因高丽人居之而名之也。

复涉潏水，游范公五居。

张注曰：范公庄本唐岐国杜公佑郊居也，门人权德舆为之记，纂叙幽胜，极其形容。旧史称佑城南樊川有桂林亭，卉木幽邃，佑日与公卿宴集其间，元和七年，佑以太保致仕居此。《式方传》又云：杜城有别墅，亭馆林池，为城南之最。牧之之赋亦曰：予之思归兮，走杜陵之西道。岩曲泉深，地平木老。陇云秦树，风高霜早。周台汉园，斜阳衰草。其地有九曲池，池西有玉钩亭，许浑诗所谓“九曲池西望月来”，池迹尚存，亭则不可考也。又其地有七叶树，每朵七叶，因以为名，罗隐诗所谓“夏窗七叶连檐暗”是也。以是求之，其景可知矣。此庄向为杜氏所有，后归尚书郎胡拱辰，熙宁中，侍御史范巽之买此庄于胡，故俗谓之御史庄，中有溪柳、岩轩、江阁、圃堂、林馆，故又谓之五居。

东上朱坡，憩华岩寺，下瞰终南之胜，雾岩、玉案、圭峰、紫阁，粲在目前，不待足履而尽也。

张注曰：朱坡在御史庄东，华岩寺西，牧之《朱坡》三绝句，极言其景。华岩寺贞观中建，寺之北原，下瞰终南，可尽其胜，岑参诗所谓“寺南几千峰，峰翠青可掬”是也。终南一名太乙，一名地肺，《关中记》曰：终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内为福地。《柳宗元碑》曰：据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陇首，以临于戎；东至于商颜，又东至于太华，以距于关。秦末，四皓隐于其间，后因立庙，唐文宗诏建终南山祠，册为广惠公。圭峰、紫阁，在祠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唐僧宗密所居，因号圭峰禅师。紫阁之阴即渼陂，杜甫诗曰“紫阁峰阴入渼陂”是也。太乙在祠之东，雾岩、玉案，附丽而列。二峰之间，有冰井，经暑不消，长安岁不藏冰，夏则取冰于此。紫阁之东有高观峪，岑参作高冠，蒋之奇作高官，未知孰是。

已而子虚、希古开樽三门，寺僧子齐，出诗凡数百篇，皆咏寺焉，予赏苏子美诗，明微吟唐僧子兰诗“疏钟摇雨脚，积雨浸云容”之句，及读相国陈公“悔把吾庐寄杜城”之言，则又知华岩之为胜也。酒阑，过东阁，阁以华岩有所蔽，而登览胜之。真如塔

在焉，谓之东阁，以西有华岩寺故也，今为草堂别院。

张注曰：《长安志》曰：真如塔，在华岩寺。今其塔在东阁法堂之北，壁间二石记，皆唐刻也，具载华岩寺始末，则华岩东阁，本一寺也，不知其后何以隶草堂焉。

下阁，至澄襟院，院引北岩泉水，架竹落庭注石盆中，萦澈可挹，使人不觉顿忘俗意。时子虚、希古先归，院之东，元医之居也，予与明微宿焉。

张注曰：澄襟院，唐左术僧录遍觉太师智慧之塔院也，碑云：起塔于万年县神禾乡孙村，今属鸿固乡。元医世为樊川人，其居北倚高坡，泉声泠泠，竹阴相接，圃中植花，穴洞岩间，架阁池上，茂林修竹，与之隐映，真有幽胜之趣。

续注曰：澄襟院，水久涸，今为长老滨巨源衣钵院。庄则金兴定辛巳间，尚为元氏之居，迁徙后，遂无闻焉。近代李构即庄建阁，凿洞立三清像，遂呼为三清阁，兵后，高窦老奉披云真人为十方院，门人樊志高尽有元庄。典型虽在，盛事则废。

辛亥，历废延兴寺，过夏侯村王、白二庄林泉。

张注曰：延兴寺在杨万坡断碑遗址，瓦砾遍地，兴废之由无可考，今为里人刘氏所有。竹木森蔚，泉流清浅，景胜元医之居，但不葺治耳。驸马都尉王铣林泉，在延兴寺之东，与朝奉郎白序为邻，王氏林泉久不治。白字圣均，庄有挥金堂、顺年堂、疑梦室、醉吟庵、翠屏阁、寒泉亭、辛夷亭、桂岩亭，今为王员外家所有。

东次杜曲，前瞻杜固，盘桓移时。

张注曰：《唐史》称：杜正伦与城南诸杜素远，求通谱，不许，衔之。世传杜固有王气，诸杜居之，衣冠世美，及正伦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凿，川流如血，阅十日方止，自是南杜稍不显。居杜固者谓之南杜，以北有杜曲故也。杜固今谓之杜坡，所凿之处，崖堑尚存，俗曰马塴崖，或曰凤皇嘴，不知何谓也。杜氏世葬少陵原，司马村之西南，杜甫尝称杜曲诸生、少陵野老，正谓杜曲、少陵相近故也。甫为晋征南将军预之后，预玄孙某，随宋武帝南迁，遂为襄阳人。甫曾祖某为巩令，又徙河南。宋孙洙为甫传，以牧之为甫族孙，盖同出于预也。是甫乃城南诸杜之裔耳，然唐宰相世系不载，不知何故，俟再考之。

越姜保，至兴教寺，上玉峰轩，南望龙池废寺。

张注曰：兴教寺，总章二年建，有三藏玄奘、慈恩、西明三塔，寺倚北冈，南对玉案峰。元丰中，知京兆龙图李公登眺于斯，命僧创轩，是名玉峰，擢万年令陈正举为之记。龙池寺直玉案山之北。

续注曰：兴教寺，开成四年，沙门令总载修。《三藏塔铭》，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刘轲撰；《慈恩塔铭》，太子左庶子御史中丞李弘度撰；《西明塔铭》，贡士宋复撰。三藏塔奠中差大，右慈恩左西明差小，殿宇法制，精密庄严。

过塔院，抵韦赵，览牛相公樊乡郊居。

张注曰：塔院者，京兆开元寺福昌塔之庄也，俗谓之塔院，修竹乔林，森结参天，池台废基颇多，不知在唐为谁氏业。俗传国初狂人李琰居之，琰诛没官，后福昌塔成，赐之为常住。韦赵村有牛相僧孺郊居，子孙尚有存者。僧孺八世祖某，隋封奇章公，长安城南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书千卷，僧孺居之，依以为学。后为相，与李德裕相恶，门生故吏，各相为党。先是泓陟相德裕宅为玉碗，僧孺宅为金杯，且云金毁可作他器，玉毁不复用矣，其言果验。然《唐史》传方技者不载其事，其亦阙文矣乎?

乃登少陵原，西过司马村，穿三像院，寻旧路，暮归孙君中复之庐。

张注曰：《长安志》云：少陵原南接终南山，北直浐水，本为凤栖原，汉许后葬少陵，在司马村之东，因即其地呼少陵原。杜牧之《自志》云：葬少陵司马村。柳宗元《志伯妣墓》曰：葬万年之少陵原。实凤栖原也。原脉起自南山，屈曲西北，冈阜相连，累累不断，凡五十里。然则凤栖、少陵其实本一，因地异名耳，汉总谓之洪固原，今万年县有洪固乡。司马村，今在长安城之东南，少陵在村之东北，则浐水在东，非在北矣。少陵东接丰梁原，或作凤凉原，浐水出焉；东北对白鹿原，荆谷水出焉，二水合流入渭，杜甫诗所谓"登高素浐原"是也。少陵之东冈下，即浐水之西岸，其地有泉，旧传有犊跑鸣而泉出，今谓之鸣犊镇。三像寺开元中建，背倚北原，高数百尺，始寺依原刻三大佛故名。又云开元末为武惠妃建，武氏墓在凤栖原长兴坊，与寺亦相近。中复，田家子，今为进士。

壬子，渡潏水而南，上原观乾湫，憩涂山寺，望翠微百塔。子虚约游五台，而与仆夫负行李者相失，遂饮于御宿川之王渠，醉还申店，几夜半矣。

张注曰：乾湫在神禾原皇甫村之东，旧传有龙移去，南山炭谷原之湫水遂涸，故谓之乾湫。炭谷之水遂著灵异，历代崇为太乙湫，或曰炭谷本太乙谷，土人语急，连呼之耳。

续注曰：涂山寺在皇甫村神禾原之东南，旧传皇甫村有三社，曰鸾驾坪、凤皇台及废栖真观。翠微寺在终南山上，本太和宫，武德八年建，贞观十年废，廿年，太宗厌禁内烦热，命将作大匠阎立本再葺，改为翠华宫，元和元年废为翠微寺。杜甫诗曰"云薄翠微寺"，则元和之前，固已谓之寺矣。百塔在梗梓谷

口，唐信行禅师塔院，今谓之兴教院。唐裴行俭妻厍狄氏，尝读《信行集录》，及殁，迁窆于终南山鸱号推信行塔之后，由是异信行者，往往归葬于此，今小塔累累相比，因谓之百塔。塔东为石鳖谷，广惠神祠在焉。西为豹林谷，种放隐居之地，放居今为女冠所有。苏季明松门，亦在其西，而董村者，翠微寺下院也，又在其西。自董村西行几十里，曰丰德寺，丰德长老所居，今其寺犹有僧焉。南五台者，曰观音，曰灵应，曰文殊，曰普贤，曰现身，皆山峰卓立，故名五台。圆光寺，王建集为灵应台寺，陆长源《辩疑志》为慧光寺，韩渥集为神光寺，今谓之圆光寺。五台之北，有留村数寺，皆下院也。御宿川，按《扬雄传》曰：武帝开上林，南院至宜春、鼎湖、昆吾，傍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游观则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大抵樊川、御宿，皆上林苑地也。

癸丑，诣张思道，循原而东，诣莲花洞，经裴相旧居，越幽州庄，上道安洞，抵炭谷。既行，小雨而还，复寻会景堂，清谈终日。

张注曰：思道，唐学士鷟之后，居滈水之阴，好读书善属文，雅丽有祖风。自思道之居，东行五六里，直樊川之上，倚神禾原，有洞曰莲花，旧为村人郑氏之业。郑氏远祖潜曜，尚明皇之女临晋公主，杜甫诗有《宴郑驸马洞中》，云“主家阴洞细烟雾”，宜即此地也。自洞东行三四里，为唐裴相国郊居，林泉之胜，亦樊川之亚，今为鄱阳沈思之居。又南行三里，至幽州庄李氏林亭，李氏燕人也，故以幽州名，泉竹之盛，过沈庄矣。南行四里，至道安洞，今为尼院，院中起小塔，西倚高崖，东眺樊南之景，举目可尽。又南行七八里，至炭谷，自谷口穿云渡水，蹑乱石，冒悬崖，行十余里，数峰耸削。蹬道之半，有司马温公隶书二十八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择平稳之地而置足则不跌，人莫不知之，鲜能慎。谷前太乙观，有希夷先生所撰碑，观南为故处士雷简夫隐居之地。

甲寅北归，及内家桥，子虚别焉。予与明微自翠台庄由天门街上毕原，西望三会寺定昆池，迤逦入明德门。

张注曰：内家桥，今名也，或曰雷家，或曰赖家，皆姓也。桥之西又有沈家桥、第五桥，亦以姓名。罗隐《城南杂感》诗有“赖家桥上潏河边”之句，似当以赖为是。翠台庄不知其所以，庄之前有南北大路，俗曰天门界，北直京城之明德门、皇城之朱雀门、宫城之承天门，则界当为街，俗呼之讹耳，许浑有《天门街望之》诗可据。天门街当毕原之中，《长安志》曰：少陵原西入长安县界五里。盖毕原也，《志》误以为少陵。西望三会寺，寺边有大冢，世传为周穆王陵。北有池，旧与昆明池相通，唐为放生池，有台，俗曰迦叶佛说法台，而传记以为苍颉造书台。景龙中，中宗幸三会寺，与群臣赋诗，上官倢伃所谓“释子谈经处，轩臣刻字留”是也。定昆池，安乐公主之西庄也，在京城之延平门外，景龙初，命司农卿赵履温、将作少监杨务廉为园，凿沼延十数里，时号定昆，中宗临幸，与群臣赋诗。

历延祚、光行、道德、永达四坊之地，至崇业坊，览玄都观之遗基，过冈，论唐昌观故事。

张注曰：唐昌观又曰唐兴观，在安业坊，玄都观北，中有玉蕊花。元和中，有仙子来观，严休父，元稹辈俱有唱和。

既而北行数里，入含光门而归焉。实闰月十六也。

张注曰：城南之景，有闻其名而失其地者，有具其名得其地而不知其所以者，有见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若牛头寺碑阴记永清公主庄、《长安志》载沙城镇薛据南山别业、罗隐《杂感》诗有景星观姚家园叶家林，闻其名而失其地者也；翠台庄、高望楼、公主浮图、温国塔、朱坡，具其名得其地而不得其所以者也；杨舍人庄、唯释院、神禾少陵两原、三清观、涂山寺、陈氏昆仲报德庐、刘翔集之蒙溪、刘子衷之樊溪、五台僧坟院，见于近世而未著于前代者，故皆略之，以俟再考。至于名迹可据，而暴于人之耳目者，皆得以详书焉。

东斋记事

[宋]范　镇撰　陈风良　郑　敏整理

《东斋记事》五卷，补遗一卷，辑佚二十三条，北宋范镇（一〇〇八——一〇八九）撰。范镇为北宋名臣，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数朝，故书中所记当时朝政、典制、风土、佚闻等较为翔实。原书已佚，清人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为五卷，又自《宋朝事实类苑》等宋代典籍中辑为"补遗"一卷。此后遂有各种翻刻本及整理本行世。现以中华书局整理本最为精良。本整理本以清代钱熙祚校注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版本。所附辑佚二十余条，录自中华书局汝沛先生点校本，标点略有变动。

自　序

予尝与修《唐史》，见唐之士人著书以述当时之事，后数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来盖希矣，惟杨文公《谈苑》、欧阳永叔《归田录》，然各记所闻而尚有漏略者。予既谢事，日于所居之东斋燕坐多暇，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因纂集之，目为《东斋记事》。其蜀之人士与其风物为最详者，亦耳目之熟也，至若鬼神梦卜率收录而不遗之者，盖取其有戒于人耳。

卷　一

刘尚书涣尝言：宣祖初自河朔南来，至杜家庄院，雪甚，避于门下，久之，看庄院人私窃饭之。数日，见其状貌奇伟兼勤谨，乃白主人，主人出见，而亦爱之，遂留于庄院。累月，家人商议，欲以为四娘子舍居之婿。四娘子即昭宪皇太后也，其后生两天子，为天下之母。定宗庙大计，其兆盖发于避雪之时。圣人之生，必有其符，信哉！

太祖时，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常山、贺惟忠易州、何继筠棣州、郭进西山、武守琪晋阳、李谦溥隰州、李继勋昭义、赵赞延州、姚内斌庆州、董遵诲环州、王彦升原州、冯继业灵武，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其贸易则免其征税。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备见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

太祖征河东，绛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先去枝叶，后取根柢。今河东外有契丹之援，内有人户供输，窃恐岁月间未能下矣。宜于太原北石岭山，及河北两界山东静阳村、乐平镇、黄泽关、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迁其部内人户于西京、襄、邓、唐、汝州，给闲田使自耕种；绝其供馈。如此，不数年间可平定矣。"其后卒用其策而下河东。化光，简肃公之父，后赠中书令。

太祖一日御后殿虑囚，内有一囚告："念臣是官家邻人。"太祖以为燕蓟邻人，遣问之。乃云："臣住东华门外。"太祖笑而宥之。

曹利用先赐进士出身，而后除仆射，乃知进士之为贵也如此。

景德中，李迪、贾边皆举进士，有名当时，及就省试，主文咸欲取之，既而二人皆不与，取其卷视之，迪以赋落韵，边以"当仁不让于师"，论以"师"为"众"，与注疏异说。乃为奏具道所以，乞特收试。时王文正公为相，议曰："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恕。如边特立异说，此渐不可启，将令后生务为穿凿，破坏科场旧格。"遂收迪而黜边。

蔡文忠公齐状元及第，真宗视其形貌秀伟，举止安重，顾谓寇莱公曰："得人矣！"因诏金吾给驺从传

呼。状元给驺从，始于此也。

祥符中，杨文公以母疾，不俟报，归阳翟。初，真皇欲立庄献为皇后，文公不草诏，庄献既立，不自安，乃托母疾而行。上犹亲封药，加以金帛赐之。

真皇时，置天庆观。张邓公士逊为广南东路转运使，会诏天下置天庆观，公因请即旧观为之，以纾天下土木之劳。诏如其请。

真宗东封，放梁固以下进士及第；祀后土汾阴，放张师德以下进士及第。固，状元梁颢子；师德亦状元张去华子。魏野以诗贺曰："封禅汾阴连岁榜，状元俱是状元儿。"

真皇时，以任密学中正知成都府，代张尚书咏。或以为不可。时王文正公为相，上责问之。对曰："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矩，它人往往妄有变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王公之能用人也。

天圣三年，汉州德阳县均渠乡民张胜家，析木有"天下太平"字，因进上之。朝廷赐以茶、綵，乃改乡名太平。

太平兴国六年，司天言："五福太一，自甲申年入黄室巽宫，在吴分。"仍于京城东南苏村作东太一宫。至天圣六年，又言："戊辰自黄室趣蜀分。"乃于八角镇筑西太一宫。春、夏、秋、冬四立日，更遣知制诰、舍人率祠官往祠之。一日，宋元宪公祠东太一宫，见殿庑攲倒疏漏，因问道士。答曰："孤寒太一幸舍人闻奏完修之。"时西太一宫新建，室宇宏丽，供具严饰，故道士因目东太一宫为孤寒太一。

天圣中，童谣云："曹门好有好好，曹门高有高高。"其后，今太皇太后为皇后，太皇太后姓曹氏。英宗皇帝即位，而高太后为皇后，高后，曹氏之所出。前史载谣言者，信哉不可忽也。

赏花钓鱼会赋诗，往往有宿构者。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适置会，命赋"山水石"，其间多荒恶者，盖出其不意耳。中坐优人入戏，各执笔若吟咏状。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众扶掖起之，既起，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其诗令中书铨定。秘阁校理韩羲最为鄙恶，落职，与外任。

初，永兴造砖塔，姜遵知府多采石以代砖甓及烧灰，管内碑碣为之一空。得是石不敢毁，来献。其石盖榻状也，书"山水"二字，镌之字可数尺，笔势雄健。施枕簟其上，水流其间，潺潺有声。盖开元中所作也，今在清晖殿。

赏花钓鱼宴，旧制，三馆直馆预坐，校理而下赋诗而退（按，孔文仲《谈苑》亦录此事，"赋诗而退"下云："太宗时，李宗谔为校理，作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憀却出宫门去，还似当年不第时。'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与会也。"此处文义未了，当有脱落）。

道家有《金龙玉简》，学士院撰文，具一岁中斋醮数，投于名山洞府。天圣中，仁宗皇帝以其险远穷僻，难赍送醮祭之具，颇为州县之扰，乃下道录院裁损，才留二十处，余悉罢之。河南府平阳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宁府华阳洞、舒州潜山司真洞、杭州大涤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张公洞、南康军庐山咏真洞、建州武夷山升真洞、潭州南岳朱陵洞、江州马当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润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钱塘江水府、河阳济渎北海水府、凤翔府圣湫仙游潭、河中府百丈泓龙潭、杭州天目山龙潭、华州车箱潭。所罢处不可悉记。予尝于学士院取《金龙玉简》视之，金龙以铜制，玉简以阶石制。

天圣中，雄州民妻张氏户绝，有田产。于法当给三分之一与其出嫁女，其二分虽有同居外甥，然其估缗钱万余，当奏听裁。仁皇曰："此皆细民自营者，无利其没入，悉以还之。"是时，王沂公为宰相，吕文靖公、鲁肃简公参知政事，极赞美之。

故事，翰林侍读学士无带出外者，张知白罢参知政事，授此职，知大名府，然非历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宝元中，梅询始带知郑州，改许州，自后两制遂为例也。

景祐元年，仁皇感疾，屡更翰林医不愈。李大长公主言许希者善针，遂召使针，三进针而愈，擢希尚药奉御，赐予甚厚。希谢恩舞蹈讫，又西向而拜。上遣人问之，对："谢其师扁鹊。"乃诏修扁鹊庙。是时，山东颜太初作诗美其不忘本，而刺讥士大夫都贵位、享厚禄，而不知尊孔子。

庆历三年，澧州献木，有文曰"太平之道"。予尝于天章阁下观瑞物，见枣木板有北斗文，仍有辅星，形势曲折，文采灿然。

后唐明宗置端明殿学士。太平兴国中，改端明为文明，以程羽为文明殿学士，位在枢密副使之下。明道元年，改承明为端明，二年，除宋宣献公为学士，与文明之职并存，而降其班序。是岁，又改殿曰延和。庆历七年，以真宗谥号，改文明为紫宸，而丁文简公度为紫宸殿学士。既而言者以为紫宸非臣下所

称，乃以延和为观文殿，而以丁为观文殿学士，相继以贾文元公昌朝为大学士，仍诏自今非尝为宰相者勿除。

庆历八年后，以茶、盐、香药、见钱为四税，沿边用之；茶、盐、香药为三税，近里州军用之。议者谓四税与见钱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视边计之厚薄，与其物价之高下，以时而变通之，乃可也。

庆历八年，南岳瑞应峰前，一夕大雷雨，平地涌木若龟然，手足皆具，高二尺，围一丈。

庆历初，万胜军皆市井疲软新应募者，西贼易之，而素畏虎翼。是时，麟府路兵马钤辖张亢修建宁寨，更其旗帜。贼见万胜旗帜，不知其虎翼军也，而先犯之。万弩齐发，贼奔溃，斩首二千余级。遂筑建宁、清塞、百胜、中候、镇川五堡。亢之智谋，大率如此。

真宗皇帝严于醮祭之事，其表章则用"昭受乾符之宝"。其后，大内火，宝亡，止用"御前之宝"。庆历中，下学士院定其文曰："皇帝钦崇国祀之宝"，醮祠则用之。

庆历中，兴学。一日，判监诸学官皆会，石守道言于坐曰："蜀生有何群者，只知有仁义，不知有寒饿。"遂馆于家。是时，谏官、御史言，以赋取士，无益于治，而群尤致力助之。下两制议，两制以为赋诗用之久，且祖宗故事，不可废。群闻之大恸，焚其生平所为赋百余篇，不复举进士，又以戒其子云。其后何圣从荐之，赐号安逸处士。群，果州西充县人。

庆历中，广南西路区希范以白崖山蛮蒙赶内寇，破环州及诸寨。时天章杜待制杞，自京西转运使徙广西。既至，得宜州人吴香等为乡导，攻破白崖等寨，复环州，因说降之。大犒以牛酒，既醉，伏兵发，擒诛六百余人。后三日，始得希范，醢之以赐溪洞诸蛮；取其心肝，绘为《五藏图》，传于世。其间有眇目者，则肝缺漏。是时，梅公仪挚为御史，言杞杀降，失朝廷大信，请加罪。朝廷录其功，止加戒谕而已。其后，杞知庆州，一日方据厕，见希范等前诉，叱谓曰："若反人，于法当诛，尚何诉为!"未几而卒。杀降古人所忌，杞知之，心常自疑，及其衰，乃见为祟，无足怪也。

皇祐末，邕州白气亘天，江水泛溢，司户参军孔宗旦言于知州陈珙宜备边，珙不听。未几而侬智高内寇，破邕、贵、横、贺、浔、藤、梧、封、康、端十州，围广州，杀将吏张忠等数十人。最后，遣狄公青以蕃落五百骑败之邕州归仁铺，凡得首级五千三百四十一，筑为京观。初，谣言云："农家种，籴家收。"至是为狄公所败。

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代孙孔宗愿为文宣公，寻改封孔宗愿为衍圣公。（按，《宋史·仁宗本纪》至和二年三月丙子，封孔子后为衍圣公。不载初封为文宣公事。然《文苑传》称文宣公孔圣祐，则原封实为文宣公，《本纪》据其后改之名耳。）

嘉祐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昏时，二星相继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刘仲更曰："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财。"未几，都城大水，居民庐室及军营漂流者不知几千万区。天变不虚发也如此。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近臣天章阁下观书、阅瑞物。上亲作飞白书，令左右播笏以观。又令禹玉跋尾，人赐一纸。既而置酒群玉殿，上谓群臣曰："今天下无事，故与卿等乐饮。"中坐赐诗，群臣皆和。又赐太宗时斑竹管笔、李廷珪墨、陈远握墨、陈朗麝围墨，再就坐。终宴，更大盏，取鹿头酒视封，遣内侍满斟遍劝。韩魏公琦一举而尽，又劝一杯。卢公彦平生不饮，亦釂一巨杯。又分上前香药增诸饤中，各令持归。至二十六日，温州进柑子，复置会，自台谏、三馆臣僚悉预，因宣谕："前日太草草，故再为此会。"其礼数一如前，但不赋诗矣。

嘉祐中，交趾贡麒麟二，予尝于殿庭中与观，状如水牛，身披肉甲，鼻端一角，食生刍果瓜。每饲之，必先以杖击其角，然后食之。是时，中外言非麟者众。田元均况为枢密使，言非麟，又历引诸书所载形状，皆无此兽，恐为远人所欺。卒以为异兽诏答之。予尝见陈公弼言，荣州杨氏家水牛生子类此，盖牛入水而蛟龙感之以生也。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公诗："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为之。

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莫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天章阁待制杨乐道二人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详定官，发初考官所定等，以对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当从初考，或从覆考为定，即不得别立等。是时，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

间别取一人为状首。杨乐道守法，以为不可。议论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弥封官，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详定官得别立等自此始，遂为定制。

仁皇朝，内侍张宗礼无为山烧香，得古柏围数丈，中空可以施卧榻坐墩。予目为自然庵。其上枝叶郁然，前有竹径，设童子如迎客之状，甚可爱赏。

仁宗朝，讲读官侍迩英者皆立，每问事则众人齐对，颇纷纭。乃诏皆坐，惟当读者以次立，而记注亦坐。石昌言、杨休奏："记注官当立侍，密迩德音以详记录，不可坐。"遂令立侍。

崇政殿之西有延羲阁南向，迎阳门之北有迩英阁东向，皆讲读之所也。仁宗皇帝即位，多御延羲。每初讲读或讲读终篇，则宣两府大臣同听，赐御书或遂赐宴。其后，不复御延羲，专御迩英。凡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罢，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罢。讲读官诣门上赐食，俟后殿公事退，系鞵以入。宣坐赐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复以次起讲读。又宣坐赐汤，其礼数甚优渥，虽执政大臣亦莫得与也。（按，延羲阁原本"羲"作"义"。考《宋史·本纪》亦作"义"，而《地理志》俱作"羲"。按"义"为太宗原名，不应阁名延义，今从《地理志》改正。）

仁宗当暑月不挥扇，镇侍迩英阁，尝见左右以拂子袪蚊蝇而已。冬不御炉，每御殿，则于朵殿设炉以御寒气，寒甚，则于殿之两隅设之。医者云：体被中和之气则然矣。

仁宗皇帝好雅乐，又严天地宗庙祭祀之事及崇奉神御，故中外言乐者不可胜计，置局而修制亦屡焉，其费不赀。宦侍建言修饰神御，岁月不绝，然为之终身不衰。庆历中，陕西用兵后，有建请出田猎以耀武功，四方以鹰犬来献，惟恐居后。然出猎者一再而止。帝王之好岂可以不慎哉！好雅乐祭祀之事，人争以雅乐祭祀之事奉之，未必皆得其当，然好之终身不衰不害也。方下令校猎，而人争以田猎鹰犬来奉，乃一再而遂止。仁皇帝诚知所好矣，不然者，何以庙号曰"仁"哉！

仁皇末年，有鹊巢于宣德门山棚上，毁而复累者再。识者咸以为异。

正月十四日，上御楼，遣中使传宣从官曰："朕非好游观，盖与万民同乐。"翌日，蔡君谟献诗纪其事。

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营室，历于虚、危。术者占曰："营室卫分，濮水出，主宗庙祭祠事；虚、危齐分，上受命之国，主坟墓哭泣。"逾年，而熙宁改元矣。天之告人，岂不昭昭然哉！

故事，郊庙读祝册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宫更衣，诣坛下，百官皆回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庙，诏读册官无起，及诣坛下，诏百官勿回班。所以见事宗庙之精意也。

予尝修《玉牒》，知国家庆绪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千余人，男女相半，存亡亦相半。亲王置翊善、侍讲、记室，余则逐宫院置都讲教授。岁时有喜庆，则燕崇政殿或太清楼。命之射，课其书札，或试以歌诗，择其能者而推赐器币，以旌劝之。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后守节领其事。有所奏请，不得专达，必经宗正司详酌而后以闻。所以勉进其敦睦，而纠正其愆违也。其后增置讲书官四员，别置小学教授一十二员，又增同知大宗正一员，而置官益多，其疏属又听其出外官，则自励而向学者弥众矣。

卷 二

汉斛之法，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其实十斗，积百六十二万分，二千龠之实也。不言深而言方者，无分寸之别也；圜其外者，亦相生之数也。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云耳者，谓升合如耳形，附于斛之左右也。今胡瑗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龠其状似爵者，谓圜如爵也。今之龠方一寸，深八分一厘，亦以方分置算也。上三下二者，谓斛在上并升合为三也，斗在下并龠为二也。圜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圆函方，下为方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俯。自聂崇义失之于前，而胡瑗、阮逸踵之于后也。夫斛斛非是，而欲考正黄钟，安可得也！

燕龙图肃判太常寺，建言：今之乐太高。始下诏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乐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继出矣。李照之乐，以纵黍累尺，黍细而尺长，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横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径乃三分四厘六毫。空径三分四厘六毫，与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于以尺而生律也。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后有成都房庶者，亦言今之乐高五律，盖用唐乐而知之。自收方响一、笛一，皆唐乐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

二米。是时，无二米黍，据见黍为律。虽无千七百三十黍之谬，与三分四厘六毫之差，然其声才下三律，盖黍细尔，其法则是矣。王原叔洙、胡瑗大不喜其说。朝廷但授庶试秘书省校书郎，不究其说而止。庶，玄龄之后，其为人简脱，尝与乡荐，然好音，宋子京祁、田元均况皆荐而召之。是时，丁正臣亦收牙笛二，与庶笛同。予尝于雄州王临处得北界笛一，比太常乐下四律、教坊乐下二律，犹高于唐乐一律。又尝于才元处得并州铜尺一，比太府尺长三分，以之定律，与唐乐声同。太府尺定律与北界笛同，二者必有一得也。若得真黍，用房庶法为律以考之，其为至当不疑矣。真黍，一稃二米者。世尝言王朴为知乐，而不知乐之坏自朴始也。

初，太常钟磬皆无款志，朴用横黍尺制律，命其钟磬而志刻之。太祖患乐太高，和岘用影表尺八寸尺也，故乐比唐为高五律矣。今太常镈钟最大者，声中唐之黄钟，志刻乃云林钟，余钟率皆如此。李照则多镵凿旧钟以合其律，而钟磬又不如朴时，虽非本声，而其器尚完也。惜哉！司马君实内翰光于予莫逆之交也，惟议乐为不相合。君实以胡瑗一黍广为尺，而后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为律，而后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围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不合，又变而为方分，其差谬处不可一二数也。以律生尺，九十分黄钟之长，加十分以为尺。凡律皆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长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损益之，而十二律积实相通矣。往在馆阁时，决于同舍，同舍莫能决，遂奕棋以决之，君实不胜，乃定。其后二十年，君实为西京留台，予往候之，不持他书，唯持所撰《乐语》八篇示之。争论者数夕，莫能决，又投壶以决之，予不胜。君实欢曰："大乐还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领而归。岂所见然耶，将戏谑邪，抑遂其所执不欲改之耶，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戏谑矣。（按：《宋史》称镇于乐尤注意，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与司马光辩难，凡数万言。神宗时，尝诏镇与刘几定乐。镇曰："定乐必先正律。"帝虽然之，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并赐镇。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哲宗朝，乃请太府铜尺为之，逾年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下之太常。乐奏三日而镇逝。）皇祐中，再定雅乐。胡瑗铸十二钟，大小轻重如一，其状类铎，为大环，铸盘龙、蹲熊、辟邪其上，谓之旋蠡，而平击之，故其声郁而不发。又陕西铸大钱，民以为患。是冬，日食心宿，刘羲叟谓予曰："上将感心腹之疾，是与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寻使契丹，还至雄州闻上得心腹之疾矣。归问其故，羲叟曰："景王铸大钱，又铸无射，而为大林，所谓'害金再兴'者也。是时，日亦食于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与景王同占。"噫！羲叟而不言，则左丘明所载伶州鸠之语为诬矣。是羲叟不独为知术数，其发扬丘明功亦为不细。羲叟字仲更，泽州人，以修《唐书》授崇文院检讨，未及谢，疮发背而卒。

《周礼》："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也。几面鼓，犹言几两车、几区宅、几廛田也。而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鼓而为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击，乃于县内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社宗庙设而不用。景祐中，冯章靖公言雷鼓、灵鼓、路鼓并当考击，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

自唐开元时，父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以其不袭封也。然不知至于服纪则有所不齐。国朝亦著于礼令。景祐中，石资政中立卒，众子在，嫡孙不传重。未几，而众子卒，其家奏："嫡孙合与不合传重。"下礼院议。于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与予为礼官，景文公遂令三人各为议状。不疑曰："初当传重，不传重误也。宜改正之，使追为服。"次道则用江都《集礼》以为当接服，若曰："父死众子在，嫡孙不传重，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众孙接服，是一尊亲为两等服也。"予谓："石氏之孙宜依礼令不传重，且为本服。自今而后别著令，父死众子在，嫡孙传重，然后得礼之正。"又为不疑难曰："石氏子当传重，就令石氏子于服中犯刑，如何处之？必以见行法、见行礼处之也，岂可旋更礼法，使变期服而传重，加以重刑也。"又为次道难曰："众子死，嫡孙接服，嫡孙死，众孙接服，是何异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尊长方决而死，乃令次家长接续，足其杖数邪，是无此理也。"然景文从次道议，仍请著为令。其后，众子在，嫡孙请传重者，听传重；其不请者，则不传重。岂礼之意哉！

故事，武臣不持丧。韩玉汝奏请持丧，下两制、台谏官议，唐子方介为御史中丞，其属皆不欲令持丧。是时，会议于玉堂后廊，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论也。"欧阳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为高！"孙梦得抃坐予旁，不觉叹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于礼。"两制与台谏官，竟为两议以上。遂诏阁门祗候、内殿崇班已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是则官高者得为父母服，官卑者则不为服，无官者将何以处之乎。

殿前司捧日、天武军司，龙卫步军司，神卫马军司，谓之上四军。合左右厢，厢各三军，每军五指挥，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又有第四军，

以处所退年高者，无都指挥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骁骑各上下军二十指挥，又有宁朔、骁胜各十指挥，虎翼左右各三军，军各十指挥，并有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司有云骑、武骑各十指挥。步军司有虎翼左右各三军，军十指挥，每军各有都指挥使一员，都虞候副之。遇转员，各以次迁补。凡迁至军指挥使、遥领团练，员溢，即上落军职为正、副使之本任。其老疾若有过，为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副都军头，隶军头司；甚者，黜为外州军马步军都指挥。

禁卫凡五重：以亲从官为一重，宽衣天武官为一重，御龙弓箭直、弩直为一重，御龙骨突子直为一重，御龙直为一重。凡入禁卫一重，徒一年至三年止，误者减二等。傅卞尝误入禁卫，定私罪，永叔再为论奏为公罪，得应制举。

周谏议湛善射弩，十发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尝谓予曰："其法虽由审固，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服弩，施箭其上，往往不中，至于用神之专，无不向的，非神用而何。"

元昊叛时，杨侍读偕进神楯劈阵刀，尝以步卒五百人试于殿廷。其法，外环以车，内比以楯，楯刻兽状，设机使开阖，所以惊马，亦以御箭，当时人皆非笑之。其后王吉阵于兔毛川，贼以铁鹞子束阵，弓弩不可施放，乃以劈阵刀披其甲、豁马臁，马奔逸，堕崖壑死者不可胜计。自陕西用兵，惟兔毛川胜捷者，由劈阵刀也。铁鹞子，贼中谓之"铁林"，骑士以索贯穿于马上，虽死不堕，以豪族子亲信者为之。

范恪在陕西亦为有功，常挽一石七斗力弓，其箭镞如铧，谓之铧弓。箭羽间勒其官称、姓名，往往一箭贯二人者，贼甚畏之。

卷　三

丁文简公度尝言："举进士时，以知制诰为贽卷。"既而复自笑曰："是不揆也。"然其后为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盖其所存者，从来有素矣。初，举人居乡，必以文卷投贽先进，自糊名后，其礼寖衰。贾许公为御史中丞，又奏罢公卷，而士子之礼都亡矣。

薛简肃贽谒冯魏公，首篇有"囊书空自负，早晚达明君"句。冯曰："不知秀才所负何事?"读至第三篇《春诗》云："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乃曰："秀才所负者此也。"

夏英公竦尝言："杨文公文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议者谓："英公文譬诸泉水，迅急湍悍，至于浩荡汪洋，则不如文公也。"

王文正公之为相也，王沂公为知制诰，吕许公为太常博士、知滨州。沂公尝见文正公，问："君识太常博士吕夷简否?"沂公曰："不识也。"他日复见，复问之，沂公曰："见朝士多称其才者。"凡三见三问，乃曰："此人异日当与公同秉国政。"是时，沂公既有名当世，颇以器业自许，中不能平，因曰："公识之耶?"曰："不识也。""然则何以知之?"曰："吾见其奏请尔。"沂公犹不信，强应曰诺。其后，丁晋公既败，沂公先在中书，而许公自知开封府除参知政事，二人卒同秉政。沂公乃为许公言之，问其当时奏请，乃不税农器等事也。

李参自荆南召，欲以为三司使，参政孙梦得抃固执不可，曰："此人为主计，外台承风刻剥，则天下之人益困弊矣。"由是遂改授群牧使。

陕西路转运使请永兴军、秦、坊、同（在京板无"同"字）等州官置醋坊，王沂公言："榷酤之法，盖出于前代之不得已。今经费之广，未能省去，官自造醋，细民益见侵夺也。"

周谏议湛为盐铁判官，三司文帐烦冗，吏胥蔽欺，若不可究者，为之立勘同法，岁减天下设帐七千道。又括天下隐户三十三万，发其诡号凡十二种。

夏秋沿纳之物，如盐曲之类，名件烦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帐钞。程文简为三司使，独以谓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取盐曲，则致重复。此亦善虑事也。

韩持国知颍川府，时彦以状元及第，每称状元，持国怒曰："状元无官耶!"自此呼为签判。彦终身衔之。马涓巨济亦以状元及第，为秦签，亦呼状元。秦帅吕晋伯曰："状元者，及第未除也。既为判官，不可曰状元。"巨济愧谢。

《湘山野录》载："胡旦乞入见，王沂公奏旦瞽废，乞送中书问求见之因。至堂，沂公与诸相具门生礼，列拜，旦长揖而坐。"中书堂，宰相治事之地，表仪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对，送中书引问，自有公礼，何暇讲师生之私敬。旦于都堂，巍然受诸相之拜而不辞，决无此理。予于秘阁尝见其《演圣通论》，甚有出于人者，而所为如此，岂不惜哉。

国朝言水利者，惟乾州刺史张纶（京板作张纶）为有绩效之最。天禧末，为江淮发运副使，筑高邮北

漕河长堤二百里，旁锢石为距，分十闳以泄横流。泰州有捍海堰，久废不治，与范希文经画修复之，遂命兼知泰州。堰成，复租户万二千七百。州人感之，为立生祠。

陈公弼知潭州长沙县。部僧有海印者，多识权贵人，数挠政违法，夺民园池，更数令莫敢治。公弼捕笞之，以园池还民。又知虔州雩都县，毁淫祠数百区，勒巫觋为良民七十余家。

湖南之人掠良人，逾岭卖为奴婢。周湛为广东提点刑狱，下令捉搦，及令自陈，得男女二千六百余人，还其家，而世少知之。盖亦古之良吏也。

仁皇初，薛简肃知开封府，上新即大位，庄献临朝，一切以严治，人谓之“薛出油”。其后移知成都，岁丰人乐，随其俗与之语嬉游，作《何处春游好》诗十首，自号“薛春游”，欲换前所称也。

薛简肃公时，布一匹三百文，依其价，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民初甚善（一作“喜”）之。今布千钱，增其价才至四百。其后，转运使务多其数，富者至数百匹，贫亦不下二、三十匹，而贫富俱不憀矣。

凤州贫民不能葬者，弃尸水中。雍慎微为推官，以俸钱市旷地使之葬。慎微名明远，阆州人，所至有惠政。其知栎阳县也，泾水旧酾三渠，置斗门若干，第六、第七门久废而不治，而岁役百夫者凡三十年，白府罢之。粟邑镇税岁六十万，不登者三十年，奏减四十万。清州户绝丝岁千余两，代输者八十年，斥卖之。此足以见其宿抱之所存。子子方，尚书度支员外郎。

张职方其知江阴军，吏盗钱三百万，盖二十年矣，发其奸，捕系数十人。转运使赵廓谓曰：“此应赏典；愿窜吾名以闻。”其惨然曰：“杀人以求赏，可乎?”悉召吏，谕以：“偿钱则贷出之，不然则尔死矣。”吏之亲属闻者，争出钱以偿，十日乃足。乃推二人已死者为首，余悉贷之不问。廓愧起叹曰：“公长者，非吾所及也。”其，简肃公之婿。

王景彝之父博文为枢密副使，月余而卒；景彝亦为枢密副使，月余亦卒。人甚异之。故事，初入二府者，三数月而后办理事。景彝才到，即点检办理。英皇甚注意体貌之，何天夺之速也。

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吴奎罢枢密副使。奎自嘉祐七年三月除枢密副使，累迁礼部侍郎。是年十二月，以父忧去位，在枢府凡三年。明年起复，奎子大理评事见于延和殿，面谕赍诏赐奎，而奎固辞，从之。

王景彝与予同在《唐书》局，十余年如一日，春、夏、秋、冬各有衣服，岁岁未尝更，而常若新置。至绵衣，则皆有分两帖子缀于其上，视其轻重厚薄，而以时换易。有仆曰王用，呼即在前，冬月往往立睡于幄后，其不敢懈如此。一日，送食于其家，官中器具用悉典解使之，督索旬日而后得，景彝卒不知。是则效小谨者，不可不察其大过。严之蔽，惟小谨之悦，至于大过，则不闻。可不监哉!

王景彝尝谓予曰：“立朝当以一人为法。”予曰：“君法何人?”曰：“曾明仲。”然谨约为近，而严过之，其福寿固弗逮也。

水部郎中薛宗孺尝举崔庠充京官。后庠犯赃，宗孺知淄州，京东转运司差官取勘。久之，会赦当释。是时，欧阳永叔参知政事，特奏不与原免。议者以为永叔避嫌则审矣，自计无乃过乎。使宗孺自为过恶，虽奏不原可矣，今止坐失举，而不原赦，亦太伤恩。故宗孺衔之特深，以为一谪争两覃恩、两奏荐。宗孺，简肃公之侄，强干人也。

蔡君谟尝言：“宋宣献公未尝俗谈。在河南时，众官聚厅虑囚，公问之曰：‘汝与某人素有何冤?’囚不能对。坐上官吏以俗语问之，囚始能对。”又云：“宋元宪公近之和气拂拂然袭人，景文公则英采秀发，三人者，久视之无一点尘气，真神仙中人也。”

王武恭公德用，宽厚善抚御，其状貌魁伟，而面色正黑，虽匹夫下卒、闾巷小儿、外至远夷君长，皆知其名，识与不识，称之曰“黑王公”。皇祐末，仁宗以为枢密使，而以富韩公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为伴射。使者曰：“以公为枢密使、富公为相，得人矣。”上闻甚喜。

狄武襄公青初为延州指挥使，与西贼大小二十五战，每战带铜面具，被发出入行陈间。凡八中箭，累官至泾原路招讨副使。上未识其面，欲召见之，会贼寇边急，止令图其形以进，其后为枢密使。

张邓公尝谓予曰：“某举进士时，寇莱公同游相国寺，前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张相齐贤、王相随，复往诣之。卜者大惊曰：‘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相顾大笑而退。因是卜者声望日消，亦不复有人问之，卒穷饿以死。”四人其后皆为宰相，共欲为之作传，未能也。是时，邓公已致仕，犹能道其姓名。今予则又忘其姓名矣。其人亦可哀哉!

王章惠公随，举进士时甚贫，游于翼城，逋人饭，执而入县。石务均之父为县吏，为偿钱，又饭之，馆之于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礼。一日，务均醉殴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为河东转运使，务均恐惧逃窜。然随岂有害之之意乎。至是事败，文潞公为县，捕之急，往投随，随已为御史中丞矣。未几，封一铤银至县，葬务均之母，事少解。至随为参知政事，奏务均教练使，务均亦改行自修。王公长厚，而不忘一饭之恩也如此。

石资政中立，好谈谐，乐易人也。杨文公一日置酒，作绝句招之，末云："好把长鞭便一挥。"石立其仆，即和云："寻常不召犹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挥。"其谈谐敏捷，类皆如此。又尝于文公家会葬，坐客乃执政、贵游子弟，皆服白襕衫，或罗或绢有差等。中立坐而大恸，人问其故，曰："忆吾父。"又问之，曰："父在时，当得罗襕衫也。"盖见执政子弟服罗，而石止服绢。坐中皆大笑。石之父熙载（京板有"太宗时"三字）尝为枢密副使。

景祐中，有轻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诗益成二十八字，嘲谑云："仲昌故国三千里，宗道深宫二十年。殿院一声《河满子》，龙图双泪落君前。"龙图者，王博文也。尝更大藩镇、开封知府、三司使任使。一日对上，（京板有"前"字）因叙扬历之久，不觉泪下。殿院者，萧定基也。为殿中侍御史，与韩魏公、吴春卿、王君贶同发解。开封府举人作《河满子》曲嘲之。因奏事，上问之，令诵一过。宗道者，王宗道也。为诸宫教授及讲书凡二十余年，辄于上前自诉在宗藩二十余年，求进用。仲昌者，章郇公之从子。论科场不公，郇公奏闻，牒归建州。当时人以为虽用古人诗句，而切中一时之事，盛传以为笑乐。

卷　四

成都府学有周公礼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画三皇、五帝及三代以来君臣，即晋王右军与蜀守帖，求三皇、五帝画像是也。其柱钟会隶书刻其上。其屋制甚古，非近世所为者，相传以为秦、汉以来有也。殿下有二堂：曰温故，曰时习，东西相对。堂各有碑，碑曰"左生某、右生某"，皆隶书，亦西汉时诸生姓名也。其门屋东西画麟凤，盖取"感麟叹凤"之义。其画甚精，亦不知何代所为。

蒋密学堂谒庙，令圬墁之。莫测其所谓也。其西有文翁石室。其南有高朕石室，比文翁石室差大，背有石像。"朕"或以为"胜"，宋温之璋洗石以辨之，乃"朕"字也（音持禀反），相传东汉人也。殿之南面有石刻《九经》，盖孟氏时所为，又为浅廊覆之，皆可读也（周公礼殿乃古之学，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至唐明皇，始以孔子为先圣也）。

武侯庙柏，其色若牙然，白而光泽，不复生枝叶矣。杜工部甫云："黛色参天二千尺"，其言盖过，今才十丈。古之诗人，好大其事，率如此也。工部诗及段相国文昌记石龛于庙堂中。

大慈寺御容院有唐明皇铸像在焉，又有壁画《明皇按乐十眉图》。其地有瑞草纹，谓之"瑞草地"，亦谓之"花锦地"。张乖崖公尝令划平之，封其门户，后五日开，复生如故。

滟滪堆在夔州江中，传者云："与成都石笋根相连，往时石笋下炽火，而滟滪水沸。"盖妄也。或云出《图经》。

剑门山崖壁，相传有志公和尚隐像，戴笠以拄杖担经，望之宛然如真。又传有白檀立崖石上，若雪色然。予庆历末得告归，过剑门关。关使罗君天锡遗予香数两，且言："有一卒曾为井匠，由崖缝中以两肘拐石而上，伐一巨枝，乃枯柏也。"其香酷烈，非常柏之类。二物者几千百年，行人往来无不瞻仰，至天锡时始知为柏，则志公亦可知矣。

严仙观即严君平拔宅仙处。今其地可一二顷，陷尺许，谓之严仙观。至今有拖肠鼠，相传当时堕地者遗种。又云严卜真人乘鹤上升之地。南宋元嘉三年，建有七星岩。

初，孟氏时，蜀之邑里常患盗，眉州陈氏常依青神县东山以避之。蜀既平，公弼之祖母史氏议徙族于邑中，乃西过江，掷金钗中流曰："今圣天子在上，吾不复过此。"以与贼为仇也。噫！妇人女子乃知喜治如此，况贤哲乎。可以见一方之人情也。

淳化中，张邓公士逊为梓州射洪县令，会岁旱，祷于白崖山陆使君祠，遂雨。公立庭下，若听命然，须雨足，乃退。蜀人刻石记其事於祠中。

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张公咏察其有闻于乡里者，得张及、李畋、张逵，屡召与语民间事，往往延入卧内，从容款曲，故公于民情无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后，三人皆荐于朝，俱为员外郎，而蜀人自此寖多仕宦也。

张尚书咏在蜀时，米斗三十六文，绢匹三百文。公计兵食外，尽令输绢。米之余者，许城中贫民买之，岁凡若干，贫民颇不乐。公曰："他日当知矣。"

今米斗三百，绢匹三贯，富人纳贵绢，而贫人食贱米，皆以当时价，于官无所损益，而贫富乃均矣。此张公之惠，于蜀之人怀思之不能已也。

张尚书再任蜀，承甲午、庚子年后，户口凋丧。久之，乃谕僧司，令作大会，集四路僧，以观民心，与其登耗。是时，荐更乱离，人家稍复生业，公大喜。文潞公守成都，僧司因用张公故事，请作大会，公许之。四路州军人众，悉来观看，填溢坊巷，有践踏至死者，客店求宿，一夜千钱。自张公至是，四五十年间，蕃滋不啻数千百倍。地不加广而人众如此，取之又日益多，可不虑哉。初，人家门前，各以阔狭管认僧众茶汤。其一僧遗袈裟、笠子而去。行茶者至，众皆以为圣僧罗汉，争分袈裟、笠子无孑遗者。顷之，僧还，乃登厕来。众大笑，复集钱市袈裟、笠子偿之。至今传之为笑。

田元均密谏况，宽厚明辨，其治成都最为有声。有诉讼，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问之，莫不尽得其情，故决遣未尝少误。蜀人谓之"照天蜡烛"。

蜀州江有硬堰，汉州江有软堰，皆唐章仇公兼琼所作也。鲜于惟几蜀州人，为汉州军事判官，更为硬堰。一夕，水暴至，荡然无孑遗者。盖蜀州江来远，水势缓，故为硬堰。硬堰者，皆巨木大石。汉州江来近，水声湍悍，猛暴难制，故为软堰。软堰者，以粗茭细石，各有所宜也。自惟几改制，甫毕工而坏，前人之作，岂可轻变之哉。惟几名享多学，能棋又善医，其为人自强，人谓之"鲜于第一"。

文潞公任成都府日，米价腾贵，因就诸城门相近寺院，凡十八处，减价粜卖，仍不限其数，张榜通衢。翌日，米价遂减。前此或限升斗以粜，或抑市井价直，适足以增其气焰，而终不能平其价。大抵临事当须有术也如此。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冢，知府亦为之出城置会。是时，薛公奎以是日会于大东门外。有戍卒扣郑龙脑家，求富贵，郑即以银匙、筋一把与之，既出，随以告人。至第二巷尾客店，升屋放火杀伤人。相次都监至，捕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即下就擒。都监往白薛公，公指挥只于擒获处令人斩却。民以为神断。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间未能了得，又安其徒党反侧之心也。

薛长孺为汉州通判，戍卒闭营门，放火杀人，谋杀知州、兵马监押。有来告者，知州、监押皆不敢出。长孺挺身叩营，谕之曰："汝辈皆有父母妻子，何作此事。元不预谋者，各作一边。"于是不敢动，惟首谋者八人突门而出，散于诸县村野，捕获。是时，非长孺则一城之人尽遭涂炭矣。钤辖司不敢以闻，遂不及赏。长孺乃简肃公之侄，质厚人也，临事乃敢决如此。

广安军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康定中，大疫，寿安县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王氏不许，亲为煮药致食饍。左右争劝止之，则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则不省视，后当谁使者。"王氏之子黎洵镇，尝与予同举太学，为予言之。俦佚即其孙也。

蜀有孙太古知微，善画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性高介，不娶，隐于大面山，时时往来导江、青城，故二邑人家至今多藏孙画，亦藏画于成都。今寿宁院《十一曜》绝精妙，有先君题记在焉。又有李怀衮者，成都人，亦善山水，又能为木石翎毛。其常所居及寝处，皆置土笔，虽夜中酒醒、睡觉得意时，急起，画于地或被上，迟明模写之，则优于平居所为也。

又有赵昌者，汉州人，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采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人谓："赵昌画染成，不布采色，验之者以手扪摸，不为采色所隐，乃真赵昌画也。"其为生菜、折枝、果实尤妙。三人者，平生至意精思，一发于画，故其画为工，而能名于世。又有王有者，汉州卒也。州将每令赵昌画，则遣有服事供应之。久，其画遂亚于昌。其为人亦精洁有巧思，非卒之流辈也。

黄筌、黄居寀，蜀之名画手也，尤善为翎毛。其家多养鹰鹘，观其神俊以模写之，故得其妙。其后，子孙有弃其画业，而事田猎飞放者，既多养鹰鹘，则买鼠或捕鼠以饲之。又其后世有捕鼠为业者。其所置习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弈之具者，子孙无不为博弈。藏书者，子孙无不读书。置习岂可以不慎哉！予尝为梅圣俞言，圣俞作诗以记其事。

蜀有朝日莲，蔓生，其花似莲而色白，其大如钱。人家以盆贮水而植之，朝生于东，夕沈于西，随日出没，可以测候时刻。又是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则动摇如舞状，以应拍节，唱他曲则不然。予熙宁乙卯还乡，见朝日莲，日出则出，日没则没，无东西也；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动。此传者过尔。

蜀江有咸泉，有能相度泉脉者，卓竹江心，谓之"卓筒井"，大率近年不啻千百井矣。每筒日产盐数百斤，其少者亦不下百十斤。两蜀盐价不贱，信乎食口之众。

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

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其芽长二寸许，其色白，味甘美，而其性温暖，非他茶之比。蒙顶者，《书》所谓"蔡、蒙旅平"者也。李景初与予书言："方茶之生，云雾覆其上，若有神物护持之。"其次罗村，茶色绿，而味亦甘美。

蜀之蚊蚋惟汉州为最著，濒水处蛙声亦为多。唐相房公琯作西湖，无蚊蚋及蛙声。《周礼》："蝈氏掌去蛙黾，焚牡鞠，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殆用此术。然不载蚊蚋之禁如何，而同历数百年，其术不衰。予熙宁乙卯宿西湖，虽无蛙声，然有蚊蚋。或云近始有，或云误传。

卷 五

英宗皇帝未生，濮安懿王梦二龙戏日旁，俄与日俱坠，以衣承之，大才寸许。将纳于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见于云中。一龙人言曰："我非汝所有。"生之夕，又见黄龙数四出入卧内。岂不神异哉!

仁宗朝，原国公承炳，冬至侍宴于崇政殿，仁皇数以酒属之，不敢辞，遂醉。即廷中赐舆，亲视其升，敕御士送还邸。明日，遣内人问起居，以辈行呼，而不名之。公好老氏之学，一夕，梦青衣执雉扇前导，悟而告家人曰："吾数尽矣。"具冠带，将朝而卒。

有堂吏尝梦火山军姓刘人作状元。阅火山军解文，无姓刘人。明年，刘辉作状元。辉能作赋，有声场屋，人不以行许之。历江宁、河中签判，卒。

冯当世参政之父式，为左侍禁以终。当世幼时，取其所读书，题其后曰：将仕郎、守将作监丞、通判荆南军府事、借绯冯京。式既没十一年，当世状元及第，为荆南通判。视其所题，无一字差者。是所谓知子者矣。

王珪母李氏尝谓人曰："吾儿必贵，但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异日，房玄龄、杜如晦到其家，李惊喜曰："二客公辅才，汝贵不疑。"自孟母择邻之后，无复有贤德之母光于史牒。珪母乃以交之贤，卜其子之贵。噫!知子莫若父，未闻有母之知子也。异乎哉!

孙梦得参政，初名贯，字道卿。尝语予曰："某举进士过长安，梦见持一大文卷者，问之，云：来年春榜。索而视之，不可。问其有孙贯否?曰：无，惟第三人有孙抃。既寤，遂改名抃，因字梦得。又数日，至华阴，与数同人诣金天帝庙乞灵，且求梦。夜中梦明窗下草制诏，诸人相庆曰：他日为知制诰、翰林学士矣。虽未以为信，然乃阴自喜。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后为集贤院知制诰，如其梦云。"又言："某初得此梦甚喜，及才作翰林学士，颇嫌之矣。"人心是无厌也。是时，梦得已为参知政事，俸禄差厚，其与学士亦不甚相远，但清优不如学士，而劳贯过之。

蔡君谟知福州，以疾不视事者累日，每夜中即梦登鼓角楼凭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将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对："数夜有大蛇盘据鼓上，不敢近。"君谟既愈，与通判言所梦，正与鼓角将所说同，人遂以君谟为蛇精。

曾鲁公生日，放生以蠼蛤之类，以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梦被甲者数百人前诉。既寤而问其家，乃有惠蛤蜊数篭者，即遣人放之。是夜，复梦被甲者来谢。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间，家人市一巨鳖，而景初未知也。夜中梦皂衣姥告乞命，怪问家人，家人曰："此必所买鳖也。"即遣放之。亦复梦皂衣姥来谢。然则太史公记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远庖厨，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虽然天地间生此所以养人，但不暴天物则可矣。沈文通以龙图侍讲知杭州，州人好食虾蟆，文通一切禁之。终二年，人不敢食，虾蟆亦不生。及文通代去，其禁遂弛，而复生如故。此物理之不可致诘者也。

三司副使陈洎既卒，数下语处其家事。今三司使薛公向，洎大敕举转京官，居处密迩，因谓其子："下语时，幸一相报。"一日，二更后来报薛。薛因往，才至厅上，洎即云："薛殿丞在厅上，请入来。"薛遂入，谓之曰："以副使平生，且将享遐寿，至大位，何为至此?"洎曰："有罚，惟犯上帝与不孝则然。"薛因谓曰："公平生未尝有犯上帝与不孝事，何为有罚?"曰："上帝则不犯，然三世不葬矣。"所凭而下语者，小婢才十二岁耳。

嘉祐末，一妇人牵羊，羊有三口，其二近耳，亦能食物。以青布幕之，得钱则褰以示人。

鱼逆水而上，鸟向风而立，取其鳞羽之顺也。有时微风不知所从来，观鸟之所向则可知矣。

蜀有鲵鱼，善缘木，有声如啼儿。孟子所谓"缘木求鱼"者，以其不可得也，是亦未闻者矣。

王崇班濡尝言："治平中，京师有两鲑鱼堕于木

上。”此为异矣。

江湖间筑池塘养鱼苗，一年而卖鱼。插竹其间，以定分数，而为价值之高下。竹直而不倚者为十分，稍欹侧为九分，以至于四五分者。岁入之利，多者数千缗，其少者亦不减数十百千。

京师大水时，城西民家油坊为水所坏。水定后，瓮中得鱼千余斤，与油价相当。

宋君垂尝言：“嘉陵江上见二雕，掷卵相上下以接之。盖习其飞也，其胎教之意乎？”白子仪言亦然。又言：“翅羽未成，则跃出巢穴，往往坠崖下死。盖其天性俊勇。”予应之曰：“是亦躁进之类也。”

白子仪言：“归、峡间多虎，能役使鬼。一日，昏夜叩人门，作人言，出应之，攫之而去。人言者乃鬼也。既食人又能摄其魂而役使之，或见其形，或闻其声，皆强魂也。”

白子仪为予言：“吉州有捕猿者，杀其母，皮之，并其子卖于龙泉萧氏。其子号呼，数日不食，萧百端求其所嗜饲之，乃食。又待旬月，示以母皮，跳踯大呼，又不食数日而毙。其天性也如此，况于人乎！萧尝举进士，失其名，为作《孝猿传》。”

予尝于朝天岭见猴数百千，连手而下，饮于嘉陵江。既饮，复相接而上，周匝而后已。最大者二，其一居前，其一居后，若部将领然。甚小则母抱持而下。彼中言曰：“每盗人麦禾，则以蔓缠其身，以插其茎秆。人有得其藏者，谓之‘胡孙仓’，可以致富。盖麦禾果实无不有者。”

邛竹鞭以箠马，则愈久而愈润泽坚韧；以击猫，则随节折裂矣。

铁砧以锻金银，虽百十年不坏；以椎皂荚，则一夕破碎。

王右军帖尝言：“独活无风则不动，石脾入水则干，出水则湿。”出水则湿，可以见矣。入水则干，何以验之乎？

归州民家，自汉王昭君嫁异域，生女者无妍丑必灸其面，至今其俗犹然。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则前史所谓迭为君长者也。此事得于赵志忠。志忠尝为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史虽载八男子，而不及白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马。予尝书其事于《实录·契丹传》，王禹玉恐其非实，删去之。予在陈州时，志忠知扶沟县，尝以书问其八男子迭相君长时为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而云：“约是秦汉时。”恐非也。

张文裕言：“契丹尝云其北室韦人皆三眼，见二眼者则惊怪之。”又言：“有牛蹄突厥，今永宁军，库中有突厥脚二，皆牛蹄也。”然前史书《室韦》、《突厥传》并不载之。

萧庆尝言：“契丹牛马有熟时，有不熟时，一如南朝养蚕也。”予问其故，曰：“有雪而才露出草一寸许时，如此则牛马大熟。若无雪，或有雪而没却草，则不熟。”盖契丹视此为丰凶。

戎、泸戎人谓扫地为“窣没坤”。坤，地也。窣没，扫也。

补　遗

钱俶进宝带，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

仁宗皇帝将祫飨，韩持国为礼官，建言：“皇后庙孝章、淑德、章怀神主，不当合食于太庙。”下待制以上议。议者凡十余人，孙梦得、武平仲、杨侍讲、向龙图、刘原甫、王景彝、何圣从以为当食太庙，欧阳永叔、杨叔子、华长文、唐子方、包希仁、钱资元、卢公彦以为当从持国论，卒为二议以上。朝廷以为日迫，且依旧合食，须后别议。而武平仲当草诏，其辞竟主其所议。自后亦不复议。皇后别庙者，以其不可入太庙也，合食而入太庙，又何必为别庙哉！其议论之难合也若是。

张尚书守蜀，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实封与僧正云：“俟十年观此。”后十年，公薨于陈州。讣至，开所留文字，乃公画像，衣兔褐，系草绦，自为赞曰：“乖则违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画像于府治及寺观中。

曹太尉玮知秦州，西番内寇，是时，公方灼灸才数壮，猝起应敌，指挥号令。及事定，灸疮愈，瘢大数寸，盖用气力使然也。曹公在边，蕃部有过恶者，皆平定之。每以饯将官为名出郊，而兵马次序以食品为节，若曰：“下某食。”即某队发。比至水饭，则捷报至矣。大帅料敌如此。

毬路金带，俗谓之笏头带，非二府文臣不得赐。武臣而得赐者，惟张耆为枢密使、李用和以元舅、王贻永为驸马都尉、李昭亮亦以戚里，四人者皆兼侍中，出于特恩。

范文正镇青社，会河朔艰食。时青赋在博州置场收纳，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价不甚翔踊，公止戒民本州纳价，每斗三锾，给钞与之。俾签幙者挽金往干，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尝荐论，又足下之妇翁也。携书就彼坐仓，以倍价招之，事必可集。赍巨牓数十道，介其境则张之。郡中不肯假廪，寄僧舍可也。"签幙禀教行，及至，则皆如公料。村斛时为厚价所诱，贸者山积，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余数千缗，按等差给还，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潞公尝言，初及第，授大理评事、知绛州翼城县，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见访而后得见之，且言："某有婿为县中巡检，幸公庇之。"又言曰："某非独敢奉干，亦有以奉助。某尝知其邑户口众，人猾难治。"因出一策，文字皆影迹人姓名，其首姓张。比潞公至，姓张人事已败，县未能结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岁馀，岂无过失为此人所持？计君之来，必辨之矣。"于是尽得其奸状，上于州，决配之，邑人皆悚畏。

王安简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河北咽喉。先朝用才如何承矩，护边累年，官止诸司使。又刺史李允则，凡二十年，亦不过引进使。今用人太轻，而赏典过厚，非制敌之术。"公为御史中丞，尝留百官班，以廷争张尧佐事。仁皇急遣使为止之，罢尧佐官，充景灵宫使。

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绝时，豫给缗钱贷之，至夏秋输绢于官。"预买绢、紬，盖始于此。

契丹有冯见善者，于接伴劝酒，见善曰："劝酒当以其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分户等高下也。"以此知契丹徭役亦以户等，中国可不量户等役人耶？大户小户必以此出也。

张文孝公观，性沈静，未尝行草书。自咏诗云："保心如止水，笃行见真书。"人以为着题。

欧阳永叔每夸政事，不夸文章，蔡君谟不夸书，吕济叔不夸棋，何公南不夸饮酒，司马君实不夸清节，大抵不足则夸也。

刘随待制为成都通判，严明通达，人谓之"水晶灯笼"。

胡旦作大砚，可数尺，镵其旁曰："宋胡旦作《汉春秋》砚。"遗命埋冢中。

史中晖之母张氏能知人，观其所为而知其贵贱贫富。文潞公、张杲卿、高敏之初举进士时，皆馆其家，张氏极礼待之，言"潞公、杲卿、敏之大贵，且有名"。及达，皆如其言。中晖，名炤，为光禄卿。

于彭年深于术数。一日，有报杜祁公作相者，彭年曰："百日宰相。"后如其言，彭年，名寿。

周式赞薛简肃所业《庭松诗》云："花前嫫母陋，雪里屈原醒。"公大称之。

王质知蔡州，毁吴元济庙，立狄仁杰、李愬像，号"双庙"。

故老能道蜀时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惧。合廷臣谋所以拒天兵者，费铁觜越班而对。众谓铁觜不独有口才，兼有胆勇。谛听之，乃云：'是臣则断定不敢。'于是众笑而退。"

荔枝熟，人未采，则百虫不敢近；人才采，则百鸟蝙蝠之类无不残伤。故采荔枝者，日中而采之。

成都十邑，惟新繁税平。初定税时，有姓赵者，相地肥瘠，以为税入轻重之数。至今人谓之"赵均平"。

有谏议周恂者，知安州时，一日之园，管园吏见一大蛇垂于栏楯之上，熟视之，乃周恂醉而假寐也。于寿亦尝言："周恂于相法为蛇精也。"

世言棘能辟霜，蓬能碎砂，物理相感也。有蓬生处则砂不聚；花果以棘围之则茂。

世言疥有五德：不上面，仁也；喜得于人，义也；令人两手揩擦，礼也；生指罅骨节间，智也；痒必以时，信也。予尝患此，自十一岁至于十九岁方愈。今六十有六，复患，知五德为最详，故录之。

辑佚

太祖欲开惠民、五丈二河，以便运载，吏督治有承昭者，江南人，谙水利，使董其役。承昭宣以组都量河势长短，计其广深，次量锸之阔狭，以锸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达暮，合运若干锸，计凿若干土，总其都数，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叹曰：

"不如所料，当斩于河。"至讫役，止衍九夫。上嘉之。又令督诸军子弟濬池于朱明门外，以习水战。后以防御使从征太原，晋人婴城坚拒，遂议攻讨，以革内壮士蒙之，为洞而入。虽力攻不陷，师已老，上深悯之，且将视其洞，携药剂、果饵慰抚士卒。时李汉琼为攻城总管，挽御衣以谏曰："孤垒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罢其幸，止行颁赉而已。既不克，又欲增兵，承昭奏曰："陛下有不语兵千余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寤。承昭以马策指汾，太祖遂晓，大笑曰："从何取土？"承昭乞纫布囊括土，投上流以塞之，不设板筑，可成巨防。用其策，投土将半，水起一寻，城中危蹙，会大暑，复晋人间道求契丹援兵适至，遂议班师。（辑自《类苑》卷二二）

太宗居晋邸，知客押衙陈从信者心计精敏，掌官帑，轮指节以代运筹，丝忽无差。开宝初，有司秋奏：仓储止尽明年二月。太宗因语之。从信曰："但令起程，即计往复日数，以粮券并支，可以责其必归之限，运至陈留，即预关主司，戒运徒先候于仓，无淹留之弊，每运可减二十日。楚泗至京，旧限八十日，一岁止三运，每运出淹留虚程二十日，岁自可漕一运。"太宗以白太祖，遂立为永制。一岁，晋邸岁终筹攒年费，何啻数百万计，惟失五百金，屡筹不出。一苍头偶记之：晋王一日登府楼，遥观寻种者，赏叹精捷，令某府库取金五百与之，时从信不在，后失告之。（辑自《类苑》卷二二）

钱若水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数以胸臆决事不当。若水固争不能得，辄曰："当陪奉赎铜耳。"已而果朝廷及上司所驳，州官皆赎论。知州愧谢，已而复然，前后如此数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尝贷钱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元谋，或从而加罪，皆应死。富民不胜榜楚，自诬服。具上，州官审覆，无反异，皆以为得实。若水独疑之，留其狱，数日不决。录事诣若水听事诟之曰："若受富民钱，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谢曰："今数人当死，岂可不少熟观其狱词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屡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狱者，密使人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惊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所，知州乃垂帘，引女奴父母问曰："汝今见汝女识之乎？"对曰："安有不识也。"因从帘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纵之。其人号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赐，则某灭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赐也，非我也。"其人趣诣若水厅事，若水闭门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与焉。"其人不得入，绕垣而哭，倾家赀以饭僧，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数人，欲为之奏论其功，若水固辞曰："若水但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耳，论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为若水功，当置录事于何地邪。"知州叹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录事诣若水叩头愧谢。若水曰："狱情难知，偶有过误，何谢也。"于是远近翕然称之。未几，太宗闻之，骤加进擢，自幕职半岁中为知制诰，二年中为枢密副使。（辑自《类苑》卷二二。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并见）

太宗时，王嗣宗以秘书丞知横州。上遣武德辛之岭南调察民间事，嗣宗执而杖之，械送阙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而猥信此辈以为耳目，切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诣京师。既至，上怒解，喜嗣宗直节，迁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后知邠州事，有狐王庙，巫祝假之，以惑百姓，历年甚久，举州信重，前后长史皆先谒奠乃敢视事。嗣宗毁其庙，熏其穴，得狐数十头，尽杀之。（辑自《类苑》卷一七）

河东忠烈、宣勇乡兵，结社买马，以填广锐禁军。陕西振武亦然。其后宣毅义勇，官助其价，使买马高大，亦以外填广锐。

大中祥符七年，以归义军留后曹贤顺为节度，又以其弟贤惠检校刑部尚书、知瓜州。至天圣元年闰九月，始遣人贡方物来谢，远人去来疏数，于中国无所轻重，有道亦任之而已。（辑自《类苑》卷七五）

杨文公知举于都堂，帘下大笑，真宗知之，既开院上殿，怪问："贡举中何得多笑？"对曰："举人有上请尧、舜是几时事，臣对以有疑时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真宗亦为之笑。（辑自《类苑》卷六六）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仅二十年，时值四夷纳款，海内无事，天书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驾封岱祠汾，皆为仪卫使扈跸。处士魏野献诗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四秋。西祀东封俱已毕，可能来伴赤松游。"世传王公尝记前世为僧，与唐房太尉事颇相类，及将捐馆，遗命剔发，以僧服敛。家人不欲，止以缁褐一袭纳诸棺。然公风骨清峭，项微结喉，有僧相。人皆谓其寒薄，独一善相者目之曰："公名位俱极，但禄气不丰耳。"故旦虽位极一品，而饮啗全少，家亦不畜声伎。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尝密赉白金五十两，旦表谢曰："已恨多藏，况无用处。"竟不之受，其清苦如此。（辑自《类苑》卷一二）

李文定公为参知政事，时仁宗为皇太子，文定兼宾客。一日，召对滋福殿，欲相之，固辞。俄而太子出，谢曰："蒙恩以宾客为宰相。"真宗顾谓曰："尚可辞耶？"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久之，与丁谓争事罢。天下之人皆以亮直许

之。（辑自《类苑》卷一〇）

天圣中，新罗人来朝贡，因往国子监市书。是时，直讲李畋监书库，遗畋松子发之类数种，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畋答以："某有官守，不敢当。"复还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于是，使者起而折旋，道不敢者三。新罗箕子之国，至今敦礼义，有古风焉。（辑自《类苑》卷七八）

袁州仰山神祠，自唐以来威灵颇著，幅员千里之内，事之甚谨。柔毛之献，岁时相继，故动以数百羊为群。祖择之向以太常博士知宜春，公帑不甚丰，遇厨饩将匮，致奠于神，启其故。命衙校持杯，校执群羊，卜之，得吉告。即已一祷必驱数十头归，垂尽，复祷，竟亦无他。（辑自《类苑》卷六九）

梅公仪知滑州，夜中河决，即部官吏兵卒走河上叠扫，扫不足，拆官私屋楗塞。俄有一白须翁，载一船秸秆，中流而下，佐助填叠，遂定。平晓，不知白须翁所在，以为神也。州民请为公仪立颂功德碑，朝廷止降诏以褒奖。（辑自《类苑》卷六九）

魏侍郎瓘初知广州，忽子城一角颓，执得一古砖，砖面范四大字云："委于鬼工"。盖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筑子城。才罢，诏还，除仲待制简代之。未几，侬智高寇广，其城一击而摧，独子城坚完，民逃于中，获生者甚众。贼退，帅谪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备，加谏议，再知广。二年召还。公筑城之效，自论久不报，有感怀诗曰："羸羸霜发一衰翁，踪迹年来类断蓬。万里远归双阙下，一身闲在众人中。螭头赐对恩虽厚，雉堞论功事已空。淮上有山归未得，独挥清涕向春风。"文潞公采诗进呈，加龙图阁，尹京。魏诗甚精处，《五羊书事》曰："谁言岭外无霜雪，何事秋来亦满头。"（辑自《类苑》卷二二，《湘山野录》卷中并见）

虞部员外郎张著通判潭州，春时祀于南岳，旧制：设位于坛，敷席于地，列笾簋牲醴之品。当设席之际，著往往以一足指画。祀罢还府，坠马折足而卒。三司副使李寿朋奉敕祭西太一宫。李平生不能食素，是日五鼓奉祀，遂茹荤而往，方升殿，暴得疾，口鼻流血，左右扶下殿已卒矣。噫！然也慢神而速咎邪，何诛责之遽也，可畏哉！（辑自《类苑》卷六九）

嘉祐中，修睦亲宅神御殿。欧永叔言："祖宗庙貌，非人臣私家所宜有者。"刘贡父亦谓为然。诏下两制、台谏官、礼官议。而引汉韦元成议《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室，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遂罢郡国庙。于是罢修神御殿。（辑自《类苑》卷三三）

寇莱公尝知邓州，邓人至今庙祀之。熙宁中，侍读学士陈和叔知州，下令闭庙，不得修祀。一日，陈方食，夹子忽就楪失之，已而乃见在莱公祠外土偶手中。陈大怖骇，立榜示百姓，依旧祭享。（辑自《类苑》卷六九）

予尝使契丹，接伴使萧庆者谓予言："达怛人不粒食，家养牝牛一二，饮其乳，亦不食肉，粪汁而饮之，肠如筋，虽中箭不死。"（辑自《类苑》卷七八）

仁宗时，书诏未尝改易。庆历七年春旱，杨亿甫草诏，既进，上以罪己之词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时雪不降，今春太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动，以戒朕躬。兹用屈己下贤，归诚上叩，冀高穹之降监，悯下民之无辜，与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自今避殿减膳，许中外实封言事。"（辑自曾慥《类说》卷二二）

天禧初，薛简肃公为江淮发运使，辞王文正公。王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谓人曰："真宰相之言也。"（辑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〇）

洪州别驾王蒙正除名，配广南编管，永不录用。初，其父婢霍挝登闻鼓，诉蒙正诬其所生为异姓，以规取财产。及置狱益州鞫之，并得蒙正尝与霍私通事，故再贬之。其女嫁刘从德，诏："自今不得入内，及它子孙不得与皇族为婚姻。"初，刘美为嘉州都监，蒙正欲嫁女与其子从德，蒙正父有才智，独不肯。蒙正固请之，一日，以婚书告家庙，父大恸曰："吾世为民，未尝有通婚戚里者，今而后必破吾家矣。"（辑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〇）

知渭州、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张方平为户部侍郎、知益州。方平初以父老不得迎侍辞，上曰："久知此条贯不便，但以祖宗故事不欲更变，因卿行便，可迎侍。去，当令中书罢此条贯。"方平惶恐奏："祖宗著令，安可以臣故轻议更变也。"（辑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

贾直孺黯尝言：襄州居丧时，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为其父寻葬地，有人前引曰："侍中村。"其后，居京城之西，邻妇心恙，逾墙言为其夫所苦，我来告贾侍中。直孺益自信。未几，为侍读学士、给事中，卒于城西第。其偶然乎？将鬼告之乎？果告之，鬼亦然戏谑矣。（辑自《永乐大典》卷三五七九）

太祖时雷德骧判大理寺，因奏事问以《律》，奴从良赐主姓如何，或以为文误是否。对曰："不然，

盖虑后世或通婚姻故也。”太祖拱手庄色曰：“是也。”乃诏异日如衩衣不得奏事。（辑自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一九）

蔡子直识英宗皇帝于藩邸，为最旧，既即位久之，以枢密直学士知秦州，英宗上仙不及见。一日梦宣召赐对，又赐茶，既而辞出。因留之曰：“只住此，更毋得去。”寤而记忆乃灵驾发引日，因大恸哭，遂得疾，日中而卒，其幽冥之感有如此焉。（辑自《职官分纪》卷一五。《类说》卷二二并见）

儒林公议

[宋]田　况撰　张友臣整理

《儒林公议》二卷，宋田况撰。“纪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自建隆迄庆历间靡不赅备。而五代十国时事亦间及之”，颇具史料价值。本整理本以民国上海进步书局印本为底本，参校以《四库全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而成。

卷　上

大祖承五代易姓之后，知人心未固，以太宗身试艰危，有英睿之断，可以主天下，故居常以主社许之。一日，太宗被疾惫甚，车驾幸其邸，勉令灼艾，因自指所御赭袍示之，曰：“此当谁着耶?”末年，友爱弥笃，终以大宝授之。太宗纂嗣，下河东，海内生灵浸安，不知有他姓矣。大哉！圣人之治也，舍其子而立其弟，以公天下，追惟尧舜之心，岂远是道哉?

太宗下河东回，止跸常山，谋伐幽蓟。及不利班师，遂留驾前刻漏及浑仪于行宫。盖深愤丑虏凭陵，志在必复疆宇，以拔生民，抑亦示艰难于子孙也。庆历甲申岁，既平保塞叛卒，留住常山，缮葺宫殿，藻垩一新。宴殿特瑰壮，两庑修敞，不减京都集英制度。盖宴犒军校之所也。

太祖天表神伟，紫黶而丰颐，见者不敢正视。李煜据江南，有写御容至伪国者，煜见之，日益忧惧，知真人之在御也。

太祖既下江南，得徐铉、汤悦、张洎辈，谓之曰：“朕平金陵，止得卿辈尔!”因问曰：“朕何如卿国主?”张洎对曰：“陛下生而知之，国主学而知之，虽学知与生知不同，然其知一也。”

太祖少在兵戎间，累著战功，以至得天下。然以兴隆学校为心，京师建国子监，每舆驾亲临，以观其役，识者知太平之有渐矣。

王曾仆射有台宰之量，每进擢时材，不欲人归恩在己。初参大政，尝荐苏惟甫者可当烦使。惟甫至京师，屡造其门，不敢辄语以私。一日，久奉朝请，资用已乏困。旬浣吉旦诣公，语余，遂及身计，公答以它辞。惟甫退，所馆已有持敕者在门，乃新命江淮都大发运使，实朝行之极选，乃王公日所署敕也。惟甫惭叹久之，其他事多类此。范仲淹被遇极深，尝赞之曰：“久当朝柄，未尝树私恩，此人之所难也。”公曰：“恩若自树，怨使谁当?”识者以为明理之言。

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皆从而效之，时号杨刘。三公以新诗更相属和，极一时之丽。亿复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当时佻薄者谓之西昆体。其它赋颂章奏，虽颇伤于彫摘，然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陈从易者，颇好古，深摈亿之文章，亿亦陋之。天禧中，从易试别头进士策问时文之弊，曰：“或下里如会秤，或丛脞如急就。”亿党见者深嫉之。近山东石介尝作怪说以诋亿，其说尤甚于从易。谓亿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欲盲聋天下耳目。谓吾学圣人之道，有攻之者，不可不反攻之。譬诸盗入主人家，奴尚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盗，死且不避，岂至是耶?

范仲淹、富弼初被进用，锐于建谋，作事不顾时之可否。时山东人石介方为国子监直讲，撰《庆历圣德诗》，以美得人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之句，气类不同者，恶之若仇。未几，谤訾群兴，范富皆罢为郡，介诗颇为累焉。

自朱梁至郭周五十余年，凡五易姓，天下无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太祖皇帝天启神赞，举无遗算，开端创制，事未成就，遂厌区夏。太宗皇帝以亲邸勋望，绍有大统，深惩五代之乱，以刷涤污俗、劝人忠义为本。连辟礼闱，收采时俊，每临轩试士，中第者不下数百人。虽俊特者

相踵而起，然冗滥亦不可胜言，当时议者多以为非古选士之法。故真皇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谓举选非天子亲临之事，请以归有司。然太宗涤污革旧，一新髒笏，则明者亦默知其意焉。

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二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之职，赐以朱绂。尔后状元登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为常，谓固得之也。每殿庭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庶士倾羡，讙动都邑。洛阳人尹洙，意气横跞，好辩人也。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千万，恢复幽苏，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宝元初，拓跋夏元昊初叛命，遣人诣阙，表言诸蕃推奉，求朝廷真册。议者杂然，莫知所从。时张士逊、章得象当相柄，陈执中、张观辈管枢极，皆谓小羌不足忧，遂拒绝之。乃命夏竦帅泾原、秦凤治回中，范雍帅鄜延、环庆驻高奴，并拥节钺，虽城洫未完，兵力尚寡，然元昊戒其下，未尝小有侵轶。盖不欲曲之在已也。竦谍知其情，坚守不动，元昊亦逾年不敢辄侵其疆。雍守延既久，以谓羌真小而怯也，屡遣裨校率兵纵掠。元昊既忿，且以为辞，遂并集丑类，入寇延安，乘虚直逼城下，人心震摇，惧必不守。雍檄召刘平自他道出华池赴授。平素轻敌，又兼程而趋，士卒不得休息，及与贼遇，率其下大呼力战，贼亦少却。裨将郭遵骁雄绝伦，跃马跞阵，所向披靡。然贼众十余万，平与石元孙兵不满三万，贼又委老弱及牛马以饵之，诸军争功蹂乱，无复行列，贼乃尽锐乘之，平等大败，生为贼絷。自尔贼势雄张，官军慑矣。后一年，任福战没于镇戎军之好水川。又一年，怀敏陷于定川，偏将以下，获全者鲜。皆举军败覆，穷蹙奔溃，诚可痛也。当刘平之战也，尚斩馘千余级，任福亦伤夷敌人数百。至怀敏则束手就殪，如投陷阱焉。时吕夷简复居相位，语人曰："一战不及一战。"吁！可骇也。岂承平日久，将卒不练以至是欤？将天假羌酋以为国患也。

康定辛巳岁，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尹洙为判官，同诣阙，献入攻元昊之策。欲自鄜延、泾原两路出师，夏竦作太师，意不甚主。时吕夷简居上弼，天下之务，一断于己。杜衍方副位枢地，深以入攻为非。吕因谓人曰："自刘平败覆以来，言羌事者人人震怯，今韩尹健果如此，岂可沮之也？"然吕不计事之可否，而但持此说，识者非之。韩尹既遂请，即驰驿而西，自畿甸近郡配市驴乘军须入关，道路拥塞，晓夜不绝，其诸用度，尽于关中括取，州县不胜其扰。范仲淹虽与琦同副帅任，已专守延安，不预此议。及师举有期，仲淹固执不可，洙径走延安见仲淹，图为协力，仲淹终不从。琦已驻镇戎军，召诸路将佐，聚兵数万，为出讨之计。元昊遂并兵来寇，欲逆折官军之锋。琦谓诸将曰："今勇将锐师，悉萃于此，而贼辄来犯，其胜必矣。"将佐皆庸人，无谋虑，贼人羸形诱之，时委老弱牛畜，令官军将获。众益喜，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争请行，亦有不白而去者，远奔逐北，惟恐后。时任福奔走竟至好水川，贼所伏劲兵，由四山而出，不可胜数，烟尘坌合，前后相失，官军围塞其中，无复行阵。流矢如雨，杀声震地，任福而下将佐死者五十余人，如王珪、桑怿者，皆骁勇可备指纵，是日皆不免，人颇惜之。将作监丞耿传，洙友也，力荐于琦，使预谋议。是役也，传从福督战，深为众所归咎，然传亦死于阵。洙乃作悯忠、辨诬二文，以排众说。后洙以他罪被鞫，言事者复攻二文欺众，然人众事往，积岁不复穷考，洙亦自以它罪谴焉。

拓跋元昊少好兵，父德明，时将兵破甘凉，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归。自是益喜战，势亦渐盛。德明死，继拔毙牛京哥城，唃厮啰虽遇敌力战，元昊所部，亦伤歿者众，然大势已衄，遂南徙，历精诚，文法寖弱矣。又其子瞎毡摩毡角，背叛其父自立。摩毡角素依首领郢成、俞龙为谋主，俞龙复纳女于元昊子宁令，伪号梁王者，由是角厮啰常忧祸发肘腋，意益衰怯矣。

拓跋德明承继迁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时寇抄边境。及公移究诘，则阳言不知。朝廷惟务含贷，以存大体。其号令部署，宫室旌旗，一拟王者。每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辖始出饯馆，已更赭袍，鸣鞘鼓，吹导还宫，殊无畏避。一旦贡表求封册，庙论者乃责以藩臣之礼，欲必行天诛，何不思之甚也？

元昊既志在恢拓，数侵诸蕃境土，邻国数怨之。常选部下骁勇自卫，分为十队，队各有长，一妹勤，二浪讹遇移，三细赏者埋，四五里奴，五杂熟屈则鸠，六隈才浪罗，七细毋屈勿，八李讹移岩名，九细毋嵬名，十没罗埋布。每出入，前后环拥，设备甚严。又分兵为左右厢，诸酋各选精骑，目为生刚捉生，其厢左距契丹，右抵甘州。有野利刚浪崖遇乞三将，号为谋勇者，人或言皆有异志，元昊并诛之，而势亦不衰。朝廷东自麟府，西极秦陇，开五路帅府，储众兵以守之。元昊入寇，常并兵一路而来，诸路兵势隔远，不能救援，故败者数焉。加之储峙供饷，中外殚耗，是以议者欲亟与之和，苟纾一时之敝。

天禧中，西蕃酋领李遵及郢城温，共迎角厮啰为主，以兴文法，遂逼秦州。时曹玮作州帅，逆战于三

都，各蕃众大败，自后不复敢寇汉境，唃氏后迎李遵郢城温杀之。又为拓跋元昊侵逼，文法终不能盛，朝廷加以旌节、岁有赐予，唃氏亦时遣人朝贡。

康定初，元昊扰边，官军颠覆，屯田员外郎刘涣抗章，请使唃氏，令率众击元昊，以分兵势。自秦州逾四旬，方达唃氏，所经道路艰危，非货不行。既见，倨慢，殊无外臣之礼，逼涣拜之，加以言语不通，朝旨不能悉达，徒捐金缯数万而还。议者以谓唃氏危窘，自固不暇，岂能为朝廷困元昊哉，涣策疏矣。

景德初，契丹入寇，车驾幸澶渊，上未尝亲御军戎，意甚惧，比及河桥，欲遂止澶之南垒。时寇准作相，高琼居亲卫，力劝上过北城，上乃躬擐金甲，登堞号令诸军。既四顾，满野皆胡骑，益不自安。准指麾言论自若，上亦深倚之。陈尧叟本蜀人，劝上西幸成都，王钦若南士，谋幸金陵。准曰："皆可斩。"及虏寇讲和，车驾还京师，准之功无与二。准亦豪俊自负，钦若辈深嫉之。一日，钦若因论澶渊事，曰："城下之盟，古所深耻。今陛下初御海内，为夷狄陵侮，亦不幸尔。"上曰："为之奈何?"钦若曰："非天表瑞贶，盛仪毕备，则无以耸狄人而掩兹丑。"由是上志在奉符瑞，勒功岱岳，以夸戎夏，丁谓辈遂从而希合之。加以承祖宗恭俭之余，帑藏充牣，内外宝货，不可胜计。洎封祀礼毕，玉清、景灵、会灵三宫观成，国力为之耗竭。用事之官，赏赉金钱几千万，近世以来未有也。

真宗建玉清宫，自经始及告成，凡十四年。其宏大瑰丽，不可名似。远而望之，但见碧瓦凌空，耸耀京国。每曦光上浮，翠彩照射，则不可正视。其中诸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楩楠杞梓，搜穷山谷，璇题金榜，不能殚纪。朱碧藻绣，工色巧绝，甍拱栾楹，全以金饰。入者惊悦褫魄，迷其方向。所费钜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会计。天下珍树怪石，内府奇宝异物，充牣骈积，穷极侈大。余材始及景灵、会灵二宫观，然亦足冠古今之壮丽矣。议者以谓玉清之盛，开辟以来，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虚语尔。天圣岁六月，中霄暴雨震电，咫尺语不相闻。俄而光照都城如画。黎明宫灾无余，大像穹碑，悉坠煨烬，见者无不骇叹。明肃皇后垂帘，对两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罢宫使王曾柄相，黜判官翰林学士宋绶归西垣，授夏竦以修宫使，力期兴复，议论喧然，言事者亦竞进说难复，乃止。

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建开宝寺灵感塔以藏佛舍利，临瘗为之悲涕。兴国寺构二阁，高与塔侔，以安大像，远都城数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级，方见佛殿腰腹。佛指大皆合抱，观者无不骇愕。两阁又开通飞楼为御道。丽景门内，创上清宫以尊道教，殿塔排空，金碧照耀，皆一时之盛观。自景祐初至庆历中，不十年间，相继灾毁，略无遗焉。欲为之福，如是其效乎?

太宗尝谓杜镐曰："今人皆呼朕为官家，其义未谕，何谓也?"镐对曰："臣闻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考诸古谊，深合于此。"上甚说其对。

曹冀王彬遭会兴运，勋效寝著。诸将平蜀，竞掠财宝，彬独不犯厘忽，由是太祖益知之。性竞畏不伐，破唐回，入都城，令监门者但报自江南勾当公事回。及勋望日隆，名宠益峻。愈谦下谨惧，以保禄位。每出镇蕃间，卑躬待士。遇计台巡视封部，虽朝籍省部位至下者，亦屏远从者，端笏迓于路左，使者见之，无不愧恐。宾僚或有以过礼为言，彬曰："上使此人来窥我尔。"其畏惕如此。子孙知义方者亦能遵其家法。

曹彬下江南城，李煜面缚就彬请命，彬谓之曰："国主可归宫，厚有装蓄，以备归朝。"煜深德之。诸将争言不可，盖惧其或自引决尔。彬徐曰："无畏，彼若能死，则岂复忍耻以见吾辈耶?"毕如其言。众皆服其识量。

曹彬居第卑陋，未尝修广，盖深惧侈满，安于俭德。临终诫诸子曰："慎不得修第。"厥后遵其遗训，无敢逾者。及中宫升俪，门户翕赫，里巷之间，舆马填牣，亦止加丹垩而已。噫!夫人欲之纵，由外物之侈也。据广侈之居，以养气体，则俭菲之奉不能充，理势然矣。矧子孙被华腴之荫，不知艰苦者哉!其致满覆无惑也。吁!如曹王之保家训后，可以为富贵之师矣。

上既废郭后，群臣无敢言者。时孔道辅为御史中丞，范仲俺居谏职，知不可以片言夺，乃相与率台谏合入，伏阁拜疏。上遣诣中书，谕以废意。时李迪在相位，谓道辅曰："废后古亦有之矣。"道辅对曰："今天子神圣，相公当以尧舜之道佐之，奈何引古者失道之君废后事以为证耶?"迪由是怒，道辅、仲淹皆黜补郡，余皆罚金而已。疏云："君者，天下之父也。后者，天下之母也。天下之母可以无罪而废，是天下之父亦可以无罪而废也。"此淹之辞。

陈彭年被章圣深遇，每圣文述作，或俾彭年润饰之。彭年竭精尽思，以固恩宠，赞佞符瑞，急希进用。当其役虑时，随寒暑燥湿不知也。有高信臣者，其中表也，馆于其家，见彭年足疾甚，每朝归第，则亟就书室，嘿坐端虑。或呼婢仆脱靴，则疮脓沾渍，亦不自苦，少求休息。十日旬浣，乘闲步于廊庑，忽

见红英坠地，讶曰："何花也?"左右对曰："石榴花耳。"彭年曰："此有榴树耶?"乃弥年所居之僦地也，其锐进如此。时人目为九尾狐，言其非国祥而媚惑多岐也。乃参毗宰政，未几而亡。

孙奭起于明经，敦履修洁，端仪典正，发于悃愊。章圣崇奉瑞贶，广构宫殿，以夸夷夏。奭累疏切谏，上虽不能纳用，而深惮其正。疏语有"国之将兴，听之于人，国之将亡，听之于神。"其忠朴如此。

孙奭敦守儒学，务去浮薄，判国子监积年，讨论经术，必请精摩，监库旧有五臣注《文选》镂板，奭建白内于三馆，其崇本抑末，多此类也。

马元儒学精深，名齐孙奭，居丧不为佛事，但诵《孝经》而已，时人称其颛笃。

国朝以来，京都虽有国子监为诣学之地，然生徒不上三十人，率蒙稚，未能成学者。遇秋试诏下，则四方多士竞投牒于学，干试求荐，罢则引去，无肯留者。初，试补监生，但无大谬，无不收采。生员得牒以归，则自称广文馆进士。监出一牒，生员输缗二千余，目为光监，利为公廨之用，直讲置员，但躐为资地，希迁荣耳。自景祐以来，天下州郡渐皆建学，规模立矣。庆历初，令贾相国昌朝判领国庠，予贰其职。时山东人石介、孙复皆好古醇儒，为直讲，力相赞和，期与庠序。然向学者少，无法例以劝之。于是史馆检讨王洙上言，乞立听书日限，宽国庠荐解之数以徕之。听不满三百日，则屏不得与。来者日众，未几遂盈数千，虽祁寒暑雨，有不却者。诸席分讲，坐塞阶序，讲罢则书名于籍以记日，固已不胜其哗矣。讲员日众，判长奏假庠东锡庆院，以广学舍，为大学。诏从之。介复辈益喜，以为教道之可兴也。他直讲又多少年，喜主文词，每月试诗赋论策，第生员高下，揭名于学门。介又好议都省时事，虽朝之权贵，皆誉訾之，由是群谤讙兴，渐不可遏。介不自安，求出倅濮州。言者竞攻学制之非，诏遂罢听讲日限，一切仍旧。学者不日而散，复如初矣。议者曰："学校之设，固治国化民之本也，贤不肖知之。然古今不同，劝导异方，古者举乡命秀，必由于学，舍是而进者鲜矣。今考士升艺，不由于学，思治者失其本，而欲以末制驱缚之，其终为害也宜哉!

卢多逊，权谋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据幽蓟，未有策以下之。多逊进说，愿权都镇州，经画攻取，俟恢复汉土，则还跸于汴，闻者异之。

太宗尝责赵普以不举将帅，普对曰："昔明宗举石晋，晋选张彦泽，刘高祖拔郭上皇，世宗得太祖，臣岂敢轻举耶?"

太祖尝密遣人于军中伺察外事，赵普极言不可，上曰："世宗朝尝如此。"普曰："世宗虽如此，岂有察陛下耶?"上默然，遂止。

李汉超帅师于高阳关，贷民财而不归之，民挝鼓登闻上诉。太祖乃谓之曰："尔之乡里亦尝为契丹所掠乎?"曰："然。"上曰："自汉超帅后有之乎?"曰："无之。"上曰："昔契丹掠尔不来诉，今汉超贷尔，乃来诉耶?"怒而遣之。乃密召汉超母，谓之曰："尔儿有所乏，不来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白金三千两。自是汉超奋必死之节矣。

张咏当太宗朝，时望渐高。执政者忌之，恐有大用，言于上，谓咏有威名，欲以武爵处之。咏闻不乐。一日燕见，自请为武臣，别求三千人赀粮，亲募拳勇之士自卫，以备出战。上不许，自是执政无敢议者。

祥符中，军士有告其营将诽毁天书者，上怒，欲鞫正其罪。时马知节在枢府，力言不可，且曰："天书之降，臣等若非亲承德音，亦未之敢信，矧军校乎？苟正其罪，则军政不能肃矣。"遂止。

又李汉超将劲兵五千，驻高阳关，以捍兵戎。汉超常患兵少，因遣其子奉章诣阙，求益兵。太祖逆谓之曰："汝父使汝来求益兵耶?"乃赐其子食。已而谓曰："汝父不能办吾事，则俟契丹斩汝父头，吾当别有能办吾事者，兵则吾不益也。"遂解宝带及以金帛厚赐焉。汉超乃自奋励，终能北御强寇，不内侵轶。议者曰："太祖以天威神略，戡削多乱，夷狄慑缩，不敢内侵，然亦由将之得人也。"汉超以寡御强，未尝挫势，亦由兵精而任专也。今之治边者，兵益冗，势益败，国用已殚，而戎患方炽，诚可浩叹哉!

张咏在白士间，意概不群。秋试求荐于大名，上书公府曰："昨日公府试罢，群口腾议，以咏名在张覃之右，且覃内实敏直，外示谦和，乐善著书十余年，未尝一日变节。事继母恭慎，犹初授教时，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且魏，大都也，万人毕词，谓之君子。"闻者无不服咏善让，谓可以劝薄俗。又尝作《声赋》，虽未能高致绝俗，然豪迈有理致。朋游有劝咏以《声赋》贽先达者，咏曰："取一第乃欲用吾《声赋》耶?"其自负如此。

张咏所临之郡，无不完浃前后，民爱之如父母。再治蜀，恩威条教，动皆可纪。益人至今謡慕，比户画像祠之。以谓诸葛武侯之后，无逮之者。蜀人性游侈，尝亲春以勤啬教之，民皆感其意焉。

张咏守余杭，时方歉，凶饥，民多犯禁盐。咏无问多少，皆笞而遣之，由是犯者益众。逻捕者入郡白咏，以为乱国家法，咏怡然纳之，遂留夜饮。因自行酒，谓之曰："钱塘十万户，饥者八九，苟不以私盐自活，忽焉蠢斯屯炽，以死易生，'则诸君将奈何？吾止仁秋成，则绳之以法。"闻者皆服其言，至有泣下者。是岁至秋，杭无盗贼，民命以济。又有民家子与姊之赘婿争家财者，讦曰："妻父遗命，十之七归婿，三与子，手泽甚明耳。"咏竦然，命酒醉之，谓其子曰："尔父可谓有智者矣，死之日，尔甫三岁，故托育于婿也。若尔有七分之约，则尔死于婿之手矣。今当七分归尔，三分归婿也。"其子与婿皆号泣再拜而去，人称神明焉。

张咏治蜀，承兵乱之后，屯防尚众，四野寇暴未息，城中无旬月之储。乃榜衢市，贱官盐之直，贵米价以博易之，粮廪因之充接，蜀渐安焉。

张咏性刚急，尝作《鲧鲠鱼赋》，其序略曰："江有若覆瓯者，漾于中流，移晷不没。舟人曰：'此嗔鱼也。触物则怒，多为鸥鸢所食。'遂索书验名，古谓之鲧鲠，因而赋之。"亦欲刺世人之褊薄者。又为《褊箴》曰："百行同辙，一褊则缺。"其意亦欲自警也。然终以刚直，不跻柄用。后进不知咏者，以为咏躁愎不任辅弼，何轻诬之甚哉？

杨亿虽以词艺进，然理识清直，不为利变。章献太后宠冠妃御，人有讽亿，使上言，请升配宫壶，则立可致身二府。亿深拒之。未几，丁谓奏章，称扬后德，当正椒闱，未半岁，乃参大政，亿终不悔。朝廷议封禅，亿谓不若爱民息用为本，复为佞邪者所排，眷宠浸衰矣。亿性又疏放，言或轻发，时陈彭年方亲幸，润色帝制，有谗亿云："窃议圣文，非亲制者。"上不乐甚。一日，召亿入禁中，赐燕，肴酒极丰美，至于杯案之属，皆常所未见者。既而命小黄门捧书数箱示之，皆文稿也。其中删涂改削，皆上亲翰，亿皆伏读，深赞天作之美。上忽变色曰："皆朕自作，非假人也。"亿不知所以，然亦不敢自辩，但惶惧而退。未几，以母往许之阳翟弟倚所得疾，遂请急归侍，不待报而往，但留书时相所，为敷奏而已。上闻之，锡以金缯药剂，未之罪也。亿遂自称疾不出。晁迥、李宗谔辈皆贻书趣亿归，但假弟倚答书曰："兄书语失错，喜怒不常，委是心神不定，乃为母奏，乞免官爵。"言者亦请纪其罪，乃除太常少卿，分务西洛，许居阳翟治疾。然门生馆食者尚十余人。逾年赀用渐窭，乃表述嫉谤所集，赖睿明保辨，再章求典许田，不报。复求归觐，乃就命守汝阳。既而得绿毛龟，表献称瑞，继复求觐，遂召还京师。贡章愿遍谒玉清诸宫，始混和于时辈矣。未几，卒京。今上新政，追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张咏正直少合，与杨亿颇相知善，尝遗亿书，云："世之才豪，须籍智识制之，则豪气不暴，纵不与伊吕并辔，亦合著名，垂范不朽。屑屑罹祸者，自古何限？盖智不及气耳。大率负绝世之才，遇好文之主，迹系中禁，声驰四方，苟加顺气于和，啬精于漠，超然独到，邈与道俱，不臻长世之期，足为瑞时之长。"亿文词侈博，落笔即成，生平纂集数百卷，其劬劳至矣。然皆声韵偶丽，编组事物，鲜有及理之文。咏之书亿，其真益友之言欤？

刘平、石元孙既为昊贼所败，边威益削。时夏竦守泾原，乃拜章求罢兵柄。其略曰："惟保定之穷边，稽有唐之前制，遥兼郑滑，旁总邠宁，领北平三军，洎安西四镇，精铠五万，具装九千，秀实之出奇兵，马璘之提禁旅，御兹西寇，尚或无功。而况营府久荒，楼雉重葺，依然狐兔之薮，莫睹貔虎之师。臣受略之辰，便议营缮，城才板筑，地已冻坚，方卜中春再程庶役。夫以小羌负德，积岁造谋，跨窦融之故区，有呼韩之旧地。广募凶党，十倍贼庭，若不縻之以恩，则当较之以计。方将博求跳荡，精练师徒，窃李牧雁门之机，希羊祜终南之算。俟衅为动，持重以须，不需百级之劳，冀成岁月之效。岂意邻城狃于常胜，大将坠于奸谋。忽沮我师，数增贼势，改袭犀兕，属厌糇粮，四校惊嗟，三秦震骇，用儒不效，在理已明。"又曰："朝那平地，袄巢密迩，回中川阁，贼径交通。以四万甲兵，备六十城寨，排列险隘，则用军忌分；聚散要冲，又固圉斯阙。以寡制敌，未知永图。又自资性忧畏，历官艰难，伤弓之禽，闻虚弦而破胆；逸网之兽，胃垂蔓以殒心。"由是数为言事改换其语以为谑，封章传布，漏泄近机。复引"破胆殒心"之句，为怯懦特甚，示夷狄以弱，不复原其自叙"历官艰难"之意。后乃诏边臣："事有干机密者，并得实封以闻。"竦文思精敏，善于叙事，传其章疏，遍于天下，亦颇以此为累焉。

张知白清俭好学，居相位如布素时，其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恶衣以见。及临知白寝所，见其敝毡缣被，帐帘质素，嗟美久之，亟令辇帐具卧物以赐，后之称清德者，皆以知白为师。丁谓贪权怙宠，敛蓄无厌。南迁日，籍没其赀，奇赂异玩，陈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诸子相继夭，朝廷以其第赐太后弟景宗，后之言侈败者，皆以谓为诫。议者曰："夫物俭则常足，常足则乐而得美名，祸咎远矣。侈则常不足，常不足则忧而得訾恶，福亦远矣。"世有舍乐美而宁趋忧訾者，信乎为惑也已。

明道中，江淮荐饥，乃命王随为安抚使。随素无才术，不能拯伤救敝，以活流殍。但令人负缗以散丐者，每出则前后拥塞，趋导者不能呵，随方切切矜

问，示为恩惠，识者无不嗤之。

天圣中，明肃太后垂帘渐久，阉臣用事，竞欲过尊母阁以徼权宠，上势孤弱，中外疑之。四年冬，仗前诏，至日，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寿。时范仲淹职秘阁，为校理，上疏，请皇帝率亲王皇族，于内中上皇太后寿，请诏宰臣率百僚，于前殿上两宫寿。太后不怿，遣大阉下仲淹章于政府，问其当否？晏殊方为资政殿学士，居京师，尝荐仲淹于朝，遂贴职秘阁。闻其事，颇忧惧，亟呼仲淹于第，切责之曰："尔岂忧国之人哉？众或议尔非中直者，特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无乃为言者之累乎？"仲淹方对所以当言之意，殊又折之曰："勿为强辞也。"仲淹退，移书于殊，略曰："日者以某好奇为过，则伊尹负鼎，太公置钓；仲尼斩侏儒以尊鲁；夷吾就缧绁而霸齐；蔺相如夺璧于强邻，诸葛亮邀主于敝庐；陈汤矫制之大破单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乔仗策于军门，姚崇臂鹰于渭上。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耳。若以某邀名为过，则圣人不必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庄生云：'为善无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者之意？夫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某患邀之未至耳。某昨辄言国家冬至上寿之礼，斯言之有罪，必不疑其侥觊也，敢轻一死，以重当代之法。盖一人与亲王皇族上寿于内，则母子之义亲，君臣之礼异。与百僚上寿于外，是行君臣之礼，非敷母子之义。今两宫慈圣仁寿之德，而行此典，则未见其损，奈何后代必有后族强炽？窃此为法，以抑制人主者矣。某天拙之人，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倘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过之士，则滔滔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也？"殊甚服。

吕夷简、王曾同在相府，曾公忠守道，夷简专用小数，笼引党类，复纵其子公绰，交结人士，盛纳货赂，其门如市。曾知而恶之。夷简权宠益盛，范仲淹辈数于上前攻其短，既而言者相继斥逐，曾浸不乐。然曾性淳厚，又不欲有欺于同列。一日，先白夷简，欲面启求退，夷简答之曰："便俟旬时作表章，当与公同避贤路耳。"既而夷简急拜章求罢，不复白曾，曾颇后。时上方疑曾不能容夷简，曾怒为所卖。乃密奏夷简赃私，坏公朝纲纪。上乃诘曾实状，曾素不知主名，不能对。遂两罢政柄，夷简以使相判许州，曾止以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夷简荐王随、陈尧佐作相，二人皆无应务之才，随又多病，数在告。未几，为谏官所论，皆罢。上复思夷简，终再用焉。

薛奎参预宰政，颇质厚任真，明肃太后将行恭谢宗庙之礼，自吕夷简而下皆阿顺听命，独奎抗议不屈，明肃深忌之。然众议已定，遂备法驾，容卫一同帝者，识者颇以为忧。及明肃崩殂，夷简等皆黜补郡。独奎留焉，意将可以为相。及李迪再居相位，疏直言，远时务。上察其材短，未有以济之者。时范讽方以言幸，乃论非夷简不可，奎遂稽于大用，以至终身，知者惜之。

李迪既与丁谓论事，得罪迁徙，淹沦久之。上即位，知其名节，深所属意。明肃太后既崩，吕夷简等皆罢钧轴，亟召迪为相。迪朴忠寡材，但务广推恩惠，以悦人心，首下诏收叙诸罪废之官。赃汙奸狡之人，众所共弃者，皆复爵秩，授以民政。又敕铨选吏，登十二考者，不以保任，例改京朝官，得疲软奸赃、眊乱不才者，几二百辈。劝沮之法，由兹益坏，人望替矣。暨夷简复来，谗间者日至，迪遂降黜，以太常卿知密州。

范仲淹入参宰政，富弼继秉枢轴，二人以天下之务为己任，谓朝政因循日久，庶事隳敝，志欲划旧谋新，振兴时治，其气锐不可折。仲淹建议，塞荫补之滥，复限以年齿，定磨勘之法，由博士迁尚书外郎，由外郎升郎中者，非荐不以名闻，弼皆赞美其说，果推行之。由是中外希迁赏者嫉谤日炽，仲淹不自安矣。先是，京邑辟司有大阉、诸宦领之，如皇城辟收者，皆衙士国驳，目指气使，动必如意，或十余岁不代。次当补者，徒羡望不可得，弼与韩琦协议，制以三年为率，不得复有干请，久任者悉奏更之，由是阉宦大噪，恶弼如枕干之仇矣。仲淹自以久事右鄙，羌势未宁，愿出使以专西略，遂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弼自以累使北戎，再讲和约，朝廷每论北事，多以任弼，乃慷慨许国，力请宣抚河朔，裁辑边务，为预备之计。二人既出，攻谗者接踵而至，谓仲淹、弼不忠，务欲倾摇邦政，觊幸功名。上渐疑之，乃罢仲淹参知政事，知邠州。罢弼枢密副使，知郓州。时谏官欧阳修、余靖辈，咸协同弼等，或议时政，渐以他事被逐，目为朋党，浮薄竞肆攻诋，希执政意，以致好爵，仕路险薄，益无耻矣。议曰："君子小人，各以汇举，盖声应影附，自然之理也。近世并立于朝，以道德相劝摩，为众所媢者，皆指之为党。未知同心一德，以济天下者，由何道而可致哉？

夏台叛命之二年，势益炽横。朝廷疑其有吞噬关中之意，由是献议者，请修潼关以拒之。时宋庠参预大政，锐意主其议，遂诏兴板缩，置楼橹战具，回关门而反阖之。关中士民嗟怨，谓朝廷弃之矣。甚者取材兴役，半出于华阴，其民之心可知也。然见者则知其无益于备，而徒失民心，朝廷后知其非，悉命撤毁之。

景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圣将幸澶渊，中外人

情震惧。车驾发京师，六军奏作乐。上疑，问左右，杜镐前曰："周武伐纣，前歌后舞。"上悦，遂作乐，人情颇安。

乾德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时中选者唯颖贽一人，自是罢不复举。至咸平中，始复举之，所对策限以三千言。景德后，又先于中书试六论，应系条式者，方预临策，益为艰峻矣。近制：试论于秘阁，数时之间，督迫取就。旧制：举人纳卷，不许逾申刻，盖虑久则皇城掩关故耳。有司不详故事，乃不许及申时，试人视景高下，窘蹙成文。故每三四岁一举，所得不过一二人而已。

庆历初，夏寇方盛，陕西四路并任儒帅，久而未有成功。时吕夷简为相，上深所注意。夷简因言四帅皆儒臣，于军政非便，俸禄又薄于偏裨，遂皆除观察使，欲责其成功。时范仲淹帅环庆，为吕所恶，及授任，乃抗章辞让，言："臣闻先王爵以让德，禄以报功，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诸侯之有功者，增其禄。此百代不易之典也。又闻贵贵者，为其近于君也。汉遣御史绣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节度使以军礼见斧，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学士丞郎，出则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则复其位。自五代之乱，措置乖失，廉察刺史，遂为武官。学士丞郎，一出谓之换过，入朝既不复其位，故士大夫宁甘薄禄，而不乐换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际，事系安危，今日之命，受有利名，臣若嘿嘿而兼之，一则失朝廷之重势，二则减议论之风采，三则发将佐之怒，四则鼓军旅之怨，五则取夷狄之轻，六则贻国家之患，何以言之？臣与韩琦并命陕西，初为经略安抚副使，次则分领秦庆二州，兼本路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皆以学士之职，行都统之权。是用内朝近臣出临外阃，以节度诸将，孰不以朝廷之势，而望风禀命？臣辈亦以内朝之职，每视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自以近臣，当弥缝其阙而已。今一旦落内朝之职而补外帅，前在左右丞诸行事郎节度留后之上，今降于知制诰待制之下，使居方荣刘兴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统之权，此失朝廷之势，一也。人既为外帅，则而今而后，朝廷诏令之出，或不便于军中，或害于边事，岂敢区分是非，与朝廷抗论？自非近臣，无弥缝其阙之理，纵降诏丁宁，必令覆奏，而臣辈岂不监前代将帅骄亢之祸？存国家内外指纵之体。此则减论议之风采，二也。人臣至边，常责将佐，当图实报，上效国家，勿树虚声，妄求恩奖。故岁年以来，所奏边效稍稍得实，不致矫诬。臣方经制补葺，以救边防之阙，而西贼昌炽复来，今大臣将三换宠数，更何面目责诸将之实效？此则发将佐之怒，三也。又臣闻，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而共其忧患，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今边兵请给，粗供樵爨醋盐之费，食必粗粝，经逾岁年，不知肉味。至有军行之时，羸不胜载，弃而埋之，负罪以逋。不能远者，皆捕而斩之。臣虽痛而不忍，岂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辈，心同忧患，为国之用，不亦难哉？昔禄山之乱，河北三十余城，俱归于贼者，非皆攻而下之，由于众心无恩。当未危之时，勉以从事；及既危之后，翻然改图，劫长吏以应贼，皆此类也。臣每思之寒心，亦欲获厚禄养敢死之士，以除寇患。今战士养有常廪，赏有常格，臣得千钟之禄，千金之赐，岂敢私与死士哉？徒聚之于家，使彼目而衔之，以待其衅耳。臣恐此辈一旦仓卒乘怒而发，劫长吏以应贼，为国家之患矣。此则鼓军旅之怨，四也。又臣闻内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边上熟户蕃部，皆呼臣为龙图老子，至于贼界，亦传而呼之，且不测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贼界沿边小可首领，并伪署观察团练之名。臣若授兹新命，使蕃部闻之，适足取夷狄之轻，五也。由斯以往，必败乃事，宁不贻国家之后患哉？此六者，臣上为国体而辞之也。再念：臣世专儒业，遭逢盛时，以文势发科，陛下擢于秘馆，处之谏司，历天章龙图之职，可谓清切矣。寒士至此，又逾本望；儒者报国，以言为先。如臣曩者以言事效贾生恸哭长太息之说，黩于圣听，中外共弃，屡经贬放，亦以塞朝廷之薄责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尝怏怏，此缙绅之所谅也。前年春，延安之战，主将不利，大挫国威，朝廷有使过之议，遂至于臣。逮至延安，竭心悉力而处置之，间不合朝廷之意，既废复用，无所逃遁。臣颠沛十载，灰而复燃者数四矣。自知非将帅之才，岂可以了大事？且国家急难之际，边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虽知屡困，日勉一日，俟将帅得人，臣则引退丘园，歌咏太平，虽多难之夫，有全归之乐，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岂以贪夫畜臣？减近职而增厚禄，将令长居边鄙，永谢丘园，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风眩之疾，闻命心堕气索，不知其涯。缘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岂堪武帅长为荷戈之事乎？此臣为私心而辞者也。伏望（尊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发于独断，追还新恩，许存旧职，则是以内朝近臣，经略边事，节制诸将，其体重矣。而况儒臣武士，所习不同，所志亦异，臣辈不愿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禄，如方荣刘兴辈不若减厚禄而就学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帅上失其势，下挠其志，汩丧不乐，意衰神瘁，则百事隳坠。岂能振谋发策，为国家长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尽心之意也。昨宰臣坚让三公，虽已行之命，陛下特俞其请，臣今冒犯天威，为国体而辞之者六，为私心而辞之者一，苟不获命，臣当系身庆州之狱，自劾无功冒赏之过。又劾违制之命，以听于朝廷。假使朝廷极怒，臣得死于君父之命，犹胜贪此厚禄，败名速祸，死于寇乱之手，此臣所以知其退而不知其进也。唯天鉴处之。"夷简睹奏不乐，然逼于物议，未几，并他路皆罢廉察，复学士之职焉。

寇准在相位，以纯亮得天下之心。丁谓作相，专权黩货，为天下所愤。民间歌之曰："欲时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宁当去丁。"及相继贬斥，民间多图二人形貌，对张于壁，屠酤之肆往往有焉。虽轻眇顽冥，少年无赖者，亦皆口陈手指，颂寇而诟丁，若己之恩仇者，况耆旧有识者哉？

卷　下

谢绛吴人，雅秀有词藻。景祐中，知制诰，然轻黠利唇吻，人罕测其心，时谓之十一面观音。与范讽同年，素为讽所薄，及庞籍讼讽，两被黜。时王尧臣当制，绛求代草其词，籍诰末云："季孙行父之功，予不忘矣。"盖指讽为四凶也，论者益畏之。未几，出守南阳，遂卒于官。疾亟，自噬舌，嚼其血肉，闻者深鉴之。

范讽齐人，性疏诞，不顾小节，尝忤外计，乃弃官，求监舒州灵仙观。庄献太后临朝，闻其俊迈，召拜谏官。好大言捭阖，亦时有补益，当途者皆畏之。任三司使，阙略财计，议者以谓任不适其器。好朋饮，高歌嗷呼，或不冠帻，礼法之士深疾之。时人颜太初作《东州逸党诗》以讥，识者亦以讽非廊庙器。未几，被黜，遂卒。

国家承五代大乱之余，每朔望起居，及常朝，并无仗卫，或数年始一立冬至仗，当世人士，或不识朝廷容卫，至今尚然。太宗朝，尝诏史馆修撰杨徽之等，校定入阁旧图，时江南张洎献状，述朝会之制，得失明著，其文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册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科举人，在此殿也。昔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置紫宸上阁，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则有大驾法从之盛，御殿则有勾陈羽卫之严。故虽只日常朝，亦犹立仗。前代谓之入阁仪者，盖只日御紫宸上阁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麾金吾仗，候勘契毕唤仗，即自东西阁门入，故谓之入阁。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阁，甚非宪度。况国家继百王之后，天下隆平，凡曰宪章，咸从损益，惟视朝之礼，尚自因循。窃见常朝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殿前地位，连横街亦甚广博，伏请改创此殿作上阁，为只日立仗视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也，是为只日常时听断之处所，庶乎临御之式允协前经。今舆论以入阁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甚无谓也。臣窃按旧史：中书、门下、御史台，谓之三署，为皆从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从官先次入殿庭，东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时起居。其侍从官则东西对拜，甚失北面朝谒之礼。今请准旧仪，侍从官先次入，起居毕，即左右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故谓之蛾眉班。然后宰相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从官有东西对拜之文，得遵正礼。至庆历三年，并予知制诰时，始诏台省侍从官。随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则无所更焉。

夏寇既败官军，刘平、石元孙陷没，延州几至不守。范雍日告朝廷益兵，复为诗以言贼事，凡数千章。其传播者云："七百里山界，飞沙与乱云。虏骑择虚至，戍兵常忌分。啸聚类宿鸟，奔散如惊麇。难稽守边谣，应敌若丝棼。"又云："承平废边事，备预久已亡。万卒不知战，两城皆复隍。轻敌谓小丑，视地固大荒。愿因狂狡叛，从此葺兵防。"又云："剧贼称中寨（中寨贼之劲悍者也），驱驰甲铠精。昔惟矜笑骑，今亦教攻城。伏险多邀击，驱羸每玩兵。拘俘询虏事，肉尽一无声。"盖为前屡得贼中谍者，虽脔其肉且尽，终无一言，故雍诗有云。初，朝廷轻视元昊，边臣奏请，不甚允从。至是，方罪枢臣而逐之。

冯拯在中书，孔道辅初拜正言，造其第谢之。拯谓曰："天子用君作谏官，岂宜私谢执政耶？"道辅惭伏而退。后尝谓人曰："如冯公者，未足为贤相。然求之于今，未易有也。"

孔道辅自以圣人之后，常高自标置，性刚介，急于进用。或有劝其少通者，答曰："吾岂姓张姓李者耶？"闻者每笑之。为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郓州。然非其罪，躁愤且甚，至胙县，一夕卒于驿舍。

孔道辅祥符中为宁州军事推官，州天庆观有蛇妖，郡将而下，日两往拜焉。道辅以笏击蛇首毙焉，由是知名。后郓人石介，作击蛇笏铭，其文甚激，今具载之。曰："天地至大，有邪气奸于其间焉，为凶暴，为戕贼，任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能御也。人生最重，或异类出于其表焉，为蛊惑，为妖怪，信其异端，如人蔽覆之而莫能格也。祥符中，宁州有蛇极妖异，郡刺史而下，日两至于其庭拜焉，人以为龙也。举州内外远近，无不骏奔走于门以觐，恭庄肃祗，无敢怠者。今龙图阁待制孔公，时佐幕在是邦，亦随郡刺史至于其庭。公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蛇惑吾民，乱吾俗，杀无赦。"则以手板击其首，遂毙于前，则蛇也无异焉。郡刺史而下，暨州内外远近，昭然发矇，不能肆其凶残而成其妖惑。夫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钟物与人，人有死，物有尽，此气不灭，烈烈然亘百世而长在。在尧为指佞草，在鲁为孔子诛少正卯刃，在齐在晋，为南董笔，在汉武帝朝为东方朔戟，在成帝朝为朱云剑，在东汉为张纲轮，在唐为韩愈《论佛骨表》、《逐鳄鱼文》，为段太

尉击朱泚笏，今为公击蛇笏。故佞人去，尧德明；正卯戮，孔法举；罪赵盾，晋人惧；辟崔子，齐刑明；距董偃，折张禹；劾梁冀，兴汉室；佛教微，圣道行；鳄鱼徙，潮患息；朱泚伤，唐朝振；怪蛇杀，妖气散。噫！天地钟纯刚至正之气，在公之笏，岂徒毙一蛇而已，轩陛之间，有罔上欺民，先意顺旨者，公以此笏击之；朝廷之内有谀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击之。夫如是，则轩陛之下不仁去，庙堂之上无奸臣，朝廷之内无佞人，则笏之功也。岂止在于一蛇？"铭曰："至正之气，天地则有。人惟灵物，气乃能受。笏之为物，纯刚正直。公惟正人，笏乃能得。夫物之在公，能破邪妖。公之在朝，谗人乃消。灵气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宝之，烈烈其光。"

夏贼叛扰累年，官军频败，关中物价翔涌，天下为之骚动。朝廷欲与之约和，而未有以徕之。范仲淹帅延安，乃使人遗书元昊，称朝廷仁贷惜民之意，许岁与金缯，劝其纳款。书已行，始闻于朝，执政皆不喜。时宋庠参知政事，言仲淹专擅，可斩。辞甚坚忮，遂贬仲淹官，知耀州。以庞籍代之。籍亦屡致和意于贼，朝廷又密许籍以柄用，俟和议成，然后召。贼乃遣其腹心杨守素入朝讲约，易其名为曩霄，朝廷亦遣使答之。然终不见元昊，久之乃定。岁赐银绢各十万疋两，茶六万大斤。遣张子奭册元昊为夏国王，复厚赐之。元昊遣人约子奭留于宥州，亦不相见。封册重币，如委之榛莽，子奭由此迁秩，籍入为枢密副使，皆自以为功焉。

契丹知王师屡为元昊所衄，遂有轻中夏之心。忽遣使萧英、刘六符贻书，求关南之地，意谓本石晋所贻旧疆，为周世宗所取，今当复归于北。乃述世宗取地之后，有"人神共愤，庙社不延"之语，自谓与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为甥舅之亲。又云："殊无忌器之嫌，辄肆残人之伐。"英等既入境，乃啸聚杂虏于燕蓟之北以胁我，朝廷乃遣富弼报聘，许岁增金币，以代关南赋输。虏主宗真对弼语言忽慢，谓朝廷轻重在我，与弼言辞往反数日，方许纳币。弼归，朝廷定议别立誓书，以往遂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疋，通前数每岁五十万矣。前所与岁币，皆虏遣人至雄州交取，至是弼许辇至虏界白沟，真方许之。辇畜之费，益不胜其敝矣。又云："朝廷使介至北，位序甚高，北使至朝廷则座列颇卑，今既敌国，礼宜均比，朝廷亦从之。"由是虏势益骄矣。

富弼使契丹报聘，再立盟约。时吕夷简方在相位，命弼讽契丹，谕元昊使纳款。宗真当是其言，谓可指麾立定。退遣使诣元昊，谕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随而已。及杨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语曰："朝廷果欲议和，但当下谕本国，何烦转求契丹？界夹西部落呆家等族离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词责问元昊，辞不报。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言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宗真既以强盛夸于中国，深耻之，乃举众西伐，聚兵于云州西约五百里夹山之侧，国内骚动，粮馈相继。先是契丹预峙刍茭，以备冬计，元昊密令人焚之殆尽，且多饿死。及与战，遂败。惧朝廷知之，乃出牓幽州，称元昊归款，以自夸大。其略云："元昊曩自先朝求为钜援，据一方之裂壤，迨三世以袭封。"又云："枭音易变，犬态多端，忘牢豢之深恩，肆狂悖之凶性。擅诱边俗，巧谍欢邻，罪既贯盈，理当难赦。是用躬驱锐旅，往覆危巢，方迩贼庭，乞修觐礼"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谍者又见其舆尸重伤者，相继自西而至，其败益明。然深自藏蔽，惧为朝廷所知。

元昊未叛前，其部落山遇者归延州告其谋，时天章阁待制郭劝守延州，乃械锢还贼，示朝廷不疑之意。贼戮其族无遗类，由是西人怨惧，向化之心绝矣。贼为患既剧，朝廷降诏，购募贼中有伪署名职，至卑如埋移香者，作输归款，朝廷重其封禄，至以郡王待之，亦终不至，贼党益固矣。

庆历三年，既放春牓，时议以为取士浮薄寖久，士行不察，学无根源，宜新制约，以救其弊。执政与言事者意颇符同，乃敕两制及御史台，详定贡举条制，翰林学士宋祁等上言："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材。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专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臣等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饰矣。故为立学合保荐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趋也。今先试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矣。简其程式，则闳博者咸得以驰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其诗赋之未能自肆者，杂用今体；经术之未能亟通者，当依旧注。则科中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谓尽人之材者也。故惟先试策论，次简诗赋，考式问诸科文义之法，此数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弥封誊录进士诸科经帖之类，皆细碎而无益者，一切罢之。凡为法者，皆申之以赏罚而劝焉。如此，则养士有素，取才不遗。苟可施行，望赐裁择其要，令天下州郡，并立学校，至秋试投状，必由入学听习，方许取应进士。并先试策问，以经史时务。次试诗赋，以旧制诗赋声病偶切，拘检太甚，今依自来所试赋格外，特许依效唐人赋体，诸科旧制：对墨义外，有能明于经旨愿对大义者，直取圣贤意义解释，或以诸书引证，不须具注疏。"寻降敕旨："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以牵制之，则夫豪俊奇伟之士，何以奋焉？士有纯明朴美之茂，而无兴学养成之法，其饰身励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之，则夫懿德敏行之贤何

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议者屡以为言，朕愿与改更，比令详酌，仍照宰府，加之参定，皆谓本学校以教之，然后可求行实。先论策，则辩理者得尽其说；简程式，则闳博者可见其材。至于经术之家，稍增新制，兼行旧式，以勉中人。其烦法细文，一皆罢去。明其赏罚，俾各劝焉。此则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广，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今朕建学兴善，以尊士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尽学者之才。其于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务严训导，精举察以称朕意。学者其思进德修业而无失其时，凡所科条，可为永式。"诏既下，人争务学，风俗一变。未能几道，议者多出外官，所见不同，竞兴讥诋，以为俗儒是古非今，不足为法。遂追止前诏，学者亦废焉。

契丹自阿保机雄据燕北之地，修其国之威法，诸戎遂渐为所制。常得中国所赐纨锦，以其精致者籍地，使牧竖污践之，亲近者或问其故，曰："我国他日富盛，是等固当践之。"其用意贪侈，岂易盈哉？自石晋求援，为耶律德光所立，约为父子之国，岁输绢三十万，举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德光寿。自是失其控压之要，縻之无全策矣。虏虽时有聘问，不过丰貂大腊，颠骏数四而已。其邻国曰渤海女真，室韦、达靼、奚霫之类皆奉之。其民骠鸷善斗，堪艰苦，但众寡不侔，故为所制耳。梁及后唐时，尚有来贡者，自是阻阂，逼于强力。晋高祖时，桑维翰疏云："契丹自数年来，最为强盛，侵伐邻国，吞灭诸蕃，盖谓是也。每兴兵扰寨，则传一矢为信，诸国皆震惧，奔会无后期者。每战必衔枚无喧，专顾指令，统帅之下，各有部陈。昼战则望旗帜，遇夜则或鸣钲，或吹蠡角，或为禽鸟之声。各随部队撤卷而去，至明不遗一旗。军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趋敌，则什伍俱前缓急，不相赴援，则尽诛之。故其人能死战，而又山后郡县，俗情笃实，高上武士，士农工商，四者俱备，以资其用。其主虽迁徙出入，非庐不居，然有垣垒宫室矣。其民虽冢堕塞洌，非旃毳不御，然有衣服染绩矣。自开运中，德光乱华，尽得吾朝帑实图书。服器工巧，事多摹拟中国，久而益盛矣。始石晋时，关南山后初莅虏，民既不乐附，又为虏所侵辱。日久，企思中国声教，常若偷息苟生。周世宗止平关南，功不克就，岁月既久，汉民宿齿尽逝，新少者渐便习不怪，然居常右虏下汉，其间士人及有识者亦尝怅然，无可奈何。

太宗既夷并垒，乘锐直压其境，国中骇怖，不知所为。其主与左右聚议，皆曰："中朝皇帝此来，但欲恢复土宇，幽州垂陷矣，不可不救之，败则委弃深遁，未为晚也。中国既得山后郡县，必不困蹙侵害，我乃倾国挽敌，遂能保其土，彼民复失所望矣。"自后遣将出师，蹈其境界，顿其营垒，皆欲待命送款，然未能攘奸扫秽，料取全胜，亦彼民之不幸乎？尔后河朔之民，数被其毒，驱掠善良入国中，分诸路落，鞭笞凌辱，酷不可闻。汉人每被分时，夫妻母子，各随虏居而去，号哭之声，震动天地，风云多为之变色，闻者无不伤心焉。及真宗幸澶渊亲征，遂与盟，岁给金缯，虏人自惊，恐王师遮屯要害，断其归路，欣然奉约。自是河朔之民，渐有生意矣。

真宗与北戎修好，遣使称北朝，公卿以丁谓事，适然无异论。时王曾为著作郎，直史馆，独抗章曰："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真若首足。二汉虽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抗立，首足并处，失孰甚焉。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顾其国号契丹足矣。"真宗深所赏激，然使者业已往，遂已。识者是之。

王曾知审刑院，法首违制，报徒，曾请非亲被之，以失论从杖。既而外郡有以是具狱，真宗怒，诏令如法，曾执前议，上谨容曰："若卿议，是无违制者。"曾对曰："如诏旨，亦不免有失者。天下之广，岂人人尽知制耶？惟上裁幸。"上悟，忻然从其议，因著为令。

真宗疾革，留皇太子决政资善堂。刘太后讽宰相丁谓，谋临朝，物议忧疑。王曾说后戚钱惟演曰："帝仁孝，结于民心深矣，今适不豫，且大渐，天下莫不属于储君。而皇后遂欲称制以疑百姓，公不见吕武之事乎？谁肯附者？必如所谋，刘氏无处矣。公实后肺腑，何不入白？即帝不讳，立储为君，后辅政以居，此万世之福也。"后悟，不复有他志。及皇储践祚，遗诏军国事权听后旨。议久未决。丁谓迎后意，乃上议太后朝近臣，处大政；皇帝朝朔望，独见群臣。余日庶务，令入内押班雷允恭，传奏禁中，取可否，即下中书覆。谓党皆附和，以为便，曾对曰："天下公器，岂可两宫异位？又政出宵人，乱之本也。不可。乃引后汉马邓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母后坐右，而加帘焉。奏事以次，如常仪。"纳之。已而治定陵，谓果与允恭谋改吉旦幸咎祸，事败抵罪，谓党佑之曰："谓首被顾托，请以议功。"曾曰："谓事干宗社，议功不及。"卒放谓于珠崖，佑者亦废。先是，谓用事，威赏皆专达，不请于朝。谓已窜，冯拯继为上相，复蹑故迹，曾喻以祸福，拯深怨之，自是事皆决于两宫，然太后稍自尊侈。既上尊号，乃欲御天安殿受册，曾执不从，遂降御文德，由是大失太后意旨。及玉清宫灾，曾为宫使，乃免相，出知青州。知者谓曾之大节，邦家赖焉。

故相李昉尝谓其子宗谔曰："自太祖临御以来，百司人吏，难于选补，台省旧规，渐成废坠。吾罢相为右仆射，都省并无旧吏，惟私名散官数人，主掌案

籍而已。举措应对，山野特甚，省中故事，懵然不知。会敕集三署官议事，省吏以状来报，吾诘之曰：'三署官议事，仆射入省乎?'曰：'不知也。''台省官与丞郎尚书杂坐乎?'曰：'不知也。''掌名表郎官与监议御史何向而坐?'曰：'不知也。''左右丞与尚书坐孰为主?'曰：'不知也。'吾为主客郎，掌诰日时，尚书张昭、李涛、杨昭俭、右丞赵上交、中丞刘温叟，以耆儒宿德，俱在班行，屡陪诸公于都省议事。大凡在内庭，论职不论官；入都省，论官不论职。学士带两省官，议事之日，入都省并缀本班坐。每议事，有司于都堂陈帘幕，设左右丞坐于堂之东北，南面向；设中丞坐于堂之西北，面南向；设尚书、侍郎坐于堂之东厢，面西向；设两省常侍、舍人、谏议坐于堂之西厢，面东向；设知名表郎官坐于堂之东南，面北向；设谏议大夫坐于堂之西南，面北向；又设左右司郎中、员外坐于左右丞之后，设诸司郎中员外坐于尚书侍郎之后，设起居、司谏、正言坐于给舍谏议之后，并重行异位。故事：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是为四相，自唐开元之后，仆射不知政事，然非军国大事，不入省会议。议事之日，三署官早赴省，就次所司，先以所议事状遍呈郎官，略告大意。然后所司引知名表郎官，执所议黄卷升厅，就本位立。次引监议御史，次引小两省官，次引郎中员外，次引三院御史中丞，各就本位，然后左右丞升厅，所司抗声曰'揖'，群官揖讫，各就坐。知名表郎官以黄卷授所司，捧诣左右丞，执卷展读讫，复授于知名表郎官，始命进饮食。所司捧笔砚立于右丞之前，一吏抗声曰：'请定议!'左右丞揖群官讫，然后以一幅纸书所议字，署事于其下，遍授四座。监议御史命一吏抗声曰：'有所不同者，请不署字。'食既讫，所司复抗声曰：'食毕，揖!'群官对揖讫，各降阶出就本位，以所议可否，共列状进。入以官高者为表首，异议者于阁门别进状论列，如诸司三品以上，武班二品以上，并入省议事。即诸司三品，坐于尚书侍郎之南，东宫一品，坐于尚书侍郎之前；武班二品，坐于给舍之南；并绝席异位。如议大事，仆射御史大夫入省，惟仆射至厅下马，余官并门外下马。设仆射大夫位于左右丞之前，并重行异位，执笔署字，皆仆射专之矣。故徐铉在省，多知典故，亦言江南见旧儒所说议事之仪，与吾所记略同，因命写一图授省吏，未知此辈能遵守否?"当昉言此时，都省犹时复议事。近年以来，此事都废，惟议谥法，则群官一集于都省。郎官由经科入侍者，多不知学术，但饮食署字而已。议罢出省，人或问其所议者，有全不知其所谓者。两制中浅陋者，又耻与诸曹次列，多辞以故，不赴集，由是体益隳焉。

夏寇扰边，关中科敛频仍，民力大困。掌计簿者迁徙靡宁，无久职之计，人户逃移几半，公私窘蹙。及吴遵路为都转运使，虽究意利害，而分九等户为三十七等，均徭，然民益怨扰，不知所措。

契丹既有幽蓟及雁门以北，亦开举选以收士人。幽州刘氏昆弟，其名曰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在被遇。三嘏四端复尚伪公主，庆历四年秋，三嘏携嬖妾偕一子投广信军，词情悲切，自言公主凶狠，皆有所私，久已离异。今秋虏主逼令再合，公主凶狠，必欲杀其妾与子，故归朝廷。颇询其国中机事，言虏王已西伐元昊，幽蓟已虚，我举必克。所谋凡七事，复为诗以自陈云："虽惭涔勺赴沧溟，仰诉丹衷不为名。寅分星辰将降祸，兑方疆寓即交兵。春秋大义惟观衅，王者雄师但有征。救得燕民归旧主，免于戎虏自称兄。"朝廷以誓约既久，三嘏虏婿位显，恐纳之生衅。又移文边郡，蹑知三嘏来迹，求索峻切，期于必得。不然，则举兵隳好矣。朝廷乃遣还三嘏，复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赂村民，求宿食，势益窘，定帅遣人搜索，拘送虏界。比三嘏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杀其妾与子，械三嘏送虏主帐前。以其昆弟皆方委任，遂贷三嘏死，使人监锢之，议者深叹惜其事。

天禧末，真宗圣躬多不豫，丁谓当国，恣行威福。时刘筠在翰林，守正不为阿附，谓深嫉之。筠乃求出为郡，止授谏议大夫守庐州。筠拜章，求兼集贤院学士，谓沮之不与。筠舟行至淮上，遇水暴涨，作诗云："行行极目天无柱，渺渺横流浪有花。客子方思舟下碇，阴虬自喜海为家。村遥树列清江霁，岸阔牛分触氏蜗。鸢啸风高诚可畏，此情难喻坎中蛙。"识者美其忧思之深远焉。谓败，复召入翰林，为学士。以诗别同僚云："一辞銮署守英蕃，两见庐峰媚翠樽。政懦每怜民若子，岁丰还喜稻成孙。离愁且饮闲人酒，密对须求长者言。入奉清朝同一德，晨趋岂叹鬓霜繁。"

祥符中，中书试制举人，六论毕，吕夷简及布衣周启明将被亲策，执政以为封禅有期，将告成功于天下，不当复访人以得失，遂报罢。夷简特升职位倅郡，启明免将来进士乡荐。启明乃归括苍隐居，聚徒讲学，不复仕进，时论高之。

江南徐铉归朝，儒笔履素，为中朝士大夫所重。王溥、王祐与之交款，李至、苏易简咸师资之。李穆尚书有清识，尝语人曰："吾观江表冠盖，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平居自奉寡俭，食无重肉，人或问其故，铉曰："亡国之大夫已多矣。"时王师已围建业，李后主欲命使于交兵之间，左右咸有难色，铉乃请行。后主抚之泣下，曰："时危见臣节，汝有之矣。"后太宗诏铉撰《江南录》，末乃云："天命归于有宋，非人谋之所及。"太宗颇不悦。又其国潘佑以直谏被诛，铉深毁短之，知者谓其隐恶太过，非直

笔也。

夏国元昊娶契丹女，伪号兴平公主，乃宗真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病被脱，元昊亦不视之，以至于殁。宗真虽忿恨，然亦无如之何，但遣使慰问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为元昊畏耶律之强，讽宗真促使元昊归款，失之甚矣。

范仲淹以天章阁待制权尹京府，自以言事被用，以谏诤为己责。吕夷简作相，气势重炎，无敢忤者，仲淹屡犯其锋，夷简深怀忌惮，但薄示涵容，以亲仲淹，仲淹终不合。每对上言夷简俭邪不忠，宜制其渐。因泛论汉世莽卓阶乱有胎，由辨之不早致然，其语漏泄，谮诉者日至矣。上遂疑，责仲淹离间大臣，侥幸进取，落待制职，出知饶州。言事无敢辩之者，皆言仲淹不当指夷简为莽卓。时尹洙、余靖、欧阳修皆雠书三馆，相与愤切，洙遂诣政府，请与仲淹偕贬为党人。靖上书言："臣闻位卑而言高者，罪也；知浅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妄，辄有开陈者，怀忠事君，不敢自爱，万一益国，虽死无恨。伏闻今月九日，以吏部员外郎范仲淹忤旨，差知饶州，臣窃谓仲淹秉朴忠之心，怀直谅之节，不识忌讳，有可矜愍。观其临事不苟，言必忤上，竭忠奉国，夫岂私其身哉？去岁自贬所召居待问之职，尔时正人端士，酌酒相贺，喜陛下纳善思贤，招徕忠谠，真圣帝明王聪明之政也。今兹遂闻以言获罪，左降僻远，事出不意，惊动耳目，何其进之太暴，而退之太速乎？仲淹若以官政阙失自取罪戾，国有常典，谁敢议之！今以刺讥大臣，指讦时政，而不少含恕，重加谴谪，臣深为陛下不取也。昔尧舜之帝，商周之王，尝云谔谔以昌，不闻诽谤为罪。况仲淹前所言，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犯颜逆耳，最所大者，以其言合典礼，尚加优奖。正人端士所以相贺者，以陛下屈情狥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进对之际，言大臣前短，纵令谋论褒贬过当，断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与谗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庭，毁平津之任诈；张昭论将，以鲁肃为粗疏。汉帝、吴王熟闻此义，两用无猜，岂损令德？臣今越职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内外各有职分，以谏官御史畏罪而不言，遂恐庶人之议，不得上达，故敢不避诛放，臣之所言，亦非营救仲淹，何则？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间，至吏部员外郎，比于常流，此乃逾涯之宠，今虽落职，实于仲淹之身未有所损。但所论者国家大体耳，古者斥其直臣，皆玷累盛德，故多含垢忍怒，以示容纳，非不能快意行事，盖惜千古之名耳。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矣，若习以为常，不甚重惜，则恐书于卷册，亏玷太平之治，钳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聪，在此举矣，可不慎乎？臣披沥肝胆，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日以舜察迩言为念，以汉招直谏为谋，常以壅塞是忧，不以诽谤加罪，追改前命，无重过举，则天下幸甚。"书奏，夷简内不自安，乃谪洙靖官以拒来者。欧阳修乃移书司谏高若讷，责之曰："高君足下，予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榜，始识足下姓名。时予年尚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以文章著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问尹师鲁以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辩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辩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不使予疑之也。自足下为谏官，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至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又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刚正好学，博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为天下所共知，今特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辩其非辜，又不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于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自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耳。虽在朝之君子，亦将悯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昂自得，了无愧畏，反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且希文果不贤耶？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所未尽。身为谏局，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其果贤耶？则今日天子与宰臣以忤逆意逐贤人，君子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耳。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臣耶？望之与章果不贤者耶？当时亦有谏官，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耶？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亦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臣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官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

在其任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有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耳。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责贤者备甚，今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以为不贤也。若犹以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日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官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事。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聊布区区。"

若讷得书怒甚，乃缴其书奏之曰："伏睹敕牓，御史范仲淹言事惑众，离间君臣，自结朋党，妄自荐引，及知开封府已来，区断任情，免勘落天章阁待制，知饶州。及谕中外臣寮执事，臣以位备谏列，自仲淹落职之后，诸处察访端由，参验所闻，略与敕牓中事符合。臣风闻本人谋事疏阔，及躁愤狂肆，陷于险薄，遂有离间君臣之罪。臣既见朝廷行遣，未至过当，固不敢妄有救解也。十六日，有馆阁校理欧阳修，令人持书诋臣，言仲淹平生刚直好学，通古今，班行中无与比者。谓臣为御史里行日，俯仰默默，无异众人。责臣今来不能辩仲淹所辜，乃庸人常情；作不才谏官，乃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不敢一言。在其任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言臣犹有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及谓臣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臣以庸鄙，承乏谏宪，屡贡狂斐，以罄丹赤。夫犬马犹知其主，况臣早闻忠义，久预晋绅，衣君之衣，食君之食，权臣皆非亲旧，立朝最为羁孤。陛下仁明，未尝滥罚，岂顾望而惧相位之臣哉？臣为御史谏官，相继将及二载，每念诏令不便，奸邪慢朝，授任非宜，兴造未当，虽有中书已行之事，臣屡尝率意言之，介然誓心，不知忌讳。至于微小之事，耳目不接，则不敢喋喋，上烦圣听，以沽名徼誉也。奏对应在，皆可验之。臣与欧阳修友结素疏，未尝失色，非意凌犯，固不可校。然本人谓范仲淹班行无比，称其非辜，仍言今日天子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责臣不言。臣谓贤臣者，国家恃以为治也。若陛下以忤意逐之，臣合谏诤，宰臣以忤意逐之，臣合论列。以臣愚见，范仲淹顷以论事切直，比来亟加进用，知人之失，尧舜病诸，忽兹狂言，自取谴辱，宽大之典，固宜自当修省。复乃谓之非辜，称其无比，仍谓天子以忤意逐贤人，诚恐中外闻之，所损不细，臣所以徘徊切虑而不敢自隐也。"事下中书，夷简乃贬修为峡州夷陵令。时王曾同在相位，意甚不平，然不能救正，但令亲戚宽谕贬者而已。同年生乃作四贤诗叹美仲淹等，其咏修诗，诮若纳为"袖书乞怜天子旁"，人到于今讽诵且笑之。然朋党之说，兆于兹矣。

马亮尚书典金陵，于牙城艮隅，掘地汞数百斤，鬻之以备供帐。其地乃伪国德昌宫，遗此铅华之灰积也。李氏区区偏据江表之地，而淫色奢纵如此，欲其国祚之长永，其可得耶？

石介为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专以径直狂徼为务，人多畏其口。或有荐于上，谓介可为谏官者，上曰：此人若为谏官，恐其碎首玉阶。"盖疑其效刘栖楚也。

曹利用由和北戎功，渐被擢用，以干理称。及当枢柄，益尽忠力。刘后垂帘听政，利用自以亲承顾托，庶事公执。时中官依刘氏之势，多求侥幸，利用屡抑其请，由是谗嫉日至，因其从侄游于乡墅间，服黄袍为戏，遂构成其狱，以至迁逐。中使乘驿监其后，日夕诟迫之。至襄阳驿舍，自缢而卒。时人皆知其冤。利用自居贵位，积聚巨万，不知分散。又常为寇准所薄，准窜雷州，利用亦有力，人亦以此非之。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师不利，朝廷以堡障众多，有分兵之患，不可守者悉命罢之。寇益骄横，复掠不已。种世衡者，时为鄜州幕中，上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之地，实当贼冲，可以外固延安，渐图银夏之旧。"朝廷从之，用世衡董其事，且战且城之。然据险无泉，众惧不可守，浚五十丈，复有巨石，其徒皆曰："是岂可井哉？"世衡命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价百金，多致其力，果得泉。甘且不耗，水乃大足。自兹西陕堡障患无泉者，悉如世衡募工致力，无不济者。诏名为清涧城，以世衡知城事，寨下属羌，率持两端，向背不常。世衡入其部落，劳问亲近，无所疑间，属酋皆附之。建营田百千顷，岁得其利，人颇称之。

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淫靡甚于韩偓，江南李坦时为近臣，私以艳藻之词闻于主听，盖将亡之兆也。君臣之间，其礼先亡矣。

成都刘备庙侧，有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围数丈。唐相段文昌有诗，石刻在焉。唐末渐枯，历王建、孟知祥二伪国，不复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乾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时人异焉。三国至乾德丙寅，历年一千二百余年，枯而复生，予皇祐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耸云，拜旧枯干，存者若老龙之形。

王建子衍嗣于蜀，侈荡无节，庭为山楼，以彩为之，作蓬莱山。尽绿罗为水纹地衣，其间作水兽芰荷之类，作折红莲队，盛集锻者，于山内鼓橐，以长籥引于地，地衣下吹，其水纹鼓荡，若波涛之起复。以杂采为二舟，辘轳转动，自山门洞中出，载妓女二百二十人，拨棹行舟，周游于地衣之上，采所折莲列阶

乙甲乙丙甲乙丙

前。出舟致辞长歌，复入，周回山洞。俄而唐庄宗遣使李严入蜀，复作此舞以夸之，严归朝贡策，未几灭王氏。

太平兴国戊寅岁，程羽守益都，时立春在近，县吏纳土牛偶人于府门外，观者颇众。立者恐其为人所损，遂移置厅事之左边。程出视事，怪问之，主者以对。程叹曰："农夫牧竖，非升厅之人，兆见于此，不祥莫大焉。"当时闻之，以为过论。至甲午岁，果有村氓叛窃，入据城邑焉。蜀人亦服其理识。

成都有唐剑南西川安抚副使冯涓撰《重起中兴草玄寺碑》。序会昌大中年释寺废兴之事。其略曰："释氏不可以终废者，由学徒之心一也；国令不可以终行者，由时代之意殊也。"予读之数四，亦诣理之言也。

故相陈尧佐既终身居于郑，翰林学士李淑知郑州，诸子纳其父行实与淑，求神道碑文。淑怨尧佐素不荐引，虽纳其润格，文有讥薄之意。陈子哀诉，求为改削，终不从。其家耻不立石，因摭淑在郑时咏《柴陵诗》奏之，云："弄驷牵车挠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榛断陇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淑自负文藻，急于柄用，众恶其阴险，每入朝则缙绅为之不安，上渐知之，故久留外郡。其诗实由怨怼而作，遂罢禁林，主钥南都。淑上章自理不已，后因持服，遂留京师。

唐庄宗遣郭崇韬副魏王继岌平蜀，既而疑崇韬，夷其族。俄又杀河中府翼王朱友谦三百口，又诏西京留守至洛，守上东门，伺岐府节度使李从俨至，欲诛之，诸侯无不忧惧。阉尹纵权，倡优富宠，而师旅穷匮，恩赏不流，遂至贝州之乱。先是，蕃汉都总管宣武军节度使李嗣源，本藩人，姓名邈结烈，虽不佐命，有大功。庄宗既得天下，颇疑之，尽夺兵权，处以闲逸。至是闻变，急起嗣源，将兵讨之。

洎至邺，诸军推以为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彦威曰："与君受命讨贼，岂料天时人事如此？然诸军只因饥寒思乱，当奏加恩赏，以图安靖尔。"亲卫指挥使元行钦不能审其由，径奔洛阳告乱，途中逢嗣源子金枪指挥使从璟，驱之同见庄宗，遂斩从璟，自将以御之。距汴城五十里，闻嗣源入汴，军溃而归洛。时属中官乘驿就长安，杀伪蜀王衍一行，枢密使张居翰叹曰："上方寸已乱，一行五千余人，岂可尽杀？"乃改一行为一家。及绛霄之祸已三日，而杀王衍一家，使人方到长安，蜀人冤之。

庆历中，有宋禧者为侍御史，禧介廉善士，学术论议，则非其素属。亲事官谋乱，夜梯殿庑入禁中，垂致不测。既而擒获，上惊悸累日，厚饬宿卫，常有戒心。禧上言，请市罗江狗，置内中以备守御。人皆传以为笑，目之为罗江御史。未几，罢出外任。噫！禧之意忠矣，而思之不精，遂取众诮。言不可不慎也。

后唐明宗亲讨宣武军节度使〔疑阙三字〕。朱守殷，宿将，同光末赵在礼邺中乱，从明宗讨叛伐，及人情变革，遂与霍彦威同立明宗，寻判诸军承事，兼河南尹。旋除宣武军节度使。时枢密使安重诲用事，汴之财利，多遣中人筦榷之，守殷军用不给，累表抗论。重诲既与，复夺之，守殷不平，颇出怨言。重诲奏其反状，明宗亲帅师讨之。车驾至汴京，守殷自以本无不臣之意，为权臣诬奏，登城门望明宗叩头，号哭称冤，明宗思其功，许以开门自新，重诲已麾军登陴，势不可遏。城陷，诛之。

章圣祥符中，行封祀之礼，兴造宫观，以崇符瑞。时王旦作相，迎合其事，议者或非之。旦谓人曰："自古帝王，或驰骋田猎，或淫流声色，今主上崇真奉道，为亿兆祈福，不犹愈于田猎声色之惑耶？"

宋庠、叶清臣、郑戬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名称。康定中，庠为参知政事，戬为枢密副使，清臣仕三司使，祁为天章阁待制，趣向既同，权势亦盛，时人谓之四友。吕夷简深忌之，指为朋党，俄有无名子作谤，庠有"天下文章惟独我，牓中龙虎更无人"之句，余韵甚多，深讦庠之私语。寖上闻，乃尽罢四人为郡，仍降诏天下，戒朋比焉。

补　遗

吕蒙正居宰弼。一日，谏官张观忤太宗，旨送台狱。蒙正翌日不入朝，上遣使问其故，对曰："臣为宰臣，致谏官下狱，复何面目见君上耶？"上急出观焉。

雷德骧性刚直，尝为大理寺值。太祖幸琼林苑，放鹞子，敕左右有急事即得通。德骧携大理案二道扣苑门求对，左右不敢止之，上曰："此岂急事耶？"对曰："岂不急于放鹞子乎？"上大怒，自起击之，德骧稍退。少顷，上悔，召而谢之曰："朕若得如卿十数辈，何忧天下乎？"

张咏守益部，时经王小波之乱，遗寇未殄，中贵人宣政使王继恩总兵柄，骄不急贼，咏因教主者不给兵粮。群校诉于咏，咏曰："即今出则给，若不出，则不给，要反，但听之。"继恩翌日遂出捕贼。

咸平中，王嗣宗、卞衮、王子舆并命为三司使，

嗣宗即时赴职，衮、子舆得奉日始视事。衮未几卒于职，子舆以风痹免，嗣宗独无他，终享贵寿。

太宗尝因久旱，欲遣使四方，询民疾苦。因谓大臣曰："天下官吏，必有用刑不当者。"时寇准副位枢密，前对曰："天下官吏，未闻用刑不当者，陛下用刑，则实有不当。"上默然久之，问曰："何也?"准曰："晋州祖吉受所监临赃，罪不至死，陛下特命杖杀之；参知政事王沔弟犯监主自盗赃，罪至死，陛下以沔故，恕其罪。此陛下用刑不当也。"上为之感悟，罢沔参知政事。

太宗任陈恕为三司使，心算详给。人有言茗榷遗利，欲更法者，上以问恕，恕言："国家用度无所窘匮，恐此法一摇，则三十年不可再定。"上怒，起，入禁中，恕不敢退，久之复坐，方可其议。后马元方主计，遂变前法，迄今三十余年，是非纷然无所归，准如其言焉。

（上六则据《四库全书》本补）

醴泉笔录

[宋]江休复撰　徐大军整理

《醴泉笔录》两卷，北宋江休复（一〇〇五——一〇六〇）撰。该书皆记北宋之杂说杂事，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笔记。据清刻本首次整理。

卷　上

御史台閤门移文用擦头牒，章郇公判审官院，张观为中丞，常用此例移审官。时章为翰林学士，辨之，张以故事而止。

章仲镇云：章伯镇勘会案，岁给禁中椽烛十三万条，内酒坊祖宗朝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石，今八万石。

康定中，侍禁李贵为西边寨主，妻为昊贼所虏去，家中一白犬颇驯扰，祝之曰："我闻犬之白，乃前世为人也，尔能送我归乎?"犬俯仰如听命，即裹粮随之，有警则引伏草间，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贼境，其夫无恙，朝廷封崇信县君。

陆参宰邑，判讼田状云："汝不闻虞芮之事乎?"胥司不受，再执诣县，云：不晓会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李戡宰邑，问民间十否、莫有疾病否、莫有孝悌否之类。有一患大风者，药云："吾不疗尔。"

都下弄蝎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剥马务蝎食马血，尤毒，己亥岁中屡有螫死者。

毒虺断首，犹能听以噬人。

客有投缙云山寺中宿者，僧为具馔羞，鳖甚美，但讶其无裙耳。入后屋，见黄泥数十团，大如缶，问行者，即向所食者。在其中取龟，以黄泥裹之，三日龟服气肥，味特异。

王介甫云：明州有一讲僧，夜中为鬼物来请讲，欣然从命，舁行数十里，置在猪圈中，比晓方悟为鬼所侮。

张枢言说杨大年临卒，戒家人曰："吾顶赤趺坐，汝辈勿哭惊吾。"既而果然，家人惊。貌财复，寤而寝，遂卒。释教："顶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沈滞。"

梅圣俞云：叔父为陕西漕知，客卒，浴殓毕，他婢欲窃其衣，其尸热如火，惊告家人，遂传于外。或云："不祥，此当有重丧。"俄而婶氏卒。

持国按乐，见弦断、弦续者，笙竽之类吹不成声。诘之，云：自有按乐器，国家议黍尺，数年乃定，造乐器费以万计，乃用乐工私器以享宗庙。

又七庙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温成庙用羊豕各一。一疑郊本用犊，后去犊，以一羊豕代之。祔后以永熙不可虚配，遂得升祔，明德尚在故也。后庙神德，贺、宋二京，尹、潘奉慈，刘、李、杨、李升祔，今独章惠。

永叔书法最弱笔，浓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戍边，行水边，其乐之从者前云："此水不好，里面有虫（声如隙举反）。"谓之虫，乃是鱼也。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虫也。"

原父《五十谥法》一篇：神化无方曰尼；耄期称道曰聃；卮言日出曰周；洁白不污曰皓。

楠树直竦，枝叶不相妨，蜀人谓之让木。

胡瑗字翼之，卒，凶计至京，钱公辅学士与太学生徒百余人诣兴国戒坛院举哀，又自陈以师丧给假二日。近时无此事。

王景芬职方，邵氏婿，常州人，小儿四五岁，甚俊爽，病将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长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骇，始改葬其父母。邵不疑云。

沈文通说故三司副使陈洎卒后，婢子附语亦云：生不葬父母，当得为贵神，今谪作贱鬼，足胫皆生长毛云云。

祖择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问之，答云："口无择言。"

司马君实充史讨，白执政：时政、起居注皆并不载元昊叛命、北戎请地事，欲就枢密府检寻事迹以备载录。庞洎自至史院，商量孙朴兼修国史之任，国恶不可书，会庞去相，遂寝。

江南一节使召相者，命内子立群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头上自有黄气。"群婢皆窃视之，然后告云某是。柁工火儿杂立，使辨何者是柁人，云面上有水波文是。亦用前术。

吴冲卿说：其先君为江州瑞昌令，一卒力啖巴豆如松子。问其由，始用饭一盏、巴豆两粒研和食，稍加如药，凡尽则加巴豆，减饭，积以岁月，至于纯食巴豆。此亦习啖葛之类（曹操尝啖葛）。

掌老太卿判太仆供给，享太牢，只供特牛，无羊豕。公问礼直官如此，不知羊豕牛俱为太牢。

大学生郑叔雄用善医，王尚书举正知杂，吴□□荐为秘书省校书郎。起居舍人范师道论列云："山林有道之士，大臣荐之，不报而方投稷例辄行。"于是汝州孔旼除直讲，杨州孙侔除试校书州学教授。

大内都知张惟吉请谥，礼官以惟吉前持温成丧不当居皇仪，争之至明。时宰不知典，则阿谀顺旨。惟吉顿足泣下，缘此得谥"忠惠"。

陈执中死，礼官以前事不正，谏请谥"荣灵"（宠禄光大曰荣，动不成名曰灵）。

大名府学进士刘建侯盗官书卖之，搜索既切，遂焚之。又与妻同杀人，取其金。前杀七人事明白，犹且称冤。府中谓之"始皇"，以其焚书坑儒也。

程琳尚书知府曰：杀之，其容貌堂堂，言词辨博，庄生大儒之盗也（此段有脱误）。

药方一大两，即今之一两。隋合三两为一两。

宋相公，中朝书人鄗忠恕，司封二徐，书《佩觿集》三卷。

杨泫望之当官，免私家，上历亦自买纸。为江南转运使，先移文江宁府，要府官月俸米麦，何人担负磨面，曾支脚钱。

司马君实侍先君知凤翔府，竹园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鸱，莫有识者。有自山西来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飞生，飞而生子。每欲飞，则缘树至颠，能下不能高也。"

判尚书礼部则尚书之职，判礼部贡院则侍郎之职也，其名表则员外之任也。王禹玉带馆职判礼部作三字，犹不解百官谢表。御史中丞署状而舍人作表，是兼尚书员外之职也。

陈执中在枢府建排墙头，夏赞使人。上叹枢府不得人，于是王鬷、张观与执中皆罢。

孙承旨自称韩持国作维国。齐廊太卿呼邵兴宗作元宗。

袷享昭穆，各有幄次，谓之神帐云（陈彭年所建）。

礼牲体贵贱以为俎，实肩臂臑膊骼觳，左右前后、宾主有仪，今不复用。司马公说：曾在并州见蕃俗，颇存此礼。其最尊者得羊臆骨，其次项颏骨。又说妇人不服宽裤与襜，制旋裙必前后开胜，以便乘驴。其风始于都下妓女，而士大夫家反慕之，曾不知耻辱如此。又凉衫以褐䌷为之，以代毳袍。韩持国云：始于内臣班行，渐及士人，今两府亦然，独不肯服。予读《仪礼》，妇人衣上之制，如明衣谓之景，景，明也，所以御尘垢而为光明也。则凉衫亦所以护朝服，虽出近俗，不可谓之无稽。

君实又说：夹拜，今陕府村野妇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妇人四拜，男子一拜。城外则不然。

子容判礼院，见君实，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今乐悬，但闻金声，余乐掩而不闻。宜罢连击，次第见其声。

欧阳永叔修《唐书》，求罢三班院，乞一闲慢差遣，俄除太常礼院。司巡厅言。朝廷将太常礼院作闲

慢差遣耶？

子容说：周庙制户在东，牖在西，当中之分则扆也。近代宗室南向，祐室犹在西壁，祫享犹设昭穆，位于户外，南北相对。

武功常景主簿说：庆善宫有唐碣，为民藏窖，盖民恐他人见之，理认远祖土田。旁有慈德寺，太宗所建，会昌废，寺犹遭毁拆，武宗可谓能行令矣。至大中复建，碑记尚存。

肆赦，宣德门登降用乐悬，又排仗尽如外朝之仪。

大典，礼部吉仪五十有五，其二十九日癸卯，五龙坛子奉敕于五龙庙谢晴，庙廊并颓毁，寓宿殿东道士之室，亦无坛也。

仪仗内五牛旗，刻尽五色木牛，竖旗于背，载以舆床，四人舁之。按《六典》：卫尉三十二旗，十八曰五牛旗，皆是绣绘旗帼。若五牛以牛载，则其他麟凤之类，亦当如此矣。

祫享行礼之际，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诸臣见上恭虔，裹手执笏者惕然，皆揎。庙主，帝用白帕、后用青帕覆，行礼则发之，方木为趺，荐以重褥，置主于其上。

尘俗呼野人为沙魂，未详其义，士大夫亦颇道之。永叔戏长文贤良之选："既披沙而拣金"，吴颇憾之，迁怒于原父云："某沙于心，不沙于面；君侯沙于面，而不沙于心。"愈怒焉。

又尝戏马遵旧日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揆著书，数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献李夷庚。夷庚问何人作序，讯知其人，使送银二笏。

庞相令制后，舍人自署其名。永叔云：诰身后，惟吏部判官诰院者当押字尔。

林璃、王洙同作直讲，林谓王："何相见之阔也？"答云："遭此霖雨，今后转更疏阔也。"王曰："何故？"答云："值这短略。"盖诋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马不入寺，宗王计相乘马直至佛殿东，素无定制也。驾往寺观烧香，中丞不从由入台。翌日，幸慈孝集禧，宣召乃赴。

供奉官罗承嗣住州西，邻人每夜闻击物声，穴隙视之，乃知寒冻齿相击，再赠之毡，坚不受。妻母来，见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赠之米面，亦不敢纳。遂挈其家居州南（都下俗语谓之州南），聚赡穷亲四十口。尝辞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载私物不得过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换陆路差遣。

秘书丞沈士龙者，尝建言害民事数十条，漕司不行，遂弃官归。关门不放过，诉云："母老病，拘滞于此，母必不全，亦关吏之罪也。"士龙竟坐擅去官守，追官勒停，举主、关吏一例见劾。

李照讥王朴编钟不圆，后得周编钟，正与朴同。议者始知照之妄。

次道见郑毅夫除省判语词，中间具官某又云云，当诰词前具衔云云，中当云以尔云云。

程侍郎言某为御史接伴人使，中丞张观云："待之以礼，答之以简。"戡佩服其言。又说高敏之奉使接虏伴，使走马坠地，前行不顾，翌日，高马蹶坠地，戎使亦不下马。张唐公将奉使，王景彝云："某接伴时，旧例使副每日早先立驿厅，戎使方出相揖。某则不然，先请戎使立阶下，然后前揖登阶。"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奈何？"遂却如旧例。

王景彝判三班院，云：某笏记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差殿中丞苏哀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余搜括并未见。

苏仪甫使虏，至虏庭，传宣求紫鱼，答云："虽是某乡中物，偶不赍来。"又云："某箧中恐有。"试搜之，获弓，家人纳褚中，忘告之也。

韩忠宪使虏，其介，刘太后之姻，庸而自专，私与虏使云："太后言两朝欢好，传示子孙。"韩了不知，忽置一筵，遣臣来伴，因问："太后有此语，何故不传？"忠宪答云："皇太后每遣使，使人帘前受此语，戒使人令慎重尔。"于是以手顶礼云："两朝生灵之福也。"

陈相伴虏使，问随行仪銮司，缘何得此名。不能对，或云：隋大业中，銮集于供帐库屋，遂名此。

文思院使，不知从何得此名。或云："量铭待文思索。"或说殿名，聚工巧于其侧，因名曰文思院。

李昉相致仕，后陪位南郊，病伤寒卒。子宗谔内翰，为玉清昭应宫副使，自斋所得疾卒。宗谔子昭述右丞，祫享奏告景灵，得疾卒。三世皆死于祠祭之所。

裴如晦云：景德澶渊之幸，军费二十余万；郊赉用度，时一郊费六百万，今千余万贯矣。

宋次道集《颜鲁公文》十五卷，诗方十八首，多是湖州宴会联句书，公必在其间。又有大言小言、乐语滑语、谗语醉语。又和政公主碑，肃宗女，代宗母妹。潼关失守，驸夫柳浑乘以济孀妹，首云平阳与娘子之军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礼于宋公，常纠匡复之师于武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鲁公颜元孙墓志：省试□《河铭高松赋》，考官刘奇批曰："铭赋音律，既丽且新，时务五条，辞高理赡，惜其贴经通六，所以屈从常第。"葬东京鹳店，今作曜字。

予奉使迓贺正使于雄州界，曰："唐中和自作借职，割俸钱与弟请，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文州羌人旄牛酥绝美，又云河朔人食油汤鲶，以荐酸浆粟饭。

冀州城南张耳墓，在送客亭后。戎使林牙者，由翰林学士问知州王仲平，仲平告之，不知张耳何代人也。大使耶律防谢曰："契丹家翰林学士名目而已。"

峨嵋雪蛆大，治内热。

己亥历曰十一月大尽，契丹历此月小，十二月十四日夜才昏月蚀。戎使言："窃谓已望。"时修《唐书》，问刘希叟，云："见用楚衍历，差一日；宣明历，十一月当小尽。"

雄霸沿边塘泊，冬月载蒲苇，悉用凌床，官员亦乘之。

李昭遘右丞谓枢密程侍郎近日与蒲家刺权门事，谓之小火下。程答云："不惟小火下，兼有大教头。"

谢师直说：北都李昭亮相为宠嬖三夫人作水陆道场，瀛州唐叟张三郎处主位，李之祖父在宾位，焚香拜跪，不胜其劳。

北虏水实羊肠，文州羌取蛇韬首绕头上，治上热。

虏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黄色乃其老者，银貂最贵，契丹主服之。又云：驰鹿重三百斤，效其声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如中汤火，着人皮肤成紫疱。又云：鞑靼界上，猎围中获一野人，被鹿皮，走及奔鹿。又云：女身国即挹娄之地，高丽、新罗，今是一国，其主王辉用契丹正朔。

太子中舍柴余庆说：其从叔内殿承制肃蔡州日，掠房缗五千，其忧愁焦煎之貌，常如负人百千万，债者常在，病几死，才开目，问其子曰："今日费几钱?"

胡武平内翰丁母忧，前一岁，常州宅中海棠花开白花。余妹夫王伯先为金坛县令尉胡宾说。

己亥秋，颍寿民小不稔，群盗劫禾颍上。令捕得，因遣之，缘益炽，漕司效令，且严其禁。

橄榄木并花如樗，将采其实，剥其皮，以姜汁涂之，则尽落。

余奉敕五龙庙谢晴，司天监择日供神位板，太仆供羊。司农供猪，粟黄白益馔油豘脂韭菁葱明油。大府供币帛湿香。少府供蜡蠋，将作供神位水火。光禄供礼料，莲子、鸡头、胡桃、干枣，馔盐笋俎、干鱼、玉鮲、鹿脯、姜椒、橘、鼓鱼、兔、鹿、羊，醢饧醋酒柴炭，将作所供盥洗水香饼尔。

梅二圣俞转都官员外郎，原父戏之："诗人有何水部，其后有张水部，郑都官复有梅都官。"郑有《鹧鸪诗》，时呼郑鹧鸪。梅有《河豚诗》，可呼梅河豚耶?

张唐公瑰修起居注、同知太常礼仪事，再疏乞毁温成后庙，皆不降出。

齐廊公开大卿，曾为三司检法，时李士衡克使章得象泊黄宗旦为判官。公暇，省中棋饮谈谑，每值雪天，毕命僚属酒炙相乐。李谘为使，置酒设药梅而已，今都无此例。

潍守解宾王恕登州交代胡俯，许其代官出于许原。许原，今郡北十余里，世称同州坊，亦云许坊，今为民田而无村矣。

洛阳北有山泉，即汤所祷桑林之地，有庙即太乙之祠，俗号为圣王。近因旱，中使请祷得雨，乃奏请封为清渊侯。失于检详地志，致此谬。

丁晋公谓曹、马为圣人。夏英公尝美李林甫之为相。

《梁书·儒林传》：伏曼容听事施高坐，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今私家无畜此者。

李宗谔谏议松相孙，其父匿于李助家，免难于李愚侯。趋州三房苏为郎中逢吉相孙，其父藏李沆相家，免祸。

上坡任长安倅，眷一乐籍，为内所制，则自求死，家人惧而从之。后为陕漕范留于家，洁白而陋目，曰圣兽头。

历表滜作号叫之号。

一月三日疏决罪人，开封府罪人宿车院。中夜，车上有人伏其中执而殴之至死，有司以为大辟论，上云决臀杖二十，刺配牢城。宰相以为大辟当为流耳。再奏，上又云决臀杖二十。诸公下殿，方悟圣断之精审。盖此为情可矜，则当上请，因降为流，今经疏决，则流下降为杖矣。

秘书监马怀素编次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

韦述勤成国史，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

钱君倚云：《汉书·律历志》：钧著一月之象。又云：辅弼执玉以翼天子。科场举人以为赋题。"著"疑是"者"，"玉"疑是"之"字，监本之误也。

杨畋待制云：经筵读《后汉书》官宂乱政事，多为前侍读削去，如《何进传》。都无诛内官事，如《孔融传》但记孔老通家之旧谈辞如云等语。乐道辈将旧稿删去之，复采关治道者以备进读。

王随作相，病已甚，好释氏，时有献嘲者云："谁谓调元地，翻成养病坊。但见僧盈室，宁忧火掩房。"在杭州，常对一聋长老诵己所作偈，僧既聩，离席引首，几入其怀，实无所闻，翻叹赏之，以为知音之妙。施正目说此。

王逵知越州，修城卒暴民，至发墓砖。钱公辅作倅，视砖文有永和年号，亦有孝子姓名者。先葬无主枯骨，寻亦见掘矣。

京师神巫张氏，灯焰烧指针疗诸疾，多效于用针者。范景仁说其兄忽被神祟，饮水并食磁碗，召巫者视之，既退，欲邀厚货，偃蹇不应命，巫之神辄附兄之婢子云："使彼救人苦，却贪财利不来。"索香火，如巫所禁祝之，遂愈，婢子亦不自知也。

王介甫知鄞县日，奉行敕书节文，访义夫节妇，得三人，其间一人可采，姓童，为人典主库，谓之判子，家中养疏属数口，奉寡姊承顺不违。甥不事家业，屡负人债，辄为偿之而不以告姊。方欲奏上，而代到不果闻，以注误之过为后宰所笞。部中有两道者，常善遇之，每有堤塘桥道之役，令化募闾里，修筑不劳而成。

故事，状元及第，到任一年，即召试充馆职。蔡自文忠始造文字得试。

孙奭尚书侍经筵，上或左右瞩，或足敲踏床，则拱立不讲，以此奭每读书，则体貌端庄。

宋、贾二相，布衣时同诣宋三命，云："二公俱当作相，更相陶铸。"宋发即不同，贾虽差迟向后，宋却相趁尔。宋状元及第，知制诰。贾在经筵舍人院试出身。宋入参大政，贾试舍人。宋命隔幕，闻宋语二相，道及前事。自后，宋罢为散坡，自扬徙郓。贾既入参。一旦，有内降札子，启封则宋庠、吴育可参知政事。贾手写奏状，且喜前言之验。贾今为仆射侍中，宋吏部尚书枢密使同平章事。韩钦圣好阳阴，见二公说。

卷 下

圣节道场建起十三日，枢府学士以下皆赴。十四日，中书会，独舍人与大卿监遥上下不过七八人。

审刑奏案，贴黄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复有贴黄。

国朝诸祠，牲牢之数不等。七室共一羊豕，后庙温成亦一羊豕。蜡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滑稽者，诮其分张之征，谓之迎猫也。

张瑰为礼官，议钱惟演谥文墨。钱氏诸子衰绖邀执政，诉其事。石中立指其幼者以告同列云："此一寸金也。"诸钱数张二亲在堂，十年入舍之语。

介甫云：辅嗣忠象谓马者必显之物。钦圣云：咸咸之义，自晦而上至心，则谓正吉悔亡。

纣作炮烙之刑，陈和叔云："《韩诗》作烙，《汉书》作格。"

吴冲卿云：《庄子》姑射，今人尽读作怿，音义，惟有夜射二切。

原甫云：《南陔》、《白华》六篇，有声无诗，故

云笙不云歌也。有其义，亡其辞，非亡失之亡，乃无也。

司马君实说：据《禹贡》，河自大伾、大陆又北为九河，则是河循太行北流，乃东入海，兖州境也。今之河朔处，势高地又坚，故少水患。又汉兖州界在今河阳，非《禹贡》旧境也。

王禹玉上言，请以正月为端月。正音与上名相近也。

冯章靖云："昏字本从民，避唐文皇讳乃从氏耳。"孙文公云："从高低之低。"冯证以《说文》，文始惭己说未博。

宋子京判国子监，进《礼记》石经本，并请邵不疑同上殿，以备顾问。无何，上问古文如何。邵不疑对："古文大篆于六体义训不通，今人之浅学，遂于一字之中偏旁上下杂用古文，遂致乖乱。"又问："林氏《小说》所云，亦有长义，然亦有好怪处。"上一一问之。对云："许慎《说文》归字从止妇，省自声，举韦切；林氏云'从追，于声'为近，此长于许矣。许氏哭从吅，狱省声；林乃云'众犬嗥'。此怪也。"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义治我。"原甫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耶?"

李白诗："君不见裴尚书，古坟三尺蒿棘居。"问修《唐书》，李缙叔云："催又云冕。"宋次道云："是检校官与李北海作对，非龌龊人也。"

敬字，左纪力反，右普木反。避庙讳，改姓者为苟且之苟，文章之文误矣。今雍相是也。

邯郸公周陵诗："才及春羔鼎祚移。"王介甫云："春羔鼎祚，天成诗语。"

王左丞济州诗"汶阳归客"。司马君实云：其地则唐济郓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诗，初谓是僧名，乃寺名，近东阿覆釜村名。

司马君实谓《诗》"奏假无言"为是，汤孙奏假为证。予以"鬷假无言"为是。据《传》，晏子和兴同异，引此诗，"鬷假无言"为证矣。

齐桓公以燕公送出境，乃割地予燕。然专割地之罪重于出境矣。欲称桓公之善，反毁之也。

张枢言太博云："四明海物，江瑶柱第一，青虾次之。"介甫云："瑶字当作珧，柱即如蛤蜊柱，即韩文公所谓马甲柱也。二物无海腥气，鳆鱼今之牡砺是。王莽食鳆鱼，常干省尔。"《褚彦回传》：自淮属北海，江南无鳆鱼，有饷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钱，不以头数之。又读如鲍，非乱臭者也。

胡公谨云：登州成山出鳆鱼，俗云决明可干食。

司马君实云：《论语》博我以文，博学于文，此二文谓六艺之文。

《棫朴》诗云："遐不作人。"毛："远不为人。"郑："初作人。"于义未安。《左氏》"栾武子能用善人"引此诗。杜预云："作，用也。"言文王能用善人，合于能官人矣。

司马迁误以"子我"为"宰我"。又以燕简公欲尽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作"宠姬"。

白马寺后有李谷、苏禹圭、李沆等十宰相墓。

退传相公，光化军人，少时薄游武当，村舍主人将杀以祀鬼。安卧室中，诵六天北帝咒。巫者见星宿覆其上，怖而却走。退传孙婿吕海太傅云。

白水县尧山民掘得志石，是员半千墓，云：十八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刘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员，遂赐姓员。

左冯龙兴寺殿，陌氏所构。至和二年重瓦，柏椽大径尺。寺僧守元八十三矣，云此本树法官引盗，旁人得捕"。或以潍之于登不得为旁，又条有误伤，旁人谓在旁，则判审刑。钱象先待制云："旁求儒雅，胡竟坐自盗，将勒停，宾王落职知建昌军。"

吴春卿葬新郑，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坡子，才足容棺。既下棺于坑口，上布柏，团以遮之，即下土筑，不用砖甓。吴氏葬其先亦如此。

钱君倚学士说：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为村人所发，取其砖以卖者，是砖为累也。曰：近江南有识之家，不用砖葬，唯以石灰和筛土筑，其坚如石。此言甚中理。

沈文通学士与高继方同事贺北虏正旦，于幽州亦效中国排仗法服官驾。

《史记·历书》云："秭鴂先滜。"庞相云："见夏英公文字中用滜，作陂泽之泽。"

余见宋子京谢：长安有宝货，行搜奇物者，毕萃

焉。唐诸陵经五代发掘，皆空。太平兴国中，具衣冠掩塞，长老犹见之。

苏倅言：绵州二岁断大辟一人，凤翔半年断二十余人。

权文公不避讳，论子举谟事。

刘师颜视月占旱，问之，云："谚有之，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倾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谓雨沾是为烂雨。

蒲城县《胡珦神道碑》，韩文公撰，胡证书，在尉厩，近置夫子庙。访坟，不获矣。

赵龙图师民自耀过同说税栩，城有税栩庙，疑税栩亦是兵械，其秦祷兵之所乎？

江州琵琶亭诗板甚多，李卿孙惟留一篇夏英公诗："流光过眼如车毂，薄宦拘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收泪湿青衫。"

赵师民罢华原，过左冯，同登排云楼，指中条山北，所谓襄山杨荣赋勿华踏衰。检余靖初校《汉书》监本作襄，驰介问之云："据《郊祀志》，襄字误矣。"

薛俅比部待阙蒲中，出恰律郎萧悦画竹两轴，乃乐天作诗者。薛蓄画颇多，此两画尤佳也。

昭应温泉，郑文宝诗云："只见开元无事久，不知贞观用功深。"

安道侍郎云：赵安玉客长安，购唐太宗骨葬昭陵下。一豪姓蓄脑骨，比求得甚艰。

吴宣徽自延州以宿疾求蒲中，乞免院职，改大资政。尚书左丞呼大资，不呼左丞。府僚识体者，门状上添政字。

韩稚圭善饮，后以疾饮量殊减。吴资政云："道书云人多用于所长，有旨哉。"

温仲舒判开封府，一进士早出探榜。其妻续，有人报其父母船至水门，亟僦驴往省之，至东门为醉人殴击。僦驴者又惧证左留滞，潜遁去。府中以醉人亦有指爪痕，俱杖而遣之。归家号泣。夫自外归，亦落第而泣，两不相知其由。徐知妻被杖，诣所司诉冤，不听。于州桥夫妻投河溺死（天汉桥俗呼为州桥）。真宗闻之怒，知府已下悉罢去。吴春卿云："小刑责，亦不可不慎也。"

京师西门外立尉专决斗竞事，城里外悉府尹主之。每三大节，他官皆有休假，唯府事愈多，节日清明尤甚，斗竞至数百件。

长安有宝货行，有购得名玉鱼者，亦名玉梁，似今所佩鱼袋，有玉者、铜者。文丞相五千市一玛瑙者，府中莫知何用，多云墓中得之。薛俅比部庆成军观太宁宫醮，见礼服剑室贯绦者，形正相似。

梅挚、陈洎、刘湜假少常使虏，后俱作省造北使，宴阁门，从之萃坐朵殿。梅等以假官有升无降故事，副缀两制坐殿上，逡巡不赴。阁门副使张得一奏嫌坐位，任不赴坐，遂贬。苏卢衮上前端笏移南山，不诬矣。

张得一自阁门副求正，副使引曹佾；李璋列王貂作枢，吴庞为副，以曹、李中宫外舍之亲，张未服，云："公朝岂私亲耶？"吴云："阁副侍中子若孙，恩泽差别，疏亲又差降，岂非用亲耶？"小绌又引非亲例，王云："此边任。"张左请边任，遂正使名，除潞州，以潞州非人使路，改贝州，宣不候代到赴请河，又请不候代至贝王，贝王则据扶叛。张伏法京师。

夏守恩太尉作殿帅。旧例，诸营马粪钱分纳诸帅。夏既纳一分，鱼轩要一分。时王相德用作都虞候，独不受。又章献上仙内臣请坐甲，王独以谓不当尔。兴国寺东大枢貂张耆相宅，近须兵防卫，不与。以此数事，擢为枢密副使。

吕文靖说：作正字日，值旬休，丁晋公宅会客，忽来招，遂趣往。至则怀中出词题，帘外草寇莱公雷州制。既毕，览之不怿，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邪？"吕逊谢再三，乞化笔增损，遂注两联云："当孽竖乱常之日，乃先皇违豫之初。"缘此震惊，遂至沈极。

曹貂利用将赴汉东，入内供奉官杨怀敏尽逐其左右。且将上马，坐驿厅，无人至。使数辈立屏后，时引首来窥，则挥手令去。曹夙怀忧惧，睹此疑将就刑。杨又徐进云："侍中且宜歇息。"遂闭堂自经。

天圣中，后殿中欲放榜，王沂公作相，端笏立。时有论奏近岁陈庞作相案，前搢笏读姓名，与百执无别。

制胜关山林旧饶雪霜，今垦辟为稼土，气候与旧不同。

夏英公少年作诗，语意惊人，有“野花无主傍行人”之句。

李程画像在开元寺，因雨摧坏，吴冲卿云：“寺僧不好事，可惜。”今云此有榻本，可令重画，如此李程在里。李程子廓从父过三亭渡，为小石隐足，痛以呼父，程云：“太华峰头仙人手迹，黄河滩里争知有隐人脚跟。”

高敏之以钟乳饲牛，饮其乳，后患血痢卒。或以为冷热相激所致。

川峡呼梢工篙手为长年三老。杜诗：“长年三老歌声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得名旧矣。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两号。都下吏人连名府史，妇女表状皆称臣妾，皆非也。

韩文公《谈苑》说《樊南集》故事灰钉云：杨雄赋殊非，《南史·徐勉传》：属纩方毕，灰钉已具。

杨文公内阁侍读，占城进狮子，例进诗文，公云：“渡海鲸波息，登山豹雾消。”为时激赏。《司马法》有虞城械于中国（《唐韵》：饰也）。《司马法》：夏执元戈，殷执白戚，周左杖黄钺。

教坊伶人嘲钧客直乐云：钧客击杖鼓百面如一，教坊不如他齐整，打一面如打百面。可谓婉而绞。

汉三辅县谷，今醴泉、重泉（秦先）。池阳·（三元），秦骊邑，汉新丰（武后庆山，天宝改为昌，又昭应，今临潼）。新丰（谓酉）、平陵、槐里、茂陵（兴平）、频阳、美原、祋栩（华原同官）、莲勺，在下邦东。

峡江船须土人挠水势行之。周湛郎中作夔漕建官，不得差扰，俄自沉一舟，众颇怪之。

长安王淩，任度支员外郎，妻高氏，节度使琼第九女。前妻子经不教，供养殊阙。淩卒后十余年，经二子皆成立，相继卒，亦丧明。始首悔前咎，克己反善，云：“皆水邱妇并兄弟教经如此。”早夜策杖，不废定省，上之不辍。卒后水邱妇病瘫，其兄弟俱卒，水邱遂绝（水邱无逸作屯田员外郎）。人谓神理不可诬矣。

解池盐岁课愈多而不精，耆老云：“每风雨起，盐结须以杌翻转，令风吹，则坚实。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卒虚软。”吴左丞春卿云：“初任临安日，捕到盐，令铺户验之，外界官盐则刑轻，私盐则刑重。患为铺户所欺，于庭下各取数纸裹之，外用帖子题记，置案上，分铺户作两番去帖隔验之，然后绝欺弊。始靳其验法细诘之，乃肯道云：“煮盐用莲子为候，十莲者官盐也，五莲以下，卤水漓为私盐也。私盐色红白，烧焰灰染其色，以效官盐。于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铺户，自能辨矣。

曹佾太尉，长秋母弟张貂耆之坦床。始成婚，赀装甚盛，请衣帐者增二十缣。三月后尽敛持去，讯之，云：“本房卧制。未办此，皆假借来。”推延五六年，竟不致一物。吴大资与曹宣猷同馆伴话及此。

钱明逸知开封府，时都下妇人白角冠阔四尺，梳一尺余。禁官上疏禁之，重其罚，告者有赏。

京师风俗，将为婚姻者，先相妇，相退者，为女氏所告，依条决此妇人。物议云云，以为太甚。

京师上元放灯三夕。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两夜灯因钱氏而添。

诗僧惠崇多剽前制，缁弟作诗嘲之云：“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言语犯师兄。”

陕府昭宗御诗：“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在河中逍遥楼。与太宗诗“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气象不侔矣。

王重盈陕府构寺，募巧工图壁，悉沉于河。今建初院六祖等人多摸写。

王文穆罢相，知杭州，朝士送诗，惟陈从易学士云：“千重浪里平安过，一尺竿头稳下来。”冀公称重之。杨文公在馆中，文穆或继至，必径出，他所亦然，几类爰、晁故事。文穆去，举朝皆有诗，独文公不作。文穆辞日，奏真庙传宣令作诗，迁延不送。

吴春卿云：往年学中置一桑，螵蛸于笔格上亘朴缘者无数，检月令视之，乃螳螂生月日也。

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两府，颇不怿，诗云：“蟠桃三窃成何味，上尽鳌头迹转孤。”称疾不出朝。问候者继至询之，云：“虚热上攻。”石八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凉散。”意谓两府始得用青凉伞缴也。

丁崖州虽险诈，然亦有长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语之，丁崖州辄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问辄不应。”谓进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

言，则齑粉矣。”真宗欣然嘉纳。

丁晋公在崖州，方弈棋，其子哭而入，询之，云：“适闻有中使渡海，将至矣。”笑曰：“此王钦若使人来吓我耳。”使至谢恩毕，乃传宣抚问也。

开封府尹大厅自周起侍郎奏真宗云：“陛下昔居此，臣不敢坐。”自尔遂空，不复居。

李□兵部作陕西转运使，尝至一州，军伶白语：“但某叨居兵部，谬忝前行。”李大怒。吕文靖相判许田，柳灏作漕府宴，优人云：“尔是防城举人，有何文学。”柳即泣诉相：“坐此必宜真有怨嫌者，故令辱某。”不得已，送狱鞫问，遂至配。

章相在翰林日，尝差知权开封府。二十七日，请僧在家设七昼夜道场，惧冤滥也。

近岁都下裁翠纱帽，直一千。至于下俚耻戴京纱帽。御帽例用京纱，未尝改易也。

宋子京说许相公序开《西湖诗》：“凿开鱼鸟忘机地，展尽江湖极目天。”

长安北禅寺笋石，郑天休资政题十字“春至不择地，路旁花自开”刊之。

李丕绪少卿说：师颃作永兴重进果客时，府前有十余堵大墙蔽荒隙。军府萧条，寂无民事，因搜访碑碣，凡打三千余本。姜遵知府日，内臣曾继华来造塔。遵希明肃旨，近城碑碣尽辇充塔基，继华死于塔所。人谓之鬼诛也。

紫阁山老僧文聪说：晏相来游山，猕猴万数，遍满山谷。僧言未尝如此多也。晏诗寻添猕猴之句。

凤翔李茂正幽昭宗于红泥院，制度殊褊小，自据使宅，令其家供养真衫衣赭袍龙凤扇。民献善田，令薄出租以佃之，称秦王户。后子孙以券收田，有二孙府西土腴各余顷，不十年荡费尽，今丐于市。

岐府使斋前有百叶桃，谷雨十日后，结实大如拳。

猴部头，猿父也，衣以绯优服，韦布昭宗侧。梁祖受禅，张御筵，引至坐侧，视梁祖，忽奔走号，踯褫其冠衣。全忠怒叱，令杀之。唐之旧臣无不愧怍。

安辔初，唐教坊优人，事李茂正。一日，作意将戏之，遂逃遁，经年复来，茂正云：“无容身处，还却来邪?”时茂正燔长安，绝还都之望，答云：“暂来看大王耳，归长安卖烀炭，足过一生，岂无容身地耶?”

仪州，唐神策义宁军置使统之。

太和年，姚说充使李茂正，墨制义州主公寺碑。魏晋秦年，督护汉炽太守王宝贵。此即汉炽城矣。又有白马令，某碑所在，亦名白马寺。按《图经》并不载，恐后湮灭，聊书记之。

吴春卿殿试《圣有谟训赋》，用“答扬”二字，自谓颇工。考官张希颜不晓，云：“只有对扬休命，岂有答扬者耶?”旁一人云：“答即对也，乃及时文耳。”遂加一抹。宋宣献公绶编排卷子，知其误，不敢移易。向相《延州诗》：“四时常有烟棚合，三月犹无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诗》：“三春花发惟樗树，二月莺啼是老鸦。”

晏相言：作知制诰，误宣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一纸文字，视之，乃除拜数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职领之。须臾，召到学士钱惟演。晏奏臣恐泄漏，乞宿学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见者，深骇之，不敢言。

真宗上仙，明肃召两府谕之，一时号泣，明肃曰：“有日哭在，且听处分。”议毕，王文正曾作参政，秉笔至淑妃为王太妃，卓笔曰：“适来不闻此语。”丁崖州曰：“遗诏可改耶?”众亦不敢言，明肃亦知之，始恶谓而嘉王之直。

宋相与高悚同发天府，解日月为常赋象字韵之押状者，以落韵，先剥放，近百人投牒云：“某不落韵。”乃取卷视之，状下有可想二字，然赋亦纰缪，其如落韵剥放。举人不伏，高与甲（不记姓名）忧问或醉或睡，伯庠更点检，诗只五韵，急呼二人起视之。二君欢欣，举子惭怍而已。

嘉祐二年，欧阳永叔主文省，试《丰年有高廪》诗，云出《大雅》，举子喧哗。为御史吴中复所弹，各罚金四斤。

家世旧闻

[宋]陆　游撰　孔凡礼整理

《家世旧闻》上下二卷，南宋陆游撰。主要记述陆游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及其外家唐氏前辈遗闻轶事，特详于其祖父陆佃、父亲陆宰。从中也可以了解宋代历朝，尤其是神宗、哲宗、徽宗诸朝的若干重要史实。本整理本以北京图书馆所藏砚穴斋本为底本，参校了萃闵堂本等版本，还依据《二程集》、陆佃的《陶山集》、陆游的《渭南文集》等书，订补了若干讹脱。

卷　上

太傅（讳轸，字齐卿）在馆阁最久，尤所厚者，集贤杨公（大雅）、翰林嵇公（颖）也。杨公，应天人，系出唐靖恭杨氏，平生为人作碑志，但称靖恭杨某而已。初名侃，后以避章圣潜藩讳，以字为名，更字子正。质素静退，与太傅俱在三馆，几三十年。后来者贵达相属，二公恬然，若将终身。太傅自号朝隐子，杨公自号大隐子，其意趣盖莫逆也。杨公晚乃为知制诰，以集贤院学士出知亳州而没。嵇公字公实，与杨公同乡里。父为江陵石首县主簿，民有与其子皆以强盗杀人系狱，久不能决，州专以属公，□□为言于州曰："民止父子二人，无他子，若俱死，是灭门也。"州具奏，子得减死。民既伏法，托言于邻家子曰："帝嘉主簿有仁心，以贵子畀之矣。"是岁生嵇公。以故嵇公尤务为清修宽厚，笃信神仙方士之说。方嵇公掌诰时，太傅为纠察在京刑狱，邻居于州东汴阳坊，无日不相过。太傅已绝谷食，嵇公亦蔬茹，每得道书气诀，必相示，盖方外之友也。

景祐间，犹兼文行取士，不专糊名。太傅守越，解试毕，入院放榜，既尽拆试卷，乃曰："何为不见项堂长乎？"即求项程文，得之，拔置榜首，而黜最后一名。项盖有文行，为乡先生。当时多如此，不以为异也。

太傅辟谷几二十年，然亦时饮，或食少山果。醉后，插花帽上。先君尝言此，游因请问："前辈燕居亦著帽乎？"先君曰："前辈平居往来，皆具袍带，惟出游聚饮，始茶罢换帽子、皂衫，已为便服矣。衫袍下，冬月多衣锦袄，夏则浅色衬衫，无今所谓背子者。致仕则衣道服，然著帽。大抵士大夫无露巾者，所以别庶人也。王荆公在金陵山中，骑驴往来，亦具衫、帽。吾记绍圣、元符间，士大夫犹如此。"

太傅出入朝廷数十年，然官不过吏部郎中，（今朝请大夫）太尉（讳珪字廉叔）兄弟行有官者十余人。惟十七伯曾祖,（讳琮，字宝之）仕至远郡守，余不过县令而已。亦有为县数任者。盖前辈安于小官如此。太尉与孙威敏、庞庄敏皆亲故。自二公贵，有书则答之，不先通书也。间至京师，必俟调官毕，始一见而归。二公遣子弟追饯，或已不及。与欧阳文忠公亦联姻。尝过扬州，文忠适为守。入境，关吏以告，文忠喜谓诸子曰："陆长官来矣。汝前母早死，吾见杨家诸亲，未尝不加厚也。"已而，公亦不求见而去。（太尉女弟嫁杨虞部沆，盖文忠夫人之弟）

太傅以集贤校理出守乡郡，朝士多以诗送行。宋景文公诗，最为一时盛传，云："亭余内史流觞水，路入仙人取箭山。"

太尉锁厅试两浙漕司。前试数日，梦乘马，后有鼓吹甚盛，导从悉介胄之士，意但谓多捷之征。已而入试，赋题乃《大献奏凯乐》，果以魁送。盖是时陕西方出师也。

太傅性质直，虽在上前，不少改越音。为馆职时，尝因奏事，极言治乱，举笏指御榻，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须好作，乃可长保。"明日，仁祖以其语告大臣，曰陆某淳直如此。

太傅幼孤，伯父中允公（讳旴）教养成就甚力。其后，太傅纳两官，乞追赠，朝廷特许之，赠太子中允，事载《国朝会要》，至今为故事。及得任子恩，推以予中允之后者四人。

家藏太傅同判河阳时手书《举职方》（《鲁》）奏草及《台移》，今载于此。

御史台牒同判河阳、集贤校理陆度支、准今月十二日敕，数内度支员外郎、充集贤校理、同判河阳陆某牒，奉敕：

朕励精至治，延访群材。言念选调之中，颇多廉干之士。或沉沦之浸久，欲自奋以无由。特命内外之臣，式开慰荐之路。必须察士操之无缺，取吏考之素深。宜务推扬，并从升擢。当副举知之命，允彰吁俊之求。勉徇至公，以悉予意。宜令王曙及令御史台，遍行告报盛度以下，并前项人等，于前任、见任幕职、州县官内，各举保一员，堪充京官亲民任使。其所举官，须是两任六考以上，历任内，无赃私过犯，具出身、历任功过，画一开坐闻奏。如犯公罪，情理重者，即不得保举。其虽系私罪，情理轻者，亦许保举闻奏。内有权要骨肉及亲戚者，并于状内开说。如朝廷任用之后，所举人犯已赃，并当同罪。仍限敕命到半月内，具姓名实封闻奏，仍仰更切不住催促。

牒至，准敕故牒，牒具如前事，须牒本官候到请详前项敕命指挥，依限保举官，一面实封闻奏，乞具公文回报者，谨牒。明道二年六月十六日牒。推直官、尚书都官员外郎张（押字）。

朝奉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充集贤校理、上轻车都尉臣陆某，准御史台牒，准敕节文"于前任、见任幕职、州县官内保举一员，堪充京官亲民任使，其所举官，须是两任六考已上，历任内，无赃私罪犯，具出身、历任功过，画一开坐闻奏"者。

臣今保举见任天平军节度推官、知杭州仁和县事关鲁，具开坐在下项。

一、关鲁是大中祥符五年三月内，御前进士及第。

一、初任滁州军事推官。经二考。一件公罪，为不将巡检元解贼人照勘卤莽情罪，罚铜，该赦释放。一件公罪，为不将该赦贼人奏取敕裁罪愆，罚铜，该去官，并德音释放。

一、次任衡州军事推官。经三考，四十三度差遣了当，内六度勘事。

一、次任权太平州军事判官。经三考，三十六度差遣了当。

一、次任奉敕差监饶州盐酒税。不经考，移就差。

一、次任奉敕监饶州茶盐务。经二考。一件公罪，为据举人施万等陈论，试院官员解发不当，差袁州判官张均推勘，本官具述备论举人追捉未到，该赦恩放。

一、见任天平军节度推官、知杭州仁和县事。天圣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至今合成三考，两考并无责罚，合书中上考，一考未见本州申到。

一、本人并无权要骨肉及亲戚在朝任用者。

右具如前。

其见任天平军节度推官、知杭州仁和县事关鲁，素修儒行，擢自文科，虽廉干于公方，久沉延于宾席。前后经历六任，书成一十三考。罹公罪，并该赦放。臣今保举，堪充京官亲民任使。如朝廷任用之后，犯正入已赃，臣甘当同罪不辞。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明道二年七月日，朝奉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充集贤校理、上轻车都尉臣陆某状奏。

家藏太傅《除纠察在京刑狱敕》，其辞曰：

中书门下牒尚书工部郎中、直昭文阁馆陆某。牒奉敕：国家精求化源，明慎刑典。况辇毂之下，斯谓浩穰；狱讼之间，尤谓繁剧。苟听断少乖于阅实，则烝黎或陷于非辜。伏念轸怀，当食兴叹；宜申条制，式示哀矜。乃眷近臣，慎求公器；察其枉挠，举彼稽留。庶遵隐恻之规，以召和平之气。宜差同纠察在京刑狱。

其开封府应在京有刑禁之处，并仰纠察其逐处，据断遣徒以上罪人。旋具供报。内有未尽理及有淹延者，并须追取元案看详，举驳申奏。若是旷于举职，致刑狱有所枉滥，别因事彰露，其所委官，必当重行朝典。更有合行条贯事件，仍擘画开坐闻奏。

牒至，准敕故牒。庆历六年九月日牒。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押字）。

按：大中祥符二年，始置纠察在京刑狱，以两制及朝官充。然实录、国史皆不载其职事之详，此敕可备史官之求也。

太傅有《赠真行大师》诗，云："语录传来久，所明机妙深。霜天七宝月，禅夕一真心。只有道为证，更无尘可侵。前溪沤出没，谁自感浮沉。"有题版在福州西禅寺，署衔云"转运使、尚书兵部员外郎"，盖使福建时也。

楚公（讳佃，字农师）元祐中自金陵守丁内艰，归乡里。凡墓客来，皆束带与之坐，每曰："先墓所托，其敢忽也！"（入《笔记》，讫）

楚公仕宦四十年，意无屋庐。元祐中，以忧归，寓妙明僧舍而已。晚得地卧龙山下，欲筑一区，竟亦不果。山麓有微泉，引作一小池，名之曰三汲泉，今岁久，遂不知其处矣。

王禹玉作《上永裕陵名表》，云："垂精七闰之余。"表犹未出，楚公与众从官见韩玉汝。玉汝曰："今日左揆上陵名表，用'七闰'字何所出?"坐客莫能对。玉汝乃特以问公，公不得已，徐曰："'五岁再闰。'注似云十九年七闰为一章。"闻者骇服。是时禹玉已病矣，犹如是之工。

楚公于应对间，逡巡退让，不肯以所长盖众，此吾家法也。

楚公精于《礼》学，每据经以破后世之妄，惟合祭天地一事，独以为是。常曰："祀天，百神皆从祀，地示亦当从祀，但不可云合祭耳。"

楚公为吏部尚书，使契丹。张芸叟为吏部侍郎，每出省，辄至吾家，坐厅事西阶，呼入宅老卒，历问家人安否，又呼卒长，令约束守宿人，乃去；非斋祠、疾病，不废也。

楚公言：神祖语皆成文。公在后省日，尝因进呈修敕，日旰犹反覆考阅未已。时上疾初平，公乃请俟他日。帝整容，曰："非喜劳恶佚也，盖享天下之奉，思以此勤报之。"当时语实如此，无一字润色。

东坡先生守钱塘，六叔祖祠部公（讳傅，字岩老）。为转运司属官，颇不合。绍圣中，章子厚作相，力荐以为可任谏官、御史。遂召对。哲庙语讫。公至殿上，立未定，上即疾言，曰："苏轼！"公度章相必为上为钱塘不合事，乃对曰："臣任浙西转运司勾当公事日，轼知杭州，葺公廨及筑堤西湖，工役甚大，臣谓其费财动众，以营不急，劝止。轼遂怒，语郡官曰：'比举一二事，与诸监司议，皆以为然，而小丐辄呶呶不已！''小丐'盖指臣也。然是时岁凶民饥，得食其力以免于死、徙者颇众。臣所争亦未得为尽是。"上默然。章相闻之，亦不悦。以故仕卒不进。

徽宗初郊，内侍请以黄金为大裘匣，度所用止数百两。然议者皆以为郊费大，不应复于故事外妄费。一日，上谓执政曰："大裘匣是不可邪？"楚公对曰："大裘尚质，诚不当加饰。"上忽变色，曰："如此，可便罢之，受不得丰稷煎炒矣。"楚公退谓韩、曾二公曰："使如相之者，常在经筵，人主岂复有过举邪！"丰公是时盖为工部尚书，以本职争论云。

元符庚辰夏、秋间，丰清敏公为中丞，楚公权吏部尚书。一日，见曾子宣于西府，色极不乐。"丰相之乃如此不晓事，方幸可回，又坏事矣。近者对，乃论司马君实、吕晦叔等皆忠贤，岂可因赦叙复，赦但当及有罪耳，无罪何赦也！上问渠：光、公著更改先帝法度，亦无罪邪？渠辄曰：合改，有何罪！其不婉顺如此。上不能平，颇疑朝廷皆假建中为说，而意实向元祐也。奈何。"楚公答曰："公误矣，上牵于父子之爱，所谓建中，亦勉从耳。惟间有此等议论到上前，则建中之政可守，但患言路无继之者耳，不患坏事也。"未几，清敏竟改尚书，而王明叟为中丞，故群奸尚有所惮。明叟罢，本欲用邹忠公，以母老力请去，小人乘间得进，事遂大变，识者皆服楚公之先见也。

楚公在海州，和查朝散应辰《雪》诗云："无地得施调国手，惟天知有爱民心。"盖公虽恬于仕进，而志则常在生民如此。

楚公绍圣中，坐元祐中修史，夺职守泰州。方在史院时，与诸公不合者实多，至或劝公自辩。公笑不答。到郡，以启谢执政曰："论涓尘之小补，或有可矜；责天地之大恩，诚云不报。"议者谓非独得近臣之体，亦可见儒者气象也。

楚公为太学直讲累年。既去，而太学狱起，学官多坐废。元丰中侍经筵，神宗从容曰："卿在太学久，经行为士人所服，卿去后，学官乃狼藉如此。"公曰："学官与诸生，乃师弟子。今坐以受所监临赃，四方实不以为允。龚原、王沇之等，皆知名士，以受乡人纸百番、笔十管，斥废可惜，愿陛下终哀怜之。且臣为直讲时，有亲故来，亦不免与通问，使未去职，亦岂能独免。昔苏舜钦监进奏院，以卖故纸钱置酒召客，坐自盗赃除名。当时言者固以为真犯赃矣，今孰不称其屈，臣恐后人视原、沇之等，亦如今之视舜钦也。"虽不见听，然上由是益知公长者。

满中行为太学官。狱成，独以不絓吏议被赏。楚公叹曰："此赏岂可受也。"由是薄中行为人。

楚公自元祐中出守汝阴，历绍圣、元符十余年，常补外，尝赋《梅花》诗云："与春不入都因淡，教雪难如只为香。"盖以自况也。

查匪躬（许国）崇宁初见楚公于政府。故事：皇子、皇女初生，辅臣皆有进献。是日适有之。楚公对匪躬喟然太息。匪躬私念泰陵终无嗣，而上多男子，臣民之所共庆，公乃有忧色，何也？因请其故。楚公又叹曰："祖宗欲大臣亟知宫中事，故立此制，防微之意深矣。然某备位半年，已三进矣。上春秋富，宠嬖已众，大臣之责也。顾未有以节之，奈何。"匪躬每叹前辈识虑之远。

元丰中，庚申冬，慈圣光献太后上仙。明年春，将百日，故事当卒哭。楚公时以集贤校理为崇政殿说书，因对，言："《礼》，既葬而虞，虞而后卒哭。古者，士，三月而葬，三虞而卒哭，则百日而卒哭者，士礼也。今太皇太后，宜俟山陵复土，九虞礼毕，然后行卒哭之礼。且古者初丧哭无时，卒哭则朝夕哭而已。今俚俗初丧，才朝夕哭，卒哭，则并朝夕哭亦废，非礼也。"神祖好礼，悉如公言行之。

祖宗官制，于流品最精，凡迁、改悉不同制。举进士、门荫、流外及曾任清望、曾犯赃罪之类，色色有别。自元丰官制，一切扫去。楚公在后省，尝建言：曾孝宽比为签书枢密院官，才起居舍人（合换朝省郎），而今堂吏乃有至朝请大夫者，非朝廷体。谓宜稍视旧制分流品。神祖以为然，而王相禹玉持立贤无方之说，议遂格。至元祐，始以左、右字冠阶官之上。初议，赃罪人带左字者降为右，谏官谓：如此，是许带右字人犯赃，遂命赃罪人并去左、右字。今盖用元祐之制，然使公卿子弟与吏胥杂流一等，亦非甄别之意，要当尽仿祖宗旧制为善耳。

建中初，石格为刑部郎官，尝与长贰诣曾丞相白事。曾怒，长贰皆退，格独曰："天下之议以为如彼，相公独以为如此，格宁得罪于相公，不敢屈天下公议，愿相公姑置是怒，以理察之。"卒得直而去。楚公时为执政，深爱叹之，以为可用。会去位，蔡京用事，格遂不复显，亦可以知其为人矣。

蔡元度解《易》"相见乎离"云："刑相出见也。万物皆相见，亦然。"又解《论语》云："四体不勤，堕支体也。五谷不分，黜聪明也。孰为夫子，无我无人也。"龚深甫给事尝与楚公言及此，大怒，曰："小子敢尔！盖闻法吏舞文矣，未闻书生舞经也。"

楚公在史院，一日，吕汲公（大防）来，过局，偶问："皇甫湜何字持正？"坐客莫能对。楚公曰：

"此'湜'字。《诗》中有'湜湜其沚'。"汲公归府，才下马，即呼子弟检《毛诗》，曰："陆侍郎畏争名，不肯众中明言，必是出□在此。"既检，果出此句注中。

楚公守蔡，一日，有赦书，盖哲宗服药。赦言夙兴御朝、数冒寒气者。公即日躬往遍祷神祇，仍于厅事建道场祈福，设次于道场之侧，昼夜不入私室。数日间，徽宗即位，赦与哲宗遗诏俱至。公启缄，即恸哭。公婿龙图杨公彦章趋出，叩之，见遗诏，亦掩面哭而入，家人始知其为国恤也。有顷，郡官相继来，公皆号哭见之。乃宣遗诏。凡不食者终日，食粥者三日。

六叔祖祠部平生喜作诗，日课一首，有故则追补之，至老不废。年八十余时，尝有句云："枕上吹齑醒宿酒，窗间秉烛拾残棋。"又有《闻乱》诗云："宁知小儿辈，竟坏好家居。"

崇宁元年正二月间，有一武人调官京师，以相术自名。楚公旧在南阳识之，因其求见，问："朝士孰再贵?"答曰："大宗正丞郑居中极贵，其次，太学博士李夔，法当有贵子。"又曰："今年庙堂当一新，惟温右丞不去，然亦不佳。"温右丞者，益也。是年，自韩丞相忠彦以下悉罢，惟益迁中书侍郎，然未几卒于位。李夔，盖建炎丞相纲之父也。武人自先君已不能记其名。其术之妙至此，可谓异矣。

楚公性俭约，尤不喜饮酒。每与弟子诸生语至夜分，不过啜菉豆粉山药汤一杯，或进桃奴丸一服而已。

李作乂知刚，楚公之婿，才极高，公爱之。作乂与马巨济善。巨济在太学有声，及赴省试，作乂拟杜子美杜鹃诗体，作诗戏之，曰："太学有马涓，南省无马涓，秋榜有马涓，春榜无马涓。"公闻之不乐。作乂曰："某与巨济忘形，故有此戏。"公曰："与人交当有礼。何谓'忘形'? 凡世之交友卒为仇雠者，皆忘形者也。尝记熙宁中，与舒信道、彭器资同在景德考试，信道一夕中夜叩器资门，欲有所问，器资已寝，亟起束带。信道隔门呼曰：'不必起，止有一语，欲求教耳。'器资不答，束带竟，开门延坐，然后共语。信道颇不乐，然处朋友间，如器资乃是。"

三十九伯父（讳字），字元成。文学早成。在蔡州时，犹未二十，作别友人诗曰："园花今烂漫，一一手亲栽。惟有新离恨，东风吹不开。"楚公见之不怿，曰："花皆烂漫，而独言东风吹不开，是儿其不达乎!"伯父果不达早世。

元丰八年，礼部贡院火。试官马希孟燔死，蔡卞亦几死。京方知开封，募力士逾墙入，挟卞以出，遂再引试。楚公知举，取焦蹈为第一。故当时谚云："不因试官火，安得状元焦。"盖是岁谅阴，无殿试也。蹈答策有曰："论经不明，不如无经；论史不达，不如无史。"楚公大爱之，以为有扬子云之风。

韩康公尹大名，有余行之者上书，其言狂悖，至劝康公为伊、霍之举。康公得其书，未读，偶门客取读之，大惊，径入卧内白康公，即日捕得行之，械送京师，其实病狂无他也。有司锻炼，遂以为谋逆，请论如律。楚公时侍迩英，神祖眷待方厚，有嫉公者辄谗公，以为与行之善。上以问公，公曰："行之尝官越州，臣越人，实识之，狂易人也。弃妻、子，出游二十年不归。其子长大，闻父客京师，来省之，拒不见，子泣而去。观此，非狂而何!"上恻然，曰："然则诛及其妻、子，得无滥耶! 羁置远郡足矣。"于是独诛行之，而妻、子皆得免。其后赵谂事作，遂得用行之比，自父庭臣及母、妻皆免。吴储、吴侔之狱，又用谂比，悉免当从坐者。议者谓由公一言之利云。

司马温公初秉政，一日，谓从官曰："比年法令滋彰太甚，如三省法，乃至数百策，又多繁词，不切于用。如其间一条云'诸称省者，谓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岂不可笑邪?"时诸人多与修书者，皆唯唯。楚公独起，对曰："三省法所以多，缘并格式在其间。又所谓三百册，乃进本大者，而进表及元降旨挥、目录之类，自占却不少，若作中字，则不过五六十册，比旧日中书条例，所减乃过半，非滋彰也。至如'诸称省谓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者，盖为内侍省亦称省，若不明立此条，虑后世阉寺盛，或敢妄自张大故也。"温公改容，曰："甚善。"至崇宁后，群阉用事，遂改都知为知内侍省事、同知内侍省事，押班为签书内侍省事，以僭视枢府，则楚公所论，可谓先见远虑矣。

楚公少时，病羸瘠，骨立。忽梦一老翁，曰："吾为老聃，与子有缘，当愈子疾。"遂探取肠胃，于流泉中洗涤之，复纳腹中。既觉，犹痛甚。自此所苦顿平。晚自政府出守亳社，谒太清宫，始悟梦中之言。

楚公在亳，属疾，尝昼卧，忽见右□数十人列侍，皆古衣冠。初谓平生笃意《礼》学，且病中恍惚，不以为意异也。已而数见之，始以语门生子弟。未几，公殁。

元丰七年，秋燕。神祖方举酒，手缓，盏倾覆，酒沾御袍。时都下盛传《侧金盏曲》，有司以为不祥，遂禁之。明年，宫车晏驾，楚公进挽辞，曰："花是高秋燕后萎。"意盖谓此。佛经云"天人五衰，如宫殿震、身光灭"之类，花萎亦其一也。（已入《笔记》，"天人五衰"《记》所无）

先公言：楚公尝戒门人子弟，曰："《蔡文忠谥议》，谓文忠一言之出，终身可复。后生立身，当以此为根本。若于此未能无愧，何以为士耶!"

楚公元符庚辰冬，自权吏部尚书受命为回谢北朝国使，与西上阁门使、泰州团练使李嗣徽偕行（嗣徽字公美，仁庙朝驸马都尉玮之子）。北虏遣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左金吾卫将军耶律成，朝议大夫、守太常少卿、充史馆修撰李俦来迓。俦自言燕人，年四十三，刘霄榜及第，今二十八年矣。行过古北口数

日，置酒会仙石（查道、梅询尝饮酒赋诗于此，因得名）。侍忽自言："兄俨新入相。"时已十二月中旬。后数日，至其国都，见虏主洪基，则已苦肺喘，不能亲宴劳，移宴就馆。明年正月旦，南归，未至幽州，闻洪基卒，孙燕王延禧嗣立。延禧长徽宗七岁，以故事称兄，号天祚。俨相延禧，专作威福，穷极富贵而死。初，元丰中，蔡京使虏，俨馆之，情好颇厚。及崇宁后，二人者皆专国，每因使聘往来，辄问安否，而二人者卒为国祸基，可怪也。宣和末，有武人刘远者，殿帅昌祚之子，为京东提点刑狱，谓先君曰："尝使虏，识俨之子处温。处温言俨事洪基时，尝献《黄菊赋》。洪基赐诗，答曰：'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排作句。袖中犹自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处温亦贵于其国。方耶律淳妃萧氏僭立时，处温用事，欲执萧氏以幽州内附，事泄，与妻、子皆诛死。后朝廷既得幽州，追赠处温燕王，且以其居第为庙。妻刑，亦追封燕国夫人。"（《菊》诗入《笔记》）。

北虏崇释氏，故僧寺猥多，一寺千僧者，比比皆是。楚公出使时，道中京，耶律成等邀至大镇国天庆寺烧香，因设素馔。公问成："亦有禅僧乎?"曰："有之。顷有寂照大师，深通理性，今亡矣。"公又问："道观几何?"曰："中京有集仙观而已。"以知北虏道家者流，为尤寡也。先君言：高丽之俗，亦不喜道教。宣和中，林灵素得幸，乃白遣道士数人，随奉使往，谓之行教，留数月而归。所遣皆庸夫，灵素特假此为丐恩泽尔，不知所谓行教者，竟何为也。

楚公使虏归，携所得貔貍至京师。先君言：犹记其状，如大鼠而极肥腯，甚畏日，偶为隙光所射，辄死。性能糜肉，一鼎之内，以貔一脔投之，旋即糜烂，然虏人亦不以此贵之，但谓珍味耳。

黄安时自言："少时见楚公，以所著《春秋论》为贽，其间有论董仲舒不合圣人处。楚公从容答曰：'仲舒读此书，三年不窥园，乘马不知牝牡，吾子曾如此下工夫乎?'安时言："自闻此语，终身不敢轻立议论。"

三十八伯父（讳宦，字元长），楚公长子。公得子晚，年三十八，始生伯父，遂以三十八为行。第伯父不幸，少抱微疾。故事：执政子弟，许陈乞在京厘务差遣。韩师朴数语楚公："郊社令了无职事，贤郎虽有小疾，拜起书札皆无害，能屈为之否?"楚公卒辞不可。

楚公在政府时，有大卿岑岩起手简云：

前日登门展庆，蒙公教笃事契，俾纳贵礼于公，有执谦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过。然大将军有揖客，古人以为美谈，今文昌纲辖有受拜客，顾不美于前人哉!

岩起所谓"事契"者，游生晚，不及知。又得此书时，先君已捐馆，无所质问，然不敢不记者，著前辈之风俗也。

楚公使虏时，馆中有小胡，执事甚谨，亦能华言，因食夹子，以食不尽者与之，拜谢而不食，问其故，曰："将以遗父母。"公喜，更多与之，且问："识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馏也。又虏人负载随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驱役之耳。一日将就马，一担夫诉曰："某是燕京进士，不能负担。"公笑，为言而遣之。

楚公早贵，而诸父生晚，故少时文章多亡逸。朝循之治为先，诵楚公回师朴《谢入馆启》云："富贵奕世，而有寒畯之风；文学绝人，而无暧昧之行。"今家集亦亡之矣。

楚公尤爱《毛诗》，注字皆能暗诵，见门生或轻注疏，叹曰："吾治平中至金陵，见王介甫有《诗正义》一部，在案上，揭处悉已漫坏穿穴，盖缁阅频所致。介甫观书，一过目尽能，然犹如此。

楚公极爱王辅嗣解《易》。云："刚而又方，柔而又圆，求安难矣。"以为天下至论。

元祐中，李作乂为楚公言："苏子瞻作《富公神道碑》，言争岁币用'献'字甚力。某以当时国书考之，毕竟许他'纳'字，则富公乃是不曾争得，碑既不言许之，复以能拒虏请为富公之功，岂非误乎?"公曰："此非误也。大抵大典策与寻常文字不同，须有为朝廷讳处。如欧阳公作《范文正碑》，言天子得率百官为太后上寿，以文正争而止。后来苏明允、姚子张修《太常因革礼》，见当时实□上寿，便以欧阳公作不知此。是亦为朝廷讳尔。此等文字，必传之四夷，若人主改过、罪己之类，自是好事，直书无害。若如此二事，则系国体，不得不讳也。"

绍圣初，王君仪（升）来省楚公。公问君仪："近读何书?"君仪对。曰："读诸史一遍否？渠便是一遍也。"盖君仪诸书一字有疑，亦不放过。

楚公未第时，游四方，留高邮最久。盖从孙莘老游，客于处士傅琼家。傅氏孙兴祖，字仲修，实受业。为仲修不第，自号且翁。

楚公辅政时，尝谓宾客曰："今日天下大势，政如久病羸瘠、气息仅属之人，但当以糜粥养之于茵席间耳，若遽使驰骋骑射，岂复有全人哉!"

祖母楚国郑夫人，抚视庶子，与己子等。先君与四十二叔父提举公（讳宲，字元珍）同岁。方怀孕时，祖母作襁褓二副，付侍者，曰："先产者先用之。"已而八月祖母生先君，九月杜知婆生叔父，相距财二十余日也（先世以来，庶母皆称知婆）。

楚公生于鲁墟故居，太傅曰："是儿必荣吾家。"遂以荣为小字。先君生于京师，是时，楚公为小宗伯，居丽景门（楚公有诗曰："丽景门东地小偏。"盖记所居也）。故以景为小字。游因读《柳氏训序》，载先世小字，故谨记之，亦惧子孙浸远有不知者也。

楚公言：辽人虽外窥中国礼文，然实安于夷狄之俗，南使过中京，旧例有乐来迎，即以束帛与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辽人作乐受帛自若也。明旦，迓使辄至止不行，曰："国忌行香。"公照案牍，

则虏忌正月二十日也。因移文问之，虏辄送还移文，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为不可。"盖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又回途闻其主丧，而不能作橾色襆头，但以墨灭其光。行数日，既除服，则佩服如常矣。独副使忘洗襆头，见者皆笑。公平生待物以诚，虽于夷狄不变也，因从容与话，使洗之，副使亟谢。

楚公在庙堂时，有内臣郝随者，本陈太妃阁中旧人，与将作监许几同管勾京城所。几欲以杂压居随上，而随不肯，曰："昔阎守勤序位在李士京上，即例也。"各申省。公建议曰："诸葛亮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用杂压是也，例岂可用耶!"遂画旨。几位随上。随大恚，不肯入局，泣诉于上。上慰勉之，曰："当为汝改差遣。杂压是先帝时所定，安敢废耶!"此崇宁初也。公论之□盖如此。

楚公元祐中，为礼部侍郎，时议者欲更太学法制，公独以为不可。曰："若学校专恃法令，则旧法已善，若学校当先风化，则改法愈非。"及秉政，有建议学制者，公又非之，曰："吾尝熟思之，以利诱学者，法虽百出，安能无弊，不若慎选师儒以至诚教育，如昔安定先生，能使学者敦德乐义而忘干禄之志，则庶几矣。"

楚公为金陵守，有句容县民三人同杀一人，皆论死录囚，已引服矣。而囚父诣府称冤。公受其诉，通判狄咸争以为既经录问，不当听。公曰："姑缓十日，当得之。"即设方略购捕，果以八日得真贼。盖死人之弟与嫂通，畏事露，因害其兄，一问即服。而三人者，皆平人也，即日破械纵之。

曾丞相一日堂中语曰："范镗虽章相所厚，然非他人比。"楚公曰："何谓?"曾曰："镗昨日自言从子厚者，从议不从利。"公叹曰："士大夫议论如此，正今日可忧者也。方人盛时，屈意事附之，事变则曰'我前日从义不从利'，可乎?"

卷 下

先君（讳宰，字元钧）言：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榜曰三元文正之坊。又尝见沂公登科报其父书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积德、大人教训所致，然此亦是世间有底事，大人不须过喜。"因言：楚公登科时，第四人张中在殿廷喜甚，挚楚公手，曰："如何得乡里知去?"楚公不答。及归，密谓所亲曰："此殆非远器也。"中为明州象山县官，坐私与高丽人朴寅亮和倡诗，停官，终身沉滞。虽一时不幸坐法，亦器宇非远大也。

宣和末，蔡京病笃，人皆谓必死矣，独晁叔用（冲之）谓先君曰："未死也。此老败坏天下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备极哀荣，岂复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宣和七年，黄安时（安）自寿春来山阳，见先君，叹曰："乱作不过旦暮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复苏，是特使之身受祸也，天下其能不亟乱乎!"（入《笔记》，讫）。

往时，殿廷宣制，皆曼延其声，若哦咏者。故苏黄门诗云："明日白麻传好语，曼声微绕殿中央。"今但平读，不复曼声矣。先君云："政和初方如此。"游在都下时，尝以问阁门官，无复知者。（入《笔记》，讫）。

先君言：故事，省札下故相，不敢斥其官、姓，止称某处相公而已，谓如留守西京则曰京□相公之类。元祐中，蔡相（确）责命下，札子尚云"札送邓州相公"，今此制废矣。

先君言：蔡京设礼制局累年，所费不可胜计，惟改朝靴为履耳。初以履易靴，议者颇疑自是尽易朝服，传布渐广，于是贩襆头、帽纱者，皆不敢上京，贵至数倍。又颁《五礼新仪》，置礼生，令举行。而民间丧葬婚姻，礼生辄胁持之，曰："汝不用《五礼新仪》，我将告汝矣。"必得赂乃已。民庐隘陋，初无堂、寝、陛、户之别，欲行之亦不可得。朝廷悟其非，乃诏以渐施行，其实遂废不行矣。河朔有柳公权书《何进滔德政碑》，号为绝笔，迎合者遂磨之，以刻《五礼新仪》云。

先君言："崇宁间，初铸大泉当十，号乌背赤仄，其次漉铜，制作皆极精好。然坏小钱三，辄可为一大泉，利既不赀，私铸如云，论罪至死。虽命官决杖、鲸配，然不能禁。又悬乌背赤仄及漉铜钱于通衢，使人识之。好事者戏谓与私铸作样，后无如之何。卒废为当五，旋又废为三。初，熙宁间铸折二钱，故崇宁大泉始亦号折十。已而群阉谓徽宗乃神宗第十子，而折非佳名，遂称当十。已而遂降旨云。（神宗第十子俊早世，故宫中谓上为十大王）。

先君又言改当十为当五也。会稽天宁、能仁二僧寺，方大兴土木。郡守密召天宁长老滋须、能仁长老大智告之，且曰："得密报如是，度不过明日。朝命必到。闻二寺积当十钱多，宜速以酬物价工直，勿缓也。"既退，智即召知事僧，如所言，悉散之。甫毕，而市已揭榜矣。使侦天宁，则须自郡即称疾掩方丈卧，闻揭榜乃出，智大愧服。然识者谓须既不可，当以告智，乃卖之以取名，亦非贤也。守私二僧，而使民受其害，其贤否又可知也。

先君言：鸿胪旧号为睡卿，谓所掌止道、释及四夷朝贡之事，极为简静也。政和以后，尊尚方士，建议者因谓："释教出于西域，鸿胪掌之可也，道教以黄帝、老子为宗，岂夷狄耶!"于是改命秘书省掌之。其后，高丽屡入贡，于是又诏升高丽视夏国，隶枢密院，而鸿胪益无事，至终日不置一字，谓之梦中作梦。

先君言：元符末，章相罢政，出东水门，至淮门道旁堠上，尽署大字，云："我是里堠，奉白子厚。

山陵归后，专此奉候。”沿路无一遗者。先君自京师侍行赴亳社时，犹见之。

宣和末，有故契丹臣夔离不者，号四军大王，或谓之燕王，收余众犯景、蓟。朝廷命郭药师出兵败之，遂函夔离不之首来献，以大旗引首函，曰：“伪燕王夔离不首级。”京师少年争往陈桥门观之。大臣建言御殿受贺。然夔离不实未尝死，虽部送诸卒，亦自窃笑。识者皆愤黠胡敢欺朝廷，而叹大臣之阿谀也、附会也。先君偶以书问晁叔用都城近事，叔用报曰：“亦别无他，但闻捉得燕王头耳。”京师旧谚谓张大矜伐者曰“恰似捉得燕王头”，初莫知何谓也。

先君使淮南，被命与廉访使者邵成章鞫常州制狱。成章虽宦者，然有直气。每为先君言：“童贯、梁师成辈，以家奴为公师，虽自古大乱之世，亦不至是。彼赵高称中丞相，龚澄枢称内太师，犹不敢为丞相、太师也。今贯辈岂不过之。”又指其颈，曰：“成章辈不幸自幼为内臣，他时必随例斫头矣。”

先君言：问贯、师成事用之由。成章言：“贯自中宫为房院时，给事阁内（禁中谓宫女得幸者为房院）。元符、建中之间，蔡京以宫观居浙，中宫遣贯诣天竺祷观音求嗣。京素与内臣交通，然不识贯也，因候，见之于天竺山中，邀与归，置酒甚欢。因问：‘祷圣嗣以何为佛事?’贯以实告。京阳惊，曰：‘富人家求子，亦不至如是之薄。’贯乃曰：‘宫中何从得钱?’京又叹曰：‘朝廷乃如此不应付耶！国家府库，如山如海，皆上物也。’贯既归，大播此语，于是宫人近习，人人恨不得蔡内翰即日为相矣。京既大用，因言旧尝闻李宪言，宪辈已老，西事当得信臣，有童贯者，虽年少，奇才也。于是遣贯使陕西，措置边事矣。师成自幼警敏知书，敢为大言，始自言母本文潞公侍儿，生己子外□者，或告以师成貌美类韩魏公，因又称韩公子。久之，有老女医言苏内翰有妾出外舍，生子，为中书梁氏所乞。师成于是又尽变其说，自谓真苏氏子。每侍上言及公，辄曰‘先臣’，闻者莫不笑之。故事，内臣不拜节度使，京乃谓降旨有边功者，毋用故事，盖为贯地。已而攀缘者多，即又曰：‘缮郊庙，建明堂，铸九鼎，治大河，制礼作乐，皆大勋劳，岂减边功耶！’于是得节钺者益众矣。”成章又叹曰：“今通侍大夫，乃昔日内客省使也。累朝未尝除授。张茂则宿卫四朝，当宣仁同听政，为两省都知，尊贵莫比，病笃欲求内客省使，宣仁终不许，召其子宣谕曰：‘垂帘时，不欲开此端。非独太皇，免人议论。汝父死后，亦做得个十全好内臣。’其子泣拜而去。今为通侍大夫者比肩，往往犹有滞留不遇之叹，天下安得不乱乎！”

先君言：永昭陵道旁壁间，或题绝句曰：“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不知何人作也。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未详孰是?

先君言：范忠宣公绍圣谪居零陵，寓一寺中，杜门不接宾客，惟僧及道人来，则见之。所寓寺长老义霞者，颇朴茂，公亦间招与语。霞深感公，屡欲为公筑生祠，公每戒之。元符末，公既召还，霞即日筑祠偶像，奉事甚谨。未几，传闻公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还朝，中使问劳系路，且虚左揆以待。于是，零陵官吏，竞来焚香，增饰祠宇，张设供物。已而公殁，时事一变。又闻追夺碑额（《世济忠直之碑》），镌削恩数，遂无一人复至者。崇宁癸未正月，公大祥，霞独率其徒致祭，作佛事，不少变。时邹忠公亦以谪居寓此寺，多霞之义，作诗赠之，曰：“钟铭勋业今何在，土偶形容尚俨然。惟有老僧心不改，殷勤吹呗作三年。”大观己丑，先君为江阴酒官，时忠公自岭表归毗陵，从游甚款，亲闻此事。

先君言：邹忠公元符中《谏立后疏》略曰：“乃者宗景有立妾之请，陛下震怒，即加责罚，今奈何自为之。自此，宗室、戚里及士大夫家有以妾为妻者，不治则伤风败俗，无以为国。治之则上行下效，难以责人。”大概不过如此，俗所传诋讦者。崇宁中，忽自内与昭怀后诉章同出，莫知谁所为也。忠公再贬昭潭，有醮词，曰：“追惟当时奏御之三章，初无杀母取子之一字（伪疏云：‘刘氏杀卓氏，取其子’），不知此疏撰自何人？虽巧为诬陷之谋，人谁敢议；然隐在幽冥之内，天必尽知。”

寿春县，古寿州也。有汉淮南王安庙，载在祀典。邑人思刘仁赡，欲为立庙而不得，乃作刘侍中像于淮南庙。好事者为诗曰：“刘安据国叛西京，仁赡担身保一城。今日乡人聊合祭，不应同食便同情。”先君为淮西提举常平时，始为仁赡筑庙，且具奏得额曰“忠显”，先君亲受榜焉。晚年尝语及淮南庙中诗，因言：唐会昌沙汰时，庐山有古佛像当毁，寺僧惜之，以送道观，加冠巾为老子像，亦有题诗者曰：“赤土坡头古寺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时难只得同香火，莫信他人说是非。”亦可笑也。

先君又言：初在寿春，建刘仁赡庙。后饷军河东，尝谒王彦章画像于滑州铁枪寺。至潞州，又谒裴约庙。会乡人修庙，来求扁榜。五代所谓全节三人者，相去数千里，而皆尝谒其像，一为筑庙乞额，两为书膀，似非偶然云。

先君言：蔡京既为相，以为异时大臣皆碌碌，乃建白置讲议司及大乐。然京实懵不晓乐，官属亦无能知者。或言有魏汉津知铸鼎作乐之法。汉津，蜀中黥卒也。自言年九十五，得法于仙人李良，良盖年八百岁，谓之李八百者是也。数往来京师，京师少年戏之，曰：“汝师八百，汝九百耶?”盖俗狂痴者为九百。惟京见悦其孟浪敢言。汉津谓：“以秬黍定律，乃常谈不足用，今当以天子指定之。”京益喜。顾以其师李良，特方士，恐不为天下所信，则凿空为言汉津所传，乃黄帝、后、夔法，皇祐中，尝与房庶同召至京师，陈指尺之法，会阮逸作黍律已成，遂见排

摈。时好事者言京为汉津撰脚色乐，局官又从而为之说曰："昔禹以身为度，即指尺也。"其诬伪牵合如此。汉津乃请上君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成黄钟之律。君指者，中指也。久之，或献疑，曰："上春秋富，手指后或不同，则奈何。"汉津亦语塞。然乐已垂成，所费钜万，因迁就为说，曰："请指之岁，上适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数，是为大簇人统，过是，则寸余□不可用矣。"其敢为欺诞，盖无所不至。然初谓汉津皇祐中尝陈指尺，是时仁庙已近四十，则三八之说，不攻自破矣。乐成，实崇宁丙戌秋也。赐名《大晟》，府置大司乐、典乐、乐令主簿、协律郎。汉津积官至太中大夫，老病卒。

先君言：今《临川集》中，有《君难托》一篇，是平甫诗，自载《平甫集》。议者便谓荆公去位后所作，此浅丈夫之论也。

陈辅之为先君言：荆公元祐改元三月末间，疾已甚，犹折花数枝，置床前，作诗曰："老年少欢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光。流光只须臾，我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相忘。"自此至没，不复作诗，此篇盖绝笔也。

先君言：荆公赐马死，命俞秀老作诗。秀老口占曰："相君高卧朝天晚，立损阶前白玉麟。此去定生狮子国，却来重载法王身。"荆公亦用此韵作一篇，末句云："天厩赐驹龙化去，空余小蹇载闲身。"盖公晚年尝跨驴出游也。

先君言：米元章"瓜洲闸"三大字，神彩飞动，妙绝古今，非惟他人所不能仿佛，元章自书亦无及此者。尝于膝上，以指画此三字，叹息不已。因言：元章晚病疡，前知死日，买棺，舁至便斋，倦则卧其中，客至，邀至棺侧，卧与语，如期死。且死，索笔大书，曰："吾自众香国来，今复归矣。"

先君为淮西提举常平日，因行部，至舒之三祖山，所谓山谷者也。其长老惟照号照阐提偶出，先君留颂壁间曰：

芙蓉已入双林寂，山谷今传佛祖衣。千里客来何所遇，夜堂人静雨霏霏。

照归，作四颂和答曰：

芙蓉已入双林寂，挂角羚羊无气息。立关拨转异中来，借问时人何处觅（*其一*）。山谷今传佛祖衣，一回拈起一回疑。丰干饶舌可知也，引得寒山不肯归（*其二*）。千里客来何所遇，一念超然无去住。全身放下火中莲，谁能更为无生路（*其三*）。夜堂人静雨霏霏，润泽枯焦总不知。堪笑当年净名老，对文殊语恰如痴（*其四*）。

芙蓉者，照之师芙蓉庵主道楷也。又有正觉者，住持泗州普照寺，为其徒道琼、守鄞所讼，州方穷治。先君为淮南漕，适至临淮，即日杖道琼、守鄞，逐出境，人皆莫测。方是时，照与觉皆未甚为人知，觉又年少，先君独深知之。后两人者，果有盛名，为缁流之杰。照住宝峰，觉住天童，学者至千余人。先君之知人类如此。

先君言：玉玺，旧有六而已，其文曰"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虽各有所施，其实皆藏而不用。凡诏书，别铸"书诏之宝"，而内降手札及与契丹国书，用"御前之宝"而已。至绍圣末，得秦玺，青玉也，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故改元元符。崇宁中，又获一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亿，永无极"，莫知何代物。然此二玺及祖宗时六玺，皆朴质，亦不甚大。蔡京乃请别求玺材，即用旧文重书刻之，谓八宝，皆美玉大璞，绝胜旧宝。然篆文皆以意造，为虫、鱼、乌、兽、龙、蛇之形，笔意华藻柔弱，无复古法矣。又得玉璞绝大者于于阗，色如凝脂，玉工皆谓目所未睹，乃琢以为玺，径九寸，细为九龙，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大和，万寿无疆"，谓之定命宝，冠八宝之上，总称九宝。定命者，时方兴神霄之事，言神霄帝君赐上定命，故以名宝。置符宝郎，又以内臣为内符宝郎，缄启沐浴，皆以内符宝郎司之，所谓符宝郎者，莫得与也。

先君言："元圭"者，赤黑玉也。初莫知何物，状亦殊与圭不类，而议者附会穿凿，以为元圭，遂降诏御殿受之。寿春处士李璞见其议，叹曰："是玉柙也。小窍盖穿贯金珠处，是必秦、汉陵墓中物，后乃闻本出杨康功家，实得之长安。"璞博洽，盖无所不通云。

先君言：昭德晁氏多贤，自蔡京专国以来，皆安于外官，无通显者。有疏族，居济州，以京荐为大晟府协律郎，举族耻之。宣和中，有御史，晁氏婿也，旧有喘疾。一日，与叔用言："自入台后，喘乃已。"叔用之妻颜夫人正色答曰："某郎莫是不敢否?"盖其家习为正论，虽妇人亦渐渍如此。

先君言：何文缜㮚、苏在庭（*元老*），皆以宗东坡为中丞击罢，谓之曲学。文缜谢表云："师友渊源，妄追参于千载；文章户牖，期自立于一家。尝简圣知，何名曲学。"是时党禁方厉，士气颓弱，文缜犹不屈于言官如此，亦可喜也。至在庭表云："与彼逐臣，别由高祖；既同谱牒，难逭刑书。"则贤士大夫少之矣。

先君言：绍圣初，宗室仲忽得古铜器，有铭曰："鲁公作文王尊彝以献。"诏送秘阁，而馆中劾奏，仲忽所献，实非古物，请正欺诞之罪。于是仲忽坐罚俸一月。盖是时犹恶其以怪奇惑人主也。至崇宁后，古器毕集于御府，至不可胜计。一器之值，或数千缗，多因以求恩泽。所至古冢剾凿殆遍，而仲忽所献，巍然冠群器之上矣。有《博古图》百卷，然犹其略也。宣抚司入燕，得古玉器以献，亦编于图，命王黼作序，馆中代之云："宣抚司得耶律德光所盗上世宝玉。"当时阿谀之士，翕然称其□□得《尚书》、《春秋》之法，其可笑如此。

寿春一士人，所居濒淮，有小楼。一日坐楼上，

望淮滩云气如线。俄而震雷暴雨，有龙腾跃升天。明日，因至滩上，见一蚌，房颇大，怪之。漫取视，则房中乃有龙迹，蜿蜒蟠屈，头角、尾足、鳞鬣纤悉皆具。士人遂持归，宝藏之。先君盖目睹，尝为游道姓字，今忘之矣（入《笔记》，讫）。

先君言：乡人姚待制辉中勔，嘉祐四年进士及第。年三十为县令，以母老疾，遂求致仕，冀亟得朝官封其母。母卒，辉中哀毁濒死，屏居穷巷者十五年。岁时上冢，终身常徒步往返，且行且泣，路人见者，皆为感动。

先君言：故事，侍从以上奏事，上有所褒称，则拜谢于殿上，谓之曲谢。多者或至再三。余官则俟下殿，并再拜而退。政和中，蔡京致仕，谢日，凡曲谢者十五六，其实眷遇已衰，惧为人所乘，故曲为词说，钩致上语，仅得一语，则亟拜，示之以上眷不替。其奸如此。

黄安时，名安，其先虔州人。父克俊，仕至尚书膳部员外郎。安时少有声太学，楚公授《礼》、《春秋》。父死，即罢科举，退居于寿春县之凤桥，自号凤桥耕叟。初，安时妻与弟宽不相得，安时妻早死，遂终身不娶。布衣蔬食，闭门教授《礼》之度数、因革。他人累岁不能穷者，安时对客指画解说，皆粲然可见，如言其室中事也。晚好《易》，尤尊伊川程先生之说。方是时，天下无为程氏学者，安时不拘世俗如此。尝曰："程先生于《易》深矣，然如《蛊》之《九二》，则非也，其说曰：'周公辅成王，能使之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则可矣，固不能使之大有为羲、黄、尧、舜之事也。'是不然，以成王为中才，后世之论也。古盖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成王之幼，虽尝不知周公，及周公教诲之、辅翼之，既久，则成王亦周公矣。若周公朝夕教诲辅翼，而成王终为中才不变，则周公何以为圣人，而成王又安得与禹、汤、文、武并称君子哉！且以守成不失道为中才，而必以大有为为贤者，正近世儒者之蔽也。当成王之世，不知谨守文、武之业，而复思大有为，吾见其妄作以祸天下矣而已。"安时著书数百卷，不幸遭乱，无复传者。安时亦死于兵。有子曰牧儿，独得脱。先君物色求之，竟不遇，每以为恨。

先君言：楚公罢政，吴材章疏也。先是材及王能甫交章论吕希纯、刘安世不当还职，朝廷为寝二人之命。而材历诋元祐人不已，公乃请降诏一切不问。诏下，侍御史邹馀言当坚守诏书。公又请牓其章于朝堂，且进曰："此诏，臣愿以死守之。"材大不快，复求对，力论元祐人不可不痛治。徽宗曰："已降诏，且大臣力谓不可，姑止，如何？"材乃曰："请不可者，陆某也。某乃党人，正恐相及耳。"明日，乃上章专论公，曰："位虽丞辖，情实党魁。"时壬午六月。然章乃不出，但中批谓名在党籍也。是晚，遂命蔡京代为左丞。因言：元符之末，台谏论蔡卞，并及京。方是时，京为翰林学士承旨，议者谓必去矣。而京自若，则皆曰太后主之，欲专付以两朝史事也。俄而太后归政，则又曰京结外戚向宗回、宗良，内臣张琳、刘瑗、裴迪臣。故太后虽归政，犹预政事。上欲从众议去京而不得也。于是，陈莹中、陈伯修之徒，皆上疏两宫，攻之不置。京卒逐去，夺职，奉外祠，太后亦崩矣。而太学博士范致虚者，忽除谏官，命自中出，乃以其投匦上书，乞用京为相故也。然后中外知上意亦属京矣。是时，诸贤在朝，公论犹未屈，会致虚又乞照洗安惇、蹇序辰，其言曰："若不明二臣之非辜，何以解两朝之深谤。愿正议臣之罪，以慰在天之灵。"台中论之，遂出致虚知均州。后省以为谪轻，封还，改通判郢州。致虚虽斥，而吴材辈继在言路，为京道地愈力，已斥者皆复还。于是遂相京，此治乱之分也。

先君初有意居寿春，邑中亦薄有东皋矣。宣和末，方欲渐葺治之，会乱，不果。晚与客语及淮乡渔稻之美，犹怅然不已也。

建炎之乱，先君避地东阳山中者三年，山中人至今怀思不忘。有祠堂，在安福寺。方先君之归也，尝有诗云："前身疑是此山僧，猿鹤相逢亦有情。珍重岭头风与月，百年常记老夫名。"

先君临终之岁，尝梦侍楚公登海岱楼。楚公愿，又曰："汝在此日，才数岁，今亦老矣，而况我乎！"先君既觉，悲感泣下，尝有诗云："岁月悠悠悲往事，川原冉冉梦重游。"盖记此梦也。

先君言：蔡京自少好方士之说。自言：在钱塘常遇异人，以故所至辄延道人辈。崇宁初作相，即为徽庙言："泰州徐神翁，能知前来物。元祐中，苏轼知扬州，遣人往来求神翁字，神翁大书曰：'泄慢堕地狱，祸及七祖翁。'神翁虽方外之士，而能嫉元祐人，所宜褒显。"其言可笑如此。然上颇喜之。群阉又言：元符中，哲宗尝遣人密问嗣。神翁曰："吉人君子。""吉人"者，上名也，于是召至都下，上用太宗见陈抟故事，御绛褐，即便殿，以宾礼接之。

又有刘混康者，茅山道士，其师祖朱自英，以传箓著名。章献明肃太后临朝时，尝召至京师，从受法箓，故混康亦得召。混康颇有识，善劾鬼神，然未尝行。每曰："安能敲枷击锁作老狱吏耶？"二人者既至，皆物故。上疑其变化仙去，益求其类。初，京为真定帅，道人王老志自言钟离权弟子，尝言京必贵极人臣。至是，物色得之。京馆之后圃，引与见上。老志敢大言，熟视上，曰："颇记老臣否？"上亦自记，尝梦游帝所，有仙官赞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礼尤渥。车驾游幸，老志辄羽衣导驾，言："有非常，辄能知之。"未几，老志夜叩京门，告以钟离公大怒我语涉欺诞，行当谪堕，公福亦不终矣。明日，得疾，力辞归河朔而死。自是，方士自言有异术者相踵，而林灵素最后出，尤为魁杰。

灵素字通叟，本名灵噩，温州人。少尝事僧为童子，嗜酒不检，僧笞辱之，发愤弃去。为道人。颇知

小术，亦时时自写所为歌诗遗人，然笔札词句皆鄙恶，了无可观。既得幸，其徒黠者稍润色之。然灵素本庸夫，每升高座说法，肆为市井俚谈，闻者绝倒。或择日施符水，为人治病。车驾间幸其所居，设次临观，则阴募京师无赖数十人，曲背为伛，扶杖为盲，噤口为喑，曳足为跛。既噀水投符，则伛者伸背，盲者舍杖，喑者大呼，跛者疾走，或拜或泣，各言得疾二十年或三十年，一旦都除，欢声动地。上为大悦。灵素以为未足，则又倡言神霄事。谓天有九霄，神霄最尊，上为神霄帝君，实玉帝长子，下降世间，而其贰曰青华、长生二帝君，实治神霄府事。每斋醮，上必亲札辞表，以祷二帝君。或久无灵响，亦祷焉。好事者或谓青华为上，长生为郓王，盖过矣。然宫观设醮，亦或言见上御道家冠服，跨金龙，冉冉自空而降，呼奉祠官及道士与语，其事秘，不可知也。惟掷果自空而坠，则往往得之，皆绝大异常。灵素又自谓己乃神霄计吏褚慧，有兄曰褚嘉卿，位至右极仙卿。嘉卿今亦生世间，是为王黼，黼和御制诗，有曰"君王犹记褚嘉卿"是也。其他如蔡京则左元仙伯，范致虚则东台典籍，王孝迪则西台详阅真文吏。灵素与王革有隙，则曰"革厩吏也，尝与帝君驭马"。其他有名者甚众。是时，明节刘后方幸；又曰："后在神霄为九华玉真安妃。"蔡京曲燕诗曰："保和前殿丽秋晖，恩许尘凡到绮闱。曲燕酒阑传密诏，玉真轩里见安妃。"是也。安妃，在《真诰》，盖天之高真，而灵素敢渎冒如此。又尝密奏玉灵真斋将诞，盖明明节方就馆耳。灵素赐号蕊珠殿侍晨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先生。上刻玉为"降真召灵之宝"，自用之。而赐灵素涂金印，文曰"通真达灵之印"，班视执政，锡赉至不可计。有弟子姓丁，自言谓之四世孙。上为下诏，赠为少保。士大夫无耻者，日萃其门，所荐进即拔擢。又著令，道士居僧上，而道士入僧寺，辄据主府，已而遂冠笄僧尼矣。先是宫中数有物怪，或见一老妪，黄衫黄帽，抱十余岁儿，红袍玉带，乘舆鸣跸而出，妪、儿皆有悲泣容。其将见，必先有声如雷，宫中为之雷（去声）。上尝手札赐灵素，略曰："元符三年冬，内人自永泰陵还，摘皂荚一笼闪宫门，笼辄自跃，皂荚皆跳出。自是祟物显行，宜善治之，勿为凭徒所笑。"灵素竭其术，不效。既久，上益厌，遂放灵素归故郡。宣和末，病死。灵素之遑憾释氏也，每谓之金狄乱华，又创图宫殿为仙女骑麟凤之状，名之曰女真，皆妖言也（金狄语，已入《笔记》，余未入）。

先君言：宣德门本汴州鼓角门，至梁建都，谓之建国门。历五代，制度极庳陋，至祖宗时，始增大之，然亦不过三门而已。蔡京本无学术，辄曰："天子五门，今三门，非古也。"天子五门，谓皋、库、雉、应、路，盖以重数，非横列五门。京徐亦知其误，而役已大兴，未知所出。其客或谓之曰："李华赋云：'复道双回，凤门五开。'是唐亦为五门。"京大喜，因得以藉口，穷极土木之工，改门名曰太极楼。或谓太极非美名，乃复曰宣德门，而改宣德郎为宣教郎。门成，王履道草诏，曰："阁道穹窿，两观骞翔于霄汉；阙庭神丽，十扉开辟于阴阳。"十扉，谓五门也。昔三门，惟乘舆自中门出入，若赐臣下旌节，则亦启中门而出，盖异礼也。至是，中门之左右二门，亦常扃锸。赐文臣旌节，则启左而出；赐武臣旌节，则启右而出。门虽极精丽，然气象乃更不及昔之宏壮也。

游外曾王父唐质肃公（介，字子方），忠言直节，备载国史。当南迁时，朝士多作送行诗。如李诚之所作《山字韵》一篇，及梅圣俞《书窜》固已盛传于世；谢景初师厚五篇，尤高妙，而世少知者，今见于此。"长蛇齿牙毒，谁使赤手捕。六月河破堤，捧块捍奔注。匹夫徒昭昭，天下皆慕顾。后世有至公，此计不为误。"其一。"木秀风所折，膏明自煎然。折固理之必，明性其可迁。趋向人各异，公议日月悬。开言死不测，喑噤贵且年。"其二。"郁郁炎海旁，气蒸雾露毒。得罪往投畀，未贷吭颈戮。彼心学圣贤，于义无不足。奈何触主威，未尝有是辱。"其三。"身任言责地，眼见公路埋。胡宁包心颜，践履天子阶。言出谪随至，吏送南海涯。一臣不足惜，喋喋狈与豺。"其四。"谏逐古今有，例为朝政疵。况与廊庙臣，世复恶其私。安危治乱迹，此事姑置之。倘未监谤者，失得何须悲。"其五。此诗可谓妙矣。黄鲁直自言得句法于师厚，岂虚语哉！又刘宏绝句数首，亦甚工。其警句云："黄茅苦露宜加意，莫累吾君杀谏臣。"其措意殆非常人可到也。先夫人尝言李诚之诗本云"未死奸谀骨已寒"，盖畏祸者避斥潞公也。然不知如此则句乃不工。

质肃公喜作诗，世所传者，惟《渡淮遇风》一篇耳。先夫人尝为游诵公《九日赠僧》小诗，云："今日是重阳，劳师访野堂。相逢又无语，篱下菊花黄。"

质肃公长子司谏公（淑问，字士宪），宣仁临朝，召为左司谏。同日，召苏黄门子由为右司谏，命下，公已殁矣。识者咨惜焉。绍圣流窜元祐大臣，范忠宣叹曰："□唐士宪、程伯淳不遽死，元祐之政，可以无憾，亦当□□今日之祸。"其为正人所推如此。

质肃公之第三子大夫公（嘉问，字显夫），亦以直名绍圣。初至京师，调官谒时相。相府接客有定数，数溢辄却之。公一日坐客次，闻门外有喧竞声，顷之，一人朱衣象笏，匍匐自门阈下入，盖以来暮，在数外，为典客不纳者也。问之，则尝为江淮郡守矣。公叹曰："士大夫汩丧廉耻，乃至是耶！"即拂衣径去，自此终身不求堂除，不谒执政，每官满，辄从吏部注合入阙以去。仕亦至远郡守，积官至朝奉大夫。

游之外王父奉议公（之问，字季实），质肃公季子，博学笃行，所交皆知名士，尤不喜进取，终身常为管库。钱穆父、吕原明皆深知之。宣仁山陵，钱公

以京尹为顿递使，奏公领汜水。顿中人往来如织，公一以法令共给之，非法，虽束刍不与。钱公亦为公危之，而公不恤也。黄鲁直以史事拘于陈留。或谓大臣且坐以谤讪先烈，置极典，虽亲戚不敢与通，公独自京师驰至陈留，谒之。比鲁直谪命下，公又调护其行，至衣袜茵被，皆出公家。陈无已客京师，食常不足，公分米给之者累岁。仕既不偶，又数以触当路，自免去。最后得监中岳庙而殁。过江后，士大夫惟吕居仁犹能道公言行，盖公与原明尤善也。

质肃公之父官师（拱），已有盛名。官师弟殿丞（揆），亦豪杰。在场屋，与孙汉公齐名，早登甲科，与寇莱公、丁晋公皆交旧，恃气不肯屈，终身州县。谢希深（绛）特铨荐之。始迁大理寺丞，以殿中丞致仕。

真淡先生（既，字潜亨），殿丞公之孙，以伯父质肃公任，为试将作监主簿，调巴县尉，弃官归江陵，遂不仕。自号真淡翁，所居曰藏拙堂、炙背庵。博通《六经》，尤精于《易》，亦颇好道家说。平生不服药，不昼卧，夏不持扇，冬不衣纩，虽燕私必庄坐。拱手日夜玩《易》，自谓了了见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非以意度之也。彭器资、邹至完皆师尊之，至为下拜。殁于元符庚辰岁。临终，洒扫道室，燕坐而逝。先生不甚著书，既殁，独有《春秋说》二卷、《易论》三卷行于世，门人魏倚等集其言为《说约》十卷。

舅氏处厚（恕）、居正（意），皆司谏公之子。崇宁末，群阉恣横，凌驾缙绅。二公皆仕州县，即相约弃官归乡里，杜门不复出。居正殁于宣和中，处厚南渡后，仕至徽猷阁待制。

政和中，朝廷已与女真通使。女真来，约我共灭契丹而分其地。大臣力主之，以为不及今与定要约，异时女真灭契丹，且与我邻奈何。或以访居正舅氏，居正为言曰："今与女真共蹙契丹，未必能得地也，而先弃信义，无以复御夷狄。况女真、契丹，胜负尚未决，万一契丹复振，能败女真，我海上结约之事，理无不知。一旦以大义责我，师直为壮，何以待之？若中道遽绝女真，亦未必能全契丹旧好，而徒又与女真交怨，皆非计也。为今之计，莫若厚礼重币以通女真，而书之大指则曰：'闻契丹得罪大国，兵久未解，本朝与契丹，有百年兄弟之好，不忍坐视。今欲与契丹议备封册建立大国，各捐细故，共图休息。若契丹车服、仪物有未备者，本朝当为相给。'又遣使告契丹曰：'闻女真连年侵犯未已，本朝念祖宗盟誓之重、兄弟急难之义，已自海道，遣使和解。又虑北朝和辑，女真或须金帛，欲先借岁币一二年者，亦惟命。'使契丹不忘其德我既深和好，当益坚使女真灭契丹，亦服中国礼义，易以怀柔，此边鄙百年无事之策也。"识者谓自通女真以来，或言当通，或言当绝，而绝无一人议论及此者，惜乎其不见用也。

唐子西庚晚自岭表归客荆州，与处厚、居正两舅氏游，因通谱为兄弟。其自荆州归蜀也，来别两公，而居正出，独见处厚，约复来卜邻，且留诗为别，曰："旧交零落半存亡，晚岁荆州得两唐。临别眼中无小谢，再来天外有他扬。预行后日诛茅地，要近先生避世墙。会与幽人数晨夕，安能结客少年场。"

居正舅氏精于史学，考验是非尤精审。有滁州《汉高祖庙碑阴记》，乃绍圣初所作，是时年尚少也。今具载于此。

> 滁之西曰丰山，其绝顶存有汉高帝庙。或云：汉诸将追项羽，道经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为高帝生日，远近毕集，荐殽觞焉。某尝从太守侍郎曾公祷雨于庙，因读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传，盖以五月十七日为高帝忌日。按：《汉书》：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五月丙寅葬长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岁，至汉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岁次丙午）。凡积一百九十一万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万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亿七百二十四万六千八百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日也，己酉，十七日乙丑，则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记汉初北平侯张苍所用《颛帝历》，晦朔、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于朔，而食于晦，则先一日矣，岂非丙寅乃当时十七日乎？不然，岁月久，而传之者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阴。绍圣二年五月旦日江陵唐某记。

记中所谓太守侍郎曾公者，即子开也。时盖坐修史事，谪于滁云（入《笔记》，讫）。

彦猷侍读（询），质肃公无服兄弟。吴越之末，唐氏有名渭者，从其王归朝，得为王官，出领归州刺史，遂居荆渚，质肃公之祖也。名涣者，留居钱塘，侍读之祖也。侍读平生酷好砚，甚爱红丝石，以为备砚之美，非端、歙可比。红丝者，侍读初得之青州山穴中，红黄相间，纹如缠丝，以分布满砚为尤贵。亦有如山峰、林木、花卉之状者，莹润而有芒，故宜墨而不损笔。石中往往自出膏液，与墨相和，落纸如纯漆，天下石无此奇也。每一作墨，旬日不乾。匣必用银，若用漆匣，则气液蒸润，未几辄败。然侍读言，自得石，才琢二十余砚，而山穴为崩崖所窒，遂不可复取。今世所有，皆山外顽石，徒窃其名耳。后人诋红丝砚，至以为但堪研朱及作投盆，盖徒见顽石窃名者，不足怪也（入《笔记》，讫）。

吕氏杂记

[宋]吕希哲撰　刘加夫整理

《吕氏杂记》二卷，北宋吕希哲（一〇三九——一一一六）撰。希哲字原明，父公著、祖夷简皆位至宰辅，故得以荫入仕。该书多记其家世旧闻及朝廷掌故，亦及政要轶闻，并可与史传相参。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卷　上

王圣美尝言："尧、舜、禹皆圣人也，而尧为先觉（此下疑脱"伊尹、汤皆圣人也，而伊尹为先觉"二句）。文、武、周公皆圣人也，而文王为先觉。舜、禹、汤、武王、周公待尧、伊尹、文王觉之而后觉者也。"

学有本末，循而下之至于末，循而上之至于本。洒扫应对进退，所以涵养浸润而至于道也，但恶夫画耳。

思而得至于无思，行而得至于无为，此所谓学而知之者也。《书》曰："思曰睿，睿作圣。"

吕与叔《〈中庸〉口义》"君子中庸"。此章总论《中庸》之大体。《中庸》之书，圣门学者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始卒不越乎此书。孔子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乎篇，故此书所论皆圣人之绪言，入德之大要也。

《中庸》"鬼神之为德"章。王圣美言："此章说至诚也，而胡先生以鬼神说之，似见处浅矣。"吕与叔《口义》亦言此章论诚之本。

《论语》"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易》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赐也闻一以知二，知之进也；回也闻一以知十，知之尽也。十，成数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易》曰："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

尧、舜，性者也，至俟命而已矣。汝洲云："尧、舜，性与道合者也。其于为善，则无意于为善也，如此然后与道合。汤、武则初未能尽合道，学而知之，反而至于此，然后为圣人。性之比圣人者，荀子之说也；湍水者，杨子之说也。"

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意必固我；既绝之后（有脱文）。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田明之尝曰："《诗》曰：'庶几夙夜以永终。'《誉经》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名誉不可以已也；但不可饰行以取名，曲意以避谤。与其有负于心而得誉，曷若直道受谤而无愧于心也？若使人受其谤而己取其誉，尤非君子长者之用心也。'"

学道之人当自检察今日以前所作不善，诚心忏悔，不可一向归罪先世。

祖孔子而宗孟轲，学之正也。苟异于此，皆学之不正也。

先致其所知然后修身，为功也易，盖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虽然，不免为小人也。先修其身然后求致其所知，其为功也难，盖有强力而行而所知未至者矣。虽然，不害为君子也。其所患者，诚身有道不明乎善，则有流而入于异于端者焉。知譬则目也，行譬则足也。

君子直道而行，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也。为学者，用力愈久则愈见其深。

言学者当习不动。初习不动，则但违其心，及人

之憎恶己，加之捶楚杀害，皆坚忍不动，久习自然不动矣。既不动则曰我不动也。

修身至于乐，修之至也，则乐生矣。和气熏蒸，戾气自消，烦虑定，心乃强。为学者须先得其要，闲邪然后能存其诚。

孰不为言，法言，言之长；孰不为行，□□，行之宗也。

二程之学以圣人为必可学而至而已，必欲学而至于圣人。横渠张子厚之学以行而不能使人化之，则所行未至也。徐仲车之学以诚为主。

张载字子厚，修德讲道，所居而化，教学于横渠，人谓之横渠先生。每至京师必从之问学焉。其弟张戬天祺亦能自立，予亦友之。

修己以正人谓之善政，修己以教人谓之善教，修己以化人谓之善化。以身化人者，吾见其人矣；以心化人者，未之见也。或问以身化人之人，曰："横渠张先生其人也。言忠信，行笃敬，闻其风者，从之游者，日迁善而不自知也。

胡安定先生自庆历中教学苏湖之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皇祐末，召先生为国子直讲，专管理太学数年，进天章阁侍讲兼学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及早有世誉者盛之侨、顾子敦临、吴元长孜辈分治职事久。孙莘老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稍从之。一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义指明白，众方大悦，然皆并立。不喜者谤议蜂起，先生偃然不顾也。强力不倦，以卒有立，迄今三十余年，循用其规不废时，高弟犹有不悦者，方之在湖学亦少屈矣。

吴坦求在太学时尝谒姜先生，先生时方闭门谢客。坦求从牖间窥之，见其俨然危坐，如对大宾，知其不为无人而辍也，遂师事之。

福建有陈烈季甫、周希孟公辟、郑闳中穆、陈襄述古穷经苦节，以古人相期，故当时有"四先生"之号。章望之表民作《四贤》传行于世。又其友人刘彝执中方佐胡安定先生兴学校于苏湖之间，及其归也，乡人谓之"五先生"，闻于天下。陈郑刘三君，吾皆从之问道焉。季甫、公辟未尝出乡里，故不得而识之。吾弱冠之年与纪常在太学时，王道粹学士、王才叔学士并誓来谒先生，且问贵游子弟之贤者。先生答："吕晦叔二子皆有父风。"二公即先生所，染刺欲相见，先生召吾二人者同坐于首善堂久之。安定先生之治学校，虽规矩备设而不尽用焉，而以德教为主。关中（案：此下原本阙文）。

纪常赋：好察尔言，虞舜其斯以为舜；不耻下问，孔文是以谓之文。

欧阳文忠公每为文既成，必屡自窜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为大文章则书而传之屋壁，出入观省之；至于尺牍单简，亦必立稿。其精审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传写讽诵，惟睹其天然成，莫究斧凿之迹也（曾于诸子学舍中与刘原父书，一书十数本）。

范中发言吟诗有二害：招悔吝，损心气。

予幼时有教学老人谓予曰："借书而与之，借人书而归之，二者皆痴也。"闻之便不喜其语。后观《颜氏家训》，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阙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乃知忠孝者如此。《诗》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语助之字若都无意义，然不可相易也，则其意义深矣、远矣。

污俗之溺人也，甚于渊水。以谢安之贤而不能自拔于流俗，况不及安者。

心术正者，虽遇不善之人、不善之政，不能化之使为恶也。心术不正者，虽遇至善，不能化之使为善也。是故择术不可不慎。正者吾心也，不正者非吾心也，习焉而已矣。静而观之，则吾心可见矣。

人固有一言而可以观之者。今世俗喜道"无好人"三字，此可以观其自处矣。孟子谓人皆可为尧、舜者，以无他焉，观于己而知之人。好言"无好人"三字，甚非也，是不知其祖父也，是不自知于其身也。孟子曰"尧舜与人同耳"，盖以己观之。

京师人有以金银缯锦实二箧，附放其相知，数年而死。彼人归诸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尝一言及此，且无契券之验，殆公之误也。"其人曰："我躬受之尔父，岂待契券与？汝必尝预闻哉。"两人相推，无敢当。其人持以白于官，时包孝肃公尹京兆，验究其实，断与子。世俗之说皆谓今人无复良心，唯有利耳。闻是二人之风，可以释一时之疑。

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其次不遇尧、舜、文王而不尽其材，多矣。虽有尧舜之政、尧舜之教、尧舜之化，或能变其心、易其虑，或止能革其面矣。圣人在上，革道已成，乃仅能小人革面，非圣人之罪也。所以陷溺其心者，其有浅深也。

既有斗，不可复剖也；既有衡，不可复折也。后世圣人因而为之法度禁约，期于使民不争而已矣。

《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书》称尧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记》曰："明明德于天下。"老子曰："报怨以德。"孔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盖孔子未尝师老子也。

伊尹之耕于有莘也，说之筑于傅岩也，太公之钓于渭水也，其于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竭其贤否也，明其在己而已矣。及乎得志，行乎天下，举而措之耳。

鸣条之事出于伊尹，牧野之事出于太公。伊尹，圣人也；太公，仁人也。《书》曰："伊尹相汤伐桀，武王伐殷。"又曰："惟尹暨汤，咸有一德。"汤曰："聿求元圣。"武曰："既获仁人。"（王介甫谓仁人者指微子）

或谓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为，信乎？曰：圣人之为人臣，尽臣道而已。

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伐纣，不听，不食周粟。此庄周寓言也。孔子言饿于首阳之下，孟子曰："伯夷辟纣耳，盗跖横行天下。"此庄周寓言也。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耳。"

《六韬》兼权尚数，谋利计功，战国阴谋之□，非出于太公也。

吕吉甫曰："德盛不狎侮。庄子乃不能克己复礼，如颜回所谓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程正叔曰："庄子若学佛而未至者。"

王圣美尝言："见介甫说老庄者，圣不足以言之。"

《曹子方言》："《列子》，伪书也。何以言也？其见于《庄子》者则甚善，其他则不足取，是以知之。"苏浩然谓刘向不足以知《列子》。《杨朱》、《力命》二篇，最其深者也，而谓非一家之言。

《庄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治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予以为不然。圣人以其所治身者以治国家天下。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皆不然也。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但刺屡盟为非。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但罪其覆诅盟，不以诅盟为非也。

周公之卜洛也，使曰："有德者易以兴，无德者易以亡。"周公岂预恐后王之无德者，而欲其易以亡乎？以为知其所以易亡，则不敢不修德也。

晋文公之伐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则兵之所入者遍一国矣。圣王之兵吊民伐罪，故无复仇之师，无逞欲之师，能以众正心于为民而已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曰："奚为后我？何施而得斯于民也？"

子犯恃表里山河，不如吴起之言在德也；其欲伐秦穆公，又不如文公之不背施也；谓子玉不可失，又不如先轸之言定人之谓礼也。然则何以为霸者之佐也？能以民未知信、未知义、未知礼为先务，谓师直为壮，曲为老，此其所以为霸者之佐也欤？然王者之佐如之何？勿杂而已矣。

旅泊三界，如晋公子重耳在诸国时，蜀先主在刘表处时，关侯在曹操处时。

七教者，父子有亲，兄弟有爱，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宾客有礼。

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百代所不易者。衣服之制，宫室之度，器皿之量，王者因时而损益之。故商因于夏礼，而有所不从也；周因于商礼，而有所不从也。为士者当从今王之礼。礼之本出于人情，圣人因而道之；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为之节文耳。

礼仪三百复三千，酬酢天机理必然。寒即加衣饥则食，孰为末节孰为先？

程正叔以为自洒扫应对以至赞天地之化育皆常道也。

子进云：圣人制祭祀之仪，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则人神之际往来有礼。制朝廷之仪，君南面，臣北向，则君臣之际往来有礼。

用牲于郊，牛二，天地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止祀社也。社不言配，则郊之二牛非祭配也。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谓如晋之参、宋之火、楚之江汉沮漳也。世人以往来宴会书问为徒费，曰："不若不讲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之意。人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礼乐相交接之道，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与。此其所以讲信修睦而免于争夺相杀之患者，常消祸于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言往来之不可以已也。《乡饮酒》曰："吾于乡饮而知王道

之易易。”言宴会之不可以已也。《吕氏》曰：“相接以礼让则不相侵陵。”言书问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祸福于未萌，而使民免于争夺相杀之患也。

竿牍请谒，君子所重，常人所轻，甚者至云可削而去之，盖未之思耳。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以有礼也，有礼则有交易。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扬子曰：“天地交万物生，人道交功勋成。”夫能交则相敬，相敬则无害，此谦让所以兴，而争夺相杀之祸不作，是以圣人重之。或曰：“今之所谓竿牍请谒者，徒以为文耳，而子重之，何也？”答曰：“圣人之教有由中出者，乐是也；有自外作者，礼是也。由中出者，其文见于外；自外作者，其情动乎内。始则见其文，终则既其实，其放小人也；始则革面，终则与之化矣，是教之也。虽未能化，不犹愈于直情而径行者欤？而子欲投鱼于渊，置猿于木乎？”

安定先生尝曰：“今人家以郑卫之乐教处女，于礼义无所取。郑卫之音导淫。”（此下似有脱文）

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后妻子伯封。后妻欲其子为世子，言于吉甫曰：“伯奇好妾，如不信，主上台观之。”乃取蜂去毒而置之衣领中，使伯奇掇之。吉甫见之，使让伯奇，伯奇投于河矣。（此下当有脱文）

曾点，圣人之所与，而书传被以不慈之名，盖出于寓言，非摭实也。

年均择贤，此语失之矣。兄弟，天伦也，先生一日即兄也。族人虽贵，不敢以贵加于父兄尊长。至于道路，则或先或后，不同行也。惟他人有当回避者。

吾家旧规：中表兄弟甥婿皆来，以长幼叙坐，唯妹婿则宾之。有年齿爵位之相远，则不尽然。

予少时诣见父执欧阳公、王荆公、司马温公。欧阳公拜则立扶之，既再拜但曰拜多，其慰抚之如子侄；及传达正献公语，则变容唯唯。见荆公、温公，皆先答拜，俟叙坐世契，然后扶之。

凡致仕官与人相接，许以闲居野服相见，可也。不为立法则郡县官不识去就者，责望于人多矣。京路致仕官率以野服接人，外郡多不敢以不识去就者多也。

又近日外郡公人闻新官受命，于申状后粘一小扁封启，长五寸，阔三四分，其中乃古启也，数十年来不复见矣。冬至朔望亦然。大要前辈作事周详，后辈作事多阔略。

皇祐年前，举人看谒，皆用封状，面所谒爵，其中细书云：乡贡进士姓某名某谨捧状诣客次，祗候某官，伏惟尊慈，俯赐鉴念，谨启。月日。乡贡进士某姓启。未得解者，称应乡贡进士举。四五年来，止用名条，又不论曾豫荐与不曾豫荐，皆单称进士。

凡妇人相见，虽贱必答拜。既当其主母拜，则其使令人拜，勿答焉可也。

姨之夫长于己者，拜之；少者，答拜焉可也。妻之兄长于己者，拜之；少者，答拜焉可也。

母之姊妹曰从母，妻之姊妹曰姨，今人称呼多混。

今人多唤妻之兄弟为舅，或是随其子之称也。称主母曰小娘子。（案此下疑有阙文）

近世儒者有戒妇人不油发，不涂面者。诗曰：“岂无膏沐”，自古而然。又有戒妇人不穿耳者，□□子天子之侍御不翦爪，不穿耳，则穿耳自古而然，但不务于姿耳。

主上诣寺观，至佛天尊像前，皆拜。问之耆旧，云：“自仁宗至今，四世如此，其前不知也。”

宋明道元年十月，改崇政殿曰紫宸殿，长春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仪，会庆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庆殿曰福宁，崇徽殿曰宝慈，天和殿曰观文。二年十二月，改天安殿曰大庆，端明殿曰延和。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命内使王晋锡作崇政、垂拱二殿，移诸司屋宇，共一百四十七间。

昔日中书为东府，密院为西府，又谓之两府。熙宁中始起东西府为廨舍，中书居东位，密院居西位。

太宗观飞白书以榜学士之厅事曰“玉堂之院”，言此乃玉堂学士所居之院也。如唐制，天子居集贤殿而学士等官居集贤殿后书院，止谓之集贤院也。今便谓学士所居厅事为玉堂者，误也。

元祐初，以苏子瞻为直舍人院。有司检举，自官制行，舍人院废。今舍人职事乃在中书后省，于是改权中书舍人，遂为故事。

元丰官制：中书取旨，门下省封驳，尚书省奉行，未始相干也。元祐初，始令凡取旨事，三省同上，进归本省，各依官制奉行，从正献公之请也。

参知政事与副枢虽为一等，然自副枢改参政为迁

转。虽自知院除参政亦为任用，其或别以缘故。自参政改副枢者须还官，惟庆历六年吴育自参知政事以本官改枢密副使。嘉祐元年，给事中参知政事程戡以宰相文潞公亲转两官，为户侍、副枢。

昭陵中年以后，签书同签书枢密院事，未全得执政官事体。熙宁中，王介甫欲用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都承旨曾孝宽为副枢，裕陵不许。坚请之，乃以为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令所司尽用执政事体，然犹班在宣徽南院使王君贶拱辰之下。时王御仙花带，不佩鱼；曾方团，带佩鱼（□例：签书只御仙花带，不佩鱼）。

三司或为一使，或分三使，自唐历五代、国初以来，沿革不定，前贤记之详矣。咸平六年，并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以寇莱公准为使，自后不复改。凡天下应干财赋事，皆主之。元丰改官制，以财赋归户部，修造归工部，衙司前归都官，衙官帐目归比部，河渠归水部。后致府库隳毁，失坏官物。虽归户部尚书省之责，然工部不以时检计，都官不以时差监役吏人。元祐时遂令应干财赋事皆关户部尚书，尚书厅司之，侍郎以下不预。

国家之制：宰相拜罢皆降麻；枢密使除拜则降麻，罢唯降制而已。韩魏公自节度使为三司使，降麻，时方议大任而未也，故以为特恩。孙文懿抃为御史中丞，弹纠其失。后冯当世罢枢密使，降麻，以枢密不复置使，亦以为特恩也。又丁晋公罢相之时，止降制以责之，忽从中出，直院不及。知三事皆循故事。

本朝枢密直学士序禄赐视阁学士，今与阁直学士同位诸行侍郎。枢□直学士呼“密学”，未改前阶。官至谏议大夫者呼“密谏”，转给事中即呼“密学”。

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正言，只许辅弼上德，其政事得失、人材可否，唯御史台官得言。元祐初方许谏官依台官言事。

本朝置通进银台封驳司，以侍从官知司，盖给事中之职也。然旧制止出纳文书而已。嘉祐中何郯圣从以待制领此职，诏令有不便者辄封还之。仁宗嘉其尽职，皆从之，自此始为故事。

英宗自藩邸入承大统，患宗室子孙教率无素，乃诏近臣荐经行修明可以为人师表者，增至讲读大小学教授二十余员，以分教之。又诏娶宗室女补官者，许应进士举，其文臣子孙，并与文资焉。

熙宁中，内出玉带垂金鱼以宠岐、嘉二王。神宗又令工琢玉鱼袋，数年然后成，以赐二王。

旧制：执政见任赐笏头带，亲王使相及武臣任枢府，皆止赐荔枝带（俗号球文为笏头，御仙花为荔枝。朝省文书亦多从俗焉）。

旧制：自差除待制即赐银绯。昭陵晚年，张友正除待诏，赐银绯，寻出补外，六年还朝。一日宴，从官班张下者皆金紫。上问之，有司以答，遂赐金紫。

旧制：自差除知制诰即赐银绯。熙宁中，许门下冲元将著绿，除知制诰赐银绯。王介甫以手柬问宋次道敏求云：“知制诰有著绯者否?”宋答云：“先公除知制诰赐银绯。”盖言先献公绶也，遂许赐银绯。元丰末年，蔡元长、王子发皆自著绿除中书舍人，赐银绯。元祐年中，刘器之著绿除右议谏大夫，至绍圣中叶涛著绿除中书舍人。时章子厚为相，以从官银绯为元祐故事，乃赐金紫，迄今为例。

卷下

李文靖公沆为相时，真庙尝夜遣使持手诏，问欲以某氏为贵妃如何。文靖对使者引烛焚诏，口附奏曰：“但道沆以为不可。”其事遂寝。《书》曰：“成王畏相。”其此之谓乎?

文靖公尹京时，梁丞相适为掾属，公语诸子：“梁君异日必为辅相。”问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于廷下，皆有自耻之色。独适容貌自若，以此知之。”凡公所以得士，皆以器度观之，而世俗不知者，谓得学堂相法，盖家世无传焉。

赵元昊反，有诏削职在身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斩首者，即以为节度使，仍赐万贯文。靖公时在大名，闻之惊曰：“谋之误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镇叛命，如此诰誓则有之矣，非所以御外夷也。万一反有不逊之言，得无损国体乎?”朝廷方改之，已闻有指斥之词矣。

文靖公往尝游越州，有诗曰：“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

文靖公三入中书后有诗曰：“政事堂前花盛开，去年春色又重来。主人虽在花应笑，鬓似秋霜心似灰。”（二篇盛传于世，而传写多误）

李宫保初退居，眼犹未甚昏，大书终制以示子孙于无请谥，下书二联曰：“加之恶号重为子孙之羞，

假以美名亦无功德可称。"

寇莱公准知开封府，张给事佖判三司都勾院。真宗欲用佖为三司使，辞以不能。帝曰："谁能之?"曰："理财之任，举朝未见其人。姑取名望可以压人，则寇准可。"乃以寇为三司使知开封府。张亦卒不拜命。

真庙时，林逋隐居钱塘，累召不至，临死为诗曰："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先是古人诗云："茂陵遗稿惟封禅，始信相如死不忠。"

苏丞相言天圣中许公为东参，言者言交趾以七十艘载兵就朱崖迎丁谓。朝廷颇动，乃召侍禁杨宏押内臣于彼，体谅其实，便欲除去之。召宏至政事堂，左相问："交阯迎丁谓事，天使知之否?"宏对："外人亦传闻，不知其实。"左相云："朝廷之意，深忧其为变。天使当体朝廷之意，无使至于乱也。"宏罔知所措。右相无语，将退。许公曰："分厅后却请天使略到某本厅。"宏到，许公谕以朝廷遣使去，只为有人上变，故专遣使按验，欲知真妄。"天使到彼，但据实事驰报朝廷。丁公虽得罪，然是旧相，若无他事故，不得辄惊动之。"宏意方释然。宏既过海，了无一事。时言者以时相有仇，欲希旨倾之耳。朝廷亦以宏所按问为信，盖苏公亲得之宏云。

宋元宪尝奏事而宽带，误坠文书数纸于地，不顾而行。仁宗呼内侍臣拾以与之。议者谓仁宗有人君体，宋公得大臣体。

田宣简公况为三司使，时人目为"照天腊烛"，以其明见物情也。杨宣懿公察继其任，誉不减田公，人目之为"水晶灯笼"。

庆历中，蔡君谟自福建转运使召为谏官。时王逵知福作诗送行，不记其破题，后六句云："好将公道口，去沃圣君心。民困鱼思水，兵骄隼在林。天涯一樽酒，不为别离斟。"

翰林王状元灏丱角时，从其父至官府。毕相士安时为郡官，见其有异于人，又定目看便厅上书字，问其父曰："此子亦读书耶?"曰："亦令就学。"又问曾学属对否？曰："其师尝教之，但某不知其能否。"乃指壁间字曰："此有一句诗无人对得，曰：鹦鹉能言争似凤。"灏应声曰："蜘蛛虽巧不如蚕。"毕相大惊异，延之家塾，自教养之，卒成大名。

魏公之官浙西也，马少保亮为两浙转运使，因公事过公而见文靖。马少保好相人，见文靖公，大奇之，欲妻以女。其夫人怒曰："公常贵此女，奈何欲与黄面措大耶?"马少保曰："是非而所知。"卒嫁之，是为秦国夫人。及文靖拜参知政事，马 夫人得见之。后马少保作八座，文靖已拜相矣。

吕文靖公，少保亮婿也。文靖甚贫，马夫人使密置银二笏于卧内，文靖视之如无物也。他日取去，亦不问。马公益器重之，曰："吕郎必作太平宰相。"后亲见其登庸。

魏舒上寇莱公诗云："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莱公既南贬，所过关津驿舍，皆题于窗壁。

吕文靖公薨，侍读公主家政，族人游东园，正献为诗曰："桃溪不减旧，华萼又经春。"后惠穆公又游东园，为诗曰："今岁春光还婉娩，故时宾从亦萧条。"

正献公守颍时，赵康靖公概自宋访欧阳公于颍，与公二人会燕于欧阳公第，因名其堂曰"会老"。后公守河阳，司马文正公、范忠文公自洛来访，因名所馆曰"礼贤"。是二会皆有歌诗乐语盛传于世。范淳夫寄诗纪其事曰："会老名堂清颍上，礼贤开馆大河滨。"苏子瞻《和欧阳少师韵》:"一时冠盖尽严终（次曰严助，终军二子皆少年之贵），旧德年来岂易逢。闻道堂中延盖叟（缜曹参为齐相，尝避正寝以延盖公），定应床下拜梁松（汉马援有疾，梁松候之床下，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蠹鱼自洒开箱箧（缜《世说》郝隆以七月七日晒书），科斗尝收古鼎钟（科斗详见《石鼓诗》。汪子仁谓欧阳公收古鼎钟铭刻最多，见《集古目录》）。我欲弃官重问道，寸莛何以得春容（缜东朔方《答客难》言："以莛撞钟，岂能发其音声?"韩诗："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莛撞巨钟。"援《礼记·学记》"待其从容，然后能尽其声。"注云："从读若戈舂之舂"）。"

嘉祐中正献公言："君子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王介甫之衣冠不整，亦一大病。"

正献公守颍日，尝骑马出渡桥，将至岸而桥坏，略无所伤。后数年人稍知之，皆云骑马渡桥也。然家僚吏多，多不知。子进一日侍，语及之，问："信有之否?"公曰："然以语邢和叔。"和叔曰："桥坏而神色不动，未为难也。能不为人言，此其难耳。"

韩忠献公治平中请退表曰："廊庙之言，有愧负薪之语；功名之减，难谐治郡之时。"又表曰："方今论道岩廊，悉皋夔之旧德；宣威藩屏，皆方召之杰材；至于侍从之臣，咸富经纶之业。"欧阳文忠公请退表曰："居常碌碌，曾莫异于片言；一有纷纷，遂

独当于众怒。”

富文忠公之入相也，杨宣懿公为承旨当察直，其制曰：“上以对宗庙之灵，下以酬士民之望。”明年以水灾求去，欧阳公在翰林为批答曰：“朕惟宰辅之司，朝廷所系。职或非称，势固易摇。比以连年厌于屡易，戒用人之匆审，致厥位之靡安。故于图任之初，尤极精求之意。而议者谓卿有天下之誉，庆朕得非常之才，岂惟断不惑于朕心，抑亦慰久郁之人望，则朕之用卿者至矣，乡之自待者如何？方沃嘉猷，遽形退让，岂廊庙之崇贵重者其忧难任，富贵之至位高者则虑易危耶？朕尝历考往昔之人，其于进退之际，过计而全图者，未必无患；忘身而殉国者，固多令名。惟尔之明，必知所择。”富公与韩公并相位久之，又求去。欧公复为批答曰：“至于一二之臣，是为同德。下逮众人之论，曾无间然。方将甄叙贤愚，修明法度，务究本根而更洽，不为岁月之近功。期于有成，兹乃予意。”近世诏答之绝笔也。

神宗初，陈旸叔在枢府，求郡以便养亲，正献公时在翰林，作答诏云：“退食委蛇，自足荣于就养。”旸叔不悦，盖惑於郑说，以为讥也。谓惠穆公曰：“犹自不退食已尔。”公乃别准备一诏云：“虽枋臣光宠之异，足以显亲；唯上国甘珍之多，尤宜就养。”盖补成前诏之义也。未及用而旸叔得请外补。

范、富、韩三公自为侍从时，天下皆称为公。

先公每至岁首，令诸子各自言新年所进益。

治平中，李常公择数与朋友言：“吕蔡州未尝闻其疾声，见其遽色，亦未草书，学者当师慕之。其后唯范纯父如此。”先公时知蔡州。欧阳公答先公书曰：“修行能素薄，仰慕清德，梦寐之勤，自谓终身不可跂及。唯得托附高名，以见后世。”

荥阳公尝曰：“吾尝夜而计过，然自闲居来，尝自省己，颇无过事。”又曰：“吾读《荀子·非相篇》，然后知有相术也；吾读韩氏《谢自然》诗，然后知有神仙也。予生五十有三年，苟欲极富贵之乐事，穷山水之胜游，岂惟心力已有所不逮，於残年晚日铺排亦不能矣。若汲汲为善，则亦未晚。要无虚日云耳。”

惠穆公辅政，以荐士为先务，其所荐达，后多显于朝廷。尝上《荐贤书》于英宗曰：“自倾心膂，徒殚报国之小忠；广致贤能，始尽事君之大义。”

正献尝荐士于朝，后不如所称，公以为恨。程伯淳曰：“宁可受人欺，不可易吾好贤之心。”

晏元献殊喜荐士，其得人为多。其亡也，范忠文镇为挽辞曰：“平生欲报国，所为是知人。”

行父兄尝题壁云：“但畏贤者之议论，不顾小人之是非。”

范蜀公自为《杂乐参考书传》，躬亲砻错型范之事，亦已劳矣，费私财亦数千计，逾年然后成。然其磬声响不发者，乃取石于阳翟县山中为之。计太常有泗滨磬璞，山积而人不知也。使蜀公平日请之朝廷，必不惜也。

张康节公升长宪府，甚有直声。常对正献公言：“中丞亦不难作。”但众人以为不是者，与他言耳。

熙宁时，刘经为《大学颂》曰：“有四大儒，越出古今，王氏父子，吕氏兄弟。”荆公闻之，怒曰：“我四分中只得一分。”

熙宁初，吴冲卿问王介甫：“若见吴江小龙，怕耶？不怕耶？”介甫曰：“亦怕亦不怕。若不怕，无以与民同患；若怕，无以退藏于密。”

王荆公以《经义》成，自吏部尚书平章事迁左仆射门下侍郎，其子元泽雱以预修撰，亦自天章阁待制迁龙图阁学士。元少保厚之绛时参知政事，作贺诗曰：“诏书朝下未央宫，上相新兼左相雄。一代元勋金石上，三经高义日星中。陈前舆服加桓传，拜后金珠有鲁公。东阁故人心倍喜，白头扶病咏烝崧。”然元泽坚辞，竟不拜命，依前待制，荆公知江宁故也。

王韶既取熙河，裕陵亲解玉带赐王荆公。元厚之作诗贺曰：“谁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王荆公在翰林兼修实录，一日以诗题实录院壁云：“御柳新黄染旧条，宫沟薄冻未全消。不知人世春多少，先看天边北斗杓。”不数日遂参知政事。既参知政，作《商鞅》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国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自此遂拜相。后罢相，作观文殿，知江宁府。有诗云：“投老归来一幅巾，尚私宠录被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且与龟鱼作主人。”其子元泽待制，和云：“直须自到池边放，今世仍多郑楼人。”盖指吕吉甫也。其后荆公再入相，吉甫自参知政事以本官知陈州。荆公为相既久，时吴正宪冲卿充为枢密使，裕陵每于诸公进呈罢，多留吴独与之语。荆公作诗云：“穰侯老擅关中事，常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不久吴遂代荆公作相。荆公既罢相，辞使相，判江宁府，复以大观文领集禧观使，仍居金陵，作诗云：“乞得胶胶扰扰身，五湖烟雨替风尘。只将凫雁同为侣，不与龟鱼作主人。”又作诗云：“偶向松间觅

旧题，野人休颂《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义，猿鹤从来自不知。”又作《谢公墩》诗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时陈和叔内翰绎知江宁府，就使衙作会召。荆公不喜，辞之以诗云：“只喜往来相邂逅，却嫌招唤苦丁宁。”其后东坡自黄州归由金陵，荆公路见之，大喜，与之出游，因赠之诗。坡依韵和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思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至元祐元年春，荆公病笃，作诗云：“老年无欣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流芳在须臾，吾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可望忘。”数日遂薨。

荆公熙宁、元丰间既闲居，多骑驴游肆山水间，宾朋至者亦给一驴。苏子瞻诗所谓“骑驴渺渺入荒陂”是也。后好乘江州车，坐其一箱，其相对一箱不可虚，苟无宾朋，则使村仆坐马共载而行，其真率如此。

温公熙宁三年辞枢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兴路安抚使迁京西北路安抚使，又辞不受。请西京闲局留台，许之。优游多暇，访求河南境内佳山水处，凡目之所睹，足之所历，穷尽幽胜之处。十数年间，倦于登览，于是乃与楚正叔通议、王安之朝议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馔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文潞公时以太尉守洛，求欲附名于其间，温公为其显，勿纳也。一日潞公伺其会，戒厨中具盛馔，直为往造焉。温公笑而延之，戏曰：“俗却此会矣。”相与欢饮，夜分而散，亦一时之盛事（亦曰平会）。温公后与人曰：“吾□知不合放此老入来。”

章子厚尝言释氏戒妄语事，司马君实曰：“妄语莫大于释氏，神通变化之事在理必无，而释氏昌言之，非妄语而何?”

司马温公卒，门人或欲遗表申入谏语。程正叔曰：“此公平生来未尝欺人，可死后欺君乎?”

欧阳公居颍，日与正献公及刘敞原甫、魏广晋道、焦千之伯强、王回深甫、徐无逸从道，七人会于星聚堂。分题赋诗，得“瘿木壶”，其诗曰：“天地产众材，任材谓之智。栋桷与楹杙，小大无有弃。方者以矩度，圆者中规制。嗟尔木之瘿，何异肉有赘。生成臃肿姿，赋象难取类。绳栝所不施，钩绳为尔废。大匠睨而往，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终不朽器。刳剔虚其中，朱漆为之外。鄰浆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牺象非不珍，金罍岂不贵。设之于楹阶，十目肯注视。幸因左右容，及见为奇异。人之于才性，夫岂远□是。性虽有不善，在教之揉励。才无不可用，由上所措置。饰陋就其长，皆得为良士。执一以废百，众工何由备。是唯圣人心，能通天下志。”识者于是知公有辅相之器。

初，欧阳文忠公举苏子瞻、沈文通举苏子由应制科，兄弟皆中选。时介甫知制诰，以子由对策专攻上身，及后宫封还词头，乃谕文通为之词曰：“虽文彩未极，□贯靡究，朕知可谓爱君矣。”盖文与介甫意正相反。子由谢启云：“古之所谓乡原者，今之所谓中庸常行之行；古之所谓忠告者，今之所谓狂狷不逊之徒。”又云：“欲自守以为是则见非者，皆当世之望人；欲自讼以为非则所守者，亦古人之常节。”

欧阳公在翰林日建言：谶纬之书，浅俗诬怪，悖经妨道，凡诸书及传疏所引，请一切削去之，以无误后学。仁宗命国子学官取诸经及正义所引谶纬之说，逐旋写录奏上。时执政者不甚主张之，事竟不行。

滕元发知郓州，欧阳公经过，自作口号，有两句：“韩愈文章名一代，霍光事业冠三军。”（时魏公犹在）

王乐道陶，裕陵之初，自御史中丞罢为枢密直学士，知陈州，郁郁不得志。先是，乐道尝为颍府及东宫官长，践阼之初，上章言：当用某人为某官，某人为某官；唯阙集贤相，盖以自处也。至是诗云：“本自储王羽翼客，今为天子腹心人。”又诗云：“杀吾贤相嗟何及，负此良朋叹已迟。”及至陈州，《谢上表》云：“诚欲尊奖主威，收还君柄，六乡绝分晋之祸，三家无弱鲁之强。”又言：“方幸君幼之足陵，岂思天戒之可畏。”又云：“唯是真宗久病，丁谓弄权，已去复留，异时同恶。”又云：“攀附旧僚翻作吠尧之犬，选擢新进皆为媚灶之人。”

熙宁七年，吕吉甫为翰林，进《端午门帖子》曰：“虚心清暑殿，预戒一阴生。”盖意有所指也。

邵尧夫雍居洛下三十年而乐圣人之道焉。予屡造其隐居，尧夫言以未尝皱眉为自得。

熙宁末，王元泽作待制，程公逊诗曰：“润色圣猷双孔子，裁成天下两周公。”

西台王大成称左司云：“堂堂君子貌，落落大臣形。”丰夫与左司书云：“反本还原已深明于自己，入神致用将博济于明时。”

刘仲逢之为郎也，缘修条事以檄召三帅。帅不肯来，封檄闻上。上使中黄门赐手札曰：“朝廷待遇三

帅，亚于二府，是何小臣辄敢呼召？"

嘉定中，朝廷患榷货务支百官诸军月俸不继，命从官二人计度事。其二人者，以禁帑有滞，货久不发，乃奏大损其价以售民。数日之间，用度以给，人皆以为善。独三司老吏非之，众不谕也。既而榷货常日所入甚亏缩，适与所得数合。盖商贾所持钱本有常数，利其贱者则常所卖者无钱以售，理自然也。

治平初，某监药密库出黄蘗供染纸处，其色甚鲜。近闻乃以红花退水染纸，纸甘蠹聚，当益速坏矣。

王嗣宗真宗朝守邠州，旧有狐王庙，相传能与人为祸。福州人畏事之，岁时祭祀祈祷不敢少怠，至不敢道胡字。嗣宗至郡，集诸邑猎户，得百余人，以甲兵围其庙，薰灌其穴，杀百余狐。或云有大狐从白光中逸去，其妖遂息。后人有复为立庙者，则寂然无灵矣。嗣宗后帅长安。处士种放，人主所礼，每帅守至，辄面教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责数嗣宗，声色甚厉。嗣宗怒，以手批其颊。先是，真宗有敕书令种放有章奏即付驿，欲使即乘驿。放乘驿，诉于上前。上特于嵩山阳置书院以处之，而不加罪嗣宗。去郡，有人送诗曰："终南处士威风减，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归告其子孙曰："吾死，更无为碑记，但刻此诗于石，立于墓傍，其为荣也多矣。"

皇祐中，张尧佐为三司使。时尧佐兄女贵妃有宠。言事官王举正、包拯、唐介等言："尧佐，妃之族叔，以恩泽进陛下，富之可也，贵之可也，然不可任以政事。"仁宗特为诏："自今后、妃之家及尚主者不得与政。"迄今为故事。贵妃卒，赠温成皇后。欧阳公为学士，立春，进门帖子，其《温成阁》诗曰："内助从来上所嘉，新春不忍见新花。君王念旧怜遗族，常使无权保厥家。"

何郯《上仁宗论张尧佐不可进处二府》："臣伏见三司使礼部侍郎张尧佐庆历六年冬从开州来，是时犹作南宫散郎，自顷至今，不五六年间，遂历尽要近，乃尹京邑及司籍。计缘尧佐虽由进士登第，历官无他过，然骤被宠用，人情皆以止缘后宫之亲，非复以才能许之。况三司使位望任使为二府之亚，跂步便至。今尧佐充三司使已逾年，若大飨记事，众议谓陛下以酬劳为名，必当进用尧佐在两府。果如众议，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争。当是之时，陛下欲决用尧佐则黜言者，听用言者即顷刻罢尧佐。酌之两途，必难并立。然用尧佐而黜言者则累德，听言者而罢尧佐则伤恩。累德则损归圣躬，伤恩则怨起近戚。欲圣躬无所损，外戚无所怨，莫如富贵尧佐而不假之以权，如李用和处之，正得宜也。前古近戚成败之间，其鉴不远。崇宠过当则不免祸咎，抑损得所则必能安全。祸咎安全不唯其家系之，抑亦国随而兴衰也。此书传所载，不可悉数。陛下聪明，固宜监观往事以为社稷之计。前岁陛下备礼，册命贵妃，外廷纷纭，已有物议。然臣当时未尝论列者，盖以天子列嫔妃之位，明有典章，若不干预政事，置亦无害。今用尧佐至三司使，已是预政事，况于进处二府，则天下之议当以为如何？尧佐进用与否，固亦未测陛下之意，然而已进用而后言，纵能追罢，在人臣颇获直名，于陛下已损盛德。固莫若先事而言，冀陛下审处其事，使无过差，则君臣上下之道两得之矣。臣以言责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廷大体及大奸大蠹，无不论列，蒙陛下多赐采纳。今以亲老方将外补，唯于尧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建一言，则异时臣负怀情不尽之责，故于将行不敢默默而复布腹心焉。伏望陛下幸采臣章，俯从公议，不徇一时之爱，以全千古之名，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载德之美盛。与夫宠一人而失天下之心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包拯《上仁宗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状》："臣伏观张尧佐优异之恩，无有其比。窃以尧佐素乏材能，徒以夤缘后宫，侥幸骤进。国家计府须材以办经费，尧佐猥尸其职，中外咸谓非据。近者台谏继有论列，陛下虽罢其任使，而复加崇宠，转逾于前，并授四使，又赐二子科名。贤愚一词，无不嗟骇。夫爵赏名数，天下之公器，不当以后宫疏戚庸常之材过授宠渥，使忠臣义士无所激劝。且尧佐居职，物论纷纭，固当引分辞避而晏然恃赖，曾无一言自陈，叨窃居位，日觊大用及异恩。既出复托以假告，未即只受其意尚。若不足继有，邀求不虞，君命莫甚于此者。昔汉帝时，冯野王以昭仪之兄在位，多举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戚。'本朝太宗皇帝孙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盖保全后宫戚属，不令事势僭盛以取颠覆。伏望陛下远鉴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圣范，追取尧佐新命，除以一郡以熄中外之议。伏以陛下临驭以来，孜孜勤政，无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损圣明。若滥赏必行，则朝纲威柄由此堕紊。四方骇任人之失，二鄙萌轻国之心。臣方叨司宪，适睹除命事干国体，不敢缄默。望圣慈开纳，速降指挥。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罢臣宪司，出补远郡。"

元符二年八月丙申，宣吕惠卿移镇制，章子厚诣文德押麻，询许、蔡二公云："夔连三日留身，又留三劄子，莫是荐士否？"冲元笑云："必是大差除。"元度云："非也。"是日乃刘后满月。九月丙午，召学士蒋之奇，入见，上指曰："座后文字付之奇立贤妃刘氏。"之奇奏云："封建妃嫔、诸王，皆中书具熟状付学士院，唯拜相则面受诏旨。此不知是何文字？"上云："此皇太后所降手诏，亦不必进熟状，只依此批旨。"之奇乃启封，云："皇帝所咨近臣请建中宫

事，刘贤妃柔明懿淑，德冠后宫，诞育元良，为宗庙万世之福。今中宫将建，非斯人其谁可当？所宜备举典册，以正位号。"之奇读讫，乃批云："九月七日内东门面奉圣旨，贤妃刘氏可立为皇后，以今月八日降旨处分。"元符三年上皇践阼，长乐垂帘，有诏命蒋枢密进入所降诏书。长乐乃云："初并不知，验得乃是内侍刘友端书写。"宰执方相顾询问，章子厚遽云："是惇进入，先帝云已得两宫旨令撰，大意云：非斯人谁可当。莫不指其大意否？"卞云："且不知有此因依。"之奇云："当时只道东朝语，故著之麻。"询论及帘前，太母闻惇自认草，再三嗟叹云："当初将谓刘友端稍亲文墨，恐友端所撰，即不知是相公做。"之奇云："惇更不成人，无可议者。"惇略无作色。

元符二年九月八日，降制册贤妃刘氏为后，择二十七日发册。正言邹浩自试院中出，乃以二十五日上殿论册后事不当。是日批，出邹浩勒停新州羁管，仍令开封府即日差人押出门。二十六日习仪殿庐中，批付三省，以吕嘉问举官不当，削一职，展三年磨勘。已而御史左肤论开封迟留浩不即日出城，又于城外蟠留累日。下嘉问状，又送御史台，令原差人具析有何人祖送浩者。上至面谕辅国云："士大夫有易服自别门出往劳送之者，而所差人不能尽职，往还之人日盛。"安惇又乞根治，遂送御史台制勘，悉得姓名。都讲王回乃吏部尚书叶祖洽所荐，与浩最为密熟，首就逮系至台中。诘之，乃能诵浩所上章千余言。安惇等上章以为回尝预谋，先削籍编置。余出谒者皆冲替，有赠遗者皆追官勒停，唯举人罚金。蒋之奇、吕嘉问、叶祖洽尝通简，皆落职小郡。未几又摄浩弟沼就台诘之，得朱绂、傅楫辈尝赆以金者，亦皆追停。都水使者曾孝广又以张商英曾对己言："邹浩立如此大名节，岂肯要人物？"遂申尚书省陈告。崇政殿说书周种尝对馆阁方天若称浩曰"难。"天若以告蔡京，京以上闻，种、天若皆贬。右丞黄履引刘禹锡、唐介等，欲徙之内地，罢政守亳州。国子祭酒周尝对客称终是好人，贬郴州监酒。又朝奉郎监进奏院曾诚素与浩友善，诚乃嘉问婿，浩本诚所引，亦送部与外任差遣。已而又遣广西漕臣钟正甫就勘问浩于新州，除已施行之人外，更有馈遗者否，未报而哲庙遗制已下矣。

元祐垂帘故事：中书密院赴内东门，以次覆奏。元符末，上皇践阼，钦圣垂帘，章惇恐独对陈其误国本末，遂呼尚书省礼房出劄子云："内东门覆奏须同奏，乃太常所定。"三省密院得旨，依乾兴中丁谓欲独奏事，众以为不可。此乃故事。西府云："密院独班于帘前奏未决，岂可不商量后便如此定？"蔡卞云："须检故事，要是密院乃以先定三省密院同奏事。"皇太后以与故事不同，令本房以贴子问三省门下云："不知原改，因以尚书省，但检坐故事回报。"中书云："请问太常寺。"遂下太常寺，答云："蒙门下相公指挥，改覆字作同字。"既呈上，云："三省亦呈来云：枢密院于帘前独班奏事，固自以为未安，然于皇太后礼数有所贬损，既不曾与同列商量，又不曾面奏取旨，只暗地谕太常寺改覆奏作同，以此不收不理会。"太母云："这里也不争，却是他朝廷事体，合改正须改正。"遂依故事改正，作以次覆奏。卞云："章惇岂但此事不商量，于定宗庙社稷大计，亦不与众人商量便启口，众莫敢异。"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忽中批太常博士范致虚除右正言。是时蔡京犹以宫祠居钱塘，举朝莫知所自。盖范氏兄弟素与左阶道录徐知常相善，皆建阳人，亦霈中表。知常出入温成张后家，上皇践阼，内中张贤妃进御侍王氏，首见亲幸，张妃盖温成侄也。知常既因缘张门知名禁中，又以符水有效于元符，殿中黄冠之盛自知常始。致虚乃因知常达姓名于元符，且道其平日趋向，以非相蔡京不足有为。时宫禁宦官合为一辞以引京，外廷自宰执而下，拒之方众。忽得一致虚，遂丞用之，以示好恶，故有是命。致虚就职未久，乃乞收用。安惇《蹇序辰疏》云："二臣之罪不除，则两朝之谤终在外廷。不知结缔已深，如吴材、王能甫皆致虚所引，犹欲痛贬致虚。"上虽黾勉从之，出为郢州通判，寻复以起居舍人召矣。

邓洵武本蔡卞所引，元符末，卞去位，乃附蔡京。韩、李当国，自右史移少常。建中靖国六月，洵武进一《爱莫助之图》，谓主上方绍述先志，朝中无人助者。其图大抵如史书年表，列为旁通，分左右，序中立，其目自宰执、侍从、台谏、郎官、寺监、馆阁、学校，分为七隔，左曰绍述，右曰元祐，左序每隔三数人，宰执但温益一人而已。右序自宰执而下举朝士大夫皆在其间，又于左序别立一名，用小贴子，已揭去。其下注云："若欲绍述先烈，非相斯人不可。"出付温益，乃欣然奉行，乞籍记异论之人。于是上决意用京，时事自此变矣。

龙昌期少时为僧，尝上朱台符诗曰："先砚书名纸，磨钱掷卦爻。侯门千万仞，应许老僧敲。"台符爱其材，劝之业儒。昌期博极群书，而议论怪僻。蜀人张公祐之徒、知名士皆师事之，其徒甚众。文潞公荐于朝，得官。仁宗诏给笔札，令进所撰经义。嘉祐书成，诣阙上进，赐五品服及金帛。其书谓："诗无比兴，如鸳鸯者，遂仰也。"大率如此。又以周公为周之贼，于是台谏交攻。昌期自诣登闻鼓院，还纳所赐，听之（景纯家兄时判鼓院，今国史但言以人言追夺，误也）。昌期过洛，□潞公责其不能为己辩明。潞公曰："朝廷方崇尚周孔之教而先生非之，故至此耳。"昌期曰："某何尝非孔子，但非周公耳。"潞公曰："亦足矣。"

正献守颍时，有诚大士在湖西荐福院讲《华严经》。颍倅张隐之比部喜内学，旧与诚游。一日诚为素馔，召隐之。公闻之，使人语诚，欲掇坐。诚即加笾豆之实，而隐之家亦备蔬俎甚丰。公又盛为具以往，人言有此院来未有此盛会也。公问："佛许十二时中，以二时外学?"诚曰："□医卜之类欤?"隐之曰："外学者，学佛学法耳。然则不许其外学时，正念而已。正念者，无念也，曹洞所谓正位是也。宗师谓佛也，著不得。"呜呼，今得二时内学，可贵矣。庞公曰："我贵刹那净。"

《金州书》所言道义往复，《书问》所谈至理，往往箭锋相注于邮中函，盖合于半道，岂唯同道?方知抑亦同病相忧故也。安般三昧计日见功，一切时中凡资于人者，必非安乐，不以长（要人说话，要人相伴，要人娱乐，乃说至话。句似有误）。须是自着力，受用始得（王泉老举赵州云："小便虽小事，须是老僧亲去。"）古来禅人相见，撞着磕着，如电光石火，便识得破，作得主，正为境界现前，时要如此。枝梧息观，如何更须观一切法空，念念不忘?得助成定力，又须于行住坐卧时系念不忘，则易熟。如来座者，一切法空，是祥师云："无我者，能宴坐。"学道之人，虽知一切法皆空，若临事未能消遣，先须谛观是身无常，是身无苦，是身无我，是身皆空，久自休歇。皆是渐门修。无量心其四曰："舍然后实，无我人众生。"又曰："知再读《般若》，甚善。"君子闲居，固当自强不息。礼有小心外貌斯须之戒，况在困者，尤宜加意整励，非独禅诵为然。饮食动静，皆应自立，章程譬如女工，日有丈尺。《易》曰："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报慈云："老僧百无所解，日日一般牧马童子乘日之车"：皆此意也。稍或彷徨徙倚搘颐，则不期于忧而忧自至，岂惟旁观有泽畔之容，亦不能使家人忘其贫矣。行歌拾穗犹是假修，弹琴读书自有常乐，更若向上一路，则《契经》有一偈："那伽行在定，那伽住在定，那伽坐在定，那伽卧在定。"

尽大地是个自己，山河世界一切物象皆是自己建立，犹如昼夜云。既知如是，则我人众生寿者种种违顺法非法相，莫不皆空。若向这里信得及，把得住，见得彻，便可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饥来吃饭，困来打眠，更有何事求?坐禅习定者，如牧牛人，瞥然在魔界，便谓牛已奔逸，起来作力，牵回系在旧处。如此不三两回，已疲劳矣。若知只是妄想颠倒，梦见牛走，忽然惊觉，乃知牛本不动，常在旧处，自然不劳心力，通作一片。

普安知藏道者，指大藏语人曰："如来说一大藏经教，大意欲人省事向里来。"辞虽浅，语甚要。

《大般若涅槃经》云：凡所引喻，不必尽取少分，或取多分，或复全取。如言如来面如满月，是名少分。成实论之譬喻，不必令尽相似。如言乳贝，但取其色，不取其坚软。言面如满月，但取盛满，不取形色。

顾子敦奉使，北人尝问学佛否，答曰："临未从常事于此。"又言："王明叟不喜佛事、释氏学。"二君皆儒臣也，其言如此，盖儒学有所未至耳。北人有问子敦："南朝为重佛、为重道?"子敦答曰："重儒。"为世教者自当如此。

江宁进士王令逢原少不羁，好为狂诡之行，或跨驴入山，每以蒸饼十数挂驴项上。后改节师事王介甫，介甫雅重之。时蒋颖叔亦在介甫之门。或问二人之行，以王令方申公，以蒋方刘原甫。王令既卒，有诗云："行藏已许终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后为作传云："王令《蝗子》诗其略曰：'始知在人不在天，譬如蚤虱生裳衣。鱼枯生虫肉腐蠹，理有常尔夫何疑。'又长篇云：'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是何来。一蝗百子月再孕，恐渐高厚塞九垓。'死时才二十三，早慧而夭。"逢原见器于荆公，公以夫人女弟妻之，为嫁其遗腹女于吴师礼，后历右司外郎。子说，其外孙也。

魏野之门人潘阆欲往京师，其师止之不听。既至而后悔之，作诗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无好梦，白日有闲愁。"真宗闻之不悦。他日自华山东来，倒骑驴以行，曰："我爱看华山。"其实不喜入京也。故当时有潘阆倒骑驴之说。

治平中，见程正叔先生言："今之守令，唯制民之产一事不得为之。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为者，患人不为耳。"

伊川程正叔尝言："史称有人至西域，见婴儿生木叶上，见人则笑，摘之则死。此妄也，理中无此事。"愚意以为天地之间，苟人心之所能思，口之所能言者，皆有之。

族父仲仪少卿曾获一小蜃蛤，其中隐出蛰龙之形，头角尾足鳞鬣，皆具龙之屈伸变化，信可验也。其子希元至今宝之。

李景弼性淳厚，尝因话次触人忌讳，是人勃然变乎色，厉然形乎言，而李不知是人之愠己也。少顷，复触之如是者数四。人始谅其无他，颜色如故，而李卒不悟。

李翰林宗谔，其父文正公昉秉政时，避嫌远势，

出入仆马，与寒士无异。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驺不知其为公子也，遽呵辱之。自后每见斯人，必自隐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有人请见武平，仓卒忘易巾帻，遂着帽以进。武平言色不动，相见如常，其人既退始觉。

子进居先公之丧，在旧第极北小堂中，诵经篱之外，即李氏故宅。今众家居之，歌哭斗气与夫鸡狗牛马之声，喧然杂入于耳。子进听之如谷听响焉，不以入心。所以能尔者，以我无预于彼之休戚故也，若夫室中之声□，亦如是者。其得道之人乎？（戊寅年记）

子进在颍，就叔弼借接篱，弼有诗曰："奉借山公旧接篱，最宜筇杖与荷衣。习家池上花初盛，醉后多应倒载归。"子进以为精绝，不可继也，遂无和。

刘庠弹欧阳修于英宗衰服下着紧丝花袄子，曰："细文丽密，闪色鲜明。衣于纯吉之日，已累素风；服于大丧之中，尤伤礼教。"

荥阳公为郡，处分公帑蓄鳆鱼、诸干物及笋干、蕈干以待宾客，以减鸡鸭等生命也。

入内都知张留后茂则凡上樽酒、太官膳、团茶，皆不食。食之美，不终食，命彻去。或曰："子不法王介甫乎？介甫之于饮食，精粗交进，而无所择。"曰："安敢望介甫？介甫无心于饮食者也，故如是。如予者，朝食珍则暮不能粝食，是于饮食未能无心也。将以予之不可学介甫之可。"（壬申年书）

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捣珍也，渍也，熬也，糁也，肝骨也。先儒不数糁，分炮豚炮牂为二，皆非也。

苏子瞻一日称熟猪肉之美，淳夫曰："其奈发风何？"子瞻笑谓予曰："淳夫诬告猪肉。"

士人多就禅刹素食，人或相劝，以素食恐虚人脏腑。有何道人震者在彼参禅，或以此说问，何答曰："有多少事不说，蒸饼馎饦岂解虚人脏腑者？"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麈糟陂，士人恶之，自易为好草陂。乡之人犹袭旧号，问彼方之民，佥曰："好草陂也。"

天汉台桥西旧有邓相公庙，世传邓通庙。近岁庙官自榜其前曰："此乃汉邓禹庙，非邓通也。"

万柳溪边旧话

[宋]尤　玘撰　徐大军整理

《万柳溪边旧话》一卷，宋末尤玘撰。书中记尤氏先世事迹，自北宋尤叔保始，至南宋末年尤山止，所记多自夸家门荣耀。本书于尤氏家族记载详备，具有史料价值。有《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始迁祖赠待制公（讳叔保）自晋江避难入吴，往来吴中诸郡，未有定处。尝同王枢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壮缪侯祠中，以卜居求梦。夜梦侯手赐锡器，器中书一成字，觉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皿也。皿上著一成字，锡者，常之西南有锡山。神明赐公锡器意者，俾公无锡而子孙盛乎?"始祖遂领神意，定居锡之许舍山中，命子孙世世奉壮缪侯香火。

待制公徒手入吴，以正直名世，缙绅多厚遇之。性最颖，善书，尤长方丈扁额字。间以绘画自娱，求者必厚价，然后落笔，故晚年颇雄于财。园亭池馆，为一时绝胜。

许舍山中祖基乃买江氏敝居而新之者也。东偏楠厅三间，壮伟高敞。玉蝶梅四十二树，环绕之。待制公善书，书"环玉堂"三字于梁间。后文献公（讳辉）于绍圣元年毕渐榜登第，四十二岁而入玉堂，四十二树之兆也（事详君墓志中，文献公生宋神宗熙宁七年八月朔日）。

待制公尝游福胜禅寺，少饮即醉，午睡一竹榻。既觉，有长眉老僧坐其傍，告公曰："吾居凤皇山禅定百年，传先师相气之法，见先生左鼻气如松，右鼻气如云，此身后清贵，永永留名，子孙贵盛，罕有其比，但不及亲见之耳。"相与结纳而别。后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迁之祠扁"云松堂"，盖自定也。

许舍山多许氏，有修吾先生精于礼乐，文献公师事之，先生即选为长婿，爱同诸子。公后与修吾长子少卿公德之同年举进士，又与德之相继拜司封郎中，人以为奇。

许舍山深多虎，童男女昼不敢出户。待制公忧之，乃命苍头拾楝子数十斛，预作大绳，以楝子置绳股中，埋于山之四围。不四五年，楝树长大如城围，山中人号为楝城，相与出赀，造四门于四方，晓开夜闭，虎遂不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世尸祝之焉。

关侯祠凡三易，后定筑于青枫岩下。祠后潭水清澈可爱，另立一方亭对潭，扁曰"云留亭"，题两边柱曰："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皆待制公手笔。待制公奉关侯如祖先，朔望必拜，余日隔三五日必来洒扫虔揖，培灌竹木，故竹木比他山麓更森蔚可爱，春秋多游人，亦有进关侯香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慎于出户，已经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雪中肩舆而来，以袖拂侯像之尘，侯两颧若有汗者，待制公以为洒扫之役误以水及像，乃手拭之。既干，稍久复有。心甚疑之，不觉泪下，速归，便卧疾，一月而终，正除夜也（上事闵谱载之更详）。

待制公生二子，皆洪夫人出也。长有终公（讳大成）年二十四而娶范贞节，娶二年而举。子阳秋公（讳申），范贞节年十九而有。终公夭，贞节水浆不入口，哭泣二日，怀阳秋公付少姑徐氏曰："姑无子，以我子为子可也。"徐将问故，贞节持夫故佩剑自刎死，有司如例给粟养阳秋公，而表其墓（少姑，待制公妾）。

有终公母弟无巳公（讳大公），生有侠气。邻右许氏妇与人私，同谋杀夫，里宰发其事，有司不明，置里宰罪。公捐数十金为赎之。一夕瞰知许妇与私夫同处于楼，公素有勇力，乃持刀跃入楼，破其户，斩二人以出亡，而遇一僧持灯夜归者雅识公，公惧，变服逃于荡东西僖里，子文献公借苏州籍荐名淮漕，不第，复归里中。明年，州荐，始登进士。

阳秋公与从弟文献公同年月生，公长十日耳。以母范贞节死于剑，戒家人不得杀牲，人杀者亦不食，人称为清素道人。终其身不忍服纻绮等衣。从弟官日尊，得推恩，岁以公名进，公不应，布素食淡自如。年三十而生子赠少帅公（讳时亨），遂与邹夫人别居。公一生未尝近二妇也。邹夫人年百有四岁而卒。

赠少师公字逢盛，号云耕，奉父母有曾参之誉。承祖父高赀，喜任达，倾财结客，多乐与贤豪贵人游。里有萧氏者，先世皇胄，富冠一郡，放利行势则有之，未尝为盗也，富为众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为盗，一家六十余人考掠成狱，待死。时文献公官尊矣，知其冤而不与白，公乃倾家产为箫白之，遂以劳瘁卒，年四十有五。室耿夫人一恸亦卒。公与耿夫人同年同月生，只不同日耳，而卒则无不同。人咸异之。

文献公二姊皆适葛氏兄弟也。一子各生四男，皆有文章盛名，江左称“葛氏八麟”。胜仲、次仲同登何昌言榜进士，后文献公一科耳。师仲、正仲继之，亦一时衣冠之盛。而其后举者，亦十余人，咸得外家之教。

文献公年二十一岁登哲宗绍圣元年进士，以荐试学官高等除教授，三转至礼部员外郎，权国子司业，迁司封郎，进太常卿兼谕德，累除国子祭酒中书舍人给事中，拜兵部尚书，寻知枢密院，除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康府加少保。致仕年八十五，薨，赠少师，谥文献。

文献公有抄写义子平真，自孩时即茹素，便利可喜，侍公颐指当意，公甚爱之。真年十九，公出重赀，取沙头王氏女为妻。明年八月十五子时，王氏产一女，从左胁下出，举家往视之，无不惊愕其胁开缝，三月余始没，尚有丹线一大条，久之可验。所产女名曰佛奴，慧悟异常，面貌端丽，方五岁，举动如成人，至秋渐不食，形体日小一日。八月十五子时，其母丹线忽开，女便跃入母腹，即痛死。公命以僧家法焚之，筑小塔于赤石岭葬焉。平真日夜思念妻女，不两月亦死。

文献公末年虽迁居东带河上，世祠犹在许舍山。一日守第人闻祠堂中哭声甚高，明日开户视之，神主前大铜炉裂为八块。人以为不祥。至八月廿八日，文献公无疾而薨。

工部侍郎九龙公（讳著），字少蒙，文献公长子。生而右手六指，四岁时尚未能言。秋日从母张太夫人往东门回溪庄，途遇老僧，忽前抱公曰：“六指禅师其生于此乎？又落富贵劫矣。”公曰：“别来安善。”相对而泣，自此能言，其敏慧非人所能及。公为姑苏王寺丞婿，多游胥台、虎邱之间，二十八以苏籍登第，甫耆悬车徙于鹅湖西僖里，更号西僖居士。再修觉林寺，时时谢事而游处焉。一日，在寺见老僧复来，而公卒于寺左先祠中。

工侍公绍兴二年第二名进士，有文名，尝主管吏部架阁文字，除太学录兼实录检讨官，擢博士，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由礼部郎中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侍郎，以疾致仕。

工侍公致仕后，徙居鹅湖，既创大第，复筑名园，以其余力改造觉林寺，寺傍创文献公祠堂五楹，自为之记，凿石树祠中，记曰：“觉林在吾西僖，吾家为檀越者百年。大观初，先文献公致政归寺，适倾圯廓而新之。予时为童子，尝从先公游寺中，寺僧辄坐，先公衔杯赋诗，留连忘返者恒数日。比余既冠，假寺以读，僧之坐我酒我者视昔逾密，予若将终身乐焉。后释褐官行在所，时偷簿书，暇过西湖上，流憩诸刹，恍然觉林旧境也，然心之冈沈万万矣。已念吾大人投绂而归，归未数年而先公弃世。既葬，僧渊来谒，请以其旁院五楹奉先公香火，即先公尝坐而饮者。余感其意，复出金买田三顷畀之，俾为熏烛费，时时展拜先像，留与僧觞咏，翩翩然少年佳思一旦复也。恨先公坐临其上不能觞咏如旧日耳。间语渊曰：‘吾再世有德于寺僧，尔寺僧亦奉我先公香火如孙子，此诚左右手不可背也。愿镌石壁间，示我后人无替先公之志，俾寺之或毁而不能新也，僧或散之四方而不能使复也。尔寺僧亦虔祠事，世相守无相忘，嗟乎！一切有为，咸如梦幻，梦而觉焉，安知觉林之为色邪？空邪？余之贪痴，乃谆谆于世守，渊当戒我曰：‘檀越何久不起矣。’余以先公之故不能忘情，聊为之铭，铭曰：‘茫茫苦海，有此觉林。释我吏事，来斤梵音。不同者道，有契者心。心之感矣，言念昔今。在昔先公，策杖兹寻，今也何之？肖像余临，华灯明灭，青篆浮沉，庭宾啼鸟，帘逕遥岑。既瞻既拜，亦咏亦斟，尔赓我酢，涤此尘襟。笑回远社，知结牙琴，愿言永世，讲议弥深。我铭末后，式也如金。”

国子公（讳时泰）资禀神异，一目十行，尝举博学宏词，除国子监主簿，不赴。志乐幽寂，多从高僧道士游，常得王八百井中，储丹如璧如月，尽食之。遍游名山，更名道元，号浩光道人，历数年不返，人以为死矣。至乾道中，年已百余岁，乃一旦还家，童颜黑发，无异少年。子孙皆亡，独两曾孙在，侍奉又二十年，无疾化去。化五日，闻棺中呼人名，速开之，惟有一履一玉冠耳。公乃工侍公从弟也（邑志有传）。

闽僧普明，喜为人相葬地。文简公（讳衮）父云耕翁卒，普明遍相吴塘山之阳而葬之。文简公庐于墓者三年。其始葬，方十日，月夜见万灯满湖，叱声震地，文简公惧，与二三僮仆栖隐乔松之下，空中问曰："此地发福三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畀之，速令发去。"又闻空中高声应曰："尤时亨累世，积德衮，又纯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纯孝，可当此地矣。其善护之。"此绍与十四年秋事也。文简公服阕，即登上第，祖孙皆尚书，至不肖玘凡六世，而金紫未绝也（邑志详）。

文简公生靖康丁未，资质绝人，五岁能为诗句。文献公曰："此天上骐骥，吾不如也。"十岁亲授以经。蒋偕、施坰以神童荐于有司，年十五以词赋为诸士冠。毗陵自置郡以来，未有举进士。第一人者，文简公。二十二岁名冠南宫，廷拟状元，因不呈卷，秦桧易以王佐。时文献公尚在。

文简公与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召除将作监簿。虞允文以史事过三馆，问孰可为秘书丞者。共以文简名对，亟授之。张先生栻曰："尤君真秘书也。"及张说入西府，公率三馆上书悟说，补外守台州，声名同前守赵汝愚。上得其善政，又得其东湖四诗，嘉之，遂除淮东提举。太上崩，文简公定号高宗。洪迈请易世祖。公率颜师鲁奏："太上亲为徽宗子，子为祖，父为宗，失昭穆之序，在天之灵不安。"迈论遂屈，卒如公议。孝宗尝与文简公论人才，曰："如卿才识，近世罕有。"语宰执曰："尤衮甚好，前此无一人言，何也?"擢直学士院。公荐陆游，不许，内禅制册，海内士服其博雅。

文简公造就门生最盛，即江南已有十人，郡邑后进无不游公之门，如郡邑士胡宝庆镗、李祭酒、肃简公祥、蒋状元文忠公重珍、丁宝谟、常任，皆公陶铸而成者。

韩侂胄以应办赏直转横行，文简公奏侂胄四年间已转。二十七年合转之官又欲超授四阶，是朝廷官爵专徇侂胄，非磨砺之具也，诏遂不行。上以疾不省寿皇。文简公上封事千言，驾即日过重华宫，都下欢呼。中宫谒家庙，官吏推赏者一百七十二人。文简口奏其滥，乞大裁节。上嘉纳，汰其半，擢公礼部尚书，兼侍读。陈源、姜特立召用，人情惊骇，公上封事，极言二人之恶，不听。时公年七十，遂引年归，又八年，薨。《宋史》言年七十终于位，误也（文集可考）。

文简公始任扬州泰兴令，改江阴学官，召为将作监簿太宗正丞，进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迁著作郎兼太子侍读，出知台州府，除淮东提举，改江东召直秘阁，迁江西漕兼知台州府，召为敷文阁，改江东提刑，召为吏部郎官、太子侍读，累迁枢密院正兼左谕德，进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侍讲，又兼直学士院中书舍人与祠起，知婺州，改太平州，召为焕章阁待制，除给事中兼侍读，擢礼部尚书。以改政奉大夫致仕，赠太师金紫光禄大夫。

文简公致政归，不居许舍山，专居东带河大第，数步即出西关渡梁溪，因造圃梁溪之上，后有高冈眺望。沿溪左种梅、右种海棠，各数百树。公有《瑞鹧鸪》词二首，一咏落梅，一咏海棠。落梅词云："梁溪西畔小桥东，落叶纷纷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里，一年春事角声中。歌残玉树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终。却忆孤山归醉路，马蹄香雪衬东风。"海棠词云："雨行芳蕊傍溪阴，一笑嫣然抵万金。烈火照临光灼灼，彤霞射水影沉沉。晓妆无力胭脂重，夜醉方酣酒晕深。定自格高难著句，不应工部总无心。"（文简公有诗文集五十卷）。

临海公（讳棨），工侍公子也。娶久不育，一日游饮鹅湖中，狂风骤发，睹一失风覆舟，心甚怜惜，悬重赏命渔人往拯之，乃常熟州倅汪受，任满携家入京者，赀囊皆失，幸一家十一口俱获生全。受甚德公，出其长女以献。时女年二十有二矣，亦有姿色。公厚实其行，禀而领之，又二年而生。正平公（讳梁），汪倅女所产也。

正平公好洁，虽畜妻妾而不喜近。一日间数盥洗手面，不茹荤、不饮酒。稍闻妇女发油气，呕吐不已，或云终身未尝行人道。好焚异香，日狎一驯鹿，所至随之。书室中洁不容一尘。公必来自仙位中者乎？享年八十八，卒无子女，以太常博士公（讳概）次子寺丞公（讳□）为嗣，即玘之高祖也。

兵部侍郎五湖公（讳檠），初生时全体刺百花鸟雀，十岁时隐隐尚存。资极慧，倦于诵读，以父荫入仕，仕二十年至兵部侍郎，享高年令终。

兵侍公性爱蟹。秋风蟹肥日，把酒持蟹，与客笑傲山阴。术士袁大韬者，其术动帝皇，孝宗时时召前席，赐赉不可胜计。大韬挟人主之宠，往来三公九卿间，而与兵侍公最昵。一日，访公里第，值公在华藏寺，遂操扁舟擢湖而来。公方与客饮云海亭上，渔人网得八大蟹，其内有三，大几一觔，非复平日所见。公甚喜，捐钱数百文赏之。而大韬适至，喜而剧饮，大韬曰："某近遇一异术，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韬嘿坐，屈指数十回筹之，面渐赤，大叫曰："异事！异事！七人俱不得食蟹。"众皆大笑。大韬复嘿，筹者久之，谓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内未得食蟹。"公亦大笑。未

几，客有朱朗卿与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数行，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遂卿奔来，吾兄催蟹，启釜观之，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尝之，顷刻眩倒。众共奔视，朗卿死矣。二三客迎医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韬手取诸蟹倾于湖滨，偶遗一二落足于岸，左一犬食之，立毙，而湖滨大小鱼之死者，不可以数计。湖中渔舟百十，皆仰尤氏为衣食者，乃召进蟹人问之，曰："得于湖岸大垂杨下。"公命仆夫持锸掘之，得赤首巨蛇数十。蟹之大者，以久餐毒气也。兵侍公甚怜朗卿，厚葬而恤其子弟，厚赐大韬数十金，终身戒不食蟹。

兵侍公夫人性严下，常苦目疾，时发时止，则往往不食，海内有名眼药俱用过，不能愈。庄定公夫人甚孝，其姑姑亦大爱之。夏日，姑目疾大发，最剧，几欲自投池水中。庄定公夫人恸哭祷天，刺臂血调药以进，姑目即愈，历数十年至大故未尝复发（事详夫人墓志）。

自文献公首出登第，工侍公继之，文简、博士迪功、庄定科名接武。庄定公尝筑圃临安之西湖，花木不繁而潇洒。宋度宗游湖上，幸其堂，御笔题楹间，曰"五世三登宰辅，奕朝累掌丝纶。"盖实录也。朝绅荣之。

许舍山中井水多咸苦，人饮涧水，夏日常患腹疾。兵侍公夫人曾梦神人抚一铁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涌出柱下，顷刻数尺，因此惊觉，以告兵侍公。久之，归宁还家，肩舆中见山间一柱，宛如梦中所睹，问女使，不见也。命仆夫以松樁识之，归告兵侍公，召匠凿之，不十尺而泉水涌出，甘淡不异二泉。乡人作地沟分注数十井，不竭矣。丞相名之曰"二二泉"，而为之铭，铭曰："拔剑刺山，水为之涌。折腰拜井，泉出随踵。精诚所格，无有弗应。岂以地灵，而诚不胜。山深井少，饮涧痞孕。梦神授符，浚之泉莹，色清味冽，慧泉可夷，分注百井，汲饮有遗。匪世行德，神明曷授。泽沛万家，来福逾厚。泉名二二，我岂溢美。□此铭词，千□□毁。"

博士公（讳溉）字与平，文简公次子，淳熙二年进士，累官建康府推官，擢左朝奉郎太常博士。因性闲雅，不乐仕宦，占仕籍十余年，半在告，未壮悬车，多方外之游。母兄兵侍公极富贵声色之乐，公不一与目。自筑室于万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未耆而殁，人共惜之。所撰有《绿云寮诗草》，人比之韦苏州。子二，长秘阁公煇，次卫尉寺丞耀。

迪功公（讳森）字与茂，苦志力学。宁宗庆元五年、年三十九矣，始登进士高第，补杨州文学，擢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父知宝庆府，致仕在家，时年七十，独公一子，遂乞归养承欢，竭力事宝庆公者十五年，亲终服除，公亦老矣，不复仕宦。兄弟中独公最贫，徒富图书古玩，亦享高寿。

庄定公（讳焴）年十九登宁宗嘉定元年郑自诚榜进士。文简公登绍兴戊辰科，嘉定元年亦戊辰科也。初授山阳法曹郎，令山阳，倅海陵，参东淮制幕，入为军器监簿，迁太府丞检详编修，擢司农少卿，总饷惟西，除理卿，出为福建帅，改洽江制副召为秘书监，继大父为侍讲兼直院，出知太平州，州亦大父旧治也。召修史，进侍读，权工部尚书，继大父为礼部尚书。丁父兵侍公忧，服除，召拜内翰端明殿大学士，提举秘书省提纲史事，封毗陵郡侯。十年致仕，时甫六十有一，优游于家者二十四年而后终。公少达老闲，久历于世，其事育甚多，门人赵探花达甫君发，感公教育之恩，著《尤端明日历》十一卷，其文淳，其事奇，镂板至今盛行于天下，故不复赘。

文简、庄定二公继文献公任三事，禄入益厚。晋江宗人岁岁来观，皆厚赀以遗之。庄定公晚年捐积俸买田十二顷于晋江，以赡族之贫者（事详晋江人张明诚□日记。事详《闽谱》）。

刺史公（讳炼，号率斋）学最早，十岁通五经，十五已阅万卷矣。善为古文，累举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京榜进士。令山阳，不乐吏事，告归，荐补州教授，召为秘书正字，不能佞权要，出为广德刺史。致仕，家贫，享大耋清福。二子焘、照皆仕不显，而博学有名。当是时，江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笔，至今石碑布满诸处，本邑中更多。刺史公年少于庄定而叔行也。

秘阁公（讳□）弱冠时读书于九龙山第五曲，爱其中乔松数十株，即其中结精舍，舍后筑小阁，山林清景咸备。一日，松下忽涌大水，横流数日不止。公下视之，有眼，即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泱泱清澈，汲以煮茗，与二泉无异也，遂以石甃之，自号松泉生。公后致仕家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乐（事详蒋嗣梅《松泉精舍记》）。公既老，有宿疾，亦养疾精舍中。一日汲泉，忽臭味达于户内，公甚震惊。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亡矣。朝廷每大庆，必推恩于大臣。文献、文简祖孙各经推恩数次，往往力辞，然中亦有不能辞者。文献公以上四代，庄定公以下五代，无一人不沐朝泽、列冠裳。

寺丞公（讳耀），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徽，生世禄家，而好艺文。既长益习经术，其业遂为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第。及门受经诸生岁以百数，公选其最贫者给食，次贫者给毫楮，士心益向。公既嗣，为正平公子更名英。年四十始以大父荫出仕，仕至卫尉

寺丞郎，拂衣归教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绍定癸巳也。生子将作公（讳带），字公垂，资禀最高，少与父门下诸名生切磋，十年读书万卷，性喜为诗，有《复初斋诗稿》十二卷行世。以伯父庄定公荫授太常寺大祝，擢将作监主簿，以诗忤达者，去官生子，一即玘之大父也，以玘推恩，追封中宪大夫，同签枢密院事。中宪公（讳志）字尚之，配郡君司马氏，生九子，不育者七，独先君亚中公（讳交）与叔氏颖父（讳秀）存。先君以玘推恩，累进亚中大夫，佥太常礼仪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马氏，生玘。颖父公生从兄良器，仕为提刑点检。子即天泽也，天泽与君同撰尤谱。

终慕公（讳山）字元镇，度宗景定中有名太学，素谨厚缄默，有志操。晚年坚高尚之节，有劝之仕者，辄以醇酒醉之，私谓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宋恩渥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愿肥遁终身耳。"公与子仕隐，虽异迹，公真淳厚君子也。

画墁录

[宋]张舜民撰　范学辉整理

《画墁录》一卷，北宋张舜民撰。以记载北宋政局、文坛轶闻、民间风俗等为主，并多及汉、唐、五代等宋前史实，是一部较重要的野史笔记。有《知不足斋丛书》本等，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吴岳碑，自首至座七段，明皇八分书，为黄巢所焚。摧剥仅可辨当时日书三字发三驿，刻工亦然。徐常侍谪三山，过庙下，徘徊旬日，察碑之兴功，不可得。一田父进曰："当时积土而立。"唯而去。

相国寺烧朱院，旧日有僧惠明善庖，炙猪肉尤佳，一顿五斤。杨大年与之往还，多率同舍具飧。一日，大年曰："尔为僧，远近皆呼烧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烧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予尝登大伾仓，窖仍存，各容数十万，遍冒一山之上。李密坐据敖仓，便谓得计，亦井蛙耳。

郭祖微时与冯晖同里闬，相善也。椎埋无赖，靡所不至，既而各窜赤籍。一日，有道士见之，问其能，曰："吾业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项右作雀，左作谷粟。冯以脐作瓮，中作雁数只。戒曰："尔曹各于项、脐自爱，尔之雀衔谷，尔之雁出瓮，乃亨显之时也。"寒食，冯之妇得麻鞋数双，密藏之，将以作节。冯搜得之，蒱博，醉，归卧门外。其妇勃然曰："节到也，如何办得。"冯徐扪腹曰："休说办不办，且看瓮里飞出雁。"郭祖秉旄之后，雀谷稍近。登位之后，雀遂衔谷，冯秉旄，雁自瓮中累累而出，世号郭威为"郭雀儿"。

冯继业之父朔方节度使、卫王。刘伯寿，少年不羁，其父畔尹京。每旦父趋郡，随马而出薄游，侦伺父还，先入。其日课书史，从容无阙。一旦，早至白矾楼下，天未明，独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继入就坐，因相问劳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饮酒乎？"伯寿曰："性不能饮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饮，老夫自饮，可同登此楼乎？"伯寿欣然从之。既上，阒无一人，老人一举已斗余矣，熟视伯寿曰："少年神清气足，可以致神仙，然肩骨低一指，犹位跻三品，至耄年，文武双全，子孙蕃衍。"乃授以丹术。元丰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师，访伯寿于嵩阳，是时年七十又四矣。同登峻极，行步如飞，予与登封令庞元常、杜子春明经奔喘不及。伯寿顾而笑曰："三年少乃尔耶？"袒露髀股示人，皆无肉，皮裹骨，毛长数寸，扣之有声，光彩烂然。足未歇，歌所为大曲，略数千言，响振山谷。累夕对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无疾也。

国初侯涉，木强人也，主铨事。雷德骧诣部求官，拟宁州司理参军，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狱。"以笔勾退。

均、房之人取山中枯木作胶，傅破布单，施虎径中，木叶蔽之。虎践履，着足不脱，则恐，微若奋厉，便能固半身。虎怒，顿踔不能去。就擒，既刲剥，肠皆断。虎身臭，蚊蚋或集耳鼻中，虽尽力无能去之，以至顿扑而死。开腹，肠亦断，俗云：蚊子咬杀大虫。《本草》著：八月后蟹与虎斗而虎败。蛆入虎耳，以此而死，非力不赡，知有所穷也。

临潼县驿前有俚妇，三子皆售诸过客。二为正使，一为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刘。郎官者，县人田升卿也。田登第，嫡父自陈，升卿大怒，闻公决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钱不明，配流广南，人谓无亲之报也。

凤翔妇与黄冠通奸，即妊，不能决，在禁中四年。至英庙登极赦到，宣境而妇生子，发被面、齿满口。余未之信，至岐下取案文阅之，不谬。

许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广，自宋公序开拓，遂弥漫，菰蒲鱼稻，采取不赀。于是以诗落成，

人多称美。西南水心有观音堂，昔乃四门亭子，常有大蛇居之，民不敢近。其后改置此像，蛇不复出，像乃慈圣光献法容云。

宁州之南二十里枣社镇，以狄梁公两为宁州刺史，民立祠植枣，取两束之义。今其民社前一日祭，谬为早云。

《本草》著糯米为稻米，累朝释略数千言，无一字言堪为酒，正如白氏《六贴》录禽遗大鹏也。

北人待南人，礼数皆约毫末。工伎皆自幽涿遣发之帐前，人以为劳。乐列三百余人，节奏讹舛，舞者更无回旋，止于顿挫、伸缩手足而已。角抵以倒地为胜，不倒为负，两人相持终日，欲倒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覆面而走，深以为耻也。待客，则先汤后茶。揖则礼恭。今人唱喏，乃喏也，非揖也，北人得之。

永洛之役，一日丧马七千匹，城下沙烬中大小团茶可拾也，乃是将以买人头者。有人能道，夜二更城既陷，李舜举以笔摘略数千百字，以烛蜡固之，付有司上之，实遗奏也。神宗得之，不胜悲涕累日。是时，夏人虽入月城而未逼，左右以马御之，舜举以鞭挥击，不肯上马。少顷，僵蹶，人犹见之李复上马，将出门失砮，或云面上中箭，在瓮城内。然夜黑沸涛中面上中箭，恐非敌人也。独徐禧不知所归，人无道者，或云有还人见之夏国者三五，颇符合，疑亦有之。

熙宁中，郎中赵诚自富顺监代还。过凤翔，自言一任二年，裁两次杖罪。元丰中，河中人刘勃自南京军巡官代还，自言一任断绞刑二百六十有奇，斩刑六十余，钉剐二十七，此一院数也。绍圣二年冬，予至陕府，三年七月，裁断绞刑一。是年冬，移潭。在任二年半，凡五服相犯悉具，言之可伤，生所未见也。子杀父、父杀子各一，兄弟相杀，妻杀夫者数人。

士人举止，不可不慎也。近见陕西一漕使，为当涂荐。终南太平宫道士张景先既前席，与之并轿同涂。所在官吏迎送，漕使自轿中举手揖，景先亦举手。至咸阳，为一监官大诟，使人捽褫，波及漕使，竟无如之何，观者快之。景先后主亳州太清宫，黄履守亳，每走见执弟子礼，内寝馈食再拜，问遗必百缣。凭陵郡官，狎饫无所不至。范彝叟来客，将赞名仪，石南一喏而退，观者又快之。

王诜为侍禁，三班院差监修主第。语同事曰："吾辈受寒热修成，不知谁家厮居此。"既而选尚主，不逾年，身居之。正与刘美打银、杨景宗担土事同。

黄巢入长安，苦王、李之难，僖宗再狩。近畿之民，争入攘宝货，唯豳民取佛。至今虽民家充满，或铜或漆，其工致精采，非今人之作也。环州有肃宗引驾佛坐像，崇丈余，精彩照人，旁视可畏。土人云："国初欲置之京，千人不能举，每有军事，则守臣致告。"

唐宫城两横街，今西京内是也。大明宫、太极殿与宣政正衙相重，宣政后是第一横街，直紫宸殿。紫宸后延英后第二横街，才是后殿。每朔望，宣政排仗。是日，诸陵上食，故不御前殿。即自东西上阁门唤仗而入，谓之入阁。今东京内城一重横街，文德殿正衙与大庆殿排行殿后，即是横街。仗入而无所属，故未即唤仗。皇祐中，考求入门故事，谓之入门仪，以至策问贡士，久之不决。一日，仁宗因阅长安图，指内次第。翌日，喻执政，始判。然初以谓入门，自是一仪也。

仁宗庆历初，改锡庆院为太学。都下举子稍稍居之，不过数十人。至暮出归，不许宿，以火禁也。至嘉祐中，孙复、胡瑗领教事，乞弛太学火禁，准小三馆秘阁令，脱有不戒，愿以身任之。自尔诸生方敢宿留，四方学者稍稍臻集。然熙宁之初，犹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数人矣。

大礼，自中散大夫至逢直郎，一等支赐。元符星变，自三省、枢密院，皆乞罢。

唐制，五品阶不着绯，三品不着紫。今参知政事、宰臣，皆着绯也。

司马温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干而恶湿，袭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则同也。

韩玉汝自言，为太常博士赴宴，比坐一朝士，素不识，聆其语似齐人。坐间序揖后，酒到辄尽，时酒行无算，盏空则酒来，不食顷，略已数杯，意似醺酣。玉汝独念邻坐，不敢不告，因戒其少节，片时再坐，将起满引，任醉无害，今万一为台司所纠。朝士怫然，云："同院是何言，贤不看殿上主人，奈何不吃，反不能堪。"因复曰："殿上主人，只为你一个。"

祖宗朝，内臣出使，不得预职事，外事责军令状。

东水门外觉照院，元祐末予缘干适彼，与寺僧纵步道旁。指一圹云：此陶谷坟也。墓门洞开，其间无

一物，因讽寺僧为掩覆。僧曰：屡掩屡开，不可晓。十余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尔后不复来。陶为人轻俭，尝指其头曰必戴貂蝉，今则髑髅亦不复见矣。

钱若水暇日在家，延一术士，戒阍者不得进客。既而门外喧争久之，呼问，阍者曰："有一秀才欲请谒，辞以有客，不肯去。"因命之进，则刺字书云：临江军进士王钦若。既入，无冠，头巾、皂衫、黄带，雀跃嘶声而结喉，鄙状可掬。钱意甚轻之，术士一见，不复顾钱，侧坐向王，咨嗟不已。少顷，王辞，术士不揖钱，褰衣从之。钱大骇，使人呼术者，诘之，乃曰："斯人大富贵人也，名位寿考无不极，但无嗣，当以外姓为嗣。"既卒，真庙俾其婿张环主祀。

李舜举在官省，言行有常，神宗尝鞬之。一日，谓曰："尔养取一子服事。"舜举敬唯之。夕又喻旨，唯如前。近年又喻旨，舜举谢曰："臣唯有一子，待与陛下监税。"

张璞者，幽人，少屡盗。贝丘之役，应募坎窟得官。后为正使，带亲御器械，泾原钤辖，知镇戎军。被重疾，忽叩头，乞三年葬毕死。未几，疾已。一日，脱壳如蝉。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岁余，其子令发其墓，取金带抵罪，世谓不葬之罪，最有征验。

王钦若罢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诗送行，独杨大年不作诗于上前。真宗遣近侍谕旨作诗，大年竟不作。

钱明逸每宿戒，必诘其谒者曰："是吃酒，是筵席?"筵席，客无数，一巡酒、一味食也。吃酒，客不过三五人，酒数斗，瓷盏一只，青盐数粒，席地而坐，终日不交一谈，恐多酒气也。不食，恐分酒地也。翌日问其旨否，往往不知，其志不在味也。终日倾注，无涓滴挥洒，始可谓之酒徒，其视揖让饮酒如牢狱中。

苏舜钦、石延年辈，有名曰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鬼饮者，夜不以烧烛。了饮者，饮次挽歌哭泣而饮。囚饮者，露头围坐。鳖饮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头出饮，毕复缩之。鹤饮者，一杯复登树，下再饮耳。

慈恩与含元殿正相直，其来以高宗每天阴则两手心痛，知文德皇后常苦捧心之病，因针而差，遂造寺建塔，欲朝坐相向耳。始置十层，后减为七层，所以卢照邻诗云：十层碧瓦摇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夫高宗知母之诚笃哉，而报母之恩何其薄也。

同州北境良辅镇，即唐郑魏公庄也。田邑极凋敝，不蔽风雨。嘉祐中，求唐贤之后，有道严者，中人，欢然相率出城看夜。义既至野次，见之如人，形状正如图画，发朱、皮如螺蚌、腰着豹皮裈，观者略数千人，常以大树庇身，累日乃不复见。又泷州吴山县汉高村，关中李氏所居。一日，大雨，有物堕庭中，如马台状，乃一皮袱头也。垢腻寸余，蛇蝎出入，臭闻十余步。李氏子欲焚之，长老曰："不可。"然雷鸣不去，在屋上丈余，观者不少。众观之，少间，黑云如墨下庭中，遂失去。

元丰中，诗狱兴，凡馆舍诸人与子瞻和诗，罔不及。其后刘贡父于僧寺闲话子瞻，乃造语：有一举子，与同里子弟相得甚欢。一日，同里不出，询其家云：近出外县，久久复归。诘其端，乃曰："某不幸典著贼赃，暂出回避。"一日，举子不出，同里者询其家，乃曰："昨日为府中追去，未几复出。"诘其由，曰："某不幸和著贼诗。"子瞻亦不能喜愠。

古昷凤翔府麟游县，每令长上事，必作招袯舞，其节奏与诸处不同。乃曰："此唐九成宫，本山县，无妓子，但止以手分书耳。"

尧之治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欧阳文忠公序唐历志，以无补于人伦。

翁肃，闽人，守江洲。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犹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罢起，转身复将入州宅，代者揽衣止之，曰："这个使不得。"

张安道晚年病目，家厚资，南京库帑不逭也。常闭目，使人运筹，一算差必能擿之，库物精粗，分毫不谬。

尝见吕相简与一邻县官托买酒云："今为亲将至，专致钱一千，托沽酒。"又于后批"切不得令厅下人送来，纳钱二百，烦雇一人担来。"

吾家旧畜镜，传为杨妃故物。径尺许，厚七分，背文精古，有铭，其略曰：粉壁交映，珠帘对看，潜窃圣淑，丽则常端。圣淑，字名少空，有并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诞节千秋，藩镇进镜，若紫丝承露囊，此几是耶？

郭讵性善谑，攻词曲。以选人入市易务，不数年，至中行。元祐初，厘校市易，复以为承议郎。亲知每见之，必诘问所因。郭词吃不能答，作河传咏甘草以见意，云：大官无闷，刚被傍人竞来相问，又难为揵便敷陈，且只将甘草论，朴消大戟并银粉疏。风紧，甘草间相混，及至下来，转杀他人尔，甘草有一

分。

在京朝官四年磨勘，元无著令。熙宁中，审官变行之，至今以为常格。

狄武襄，西河书佐也。逋罪入京，窜名赤籍，以三班差使、殿侍出为清涧城指使种世衡知城。范文正帅鄜延，科阅军书至夜分，从者皆休，唯狄不懈，呼之即至。每供事，两手如玉，种以此异之，授以兵法，然又延之于范公，遂成名。

北人信誓，两界非时不得葺理城堞。李元则知雄州，欲展城，无由。因作银香炉，置城北土地堂。一旦使人窃取之，遂大喧敎，踪迹去来，辞连北疆，纷纭久之，因兴工起筑，今雄州城北是也。又建浮屠九层，躬率十馀日修供具，不日成之，既而下瞰幽蓟，如指诸掌。

熙宁中，余知宁州，襄乐县排架阁以周祖广顺中平兖州慕容彦超露布为祖，潭州架阁以建隆四年求遗书诏为祖。

周世宗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门，使太祖走马，以马力尽处为城也。

郭祖受命讨守真，驻师河中城下逾年。望气言守真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气，谓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真犹豫不决，使术者视家人，至子妇符氏，术者大咤曰："母后相也。"守真曰："吾妇乃尔，吾可知矣。"遂决。既婴城，无炮材，颇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炮材也。守真大喜，以为受命之符。其后既破，郭祖以符氏纳世宗，是为符后。

郭祖宿帅河中逾年，常登蒲坂以望城中。其蒲之民为逆者固守，乃失言曰："城开之日尽诛之。"幕府曰："若然，恐愈固矣。"弟告之曰："非守真者，余皆免。"一日，城开，乃即其地为普救寺。

太祖微时，多游关中，虽甚窘乏，未尝干投。人或周之，必择而后纳。有百钱之余，必有与人，人颇异之。长武城寺僧严者，常周之，往来无倦，阴异其骨气，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过者朝谒，其绘事本褐衫、青巾，据地六博，后易靴袍矣。

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乐舞失容，上色愠。范质乃言曰："今岁二麦必倍收。"上喜动色，命满泛，入夜方罢，莫不沾醉。

自唐末五代，每至传禅，部下分扰剽劫，莫能禁止，谓之靖市。虽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陈桥之变，即与众誓，约不得惊动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灵长之祐，良以此乎。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于芳林园。既授绥，承旨陶谷牵衣留恋，坚欲致拜。上再三避，谷曰："且先受取两拜，回来难为揖酌也。"

太祖少亲戎事，性乐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至今讲官衔谓之崇政殿说书云。

太祖朝，进讲为难，每遇疑义必面加诘难，往返久之。尔后累朝，但端默谛听，得有商确。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彝训及二典政实，必拱手上加肃敬。

神庙博涉多识，闻一该十，每发疑难，回出众人意表。故讲官每以进讲为难，退而相语曰："今日又言行过也。"黄履见苏子由，以手扪其腹曰："予腹每趋讲，未尝不汗出也。"

太祖招军格，不全取长人，要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唐募军，有翘关、负石之格，取其关持其末、五举为合格。

太祖射，使搦折弓弝，绝力断弦，踏翻地面，射倒箭垛。

王德用射诀，铺前脚，坐后脚，两手要停，不须高弝，里弦外觑，帖子急拽，后手托弓梢。刘昌祚云：某把弓，万事皆忘。是亦不可分其志也。

祖宗征河东，皆自土门还师，驻驿真定。潭园有两朝行宫，岁谨缮完器甲，所储至二十四库。累有旨批排，二年裁毕四库而已。潭园方广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辑，宫后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遣羓之所也。

神宗于崇政殿设二十四库，以储金帛。亲制库铭，其略曰：昔在前朝，獫狁孔炽。嗟予小子，其承云云。诸分置作院。

河北设五都仓，讲好高丽，良以此也。然功未绝而上宾，是天未欲燕蓟之民归中国乎。

阶级条，太祖制也。若曰：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至今枢司以匣藏之也。

庆历、康定以前，朝士不披毛凉衫，公服重戴而已。冬月或披毛衫，而得寒疾。今则无问寒暑，虽六军卫士重戴披衫，与士大夫错杂，路冲无别。虽曰凉

衫，实热衫也。

杜常，昭宪太后之族子也。神宗闻宪之门有登甲科者，深喜之。有旨上殿，翌日喻执政曰："杜常第四人及第，却一双鬼眼，可提举农田水利。"太祖常谓陶谷一双鬼眼。

太祖深鉴唐末五代藩镇跋扈，即位尽收诸镇之兵，列之畿甸，节镇惟置州事，以时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无吠犬之警，可谓不世之功矣。或云陈希夷之策。

《唐书》太宗在洛，登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按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缀行之士。又武元衡遇盗之事，是时裴晋公同行，并辔趋朝，史载毡帽虽伤不害，以马逸得脱。考其时，乃六月下旬也。

仁宗深患七史读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诏重修，唯《唐书》卒业，所费缗钱十万有奇。既进御，翌日有《旧唐书》不得毁。久之，谕执政等云："当时何不令欧阳修为之?"魏公对曰："修分作《帝纪》、《表》、《志》。"既退，语曰："尔应其父病也。"

嘉祐末，余在太学，有佣书陈逵者，携一子，方孩，饥冻不可支，书亦不佳。或曰："此陈彭年嫡孙也。其父彦博守汀州，以赃败，杖脊流海岛，遂至无赖。"时余方冠，未知彭年之为人，独念祖为执政而孙已若是耶?既而见刘贡父，尽得彭行事所谓"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报也不差。后逵困甚，与其弟归发彭年冢，取金带分货抵罪去。

王君贶拜三司，二十有七岁矣。自尔居洛起第，至八十岁位至宣徽二府，尽其财力，终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有一孙，与其侄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亟坏。富郑公亦起大第，无子，族子绍定居之。绍定本始姑苏人，富家又无子。

范祥领制置解盐，始钞法。初年课一百二十万，末年一百六十五万，以谓钞盐法止此可矣。或征而多取之，则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万不专为以钞请盐，兼为飞钱耳。今以百年之多，移致池州，以为重载。易之为钞，则数幅纸耳。于是禁绝盐法，边置折博务，张官置吏，买到钱充折斛斗，粜客得钱不能置远，必来买钞，是用边籴不匮，钞法通行。建至熙宁，边事稍勤，用钞日增，元丰初年赈饥亦用。自尔军须国计，无所不资。商贾入京，价折于金部，岁出见钱三千万贯，买钞以摧。见钱不继，钞法朘削，冶盐水冷，解池遂失所利。原天时、人事，符会如此，良可叹息。

有唐茶品，以易羡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研膏茶。其后稍为饼样其中，故谓之一串。陆羽所烹，惟是草茗尔。迨至本朝，建溪独盛，采焙制作，前世所未有也。士大夫珍尚鉴别，亦过古。先丁晋公为福建转运使，始制为凤团，后又为龙团，贡不过四十饼，专拟上供。虽近臣之家，徒闻之而未尝见也。天圣中，又为小团，其品迥加于大团。赐两府，然止于一斤，唯上大齐宿，八人两府共赐小团一饼，缕之以金，八人折归，以侈非常之赐，亲知瞻玩，赓唱以诗。故欧阳永叔有龙茶小录。或以大团问者，辄方刲寸，以供佛、供仙家庙，已而奉亲，并待客、享子弟之用。熙宁末，神宗有旨，建州制密云龙，其品又加于小团矣。然密云之出，则二团少粗，以不能两好也。予元祐中详定殿试，是年秋为制举考第官，各蒙赐三饼。然亲知诛责，殆将不胜。宣仁一日叹曰："指挥建州，今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麟为副，曰："盍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此以一罗酬四团，少不满则形言语。近有贵貂处边，以大团为常供，密云为好茶。

嘉祐末，得石经二段于洛阳城，乃蔡邕隶书《论语》，文无甚异，唯求之欤，抑与之欤?

古今事有符合者，韩信破齐历下，田横烹郦生。耿弇破张步，杀伏隆。曹丕甄后，周世宗符后。死诸葛走生仲达，死姚崇算生张说。张德舆据裴晋公，与皇祐中言者摘王德用。夏人杀杨挺，与孙膑斩庞涓，皆同。

魏严，唐魏郑公裔孙也，曾拜国子四门助教。熙宁末，予过其门，见严年可六十许，语言成理。出郑公画像，乃近年笔，多为俗人书题。唐之谱牒诏诰，无一存者。乃曰："为官员持去尽矣，唯有周特登城县帖判状辈数种有免。"车牛状县判云：魏公，唐室勋贤，名传青史。既是簪缨之后，难与百姓雷同，其车牛特免。今之县令，敢尔乎?

凡自岷州趋宕州，沿水而行，稍下行夫山中。入栈路，或百十步复出，略崖嵚崟，不可乘骑，必步至临江寨。得白江至阶州，须七八日，其所经，皆使传所不可行。宕之山水秀绝，天下无有也。临江之上一处，当大山中，西望雪山，日晃如银。其高无际，出众山上。居人曰："此雪山佛居也，有狮子，人常见之。"非西域雪山，是蜀所记。无忧城东北望陇山，

积雪如玉也。

嘉祐初，仁宗寝疾，药未验。间召草泽，始用针，自脑后刺入，针方出，开眼曰："好惺惺。"翌日，圣体良已。自尔以其穴目为"惺惺穴"，《针经》初无此名，或曰即风府也。

熙宁以前，凡郊祀，大驾还内，至朱雀门外，忽有绿衣人出道，蹒跚潦倒如醉状，乘舆为之少抳，谓之天子避酒客。及门，两扇遽阖，门内抗声曰："从南来者是何人?"门外应曰："是赵家第几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应曰："是。"开门，乘舆乃进，谓之勘箭，此近司门符节之制。然踏袭鄙俗，至是果命罢之。

泾州东长武城，在城泺最为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亲征薛举，尝驻跸。门楼十二间，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题字，尚在也。北阻泾水，即高墉二城，楼堞坚完。

历日后宫宿相属相联，本是一甲子，以真庙后年五十九，嫌于数穷，遂演之为一百二十岁，然竟以是年登遐。

前汉京师有太庙，曰原庙。颜师古以原为重，谓京城已有庙而又立为重，至引原蚕之原。大抵汉陵皆作原，京城在渭涘，故谓之原庙。

陶隐居不详，北药时有诋谬，多为唐人所质，人固有不知，无足怪也。

《新唐书》以浅水原怀中冢为浑瑊平凉会盟所杀战士敛死者。平凉离浅水原三百里，无容以数千人迁至三百里，谬甚矣。怀中冢，乃太宗征薛举战士也，亦有马处。是时天下创建十昭仁寺，宜禄县乃其一处，为其中当战地也。蜀人吴缜有《新书纠缪》，至十二卷。

《考工记》之文可谓久矣，或以为周公之文，然乎亦必三代之文，汉诸儒不及矣。

《禹贡》曰：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峡府，三门是也。绝河流，若岩墙然，凿为三门，河经其中。东洋如小城状，即析城也。禹庙在西潬，有寺，下望砥柱，上百步，屹然中流，高数百丈。尺铭勒其上，但取稍平处，或险处，互布昌一峰之间，其字方可尺余。魏公撰文。正字，薛纯稷之子也，每欲印榻，伺天气清明；先维舟砥下，下梯而升上，数日不可竟，俯视洪流，足酸目眩，用是难得真本。元符中，大水怀三门。一夕，寺庙皆失，略无孑遗，铭亦失数十字。

辽岁使正旦生辰驰至京，见毕，密赐大使一千五百两，副使一千三百两，中金也。南使至北帐殿前，见毕，亦密赐羊羓十枚，毗黎邦十头。毗黎邦，大鼠也，彼中上供佛善麋物，如猪猵，若以一脔置十斤肉鼎，即时麋烂，臣下不敢畜，唯以赐南使。绍圣初，备员北使，亦蒙此赐。余得之，即纵诸田。辽傅大骇，亟求不见，乃曰："奈何以此纵之？唯上意礼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国岁课其方，更无租徭，惟此采捕十数，以拟上供。一则以待南使也，如帐前问之，某等皆被责，今已四散收捕。"因辞以不杀，无用。自尔直至还界，无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贵重如此。

刘综知开封府。一日，奏事毕，真庙延之，从容曰："卿与中宫近属，已拟卿差遣，当知否?"综变色，作秦音，"启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亲戚在宫中。"未几，出知庐州。

颜师古注《前汉》，蹴踘以韦为之，中实以物，蹴踏为戏乐。若于气球中用物，如何胜踢，古人亦有谬作。

唐家二百八十余年，河决二，谷、洛城岁为患，攘天津、浸宫阙、垫城郭不已。本朝无五年不河决，而谷、洛之患殊稀，洛中耆旧言，伊洛水六十年一泛滥为祥害。自祥符至熙宁中，自福善坡以北，率被昏垫，公私荡没。富公晏夫人尚无恙也，仓卒以浴桶济之，而沉水退死者众多，妇人簪珥皆失，多有脱腕之苦。城下惟福善坡不及，城外惟长夏门不及。洛中故有语云：长夏门外有庄，福善坡头有宅，平日但知以其形势耳，至此乃知水谶不苟云。

唐印文如丝发，今印文如箸。开封府、三司印文尤粗，犹且岁易，以此可见事之繁简也。

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时游赏。诸司唯司农寺山池为最，船惟户部为最，所以文字鄙却舟御户部船也。

建中、贞元间，藩镇至京师，多于旗亭合乐。郭汾阳缠头彩率千匹，教坊梨园小儿所劳各以千计。元丰中，刘伯寿谢事后，以议乐召至京城。已事得请，薄有沾赉。与唐沈、丁竦皆期望日阅于樊楼，凡京籍者率造焉。未几，种谔自鄜延陈边事到阙。一日，期集于樊，服紫花织成袍，令束带。刘、沈皆葛巾鹤氅，都人观者颇塞。是日，谔挥散亦数千人。神宗密令黄门窥之，既而谔辞，上举贞元故事，勉以浑、郭

功名。

希夷先生陈搏，后唐长兴中进士也。既而弃科举，之武当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炼气，年已七十余，华阴茸云台废观居之。祖宗三庙皆召见，问以河东征伐，搏不答，师出果无功。居数年，见太宗曰："今可以。"遂克。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今之本镇，所补治道甚多。知人贵贱休咎，今有《人伦风鉴》行于世，后人集先生之言以为书也。

熙宁中，有一朝士齐人，知定平县。韩子华宣抚经由，怪其县印漫汗，因取观之，宰公遽前曰："此即锥故，非是本县铸造。"子华曰："何为?"宰因阴指其题刻曰："太平兴国二年少府，以此知之。"子华顾幕府曰："县故正无有是也。"

本朝草圣少得人，知名者苏舜元。舜元之书不追舜钦，笔简而意足。其子澥，元丰中为江东提举。上殿，神宗问："颇收卿父书否?"对曰："臣私家有之。"上曰："可进来。"澥元退，迫走亲知，裒得数帖。上一阅，命内侍辈取之，乃舜元书也。上鉴之精妙类如此。

河中范鼎臣，潘佐外孙也。有才辩高识，能道南朝故事。予之尊外祖母温，杨涉之外孙也。予兄初游学，温夫人无恙，年八十馀，耳目聪明，日视针指。每道唐室故事，历历可听。或见予兄服皂衫、纱帽，谓曰："汝为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当为白纻襕系褱织带也。或命饮宴，燕则以琴自随，此汝外祖出入体也。必有苍头负荷，今胡不然？脱或侵夜，厢巡防卫至所居，颇如是乎?"予兄曰："今不镇了，已是幸事。"

李元则再守长沙，裁供备库副使也。至今湖南兵政、财用、农田、学校，询之莫非其事。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元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湘之农夫以为患，且未知粟米、秆草为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购致也。"湘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誓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秆草，湖北就南湖致粟米，马秣茭也。

嘉祐以前，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唯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筵，于便寝别设留倡徒，用小乐，号呼达旦，或咏东野《三月晦诗》云：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又咏《中秋诗》云：莫辞终夕有，动是隔年期。

赵韩王两京起第，外门皆柴荆，不设正寝。□□□□三间小厅事堂，中位七间，左右分子舍三间，南北各七位，与堂相差。每位东西庑，凿二井。后园亭榭，制作雄丽，见之使人竦然。厅事有倚子一只，样制古朴、保坐分列，自韩王安排，至今不易。太祖幸洛，初见柴荆，既而观堂筵，以及后圃，哂之曰："此老子终是不纯。"堂中犹有雷时酒，如胶漆，以水参之，芳烈倍常，饮之皆醉。初，河南府岁课修内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为赵普修宅，买木所分。"既而有旨：修赵普宅了，上供。

长安启夏门里道东南亭子，今杨六郎园子，即退之所谓符读书城南处也。樊川花□所居，焦咏府竹园，皆韩公别业也。少东白序都官掸金台军别业，老杜所咏处也。

王世则，长沙人，冠岁辞亲入南岳读书，其父遗之二千。居数年，还家宁亲，既而出二千，封识如故。明年状元及第。

西京留台李建中，博雅多艺，其子宗鲁善相人。一年春榜，之京师，命择婿。行次任村逆旅，方就食，有丈夫荷布囊、从驱驴，亦就食于逆旅。宗鲁一见，前揖寒温，延之共案，询其所自，曰："今春不第，将还洛也。"宗鲁不复之京师，与之同归洛中。其父诘之，曰："今既得贵婿，可复回矣。此人生不出选调，死封真王。"于是婿之，乃张尧封也。实生温成皇后，天圣中登进士第，终亳州军事推官，后封清河郡王。

司马温公与庞元鲁俱为张存龙图婿。张夫人贤惠，庞颍公帅太原，温公从辟，是年三十余，未有子，庞公与刘夫人欲有所置。刘发之，张欣然莫逆，未几得之。凡岁几，朝温公，未尝盼睐。庞、刘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召张夫人赏花，温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靓妆，就书院供茶，温公怫然曰："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尔出来此作甚么?"明日，颍公幕府白司马院丞却有祖风，谓相如卓氏也。县君孙兆曰："司马院丞可惜不会弹琴，却会鳖厮趯。"闻者大笑。

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秖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绿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唐笏短厚不屈，今往往见之，王钦臣所执是也。西京任谔所守，任圜笏也。贾种民所守，贾耽笏也。以其短厚，故可以击人。今人之笏，虽有段秀实，亦无能为也。

房陵有猎人，射雉冠一境，矢无虚发。尝遇猿，凡七十有余发，皆不中。猿乃举手长揖而去，因弃弓矢，不复猎。

神宗自隶明川郡王即位，熙宁初，升颍川为顺昌。久知其军谬，遂升许州为颍昌府。

季布为河东太守，帝曰："河东，吾股肱郡也。"即今之河中府，以言密邻王室，股肱相须。今人守太原，谢上表皆引股肱，疏矣。嘉祐、治平间，有中官杜浙者，好与举子同游，学文谈，不悉是非。然居扬州，凡答亲旧书，若此事甚大，必曰："兹务孔洪，如此甚多。"苏子瞻过维扬，苏子容为守，杜在座。子容少息，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后子瞻与同会问，典客曰："为谁?"对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贝丘之役，凡六十日而城下。田京为河北提刑，廨舍在贝州，方出城而难作。其室就乳，一家分散区民家，遗其乳子而去。事定还旧居，凝尘满室，地上犹有被薦，觉有物动，视之，乳子在焉。目精炯，如以口左右掠乳，收而鞠之，今河南李吁妻是也。有子登高科，至今无恙。

《新唐书》最可哂，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年，奸臣亦多矣，所载者才九人，可尽信乎!

汾阳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浑咸宁洗足，咸宁捧玩久之，王曰："何也?"对曰："瑊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视之，哂曰："不追吾。"谓浑中寿也。

或荐王迥于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奇俊何?"客不喻，或哂曰："此介甫谐也。王迥字子高，有遇仙事，六么云奇。倚俊，王家郎也。"

予尝于浑氏见德宗所赐诏书，金钺杂诏数命。其二奉天诏也，一曰：今赐卿剑一口，上至天，下至泉，将军裁之。一曰：今赐卿笔一管，空名补牒一千纸。有立功将士，可随大小书给，不必中覆。如有急，令马希倩奏来，朕今与卿诀矣。钺乐铎无柏，金彩尚存。画像少年，衰生也。与蒲中□水异侍立，彩抱胡须人衰日善射郝。将军浑咸宁，少给事汾阳，未尝惮劳。汾阳在军中，咸宁席未下，夜中酒、溺器必温。汾阳问之，对曰："向峡以请寝。"汾阳念之曰："此可教也。"遂授以兵法。

唐高祖武德初铸开通钱，仰篆隶八分体，十文重一两，为开通元宝，亦曰开元通宝。背有眉，乃大复窦后指甲痕也。进样时，误以甲承之。其铜剂，后人皆不能法，今独隶体钱行于世，八分与篆体钱皆不复见矣。开元之谶，已见武德年宝。

丞相领京兆，辟张先都官通判。一日，张议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语曰："本为辟贤会贤会道无物似情侬今日却来此事公事。"

陶隐居注《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谅食此物。却不知有羊肉面也。

张耆四十二男子，冯行已儿息二十二人。或传耆开窗直厩舍，先以马合，纵婢隔观之，从而为之，罔不成孕。行已每五更以汤沃其下部，日出方罢，无他术。

仁宗庙有侯杰者，踏弩六石，拜官，世谓之侯六石。元丰团教太保长，却为陈留弩，踏六石者不数也，七石以上，方着籍。弓平射一石七斗为应格。建中靖国，予为定州，各散保州兵士射三石七斗，取舍从容矣。循州如人五七斗者。

予尝行泷外百家镇温汤，即哥舒别业也。寺有小碣石，色蓝者，大中十四年崇信孙梁记著。

天祐元年，渭州空同山寺所藏李茂贞牒。天祐十年，河东不禀朱梁，正朔所不得行，不为正统。朱梁系唐，史氏之识浅矣。

元祐末，宣仁圣烈太后上宾。辽人遣使吊祭，辽使回至滑州，死。刳其中央，以头内孔中，植其足。又取叶数百，披掐遍体以疏，别造轂，车方能行。次年春，予被差报谢，入蕃，见其辙路深尺余，此蕃国贵人礼也。贱者则燔之以归，耶律之羓尚矣。

李译谏议知凤翔，卒有蝴蝶之祥，自殡所以至府宇蔽映，无下足处。府官尊毕接武不相辨，挥拂不开，践踏成泥，其大者如扇，丧行逾日方散。至今岐人能言之。

丁晋公南迁，过潭州云山海会寺。供僧，致猕猴无数满山谷，林木皆折，不可致诘也。

西域之蕃处中国，以至夏、契丹交驰，罔不在邻郭，今青唐是也。货到，每十橐驰税一，如是积六十年，宝货不赀。唯真珠、悲翠以柜，金玉、犀象埋之土中。元丰末年，官军下青唐，皆为兵将所有，县官十不一二。王赡以马驼真珠，每线长六尺，象、犀辈为粗重，弃之不取也。中涂有旨搜检，凡战兵所挟，投之黄河，唯环庆一官，露两祖大语曰："我杀人得之，有死而已。"吏不敢问。王赡在房陵，卖金，皆佛臂脆金不精，土人不售。一日，出一手，断之纳诸

煎器，鼓囊久之。既出，金在掌而手完如故，瞻匠大骇，而至今呼瞻为歌利王。

彭汝砺，饶州人，治平状元，熙宁中为江西运判，妻宁氏。适有曾氏子监洪州盐米仓，卒于官，其妻养明宋氏，有色。彭意欲纳之，而方服，未暇也。后十二年，竟如初志。宋氏有姿色，彭委顺不暇，或曰：宋氏中间曾归一朝官而彭不知。绍圣中，彭典九江，病革将逝，命索笔，人以为必有偈颂，乃曰：宿世冤家，五年夫妇。从今而往，不打这鼓。投笔而逝。

长安今府宇，即唐尚书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录厅前石幢，即郎官题名石也。张长史书序，笔画整楷。如张君作字，诡怪颠倒，不可名状，至为楷法，整若军阵，乃为能事之极，无所不可。

波唐善词曲，始为楚州职官。胡知州楷差打蝗虫，唐方少年，负气不堪，其后作《蝗虫三叠》，且曰：不是这下辈无礼，都缘是我自家遭逢。楷大怒，科其带禁军随行，坐赃三十年。至熙宁，魏公札子，特旨改官，辟充大名府签判。作《霜飞叶》云："愿早作归来计"之语，介甫大怒，矢言曰："谁教你！"及河大决曹村，凡豫事者皆获免，其惟唐冲替久之。王广渊以乡间之素，辟渭州签判，作《雨中花》云：有谁念我，如今霜鬓，远赴边堠。广渊闻之，亦怒，责歌者。唐郁不自安，竟卒于官。先自曲初成，识者曰："唐不归矣。"以其有"身在碧云西畔，情随陇水东流"之语，已而果然。

元祐末，宇文昌龄命称聘契丹皇城使，张璪介焉。张颓龄枢府难其行，璪哀请。故事，死于北，朝廷恩数甚渥，北方棺银装校三百两。既行，璪饮冷食生无忌，昌龄戒之，不纳。既至辽境益甚，昌龄颇患之，禁从者无供。璪怒，骂不足。果病嗽，不纳粥药，至十许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复命。登对进前，上面哂之，退语近臣曰："张璪生还，奈何？"诣政堂，诸公大笑，昌龄直被他害杀，每夜使人防视，若有些好恶，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妇孙睥睨，阿翁划地又却来也。

文德殿祖庙，仪鸾司于萧屏上以皮条系一牌，上刻"行室"二字。余曰："天子正衙而谓之行室，社弦大卿回，此有司之失也。"命作衙在所，同行曰："本事见他社出自法云凡自外诏京者，官既降告，付阁门札万。"本官必曰：可依条交割本职公事，乘递马发来赴阙。予在都司，以此白宰相。凡州县监司行遣文字，当著依条令札，坐圣旨是□口□，犹曰依条，恐非也。宰执唯唯，即持指挥去二字，不期岁久复着，所谓官抑不如曹抑也。

韩魏公庆历初自副枢出知阳州，至使相，凡十四年。

《开元礼》不著凶礼，以为预凶事，凡朝廷大故，仓卒裁处，绝无所考据，柳子言之详矣。唐定边事三十年，《国史》无一字言之，以讳国恶。《传灯录》不着二祖偿宿债，此皆切要因缘，俗学所讳。

熙宁中，萧注上殿，神宗曰："臣僚中孰贵？"注曰："文彦博。"又问其次，曰："王安石。"上曰："何谓?"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远。"上面之既退，语近侍曰："兼注衍。"

许相文节张公，嘉祐中长宪台，言事无所避。一日，神宗慰之曰："卿孤寒，凡言照管。"公再拜，对曰："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上曰："何也?"曰："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友。陛下惟中宫二人而已，岂非孤寒?"上罢入内，光宪觉上色不怡，进早膳踌躇。光宪启问，上以公语道之，光宪挥洒，上亦随睫，自尔立贤之意遂决。

州东王文公寝疾，真庙屡访医者视之，仍不得辄归。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讣闻，而医者语人曰："半年厮系，绊与一服药，且大家厮离。"

前辈虽介胄士，有执一不移之节。有裴镇崇班者，晋公之后，监华州赤水镇酒。段少连领漕事，巡过督其职事，命去幞头，既而曰："且与幞头，以待再求点检。"裴曰："此幞头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运判既命去之，不敢擅裹，须候朝廷指挥。"自尔露头治事，凡出入见宾客，以至迎送，露头穿执者三年。朝廷亦闻之，有旨，段少连不合去命官巾幞，罚食，裴即日复冠，人方之贡禹。

张太史明道杂志

[宋]张　耒撰　李开军整理

《张太史明道杂志》一卷，宋人张耒（一〇五二——一一一二）撰。多记北宋一代名公显宦之佚闻故实，颇及文人诗赋事，于黄州风物亦加属意，据清刻本首次标点整理。

白乐天作《紫毫笔》诗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余守宣时，问笔工毫用何处兔？答云：皆陈、亳、宿数州客所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盖兔居原田则毫全，以出入无伤也。宣兔居山，出入为荆棘树石所伤，毫例短秃，则白诗所云非也。白公宣州发解进士，宜知之，偶不问耳。

用事谬误，虽文士时有之。韩文公作《孔子庙记》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巍然当坐，用王者礼。若以谓坛祭之礼不如屋，则何必社稷？天地圜丘方泽，初不屋也，孔子之礼虽极隆，比天地则有间矣。岂以坛屋分隆杀乎？又巍然端坐，后世为土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今文人作文，称乱世曰板荡，此二诗篇名也。板为不治则可；荡则《诗》云：荡荡上帝，下民之辟。荡岂乱意乎？大师举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荡荡无纲纪文章"，非其本义。尧无能名，亦荡荡也。

采石中元水府祠，有韩幹画马一轴，是一武臣过祠下舍之，盖模本也，而人皆以为真。余曾取视之，其典型乃幹法，落笔洗色，常工所为耳。祠前人说：顷年张唐公罢太平守，过祠下见之，不能舍，乃令画工模易取去，以模者纳庙中。及行，他舟皆发，独载画一舟引之不动，其势自沉。张公大恐，还旧本，舟乃安。余绍圣丙子岁罢守宣城，道采石，见此画。其秋寓居宛丘，于外氏李家，见所蓄模本甚多，一马与中元祠中正同，乃信其为模本决也。真幹画乃可宝，模本固易得，唐公何用爱之如此，而神亦甚宝之？由此言之，非独唐公之鉴未精，虽庙神亦误信也。

余所闻相工之验者固多，其尤异非常法所到者有三事。其一：欧阳文忠公应举时，常游京师浴室，院有一僧，熟视公，公因问之曰："吾师能相人乎？"僧曰："然。足下贵人也，然有二事耳。白于面，当名满天下，唇不掩齿，一生常遭人谤骂。"其后，公以文章名世，而屡为言者中以阴事，然卒践二府。其二：江邻几学士在馆阁有时名，诸公多欲引之，而邻几流落不偶，与故相吴正宪相善。时有一僧，能相人，且善医，游江吴二家。无几，江被召修起居注。吴相甚喜，一日谓僧曰："江舍人修注，殊可贺也。"僧愀然曰："事未可知。"吴诘其故，僧曰："江舍人金形人，于法当贵，而留滞至今，久不解其故，近方能了耳。"吴曰："何也?"僧曰："非佳金，铅金耳。修注当日在君侧，本朝火德，铅在火侧，安能久也?"吴亦未以为信。后百余日，江得肺疾，不起。其三事：苏舜钦除名，居姑苏，唐询彦猷守湖州，苏与唐善，因拿舟自苏访之。时湖有报本长老居简，有异术，善知人，唐因谓居简使相苏。简曰："试使来院中。"苏他日往过简，简乃设食其榻，留之竟日，遂留宿。中夜，简乃登苏卧榻，若听其息者。苏觉，乃诊其臂若切脉然，良久，曰："来得也曷。"（吴人谓曷如速）更无他语。他日，唐问简，简亦以前四言对之，唐亦不晓。苏将行，又过简，因问之曰："来得也曷是何等语耶?"简从容曰："若得一州县官，肯起否?"苏大不意，因不复言。而舜钦以明年蒙恩牵复，为湖州别驾，遂不赴官，无几何，物故。此三事，相术之异者。

某初除秘书省正字时，与今刘端明奉世同谢，刘时除左史。余旧见相人术贵天地相临（谓颡颔之势相应），余见刘有此相，又精爽明润，心颇奇之，归谓同舍晁无咎曰："刘左史不迟作两府。"晁不以为然。刘竟再岁签书西府，无咎尝怪余言之验。许将罢成都，入北门，晁二言："冲元非学士可留，非久当执政。"不知何以知之，已而许果除右辖。晁二谓余言："君言刘签书固如神，我相许右丞也不疏。"

吕与叔长安人，话长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髑髅，作紫金色，具家事之甚谨，因尔家富达，有数子得官，遂为盛族。后其家析居，争髑髅，遂斧为数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谓之曰："明皇生死为姓安人极恼。"合坐大笑。时秦学士观方为贾御史弹，不当授馆职，余戏秦曰："千余年前，贾生过秦，今复尔也。"闻者以为佳谑，而秦不欢。

河豚鱼，水族之奇味也，而世传以为有毒，能杀人，中毒则觉胀，亟取不洁食，乃可解，不尔必死。余时守丹阳及宣城，见土人户食之，其烹煮亦无法，但用蒌蒿、荻笋、菘菜三物，云最相宜，用菘以渗其膏耳，而未尝见死者。或云土人习之，故不伤，是大不然。苏子瞻，是蜀人守扬州；晁无咎，济州人作倅。河豚出时，每日食之，二人了无所觉，但爱其珍美而已。南人言：鱼无颊、无鳞与目能开阖及作声者有毒，而河豚备此五者，故人畏之。而此鱼自有二种色，淡黑有文点谓之班子，云能毒人，而土人亦不甚以捕也。苏子瞻在资善堂与数人谈河豚之美，诸人极口譬喻称赞，子瞻但云"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人服以为精要。余在真州，会上食假河豚，是用江鮰作之，味极珍。有一官妓谓余曰："河豚肉味颇类鮰而过之，又鮰无脂脾也。"（脾，论咄反，河豚腹中白腴也。土人谓之西施乳，珍美之极）晁无咎谓："味似鳗鲡而肉差紧，多食不令人腻。"此鱼出时必成群，一网取数十。初出时，虽其乡亦甚贵，在仲春间，吴人此时会客，无此鱼则非盛会。其美尤宜再温，吴人多晨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温以进。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太栗，而浸之经宿，大如弹丸也。或云：中其毒者亦不必食不洁，水调炒槐花末及龙脑水皆可解。余见人有说中此毒急服至宝丹亦解，橄榄最解鱼毒，其羹中多用之，而吴人悉不论此，直云用不洁解河豚，是戏语耳，恶乌头附子之属。丁骘吴人，因食河豚而死，或云：丁自是中风，非因食鱼。

韩少师持国，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其一句云：多情到了多病。有老婢，每听之辄云："大官体中每与人别，我天将风雨辄体中不佳，而贵人多情致病耶。"又有一官人，谈语好文，尝谒一班行，临退揖而前曰："未敢款谈，旦夕专候宇下。"班行作色曰："何如趁取今日晴暖说了？"而此官人了不解。

先人尝任三司检法官，以亲老求知吴江县，将之官，名公多作诗送行，而吴正宪王中甫诗工。吴诗云：全吴风景好，之子去弦歌。夜犬惊胥少，秋鲈饷客多。县楼疑海蜃，衙鼓答江鼍。遥想晨凫下，长桥正绿波。王诗云：乍被轩绥宠，新辞计省繁。三江吴故国，百里汉郎官。烟水莼牙紫，霜天橘颗丹。优游民政外，风月即清欢。

王中父名介，衢州人，以制举登第，性聪悟绝人，所尝读书皆成诵，而任气多忤物，以故不达，终于馆职知州。其作诗多用助语足句，有《送人应举》诗，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携手去来兮。又《赠人落第》诗云：命也岂终否，时乎不暂留。勉哉藏素业，以待岁之秋。此格古未有也。平生所嗜唯书，不治他事。其谈语多用故事，浅闻者未易晓。知湖州日，判司理《请覆检官状》云：督邮所由。得此状遍寻督邮，无知者，乃复入白之，介曰："督邮即录参也，据尔如此，全不读书。"闻者皆笑。

杜甫之父名闲，而甫诗不讳闲。某在馆中时，同舍屡论及此，余谓甫天姿笃于忠孝，于父名非不获已，宜不忍言。试问王仲至讨论之，果得其由：大抵本误也。《寒食》诗云：田父邀皆去，邻家闲不违。仲至家有古写本杜诗，作"问不违"，作"问"实胜"闲"。又《诸将》诗云：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闲。写本作"殷"字，亦有理，语更雄健。又有：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惊鸥下急湍。本作"开幔"，开慢语更工，因开幔见蝶过也。惟《韩幹画马赞》有"御闲敏"，写本无异说，虽容是开敏，而礼卒哭乃讳，《马赞》容是父在所为也。

先君尝从赵周翰授《易》，与周翰稍密。先君尝与客语："周翰作诗，极有风味，据此风流，是温飞卿韩致光之流，而世以朴儒处之，非也。尝作《梅》诗，有一联云：霜女遗灵长着素，玉妃余恨结成酸。又有一诗以《向来》为题，其诗曰：向来精思已陈陈，旅思无端不及春。潘子形容伤白发，沈郎文字暗丹唇。此诗奇丽之极，岂野儒所为乎？"

七言、五言、四言、三言，虽论诗者谓各有所起，然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但除四言，不全章如此耳。韵虽起沈休文，而自有三百篇则有之矣，但休文四声，其律度尤精密耳。余尝读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诗，休文虽作者，至牵于铺言足数，亦不能工，仅成语耳。黄九说："《雄雉》诗何以见取于夫子？应是取趁韵耳。谓'瞻彼日月'以下至篇终，韵极不伦也。韩吏部《此日足可惜》诗，自尝字入行字，又入江字、崇字，虽越逸出常制，而读之不觉，信奇作也。"子瞻说："读吏部古诗，凡七言者则觉上六字为韵设，五言则上四字为韵设，如'君不强起时难更'、'持一念万漏'之类是也，不若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则退之于诗，诚未臻其极也。"韩退之穷文之变，每不循轨辙。古今人作七言诗，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人清晨梳白头，先帝天马玉花骢"之类，而退之乃变句脉以上三下四，如"落以斧斤引缰徽，虽欲悔舌不可扪"之类是也。退之作诗，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诗律尤精，如"愁深苑猿夜，梦短越鸡晨"、"乱松知野寺，余雪记山田"

之类，当时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笔，从来便忽略小巧，故律诗多不工，如陈商小诗，叙情赋景，直是至到而已，脱诗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良田。柳少习时文，自迁谪后始专古学，有当世诗人之习耳。

南唐平，徐铉入朝，见中朝士大夫寒月衣毛衫，乃叹曰："自五胡猾夏，乃有此风。"铉鄙之，不肯服，在邠州中寒疾死。铉之为此言，是不甘为亡国之俘，为丑言以薄中朝士大夫耳。不然，岂不读《毛诗》也？《豳》诗曰：无衣无褐，郑玄注：褐，毛布也。毛布非今缎子乎？则其来自三代也。古人衣裘，并皮衣之为裘，取毛织之为褐，理何爽乎？

苏长公有诗云：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黄九云"初日头"，问其义，但云若此僧负暄于初日耳。余不然，黄甚不平，曰："岂有用白对天乎？"余异日问苏公，公曰："若是黄九要改作日头，也不奈他何？"

读书有义未通而辄改字者，最学者大病也。老杜《同谷》诗有"黄精无苗山雪盛"，后人所改也，其旧乃"黄独"也，读者不知其义，因改为"精"。其实黄独自一物也，本处谓之土芋，其根唯一颗，而色黄，故名黄独耳。饥岁土人掘食以充粮，故老杜云耳。郑玄解经以绿为禄，以牺为莎，亦此类也。

古说黄目乃尊，上画人目，而禁中有古樽，乃画龟。或言虫中惟龟目最黄，不然，人目黄乃病也。

杜子美有《问人求小猢狲》诗曰：闻说夔州路，山猿树树悬。猢狲与猿两物也，而子美乃闻猿而觅猢狲，亦大卤莽矣。

潞公以太尉镇洛师，遇生日，僚吏皆献诗，多云五福全者，潞公不悦，曰："遽使我考终命耶？"有一客诗云"绰约肌肤如处子"，盖用《庄子》姑射仙人事也，洛人笑之曰："愿尔得妇色若此。"潞公色黔也。

苏惠州尝以作诗下狱，自黄州再起，遂遍历侍从，而作诗每为不知者咀味，以为有讥讪，而实不然也。出守钱塘来别潞公，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临别上马，笑曰："若还兴也，便有笺云。"时有吴处厚者，取蔡安州诗作注，蔡安州遂遇祸，故有笺云之戏。兴也，盖取毛郑孙《诗》分六义者。又云："愿君不忘鄙言。某虽老悖，然所谓者希之岁，不妨也善之言。"

某谪监黄州市征，有一举子惠简求免税，书札稍如法，乃言舟中无货可税，但奉大人指挥，令往荆南府取先考灵柩耳。同官皆绝倒。

钱穆内相，本以文翰风流著称，而尹京为近时第一。余尝见其剖决甚闲暇，杂以谈笑诨语，而胥吏每一顾问，皆股栗不能对。一日，因决一大滞狱，内外称之，会朝处，苏长公誉之曰："所谓霹雳手也。"钱曰："安能霹雳手，仅免葫芦蹄也。"葫音鹘。

苏侍郎言："每见州府召客，观其品别人类，已足观政矣。"

钱穆尝言："三世仕宦，方会着衣吃饭。"故钱公每飨客致馔，皆精要而不繁。

旧说宋莒公通小学，好证人误书，坐此亦招怨。如李献臣三子，名皆从累字，长寿朋、次复圭、次徒舅也。莒公曰："朋象凤羽之形，非两月也。"正此类甚多。又有以方回首类之曰："不知回字直屈一画耳，非两口也。"

汉阳武昌，滨江多鱼，土人取江鱼皆剖之，不加盐，暴江岸上，数累千百，虽盛暑为蝇蚋所败，不顾也。候其干乃以物压作鱐，谓之淡鱼，载往江西卖之，一斤近百钱。饶信间尤重之，若饮食祭享无淡鱼，则非盛礼，虽臭腐可恶，而更以为佳。一船淡鱼其直数百千，税额亦极重，黄州税物，每有三淡鱼船，则一日课利不忧。

贡父刘公作给事中时，郑穆学士表请致仕，状过门下省，刘公谓同舍曰："宏中请致仕，为年若干也？"答者曰："郑年七十三矣。"刘公遽曰："慎不可遂其请。"问曰："何故也？"刘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时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公闻之甚不怿。宏中，穆字也。

熙宁中，有班中一大校，姓李，忘其名，尝监牧马于陈留雍丘之间。野中有丛祠，俗传以为周襄王公主墓，李因取纸钱就墓拜焚之，纸钱不化，因忽昏仆地，不知人。久之苏，谓其徒曰："属公主召我。"又叹曰："乃尔富贵。"因不复语，虽问亦不答。牧事已归家，即与其妻异寝，后亦寝疾。元丰中，忽一日，顾左右取衣冠甚急，又云备马，云当从驾。其父问："从何驾也？"答曰："皇太后驾也。"既被衣冠，良久遂卒，乃慈圣太后崩日也。

殿中丞丘濬，多言人也，尝在杭谒珊禅师，珊见之殊傲。俄倾有州将子弟来谒珊，降阶接礼甚恭，濬不能平。子弟退，乃问珊曰："和尚接濬甚傲，而接州将子弟乃尔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濬勃然起，掴珊数下，乃徐曰："和尚莫怪，打是不

打，不打是打。"

沈存中博学多能，天文、历数、钟律、壬遁，皆极其妙，尤善用算，然甚好弈棋终不能高。尝著书论棋法，谓连书万字五十二而尽棋局之变，而余见世工棋者，岂尽能用算知此数？至有不分菽麦，临局便用智特妙，而括欲以算数学之，可见其迂矣。括又自言推数知死时在称意中，尝言括死时颇热闹。然括之死，乃在谪废中，非称意也。

王圣美尝言："经传中无婶与妗字。"考其说，婶字乃世母字二合呼也，妗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两字音为一）

司马温公，当世大儒，博学无所不通，虽已贵显，而刻苦记览甚于韦布。尝为某言："学者读书，少能自第一卷读至卷末，往往或从中或从末随意读起，又多不能终篇。"光性最专，犹尝患如此。从来惟见何涉学士，案上惟致一书，读之自首至尾，正错校字以至读终，未终卷誓不他读，此学者所难也。何涉蜀人。

余游洛阳大字院，见欧公、谢希深、尹师鲁、圣俞等避暑唱和，诗牌后有一和者称乡贡进士王复，有一联押权字特妙：早蝉秋有信，多雨暑无权。后不甚显名，洛人云仕亦至典郡正郎。

古人作诗赋事，不必皆实，如谢宣城诗"澄江净如练"，宣城去江近百里，州治左右无江，但有两溪耳。或当时谓溪为江亦未可知也。此犹班固谓"八川分流"。

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贡父滑稽而解纷多此类。

掌禹锡学士，厚德老儒，而性涉迂滞。尝言一生读书，但得佳赋题数个，每遇差考试辄用之，用亦几尽。尝试监生，试《砥柱勒铭赋》。此铭今具在，乃唐太宗铭禹功，而掌公误记为太宗自铭其功。宋涣中第一，其赋悉是太宗自铭。韩玉女时为御史，因章劾之。有无名子作一阙嘲之云：砥柱勒铭赋，本赞禹功勋。试官亲处分，赞唐文。秀才冥（上）子里，銮驾幸并汾。恰似郑州去，出曹门。冥子，里俗谓昏也。

世传朱全忠作四镇时，一日与宾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试召一视地工验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见于辞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视之，工再拜贺曰："此所谓乾上龙尾地，建庙固宜然。非大贵人，不见此地。"全忠喜，薄赐而遣之。工出，宾僚或戏之曰："尔若非乾上龙尾，当坎下驴头矣。"东北人谓斫伐为坎。

世传谢仙火字，云谢仙是雷部中神名，主行火，此乃木筏上各私记其主姓名耳。火犹甲也，乃谢仙火中木也。今筏商皆刻木记主名，不惟谢仙也，意或偶合。道藏所载乎？未可知也。

庄子论万物出入于机，有程生马、马生人。而沈存忠《笔谈》乃谓行关中，闻人云此中有程，遂以为生马之程，而不知秦声谓虫为程，虫即虎也，岂庄子之谓欤？生马生人之论，古今未见通者，未可遽解也。

王黄州诗云：刺史好诗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而黄州呼醉为沮，呼吟为垠（逆斤切），不知呼醉吟竟是何名也？黄州厮役多无名，止以第行为称而便称为名。余自罢守宣城，至今且二年，所过州府数十，而有佳酒者不过三四处。高邮酒最佳，几似内法，问之其匠，故内库匠也；其次陈州琼液酒，陈辅郡之雄，自宜有佳匠；其次乃黄州酒，可亚琼液而差薄。此谪官中一幸也。平生饮徒，大抵止能饮五升以上，未有至斗者，惟刘仲平学士、杨器之朝奉能大杯满釂，然不过六七升醉矣。晁无咎与余酒量正敌，每相遇两人对饮，辄尽一斗才微醺耳。

范丞相、司马太师，俱以闲官居洛中，余时待次洛下。一日春寒中谒之，先见温公。时寒甚，天欲雪，温公命至一小书室中坐，对谈久之，炉不设火，语移时，主人设粟汤一杯而退。后至留司御史台见范公，才见，主人便言天寒，远来不易，趣命温酒，大杯满釂，三杯而去。此事可见二公之趣也。

士人有双渐者，性滑稽，尝为县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憩一僧寺中。方入门，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长官可同饮三杯否？"渐怒其容易，叱去。而引僧犹不已，曰："偶有少佳酒，同饮三杯如何？"渐发怒，令拽出去，俄以属吏，渐亦就憩。至晚，吏呈案，渐乃判云：谈何容易，邀下官同饮三杯；礼让往来，请上座独吃八棒。竟笞遣之。

苏舜元字才翁，舜钦字子美，兄弟也。舜钦名藉甚，才翁人少称之，然才翁书，字清劲老健，实过子美，至为诗，有嘉句子美亦不逮也。才翁有《宿僧院》诗，一联云：断香浮缺月，古像守昏灯，可谓嘉绝。

高邮崔伯易龙图，性信鬼神，屡典郡所，至必缮

祠庙，其居家亦常祭享，甚专精也。尝为余言：任兵部员外郎时，一日下直出省，其直舍有火炉，尽去火以大铁罩覆之。明早入省，去铁罩，则灰上有一名字，舍中不得人，崔已怪之。遂复罩炉乃祝之曰："若果有所告，来日当别有字来。"早去罩视之，有一表字，崔了不解。其后不数日，迁礼部郎中，初视事，吏持一印来，曰："此名表郎印也。"盖礼部掌撰贺慰诸表，表后署所撰郎官名，故有此印。伯易以谓神告。

杨大年奉诏修《册府元龟》，每数卷成，辄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签贴，有少差误必见，至有数十签。大年虽服上之精鉴，而心颇自愧，窃惴上万机少暇，不应能如此。稍访问之，乃每进本，到辄降付陈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发，故谬误处皆签贴以进。大年乃盛荐彭年文字，请与同修，自是进本降出，不复签矣。

黄州盖楚东北之鄙，与蕲鄂江沔光寿，一大薮泽也。其地多陂泽丘阜，而无高山，江流其中，故其民有鱼稻之利，而深山溪涧往往可灌溉，故农惰而田事不修。其商贾之所聚而田稍平坦，辄为丛落，数州皆大聚落也。而黄之陋特甚，名为州而无城郭，西以江为固，其三隅略有垣，壁间为藩篱，因堆阜揽草蔓而已。城中民居才十二三，余皆积木荒田，民耕渔其中。方盛夏时，草蔓蒙密，绵亘衢路，其俗褊迫俭陋而机巧，语音轻清类荆楚，而重浊类江左。虽濒江，而大风雨大寒暑辄无鱼。其虫多蛇，号白花者治风，本出蕲州，甚贵，其出黄州者，虽死两目有光，治疾有验，土人能捕之，岁贡王府。黄人言：此蛇不采食，蟠草中遇物自至者而食之，其治疾亦不尽如《本草》所载。余尝病疥癣，食尽三蛇而无验。黄之东三驿，地名岐亭，有山名拘罗，出蜈蚣，俗传其大者袤丈。土人捕得，以烟熏干之，商贾岁岁贩入北方，土人有致富者。

余谪官时，自宛丘赴黄，自陈逾蔡，由蔡道光乃至。自蔡之新息东门渡淮后，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岭，险处更不通马，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驴笑、门限、春风、鲍家，皆岭名也。自入光境无面食，市所售饼饵，色如土沙，殆不可咀。入黄境先道麻城，县境夹道皆松，甚茂，稍稍摧败不相属矣。云麻城令有张君者，课民植之，后宰不能继，故松稍衰□。余在黄闻令吕者，以课民种松获罪矣。黄州牌税最重，所谓牌者皆大木板，每四片为一副，盖一棺之用也。其贩皆自湖南郴连辰邵等州，其山多大木，山中人售板，值甚贱，又多以缯帛鱼鲊牛肉等相易，而至真州货之，获厚利，故虽重征，商人不惮也。大者为障板，所谓障者，编竹为之而周以木浮之牌，而每至江流急处，则先放障，更自障缀索牌上，揽索而前，则牌行差安而无虞。小者为橹牌，两隅摇橹如舟。凡牌皆中立一柱，贯出牌下，所以候水深浅，谓之将军柱云。湖南远方北人守官者，代还多乘牌，所至千，官府求轻税，或冒乘客牌，即为主之，亦一弊事。

蕲水县有高医庞安时者，治疾无不愈，其处方用意几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从人授也。蕲有富家子，窃出游倡，邻人有斗者排动屋壁，富人子方惊惧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陈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惊，到家发狂，性理遂错，医巫百方不能已。庞为剂药，求得绞囚绳烧为灰以调药，一剂而愈。庞得他人药尝之，入口即知其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绍圣戊寅岁，余在黄州，见上元沽酒人，头已簪麦穗，土人言：常年不尔。

黄州，江南流，在州西，其上流乃谓之上津，其下水谓之下津。去治无百步，有山入江，后崖颇峻峙，土人言此赤壁矶也。按：周瑜破曹公于赤壁，云陈于江北，而黄州江东西流，无江北。至汉阳江南北流，复有赤壁山，疑汉阳是瑜战处。南人谓山入水处为矶，而黄人呼赤壁讹为赤鼻。

苏侍郎由黄门谪知汝州，因游天庆观。见殿上壁画甚精，问之乃吴道子笔也，而殿稍不完，因施己俸新之。工又于殿脊上火珠中见有书字，盖记建殿年月，后有书曰：某年月日有姓苏人重修。校其时，正黄门修时也。然则人之行止，岂偶然哉。

黄州有小蛇，首尾相类，因谓两头蛇。余视之，其尾端盖类首而非也。土人言：此蛇老蚯蚓所化，无甚大者，其大不过如大蚓，行不类蛇，宛转甚钝，又谓之山蚓。

杨国宝学士，荥阳人，颇以文行著称。元祐中任开封府推官，一家大小十余口死几尽，国宝最后亦卒。先是国宝有妹孀，依其兄以居。妹有庖婢，一日忽如病心狂语，终日不休，语颇凶怪，或取土为丘坟状守之而哭，人以为不祥，劝杨逐之，杨不听。时某与杨同馆供职，时杨方丧一女，一日谓余曰："余夜梦一蛇，首有冠。"余素闻蛇身而冠，谓之丧门，大不祥，心知杨之祸未已也，不欲言之，已而果然。

田京待制将取幞头戴之，有蛇出幞头下。或言蛇戴幞头丧门也，不数日京死。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每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

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信，近见事有类是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

黄州雨后，泥中有虫如细蚓，长尺余，土人谓之蛊。言或人践之，至其所践处皆拆裂。又有一虫亦谓之蛊，头如刬，身长尺许，稍萦之即断不伦。而北方凡屋角阴处，有虫善跃而长，眉目有班，灶间亦有，南人谓之钱驼儿，疑《诗》所谓伊威。

黄州窗壁间有大蜘蛛，足长三寸，而腹极小，行甚驶，腹无丝，不能为网。

蕲州一日有赦书至，乃绍圣五年五月朔，受传国宝赦也。郡官未知赦因，请问太守，其守妄人也，曰：“此赦以近修大庆殿成耳。”乃是赦文中有一句云：告成大庆。记唐人有得友人书云：改年多感，即宣传云：近改多感元年。正类此事。

王荆公知制诰，因读张公安道旧制词，见其作《曹佾建节制》，其一联云：世载其德，有狐赵之旧勋；文定厥祥，实姜任之高姓。大叹服其着题而语妙。此事某见蔡卞说。

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举中第，尝押兵之夔州，行峡路，暮投一山驿。驿吏曰：“从前此驿不宿客，相传堂中夜有怪物。”君武少年，气豪健，不顾，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窗中下，类大飞鸟，左右击搏。君武扪常所弄铁鞭挥击，俄中之，遂堕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发盆视之，乃一大水鸟，如雏鹤，细视之，乃有四目，因毙之，自后驿无怪。

世传王魏公当国时，玉清宫初成，丁崖相令大具酒食，列幕次以饮食游者，后游者多诣丁，诉玉清饮食官视不谨，多薄恶不可食。丁至中书言于魏公，公不答，丁三四言，终无所云。丁色变，问相公何以不答，公曰：“此地不是与人理会馒头夹子处。”

前辈谈经，重变先儒旧说，虽时有不同，不敢容易，非如近时学者，欲变则变，断自胸臆，不复参考。见苏侍郎说李迪与贾边过省时，同落第，以“当仁不让于师”为论题，而贾解师为众，与传注异。时李落韵，有司遂奏禀焉，诏落贾而取李，重变旧说也。

近世传沈存中《笔谈》所载殊有佳处，然其言语体势绝似魏朴、王子韶，盖括善二人故也。

沈存中为客话越州鳗井事，曰：“括亲见上井时如常鳗鲡耳，俄顷稍大，已而缘柱而上，大与柱等。”客曰：“启内翰，好粗鳗。”世谓无理诳人为粗谩。余亦数闻人说鳗井，亦信神异。

邵雍字尧夫，洛阳人也，不应举，布衣穷居，一时贤者皆与之交游。为人恺悌，和易可亲，而喜以其学教人。其学得诸易数，谓今五行之外，复有先天五行，其说皆有条理，而雍用之可以逆知来事，其言屡验。某在史院时，曾得其著书号《皇极经世论》者数十卷，读之不甚可晓。其书中所论有配律历及平上去入四声处，莫可考也。又有《周易卦图》，未曾见之。或言雍此学无所从授，而心自得也；或言雍父得江邻几学士家婢而生雍，婢携江氏家书数编来，邵氏雍取而读之，乃得此学，未知信否？

韩魏公帅太原，以多病求乡郡，遂建相州之节，知相州，到郡疾亦未安。一夕，有大星殒寝堂之后，家人大惊，以谓不祥。久之，魏公方行而仆于地，家人尤恶之，而久之疾遂平，了无一事。而一日邸报至，王贻永卒。贻永亦建相州节，星殒于相，为贻永也。贻永庸人，方在位时，言官百方撼之不能损，岂知天上有物主之欤？贻永所谓没兴王驸马者。此事见魏公侄正彦说。

卫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镇一神祠中，与人语，虽若高阔而间有深处，类有道者，莫能测。虽病瞽而说书，遣人读而听之便达其义，无复遗忘。每筭历，布筭满，按以手，略抚之，人有窃取一筭，再抚之即觉。其市物择其良苦，虽毫厘不可欺，有取其已弃者与之，朴即怒曰：“是已尝弃矣。”由是人无能欺，亦莫知何以能若此也。颇言人未来休咎，亦屡中。曾布令海州沭阳，来楚见监司求举状，不遂，因试问朴以休咎，朴曰：“公何忧？自此三年，当为翰林学士矣。”已而信然。朴年七十余卒，或言朴能养性导气，仙去不死也。朴尝令人听其脑中有声，常若滴水云。

仁宗时有大豪焦隐者，尝诣三司投状，乞买扑解州盐池，岁纳净利。时王君贶主计曰：“买扑无不可者，但当先自举一后界乃可。”焦词屈乃出，叹曰：“措大家也有长处。”

张文定以端明殿学士尹成都日，值药市，其门医李生因市药遇一老人，相与问讯，老人曰：“张公已再镇蜀矣。”文定实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药二粒，君为我达于公，或公不信，未肯饵，则以一粒烹水银，俟汞成金，可无疑也。”李生以药献公。公素好道，闻之甚喜，乃于府第小亭，躬

取水银构火，投药一粒烹之。既烹，有声如粥沸，有红光自鼎中起，俄顷光罩一亭，而鼎中声亦屡□，火灭视鼎中，烂然饼金矣。公取余一粒即服之。公寿八十五，岁康宁，终身无疾，坐而逝。殡后柩有大声，岂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腹，岂与常人同腐也？某见公子恕说："药金一两许，公令作四指环，其一公以奉其父，其一与其夫人，其一长子，其一以自服。父、夫人、长子皆前没，金亦随葬，独公者犹在。"恕言此时公尚无恙，意今亦葬之矣。某尝问恕以公居常导养之方，恕亦不尽知其深妙处，恕但言："公自中年后即清居，独居一堂，每旦起即徐步，周环约五里所，日以是为常，不见别有施为也。少时服朱砂，又服天门冬，既老亦罢之。"公年八十余时，某犹见之，视其□颊，白腻如少年然。公少年喜饮酒，饮量绝人，晚年病目，亦其毒也。公颇得彭老御内之术，屡以试用，公言："唯一次实觉精气上溯至脑耳，他时不觉也。"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饮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语未必然。某见数老人皆饮食至少，其说亦有理。内侍张茂则，每食不过粗饭一醆许，浓腻之物绝不向口，老而安宁，年八十余。茂则每劝人必曰："且少食，无大饱。"王晳龙图，造食物必至精细，食不尽一器，食包子不过一二枚耳，年八十卒。临老尤康强，精神不衰，王为余言：食取补气，不饥即已，饱生众疾，至用药物消化，尤伤和也。刘几秘监，食物尤薄，仅饱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刘监尤喜饮酒，每饮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实而已。循州苏侍郎每见某即劝令节食，言食少即藏气，流通而少疾。苏公贬瘴乡，累年近六十，而传闻亦康健无疾，盖得此力也。苏公饮酒而不饮药，每与客食，未饱已舍匕筯。

世传唐张又新在李绅席上作诗赠乐妓云：云雨分飞二十年，当时求梦不曾眠。此诗固佳，然误矣。夫求梦须眠，不眠安得有梦？

黄州仓有大蛇，其尾之围犹如人股，仓连州宅园，蛇时时往来，人或见之。

有奉议郎丁綖者，某同年进士也，尝言其祖好道，多延方士。尝任荆南监兵，有一道人，礼之颇厚。丁罢官，道人相送，临行出一小木偶人，如手指大，谓丁曰："或酒尽时以此投瓶中。"丁离荆南数程，野次逢故旧，相与饮酒，俄而壶竭，丁试取木偶投瓶中，以纸盖瓶口，顷之，闻木人触瓶纸有声，亟开视之，芳酎溢瓶矣。不知后如何。

余平生所见方士道人，惟见陈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语言不常，有中理处。王侍读陶守陈，颇礼之，数问房中之方，江无所答。王问有强兵战胜之术如何？江曰："百战百胜不如不战。"其言大抵类此。余外祖李少卿居陈，以年德为一乡所服，常延礼江，而江竟无所教。李一旦谓江曰："与君相知有年矣，竟锁胸臆不我教乎？"江曰："君示钥匙，余不惮开也。"江止无常处，或神祠、佛寺，下里、贫舍，遇便宿。惟持藁一束，时时题所止壁，作诗句。又有近性宗处，喜与小儿辈戏，或终日，小儿以狗蝇巴豆盈掬与之，江随便啖食，而了无他。因冲部使者，导从使者怒，执送州杖之，出曰好打好打，人窥其杖处，初无损也。后有客自北门来，云尝遇夜风雨，寄宿道旁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至晓别去，老人曰："到陈州为传语任江客到陈城北草市。"王江遇之，曰："何不道传语?"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真也。自尔江稍往来他处，或至京师，今不复见矣。

鸡能司晨，见于经传，以为至信，而未必然也。某任河南寿安尉，因验尸往旁县，夜宿一村寺中，以明日程尚远，余谓从者曰："鸡鸣时上道。"从者曰："今天寒鸡懒，俟其鸣，向明矣，不若见星而行也。"余未之信。明日将旦而行，鸡竟未鸣。在黄州时，或夜月出，四邻鸡悉鸣。大抵有情之物，自不能有常，而或变也。

光君旧说："尝随侍祖父官闽，有一官人家子弟，秀颖美风表，善作诗，诗格似李长吉，有一联云：细草行藤路，垂杨席帽风。然夭卒。"又尝见张去华说："一道人能诗，一联云：窗风枯砚滴，山雨慢琴弦，亦颇幽奇。"

元祐中袷享，诏南京张安道陪祠，安道因苏子由托某撰辞免及谢得请表，余撰去。后见张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独表内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为邪也。张公高简，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韩魏公当国，遣使出诸道，以宽恤民力为名。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见外来宾客，必问宽恤使者不扰郡县否，意恐诏使骚扰，民重不安也。无几，皆罢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大者曰察访，小至于兴水利、种稻田，皆遣使，使者项背相望于道。荆公尝言："读大小《雅》言周文武故事，而《小雅》第三篇便言'皇皇者华'，君遣使臣，故遣使为先务。"二公所见如是。

干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凡人小小通塞亦先有符兆，不可诬也。某应举时，已获荐赴南省，僦居省前汴上散屋中。初入屋，悬寝帐，忽见余帐后有一黄草新绳子垂下，草甚劲紧，自相纠绕成一

及字，余曰："此乃佳兆。"盖闻人谓登科为及也。省试罢归，省榜将出，复至京师，寓相国一乡僧院中，晨起漱口喷水门上，觉水湿处隐然有字，因洗视之，乃四字云"荣登在即"也。是岁余叨忝。

凡观人之术无他，但作事神气足者，不富贵即寿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无可议者也自难得，况终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观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毁，物理之不可移者。

元丰七年正旦元会，驾既坐，辂屋忽崩，玉辂遂碎，守辂士压死者数人，舆尸而出。明年，永裕晏驾，此近不祥也。

器宽易动，意形于色，得少为足与好妄语者，皆夭折贫贱之相，余验之非一。

某元祐中，记一日因朝罢复追班宣麻，乃是杨王改封徐王制。时郑宏中学士在班中，谓某曰："穆旧为杨府官僚，将往贺之，但以贺者与王名正同音，故不欲也。"意甚不足。某曰："王名颢，不名贺也。"郑曰："字虽不同，音正类耳。"盖闽人颢贺同音耳。此事古人亦时有之。韩退之作《方桥》诗云：可居兼可过，后乃云：方桥如此做，是读做作佐也。

国初时，天下县令多是资高选人，年各已老，故所临多贫，榻几与民为等列。然多晓田里间事，又既不自尊大，则民间情伪利病，得以上达，故下亦颇安之，称得人者亦十四五，然当时议者靳笑而病之久矣。自范文正公始建请举县令，佐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有举主始得作令。自此旧弊尽革，为令多新进士，不然则人家子弟，所临渐渐晓文法，皆洁己求进，吏民畏仰之矣，人皆以为便。某在洛中时，见一二老成所论异于此。其说以谓旧令虽无峻整治状，而与民意亲，上下相安，往往蒙利；今令徒文具，可以为美观耳，于民无甚益。往时虽有求于民而民乐输，不以为费，比之事鞭箠以急税赋，扰田里以督期会，则大异矣。自举令以来，民不敢仰视令矣，何有哉？此说亦有理。

王文恪以风节文词著称，而性好吏事，以察为明。留守西京日，长水县申请买木钱数百千，王视其状，便亟呼吏作，教下县令追买木一行人，吏九十余人皆械送府。既至，皆以属吏，吏莫知所以致罪。久之不得情，乃请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书押而后用印，故印在书上，今此状乃先印后书，字在印上，必有奸也。"于是鞫之，果重叠冒请，盗印为之者。洛人皆服其精。

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不曾忙，范丞相不曾疑。苏公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范公见事便洞达情实，各有部分，未尝疑惑。此皆过人者。

吕子进说：其父正献公平生清淡无嗜，好学问，至老不衰，博习本朝典故，而不治其琐细有司之事，尝曰："贤者当志其大者。"

嘉祐中，尝欲除张尧佐节度，陈秀公作中丞，与全台上殿争之。仁宗初盛怒，作色待之，既进见，迎谓之曰："岂欲论张尧佐不当授节度使耶？节度使本粗官，何用甚争？"时唐质肃公作御史里行，最在众人后，越次而前曰："节度使太祖太宗总曾作来，恐非粗官。"上竦然，而尧佐此命竟罢。

范蜀公不信佛说，大苏公尝与公论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说。范公云："镇平生事非目所见者未尝信。"苏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设公有疾令医切脉，医曰寒则服热药，曰热则饵寒药，公何尝见脉而信之如此？何独至于佛而必待见耶？"

刘几字伯寿，洛阳人，自言唐文静之后。登进士高科，后换武官，数守边，号知兵。某尉河南寿安时，遇几，时年已七十余，精神不衰，体干轻健，犹剧饮，无日不饮酒，听其论事，有过人者。余素闻其善养生，又见其年老不衰，因问谘之。几挐余手曰："我有术欲授子，以是房中补导之术。"余应之曰："方困小官家，惟一妇，何地施此？"遂不复授。然见几饮酒，每一饮酒辄一漱口，虽醉不忘也，曰："此可以无齿疾。"晡后食少许物便已。一夕与余饮，各大醉就寝，五更余觉，觉饥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略遣宿酒。"余起观之，见几以被自覆，渐起两足，久之乃兴进粥，谈笑至旦，略无少苦。几最晓音，数为余言之，余亦未尝学钟律，不能尽记其说，犹记其一说颇有理。几言：有士人陈昭素者，颇以知音自许，欲自言朝廷愿定大乐，几问其说，昭素讲之已备，几谓之曰："此不足恃也，定乐之要在心通而耳晓。今乐发黄钟之钟，用铜若干，今具以三若干铜，火齐金汁无少异者，铸为三黄钟，举而扣之，为三声耶？一声也？"昭素曰："金火虽均，声不能无变。"几曰："此须子心与耳，知黄钟而后可法，不足恃也。"此语有理。后数年，几遇余于陈，几病矣，无几何而卒。几有子婿陈令者，佳士也，颇知其妇翁之术，曰：暖外肾而已。其法以两手掬而暖之，默坐调息至千息，两肾融液如泥，沦入腰间。此术至妙，几有弟忱所言亦如此。

晁氏客语

[宋]晁说之撰　李开军整理

《晁氏客语》一卷，宋人晁说之（一〇五九——一一二九）撰。书中记录北宋名公和学者但主要是晁氏自己的论学谈性悟道之语，又于范纯夫之言行多有录述。有《学海类编》、《百川学海》等版本。据前者标点整理。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与叔云："古之学者纯意于德行，而无意于功名；今之学者有意于功名，而未纯于德行。至其下，则又为利而学也。"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就性上看，颜渊问仁，孔子告之以礼，仁与礼果异乎?

陈平令周勃先入北军，亦不是推让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试难也。

人臣事君，当以王陵为正。

学者有益，须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当与天地齐量，天地未尝老而人自老。观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残生伤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节论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壮有室，四十强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为自老。

鲁平公欲见孟子，而不命驾之所之，及臧仓请而后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见孟子，未有所为，观其意已贤矣。或谓其无断，不忍违嬖人之意，是责之终无已也。不明于始，必不能善其终。近习之难明，唐之文宗去平公远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与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诣僧，僧不识，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诗曰：家住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采时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觉空门兴味长。因为之语云："毁誉但能骄本等，利害但能动适用。"

王荆公教元泽求门宾，须博学善士，或谓发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为之主。"予由是悟未尝讲学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韩魏公门人有击关夜出者，阍吏不得其赂，诘旦以锁损讦于公，公曰："锁不堪用，付市买修来。"

凡财用于国则奢，于家则俭，人之病也。识者谓韩魏公用家资如国用，谓不吝也；曾鲁公惜官物如己物，谓诚俭也。

王荆公著书立言，必以尧舜三代为则；而东坡所言，但较量汉唐而已。观其所为，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胜：好名则有所不为，好利则无所不为也。

张乖崖戏语云："功业向上攀，官职直下觑。"似为专意于卜数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亲族无一人历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辈往往如是。"

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论也；有志于功名，富贵不足论也；有志于富贵，则其与功名背驰亦远矣。

《书》有意异而语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语异者，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语相似而意异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语异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谓荆公长于议古而短于议今，工于知己而拙于知人。范尧夫谓识君子而不识小人，或问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无，但不使尔。"

少年尝有文投文正，文正既爱且叹，尧夫问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达，是把孟子作不识字人看底人。"

邹至完云："以爱己之心爱人，则仁不可胜用矣；以恶人之心恶己，则义不可胜用矣。"

陈襄述古云："人之所学，不可为人所容；为人所容则下矣。"

徐仲车云："作仁且作，仁未到得能反处；仁到尽处，然后可以言能反。"

游定夫云："血气之刚，能得几时？"

杨中立云："人要为善，须先明善始得。"

陈并巨中《劝学文》云："凡不可与父兄师友道者，不可为也；凡不可与父兄师友为者，不可道也。"

哲庙时，刘器之论官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答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窥之，何间九重？"

吕原明，元祐间侍讲，大雪不罢讲，讲《孟子》有感，哲庙一笑，喜为二绝云：水晶宫殿玉花零，点缀宫槐卧素屏。特敕下帘延墨客，不因风雪废谈经。其二曰：强记师承道古先，无穷新意出陈编。一言有补天颜动，全胜三军贺凯还。

原明初作侍讲，劄子陈所学，略云："人君之学，不在于遍读杂书，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诚意，少私寡欲。"

石子殖说："吕申公因哲宗赐御笔白乐天诗与二苏，及进诗表谢，申公遂集古经句，作一册进，云：'比似写唐人无益诗，不如写圣人语。'曰：'君子作事，婉而成章。诗也须进，但中间有说尔。'"此恐非申公所为（谢云晦叔初召来，进《君道》十篇，在赐诗前）。

范尧夫上章言事未报，有见之者曰："闻相公自上章后，已备远行，非他人所能及。"尧夫曰："不然。其所言幸主上听而行之，岂敢为难行之说以要誉焉。"

至完虽遇冗剧事，处之常优游，因论《易》曰："常杂而不厌，若杂而厌，非所以为常。"

韩治与同僚处，一日有卒悍厉，众皆怒之，惟韩不顾，凝如平时，徐言曰："无忿疾于顽，惟顽能致人忿故也。"人谓其有家学，盖魏公之后。

许冲元曾因故云："尝与某不足者，于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释氏谓：火行为变化，性如甘草，遇火则热，油麻入火则冷，甘蔗煎为沙糖则热，水成汤则冷。

《阴符经》谓：禽之制在气。生起云："元龟食蟒，飞鼠断猿，狼虱啮鹤，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气不在形也。

非其道非其义，则一介不可以取与；如其义如其道，故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取与之大小皆所不论。

范文正作守，岁荒且疫，公作兴徭役以劳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气血运动，岂类东山之游？"

《雄雉》刺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故诗云："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恐只是男女怨旷之言，非宜公远于道故不能怀来也。观书不可著其言语，当以意逆志，如孔子于《鸱鸮》"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乃得国家闲暇，明其政形之意。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乃答以"绘事后素"，子夏乃曰"礼后乎"，又曷尝著其言语？

无为为道，有为为事，是道常无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疑乎隘也；然不念旧恶，此所以为伯夷。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虽袒裼裸裎，不以为浼，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为柳下惠。

赵括言兵事，父不能难，然不谓善，而卒知其败。阮瞻执无鬼论，鬼为之屈，至变异形以信之。事因有其理，昭然而横辩之，胜不可折者，人皆以辩胜者为然，未易论知言也。

吕正叔十八岁已能看《春秋》。人问之，曰："以经按传之真伪，以传质经之是非。"

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文质之中，是非之公"。

齐地有虫，类蚯蚓大者，人谓之曰巨白，善擘地以行，呼之声讹也。孟子所谓"吾必以仲子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也。盖前尝谓蚓，而后充其操，注

以为大指，非也。

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说者以为笠栏也，非也。香白芷之类异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召之，非善防邪说者也。

致远谓范宏甫："知机不必在于事，声音貌象便须知。"因举《易》"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范云："不独在己当知之，受人之谄渎元当知。"

古人顾是非，不论利害。顾利害者古人所耻，今人并利害亦不顾；责名不责实者古人所耻，今人名亦不责。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诸己；斯信有诸己矣，然后充实光辉，大而化圣。而不可知用功处只在有诸己。

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闻伯夷之风者犹如此，子贡游夫子之门而货殖，何也？中立曰："久长难得入。"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门、未使民时当如何？中立曰："对境不动难。"

原明答问秀老云："誉之者过其实，毁之者失其真，要之亦法门之猛将也。"

原明答佛儒之问："吾儒事是人可作得，佛家事只可自作，不可教人作。"

原明谓："六经药方也，史传是人服药之效也。"

韩师朴拜相，诰词云："使天下皆知忠献之有子，则朕亦可谓得人。"

蒲传正因郓州梁山贼事，责词云："汝不以龚黄为心，朕独不愧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后苑作使过太府寺钱六十余万，诏令非特旨，不得于诸处借支。一中官挟《周礼》进，指膳夫内府之类："惟王及后不会然之。"遂罢。

上书郑毅《雪》诗为扇，赐禁近。"乱飘僧舍茶烟湿"，改云"轻飘僧舍茶烟湿"，云："禁中讳危乱倾覆字，宫中皆不敢道著。"

胡学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缗以赙至完；刘安上决舟子参至完者。

荆公凡处事必要经据，托人卖金，零卖了铢两不足，甚怒。元泽云："铢铢而较之，至两必差。"遂解。

荆公论黄河冰泮常打损汴口，云："何不用闸？"客云："黄河水非他处比拟，冰下水流积叠而起，闸无济于事。"不能答云云。

新法：户主死，本房无子孙，虽生前与他房弟侄，并没官，女户只得五百贯。邓绾争之，荆公不从，曰："贤且道利国好利民好？"邓归，谓其子云云。

司马温公作相，以李公择为户部。公择文士，少吏才，人多讶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于利，举此人为户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贪吏望风掊刻之心也。"

一切世间君子小人，好恶不常，若要一时周遍，冠昏丧祭往还饮食之礼一一适当周至时，费尽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个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谓外慕，也只有一个诚意，千古万金使不尽。

君子所以不言人之过者，何也？未说口不臧否人也，未说先自治而后人也，只是自治为急，常恐自家身心错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别人。夫子曰：夫我则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三人行，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识得心而已，又何须只管说？然说人善，犹可讽谕；说人不善，又一等小人未必不欲学作人。过必不善，才言人过，便自家已有些忿心；若说人好，则不好者自然分明，不消说。然既说这个好，那个必不好，又不如都不说更好。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语言难入，怒胜私故也。佛氏说：喜一障碍，怒十障碍。

昔人自廉数贪，今人自贪数廉。

止骂所以助骂，助骂所以止骂也。

荆公谓吕晦叔曰："汉元晚节，刘向数上疏切谏，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贵戚之卿。"

荆公论舜纳于大麓，何义？晦叔曰："荐之于天。"

周室班爵禄，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禄之官阙焉。

子产，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

次莫如猛，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杰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颖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韩文公诗号状体，谓铺叙而无含蓄也，若虽近不亵狎，虽远不背戾，赅于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与贵，作事者常居卑与贱。造意速作事迟，以事之迟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责事之迟。

梅圣俞作试官日，登望有春色，题于壁上：不上楼来今几日，满城多少柳丝黄。惟欧公一见赏之，以为非圣俞不能。韩持国酷爱韦苏州诗，如《赠孔先生》诗云：鸟啼春意阑，林变夏阴早。与苏州诗云“绿阴生画寂，孤花表春余”相类。

元厚之、许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职由罪废，姑去近司；命自恩迁，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应宫，牒州郡供木，丁晋公自作公文云：“不得将皮补曲，削凸见心。”

梅圣俞《舟中送人》诗云：只恐夜冰合，为君愁晓寒。荆公《送人》诗：只应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诗有惜别意。

蔡君谟知开封府，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

易动而无形者，惊也，过则虚矣。宠辱如之，故曰：宠辱若惊。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说轻重便别。

人心动时，言语相感。

言顺而理不可屈。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国人，此为君而言也，非为臣者，所以责君。父子之间不责善，此为父而言也，非为子者，所以责父。

陶朱公之遣子，不从父言而子死；郭汾阳待卢杞子，用父之言而能全。

冯道功高而名节非也，当以管仲为比，曰：“管仲之器小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胄起戎，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慎发也，有发则命大司徒教以车甲。途有饿殍而不知发。鲁公墓铭有云“西方有兴”之句，盖取于此。兴戎兴兵，人常语也。

张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决然之策，乃曰亦一助也。

张良以五世事韩，为报仇故，使高祖以伐项羽；非高祖用张良，张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载者只有劝项羽诛沛公一事，然沛公终不可诛，纵使诛了沛公有天下，亦随而失之。盖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为皆循天理顺人情，而羽反此以取天下，则范增之劝亦非当也，盍亦反其本矣？

醯醢百瓮，王斋日三举，皆护意根也。

寻常心气，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复看。本老云：“作官放子细何妨？”

“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可以观志，若功业，则别论”，“说大人，则藐之”，与“我得志，弗为也”：事甚浅近，孟子所以言者，恐与浅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说，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远云：“恐此伪也，非心迹之真判。”子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子不当自谓也。”

游定夫问程伊川：“阴阳不测之谓神？”伊川云：“贤是疑了问？拣难底问？”

丰相之持定，几叟兄弟见之：下阶未毕，进揖，未答；下毕，到寻常揖处，方答。

程明道发语皆可录。受知神庙，神庙问张载、邢恕所学，奏云：“张载臣所畏，邢恕从臣游。”

伊川云：“意，从心，从音。犹击鼓也，音不离鼓，出于鼓也；意不离心，已是心之发处。”

张子正蒙云：“冰之融结，海不得而与焉。”伊川改为“不得而有焉”。

伊川谓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说话太多。”明道曰：“使见吕晦叔则不得不少，见司马君实则不得不多。”

十月二十四日降圣节（起于仁庙朝）。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识事之机会。临薨，谓永叔曰：“凡处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稳，一任闲言语。”

罪谓之业，盖人之所为未免于罪也。《易》“吉凶与民同患”，未能无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于无悔，言无悔者六而已。

《唐书》不书诏，列奸臣于夷狄后。

孙莘老云：“杜甫如‘日长唯鸟雀，春暖独柴荆’，言乱离有深意也，得风雅体。‘草黄骐骥病，沙晚鹡鸰寒’，谓禄薄君子不得志，世乱兄弟不相见。‘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谓君子失时，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老树饱经霜，梅杏半传黄’，腰中一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甫因见此而有感也，盖橘柚锡贡，龙蛇皆禹之事也。‘六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谓小人乘君子之器，圉人太仆养马者不得赐，而为假马者得，故惆怅也。《赠窦侍御》诗云：与奴白饭马，《青刍》诗曰：驹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蒌，言秣其驹：敬其奴马如此，则敬主人可知。”

徐仲车言：“退之《拘幽操》为文王羑里作，乃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可谓知文王之用心矣。《凯风》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圣善，我无令人重自责也。”

神庙爱“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之句，以谓非诗人所及。

神庙谓刘巨济曰：“作诗者，序与意俱尽，故云故作是诗；意已尽而语未绝，故云而作是诗。”

神庙问陆农师：“疏布以幂八尊，画布以幂六彝，何以别疏布？”对云：“疏取其气达，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勺可以不密乎？”

元祐间，议祫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诗》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刘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潜》季冬荐鱼，春荐鲔，岂一时？”

弗损所以益之，深甫云：“弗过必有以防之。”谓弗过为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谓嘻笑不严，故失家节，深甫云：“重刚之卦，自无嘻笑之理，嘻嘻吁，皆难意也。”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急遽可言，坐而论道，则神闲意定。

凡世间一切好恶甘苦事，把来作吃饭着衣安排本分合作看，便无事，稍有厌恶心，更无是处。

一切有为法，真如性上显现种种差别，境界违顺，美恶皆是一体，改头换面了出来。学者如今无可添，只有可减，减得尽便无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难；知道而言之，尚与道为二，不言则与之为一矣。”几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远矣。”

论理论己之所当为，须从根本论；论事论古人之所为，须就事势上论。

为所不为，欲所不欲者，众人也；无为其所不为，能正其行而已；无欲其所不欲，则又能正其心者也。如斯而后可矣。

张子厚《送人》诗云：十载相从应学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邹至完诵之，或谓程公辟所作刻于石。

诗如《葛覃》、《螽斯》，序似有应，是德为后妃之德，非谓文王后妃也。

有诸中必施于事，乃为善。诚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来斯应，何必寻事作；存其在我，应物而未尝误，乃为善也。”

扬雄不识圣人，操则存，舍则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邵伯温云：“此修为事，入道之门也，若曰圣人之徒则可，若以此为圣人，则从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为何人耶？”

仲尼多爱，爱义；子长多爱，爱奇。何轲也？曰：“孟轲也若荆轲，君子盗诸。”几叟曰：“其不类每如此。”

子中曰：“问所不问，辩所不辩，如问铸金皆无理。”德称曰：“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盖学不厌，故能教不倦。”

农师上殿，神庙问：“洛河何以不冻？”奏云：“臣闻之有礜石焉，礜石之力，比钟乳十倍。”

王沂公《笔录》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罢赐茶方进。范鲁公质、王宫傅二人，前朝旧臣，始具劄奏事，不赐茶。

西方兴师，岁用六百万，人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万和亲于北，为利不细（深甫云）。

好作为者多计虑，而久谙历者若无谋。知艰难者必辩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顺。

致一所当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实非迷，理须顿悟，事须积习。

陈恒弑其君，鲁君如何？讨告于天王斯可矣，不然，是以燕伐燕也。文帝杀薄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余云："道二，义命而已，义之尽，斯可以言命矣。"

潘兑行词云："敢于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讳。"改云："乃于移文，犯吾国讳。"张天觉改云："乃于文移，有失恭慎。"

邵尧夫墓志后题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贾昌衡言于朝，既刻石，诏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赙粟帛，熙宁丁巳岁也。"

《曲礼》曰："毋不敬。"毋不敬则焉有傲欲？傲不可长，欲不可从。疑注疏之言非经也。

吴起说魏武侯罢兵服，庄周说剑而衣短后之衣，孟子说齐王而言公刘好货、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巽而入之，善诱人也。

渊明如"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穷节"，不与物竞，不强所不能，自然守节。

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长丈余，大书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君谟见之，还与罢灯。

刘辉《尧舜性仁赋》："静以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人往往疑仁者静、仁者寿、仁者必有勇皆有出处，独动字不工。深推动静二字，使性字故事。盖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林述中云："范尧夫有言：'公事胆大，私事胆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尽，所谓罪疑惟轻。'"

林述中说："五代时，有一人尝读书，但记两句，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辄举此为诫，后为忠义第一。"

王玠玉，密人，顷尝道傍食，有一老人进言："饮食须用暖，盖脾喜温，不可以冷热犯之，唯暖则冷热之物至脾皆温矣。"又因论饮食：大冷热皆伤阴阳之和。

周吉甫天祐，饶人，云："昔有人官广南，常疑家人食生冷物致瘴疠，乃于厅前置一釜，每买物必熟之，而后遣之，以故终任全家无得疾者。予爱善卫生者，不以脾胃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气佐喜怒。"

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时，梳头一千二百，以赞阳出滞，使五脏之气终岁流通，谓之神仙洗头法。"

昔志公见梁武，语道欲坚帝心，乃请出死囚，持杯水验之。帝如其言，召囚应死者二十辈于庭，各置水满器，令顶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贷尔之死。"于是作乐喧之，久之，杯水如故。乃问之曰："若闻乐作乎？"皆曰不闻也。志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碗，不闻乐声也。今陛下闲时，亦好如此，莫待急时。"

潘渭老云："学道须要心与性合。心本是动，一向遂心去即忘本性；性本是静，一向守性则废遇。惟心与性合，则动中静湛，静中明觉。"又云："学道人须于动中求静，又不可为动所动，动失于流，静失于迷。然动中之惑卒难觉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

出无谓之言，行不必为之事，不如其已。

以简傲为高，以谄谀为礼，以刻薄为聪明，以阘茸为宽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图而言燕，遇燕人则北矣，岂若知燕而不害者耶？读崔氏珍庖而谓能精于饮馔，岂若调和适口习熟自然应法，问其法则不能言者耶？

太傅迥公谢事，燕居独处道院，不治他务，戒家人无辄有请，惟二膳以时而进，既毕即彻，若祭享然。子宗悫擢正字，易章服诣谢，公亦不顾。其夫人尝密觇之，但见瞑目端坐，须发摇风，凝然若木偶。尝有诗云：炼矿成金得宝珍，炼情成性合天真。相逢

此理交谈者，千百人中无一人。

吕与叔荫官不应举，或问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

张思叔云：“荆公《虎图》诗固好，然只是一个，似在杜子美一句道来，《青松障子》诗云‘凭轩忽若无丹青’是也。”

杜安世词云：“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报黄昏。”或讥其黄昏未到得烧残绛蜡，或云荆公尊人作。曾有人以此问之，答曰：“重簷邃屋，帘幕蔽拥，不到黄昏，已可以燃烛矣。”（此词乃荆公尊人作，韩魏公尝以此贯杜，杜云：乃王某作。荆公时在座，闻语离席。）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弃其子而乳之；贫人有子不得自乳而弃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懒行而使人肩舆；贫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舆人。是皆习以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习以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为异，悲夫!

问：“世间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贤来问，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问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骂不动，打也不动，好怯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点气交，至四更方至定（右四段刘快活）。

望杏而耕，以杏为候也，或改为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为泰山，一说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说云：开元十三年，封禅于泰山，三公以下例迁一阶，张说为封禅使，说婿郑鉴以故自九品骤迁至五品，兼赐绯，因大酺宴，明皇讶问之，无可对，伶人黄幡绰奏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为泰水，呼伯叔丈人为列岳，谬误愈甚。

即真二字，今人多以为常谈，非也。班固叙传所载彪对隗嚣之问，指王莽曰：“倾擅朝廷，能窃位号，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

凡人所为，孰不欲是?吝于改过者，必曲说粉饰所为以为是，是谓自谩，古之所谓自欺者。

子房劝帝，王韩信而后擒之：将欲夺而固与之意。

神庙时一监司登对，上问绫价，不知，对曰：“臣于职事非不尽心，偶不知绫价。”他日择按察，上问曰：“向时不知绫价者为谁?”宰执请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须忠信人，如绫价撰一个有甚不得。”（李及）

赵清献不高声，文潞公未得力用，张乖崖食时鱼：是皆下工夫为学者也。

神庙时，一选人以贵援得京削十二纸，引见之日，神考云：“有举状十二纸是甚人?”特与改次等官（寿朋）。

师朴入市归，魏公问所买之物，云：“千三。”魏公责之曰：“此俚巷之谈，非对尊长辞，何不云一贯三百?”（述志）

李师中《送唐介》诗，有“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又有送诗云：好斩佞人头上血，来充行客酒中杯。笔老人云：“不若荆公诗‘衰俗易高名已振，险途难进学须强’。”

荆公与魏公议事不合，曰：“如此则是俗吏所为。”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共财，最是难事。”

神庙谓：“张良圣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无意于天下也；为汉立社稷而从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

五代郭崇韬既贵，而祀子仪为远祖。本朝狄青，人劝尊梁公，辞曰：“予鄙人，岂可以声迹污梁公?”

寿禅师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问：“不亦劳乎?”答曰：“善念熟。”

问：“佛住世救一切众生，何于喂鹰饲虎而丧其生，不计轻重也?”答云：“慈悲心胜，一念既发，不暇恤其他。”

张乖崖诗云：儿童不惯锦衣荣，故我归来夹路迎。不免旧溪高士笑，天真丧尽得虚名。一同人居太学，和其韵云：四窗灭尽读书灯，窗外唯闻步铎声。孤负江山好明月，闲来此地赴虚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与其叔安仁令书云：“弊政之后，谅烦整葺。宽而不弛，猛而不残；待寄居游士以礼，而不与之交私；一切守法，于人情从容。此亦吾叔所能办也。”

范尧夫尝谓：“人作贵官，只将如奉使惜官者，

便无事矣。”

吕许公常以澶渊之役问后进，答无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决胜，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谁敢当其任者？非亲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养万民。六曰：安富抑兼并。

有道潜道少时，尝见温公论性善恶混，潜道极言之，温公作色曰：“颜状未离于婴孩，高谈已至于性命。”伊川笑之。又问：“莫锁应否？”对云：“某之应举得禄而已。”（赐第五甲，旧法无出身）

李曰：“不欺之谓诚。”畅曰：“便以不欺为诚，非也。”徐仲车云：“不息之谓诚。”《中庸》言：“至诚则不息。”非以不息解诚也。伊川曰：“无妄之谓诚，不偏之谓中。”

以有心息念则愈纷扰，一寓诸敬则俱无事。

虑而后能得，得者，对失之名。人为利欲沈湎，若失之者。学者能虑而得之，然所谓得，亦何所得哉？（并畅语）

择之为事，常怕有偏重处，须用权以得中，故庙堂之上，谕以持衡。物来随时，顺应之名，圣人能之，吾辈须放过了应（定夫谓次山云）。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人之学莫大于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穷其理，然后足以致之；不穷，则不能致也。格物者，适道之始，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学》论意诚以下，皆穷其意而明之，独格物则曰：“物格而后知至。”此盖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传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圣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诚心正修身者，未有能中于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

随事观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后可以至于圣人。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学莫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学莫大于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诚。君子之学在于意必固我既亡之后，而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学之至也。

心至重，鸡犬至轻，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岂爱其至轻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乐其所不当乐，不乐其所当乐；慕其所不当慕，不慕其所当慕，皆由不思轻重之分也。

颜渊叹孔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颜子所以善学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学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积力久则入。”杜预曰：“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极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仲、杜预初不能及此。

自其外者学之而得于内者，谓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于外者，谓之诚。诚与明一也。

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闻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

君子不以天下为重而身为轻，亦不以身为重而天下为轻。凡尽其所当为者，如可以仕则仕、入则孝之类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执者，杨墨之道也。

能尽饮食言语之道，则可以尽去就之道；能尽去就之道，则可以尽死生之道。饮食言语、去就、死生，小大之势，一也。故君子之学，自微而显，自小而章。

《易》曰：“闲邪存其诚。”闲邪则诚自存，而闲其邪者，乃在于言语、饮食、进退、与人交接之际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已者，皆自弃也。孝其所当孝，悌其所当悌，自是而推之，则亦圣人而已矣。

多权者害诚，好功者害义，取名者贼心。

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

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圣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后之学者，随文析义，求奇异之说，而去圣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为五者以别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别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与五者异，其亦学欤？其亦未体其性也欤？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欤？

道孰为大？性为大。千里之远，数千岁之日，其所动静起居，随若亡矣。然时而思之，则千里之远在于目前，数千岁之久无异数日，人之性则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

或曰：“周公勋业，人不可为也。”曰：“不然。圣人之所为，人之所当为也，尽其所当为，则吾之勋业亦周公之勋业也。凡人之所弗能为者，圣人弗为。”

君子之学，要其所归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以至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学其贵于思，惟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好胜者灭理，肆欲者乱常。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此皆时也，未尝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时中。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二者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学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迁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贵也，以其所谓学者非学也。

庄子，叛圣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矫时之弊。矫时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矫时之弊者也，其有异于圣人乎？抑无异乎？庄周、老聃，其与伯夷、柳下惠类乎？不类乎？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此言异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

君子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学莫贵于知言，道莫贵于识时，事莫贵于知要。所闻者、所见者，外也，不可以动吾心。

《孟子》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此盖言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且直也，能养之则无害矣。

伊尹之耕于有莘之野，傅说之筑于傅岩。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学之，天下之贤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过德，不欲名过实，不欲文过质。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人莫与长。

或问：“颜子在陋巷而不改其乐，与贫贱而在陋巷者何以异乎?”曰：“贫贱而在陋巷者，处富贵则失乎本心；颜子在陋巷犹是，处富贵犹是。”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昼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

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矣；言不贵多，贵于当而已矣；政不贵详，贵于顺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必有事焉。此学者所宜尽心也。

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扩而充之，化昼之所害为夜气之所存，然后可以至于圣人。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也，性也，天也，非有异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为能体而用之，不能体用之者，皆自弃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与不充，皆在我而已。

德盛者，物不能扰，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扰也，故善学者临死生而色不变，疾痛惨戚而心不动，由养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热而烦，不寒而栗，无所恶而怒，无所悦而喜，无所取而起。故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取，无所喜，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志顺故气不逆，气顺志将自正，志顺而气正，浩然之气也。然则养浩然之气者，乃在于持其志，无暴其气耳。

《中庸》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曰："道不远人。"此特圣人为始学者言之耳，论其极，岂有可离与不可离而远与近之说哉?

学为易，知之为难；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

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之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人之生也，小而好驰骋弋猎，大而好建功立名，此皆血气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则有易足之色；其病也，则有可怜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为形气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见啬于财而能为善者也，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者也。

君子之学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欤。

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能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于礼之谓仁，仁之与礼非有异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则恶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无邪。

无好学之志，则虽有圣人复出，亦无益矣。然圣人在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远也，习闻之久矣。

《礼记》除《中庸》、《大学》，惟《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求之。《礼记》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虽圣人复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尽其才也。君子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有仁义之性也，苟纵其心不知反，则亦禽兽而已。

形易则性易。性非易也，气使之然也。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非绝民之欲而强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谓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

君子之学贵乎一。一则明，明则有功。

德盛者言传，文盛者言亦传。

名数之学，君子学之，而不以为本也；言语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为始也。

孔子之道发而为行，如乡党之所载者，自诚而明也；由乡党之所载而学之，以至于孔子者，自明而诚也。及其至焉，一也。

闻善言则拜，禹所以为圣人也；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颜子所以为大贤也。后之学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

学以和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

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

尧舜之为善与桀纣之为恶，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道、德、仁、义、礼，分而为五也。

圣人无优劣。尧舜之让，禹之功，汤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矣。然而学者有无思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则足以知其终，反终则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说如是而已矣。故以春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为终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与是类乎？

其次致曲者，学而后知之也，而其成也，与生而知之者不异焉。故君子莫大于学，莫害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学而不止，此汤武所以圣也。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杞柳，荀子之说也；湍水，杨子之说也。

圣人所知，宜无不至也；圣人所行，宜无不尽也。然而《书》称尧舜，不曰刑必当罪，赏必当功，而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异乎后世刻核之论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进，自大者道远。

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进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惟圣人之道无所进退，以其所造者极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书，学者之至也，而其始则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盖言学者始于诚也。

杨子无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断，优柔而不决。其论性则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荀子悖圣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谓人之性恶。性果恶耶？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圣人之言，远如天，近如地。其远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杨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问文中子，曰愚；问荀子，曰悖；问韩愈，曰外。愚悖皆非学圣人者也，扬雄其几乎？

或问贾谊，曰：“谊有之。”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贤。”孔与墨一言之，其识末矣，其亦不善学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于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于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劳，于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学之，将欲成之也，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学，成而不能行其学，则乌足贵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虽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无心害我耶，疑之则己德内损，人怨外生。故不疑则两得之矣，疑则两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为君子者也。

昔者圣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孟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惟能亲亲，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贤，故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惟仁与义尽人之道，尽人之道则谓之圣人。

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志；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异端亦必诚而后得，而况欲为君子者乎？故曰：学者不可以不诚。虽然，诚者在知道本诚之耳。

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

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无得，不问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寿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于天，不可增损加益，而欲服食而寿，悲哉！

见摄生者而问长生，谓之大愚；见卜者而问吉凶，谓之大惑。

或问性，曰："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孔子没，曾子之学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导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衣服器用为之节文，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尔。

范纯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尝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处。几案无长物，砚墨刀笔，终岁不易，其平生所观书，如手未触。衣稍华者不服，十余年不易衣，亦无垢污，履虽穿，如新。皆出于自然，未尝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议南北郊久不决，一日有旨罢议，依祖宗故事合祭。范纯夫在翰苑草诏，其诏云："列圣已行，谨当遵奉。先朝未举，惧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谓纯夫曰："大哉王言，久无此作也。"

《资治通鉴》成，范纯夫为温公草《进书表》，简谢纯夫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发者。"温公书帖无一字不诚实也。范纯夫为蜀公草《进乐表》云："法已亡于千载之后，声欲求于千载之前。兹为至难，理若有待。"又为申公草《遗表》云："才力绵薄，岂期位列于三公；疾疢婴缠，敢望年逾于七十。"人谓二公胸中事矣。

申公薨，范纯夫托山谷草遗表，表成不用。又尝托山谷草《司马公休谢起碑楼表》，窜改止余数字，以示山谷，略无怍色，但逊谢而已。

纯夫寡言语，不问即不言。其后纯夫子冲自岭表扶护归，过荆州，见山谷，道纯夫数事，皆所不知。纯夫在史院报丞相上马，后为诸人讲《左传》，一一授乃出。鲁直盖受左氏学于纯夫也。

纯夫苦河鱼，在告彭器资。黄鲁直来问疾，欲退，纯夫揖鲁直立户外，与器资户内立语移时，复揖鲁直，略无怍色。

纯夫元祐末，与东坡数上疏论事。尝约各草上一疏，东坡访纯夫，求所作疏先观，读尽遂书名于末，云："某不敢复为疏矣。"纯夫再三求观，竟不肯出，云："无以易公者。"东坡（别作一条）《和纯夫月砚》诗：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盖纪实也。

苏东坡好戏谑语，言或稍过，范纯夫必戒之。东坡每与人戏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纯夫排行第十三也。

纯夫撰《宣仁太后发引曲》，命少游制其一，至史院出示同官。文潜曰："内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诗也；少游直似柳三变。"少游色变，纯夫谓诸子曰："文潜奉官长戏同列，不可以为法也。"

东坡谓范纯夫曰："公之文可以经世，皆不刊之说，如某但涉猎为文耳。"

元祐中，客有见伊川先生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谓客曰："近方见此书，自三代以后，无此议论。"崇宁初，纯夫子冲见栾城先生于颍昌，栾城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看《唐鉴》。"

元祐中，举子吴中应大科以进卷，遍投从官。一日与李方叔诸人同观，文理乖谬，抚掌绝倒。纯夫偶出见之，问所以然，皆以实对。纯夫览其文数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语，侍坐者亦不敢问。他日吴中请见，纯夫谕之曰："观足下之文，应进士举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误，请归读书学文，且习进士。"吴辞谢而去。

元祐中，承议郎游冠卿知咸平县回，纯夫同年，一日来谒，曰："畿邑任满，例除监司，欲乞一言于凤池。"是时纯夫叔在中书也。纯夫答曰："公望实审当为监司，朝廷必须除授。家叔虽在政府，某未尝与人告差遣。"冠卿惭沮而退。其子冲实闻此语，因问于公曰："说与不说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诚告之。"

范纯夫久在经筵，进职青琐，引疾乞归蜀，章十

上，得请，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帘前，太母宣谕曰："范侍讲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请。昨日孩儿再三留他（谓哲宗），可谕与，且为孩儿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挥不行。"于是公不复有请。

《资治通鉴》刊成，赐执政、从官及曾预编校者。张芸叟以诗谢纯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滞周南二十春。纯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细书东洛布成均。网罗遗逸三千载，笔削兴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坟典大，上思稽古宪章新。乌台御史词谁校，头白今为汗简人。

郑闳中祭酒，闽中先生也，年老得请宫祠，太学生上书乞留，纯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戣故事，不报。公有诗送闳中云：顾我言非韩吏部，多公节似孔尚书。公称闳中长者，常论边事，闳中先生只是饶人。

雅州蒙山常阴雨，谓之漏天，产茶极佳，味如建品，纯夫有诗云：漏天常泄雨，蒙顶半藏云。为此也。

温公在洛，应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谓公休曰："此子弟职，岂可不习？"公休辞不能。纯夫曰："请试为之，当为改窜。"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学也。"

温公事无大小必与公议，至于家事，公休亦不自专，问于公而后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恸，挽诗云：鲍叔深知我，颜渊实丧予。

富郑公在延，潞公请范纯夫作致语云："衮衣绣裳，迎周公之归老；安车驷马，奉汉相之罢朝。"富公大喜。

范纯夫每次日当进讲，是夜讲于家，郡从弟子毕集听焉，讲终点汤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讲，每造迩英过押班御药阁子，都知以下列行致恭即退。顾子敦尝与都知梁惟简一言，公大以为失体。陈衍初管当御药院，来谢，宅门数步外下马，留榜子与阍者，云："烦呈覆，欲知曾到门下。"其后公为谏议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东邻陈衍园也，衍每至园中，不敢高声，谓同列曰："范谏议一言到上前，吾辈不知死所矣。"其畏惮如此。

元祐末，纯夫数上疏论时事，其言尤激切，无所顾避。文潜、少游恳劝以谓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间言之，公曰："吾出剑门关，称范秀才，今复为一布衣，何为不可？"其后远谪，多缘此数章也。

绍圣初，籍定元祐党止数十人，世号精选，其后乃泛滥，人以得预为荣，而议者不以为当也。刘莘老、梁况之终于贬所，因尚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既没，不及再贬，故诸子尽废。范纯夫以是移化，事实不类，其子冲亦停官，竟不知当时如何行遣也。

纯夫谏疏多自毁去，平生为文，深不欲人知。京师刊行《唐鉴》，公欲为文，移开封毁板，后其子冲陈不可，乃已。纯夫荐士，后多贵显，人无知之者。纯夫子冲问："欧公知圣俞为深，相与至厚。然不闻荐引，卒使沈于下僚，何也？"公曰："前辈不以朝廷官爵私于朋友故旧。"（别作一条）公言："旧日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则难立朝矣'。"

纯夫著作郎兼侍讲，谒告省蜀公于许。上以手诏抚问蜀公，并赐茶药，又遣中使赐纯夫银百两为路费，自太母垂帘，未尝有此赐也。

元祐初，讲《论语》彻章，锡宴东宫，上赐御书，讲读官各上书并表记。纯夫表云："愿陛下笃志学问，亦如好书；益进道德，皆若游艺。则圣神可至，事业可成。如天之积高，地之积厚，广大深远，不可得而量也。"公遇事必规，皆类此。

纯夫自宾移化，朝旨严峻，郡官不敢相闻。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币来献。纯夫谢遣之，一无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见大星殒门外，中夜闻传呼开门，果然是夜公薨，后三日，殡于寺中。宾州人李宝善地理，谓纯夫子冲曰："寺当风水之冲。"指寺北山一亢曰："此可殡，不难安稳，岁余必得归。"遂卜之改殡。是年飓风作，屋瓦皆飞，大木尽拔，独北山殡所不动，次年归葬如李言。后有自岭外来者云：土人至今庙祀公于北山。

纯夫云：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庙登遐，追百官班。徐王、荆王皆在殿门外，已闻禁中哭声，二王徘徊忧惨，殿门尚闭，不得进，少顷，开门，同百官入。范公时为奉议郎秘书省正字。神宗服药已久，徐王、荆王数入问疾，太母谕之曰："自此不须来。"其后更不敢至禁中。太母严礼法，其意止为宫人难回避也。出《温公记事》。

司马植云："神宗疾大渐，太母谕梁惟简曰：'令你新妇作一领黄背子，十来岁孩儿著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简袖进。哲宗即位柩前，衣此背子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诏，苏轼视草云：'苟有利于社稷，予何爱于发肤？'纯夫云：'此太后

圣语也，子瞻直书之。'”

世传铜雀台瓦验之有三：锡花、雷布、鲜疵三者是也。然皆风雨雕镌，不可得而伪。

范文正公一日内殿讲《论语》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乃云若《无逸》所谓‘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谨和缓。”其人云：“勤谨和已闻命矣，缓字未谕。”李云：“甚事不因忙后错了？”

刘器之云：“富郑公年八十，书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张文孝公观座右铭云：“怒者变常而逆德，戕贼和气，和气为性命之本，可不宝之？和顺积中，大盈若冲，保其宗，施于公，吾与之终。”

温公以杨子论性为近，不取孟荀。又谓：“性如地，善如五谷恶如莨莠，地岂容只生谷而不生莠耶？学者当除莠养谷耳。”

或专说学问求放心，余曰：“曾于何处放，今何处求。如人失物下榜寻求，须画个样子于榜上，方始可以寻求。却烦孟子画个心样子，使后世学者求放。这回若寻得，深藏牢闭，将诚紧紧守定，应是不教失了。十年二十年一世二世，开放门，依旧不见。操之则存，向甚处著？舍之则亡，向甚么处去也？心是何物？操是何人？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背后底。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作一件大大事，斩却生根，自无死蔓。如何是生根？无明是。如何下手？斩得把将来。”

仁义根于心，不知根那个心。识得心之体，便知得身之体，知得身之体，不妨说个“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谈　薮

[宋]庞元英撰　刘加夫整理

《谈薮》一卷，旧题庞元英撰。元英字懋贤，约宋神宗元丰（一〇七八——一〇八五）前后在世。而该书述南宋宁、理两朝事，且皆为其他说部所有，故当为书贾撮合成书，托名行世。但其所述内容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学海类编》、《四库全书》、《古今说海》等多种版本。据前者标点整理。

王公衮字吉老，宣子尚书之弟。先墓在会稽西山，为掌墓人奚泗所发。公衮诉之郡，杖之而已，公衮愤甚。奚泗受杖，诣公衮谢罪，公衮呼前，劳以酒，拔剑斩之，持其首诣郡。宣子时为部郎，奏乞以己官赎罪。诏给舍集议。中书舍人张孝祥等议上，诏赦之，犹镌一秩。当时公衮孝名闻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诗美之。公衮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谓之笑面虎。

甄龙友云卿，永嘉人，滑稽辩捷，为近世之冠。楼宣献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觞客。甄预坐席间，谓公曰："今年春气一何太盛！"公问其故，甄曰："以果卓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为罚掌吏，众嘗其猥率。游天竺寺，集诗句赞大书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庙临幸，一见赏之，诏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闻，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败风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举之。"甄时为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问曰："卿何故名龙友？"甄罔然不知所对，既退乃得之曰："君为尧舜之君，故臣得与夔龙为友。"由是不称旨，犹得郡倅，后至国子监簿。甄尝颂临安北山大佛头云："色如黄金，面如满月。尽大地人，只见一橛。"禅人多许之。

詹事特□□坐叶丞相论恢复，贬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携与俱行。处筠凡七年，既归，呼妾父母以女归之，犹处子，时人以比张忠定公咏。会稽潘方仲矩为安吉尉，献诗云："昔年单骑向筠州，觅得歌姬共远游。去日正宜供夜直，归来浑未识春愁。禅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犹怀炭妇羞。铁石心肠延寿药，不风流处却风流。"

钱处和参政好饵鼠。为侍从居临安，每日食毕，辄以大盆贮余馔，三击盆则群鼠累累然来食，讫乃去，以为常。洎迁政府，鼠复至，以其相距差近，不怪也。已而帅越、帅闽，继挂冠归里，鼠至如初。迨钱亡，乃不见。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内，虽少年贵达，家有声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饶州，景伯家居丧偶，宣子吊焉。主人受吊已，延客至内斋，唤酒小酌。甫举杯，群妾坌出，素妆靓态，黛色粉光，不异平日。谑浪笑语，酒行至无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图今日有此乐。"宾主相顾一笑。后二十年，宣子谢事归越，景卢来为守，时已鳏居。暇日宣子造郡斋，景卢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谓王曰："家兄有言，不图今日有此乐。"王为绝倒。

谢希孟在临安，狎倡陆氏。象山责之曰："士君子乃朝夕与贱倡女居，独不愧于名教乎？"希孟敬谢，请后不敢。他日复为倡造鸳鸯楼。象山闻之，又以为言，谢曰："非特建楼，且有记。"象山喜其文，不觉曰："楼记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逊、抗、机、云之死，而天地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象山默然。希孟一日在倡所，忽起归兴，遂不告而行。倡追送江浒，泣涕恋恋。希孟毅然取领巾，书一词与之云："双桨浪花平，夹岸青山锁，你自归家我自归，说着如何过。我断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将你从前待我心，付与他人可。"希孟与乡人陈伯益好相调戏，伯益面黑而狭，多髯，希孟入其书室，见写真挂壁上，题云："伯益之面，大无两指，髭髯不仁，侵扰乎其旁而不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余无几。"此语喧传，伯益病之而莫能报。希孟后避宁宗讳，改名直，字古民。伯益于是以两句咏其名："炊饼担头

挑取去，白衣铺上喝将来。”闻者笑倒。伯益又尝写真，衣皂道服，蹑僧鞋。希孟赞之曰：“禅鞋俗人须鬓，道服儒巾面皮。秋水长天一色，落霞孤鹜齐飞。”

曹咏侍郎妻硕人厉氏，余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与夫不相得，仳离而归，乃适咏。时尚武弁。不数年以秦桧之姻党易文阶，骤擢，至徽猷阁。守鄞，元夕张灯，州治大合乐宴饮，曹秀才携众来观，见硕人服用精丽，左右供侍备极尊严，谓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贵，吾家岂能留?”叹息久之。咏日益显，为户部侍郎，尹京。桧之殂，咏贬新州而亡。硕人领二子取丧归葬，二子复不肖，家贫荡析至不能给朝晡。赵德老观文亦厉氏婿，硕人从父妹也，怜其老且无聊，招置四明里第养之终身。硕人闲出访亲旧，过故夫曹秀才家，门庭整洁，花竹蓊茂，顾侍婢曰：“我当时能自安于此，岂有今日?”因泣下数行。二十年间夫妻更相悔羡，世态翻复不可料如此。方咏盛时，乡里奔走承迎惟恐后，独硕人之兄厉德斯不然。咏帅越时，德斯为里正，咏风邑官胁治百端，冀其祈己，竟不屈。桧之甫殂，乃遣介致书于咏，启封乃《树倒猢狲散赋》一篇。洎新州之行，又以十诗赠行，其一云：“断尾雄鸡不畏牺，凭依掇祸复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归骨中原是几时?”咏得诗愤极，然无如之何。

韩侂胄暮年以冬月携家游西湖，画船花舆，遍览南北二山之胜，末乃置宴于南园，族子判院与焉。席间有献牵丝傀儡为土偶负小儿者，名为迎春黄胖。韩顾族子：“汝名能诗，可咏此。”即承命一绝云：“脚踏虚空手弄春，一人头上要安身。忽然线断儿童手，骨肉都为陌上尘。”韩大不乐，不终宴而归，未几祸作。

楼叔韶镛初入太学，与同窗友厚善。休日友谓叔韶：“寂寂不自聊，吾欲至一处求半日适，饮醇膳美，又有声色之玩，但不可言。君性轻脱，或以利口败吾事，能勿声则可偕往。”楼敬诺，要约数四，乃相率出城。买小舟，沿苇村将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门径绝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拟于门，即有小童应客；主人继出，乃少年僧，姿状秀美，进趋安详，殊有富贵家气象。揖客曰：“久别甚思，款接都不见过，何也?”揖楼为谁，友曰：“吾亲也。”遂偕坐。款语片刻许，僧忽回顾，日影下庭西，笑曰：“日旰，上君馁乎?”便起推西边小户入，华屋三间，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唤侍童进点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撤器，命推窗，平湖当前，数十百顷，其外连山横陈，楼台森列，夕阳返照，丹碧紫翠互相发明，渔歌菱唱隐隐在耳。骋望久之，僧取尘尾敲阑干数声，俄时小画舫傍湖而来，二美人径出登岸，靓妆丽色，王公家不过也。僧命具酌，指顾间觞豆罗陈，穷极水陆。左右执事童皆佼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与友谑浪调笑，欢意无间；楼神思恍恍，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语。伺僧暂起，掣友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饮食纵观，何用知?”如许而觞十余巡，夜已艾，僧复引客至小阁中，卧具皆备，曰：“姑憩此。”遂去壁外即僧榻，试穴隙窥，则径拥二姬就寝。友醉甚，大鼾，楼独彷徨。一寐起如厕，一童执烛，密询之，此为何地?童笑曰：“官人是亲戚，何须问?”楼反室，展转通宵，时侧耳审听，但闻鼻息齁齁而已。将晓，僧已至客寝，问安否?盥栉毕，引入一院，制作邃巧，帘幕蔽满，庭下奇花盛开，香气蓊勃，山山丛竹，位置惬当。回思夜来境界，已迷不能忆。追具食则器用张陈一新，食品加精，独二姬竟不复出。食罢各去，僧送之门，郑重而别，由他径绝湖而归。楼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间，数问友，但笑不答。亦许寻旧游，而楼用他故亟归乡，其后出处参商，讫不克再谐。

唐小说记红叶事凡四。其一《本事诗》：顾况在洛，乘闲与一二诗友游苑中，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流亦题云：“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十余日，有客来苑中，又于叶上得诗，以与况，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皆衰悴不顾，备掖庭。尝书落叶，随御沟水流出，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闻而和之。既达圣听，遣出禁内人不少，或有五使之号。况所和即前四句也。其二《云溪友议》：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红叶上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其三《北梦琐言》：进士李茵尝游花中，见红叶自御沟出，上有题诗曰：（与卢渥诗同）。其四《玉溪编事》：侯继图秋日于大慈寺倚阑楼上，忽木叶飘坠，上有诗曰：“拭翠敛愁蛾，为郁心中事。搦笔下庭除，书作相思字。此字不书石，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心人，尽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则本只一事而传记者各异耳。刘斧《青琐》中有《御沟流红叶记》最为鄙妄，盖窃取前说而易其名为。于祐云：“本朝词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乐府两用之。《扫花游》云：‘随流去，想一叶怨题，今到何处。’《六丑·咏落花》云：‘飘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脱胎换骨之妙极矣。清真名邦彦，字美成，徽宗时为待制，提举大晟乐府。”

大溪山在广州境，旧山有一洞，其处所人不常识。每岁五月五日，洞开则见之。土人预备墨纸刷席入其中，以手模石壁，觉有罅隙若镌刻者，以墨刷其

上，纸覆其上，印摸而出，洞亦随闭。持所印纸视之，或咒语，或药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无所得者。咒术药方，应用无不效验，盖南法之所出也。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发，多在人家，迸出如笋，长数十丈，大数十围，或一或二，或数株并出。人家遭此者，皆坼裂倾陷屋宇，然析之为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进，故俗以为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数百片。土人往往以铁为长梗，入山刺地，有板处铁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义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尽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处，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沈香者。"沧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难得；补缀精密，虽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汤沃之，则败矣。"

严州寿昌县道旁有朱买臣庙貌，其地有朱池、朱村，居人多朱姓。朱谦之诗云："贫贱难堪俗眼低，区区何事便云泥。会稽乞得无他念，只为归来诧故妻。束薪行道自歌呼，越俗安知有丈夫。一见印章惊欲倒，相看方悔太模糊。"

渔溪云囊在筠州新昌县，尝出游历，将至五峰，马上，遥见山中草木蠕蠕动，疑为地震。驭者云："山皆猴也，数以千万计，行人独过，常遭戏虐。每群呼跳浪而至，扳缘头目胸项手足，混成毛球，虽有兵刃，亦无所施，往往致死。"夜宿民家，犬为虎衔去，明日至寺，问："山中有虎乎?"曰："无有。""何以无?"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来?"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隐藏，何为不来?"曰："大木上多鼯鼠，虎过其下，鼠必鸣噪，自拔其毛投虎身，著处必生虫，则遍身疮烂，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画虎，皆平原旷野茅苇丛薄，中亦有棘枝寻丈，未常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蠹损。"又可证也。

赖省干之卜，天下知名。赖，建宁人，挟妖术，杀人祭鬼，常于浙中寻求十余岁童女，养之以充用。其母喜诵佛书，女习念心经。后此女次当供祭，沐浴装饰，置空室中，锸其户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觉有物自天窗下，光晔晔然。不胜怖，急念揭谛咒，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逡巡欲进复却，女诵咒益急。良久口中光渐大，直出射此物，物仆床下，铿然有声，不复起。其室近街，俄而譬夜卒过焉，女大叫杀人。卒报所属，率众破壁取女出，视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赖及家人鞫问，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为詹安抚居宅。

径山寺主园僧行菜畦间，为蛇伤足，久之毒气蔓延、一脚皆烂，号呼宛转。常住为招医，积费数百千，不能愈。有游僧见之，曰："吾能治此。"命汲净水洗病脚，腐脓败肉悉去之，易水数器，疮上白筋数见，挹以软帛。解包取药末均糁疮中，恶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净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见水渐淤，肉渐生，一月之后平复如旧。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谢以钱物。僧云："吾与山门结缘，岂因以利。"却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谓曰："山中蛇虺多，被伤者时有之，诚愿得奇方以备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从。但此方来处绝妙，不必广传。香白芷为末，入鸭觜、胆矾、麝香各少许，临期以意斟酌之。"未几僧去，长老升座，以此方遍告诸人。

孙琳路钤本殿前司健儿。宁宗为郡王，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国医罔措。有与孙善者荐其能，光宗时在东宫，亟使人召之至。孙求二十钱，买大蒜、淡豉、蒸饼三物，烂研合和为丸，令以温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进三服，病当退三分之一，明日再进如之，三日则病除。"已而果然，赏以千缗，奏官右列。或问其说，孙曰："小儿何缘有淋，只是水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无他巧也。"张知阁久病疟，遇其作时，如火，年余骨立。医以为虚，饵之茸附，热愈甚。招孙诊视，许谢五十万。孙笑曰："但安乐时，湖上作一会足矣。"命官局赎小柴胡汤三贴服之，热减十九，又一服，病脱然。孙曰："是名劳疟热，从髓出，又加刚剂剥损，气血安得不瘦?盖热药不一，有去皮肤中热者，有去脏腑中热者，若髓热非柴胡不可。北方银州柴胡只须一服，南方力减于此，故三服乃效。今却可进滋补药矣。"一少年子娶妻后得软脚病，疼特甚，医以为脚气。孙闻之，曰："吾不必诊视，但买杜仲一味，寸断片析，每一两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盏，煮六分，频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尝病者。孙曰："府第寝处高明，衣履燥洁，无受湿之理。特新娶，色欲过度致然。杜仲专治腰膝，以酒行之，则为效易矣。"其伎大略如此奇验。

宋中直府判为池之青阳簿老吏，言绍兴初有县丞夫妇，皆年三十而无子。令吏辈求婴儿为嗣，不数日辄死。又求之数年内，凡失十余子。最后一子死，棺殓就焚。其本生父母来视之，循其体，两股微热。复视之，阴囊已破，去双肾矣。哭告于官，追丞家人，劾治具得其状。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术，用婴儿肾入药，伪为求嗣，实为药资。案成，丞死于狱，不克正其罪。

兀术见一卒妻美，杀其夫而纳之，宠眷殊甚。术有所佩匕首，极利，寝则枕之。他日方寝，此妇取匕首，将杀之。术觉，惊问，妇曰："将杀汝。"术曰："何故?"曰："我夫为汝杀，吾欲报仇。"术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杀汝，当为汝别求夫。"乃尽集诸将，使自择。妇指一人，即以嫁之。邱宋卿同客谈

此，曰："此其所以为兀术也。"

京师士人出游，迫暮过人家，缺墙似可越。被酒试逾以入，则一大园，花木繁茂，径路交互，不觉深入。天渐暝，望红纱笼烛而来，惊惶寻归路，迷不能识，亟入道左小亭。毡下有一穴，试窥之，先有壮士伏其中，见人惊奔而去，士人就隐焉。已而烛渐近，乃妇人十余，靓妆丽服，俄趋亭上。竞举毡，见生惊曰："又不是那一个。"又一妇熟视曰："也得，也得。"执其手以行，生不敢问。引入洞房曲室，群饮交戏，五鼓乃散。士人惫倦不能行，妇贮以巨箧，舁而缒之墙外。天将晓，惧为人所见，强起扶持而归。他日迹其所遇，乃蔡太师花园也。

今军营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宝初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明皇诏不空三藏诵《仁王护国经》，帝见神人带甲荷戈在殿前。不空云："此毗次门天王第二子独健，往救安西也。"后安西奏有神人长丈余，被金甲，鼓角大鸣，蕃寇奔溃。斯须城上天王见形，谨图形上进。因敕诸节镇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佛寺亦别院安置，但不知何时流入军营耳。

赵德老常戏言，明州有三贱：烧底贱，著底贱，吃底贱。或问其故，曰："烧底是灯草，著底是草鞋，吃底是盐。"又云慈溪县有三荐：茶店汤瓶不曾荐，客店床上无藁荐，大街上好放荐。皆可资笑。

德安有人家土库中被盗者，绝无踪迹。一总辖谓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狲者，试往胁之，不伏则执之。又不伏，则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觉无唾可吐，色变具伏，乃令猢狲由大窗中入取物。或谓总辖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惊惧者，必无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总辖坐霸头，茶坊有卖熟水人持两银杯，一客衣服济然，若巨商者，过行就饮。总辖遥见呼谓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将执汝。"客惭悚而去。人问其故，曰："此奸盗之魁也。适饮水时，以两手捧盂，盖度其广狭，作伪者以易之耳。吾既见，安得不问?"韩王府中忽失银器皿数事，掌器婢叫呼为贼伤手，赵从善尹京，命总辖往府中测视。良久执一亲仆，讯之立伏。归白赵云："适视婢疮口在左手，盖与仆有私，窃器与之，以刀自伤，伪称有贼。而此仆意思有异于众，以是得之。"

建宁监作院郑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常云：岳鹏举初入狱，欲坐以得督视所劄子，令策应而三日不行，为违节制，当行军法。何伯寿承奏命治其事，乃谓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误，令某子孙皆无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执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此事得于老吏。

蔡元定字季通，博学强记，通术数，游朱晦翁门，极喜之。詹元善尤重之，荐其传康节之学，命使定历密院，创令赴行在。蔡虽不应命，人犹以聘君称之。晦翁以道学不容于时，胡闳章疏并及蔡，谓之妖人，坐谪道州以死。蔡喜地理学，每与乡人入葬，改定其间吉凶，不能皆验。及贬，有赠诗者曰："掘尽人家好邱陇，冤魂欲诉更无由。先生若有尧夫术，何不先言去道州?"

珍席放谈

[宋]高晦叟撰　赵睿才整理

《珍席放谈》二卷，北宋高晦叟撰。据所见闻，对上自宋太祖下及宋哲宗时的朝廷典章制度沿革及士大夫的言行，分别录载，间加评论。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卷　上

宋初循旧制，节度使班缀在卿监之下，太祖命升于龙墀内。今官至观察使则礼秩与待制等，而元戎位列六曹尚书之次，居翰林学士之上，得其宜矣。唐制，文武杂任作节度使，还朝为省监长贰者间有，如颜鲁公自江西回充刑部侍郎，段成公泾原还领司农卿之类是已，亦一时之良矩也。初，外戚罕有建节者，太祖时杜审进以元舅之尊穷老才得节度使。宋朝之制，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盖五品州则军事也，而命官乃为防御使，则以防御团练使领刺史州，盖本唐制。至节度州则非赐旌钺不以命之，若观察使盖与节度使相须观察系州，节度系军，节度可以兼观察，观察视节度则降杀矣。

神宗鼎新官制，建尚书，分六曹以莅事。制落成之日，命左右仆射赴都省礼，上依唐制，百官致恭以见。王禹玉、蔡持正为二揆尚书，拜于副阶之上而答拜。御史中丞诸行侍郎以下拜于庭中而跪于堂上以受其参。上即闻之，翌日登对语及，讶不如仪也。厥后登庸者，亦不复沿袭矣。

故事，知制诰待制权发遣三司使事赐金带。韩玉汝以待制分画河东地界事毕，陈睦以校理使高丽还进职修撰，亦各被赐。近时梁材叔、胡师文、黄师是之徒皆待制并赐杂学士带，亦优礼也。

旧制，公卿士大夫引年者随其品秩高下例进散官致仕。内外制杂学士前执政官带职名，前宰相带使弼致仕，自熙宁、元丰始也。

石表之以前参知政事自资政殿大学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致仕。田宣简后以枢使罢事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乞致仕，亦除太子少傅，职仕虽殊而恩秩一等。前后失于比儗耶？轻重系于当时耶？

神宗朝王公带观文殿大学士在金陵府，及生日，有旨契勘有无所赐礼物。枢密院具到，宰臣枢密使带平章事并使相，生日则赐进呈特令依在外使相例赐。昔赵献拜守太师，西京养疾，国朝故事，非带同平章事无生辰赐物例。太宗以普故相，特示异数，遣使就赐。是时自当举此以闻，不知何以遗忘之也。本朝旧相不带平章事，生日锡之以礼物，唯二公尔。本朝小使臣供奉官而下，皆隶宣徽院，院使之□□礼遂同二府而班在枢密副使之上。至雍熙中置三班院，专领小使臣授任，而宣徽使如旧，其后班缀下槅副矣。为使者不胜计赐重金笏带，唯王君贶尔。

旧令，郡守监司通判随其服色借紫或绯而不垂鱼。按，唐制借绯即佩银鱼，借紫即佩金鱼，亦人衔位书之，其法似可袭矣。

哲宗未亲政日，宰相吕大防委更先朝官制，事极不经，以左右字分有无出身人，则右职者分当赃污而不足怪责矣。何其不思之甚也！朝廷之士弗闻一言论其疏舛，出于畏附而然耶？果以为中理而无说耶？至上独揽权纲，方命有司复行故典而斥去谬举，天下韪之。班固谓霍光曰：不学无术。大防岂非其俦乎？凡诏书德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枢密使，命将日，制并用白麻纸，不使印，百官立班宣读，故谓之白麻，亦曰宣麻。杜子美有诗云："紫诰追三代，黄麻似六经。"（按，杜甫《赠张珀》诗："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此作"追三代"，未详所本。）黄麻不睹所出，盖唐贞观以诏敕多蠹，始用黄麻纸书写尔。名与白麻相类，而事则殊矣。

公式，旧唯中书门下，今唯尚书省发敕书曰故牒，诸州出补牒亦称故牒，自馀省台寺监支移皆云谨牒，不易之制也。独夔州路转运司公牒辄书故字，诸道监司文檄未尝有类是者也。前后主者但相承行无顾条理而更革者。

近时上官复谒属僚，刺字多云起居某官，避参之卑也。夫参辞上下通行之制，所为起居者，其礼至重。嫌轻而增重，诚为倒置，得非循袭其常弗之思乎？

唐京师钱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十为陌。汉王章建言官司出钱陌减其三。今则凡官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谓之省陌者是已。独封赠钱输官帑陌犹用八十，乃唐时馀制也。

太祖召陈图南对便殿，恩礼甚渥，问曰："昔尧舜之为天下，今可至否？"对曰："尧舜土阶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净为治，则今之尧舜也。"上善其对。清净之言起于老庄，世多以为道家虚元之说，其源盖出于乾坤易简之道。尧舜繇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希夷举之以答睿问，可为仁人之言，其利溥也。岂高引远遁方外，泛泛之流可攀企哉？太祖嘉纳，帝道日隆，圣政日跻，偃武修文，函夏奠枕视唐虞无间然矣。

太祖尝下诏："吏员繁而求事之治，俸禄薄而责人以廉，甚无谓也。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以益俸。"非独垂一时之训，足以为万世之制。

仁宗临轩清问贤良之士，苏辙策略曰："陛下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谘议，便殿无所顾问。"从官奏曰："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帝曰："设制科本求直言，苏辙小官，敢言，特命收选。夫人主言动，辙虽妄说，果能诳天下之人哉？"置而不论，仍嘉其能贲以恩宠。容谏纳善，尧舜禹汤无以过也。

章圣尝谓辅弼曰："诸州长吏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扰，或掊敛以为公，或旷职以为恕，此何由致治？四者世人不独不非，而反获休誉多矣。安得廉而弗厉，察而弗扰，公而弗优，恕而弗废之士与上共理邪？"

田宣简昔有言，"士君子修身起家易，始终尽善难；始终尽善易，世德相继难。"噫！士当穷时艰勤自奋，往往能之，暨其志得欲充，丧其素操，盖亦弗稀。或己克终而子孙殒家声者多是，公语足以为士大夫之良规也。

杨文公尝云，"人之操履无若诚实。"此曾子平日三省其身之道，而孟子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者也。君子允蹈，其可后乎？

王沂公尝云，"是非曲直在听断之审。请以药物喻之，医方谓药物有相使相反者，如甘草为国老，以性能和众药，放汤齐中，不论寒温多用之。而斑猫有毒，相反，若用之则致害人。"时以为名论。噫！攻疾者投药相反，患止一身。经国者用人相反，弊及天下，弗可忽也。李谷有言，壮年仕宦，忌于太速，肌体患于太丰。早速早丰，莫能致远，物礼自然也。而斯乃分定，匪系乎人。虽不速丰有可得耶？若谓爵禄用巧心强力必能驶取则误矣。盖有经营而即如其意者，是亦命也。适与幸会焉。

苏文忠有言，"人之仕宦，但只作郎官典郡，自无患害也。盖位高贵重，常近颠踬，理自然耳。正人居要路则忘身许国，知其必为群小侧目乘伺间隙，邪人知重权则营私罔上，言者抵罪。贯盈难掩，终致发扬，邪正不类，皆所以贻祸也。"公言约而旨深矣。

庞颖公尝云，"大臣尤当只畏绳墨，岂可自恃贵重乱天子法？"此谈足以为钜人药石也。尝思法非为君子设，世之君子冒而弗惮，将何以御中人之下者哉？士大夫有审顾宪章不少逾闲者，人或嗤以为拘出矩度，以肆放而无所恤者。或推以为才，果其然乎？若人知法之可虞，则世无招尤速累者矣。若举皆勿避于法，则世无能保厥躬者矣，系所自处也。先贤云，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故称循吏。可不谓之才乎？

赵中令举官训，人有见其故藁但云，"某当公事如私事，爱惜官物如己物。"诚简切也。世之从仕者，多汲汲然营私谋己，心惟恐后，治公事岂婴思虑，主官物弗人顾盼，第务因循，苟且以度岁。时而侥幸，袭以成风，恬莫怪也。能如公所举，则州邑必无稽违，帑廪宁有侵蠹矣！推士者往往为过情溢美之谈，曲相藻饰，是非可否，未免失真，视中令得无愧乎？

孙宣公一代之名儒也。久在经筵，尝取《无逸》篇绘图以进德庙，援唐明皇时故事尔。夫《无逸》，周公所以戒成王，欲知先业之艰难而罔可怠豫。王道之持盈，守成而致长久，安宁之道也。宜其常置左右，起居出入观瞻念虑焉。寇莱公以将相穹崇，历镇方，面谕摈绍者。遇有过客造请，常以同年小录与参状俱呈，若其人联牓而年在己上者，虽州县小官亦展茵席以叙拜礼，惇旧如此。近时同年事分一空，得公之彷佛者，可以厚浮俗而为佳语矣。冠莱公当国，契丹入境，河朔戒严，朝论二三，未知适从，独公劝上亲幸澶渊，得以振士气。章圣面谕擘画边事及驾起与

不起至何处者，准条四事以对，曲尽机要，其状右语奏云："陛下睿智渊深，圣猷宏远，固以坐筹而决胜，尚犹虚己以询谋。兼彼契丹颇乏粮糗，虽恃甲兵之众，必怀首尾之忧，岂敢不顾大军乃图深入？然亦虑其凶狡，须至过有防虞。"由是宸衷决从其策不惑，銮舆顺动，敌兵北归。议者以寇公之公烈崛然第一，信不诬矣！

寇公性尚华侈，夏英公亦然。夏尝语门下客曰："莱公自奉豪奢，而世弗非者。至某则云云者多，何也？"客对曰："旧传寇公在镇，暇日与僚属出郊园，坐席上，闻驮铎声，遣介问之，乃一县令代还行李经由。公即召同席，从容宴，赏侍中。今待入京士大夫与出都之人礼数已自加损，况其他欤！宜乎物论之不同矣。"竦默然久之。夫虚心下士，弗论高卑疏昵者，无贤不肖悉皆推尚，曲意轻重，欲收人情者誉未必至，而毁亦莫可逃也。

李文定年四十方登第。陈康肃守鄞时，犹在场屋，多与之游，每题壁则书布衣李迪捧砚。其后李相国，而陈方建节，升沉淹滞盖叵测也。

刘温叟，岳之子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李文正一代之贤人也，尝云："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刘不登嵩华诸岳则可矣。而讳岳不听乐，无乃过矣。夫岳与乐比其他嫌名异矣。耳闻管弦愉乐之音，冒父之嫌名而弗顾，人子安乎？礼以义起，岂必须典制显禁，然后避也？缘人情论之，未为过尔。

杨文公在翰林，母处外被疾。请告，不待报即去。上遣中使赐御封药洎金帛以赐，谓辅臣曰："亿，侍从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文正对曰："亿，本寒士，先帝赏其词学，置在馆殿，陛下矜容，不然颠踬久矣。然近职不当居外地，遂除太常少卿分司。"夫近侍轻事而圣君优假，大臣又善为之地，真幸遇矣。

王文正公宇量鸿旷绝伦，在相府日未还等间。上遣中使锡御酒十器，方逾阃内，厥兄亟令人诣国封首取二壶。其妇云："此上赐也，俟相公归视即持去。"兄怒，挈挺击壶皆碎，酝流盈地。夫人恶之，不令却扫，公归见之，问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徐语国封曰："人生光景几许时，其间何用校计。"余无他言。兄与国封默愧也。

张文定守江陵，岁大旱，田稼将败，民忧艰食。公自府宇率僚佐炎日中拖绅端笏彻盖徒步至承天寺弗舍匄雨，升殿焚香，祀拜才终，甘泽飘零，霈然霑足。邦人舞泳，遂获有秋。故老尚能传道其事以相语，至诚感格如是之驶也。王沂公罢政柄，以相节守西都，属县两簿尉同诣府参，公见之，将命者喝放。参讫，请升阶啜茶，二人皆新第经生，不闲仪，遂拜于堂上。既去，左右申举非仪，公卷其状，语之曰："人拜有甚恶？"噫！大臣包荒固非浅丈夫之可望也。

吕文靖当国，一日归自中书，欲发奏牍，令子弟开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骇顾，公默然，但命缄扃如故而已。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盖主吏时或窃用，自是防察谨严，奸勿能措。若即暴扬穷治，则非惟贻中外讥笑，而牵连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识度绝人远甚也。

吕文靖庆历在相府久病，昭陵手诏云："古人言髭可疗疾。虽无痊验，今朕剪髭与夷简合汤药，表予意也。"昔白傅咏唐太宗剪髭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其渥偏矣。君臣之间至恩如此，虽杀身讵足以报？况勣之阿谀但为谋身之地哉！白傅之言不亦过欤？

范文正公贤高一代，践更贵仕，至登政府，常务周赈宗族以逮孤远。薨之日家无馀赀，窀穸有期，素相厚善者韩、富、田、裴诸公各出金帛之助。狄武襄常在麾下，早被知鉴，时位枢席，赙赠倍腆于诸公，戛然有古风概，悠悠之交非其比也。

范文正公，王佐才，世所高仰弗逾，大用未究所蕴而亡，时论怅惜。后三十余年，子纯仁自同知枢密院事拜相，搢绅多以为宜，非如前辈英声茂实，实在人耳目中属望以相天下者也。盖文正位弗称才，公议未契。一旦嗣续登庸舆情慰厌尔，与鲁人欲臧孙达之有后几矣。

卷　下

哲宗嗣统，宣仁权同听断。蔡持正以故相典安陆。暇日偶作小诗数篇。朝散郎吴处厚守汉阳，邻封也。平日深嫌蔡秉政，时不相推引，购得诗本，辄以己意曲加注释，以为意在怨讪，如其私说飞驿上闻。祸起不测，遂窜岭外。时上相吕大防等居辅弼之地，皆缄默顾忌，无所论辩，奉行而已。惟右揆范尧夫奏疏理列，又与王正仲簾前再三为之辩解，不克，回已行之制。而二公亦各罢去，天下士论靡不贤其人也。噫！人臣效情与夫媮合者临事则可见矣，可弗察哉！

范文正殿余杭时，有一近臣同路宴公于堂，以其家声乐相娱，继出俳优，男女纷揉，亵语交至。怪而问其男女谁何，主人答云："儿曹尔。"公不怿，避席即去。王荆公具书其事于策，真可谓直笔矣。

富文忠、杨隐甫皆晏元献公婿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贵仕。富每诣谒，则书室中会话竟日，家膳

而去。杨或来见，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弦管、按歌舞以相娱乐。人以是知公待二婿之重轻也。二婿之功名年位亦自不相伦矣。

富文忠公以累朝旧相出镇河阳，龙图韩贽自西京被召孟洛，相去不及百里。虽非入都，正驿而迂行止一舍尔。韩未戒行，驰书于公，欲因而假道三城以通典谒。公报拒之，意谓侍从被召不当曲程，先展私觌，虑招物议。大臣于事避慎如此，飞谤其能及乎？

富文忠卜宅洛阳，胜伟寇于西都王君贶相继起第，又复过之也。然而富公年七十即上印绶乞骸致政，优佚自善，家居十期。太原公虽尝暂止其间，老犹任事，拥节旄殿方，面亟匄归甚切，未俞而终于镇，名圃广厦，虚设尔。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者也。

韩忠献、富文忠立朝杰然无出其右，真社稷之卫，邦家之光也。仁宗虽任之政府，未几皆出，久流于外，四海士民系望以为相者久矣。上亦终谅其贤，嘉祐间相继秉钧轴，簪绥列辟林麓潜夫拭目延颈竞欲观听弛张，迟迟未有闻见。或切语而私怪，逾年行袷享大礼，于赦文中列废置者数十事，皆兴利蠲害之端，人同庆幸，视其措画可知其故也。世方知二公不即变更，盖有待焉。因肆赦而推惠者，非独使编氓比户晓然归恩于上，又免郡县数数遵承之烦，莫不叹诵其德业不群也。岂非君子之道昭然日彰而宰相自有体者乎？

韩魏公未相时，自政府出，更历方而久之。建节判相州，邺台，公松楸所在也。上谢表云："铺排牛酒，燕故老于里中；罗列旌幢，拜先臣于墓下。"一时之盛事也。人子致位若斯来临乡社，所谓以显父母者也。

韩魏公在相府。嘉祐中畿邑多蝗，朝廷遣使分行督捕。时一朝士还阙见公，面白县虽有蝗，全不食稼。公识其言之佞也，遂问有遗种否，佞者不期问此，遽对遗种不无。公曰："但恐来年令嗣不及尊君。"其人惭而退。

韩魏公秉钧时，王陶游其门，公亦素器之。累历从官，及为中丞，未登二府，快快有望于公。因抚细故奏疏诋公，由此出守转郡。谢上表，尤肆狂讦，词皆浮实，至举丁朱崖以况公，悖妄弗顾于理甚矣。忿欲攻人失其所御，一旦至于是也，由此大失望公。后虽复用于朝为计相，竟不跻丞弼之列，足为躁人鉴矣。

潞公嘉佑中位元台时，上偶违豫二府，同宿于内。一夕，有人款禁闼告变，公即命砻墨于盎，呼其人至前，浓涂面目，驱出斩东华门外。翌日，都下帖然，虽左右亦莫知其上变者谁何也。仓卒之间处非常之事，如是足镇服中外，绝人远甚，诚社稷之卫也。

程康穆帅高阳，北使过部称疾，遣人白公欲著帽以见，公拒之。报曰："疾则可无相见，见当如礼。"使人沮伏莫能为辞，深得镇御之方也。

范蜀公皇祐中知谏院。陈恭公为相，嬖妾笞杀一婢，御史奏论排斥不知所谓，遂诬公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设台谏官，使除谗慝，非使为谗，果如其言。执中可斩，不然则言者亦可斩。御史怒，共劾其阿宰相，范弗顾，力论其不然。熙宁初，欧文忠在政府，言官亦诬其私子妇吴氏，惟冲乡以己女尝辨于文疏，馀无一言为明其罔蔑。景仁之心岂持私于相国，盖欲为朝廷别枉直、惜事体尔，何其似之者鲜焉！

苏子美年二十一，上疏极为切至，后以祠会弃踬不振，未五十沦亡，良可叹惋。然而是亦韩文公所谓柳子厚少时不自贵重顾惜者也。

侍郎郎廉叔清风峻节，闻于一代。尝师朱颇沈天锡，既显皆均俸及之，每置书不称官，上云门生。二人既没，又周其子为毕婚嫁，告老还乡未有居第，渐治园庐，号"武林居士"。其贤高矣。

宋莒公再入政府，景文时以端明殿学士守成都，辄系金方团笏头带，言者上闻。朝论欲究然否，公白上云："臣久备位二府，累蒙赐带，曾寄遗祁。兄弟之心，觊其早被进用，不期遂佩服尔。"事即中寝，可谓善为辞也。

宋莒公晚年，景文奄谢诸侄成服，公恶其缞缕太粗，命易去。有一门客自言素辱恩遇，愿请以衣，当日都下人多传笑。近时有相国诞辰，驰至宾次荐绅，跪笼放生祝寿之人相埒矣。噫！士迷深利，丧失廉耻，莫知自贱者何独斯焉！古传为要人或特溺器，或验便液，盖不诬矣！

夏文庄豪俊之流也，然操行多疵，清论寡与。庆历中，自前执政拜枢密使，言者排之不已。即罢，时石守道进《圣德颂》，其序云，皇帝命得象，殊为丞相，竦枢密使。次云用御史谏官十一疏追竦白麻，又除襄为谏官，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喜跃。皇帝退奸进贤发于至诚，奋于睿断，见于刚克。公怏怏衔之，深岁设水陆斋，常旁设一位立牌，书曰："夙世冤家石介。"人以谓益彰石之说言劲节而重自暴其丑也。岂非忿懑内怀勿能制而未之思乎？

神宗在御，李端愿纳节以少师致仕，特给节度使俸之半。曹佾拜中书令，特赠公使钱一万贯，朱衣双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礼也。

曾子宣、吕吉甫同为内相，与客啜茶注汤者颇数。客云："尔为翰林司，何故不解点茶?"吉甫即云："翰林司若尽会点茶，则翰林学士须尽工文章也。"意讥子宣，缘此遂相失矣。与武元衡在院中食瓜驱蝇事颇不远焉。哲宗绍隆丕构拓大提封刘舜卿帅熙河出兵塞外，破戎垒，擒囚领鬼章，至庭下，倨悍不拜，竟弗能屈，反善遇之。识者以谓若因其慢，即时出于不测，斩首以徇，扬威示武则类必沮势丧气，乘机足以扫荡也。此正阃外之事，专之可也。虽罪擅诛何避焉?舜卿庸才，不能建伟然之事，区区畏首畏尾图全之策，执俘以烦朝廷，谬矣。人君何赖焉?魏文帝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翰墨之流，贵己忽人，其源久矣。无深怪。惟自视有余裕者不然，如韩退之未尝弗推子厚，杜子美未尝弗称太白，岂区区务取胜也。

江南李后主善词章，能书画，尽皆臻妙绝。是时纸笔之类亦极精致，世传尤好玉屑笺。于蜀主求笺匠造之，唯六合水最宜于用，即其地制作，今本土所出麻纸无异玉屑，盖所造遗范也。

王元之词学器识度越当代。大宗深所器异，而天资忠劲。知无不言，言无所徇，殆以知制诰坐事贬商州团练副使。还朝，上曰："王文章俊颖，人罕偕者，但性刚直，不甚容物。"命宰相召戒之后，又继被贬斥，皆以论议也。尝为《三黜赋》云："一生几日，八年三黜。始贬商於，亲老且疾，儿未免乳，呱呱拥树。六百里之穷山，唯毒蛇与贙虎。历二稔而生还，幸举族而无苦。再谪滁上，吾亲已丧；几筵未收，旅衬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苍穹安仰，移郡印于淮海，信靡监而鞅掌。旋号赴于国哀，亦事居而送往。明四人于液垣，何宠禄之便蕃。今去齐安，发白目昏。吾子有孙，始笑未言。去无骑乘，留无田园。羝羊촉藩，老鹤乘轩。不我知者犹谓乎郎官贵而郡守尊也。于戏！令尹无愠，吾之所师。下惠不耻，吾其庶几卞和之刖，吾乃完肌曹沫之败。吾非舆尸，缄金人之口，复白圭之诗。细不宥兮过可补，思而行兮悔可追。慕康侯之昼接兮苟无所施，徒锡马而胡为?效仲尼之日省兮苟无所为，虽叹凤而奚悲?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公之志斯可识矣，然而直之为行而悔而弗可恃。皋陶所谓直而温，叔向以直及难是已。

元之表启精致，如："诸县丰登，全无公事。一家饱暖，尽荷君恩。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独有渔父之叹。"人多传诵。知制诰被谪，未几复职。谢牋"阶前。药树重吟谢客之诗，观里桃花免动刘郎之叹"，比句尤微婉也。田宣简公天资宽明忠厚，海□□□帅平凉日置酒与僚属相集，路分都监雍元规者酌饮逾常，言色失度，曳裾离席而游，诘旦方悟。愧畏不胜，即驰诣公，深自咎谢。公温然软语以存慰之。既去尚虑其内，弗安也。后数日谕副帅范恪宴兵官于西池，席半赠以诗曰："醒时莫忆醉时事，今日休言昨日非。池上风光宜共醑，劝君不要半酣归。"元规几于感泣方宁处矣。论者莫不叹公之德量足以容物大过人也。宣简尝过箕山，望颍水有诗云："先生尝此傲明时，绿岫清波万古奇。应有好名心未息，滩头洗耳欲人知。"帝以天下让，若自得而无待于外，则逊避而已，乌用"洗耳"哉！"洗耳"乃欲暴扬其高风于四方万世也。公能探其情矣。

宣简初登大科，通守金陵日，有李琵琶者本建康伶人，国除时十余岁，逮兹近八十。因宴席呼出，犹能饮巨觥。陈叙平昔，历历可听，辞容不甚追怆，若无情人。又云后主喜音艺，选教坊之尤者号"别敕都知"。日夕侍宴，自称父喜琵琶，名冠别选。王帅围城未陷间，后主犹未辍乐，但云甚述。公有诗卒章曰："曲终甚喜询前事，自言本是都知子。当时此地最繁华，酒酣不觉恣矜夸。若使斯人解感伤，岂能终老爱琵琶。"诚如所谓矣。以其无情所以道往事奏旧曲而不悲，沦落泥涂而长年也。古诗云："寡欲罕所关，味薄真自幸。"又曰："多情真薄命，容易即回肠。"噫！于物味浓而情匆迁者，未尝不为身之累焉！亦贱分致然，己莫能而取舍尔。若李琵琶在人间，幸未必不多而命未必不厚也。

杨文公入省校试，天下士既出，真庙问云："闻卿都堂簾中哄笑何故?"对曰："有举人上请尧舜是几事。臣答以有疑时不要使，因此同僚皆以为笑。"上为之动容。范蜀公尝书于简，在南唐时已著斯事矣。侍郎杨銮乃国相汤悦之妹婿，问悦曰："尧舜不知几件事?"答云："如此疑事不要使。"噫！荒唐之流多矣，何独子耶?

富文忠当轴，殿帅阙，进拟除授。上谓公曰："张茂实久次何不与选?"对曰："茂实虽可任，曾同臣北使，恐致物议，故不敢引用。"上曰："朝廷公举何恤人言?"遂被擢御史中丞。韩绛不知所以，奏论其事，果如文忠之说，弹其非公。丞相即日家居拜章，引咎云："观绛所言皆中臣病，无路可逃于斧钺，胡颜再觐于宸旒?"盖上自知本末不假剖析尔。终由是请去，犹坚乞出。又欧阳永叔时为内制，批答云："事缘暧昧，语涉中伤，遽罢宪司以释群惑。虽朕之不明不敏，能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将去朕而不顾。避辞已确，敦喻亦勤，其体予于怀，复安厥位，使天下晓然知朕任贤而无贰也。"君臣相与至

矣，然而非欧之笔，亦莫能发挥人主之诚意如此之著切，而使大臣释然感通也。

韩、富二公功与夫当世人望，不啻古之王佐也。天下无贤不肖称韩富二公亦素相厚，韩尝寄诗文忠云："二州连结子孙契，十载同驰忠义名。"治平间，韩位元台，富为枢相，举错之间事有矛盾，由是失欢而弗顾，相继而去位。音问庆吊亦皆阔略。所谓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岂虚言乎？名贤尚尔，况庸人哉！

冯当时为举子时，卷中《咏温泉》云"他如冰雪尔如汤，他学安流尔沸扬。人事如今贵和合，莫将寒暑苦参商。"（平生多可少怪，于物无忤志，见于良篇矣）

文潞公守成都，献灯笼锦于温成宫中，都下传其新异。代还辅政，继而宰国。唐子方为言官举贡锦事，廷斥其奸，词甚鲠，忤天子震怒而不慑。左右之人靡不为之惴惴，坐是窜逐岭外。李师中有诗送行云："真诚自许时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载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意若思安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人有易未字作尚者，盖有所谓尔。当时义夫志士非独钦唐之孤节劲气，而亦重李之锐然乐善成美矣。日后子方声问寖扬，禄位益显，为御史中丞，俛默以养誉望而无所建明，不若前时之国尔忘家也。李遂贻书诮其故，索取昔年所送之诗，可谓直谅之友焉。噫！士之微时以忠义自处奋振身名，一旦践更要地冒荣固宠为私己之谋，匆变其操者鲜，可责止于唐欤！王荆公《登庸谢表》云："念善俗之方姑务徐徐而改革，思爱日之义又将汲汲以施为。"公之志于是可见矣。世之言者谓公得君专天下之政，施张庶务峻切而弗以渐，致异论蜂起，果知公乎？

荆公在政府鼎新百度，真大有为也。有小诗云："金明池道柳参天，投老归来听管弦。饱食大官犹昔日，夕阳流水思茫然。"此乃失意无聊者语也。公方君臣相遇，谋合计从，不应有此句，识者颇怪之也。其后去国久居闲地，遂如所咏尔。荆公深知吕吉甫，力荐于上，遽位要津。不数年同在政府，势焰相轧，遂致嫌隙。吕并不安，谓人曰，惠卿读儒书只知仲尼之可尊，看外典只知佛之可贵，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师。不意为人谗，失平日之欢，且容惠卿善去。"人有达其言于公者，公闻之，语其子元泽曰："吕六却如此使人不忍。"其子答云："公虽不忍，人将忍公矣。"公默然。夫父子天资厚薄相僚，宜其道之至妙莫能相传授也。

五代僭乱之国十，窃帝号而不奉正朔者七，江南杨溥、李昪，蜀王建、孟知祥，南汉刘陟，闽中王延钧，河东刘崇耳。宋元宪、欧文忠皆言得钱镠时封落星石为宝，应山制称宝正六年。疑钱氏亦尝改元称帝而后讳之也。欧公又云："阅吴越与诸国往来书多，皆无称帝事，切意当时称帝改元独施于境内，不见于四方焉。不然则安得全无旁见之迹也?"

太原刘氏旧城虽已残废，而余址岿然，形势山耸。当时匝合及四十里，气概雄壮可想也。周世宗征之不克，祖宗相继亲御六师方繁顽童，以区区一隅之力抗中原全盛之锋，非恃金汤雄壮，安能迁延岁月耶？关陲要地，今虽壁垒整固，或寖增大能与彼相类，则非惟足以待寇之来，寇亦自潜戢矣。

章圣卜地建玉清昭应宫，望气者密，以语人其地当出二天子，人未然之。不久宫灾，鞠为残烬，即其废址作睦亲宅，以居宗室。永厚、永裕二帝降生邸中，相继潜跃以福苍生，术士往日所占，果不妄矣。

文靖长于知人，世能道其事者。王仲仪，故相子，待制年未四十，一日谒公，簪绅骑从华奕，公二子窥之，相与羡慕，公知而语曰："汝辈何爱王某?"对云："以其少年荣达耳。"又告之曰："尔曹皆当远过斯人。"二子者，晦叔、宝臣，一宰相，一枢密使。鉴裁之精如此。

丁晋公窜朱崖到海上，遇异人颇道平生，休咎有验。又云："公但无虑，非久当复北归，以寿终。"公叩其由，答曰："公食料中尚有羊数口，食之未既尔。"后果来，旋以正卿分司，然后逝。人之饮啄可肆心而越分乎？

王逵为湖南转运使。永州何仙姑者曾遇异人，得道术，迹甚奇怪，士大夫多访其居。王行部至永，要诣舟中留宿数夕。魏瓘帅长沙与之不协，遂闻诸朝，云：逵取无夫妇人宿于船。由是罢。魏所言虽险妄，而逵为使者，举措殊弗远嫌，取人指目亦未得无罪焉。古人于寡妇之子非见焉，不与之友可弗念哉？

贾文元未及诞弥之月，母梦人遗之一冠。既寤犹记其形制，绘以示人，乃貂蝉冠也。后公位跻侍中，告薨。王荆公作《挽词》云："天上貂蝉曾梦赐，归魂应侍紫阳宫。"述其事也。

张邓公在相位丧闺女，几上书薄福字。赵悦道止一子守成都，日化去，得讣，写冤家字于书背，制服哀恸。已而无复悲思，兹亦近时宗工中之达者也。

王元之淳化中在禁从，八月晦日梦赋诗上前。既悟，惟记一句云："九日山中见菊花"，莫喻其然也。

翌日，授商州团练副使，孟冬初抵官所，菊纷盈于目，神先告乎？竟淹徊于翰林，坎坷于外，弗逾大用而亡。亦诗谶尔，岂偶然哉？

富文忠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时生，韩忠献戊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时生。昔有善术者云：“富命可及九分，韩不及一二分，功名禄位弗相上下。”论者莫以为然。厥后忠献薨时才年六十，文忠还政优游自适，十年方捐馆，寿八十。始信术之精微也。

杨公笔录

［宋］杨延龄撰　武怀军整理

《杨公笔录》一卷，北宋杨延龄（约一〇八二年前后在世）撰，该书考证字词音义，记载宋代朝野杂事，收录亡佚碑铭诗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称引王安石新学与二程洛学之说，兼容众说，颇为公允。有《四库全书》、《学海类编》本等。本整理本为首次标点本。

礼不讳嫌名，谓禹与雨、邱与区之类。案汉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陈思王诗云：修版造云日；朱范晔泰之子，为太子詹事；唐贾鲁忠之子，为中书舍人。《春秋》书仲孙何忌云：仲孙忌帅师围郓；书晋魏曼多云：晋魏多侵卫。讥二名也。二名非礼，为其难讳也。《礼》：二名不偏讳。故孔子之母名征在，言在不言征，言征不言在。颜之推云：凡名子当为孙地。此言甚当。《春秋》书卫齐恶，又书卫侯恶，此君臣同名也。《谷梁》云：君子不夺人名，不夺人亲之所名，重其所以来也。王父，名子也，此后世不可行者。

苟相报偿，不以正道，《公羊》谓之诈反。本有所如而更行，《公羊》谓之凿行。河鱼腹疾，以其言内溃，故《公羊》以梁亡为鱼烂而亡，言难从中发也。晋献公云：宝则宝矣，虽然，吾马之齿亦已长矣。此所谓善谑。

谜语自古有之。一八四八，飞泉仰流鲍昭井，谜卒律葛，盖石动简煎饼谜也。

张华云：人中酒不解，以汤自渍则愈。近见巡检从义云：有二客斗饮，一客酒量小劣，密携蒲桃置袖中，每举杯辄食两三颗，遂胜。能饮者试之，颇验。

王琼妙于化物，方冬，以药封桃李数株，一夕尽开。元宗二月初临轩，取羯鼓打《春光好》一曲，柳杏皆坼。王琼乃武宗时人。汉献帝都许，时自植小李，色黄大如樱桃，至今谓之御李子。

书字之作，源流最古，自新室以叠从三日，太盛改为三田。宋明帝以騧似祸，改为䯄。汉以火行忌水，改洛字去水而加隹。随以周齐不皇宁处，故隨字去辵而作隋。此皆率意改易，固无义理。甚者至武后撰天地日月等字。元结谥隋炀为𣏾，盖出狂妄，可胜怪载。

秦乌氏羸后魏娄提皆谷量牛马。

蛇字本只作它，托何切，许慎《说文》云：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秃从人，上象禾粟之形，苍颉见秃人伏禾中，因以制字。若此类虽授有自来，说亦异矣。

古人制字，如止戈为武，反正为乏，血虫为虫，自营为厶，背厶为公，入乚为亡，哭亡为丧，倒亡为长，倒人为它，半门为户，二户为门，一大为天，一止为正，通天地人为王，王在门为闰，一在木下为本，一在木上为末，日在木上为杲，日在木下为杳，以至重夕为多，重日为叠，三毛为毳，二糸为丝之类，其为意义，当体便足，学者患不求之耳。盖通六书以论字则其说必通，苟欲字字会意，亦几乎凿矣。

乚，玄鸟也（乌辖切），其字形举首下曲，与甲乙之乙字不同，如孔字、乳字当从乚鸟之乚，乾字、乱字、尤字当从甲乙之乙。

午睡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陈后主诗。

股外谓之髀，江南人呼髀为髈（怖明切），吴会间谓人胫近足细处为骹（口交切）。爹，父也，当杜可切。今人呼父为爹皆不用此音，语转也。眵，覗目蔽垢也，俗皆用此语。眵（克支切），覗音兜。世俗谓大啗为齣，音邱加切，谓小歠为欱，音大洽切，当用此二音。

《穆天子传》升长松之隥（丁邓切），今马鞍上隥字当如此，若作镫，乃灯字耳。

《方言》曰：冢，谓之埌，音浪，俗谓林野为浪。当用此字。砖未烧者谓之墼（工狄切）。田家谓长束稈为稕，之闰切，谓小束为秎（工殄切）。俗谓刈谷麦为钐，钐，大镰也，音所鉴切。碌碡，辗田石也，当音鹿独。

禾茎谓之稈，麦谓之稍，麻谓之藍，豆谓之萁。

南方有练布，如蕉练、蒲练之类，其精者号百易练，言百匹鹿练易此一匹耳，音疏。

《周礼·司服》曰：素纱。郑玄云：今世沙縠名起于此。书作潆，俗作纱。

以羹和饭谓之葛馈。女嫁三日后饷食谓之馂女。

藏果实谓之醂，力感切，今醂柿是也。

物坏生青白衣谓之醭，膏败曰臌，之力反，食败曰馊，音搜。

蚯蚓一名寒蟺，许偃切。蛆，竹列切，螫虫行毒也。江北谓人好事多节目为□莫，音力结，吉屑反。俗谓风痴者为□尯，音乌贿，吐猥切。江南谓黠而惰为卖调，内国言谒嫩，音乖不。躡隥上马，谓之骟马，匹扇切。

口上曰髭，颐下曰须，在颊耳旁曰髯，其上连发曰鬓。

词、辞、辤三字世皆通用，然词乃文词之词，辞乃辞讼之辞，辤乃辤让之辤，自不同也。

瘧、痁、痎三字亦通用，然寒热休作谓之瘧，多日之瘧谓之痁，二日发谓之痎，亦各有证，不可交互。

古字不尽有，多用假借，令长之类是也，如由字《说文》无，只有甹字，木生条也。书曰：若颠木之有甹枿。后人省丂只作由字，遂用以为因由之字。刘字《说文》亦无，徐锴疑镏字便是。刘字从金从卯，刀字屈曲，传写误作田字耳。免字亦无，只有绝字，芳万切，疑此字以免身之义通用为解免之免，今俗作亡辨切。以至妥字、杀字之类《说文》亦无，或见于偏旁，学者当知之。

草一物而名备者莫如莲，其叶谓之荷，其茎谓之茄，其本谓之蔤，其实谓之莲，其花未发谓之菡萏，已发为芙蓉。

世人用字虽以类举，而少能分别。如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在墙曰牖，在屋曰窗，在木曰巢，在穴曰窠，有足曰虫，无足曰豸，有水曰池，无水曰隍，有瓣曰楮，无瓣曰构，以至牛羊曰刍，犬豕曰豢，东西为陌，南北为阡，以絮曰褠，以缊曰袍，实曰觞，虚曰觯，牡曰棠，牝曰杜之类甚多，不可不辨。

對字本从口，汉文以为责對，而为言多非诚對，故去口而从士。荆公云：以对为對，有對者不获自尽矣。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荆公云：以辠者，不获自新矣。

苍颉之古文，史籀之大篆，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隶书，史黄门之章草，刘德升之行书，蔡中郎之飞白，张伯英之章草，书制不一，工拙自殊，如胡昭体肥，钟繇体瘦。次仲楷法，梁鹄笔势，师宜官方寸千言，王右军方丈一字，僧虔正书第一，草书第三，子玉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其自矜，则苟非纨素不肯下笔，其自适，则不择纸笔皆能如意，其苦思，则或卧书被穿，或寝宿俾下，其勤力则或书柿叶数屋，或积笔头十瓮，其新奇，或因施匠垩，或观舞剑器，其游逸，则或俯头揾水，或挥帚沾泥，名迹先后，映冠古今。然韦仲将因书凌云而垂戒，王子敬不肯题太极殿而自高，王褒恨辛苦笔砚之役，萧子云叹唯以笔迹得名，艺至于工，反为人役，则戴安道之破琴，阎立本之戒画，皆此意。

会稽日铸山茶品冠江浙，山去县几百里，有上灶、下灶，盖越王铸剑之地。世传越王铸剑他处皆不成，至此一日而铸成，故谓之日铸，或云日注，非也。山有寺，其泉甘美，尤宜茶。山顶谓之油车岭，茶尤奇，所收绝少，其真者芽长寸馀，自有麝气越人，或以沸汤沃麝，乘热涤瓶，焙乾以贮茶芽，密封之，伪称日铸。开瓶麝气袭人，殊混真，人往往不能辨。或云：日注，以日所射注处云。

余家旧传《相笏经》，其法甚详，大率以笏面分三部，如相人面法，世云东方朔撰，盖未可知也。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语忤人，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托言他者，庾曰：此板虽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板，他日褚于帝前辄称下官，帝甚不悦。然则相笏之法与笏之可占吉凶其来甚久。余熙宁间见川人侯溥为余相笏，甚验，溥应贤良，博学人也。熙宁初吴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厅前大槐枝叶皆出烟色，青白如焚，至暮方止，木如故。历访儒士，莫知其说，惟杨损之云：阴符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疑

将有士卒作难而不成者。后月余果有告戍卒谋乱者，皆获。杨，蜀中乡先生也，博学善称说。余尝疑《易》用九六而无七八数，杨损之云：卦画七八，爻称九六。其言甚简，细详之如有理。

魏铜雀台遗址今在相州，世传昔制此台瓦用澄泥加胡桃油埏埴之，与它瓦绝异，琢以为研，贮水不竭。今人所得往往皆伪者，形制虽佳，置水则立尽，躁涩不可用，人谓之笔普度。

鉴湖规法天下水利皆不及，盖湖水高民田一丈，民田高海一丈，旱则决湖水以溉田，涝则开斗门泄水入海，故越人不知有水旱之忧。近年于湖中取葑田，置石碑，方城步亩，许人户请佃，岁纳课米。今葑草胶结，侵占湖水，望之才一带耳，人未有知其弊者。

俳优弄参军，段安节云：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有赃犯，孝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白衣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掾。唐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年特授韶州同正参军。

傀儡子盖始于周穆王时工人偃师之作，段安节乃云：起于汉高平城被围陈平秘计。

元丰八年秋余为滏阳县令，城外厢申有一死儿在濠上，余亲往验之，两头四手四足共一腹，眉目皆端正。是秋河朔大水，县界漳滏皆决。案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者，帝放之于野，相抱而死，神禽以不死之草覆之，七年男女同活，同颈二头，四手足，是为双蒙氏。其说虽怪，其形状类也。

宿、亳人喜为盗，常言初三月一中九下为行盗时也。

《易》之为卦，一阳而复，二阳而临，三阳泰，四阳大壮，五阳夬纯。阳为乾，自微至著，莫非阳长之意。至一阴为姤，二阴为遁，三阴为否，四阴之盛反为观卦，过此为剥，为坤，莫非阴长之意。独观卦为不类，余常疑以问王荆公门人，云荆公以谓《易》不可类推，不可意求也。又遍问诸通经者，皆不能答。元祐五年因金陵上元，余过黄景学士，偶言及之，黄曰：君以观为何等卦？余曰：美善之卦也。曰：此其所以误。方观之时，四阴并进，已甚于否，而几至于剥，初六童观，六二窥观，利女贞，则虽小儿、女子亦能窥伺朝政矣。六三在内卦之上，处诸侯之位，或进或退，不能有补于时，故圣人于六四近臣之爻戒之，以谓当是时复进贤援能，使之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以救观之时耳。是以九五之君则观我生以观民，所以卜安危也。若夫上九处无位之地，视观之时如此，则虽观其生，亦志未平矣，安在其为美善也。黄博学，深于《易》，往往能占吉凶，其说虽甚异，然亦足以破余所疑。

草药中有狼芭者，蔓生，叶间有子，色如黄蒲，长五六寸，屈曲盘卷，形或如蛇，或如犬，取以杂荆芥穗为末，茶点服之，大治头风冷痛。巡检张从义云此法经进。

世之为文者常患用字意义重叠，故有"一个孤僧独自行"之语，然《那》颂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毛注》云：先王称之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得不近是耶？

世有藏弧之戏，盖手藏物，探而取之也。或云汉钩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因名为藏弧。《列子》曰：以瓦弧者巧，以钩弧者惮，以黄金弧者昏。江淮之间谓无赖曰墨杘，音眉痴，其字见《列子》。

眠娗，不开通之貌。眠娗（上莫典切，下徒茧切），亦见《列子》。

风上行谓之扶摇，《尔雅》云：扶摇谓之飙。

朝菌，大芝也。

《庄子》六气，说者云：平旦为朝霞，日中为正阳，日入为飞泉，夜半为沆瀣，天玄地黄为六用。道书所谓春食朝霞者，日欲出时黄气也；秋食沦阴者，日没已后赤黄气也；冬食沆瀣者，北方夜半气也；夏食正阳者，南方日中气也。并天玄地黄之气为六，其说虽有自来，然不如支遁所云天地四时之气。

蜀文翁名党，字仲翁，见《博物志》（志中不见）。

今鄜州出石烛，风雨点之不灭。欲燃，先以水浸之，则愈明。按古延寿县有火泉，经地为沟，其水有肥，如煮肉脂，接取著器中，始黄，小停之，黑如凝膏，燃之极明。方人谓之石漆。

心、脾、肝、肺、肾谓之五脏。《庄子》云：百骸六脏。未知孰谓。

廉州梁立则家素贫寒，一日于山间见百馀龟负一死龟来田中，周视盘桓，久之，遂葬其龟。葬已，复巡绕数四，若有□视之状，遂去。梁甚怪之，因葬其先于死龟所，至今累世为朝士。

世所谓独脚令者，惟"三光日月星"，以拘于物数，为最不可酬答者。元祐三年夏余待试兴国西经藏院，夜梦一客举此为令，若欲相屈，余辄应声答曰：

"四诗风雅颂"，客遂惭服而去。明日见车好德语之，车以为神对。车博学善属文，西洛名士也。

干将、莫耶夫妻二人皆善作剑，故干将阳龟文，莫耶阴漫理。

《礼记》不修墓事。蒋济、何晏、夏侯玄、王肃皆云无此事，注《记》者谬。

《山海经》云：西王母状如人，狗尾蓬头，戴胜善啸。《汉武内传》乃云：与上元夫人皆美容貌，神仙人也。

常州武进县厅壁有旧题二曲，未知作者名氏，云："倦客东归得自由，西风江上泛扁舟，夜寒霜月素光流。 想得故人千里外，醉吟应上谢家楼，不多天气近中秋。" "北固江头浪拍空，归帆一夜趁秋风，月明初上荻花丛。 渐入三吴烟景好，此身将过浙江东，梦魂先在鉴湖中。"

沈存中《笔谈》说江南人郑史为一书，谈其间一说云：乾坤，大父母也，复垢，小父母也。自乾坤各六变，而六十四卦成。乃云秦玠尝遇异人，授此数；邵雍亦知其大略。余近得一图法，甚奇妙，卦起乎坤、成乎乾，初以一阴一阳相比，如环之无端，然后以次倍之，至六爻则阴阳各三十二，而六十四卦成。其卦之覆，变数之序也。初爻、馀爻耦者，阳能资始，阴能代终也。自非圣哲不能指意如此，疑此书与郑史书同。

陈留驿壁有人题《感怀诗》一篇，其一联云：一生吏部残零阙，尽老江乡远小州。其甚意可悲，此必老选人所作。

汉光武每发诏，多自作峻语，以悚动群臣，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与"悬牛头，卖马脯，盗跖行，孔子语"之类，人皆畏服。故第五伦在长安市每读诏书，常叹息曰：此圣主也。

世谓盗为绿林客，按后汉新市人王匡、王凤等共攻离乡，聚藏于碌林中。碌林山在荆州。

学者读史往往不究音义，随字便读，如人姓名有莽何罗，当音莫户切，乌氏、嬴氏，当音支。咸宣，咸当音减之类。蕃夷名氏国号如休屠王，屠音储，大宛，宛音于元反，钩町侯，钩音劬，先贤惮，惮音缠，吹遬累，累音力追反，阏氏者，音焉支，谷蠡音鹿离，且渠当户，且音子余反，铢娄渠堂，娄音力于反之类。地名如长子，读如长短之长，屯留当读如纯，敦音屯，乐浪，浪音狼，龟兹，读如邱慈，猕氏，读如权精之类。未易遽数，若随本字便读，当为疏谬。

毗陵薛辉秀才通术数，自言有分三禄法，世人皆未尝见，谓如甲禄在寅，甲巳之年丙在首，甲以丙为第二之禄者，盖为甲寅下有丙寅故也。丙禄在巳，丙辛、庚寅依此数，却以寅上遁而至巳，其丙禄下有癸巳时即将癸作第三禄，分之于子。凡是甲人生月日时遇巳遇子者谓之带禄，又须以顺为贵，先巳后子是也。此乃天心奇秘之法，贵贱祸福考之无差，余之末学，莫知其术如何。

字书以廿为二十，音入；卅为三十，先合反；卌为四十，先入反。今京师里巷博徒犹作此声。

《汉书》言累巨万。巨，大也，大万，谓万万也。累百巨万谓数百万万也。巨万十数，谓十万万也。

汉祖功臣萧何位第一，而户止八千，张良位在第二，食乃万户。盖量功校德，颁爵制禄，虽或不同，亦必取其平称而后已耳。

世儒称说，其初必先作数千言以发其端，往往烦碎不中义理。昔桓谭说秦近君能记《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若稽古三万言。则自古所患，非特今日，故邺下旧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诚可发笑。

卜式为郎中，跻而牧羊上林中。跻即今草鞋也，古人谓之不借，言人人有之，不待假借也。

《汉书》称张良貌魁梧。魁，大也；梧音悟，其可惊误也。江克为人魁岸。岸者，有廉棱如崖岸之形。鲍宣言朝廷无著艾魁垒之士。魁垒，壮儿也，魁，音口贿反，垒音磊。

学者于字往往不能分正俗，盖不读《说文》之过也，如吅作喧，瞑作眠，佩作珮，创作疮，县作悬，劇作锹，豪作毫，叟作婆，驭作帆，頫作俯，鸦作鵶，雒作鹊，尉作尉，脸作酽，死作夙，寱作恪，亦作腋，纏作绝，鍼作针之类，不可具数，学者不可不知。霸字本音昔伯切，月始生，霸然也。书曰哉生魄，俗乃作必驾切，以谓霸王字，或本于逼切，邦或字，俗乃作胡国切，以为疑或字，凡此之类。学者亦所未知。

戉字王伐切，斧也。钺字，呼会切，车銮声也，俗乃作钺字以代钺，却以钺为斧戉字，非也。酢字，仓故切，酪也。醋字，在各切，客酌主人，俗乃以酢为醋，以醋为酢，亦非也。虫，许伟切，蝮也。非蚀

蛊之虫也。草，自保切，栎实也。非艸木之艸也。

穜，直容切，先种后熟也。種，之用切，世俗乃以種为穜，未尝悟也。柴，士佳切，草木散材，而行野以坚，以为区落，名曰柴。后人语讹，转入去声，即寨字，合用柴字，凡作寨者非。

俗谓凌持人为咼人，亦古语也，古瓦切。剔人肉，置其胸前，曰婴人，始生曰婴儿，抱之婴前，乳养之也。

西北隅谓之屋漏，礼：每有新死，辄取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灶，煮沐以供丧用。时若值雨则漏，遂以名之也。

城上垣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于成人。

鳆鱼，《说文》以为海鱼也。然自北齐颜之推已云：即石决明也，内旁一年一孔，至九而止。以今登州所出，其味珍绝，虽有鱼名，固非鱼类。汉以前未闻其贵，至王莽欲败时已闻，但饮酒啖鱼。而光武时张涉遣使随伏隆诣阙，上书献鳆鱼，又临淄太守赐吴良鳆鱼百枚，则两汉时此物已号珍贵。宋刘邕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时淮北属江南，无复得鳆鱼，或有间关得至者，一枚值数千。人有饷褚彦回三十枚，门生以为卖之可得十万钱。方是时尤为难得，可知余以谓鳆鱼之珍尤胜江珧柱，不可乾致故也，若沙鱼、赤鳔之类皆可北面矣。

《北史》王羆者，尝有台使至，羆为设食，使乃裂去饼缘。羆曰：耕种收获，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尔之择选，当是未饥。命左右撤去之，使愕然大惭。今之士人率作此态，闻此可少戒也。

世言黄河水堪酿酒，然不得河源水亦不能有异。段成式尝记魏贾锵有苍头善别水，尝乘小舟于黄河中以瓠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如绛，以酿酒名昆仑，绝奇。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桑钦亦云：河东有民姓刘名堕者，宿擅工酿，采挹河流，醖成芳酎。今人未有闻识此水者。

役夫举号呼邪许，比相和唱，自古如此音。翟前谓梁惠王曰：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其间桀黠者，往往能为韵语，以倡率其众事，云："出如古如，或睅其目，或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与"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之类是也。

《汉书》称京索之间，本济水北迳京县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郑邑也，庄公以居弟段，号京城太叔，其水乱流，北迳小索亭，又北屈，东迳大索城，本索氏兄弟所居，故有此名。

世人以斗鸡为雄，然不如斗羊之为伟。余尝见牧羊自斗者皆怒视，顷刻却立勇进，以额相触，其声如叩石，凡百十数不已，常疑其骨碎。唐张说《献斗羊表》云：却鼓怒以作气，前踯躅以奋击。疾如奔云之交触，解如转石之相叩。真得其状。

宋向柳与颜竣友善，及竣贵，柳犹素情自许，不推先之。范剧戒柳曰：名位不同，礼有异数，卿何得作曩时意耶？柳曰：我与士逊心期久矣，岂可一旦以势利处之。及柳为南唐郡涉义宣事败，系狱，屡密请竣，求相申救意，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多有以故旧自恃者，因此以为戒。

人有购得狄梁公家绘诰数通以献狄青，青厚遗以金帛而不受，曰：青何人，敢当此。人皆多其有识。昔宋何昌寓为吏部尚书，有客姓闵者，昌寓问曰：君是谁后？答曰：子骞之后。昌寓笑谓坐客曰：遥遥华胄。今士人以此取愧者甚多，因书此以为劝。

唐敬宗善击球，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故俗因谓岁暮驱傩为打夜狐。

余自幼病目，昏不能远视，遍求名方服食二十馀年，略不少愈，因得张湛与范宁治目疾六物，方遂却去，诸药不御，今亦无恙。

余初任隰州司户，过洛，辞明道先生，举北齐郎基所云"任官之所虽木枕，亦不须作之"一语，余至今佩服其言。

宋袁淑答彭城王义康问年云：邓仲华拜衮之岁。又云：陆机入洛之年。史传莫可考知其岁数，唯陆羽誓年云二十岁。亦不知何从知之。

世言胡燕作巢喜长，有容一匹绢者，令人家富。余为虢倅，见州厅有旧燕巢，可容一匹绢。

余自江宁上元移宰常州武进，张康伯见托，求烈武帝庙银香炉铭云：字札绝奇。及到庙中，已无所谓银香炉者，遍访碑碣，皆非炉铭，因追问郡人，故老皆云莫知所在。后因太守替移，法曹周载于宅厨中求得，乃为捣帛砧，已中断矣。其字乃乾符六年五月天台散人濮阳鹏书，笔势奇劲，如盘钩屈铁，云其炉吴郡陆球书，沙门韫让撰。

廖子孟大夫知磁州，疾病，有幼子方五六岁，极

爱之，欲授以致政恩例，然于法亲授告，方得恩泽。既奏，而病加剧，药饮不下，但心口微温，棺敛之具已备矣，如此几十馀日，人皆以为死矣。一日致仕告至，适会一权州者非人素不喜廖，遣一官亲往，令面付，郡官颇为忧之，无以为计。既至床下，白以致仕告至，廖辄开目遽自起坐含笑，两手授之，受毕复卧，遂长往。异哉！死犹可忍有至此者，况其他乎！

虢州朱阳山出石砚及月石屏，其来甚久，案唐李匡义之叔祖元和初为朱阳宰，其诸子因访寻山水，一日于涧侧见紫石，爱之，遂自刻姓氏年月于其上，复作为砚。初惜其大不可挈，复行百余步，往往有如拳者，乃携归。有一县胥请斫之，形制甚妙，胥父兄稠桑旅人也，遂解籍请归，作此砚及诸器用，货之，大获厚利。此事见李匡义《资暇集》。然甚腻而不坚，可玩而不可使者。其石屏自有满月及松柏形，殆非人力可为，亦莫测其理，不知何缘感化至此。

浙谚云：病人畏腹胀，雨下畏天亮。方言以明为亮，谓雨作，天色忽明即雨，卒不止。验之犹信。

周骃云：秋末晚菘，今江西有之，谓之杓头菘，其本肥厚，叶端卷缩如杓，食之无滓，为蔬食之珍。

金陵有三大丑石，甚古。吴仲庶作守日，夜梦三举子来哀求救护，且曰：若不垂祐，明日当为煨烬矣。公甚异之。诘旦遍问僚属，莫能原其意。已而视词牒，首见兵马司状申乞就烧三丑石为灰，供修造之用。公遂悟，勑寺僧爱护。元祐中毛渐作漕，欲移置廨舍中，掘之极深，而石根不断，竟不能动，遂罢。

越州法华山天衣寺有梁举禅师金镂袈裟、玻璃钵，晋飞云大师昙翼真身，娄约禅师红银无底澡瓶，智者禅师刺血书小字《法华经》。予元丰中作尉山阴，屡往观之，时守爱长老住持，爱颇能诗，有见赠诗，其间一联云：案上应无一宿事，架头常有百篇诗。

蜀人好文，虽市井胥吏辈往往能为文章。熙宁中余随侍在成都，兄长房生子，为三日会，有衙前史戴献诗，其警句云：月中又长一枝桂，堂上喜生千里驹。兄弟异之，明日往诣厅房中，观其所居皆无它物，唯案上有韵一册，杜诗一集，笔砚而已。

女郎曹希蕴作诗立成，一日游乾明寺，见诸尼作绣工，尼乞诗，乃应声为集句云：睡起杨花满绣床，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过竹院逢僧话，始觉空门气味长。

李师德朝请作《李氏述先记》，称其先为开封中牟县人，常居万胜镇，在开运末，中国失御，寇盗蜂起，一日传贼将至，其曾祖率里中少年，约以金帛赂贼，如其不受，则相与决战以死。贼至，感其言，皆曰：此义士也。乃相戒不敢犯，里中赖之获安。元祐丁卯岁尚书郎李常公择为之跋尾，云："中散杨某为舒日作堂，面灊山，名三至，以其祖父三世治舒，舒人相与传其治，然可考也。予徜徉久之，复道其祖在国初时为著作佐郎，会出师平江南，而江与虔独未下。著作奉诏分兵军前，与曹翰各取一州，翰穴九江城，杀人无噍类，而虔兵谋叛之。著作曰：朝廷取金陵，不戮一人，今欲尔邪？彼未知祸福尔。单马入见守者，遂出降。有兼其功者，著作默不复道。因通判其州事，后十有馀年子官岭南，道虔，虔人曰：客容貌何其似著作邪？来前问爵里，遂相与拜庆，出涕道平日事。方是时杨氏始知其先最有德于虔。著作名□□，官至祠部郎中。今其孙及皆年逾七十，官并至中散，以君子长者称于时。有四子皆好学，缊行谊，仕宦有闻。吾意杨氏之门益大，未可量也。李孝子朝请以其先护里人事相示，仍言今日之所居，旧庐也；耕而食者，先畴也，后尝为县中牟以事坟茔。予少时从事九江，有老人为指曹翰穴城处，言城中今皆四方人，九江之人尽于一日耳。今曹氏之后寂无闻焉，而李氏耕故土，杨氏三世治舒，各有子孙仕于朝，天之报施善人何如邪？"予元祐末京中传得此书，其所道虔州著作乃曾祖，二中散即世父与先父。惧李氏记久而泯绝，辄记于此，以补史氏之阙略。

考功郎中王子韶进神宗挽词七首，当时作者皆伏其工。其篇云："宝饵方玑玉，金盘忽造冰。周人悲地坼，杞国恐天崩。杳雾霾阴月，鲵膏耿夜灯。伤心歌舞妓，洒血望西陵。""脱屣入寰忽上天，投渊果熟会群仙。帐宫云暝龙为驾，缀幄天寒鹤记年。万里出师轻卫霍，一朝行事付谈迁。功名半古升遐早，独抱遗弓涕泫然。"

陆佃农师自江宁府丁太夫人忧归越，始学《春秋》而得其说。尝云：古之学者先明《诗》而《书》次之，《书》已明而《礼》、《乐》次之，《礼》、《乐》已明而《春秋》次之，《春秋》已明而《易》次之，故五变而《春秋》可举，九变而《易》可言也。吾于《易》见元圣之道，于《春秋》见素王之道，元圣内也，素王外也，内外进矣，而后可以言此。又云：昔之言奕者曰：能胜第二，乃见第一。此书说也，非棋说也。夫义在第一，而智在二三，诚何足与辨。钟山通国之善奕也，惜其人与其术不可传也，死矣。我虽不能负公之术，诚有专心致志，惟《春秋》之为听乎？吾将与之苦学也。

彭汝砺作侍郎，年六十再娶朝士宋匪躬之女，小器资三十馀岁。及病笃，取纸自书颂四句以授宋氏而绝，云：百年姻眷，五岁夫妇，这回这回，休打这

鼓。

范文正公作《岳阳楼记》云：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此奇语也。

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五老峰下白庵之僧舍，藏书九千卷，人谓其居为李氏山房。

元丰八年高丽国王令弟祐世僧统入朝求法，回，其国母感恩，命上金书《法华经》三本，寄杭州南山惠因院传教净法师处上祝圣寿。元符元年冬再遣使尹瓘等入贡，又舍银一千三百两乞于本院特创经殿安置。

元祐初张颉仲举知广州，有大舶船为风吹泊近岸，人有告其有宝犀者，其主遂赍至府庭求进云：此船有此犀四，为海风吹至，是必为中国所有。张令断之，其中透，盘龙立凤，上下相承，纹理如画。乃遣赍至京，进奏，院官以法不许闻，辄却之。其人不得已，击登闻鼓，遂得献。上下命犀工解两带出示宰辅，前后宝带皆所不及。

春渚纪闻

[宋]何 薳撰 郑敏 崔建江整理

《春渚纪闻》十卷，宋末何薳撰。何氏字子远，号韩青老农，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其父何去非精于兵学，独为苏轼所赏识。此书前五卷杂记仙鬼报应，卷六记苏轼佚文逸事以及与秦观、黄庭坚、张耒等文坛名流的交往，留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常为后人所引用。后几卷记诗词事略、琴事、丹药等。通行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夏敬观校定本和中华书局标点整理本等。本整理本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版本。

卷 一

木果异事

元丰间，禁中有果名鸭脚子者四，大树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托地阴翳，无可临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旷，可以就赏，而未尝著一实。裕陵尝指而加叹，以谓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视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实数斛。裕陵大悦，命宴太清以赏之，仍分颁侍从。又朝廷问罪西夏，五路举兵，秦凤路图上师行营憩形便之次，至关岭，有秦时柏一株，虽质干不枯，而枝叶略无存者。既标图间，裕陵披图顾问左右，偶以御笔点其枝，而叹其阅岁之久也。后郡奏秦朝柏忽复，一枝再荣。殿中有记当时奏图叹赏之语，私相耸异，以谓天人笔泽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晓起苑中，时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顾视左右曰："是须我一判断耳。"亟命取羯鼓，鼓曲未终而桃杏尽开，即弃杖而诧曰："是岂不以我为天公耶！"由是观之，凡为人君者，其一言动，固自与造化密契，虽于草木之微，偶加眷瞩，而荣谢从之，若响应声，况于升黜贤否，意所与夺生杀贵贱之间哉！

祐陵符兆

哲宗皇帝即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贵往泰州天庆观问徐神公，公但书"吉人"二字授之。既还奏呈，左右皆无知其说者。又元符已来，殿庭朝会，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视班列，惧有不尽恭者，连声云："端笏立。"继而哲宗升遐，徽宗即位，自端邸入承大统。而吉人二字，合成潜藩之名，无小差。

定陵兆应

信州白云山人徐仁旺，尝表奏，与丁晋公议迁定陵事。仁旺欲用牛头山前地，晋公定用山后地，争之不可。仁旺乞禁系大理以俟三岁之验，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后之害云："坤水长流，灾在丙午年内，丁风直射，祸当丁未年终，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盗兴。"闻之者，初未以为然。至后金人犯阙，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后，诸郡焚如之祸，相仍不绝，幅员之内，半为盗区。其言无不验者。

梦宰相过岭四人

蔡丞相持正为府界提举日，有人梦至一官居，堂宇高邃，上有具衮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谓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视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过岭宰相卢、寇、丁，至公为四也。（其侄子口云）

两刘娘子报应

入内都知宣庆使陈永锡言：上皇朝内人有两刘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谨，自入中年，即饭素诵经，日有程课，宫中呼为"看经刘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于给侍，每上食，则就案所治脯修，多如上意，宫中呼为"尚食刘娘子"，乐祸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宫嫔微忤上旨，潜求救于尚食，既诺之，而反从之下石。小嫔知之，乃多取纸笔焚之云："我且上诉于天帝也。"即自缢而死。不逾月，两刘娘子同日而亡，时五月三日也。至舆尸出阁门棺敛，初举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断，旋转于地，视之则群蛆丛

拥，而秽气不可近。逮启看经之衾，则香馥袭人，而面色如生。于是内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恶之报，昭示如此，不可不为之戒也。"

乱道侍郎

元符间，宗室有以妾为妻者，因罢开府仪同三司及大宗正职事。蔡元长《行词》曰："既上大宗之印，复捐开府之仪。"章申公谓曾子宣曰："此语与'手持金骨之朵，身坐银交之椅'何异？"曾复顾申公曰："顷时记得有行侍御史词头，云'爰迁侍御之史'，不记得是谁？"申公顾许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乱道。"曾时为枢密，许为黄门也。

乌程三魁

余拂君厚，霅川人也。其居在汉铜官庙后，溪山环合。有相宅者言："此地当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与其善之余一家，不若推之于一郡。"即迁其居于后，以其前地为乌程县学。不二三年，君厚为南宫魁，而莫俦贾安宅继魁天下。则相宅之言为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殁，君厚兄弟亦继殂谢，今无主祀者。则上天报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学张公大亨，字嘉甫，霅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举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宁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丰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观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复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异也。

张无尽前身

张无尽丞相为河东大漕日，于上党访得李长者故坟，为加修治，且发土以验之。掘地数尺，得一大盘石，石面平莹无它铭款，独镌"天觉"二字。故人传无尽为长者后身。

坡谷前身

世传山谷道人前身为女子，所说不一。近见陈安国省干云："山谷自有刻石记此事于涪陵江石间。石至春夏，为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传者。刻石其略言，山谷初与东坡先生同见清老者，清语坡前身为五祖戒和尚，而谓山谷云："学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详语，后日学士至涪陵，当自有告者。"山谷意谓涪陵非迁谪不至，闻之亦似愦愦。既坐党人，再迁涪陵。未几梦一女子语之云："某生诵《法华经》，而志愿复身为男子，得大智慧，为一时名人。今学士某前身也。学士近年来所患腋气者，缘某所葬棺朽，为蚁穴居于两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后山有某墓，学士能启之，除去蚁聚，则腋气可除也。"既觉，果访得之，已无主矣。因如其言，且为再易棺，修掩既毕，而腋气不药而除。

李偕省试梦应

李偕晋祖，陈莹中之甥也。尝言其初被荐赴试南宫。试罢，梦访其同舍陈元仲，既相揖，而陈手执一黄背书，若书肆所市时文者，顾视不辍，略不与客言。晋祖心怒其不见待，即前夺其书曰："我意相念，故来访子，子岂不能辍书相语也。"元仲置书，似略转首，已而复视书如初。晋祖复前夺书而语曰"子竟不我谈，我去矣。"元仲徐授其书于晋祖曰："子无怒我乎，视此，乃今岁南省魁选之文也。"晋祖视之，即其程文，三场皆在，而前书云："别试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视其后，梦觉。闻扣户之声，报者至焉。后刊新进士程文，其帙与梦中所见，无纤毫异者。

马魁二梦证应

马魁巨济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为置妾媵，偶获一处子，质色亦稍姝丽，父忻然纳之，但每对镜理发，即避匿，如有沮丧之容。父密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获归葬乡里，母乃见鬻，得直将毕葬事。今父死未经卒哭，尚约发以白缯，而以绛彩蒙之，惧君之见耳，无他故也。"涓父恻然，乃访其母，以女归之，且为具舟，载其资装遣之。是夕涓母梦羽人告之云："天赐尔子，庆流涓涓。"后生巨济，即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试毕，梦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须作十三魁。"涓历数其在太学，及预荐送，止作十二魁，心甚忧之。殆至赐第，则魁冠天下，果十三数也。

贡父马譴

刘贡父初入馆，乃乘一骒马而出。或谓之曰："此岂公所乘也，亦不虑趋朝之际，有从群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贡父曰："诺，吾将处之也。"或曰："公将何以处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系之马后耳！"或曰："此更诡异也。"贡父曰："奈何，我初幸馆阁之除，不谓俸入不给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马以代步。不意诸君子督过之深，姑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种柑二事

东坡先生《惠州白鹤峰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发，道傍亲种两株柑。"时先生六十三岁也，意谓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银青公俞，年七十集宾亲为庆会。有饷柑者，味甘而实极瑰大，既食之，即令收核种之后圃，坐人窃笑盖七八也。后公食柑十年而终。

元参政香饭

陈秀公丞相与元参政厚之同日得疾。陈忽寄声问元安否，曰："参政之疾，当即痊矣。某虽小愈，亦

非久世者。”续请其说，秀公曰：“某病中梦至一所，金碧焕目，室间罗列瓮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羃之，且题曰‘元参政香饭也’，某问其故，有守者谓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尽，则分减别器，未尝残一食也。此瓮所贮，皆其余也。世人每食不尽，则狼籍委弃，皆为掠剩，所罚至于减算夺禄，无有免者。今元公由此当更延十年福算也。”后数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寿。其孙中大公绍直云。

杨文公鹤诞

杨文公之生也，其胞荫始脱，则见两鹤翅交掩块物而蠕动，其母急令密弃诸溪流，始出户而祖母迎见，亟启视之，则两翅歘开，中有玉婴转侧而啼，举家惊异，非常器也。余宣和间于其五世孙德裕家见其八九岁时《病起谢郡官》一启，属对用事，如老书生，而笔迹则童稚也。

了斋排蔡氏

陈莹中为横海军通守，先君与之为代，尝与言蔡元长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钧轴，必乱天下。后为都司，力排蔡氏之党。一日朝会，与蔡观同语云：“公大阮真福人。”观问何以知之，了翁曰：“适见于殿庭，目视太阳，久之而不瞬。”观以语京，京谓观曰：“汝为我语莹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观致京语于陈，了翁徐应之曰：“射人当射马，擒贼当擒王。”观默然，后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对

姚麟为殿帅，王荆公当轴，一日折简召麟，麟不即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询之。麟对曰：“臣职掌禁旅，宰相非时以片纸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语麟驭下过严者，裕陵亦因事励之，麟恐伏而对曰：“诚如圣训，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卫兵于殿庭之间，此岂臣当以私恩结下为身计耶！”裕陵是之。

李右辖抑神致雨二异

李右辖公素，初为吉州永丰尉，夜梦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见诉云：“某，县境地神也，被邻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动吾民，民因为大建祠宇，日餍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属也。以公异日　当宰衡天下，故敢求决于公。”公素为折邻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觉，闻报新祠火起，神座一热而尽。又大观间，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岁淮甸久不雨，至于苗谷焦垂，郡幕请以常例启建道场，祷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悯雨之心，晨夕为迟。而至旬日，略无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马而请，及怨讟之言，盈于道路。往来亲旧与僚属，乘间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领郡寄，凶旱在某之不德，无日不念也，且容更少处之。”一日晨起，视事毕，呼郡吏亟令告报塔下，具佛盘，启建请雨道场。仍报郡官，俱诣行香，且各令从人具雨衣从行。一郡腹诽，以为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讫，复令具素饭，留郡官就食，待雨而归。饭罢，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僚，诣僧伽前炷香默祷者久之，休于僧寺。须臾，雷起南山，甘泽倾注，举郡欢呼，集香花迎拥公车，还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泽。时郡倅曾绂帅郡官，贺雨之次，密以前日公漫不省众请，而一出便致霈泽，如宿约者，何谓也。公徐语之曰：“某自两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为秋田之害。即于治事厅后，斋居饭素，取僧伽像，严洁致恭，晨夕供祷，非不尽诚。前夕忽梦僧伽见过，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罚至重，敕龙镇水。老僧晨夕享公诚祷，特于帝前，以公罪己忧岁之心，陈于帝。今已得请，来日幸下访，当以随车为报也。某拜谢再三。既觉，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决意帅诸公，同诣塔下，焚祷俟之，无他异也。”

生魂神

余尝与许师正同过平江，夜宿村墅，闻村人坎鼓群集，为赛神之会，因往视之。神号陆太保者，实旁村陆氏子，固无恙也，每有所召，则其神往，谓之生魂神。既就享，村人问疾，虽数百里，皆能即至其家，回，语患人状。师正之室余氏，归霅川省其母，忽得疾。师正忧之，因祷神往视以验之，神应祷而去。须臾还曰：“我至汝妇家，方洁斋请僧诵《法华经》，施戒诸神满前，皆合爪以致肃敬，我不得入。顷刻邻人妇来观，前炳二烛，乃是牛脂所为，但闻血腥迎鼻，而诸神惊唾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与师正始未深信，及归验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为烛云。

卷　二

天绘亭记

昭州山水佳绝，郡圃有亭名天绘。建炎中，吕丕为守，以天绘近金国年号，思有以易之。时徐师川避地于昭，吕乞名于徐，久而未获。复乞于范滋，乃以“清辉”易之。一日徐策杖过亭，仰视新榜，复得亭记于积壤中，亟使涤石，视之乃丘浚寺丞所作也。其略云：“余择胜得此亭，名曰天绘，取其景物自然也。后某年某日，当有俗子易名‘清辉’，可为一笑。”考范易名之日，无毫发差也。

赤天魔王

蒋颖叔为发运使，至泰州谒徐神公，坐定，了无言说。将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静，人世更不定叠。”蒋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来世间作官，不定叠，不定叠。”蒋复扣其身之休咎，徐谓之

曰："只发运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疏财

宣和间，朝廷收复燕云，即科郡县敷率等第出钱增免夫钱。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妻刘氏，夫死，独与一子俱，而家素饶于财。闻官司督率严促，而贫下户艰于输纳，即请于县，乞以家财十万缗以免下户之输。县令欣然从之，调夫辇运数日，尽空其库藏者七间。因之扫治，设佛供三昼夜。既毕，明旦视之，则屋间之钱已复堆垛盈满，数之正十万缗，而皆用红麻为贯，每五缗作一辫，辫首必有一小木牌，上书"麻青"二字。观者惊异，莫知其然。或有释之者曰："如闻青州麻员外家至富，号"麻十万家"，岂非神运其钱至此耶。"刘氏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迹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刘氏即专人致殷勤于麻氏，请具舟车复归此钱。麻惊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谢云："吾家福退，钱归有德，出于天授。今复往取，违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祗领也。"刘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诚输此钱以助国用，岂当更有之。"即散施贫民及助修佛道观宇，一钱不留于家，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顾视一龙，横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询之左右侍臣，或有见有否者。所见者，俱止见龙之一体，未见全龙也。帝曰："朕闻至富可敌至贵。"令召王元宝视之，元宝奏称，所见与帝一同。然则所谓富家大室者，所积之厚，其势可以比封君。而钱足以使鬼神，则于剥取之道，唯恐无间。若二家之视十万缗之积于天授人与之际，其处之如此，盖有可嘉者。

《后土词》渎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笃实好学，终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观四年五月十五日，无疾而终。临终时，一日顾谓其甥黄子文曰："老子明日与甥诀矣。畴昔之夜，梦黄衣人召至一官居，侍卫严肃，据案而坐者冠服类王者，谓余曰：'世传《后土词》渎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即令黄衣人，复引余过数城阙，止一殿庭。余傍视殿庑，金碧夺目，但寂不闻人语声。须臾，帘间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为圆真相，俾汝禁绝世所传《后土词》，当何以处之？'余对以传者应死。呼者曰：'可也，仍即日莅职。'余拜命出门，足蹶而觉。所梦极明，予亦欲吾家与甥知此词之不可复传。志之，志之。"子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视之。衍谓子文曰："甥更听吾一颂。"即举声高唱曰："虽然万事了绝，何用逢人更说，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轮明月。"言讫而终。子文余侄婿也，余亦素与仲昌游云。

吴观成二梦首尾

儒林郎吴说，字观成，始为青阳县丞，江西贼刘花三挟党暴掠，所在震惊。吴时被檄捕贼，梦肩舆始出，而回视其后，皆无首矣。心甚恶之，意谓贼必入境。已而获于他郡，观成即解官而归。至临安，会富阳宰李文渊以忧去郡，以吴摄邑事。月余，清溪贼方腊引众出穴，官军不能拒。吴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诚祷乞梦，以决去留。至晚，梦一黄衣人云："上司有牒。"吴取视之，则空纸耳。逮覆纸视之，纸背有题云："富阳知县第一将。"既觉，思之，曰："吾祷神去留，而以第一将为言，岂不当去此，更合统兵前锋拒贼否？"已而，县民逃避者十七八，吴引狱囚疏决，始讯问次，贼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从者半为贼杀。则前在青阳时，梦视后无首者验也。后官军既平贼，而郡县避贼官吏，俱从安抚司克复之功，尽获还任。吴适丁母忧，不能从也。既行赏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即具奏裁，有旨：县官临贼，擅去官守，例同将官擅去营阵，法除名，编置邻郡。同例者六人，富阳系第一人，始悟第一将之告云。

风和尚答陈了斋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时言人祸福，人谓之"风和尚"。陈莹中未第时，问之云："我作状元否？"即应之曰："无时可得。"莹中复谓之曰："我决不可得耶！"又应如初。明年时彦御试第一人，而莹中第二，方悟其言无时可得之说。

毕斩赵谂

毕渐为状元，赵谂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于传报，以蜡板刻印，渐字所模点水不著墨。传者厉声呼云："状元毕斩第二人赵谂。"识者皆云不详。而后，谂以谋逆被诛，则是毕斩赵谂也。

霍端友明年状元

毗陵李端行与乡人霍端友同在太学，时霍四十余矣，一日倦卧，忽起坐微笑。端行询之，霍云："我适睡，闻窗外有人云：'霍端友子明年作状头。'故自笑也。"端行素轻之，因谓之曰："尔迟暮至此，得一第幸甚，若果为大魁，则何天下乏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礼部选，御试唱第之次，端行志锐意望魁甲，即前立以俟胪传，忽闻唱"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沈晦梦骑鹏抟风

沈晦赴省，至天长道中，梦身骑大鹏，抟风而上。因作《大鹏赋》以记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预传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于广坐中见中贵石企及甫云："外间皆传汪洋作状元，何也？"至考卷进御，洋在第二，魁乃黄中。以有官人，奏取旨。圣语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即以洋为魁。

黄涅槃谶语

黄公度，兴化人。既为大魁，郡人向登第者几三十人。余一日于江路茶肆小憩，继一士人坐侧，因揖之，且询其乡里，云："兴化落第人也。"余因谓之曰："仙里既今岁出大魁，且登科之数，复甲天下，是可庆也。"其人叹息曰："昔黄涅槃有谶语云'拆了屋，换了椽，朝京门外出状元'，初徐铎振文作魁时，改建此门。近军为变，城门焚毁，太守复新四门，而此门尤增崇丽。黄居门外区市中，而左右六人同遇，虽一时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较也。"

梦中前定

江淮发运使卢秉，元祐初发解赴阙。至泗州，夜梦肩舆诣郡守而回过漕司，有顶帽执梃，而督视工役丹饰门墙者，问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卢曰："新官为谁?"执梃者厉声而对曰："卢秉"。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既觉，以语其室，亦云："我亦梦君得此官，即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舆前，尝闻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儿不可令前，因呼令后，即梦觉。"继晓，未及盥濯，而郡将公文一角至，即除卢领大漕事。总遽交职而趋漕衙，所监视执梃者，与其室呼女之事，皆与梦无差也。

银盘贮首梦

余杭裴豹隐尝为余言：建炎己酉秋，诏檄自建康至临安昌化县，与县宰鲁士元坐教场按阅士兵。士元云：畴昔之夜，梦身乘大舟，满舟皆人首也，内有银盘贮数首者，同舟人云，系今次第一纲也。士元熟视银盘中首，内一首乃乡人钱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戏谓豹隐曰："如闻北寇将欲南犯，若豕突南渡，则子美将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榇归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虏寇东至，贼发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于外。明年二月，始闻子美初报贼至，弃县先遁村落，为乡兵所杀。则银盘之贮不可逃。士元同舟，虽不为兵死，亦是一会中同舟之人，而银盘所贮，又不知有何甄别也。

《金刚经》二验

湖州安吉县沈二公者，金寇未至，梦一僧告之曰："汝前身所杀冤报至矣，汝家皆可远避，汝独守舍，见有一人长大，以刀破门而入者，汝无惧，即语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颈受刃，俟其不杀，则前冤解矣。"不数日，金人奄至，其家先与邻人窜伏远山。二公者虽欲往，不可得也，因坐其家视贼之过。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门而入，见公怒目以视。沈安坐不动，仰视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视之曰："我未杀汝，汝安知我姓名乡里如是之详也?"沈告以梦。李方叹息未已，顾案间有佛经一帙，问沈曰："此何经也?"沈曰："是我日诵《金刚经》也。"李曰："汝诵此经何时也?"曰："二十年矣。"李即解衣取一竹�，中出细书《金刚经》一卷，指之曰："我亦诵此经五年矣，然我以前冤报汝，汝后复杀我，冤报转深，何时相解。今我不杀汝，与结为义兄弟，汝但安坐无怖，我留为汝护。"至三日，贼尽过，取资粮金帛与之而去。又方腊据有钱塘时，群贼散捕官吏，惨酷害之。有任都税阮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趍府十里，每晓起赴衙集，即道中暗诵《金刚经》，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废。贼七佛子者执之，令众贼射于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诵经不辍，而前后发矢数百，无一中其体者。贼惊问之，疑有他术。语以诵经之力，贼皆合爪叹息释之，且戒余贼，勿得复犯其居也。至今犹在，年八十余矣。

金甲撞钟梦

建安徐国华，宣和间将入太学，梦高楼中悬大金钟，有金甲人立钟傍，视国华击钟而言曰："二十七甲复一击，云系第七科。"国华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必矣，官不过郎列，亦何所憾也。"因记于书帙之末，独不晓其二十七甲与系第七科之语。既而丙午年，金寇犯阙，太学生病脚气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终。乡人董纵举为棺殓葬于东城墓园，至即垣中已无葬穴，后至者俱葬垣外，董因记其葬所，冀后日举归里中，数其行列，则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归唁其父，且出其手书，神告与葬所略无少差者。

龙神需舍利经文

涵山令李兖伯源，余妻之内兄也。宣和间侍其季父仲将为广东宪，解秩由江道还楚，舟过小孤，风势虽便而篙橹不进，即与季父焚香祷龙以祈安济，当致牢醴之谢，乞筊不获。旁有言者曰："龙知还自番禺，或有犀珠之要。"顾视行李，实无所携，独有番琉璃贮佛舍利百余，供事奕世矣。因以启龙，一掷而许。伯源乃跪船舷以瓶下投，而水面忽大开裂。顾见其间，神鬼百怪，宝幢羽盖，鸣螺、击鼓钹、执金炉，迎导者甚众，而不沾湿，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即随合，舟柁轻扬。转首之间，已行百里矣。又阁门宣事陈安上言：元丰初，安焘厚卿、陈睦和叔二学士，奉使三韩，济海神舟，安贮佛经及所过收聚败经余轴，以备投散。放洋之二日，风势甚恶，海涛忽大汹涌，前后舟相失。后舟载者俱见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经轴为求。先举轴付之，继来者众，度不能给，即拆经随纸付之。又度不给，则翦经行与之，至翦经字而得一字之授者，莫不顶戴忻悦而去。字又随尽，独余一鬼，恳求甚切，云："都纲某所顶之帽，愿以匄我也。"舟人诘其由，云："此人尝赴传经之集，是帽戴经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称谢而去。指顾之间，风涛恬息，即安行，晚与前舟相及，往还皆获安济焉。

龙蜕放光

横海清池县尉张泽居于郓州东城，夜自庄舍还，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烨然有光，因折以烛路。至家插壁间，醉不复省也。晨起怪而取视，则枝间一龙蜕，才大如新蝉之壳，头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坚，扣之有声如玉石，且光莹夺目，遇暗则光烛于室，遂宝之于家，传玩好事。沈中老云，绍圣间其从兄为青州幞官，因修庭前蒲桃架，亦得一蜕，形体皆如张者，独无光彩耳。神龙变化，故无巨细，但不知有光无光又何谓也?

瓦缶冰花

宣义郎万延之，钱塘南新人，刘辉榜中乙科，释褐，性素刚，不能屈曲州县。中年拂衣而归，徙居余杭。行视苕霅陂泽可为田者，即市之。遇岁连旱，田围大成，岁收租入数盈万斛。常语人曰："吾以万为民，至此至矣。"即营建大第，为终老之计。家蓄一瓦缶，盖初赴铨时，遇都下铜禁严甚，因以十钱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时当凝寒，注汤颒面，既覆缶出水，而有余水留缶，凝结成冰，视之桃花一枝也。众人观，异之，以为偶然。明日用之，则又成开双头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满缶，水村竹屋，断鸿翘鹭，宛如图画远近景者。自后以白金为护，什袭而藏。遇凝寒时，即预约客张宴以赏之，未尝有一同者，前后不能尽记，余与赏集数矣。最诡异者，上皇登极，而致仕官例迁一秩。万迁宣德郎，诰下之日，适其始生之晨，亲客毕集，是日复大寒，设缶当席，既凝冰成象，则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龟鹤在侧，如所画寿星之像。观者莫不咨嗟叹异。以为器出于陶，革于凡火，初非五行精气所钟，而变异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万氏自得缶之后，虽复资用饶给，其剥下益甚，后有诱其子结婚副车王晋卿家，费用几二万缗而娶其孙女，奏补三班借职，延之死，三班亦继入鬼录，余资为王氏席卷而归。二子日就沦替，今至寄食于人。众始悟万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坚久之祥也。后归蔡京家云。

正透翔龙犀

都下犀玉工董进，项有一瘤瘿，其辈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药郝随呼至其第，出数犀示之。内指一犀曰："此犀大异余常物也。"郝语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状为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经众工审定否?"郝曰："众工皆具名状，供证已毕，独候汝以验汝之精识也。"即尽出众所供具，凡三十余状。董阅毕，内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鱼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进观之，乃一翔龙，所恨者左角短耳。"郝未诚其言，亦大异之，即令具军令状，云："若果如所供，当为奏赏。"盖御库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为带也。刳成则尽如所言，即以进御，哲庙大嘉赏之，锡赐之外，更以太医助教补之。

刘仲甫国手棋

棋待诏刘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钱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陈余庆言，仲甫舍馆既定，即出市游，每至夜分方扣户而归，初不知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博负也。须臾，观者如堵，即传诸好事。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且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始下至五十余子，众视白势似北。更行百余棋，对手者亦韬手自得，责其夸言，曰："今局势已判，黑当赢筹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余子，仲甫忽尽敛局子，观者合噪曰："是欲将抵负耶。"仲甫袖手徐谓观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誉，至达国手，年来数为人相迫，欲荐补翰林祗应，而心念钱塘一都会，高人胜士精此者众，棋人谓之一关。仲甫之艺，若幸有一着之胜，则可前进。凡驻此旬日矣，日就棋会观诸名手对奕，尽见品次矣。故敢出此标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胜而失应棋着，某日某局。黑本有筹，而误于应劫，却致败局，凡如此覆十余局。"观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无差误，指谓众曰："此局以诸人视之，黑势赢筹固自灼然。以仲甫观之，则有一要着，白复胜不下十数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见此者，即仲甫当携孥累还乡里，不敢复名棋也。"于是众棋极竭心思，务有致胜者，久之不得，已而请仲甫尽着。仲甫即于不当敌处下子，众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著后方用也。"即就边角合局，果下二十余着，正遇此子，局势大变，及敛子排局，果胜十三路。众观于是始伏其精至，尽以所对酒器与之，延款十数日，复厚歛以赆其行。至都试补翰林祗应，擅名二十余年无与敌者。

祝不疑奕胜刘仲甫

近世士大夫棋，无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绍圣初，不疑以计偕赴礼部试，至都为里人拉至寺庭，观国手棋集，仲甫在焉。众请不疑与仲甫就局，祝请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复能至此，对手且当争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终局，而不疑败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吾观官人之棋，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尽着耳。若如前局，虽五子可饶，况先手乎。"不疑俯笑，因与分先，始下三十余子。仲甫拱手曰："敢率请官人姓氏与乡里否?"众以信州李子明长官为对。刘仲甫曰："仲甫贱艺，备乏翰林。虽不出国门，而天下名棋，无不知其名氏者。数年来，独闻衢州祝不疑先辈，名品高著，人传今秋被州荐来试南省，若审其人，则仲甫今日适有客集，不获终局，当俟朝夕，亲诣行馆，尽艺祗应

也。”众以实对。仲甫再三叹服曰：“名下无虚士也。”后虽数相访，竟不复以棋为言，盖知不敌，恐贻国手之羞也。

张鬼灵相墓术

张鬼灵，三衢人，其父使从里人学相墓术，忽自有悟见，因以鬼灵为名。建中靖国初，至钱塘，请者踵至。钱塘尉黄正一为余言：县令周君者，括苍人，亦留心地理者，具饭延款，谓鬼灵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指示图画，可言克应否？”鬼灵曰：“方位山势不差，合葬时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间一图问之，鬼灵熟视久之，曰：“据此图，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马坠此潭，几至不救者，即是吉地，而发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灵曰：“是年此坠马人，必被荐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觉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乌子郭景纯何如人也，今子殆其伦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马从之，马至潭仄，忽大惊跃，衔勒不制，即与某俱坠渊底，逮出气息而已。是秋发荐，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升岭，其兄宏延鬼灵至墓下，视之，谓宏：“此墓当出贵人，然必待君家麦瓮中飞出鹌鹑，为可贺也。”宏曰：“前日某家卧房米瓮中，忽有此异，方有野鸟入室之忧。”鬼灵曰：“此为克应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荐者，即是贵人也。”是秋，安世果为国学魁选。鬼灵常语人曰：“我亦患数促，非久居世者，但恨无人可授吾术矣。”后二岁果歿，时年二十五矣。

谢石拆字

谢石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者，名闻九重。上皇因书一“朝”字，令中贵人持往试之。石见字即端视中贵人曰：“此非观察所书也，然谢石贱术，据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远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贵人愕然，且谓之曰：“但有所据，尽言无惧也。”石以手加额曰：“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也。”一坐尽惊，中贵驰奏。翌日召至后苑，令左右及宫嫔书字示之，皆据字论说祸福，俱有精理，锡赉甚厚，并与补承信郎。缘此四方来求相者，其门如市。有朝士，其室怀妊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石。是日座客甚众，石详视字谓朝士曰：“此阁中所书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书。尊阁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当力谋迁动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为挠耳。”“盖也字着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阁父母兄弟近身亲人当皆无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则是他字，今独见也字而不见人故也。又尊阁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以也字著土则为地字，今又不见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诚如所言也。”朝士即谓之曰：“此皆非所问者，但贱室以怀妊过月，方切忧之，所以问耳。”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两傍二竖下一画为十三也。”石熟视朝士有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则吾官人所问，正决此事，可尽言否？”朝士因请其说，石曰：“也字著虫为蛇字，今尊阁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见虫蛊，则不能为害，谢石亦有薄术，可为吾官人以药下验之，无苦也。”朝士大异其说，因请至家，以药投之，果下数小蛇而体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挟何术也。

雍邱驱蝗诗

米元章为雍邱令。适旱蝗大起，而邻尉司焚瘗后遂致滋蔓，即责里正并力捕除，或言尽缘雍邱驱逐过此，尉亦轻脱，即移文载里正之语致牒雍邱，请各务打扑收埋本处地分，勿以邻国为壑者。时元章方与客饭，视牒大笑，取笔大批其后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飞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传者无不绝倒。

中霤神

中霤之神，实司一家之事，而阴佑于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尽诚敬。余少时过林棣赵倅家，见其庄仆陈青者，睡中多为阴府驱令收摄死者魂识，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门，则中霤之神先收讯问，不许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审验反覆得实，而后䁥蹙而入。青于门外呼死者姓名，则其神魂已随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则自有阴官迎取，青止随从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远村会集，醉归侵夜，仆从不随，中道为山鬼推堕涧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径还其家，见母妻于烛下共坐，乃于母前声喏，而母略不之应。又以肘撞其妇，亦不之觉。忽见一白髯老人，自中霤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为山鬼所害，不亟往则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许，见明仲之尸卧涧仄，老人极力自后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惊顾，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归，至家已三鼓矣。乃语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谢于神云。又朝奉郎刘安行，东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酹中霤神而后饮。一夕忽梦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禄命告终，阴府已下而少迟之，幸速处置后事，明日午时不可逾也。”刘起拜老人，且询其谁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每承主人酹茶之荐，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报也。”刘既悟，点计其家事，且语家人神告之详，云：“生死去来，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无大过恶，独有一事，吾家厨婢采蘋者，执性刚戾，与其辈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则必大狼狈，今当急与求一亲，使之从良，且有所归，则我瞑目矣。”因呼与白金十星，以为资遣。语毕沐浴易服，以俟时至。过午，忽觉少

倦，就憩枕间，复梦其神欣跃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厨婢之事，天帝嘉之，已许延一纪之数矣。"已而睡起安然，后至宣和间无病而卒。

卷　三

乖崖剑术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隐居君与张乖崖公居处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编《寄祝隐居》二诗是也。隐居东垣有枣合拱矣，挺直可爱。张忽指枣谓隐居曰："子丐我勿惜也。"隐居许之，徐探手袖间，飞一短剑，约平人肩，断枣为二。隐居惊愕问之，曰："我往受此术于陈希夷而未尝为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还家，平野间，遥见一举子乘驴径前，意甚轻扬，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举子驴避道。张因就揖，询其姓氏，盖王元之也。问其引避之由，曰："我视君昂然飞步，神韵轻举，知必非常人，故愿加礼焉。"张亦语之曰："我初视子轻扬之意，忿起于衷，实将不利于君。今当回宿村舍，取酒尽怀。"遂握手俱行，共话通夕，结交而去。

杨醇叟道术

余杭沈野字醇仲，权智之士也，喜蓄书画，颇有精识。尝于钱塘与一道士杨希孟醇叟相遇，喜其开爽善谈，即延与同邸而居。沈善谈人伦，而不知醇叟妙于此术也。时蔡元长自翰长黜居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归，沈语杨曰："余尝观翰林风骨气宇皆足以贵，而定不入相。"杨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面如美玉琢成，百体完就，无一不佳者。是人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但其终未可尽谈也。"杨复善笛，蓄铁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娱，听者莫不称善。一日与沈饮于娼楼，月色如昼而笛素不从，客有举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杯觞之乐至矣，独恨不闻笛声也。"杨徐笑曰："俟令往取，实无所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数弄，座客皆不知笛所从来。徐扣之，云："小术耳，乃某左右常驱役使鬼也。俾之取物，虽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盗取耳。子欲学之，当以奉授。然又有切于性命者，子不问，何也？"沈始敬异之，择日焚香跪请其术。且言："吾术断欲为先，子欲得之，当先誓于天尊像前，无不可者。"沈与一姓阚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阚未满百日而辄有所犯，即夜梦受杖于像前，晨起背发痈，数日而卒。既而杨辞以有行，沈问所之，杨亦知沈有河朔之游，云："我此行且先适淮南，子若北行，过楚，幸访我于紫极宫，以八月十五日为约，逾期恐行止无定，不能再见也。"杨既行而沈以事留，逮至楚则九月初矣。径往紫极宫访之，了无所闻，回过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询杨之存亡。道士惊顾对曰："左右与醇叟何处相期，且当约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叹息而言曰："杨诚奇士奇士，左右之来，惜较旬日之迟也。杨至此月余，一日无疾，焚香趺坐，与众道士语，久之，揖座人曰：'希孟今当有所适，然此行学道未竟，更当一来也。'语讫长啸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殡东城矣。"沈于是即观中设位，拜泣醮谢而后行。沈后亦不能毕行其所授而终。

王乐仙得道

道人王乐仙，或云潭州人。初为举子，赴试礼部，一不中，即裂冠从太一宫王道录行胎养之术，岁余勤至不怠。王云："我非汝师，相州天庆观李先生汝师也。汝持我书访之，当有所授。"乐仙得书，径至汤阴，求之，无有也。一日坐观门，有老道士见之，呼与语曰："子寻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见赤目蓬首携瓶至前沦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惊曰："汝何人也？"乐仙探怀出王书授之。李微笑曰："王师乃尔管人间事耶。此非相语处，三日黎明，候我于观门也。"乐仙辞谢而归。三日鸡鸣，坐门未久，李至，以手撩发则两目烨然，如岩电烛人，握手入观中，谓乐仙曰："汝刳心求道而烧假银，何也？"乐仙谢诚有以备乏绝无告耳，然是乾水银法，非若世人点铜为之，以误后人也。"李探怀出银小铤，请以是易子所作如何？乐仙取以示之，范制轻重与李所授无异也。即令取油铛于前，投乐仙所作烹之，须臾粉碎还元。曰："岂不误后人耶。"乐仙悔谢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术于子无益耳，我且归，后更就汝语也。"明日访之，主人云："夙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适也。"乐仙既踪迹数日，不复再见。乃西游党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留止旬日。而主僧复善壬遁，旦旦必焚香转式以占一日之事，忽谓乐仙曰："今日当有一大贵人临门，不然亦非常之士见过，当与子候之。"并戒其徒扫室以待，至日欲入，略无贵达至者。忽远望林下有一举子从羸童负书箧竹筒而来。主僧揣之曰："我所占贵人，岂此举子异日非常之兆耶！"更当复占以验之，即喜跃而出，谓乐仙曰："贵者审此人也。"因相与迎门，延至客室，相语甚久。云姓蔡，尝举进士也。既而主僧请具饭。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荤素，当可共享也。"即呼烛设席，命其僮于竹筒中出果实数种，既皆远方珍新。至倾酒榼，乐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厨十香酒也。酒行，筒中出三大煎鲑鱼，尚未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饼，亦若新出炉者。至余品，烧羊鹅炙，皆若公侯家珍馔，而取诸左右，笑语至夜半而罢。二公大异之，而不敢诘其所从至也。蔡继云："某亦于此，候一亲知罢官者，当与二公少周旋也。"日复一日，亦问及养炼事，乐仙心独异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主僧与仆从皆已熟寝，乐仙即炷香前拜，而请其从来，即以先生礼之，且哀恳言其罢举求道，了未有遇，愿赐怜悯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岳蔡真人也，固

知子栖心之久，更俟与子勘问之也。"乐仙稽首谢其垂接。次夕复扣户伺之，忽见一大人，膝与檐齐，而不见其面目，音响极厉，云："仙童万福。"投一白纸于蔡前，蔡取以示乐仙曰："与子勘问至矣，纸间有书云：'某于十洲三岛究访，并无此人名籍。后检蓬莱谪籍中，始见其名氏乡里也。某人供呈。'"蔡语乐仙曰："子无忧也，因授以内丹真诀，数日别去。云："汝有未解处，但焚香启我，我当自告汝也。"后乐仙闻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弃官迁居钱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游过之，夜语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纸示章。视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箓中六丁名字也。即炽炭于炉，取纸投之，炭尽而纸字如故，因相与惊异，且乞之以藏其家。乐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传其解化矣。章亦数岁而终。将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来护葬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乐仙也。

啖蛇出虱身轻

沧州泥姑寨循塘泺而至界河，与北寨相望。自乾宁军穿泺而往止一径。每春初启蛰时，塘路群蛇横道，递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萧愁者，为人性率，同侪多狎侮之。一日当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瓮，两目烨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即醉宿旁铺。铺卒夜以利刃杀蛇而脯之，至满数缶。萧醉醒闻肉香甚，问安所从得，铺卒绐云："夜渔于海，得大鱼，方将共羹而食也。"萧不待羹，取数脔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余，归食数日而尽，不知其为蛇也。食蛇之后，更不喜闻食气，但觉背膂间肿痒，至不可忍，时就树揩痒，疮破，中涌细虱不知其数。时郡卒陆靖者适居寨中，与之助取余虱，计前后出虱数斗，痒止疮复。因憩树阴，见泺中鹤雏群戏，念欲取之，即身在鹤仄，揽雏而归。复视鹤巢，又念可登而取，即身已在树杪矣。寨卒视之，率皆惊异，以谓此人偶食成器之物，尽出尸虫，而轻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圣敬刘海蟾

真庙朝有天神下降，凭凤翔民张守真为传灵语，因以翊圣封之。度守真为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庙百里间，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靸过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芒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庙庭，迸升堂宇，慢言周视而出。守真即焚香启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即殛之，有疑观听。"神乃降灵曰："汝识此人否，实新得道刘海蟾也。诸天以今渐入末运，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贺。此人既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职，折旋尘中，寻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尚不敢正视之，况敢罪之也。"

嘘气烧肠

陈无求宣事云：尝赴鹤林寺供佛，既饭，有一举子虽衣褐不完而丰神秀颖，居于座末。主僧顾谓无求曰："此道人颇有戏术，今日告行，当薄赠之，且求其一戏为别也。"举子亦欣然，呼一僧雏，取碗器付之，令相去二丈余而立，举子谓之曰："我此嘘气，汝第张口受之，觉腹热急言，不尔，当烧烂汝肠也。"言讫嘘气向之。须臾，僧雏觉肠间如沸汤倾注，乃大呼曰："热甚，不可忍。"因使溺碗中，举子徐举碗示座人曰"谁能饮此者。"举座秽唾之。乃大笑举碗自饮，言别而去。明日，僧雏遂大恶闻食气，日唯饮水数杯。月余出寺，不复见也。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间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惧其浸长，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阳，于客邸遇一道人，喜饮，而日与周旋，临别解衣，出一小瓢如枣大，倾药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针刺瘤根，纳药针穴，明日瘤当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针剔瘤根纳药。至夜半但觉药粒巡瘤根而转。至晓，扪之则瘤已失去。取镜视之，了无瘢痕也。因大神之，秘其余药，不令人知。其女为儿时，蹙倒折齿不生。次翁取药纳齿根，一夕齿平复。因以水银一两，置铫间，取药投之，则化为紫金，方知神仙所炼大丹也。

居四郎丹

密院编修居世英，彦实之父，人谓之居四郎者。遇异人得丹灶术，常使一仆守火，岁久不懈，因度之为僧，居京师定历院，几二十年。时曾子宣当轴，有堂吏通解可喜，其妇得急劳，数日而殂，继而病传堂吏，国医不能疗。吏与居素善，居视之云："应须我神丹疗之。"为启炉取刀圭与服，十数日即完复如初。出参丞相，子宣大惊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谢起白云："某实幸获居四郎之丹，服之，夺命鬼手耳。"子宣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即使门下之人，宛转啖其僧，前后资给备至，约窃丹为赠，而僧誓不负心。丞相亦延顾不替。僧一日谒丞相，而许分窃为献。子宣喜甚，送僧降阶，而僧退揖为马台蹶倒，应时折足，举之而归，数日遂卒。子宣即遣人厚贻其徒，并炉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圆如粟粒，服之一粒，即引水燥甚，分诸子服，皆然。独子纡公衮服两粒无异也。后不复加火，亦不敢服。子宣薨，丹尽付石藏用矣。

孙道人尸解

孙道人，不知何许人，寄居严州天庆观，为人和易，初不挟术及言人祸福。但袖中尝畜十数白鼠子，每与人共饮，酒酣出鼠为戏，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了无见也。至约人饮，则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即覆尊而去。否则自晨至夕，亦不别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颇以此异之。绍兴三年

三月三日，观中士庶骈集，道人拱手告众曰："我今年九十岁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暂当小别，各勉力事善。"言讫坐逝，一郡惊异。瘗之城南，而塑其像观中。岁余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题甚固，云："我去年三月三日，于成都府观禊事。有一道人云：'我始自严州来，知子不久回浙，幸为我达于严州天庆观，寻孙道人付之也。'"入观见塑像，惊，礼之曰："此我成都所见付书人也。"因共发其藏，则空棺矣。

綦革遇三皇闳宫

綦革先生，内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观中，叔厚之父守甘陵，革自密往省之。过北州河滩，见三老人皆布裘青巾，独坐而语。革视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即憩马前揖之，初不相领略，革心益竦异，复前致敬。一老人徐顾革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时疾，已向安矣。然时将乱离，汝之业儒竟无补于事，当求遁世修真，超脱尘累也。"革尝留意于内外丹事，益异其说。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少止，当再相见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仆马，散步邸旁，瞻视丛祠，因前视其榜，乃三皇闳宫也。革即整衣冠，肃容进谒祠下，仰视塑像，其容服俨然河滩三老人也。革自甘陵，即屏居绝欲，专以修真为务，隐于密之九仙山。后又徙海中徐福山。宣和乙巳，故人陈某者调雄州兵曹，闻金人犯边，意未敢往，乃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书一绝与之云："三月杨花满路飞，胡人游骑拍鞍归。高天二圣犹难保，谁道雄关是可依。"陈解其意，遂辍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圣北狩，始知革有前知之见。后范温起海州，李实以布衣被虏，温待实甚厚，每事多访之，温意欲归朝，又拟投伪齐，议未决。实与革有旧，密往见之，且告以情。革曰："公来年今日已升朝，合食宋禄，余人无使知也。"实由是为温决归朝之策。及温引众归朝，朝廷定赏，以实尝与温谋，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仙桃变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议君马余庆，元祐末为巴郡守，遣健步王信者持书至都。始出郡城数十里，道傍顾见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因乞之。道士以残桃与之，信声喏而食之，道士复探怀取一大如盂者授之，信益喜，跪谢，引裾裹桃而行。未数里，探桃将食，则一人首也，血渍殷然，即惊惧，急投之涧水。疾走还郡，状若狂人，见人即作怖畏状，口称"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饮。郡守呼之，徐问其故，既语所遇，即复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纵之，后蜀中时有见之者。

圣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铺有异僧，众名之圣和尚，时语人祸福，扣之，则不复道也。熙宁初，余伯父朝奉君与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诣刚，时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访异人，至铺具饭，遇僧过门，即延之。入座，孰视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里出。"已而回视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断山河。"视伯父独无言。既去，先君戏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断山河，则当是正拜之征，然一柱为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两人也。"后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独未有征验云。

张道人异事

张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采为给。一日樵归，于山道遇二道人对棋，弛担就观。棋者忽顾之而语曰："子颇忆与吾二人同学之勤否？我亦以子沉滞人间，未能远引也。今子困蹶亦已至矣，复能从我竟学乎？"张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语之曰："我安能从尔学神仙也，我将学大乘法，为浮图氏，不久吾师至矣。"棋者问子师为谁，曰："今敕住秀州崇德福严寺真觉大师志济是也。"即负樵还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为名，而言人祸福，率皆如见。岁余，黄八座裳自明守移镇至郡，实携志济而来。张即投之，祝发，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择佛宇敝坏者，辄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云集，至鼎新而迁他所。福人甚钦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将监司而下，环视无策，或有言："何不呼张道人也？"郡官曰："张道人何知郁攸之事，而须呼之也。"既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额投火，以从厌胜之说，其烈愈炽。不得已使召之，应呼而至。即长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诵'心火灭凡火灭'六字。张乃携瓶水上履层檐，腾踔如飞，亦大称诵六字，水所过处，火不复延，须臾遂止，今尚存。所传异事不止此也。

雀鳅蛇蟹之异

戒杀之事，得于传闻者甚众。目视五事，不可不记为后人之戒也。富阳春明村赵二，以网捕为业，年五十，卧病逾年，艰饿备至，求死者屡矣。一日觉头痒不可堪忍，爬搔之极，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齿痛戛，终不快意。遂呼其妇捣发搔头，痒似少止。顷之复甚，则以手助力提捽，遂致脑脱落，而脑间雀嘴丛咂，不知其数。邻里环观，助其诵佛忏罪，以觊速死。两日，始遂气绝，钱塘北郭吕五以炙鳅鳗为给，而鳅至难死，每以一大斛，置鳅满中，投以盐醯，听其咀唼至困，然后始加刀炙。云令盐醯之味，渍入骨中，则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众。不数年，吕五得疾，但觉胸腹间，燥渴不胜，饮水不快，而口复念盐醯为味。以盂置床，时时饮之，且言焦也，与翻过著，令家人转仄其体，日夜数十百番，至体肉消溃，肠胃流迸而卒。湖州脍匠严进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啮其指，至十指皆尽，血流被体，号呼而终。苏州薛氏小儿年十三，探鹊雏于木杪。不知先有大蛇啖雏巢

中，儿始惊视张口，则蛇径投儿口，与儿俱堕木下。人救之，则蛇食儿心，与蛇俱死矣。河朔雄霸与沧棣皆边溏泺，霜蟹当时不论钱也。每岁诸郡公厨糟淹，分给郡僚，与转饷中都贵人，无虑杀数十万命。余寮婿李公慎供奉，侍其季父守雄州。会客具饭。始启一藏瓮，大蟹满中，皆已通熟可啖。而上有一巨螯，肌体为糟浆浸渍，亦已透黄，而矍索瓮面，往来不可执。众客惊异，徐出而纵之泺中。用以戒杀者甚众。

牛王宫饦饭

陶安世云，张觐钤辖家人，尝梦为人追至一所。仰视榜额，金书大字云“牛王之宫”。既入，见其先姨母惊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复多杀，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饦饭一升耳。”始语次，即有牛首人持饭至。视之皆小铁蒺藜，其大如麦粒而锋铓甚利。饭始入咽，则转次而下，痛贯肠胃。徐觉臂体间燥痒，即以手爪爬搔，至于痒极血肉随爪而下，淋漓被体。牛首人则取铁杷助之，至体骨现露，饦饭尽出。一呼其名，则形体复旧。家人视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即呼持之曰：“汝亦尝食此肉四两，今当食饭二合而去。”号呼求解不可得，即张口承饭，饭才下咽，则痛楚不胜。宛转之次忽复梦觉。颊舌皆肿，不能即语。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梦云。

殡柩者役于伽蓝

余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彦明，钱塘人，赴调至山阳，感时疾而终。妇家即山阳李氏也。遗孤始十岁，未克扶护归祔先陇，因权厝城北水陆寺凡十五年。其母金华君终，始获从葬。其子初至启殡，致梦其子曰：“我自旅殡此寺，即为伽蓝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获归掩真宅，始神魄自如，而转生有期矣。”又丹阳方可大言：建中靖国间，有时相夫人终于相府，未获护葬还里，权厝城外普济寺。忽见梦于其门人，云：“为语我家，我日夕苦于伽蓝神之役，得速归瘗，则免此矣。”门人请曰：“夫人而见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国封，不为不尊，而死亦鬼耳。况以遗骸滓秽佛界之地，得不大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适相类者，则知精庐所在，在人则以为托之阒寂，闻钟梵之声，可资亡者依向之福，必不虑因循失葬，明则致羁魂之尤，幽则苦护神之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不为戒也。

鱼菜斋僧

吴兴兰村沈氏子，尝具舟载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余里，生晨炊，僧求饭，遂分共之，且谓僧曰：“适与舟人羹鱼为馔，无物为盘羞，不罪也。”僧曰：“无问鱼与菜，施当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饷之，食竟，僧谓生曰：“汝量出数金为衬施。”生曰：“食鱼而须衬施，非余所当献也。”僧曰：“无问鱼与菜，在汝心施耳。”生复意其欲金，量与衬，僧问生斋僧一员，欲何所献。生曰：“食鱼非斋，何献之有。”僧曰：“无问鱼与菜，在汝心献耳。”生不得已，戏谓之曰：“请献蔺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献，既行数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与社人祭神庙中，神降于稠人中谢生曰：“去岁深承辍饭斋僧，而无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谓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鱼饭之次，有恶兽欲截汝舟，我时已阴护之矣。”生始记忆，因语其详于社人云。

挽经牛

裴亚卿言：绍兴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师者，闻吴江县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华严经》一部，惜不忍分，试往求之。众议皆允，而尼请归，具香花及舟载迎取。潘老谓尼曰：“尔往，则恐有中变者。我今并具小舟，假汝载往，如何?”尼欣然更过所望。经既登舟，而岁适大旱，川港干涸不能寸进。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经既至院，牛船还家。公中夜忽语其媪曰：“吾之舍经得供养矣，而吾牛何虑也。”媪问之，云：“我适梦牛而人言曰：‘谢公数年豢养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经之功。今得脱此畜身，径生安乐处，感德无穷也。’”亟往视之，牛已死矣。

蝤蛑黑鲤见梦

余杭尉范达，夜梦介胄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钱氏时归顺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见贷也。”既觉，有人以蝤蛑七枚为献，因遣人纵之于江。编修元时敏夜梦顶星冠而见谒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词甚哀，元虽异之，而了不知其由。晓起，经厨间，正见以盘覆一大盆，启视之，乃黑鲤九枚，泼刺盆中。因举盆放之，而记其事。

悬豕首作人语

秀州东城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数岁矣。建炎初，因干至杭，过肉案见悬一豕首，顾之而人言曰：“韦十二，我等偿汝债亦足矣。”从者亦闻其言，韦愕然悔过，还家尽毁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钱数千缗，散作佛事及印造经文。冀与群豕求免轮回刀刃之苦。知者谓韦善补过矣。

卷　四

宗威愍政事

宗尹汝霖，其遇事虽用权智，而济难于谈笑之间，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国间，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黄策上书，自姑苏编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贬所，过县而黄适感寒疾，不能前进。牙校督行，虽加厚赂，祈为一日之留，坚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

殷勤于公。公即具供帐于行馆，及命医诊候，至调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讯其从行者，云："自至县，即为县之胥魁约饮于营妓，而以次胥史，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贪色，至今不肯出户。"屡迫促之，乃始同进。金寇犯阙，銮舆南幸，贼退以公尹开封。初至而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郡人病之。公谓参佐曰："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饮为先，当治其所先，则所缓者不忧不平也。"密使人问米面之直，且市之，计其直，与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增。乃呼庖人取面，令准市肆笼饼大小为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监库使臣如市酤酝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饼师至，讯之曰："自我为举子时，来往京师今三十年矣。笼饼枚七钱，而今二十，何也？岂麦价高倍乎？"饼师曰："自都城离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饼示之，且语之曰："此饼与汝所市重轻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会计新面工直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已有两钱之息。今为将出令，止作八钱。敢擅增此价而市者，罪应处斩，且借汝头以行吾令也。"即斩以徇。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次日呼贾扑正店任修武至，讯之曰："今都城糯价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对曰："某等开张承业，欲罢不能，而都城自贼马已来，外居宗室及权贵亲属私酿至多，不如是，无以输纳官曲之直与工役油烛之费也。"公曰"我为汝尽禁私酿，汝减直百钱，亦有利入乎？"任扣额曰："若尔则饮者俱集，多中取息，足办输役之费。"公熟视久之曰："且寄汝头颈上，出率汝曹。"即换招榜，一角止作百钱足，不患乎私酝之搀夺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曲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瓶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酒与饼直既并复旧，其它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时杜充守北京，号南宗北杜云。

胶黐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会集讲武，多以奇胜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户迎白曰："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稿间，辗衮取快，移时而去。宜徐往也。"从者有言："请付我一矢，当立毙以献。"其一子弟在后笑谓群从曰："我不烦一矢之遗，当以胶黐取之，如粘飞雀之易也。"众责其夸言，曰："请醵钱五千具饭会，若不如所言，我当独出此钱也。"众许之而还。翌晨集庄户散置胶黐，至暮得斗余，尽令涂场间麦秆上，并系羊以饵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系羊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数转之后，胶秆丛身，牢不可脱，至于尾足头目蒙暗无视，体间如被锢束。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之，则立死矣。

铜章异事

青社土军高阁耕地得古铜印，文曰："宣州观察使印。"即谨藏之，不以示人。后金寇犯阙，高统勤王之师，屡立战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即借用此章。又承务郎王渊，洛阳人，锁试赴省，过黄河滩，因憩所乘篮舆渡口，舆脚小兀，旁拾块土就支舆。而土破，中得一铜章。视之，乃其姓名也。

死马医

有名士为泗倅者，卧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太医生杨介，名医也。适自都下还，众令其子谒之，且约介就居第诊视。介亦谦退，谓之曰："闻尊君服药，且更数医矣，岂小人能尽其艺耶！"其子曰："大人疾势虽淹久，幸左右一顾，且作死马医也。"闻者无不绝倒。

盐 龙

萧注从狄殿前之破蛮洞也，收其宝物珍异，得一龙长尺余，云是盐龙，蛮人所豢也。藉以银盘，中置玉盂，以玉箸摭海盐饮之，每鳞甲中出盐如雪则收取，用酒送一钱匕，专主兴阳，而前此无说者何也。后因蔡元度就其体舐盐而龙死，其家以盐封其遗体三，数日，用亦大有力。后闻此龙归蔡元长家云。

宿生盲报

于潜主簿沈纯良，字忠老，余从兄之婿也。初，兄之子许归内兄黄升有年矣，继而黄被荐中礼部选，以书约唱第后成礼。女一夕得目疾，便不分明，医视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疗也。"即以疾报黄乞罢婚，而黄云："昔许我固无恙人也，我岂以一第而黜盲妻也。"后竟不敢违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罢。女年齿浸长，谋与披带入道，不复有适人之议也。然端丽明悟，不知者以为无病人也。余兄弟寓居乌墩，与忠老游，爱其和易多学。忠老诸兄各宦游相远，亦欲相依为生，愿得盲女为家。既成婚数日，忠老梦至一官居，两庑皆囚系人也。忠老方顾视之次，忽见有绯衣人，升厅事据案而坐者，群吏庭集，声喏而退。绯衣者遽呼市物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应言不顺，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稿周其身，以火爇灼其目。忠老视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谓忠老曰："子视此不加恻然，更复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绯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语竟而觉。忠老遽以所梦语盲妻曰："异哉！冥报之事不为诬也。汝以一怒之炽，至于火灼人目，遂获半生无目之报。我以一笑之缘，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一笑一怒之失，其报如此。况夫妻以乐祸为心，而积恶如陵京者哉，岂不为它生之虑耶。

马武复得妻

陶节夫为定帅，而本州驻泊都监马武，官期逾年，始至，既交割参府，公退衙至屏后，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带涕泗交颐，公讶而讯之，云："适参府都监，某之本夫也。"公愕然，问其故，乃言马历官，并相失之详。公颔之。明日具酒肴，独约马将会饮阁中。三爵之后，徐谓马曰："公之官之期，何为稽缓尔耶!"马离席陨涕曰："某去春携家京师，因与家人辈至大内前观灯，稠人中忽与老妻相失，求访不获，因循几年，迫于贫乏，不免携孥就禄，无它故也。"公即呼取大金卮，注酒满中，揖马而笑谓之曰："能尽此卮，当有好事相闻。"饮讫，语马曰："天下事有出于非意，而适然相遇如此，贤阁县君于睽索中，适某过澶州，得之逆旅间，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窥屏见公，且语其详。某适已令具兜乘，护归将司矣。"马始惊喜。次而军校声喏云:"已送驻泊宅眷归衙讫。"一郡惊嗟，共叹其异也。

僧净元救海毁

钱塘杨村法轮寺僧净元，年三十通经，祝发即为禅比丘，遍参明目。得法之后，归隐旧庐，人不之异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毁，浸坏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盐官上管，百有余里。朝廷遣道士镇以铁符，及大筑堤防，且建神祠以禳御之，毁益不支。至绍兴癸丑，师忽谓众曰："我释迦文佛，历劫以来，救护有情，捐弃躯命，初无少靳，而吾何敢爱此微尘幻妄，坐视众苦而不赴救。"即起禅定，振履经行，视海毁最甚处，至于蜀山，时六月五日也，从而观者数百人，而海风激涛，喷涌山立，师将褰衣而前，众争挽引，且请偈言，以示后来。师笑之曰："万法在心，底须言句，我不能世俗书，亦姑从汝请耳。"即高举曰："我舍世间如梦，众人须我作颂，颂即语言边事，了取自家真梦。"又曰："世间人心易了，只为人多不晓，了即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学道。"颂毕举手谢众，踊身沉海。众视惊呼，至有顿足涕流者，谓即葬鱼腹矣。移时风止，海波如镜。遥见师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顺流而来，直抵崩岸，争前挽掖而上，视师衣履不濡也。逮视岸侧，有数大鲤昂首，久之沉波而去。即扬声谓众曰："自此海毁无患也。"不旬日，大风涨沙，悉还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即其地共营庵居留事之。至绍兴乙卯四月八日，忽集众说偈告寂曰："会得祖师真妙诀，无得无物又无说。喝散乌云千万重，一点灵心明皎洁。"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狱

杭州宝藏寺主藏僧志诠，其所得施财，无毫发侵用也。偶寺僧有谓诠曰："子所积施，贷我十千，后当以三千为息归子。"拒之不获，即如数付之。数月，果以十三千偿诠。诠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为香烛之费。而常蓄一猫，甚驯，起居之间，未常辄相舍也。后猫死，诠昼梦至一官居，有金紫人出迎，执礼甚恭，如旧相识。诠问语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职掌，且于老僧有何缘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过，合受畜身，而经为猫，偿报既尽。以宿性直刚，今得为冥官。方为猫时，蒙师六年爱育之恩，每思有以报效。今日召师之来，盖有说也。师前受寺僧贷藏施钱三千之息，虽用为佛供，利归一己，是亦准盗法，当受地狱一劫之苦。更作无量功德，不可免也。"诠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为师参问比折之报，只有于世间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无策也。"语讫梦觉。诠即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颇为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责，何面目于丛林也。当作苦行以规救免。"于是尽舍衣钵为佛僧供，及躬修长忏甚自刻苦。岁余，会钱塘县官携家累入寺，僧适尽赴供，无一人迎门者。县官已怀怒心，始登方丈而足为猫粪所污，意大愤躁。从者径于忏堂捽志诠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于却扫，故此避匿耳。"诠亦不测其由，应对不顺，即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诠始悟前梦，不复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为己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胸燃臂

钱塘净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僚。一日病僧有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凫血为味，汝能为我密致之，幸甚。"至暮夜，袖血饷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复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须。同僚僧雏，窥道者于隙处披其胸，取漆盂以利刃刺心血，覆盂其上，解衣带缠绕。久之，开视盂中血凝矣。即以葱醯依前法制之，以进病僧。僧雏大骇，出以所见语其徒，且告病僧，皆大惊异。后堂头阙人，府请明老住持，明辞之坚甚，至东坡先生以简督之，尚未之许。道者闻之曰："须我一行耳。"时明老出寓北山昭庆寺，道者即以油布裹手及臂，至前礼请曰："道者请燃此手，以为和尚导。"即跪膝然火，了不变色，燃至手腕，明老即命驾从之，观者云集，莫不咨嗟骇异，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称谢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 井泉监

建安黄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庐。方腊之乱，为贼所害。贼平，正之素奉天师道，即集道侣与邑人启建黄箓道场，追荐杀贼之众，俱有报应。而正之特梦其兄告之曰："我以骂贼不屈而死，上帝见赏，已补仙职矣。汝无忧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贞廉之士，与夫有一善可录者，死有所补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监，不可不知也。

磨刀劝妇

裴亚卿言，为童稚时，侍其祖母文安县君。闻语居宣城之日，邻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妇甚都而悍于

事姑。每夫外归，必泣诉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于灯下出利刃，示其妇，妇曰："将安用此。"夫好谓之曰："我每见汝，诉我以汝姑之不容，我与汝持此去之如何?"妇曰："心所愿也。"夫曰："今则未也。汝且更与我谨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邻皆知其曲，然后我与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穷暴死之由也。"妇如其言，于是怡颜柔语，晨夕供侍，及市珍鲜以进饮馔。姑不知其然，即前抚接，顿加和悦，几月矣。复乘酒取刃玩于灯下，其气愤愤，呼其妇语之曰："汝姑日来于汝若何?"曰："日来视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复扣刃问之，妇即欢然曰："姑今于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视之曰："汝见世间有夫杀妇者乎?"曰："有之。""复见有子杀母者乎?"曰："未闻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养为先，父母之恩，杀身莫报。及长而娶妇，正为承奉舅姑，以长子息耳。汝归我家，我每察汝待少容色，不能承顺我母，乃反令我为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实要断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贷汝两月，使汝改过怡颜，尽为妇之道，于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妇战惧，泪如倾雨，拜于床下曰："幸恕我此死，我当毕此生前承顺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许。其后妇姑交睦，播于亲党，有密知此事者，因窃语之。闻者皆谓此虽俗子而善于调御，转恶为良，虽士君子有不能处者矣。

紫姑大书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请紫姑神为戏。既书纸间，其字径丈。或问之曰："汝更能大书否?"即书曰："请连粘襄表二百幅，当为作一福字。"或曰："纸易耳，安得许大笔也?"曰："请用麻皮十斤缚作，令径二尺许，墨浆以大器贮，备濡染也。"诸好事因集纸笔，就一富人麦场，铺展聚观。神至，书云："请一人系笔于项。"其人不觉身之腾踔，往来场间，须臾字成，端丽如颜书。复取小笔书于纸角云"持往宣德门卖钱五百贯"文。既而县以妖捕群集之人，大府闻之，取就鞫治，讫无他状，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后苑再书验之。上皇为幸苑中临视，乃书一"庆"字，与前书"福"字，大小相称，字体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于襄邑择地建祠，岁祀之。

梦鲙

吴兴溪鱼之美，冠于他郡。而郡人会集，必以斫鲙为勤，其操刀者名之鲙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学士君，虽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鲙。一日忽梦登对，已而少休殿庑间，传言以鲙缕一盘为赐，食之美甚。既觉，怱念其味。会乡人有以鲜鲤饷其子者，即取具鲙，举箸而尽。自后日进一器。岁余复梦登对，赐鲙如初，食讫而寤，但闻腥气逆鼻，遂不复食。至终身云。

谑鱼

姑苏李章，敏于调戏。偶赴邻人小集，主人者虽富而素鄙。会次章适坐其傍，既进馔，章视主人之前一煎鲑特大于众客者。章即请于主人曰："章与主人俱苏人也，每见人书苏字不同。其鱼不知合在左边者是在右边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体，移易从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鱼示众云："领主人指挥，今日左边之鱼，亦合从便，移过右边如何?"一座辍饭而笑，终席乃已。

龚正言持钵巡堂

龚彦和正言自贬所归卫城县，寓居一禅林，日持钵随堂供。暇日偶过库司，见僧雏具汤饼，问其故，云具殿院晚间药食，龚自此不复晚餐云。

绘像答语

毗陵胡门下宗回夫人，钱塘关氏女。数岁时，晨起致敬尊长前，而壁间有天妃像。家人戏指之曰："此亦可致礼?"夫人即前敛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万福"之应者，左右皆闻惊异。既长，果归胡氏，卒享翚翟之荣。关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国老之室，宜兴潘氏女，二族称其韶丽，既归国老，不数岁而卒。其终之日，室中飞蝶散满，不知其数。闻其始生，亦复如此。既设灵席，每展遗像，则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后遇远讳之日，与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随至，不论冬夏也。其家疑其为花月之神。建安张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于家，三日而止。既死鬼啸于梁，至大敛始寂然。盖其母初祷子于郡之黎山王庙，梦神指其旁鬼官与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诬。

施妳婆

湖州乌墩镇沈氏婢，其邻里呼之施妳婆者，年六十余，鬒两髻，明其尚处子也。年二十为沈氏婢，会大疫，主公主母继亡，独余二女子，各十数岁，无旁亲可依为生。施即佣舂旁舍，或织草屦与缝纫之事，得钱以给二女，且教护之。至于长大，择良为配，更为抚抱其子，尽力奴事。镇人皆知敬爱之，每大家出游，则假守舍，余物满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尚在。

孙家吕媪

湖州孙略教授家婢名吕媪者，服勤孙氏有年矣。性谨朴，无它能，但常日晨起，就厨中取食器洁之，聚所弃余粒，间有落沟渠者，亦拾取淘濯，再于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尝一日废也。年七十余，一日微疾，即告其家人曰："为我髡发，着五戒衣，我将去

矣。”家人从之，因起以左手结印而化。家人遂龛置开元寺中，观者逾月，了无秽气，而发渐生，因与剃之，后一月一剃。

卷　五

章有篆字

吴兴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笔简古，得石鼓遗法，出文勋章友直之右。所作《复古编》，以正篆隶之失，识者嘉之。尝为余言：“心字于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盖心火也，不欲炎上，非从包也。”毕少董文简之孙，妙于鼎篆，而亦多见周秦以前盘盂之铭，其论水字云：“中间一竖更不须曲，只是画一坎卦耳，盖坎为水，见于鼎铭多如此者。”并记之。

唐子西论史

唐子西言，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子矣。

玉川昌黎《月蚀》诗

施彦质言，玉川子诗才极高，使稍入法度，岂在诸公之下，但韩以诗人见称，故时出狂语，聊一惊世耳。韩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蚀诗》，读之有不可晓者，既谓之效，乃皆是玉川子诗，何也？亦常闻叶天经云，玉川子既作此诗，退之深爱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处，而取其合者附于篇，其实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谓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无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识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张嘉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处。又河北皆陷，颜真卿独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谓有此人。”夫小大一个颜真卿，自不知姓名。又颜杲卿忠义贯日月，后其子不免饥寒。不知平日勾当甚事，乃知明皇本无心治天下也。

古书托名

先君为武学传授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代。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独此，世传《龙城记》载六丁取易说事，《树萱录》载杜陵老李太白诸人赋诗事，诗体一律。而《龙城记》乃王铚性之所为，《树萱录》刘焘无言自撰也。至于书刻亦然，小字《乐毅论》实王著所书。李太白《醉草》则葛叔忱戏欺其妇翁者，山谷道人尝言之矣。

画字行棋

古人作字，谓之字画。所谓画者，盖有用笔深意。作字之法，要笔直而字圆，若作画则无有不圆劲，如锥画沙者是也。不知何时改作写字，写训传，则是传模之谓，全失秉笔之意也。又弈棋，古亦谓之行棋。宋文帝使人赍药赐王景文死，时景文与客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变，且思行争劫，盖棋战所以为人困者，以其行道穷迫耳。行字于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时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屐，皆训容也，不知于棋有何干涉也。且写字着棋，天下至俗，无理之语，而并贤愚皆承其说，何也？

瓻酒借书

杜征南《与儿书》言，昔人云：“借人书一痴，还人书一痴。”山谷《借书诗》云“时送一鸱开锁鱼”，又云“明日还公一痴”。常疑二字不同。因于孙愐《唐韵》五之字韵中瓻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书盛酒瓶也。”又得以证二字之差。然山谷鸱夷字必别见他说。当是古人借书，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书皆用之耳。

定武《兰亭叙》刻

定武《兰亭叙》石刻，世称善本。自石晋之乱，契丹自中原辇载宝货图书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汉兵起太原，遂弃此石于中山。庆历中，土人李学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韩忠献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献，公坚索之，生乃瘗之地中，别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须钱一千，好事者争取之。其后李氏子负官缗无从取偿，宋景文公时为定帅，乃以公帑金代输，而取石匣藏库中，非贵游交旧不可得也。熙宁中，薛师正出牧，其子绍彭又刻副本易之以归长安。大观间，诏取其石，龛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见也。丙午金寇犯顺，与岐阳石鼓，复载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语见于续仲永所藏定武《兰亭》后，康伯所跋也。

邹张邓谢后身

边镐为谢灵运后身，故小字康乐。范纯夫为邓仲华后身，故名祖禹。张平子后身为蔡伯喈。邹阳后身为东坡居士。即其习气，似皆不诬也。

李朱画得坡仙赏识

李颀字粹老，不知何许人。少举进士，当得官，弃去，乌巾布裘为道人。遍历湖湘间。晚乐吴中山水之胜，遂隐于临安大涤洞天，往来苕溪之上，遇名人胜士，必与周旋。素善丹青，而间作小诗。东坡倅钱塘日，粹老以幅绢作《春山》横轴，且书一诗其后，

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视诗画，盖已奇之矣。及问樵者，“谁遣汝也?”曰：“我负薪出市，始经公门，有一道人，与我百钱，令我呈此，实不知何人也。”坡益惊异之，即散问西湖名僧辈，云是粹老。久之，偶会于湖山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诗，云“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画山，笔力工妙，尽物之变，而秀润简远。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其形似，便复轻訾前人，自谓超神入妙出于法度之外者。然不能为人特作，世所有者绝少，得其小屏幅纸，以为宝玩也。莲家所藏二横轴，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来，余物散尽，此二画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东坡先生盖尝与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者。其画始规摹董北苑与巨然，而自出新意，笔力高简润泽而有生理，出许道宁、李远辈之上。但其为人，既经东坡先生题目之后，不肯为人轻作，又不为王公大人所屈，世所传者亦不甚多。其在嘉兴日，毛泽民为郡守，于郡城绝景处增广楼居，名月波者，日与宾客燕息其上，常延致象先，为作一大屏，真近世绝笔。但日来赏鉴之家，未免征逐时好，未有深知二人者。后遇真赏，有捐千金而求其一笔者不获，始以余言为不谬也。粹老二横轴，续仲永后得之，其子承休归郑公辅也。

精艺同一理

朱象先少时画笔，常恨无前人深远润泽之趣。一日于鹅溪绢上，戏作小山，觉不如意，急湔去之，故墨再三挥染，即有悟见。自后作画，多再涤去，或以细石磨绢，要令墨色着入绢缕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尝因捣和墨，蒸去故胶，再入新胶，及出灰池而墨坚如石，遂悟李氏对胶法云。

陈涂共为冥吏

晋江陈彦柔言，文林郎知县事孙复为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余，俾参幕事。一日与幕僚会茶，独见一黄衣人授以天符，且云：“当与州之举子涂楷者同领职。”迨还家，越夕而卒。时绍兴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闻孙死之异，复梦衣黄紫人罗立庭参，云：“天命召汝职领甚要。”既觉，忻然命笔书壁间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书虽捧未容看；南阳久作蟠龙卧，应为苍生起谢安。”明年孙死之日，楷无疾而终。

天尊赐银

临安府天庆观马道士言，有老道士刘虚静，年七十余来寓云安堂。每旦执炉于天尊像前，注香冥祷，意甚虔至。观有小道士，伏于暗中，默聆其祷，乃云：“虚静年老，羁单一身，常恐一旦数尽，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赐以白金十星，足为身后之备，志愿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蜡，铸成小铤，俟其夕祷，即遥掷其旁。虚静得之，惊异，伏谢再三，不复细视，姑谨藏之。语其徒曰：“人之诚悃，常患不至尔，虽天道高远，而听甚卑，无不从人者。”小道士复欲戏之，因又密求视其所获，请之既数，不免示之。小道士即怀之疾走众中，示群道士，相与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虚静从而执之，且熟视其物曰：“此白蜡耳，非我所获者。”喧谚不置，必欲讼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饶于财，众道士劝谕之曰：“汝若致讼，则所费不止此，不若如数偿之。”逐真有所获。虽虚静一时非意之祷，而造物者宛曲取付，盖亦巧矣。

撞钟画像作追荐

余仲兄马氏嫂之母，符离高氏女，年二十以产乳殁，其父朝议君念之深切，夜梦女告之曰：“无它作冥助，第呼画人状我，并令像与我身等。召邻僧使糊钟间，祝撞钟人及多许之金，令晨昏声钟时，呼我名氏，而忏祝之。俟此像忽自脱落，了无损动，即我超生之兆也。”朝议君晓起语家人，为呼画人及召寺侩，如其言委之。不数月，忽梦女铢衣宝冠，称乘功德，今当生乐处，泣谢而去。梦觉未及语，而寺僧扣门，以脱像为示，果无少损处云。

张山人谑

绍圣间，朝廷贬责元祐大臣及禁毁元祐学术文字。有言司马温公《神道碑》乃苏轼撰述，合行除毁。于是州牒巡尉，毁拆碑楼及碎碑。张山人闻之曰：“不须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带一个玉册官，去碑额上添镌两个不合字，便了也。”碑额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　谑

宗室赵子正监永静军，耽酒嗜书札，而喜人奉己。有过客执觚而前，正遇赵于案间挥翰自得，客自旁视再三，而叹美其妙。赵举首视之，曰：“汝亦知书耶!”客曰：“小人亦尝留心字画，切观太保之书，虽王右军复有不及者。”赵诟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尝观法书云，王书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书，一落笔则入木十分，岂不为过于右军耶?”坐人皆赏其机中，为之绝倒。赵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纹成“衎”字，如以浓墨书染者，体作颜平原书。会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后衎登进士第，官至龙图阁而终。又晋江尤氏，其邻朱氏圃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浓墨书“尤家”二字，连属而上，不知其数，至于木枝细者，破视亦随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数百段分遗好事。字体带草，劲健如王会稽书。朱氏后以其圃归尤氏。

陇州鹦歌

王景源云，有韩奉议者，为陇州通守。家人得鹦

歌，忽语家人曰："鹦歌数日来，甚思量乡地，若得放鹦歌一往，即死生无忘也。"家人闻其语，甚怜之，即谓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陇州数千里外，你怎生归得?"曰："鹦歌亦自记得来时驿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鹰鹞之击，夜则飞行求食以止饥渴尔。"家人即启笼及与解所系绦线，且祝其好去。鹦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懑更各自好将息，莫忆鹦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辈亦怅然者久之，谓必无远达之理。至数月，旧任有经使何忠者，自陇州差至京师，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闻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谓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视之。即有鹦歌且顾忠曰："你记得我否，我便是韩通判家所养鹦歌也。你到京师，切记为我传语通判宅眷，鹦歌已归到乡地，甚快活，深谢见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韩第问鹦歌所在，具言其所见。举家惊异，且念其慧黠，及能侦候何忠，传达其言，为可念者。或未以为信。余曰：昔唐太宗时，林邑献五色鹦鹉，新罗献美女二人，魏郑公以为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鹦鹉，犹能自言苦寒思归，况二女之远别亲戚乎?"并鹦鹉各付使者归之。又明皇时，太真妃得白鹦鹉，聪慧可爱，妃每有燕游，必置之辇竿自随。一日鹦鹉忽低首愁惨，太真呼问之，云："鹦鹉夜梦甚恶，恐不免一死。"已而妃出后苑，有飞鹰就辇攫之而去。宫人多于金花纸上写《心经》追荐之者。此又能通晓梦事，则其灵慧非止一鹦歌也。

野驼饮水形

先君尝见蔡元度言，其父死，委术者王寿昌于余杭寻视葬地。数日不至，蔡因梦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据案而坐，望蔡之入，遥语谓曰："汝寻葬地已得之否?野驼饮水形是也。"觉而异之。适寿昌至，问其所得，云："有一地在临平，山势耸远，于某术中佳城也。但恐观者未诚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然下临浙江，即野驼饮水形也。"元度曰："无复他求，神先告我矣。"即用之。

卷六　东坡事实

文章快意

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后山往杏园

建中靖国元年，陈无已以正字入馆，未几得疾。楼异世可时为登封令，夜梦无已见别，行李遽甚。楼问是行何之，曰："暂往杏园，东坡、少游诸人在彼已久。"楼起视事，而得参寥子报云，无已逝矣。

坡仙之终

冰华居士钱济明丈，尝跋施纯叟藏先生帖后云：建中靖国元年，先生以玉局还自岭海，四月自当涂寄十一诗，且约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决议为毗陵之居。六月自仪真避疾渡江，再见于奔牛埭，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余无言者，久之复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因取藏箧，欲开而钥失匙。某曰："某获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迁寓孙氏馆，日往造见，见必移时，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间，出岭海诗文相示，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间，曰："今日有意，喜近笔研，试为济明戏书数纸。"遂书《惠州江月》五诗。明日又得《跋桂酒颂》，自尔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终。

邹阳十三世

薳一日谒冰华丈于其所居烟雨堂，语次偶诵人《祭先生文》，至"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岂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之句。冰华笑曰："此老夫所为者。"因请降邹阳事。冰华云：元祐初，刘贡甫梦至一官府，案间文轴甚多，偶取一轴展视云："在宋为苏某，逆数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汉为邹阳。盖如黄帝时为火师，周朝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紫府押衙

雪川莫蒙养正，崇宁间过余言：夜梦行西湖上，见一人野服髽髻，颀然而长，参从数人，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苏翰林也。"养正少识之，亟趍前拜，且致恭曰："蒙自为儿时诵先生之文，愿执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如是也。"先生顾视久之曰："是太学生莫蒙否?"养正对之曰："然。"先生颔之曰："某今为紫府押衙。"语讫而觉。后偶得先生岭外手书一纸云：夜登合江楼，梦韩魏公骑鹤相过。云受命与公同，北归中原当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说载魏公为紫府真人，则养正之梦不诬矣。

裕陵眷贤士

先生临钱塘郡日，先君以武学博士出为徐州学官，待次姑苏。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数日，约同刘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顾视湖山，意颇欢适，且语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叹今日之除，似是左迁。久之，复谓景文曰："如某今日余生，亦皆裕陵之赐也。"景文请其说。云："某初逮系御史狱，狱具奏上。是夕昏鼓既毕，某方就寝，忽见一人排闼而入，投箧于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觉有撼体而连语云，

学士贺喜者。某徐转仄问之，即曰：'安心熟寝。'乃挈箧而出。盖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诋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无深罪之意，密遣小黄门至狱中视某起居状。适某昼寝鼻息如雷，即驰以闻。裕陵顾谓左右曰：'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于是即有黄州之命，则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补报万一。"后先君尝以前事语张嘉父，嘉父云：公自黄移汝州，谢表既上，裕陵览之，顾谓侍臣曰："苏轼真奇才。"时有憾公者，复前奏曰："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裕陵愕然曰："何谓也。"对曰："其言'兄弟并列于贤科'，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之语。"盖言轼辙皆前应直言极谏之诏，今乃以诗词被谴，诚非其罪也。裕陵徐谓之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也。"于是语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戏笔所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薳家所藏枯木并拳石丛筱二纸，连手帖一幅，乃是在黄州与章质夫庄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后又书云："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是公亦欲使后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黄州，都下忽盛传公病殁。裕陵以问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来外间似有此语，然亦未知的实。"裕陵将进食，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后公《于哲庙朝表荐先子博士备论》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谟，盖尝当食不御，有'才难'之叹。"其说盖出于此。

著述详考故实

秦少章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然自出诏狱之后，不复观一字矣。某于钱塘从公学二年，未尝见公特观一书也。然每有赋咏及著撰所用故实，虽目前烂熟事，必令秦与叔党诸人检视而后出。

书明光词

蒋子有家藏先生于吴笺上手书一词，是为余杭通守时字，云："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忧长笛吹花落，除是宁王。"既不知曲名，常以问先生门下士，及伯达与仲虎叔平诸孙，皆云未之见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酴醾也。

论古文俚语二说

文章至东汉始陵夷，至晋宋间句为一段，字作一处，其源出于崔蔡。史载文姬两诗，特为俊伟，非独为妇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语，有可取者。处贫贱易，耐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二段所书，皆东坡醉墨。薳家宝之甚久，后入御府，世无传此语者，故录于此。

题领巾裙带二绝

嘉兴李巨山，钱安道尚书甥也。先生尝过安道小酌，其女数岁，以领巾乞诗。公即书绝句云："临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娇痴笑柳娘。吟雪屡曾惊太傅，断弦何必试中郎。"又于陶安世家，见为刘唐年君佐小女裙带上作散隶，书绝句云："任从酒满翻香缕，不愿书来系彩笺。半接西湖横绿草，双垂南浦拂红莲。"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宝也。

营妓比海棠绝句

先生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颇知书札，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获公之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久之，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笑谈，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彻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义气节，不以摛词摘句为胜。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间，生杀随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结明主，意有所疾，杀身不顾。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诗中十句，九句说妇人与酒。"至先生作《太白赞》则云："开元有道为可留，縻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论，正似见二公胸次也。

赋诗联咏四姬

徐黄州之子叔广，十四秀才，先生与其舅张仲谟书所谓"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尝出先生醉墨一轴，字画欹倾，龙蛇飞动，乃是张无尽过黄州，而黄州有四侍人，适张夫人携其一往婿家，为浴儿之会。无尽因戏语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续之为小赋云："道得征章郑赵，姓称孙姜阎齐。浴儿于玉润之家，一夔足矣。侍坐于冰清之仄，三英粲兮。"既暮，而张夫人复还其一，还乃阎姬也，最为徐所宠。公复书绝句云："玉笋纤纤揭绣帘，一心偷看绿罗尖。使君三尺球头帽，须信从来只有帘。"

乐语画隶三绝

薳于扬州得先生手画一乐工。复作乐语云："桃

园未必无杏，银矿终须有铅。荇带岂能拦浪，藕花却解留莲。"其后又作汉隶，书："子瞻禹功同观。"真三绝也。

秦苏相遇自述挽志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阳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语，恐下石者更启后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词呈公，公抚其背曰："某常忧少游未尽此理，今复何言。某亦尝自为志墓文，封付从者，不使过子知也。"遂相与啸咏而别。初少游谒公彭门，和诗有"更约后期游汗漫"，盖谶于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东坡，每有胜集，酒后戏书，以娱坐客，见于传录者多矣。独毕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澜翻，而语特有味。云："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赃，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侑酒。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炙，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至春草亭而归，时已三鼓矣。"所谓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与客饮酒，私杀耕牛，醉酒逾城，犯夜而归。又不知纯臣者是何人，岂亦应不当与往还人也。

馈药染翰

先生自海外还，至赣上，寓居水南，日过郡城，携一药囊，遇有疾者，必为发药，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观，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预探公行游之所，多设佳纸，于纸尾书记名氏，堆积案间，拱立以俟。公见即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付人。至日暮笔倦或案纸尚多，即笑，语之曰："日暮矣，恐小书不能竟纸，或欲斋名及佛偈者幸见语也。"及归，人人厌满，忻跃而散。

写画白团扇

先生临钱塘日，有陈诉负绫绢钱二万不偿者。公呼至询之，云："某家以制扇为业，适父死，而又自今春已来，连雨天寒，所制不售，非故负之也。"公熟视久之，曰："姑取汝所制扇来，吾当为汝发市也。"须臾扇至，公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偿所负也。"其人抱扇泣谢而出。始逾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后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胜而去。遂尽偿所逋，一郡称嗟，至有泣下者。

寺认法属黑子如星

钱塘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与参寥子同登方丈，即顾谓参寥曰："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遣人数之，果如其言。即谓参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后每至寺，即解衣盘礴，久而始去。则廉时为僧雏侍仄，每暑月袒露竹阴间，细视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世人不得见也，即北山君谓颜鲁公曰"志金骨，记名仙籍"是也。

观书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时，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近观甚书，予对以方读《晋书》。猝问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如此。

笔下变化

晁丈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乃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尔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书中孟嘉，自可默识也。

马蹶答问

元祐三年，北国贺正使刘霄等入贺，公与狄咏馆伴锡燕回，始行马而公马小蹶，刘即前讯曰："马惊无苦否?"公应之曰："衔勒在御，虽小失无伤也。"

苏刘互谑

刘贡父舍人，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晚年虽得大风恶疾，而乘机决发，亦不能忍也。一日与先生拥炉于慧林僧寮，谓坡曰："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其子愧之，乃引罪而请其父曰：'某拙于运财，以败成业，今请从师读书，勉赴科举，庶几可成，以雪前耻也。'其父大喜，即择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别且嘱之曰：'吾老矣，所恃以为穷年之养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学，傥或侥幸改门换户，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须子细看，莫吏和却贼诗，狼狈而归也。'"盖讥先生，前逮诏狱，如王晋卿周开祖之徒，皆以和诗为累也。贡父语始绝口，先生即谓之曰："某闻昔夫子自卫反鲁，会有召夫子食者，既出，而群弟子相与语曰：'鲁，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从夫子辙环四方，今幸俱还乡里，能乘夫子之出，相从寻访亲旧，因之阅市否?'众忻然许之，始过阛阓，未及纵观，而稠人中望见夫子，巍然而来，于是惶惧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逸，无一留者。独颜子拘谨，不能遽为阔步，顾市中石塔似可隐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过。已而群弟子因目之为避夫子塔。"盖讥贡父风疾之剧，以报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内相出典余杭。时水官侯临亦继出守上饶，过郡以尝渡江败舟于浮山，遂阴画回江之利以献，从公相视其宜。一自富阳新桥港至小岭，开凿以通闲林港，或费用不给，则置山不凿，而令往

来之舟般运度岭，由余杭女儿桥港至郡北关江涨桥以通运河。一自龙山闸而出，循江道过六和寺，由南荡朱桥港开石门平田至庙山，然后复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阳。而公诗有“坐陈三策本人谋，唯留一诺待我画”谓此。又云“石门之役万金耳，首鼠不为吾已隘。”又云“上饶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块”者。知所议出于侯也。时越尼身死，官籍其资，得钱二十万缗。公乞于朝，又请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请，而公入为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为代。有谀者言今凿龙山姥岭，正犯太守身，因寝其议，而迁用亡尼之资，遗患至今，往来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既经崇宁大观焚毁之余，人间所藏，盖一二数也。至宣和间，内府复加搜访，一纸定直万钱，而梁师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辍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释子所藏寸纸，皆为利诱，尽归诸贵近，及大卷轴输积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阙，输运而往，疑南州无一字之余也。而绍兴之初，余于中贵任源家，见其所藏几三百轴，最佳者有径寸字书《宸奎阁记》，行书《南迁乞乘舟表》与《酒子赋》。又于先生诸孙处，见《海外》五赋，字皆如《醉翁亭记》，而加老放。毕少董处，见《自虏中还得责吕惠卿》词。于王信仲家人针箧中，续仲永处，见《海外祭妹德化县君》文，与余世宝东坡先生《无一钱》诗，醉草十纸，龙蛇飞动，皆非前后石刻所见者。则德麟赵丈尝跋公书后，有“翰墨稽天，发乎妙定”之语，为不虚也。

龙团称屈赋

先生一日与鲁直、文潜诸人会饭。既食骨埵儿血羹，客有须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龙团，遍啜坐人。或曰，使龙茶能言，当须称屈。先生抚掌久之曰：“是亦可为一题。”因援笔戏作律赋一首，以俾荐血羹龙团称屈为韵。山谷击节称咏，不能已。已无藏本，闻关子开能诵，今亡矣！惜哉！

赝换真书

先生元祐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显见伪妄。公即呼味道前，讯问其卷中果何物也。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都之赆。以百千就置建阳小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窃计之。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味道遂伪假先生台衔，缄封而来。不探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视，笑呼掌笺奏书史，令去旧封，换题细衔，附至东京竹竿巷苏侍郎宅。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示谓味道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来年高选，当却惠顾也。”味道悚谢再三。次年果登高第，还具笺启谢殷勤，其语亦多警策，公甚喜，为延款数日而去。

卷七　诗词事略

牧之诗误

《十洲记》载，凤麟洲上多麟凤，人取凤咮及麟角合煎为胶，号集贤胶，又名连金泥。汉武帝时，西国王使至，献胶四两，尝于上林续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诗有“天上凤凰难得髓，何人解合续弦胶”，恐髓字误。然髓亦安可为胶也。

冬瓜堰诗误

《云溪友议》载酒徒朱冲嘲张祜云：“白在东都元已薨，鸾台凤阁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张祜，牛矢滩边说我能。”以祜时为堰官也。按承吉以处士自高，诸侯府争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辄自劾去，岂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华子杂说》云：“祜死，子虔望亦有诗名，尝求济于嘉兴裴弘庆，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宏庆曰：‘祜子守冬瓜已过分矣。’”此说似有理也。

作文不惮屡改

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薳尝于文忠公诸孙望之处，得东坡先生数诗稿，其《和欧叔弼诗》云“渊明为小邑”，继圈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作“县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语，未免后人疵议。又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

司马才仲遇苏小

司马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塘江上。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应制举中等，遂为钱塘幕官，其廨舍后，唐苏小墓在焉。时秦少章为钱塘尉，为续其词后云：“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笼，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春渚。”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柁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即前声喏，继而火起舟尾，狼忙走报，家已恸哭矣。

刘景文梦代晋文公

东坡先生称刘景文博学能诗，凛凛有英气，如三

国陈元龙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钱塘，景文为东南将领，佐公开治西湖，日由万松岭以至新堤，坡在颍州《和景文诗》有："万松岭上黄千叶，载酒年年踏松雪。刘郎去后谁复来，花下有人愁断绝"谓此。后坡荐景文，得隰州以殁。景文晚岁，常梦与晋文公神交，梦中酬唱甚多，家有编录。既至隰州，三日谒神祠，出东城所历之地及拜瞻神像，晓然梦中往还文公及每至所在也。一日梦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为代。"月余，景文得疾，郡人有宿郊外者，见郡守严卫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趋府，公已属纩矣。

赵德麟跋太白帖

"虽自九天分派，不与万李同林。步处雷惊电绕，空余翰墨窥寻。"此赵德麟跋蘧所藏李太白醉草后，其实自谓也。

暨氏女《野花》诗

建安暨氏女子，十岁能诗。人令赋《野花》诗，云："多情樵牧频簪髻，无主蜂莺任宿房。"观者虽加惊赏，而知其后不保贞素。竟更数夫，流落而终。

王子直误疵坡诗

《王子直诗话》云，东坡先生作《程筠归真亭》诗有"会看千字诔，木杪见龟趺"，龟趺是碑座，不应见于木杪，指以为病。初不知亭在山半，自下望碑，则龟趺正在木杪，岂真在木上耶。杜子美《北征》诗云："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岂亦子美之仆，留挂木末，如猿猱耶？

泖茆字异

《松陵唱和诗》陆鲁望《赋吴中事》，云："三茆凉波鱼蕝动，五茸春草雉媒娇。"注称远祖士衡载"泖"从水，而此乃从草。五茸，吴王猎所；又有陆机茸，皆丰草所在。今观所谓三泖，皆漫水巨浸，春夏则荷蒲演迤，水风生凉，秋冬则葭苇藂薜，鱼屿相望，初无江湖凄凛之色。所谓冬暖夏凉者，正尽其美。或谓泖是水死绝处，故江左人目水之停畜不湍者为泖。不知笠泽何独从草，必有所据也。

穿云裂石声

东坡先生《和岗字诗》云"一声吹裂翠崖岗"。蘧家藏公墨本，诗后注云："昔有善笛者，能为穿云裂石之声，别不用事也。"

《月食》诗指董秦乃二人

玉川子《月食》诗"官爵奉董秦"，恐指董偃秦宫也。

徐氏父子俊伟

东坡帅杭日，与徐玮全父坐双桧堂。公指二桧曰："二疏辞汉去。"玮应声云："大老入周来。"公为击节久之。玮之子端崇，字崇之，少时俊伟，落笔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词》示之者，崇之曰："山谷当今作者，所知渔父止此耶！"或请为赋，援笔立就，其末"鲁邦司寇陈义高，三闾大夫心徒劳。相逢一笑无言说，去宿芦花又明月"，识者奇之。政和间，余过御儿，访其隐居，坐定，为余曰："数夕颇为飞蚊所扰，夜不能寐，因得一绝句云：'空堂夜合势如云，沟壑宁思过去身。满腹经营尽膏血，那知通夕不眠人。'"时蔡京当国，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赋外横敛，以供花石之费，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无敢形言者。崇之托以规讽云。

关氏伯仲诗深妙

"钟声互起东西寺，灯火遥分远近村。"此余友关子东西湖夜归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语形容之妙也。关氏诗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东二兄子容、子开，皆称作者。"野艇归时蒲叶雨，缫车鸣处楝花风。江南旧日经行地，尽在于今醉梦中。"又"寺官官小未朝参，红日半竿春睡酣。为报邻鸡莫惊起，且容归梦到江南。"此子容诗也。世传以为东坡先生所作，非也。

鸡人唱晓梦联诗

建安郭周孚未第时，梦人以诗一联示之，云："鸡人唱晓沉潜际，汉殿传声仿佛间。"郭于梦中口占续之云："自庆寒儒千载遇，梦魂先得觐天颜。"继于余中榜登甲科。初与同袍伏阙，以待唱第。忽闻宫庑间有连声长歌，了不成词调。不觉问其旁坐，有应之者曰："此所谓鸡人唱晓也。"郭欣然悟前诗之先定。后恬于仕进，官至员郎，所至以清慎称之。

梦读异诗

莫养正，崇宁初在都下，梦人持数诗相视。内一篇语皆剞劂不可解，既醒独忆两联云："火轮方击毂，风剑已飞铓。诸天互魔扰，救护世尊忙。"不知何谓也。

熙陵奖拔郭贽

先友郭照为京东宪日，尝为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贽，初为布衣时，肄业京师皇建院。一日方与僧对弈，外传南衙大王至，以太宗龙潜日 尝判开封府，故有南衙之称。忘收棋局，太宗从容问所与棋者，僧以郭对。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隐，即前拜谒。太宗见郭进趋详雅，襟度朴远，属意再三。因询其行卷，适有诗轴在案间，即取以跪呈。首篇有《观草书》诗云："高低草木芽争发，多少龙蛇眼未开。"太宗大加称赏，盖有合圣意者。即载以后乘归府第，命章圣出拜之。不阅月而太宗登极，遂以随龙恩命官。尔后眷遇益隆，不十数年位登公辅，盖与孟襄阳、贾

长江不侔矣。

颜几圣索酒友诗

钱塘颜几字几圣，俊伟不羁，性复嗜酒，无日不饮。东坡先生临郡日，适当秋试，几于场中潜代一豪子刘生者，遂魁送。举子致讼，下几吏，久不得饮，密以一诗付狱吏送外间酒友云："龟不灵兮祸有胎，刀从林甫笑中来。忧惶囚系二十日，辜负醺酣三百杯。病鹤虽甘低羽翼，罪龙尤欲望风雷。诸豪俱是知心友，谁遣尊罍向北开。"吏以呈坡，坡因缓其狱，至会赦得免。后数年，一日醉卧西湖寺中，起题壁间云："白日尊中短，青山枕上高。"不数日而终。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为书学博士，一日上幸后苑，春物韶美，仪卫严整，遽召芾至，出乌丝栏一轴，宣语曰："知卿能大书，为朕竟此轴。"芾拜舞讫，即绾袖舐笔，伸卷，神韵可观，大书二十言以进曰："目眩九光开，云蒸步起雷。不知天近远，亲见玉皇来。"上大喜，锡赉甚渥。又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宣取笔研，而上指御案间端研，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研跪请曰："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颠名不虚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诚高，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张遗句南金录

蘧仲兄邈，字子荐，儿时尝过僧居，赋《藏筠轩》诗云"不使翠分旁牖去，却缘清甚畏人知"，逾冠而卒。与友人张图南伯鹏者，俱寓居余杭，又姻家也。伯鹏亦不幸早世。伯鹏尝与余分韵赋诗，继有一诗，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竞分明久，驴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稳，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观其所止也。余尝集二人遗句，名之曰《南金录》，且为之跋云"方二人为童子时，已有星心月胁中语，惊动老成，逮其知学，复观其所以因材自励期于至远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骥騄而问途，是心岂在夫较菸策之妙于蚁封之间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见于后，独此编耳。"览者不以为过言。

李媛步伍亭诗

蘧兄子硕送客余杭步伍亭，就观壁后，得淡墨书字数行。仿佛可辨，笔迹遒媚，如出女手 云："夜台夜复夜，东山东复东。当时九龙月，今日白杨风。"后题云李媛书。详味诗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后荒阒，有数十塚，疑塚间鬼凭附而书，不然，好事者为鬼语耳。

渔父诗答范希文

关子东云，范希文尝于江上见一渔父，意其隐者也。问姓名不对，留诗一绝而去。独记其两句云："十年江上无人问，两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诗相类

王舒公尝赋《梅花》诗云："须袅黄金危欲坠，蒂团红蜡巧能妆。"与林和靖所赋一联极相似。林云："蕊讶粉绡裁太碎，蒂凝红蜡缀初干。"或谓移林上句，合王下句，似为全胜。

苏黄秦书各有僻

东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虚七丈每为人乞书，酒酣笔倦，坡则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则书禅句；秦七丈则书鬼诗。余家收山谷所书禅句几三十余首，有云："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对嘴。"与"自是钓鱼船上客，偶除须鬓着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此二诗人间计有数十百纸矣。"百花桥下木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流。金玉满堂何所恋，争如年少去来休。"又"溘尔一气散，去托万鬼邻。四大不自保，况复满堂亲。膏血汗厚土，化作丘中尘。空床横白骨，奄忽千岁人。"秦七丈屡书此二诗，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

骂胥诗对

福唐张道人，多与人言偈，语人祸福，如徐神公言《法华》，既过无不神验者，然亦时有戏剧警动小人者。郡有胥魁，其性刚悍，素为郡人所恶。偶以年劳出职，既府谢而出，跃马还家，道逢道人，冲突而过，既内不自安，下马挽张，且求偈言。张于茶肆取纸大书与之曰："畜生骑畜生，两个不相争。坐者只管坐，行者只管行。"胥览之大惭而退。余儿时尝闻魏处士隐居陕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为恶诗，尝至东郊举示魏，及言其精于属对，魏甚苦之而不能却也。一日忽有数客访魏，而王至云："某夜得一联，似极难对，能对者当输一饭。"会众请其句，云："笼床不是笼床，蚊厨乃是笼床。"方窃自称奇，而魏即应声曰："我有对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驴纣乃是孔目。'"一座称快。王即拂袖而出，终身不至草堂也。盖小人僭妄不可堪忍，虽大修行人与大雅君子，箭前在机上，不得不发也。

陆规七岁题诗

陆农师左丞之父少师公规，生七岁不能言。一日忽书壁间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宫中数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向人间。"自此能言语，后登进士第，官至卿监，寿八十而终。

辨月中影

王荆公言，月中仿佛有物，乃山河影也。至东坡先生亦有"正如大圆镜，写此山河影。妄言桂兔蟆，

俗说皆可屏”之句。以二先生穷理尽性，固当无可议者，然尚有未尽解处。今以半镜悬照物像，则全而见之，月未满，则中之物像，亦只半见，何也？

兔有雄雌

东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则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无雄者，望月而孕。信斯言，则《木兰诗》云："雌兔眼迷离，雄兔脚扑握"，何也？先生《径山诗》有"暖足惟扑握"，若雄兔在月，则径山正公又非得而暖足也。

诗句七十二取义

《玉台诗》："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孟东野《和蔷薇歌》"仙机札札飞凤凰，花开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何义也。

花色与香异

"酒成碧后方堪饮，花到白来元自香。"此赵丈德麟赋《玉簪花》诗也。历数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至于菊，则花白者辄无香。花之黄者十亦八九无香，至于菊，则黄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禀之异，未易以理推者也。

后山评诗人

《后山诗评》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独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无不好者。"至荆公之论，则云："杜诗固奇，就其中择之，好句亦自有数。"岂后山以体制论，而荆公以言句求之耶。

卷八　杂书琴事　墨说附

辨《广陵散》

《广陵散》传称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韩皋又从而为之说，云：康制此曲，缓其商弦，与宫同音，臣夺君之义，知司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俭诸人，继为扬州都督，咸谋兴复，俱为晋宣父子所杀。扬州故广陵地，康避世祸，托之鬼神，以俟知音者云。皋诚赏音者，然初不详考。汉魏时扬州刺史治寿春，广陵自属徐州，至隋唐乃为扬州耳。又刘潜《琴议》称杜夔妙于《广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声。按夔在汉为雅乐郎，魏武平荆州，得夔喜甚，因令论制乐事，在夔已妙此曲，则慢商之声，似不因广陵兴复之举不成而制曲明矣。政和五年二月十五日，乌戍小隐，听照旷道人弹此曲，音节殊妙，有以感动坐人者，或疑前后所传之异，因以所闻，并记坐人所举琴事，参而书之。

六琴说

《尔雅》大琴谓之离，二十七弦。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为九。汉高祖入咸阳宫，得铜琴十三弦，铭之曰：璠玙之乐。马明生仙游，见神女于玉几上弹一弦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虽损益，各有意义，而世所共传者七弦也。余于是知法出乎尧者，虽亘千古而无弊，非智巧所能变易也。

古琴品饰

秦汉之间所制琴品，多饰以犀玉金彩，故有瑶琴绿绮之号。《西京杂纪》赵后有琴名凤凰，皆用金隐起为龙凤古贤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赋》所谓"错以犀象，藉以翠绿，爰有龙凤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声遗制

余谓古声之存于器者，唯琴音中时有一二。不患其器之朴拙，使人援弦促轸，想见太古自然之妙，然后为胜。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无华饰，以最古蛇腹纹为奇。至有缝张池坼，而声不散者，亦不加完，独此有三代遗制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戚之心存于中，则弦手犂然而不谐，此理之必然者。余观嵇中散被谮就刑，冤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旷，援琴终曲，重叹《广陵》之不传，此真所谓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婴怀者。若彼中无所养，则赴市之时，神魄荒扰，呼天请命之不暇，岂能愉心和气，雍容奏技，如在豫暇时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示后人，谓其拳拳于一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恶

唐明皇雅好羯鼓，尝令待诏鼓琴，未终曲而遣之，急令呼宁王取羯鼓来，为我解秽。噫，羯鼓，夷乐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为秽，而欲以荒夷洼淫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错乱如此之甚。正如弃张曲江忠鲠先见之言，而狎宠禄山侧媚悦己之奉。天宝之祸，国祚再造者，实出幸也矣。

蔡嵇《琴赋》

蔡中郎《琴赋》云："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顾慕，拥郁抑按，盘桓毓养，从容秘玩。"人知藏摧毓养四字之妙，虽试手调弦，已胜常人十年上用。

击　琴

宋柳恽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客有以箸和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盖自恽始。近

世不复传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筝筑耳。

有道之器

褚彦回常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鹄》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王彧、谢庄并在粲坐，抚节而叹曰："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暂离，不可得已。"彦回风流和韵，施之燕间，故是佳士。若当艰危之际，以一家物与一家，亦痛其须髯如棘，无丈夫意气耳。

闻弦赏音

萧思话领右卫军，尝从宋武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盘石清泉，宋武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之曰："赏卿有松石间高意。"余谓促轸动操，超然有高山远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闻弦赏音最为难遇，此伯牙所以绝弦于钟期之死也。

琴　趣

鸣弦转轸，要先有钩深致远之怀，不规规于弦手之间，期较工拙，便为造微入妙。如孙登弹琴，颓然自得，风神超迈，若游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马谢祖仁于北牖下弹琵琶，自有天际意，此为得之。

焦　尾

《搜神记》载吴人有以枯桐为爨者，蔡伯喈闻其爆声，知其为良桐，请于主人，削之为琴，果有殊声，而烧痕不尽，因名之焦尾。后人遂效之，如林宗折巾、飞燕唾花，皆以丑为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东坡先生《书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语，不晓其何谓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后人思之耳。盖古雷字从四田，四田折之，是为八日也。

烟香自有龙麝气

西洛王迪，隐君子也。其墨法止用远烟鹿胶二物，铣泽出陈赡之右。文潞公尝从迪求墨，久之，持烟一奁见公，且请以指按烟，指起烟亦随起，曰："此烟之最轻远者。"乃抄烟以汤瀹起揖公对啜，云当自有龙麝气，真烟香也。凡墨入龙麝，皆夺烟香，而引蒸湿，反为墨病，俗子不知也。

陈赡传异人胶法

陈赡，真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胶虽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湿润，初不蒸，则此其妙处也。又受异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价虽廉而利常赢余。余尝以万钱就赡取墨，适非造墨时，因返金，而以断裂不完者二十笏为寄。曰："此因胶紧所致，非深于墨，不敢为献也。"试之，果出常制之右。余宝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库，转置得百笏，自谓终身享之不尽。胡马南渡，一扫无余。继访好事所藏，盖一二见也。缘赡在宣和间，已自贵重，斤直五万，比其身在，盖百倍矣。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赡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赡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卖墨都下。元祐初，余为童子，侍先君居武学直舍中。谷尝至负墨篋而酣咏自若，每笏止取百钱，或就而乞，探篋取断碎者　与之，不吝也。其用胶不过五两之制，亦遇湿不败。后传谷醉饮郊外，经日不归，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体皆柔软，疑其解化也。东坡先生尝赠之诗，有"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之句，盖言其为墨隐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日过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软剂，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无此墨也。'取视，果然。"其小握子墨，医者云，可入药用，亦藉其真气之力也。

漆烟对胶

沈珪，嘉禾人。初因贩缯往来黄山，有教之为墨者，以意用胶，一出便有声称。后又出意取古松煤，杂用脂漆滓，烧之，得烟极精黑，名为漆烟。每云韦仲将法，止用五两之胶，至李氏渡江，始用对胶，而秘不传，为可恨。一日与张处厚于居彦实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断裂。彦实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弃，遂蒸浸以出故胶，再以新胶和之，墨成，其坚如玉石。因悟对胶法，每视烟料而煎胶，胶成和煤，无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铭》云，"沈珪对胶，十年如石，一点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识之盖二十年矣。其为人有信义，前后为余制墨计数百笏。庚子寇乱，余避地嘉禾，复与珪连墙而居，日为余言胶法，并观其手制，虽得其大概，至微妙处，虽其子宴亦不能传也。珪年七十余终，宴先珪卒，其法遂绝。有持张孜墨较珪漆烟而胜者，珪曰："此非敌也。"乃取中光减胶一丸，与孜墨并，而孜墨反出其下远甚。余叩之，曰：廷珪对胶，于百年外方见胜妙。盖虽精烟，胶多则色为胶所蔽逮，年远胶力渐退，而墨色始见耳。若孜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胶不多，而烟墨不昧，若岁久胶尽，则脱然无光，如土炭耳。孜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过梅润则败矣。滕令嘏监嘉禾酒时，延致珪甚厚，令尽其艺。既成即小丸磨试，而忽失所在。后二年浚池得之，其坚致如故。令嘏庄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鉴裁。因谓珪曰："幸多自爱，虽二李复生，亦不能远过也。"

洙泗之珍

东鲁陈相作方圭样，铭之曰："洙泗之珍。"佳墨

也。

二李胶法

柴珣，国初时人。得二李胶法，出潘张之上。其作玉梭样，铭曰“柴珣东瑶”者，士大夫得之，盖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宁已来，都下墨工，如张孜、陈昱、关珪、弟瑱、郭遇明，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

买烟印号

黄山张处厚、高景修皆起灶作煤，制墨为世业。其用远烟鱼胶所制，佳者不减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辈，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买烟，令渠用胶，止各用印号耳。

软剂出光墨

九华朱觐，亦善用胶作软剂出光墨。庄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制铭曰：爱山堂造者最佳，子聪不逮其父。

紫霄峰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致，与其人，已见东坡先生所书，极善用胶。余尝就和得数饼，铭曰“紫霄峰造”者，岁久，磨处真可截纸。子遇不为五百年后名，而减胶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悦俗眼，而作没骨花，败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近世士人游戏翰墨，因其资地高韵，创意出奇，如晋韦仲将宋张永所制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制，加减指授善工而为之耳。如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烟脂数饼，故墨色艳发，胜用丹砂也。

苏浩然断金碎玉

支离居士苏澥浩然所制，皆作松纹皴皮，而坚致如玉石。余与其孙之南字仲容游，其家所藏，不过数笏。而余于李汉臣丈得半笏，持视仲容，云：“真家宝也。”神庙朝，高丽人入贡，奏乞浩然墨，诏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进呈，其自珍秘盖如此。世人有获其寸许者，如断金碎玉，争相夸玩云。大观间，刘无言取其制铭，令沈珪作数百丸，以遗好事及当朝贵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制。珪作此墨，亦非近世之墨工可及，实可乱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璧

晁季一生无它嗜，独见墨丸，喜动眉宇。其所制铭曰“晁季一寄寂轩造者”，不減潘、陈。贺方回、张秉道、康为章，皆能精究和胶之法，其制皆如犀璧也。

精烟义墨

余尝于章序臣家，见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张谷、潘谷四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学所制。患无佳墨，取四家断碎者，再和胶成之。自谓胜绝，此其见遗者。因谓序臣曰：“此亦好奇之过也。余闻之制墨之妙，正在和胶。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择精烟，而不能佳绝者，胶法谬也。如不善为文，而取五经之语，以己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终不能佳也。”序臣又曰：“东坡先生亦尝欲为雪堂义墨，何也?”余曰：“东坡盖欲与众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谓集众美以为善也。”

唐高宗镇库墨

近于内省任道源家，见数种古墨，皆生平未见，多出御府所赐。其家高者有唐高宗时镇库墨一笏，重二斤许，质坚如玉石，铭曰“永徽二年镇库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为儿时，于彭门寇钧国家见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断珪残璧，粲然满目。其廷珪小挺，岁久不见胶彩，而书于纸间视之，其黑皆非余墨所及。东坡先生临郡日，取试之，为书杜诗十三篇，各于篇下书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制名多蹈袭

墨工制名，多相蹈袭。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艺，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有关珪。国初，张遇后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黟川布衣张谷，所制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时有潘谷；又永嘉叶谷作油烟，与潭州胡景纯相上下，而胶法不及。陈赡之后，又有梅赡云，耿德真，江南人，所制精者不减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见也。

杂取桦烟

三衢蔡瑫，虽家世造墨，而取烟和胶 皆出众工之下。其煤或杂取桦烟为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烟相半则经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盖油烟墨也。后见续仲永，言：绍兴初，同中贵郑几仁、抚谕少师吴玠于仙人关回舟自涪陵来，大韶儒服手刺，就船来谒。因问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坚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尔则不得经久也。”

墨磨人

一日谒章季子于富春之法门寺，出廷珪墨半笏为

示，初不见胶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样，规制古朴，是百余年物。东坡先生所谓“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虚语也。

桐华烟如点漆

潭州胡景纯专取桐油烧烟，名桐华烟。其制甚坚薄，不为外饰以眩俗眼。大者不过数寸，小者圆如钱大。每磨研间，其光可鉴。画工宝之，以点目瞳子，如点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与曾纯父论李氏对胶法，因语及嘉禾沈珪与居彦实造墨再和之妙。纯父曰，顷于相州韩家见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则知对胶之法寓于此。

唐水部李慥制墨

王景源使君所宝古墨一笏，盖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铭曰“唐水部员外郎李慥制”，云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见，求以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与。后携研至行朝，有贵人欲以五万钱易研，景源竟惜不与也。

卷九　记砚

端溪龙香砚

临汝史君黄莘任道所宝龙香砚，端溪石也。史君与其父孝绰，字逸老，皆有能书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砚深紫色，古斗样，每贮水磨濡，久之则香气袭人，如龙脑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终，其子材纳之圹中。

歙山斗星砚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涨水暴至，迁寓庄户之庐。庄户，砚工也。夜有光起于支床之石，异而取之，使琢为砚石。色正天碧，细罗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状，辅星在焉。因目之为斗星砚。汪自是家道饶益，惧为要人所夺，秘不语人。每为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视之。方腊之乱亡之矣，僧谦云。

龙尾溪月砚

三衢徐氏所宝龙尾溪石，近贮水处有圆晕几寸许，正如一月状，其色明暗随月亏盈，是亦异矣。余母舅祝君子与之姻家，数见之，今不知所在。

玉蟾蜍砚

吴兴余拂君厚家所宝玉蟾蜍砚，其广四寸而长几倍，中受墨处独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与许师圣崇宁间过余氏借观，时君厚母丧在殡，正怀砚柩侧。已而闻袖中啧然有声。视之，蜍脑中裂如丝，盖触尸气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砚

紫蟾蜍，端溪石也。无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吴兴陶定安世家。云是李义山遗砚。其腹疵垢，真数百年物也。其盖有东坡小楷书铭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隐避光明入岩骨。琢磨黝赪出尤物，雕龙渊懿倾澥渤。”安世屡欲易余东坡醉草，未许，而以拱璧易向叔坚矣。即以进御，世人不复见也。

丁晋公石子砚

黄叔几为余言，丁晋公好蓄瑰异，宰衡之日，除其周旋为端守，属求佳砚。其人至郡，前后所献几数百枚，皆未满公意。一日，砚工见有飞鹭翘驻潭心，意非立鹭之所。因令没人视之，见下有圆石大如米斛，块处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异，即以白守。集渔户维舟出之，石既登岸，转仄之间，若有涵水声。砚工视之，贺曰：“此必有宝石藏中，所谓石子者是也。相传天产至珍，滋荫此潭，以孕崖石，散为文字之祥。今日见之矣。”即丛手攻剖，果得一石于泓水中，大如鹅卵，色紫，玉也。中剖之为二砚，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报书云：“砚应有二，何为留一自奉，得无效雷丰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终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宝，不可萃于一家，以启人贪心。”托以解职后面献，而公以擅移陵寝事，籍其家矣，而砚不知所在。

金龙砚

余友何持之，滕庄敏之甥，所蓄瑰异，多外舅故物，而有赏鉴。为余言，其亲党氏有先为端州者，得二岩石砚璞，藏之再世矣。后其孙于京师得铁镜，背铭高古。有道人请为磨治，云须得美石，有锋刃而不刿，如端溪石者，发其光彩，则尽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镜湖以归，曰：“是非尤物，砚璞殆希世之珍，非与我百千，不能赏余精识，且出斯宝也。”其孙惊异许之，而持璞去。三日来示，曰：“使公见其梗概也。”细视之，则石面脉理深青色，盘络如柏枝状，漫不晓其为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满，大笑，复持璞去，曰：“后十日可贺，请宿备所偿之直，吾将远游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砚，砚正圆，中径七八寸，浑厚无眼，如马肝色，中盘一金色龙，头角爪尾粲然毕具。会有知者，即以进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砚矣。

吕老煅研

高平吕老，造墨常山。遇异人传烧金诀，锻出视之，瓦砾也。有教之为研者，研成，坚润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书“吕”字为志。吕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汤阴人盗其名而为之甚众，持至京师，

每研不满百钱之直。至吕老所遗，好奇之士，有以十万钱购一研不可得者。研出于陶，而以金铁物划之不入为真。余兄子硕所获，而作玉壶样者，尤为奇物。余尝为之铭曰："真仙戏幻，煅瓦成金，老吕受之，铸金作瓦，置之篱壁，以睨其璞，顾彼瓴甓，为有惭德，范而为研，以极其妙。"则金瓦几于同价。

澄泥研

悟靖处士王衷天诱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坚泽如端溪石，扣之铿然有声，以金铁划之，了无痕衅。或疑是泽州吕老所作，而研首无"吕"字。其制巧妙，非俗士所能为。天诱云，米元章见之，名孙真人研。是非固无所稽考，自是一种佳物也。

铜雀台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筑铜雀台，其瓦初用铅丹杂胡桃油捣治，火之，取其不渗，雨过即干耳。后人于其故基，掘地得之，镵以为研，虽易得墨而终乏温润，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锡文为真，每研成，受水处常恐为沙粒所隔，去之则便成沙眼，至难得平莹者。盖初无意为研，而不加澄滤，如后来吕研所制也。章序臣得之，属余为诗，将刻其后，云："阿瞒恃奸雄，挟汉令天下。惜时无英豪，磔裂异肩踝。终令盗抔土，埏作三台瓦。虽云当涂高，会有石槽马。人愚瓦何罪，沦蛰翳梧槚。锡花封雨苔，鸳彩晦云罅。当时丹油法，实非谋诸野。因之好奇士，探琢助挥写。归参端歙材，坚泽未渠亚。章侯捐百金，访获从吾诧。兴亡何复论，徒足增忿骂。但嗟瓦砾微，亦以材用舍。从令瓴甓余，当擅琼瑰价。士患德不修，不忧老田舍。"

南皮二台遗瓦研

魏武都邺，筑三台以居，铜雀其一也，最为壮丽。后世耕者，得其瓦于地中，好事者斫以为研，号为奇古。欧阳文忠公尝得于谢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既破袁绍于冀州，绍死，逐其子谭于南皮，筑台以候望其军，而名曰袁侯台。魏文帝与吴质从容游集于南皮，亦筑台以居，名宴友。至今南皮有二台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遗瓦，形制哆大，击之铿然有声。"吾之子薳，取其断缺者，规以为研，其坚与铁石竞，屡败斫工之具，仅能庣之，而特润致，发墨可用。知昔人创物制器，虽甚微者，皆所不苟，非若后世之简陋也。"此先君所序。而薳铭之曰："方峥嵘焕奕于一时之盛兮，讵知夫隆栋必倾而华榱终折。洎毁掷埋委于千载之下兮，孰期乎澡泽荐藉而参夫文房四宝之列。盖物之显晦也有时，而事之兴废也常迭。遗材良而质美者，虽亘千古兮，不随众物而湮灭。"

端石莲叶研

余过嘉禾王悟靖处士，坐间有客，怀出莲叶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润可爱，形制复甚精妙，正如芳莲脱叶状，其薄如五六重纸，大如掌，磨之索索有声，而墨光可鉴也。其人甚惜，不可得。特记其精制，喻研工，终不能为也。

风字晋研

风字研，石色正青紫相参，无眼，甚薄，研心磨已洼下，背绿皴剥，殆非近代物。与墨为入，光滟如漆。王天诱见之，以为晋研。后易铜炉于章序臣。序臣携至行朝，为一嗜研贵人力取去。其人所蓄数百枚，而此研为之冠也。

乌铜提研

乌铜提研，余于钱唐得之。制作非近世所为，柄容墨浆，可半升许。亦为章序臣易去，关子东见之，而铭之曰："铸金为甂，提携颠倒。时措之宜，发于隐奥。寒暑燥湿，不改其操。君子宝之，庶几允蹈。"

古斗样铁护研

余兄宗胜所用铁护研，端溪石。正紫色，无眼，古斗样，温润如玉。为涤者堕地，缺其受水处。慨惜之余，乃取以漆固而铁护其外，中固无伤也。薳铭之曰："左瞽马宫，形则亏矣，胸中之书，震耀百世。"

吴兴许采五研

吴兴许采，字师正，字画规模，钟司徒，殆窥其妙。自为儿时，已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几至百枚，犹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则以研甃圹，无遗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谟所宝端溪研一，圆厚寸余，中可径尺，色正青紫，缘有一眼才如箸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样，色绀青类洮河石，面有十数晕，金翠周间，与孔雀毛间金花正相类，甚宜墨，而不知石所从出。又一端石，古斗样，长尺余，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书"玉堂旧物"四字。又圆研下岩石，有二碧眼，中极洼下，温润发墨，师正常所用者。莫荞正为之铭曰："圆如月，洼如尊。勿谓其琢削不巧，见谓椎鲁无文。即而视之，其中甚温。"又一端石玉堂样者授余，深紫色，无眼。余命之曰"端友"，且为之铭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韫玉之美，复具眼而知默，祈澌摩以穷年，何为子之三益也。"

赵水曹书画八砚

水曹赵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见重于前辈。薳先博士为徐州学官日，赵献状开凿吕梁百步之嶮，置局城下，最为周旋。其《重定华夷图》，方一尺有半，字如蝇头，而体制精楷。苏州张珙妙于刊镵，三年而后成。甚自秘惜，不易以与人，与其所获丁晋公家王右军小楷《乐毅论》，椟藏自随，得之者以为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数也。其所用砚，端石长尺余，阔七

八寸，温润宜墨。云端石若此大者至艰得，求之十年而后获。上下界为八砚。云性懒涤砚，又不奈宿墨滞笔，日用一砚，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则常用新砚矣。故名八面受敌云。

赵安定提研制

《研谱》称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为数板，用精铁为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历代宝□。余于崇宁间见安定郡王赵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制。绍兴四年复拜公于钱塘涌金门赐第，出研案间云："生平玩好，尽丧盗火。而此研常所受用，复外拙，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抚之怅然也。近章伯深偶于钱塘铁肆中得一枚，绝与赵类而非是也。求易余东坡所画《鹊竹》而得之。工制坚密，今人不能为也。

龙尾溪研不畏尘垢

涵星研，龙尾溪石，风字样，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于外侄黄材成伯。黄以嗜研求为婺源簿。既至，顾视一老研工甚至。秩满而研工饯之百里，探怀出此研为贶，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无此研也。"黄始责其不诚，工云："凡临县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则龙尾溪当泓为鲸海不给也。此石岁采不过十数，幸善护之。"然研如常研，无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积，经月不涤而磨墨如新，此为胜绝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涤，得此用之终身云。莫荞正为之铭曰："肤寸之珍，云蒸雾出。小而有容，如摩诘室。老何肺肠，与之为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郑魁铭研诗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马蹄样，深紫色，厚寸许，面径七八寸，下有郑魁铭诗。隶字甚奇，云："仙翁种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鲸血，凿成天马蹄。润应通月窟，洗合就云溪。常恐魍魉夺，山行亦自携。"研之妙美，尽于铭诗，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铭僧研

比丘了能蓄端研，古斗样，青紫色，有二眼，碧晕活润。背有李端叔铭云："踏碓是向上机，不识字是第一义。遂乃传子传孙，至今为祥为瑞。有美了能比丘，人上长出一头。名字半露消息，伎俩非闻思修。发明前身不识字，后身涌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两身，具眼者识。"李丈家集遗此铭，故录之。

跃鱼见木石中

徐州护戎陈皋供奉，行田间遇开墓者，得玛瑙盂，圆净无雕镂纹，盂中容二合许，疑古酒卮也。陈用以贮水注砚，因间砚之中有一鲫，长寸许，游泳可爱。意为偶汲池水得之，不以为异也。后或疑之，取置缶中，尽出余水，验之鱼不复见。复酌水满中，须臾一鱼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终无形体可掬。复不可知为何宝也。余视之数矣。时水曹赵子立被旨开凿吕梁之崄，辟陈督役，目睹斯异。因言其顷在都下，偶以百钱于相国寺市得一异石，将为纸镇。遇一玉工求以钱二万易之。赵不与，玉工叹息数四，曰："此宝非余不能精辨，余人一钱不直也。"持归几年，了无他异。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视之，中有泓水，一鲫跃出，拨剌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盂之类也。余又记《虏庭杂记》所载，晋出帝既迁黄龙府。虏主新立，召与相见，帝因以为金碗鱼盆为献。金碗半犹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士叶法静治化金药成，点磁盆试之者。鱼盆则一木素盆也，方圆二尺中有木纹成二鱼状，鳞鬣毕具，长五寸许。若贮水用，则双鱼隐然涌起，顷之遂成真鱼。覆水则宛然木纹之鱼也。至今句容人铸铜为洗，名双鱼者，用其遗制也。

铜蟾自滴

古铜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满中，置蜍研仄，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殒则滴水入研，已而复吐，腹空而止。米元章见而甚异之，求以古书博易，申公不许，后失之。或见之宝晋斋。申公之孙伯深云。

雷斧研铭

余经雷川，偶得数雷斧于耕夫，虽小大不等而体皆如玉，因择其厚者洼而为研。肤理锐泽，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鉴。但恨其大而薄者，不容洼治，则以铁为周郭，如青州提研所制，亦几案间一尤物也。因铭之曰："石化殒星，龙雨刀槊。是从震霆，散坠风雹。形实斧也，其质玉璧。洼而为砚，以资锐泽。与翰墨而周旋，诛奸谀之死魄。"

卷十　记丹药

序丹灶

丹灶之事，士大夫与山林学道之人，喜于谈访者十盖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药丹头也。自三茅君以丹阳岁歉，死者盈道，因取丹头点银为金，化铁为银，以救饥人，故后人以煅粉点铜者，名其法曰丹阳。以死砒点铜者，名其法曰点茆。亦有取丹头初转，伏朱以养黄茆，死硇以干汞，如汉之王阳娄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鸦嘴金以助国用者，不可谓世无此法也。但得之者，真龟毛兔角，而为之致祸者，十八九也。如东坡先生杨元素内相，皆密受真诀，知而不为者。章申公、黄八座道夫皆访求毕世，费资巨万，而了无一遇者。

风翔僧煅朱熔金

东坡先生初官凤翔日，遇一老僧谓之曰："我有煅法，欲以相授，幸少憩我庐也。"坡语僧曰："闻之太守陈公，尝求而不与。我固无欲，乃以见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无日，而法当传人。然为之者，多因致祸，非公无可授者，但勿妄传贪人耳。"后陈公知坡得之，恳求甚力，度不可不与。陈得而为之，不久果败官而归。其法以一药煅朱，取金之不足色者，随其数，每一分入煅朱一钱，与金俱熔，既出坯，则朱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颍滨遗老亦详记之，《龙川录》云。

居四郎伏硃锻丹砂

密院编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异人，得煅朱法。其法取辰锦颗块砂，不计多少，以一药铺盖煅之，朱已伏火，即日用炭火二两空养，不论岁月，要用即取水银与足色金对母结成母砂子，取煅朱细研，以津调匀，涂砂球上，炽炭十斤，笼砂煅之，俟火半紫焰起，去火出宝，淬梅水中则俱成紫磨金，不再坯溶，便可制器用也。而老居未尝对人言，亦未辄用一钱也。临终呼世英语之曰："我之煅法，世唯语韩魏公矣。非魏公德业之厚，余人不可授也。我亦不当授汝，汝分中合得，后自当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费妄求访，以尽资用。"因语数法，皆不能成宝，世谓蔡法者授之。并语目睹数人，缘此而致祸者，以戒之。

瓢内出汞成宝

承议郎贺致中为余言，任德翁之犹子尝随德翁入都，舣舟相国寺桥，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药瓢云："吾视官人盖留心丹灶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钱，当以此瓢为赠。夜以水银一两投中，翌早收取二两干银也。"任意谓必无此理，然亦不能违其请，倾箧得百钱与之，袖瓢而归。夜取汞试纳瓢中，置之枕间，次夕醉中探手撼瓢，则其声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复视。一日德翁须汞为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倾器中，则坚凝成宝矣。入火烹炼，了无耗折。自此夕注晨取，无不成宝者。盖真仙丹药所制，汞感丹气，自然凝结。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即坚，则破瓢而取，止于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无方，非尘凡之可理度者。任无妻孥之累，资用素窘。既日获一星之利，于是厚为己奉。不逾年，一病而卒，瓢亦随失之也。

丹阳化铜

薛驼，兰陵人，尝受异人煅砒粉法，是名丹阳者。余尝从惟湛师访之，因请其药，取药帖，抄二钱匕相语曰："此我一月养道食料也，此可化铜二两为烂银，若就市货之，煅工皆知我银，可再入铜二钱，比常直每两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药正白，而加光璨，取枣肉为圆，俟溶铜汁成，即投药甘锅中，须臾，铜中恶类如铁屎者，胶着锅面，以消石搅之，倾槽中，真是烂银，虽经百火，柔软不变也。此余所躬亲试而不诬者，后亦许传法，而贼乱不知所在矣。

煅消愈疾制汞

姑苏查先生得煅消石法，章申公与之为莫逆，而法不传也。尝遇一病僧而悯之，取消作盂，令日煎水饮之。服之月余，病良已。僧有周旋，过而询其由，以饮煎水为言，是僧素知查术，曰："此伏消所成也。当取汞置盂中，就火试之。"果致汞死。僧更以为希世之遇，即往礼谢再三，且语其盂之异，复恳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传，而前盂用力将竭，可携来为公加药为之也。"僧取盂授查，即碎盂别熔。门临大河，俟消成汁，即钳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师之疾，不意无厌至此也。"僧懊恨而归。

点铜成庚

法空首座无相师，霅川人，与余为姻家，待制公沈纯成之季也。一举不第，遂祝发以求出世。法间亦留心锻事，尝于焦山与僧法全语及点化，而全云："我术正是点茆耳。"空曰："出家儿岂当更学此，若一有彰败，则所丧多矣。"全曰："我法异此，止以一药点铜为金，而所患制铜无法，于骨董袋中携行，或为人所窥尔。"因出一纸裹视空，质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数钱匕，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讯之，全笑曰："人得此，视之溪砂也，岂知实铜耶!"复取白药少许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视之，真金也。空拜礼称赞云："目所未见也。"复日加延款，且请其术，全曰："我不惜术，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贪人妄费之心，反致奇祸，实无益于人也。请为师言其自也。我年二十无家为道人，同侣三人，共学丹灶，历年无成。因绍圣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语曰：'我辈所学，游访未远，今当各散行以十年为期，却以此月此日会于此地。道人无累，是日不至，即道死矣。'遂举酒为约，三人者散往川、陕、京、洛间，我即留二浙。转首之间，忽复至期。出丰乐桥，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待欢甚，剧饮数日，各出所得方诀参较之。内一茆法差似简易，即试为之，而铜色不尽。一人曰：'我于成都药市遇一至人，得去晕药，彼云奇甚，而我未试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黄，意谓药少未至，增药再烹，及出坯中，则真金矣。更相惊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众复相与谋曰：'常闻京师栾家金肆为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无疑，则真仙秘术也。'袱被而行。至都，以十两就市，栾氏取其家金较之，则体柔而加紫焰，即得高直以归。时共寓相国寺东客邸中，复相庆曰：'我辈穷访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养道矣。万一未能免俗，早饮酒食肉，可毕此生。今当共作百两，分以为别。'即市半边官酝，大嚼酣饮而烹铜。

不虞铜汁溅发，火延于屋，风势暴烈，不可救扑。火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独微醒，径破烟焰，从稠人中脱命而出。惧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汴水顺流而下，度过国门下锁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即悔过祈天，且誓为僧及不复再作。或遇干大缘事不能成就，当启天为之，不敢毫发为己用也，况敢传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缘事，可与众集福者，我当分药点治，虽百两不靳也。”空既聆其说，亦不敢深逼之。一旦，不告而去，后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数日而卒。

草制汞铁皆成庚

朝奉郎刘筠国言，侍其父吏部公罢官成都。行李中水银一箧，偶过溪渡，箧塞遽脱，急求不获，即揽取渡傍丛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求用，倾之不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箧视之，尽成黄金矣。本朝太宗征泽潞时，军士于泽中镰取马草，晚归镰刀透成金色，或以草燃釜底，亦成黄金焉。又临安僧法坚言，有歙客经于潜山中，见一蛇其腹涨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啮破以腹就磨，顷之涨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涨毒之药，取至箧中。夜宿旅邸，邻房有过人方呻吟床笫间。客就讯之，云正为腹涨所苦。即取药就釜，煎一杯汤饮之。顷之，不复闻声，意谓良已。至晓，但闻邻房滴水声，呼其人不复应，即起烛灯视之，则其人血肉俱化为水，独遗骸卧床，急挈装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视之，了不测其何为至此，及洁釜炊饭，则釜通体成金，乃密瘗其骸。既久经赦，客至邸共语其事，方传外人也。

糁　制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卖墨庐山，过僧了希，语及丹灶。夜宿其庐，希探箧取一药示沈，正琥珀色，秤取二钱重，用水银一两，同入铁铫中，以盏覆之，置火上。顷之，作婴儿声，即开视，以秤秤之，并药成一两二钱黄金矣。希言此是死硫也。又言临安一山寺前，有翁媪市饼饵为给。而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二十年。察其翁媪日用无过费，而纯质如一。一日密语之曰：“我有干汞法，未尝语人，念尔翁媪甘贫于饼肆，且老矣，可坐受安逸。”翁媪即谢而受其方，并面干汞示之。数日翁媪复携饼饵造僧房，见僧云：“诚谢老师见惠秘方，以休养二老。然老夫妇亦自有一薄术，自谓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饼肆，以毕余生也。”乃出药于僧前，取汞糁制，即成黄金矣。老僧惭恧，礼谢翁媪云：“吾二十年与神仙俱而不知，真凡骨也。”翁媪既归，明日僧出访之，则空室矣。

市药即干汞

朝奉郎军器监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义公，故农家子。后以市药为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难，如在己也。贫乏求济，倾资与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与一道士同载，如旧相识。道士从容谓公曰：“子有阴德，我所秘干汞法，当以授子，可广所施也。”即疏方示公，并令公市药与汞，取汞置铁铫中，以药少许糁上，复以器覆之，置火上。须臾，闻铫中婴儿声，即揭器视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裹之，以谢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当竭力所致为之，此不愿为也。天或下悯我未有子，倘遣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愿也。”即投汞与方潭水中。道士笑谢曰：“非我所及也。”是岁，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从其姊丈陈庸器读书，且嘱之曰：“吾待汝十年游学，若至期不第，即还代我掌药肆也。”建常十八岁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于李常宁榜中登科，如公约也。

药瓦成金

李枢公慎，副车李玮之曾孙，云其季公雄帅秘藏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长主召捷至，为设酒，谓之曰：“闻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见否?”捷曰：“此亦戏剧耳。”时坐炉侧，捷令取新瓦一片，手段之，取所酌酒杯，置汤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药糁上，复注汤满杯。酒散，汤已耗半，取瓦视之，则两角浸汤处，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元是新瓦也。又余杭陈祖德云，尝见吕吉甫家藏娄敬所化药金，重三十两，元是片瓦，而布纹仍在也。

变铁器为金

阁门宣事陈安止云，其姻家刘朝请者，在镇江常延顾一道人，临行借取案间铁铫，云欲道中暖酒用，既与之。数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纸数重封铫还刘，嘱曰：“慎勿遗坠。”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铫不直百钱，何用见还，又封护如此其勤也。”即置之闲处。一日取铫作糊，既涤濯之，视铫柄有五指痕，及转握处皆成紫金色。惊叹累日，传玩亲友，无不叹赏者，盖是其真气所化也。

道山清话

[宋]无名氏撰　高良荃整理

《道山清话》一卷，宋无名氏撰，从行文中可知作者生活在北宋中后期，在朝中地方均任过官职。书中所记多为朝中掌故，名臣逸事，文人雅趣之类，对王安石变法也多有不满之辞。本书据《学津讨原》本整理。

李常为言官，言王安石理财不由仁义，且言安石遂非喜胜，日与其徒吕惠卿等阴筹窃计，思以口舌以文厥过，以公论同乎流俗，以忧国为震惊朕师，以百姓愁叹为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佥议为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经据传会其说，且言理财用而不由仁与义，不上匮则下穷矣。臣自知朝夕蒙戮，不惮开垂闭之口，吐将腐之舌，为陛下反覆道之。凡数千言。上览之，惊叹再三，抚谕曰："不意班行中乃有卿也，从前无臣僚说得如此分明，待便为施行。"明日，安石登对，神宗正色视安石："昨览李常奏，岂不误他百姓?"安石垂笏低手，作怠慢之状，笑而不对。神宗愈怒，遂再问之，安石略陈数语，人不闻安石所言何事，但见上连点头曰："极是，极是。"常之奏竟不见降出。常后对人言，不知安石有甚狐媚厌倒之术。

司马君实洛中新第，初迁入，一日，步行见墙外暗埋竹签数十，问之，则曰："此非人行之地，将以防盗也。"公曰："吾箧中所有几何？且盗亦人也，岂可以此为防。"命亟去之。

人之叩齿，将以收召神观辟除外邪，其说出于道家者流，故修养之人多叩齿，不闻以是为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庙中叩齿，非礼也。

唐明皇名隆基，故当时改太一基为棋，至今因之不改。何也？予尝两入文字不报。

秦观少游一日写李太白《古风诗》三十四首于所居壶隐壁间。予因问："'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之诗，史但言筑宫而师事，不闻黄金之名，太白不知何据。"少游曰："《上谷图经》言，昭王筑台置千金于其上，遂因以为名。"阅之，信然。

正献杜公尝言，人家祀祖先非简慢则媟渎，得其中者鲜矣。

天圣中，诏营浮图，姜遵在永兴毁汉唐碑之坚好者以代砖甓。当时有一县尉投书启具言不可，力恳不已，至于叩头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罢之，自是人无敢言者，遵因此得进用。何斯举诗云：长安古碑用乐石，虿尾银钩擅精密，缺讹横道已足哀，况复镌裁代砖甓，有如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衣吁可惜。斯举，黄州人，少年识苏子瞻，初名颀，字颉之，后名颉之。黄庭坚鲁直极推重之，尝与斯举简云：老病昏塞不记贵字，欲奉字曰斯举，取"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但恐或犯公家讳字尔（遵自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即除枢密副使）。

斯举又作《黄绵袄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邻里相呼负日，曰：黄绵袄子出矣。

子瞻尝言韩庄敏对客称，仁宗时，一夜三更以来，有中使于慈圣殿传宣，慈圣起，著背子不开门，但于门缝中问云：传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饮酒尽，问皇后殿有酒否？慈圣云：此中便有酒亦不致将去，夜已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肯开门纳中使。

王陶为中丞，劾韩琦曾公亮不押班，有"背负芒刺"之语。参政吴奎言，不押班盖已久来相承，浸成废礼，非始于二人，陶以台制弹劾举职便可，何至引用背负芒刺跋扈之语，且言陶天资险薄，市井小人，巧诈翻覆，情态万状。邵安简亢反攻奎，言阴阳不利咎由执政。奎乃言出陶所致，所言颠错，奎遂罢。

魏公一日至诸子读书堂，见卧榻枕边有一剑，公问仪公何用，仪公言夜间以备缓急。公笑曰："使汝

果能手刃贼，贼死于此，汝何以处？万一夺入贼手，汝不得为完人矣，古人青毡之说，汝不记乎？何至于是也。吾尝见前辈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随，吾辈安能害人，徒起恶心，非所以自重也。"

神宗时，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上书极言时政，且言奸声乱色盈溢耳目，衢巷之中父子兄弟不敢肩随，孰谓王者之都而风俗一至于此。神宗乃遣一二内侍于通衢中物色民言，竟以无是事而止。予谓纵物色得其言，如何敢举于上前。刘贡父常对人言，内官如听得，只道是寻常文谈。

魏公在永兴，一日，有一幕官来参公，一见熟视，蹙然不乐，凡数月未尝交一语。仪公乘间问公："幕官者公初不识之，胡然一见而不乐。"公曰："见其额上有块隐起，必是礼拜，当非佳士，恁地人缓急怎生倚仗。"

哲宗御讲筵所，手折一柏枝玩，程颐为讲官，奏曰："方春万物发生之时，不可非时毁折。"哲宗亟掷于地，终讲有不乐之色，太后闻之，叹曰："怪鬼坏事，吕晦叔亦不乐其言也。"云不须得如此。

温公在永兴，一日，行国忌香幕次中，客将有事欲白公，误触烛台倒在公身上，公不动亦不问。

韩持国为人凝严方重，每兄弟聚话，玉汝子华议论风生，持国未尝有一言。

邵康节与富韩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韩公每过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节笑曰：无乃为佞乎？韩公亦笑，自是不为也。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庆历中，亲事官乘醉入禁中，上遣内侍谕皇后贵妃使闭阁勿出，后听命不出，贵妃乃直趋上前。明日上对辅臣泣下，枢相乘间启废立之议，独梁相适厉声曰："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其事乃止。

契丹遣使论国书中所称大宋大契丹，以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上诏中书密院共议。当时辅臣多言此不计利害，不从，徒生怨隙，梁庄肃曰："此易屈尔，但答言宋盖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彼国号，今无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贺正使来，复称大契丹如故。

京城界多火，在法放火者一不获，则主吏皆坐罪。民有欲中伤官吏者，至自爇其所居，罢免者纷然。时邵安简为提点府界县镇寨公事，廉得其事，乃请自今非延及旁家者，虽失捕勿坐，自是绝无遗火者，遂著为令。

仁宗时王文正公为谏官，因论王德用所进女口，上曰："正在朕左右。"文正曰："臣之所言正恐在陛下左右。"上色动，呼内侍官，使各赐钱三百贯，令即今便般出内东门。文正谓："不须如此之遽，但陛下知之足矣。"上曰："人情皆一般，若见涕泣不忍去，则朕决不能去之。"既而，上即闲说汉唐间事，又言太宗黜李绩，使其子召用，大是入思虑来，喜见于色，忽内侍来奏云：已出内东门去讫。上复动容。乃起其废郭后也，台臣论列尚美人，上曰："随即斥去矣，岂容其尚在宫中也。"上之英断如此，盛矣哉！

苏子瞻诗有"似闻指麾筑土郡，已觉谈笑无西戎"之句，尝问子瞻，当是用少陵"谈笑无西河"之语？子瞻笑曰：故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冲"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

予一日在陕府官，次年，见一官员与人语，话因及守将怒，一孔目官始效守将奋髯抵掌厉声之状，次又作孔目官皇惧鞠躬请罪，至于学传呼杖直之声。一少年方十二三，冠带在众中坐，忽叱曰："是何轻薄举止。"一坐惊笑，后问知是蔡子正家子弟。

元祐八年，吕大防因讲筵言及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前代人君虽在宫禁中，亦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止欲涉历黄庭，稍冒寒暑；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皆祖宗家法，陛下不须远法前代，只消尽行家法。既而，上退至宫中，笑谓左右曰：吕相公甚次第好。

微仲为人刚而有守，正而不他，辅相泰陵八年，朝野安静。宣仁圣烈上仙，因为山陵使，既回，乃以大观文知颍昌，时元祐甲戌三月也。公既行，而左正言上官均言其以张耒、秦观浮薄之徒撰次国史，以李之纯为中司，来之邵、杨畏、虞策为谏官，范祖禹、俞执中、吕希纯、吴安诗，或主诰命，或主封驳，皆附会风旨，以济其欲。时监察御史周秩及右正言张商英连上疏交攻之，微仲遂落职，犹知随州。秩等攻之不已，至循州安置，未逾岭而卒，人颇冤之。

程伊川尝言医家有四肢不仁之说，其言最近理，下得"仁"字极好。

馆中一日会茶，有一新进曰："退之诗太孟浪。"时贡父偶在座，厉声问曰："'风约一池萍'谁诗也？"其人无语。

苏子瞻一日在学士院闲坐，忽命左右取纸笔，写"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两句，大书小楷行草书，凡写七八纸，掷笔太息曰：好好散其纸于左右给事者。

张文潜尝言，近时印书盛行，而鬻书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负儋。有一士人尽揞其家所有，约百余千，买书将以入京，至中涂，遇一士人取书目阅之，爱其书而贫不能得，家有数古铜器，将以货之。而鬻书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见喜甚，乃曰：毋庸货也，我将与汝估其直而两易之。于是尽以随行之书换数十铜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讶夫之回疾，视其行李但见二三布囊，磊魄然铿铿有声，问得其实，乃詈其夫曰：你换得他这个，几时近得饭吃。其人曰：他换得我那个也，则几时近得饭吃。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绝倒。

刘贡父一日问苏子瞻："'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非阁下之诗乎？"子瞻曰："然。"贡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锁碎又何尝说日月也。"二公大笑。

常秩之学尤长于春秋，或问秩：孙复之学何如？秩曰：此商君法尔，步过六尺与弃灰于道者有诛，大不近人情矣。

周重实为察官，以民间多坏钱为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毁弃民间日近所铸者铜器。时张天觉为正言，极论其不可，恐官司临迫，因而坏及前代古器。重实之言既不降出，愤懑不平，谓同列曰："天觉只怕坏了钹儿磬儿。"

吕晦叔为中丞，一日报在假，馆中诸公因问："何事在假？"时刘贡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个十斋日。"盖指晦叔好佛也。

洛中有一僧欲开堂说法，司马君实夜过邵尧夫云："闻富彦国、吕晦叔欲往听此，甚不可，但晦叔贪佛已不可劝，人亦不怪，如何劝得彦国。"尧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后月余，彦国招数客共饭，尧夫在焉，因问彦国曰："主上以裴晋公之礼起公，公何不应命。又闻三遣使，公皆卧内见之。"彦国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尧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开堂，以片纸见呼即出，恐亦未是。"彦国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神宗时，韩子华为中丞，劾奏宰臣富弼：人言张茂先为先帝子，而弼引为管军。郑公丐罢，子华亦待罪。仍牒阁门更不称中丞，及不朝参。今中书密同谏议以为管军人无间言，绛欲以危言中伤大臣，事既无根，徒摇众听，兼绛举措颠倒，不足以表率百官，于是子华削职知蔡州，子方亦请外知荆南。敕过门下，何郯知封驳事，封还，子方乃留。

仁宗时，梓州妖人白彦欢能依鬼神作法，以诅人至有死者，狱上请谳，皆以不见伤为疑，梁庄肃曰："杀人以刃尚或可拒，以诅则其可免乎？"竟杀之。

张尧佐以温成之故复除宣徽使，唐质肃时为御史里行，争之不可得，求全台上殿，不许，求自贬，不报，于是劾宰相并言事官皆附会缄默，乃又援致旧臣。帝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子方犹立殿上，梁庄肃为枢副，曰："宰相岂御史荐耶？"叱使下殿，殿上莫不惊愕相视。于是贬春州别驾，又改英州，宰相谏官明日亦皆罢逐。

真宗不豫，荆王因问疾留宿禁中，宰执亦以祈禳内宿，时御药李从吉因对荆王叱小黄门，荆王怒曰："皇帝服药，尔辈敢近木围子高声？"以手中熟水泼之。从吉者自言与李文定是族人。仁宗既即位，从吉使其徒乘间言于上曰：顷时先帝大渐，八大王留禁中者累日，宰执恐有异谋，因八大王取金盂熟水，李迪以墨笔搅水中，八大王疑有毒药，即时出禁中去。上曰：不然，安有是事？若八大王见盂中黑水，便不会根究？翰林司且渲笔在熟水中也，则甚计策？当时八大王才到禁中，便要出去，却是娘娘留住，教只在禁中，明日即去。直是无此事，必是李从吉唆使尔辈来说。上即位未及一年，英悟已如此。

余少时尝与文潜在馆中，因看《隋唐嘉话》，见杨祭酒赠项斯诗云：度度见诗诗总好，今观标格胜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因问诸公：唐时未闻项斯有诗名也。文潜曰：必不足，观杨君诗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类也。

韩庄敏一日来予子弟读书堂，遍观子侄程课，喜甚，谓门客曰："举业只须做到这个地位，有命时尽可及第。自此当令日日讲五经，依次第观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无命时，虽工无益。"

东坡在雪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西人皆作吼音）。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得甚底。对曰：我爱他道天下

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秦观南迁，行次郴道，遇雨，有老仆滕贵者久在少游家，随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后，泥泞不能进，少游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蹩跚策杖而至。视少游叹曰：学士学士，他门取了富贵，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来陪奉他门，波波地打闲官，方落得甚声名。怒而不饭，少游再三勉之曰：没奈何。其人怒犹未已，曰：可知是没奈何。少游后见邓博文，言之大笑，且谓邓曰：到京见诸公不可不举似，以发一笑也。

子瞻爱杜牧之《华清宫诗》，自言凡为人写了三四十本矣。

仁宗时，大名府有营兵背生肉，蜿蜒如龙。时程天球判大名，囚其人于狱，具奏于朝。上览其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赘耳。即令释之。后其兵辄死，上颇疑焉。一日对辅臣言，大名府兵士肉生于背，已是病也，又从而禁系，安得不死。又其后，天球在延州累立功，上欲大用，辄曰：向来无故囚人，至今念之也。

元符三年，立贤妃刘氏为后，邹至完上疏言不当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会载书犹首曰无以妾为妻，况陛下之圣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万一自此以后士大夫有以妾为妻者，臣僚纠劾以闻，陛下何以处之，不治则伤化败俗，无以为国，治之则上行下效，难以责人，先帝在位动以二帝三王为法，今陛下为五伯之所不为者。哲宗读至此，震怒，诏浩言多狂妄，事实不根，除名勒停，新州羁管。当时人见至完之贬大峻，而未见其疏，遂有士人伪为之者，不乐至完者录其伪本以进，有商王桀纣之语，言至完外以此本矫示于人以邀名，其实非也。上愈怒，故行遣至完尝所往来之人甚众。

曾纡云，山谷用乐天语作《黔南诗》。白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原。山谷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白云：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飧，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山谷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白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到，何以开忧颜。山谷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纡爱之，每对人口诵，谓是点铁成金也。范寥云寥在宜州尝问山谷，山谷云：庭坚少时诵熟，久而忘其为何人诗也，尝阻雨衡山尉厅，偶然无事信笔戏书尔。寥以纡“点铁之语”告之，山谷大笑曰：乌有是理，便如此点铁。

人问邵尧夫：“人有洁病，何也?”尧夫曰：“胸中滞碍而多疑耳，未有人天生如此也，初因多疑积渐而日深，此亦未为害，但疑心既重，则万境皆错，最是害道，第一事不可不知也。”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纡尝以书劝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仆服之，殆是晴云之在川谷，安得霹雳火也。

山谷之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宁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岁当鏖战取封侯，因作小词云：诸将说封侯，短笛长吹独倚楼，万事总成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似今秋胜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椅栏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亲见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尝作亥卯未胖肫，又作未酉亥胖肫，寥皆得享之。

王沂公每见子侄语话学人乡音，及效人举止，必痛抑之，且曰：不成。登对后亦如此。

李公择每饮酒至百杯即止，诘旦见宾客，或回书问，亦不病酒，亦无倦色。

老苏初出蜀，以兵书遍见诸公贵人，皆不甚领略。后有人言其姓名于富韩公，公曰：此君专劝人行杀戮以立威，岂得直如此要官职做。

忠宣公范尧夫居常正坐，未尝背靠着物，见客处有数胡床，每暑月蒸湿时，其余客所坐者，背所着处皆有污渍痕迹，惟公所坐处常干也。公所着衣服每易以瀚濯，并无垢腻，履袜虽敝，亦皆洁白。子弟书室中皆坐草缚墩子或杌子，初无有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修饰边幅，其衣巾常整整然，公未尝以目视之。每遇筵会，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饮尽而后已，惟劝至此幕客，一举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洁其服而进。予每举此以戒吾家子侄。

王荆公《谢公墩诗》云：千枝孙峄阳，万本母淇奥，满门陶令株，弥岸韩侯簌。贡父云不成语。

张天觉好佛而不许诸子诵经，云彼读书未多，心源未明，才拈着经卷便烧香礼拜，不能得了。

范蜀公镇每对客，尊严静重，言有条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苏子瞻则掀髯鼓掌，旁若无人，然蜀公甚敬之。一日，有客问公：何为不重黄庭坚？公曰：鲁

直，一代伟人，镇之畏友也，安敢不加重。又问：庭坚学佛有得否？公曰：这个则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学得。

彭汝砺久在侍从，刚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妇，有姿色器资，承顺惟恐不及，后出守九江，病中忽索纸笔大书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妇，从今以往，不打这鼓。投笔而逝。

晏文献公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纳侍儿公甚属意。先字子野，能为诗词，公雅重之，每张来即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其后王夫人浸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碧牡丹词》，令营妓歌之，有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之句，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不复谁何也。

陈莹中云，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

一长老在欧阳公座上见公家小儿有小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

裕陵尝因便殿与二三大臣论事，已而言曰：尝思唐明皇晚年侈心一摇，其为祸有不胜言者，本朝无前代离宫别馆，游豫奢侈非特不为，亦不暇为也，盖北有狂虏，西有黠羌，朝廷汲汲然左枝右梧，未尝一日不念之。二虏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比之汉唐最为强盛。大臣皆言：陛下圣虑及此，二虏不足扑灭矣。上曰：安有扑灭之理，但用此以为外惧则可。

温公无子又无姬侍，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乐时至独乐园，于读书堂危坐终日，常作小诗，隶书梁间云：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其回人简有云：草妨步则薙之，木碍冠则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与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见公存心也。

石曼卿一日在李驸马家，见杨大年写绝句诗一首云：折戟沈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后书义山二字。曼卿笑云：昆里没这般文章。涂去义山字，书其榜曰牧之。盖两家集中皆载此诗也，此诗佳甚，但颇费解说。

熙宁四年，吕诲表乞致仕，有曰：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后先，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浸成风痹，遂难行步，非徒惮跖盭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柰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逃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政。於戲，献可之论可谓至矣。

周种言，垂帘时，一日早朝，执政因理会事，太皇太后命一黄门于内中取案上文字来，黄门仓卒取至，误触上幞头坠地，时上未着巾也，但见新剃头撮数小角儿，黄门者震惧，几不能立，旁有黄门取幞头以进，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问。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是错。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又言，一日辅臣帘前论事甚久，上忽顾一小黄门，附耳与语，小黄门者既去，顷之复来，亦附耳而奏，上忽矍然而兴。俄闻御屏后小锣钹之声交作，须臾即止，上复出，一黄门抱上御椅子，再端拱而坐，直待奏事毕乃退，太皇亦顾上笑。

章子厚为侍从时，遇其生朝会客，其门人林特者亦乡人也，以诗为寿，子厚晚于座上取诗以示客，且指其颂德处云：只是海行言语，道人须道，著乃为工。门人者颇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画工传神，以其不似命别为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画工怒曰，若画得似后，是甚模样。满坐哄然。

章子厚，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苏子瞻尝与子厚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之语，子厚谓其讥已也，颇不乐。

熙宁中，有荐华山陈戬者，博学知治乱大体，三十年不出户庭，邻人有不识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对便坐，上先览其所进时议，甚喜之，至是命坐赐茶，戬乃越趄皇恐，谢不敢者再三，云上有鸱尾，乞陛下暂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对辅臣亦未尝言及。一日，忽有旨赐束帛，令还山。

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或云自王文穆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于他处，后浸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继用事，为人窃去如前两书，今馆中有其名而亡其书也，顷时尚见其他小说，往往互见，今皆为人节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予一日道过毗陵，舍于张郎中巷，见张之第宅雄伟，园亭台榭之胜，古木参天，因爱而访之。问其世家，则知国初时有张佖者，随李煜入朝，太宗时佖在史馆，家常多食客。一日，上问：卿何宾客之多，每

日聚说何事？佖曰：臣之亲旧多客都下，贫乏绝粮，臣累轻而俸有余，故常过臣，饭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彼更以为羹美，故其来也，不得而拒之。一日，上遣快行家一人，伺其食时直入其家，佖方对客饭，于是即其座上取一客之食以进，果止粝饭菜羹，仍皆麄纹陶器，上喜其不隐，时号菜羹张家。佖三子，益之、温之、查之，皆尝为郎官，至今彼人呼其所居曰张郎中巷。

唐子方为人刚直，既参大政，与介甫议事每不协。尝与介甫议杀人伤者许首服，以律案问免死，争于裕陵之前，介甫强辩，上主其议，子方不胜愤懑，对上前谓介甫曰："安石行乖学僻，其实不晓事，今与之造化之柄，其误天下苍生必矣。"上以其先朝遗直，骤加登用，亦不之罪。既而，子方疽背而死，方其病革，车驾幸其第以临问之，子方已昏，不知人，忽闻上至，开目而言曰："愿陛下早觉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坏却。"上首肯之，问其家事，无一言。及薨，又幸其第，见其画像不类，命取禁中旧藏本以赐其家，上有昭陵御题"直哉若人，为国砥柱"八字，印以御宝，下有昭陵御押字，予尝亲得见焉。其家传有云，子方一日见介甫诵华严经，因劝介甫不若早休官去，介甫问之，子方曰："公之为官止是作业，更做执政数年，和佛也费力。"介甫不答。一日，子方在朝假，介甫乃以子方之言白于上，将以危之，上大笑而止。

绍圣改元，九月，禁中为宣仁作小祥道场，宣隆报长老升座，上设御幄于旁以听。其僧祝曰：伏愿皇帝陛下爱国如身，视民如子，每念太皇之保佑，常如先帝之忧勤，庶尹百僚谨守汉家之法度，四方万里永为赵氏之封疆。既而，有僧问话云：太皇今居何处？答云：身居佛法龙天上，心在儿孙社稷中。当时传播，人莫不称叹。于戏，太皇之圣，华夷称为女尧舜，方其垂帘，每有号令，天下人谓之快活条贯。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初夜，开宝寺塔表里通明彻旦，禁中夜遣中使赍降御香，寺门已闭，既开，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无所见，去寺渐明。后二日，宣仁上仙。

尝闻祖父言，每岁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东岳祠下，谓之朝拜。嘉祐八年，祖父适以是日至祠下，言其日风寒已如深冬时，至明日，地皆结冰，寒甚，几欲裂面堕指，人皆闭户，道无行迹。日欲入，忽闻传呼之声自南而北，仪卫雄甚，近道人家有自户牖潜窥者，见马高数尺，甲士皆不类常人，伞扇车乘皆如今乘舆行幸，望庙门而入，庙之重门皆洞开，异香载路，有丈夫绛袍幞头坐黄屋之下，亦微闻警跸之声，亦有言去朝真君回来，又有云真君已归，皆相顾合掌，中夜方不闻。人语又明日，天气复温，皆挥扇而行。后数日，方闻昭陵其日升遐。

昭陵上宾前一月，每夜太庙中有哭声，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坏。

杜少陵《宿龙门诗》有云：天阙象纬逼。王介甫改阙为阅，黄鲁直对众极言其是，贡父闻之曰：直是怕他。

刘贡父尝言，人之戏剧极有可人处。杨大年与梁周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戏谓大年曰：这老亦待留以与君也。朱于后亟摇手曰：不要与。众皆笑其捷，虽一时戏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

今上初登极，群臣班列在庭，忽一朝士大叫数声仆地不知，人扶未出殿门气已绝。

予顷时于陕府道间，舍于逆旅，因步行田间，有村学究教授二三小儿，闲与之语，言皆无伦次。忽见案间有小儿书卷，其背乃蔡襄写《洛神赋》，已截为两段，其一涂污已不可识，问其何所自得，曰吾家败笼中物也，问更有别纸可见否，乃从壁间书夹中取二三十纸，大半是襄书简，亦有李西台川笺所写诗数纸，因以随行白纸百余幅易之，欣然见授。问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尝为大官，吾父罢官归死于此，吾时年幼，养于近村学究家，今从而李姓，然吾祖官称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顷时如此纸甚多，皆与小儿作书卷及糊窗用了。会日已暮，乃归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途，不及再往，至今为恨也。

先公尝言，顷见李公择云，曾于高邮道上，时正午暑，见临清流有竹篱苑屋，望之极雅洁，前有修竹长松。二道士临流奕棋于松阴间，其一疏髯秀目，其一美少年，肌体如玉，见公择来皆欣欣然与之语。则凡俗鄙俚，入其茅屋下，往往堆积稿秸罂缶之类，观其寝处秽污如仆厮。然忽问予能饮否，予曰粗能之，其少年道士徐起取酒，既而酒如米泔且将臭败，于树间摘小毛桃子数枚置案上，予疑其仙也，乃危坐敛衽，满引不敢辞。其盛酒物乃一大盆，饮于破陶器中，徐顾予仆曰：此人亦得。乃与之酒一陶器。二道士先醉，长啸而入，予愈疑焉。既别数里许，询道旁人家，曰：二人者，里胥之子也。在城中出家，今其父死，归谋还俗而分其家财耳。

庆历中，胡瑗以白衣召对，侍迩英讲易，读"乾元亨利贞"，不避上御名，上与左右皆失色，瑗曰：临文不讳。后瑗因言孟子民无"恒"产读为"常"，

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盖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积久而读熟，虽曰尊经，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为允。上尝诏其修国史，瑗乃避其祖讳不拜。

旧制讲读官坐而讲读，别置书策于御案上。仁宗时，一日，讲读官已班立，俟上出，久之，忽有内侍官自御屏后出，大声曰：“有圣旨，今后讲筵官起立，御案前讲读。”自是遂为定制。至神宗朝，王安石为侍读，以言道之所存，请复赐坐，有旨下礼官议，韩维以谓当赐坐，刘攽以谓不可，纷争不已，议于上前，维曰：“今有时禁中宣长老说法，犹升高踞坐，吾儒讲圣人大中至正之道，乃独不得坐耶？”攽曰：“彼髡徒何知，自是朝廷不约束耳，维读圣人书，乃亦欲如彼髡无君臣上下乎？安石非为道，为己重耳。”于是安石之请不行。至元祐初，程颐复请坐讲，太皇曰：“皇帝幼冲，岂可先教改动前人制度。”有旨令不得行。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范纯仁卒，其遗表有曰：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于精微，摅仁心于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正邪之归，搜抉幽隐以尽才人，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毋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毋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皆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圣恩而特叙。尚使存没，犹玷瑕疵，又复不解疆场之严几，空帑藏之积，有城不守，得地难耕。凡此数端，愿留圣听。此李之仪端叔之文也。上令大书此表留禁中，章惇由是再贬雷州司户，端叔后坐党籍，终身废弃。

黄庭坚宜州之贬也，坐为《承天寺藏记》。

张舜民彬州之贬也，坐进《兵论》。世言“白骨似山沙似雪”之诗，此特一事耳。《兵论》近于不逊矣。舜民尝因登对云：臣顷赴潭州任，因子细奏陈神宗感疾之因。哲宗至于失声而哭。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开五丈河，数处波浪涌起，亦有声如潮水，高丈余，数日而止。

富丞相一日于坟寺剃度一僧，贡父闻之，笑曰：彦国坏了几个才度得一个。人问之，曰：彦国每与僧对语，往往奖予过当，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祸者，攽目击数人矣，岂非坏了乎？皆大笑，然亦莫不以其言为当。

赵悦道罢政闲居，每见僧至，接之甚有礼。一日，一士人以书贽见公，读之终卷，正色谓士人曰：朝廷有学校有科举，何不勉以卒业，却与闲退之人说他朝廷利害。士人皇恐而退。后再往，门下人不为通，士人谓阍者曰：参政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阍者曰：寻常来相见者，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只是重他袈裟。士人者笑曰：我这领白襕直是不直钱财。阍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辍不得些，少来看孔夫子面。人传以为笑。

元祐五年，先公为契丹贺正使，虏主问：范纯仁今在朝否？先公曰：纯仁去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又问：何故教出外？先公云：纯仁病足不能拜，暂令补外养病尔。又问：吕公著如何外补？先公云：公著去年卒于位，初不曾外补。乃咨嗟曰：朝廷想见阙人。先公曰：见不住召用旧人。先是，虏主闻先公言纯仁以足疾外补，乃回顾近立之人微笑。先公既北归，不敢以是载于语录，尝因便殿奏陈，上微语曰：因通书说与纯仁。著未几，先公捐舍。八年，纯仁再入相，上首以此告之，且曰曾令李某通书说，纯仁曰不曾得书。

顷时，都下有一卖药老翁，自言少时尝为尚书省中门子，门旁有土地庙，相传为大将军庙，灵应如响，庙有断碑，题额篆汉大将军王公之碑，龛在壁间，堂后官香烛牲酒无虚日，亦沾及阍者，每有一除拜，必先示朕兆。一夜，闻群鬼聚语，或哭或笑，或曰：他运既当限只得此来，怎奈何朝廷去里。一曰：社稷如此，又待如何。其一曰：改东作西，几时定叠。至晓方不闻，声不数日果有拜相者。

元祐五年，文太师自平章军国重事致政而去。初，潞公再入，刘挚于帘前言王同老所入札子皆文彦博教之，乞行下史官改正。宣仁曰：此大不然也，吾于此事熟知之矣。仁宗时乞立英宗为嗣者文太师也，后策立英宗者韩相公也，功不相掩，不须改史。宣仁既退，叹曰：刘左丞幸是好人，何故如此？挚既相，故潞公力求退，麻既入，御批纸背有云：音声不遐，尚有就问之礼，几杖以俟，伫陪亲祀之朝，勿以进退之殊云云。后学士院入此五句下添“而废谋猷之告”。潞公年九十二，至绍圣五年卒。公逮事四朝，七换节钺，为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知永兴、大名、秦州者再，两以太师致仕，五判河南，出将入相者五十余年，可谓功德兼美，既而党论兴，无所不有矣。

莘老入相不及一年而罢，坐父死不葬，后莘老作家庙记自辩，刘器之为其集之序。

建中靖国辛巳，都下有一僧行诵《法华经》，昼夜不停声，虽大雨雪亦然，行步极缓，问之不应，招之不来，有人随其后行，亦无止宿处，每诵数十句即长叹一声曰：怎奈何无人知者。

元祐丁卯十一月雪中，予过范尧夫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见，因众人论说民间利害，公甚喜。书室中无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来，公与坐客各举两大白，公曰：说得通透后，令人心神融畅。

或问范景仁何以不信佛，景仁曰：尔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后为信耶？

司马君实尝言，吕晦叔之信佛近夫佞，欧阳永叔之不信近夫躁，皆不须如此，信与不信才有形迹便不是。

裕陵尝问温公：外议说陈升之如何？温公曰：二相皆闽人，二执政皆楚人，风俗如何得近厚？又问：王安石如何？温公曰：天资僻执，好胜不晓事，其拗强似德州，其心术似福州。上首肯微笑。又尝称吕惠卿美才，温公曰：惠卿过于安石，使江充、李训无才，何以动人主。

司马君实与吕吉甫在讲筵，因论变法事至于上前纷拏，上曰：相与讲是非，何至乃尔？既罢讲，君实气儿愈温粹，而吉甫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人言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着？

赵先生，蔡州人，后往来无定，苏子由诸公极爱重之。尝言人将发不惟门户有旺，相视仆史辈亦可知，洛中士大夫家仆史往往皆官样。吾尝观主人将兴，其仆史辈必气宇轩昂，仍忠勤不为过；主人将替，仆史辈纵不偷钱，便一身疙瘩。周世宗与本朝艺祖方潜龙时，识者识其门下人皆是节度使。

赵先生能使人梦寐中随其往，以观地狱宝灵。长老不信，欲往观之，先生与之对趺坐，命长老合眼正念，人视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顷，而觉长老者流汗被体，视先生合掌作战悸之状，人问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桥问银铺李员外如何，既而，人回曰：今早殂矣。明日，长老遂退院而去。

京师慈云有昙玉讲师者，有道行，每为人诵《梵纲经》及讲说因缘，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一日与赵先生同在王圣美家，其僧方讲说，赵谓僧曰：立尔后者何人？僧回顾，愕然者久之。自是僧弥更修谨，除斋粥外粒米勺水不入口，人有招致，闻命即往，一钱亦不受。

熙宁壬子九月，华山阜头岭崩，声震数十里，西岳祠门户皆震动，钟鼓成声，陷千余家，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百八十尺。

今宣德门即正阳门，自明道元年十二月改此名，今得七十年，民间但呼正阳门也。

明肃既上宾，时遗诰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军国大事内中商量。阁门促百官班贺皇后，时蔡齐为中丞，厉声叱曰：谁命汝来，不得追班。阁门吏皇惧而退。既而执政入奏：今皇帝二十四岁，何必更烦太后垂帘，岂有女后相继之理。议未定，御史庞籍奏言：适已将垂帘仪焚了矣，敢有异议，请取旨斩于庭。左右震栗，后自屏后曰：此间无固必于是，删去遗诰中内中与皇太后商量一节。当时仓卒中，实自蔡齐先发之。

刘贡父言，每见介甫道《字说》，便待打诨。

张文潜言，尝问张安道云：司马君实直言王介甫不晓事是如何？安道云：贤只消去看《字说》。文潜云：《字说》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思处。安道云：若然，则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潜大笑。

大参陈彭年以博学强记受知，定陵凡有问，无不知者，其在北门因便殿赐坐，对甚从容，上因问：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齐也。上问：见何书？曰：春秋少阳。即令秘阁取此书，既至，彭年令于第几板寻检，果得之，上极喜，自是注意，未几执政。

程颐一日在讲筵，曰：闻有旨召江西僧元某，不知何为。泰陵曰：闻其有禅学，故召来欲一见之。颐曰：臣所讲者，君臣父子仁义道德性命之说尽在此矣，不省陛下以何为禅也。上不语，颐又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元某之名如何得达。上复不语，既罢讲，颐即移书两省，谏坡谓：岂可坐视而不救？不惟负两宫之委任，抑且负先帝之厚恩。于是颐称病在假，太皇夜遣使至颐家密传旨，云皇帝既服不是，说书且看先朝面，明日早参。既朝参，又明日当讲，既讲毕，欲退，一中官附耳密奏数语，上曰：风露早寒，可共饮苏合酒一杯。酒未至，上曰：前日召江西僧，何益于治道？已令更不施行。颐曰：人主好佛，未有不为国家之害，陛下知之，社稷幸甚。越数日，又因讲次，颐复奏陈曰：梁武帝英伟之姿，化家为国，史称其生知淳孝笃学勤政诚有之，终其身无他过，止缘好佛一事，家破国亡，身自馁死，子孙皆为侯景杀戮俱尽，可不深戒？上曰：前日江西召禅僧，已曾说与卿，更不施行。颐曰：愿陛下取《梁武帝纪》一看，不然臣当摭其要而上之。上曰：想是如此，卿必不妄言。

近侍一从官，其父本胥也，屡典大藩府，其治刻木辈极严，少有过举即黥配，亲旧有勉之者，则曰：吾岂不知，但吾为民父母之官，岂可见病民者，坐视

而不治也。其为郡所至有声，其父年九十二方卒，官封至宣奉大夫。

张先，京师人，有文章，尤长于诗词。其诗有“浮萍断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之句，脍炙人口，又有“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风弄秋千影”之词，人目为张三影。先字子野，其祖母宋氏，孝章皇后亲妹也，祖逊因是而贵，太宗朝为枢密副使，子野生贵家，刻苦过于寒儒，取高科，甫改秩为鹿邑县以殂。欧阳永叔雅敬重之，尝言与其同饮，酒酣，众客或歌或呼，起舞，子野独退，然其间不动声气，当时皆称为长者，今人乃以张三影呼之。哀哉！欧公为其墓铭。

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庭坚一日过范景仁，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只尺，皆不闻。庭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公不悦。

神宗一日在讲筵，既讲罢，赐茶，甚从容，因谓讲筵官：数日前因见司马光《王昭君古风诗》甚佳，如“宫门铜镂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读之使人怆然。时君实病足，在假已数日矣，吕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从而得此诗。上曰：亦偶然见之。惠卿曰：此诗不无深意。上曰：卿亦尝见此诗耶？惠卿曰：未尝见此诗，适但闻陛下举此四句尔。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

往见曾子固家有《五代政要》一百卷，今人家难得之，颇恨无笔力传写。尝爱世宗自改《赐江南书》有曰：但存帝号，何爽岁寒，倪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语意雄伟，真得帝王大体。盖是嗣王欲削尊称，求缓师也。

黄庭坚年五岁已诵五经，一日，问其师曰：人言六经，何独读其五？师曰：春秋不足读。庭坚曰：于是何言也，既曰经矣，何得不读。十日成诵，无一字或遗，其父庶喜其警悟，欲令习神童科举，庭坚窃闻之，乃笑曰：是甚做处。庶尤爱重之。八岁时，有乡人欲赴南宫试，庶率同舍饯饮，皆作诗送行，或令庭坚亦赋诗，顷刻而成，有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钱穆父尝言，顷在馆中有同僚曹姓者，本医家子，夤缘入馆阁，不识字且多犯人。钱一日，因诵子瞻诗，曹矍然曰：每见诸公喜此人，不知何谓。或言其文章之士也，曹曰：吾近得渠作诗，皆重叠用韵，全不成语言。钱恐人作伪，命取以观之，乃子瞻醉中写少陵《八仙歌》，钱曰：此少陵诗，子瞻写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吃棒。一日诸公过其家，观其所藏书画，其家多货，虽真赝相半，然尤物甚多，有虞世南写《法华经》，褚河南写《闲居赋》，临《兰亭》，云其父得于天上，盖锡赉之物也。诸公爱玩不能去手，又有阎立本粉画罗汉横轴，上各有赞，字画皆真楷可喜，乃唐时帝王御制，不知何帝所作，皆有小长印“御制之宝”，两头皆尖如橄榄核状，外标首题云“应真横轴”，曹问坐客何故为应真，或对曰真即罗汉也，曹曰好好地团甚谜，亟命易去，自题云“十八大阿罗汉”。或言“应真横轴”四字亦是名人书。

晏临淄，临川人，其未生时，有仙人曹八百见其父固，谓之曰：上界有真人当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贫。临淄公既显，其季弟颖自幼亦如临淄公警悟，章圣闻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宫沼瑞莲赋》，大见称赏，赐出身，授奉礼郎。颖闻之，走入书室中，反关不出，其家人辈连呼不应，乃破壁而入，则已蜕去。案上有纸大书小诗二首，一云：兄也错到底，犹夸将相才，出缘何日了，了却早归来。一云：江外三千里，人间十八年，此行谁复见，一鹤上辽天。其年十八岁也。章圣御篆“神仙晏颖”四字赐其家。

李觏，字泰伯，盱江人，贤而有文章，苏子瞻诸公极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饮酒作文，古文弥佳。一日，有达官送酒数斗，泰伯家酿亦熟，然性介僻不与人往还，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无计得饮，乃作诗数首骂孟子，其一云：完廪捐阶未可知，孟轲深信亦还痴，丈人尚自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李见诗大喜，留连数日，所与谈莫非骂孟子也，无何，酒尽，乃辞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闻之，再往，作《仁义正论》三篇，大率皆诋释氏，李览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后极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怀。闻者莫不绝倒。

泰伯一日与处士陈烈同赴蔡君谟饭，时正春时，营妓皆在后圃卖酒，相与至筵前声喏，君谟留以佐酒，烈已不乐，酒行，众妓方歌，烈并酒掷于案上，作皇惧之状，逾墙攀木而遁。时泰伯坐上赋诗云：七闽山水掌中窥，乘兴登临对落晖，谁在画楼酤酒处，几多呜橹送潮归。晴来海色依稀见，醉后乡心积渐微，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檀板便惊飞。既而，烈闻之，遂投牒云：李觏本无士行，辄篕宾筵，诋释氏为妖胡，指孟轲为非圣。按吾圣经云：非圣人者，无法，合依名教，肆诛市朝。君谟览牒，笑谓来者云：传语先生今后不使弟子也。君谟后每会客，必以示坐上，以供一笑云。

张文潜尝云，子瞻每笑“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右军方熟眠”，谓汤焬了王羲之也。文潜戏谓子瞻：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子瞻云：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文潜曰：云白堕既是一人，莫难为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文潜曰：毕竟用得不当。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汉理会，却来此间厮魔。盖文潜时有仆曹某者，在家作过，亦去，失酒器之类，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丈移取会也。坐皆绝倒。

刘贡父平生不曾议人长短，人有不韪，必当面折之。虽介甫用事，诸公承顺不及，惟贡父屡当面攻之，然退与人言，未尝出一语，人皆服其长者，虽介甫亦敬服之。

黄鲁直尝云，《高祖纪》“恐能薄”止是才能之能，合作奴登切，孟坚不必解说。彼音奴来切者，三足鳖也，徐浩诗“法士多环能”却在来字韵押，乃是僧似鳖尔。

予尝见苏子瞻一帖云：岁行尽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青荧。“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一日，对贡父举此，贡父云：前数句是夜行迷路，误入田螺精家中来。

黄育，字和叔，鲁直叔父也。为童儿时，其伯氏长善将诸儿出行，天骤雨，长善问诸儿：“‘日在雨落，翁婆相扑’是何语。”和叔曰：“阴阳不和也。”时年七岁矣。

朱康叔送酒与子瞻，子瞻以简谢之云：酒甚佳，必是故人特遣下厅也。盖俗谓主者自饮之酒为不出库。

范尧夫帅陕府，有属县知县因入村至一僧寺少憩，既饭，步行廊庑间，见一僧房颇雅洁，阒无人声，案上有酒一瓢，知县者戏书一绝于窗纸云：尔非慧远我非陶，何事窗间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风竹影萧萧。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在县，理屈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字粘于状前，诉于府，且曰：某有施主某人昨日携酒至房中，值某不在房，知县既至，施主走避，酒为知县所饮，不辞但有数银杯，知县既醉，不知下落，银杯各有镌识，今施主迫某取之，乞追施主某人与厅吏某人鞫之。尧夫曰：尔为僧，法当饮乎？杖而逐之。且曰果有失物，令主者自来理会。持其状以示子侄辈，曰：尔观此，安得守官处不自重。即命火焚之，对僚属中未尝言。及后，知县者闻之，乃修书致谢，尧夫曰：不记有此事，自无可谢。还其书。

张子颜少卿晚年，尝目前见白光闪闪然，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颜信之弥谨，乃不食肉，不饮酒，然体瘠而多病矣。时泰陵不豫，汪寿卿自蜀入京诊御脉，圣体极康宁，寿卿医道盛行，其门如市。子颜一日从寿卿求脉，寿卿一见大惊，不复言，但授以大丸数十小丸千余粒，祝曰：十日中服之当尽，却以示报。既数日，视所见白衣人，衣变黄而光无所见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饮酒，又明日，俱无所见，觉气体异他日矣。乃诣寿卿以告，寿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为肺所克。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气一不固，自然有所睹。吾之大丸实其脾，小丸补其心，肺为脾之子，既不能胜其母，其病自当愈也。子颜大神之，因密问所诊御脉如何，寿卿曰：再得春气脉当绝，虽司命无如之何。时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三年正月，泰陵晏驾。寿卿后入华山，年已八十余矣。

昭陵上仙之日，金陵城外有人闻数千百人吹箫，声自空中过，久之方寂然。

崇宁改元之明年，蔡丞相既迁左揆首，令议天下州县皆建佛刹，以崇宁为额。时石豫为中丞，其门人陈确贤士也，夜过豫，问豫曰：中丞岂可坐视。豫曰：少待数日，看行与不行。未几，豫招确，谓之曰：前夕之言今早已纳札子矣，上甚喜。乃是乞诏州郡仍置崇宁观。

崇宁三年四月，大内火，宰辅请以司马光等三百九人姓名大书刻石于文德殿门，谓之元祐党人，凡元符三年应诏直言人为邪等，附党籍于刑部，云以禳火灾。其年罢科举，颁三舍法于天下。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庙庭，坐颜孟之下十哲之上，驾幸学，亲行奠谒，或谓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

四年正月，元度引兄嫌，以资政知河南府，送车塞道，凡三日始见绝宾客，然后得行，禁中给赐之人络绎于路，观者荣之。

明年彗星见，其长亘天，禁中窗户洞明与其他处不同，连夜诏毁文德殿门石籍，宫门方开，有旨取刑部籍入，或云亦焚之。

铁围山丛谈

[宋]蔡 絛撰 冯惠民整理

《铁围山丛谈》六卷，宋末蔡絛撰。蔡氏系蔡京之子，曾代父执政，位居显要，后被流放至广西白州铁围山附近，故以山名书。此书记载北宋太祖至南宋高宗十朝历史，“二百年间轶事，无不详志备载，亹亹动听”。然书中“多为其父文过饰非”，对其家“侫幸滥赏、可丑可羞之事，反皆大书特书以为荣”，其是非颠倒之处在在有之。此书通行版本较多，本整理本以民国石印《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版本。文中夹注为原本所有，一并标点整理。

卷 一

太祖皇帝应天顺人，肇有四海，受禅行八年矣。当乾德之五祀，而五星聚于奎，明大异常。奎下当曲阜之墟也。时太宗适为兖海节度使，则是太宗再受命(别本并有“也”字，张本“受命”下校增“之祥”二字。凡吴本、张本并同者，例以别本概之，非于吴、张外，更有一本也)。此所以国家传祚圣系，皆自太宗。应符既同乎汉祖，而卜年宜过于周历矣。

仁庙晚未得嗣，天意颇无聊，稍事燕游。一日于后苑龙翔池南作两小亭，东一亭曰迎曙。未几，立皇侄为皇子，而赐名适与亭名合。不一年即位，是为英宗。

神宗当宁，已负疾。一日，后苑池水忽沸，且久不已。神宗为睥睨而不乐。有抱延安郡王从旁过者，池沸辄止，莫不骇异。未几，延安郡王即位（别本并无“郡王”二字），是为哲宗。

哲庙元符时，邓王薨，祈嗣于泰州徐守真世号“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询其故，即大书“吉人”二字上之，一时莫晓。后端王继立，始悟吉人者，太上皇御名也。

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鲁公朝夕危惧，保持甚至。宣和庚子，有孙宗鉴者，时为紫微舍人，密语鲁公曰（吴本“密”作“私”）：“公毋虑。昔哲庙恶百官班联不肃，而后台吏号知班者必赞言端笏立定，又顷有八宝矣。今复增而九之，且名之曰‘定命宝’。春宫盖始封定王，世次则九（吴本“则”作“为”），则立定之语，九宝之兆，天其命之矣。”鲁公颔之。后宗鉴之言果应（别本“果应”并作“信”）。

政和间，太上诸皇子日长大，宜就外第，于是择景龙门外地辟以建诸邸，时郓王有盛爱，故宦者童贯主之。视诸王所居，侈大为最，乃中为通衢，东西列诸位，则又共为一大门，锡名曰“蕃衍宅”，悉出贯意。时愚甚惧（吴本“愚”作“议”），盖取《诗》之《叙》“蕃衍盛大”而下句，则识者深疑之，亦知其旨意之属在郓邸而已。后及都城倾覆，然第三位乃今上，果中兴（张本云“然第王位也”，无“乃”字）。

宣和岁乙巳冬十二月，报北方寒盟。二十有三日，上皇有旨内禅。时去岁尽不数日。故事，天子即位逾年即改元，于是中书拟进，取“日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请号年曰“靖康”焉。靖康之初，今上在康邸，因出使讲解而威德暴天下，故识者多疑以为靖康于字为“十二月立康”也。是后一年而中兴。

太上皇既北狩，久不得中原音问（别本“久”并作“略”），以宗社为念。久之，一旦命皇族之从行者食，御手亲将调羹，呼左右俾出市茴香。左右偶持一黄纸以包茴香来（吴本“持”作“拾”）。太上就视之，乃中兴赦书也。始知其事，于是天意大喜，又谓：“夫茴香者，回乡也。岂非天乎?”（吴本“乎”作“意”。）于是从行者咸拜舞称庆。其后虽八骏忘返，然鸾舆竟还矣。中兴岁戊辰冬十有一月得之于韦侯许者，慈宁皇太后之犹子也。顷得罪高凉，召还，道过于此（案《宋史》韦太后弟渊。渊子三人，讯、谦、说，无名许者。考讯，绍兴中官至达州刺史，坐过，用太后旨降武德郎，与岭外监当，则“许”盖“讯”字之误。诸本俱同，姑仍之）。副车弟（案《愧郯录》云“副车，盖谓其弟倅，尚徽宗女茂德帝姬

云"）尝得太祖赐后诏一以藏之。诏曰"朕亲提六师，问罪上党"云云，"未有回日，今七夕节在近，钱三贯与娘娘充作剧钱（案《愧郯录》引此书作"则剧钱"），千五与皇后、七百与妗子（案"妗子"二字，据《愧郯录》增）充节料"。问罪上党者，国初征李筠时也。娘娘即昭宪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呜呼，有以知圣祖不忘本者如此，是安得不兴。

太上以政和六七年间，始讲汉武帝期门故事。初，出侍左右宦者（别本"侍"并作"时"）必携从二物（吴本"从"作"持"），以备不虞。其一玉拳，一则铁棒也。玉拳真于阗玉，大倍常人手拳，红锦为组以系之。铁棒者，乃艺祖仄微时以至受命后，所持铁杆棒也。棒纯铁尔，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别本云"而爪痕至今犹存"）。恭惟神武，得之艰难，一至斯乎？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辇下诸肆，有为丐者不得乞，因倚门大骂为无赖者。主人逊谢，久不得解。即有数十百众，方拥门聚观，中忽一人跃出，以刀刺丐者死（别本"刺"作"剚"），且遗其刀而去。会日已暮，追捕莫获。翌日奏闻，太宗大怒，谓是犹习五季乱，乃敢中都白昼杀人。即严索捕，期在必得。有司惧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之耳。狱将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虽然，第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来。"不数日，尹再登对，以狱词并刀上。太宗问："审乎？"曰："审矣。"于是太宗顾旁小内侍，取吾鞘来。小内侍唯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宁不妄杀人。"

仁宗圣度深远，临事不惧。当宝元、康定之时，西夏元昊始叛，而刘平败死，京师为雨血。及报败闻，上喜曰："天下平安久，故兵将不知战。今既衄，必自警。宜少须之，当有人出矣。"后果胜，而元昊请服。上又曰："国家竭力事西陲累数年，海内不无劳弊。今幸甫定，然宜防盗发，可诏天下为预防也。"会山东有王伦者猋起，转斗千余里，至淮南，郡县既多预备，故即得以杀捕矣。

自秦汉以还，时主能享国多历年所者，独汉武帝在位五十四载（案别本并作"五十五载"。考武帝建元元年辛丑，至后元二年甲午，正五十四载。吴本作"五十五载"，则是庚子即位始也，今并存之）。然末年巫蛊事起，成卫太子之祸。梁武帝在位四十八载，唐明皇在位四十四载（案别本并作"四十五载"。考玄宗以延和元年壬子八月即位，是年即改元先天，至天宝十五载丙申幸蜀，正四十五年，似当以别本为正）。是二君者，亦终有侯景、禄山之乱。而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始终若一。呜乎，休哉（案此条首句"自"字上，别本并有"又"字，连上为一条）。

哲宗即位甫十岁，于是宣仁高后垂帘而听断焉。及浸长，未尝有一言。宣仁在宫中，每语上曰："彼大臣奏事，乃胸中且谓何，奈无一语耶？"上但曰："娘娘已处分，俾臣道何语？"如是益恭默不言者九年。时又久已纳后。至是上年十有九矣，犹未复辟。一旦宣仁病且甚，尚时时出御小殿，及将大渐，谓大臣曰："太皇以久病，惧不能自还，为之奈何？"大臣同辞而奏："愿供张大庆殿。"宣仁未及答，上于帘内忽出圣语，曰："自有故事。"大臣语塞，既趋下，退相视曰："我辈其获罪乎？"翌日，自上命轴帘（吴本无"自"字）。出御前殿，召宰辅，谕太皇太后服药，宜赦天下。不数日，宣仁登仙，上始亲政焉。上所以衔诸大臣者，匪独坐变更，后数数与臣僚论昔垂帘事，曰："朕只见臀背。"鲁公顷为愚道之，亦深叹哲庙之英睿也。

顷有老内侍为愚道，昭陵游幸后苑，每独置一茶床，列肴核以自酌。有得一杯汤赐饮者，时以为宠幸非常，乃张贵妃而已后追谥温成皇后者也。又有老吏，常主睿思殿文字、外殿库事能言，偶得见泰陵时旧文簿注一行，曰："绍圣三年八月十五日奉圣旨，教坊使丁仙现祗应有劳，特赐银钱一文。"呜乎，累圣俭德，类乃如此。

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在藩时玩好不凡（别本并云"嗜玩早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别本"惟"并作"独"）、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吴本无"于是"二字），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初与王晋卿诜、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词，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画学崔白，书学薛稷，而青出于蓝者也。后人不知，往往谓祐陵画本崔白，书学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

太上皇受命，灼为天人，盖多有祥兆，繇是善道家者流事（吴本无"事"字）。晚建上清宝箓宫，延接方士。一日帘前有刘栋者，上其所遇韩真人丹，以献天子。其状如蜡，以手指揭取而服之，翌日则又生无穷也。上曰："汝师赐汝长年丹（别本并无"丹"字），而朕夺之，非朕志也。"当帘前还之。此与秦皇、汉武异矣，可谓盛德也哉。

慈圣光献曹后佐佑仁庙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间盛德之至者也（吴本无"间"字）。其在父母家时，与群女共为捻钱之戏，而后一钱独旋转盘中（别本"独"字上并有"辄"字），凡三日乃止。及晚岁疾病急，顾左右问此为何日。左右对以十月二十日，实太祖大忌日也。后颔之，乃自语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别本并无复句），免烦他百官。"盖谓不欲别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之劳，就是日则免，于是以二十日崩。今人学道，号超脱非常，一旦于死生之际，未必能达变。后之始终若此，岂非天人乎哉。

神庙当宁，慨然兴大有为之志，思欲问西北二境罪。一日被金甲诣慈寿宫，见太皇太后曰："娘娘，

臣著此好否?"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好（别本并云"汝甲甚称好也"）。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则国家何堪矣。"神庙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慈圣光献曹后以盛德著，而宣仁圣烈高后以严肃称。在治平时，英宗疾既愈，犹不得近嫔御。慈圣一日使亲近密以情儁谕之："官家即位已久，今圣躬又痊平，岂得左右无一侍御者耶?"（别本"无一"并作"一无"）宣仁不乐，曰："奏知娘娘，新妇嫁十三团练尔（别本"新妇"下并有"始得"二字），即不曾嫁他官家。"时多传于外朝。

鲁公在北门为承旨，既草哲庙元符末命，于是太上从端邸始即大位（吴本无"始"字），遂有垂帘之举。时钦圣宪肃向后命御药院内侍黄经臣传旨曰："嗣君已长，本不应垂帘（吴本"垂帘"下有"听政"二字），以皇帝圣孝，宫中累日拜请（吴本无"宫中"二字）泣涕不已，今姑循圣意。才竢国事稍定，即当还政，必不敢上同章宪明肃与宣仁圣烈二后，终身称制。卿可依此草诏，明示天下。"当是时，鲁公既唯命，即书所被旨，载诸学士院及家集。是后虽同听断，曾不半岁（吴本作"载"）。永泰灵驾犹未发引，即还就东朝之养矣。外廷或诪张，且不知钦圣盛德之本旨如此。

国朝禁中称乘舆及后妃多因唐人故事，谓至尊为"官家"，谓后为"圣人"，嫔妃为"娘子"，至谓母后亦同臣庶家，曰"娘娘"。又呼掌书命者（别本"者"并作"之首"二字）曰"内侍省次直笔"。内官之贵者，则有曰"御侍"，曰"小殿直"，此率亲近供奉者也。御侍顶龙儿特髻衣襜，小殿直皂软巾裹头，紫义襕窄衫，金束带，而作男子拜，乃有都知、押班、上名、长行之号。唐陆宣公《牓子集》"谏令浑瑊访裹头内人"者是也，知其来旧矣。

天子之制六玺。元丰间得玉矣，行制而未就（吴本无"矣"字、"行"字），至大观时始成之，然但缪篆也。又元符初得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下有脱文）"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是二者，祐陵又自仿为之，悉鱼虫篆也。号传国玺曰"受命宝"，九字玺曰"镇国宝"，合天子之制六玺，是为八宝（别本末并有"者"字）。乃于大观戊子正月元会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礼乐，于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备。及后，政和末，又新作一玺。上曰："八宝者，国家之神器。今再创玺，乃我受命者也。"因诏于阗国上美玉焉。久而得之，为玺九寸，而鱼虫篆。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诏号"定命宝"。是岁戊戌元会，于大庆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傺赴朝请，在殿阁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吴本"欢也"作"可笑"）。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傺、贯主，阿舅黑汗王（别本"黑汗"并作"汗黑"）。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傺、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哈（吴本"哈"作"笑"，张本作"哄"）。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阗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吴本"特"下有"少"字），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其后，遂以玉来上，长径二尺，色逾截肪，诚昔未有也，遂制定命宝。岁余，玉人始告成，精巧视古无别矣。宝与检皆大九寸，盘螭为纽，鱼虫篆文，凡十有六字。于是定命宝合八宝，通号九宝，下诏以为乾元用九之义云。

元圭者，古镇圭也。温润异常，又其色内赤外黑，非世所有，固无足疑。圭上锐而下方，然其末平直，非若后世礼图为圭之太锐也。两旁刻出十二山，正若古山尊制度，亦非若先儒所绘镇圭，乃于圭上刻山者也。凡制作精妙，又非若秦汉器玉所能及。上则皆云雷之文，下平无文，而中一窍，大足容指。其长尺有二寸，正合周尺，彷同晋尺。盖晋得舜庙玉尺，是以知同古尺也。有《制古元圭议》行于世，诚不诬已。元圭传乃丁晋公家物，流落出常卖檐上，士人王提举敏文者，以千七百金售得之，与宦者谭稹。稹得而上之，时政和二年也。上以付鲁公曰："或谓此物古元圭，试为朕验之。"鲁公机务繁，又付之外兄徐若谷，谓吾曰："元圭之制何可考，得非雷楔耶？然玉诚异常矣。"因置诸椟中，略不省。一日，吾与若谷读《礼记》，见《王制》言"王执镇圭"，释谓旁刻十二山。吾即谓（案：元本及别本"吾即谓"下俱有"王制无王执镇圭语"八字，疑是衍文）若谷（别本并有"曰"字）："元圭者，旁有山，政若古器所谓山尊同，盍验之乎?"若谷笑去（吴本云"若谷笑而起自去"，张本云"若谷笑引手"），就椟取圭出，如吾语，共数之，果十有二刻，始相与骇，因试以义推之，则罔不合。若谷又白伯氏，丐取太常历代尺度石刻来（吴本"丐"作"乞"，别本"太常"下并有"寺"字），则又合矣。吾与若谷大喜，以白鲁公，因以具奏，昔《元圭议》中鲁公第一札子是也。但有一窍，初忽之，且谓岂非后人不知而穿之作响板耶？及付外庭议，礼官又引天子圭中必绎，谓以组约其中央备失坠者。若谷与吾甚愧弗思，独是不满也。上得此喜，乃命宣示百官，则礼臣锦荐、色组、缫藉十袭，备极于崇奉，遂以是岁冬至御大庆殿受圭。因又降诏，归美神考哲宗，用告成功。上亲加上两朝徽号，令庙焉。时诏议元圭官并加秩，而若谷每笑谓吾曰："我二人其介之推乎?"

元圭既出，时晋阳上一石（雁里草堂本"晋阳"下有"山"字，疑衍文。张本云"晋州上一石"，亦似误，今从吴本），有字曰"尧天正"。石绿色，方可三尺余，字当中，咸大如掌。其画端楷，政若人以手

指画之者。"尧"字独居右，而"天正"两字缀行于左。朝廷验之于都堂，差官监视，命工磨砻焉。既去石三分，而字愈明，乃于"尧"字下又出一"瑞"字，盖曰"天正尧瑞"。若是，则四字相对，布置始匀正矣。"瑞"字其画独浅，未与三者配，则不敢更加砻。于是内外咸喜，谓："晋阳，尧都。方元圭出，适有此瑞，信天意也。"

政和初，内中降出大白玉璧一，赤玉璧一（案"赤玉璧"后再见，别本并作"赤玉器"三见，则雁里本亦作"器"。以文义考之，似当以"器"为正。今姑仍之），俾鲁公考验。白璧大盈尺，镂文甚美，而璧羡外复起飞云行龙焉。赤玉璧（别本"璧"并作"器"）则长几二尺，两首如棹刀头，中间为古文，殊极精巧，玉色则异甚，诚鸡冠之不足拟也。当时，诸儒谓璧羡云龙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赤玉器则《顾命》所谓陈宝赤刀之宝也。吾窃笑诸儒之傅会（吴本"笑"作"疑"），且龙云在上，若植之，宁不倒置矣，岂非秦汉璧珰之属乎？至于赤刀宝，制作非常，三代之器无疑，玉色又如此，为希世之珍，谓之赤刀，若得之焉。其后于延福宫又得见一赤刀，同属所锡元圭，汉轵道所得传国玺，唐太宗之受命玺暨诸器列于殿中，为盛世之美瑞。唐太宗玺乃虞世南真书字，玉色不大佳，玺不方而长。其文曰："受天景命，有德者昌。"

崇宁甲申议作九鼎，有司即南郊为冶，用中夜时上为致肃不寐，至是于寝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寝，已仿四鼓矣（别本"仿"并作"傍"）。忽有神光达禁中，政烛福宁殿，红赤异常（吴本作"非常"），宫殿于是尽明如昼（别本并无"于是"二字），殆晓始熄。鼎一铸而成，乃取佑神观旁地立九成宫，随其方为室，成九室以奠鼎，命鲁公为奉安礼仪使。又方其讲事也，辄有群鹤几数千万（别本"几数"并作"数几"）飞其上，蔽空不散。翌日上幸之，而群鹤以千余又来，云为变色，五彩光艳。上亦随方入其室，焚香为再拜，从臣皆陪祀于下。先是，方士魏汉津议（别本并云"献议"），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内鼎中。及上行礼至北方之宝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数寸，水又素贮鼎中，未始有罅隙，不当及上焚香时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讶焉，鲁公为不乐。于是刘炳进曰："鼎之水土，皆取于九州之地中，独宝鼎者取其水土于雄州白沟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岂此乎？"故当时尤以为神，然厥后终以北方而致乱矣。又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于大内，作一阁而藏之。时鲁公为定鼎使。及帝鼐者行（张本"者"作"偕"），亦有飞鹤之祥，云气如画卦之象。帝鼐后改曰"隆鼎"。既甚大，以万众曳之，然行觉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时人皆异之。

政和初，中国势隆治极之际，地不爱宝，所在奏芝草者动三二万本，蕲黄间至有论一铺在二十五里，遍野而出。汝海诸近县，山石皆变玛瑙，动千百块，而致诸辇下。伊阳太和山崩，奏至，上与鲁公皆有惭色。及复上奏，山崩者，出水晶也。以木匣贮之进，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数十百匣来上。又长沙益阳县山溪流出生金，重十余斤。后又出一块，至重四十九斤，他多称是。

太上即位之明年改元建中靖国者，盖垂帘之际，患熙、丰、元祐之臣为党，故曰建中靖国。实兄弟为继，故踵太平兴国之故事也。明年亲政，则改元崇宁。崇宁者，崇熙宁也。崇宁至五年正月彗出，乃改明年为大观。大观者，取《易》"大观在上"，但美名也。大观至四年夏五月彗出，因又改明年为政和。政和者，取"庶政惟和"之义也。政和尽八年，时方士援汉武故事，谓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为得天之纪，而汉武但辛巳朔旦冬至，然今岁乃己酉朔旦冬至，真得天之纪矣。又太宗皇帝以在位二十年，因大赦天下。是时上在位已十有九年，明年当二十年。举是二者，乃下赦，改十一月冬至朔旦为重和元年。重和者，谓"和之又和"也。改号未几，会左丞范致虚言犯北朝年号。盖北先有重熙年号，时后主名禧，其国中因避"重熙"，凡称"重熙"则为"重和"，朝廷不乐。是年三月遽改重和二年为宣和元年。宣和改，上自以常所处殿名其年，然实欲掩前误也。自号宣和，人又谓一家有二日为不祥，及方腊起，连陷二浙数郡，上意弥欲易之，独难得美名。会寇甫平而止，七年冬遂内禅云。大抵名年既不应袭用前代，又当是时多忌讳，以是为难合，而古人已多穿凿，征兆有自来矣。至仁庙初始垂帘，儒臣迎合时事，年号天圣为"二人圣"，明道为"日月"，故后人咸祖述之。至若"元"字，谓神宗、哲宗以元符、元丰登遐，且本朝火德，不宜用水。若"治"字，又谓英庙治平不克久。凡十数义，或出于宦官女子之常谈尔。

国朝故事，诸王仪物视宰相，张青绢伞，画绣鞍鞯，以亲事官呵哄而已。政和三年春二月，上出西郊，幸普安寺奠昭怀刘太后，百官陪位。上谥册罢，还憩于琼林苑，御宝津楼。上垂帘，百官归，或不知，皆骑从大道繇楼下过，燕越二王亦同涂，然百官往往不甚引避。上讶之，因申严其分，乃赐二王三接青罗伞、七紫罗大掌扇、二金鈒花鞍，若茶燎水罐，凡仪物皆用涂金，加异锦为鞍焉，以壮维城之固。是后遂为故事，盖自政和三年始。又故事，诸王不施狨坐，宣和末亦赐之。

国朝帝女封号，皆沿习汉唐。初封则有美号称"公主"，出降则封"某国公主"，兄弟又封"某国长公主"，姑又封"某国大长公主"，祖姑则封"两国大长公主"；而皇族则称"某郡主"、"某县主"。熙、丰间，尝议以乖义理，然终不克改作。政和三年，上又恶其不典（吴本无"又"字）。或欲追述，号公主为"帝嬴"、郡县主宜为"宗嬴"，乃合于前代矣。上曰："此议虽近古，特不合时宜。"因谕大臣曰："姬虽周

姓，后世亦以为妇人之美称，盖不独为姓也，在我而已。"鲁公于榻前忽力争，上愕然，询其所以。鲁公谓："臣乃姬姓也，惧有嫌，使小人得以议尔。"上笑而不从，乃降手诏，引熙宁欲厘革（雁里本作"欲厘正章"，似误；今从别本），而有司不克奉承，以至今日。周称王姬见于《诗》《雅》。姬虽周姓，考古立制，宜莫如周。今帝天下而以主封臣，可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其称大长者，可并依旧为"大长帝姬"，仍以美名二字（雁里本二作"三"，似误；今从别本）易其国号，内两国者以四字。于是鲁公退而具书于《时政记》。当是时，执政者皆叹息鲁公伤弓，故虑患之深也。是后因又改郡县君号为七等：郡君者，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县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其制今犹存。

唐有宏文、集贤、史馆（吴本作"集贤、宏文"），皆图册之府。本朝草昧，至熙宁始大备，乃直左升龙门建秘书省，聚书养贤。其间并三者皆在，故号三馆秘阁，以盛大一时，目之为木天也。中更天圣火，后再立（吴本"后"作"复"），视旧亦甚伟。而秘书省之西，切近大庆殿（吴本"近"作"邻"），故于殿廊辟角门子以相通，遇乘舆出，必繇正寝而前。则秘书省官自角门子入而班于大庆殿下（别本"入而"二字倒转），迓车驾起居，及还内亦如之，可谓清切矣。以是诸学士多得繇角门子至大庆殿，纳凉于殿东偏。世传仁祖一日行从大庆殿，望见有醉人卧于殿陛间者，左右亟将呵遣，询之，曰："石学士也。"乃石曼卿。仁庙遽止之，避从旁过。政和五年，因建明堂，有旨徙秘书省出于外，在宣德门之东，亦古东观类云（案别本"政和五年"云云别起，连后"秘书省自政和末"云云，至"游戏翰墨也"为一条）。

秘书省自政和末既徙于东观之下，宣和中始告落成。上因踵故事为幸之，御手亲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轴，以赐三馆，语群臣曰："世但谓艺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天纵圣学笔札之如是也。今付秘阁，永以为宝。"于是大臣近侍，因得瞻拜。太祖书札有类颜字，多带晚唐气味，时时作数行经子语，又间有小诗三四章，皆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别本"动"上并有"骇"字），宛见万乘气度。往往跋云"铁衣士书"，似仄微时游戏翰墨也。时因又赐阁下以小李将军《唐明皇幸蜀图》一横轴。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窃谓：御府名丹青，若顾、陆、曹、展而下不翅数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于朝觐会同，得观其容仪而知其休咎，则是举也厥有兆矣。邈在炎陬而北望黄云，书此疾首。

天下曹务罔不张设条，如秘书省号三馆秘阁，实育才也，独不以吏事责，故许置棋局。然大内前后殿诸班卫士、宿直、寓舍，乃亦得之。盖秘书省本优贤俊，宿卫士则虑其终日端闲，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旨。

祖宗时，朝班燕会多袭用唐制，枢密使乃宦官为之也（别本"官"并作"者"），其位叙甚卑。故遇大燕则亲王一人伴食于客省，又燕设则亲王、宗室率不坐，以用倡故也。国朝枢密使乃儒士为之，实股肱大臣。至神庙时，谓用倡则君臣亦不合礼，始改为女童队、小儿队。于是枢密使、亲王、宗室皆得列坐而与燕会矣。

阁门官者有东上、西上阁门使，号横行班，后改左右武大夫。然任上阁之职者则自称知东上阁门、知西上阁门事。又旧有通事舍人主赞唱（别本并作"喝"），后改宣赞舍人。而阁门宣敕书白麻，旧制则皆为吟哦之声，政和间诏除去，但直道，勿吟焉。至今遵用之。

汉魏以来，警夜之制不过五鼓，盖冬夏自酉戌至寅卯，斗杓之建盈缩终不过五辰，故言甲夜至戊夜，或言五更而已。然日入之后，未至甲夜，则又谓之昏刻；至五更已满，将晓之时，则又有谓之旦至，夜漏不尽刻。国朝文德殿钟鼓院于夜漏不尽刻，既天未晓，则但挝鼓六通而无更点也，故不知者乃谓禁中有六更。吾顷（张本"顷"下并有"于"字）政和戊戌未得罪时，曾侍伺于宣和殿（伺别本并作"祠"）。深严之禁，尝备闻之。

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别本并作"三夕"），都邑旧亦然。后都邑独五夜，相传谓吴越钱王来朝，进钱若干买此两夜，因为故事，非也。盖乾德间，蜀孟氏初降，正当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丰时平，使士民纵乐，诏开封增两夜，自是始（别本"自是"下并有"而"字）。开宝末，吴越国王始来朝。

国朝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为彩山峻极而对峙于端门。彩山，故隶开封府仪曹及仪鸾司共主之；崇宁后有殿中省，因又移隶殿中，与天府同治焉。大观元年，宋乔年尹开封，乃于彩山中间高揭大牓金字书，曰："大观与民，同乐万寿。"彩山自是为故事。随年号而揭之，盖自宋尹始。

国朝之制，立后、建储、命相，于是天子亲御内东门小殿，召见翰林学士面谕旨意，乃锁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庙堂佥议进呈，事得允，然后中书入熟，第（吴本作"草"，误）使御药院内侍一员，持中书熟状内降，封出宣押，当直学士院锁院竟，乃以内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阙，则中外侧耳耸听，一报供张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内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来，尤深考慎，虽九重至密（别本"重"并作"禁"），亦不得预知，独自语学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岁，虽倦万机，然命相每犹自择日（别本"每"字并在"然"字下），在宣和殿亲札其姓名于小幅纸，缄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珰持之导驾于前，自内中出至小殿子，见学士始启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政与唐人金瓯覆之何异。

掖庭宫嫱（吴本"掖庭"上有"国朝"字），岁给帛多色彩尔。遇支赐俸稍绢应生白者多，即一束十

端，必间有一端为红生绢，盖忌其纯白故也。此亦国朝太平一故事。

国朝燕集，赐臣僚花有三品。生辰大燕，遇大辽人使在庭，则内用绢帛（别本并作“白”）花，盖示之以礼俭，且祖宗旧程也。春秋二燕，则用罗帛花，为甚美丽。至凡大礼后恭谢，上元节游春，或幸金明池琼花，从臣皆扈跸而随车驾，有小燕谓之对御。凡对御则用滴粉缕金花，极其珍蘦矣（别本“蘦”并作“巧”）。又赐臣僚燕花，率从班品高下，莫不多寡有数；至滴粉缕金花为最，则倍于常所颁。此盛朝之故事云。

政和初，上始躬揽权纲，不欲付诸大臣，因述艺祖故事，御马亲巡大内诸司务，在奉宸库古亲涎事中（句似有脱误。别本“亲涎”并作“龙涎”，亦未详）。又大内后（别本“大”并作“至”）拱宸门之左，对后苑东门，有一库无名号，但谓之苑东门库，乃贮毒药之所也。外官一员共监之，皆二广、川、蜀每三岁一贡。药有七等，野葛、胡蔓皆与，鸩乃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于是亲笔为诏，谓“取会到本库称，自建隆以来不曾有支遣。此皆前代杀不庭之臣，藉使臣果有不赦之罪，当明正典刑，岂宜用此。可罢其贡，废其库，将见在毒药焚弃，瘗于远郊，仍表识之，毋令牛畜犯焉”。乌乎，上圣至仁，大哉尧舜之用心也。

国朝肆眚故事，三省枢管诸房吏（别本“管”并作“密”），分陈其应行事，计诸官长，粗以为当，则宰辅于是共议于都堂而可否之，事目已定，始将上进御，乃入熟，降付翰林学士院命词，而宣付于外焉。其约束之辞，大致悉吏文也。独大观戊子元日受八宝，大赦，如罢重法、分宗室、升班行、省刑名（别本“省”并作“宥”）、宽党锢，凡数十事，以事体既重，方赖朝廷彰明其制，不如吏文。时多出鲁公之手，故独为国朝之盛举（吴本“举”作“事”）。

唐制，北门学士在内朝枢密使班（雁里本“朝”下有“廷”字，似衍），遇天子寿节，学士、待制自从枢密院先启建道场，罢散花宴（别本“罢散”上并有“锡”字，似衍）。及寿节日，则宰臣预命直省官具帖子，请学士、待制赴尚书省锡宴斋筵。故中外文武百僚罔有不隶尚书省班属御史台者，独学士、待制不隶外省班，自属阁门，号称内朝官（雁里本“朝”作“翰”，似误。今从吴本），又曰西班官（雁里本“西”作“两”，似误。今从别本）。则儒者清贵，其为世之荣如此。始熙陵时，亲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以赐承旨苏易简。及泰陵时（别本“时”并作“朝”），鲁公亦为承旨，以其下一字犯厚陵御讳，因奏请第摹“玉堂”二字，牓于翰苑之正厅（别本“厅”并作“位”），且为儒林之荣，制曰“可”。于是锡上牌，燕近臣，馆阁毕集，天子宠赉非常，有逾故事，为一时之光华云。

鲁公为北门承旨，时翰苑偶独员，当元符末，命召入内东门草哲庙遗制，既未发丧，事在秘密，独学士与宰执而已。于是知枢密使曾布捧研以度鲁公，左丞叔父文正公为磨墨，宰臣章惇手自供笔而授公焉。鲁公后每日：“始觉儒臣之贵也。”

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吴本无“位”字）。元丰中鲁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别本并无“在”字），文正公谓：“馆阁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

国朝仪制：天子御前殿，则群臣皆立奏事，虽丞相亦然。后殿曰延和、曰迩英，二小殿乃有赐坐仪。既坐，则宣茶，又赐汤，此客礼也。延和之赐坐而茶汤者，遇拜相，正衙会百官，宣制才罢，则其人亲抱白麻见天子于延和，告免礼毕，召丞相升殿是也。迩英之赐坐而茶汤者，讲筵官春秋入侍，见天子坐而赐茶乃读，读而后讲，讲罢又赞赐汤是也。他皆不可得矣。

枢密院故事，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天钱方尺二于领事案上（句似有误。别本并云“仍置大铁方尺一寸于领事案上）。盖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故为之防微。

宣和四年既开北边，度支异常，于是内外大匮，上心不乐。时王丞相既患失，遂用一老胥谋，始为免夫之制，均之天下。免夫者，谓燕山之役，天下应出夫调，今但令出免夫钱而已。御笔一行，鲁公为之垂涕，一日为上言曰：“今大臣非所以事陛下也。陛下圣仁，惠养元元，泽及四海。矧前日之政，但取地宝（吴本“地”作“他”），走商贾，未尝及农亩（吴本“亩”作“句”）。今大臣于穷百姓口中敛饭碗，以取州钱（雁里本“州”作“用”，似误。今从别本），地弗取。”（别本并有“也”字，吴本“地”作“他”）上心亦悔（别本并无“心”字），亟令改作圣旨行下，然无益矣（吴本“益”作“及”）。自是作俑，故动敷田亩，因习以为常。不但祖宗朝，盖崇观、政和之所无者。是时，天下免夫所入，凡六千二百余万缗，朝廷椿以备缓急。至宣和七年春已用之，止余六百万缗尔，外二千二百余万缗，有司奏不知下落，此黼密以奉宴私者。盖自启北征，则省中创立一房，号经抚房。及告功（吴本云“及敌告急”），黼遽奏请，凡经抚房文籍尽取焚之，故不得而稽考也。

国朝之制沿袭五季，始时武臣皆不丧其父母，至仁庙乃诏崇班以上持丧，供奉官以下不持丧。政和初方讲太平故事，且亦顺人情，乃诏供奉官以下，愿持丧者听。当是时，雅惬众心，小使臣往往丧其父母者多矣。不二十年，世变风移，今罔睹不愿持丧者。

卷 二

冠礼肇于古，国初草昧未能行，因循至政和讲之焉。是时，渊圣皇帝犹未入储宫也。初以皇长子而行冠，于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礼毕，当命字（别本“当”字下并有“建”字），仪典甚盛。是日，方乐作行事，而日为之重轮也。先是，诸王冠止于宫中行世俗之礼，谓之“上头”而已。繇是而后，天子诸子咸冠于外庭，盖自渊圣始。

乐曲凡有谓之均、谓之韵。均也者，宫、徵、商、羽、角、合、变徵为之。此七均也（吴本无“此”字，张本云“谓之七均也”）。变徵，或云殆始于周。（别本并无“殆”字）如战国时，燕太子丹遣荆轲于易水之上，作变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韵也者，凡调各有韵，犹诗律有平仄之属，此韵也。律吕、阴阳，旋相为宫，则凡八十有四，是为八十四调。然自魏晋后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调之均韵矣。孟轲氏亦言“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时徵、角已亡，使不亡，何特言创作之哉（别本并作“也哉”）。唐开元时，有《若望瀛法曲》者传于今，实黄钟之宫。夫黄钟之宫调，是为黄钟宫之均韵。可尔奏之，乃幺用中吕（雁里本“幺”下衍“为”字），视黄钟则为徵。既无徵调之正，乃独于黄钟宫调间用中吕管，方得见徵音之意而已。及政和间作燕乐，求徵、角调二均韵亦不可得，有独以黄钟宫调均韵中为曲，而但以林钟律卒之。是黄钟视林钟为徵，虽号徵调，然自是黄钟宫之均韵，非犹有黄钟以林钟为徵之均韵也（雁里本“犹”字作“独”）。此犹多方以求之，稍近于理。自余凡谓之徵、角调，是又在二者外，甚谬悠矣。然二调之均韵，几千载竟不能得，徵角其终云（句似有脱误）。古之乐，备八音。八音谓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土则陶也。后世率不能全其克谐，至政和诏加讨论焉，乃作徵招、角招而补八音所阙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则加匏而为笙，陶乃埙也。遂埙篪皆入用，而石则以玉或石为响，配故铁方响。普奏之亦甚韶美，谓之燕乐部八音，盖自政和始（案此条“荆轲”作“庆轲”，与他卷《荆公》作“舒公”一例，絛盖避京嫌名也。别本并改“荆轲”，非是）。

玉辂始作自唐高宗，繇高宗、武后、明皇及圣朝真宗皇帝，凡三至岱宗，一至崧高，然行道摇顿，仁庙晚患之，诏创为一辂。及告成，因幸开宝寺，垂帘于寺门，命有司按行于通衢，亲视之焉。新辂既先，次引旧辂，而旧辂辄有声如牛鸣，不肯前，众力挽之，坚不动而止。仁庙未几登遐，终不克御前新辂也（别本“终”并作“而”）。其后，神祖苦风眩，每郊祀，益恶旧辂之不安。又诏别创之，乃更考古制，加以严饬甚美。新辂既就，天子未及御。元丰八年之元日，适大朝会，有司宿供张，设舆辂、仪物于大庆殿下，新辂在焉。迟明撤去幙，屋坏，遂毁，玉辂为之碎，因杀伤仪鸾司士数十人。未几，神祖复登遐。是后有司乃不敢易，但进旧辂，以奉至尊。靖康中，议者将持玉辂以遗金人，然地远不得闻厥详，旧辂之能神否也，独书其所闻者。

玉辂者，乃商人之大辂，古所谓“黄屋左纛”是也。色本尚黄，盖自隋暨唐讹而为青，疑以谓玉色为青苍，此因循缪尔。政和间，礼制局议改尚黄，而上曰：“朕乘此辂郊，而天真为之见时青色也，不可易以黄。”乃仍旧贯，有司遂不敢更，而玉辂尚青，至今讹也。

国朝故事，天子诞节，则宰臣率文武百僚班紫宸殿下，拜舞称庆。宰相独登殿捧觞，上天子万寿，礼毕，赐百官茶汤罢，于是天子还内。则宰臣夫人在内亦率执政夫人以班福宁殿下，拜而称贺。宰臣夫人独登殿捧觞，上天子万寿，仍以红罗绡金须帕系天子臂，退复再拜，遂燕坐于殿廊之左。此儒臣之至荣。

国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下皆著石位（吴本云“故庭中皆有定位”，张本云“故庭中皆著名位”）。日日引班，（别本并作“日月引班”）。则各有行缀，首尾而趋就石位（吴本无“石”字，张本“石”作“其”）。既谒罢，必直身立，俟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迤逦而去，谓之卷班。常朝官者，皆将相近臣与执事者而已，故仪矩便习。脱在外侍从尝为守帅，因事过阙还朝，若带学士、待制职名，则便当入缀本班。然帅守在外（“帅守”别本并作“帅臣”），以尊大自惯，乍入行缀，又况清禁严肃，率多周章失次。故在内从臣共指目之，每曰：“此下土官人又来也。”

大观初鲁公进师臣，及后又第边功赏，无官可迁。时当宁意向有鱼水之欢，遂以玉带锡之，其锡乃排方玉带也。排方玉带，近乘舆所御，于是鲁公惶惧，力辞不能得，因诵韩退之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谓唐人有此，遂奏请改制，为方围带而佩金鱼焉，不惟不敢近乘舆，且诸亲王佩玉鱼亦有间（别本并作“例”）。上始可之，由是悉为故事。诸王佩玉鱼乃裕陵朝所创（“裕陵”别本并作“祐陵”）。

政和间，鲁公以师臣为建明堂使，既考成，因进呈面奏曰：“臣已位极人臣矣，矧罔功，讵宜赏也。第群下之劳，日觊觎（吴本云“日有觊觎”），不可用臣故绝其望。愿降旨，除臣外并次第推恩。”上曰：“明堂古盛典，繇祖宗来暨神考，究论弗及成。今赖卿力，俾朕获继先志，况为之使而泽不浃，岂朝廷所以待元老者哉？卿其毋辞。”而鲁公恳请不已。上不得已于公（吴公无“于公”二字），始可之（张本“始”作“姑”）。乃自召公辅，共议所以赏鲁公者（吴本“赏”作“待”），即加陈鲁两国。公苦辞，且谓：“若祖宗以来有是故事，臣亦拜受（“受”字据张本增入）；今既创作，苟受之，即他日赏臣，将何以

为礼？第独有王爵尔，此决不可。是圣恩之隆异，适所以祸臣，且臣行年七十，愿留以为赠也。”上察公之诚，嘉叹不已，曰：“卿既如此，容朕倣礼数尽。”于是三辞恩，数批答，乃亲笔褒谕，天语甚美而始俞焉。两国既许罢封，上因赐鲁公以三接青罗伞、涂金从物、涂金鞍、异锦鞯、马前围子二百人，大略皆亲王礼仪（吴本“略”作“约”），独无行扇尔，鲁公乃拜。赐围子者，凡朝请使但止于皇城门外，盖惧小人之疑谤，时多公之得体也。至于两国之封，鲁公谓所以荣先，则不敢辞，于是，三代暨小君皆蒙两国之赠，今遂为故事。

崇政殿说书，祖宗时有之。崇宁中初除二人，皆以隐逸起。蔡宝者，以嫡子能让其官与庶兄而不出，用其学行修饬召。吕瓘者，亦以高节文学有盛名，隐居弗仕，数召不起，始起，仍遂其性，乃诏以方士服随班朝谒，入侍经筵焉。亦熙朝之盛举也。

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番学（张本云“广南请建番学”），高丽亦遣士就上庠，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上因策之以《洪范》之义，用武王访箕子故事。高丽，盖箕子国也。一时稽古之盛，蹈越汉唐矣。昔我先人鲁公遭逢圣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每区区其间。有毛滂泽民者有时名，上一词（张本云“上十词”）。甚伟丽，而骤得进用。大观中有赵企企道者，以长短句显，如曰：“满怀离恨，付与落花啼鸟。”人多称道之，遂用为显官，俾以应制。会南丹纳土，企道之词曰：“闻道南丹风土美，流出溅溅五溪水。威仪尽识汉君臣，衣冠已变□番子。凯歌还，欢声载路，一曲春风里。不日万年觞（雁里本“不日”作“又曰”，今从别本），猺人北面朝天子。”而鲁公深嘉之，然赵雅不乐以词曲进，公后不取焉（句不解。或是“公复不取焉”。别本“取”作“敢”，尤误）。政和初，有江汉朝宗者，亦有声，献鲁公词曰：“升平无际，庆八载相业，君臣鱼水。镇抚风棱，调燮精神，合是圣朝房魏。凤山政好，还被画毂朱轮催起。按锦鞯，映玉带金鱼，都人争指。丹陛，常注意，追念裕陵，元佐今无几。绣衮香浓，鼎槐风细，荣耀满门朱紫。四方具瞻师表，尽道一夔足矣。运化笔，又管领年年，烘春桃李。”时两学盛讴，播诸海内。鲁公喜，为将上进呈（张本无“上”字），命之以官，为大晟府制撰使，遇祥 瑞时时作为歌曲焉。又有晁次膺者，先在韩师朴丞相中秋坐上作《听琵琶词》，为世所重。又有一曲曰：“深院锁春风，悄无人桃李自笑。”亦歌之，遂入大晟，亦为制撰。时燕乐初成，八音告备，因作徵招、角招，有曲名《黄河清》、《寿香明》，二者音调极韶美。次膺作一词曰：“晴景初升风细细，云疏天淡如洗。槛外凤凰双阙，匆匆佳气。朝罢香烟满袖，近臣报，天颜有喜。夜来连得封章，奏大河彻底清泚。君王寿与天齐，馨香动上穹，频降嘉瑞。《大晟》奏功，六乐初调角徵。合殿春风乍转，万花覆，千官尽醉。内家别敕，重开宴，未央宫里。”时天下无问迩遐小大，虽伟男髫女，皆争气唱之。是时海宇晏清，四夷向风，屈膝请命；天气亦氤氲异常，朝野无事，日惟讲礼乐庆祥瑞，可谓升平极盛之际。其后上心弗戒，群珰用事。自建储后，君臣多间，伯氏因背弛而大生异，吾遂得罪几死，于是鲁公束手有明哲之叹矣。盖自七十岁至八十，徒旦夜流涕不已。相继开边，小人为政，以致颠覆，惜哉！可为痛心。吾犹记歌次膺之词时政太平，追叹为好时节也。故书其始末以示后世云。（案：蔡攸尝白徽宗，请杀絛，不许，仅削其官。此云“得罪几死”，即此时也。）

大科始进文字，有合则召试秘书省，出六论题于九经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传释中为目。而六论者，以五通为过焉。以是学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笔阵豪异，则不能为之也。顷闻夏英公就试过，适天大风吹试卷去，不得所在，因令重作，亦得过。是乃造物者故显其记识华迈之敏妙尔。盖六论犹足，世独以不记出处为苦。昔东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试，而坡不得一，方对案长叹，且目子由。子由解意，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乃《管子注》也。又二公将就御试，共白厥父明允，虑一有黜落奈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题一骂题可也。”繇是二人果皆中。噫，久不获见先达如此人物也。

国朝科制，恩牓号特奏名，本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亦时得遗才，但患此曹子日暮途远而罕砥砺者。又凡在中末之叙，得一文学助教之目而已，或应出仕，盖止许一任。异时有援例力诉诸鲁公，丐更一任，鲁公笑而谓之曰：“汝一任矣。”（似有脱文）世至今遂以为口实也。

国家初沿革五季（张本“革”作“习”），故纲纽未大备，而人患因循，至熙宁制度始张，于是凡百以法令从事矣。元丰时，又置一司敕令所，盖欲凡一司局务咸称一司局务之条式也（别本“咸称”并作“咸作”）。吾尝白鲁公，切谓为治恐勿在是。然自熙、丰迄今，大抵八九十年，而一司敕令终未成。

政和甲午，有告人杀其父，天府狱具矣。祐陵与鲁公深耻之，不欲泄，第命于狱赐尽焉。当是时号治平，万国和洽，君相日忧勤，以政化为念如此。及后七八岁，忽有老父来府言：“我出外久，闻有人妄诉我子之杀其父者。今不见我子何往，惧有司之枉杀我子也。果若何?”于是天府大窘。时鲁公顿以退闲，而尹属皆屡易，而乾坤时浸入醉乡矣，遂匿得不治。信乎，狱讼之不可不慎者。故著之。

古号百子帐者，北之穹庐也，今俗谓之毡帐（吴本“毡”作“膻”）。神庙时慨然有志于四方，思欲平二国，乃诏新作百子帐，将颁诸辅臣。未就，而泰陵继之，又弗及赐。至太上崇宁间，工人告落成。于是鲁公洎执政官始皆拜。其制度之华盛焉（张本云“始皆拜赐其制度之华盛”，末无“焉”字），为本朝之一故事矣。

汾晋之俗悍而悖。当五代、国初时，号难攻取。昔太祖皇帝亲征，道过紫岩寺，乃焚香自誓，不杀一人。晋人闻之，于是坚拒不降。太祖亦不敢戮一人。久之，以盛夏诸军多泄疾，遂班师。后人或罪誓言之露机，且不寤太祖所以降下太原矣。又汾晋所恃而为吾患者，北援也。当是时，骤得继筠之捷，因逐北。班师之际，遂尽徙忻代之民于内地，六百里一无人烟。盖使北大军来则无饷，单师至必败。是太祖又已得太原，乌在举挺与刃而后言击灭之哉？其后太宗继伐，因一举围破，而天下始大一统矣。

开宝初，车驾亲征伪汉，引汾水灌太原城。时属盛夏，艺祖露臂跣足，亦不裹头，手自持刀坐黄盖下，督兵吏运土筑堤，以堰汾河。城上望见，矢石雨坌（别本石并作“如”），不避也。水浸城者，余数版而已。又命水军乘舟，且焚其谯门，几陷，会班师焉。其后北人有使于伪汉者，见水退而城始大圮，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且不知灌而决之则无太原矣。”人多其言（别本“多”下并有“服”字）。

真庙时，澶渊之役与敌讲解，后命辅弼各具上其备御策。上曰：“朕求大臣计议（别本“大臣”并作“文臣”），因自为之画付卿等，可面授诸将也。大致以真定为本，故若犯河间，则中山策应，保塞、安肃捣虚而深入；若犯中山，则河间策应，保塞、安肃亦捣虚而深入；若犯真定，中山策应，河间、保塞、安肃悉捣其虚，分道而深入，真定大军勿轻动。敌果送死南来，直犯大名，则河间、中山皆捣其虚，而真定大军始徐蹑其后，大名挫其锐，然后真定大军悉力要击之。”此真庙之亲为图者甚悉。又神庙朝益修武备，边防虽糗糒毕具，岁必命中使就三帅，监出乾糒，新旧以相易，且曝之焉，顾他器仗又可知矣。呜呼，累朝规模宏远，皆若是也。又后金人寒盟，所谓大臣者皆阿谀后进，而握兵柄主国论义者，又多宦人，略不知前朝区处用心，贻厥之谋，但茫然失措，束手待毙，遂终误国家大计，可伤也。

西羌唃氏久盗有古凉州地，号青唐，传子董毡死。其子弱，群下争强，遂大患边。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宜结鬼章（案《东都事略吕公著传》作“鬼章青宜结”）。而人多零丁最黠，鬼章其亚也。元丰末，神庙诏诸将：“人多零丁假扰王土，既擅其国，则彼用兵之际，若旌弢之属，岂无独异其状者？宜募猛士，如能杀之，或生捕得，若有官生白衣（别本“生”并作“虽”），并拜观察使。”不半载，有裨将彭孙者，果临阵，跃入，斩人多零丁，以其首献，诏拜彭孙观察使。于是鬼章之势孤，未几亦生得之（熙河将种谔生擒鬼章，见《吕公著传》）。属元祐初也，遂以其事奏告裕陵焉。擒鬼章之功，盖多得一时名臣文士歌咏，因大流播，然世独不知斩人多零丁，此青唐所以亡也。

李丞相士美在北门，与吾同班缀。尝言将聘大辽，赴其花燕。时戎主坐御床上，后有乌熊皮蒙一物，颇高大。久而似疲，则以身倚之，意其如古设扆状尔。俄于乌皮间时露一二人手足，则罔测其故也。及日晏时熟视（雁里本作“日晏时热”，吴本作“大宴时热”，俱疑误。今从张本），乃见数番小儿在其中。李为吾言而每哂之。吾即答曰：“此乃鲜卑之旧俗，如高欢立孝武皇（别本并作“帝”），以黑毡覆七人以拜其上，而欢居其一。殆亦是类乎？”（别本并作“类是”）。罔然未识也。

太上在政和初元时，遣童贯以节度使副尚书郑居中使辽人。鲁公时责居在钱塘，闻而密止，上则无及。当是时，上密报鲁公，则已有觇国之意矣。北伐盖自是而始。俄其国乱，有董龙儿者乘乱举兵，击斩牛栏寨之裨将，且函其首来。于是天意盛欲兴师，赖鲁公力请而格，时政和已六年矣。得浮沈逮宣和初，事益迫。鲁公语泄，为伯氏得而诉诸上，遂罢鲁公相，乃大鸠兵，又将命元帅，内外为大惧。师垂起，而狂寇方腊者作，连陷二浙数郡，适得倾兵旅，厪克殄平。上心亦深悔此举，因而罢海上结约。会童贯平方寇既归，与王丞相黼生隙。黼大惧，既患失，遂媚贯，奋当北伐事（张本“当”作“起”）。宣和四年夏，不谋于众，兵乃遽起。鲁公时已退休，亟请对，具为上言，丐止，不可。未几，伯氏亦有宣抚命，于是鲁公垂涕顿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宁自甘闲退。今臣子行诚无以晓天下，愿陛下保全老臣。”上不听，则曰：“臣请则以效括母及语伯氏（张本云“臣请效括母之语语伯氏”），吾将哭师也。”及后燕山告功，鲁公以表贺上，其末云：“臣虑终而不虑始，知守而不知通，有腼初心，徒欣盛烈。”上览表时，喜见颜色，曰：“太师能自直守如此。”因以肴核酒醴颁赉甚宠，俾公庆伯氏之归也。及后北方寒盟，上为大惧。宦者梁师成自抱前后结约文牍于上前，上顾师成曰：“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师成迫上耳密奏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呜呼，使群小人不阿罔，则宗国岂至是。故世但知鲁公之不主北伐，人或传公之诗有“百年信誓”之句，且未得其始末，故书其略，他尽见吾顷著《北征纪实》二卷（案《北征纪实》具载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

宣和岁壬寅，北伐事兴，夏五月出师。是日白虹贯日，童贯行而牙旗折。五月（“五月”二字似衍），伯氏继之，兵引去才次夕，所谓宣抚使招旗二（别本“招”并作“认”），为执旗者怀而逃去，皆不获。又二帅既在雄州，地大震，已，天关地轴出见于厅事上，龟大如钱，蛇犹朱漆，相逐而行。二帅再拜，纳诸大银奁，而置城北楼真武祠中。翌日视之，天关地轴俱亡矣（别本“亡”并作“死”）。识者咸知其不祥。

靖康末，敌骑再犯阙下，粘罕一军始至河阳。河阳守臣遁去，而河阳溃。中原人多亡命者，皆直大河而南走。大河皆可涉也，故逐北而追之（别本“逐

北”并作“遂比”)，皆若导之而过河焉。吾得于避敌之亲尝者。大河自古未始可涉，独后魏尒朱兆自富平津亦涉渡而袭淮，大抵患在计臣之左谋(张本“左”作“无”)，而俾小人因得归之于数(别本并作“归于时数”)，宁不痛哉。

南俗尚鬼(吴本“南”作“蛮”)。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武襄遽为驻节而祷之焉，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左右或谏止，“一傥不如意(吴本云“左右或谏止之”，张本云“左右或止曰”俱无“一”字)，恐沮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挥手倏一掷，则百钱尽面矣(案雁里及吴本俱作“尽红矣”，今从张本)。于是举军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曰：“苟凯归(吴本“苟”作“俟”)，当偿谢神，始赎取钱。”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及师还，如言赎取钱(吴本“如言”作“乃”)，与群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字钱也(吴本“字”作“面”)。诏封庙曰灵顺。吾道过时梦甚异，又得是事于其父老云。

熙宁十年，交趾无故犯鄙(案《东都事略》事在熙宁八年，时沈起知桂州，不能怀辑，又禁交趾与州县贸易，乃谋入寇)，遂并陷钦、廉、邕三郡，多杀人民，系虏其子女。朝廷为赫怒，出大师行讨之。时将遣内侍李宪行，王舒公介甫力争其不可乃止，而介甫亦罢矣。于是吴丞相充、王岐公圭，皆以次当国，命帅郭宣徽逵而副以文臣赵卨征焉，合西北锐旅暨江淮将士，多至十余万，辎重转输不在数也(“数”字据张本增入)。及入蛮境，先锋将苗履燕逵(案《东都事略》作“燕达”)径度富良江，一击散走其贼众，擒伪太子佛牙将，进破其国矣。逵闻而怒，亟追还之，欲斩二骁将于纛下，赖卨救免。因屯师于蛮地，不战者六十余日，大为交人慢侮。逵第逊辞，仅取其要领，且纳赂得还，报中原人不习水土，加时热疫大起，于是十万大师瘴疠腹疾，死者八九。既上闻，神庙大不乐，命穷治厥繇。久之，乃得吴丞相与逵书札曰：“安南事宜以经久省便为佳。”(张本“经”作“持”)。盖逵承望丞相风指，因致坐跪。事未竟，会吴丞相以疾薨于位，得不治。其后几三十年，当大观之初，吴丞相之二孙曰储、曰侔者，以同妖人张怀素有异谋，皆赐死，一时识者咸谓“安南之役，天之所报”云。呜呼，执事之人、主国家谋议者，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章丞相惇性豪迈，颇傲物，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自八座而下，多不平之。然独见鲁公则否(张本云“则不尔”)。而鲁公时在翰院为承旨(别本并无“而”字)，亦自负章之不能以气凌公也。一日，诣丞相府。故事，宰执出政事堂归第，有宾吏白侍从官在客次，而大臣者既舍轡即不还家，径从断事所而下以延客。及是章丞相反，不揖客，行入舍，褫其公裳，特易以道服而后出。鲁公方趋上，适见之(别本“适”下并有“遽”字)，则亟索去。于是章丞相作惭灼然而语公曰：“是必以衣服故得罪矣，然愿少留。”公曰：“某待罪禁林，实天子私人，非公僚佐，藉人微，顾不辱公乎?”遂起，欲行去。章以手掠公(别本“掠”并作“接”)，目使留，致恳到。会荐汤而从者以骑至，故公得而拂袖(别本并无“而”字)，因卧家，具章白其事，且以辱朝廷而待罪焉。哲庙览公奏，深多公之得体，亟诏释之。因有旨：“宰臣章惇赎铜七斤。”仍命立法，以戒后来。自是，鲁公终章丞相之在相位而不以私见也。噫，前朝侍从臣卓尔风立乃如此，后来罕见之。

元祐末，宣仁高后崩，是岁即改元绍圣。哲庙既亲政，首拜章丞相惇右仆射。故事，拜相遣御药院内侍一员，赍诏宣押赴阙。章丞相后见鲁公论宣召事，因曰：“大有破除也。”盖前朝召大臣，如赍诏内侍遇所历郡县，凡土产名物，大臣必以书遗之，号“书送”者，次第至阙乃止。独章丞相能知此故事故也。其后，鲁公自钱塘复太师而召，上曰：“御药院皆老班，惧溷扰卿，特选命四方馆使童敏(雁里本作“童使敏”，“使”字疑因上“馆使”字而衍耳。别本并无。今从之)。此朕亲信，俾赍诏。”仍以御笔手书十幅，示意鲁公不得力辞。时公遂遵书送故事，亦稍厌劳费，笑谓吾曰：“赖吾得章丞相语尚有此，后人疑不复知前辈故事矣。”

上清储祥宫者，乃太宗出藩邸时艺祖所锡予而建也。中遭焚毁，神庙时召方士募人将成之，未就。及宣仁高后垂帘，乃损其服御而考落焉，因诏东坡公为之记，而哲庙自为书其额。后泰陵亲政，元祐用事臣得罪，遂毁其碑，又改命鲁公改更其辞。鲁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也。于是天子俾置局于宫中，上珰数人共主其事，号诸司者。凡三日一赴局，则供张甚盛，肴核备水陆，陈列诸香药珍物。公食罢，辄书丹于石者数十字则止，必有御香、龙涎、上尊、椽烛、珍瑰随锡以归。凡百余日碑成。既出，而金填其字，人因争取之，一本售五千焉。得数百本分赐群臣，馀诏藏之禁中。吾尝读《欧阳文忠公集》，见其为学士时钞国史，仁庙命赐黄封酒、凤团茶等，后入二府犹赐不绝。国家待遇儒臣类如此。

大观之前，吾竹马岁与群儿戏。适道文太师、韩侍中，语才一语吐，(别本并无下“语”字)，则翁姥长者辈(别本“姥”并作“老”)必变色以戒曰：“小后生不得乱道。”当是时，去二公薨已数十年，犹凛凛然尊严，使人尚敬之若神，岂非朝廷崇养其望至是，盖不若是无以表天下，一其信从者，其祖宗之深虑也。及后，所谓大臣国事既不克自重，时吾已识事矣，则但睹朝野日骛党仇，更相反覆。于是士大夫进退之间犹驱马牛，不翅若使优儿街子动得以指讪之，曾不足以备缓急。私窃谓体貌重轻而然(别本末并有

"乎"字)。

宰相堂食，必一吏味味呼其名，听索而后供，此礼旧矣。独"莱羹"以其音颇类鲁公姓讳，故回避而曰"羹莱"，至今为故事。

国朝礼大臣故事，亦与唐五季相踵。宰相遇诞日，必差官具口宣押赐礼物。其中有涂金镌花银盆四，此盛礼也。独文潞公自庆历八年入拜，厥后至绍圣岁丁丑，凡五十年，所谓间镀钑花银盆固在("间"字疑误)。遇其庆诞，必罗列百数于座右，以侈君赐。当时衣冠传以为盛事。

国朝之制，待制、中书舍人以上皆坐狨。杂学士以上，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往往谓之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才未及寸，殊有欢也。吾家隆盛时，出则联骑，列十三狨座，遇清明得新火者九枝，门户被天遇殊绝。政和初，至尊始踵唐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后、兄弟尽蒙用家人礼，而以行次呼之(别本并无"之"字)。至于嫔嫱宦寺，亦从天子称之，以为常也。目仲兄则曰"十哥"，季兄则曰"十一"，吾亦荷上圣呼之为"十三"。而内人又皆见谓"蔡家读书底"。呜呼，无以报称且奈何。

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莫知所繇来。向非城西索水之北有新筑堤，初架水之通宫苑者(别本"架"并作"界")，偶横阻得且止，微此，一夕灌城，悉为鱼鳖矣。时给事中许翰崧老语鲁公："顷荧惑入天江，有谢中美者，谓后三年都邑必大水，今验矣。"(案《文献通考》云"政和六年七月乙未，荧惑犯天江。主旱。"今谢云"主大水"，占验不同如此。)鲁公因语吾，使访其人，且久，一日原庙属行香，吾适待罪从班，而待制缀行，政在百寮前略相近(张本"相"作"且")。有左司郎官李璆西美傀进吾后，谓吾曰："曩求谢中美不得，此其人也。"吾颔之，班退，亟邀谢中美归舍焉。当是时，世事亦可虑，狂妄每私忧过计，得见中美喜，因共商推天官事。中美自谓，繇唐以来治天官六世矣，六世外不可得而推。其家学大抵本太史公《天官书》，而占以《洪范》。太史公《天官书》者，譬世《六经》，视他天文犹百家耳。款叩中美，中美曰："他占类不足道。独大观四年彗星逆行，从阁道入紫宫，再归帝座，此可畏者。"吾问："占验果若何?"则曰："仿佛汉中平末也。"即呼书吏开柜，取《东汉志》来，因共视之，见杀宦者、易弘农及献帝流离事，吾大骇惧。中美则以手摩拂书册，而言不必尽然，要概似之。又问其期，曰："壬寅。"时辛丑春也。吾更汗慑，及壬寅不验，则曰："当在乙巳。"后乙巳遂验云。又当癸卯岁，中美监染院罢，诣部授资州。一旦之任，执手言别曰："愿公自爱，天下将乱矣。独蜀中良，后甚足终我之残龄焉。"未几，金人果寒盟，有诏内禅。靖康初，兵民杀内侍，其后两宫北狩，僭伪出，天下乱(吴本无"僭伪出"三字，"乱"上有"大"字)。于是新天子中兴江左，四川独帖泰。当中兴睢阳时，许翰崧老者适拜副枢，而吾贬万里外，闻之，谓翰必能荐召中美，为中兴用矣。吾尝有所闻("尝"似宜作"当"。吴本云"吾尝闻"，尤误)。中兴之八载，有刘公宝学子羽来，自川陕佐宣抚使得罪，吾与同处博白，始能道中美既罢资州，厥后死矣。亟问其子弟，刘公曰："无儿，其书亦不传焉。今世略得其绪余者，独襄陵许翰崧老，次其粗则吾也。"惜哉。

崇宁间，九重一夕有偷儿入内中，繇寝殿北，过后殿而西南(别本并无"而"字)，历诸嫔御阁又南，直崇恩太后宫而出。殆晓觉之，有司罔测。时鲁公当国，曰："可捕治搭材士。仪鸾司有逃逸者乎?"有司曰："是夕，仪鸾司独单和者逃。"鲁公："亟捕单和来。"凡三日得于雍丘，自肩至踵皆金器也。鞫得其繇，盖和善飞梯，为仪鸾司第一手，常经入禁闼供奉，颇知曲折。是夕，用绳系横木，号软梯(案此条疑未完。璜川吴氏本与此同。涉园张氏本有"而入"二字，亦后人所增也)。

卷 三

孟翊有古学而精于《易》。鲁公重之，用为学官。尝谓公言："本朝火德，应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官名，一变世事，以厌当之。不然，期将近，不可忽。"鲁公闻而不乐，屡止俾勿狂(吴本云"遽止之")。大观三年夏五月，天子视朔于文德殿，百僚班欲退，翊于群班中出一轴，所画卦象赤白，解释如平时言，以笏张图内，唐突以献。上亦不乐，编管远方，而翊死。明年夏，彗星出，改元政和，时事稍稍更易。当是时，人疑为翊之言颇验，其后十七年金人始寒盟，十八年乃有中兴事。

太上皇帝端邸时多征兆，心独自负。一日呼直省官者谓之曰："汝于大相国寺迟其开寺时，持我命八字往，即诣卦肆，遍问以吉凶来。第言汝命，勿谓我也。"直省官如言，至历就诸肆问祸福，大抵常谈，尽不合。末见一人，穷悴蓝缕，坐诸肆后。试访，曰："浙人陈彦也。"直省官笑之，黾勉又出年命以示彦。彦曰："必非汝命，此天子命也。"直省官大骇，狼狈走归，不敢泄。翌日，还白端王。王默然，因又戒访(句误，别本并作"因又致饬")："汝迟开寺，宜再一往见。第言我命，不必更隐。"于是直省官乃复见彦，具为彦言。彦复咨嗟久之，即藉语顾直省官曰："汝归可白王：王，天子命也。愿自爱。"逾年，太上皇帝即位，彦亦遭遇，后官至节度使。

阴阳家流穷五行术数，不得为亡，至一切听之，反弃夫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亿中以为信也。先鲁公生庆历之丁亥，月当壬寅，日当壬辰，时为辛亥。在昔幼时，言命者或不多取

之，能道位极人臣则不过三数。及逢时遇主，君臣相鱼水，而后操术者人人争谈格局之高，推富贵之繇，徒足发贤者之一笑耳。大观初改元，岁复丁亥，东都顺天门内有郑氏者，货粉于市，家颇赡给，俗号“郑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时生一子焉，岁月日时，适与鲁公合，于是其家大喜，极意抚爱，谓且必贵。时人亦为之倾耸。长则恣听其所欲为，斗鸡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七八（别本并无“七”字），当春末，携妓多从浮浪人，跃大马游金明，自苑中归，上下悉大醉矣。马忽骇，入波水中（吴本“波”作“大”），浸而死。

蜀人谢石，宣和岁壬寅到辇下，以术得名。善相字，使人书一字，即知人之用意，以卜吉凶，其应如响，遂得荣显。时宣和七年，亟求归，临别语吾曰：“石受恩者至今，以武弁获美官，犹衣锦，念无以报公德，惟有相字之术。诚无人，独可以传公。公其受之。”时吾得罪偃蹇，自揣决不能慎口诲果，更资以吉凶他术（吴本无“诲”字、“果”字），是益取祸。故谢之，不肯听石。石又语吾曰（别本并作“不肯听，后又语吾曰”）：“自是天下其乱矣，独蜀犹尚在，二十年外则不知也。是时语公，期蜀中相见。”吾更默不敢答，未几流贬，俄中原倾覆（吴本“俄”作“顷”）。后二十有一年，吾在铁城，因故人有帅成都者得寓书，遂与石通寒温，则二十年外期相见者如是乎？然巧发奇中，殊有欢，故特疏其二三事于后。始石居市邸，人有失金带者，书一“庚”字以问石，石曰：“汝有所失乎？必金带也。然我知其人三日内始出（别本“始”并作“便”）。果如期出。鲁公知而召之焉，书一“公”字。石曰：“公师位极人臣，福寿若此，不必问所问吉凶（别本并作“必非问吉凶”）。但表某微术者，公师当少年时尝更名尔。”鲁公笑而颔之。吾最晚生，盖不知此，然虽伯氏枢府为长，且亦不知也。太上皇闻而密俾之，尝为书一“朝”字，命示之（吴本云“太上皇闻而密使人书一朝字，命示之”）。石曰：“此非人臣也。我见其人则言事。”询何自知，石曰：“大家天宁节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日也，岂非至尊乎？”上喜，乃召见。石有问辄中，且令中官索东宫书一字来，乃以“太”字进。又问石，石曰：“此天子也。”左右为大惧。上询谓何，石曰：“‘太’字点微横，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诸上，岂非‘天’字耶？”上以金带赐之。后闻石贬官在成都，时国步艰难，诏天下科举分路类试，而四川士子萃于锦官。石曰：“我能知蜀中魁也，且亦知试题。”于是儒生之好事者，众醵金钱若干，俾石书所试题，又书上七人科第名氏，共缄识之。及榜出，取所书开视，无一不验。大凡石能道人胸腹间意所求望，与人决祸福吉凶，加劝戒以道理，纵横罔测。今岁益久矣，不知其存亡。

元丰末，叔父文正知贡举。时以开宝寺为试场。方考，一夕寺火大发。鲁公以待制为天府尹，夜率有司趋拯焉。寺屋皆雄壮（别本“皆”并作“既”），而人力有不能施，穴寺庑大墙，而后文正公始得出，试官与执事者多焚而死（案《文献通考》云“点检试卷官翟曼、陈方、马希孟焚死，吏卒死者十四人”）。于是都人上下唱言：“烧得状元焦。”及再命试，其殿魁果焦蹈也（别本并作“焦韬”）。

政和末，王安中骤迁中书舍人，往谢郑丞相居中。谓曰：“君作紫微舍人，首草者何人词耶？”安中答：“适一番官诰命尔。”郑丞相曰：“若尔，君必入政府。居中闻前辈言，入紫微为舍人，首草番官诰词者号利市，必预政柄。居中当时亦是。盖数已验，君其入二府乎？”后果然。

昔江南李重光，染帛多为天水碧。天水，国姓也。当是时，艺祖方受命，言天水碧者，世谓逼迫之兆。未几，王师果下建邺。及政和之末复为天水碧，时争袭慕江南风流，然吾心独甚恶之。未几，金人寒盟（吴本“寒”作“败”），岂亦逼迫之兆乎？

政和以后，道家者流始盛，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灵素等多赐号“金门羽客”，道士、居士者，必锡以涂金银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为外饰；或被异宠，又得金牌焉。及后金人之变，群酋长（别本并作“州郡酋长”）皆佩金银牌为兵号，始悟前兆何不祥也。

洛阳古都，素号多怪。宣和间，忽有异物如人而黑，遇暮夜辄出犯人。相传谓掠食人家小儿，且喜齧人也。于是家家持杖待之，虽盛暑不敢启户出寝（吴本无“出”字），号曰“黑汉”。繇是亦多有偷盗奸诈而为非者，逾岁乃止。此《五行志》所谓“黑眚”者是也。不数年，金国寒盟，遂有中土，两都皆覆。

靖康改元，春正月敌骑始犯阙，王黼乃得罪，取道繇咸平县（此句上下有脱文。案《东都事略》云“贬为崇信军节度使，永州安置）。时不欲杀大臣，而使若贼残之者。及中兴之后，伪楚张邦昌先黜居长沙，后以罪赐自尽焉。黼死于辅故村（《东都事略》作“辅固村”），邦昌死于平楚门下官舍。

伪楚张邦昌始为中书舍人，梦乘太上辇，拥仪从出两山间，居辇上回视，见二马逐其后，能记其毛色也。后自燕山来，受伪封册，乃籍乘舆服御，回顾二马则如梦。伪齐刘豫者为小官时，梦至阙里拜仲尼，仲尼辄答其拜。又尝梦拜释氏，为之起。因独自负，遂果于僭（吴本“于”作“上”）。然二者皆不克终也。知梦兆肸蚃，世或有之，至吉凶则繇乎人。是以君子独能守其正而获其休矣。此昔人所以不贵乎征梦。吾得之邦昌之二侄、豫之乡人王寺丞忠臣云（案璜川吴氏、涉园张氏两家钞本，第二卷俱终于此条，入后始为第三卷）。

赵安定王普，佐艺祖以揖让得天下，平僭乱、大一统。当其为相时，每朝廷遇一大事，定大议，才归第则亟闭户，自启一箧，取一书而读之，有终日者，虽其家人莫测也。及翌旦出，则是事必决矣。用是为

常，故世议疑有若子房解后黄石公事，必得异书焉。及后王薨，家人始得开其箧而视之（别本“视”并作“见”），则《论语》二十卷。

江南徐铉归朝，后坐事出陕右。柳开时为州刺史。开性豪横，稍不礼铉。一日，太宗闻开喜生脍人肝，且多不法，谓尚仍五季乱习，怒甚，命郑文宝将漕陕部，因以治开罪。开得此大惧（别本“此”字下并有“报”字），知文宝素师事铉也，迟文宝垂至，始求于铉焉。铉曰：“彼昔为铉门弟子（张本“铉”字下有“也”字），然时异事背，弗能必其心如何，敢力辞也。”于是开再拜，曰：“先生但赐之一言足矣，毋恤其听不。”铉始诺之（张本“始”作“姑”）。顷文宝以其徒持狱具来，首不见开，即屏从者，步趋入巷，诣铉居以觐铉（吴本云“以求觐”，无“铉”字。张本云“以求觐铉”），立于庭下。铉徐出座上，文宝拜竟，升自西阶，通温凊，复降拜。铉乃邀文宝上，立谈道旧者久之，且戒文宝以持节之重，而铉闲慢废（“慢”字疑衍，吴本无），后勿复来也。文宝方力询其所欲，铉但曰：“柳开甚相畏尔。”文宝默然出，则其事立散。始吾待罪辇下时，于士大夫间得此而为馔。后又见陕右二三贤者，犹能道其事。噫，将历二百年矣，前辈敦尚风义凛凛如许，是宜不泯矣。

张端公伯玉，仁庙朝人也。名重当时，号张百杯，又曰张百篇，言一饮酒百杯，一扫诗百篇故也有士人（吴本云“闻有一士人”）。颇强记自负，饮酒世鲜双。乃求朝士之有声价者，藉其书牍与先容。一旦持谒张，张得函启缄，喜曰：“君果多闻耶！又能敌吾饮。吾老矣，久无对，不意君之肯辱吾也。”遂命酒，共酌三十余杯。士人者雄辨益风生，而张略不为动。俄辞以醉，张笑之曰：“果可人！然量止此乎？老夫当为君独引矣。”遂自数十举，始以手指其室中四柜书曰：“吾衰病，不如昔。今所能记忆者独在是。君试自探一卷袠（别本“袠”并作“来”），吾为子诵焉。”士人曰：“诺。”即柜中取视之，偶《仪礼》也，以白张。张又使士人“君宜自举其首”。士人如其言，张乃琅然诵之如流。士人于是始骇服，再拜：“端公真奇人也。”（吴本“再拜”下有“曰”字，“公”上无“端”字。）

庞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时司马温公适倅并州。一日被檄巡边，温公因便宜命诸将筑堡于穷鄙，而不以闻，遂为西羌败我师，破其堡，杀一副将焉。朝廷深讶庞擅兴，而诘责不已（别本“庞”下并有“公”字，无“而”字）。庞既素重温公之贤（别本“庞”下并有“公”字），终略勿自言（别本并无“略”字）。久之遂落使相，以观文殿学士罢归。然庞公益默不一语，温公用是免。呜呼，庞公其真宰相，上接古人千载之风矣。

郑尚明昂（别本“昂”并作“昂”），老先生也，鲁公甚听爱，坐漏吾狂妄语获戾，竟老死乡井。顷为吾言：“昔昭陵在位已三十余载，时未有继嗣，而司马温公为并州通判，乃上书力言之，朝廷不罪也。又温成张后当盛宠，其叔父尧佐一日除节度、宣徽、景灵三使，而包孝肃公为中司（吴本作“中丞”），击焉。其白简□□（雁里本阙二字，原补“若到”二字，似误；别本并作“苦剧”）骇人，不忍闻（别本“骇人”下并重一“人”字），而昭陵容之也。是以《仁庙实录》史臣独载温公书暨孝肃三章甚备。故都邑谚谓人之不正者，曰：‘汝司马家耶？’目人之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人臣立节，要使后世著闻若此，始近谏诤之风。”吾志吾老先生语，而后每书诸绅也（吴本云“而后每书绅以志也”）。

仁庙至和初暴得疾。时皇嗣未建，中外大恐，及既康复，小大交章，而仁庙慨然寤。大臣于是共白天子，以韩魏公厚重，可属大事，请召之，除枢密使。未几，富丞相丁内艰，魏公乃进，独当国，因力请建立。于是制诏以英宗自团练使为皇子，封钜鹿郡公。几年，仁庙登遐，英宗即位，日（吴本无“日”字）。以悲伤得疾，国步方艰，万机惧旷，而慈圣光献曹后因垂帘视事者久之。魏公度上疾瘳矣，时旱甚，乃援故事，请天子以素仗出祷雨（吴本“仗”作“服”）。当是时，都人争瞩目欢呼，大慰中外望。魏公遂得藉是执奏，丐归政天子。后许矣，未坚也。一旦，魏公袖诏书帘前曰：“皇太后圣德光大，顷许复辟。今书诏在是，请付外施行。”后未及答，即顾左右曰：“撤帘。”后乃还宫。时郑公方为枢密，班继执政而上（吴本“为”作“在”）。将奏事，则见帘已卷，天子独当宁殿上矣，既下而怒（吴本云“大怒”）。魏公曰：“非敢外富公也。惧不合则归政未有期。”其后，熙宁中魏公薨于乡郡，而郑公不吊祭。识者以为盛德之歉。

王舒公介甫被遇神庙，方眷仗至深，忽一旦为人发其私书者（别本并无“者”字）。介甫惭，于是丐罢累表，不待报，径出东水门，中使宣押不复还矣。神庙大不乐，遂复听其去，然重其操节，且约再召期。当是时，既出，挈其家且登舟（吴本无“且”字），而元泽为从者，误破其颒面瓦盆，因复命市之，则亦一瓦盆也。其父子无嗜欲，自奉质素如此，与段文昌金莲华濯足大异矣。吾得之于鲁公。

王舒公介甫，熙宁末复坐政事堂，每语叔父文正公曰：“天不生才且奈何！是孰可继吾执国柄者乎？”乃举手作屈指状，数之曰：“独儿子也。”盖谓元泽。因下一指，又曰：“次贤也。”又下一指，即又曰：“贤兄如何？”谓鲁公。则又下一指，沉吟者久之，始再曰：“吉甫如何？且作一人。”遂更下一指，则曰：“无矣。”当是时，元泽未病，吉甫则已隙云。及鲁公久位公台，厌机务劳，自政和后盖数悔叹（吴本“盖”作“益”），亦患才难，网罗者未尽善，常曰：“相门出将，将门出相（案似当云“相门出相，将门出将”。别本并同，姑仍其旧）。我阅人多矣，罔敢不力，且略无可继我者，天下事将奈何！”既莫用为之

计（别本"用"并作"肯"），至叩方士王老志，苦求人物。老志因举二人，皆宰相也，李森（吴本作"春"）、李弥逊。公大喜，于是亟召用之（张本"亟"作"每"），又不慰公意。是后日掣其肘，竟付仗失当。俄群小大用事，公志益弗伸，而沦胥矣。此吾备聆公语，目其事，亦伤哉。

鲁公号知人，每语其人修短，大略多验。大观初，有诣都省投牒诉改官者，鲁公召上听事所，曰：（别本并无"所"字，吴本"上"作"入"）"改官匪难（别本"匪"并作"非"），当别有骤进用，径入侍从行缀矣。然反复不常，惟畏慎作撲棱态过当，卒致身辅相。"吾笑之，而鲁公不以为憾（吴本作"过"），乃伪楚也。

鲁公以崇宁五年罢相印归，时国柄独刘公路逵主之，逵为中书侍郎故也（别本并无"故"字）。未几，鲁公复相，而逵被黜。时堂中诸吏咸祖于门（吴本作"国门"，无"于"字）。逵曰："诸君何患。逵年未五十，太师六十岁人矣。"俄而逵物故，鲁公复相，每叹息，常训吾曰（吴本"每""当"二字互转）："逵白骨已久，而我犹享荣禄。人之用心，宜不当尔。可不戒哉。"（案：徽宗即位，建言者以元符末复元祐党人太优，朝廷再籍之而颇有阔略者，御史中丞钱遹论党人疑有奸，下两省议。时刘逵为给事中，独以遹言为非。及蔡京罢相，逵主国柄，于是言者论逵，谓其乘间抵巇，尽取崇宁以来继述缉熙、美意良法而尽废之，遂罢知亳州。见于史册者如是，是逵固贤者也。太师六十岁之言，容或有之，盖恶欲其死，亦常人之情耳。且奸凶如京，幸而早世，即为国家之福。逵之言，又宁知不出于爱国之忱乎？）

吕司空公著生重牙（别本并云"平生重才"），亦异常人也。当元祐平章军国重事时，鲁公以待制从外镇罢（张本"外"作"节"），召过阙（吴本云"时鲁公以待制奉召过阙"）。吕司空邀鲁公诣东府，列诸子侍其右，而谓鲁公曰："蔡君，公著阅人多矣，无如蔡君者。"则以手自抚其座曰："君他日必据此座，愿以子孙托也。"鲁公后每谓吾言，惜以党锢事愧不能力副其意者。吾且谓人之不知也。及在博白，一日，吕公之孙切问来，因为道是，而切问曰："顷鲁公居从班时（吴本"从"作"崇"），《祭司空公文》盖备之矣。"于是相与得申其契好。噫，前辈识鉴，类多如此。（案：吕氏两世相业，门阀昌大，何至预以子孙托人？且重以公著之贤，而其子希哲、希绩、希纯，异时历官，皆有贤声。知子莫若父，公著宁不知之而必京之托乎？且自章惇为相，公著既削谥贬官矣，追京擅国，复指为奸党首恶，置元祐党籍刻石殿庭，若惟恐其罪之不著于天下者。受人之托，报之固当如是乎？欲盖其父之恶，而不恤诬蔑贤者，以欺后世，絛真小人之尤哉！）

鲁公宇量迈古人（张本"迈"作"过"，吴本云"宇量过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初上巳，锡辅臣侍从宴。故事，公裳簪御花。早集竟，时有旨宣侍臣以新龙舟（吴本云"宣侍臣以□龙舟"，中空一字，或补"玩"字。愚案：雁里及张本"新"字似衍文。吴本"玩"字似校者以意增入耳）。而龙舟既就岸，于是侍臣以次登舟（吴本无"而龙舟既就岸于是"八字，似亦校者节删）。至鲁公适前，而龙舟忽远开去，势大且不可回，鲁公遂堕于金明池（吴本无"鲁公"字），万众喧骇，仓卒（雁里本"仓卒"作"卒伯"，张本作"乎伯"，今从吴本）召善泅水者（别本并无"水"字）。未及用，而鲁公自出水（吴本无"鲁"字），得浮木而凭之矣（吴本无"而"字、"矣"字），宛若神助。既得济岸，入次舍（吴本无此七字），方一身淋漓，蒋公颖叔之奇唁公曰："元长幸免潇湘之役。"鲁公颜色不变（吴本无"鲁"字），犹拍手大笑，答曰：（吴本无"犹"字、"答"字）"几同洛浦之游。"一时服公之伟度也。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蒋时为翰林学士云（吴本无末二语）。

鲁公拜维垣（吴本作"太师"），亲客来贺。公略无德色（吴本作"得色"），且笑语犹常时，因语客曰："某仕宦已久，皆悉之矣。今位极人臣，则亦可人，所谓骰子选尔。人间荣辱，顾何足算。"骰子选者，盖自公始为太庙斋郎（张本"盖自公始为"作"盖公始自为"）。登上第，调钱塘县尉，绵历内外，而后至太师也（张本无"后"字）。足见公之度。

顷客为吾言，靖康末有避乱於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神甚远。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之，曰："诸君何事挈孥能至是耶？"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乎？"众争为言，于是主人者嗟恻久之，曰："我父乃仁宗朝人也（吴本"宗"作"庙"）。自嘉祐末既卜是居，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号，他则不审（原本并作"他则不尝"，雁里本或校改作"审"，从之）校今为几何年矣。"客又告以本朝传叙纪年次第（吴本云"客为传叙纪年次第"），主人但颔。而留数日（吴本"颔"下有"之"字，无"而"字），伺知贼退，乃出山散去（吴本止此，无下云云数行）。吾闻客言，胸次为豁如者经夕，且此山中主人定不知世间有熙、丰、元祐是非矣。尝谓吾之罪咎，深有愧乎士大夫，然士大夫者，似亦愧我山中主人。因作顺昌山中主人说。

大观末，鲁公责宫祠，归浙右。吾侍公舟行，一日过新开湖，睹渔艇往还上下。鲁公命吾呼得一艇来，戏焦鱼可二十鬣，小大又勿齐。问其直，曰："三十金也。"（张本凡"金"字俱改作"钱"。案：后云"竟还一钱而去"三本同作"钱"，则"金"字似误，今姑仍之。）吾使左右如数以金畀之焉。去来未几（"来"字疑衍，吴本无），忽遥见桨艇甚急，飞趁大舟矣（吴本无此五字）。吾与公咸愕然，谓："此必得大鱼乎？将喜而复来耶？"顷已及，则曰："始货其鱼（别本"其"并作"尔"），约三十金也。今乃多其一（别本并无"今"字），用是来归尔。"鲁公笑而却

之，再三不可，竟还一钱而后去（别本并无“后”字）。吾时年十四矣，白鲁公：“此岂非隐者耶?”公曰：“江湖间人不近市廛者，类如此。”吾每以思之(张本无“以”字)，今人被朱紫，多道先王法，言号士君子，又从驺哄坐堂上曰“贵人”；及一触利害，校秋毫，则其所守未必能尽附新开湖渔人也。故书。

刘尚书赓，法家也。崇宁间为大司寇（吴本作“大司空”），一日来诣东府见鲁公。公时在便坐，与魏先生汉津对，因延刘尚书弛公裳（雁里本“弛”作“施”，今从张本），即燕坐焉（吴本云“因延刘尚书入”，无“弛公裳”云云）。刘公立，不肯就位（吴本作“坐”），责鲁公曰：“司空仆射，实百僚之仪表也。奈何与黥卒坐对？赓窃不取，愿退。”鲁公大笑，亟揖汉津曰（吴本“亟”作“起”）：“先生可归矣。”(吴本无“可”字）自是，刘公不敢与汉津并见（吴本“敢”作“肯”，张本作“复”）。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上甚礼听之（吴本无“汉津铸九鼎”云云）。当是时，侍从之臣犹强正（吴本作“刚正”），而宰辅之臣能涵容，风俗如此乎（吴本无“乎”字），此吾亲见也（吴本云“吾犹亲见也”）。

林中书彦振摅（案：摅，福州长乐人，亦蔡京死党也），气宇轩昂，有王陵之少戆。罢政事去，不得意，寓扬州，丧其偶。久之，忽于几筵坐上，时时见形，饮食言语如平生状，仍决责奴婢甚苦（吴本“决”作“督”）。彦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踪，则掘地得大穴，破之，罗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毳而白，且解人语言，向彦振求哀曰：“幸毋见杀，必厚报。”彦振勿顾，悉命杀之，迄无他。及宣和岁庚子，鲁公以弗合罢，而北征将兴（吴本无此五字），上积闻摅杀狐并使北二事，乃召之守北门，将付以北伐事，为黼沮罢，遂落节钺而归。使北者，始圣旨与辽人聘问往来，北使至我，则阁门吏必诣都亭驿，俾使习其仪(吴本无“其”字)，翌日乃引见，惧使鄙不能乎朝故也（吴本无“乎”字）。及我使至彼，则亦有阁门吏来，但说仪而已，不必习而见。摅时奉使至北，而北主已骄纵（吴本“而”作“时”），则必欲令我亦习其仪也，摅不从。因力强，不可（案《东都事略》，北主欲为夏人求复进筑城砦，摅力折之。主不胜其忿，既还馆，给以宣旨，使降阶跪受，实以国书授之。摅引故事不从云云。与此小异），于是大怒，绝不与饮食。我虽汲（张本“我”下有“人”字），亦为北以不洁污其井。一旦，又出兵刃拥摅出，从者泣，摅亦不为动。既出即郊野，乃视摅以虎圈，命观虎而已，且谓：“何如?”摅瞋目视之，曰：“此特吾南朝之狗尔。何足畏?”(别本并作“何足畏人”）北素讳狗呼，闻之气阻。摅竟不屈还。

蒋八座猷，贤者也。尝为中司，有端直声。政和初，上赉鲁公以女乐二八（别本并作“二人”）。蒋公曰：“唐李晟、马燧用武夫要宠私。晋魏绛实陪卿(吴本作“臣”)，以和戎得金石。公今出大儒（张本“公今”作“今公”，吴本云“公当今大儒”），盖自周公（吴本无此句），制礼作乐，方致太平，不应下同此辈。宜塞其渐，愿公力辞焉。”鲁公大喜之，然不克用。及政和末，伯氏既联姻戚里，后大辟第，开河路，作复道，以通宫禁。蒋时与吾俱在书局，数大蹙额而唁吾曰：“约之（案：约之，絛字也。见《墨庄漫录》），奈何公家而吾言不克用？徒以狂妄几死而已。”祸乱后痛始定，每怀蒋八座语，君子哉（案璜川吴氏，涉园张氏钞本，第三卷并终于此条，入后为第四卷）。

范元实温，吾所畏友，然不护细行。吾以时士议勉之，元实怒曰：“我不解今时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张胆直道而行，率要作匿情诡行，似王莽日事沽吊。是谁倡此！岂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尝与吾论时势及开元、天宝之末流。元实曰：“不然。天宝之势，土崩瓦解，异乎今日鱼烂也。”时鲁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叹，数谓吾曰：“今复得陈瓘、刘器之来，意若可救药乎?”吾语元实。元实大喜，语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岂独海内，乃公之福。第恐难得好汤，使多咽不下尔。”元实亟持其书报二公，而二公是岁皆下世。元实亦为其宠妾红鸾所困，俄得伤寒，不数日殂，可伤哉。书此，俾世知时不乏人。

伯父君谟，号“美髯须”（吴本无“号”字）。仁宗一日属清闲之燕，偶顾问曰：“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君谟无以对。归舍，暮就寝，思圣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寝。盖无心与有意（吴本作“有心”），相去适有间。凡事如此。

童贯彪形燕颔，亦略有髭，瞻视炯炯，不类宦人，项下一片皮（吴本无“一”字），骨如铁（吴本云“其骨如铁”）。王黼美风姿（吴本“风”作“丰”），极便辟，面如傅粉，然须发（别本并作“鬓发”）。与目中精色尽金黄，张口能自纳其拳。大抵皆人妖也。吾识黼于未得志时，鲁公独忽之，后常有愧色于吾。黼始因何丞相执中进，后改事郑丞相居中，然黼首恃奥援，父事宦者梁师成，盖已不能遏（吴本有“也”字）。

翟参政公巽汝文，有文名。对人辞语华畅（吴本作“宣畅”），虽谈笑，历历皆可听，然不妄吐也（吴本无此句）。政和间为给事中，每见殿庭宣赞称“不要拜，上殿祗候”，必咄咄曰：“不要拜，此何等语。”旁问之：“君俾为何言乎?”公巽曰：“宣赞有旨勿拜。”（吴本“宣”作“当”）时蔡安世靖、陈应贤邦光，同在门下外省（吴本无“外”字），安世位公巽之上，而应贤坐其下。每相与谈论，二人必交辟之。一日辞屈，于是叹曰：“嗟乎，遂厄于陈、蔡之间。”

范温元实，议论卓尔过人。当宣和初，尝为吾言：“孙皓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劝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武帝悔之。及陈后主上隋文帝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

登封书。'且一种降王（张本云"盖同一种降王"），就中后主真驽才。"

外兄徐若谷，字应叟，贤德君子也。常以吾清浊太分，是非太明为戒。尝论古人："若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号为长者；至于对人作青白眼，则更甚于臧否。"吾服其语。

鹿溪生黄沆，钦人也。从学陈莹中、黄鲁直，文字固不凡。与吾谈经，每叹今时为《春秋》者，不探圣人之志（吴本作"旨"），但计数其后（张本"后"上有"先"字），遂传则论鲁三桓、郑七穆，穷经则会计书甲子者若干，书侵、书战者为几，皆繇汉二刘、唐武平一启其端。是犹世愚者皆学佛，而诵《金刚经纂》。吾未晓，迫问之，则曰："有一十三（张本云"有一二三"），恒河沙，三十八，何以故。"

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显。若至贵者以不善终，则多曰"无疾而崩"（"崩"似当作"薨"，三本并同，姑仍之），大臣亲王则曰"暴卒"，或云"暴疾卒"。无疾者（雁里及张本并作"以疾者"，今从吴本），如李毂是也。暴疾卒，如魏王德昭是也。大凡前书不若后书。前书犹庶几，至后书生纷兢更易（吴本"生"作"多"），则益阔疏，难取信矣（吴本无"阔疏"二字）。

江汉，字朝宗。有宋史学，惜乎猥以长短句辱其名也。尝与吾论史家流学，当取古人用意处，便见调度。太史公曰："投机之会，间不容鲜忽。"班孟坚曰："投机之会，间不容发。"至宋景文又曰："投机之会，间不容穟。"

王性之铚，博洽士也。尝语吾："宋景文公作《唐书》尚才语，遂多易前人之言，非不佳也。至若《张汉阳传》，前史载武后问狄仁杰：'朕欲得一好汉。'顾是语虽勿文，宁不见当时吐辞有英气耶？景文则易之曰：'安得一奇士用之。'此固雅驯矣，然失其所谓英气者。"吾不能答。

王元泽奉诏修《三经义》，时王丞相介甫为之提举，盖以相臣之重，所以假命于其子也（别本"子"并误作"手"）。吾后见鲁公与文正公二父，相与谈往事，则每云："《诗》、《书》盖多出元泽暨诸门弟子手，至若《周礼新义》，实丞相亲为之笔削者。"及政和时，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吴氏资居检校库，而吴氏者王丞相之姻家也，且多有王丞相文书，于是朝廷悉命藏诸秘阁。用是吾得见之，《周礼新义》笔迹，犹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而后知二父之谈信。

歌者袁绹，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倾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谓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世安所得乎？

五季文章趣卑陋甚矣（吴本无"趣"字，张本作"旨趣"），然当时诸僭伪，其国颇亦有人（别本并无"其"字）。吾顷游博白之宴石山号普光禅寺者，为屋数椽而已。其山迥绝，洞穴奇怪，得一碑，乃伪汉时人为寺记。特喜其两语，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熙宁初，王丞相介甫既当轴处中，而神庙方赫然（雁里本脱"赫"字，吴本无"赫然"二字，今从张本），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但于人情适有所离合（吴本云"于人情适有不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且多被黜降（吴本无"且"字），后来者乃浸结其舌矣。当是时，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独一教坊使丁仙现尔。丁仙现，时俗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别本并无"乃"字），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吴本无"有"字）。介甫不堪，然无如之何也，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神庙乃密诏二王，取丁仙现匿诸王邸。二王者，神庙之两爱弟也（别本并无"两"字）。故一时谚语，有"台官不如伶官"。

熙宁间，东平有名士王景亮者，喜名貌人，后反为人号作"猪嵴关"。世谓郓有猪嵴关，繇此始。继有不肖者，乃更从而和之，日久为人号"猪嵴关大使"（案此句似当云，"又为人号曰猪嵴关大使"），亦各有僚吏之目。吕升卿者，形貌短劣，谈论好举臂指画，奉使过东平，遂被目为"说法马留"。厥后，相去将三十余年，王大粹靓以给事中出守东平，乃被目为"香枨圆"者，盖谓不能害人，且不治病也。凡轻薄类此。昔鲁公以元祐时亦帅郓，到郡大会宾客，把酒当广坐谓之曰："闻公号猪嵴关，凡人物皆有所雌黄。某下车来未几，然敢问其目。"其人曰："已得之矣。"众皆为幔。公喜，且笑而逼之，则曰："相公璞也。"

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张本"差役"作"差使"），偶不合同（吴本无"同"字）。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崇宁初建三卫府，多大臣与勋戚子弟。一日众坐共谈西汉事有隽不疑者，其人曰："彼何故不来见大臣？"于是一时大传为口实。然不至是，此特王辅道采轻薄造以为笑。采有逸才，时为三卫中郎，后遭极刑（案采，韶之子，以左道诛）。

崇宁中有一名士，过浙右姑苏，有州将夙戒尝河豚者，士人甚惧，预语其家人："我闻河豚有大毒，中之必杀人。今州将鼎贵，且厚遇（别本并作"意"），逆之必不可。为之奈何？傥一中毒，是独有人屎可救解。汝辈当志吾言也。"及就之，主人愧赧而谢客曰："且力求河豚，反不得（吴本云"不可得"），（张本云"乃不得"）幸贳其责（吴本作"罪"）。愿张饮以尽欢。"（别本并无"张"字）坐客于是咸为之竟醉。士人者归，沉顿略不省人事，因大吐。其家人环之争

号，谓果中毒矣。夜走取人秽，亟投以水，绞取而灌之焉。辄复吐，则又灌不已。举室伺守。天殆晓酒醒，能语言，始语不得河鲀，则已弗及。

卷　四

米芾元章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羁，士大夫目之曰"米颠"。鲁公深喜之。尝为书学博士，后迁礼部员外郎，数遭白简逐去。一日以书抵公，诉其流落。且言举室百指，行至陈留，独得一舟如许大，遂画一艇子行间。鲁公笑焉。吾得是帖而藏之。时弹文正谓其颠，而芾又历告鲁公洎诸执政，自谓久任中外，并被大臣知遇，举主累数十百，皆用吏能为称首，一无有以颠荐者。世遂传米老《辨颠帖》。

顷一天府尹，用吏能称，颇不大博。约五鼓与侍从同坐待漏院舍。忽语众曰："夜来不能寐，偶读《孟子》一卷，好甜。"张台卿内相闻，随答曰：（别本、"闻"并作"阁"）"必非《孟子》，此定《唐书》尔。"一座为哄。

祖宗故事，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吴本无此句），则有浴儿包子并赉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粟（别本并作"金果"）、涂金果、（吴本"涂金米"）、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如诞皇子，则赐包子罢，又逐后命中使人赍密赐来（张本"逐"作"随"），约颁诸宰相，余臣不可得也。密赐者必金合，多至二三百两，中贮犀玉带或珍珠瑰宝。及太上朝，皇子既洗，时何执中为相，因力丐罢去密赐故事，上可之。后鲁公召自钱塘而再相也，与何傅适有皆召之美。而何傅每叹近时锡赉薄少者，鲁公顿报之曰："公所谓自作自受故也。"当是时，方粉饰太平，务复古礼制。一日殿庭讲事罢，共归都堂。鲁公复向何傅叹行礼久，颇厌疲劳。何傅于是忽起而报曰："此亦吾公师所谓自作自受矣。"公为之笑。

豫章郡王孝参（雁里本误作"孝恭"，今从别本），曹王之次子（案史，孝参实王第三子，故下文有"三大王"之号。此云次子，似误。三本并同，姑仍其旧）。曹王甚贤，神庙之季弟也（案此句下宜增"孝参"二字，文义始明），于太上皇为从兄弟，且俊爽一时，甚尊宠也，号"三大王"者（"者"字疑衍文，否则"号"字上有脱文。又案吴本作"二大王"，疑校者因上次子故误改耳。张本与此同）。政和间始建春宫，既事大体重，乃命近戚奏告诸陵，而三大王遂行。朝廷亦为妙选行事官与之偕，尽馆阁上才，一时之盛举也。诸名士既与王同涂，而王亦自矜持，朝夕谭对，简札间独喜用"其"字。诸公为怏怏不乐，且以其崇贵，故不敢显讥焉。往返者多，将及国门，于是争前叙别，始佥约得共报之，曰："某等其有天幸，获侍大王其将半月，不胜其荣幸。今违履舄，愿大王保其玉体，益其令闻。某等不胜其依恋。"数十"其"而后归，莫不抚掌。吾后数见宇文叔通虚中延康，犹尚称快不已（案雁里本"神庙之季弟也"句下，空十八字）。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案：《东都事略》作"仲温"），字元实，与吾善。政和初，得为其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温，实奇士也。一日，游大相国寺，而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见温，辄指目，方自相谓曰："此《唐鉴》儿也。"又，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案："山抹微云"，少游词也。为时传诵故云）。

蔡内相文饶嶷，以殿魁骤进。晚知杭州，稍失志。时宣和间，钱塘经方寇破残后，其用意将效张乖崖公领成都故事。花判府有寡妇诣讼庭投牒，而衣绯裤。即大书曰："红裤白裆，礼法相妨。臀杖十七（张本作"七十"），且守孤孀。"又有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贤者也，绵历中外。一日，为留守南都，时群下每以其名"登"，故避为"火"。忽遇上元，于是榜于通衢："奉台旨，民间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简。至今遗士大夫谈柄，不可不知。

吴考功岩夫，劲正有风概（吴本作"气概"），吾畏友也。吾取友必求诸岩夫，而岩夫亦自喜知人。宣和间出守洋州，尝以书付其甥周离亨者，使转致诸吾，而吾不知也。离亨即阴发其舅书，见有群贤名字，其一乃许景行，遂密畀诸王丞相黼。时王当国，正与鲁公急北伐事，不相合。既得岩夫书，为奇货，藏之且几年（吴本云"且经几年"）。时岩夫已代还，而景行又自除殿中侍御史矣。一日，上忽有意似向鲁公者。黼伺得之，惧，始发岩夫之书，谓妄荐台臣于大臣子弟也。上偶震怒，而岩夫与景行遂皆免所居官，离亨乃得拜符宝郎，于是朝班无小大，咸揶揄，目之曰"青鸟"。其后，周青鸟之名竟载白简。则士大夫枢机，吁！安得不慎。

长安西去蜀道有梓橦神祠者，素号异甚。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则必殿魁。自古传无一失者。有王提刑者过焉，适大风雨，王心因自负，然独不验。时介甫丞相年八九岁矣，侍其父行，后乃知风雨送介甫也。鲁公帅成都，一日召还，遇大风雨，平地水几二十寸，遂位极人臣。何文缜丞相桌，政和初与计偕，亦得风雨送，仍见梦曰："汝实殿魁，圣策所问道也。"文缜抵阙下，适得太上《注道德经》，因日夜穷治。及试策目，果问道，而何为殿魁（吴本云"而何殿魁果验"）。

李郁林佩，政和初出官尉芮城。时因公事过河镇，偶监镇夜同会坐数人，相与共征鬼神事。镇官为言：乃者河中有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矣，遭逢累代旌表，号"义门姚家"也。一旦大小死欲尽，独兄弟

在。方居忧，而弟妇又卒。弟且独与小儿者同室处焉。度百许日，其家人忽闻弟室中夜若与妇人语笑者，兄知是弗信也（张本“是”作“之”），因自往听之，审。一日励其弟曰：“吾家虽骤衰，且世号义门。吾弟纵丧偶，宁不少待！方衰绖未除，而召外妇人入舍中耶？惧辱吾门，将奈何？”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夜所与言者，乃亡妇尔。”兄瞠愕，询其故，则曰：“妇丧期月，即夜叩门曰：‘我念吾儿之无乳，而复至此。’因开门纳之，果亡妇。随遂径登榻（别本并无“随”字），接取儿乳之。弟甚惧。自是数来，相与语言，大抵不异平时人。且惧且怪，而不敢以骇兄也。”兄念家道死丧殆尽，今手足独有二人，此是又欲亡吾弟尔，且弟既不忍绝，然吾必杀之。因夜持大刀伏于门左，其弟弗知也。果有排门而入者，兄尽力以刀刺之（张本“刺”作“剚”），其人大呼而去。拂旦视之，则流血涂地。兄弟因共寻血污踪，迄至于墓所，则弟妇之尸横墓外，伤而死矣。会其妇家适至，睹此而讼于官。开墓则启空棺而已，官莫能治。俄兄弟咸死狱中，姚氏遂绝。李郁林者闻是，始大不然，镇官即于坐命左右索其狱牍来，视之乃信。呜呼，亦异矣。夫鬼神之事有不可致诘者。《汉五行志》言，元始元年，朔方女子病死，敛棺积六日而出棺外。类如此乎？后三十一年，时当癸亥（案：是为高宗绍兴十三年），夏四月，会于郡斋，李郁林为吾道之。即书以补后世听讼者之末也。

鲁公在从班时，以赵安定王甲第傍近宫阙，便谒见，因僦止焉。其地甚古，号多凶怪。既入居之，是夕，有异人刘快活者，谓鲁公未宜寝也。公曰：“诺。”乃命酒，与痛饮。仅三鼓矣，中堂黑暗处辄格格有声甚厉，忽睹一猴，猴类人长大，缓缓而出于外，因忽不见。时夜中仓卒，故不大惊，然刘但顾曰：“汝又胜他不过。”（吴本“又”作“大”）公亦大笑，谓刘：“此岂非所谓‘山魈’者耶？”遂偕就枕而睡（别本并云“遂偕就枕矣”）。

任宗尧者，字子高。名家子，仕至典乐，后改服武弁，终赠观察使。宗尧多艺能，洞晓天官、律吕，盖其传授于魏汉津先生（吴本无“其”字）。宗尧始仕宦时（吴本“仕宦”作“任官”），即喜功名。大观末，从尚书王宁、中书舍人张邦昌使高丽，为上节人（张本“节”下有“使”字），至四明则放洋而去。不十日（吴本云“不一日”），四明忽传副使船坏，众为痛之。始时宗尧将登舟，则寄所赍玩好琴书于相识故人家而迈，及是传也，其故人者嗟恻。一旦有女奴忽暴病不省，遂为宗尧音诉其故人曰：“某所以涉鲸波万里，本希尺寸赏，不谓遽持千金之躯，而葬于鱼鳖之腹。故人念我乎？某所寓三琴，实平生所爱赏。甲可归之我家，乙亦奇古，当奉故人，下者可与某。”凡所寓书画箧笥中百物，历历分区，不遗一毫毛（别本并作“发”）。其故人大骇，为奠哭。久之，女奴始苏。翌日，则四明一郡皆传，谓使者舟坏信矣。其后戒归使人自高丽，上下一无恙。故人者得见宗尧，欢喜窃笑，独异于常。宗尧始疑而询焉，方道其事，始知为黠鬼所侮。吾亲见宗尧言之。雒阳大内兴立自隋唐五代，至圣朝艺祖尝欲都之，开宝末幸焉。而宫中多见怪，且适霖雨，徒雩祀谢，见上帝而归矣。是后至宣和，又为年百五十，久虚旷。盖自金銮殿后，虽白昼，人罕敢入，入亦多有异，虽或大于斗，蛇率为巨蟒，日夜丝竹歌笑之声不绝也。宣和末，有监官吴本者武人，持气不畏事。夏月因纳凉于殿庑间，至晡时后，天尚未昏黑，而从者坚请归舍，不听。俄忽闻跸声自内而出，即有卫从缤纷，执红销金笼烛者数十对，成行罗列。中一衣黄人，如帝王状，胸间尚带鲜血（吴本云“胸间鲜血淋漓”），拥从甚盛，徐徐行由殿庑，从本寓舍前过。本与其从者，急趋入户避之，得详瞰焉。最后有一卫士似怒，以纳凉故妨其行从也。乃以手两指按其卧榻之四足，遂穿砖而陷于地，顷刻转他殿而去，遂忽不见。本大骇，自是不敢宿止其中矣。因图画所见，遍以示人。雒阳士大夫多能传之，曰：“此必唐昭宗也。”吾顷尝闻是事，第流落不偶，久而忘七八矣。偶流寓者赵令子与来，犹能道其略，因著于编。

刘器之安世，元祐臣也（吴本云“元祐贤臣也”）。晚在睢阳，以镪二十万鬻一旧宅。或谓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即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间，呼仆厮屏去，则率拱立，谓有鬼神，不敢措其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辈，自纳诸筐篚，而弃诸汴流。翌日则蛇出益多，再弃辄复又倍。曾不浃旬日（吴本“曾”作“增”，“旬”下无“日”字），乃至日得五七篚不已也。器之不乐，因自焚香于土神祠前，曰：“此舍某用己钱易之者，即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据以为怪乎？始犹觊鬼神之有职（吴本“觊”作“冀”），而后悛革。今不数日则怪益出，是土神之不职尔。且当受罚，虽愿仍其旧贯不可得矣。”回顾从者，尽掊土偶五六掷之河中，召匠手为之改塑其神（吴本“召”作“命”），由是怪不复作。

斗秤诈欺，阴理至重（吴本“理”作“谴”）。郁林有谢秀才者，衣冠后也。善以术笼人，上下颇爱之。于田井间为驵侩事，每以小量轻权贷与人，必用大器巨秤责偿，自喜其得计。刻深匪一日矣，人往往不觉。一旦从以仆，其手自捉升斗诸诳具，将入林野，才出城东门未数里，即雷雨骤兴，有黑云追逐。及霹雳一声，而谢秀才震死矣。屡葬则屡为雷所发，伺其肉溃散，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锥刀间，一不愿义理，至为鬼神所仇，犹多不戒，且甘以此死。何哉？

建炎当三祀，北马将饮江。于是天子幸明而越（别本并无“而”字），隆祐太后龙舆驻豫章，行台从焉。时警报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几凡三人者，每至城东南隅，得园林僻寂，私相谓曰：“使敌一不可避，得相与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几，行宫南迁，仓

卒之际果不克奔，而敌骑已遽入矣。三人者得如约，共窜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则潜下取食而还伏焉，累十数日矣，幸略无人至者。一旦忽多人物且沓至（吴本无“物”字、“且”字），三人但伏梁之上计：“此岂皆避敌者耶？胡为而至哉？”（别本并无“而”字）语未已，即有黑衣数十百人继来（别本并无“百”字），共坐于堂，命左右逻捕男女，无少长悉以挺敲杀之，积尸傍午，向暮尽死始去。当是时，三人者伏据于梁，掇掇然，向脱一仰其首见，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谓得免，况已昏夜。俄复望红纱烛笼数十对引导（别本“烛”并作“灯”），有主者数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据呼阅人姓名者，三人益惧，于此殆不得脱矣。又细下视之，则但见人物可半，□头面俱勿辨（别本“半”下无空字），乃知非人也。凡点阅死籍至多，辄悉呼其姓名。中间偶呼至一名，群吏乃争报曰（别本并无“乃”字）：“不是，不是。”类如是者，凡有四。三人者，咸能记忆也。夜过半矣，事竟皆去，殆晓则四顾，鸟雀不闻声，知敌已洗城而引遁矣。即于乱尸中偶有呻吟声，三人共询其名，乃夜来群吏所谓不是者四人，今悉复活矣。异哉，吾得于宋高州，高州得于侯懋。懋等皆显官，宜不妄云。

柳州柳侯祠，据罗池者不十许丈尔。庙设甚严，其神灵则退之固载诸文辞矣（吴本无“则”字，“退之”下有“前”字）。自吾放岭外，举访诸柳人，云：“父老递传，柳侯祠中，夕辄闻鸣锣伐鼓之声，亦时举丝竹之音，庙门夜闭，殆晓则或已开，每以为常。近百许年稍即无此异矣。”（别本“稍即”并作“稍稍”）又绍兴乙丑岁，有杨经干者过柳州，因憩于祠，则据其庑间以接宾客，且笑语自若。及还馆舍，才入屏后，辄仆而卒（别本并无“辄”字）。由是终畏之（别本并无此句）。

铁城之小南街，有庞摄官舍（吴本“摄”作“氏”，张本作“室”），庞已死久矣。一日其家木偶土地者，忽自相殴击不止。家怪异之，焚香拜祷，又不止，乃投于井中。一夕于井中又出，遂令仆远送之。然仆人者亦惧，夜以楮钱缠木偶，但潜置于税务门小石桥下，不敢远，人皆不知也。石桥去行街止数十百步。翌日则街市人皆见木偶土地夫妇行于街，众大骇，争相传报，聚十百人（别本并作“百十人”）。而木偶土地自行街前，以手相接抱而双俱行转街，复抵税务，入其中拦头，因以绳系于柱。叶戎峰（别本并作“宰”）因下务，见众喧噪，询之，争白曰：“木土地自行也。”叶戎曰：“岂有此理！”呼伍伯辈，令二人持此木偶，掷之江中，后乃寂然。此非所动而动，在五行有兆。当是时，赵守不易（案不易，赵守名也，吴本脱去）凶险生事，人不奠居。吾意谓其有兵火之厄乎？此绍兴乙亥夏六月二十有六日也（吴本无“二”字，张本“二”作“之”）。吾亲见之。至九月末，许签判逖死。十月，赵守殂，而杨司户又死。南流黄知县，丁忧而去。欧阳巡铺米推官（别本“米”并作“朱”）皆卒。次年六月，叶戎又死。此其验矣（案璜川吴氏，涉园张氏两钞本，第四卷终于此条，入后为第五卷）。

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声伎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街灯火（别本并无“街”字）。

近世儿女戏，有《消夜图》者，多为博路以竞胜负。而作“消”字，或谓可消长夜，非也，乃《元宵夜图》耳。吾待罪西清时，于原庙祖宗神御诸殿阁遇时节，则皆陈设玩好之具，如平生时尝得见。《宵夜图》者，皆象牙局，为元宵夜起，自端门及诸寺观，作游行次第。疑《宵夜图》本此。

百戏诸伎甚精者，皆挟法术。元丰中有艺人，善藏舟，用数十人举而置之，当场万众不见也。尝经御楼前，上下莫不骇异。裕陵见之，曰：“其人但行往来舟上耳。”故知假诳不能诳真人。

金明池，始太宗以存武备，且为国朝一盛观也。其龙舟甚大，上级一殿曰“时乘”。既岁久，绍圣末诏名匠杨谈者新作焉。久之落成，华大于旧矣。独铁费十八万斤（吴本作“八十万斤”），他物略称是。盖楼阁殿既高巨，舰得重物乃始可运。先是，池北创大屋深沟以贮龙舟，俗号“龙奥”者。既纳新舟（别本“既”并作“改”），而旧舟第弃之西岸而已。都城忽累夕大风，异常不止，众惧为灾，虽哲庙颇亦懻。顷风息，方知新旧二舟即池中战，且三日矣。新龙毁一目，旧龙所伤尤甚。后得上达，哲庙怒，降敕悉杖之，始得宁帖（别本并无“得”字）。

鲁公崇宁末不入政事堂，以使相就第。时赐第于阊阖门外，俗号梁门者。修筑之际，往往得唐人旧冢，或有志文，皆云“葬城西二里”。大梁实唐宣武节度，梁门外知已为墓田矣。盖多得妇人胫骨（吴本无“得”字），率长于今时长大男子几寸焉。或谓吾曰：“尝亲见陕晋间古长平为秦白起坑赵卒处，白骨尚存，其胫长大，异隋唐时也。”知今人浸鲜小，释氏之语或不妄。（案：《清波别志》云“蔡京赐第，在都城之东，周围数十里。籍没后，赐种师中，未及迁入，一夕煨烬无遗。”）

李密之死，《唐书》谓徐世绩表请收藏其尸，乃具威仪，以君礼葬于黎阳山西南五里，坟高七仞。及政和导河，由大坯，将复禹迹，因即三山而系浮梁焉。大坯者，乃黎阳山也。密坟高，适当所导河之冲，有司以闻，诏以礼改葬之。时为部役者先发其圹，则多取去金玉。及奏下，将改卜，然不见其骸，独得头颅，且甚大。传又谓密额锐而角方，不知其故。

昔与小王先生者言：“王舒公介甫何至于无后？”

小王先生曰："介甫，上天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后？"吾默然不平，归白诸鲁公。鲁公曰："有是哉！"吾益骇。鲁公始乃为吾言，曰："顷有李士宁者，异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醴泉观，独倚殿所之楯柱（吴本"所"作"斤"），视卿大夫络绎登阶拜北神者。适睹一衣冠，亟问之曰：'汝非獾儿乎？'衣冠者为之拜，乃介甫也。士宁谓介甫：'汝从此去，逾二纪为宰相矣（别本"二"并作"一"）。其勉旃。'盖士宁出入介甫家，识介甫之初诞生，故竟呼小字曰'獾儿'也。介甫见士宁后，果相神庙。而士宁又出入介甫家，适坐宗室世居事几死，赖介甫得免，即尸解去矣。"吾得此更疑惑久之，又白鲁公："造化坱圠，天道蒙鸿。彼实灵物也（吴本无"也"字），兽其形，（吴本云"禽兽其形"），中则圣贤尔。今峨冠佩玉，彼□人也（别本云"被于人世"），中或畜产多有焉。要论其心斯可乎？"鲁公为颔之，而吾始得以自决（吴本云"而吾始得焉"，张本云"而吾疑始得以解"）。

政和末，或于洛水得石，大如拳也。青黳，有草字两行，作黄白文，上之。俄一士人又得洛石，政相同，亦上。皆曰："鲁公天与之道，急急欲公之奉行，此必有兆。"

绍兴岁丙辰，广右大歉，濒海尤告病。迄丁巳之春，斗米千钱，人多莩亡。而峤南风候素乖讹，至是殊正。则李花退谢悉成桃，桃实复成李，梨亦变桃，熟皆可食。凡物多类是。有茄累累然，枝间或结瓜，大如拳。此吾亲睹，亦中原所罕。

始时士大夫起复，则裹糙光幞（吴本"则"下有"皆"字）、惨紫袍、黑角带而已。上意每恶之。政和末，议者谓入公门不应变服，遂建议赴治所（别本"建议"并作"造请"），皆吉服，与常时无别矣。大凡有识之士，不肯起复丧次。起丧次者（吴本云"起复者"）时多权要（吴本首有"乃"字），或无志之人尔。郑丞相居中，政和七年遭母丧去，卒哭尚二日则已拜（张本云"则已拜命"）。士大夫深惜之，然居家犹服丧也。宣和后起复者，虽在家奉其几筵如故，至接宾客、燕亲旧，盖与常人无异，礼义于是扫地。李丞相士美邦彦由起复中拜相。鲁公时复入政府（别本并作"地"），吾得出入禁闼。一日遣邀吾，吾已诺之矣。适访其亲密李公朔孺者，乃是置酒，出家妓，作优戏以见待。吾得此大惧，力辞不去，由是致疑，因以得罪，此亦获戾之一端焉。然实贤者，但不谅吾之狂也。遂以著当时之习俗（别本"遂"并作"书"）。

赵吉阳元镇鼎者，中兴名宰相也。一日于行在所，因过三馆，食竟，语坐上："顷一夕忽梦以罪贬海上，何耶？将无是乎？"于是诸馆职学士争道其德而谈休美，曰："公为国柱石，安得有此？"其间一二，辄又毅然更起（吴本"毅"作"慨"），白吉阳："某门下士也。藉第使如梦，则某等誓将乘桴而从公行决矣。"一时以为金石美谈，人故多之，而传达于四方焉。未几，吉阳去相位，俄废黜于潮阳，后果徙海上（吴本"后"作"复"，"徙"下有"于"字）。四年而赵吉阳死（别本"四年"并作"数年"）。是时独有一王海康趯者，颇能为流人调护，海上所无薪粲百物，海康辄津致之。又致诸家问，勤恳不少置。厥后果为人告讦，坐是免所居官，而海康勿怨也。当赵吉阳已死，王海康始受代罢归。时过吾，吾亟访海康："曩闻三馆之语甚美，今日有践言者乎？君居雷州，雷州独一路通海上（吴本"通"作"逆"），傍无他道。君又喜与流人道地，宜悉知之，愿有所闻也。"王海康即笑谓吾曰："宁有践言者耶？虽吉阳亲旧，曾弗睹一字之往来矣。"吾得此中心怒焉，为之短气，且士大夫此风旧矣。然岂无人乎？惧世或未知，便强谓曰："必果若何？"（语意未完，疑有脱文。）

峤南苦热（吴本"峤南"作"粤西"），虽盛冬数数有挥扇时。吾仆入十月矣，偶感热病，呼医诊之，曰："伏暑。"又有博白守尝题其便坐曰："十有二月望，刘子友纳凉。"

古者祀天必养牲，必在涤三月，他牲惟具而已。又凡祭祀之礼，降神迎尸矣，而后始呈牲。牲入，于是国君帅执事亲射之焉。至汉魏而下有国有家者，此礼浸日阙，独五岭以南俚俗犹存也。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神（案：陈时人陈铁者，捕猎得巨卵于丛棘中，携归，雷雨暴至，卵开得一男子，其手有文，左"雷"右"州"。大业三年，为雷州刺史，名文玉。既没，屡著神异。民因祀为"雷神"）。祀天神必养大豕，目曰神牲。人见神牲则莫敢犯伤，养之率百日外，成矣始见而祀之（"见"字疑误）。独天牲如此（吴本"天"作"神"），他牲则但取具而已。大凡祭祀之礼（别本"大凡"上并有"又"字），既降神，而后始呈牲。于是主人者同巫觋而共杀之，乃畀诸庖烹而荐之焉。又，遇逐恶气、禳疾病，必磔犬，与古同，殊有可喜者。则传谓"礼失求诸野"，信然。

《汉郊祀志》言，粤人信鬼，而以鸡卜。李奇《注》谓，持鸡骨卜也。唐子厚亦言，鸡骨占年。考之今粤俗且不然，实用鸡卵尔。其法先祭鬼，乃取鸡卵，墨画其表，以为外象。画皆有重轻，类分我别彼，犹《易》卦所谓世与应者。于是北面诏鬼神而道厥事，然后誓之（吴本"誓"作"占"，张本作"祈"），投卵铛中，烹之熟，则以刀横断鸡卵。既中破焉，其黄白厚薄处为内象，配用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侵克与否（吴本"侵克"作"生克"）。凡卜病卜行人，雅殊有验（吴本无"雅"字）。

领右僻且陋（吴本"岭右"作"岭南"），而博白在岭右又甚焉。惟其僻陋而甚，故俗淳古则多长年，动八九十岁不为异也。大凡人本寿，顾嗜欲思虑损之尔。博白城下不百步，则已号新村，吾朝夕曳杖其间。一日至村舍，见大小拱而环立者有十余人。有两老人坐饮，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四，指其小者谓客曰："此我幼弟。"亟问其年，则曰："才七十八矣。"

（吴本“八”作“岁”）从傍环拱而侍之（吴本有“者”字），皆两老人之曾孙，是殆可入画图也。又曾见有数村媪聚首，有不平色，相与叹息（吴本“与”并作“共”）。颇云（二字似误）。吾语诸媪：“胡为者？”诸媪对曰：“我巷南并舍翁昨暮死矣。第令我辈有所不满尔。”问其年，曰九十九。吾失笑报诸媪：“九十九人，安所谓不满耶？”诸媪共辨析，谓吾曰：“惜更一年，且百岁，使满百岁宁不可，而天遽夭之耶？”

长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传师有《道林诗》，大字犹掌，书于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阁贮之。米老元章为微官时，游宦过其下，舣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观，一夕张帆携之遁。寺僧亟讼于官（别本无“寺”字，有“去”字），官为遣健步追取还，世以为口实也。政和中，上命取诗牌而内诸禁中，亦效道林而刻之石（吴本“效”作“仿”），遍赐群臣，然终不若道林旧牌，要不失真。

鲁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授笔法于伯父君谟，既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丰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未几弃去，学沈传师。时邵仲恭遵其父命，素从学于鲁公，故得教仲恭亦学传师，而仲恭遂自名家。及元祐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着。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其后又舍率更（别本“舍”并作“厌”），乃深法二王。晚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又公在北门，有执役亲事官二人，事公甚恪，因各置白围扇为公扇凉者。公心喜之，皆为书少陵诗一联，而二卒大愠。见不数日，忽衣戴新楚，喜气充宅（别本并作“溢”），以亲王持二万钱取之矣，愿益书此。公笑而不答。亲王，时乃太上皇也。后宣和初，曲燕在保和殿，上语及是，顾谓公：“昔二扇者，朕今尚藏诸御府也。”

元符末，鲁公自翰苑谪香火祠，因东下无所归止，拟将卜仪真以居焉（吴本“拟将”作“将拟”），徘徊久之，因舣舟于亭下，米元章、贺方回来见，俄一恶客亦至，且曰：“承旨书大字，世举无两。然某私意，若不过赖灯烛光影以成其大，不然，安得运笔如椽者哉？”公哂曰：“当对子作之也。”二君亦喜，俱曰：“愿与观。”公因命具饭磨墨。时适有张两幅素者。食竟，左右传呼舟中取公大笔来，即睹一笥道帘下出（别本“道”并作“从”）。笥有笔六七枝，多大如椽臂（别本“多”下并有“有”字），三人已愕然相视。公乃徐徐调笔而操之，顾谓客：“子欲何字耶？”恶客即拱而答：“某愿作‘龟山’字尔。”公乃大笑，因一挥而成，莫不太息。墨甫干，方将共取视，方回独先以两手作势，如欲张图状，忽长揖卷之而急趋出矣。于是元章大怒。坐此，二人相告绝者数岁，而始讲解。乃刻石于龟山寺中，米老自书其侧曰：“山阴贺铸刻石也。”故鲁公大字，自唐人以来，至今独为第一。

米芾元章有书名，其投笔能尽管城子（“投”疑“捉”字之讹，张本同误，吴本作“握”）。五指撮之，势翩然若飞，结字殊飘逸而少法度。其得意处大似李北海，间能合者，时窃小王风味也。鲁公一日问芾：“今能书者有几？”芾对曰：“自晚唐柳（张本有“氏”字），近时公家兄弟是也。”盖指鲁公与叔父文正公尔。公更询其次，则曰：“芾也。”（“则曰芾也”句，据张本增入，雁里及吴本“公更询其次”句后，并空一行。）

王晋卿家旧宝徐处士碧槛《蜀葵图》，但二幅。晋卿每叹阙其半，惜不满也。徽庙默然，一旦访得之，乃从晋卿借半图，晋卿惟命，但谓端邸爱而欲得其秘尔。徽庙始命匠者标轴成全图，乃招晋卿示之（雁里及张本并云“以观视之”，今从吴本），因卷以赠晋卿，一时盛传，人已惯异，厥后禁中谓之《就日图》者。是以太上天纵雅尚，已著龙潜之时也。及即大位，于是酷意访求天下法书图画。自崇宁始命宋乔年□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岁癸卯，尝得见其目，若唐人用硬黄临二王帖至三千八百余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余幅，大凡欧、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乐天等书字，不可胜会，独两晋人则有数矣。至二王《破羌》、《洛神》诸帖，真奇殆绝，盖亦为多焉（吴本云“盖亦伪多焉”，张本云“盖伪者亦多焉”，俱疑校者误改）。又御府所秘古来丹青，其最高远者，以曹不兴《元女授黄帝兵符图》为第一，曹髦《卞庄子刺虎图》第二，谢雉《烈女贞节图》第三，自余始数顾、陆、僧繇而下。不兴者，吴孙权时人。曹髦，乃高贵乡公也。谢雉亦西晋人，烈女谓绿珠。实当时笔（吴本“笔”上有“所”字，张本作“名笔”）。又如顾长康则《古贤图》，戴逵《破琴图》、《黄龙负舟图》，皆神绝不可一二纪。次则郑法士（别本并云“次则士郑”，疑误）、展子虔，有《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文》，书法从图之属，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图牒已不足数，然唐则《度人经》者，乃褚河南书字，而阎博陵绘其相。类多有此。于今恨眼中亦无复兹睹矣，每令人短气。盖自政和间既好尚一行，世因为之货赂，亦为时病。此则良过矣。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后世。由汉武帝汾睢得宝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帝又于扶风亦得鼎，款识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别本并作“物邑”）及后和帝时，窦宪勒燕然还，有南单于者遗宪仲山甫古鼎，有铭，而宪遂上之。凡此数者，咸见诸史记所彰灼者。殆魏晋六朝隋唐，亦数数言获古鼎器。梁刘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皆金错字，然在上者初不大以为事，独国朝来浸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父君谟、东坡数公云

尔。初，原父号博雅，有盛名，曩时出守长安。长安号多古簋、敦、镜、甗、尊、彝之属，因自著一书，号《先秦古器记》。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书名《集古录》，咸载原父所得古器铭款。由是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风遂一煽矣。元丰后，又有文士李公麟者出（雁里本"者出"作"著书"，似误，今从别本）。公麟字伯时，实善画，性希古（吴本"希"作"喜"），则又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图》，传流至元符间。太上皇帝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宗尚（吴本"宗"作"崇"）。及大观初，乃效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别本"为"并作"金"），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见三代典礼文章，而读先儒所讲说，殆有可哂者（吴本"哂"作"删"）。始端州上宋成公之钟，而后得以作"大晟"。及是，又获被诸制作。于是圣朝郊庙礼乐，一旦遂复古，跨越先代（吴本"先"作"前"）。尝有旨，以所藏列崇政殿暨两廊，召百官而宣示焉。当是时，天子尚留心政治，储神穆清，因从琐闼密窥，听臣僚访诸左右，知其为谁，乐其博识，味其议论，喜于人物，而百官弗觉也。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殊特盖亦不收。乃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然世事则益烂熳，上志衰矣，非复前日之敦尚考验者。俄遇僭乱，侧闻都邑方倾覆时，所谓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风烈，悉入金营。夫以孔父、子产之景行，召公、散季之文辞，牛鼎象樽之规模，龙瓿雁灯之典雅，皆以食戎马，供炽烹，腥鳞湮灭，散落不存。文武之道，中国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为于邑。至于图录规模，则班班尚在，期流传以不朽云尔。作《古器说》。

卷　五

艺祖始受命，久之阴计："释氏何神灵（张本"阴"作"默"），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尝之（吴本云"今我抑常好之"，张本云"今我亦尝好之"），不然废其教也。"（别本也作"矣"）日且暮则微行出，徐入大相国寺。将昏黑，俄至一小院户旁，则望见一髡大醉，吐秽于道左右，方恶骂不可闻。艺祖阴怒，适从旁过，忽不觉为醉髡拦胸腹抱定，曰："莫发恶心。且夜矣，惧有人害汝，汝宜归内，可亟去也。"艺祖动心，默以手加额而礼焉，髡乃舍之去。艺祖得促步还，密召忠谨小珰："尔行往某所，觇此髡为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状来。"及至，则已不见。小珰独爬取地上遗吐狼籍，至御前视之，悉御香也。释氏教因不废。

释氏有旃檀瑞像者，见于内典，谓释氏在世时说法于忉利天，而优填王思慕不已，请大目犍连运神力于他方取旃檀木，摄匠手登天，视其相好（张本作"貌"），归而刻焉（别本"刻"作"剡"）。释氏者，身长丈六尺，紫金色，人间世金绝不可拟（别本"绝"作"色"）。独他方有旃檀木者，能比方故也。瑞像则八尺而已，盖减师之半。当释氏在忉利时，适休夏自西（别本"自"并作"白"），遂由天而下，其瑞像乃从空而逆之，即得受记："汝后于震旦（原注：释氏谓东方为"震旦"。　案雁里本无此注，今从别本增）度人无量。"其后藏龙宫，或出在西域，诸国援其说甚怪，语多不载。至梁武帝时发兵越海求之，以天监之十有八年，扶南国遂以天竺旃檀瑞像来，因置之金陵瓦棺阁。传陈、隋、唐，至伪吴杨氏、南唐之李氏，迄本朝开宝，既降下江南，而瑞像在金陵不涉（疑"徙"字之讹，三本并同，仍之）。及太宗皇帝以东都有诞育之地，乃新作启圣禅院。太平兴国之末，始命迎取旃檀洎宝公二像自金陵，而内于启圣，置两侧殿。其中如正寝者，则熙陵之神御也。其后取熙陵神御归九禁。大观间，鲁公因奏请："愿以侧殿之瑞像，复之于正寝。"诏曰："可。"特命将作监李（原注：名犯中兴御讳）、内臣石寿主之（别本"石寿"并作"石焘"）。故事，奉安必太史择时日，教坊集声乐，有司具礼仪，奉彩舆而安置之焉。及乐大作，彩舆者兴，转至朵殿，将上入正寝，则朵殿横梁低，下不可度瑞像舆。又奉安时且迫，众为愕惧。李监者恃其才，笑曰："此匪难也。"亟召搭材士云集，命支撑诸栋梁，尽断之以过像。适经营间，则主事者大呼曰："勿锯，势若可度矣。"万众亟回顾，则见瑞像如人胁肩俯，彩舆乃得行，遂达正寝。于是上下鼓舞，骇叹所未曾见，往往至泣下，因即具奏。当是时，祐陵意向浸已属道家流事，颇不肯向之（"肯"下"向"字据张本补增），又素闻慈圣光献曹后曾礼像而于足下尝度线。且故事，奉安则翌日天子必幸之。昧爽，上自以一番纸付小珰曰："汝持此从乘舆后。"至是，上既焚香立，俟近辅拜竟，乃临视，取小珰所持纸，命左右从足下度之，则略无纤碍。于是左右侍从凡百十，咸失声曰："过矣。"上乃为之再拜。盖自神州陆沈，即不知旃檀瑞像今在否也。

元祐岁壬申，鲁公时帅长安，因旱，用故事，上请祷雨于紫阁。紫阁者，终南之胜地。及报可，乃以军府事付诸次官，而自携帅幕兵甲行，才一夕矣，翌旦饭竟，与僚属共歇大树下（别本"歇"并作"憩"）。树旁有神祠焉，兵将则多入其间，坐未定，忽群走奔出。长安素号多虎，在外者睹人自祠庙中出奔，疑有虎伏于庙，于是众争鸣锣伐鼓，露白刃围守

鲁公（吴本“囿”作“团”，张本“守”下有“白”字）。公曰：“徐之。”召出奔者，即究其所以（别本“究”并作“穷”）。乃曰：“祠殿上有土偶人，旁积楮钱，中若有物动摇者，故疑其为虎。”公谓不然，乃命二指使：“汝入往瞰。”则窃笑而出（吴本“窃”做“大”），报曰：“乃一裸妇人坐楮钱中，以楮钱自障其身尔。”（别本“身”并作“间”）公心动，拉宾从往共视焉。才见公，则长揖曰：“奉候于此三日矣。”公曰：“某何人，辱仙姑惠也。”复曰：“本欲蜀中相见，休止于此，相见可也。”公曰：“某帅长安。”则又曰：“本待于蜀中相见尔。”因自举手抚土偶人，而谓公曰：“此亦有佛性。”公因嬲云：“此乃泥土瓦砾合成，安得有佛性耶?”则亦嘻笑曰：“不然。一则非一，二则非二，当如是解。”遂起揖引去，公亟展两手横障之，曰：“愿以仙姑下山（吴本无“以”字），使万人共瞻仰，岂不美哉!”因顾公曰：“好事不如无。”裸其体略不畏耻，委蛇而去矣。望之，行甚缓，倏已在庙背山之上焉。公悔，亟遣人追其踪，则已不见，竟罔测为何人。公疑其为观世音大士，然世多谓之“毛女”（别本“之”并作“是”）。鲁公自紫阁祷雨还，才逾月，果迁龙图阁学士，帅成都。

老王先生老志（雁里本无上“老”字，今从别本），道人前事未来者，凡有几（雁里及吴本并作“未卒十九有几”，颇费解，今从张本），罔不中。韩文公粹彦，吾妻父也。尝得其手字曰：“凭取一真语，天官自相寻。”不月余，自工部除礼部侍郎。小天一日命吾绍介，往见之。老志喜，即语小天曰：“紫府真人。”小天亦疾应曰：“先公魏国薨后，有家吏孙勔日主洒扫，因射大鼋死被追，故有紫府真人事。或书于青琐小说不谬也。”老志又曰：“紫府真人，实阴官之贵，匪天仙。魏公功德茂盛，近始升诸天矣。其初玉华真人下侍者也。”（别本“玉华”并作“十华”，下同）小天疾应曰：“乃玉华真人下侍者也。”二人相语，即啐啄同时（张本“同时”上有“皆”字）。吾大为之骇。小天徐语吾及老志曰：“先公晚在乡郡，但寝与食外，朝夕惟处道室中静默，有独坐至夜分者。未薨之前，遂自悟其身乃玉华真人下侍者也。”时吾叹息不已，而老志喜色自布宅（“自布宅”三字似误；吴本作“自布也”，亦未解；张本云“而老志神色自若也”）。此事独吾得久矣，恨世犹未知也。仰惟魏忠献王全德祐世，为本朝宗臣第一。然其始也，一真人下侍者而已。今人动自负道家真伯，释氏果位，恐悉过矣。得不勉旃!

开宝寺灾，殿舍既雄（吴本作“峻”），人力罕克施。鲁公时尹天府，夜帅役夫拯之，烟焰属天矣（吴本“属”作“烛”）。睹一僧在屋上救火状，亟令传呼：“当靳性命（吴本“当”作“使”），不宜前。”僧不顾，处屋上，经营自若。俄火透出，屋坏，僧坠于烈焰中。人愤其不韪，快之。则又见在他屋往来不已。益使传呼：“万众在是，犹不可施力，汝一僧讵能撤也?”又不听，则复坠。如是者出没四三。竟晓火熄，人谓是僧必死。于是天府吏检校寺众，则俱在，无一损。独于福胜阁下一阿罗汉像形面焦赪（别本“形”并作“头”）。汗珠如雨，犹流未止，故俗号“救火罗汉”。后数游福胜阁下，鲁公指示，得识之。

刘快活，信之黥卒也，不知何地人。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适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变怪。与人言，率道人吉凶，雅有验。每自称“快活”，故时人呼之为“刘快活”。喜出入将相贵人门（吴本作“将相权贵之门”），又能为容成术。所与游从老媪，皆度为弟子，容色光异，或多至八九十岁。快活上至百岁（别本“上”并作“亦”），然世常见独作五十岁颜状尔（张本“独作”二字作“如”）。尝从丞相曾布在东府（“尝从”二字据张本增）。一夕厘三鼓不得寐，呼侍婢执烛视，室中有声。侍婢曰：“此鼠啮尔。那得在帽笼中耶!”（吴本“那”作“安”）试举手启帽笼，则有一刘快活尸许大，因忽不见。时刘快活在外，方与门客对寝，呼门客曰：“适误入公内，几不得出也。”始知其为戏。鲁公每饮之酒，无不大醉。夜乃吐出鱼肉，秽恶狼藉。旦、人为屏除去，悉御香也。后之雍丘，云雍丘其乡井，一日尸解去（吴本“日”作“夕”）。时都邑又有一人，号风僧哥，亦徉狂，时时言事多中。然风僧哥遇见刘快活，辄战栗逡巡退拱作畏避状，世莫晓其故。岂所谓小巫见大巫者耶?

魏汉津，黥卒也，不知何许人。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百岁，世号“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复投他尸而再生。汉津尝过三山龙门（雁里本云“山之龙门”，今从别本），闻水声，谓人曰：“下必有玉。”因解衣投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宁中召见，制《大晟乐》，铸九鼎，皆其所献议。初乐制（疑是“初制乐”，三本并同，仍之），一日与宦者杨戬在内后苑，会上朝献景灵宫还，见汉津立道左观车驾。上望之喜，遣小阉传旨抚问（吴本“阉”作“珰”，下同）。汉津因鞠躬以谢。及还内，戬至，上曰：“汉津能出观我耶?”戬曰：“不然。早自车驾出，汉津同臣视铸工。方共饮，适闻跸还（吴本“跸”作“驾”），臣舍匕箸，遽至于此，然汉津不出也。”上曰：“我适见之，岂妄乎?”因呼小阉，具证其故，戬愕然。知汉津能分身，上雅重之。汉津明乐律，晓阴阳数术，多奇中，尝私语所亲曰：“不三十年，天下乱矣。”鼎乐成，亦封先生号。然汉津每叹息，谓犹不如初议，未久死。几年，忽有人自陕右附汉津书归其家者，仍遣封以示鲁公，始验为尸解云。

老王先生老志者，濮人也。事亲以孝闻，幼曾为伯母吮疽。初去为漕计吏，持心公平，能自守一，毫厘不受人贿，阅二十年。其后每往来市间，遇一丐人，见辄乞之钱（雁里本无“之”字，今据别本增）。一旦丐人自言：“我钟离生也。”因授之丹。老志服其丹，始大发狂，遂能逆知未来事。翰林学士强渊明，绍圣初为教官，过濮见老志。授之书曰“四皓明达”，

且谓："渊明必贵，而主是事时，吾亦与汝相见于帝阙矣。"及政和时，贵妃刘氏薨，追谥为明达皇后，其制书果渊明视草，始悟"四皓"者，赐号也。时大仆卿正曾荐之（吴本"正"作"王"），召老志馆于鲁公赐第。上遣使询明达事，老志曰："明达后乃上真紫虚元君。"且能传道元君语以白上，而上语亦遣白元君。事甚夥，然颇迂怪。一日，乔贵妃使祝老志曰："元君昔日与吾善，今念之乎？"明旦，老志密封一书进，上开读，乃前岁中秋二妃侍上燕好之语。乔贵妃得之大恸。此亦异也。诏封洞微先生。当是时，郊天而天神为出，夏祭方泽而地祇为应，皆老志先时奏而启发之。又士大夫多从而求书字，其辞始若不可晓，后卒合者十八九，故其门如市。鲁公谓："庆赏刑威（别本"谓"并作"以为"），乃上之柄；缙绅不应从方士验祸福，且不经。"而老志亦谨畏，乃奏断之。老志日一食，独汤饼四两，冬夏衣一袭。后云："见师责以受罗縠之服，且处富贵，不知厌足。"凡有衣六七袭，悉封还鲁公。及病，乃力匄归，久之病甚，上乃许其去。及步行出就车，不病也，归濮而死。葬日，又云"若有笙箫云鹤焉"。老志又献乾坤鉴法，上命铸之。鉴成，老志密奏谓："他日上与郑后皆有难，深可儆惧，愿各以五色流苏垂鉴，置于所处之殿，且臣死之后，时时坐鉴下，记忆臣语，切谨慎，必思所以消变者。"（吴本云"思其所以消变者"）

小王先生仔昔者，豫章人也。始自言遇许逊真君，授以《大洞·隐书》，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人祸福。老志死后，仔昔来都下。上知之，召令踵老志事，寓于鲁公赐第。大抵巧发奇中，道人腹中委曲，其神怪过老志，逆知如见。又自言昼见星，事多不及载。诏封通妙先生。然鲁公浸不乐，从容奏曰："臣位轴臣辅政，而家养方士，且甚迂怪，非宜。"上甚然之，乃徙之于上清宝箓宫。仔昔建议，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于是诏内鼎于大内。其后，宫人有为道士亦居宝箓宫者，以奸事疑似发，（"发"字似当在"疑似"字上，三本并同，仍之）。因逐仔昔。仔昔性傲，又少戆。上常以客礼待仔昔，故其视巨阉若奴仆，又欲使群道士皆师己。及林灵素出，众乃使道士孙密觉发其语不逊，下开封狱杀之。陷仔昔者，中官冯浩为力。仔昔未得罪时，先以书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仔昔死甫四年，而冯浩以罪窜，适行至上蔡县，上命杀之焉。靖康初，言事者至谓鲁公尝欲使仔昔锦袍铁幞，以取燕山，盖诬云。

皇太子始册拜，将庙见，其礼仪甚盛。礼应乘金辂，建大旗，而议者从中大不然。于是中宫遽辞而止，独前一夕设卤簿于左掖门外，翌日质明，但常服御马入太庙，更礼衣，冠远游，执九寸圭而款祖宗焉。当是时，清道亲事官有呵哄言皇太子者，父老都人争纵欢呼。众中一父老忽叹息曰："我昔频睹是传呼，今久不闻此声矣。"考之仁庙虽尝在东宫，然罕出，又未几即大位。独真宗为皇太子历年，且数出入。自至道乙未至政和甲午，为年当百二十余，则父老者又不知几何岁人。时太上方留神道家流事（吴本"神"作"心"），闻，亟使散索，已忽不见。

政和丙申，汴渠运舟火，因顺流直下犯通津门者，号东水门也。通津既焚，而火势猛甚，旁接□观（雁里本空一字，别本并云"旁接体观"，亦似误）。其日，真武见于云间，神吏左右俨然，万众皆睹（别本"睹"上并有"瞻"字）。

僧道楷，淄川之村夫也。始事真华严者，不省，乃自取一木横置大井上，端坐作禅观且七年。一旦大悟，便操笔作文偈，无不通解，道价日盛。大观间，住持东都之净因禅院。有天府尹李寿者，虽法家，然喜禅学，特爱重楷。时因陛见，力誉之。上曰："朕久已钦其名矣。"（别本并作"也"）李寿退。上即命中使锡以磨衲僧法衣，而加赐四字禅师号者，释氏之异数，然楷初弗知也。中使忽持礼来，楷不肯受（别本并有"之"字）。又故事，院中应以白金五十镒遗中使，号"书送"，而楷曰："岂可以我故为常住费？"又止不予。中使人亦怅不乐，遂苦辞不受。久之，上乃命李尹谕旨，礼重殷勤，然楷不回也。使者前后凡十七往返，而志益确（吴本作"坚"）。上始大怒，命坐以违制罪焉。始追逮楷天府（别本并有"也"字，张本"天府"上有"即"字），即有僧俗千许人随之至庭下。李尹惭，因不敢出，独使其两贰官主断。而少尹者顾问："是僧七十有几耶？"楷曰："六十有二矣。"二人默，相视失色，即呼医。医至，又曰："是僧瘦悴，疑若疾病状，行可验之。"楷又大言曰："道楷平生无病。"二人因低首私语："如此则当杖矣。"楷笑曰："不受杖待何时乎？"（别本并云"不受杖何时了"）于是编管沂州，盖邻淄川，将俾近其乡井，实李尹意。至沂，则道侣从之学益炽。楷又厌之（吴本"又"作"心"），一旦忽去（别本"去"上并有"失"字），众走求诸郊野，乃于山中得（别本"乃"并作"顷"，张本"得"下有"之"字）。遂即山之上为立精舍，而止其间焉。后十许年乃死。方其死时，招聚大众曰（雁里本无"大众"二字，据别本增）："汝等偕来，尝吾大酸馅"。食竟，独入深山，久不出。众往视之，坐石上，已跏趺而化矣。尝谓浮屠氏时有立志若是者，颇恨吾士大夫近偶罕见之（别本并无"近偶"二字），何哉？

道士李德柔，字胜之。能诗（张本作"能书"）善画，酷肖于传神写照，出入公卿门。东坡公有诗叙尹尊师可元甫生于李氏者，德柔也。鲁公亦喜得其戒徐王好色句，数为大笔书之。其后，天子方向道家流事，尊礼方士，都邑宫观，因浸增崇侈。于是人人争穷土木、饰台榭、为游观，露台曲槛，华僭宫掖，入者迷人。独德柔漠然（张本作"漫然"），益示为朴鲁。群黄冠多揶揄之，遂闻于上。上曰："德柔贫耶？"命赉钱五百万，俾新作其斋房（别本并作"居"）。德柔不得已拜受，乃为一轩，而名之曰"鼠

壤"。上笑，亦为之御书金字榜之。宣和甲辰春，德柔一日报吾：荧惑入端门守内，有旨屏皇城，增贮水器（吴本"贮"作"置"）。我始靥荧惑星元解放火耶？吾不能答。其后，竟坐诮神霄事被逐。尝谓世不乏人，人弗之知尔（别本并云"人物之是非"），盖亦不得以一切论也。

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几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退（别本并云"方得解"）。时泗州僧伽大士忽现于大内明堂顶云龙之上，凝立空中，风飘飘然吹衣为动，傍侍惠岸、木义皆在焉。又有白衣巾裹，跪于僧伽前者，若受戒谕状，莫识何人也。万众咸睹，殆夕而没。白衣者疑若龙神之徒（别本"若"并作"以为"），为僧伽所降伏之意尔。上意甚不乐。

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实上元节。故事，天子御楼观灯，则开封尹设次以弹压于西观下。天子时从六宫于其上，以观天府之断决者，帘幙重密，下无由知。是日，上偶独在西观上，而宦者左右皆不从，其下则万众。忽有一人跃出，缁布衣，若僧寺童行状，以手指帘谓上曰："汝是耶，有何神？乃敢破坏吾教。吾今语汝，报将至矣。吾犹不畏汝，汝岂能坏诸佛菩萨耶？"时上下闻此，皆失措震恐，捕执于观之下。上命中使传呼天府亟治之，且亲临其上。则又曰："吾岂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无奈吾教何尔。听汝苦吾，吾今不语矣。"于是垂掠乱下，又加诸炮烙，逼询其谁何。略不一言，亦无痛楚状。上益愤，复召行天法羽士曰宋冲妙，世号宋法师者，亦神奇，至视之，则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识也。"因又断其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籍。上大不怡，为罢一日之欢。至暮终不得为何人，付狱尽之。呜呼，浮屠氏实有人。

岭南僧婚嫁悉同常俗。铁城去容州之陆川县甚迩。一日，令尹某入寺，见数泥像，乃坐亡僧也。令尹为改观，且叹息，顾谓群髡曰："是亦有坐亡者耶？甚不易得。胡为置诸庭，忍使暴露而略不恤耶？"其间，一髡号敏爽，亟前对曰："此数僧今已无子孙矣。"闻者笑之（吴本云"绝倒"）。

铁城有寓士成君相如，酷喜道家流事。吾问之："子有所睹耶？何迷而不复乎？"成君曰："有也。我以少年时未识好恶，顷在桂林与一韩生者游（吴本作"遇"）。韩生嗜酒，自云有道术，初不大听重之也。一日相别，有自桂过昭平（"有"字据别本增），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蓝。而韩生亦来，夜不睡，自抱一篮，持匏杓出就庭下。众共往视之，即见以杓酌取月光，作倾泻入篮状。争戏之曰：'子何为乎？'韩生曰：'今夕月色难得，我惧他夕风雨，傥夜黑，留此待缓急尔。'众笑焉。明日取视之，则空篮弊杓如故，众益哂其妄。及舟行至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仆厮办治肴膳，多市酒期醉。适会天大风，俄日暮，风益急，灯烛不得张（吴本云"灯烛无所施"），坐上墨黑（吴本"坐上"作"四座"），不辨眉目矣。众大闷，一客忽念前夕事，戏嬲韩生者（吴本云"戏嬲韩生曰"）：'子所贮月光今安在？宁可用乎？'韩生为抚掌而对曰：'我几忘之。微子不克发我意。'即狼狈走，从舟中取篮杓而一挥，则月光瞭焉，见于梁栋间（吴本"瞭"作"灿"）。如是连数十挥，一坐遂尽如秋天夜晴，月色潋滟，则秋毫皆得睹，众乃大呼，痛饮达四鼓。韩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篮，夜乃黑如故。始知韩生果异人也。"成君又谓吾曰："我时舟中与韩生款曲，辄数夕，亦屡邀我索授其炉火及存养法（张本云"服食法"），然我不听。及别去，不知所在。后闻从琼管陈通判觉者，周流海上，数年，至陆川而殂。及举葬，但空棺，知其尸解矣。我始悔不从之学，用是笃意于神仙事也。"吾既闻成君说，后又五载，适得识陈通判觉，尽以讯陈，而成君之言信（张本云"而知成君之言信矣"。案璜川吴氏、涉园张氏钞本，第五卷并终于此条，入后为第六卷）。

昭陵晚岁开内宴，盖数与大臣侍从从容谈笑，尝亲御飞白书以分赐，仍命内相王岐公禹玉各题其上，更且以香药名墨遍赉焉。一大臣得"李超墨"，而君谟伯父所得乃"廷圭"（吴本有"者"字）。君谟时觉大臣意叹有不足色（吴本无"叹"字，"足"作"满"），因密语："能易之乎？"大臣者但知"廷圭"为贵（吴本作"佳"），而不知有"超"也。既易，转欣然（别本并云"既能易，辄欣然"）。及宴罢，骑从出内门去（吴本"内门"作"宫门"，无"去"字），将分道（吴本无此三字），君谟于马上始长揖曰："还知廷圭是李超儿否？"

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其笔制散卓也。吾顷见尚方所藏右军《笔阵图》，自画捉笔手于图（别本"捉"并作"提"），亦散卓也。又幼岁当元符、崇宁时，与米元章辈士大夫之好事者争宝爱，每遗吾诸葛氏笔，又皆散卓也。及大观间偶得诸葛笔，则已有黄鲁直样作枣心者。鲁公不独喜毛颖，亦多用长须主簿，故诸葛氏遂有鲁公羊毫样，俄为叔父文正公又出观文样。既数数更其调度，由是奔走时好，至与挈竹器，巡闾阎，货锥子，入奴台，手妙圭撮者（别本作"临闾阎货鸡锥子抄圭撮者"），争先步武矣（别本并无"矣"字，有"及"字）。政和后，诸葛氏之名于是顿息焉。吾闻诸唐季时有名士，就宣帅求诸葛氏笔，而诸葛氏知其有书名，乃持右军笔二枝乞与，其人不乐。宣帅再索，则以十枝去，复报不入用。诸葛氏惧，因请宣帅一观其书札，乃曰："似此特常笔与之尔。前两枝（吴本"前"下有"与"字），非右军不能用也。"是诸葛氏非但艺之工，其鉴识固不弱（张本作"爽"），所以流传将七百年。向使能世其业如唐季时，则诸葛氏门户岂遽灭息哉！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昔有张滋者，真定人。善和墨，色光黳，胶法精绝，举胜江南李廷圭。大观初，时内相彦博、许八座光凝，共荐之于朝廷，命造墨入官库。是后，岁加赐

钱至三十二万。政和末，鲁公辞政而后止。滋亦能自重。方其得声价时，皇弟燕、越二王（吴本“皇弟”作“皇子”，张作“今皇帝”）呼滋至邸，命出墨，谓“虽百金不吝也”。滋不肯，曰：“滋非为利者。今墨乃朝廷之命（吴本作“命之”），不敢私遗人。”二王乃丐于上，诏各赐三十斤。然滋所造，实超今古。其墨积大观库，无虑数万斤。世谓道君用度广空帑藏，是悉缪说（别本并作“误”）。不知元丰、大观二藏虽研墨，盖何事不具？仍丰盛异常尔。且以敌犯顺时，元丰与内帑，自出河北、山东精绢一千万匹，他绢则勿取。以是证焉，斯可知已。

江南李氏后主宝一研山，径长尺逾咫，前耸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左右则引两阜坡陀，而中凿为研。及江南国破，研山因流转数士人家，为米元章所得。后米老之归丹阳也，念将卜宅，久勿就。而苏仲恭学士之弟者，才翁孙也，号称好事。有甘露寺下并江一古墓，多群木，盖晋、唐人所居。时米老欲得宅，而苏觊得研山。于是王彦昭侍郎兄弟与登北固，共为之和会，苏、米竟相易。米后号“海岳庵”者是也。研山藏苏氏，未几，索入九禁。时东坡公亦曾作一研山，米老则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颇崛奇。后上亦自为二研山，咸视江南所宝流亚尔。吾在政和未得罪时，尝预召入万岁洞，至研阁得尽见之。

太上留心文雅，在大观中，命广东漕臣督采端溪石研上焉。时未尝动经费，非宣和之事也。乃括二广头子钱千万，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时以三千枚进御，二千分赐大臣侍从，而诸王内侍，咸愿得之，诏更上千枚，余三千枚藏诸大观库。于是俾有司封禁端溪之下岩穴，盖欲后世独贵是研，时人或不知厥由。今世有得此者，非常材矣。

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故九夷八蛮，罕所通道。太宗时，灵武受围，因诏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由海道来。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为异。政和初，进火浣布者已将半仞矣。其后□筥而至，大抵若今之木棉布，色微青黳，盖投之火中则洁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自纺绩，为巾褥布袍之属（别本“布”并作“衣”），多至不足贵。亦可证旧说之讹。

奉宸库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揽权纲，不欲付诸臣下，因踵艺祖故事，检察内诸司。于是乘舆御马，而从以杖直手焉（别本“杖直手”并作“校直”，无“手”字，未知孰是），大内中诸司局大骇惧，凡数日而止。因是，并奉宸俱入内藏库。时于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铁滓，然块大小犹儿拳，人莫知其方（吴本“方”作“用”，张本云“莫知其何用”）。又岁久无籍，且不知其所从来。或云柴世宗显德间大食所贡，又谓真庙朝物也。玻璃母，诸珰以意用火煅而模写之，但能作珂子状，青红黄白随其色，而不克自必也。香则多分赐大臣近侍，其模制甚大而质古，外视不大佳。每以一豆火爇之，辄作异花气，芬郁满座，终日略不歇。于是太上大奇之，命籍被赐者，随数多寡，复收取以归中禁，因号曰“古龙涎”。为贵也，诸大珰争取一饼，可直百缗（吴本作“千缗”），金玉穴，而以青丝贯之，佩于颈，时于衣领间摩挲以相示，坐此遂作佩香焉。今佩香因古龙涎始也。

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别本“为甑”上并有“为瓶”二字），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别本并无“密”字），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至五羊（吴本作“近年”，似校者误改）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香木，初一种也。膏脉贯溢，则其结沉水香。然沉水香其类有四：谓之“熟结”，自然其间凝实者也；谓之“脱落”，因木朽而解者也；谓之“生结”，人以刀斧伤之，而后膏脉聚焉，故言生结也；谓之“蛊漏”，虫啮而后膏脉亦聚焉，故言蛊漏也。自然、脱落为上，而其气和；生结、蛊漏，则其气烈，斯为下矣。沉水香过四者外，则有半结、半不结，为灵水沉（别本并作“弄水沉”）。弄水香者，番语“多婆菜”者是也（别本“语”并作“女”，“多”并作“夕”）。因其半结，则实而色重；半不结，则大不实而色褐（雁里本“色”下空一字，别本并作“褐”，从之），好事者故谓之“鹧鸪斑”也。婆菜中则复有名花盘斯、水盘斯（别本并作“花盘头，水盘头”），结实厚者，亦近乎沉水。但香木被伐，其根盘必有膏脉涌溢，故亦结。但数为水淫，其气颇腥烈，故婆菜中水盘斯为下矣（别本“斯”并作“头”）。余虽有香气，既不大凝实，若是一品，号为“笺香”。大凡沉水、婆菜、笺香，此三名常出于一种，而每自高下，其品类名号为多尔，不谓沉水、婆菜、笺香各别香种也（别本“香种”并作“有种”）。三者其产占城国则不若真腊国，真腊国则不若海南，诸黎洞又皆不若万安、吉阳两军之间黎母山。至是为冠绝天下之香，无能及之矣。又海北则有高、化二郡，亦出香，然无是三者之别，第为一种，类笺之上者。吾久处夷中，厌闻沉水香，况迩者贵游取之，多海南真水沉，一星直一万，居贫贱，安得之（别本并作“无由得之”）？因乃喜海北香（别本“乃”并作“极”）。若浚水地号“瓦灶”者为上，地号“浪滩”者为中，时时择其高胜。爇一炷，其香味浅短，乃更作，花气百和旖旎。古人说香暨《续本草》、《酉阳杂俎》诸家流语，殆匪其要。

合浦珠大抵四五所，皆居海洋中间。地名讫宝（雁里及吴本“地”并作“也”，属上句，今从张本），名断望者最，而断望池近交趾（别本“池”并作

"地")，号产珠，尤美大（别本并无"号"字、"大"字）。父老更传，昔珠还时，盖自海际，珠母生犹山然，高垒数百千丈，甚或出露波涛上，雅不知得几何代也。刺史者每启其贪欲心，或由是暴虐人，人不自聊。此珠所以去之，皆远徙（张本"去之"作"往往"），从交趾、真腊诸异国，而珠母益不生（张本"益"作"亦"），就生亦不实矣。俗言珠母者，谓蚌也。凡采珠必蜑人，号曰蜑户，丁为蜑丁，亦王民尔。特其状怪丑，能辛苦，常业捕鱼生，皆居海艇中，男女活计，世世未尝舍也。采珠弗以时。众咸裹粮，会大艇以十数，环池左右，以石悬大絙至海底，名曰定石。则别以小绳击诸蜑腰，蜑乃闭气，随大絙直下数十百丈，舍絙而摸取珠母。曾未移时，然气已迫，则亟撼小绳。绳动，舶人觉，乃绞取。人缘大絙上，出辄大叫，因倒死，久之始苏。下遇天大寒（张本"下"作"或"），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可升许，饮之釂，于是七窍为出血，久复活。其苦如是，世且弗知也。父老云："顷熙宁末，安南连陷钦、廉，被系虏，生灵嗷嗷，事甫定，而珠为盛还。当是时，商贾走四方，争辐凑，远民赖以安乐。竟坐主者婪浊，则珠浸徙去久矣。中兴后乃复还，海底积高才数寻。一刺史来，得此大喜，即妄为辞以罔其上，请复旧贯。因缚系诸蜑，惨其刑，一方始大骚（张本作"扰"）。走视珠母，则莽见白沙布底尔。徒得珠母，虽合数千百，既破开，略无一珠。群蜑独环之大哭，勿恤也。自是以贡则求诸他，且又加配率，开告讦。凡桎梏而破产者，大率皆无辜，千里告病。然耳目使者又弗吾恻，是天以珠池祸吾民也。"吾闻此，为怃然。后读《熙陵实录》，见书太平兴国七年事，某月甲子，海门采珠场（雁里本作"探珠"今从别本）献真珠五千斤（吴本无"斤"字），皆径寸者，为掩卷眙愕。何其异哉而致是欤！久而思之，此无他，知实命吏之效。

卷　六

太宗时得巧匠，因亲督视于紫云楼下，造金带，得三十条，匠者为之神耗而死。于是独以一赐曹武穆彬，其一太宗自御，其后随入熙陵（吴本"其"作"之"属上句），而曹氏所赐带，则莫知何往也（别本"知"并作"测"）。余二十八条，命贮之库（吴本"命"上有"特"字），号镇库带焉。后人第徒传其名，而宗戚群珰（吴本"群"作"贵"）间一有服金带异花精致者，人往往辄指曰（别本并作"目"）："此紫云楼带。"其实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识之。自贮镇库带后厪历百十年所，及敌骑犯阙，太上皇狩丹阳，因尽挈镇库带以往。而一时从行者，有若童贯、伯氏诸臣（别本"臣"并作"贵"），皆得赐紫云楼金带矣。事后甫平（吴本"事"上有"及"字），太上皇言归宫阙，于是靖康皇帝复命追还之库。吾在万里外，独尝闻诸，然又不得一识也。中兴之十三祀，有来自海外，忽出紫云楼带，止以四銙视吾。敌骑再入，适纷纭，所追还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艳溢目，异常金。又其文作醉拂林状。拂林人皆笑起（雁里及张本"林"并作"床"，今从吴本），长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动，虽吴道子画所弗及。若其华纹，则有六七级，层层为之，镂篆之精，其微细之象，殆入于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时诸带方銙不大，此带乃独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时为穷极巨宝（吴本"极"作"珍"），不觉为之再拜太息，我祖宗规模，虽一带犹贻厥后世，必无以加也。于是亟归之客（别本"之"并作"诸"），而意始适平。因书此以诏后之人。

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岁校出入（别本"校"并作"交"），得息钱四十万缗，入户部助经费，然往时议者甚大不然矣。时上每饬和剂局，凡药材告阙，俾时上请焉。大观间，和剂局官一日请内帑授药犀百数，归解之，偶忽得一株，大绝常犀，且甚异。因不敢用，复上之朝廷，乃命工为之带，虽工人亦叹骇。此上德有所感召之效矣。盖犀倒透中返成正透（别本并无"犀"字），其面犹黄蜡，中有黑云一朵（别本"黑"并作"异"），云中夭矫一金龙，飞盘拿空，爪角俱全。遂为御府第一号瑞云盘龙御带。

于阗国朝贡使每来朝，必携其宝铛以往返。自国初以来，迨今如是也。我主客备见之，实一铁铛尔。盖其来入中国，道涉流沙，逾三日程无水火，独挈其水而行。携铛者投之以水（别本"携"并作"役"），顷辄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宝之。

伯父君谟尝得水精枕，中有桃花一枝，宛如新折，茶瓯十，兔毫四散其中，凝然作双蛱蝶状，熟视若舞动（别本并作"生动"），每宝惜之。

钱塘之龙华寺有傅大士真身，仍藏所谓敲门椎、颂《金刚经》拍板与藕丝灯三物，盖昔为吴越钱王从婺女双林取来。藕丝灯者，乃梁武帝时物也。谬言藕丝织成，实不然，但疑当时之最上锦尔（张本云"最上品丝尔"）。其所织纹，实《华严》会释氏说法相状凡七所，即所谓"七处"、"九会"者是也。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幻眇，奇特不可名。政和后索入九禁。宣和初既大黜释氏教，因复以藕丝灯赐宦者梁师成。吾昔在钱塘见之，复于梁师成家得详识焉。师成于靖康间籍没，而藕丝灯者莫知所在（案：《临安志》钱氏忠献王往婺州发傅大士塔，取骨殖及藕丝织成弥勒像、九乳钟、鸣椰板、扣门槌等遗物十六种，欲置于弥勒院。既至龙山，举之不动，即其地建龙华寺，以骨殖塑大士像，置于塔，并藏其遗物焉）。

唐雷氏由德宗来，世善斫琴著名（别本"善"并作"擅"），遇其得意玉识之，故国初尚方所藏玉鹤琴，独为世甲（别本并衍"胄"字）。在仁宗时，钱

塘有名人水丘者又得玉雁琴。而君谟伯父帖曰："闻贤郎在钱塘得玉雁琴，雁与玉鹤为辈流。玉鹤藏禁中，而雁落人间，此岂常物也哉。"其后，玉雁琴吾得一见，颇不称其誉。又唐李汧公者号善琴（别本"善"并作"喜"），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百衲琴流传当祐陵朝，亦入九禁。是天下号殊绝，独玉鹤、百衲乃第一。上（吴本作"太上"）时方稽古博雅，若书画奇工得以待诏日亲近，往往获褒赐，而琴工独闻冷，日月光赫（吴本无"日月光赫"四字，张本云"而琴工独闻冷，日华光赫"），因日月以冀恩泽，即共奏取御府所宝琴，尽丐理治之。上亦可焉。于是首取百衲琴破之，乃止八段，然胶漆遽解散，群待诏反大惧（吴本"反"作"乃"），辄卤莽厘得合并，玉鹤辈八九咸被坏。遂得时时奏功第赏，但求金石之奏，思得山水之清音，无矣。此良足惜（别本并云"良足惜者"）。

闽粤有福清县濒海人家，于海中阑得一物，乃藤奁。开奁，白木枕一，枕之则管弦四发；又有青毛坐褥，人坐其上，毛辄飒然竖起，拥匝人腰，温柔不可名。愚氓惧以为怪，遂并奁焚之。福清士人来为吾言，乃中兴之初也。

金蚕毒始蜀中（吴本"始"下有"于"字），近及湖、广、闽、粤浸多。有人或舍此去，则谓之"嫁金蚕"。率以黄金、钗器、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郁林守□□□（张本云"某人者"）。为吾言，尝见福清县有讼遭金蚕毒者，县官治求不得踪。或献谋取两刺猬入捕，必获矣。盖金蚕畏猬，猬入其家，金蚕则不敢动。虽匿榻下墙罅，果为两猬擒出之，亦可骇也。又峤岭多蜈蚣，动长二三尺（吴本云"四五寸"，张本云"二三寸"），螫人求死不得。然独畏托胎虫，多延行井干墙壁上。蜈蚣虽大，遇从下过（别本"遇"并作"偶"），托胎虫必故自落于地，蜈蚣为局缩不得行。托胎虫乃徐徐围绕周匝，蜈蚣愈益缩，然后登其首，陷脑而食之死。故人遭蜈蚣害，必取托胎虫涎，辄生捣涂焉，痛立止。且金蚕甚毒，若有鬼神，蜈蚣若是之强且大也，然则猬捕金蚕，托胎制蜈蚣，物理有不可致诘，而人不可以不知（别本并有"者如此"三字）。

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隙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夫迹既叵测，故时多疑出神仙。政和间，祐陵以仁经惠天下，尝即上清宝箓宫之前，新作两亭。左曰"仁济"，给药治疾苦；右曰"辅正"，主符水除邪鬼。因遂诏海内，凡药之治病彰彰有声者，悉索其方，书而上之焉。于是成都守臣监司，奉命相与穷其状，乃始得售解毒丹家。盖世世惧行毒者为仇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谓神仙也。既据方修治，得其全，即并药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朕自弛天子所服御以济元元，毋烦有司也。"由是殿中省群医付诸师验其方（吴本无"付诸"二字），则王氏博济方中之保灵丹方尔。当是时，犹子行适领殿中监事，故独得其详。吾落南来，用是药尝救人，食胡蔓草毒得不死者两人（别本并云"尝救两人，食葫蔓草毒得不死"）。盖不可不书。

太上受命，享万乘至尊之奉，而一时诸福之物毕至，加好奇喜异（别本"喜"并作"赏"），故天下瑰殊举入尚方，皆萃于宣和殿小库。宣和殿小库者，天子之私藏也。顷闻之，以宠妃之侍从者颁首饰，上喜而赐之，命内侍取北珠箧来。上开箧，御手亲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赉焉。初不计其数也，且又不知其几箧。北珠在宣和间，围寸者价至三二百万。又乙巳岁冬，鲁公得疾甚殆，上为临问，而医者奏当进附子物。上意恻怛，命主小库内侍举附子以进。御手亦为采择取四，遣中使赐鲁公，率大犹拳。其一重三两四钱，次重三两二钱，二皆二两八钱。吾狂妄，平居眼孔隘宇宙，睹此亦叹所未始见，则他可称是。

姜芥（别本并作"介"，下同），一名假苏《本草》谓性温。不然，实微凉。吾窜峤岭，（吴本作"南"）。数见食黄颡鱼偶犯姜芥者，必立死，甚于钩吻毒矣。物性相反，有可畏如是，世于是禁，殆不可不知。

零陵香草生九疑间，实产舜墓，然今二广所向多有之。在岭南，初不大香，一持出岭北则气顿馨烈（吴本"馨"作"馥"）。南方至易得，富者往往组以为床荐也（吴本"组"作"编"）。

建溪龙茶，始江南李氏，号"北苑龙焙"者，在一山之中间，其周遭则诸叶地也。居是山，号"正焙"，一出是山之外，则曰"外焙"。"正焙"、"外焙"，色香必迥殊，此亦山秀地灵所钟之，有异色已（张本"色"作"也"）。"龙焙"又号"官焙"，始但有龙凤、大团二品而已。仁庙朝，伯父君谟名知茶，因进小龙团，为时珍贵，因有大团、小团之别。小龙团见于欧阳文忠公《归田录》，至神祖时即"龙焙"，又进"密云龙"。"密云龙"者，其云纹细密，更精绝于小龙团也。及哲宗朝，益复进"瑞云翔龙"者，御府岁止得十二饼焉。其后，祐陵雅好尚，故大观初"龙焙"于岁贡色目外，乃进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政和间且增以长寿玉圭。玉圭凡廑盈寸，大抵北苑绝品曾不过是，岁但可十百饼。然名益新，品益出，而旧格递降于凡劣尔。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自是迤逦宣和间，皆占冬至而尝新茗，是率人力为之，反不近自然矣。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

汉宣帝在仄微，有售饼之异，见于《汉书·纪》，至今凡千百岁，而关中饼师，每图宣帝像于肆中，今殆成俗。汉氏之德于世如此也。

开宝末，吴越王钱俶始来朝。垂至，太祖谓大官："钱王，浙人也。来朝宿共帐内殿矣，宜创作南

食一二以燕衎之。”于是大官仓卒被命，一夕取羊为醢（别本“羊”上并有“肥”字），以献焉，因号“旋鲊”。至今大宴，首荐是味，为本朝故事。

种和师服（雁里本无“和”字，今从别本增），名将也，出陕右，元祐时，朝廷付之以边事。吕丞相大防始召之饭，举箸，沙鱼线甚俊，吕丞相喜问：“君解识此物耶?”种操其西音曰（张本“种”作“和”）：“不托便不识。”至今传以为笑。

鲁公盛德，盖自小官时，缙绅间一辞谓之有手段。元祐时守维扬，多过客，日夕盈府寺。一日，本是早膳，召客为凉饼会者八人（别本“八”并作“数”）。俄报客继至者，公必留，偶纷纷来又不已。坐间私语“蔡四素号有手段，今卒迫留客，且若是他食，辄咄嗟为尚可；如凉饼者，奈何便办耶！请共尝之”。及食时，计留客则已四十人，而冷淘皆至，仍精腆。时以为谈柄。

太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人之有称者，棋则刘仲甫，号“国手第一”；相继有晋士明，又逸群。琴则僧梵如者，海大师之上足也，然有左手无右手；梵如之亚僧则全根，本领雅不及梵如，但下指能作金石声。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有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伎，一皆过之。独丹青以上皇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刘仲甫棋，士大夫特以较唐开元国手王积薪，而仲甫尤出积薪上两道，但仲甫亦自挟数术，能弥缝，士君子故喜其为人。由是，名誉益表襮，著《棋经》，效《孙子十三篇》，又作《造微》、《精理》诸集，咸见棋之布置用意，成一家说，世遂谓无以过之矣。及政和初，晋士明者自河东来辇下，方年二十八九，独直出仲甫右。一时又较之，乃高仲甫两道犹有余。其艺左右纵横，神出鬼没（别本“神”上并有“特”字），于是名声一旦赫然，即日富贵，然终不弃其故妻，缙绅间尤多之。先哲庙时，有棋手号王憨子者，以其能追仲甫，未几而病心死，故世以谓仲甫阴害之也。及士明出，仲甫闻而呼之，与角遂，为士明再四连败之。于是仲甫乃欲以女妻之，则又辞曰：“我有室矣。”仲甫怅不悦，居月余偶以疾殂，盖往往为士明所挫死。故好事者益为浮言，计憨子死之岁，实士明生之年也。则士明果憨子之后身，造物者俾之复其仇云。

花蕊夫人（别本“蕊”并作“蕊”，下同），蜀王建妾也，后号“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时，二徐坐游燕淫乱亡其国（别本“淫”并作“污”）。庄宗平蜀后，二徐随王衍归中国，半途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传至其子昶，则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宫词者是也。国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随昶归中国。昶至且十日，则召花蕊夫人入宫中，而昶遂死。昌陵后亦惑之。尝进毒，屡为患（别本“进”并作“造”），不能禁。太宗在晋邸时，数数谏昌陵，而未果去（别本并作“而不克去”）。一日兄弟相与猎苑中，花蕊夫人在侧，晋邸方调弓矢引满，政拟射走兽（别本并无“射”字），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始所传多伪，不知蜀有两花蕊夫人，皆亡国，且杀其身。

本朝宦者之盛，莫盛于宣和间。其源流嘉祐、元丰，著于元祐。而元丰时有李宪者，则已节制陕右诸将，议臣如邓中司润甫力止其渐，不可，宪遂用事矣。至元祐，又以垂帘者久，故其徒得预闻政机，关通廊庙，且争事名誉。有陈衍者迹状既露，后又撼太子。太上惧，多以邸中旧宝带赂之得稍止，及亲政而竟杀之焉。然势已张，若禁网则具在也。及崇宁初，上与鲁公勿能戒，于是开寄班法，因浸任事。大观后，遂有官至皇城使，官达者（吴本云“其达者”）至引进客省矣，至外廷旧规余风则犹尚存也。时士大夫自由公辅而进（吴本无“由”字，未有“者”字）。耻从此徒（张本有“进”字），亦罕敢交通。及政和三四年，由上自揽权纲，政归九重，而后皆以御笔从事，于是宦者乃出，无复自顾藉，祖宗垂裕之模荡矣（吴本“荡”作“范”）。盖自崇宁既踵元丰任李宪故事，命童贯监王厚军下青唐，后贯因尽攘取陕右兵权。鲁公再从东南召复相而力遏之，朝廷降诏，差方劭察访五路，然遏之不得，更反折角。政和末，遂浸领枢管，擅武柄，主庙算，而梁师成者则坐筹帷幄，其事任类古辅政者。一时宰相执政，悉出其门，如中书门下徒奉行文书。于是国家将相之任，文武二道，咸归此二人，因公立党伍，甚于水火。又当是时，御笔既行，互相抵排，都邑内外，无所适从。群臣有司大惧得罪，必得宦人领之（吴本“人”作“者”），则可入奏，缓急有所主，故诸司务局（别本并作“局务”）争奏，乞中官提领。是后大小百司，上下之权，悉由阉寺。外路则有廉访使者，或置承受官，于是天下一听而纪律大紊矣。宣和之初暨中间，宦人有至太保少保（别本“太保”并作“太师”），节度使、正使承宣观察者比比焉。朝廷贵臣，又皆繇其门，遂不复有庙堂（张本“有”作“知”）。士大夫始尽向之，朝班禁近咸更相指目，“此立里客也”，“此木脚客也”。反以为荣而争趋羡之，能自饬励者无几矣。鲁公则居家悔叹，每至啜泣。而上亦觉其难制，始杀冯浩，又杀王尧臣，若杨十承宣、小李使皆死不明，连剗数人。然势已成，未睹其益。而群阉既惧，思脱祸无术，则愈事燕游，用蛊上心，冀免夫朝夕。识者深忧，且疑有萧墙之变，汉唐之事，了在目前。俄祸自外来，大敌适破，都人愤泄，立杀至唉之（吴本云“至杀而唉之”），骨血无遗余矣（别本并无“遗”字）。凡此始终，自非皇天拥祐圣祚，不然可胜殆哉。故书其略如此。

政和以还，侍从大臣多奴事诸珰而取富贵。其倡始者，首有王丞相黼事梁师成，俄则盛尹章事向忻（别本并作“何忻”）、宋八座升事王仍，后又有王右辖安中亦事师成。此最彰著者。宣和以降，则士大夫

悉归之内寺之门矣。黼则呼师成为“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师成麻制，必极力作为好辞美句，褒颂功德，时人谓之“王内相”；上梁师成启事，章则与忻捧药而进。升对人呼王仍为“王爷”。又有刘韐者，自小官在童贯幙，始终与之尽力（吴本“与”作“为”），后位至延康殿学士。及都邑倾覆，先索韐入金营，既两宫将播迁，韐闻之，又知金欲用韐，遂自经而死（别本“经”并作“缢”）。独能以忠节盖前迹矣（别本“迹”并作“愆”）。

汉元狩二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应劭《注》“能言鸟，鹦鹉也”。然二广间鹦鹉视陇右实差小，若具五色（别本并作“若白玉色”），又自出外国。但今西瓯之地，适春夏间，山青涧碧，而木绵花发，红树满目，如火与相间错，即多有鹦鹉群飞，动千数百，高下争掠人头面去，其声咬咬可喜，疑若别造一道家羡门方域中尔。人或得其雏，养视而教诸语言。初皆丹喙，中变而黑，度岁余乃复丹，始不变。此雄者也，号名鹦鹉。有喙常黑而不变，此独雌者，号名木戾。是二种者，实藉人力而致之言语，罕有合其自然。至百数十中，忽一天机辨慧，始虽因教，然终乃同诸人而性灵，斯足尚矣。吾顷见贰车陈端诚家一鹦鹉，能自谈对，睹老兵持米笥出，则报曰：“院子偷物出也，在簟内。”其小奴窃酒，又亟报曰：“惠奴偷酒。”众争视之，穷诘略无迹，反罪其妄。乃又曰：“藏桌下矣。”共验之信。于是奴婢大愤，后以计而杀之也。尝读殷芸《小说》载晋张华有鹦鹉，每出还，辄说童仆好恶。一日寂无言，华问其故，曰：“被禁在瓮中，何由得知事？”殆类此。

都下飞鸢至多，而大内中为最。每集英殿下燕，则飞鸢动千百为群，翔舞庭中，百官燕食，至则多为所掠。故事，遇燕设，乃于邻殿置肉以赐鸢，后稍稍得引去，然尚多有之也。《周官》射鸟氏宾客会同，以弓矢欧鸟鸢，则鸢之善钞盗有自来矣。今乘舆在御，又鸢飞既众，是弓矢有不可欧者，故赐鸢肉乃出本朝，第不知其始。窃谓傥非仁庙之至仁，必由祖宗之圣智矣。

鲁公以元祐末帅蜀，道行过一小馆，有物倒悬于梁间。初疑为怪，后见《古今注》，乃知为蝙蝠也。又《抱朴子》亦谓，蝙蝠五百岁即白而倒悬，食之寿如其年。吾每记公此言。靖康初贬邵陵，始发自长沙，憩一长亭。方坐，忽有类鸦鸽从房中飞掠吾身过者。时亦以为怪，迹其踪，乃在堂中后空舍而倒悬，则知其为伏翼矣，大为之憾怆。俄迁岭外博白，暇日适与客行天庆祠，才升殿，则观梁间累然倒悬者以十数，偷眼伺人，久忽飞去。博白天庆祠，实唐紫极宫也，则是物亦不暇三四百岁矣。客有力劝吾罗捕取而尽食之者，因为之一哂。

政和中于阗国朝贡以马四匹。其一高六尺五寸，其一六尺二寸，其二皆五尺九寸。殆不类常马，其状已怪。则穆王八骏，其图夭矫，宜若有之也。

相州，古邺郡。其西有隆虑，名山也。寺则齐禅师道场，亦名刹也。寺大门之前，左右二池，东为黄龙、西为白龙所窟宅。政和间适大旱，安阳人祷于池，既大澍，于是一时为之飞奏，诏加封爵焉。及褒命下，世俗不知厥由，但迎置诸东池而已。一旦，云雾四合如墨，天大雷电异常。有顷，众登寺楼望，则了然见白龙与黄龙挐战，而黄龙败焉。白龙乃奋迅下取山岭，将塞东池垂半矣。黄龙既获其居，故屡斗而屡败，且不已。其右山谷间，白龙之所据，则水屯于门之外，波浪高逾寺楼也。群髡大惧，为焚香讽咒于楼之上，始悟向之大雨，实白龙为之，而黄龙冒其赏，故一至此竞。于是寺髡力为之讲解，仍许再告请上（别本“请”并作“诸”），终日始得平，白龙因收水而退矣。诏复封白龙焉。吾妻家，相人也，有妻兄检得亲见，故特为吾道之。且龙号称神物，能变化，诚高远，乃亦争虚名，角胜负，未免作世俗态，所以贵乎君子。

江湖间小龙号灵异，见诸传说甚究。崇宁中淮水暴涨，而汴口樯舟不能进。一日昧爽，小龙者出连纲之舟尾（张本“连”作“运”），有柁工之妇不识也，谓是蜥蜴，拨置之则跂跂，又缘柁而上。柁工之妇怒，举火柴击其首。随击，霹雳大震一声，而汴口所积舟不问官私舟柁与士大夫家所座船七百只，举自相撞击俱碎，死数十百人。朝廷闻而不乐，第命官为赈恤焉。会发运使上计，而小龙者又复出。大漕甚窘惧，乃焚香祝之：“愿与王偕上计，入觐天子，可乎？”龙即作喜悦状，因举身入香奁中不动。大漕遂携至都辇，先以示鲁公，得奏闻。上遣使索入内，为具酒核以祝之。龙辄跃出奁，两爪据金杯，饮几釂。于是天子异之，取大琉璃缶贮龙，为亲加封识焉，降付都城汴水之都门外小龙祠中。一夕，封识宛如故，视缶中龙，则已变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仍大敞其祠宇。至大观末，鲁公责东南，舟行始抵汴口，而小龙又出迓鲁公。然小龙所隶南北当江湖间，素不至二浙也。政和壬辰，鲁公在钱塘，居凤山之下私第，以正月七日小龙忽出佛堂中，于是家人大小咸叹异，亦疑必有故。明日，而鲁公召命至，复加六字王。及靖康之初家破，鲁公贬岭外。吾从行至江陵，将遵陆出鼎澧间。公畏暑，因改卜舟，行下江陵，憩渚宫之沙头一仓官廨舍，才弛担，则小龙复出见。鲁公为之涕下，且感念神龙，乃不忘恩旧一如此。吾戏公曰：“固知小龙之必来尔。”公愕询其故，吾始曰：“此亦出公之门也。苟每加意于是，无世情者则今日必来；使此龙一出，世间有世情当又不来。是乌足辱人怀抱耶？”公乃收泪而笑。且龙，神尔，而义风有古圣贤操烈，因为书其初末。是亦《春秋》褒贬之余旨，不敢废者也。

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雨数日连夕如倾。及霁，开封县前茶肆有晨起拭格榻者，睹若有大犬蹲其旁，明视之，龙也，其人大叫而倒。茶肆

适与军器作坊近，遂为作坊士群取而食之，屏不敢奏。都人皆图画传玩。其身仅六七尺，若世所绘。龙鳞作苍黑色，然驴首，而两颊宛如鱼，头色正绿，顶有角座极长，其际始分两岐焉，又其声如牛（张本“声”作“身”）。考诸传记，实龙也。后十余日，大水至，故俗传谓之龙复仇（案“格榻”，雁里本作“昧揭”，义未详，今从别本）。

世罕识龙、象、师。薛八丈黄门昂，钱塘人也。始位左辖，其小君因出游还，适过宣德端门。时郊禋祀近，有司日按象自外旗鼓迎至阙下而驯习之。夫人偶过焉，适见而大骇，归告其夫曰：“异哉左丞，我侬今日过大内前，安得有此大鼻驴耶！”人传以为笑。

唐人说江东不识橐驼，谓是“庐山精”，况今南粤，宜未尝过五岭也。顷因云扰后，有北客驱一橐驼来。吾时在博白，博白人小大为鼓舞，争欲一识。客辄阖户蔽障，丐取十数金，即许一入。如是，遍历濒海诸郡，藉橐驼致富矣。后橐驼因瘴疠死，其家如丧其怙恃。

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墟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虎，犹犬然尔。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浸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啖人略不遗毛发。风俗浇厚，乃亦及禽兽耶？先王中孚之道，信乃豚鱼，知必不诬。

博白有远村号绿含，皆高山大水，人足迹所勿及，斗米一二钱，盖山险不可出。有小江号龙赞，（张本作“潜”）鱼大者动长六七尺，皆痴不识人也。村民自夸：“我山多凤凰。”吾且谓妄，从而诘之。则曰：“其大如鹅，五色有冠，率居大木之颠，穴木而巢焉。遇天气清明则出，出必双双而飞。所过则群鸟举为之敛翼，俯首而伏，不敢鸣者久之。”吾叹曰：“此真凤凰也。”古人谓南方丹山产凤，为信。

博白张生公谓者，蜀人。喜学问，能苦辛，卜筑于城西北隅，山间盛概也。吾手助其缉茅，既成，名曰“带经堂”。下劚地得山薤，自然成玄武者，龟大于掌，首尾克全，蛇乃夭矫缠龟，犹世图状。张生以献。吾为再拜，烹而食之。既物理有是不可致诘者。

苑囿最盛宣和末。所谓艮岳正门曰阳华，亦五载，制同宸禁也。自阳华门入，则夹道荔枝八十株，当前椰实一株。有太湖石曰“神运昭功”，高四十六尺，立其中，为亭以覆之。每召儒臣游览其间，则一珰执荔枝簿立石亭下，中使一人宣旨，人各赐若干，于是主者乃对簿按树以分赐，朱销而奏审焉。吾一日偶获侍从鲁公入，时许共赏椰实。一小珰登梯，就摘而剖之，诸珰人荔枝二枚，于是大珰梁师成者尽谓然。吾笑而顾之曰：“诸人久饫矣，且饶吾一路。”盖是时群珰多尚文字，妄相慕仰，咸以吾未始得尝故也。语此一梦，令人怆怅。

蒲中产梨枣，已久得名。昔唐太宗时（张本“太宗”作“元宗”），有凤仪止梨树上，因变肌肉细腻，红颊玉液，至今号“凤栖梨”也。至本朝时，一家独出一种，青袍琼肌，香脆甘寒，备众梨之美，又绝胜于凤栖。其人尝进御，后得文林郎，且以青肤足珍，类选人之衫色，因但号之曰“文林郎”。岁罕得稔，遇稔则但归诸碧油幙下，帅贰共分饷焉，他莫得入口矣。吾得于张守周佐，尝官蒲，故能道之。张名仲爽（吴本“仲爽”作“行翼”，张本作“作翼”）。

洛阳牡丹，号冠海内。欧阳文忠公有《谱》言之备。然吾狂病未得时，尝侍鲁公入，应宣召延福宫赏花内宴，私窃谓海内之至极者也。及靖康初元，鲁公分司河南，吾独从鲁公行，时适春三月矣，略得见洛阳牡丹一二，始知九重之燕赏殆虚设，而文忠公之《谱》，其殆雅有未究者。因问诸洛阳人，为吾言：“姚黄，檀心碧蝉，生异花叶，独号‘花王’。虽有其名，亦不时得，率四三岁一开。开或得一两本而已，遇其一必倾城。其人若狂而走观，彼余花纵盛，勿视也。于是姚黄苑圃主人，是岁为之一富。”吾又见二父言（吴本“二父”作“贡父”），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至今传以为盛事。

维扬芍药甲天下，其间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黄缘者，名“金腰带”。金腰带不偶得之。维扬传一开则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盖数数验。昔韩魏公以枢密副使出维扬（吴本“出”下有“镇”字）。一日，金腰带忽出四蕊，魏公异之，乃燕平生所期望者三人，与共赏焉。时王丞相禹玉为监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将燕，而一客以病方谢不敏（吴本作“赴”）。及旦日，吕司空晦叔为过客来，魏公尤喜，因留吕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带。其后，四人果皆辅相矣。或谓过客乃陈丞相秀公，然吾旧闻此，又得是说于吕司空，疑非陈丞相也。是后鲁公守维扬，金腰带一枝又出，则鲁公簪之，而鲁公亦位极。未几，叔父文正公亦尝守维扬。一旦金腰带又出。而维扬人大喜，贺文正公之重望，亟折以献。然花适开未全也，文正公为之怅然，亦簪而赏之焉。久之，文正公独为枢密使，后加使相、检校少保，视宰相恩数。噫，一花之异，有曲折与人合，乃若造物戏人乎？

孔氏杂说

[宋]孔平仲撰　徐大军整理

《孔氏杂说》四卷，北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父，一作义甫，长于史学，又工文辞。该书一曰《珩璜新论》，考证古今旧闻，亦间有托古事以发议论者，其说多精核可取。有《学海类编》、《墨海金壶》本等。

卷　一

汉孔安国字安国，晋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会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绍宗、冯子琮、魏兰根，南史蔡兴宗、唐郭子仪、辛京杲、戴休颜、张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颜见远、田承嗣、田承绪、张嘉贞、宇文审、李嗣业，皆以名为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桢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肇之；王晏之子昆之，昆之子陋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辅之子谦之，吴隐之子瞻之，颜悦之子恺之，两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谈，故《史记》无谈字，《季布传》改赵谈作赵同。范晔父名泰，故《后汉书》无“泰”字，郭泰、郑泰皆改作太。李翱父名楚金，故其所为文皆以今为兹。韩愈为李贺作《讳辨》，持言在不言征之说，故父名仲卿未尝讳焉。晋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议武帝云：“干植不强。”不讳植字。三国之时犹不讳其君，《吕岱传》张承与岱书云：“功以权成。”是斥孙名也。

文王可以为文君。张衡赋“文君为我端蓍”是也。北狄可以为蛮，《史记·匈奴传》“猃狁荤粥居于北蛮”是也。二典可以为谟，马融曰：“戛击鸣球，载于虞谟。”注：虞谟，舜典是也。《尧典》亦可谓之《唐书》，《吴·陆抗传》“靖谮庸违《唐书》攸戒”是也。韶可以为禹乐，《史记》“禹兴九韶之乐”是也。三王亦得称帝，《史记·夏纪》帝桀是也。献俘不独人也，物皆可以为俘，俘，取也，《书》云“俘厥宝玉”是也。匄不止于自乞也，与人亦可称匄，《前汉·广川王越传》：“尽取善缯匄诸宫人”注：匄，遗也。贿不独赂也，赐皆可以为贿，《书》“贿肃慎之命”是也。诊不止脉也，视物皆可以为诊，《后汉·王乔传》“尚方诊视舄”是也。饷不止饮食也，赠皆可以为饷，《魏文纪》注“以诗赋饷孙权，徐孝穆有答饷镜诗”是也。城邑亦可谓之币，《赵世家》“冯亭以城市邑千七币吾国”是也。称誉亦可谓之荐，《伯夷传》“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是也。

龙不独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龙言也。诸葛亮、嵇康皆号卧龙。孔融荐祢衡云：“龙跃天衢。”袁宏赞武侯云：“初九龙盘，雅志弥确。”《樊英传》注：安帝征隐士策文云：“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许劭、许虔，汝南平舆（音预）人，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唐乌承玼与兄承恩亦号辕门二龙。阴舆谓贵人曰：“亢龙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如此之类甚多，然则龙不止于君德矣。

父命得为敕，后汉樊重焚卷，诸子从敕是也。叔可称大人，疏受封疏广云“从大人议”是也。母亦可称大人，《前汉·淮阳宪王传》云：“王过大人亦解”；后汉范滂就诛，与母诀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是也。父可以称圣善，杨修答曹植书有圣善之教，注谓武帝也。人臣亦可称万岁，《马援传》“援酾酒享军士，军士皆伏称万岁”是也。上父母寿可称万寿，潘岳《闲居赋》称“万寿以献觞”是也。屋之高严通谓之殿，《前汉·霍光传》“鸮鸣殿前树上”、《黄霸传》“郡国上计长吏一辈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谓之奏事，《魏相传》“带剑奏事”是也。造谒人亦可谓之朝，《司马相如传》“临邛令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成”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谢孚言“端拱啸咏”、谢鲲言“端拱庙堂”是也。人臣得言谅暗，《山涛传》武帝诏云“山太常虽居谅暗”是也。人臣得称“圣君”、“贤君”，

晋曹摅，一县号曰圣君；《薛宣传》“属县各得贤君”是也。

大禹之后，二世已失邦矣（启太康）。周公之后，五世已杀君矣（伯禽、孝公、炀公、幽公弟潰，杀幽公自立）。成汤既没，则有大甲。周家四世昭王、五世穆王。汉高祖一传而有吕后，唐太宗一传而有则天。自古未有如本朝七圣相承，而天下太平，国家无事也。

《前汉·循吏传》云：“宣帝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职而退。”夫五日一听政，前史以为美谈。今朝廷每日御殿，日几昃乃罢，可谓勤劳过于昔人矣。唐文宗锐意于治，每延英对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只日视朝，乃命辍朝、放朝皆用双日。

汉高嫚而侮人，骂詈诸侯如骂奴耳，见《魏豹传》。此豹所以叛汉也。又《张耳传》：张敖为赵王，高祖过赵，赵王旦暮自上食，体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赵相贯高、赵午乃有柏人之谋。夫高祖固英主，然好骂，害事如此。

周昌以汉高祖比桀纣，高祖不以为罪。壶关三老以汉武帝比瞽瞍，而武帝为之感悟。可谓大度之主也。

高祖时，彭越无显罪而醢之，与纣脯鄂侯何异。《郑当时传》：高祖既得天下，令诸故项籍臣，皆名籍拜为大夫，当时之先郑君者独不奉诏，乃逐郑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杨子云称文帝之德曰：“罪不孥，宫不女，馆不新，陵不坟，德则如此矣。”至如从代有天下，封宋昌为壮武侯。吾窃小之，以为有天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观《齐王传》，朱虚侯章亲斩吕产，而东牟侯兴居入清帝宫，帝追恨二人，尝欲立齐王，乃黜其功，割齐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职夺功。章先死，兴居遂反。夫以昌尝劝而封之，章兴居常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弘矣。至于露台惜十家之产，身衣曳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尝赐邓通钜万，又赐铜山，使得铸钱，亦未得纯为恭俭也。

《郊祀志》：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诏书好言祥瑞，元帝诏书好言灾异。宣、元，父子也，时代相接，不应灾祥如此陡变，亦各系其好尚如何耳。吾尝疑宣帝时，凤凰等不应如此之多。但有一瑞，即形之诏令，大者肆赦，小者犹赐爵牛酒。殆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泽而为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汉光武之世，三公多见罪黜。侯霸为司徒，荐阎杨，以素有讥议，帝疑有奸，大怒，赐霸玺书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行法耶？将杀身以成仁耶？”朱浮为大司空，帝衔之，免后因司徒冯勤燕见，乃言浮以戒之，以为死生吉凶未可知（见勤传）。韩歆为大司徒，以直言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鲍永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俱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后欧阳歙、戴涉相代为大司徒，皆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位矣。（见《侯霸传》）

光武时，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垂朴牵曳，群臣莫敢正言。申屠刚谏不纳（见《申屠刚传》）。以封邱城门小，欲达侍御史（见《虞延传》）。王、梁、孙咸以谶为三公（见《方术传》）。桓谭、郑与皆以不为谶废之终身（见本传）。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见《循吏传》）。左雄言九卿位亚三事，自明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韦彪于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后，多以苛刻为忠。陈宠亦于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密，遂除钻钻诸惨酷之科（各见本传）

唐太宗性急，其召马周于常何家，未至间遣使者四辈敦促，以此见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来，拨乱之主莫已若，故轻天下士（见《虞世南传》），自谓朕为人主，兼行将相事（见《张行成传》）。为立太子，投床取佩乃自向（见《长孙无忌传》），刑坐入者无辜，坐出者有罪（见《刘德威传》），唐失驭臣之术矣。代宗之于元载，纵之至于已甚，乃赫然发怒，加以大戮，妻子并死，又发其祖父冢，剖棺刑尸。若能驭之于初，岂至是欤。

按《张镐传》：肃宗引浮屠数百居禁中，号内道场，讽呗闻外，镐以为未闻区区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拨乱之主愿只如此尔。

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唐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可观其量矣。

《唐太宗本纪》：“太宗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各为碑铭以纪功德。”吾以此见太宗所存之浅也。宪宗欲从中官吐突承璀之言，于安国寺立圣政碑，李绛深陈其不可，宪宗从之。杨玚在官清白，吏请立石纪德，玚曰：“事益于人，书名史氏足矣。碑颂者，徒遗后人作矴石耳。”隋秦王俊卒，王府僚佐请立碑，文皇亦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

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张加贞传》：姜皎为秘书监，至于杖死。《张九龄传》：周子谅为监察御史，以言事杖于朝堂。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吏善恶，刺史有罪，五品已上系劾，六品已下杖然后奏。玄帝时，监察御史蒋挺坐法，朝决于朝堂。张廷圭执奏御史有谴，当杀之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

汉亦轻杀人矣，有秦之遗风。主父偃以受诸侯金劫齐王自杀，武帝始欲勿诛，而公孙弘争之，遂偃族。夫始则以为不诛，至于诛也，止其身可也。而遽灭之，是汉之习于轻杀人也。

《杜周传》：周为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千有余万，此武帝时也。《唐旧史·万国俊传》：则天时国俊往广州投流人，一杀三百人。则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肃政台御史，仍遣五使，分诣诸道鞫流人。所遣之人见国俊盛行残戮，得加荣贵，乃竞以杀人为事，惟恐后之。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人。不杀狄仁杰，而容苏安伯，此见武后之矫情能忍也。

旧史《张易之传》：朱敬则之谏，大为丑讦，而则天劳之，赐彩百段。至于戮害诸李、自戕其子以恶其母，故公主幽闭至年四十不嫁，以配当上卫士。其悍鸷亦无比焉。

灵帝之时，可谓大乱极否之时矣。然传变斥言中官弄权，而帝识其忠。廷折崔烈可斩而帝从其议，虽权贵恶之，不过为汉阳太守耳。

光武时，尚书令甚卑。申屠刚未有官，征为侍御史，迁尚书令，以直谏失旨，出为平阴令，乃其证也。肃宗时，尚书令甚重。郅寿自冀州刺史三迁尚书令，帝擢为京兆尹，乃其证也。

唐重内官，见《倪若水传》。玄帝时天下久平，朝廷尊荣，虽自公官擢为方面，皆自谓下迁。若水为汴州刺史，见班景倩入为大理卿，饯于郊，谓之登仙，恨不得为驺仆。至德宗时刺史月俸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师禄薄，自镇方入八座，至谓□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为吏部员外郎，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僚，有忤意者荐郎官，当迁阁台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为外大重内大轻。

东汉之定民籍，颇若劳扰，今之造户口簿却不如此也。按《后汉·江革传》：“每至岁时，县当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鞔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注云：按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夫人而阅之，至于妇人之老者皆行，则劳扰可知矣。

汉时妇人封侯，萧何夫人同封酂侯，樊哙妻吕须封临光侯是也。晋时妇人有谥，虞谭母卒谥曰定，柏温母卒谥曰敬是也。妇人有称卿之例，山涛谓妻曰：“我后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杨素妇郑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作皇后”是也。按《晋令》，升朝官皆封妻为县君，不甚以为贵，以其多也。按《晋·外戚传》：杜乂妻裴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贵，封高安乡君，孝武追崇为广德县君，晋时县之贵如此。

汉时射策、对策，其事不同，《萧望之传》注云：“射策者，谓为难问疑议之书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择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以观其文词定高下也。”晋良吏潘京为州所辟，谒见问策，探得不孝字，刺史亏曰：“辟士为不孝耶?”答曰：“今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亦射策遗法耳。

《新书·唐璿传》：永淳中，突厥围丰州，崔智辩战亡。朝廷议弃丰州、保灵夏。休璟上疏争之，以为丰州控河遏寇，号为襟带，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汉以来，常郡县之，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就宁庆，始以灵夏为边，唐乃募大实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废之，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矣。高宗言至于今日，灵夏又在虏中。举此观之，中国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即位一年则为棺，至汉预造陵。《晋·索綝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长久，茂陵不能容物鸟，而文帝又自作庙矣。所谓顾成庙、德阳宫之类是也。古之天子七月而葬，汉则异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武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于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后七年五月己亥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是崩后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即位，是文帝崩后九日，葬后三日，太子方即位，又何缓也。

今之兴师讨虏之费，疑不若汉之多也。按《前史·贾捐之传》：“伐羌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后汉·段颎传》：“颎上言云：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颎又因讨羌上言云：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通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又按本传：“颖后平

羌费四十四亿也。”今之与夷狄最多者，岁才百万尔，亦不若汉之多也。按《后汉·袁安传》：“窦宪以塞比地空，欲立降人为北单于，而安上封事争之云：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杨仆传》：“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汉以伐羌之师在外，乃为之不置酒，其恤士卒仁心如此。”《梁冀传》：“桓帝诛冀，收其财货以充王府之用，减天下租税之半，散其苑囿以业贫民。”夫桓帝，季末中人之主也，尚能以民为心如此。

《唐·许景先传》：“开元十三年，玄帝自择刺史十一人。”永叔《集古目录》：“明皇择县令一百六十三人，赐以丁宁之戒。”守令之官，天子自择，其爱民也如此。

汉时印绶，非若今之金紫银绯长状服之也。盖居是官则佩是印绶，既罢则解之，故三公辈上即缓也。按《后汉·张奂传》云：“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银即印，艾即绿绶也，谓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组是也。”晋时妇人亦有印绶，虞潭母赐金章紫绶是也。

汉初米石至万钱。昭帝时谷石五钱。王莽时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献帝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宣帝元康四年比年丰谷石五钱，则唐明皇米斗五钱不足言也（黄巢时，米斗三十缗。鲁灵守南阳，米斗五十千，有价无米）。

汉时官职，不主于迁。夏侯婴有大功，无它过，自高祖为沛公时，婴为大仆，又事惠帝吕后，迄文帝时只为大仆。扬雄亦曰：“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也。”

汉时俸钱少而米多。贡禹拜谏议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斗。式百人拜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盖宽饶为司隶校尉，俸钱月数千。《外戚传》注：中二千石，实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满也。月得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举成数尔，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岁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岁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而腊日所赐甚厚，封侯之入甚丰。《何敞传》注：汉官仪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五十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二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货殖传》：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匡衡传》：衡封乐安卿，为乐安侯，卿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衡又益四百顷，收其租谷，何其多也。百官公卿来注，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谷。其称中二千石者，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光武即位，二十六年正月诏有司增百官俸。注云：《续汉志》曰：大将军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三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九诣受俸钱谷各半。两京之俸大略相同，但西京千石月九十斛，东京减为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东京减为五十五斛。西京为多，东京为少。而范晔云：“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必别有所据，不知其详焉。

丞相封侯，自汉公孙弘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灾异策免三公，自东汉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张温始也。唐自武德以来，三公不居宰辅者，惟王思礼一人而已。

汉兴封侯，虽自公孙弘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当以冬月为相，止赐关内侯也。关内侯大率三百户。又按《董贤传》：“赐爵关内侯食邑。”岂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时，三公封侯无更春之例，《侯霸传》曰：“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东汉之末，三公不复封侯，惟灵帝即位，大傅陈蕃封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蕃不受封。

张敞乘余冬治絮舜，王温舒恨冬月不展，诸葛丰以春夏系治人，在位多言其短。王莽时春夏斩人，百姓震惧。据此则汉刑必以秋冬，得无留狱滞事乎？

唐时掌选，升黜百官，高下由手。卢承庆典选校百官考，有坐漕运溺舟者，承庆考中下以示之，其人不愠也。承庆曰：“非人力可救。”考中中，其人亦不喜也。承庆曰：“宠辱不惊。”乃考中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无定制也。按《史记·卫霍传》：如苏建为平陵侯，卫伉为宜春侯，此用地名也。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比再冠军，封为冠军侯；赵破奴再从骠骑将军，封为从骠侯，此用功名也。《汉书》：张骞为博望侯，取其广博瞻望；霍光封博陆侯，注云：博大也，陆平也，取其嘉名，无此县也。后汉彭城王始赐号灵寿王，此用美

名也。

汉将多以酬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记·平准书》：武帝方事夷狄而系羌越，下式上书愿父子往死之。帝侯下式，赐金六十斤，田十顷，以风天下。天下莫应，而列侯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者。故于宗庙之尝酬时，使少府省诸侯所献之金，斤两少而色恶者，王削县，侯免国焉。盖缘诸侯之不应从军，武帝忿焉，乃设此法。故坐酬金失侯者百余人，而尊式为御史大夫。

汉时凡有戍役，调民为之。《贾谊传》：淮南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魏相为河南太守，征下有司，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霍光，自言愿复留一年，以赎太守罪。注云：来京师诸官府为戍卒者，若今之卫士，更番分守诸司也。

卷 二

东汉县令，皆自署主簿，往往用其土人，如王涣为考城令，而署仇览为主簿是也。亦擅杀伐，如张升以郡纪纲守外黄令，论杀赃吏是也。

今律计赃云：一尺以上，在汉则以金计之，《匡衡、薛宣传》所谓十金是也。《刑法志》：文帝以笞五百代斩左趾，以笞三百代劓刑，然笞人多死。景帝元年减五百作三百，三百作二百，犹尚不全。中六年又减三百作二百，二百作一百。又定棰令以竹为之，长五尺，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节，先是棰人之背，至此着令笞其臀，又不得更一人，笞者方全，至今遗。

汉士志操，亦有后人不可及者。公孙弘非贤者也，暮年为三公。武帝东至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主父偃小人也，游学四十余年，见斥于诸侯，最后献书阙下，而首谏伐匈奴，以武帝好大喜功，锐意于武事。而二人者乃正论如此，比之希旨求合苟患失之者，不可同日语也。

东汉之士，风节最高。宦者朱瑀方有宠，而郎中审忠请加夷族，以答灾异。张让方用事，而郎中张钧请斩十常侍以消寇贼。以桓帝之庸昏，五邪之暴横，而韩演为司隶，奏左悺罪恶，悺自杀；又奏且瑗几恭臧罪，瑗上印绶，诏贬为都卿侯，卒于家。

前汉平当作相，以冬未封侯，至春，元帝召侯之，当以病不受。后汉张湛，帝强起为大司徒，湛至朝堂，遗失溲便，自陈病笃，遂罢之。晋蔡谟迁司徒，曰："我若作司徒，将为后世所哂。"虽得罪放废，终不肯拜也。郑袤迁司空，天子临轩遣使就第，袤辞让至于十数，云三公当上应天心，苟非其人，实伤和气，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庭，讫不受命。观四人者，岂肯若元稹交结中官，大为岐路，以经营宰相者乎。

东汉韦豹字季明，司徒刘恺云："当选御史。"令豹宿留，豹曰："选荐之私，非所敢当。"乃跣而走。唐韦澳，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荐用之，讽其兄温令澳谒己。温归以语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轻之耶?"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此人者，必不肯干进求举矣。

唐太宗宠巢玉妃，生曹王明，欲立为后，赖魏郑公谏而止，是妻弟妇也。武后乃太宗才人也，而高宗立以为后，所谓"陷吾君于聚麀"也。杨妃先嫁寿王，而玄宗召纳禁中，为寿王别聘韦诏训女，此与新台之恶何异焉。

《五代史·晋安重荣传》曰：祸之来也，阴必惑之，以至于败。方重荣之叛于成德军也，镇之牙署堂前有揭幡竿，长数十尺，重荣将叛之前一日，张弓彀矢，仰竿杪铜龙之首谓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则当一发而中。"果中，左右即时拜贺。后终于斩首添颅焉（重荣睹累朝自节镇遽升大位，每谓人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宰，有种耳"）。又汉李守贞叛于苏州，尝会将佐，守贞执弧矢遥指一虎舐掌图曰："我若有非常之事，当中虎舌。"一发中之，左右拜贺，守贞亦自负焉。终于举家蹈火，王师于烟中获其尸，断首函之（守贞又欲作炮石，无炮竿子，无何，上游泛一筏至，其木悉可为竿子，以为神助焉）。南史张敬儿自叙梦云：未贵时，梦居村中，杜树欻高数千丈。及在雍州，又梦杜树直上至天，以此诱说部曲，自云贵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梦一手热如火，而君得南阳。元徽中梦一髀热，君得本州。建元中梦半体热，君得开府。今复举体热矣。"敬儿有异志，终为齐武帝所执伏诛。此皆《五代史》所谓"祸之来也，阴必惑之"也。

祥瑞之不可凭也，止以唐事验之。肃宗上元二年二月月蚀，七月癸未日蚀，既大星皆见，而甲辰近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茎三花，上制《玉灵芝诗》。又霖雨累月，京师墙宇多坏，漉鱼道中，是岁玄宗、肃宗俱崩，则玉芝者不足为瑞矣。代宗即位八日庚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紫微渐移东北，弥漫半天，而九月甲午，华州至陕西黄河清彻二百余里，是岁吐蕃犯京师，大驾幸陕，则河清者不足为瑞矣。永泰二年，自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而丁未日重轮，其夕

月重轮也。七月洛水泛溢，人颇被害，而大庙二室芝草生，十一月获赤兔，十二月慧星见，则日月轮重、芝草、赤兔又不足为瑞矣。夫一岁之中，灾祥并出以为祥瑞与，则安得有灾，故吾以为祥瑞不可凭也。

相之不可凭也。《南史·庾荜传》：庾敻家富于财，食必列鼎，又状貌丰美，颐颊开张，人皆谓必为方伯。及魏克江陵，敻以饿死。时又有水军都督褚萝，面甚尖危，纵理入日，竟保衣食而终。唐柳浑十余岁，有巫告曰："儿相夭且贱，出家可免死。"浑不从，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钟繇，以为唐举许负何以复加，然相王肃年逾七十，位至三公。肃六十二终于中领军。史氏以为蹉跌。故吾以为相不可凭也。《南史》：徐陵八岁属文，十三通庄老，光宅寺慧云法师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传》：孔季诩擢制科，授校书郎，陈子昂尝称其神清韵远，可比卫玠。而季诩终于左补阙。使徐陵夭而不寿，季诩遂至显官，则人遂以为风鉴之验矣。吾以此知风鉴之不可凭也。

《左传》：昭公四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叔孙昭子曰："旱也。"是岁果旱。《管辂传》：徐季龙取十三种物着大箧中，使辂射云："器中有十三种物。"遂一一名之，惟以梳为枇尔。以梓慎之知天，而以旱为水；以管辂之善射，而以梳为枇。世间悠悠之说，皆不足信尔。

阴阳之说，似可信又不足凭。按后唐李克用讨幽州，占云："不利深入。"克用不从，果为燕师所败。此可信也。庄宗之入汴，司天监云："岁时不利，深入必无成功。"庄宗不从，乃自此有天下。此不足凭也。

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谓《青囊书》是也。今之俗师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祸。其说甚严，以为百事纤悉莫不由此。按本传：璞母卒，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许步。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未期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敦举兵，璞忤敦意，收璞诣南冈斩之。使吉凶寿夭信皆由墓，则璞所择地宜有可以自免者矣，得非固有定数而不可移耶？璞犹如此，则俗师之说不足信也。《范晔、郭躬传》后云：吴雄不问葬地，而三世廷尉；赵兴不恤忌讳，而三叶司隶；陈伯敬动则忌禁，而终于被杀。此说亦可以破流俗之拘挛矣。

昔人不以白为嫌，郭林宗遇雨，中一角垫。注云：今国子同生服帽（吕洽切）以白纱为之。晋谢万着白纶巾，山简着白接篱，皆不嫌白也。今之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类置柩中，至用楮带木笏。王濛死，刘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昔人未有此禁忌耳。

《刘焉传》：有张陵者，谓之米贼，即今俗谓张天师也。真诰有张生白亦是也。本传注：张修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法亦略同。为人祷病，为书三通，一上之天着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谓之三官。贞诰有被考于三官者是也。注云：实无益于疗病，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已。

鬼神之于人，但侮其当死者耳，以正御之，亦无如人何。《南史·萧惠明传》：吴兴郡界卞山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太守不敢上，惟孔靖字季恭居之无害。"惠明为太守，谓纪纲曰："孔季恭尝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客。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惠明，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萧琛字彦瑜，惠明从子也。传云：吴兴郡有项羽庙，土人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逐于郡厅事安床幕。（以下原书缺）

晋王坦之非时俗放荡，著《废庄论》。裴颜以王衍之敝，著《崇有论》。江惇以放达不羁者，道之所弃也，著《通道崇捡论》。虞预以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而范宁亦以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云一时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桓温北伐，瞩望中原曰："使神州陆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而衍为石勒所害，亦自言吾曹向若不祖尚玄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近世士大夫往往尊向释氏，有持经拜僧者，视此亦可戒矣。

佛果何如哉，以舍身为福，则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净居之祸；以庄严为功，则晋之王恭修营佛寺，务在壮丽，其后斩于倪唐；以持诵为获报，则周嵩精于事佛，王敦害之，临刑犹于市诵经，竟死刃下。佛果何如哉？佛出于西胡，言语不通，华人译之成文谓之经，而晋之诸君子甚好于此。今世所谓经说性理者，大抵多晋人文章也。谢灵运翻经台今尚存焉。唐传奕谓佛入中国，孅儿幻夫，摸象庄老，以文饰之。姚玄宗治令其说亦甚详。《霍去病传》："破匈奴获俗屠祭金天人。"注：祭天以金人为主，佛徒祠金人也。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后休屠王太子归汉，以金人之政赐姓金氏，即日磾也。"据此则前汉时佛像已入中国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宜乎其盛也，有天助焉尔。后汉明帝梦见金人以为佛，于是遣使天竺国图其形像。光武子楚王英始信其术，为浮屠斋戒祭祀，诏还赎缣，以助伊蒲塞之盛馔。注：伊蒲塞即优婆塞也。《陶谦传》：笮融（笮侧格反）大起浮屠寺，作黄金涂像，裕佛设饭。《前汉·西域传》：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

捐毒之属，皆故塞种（塞先得反）。捐毒即身毒天竺也。《后汉·裴楷传注》：浮屠即佛佗声之转耳。《史记·大月氏传》：身毒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按《后汉·西域传》：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袒肩赤足，此卑湿暑热之验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战，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唐房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功撰录，以臧荣绪《晋书》为主，参考诸家，甚为详洽。然史家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惟李淳风深明星历，善于著述，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可观，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几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余以为史之失自陈寿始。观《吴志·诸葛恪传》载题驴谢马事，乃知《晋史》冗记有自来矣。晋张辅云："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故谓固不如迁。"自昔史氏所书两人一事，必曰语在某人传。《晋书》载王隐谏祖纳奕棋一段，几二百字。两传俱出，此为文烦矣。吾观《魏志》管宁注，胡昭脱晋宣帝于死，而口终不言，以为贤于丙吉。又观晋载记《慕容超传》，呼延平之活超也，与丙吉事正相类，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奄如此，可为长太息也。《晋书·隐逸夏仲御传》：史臣欲效太史公乐书文章，而不知笔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读而觉之为可笑也。许迈当在《隐逸传》，而以缀王羲之之后，失次矣。

霍光之隘，王音之直，于《前汉·五行志》见之。唐张仲方驳李吉甫，本传虽不见字迹，观《郑细传》李绛之言，亦可见其侧媚之一端也。

蔡邕以"致远恐泥"为孔子之言，李因以"其进锐者，其退速"为出于老子，杜甫以东方朔割肉为社日，皆援引之误也。前汉叙传述武纪外博四荒。按《书》"外薄四海"，则"博"为误矣。《魏·高堂隆传》：隆潜谏太子，犹之未远是用大简。按《诗》是用大谏，则"简"为误矣。后汉怀挟，字都作协，如《方术传》云："怀协，道艺是也。"《胡广传》："议者剥异。"合作"驳"字。《朱浮传》："保宥生人。"合作"佑"字。《王充传》："乳药求死。"合作"茹"字。

吴雄之葬，巫医皆言灭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医何预葬事，谓之墓师何也？

《刘恺传》：陈忠上疏荐恺，言臣父宠前忝司空。忝岂可施于父乎？此范氏不择之罪。韩信等上高帝尊号曰大王陛下而不择臣；陈平、周勃请文帝即天子位，称臣而曰大王足下，此皆言之不顺也。

霍光以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狱死，谬刑也。杜延年以吏民上书言便宜有异者，或抵其罪，滥罚也。杜延年身不犯法而魏相致之于罪，忮心也。萧望之以韩延寿声名出己而杀之，其后乃自杀，阴祸也。

观《魏文帝纪》注细字数板，自许芝说符瑞，汉帝逊大位，曹丕上章下令，虚辞饰说，往来纷纷，三尺童子犹知其诈，况欲欺天下后世乎？当是时御史中丞司马懿已在劝进之列也。

观《李诉传》，平蔡之功，奇伟如此，其得李祐，虽待以赤心无疑，然固亦捐死以徼幸也。而平淮西碑，乃抑与诸将等，欲裴度专美，儒者见偏，而言不公如此。以退之之贤，不免此蔽也。

《孝惠纪》注引《食货志》：黄金一斤直万钱。乃知汉金之贱也。今金两有直万者，则汉金一斤，如今一两价矣。高祖善家今之言，赐金五百斤；罢医不使之治疾，赐金五千斤；使陈平为反间，捐金四万斤。使其价不贱，安得如是之多哉。唐时金必贵，太宗以于志宁、孔颖达能谏太子，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沈存中云："古之一斤，今四两余也。"然则一两之直，亦二千五百也。

惠帝时，十五税一。文帝十二年，诏赐农民租税之半，十三年遂除田之租税。汉之裕于财可见矣。

武帝大搜，一为搜逾侈，一为搜奸人。征和元年之搜，闭城门凡十五日，待诏北军征官多饿死。武帝之举措暴虐如此。当时在廷无一人谏者，信乎国之空虚也。

庾信《马射赋序》："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此乃王勃之所祖述。庾信《文盛墓铭》云："授图黄石，不无师表之心；学剑白猿，遂得风云之志。"此乃杜牧之所摸放也。

《荀子·礼论》云："郊止乎天子，而社至于诸侯，道及士大夫。"释者云："道，通也。言社自诸侯通及大夫士，皆得祭门及行也。别本《史记》道或作啗。"司马贞注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也。"杨倞注《荀子》辨之云："当是道误为蹈，传写又误以蹈为啗耳。道变而为蹈，蹈变而为啗。今《史记》直作函字，音含矣。"一字而四变也，义训随而不同，则六经中如此者想不可胜计也。故尝谓学者当阙疑，而不可字字求解也。

《诗》："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左传》："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虢，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旗"字从"斤"，以《诗》与《左传》验之，合音"芹"字，"芹"、"畿"声相近，故后人相承呼之讹矣。《论语》："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按《汉书·薛宣传》作"焉可怃也"。释者训"怃"为同义，亦似直不知孰是。魏高贵乡公三老五更，注：蔡邕《明堂论》云：更应作叟，叟长老之称，字与更相似，书者遂误以为更。嫂字女傍叟，今亦为更，以此验之，应为叟也。指踪青作纵（此处疑有脱字），非也，《周礼》："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迹知禽兽，是亦踪迹之义尔。

杜子春天资刻薄人也，吾以为不如郑玄之宽厚。大司徒五党为州使之相赒，子春释云："赒当为纠"。谓纠其恶。玄则不然，只读如本字云："赒谓礼物不备相给是也。"

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为沾濡之形也。"《新唐史·元载赞》以为刑剭。《广韵》：剭音屋，又音握。郑玄《周礼注》：剭诛谓所杀不于市，而以适甸师氏。

察事为廉，其义亦经而易晓。《汉高帝纪诏》云："廉问有不如吾诏者。"注：师古曰："廉，察也，字本作黏，其音同耳。"《杨彪传》："曹操使人廉之。"《华佗传》："曹操大怒，使人廉之。"注皆曰察也。

陈平封曲逆侯，《汉书》无别音。《文选》载陆士衡《高祖功臣颂》："曲逆宏达，好谋能深。"注：曲，区句反，逆音遇。

《霍去病传》："诸宿将尝留落不耦。"注：留谓迟留，落谓坠落。今世俗多作流落，据出处合作"留"字。

《新唐史》好用"叵"字，魏晋间已用之矣。《魏·吕布传》："布指刘备曰：'是儿最叵信者。'"《晋书》："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至叵听。"

《尚书》与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声呼，误矣，见《张耳传注》。朝请，音才性反，非请说之请也，见《成帝纪注》。

汉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载其名，《后汉·章帝纪》："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名煓，它官反，一名执嘉。《高后纪》载高祖母曰昭灵后。

管仲谓之管敬仲，出《左传·闵公元年》。子产谓之子美，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原宪字子思，出《史记》。张宗字诸君，杜茂字诸公，《陈忠传注》。施延字君子，出《后汉书》。四皓名氏乡里可见者，园公姓园名秉，字宣明，陈留襄邑人，常居园中，故号园公。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齐人，隐居修道夏，号黄公。陶潜作《圣贤群辅录》云："出皇甫谧《高士传》。"杨雄所称李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传》。郑子真名朴，严君平名尊，出《前史·王贡两龚传注》。伯乐姓孙名扬，字伯乐，秦穆公时人，出《庄子·马蹄疏》。庄周字子休，出《列子》。音计然，危盖师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计研，或曰计倪，出《史记·索隐》。杜康字仲宣，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舆姓陆氏，名通；师旷字子野，并出《庄子疏》。伯夷弟也，夷齐谥也，见《论语疏》引《春秋·少阳篇》。

卷　三

孔子为文宣王。隋长孙览祖雍为大师，亦谓之文宣王。唐苏珦、白居易、韦溱、韦叔夏、马怀素、褚无量、刘子玄、刘知柔、卢从愿、权德舆、三超、令孤楚、崔融皆谥"文"，惟韩退之为韩文公，独显焉。李翔为李文公，又次之。父子有同谥者，唐邱和父子同谥曰"襄"；韦肇三世同谥曰"贞"。兄弟有同谥者，唐刘子玄兄弟同谥曰"文"。晋王导谥"文成"，与张良同。本朝范希文谥"文正"，与唐崔祐甫、阎立本、牛僧儒同。欧阳永叔谥"文忠"，与唐韩休、裴度、颜真卿、石晋、卢质同。徐禧谥"忠愍"，与唐武元衡同。戾太子非美谥也，而宣帝以加其祖。吾以为太子之死，与幽厉之恶有间，固可以迁就而为之隐。孟子以为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与夫自谥者异矣。

贺姓本庆氏，汉安帝父讳庆，贺纯改焉，见《晋·贺循传》。束姓本疏氏，汉二疏之后也，王莽之末，疏孟达避难，乃去疏之匹乌，见《束皙传》。马姓出于赵氏，晋赵奢破秦军，号马服君，子孙由是以马为氏，见韩愈《绛州刺史行状》。诸葛其先葛氏，本琅琊诸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故以诸别之，见《诸葛瑾传》。河南征崇本姓李，遭乱更姓，见《程秉传注》。孟尝君姓田名文，封于薛，其后为薛氏，《吴书》薛综是也。魏张辽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蜀简雍本姓耿，幽州人，谓耿为简，随意变之。稽康本姓奚。唐宪宗改淳于氏为于。灌夫本姓张，其父张孟为灌婴舍人，故冒灌氏姓。夏侯婴之子孙随外家姓孙氏。贾谧，韩寿之子也，随外祖姓贾氏。京房本姓李，推律自改为京氏。员半千其先姓刘，慕伍员之为人改为员氏。王莽娶王咸之女，以为姓各出别。晋陈矫本姓刘氏，出养于姑，改姓陈氏，

而刘颂以女嫁娇。人或议之，颂曰："姚虞陈田，同出舜后，而世皆为婚礼，律不禁也。"

《汉书》：彻侯避武帝讳，改作通侯，言功德通于王室也；后汉改作列侯，列者言序列也，出《高祖纪注》。茂才异等，本是秀才，避光武讳也，出《光武纪注》。办严辨装也，避明帝讳改之，出《吴汉传》。叔孙通，《楚汉春秋》名何蒯通，《史纪》名彻，避武帝讳改之，然亦可以谓之叔孙何蒯彻也。刘元海者，刘渊也；戴若思者，戴渊也；石季龙者，石虎也；韩擒者，韩虎也，皆史氏之避唐讳也。

岭南郡县近世人物为少。汉后，陈元，梧州人。蔡伦，桂州人。唐冯盎，高州人，以南粤降高祖，封为越国公。张九龄，韶州人。姜公辅，爱州人。《北梦琐言》：相国刘公胆，其先讳景，连州人。赵观文，桂州小（一本有蒋子）军也，状元及第。

福建人好文学，自唐常衮为观察使、欧阳瞻为诸生始也。《蜀·秦宓传》：本无学士，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汉·前地理志》："燕蓟风俗，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此史之诬也。虽云太子舟之遗风，独无召公之余俗耶？使燕蓟士君子观此，得无不平乎？《吴志·薛综传注》："薛兼字令长，清素有器宇，资望故如上国，不似吴人。"然则吴人异乎此，皆遣辞之过也。

楚地何其博大也，按《货殖传》则今之徐州沛县及陈州等西楚也。自徐州以东至海州、扬州是东楚也，江南、湖南、两浙是南楚也。

昔人之贱庶出也。孙坚五子，而《吴史》载其四，仁，庶出也，史芟之。《陈武传赞》曰：陈袁将家，支庶而与胄子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然靖郭君田婴有子四十人，而贱妾之子文最贤，于是以文为太子，所谓孟尝君也。

天下无穷者，才智也。陈平尝出六奇以佐高祖，至吕氏之颛，平燕居深念，恐祸及己。而陆贾教之交欢太尉，又为之画吕氏数事。平从之，卒诛吕后。则贾之智谋又在陈平之右矣。方刘晏之治财谷，一人而已。自晏之死，赋入益耗。顺宗将李巽为使，莅职一年，校其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过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万缗。而程屏之计校又精于巽。自治财谷之才以观之，是刘晏不及李巽，又不如程屏也。

东晋简文帝昱，自穆帝至废帝三朝房阿衡之地，更事不为不多，至有天下，则为庸主。后蜀李寿其佐李雄号为贤相，征伐四克，辟国千里，至其有国，酷虐奢侈，再世而亡。乃知能为臣者，未必能为君也。

文帝问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又问天下钱谷出入几何？勃谢不知。问陈平，对各有主者。上称善，而勃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张安世子千秋，霍光子禹，具为中郎将，将兵随范明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已失。光复问禹，禹不能记，曰皆有文书。光由是贤千秋，汝禹为不才，叹曰："霍氏世衰，张氏兴矣乎。"言各有主者，而勃自以为不如；禹言皆有文书，而光以卜霍氏世衰，何也？曰：大臣职在知要，小臣职在知详也。

魏相为扬州刺史，善丙吉之言，期于大用，为霁威严；翟方进为吉兆尹，纳胡常之说，恐犯近贵戚，少弛威严，二君可谓为外物所移矣。晋王宏为汲郡守，有殊绩。石鉴上其政术，武帝褒诏赐谷，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无复能名，更为苛碎，赎罪免官。此为褒诏赐谷所惶也，故人莫若自信之为贵也。《魏·徐邈传》：卢钦谓往者毛阶、崔琰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永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来天下奢靡，转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若徐邈可谓自信者也。

人心苟定，则于外物也何有。吾观徐珎之避曲木，不如吴□隐之不饮贪泉也。隐之子及孙为群县者，常以廉慎为门法。胡威父子清慎，羊祜亦九世清德，乃知捡身奉法，亦须自其父祖以来，盖其闻见渐染已不同矣。有大德功，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过享也，福过则灾生。晋何曾无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子劭，亦有父风，一日之供，以二万钱为限，太官御膳无以加之。劭兄子绥，亦奢侈过度。至永嘉之乱，何氏灭已无遗焉。

前汉韦平世为宰相。后汉张纯、张奋，刘恺、刘茂，袁安、袁敞，王龚、王畅，父子为司空。□昺为司徒，子拂为司空。李郃为司徒，子固为太尉。杨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为太尉。

荀爽自被征命至登台司四十五日。邓禹为大司徒，封酂侯，食万户，年二十四。公孙弘六十以贤良征，山涛四十为郡功曹，其后二人亦皆至相辅。

宰相，人所欲也，汉武帝时屡诛宰相。公孙贺泣涕不肯拜，以前有死也，既拜后果族灭。死，人所恶也。唐武后杀害李宗，许王素节追赴都，道闻遭丧哭者，谓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须哭哉？以前有非命也。"至龙门驿被缢焉。

李栖筠，史以为魁然有宰相望，喜奖人善，而乐人攻己短。天下士归，所重不敢有所斥，但称贺皇公。代宗数数欲相之，惮元载辄止。仕至御史大夫，其子吉甫相德宗，善谋谟。吉甫之子德裕相武宗，有机略。此三人者，萃于一家，亦盛矣哉。陆逊、陆机、陆抗亦三世，班超、班固、曹大家亦一家。又韦贯之父肇为中书舍人，累上疏言得失，为元载所恶，左迁京兆少尹，久之改秘书少监。载曰："肇若过我，当择善地处之。"终不肯诣。贯之为长安丞，或荐之京兆尹李实，实书其名于笏曰："与我同里，素闻其贤。顾识之而进于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诣实，而明日受贺矣。"贯之唯唯，亦终不往。韦澳中宏辞科，十年不调官，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荐用之，讽令谒己。澳不往，答曰："恐无呈身御史。"澳者，贯之之子也。一门三世清风如此，皆谥曰"贞"。贯之卒相宪宗，肇、澳后来仕宦皆显，肇几相代宗，澳几相宣宗。

杜佑以阖门保李藩，然卢杞亦尝以百口保朱泚矣。

杜黄裳决意用崇高丈有功。王导决意用羊鉴乃败绩，讥当斩刑。此用人者之相戒也。

王允矫性屈意以附董卓，卓亦推心不生乖疑，而卒谋诛卓者，允也。温峤谬为王敦设敬，综其府事，干说密诛以附其欲，而卒能败敦者，峤也。

兵家胜负，多出偶然，无定算也。谢玄以八千人当符坚百万之众，其势疑不敌也。若坚阻淝水而阵，必保万全。惟其麾军却退，众乱不能止，故败。世谓玄能走坚者，此耳。桓温伐蜀，败于笮桥，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攻之，李势大溃乃降。世谓温能平蜀者，此耳。

匈奴人多马众，韩安国传平城之围，匈奴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匈奴传》：匈奴围高帝于白登，精兵十万骑，西方尽白，东方尽駹，北方尽骊，南方尽骍。《霍去病传》：卫霍伐匈奴，杀获甚多，然两军出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而后不复击匈奴，亦以马少故焉。

蜀为险固，然守非其人，最为易取。秦伐蜀十月取之，后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本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六日也。

武帝时，严安上书云："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秽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吴·顾雍传注》：孙权时，沿边诸将各欲立功立效，多陈便宜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陛下宜禁制之。"吾尝以为天下本无边事，皆生于小人之徇私计而忘国家之忧。严、顾之说，人主宜书之坐右，以自儆焉。

武帝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变怒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人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当是之时，武帝之心如何？李泌对德宗言卢杞奸邪，以杨炎罪不至死，而齐杞陷之，是其一事，德宗曰："杨炎视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论奏，可则退，不可则辞官，非特杞恶之也。"夫有言于上，以身为去就，此人臣之高节，不知德宗乃恨之如此之深也。魏郑公、刘洎之事太宗，俱好谏争。郑公以身后一言之谮，仆碑停婚。刘洎亦以褚遂良诬奏赐死，不得辨明。岂非平时亦有所积，一旦缘事发之易乎？此韩非所以为《说难》也。

吾读《子思子》，乃知孟子之刚难以趋时，然固有师也。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闻穆公将相子思，老莱子曰："君子事君，将何以为乎？"子思曰："顺吾性而以道辅之，无死亡焉。"老莱子曰："不可顺子之性也。子性涪刚，而傲不肖。又且无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道事君，道行言听，则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听，则亦不能事君，故无死已也。"老莱子曰："子不见夫齿乎？虽坚固，卒以相磨。舌柔顺，终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

荀卿何为非孟子，曰："夫以周公为不恭不俭，以尧舜为非禅，则宜乎其非孟子也。"

桓谭《新论》云："扬子云在长安素贫约，比岁已甚，亡其两男，哀痛不已，皆归葬于蜀，遂至困乏。雄为中散大夫病卒，贫无以办丧事，以贫困故葬长安。安子弃其坟墓西归于蜀。此罪在轻财通人之蔽也。"谭之论如此。

文中子事迹，略见于《唐书·王绩王勃传》。文中子为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后卒。门人薛收等谥之曰"文中子"。绩，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时，福时仕唐为雍州参军。勃乃福时之子也。勃杀人，福时坐勃左迁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勔、剧，万岁通天中以诛死。勃、勔、剧，时号"王氏三珠树"。

韩退之晚年遂有声乐而服金石药。张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既而遂曰："父疾日浸加，孺人侍药汤。"白乐天《思旧》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谏秋石，未老身溘然。"

退之尝讥人不解文字饮，而自败于女妓乎？作《李传士墓志》，切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乎？

龚胜一出涉世，虽归老矣，而逼于王莽征召，年七十九竟以饿死。度不如是不足以全名脱祸，故父老哭之曰："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东京高凤自言本巫家，下应辟召，作与寡嫂讼田以自污。此范晔所以独称之，以为与屈原委体洄沙、嵇康鸣弦揆日相远矣。然凤尚有泛迹，彼埋灭光影，与俗沉浮，使人不得而窥者，又何得而称耶？

《后汉·董扶传》：诸葛亮问秦宓以扶与任安所长，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任安记人之善，忘人之过。孔子曰：'恶称人之恶者。'而扶有褒贬焉，亦异乎专称人之恶者乎？安比于扶则长者矣。"庄子曰："与其誉尧而非桀，莫若两忘而闭其所誉。"盖夫长短之相形，毁者誉之对也，然则任安亦未为醇焉。

贾谊曰："夸者死权，夫权有可死之道焉。"唐王鉷方玄宗奢纵之时，剥下奉上以得主心，至兼领二十余使，贵震天下。杨国忠忌之，终于赐死。刘晏以宰相干天下财，兼铨管，代宗尝命考所部官吏善恶，刺史有罪，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既而杨炎权晏光诛后诏。此二人者，皆权大盛以贾祸也。使其无权，则上不忌、下不怨，故曰："权有可死之道焉。"

陆逊，吴丞相。逊子抗，吴大司马。抗子机为晋成都王，隶大都督，统军二十万。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后粟军败被谮，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审权位至相，子让能位至大尉平章事，让能子晓，朱梁时为礼部尚书平章事。让能赐死，晓为乱兵所杀。《五代史》云："三世为相，道禁大盛也。"

晋周颚营救王导，不令导知。其后王敦欲诛颚，竟导无言，谓"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也。夫有德于人不使人知，乃长者之事，而获报如此。

秦王见韩非《孤愤》、《五蠹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汉武帝见相如《子虚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二君者虽用人不能终，然亦可谓知文好士之主也。

奉天之诏，人多感泣；望春之誓，士卒多泣下（《杨惠元传》），而神策将士至皆不饮酒。夫德宗之素行不仁也，徒以二语出于恻怛，而使人如此，乃知人君之易与为善也。

贾谊上疏文帝云："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大宗。"夷文帝犹在也，遽言其没，而庙号大宗。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似非人臣所当言也。虽当时君臣不以此为嫌，然窃意迁就而为之辞，亦无害耳。张释之不忍言发掘园陵，而云取长陵一抔土。与谊同时人也。

魏高贵乡公推尊少康优于汉高祖，燕之慕容盛称商太甲，以伊尹事同夷羿，而周公为诈。其臣初虽与之辨，而终皆屈服，又誉其说之是。乃知逼于一时之势，以白为黑，雷同诡随，奚所不至也。

索綝潜遣子说刘曜曰："若许綝以车骑仪同万户郡公者，请以城降。"曜斩其子，而刘聪戮綝于东市。王衍说石勒称尊号以自免，而有排墙之厄。然则方此之时，中国之乱，夷狄之盛，岂惟其君之才驽下。至于其臣之操行取羞夷狄亦若此，则其尊卑再世奴虏，亦有以也。

《前汉·于定国传》：东海有孝妇，养姑甚谨，夫死无子，而不肯嫁。姑不欲累妇，自经而死。姑女诬妇杀之，官乃曲成其狱。定国争之，太守不听，乃抱狱具哭于府上，因辞病去。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而定国白之，乃杀牛祭孝妇，大雨岁熟。《后汉·孟尝传》：上虞有寡妇养姑甚谨，姑年老寿终，而夫女弟诬妇鸩之。官竟其罪。尝言其枉，太守不听，尝哀泣门外，因谢病去。太守竟杀孝妇，郡中遭旱三年。后太守至，尝具陈其冤，乃刑讼女而祭妇冢，大应澍雨，谷稼以登。二事尤相类也。

羊祜凿墓，陶侃决指，二人正相反。王戎好聚敛，自执牙筹，昼夜计算，世谓膏肓之疾；王衍口不言钱，谓阿堵物，二人正相反。王坦之作《废庄论》，阮籍作《达庄论》，二人正相反。《废庄论》诋讥子休，而多窃其言，操戈入室，此文章之最病也。

楚幽王，春申君之子也。秦始皇，吕不韦之子也。曹操，夏侯氏之子也（桓帝时，宦者曹腾养子嵩。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生曹操，于惇为从父兄弟）。晋元帝，小吏牛氏之子也（恭王妃夏侯氏与小吏牛氏私通而生元帝，所谓牛继为黄）。

前汉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号万石君。严延年母号万石严妪。后汉冯勤曾祖杨宣帝府有八子，皆为二千石，号万石君。秦彭与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二辅号万石秦氏。

汉有小杜律。郭传躬父弘习小杜律，杜周之子延年亦习法律，故对父言小唐有小杜公。杜审权与杜悰

俱为将相，而悰尤显，故世号审权为小杜公。杜牧之号小杜，亦以对老杜言之也。古有三李杜：李固、杜乔，李膺、杜密，李白、杜甫也。

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为“四杰”，然不多逹。卢校颖川而死，王溺南海而死，骆乃亡命，杨终盈川。今后汉王逸子延寿，字文考，作《灵光殿赋》者也，年二十四，溺汉江而死。《文苑传》：赵壹长揖司徒袁逢，生哭河南尹羊陟，报书责皇甫规，时人皆谓之屈，然仕不过县令。才大俊而器度狭，皆非远到之人也。

吾尝以四岳为一人，通二十二人之数，而或者疑是四人。按《显宗纪注》：三公一人为三老，次卿一人为五更。《后汉·礼仪志》：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大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以此推之，四岳亦是一人，但择当时大臣之贤者居之，无他人也。《显宗纪注》又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岳之事者乎？书内有百揆，四岳若以为四人，则百揆亦须为百人矣。

人多言黄叔度若万顷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按本传乃千万顷也。东床坦腹，人谓之睡，按《羲之传》，乃食也。写经换鹅，人皆谓之《黄庭》，按本传乃《道德经》也。一班窥豹，人皆谓之棋，《献之传》乃樗蒲也。烂柯人皆谓之棋，《东阳记》乃鼓琴而歌也。范张鸡黍，按本传：张劭白母，请设馔以待范式，无鸡黍事也。

《仇览传》：“为蒲亭长，化不孝子陈元。”谢承以为阳遂亭长，化不孝子羊元。地名、人姓皆不同。《唐史·来齐传》：宣城石仲览。《高智周传》：江都石仲览。《百官志》：平章事自李靖始。《郭正一传》：自正一始。史籍异辞，何可胜计。

或疑褚先生为褚大，非也。按《儒林传》：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准书》：褚大为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间人也。《孝武帝纪注》：褚先生名少孙，为汉博士。

卷　四

曹植《七启》，言食味云：“搴芳莲之巢龟。”张勃《七命》，言食味云：“丹穴之雏凤。”虽欲称盛馔，而二者似非庖厨物也。

大抵作文字须识忌讳，笔如椽。王珣撰哀策谨议也，纶绋引棺索也。《天球河图》，赤刀大训，非吉礼所陈也。士大夫有名华国，出《周礼注》，言宝玉禘祫，及大丧陈之，以华国也。

章表奏对不可黉赵广汉。按《会要》：本朝广汉之后也。

纸字从系，帋字从巾。蔡伦未造纸以前，以帛为纸，所谓竹帛也。《贾逵传》：肃宗以简纸经传各一通与逵。注：竹简及纸也，此纸亦帛耳。《伦传》云：自古书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伦，桂阳人，而宅在耒阳县。有舂帋石臼尚在。

齐隋妇人施幂罹。幂罹，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若今之盖头矣。先是妇人犹乘车誊丁，唐乾元以来，乃用兜笼，若今之檐子也。《唐志》载咸亨寺敕云：“多着帷帽，遂弃幂罹；曾不乘车，别坐檐子。”

今之肩舆，正是以人代畜也。《周礼》：司徒有辇辇，以人挽，夏后氏二十人，商人十人，周人十五人，然只以载任器耳。东汉阴丹见阴就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耶？”注：《帝王纪》曰：“桀以人驾车。”唐王求礼谏武后亦云：“自轩辕以来，服牛乘马，今辇以人负，则是以人代畜也。”

《高祖纪注》：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陛下，群臣严至尊之意也。若今称殿下、传下、执事，皆此类也。

谓人为明公、阁下之类，亦可谓之高明。《孔融传》：李膺为雍融曰：“高明必为伟器。”又曰：“高明父子祖与仆有旧恩。”亦可谓之第下，张浩谓元显为第下。明公亦可谓之仁公，温峤书与陶侃，谓侃为仁公。明府亦可谓之明庭，《张俭传》：李笃谓毛钦曰：“虽好义，明庭今日载其半矣。”贤相亦可谓之贤宰，《左雄传》论曰：“陈蕃秉处称贤宰。”

伪汉刘张（音敞）尊南海为昭明帝，衣以龙凤。太祖开宝中削去伪号，易以一品之服。真宗祥符四年，封五岳为帝，太子服衮冕御朝，发册遣使，仪卫甚盛。或云：“四渎封王，二水官封王，而海为大海岳，等尊也。海之不帝王，阙典也。”庄子曰：“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海谓之帝尚矣。”

阳城欲裂裴延龄之麻，乃有奸人蹈其迹以疑世。昭宗相李蹊，而崔昭伟不便之，讽刘崇鲁掠其麻而哭之。人君不可不察也。

退之诗好押狭韵累句以示人，而不知重叠用韵之

病也。双鸟诗两头字，孟郊诗两奥字，李花诗两花字。

欧阳永叔称梅圣俞《河豚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鰕。"以为河豚食柳絮而肥，圣俞破题便说尽河豚好处，乃永叔褒赏之辞，实不尔也。此鱼盛于二月，柳絮时，鱼已过矣。

唐穆宗时，户部尚书杨于陵云："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八百万。今□十余炉，岁八十五万。"元祐六年，东南岁铸钱二百七十五万，只梧州元丰监岁铸十五万，已当长庆时天下之数矣。

唐宣宗时，兵部侍郎蒋伸判户部，兵部侍郎夏侯孜作监铁转运使，兵部侍郎崔慎由判户部六典，出于唐令所遵用。然别曹兼判，亦唐故事也。蒋伸判户部奏事，伸三起上三留之，唐时貳卿犹有坐礼。

《新唐史》："韩退之，邓州南阳人。"退之，南阳人，而非邓州也。或云是怀州界人。《史记》曰："起攻南阳大行道绝之。"注：徐广曰："此南阳河内洛武是也 。则退之修武人也，以为邓州，误矣。

汉龚胜、邴汉之乞骸骨，诏谓之耆艾二人而不名也。时胜为光禄大夫，汉为大中大夫，特诏行道舍传舍，如今之驿舍也。

昔时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写本。《齐·宗室传》：衡阳王钧尝自手细写五经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也。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遇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是虽在乱世，九经传播甚广。至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板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

天子八宝，其二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也。今言玉玺者，传国玺也。秦始皇始取蓝田玉刻而为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方四十剑钩五龙盘。秦灭传汉，历王莽，为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缺。后传至石季龙，季龙磨其隐起之文，又刻其旁为文云"天命石氏"。开皇二年改为受命玺，至后唐帝王从珂嘕以自焚。石晋再于受命宝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契丹又盗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一宝，其一以"皇帝承天命受之宝"为文，其一以"皇帝神宝"为文，冯道书之。今所用乃威所作宝也。神宗朝有使虏者，见虏王国传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

或问荷节之说，答曰：按《后汉·冯衍传注》：文帝初与郡守始为铜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为瑞信。《傅奕传》："范津为汉阳太守，与奕合符而去。"《前汉·司马相如传》："剖符之封。"注云："白藏天子，青给诸侯。"岂非以白合青乎？《文帝纪》："符使符，以竹箭五枝，长五寸，铠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予郡守。"岂非以右合左乎？《汉·高帝纪注》："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将命者持之以为信。"《后汉·光武纪注》："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牦牛尾为具既三重。"冯衍《与田邑书》："令以一节之任，建三国军之威，岂特宠其八尺之竹，牦牛之尾哉。"

庾信《柳遐墓铭》："西中郎，岳阳王以绿车之重，临西河之牧，敕用君为本州理中，寻迁别驾。"理中即汉治中也。自治中迁别驾，则别驾高于治中矣。"

汉时尚坐席也。《史记·灌夫传》："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尔，余半膝席。"如淳注："以膝跪席上也，其衣冠则类今之道士。"《杜钦传》："小冠子夏是也。"所谓布衣韦带之士，皆未仕之服也。《后汉·周盘传》："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注："以韦皮为带，未仕之服也。未仕则服韦带，仕则服革带，故解之。"《隋·何相传》："□□以来，皮弁有缨而无笄。"导稠曰："此古田猎之服也。"今服入朝宜变其制，弁袍象牙簪自导稠始也。又从省之服，初□□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谒帝，而去印绶兼无佩玉之节乎？乃加兽头小绶及佩一只。"由此观之，则载弁曳绶，隋朝尚如此耳。

东晋犹乘车。王导短辕犊车，长柄麈尾是也。《唐·刘子玄传》：古大夫以上皆乘车，以马为骈服。魏晋后以牛驾车。江左尚书郎辄轻乘马，则御史劾治。唐时士庶亲迎，犹盛服冠履乘辂车。

今之衣半臂，非礼之服也。魏明帝常着帽被缥绫半袖，杨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嘿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见阜。《光武纪》：更始诸将服妇人衣，诸于绣𧞦（注：书无𧞦字，《续汉书》作褔，并音其勿切），三辅吏士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注：《前书音义》云："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袿衣。"杨雄《方言》云：襜褕其短者，自关之西谓裗褔。郭璞注云："俗名褔掖。"据此则是诸于上加绣褔，如今之半臂也。

周武皇帝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袱发，仍裁为四脚。今之幞头，正是此遗法耳。

周宣帝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

墨庄，所谓铅黄以此欤。

《马周传》：品官旧服止黄紫。至周建白三品服紫，四品、五品绯，六品、七品绿，八品青。高宗朝八品、九品服碧，上元中三品服紫金带，四品深绯金带，五品浅绯金带，六品深绿银带，七品浅绿银带，八品深青瑜带，九品浅青瑜带，庶人服黄铁带，非庶人不得服黄。武后朝改佩鱼作龟。《崔承庆传》：佩龟者，盖防征召之诈，内出龟以合之也。亦有金银铜之异。中宗府依旧佩鱼，《董晋传》：唐式朝臣皆服绫袍，五品以上金玉带，所以尽饰以奉上也。

今之更点击钲，唐六典皆击钟也。大史门有典钟二百八十人，掌击漏钟。

后汉南海贡荔枝，桓帝时唐羌上疏罢之。唐贡蜀中荔枝，卢仝诗"天子初尝阳羡茶"。是时当未知七闽之奇。

《嘉话录》载崔造事：赵山人言造合得刺史，今月某日敕到，必先吊而后贺。造心惧，敕到之日，乃造私忌日。洪州府僚皆赴慰焉。唐时私忌日犹受吊慰。

后汉董翊举孝廉为须昌令，闻举将丧弃官归；唐杜审言为崔融所奖引，融死，审言为融服缌麻；裴佶与郑余庆友善，佶破，余庆为行服，士林美之。

观题壁可见其文章，观公文可见其政事。杜子美《石砚诗》注："平侍御者，可见其尤长于诗也。"

宋玉赋"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天言高可也，地言高不可也。《后汉·杨厚传》："父统对耳目不明。"目言不明可也，耳言不明不可也。

古字通用，后人草则加草，木则加木，遂相承而不知也。如倚卓遂作椅桐之椅，棹船之棹。厅者于此听事也，只合作听字，后人以为屋也加广（亘检反），如庭廉之类，今讹遂作厂字。《玉篇》："厂（呼旦反）者，山石之厓岩，人可居也。"今礼部韵亦讹也。

突厥畏李靖，徙牙于碛中。牙者，旗也。《东京赋》：竿上以象牙饰之，所以自来识也。太守出有门旗，其遗法也。后人遂以牙为衙，早衙、晚衙，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或以衙为廨舍，早晚声鼓，谓之衙鼓，报牌谓之衙牌，儿子谓之衙内，皆不知之耳。《唐韵》注："衙，府也。"是亦讹耳。

钱文载年号，起于元魏敬宗时也，然后来亦不皆载年号。隋末钱币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敝。至唐武德方行开元通宝钱，六典谓之开通元宝，经八分，重二铢四絫，凡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弃书回环可读。世俗不知，遂以为开元钱，明皇所铸也。

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如使佞佛者出家，谄道者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后世皆称姚崇、宋璟为贤相。按《唐史》：崇，开元元年十月相，至四年冬罢，九年秋卒，年七十二。璟，四年冬相，至七年正月罢，二十一年致仕，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崇在位四年，璟在位二年。崇相玄宗时五十四岁矣，罢时六十岁，又十七年而卒。李林甫在相位乃十九年。

汉有萧、曹，唐有房、杜、姚、宋。尝考其后世，萧、曹至子皆削封，而萧凡五世绝祀；房乔次子遗爱与公主谋反诛，停玄龄配享；杜如晦次子荷说承乾建大事诛；姚崇长子彝，少子奕，奕子闳为牛仙客幕府，见仙客疾，亟逼仙客为表荐奕为宰相，仙客妻以闻，玄宗怒杖杀闳；宋璟六子，天宝中，浑、恕、尚俱以赃败，华、衡亦坐贪得罪，广平之风衰焉。

宪宗元和十四年，自凤翔府迎佛骨至于京师。韩愈以谏逐。十五年有弘志之事。懿宗咸通十四年，迎佛骨于凤翔，谏者以宪宗为戒，懿宗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七月崩，十二月送骨还法门寺。天子迎死骨入禁中，不祥之兆也。

德宗谓陆贽曰："卿清慎大过。诸道馈送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能自窒乎?"吾谓天子令宰相受赂，此德宗之多僻；不受而已，何必上疏，此陆贽之贾直。

德宗刻薄猜忌，固其天资，然尤暴着于他君者，亦由邺侯家传，及陆宣公奏议之所致耳，此饰非拒谏所由生也。故臣之谏君，造膝不使人闻，削稿不使人知，非徒明哲保身而已，亦无使彰于后世也。

唐时回鹘最强盛，武帝时为点戛斯可汗所破，其一支奔天德塞下。天德军使温德彝奏回鹘溃兵侵逼西域，亘六十里，不见其后。回鹘及可汗又来惜振武城居之，赖李德裕在朝，随事应接，不为巨患。今匈奴之盛久矣，其势将衰。万一溃突入边郡，则朝廷未有处之之策。此当无事之时，不得不深虑也。

甚哉，宣帝之蔽也。魏谟作相，劝立太子，不答。裴休亦有兹请，宣帝曰："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崔慎由亦言之，慎由罢相。乃密以夔王滋属中尉王茂玄、枢密使王龟长等，而左中尉王宗实不预焉。宗实迎立郓王，是为懿宗。夫宰相大臣可请不从，又不与计议，乃密以储继付之宦官。夫宦官能立则亦能废之，何其暗于大体也。此宣帝之蔽也。

石晋之时，契丹入寇，胡王死而太后囚。其后人助北汉拒周，诸郡不欲入寇，而虏主强之。燕王述轨因众心所恶，弑虏主而自立焉。南北之限天意也。干纪妄动，其报如此，则可以自惩艾矣。

时异事殊，殆不可晓。贡禹言高祖、文帝、景帝宫女不过十余人。随太子勇谓杨素曰："公家马数万匹。"汉帝为天子，而宫女十余，何其少也；杨素为人臣，而厩马数万，何其多也。

谓天子为官家，萧梁时已有此语。梁简文《诸子传》：建平王大球见武帝礼佛，谓母曰："官家尚尔，儿安敢辞。"

今批答云"省表具之"，晋时已有此语。刘颂传诏云："诸所陈闻具之，知卿乃心为国也。"

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北史时已有此语。《北齐·孝昭皇帝纪》："诏定三恪礼仪体式，亦仰议之。"

俗所谓平善，亦有所出也。《赵飞燕传》：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俗所谓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汉·西域传》："屯田轮台，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注：累，为妻子家属也。

俗所谓瓜葛，亦有所出也。《后汉·礼仪志·上陵议注》："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也。"晋王导与子悦奕棋争道，导笑谓曰："与子有瓜葛，那得尔耶？"

俗所谓阿谁，三国时已有此语。《庞统传》："向者之论，阿谁为是。"

俗所谓见钱见谷，汉已用之。《王莽传》："舍无见谷，王嘉疏。"元帝时外戚赀千万者少尔，故水衡少府见钱多也。

工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肃传》："泰极已前，功夫尚大也。"

俗所谓日子，亦有所出。《文选·曹公檄吴将枝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发檄时也。然则日子者，日时也。

俗所谓停待，晋书已有此语也。《愍怀太子传》：陛下停待是也。

俗所谓日许者，尔许也，声之讹也。《启颜录》咏伛人云："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

俗以仅为劣，《南史·王莹传》：茔子实追从兄上岸，盘颈令卒与杖，搏颊乞原，劣得免。

俗呼抽替。《南史·殷淑仪传》：孝武帝之贵妃也，有宠而薨，帝思见之，遂为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

《前汉·鲍宣传注》："持时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已；持时，如今报时是已。汉官仪黄门持五更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今所谓蒙教赐之类，《蜀·董和传》：诸葛亮为丞相，下教教之说，盖谓此耳。

无状有两解：贾谊自伤为传无状，注：无善状也；《显宗纪》：刺史督察尤无状者，注谓其罪恶尤大，其状无可寄言。

俗言添尠（定斗反），以水投酒谓之尠水。马融《笛赋》曰："圣哲尠益。"注：尠，犹增益也。

俗言句投，马融《笛赋》"睹法于节奏，察度于句投（徒斗反）。"注：句，犹章句也。

俗呼牝马为课马，出《唐·六典》。凡牡四游五课羊，则当年而课之，课为岁课驹犊。

俗以和泥灰为麻刀，出《唐·六典》。京兆岁送麦稍三万围，麦越二百车，麻捣二万斤。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无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太夫人。子不为列侯，不得称也。"然则妇人封号称大者，盖如是耳。

汉家初，十五税一，俭于周十税一也。中间废，至孝惠即位，复十五税一。高后元年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中间

复此条，故文帝二年五月诏曰："今法有诽谤妖言之令，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然则法令变更无常，自古以然。

《汉书》多言酎，张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纯也。至武帝时，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所谓酎金也。师古曰："酎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

武帝之时，作歌者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复宝鼎后土祠，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负薪塞河防，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至盛唐望祀虞舜子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浔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大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来雁之歌》。四年，祠神人于交门，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汉赐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黄金者，皆与之真金；不言黄金者，一金与万钱也。

陆机云："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世说》具说载此语，意谓生莼羹在水中者也。后人谬以"千里"、"未下"为地名，可删去"但"字。刘禹锡《历阳诗》："一钟菰封未，千里水葵羹。"亦陆机之意也。

观刘梦得《祭退之文》，有以知退之之文独步一时也，云："手转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千余年，声名塞天。"又《祭子厚文》云："勒石垂后，属于伊人。"此语心服之矣。

右《孔氏杂说》，毅甫记录之文也。三孔文字漫不可得，独此编乃传图之《珩璜论》。渝川丁氏尝板千家，视此为稍略。且珩璜之名未知所出，或谓玉碎者，岂其然乎？旧尝见吴虎臣引其数则以为杂说，兹故因之。淳熙庚子九日，临江假守吴兴沈诜识。

谈 苑

[宋]孔平仲撰 徐大军整理

《谈苑》(一名《孔氏谈苑》)四卷，北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父，一作义甫，长于史学，又工文辞。该书多记宋代杂事，内容广泛。有历史掌故，文人逸事、诗歌本事、物名考释，亦有冤魂报仇，灵魂附体一类故事。史料价值不大。有《艺海珠尘》、《唐宋丛书》本等。此次为首次标点整理。

卷 一

张邓公、吕许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独留吕公，问曰："张士逊久在政府，欲与一差遣出去。"吕公曰："士逊出入两朝，亦颇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仁宗曰："有亏他否?"吕公曰："圣恩优厚。"吕公既退，张、吕，亲姻也，私焉曰："主上独留公，必是士逊别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吕沉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张亦欣然慰望。是日，张公打屏阁子内物色过半矣，既夕锁院，明日早张公令院子尽般阁子内物色归家，更不趋待漏院，只就审官东院待漏。既入朝，张公惟祗候宣麻，吕公惟准拟押麻耳。忽有堂吏报吕公云："相公知许州。"吕公大惊。于是张公押麻，乃吕公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也。

太祖朝都知押班，皆以供奉官为之，内中祗应，裹头巾衣褐衫而已。仁宗朝王守忠官至留后，乞缀本品班赴宴阁门，从之。自知未允，辞而不赴。

禁中近清明节，神宗侍曹太皇，因语:"自来却无人，故□□□□。虽云太华，然亦好也。"太皇闻此语，已密□□□样矣。不数日，实促就珠子鞍辔，传宣索玉鞍辔一副。神宗莫测所欲用，亦莫敢问，依旨进入。太后令送后苑折修，遂施珠鞯焉，其上作小红罗销金坐子，劣可容体，甫近上已以鞍架载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悦，取小乌马于福宁殿亲试之。驾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鞯。士论皆谓虽神宗绝孝，亦光献至慈，上下相得以成其美焉。光献太皇太后疾病稍间，神宗亲制一小辇，极为轻巧，以珠玉黄金饰之，进于太皇云:"娘娘试乘此辇，往凉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无事，天气亦好。"遂载而之凉殿。太后扶其左，神宗扶其右，太皇下辇曰："官家太后亲自扶辇，当时在曹家作女时，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见颜色。王正仲进《光献悦词》云:"珠鞯锡御恩犹在，玉辇亲扶事已空。"盖用此两事也(鞯音笺)。

有一朝□□□相生日献诗，卒章云：长居廊庙福苍生□巽草制云。某官夙负官材，真宗令出典藩。

丁崖州虽险诈，然亦有长者言。真宗尝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谓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辄问不应。"谓进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则齑粉矣。"真宗欣然嘉纳。

杨大年与王文穆不相得，在馆中，文穆或继至，大年必径出，它处亦然，如袁盎、晁错也。文穆去，朝士皆有诗，独文公不作。文穆辞日，奏真庙传宣令作诗，竟不肯送。

真宗将立明肃作后，令丁谓谕旨于杨大年，令作册文。丁云不忧不富贵，大年答曰："如此富贵，亦不愿。"王旦相，罕接见宾客，惟大年来，则对榻卧谈。卒时，属其家事一付大年。丁晋公来求昏，大年令绝之。

王文正公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陈设鲜华，旦顾视，意色不悦，上已觉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旧陈设易之矣。

苏轼以吟诗有讥讪，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台差官追取。是时，李定为中书丞，对人太息，以

为人才难得，求一可使逮轼者，少有如意。于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携一子二台卒，倍道疾驰。驸马都尉王诜与子瞻游厚，密遣人报苏辙。辙时为南京幕官，乃亟走介往湖州报轼。而僎行如飞不可及，至润州，适以子病求医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轼在告祖，无颇权州事。僎径入州庙，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伫恶，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无颇云："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服，自以为得罪，不可以朝服，无颇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轼亦具靴袍秉笏立庭下，无颇与职官皆小帻列轼后。二卒怀台牒挂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语，人心益疑惧。轼曰："轼自来殛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无颇乃前曰："大博必有被受文字。"僎问谁何，无颇曰："无颇是权州。"僎乃以台牒授之，及开视之，只是寻常追摄行遣耳。僎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此事无颇目击也。

吕申公作相，宋郑公参知政事，吕素不悦范希文。一日希文答元昊书，录本奏呈，吕在中书自语曰："岂有边将与叛臣通书，又云奏本如此，又不知真所与书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上殿果入札子，论希文交通叛臣。既而中书将上吕公读讫，仁宗沉吟久之，遍顾大臣无有对者，仁宗曰："范仲淹莫不至如此。"吕公徐应曰："擅答书不得无罪，然谓之有它心则非也。"宋公色沮无辞。明日，宋公出知扬州，又二年希文作参知政事，宋尚在扬，极怀忧挠，以长书谢过，云为俭人所使。其后宋公作相，荐范纯仁试馆职。纯仁尚以父前故，辞不愿举。

苏子瞻随皇甫僎追摄至太湖芦香亭下，以柁损修牢，是夕风涛倾倒，月色如昼。子瞻自惟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所连逮者多，如闭目窣身入水，顷刻间耳。既为此计，又复思曰："不欲辜负老弟。"弟谓子由也，言已有不幸，则子由必不独生也。由是至京师，下御史狱。李定、舒亶、何正臣杂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忧在必死，掌服青金丹，即收其余窨之土中，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然汤为子瞻濯足，子瞻以诚谒之曰："轼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托以二诗为诀。"狱卒曰："学士必不至如此。"子瞻曰："使轼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达，则目不瞑矣。"狱卒受其诗，藏之枕中。其一诗曰："圣主宽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偿债，十口无依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其后子瞻谪黄州，狱卒曰："还学士此诗。"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读也。子瞻好与子由夜话，对榻卧听雨声，故诗载其事。子瞻既出，又戏自和云："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子瞻以诗自被劾，既作此诗，私自骂曰："犹不改也。"

皇甫僎追取苏轼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案禁。上不许，以为只是根究吟诗事，不消如此。其始弹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为轼忧之，至是乃知轼必不死也。其后果然。天子聪明宽厚，待臣下有礼。而小人迎望，要为深刻，如僎类者，可胜计哉。

有人问秀州崇德县民长官清否，答曰："浆水色。"言不清不浊也。

秀州华亭鹤，胎生者真鹤也，形体紧小，不食鱼虾，惟食稻粱，人喂以饭则食之。其体大、好食鱼虾、啄蛇鼠者，鹳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粱者虽甚驯熟，久须飞去。惟食鱼虾者不能去耳。

河豚瞑目切齿，其状可恶，不中度多死，弃其肠与子，飞鸟不食，误食必死。登州濒海人取其白肉为脯，先以海水净洗，换海水浸之，暴于日中。以重物压其上，须候四日，乃去所压之物，傅之以盐，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则肉犹活也。太守李大夫尝以三日去所压之物，俄顷肉自盆中跃出。乃知沦之不熟，真能杀人也。

松江鲈鱼，长桥南所出者四腮，天生脍材也，味美肉紧，切不终日色不变。桥北近昆山，大江入海，所出者三腮，味带咸，肉稍慢回，不及松江所出。

虢石重重紫白相间，以笔描紫上，缓手剖之，紫去白见，随意所欲作何物象。至于林木亦可以药笔为之，以手试之，有参差龃龉者，皆伪物也。

枇杷须接乃为佳，果一接核小如丁香，荔枝再接遂无核也。

京师有畜铁镜者，谓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则指端见有白气，以气之长短，验人之寿夭。"好事者乃以厚价取之。既而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盖磨镜时，只以往手无以来手，则照指自见其端有如气者耳。相船之法，头高于身者谓之望路，如是者凶。双板者凶，只板者吉，只板谓五板七板，双板谓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数之也。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则匠者以法魇主人，水上锐下壮，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以皂角木作门关，如是者凶。

许敏，明州人，张唐卿榜第一甲及第，为大理评事知县。尝因用刑棰杀人，其后冤屡见，但相去尚远。经二十年，敏以太常博士通判苏州，其冤渐近，

稍如榻与敏夫妇同寝。其始敏夫妇在外，冤卧于内，既而间隔卧于夫妇之间。知其为鬼，无如之何也。是时诏索天下御容，令转运司差官护送入京。敏与太守林大卿不协，于上司求行，自京师归至忭上青阳驿，其冤逼之，敏死驿中。

钟著作生二女，长嫁宋氏，生庠祁；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为尼，与僧居和大师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与稽，今为朝奉大夫，与稽之视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黄丸疗风疾者也，饮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乡里疾疫，以药历诣诸家，救其所苦，或以钱周之。薛尼于宋氏以姊妹亲，常至京师。是时庠为翰林学士，尼还常州，和病问尼曰："京师诸为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无如宋内翰家也。"和曰："我死则往托生焉。"尼诮曰："狂僧，宋家郡君已娠矣，安得托生。"和曰:"吾必往也。"既而和死，人画一草虫于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将娩。祁之妻往视产，见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既而闻儿啼，曰："急令僧去，吾将视吾姒。"人曰："未尝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既长形相酷似和，亦好饮酒食肉，隐然有草虫在其臂，名均国，为绛州太守卒。

偷能禁犬使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纹如虎班亦难禁。

高若讷能医，以钟乳饲牛饮其乳，后患血痢卒。或云：冷暖相薄使然。

韶州岑水场，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变怪至多，有冷烟气，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长竹筒端置火先试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烟气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出数百丈，能燎人。役夫亟以面合地，令火自背而过乃免。有臭气至腥恶，人间所无者也，忽有异香芬馥，亦人间所无者也。地中所出沙土运置之穴外，为风所吹，即火起烨烨然。

虱不南行，阴类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随其所向以指南方，俄即避之，若有知也。种竹就西北，其根无不向东南行者，是亦物之性也。

江东芦贱而荻贵。退滩之地，先一年所生者芦也，明年所生者荻也。

张安道言尝使北虏，方燕戎主在廷下打球，安道见其缨绂诸物鲜明有异，知其为戎主也，不敢显言，但再三咨其艺之精尔。接伴刘六符意觉安道知之，色甚怍，云："又与一日做六论不同矣。"

契丹鸭渌水牛鱼鳔制为鱼形，妇人以缀面花。

匈奴尤畏女真国，范纯礼尝闻彼使云："女真国人长马大，其境土之广，南北不知几千里也。"徐禧覆于求洛，是时匈奴方苦女真侵扰，故帖然自守，不敢为中国患。

收冰之法，冬至前所收者坚而奈久，冬至后所收者多不坚也。黄河亦必以冬至前冻合，冬至后虽冻不复合矣。川子乳糖师子，冬至前造者色白不坏；冬至后者易败多蛀。阳气入物，其理如此。

华山下有南岳行宫，祈祷甚盛，云台观常以道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食，畜妇人。巡检姓马者知而持之，共享其利。一夕道士梦为官司所录，送五道将军殿中，并追马勘鞫，狱具，各决杖七十。既寤，觉脊间微疼，溃而为疮，自知不祥，亟往诣马，马亦在告矣。问其梦中所见皆同，马亦疽发于背，二人俱卒。

虢州朱阳镇，一夕凫雁之声满空，其鸣甚悲，逮旦，凫雁死于野中无数，或断头，或折翅，或全无所伤而血污其喙。村民载之入市。市人不敢买，盖此镇未尝有此物，怪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阳之民歼焉。

象耳中有油出，谓之山性发，往往奔逸伤人。牧者视象耳有油出，则多以索縻之矣。

京师语曰："宣医丧命，敕葬破家。"盖所遣医官云某奉敕来，须奏服药加减次第，往往必令饵其药，至死而后已。敕葬之家使副洗手帨巾，每人白罗三匹，它物可知也。元祐中，韩康公病革，宣医视之，进金液丹，虽暂能饮食。然公老年，真气衰不能制客阳，竟以毙背。朝廷遣使问后事，病乱中误诺敕葬，其后子侄辞焉。

王彦祖学士自言初到南省试天子金玉赋，梦中有人告之云："天字在上不顺，天字在下则顺矣，须三次如此。"是岁省下第。后过省乃《严父莫大于配天赋》，及第，乃《圆丘象天赋》。又二十七年，自岭南知雷州，召为馆职，试《明王谨于尊天赋》。凡三次题目，皆天字在下。彦祖名汾，今为朝议大夫，集贤校理。

宗室至一品殡葬，朝廷遣礼官锻祭。旧制知太常礼院官以次行事，得绢五十四。陈侗、陈汝羲俱在礼院，因朝会见一皇亲年老行迟，侗私语曰："可锻矣。"汝羲自后排之曰："次未当公，此吾物也。"传

者以为笑。自元丰官制行太常博士专领皴祭，所得绢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匹，余十二匹。有数皇亲联骑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戏谓同列曰："此皆皴材也。"

王雱，丞相舒公之子，不惠，有妻未尝接，其舅姑怜而嫁之，雱自若也。侯叔献再娶而悍，一旦而献卒，朝廷虑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为侯氏妻。时京师有语云："王大祝生前嫁妇，侯兵部死后休妻。"

羌人以自计构相君臣，谓之立文法，以心顺为心白人，以心逆为心黑人，自称曰"倘"，谓僧曰"尊"。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处佛，人好诵经，不甚斗争，王子醇之取熙河杀戮甚众，其实易与耳。

有一定僧在山谷中，汉军执之，此僧曰："吾有银与汝，勿杀我也。"汉军受其银，斩其首，白乳涌出。

夏竦尝统师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赵元昊头者，当钱五百万贯，爵为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卖箔，陕西获箔甚高，倚之食肆门外，佯为食讫遗去。至晚食肆窃喜，以为有所获也，徐展之乃元昊购竦之榜悬箔之端云，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比竦闻之，急令藏掩，而已喧播远近矣，竦大惭沮。

竦集幕职兵官，议五路进讨，凡五昼夜，屏人绝吏，所谋秘密，处置军马，分擘粮草，皆有文字，已成书，两人之力不能举，封钥于一大柜中。一夕失之，竦进兵之议遂格。由此悬乞解罢，得知蔡州，其后韩绛西讨河东，起兵八万人。时天原遣卒三千，皆丁壮强硬，令至军前交割，晓夕奔走，饥不得食，困不得息，既而班师，不用遣还，形已如鬼，风吹即仆，假使见虏，则不战成擒矣。元丰四年西伐，西人远引清野，以老我师，高遵裕领众深入，不见一人一骑，直扣灵武。灵武壁甚坚，若有守者，我师营汉中治攻具，西人约降，遵裕信之，驻军五日不进，故贼得为计，中夕决河水至，我师溃焉。故责遵裕知坊州词云："比以两路锐兵，进攻灵武，而亡士溃卒，职汝寡谋。"遵裕再责郢州安置。

夏竦薨，子安期奔丧至京师，馆中同舍竭见不哭，坐榻茶橐如平时。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讶之。戊戌年，安期死数日，子伯孙犹着衫帽接客，无毁容，愈肥泽焉。

邢昺疾亟，车驾幸其第，其子干恩泽，并乞不赦葬。王居白待制病，犹子侍疾，析遗表奏荐焉。

张咏自益州寄书与杨大年，进奏院监官窃计之云："益州近经寇乱，大臣密书相遗，恐累我。"发视之，无它语，纸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缴奏之，真宗初亦讶之，以示寇准，准微笑曰："臣知开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翘楚者以白超目之。每饮席浮大觥，遂以为况。"真宗方悟而笑。

熊伯通有平蛮之功，太常卿范纯礼言至蜀中亲闻其事。涓井蛮本诱之降，降者百余人，本授计主簿程之元兵官玉宣令毒之，本犹虑其变也。舣舟三十里外待之，密约云：若事谐，走马相报。元之等以曼陀罗花醉降者，稍稍就擒，令走马报本。本急拿舟顺嘉陵江而下，顷刻至禽所，斩尚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赏擢以制两广。

雄霸沿边塘泊，冬月载蒲苇悉用凌床，官员亦乘之。

艺祖载诞营中，三日香，人莫不惊异。至今洛中人呼应天禅院为香孩儿营。

熙宁中，张唐民登对，其归美上德之辞云："臣寻常只见纸上尧舜，今日乃见活尧舜也。"

卷　二

熙河之师，上意甚欲得木征，以内殿崇班钱五千贯购之。熙宁六年，木征降于常河诸城。王韶奏以为令，王君万、韩存宝招呼李宪奏以为与燕达纳其款。韶宪争功，隙由此启。上尝对召惠卿称宪禽木征之功，盖宪之面奏详于韶之条奏故也。安南之师，上欲遣宪与赵卨往。韶时在枢府，与王安石共争之，由是罢宪而遣郭逵。上不平二公之争，使宪举河西。既而逵败绩，而宪有功，故上益以宪为可用焉。高若讷作中丞，与小黄门同监修祭器，遂同书奏状，议者非之。

宝元中，夏英公以陈恭公不由儒科，骤跻大用，心不平之。恭公亦倾英公。英公除集贤有台章，恭公启换为枢密使。英公知之，意愈快快。是时西北有警，英公能结内官，又得上心，乃撰一策题，如策试制科者，教仁宗以试两府大臣，欲以穷恭公之不学也。一日，仁宗御资政殿，见两府出此题，署云付陈执中等。两府跽受开读次已，见小黄门设矮桌子具笔砚矣。英公色欲挥翰，其余皆愕然相视，未知所为。宋郑公徐奏曰："陛下所问，皆臣等夙名谋谟之事。臣等不职，陛下责之可也。若策试乃朝廷所以待草茅之臣，臣备位执政，不可下同诸生。乞归中书，令中书府院，各具所见以对。"仁宗俯首面赤，云："极是

极是。”既退，恭公谓郑公曰：“适来非公之言，几至狼狈。”郑公曰：“某为国惜体，非为诸君地也。”中书所对，皆出郑公之笔，极攻密院之失，是时显立仇雠矣。人言纷纷，英公不自安，欲晦其迹，又撰一策题，故为语言参差，或失粘，或不对，欲如禁中亲制者，教仁宗以策试两府两制。然间有三两句绝好处，人亦识其为英公词也。仁宗宽容，亦听之。一日，召两府两制对于迎阳门，又出此题付之。然英公之迹，终不能晦焉。

孙奭尚书侍读仁宗前，上或左右瞻视，或足敲踏床，则拱立不读。以此奭每读书，则上体貌益庄。王随接佛在杭州，常对聋长老诵所作偈。此僧既聩，离席引首几入其怀，实以不闻也，随叹赏之，以为禅机之妙。

仁宗袷享之际，雪寒特甚。上东至露腕侍祠，诸臣襄手执笏，见上恭虔，皆恐惕揎袖。

神宗以星变祇惧，许人上封事言得失，于是王安礼上书，语颇讦直。上微不悦，以示王圭，圭曰：“观安礼所言，皆是臣等执政后来事，无一字及安礼所为者。其意盖怨望安石在外专欲讥切臣等耳。安礼每对臣言云：似尔名位，我亦须做。”上笑曰：“大用岂不在朕，而安礼狂妄自许如此。”后一年，安礼自翰林学士迁尚书右丞。

修内前涉子木，计用方团三千三百条，再差职方员外郎陈昭素计之，只用三百条。京城侵窃之弊如此。昭素勾当三司修造案半年减十五万，议者云：“可罢陕西买木一年。”雷太简判设案御厨，每日支面一万斤，后点检每日剩支六千斤。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后只宰四十头。

江邻几云：南郊赏给旧七百万，今一千二百万；官人俸皇祐中四千贯，今一万二千贯；合同司岁会支左藏库钱八九万贯，近岁至三十五六万贯；禄令皇太子料钱千贯，无公主料钱例。宋次道云：李长主在宫中请十千，晚年增至七百千，福康出降后月给千贯。

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陈述古判祠部云：章伯镇勘会省案，岁给椽烛十三万条，内酒坊祖宗朝糯米八百石，真庙三千石，仁宗八万石。

江南民言“正旦晴，万物皆不成。”元丰四年正旦，九江郡天无片云，风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芒种雨，百姓苦。”盖芒种须晴明也。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乘船入市者，雨多也。又于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岁之丰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骑木驴。”言踏车取水亦旱也。“四日雨，余有余。”言大熟也。禅师惠南尝言：“上元一夕晴麻小熟，两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阴雨麻不登。”占亦如此云，绝有功验。京东一讲僧云：“云向南，雨潭潭；云向北，老鹳寻河哭；云向西，雨没犁；云向东，尘埃没老翁。”言云向南与西行则有雨，向北与东行则无雨，云亦有效验。大理少卿杜纯云：“京东人言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言雨后朝晴尚有雨也，须晚晴乃真晴耳。九江人畏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刘师颜视月占旱云：“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谓雨沾足为烂雨。

金陵夏氏，能致紫姑神，神能属文，其书画似唐人，应对机捷。蒋山法泉长老曰：“问仙姑求一偈子，神云神，拜来不惜；口中口，你为说破。”泉曰：“试说看。”神曰：“咄。”泉曰：“也是外学之流。”神曰：“法。”泉曰：“公案未了。”神曰：“将拄杖来。”良久书颂曰：“钟山钟山，今古长闲。天边云漠漠，涧下水潺潺。”或写此一段语寄示李之仪曰：“冤哉，法泉被三姑摧折。”之仪答曰：“法泉所谓雪上加霜也。”

司马迁误以子我为宰我，又以燕简公欲尽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作宠姬。

紫姑者，厕神也。金陵有致其神者，沈遘尝就问之，则书粉为字曰：“文通万福。”遘问三姑姓，答云姓竺，南史竺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诗赠遘。近黄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颇黠捷，每岁率以正月一日来，二月二日去。苏轼与之甚狎，常问轼乞诗，轼曰：“轼不善作诗。”姑书灰云：“犹里犹里。”轼云：“轼非不善，但不欲作尔。”姑云：“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

人畜鹭鸶虽驯熟，然至饮秋水则飞去。京师夏间竞养铜嘴，至九月多死。鸱生三子，内一子则鹰也，然鸱多生两子也。

小池中鱼，至九月十月间宜取投大水中，不尔冬间俱冻死。鲩鱼惟食草，人刈草以饲之，至八月则不食，至三月复食如初。

马子蒸其母，则生驳马。此逆乱之气所为也。

鸡舌香，即丁香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故郎官含鸡舌香，取其便于奏对，正是今之丁香舌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最为明验。俗医取乳香中如柿核无气味者谓之鸡舌香，殊无干涉。新补《本草》重出二物，盖考之未精也。海东麻子大如莲实，陕西极边枸杞大可柱，叶长数寸。人有在韶州见自然铜，黄如金

粉，价值于金。邵化及为高丽国王治药云："人参极坚，用斧断之，香馥一殿。"今之医者治病少效，殆亦药材非良也。

仁宗朝，王圭上言，请以正月为端月。为与上名音相近也。

欧阳永叔作校勘时，梦入一庙，于庭下谒神与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庙前有石马，无一耳。后责夷陵，元珍为判官，同谒黄牛庙。元珍职官在县令上，庙前有石马无一耳，宛如昔梦所见焉。

陈州有颛顼□□庙。狄青知州日，梦庙中有榜，题曰"宰相蔡确"。确是时方为举人，青访知姓字，召见之，语以所梦云，善自爱。确后果相神宗皇帝。

王汾作馆职，忤王荆公意，判鼓院，凡四年，家贫俸薄，累乞外任不许。一夕梦神告之曰："子欲得郡，须求元公。"是时元厚之为参知政事。汾亟往祷之，厚之云："荆公意思不婉顺，未可议也。然荆公屡争事不合，恐旦夕出矣，姑少俟之。"未几荆公果出金陵。吴冲卿当国，汾又祷，即日得兖州。到官数月，寻绎此梦，所谓元公乃兖州也。

林希于章衡榜下及第，在期集处，刘庠相揖云："久欲相见，有小事言之。"希问其故，曰："庠尝梦登第在公后三名，故识公也。"希自计唱第时，刘庠始在第三甲，以前举不曾赴殿试，今举直赴殿试，例降一等，作第四甲头。又隔数十名方唤到希，以希尝为南庙解元，仁宗令升缀第三甲末。至第五甲唤到李实，实南省解元也，仁宗又令升缀第三甲。既而又令置希之上。明日唱明经第，张巨已于第四甲进士登科，又中明经。是时中两科者例升一等，于是升缀第三甲末。自希数至刘庠正是第三名。凡两日之间，更四人者方符一梦焉。

元丰间，内臣李宪专领西方之事。叶康直为转运使，以粮草不办。一日有御宝札子付宪，叶康直遽斩讫奏。宪近习也，秘而不宣，自料云："不过中夕必别有指挥。"中夕扣门甚急，果有札子至。叶康直以三札示之云："须至奉柳矣。"遂枷项送渭州取勘。既而康直卒无事，任使如故。今以龙阁作帅秦州。

王荆公初拜仆射，握婿蔡卞手曰："吾止于此乎。昔年作举人时，梦升一厅事，人指其榜有仆射厅字曰：'他日君当为此官。'今梦验矣。"官制行换为特进。元祐初，加司空，卞幸其梦之不应也。公让不拜，半年方报，再让，又数月方报。此告下，公薨八日矣，竟终于特进焉。卞为予言如此。

王曾在青州为举人时，或令赋梅花诗，曾诗云："而今未说和羹用，且向百花头上开。"识者已许曾必状元及第，仕宦至宰相。

王琪知歙州，吴感作折红梅小词寄之云："山花冷落何曾折，一曲红梅字字香。"

王介甫有江宁夹口诗云："茅屋沧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芦花转，恰似春风柳絮时。"人或题之于壁，续其后云："江南村里老翁子，不解吟他富贵诗。"荆公闻之，但笑而已。

刘攽贡甫，性滑稽，喜嘲谑。与王汾同在馆中，汾病口吃，攽为之赞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未闻雄鸣，只有艾气。"周昌、韩非、杨雄、邓艾，皆古之吃者也。熙宁中，为考官，出临民以教思无穷论。举人上请曰："此卦大象如何。"攽曰："要见大象，当诣南御苑。"马默为台官，弹奏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攽曰："既云马默，岂合驴鸣。"吕嘉问提举市易，曾布劾其违法反得罪。嘉问治事如故，攽曰："岂意曾子避席，望之俨然。"嘉问字望之。

石中立字曼卿，初登第，有人讼科场，覆考落数人，曼卿是其数。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职。曼卿为诗曰："无才且作三班士，请士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乡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后试馆职为真学士。性滑稽，善戏谑。尝出，驭者又失鞍，马惊曼卿坠地，从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赖我石学士，若瓦学士岂不破。"次迁郎官，有上官弼郎中劝以谨口，对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又改授礼部郎中，时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详练，故授此职，宜减削诙谐。"对曰："某授诰云特授礼部郎中，余如故，以此不敢减削。"天禧为员外郎，时西域献狮子，畜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观，或曰："吾辈忝预郎曹，反不及一兽。"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狮子，吾曹园外狼耳，安可并耶?"续除参政，在中书堂，一相曰："取宣水来。"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农寺水，当呼为农水也。"坐者大笑。

王汾嘲刘攽云："常朝多唤子。"盖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谓之唤班，攽应声云："寒食每寻君。"盖沙汾为坟耳。元祐二年，辛雍自光禄寺丞移太常博士，顾子敦自给事中除河朔漕，付以治河，京师语曰："治礼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顾将军。"子敦好谈兵，人谓之顾将军也。

苏子瞻与姜潜同坐，潜字至之，先举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药名。"乃指子瞻曰："君药名也。"问其故，对曰："子苏子。"瞻应声曰:"君亦药名也。君

若非半夏，便是厚朴。”问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谓之姜制之。”

李公怿于秘书省种竹，云：“使后人见之曰：此李文正手植之竹也。”盖自许他日谥文正也。刘贡父适闻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系笔，又善种竹耶。”是时京师有李文政善系笔，士大夫多用之。

邢恕有文学辩论，然多不请而教人，士大夫谓之邢训，竟坐教朝士上书，夺中书舍人，出知随州。后自襄州移领河阳，彭器资作告词云：“勉蹈所闻，无烦多训。”盖讥之也。

孙莘老为御史中丞，不甚言事，以疾辞位得宫观。刘贡父作告词云：“未得闻生之奇论，今乃以疾而固辞。”亦讥之也。

朝士赵昶有两婢善吹笛，知藤州日，以丹砂遗子瞻。子瞻以蕲笛报之，并有二曲，其词甚美，云：“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日斜风袅。”又云：“自柏伊不见，中郎去后，孤负秋多少。”断章云：“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清霜晓。”昶曰：“子瞻骂我矣。”昶南雄州人，意谓子瞻以蛮风讥之。

刘子仪侍郎三入翰林，意望两府颇不怿，移疾不出。朝士问候者，但云虚热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凉散便安矣。”盖谓两府始得青凉伞也。张唐公谥钱思公作文墨公，诸子服绖邀执政诉之，石中立指其幼者云：“此东山一寸金也。”

林瑀、王洙同作直讲，林谓王曰：“何相见之阔也。”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后转更疏阔也。”王曰：“何故。”答云：“逢这短晷。”盖讥王之侏儒。

馆中铁火罩，郑天体戏王原叔云：“此王将军兜鍪。”亦谓其侏儒也。

狄青、王伯庸同在枢密府，王常戏狄之涅文云：“愈更鲜明。”狄云：“莫爱否，奉赠一行。”伯庸为之大惭。

真宗东封，访天下隐士，得杞人杨朴。上问曰：“卿临行有人赠诗否?”朴对曰：“臣妻一首云：更无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使之复还山。

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执政。四方奏报祥瑞，沆固灭裂之。如有灾异，则再三数陈，以为失德所招。上意不悦，旦退谓沆曰：“相公何苦违戾如此，似非将顺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气侈盛，非事四夷，则耽酒色，或崇释老，不过以此数事自败。今上富于春秋，须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骄，则可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它日当见之。”旦犹不以为然。至晚年，东封西杞，礼无不讲。时沆已薨，旦绘像事之，每胸中郁郁，则摩腹环行曰：“文靖文靖。”盖服其姿识也。文靖沆谥也。

驾头者，祖宗即位时所坐也。相传宝之，中使出外勾当，皆责知委状，敢妄奏它事皆伏军令。祖宗旧制也。

真宗禁销金，自东封归。杜倢伃者，昭宪太后之侄女也，迎贺服之，上怒送太和宫出家。由此人莫敢犯。

陆经多与人写碑铭，颇得濡润。人有问子履近日所写几何，对曰：“近日写甚少，总在街上喝道行里。”

施黔州多白花蛇，螫人必死。县中板簿有退丁者，非蛇伤则虎杀之也。州连蛮獠，三月草长蛇盛，则蛇防戍。至九月，草衰蛇向蛰，则又防秋矣。居民造毒药，取蛇倒悬之，以刀刺其鼻下，以器盛其血第一滴下，用以毒人立死故也。取第二、第三四者，每血一滴，以面和作四丸，中此毒者，先吐血，须臾五脏壅满溃烂。李纯之少监云：“惟朱砂膏可治此毒。”纯之以药救人无数，仍刻其方以示土民。

吴长文使虏，虏人打围无所获，忽得一鹿，请南使观之，须臾剥剔了，已昏夜矣。数兵煮其骨食之，皆呕血。吴左丞留双肾于银器中云：“此最补暖。”旦欲荐之，翌日银器内皆黑色。乃毒矢所毙尔。不敢泄，埋之而去。虏中大寒，匕箸必于汤中蘸之方得入口，不尔与热肉相沾不肯脱。石鉴奉使，不曾蘸箸，以取榛子沾唇如烙，皮脱血流，淋漓衣服上。

丁讽病废，常令两女奴掖侍见客于堂中。讽之病以好色，既废亡赖，益求妙年殊质以厌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门曰谢访。以故宾客之至者加多，乃愈于未病时，盖其来不专为讽也。

宰臣食邑满万，始封国公。

郊礼前省内官衣锦，后省衣绣。

后苑银作镀金，为水银所薰，头手俱颤。卖饼家窥炉，目皆早昏。贾谷山采石人，石末伤肺，肺焦多

死。铸钱监卒，无白首者，以辛苦故也。

丁讽以馆职病风废于家。一旦，有妄传讽死者，京师诸公竞致奠仪纸酒塞门，讽曰："酒且留之，纸钱一任别作使用。"讽令乏资，由是获美酝盈室焉。

石曼卿，王氏婿也，以馆职通判海州。官满载私盐两船至寿春，托知州王子野货之。时禁网宽赊，曼卿亦不为人所忌，于是市中公然卖学士盐。

真皇上仙执政，因对奏寇准与南行一郡。丁谓至中书云："雷州司户。"王曾参政云："适来不闻有此指挥。"丁云："停居主人，宜省言语。"王悚息而已。盖王是时僦寇宅而居。

晏殊言作知制诰日，误宣入禁中。时真宗已不豫，出一纸文书视之，乃除拜数大臣。殊奏云："臣是外制，不敢越职。"上颔之，召到学士钱惟演。殊奏："臣恐泄漏，乞只宿学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见者，深骇之而不敢言也。

卷 三

真宗上仙，明肃召两府入谕之，一时号泣，明肃曰："有日哭在，且听处分。"议毕，王曾作参政，当秉笔至云淑妃为皇太妃，曾卓笔云："适来不闻此语。"丁崖州曰："遗诏可改邪？"众皆不敢言。明肃亦知之，始恶丁而嘉王曾之直也。

澶渊之幸，陈尧叟有西蜀之议，王钦若赞金陵之行，持迟未决，遣访寇准，准云："惟有热血相泼尔。"浸润者云，殊无爱君之心。讲和之后，兵息民安，天意悦豫。而钦若激以城下之盟，欲报东门之役。既弗之许，则说以神道设教，镇服戎心，祥符中所讲礼文悉起于此也。

丁谓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云："适闻有中使渡海将至矣。"谓笑曰："此王钦若使人来吓我尔。"使至谢恩毕，乃传宣抚（以下原书残缺）。

夏守恩作殿帅，旧例诸营马粪钱分纳诸帅。守恩受之，夫人别要一分。王德用作都虞候独不受。又章献上仙，内官请坐甲，王独以谓不须。兴国寺东火，张耆枢相宅近，须兵防卫，王不与。以此数事作枢密副使。

省试，《王射虎侯赋》云："讲君子必争之艺，饰大人所变之皮。"《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睹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噱。

永叔云：开封多为皇亲所扰，送一卒云，为鹁鸽飞而不下。

韩魏公尝梦崔侍郎在客位，后觉问客将有何官，客云："崔县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出身，致位通显，官制行合作尚书，而只除刑部侍郎。寄禄至光禄大夫，后夺一官，终于正议大夫，正议大夫亦侍郎也。

魏氏有李后主画竹，题跋甚多，其一云："宋孟嗅清臣诚同一观。"又有李书云："元丰辛酉清明后三日，中书昭文位观，传正邃明，邦直志道，三公执政，张诚一武人用事者耳。"

程戡侍郎自言为御史时，接伴虏人，张观中丞教之曰："待之以礼，答之以简。"戡佩服其言，或云不然。虏人见人语简，便生疑心，殛恼人不若旷然以诚接之。

吕文靖教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谕，其后语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尽。"李若谷教一门生云："清勤和缓。"门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则闻命矣，缓安可为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后坏了。"韩稚圭教一门生云："稳审着，大事将做小事做，小事将做大事看。胡援教人心中稍疑，事便不要做。"永叔言："观人题壁，便可知其文章。"

熙宁中，福建贼廖恩攻剽数郡，杀害捕盗官，东南为之骚然，凡恩所经涉，监司守将皆坐贬绌，其余相连得罪者不可胜计。既乃招降予官，朝廷以其悍勇，颇任使之。一旦，恩至三班院供家状云："自出身历任以来，并无公私过犯。"有一班行李师益亦同供状，乃云："前任信州巡检，为寥恩事勒停。"都下相传以为笑焉。

杜祁公为枢密使，内降某人与近上班行。停之数日，同列促之不听。中使宣催，公翌日奏某人是谁，奏请容商量。初不宣谕，再三论之，方云是贵妃诞育时产媪之子。又再三论之，只除三班借职。又求监都商税院。公奏云："此系三司举官。一岁四十万贯税额。"坚持不可，犹得南排岸。

大内都知张惟吉请谥，礼官以吉前持温成丧，不当居皇仪殿。一夕争之至明，时宰阿谀顺旨，惟吉顿足泣下，缘此得谥"忠惠"。陈执中以不正谏前事，至死礼官谥曰"荣灵"。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张亢为幕客。泛舟湖中，只以诸妓自随。晏公把柁，王、张操篙。琪南方人，

知行舟次第，至桥下故使船触柱而横，厉声呼曰："晏稍使柁不正也。"

范希文知邓州，是时法网疏阔，监司尚预游晏。张去惑为点提刑狱，醉中起舞，既而曰启谏议坏了提刑也。

朱东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时，欧阳永叔为太守，杜彬作倅晓音律。永叔自琅琊山幽谷亭醉归，妓扶步行，前引以乐。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州衙前，凡一里余。永叔诗云："杜彬琵琶皮作弦。"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问皮何以作弦，焯云："永叔诗词之过也。琵琶诚好，乃国初老聂工造。世间只有四面，今尚收藏在家，但无皮弦事尔。"

朱柬之云：昔年为宿州符离令，孙元规以节副安置，每来县中打球射弓，后以礼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起知庆州，元规私语朱云："当时作枢副，以不读□温成册，出于水门外，濮王送书相别，称美其节概，亦有书答之。后来验书，乃英宗询翰。今日一起，其端自此，人事倚伏不可知也。"

唐子正，桂州人，为举人时入京，道中遇一道人，服破敝，人皆疑其盗也，疏之。道人者辞去，留一诗与蔡州门卒，候唐过，予之。验其日乃辞去之日也，相去已十程矣。诗曰："知汝有心求富贵，到头无分学神仙。"又云："直待角龙危燕会，好来黄壁卧林泉。"后三十年，子正以太子中舍通判邕州，交址入城，子正自缢于官舍壁下，乃熙宁九年正月二日也，岁在丙辰，故曰"角龙。"正月二日，危月燕直日，故曰"危燕。"予儿童时已闻此诗，验于三十年后，乃知交址一覆三州，杀人无数，亦非偶然尔。

贾易以谏官责知怀州，替郑佾赴缺。李之仪梦郑佾依旧知怀州，数数对亲朋言此梦，既而易以到官上表，再贬知广德军。佾已知单州，待缺尚逮自言于朝廷，复以怀州还佾之。仪之梦遂验。

吴充病赘，仁宗见之掩鼻，既而谕执政者曰："充病矣。"其后执政进拟差除，不敢公去充，但于姓名下小书病字，以是终仁宗世充罕至京师。一旦神宗即位，充历践二府，日在上左右，其赘比旧加大冗且腥甚，而上不恶焉，则夫命之至也，虽病也有物盖之矣。

滕元发云：一善医者云，取《本草》白字药，服之多验。苏子容云："黑字是后人益之。"

宋次道云：唐三百年，惟薛苹为滑帅，田弘正为魏师，兴河役力省工倍，它时未尝略为患也。

馆中同列疾王文穆，使陈越寝如文穆之尸，石中立作文穆之妻哭其傍，余人歌虞嫔于前后。钦若闻之密奏，将尽逐之。王文正持其奏不下。

苏涣郎中押伴夏人云：卖银五千两，买乐人幞头四百枚，薰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

陈执中作相，杜祁公引年，一表便许，止除少师，物论喧然。富彦国在郓，叶道卿在青，皆不平之。执中守亳病甚，累表乞致仕不允，移曹南卧京第者逾年，又五年方许致仕。是时富公作相，欲矫前事耳。

猴部头，猿父也，衣以绯优服，常在昭宗侧。梁祖受禅，张御筵，引至坐侧，熟视梁祖，忽奔走号踯，褫其衣冠。全忠大怒，叱令杀之。唐之旧臣无不愧怍。

陈靖为吏部员外郎，晓三命，自言官高寿长。一旦卒，附婢子语："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见之，婢子冠带而出，语言动作真靖也。向问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寿，皆如术数，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克折。"既而泣下，向欲质以一事，乃问以阴中善恶之报。靖言世间所传皆不诬也，只如张退传官职寿康，人所仰望，然酆都造狱，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向密记其说。明年，车驾游池，宣召张士逊。士逊至，向适于稠人中望见之，以为士逊精健如此，鬼语乃妄言耳。明日，闻士逊薨矣。

郭逵伐交州，行师无纪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进兵有日矣，乃付诸将文字各一大轴，谓之将军下令，字画甚细，节目甚繁，又戒诸将不得漏泄。诸将近灯火窃观之，徐禧尝见之，云："如一部《尚书》多。"禧三日夜读之方竟。则诸将仓猝之际，何暇一一也。内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猪声，仰诸军多养猪，如象则以锥刺猪，猪既作声，象自退走。

余□不修饰作谏官，乞不修开宝塔。时盛暑，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薰杀，喷唾在吾面上。"

永叔梦为鹳鸽，飞在树上，意甚快悦，闻榆荚香特异。永叔尝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恸，梦神人别以一子授之，白毫满身，母既娠，白毫无数，永叔生，毛渐退落。

宋庠罢参，郑戬罢枢，叶清臣罢计，吴安道罢尹，盖吕文靖恶其党盛也。时数公多以短封瘦词相往来，如青骨不识字，米席子作版之类，青骨谓蒋堂，时谚谓知制诰为识字，待制为不识字，杨吉作发运，

以馅权要得户部副使。

李昭遘修撰，自河中移知晋州云：母夫人年八十矣，事姑二十年，惟梳发髻，姑亡始戴冠。今士大夫家子妇三日已冠，而与姑宴饮矣。

吕文穆薄游一县，胡旦随父宰邑，客有誉吕举其诗云："挑尽寒灯梦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汉耳。"吕明年中甲，寄声胡曰："渴睡汉状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输君一筹。"次榜果中首选。

举子以巨轴献胡旦，旦览之曰："旨哉旨哉。"

王介得知常州，刘贡甫以语谑之，介曰："贡甫非岂弟君子乎?"贡甫曰："虽非岂弟君子，却是打爷知州。"常州风俗殴父，有桥名曰"打爷桥"。

"白黑简心"，此《东汉书》语也。或以命谢师直之告，讥其好弈也。

蔡立知江州，后娶崔氏，生一女。前妻一子娶袁毂之女，病瘵而死，凭于崔氏之女。凡语言皆怨其后母之薄也，云人死皆有一虫转以付人，以与崔氏之女。又以其先亡母劝之，令勿自残贼亲戚，今不与矣。其始已议攒殡，袁氏云："吾无儿女，它日谁葬我者，不如焚我也。"比至火作之时，袁氏所凭之语，忍痛之声闻于外焉。

沈文通说故三司副使陈洎卒后，婢子附语云："坐下葬父母，当得为贵神。今为贱鬼，足胫皆生长毛。"

福州奏贩盐贼，谋者四五人，从者四十人。大理断官赵衎，审刑详议祝谏，尽断死罪。衎寻卒，临命自语曰："冤枉杀人。"祝谏通判杨州，未几亦卒。

知江州瑞昌县毕从范，素健无所苦。一夕会客，客前烛皆明，惟从范前烛数易屡灭，是夕暴病卒。盖阴气先有所薄尔。

知虔州朝议李大夫自云：凡二十五子，今所有一子也。其母以屡失子，于病风作时啮臂志之，比再生子，齿痕隐然在其臂。乃知轮回再生之说为不诬尔。

太祖建隆六年，议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代旧号，改元乾德。后于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学士陶谷曰："此伪蜀年号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国家开宝中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故也。

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皆为名臣。

御史台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刘子仪为中丞，始榜台中御史有所言："不须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真宗虽以文词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赐进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词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悚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

故事：学士在内中院吏朱衣双引。太祖朝，李昉为学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时学士入札子不著姓，但云学士某。盛度、丁谓并为学士，遂著姓以别之。后皆著姓。

吕文穆公蒙正为相，有朝士藏古鉴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献以求知，公曰："吾面不过楪子大，安能照二百里?"闻者叹服，以为贤于李卫公远矣。

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子，亦曰录子，今谓之札子。

真宗临轩策士，夜梦下有菜一苗甚盛，与殿基相高。及折第一卷是乃蔡齐，上见其容貌曰："得人矣。"特诏执金吾七人清道自齐始。

范仲淹字希文，知开封府事，决事如神，京师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陈治乱，历诋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离间君臣，落职知饶州。宝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起师延安，日夕训练精兵。贼闻之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为老子，大范谓雍也。后知庆州时，王师定川之败，议点乡军，仲淹令刺其手，及兵罢还庆路，皆复得为农。上以四路诸招讨委之仲淹与韩琦，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闻而惧之，遂称臣。

陈尧佐字希元，修真宗实录，特除知制诰。旧制须召试，惟杨亿与尧佐不试而授，兄尧叟，弟尧咨，皆举进士第，一时兄弟贵盛。当世少比，尧佐退居郑

圃，尤好诗赋。张士逊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遗之，尧佐答曰："有花无酒头慵举，有酒无花眼懒开。正向西园念萧索，洛阳花酒一时来。"

狄青，字汉臣，元昊叛，屡将兵出战，四年间大小二十五阵，八中流矢，人呼为狄天使。上观其仪表曰："朕之关、张也。"于是有敌万之称，谓以一足以敌万也。初，青在军伍间，韩魏公、范文正公一见之，皆称其有将相之器。果能为国立功，为时名将。

王旦，字子明，为翰林学士，尝奏事丁殿，真宗目送之曰："与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后拜平章事，外抚四夷，内安百姓，官吏得职，天下富庶，颂声洋溢，旦之力也。

石介，字守道，徂徕山人也，文章学术天下宗师，皆呼为徂徕先生。著《宋颂》十篇，猗那清庙，无以加也。庆历三年，天下所谓贤士大夫必用于两府侍从台谏之官，宋之用人于兹为盛。介作《庆历圣德诗》。

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后复本姓，启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雎、范蠡尝改姓故也。伪蜀范禹称亦尝冒张姓，谢启云："昔年上第，误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谢启之精切也。

景德中，夏文庄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在拱辰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词，公立进《喜迁莺》曰："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缺锁新秋。瑶阶（英庙讳）金茎露，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梁州。"上大悦。

王文康公诗云："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亦重厚者之辞也。

裴晋公作《铸剑戟为农器赋》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载，寰海境清，方隅砥平，驱域中尽归力穑，示天下弗复用兵。"则平淮西一天下已见于此赋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镕赋》云："如令区别妍媸，愿为轩鉴；若使削平祸乱，请就干将。"则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材，亦见于此赋矣。公为《水车赋》云："方今圣人在上，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则斯车也，吾其不取。"意谓水车惟施于旱，不旱则无所施。公在宝元康定间，边鄙有事骤加进擢，晏静则置而不用亦与水车何异。

王沂公有《物混成赋》云："不缩不盈，赋象宁穷于广狭；匪雕匪斫，流形罔滞于盈虚。"则宰相陶钧之意可见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为山川。"则择任郡材，使大小各得其所又可见矣。

寇准以员外郎奏事，直言触犯，太宗怒而起，准遽以手引赭袍，请上复御坐，亲决其事乃退。上嘉纳之，太宗曰："朕得寇准，如唐太宗得魏郑公。"

太平兴国七年季冬大雪，上赐学士诗曰："轻轻相亚凝如酥，宫树花装万万株。今赐酒卿时一盏，玉堂闲话道情无。"

钱俶进宝带，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笑曰："休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

夏英公言杨文公文如绵绣屏风，但无骨耳。议者谓英公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捍；至于浩荡汪洋，不如文公也。

田元均治成都有声，有诉讼，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问之。蜀人谓之照天蜡烛。

刘随侍制为成都通判，严明通达，人谓之水晶灯笼。

仁宗暑月不挥扇，以拂子殴蚊蝇而已。冬月不预炉，医者云："体备中和之气则然。"

姚跂回云：自来奉使北朝，礼遇之厚无如王拱辰。预钓鱼放鹘之会，皇帝亲御琵琶以侑酒。是时先父馆伴相得甚欢，拱辰谓先父曰："南朝峭汉推吾，异日先父为上道此语。"上曰："拱辰答问似此语言极多，其才器不在人下，然识量不足，难于远到。"吾见奉使之人惟富弼不可量也，因问南朝如卿人才有几。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道也。本朝人才胜如臣者，车载斗量，不可数计。"察斯人大未可量也。

卷　四

太祖大燕，雨暴作，上不悦，赵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燕何妨？只是损得此陈设，湿得此乐官衣裳，但令雨中作杂剧更可笑。此时雨难得，百姓快活时正好饮酒燕乐。"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乐，宣劝满饮，尽欢而罢。

《阁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吊丧问

疾，唐国子祭酒李浩所撰。刊误云："短启出于晋宋兵革之余。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羲之书首云死罪，是违制令也。"

前世钱文，未有草书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王元之有诗云："谪官无俸突无烟，惟拥琴书尽日眠。还有一般胜赵壹，囊中犹贮御书钱。"

元祐中元夕，上御楼观灯，有御制诗。时王禹玉、蔡持正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应制上元诗，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鳌山凤辇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谁不知。"后两日登封，上独赏禹玉诗，云妙于使事，诗云："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镐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尽乐，君王又进紫霞杯。"是夕以高丽进乐，又添一杯。

山谷作《茶磨铭》云："楚云散尽，燕山雪飞。江湖归梦，从此祛机。"

京师上元放灯三夕，钱氏纳上进钱买两夜，令十七、十八夜是也。

陶谷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党因对言谷宣力实多，微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谷作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

真宗次澶渊曰："虏骑未退，天雄军截其贼后，万一陷没，则河朔皆虏适也，何人为朕守?"魏公曰："智将不如福将，王殿若福禄未艾，宜以为守。"王公闻命，茫然自失，第公酌大白饮之曰："上马杯。"且曰："参政勉之，回日即为同列。"王入魏，戎虏满野，屯塞四门，终日危坐。越七日虏退，召为平章事。

陈恭公判亳州，遇生日，亲族多献老人星图，侄世修独献《范蠡游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随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纳节，明日致仕。

太祖尝与赵普议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也。上曰："苟用其长，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慈圣光献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识自言神术，可使死者复生。上试其术，数旬不效，乃曰："臣见太皇太后方与仁宗宴临白玉栏杆赏牡丹，无意复来人间也。"上知诞妄，但斥于郴州。蔡承禧进挽词曰："天上玉栏花已折，人间方士术何施。"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为枢密使，大雪置酒西园。欧阳永叔赋诗云："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曰："昔韩愈亦能作言语，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曾如此合闹。"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执状进入，止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其制不改，古所谓坐而论道者也。国初，范质、王溥等自以前朝旧相，居不自安，共奏请中书庶务大者具札子面取进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旰昃，赐坐啜茶之礼遂废，固不暇于论道矣。遂为定制。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学之士未甚进用。及卜郊乘大辂，翰林学士卢多逊执绥备顾问，占对详敏。他日上曰："作宰相当用儒者。"卢果大用。

真宗诏种放至阙，韦布长揖宰执，杨大年嘲曰："不把一言裨万乘，只叉双手揖三公。"上召杨曰："卿安知无一言裨朕乎?"出皂囊十轴书，乃放所奏也，书曰《十议》，所谓议道、议德、议仁、议义、议兵、议刑、议政、议赋、议安、议危，亿曰："臣当负荆谢之。"

杨大年年十一，举神童至阙下。参政李至喜令赋《朝京阙诗》，有云："七闽波渺邈，双阙气岧峣。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断句云："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

元祐中，秘阁上巳白集西池，王仲至有诗，张文潜和最工，云："翠浪有声黄伞动，春风无力彩衫垂。"秦少游云："帘幙千家锦绣垂。"王笑曰："又待入小石调也。"

太宗善奕棋，谏臣乞窜待诏贾玄于南州者，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恐壅遏万机，上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

太宗三子，真宗第三，封寿王，诏一异僧遍相诸公。僧已见七王，惟寿王未起，僧奏曰："遍觐诸公，皆不及寿王。"上曰："卿未见安知之?"僧曰："适见三仆立于门，皆将相材器。其仆即尔，主可知矣。"三仆乃张相耆、杨相崇勋、郭太尉承祐也。

李侍读仲容善饮，号李万回。真宗饮量无敌，欲

对饮，则召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问何故谓天子为官家，仲容对："蒋济《万机论》：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皇帝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真所谓君臣千载一遇也。"

陈文惠公尧佐，与弟尧叟，俱位至宰相。弟尧咨尤精弧矢，自号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冯氏曰："汝典名藩，有何异政？"尧咨曰："路当冲要，将迎殆无虚日。然弓矢众无不服。"母曰："汝父以忠孝裨补国家，不务仁政善化，而专卒伍一夫之役。"以杖击之，金鱼坠地。

太祖问王官侍讲曰："秦王学业何如？"曰："近日所作文词甚好。"上曰："帝王家儿不必要会文章，但令通晓经义，知古今治乱，他日免为侮文弄法吏欺罔耳。"

古者三公开阁，而郡守□古诸侯亦有阁，故有阁下之称。前辈与大官书多呼执事与足下，刘子元与宰相书曰足下，韩退之与张仆射书曰执事，即其例也。记室本王侯宾佐之称，他人不可通用，惟执事则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称。及自卑达如云座前，尤非也。阁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岂可僭用哉。

韩魏公知泰州，卧疾数日，忽曰："适梦以手捧天者再。"其后援英宗于藩邸，翼神庙于春宫。

国朝翰林学士佩金带，朱衣吏一人前道，两府则两人，笏头带佩鱼曰重金，居两制久者则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时黄。"处内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时两，腰黄甚日重。"

李藩未第时，有僧告曰："公是纱笼中人。"藩问其故，曰："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纱笼护之。"后果至台辅。

昆吾山有兽如兔，食铜铁，胆肾皆如铁。吴国武库中兵刃俱尽，而封署如故，得双兔杀之，有铁胆肾，方知兵刃为食。乃铸肾为二剑，雄为干将，雌为莫邪。

王严光有才不达，自号钓鳌客，巡游都邑，求麻铁之资，以造钓具。有不应者，辄录姓名置箧中，曰："下钓时取此等懞汉为饵。"其狂诞类此。张祐谒李绅，亦称钓鳌客，李怒曰："既解钓鳌，以何为竿？"曰："以虹为竿。""以何为钩？"曰："以日月为钩。""以何为饵？"曰："以短李相为饵。"绅默然厚赠之。

士人初登地，必展欢宴，谓之烧尾。说者云："虎化为人，惟尾不化，须为烧去，乃得成人。"又说："新羊入群，诸羊抵触不相亲附，烧其尾乃定。"又说："鱼跃龙门化龙时，必须雷电为烧其尾乃化。"

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巾以辱之。州乡大以为耻，竟不捶一人。

叶法善有道术，居玄真观。一日会数朝士，满坐思酒，忽有一人敲门称曲秀才，突入坐。少年秀美，谈论不凡。法善潜以小剑击之，应手坠地化为瓶榼，中有美酒，遂共饮之，皆曰："曲生风味不可忘也。"

韩退之诗云："且宜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士窟春，富平之石练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诗云："闻道云南曲米春。"裴铏《传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柳子厚诗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为何物，因阅《方言》，宋魏之间，簟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

欧公尝曰："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闻天下；唇不着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耳白于面，则众所共见，唇不着齿，余不敢问公，不知何也。

眉州有人家畜数百鱼，深池中以砖甃，四园皆屋，凡三十余年。一日天晴无雷，池中忽发大声如风雨，皆跃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旧说不以龟守则为蛟龙所取。余以谓蛟龙必因风雨，疑此鱼圈局三十余年，日有腾拔之志，精神不□，久而自然达理。

上元燃灯，或云沿汉祠太一自昏至昼故事。梁简文帝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山灯诗》，唐明皇先天中东都设灯，文宗开成中以灯迎太后，则是唐以前岁不常设。

唐曰历，上元三年三月敕云："制敕施行，既为永式。"皆白纸，多有蠹食，自今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并用黄纸书之。

唐徐坚撰《初学记》，中山刘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真可为终身记耳。"

吕蒙正方应举，就舍建隆观，沿干入洛，炼室而去，自冬涉春方回，启户视之，床前槐枝丛生，高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唐内库有青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名之曰"自暖杯"。

龟兹国进一枕，色如马脑。枕之则十洲三岛、四海、五湖尽在梦中。明皇因名为“游仙枕”。

李太白少时梦笔头生花，后天才瞻逸，名闻天下。

新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帖子报其家，谓之喜信至。文宗时遂寝此仪。

宫中寒食时，竞立秋千为乐，明皇呼为半仙之戏。

宋璟爱民恤物，时人谓之有脚阳春，言所至之处，如阳春及物也。

李白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灿于齿牙，时人号为粲花之论。

都人士女，正月十五后乘车跨马，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唐明皇命相，先以八分书书姓名，金瓯覆之。

有书生谒李林甫云管子文，后化为笔。

郭子仪自同州归，诏大臣就宅作软脚局。

院中有双鹊栖于玉堂之后海棠树，每学士会食，必徘徊翔集，或鸣噪必有大诏令，或宣召之事，因谓之灵鹊。故晁翰林诗云：“却闻灵鹊心应喜。”并予诗云：“灵鹊先依玉树栖。”盖为此也。

赏花钓鱼，三馆惟直馆预坐，校理以下赋诗而退。太宗时，李宗谔为校理，作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憀却出宫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与会也。

祥符八年，蔡文忠状元及第，上视其秀伟，顾宰相曰：“得人矣。”因诏金吾给驺从，传呼状元，始于此也。

吕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国妊娠而疾，将去之，医工陈逊煮药将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煮再覆。方就榻，梦神人被金甲持剑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逊惧而寤，以白相国。后生公弼，熙宁中位枢密使。

前辈作花诗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黄鲁直《酴醾诗》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比美丈夫。渊材作《海棠诗》云：“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工也。

元厚之少时，梦人告曰：“异日须兄弟数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梦不然。熙宁中，学士者五人，先后同在翰林。韩持国维、陈和叔绎、邓文初绾、杨元素绘并厚之名皆从系。始悟兄弟之说。

古者未有纸，削竹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以纸书，故谓之名纸。唐李德裕为相，极其贵盛，人之加礼改具衔候起居之状，谓之门状。

后赵石李龙置戏马观，观上安诏书，用五色纸衔于木凤之口而颁行之，故罗隐曰：“锁门千里，更无人到。丝纶五色，惟其凤衔。”

古者朝宴衮服中有白纱中单，百官郊享服中有明衣，皆汗逐之状。汉高祖与项羽战争之际，汗透中单，改名汗衫。

三代以韦为算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为龟袋。唐永徽中四品官并给随身鱼，天后改鱼为龟。唐初卿大夫没，追取鱼袋。永徽中敕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没则收之。情意不忍，五品以上薨，鱼更不追取。

古有革带反插垂头，秦二世始名腰带，唐高祖诏令向下插垂头，取顺下之义。

官衔之名，当时选曹补授，须存资历，开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亦曰头衔，如人口衔物，取其连续之意。如马有衔以制其首，前马已进，后马续来，相次不绝。古人谓之衔尾相属，即其义也。

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点迹。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

梁职仪八座尚书，以紫纱裹手版，垂白丝于首如笔，《通志》曰：“仆射尚书手版，以紫衣裹之，名曰笏。梁中世以来，惟八座执笏者白笔缀头，以紫囊之，其余公卿但执手版，陈希烈不便执笏骑马，以帛裹令左右执之。”李右座云：“便为将来故事。”

蔡州丁氏精于女工，每七夕祷以酒果，忽见流星坠筵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进。

寇莱公守北门，虏使经由问曰：“相公望重，何

以不在中书?”答曰:“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

齐李崇为兖州刺史,州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槌鼓乱击,诸村始闻者挝鼓一通,次闻者复挝以为节,俄顷之间,声布百里,伏其险要,无不擒获。诸村置鼓楼,自此始也。

宋孝王问司天膺之,后魏北齐赦日树金鸡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鸡星动为有赦。北齐赦日令武库设金鸡于阙门右,挝鼓千声,宣赦建金鸡。或云起于西京吕光,究其旨,盖西方主兑为泽,鸡者巽之神,巽为号令,故合二物制其形,揭长竿使众人睹之。”

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天圣中,选人为馆职。始欧阳永叔辈皆自左掖门下马入馆,时号步行学士。

江南徐铉善小篆,映日视之,书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屈折处亦当中无偏侧,乃笔锋直下不倒,则故锋常在画中。此用笔之法也。

古人以散笔作隶书谓之散隶,蔡君谟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亦自成一家也。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意也。

老杜诗曰:“笋根稚子无人见。”唐人《食笋诗》云:“稚子脱锦棚,骈头玉香滑。”则稚子为笋明矣,故一名曰稚子。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改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太宗好文,每进士及第,赐文熹宴,御制诗,遂为故事。仁宗诗尤多,有云“寒儒达锦运,报国合何如。”

今人谓驵验为牙,本谓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转为牙。今人谓万为力,千为撇,但数目可按,故能存本字,不然亦若牙牙耳。

山谷云:“作诗正如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盖是读秦少章诗,恶其终篇无所归也。

谢朓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云:“中有清圆句,铜丸□枯弹。”盖诗贵圆也,然圆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干枯,能不失二者之间,则可与古诗者并驱矣。

王元长曰:“小儿五岁曰鸠车之戏,七岁曰竹马之游。”

掌漏官曰壶郎,潘岳谓刁斗曰金柝,金铜点是也。

却扫编

[宋]徐　度撰　葛焕礼整理

《却扫编》三卷，南宋徐度（北宋末南宋初人，生卒年不详）撰。该书主要记述北宋至南宋初年朝廷典章、朝野轶事及故家遗俗等，间及宋前史实。所记多为耳闻目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四库全书》等版本。本整理本以汲古阁本为底本。

卷　上

汉初，因秦官置丞相、太尉。武帝罢太尉，不置。久之，置大司马而以为大将军之冠。成帝复罢丞相、御史大夫，而取周官六卿、司徒、司空之名，配大司马以备三公，而咸加“大”称。后汉建武二十七年，复改大司马为太尉，而司徒、司空并去“大”字，自后历代因之。政和中，始尽遵周官，置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而以太尉为武官，礼秩同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而不以授文臣，而必以冠节度使为异耳。

唐开元中，始聚书集贤院，置学士、直学士、直院总之。又置大学士，以宠宰相，自是不废。其后又置弘文馆，亦以宰相为大学士。本朝避宣祖讳，易为昭文，然必次相迁首相始得之。其后惟王章惠随、庞庄敏籍、韩献肃绛旨初拜直除昭文，故王岐公行献肃制词，有曰“度越往制，何爱隆名之私”者，盖谓是也。

文臣签书枢密院，始于石元懿，初称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竟以本院学士而签书院事而已。至张公齐贤、王公沔皆直以谏议大夫为之，不复带学士，自是不复除。至熙宁八年，曾公孝宽始复自龙图阁直学士起居舍人、枢密都承旨，拜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而不迁官、不赐球文带。未几，以忧去位，至服阕，乃以端明殿学士判司农寺。元祐三年，赵公瞻自中散大夫户部侍郎；六年，王公岩叟自左朝奉郎、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七年，刘公奉世自左朝请大夫、宝文阁待制、权户部尚书，皆拜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迁官。赵公明年乃迁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王、刘二公至罢皆除端明殿学士。是四公于从班中资品尚浅，而躐迁执政，故有是命，盖不尽以执政之礼畀之。而必带枢密直学士者，正用石元懿故事也。绍圣以还，又复除。渊圣受禅之初，亟擢宫僚耿南仲为执政，而西府适无阙员，故复自徽猷阁直学士、太子詹事拜签书。未几，复欲命一执政使虏，而在位者皆不可遣，遽以兵部尚书路公允迪为签书而行。先是枢密直学士已废不置，改为述古殿直学士，故二公皆超拜资政殿学士。虽签书带职犹用故事，而非本意矣。自是遂相踵成例，凡签书者必带端明资政之职。至六曹尚书、翰林学士皆执政之亚，径迁同知可也。然初拜亦必为签书而带学士职，疑非是。

武臣签书枢密院，始于杨守一。端拱元年，自内客省使、宣徽北院使为之；二年，张逊自盐铁使，亦以宣徽北院使为之；景德三年，韩崇训自枢密都承旨、四方馆使，以检校太傅为之；同时，马正惠公知节自枢密都承旨、东上阁门使，以检校太保为之；天禧三年，曹武穆公玮自华州观察使鄜延副总管，以宣徽北院使为之；明道二年，王武恭公德用自步军副指挥使、福州观察使，以检校太保为之；治平三年，郭宣徽逵自殿前都虞候、容州观察使，以检校太保为之；建炎三年，王渊自向德军节度使、御营都统制，直以节度使为之。

童贯之始入枢府也，官已为开府仪同三司，而但以为权签书枢密院河西北面房公事。顷之，乃进称权领，盖以谓所掌止边防一事，且姑使为之而已。又数月，乃正称领枢密院事，自是不复改。其后蔡攸以少师居枢府，亦称领。郑太宰居中以故相居枢府，亦称领。宣和间，凡官品已高而下行职事者，皆称领，如蔡行以保和殿大学士领殿中省，高俅以开府仪同三司

领殿前司，王革以保和殿大学士领开封尹之类是也。靖康间，何丞相栗以资政殿学士、李丞相纲以资政殿大学士皆领开封府职事而别置尹。初，贯之不称知而称领者，非尊之也，盖犹难使之正居执政之位，故创此名，然邓枢密洵武以少保知院，而实居其下。庆历间，吕许公以首相兼判枢密院事，论者以为判名太重，未几改兼枢密使。元丰官制废枢密使不置，则知院为长官。今领居知上，则判院之任也。按：汉制有领尚书，有平尚书，领尚书则将军、大司马、特进为之，平尚书则光禄大夫、谏大夫之徒皆得为之，则领之为重也久矣。

宇文枢密虚中自资政殿大学士以本职签书枢密院事，自陈职名太高，于是除去“大”称，而直以学士为之。

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咸平中，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相也，王文正、王文穆两参也。景祐间，吕文靖、王文正曾两相也，宋宣献绶、蔡文忠齐、盛文肃度三参也。至和中，文潞公、刘丞相、沆富文忠三相也，王文安尧臣、程康穆戡两参也。熙宁中，曾鲁公、陈秀公升之两相也，王荆公、韩康公、唐质肃三参也。

父子秉政国初至靖康元年凡十二家：王惠献（化基，参知政事）子安简（举正，参知政事）。吕文靖（宰相）子惠穆（公弼，枢密使）、正献（公著，宰相）。石元懿（枢密使）子文定（中立，参知政事）。陈给事（恕，参知政事）子恭公（宰相）。韩忠献（亿，参知政事）子献肃（绛，宰相）、持国（门下侍郎）、庄敏（缜，宰相）。范文正（参知政事）子忠宣（宰相）、彝叟（尚书右丞）。曹武惠（彬，枢密使）子武穆（玮，枢密副使）。蔡丞相（确）子懋（尚书左丞）。蔡太师（宰相）子攸（领枢密院事）。韩忠献（宰相）子仪公（宰相）。曾宣靖（宰相）子令绰（签书枢密院）。王侍郎（博文，同知枢密院）子忠简（畴，枢密副使）。吕文靖之老也，以司徒监修国史，兼译经润文使，每有军国大事，与中书、门下、枢密院同议以闻。正献之老也，复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曾令绰之为签书，宣靖犹康宁，遂就养东府。士林尤以二家为盛事。

兄弟秉政，国初至政和凡七家：陈文忠（尧叟，枢密使）弟文惠（尧佐，宰相）。三韩（已见）。二吕（已见）。二范（已见）。吴正肃（育，参知政事）弟正宪（充，宰相）。蔡太师弟元度（卞，知枢密院）。邓观文（洵仁，尚书右丞）弟少保（洵武，知枢密院）。

祖孙秉政，国初至绍兴凡四家：梁丞相适孙才甫（子美，中书侍郎）。吕正献孙舜徒（好问，尚书右丞）。富文忠孙季申（直柔，同知枢密）。韩仪公孙似夫（肖胄，签书枢密）。

叔侄秉政，国初至大观凡三家：吕文穆（蒙正，宰相）侄文靖（已见）。胡文恭（宿□）侄宗愈（尚书右丞）。林文节（希同，知枢密）侄摅（中书侍郎）。

初置观文殿大学士也，诏自今非尝历宰相不除，著为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门召为上清宝箓宫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会北鄙之警，有诏复留。明年，京师解严，复召为中书侍郎，遂拜相。时前告犹寄北京左藏库，渊圣遣中使取以赐先公。先公复力辞，曰：“臣今忝备宰辅，于此告受与不受未有损益，然所以终不敢当者，盖以除授之日犹未经历，其于彝制终有所妨，重失此名于天下也。傥听臣言，使中外闻之，知朝廷于祖宗法度，无有大小率循惟谨，顾不美乎？”上终不许，先公不得已受之。谢表略曰：知章两命之兼荣，足为盛事；张说大称之获免有愧前修。盖谓是也。

唐以宰相兼太清宫使。本朝祥符间亦以首相领玉清、昭应宫使，又置景灵宫、会灵祥源观使，以次相及枢密使次第领之，执政为副使，侍从为判官。天圣初，昭应宫灾，始罢辅臣、宫观等使名。政和中，诏天下咸建神霄、玉清、万寿宫，复置□宰相使相领之，执政为副使，侍从为判官。判官惟盛章尝以开封尹领之，它未尝命。而天下郡守皆兼管句，通判兼同管句。虽前二府领州亦如之，盖欲重其事也。

辅臣既罢领宫观使，其后惟以使相、节度、宣徽使为之，无所职掌，奉朝请而已。熙宁间，又有以使居外者：王荆公以使相领集禧观使居金陵，张文定公以宣徽南院使领西太一宫使居睢阳之类，皆优礼也。元祐间，梁左丞焘罢政事，除资政殿学士，特创同醴泉观使之名以命之。梁公言故事无以学士领宫观使者，且同使之名前所未有，力辞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学士直为宫观使，而同使之名不复除矣。

故事：非宰相不为仆射，虽枢密使，必尝历宰相乃得之。天禧三年，南郊亲祠礼毕，辅臣咸进官。时丁晋公以吏部尚书参政事当迁，乃以检校太尉兼本官为枢密使，而端揆之尊不可得也。神宗即位覃恩时，王懿恪拱辰以端明、龙图两学士吏部尚书留守北京当迁，乃以为太子少保，而两学士如故。官制行，仆射为特进。崇宁间，许冲元太尉始以中书侍郎为之，其后踵之。郑太宰、邓少保皆以知枢密院为之，薛肇明以门下侍郎为之。靖康初复祖宗法度时，薛独存，因

改授金紫光禄大夫。

王铚言周世宗既定三关，遇疾而还。至澶渊，迟留不行，虽宰辅近臣问疾者，皆莫得见，中外恟惧。时张永德为澶州节度使，永德尚周太祖之女，以亲故独得至卧内，于是群臣因永德言曰："天下未定，根本空虚，四方诸侯惟幸京师之有变，今澶、汴相去甚迩，不速归以安人情，顾惮朝夕之劳而迟回于此，如有不可讳，奈宗庙何?"永德然之。承间为世宗言，如群臣旨。世宗问曰："谁使汝为此言?"永德对群臣之意皆愿如此。世宗熟视久之，叹曰："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独不喻吾意哉！然吾观汝之穷薄，恶足当此。"即日趣驾归京师。呜呼！天命方有所属，固非人谋之所能间也。

五代之乱，天下无复学校。皇朝受命，方削平四方，故于庠序之事亦未暇及。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前庙、后堂，旁列斋舍，凡百余区。既成，邀楚丘戚先生主之。先生名同文，生唐天祐中，历五代入本朝，皆不仕，以文学行义为学者师。及是四方之士争趋之，曹氏益复买田、市书以待来者。先生乃制为学规：凡课试、讲肄、劝督、惩赏莫不有法，宁亲归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士尤乐从焉。由此，书院日以寖盛。事闻京师，有诏赐名应天府书院。先生没，门人私谥为正素先生。其子纶复以儒学显，历事太宗、真宗两朝，官至枢密直学士。先生之规后传于时，及建太学，诏取以参定学制，予幼时犹及见之。书院，即今之国子监也。

唐节度使初皆领一道，故以本道为名，若河西、河南、剑南、关内之类是也。厥后分镇寖多，所领不能尽有一道，则以其地为名，若安西、朔方、渭北、陇右之类是也。又有合数州以为名者，若魏博、淄青、泽潞、徐泗之类是也。或因其有功则赐军号以旌之，若振武、镇国、天雄、定难之类，不可悉数。由五代以还至于国朝，所锡益多，凡曰节镇皆曰某军某军，而孟州曰河阳三城，襄阳府曰山南东道，太原府曰河东，凤翔府曰凤翔，扬州曰淮南，江陵府曰荆南，成都府曰剑南西川，潼川府曰剑南东川，兴元府曰山南西道，总九州府，独因旧以为名，亦出于偶然。本不以地望有所轻重，然凡建节者反以是数州为重，非亲王尊属与勋望重臣莫或得之。故韩魏公以司徒领淮南，曾鲁公以司空领河阳三城，文潞公以太师领河东，皆以为重也。

唐之方镇得专制一方，甲兵、钱谷、生杀、予夺皆属焉，权任之重自宰相之外它官盖无与比，故其始拜也，降麻告廷与宰相同，而赐节铸印之礼又为特异，诚以其任重故宠之。本朝既削方镇之权，节度使不必赴镇，但为武官之秩，间以宠文臣之勋旧，内则为宫观使，外则别领州府而已。至宗室戚里又止于奉朝请，无复职掌，而告廷、赐节、铸印之礼犹踵故事。至于今，循之不革。诸路经略安抚使，虽非唐方镇之比，然亦大将之任也，而命之与列郡守臣略等。间命宣抚使，盖古之元帅也，直以敕授，尤为失之。

国初节度使犹有赴治所者，谓之"归镇"，以为异礼。仁宗朝，夏郑公以平章事领三城节为西京留守，以洛阳地当孔道，日有将迎之劳，表请"归镇"，略曰：凡叨建节之行，颇以"归镇"为重。盖谓是也。

苏子容丞相始为南都从事时，杜正献公方致仕居南都，见苏公，大器之，为道其平生出处本末甚详，曰："子异时所至亦如老夫，愿勉旃自爱。"苏公唯唯谢之。先是正献公既罢政出知兖州，未几请老，遂以太子少师致仕，复三迁为太师而薨，享年八十。其后苏公更践中外，其先后早晚多与杜公相似。至免相也，亦出知扬州，未几请老，复召为中太一宫使，请不已，乃以太子少师致仕，迁太保而薨，享年八十有二，年寿官品又略同焉。又熙宁间，苏公以集贤院学士守杭州时，梁况之左丞方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钱唐，苏公一见异之，留连数日待遇甚厚。既别，复遣介至津亭手简问劳，且以一砚遗之曰："石砚一枚，留为异日玉堂之用。"梁公莫喻其意，亦姑谢而留之，自尔南北不复相见，亦忘前事矣。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将行而常所用砚误坠地碎，仓卒取他砚以行，既至则面授旨：尚书左丞苏某拜右仆射。梁公受命，退归玉堂，方杼思命词涉笔之际，视所携砚则顷年钱塘苏公所赠也，因怳然大惊。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会政事堂，语及之，苏公一笑而已。世谓贵人多识贵人，盖以谓阅人多而识之然。穷达寿夭则或有可知之理，而能纤悉如是二事者，殆不可测也。

刘器之待制对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谈至于终日，客意甚倦，或请去，辄不听，至留之再三。有问之者，曰："人能终日矜庄危坐而不欠伸欹侧者，盖百无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贵人也。"盖尝以其言验之，诚然。

韩康公、王荆公之拜相也，王岐公为翰林学士，被召命词。既授旨，神宗因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参知政事矣。"国朝以来，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学士补其处，如此者甚多，近岁亦时有之，世谓之"润笔执政"。

本朝节度使虽不赴镇，然亦别降敕书宣谕本镇军民。而为节度使者亦自给牓本镇，谓之布政牓。亲

王，亦翰苑为之，近不复见矣。

元丰官制虽以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为三省长官，然未有为之者。元祐初，既召文潞公还朝，以其名位已崇，难所以处之者，时司马温公已拜左相，而右相韩玉汝适去位，宣仁后遂欲以潞公为右相。谋之温公，公曰："文某历事累朝，年逾八十，且其再为相时臣犹为小官，今顾居其上不可。"因请自为右相而请以潞公为左相，宣仁复难之。于是用吕许公故事，以本官同平章军国重事，且诏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有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并令人预参决其余公事，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其后吕申公为右相，请退甚力，宣仁欲坚留之，顾怜其老，欲以为摄太保同平章军国事，手札以问范忠宣。忠宣以为摄字从来止施于祠祭，非所为官称，若别更一字，而使每至都堂不限时出，东府执政有议事，于便门过就之；若议事迟久，令堂厨具食，如此则事皆曲尽，称国家尊贤优老之意矣。宣仁复手札，谓以吕某德望欲使兼一保、傅官，务要外协人望实益劝讲，然其官去保、傅甚远，欲以为行太保事如何？忠宣复对曰："谨按国朝典故，天禧中宰臣王旦元是太保平章事，以病乞退，加太尉侍中令。公著官是光禄大夫，职是右仆射，若以仆射加司空则与王旦相近，于典故不远。若欲有益，劝讲，则平章事乃是执政，自当十月一赴经筵，不必带'行太保事'四字矣。"于是始定议云。

国朝宰相、枢密使必以侍郎以上为之，若官旧尊则守本官，官卑则躐迁侍郎。官制行，初相止除大中大夫，崇宁后必超进数官，政和以后至有径迁特进者。靖康初，吴少宰敏初相自中大夫躐迁银青光禄大夫，引故事自言，于是改大中大夫就职。

庆历间，贾文元为昭文相，陈恭公为集贤相。会久旱，引东汉策免三公故事自言。是时，吴正肃为参知政事，与文元不协，数争议上前及此。中丞高若讷以为大臣不肃，故雨不时若而。文元亦自请，故与正肃偕罢，而恭公进位昭文，犹申前请，乃降授给事中，而辅政如故。二参宋元宪自给事中降谏议，丁文简自工部侍郎降中书舍人，数月而复云。

国朝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必以谏议大夫为之，权御史中丞亦然。熙宁中，始有本官带待制权中丞者。官制后，初拜执政迁中大夫，而中丞不复迁官矣。

祖宗时，侍从官或被寄任，往往优进职名，不复计资望之浅深。庆历中，欧阳文忠公为知制诰才数月，出为河北都转运使，即拜龙图阁直学士。其有既命而以事不行者，则随亦改授他职，绍圣间犹如此。彭器资尚书自权吏部尚书授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辞行，乃改待制知江州。权尚书补外，正合得待制故也。

按欧阳文忠公《庆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故不得专一思虑工文字，以尽道天子难喻之意，而还诰命于三代之文。"又《刘原甫侍读墓志》称其文章尤敏赡。尝直紫微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凡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由是言之，则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词，且不得从容下直而为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枢密除中书舍人，言者论其非，因及张邃明中书曰："昨日闻主者督撰希 告词甚急，意璪之为谋，欲希早受命成其奸党也。"则命词之限，当元祐时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资政居政和间，词命独为一时之冠，然文思迟涩，尤恶人趣之。有趣之者，辄默志其旁，凡一趣则故迟一日，有迁延至旬余者，其后人稍闻之，莫敢复趣矣。

帝者之女谓之"公主"，盖因汉氏之旧，历代循焉，未之有改也。政和间，始采周之王姬之称而改公主曰"帝姬"，郡主曰"宗姬"，县主曰"族姬"。议者谓姬盖周姓，犹齐女曰齐姜，宋女曰宋子，皆因其姓而系之国，不曰周姬而曰王姬者，盖别于同姓诸侯鲁姬、卫姬耳。国家赵氏，乃当曰帝赵，不得曰帝姬，若以姬为妇人之美称则尤不可。《汉书·高五王传》："诸姬生赵幽王友。"颜师古注曰："诸姬，总言众妾之称。"又非所以称帝女也。命妇封号亦政和间所改，始因夫人之名，而凡谓之人。独孺人者，本称妇人之名，其它则见于书传者，皆通谓男子，至"硕人俣俣，执辔如组，有力如虎，又非所以为妇人之号也。小君之称稽据甚明，设欲多其等级者，莫若采魏晋间乡君、亭君之目而增之，则犹为有据也。公主之号建炎初已复之，予在司封，欲援此为例，并复命妇封号，而或者以谓非事之急，故止。

旧制：谏议大夫积十一转而至仆射，二府乃七转。及官制行，大中大夫七转至特进，而不分庶官与二府。元祐中始令正议光禄、银青光禄、金紫光禄大夫并置左右，分为二资，于是复十一转而至特进，绍圣以后因之不改。政和中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阶而罢分左右，止十转至特进，而庶官、二府并循此制。盖祖宗以来二府不磨勘，故每优迁。《绍兴新书》乃并二府有《磨勘法》，然亦未尝举行也。

石林公言吴中俚语：若等人易得久，瞋 人易得丑，虽鄙亦甚有理。

祖宗时，凡官仆射及使相以上领州府则称"判"。元符末，章仆射罢相，以特进守越州，止称"知"，

盖谪也。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节度使守福州，复称“知”。靖康初，白太宰时中守寿春府、李太宰邦彦守邓州，始复故事称“判”。建炎中，吕仆射颐浩以使相守池、守潭、守临安，皆称“知”，赵丞相鼎官本特进再罢相，初以节度使守绍兴，后改本官守泉，皆称“知”。近岁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镇江亦称“知”，后改婺州。会高开府世则亦守温州，称“判”，而孟亦改判婺州云。

国朝翰林学士多以知制诰久次而称，以职闻者为之。刘原甫居外制最久，既誉望高一时，故士论咸以为宜充此选，而刘亦雅自负，以为当得之。然久柅不得进，逮出典两郡，还朝，复居旧职且十年矣，终不用。久之，复请外补，于是以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颇怏怏，不自得。一日，顾官属曰：“诸君闻殿前，挥使郝质乎？已拜翰林学士矣。”或以为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准之，固当如此耳。”

国朝之制：食邑满万户乃封国公，惟见任宰相与官为三公者，则通计实封，满万便封国公。杜正献公既致仕，因郊祀当加恩，而食邑未满万户，特诏封祁国公，盖异礼也。其后遗表有曰：“非万户而忝赐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盖谓是云。

杨文公亿初入馆时年甚少，故事，初授馆职必以启事谢先达，时公启事有曰：“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时称之。

故事，臣僚封赠母、祖母不问生没，并加“太”字，曰：太夫人、太君。政和间，待制刘安上建言：“太者，事生之尊称也。封母而别之，所以致别于其妇。既没，并祭于夫，若加之尊称，则是以尊临其夫也。以尊临夫，于名义疑若未正。”自是，始诏命妇追封并除去“太”字。逮《绍兴新书》，复仍旧制。晏尚书敦复领吏部，援刘待制之言申明，且引《汉文帝纪》：“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无得擅征捕。”注谓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仍得称太夫人，盖此义也。于是追封始不复称“太”云。按：帝者之祖母称太皇太后，既升祔，皆止称皇后，正此比也。

旧制：执政以上始服球文，带佩鱼；侍从之臣止服遇仙带，世谓之“横金”。元丰官制，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并服遇仙带、佩鱼。故东坡《谢翰林学士表》曰：“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盖谓是也。然武臣节度使班翰林学士上、六曹尚书下，至今止“横金”。迨拜太尉，则球文、佩鱼，盖恩礼视执政故也。

元丰官制：侍从官给事中以上乃服金带，中书舍人以下皂带、佩鱼，与庶官等。大观间，始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皆许服红鞓犀带、佩鱼。建炎间，复置权六曹侍郎，亦如之。

旧制：借服不佩鱼，故系衔止称“借紫”、“借绯”。政和中，王诏延康始建请借服皆佩鱼如赐者，从之。然差敕止仍旧云：可特差某职任，仍“借绯”或“借紫”而已。而其后系衔者多自称“借紫金鱼袋”，若“借绯鱼袋”，然终无所据也。

凡知州军、通判、提点刑狱、转运判官、知三京赤县，皆“借绯”；知州、提点刑狱自服绯者，仍“借紫”；转运使副、知节镇州虽不服绯，亦“借紫”，谓之“隔借”；自节镇转运副使改授列郡亦“借紫”，谓之“带借”，中间尝历他官则不。

旧制：凡特赐绯，章服皆服涂金、宝瓶带三日。职事官唯侍御史初除则例赐绯，余非特恩未有赐者。

本朝封爵徒为虚名，户累数万。虽号实封者，亦初无其实，故有司亦不甚以为轻重。若非自请，则文臣例封文安，武臣例封武功，宗室例封天水，名号重复不可稽考。予以为虽异于古之裂地而封者，然驭贵之意则均也。谓宜略依古制，非有功不封，已封之县不再以封，则庶几其稍重矣。故事，文臣官至卿监官、武臣官至横行，而勋加至上柱国乃加封邑。其后罢勋官，而寄禄才至奉直大夫、横行以上，便加封邑，则宜其众也。

集贤院学士初无班，品与诸直馆颇同，然自执政、侍从皆通为之。如吴正肃公育自资政殿大学士改授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刘原父自翰林侍读学士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留司御史台，皆以职闲无事故也。其后，李周自权侍郎罢，除集贤院学士，始有旨：曾任六曹侍郎者，立班在大中大夫之上，奏荐、班列并同待制。绍圣元年，又诏：曾任权侍郎以上者，立班、杂压、封赠在中散大夫之上，其余恩数仪制并依中散大夫；余人立班、杂压在中散大夫之下，荫补依朝议大夫，官高者从本条。二年，罢馆职，易为集贤殿修撰。政和中，改集贤殿为右文，今右文殿修撰是也。

许少伊右丞宣和间初除监察御史，夜梦绿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希范资政珏继有是除。靖康初，为太常少卿，复梦绯衣而持双玉者随其后。未几，刘亦继为奉常。时刘以渊圣登极恩，初易章服也。

旧制：宰相官仆射以上敕尾不书姓，盖用唐故事也。元丰官制：仆射为宰相，故不计寄禄官之高下，皆不书姓云。

本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见于择婿与辟客。盖赵参政昌言之婿为王文正旦，王文正之婿为韩忠宪亿、吕惠穆公弼，吕惠穆之婿为韩文定忠彦，李侍郎虚已之婿为晏元献殊，晏元献之婿为富文忠弼、杨尚书察，富文忠之婿为冯宣徽京，陈康肃尧咨之婿为贾文元昌朝。曾宣靖公亮、王文正曾守郓，辟庞庄敏籍为通判，庞庄敏守并辟司马温公为通判。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辟田枢密况、孙威敏沔并为判官，欧阳文忠公为掌书记，欧阳公辞不就，复请张文定公方平，亦辞。富文忠公守并，请韩黄门维为属。王文安公尧臣安抚陕西，辟蔡枢密挺自随。如此之类甚多，不可悉数，皆拔于稠人之中，而其故居位风节往往相似，前代所不及也。

童贯既败，籍其家赀，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它物称是。此与"胡椒八百斛"者亦何异邪！

旧制：进士登科人初官多授试秘书省校书郎，故至今新擢第人犹称秘校。祖宗朝，进士上三名皆授将作监丞通判，故至今犹称状元为监丞。

唐东都有尚书省留守，兼判其余百司，略如京师。居其官者谓之分司，大抵皆闲秩，故当时有诗云："犹被妻孥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是也。

本朝三京虽置御史台国子监，执政、侍从庶官迭居之职，事甚简。御史台则行香拜表日押班，国子监则出纳钱粮而已。故未置宫观时，士大夫多自请以为休息之地。官制行后，士大夫犹有自请分司者，近岁唯责降而已。然不必居本京，盖无供职之所故也。

旧制：文臣丁忧起复，必先授武官，盖用"墨缞从戎"之义，示不得已也。故富郑公以宰相丁忧起复，初授冠军大将军，余官多授云麾将军。近岁起复者直授故官。

国朝创立诸阁以藏祖宗御制，每阁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谓之侍从官。然学士、直学士例以阁名为官称，惟天章难以为称，初置时尝以王贽为直学士，其后不复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诸阁唯龙图有直阁，馆职之久次与帅臣、监司之有勤劳者乃得之，然初无班缀也。其后，诸阁例置始编入杂压与诸修撰，通谓之"贴职"，为之者众矣。

范文正公为陕西招讨使也，以边兵训练不精，盖无专任其责者。又部署、钤辖等权任相亚，莫相统一。故每有事宜，职卑者付以懦兵，逼逐先出；位高者各据精兵，逗遛不进。是以屡致挫败。于是，首分鄜延路兵，以为六将，将各三千余人。选路分都监及驻泊都监等六人，各监教一将兵马。又选使臣指挥使十二人，分隶六将，专掌教阅。每指挥选少壮勇健者二十五人，先教之以弓弩短兵，俟其技精则补为教头。每人却俾分教十人，以次相授，一季之后尽成精兵。遇有寇警，少则路分都监将所部先出，多则钤辖、都署领两将或三将以出，更出迭入。约束既定，总领不贰，劳逸又均，人乐为用，边备寖修，寇不敢犯矣。其后诸路皆用此制。《熙宁将法》，盖本范公之遗意也。

唐之政令虽出于中书门下，然宰相治事之地别号曰"政事堂"，犹今之都堂也。故号令四方，其所下书曰"堂帖"。国初犹因此制，赵韩王在中书，权任颇专，故当时以谓堂帖势力重于敕命，寻有诏禁止。其后，中书指挥事，凡不降敕者曰"札子"，犹"堂帖"也。至道中，冯侍中拯以左正言与太常博士彭惟节并通判广州，拯位本在惟节之上。及覃恩迁员外郎，时寇莱公为参知政事，知印，以拯为虞部，惟节为屯田。其后广州又奏，仍使冯公系衔惟节之上，中书降"札子"处分，升惟节于上，仍特免勘罪。至是，拯封中书"札子"奏呈，且论除授不当，并诉免勘之事，太宗大怒曰："拯既无过，非理遭降资免勘，虽万里之外争肯不披诉也！且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太祖已令削去，因何却置'札子'？'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耳！"张洎对曰："'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犹京百司有符牒关刺与此相似，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帝曰："自今但干近上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行遣。"至元丰官制行，始复诏尚书省已被旨事许用"札子"，自后相承不废，至今用之。体既简易，给降不难。每除一官，逮其受命，至有降四、五"札子"者。盖初画旨而未给告，先以札子命之，谓之"信札"；既辞免而不允或允，又降一札；又或不候受告而俾先次供职，又降一札；既命其人又必俾其官司知之，则又降一札，谓之"照札"。皆宰执亲押，欲朝廷之务简，难矣。然予观近代公卿文集中凡辞免上章止云："准东上阁门告报"，则是犹未有"信札"也。今诸路帅司指挥所部亦用"札子"，其体与朝廷略同。然下之言上，其非状者亦曰"札子"，名同而实异，不知其义何也。

国朝之制：凡降敕处分，事皆有词，其体与诏书相类，知制诰行，皆用四六文字。元丰官制行，罢之。

富韩公之薨也，讣闻，神宗对辅臣甚悼惜之，且曰："富某平生强项，今死矣，志其墓者亦必一强项之人也，卿等试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项者莫如韩维，必维为之矣。"时持国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枢密院预奏事，具闻此语，汗流浃背。于

是，亟遣介走报持国于汝州曰："虽其家以是相嘱，慎勿许之，不然且获罪。"先是，书未到，富氏果以墓志事嘱持国，既诺之矣。乃复书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常恨未有以报，今其家见托，义无以辞。且业已许之，不可食言，虽因此获罪所甘心也。"卒为之。初，持国年几四十犹未出仕，会富公镇并门，以帅幙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

国朝故事：文臣必带直学士职，乃服金带。熙宁中，薛师正枢密方以商利被眷，自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始特膺是赐。未几，韩庄敏丞相以龙图阁待制为枢密都承旨，继得之。政和、宣和之间至有以庶官被赐者，纷纷甚多，不可殚纪，名器之滥于是为极云。

傅献简公在英宗朝，以谏官与吕献可诸公论濮园称号事甚切，章凡十余上未止。会出使契丹，既还，而诸公皆已坐异议谪去，而公独迁侍御史知杂事。公固辞曰："臣今不独不能与建议者同列于朝，至如苟随妄计者，臣且不忍张目视之，况与之同台共职哉!"于是出知和州。后数年，丁忧服阕，至京府，时王荆公用事，素善公，谓公曰："方今纷纷俟公来久矣。"方议以待制、知谏院还公，公谢曰："新法世不以为便，诚如是当力论之，平生未尝欺，敢以告。"荆公大怒，乃以为直昭文馆判流内铨。未几，补外。再阅岁，凡六徙，困于道涂，知不为时所容，遂自请提举西京崇福宫。未几，复坐事夺官，稍复监黎阳仓，公日视事必亲，不以尝清显自待，虽家人不见其忧愠色。任满，管勾中岳庙，筑室济源盘谷，莳竹木，游咏其间，一时名士为之赋诗者甚多，许、洛旧老与之往来，悠然自适若将终身者。再任管勾崇福宫。元祐初还朝，益不苟合，久之，乃自吏部尚书迁中书侍郎，凡二年，薨于位。

皇祐初，胡文恭公宿为知制诰，封还杨怀敏复除内侍副都知词头不草。翊日，上谓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对曰："唐给事中袁高不草卢杞制书，近年富弼亦曾封还词头。"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台谏亦论其非，其命遂寝，而舍人封还词头者自尔相继，盖起于富成于胡也。

左右史虽日侍上侧，然未尝接语，欲有所论必奏请得旨乃可。元丰中，王右丞安礼权修《起居注》，始有诏许直前奏事，左右史许直前奏事盖自此始。

苏黄门子由熙宁二年以前大名府推官上书论事，神宗览而悦之，即日召对便殿，访问久之，面擢为条例司属官。故事：选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为故事云。

吕申公素喜释氏之学，及为相，务简静，罕与士大夫接，惟能谈禅者多得从容。于是好进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禅寺，随僧斋粥，谈说理情，觊以自售，时人谓之"禅钻"云。

进士以累举、推恩、特召、廷试已而唱名，次第赐进士、或同学究出身、或试监主簿、诸州文学长史、四门助教、摄诸州助教，谓之"特奏名"，自景德二年始。是岁，进士第一人李文定丞相也。其后亦有补三班借职者，逐时不同，然试而不中选罢归职也，顾怜其老而无成，而遂捐一官与之，此盖国朝忠厚之政也。故事：进士唱名，宰执、从官侍立左右，有子弟与选者，唱名之次必降阶称谢，搢绅间颇以为荣事。建炎初，车驾在扬州，会放进士，时杨中立龙图以侍读侍立，而其子適以特奏名预唱名，中立亦降阶称谢，时適之年已五十余，中立七十余矣，前此所无也。

卷 中

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熙宁初，议贡举、北郊犹如此，后厌其多异同，不复讲。及司马温公为相，欲增损贡举之法，复将使百官议，因自建经明、行修使朝官保任之法，欲并议之。草具将上，先与范丞相谋，范公曰："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众之义，若已陈此书而众人不随，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若众人皆随，则相君自谓莫已若矣，然后谄子得志于其间而众人默而退。媚者既多，使人或自信如莫已若矣，前车可鉴也。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不可者更，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矣。若先漏此书之意，则谄者更能增饰利害迎于公之前矣。"温公不听卒白而行之。范氏家集载此书甚详。

故事，宰辅领州而中使以事经繇，必传宣抚问。宣和间，先公守南都，地当东南水陆之冲，使传络绎不绝，一岁中抚问者至十数。故尝有《谢表》曰："天阙梦回，必有感恩之泪；日边人至，常闻念旧之言。"后因生日，府掾张矩臣献诗曰："几回天阙梦，十走日边人。"盖用表语也。矩臣退傅家，好学，喜为诗。先公为相时，欲稍荐用之，已卒矣。

旧制：凡掌外制必试而后命，非有盛名如杨文公、欧阳文忠、苏端明未尝辄免，故世尤以不试为重。然故事：苟尝兼摄，虽仅草一制亦复免试。渡江后，从班多不备官，故外制多兼摄者，及后为真，皆循例得免。近岁有偶未兼摄而径除者，又特降旨免试焉。

国朝宰相执政既罢政事，虽居藩府，恩典皆杀。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学士，以蔡攸为之，俸赐礼秩悉视见任二府。其后踵之者其弟修、其子行，而孟昌龄、王革、高伸亦继为之，然皆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未尝居外。及革出镇大名，仍旧职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师。其后蔡靖以资政殿学士知燕山府，久之亦进是职，再任恩数加之，虽前宰相亦莫及矣。

先友崔陟字浚明，年未二十举进士。待试京师，一夕梦人告曰："汝父攘羊，恐不复见汝登科矣。"及寤，意大恶之。既果被黜还家，见有羊毛积后垣下，问何自得之，其父曰："昨有羊突入吾舍者，吾既烹而食之矣。"陟因大惊而不敢言所梦。未几，其父卒。后数年乃登第，后坐元符末上书论时事编入党籍，仕宦连蹇不进。先公领裕民局，辟为检讨官。未几局罢，后以宿州通判终。

宗室士晾字明发，少好学，喜为文，多技艺。尝画韩退之、皇甫持正访李长吉事为《高轩过图》，极萧洒，一时名士皆为赋之。又尝学书于米元章，予尝见所藏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学，黄庭坚、钟离景伯可以为戒。"而鲁直集中有答僧书云："米元章书公自鉴其如何，不必同苏翰林玄论也。"乃知二公论书素不相可如此。

程嗣真字儒臣，文简公之子也。少喜学书，自谓独得古人用笔之妙，尝评近代能书者曰："苏才翁书笔势迟怯，吴越人无识颇学之，自余为辨之后，此间人亦知非也。蔡君谟但能模学前人点画，及能草字而已。周子发书妙出前辈，至于草书殊未得自悟之意。古人自悟者，惟张旭与余而已。"钱塘关氏蓄其书数卷，信为高古，今世不复见矣。

张友正字义祖，退傅邓公之子。自少学书，常居一小阁上，杜门不治他事，积三十年不辍，遂以书自名，神宗尝评其草书为本朝第一。予顷在馆中，与其族孙巨山同舍，尝出所藏义祖家书数卷，每幅不过数十字便了，词语皆如晋宋间人。盖阅古书之久，不自知其然也。

杜岐公既致仕，还家。年已七十，始学草书，即工。余尝于其孙鼎家见一帖论草书曰："草书之法当使意在笔先，笔绝意在为佳耳。"笔势纵逸有如飞动，纸尾书"时年七十八"字。又见有少时所节《史记》一编，字如蝇头，字字端楷，首尾如一。又极详备，如《禹本纪》九州所贡名品，略具苏子瞻作《李氏山房记言》，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读诵，惟恐不及，正此类邪。

苏丞相子容留守南都。刘丞相莘老签书判官事时年尚少，苏公大器爱之。元祐中，刘公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公为尚书左丞，同秉政。尝因祠事各居本省致斋，刘公有《夜直中书省寄左丞子容公诗》曰："膺门早岁预登龙，俭幙中间托下风。敢谓弹冠烦贡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论文青眼今犹在，报国丹心老更同。夜直沉迷坐东省，斋居清绝望南宫。"苏公和曰："五年班缀望夔龙，曾托帡幪庇雨风。末路自怜黄发老，早时曾识黑头公。升沉不改交情见，出处虽殊趣舍同。谩扣羌音答高唱，终惭下管应清宫。"苏门下子由时为右丞，亦和曰："雷雨年年起卧龙，穆然台阁有清风。一时画诺虽云旧，晚岁吁俞本自公。松竹经寒俱不改，盐梅共鼎固非同。新诗和遍东西府，律吕更成十二宫。"时朝廷和此诗者甚众，往往见于名士文集中。

神宗患本朝《国史》之繁，尝欲重修《五朝正史》，通为一书，命曾子固专领其事，且诏自择属官。曾以彭城陈师道应诏，朝廷以布衣难之，未几撰《太祖皇帝总叙》一篇以进，请系之《太祖本纪》篇末，以为《国史》书首。其说以为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与汉高祖同，而汉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论之，累二千余言。神宗览之，不悦曰："为史但当实录以示后世，亦何必区区与先代帝王较优劣乎！且一篇之赞已如许之多，成书将复几何?"于是书竟不果成。

祖宗时，诸路帅司皆有走马承受公事二员，一使臣一官者，属官也，每季得奏事京师。军旅之外，他无所预。徽宗朝，易名廉访使者，仍俾与监司序官，凡耳目所及皆以闻，于是与帅臣抗礼而胁制州县无所不至，于时颇患苦之。宣和中，先公守北门，有王褒者，宦官也，来为廉访使者，在辈流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极相亲事。会入奏回，传宣抚问毕，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闻，上意甚悦，行召还矣。先公退语诸子，意甚耻之，故《谢表》有曰："老若李鄘，久自安于外镇；才非萧傅，敢雅意于本朝。"长兄惇义之文，盖具著先公之意也。(《唐书·李鄘传》："为淮南节度使，先是，吐突承璀为监军，贵宠甚。鄘以刚严治相礼惮稍厚善，承璀归，数称荐之，召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幸进，及出祖，乐作，泣下，谓诸将曰：'吾老安外镇，宰相岂吾任乎！'至京师，不肯视事，引疾固辞，改户部尚书。")

方王氏之学盛时，士大夫读书求义理，率务新奇，然用意太过，往往反失于凿。有称老杜《禹庙》诗最工者，或问之，对曰："'空庭垂橘柚'谓厥包橘柚锡贡也，'古屋画龙蛇'谓驱龙蛇而放之菹也，此

皆著禹之功也，得不谓之工乎?”

崇宁初，蔡太师持绍述之说。为相，既悉取元祐廷臣及元符末上书论新法之人，指为谤讪而投窜之。又籍其名氏刻之于石，谓之“党籍碑”，且将世世锢其子孙。其后再相也，亦自知其太甚而未有以为说。叶左丞为祠部郎，从容谓之曰：“梦得闻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举籍上书之人名氏刻之于石，以昭示来世，恐非所以彰先帝之盛德也。”蔡大感寤，其后党禁稍弛而碑竟仆焉。胡尚书直孺闻之，叹曰：“此人宜在君侧。”

祖宗时，有官人在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者”，谓锁其厅事而出。而后世因以有官人登第谓之“锁中”，甚无义理。

《汉书·食货志》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注苏林曰：“牢，价直也，今世言顾手牢。”如淳曰：“盆，鬻盐盆也。鬻，古煮字，今煎盐之器谓之盘，以铁为之，广袤数丈，意盆之遗制也。”今盐场所用皆元丰间所为，制作甚精，非官不能办。然亦有编竹为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

韩忠献公罢相，初授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公引故事，以为祖宗旧制惟宗室近属方授两镇，臣若逾越常制，是开迩臣希望僭忒之源。神宗不从，固辞，至于再三，乃改授淮南节度使。元丰间，文潞公加两镇，亦不敢拜。

陈正字无已，世家彭城，后生从其游者常十数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间则与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归，径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兴，取笔疾书，则一诗成矣。因揭之壁间，坐卧哦咏，有窜易至月十日乃定。有终不如意者，则弃去之，故平生所为至多，而见于集中者才数百篇。今世所传率多杂伪，唯魏衍所编二十卷者最善。

魏衍者字昌世，亦彭城人，从无已游最久，盖高弟也。以学行见重于乡里，自以不能为王氏学，因不事举业，家贫甚，未尝以为戚，唯以经籍自娱。为文章操笔立成，名所居之居曰“曲肱轩”，自号“曲肱居士”。政和间，先公守徐，招置书馆，俾余兄弟从其学，时年五十余矣，见异书犹手自抄写，故其家虽贫而藏书亦数千卷。建炎初死于乱，平生所为文今世无复存者，良可叹也。

魏昌世言无已平生恶人节书，以为苟能尽记不忘固善，不然徒废日力而已。夜与诸生会宿，忽思一事必明烛翻阅得之乃已。或以为可待旦者，无已曰：“不然，人情乐因循，一放过则不复省矣。”故其学甚博而精，尤好经术，非如唐之诸子作诗之外他无所知也。

刘待制安世晚居南京，客或问曰：“待制闲居何以遣日?”正色对曰：“君子进德修业，唯日不足，而可遣乎!”

曾尚书楙喜理性之学，中年提举淮西学事，游五祖山，凭栏悦若有所得者，因为偈曰：“四大本空，五荫皆蕴。灵台一点，常现圆明。”

旧制：辅臣典藩，监司客位下马，就厅上马。先公顷在北都时，诸使者守此制甚谨，每相访，将起，必牵马就厅，索轿再三乃敢登轿。

韩献肃公再相，其弟黄门公在翰苑当制。其后曾丞相子宣拜相时，其弟子开为翰林学士当制。初子开除吏部郎中，子固掌外制，告词子固为之。近岁中书舍人当制而兄弟有除授，多引嫌，俾以次官行。

《新唐书》初成时，韩忠献公当国，以其出于两人，文体不一，恐惑后世，遂建请诏欧阳文忠公别加删润以一之。公固辞，独请各出名，从之。王铚云。

刘羲仲字壮舆，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

乾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吕余庆、薛居正并本官参知政事。先是已命赵普为相，欲命居正等为之副而难其名称，诏问翰林承旨陶谷，下丞相一等者有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事，参知机务故以命之，仍令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庭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半之。”盖帝意未欲居正等名位与普齐也。史臣钱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为右仆射参知政事，杜淹为御史大夫参议朝政，魏征为秘书监参议朝政，萧瑀为特进参议政事，刘洎为门下侍郎参知政事，刘幽求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然并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尝欲用郭待举等参知政事，既而谓崔知温曰：‘待举等历任尚浅，未可与卿等同称。’遂令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縠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丞相故事为

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下丞相一等，殺失之矣，议者惜之。”余以谓凡此官称皆唐一切之制，非有高下、等级著为定令也，亦何常之有。至唐中叶以后，虽左右仆射不兼平章事皆不为宰相，则平章之重也久矣，故本朝因之。既政事自中书门下出，则平章事固中书门下之长官也。御史台自为风宪之地，今一旦以御史大夫厕于中书门下之列，独不为紊乱乎？如必用汉制者，则丞相以下举易其名可也，史臣之论亦未为允。

凡带职诸学士结衔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间，薛太尉昂罢节度使改授资政殿大学士，时寄禄官已至特进，故特结衔在官下，其后遂为故事，特进授学士结衔皆在下云。

诗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诗集行于世者无虑数百家，宋次道龙图所藏最备，尝以示王介甫，且俾择其尤者。公既为择之，因书其后曰：“废日力于斯良可叹也，然欲知唐人之诗者，只此足矣。”其后此书盛行于世，《唐百家诗选》是也。

陈参政去非少学诗于崔鹍德符，尝请问作诗之要，崔曰：“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去非亦尝语人，言本朝诗人之诗有慎不可读者，有不可不读者。慎不可读者，梅圣俞；不可不读者，陈无已也。

滕龙图达道布衣时，尝为范文正公门客。时范公尹京，而滕方少年，颇不羁，往往潜出狭邪纵饮，范公病之。一夕至书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烛观书以俟，意将愧之，至夜分乃大醉而归，范公阳不视以观其所为，滕略无慑惧，长揖而问曰：“公所读者，何书也？”公曰：“《汉书》也。”复问：“汉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刘丞相莘老初拜右仆射，表略曰：命相之难为邦所重，惟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赓歌今百三十载，勋业继踵裁五十二人。刘公拜相实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绍兴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继踵为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凡八十人焉。

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黄门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祐四友”。

吕太尉惠卿赴延安帅道出西都时，程正叔居里中，谓门人曰：“吾闻吕吉甫之为人久矣而未识其面，明旦西去必经吾门，我且一觇之。”迨旦，了无所闻，询之行道之人，则曰：“过已久矣，而道旁多不闻者。”正叔叹曰：“夫以从者数百人马数十行道中，而能使悄然无声，驭众如此可谓整肃矣。其立朝虽多可议，其才亦何可掩也！”

太仆寺总诸马监斥卖粪土，岁入缗钱甚多，常别籍之以待朝廷不时之须。绍圣间，宗室令铄为太仆卿，性勤吏事，检核出纳未尝少怠，吏不能欺，居数年积钱倍于常时，至数十万缗。一日与其贰以职事同对哲宗，问：“闻马监积钱甚多，其数几何？”令铄唯唯，再问，则对曰：“容契勘别具奏闻。”既退，其贰怪之，问曰：“公平时钩校簿书如此其勤，今日上问奈何不以实对？”令铄叹曰：“天子方富于春秋，以区区马监而闻积钱如此，其多谓天下之富称是，吾故不对，惧启上之侈心也。”贰谢非所及。此事先公言之。

政和中，杜相充以列卿使辽时，新更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既至虏馆，伴者问：“南朝新定宰相官名亦有据乎？”杜曰：“曾读《周礼》否？”虏不悦曰：“《周礼》岂不尝读正！以周官太宰卿一人则天官之长也，小宰、中大夫二人其属耳，安得相抗而为二宰哉！”杜无以应，及还，以失言被黜。

近岁使相节度使惟加检校，封邑则降麻。若除知判州府，止舍人命词领宫观，又止降敕。

唐中叶以后，宰相兼判度支最为重任。国朝开宝五年，尝命参知政事薛居正兼提点三司淮南、江南诸路水陆转运使，吕余庆兼提点三司荆湖、广南诸路水陆转运使。明年薛拜相，仍领转运使事。又命平章事沈义伦兼提点剑南转运使，盖袭唐之遗制也。仁宗朝司马温公为谏官，以天下财用不足建请置总计使，用辅臣领之，以总天下之财。绍兴初，孟观文庾以参知政事兼总制户部财用，然不入衔。

宣和中，三公三孤皆具。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一人：王黼；太保二人：郑居中、蔡攸；少师一人：梁师成；少傅一人：余深；少保二人：邓洵武、杨戩。

景德四年，诏皇侄武信军节度使惟吉立班在镇安军节度使石保吉之上。惟吉、保吉俱带平章事而保吉先拜，真宗令史馆检讨故事，准唐武德中诏宗姓宜在同品官之上，从之。今职制令叙位以国姓为上，虽非宗室而同姓皆居庶姓之右。

余顷见史院《神宗国史稿·富韩公传》，称少时范仲淹一见以王佐期之，蔡太师大书其旁曰：“仲淹之言，何足道哉！”

宣和中，王鼎为刑部尚书，年甫三十，时卢枢密益、卢尚书法原俱为吏部侍郎而并多髯，王嘲之曰：“可怜吏部两胡卢，容貌威仪总不都。”卢尚书应声

曰："若要少年并美貌，须还下部小尚书。"闻者以为快。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经，惟杜正献公家用其远祖叔廉书仪四时之享。以分至日不设椅桌，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纸币，以子弟执事，不杂以婢仆，先事致斋之类颇为近古。又韩忠献公尝集唐御史郑正则等七家祭仪，参酌而用之，名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其法与杜氏大略相似而参以时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废，以为虽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其说多近人情，最为可行。

张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尝不衣冠而食，尝暑月与其婿王巩同饭，命巩褫带而已，衫帽自如，巩顾见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诸生遭遇至此，一饭皆君赐也，享君之赐敢不敬乎？予自食某之食，虽袒衣无害也。"

范忠宣公守许昌，邹侍郎志完为教授，尝因宴集吏请乐语，公命邹为之，邹辞以为备官师儒而为乐语，恐非所宜，公深引咎谢焉，自是大相知。元符中，邹以谏官论立后事，由是知名，然世所传疏其辞诋讦，盖当时小人伪为之以激怒者也。其子柄后因赐对首辨此事，且缴《元疏》副本上之，诏以付史馆。予尝得见之，缓而不迫、蔼然忠厚之言也。

李修撰夔，丞相纲之父也，政和中除守南阳，迓者至，问帑廪所积几何？吏对尚可支半年，夔惊曰："吾闻国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今止半年，何可为哉！"即日上章请宫祠。

赵畯字德进，宋城人，少治《易》。时龚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见，畯闻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则徒步往见，独携饼十数枚以行。既至其门，求见主人，问以借书之事，意颇以为难而命之饭，畯辞曰："所为来者欲见《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许就传因馆之一室中。畯阖户昼夜写录，饥则啖所携之饼，数日而毕，归书主人，长揖而还。先公应举时与之同场屋，其被黜之明日往唁之，叩门久方应。窥其何为，则抄书如平时，其励志如此。后数年始登科，然迄以刚故寡所合。先公初秉政，荐为敕令所删定官，方改京秩。晚节益不喜仕，筑室南都城北，杜门不交人事，有园数亩，杂植花木，日居其间，乡人目之为"独乐园"。然晚复再娶，年颇相悬，刘待制器之戏曰："岂谓'独乐园'中乃有'少室山人'乎？"建炎初，乡人竞为迁徙计，畯独留乡里自如，及刘豫僭号起为郎官，闻命不食数日而卒，时年七十余矣。

国朝应差遣多结衔在官上，内则如枢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则如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皆然。官制后悉移在下，惟奉使外国者犹如故。近岁皆在下矣。

吴少宰敏政和间为中书舍人，年方二十八，后为给事中，罢。宣和末年复召为给事中，内禅之夕骤拜门下侍郎，未几迁知枢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时三十八。数月之间周历三省、枢密院，顷所未有也。

范仆射宗尹为参知政事时年三十一，拜相时三十二，卒时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妇，兼有孙数人。论者谓其享年虽不永，而人间之事略备，岂物理亦有乘除也欤！

刘贡甫旧与王荆公游甚欸，荆公在从班，贡甫以馆职居京师，每相过必终日。其后荆公为参知政事，一日贡甫访之，值其方饭，使吏延入书室中，见有稿草一幅在砚下，取视之，则论兵之文也。贡甫性强记，一过目辄不忘，既读复置故处。独念吾以庶僚谒执政，径入其便坐非是，因复趋出待于庑下。荆公饭毕而出，始复邀入，坐语久之，问贡甫近颇为文乎？贡甫曰："近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荆公问所论大概如何？则以所见稿草为己意以对。荆公不悟其尝见己之作也，默然良久，徐取砚下稿草裂之。盖荆公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

苏黄门子由南迁既还，居许下，多杜门不通宾客。有乡人自蜀川来见之，伺候于门，弥旬不得通。宅南有丛竹，竹中为小亭，遇风日清美或徜徉亭中。乡人既不得见，则谋之阍人，阍人使待于亭旁。如其言。后旬日果出，乡人因趋进，黄门见之大惊，慰劳久之曰："子姑待我于此。"翩然复入，迨夜竟不复出。

范忠宣谪居永州，客至必见之，对设两榻，多自称老病不能久坐，径就枕，亦授客一枕，使与己对卧。数语之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觉，有至终日迄不得交一谈者。

先公守南都时，有直秘阁张山者，开封人，判留司御史台事，年八十余矣。视听、步履、饮食悉如少壮，或问何术至此？曰："吾无他术，但顷尝遇异人授一药服之，数十年未尝一日辍耳。其法用香附子、姜黄、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汤点，辰起空心服三四钱，名'降气汤'。以为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气不降，故下虚而上实，此药能导之使归下尔。乡人有效之者，或返致虚弱，盖香附子、姜黄泻气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独能取效如此？意其别有他术，特托此药以罔人。及渡江，见一武官王升者，亦七十余矣，康强

无疾。问何所服食，则与山正同，而后知人之于药各有所宜，不可强也。

《唐史》载姚崇为相与张说不协，他日朝崇曳踵为有疾状，帝召问之，因得留语。又蒋伸为翰林学士，宣宗雅爱伸，一日因语合旨，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复独对卿矣。"伸不喻，未几以本官同平章事。以此言之，则唐宰相不得独对矣。本朝宰执曰"同进呈公事"，遇欲有所密启，必先语阁门使奏知，进呈罢乃独留，谓之"留身"，此与唐制颇异。

赵康靖公概既休致，居乡里，宴居之室必置三器：几上一贮黄豆，一贮黑豆，一空。又间投数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亲问之，曰："吾平日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兴一恶念则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则黑多于黄，中则黄多于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复投矣。"

仁宗一日语辅臣曰："闻富弼在青州以赈济流民为名，聚众十余万人，且为变，如何？"众未及对，时王文安公尧臣为参知政事，越次进曰："陛下何以知之？"仁宗曰："姑言何以处，无问所从得也。"公固请不已，仁宗曰："有内臣出使回言之。"公曰："富弼本以忠义闻天下，岂应有此！但内臣敢诬大臣而罔主听如是，不治则乱之道也。"仁宗寤，立黜宦者。

功臣号起于唐德宗时，朱泚之乱既平，凡从行者悉赐号"奉天元从定难功臣"，其后凡有功者咸被赐，浸相踵为故事。本朝循此制，宰相、枢密使初拜，赐焉；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初除或未赐，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止加阶勋，勋高者亦或赐。中书、枢密赐"推忠协谋同德佐理"，余官则"推诚保德奉义翊戴"，掌兵则"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则"纯诚顺化"，每以二字协意，或造或因，取为美称。宰臣初加即六字，余并四字，其进加则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余字，又有"崇仁佐运守正忠亮保顺宣忠亮节"之号，文武迭用焉。中书、枢密所赐若罢免或出镇则改，亦有不改者。其诸班直、禁军将校赐"拱卫供奉"之号，遇加恩但改其名，不过两字。元丰中，神宗既累却群臣尊号之请，大臣将顺因请并罢功臣之名，诏从之。近岁始复以赐大将，皆创为之名，非复旧制矣。

元丰官制既罢馆职，独置秘书监少监，丞郎、著作郎、佐郎、校书郎、正字，谓之"秘书省职事官"，然不兼领他局，专以校仇、著撰为职。元祐间复置馆职，又诏辅臣悉举所知策试于学士院，已乃随官秩资序或授以秘阁集贤校理，或领内外职任，不必专在馆中。校书郎、正字凡试中者，满二年乃授校理。绍圣初，复罢之。建炎间，张参政守建请复召试馆职，然既试止除秘书省职事官，而校理直院之职迄不复置，盖考之不详也。

元祐执政大抵欲参用祖宗官制，既复馆职，又俾侍从官咸带职为之。任尚书二年乃除直学士，御史中丞至谏议大夫满一年除待制，而以职为行、守、试。时议者多以为无益事实而徒为紊乱。然余观元丰官制，既职事官各有杂压，则既上者不可以复下，故自六尚书、翰林学士而除中丞，六曹侍郎而除给舍谏议，非不美而不免为左迁，若使带职而为之，则无此嫌矣。如苏黄门自翰苑除中丞带龙图阁学士，郑闳中穆尝为给事中，后复以宝文阁待制为国子祭酒，及前执政入为尚书，皆带殿学士之类。既近于为官择人之义，且于人品秩无伤，此则带职为便，其余自依官制可也。

在京局务各随其类有所隶，给事中本通进银台司之任，则进奏院隶焉。谏官以言为职，所以通天下之壅塞，则登闻鼓院检院隶焉。秘书省著作局掌书日历，则太史局隶焉。太常礼乐之司，则教坊隶焉。

包孝肃公之尹京也，初视事，吏抱文书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阖府门，令吏列坐阶下，枚数之，以次进。取所持案牍遍阅之，既阅，即遣出数十人，后或杂积年旧牍其间，诘问辞穷。盖公素有严明之声，吏用此以试且困公，公悉峻治之，无所贷。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书益简矣。天府虽称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为，本朝称治天府以孝肃为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

元祐初再复制科，独谢悰中格特赐进士出身补大郡职官，悰具状辞免云："所有告敕未敢祗受。"而以"祗"为"祇"，以"受"为"授"，士大夫间传以为笑。谏官刘器之疏论之曰："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今陛下方当右文之代，初复制举，岂容有'祇授'贤良乎？"悰字公定，希深之孙，亦有文采，"祇授"盖笔误也。

熙宁间苏丞相奉使契丹，道过北京，时文潞公为留守。燕会歛，文公因问魏收有"逋峭难为"之语，人多不知"逋峭"何谓，苏公曰："闻之宋元宪公云《事是本经》，盖梁上小柱名，取有折势之义耳"。苏公以文人多用近语而未及此，乃用是语为一诗纪席上之事献文公曰："高燕初陪听拊鼙，清谭仍许奏挥犀。自知伯起难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舞奏未终花十八，酒行先困玉东西。荷公德度容狂简，故敢忘怀去町畦。"

公卿三品以上既薨，其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请谥，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议。考功审覆刺都省集

合省官参议，具上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始录奏闻，敕付所司即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省官有异议者，听具议以闻。然故事集议日请谥之家例设酒馔，厥费不赀，或者惮此因不复请。景祐中，宋宣献公判都省，建言："考行易名用申劝沮，而飨其私馈，颇非政体，请自今官给酒食。"从之。然亦有其家不自请而人为之请而得谥者，若杨侍读徽之既卒，久之，其外孙宋宣献公为请而谥"文庄"；宋尚书祁既薨，张安道为请而谥"景文"；张公既薨，遗命毋得请，而苏黄门子由援此二例为言，遂谥"文定。"兵兴以来，请谥之礼几废，张悫中书卒，汪翰林藻为之请，遂谥"忠穆"，然有司自定而已，非复集官参议。

国朝以来，凡谥者多褒其善而已，未有贬其恶者，惟钱文僖惟演初请谥，博士张环议以为惟演尝坐党附外戚及妄议祔庙，为宪司所纠左降偏郡，位兼将相而贪慕权要，因合"敏而好学"、"贪以败官"二法，谥曰"文墨。"其子暧诉于朝，礼官议以为惟演自左降后能率职自新，应"追悔前过"之法，宜谥曰："思。"其后暧等复诉不已，竟改"文僖"。陈执中丞相初请谥，韩持国黄门时为博士，合"宠禄光大"、"不勤成名"二法，谥之曰"荣灵"。张文定公疏论其非，因诏太常再议，众礼官议应"不懈于位"之法，曰"恭"，考功杨南仲请谥曰"恭襄"，何剡密直请谥为"厉"，屯田员外郎黄师旦乞谥为"荣"，尚书省众议从"恭"，诏从众议。

凡侍从官以上乞致仕者，虽优进官资而不许带职。熙宁中始许致仕者仍带旧职，于是王懿敏公素首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未几，欧阳文忠公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会韩魏公寄诗贺之，公和篇曰："报国勤劳已蔑闻，终身荣遇最无伦。老为南亩一夫去，犹是东宫二品臣。侍从籍通清切禁，啸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旧君恩厚，二者难兼始两人。"盖谓是也。官制行，职事官致仕仍许带职事官，著为令。

唐制：礼部郎官掌百官笺表，故谓之"南宫舍人"。国朝常择馆阁中能文者同判礼部，便掌笺表，有印曰"礼部名表之印"。王文恭珪初以馆职为之，其后就转知制诰，又就迁学士，仍领，辞不受曰："御史中丞岁时率百官上表，而反令学士、舍人掌诏诰之臣主为缮辞定草，既轻重不伦，亦事体未便。今失之尚近，可以改正，欲乞捡会旧例，以礼部名表印择馆职中有文者付之，则名分不爽矣。"议者是之。及官制行，遂复唐之旧云。

李才元大临仕仁宗朝为馆职，家贫甚，僮仆不具，多躬执贱役。一日，自秣马。会例赐御书，使者及门适见之，嗟叹而去。归以白上，上大惊异，他日以语宰相，遂命知广安军。刘原甫为赋诗美其事。熙宁中为知制诰，坐封还李定除御史词头，与宋次道、苏子容俱得罪，于是名益重。云："待诏先生穷巷居，箪瓢屡空方晏如。自探井臼秣羸马，却整衣冠迎赐书。王人驻车久叹息，天子闻之动颜色。饱死曾不及侏儒，牧民会肯输筋力。诏书朝出蓬莱宫，绣衣还乡由上衷。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复将为第五公。"右原甫赠才元诗也。

卷　下

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执事皆乘马出入，司马温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骑，乃诏许肩舆至内东门，盖特恩也。建炎初，驻跸扬州，以通衢皆砖甃霜滑不可以乘马，特诏百官悉用肩舆出入。

范文正公自京尹谪守鄱阳，作堂于后圃，名曰"庆朔"。未几易守丹阳，有诗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如今忆着成离恨，秖托春风管句来。"予昔官江东，尝至其处，龛诗壁间，郡人犹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风，天庆观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风轩'，因以自名，公在郡时与之游，诗盖以寄道士云。"

汪彦章言：顷行淮西一驿舍，中壁间有王荆公题字曰："邮亭桥梁不修，非政之善；俙厨傅以称过使客，又于义有不足。"如此足矣。

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于琅邪山间作亭，名曰："醉翁"，自为之记。其后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间，名曰"同醉"，自作记，且大书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

国朝财赋之入，两税之外多有因事所增，条目其繁，当官者既不能悉其详，吏因得肆为奸利，民用重困。仁宗朝，或请凡财赋窠名宜随类并合，使当官者易于省察，可以绝吏奸。论者皆以其言为然。时程文

简公琳为三司使，独以为不可，曰："今随类并合，诚为简便，然既没其窠名，莫可稽考，他日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则病民益甚矣。"于是众莫能夺。

宗室令畤少有俊名，一时名士多与之游。元祐间执政荐之帘前，欲用以为馆职，曰："令畤非特文学可称，吏能亦自精敏，其为人材实未易得。"宣仁后曰："皇亲家惺惺者直是惺惺，但不知德行如何，不如更少待。"于是遂止。建炎间，余避地饶州之德兴县，令畤时亦在焉，自言如此。

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大圣七年，复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并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候到，下两省看详，如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闻奏。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御试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纳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看详，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有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余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中悉罢之，而令进士廷试，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然未有应诏者。

哲宗初眷遇范忠宣公最厚，元祐末再相。属宣仁上仙，以旧臣例请退，上再三坚留之，不可，则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陛辞，上面谕曰："有所欲言，附递以闻。"至陈久之。时元祐用事之臣投窜江湖皆已逾岁，即上章恳论请悉放还，其辞略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等或年齿衰残，或素萦疾病，不谙水土，气血向衰，骨肉分离，举目无告。将恐殒先朝露，客死异乡，不惟上轸圣怀，亦恐有伤和气。恭惟陛下圣心仁厚，天纵慈明，岂有股肱近臣，簪履旧物，肯忘轸恻，常俾流离？但恐一二执政之臣记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启迪之际不为详陈，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以异己之人为怨雠，以疑似之言为谤讪，违老氏'好还'之诫，忽孟轲'反尔'之言。误国害公，覆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靡恤效尤哉！"章既上，即束装计程。既达，且有命，即大会僚佐中，果被谪，落职知随州。拜命毕，交州事通判主席，复就坐终宴而罢，明日遂行。

王侍郎涣之常言：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无事矣。

东坡初欲为富韩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昼寝，梦伟丈夫，称是寇莱公来访。已共语久之，既即，下笔首叙景德澶渊之功以及庆历议和，顷刻而就。以示张文潜，文潜曰："有一字未甚安，请试言之。盖碑之末，初曰：'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窃谓'能'不若'敢'也。"东坡大以为然，即更定焉。

王文安公尧臣登第之日，狄武襄公始隶军籍，王公唱名自内出，传呼甚宠，观者如堵，狄公与侪类数人立于道傍，或叹曰："彼为状元，而吾等始为卒，穷达之不同如此！"狄曰："不然，顾才能如何尔。"闻者笑之。后狄公为枢密使，王公为副，适同时焉。

唐诸镇节度使皆有上佐、副使、行军长史、司马之类是也，名位率与主帅相亚，往往代居其任。董晋以故相在宣武，陆长源以御史大夫为之司马，裴晋公以宰相领彰义节度，马总以刑部侍郎为之副使，其后皆因补其处。国朝咸平中，张文定公齐贤以右仆射为邠宁、环庆等州经略使兼判邠州，而奏请户部员外郎直史馆曾致尧为判官。庆历中西边用兵，始用夏英公以宣徽南院使为陕西经略招讨使，而韩魏公、范文正公皆以杂学士为副使，又别置判官，皆唐之上佐类也。其后逐路设经略安抚使，亦置判官一员，兵罢皆省。熙宁中，吕汲公建言："今缘边经略使独任一人，而无僚佐、谋议之助，虽有副总管、钤辖之属，皆奉节制备行阵，非有折冲决胜之略预于其间。朝廷每除一帅，幸而得能者，则一路兵民实受其赐；不幸不才与焉，则是以三军之众一听庸人所为也。请诸路经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选差素有才略职司以上人充。参谋一人，委经略使奏辟知边事、有谋略知县以上人充。盖自古设官必置贰立副者，所以纾危难而适时用，聚聪明而济不及也。如此则可用之，士不以下位而见遗，中材之帅又以人谋而获济，兼得以博观已试之效，以备缓急之用。"不报。建炎三年，诏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各置安抚大使，浙西治镇江府，江东治池州，江西治洪州。又置参谋、参议各一人，自是之后诸路往往有之矣。

西京一僧院（忘其名），后有竹林甚盛，僧开轩对之，极潇洒，士大夫多游集其间。一日，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牓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携牓

以归，数月无耗，僧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之得也，姑少待。"后半年方送牓还，题曰"竹轩。"余观士大夫立所在亭堂名当理而无疵者极少，潞公之语虽质，然不可破也。

东坡初为赵清献公作《表忠观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读之沉吟曰：此何语邪！"时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诋诮之，公不答，读至再三，又携之而起，行且读，忽叹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谓奇矣。"客大惭。

熙宁、元丰间，有僧化成者以命术闻于京师，蔡元长兄弟始赴省试，同往访焉。时问命者盈门，弥日方得前，既语以年月，率尔语元长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时衣食不阙而已，余不可望也。"语元度曰："此命甚佳，今岁便当登第，十余年间可为侍从，又十年为执政，然决不为真相，晚年当以使相终。"既退，元长大病不言，元度曰："观其推步卤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访之，则可验矣。"旬日复往，僧已不复记识，再以年月语之，率尔而言悉如前说，兄弟相顾大惊。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继贵显。于元长则大谬如此，而元度终身无一语之差，以此知世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钱龙图昂性刚介，最恶人过称官秩，曰："近岁士大夫例福薄。"或疑而问之，答曰："自己有官不自以为称，而妄取他人官而称之，岂非福薄邪？"

翟资政公巽喜嘲谑，初为秘书郎，同列多见侮诮。时俞尚书㮚亦同在省中，尝会饮。明旦，翟自外至，抗声问曰："俞㮚安在？"众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问昨夕余沥，欲复饮耳。"众始大笑。它日或谏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戏，三馆之旧也。吾欲修故事耳，岂得已哉，"平日谈论喜作文语，虽对使令亦然。为中书舍人时，后省有庖者，艺颇精，翟亟称之，后更懈怠，众以尤翟曰："此小人也，而公数称奖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翟不得已呼使前责曰："汝以刀匕微能，数见称赏，而敢疏慢如此，使众人以骄灌夫之罪归汝，文于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竟不解为何等语也。

先公旧有小吏曰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颇能诗。尝有《寄远诗》曰："别时指我堂前柳，柳色青时望子时。今日柳绵吹欲尽，尚凭书去说相思。"又有客舍诗曰："只影寄空馆，萧然饥鹤姿。秋风北窗来，问我归何时？"其佳句可喜多此类。先公屡欲官之，未及而卒。世谓诗能穷人，此尤其甚者也。

欧阳文忠公为滑州通判，有秘书丞孙琳者签书判官事，自言顷被差与崇仪副使郭咨均肥乡县税，尝创为千步方田法，公私皆利，简当易行。未几，召入为谏官，会朝廷方议均税，因荐琳咨使试其法，诏从其请。起自蔡州一县，以方田法均税事，方施行而议者多不言便，遂罢。后秉政适复有旨置均税司，命官分均陕西、河北税。命下，两路骚然，民争斫伐桑枣逃匿，又群诉于三司者至数千人。公复上疏请罢之，且言："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闻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默也。"事亦寻寝。

吕大尉惠卿元祐间贬建州，绍圣初复起，语人曰："吾在谪籍九年，虽冷水亦不敢饮，设有疾病，则好事者必谓吾戚戚所致矣。"

汪彦章言顷有一士人，忘其名，初以进士登科，后为法官至刑部侍郎，尝有表曰："臣本实儒生，初非法吏。清朝夺其素守，白首困于丹书。"虽以文辞自名者，无以过也。

旧制召试馆职，诗、赋各一篇。治平中东坡被召，自言久去场屋，不能为诗赋，乃特诏试论二篇。神宗时，御史吴申言："试馆职止于诗赋，非经国治民之急，请罢诗赋，试策三道，问经史时务，每道问十事以上，以通否定高下去留。"于是诏自今试馆职，论一首，策一道。建炎再复试法，唯策一道。

东坡既谪黄州，复以先知徐州日不觉察妖贼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谢，神宗读至"无官可削，抚已知危，"笑曰："畏吃棒邪。"

张嵲舍人言柳子厚平生为文章，专学《国语》，读之既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论以非之，此正世俗所谓"没前程"者也。又言子厚《感遇》二诗始终用太子事，不知其何谓。

陕人薛公度言：少时犹及见司马温公自洛中来夏县上冢，乡人皆集，父老或请曰："愿闻资政讲书，以为乡里之训。"公欣然为讲《孝经·庶人章》。

元祐间，蔡太师以待制守永兴，值上元阴雨，连三日不得出游。十七日雨止，欲再张灯两夕，而吏谓长安大府常岁张灯所用膏油至多，皆预为备，今尽。临时营之，决不能办。蔡固欲之，或曰："唯备城库贮油甚多，然法不可妄动。"亟命取用之，已而为转运使所劾。时吕汲公为相，见之曰："帅臣妄用油数千斤，何足加罪乎？"寝其奏不下。

柳永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官为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

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刘季高侍郎 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之智海院，因谈歌词，力诋柳氏，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而后知稠人广众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

王保和革为开封尹，专尚威猛，凡盗一钱皆杖责配流。一日杖于市稠人中，有掷书一册其旁者，亟取视之，则其卧中物也，因大惊，捕逐，竟不得。宣和末，河北盗起，以选出守大名，惨酷弥甚，得盗辄杀之，然盗愈炽。革自以杀人既众，且惩开封之事，常惧人图已，所居辄以甲士环绕，然每对客必焚香。吕本中舍人时从辟为师属，私语曰："此止所谓'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者也。"

往岁吴中多诗僧，其名往往见于前辈文集中。予渡江之初，犹见有规者，颇以诗知名，其为人性坦率，其徒谓之"规方外"，时年七十余矣。谈论萧散可喜，临终前数日有诗曰："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叶左丞大爱之。

国朝故事：叙班以宰相为首，亲王次之，枢密使又次之。乾兴中，王沂公拜同平章事，曹利用以枢密使兼侍中充景灵宫使，而沂公充会灵观使，遂班利用之下，中外深以为失。天圣二年，王冀公卒，沂公迁玉清昭应宫使，张文节公知白以平章事兼会灵观使，及告谢，皆集门庐候阁门定班次。沂公当居首，利用默不言而忿形于色，阁门久不能决，上意不欲特出指挥，故但令有司裁定，遣内侍监督。久之，承明殿已坐请班首姓名欲先启奏，沂公乃抗声曰："但言宰臣王曾以下告谢。"班次始定。熙宁初，陈秀公升之拜相时，文潞公以司空节度使兼侍中为枢密使，神宗以潞公三朝旧老，欲优礼之，故特诏班秀公上。潞公引曹利用事力辞，且言："臣忝文臣，粗知义理，不敢乱朝廷尊卑之序。"会王荆公亦言非是，曰："宰相之上岂容有他官，霍光功烈权势虽盛，然犹序宰相下。"上于是从潞公之请。宣和间，王黼以太傅秉政，蔡攸以太保领枢密院，皆以真三公居位。未几，白、李二相拜太、少宰，遂诏二公班攸之下，其后黼罢相，复诏二相居攸上，犹用故事也。

旧制：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人一任回，并召试馆职。制科第三等人一任回亦然，仍并升通判资序。熙宁初，诏厘革，并令审官院依例与差遣。

姚舜明侍郎初为华亭令，民有为商者，与一仆俱行，逾期不归。其家访之，则已为人所杀，仆亦逃去。其家意仆之所为也，捕得之，执诉于官，仆无以自明，舜明诘其所以而不能言，则械系之庑下。一日晨起听讼，而囚忽大哭，舜明心疑之，然未暇顾也。讼者去，呼囚问曰："向何为哭?"囚曰："适见讼者，乃杀吾主者也。"问何以知之，曰："见其身犹衣郎之衣，今失此人，我必滥死矣，是以哭耳。"舜明闻之悯然，欲物色之，未知其方。是夕适与同官宴集饮罢，宗室监酒务者数人共登后圃高亭以憩，有妓女不知人在亭上而溲于亭下，宗室戏以物击之，则有白衣男子大起草间，众大惊，亟命执之。至则惶恐称死罪，曰："杀商人者我也，且诉事于邑而忽心动，因悸不能行而伏于此，适见物坠于前疑为捕，以今果见获，我固当死。"且送邑中，具得所掠物，遂置于法，仆于是得释。

苏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尝为许州观察判官，时韩黄门持国知州事，甚器爱之，荐之于朝，其辞曰："窃见某人读书知义理，临事有风力。"前辈之不妄称人如此。

在外州府宫观，旧惟西京崇福宫、南京鸿庆宫、舒州灵仙观、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兖州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皆有提举管勾官。熙宁初，始诏杭州洞霄宫、永康军丈人观、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府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太原府兴安王庙皆置。又增判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员，盖以优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职者，而王荆公亦欲以置异议之人也。

旧制：诸路监司属官曰"勾当公事"。建炎初，避今上嫌名，易为"干办"。时军兴，一切所置，官司数倍平时而皆有属官，所置纵横，有题于传舍者曰："北去将军少，南来干办多。"

宰相、使相妻封国夫人，执政、节度使、光禄大夫妻封郡夫人，然不系其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为郡公、郡侯而妻为国夫人者，有夫之爵方为县伯、子男而妻为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礼，则加封，有夫为小郡小国公，而妻为大郡大国夫人者，皆恐非是。

翰林学士，祖宗时多有别领他官，如开封府、三司使之类者，不复归院供视草之职。故御内必带知制诰，则掌诏命者也。官制后虽不领他职，然犹带知制诰如故，遇阙则以侍郎给舍兼直学士院。近岁有以尚书兼权翰林学士者，而不带知制诰，议者谓不若止称直学士院。

文臣换武，诸司使以下则悉有定制，正任以上则临时取旨，比旧官多不迁，故庆历间范、韩、王、庞四公皆以杂学士止得观察使。熙宁初，王懿敏素以端

明殿学士亦换观察使。建炎初，孟郡王忠厚以徽猷阁直学士换承宣使，邢开府焕以待制换观察使，非旧制也。

宰执生日礼物，旧多差亲属押赐，例有书送物则赴阁门缴书，申枢密院取旨，出札子许收，乃下牓子谢恩，虽子侄亦然。王荆公为相，因生日差其子雱，因上言："父子同财，理无馈遗，取旨谢恩皆伪作，窃恐君臣父子之间为礼不宜如此，请自今应差子孙弟侄押赐，并不用此例。"从之。

宣和间，童贯以太师领枢密院事，为河北东等路宣抚使，有所陈请，虽本院亦用申状。靖康间，李丞相纲以知枢密院事出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始以谓既以辅臣出使，不当复有所屈，乃止用关。关，盖都省枢密院自相往来文移之称也，其体与札子大同而小异。

枢密院承旨，本吏人之名，逐房又别置承旨、副承旨，旧得递迁至承旨。太平兴国七年，以翰林副使杨守一为西上阁门使枢密都承旨，加"都"字，及用士人，皆自此，其后复止以吏为之。熙宁三年，乃复以皇城使端州团练使李绶充副都承旨，且诏见枢密使副如阁门使礼，盖以历年不用士人，接遇及所领职事都无可考验故也。未几，又请铸印，诏止许印在院文字，不得别用，以"枢密承旨司印"为文。五年，曾枢密孝宽自尚书比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为起居舍人充史馆修撰兼枢密都承旨，用文臣自此始，其后多由此往迁同知或签书院事。

刘资政珏靖康间为太常少卿，因检视礼器库，见有故祭服甚多，将建请以为战士衲衣。有老吏谏曰："祭器弊则埋之，祭服弊则焚之，礼也。奈何以为战士衣乎？"刘嘿然无以应。

邵博公济言吕文靖公为相，其夫人马氏因时节朝宫中，慈圣谓曰："今岁难得糟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对曰："有之，容妾还家进入。"既归，索其家所有得二十合，列之庑下。文靖归问何所用？夫人对以中宫之言，文靖命止进一合，余并留之，夫人曰："臣庶之家自相饷遗犹欲丰腆，奈何靳之？"文靖曰："此虽微物，而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许之多，可乎？吾非靳也。"

《汉书·陈胜传》："胜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与守丞战谯门中。"晋灼曰："谯门，义阙。"颜师古曰："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耳。"楼一名谯，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者，亦于兵车之上为巢以望敌也。今流俗本谯字下有城字，非也，谯城已下矣。刘贡甫以谓："谯，陈之旁邑，此适谯之门耳，犹今京师有宋门、郑门之类也。"又《田横传》："高祖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师古曰："大者谓横身，小者其徒众也。"刘贡甫以谓："者，则也，古人之语多如此。谓横来，大则王，小则侯耳。方是时，从起属汉功臣未尽封，安得地封田横之徒众乎？"盖刘原甫与原甫之子仲冯皆精于《汉书》，每读随所得释之，后成一编，号《三刘汉书》，其正前人之失皆此类也。

金人之始入寇也，诏遣路枢密允迪使河东割地，有布衣王亢者，与之有旧，拉与偕行，亢为人深目高准多髯，事毳裘擅笠，独骑而后。时所在村民多自相保聚，见亢，以为虏也，执之，亢自辨数莫听，则欲缚送州县，亢不服。旁一人曰："尔不受缚，吾且断尔之臂。"亢仰而言曰："幸断我左臂。"或问何也？亢曰："右臂妨吾抓痒。"众皆笑曰："此伶人也。"乃得释。

范龙图纯粹，文正公之幼子也。守延安，尝大阅，百姓入教场观者皆禁，俄而骑出，两翼围之，命观者皆列坐，五人结一保，已而有十许人无保，呼使前问故，叩头曰："夏国之人也。"复问曰："尔国使尔来觇我乎？"曰："然。"因令坐帐前，而后阅试技艺。迨暮而毕，复呼问之曰："吾之兵不亦精乎？"曰："然。"曰："归语而主吾在此有以相待，欲为寇者幸早来。"饮食而遣之。世言文公三子各得其父一体，盖长子忠宣得其德量，中子右丞纯礼彝叟得其文学，德孺得其将略也，边人至今畏服焉。

宪衔起于唐中叶以后，《职官志》记其所因甚略，云："至德以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按《李光弼传》："王承业为河东节度使，政弛谬，侍御史崔众主兵太原，每狎侮承业，光弼素不平。及是诏众以兵付光弼，众素狂易，见光弼长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然则当天宝时，诸道参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云至德后矣。予尝考之开元中，宇文融由监察御史陈便宜，请校天下户籍，收匿户羡田佐用度。玄宗以融为覆田劝农使，钩校帐符，得为勋亡丁甚众，擢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为劝农判官假御史，分按州县，疑此为宪衔之始。盖自后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赏功，自方镇及宾佐幕职，下逮卒伍之长，莫不领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之滥莫甚于此。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中丞犹有"端公"之称，盖谓是也。元丰官制行，悉罢，然封拜蕃夷君长至今犹然。

湖州铜官庙偶像衣冠甚古，其妇人皆如世所藏周

昉画人物，盖唐人之遗迹也。翟公巽尤爱之，暇日多至庙中观焉，往往徘徊终日。又尝作大铜香炉施毗陵天宁寺塔下，铭其上曰："公巽父作炉燎薰觉皇。"

韩忠宪公平日常语子弟曰："进取在于止足，宠禄不可过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谢事，归守父母坟墓，则是忠孝两全矣。"及公薨，其子康公服既阕，将造朝，自誓于墓前曰："仕宦至六十决当乞归田里，洒扫坟垅，期于不坠先训。"及熙宁中，以观文殿学士守南阳，年五十九矣，遽欲谢事，又以自来大臣引年往往不即赐可，徒奏牍累上旋复视事，故先手疏具述遗诫及誓于墓之事于上，且曰："昔晋王羲之为会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尝自誓于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复召之。臣今志愿虽与羲之颇殊，然誓于先臣墓前无异矣。东晋固不足以比隆圣时，所以保全臣下一节，斯亦可尚臣区区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轻有去就，妄干退闲也。"然章屡上，终不允，迄不得如其志。及元祐初，方致仕，时年七十五矣，故士大夫以退为难。

官制行后，凡大礼犹准唐故事，置五使：大礼使则首相为之，礼仪使则礼部尚书为之，仪仗使则兵部尚书为之，卤簿使则御史中丞为之，桥道顿遞使则京尹为之。惟顿遞司例造酒分饷近臣，京师称顿遞司酒为最美。徽宗朝五使皆用执政次第为之，大观元年明堂大礼，先公以尚书右丞为桥道顿遞使。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琐细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亚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资望比北院尤优，然其职犹多因唐之旧。赐群臣新火，及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鞫劾春秋，及圣节大宴节度、迎授恩命、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契丹朝贡内庭、学士赴上督其供帐、内外进奉名物、教坊伶人岁给衣带、郊御殿朝谒圣容、赐酺国忌、诸司使下别籍分产、诸司工匠休假之类，武臣多以节度使或两使留后为之，又或兼枢密。文臣则前二府，及侍从之官高久次有勋劳者方得之，其居藩府则称"判"，其重如此。元丰官制行，罢宣徽使不置，时为之者二人：张文定公与王君贶也。特命领使如旧，其后君贶自请依执政置坟寺，诏特依，后毋为例。

陈无已尝以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既成，藏之庞庄敏家。无已之母，庞氏也。绍圣中，庞氏子有惧或为己累者，窃其书焚之，世无别本，无已终身以为恨焉。

"彩选格"起于唐李郃，本朝踵之者有赵明远、尹师鲁。元丰官制行，有宋保国皆取一时官制为之，至刘贡父独因其法，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局终遂可类次其语为一传，博戏中最为雅驯。初贡父之为是书也，年甫十四五，方从其兄原父为学，怪自数日程课稍稽，视其所为，则得是书，大喜，因为序冠之，而以为己作。贡父晚年复稍增而自题其后，今其书盛行于世。

司马温公编修《资治通鉴》，辟刘贡甫、范纯夫、刘道原为属，两汉事则属之贡甫，唐事则属之纯夫，五代事则属之道原，余则公自为之，且润色其大纲。书成，道原复类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为《通鉴·前纪》，又将取国朝事为《后纪》。《前纪》既成而病，自度《后纪》之不复可成也，更《前纪》为《外纪》。

《史记》载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县，立石刻辞。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惟有二世诏五十许字，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宋丞相莒公镇东平日，遣工就泰山抚得墨本，以庆历戊子岁别刻新石，亲作《后序》，止有四十八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亦言友人江邻几守官奉高亲到碑下，才有此数十字而已。其后东平刘斯立尝登泰山绝顶访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抚拓，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不措意，隐隐若有字痕刮磨垢蚀，试令抚以纸墨，渐若可辨，盖四面起以东、北、南为次，四面周围悉有刻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面起，以东、北、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复转在西南棱上。其十二行是始皇辞，其十行是二世辞，以《史记》证之，文意皆具，计其缺处字数适同，于是泰山之篆遂为全篇。如"亲巡远黎"，《史》作"亲巡远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作"圣陲"，"体"作"礼"，"昆"作"后"，则又史家差误，皆当以碑为正。其曰"御史大大"者，大夫也。庄子曰："且而属之夫夫。"卫宏曰："古文一字两各，因就注之。"斯立名跂，丞相莘老之子，善为文章，晚榜所居室曰"学易堂"，类其文为二十卷，号《学易集》，行于世。

漏泽园之法起于元丰间，初予外祖以朝官为开封府界使者，尝行部宿陈留佛祠。夜且半，闻垣外汹汹若有人声，起烛之四望，积骸蔽野，皆贫无以葬者委骨于此，意恻然哀之，即具以所见闻请斥官地数顷以葬之，即日报可。神宗仍命外祖总其事，凡得遗骸八万余，每三十为坎皆沟洫，什伍为曹序，有表总、有图规，其地之一隅以为佛寺，岁轮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外祖陈氏名向，字适中，睦州人，起白屋，以才自见，屡使诸路，有能名。官制初行，为度支员外郎。元祐初，出为江西转运副使，徙楚州，未几

卒。

贾魏公平生历官多创置，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说书，自都官员外郎首为之。四年，置天章阁侍读，与赵希言、王崇道首为之。比直龙图阁预内朝起居，班在本官之上，遞直侍讲于迩英、延义二阁，在崇政殿庭庑下。皇祐元年，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公自使相首为之。

崇政殿说书本以待庶官之资浅未应为侍讲者，故熙宁初，吕吉甫太尉、曾子宣丞相始改京官即得之。至元祐中，范纯夫翰林、司马公休谏议皆以著作佐郎直兼侍讲。宣和又置迩英殿说书，命扬中立龙图以著作郎为之。近岁，初召尹彦明，议所除官，将以为迩英殿说书，而议或以为祖宗时无有，乃改崇政殿云。

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闻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盖尝与宋次道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书时，彦朝已卒，其子问以镇库书献，诏特补承务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问渡江，书尽留睢阳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

官制初行，李邦直为吏部尚书，时寄禄官才承议郎，神宗以其太卑，诏特迁朝奉大夫，其后无踵其例者。

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善为文，常以为《六经》已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尤不喜《新唐书》，云："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新唐书》，八识田中若有一毫《唐书》，亦为来生种矣。"

杨侍读绘熙宁间知南京，有惠政，予及见故老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秋劝农时，必微服，屏骑从至田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献浆水者，欣然为举之。"以是多知民间疾苦之实，亦以见前辈为政平易如此也。

自古人君即位之次年改元，以至终身。汉文帝始以即位之十年为"后元"年，景帝复以即位之七年为"中元"年，又六年为"后元"年。至武帝初年乃号"建元"年，其后屡易其号，以至于今。虽立号纪年始于武帝，然其源盖自文帝之"后元"也。

韩魏公喜营造，所临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庄雄深称其度量。在大名于正寝之后稍西为堂，五楹尤大，其间洞然，不为房室，号"善养堂"，盖其平日宴息之地也。

国朝既以节度使为武官之秩，然文臣前二府之久次者间亦得之，盖优礼也。其不历二府而为节度使者，自国初至今凡六人，然皆有由。陈康肃尧咨始自翰林学士，换宿州观察使知天雄军，特诏位丞郎上，其后自安国军留后拜武信军节度使。张宣徽尧佐自礼部侍郎三司使拜淮康军节度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言者交章论之，遂罢宣徽、景灵二使，顷之复加宣徽使判河阳。王君贶自熙宁间以侍从久次为宣徽使，会官制作，废宣徽使不置，时为之者独有君贶与张文定二人，特诏领使如故，其后君贶判大名府当再任，遂拜武安军节度使。蔡太保攸政和末自宣和殿大学士、上清宝箓宫使拜淮康军节度使。靖康中，张永锡孝纯自延康殿学士知太原府，拜检校少保某军节度使。建炎初，杜仆射充自端明殿学士东京留守拜宣武军节度使。大抵陈康肃以次迁、张宣徽以戚里、王君贶以官制改革、蔡居安以恩倖、张永锡以守御之劳而杜仆射以居守，欲重其任也。

国朝不历真相而为相者凡七人，钱文僖、程文简、夏文庄、蔡元度、蔡居安攸、梁才甫子美，而邓枢密洵武真以少保领院而不兼节钺，前所未有也。

清虚杂著补阙

[宋]王 从撰 范学辉整理

《清虚杂著补阙》一卷，南宋王从撰。以记载北宋政局为主。本整理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

先公任谏官时，大旱，请对，乞驾出祈雨。仁宗曰："太史言月二日当雨，月一日当出。"先公曰："臣谓是日无雨。"上曰："卿何以知之?"曰："陛下既知有雨，则安用祈求？知有雨而祈，非诚也。天非至诚不格，臣是以知无雨也。"上曰："明日当出。"先公曰："臣乞传旨阁门。"上即召近珰，喻曰："明日于醴泉观等处祈雨。"先公曰："何不远出，岂惮热乎？凶岁，百姓衣食将不给矣。"上每意动，则耳轮先赤，厉声曰："待去西太乙宫。"先公曰："乞传旨。"上曰："卿不知典故，出城不预告也。"先公曰："此国初以来防不虞耳，今太平久矣，人渴望清光，预使知之，不过村落观驾者多尔。"上乃喻旨，翌日特召先公随驾，非例也。是日炽日，尘埃遍空，玉色不怡，及归至琼林苑憩跸，有云烟起西太乙宫上。上瞻顾间，雷霆大震，遂雨。至郑门，自逍遥辇易平头辇，且彻盖以承雨。入内传旨，先公明日入对。及对，上喜甚，曰："此雨，卿所致也。"先公曰："陛下盛德格天，天下之幸。"上曰："昨夕归内，不敢寝，于殿下设香案，焚生龙脑十七斤以谢天。左右进伞，亦却之，立至三更，自顶至踵，无不沾湿。"先公曰："陛下虽答苍天之诚如此，盛德之至也，然阴气不可不防，宜为社稷自重。"上曰："当无雨之际，恨不身为牺牲，何暇自爱也。"

先公尹京，一日，以府事对，仁宗留之曰："朕有一事，要与卿议。今待命一相，谁人为可?"先公曰："臣在谏院，不避嫌疑，人指为朋党。今陛下命相，臣安敢荐人。"上曰："卿事朕久，何所形迹。"先公曰："臣安敢言其姓名，但不因内臣言，宫女不知姓名者是好宰相。"上曰："除是富弼也。"先公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数日，锁院，富文忠拜相。数日，先公再对，上曰："前日与卿议富弼作相，果慰人望。当麻出时，朕遣十数小珰伏朝堂，及麻出，百僚皆曰好宰相，朕喜累日。卿有事，无问如何，但奏取来。"因谕曰："卿在谏院日，章疏有可以为朕规戒者，一一录来，要留观禁中。"先公再拜而出，遂以谏疏稿悉上之。

冯当世为枢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门视之，顾近珰曰："急促马步司，就近差两指挥兵士救之。"当世奏曰："故事，发兵须得枢密院宣旨。内臣传宣发兵，此事不可启。"上深然之，即于榻前出宣，付近珰而去。神宗数嘉之，时论以为得体。

仁宗在春宫，乘闲时画马为戏，内臣多乞之。张文懿为太子谕德，亦从乞之。上曰："师父岂可与马也。"乃大书"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八字以遗之。文懿奏闻，内中交贺。要珰周怀政，上尝戏为哥哥，怀政走诣上乞书，上大书曰"周家哥哥斩斩"时以为戏也。其后退傅，三入中书为相，怀政竟处极刑。

刘瑾元忠知真定，入寺见僧坐禅，以为不敬，执赴有司。僧告吏曰："愿少憩供答。"吏可之，僧即跏趺而化，众甚异之。他日，有僧以事至府，元忠急呼杖之，且曰："少缓，即又坐化矣。"

王荆公领观使归金陵，居钟山下，出即乘驴。予尝谒之，既退，见其乘之而出，一卒牵之而行。问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听驴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仍以囊盛饼十数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闲人持饭饮献者，亦为食之。"盖初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于无心者也。

京师旧未尝食蚬蛤，自钱司空始。访诸蔡河，不过升勺，以为珍馔。自后士人稍稍食之，蚬蛤亦随而增盛。其诸海物，国初以来亦未尝多有，钱司空以蛤蜊为酱，于是海错悉醢以走四方。

蔡君谟重乡物，以子鱼为天下珍味。尝遗先公，多不过六尾，云："所与者不过谏院故人二三公耳。"今子鱼盛至京师，遗人或至百尾，由是子鱼之价减十倍。

郭后之废也，孔中丞道辅、范文正而下论不已。一日，时相曰："此事已然，其将如何？夫妇不容有间也，万一复位，公等能保后于上无他否？"诸公曰："我之所议，伦也，不知其他尔。"

仁宗将修东华门，太史言太岁在东，不可犯也。上批太史状曰："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西家之东即东家之西，太岁果安在。"即日修之。

禁中殿梁当易，而材无适中者。三司奏有大枋，可截用之。太祖皇帝批其状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其爱物如此。

诸纲有厨船，今则为押纲厨船矣。故事，置厨船者为全纲，诸船不得动火，惟厨船造饭以给，诸船一无火烛之虞，二无盗米之弊。

钱若水因撰昭应宫碑成，赐之玉带，上令服之而谢，三日而止。至今被赐者，阁门以为例。

太宗皇帝常欲自宰臣至侍从官等第赐带，且批旨曰："犀近角，玉近石，惟金百炼不变，真宝也。"遂作笏头带以赐辅臣，其余未及颁而上寝疾，乃已。奉宸库至嘉祐中，尚有当日选择将赐犀带。仁宗上仙，赐从官为遗留者是也。

钱公若水诣陈希夷，留数日不得辞。一日，召钱至围炉，见一僧据榻而坐。希夷甚敬之，希夷曰："此子疑有仙骨。"僧顾视曰："急流中引退者也。"钱公退问何人也，希夷曰："白阁道者。"后钱为枢密副使，时吕相端罢，太宗明日谓辅臣曰："闻吕端命下，哭泣不已。"钱公厉声曰："安有此！"退语诸公曰："我辈眷恋爵禄，为上见薄如此。"遂力请罢。

先晋公之谪华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诣陈希夷。希夷不出户而接之，坐久不语，忽问曰："更有子乎？"晋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门，希夷出门迎，顾先文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顾伯祖曰："进士及第。"叔祖曰："倚兄作官。"或问此君鼻偏，如何？希夷曰："今日拜相，明日鼻正。"又恳文正曰："他日至此，愿放此地租税。"其后卒如其言，及真宗西祀汾阴，文正以前言启之，上即诏释云台观租税。

蔡君谟始作小团茶入贡，意以仁宗嗣未立而悦上心也。又作曾坑小团，岁贡一斤，欧文忠所谓两府共赐一饼者是也。元丰中，取拣芽，不入香，作密云龙茶。小于小团，而厚实过之。终元丰时，外臣未始识之。宣仁垂帘，始赐二府。及裕陵宿殿，夜赐，碾成末茶，二府两指许，二小黄袋，其白如玉。上题曰"拣芽"，亦神宗所藏。至元祐末，福建转运司又取北苑枪旗，建人所作斗茶者也，以为瑞云龙。请进不纳，绍圣初方入贡，岁不过八团，其制与密云等而差小也。

笏头金带，惟见任执政、前宰相乃赐之。张文定造朝，神宗始欲与王荆公同执政。文定欲引进诸公，与上意不谐，又欲俾为枢密使，文定复请罢将官。上曰："其理如何？"文定曰："兵行诡道，若古人以十万号百万之类是也。今五千人为一将，出两将则敌知其万人尔。"上曰："卿是不欲任事矣。"乃以宣徽使留视职。文定辞，上曰："留卿非为此职，时有访问及诸典故耳。"岁馀，文定坚请去，上甚眷眷。及辞，赐以笏头带，且以前宰相礼遇之。其后或以为例，非始意也。尝见宋次道云：一日夜二鼓，枢旨张诚一以小纸批问，前执政有无赐笏头带例，次道答以无之，不知其意在张公也。

张文定自陈徙宋，召入觐。既见，神宗御崇政殿，将引诏明日前殿引。及见，即召对，赐坐啜茶。上喻曰："卿宿德，前殿始御靴袍，所以昨日辍崇政引见。"退而喻阁门："今后前执政官见日，不以班次，引前殿，着于令。"

张文定与赵清献同除参知政事。前此，韩公绛除参知政事、邵公亢除枢密副使。故事，执政官以先后入为班次。明日立班，韩次宰臣曾鲁公，邵次，韩文定又次之，清献居下列。上既坐，复起屏后，召阁门令张某次曾某，韩某次张某，赵某次韩某，邵复居下列。及对，留文定曰："早来班次可见朕意，卿旧德，暂除参知政事，为资级尔，行且大用。"方六日而文定以忧去。

文潞公守蜀，一日宴饮，夜深雪作，诸卒辄毁马屋五间为薪，指使入白，潞公曰："更毁五间与之。"酒竟不辍。即谕取他屋补之。

庆历中，仁宗亲除先公、欧阳文忠、蔡君谟、余安道四公为谏官，先公实居其长。三公曰："公宰相子，且不贫，朝廷责之，必不至岭外，纵远亦可行。我辈疏远，且贫，凡论事必期先之。"先公以为然，当时号先公曰独打鹘，三公曰一棚鹘云。

仁宗初，独听政。范文正以进拟资叙班簿图上

之，冀晓上心，使执政者不得越次欺罔。执政以事危之，遂谪知饶州。诸公出饯，语文正曰："前黜已光，今更光矣。"文正谑曰："今回光，后回光，直待上宰了，仲淹方是了期耶?"众大噱。

庆历中，范文正、富文忠、韩忠献执政，议斩边帅，范文正力争之，至论上前。退之殿陛，文忠厉声曰："六丈无过，待作佛!"文正曰："上富春秋，公等教上杀人，行看剑在吾辈头上矣。"其后，文忠、忠献咸以为不及。

张文懿为邓国公，既致政还乡，时范文正守邓，置酒高会，军校皆命坐。文懿既至，即据主席而客文正。席中骇之，文懿徐曰："公知邓州，暂守此土耳。老夫开国于此，所以主席无嫌。"识者是之。明日，文懿复置会，挥金甚盛，以帛三百端为文正寿，时人荣之。(右《闻见近录》)

进士张梦龙尝与家人悉卧病，张病极，觉神气冉冉自身出，须臾有吏卒导至天官府，立庭下。上有被衣冠俨然而坐如王者，问之曰："张某也?"吏前趋白曰："张某昨因父病，曾刺心血和药，当增福寿。"王者令亟遣之，二人送之以归。见其尸卧，张惊知其死矣，欲投其尸，百方不能入。二人曰："我注生注禄判官也，许我燃塔灯二座，乃可入。"张惊诺，二人去引一道士至，二人曰："九天司命也。"司命复问曰："当许我一醮。"张请伺有力酬之，司命唯唯，乃持剑步罡，咒噀之际，以剑劄其腹而纳之，恍然复苏。(右《甲申杂记》)

(乾道四年夏六月，以同舍吴君一能本校《闻见》、《甲申》二录，所阙凡二十六事，录如右，从续记。)

闲燕常谈

[宋]董 弅撰 阎 钢整理

《闲燕常谈》一卷，宋董弅撰。是书记载了宋代朝野的若干趣闻轶事，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笔记。本整理本以《历代小史》卷之五十三为底本。

张昌言初与种世衡善，及持父丧，世衡遗以汝州田十顷。辞，弗受。使者在涂而世衡卒，乃以还其子诂。诂遵父命不承田，遂芜废者三十年。元丰中，邻人告官。移文二家，皆弗取。郡守刘斐言诸朝，愿以田给州学，朝廷嘉之，卒还种氏。昌言名闻，位至给事中。夫世有争邻畔颐步之田，至相纷竞。甚者，兄弟宗族斗讼，谛不肯已，遂为世仇者，亦闻种张之事乎？

政和中，何执中为首台，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时有以旧印行吉观国所试“为君难”小经义，称为上皇御制者，人竞传诵。会大宴，伶官为优戏相谓曰：“官家万几之暇，何所为？”曰：“不过燕乐尔！”曰：“不然，亦如举子作文义。”问：“何以知之？”遂举“为君难”义，诵一过，乃以手加额，北向赞叹说：“圣意匪独俯同韦布之士留神经术。仰见竞竞图治，不安持守之深意，天下幸甚。”又问：“宰相退朝之暇何所为？”曰：“亦作文义。”问：“何义？”曰：“为臣不易义。”乃批其颊曰：“日掠百二十贯房钱，犹自不易？”覂盖俚语以贫窭为不易也。

绍兴乙卯，夏大旱。车驾在临安府，诏禁屠宰，以祷雨。谏议大夫赵霈上言曰：“自来断屠，止禁猪羊，而不及鹅鸭。请并禁止。”中书舍人胡寅曰：“一疏无二百言，而用字以十数。况谏议乃及此乎？闻虏中统兵者号龙虎大王。脱或入寇，宜以鹅鸭。”谏议拒之，时人以为名对。

《归田录》载，梅舜俞受敕修《唐书》。语其妻曰：“吾之修书，可谓胡孙入布袋矣。”妻应声对曰：“君于仕宦，可谓鲇鱼上竹竿耶？”闻者以为善对。大观中，薛肇明知上皇御制诗有曰：“欢声似凤来衔诏，喜气如鸡去揭竿。”韩子仓戏为更之曰：“窘如老鼠入牛角，难似鲇鱼上竹竿。”时谓的对，尤胜于梅。

李端行，字圣达，毗陵人。崇宁间，太学屡中魁选，声名籍甚。大观丁亥岁，与诸路质士群试，李士英作魁，圣达第二。意不中之。尝曰：“天下清气无南北之异，但吴中清气十分钟于人。河朔清气为鹅梨占了八分。”以士英河内人故也。士英啣之。其后士英拜相，圣达方为太傅，坐小累罢，坎壈失志而死。

薛肇明谨事蔡元长。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士新买一婢，颇熟事。因会客，命出侑尊。一客语及京字，婢遽请罚酒。问其故，曰：“犯太师讳。”一座骇愕。婢具述先在薛太尉家，每见与宾客会饮，有犯京字者，必举罚。平日家人辈，误犯必加叱詈，太尉脱或自犯，则自批其颊，以示戒。

王将明作《贺复燕云表》，以“昆夷维其喙矣！”对：“燕民悦则取之。”郑达夫特为领枢密院事，亦用上句，而以“周公方且膺之”为对语。王曰：“相公属对甚的。”因举己对曰：“此是当家者。”

王荆公在蒋山。一日，有传东坡所作表《忠观碑》至。介甫反覆读数过，以示坐客，且云：“古有此体否？”叶致远曰：“古无之。要是奇作。”蔡元庆曰：“直是录奏状耳，何名奇作？”介甫笑曰：“诸公未之知尔，此司马迁二五世家体。”

章圣朝，冯守信为步军指挥使，遇郊礼。其弟欲以己子冒为守信子，以助高荫。守信不可，曰：“吾自行伍，蒙上拔擢至此，愧无以报称，奈何欺君？”是岁，并其子不荫，以明于弗无所爱。予近见士大夫，仕至通显，以兄弟之子冒己子，而受高荫者多矣！恬不为非，人亦不以为怪讶也。甚者，以他人而为己之有服亲，以冒异姓恩泽者，闻守信之风，盍知愧乎？

杜祁公为守。兖州石守道卒于郡，恶之者谓介伪死而北走胡。以诏核实。祁公会僚属，语之。众不敢当。时龚辅之为掌书记，抗言曰：“介平生遒谅，有是耶？愿以阖族保其必死！”祁公悚然探怀中奏稿，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岂可量哉！”今世居下位而能执义抗言如辅之者固难，其人，而为郡守奖人之言以成就其美名如祁公者，未之见也。

张乖崖公常言，见事有三难：能，一也；见而欲行，二也；当行必果，三也。前辈于事，精思如此，是所以大过人也。又云：事无大小，皆须用智。智如水也，不流则腐。若凡一日不用智，临大事之际，宁有智来？予每佩服斯言。

欧阳文忠公谓谢希深曰：“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可以属思耳！”

《因话录》载：韩仆射皋，病小疮，令医傅膏药。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寒，膏硬。”

近岁，许冲元将知西京。有一属禀事云：某预钱若干，已有指挥许将来春充预买钱。冲元厉声叱之曰：“许将如何作（则故切）得预买钱！”其人始悟触讳，踧踖谢过而退。又元厚之知杭州，一吏呈公事云：合依元降指挥。厚之徐拱手，缓声曰：“元降何尝指挥？”吏惶恐。厚之曰：“尔误也。”不之罪。

钱中道帅太原。一日，武官谒见，叙旧，累数百言而退。钱语坐客曰：“适来官人，口不称名，但称贱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问：似乎门下有旧。钱曰：旧识其公。客曰：某亦识之，佳士也。钱曰：“只那老贱迹。”一坐皆笑。

太宗朝，王济主漳州龙溪簿。时福建诸郡输鹳翎为箭羽。既非常有之物，而官司督责甚急，民间苦之。济辄以便宜喻郡民，用鹅翎代之。因附驿以闻诏。可其请，施及旁郡，民咸德之。

宋汝霖泽政和初知莱州掖县。时户部下提举司科，买牛黄以供在京惠民和剂局合药用。督责急如星火，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数，则相与敛钱，以赂上下胥吏丐免。汝霖独以状申提举司，言牛遇岁疫，则多病，有黄。今太平之久，和气充塞县境，牛皆充腯，无黄可取。使者不能诘，一县获免。无不欢呼感戴者。

裴谞为史思明所得，伪授御史中丞。时思明残杀宗室，谞阴缓之，全活者数十百人，此事见《谈宾录》。靖康之变，金人尽欲得京城宗室。有献计者，谓宗正寺玉牒取有籍，可据以取，则无遗矣。虏酋立命取籍。苍黄间，玉牒所有吏已持至南薰门亭子矣。会虏使以事暂还，此夜惟监交物官数人在焉。户部邵泽民溥其一也，遽索视之，每揭三二板则掣取一板，投之火炉中。叹曰：“力不能遍存之，得预名被爇者可以免。计一籍中掣取而爇者亡虑十二三。俄顷，虏使至。吏举籍以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获免者皆泽民之力也。而人多不知，予因阅裴谞事故志之。

京城既陷，虏遣使籍帑藏，至军器库，点阅兵仗，时莫寿明以内相为馆伴。因白：自念两朝和好，当载戢干戈，载櫜弓矢。虏使应声曰：“我曹脚转后不请云左属櫜鞬右执鞭弭与君周旋。”〔此处疑有脱漏〕

吕汲公在相位，其兄进伯，自外郡代还。相与坐东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阶趋众，以二婢掖侍而前。进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须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独拜于赤日中，尽礼而退。进伯略不顾劳。闻者叹服其家法之严。

何㮚当京城已陷，虏人入视帑藏、仓庚。时有胡思者为司农卿，其诸仓米麦数白㮚。既复，㮚送至厅事傍，遽属言曰：“大卿切勿令乱量。”思应曰：“诺。”至客次，方悟其戏。盖语有“胡思乱量”也。时谓宰相如此，何以服百僚。

图画见闻志

[宋]郭若虚撰　杨加深整理

《图画见闻志》六卷，北宋郭若虚撰。这是继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而作的一本重要的美术论著。记载了自唐末会昌元年至北宋熙宁七年（公元一〇七四）的名人艺士。全书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论》（卷一），是十六篇绘画艺术论文。第二部分《记艺》（卷二至卷四）是唐末、五代至宋初的书家小传。第三部分《故事拾遗》及《近代故事》（卷五、六），前者是采自古人传记中述画故事，后者是作者当时书坛掌故的见闻记录。据黄苗子所校《四部丛刊续编》本标点整理。

序

余大父司徒公，虽贵仕，而喜廉退恬养。自公之暇，唯以诗书琴画为适。时与丁晋公、马正惠蓄画均（校，汲古阁津逮秘书本——以下简称汲本——作"蓄书画均"），故画府称富焉。先君少列，躬蹈懿节，鉴别精明，珍藏罔坠，欲养不逮，临言感咽。后因诸族人间取分玩，缄縢罕严，日居月诸，渐成沦弃。贱子虽甚不肖，然于二世之好，敢不钦藏。嗟乎！逮至弱年，流散无几。近岁方购寻遗失，或于亲戚间以他玩交酬，凡得十余卷，皆传世之宝。每宴坐虚庭，高悬素壁，终日幽对，愉愉然不知天地之大、万物之繁。况乎惊宠辱于势利之场，料得丧于奔驰之域者哉！复遇朋游觌止，亦出名踪柬论，得以资深铨较，由之广博。虽不与（校，"深"下元抄本"铨"作"铃"，"较"下"与"上。元抄本作"旧史导"并空三字。此均依汲本改）戴谢并生，愚窃慕焉。又好与当世名士甄明体法，讲练精微，益所见闻，当从实录。昔唐张彦远（字爱宾）尝著《历代名画记》，其间自黄帝时史皇而下总括画人姓名。绝笔于永昌（校各本均作永昌、应以会昌为是）元年。厥后撰集者率多相乱，事既重叠，文亦繁衍。今考诸传记，参较得失，续自永昌（校，各本均作永昌，应以会昌为是）元年，后历五季，通至本朝熙宁七年，名人艺士，编而次之。其有画迹尚晦于时、声闻未喧于众者，更俟将来。亦尝览诸家画记，多陈品第。今之作者，各有所长。或少也嫩而老也壮，或始也勤而终也怠，今则不复定品。唯笔其可纪之能、可谈之事，暨诸家画说。略而未至者，继以传记中述画故事并本朝事迹采摭编次，厘为六卷。目之曰《图画见闻志》。后之博雅君子，或加点窜，将可取于万一。郭若虚序。

卷　一

叙诸家文字

自古及近代纪评画笔，文字非一，难悉具载，聊以其所见闻，篇目次之。凡三十家。

《名画集》（南齐高帝撰）
《古画品录》（谢赫撰）
《装马谱》（毛惠远撰）
《昭公录》（梁武帝撰）
《僧繇录》（亡名氏）
《画说文》（亡名氏）
《述画记》（后魏孙畅之撰）
《续画品录》（陈姚最撰）
《后画品录》（唐沙门彦悰撰）
《画断》（张怀瓘撰）
《名画猎精录》（亡名氏）
《后画品录》（李嗣真撰）
《杂色骏骑录》（韩干撰）
《绘境》（张璪撰）
《画评》（顾况撰）
《续画评》（刘整撰）
《公私画录》（裴孝源撰）
《画拾遗录》（窦蒙撰）
《画山水录》（吴恬撰。一名玢校，汲本玢作"玠"）

《唐朝名画录》（朱景玄撰）
《历代名画记》（张彦远撰）
《画山水诀》（荆浩撰一名洪谷子）
《梁朝画目》（亡名氏）
《广画新集》（蜀沙门仁显撰）
《益州画录》（辛显撰）
《江南画录》（亡名氏）
《江南画录拾遗》（徐铉撰）
《广梁朝画目》（皇朝胡峤撰）
《总画集》（黄休复撰）
《本朝画评》（刘道醇纂符嘉应撰）

叙国朝求访

画之源流，诸家备载。爰自唐季兵难，五朝乱离，图画之好，乍存乍失。逮我宋上符天命，下顺人心。肇建皇基，肃清六合。沃野讴歌之际，复见尧风；坐客间宴之余，兼穷绘事。太宗皇帝，钦明浚哲，富艺多才。时方诸伪归真，四荒重译，万机丰暇，屡购珍奇。太平兴国间，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先是荆湖转运使得汉张芝草书、唐韩干马二本以献之，韶州得张九龄画像并文集九卷表进；后之继者，难可胜纪。又敕待诏高文进、黄居采，搜访民间图画。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点检供御图书。选三馆正本书万卷，实之秘监以进御。退余藏于阁内，又从中降图画并前贤墨迹数千轴以藏之。淳化中阁成，上飞白书额，亲幸，召近臣纵观图籍，赐宴。又以供奉僧元霭所写《御容》二轴，藏于阁。又有天章、龙图、宝文三阁。后苑有图书库，皆藏贮图书之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蕢，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无替天禄石渠妙楷宝迹矣。

叙自古规鉴

《易》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尝考前贤画论，首称像人，不独神气骨法衣纹向背为难。盖古人必以圣贤形像、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故鲁殿纪兴废之事，麟阁会勋业之臣，迹旷代之幽潜，托无穷之炳焕。昔汉孝武帝欲以钩弋赵婕妤少子为嗣，命大臣辅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属社稷。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孝成帝游于后庭，欲以班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幸。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又尝设宴饮之会，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上因顾指画问班伯曰：“纣为无道至于是乎？”伯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图何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号式谑，大雅所以流连也。谓书淫乱之戒，其原在于酒。”上喟然叹曰：“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后汉光武明德马皇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尝从观画虞舜，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为妃。”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为君如是！”帝顾而笑。唐德宗诏曰：“贞元己巳岁秋九月，我行西宫，瞻闳阁崇构，见老臣遗像，颙然肃然，和敬在色。想云龙之叶应，感致业之艰难，睹往思今，取类非远。”文宗大和二年，自撰集《尚书》中君臣事迹，命画工图于太液亭，朝夕观览焉。汉文翁学堂，在益州大城内，昔经颓废，后汉蜀郡太守高朕复缮立。乃图书古人圣贤之像、及礼器瑞物于壁。唐韦机为檀州刺史，以边人僻陋，不知文儒之贵，修学馆，画孔子七十二弟子、汉晋名儒像。自为赞，敦劝生徒。繇兹大化，夫如是。岂非文未尽经纬，而书不能形容，然后继之于画也。所谓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亦宜哉！

叙图画名意

古之秘画珍图，名随意立。典范则有《春秋》、《毛诗》、《论语》、《孝经》、《尔雅》等图（上古之画多遗其姓），其次后汉蔡邕有《讲学图》，梁张僧繇有《孔子问礼图》，隋郑法士有《明堂朝会图》，唐阎立德有《封禅图》，尹继昭有《雪宫图》；观德则有《帝舜娥皇女英图》（亡名氏），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图》，晋戴逵有《列女仁智图》，宋陆探微有《勋贤图》；忠鲠则《隋杨契丹有辛毗引裾图》，唐阎立本有《陈元达锁谏图》，吴道子有《朱云折槛图》；高节则晋顾凯之有《祖二疏图》，王廙有《木雁图》，宋史艺有《屈原渔父图》，南齐蘧僧珍有《巢由洗耳图》；壮气则魏曹髦有《卞庄刺虎图》，宋宗炳有《狮子击象图》，梁张僧繇有《汉武射鲛图》；写景则晋明帝有《轻舟迅迈图》，卫协有《穆天子宴瑶池图》，史道硕有《金谷园图》，顾凯之有《雪霁望五老峰图》；靡丽则晋戴逵有《南朝贵戚图》，宋袁倩有《丁贵人弹曲项琵琶图》，唐周昉有《杨妃架雪衣女乱双陆局图》；风俗则南齐毛惠远有《剡中溪谷村墟图》，陶景真有《永嘉屋邑图》，隋杨契丹有《长安车马人物图》，唐韩滉有《尧民鼓腹图》（以上图画虽不能尽见其迹，前人载之甚详。但爱其佳名，聊取一二，类而录之）。

叙制作楷模

大率图画，风力气韵，固在当人。其如种种之要，不可不察也。画人物者必分贵贱气貌、朝代衣冠。释门则有善功方便之颜，道像必具修真度世之范，帝王当崇上圣天日之表，外夷应得慕华钦顺之情，儒贤即见忠信礼义之风，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隐逸俄识肥遁高世之节，贵戚盖尚纷华侈靡之容，帝释须明威福严重之仪，鬼神乃作丑魏（尺者

切）驰趡（于鬼切）之状，士女宜富秀色婑（乌果切）媠（奴坐切）之态，田家自有醇甿朴野之真。恭鳌愉惨，又在其间矣。画衣纹林木，用笔全类于书。画衣纹有重大而调畅者，有缜细而劲健者，勾绰纵掣，理无妄下，以状高侧、深斜、卷折、飘举之势。画林木有樛枝、挺干、屈节、皴皮，纽裂多端，分敷万状。作怒龙惊虺之势，耸凌云翳日之姿，宜须崖岸丰隆，方称蟠根老壮也。画山石者多作矾头，亦为凌面。落笔便见坚重之性，皴淡即生窊凸之形，每留素以成云，或借地以为雪，其破墨之功，尤为难也。画畜兽者，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分肥圆，毛骨隐起，仍分诸物所禀动止之性（四足唯兔掌底有毛，谓之建毛）。画龙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騣鬣肘毛，笔画壮快，直自肉中生出为佳也（凡画龙开口者易为巧，合口者难为功。画家称“开口猫儿合口龙”，言其两难也）。画水者有一摆之波，三折之浪，布之字之势，分虎爪之形，汤汤若动，使观者浩然有江湖之思为妙也。画屋木者，折算无亏，笔画匀壮，深远透空，一去百斜。如隋唐五代已前，洎国初郭忠恕、王士元之流，画楼阁多见四角，其斗栱逐铺作为之。向背分明，不失绳墨。今之画者，多用直尺，一就界画，分成斗栱，笔迹繁杂，无壮丽闲雅之意。画花果草木，自有四时景候，阴阳向背，笋条老嫩，苞萼后先，逮诸园蔬野草，咸有出土体性。画翎毛者，必须知识诸禽形体名件。自嘴喙口脸眼缘（去声），丛林脑毛、披蓑毛，翅有梢（去声）翅、有蛤翅，翅邦（上声）上有大节小节、大小窝翎、次及六梢，又有料（平声）风、掠草（编缝翅羽之间）、散尾、压磹尾、肚毛、腿裤、尾锥，脚有探爪（三节）、食爪（二节）、撩爪（四节）、托爪（一节）、宣黄、八甲、鸷鸟眼上谓之看棚（一名看檐），背毛之间谓之合溜。山鹊鸡类，各有岁时苍嫩、皮毛眼爪之异。家鹅鸭即有子肚，野飞水禽自然轻梢（去声），如此之类，或鸣集而羽翮紧戢，或寒栖而毛叶松泡（去声）。已上具有名体处所，必须融会，缺一不可。设或未识汉殿、吴殿、梁柱、斗栱、叉手、替木、熟柱、驼峰、方茎、额道、抱间、昂头、罗花罗幔、暗制绰幕、猢孙头、琥珀枋、龟头、虎座、飞檐、扑水、膊风、化废、垂鱼、惹草、当钩、曲脊之类，凭何以画屋木也。画者尚罕能精究。况观者乎？

论衣冠异制

自古衣冠之制，荐有变更。指事绘形，必分时代；衮冕法服，三礼备存。物状实繁，难可得而载也。汉魏已前，始戴幅巾。晋宋之世，方用羃䍦。后周以三尺皂绢，向后袱发，名折上巾，通谓之袱头。武帝时裁成四脚。隋朝唯贵臣服黄绫纹袍、乌纱帽、九环带、六合靴（起于后魏），次用桐木黑漆为巾子，裹于袱头之内，前系二脚，后垂二脚，贵贱服之，而乌纱帽渐废（校，汲本作“而乌帽渐废”）。唐太宗尝服翼善冠，贵臣服进德冠，至则天朝以丝葛为袱头巾子，以赐百官。开元间始易以罗，又别赐供奉官及内臣圆头宫朴巾子（校，汲本作“圜头宫样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纱裹之。乃今袱头也。三代之际皆衣襕衫。秦始皇时以紫绯绿袍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国语》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时下加襕。唐高宗朝，给五品以上随身鱼。又敕品官紫服、金玉带。深浅绯服、并金带；深浅绿服、并银带；深浅青服、并鍮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一品以下文官带手巾、算袋、刀子、砺石；武官亦听。睿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带七事跕躞（佩刀、刀子、磨石、契苾貟、哕厥、计筒、火石袋也。校，计筒汲本作针筒），开元初复罢之。晋处士冯翼，衣布大袖，周缘以皂，下加襕，前系二长带。随唐朝野服之。谓之冯翼之衣，今呼为直掇（《礼记·儒行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大掖大袂，禅衣也。逢掖与冯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裤褶以从戎事。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以后，始服木屐。伊尹以草为之，名曰履；秦世参用丝革。靴本胡服，赵灵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宫人侍左右者穿红锦勒（校，汲本作“鞠”）靴。凡在经营，所宜详辨。至如阎立本图《昭君妃（音配）虏》，戴帷帽以据鞍；王知慎画《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马。殊不知帷帽创从隋代，轩车废自唐朝，虽弗害为名踪，亦丹青之病耳（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网也）。

论气韵非师

谢赫云：“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像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模移写。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尝试论之，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所谓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画必周气韵，方号世珍。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故杨氏不能授其师，轮扁不能传其子。系乎得自天机，出于灵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术，谓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校，“是之谓印”下，汲本多“爰及万法，缘虑施为，随心所合，皆得名印”十六字）。矧乎书画发之于情思，契之于绡楮，则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诸贵贱祸福，书画岂逃乎气韵高卑？夫画犹书也。杨子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

矣。"

论用笔得失

凡画，气韵本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笔。用笔之难，断可识矣。故爱宾称唯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无适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笔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所以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夫内自足，然后神闲意定；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也。昔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盘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又画有三病，皆系用笔。所谓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结。版者，腕弱笔痴，全亏取与，物状平褊，不能圆混也；刻者，运笔中疑，心手相戾，勾画之际，妄生圭角也；结者，欲行不行，当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畅也。未穷三病，徒举一隅，画者鲜克留心，观者当烦拭眦（大抵气韵高，笔画壮，则愈玩愈妍；其或格凡毫懦，初观纵似可采，久之还复意怠矣）。

论曹吴体法

曹、吴二体，学者所宗。按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北齐曹仲达者，本曹国人，最推工画梵像。是为曹。谓唐吴道子曰吴。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又按蜀僧仁显《广画新集》，言曹曰："昔竺乾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又言吴者，起于宋之吴暕之作，故号吴也。且南齐谢赫云："不兴之迹，代不复见，唯秘阁一龙头而已。观其风骨，擅名不虚。吴暕之说，声微迹暧，世不复传。"（谢赫云："擅美当年，有声京洛，在第三品江僧宝下也。"）至如仲达见北齐之朝，距唐不远；道子显开元之后，绘像仍存。证近代之师承，合当时之体范，况唐室已上，未立曹、吴。岂显释寡要之谈，乱爱宾不刊之论。推时验迹，无愧斯言也（雕塑铸像，亦本曹、吴）。

论吴生设色

吴道子画，今古一人而已。爱宾称前不见顾、陆，后无来者。不其然哉？尝观所画墙壁、卷轴，落笔雄劲，而傅彩简淡。或有墙壁间设色重处，多是后人装饰。至今画家有轻拂丹青者，谓之吴装（雕塑之像，亦有吴装）。

论妇人形相

历观古名士画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妇人形相者，貌虽端严，神必清古，自有威重俨然之色，使人见则肃恭，有归仰之心；今之画者，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不达画之理趣也。观者察之。

论收藏圣像

论者或曰，不宜收藏佛道圣像。恐其亵慢荤秽，难可时时展玩。愚谓不然。凡士君子相与观阅书画为适，则必处闲静。但鉴赏精能，瞻崇遗像，恶有亵慢之心哉？且古人所制佛道功德，则必专心励志，曲尽其妙；或以希福田利益，是其尤为着意者。况自吴曹不兴、晋顾凯之、戴逵、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北齐曹仲达、隋郑法士、杨契丹、唐阎立德、立本、吴道子、周昉、卢楞伽之流，及近代侯翼、朱繇、张图、武宗元、王瓘、高益、高文进、王霭、孙梦卿、王道真、李用及、李象坤、蜀高道兴、孙位、孙知微、范琼、勾龙爽、石恪、金水石城张玄、蒲师训、江南曹仲元、陶守立、王齐翰、顾德谦之伦，无不以佛道为功。岂非释梵庄严，真仙显化，有以见雄才之浩博，尽学志之精深者乎？是知云不宜收藏者，未为要说也。

论三家山水

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同、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跱，百代标程。前古虽有传世可见者，如王维、李思训、荆浩之伦，岂能方驾近代？虽有专意力学者，如翟院深、刘永、纪真之辈，难继后尘（翟学李，刘学关，纪学范）。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抢（上声）笔俱均（校"均"，汲本作匀），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烟林平远之妙，始自营丘。画松叶谓之攒针，笔不染淡，自有荣茂之色。关画木叶，间用墨揾，时出枯梢。笔踪劲利，学者难到。范画林木，或侧或欹，形如偃盖。别是一种风规。但未见画松柏耳。画屋既质，以墨笼染，后辈目为铁屋）。复有王士元、王端、燕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讷之流，或有一体，或具体而微，或预造堂室，或各开户牖，皆可称尚。然藏画者方之三家，犹诸子之于正经矣（关同虽师荆浩，盖青出于蓝也）。

论黄徐体异

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唯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何以明其然？黄筌与其子居寀，始并事蜀为待诏。筌后累迁如京副使，既归朝，筌领真命为宫赞（或曰，筌到阙未久物故。今之遗迹，多是在蜀中日作，故往往有广政年号。宫赞之命，亦恐传之误也），居寀复以待诏录之，皆给事禁中。多写禁籞所有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鹘》、《纯白雉兔》、《金盆鹁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又翎毛骨气尚丰满，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

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今传世《凫雁鹭鸶》、《蒲藻鰕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又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言多状者，缘人之称。聊分两家作用，亦在临时命意。大抵江南之艺，骨气多不及蜀人。而萧洒过之也）。二者犹春兰秋菊，各擅重名。下笔成珍，挥毫可范。复有居采兄居宝，徐熙之孙曰崇嗣、崇矩，蜀有刁处士（名光胤）、刘赞、滕昌祐、夏侯延祐、李怀衮，江南有唐希雅，希雅之孙曰中祚、曰宿、及解处中辈，都下有李符、李吉之俦。及后来名手间出，跂望徐生与二黄，犹山水之有正经（校，汲本作"繇山水之有三家"）也（黄筌之师刁处士，犹关同之师荆浩）。

论画龙体法

画龙唯五代四明僧传古大师，其名最著。观其体则笔墨遒爽，善为蜿蜒之状（皇建院法堂屏风是其真迹）。至任从一待诏之作，稍加怪怒（建隆观翊教院玉皇殿后，是其真迹也）。今崔白所图，又得其要（建隆观翊教院玉皇殿中罗睺边，有一龙头；北都大安寺罗汉壁有龙一条）。恨不见不兴秘阁之头，轨范同否；又不知叶公当日所遇，厥状何如。自昔豢龙氏殁，龙不复扰。所谓上飞于天，晦隔层云；下归于泉，深入无底。人不可得而见也。今之图写，固难推以形似，但观其挥毫落笔，筋力精神。理契吴画鬼神也（前论三停九似，亦以人多不识真龙。先匠所遗传授之法）。

论古今优劣

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顾、陆、张、吴，中及二阎，皆纯重雅正，性出天然（晋顾凯之，宋陆探微，梁张僧繇，唐阎立德，阎立本，暨吴道子也）。吴生之作，为万世法。号曰画圣，不亦宜哉（已上皆极佛道人物）。张、周、韩、戴，气韵骨法，皆出意表（唐张萱、周昉皆工士女，韩幹工马，戴嵩工牛。或问曰："何以但举韩干而不及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称韩滉？"答曰："韩师曹将军，戴法韩晋公。但举其弟子，可知其师也。至如韦鉴暨犹子鶠，皆善画马。但取其尤著者明之，难即遍举也。"）后之学者，终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与关、范之迹，徐暨二黄之踪，前不谢师资，后无复继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辈复起，边鸾、陈庶之伦再生，亦将何以措手于其间哉？故曰：古不及近（二李则李思训将军，并其子昭道中舍；三王则王维右丞，暨王熊、王宰，悉工山水。边鸾、陈庶工花鸟。并唐人也）。是以推今考古，事绝理穷。观者必辨金鍮，无焚玉石。"

卷 二

纪艺上 唐会昌元年后尽五代，凡一百一十六人，校，汲本作凡"一百一十八人"，此误

唐末二十七人

左全　赵公祐　赵温其　赵德齐
范琼　陈皓　彭坚　常粲
常重胤　吕尧　竹虔　孙遇
张询　张南本　麻居礼　张素卿
陈若愚　胡瓌（子虔）　荆浩
刁光胤　尹继昭　李洪度　辛澄
张腾　张赞　王浃

五代九十一人

于兢　赵岩　刘彦齐　袁嶬
罗塞翁　东丹王　胡擢　胡翼
王殷　李群　燕筠　杜霄
李玄应（弟审）　厉归真　李霭之
韦道丰　朱简章　王乔士　郑唐卿
关同　支仲元
梅行思（校，梅汲本作"枚"）　郭乾晖
钟隐　郭权　史琼　程凝
王道古　李坡　唐垓　王道求
宋卓　富玫　左礼　张南
王伟　黄延浩　张质　韩求
李祝　张图　朱繇　李升
杜措　杜子瓌　杜弘义　房从真
宋艺　高道兴　阮知晦　杜齓龟
黄筌　高从遇　阮惟德　杜敬安
黄居宝　赵元德　赵忠义　蒲师训
蒲延昌　张玫　徐德昌　周行通
张玄　孔嵩　丘文播（弟文晓）
赵才　滕昌祐　姜道隐　杨元真
董从晦　张景思　跋异　王仁寿
卫贤　朱悰　曹仲玄　陶守立
竹梦松　丁谦　何遇　陆晃
施璘　贯休　楚安
传古（弟子岳闍黎）　智蕴　德符

唐末二十七人

左全，蜀郡人，迹本儒家。世传图画，妙工佛道人物。宝历中，声驰宇内。成都长安画壁甚广，多效吴生之迹，颇得其要。有佛道功德、五帝、三官等像传于世。

赵公祐，成都人，工画佛道鬼神，世称高绝。太和间已著画名。李德裕镇蜀，以宾礼遇之。改莅浙西，辟从莲幕。成都大慈、圣兴两寺，皆有画壁。

赵温其，公祐之子，绰有父风。成都寺观，多见

其迹。

赵德齐，温其之子，袭二世之精艺，奇踪逸笔，时辈咸推伏之。光化中，诏许王建于成都置生祠，命德齐画西平王仪仗车辂、旌纛法物，及朝真殿上画后妃、嫔御，皆极精致。昭宗喜之，迁翰林待诏（辛显评温其与德齐，皆次公祐之品）。

范琼、陈皓、彭坚三人，同时同艺，名振三川。大中初，复兴佛宇后，三人分画成都大慈、圣寿、圣兴、净众、中兴等五寺墙壁二百余间。各尽所蕴。淳化后两遭兵火，颇有毁废矣（辛显云："范为神品，陈、彭为妙品。"仁显云："范、陈为妙品上，彭为妙品。"尝见文潞公家坟寺积庆院，有移置壁画婆叟仙一躯，乃范琼所作。辛显评为神品，当矣）。

常粲，成都人，工画佛道人物，善为上古衣冠。咸通中，路岩镇蜀，颇加礼遇。有《孔子问礼》、《山阳七贤》等图，并立释迦、女娲、伏羲、神农、燧人等像传于世。

常重胤，粲之子，妙工写貌。僖宗朝为翰林供奉。尝写僖宗御容及名臣真像，得其神彩。亦尝于宝历寺画请塔天王，至妙。

吕尧、竹虔，并长安人。工画佛道人物。僖宗朝为翰林待诏，广明中扈从入蜀。长安、成都皆有画壁。

孙遇，自称会稽山人，志行孤洁，情韵疏放。广明中，避地入蜀，遂居成都。善画人物、龙水、松石、墨竹，兼长天王鬼神。笔力狂怪，不以傅彩为功。长安、蜀川，皆有画壁，实奇迹也。初名位，后改名遇。亦有图轴传于世（仁显评逸品）。

张询，南海人，避地居蜀。善画吴山楚岫，枯松怪石。中和间，尝于昭觉寺大悲堂后画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谓之三时山。人所称异也。亦有山水卷轴传于世。

张南本，不知何许人，工画佛道鬼神，兼精画火。尝于成都金华寺大殿画八明王。时有一僧，游礼至寺，整衣升殿，骤睹炎炎之势，惊怛几仆。时孙遇画水，南本画火，水火之形本无定质，惟于二子，冠绝古今。又尝画宝历寺水陆功德，曲尽其妙。后来为人模写，窃换真迹，鬻与荆湖商贾。今所存者多是伪本。别有《勘书》、《诗会》、《高丽王行香》等图传于世。

麻居礼，蜀人，师张南本。光化、天复间，声迹甚高。资、简、邛、蜀，甚有其笔。

道士张素卿，简州人，少孤贫落魄，长依本郡三清观项（校，汲本作"顶"）挂。善画道门尊像、天帝星官，形制奇古，实天授之性也。尝于青城山丈人观画五岳、四渎、十二溪女等，兼有《老子过流沙》、并《朝真图》、八仙、九曜、十二真人等像，传于世。

道士陈若愚，左蜀人，师张素卿，得其笔法。成都精思观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君像。

胡瓌，范阳人。工画蕃马，虽繁富细巧，而用笔清劲。至于穹庐、什器、射猎、生死物，靡不精奇。凡画驼马鬉尾、人衣毛毳，以狼毫缚笔疏渲之，取其纤健也。有《阴山》、《七骑》、《下程》、《盗马》（校，汲本及明覆宋本均作"捉马"，此元抄本原亦作"捉马"，后用粉涂去，改为盗马）、《射雕》等图传于世。子虔，有父风。

荆浩，河内人，博雅好古。善画山水，自撰山水诀一卷。为友人表进，秘在省阁。常自称洪谷子。语人曰："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故关同北面事之。有《四时山水》、《三峰》、《桃源》、《天台》等图传于世。

刁光胤，长安人，天复中避地入蜀。工画龙水、竹石、花鸟、猫兔。黄筌、孔嵩，皆门弟子。尝于大慈寺承天院内窗边小壁四堵上画四时花鸟，体制精绝。后黄居采重装饰之，亦有图轴传于世。

尹继昭，不知何许人。工画人物、台阁，世推绝格。有《移新丰》、《阿房宫》、《吴宫》等图传于世。

李洪度，成都人，工画佛道人物，名振当时。成都大慈寺三学院等处有画壁。

辛澄，不知何许人。成都大慈寺泗州堂有僧伽像及普贤阁下有五如来像。

张腾，不知何许人。工画佛道杂画，描作布色，颇穷其妙。成都兴圣寺有画壁。

张赞，河阳人，工画佛道人物。洛中有寺壁。

王浃，不知何许人。工画人物。钱忠懿家有《导引图》。

五代九十一人

梁相国于兢，善画牡丹。幼年从学，因睹学舍前槛中牡丹盛开，乃命笔仿之。不浃旬，夺真矣。后遂酷思无倦，动必增奇。贵达之后，非尊亲旨命，不复含毫。有人赠诗曰："看时人步涩，展处蝶争来"。有写生全本《折枝》传于世。

梁驸马都尉赵岩，善画人马。挺然高格，非众人所及。有《汉书·西域传》、《骨贵马》、《小儿戏舞》、《钟馗》、《弹棋》、《诊脉》等图传于世。

梁左千牛卫将军刘彦齐，善画竹，颇臻清致。有《风折竹》、《孟宗泣竹》、《湘妃》等图传于世（人物多假胡翼之手）。

后唐侍卫亲军袁嶬，河南登封人。善画鱼，谨密形以（校，汲本作"似"），外得唅喁游泳之态。有轴卷传于世。

罗塞翁，钱尚父时为吴从事，钱塘令隐之子（校，元抄本脱"子"字据汲本补入）善画羊，世罕有其迹。唯余杭陆家曾收一卷，精妙卓绝，后归孙元规家矣。

东丹王，契丹天皇王之弟，号人皇王，名突欲。后唐长兴二年投归中国，明宗赐姓李，名赞华。善画本国人物鞍马，多写贵人酋长，胡服鞍勒，率皆珍

华。而马尚丰肥，笔乏壮气。

胡擢，不知何许人。善状花鸟，气韵甚高。博学能诗，飘然有物外之志。常谓其弟曰："吾思苦于三峡闻猿（擢有《三峡闻猿赋》，人多脍炙）。"又常吟曰："瓮中每酝逍遥乐，笔下闲偷造化功。"其高情逸兴如此。有《鸂鶒图》、《全株石榴》、《四时翎毛》、《折枝》等传于世。

胡翼，字鹏云。工画佛道人物，至于车马楼台，无施而不妙。赵岩都尉颇礼遇之，常延致门馆。有《秦楼》、《吴宫》、《盘车》、《洗马》、《回纹》、《丰稔》等图传于世（时多求借自古名笔，手自传模，装成卷轴。后题云"安定鹏云记"）。

王殷，工画佛道士女，尤精外国人物。与胡翼并为赵岩都尉所礼，他人无及也。有《职贡》、《游春士女》等图、并粉本佛像传于世。

李群，工画人物，为时所称。有《玄中法师像》、《孟说举鼎》、《赤松子》、《八戒》、《醉客》等图传于世。

燕筠，工画天王。独跻周昉之妙，有卷轴传于世。

杜霄，工画士女，富于姿态，妙得周昉之旨。有《秋千》、《扑蝶》、《吴王避暑》等图传于世。

李玄应洎弟审，并工画蕃马。专学胡瓌。有《放马》白本、《胡乐》、《饮会》、《弗林》等图传于世。

道士厉归真，异人也，莫知其乡里。善画牛、虎，兼工鸷禽、雀、竹、绰有奇思。惟着一布裘，入酒肆如家（校，如家，汲本作"娼家"），每有人问其所以，辄大张口茹其拳而不言。梁祖召问云："君有何道理?"归真对曰："衣单爱酒，以酒御寒，用画偿酒，此外无能。"梁祖然之。尝游南昌信果观，有三官殿夹纻塑像，乃唐明皇时所作，体制妙绝。常患雀鸽粪秽其上，归真乃画一鹞于壁间，自是雀鸽无复栖止。有《渡水牧牛》、《牛》、《虎》、《鹞子》、《柘竹》、《野禽》等图传于世。

李霭之，华阴人。工画山水寒林，有江乡之思。郧帅罗中令厚礼之，为建一亭为援毫之所，名金波亭。时号金波李处士也。有《卖药》、《修琴》、《归山图》、《野人荷酒》、《寒林》并山水卷轴传于世。

韦道丰，江夏人。善画寒林。逸思奇僻，不拘小节。当代珍之，请揖不暇。然经岁月，方成一图，成则惊人。故世罕有真迹。

朱简章，工画人物、屋木。有《禹治水》、《神仙传》、《胡笳十八拍》、《凤楼十八怨》、《烟波渔父》等图传于世。

王乔士，工画佛道人物，尤爱画《地藏菩萨》、《十王像》。凡有百余本传于世。

郑唐卿，工画人物，兼长写貌。有《梁祖名臣像》并故事人物传于世。

关同（一名穜，又王文康家图上题云童），长安人，工画山水。学从荆浩，有出蓝之美。驰名当代，无敢分庭（《叙论卷》中具述）。有《赵阳山居》、《溪山晚霁》、《四时山水》、《桃源早行》等图传于世。

支仲元，凤翔人，工画人物。有《老子诫徐甲》、《萧翼赚兰亭》、《商山四皓》等图传于世。

梅行思（或云再思），江夏人，工画斗鸡，名闻天下。最著者是陈康肃家《笼鸡》一轴，号为神绝。兼工人物，有《十才子》、《河岳精灵集》、《举人过关》、《谢女咏梅》、《寇豹骑牛》等图传于世。

郭乾晖将军，北海人。工画鸷鸟杂禽、疏篁槁木。格律老劲，巧变锋出，旷古未见其比。有《秋郊鹰雉》、并《逐禽鹞子》、《架上鹞子》等图传于世。

钟隐，天台上人（校，汲本作"山人"），工画鸷禽竹木。师郭乾晖，深得其旨。乾晖始秘其笔法，隐变姓名趋汾阳之门，服勤累月，乾晖不知其隐也。隐一日缘兴于壁上画鹞子一只，人有报乾晖者，乾晖亟就视之，且惊曰："子得非钟隐乎?"隐再拜，具道所以。乾晖喜曰："孺子可教也!"乃遇之文席（校，汲本作"乃善遇之丈席"），以讲画道。隐遂驰名海内焉。兼工画山水人物。有《鹰隼杂禽》、《周处斩蛟》、《山水》等图传于世。

郭权，江南人，师钟隐。亦有图轴传于世。

史琼，善画雉兔竹石。有《雪景雉兔》、《竹下引雏》、《野雉》等图传于世。

程凝，善画鹤竹，兼长远水。有《六鹤图》并《折竹孤鹤》、《湖滩远水》等图传于世。

王道古，善画雀竹。有《四时雀竹》并《引雏》、《斗雀》等图传于世。

李坡，南昌人，唯善画竹。气韵飘举，不事小巧。有《折竹》、《风竹》、《冒雪疏篁》等图传于世。

唐垓，善画野禽、生菜、水族诸物，世称精妙。有《柘棘野禽十种》、《生菜》、《鱼鰕》、《海物》等图传于世。

王道求，工画佛道鬼神、人物畜兽。始依周昉遗范，后类卢楞伽之迹。多画鬼神及外国人物。龙蛇畏兽，当时名手推（校，汲本作"叹"）伏。大相国寺有画壁，今多不存矣。有《十六罗汉》、《挟鬼钟馗》、《佛林弟子》（校，汲本作"第林师子"）等图传于世。

宋卓，工画佛道。志学吴笔。不事傅彩。有白画《菩萨》、粉本《坐神》等像传于世。

富玫，工画佛道。有《弥勒内院图》、《白衣观音》、《文殊》、《地藏》、《慈恩法师》等像传于世。

左礼、张南，并工画佛道。二人笔意不相远。有《二十四化图》、《十六罗汉》、《三官》、《十真人》等像传于世。

王伟，工画佛道。相国寺大殿等处旧有画壁甚多，今存者无几。

黄延浩，工画人物。有《明皇吹玉笛》、《五王同幄》、《春园宴会》、《乞巧》等图传于世。

张质，工画田家风物。有《村田鼓笛》、《村社醉

散》、《踏歌》等图传于世。

韩求，李祝，并工佛道，学吴生。陕郊龙兴寺有画壁。

张图，河内雒阳人，尝事梁祖，掌行军粮籍，故人呼为张将军。善泼墨山水，兼长大像。雒中广爱寺有画壁。又尝见寇忠愍家有《释迦像》一铺，锋铓豪纵，势类草书。实奇怪也。

朱繇，长安人，工画佛道，酷类吴生。雒中广爱寺有《文殊普贤像》，长寿寺并河中府金真观皆有画壁。

李升，成都人，工画蜀川山水。始得唐张璪山水一轴，凝玩数日，云未尽善也。后遂心师造化，意出前贤。成都圣寿寺有画壁，多写名山胜境。仁显云："尝于少监黄筌第，见升《山水图》，乃知名实相称也。"有《武陵溪》、《青城》、《峨嵋》、《二十四化》等图传于世（蜀中多呼升为小李将军。小李将军乃是思训之子，思训乃林甫之伯，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子昭道为太子中舍。父子俱善画，因父故，人呼昭道为小李将军也）。

杜措（校，汲本作"杜楷"，按《益州名画录》等均作"杜措"，当以措为是），成都人亦工画山水。多作老木悬崖，回阿远岫，殊多雅思。有《秋日并州路诗意图》并山水卷轴传于世。亦工佛像。

杜子瓌，华阳人，工画佛道，尤精傅彩，调铅杀粉，别得其方。尝于成都龙华东禅院画《毗卢像》，坐赤圆光中、碧莲华上，其圆光如初出日轮，破淡无迹，人所不到也。

杜弘义，蜀郡晋平人，工画佛道（校汲本作"像"）高僧。成都宝历寺有《文殊》、《普贤》并《水陆功德》。

房从真，成都人，工画人物蕃马。事王蜀先主为翰林待诏。尝于蜀宫板障上画《诸葛武侯引兵渡泸水》，人马执戴，生动如神。蜀主每行至彼，驻而不进，怡然叹曰："壮哉甲马!"兼善拨笔鬼神，亦多寺壁。有《宁王射猎》、《陈登斫鲙》、《常建冒雪入京》等图传于世。

宋艺，蜀郡人工写貌。事王蜀为翰林待诏。尝写唐朝列圣及道士叶法善、一行禅师、沙门海会、内臣高力士等真于大慈寺。

高道兴，成都人，事王蜀为内图画库使。工佛道杂画，用笔神速，触类皆精。蜀之寺观，尤多墙壁。时人谚云："高君坠笔亦成画。"

阮知晦，蜀郡人，工画贵戚子女，兼长写貌。事王蜀为翰林待诏。写王先主真为首出。

杜齯龟，其先本秦人，避地居蜀，博学强识。工画罗汉，兼长写貌。始师常粲，后自成一体。事王蜀为翰林待诏。成都大慈寺有画壁。

黄筌，字要叔，成都人。十七岁事王蜀后主为待诏，至孟蜀加检校少府监，赐金紫，后累迁如京副使。善画花竹翎毛，兼工佛道人物、山川、龙水，全该六法，远过三师（花鸟师刁处士，山水师李升，人物龙水师孙遇也）。孟蜀后主广政甲辰岁，淮南驰聘，副以六鹤，蜀主遂命筌写六鹤于便坐之殿（校，汲本作"壁"），因名六鹤殿（蜀人自此方识真鹤。《六鹤集》在《故事拾遗》卷中）。由是蜀之豪贵请于（校，汲本作"为"）图轴者接迹。时人谚云："黄筌画鹤，薛稷减价。"又画四时花鸟于八卦殿，鹰见画雉，连连掣臂。遂命翰林学士欧阳炯作记。又写白兔于缣素，蜀主常悬坐侧。有《四时山水》、《花竹》、《杂禽》、《鸷鸟》、《狐兔》、《人物》、《龙水》、《佛道》、《天王》、《山居诗意》、《潇湘八景》等图传于世。

高从遇，道兴之子，袭成父艺，事孟蜀为翰林待诏。曾于蜀宫大安楼下画《天王》，队仗甚奇。后遭兵火，废绝矣。

阮惟德，知晦之子，绍精父业，事孟蜀为翰林待诏。尤善状宫闱、禁苑、皇妃、帝戚、富贵之事。有《宫中赏春》、《公子夜宴》、《按舞》、《熨帛》等图传于世。

杜敬安，齯龟之子，继父之美，事孟蜀为翰林待诏。尤能傅彩。成都大慈寺（校，汲本"寺"下有"多"字）与其父同画列壁。

黄居宝，字辞玉，筌之次男也。少聪警多能，与其父同事蜀为待诏。后累迁水部员外郎，亦工画花鸟、松石，兼善八分。年未四十而卒。

赵元德，长安人，天复中入蜀。杂工佛道鬼神、山水屋木。偶唐季丧乱之际，得隋唐名手画样百余本，故所学精博。有《汉高祖过丰沛》、《盘车》、《讲学》、《丰稔图》传于世。

赵忠义，元德之子，事孟蜀为翰林待诏。虽从父训，宛若生知。蜀后主尝令画《关将军起玉泉寺图》，作地架一座，垂棝叠栱，向背无失。蜀主命匠氏较之，无一差者，其精妙如此。尝与高道兴、黄筌辈同画成都寺壁甚多。

蒲师训，蜀人，事孟蜀为翰林待诏。师房从真。尝携画诣从真，从真高蹈拊膺曰："子之所得，非吾所授也。"画蜀中祠庙、鬼神兵仗、冠冕幢葆，皆尽其美。

蒲延昌，师训之子，与其父同时为孟蜀待诏。工画佛道鬼神外，尤精狮子。行笔劲利，用色不繁。

张玫，成都人，事孟蜀为翰林祗候。工画人物士女，兼长写貌。有《长门醉客》、《按乐》、《捣衣》等图及《汉唐名臣像》传于世。

徐德昌，成都人，事孟蜀为翰林祗候。工画人物士女。墨彩轻媚，为时所称。

周行通，成都人，工画鬼神、人马、鹰犬、婴孩，得其精要。有《李陵送苏武》、《支遁》、《三隽夺马》等图传于世。

张玄，简州金水石城山人，善图僧相。画罗汉名播天下，称金水张家罗汉也。

孔嵩，蜀人，善画龙，兼工蝉雀。与黄筌并师刁

处士。成都广福院壁有所画《龙》，及有《蝉雀》等图传于世。

丘文播暨弟文晓，广汉人，并工佛道人物，兼善山水。其品降高、赵辈成都并其乡里，颇有画迹。文播后改名潜。

赵才，蜀人，工画鬼神人物，亦长甲骑。蜀川多有遗迹。

滕昌祐，其先吴人，避地居蜀。工画花鸟、蝉蝶、折枝、生菜。笔迹轻利，傅彩鲜泽，尤于画鹅得名。有《四时花鸟》、《鱼》、《龟》、《猴》、《兔》及《梅花鹅》、《茴香下睡鹅》，又有《群鹅泛莲沼》等图传于世（兼善书大字，蜀中寺观牌额多昌祐书）。

姜道隐，汉州什邡人，龀岁好画。有时终日不归，父母寻之，多在佛庙神祠中画壁下。及长，不事产业，惟画是好。布衣芒屦，随身笔墨而已。当于净众寺方丈画山水松石，宋王庭隐赠之束缣，道隐置于僧堂，拂衣而去。

杨元真，不知何许人。工画佛道，善为曹笔，尤精布色。始居蜀，后召入郧中，不回。蜀川颇有画迹。

董从晦，成都人，世儒家（校，汲本作“世本儒家”），心游绘事。佛道人物，举意皆精。成都福感寺有画壁。

张景思，蜀人，工画佛道。蜀中有画壁。

跋异，汧阳人，工画佛道、鬼神。洛中福先寺有画壁，其品次张图也。

王仁寿，汝南宛人，工画佛道鬼神，兼长鞍马。始师王殷，后学精吴法。晋末为契丹所掠，太祖受禅放还。相国寺文殊院有《净土弥勒下生》二壁，净土院有《八菩萨像》，及有《征辽》、《猎渭》等图传于世。

卫贤，京兆人，事江南李后主为内供奉。工画人物、台阁。初师尹继昭，后伏膺吴体。张文懿家有《春江钓叟图》，上有李后主书《渔父词》二首。其一曰：“阆苑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鳞，快活如侬有几人？”其二曰：“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有《望贤宫》、《滕王阁》、《盘车》、《水磨》等图传于世。

朱惊，不知何许人，与卫贤并师尹继昭，而卫为高足。

曹仲玄，建康丰城人，事江南李后主为翰林待诏。工画佛道鬼神。始学吴，不得意，遂改迹细密，自成一格。尤于傅彩，妙越等夷。江左梵宇灵祠，多有其迹。

陶守立，池阳人。江南李后主保大间应举下第，退居齐山，以诗笔丹青自娱。工画佛道鬼神、山川人物，至于车马、台阁，笔无偏善。尝于九华草堂壁画《山程早行图》，及建康清凉寺有《海水》、李后主金山水阁有《十六罗汉像》，皆振妙于时也。

竹梦松，建康溧阳人，事江南李后主为东川别驾。工画人物、子女、宫殿、台阁，巧绝冠代。

丁谦晋陵义兴人，工画竹，兼善写蔬果。寇忠愍家有写生《葱》一轴，上有李后主题“丁谦”二字，非凡格也（此画今归王晋卿都尉家）。

何遇，江南人，善画林石、屋木。学慕卫贤，深得其趣。

陆晃，嘉禾人，善画田家人物。意思疏野，落笔成像，不预构思。故所传卷轴或为绝品，或为末品也。

施璘，京兆蓝田人，工画竹，有生意。

禅月大师贯休，婺州兰溪人，道行文章外，尤工小笔。尝睹所画水墨罗汉，云是休公入定观罗汉真容后写之，故悉是梵相，形骨古怪。其真本在预章西山云堂院供养。于今郡将迎请祈雨，无不应验（休公有诗集行于世，兼善书，谓之姜体，以其俗姓姜也）。

僧楚安，蜀人，善画山水，点缀甚细。每画一扇，《上安姑苏台》或《滕王阁》，千山万水，尽在目前。今蜀中扇面印版，是其遗范（仁显云：“笔踪细碎，全亏六法，非大手高格也”）。

僧传古大师，四明人，善画龙水，得名于世（《叙论卷》中已述）。皇建院有所画屏风见存。弟子岳阇黎，受学于师，其品次之。

僧智蕴，河南人，工画佛像、人物。学深曹体。雒中天宫寺讲堂有《毗卢像》，广爱寺有《定光佛》，福先寺有《三灾变相》数壁。周祖时进《舞钟馗图》，赐紫衣。

僧德符，善画松柏，气韵萧洒。曾于相国寺灌顶院厅壁画一松一柏，观者如市，贤士大夫留题凡百余篇。其为时推重如此。已上各有图轴传于世。

卷三

仁宗皇帝，天资颖悟，圣艺神奇。遇兴援毫，超逾庶品。伏闻齐国献穆大长公主丧明之始，上亲画《龙树菩萨》，命待诏传模镂板印施。圣心仁孝，又非愚臣所能称颂。若虚旧有家藏御画《御马》一匹，其毛赭，白玉衔勒，上有宸翰题云：“庆历四年七月十四日御画”，兼有押字印宝。后因伯父内藏借观，不日赴杭钤之任，既久假而不归，居无何，伯父终于任所。此宝遂归伯母表兄张湍少列，今不复可见，为终身之痛（兼曾见张文懿家有《小猿》一轴，仍闻禁中有《天王菩萨像》）。

太上游心，难可与臣下并列，故尊之卷首。

纪艺中 圣朝建隆元年后，至熙宁七年，总一百五十八人

王公士大夫，依仁游艺，臻乎到极（校，汲本作

“极至”）者一十三人。

燕恭肃王　嘉王　李后主　燕肃
武宗元　刘永年　郭忠恕　王士元
宋道　宋迪　文同　郭元方
董源

燕恭肃王，位尊磐石，名重戚藩。天纵多能，精于像物。尝观所画《鹤竹》、《雪毛丹顶》，传警露之姿；《翠叶霜筠》，尽含烟之态。亦尝自杇《十六罗汉》，令蜀人尹质描染，棱棱风骨。类非常格所能及（闻朱邸甚有遗迹，世罕得见）。

皇弟嘉王，维城茂美，副茅土之疆宗；醴席余休，命毫煤而取适。尝观所画《墨竹图》，位置巧变，理应天真，作用纵横，功齐造化。复爱状鰕鱼、蒲藻、笋箨、芦花。虽居紫禁之严，颇得沧州之趣。笔意超绝，殆非学而知之者矣（王尤精篆籀。有尽六幅缣止书一字者，笔力神俊，可谓惊绝也）。

江南后主李煜，才识清赡，书画兼精。尝观所画林石、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金陵王相家有《杂禽花木》，李忠武家有《竹枝图》，皆稀世之珍玩也（其书名金错刀。校，汲本小注“书名金错刀”在“书画兼精”句下）。

燕肃，字穆之。其先燕蓟人，后徙家曹南。位龙图阁直学士，以尚书礼部侍郎致仕。文学治行外，尤善画山水寒林。澄怀味象，庆会感神，蹈摩诘之遐踪，追咸熙之懿范。太常寺有所画屏风。玉堂、刑部、景宁坊居第，暨许、洛佛寺中，皆有画壁。公以寿终于康定元年，赠太尉。公画与所藏古笔仅百卷，皆取入禁中，故人间所传图轴几希矣（公凡莅州郡，作刻漏法最精，又尝被旨造指南车。皆出奇思）。

武宗元，字总之，河南白波人，官至虞曹外郎。善画佛道人物，笔术精高，曹、吴具备。尝于雒都上清宫画《三十六天帝》。其间赤明阳和天帝，潜写太宗御容，以赵氏火德王天下故也。真宗祀汾阴，还经雒都，幸上清，历览绘壁，忽睹圣容，惊曰：“此真先帝也！”遽命设几案焚香再拜，且叹其画笔之神，伫立久之。上清宫，即唐玄元皇帝庙，旧有吴道子画《五圣图》，杜甫诗称“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是也。后因广增庭庑，画壁遂废。宗元复运神踪，高绍前哲。张文懿有诗云“曾此焚香动至尊”（校，汲本作“对圣容”）。宋元又尝于广爱寺见吴生画文殊、普贤大像，因杜绝人事旬余，刻意临仿，蹙成二小帧，其（校，汲本无其字）骨法停分、神观（校，汲本作冠）气格，与夫（校，汲本无此二字）天衣缨络、乘跨部从，较之（校，汲本较之二字作“与”字）大像，不差毫厘。自非灵心妙悟、感而遂通者，孰能与于此哉？许昌龙兴寺北廊有《帝释梵王》，及经藏院有《旃檀瑞像》，嵩岳庙有出队壁。皆所奇绝也。初名宗道，后改名宗元，以寿终于皇祐二年。有《佛像》、《天王》并《九子母》等传于世。

深州防御使刘永年，字君锡，章献明肃皇后之侄也。才敏有神力，兼于画笔。错综万类，非常格可拟。

郭忠恕，字恕先，洛阳人。少能属文，七岁举童子。初，周祖召为博士，后因争忿于朝堂，贬崖州司户。秩满去官，不复仕，纵放岐、雍、陕、洛之间。善画屋木、林石，格非师授。有设纨素求为图画者，必怒而去，乘兴即自为之。郭从义镇岐下，每延止山亭。张素设粉墨于傍，经数月，忽乘醉就图之，一角作远山数峰而已。郭氏亦珍惜之。岐有富人王官酒酤，其子喜画，日给醇酎。设几案绢素，及好纸数轴，屡以情言。忠恕俄取纸一轴，凡数十番，首图一丱角小童，持线车，纸穷处作风鸢，中引一线，长数丈。富家子不以为奇，遂谢绝焉。太宗素知其名，召赴阙下，授以国子监主簿。忠恕益纵酒，肆言时政得失（校，汲本无得失二字），颇有怨（校，汲本作“谤”）讟。上恶之，配流登州，死于齐之临邑道中，尸解焉。有《屋木》卷轴传于世（忠恕尤精字学，宋元献尝手校其《佩觿》二篇，以宝玩之。校，汲本作“宋元宪”）。

推官王士元，仁寿之子也，灵襟萧爽。画法精（校，汲本作“特”）高，人物师周昉，山水学关同，屋木类郭忠恕。皆造其微。尝见张文懿家有《杂木寒林》，高丈余，风韵遒举，格致稀奇。兼有《伊尹负鼎》、《凤楼十八怨》、《四时山水》等传于世。

宋道，字公达；宋迪，字复古。洛阳人。二难皆以进士擢第，今并处名曹。悉善画，山水寒林，情致闲雅，体像雍容，今时以为秘重矣（然则友爱之该，所宜推择）。

文同，字与可，梓潼永泰人。今为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善画墨竹，富萧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不笋而成者也。复爱于素屏高壁状枯槎老枿，风格简重，识者珍爱（校，汲本作“识者所多”）。自赋《一字至十字诗》云：“竹，竹，森寒，洁绿。湘江边，渭水曲，帷幔翠锦，戈矛苍玉。虚心异众草，劲节逾凡木。化龙杖入仙陂，呼凤律鸣神谷。月娥巾帔净冉冉，风女笙竽清肃肃。林间饮酒碎影摇金，石上围棋清阴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悦椒兰，陶先生归来但寻松菊。若檀栾之操则无敌于君，图萧洒之姿亦莫贤于仆。”（校，汲本无《一字至十字诗》，覆宋本亦无此诗）

郭元方，字子正，京师人，官至内殿承制。善画草虫，备究蜚蠓，潜分造化，宜矜妙艺，蔼播佳名。然而著意者不及疏略，盖或点缀过当，翻为失真也。颇有图轴传于世。

董源，字叔达，钟陵人，事南唐为后苑副使。善画山水，水墨类王维，著色如李思训。兼工画牛、虎，肉肌丰混，毛毳轻浮，具足精神，脱略凡格。有《沧湖山水》、著色《山水》、《春泽牧牛》、《牛》、《虎》等图传于世。

高尚其事，以画自娱者二人。

李成　宋澥

李成，字咸熙。其先唐宗室，避地营丘，因家焉。祖父皆以儒学吏事闻于时。至成，志尚冲寂，高谢荣进。博涉经史外，尤善画山水寒林，神化精灵，绝人远甚（《叙论卷》中已述）。开宝中，都下王公贵戚，屡驰书延请，成多不答。学不为人，自娱而已。后游淮阳，以疾终于乾德五年。子觉，尤以经术知名，职践馆阁。请恩幽囫，赠光禄丞（事见宋白所撰《墓碣》）。有《烟岚晓景》、《风雨四时山水》、《松柏寒林》等图传于世。

宋澥，字则未闻，长安人。故枢密湜之弟，司封道之从祖也。姿度高洁，不乐从仕。图画之外，无所婴心。善画山水、林石，凝神遐想，与物冥通。遇兴登楼，有时操笔，故人间不多见其迹。有《烟岚晓景》、《奔滩怪石》等图传于世。

业于绘事，驰名当代者一百四十六人（人物、山水、花鸟、杂画，分为四门）。

人物门（五十三人，僧道并独工传写者附）

王霭	高益	王瓘	孙梦卿
赵光辅	赵隐士	孙知微	勾龙爽
李文才	石恪	袁仁厚	赵长元
王齐翰	周文矩	顾德谦	郝处
厉昭庆	顾洪祝	李雄	侯翼
高文进	王道真	李用及	李象坤
高怀节	张昉	高元亨	
杨朏（子圭）		王兼济	孙怀悦
陈用智	孟显	陈士元	王拙
王居正	叶进成	叶仁遇	郝澄
童仁益	毛文昌	南简	
龙章（子渊）		武洞清	江惟清
钟文秀	田景	李元济	王易
陈坦	令宗	李八师	刘道士

王霭，京师人，工画佛道人物，长于写貌。五代间以画闻。晋末与王仁寿皆为契丹所掠，太祖受禅放还，授图画院祗候。遂使江表，潜写宋齐丘、韩熙载、林仁肇真，称旨，改翰林待诏。今定力院《太祖御容》、《梁祖真像》，皆霭笔也（太祖御容潜龙日写，后改装中央服矣）。又画开宝寺文殊阁下《天王》、及景德寺九曜院《弥勒下生像》，最为奇出。

高益，涿郡人，工画佛道鬼神、蕃汉人马。太祖朝，潜归京师。始货药以自给，每售药必画鬼神或犬马于纸上，藉药与之，由是稍稍知名。时太宗在潜邸，外戚孙氏喜画（孙氏有酒楼。一日，遇四老人饮酒有异，疑其神仙，因谓之四皓楼，亦谓孙氏为孙四皓也），因厚遇益，请为图画。未几，太宗龙飞。孙氏以益所画《搜山图》进上，遂授翰林待诏。后被旨画大相国寺行廊《阿育王》等变相暨《炽盛光》、《九曜》等，有位置小本，藏于内府。后寺廊两经废置，皆饬后辈名手依样临仿。又画崇夏寺大殿善神，笔力绝人。有《南国斗象》、《卫士骑射》、《蕃汉出猎》等图传于世。

王瓘，河南雒阳人，工画佛道人物，深得吴法，世谓之小吴生。石中令尝令画雒中昭报寺壁，及有佛道功德、故事、人物等图传于世。

孙梦卿，东平人，工画佛道人物，亦专吴学。尤长寺壁，谓之孙脱壁。尝与王霭对画开宝寺文殊阁下西北方毗楼《博义天王像》，并大相国寺甚有其迹。今多不存矣。

赵光辅，华原人，工画佛道，兼精蕃马。笔锋劲利，名刀头燕尾。太祖朝为图画院学生，故乡里呼为赵评事。许昌开元、龙兴两寺皆有画壁。浴室院《地狱变》尤佳。有《功德》、《蕃马》等传于世。

隐士赵云子，善画道像。于青城丈人观画诸仙，奇绝。孙太古尝阴使人问己画。赵云："孙画虽善，而伤丰满，乏清秀。"孙由是感悟。

孙知微，字太古，眉阳人。精黄老学，善佛道画。于成都寿宁院画《炽盛光》、《九曜》及诸墙壁，时辈称伏。知微凡画圣像，必先斋戒疏瀹，方始援毫。有《功德》并故事人物传于世。（知微始画《寿宁九曜》也，令童仁益辈设色。其《水圣侍从》，有持水晶瓶者，因增莲花于瓶中。知微既见，愀然曰："瓶所以镇天下之水，吾得之于《道经》。今则奚以花为？嗟乎！画蛇着足，失之远矣。"）

勾龙爽，蜀人，国初为翰林待诏。工画佛道人物，善为古体衣冠，精裁密致，亦一代之奇笔也。有《功德》并故事人物传于世。

李文才，华阳人，工画松石，兼长写貌。事孟蜀为翰林待诏。广政中，荆南高王令人入蜀，请文才写《义兴门街双笋石》并其故事，又尝写蜀主并名臣真像于大慈寺，亦有图轴传于世。

石恪，蜀人，性滑稽，有口辩。工画佛道人物。始师张南本，后笔墨纵逸，不专规矩。蜀平，至阙下，尝被旨画相国寺壁。授以画院之职，不就。坚请还蜀，诏许之。恪不乐都下风物，颇有讥诮杂言，或播人口。有《唐贤像》、《五丁开山》、《巨灵擘太华》、《新罗人角力》等图传于世。

袁仁厚，蜀人，早师李文才。乾德中至阙下，未久，还蜀。因求得前贤画样十余本持归。平居以画自适，终老乡闾，蜀川亦有遗迹。

赵长元，蜀人，工画佛道人物，兼工翎毛。初随蜀主至阙下，隶尚方彩画匠人。因于禁中墙壁画雉一只，上见之嘉赏，寻补图画院祗候。今《东太一宫（校，汲本无"宫"字）贵神像》、《华严（校，汲本严下多一"院"字）十六罗汉》，并长元笔。

王齐翰，建康人，事江南李后主为翰林待诏。工画佛道人物。开宝末，金陵城陷，有步卒李贵入佛寺中，得齐翰所画《罗汉》十六轴，寻为商贾刘元嗣以白金二百星购得之，赍入京师，于一僧处质钱。后元嗣诣僧请赎，其僧以过期拒之，因成争讼。时太宗尹京，督出其画，览之嘉叹。遂留画，厚赐而释之。经

十六日，太宗登极，后名应运罗汉。

周文矩，建康句容人，事江南李后主为翰林待诏。工画人物、车马、屋木、山川。尤精仕女，大约体近周昉，而更增纤丽。有《贵戚游春》、《捣衣》、《熨帛》、《绣女》等图传于世。

顾德谦，建康人，工画人物。风神清劲，举无与比。李后主爱重之，尝谓曰："古有凯之，今有德谦。二顾相望，继为画绝矣!"识者以为知言。吕文靖家有《萧翼说兰亭故事》横卷，青锦褾饰，碾玉轴头，实江南之旧物。窥其风格，可知非谬也。

郝处，江南人，工画佛道鬼神，兼长写貌。处本一商贾，酷好图画，因而家产荡尽。唯学画耳。

厉昭庆，建康丰城人，工画人物。事江南为翰林待诏。后随李后主至阙下，授图画院祗候。

顾洪祝，不知何许人，工画人物。传其名而未见其迹。

李雄，北海人，工画佛道，偏长鬼神，罕有伦比。太宗朝为图画院祗候，因忤旨遁去。北海龙兴寺有画壁。

侯翼，安定人，工画佛道人物。夙振吴风，穷乎奥旨。长安、洛汭，寺壁尤多。兼有《三教圣像》、故事人物等图传于世。

高文进，从遇之子。工画佛道，曹吴兼备。乾德乙丑岁，蜀平，至阙下。时太宗在潜邸，多访求名艺，文进遂往依焉。后以攀附授翰林待诏。未几，重修大相国寺，命文进效高益旧本画行廊变相及太一宫、寿宁院、启圣院暨开宝塔下诸功德墙壁，率皆称旨。又敕令访求民间图画，继蒙恩奖。相国寺大殿后《擎塔天王》，如出墙壁，及殿西《降魔变相》，其迹并存。今画院学者咸宗之，然曾未得其仿佛耳。

王道真，蜀郡新繁人，工画佛道人物，兼长屋木。太宗朝因高文进荐引，授图画院祗候。尝被旨画相国寺，并玉清昭应宫壁。今相国寺殿东画《给孤独长者买只陀太子园因缘》、并殿西画《志公变》、《十二面观音像》，其迹并存。

李用及、李象坤，并工画佛道人物（校，汲本作"佛道人马"），尤精鬼神。尝与高文进、王道真同画相国寺壁，并为良手。殿东画《牢度叉斗圣变相》，其迹见存。

高怀节，文进长子，太宗朝为翰林待诏，颇有父风。尝与其父同画相国寺壁。兼长屋木，为人称爱也。

张昉，临汝人，工画佛道人物，笔专吴体。尝画玉清昭应宫《奏乐天女》，高丈余，掇笔而成。本郡开元寺有画壁，亦佳手也。

高元亨，京师人。工画佛道人物，兼长屋木，多状京城市肆车马。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

杨朏，京师人，后家泗上。工画佛道人物，尤于观音得名天下。然而手足间时或小失停分，盖于骨法用笔跨迈伦辈。是其小疵，不足以累大醇也。亦爱画西南夷人，妙得其旨（世盛传杨朏《波斯》）。子圭，有父风。

王兼济，河南洛阳人，工画佛道鬼神。洛中南宫有《十太乙像》，嵩岳庙有与武虞曹对画墙壁。武画出队，兼济画入队。众所播传也。

孙怀悦，安定灵台人，工画佛道人物，学吴生为得法。雒中有寺壁。

陈用智，颍川郾城人，天圣中为图画院祗候。未久，罢归乡里。工画佛道、人马、山川、林木，精详巧赡，难跨伊人。但意务周勤，格乏清致。有《功德》、《蕃马》、故事人物等图传于世（用智居小窯镇，多谓之小窯陈）。

孟显，安化华池人，工画佛道鬼神、人马、屋木。大率作用气格，略与陈用智相似（多谓之小孟，亦云红楼孟家）。

陈士元，京师人，善画人物屋木。有《嘉庆图》、故事人物传于世。

王拙，河东郡人，工画佛道人物。初画玉清昭应宫壁，选中右第一。

王居正，拙之子，善画仕女。酷学周昉，精密有余，而气韵不足。

叶进成，江南人，工画人物。尝见杨褒虞曹家有《醉道图》，颇得阎令之体。

叶仁遇，进成族弟，工画人物，多状江表市肆风俗、田家人物。

郝澄，金陵句容人，工画佛道鬼神。学通相术，精于传写。已上各有图轴传于世。

童仁益，蜀郡人，工画人物尊像。出自天资，不由师训，乃孙知微之亚也。尝画《青城山丈人观诸仙》。淳化末，仁益以成都天庆观仙游阁下，旧有石恪画《左右龙虎君》，遂抒思援毫，于天庆观前亦画《龙虎君》两壁。及画大慈寺中佛殿《汉明帝》、《摩腾》、《竺法三藏》，保福院画《首楞严二十五观》，笔力劲（校，汲本作"尤"）健。颇有图轴传于辇下。好事者往往误评为孙知微之笔也。

毛文昌，蜀郡人，工画田家风物。有《江村晚钓》、《村童入学》、《郊居丰稔》等图传于世。

南简，平凉人，工画佛道人物。世传其名，未见其迹。

龙章，京兆栎阳人，工画佛道人物，兼工传写。尤善画虎。曾有货药人杨生槛中养一虎，章因就视写之，故画虎最臻形似。子渊，有父风。

武洞清，工佛道人物，特为精妙。有《杂切德》、《十一曜》、《二十八宿》、《十二真人》等像传于世。

钟文秀，京师人，今为翰林待诏。工画佛道人物。兼学关同山水，亦得其法（校，亦得其法四字汲本作"有功"）。

田景，庆阳人，工画人物，有奇思。尝得景一扇面，画三教，作二童奕棋于僧前。一则乘胜而矜夸，

一则败北而悔沮，僧临视而笑，瞻顾如生。惜其孤贫，声闻不显。后之陈留，不知所终。

李元济，太原人，工画佛道人物，精于吴笔。熙宁中召画相国寺壁，命官较定众手。时元济艺与崔白为劲敌，议者以元济学遵师法，不妄落笔，遂推之为第一。其间佛铺，多是元济之笔也。

王易，鄜州人，亦工佛道人物，学郃元济。时同画相国寺壁，画毕，名归乡里。都人称伏之。

陈坦，晋阳人，工画佛道人物。都下奉先、普安二佛刹尤多功德墙壁。相国寺北廊《高僧》，乃坦所画。其于田家村落风景，固为独步。有《村医》、《村学》、《田家娶妇》、《村落祀神》、《移居》、《丰社》等图传于世。

僧令宗，广汉人，工画佛道人物。成都大慈寺三学院并揭帝（校，汲本作"谛"）堂，有画壁。

道士李八师（亡其名），邛州依政人，于本县崇圣观披挂。工画道门尊像。青城山丈人观亦（校，汲本无"亦"字）有画壁。

刘道士（亡其名），建康人，工画佛道鬼神，落笔遒怪。江南寺观，时见其迹。尤爱画甘露佛，多传于世。

独工传写者七人

牟谷	高太冲	尹质	欧阳黉
元霭	维真	何充	

牟谷，不知何许人。工相术，善传写，太宗朝为图画院祗候。端拱初，诏令随使者往交趾国写安南王黎桓（校，汲本作"柏"）及诸陪臣真像，留止数年。既还，属宫车晏驾，未蒙恩旨。闲居阊阖门外，久之。真宗幸建隆观，谷乃以所写《太宗御容》张于户内，上见之，敕中使收赴行在。诘其所由，谷具以实对，上命释之。时《太宗御容》已令元霭写毕，乃更令谷写正面御容，寻授翰林待诏。能写正面，唯谷一人而已。

高太冲，江南人，工传写。事李中主为翰林待诏。尝写李中主真，得其神思。

尹质，蜀人，工传写。尝写燕王真，颇蒙顾遇。有《药王像》、《孙思邈像》并画猴传于世。

欧阳黉，京师人，工传写。宗侯贵戚，多所延请。其艺与僧维真相抗，余无出其右者。

僧元霭，蜀人，自幼入京，依定力院轮公落发。妙工传写，为太宗朝供奉。一日，在禁中传写，为一小黄门毁辱，遍问同列无肯言其姓名者。乃草一头子怀之，见都知李神福，诉以毁辱之事。神福曰："小底至多，不得其名，谁受其责？"霭乃探怀中所草头子示之，李一见嗟讶，曰："此邓某也（亡其名）。何其仓卒之间，传写如此之妙！"因召邓责诮，伏过而去。

僧维真，嘉禾人，工传写。尝被旨写仁宗、英宗御容，赏赉殊厚。元霭之继矣。名公贵人，多召致传写。尤以善写贵人得名。

何充，姑苏人，工传写。擅艺东南，无出其右者。

卷　四

纪艺下

山水门（凡二十四人，僧附）

范宽	刘永	王端	翟院深
燕贵	许道宁	纪真	黄怀玉
商训	丘讷	庞崇穆	李隐
高克明	屈鼎	郝铣	梁忠信
李宗成	郭熙	董赟	侯封
符道隐	择仁	巨然	继肇

范宽，字中立，华原人，工画山水。理通神会，奇能绝世。体与关、李特异，而格律相抗（《叙论卷》中已述）。宽仪状峭古，进止疏野，性嗜酒、好道。尝往来雍雒间，天圣中犹在，耆旧多识之。有《冒雪高峰》、《四时山水》并故事人物传于世（或云，名中立，以其性宽，故人呼为范宽也）。

刘永，京师人，工画山水。始师僧德符画松石，后遍求诸家山水，采其所长而效之。及见荆浩之迹，乃知诸家有所未尽。一日，复睹关同画，俄叹曰："是乃得名至艺者乎！向所谓登东山而小鲁。"遂捐弃余学，专法关氏。果遂升堂，驰名当代矣。有《瀑泉》屏风、《四时山水》、《山居诗意》等图传于世。

王端，字子正，瓘之子，工画山水。专学关同，得其要者惟刘永与端耳。相国寺净土院旧有画壁，惜乎主僧不鉴，遂至圬墁。端虽以山水著名，然于佛道、人马，自为绝格。兼善传写。尝写真庙御容，称旨，授三班奉职。有《佛道功德》、故事人物、《四时山水》传于世。

翟院深，北海人，工画山水，学李光丞。院深少为本郡伶官，一日府会，院深击鼓忘其节奏，部长按举其罪。太守面诘之，院深乃曰："院深虽贱品，天与之性，好画山水。向击鼓次，偶见云耸奇峰，堪为画范，难明两视，忽乱五声。"太守嘉而释之。院深学李光丞为酷似，但自创意者，觉其格下。专临模者，往往乱真。

燕贵，本隶尺（校，王本作"册"）籍，工画山水。不专师法，自立一家规范。大中祥符初，建玉清昭应宫，贵预役焉。偶暇日，画山水一幅，人有告董役刘都知者，因奏补图画院祗候。实精品也。吕文靖宅厅后屏风，乃贵所画，亦有图轴传于世。

许道宁，长安人，工画山水，学李光丞。始尚矜谨，老年唯以笔画简快为己任。故峰峦峭拔，林木劲硬，别成一家体。故张文懿赠诗曰："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非过言也。长安京榭中写终南、太华二壁，今存。有《山水寒林》、《临深履薄》、《早行诗意》、《潘阆倒骑驴》等图传于世。

纪真、黄怀玉，并工画山水，学范宽逼真。

商训，工画山水，亦学宽。但皴淡山石、图写林木，皆不及纪与黄也。

丘讷，河南雒阳人。工画山水，体近许道宁。笔气不逮，而用墨过之。

庞崇穆，右北平人，工画山水。始建玉清昭应宫，召崇穆画山水数壁，能为群峰列岫、云烟聚散之象。功毕，上欲旌以画院之职，乃遁去不仕。

李隐，五原人，工画山水。大中祥符末，营会灵观，命隐写五岳山形于壁。及画山水于五殿屏扆，观其危峰叠嶂，远水疏林，可谓尽美矣。然而钩描笔困，枪（上声）淡墨焦，斯为未至尔。

高克明，京师人，仁宗朝为翰林待诏。工画山水。采撷诸家之美，参成一艺之精。团扇卧屏，尤长小景。但矜其巧密，殊乏飘逸之妙。

屈鼎，京师人，仁宗朝为图画院祗候。工画山水，得燕贵之仿佛。庞相第屏风乃鼎所画。

郝锐，不知何许人，工画山水。人或称之，而未见其迹。

梁忠信，京师人，仁宗朝为图画院祗候。工画山水。体近高克明，而笔墨差嫩。又寺宇过盛，栈道兼繁。人或讥之也（恐其乱高，故显出之）。以上各有图轴传于世。

李宗成，鄜畤人，工画山水寒林，学李成。破墨润媚，取象幽奇。林麓江皋，尤为尽善。枢府东厅有《大濺扑》屏风，乃宗成所画（石上有崔悫画鹭鸶一只）。有《风雨江山》、《拜月图》、《四时山水》、《松柏寒林》等传于世。

郭熙，河阳温人，今为御书院艺学。工画山水寒林。施为巧赡，位置渊深。虽复学慕营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壮，今之世为独绝矣（熙宁初，敕画小殿屏风。熙画中扇，李宗成符道隐画两侧扇，各尽所蕴。然符生鼎立于郭、李之间，为幸矣）。

董赟，颖川长社人，工画山水寒林。学志精勤，毫锋老硬。但器类近俗，格致非高。

侯封，邠人，今为图画院学生。工画山水寒林。始学许道宁，不能践其老格。然而笔墨调润，自成一体，亦郭熙之亚。

符道隐，长安人，工画山水寒林。学无师法，多从已见。当其合作，亦有可观。

永嘉僧择仁，善画松。初采诸家所长而学之。后梦吞数百条龙，遂臻神妙。性嗜酒，每醉，挥墨于绡纨粉堵之上，醒乃添补。千形万状，极于奇怪。曾饮酒永嘉市，醉甚，顾新泥壁，取拭盘巾濡墨洒其上，明日少增修，为狂枝枯枿。画者皆伏其神笔。

钟陵僧巨然，工画山水，笔墨秀润。善为烟岚气象、山川高旷之景。但林木非其所长。随李主至阙下，学士院有画壁。兼有图轴传于世。

吴僧继肇，工画山水。与巨然同时，体虽相类，而峰峦稍薄怯也。相国寺资圣阁院有所画屏风。

花鸟门（凡三十九人，僧道附）

黄居采	刘赞	夏侯延祐	丘庆余
高怀宝	徐熙	徐崇矩	徐崇嗣
唐希雅	唐宿	唐忠祚	解处中
祁序	陶裔	母咸之	傅文用
刘梦松	刘文惠	李符	李怀衮
王晓	赵昌	王友	镡宏
易元吉	崔白	崔悫	艾宣
李吉	侯文庆	董祥	葛守昌
李祐	丁贶	阎士安	居宁
慧崇	何尊师	牛戬	

黄居采，字伯鸾，筌之季子也。工画花竹、翎毛。默契天真，冥周物理（《叙论卷》中已述）。始事孟蜀为翰林待诏，与父筌俱蒙恩遇。图画殿庭墙壁、宫闱屏障。不可胜纪。学士徐光溥尝献《秋山图歌》以美之，曾于彭州栖真观壁画水石一堵，自未至酉而毕。观者莫不叹其神速且妙也。乾德乙丑岁，随蜀主至阙下。太祖旧知其名，寻真命。太宗皇帝尤加眷遇，供进图画，恩宠优异，仍委之搜访名踪，铨定品目。居采状太湖石尤过乃父。有《四时山景》、《花竹翎毛》、《鹰鹘犬兔》、《湖滩水石》、《春田放牧》等图传于世。

刘赞，蜀人，工画花竹翎毛，兼长龙水。迹意兼美，名播蜀川。

夏侯延祐，蜀郡人，工画花竹、翎毛。师黄筌，粗得其要。始事孟蜀为翰林待诏。既归朝，拜真命，为图画院艺学。各有图轴传于世。

丘庆余，潜之子，工画花竹、翎毛，兼长草虫。墨彩俱媚，风韵尤高。有《四时花鸟》、《蜂蝉》、《竹枝》等传于世。

高怀宝，怀节之弟，工画花竹、翎毛、草虫、蔬果，颇臻精妙。与兄怀节同时入仕，为图画院祗候。高氏自道兴至二子，凡四世，皆以画进。虽曰艺成，然而不坠家声，赏延于世。可佳矣。

徐熙，钟陵人，世为江南仕族。熙识度闲放，以高雅自任。善画花木、禽鱼、蝉蝶、蔬果。学穷造化，意出古今（《叙论卷》中已述）。徐铉云："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色不相隐映也。"又熙自撰《翠微堂记》云："落笔之际，未尝以传色晕淡细碎为功。"此真无愧于前贤之作。当时已为难得。李后主爱重其迹。开宝末，归朝，悉贡上宸廷，藏之秘府。亦有《寒芦》、《野鸭》、《花竹》、《杂禽》、《鱼蟹》、《草虫》、《蔬苗》、《果蓏》并《四时折枝》等图传于世。

徐崇矩、徐崇嗣，并熙之孙，善继先志，克著佳声。

唐希雅，嘉兴人，妙于画竹，兼工翎毛。始学李后主金错刀书，遂缘兴入于画。故为竹木，多颤掣之笔。萧踈气韵，无谢东海矣。徐铉云："翎毛粗成而已，精神过之。"

唐宿、唐忠祚，并希雅之孙，夙擅家声，皆跻妙格。

解处中，江南人，事李后主为翰林司艺。特于画竹尽婵娟之妙。但间泊翎毛，颇亏形似耳。

祁序，江南人，工画花竹、翎毛，兼长水牛。郁有高致也。

陶裔，京兆鄠人，工画花竹翎毛。形制设色，亚于黄筌。真宗朝为图画院祗候。祥符中，画御座屏扆称旨，寻改翰林待诏。

毋咸之，江南人，工画朝鸡，妙冠一时。

傅文用，京师人，工画花竹翎毛，有黄氏之风。特精野雉鹌鹑，能辨四时毛彩。

刘梦松，江南人，善画水墨花鸟，随宜取象，如施众形。

刘文惠，不知何许人，善画花竹翎毛，傅彩虽勤，而气格伤懦。

李符，襄阳人，工画花竹翎毛。仿佛黄体，而丹青雅淡，别是一种风格。然于翎毛骨气间有得失耳。

李怀衮，蜀郡人，工画花竹翎毛。学黄氏，与夏侯延祐不相上下。今陈康肃第屏风，乃怀衮所画。

王晓，鲁郡泗水人，善画鹰鹞、柘棘。师郭乾晖，而游其藩。

赵昌，字昌之，广汉人，工画花果，其名最著。然则生意未许全株，折枝多从定本。惟于傅彩，旷代无双。古所谓失于妙而后精者也。昌兼画草虫，皆云尽善。苟图禽石，咸谓非精。昌家富，晚年复自购己画，故近世尤为难得。

王友，汉州人，少隶本郡克宁军籍。工画花果，师赵昌为高足。虽穷傅彩之功，终乏润泽之妙。

镡宏，成都人，工画花果。复师王友，初云齿教，后即肩随矣。以上各有图轴传于世。

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灵机深敏，画制优长。花鸟蜂蝉，动臻精奥。始以花果专门，及见赵昌之迹，乃叹服焉。后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驰其名，遂写獐猿。尝游荆湖间，入万守山百余里，以觇猿狖獐鹿之属，逮诸林石景物，一一心传足记。得天性野逸之姿。寓宿山家，动经累月，其欣爱勤笃如此。又尝于长沙所居舍后疏凿池沼，间以乱石、丛花、疏篁、折苇，其间多蓄诸水禽，每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态，以资画笔之妙。治平甲辰岁，景灵宫建孝严殿。乃召元吉画迎厘齐殿御扆。其中扇画太湖石，仍写都下有名鹁鸽及雒中名花；其两侧扇画孔雀。又于神游殿之小屏画牙獐。皆极其思。元吉始蒙其召也，欣然闻命，谓所亲曰："吾平生至艺，于是有所显发矣。"未几，果敕令就开先殿之西庑张素画《百猿图》，命近要中贵人领其事，仍先给粉墨之资二百千。画猿才十余枚，感时疾而卒。元吉平日作画，格实不群，意有疎密。虽不全拘师法，而能伏义古人。是乃超忽时流，周旋善誉也。向使元吉卒就《百猿》，当有遇于人主。然而遽丧，其命矣夫。有《獐猿》、《孔雀》、《四时花鸟》、《写生蔬果》等传于世（建隆观翊教院殿东獐猿林石绝佳。又尝于余杭后市都监厅屏风上画鸮子一只，旧有燕二巢，自此不复来止）。

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工画花竹翎毛。体制清赡，作用疏通。虽以败荷凫雁得名，然于佛道鬼神、山林人兽无不精绝。凡临素多不用朽，复能不假直尺界笔为长弦挺刃。熙宁初，命白与艾宣、丁贶、葛守昌画垂拱殿御扆鹤竹各一扇，而白为首出。后恩补图画院艺学。白自以性疏阔，度不能执事，固辞之。于时上命特免雷同差遣，非御前有旨毋召（凡直授圣旨，不经有司者，谓之御前祗应）。出于异恩也。然白之才格，有迈前修。但过恃主知，不能无颣。相国寺廊之东壁，有《炽盛光》、《十一曜》、《坐神》等。廊之西壁有佛一铺，圆光透彻，笔势欲动。北都大安寺、许昌湖亭，皆有画壁。及尝见《败荷雪雁》、《四时花鸟》、《谢安登山》、《子猷访戴》等图，多遇合作。

崔悫，字子中，白之弟也，今为左廷直。工画花竹、翎毛，状物布景，与白相类。尝观《败荷雪雁》及《四时花竹》，风范清懿，动多新巧。有时作《隔芦睡雁》，尤多意思。

艾宣，钟陵人，工画花竹、翎毛。孤标高致，别是风规。败草荒榛，尤长野趣。鹌鹑一种，特见精绝。

李吉，京师人，尝为图画院艺学。工画花竹、翎毛。学黄氏为有功。后来院体，未有继者。

侯文庆，京师人，今为翰林待诏。工画草虫及写蔬菜，体尚精谨，殊乏生气。

董祥，京师人，今为翰林待诏。工画花木。有《琉璃瓶中杂花折枝》。人多爱之。

葛守昌，京师人，今为图画院祗候。工画花竹翎毛，兼长草虫蔬菜。

李祐，河内人；丁贶，濠梁人。皆工画花竹翎毛，各有所长。求之才格，难乎其人也。

阎士安，陈州宛丘人，以医术为助教。工画墨竹，笔力老劲，名著当时。每于大卷高壁为不尽景，或为风势，甚有意趣。复爱作墨蟹蒲藻，等闲而成，为人所重也。

僧居宁，毗陵人，妙工草虫，其名藉甚。尝见水墨草虫有长四五寸者，题云"居宁醉笔"，虽伤大而失真，然则笔力劲俊，可谓稀奇。梅圣俞赠诗云："草根有纤意，醉墨得已熟。"好事者每得一扇，自为珍物。

建阳僧慧崇，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

何尊师（亡其名），阆中人。善画猫儿，今为难得。

道士牛戬，河内人，工画翎毛。多写班鸠野鹊，但柘棘不甚精高，以上各有图轴传于世。

杂画门（凡三十五人，僧道附）

卑显	张翼	张戡	丘士元
裴文睍	胡九龄	冯清	包贵
包鼎	赵邈齪	辛成	冯进成
吴进	吴怀	董羽	任从一
赵干	曹仁熙	荀信	戚文秀
路衙推	杨挥	朱澄	徐易
徐白	刘文通	蔡润	蒲永升
何霸	张经	支选	蕴能
吕拙	赵裔	邓隐	

卑显，不知何许人，真宗朝为翰林待诏。工画马。有韩干之风，而笔力劲健。有《按御马图》、《伯乐相马》、《秣马》、《渲马》等图传于世。

张翼，一名钤，豳国人。工画蕃马。师赵光辅，得其笔法。但状彼胡人，不能酷似耳。

张戡，瓦桥人，工画蕃马。居近燕山，得胡人形骨之妙，尽戎衣鞍勒之精。然则人称高名，马亏先匠。今时为独步矣。

丘士元，不知何许人，工画水牛。精神形似外，特有意趣。

裴文睍，京师人，仁宗朝为翰林待诏。工画水牛，骨气老重，札（校，汲本作涮）渲谨密。亦一代之佳手也。

胡九龄，绛人，工画水牛。笔弱于裴，而意特萧洒。爱作临水倒影牛，人多称之。

冯清，陕郡阌乡人，善画橐驼。兼工平画，景灵宫北廊墙壁《道经变相》，乃清之笔。

包贵，宣城人，善画虎，名闻四远。世号老包也。

包鼎，贵之子。虽从父训，抑又次焉。子孙袭而学者甚众，虽非类犬，然终不能践贵、鼎之阈矣。以上各有图轴传于世。

赵邈齪（亡其名），性惟质鲁，不善修饰。故人号为邈齪。妙工画虎，有《伏崖》、《啸风》、《舐掌》等虎传于世。

辛成，不知何许人，亦以画虎闻于时。

冯进成，江南人。善画犬、兔，笔迹缜细。

吴进、吴怀，并江南人，善画龙水。

董羽，毗陵人。有邓艾之疾，语不能出，俗号董哑子。善画龙水、海鱼。始事江南为翰林待诏。既归朝，领真命，为图画院艺学。钟陵清凉寺，有李中主八分题名、李箫（校，汲本作"萧"）远草书、羽画海水，为三绝。又画李后主香花阁图屏。及归朝后，太宗尝令画端拱楼下《龙水》四壁，极其精思，及画玉堂屋壁《海水》，见存。羽始被命画端拱楼《龙水》，凡半载功毕，自谓即拜恩命。一日，上与嫔御登楼，时皇子尚幼，见画壁惊畏啼呼，亟令圬镘。羽卒不受赏，亦其命也。

任从一，京师人，仁宗朝为翰林待诏。工画龙水、海鱼，为时推赏。旧有金明池水心殿御座屏扆，画《出水金龙》，势力遒怪。今建隆观翊教院殿后，有所画《龙水》二壁。

赵干，江南人，工画水。事江南为画院学生。

曹仁熙，毗陵人。工画水，善为惊涛怒浪。驰名江介。

荀信，江南人，工画龙水。真宗朝为翰林待诏。天禧中尝被旨画会灵观御座扆屏《看水龙》，妙绝一时。后移入禁中。

戚文秀，工画水，笔力调畅。尝观所画《清济灌河图》，旁题云："中有一笔长五丈"。既寻之，果有所谓一笔者。自边际起，通贯于波浪之间，与众毫不失次序。超腾回折，实逾五丈矣。

路衙推（亡其名），不知何许人。善画鱼，体致纯古。以上各有图轴传于世。

朱澄，事江南为翰林待诏。工画屋木。李中主保大五年，尝令与高太冲等合画《雪景宴图》，时称绝手（校，汲本朱澄条在杨挥条后）。

杨挥，江南人，善画鱼，人称之，而未见其迹。

徐易暨弟白，海州人，并工画鱼。精密形似，绰有可观。易兼工杂画，尤能篆隶。今为御书院艺学。

刘文通，京师人。善画屋木，当代称之。真宗朝为图画院艺学。尝被旨写玉清昭应宫七贤阁，兼预画壁，为优等。

蔡润，钟陵人，工画船水。始随李主至阙下，隶八（校，汲本作"入"）作司彩画匠人。后因画《舟车图》进上，上方知其名，遂补画院之职。后令画《楚王渡江图》，藏于内府。以上各有图轴传于世。

蒲永升，成都人，性嗜酒放浪。善画水。人或以势力使之，则嘻笑舍去。遇其欲画，不择贵贱。苏子瞻内翰尝得永升画二十四幅，每观之，则阴风袭人，毛发为立。子瞻在黄州临皋亭，乘兴书数百言寄成都僧惟简，具述其妙，谓董、戚之流为死水耳（惟简住大慈寺胜相院，其书刻石在焉）。

何霸，不知何许人，工画船水，其名尤著。有《潇湘逢故人》、《舶客》等图传于世。

张经，姑苏人，善杂画，尤精传模。

支选，不知何许人，仁宗朝为图画院祗候。工画太平车及江州车。又画酒肆边绞缚楼子，有分疏界画之功。兼工杂画。

浙阳僧蕴能，工杂画，错总万汇，无不兼通，然绝佳者未易多得。

道士吕拙，京师人，工画屋木。至道中为图画院祗侯。时方建上清宫，拙因画《郁罗霄台样》进上，恩改翰林待诏，不就。愿于本宫为道士，寻得披挂，仍赐紫衣。拙画屋木绝妙，然多以人物繁杂为累。以上各有图轴传于世。

赵裔，不知何许人，工杂画，兼长佛道人物。学朱繇，用笔少亚，而傅彩为精。有《十现老君像》、《苏达挐太子变相》、《士女看花》等图并四时花鸟传于世。

邓隐，梓州人，工杂画兼佛像、鬼神。本州州宅

有画天王壁并牛头寺画罗汉，皆妙，及有山水、花鸟传于世。

卷　五

故事拾遗　唐朝、朱梁、王蜀，总二十七事

《八骏图》

旧称周穆王八骏，日驰三万里。晋武帝时所得古本，乃穆王时画，黄素上为之。腐败昏溃，而骨气宛在。逸状奇形，实亦龙之类也。遂令史道硕模写之，宋、齐、梁、陈，以为国宝。隋文帝灭陈，图书散逸，此画为贺若弼所得。齐王暕知而求得之，答以骏马四十蹄，美锦五十段。后复进献炀帝。至唐贞观中，敕借魏王泰，因而传模于世。其一曰渠黄（身青，騣尾赤，项下至肚红而蹄黑），其二曰山子（身紫，騣尾黑、项下至肚红而蹄黑），其三曰盗骊（身黄而黑班，騣尾黑，项下至肚红而蹄黑，騣鬣绝少也），其四曰绿耳（身青，騣尾黑而虬，项下至肚红而蹄黑），其五曰赤骥（身赤，騣尾赤而黄，项下至肚红而蹄黑），其六曰𩦲骝（身浅紫，騣尾深紫而虬，项下至肚红而蹄黑，𩦲音华），其七曰逾轮（身紫而带黑，騣尾黑而虬，项下至肚红而蹄黑，额上精騣向前尖而上卷），其八曰白羲（身青騣，騣尾红，项下至肚红而蹄黑，羲音义）。

谢元深

唐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韦为行縢，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上从之，乃命阎立德等图画之。

滕　王

唐滕王元婴，高祖第二十二子也，善画蝉雀、花卉，而史传不载。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书之。及睹王建《宫词》云："内中数日无宣唤，传得滕王《蛱蝶图》"乃知其善画也。

阎立本

唐阎立本，至荆州观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往，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余日，不能去。又僧繇曾作《醉僧图》传于世。长沙僧怀素有诗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系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然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于是聚镪数十万，求立本作《醉道图》，并传于代。

鹤　画

黄筌写《六鹤》。其一曰唳天（举首张喙而鸣），其二曰警露（回首引颈上望），其三曰啄苔（垂首下啄于地），其四曰舞风（乘风振翼而舞），其五曰疏翎（转项毨其翎羽），其六曰顾步（行而回首下顾）。后辈丹青，则而象之。杜甫诗称"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恨不见十一之势复何如也。

吴道子

开元中，将军裴旻居丧，诣吴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吾画笔久废，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以通幽冥。"旻于是脱去缞服，若常时装束，走马如飞，左旋右转，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人，无不惊慄。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绘事，得意无出于此。

《金桥图》

《金桥图》者，唐明皇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潞之父老，负担（校原作檐，从汉本改）壶浆，远近迎谒。帝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其间有先与帝相识者，悉赐以酒食，与之话旧故。所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叩乞驻留焉。及车驾过金桥（桥在上党），御路萦转，上见数十里间，旗纛鲜华，羽卫齐肃。顾左右曰："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旌旗径千里，挟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帝遂召吴道子、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御容及帝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木、鸷鸟、器仗、帷幕，吴道子主之；狗、马、驴、骡、牛、羊、橐驼、猴、兔、猪、貀之属，韦无忝主之。图成，时谓三绝焉。

先天菩萨

有先天菩萨帧，本起成都妙积寺。唐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有双流县民刘乙，小字意儿，年十一岁，自言欲事魏尼，尼始不纳，遣亦不去，常于奥室坐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长数尺，伦（校，汉本作"轮"）理成就。意儿因谒画工，随意设色，悉不如意。有僧法成者，自云能画，意儿常合（校汉

本合下多一“掌”字）仰祝，然后指授之，仅十稔，功方就。后塑先天菩萨像，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蔓。所画样凡十五卷。有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得其样进之。后因四月八日，复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资圣寺

资圣寺中窗间，吴道子画高僧，韦述赞，李严书。中三门外两面上层，不知何人画，人物颇类阎笔。寺西廊北隅，杨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团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幹画，元载赞。东廊北壁散马，不意见者如将嘶。蹀圣僧中龙树商那，和修绝妙。团塔上菩萨，李嗣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中药王菩萨，顶上茸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华经》，词人作诸画联句。

净域寺 校，士礼居藏宋刻本作净城寺，系重装时悮描，此据原刻本及汲本改

净域寺者，本唐太穆皇后宅，后舍为寺。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西禅院门外有《游目记碑》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及门内西壁，有画光（校，汲本作“火”）目药义部落绝奇，鬼首上蟠蛇可惧。东廊有张璪画林石，险怪；西廊万菩萨院门里南壁，有皇甫轸画鬼神及雕，雕若脱壁。轸与吴道子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刺杀之。

西明寺

唐西明、慈恩寺率多名贤书画。慈恩塔前壁上有画《湿耳师子趺（校，寺塔记作趺）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两寺皆有古画，圣善寺木塔有郑广文书画，敬爱寺山亭院壁上有画《雉》，若真，砂子上有时贤题名及诗什甚多。

相蓝十绝

《大相国寺碑》，称寺有十绝。其一，大殿内弥勒圣容，唐中宗朝僧惠云于安业寺铸成，光照天地，为一绝；其二，睿宗皇帝亲感梦，于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故建国寺为大相国寺，睿宗御书牌额，为一绝；其三，匠人王温重装圣容，金粉肉色，并三门下善神一对，为一绝；其四，佛殿内有吴道子画文殊、维摩像，为一绝；其五，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间，为一绝；其六，明皇天宝四载乙酉岁，令匠人边思顺修建排云宝阁，为一绝；其七，阁内西头有陈留郡长史乙速令孤为功德主时，令石抱玉画《护国除灾患变相》，为一绝，其八，西库有明皇先敕车道政往于阗国传北方毗沙门天王样来，至开元十三年封东岳时，令道政于此依样画天王像为一绝，其九，门下有瓌师画《梵王帝释》及东廊障日内有《法华经二十八品功德变相》，为一绝；其十，西库北壁有僧智俨画《三乘因果入道位次图》，为一绝也（宋次道《东京记》亦载相国寺十绝，乃是后来所见事迹，此不具录）。

王 维

唐王维右丞，字摩诘，少以词学知名，有高致，信佛理，蓝田南置别业，以水木琴书自娱。善画山水、人物，笔踪雅壮，体涉古今。尝于清源寺壁画《辋川图》，岩岫盘郁，云水飞动。自制诗曰：“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又尝至招国坊庾敬休宅，见屋壁有画《按乐图》，维孰（校，汲本作“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答曰：“此所奏曲适到《霓裳羽衣》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验之，无一差者。

三花马

唐开元天宝之间，承平日久，世尚轻肥，三花饰马。旧有家藏韩干画《贵戚阅马图》，中有三花马，兼曾见苏大参家有韩干画《三花御马》，晏元献家张萱画《虢国出行图》中亦有三花马。三花者，剪鬉为三辨（校，汲本作辫）。白乐天诗云：“凤笺书五色，马鬣剪三花。”

崔 圆

唐安禄山之陷两京也，王维、郑虔、张通皆处贼庭。洎克复之后，朝廷未决其罪，俱囚于杨国忠之旧第。崔圆相国素好画，因召于私第，令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后皆从宽典。至于贬窜，必获善地。

周 昉

唐周昉，善属文，穷丹青之妙，多游卿相间，贵公子也。兄皓，善骑射，随哥舒翰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为执金吾。德宗建章明寺，召皓云：“闻卿弟善画，欲使之画章明寺壁，卿特为言之。”又经数月，再召之，昉乃就事。落土之际，（土锥，朽画者也）都人士庶，观者以万数。其间鉴别之士，有称其善者，或指其瑕者，昉随日改定。月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神妙。郭汾阳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称其善。后复请昉写之，二者皆有能名。汾阳尝以二画张于坐侧，未能定其优劣。一日，赵夫人归宁，汾阳问曰：“此画谁也?”云：“赵郎也。”复曰：“何者最似?”云：“二画皆似，后画者为佳。盖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尔。”后画者，乃昉也。汾阳喜曰：“今日乃决二子之胜负。”于是令送锦彩数百匹以酬之。昉平生画墙壁卷轴甚多，贞元间，新罗人以善价收置数十卷，持归本国。

张　璪

唐张璪员外，画山水松石，名重于世。尤于画松，特出意象。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干，势凌风雨，气傲烟霞，分郁茂之荣柯，对轮囷之老枿，经营两足，气韵双高。此其所以为异也。璪尝撰《绘境》一篇，言画之要诀。初，毕宏庶子擅名于代，一见璪画，惊叹之。璪又有用秃笔或以手模绢素而成画者，因问璪所授，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君于是阁笔。建中末，曾于长安平康里张氏第画八幅山水障，破墨未了，值朱泚之乱，京城搔动，璪亦登时逃去，其家人见在帧，苍（校，汲本帧作"帧"，苍作"仓"）忙掣落，此障最见璪用思处。又有一士人家曾请璪画林石一障，士人云亡。有兵部李约员外好画成癖，知安道，宋谢灵运、陆探微，梁张僧繇，隋展子虔，唐韩幹、吴道子画。又成都静德精舍，有薛稷画杂人物鸟兽二壁，有胡氏（亡其名），嗜古好奇，惜少保之迹将废，乃募壮夫，操斤力斲于颓坌之际，得像三十七首、马八蹄。又于福圣寺得展子虔天乐部二十五身，悉陷于屋壁，号宝墨亭，司门外郎郭圆作记。自是长者之车，益满其门矣。

《西园图》

《清夜游西园图》者，晋顾长康所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唐贞观中，褚河南装背，题处具在。其图本张维素物，传至相国张弘靖家，弘靖元和中忽奉诏取之，是时并钟元常书《道德经》一部，同进入内。后中贵人崔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落人间。有张维素子周封，泾州从事，帙（校，汲本作"秩"）满居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易得。经年忽闻款门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愿以三百素易公《清夜游西园图》，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之，翊日果赍绢至。后方知其伪，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盐院，时王涯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清夜游西园图》，当遂公所请，因为计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后，流落一粉铺家，未几，为郭承嘏侍郎阍者以钱三百市之，以献郭公。郭公卒，又流传至令狐相家。一日，宣宗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具以图对，既而复进入内。

《雪诗图》　李益附

唐郑谷，有《雪》诗云："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惟得两幅，双柏一石在焉。李嗟惋久之，作《练桧记》述张画意，词多不载（自具李约《文集》）。

《石桥图》

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期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者。其经藏阁规模危巧，两塔上火珠受十余斛。文宗朝，有河阳从事李涿者，性好奇古，与寺僧善。尝与之同观寺库中旧物，忽于破瓮内得物如被，幅裂污坌，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绢三十匹换之，令家人装治，幅长丈余。因持访于常侍柳公权，乃知张萱所画《石桥图》。明皇赐力士，因留寺中也。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忽一日，有中使至涿第，宣敕取之，即时进入禁中。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

柳公权

唐柳公权，名节文行，著在简策，志耽书学，不能治生。为勋戚家碑版，问遗岁时巨万，多为主藏者海鸥、龙安所窃。别贮酒器杯盂一笥，缄縢如故，其器皆亡。讯海鸥，乃曰："不测其亡。"公权哂曰："银杯羽化耳。"不复更言。所宝惟笔砚图书，自扃鐍之。

会昌废壁

唐李德裕镇浙西日，于润州建功德佛宇，曰甘露寺。当会昌废毁之际，奏请独存，因尽取管内废寺中名贤画壁，置之甘露。乃晋顾凯之、戴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时人多传诵之。段赞善善画（《历代名画记》中有段去惑，岂非宫赞），因采其诗意景物图写之，曲尽萧洒之思。持以赠谷，谷珍领之，复为诗寄谢云："赞善贤相后，家藏名画多，留心于绘素，得事在烟波，属兴同吟咏，功成更琢磨，爱余风雪句，幽绝写渔蓑。"

李益者，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有才思，长于歌诗。有《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尽图写为屏障。如"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是也。

郑　赞

唐外郎荥阳郑赞，宰万年日，有以贼名而荷校者，赞命取所盗以视，则烟晦古丝三四幅，齐劚裁褾，班鼊皮轴之，曰："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惜。"有《赞皇图篆》存焉。当时人以七万购献于李公者，遂得渠横梁倅职。后因出妓，复落民间，今幸其妓人不鉴，以卑价市之。后妓人自他所得知其本直，因归诉，请以所亏价书（校汲本作"输"）罪，赞不得决。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使辨之。李瞪目三叹曰："韩、展之上品也。"虽黄沙之情已具，而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赍籍自禁军来认者，赞以且异奸盗，非愿荷留，因并画桎送之，后永亡其耗。

卢氏宅

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笔一管，稍粗于常用笔

管，两头各出半寸已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故崔铤郎中《文集》有《王氏笔管记》，体类韩退之记画。倚之子绍孙，博雅好古，善琴阮，其所居乃卢氏旧宅，在洛中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旻郎中画散马七匹，东壁有张长史草书数行，长史世号"张颠"。宅之东果园，《两京新记》所载，是马（校，汉本作"为"）周旧宅。

赵 岩

梁驸马都尉赵岩，酷好绘事，兼闲小笔。偶唐末乱世，独推至鉴。人有鬻画者，则必以善价售之，不较其多少，繇是四远向风抱画者，岁无虚日。复以亲贵擅权，凡所依附，率多以法书名画为贽，故画府秘藏图轴，仅五千余卷，时称盛焉。假日亦多自仿前贤名迹，动（校，汉本作"勒"）成卷轴。每延致艺士，辐凑门馆，各取其所长而厚遇之，然多不迨已也，亦未始面加雌黄，荒浅甚者，自惭而退。食客常至百余人，其间亦多琴棋道术高雅之流，时衣冠士族，尚有唐之遗风也。以画见留者，惟胡翼、王殷二人而已。尝令胡翼品第画府之优劣，中品已下，或有未至者，即指示令医去其病，或用水刷，或以粉涂，有经数次方合其意者，时人谓之赵家画选场。其精别如此（愚谓天水用适一时之意则已，果然数以粉涂水洗，则成何画也）。

刘彦齐

梁千牛卫将军刘彦齐，善画竹，为时所称。世族豪右，秘藏书画虽不及天水之盛，然好重鉴别，可与之争衡矣。本借贵人家图画，贼赂掌画人私出之，手自传模，其间用旧褾轴装治，还伪而留真者有之矣。其所藏名迹，不啻千卷，每暑伏晒曝，一一亲自卷舒，终日不倦。能自品藻，无非精当，故当时识者皆谓"唐朝吴道子手，梁朝刘彦齐眼"也。

常 生

王先主既下蜀城，谒僖宗御容。于时绘壁，百僚咸在，惟不见田令孜、陈太师，因问何不写貌彼二人，左右对以近方涂灭。先主曰："不然，吾与陈、田本无仇恨，图霸之道，披此血刃，岂与丹青为参商乎？"遽命工重写之。待诏常生（名重胤）曰："不必援毫。"乃授皂荚水洗壁，而风姿宛然。先主嘉赏之，赐以金帛也。常生传神，素号绝手，自云："我画壁除摧圮拓烂外，雨淋水洗，断无剥落。"先是诗僧贯休能画，谓常生曰："贫道观画多矣，如吾子所画，前无来人，后无继者。"其见赏如此。

卷 六

近事 皇朝、孟蜀、江南、大辽、高丽，总三十二事

玉堂故事

太祖平江表，所得图画赐学士院。初有五十余轴，及景德咸平中，只有《雨村牧牛图》三轴，无名氏；《寒芦野雁》三轴，徐熙笔；《五王饮酪图》二轴，周文矩笔。悉令重装背焉。玉堂后北壁两堵，董羽画水，正北一壁，吴僧巨然画山水，皆有远思，一时绝笔也。有二小壁画松，不知谁笔，亦妙，今并在焉。

枢密楚公

江表用师之际，故枢密使楚公适典维扬，于时调发军饷，供济甚广。上录其功，将议进拜，公自陈愿寝爵赏，闻李煜内库所藏书画甚富，辄祈恩赐。上嘉其志，遂以名笔仅百卷赐之，往往有李主图篆暨唐贤跋尾（公薨后寻多散失。其孙泰，今为太常少卿，刻意购求，颇有所获。少卿乃余之祖舅，如江都《王马》、韩晋《公牛》、王摩诘《辋川》样等，常得观焉）。

苏氏图画

苏大参雅好书画，风鉴明达。太平兴国初，江表平，上以金陵六朝旧都。复闻李氏精博好古，艺士云集，首以公倅是邦，因喻旨搜访名贤书画，后果得千余卷上进。既称旨，乃以百卷赐之。公后入拜翰林承旨。启沃之余，且复语及图画，于时敕借数十品于私第，未几就赐焉。至今苏氏法书名画最为盛矣（公尝奏对于便殿，屡目画屏，其画乃钟隐画《鹰猴图》，上知其意，即时取以赐之。余尝于其孙之纯处见之）。

王氏图画

王文献家书画繁富，其子贻正，继为好事。尝往来京雒间访求名迹，充牣巾衍。太宗朝尝表进所藏书画十五卷，寻降御扎云："卿所进墨迹并古画，复遍看览，俱是妙笔。除留墨迹五卷、古画三卷领得外，其余却还卿家，付王贻正。"其余者，乃是王羲之墨

迹、晋朝名臣墨迹、王徽之书（校，汲本作“画”）、唐阎立本画《老子西升经图》、薛稷画鹤，凡七卷。犹子涣，遂得模诏扎，刊于翠琰。

《秋山图》

太平兴国中，秘阁曝画。时陶谷为翰长，因展《秋山图》一面，令黄居采品第之，居采一见动容曰：“此图实居采与父筌奉孟主命同画，以答江南信币，绢缝中有居采父子姓名。”视之果验。曾有人于向文简家见十二幅图，花、竹、禽鸟、泉石、地形皆极精妙，上题云：“如京副使臣黄筌等十三人合画”，图之角却有江南印记，乃是孟氏赠李主之物也。文简薨，其图不知所在。

恩赐种放

真宗祀汾阴还，驻跸华阴，因登亭望莲花峰，忽忆种放居是山，亟令中贵人裴愈召之。时放称疾不应召，上笑而止，因问愈曰：“放在家何为耶？”愈对曰：“臣到放所居时，会放在草厅中看画《水牛》二轴。”上顾谓侍臣，曰：“此高尚之士怡性之物也。”遂按行在所见扈从图轴，得四十余卷，尽令愈往赐之，皆名踪古迹也（放隐终南山豹林谷，或居华山，往来不常，时方在华山也）。

《卧雪图》

丁晋公典金陵，陛辞之日，真宗出八幅《袁安卧雪图》一面，其所画人物、车马、林石、庐舍，靡不臻极。作从者苦寒之态，意思如生。旁题云：“臣黄居采等定到神品上，但不书画人姓名，亦莫识其谁笔也。”上宣谕晋公曰：“卿到金陵日，可选一绝景处张此图。”晋公至金陵，乃于城之西北隅构亭，曰赏心，危耸清旷，势出尘表。遂施图于巨屏，到者莫不以此为佳观。岁月既久，缣素不无败裂，由是往往为人刲窃。后王君玉密学出典是邦，素闻此图甚奇，下车之后，首欲纵观，乃见窃以殆尽，嗟惋久之，乃诗于壁，其警句云：“昔人已化嘹天鹤，往事难寻《卧雪图》。”

觉称画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觉称来，馆于兴国寺之传法院，其僧通四十余本经论，年始四十余岁。丁晋公延见之，嘉其敏惠。后作《圣德颂》以上，文理甚富，上问其所欲，但云：“求金襴袈裟，归置金刚坐下。”寻诏尚方造以给之。觉称自言酤兰左国人，刹帝利性（校汲本作“姓”），善画。尝于译堂北壁画释迦面，与此方所画绝异（昔有梵僧带过白氎上本，亦与寻常画像不同。盖西国所称，仿佛其真，今之仪相，始自晋戴逵。刻制梵像，欲人生敬，时颇有损益也）。

《慈氏像》

景祐中，有画僧曾于市中见旧功德一幅，看之，乃是《慈氏菩萨像》。左边一人执手炉，裹袱头，衣中央服；右边一妇人捧花盘，顶翠凤宝冠，衣珠络泥金广袖。画僧默识其立意非俗，而画法精高，遂以半千售之，乃重加装背，持献入内阎都知。阎一见且惊曰：“执香炉者，实章圣御像也；捧花盘者，章宪明肃皇太后真容也。此功德乃高文进所画，旧是章宪阁中别置小佛堂供养，每日凌晨焚香恭拜。章宪归天，不意流落一至于此。”言讫于悒，乃以束缣偿之，复增华其标轴。即日进于澄神殿，仁庙对之，瞻慕搣容。移刻方罢，命藏之御府，以白金二百星赐答之。

《千角鹿图》

皇朝与大辽国驰礼，于今仅七十载，继好息民之美，旷古未有。庆历中，其主（号兴宗）以五幅缣画《千角鹿图》为献，旁题“年、月、日御画”。上命张图于太清楼下，召近臣纵观，次日又敕中闱宣命妇观之，毕藏于天章阁。

《训鉴图》

皇祐初元，上敕待诏高克明等图画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咸备焉。命学士李淑等编次序赞之，凡一百事，为十卷，名《三朝训鉴图》。图成，复令传模镂版印染，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

《五客图》

李文正尝于私第之后园育五禽以寓目，皆以客名之，后命画人写以为图，鹤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鹦鹉曰陇客，白鹇曰闲客，鹭鸶曰雪客，各有诗篇题于图上，好事者传写之。

退思岩

鲁肃简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无不为。每中书罢，归私宅，别居一小斋，图绘山水，题曰“退思岩”。独游其间，虽家人罕接焉。

张氏图画

张侍郎（去华）典成都时，尚存孟氏有国日屏扆图障，皆黄筌辈画。一日，清河患其暗旧损破，悉令换易，遂命画工别为新制，以其换下屏面。迨公帑所有旧图，呼牙侩高评其直以自售，一日之内，获黄筌等图十余面。后贰卿谢世，颇有奉葬者。其子师锡，善画好奇，以其所存宝藏之。师锡死，复有葬者。师锡子景伯，亦工画，有高鉴，尚存余蓄，以自宝玩。景伯死，悉以葬焉。

丁晋公

丁晋公家藏书画甚盛，南迁之日，籍其财产，有

李成山水寒林共九十余轴，佗皆称是，后悉分掌内府矣。

斗牛画

马正惠尝得《斗水牛》一轴，云厉归真画，甚爱之。一日，展曝于书室双扉之外，有输租庄宾适立于砌下，凝玩久之，既而窃哂。公于青琐间见之，呼问曰："吾藏书，农夫安得观而笑之？有说则可，无说则罪之。"庄宾曰："某非知画者，但识真牛。其斗也，尾夹于髀间，虽壮夫旅力，不可少开。此画牛尾举起，所以笑其失真"（愚谓虽画者能之妙，不及农夫见之专也。擅艺者所宜博究）。

玉画义

张文懿性喜书画，今古图轴，襞积繁夥，铨量必当，爱护尤勤。每张画，必先施帘幕，画义以白玉为之，其画可知也。

董羽水

玉堂北壁旧有董羽画水二堵，笔力遒劲，势若摇动，其下一二尺颇有两坏处。苏易简为学士，尤爱重之，苏适受诏知举，将入南宫，嘱于同院韩丕，使召名笔完葺之。苏既去，韩乃呼工之赤白者，圬墁其半，而用朱画栏槛以承之。苏出见之，怅恨累日，虽命水洗涤，而痕迹至今尚存。时人以苏之鉴尚，韩之纯朴两重焉。

没骨图

李少保（端愿）有图一面，画芍药五本，云是圣善齐国献穆大长公主房卧中物，或云太宗赐文和。其画皆无笔墨，惟用五彩布成，旁题云："翰林待诏臣黄居采等定到上品徐崇嗣画没骨图，以其无笔墨骨气而名之，但取其浓丽生态以定品。"后因出示两禁宾客，蔡君谟乃命笔题云："前世所画，皆以笔墨为上，至崇嗣始用布彩逼真，故赵昌辈效之也。"愚谓崇嗣遇兴偶有此作，后来所画，未必皆废笔墨。且考之六法，用笔为次，至如赵昌，亦非全无笔墨，但多用定本临模，笔气羸懦，惟尚傅彩之功也（校，汲本"愚谓"起均作夹行小字）。

孝严殿

治平甲辰岁，于景灵宫建孝严殿，奉安仁宗神御。乃鸠集画手，画诸屏扆、墙壁，先是三圣神御殿两廊，图画创业戡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礼，次画讲肄文武之事、游豫宴飨之仪，至是又兼画应仁宗朝辅臣吕文靖已下至节钺凡七十二人。时张龙图（焘）主其事，乃奏请于逐人家取影貌传写之，鸳行序列，历历可识其面，于是观者莫不叹其盛美。

相国寺

治平乙巳岁雨患，大相国寺以汴河势高，沟渠失治，寺庭四廊，悉遭淹浸，圮塌殆尽。其墙壁皆高文进等画，惟大殿东西走马廊相对门庑，不能为害。东门之南，王道真画《给孤独长者买祇陁太子园因缘》；东门之北，李用及与李象坤合画《牢度义斗圣变相》；西门之南，王道真画《志公变》、《十二面观音像》；西门之北，高文进画《大降魔变相》，今并存之，皆奇迹也。其余四面廊壁皆重修复后，集今时名手李元济等，用内府所藏副本小样，重临仿者，然其间作用，各有新意焉。

王舍城寺

魏之临清县东北隅，有王舍城佛刹，内东边一殿极古，四壁皆吴生画禅宗故事，其书不知谁人，类褚河南。循例接劳北使及使辽者过，则县大夫自请游观，仍粉牓志使者姓名。

应天三绝

唐僖宗幸蜀之秋，有会稽山处士孙位，扈从止成都，位有道术，兼工书画。曾于成都应天寺门左壁画坐天王暨部从鬼神，笔锋狂纵，形制诡异，世莫之与比，历三十余载，未闻继其高躅。至孟蜀时，忽有匡（校，汲本作"炯"）山处士景焕（一名朴），善画，焕与翰林学士欧阳炯为忘形之友，一日，联骑同游应天，适睹位所画门之左壁天王，激发高兴，遂画右壁天王以对之，二艺争锋，一时壮冠。渤海叹重其能，遂为长歌以美之。继有草书僧梦归后至，因请书于廊壁，书画歌行，一日而就，倾城士庶，看之阗噎寺中。成都人号为"应天三绝"也（辛显云，景焕所画不及孙位远甚）。焕尤好画龙，有《野人闲话》五卷行于世，其间一篇，惟叙画龙之事。

《八仙真》

道士张素卿，神仙人也。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壁，笔迹遒健，神彩欲活，见之者心悚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之极致者也。孟蜀后主数遣秘书少监黄筌，令依样摹之，及下山，终不相类。后因蜀主诞日，忽有人持素卿画《八仙真形》以献蜀主，蜀主观之，且叹曰："非神仙之能，无以写神仙之质。"遂厚赐以遣。一日，命翰林学士欧阳炯次第赞之，复遣水部员外郎黄居宝八分题之。每观其画，叹其笔迹之纵逸；览其赞，赏其文词之高古；玩其书，爱其点画之雄壮。顾谓八仙，不让三绝（八仙者，李阿、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长寿仙、葛永瑰）。

钟馗样

昔吴道子画钟馗，衣蓝衫，鞹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有得之以献蜀主者，蜀主甚爱重之，常挂卧内。一日，召黄筌，令观之，筌一见

称其绝手。蜀主因谓筌曰："此钟馗若用拇指掏其目，则愈见有力，试为我改之。"筌遂请归私室，数日，看之不足，乃别张绢素画一钟馗，以拇指掏其鬼目。翊日，并吴本一时献上，蜀主问曰："向止令卿改，胡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辄改也。臣今所画，虽不逮古人，然一身之力并在拇指，是敢别画耳。"蜀主嗟赏之，仍以锦帛鋈器，旌其别识。

《赏雪图》

李中主保大五年元日，大雪，命太弟已下登楼展宴，咸命赋诗，令中人就私第赐李建勋继和。是时建勋方会中书舍人徐铉、勤政学士张义方于溪亭，即时和进。乃召建勋、铉、义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兴咏，徐铉为前后序。仍集名手图画，曲尽一时之妙。真容，高冲古主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矩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图成，无非绝笔。

《南庄图》

李后主有国日，尝令周文矩画《南庄图》，尽写其山川气象、亭台景物，精思详备，殆为绝格。开宝癸亥岁归朝，首贡于阙下，籍之秘府。

李主印篆

李后主才高识博，雅尚图书，蓄聚既丰，尤精赏鉴。今内府所有图轴暨人家所得书画，多有印篆，曰"内殿图书"、"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宝"、"内司文印"、"集贤殿书院印"、"集贤院御书印"（此印多用墨）；或亲题画人姓名，或有押字，或为歌诗杂言。又有织成大回鸾、小回鸾、云鹤、练鹊、墨锦褾饰（今绫锦院效此织作），提头多用织成绦带，签贴多用黄经纸，背后多书监装背人姓名及所较品第。又有澄心堂纸，以供名人书画。

铺殿花

江南徐熙辈，有于双缣幅素上画丛艳叠石，傍出药苗，杂以禽鸟、蜂蝉之妙，乃是供李主宫中挂设之具，谓之铺殿花，次曰装堂花，意在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态，故观者往往不甚采鉴。

常思言

余熙宁辛亥冬，被命接劳北使为辅行，日与其副燕人马裡、邢希古结驷并驰。希古恭顺详敏，有儒者之风，从容语及图画，曰燕京有一布衣，常其姓，思言其名，善画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然必在渠乐与即为之，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此其所以难得也。复见问曰："南朝诸君子颇有好画者否？"余答曰："南朝士大夫自公之暇，固有琴樽书画之乐。"希古慨然嗟慕，形乎神色（愚以谓常生者，擅艺，居幽朔之间，不被中国之声教。果能不可以势动，复不可以利诱，则斯人也，岂易得哉）。

高丽国

皇朝之盛，遐荒九译来庭者，相属于路。惟高丽国敦尚文雅，渐染华风，至于伎巧之精，他国罕比，固有丹青之妙。钱忠懿家有着色山水四卷，长安临潼李虞曹家有《本国八老图》二卷，及曾于杨褒虞曹家见细布上画《行道天王》，皆有风格。熙宁甲寅岁，遣使金良鉴入贡，访求中国图画，锐意购求，稍精者十无一二，然犹费三百余缗。丙辰冬，复遣使崔思训入贡，因将带画工数人，奏请模写相国寺壁画归国，诏许之，于是尽模之持归。其模（校，汲本两模字均作"摸"）画人颇有精于工法者，彼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摺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砂滩，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近岁尤秘惜，典客者盖稀得之（倭国乃日本国也，本名倭，既耻其名，又自以在极东，因号日本也，今则臣属高丽也）。

术　画

夫士必以忠醇径亮，尽瘁于公，然后可称于任、可爵于朝，恶夫邪佞以苟进者，则不免君子之诛。艺必以妙悟精能取重于世，然后可著于文、可宝于笥，恶夫眩惑以沽名者，则不免鉴士之弃。昔者孟蜀有一术士，称善画，蜀主遂令于庭之东隅画野鹊一只，俄有众禽集而噪之。次令黄筌于庭之西隅画野鹊一只，则无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问筌，对曰："臣所画者艺画也，彼所画者术画也，是乃有噪禽之异。"蜀主然之。国初有道士陆希真（校，汲本作"直"）者，每画花一枝，张于壁间，则游蜂立至。向使边、黄、徐、赵辈措笔，定无来蜂之验。此抑非眩惑取功、沽名乱艺者乎？至于野人腾壁，美女下墙，禁五彩于水中，起双龙于雾外，皆出方术怪诞，推之画法阙如也。故不录。

画 继

[宋]邓　椿撰　王素洁整理

《画继》十卷，南宋邓椿撰。该书记载了北宋熙宁七年至南宋乾道三年间的著名画家及其画作。是研究南、北宋之间绘画思潮及风格变化的重要史料。该书有《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津逮秘书》本、王氏画苑本及铁琴铜剑楼旧藏明刻本。本标点本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

序

自昔赏鉴之家，留神绘事者多矣，著之传记，何止一书。独唐张彦远总括画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轩辕时史皇而下，至唐会昌元年而止，著为《历代名画记》。本朝郭若虚作《图画见闻志》，又自会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宁七年。名人艺士，亦复编次。两书既出，他书为赘矣。予虽生承平时，自少归蜀，见故家名胜。避难于蜀者十五六，古轴旧图，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尤绝异之品。散在一门，往往得免焚劫，犹得披寻。故性情所嗜，心目所寄，出于精深，不能移夺。每念熙宁而后，游心兹艺者甚众，迨今九十四春秋矣，无复好事者为之纪述。于是稽之方册，益以见闻，参诸自得，自若虚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祀，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或在或亡，悉数毕见。又列所见人家奇迹，爱而不能忘者，为“铭心绝品”，及凡绘事可传可载者，裒成此书，分为十卷，目为《画继》。若虚虽不加品第，而其论气韵生动，以为非师可传，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不尔，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虽曰画而非画。嗟夫！自昔妙悟精能，取重于世者，必恺之、探微、摩诘、道子等辈。彼庸工俗隶，车载斗量，何敢望其青云后尘耶？或谓若虚之论为太过，吾不信也。故今于类，特立轩冕、岩穴二门，以寓微意焉。鉴裁明当者，须一肯首。是年闰旦，华国邓椿公寿序。

卷一　圣艺

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即位未几，因公宰奉清闲之宴，顾谓之曰：“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故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画，上自曹弗兴，下至黄居寀，集为一百秩，列十四门，总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览集》。盖前世图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于是圣鉴周悉，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众史莫能也。政和初，尝写仙禽之形，凡二十，题曰《筠庄纵鹤图》。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警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已而又制《奇峰散绮图》，意匠天成，工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峦叠秀，则阆风群玉也；明霞纾彩，则天汉银潢也；飞观倚空，则仙人楼居也。至于祥光瑞气，浮动于缥缈之间，使览之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飘飘焉，峣峣焉，若投六合而隘九州也。五年三月上巳，赐宰臣以下燕于琼林，侍从皆预。酒半，上遣中使持大杯劝饮，且以《龙翔池鸂鶒图》并题序宣示群臣。凡预燕者，皆起立环观，无不仰圣文，睹奎画，赞叹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其后以太平日久，诸福之物，可致之祥，凑无虚日，史不绝书。动物则赤乌、白鹊、天鹿、文禽之属，扰于禁御；植物则桧芝、珠莲、金柑、骈竹、瓜花、来禽之类，连理并蒂，不可胜纪。乃取其尤异者，凡十五种，写之丹青，亦目曰《宣和睿览册》。复有素馨、末利、天竺、娑罗，种种异产，究其方域，穷其性

类，赋之于咏歌，载之于图绘，续为第二册。已而，玉芝竞秀于宫闼；甘露宵零于紫篁。阳乌、丹兔、鹦鹉、雪鹰，越裳之雉，玉质皎洁，鸑鷟之雏，金色焕烂。六目七星，巢莲之龟；盘螭翥凤，万岁之石。并干双叶，连理之蕉，亦十五物，作册第三。又凡所得纯白禽兽，一一写形，作册第四。增加不已，至累千册。各命辅臣题跋其后，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驾幸秘书省。讫事，御提举厅事，再宣三公、宰执、亲王、使相、从官观御府图画。既至，上起就书案，徙倚观之。左右发箧，出御书画。公宰、亲王、使相、执政，人各赐书画两轴。于是上顾蔡攸分赐从官以下，各得御画兼行书、草书一纸。又出祖宗御书，及宸笔所摸名画，如展子虔作《北齐文宣幸晋阳》等图。灵台郎奏辰正，宰执以下，逡巡而退。是时既恩许分赐，群臣皆断佩折巾以争先，帝为之笑。此君臣庆会，又非特币帛筐篚之厚也。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当是时，臣之先祖，适在政府，荐宋迪犹子子房，以当博士之选。是时子房笔墨，妙出一时，咸谓得人。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幡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塔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乱离后有画院旧史，流落于蜀者二三人，尝谓臣言："某在院时，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仍责军令状，以防遗坠渍污。"故一时作者，咸竭尽精力，以副上意。其后宝箓宫成，绘事皆出画院。上时时临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垩，别令命思。虽训督如此，而众史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绳墨，未脱卑凡，殊乖圣王教育之意也。

卷　二

郓王，徽宗皇帝第二子也。禀资秀拔，为学精到。政和八年，射策于庭，名标第一，多士推服。性极嗜画，颇多储积。凡得珍图，即日上进，而御府所赐，亦不为少，复皆绝品，故王府画目，至数千计。又复时作小笔花鸟便面，克肖圣艺，乃知父尧子舜，趣尚一同也。今秘阁画目，有《水墨笋竹》及《墨竹》、《蒲竹》等图。

光州防御使令穰，字大年，雅有美才高行，读书能文。少年因诵杜甫诗，见唐人毕宏、韦偃，志求其迹，师而写之。不岁月间，便能逼真。时贤称叹，以为贵人天质自异，意所专习，度越流俗也。其所作多小轴，甚清丽。雪景类世所收王维笔，汀渚水鸟，有江湖意。又学东坡作小山丛竹，思致殊佳，但觉笔意柔嫩，实年少好奇耳。若稍加豪壮，及有余味，当不立小李将军下也。每出一图，必出新意。人或戏之曰："此必朝陵一番回矣。"盖讥其不能远适，所见止京洛间景，不出五百里内故也。大年既得名，诛求期克，无少暇时。掷笔大概曰："艺之役人如此。"然业已得名，无可奈何。山谷尝咏其《芦雁》云："挥毫不作小池塘，芦荻江村雁落行。虽有珠帘巢翡翠，不忘烟雨罩鸳鸯。"然初跋其画，谓"更屏声色裘马，使胸中有数百卷书，当不愧文与可"，盖见其少作耳。自今观之，其亦有宋之江都王、滕王耶。

令松，字永年，大年弟也，亦善丹青。浮休居士谢大年《江天晚景图》杂言云："神妙独数李将军，安知伯仲非前身?"则知其兄弟俱能，且笔墨俱得思训格也。又山谷跋其画夹云："调麝煤作花果殊难工，永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朽蠹太多，是其小疵。"又云："永年作狗，意态甚逼。遣翰林工，讫其草石，不敢画虎，忧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难我易。"

叔盎，字伯充，善画马。尝以其艺并诗投东坡，东坡次其韵云："天骥德力备，马外龙麟中。皇天不遣言，兀与画图同。驽骀饱官粟，未受一洗空。十驾均一至，何事笑云风。"

士雷，字公震，长于山水，清雅可爱。李錞希声跋其《四时景》绝句，则可知其风旨矣。春云："九江应共五湖连，尺素能开万里天。山杏野桃零落处，分明寒食绕风前。"夏云："繁阴杂树映汀沙，三伏江天自一家。欲唤扁舟渡云锦，平铺明镜是荷花。"秋云："春钽寂寞绕疏丛，霜后云生浦溆风。此处年年报秋色，只应衰柳与丹枫。"冬云："剪水飞花细舞风，断芦洲外水连空。剡溪几曲知名处，何似今朝眼界中。"今秘阁画目，有《春雪》、《早梅》及《小景》等图。

嗣濮王宗汉，字献甫，安懿王幼子也。少即敏慧，仪矩端庄，作《芦雁》，有佳思。米元章题诗曰："偃蹇汀眠雁，萧梢风触芦。京尘方满眼，速为唤花奴。"又曰："野趣分弱水，风花剪鉴湖。尘中不作恶，为有郧公图。"元章许予甚严，诗意如此，则可知其含毫运思矣。尝有《八雁图》，识者叹赏其工。

士暕，字明发，读书能文。元符初，试宗室艺业，合格者八人，独明发赐进士出身。尝作春词《乌夜啼》，扫除凡语，飘然寄兴于烟霞之外，至今流传，推为雅什。兼工画艺，后山居士题其《高轩过图》，诗曰："滕王蛱蝶江都马，一纸千金不当价。异才天

纵非力穷，画工不足甘为下。今代风流数大年，含毫落笔开山川。忽忘朽老压尘底，却怪凫鸿堕目前。尔来二人复秀出，万里河山才咫尺。眼边安谓有突兀，复似天地初开辟。”其卒云：“未许二豪今角立，则其高情雅韵，自宜追配今昔也。”

士衍，号花一相公，长于著色山水。宣和初进十图，特转一官。犍为王瑾家有扇面，意韵诚可喜爱，然少见于世。瑾即其甥也，故得之。

士遵，光尧皇帝皇叔也，善山水。绍兴间一时妇女服饰，及琵琶筝面，所作多以小景山水，实唱于士遵。然其笔超俗，特一时仿效宫中之化，非专为此等作也。

伯驹，字千里，优于山水、花果、翎毛。光尧皇帝尝命画集英殿屏，赏赉甚厚。多作小图，流传于世，有所画《蟠桧怪石便面》，在吉州团练使杨可弼良卿家。官至浙东路钤辖。其弟路分伯骕，字希远，亦长山水、花木，著色尤工。

士安，长于墨竹。不遵川派，好作笙竹，殊秀润，与石室体制大异也。

子澄，字处度，廉介修洁，流落巴峡四十年，藉添差禄以自给。善草隶，长歌诗，人不知其能画也。绍兴末，官秭归，士子重其风度，每载酒从之游。一日，乘醉入小肆，见素壁可爱，案上拈秃笔作溅瀑，势欲动屋，笔力极遒壮也。

王诜，字晋卿，尚英宗女蜀国公主，为利州防御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黜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东坡为之记，东轩亦赠诗云：“锦囊犀轴堆象床，义竿连幅翻云光。手披横素风飞扬，卷舒终日未用忙。游意澹泊心清凉，属目俊丽神激昂。”其所画山水学李成，皴法以金碌为之，似古。今《观音宝陀山状小景》，亦墨作平远，皆李成法也。故东坡谓“晋卿得破墨三昧”，有《烟江叠嶂图》、《房相宿因图》、及《山阴陈迹》、《雪溪乘兴》、《四明狂客》、《西塞风雨图》、《著色山水》等图，传于世。

卷　三

轩冕才贤

苏轼，字子瞻，眉山人，高名大节，照映今古。据德依仁之余，游心兹艺。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或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耶?”虽文与可自谓：“吾墨竹一派在徐州”，而先生亦自谓“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然先生运思清拔，其英风劲气逼人，使人应接不暇，恐非与可所能拘制也。又作《寒林》，尝以书告王定国曰：“予近画得《寒林》，已入神品。”虽然，先生平日胸臆宏放如此。而兰陵胡世将家收所画《蟹》，琐屑毛介，曲畏芒缕，无不备具，是亦得从心不逾矩之道也。米元章自湖南从事过黄州，视见公，酒酣，贴观音纸壁上，起作两行，枯树、怪石各一，以赠之。山谷枯木道士赋云：“恢诡谲怪，滑稽于秋毫之颖，尤以酒为神，故其觞次滴沥，醉余颦呻。取诸造化之炉锤，尽用文章之斧斤。”又题《竹石》诗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先生自题郭祥正壁，亦云:“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则知先生平日非乘酣以发真兴，则不为也。

龙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时，为舒城大族，家世业儒。父虚一，尝举贤良方正科。公麟熙宁三年登第，以文学有名于时。陆佃荐为中书门下省删定官。董敦逸辟检法御史台，官至朝奉郎。元符三年病痹致仕，终于崇宁五年。学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声。史称以画见知于世，非确论也。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以其余力留意画笔，心通意彻，直造玄妙，盖其大才逸群，举皆过人也。士夫以谓“鞍马愈于韩幹，佛像追吴道玄，山水似李思训，人物似韩滉”，非过论也。尤好画马，飞龙状质，喷玉图形，五花散身，万里汗血，觉陈闳之非贵，视韩干以未奇。故坡诗云：“龙眠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山谷亦云：“伯时作马，如孙太古湖滩水石。”谓其笔力俊壮也。以其耽禅，多交衲子。一日，秀铁面忽劝之曰：“不可画马，他日恐堕其趣”，于是翻然以悟，绝笔不为，独专意于诸佛矣。其佛像每务出奇立异，使世俗惊惑，而不失其胜绝处。尝作《长带观音》，其绅甚长，过一身有半。又为吕吉甫作《石上卧观音》，盖前此所未见者。又画《自在观音》，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破坐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乃知高人达士，纵施横设，无施而不可者。平时所画不作对，多以澄心堂纸为之，不用缣素，不施丹粉，其所以超乎一世之上者此也。郭若虚谓：“吴道子画今古一人而已”，以予观之，伯时既出，道子讵容独步耶？有《孝经图》、《九歌图》、《归去来图》、《阳关图》、《琴鹤图》、《憩寂图》、《严子陵钓滩图》、《山庄图》、《卜居图》，又有《虎脊天马》、《天育骠骑》、《好头赤》、《沐猴马》、《欲骗马》、《象龙马》及《搔痒虎》等图。一时名贤，俱留纪咏也。

襄阳漫士米黻，字元章，尝自述云：“黻即芾

也。”即作芾。世居太原，后徙于吴。宣仁圣烈皇后在藩，其母出入邸中，后以旧恩，遂补校书郎。自蔡河拨发，为太常博士，出知常州，复入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擢礼部员外郎，以言罢知淮阳军。芾人物萧散，被服效唐人，所与游皆一时名士。尝曰：“伯时病右手后，余始作画。以李常师吴生，终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顾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又李笔神采不高，余为睛目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师而能。惟作古忠贤像也。”又尝与伯时论分布次第，作《子敬书练裙图》，复作《支、许、王、谢于山水间纵步》，自挂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因信笔为之，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有求者只作横挂三尺，惟宝晋斋中挂双幅成对，长不过三尺，褾出乃不为倚所蔽，人行过，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图，无一笔关同、李成俗气。然公字札流传四方，独于丹青，诚为罕见，予止在利倅李骥元骏家见二画。其一纸上横松梢，淡墨画成，针芒千万，攒错如铁。今古画松，未见此制。题其后云：“与大观学士步月湖上，各分韵赋诗，芾独赋无声之诗。”盖与李大观诸人夜游颍昌西湖之上也。其一乃梅、松、兰、菊，相因于一纸之上，交柯互叶，而不相乱，以为繁则近简，以为简则不疏，太高太奇，实旷代之奇作也！乃知好名之士，其欲自立于世者如此。大观乃元骏之族父，后归元骏。

晁补之，字无咎，济北人。元祐中为吏部郎中，绍圣中谪监信州税，流落久之。张天觉当国，起知泗州，不累月，下世。有自画山水《留春堂》大屏，上题云：“胸中正可吞云梦，琖底何妨对圣贤。有意清秋入衡霍，为君无尽写江天。”又题自画山水寄人云：“虎观他年清汗手，白头田亩未能闲。自嫌麦垅无佳思，戏作南斋百里山。”陈无已独爱重其迹，亦尝咏其扇云：“前身阮始平，今代王摩诘。偃屈盖代气，万里入咫尺。”无咎又尝增添《莲社》图样，自以意先为山石位置向背，作粉本以授画史孟仲宁，令传模之。菩萨仿侯昱，云气仿吴道玄，天王、松石仿关同，堂殿、草树仿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仿李成，崖壁、瘦木仿许道宁，湍流、山岭、骑从、鞴服，仿卫贤。马以韩干，虎以包鼎，猨、猴、鹿，以易元吉，鹤、白鹇、若鸟、鼠，以崔白，集彼众长，共成胜事。今人家往往摹临其本，传于世者多矣。

晁说之，字以道，少慕司马温公之为人，自号景迂。未三十，东坡以著述科荐之。靖康初，自休致中召为著作郎，后试中书舍人，兼东宫詹事。建炎初政，以待制侍读而终。山谷尝题其《雪雁》云：“飞雪洒芦如银箭，前雁惊飞后回盼。凭谁说与谢元晖，休道澄江静如练。”又无咎题四弟横轴画云：“黄叶满青山，枯蒲净寒水。凫雁下陂塍，牛羊散墟里。担获暮来归，儿迎妇窥篱。虎头无骨相，田野有余思。”

张侍郎舜民，字芸叟，号浮休居士。绍圣入党，贬均州，绍兴初追复直学士。生平嗜画，题评精确。虽南迁羁旅中，每所经从，必搜访题识。东南士大夫家所藏名品，悉载录中。亦能自作山水，有自题扇诗云“忽忽南迁不记年，二妃祠外橘洲前。眼昏笔战谁能画，无奈霜纨似月圆。”又题邓正字家刘明复《秋景》，末句云：“我有故山常自写，免教魂梦落天涯。”

刘泾，字巨济，简州人，熙宁六年进士中第，王安石荐为经学所检讨。历太学博士，因讲诗为诸生所服。后罢，诸生乞留不报，终职方郎中。泾，米元章之书画友也。善作林、石、槎、竹，笔墨狂逸，体制拔俗。予家藏其幅纸，所作竹叶，几逼钟、郭。今成都大智院法堂壁间有《松竹窠植》二，惜其岁久，将磨灭也。

苏过，字叔党，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党年十九，预计偕。七年，公为兵部尚书，任承务郎，后公谪黄州，贬儋州，移廉、永二州，叔党皆侍行。叔父栾城公每称其孝。平生禁锢近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丛筱，咄咄逼翁。坡有观过所作《木石竹》三绝，以为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解与竹传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亦云：“书画之胜，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时出新意作山水，远水多纹，依岩多屋木，皆人迹绝处，并以焦墨为之，此出奇也。

宋子房，字汉杰，郑州荥阳人，少府监选之子，复古之犹子也，官至正郎。坡公跋其画，谓“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为之不已，当作著色山也。”又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毛皮、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汉杰真士人画也！”又云：“假之数年，当不减复古也。”初，崇、观盛时，大兴画学，予大父中书公，见其《江皋秋色图》，甚珍爱之，首荐为博士。然其人乃贤胄子，不独以画取也。所著《画法六论》，极其精到。

程堂，字公明，眉人，举进士，为驾部郎中。善画墨竹，宗派湖州。出湖州之门者，独公明入室也。好画凤尾竹，其梢极重，作回旋之势，而枝叶不失向背。又登峨眉山，见菩萨竹，有结花于节外之枝者，茸密如裘，即写其形于中峰乾明寺僧堂壁间，俨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苦竹、紫竹、风竹、雨竹，好事者已刻之石。成都笮桥观音院，亦有所画竹，且题绝句云：“无姓无名逼夜来，院僧根问苦相猜。携灯笑指屏间竹，记得当年手自栽。”又能作园蔬，尝见《紫芥》、《紫茄》二轴，夺真也。

范正夫，字子立，颍昌人，文正公之诸孙，德孺之子也。长于水墨杂画，标格高秀。予家与之同居溟水，多藏其得意之作，如《访戴图》、《脊令图》、《竹石图》，寄与清远，真士人笔也！惜乎以名家高才，而知凤翔，还乡，适虏人屠城，死之。

颜博文，字持约，德州人。政和八年，嘉王榜登甲科，长于水墨。宇文季蒙龙图家，有横披《十六罗汉》，其笔法位置如伯时，但意韵差短耳。陈去非次何文缜题所作《墨梅三绝》云："窗前光景晚清新，半幅溪藤万里春。从此不贪江路远，胜拼心力唤真真。夺得斜枝不放归，倚窗乘月看熹微。墨池雪岭春俱好，付与诗人说是非。""未央宫里红杏，羯鼓三声打开。大庾岭头梅萼，管城呼上屏来"，非此画不称此诗也。初，持约与王宷厚善。宷败，持约方退朝，闻之，即驰马还家，闭关拒人，尽焚与宷平生往来笺记诗文之类，于是独免。

任谊，字才仲，宋复古之甥也。尝为协律郎，后通判澧州，适丁乱离，钟贼反叛，为群盗所杀。平日凡所经历江山佳处，则舐笔吮墨，辄成图轴。仿佛笼淡，清润可喜。邵泽民为春官，才仲正在太常，与之同部，相好甚密，今其家富有才仲手迹，有《南北江山图》、《平芜千里图》、《四更山吐月图》、《唐功臣图》、《斗山烟市图》、《松溪深日图》。又取平生所见兰花数十种，随其形状，各命以名，如"杏梁归燕"、"丹山翔凤"之类。皆小字隶书，记其所见之处，邵氏名曰"香圃"。其隶古劲，学中郎也。

米友仁，元章之子也，幼年山谷赠诗曰："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遂字元晖。元章当置画学之初，召为博士，便殿赐对，因上友仁《楚山清晓图》。既退，赐御书画各二轴。友仁宣和中为大名少尹。天机超逸，不事绳墨，其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其风气肖乃翁也。每自题其画曰："墨戏。"被遇光尧，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日奉清闲之宴。方其未遇时，士大夫往往可得其笔，既贵，甚自秘重，虽亲旧间亦无缘得之，众嘲曰："解作无根树，能描濛鸿云。如今供御也，不肯与闲人。"后享年八十，神明如少壮时，无疾而逝。

朱敦儒，字希真，少从陈东野学，尝赋古镜云："试将天下照，万象总分明。"东野奇之。绍兴间，御史明橐，宣谕广东，被旨访求遗逸。是时，希真放浪江湖间，自江西避乱晋康，橐遂以应诏命。初品官召赴阙登对，改官，入馆为郎，出为浙东宪。秦桧当国，有携希真画山水谒桧，桧荐于上，颇被眷遇。与米元晖对御辄画，而希真耻以画名，辄退避不居也。故常告亲友曰："吾非善画者，所画多出钱端回之手。"其实非也。

廉布，字宣仲，山阳人，妙年登科，官至武学博士，以联贵姻坐累，遂废终身。后居绍兴，既绝仕宦之念，专意绘事。山水林石，种种飘逸。师东坡，几于升堂也。其子颇得家法，今有图轴传于世。

李石，字知几，资州人，少负才名。既登第，以赵逵庄叔左史之荐，任太学博士。直情径行，不附权贵，遂不容于朝。出主石室，就学者其合如云。至闽越之士，万里而来。刻石题诸生名几千人，蜀学之盛，古今鲜俪也！今倅成都，醉吟之余，时作小笔，风调远俗，盖其人品既高，虽游戏间，而心画形矣。

岩穴上士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芦雁水禽，气格清绝。米老谓："唐无此画，可并徐熙，在艾宣、张泾、宝觉之右。"人罕得之。

李甲，字景元，自号华亭逸人。作逸笔翎毛，有意外趣，但木柯未佳耳。坡题其《喜鹊图》云："闻说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笔势澜翻。百年寥落何人继？只有华亭李景元。"又晁无咎题周兼彦所收《李甲画三绝》，鹊云："上林花妥逐莺飞，愁绝江南雪里时。嘈唶何须傍檐喜，毰毸相对两寒枝。"雁云："网罗无限稻粱肥，怜尔冥冥亦庶几。戏鸭眠鸥满中沚，衡阳无意更南飞。"鸭云："急风吹雪满汀洲，近腊淮南忆倦游。小鸭枯荷野艇冷，去年今日冻高邮。"

周纯，字忘机，成都华阳人。后依解潜，久留荆楚，故亦自称楚人。少为浮屠，弱冠游京师，以诗画为佛事，都下翕然知名。士大夫多与之游，而王宷辅道最与相亲，后坐累编管惠州，不许生还。适邻郡建神霄宫，本路宪旧知其人，请朝廷赦能画人周纯来作绘事，从之。于是凭藉，得以自如。其山水师思训，衣冠师恺之，佛像师伯时，又能作花鸟、松竹、牛马之属，变态多端，一一清绝。画家于人物，必"九朽一罢"，谓先以土笔扑取形似，数次修改，故曰"九朽"，继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罢"。罢者，毕事也。独忘机不假乎此，落笔便成，而气韵生动。每谓人曰："书画同一关捩，善书者又岂先朽而后书耶?"，此盖卓识也。初，宷未败，会朝士大尹盛章在焉，谓忘机曰："子能为我作图《梅》，状'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之意乎?"，忘机曰："此临川诗，须公自有此句，我始为之。"盛恨甚。未几，宷败，而盛犹为京尹，故忘机被祸独酷。

高焘，字公广，泗州人，自号三乐居士。作小景，自成一家，清远静深，一洗工气。眠鸭浮雁、衰柳枯槎，最为珍绝。篆隶、飞白，一一造妙。

僧德正，信州人，宣和郎官徐兢明叔之兄，绍兴侍从徐林稚山之弟。登科为平江教官，弃而出家。是日即敕往江州圜通寺开堂拈香，为三世诸佛，于是其徒不容，弃去。居庐山南叠石庵，服漆辟谷。闽淮名山，意往无碍，凡登山临水，即横笛自娱。后入蜀，其兄阴遣人伪作其徒，剩赍金帛，牵挽而归。过叙州宣化县，久留樊宾少卿家，作《峨眉图》。山水人物，种种清高。初登峨眉时，炼指供佛，两手止余四指，粗可执笔，而画意自足。其松石、人物，专学龙眠。遇兴伸纸挥毫，顷刻而成，贵势或求之，绝不与。

江参，字贯道，江南人，长于山水。形貌清癯，嗜香茶，以为生。初以叶少蕴左丞荐于宇文湖州季蒙，今其家有泉石五幅，图一本。笔墨学董源，而豪放过之。季蒙欲多取其画，而贯道每被召去，止得此图，居以为慊。后刘季高侍郎再寄《江居图》一卷，作无尽景，始少慰意。当贯道被召时，尚书张如莹知临安，贯道既到临安，即有旨馆于府治。明当引见，是夕殂，信有命也。

卷　四

搢绅韦布

刘明复，为直龙图阁，师李成，特细秀。作松枝而无向背，荆楚秀甚。浮休有邓正字宅见刘明复所画《麓山秋景》五十六言云："洛阳才子见长沙，自识中丹鬓未华。文武全才皆不试，丹青妙笔更谁加。老杉列在皇堂上，小景将归学士家。我有故山常自写，免教魂梦落天涯。"

蒋长源，字永仲，官至大夫。作著色山水，山顶似荆浩，松身似李成，叶取真松为之，如灵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缠松，亦佳作。

鄢陵王主簿，未审其名，长于花鸟。东坡有书所画《折枝》二诗，其一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为诗必以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如何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二云："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时起，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溃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

李世南，字唐臣，安肃人。明经及第，终大理寺丞。尝与晁无咎同试诸生，无咎有求横幅长篇，又有题扇诗，盖长于山水也。东坡亦尝题其《秋景平远》云："人间斤斧日创夷，果见龙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予尝见其孙皓云："此图本寒林障，分作两轴，前三幅尽寒林，坡所以有'龙蛇姿'之句，后三幅尽平远，所以有'黄叶村'之句，其实一景而坡作两意。又'浩歌'字，雕本皆以为'扁舟'，其实画一舟子张颐鼓枻作浩歌之态，今作'扁舟'，甚无谓也。"

赵宗闵，为尚书郎。山谷载铜官僧舍墨竹一枝，笔势妙天下，为作小诗云："省郎潦倒今何处？败壁风生双竹枝。满世阎刘专翰墨，谁为真赏拂蛛丝。"又云："独来野寺无人识，故作寒崖雪压枝。想得平生藏妙手，只今犹在鬓成丝。"

薛判官者，不得其名。浮休题其所作《秋溪烟竹》云："深墨画竹竹明白，淡墨画竹竹带烟。高堂忽尔开数幅，半隐半见如自然。"者是也。

倪涛，字巨济，宣和间为都司。一日访其友，戏画三蝇壁间，自题云："何人刻猕猴，老眼觑荆棘。不如丹青手，快意风雨疾。我穷坐诗豪，九鼎扛笔力，偶然一点污，着纸生羽翼。千言走虬蟉，宁为寸纸逼。还当写君诗，什袭同藏幂。"今李文正之孙有所画蜥蜴、蛛蟾，甚佳。

文勋，字安国，元祐末作太府寺丞、福建漕。东坡跋其画扇云："道子画西方变相，观者如堵。作佛圆光，风落电转，一挥而成，尝疑其不然。今观安国作方界，略不抒思，乃知传者之不谬。"

刘延世，公是先生之犹子也，少有盛名。元祐初，游太学，不得志，筑堂业讲，名曰"抱瓮"。尝作墨竹，题诗云："酷爱此君心，常将墨点真。毫端虽在手，难写淡精神。"又云："静室焚香盘膝坐，长廊看画散衣行。"趣尚之高，有如此者。

王冲隐，名持，字正叔，长安人。长于翎毛，学崔白。今颜鲁公鹿脯帖后有题跋："妙于笔法，盖其人也。"尝于邵氏见竹棘、雪禽二轴，极清雅。上题云："正叔为伯起作，崇宁甲申。"伯起名振，其兄也。

王利用，字宾王，潼川人。举进士，终夔宪。书画皆能，光尧皇帝颇爱其书，画则山水长于人物，精谨而已，不及其书也。

靳东发，字茂远，其高祖太尉，即射挞览者，官止叙倅。其性多能，尤工画艺，人目之为"靳百会"。近世画手，少作故事人物，颇失古人规鉴之意，茂远独集古今谏诤百事，以为图，号《百谏图》，诚可尚者。

咏，字少张，其子也，今主簿于郫。长于山水，尤为多能，盖其出蓝之青也。

魏燮，字彦密，北人，长于水墨杂画。光尧见之，喜动天颜，遂除浙西参议。

李昭，字晋杰，鄄城人，李文靖之曾孙，蔡文忠公曾外孙也。以恩科仕江州德化尉。长于墨竹，自云："他人以萧疏为能，余以重密为巧，吾之墨竹一派，不让湖洲。"又善墨花小笔，亦能山水，学范宽，篆尤精，学三坟记也。绍兴间死于江南。

李颀秀才，善画山，尝以两轴并诗上东坡，东坡次其韵答之："平生自是个中人，欲向渔舟便写真。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收身。年来白发惊秋速，长恐青山与世新。从此北归休怅望，囊中收得武陵春。"

陈直躬，高邮人也。坡有题所画《雁》二诗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者是也。而无咎集中有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二首，乃用此韵，不知何谓也。

朱象先，字景初，松陵人，驰名绍圣、元符间。坡跋其画云："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世亦罕见，不知其所长也。

张无惑，山人也，善画山水。浮休赠诗云："西征已度故关山，秋雨零零路屈盘。受尽艰辛心不足，解程又展画图看。"

眉山老书生，不得其名。作《七才子入关图》，山谷谓人物亦各有意态，以为赵云子之苗裔。摹写物象渐密，而放浪闲远，则不逮也。

何充秀才，不知何许人，能写貌。坡有赠诗云："问君何苦写吾真，君言好之聊自适。"

雍秀才，不知何许人。坡有咏所画《草虫八物》诗。诗意每一物，讥当时用事者一人，如"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以比介甫；"初来花争妍，倏去鬼无迹"，以比章惇。今诗与画俱刊石流传于世。又作画《捕鱼图赞》，载集中。

章友直，字伯益，善画龟蛇。以篆笔画，颇有生意。又能以篆笔画棋盘，笔笔相似。

黄斌老，不记名，潼州府安泰人，文湖州之妻侄也。登科，尝任戎倅，适山谷贬戎州，与定交。且通谱，善画竹。山谷有咏其《横竹》诗，又谢斌老送《墨竹十二韵》云："吾子学湖州，师逸功已倍。预知更入神，后出遂无对。"

黄彝，字子舟，斌老之弟。其名字初非彝与子舟也，山谷以其尚气，故取二器以规之。自后折节遂为粹君子。举八行，终朝郎郡倅。山谷用赠斌老韵谢子舟为余作《风雨竹》两篇，前篇云："岁寒十三本，与可可追配。"后篇云："森削一山竹，牝牡十三辈。谁言湖州没，笔力今尚在。"而与可每言，所作不及子舟。

刘明仲，善作竹，山谷为作《墨竹赋》。

黄与迪，善画竹，山谷次韵谢与迪所作《竹》五幅云："吾宗墨修竹，心手不自知。"但不知为何人，任子渊诗注，亦不及之。

杨吉老，文潜甥也。文潜尝云："吾甥杨吉老，本不好画竹，一旦顿解，便有作者风气。挥洒奋迅，初不经意，森然已成，惬可人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无咎亦有《赠文潜甥克一学与可画竹》诗。克一，吉老字也。

成子，不得其名。山谷诗云："成子写浯溪，下笔便造极。"徐师川亦有《成生画山水歌》云："成子貌古心亦古，造化为工笔端取。玄冬起雷夏造冰，翻手为云覆手雨。"

张远，字行之，太原榆次人。本士人，隐居山间。政和中有河东漕宋姓者，亲访其庐，邀致公署，令画绢八幅。远请屏去左右，且约漕无相见，独与弟子郝士安评议。酣寝数日，忽起下笔，颇穷天真。两幅不如意，遂焚之，以六幅与宋。宋大喜，赠送甚厚，高谢还庐。

张明，其侄也，亦以山水擅名，比季父则差肩矣。

王元通，以字称，工山水，沧州人也，师李成。为人豪逸自负，每画竟，辄大呼"奇奇"数声，乃得意笔也。

乔仲常，河中人，工杂画，师龙眠。围城中思归，一日，作《河中图》赠邵泽民侍郎，至今藏其家。又有《龙宫散斋》手轴、《山居罗汉》、《渊明听松风》、《李白捉月》、《玄真子西塞》、《列子御风》等图，传于世。

孔去非，汝州宁极先生之后也，长于小笔，清雅可玩。尤工草虫，作蚁、蝶、蜂、蝉、竹雀甚可观。平生极留意于此，凡翘蛹飞动之物，必募小儿求之。搜索无遗，以类置其翅羽册叶中，按形为之，纤悉毕具。

闾丘秀才，江南人，不记名。长于画水，无所宗师，自成一家。尝画五岳观壁，凡作水，先画浪头，然后画水纹，顷刻而成，惊涛汹涌，势欲掀壁。

刘松老，字荣祖，书学元章，画师东坡。成都李才元家有四轴山水，上有印文云："巨济震子名松老者"八字，可见其高怪不随俗也。成都《佛掌骨记》，实荣祖笔，特借米老名耳。予见此本在张恭州弥明家，后归一豪族，价三十万，非真物也。

王逸民，字逸民，永康导江人。初为僧，名绍祖，诗画俱仿周忘机，而气韵悬绝也。平生颇负气，政和间改德士，则云："我生不背佛而从外道。"取祠部焚之。自加冠巾，学山谷草书，亦美观。

冯久照，字明远，汾州人也。少游太学，兵乱入蜀，寓居渠州。其山水初颇繁冗，后因郭熙之孙游卿来为太守，尽以其家学传之，遂一变。赵相鼎与之有太学之旧，荐于川路监司，由是益得名。

刘履中，字坦然，汴人也，寓遂宁灵泉山趾。壁传人物，笔势雄特。今遂宁后土祠殿庑内外，尽出其手。仙佛图轴，亦其所长。但作故事人物，未脱工气也。

刘铨，字真孺，成都人，察院清卿之族也，家本豪富，性好画。所居对圣寿寺，寺多唐蜀名迹，真孺终日谛玩。至忘饮食，久而自能。所画山水，多以布纹印科叶者，唐旧制，盖得于壁间也。尤精佛像，描墨成染，与李道明无异，清劲则过之。

李皓，字云叟，唐臣孙也。避乱入蜀，居成都。其所作山水，取前辈成样，合而为一，故能美观，一时翕然称之。

张昌嗣，字起之，与可之外孙也，笔法既有所授。每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后落笔。不可求，或强求之，必诟骂而走。然有愧宅相者，于攒三聚五，太拘拘耳。

连鳌，字仲举，吉州人，自号石台居士。精于长短句，工画鱼，几于徐白。绍兴间人。

任粹秀才，仲之侄，能作著色山。

杨补之，字无咎，洪州人，长于水墨人物。祖伯时，今年七十矣，自号逃禅老人。

雍巘，字幼山，兴元人。善山水，作岩崖、枯木、云气，墨梅尤佳。举进士，屡免。

卷　五

道人衲子

甘风子，关右人，阳狂垢污，恃酒好骂。落泊于廛市间，酒酣耳热，大叫索纸，以细笔作人物头面，动以十数，然后放笔如草书法，以就全体。顷刻而成，妙合自然。多画列仙之流，题诗其后。传观既毕，往往毁裂而去。好事者藏匿，仅存一二。豪富求之，唾骂不与。或经年不落一笔，故流传于世者极少。一日，忽别素与游者，归则薰浴题颂，掷笔而逝。

王显道，汉州人，本饼师，后学道。专心画龙，格制雄壮。今成都三井观三宝院，有画壁存。

李德柔，驾部员外郎宗固孙也。宗固景祐中良吏，尝守汉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练善画，以遗火得罪当死，君缓其狱，会赦获免。时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为李氏子以报。可元既死二十余年，而宗固子世昌之妇，梦可元入其室而生德柔，且名蜀孙。幼而善画，长读庄老，喜之。遂为道士，赐号妙应。其写真妙绝一时，坡赠诗云："千年鼻祖守关门，一念还为李耳孙。香火旧缘何日尽，丹青余习至今存。"

三朵花，房州人。许安世通判其州，以书遗坡，谓"吾州有异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诗，皆神仙意，又能自写真。"坡作诗曰："画图要识先生面，试问房陵好事家。"

眉山道士罗胜先，自号云和山长。善山水，有古意，然布置景物，多越巂夜郎所见。盖其人善地理，遍历诸山，所以曲尽形势。又多作雨余蝴蝶，可观。

李时泽，遂宁人。初为僧，受业于成都金地院，因李隲显夫丧其子京师，显夫亲往迎丧，拉与同行，自是熟游中原。多观古壁，见武洞清所画罗汉，豁然晓解，得其笔法。兵乱归蜀，即以画名。圆悟住昭觉日，大殿既成，命画十六罗汉，及文殊、普贤、药师菩萨等像，见存。

杨大明，字民瞻，号至乐子。关中将家，弃荫走

方外。善画龟蛇，今丈人山道院藏经阁后壁，有所作龟蛇，广丈余，最雄杰。尝为之罘蔡追肩吾作息龟，龟之六藏，画者止能为神屋而已。而其妙处头爪皴皵见于壳间，鼻窍深润，观者疑真息也。

宝觉和尚，翎毛、芦雁不俗。尝画一鹤，王安上纯甫，一见以谓薛稷笔，取去。元章《画史》屡称其能。

杭僧真慧，画山水、佛像，近世佳品；翎毛、林木，有江南气象。米老尝见其本，牛形似虎也。

惠洪觉范，能画梅、竹。每用皂子胶画梅于生绢扇上，灯月下映之，宛然影也。其笔力于枝梗极遒健。

妙善师，长写貌，尝写御容，坡赠诗云："天容玉色谁敢画，老师古寺昼闭房。梦中神授心有得，觉来信手笔已忘。幅巾常服俨不动，孤臣入门涕自滂。元老侑坐鬓眉古，虎臣侍立冠剑长。"

仲仁，会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一见山谷，出秦、苏诗卷，且为作梅数枝，及《烟外远山》，山谷感而作诗记卷末："雅闻花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烦恼。写尽南枝与北枝，更作千峰倚晴昊。"又见其《平沙远水》，题云："此超凡入圣法也。每率此为之，当冠四海而名后世。"又题横卷云："高明深远，然后见山见水，盖关同、荆浩能事。花光懒笔，磨钱作镜所见耳。"

道臻，嘉州石洞讲师也，能墨竹。山谷赠序云："道臻刻意尚行，自振于溷浊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臻过与可之门，而不入其室也。"

道宏，峨眉人，姓杨，受业于云顶山，相貌枯瘁，善画山水、僧佛。晚年似有所遇，遂复冠巾，改号龙岩隐者。其族甚富，宏不复顾，止寄迹旅店，惟一空榻。虽被襆之属亦无有。每往人家画土神，其家必富，画猫则无鼠。往往言人心事，辄符合。族妇烹鱼，宏命留食。既去，其侄不知，辄先尝。宏归，视鱼曰："此窃食之余也。"妇方隐讳，侄遂吐出先尝于地。又凡如厕，必出郭五里外，乡人怪讶，每随而窥之，既就溷，则无复便利，但立语再四而出。此皆奇异者。后竟坐化店中，八十余。成都正法院法堂，有所画高僧。

法能，吴僧也。作《五百罗汉图》，少游为之记云："昔戴逵常画佛像，而自隐于帐中，人有所否臧，辄窃听而随改之，积年而就。"意法能研思，亦当若此，非率然而为之者也。虽然少游独能察人之画，而不退思其作记时耶？

智平，成都清凉院僧也，善画观音。南商毛大节得其像以归，过海，风浪大作，开展恳祈，光相忽现，如大月轮，长久之间，已数千里。侯溥贤良载之《观音仪》中。今水陆院普贤阁所画像，其徒虚己作水石，见存。

祖鉴，成都僧，住不动尊院，师智平画观音。今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十观音。又于邛州凤皇山画观音，一日，忽现五方圆相，直阁计敏功为作《瑞像记》，见存。

虚己，成都柏林院僧，善山水，有图轴传世。今白马院僧慧琳，本仕族，多蓄图书，尊尚士大夫。入慈蓝者，以为税鞅之所。翻香煮茗，终日萧然，不知身在嚣尘中也。有虚己《雪障》及《山水》二图，甚佳。

觉心，字虚静，嘉州夹江农家，甚富。少好游猎，一日，纵鹰犬，弃妻子出家，游中原，作《从犊图诗》。孔南明、崔德符见而爱之，招来临汝，连住叶县东禅、及州之天宁、香山三大刹，兵乱还蜀。邵泽民、刘中远两侍郎复喜之，请住毗卢，凡十八年。初作草虫，南僧称为"心草虫"。后因宣和待诏一人，因事匿香山，心得其山水诀，一日千里。陈涧上称之曰："虚静师所造者，道也。放乎诗，游戏乎画，如烟云水月，出没太虚。所谓风行水上，自成文理者也。"（陈去非亦称其诗无一点僧气）

智源，字子丰，遂宁人。传法牛头山，工杂画，尤长于人物、山水。尝见《看云图》，画一高僧，抱膝而坐石岸，昂首伫目，萧然有出尘之姿，使人敬仰。不暇风格，其忘机之亚欤？

智永，成都四天王院僧。工小景，长于传模，宛然乱真，其印湘之匹亚欤？初，宇文季蒙龙图，喜其谈禅，欲请住院，永牢辞曰："智永亲在，未能也。"于是售己所长，专以为养，不免徇豪富廛肆所好。今流布于世者，非其本趣也。尝作《潇湘夜雨图》上邵西山，西山即题云："尝拟扁舟湘水西，篷窗剪烛数归期。偶因胜士挥毫处，却忆当年夜雨时。"西山既咏诗，问永云："前辈曾有此诗否？"永因诵义山《问归篇》，西山矍然，亟取诗以归，翌日乃复改与之。"曾拟扁舟湘水西，夜窗听雨数归期。归来偶对高人画，却忆当年夜雨时"。深恐多犯前人也。

真休，汉嘉僧也，山谷所与游清闲居士王朴之子。善模榻人物，如真。今见存。

世胄　妇女　宦者附

宋庄，字临仲，汉杰之孙也。其于山水，气韵得家法，但笔未老耳。本难列于世胄，以世胄无可为冠者，故屈而冠之。

贾公杰，字千之，文元公昌朝诸孙、侍郎炎之子也。学马贲，而标格过之。又作佛像，极精细，衣缕皆描金而不俗。官至半刺而终。

郭道卿，字仲常。游卿，字季能，熙之诸孙也。皆为郡守，颇有家学，仍善画马，其笔法真季孟也。今成都正法、保福两院有壁传《窠植湖滩》、《与渡水》、《龁草》、《带鸦》、《病马》等迹。遂宁官圃中，亦有松鹿石竹见存。

高大亨，字通叟，宣仁圣烈之族。公字行也，以所降出身告，误为大亨，故止名大亨。长于山水。泽民邵侍郎尝邀致于家，同季能兄弟合手画图障。后卒于泸。

钱端回，戚里人也，善写平远。朱希真每借其名自讳，曰："敦儒非善画者，皆出端回手也。"

李景孟，字仲淳，善画马，其于图轴鉴别精确。盖中原故家，闻见之多也。

邵少微，字叔才，泽民侍郎之子也。放旷不羁，不乐从宦，初为马曹，不一月，弃官去。则取补官敕牒，尽画飞潜走伏之物，已乃抵于地。遂致终身焉。笔墨草具。而有余意，眉倅厅壁，有烟林窠石。对宋颐仲所作松石，皆存。

李元崇，字季姚，文正公裔，无尽之甥也。官止县令，生平好画成癖，因自能之。师范宽，清润可喜，尤工雪景，士友求之，欣然下笔，顷刻而就，未尝作难，此其所长也。

王会，字元叟，端明公之长子，今为朝请大夫。工花竹、翎毛，颇拘院体，蕊叶枝茎，嘴爪毛羽，穷极精细，不遗毫发也。

李蕃，字元翰，成都人，才元之曾孙也。李氏世以书鸣，蕃得其家学，转而为画，种种能之。宝相院门天王二壁，实出其手，全体圣寿寺范琼样。但蕃不善布色，以俗工代之，反晦其所长耳。后十年，又用青城山长生观门龙虎君样，翻天王二壁于青莲院门，且自傅彩，遂胜于前也。

朝议大夫王之才妻崇德郡君李氏，公择之妹也。能临松、竹、木、石，见本即为之，卒难辨。又与可每作竹以贶人，一朝士张潜，迂疏修谨，作纡竹以赠之，如是不一。又作一横绢丈余著色偃竹，以贶子瞻，过南昌，山谷借而李临之，后数年，示米元章于真州。元章云："非鲁直自陈，不能辨也。"作诗曰："偃蹇宜如李，挥毫已逼翁。卫书无遗妙，琰慧有余工。熟视疑非笔，初披飒有风。固藏惟谨钥，化去或难穷。"山谷亦有题姨母李夫人墨竹、偃竹及墨竹图歌，诗载集中。

和国夫人王氏，显恭皇后之妹，宗室仲輗之室也。善字画，能诗章，兼长翎毛。每赐御扇，即翻新意仿成图轴，多称上旨，一时宫邸，珍贵其迹。

文氏，湖州第三女，张昌嗣之母也，居郫。湖州始作《黄楼障》，欲寄东坡，未行而湖州谢世，遂为文氏奁具。文氏死，复归湖州孙，因此二家成讼。文氏尝手临此图于屋壁。暮年尽以手诀传昌嗣，今昌嗣亦名世矣。

章友直之女煎，能如其父以篆笔画棋盘，笔笔相似。

任才仲妾艳艳，本良家子，有绝色，善着色山。才仲死钟贼，不知所在。

陈晖晦叔经略子妇桐庐方氏，作梅、竹，极清远。又临兰亭，并自作草书，俱可观。

魏观察者，政、宣之宦寺也，善画墨竹。尝被旨来卫州，起御前竹。入林竹中，有笼中飞鸟，名遏滥堆，能歌六么。遂呼其主问之，主人年已七十矣，云："初教时以木匣束其身，每五鼓，吹其唇作腔，笔管敲拍以警其寝，如是五六年，方能之。前后凡数十，独无此之慧者。"强欲求之，不可；以货取之，不可；以官酬之，又不可。遂封其笼以黄帕，翁不敢近，自扑于地而死。

任源，字道源，自号真常子，政、宣宦者，死于绍兴间。作枯木、怪石，又作小景，粗可观。

卷　六

仙佛鬼神

刘国用，汉州人，工画罗汉，壁素之传甚多，在丘杜、金水张之下也。陈自然，工画佛。山谷题云："陈君以佛画名京师。"作秋水寒禽，甚可观。

于氏，不记名，河东人，寓阆州。工佛道像，兼

画鬼神。

雷宗道，商州人，工杂画，尤长于佛像、山水。双流张庭坚家，有两横轴，人以为郭熙也。

能仁甫，以字行，本画院出身，官至县令。长于佛像、山水，世多观音。

费宗道，蔡州人。来京师，画太一宫中主火神，顷刻而成。众工嫉之，告监牧中使曰：“画太速成，殊不加意。”中使遂令墁毁，一夕愤怒而卒。

成宗道，长安人，工画人物，兼善刻石。凡长安壁传吴笔，皆临摹上石。其迹细如丝发，而不失精神体段。有所集吴生三清像与左右侍卫，宛如吴作。或云：“因能勒石，后转而为画也。”又改武洞清长沙罗汉与三元，皆能舍短求长，自出新意，过于长沙远矣。

吉祥，平阳人，工佛道，笔墨轻清，又能布景。作佛像、星辰，多在山水中，后人罕及。山水亦佳。

司马寇，汝州人，佛像、鬼神、人物，种种能之，宣和间称“第一手”。多画翊圣真武，于云雾中现半身。观者骇敬。士大夫奉事，皆有灵应。

杨杰，阆州人，长于鬼神。每下笔，必先画手足四支，然后用三两笔成就全体。

郑希古，河东人，长于平画。每出新意，辄过人。初未甚精。绍兴初，遇郝章于阆州，居相近。一日，章病，希古视候甚谨。病已，章感其诚，尽传其法。

张通，鄜延人，长于仙佛。初居利州，今居兴元。

人物传写

李士云，金陵人。传荆公神，赠诗曰：“衰容一见便疑真，李氏挥毫妙入神。欲去钟山终不忍，谢渠分我死前身。”又善山水，荆公赠古风有“李子好山水，而常寓城郭。毫端出窈窕，心手初不着”之句。

程怀立，南都人。东坡作《传神记》，谓：“传吾神众，以为尔得其全者。怀立举止如诸生，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

朱渐，京师人。宣和间写六殿御容。俗云：“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恐其夺尽精神也。

朱宗翼，画院人也。尝与任安合手画慕容夫人宅堂影壁《神州图》。楼观、屋木，任安主之，山水、人物，宗翼主之。

徐确，不知何许人，今居临安，供应御前传写，名播中外。

刘宗道，京师人。作《照盆孩儿》，以水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每作一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实恐他人传模之先也。

杜孩儿，京师人。在政和间其笔盛行，而不遭遇，流落辇下。画院众工，必转求之，以应宫禁之须。

山水林石

燕文季，神庙时人，工画山水，清雅秀媚。予家旧有《花村晓月》、《平江晚雨》、《竹林暮霭》、《松溪残雪》四时景，画院谓之“燕家景”。

陈用之，居小窑村，善山水。宋复古见其画，曰：“此画信工，但少天趣耳。”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倚之墙上，朝夕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势。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则随意命笔，自然景皆天就，不类人为，是为“活笔”。用之感悟，格遂进。（予按：存中笔谈，故录用之，而郭志亦有小窑陈，名用智，岂用之耶?）

王可训，京西人，熙丰待诏也。工山水，自成一家。曾作《潇湘夜雨图》，实难命意。宋复古八景，皆是晚景。其间“烟寺晚钟”、“潇湘夜雨”，颇费形容。钟声固不可为，而潇湘夜矣，又复雨作，有何所见？盖复古先画而后命意，不过略具掩霭惨淡之状耳。后之庸工，学为此题，以火炬照缆，孤灯映船，其鄙浅可恶。至于形容不出，而反嘲诮云：“不过剪数尺皂绢，张之堂上，始副其名也。”可训之作，悉无此病。

李明，善山水。坡尝以其画送吴远游云：“近李明画山水有名，颇用墨不俗。”辄求得一横卷，甚长，可用床上绕屏。

池州匠，作秋浦九华，笔粗有清趣。师董源。

蔡规，建昌军人。谢无逸观其画山水，有“蔡生老江南，山水涵眼界。挥洒若无心，笔端出万怪”。之句。

李宗晟，作《水帘图》，坡题云："宗晟一轴《水帘图》，寄与南舒李大夫。未向林泉归得去，炎天酷日且令无。"

兼至诚，不知何许人。大观初得旨，以至诚进所画山水，意匠精深，笔法高古，特补将仕郎。

贺真，延安人，出自戎籍，专门山水。宣和初建宝真宫，一时名手，毕呈其技。有忌真者，推为讲堂照壁，实难下手，真亦不辞，日醉酒于门。众工皆毕，中使促真。真以幕围壁，挥却其徒，不数日成。作《雪林》，高八尺，观者嗟赏，众工敛衽。

宁涛，华阴敷水人。师范宽，多作关右风景，其巧过宽，而浑厚藏蓄不及也。但楼观人物，纤悉毕呈，失于太显，正如高克明。人谓马行家山水也。

宁久中，涛子也。又兼画人物，深得出俗之态，笔意不减其父。但多平远道路之景，不起峰顶耳。

高洵，京师人，工山水，师高克明，尤长于湖石。以画院多学克明，故洵晚年复师范宽。

冯旷，河内人，工山水，体制不类前人，自成一家，驰名于熙丰间。其笔墨苍老，峰峦秀润，亦为难及也。

何渊，在图画院，不知何处人。专师克明，往往逼真，然失之繁碎也。

刘翼，耀州呼为刘评事。学范宽，而有自得处，不知者以为宽笔。

宋处，不记名，邢州人。州署有郭熙《满溪春溜图》，乃宋所模。其名见林泉高致。

李远，青州人。学营丘，气象深远，崇、观间驰名。

郝士安，太原榆次人，张远之弟子也。事其师甚敬，常执杖屦，侍立左右。

张举，怀州人，亦山水家。其性不羁，好饮酒，与群小日游市肆，作鼓板社。每得画赀，必尽于此。尤长溅瀑。

赵林，字子安，怀州人。李士举提刑家有林所画《不凋图》、《步骤营丘》。然方籍籍间，遽以疾亡，闻者惜之。

郭铁子，太原榆次人。学李成。善锻铁作方响，故号为"铁子"。

老成，洺州临洺人。熙丰间工杂画，尤长山水。其性沉静，终日兀坐，似不能言者。笔法谨细，如其为人。年八十余而终。

李希成，华州人。慕李成，遂命名。初入图画院，能自晦以防忌嫉。比已补官，始出所长，众虽睥睨，无及矣。

田和，陕人。学李成，意韵深远，笔墨精简，熙丰间罕能及者。

蒙亨，华州人。初为僧，兵火后偶其兄从军，遂置军中。屯绵州，学其乡人宁涛，得典刑也。

李唐，河阳人。乱离后至临安，年已八十。光尧极喜其山水。

战德淳，本画院人，因试《蝴蝶梦中家万里》题，画《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遂魁。能着色山，人物甚小，青衫白裤，乌巾黄履，不遗毫发。又作红花绿柳，清江碧岫，一扇之间，动有十里光景，真可爱也。

和成忠，京西人，宣和待诏，不记名，成忠其官也。学李成，笔墨温润。病在烟云太多尔。

刘仲先，成都人，善山水。照觉方丈僧堂内外皆仲先笔，时年七十矣，今存。

潇湘刘坚，颇柔媚，师范宽，楼阁人物，种种皆工。多作小图，无豪放之气。

郝孝隆，太原人，师李成。今成都信相寺有所画四壁，可观。

李觉，京师人，字民先，自号方平九友。能书、能琴、能占。尝为明节皇后阁掌笺，后流落于广州。长于山水，每被酒，则绷素于壁，以墨泼之，随而成象，曲尽自然之态。

花竹翎毛

尹白，汴人，专工墨花。坡尝赋之云："花心起墨晕，春色散毫端。"

刘常，江南人。所作花气格清秀，有生意，在赵昌、王友上。

张泾，不知何处人。米元章称其翎毛、芦雁不俗。

陈常，江南人。以飞白笔作树石，有清逸意。折枝花亦有逸气，一株以色乱点花头，意欲夺造物，本朝妙工也。

张希颜，汉州人，初名适。大观初，累进所画花，得旨粗似可采，特补将仕郎、画学谕。希颜始师昌，后到京师，稍变，从院体。得蜀州推官以归。不胜士大夫之求，多令任源代作，故复似昌。

任源，汉州人。少隶军籍。从希颜久，尽得其法。

费道宁，怀安人。善画花，多作交枝，比赵昌有笔格。

杨宠，成都人，善画花，可亚费道宁。

杨祁，彭州崇宁人。善花竹翎毛，有《百禽帐》。又画《笼鸡》如生，昭觉寺超然台旧有《倦翼知还》等壁，今不复存。

李猷，河内人。长于鹰鹘，精神态度，曲尽其妙。世所作多搏搦狐兔凫鹭之属，流血淋漓，颇乖好生之意。猷尽反之。尝见其画二鹰坐于枯枝之上，貌甚闲暇，略无鸷猛惨烈之状，而不失英姿劲气，可尚也。

韩若拙，洛人。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嘴至尾、足，皆有名，而毛羽有数。政、宣间两京推以为绝笔，又能传神。宣和末，应募使高丽，写国王真。会用兵，不果行。年八十余，死襄阳。

孟应之，不知何许人。入图画院，精于翎毛。尝见其画扇，作秋老海棠，子著枝已干而不枯，犹带生意，坐一白头翁，生动。

宜亨，京师人，久在画院。承平时入蜀，终普州兵官。精花鸟。初离院时，徽宗留之，亨牢辞而去。既出，当涂命画者甚众，不胜烦劳，颇厌苦之。每云："上尝戒我勿出，必为措大所殃，今果然也。"

老麻，关中人，熙宁间以花鸟称，非蜀之居礼也。

胡奇，长安人，长于芦雁。何丞相文缜家，有四幅图，可观。

鲍洵，京西人。工花鸟，尤长布景，小景愈工。

鲍洋，洵之弟，真鲁卫也。

卢章，京畿人。久在画院，多画禁中物象，如白杏花、绿萼梅、白鹦鹉，皆其本也。

李端，京师人，偏工梨花、鸠子。多作扇图，极形似。乱离后卒于杭。

刘益，京师人，字益之，以字行。宣和间专与富燮供御画，其自得处，多取内殿珍禽谛玩以为法，不师古本，故多酷似。尤长小景，作莲塘，背风荷叶百余，独一红莲花半开其中，创意可喜也。

富燮，京师人，宣和间与刘益同供御画。布景运思，过于益。

夏奕，不知何地人，工翎毛。双流张庭坚家，有《野鸭鸂鶒》两轴，极精详。鸂鶒作对而皆雄，盖求脱俗也。

田逸民，济南人，长于墨竹，宣和画院人。其所作极美观，多作欹风、冒雪、带雨、含烟之状。

李诞，河间人。多画丛竹、笋、箨、鞭、节，色色毕具，宣和体也。

卷　七

畜兽虫鱼

李遵易，不知何郡人。无咎有跋画《鱼图》，甚详。

侯宗古，本画院人。宣和末罢诸艺局，退居于洛。画西京大内大庆殿御屏面升龙，杰作也。

郗七，不知其名，亦画院人。退居于洛，画西京大内大庆殿御屏，皆拿云吐雾龙，比宗古有笔力。

郝章，汾州人，长于人马。河东称"三绝"者，谓路皋橐驰、郝章人马、张远山水也。兵火后居阆州。已八十，每画一人一骑，则自云："虽老矣，他人亦做不到也。"

陈皋，漠州人，长于番马，颇尽胡态，张勘之甥也。

路皋，并门人。画橐驰，兼长鬼神。每醉则画

驰，不过数笔，捽搦而成，颇全生意。

龚吉，不知何许人，长于画兔，余人所不及。

吴九州，燕人。善画鹿，穷尽番鹿之态。牛鹿、马鹿、养茸、退角、老嫩之别，无不曲尽其似。

周照，画院人，专画狗。作竹石呆子，殊有生意。作大轴，俗恶不入看。

老侯，泸州合江人，善画猿、鹿，驰名两蜀。兼长花果，颇有生意。

屋木舟车

赵楼台，不得其名，相州人，卖画中都。屋宇深邃，背阴向阳，不失规矩绳墨也。

郭待诏，赵州人，每以界画自矜。云置方卓，令众工纵横画之，往往不知向背尺度，真所谓良工心独苦也。不记名。

任安，京师人，入画院，工界画。每与山水贺真合手作图轴。一日，安先作横披，当中界楼阁，分布亭榭满中以困真。真只作坡岸于下，上则层峦叠嶂出于屋杪，由是不得困。

刘宗古，京师人。宣和间以待诏官至成忠郎，乱离后归江左。朝廷方寻访车辂式，而宗古进本称旨，除提举车辂院。其画人物，长于成染，不背粉，水墨轻成，但笔墨纤弱耳。

蔬果药草

陶缜，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题所画《果示德逢》诗。所作花果，精致可玩。薛志，字子尚，画院出身。长于水墨杂画，然翎毛不逮花果。志不善设色，尝学于刘益，益不肯尽授，以非志所长也。

小景杂画

马贲，河中人，长于小景。作百雁、百猿、百马、百牛、百羊、百鹿图，虽极繁伙，而位置不乱。本佛像马家，后写生，驰名于元祐、绍圣间。

周曾，不知何地人，与马贲同时。差高于贲，又长山水。

段吉先，不知何地人。无咎有题其小景三绝。

李达，京师人，尤长位置。好作沙汀远岸，含蓄不尽之意，一时妙手也。

刘浩，居华阴，爱作雪驴水磨。故事人物，多布叙景致，意象幽远，笔法轻清也。

杨威，绛州人，工画村田乐。每有贩其画者，威必问所往。若至都下，则告之曰："汝往画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争出取之，获价必倍。

卷　八

铭心绝品

玉牒赵中大保之（士俾）家：

韩干《马图》、李伯时《并驰小马图》、黄筌《鹤图》、艾宣《荷鸭苇雁图》、范宽《山图》、许道宁《山水图》、崔悫《三雁图》。

玉牒赵（伯兼）节推家：

东丹王《舞胡图》、燕穆之《山林倒影图》、郭熙《溅扑图》。

洛人王朝议国宝（良器）家：

李成《窠石小轴》、范宽《横山小轴》、范宽《秋山》六幅图、伯时《起本马图》。

文元公孙贾通判（公杰）家：

黄筌《鼯捕鼠图》、崔白《雕狐图》、徐崇嗣《荷蓼鹭鸶图》、易元吉《猿鹿扇图》。

眉山宝学程纯老（唐）家：

唐画《诸功臣像图》、李营丘《山水》大轴二图、崔白《翎毛》双幅八图、孙太古《湖滩水石图》。

汝州令狐中奉之子陈古（讽）家：

徐熙《梅花嘉雀图》、钟隐《楼竹瑞鸡图》、江南道士刘真《白梅雀图》、范将军《胡佛图》、徐熙《瓜图》、黄筌《偷仓雀图》、孙太古《焦夫子图》。

河南邵泽民侍郎（溥）家：

徽宗《花鸟百扇图》、董奴子《丛花图》、戴嵩《牛图》、徐熙《荷花鹅图》、李成偃《松图》。

邵太史（博）公济家：

徐熙《牡丹戏鱼图》、阎立本《锁谏图》、李后主《蟹图》、李伯时《嫁小乔图》、李后主《晓竹图》、孙位《松竹图》、孙太古《维摩壁》、卢楞迦《罗汉》十六壁。

成都双流张（珪）庭坚家：

曹道元模曹弗兴《醉佛林图》、徐熙《牡丹》独幅图、郭恕先《画藁》十图、崔白《禽竹》四图。

河南王朝议乐道（沂）家：

李成《寒林》四幅图、郭熙《山水》双幅图、崔慤《芦雁》六幅图。

中山刘宝贤（瓌）提刑家：

徐熙《娑罗花图》、黄筌《花竹驯雉图》。

文正公孙李（大观）家：

周昉《虢国夫人图》、范宽《武关雪图》、摩诘、高克明、李成《扇图》。

叔父符宝（叔谊）家：

徽宗皇帝御赐《竹、石、扇图》、黄筌《海棠金鸡图》、李营丘《山水图》、郭熙《山水》双幅图。

河阳李（邦献）士举敷文家：

徽宗皇帝御赐《杂禽图》、徐熙《牡丹丛图》、董源《著色山水图》。

中原王（冠朝）元台制干家：

徽宗皇帝《鸥荷图》、王摩诘《横披山水图》、李成《山水扇图》、东丹王《鞍马图》。

遂宁王（灼）晦叔抚干家：

童仁益《波旬幸佛涅般图》、崔白《禽竹》双幅图、范琼《佛壁》、张南本《观音壁》、黄筌《鹤壁》、孙太古《列星壁》。

遂宁客镇张（衎）知县家：

吴道子《三教图》、厉归真《百牛图》、孙太古《十一曜图》。

阿阳陈（古）与权安抚家：

黄筌《牡丹驯狸图》、黄筌《雪梅冻雀图》、纪真《山水图》、马贲《百雁、百猿图》、徐高《盘鱼图》。

绵州李（廉夫）德隅知郡家：

徽宗皇帝《着色横山图》、郭熙《横山图》。

开封尹盛（章）季文家：

徽宗皇帝《风竹鸲鸽喜鹊图》、顾恺之《三教图》、戴嵩《牛图》、崔白双幅《禽竹图》、范宽《四时山水图》。

宣献公孙宋（文）去病家：

赵昌《丛萱月季图》。

太常少卿何（麒）子应家：

吴道子《白衣观音图》、韩滉《牛图》、张南本《勘书图》、黄居寀《雀跃图》、唐希雅《风竹惊禽图》、巨然《四时横山图》、徐熙《梨桃折枝图》、崔白《鸳鸯蒲荷图》、李成四幅《林石图》、张勘八幅《蕃马图》。

中原卫（昂）师房知县家：

赵邈卓《伏石眠虎图》、徐熙《梅菊萱荷杂禽图》、包鼎《双虎图》。

成都王（巷）茂先大夫家：

黄筌《秋山图》、勾龙爽野老《移居图》、文湖州杂画《鸟兽草木横披图》、赵昌《鸡冠花图》。

广都宇文（时中）季蒙龙图家：

徽宗皇帝《水墨花禽图》、王维《雪山图》、杜措《佛图》、董奴子《鸡冠花图》、李伯时《高僧图》、又嘶骚《二马图》、又明皇《八马图》、又水晶宫《明月馆图》、又退之《见大颠图》、江贯道《飞泉怪石图》、又《江居图》。

成都郭（勉中）敦一承议家：

勾龙爽宋钧《去兽图》。

汉州何（耕）道夫类元家：

卢楞伽小本《十六罗汉图》。

范荣公孙（淑）忠甫家：

黄筌《竹雀图》、赵昌《折枝桃图》、王维《雪竹图》、马贲《雁图》。

双流赵（延）修仲知县家：

黄筌《竹雀图》、又《芦鸭图》、孙太古《列宿像图》。

双流王（焯）子中县尉家：

黄筌《竹鹤壁》。

双流宇文（子震）子友主簿家：

黄筌《花竹、禽兔图》。

达守时（时宏）广叔家：

艾宣《棘鹑图》、徐高《鱼图》、王友折李《草虫图》。

成都吕给事（陶）元钧家：

东坡《竹石枯槎图》、湖州六幅《槎竹图》、易元吉纸本《猿獬图》。

燕穆之龙图曾孙（兴祖）知县家：

龙图公《忍事敌灾星图》、又《山水横幅图》、又《寒林横幅图》、又《鹭鸶图》、又《散马横披图》、又《墨竹图》。

蜀僧智永房：

吴道子《慈氏菩萨图》、范琼正《坐佛图》、惠崇《卧雪图》。

广安黎（希声）博士孙（邦基）家：

黄筌《竹鹤、竹雀图》、范宽《四时山水图》。

广安姚（宾）观国通判家：

许道宁《四时山水图》、范宽《四时山水图》、易元吉《猴犬图》。

右前所载图轴，皆千之百，百之十，十之一中之所择也。若尽载平日所见，必成两牛腰矣。然不载者皆米元章所谓“惭惶杀人之物”，何足以铭诸心哉？

卷九　杂说

论　远

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著意。张彦远所次历代画人，冠裳太半。唐则少陵题咏，曲尽形容；昌黎作记，不遗毫发；本朝文忠欧公、三苏父子、两晁兄弟、山谷、后山、宛丘、淮海、月岩，以至漫仕、龙眠，或评品精高，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难者以为自古文人，何止数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将应之曰：“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

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虚深鄙众工，谓：“虽曰画而非画者，盖止能传其形，不能传其神也。”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而若虚独归于“轩冕”、“岩穴”，有以哉。

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独唐朱景真撰《唐贤画录》，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后黄休复作《益州名画记》，乃以逸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贤愚。然逸之高，岂得附于三品之末？”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至徽宗皇帝，专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为次。

予尝取唐、宋两朝名臣文集，凡图画纪咏，考究无遗。故于群公，略能察其鉴别。独山谷最为精严；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论有过中处；少陵、东坡两翁，虽注意不专，而天机本高，一语之确，有不期合而自合者。杜云：“妙绝动宫墙，则壁传人物，须动字始能了。请公放笔为直干，则千丈之姿，于用笔之际，非放字亦不能办。”至东坡又曲尽其理，如始知真放本细微，不比狂华生客慧。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非前身顾、陆，安能道此等语耶？

予作此录，独推高、雅二门，余则不苦立褒贬，盖见者方可下语，闻者岂可轻议？尝考郭若虚《论成都应天孙位》，景朴天王曰：“二艺争锋，一时壮观。倾城士庶，看之阗噎。”予尝按图熟观其下，则知朴务变怪以效位。正如杜默之诗：“学卢仝马异也。”若虚未尝入蜀，徒因所闻，妄意比方，岂为欧阳炯之误耶？然有可恕者。尚注辛显之论，谓“朴不及位远甚”，盖亦以传为疑也。此予所以少立褒贬。

郭若虚所载，往往遗略。如江南之王凝花鸟，润州僧修范湖石，道士刘贞白松石、梅雀，蜀之童祥，许中正人物、仙佛，丘仁庆花，王延嗣鬼神，皆名笔也。俱是熙宁以前人物。

山水家画雪景多俗，尝见营丘所作《雪图》，峰峦林屋，皆以淡墨为之，而水天空处，全用粉填，亦一奇也。予每以告画人，不愕然而惊，则莞尔而笑，足以见后学者之凡下也。

李营丘，多才足学之士也。少有大志，屡举不第，竟无所成，故放意于画。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裁札俱露，以兴君子之在野也。自余窠植，尽生于平地，亦以与小人在位，其意微矣。宇文龙图季蒙云：“宣和御府曝书，屡尝预观，李成大小山水无数轴。今臣庶之家，各自谓其所藏山水为李成，吾不信也。”

画之六法，难于兼全，独唐吴道子，本朝李伯时始能兼之耳。然吴笔豪放，不限长壁大轴，出奇无穷。伯时痛自裁损，只于澄心纸上运奇布巧，未见其大手笔。非不能也，盖实矫之，恐其或近众工之事。

米元章云：“伯时病臂三年，予始画。虽似推避伯时，然自谓学顾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专为古忠贤像，其木强之气，亦不容立伯时下矣。鸟兽草木之赋状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观画者独以其方所见，论难形似之不同，以为或小或大，或长或短，或

丰或瘠，互相讥笑，以为口实，非善观者也。”

蜀虽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李方叔载德隅斋画，而蜀笔居半。德麟，贵公子也。蓄画至数十函，皆留京师，所载止襄阳随轩绝品，多已如此。蜀学其盛矣哉！

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恪、孙太古犹之可也，然未免乎粗鄙。至贯休、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卑，实斯人之徒欤。

蜀之罗汉虽多，最称卢楞伽，其次杜措、丘文播兄弟耳。楞伽所作多定本，止坐、立两样。至于侍卫、供献、花石、松竹、羽毛之属，悉皆无之，不足观。杜、丘虽各有此，而笔意不甚清高，俱愧长沙之武也。

旧说杨惠之与吴道子同师，道子学成，惠之耻与齐名，转而为塑，皆为天下第一。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熙见之，又出新意。遂令圬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枪泥于壁，或凹或凸，俱所不问。干则以墨随其形迹，晕成峰峦林壑，加之楼阁、人物之属，宛然天成，谓之“影壁”。其后作者甚盛，此宋复古张素败壁之余意也。

大抵收藏古画，往往不对，或断缣片纸，皆可珍惜。而又高人达士，耻于对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夫岂知古画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百年，那得复有完物？断金碎玉，俱可宝也。

荣辑子邕，酷好图画。务广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类，循次开展，遍满其家。每一种日日更换，旬日始了，好事家鲜其比也。闻之故老曰：“承平时有一不肖子，质画一匣于人家。凡十余图，每图止各有其半，或横或竖，当中分剪，如维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无一全者。盖其家兄弟不义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为不如是，则不平也。诚可伤叹！

卷十 杂说

论近

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

宣和殿御阁，有展子虔《四载图》，最为高品。上每爱玩，或终日不舍，但恨止有三图，其《水行》一图，特补遗耳。一日，中使至洛，忽闻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观。既见，则愕曰：“御阁中正欠此一图。”登时进入。所谓“天生神圣物，必有会合时也”。

闻之薛志曰：“明达皇后阁初成，左廊有刘益所画《百猿》。后志于右画《百鹤》以对之，举动各无相犯，颇称上旨，赏赉十倍也。”

政和间，每御画扇，则六宫诸邸，竞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其间贵近，往往有求御宝者。

先大夫在枢府日，有旨赐第于龙津桥侧。先君侍郎作提举官，仍遣中使监修。比背画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庆图之类。一日，先君就视之，见背工以旧绢山水揩拭几案，取观，乃郭熙笔也。问其所自，则云不知。又问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熙作，上即位后，易以古图。退入库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画足矣。”明日，有旨尽赐，且命舉至第中，故第中屋壁，无非郭画。诚千载之会也。

政和间，有外宅宗室，不记名，多蓄珍图。往往王公贵人令其别识，于是遂与常卖交通。凡有奇迹，必用诡计勾致其家，即时临摹，易其真者，其主莫能别也。复以真本厚价易之，至有循环三四者，故当时号曰“便宜三”。

勾处士，不记其名，在宣和间，鉴赏第一，眷宠甚厚。凡四方所进，必令定品。欲命以官，谢而不为，止赐“处士”之号，令待诏画院。

画院界作最工，专以新意相尚。尝见一轴，甚可爱玩。画一殿廊，金碧熀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笔墨精微，有如此者！

祖宗旧制，凡待诏出身者，止有六种，如模勒、书丹、装背、界作、种飞白笔、描画栏界是也。徽宗虽好画如此，然不欲以好玩辄假名器，故画院得官

者，止依仿旧制，以六种之名而命之，足以见圣意之所在也。

本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又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画院听诸生习学，凡系籍者，每有过犯，止许罚直，其罪重者，亦听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睿思殿日命待诏一人能杂画者宿直，以备不测宣唤，他局皆无之也。

图画院，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多有不合而去者，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或无师承，故所作止众工之事，不能高也。

凡取画院人，不专以笔法，往往以人物为先。盖召对不时，恐被顾问，故刘益以病赘异常，虽供御画，而未尝得见，终身为恨也。

高丽松扇，如节板状，其土人云：“非松也，乃水柳木之皮。”故柔腻可爱。其纹酷似松柏，故谓之“松扇。”东坡谓高丽白松：“理直而疏，折以为扇，如蜀中织棕榈心，盖水柳也。”又有用纸而以琴光竹为柄，如市井中所制摺叠扇者。但精致非中国可及，展之广尺三四，合之止两指许。所画多作士女乘车、跨马、踏青、拾翠之状，又以金银屑饰地面。及作星汉、星月、人物，粗有形似，以其来远，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绿奇甚，与中国不同，专以空青、海绿为之。近年所作，尤为精巧，亦有以绢素为团扇，特柄长数尺为异耳。山谷题之云：“会稽内史三韩扇，分送黄门画省中。海外人烟来眼界，全胜博物注鱼虫。苹汀游女能骑马，传道蛾眉画不如。宝扇真成集阵隼，史臣今得杀青书。”

倭扇，以松板两指许砌叠，亦如摺叠扇者。其柄以铜黶钱环子，黄丝绦，甚精妙。板上罨画山川人物、松竹花草，亦可喜。竹山尉王公轩惠恭后家，尝作明州舶官，得两柄。

西天中印度那兰陀寺僧，多画佛及菩萨、罗汉像，以西天布为之。其佛相好与中国人异，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带挂右肩，裸袒坐立而已。先施五藏于画背，乃涂五彩于画面，以金或朱红作地，谓牛皮胶为触，故用桃胶，合柳枝水，甚坚渍，中国不得其诀也。邵太史知黎州，尝有僧自西天来，就公廨令画释迦，今茶马司有十六罗汉。

画继补遗

[元]庄 肃撰 王素洁整理

《画继补遗》二卷，元庄肃撰。该书记载了南宋绍兴元年至元德祐元年间画家八十四人的生平和画作，是《画继》的补充，也是宋元画家史料的主要来源。该书有明代罗凤抄本和醉经楼藏本等。本标点本以醉经楼本为底本。

序

予自龆龀及壮年，嗜画成癖。每见奇踪古迹，不计家之有无，倾囊倒箧，必得之而后已。否则惙惙若有所遗失，致为亲朋之所窃笑。今老矣，平生所藏固不多，而所见亦不少。第恨炎宋中兴以后，画手率多务工取巧，而行笔傅彩，不逮前人。然姓氏科目，安可废而不书？矧唐有《画录》、《画品》、《画断》，五代有《画补》，宋有《画评》、《画志》、《画史》、《画谱》、《画继》，不特徒识姓名，其间亦寓贬奖。予不自揆，辄作《画继补遗》，断自绍兴，终底德祐，分为二卷。上卷载搢绅暨诸僧道士庶，下卷载画院众工。贻诸同好，不无脱略，幸博闻君子，为补成之。大德二年戊戌立夏一日，吴郡蓼塘庄肃幼恭序。

卷 上

宋高宗天纵多能，书法复出唐、宋帝王上。而于万几之暇，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予家旧藏小景横卷，上亲题“西湖雨霁”四字，又二扇头，其一题一联曰：“万木云深隐，连山雨未晴。”其二曰：“子猷访戴。”极有天趣。

蔡肇，字天启，丹阳人，登进士第，仕至从官。画山水人物，好作枯槎老树、怪石奔湍。尝见其画《范蠡载西施图》，予家亦有《早行图》，颇多古意。

郭思，熙之子，亦善画。徽宗称熙能教其子。以儒业起家，仕至学士。予尝见其崇、观中应制画《山海经图》。其中瑞马，颇得曹、韩遗法。

程若筠，政、宣间汴京太乙宫道士。善作古木老棘，殊峭劲，兼写翎毛，疏渲颇工。徽宗甚称赏之。

道士萧太虚，与若筠同时，善作墨梅。每画，须用浓墨先作枯枝梢，后于其上斡晕梅花，有山林清幽气象。予旧藏《四友图》小横幅，诚为可爱。

杨季衡，洪都人，逃禅居士无咎之侄也。画墨梅得家法，又能作水墨翎毛。补之画梅，须于枝杪作回笔，似有含苞气象，季衡欠此生意耳。同时有汤叔雅，乃无咎之甥。又有刘梦良者，亦乡里亲党，俱写墨梅，盖皆补之流派也。

僧梵隆，字茂宗，吴兴人也。描写佛像，笔法甚逼龙眠。高宗极喜其画，每见辄题品。

僧超然，不知何许人，善作山水。其峰峦石头，酷似郭熙。至于屋宇、林石、坡滩、水口，笔法孱弱，与巨然殊不相类。今人多以巨然、超然连称，莫晓所谓。

赵伯驹，字千里，宋太祖七世孙，建炎随驾南渡，流寓钱唐。善青绿山水，图写人物，似其为人，雅洁异常。予与其曾孙学士，交游颇稔，备道千里尝与士友画一扇头，偶流入厢士之手，适为中官张太尉所见，奏呈高宗。时高宗虽天下俶扰，犹孜孜于书画间，一见大喜，访画人姓名，则千里也。上怜其为太祖诸孙，幸逃北迁之难，遂并其弟晞远召见，每称为王侄，仕至浙东兵马钤辖，而享寿不永，终于是官。故其遗迹，于世绝少。予尝见高宗题其横卷《长江六月图》，真有董北苑、王都尉气格。

赵伯骕，字晞远，千里之弟，与兄齐名。山水林石，则所不及。至若写生花卉、蜂蝶则过之；作人物亦雅洁，佳公子也。官至观察使，尝奉使金国。后则其子师睾登第，官至八座，恩赐少师，领节钺。

王定国，汴都人，随吴郡王渡江，居临安。工画花鸟，学二崔笔法，傅色轻浅，人所不及。后吴王奏荐入仕，赐金紫。

马和之，字则未闻，钱唐人。世传其习进士业，善仿吴装，孝宗甚喜之。每书《毛诗三百篇》，令和之写图，颇合上意。画迹留人间极多，笔法飘逸，务去华藻，自成一家，故其间亦有疏阙处。

顾与义，钱唐人。学马和之画，傅色则庶几，笔法殊不逮。然得意处，亦能乱真。

赵大亨，乃二赵皂隶。每供其昆仲研朱调粉，遂亦能画。时人以其肥伟，目为"赵大汉"，自耻其俗，因就名大亨。昔有画人刘梦松者，因短视，人目为"刘梦松"，曰"蒙竦"，后遂就名曰"梦松"，是欲音讹，以盖其丑恶耳。大亨之画，至得意处，人误作二赵笔迹，倍价收之。

卫松，亦二赵昆仲之皂隶，尝供役使，遂多获其遗稿。且熟识其行笔意，及傅色制度，与赵大亨每仿二赵图写，皆能乱真。

单邦显，吴郡人，学千里、晞远画。林木、山水则不然，惟花卉、蜂蝶，粗可仿佛。

老戴，忘其名，吴郡昆山人，亦学千里、晞远画。与单邦显适正相反，林木、山水可追踪赵大亨、卫松，花卉则谬甚。

赵子云，江西人，能作一笔画。凡写人面及手，描画颇工，至衣摺则如草画符，一笔而就，盖不欲蹈袭，自成一家尔。

状元黄尚书夫人胡氏，自号惠斋居士。知书能吟，善琴善奕，好作墨梅，颇有二杨之趣。

陈容，字公储，自号所翁，福唐人，能文。善画水龙，得变化隐显之状，罕作具体，多写龙头。每画成，辄自题跋，他人不可假也。登进士科，仕典州牧。

僧法常，自号牧溪，善作龙虎、人物、芦雁杂画。枯淡山野，诚非雅玩，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

陈珩，字用行，号此山。所翁之侄。亦善画龙水，时亦作水墨蟹、鹊，极有生意，仕至朝郎，颇得时名。

赵孟坚，字子固，宋太祖十一世孙。仕至郡守，寓居嘉禾海盐，好古博雅，工画水墨兰蕙、梅、竹、水仙。远胜着色，可谓善于写生。

俞征，字子清，自号且轩，吴兴人，仕至刑部侍郎。为人精悍简约，守正不阿。墨竹得文、苏二公遗意，极清致。

卷　下

李唐，字晞古，河南人。宋徽宗朝曾补入画院，高宗时在康邸，唐尝获趋事。建炎南渡，中原扰攘，唐遂渡江如杭。夤缘得幸高宗，仍入画院。善作山水人物，最工画牛。予家旧有唐画《胡笳十八拍》，高宗亲书《刘商辞》，每拍留空绢，俾唐图画。亦尝见高宗称题唐画《晋文公复国图》横卷，有以见高宗雅爱唐画也。

萧照，世传建业人，颇知书，亦善画。靖康中，中原兵火，流入太行山为盗。一日，群贼掠到李唐，检其行囊，不过粉奁画笔而已，遂知其姓氏。照雅闻唐名，即辞群贼，随唐南渡，得以亲炙。唐感其生全之恩，尽以所能授之。后亦补入画院。照比唐笔法潇洒超逸。予家旧有照画扇头，高宗题十四字云："白云断处斜阳转，几面遥山献翠屏。"

周仪，不知何许人，徽宗朝图画院祗候，善写人物。世传千里、晞远常师之。谨守法度，甚雅洁。

吴炳，毗陵人，工画花果、禽鸟。真能写生，可夺造化。

林椿，钱唐人，工画翎毛、花卉，可亚吴炳，且傅色得法。但描写差弱耳。

李崇训，绍兴随朝画手，工画道释人物、鬼神杂画。傅彩精妙，高出流辈。

李嵩，钱唐人，少为木工，颇远绳墨。后为崇训养子，光、宁、理三朝画院祗候，得崇训遗意。虽通诸科，不备六法，特于界画人物，粗可观玩，他无足取。

刘思义，绍兴随朝画手，专画青绿山水，拙于布

置，却善傅彩，然亦不足观。

陈善，绍兴间画手，学易元吉。画獐猿、禽鸟、花果，颇能逼真。傅色轻淡，过于吴炳、林椿，堪装堂饰壁。

马兴祖，河中人，贲之裔孙，绍兴间随朝画手，工花鸟杂画。高宗驻跸钱唐，每获名踪卷轴，多令辨验。

顾亮、胡舜臣、张浃、张著，俱郭熙门弟子，画山、水、树、石，各得一偏。亮则能作大幅巨轴；浃善布置，好作《盘车图》；著画重山叠巘，颇繁冗；舜臣谨密，优于三人。虽皆不逮熙，然后人亦无及者。

杨士贤，亦郭熙门弟子，工画小景山水。林木劲挺，似亦可取，然峰石水口，实不逮熙笔。予家旧有士贤画一雪景横卷，高宗题作“溪风飘雪”，可见圣人酷嗜好。

阎仲，绍兴间画院祗候，工山水杂画。但存其名，不见其迹。纵见粗俗，似不足传。

阎次平，弟次于，皆仲之子，亦占籍画院。写山水、水牛，仿佛李唐，而迹不逮意，次于又不及其兄。

王训成，绍兴间画院祗候。画山水人物，描写粗恶，可眩愚俗耳。

鲁宗贵，绍兴画院祗候。专写花竹、飞禽、驰兽，特于鸡雏、鸭黄，最有生意。

韩祐，绍兴画院祗候，专门花鸟。较之一时流辈，祐画颇觉版实。

朱光普，汴都人，随驾南渡，补入画院。学左建画《村田乐》及《农家迎妇》、《击壤》等图，流传于世。

朱锐，画院祗候。工山水人物，驼马杂色。好写《罗网图》、《腊雪图》，形容布置，曲尽其巧。

朱森，锐弟也，亦工杂画。布置行笔，俱不逮于兄。

杨公杰，不知何许人。画小景禽鸟，甚得幽闲之趣。

李迪，钱唐人，孝、光、宁画院祗候，画杂画。然写飞走花竹，颇有生意，其于山水、人物，皆无所取焉。

李瑛、李璋，俱迪之子，家传画院祗候。花竹、禽兽，能守乃父格法。

李安忠，钱唐人，与李迪同时画院祗候。亦画飞走花竹，差高于迪。特工画捉勒，得其鸷猛及畏避之状。

李公茂，安忠子也。传父画飞走、花竹，不逮父甚远。

张训礼，旧名敦礼，后避光宗讳，改名训礼。学李唐，山水、人物，恬洁滋润，时辈不及。

刘松年，钱唐人，家暗门，时人呼为“暗门刘”，画院祗候。工画道释人物、山水，颇恬洁，与张训礼相上下，但平坡远岸，不及之尔。

马远，即马兴祖之后，充图画院祗候。家传杂画，然花鸟则庶几，其所画山水人物，未敢许耳。

马逵，即远弟也，与远齐名。但画禽鸟，疏渲极工，毛羽灿然，飞鸣生动，殊过于其兄。其他皆不逮。

马麟，远之子也，亦工杂画，不逮父、叔。远爱其子，多于已画上题作“马麟”，盖欲其子得誉故也。

马公显，远之孙也，传家学，画不逮厥祖。特于布置可观，盖得祖父之遗稿耳。

张纪，钱唐人，李迪高弟。工画飞走，花竹不及乃师。

朱绍宗，工画人物、猫犬，描写精神。隶籍画院，远过流辈。

王宗元，不知何许人。家居石桥，人遂名为“石桥王”。专学惠崇作池塘小景，颇有野趣。

戚仲，画院祗候。画山水平远颇工，常于画上反手题其名字。

周询，钱唐人，工画界画楼台。占籍后邸，少与人画，以是流传不多。

朱怀谨，钱唐人，工画小笔山水。谨守规矩，殊

欠脱洒。

贾师古，钱唐人，画院祇候。画人物颇称停，得其闲逸自在之状，他则不闻。

梁楷，乃贾师古上足，亦隶画院。描写飘逸，青过于蓝，时人多称赏之。

王友端，不知何许人，工画猎犬，得其摇尾乞怜之态，每恨世不多见。

毛益，吴都昆山人，后入画院。善画翎毛、花竹，颇工疏渲，似欲飞鸣。

奏友谅，毗陵人，少为县吏。善画草虫，其花卉未可言工，特于蝉蝶之类，傅色轻妙，时人颇称之。

楼观，钱唐人，学马远，画山水、人物，尤甚粗俗。时人以其师承祖父遗稿，布置得趣，亦有爱之者。

苏汉臣，钱唐人，画院祇候。工画佛道神像，婴童人物，种种臻妙。

徐珂，苏汉臣之婿也。学妇翁画人佛，虽得遗意，颇能描写，其傅色则不及。

夏珪，钱唐人，理宗朝画院祇候。画山水人物极俗恶。宋末世道凋丧，人心迁革，珪遂滥得时名，其实无可取，仅可知时代姓名而已。子森，亦绍父业。

黄宗道，工画番骑，虽不逮环虔戡钤，亦得族帐部落放牧景意。平常多作《李陵陷番》、《苏武还汉》等图，传于世。

陈居中，亦工画番骑人物，可亚宗道。

王辉，钱唐人，理宗朝画院祇候，画道释人物颇工。尝用左手描写，人遂目为“左手王家”。子用之，继父业。

李东，不知何许人，理宗朝时，常于御街鬻所画。多画《村田乐》、《尝醋图》之类，不足以供清玩，仅可娱俗眼耳。

毕生，文简公诸孙，寓居吴郡，工画牡丹，甚有生意。无子，有婿姚亨，能继其业。

冯生，文简公族孙，自号怡斋，寓居吴郡。工画荷花，作风、晴、老、嫩四景。每花盛开，虽遇风雨，亦顶笠披蓑，伫立池边，观其变态，以资画笔。其留心若此，遂得时名。

颜辉，字秋月，庐陵人。宋末时能画山水、人物、鬼神，士大夫皆敬爱之。

令穰，字大年，赵艺祖五世孙也。官至崇信军节度观察留后，赠开府仪同三司，追封荣国公。游心经史，戏弄翰墨，尤得意于丹青之妙。

令松，大年弟也，亦善丹青。调麝煤作花果，尤善作狗，意态逼真。

海岳名言

[宋]米　芾撰　徐大军整理

《海岳名言》一卷，北宋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撰。芾字元章，宋代著名书画家。该书对宋代书画家及其艺术风格议论颇多，于古人多所讥贬，如“柳与欧为丑怪恶札之祖”，“徐浩肥俗，更无气骨”，“薛稷大字用笔如蒸饼”，皆深致不满。

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

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江南吴峖、登州王子韶，大隶题榜有古意，吾儿尹仁大隶题榜与之等。又幼儿尹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谓尹知也。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真字甚易，唯有体势难，谓不如画算勾其势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钟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勾，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唐官告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钟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披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差，乃知颜出于褚也。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与郭知运争坐位帖》有篆籀气，颜杰思也。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经生祖述，间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见也。

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号，都无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字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虽真有飞动之势也。

书至隶兴，大篆古法大坏矣。篆籀各随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状，活动圆备，各各自足，隶乃始有展促之势，而三代法亡矣。

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沈传师变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唐人无出其右，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极有钟王趣，余皆不及矣。

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有真迹。自颠沛字起在唐林夫处，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帖乃秀润生布置，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兹古语也。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摺纸书，书法自此差进。写与他人，都不晓。蔡元长见而惊曰：“法何太遽异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独称吾行草，欲吾书如排算子，然真字须有体势，乃佳尔。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尹仁等古人书，不知此学吾书多。小儿作草书，大假有意思。

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若穿透，始到钟、索也。可永勉之。

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因思苏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

半山庄台上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与杨凝式书人鲜知之。余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金陵幞山楼隶榜石，关蔚宗二十一年前书。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

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柰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

学书须得趣，他好但为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宝章待访录

[宋]米　芾撰　徐大军整理

《宝章待访录》一卷，北宋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撰。芾字元章，宋代著名书画家。是书皆纪同时士大夫所藏晋唐墨迹，自序言太宗混一，伪邦图书皆聚，而士民之间尚有藏者，惧久废忘，故作此以俟后。分目睹、的闻二类。

汉河间宪王购书必录古简，梁武元、隋唐文帝金题玉躞、锦质绣章、破纸断麻取而华国。天宝以后，或进书得官，亦知上笃好。

本朝太宗混一，伪邦国书皆聚。然士民之间尚或藏者，既非宝鉴，皆以世传，闻见浸多，惧久废忘，因作《宝章待访录》，以俟访图书使焉。元祐丙寅八月九日。

目　睹

晋右军王羲之书《雪晴帖》

右真迹在承务郎吴郡苏激处，集贤校理舜钦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陈僧智永真草书《归田赋》

右真迹在襄阳魏泰处，故南昌人装题曰："虞世南白麻纸。"有古跋曰："开成五年，白马寺临一过潭记。"某官潭，泰游湖外，携行赏跋累日。

唐率更令欧阳询书《卫灵公天寒凿池帖》

右真迹麻纸，在魏泰处。

唐彭王傅徐浩书张九龄《司徒告》

右真迹用一尺高绢，书多渴笔。词云："正大厦者，柱石之力；匡帝业者，辅相之功。生则保其雄名，没犹称其盛德。"今在其孙曲江人岭南县令张仲容处。某官于桂林，借留半月，仍以纸覆裹，欲为重背，仲容惜其印缝古纸不许。九龄《神道碑》亦浩书。

唐中书令褚遂良《枯木赋》

右唐粉蜡纸拓书也，在承议郎合肥魏伦处，收以为真迹，魏氏刻石。某官杭过润，借观于甘露寺。

唐太师颜真卿书《送辛子序》

右真迹楮纸书，在宝文阁学士谢景温处。前后为好事者以笔描二大印，其文乱，仍书"铉"字，其中幸不合缝，鉴非铉笔，甚累墨宝。某佐宝文于潭，屡经赏阅。

陈僧智永《千文》

右唐粉蜡纸拓书，有古跋云："契阔艰难，不敢失坠，信好事也。"在前国子监直讲杨褒处，得于外舅王安国。某元丰五年过金陵见之。内二真字双钩填者，然人犹未信为拓焉。

陈僧智永《千文》

右楮纸书，唐人临写，在宣德郎陈开处。恭公侄作梵夹册，虽非真迹，秀润圆活逼真，今已罕得。某尝三阅。

智永《千文》半卷

右黄麻纸，唐人临书，在刑部尚书丹阳苏颂处。

王右军《兰亭燕集序》

右唐粉蜡纸双钩摹本，在苏激处。精神笔力毫发毕备，下真迹一等。此几冯承素辈拓赐大臣者。舜钦父集贤校理耆购于蜀僧元霭。某与激友善，每过，公必一出，遂亲为背饰。

唐太师颜真卿《乞米帖》

右真迹楮纸在朝请郎苏澥处。度支郎中舜元子也得于关中安氏。士人多有临拓本。此卷古玉轴，缝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题跋。某尝十余

阅。

唐率府长史张旭四帖

右真迹在杭州陆氏，大姓也。旧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发，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须。今所存四帖，“汝官”后有一古印文记，不可辨。“昨日”、“承须”二帖，襞纸也。陆氏子素从奉议郎关景仁学，关因借抚三大帖，余丱见石本于镇戎军。及冠，官桂林，朝奉大夫关杞为使者语及，始知石在关氏。二十五，官潭，杞通判郊州，以石本见寄。三十五，官杭，而景仁为钱塘令，陆氏子登进士第者来谒，与关谢而阅之。既见真迹，独“秋深”一帖诘之，良久，颦蹙而言：嘉祐中，太守沈文通借观，拆留不还，自此不复借出，因亦不复借阅。遣工抚得之即归，诘遘弟遨，时为郡从事，乃言在其侄延嗣处，后复得阅，今归余家。

王右军《来戏帖》

右麻纸，六朝人所临写，旁注小真字数枚，复以雌黄覆之。在苏州故相丁谓孙景处，后以一万质于郓州梁子志处，故相梁适孙也。又有《唐双钩抚帖》，亦在丁景处。某皆有题跋。

韩择木八分

右真迹楮纸，在丁景处。第二行书官位，以大字改为中字。

唐太师颜鲁公书名两字

右真迹书岭南刺史绫告，在朝奉郎临江许彦先处。

唐辩才弟子草书《千文》

右黄麻书，在龙图阁直学士吴郡滕元发处。滕以为智永书，某阅其前空两才字，全不书，固以疑之；后复空永字，遂定为辩才弟子所书，故特阙其祖师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卧帖》

右双钩唐模本，在朝奉大夫钱塘关杞处。上有储氏图书古印。关尝谓某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于梁栋内龛藏一函古抚数十本，所可记者，王右军《十七帖》，世南《枕卧帖》、《十斗九帖》，褚遂良《奉书宁帖》，上皆有储氏图书字印，致功精绝，毫发干浓毕备。关与僧善购得《枕卧》、《十斗九》、《书宁》三帖。

唐秘书少监虞世南《积时帖》

右古双钩摹本，在承议郎洛阳李熙处。翰林学士维之孙亦缝有储氏印，某借抚石。

唐僧高闲草书千文

右楮纸真迹，在承议郎李熙处。

唐礼部尚书沈传师书《道林诗》

右在潭州道林寺四绝堂，以杉板薄，略布粉，不盖纹，故岁久不脱。裴休书杜甫诗，只存一甫字。某尝为杜板行以纪其事。沈牌，某官潭借留书斋半岁，拓得之石本为抚石。僧希白务于劲快，多改落笔端直，无复缥眇萦回飞动之势。

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荀氏汉书节

右楮册小楷，在潭州南楚门胡氏淳处。

唐欧阳询书道林之寺牌

右在潭州道林寺。笔力险劲，勾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庐山，多裴休题寺塔诸额，虽乏笔力，皆种种可爱。

羲之《千文》

右楮纸书字，笔力圆熟。在宣州观察支使王仲诜处，故相圭之侄。谬题贺知章书四字于韵字下，非也。

颜鲁公顿首夫人

右真迹楮纸，破烂过半，在驸马都尉王晋卿家。

孙过庭草书《千文》

右真迹黄麻纸书。缝有梁秀收阅字印、王氏图书四字，随圈四转，其异制也，在如上。

怀素诗一首

右真迹绢书，在王晋卿第。

张长史虎儿等三帖

右楮纸真迹，同上。

晋武帝、王浑、王戎、王衍、郗愔、陆统、桓温、陆云、谢安、谢万等十四帖

右真迹在驸马都尉李公炤第。武帝、王戎书字有篆籀气象，奇古，墨色如漆纸，皆磨破，上有开元二字，小印太平公主胡书，印美哉，不可得而加矣，世之奇书也。王涯永存珍秘印、殷浩之印、梁秀收阅古书记字印。内郗愔一帖即阁本法帖所录者。昔使王著取溥家书，与阁下书杂模，此卷中独取愔两行，余在所弃，哀哉。谢安《慰问帖》字清古，在二王之上，宜乎批子敬帖尾也。

晋谢奕、谢安、桓温三帖

右真迹，麻纸书，在李公炤家。上有钟绍京书印、窦蒙审定字印印。谢安一帖，为后人恐墨淡，复用深墨填过，使人惋怛，与前卷并有绢帖书爵号，自为名笔。

黄素《黄庭经》

右同上字札，古无褚薛体，殆六朝人所作。缝有钟绍京印，后有陶穀汉时跋云："此《换鹅经》也。"甲戌九月十一日，百计取得此书，详观，诚无唐盛时，是铦锋笔行书，虽恐非右军，诚尔。界行有钟绍京书印，二字小印卷末，真写胎仙二字，用陈氏图书印印之。又有钱氏忠孝之家印纸，跋云："山阴道士刘君以群鹅献右军，乞书《黄庭经》，此是也。"逸少真书此经与《乐毅论》、《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兰亭》、《洛神赋》皆行书，其他并草书也。草十行敌行书一字，行书十行敌真书一字耳。又续题云："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罢任，过浚郊，遗光禄朱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后封博王，王薨，予获于旧邸，时贞明庚辰秋也。晋都梁苑，因重背之。中书舍人陶穀记。"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彦威兼副都统。米某跋云："印小字，乃唐越公钟绍京印也。"此书在李太师第，固是甲观。

颜鲁公、郭定襄《争坐位第一帖》

右楮纸，真迹，用先丰县先天广德中牒起草，秃笔字，字意相连，属飞动诡形异状，得于意外也。世之颜行第一书也。缝有颜氏守一图书字印。在宣教郎安师文处，长安大姓也，为解盐池句当官，携入京，欲背，予得见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

晋王右军《稚恭进镇帖》

右麻纸书迹，后有太常卿萧祐题跋，在前著作郎丁仲修处。

晋王羲之《官奴帖》

右双钩，麻纸本，亦在王仲修处。

唐张右史季明《贺八清鉴等帖》

右楮纸，真迹，笔法劲古，不类他书，世间季明第一书也。在承议郎苏液处，世多刻石。

怀素《千文》

右绢书，真迹，在苏液处，沈邁刻板本是也。

怀素书《任华草书歌》

右真迹，两幅，绢书，字法清逸，歌辞奇伟，在驸马都尉王晋卿第。尚方有三幅，乃其后幅，适完尝请出第，观复归尚方。

李邕《多热要葛粉帖》

右白麻纸，真迹，上有唐氏杂迹字印、陈氏图书字印、勾德元图书记字印，紫微舍人石扬休物，今在其孙前宿州支使夷庚处。前一帖与光八郎谢惠鹿帖真迹，余过甬上，于夷庚处购得之。

怀素草书《祝融高座帖》

右绢书，两行，此字入神，石紫微尝刻石，有六行在，不见前四行。问夷庚，云："在王洙参政家。"此亦为其子弟购去矣。

陈贤《草书帖》

右六七纸，字奇逸难辨，如日本书。上亦有唐氏杂迹字印，在驸马都尉李公炤家。

颜真卿《祭叔濠州使君文》

右真迹，楮纸，书改抹多，在长安。安氏子师文携至京。

颜真卿《疏拙帖》

右麻纸书，真字，清劲秀发，亦与李大夫，时颜责硖州别驾，此颜第一帖也。

怀素三帖

右绢帖，云贫道胸中如刀刺。第二帖见颜公，第三帖律公发，怀素不与，世之第一帖也，亦见于师文。

怀素自序

右在湖北运判承议郎苏泌处。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钦补之。

庾翼帖

全福上有窦蒙审定印。

张芝、王翼二帖非真。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

欧阳询碧笺四帖，草圣

颜真卿与李大夫奏事张溆二帖

怀素草书三幅，杨凝式书三帖

皇象急就唐抚奇绝

右在故相张公齐贤孙、名直清、字汝钦处，今为楚州山阳主簿。

王右军《相温破羌帖》有开元印，唐怀充跋。

右笔法入神奇绝，帖与王仲修学士家《稚恭帖》同是神物，有开元印，怀充跋。在苏澄道渊之子之纯处，今为歙州判官。

王献之《送梨帖》，有黎氏印，连柳公权跋。王右军《言叙帖》两行有贞观半印，徐僧权字。

右在左藏库副使刘季孙处，据柳公权跋，于唐太宗书前杂出献之书，乃将其父书却粘于献之帖后云。又一帖，柳误以父为子矣，况不知书者乎。

李邕四帖，内一幅碧笺，有唐氏杂迹印，勾德元图书记印、陈氏图书印，与石夷庚所藏《多热帖》同。

右在章子厚家。

王右军《笔阵图》，前有自写真，纸紧，薄如金叶，索索有声。

右同上，章公自云：借于赵竦。今为蔡河拨发。

王右军《纸妙笔精帖》，有贞观印。王太令《日寒帖》，有唐氏杂迹印。

右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孙景融处，后为前龙图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军作，羊欣大令作，薄绍之仍将大中岁跋刮去数字，填为薛邕记之。而故相薛居正题曰："和傅遗余。"此盖和凝为薛氏故物，归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书，故时人以他名名之以应募。所谓绍之书，曰：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献之顿首，字犹在，一分许可识。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复为不鉴之人所收，遂使至宝永失其真，吁可痛也。

的　闻

唐僧怀素自序

右在朝奉郎苏液处，杭州沈氏尝刻板本。泌、激皆舜钦子。苏氏自参知政事易简之子耆，耆子舜钦，钦之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鉴，亦张彦远之比已。上三事，并激云见之。

洪元慎集右军越州两碑

右真迹，在越州僧正子文处。尝通许借，未果。

褚遂良书《黄庭经》

右闻绿绫所书，丁谓孙倩处。质在无锡民家，士多因邑官借出。

王右军书家谱

右在山阴县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涣之以书抵某，具言有此书。

虞世南书经

右同上，在越州上虞。

晋中令王献之《己复此节帖》

右在朝请大夫新昌石元之家，关景仁屡见之，尝抚石。某见两本，字札精妙。

虞世南书《汝南公主铭》起草

右在通直郎洛阳王护处，见抚本。给事中举元子云：真迹在洛阳好事家，有古跋。

欧阳询四帖

右同上。

颜鲁公书《韵海》

右闻大书朱字，鲁公书小字，他人作苏驹云。在其父刑部尚书处。

柳公权书《柳尊师墓志》

右真迹，在钱塘唐坰处。

张长史千文三帖

右同上，模石乃李师中也，洛阳人。

欧阳询《鄱阳帖》

右同上，模石在灵隐寺。

褚遂良临王右军二帖

右同上，并坰自云，未肯轻出。

《老子西升经》，褚遂良书，阎立本画

右在观文殿学士洛阳冯京处。

晋王恽《真草帖》，晋张翼帖，宋阮研帖，宋萧思话表文，帝批答

右在驸马都尉李玮处。某并见石本，后见李云："在高桥杨氏。"未获见。

颜真卿《寒食帖》

右绫纸书，在中书舍人钱勰处，世多石本。

王右军《玉润帖》

右苏州教授闻丘吁云：在承议郎建安王实处。有古跋。令装书人背，久不还。及剪却半跋，皆唐名公也，付理不可得，匠人愿陪四十千，即知其切，真得金已多。

兰亭抚本

右正议大夫章惇跋，苏澂所收兰亭云，此与吾家所收同。

褚遂良《奉书宁帖》

右在关杞，某见石本。

晋葛玄飞白天台字

右见石本，真迹闻在台州。

唐东宫长史陆柬之书《十八学士赞》

右西京留台王瓘云：在舍弟圭处。

唐高闲书令狐楚诗

右真迹，在户部尚书康季常家，某见石本在湖州。

欧阳询二帖

右在朝议大夫晁端彦处。其本与苏州进士周沔。

怀素书萧常侍日下三帖

右同上。

宋羊欣、宋翼二帖，并褚令模兰亭

右见中书舍人苏轼云：在故相王随之孙景昌处。抚石在湖州墨妙亭，屡见石本，今在沈存中括家。

柳公权《紫丝靸兰亭诗》二帖

右待制王广渊抚石，跋云：龙图大谏李公帅府暇日出书，请抚石。李师中也，洛阳人。

张长史全本千文

右见临淮令曾孝蕴云：在京师谢氏，亦宝文公远族也。

颜鲁公帖一轴五幅

右见湖州巡检供奉官石裔驸马之孙云：在其兄处。

王子敬帖

右宣义王硕云：其父所收，未得将出。

负暄野录

[宋]陈　槱撰　李开军整理

《负暄野录》二卷，南宋人陈槱撰。作者为南宋绍熙元年（一一九〇）进士，其余事迹不详。该书主要是“发明古今碑刻及翰墨诸法，后又附以文房四宝之评”，于宋代书坛人物亦多有述评。有《知不足斋丛书》、《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本整理本为首次标点本。

卷　上

总论古今石刻

古者金铜等器物，其款识文字皆以坯冶之后镌刻，非若今人就范模中径铸成者。余于武陵郡开元寺铁塔上，见镌刻经咒之属皆是冶铸后为之。至于石刻，率多用粗顽石，又字画入石处甚深，至于及寸，其镌凿直下，往往至底乃反，大于面，所谓如蠹虫钻镂之形，非若后世刻削丰上锐下，似茶药碾槽状。故古碑之乏也，其画愈肥；近世之碑之乏也，其画愈细。愈肥而难漫，愈细而易灭。余在汉上及襄岘间，亲见魏晋碑刻如此，兼石既粗顽，自然难坏；后世石虽精好，然却易剥缺。以是知古人作事不苟，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秦玺文玉刻

《古器物铭》载此玺文，云得于河内向氏家，《援集古印格》所载谓是秦玺。按《金石录》：元符中，咸阳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故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见遗。又蔡絛《铁围山丛谈》载：元符所得乃汉玺，其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今此玺文乃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二文不同，则知赵明诚盖未尝见秦玺也。按《晋书》载：此玺自汉传至晋，逮五胡乱华，玺为石勒所收，石既败灭，玺失所在，后戴施得之，归于东晋，但其玺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已非是旧文矣。又历六朝至隋氏，隋之平陈复得旧玺，乃更名前者，谓曰神玺。又传五代，后唐王从珂自焚，玺亦毁弃，即此则与续刻咸已失之。余窃详二玺各是一物，及诸家谱书乃谓通是一玺，背面有异文，非也。二者疑皆魏晋所刻，而秦玺不存久矣，后有得者，益非古物。近嘉定己卯岁，贾涉节制河北，申缴到蒙国大将扑鹿花献一玺，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篆刻甚得古意，然非旧物。或谓真庙因天书降后所刻，却有此理，意者金人自汴京携至燕山，北都既破，为蒙人所得耳。槱尝闻诸老先生议论，谓自昔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皇帝；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何足贵乎？”契丹畏服。圣性高明，持守刚正，如此亦可谓度越前古，而贻范于方来矣。

前汉无碑

《集古目录》并《金石录》所载：自秦碑之后，凡称汉碑者悉是后汉，其前汉二百年中并无名碑，但有金石刻铭识数处耳。欧阳公《集古目录》不载其说，第于《答刘原父书》尝及之。赵明诚云：“西汉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为希罕如此，略不可晓。”然《金石录》却载有阳朔砖数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无也。余尝闻之尤梁溪先生袤云：“西汉碑自昔好古者固尝旁采博访，片简只字搜括无遗，竟不之见，如阳朔砖，要亦非真。非一代不立碑刻，闻是新莽恶称汉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不容略留，至于秦碑，乃更加营护，遂得不毁，故至今尚有存者。”梁溪此言，盖有所援据，惜不曾再叩之。余因记范石湖《题虏中项王庙》诗有云“人间随事有知音”，新取秦，其事亦尔，可发识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隶释》，却有前汉哀帝元寿中郫县一碑，或谓乃后人伪为者。（按：《石湖集》有《七十二冢》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为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注云：在讲武城外，森然弥望，北人比常增封之云云。此以为《项王庙》诗恐是误记。）

古碑毁坏

赵德甫谓所著《金石录》寿于《二千卷》所载之碑，由今观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随时废兴，摧毁非一，前辈所载：元祐中，丞相韩玉汝帅长安，修石桥，督责甚峻，村民急以应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尽矣。余又闻萧千岩云："蔡拱之访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为苦，悉镵凿其文字，或为柱础帛砧，略不容存留。"又自乱离而来，所在城堡，攻战之处，军兵率取碑凿为炮石，摧毁无余。凡此皆是时所遭，其仆坏之门，殆非一端，盖亦碑刻之一厄会也。

乐毅论

无锡徐氏家藏《乐毅论》碑石止存五块，可见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铁束，甚宝秘之。徐氏之上世名缜字君徽者，刘公敞原父之妹婿也，尝与原父评论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详，云："《乐毅论》有二本，其一元丰初吴人得其石于太湖水中，石缺过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后题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赐官奴，其上书异、僧权，即梁朱异、徐僧权也。其一即周越《书苑》所载高绅学士得其石于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后两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绅之子安世卒于吴兴，其家以石质钱于州民钱氏家，当官者每令摹拓，钱氏厌之，给为比以失火焚毁矣。熙宁中，吴大饥疫，赵子立者以金质得之。又云旧传《乐毅论》乃右军亲书于石，其后石入昭陵，朱梁时温韬得之，复传人间，即高氏本也，是褚遂良记。贞观中，内出《乐毅论》真迹，令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长孙无忌等，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子立所得高氏本，字亦奇绝，非右军亲书于石，亦摹真迹而刻之者。子立名竦，泉南人，曾将漕两浙，入为都水使者，无子，有二女，长嫁徐康直，字平甫，即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宝藏。"尤延之给事袤、王顺伯大卿厚之皆有题跋，尤谓："余常亲见欧阳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圣俞于碑后白纸缺处题甚妙二字，与此卷前一本同。"王谓："考之《集古录》，高绅子弟以石质钱于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赵德甫《金石录》云：'《集古录》谓石焚，非也。元祐间，余侍亲官舍徐州时，故郎官赵竦被旨开吕梁堰，挈此石随行，竦没，石遂不知所存。'盖欧阳公为钱氏所绐，而赵德甫则不知石后归徐氏也。"又碑有朱异、徐僧权押缝者，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年中勒毕。大和，唐文宗年号，是经唐时再摹刻也。字体比徐氏稍肥，然极有典型。此石出太湖，时为章氏所得，刊，二印为朱文，云申国秘藏及章渊文房印。渊字伯深，乾道间尝为江山宰，寓居于吴，余犹及识之，亦疏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尚存其家否？

右军书论

右军书使门生丧心，僧辨才殒命，昭陵被发，咸阳妪受驱。其为世所珍贵，而贻害于人也盖如此。

篆法总论

小篆自李斯之后，惟阳冰独擅其妙，常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锋常在画中，此盖其造妙处。江南徐铉书亦悉尔，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余闻之善书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笔，变通自我，此是活法。"近世鹤山魏端明先生亦用尖笔，不愧昔人。常见今世鬻字者，率皆束缚笔端，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虽贵字画齐均，然束笔岂复更有神气？山谷云："摹篆当随其喎斜，肥瘦与槎牙处皆镌乃妙；若取令平正肥瘦相似，俾令一概，则蚯蚓笔法也。"山谷此语，直自深识篆法妙处。至于槎牙肥瘦，惟用尖笔，故不能使之必均，但世俗若见此字必大哂嫌，故善书者往往不得已而徇之耳。

李阳冰书

义兴庄元卿家所藏绢本小篆，题"显扬儒教"四大字，各纵四尺而约横五之三，画经二十而一。位置得宜，顿挫有法，发笔处圆若运规而见锋颖。岁久绢质腐败，墨色不漫，体势精彩，犹若飞动。元卿言："其大父少师僖简公官京师时，得之于河内向氏家，相传为李阳冰少监所书，虽无题识可考，然观其神气，信所谓如古钗倚物，力有万夫，度非后人所及。"按阳冰当至德时，尝欲立石经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为此而发？即此亦可验其为阳冰书云。

章友直书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钗体。初来京师，人有欲从之学书者，章曰："所谓篆法，不可骤为，须平居时先能约束用笔轻重及熟于画方运圆，始可下笔。"其人犹未甚解，章乃对之作方圆二图，方为棋盘，圆为射帖，皆一笔所成，其笔画粗细、位置疏密，分毫不差。且语之曰："子姑归习之，能进乎此，则篆有余用，不必见吾可也。"其人方大骇愕，不敢复请问。盖其笔法精熟，心手相忘，方圆不期自中规矩。友直尤工作古文，余尝见其为《信州弋阳县□□峰记》，文意高绝，盖非止以字画名世也。伯益既下世，有女适著作佐郎黄元者，能嗣其篆法，备极精巧，尝书《阴符经》，字皆径寸，势若飞动。伯益侄孙章衡得其本，知襄阳日刻于郡斋，余尝得墨本，诚可珍玩。

邵竦书

邵居士竦，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隐居丹阳，尤工为钗股篆，世所钦重。范文正公作《钓台严先生祠

堂记》，欲求其书而刻之石，专遣钱持书恳之。余尝传得范公之书，今录于此，书云：

仲淹书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今春与张侍御过丹阳，约诣先生，维舟湖滨，闻先生归山，所谓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庐郡，郡有严子陵钓台，思其人咏其风，毅然知肥遁之可尚矣。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则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乃作堂而祠之，又为之记，聊以辨子陵之心，决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奇人，则不足传于后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诚能枉神笔于片石，则子陵之风，后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谨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观此书语，则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于巴陵登岳阳楼，乃滕宗谅子京知郡日所修，记亦范文正公所□，苏舜钦书，邵悚篆额，时号四绝云。

近世诸体书

余尝评近世众体书法：小篆则有徐明叔及华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然徐颇好为复古篆体，细腰长脚，二曾字则圆而匀，稍含古意，大中尤喜为摹印，甚得秦汉章玺气象。隶书则有吕胜己、黄铢、杜仲微、虞仲房，吕杜黄工古法，然虽颇劲而其失太拙而短，虞间出新意，波磔皆长而首尾加大，乍见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行草则有蒋宣卿、吴傅朋、王逸老、单炳文、姜尧章、张于湖、范石湖，蒋□极秀媚，所乏者遒劲，逸老草法甚熟，而间有俗笔，单字法本杨少师凝式，而微加婉丽，姜盖学单而入室者，于湖、石湖悉习宝晋而各自变体。今世俗于篆则推明叔，隶则贵仲房，行草则取于湖，盖初无真识，但见其飘逸可喜，殊不知此皆字体之变，虽未尽合古，要各自有一种神气，亦足嘉尚。人效之者往往但得形似，非惟不及，且并失其故步，良可叹也。

蒋宣卿书

蒋宣卿待制灿，绍兴中以善书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秦相，讽言者论罢，闲废十年。一日，忽报有中使至其家，时秦尚当国，老幼惊惶，虑有不测，蒋神色不变，徐而言曰："主上圣明，吾无大过咎，且既从罢免，纵有后命，不过符下州郡处分耳，亦何至遣中使？此必美意。不然，亦当任之。"既而中使纳谒，具传上旨，赐以香茶、汤药、宫罗之属，又颁下翰苑所撰《宪圣慈烈皇后之弟吴八郡王》，盖神道碑，命蒋书之。蒋即奉敕，书以授中使而归。宪圣及后族赐赉至数千缗缣帛文房之具，蒋久闲废，颇窘匮，赖以少苏。蒋之字画高出流辈，而高庙垂情词翰臣下，虽在闲废中犹不忘。如此蒋能不为动容，安静以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蒋前将漕江西时，先大父尝为幕属，及其家食，尝专诣荆溪里第访之，亲闻其说。

小王书

世称小王书，盖称太宗皇帝时王著也。本学虞永兴书，其波磔加长，体尚妩媚，然全无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时，著预校定，识鉴凡浅，不无谬误，如列王坦之于逸少诸子间，意谓名皆从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黄长睿《志》及《书苑》云：僧怀仁集右军书，唐文皇制圣教序，近世翰林侍书辈学此，目曰院体，自唐世吴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习书诰敕者，悉规仿著字，谓之小王书，亦曰院体，言翰林院所尚也。

卷　下

学书须观真迹

石湖云："学书须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详视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惟得字画，全不见其笔法神气，终难精进。又学时不在旋看字本逐画临仿，但贵行住坐卧常谛玩，经目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处，信意运笔，不觉得其精微。斯为善学。"

写大字法

古人作大字，常藏锋用力，故其字画，从颠至末少有枯燥处。今往往多以燥理为奇，殊不知此本非善书者所贵，惟斜拂及掣笔令轻处，然后有此。所谓侧笔取妍，正蹈书法之所忌也。

论细字说

汉师宜官善书，大则径丈一字，细则方寸千言。又晋卫巨山论书云："其大径寻，细不容发，迫而察之，心乱目眩。"尝观东坡题《莲经》，前注云："经七卷，如箸粗。"故其语云："卷具盈握，沙界已周，读未终篇，目力俱废。乃知蜗牛之角可以战蛮触，棘刺之端可以刻猕猴。"黄长睿跋细字《华严经》亦云："书是经者，尺纸作七万字。"余谓：七卷之轴如箸犹或可书，至于尺纸作七万字，诚为难事，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为有余。此说殊不近人情，恐决无是理，余不敢以为然。

总论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字。盖谓大字则欲如小书之详细曲折，小字则欲具大字之体格气势也。刊勒之工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小皆可递展，其法以刀錾去纸存墨，就灯旁映之，去灯愈近，则其形愈大，自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后展纸于壁，模勒其影，既小大适中，且不失体势，亦良法也。

论笔墨砚

砚贵细而润，然细则多不发墨，惟细而微有锉锷，方其受墨时，所谓如热熨斗上熇蜡，不闻其声而密相粘滞者，斯为上矣。墨贵黑光，笔贵易熟而耐久，然二者每交相为病，惟墨能用胶得宜，笔能择毫不苟，斯可兼尽其善。又砚忌枯燥，则易吸水；墨忌濡湿，则易昏滞；笔忌干撩，则毫随胶折。故爱砚之法，当以髹匣相之，不惟养润亦可护尘，研墨当旋滴水，勿使停积，昔人多用砚板，不凿墨池，正恐胶久而凝滞也。用笔时当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软，然后循毫理点染，仍别置洗具，用毕随即涤濯，勿使留墨，则难秃也。藏墨当以茶蒻包之，又以绵裹而入于椟，则蒸湓不能入。藏笔宜皂角子水调铅粉，蘸上则不生蠹。如上诸法，留意文翰者皆能知之，今漫书示儿辈耳。如藏笔墨，则高挂，用木匣悬于梁栋间。

俗论笔墨

俗论云"善书不择笔"，盖有所本。褚河南尝问虞永兴曰："吾书孰与欧阳询?"虞曰："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裴行俭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笔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余与虞世南耳。"余谓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择而佳要非通论。又世俗评墨诀云：拈着轻，嗅着馨，磨着清。此亦非真知墨者。盖墨质贵重实，轻则不坚，色贵光黑，清则不浓，又墨之香者多使脑麝，好恶初不在此，且生蒸腐。今其所论皆非佳墨所宜。俗辈之见不明，其说不可据如此。

论纸品

《兰亭序》用鼠须笔书乌丝栏茧纸。所谓茧纸，盖实绢帛也，乌丝栏，即是以黑间白织其界行耳。布缕为纸，今蜀笺犹多用之，其纸遇水滴则深作窠臼，然厚者乃尔，故薄而清莹者乃可贵。古称剡藤本以越溪为胜，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而藤乃独推抚之清江，清江佳处，在于坚滑而不留墨。新安玉板，色理极腻白，然质性颇易软弱，今士大夫多糨而后用，既光且坚，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吴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浪，令稍干，反复硾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江南旧称澄心堂纸，刘贡父诗所谓"百金售一幅"，其贵如此。今亦有造者，然为吴蜀笺所掩，遂不盛行于时。外国如高丽、阇婆亦皆出纸，高丽纸类蜀中冷金，缜实而莹，阇婆者厚而且坚，而长者至三四丈。高丽人云：抄时使幅端连引，故得尔长，胡人用作帷幄、修斋供则张之满室，若有嘉会，乃更设花布及罽绮所为者。

春膏纸诗

吴门孙生造春膏纸尤造其妙，余尝赋诗曰：膏润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砧寒捣玉，春几莹铺云。越地虽呈瑞，吴天乃策热。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近观米南宫有一帖云："余尝硾越州竹，光透如金板，在油素上，短截作轴入笈，番覆数十张，学书作诗寄薛绍彭、刘泾云：越筠万杵如金板，每用杭油与池茧。高压巴郡乌丝栏，平欺泽国清华练。老无他物适心目，天使残年同笔研。图书满室翰墨香，刘薛何时眼中见。薛和之云：书便莹滑如碑版，古来精纸惟闻茧。杵成剡竹光凌乱，何用区区书素练。细分浓淡可评墨，副以溪岩难□研。世传此语谁复知，千里同风未相见。"以此观之，则其擅美盖可知矣。

纸分阴阳面

凡纸皆以浇处向上为阳，著帘处向下为阴。今人多为面阳而背阴，盖以阳面虽粗而光滑，不凝滞，阴背虽细而艰涩，能沁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笔之意，太涩又推笔不行，惟今之清江及越竹纸，其阴面细而不涩，用以作字，笔法具存，其阳面则光滑太甚，笔锋未到而墨已先驰，似过于骏快也。

论笔料

韩昌黎为《毛颖传》，是知笔以兔颖为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软，北兔毫长而劲，生背领者其白如雪，霜毫作笔，绝有力。然纯用北毫，虽健且耐久，其失也不婉，用南毫虽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为笔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为副，外则又用霜白覆之，斯能兼尽其美矣。古人或用狸毛、鼠须，今都下亦有制此笔者，大抵只是于兔毫中入数茎同束，闻之工者云：但可以助力且作美观，然不可多用，多用则大粗涩。闽广间有用鸡羽、雁翎等为笔，余尝用之，究其软弱无取，殆亦求奇之过。《酉阳杂俎》载：南朝有姥善束笔，心用胎发，萧子云尝用之，似是取其软熟。此法今不复见于用。吴俗近日却有用竹丝者，往往以法揉制，使就挥染，或谓是苔枝而冒称曰竹丝，江西亦有缉竹为轻绵者，疑未必不可为此也。

二毫笔

欧阳通以狸毛为笔，以兔毫覆之，此二毫笔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于今时，盖不但刚柔得中，差宜作字，而且价廉工省，故人所竞趋。番阳张彦实待制，名杞（元注云：犯光庙御讳）敦，尝为赋诗云：包羞不借虎皮蒙，笔阵乃推兔作锋。未免吹毛强分别，即今同受管城封。

咏笔诗

猩猩毛笔，惟山谷诗绝冠，名士无不讽咏，兹不赘录。昨见邵道豫《赋鼠须笔》殊有风度，今载于此，云：太仓失陈红，狡穴得余腐。既兴丞相叹，又发廷尉怒。磔肉饲饥猫，分毫杂霜兔。插架刀槊便，

落纸云烟骛。穿墉一何微，托此驰佳誉。

毫锥名笔

世称笔之锋短而锐者为毫锥，盖本白太傅诗云“有毫锋锐若锥”之语，白自注云：“时与元微之各有锋纤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自曰毫锥。”

近世用笔

今所在笔生作笔，例是尖锋，盖士子辈编节时文，只是用笔端点啄于纸上成字，具体而已，更不顾法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求售。余乃用笔心作字，全使此等笔，不得每染一管至于抢秃，终不可意。嗟乎！文既趋时，笔亦徇俗，苟利成风，势不可挽，欲求为印泥画沙之妙，正如策蹇驴而追骥騄，岂不难哉？但锋齐之笔，乃有易秃之患，惟良工专务择毫，饱而有力，自然难之。

论墨法

近世言墨法者，盖推吾乡雪斋赵彦先子觉，彦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襟表之子也。其墨法本无宗承，但自少时笃好制造，集诸家名方，且招延良工，无方不试，无时不作，参合众技，舍短取长，积日累月，遂造其妙。中兴三庙咸见贵重，名播遐迩，目无潘李。彦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数十年，墨之在人间者亦渐稀少，间有藏得数笏者，与玉宝同贵。彦先亦已嗣王封，有子十四人，持麾把节亦已太半，皆能绍其法，然各务从仕，鲜复留意。余人得其传者，有郡士黄元功、朱知常、诸葛武仲，詹从之、周达先、叶茂实，及天台陈伯叔、琴隐薛道士之徒，虽皆颇异常品，然较之真雪斋所造，要之不及也。余与雪斋诸子侄，皆宛转有姻好，尝为余言：世俗相传咸以封胶为奇，先公尝云：“此大不然，若用是法，非特坚顽难磨，且终不能黑，大抵当以十分为率，而煤六而胶四乃为中度，但取烟贵轻而杵贵多，自熟耳，胶次第。泛论大概如此，至其要妙，非言之所述也。”（按：自熟句有脱误）

论砚材

砚以端溪为最，次则洮河，又次则古歙，又次则剑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诸郡，虽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间。端歙所产，皆有新旧坑之别，惟旧坑者为上，今已沦为深渊，不可复取，但闻人间时有收得者，亦绝希罕，新坑亦间有可采，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非砚之所贵，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辩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数晕黄赤相间所谓鸲鹆眼者，乃佳，若但纯黄或纯绿色模糊不明了者，则为死眼。此无足取，兼多有伪为者，须细察之方可见也。歙石有四种纹：一曰刷丝，乃直纹也；二曰芦菔，乃交罗纹也；三曰眉子，上有黄黑纹如眉；四曰金星，状若洒金。此四纹者，惟刷丝为上，其间复有差等，但金星之质最顽，不堪用。洮石今亦绝少，歙之祁门有一种石，淡绿色而理细，土人以之为假洮石，但性极燥，故为贱耳。剑溪出黯淡滩，有石子为之妙甚，东坡所谓“凤咮以为出于北苑凤山之咮”，今其地初不闻有佳石，不知何以称此。庐陵人工造澄泥瓦砚，规仿铜雀，然其质枯燥。又南中人以璅琕琢砚，久则拒墨。漆砚亦然，本取漆匠案桌上，自然久积者质坚而铓，利于研磨，今人乃旋累漆伪为，体虚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砚之正材也。

张氏可书

[宋]张知甫撰　李开军整理

《张氏可书》，不分卷，宋人张知甫撰。该书以记录南渡前后政坛人物佚闻为主，又及象数、僧道之事。有《守山阁丛书》、《墨海金壶》本等。据前者标点整理。

司马温公在政府，每过潞公第，时潞公有门僧乞换道流，因缓颊言之，温公愕然曰："吾辈国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风俗所系，此僧既不能终于释，岂能终于道？来即诛之。"僧闻而遁。

章惇方柄任，用都提举汴河堤岸司贾种民议，起汴桥二楼，又依桥作石岸，以锡铁灌其缝。宋用臣过之，大笑而去，种民疑之，谒用臣访以致笑之端，用臣云："石岸固奇绝，但上阔下狭，若瓮尔。"种民始悟，恳以更制，用臣曰："请作海马云气以阔其下。"卒如其言而成。

颍昌府阳翟县有富民孟三郎，元祐间，至洛中，饮水山涧，见一妇人甚丽。孟往追之，则失所在，因穷极幽远，得牡丹一品，红色洒金，其叶千叠，遂移至洛阳。文潞公爱之，目曰涧仙红。

王初寮安中，自翰林学士承旨迁右丞，值元宵，从宴宣德门。徽宗命以五门端阙为题，令赋诗，安中即席应制，曰：斗城云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缯巘千峰连璧月，珠帘十里晃灯莲。五门端阙初元夕，万历宣和第二年。盛世亲逢叨四近，颁觞连日缀群贤。上嘉之，移宴景龙门，上自调黄芽羹以赐。

米元章作吏部郎中，徽宗召至便殿，令书屏风四扇，后数日遣中使押赐银十八笏，元章对中使言曰："且去奏知，知臣莫若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中使归奏，上大笑，盖十八笏九百两也。

米元章有洁癖，屋宇器具，时时涤之；以银为斗，置长柄，俾奴仆执以灌手，呼为水斗；居常巾帽少有尘，则浣之乃加于顶；客去必濯其坐榻。

宣和天驷中，有一马名乌护兰，艰于衔勒，徽宗每乘以幸金明池，赐名龙骧将军。

宣和间，置教乐所、行幸局、采石所、应奉司，皆以执政内侍主之，至靖康初，道君降诏悉罢。

宣和末，都城起建园囿，有撷芳园、檀乐馆、鹿寨、山庄、锦庄、筠庄，穷极奢侈，为一时之壮观（案：原本凡园馆等，皆以韵分载，凡六条，今并）。

宣和预赏，每掷金钱于楼上，以为戏笑，有献口号云《十不羡》者，皆讥切之言，即捕之而不获。

宣和间，睦州布衣朱梦说上书，极言当时之失有三太：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繁，宦寺之职太盛。

宣和末，博州富人冶张家田内忽雨血数顷，其腥气不可近，后金人至博，尽驱市民杀于彼。

明达皇后乃紫虚元君，明节皇后乃九华安妃，称大刘、小刘（案：《宋史·徽宗》刘贵妃册赠为后，谥明节，时林灵素以技进，目为九华玉真安妃。明达皇后亦刘姓，册赠赐谥，而史不载紫虚元君之号，然林灵素之妄，自道君以下皆为荒诞之称，此必亦林灵素语而史文遗之也）。

仆见一海贾鬻真龙涎香二钱，云三十万缗可售鬻。时明节皇后许酬以二十万缗，不售，遂命开封府验其真赝。吏问："何以为别？"贾曰："浮于水则鱼集，熏衣则香不竭。"果如所言。

徽宗幸迎祥池，见栏槛间丑石，顾问内侍杨戬曰："何处得之？"戬云："价钱三百万，是戬买来。"伶人焦德进曰："犹自似戬也。"上大笑。

徽宗幸端门，观灯御西楼，下视蔡鲁公幕次，以金橘戏弹至数百丸。

童贯以燕山功，遂封同安郡王，有改晋公《平淮西》诗以讥曰：长乐坡头十万戈，碧油幢下一婆娑。今朝始觉为奴贵，夜听元戎报也啰（案：《宋史》贯封广阳郡王，《通鉴纲目》亦同，此云同安，疑有讹误）。

太史杨钦时，见靖康改元，即密语人曰："后十二个月康王立。"盖靖字是从十二月立，又有康字也，后如其言。宗泽知其术数之精，荐之于朝，遂在途而卒。

道君既逊位，乘轻舆出东水门，自税舟，得一草笼回脚粮船，与舟人约价，登舟，见卖蒸饼者，于箧中取金钱十文市一枚以食。少顷，童贯、蔡攸等数人者，单骑俱至，道君曰："卿等尚来相逐，何耶?"攸等奏云："臣等受陛下重恩，死亦不离陛下。"道君因上岸侧一寺，僧披衣以迎，辄居主位，问："官员是现任是罢任?"道君曰："是罢任。"又问："莫别有子弟在城中做官否?"道君曰："有子二十七人，长子乃今皇帝。"僧惭惶之余，道君遂出，则侍卫等已至，即东下。道君逊位东幸，梁师成以扁舟出淮。李邦彦为相，都人欲击之，驰入西府，已失一履。时人语曰："太傅扁舟东下，丞相只履西归。"

侍立修注官者，自罗春伯始。祖宗时，以起居舍人寄禄而更命他官领其事，谓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复为郎舍人。淳熙十五年十月，春伯自户部员外郎除右史，避曾祖讳，乃以为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后两史或阙，则降旨以某人权。侍立官盖自此始。

范致虚帅北京，值靖康之变，飞檄边帅，出关勤王，时谣曰："草青青，水渌渌，屈曲蛇儿破敌国。"盖谓范字也。

廉正臣为司农卿，至炭场，见监官拥炉，遂责曰："监临自盗，如何?"其监官答曰："此炭乃俸钱所置，即非盗取，若监炭场官不许用炭，不知监仓官许吃饭否?"正臣无以为对，皆以为名言。

李鼎为阳翟令，听讼明敏，士民称之。有瞽姥诉妇不孝，议者二三，鼎即善词勉之，俾各饮茶而去，妇即啜之，姥扪于地而妇不顾，遂正其妇罪。又，尉司诬一童子盗邻田草，童子方十余岁，所盗草重，鼎疑而释之，令童负草以归，竟莫能举，遂正捕者之罪。

刘平叔为浙江安抚大使，乞与石恽改秩，添差镇江倅。未有成命间，石投曾公衮书，题云"南徐二石恽"，公衮戏以"北固三曾纡"答之，皆谓名对，公衮行第三故也。

刘平叔在京口，幕客献赵昌《牡丹图》，乃孟蜀宫中物也，平叔怒曰："速持去，我平生不爱牡丹，况是单叶。"时人无不为笑。

燕瑛罢广漕还朝，载沈水香数十舰以遗宦寺，遂尹应天府，时人谓之香燕大尹。

李宗伯为司农卿，居第之侧，有丰济、广盈二仓，每出按则止此二处，取其近也。又词状申陈之类，必判司呈。时为之歌曰："大卿做事轻，文字送司呈，每日去巡仓，丰济与广盈。"后坐此罢。

张鼎为太常博士，用鸡肋为鸡肘，时辈讥曰鸡肘博士。

河中府治有古莎厅，茂甚，府酝固名碧莎天禄。

浙人以白露节前后早晚得雨见秋成之厚薄，如雨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后得之，则无及矣。

王绹建炎初为御史中丞，时四方多事，而缄默不言。又以老病艰于乘骑，每跨款段，坐一退毛旧狨出入台中，号退毛中丞。

建炎初，颍昌府阳翟县主簿冯善时乃一谬儒，不晓仕宦，因有所辖文史犯罪，遂于县借杖，而偶无大杖，命以小杖决三四十下，云用两杖折一大杖，闻者莫不笑之。

苏庠隐居后湖，绍兴中累诏不出，僮仆见使者沓至，辄相语曰："官中来勾我秀才，须要正身。"

绍兴间盗贼充斥，每招致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为生。故谚云："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绍兴丁巳，江东太平州有回禄之患，燔烧殆尽，死于火者数千人。越数日，池之铜陵夜闻车马人足之声，或啼或笑，自空而下，盘礴于邑，市人于门隙窃窥之，有闻索姜醋者，有与泣诉回禄之苦者，久之冉冉从西北而去。张纮为令，详睹其事。

绍兴戊午季冬十二月，日欲暮，天作风雨声，自

西南起，久之如磨响至，一更尽方止。庚申辛酉岁皆然。

刘豫僭号中原，不喜浮屠，僧徒莫不惶恐，忽西天三藏来，豫异待之，僧徒私自喜曰："必能与我辈主张教门。"既引见，三藏拜于庭，赞者止曰："僧不拜。"三藏答曰："既见真佛，岂可不拜?"豫大喜，赐与甚厚。

张纮长于数，颇于日者事体洞晓之，尝云："术人相见，必互录所至州县处士宦家之命以相易，庶易为应，号曰参。又，看命必先谈其不好处，使人骇动，谓之插却，复以好语许之，谓之牢笼。"

胡纺能以符水济人，宜兴有一士人远宦，忽一日其妻为祟所凭，家人询其所以，辄云："某乃官人任内打拷致死，故来求功德追荐。"其家遂作书问远宦之士，报云无之，胡闻其事，取书示祟，祟但举号三声，惭惶而退。

路时中字可当，京师人也，行正一箓，能致已焚之词，役使鬼神，呼吸风雨，骇人耳目。又以炊饼布气令圆，其红如丹砂，谓之三光丹。

住持常州报恩寺僧普坚，尝语余曰："世间万事前定，非力可致，及其处于穷通，何必休戚?"因言无锡大姓戴念二郎，政和间，在邑中最为赀雄，起大第，极于侈丽。同村野老梦神告曰："戴念二郎与李谟秀才起宅。"野老以告，戴即纪于壁。后不十年，李谟登科，选为婿，又十年，宅成，而戴氏俱绝，遂归于谟。

陆海天庆观有一羽客，年七十二，每临醮宣科，先祝曰："臣今老矣，七十有余，无齿可叩，以唇代之。"

丹阳妙明真人吴元净，居常州横山，命其弟襄寻一大枫木，有三瘿，令取其二，梦老人植杖而来，责襄曰："吾三子汝遽杀其二，何也?"襄惶惧，答以真人之命，老人曰："若非真人，吾不赦汝。"以杖击其鼻，曰："可出血一升。"来旦鼻衄及一升而止。

南恩州州衙后厅有鬼，虽太守亦避之，夜则二丈夫相击不已，又妇人间出，不可居。忽一日，妙明真人吴元净过之，视厅侧有三小庙，指令开撅其下，即有二丈夫、二妇人、二女子坚尸如石，二女子一执菊花样杯，一执白璧，遂令致之野外焚之，乃绝。

天宝山有三道人，采药忽得瘗钱，而日已晚，三人者议先取一二千沽酒市脯，待旦而发。遂令一道人往，二人潜谋：俟沽酒归，杀之，庶只作两分。沽酒者又有心：置毒酒食中，诛二道人而独取之。既携酒食示二人，二人忽举斧杀之，投于绝涧，二人喜而酌以食，遂中毒药而俱死。此得之于张道人。

京师一富人，质得金带一条，常常系之，每送迎宾客，辄止中门而返，必曰："腰带有碍，不敢出门，且告不罪也。"

张芸叟居长安白云寺，作《霸王别虞姬》、《虞姬答霸王》二歌，题于僧舍壁间，仆因过录之，后自关中回，则壁已颓矣。《霸王别虞姬》曰："垓下将军夜枕戈，半夜忽然闻楚歌。词酸调苦不可听，拔山力尽将如何？将军夜起帐前舞，八千儿郎泪如雨。临行马上复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虞姬答曰："妾向道，妾向道，将军不要为人患，坑却降兵二十万。怀王子孙皆被诛，天地神人共成怨。妾向道，妾向道，将军莫如敬贤能，将军一心疑范增。当时若信范增话，将军早已安天下。天下安定在一人，将军左右多奸臣。受却汉王金四万，卖却君身与妾身。妾向道，妾向道，将军不肯听，将军莫把汉王轻。汉王聪明有大度，天下英豪同驾驭。将军惟恃拔山力，即此悲歌犹不悟。将军不悟兮无如何，将军虽悟兮争奈何？贱妾须臾为君死，将军努力渡江波。"

仆顷在京师，因干出南薰门，见一村夫醉坠护龙濠池水，亟拯之，则已毙。其背上有一物，极类荷叶，紧覆之，以剑方可取，有百余口咀，其背肉已尽，竟不识是何物也。

广州一海船附带一人，欲到明州，一老兵同在船上。将发广州，遇风飘至一山下，两人上岸，行三四里，见二长人荷锄各长三丈余，两人前往问路，二长人倚锄相视而笑。久之，遂以手拈两人在掌中戏玩，两人惶恐再拜，皆笑语不可晓。一长人以手拾两人置山穴中，用一大石塞口而去，少顷，携一大瓢贮酒来，二长人对酌，两人于窦中觇之，惟深惶惧。二长人酒尽欲醉，一长人起，取塞石，拈一人出，两手捉两脚，劈作两片，各饵其一，遂醉卧。老兵匿石穴中，伺其睡奔出，窜伏田野中，望见有海舶过，哀鸣求救，船上以小舟济之，得至明州。

李师师外传

[宋]佚　名撰　范学辉整理

《李师师外传》一卷，宋佚名撰，描写了北宋名妓李师师与宋徽宗交往的过程，在批评宋徽宗奢侈无度的同时，对李师师在金军入城后的殉节而死则予以表彰。本整理本以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为底本。

李师师者，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产女而卒，寅以菽浆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尝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爱之，必为舍身佛寺。寅怜其女，乃为舍身宝光寺，女时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尔亦来耶?"女至是忽啼，僧为摩其顶，啼乃止。寅窃喜，曰："是女真佛弟子。"为佛弟子者，俗呼为师，故名之曰"师师。"师师方四岁，寅犯罪系狱死。师师无所归，有娼籍李姥者收养之。比长，色艺绝伦，遂名冠诸坊曲。徽宗既即位，好事奢华，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绍述为名，劝帝复行青苗诸法。长安中粉饰为饶乐气象，市肆酒税日计万缗，金玉、缯帛充溢府库。于是童贯、朱勔辈复导以声色、狗马、宫室、园囿之乐，凡海内奇花异石，搜采殆遍，筑离宫于汴城之北，名曰艮岳。帝般乐其中，久而厌之，更思微行，为狭邪游。内押班张迪者，帝所亲幸之寺人也。未宫时，为长安狎客，往来诸坊曲，故与李姥善。为帝言陇西氏色艺双绝，帝艳心焉。翌日，命迪出内府紫茸二匹，霞氎二端，瑟瑟珠二颗，白金廿镒，诡云大贾赵乙愿过庐一顾，姥利金币，喜诺。暮夜，帝易服，杂内侍四十余人中，出东华门二里许，至镇安坊。镇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余人，独与迪翔步而入，堂户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礼，慰问周至。进以时果数种，中有香雪藕、水晶苹婆，而鲜枣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为各尝一枚。姥复款洽良久，独未见师师出拜，帝延伫以待，时迪已辞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轩，棐几临窗，缥缃数帙，窗外新篁，参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兴闲适，独未见师师出侍。少顷，姥引帝到后堂，陈列鹿炙、鸡酢、鱼脍、羊签等肴，饭以香子稻米，帝为进一餐。姥侍旁，款语移时，而师师终未出见。帝方疑异，而姥忽复请浴，帝辞之。姥至帝前耳语曰："儿性好洁，勿忤。"帝不得已，随姥至一小楼下浴室中。浴竟，姥复引帝坐后堂，肴核水陆，杯盏新洁，劝帝欢饮，而师师终未一见。良久，姥才执烛引帝至房，帝搴帷而入，一灯荧然，亦绝无师师在。帝益异之，为徙倚几榻间。又良久，见姥拥一姬姗姗而来，不施脂粉，衣绢素，无艳服，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见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为礼。姥与帝耳语曰："儿性颇愎，勿怪。"帝于灯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韵，闪烁惊眸。问其年，不答，复强之，乃迁至于他所。姥复附帝耳曰："儿性好静坐，唐突勿罪。"遂为下帷而出，师师乃起，解玄绢褐袄，衣轻绨，卷右袂，援壁间琴，隐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轻拢漫捻，流韵淡远，帝不觉为之倾耳，遂忘倦。比曲三终，鸡唱矣。帝急披帷出，姥闻，亦起。为进杏酥饮、枣糕饦饦、诸点品，帝饮杏酥杯许，旋起去。内侍从行者皆潜候于外，即拥卫还宫，时大观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语师师曰："赵人礼意不薄，汝何落落乃尔?"师师怒曰："彼贾奴耳，我何为者!"姥笑曰："儿强项，可令御史里行。"已而长安人言藉藉，皆知驾幸陇西氏。姥闻大恐，日夕惟啼泣，泣谓师师曰："洵是，夷吾族矣。"师师曰："无恐，上肯顾我，岂忍杀我。且畴昔之夜，幸不见逼，上意必怜我，惟是我所窃自悼者，实命不犹流落下贱，使不洁之名上累至尊，此则死有余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横被诛戮，事起佚游，上所深讳，必不至此，可无虑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赐师师蛇蚹琴。蛇蚹琴者，琴古而漆，黝则有纹如蛇之蚹，盖大内珍藏宝器也。又赐白金五十两。三月，帝复微行如陇西氏，师师仍淡妆素服，俯伏门阶迎驾。帝喜，为执其手，令起。帝见其堂户勿华敞，前所御处，皆以蟠龙锦绣覆其上。又小轩改造杰阁，画栋朱栏，都无幽趣。而李姥见帝至，亦匿避。宣至，则体颤不能起，无复向时调寒送暖情态。帝意不悦，为霁颜，以"老娘"呼之，谕以一家子，无拘畏。姥拜谢，乃引帝至大楼。楼初成，师师伏地叩帝赐额，时楼前杏花盛放，帝为书"醉杏楼"三字赐之。少顷置酒，师师侍侧，姥匍匐传樽为帝寿。帝赐

师师隅坐，命鼓所赐蛇蚹琴，为弄《梅花三叠》。帝衔杯饮，听称善者再。然帝见所供肴馔，皆龙凤形，或镂或绘，悉如宫中式。因问之，知出自尚食房厨夫手，姥出金钱倩制者，帝亦不怿。谕姥今后悉如前，无矜张显著，遂不终席，驾返。帝尝御画院，出诗句赐诸画工，中式者岁间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名画一幅，赐陇西氏。又赐藕丝灯、暖雪灯、芳苡灯、大凤衔珠灯各十盏，鸬鹚杯、琥珀杯、琉璃杯、金偏提各十事，月团、凤团、蒙顶等茶百斤，饦饦、寒具、银馃饼数盒，又赐黄白金各千两。时宫中已盛传其事，郑后闻而谏曰："妓流下贱，不宜上接圣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测，愿陛下自爱。"帝颔之。阅岁者，再不复出。然通问赏赐，未尝绝也。宣和二年，帝复幸陇西氏，见悬所赐画于醉杏楼。观玩久之，忽回顾见师师，戏语曰："画中人乃呼之欲出耶?"即日，赐师师辟寒金钿、映月珠环、舞鸾青镜、金虬香鼎。次日，又赐师师端溪凤咮砚、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笔、剡溪绫纹纸，又赐李姥钱百千缗。迪私言于上曰："帝幸陇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继，今艮岳离宫东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镇安坊，若于此处为潜道，帝驾往还殊便。"帝曰："汝图之。"于是，迪等疏言离宫宿卫人向多露处，臣等愿出赀若干，于官地营室数百楹，广筑围墙，以便宿卫。帝可其奏。于是，羽林巡军等布列至镇安坊止，而行人为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从潜道幸陇西，赐藏□、双陆等具，又赐片玉棋盘、碧白二色玉棋子、画院宫扇、九折五花之簟、鳞文蓐叶之席、湘竹绮帘、五彩珊瑚钩。是日，帝与师师双陆不胜，围棋又不胜，赐白金二千两。嗣后师师生辰，又赐珠钿、金条脱各二事，玑琲一箧，毳锦数端，鹭毛缯翠羽缎百匹，白金千两。后又以灭辽庆贺，大赉州郡，加恩宫府，乃赐师师紫绡绢幕、五彩流苏、水蚕神锦被、却尘锦褥麸，金千两，良酝则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赐李姥大府钱万缗。计前后赐金银钱、缯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帝尝于宫中集宫眷等宴坐，韦妃私问曰："何物李家儿，陛下悦之如此?"帝曰："无他，但令尔等百人，改艳妆服玄素，令此娃杂处其中，迥然自别，其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无何，帝禅位，自号为道君教主，退处太乙宫。佚游之兴，于是衰矣。师师语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祸之将及。"姥曰："然则奈何?"师师曰："汝第勿与知，唯我所欲。"是时，金人方启衅，河北告急。师师乃集前后所赐金钱，呈牒开封尹，愿入官助河北饷。复赂迪等代请于上皇，愿弃家为女冠，上皇许之，赐北郭慈云观居之。未几，金人破汴，主帅闼懒索师师，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乃索累日不得，张邦昌为踪迹之，以献金营。师师骂曰："吾以贱妓，蒙皇帝眷宁，一死无他志。若辈高爵厚禄，朝廷何负于汝，乃事事为斩灭宗社计，今又北面事丑虏，冀得一当为呈身之地，吾岂作若辈羔雁贽耶?"乃脱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国城，知师师死状，犹不自禁其涕泣之汍澜也。

论曰：李师师以娼妓下流，猥蒙异数，所谓处非其据矣。然观其晚节，烈烈有侠士风，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无度，卒召北辕之祸，宜哉。

附　录

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吉凶丧祭节序，北人必有赐赉，一赐必要一谢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榷场。传写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更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年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尹京不案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乐府待制。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为道君狎客，士美因而为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矣。(《贵耳集》)

艮岳记

[宋]张 淏撰 何 成整理

《艮岳记》一卷，宋代张淏撰。张淏，字清源，两宋之际人。是书以辑录《艮岳记》、《华阳宫记》为主，间接反映了北宋末年朱勔、宋徽宗等人劳民伤财，修建艮岳、祸国殃民。据民国年间《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本整理，参校了《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

徽宗登极之初，皇嗣未广，有方士言："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但形势稍下，傥少增高之，则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冈阜，使稍加于旧矣，而果有多男之应。自后海内乂安，朝廷无事，上颇留意苑囿，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命宦者梁师成专董其事。时有朱勔者，取浙中珍异花木竹石以进，号曰"花石纲"，专置应奉局于平江，所费动以亿万计，调民搜岩剔薮，幽隐不置，一花一木，曾经黄封，护视稍不谨，则加之以罪，斫山辇石，虽江湖不测之渊，力不可致者，百计以出之至，名曰"神运"，舟楫相继，日夜不绝，广济四指挥，尽以充挽士，犹不给。时东南监司郡守，二广市舶，率有应奉。又有不待旨，但进物至都计会宦者以献者。大率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皆越海度江，凿城郭而至；后上亦知其扰，稍加禁戢，独许朱勔及蔡攸入贡，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凡六载而始成，亦呼为万岁山，奇花美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瑰丽，极于此矣。越十年，金人犯阙，大雪盈尺，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是日百姓奔往，无虑十万人，台榭宫室，悉皆拆毁，官不能禁也。予顷读国史及诸传记，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详。后得徽宗御制记文及蜀僧祖秀所作《华阳宫记》读之，所谓寿山艮岳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摭其略以备遗忘云。

御制《艮岳记》略曰："于是按图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积石，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与泗滨林虑灵璧芙蓉之诸山，最瑰奇特异瑶琨之石，即姑苏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峨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阑曲槛。而穿石出罅，冈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陇，连绵而弥满，吞山怀谷。

其东则高峰峙立，其下植梅以万数，禄萼承趺，芬芳馥郁，结构山根，号绿萼华堂。又旁有承岚昆云之亭，有屋内方外圆如半月，是名书馆。又有八仙馆，屋圆如规。又有紫石之岩，祈真之磴，揽秀之轩，龙吟之堂。

其南则寿山嵯峨，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涟漪，凫雁浮泳水面，栖息石间，不可胜计。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绛霄楼，阁蛮崛起，千叠万复，不知其几千里，而方广兼数十里。

其西则参术杞菊黄精芎䓖，被山弥坞，中号药寮，又禾麻菽麦黍豆粳秫，筑室若农家，故名西庄。上有亭曰巢云，高出峰岫，下视群岭，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冈脊两石间，绵亘数里，与东山相望，水出石口，喷薄飞注如兽面，名之曰由龙渊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西半山间楼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后，号万松岭。上下设两关，出关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云浪，沼水西流为凤池，东出为研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馆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以奉九华玉真安妃圣像。东池后结栋山下曰挥云厅，复由磴道盘行萦曲，扪石而上，既而山绝路隔，继之以木栈，倚石排空，周环曲折，有蜀道之难。跻攀至介亭，此最高于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许，号排衙，巧怪巉岩，藤萝蔓衍，若龙若凤，不可殚穷。麓云半山居右，极目萧森居左，北俯景龙江，长波远岸，弥十余里，其上流注山间，西行潺湲为漱玉轩。又行石间为炼丹亭、凝观图山亭，下视水际，见高阳酒肆。清斯阁北岸，万竹苍翠蓊郁，仰不见天，有胜云庵、蹑云台、消闲馆、飞岑亭，无杂花异木，四面皆竹也。

又支流为山庄，为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条下平陆，中立而四顾，则岩峡洞穴，亭阁楼观，乔木茂

草，或高或下，或远或近，一出一入，一荣一凋，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岩之底，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会，纷萃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此举其梗概焉。"

祖秀《华阳宫记》曰："政和初，天子命作寿山艮岳于禁城之东陬，诏阉人董其役。舟以载石，舆以辇土，驱散军万人，筑冈阜，高十余仞。增以太湖灵璧之石，雄拔峭峙，功夺天造。石皆激怒抵触，若踶若齿，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态万状，殚奇尽怪。辅以磻木瘿藤，杂以黄杨，对青竹荫其上。又随其斡旋之势，斩石开径，凭险则设磴道，飞空则架栈阁，仍于绝顶，增高树以冠之，搜远方珍材，尽天下蠹工绝技而经始焉。

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兽，动以亿计，犹以为未也。凿池为溪涧，叠石为堤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凿。因其余土，积而为山，山骨暴露，峰棱如削，飘然有云姿鹤态，曰飞来峰；高于雉堞，翻若长鲸，腰径百尺，植梅万本，曰梅岭；接其余岗，种丹杏鸭脚，曰杏岫；又增土叠石，间留隙穴，以栽黄杨，曰黄杨巘；筑修冈以植丁香，积石其间，从而设险曰丁嶂；又得赭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以椒兰杂植于其下，曰椒崖；接水之末，增土为大陂，从东南侧柏枝干柔密，揉之不断，叶叶为幢盖鸾鹤蛟龙之状，动以万数，曰龙柏坡。

循寿山而西，移竹成林，复开小径至百数步。竹有同本而异干者，不可纪极，皆四方珍贡，又杂以对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麓；又得紫石，滑净如削，面径数仞，因而为山，贴山卓立。山阴置木柜，绝顶开深池，车驾临幸，则驱水工登其顶，开闸注水而为瀑布，曰紫石壁，又名瀑布屏。从艮岳之麓，琢石为梯，石皆温润净滑，曰朝真磴；又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寿山之西，别治园圃，曰药寮。

其宫室台榭，卓然著闻者，曰琼津殿、绛霄楼、绿萼华堂；筑台高千仞，周览都城，近若指顾。造碧虚洞天，万山环之，开三洞为品字门，以通前后苑，建八角亭于其中央，榱橑窗楹，皆以玛瑙石间之。其地琢为龙础，导景龙江东出安远门，以备龙舟行幸。东西撷景二园，西则溯舟造景龙门，以幸曲江池亭，复自潇湘江亭开闸，通幸金波门。北幸撷芳堤，外筑垒卫之，濒水莳绛桃海棠、芙蓉垂杨，略无隙地。又于旧地作野店麓，治农圃。开东西二关，夹悬岩磴，道隘迫，石多峰棱，过者胆战股栗。凡自苑中登群峰，所出入者此二关而已。

又为胜游六七，曰跃龙涧、漾春陂、桃花闸、雁池、迷真洞，其余胜迹，不可殚纪。工已落成，上名之曰华阳宫。然华阳大抵众山环列于其中，得平芜数十顷，以治园圃，以辟宫门，于西入径，广于驰道，左右大石皆林立，仅百余株，以神运昭功，敷庆万寿峰，而名之独神运峰，广百围，高六仞，锡爵盘固侯居道之中，束石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制记文亲书，建三丈碑，附于石之东南陬。其余石，或若群臣入侍帷幄，正容凛若不可犯，或战栗若敬天威，或奋然而趋，又若伛偻趋进，其怪状余态，娱人者多矣。上既悦之，悉与赐号，守吏以奎章书列于石之阳。其他轩榭庭径，各有巨石，棋列星布，并与赐名，惟神运峰前巨石，以金饰其字，余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甲乙者。

乃命群峰，其略曰，朝日升龙，望云坐龙，矫首玉龙，万寿老松，栖霞扪参，衔日吐月，排云冲斗，雷门月窟，蟠螭坐狮，堆青凝碧，金鳌玉龟，叠翠独秀，栖烟亸云，风门雷穴，玉秀玉窦，锐云巢凤，雕琢浑成，登封日观，蓬瀛须弥，老人寿星，卿云瑞霭，溜玉喷玉，蕴玉琢玉，积玉叠玉。丛秀而在于渚者曰翔鳞，立于涘者曰舞仙，独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于寿山者曰南屏小峰，而附于池上者，曰伏犀怒猊、仪凤乌龙，立于沃泉者，曰留云宿雾。又为藏烟谷，滴翠岩，搏云屏，积雪岭，其间黄石仆于亭际者，曰抱犊天门。又有大石二枚，配神运峰，异其居以压众石，作亭庇之，置于寰春堂者，曰玉京独秀太平岩，置于绿萼华堂者，曰卿云万态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胜，于斯尽矣。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与排墙，避虏于寿山艮岳之颠。时大雪新霁，丘壑林塘，杰若画本，凡天下之美，古今之胜在焉；祖秀周览累日，咨嗟嗟愕，信天下之杰观，而天造有所未尽也。明年春，复游华阳宫，而尽废之矣。

青溪寇轨

[宋]方　勺撰　徐大军整理

《青溪寇轨》一卷，北宋方勺撰。勺字仁声，号泊宅村翁，有《泊宅编》十卷。该书记宣和二年青溪人方腊起义，童贯、谭稹等讨平之事，原载《泊宅编》中，曹溶摘入《学海类编》，因改题此名。现据此标点整理。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县堨村居人方腊托左道以惑众，知县事承议郎陈光不即铏治。腊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甲胄，惟以鬼神诡秘事相扇摇，数日聚恶少千余。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点刑狱张苑、通判州事叶居中不能招致，欲尽杀乃已，故贼得胁虏良民为兵，旬日有众数万。十一月二十九日，将领蔡遵与战于息坑，死之，遂陷青溪县。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阁待制歙守曾孝蕴以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济、濮间，有旨移知青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无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势取桐庐、新城、富阳等县。二十九日进逼杭州，知州事赵霆弃城走，州即陷。节制直龙图阁陈建、廉访使者赵约被害。贼纵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领枢密院童贯、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制置江淮二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贼将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聚兵与州民登城固守，属大兵至，开门，表里合击，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退据杭州。二月七日，前锋至清河堰，贼列阵以待王师，水陆并进，战六日，斩贼二万。十八日再火官舍、学宫、府库与僧民之居，经夕不绝。翌日宵遁，大兵入城。当是时，少保刘延庆由江东入至宣州泾县遇贼伪八大王，斩五千级，复歙州，出贼背。统制王禀、于涣、杨惟忠、辛兴宗自杭趍睦，取睦州，与江东兵合，斩获七百里，生擒方腊及伪相方肥等、妻邱、子亳二太子等凡五十二人（亳二太子，其子之号），于梓桐石坑中杀贼七万，招来老幼四十余万，复使归业，四月二十六日也。余党走衢、婺。而兰溪县灵山贼朱言、吴邦起应之处州，而越州剡县魔贼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吕师囊方品、山贼陈十四公等起兵掠温、台诸县。四年三月讨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万，斩贼百余万，自出师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处、衢、婺六州与五十二县，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义元平之，故梓桐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方腊因得凭藉以起，又以沙门宝志谶记诱惑愚民，而贫穷游手之徒相乘为乱。清溪为睦大邑，梓桐帮源等号山谷幽僻处，东北趋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地势迂险，城一旦焚荡，无一存者。群党据险以守，因谓之洞。而浙人安习太平，不识兵革，一闻金鼓声则敛手听命，不逞小民往往反为贼乡导，劫富室，杀官吏士人以徼利。渠魁未授首间，所掠妇女自洞逃出、裸而雉经于林中者，由汤岩榴树岭一带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其数。会稽进士沈杰尝部民深入贼境，亲睹其事，为余言贼之始末，因稽合众论，摭其实著于篇。青溪知县陈光既坐不治贼就戮。朝廷改睦为严州，歙为徽州。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鸟道萦纡，两旁峭壁万仞，仅通单车。方腊之乱，曾待制出守，但以两崖上驻兵防遏，下瞰来路，虽蚍蜉之微皆可数，贼亦不敢犯境。宋江扰京东，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雾毒为辞，移屯山谷间，州遂陷。

后汉张角、张燕辈托天师道林为远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谓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则剽劫州县，无所不为，其流至今吃菜事魔，夜聚晓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张角实起于北方。观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时不饮酒食肉，甘枯槁，趋静默，若有志于为善者。然男女无别，不事耕织，衣食无所得，败务攘敚以挺乱，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难识，欲痛绳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问，驯致祸变，则陈光之于方腊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问，但魔迹稍露，则使属邑尽驱之死地，务绝其本源，肃清境内，而此曹急则据邑聚而反，则越守刘韐之于仇贼是也（仇破剡县、新昌、上虞，凡三县）。此风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上体国禁之严，下念愚民之无辜，迷入于此道，不急不怠，销患于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容斋逸史》曰：甚哉！小人患得患失贻祸之深

也。初元祐间，宣仁太后临朝，天下大政事皆太后与二三大臣议可而行。时虽天下称治，哲宗内弗平也。一旦太后崩，方欲悉反其政以摅宿愤，而小人揣知上旨，遂引吕武为喻，上益惑焉。明年改元绍圣，而熙丰群邪汇进矣。是后天下监司牧守无非时宰私人，所在贪墨，民不聊生。追徽庙继统，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丰亨豫大之说以恣蛊惑，童贯遂开造作局于苏杭以制御器，又引吴人朱勔进花石媚上。上心既侈，岁加增焉，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舟，揭所贡暴其上，篙师柁工倚势贪横，凌轹州县，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漕河勿能运，则取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江南数十郡深山幽谷搜剔殆遍，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得乃止，程限惨刻，无间寒暑。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帊覆之，指为御物。又不即取，因使护视，微不谨则重谴随之。及启行，必发屋彻墙以出。由是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多鬻田宅子女以供其须，思乱者益众。初方腊生而数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县境梓桐帮源诸洞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有漆楮松杉之饶，商贾辐辏。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会花石纲之扰，遂因民不忍，阴取贫乏游手之徒，赈恤结纳之。众心既归，乃椎牛酾酒，召恶少之尤者百余人会，饮酒数行，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皆曰不能。腊曰："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安乎?"皆曰安有此理。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烝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縻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愤曰惟命，腊曰："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守臣闻之，固将招徕商议，未便申奏，我以计縻之，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余，调习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此时当已大定，无足虑也。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千万多出东南，我既据有江表，必将酷取于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内变。二虏闻之，亦将乘机而入。腹背受敌，虽有伊吕不能为之谋也。我但划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来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皆曰善。遂部署其众千余人，以诛朱勔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数日有众十万，遂连陷郡县数十，众殆百万，四方大震。时朝廷方约女直夹攻契丹，取燕云地，兵食皆已调习待命，适闻腊起，遂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移师南下。腊不虞如是速也。贯至苏州，始承诏罢造作局及御前纲运、并木石彩色等场，前至秀州，累败贼锋，追至帮源洞，贼尚二十余万。与官军力战而败，深据岩穴为三窟，诸将莫知所入。韩蕲王世忠时为王渊裨将，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直前，度险数重，搏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遂并取腊妻子、符印及方肥等，其党皆溃。前后所戕人命数百万。江南由是凋瘵，不复昔日之十一矣。追建炎南渡，经费多端，愈益穷困，不可复支。向非腊之耗乱，江淮二浙公私充实，南渡后或可藉为恢复之资，亦未可知也。噫！腊之耗乱可哀也已。然所以致是者谁欤?

洎宅翁之志寇轨也，蕲王犹未知名，故略之。且时宰犹多在朝，腊党阴谋语多忌讳，亦削不载。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后世司民者。

附　录

吃菜事魔，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远方，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众，始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物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次问衣履，遂亦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包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后至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宴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谷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右者谓之魔母，各有诱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公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不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讹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传言何执中守官台州，州获事魔之人，勘鞫久不

能得。或云何处州龙泉人，其乡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虚实，乃委之穷究。何以杂物百数，问能识其名，则非是；而遗一羊角其间，余皆名之，至角则不言，遂决其狱。如不事祖先丧葬之类，已害风俗，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人多者则可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日嗜杀人，最为大害。尤憎恶释氏，盖以不杀与之为戾耳。但禁令太严，罕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当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举，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也。

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撰　李士彪整理

《东京梦华录》十卷，南宋孟元老撰。此书记北宋首都东京之风土人情、市井百态、巷陌店肆、饮食节物、朝廷庆典，甚为详实。本整理本以《秘册汇函》本为底本，参校了《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整理本。

序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然以京师之浩穰，及有未及经从处，得于人，不无遗阙；倘遇乡党宿德，补缀周备，不胜幸甚！此录语言鄙俚，不以文饰者，盖欲上下通晓耳，观者幸详焉。绍兴丁卯岁除日幽兰居士东京孟元老序。

卷　一

东都外城

东都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濠曰护龙河，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城门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唯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封丘门，皆直门两重，盖此系正四门，皆留御路故也。新城南壁，其门有三：正南门曰南薰门；城南一边，东南则陈州门，旁有蔡河水门；西南则戴楼门，旁亦有蔡河水门。蔡河正名惠民河，为通蔡州故也。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次则曰新宋门；次曰新曹门；又次曰东北水门，乃五丈河之水门也。西城一边，其门有四：从南曰新郑门；次曰西水门，汴河上水门也；次曰万胜门，又次曰固子门；又次曰西北水门，乃金水河水门也。北城一边，其门有四：从东曰陈桥门（乃大辽人使驿路）；次曰封丘门（北郊驿路）；次曰新酸枣门；次曰卫州门（诸门名皆俗呼。其正名如西水门曰利泽，郑门本顺天门，固子门本金耀门）。新城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荫。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

旧京城

旧京城方圆约二十里许。南壁其门有三：正南曰朱雀门，左曰保康门，右曰新门。东壁其门有三：从南汴河南岸角门子，河北岸曰旧宋门，次曰旧曹门。西壁其门有三：从南曰旧郑门，次汴河北岸角门子，次曰梁门。北壁其门有三：从东曰旧封丘门，次曰景

龙门（乃大内城角宝箓宫前也），次曰金水门。

河　道

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辽绕自东南陈州门出，河上有桥十一，自陈州门里曰观桥（在五岳观后门）。从北，次曰宣泰桥，次曰云骑桥，次曰横桥子（在彭婆婆宅前）。次曰高桥，次曰西保康门桥，次曰龙津桥（正对内前）。次曰新桥，次曰太平桥（高殿前宅前）。次曰粜麦桥，次曰第一座桥，次曰宜男桥，出戴楼门外曰四里桥。中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次曰顺成仓桥，入水门里曰便桥，次曰下土桥，次曰上土桥，投西角子门曰相国寺桥。次曰州桥（正名天汉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州桥之北岸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桥之西有方浅船二只，头置巨干铁枪数条，岸上有铁索三条，遇夜绞上水面，盖防遗火舟船矣。西去曰浚仪桥，次曰兴国寺桥（亦名马军衙桥），次曰太师府桥（蔡相宅前），次曰金梁桥，次曰西浮桥（旧以船为之桥，今皆用木石造矣），次曰西水门便桥，门外曰横桥。东北曰五丈河，来自济郓，般挽京东路粮斛入京城，自新曹门北入京，河上有桥五：东去曰小横桥，次曰广备桥，次曰蔡市桥，次曰青晖桥、染院桥。西北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水筑堤，从汴河上用木槽架过，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灌后苑池浦矣。河上有桥三：曰白虎桥、横桥、五王宫桥之类。又曹门小河子桥曰念佛桥，盖内诸司辇官亲事官之类，军营皆在曹门，侵晨上直，有瞽者在桥上念经求化，得其名矣。

大　内

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入宣德楼正门，乃大庆殿，庭设两楼，如寺院钟楼，上有太史局保章正，测验刻漏，逐时刻执牙牌奏。每遇大礼车驾斋宿及正朔朝会于此殿。殿外左右横门曰左右长庆门。内城南壁有门三座，系大朝会赴朝路。宣德楼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左掖门里乃明堂，右掖门里西去乃天章、宝文等阁。宫城至北廊约百余丈。入门东去街北廊乃枢密院，交通次中书省，次都堂（宰相朝退治事于此），次门下省，次大庆殿。外廊横门北去百余步，又一横门，每日宰执趋朝，此处下马；余待从台谏于第一横门下马，行至文德殿，入第二横门。东廊大庆殿东偏门，西廊中书、门下后省，次修国史院，次南向小角门，正对文德殿（常朝殿也）。殿前东西大街，东出东华门，西出西华门。近里又两门相对，左右嘉肃门也。南去左右银台门。自东华门里皇太子宫入嘉肃门，街南大庆殿后门、东西上阁门；街北宣佑门。南北大街西廊，面东曰凝晖殿，乃通会通门，入禁中矣。殿相对东廊门楼，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厨。殿上常列禁卫两重，时刻提警，出入甚严。近里皆近侍中贵。殿之外皆知省、御药幕次。快行、亲从官、辇官、车子院、黄院子、内诸司兵士，祗候宣唤；及官禁买卖进贡，皆由此入。唯此浩穰，诸司人自卖饮食珍奇之物，市井之间未有也。每遇早晚进膳，自殿中省对凝晖殿，禁卫成列，约栏不得过往。省门上有一人呼喝，谓之"拨食家"。次有紫衣、裹角子向后曲折幞头者，谓之"院子家"，托一合，用黄绣龙合衣笼罩，左携一红罗绣手巾，进入于此，约十余合，继托金瓜合二十余面进入，非时取唤，谓之"泛索"。宣佑门外，西去紫宸殿（正朔受朝于此）。次曰文德殿（常朝所御），次曰垂拱殿，次曰皇仪殿，次曰集英殿（御宴及试举人于此）。后殿曰崇政殿。保和殿。内书阁曰睿思殿。后门曰拱辰门。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分争以贵价取之。

内诸司

内诸司皆在禁中，如学士院、皇城司、四方馆、客省、东西上阁门、通进司、内弓、剑、枪、甲军器等库、翰林司（茶酒局也）、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内藏库、奉宸库、景福殿库、延福宫、殿中省六尚局（尚药、尚食、尚辇、尚酝、尚舍、尚衣）、诸阁分、内香药库、后苑作、翰林书艺局、医官局、天章等阁、明堂颁朔布政府。

外诸司

外诸司：左右金吾街仗司、法酒库、内酒坊、牛羊司、乳酪院、仪鸾司（帐设局也）、车辂院、供奉库、杂物库、杂卖务、东西作坊、万全（造军器所）、修内司、文思院上下界、绫绵院、文绣院、军器所、上下竹木务、箔场、车营、致远务、骡务、驰坊、象院、作坊、物料库、东西窑务、内外物库、油醋库、京城守具所、鞍辔库、养马曰左右骐骥院、天驷十监、河南北十炭场、四熟药局、内外柴炭库、军头引见司、架子营（楼店务、店宅务）、榷货务、都茶场、大宗正司、左藏大观元丰宣和等库、编估局、打套所。诸米麦等：自州东虹桥元丰仓、顺成仓，东水门里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广盈、永丰、

济远等仓，陈州门里麦仓子，州北夷门山、五丈河诸仓，约共有五十余所。日有支纳。下卸即有下卸指军兵士，支遣即有袋家，每人肩两石布袋。遇有支遣，仓前成市。近新城有草场二十余所。每遇冬月诸乡纳粟秆草，牛车填塞道路，车尾相衔，数千万辆不绝，场内堆集如山。诸军打请，营在州北即往州南仓，不许雇人搬担，并要亲自负来，祖宗之法也。

卷　二

御　街

坊巷御街，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瓦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门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

宣德楼前省府宫宇

宣德楼前，左南廊对左掖门，为明堂颁朔布政府。秘书省右廊对右掖门。近东则两府八位，西则尚书省。御街大内前南去，左则景灵东宫，右则西宫。近南大晟府，次曰太常寺。州桥曲转，大街面南，曰左藏库。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景灵东宫。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大相国寺，直至十三间楼、旧宋门。自大内西廊南去，即景灵西宫，南曲对即报慈寺街、都进奏院、百钟圆药铺，至浚仪桥大街。西宫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大辽人使驿也），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至浚仪桥之西，即开封府。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至朱雀门街西过桥，即投西大街，谓之曲院街，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楼子，后有台，都人谓之“台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户，银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向西去皆妓女馆舍，都人谓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包子。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

朱雀门外街

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过龙津桥南去，路心又设朱漆杈子，如内前。东刘廉访宅，以南太学、国子监。过太学，又有横街，乃太学南门。街南熟药惠民南局。以南五里许，皆民居。又东去横大街，乃五岳观后门。大街约半里许，乃看街亭，寻常车驾行幸，登亭观马骑于此。东至贡院什物库、礼部贡院、车营务草场。街南葆真宫，直至蔡河云骑桥。御街至南薰门里街西五岳观，最为雄壮。自西门东去观桥、宣泰桥，柳荫牙道，约五里许，内有中太一宫、佑神观。街南明庆殿、奉灵园。九成宫内安顿九鼎。近东即迎祥池，夹岸垂杨，菰蒲莲荷，凫雁游泳其间，桥亭台榭，棋布相峙，唯每岁清明日放万姓烧香游观一日。龙津桥南西壁邓枢密宅，以南武学巷内曲子张宅、武成王庙。以南张家油饼、明节皇后宅。西去大街，曰大巷口。又西曰清风楼酒店，都人夏月多乘凉于此。以西老鸦巷口军器所，直接第一座桥。自大巷口南去延真观，延接四方道民于此。以南西去小巷口三学院落，西去直抵宜男桥小巷，南去即南薰门。其门寻常士庶殡葬车舆，皆不得经由此门而出，谓正与大内相对。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

州桥夜市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熬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炸脯、爊冻鱼头、姜豉剿子、抹脏、红丝、批切羊头、辣脚子、姜辣萝卜。夏月麻腐鸡皮、麻饮细粉、素签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药木瓜、鸡头穰、沙糖、绿豆、甘草冰霜凉水、荔枝膏、广芥瓜儿、咸菜、杏片、梅子姜、莴苣笋、芥辣瓜儿、细料馉饳儿、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锯刀紫苏膏、金丝薰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东角楼街巷

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北街、晨晖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至平明，羊头、肚肺、赤白腰子、妳房、肚胘、鹑兔、鸠鸽、野味、螃蟹、蛤蜊之类讫，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饭后饮食上市，如酥蜜食、枣𩜾、澄沙团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类。向晚卖河娄头面、冠梳领抹、珍玩动使之类。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

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潘楼东街巷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里角，茶房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以东街北赵十万宅，街南中山正店、东榆林巷、西榆林巷。北郑皇后宅。东曲首向北墙畔单将军庙，乃单雄信墓也，上有枣树，世传乃枣槊发芽生长成树，又谓之枣冢子巷。又投东，则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又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出旧曹门，朱家桥瓦子。下桥，南斜街、北斜街，内有泰山庙，两街有妓馆。桥头人烟市井，不下州南。以东牛行街、下马刘家药铺、看牛楼酒店，亦有妓馆，一直抵新城。自土市子南去铁屑楼酒店、皇建院街、得胜桥郑家油饼店，动二十余炉，直南抵太庙街、高阳正店，夜市尤盛。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先至十字街，曰鹩儿市，向东曰东鸡儿巷，向西曰西鸡儿巷，皆妓馆所居。近北街曰杨楼街，东曰壮楼，今改作和乐楼，楼下乃卖马市也。近北曰任店，今改作欣乐楼，对门马铛家羹店。

酒　楼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苑若神仙。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大货行通笺纸店、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家乳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则第一白厨，州西安州巷张秀，以次保康门李庆家，东鸡儿巷郭厨，郑皇后宅后宋厨，曹门砖筒李家，寺东骰子李家，黄胖家。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政和后来，景灵宫东墙下长庆楼尤盛。

饮食果子

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儿子，皆通谓之"大伯"。更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子弟少年辈饮酒，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扎客"，亦谓之"打酒坐"。又有卖药或果实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如此处处有之。唯州桥炭张家、乳酪张家，不放前项人入店，亦不卖下酒，唯以好淹藏菜蔬，卖一色好酒。所谓菜饭者，乃百味羹、新法鹌子羹、三脆羹、二色腰子、虾蕈、鸡蕈、浑炮等羹、旋索粉、玉棋子、群仙羹、假河豚、白渫齑货、鳜鱼、假元鱼、决明兜子、决明汤齑、肉醋托胎衬肠、沙鱼两熟、紫酥鱼、假蛤蜊、白肉、夹面子、茸割肉、胡饼、汤骨头、乳炊、羊闹厅、羊角、炙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入炉细项、莲花鸭签、酒炙肚胘、虚汁垂丝羊头、入炉羊、羊头签、鸭鹅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渫蟹、洗手蟹之类，逐时旋行索唤，不许一味有阙。或别呼索变造下酒，亦即时供应。又有外来托卖炙鸡、燠鸭、羊脚子、点羊头、脆筋巴子、姜虾、酒蟹、獐巴、鹿脯、从食蒸作、海鲜时果、旋切莴苣生菜、西京笋。又有小儿子，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挟白磁缸子，卖辣菜。又有托小盘卖干果子，乃旋炒银杏、栗子、河北鹅梨、梨条、梨干、梨肉、胶枣、枣圈、梨圈、桃圈、核桃肉、牙枣、海红、嘉庆子、林檎旋、乌李、李子旋、樱桃煎、西京雪梨、夫梨、甘棠梨、凤栖梨、镇府浊梨、河阴石榴、河阳査子、査条、沙苑榅桲、回马孛萄、西川乳糖、狮子糖、霜蜂儿、橄榄、温柑、绵枨、金桔、龙眼、荔枝、召白耦、甘蔗、漉梨、林檎干、枝头干、芭蕉干、人面子、巴览子、榛子、榧子、虾具之类。诸般蜜煎香药、果子罐子、薰梅、柿膏儿、香药、小元儿、小腊茶、鹏沙元之类。更外卖软羊诸色包子，猪羊荷包，烧肉干脯，玉板鲊把、鲊片酱之类。其余小酒店，亦卖下酒，如煎鱼、鸭子、炒鸡兔、煎燠肉、梅汁、血羹、粉羹之类。每份不过十五钱。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

卷　三

马行街北诸医铺

马行北去，乃小货行，时楼大骨传药铺，直抵正

系旧封丘门，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其余香药铺席、官员宅舍，不欲遍记。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

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

大内西去右掖门、袄庙，直南浚仪桥街，西尚书省东门，至省前横街南，即御史台，西对郊社。省南门正对开封府后墙，省西门谓之西车子曲，史家瓠羹、万家馒头，在京第一。次曰吴起庙。出巷乃大内西角楼大街，西去踊路街，南太平兴国寺后门，北对启圣院街，以西殿前司相对清风楼、无比客店、张戴花洗面药、国太丞张老儿金龟儿、丑婆婆药铺、唐家酒店，直至梁门，正名阊阖。出梁门西去，街北建隆观，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街南蔡太师宅，西去州西瓦子，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门大街亚其里瓦，约一里有余，过街北即旧宜城楼。近西去金梁桥街、西大街、荆筐儿药铺、枣王家金银铺。近北巷口熟药惠民西局。西去瓮市，乃开封府刑人之所也。西去盖防御药铺，大佛寺。都亭西驿，相对京城守具所。自瓮市子北去大街，班楼酒店，以北大三桥子，至白虎桥，直北即卫州门。

大内前州桥东街巷

大内前州桥之东，临汴河大街，曰相国寺，有桥平正，如州桥，与保康门相对。桥西贾家瓠羹，孙好手馒头，近南即保康门潘家黄耆圆。延宁宫禁，女道士观，人罕得入。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延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近东四圣观、袜袎巷。以东城角定力院，内有朱梁高祖御容。出保康门外，新建三尸庙、德安公庙。南至横街，西去通御街，曰麦稍巷口。以南太学东门，水柜街余家染店。以南街东法云寺。又西去横街、张驸马宅。寺南佑神观后门。

相国寺内万姓交易

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彩幕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赵文绣笔，用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条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寺三门阁上并资圣门，各有金铜铸罗汉五百尊、佛牙等，凡有斋供，皆取旨方开三门。左右有两瓶琉璃塔，寺内有智海、惠林、宝梵、河沙东西塔院，乃出角院舍，各有住持僧官，每遇斋会，凡饮食茶果，动使器皿，虽三五百分，莫不咄嗟而办。大殿两廊，皆国朝名公笔迹，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曜鬼百戏，右壁佛降鬼子母揭盂。殿庭供献乐部马队之类。大殿朵廊，皆壁隐楼殿人物，莫非精妙。

寺东门街巷

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丁家素分茶。寺南即录事巷妓馆。绣巷皆师姑绣作居住。北即小甜水巷，巷内南食店甚盛，妓馆亦多。向北李庆糟姜铺。直北出景灵宫东门前。又向北曲东税务街、高头街、姜行后巷，乃脂皮画曲妓馆。南北讲堂巷、孙殿丞药铺、靴店。出界身北巷，巷口宋家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自景灵宫东门大街向东，街北旧乾明寺，沿火改作五寺三监。以东向南曰第三条甜水巷，以东熙熙楼客店，都下着数。以东街南高阳正店，向北入马行。向东，街北曰车辂院，南曰第二甜水巷。以东审计院，以东桐树子韩家，直抵太庙前门。南往观音院，乃第一条甜水巷也。太庙北入榆林巷，通曹门大街，不能遍数也。

上清宫

上清宫，在新宋门里街北，以西茆山下院。醴泉观，在东水门里。观音院，在旧宋门后太庙南门。景德寺，在上清宫背，寺前有桃花洞，皆妓馆。开宝寺，在旧封丘门外斜街子，内有二十四院，唯仁王院最盛。天清寺，在州北清晖桥。兴德院，在金水门外。长生宫，在鹿家巷。显宁寺，在炭场巷。北婆台寺，在陈州门里。兜率寺，在红门道。地踊佛寺，在州西草场巷街。南十方静因院，在州西油醋巷。浴室院，在第三条甜水巷。福田院，在旧曹门外。报恩寺，在卸盐巷。太和宫女道士，在州西洪桥子大街。洞元观女道士，在班楼北。瑶华宫，在金水门外。万寿观，在旧酸枣门外十王宫前。

马行街铺席

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袄庙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北食则矾楼前李四家、段家熬物、石逢巴子，南食则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梢远静去处，夜市亦有焦酸豏、猪胰、胡饼、和菜饼、獾儿、野狐肉、果木翘羹、灌肠、香糖果子之类。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螂子、姜豆、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汤、奇豆、鹅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

般载杂卖

东京般载车大者曰“太平”，上有箱无盖，箱如构栏而平，板壁前出两木，长二三尺许，驾车人在中间，两手扶捉鞭鞍驾之，前列骡或驴二十余，前后作两行；或牛五七头拽之。车两轮与箱齐，后有两斜木脚拖；夜中间悬一铁玲，行即有声，使远来者车相避。仍于车后系驴骡二头，遇下峻险桥路，以鞭唬之，使倒坐缍车，令缓行也。可载数十石。官中车唯用驴差小耳。其次有“平头车”，亦如“太平车”而小，两轮前出长木作辕木，梢横一木，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酒正店多以此载酒梢桶矣。梢桶如长水桶，面安靥口，每梢三斗许，一贯五百文。又有宅眷坐车子，与“平头车”大抵相似，但棕作盖，及前后有构栏门，垂帘。又有独轮车，前后二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有驴拽，谓之“串车”，以不用耳子转轮也。般载竹木瓦石。但无前辕，止一人或两人推之。此车往往卖糕及糕麋之类人用，不中载物也。平盘两轮，谓之“浪子车”，唯用人拽。又有载巨石大木，只有短梯盘而无轮，谓之“痴车”，皆省人力也。又有驼骡驴驮子，或皮或竹为之，如方匾竹篓，两搭背上，斛㪷则用布袋驼之。

都市钱陌

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珍珠、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

雇觅人力

凡雇觅人力，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

防　火

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五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杈、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

天晓诸人入市

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纸画儿亦在彼处，行贩不绝。其卖麦面，每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

诸色杂卖

若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日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其锢路、钉铰、箍桶、修整动使、掌鞋、刷腰带、修幞头帽子、补角冠。日供打香印者，则管定铺席人家牌额，时节即印施佛像等。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及有使漆、打钗环、荷大斧斫柴、换扇子柄、供香饼子、炭团，夏月则有洗毡、淘井者，举意皆在目前。或军营放停，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又谓之“把街”。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熬、香药果子，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亦有扑上件物事者，谓之“勘宅”。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芽豆之类。每遇春时，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渠，别开坑盛淘出者泥，谓之“泥盆”，候官差人来检视了方盖覆。夜间出入，月黑宜照管也。

卷　四

军头司

军头司每旬休按阅内等子、相扑手、剑棒手格斗。诸军营：殿前指挥使直，在禁中有左右班内殿直、散员、散都头、散直、散指挥。御龙左右直系打御从物：御龙骨朵子直、弓箭直、弩直、习驭直、骑御马钧容直、招箭班、金枪班、银枪班。殿侍诸军东西五班常入祗候，每日教阅野战。每遇诸路解到武艺人，对御格斗。天武、捧日、龙卫、神卫，各二十指挥，谓之上四军，不出戍。骁骑、云骑、拱圣、龙猛、龙骑，各十指挥。殿前司、步军司有虎翼各二十指挥，虎翼水军、宣武各十五指挥，神勇、广勇各十指挥，飞山、床子弩、雄武、广固等指挥。诸司则宣效六军，武肃、武和、街道司诸司诸军指挥，动以百数。诸宫观宅院各有清卫厢军禁军剩员十指挥。其余工匠、修内司、八作司、广固作坊、后苑作坊、书艺局、绫锦院、文绣院、内酒坊、法酒库、牛羊司、油醋库、仪鸾司、翰林司、喝探、武严、辇官、车子院、皇城官、亲从官、亲事官、上下官、皇城、黄皂院子、涤除，各有指挥，记省不尽。

皇太子纳妃

皇太子纳妃，卤部仪仗，宴乐仪卫。妃乘压翟

车，车上设紫色团盖，四柱维幕，四垂大带，四马驾之。

公主出降

公主出降，亦设仪仗、行幕、步障、水路。凡亲王公主出则有之。皆系街道司兵级数十人，各执扫具、镀金银水桶，前导洒之，各曰“水路”。用檐床数百，铺设房卧，并紫衫卷脚幞头天武官抬舁。又有宫嫔数十，皆真珠钗插吊朵玲珑簇罗头面，红罗销金袍帔，乘马双控双搭青盖前导，谓之“短镫”。前后用红罗销金掌扇遮簇，乘金铜檐子，覆以剪棕，朱红梁脊，上列渗金铜铸云凤花朵檐子，约高五尺许，深八尺，阔四尺许，内容六人，四维垂绣额珠帘，白藤间花。匡箱之外，两壁出栏槛皆缕金花，装雕木人物神仙。出队两竿十二人，竿前后皆设绿丝条金鱼勾子勾定。

皇后出乘舆

皇太后、皇后出乘者，谓之“舆”。比檐子稍增广，花样皆龙，前后檐皆剪棕，仪仗与驾出相似而少，仍无驾头、警跸耳。士庶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只无脊上铜凤花朵，左右两军，自有假赁所在。以至从人、衫帽、衣服、从物俱可赁，不须借措。余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檐子样制，亦可容六人，前后有小勾栏，底下轴贯两挟朱轮，前出长辕约七八尺，独牛驾之，亦可假赁。

杂 卖

若凶事出殡，自上而下，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舆、结络、彩帛，皆有定价，不须劳力。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

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

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生辰忌日，欲设斋僧尼道士，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筵会假赁

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盒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有厨司。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总谓之“四司人”。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虽百十分，厅馆整肃，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

会仙酒楼

如州东仁和店、新门里会仙楼正店，常有百十分，厅馆动使各各足备，不尚少缺一件。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其果子菜蔬，无非精洁。若别要下酒，即使人外买软羊、龟背、大小骨、诸色包子、玉板鲊、生削巴子、瓜姜之类。

食 店

大凡食店，大者谓之“分茶”，则有头羹、石髓羹、白肉、胡饼、软羊、大小骨角、炙犒腰子、石肚羹、入炉羊罨、生软羊面、桐皮面、姜泼刀、回刀、冷淘、棋子、寄炉面饭之类。吃全茶，饶齑头羹。更有川饭店，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更有南食店：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又有瓠羹店，门前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谓之“欢门”。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客坐，则一人执箸纸，遍问坐客。都人侈纵，百端呼索，或熟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行菜得之，近局次立，从头唱念，报与局内。当局者谓之“铛头”，又曰“着案”。讫，须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驮叠约二十碗，散下尽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错。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吾辈入店，则用一等琉璃浅棱碗，谓之“碧碗”，亦谓之“造羹”，菜蔬精细，谓之“造齑”，每碗十文。面与肉相停，谓之“合羹”；又有“单羹”，乃半个也。旧只用匙，今皆用箸矣。更有插肉、拨刀、炒羊、细物料棋子、馄饨店。及有素分茶，如寺院斋食也。又有菜面、胡蝶胳肚，及卖随饭、荷包、白饭、旋切细料馉升儿、瓜齑、罗卜之类。

肉 行

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至晚即有燠爆熟食上市。凡买物不上数钱得者是数。

饼 店

凡饼店有油饼店，有胡饼店。若油饼店，即卖蒸饼、糖饼，装盒、引盘之类。胡饼店即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锅、髓饼、新样满麻。每案用三五有捍剂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

鱼 行

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

鱼有数千檐入门。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卷　五

民　俗

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加之人情高谊，若见外方之人为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或见军铺收领到斗争公事，横身劝救，有陪酒食檐官方救之者，亦无惮也。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措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银器供送，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京瓦伎艺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称心等。般杂剧：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悬丝傀儡：张金线、李外宁。药发傀儡：张臻妙、温奴哥、真个强、没勃脐。小掉刀筋骨上索杂手伎：浑身眼、李宗正、张哥。球杖踢弄：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散乐：张真奴。舞旋：杨望京。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董十五、赵七、曹保义、朱婆儿、没困驼、风僧哥、俎六姐。影戏：丁仪；瘦吉等弄乔影戏。刘百禽，弄虫蚁。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详、霍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诨话。刘乔、河北子、帛遂、胡牛儿、达眼五、重明乔、骆驼儿、李敦等，杂班。外入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

娶　妇

凡娶媳妇，先起草帖子，两家允许，然后起细帖子，序三代名讳，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次檐许口酒，以络盛酒瓶，装以大花八朵、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枚，又以花红缴檐上，谓之“缴檐红”，与女家。女家以淡水二瓶，活鱼三五个，箸一双，悉送在元酒瓶内，谓之“回鱼箸”。或下小定、大定，或相媳妇与不相。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或不入意，即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下定了，即旦望媒人传语。遇节序，即以节物头面羊酒之类追女家，随家丰俭。女家多回巧作之类。次下财礼，次报成结日子。次过大礼，先一日或是日早下催妆冠帔花粉，女家回公裳花幞头之类。前一日女家先来挂帐，铺设房卧，谓之“铺房”。女家亲人有茶酒利市之类。至迎娶日，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女家管待迎客，与之彩段，作乐催妆上车檐，从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谓之“起檐子”，与了然后行。迎客先回至儿家门，从人及儿家人乞觅利市钱物花红等，谓之“栏门”。新妇下车子，有阴阳人执斗，内盛谷豆钱果草节等，咒祝望门而散，小儿辈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俗云厌青羊等杀神也。新人下车檐，踏青布条或毛席，不得踏地，一人捧镜倒行，引新人跨鞍蓦草及秤上过，入门，于一室内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只径入房中坐于床上，亦谓之“坐富贵”。其送女客，急三盏而退，谓之“走送”。众客就筵三杯之后，婿具公裳花胜簇面，于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谓之“高坐”，先媒氏请，次姨氏或妗氏请，各斟一杯饮之；次丈母请，方下坐。新人门额，用彩一段，碎裂其下，横抹挂之，婿入房即众争拾小片而去，谓之“利市缴门红”。婿于床前请新妇出，二家各出彩段，绾一同心，谓之“牵巾”，男挂于笏，女搭于手，男倒行出，面皆相向，至家庙前参拜毕，女复倒行，扶入房讲拜，男女各争先后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谓之“撒帐”。男左女右，留少头发，二家出匹段、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髻”。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宫院中即亲随人抱女婿去，已下人家即行出房，参谢诸亲，复就坐饮酒。散后。次日五更，用一卓，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上展拜，谓之“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各有彩段巧作鞋枕等为献，谓之“赏贺”。尊长则复换一匹回之，谓之“答贺”。婿往参妇家，谓之“拜门”。有力能趣办，次日即往，谓之“复面拜门”，不然，三日七日皆可，赏贺亦如女家之礼。

酒散，女家具鼓吹从物，迎婿还家，三日，女家送彩段油蜜蒸饼，谓之“蜜和油蒸饼”。其女家来作会，谓之“暖女”。七日则取女归，盛送彩段头面与之，谓之“洗头”。一月则大会相庆，谓之“满月”。自此以后，礼数简矣。

育子

凡孕妇入月，于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或绫或彩画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绣或生色帕覆盖之，上插花朵及通草，帖罗五男二女花样，用盘盒装，送馒头，谓之“分痛”。并作眠羊、卧鹿羊、生果实，取其眠卧之意。并牙儿衣物绷籍等，谓之“催生”。就蓐分娩讫，人争送粟米炭醋之类。三日落脐炙囟。七日谓之“一腊”。至满月则生色及绷绣钱，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并果子，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煎香汤于盆中，下果子彩钱葱蒜等，用数丈彩绕之，名曰“围盆”。以钗子搅水，谓之“搅盆”。观者各撒钱于盆中，谓之“添盆”。盆中枣子直立者，妇人争取食之，以为生男之征。浴儿毕，落胎发，遍谢坐客，抱牙儿入他人房，谓之“移窠”。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晬”。至来岁生日，谓之“周晬”，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称等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者，以为征兆，谓之“试晬”。此小儿之盛礼也。

卷六

正月

正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

元旦朝会

正旦大朝会，车驾坐大庆殿，有介胄长大人四人立于殿角，谓之“镇殿将军”。诸国使人入贺。殿庭列法驾仪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梁冠、白袍青缘。诸州进奏吏，各执方物入献。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大使拜则立左足，跪右足，以两手着右肩为一拜。副使拜如汉仪。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吊敦背，叉手展拜。高丽与南番交州使人，并如汉仪。回纥皆长髯高鼻，以匹帛缠头，散披其服。于阗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骆驼，毡兜铜铎入贡。三佛齐皆瘦脊缠头、绯衣上织成佛面。又有南蛮五姓番，皆椎髻乌毡，并如僧人，礼拜入见。旋赐汉装锦袄之类。更有真腊、大理、大石等国，有时来朝贡。其大辽使人，在都亭驿，夏国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在礼宾院，诸番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唯大辽、高丽就馆赐宴。大辽使人朝见讫，翌日诣大相国寺烧香，次日诣南御苑射弓，朝庭旋选能射武臣伴射，就彼赐宴，三节人皆与焉。先列招箭班十余于垛子前。使人多用弩子射，一裹无脚小幞头子锦袄子辽人，踏开弩子，舞旋搭箭，过与使人，彼窥得端正，止令使人发牙。例本朝伴射用弓箭。中的则赐闹装、银鞍马、衣着、金银器物有差。会伴射得捷，京师市井儿遮路争献口号，观者如堵。翌日人使朝辞。朝退，内前灯山已上彩，其速如神。

立春

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弟。

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赵野人倒吃冷淘。张九哥吞铁剑。李外宁药法傀儡。小健儿吐五色水、旋烧泥丸子。大特落灰药榾柮儿杂剧。温大头、小曹，嵇琴。党千，箫管。孙四，烧炼药方。王十二，作剧术。邹遇、田地广，杂扮。苏十、孟宣，筑球。尹常卖，五代史。刘百禽，虫蚁。杨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戏，鱼跳刀门，使唤蜂蝶，追呼蝼蚁。其余卖药、卖卦，沙书地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神仙故事。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禁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至宣德门楼横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谓之“棘盆”，内设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彩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内设乐棚，差衙前乐人作乐杂戏，并左右军百戏在其中。驾坐一时呈拽，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

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两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帘内亦作乐。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一所，彩结栏槛，两边皆禁卫排立，锦袍袱头簪赐花，执骨朵子，面此乐棚。教坊钧容直、露台弟子，更互杂剧。近门亦有内等子班直排立。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

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

正月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迎祥池，有对御（谓赐群臣宴也）。至晚还内围子，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簪花，红锦团答戏狮子衫，金镀天王腰带，数重骨朵。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紫上大搭天鹅结带宽衫。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着绯青紫三色捻金线结带望仙花袍，跨弓箭，乘马，一扎鞍辔，缨绋前导。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着红方胜锦袄子，看带束带，执御从物，如金交椅、唾盂、水罐、果垒、掌扇、缨绋之类。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则亲从官执之。诸班直皆幞头锦袄束带，每常驾出有红纱帖金烛笼二百对，元宵加以琉璃玉柱掌扇灯。快行家各执红珠络灯笼。驾将至，则围子数重，外有一人捧月样兀子锦，覆于马上。天武官十余人，簇拥扶策，喝曰："看驾头!"次有吏部小使臣百余，皆公裳，执珠络球杖，乘马听唤。近侍余官皆服紫绯绿公服，三衙太尉、知阁、御带罗列前导，两边皆内等子。选诸军膂力者，着锦袄顶帽握拳顾望，有高声者捶之流血。教坊钧容直乐部前引，驾后诸班直马队作乐，驾后围子外左则宰执侍从，右则亲王、宗室、南班官。驾近，则列横门十余人击鞭，驾后有曲柄小红绣伞，亦殿侍执之于马上。驾入灯山，御辇院人员辇前喝"随竿媚来"，御辇团转一遭，倒行观灯山，谓之"鹁鸽旋"，又谓之"踏五花儿"，则辇官有喝赐矣。驾登宣德楼，游人奔赴露台下。

十五日驾诣上清宫

十五日诣上清宫，亦有对御，至晚回内。

十六日

十六日车驾不出，自进早膳讫，登门乐作，卷帘，御座临轩宣万姓。先到门下者，犹得瞻见天表，小帽红袍，独卓子。左右近侍，帘外伞扇执事之人。须臾下帘，则作乐，纵万姓游赏。两朵楼相对：左楼相对，郓王以次彩棚幕次；右楼相对，蔡太师以次执政戚里幕次。时复自楼上有金凤飞下诸幕次，宣赐不辍。诸幕次中，家妓竞奏新声，与山棚露天上下，乐声鼎沸。西朵楼下，开封尹弹压幕次，罗列罪人满前，时复决遣，以警愚民。楼上时传口敕，特令放罪。于是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车驾还内矣。须臾闻楼外击鞭之声，则山楼上下，灯烛数十万盏，一时灭矣。于是贵家车马，自内前鳞切，悉南去游相国寺。寺之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两廊有诗牌灯云："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并"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之诗。其灯以木牌为之，雕镂成字，以纱绢幂之于内，密燃其灯，相次排定，亦可爱赏。资圣阁前安顿佛牙，设以水灯，皆系宰执、戚里、贵近占设看位。最要闹：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惠林、智海、宝梵，竞陈灯烛，光彩争华，直至达旦。其余宫观寺院，皆放万姓烧香。如开宝、景德、大佛寺等处，皆有乐棚，作乐燃灯。惟禁宫观寺院，不设灯烛矣。次则葆真宫有玉柱玉帘窗隔灯。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而又命僧道场打花钹、弄椎鼓，游人无不驻足。诸门皆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殿前班在禁中右掖门里，则相对右掖门设一乐棚，放本班家口，登皇城观看。官中有宣赐茶酒妆粉钱之类。诸营班院于法不得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近高低，若飞星然。阡陌纵横，城闉不禁。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漾，酒兴融怡，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宝骑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科头圆子、拍头焦䭔。唯焦䭔以竹架子出青伞上，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架子前后亦设灯笼，敲鼓应拍，团团转走，谓之"打旋罗"，街巷处处有之。至十九日收灯，五夜城闉不禁，尝有旨展日。宣和年间，自十二月于酸枣（二名景龙）门上，如宣德门元夜点照，门下亦置露台，南至宝箓宫，两边关扑买卖，晨晖门外设看位一所，前以荆棘围绕，周回约五七十步，都下卖鹌鹑馉饳儿、圆子、䭔拍、白肠、水晶脍、科头细粉、旋炒栗子、银杏、盐豉汤、鸡段、金橘、橄榄、龙眼、荔枝。诸般市合，团团密摆，准备御前索唤。以至尊有时在看位内，门司、御药、知省、太尉，悉在帘前，用三五人弟子祗应。䊪盆照耀，有同白日。仕女观者，中贵邀住劝酒一金杯令退。直至上元，谓之"预赏"。惟周待诏瓠羹，贡余者一百二十文足一个，其精细果别如市店十文者。

收灯都人出城探春

收灯毕，都人争先出城探春，州南则玉津园外学方池亭榭、玉仙观，转龙弯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奉圣寺前孟景初园，四里桥望牛岗剑客庙。自转龙弯东去陈州门外，园馆尤多。州东宋门外快活林、勃脐陂、独乐冈、砚台、蜘蛛楼、麦家园、虹桥王家园，曹、宋门之间东御苑、乾明、崇夏尼寺。州北李驸马园。州西新郑门大路，直过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皆妓馆。以西宴宾楼有亭榭，曲折池塘，秋千画

舫，酒客税小舟，帐设游赏。相对祥祺观，直至板桥，有集贤楼、莲花楼，乃之官河东、陕西五路之别馆，寻常饯送，置酒于此。过板桥，有下松园、王太宰园、杏花岗。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水磨下蔡太师园。南洗马桥西巷内华严尼寺、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两浙尼寺巴娄寺、养种园，四时花木，繁盛可观。南去药梁园、童太师园。南去铁佛寺、鸿福寺、东西柏榆村。州北模天坡、角桥至仓王庙、十八寿圣尼寺，孟四翁酒店。州西北元有庶人园，有创台、流杯亭榭数处，放人春赏。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次弟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于是相继清明节矣。

卷 七

清明节

清明节，寻常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饮熟"，用面造枣饂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子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禁中前半月发宫人车马朝陵，宗室南班近亲，亦分遣诣诸陵坟享祀，从人皆紫衫白绢三角子青行缠，皆系官给。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诣奉先寺道者院祀诸宫人坟，莫非金装绀幰，锦额珠帘，绣扇双遮，纱笼前导。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各携枣饂、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一百五日最盛。节日市坊卖稠饧、麦糕、乳酪、乳饼之类。缓入都门，斜阳御柳；醉归院落，明月梨花。诸军禁卫，各成队伍，跨马作乐四出，谓之"摔脚"。其旗旄鲜明，军容雄壮，人马精锐，又别为一景也。

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

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虽禁从士庶许纵赏，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彩楼。每争标作乐，列妓女于其上。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前至池门，阔百余丈，下阚仙桥水殿，车驾临幸，观骑射百戏于此池之东岸。临水近墙皆垂杨，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街东皆酒食店舍，博易场户，艺人勾肆。质库不以几日解下，只至闭池，便典没出卖。北去直至池后门，乃汴河西水门也。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斫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习水教罢，系小龙船于此。池岸正北对五殿，起大屋，盛大龙船，谓之"奥屋"，车驾临幸，往往取二十日。诸禁卫班直，簪花，披锦绣捻金线衫袍，金带勒帛之类结束，竞呈鲜新。出内府金枪，宝装弓剑，龙凤绣旗，红缨锦辔。万骑争驰，铎声震地。

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

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燕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仪卫。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掉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作语，乐作，钓出活小鱼一枚，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水戏呈毕，百戏乐船，并各鸣锣鼓，动乐舞旗，与水傀儡船分两避退去。有小龙船二十只，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各设旗鼓铜锣。船头有一军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挥兵级也。又有虎头船十只，上有一锦衣人，执小旗立船头上，余皆着青短衣，长顶头巾，齐舞棹，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飞鱼船二只，彩画间金，最为精巧，上有杂彩戏衫五十余人，间列杂色小旗绯伞，左右招舞，鸣小锣鼓铙铎之类。又有鳅鱼船二只，止容一人撑划，乃独木为之也。皆进花石朱勔所进。诸小船竞诣奥屋，牵拽大龙船出诣水殿，其小龙船争先团转翔舞，迎导于前。其虎头船以绳索引龙舟。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头尾鳞鬣，皆雕镂金饰，樘板皆退光，两边列十阁子，充阁分歇泊，中设御座龙水屏风。樘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铁铸大银样如卓面大者压重，庶不欹侧也。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

座。龙头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桨，宛若飞腾。至水殿，舣之一边。水殿前至仙桥，预以红旗插于水中，标识地分远近。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划棹旋转，共为圆阵，谓之“旋罗”。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为二，各圆阵，谓之“海眼”。又以旗招之，两队船相交互，谓之“交头”。又以旗招之，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其小船复引大龙船入奥屋内矣。

驾幸琼林苑

驾方幸琼林苑，在顺天门大街，面北，与金明池相对。大门牙道，皆古松怪柏。两旁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各有亭榭，多是酒家所占。苑之东南隅，政和间创筑华觜岗，高数十丈，上有横观层楼，金碧相射，下有锦石缠道，宝砌池塘，柳锁虹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

驾幸宝津楼宴殿

宝津楼之南，有宴殿，驾临幸，嫔御车马在此。寻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监之。殿之西有射殿，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西去苑西门水虎翼巷横道之南，有古桐牙道，两旁亦有小园圃台榭。南过画桥，水心有大撮焦亭子，方池柳步围绕，谓之虾蟆亭，亦是酒家占。寻常驾未幸，习旱教于苑大门。御马立于门上。门之两壁，皆高设彩棚，许士庶观赏，呈引百戏。御马上池，则张黄盖击鞭如仪。每遇大龙船出，及御马上池，则游人增倍矣。

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

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先列鼓子十数辈，一人摇双鼓子，近前进致语，多唱“青春三月蓦山溪”也。唱讫，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次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及上竿、打筋斗之类讫，乐部举动，琴家弄令，有花妆轻健军士百余，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则蛮牌者引退，烟火大起，有假面具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着青帖金花短后之衣，帖金皂裤，跣足，携大铜锣随身，步舞而进退，谓之“抱锣”。绕场数遭，或就地放烟火之类。又一声爆仗，乐部动拜新月慢曲，有面涂青碌，戴面具金睛，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谓之“硬鬼”。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继有二三瘦瘠、以粉涂身，金睛白面，如骷髅状，系锦绣围肚看带，手执软仗，各作魁谐趋跄，举止若排戏，谓之“哑杂剧”。又爆仗声，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忽有爆仗声，又复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又爆仗声，卷退。次有一击小铜锣，引百余人，或巾裹，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围肚看带，以黄白粉涂其面，谓之“抹跄”。各执木棹刀一口，成行列，击锣者指呼，各拜舞起居毕，喝喊变阵子数次，成一字阵，两两出阵格斗，作夺刀击刺之态百端讫，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扳落”。如是数十对讫，复有一装田舍儿者入场，念诵言语讫，有一装村妇者入场，与村夫相值，各持棒杖互相击触，如相敲态。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妇出场毕，后部乐作，诸军缴队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是时弟子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崔上寿之辈，后来者不足数。合曲舞旋讫，诸班直常入祗候子弟所呈马骑，先一人空手出马，谓之“引马”。次一人磨旗出马，谓之“开道旗”。次有马上抱红绣之球，击以红锦索，掷下于地上，数骑追逐射之，左曰“仰手射”，右曰“合手射”，谓之“拖绣球”。又以柳枝插于地，数骑以划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谓之“蜡柳枝”。又有以十余小旗，遍装轮上而背之出马，谓之“旋风旗”。又有执旗挺立鞍上，谓之“立马”。或以身下马，以手攀鞍而复上，谓之“骗马”。或用手握定镫跨，以身从后秋来往，谓之“跳马”。忽以身离鞍，屈右脚持马鬃，左脚在镫，左手把鬃谓之“献鞍”，又曰“弃鬃背坐”。或以两手握镫跨，以肩着鞍桥，双脚直上，谓之“倒立”。忽掷脚着地，倒拖顺马而走，复跳上马，谓之“拖马”。或留左脚着镫，右脚出镫，离鞍横身，在鞍一边，右手捉鞍，左手把鬃存身，直一脚顺马而走，谓之“飞仙膊马”。又存身拳曲在鞍一边，谓之“镫里藏身”。或右臂挟鞍，足着地顺马而走，谓之“赶马”。或出一镫，坠身着秋，以手向下绰地，谓之“绰尘”。或放令马先走，以身追及，握马尾而上，谓之“豹子马”。或横身鞍上，或轮弄利刃，或重物大刀双刀百端讫，有黄衣老兵，谓之“黄院子”，数辈执小绣龙旗前导；宫监马骑百余，谓之“妙法院”；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短顶头巾，各着杂色锦绣捻金丝番段窄

袍，红绿吊敦束带，莫非玉羁金勒，宝镫花鞯，艳色耀日，香风袭人，驰骤至楼前，团转数遭，轻帘鼓声，马上亦有呈骁艺者。中贵人许畋押队，招呼成列，鼓声一齐，掷身下马，一手执弓箭，揽缰子，就地如男子仪，拜舞山呼讫，复听鼓声，骗马而上。大抵禁庭如男子装者，便随男子礼起居。复驰骤团旋分合阵子讫，分两阵，两两出阵，左右使马直背射弓，使番枪或草棒，交马野战，呈骁骑讫，引退，又作乐。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幞头，半着红，半着青袄子，义襕束带，丝鞋，各跨雕鞍花鞯驴子，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彩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筹谢恩而退。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呈讫。

驾幸射殿射弓

驾诣射殿射弓，垛子前列招箭班二十余人，皆长脚幞头，紫绣抹额紫宽衫，黄义襕，雁翅排立，御箭去则齐声招舞，合而复开，箭中的矣。又一人口衔一银碗，两肩两手共五只，箭来皆能承之。射毕驾归宴殿。

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

池苑内除酒家艺人占外，多以彩幕缴络，铺设珍玉、奇玩、匹帛、动使、茶酒器物关扑。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头、快活三之类，余亦不数。池苑所进奉鱼藕果实，宣赐有差。后苑作进小龙船，雕牙缕翠，极尽精巧。随驾艺人池上作场者，宣、政间，张艺多、浑身眼、宋寿香、尹士安小乐器，李外宁水傀儡，其余莫知其数。池上饮食：水饭、凉水绿豆、螺蛳肉、饶梅花酒，查片、杏片、梅子、香药脆梅、旋切鱼脍、青鱼、盐鸭卵、杂和辣菜之类。池上水教罢，贵家以双缆黑漆平船，紫帷帐，设列家乐游池。宣、政间亦有假赁大小船子，许士庶游赏，其价有差。

驾回仪卫

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僚，百司仪卫，悉赐花。大观初，乘骢马至太和宫前，忽宣小乌，其马至御前拒而不进，左右曰“此愿封官。”敕赐龙骧将军，然后就辔，盖小乌平日御爱之马也。莫非锦绣盈都，花光满目，御香拂路，广乐喧空，宝骑交驰，彩棚夹路，绮罗珠翠，户户神仙，画阁红楼，家家洞府。游人士庶，车马万数。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随后，亦跨马轻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谓之“花褪马”。用短缰促马头，刺地而行，谓之“鞅缰”。呵喝驰骤，竞逞骏逸。游人往往以竹竿挑挂终日关扑所得之物而归。仍有贵家士女，小轿插花，不垂帘幕。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诸军出郊，合教阵队。

卷　八

四月八日

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迤逦时光昼永，气序清和。榴花院落，时闻求友之莺；细柳亭轩，乍见引雏之燕。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市井一新。唯州南清风楼最宜夏饮，初尝青杏，乍荐樱桃，时得佳宾，觥酬交作。是月茄瓠初出上市，东华门争先供进，一对可直三五十千者。时果则御桃、李子、金杏、林檎之类。

端　午

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子、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请。

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
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

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献送，无盛如此。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二十三日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如球杖、弹弓、弋射之具，鞍辔、衔勒、樊笼之类，悉皆精巧，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太官局供食，连夜二十四盏，各有节次。至二十四日，夜五更争烧头炉香，有在庙止宿，夜半起以争先者。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上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研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殿前两幡

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神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

是月巷陌杂卖

是月时物，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大小米水饭、炙肉、干脯、莴苣笋、芥辣瓜儿、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鹅梨、金杏、小瑶李子、红菱、沙角儿、药木瓜、水木瓜、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悉用银器。沙糖绿豆、水晶皂儿、黄冷团子、鸡头穰、冰雪、细料馉饳儿、麻饮鸡皮、细索凉粉素签、成串熟林檎、脂麻团子、江豆硐儿、羊肉小馒头、龟儿沙馅之类。都人最重三伏，盖六月中别无时节，往往风亭水榭，峻宇高楼，雪槛冰盘，浮瓜沉李，流杯曲沼，苞酢新荷，远遁笙歌，通夕而罢。

七　夕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和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鸂鶒、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又以小板上傅土，旋种粟令生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态，谓之"谷板"。又以瓜雕刻成花样，谓之"花瓜"。又以油面糖蜜造为笑面儿，谓之"果食花样"，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若买一斤数内有一对被介胄者，如门神之像，盖自来风流，不知其从，谓之"果食将军"。又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街，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和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里巷与妓馆，往往列之门首，争以侈靡相向（"磨喝乐"本佛经"摩睺罗"，今通俗而书之）。

中元节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潘楼并州东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闹处亦卖果食种生花果之类，及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中元前一日，即卖练叶，享祀时铺衬桌面。又卖麻谷窠儿，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又卖鸡冠花，谓之"洗手花"。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才明即卖穄米饭，巡门叫卖，亦告成意也。又卖转明菜、花花油饼、馂䭅、沙䭅之类。城外有新坟者，即入拜扫。禁中亦出车马诣道者院谒坟。本院官给祠部十道，设大会，焚钱山，祭军阵亡殁，设孤魂之道场。

立　秋

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是月，瓜果梨枣方盛，京师枣有数品：灵枣、牙枣、青州枣、亳州枣。鸡头上市，则梁门里李和家最盛。中贵戚里，取索供卖。内中泛索，金合络绎。士庶买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叶包，糁以麝香，红小索儿系之。卖者虽多，不及李和一色拣银皮子嫩者货之。

秋　社

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宫院以猪羊肉、腰子、妳房、肚肺、鸭饼、瓜姜之属，切作棋子片样，滋味调和，铺于饭上，谓之"社饭"，请客供养。人家妇女皆归外家，晚归，即外公姨舅皆以新葫芦儿、枣儿为遗，俗云宜良外甥。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如此。

中　秋

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是时螯蟹新出，石榴、榅桲、梨、枣、栗、孛萄、弄色枨橘，皆新上市。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

重　阳

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岗、独乐岗等处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剪彩小旗，掺饤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作法事讲说，游人最盛。下旬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日烧献故也。

卷 九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宰臣已下受衣着锦袄。三日（今则五日），士庶皆出城飨坟。禁中车马，出道者院及西京朝陵。宗室车马，亦如寒食节。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也。

天宁节

初十日天宁节。前一月，教坊集诸妓阅乐。初八日，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十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相国寺罢散祝圣斋筵，次赴尚书省都厅赐宴。

宰执亲王宗室百官人内上寿

十二日，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大起居。（搢笏舞蹈）乐未作，集英殿山楼上教坊乐人效百禽鸣，内外肃然，止闻半空和鸣，若鸾凤翔集。百官以下谢坐讫，宰执、禁从、亲王、宗室、观察使已上，并大辽、高丽、夏国使副，坐于殿上。诸卿少百官，诸国中节使人，坐两廊。军校以下，排在山楼之后。皆以红面青墩黑漆矮偏钉。每分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次列果子。惟大辽加之猪羊鸡鹅兔连骨熟肉为看盘，皆以小绳束之。又生葱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列浆水一桶，立杓数枚。教坊色长二人，在殿上栏干边，皆诨裹宽紫袍，金带义襕看盏。斟御酒，看盏者举其袖，唱引曰“绥御酒”，声绝，拂双袖于栏干而止；宰臣酒则曰“绥酒”，如前。教坊乐部，列于山楼下彩棚中，皆裹长脚幞头，随逐部服紫绯绿三色宽衫，黄义襕，镀金凹面腰带，前列拍板，十串一行，次一色画面琵琶五十面，次列箜篌两座，箜篌高三尺许，形如半边木梳，黑漆镂花金装画。下有台座，张二十五弦，一人跪而交手擘之。以次高架大鼓二面，彩画花地金龙，击鼓人背结宽袖，别套黄窄袖，垂结带金裹鼓棒，两手高举互擊，宛若流星。后有羯鼓两座，如寻常番鼓子，置之小卓子上，两手皆执杖击之，杖鼓应焉。次列铁石方响，明金彩画架子，双垂流苏。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两旁对列杖鼓二百面，皆长脚幞头、紫绣抹额、背系紫宽衫、黄窄袖、结带黄义襕。诸杂剧色皆诨裹，各服本色紫绯绿宽衫，义襕，镀金带。自殿陛对立，直至乐棚。每遇舞者入场，则排立者叉手，举左右肩，动足应拍，一齐群舞，谓之“挼曲子”（挼字乃回反）。

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讫，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又一遍，众乐齐举，独闻歌者之声。宰臣酒，乐部起倾杯。百官酒，三台舞旋，多是雷中庆。其余乐人舞者，诨裹宽衫，唯中庆有官，故展裹。舞曲破攧前一遍。舞者入场，至歇拍，续一人入场，对舞数拍。前舞者退，独后舞者终其曲，谓之“舞末”。

第二盏御酒，歌板色，唱如前。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如前。

第三盏左右军百戏入场，一时呈拽。所谓左右军，乃京师坊市两厢也，非诸军之军。百戏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注、踢瓶、筋斗、擎戴之类，即不用狮豹大旗神鬼也。艺人或男或女，皆红巾彩服。殿前自有石镌柱窠，百戏入场，旋立其戏竿。凡御宴至第三盏，方有下酒肉、咸豉、爆肉，双下驼峰角子。

第四盏如上仪舞毕，发谭子，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诸杂剧色打和，再作语，勾合大曲舞。下酒盒：炙子骨头、索粉、白肉胡饼。

第五盏御酒，独弹琵琶。宰臣酒，独打方响。凡独奏乐，并乐人谢恩讫，上殿奏之。百官酒，乐部起三台舞，如前毕。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四行，每行队头一名，四人簇拥，并小隐士帽，着绯绿紫青生色花衫，上领四契义襕束带，各执花枝。排定，先有四人裹卷脚幞头、紫衫者，擎一彩殿子，内金贴字牌，擂鼓而进，谓之“队名牌”，上有一联，谓如“九韶翔彩风，八佾舞青鸾”之句。乐部举乐，小儿舞步进前，直叩殿陛。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前，进口号，杂剧人皆打和毕，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毕，小儿班首入进致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是时教坊杂剧色鳖膨刘乔、侯伯朝、孟景初、王颜喜而下，皆使副也。内殿杂戏，为有使人预宴，不敢深作谐谑，惟用群队装其似像，市语谓之拽串。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又群舞应天长曲子出场。下酒：群仙炙、天花饼、太平毕罗干饭、缕肉羹、莲花肉饼。驾兴，歇座。百官退出殿门幕次。须臾追班，起居再坐。

第六盏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左右军筑球，殿前旋立球门，约高三丈许，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许。左军球头苏述，长脚幞头，红锦袄，余皆卷脚幞头，亦红锦袄，十余人。右军球头孟宣，并十余人，皆青锦衣。乐部哨笛杖鼓断送。左军先以球团转众，小筑数遭，有一对次球头，小筑数下，待其端正，即供球与球头，打大肷过球门。右军承得球，复团转众，小筑数遭，次球头亦依前供球与球头，以大肷打过，或有即便复过者胜。胜者赐以银碗锦彩，拜舞谢恩，以赐锦共披而拜也。不胜者球头吃鞭，仍加抹抢下酒，假鼋鱼，密浮酥捺花。

第七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讫，参军色作语，勾女童队入场。女童皆先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鸦霞之服，或卷曲化脚袱头，四契红黄生色销金锦绣之

衣，结束不常，莫不一时新妆，曲尽其妙。杖子头四人，皆裹曲脚向后指天幞头，簪花，红黄宽袖衫，义襕，执银裹头杖子。皆都城角者，当时乃陈奴歌、俎姐哥、李伴奴、双奴，余不足数。亦每名四人簇拥，多作仙童丫髻，仙裳执花，舞步进前成列。或舞采莲，则殿前皆列莲花。槛曲亦进队名。参军色作语问队，杖子头者进口号，且舞且唱。乐部断送采莲讫，曲终复群舞。唱中腔毕，女童进致语，勾杂戏入场，亦一场两段讫，参军色作语，放女童队，又群唱曲子，舞步出场。比之小儿节次增多矣。下酒：排炊羊胡饼、炙金肠。

第八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合曲破舞旋。下酒：假沙鱼、独下馒头、肚羹。

第九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曲如前。左右军相扑。下酒：水饭、簇饤下饭。驾兴。

御筵酒盏皆屈卮，如菜碗样，而有手把子。殿上纯金，廊下纯银。食器，金银铵漆碗碟也。宴退，臣僚皆簪花归私第，呵引从人皆簪花并破官钱。诸女童队出右掖门，少年豪俊，争以宝具供送，饮食酒果迎接，各乘骏骑而归。或花冠，或作男子结束，自御街驰骤，竞逞华丽，观者如堵。省宴亦如此。

立　冬

是月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京师地寒，冬月无蔬菜，上至宫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食用。于是车载马驼，充塞道路。时物：姜豉、㓸子、红丝、末脏、鹅梨、榅桲、蛤蜊、螃蟹。

卷　十

冬　至

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大礼预教车象

遇大礼年，预于两月前教车象。自宣德门至南薰门外，往来一遭。车五乘，以代五辂。轻重每车上置旗二口，鼓一面，驾以四马。挟车卫士，皆紫衫帽子。车前数人击鞭。象七头。前列朱旗数十面，铜锣、鼙鼓十数面。先击锣二下，鼓急应三下。执旗人紫衫、帽子。每一象则一人裹交脚幞头紫衫人跨其颈，手执短柄铜镢，尖其刃，象有不驯，击之。象至宣德楼前，团转行步数遭成列，使之面北而拜，亦能唱喏。诸戚里、宗室、贵族之家，勾呼就私第观看，赠之银彩无虚日。御街游人嬉集，观者如织。卖扑土木粉捏小象儿，并纸画，看人携归，以为献遗。

车驾宿大庆殿

冬至前三日，驾宿大庆殿。殿庭广阔，可容数万人。尽列法驾仪仗于庭，不能周篇。有两楼对峙，谓之“钟鼓楼”。上有太史局生，测验刻漏。每时刻作鸡唱鸣鼓一下，则一服绿者执牙牌而奏之，每刻曰“某时几棒鼓”，一时则曰“某时”。正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其头冠各有品从。宰执亲王加貂蝉笼巾九梁，从官七梁，余六梁至二梁有差。台谏增鹿角也。所谓“梁”者，谓冠前额梁上排金铜叶也。皆降袍皂缘，方心曲领，中单环佩，云头履鞋。随官品执笏。余执事人皆介帻绯袍，亦有等差。惟阁衮门御史台加方心曲领尔。入殿祗应人给黄方号。余黄长号、绯方长号，各有所至去处。仪仗车辂，谓信幡龙旗、相风乌、指南车、木辂、革辂、金辂、玉辂之类。自有《三礼图》可见，更不缕缕。排列殿门内外及御街，远近禁卫、全装铁骑数万，围绕大内。是夜内殿仪卫之外，又有裹锦缘小帽、锦络缝宽衫兵士，各执银裹头黑漆杖子，谓之“喝探”。兵士十余人作一队，聚首而立，凡十数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或如鸡叫。又置警场于宣德门外，谓之“武严兵士”。画鼓二百面，角称之。其角皆以彩帛如小旗脚装结其上。兵士皆小帽，黄绣抹额，黄绣宽衫，青窄衬衫。日晡时、三更时，各奏严也。每奏先鸣角，角罢，一军校执一长软藤条，上系朱拂子，擂鼓者观拂子，随其高低，以鼓声应其高下也。

驾行仪卫

次日五更，摄大宗伯执牌奏中严外办，铁骑前导番衮。自三更时相继而行，象七头，各以文锦被其身，金莲花座安其背，金辔笼络其脑，锦衣人跨其颈，次第高旗大扇，画戟长矛，五色介胄。跨马之士，或小帽锦绣抹额者，或黑漆圆顶幞头者，或以皮如兜鍪者，或漆皮如戽斗而笼巾者，或衣红黄罨画锦绣之服者，或衣纯青纯皂以至鞋袴皆青黑者，或裹交脚幞头者，或以锦为绳如蛇而绕系其身者，或数十人唱引持大旗而过者，或执大斧者，胯剑者，执锐牌者，持镫棒者，或持竿上悬豹尾者，或持短杵者。其矛戟皆缀五色结带铜铎，其旗扇皆画以龙、或虎、或云彩、或山河。又有旗高五丈，谓之“次黄龙”。驾诣太庙青城，并先到，立斋宫前，叉竿舍索旗坐约百余人，或有交脚幞头、胯剑、足靴如四直使者千百数，不可名状。余诸司祗应人，皆锦袄。诸班直、亲从、亲事官，皆帽子、结带、红锦，或红罗上紫团答红狮子、短后打甲背子，执御从物。御龙直皆真珠结络、短顶头巾、紫上杂色小花绣衫、金束带、看带、丝鞋。天武官皆顶朱漆金装笠子、红上团花背子。三衙并带御器械官皆小帽、背子或紫绣战袍，跨马前

导。千乘万骑，出宣德门，由景灵宫太庙。

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

驾乘玉辂，冠服如图画间星官之服，头冠皆北珠装结，顶通天冠，又谓之卷云冠，服绛袍，执元圭。其玉辂顶皆镂金大莲叶攒簇，四柱栏槛镂玉盘花龙凤，驾以四马，后出旗常。辂上御座，惟近侍二人，一从官傍立，谓之“执绥”，以备顾问。挟辂卫士，皆裹黑漆圆顶无脚幞头，着黄生色宽衫，青裤，系以锦绳。辂后四人，擎行马前。有朝服二人，执笏面辂倒行。是夜宿太庙，喝探警严如宿殿仪。至三更，车驾行事。执事皆宗室。宫架乐作，主上在殿上东南隅西面立，有一朱漆金字牌曰“皇帝位”。然后奉神主出室，亦奏中严外办，逐室行礼毕，甲马仪仗车辂，番衮出南薰门。

驾诣青城斋宫

驾御玉辂诣青城斋宫。所谓“青城”，旧来止以青布幕为之，画砌甃之文，旋结城阙殿宇。宣、政间悉用土木盖造矣。铁骑围斋宫外，诸军有紫巾绯衣素队约千余，罗布郊野。每队军乐一火。行宫巡检部领甲马来往巡逻，至夜严警喝探如前。

驾诣郊坛行礼

三更驾诣郊坛行礼，有三重壝墙。驾出青城，南行曲尺西去约一里许乃坛也。入外壝东门，至第二壝里面，南设一大幕次，谓之“大次”，更换祭服，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龙服，中单朱舄，纯玉佩。二中贵扶侍行至坛前，坛下又有一小幕殿，谓之“小次”，内有御座。坛高三层，七十二级。坛面方圆三丈许，有四踏道。正南曰午阶，东曰卯阶，西曰酉阶，北曰子阶。坛上设二黄褥，位北面南，曰“昊天上帝”；东南面曰“太祖皇帝”。惟两矮案上设礼料。有登歌道士十余人，列钟磬二架，余歌色及琴瑟之类，三五执事人而已。坛前设宫架乐，前列编钟玉磬。其架子有如常乐，方响增其高大。编钟形稍褊上下两层，挂之架，两角缀以流苏。玉磬状如曲尺，系其曲尖处，亦架之，上下两层挂之。次列数架大鼓，或三或五，用木穿贯，立于架座上。又有大钟，曰景钟，曰节鼓。有琴而长者，如筝而大者，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如笙而大者，如箫而增其管者。有歌者，其声清亮，非郑、卫之比。宫架前立两竿，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二舞者，顶紫色冠，上有一横板，皂服朱裙履。乐作，初则文舞，皆手执一紫囊，盛一笛管结带。武舞，一手执短稍，一手执小牌，比文舞加数人，击铜铙响环，又击如铜灶突者。又两人共携一铜瓮就地击者。舞者如击刺，如乘云，如分手，皆舞容矣。乐作，先击柷，以木为之，如方壶，画山水之状，每奏乐击之，内外共九下，乐止则击敔，如伏虎，脊上如锯齿，一曲终，以破竹刮之。礼直官奏请驾登坛，前导官皆躬身，侧引至坛止，惟大礼使登之，先正北一位拜，跪酒，殿中监东向一拜，进爵盏；再拜，兴；复诣正东一位，才登坛而宫架声止，则坛上乐作。降坛则宫架乐复作。武舞上，复归小次。亚献终献上亦如前仪。当时燕、越王为亚终献也。第二次登坛，乐作如初，跪酒毕，中书舍人读册，左右两人举册而跪读。降坛复归小次，亚终献如前。再登坛，进玉爵盏，皇帝饮福矣。亚终献毕，降坛，驾小次前立，则坛上礼料币帛玉册，由酉阶而下。南壝门外去坛百余步，有燎炉，高丈许，诸物上台，一人点唱入炉焚之。坛三层，回踏道之间，有十二龛，祭十二宫神。内壝外祭百星。执事与陪祠官皆面北立班。宫架乐罢，鼓吹未作，外内数十万众肃然，惟闻轻风环佩之声。一赞者喝曰：“赞一拜!”皆拜，礼毕。

郊毕驾回

驾自小次祭服还大次，惟近侍椽烛二百余条，列成围子，至大次更服衮冕，登大安辇，辇如玉辂而大，无轮，四垂大带。辇官服色，亦如挟路者。才升辇，教坊在外壝东西排列，钧容直先奏乐，一甲士舞一曲破讫，教坊进口号，乐作，诸军队伍鼓吹皆动，声震天地。回青城，天色未晓，百官常服入贺。赐茶酒毕，而法驾仪仗铁骑，鼓吹入南薰门。御路数十里之间，起居幕次，贵家看棚，花彩鳞砌，略无空闲去处。

下 赦

车驾登宣德楼，楼前立大旗数口，内一口大者，与宣德楼齐，谓之“盖天旗”。旗立御路中心不动。次一口稍小，随驾立，谓之“次黄龙”。青城、太庙，随逐立之，俗亦呼为盖天旗。亦设宫架，乐作，须臾，击柝之声，旋立鸡竿，约高十数丈，竿尖有一大木盘，上有金鸡，口衔红幡子，书“皇帝万岁”字。盘底有彩索四条垂下，有四红巾者争先缘索而上，捷得金鸡红幡，则山呼谢恩讫。楼上以红绵索通门下一彩楼上，有金凤衔赦而下，至彩楼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读。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楼下钧容直乐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楼上百官赐茶酒，诸班直呈拽马队，六军归营，至日晡时礼毕。

驾还择日诣诸宫行谢

驾还内，择日诣景灵东西宫行恭谢之礼三日。第三日毕，即游幸别宫观或大臣私第。是月卖糍糕鹑兔方盛。

十二月

十二月，街市尽卖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

勃荷、胡桃、泽州汤。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坐一金铜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杨枝洒浴，排门教化。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腊日，寺院送面油与门徒，却入疏教化上元灯油钱。闾巷家家互相遗送。是月景龙门预赏元夕于宝箓宫，一方灯火繁盛。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贴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夜于床底点灯，谓之“照虚耗”。此月虽无节序，而豪贵之家，遇雪即开宴，塑雪狮，装雪灯雪口，以会亲旧。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卖干茄瓠、马牙菜、胶牙汤之类，以备除夜之用。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

除　夕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

凡大礼于禁中节次，但尝见习按，又不知果为如何，不无脱略，或改而正之，则幸甚。孟元老识。

附　录

沈士龙跋

余尝过汴，见士庶家门屏及坊肆阛肩，一如武林，心窃怪之，比读《东京梦华录》所载贵家士女小轿不垂帘幕，端阳卖葵蒲艾叶，七夕食油面糖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彩小旗，季冬廿四日祀灶，及贫人妆鬼神逐祟，悉与今武林同俗，乃悟皆南渡风尚所渐也。至其谓勾栏为瓦肆，置酒有四司等人，食店诸品名称，武林今虽不然，及检《古杭梦游录》，往往多与悬合。惟内家游览，民俗炫侈，《梦游》多逊，《梦华》盛耳。嗟乎，繁华过眼，若阿闳一现。元老梦华，何知后人更作华游也。余两人刻此，则又梦元老之梦矣。绣水沈士龙识。

胡震亨跋

《梦华录》多记崇宁以后所见，时方以逸豫临下，故若彩山灯火，水殿争标，宝津男女诸戏，走马角射，及天宁节女队归骑，年少争迎，虽事隔前殿，犹令人想见其盛。至如都人探春，游娱池苑，京瓦奏技，茶酒坊肆，晓贩夜市，交易琐细，率皆依准方俗，无强藻润，自能详不近杂，质不坠俚，可谓善记风土者。但大内所载殿阁楼观，仅仅十一，无论诸宫，只如政和新宫，自延福、穆清已下，尚有四十余载，而艮岳于时最称雄丽，何可略也？且记中尝及童蔡园第，后家戚里，当时借权灼焰，诱乱导亡之事，绝不因事而见，此盖不得杨衒之《洛阳伽蓝》法耳。武原胡震亨识。

曲洧旧闻

[宋]朱　弁撰　范学辉整理

《曲洧旧闻》十卷，南宋朱弁撰。该书"多记当时祖宗盛德及诸名臣言行，而于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笔记。本整理本以照旷阁本为底本。

卷　一

太祖在周朝，受命北讨，至陈桥为三军推戴。时杜太后眷属以下尽在定力院，有司将收捕，主僧急令登阁，而固其扃鐍。俄而大搜索，主僧绐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发钥，见虫网丝布满其上而尘埃凝积，若累年不曾开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顷，太祖已践祚矣。

太祖皇帝抱帝王雄伟之姿，殆出于生知天纵，其所注措，初不与《六经》谋，而自然相合。晁以道云："曾子固元丰中奉诏作论，论成，以吾观之，殊未尽善。某尝谓太祖有二十事，皆前代所无，出于圣断而为万世利者。今实录中略可数也，惜乎子固不及此，吾所深惜也。"

太祖皇帝龙潜时，虽屡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杀。故受命之后，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郑王曰："江南本无罪，但以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杀人。"曹、潘兵临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太祖览之赫然，批还其奏，曰："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逮批诏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状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异哉！其后革辂至太原，亦徇于师曰："朕今取河东，誓不杀一人。"大哉，仁乎！自古应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尝有是言也。

太祖皇帝即位后，车驾初出，过大溪桥，飞矢中黄伞。禁卫惊骇，帝披其胸，笑曰："教射，教射。"既还内，左右密启捕贼，帝不听，久之亦无事。

建隆间，竹木务监官患所积材植长短不齐，乞剪截俾齐整。太祖批其状曰："汝手足指宁无长短乎？胡不截之使齐。长者任其自长，短者任其自短。"御批，宣和中予亲戚犹有见者。

场务多是藩镇差牙校，不立程课法式，公肆诛剥，全无谁何，百姓不胜其敝。故建隆以来，置官监临，制度一新，利归公上，官不扰而民无害，至今便之。

国初，宰执大臣有前朝与太祖俱北面事周，仍多在已。上一日即位，无所易，置左右，驱使皆委靡听顺，无一人敢偃蹇者。始听政，有司承旧例，设宰相以下坐次，即叱去之。如太阳东升，焜耀万物，无敢仰视者。盖其天姿圣度，果为命代真主，岂容测度哉！

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在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盖用此僧之语也。

世传太祖将禅位于太宗，独赵韩王密有所启。太祖以重违太母之约，不听。太宗即位，入卢多逊之言，怒甚。召至阙而诘之，韩王曰："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然先帝已错，陛下不得再错。"太宗首肯者久之，韩王由是复用。

山阳郡城有金子巷者，莫晓其得名之意。予见郡人，言父老相传，太祖从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师，逾时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此巷，适见一妇人断首在道卧，而身下儿犹持其乳吮之，太祖恻然，为返命，收其儿，置乳媪鞠养巷中。居人因此获免，乃号因子巷，岁久语讹，遂以为金，而少有知者。

内中酒，盖用蒲中酒法也。太祖微时喜饮之，即位后令蒲中进其方，至今用而不改。

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楼观灯，见都人熙熙，举酒属宰执曰："祖宗创业艰难，朕今获睹太平，与卿等同庆。"宰执称贺，皆饮釂，独李文靖沆终觞不怿。明日，王文正旦问其所以，且曰："上昨日宣劝，欢甚，

公不肯少有将顺，何也？”文靖曰：“太平二字，尝恐谀佞之臣以之藉口干进，今人主自用此夸耀臣下，则忠鲠何由以进？既谓太平，则求祥瑞而封禅之说进。若必为之，则耗帑藏而轻民力，万而有一患生于意外，则何以支吾。沆老矣，兹事必不亲见，参政他日当之矣。”其后，四方奏祥瑞无虚日，东封、西祀、讲求典礼，纷然不可遏。王公追思其言，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求文靖画像，置于书室中而日拜之。予屡见前辈说此，询于两家子孙，其言皆同。

真宗问王文正曰：“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乎？”文正对曰：“无方，要之贤然后可。”是时，方大用王文穆，或以此为言，而不知此谶乃验于近世，而不在文穆也。

祥符中，天书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读世间书，识字有数，岂能识天上书。”定陵屡欲用，为宰执用事者忌之而止。迥，即文元公也。

王文正为参知政事，嫉丁晋公奸邪，屡欲开陈，以宰执同对未果。每闲暇与晋公语，色欲言而辄止者数四。晋公诘之，文正曰：“弟某当远官，而老母又钟爱，兹事颇乱方寸也。”晋公曰：“公可留身面陈其事，得旨，吾曹亟奉行耳。”明日，宰执退而文正独留，晋公悟，悔之不及。文正具陈谓奸邪，帘帏嘉纳，丁自此黜，士论莫不快之。

仁宗皇帝，至诚纳谏，自古帝王无可比者。一日朝退，至寝殿，不脱御袍，去幞头曰：“头痒甚矣，疾呼梳头者来。”及内夫人至，方理发，次见御怀中有文字，问曰：“官家，是何文字？”帝曰：“乃台谏章疏也。”问其所言何事，曰：“霖淫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掌梳头者曰：“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两人，则言阴盛须待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帝不语久之，又问曰：“所言必行乎？”曰：“台谏之言，岂敢不行。”又曰：“若果行，请以奴为首。”盖恃帝宠也。帝遂起，呼老中贵及夫掌宫籍者，携籍过后苑。有旨戒阍者曰：“虽皇后，不得过此门来。”良久，降指挥，自某人以下三十人尽放出宫，卧房所有，各随身，不得隐落。仍取内东门，出尽，文字回奏。时迫进膳，慈圣虑帝御匕箸后时，亟遣，莫敢少稽滞。既而奏到，帝方就食。终食，慈圣不敢发问。食罢进茶，慈圣云：“掌梳头者，是官家常所嬖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帝曰：“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慈圣由是密戒嫔侍，勿妄言、无豫外事，汝见掌梳头者乎，官家不汝容也。

唐质肃公在谏垣日，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时犹衣绿，外庭不知。逮质肃薨于位，裕陵浇奠，索画影看曰：“此不见后生日精神。”乃以此画像赐其家人，始知之，乃叹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

昭陵时，京东路有一镇，其户繁盛在本路为最。大臣建言，请增置监临官，下漕司相度。及问本镇愿与不愿，父老既欣然，所由官司次第保明闻奏。比进呈取旨，昭陵思之良久，曰：“恐动漕司岁计，遂别生事，因为民患。”止而不行。大矣哉！昭陵之爱民也深矣（或云历下一镇）。

或有荐朱莒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来，则廷臣更无一人是者。”已而莒公果作相，而景文竟以翰长卒于位。

仁宗尝言，尊号非古也，自宝元之郊，诏群臣毋得以请，殆二十年。嘉祐四年孟冬祫，丞相又欲因此上尊号。宋景文曰：“却尊号，甚盛德也。臣下乃欲举陛下不用之故事，是一日受虚名而损实美也。”上曰：“我意正如是。”于是遂止。（按嘉祐四年，富弼、韩琦作相）

范讽知开封府日，有富民自陈为子娶妇已三日矣，禁中有指挥令入见，今半月无消息。讽曰：“汝不妄乎？如实有兹事，可只在此等候也。”讽即乞对，具以民言闻奏，且曰：“陛下不迩声色，中外共知，岂宜有此？况民妇既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仁宗曰：“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得，朕犹未见也。”讽曰：“果如此，愿即付臣，无为近习所欺而怨谤归陛下也。臣乞于榻前交割此女，归府面授诉者，不然，陛下之谤难户晓也，且臣适已许之矣。”仁宗乃降旨，取其女与讽，讽遂下殿。或言讽在当时，初不以直声闻，而能如此，盖遇好时节，人人争做好事，不以为难也。

张尧佐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覆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张康节为御史中丞，论宰执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为地。”康节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为知己，安得谓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惊而问其故，康节曰：“内自左右近习，外至公卿大臣，无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谓孤寒而反谓臣为孤寒，臣所未喻也。”当时有“三真”之语，谓富、韩二公为真宰相，欧阳公为真内翰，而康节为真御史也。

宋子京《西征东归录》载云：知成都陛辞日，面请圣训，上曰：“镇静。”子京自著其事曰：“语简而意尽，于治蜀尤得其要，真圣人之言也。”

仁宗于科举尤轸，圣虑孜孜然，唯恐失一寒畯也。每至廷试之年，其所出三题，有大臣在三京与近畿州郡者，多密遣中使往取之，然犹疑其或泄也。如民监本是诗题，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论题，皆临时易之，前代帝王间有留意于取士，然未有若是者也。

仁宗俭德，殆本于天性，尤好服浣濯之衣。当未

明求衣之时，嫔御私易新衣以进，闻其声辄推去之。遇浣濯，随破随补，将遍犹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为笑，不恤也。当时不唯化行六宫，凡命妇入见，皆以盛饰为耻，风动四方，民日以富。比之崇俭之诏屡挂墙壁，而汰侈不少衰，盖有间也。

仁宗时，最先言立皇嗣者，明州鄞县尉，不记姓名。晁以道尝为予言，阅岁久，又经此丧乱，史家又复不载，可惜也。

慈圣识虑，过人远甚。仁宗一夕饮酒温成阁中，极欢而酒告竭，夜漏向晨矣，求酒不已。慈圣云："此间亦无有。"左右曰："酒尚有而云无，何也？"答曰："上饮欢，必过度，万一以过度而致疾，归咎于我，我何以自明。"翌日，果服药，言者乃叹服。

予在太学时，见人言仁宗时，蜀中一举子献诗于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狱，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惭恧而死。

昭陵谨惜名器，而于改官之法尤轸圣虑。胡宗炎以应格引见，上惊其年少举官逾三倍，最后阅其家状云：父宿见任翰林学士，乃叹曰："寒畯安得不沈滞。"遂降指挥，令更候一任，与改合入官。

李肃之公明，文定公子也。在三司论事切直，仁宗嘉纳，欧公以简贺之，甚有称赏之语。公明喜曰："欧公平日书疏往来，未尝呼我字也。此简遂以字呼我，人之作好事，可不勉哉。"

盛文肃在翰苑日，昭陵尝召入，面谕："近日亢旱，祷雨不应，朕当痛自咎责，诏求民间疾苦。卿只就此草诏，庶几可以商量，不欲进本往复也。"文肃奏曰："臣体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赐一平面子。"上从之，逮传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则诏已成矣。上览之，嘉其如所欲而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肃作文思迟，乞平面子，盖亦善用其短也。

盛文肃镇广陵，苏参政某客游过之，尝献书。文肃一览，大喜曰："观君之才，宜应制科。"对曰："下走窃亦有此志，顾朝夕之养是急，不得三年读书工夫耳。"文肃曰："吾有圭田租八百斛，可以成君此志也。"苏亦不辞，文肃乃荐之，归朝又于公卿间为之延誉。后三年，遂中制科。前辈成就人有如此者。

昭陵时，言利者请税天下桥渡以佐军。张锡字贶之建言，津梁利人而反税之，以为害，卒罢之。

蔡君谟得字法于宋宣献，宣献为西京留守时，君谟其幕官也。嵩山会善寺有君谟从宣献留题尚存。东坡评本朝书以君谟为第一，仁宗尤爱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君谟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欲诏君谟书。君谟曰："此待诏之所职也，吾其可为哉？"遂力辞之。

晁以道尝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以儒学显，二杨叔侄以词章进，刁衎、杜镐以明习典故用，而晏丞相、欧阳少师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风度。庆历间人材彬彬，号称众多，不减武、宣者，盖诸公实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气，蜿蜒磅礴，真能为国产英俊也。余尝因赋《澄心堂纸诗》，记其事以告后来之俊秀，其诗见余文集中。

祖宗平僭乱，凡诸国瑰宝、珍奇之物，皆藏于奉宸库。自建隆以来，有司岁时检点之而已，未尝敢用也。章献明肃皇后垂帘日，仁宗入近习之言，欲一往观，后以帝春秋鼎盛，非所以示之也。乃诏择日开库，设香案而拜，具言祖宗混一四海，创业艰难，此皆诸国失德，不能有，故归我帑藏。今日观之，正可为鉴戒。若取以为玩好，或以供服用，则是蹈覆车之故辙，非祖宗垂训之意也。词色严厉，中官皆恐惧流汗，后之用心，岂不深且远哉。

卷 二

张康节守泰州，召兼侍读，以老不能进读固辞。仁宗曰："不必读书，但留备顾问。"遂免进读，未几擢任风宪。

厚陵初，张康节预政，屡请老，不许。诏三日一至枢密院。进见毋舞蹈。康节曰："本兵之地，岂容尸禄养疾。"遂力求去。

熙宁、元丰间，神宗奉事两宫太后，尽心色养，有臣庶之所难能者。庆寿、宝慈宫在福庆之东西，天子朝夕亲视服膳，至通夕不下关键。母弟荆、扬二王已冠，犹不许就第，往还如家人礼。皇太后于二王亦未尝假以言色。言事官上章，讽请使出阁如故事，帝以为间亲亏孝，黜之于外。

裕陵务尊崇濮安庙，且欲改卜寝园，大臣心知其非而不能谏。一日，潞公同对，见众人纷然而莫得其说，公徐曰："陛下必欲迁之，有何所求。若求福耶，则已出二天子矣，更求何事？"自此改卜之议遂罢，不复言。

岐王始封昌王，时飞语云：昌字，两日并出也。裕陵惑之，以问大臣，大臣无能对者。吕申公知开封府，因上殿奏事罢，上从容曰："卿闻昌王之说乎？"申公曰："不知陛下有何所疑，若圣意不能释然，以臣所见，改封大国则妄议息矣。"裕陵意遂解。

朱行中知广州，东坡自海南归，留款甚洽，其唱和诗亦多。行中尝与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经术之弊，其时判国子监，因上殿亲得宣谕，令教学者看史。是月，遂以"张子房之智"为论题，上索第一人程文，览之不乐。坡曰："予见章子厚，言裕陵元丰末欲复以诗赋取士，及后作相，为蔡卞所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

熙宁中，五经义成，介甫拜尚书左仆射，吕吉甫

迁给事中，王元泽自天章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力辞不受，裕陵欲终命之。吉甫言，雱以疾避宠，宜从其志，由是王、吕之怨益深。吉甫未几以邓绾等交攻，出知陈州，而发私书之事作矣。

元丰初，官制将行，裕陵以图子示宰执，于御史中丞、执政位牌上贴司马温公名，又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牌上贴东坡姓名，其余新政不合，亦各有攸处。仍宣谕曰："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王禹玉曰："领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谓同列曰："此事乌可，须作死马医始得。"其后，上每问及，但云臣等方商量进拟。未几，宫车晏驾，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贬，无人正名其罪。绍圣间，党论一兴，至崇观而大炽，其贻祸不独缙绅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叹恨也。

裕陵弥留之际，宣仁呼小黄门，出红罗，密谕之曰："汝见郡王身材长短、大小乎？持以归家，制袍一领，见我亲分付，勿令人知也。"后数日，哲宗于梓宫前即位，左右进袍，皆长大不可御，近侍以不素备，皆仓皇失色，宣仁遣宫嫔取以授之。或曰：小黄门，即邵成章也。岐邸之谤大喧，成章不平之，尝明此事于巨珰，巨珰呵之曰："无妄言，灭尔族也。"

神宗喜谈经术，臣下进见，或有承圣问者，多皇遽失对。范忠宣谓，立法本人情，怨讟可虑，造膝之际，累数百言。且曰："愿陛下不见是图。"帝曰："何如是不见是图？"忠宣对曰："唐杜牧所谓天下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为改容，味其言者久之。

赵元考彦若，周翰之子也，无书不记，世谓著脚书楼。然性不伐而尤恭谨，馆中诸公方论药方，有一药不知所出，虽掌禹锡大卿曾经修《本草》，亦不能省。或云："元考安在？但问之，渠必能记也。"时元考在下坐，对曰："在几卷，附某药下。在第几页，第几行，其说云云。"检之果验，然众怪之曰："诸公纷纷而子独不言，何也？"元考曰："诸公不见问，某所以不敢言耳。"

元丰间，三韩人使在四明唱和诗奏到御前，其诗序有"惭非白雪之词，辄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问青唇事，近臣皆不知，因荐元考。元考对在某小说中，然君臣间难言也，容臣写本上进。本入，上览之，止是夫妇相酬答言语。因问大臣："赵彦若何以不肯面对？"或对曰："彦若素纯谨，僚友不曾见其惰容，在君父前宜其恭谨如此也。"上嘉叹焉。

郭逵为西帅，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边，逵知其必生边患，用备边财赋连及商贾移牒取问。韶读之，怒形颜色，掷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纳怀中。入而复出，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韶，韶以元牒缴进，无一字损坏也。上不悟韶计，不直逵言，自后逵论韶，并不报，而韶遂得志矣。予旧见前辈语及此事，无不切齿，而新进小生，往往以此谈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游太学，论及韶行事，亦以此为智数过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时苟合干进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谓经此大变故，犹守旧闻。如此等辈，真是不识浊净，其可责哉。

宣仁同听政日，以内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药院缮写，各为一大册，用黄绫装背，标题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时时省览。或曰："此事出于帘帏独断，外廷初不知也。"予见故家大族子弟，往往皆能言之。

哲宗御讲筵，诵读毕赐坐，例赐扇。潞公见帝手中独用纸扇，率群臣降阶称贺。宣仁闻之，喜曰："老成大臣，用心终是与人不同。"是日晚，问哲宗曰："官家知大臣称贺之意乎？用纸扇，是人君俭德也。君俭则国丰，国丰则民富而寿，大臣不独贺官家，又为百姓贺也。"

建中靖国间，虞策经臣除吏部尚书，正谢日犹辞不已。且曰："臣声华望实不逮王古远甚，而陛下以臣代之，人其谓陛下何？"上曰："王古虽罢去，朕方欲大用之，卿且勉焉。"

元祐奸党置籍，用蔡京之请也。始刻石禁中，而尚书省、国子监亦皆有之。禁中石刻，崇宁四年冬因星变，上命碎之。时国子监无名子，以朱大题其碑上，曰千佛名经。其后岁月滋久，逮宣和中，所籍人往往多在鬼箓，独刘器之、范德孺二公在耳。未几，器之之讣至东里，晁以道对宾客诵"南岳新摧天柱峰"之句，至哽咽不得语，而客皆抆睫。以道徐曰："耆哲凋丧殆尽，缓急将奈何？"客曰："世未尝乏材，前辈虽有殄瘁之感，安知无后来之秀。"以道曰："人材之于世，譬如名方灵药之于病也。世之集名方、储灵药者多矣，然不肯先疾而备，至于疾既弥留，乃始阅方书而治药材，不如见成汤剂为应所须，而取效速也。"时坐客无不深味其言，而叹服之。

张才臣次元言，温成有宠，慈圣光献尝以事忤旨。仁宗一日语宰相梁适曰："废后之事如何？"适进曰："闾巷小人，尚不忍为，陛下万乘之主，岂可再乎？"谓前已废郭后也。帝意解，因间语光献曰："我尝欲废汝，赖梁适谏我，汝乃得免，汝之不废，适之力也。"后适死，光献尝感之。忽一日出五百万作醮，帝适见其事，问之，光献以实告，帝叹息。自后岁率为之，至光献上仙乃止。才臣，文懿公诸孙也。

国朝以来，凡州县官吏无问大小，其受代也，必展刺交相庆谢。盖在任日，除私过外，皆得以去官原免，其行庆谢之礼，为此故也。自新政初颁，大臣恐人情不附，乃有不以赦降去官原减指挥，自是成例，而命官有过犯，虽经赦宥，及去官，必取旨特断，以此恩霈悉为空文，而公卿士大夫莫有厘正之者。

祖宗时，执政大臣多选声华望实厌于公论者，间有失于考慎而喧物议，则往往务含容之，听其善去以全国体。如欧公乞保全孙沔，刘原父乞保全狄青是也。近世喜用新进少年，不严堂陛，专视宰相风旨以快私意，至无瑕可求，则以帷箔不根之事眩惑众听，

殊非厚风俗之道也。

祖宗时，凡罢官三月不赴部选集者，有罚。晁文元任翰长日，以年高，欲留其仲子侍养，乃奏乞免注拟差遣，特恩许之。近世有到部一二年不注授，公卿、侍从遂以陈乞子弟差遣为恩例，乃知员多缺少，大异于曩日也。

祖宗时，州郡虽有公库，而皆畏清议守廉俭，非公会不敢过享，至有灭烛看家书之语。元丰以来，厨传渐丰，馈饷滋盛，而于监司特厚。故王子渊在河北，州郡供送非时数出，谓之傫巡。元祐元年，韩川以朝奉郎为监察御史，言其事。

祖宗时，置京城觇者，专为伺察闾阎有冤枉，及权贵恃势倚法病民耳。其后法度有不合人心，恐士大夫窃议当政者，乃藉此以自助。士有正论，则谓之谤议。民有愁叹，则谓之腹诽。殊失祖宗之意，习见既久而人亦不知也。

本朝谈经术，始于王轸大卿，著《五朝春秋》，行于世。其经术传贾文元作，文元其家婿也。荆公作神道碑，略云此一事。介甫经术，实文元发之，而世莫有知者。当时在馆阁谈经术，虽王公大人莫敢与争锋，惟刘原父兄弟不肯少屈，东坡祭原父文特载其事，有大言滔天、诡论灭世之语，祭文宣和以来始得传于世。

乐全守陈，富公在亳社，以不奉行新法事为赵济所劾，谪知汝州。假道宛邱，与乐全相见。问寒温外，富公叹曰："人果难知，某凡三次荐安石，谓其才可以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乐全曰："自是彦国未识此人，方平于某年知举，辟为点检试卷官，每向前来论事，则满试院无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绝之，至今无一字往还。"公不语久之，孙朴元忠时与乐全子弟在照壁后亲闻其言如此。

邵先生名雍，字尧夫，传易学，尤精于数，居洛中。昭陵末年，闻鸟声，惊曰："此越鸟也，孰为而来哉?"因以《易》占之，谓人曰："后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苍生无宁岁，君等志之。"朝廷屡诏不起，后即其家授以官，尧夫力辞之，乃申河南府以病未任拜起，乞留告身在本府，俟痊安日祗受。朝廷益高之，元丰末卒，谥曰康节。

欧阳公在政府，闻康节之名而未之识也。子棐叔弼之官，道经洛下，曰："汝至洛，可往谒邵先生，致吾钦慕而无由相见之意。彼若留汝，为少盘旋不妨，所得言语悉报来。"叔弼既到门，尧夫倒屣出迎之。甚喜，延入室说话终日。尧夫又自道平生所见人、所从学、所行事，谆谆不休。已而又问曰："君能记否?"至于再，至于三。棐虽敬听之，然不晓其意也。以书报公，公亦莫测。逮元丰间，尧夫卒，有司上其行。应谥而叔弼为太常博士，当作谥议，乃始恍然悟尧夫当时谆谆，盖是分付兹事也。先生其神哉，世以比郭景纯之于青衣儿，虽其事不同，而前知实相类也。

温公与尧夫水北闲步，见人家造屋，尧夫指曰："此三间某年某月当自倒。"又指曰："此三间某年某月为水所坏。"温公归，因笔此事于所著文稿之后。久而忘之，因过水北，忽省尧夫所说，视其屋，则为瓦砾之场矣。问于人，皆如尧夫言，归考其事，亦同。此事，洛中大夫皆能道之。

富韩公居洛，其家圃中凌霄花无所因附而特起，岁久遂成大树，高数寻，亭亭然可爱。韩秉则云："凌霄花必依他木，罕见如此者，盖亦似其主人耳。"予曰："是花岂非草木中豪杰乎？所谓不待文王而犹兴者也。"秉则笑曰："君言大是，请以是为题而赋之。"予时为近体七言诗一首，诗见予家集中。

晁检讨以道，于崇宁初尝为予言，富公晚年见宾客誉其奉使之功，则面颈俱赤，人皆不喻其意。子弟于暇日以问公，公曰："当使北时，元勋宿将皆老死久矣，后来将不知兵，兵不习战，徒以聘问络绎，恃以无恐。虽曲不在我，若与之较，则彼包藏祸心多历年所事，未可知。忍耻增币，非吾意也。"吾家兄弟尝论之，惜乎东坡作神道碑日，不知此一段事也。

范忠文公在蜀，始为薛简肃公所知，及来中州，人未有知者。初与二宋相见，二宋亦莫之异也。一日，相约结课，以长啸却胡骑为题。公赋成，二宋读之，不敢出所作。既而谓公曰："君赋极佳，但破题两句无顿挫之功，每句之中各添一者字如何?"公欣然从之，二宋自此遂大加称赏，用定交焉。

卷 三

范忠文公与司马文正公平生智识、谈论趋向，除议乐一事不同外，其余靡所不同。元祐初，温公起为相，忠文独高卧许下，凡累诏，皆力辞不起。其最后表云：六十三而求去，盖不待年七十五而复来，谁云中理？朝廷从之。当是时，中外士大夫莫不高公此举，而人至今以为美谈也。

范祖封，忠文公之孙也。尝梦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长短、大小皆逾制，如我官未应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梦，而坟寺僧忽报：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断其身为二。乃始惊惧，遍与亲旧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犹守礼不逾，况生前乎。"

蜀公与温公同游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用小木合子盛之。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器也。"蜀公闻其言，留合与寺僧而去。后来士大夫茶器精丽，极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晁以道尝以此语客，客曰："使温公见今日茶器，不知云如何也?"

蜀公居许下，于所居造大堂，以长啸名之。前有荼蘼架，高广可容数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时，燕客于其下。约曰：有花飞堕酒中者，为全釂。一大曰：

"或语笑喧哗之际，微风过之，则满座无遗者，当时号为飞英会，传之四远，无不以为美谈也。"

按状元之目，始自辟召，而本朝科举取士之法，合以省试正奏第一名当之，今呼廷试第一名为状元，非也。元祐间，潞公在朝，因马涓来谢，尝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郑毅夫廷试日，曾明仲为巡察官，方往来之际，见毅夫笔不停缀，而试卷展其前，不畏人窃窥，意甚自得。明仲从旁见其破题两句云："大礼必简，圆丘自然。"因低语："乙起着，乙起着。"毅夫惊顾，知是明仲，乃徐读其赋，便悟明仲之意。乙起大礼、圆丘二字，自觉破题便有精神。至唱名，果以此擅场。予屡见前辈说此事，所说皆同。

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之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韩察院以论科举改更事尝言："臣于元丰初差对读举人试卷，其程文中或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当时传者莫不以为笑。"此与定陵时省试举子于帘前上请云："尧舜是一事，是两事?"绝相类，亦可怪也。

李方叔言，范蜀公将薨数日，须眉皆变苍黑，眉目郁然如画也。东坡云，平生虚心养气，数尽神往而血气不衰，故发于外如是耳。然范氏四乳，故与人异，忠文立德如此，其化必不与万物斯尽也。

查道善鉴人物，知许昌日，张文懿罢射洪令，归报过之，一见，大悦，以书荐于杨大年。大年令诸子列拜之，文懿辞不敢当，大年曰："不十年，此辈皆在君陶铸之末，但恨老朽不见君富贵耳。"其后果如其言。

张文懿生百日不啼，身长七尺二寸，人皆异之。初为射洪令，有道士崔知微者，谒公曰："吾尝得相法于异人，公正鹤形，不十年相天下，寿考绝人甚远。"又县之东十里余罗汉院，僧箸慧梦金甲神人叱令洒扫庭宇，相公且来矣。诘朝诵经以待，即文懿公也。慧语此，文懿谢之，云："安有此事。"

张文懿虽为小官，而忧民出于至诚。在射洪，祷雨于白崖山陆使君之庙，与神约曰："神有灵，即赐甘泽。不然，咎在令，当曝死。"乃立于烈日中，意貌端悫。俄顷，有云起西北，叆叇四合，雨大沾足。父老咨异，因为立生祠焉。

洪州顺济侯庙，俗号小龙。熙宁九年，发安南行营器甲舟船江行多有见之者。上遣林希言乘驿祭谢，希言至庙斋宿。是夜，龙降于祝史欧阳均肩入香合，蟠屈行礼之际，微举其首。祭毕，自香合出于案上供器间，盘旋往来，徐入帐中，其长短大小，变易不一。执事官吏百余人皆见之，乃诏封顺济王。

陈文惠初见希夷先生，希夷奇其风骨，谓可以学仙，引之同访白阁道者。希夷问道者："如何?"道者掉头曰："南庵也，位极人臣耳。"文惠不晓南庵之语，后作转运使，过终南山，遇路人相告曰："我从南庵来。"乃遣左右往问南庵所在，因往游焉。行不数里，恍如平生所尝经历者，既至庵，即默识其宴坐、寝息故处。考南庵修行示寂之日，即文惠垂弧之旦，始悟前身是南庵修行僧也。文惠自有诗八韵纪其事，予恨未见也。

欧公下士，近世无比。作河北转运使，过滑州，访刘义叟于陋巷中。义叟时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学士，尝有空头门状数十纸随身，或见贤士大夫称道人物，必问其所居，书填门状，先往见之，果如所言，则便以延誉，未尝以位貌骄人也。

《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曰："只目为《醉翁亭赋》，有何不可?"

欧阳在颍上，日取《新唐书·列传》，令子棐读而公卧听之。至《藩镇传》叙，嗟赏曰："若皆如此传，其笔力亦不可及也。"

程琳字天球，张文节独知之。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莫能夺，然当时未知其言之为利也。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则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大麦、纡绢、绸鞋钱、食盐、铁）。

"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谓苍生何?"此谢绛希深上杨大年秘书监启事。大年题于所携扇，曰："此文中虎也。"予尝得其全篇观之，他不称是。然学博而辞多，用事至千余言不困，亦今人少见者。大率此体前辈多有之，欧公谢解时亦尚如此未变也。此风虽未变，近世文士亦不能为之。

范氏自文正贵，以清苦俭约著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也。忠宣正拜后，尝留晁美叔同匕箸，美叔退谓人曰："丞相变家风矣。"问之，对曰："盐豉棋子，而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人莫不大笑。

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学问，操履甚于贫儒。与外氏子弟结课于觉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当国时，以败扇障日，徒步往来，人往往不知为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东王文正公家，觉林寺盖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

曾肇子开修史，书吕文靖事不少假借。元祐间，申公当国，或以为言，公不答，待子开如初。客以密间公者，公曰："肇所职，万世之公也。人所言，吾家之私也。使肇所书非耶，天下自有公议。所书是耶，吾行其私岂能使后世必信哉。"晁以道尝为予说其事，叹曰："申公度量如此，真宰相也。"

吕微仲居相位日，晁美叔为都司。一日，台疏论稽违事，语侵宰执。微仲曰："台省稽违，既有白简论列，则都司亦宜疚心。"美叔曰："白简之意，专在宰执。"微仲曰："论而当，当施行之。论而不当，自有公议。不宜以语言见侵，便怀私忿，况身在华要，

宜务宽大，君等无惑乎？未作贵人也，这些言语犹容纳不得。”众皆惭而退。

予在太学，同舍有诵《曾南丰集》者，或云：“子何独喜此？”答云：“吾爱其文似王临川也。”时一生家世能古文，闻其言，大笑曰：“王临川语脉与南丰绝不相类，君岂见其议论时有合处耶？子殊未晓其意，久之而疑焉。”后二十年，闲居洧上，所与吾游者，皆洛许故族大家子弟，颇皆好古文。因说黄鲁直论晁无咎、秦少游、王介甫文章，座客曰：“鲁直不知前辈，亦未深许介甫也。”予尝见欧公一帖，乃答人论介甫文者，言此人而能文，角而翼者也。晁之道曰：“吾亦曾见此帖，今在孙元忠家。其子秘藏，非气类者，不出以示之。”元忠名朴，少为乐全客，元祐间为秘书少监。以帖中语考之，乃是介甫方辞起居注时帖也。

周茂叔居濂溪，前辈名士多赋《濂溪诗》。茂叔能知人，二程从父兄南游时方十余岁，茂叔爱其端爽，谓人曰：“二子他日当以经行为世所宗。”其后，果如其言。崇宁以来，非王氏经术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学者，号伊川学，往往自相传道。举子之得第者，亦有弃所学而从之者，建安尤盛。伊川一日对群弟子，取《毛诗》读一二篇，掩卷曰：“诗人托兴立言，引物连类，其义理炳然如此，其文章浑然如此，诸君尚何疑耶？若劳苦旁求，谓我所自得，以眩惑后生辈，吾不忍也。非独诗为然，凡圣人书熟读之，其义自见，藏之于心，终身可行，患在信之不笃耳。”

谢良佐字显道，韩师朴在相位，闻其贤，欲招之而不敢。乃遣其子治以大状，先往见之，因具道所以愿见之意。士大夫莫不惊怪，或曰：“嘉祐治平以前，宰执稍礼下贤士者，类皆如此，自是近人不惯见也。”

晁之道，名咏之，资敏强记，览《汉书》五行俱下，对黄卷答客，笑语终日，若不经意。及掩卷，论古人行事本末始终，如与之同时者。东坡作温公神道碑，来访其从兄补之无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见也。”啜茶罢，东坡琅然举其文一遍，其间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审其字，时之道从照壁后已听得矣。东坡去，无咎方欲举示族人，而之道已高声诵，无一字遗者。无咎初似不乐，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驹也。”

晁之道读《旧唐书》，谓子曰：“杜甫论房琯，肃宗大怒，当时人莫不为甫危之，而崔圆等皆营救，时颜鲁公为御史中丞，曾无一言。予尝谓鲁公忠烈如此，而老杜赋《八哀》，独不及之，岂赋此诗时鲁公尚无恙耶？将诗人不无所憾，初未可知也，吾更考之耳。”

顷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许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绿萼梅、千叶黄香梅，凡四种。许下韩璠景文知予酷好梅也，为予致椒萼、绿萼两种，各四根。予植之后圃，作亭遂以“绿萼”名之，书曰：“他日访公于溱洧之间，杖屦到门，更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绍介也。”景文，三韩家少师子华孙也，风采环润，字画遒媚，亦好作诗，尝为都厢，人颇才之。

中岳顶上，松干如插笔，其间数株，上巨下细，枝柯似枯槎，皮或剥落。有半荣者，僧指云：“此是岳神为圭禅师夜移，天将晓，其鬼兵惧，遽倒植之而去。”其言虽难信，而其树亦可怪也。

郑、许田野间，二三月有一种花，蔓生，其香清远，马上闻之，颇似水栀花，色白，土人呼为鹭鸶花。取其形似也，亦谓五里香。

密县有一种冬桃，夏花秋实，八九月间，桃自开，其核堕地而复合，肉生满其中，至冬而熟，味如淇上银桃而加美，亦异也。

语儿梨初号斤梨，其大者重至一斤，不知语儿何义。郑州郭镇蒙陵旁产此甚多，其父老云：有田家儿数岁不能言，一日食此梨，辄谓人曰：“大好。”众惊异，以是得名。洛中士大夫陈振著《小说》云，语儿当为御儿，盖地名梨所从出也。按御儿，非产梨之地，不知陈何所据也。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结实迟者，莫如橘。谚云：头有二毛好种桃，立不逾膝好种橘。盖言桃可待，橘不可待。

洛下稻田亦多，土人以稻之无芒者为和尚稻，亦犹浙中人呼师婆粳，其实一也。

溱洧之源出马岭，今在河南府永安界，号玉仙山。历城东南为溱洧，其水清，有鱼数种，土人不善施网罟，冬积柴水中，为罧（音渗）以取之。以捣泽蓼，杂煮大麦，撒深潭中，鱼食之辄死，浮水上，可俯掇。久之，复活，谓之醉鱼云。

麦秋种夏熟，备四时之气。荞麦叶青、花白、茎赤、子黑、根黄，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结实时，最畏霜，此时得雨，则于结实尤宜，且不成霜，农家呼为“解霜雨。”穄，西北人呼为糜子，有两种，早熟者与麦相先后，五月间熟者，郑人号为“麦争场”。

草乌头，近畿如嵩少具。茨，诸山亦多有之，花开九月，色青，可玩，人多移植园圃，号“鸳鸯菊”，盖取其近似耳。

木香有二种，俗说檀心者为酴醾，不知何所据也。京师初无此花，始禁中有数架花，时民间或得之相赠遗，号“禁花”，今则盛矣。

银杏出宣歙，京师始唯北李园地中有之，见于欧、梅唱和诗。今则畿甸处处皆种，予游阳翟北四十里龙福寺，寺在超化南乱山中，佛殿前有数树，树大出屋而不结实。同游朝散大夫许和卿同叔言，木自南而北者，多苦寒，有一法于腊月去根傍土，取麦糠厚覆之，火燃其糠，俱成灰，深培如故，则不过一二年皆能结实。若岁用此法，则与南方不殊，亦犹人炷艾耳。吾屡试之矣，同叔为人敦厚方实，无城府者，其言当不欺云。

卷 四

龙福寺据大龟山腹，前负佛殿，山西有雁翅岭，岭下有龙潭，皆取其形似也。寺有伏虎禅师，相传云：山旧多虎，猎者数人方射虎，有僧来乞食，猎者指虎穴，给云：彼有吾友舍，食饮略具，可往一饱。僧如言而往，日将暮，寂不闻声，及登东岩望之，见僧跏趺坐穴中，虎驯绕其侧。惊异，弃弓矢罗拜，大呼曰："愿为师弟子，不复射生矣。"僧筑庵大龟山腹，自此虎不为害，学徒日盛，遂为大寺。后以龙潭祷雨屡应，赐今名焉。今正殿西南有禅师祠堂，塑像是真身，猎者五人侍左右。

龙福寺门外东偏有修竹二亩余，殆不减洛中所产，有鼠喜食其笋，寺僧于笋生时置鼓，昼夜鸣之，谓之惊鼠鼓。予与韩秉则同游见之，秉则笑曰："使王子猷遭此，鼠必躬自挝鼓，传中又添此一事，以为后人笑谈也。"

芙蓉禅师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于应接，乃入五度山，卓庵于虎穴之南。昼夜苦足冷，时虎方乳，楷取其两子以暖足。虎归，不见其子，咆哮跳掷，声振林谷。有顷，至庵中，见其子在焉，瞪视楷良久，楷曰："吾不害尔子，以暖足耳。"虎乃衔其子，曳尾而去。

代州五台山太平兴国寺者，直金刚经窟之上，乃古白虎庵之遗址也。相传云：昔有僧诵经庵中，患于乏水，适有虎跑足，涌泉觱沸，徐清，挹酌无竭，因号虎跑泉，而葊以此得名。

代州清凉山清凉寺，始见于《华严经》，盖文殊示现之地也。去寺一里余，有泉，号一钵泉。一钵许，挹之不竭，或久之不挹，虽盈而不溢，其理不可解，亦一异也。清凉山数出光景，不可胜纪。甲寅年腊月八日，夜现白圆光，通夕不散，人往来观瞻，如身在月中，比他日所见尤为殊异。

秘魔岩灵迹甚多，尝有飞石入厕，度其石之尺寸，则大于户，不知从何而入也。僧有不披袈裟而登岩者，则必有石落中路，或飞石过耳，如箭声，人皆恐怖。

长松产五台山，治大风有殊效，世人所不知也。文殊指以示癞僧，僧如其所教，其患即愈，自此名著于《清凉传》，而《本草》未之载也。

嵩山少室比南方山极雄壮，然石多而土少，乏香润之气，石皆坚顽，不可镌凿，峻极。上院尝于其院东凿井，经年才深丈许，每凿一寸，顾佣钱至一千，匠者不至也。法当积薪其中，然之，乘热沃以酽醋，然后施工，庶乎其可也。予尝语其寺僧，但恐山中难得好醋耳。

夜义石一里余，有泉一眼，清甘可饮，旧号救命水。欧公与圣俞同游时，改为醒心泉。或云：旧名虽鄙恶，然亦得其实也。

虎头岩在真君观西，岩北有一谷，幽深而险，人迹罕到。道人沈天休尝言，顷年采药其中，粮绝，掘山药煮食。见一藤引蔓甚远，而叶亦特大，疑其非也。乃共掘之，大如柱，长数尺，盖亦山药也，大茎可享半月，戏目为玉柱。其后玉柱之名稍著，山有玉柱峰，其下为玉柱川。鬻山药者利其易售，皆冒玉柱之名，然其实不知本末也。

巴榄之如杏核，色白，扁而尖长，来自西番。比年近畿人种之亦生，树如樱桃枝，小而极低。惟前马元忠家开花结实，后移植禁御。予尝游其圃，有诗云：花到上林开，即谓此也。

大隈山，即庄子所谓具茨山也。山有具茨寺，其中产一种木，身干枝叶皆如槐，三二月开花，色红而细，俗呼为槐三香，亦有种园圃中者。

具茨山亦产蕨，采药者云：其根即黑狗脊也。按《本草图经》，黑狗脊有一种，乃蕨也。而其下不云是蕨，盖苗已老，修书遗其说耳。具茨人虽采蕨为蔬茹，然不知其名，但呼为小儿拳。予游龙福寺，见于道傍，自尔岁遣人采焉，山下人知其为蕨，稍有珍之者。

药有五加皮，其树身干皆有刺叶，如楸，俗呼之为刺楸。春采芽可食，味甜而微苦，或谓之苦中甜，云食之极益人。予在东里，山中人岁常以此饷，因移植后圃，盖无可玩者，特为其芽可食耳。

密县超化寺，乃畿西山水胜处。考碑碣，始建于隋。泉色如琉璃，涌为珠，出波面，其他极浅。僧云：焦土襄陵，不涸不溢，往岁中贵人降香，乃于塔东命以锹试之，一锹泉涌出，至今谓之一锹井云。

红蓼，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蓼，呼之为火蓼。道家方书亦有用者，呼为鹤膝草，取其茎之形似也。然泽蓼有二种，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麹，余不入用也。

藜有二种，红心者俗呼为红灰藋（徒吊切），古人食之，多以为羹，所谓藜羹不糁是也。而今人少有食者，岂园蔬多品而不顾乎？然山人处士未之弃也，其身干轻而坚，以为杖于老者尤宜。唐人犹有编为床者，往往见于篇，什仙方用之为秘药，或入烧炼药，多取红心者，易名为鹤顶草。

石炭不知始何时，熙宁间初到京师，东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铁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于何时也。予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隋王邵论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则知石炭用于世久矣。然今西北处处用之，其为利甚博，而豫章郡不复说也。

欧公作《花品》，目所经见者，才二十四种。后于钱思公屏上得牡丹，凡九十余种。然思公《花品》无闻于世，宋次道《河南志》于欧公后又增二十余名，张珣（或云为留台字子坚）撰《谱》三卷，凡一百一十九品，皆叙其颜色容状，及所以得名之因。又

访于老圃，得种接养护之法，各载于图后，最为详备。韩玉汝为序之而传于世。大观、政和以来，花之变态又有在珣所谱之外者，而时无人谱而图之。其中姚黄尤惊人眼目，花头面广一尺，其芬香比旧特异，禁中号一尺黄。予在南平城，作《谢范祖平朝散惠花诗》云：平生所爱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愿。姚黄三月开洛阳，曾观一尺春风面。盖记此事也。祖平，字准夫，忠文公之诸孙也。以雄倅致仕，居许下，被俘。惠予花时，年六十一岁矣。

峤南山水极佳而多奇产，说似中州，人辄颦蹙，莫有领其语者，以其有瘴雾，世传十往无一二返也。予大观间见供备库使李（忘其名）自言，二十三以三班借职度五岭、历二广，差遣北归，已七十九矣。得监东太乙宫香火，其体力强健，行步如四五十许人。宣和间，其族人云尚无恙，乃信元微之商山赋《思归乐》言赵卿事不诬，而东坡《答参寥报平安书》云：虽居炎瘴，幸无所苦，京师国医手里死汉甚多。此虽宽参寥之语，与元微之至商山所赋，盖为不独炎瘴能死人，其理之常然者，非过论也。

郑州东仆射陂，盖后魏孝文迁洛时赐仆射李冲之陂也。后人立祠，远近皆呼为仆射庙。章圣皇帝西祀过之，遣官致祭，有祭文刻石在焉。近世遂传为李卫公仆射庙，土人得卫公行册以藏庙中。而崇宁以来，赐庙额亦以为卫公不疑，而士大夫莫有是正之者。

《笔谈》载淡竹叶，谓淡竹对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种竹，叶稍大于常竹，枝茎细高者尺许，土人以作熟水，极香美可喜，方药所须悉，用之有效，岂存中未之见耶？

新安郡婺源县境中产一种草，茎叶柔弱，引而不长，叶类甘菊叶，俗呼蔗，今讹为遮字，盖食之味苦而有余甘也。性温行血，尤宜产妇，煮熟揉去苦汁，产后多食之无害，往往便以为逐血药也。又呼苦益菜，访之医家，莫有知者。

去钜鹿郡西北一舍，有泉，按《水经》名达活，源深流长，广轮数百里享其利。咸平间，刺史柳开疏泉，一支植千柳，为亭于其上，为一郡胜游之地。熙宁壬子岁，泉忽沦伏不见。后五年，元丰改元之初，太守王慥率郡僚祷于泉上，不越月而复出，再逾时而浩浩汤汤，倍加厥初，阖境神异之，因易名为再来泉。至今六七十年，焦土襄陵，不增不减，当时通判虢州王宏微为诰其事，刻石尚存焉。

吕申公公著，当李文靖公秉政时，自书铺中投应举家状，敝衣蹇驴，谦退如寒素。见者虽爱其容止，亦不异也。既去，问书铺家，知是吕廷平，乃始震叹。

谢涛，字济之，绛之父也。绛为太子宾客，女适梅尧臣。幼为王黄州所知，世称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黄才叔喜自负其文，谓涛曰："公能损益一字，吾服公。"涛为削二十字，才叔虽不乐，然无以胜之也。

欧公论谢希深曰："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希深制诰尤得其体，世谓常、杨、元、白，便不足多也。"

王文康再使北，有《戴斗奉使录》三卷。文康预修《传灯录》、《册府元龟》，景德中命近臣修书，时杨文公为太常丞，制以二公并命。论者以才名等夷，非复爵位差降也。

元符末，王敏中长户部，丰相之自独座迁工部尚书。敏中表言，丰稷厚德，时所领属，臣古实不逮也，乞立班在丰稷下。诏不从，士大夫至今以为美谈。

宋次道龙图云：校书如扫尘，随扫随有。其家藏书，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陈叔易常为予言此事，叹曰："此风岂可复见也。"

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我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性抗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欺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古语云：大匠不示人以璞，盖恐人见其斧凿痕迹也。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归而熟观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也，见其窜易句字与初造意不同，而识其用意故也。

读欧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无斫削工夫。及见其草，逮其成篇，与始落笔十不存五、六者，乃知为文不可容易。班固云：急趋无善步，良有以也。

凡人溺于所见，而于所不见则必以为疑，孙皓问张尚曰："泛彼柏舟，柏中舟乎？"尚曰："《诗》又云：桧楫松舟，则松亦中舟矣。"皓忌其胜已，因下狱。南方佳木而下舟不及松柏，此皓所以疑也。今西北率以松柏为舟材之最良者，有溺于所见，遽谓柏不可以为舟，断以己意，以训导学者，而弃先儒之说，可怪也。《邶之风》言舟宜济渡，犹仁人宜见用，柏宜为舟，《鄘风》亦然，乃独于《邶风》释之，可以概见也。况非其地之所有，风俗所宜，诗人不形于歌咏，昔人盖尝明之矣。孙皓虽忌张尚之胜己，然不敢以训人也。

宇文大资尝为予言，《湘山野录》乃僧文莹所编也，文莹尝游丁晋公门，晋公遇之厚，其中凡载晋公事颇佐佑之。予退而记其事，因曰："人无董狐之公，未有不为爱憎所夺者，六一居士诗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然后世岂可尽欺哉？"

介甫对裕陵，论欧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壮时，且曰："惟识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骇此语。予与韩秉则正言论此，秉则曰："道理之妙，当求于圣人之言，圣人之言具在《六经》，不可掩也。欧公识与不识，姑置之勿问，不知介甫所谓道理，果安在？抑

六经之外别有道理乎？东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诡论灭世，盖指介甫也。介甫当时在流辈中，以经术自尊大，唯原父兄弟敢抑其锋，故东坡特以祭文表之，以示后人。然亦未知其于君臣间如此无顾忌也。"时坐客颇众，莫不以秉则之言为然。

唐制，常参官自建中以后视事之三日，令举一人以自代，所以广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袭，唯两制以上乃得举自代，而常参官不预也。祖宗以来，从官多举已任官而名级尚微者，韩子华在翰苑日，乃以布衣常秩充选，而莫有继之者。建中靖国间，刘器之以待制出守中山，乃举一布衣（忘其姓名），当时莫不骇异，而不知援子华例也。

熙宁末，曾皎以常润团练推官为福建常平属官，乞朝辞、上殿阁门。以前无选人入辞上殿例，诏特引对，罢为潭州州学教授。

卷　五

本朝《九域志》，自大中祥符六年修定。至熙宁八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言，自大中祥符至今六十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兼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乞选有地理学者重修之。乃命赵彦若、曾肇就秘省置局，删定今世所刊者是也。崇宁末，诏置局编修，前后所差官不少，然竟不能成。

晁端禀大受，少以知人则百僚，任职为开封府解头。大受为文敏而工，于王禹玉为表侄。禹玉内集酒数行，而欧公谢致仕启事至，禹玉发缄看，称美不已，谓大受曰："须以一启答之，此题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辞，让酒罢，方啜茶，启已成矣。禹玉惊其速，虽夸于座人，而意终不乐。

章子厚与晁秘监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为馆职，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间，子厚有诗云：三同晁秘监，乃谓此也。然绍圣初，子厚作相，美叔见其施设大与在金山时所言背违，因进谒力谏之，子厚怒，黜为陕守，美叔谓所亲曰："三同，百不同矣。"

章惇被谪，钱勰草词云：硁硁无大臣之体，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衔之。绍圣初，召拜首台，翰林承旨曾布子宣草麻，暨庭宣，有"赤舄几几对南山岩岩"之语在庭。士大夫相语云："今则几几、岩岩，奈何硁硁、鞅鞅乎?"未几，钱自吏部尚书贬知池州。

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泪涕雨集。徽宗践祚，流人皆牵复，而少游竟死贬所，岂非命耶?

朝廷初令诸路州军创天庆观，别建圣祖殿。张文懿公时为广东路都漕，请曰："臣所部，皆穷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诏许之，仍照诸路委监司、守臣亲择堪为天庆观寺院，改额为之，不得因而生事。

刘道原自洛还卢阜，时过淮南，见晁美叔。美叔呼诸子拜之，道原曰："诸郎皆秀异，必有成立，无为妖学，但自守家法，他日定有闻于世。妖学已为今日患，后三十年横流，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恕与公老矣，诸郎皆自见之，勿忘吾言。"

隆德府屯留县王诰，字宣叔，少习文，应进士举。以家贫，训幼学为业，屡取乡荐，而于省试辄不利。每赴省试，必梦胡僧姿状雄伟，谓曰："君此行徒劳耳，君骨相虽主有才，而不应得禄位，寿可过耳顺外，是非余所知也。"年五十余，又将赴省试。梦前僧相贺曰："君是举必登第无疑矣。"梦中诘之，曰："师向语我不当得禄位，今乃云登第，何也?"僧曰："以君教导童子，用心笃志，不负其父母所托，为有阴德，故天益君算，而报君以禄位。"因引至一官府，指庭下所陈古乐器，曰："君姑记之，异时当自悟也。"厥后亦数有梦，但其僧不复见，而所陈乐器如初。时蜀公方献新乐，诏于延和殿按试，诰意廷试必问乐，凡古今乐事，无不经意者。逮试日，所试赋题乃"乐调四时和"也，是岁始预正奏名，遂于马涓榜下赐第，历官数任，以奉议郎致仕，年七十有七，卒于家。潞人能言此事者甚多，因为记之。

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于迹盗尤有法。潞公过郑，失金唾壶，明仲见公于驿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附耳嘱付之。既去，不食顷，已擒偷唾壶人来矣。潞公归朝，大称赏之。

刘道原日记万言，终身不忘。壮舆亦能记五六千字，壮舆之子所记才三千字，晁以道戏壮舆曰："更两世，当与我相似。"

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为之?"东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

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承君，建中靖国间为大宗正丞，曾布欲用为提举常平，以非其所素学，辞不受，士论美之。

东坡曰：郗超虽为桓温腹心，以其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将死，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念父年尊，必以相伤为毙。我死后，若大损眠食，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愔后果哀悼成疾，

门生依指呈之，悉与温往返密计。乃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若方回者，可谓忠臣矣，当以石碏比。然超不谓之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则不从温矣。东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书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东坡云：遇天色明暖，笔砚和畅，便宜作草书数纸，非独以适吾意，亦使百年之后与我同病者有以发之也。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昧，圣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谟颇有法度，然而未放心，与东坡相上下耳。

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

东坡至儋耳，见野花夹道，如芍药而小，红鲜可爱，朴敌丛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结子如马乳，烂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细核，并嚼之，瑟瑟有声，亦颇涩。童儿食之，或大便难。叶背白如石韦状，野人秋夏病痢，食其叶辄已。海南无柿，人取其皮，剥浸烂杵之得胶，以代柿漆，盖愈于柿也。吾久苦小便白浊，近又大腑滑，百药不瘥，取倒黏子嫩叶蒸之，焙燥为末，以酒糊丸，日吞二百余。二腑皆平复，然后知其奇药也。因名海漆，而私记之，贻好事君子。明年子熟，当取子研，滤酒为膏以剂，不复用糊矣。

东坡在海外，于元符二年春且尽，因试潘道人墨，取纸一幅，书曰：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皆长生其节，煮之以酿酒，愈风痹、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肤革香，久则香闻下风数十步外。其实，食之滋血髓，研为膏入漓酒中，则醇酽可饮。其明为烛，其烟为墨，其皮土藓为艾，纳聚诸香烟。其材产西北者至良，名黄松，坚韧冠百木。略数其用于世，凡十有一。不是闲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

东坡尝语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二人皆辱与予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来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近居蛮夷，得此如在齐闻韶也，汝可记之，勿忘吾言。"

东坡因子过读《南史》，卧而听之，语过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时人称为马粪诸王，为长者。东汉赞论李固，云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之秽也，一经僧虔，便为佳号，而以比胡、赵，则粪有时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东坡因与方士论内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丹欲成而炉鼎败，明日忠州除书到，乃知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信而有征，君辈为我志之。"

东坡言，唐僧段和尚善弹琵琶，制道调。梁州国工康昆仑求之不得，后于元载子伯和处得女乐八人，以其半遗段，乃得之。予家旧有婢，亦善作此曲，音节皆妙，但不知道调所谓。今日读《唐史·乐志》云：高宗以为李氏老子之后，故命乐工制道调，皆在海外语过者。

东坡云：今琵琶有独弹，不合胡部诸调者曰某宫，多不可晓。《乐志》又云：凉州者，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正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予尝闻琵琶中作轹弦薄媚者，乃云是玉宸宫调也。

东坡言：唐初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祖孝、孙窦琎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五悬而不击，谓之哑钟。张文收乃依古，断竹数十二律，与孝孙等次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李辅国奏云云，太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别制诸钟。帝以为然，乃悉取诸乐器磨刻之，二十五日而成。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唐自肃、代以后，政日急，民日困，俗日偷，以至于亡，以理推之，其所谓下者乃钟声也，悲夫!

东坡在儋耳，谓子过曰："吾尝告汝，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索纸笔，焚香曰："果如吾言，写吾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既写毕，读之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赋墨迹始在梁师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章楶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

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见以此为言。东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剀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美叔默然，东坡浩叹久之，曰："朝廷若果见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杀了我后好了你。"遂相与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彦）。

东坡之殁，士大夫及门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存方

叔文尤传，如“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此数句，人无贤愚，皆能诵之。

温公既薨于位，而元丰余党以先政撼摇宰执。刘莘老持两端，独微仲、子由奋不顾身，靡所依违。时韩川上言，云：“伏闻朝廷谓前日臣下罪恶，已赐施行，将降诏书，自今以前事状，更不复问。戒敕言者，不许弹劾。得于传闻，臣不敢信。”反覆开陈，累千百言，盖疑莘老也。后三月，果有诏书，谓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一应今日以前事状，一切不问。有司不得施行，川遂言张璪罪显恶大，独在朝廷，而刘器之等交攻不已，因并言莘老，莘老久之亦求出。议者论微仲、子由非不虑后患也，为天下计当如此耳。

予尝闻陈叔易与人言，韩川章疏崔台符、杨伋、王孝先等元丰以后次第为大理卿，专视蔡确风旨，数年以来，锻炼刑狱至二万二千余事，而诉理所才八百余事，则知贫弱不能自诉，及流移死亡而无人为雪理者，皆在八百事之外也。绍圣、崇宁干进之臣，持此籍口，指为谤讪，而不推原。专视宰相风旨之人，上累裕陵，是以深刻固爵位者愈得志，而大臣为国者终以忌器，不可论列，小人一何幸哉！予在南平城，得元祐所编类臣僚章疏，而韩川一集在其中，其言台符等所断过刑狱数目，与当时所传不差。

熙宁大臣以缙绅不附，多起大狱，以胁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辅。元祐间，置诉理所，专为新州之鄙上误裕陵。建中靖国元年，范致虚知绍述之说复行，引诉理为言，欲击韩师朴而助曾子宣。师朴论其奸，自谏垣出为郢倅。既到任，谢表犹云云不已，其略云：岂十九年之睿断，有八百件之冤刑。当时读其表者，莫不知其必取好官，而恶其心术之险也。

卷　六

丰相之作独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己，密遣其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见丰曰：“曾公真拜相如何？”相之曰：“也且看其设施始得。”子宣闻其言，怒甚。翌日，罢为工部尚书。故相之谢表云：内侍已成于怨府，何不思危佞人；未剡于封章，俄闻报罢。盖相之屡言郝随，不听，而欲论子宣，又不果也。

刘德初为仪真教授，日与官奴密游，监司欲发其事。晁美叔秘监时为大漕，其子之道从容言：“刘与某气类不相合，然其人必贵。”美叔因营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国间，德初知时事将变，谓吴材圣曰：“吾侪取富贵，正在此时。晁之道有文章、善词令，可引为台谏以相助。”之道闻二公言，答曰：“此固所愿，但某自视骨相不是功名会中人。若不见听，恐必败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强，遂止。

邢恕字和叔，吕申公、司马温公皆荐其才可用。子居实字惇夫，年未二十，文学早就，议论如老成人。黄鲁直诸公皆与之为忘年友，所谓元城小邢是也。元祐更张新改之初，不本于人情者，和叔见申公密启曰：“今日更张虽出于帘帏，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盛，相公不自为他日地乎？”申公不答。未几，复以此撼摇温公。温公曰：“他日之事，吾岂不知。顾为赵氏虑，当如此耳。”和叔忿然曰：“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温公曰：“光之心，本为赵氏，如其言不行，赵氏自未可知，司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听纳其说，绍圣中，言二公有废立之意，而己独逆之，阴沮其事。蔡元度乘虚助之，踪迹诡秘，士大夫莫不知之。章子厚入其言，酝酿已成，密令觇者于高氏南北二第，讥察其出入，哲宗将御后殿施行之。钦成知之而不能遏，以闻钦圣，钦圣曰：“事急矣。”乃同邀车驾，问曰：“常时不曾御后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隐，钦圣曰：“大臣既有异谋，必上累娘娘，且官家即位后，饮食、起居尽在娘娘阁，未尝顷刻相离也。使娘娘果怀此心，当时何所不可，乃与外庭谋乎？”哲宗始大悟，怀中探一小册子，以授钦圣，遂降指挥，不御后殿，其事遂寝。然申、温二公，犹追贬也。惇夫是时已蚤世矣。鲁直诗曰：鲁中狂士邢尚书，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若在镌此老，不令平地生邱墟。正谓此也。建中靖国间，钦圣降出小册子，和叔放归田里。曾子开作词头，其略云：使光、公著被凶悖之名、蒙窜斥之罪，欺天误国，职汝之由。矧汝于彼二人，实门下士。借重引誉，恩意非轻。一旦翻然，反为仇敌，挤之下石，孰谓虚言。子厚于谪所闻之惶惧，于谢表中自叙云：极力以遏绝徐王觊觎之谤，一意以推尊宣仁保佑之功，岂惟密尽于空言，固亦显存于实状。反覆诡诈掠虚美者，他人赣直拙疏敛众怨于一己，所谓欲盖而弥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变神宗役法。苏子由任谏官，得其奏议，因论列其事。至崇宁末，京罢相，党人并放还。寻有旨，党人不得居四辅。京再作相，子由独免外徙。政和间，子由讣闻，赠宣奉大夫，仍与三子恩泽。王辅道为予言，京以子由长厚，必不肯发其变役法事，而疑其诸郎，故恤典独厚也。

蔡京进退倚中贵人为重。恨无以结其心，每对同列言三省枢密院贵史文资中为中大夫者，宴则坐朵殿，出则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材力勤劳者甚众，乃以祖宗以来正法绳之，吾曹心得安乎。于是幸门一开，建节者二十余辈，至领枢府、封王、为三少，时时陶铸宰相者不无人焉。

吴伯举守姑苏，蔡京自杭被召，一见大喜之。京入相，首荐其才，三迁为中书舍人。时新除四郎官，皆知县资序。伯举援旧例，言不应格。京怒，落其职，知扬州。未几，京客有称伯举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当久弃外。京曰：“既作官，又要作

好人，两者岂可得兼也。”

蔡京丰吏禄以示恩，虽闲局亦例增俸入。张天觉作相，悉行裁减，邹浩志完以宫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尝谓晁检讨曰：“天觉此事，吾侪无异词，但当贫窭之际，不能不怅然，乃知天下人喻义者少也。”

自崇宁以来，给舍多不论驳。靖康新政，人人争言事，唐恪在凤池，谓朝请大夫王仰曰：“近来给舍封驳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几差除不行也，君可语之。”以道闻其言，笑而不答。仰字子高，王子发之子也，室唐氏子，乃晁出也，故中书君使之达此意。

熙河用兵，岁费四百余万缗。自熙宁七年以后，财用出入稍可会计者，岁常费三百六十万缗。元祐二年七月，内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事，所取到元丰八年最近年分五州军实费计三百六十八万三千四百八十二贯，今随事相度，裁减除豁共约计一百八十九万七千二百余贯，鄜延开拓不在其数。北边自增岁赐以来，绵絮金币不过七十万，是一岁开边五倍之。而戎羌跳梁，出没不时，赤子蹈锋镝之祸者，可胜痛哉！东坡云：横费之财，犹可以力补，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复生。真保国者药石之论也！用兵与结好，其利害相悬绝如此。曹南院帅秦日，不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识真雄杰人哉！

政和以后，黄冠寖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无敢谁何，号金门羽客。恩数视两府者，凡数人。而张侍晨虚白在其流辈中独不同，上每以“张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多学，而于术数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发于酒，曰：“某事后当然。”已而果然。尝醉枕上，膝而卧。每酒后尽言，无所讳，上亦优容之，曰：“张胡，汝醉也。”宣和间，大金始得天祚，遣使来告。上喜，宴其使。既罢，召虚白入语其事，虚白曰：“天祚在海上筑宫以待陛下久矣。”左右皆惊，上亦不怒，徐曰：“张胡，汝又醉也。”至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见虚白，抚其背曰：“汝平日所言皆应，于今日吾恨不听汝言也。”虚白流涕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圣躬，既往不足咎也。”

蒋颖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论甚伟，然与《楞严》及《大悲观音》等经颇相函矢。《华严》云：善度城居士鞞瑟眡罗颂大悲为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身显化。考古德翻经所传者，绝不相合。浮屠氏喜夸大自神，盖不足怪，而颖叔为粉饰之，欲以传信后世，岂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书》，尝一日逢大雪，添帘幕，燃椽烛一，秉烛二，左右炽炭两巨炉，诸姬环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纸草某人传，未成，顾诸姬曰：“汝辈俱曾在人家，曾见主人如此否？可谓清矣。”皆曰：“实无有也。”其间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气，亦复何如？”对曰：“只是拥炉，命歌舞，间以杂剧，引满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内翰？”子京点头曰：“也自不恶。”乃阁笔掩卷，起，索酒饮之，几达晨。明日，对宾客自言其事。后每燕集，屡举以为笑（此与陶谷党姬事相类，《两山墨谈》已并载之矣）。

王平甫谈恰，善议论，与其兄介甫论新政，多援据，介甫不能听。侄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陈楮钱。平甫答曰：“兄在相位，要须令天下后世人取法。雱虽疾，某之祷久矣，为此奚益。且兄尝以君法绳吏奸，今乃以楮钱徼福，安知三清门下独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王观恃才放诞，陆子履慎默，于事无所可否。观尝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极相善也。观寝疾，子履往候之，观恶寒，以方帽包裹，坐复帐中。子履笑曰：“体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谓王三惜命也。”观应声复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当时闻者莫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为内翰。刘贡父与从官数人同访之，下马，典谒者报云：“内翰方就浴，可少待。”贡父语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众惊而问其故，贡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盆成括。”众悟其为戏，乃大笑而去。

杨畏字子安，元丰、元祐、绍圣更张，独能以巧免，世号杨千变。薛昂肇明在政府，《和驾幸蔡京第诗》有“拜赐须臾应万回”，太学呼为薛万回。昂守洛师日，子安居洛下。一日府宴，别无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问一幕官曰：“今日府会，他客不与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难得如此好属对耳。”

东坡尝与刘贡父言：“轼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何物？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久之，以简招坡过其家吃皛饭。坡不省，忆尝对贡父三白之说也。谓人云：“贡父读书多，必有出处。”比至赴食，见案上所设，唯盐、萝卜、饭而已。乃始悟贡父以三白相戏，笑投匕箸，食之几尽。将上马，云：“明日可见过，当具毳饭奉待。”贡父虽恐其为戏，但不知毳饭所设何物。如期而往，谈论过食时，贡父饥甚，索食。东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东坡答如初。贡父曰：“饥不可忍矣。”东坡徐曰：“盐也，毛萝菔也，毛饭也，毛非毳而何？”贡父捧腹曰：“固知君必报东门之役，然虑不及此也。”东坡乃命进食，抵暮而去。世俗呼无为模，又语讹模为毛，尝同音，故东坡以此报之，宜乎贡父思虑不到也。

蔡新州起相狱，吴冲卿在揆路，见安石更张不合人情，凡安石所摈弃老成，欲渐召用。新州知不为己利，故因相州吏词连宰相，凡冲卿亲戚官属皆鞫考

钩，致其语，裕陵独明其无他，而中丞邓润甫、御史上官均具论台狱不直，皆罢去。新州代润甫为中丞，冲卿久之求退，而新州终以击搏辅政，自此观望成风，为裕陵之累，有不可胜言者矣。

政和间，常子然、谢在伯、江子我同访晁伯宇及其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观梁萧子显《古今同姓名录》，见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两□□□一在□□□□□□□□□□□□□太宗时见于登科记，官不甚显。"叔用曰："以此诸人，聚于一时，则奈何。"伯宇曰："无害，吾此有九张良，足以制之。"座上无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见今人读书比古人少也。

韩持正侍郎字存中，虽为张宾老所知，在从班十八年无所附丽，故蔡京不喜。大观末以后，多偃藩于外，能知本朝典故，谈祖宗时事历历如在目前。宣和间，守郑。京西路旱、蝗，蝗独不入郑境，客或誉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善论时事，后必如何，至今无一言不中。自郑归老于曹，建炎初卒于家。平生好事极多，予愿志其墓，不知其子今在何许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为而畏人不从者，多托元丰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胁持上下，人无敢议者。张天觉为相，欲稍蠲罢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镗等为参详官，讨论其事。闻陈莹中著《尊尧集》，专为先政也。天觉奏乞取其书，复召惠卿。惠卿既至而卒，郑居中辈恐天觉得志不为己利，知刘嗣明与辟雍司业魏宪相友善，令嗣明与之俱来相见，许以立螭。宪，镗子婿也。宪归见镗，论天觉孤危，大人盍谋所以自安者。镗入其言，宪草札子，其大略言：成汤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见有君而无臣独能成一代勋业者。今陈瓘作《尊尧集》，皆力诋王安石，果如瓘所论，岂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镗请对，如宪言。有旨，令催促瓘疾速缮写，赴局投纳。俟其书至，立焚之。天觉由是求去甚力。天觉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卷　七

张次贤名能臣，官至奉议郎，文懿公诸孙朝奉大夫德邻之子也。好学，喜缀文，有《郧乡》、《涪江》二集，尝记天下酒名。今著于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张温成皇后醽醁，朱太妃琼酥，刘明达皇后瑶池，郑皇后坤仪，曹太后瀛玉。宰相，蔡太师庆会，王太傅膏露，何太宰亲贤。亲王家，郓王琼腴，肃王兰芷，五王位椿龄嘉琬酮，濮安懿王重酝，建安郡王玉沥。戚里，李和文驸马献卿金波，王晋卿碧香，张驸马敦礼醽醁，曹驸马诗字公雅成春，郭驸马献卿香琼，大王驸马瑶琮，钱驸马清醇。内臣家，童贯宣抚褒功，又光忠梁开府嘉义，杨开府美诚。府寺，开封府瑶泉。市店，丰乐楼眉寿，又和旨（即白矾楼也），忻乐楼仙醪（即任店也），和乐楼琼浆（即庄楼也），遇仙楼玉液，玉楼玉酝，铁薛楼瑶醽，仁和楼琼浆，高阳店流霞、清风、玉髓，会仙楼玉酮，八仙楼仙醪，时楼碧光，班楼琼波，潘楼琼液，千春楼仙醇（今废为铺），中山园子店千日春（今废为邸），银王店延寿，蛮王园子正店玉浆，朱宅园子正店瑶光，邵宅园子正店法清，大桶张宅园子正店仙醁，方宅园子正店琼酥，姜宅园子正店羊羔，梁宅园子正店美禄，郭子齐园子正店琼液，杨皇后园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库，西京玉液又酴醾香。四辅，澶州中和堂，许州潩泉，郑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银光，河间府金波。又玉酝，保定军知训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酝，保州巡边银条。又错著水，德州碧淋，滨州石门，又宜城、博州、宜城。又莲花，卫州柏泉，棣州延相堂，恩州拣米。又细酒，洺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醅、金波，磁州风曲。法酒，深州玉醅，赵州瑶泉，相州银光，怀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曲，又错著水，河东太原府玉液，又静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琼浆，代州金波。又琼酥，陕西凤翔府橐泉，河中府天禄。又舜泉，陕府蒙泉，华州莲花。又冰堂，上尊邠州静照堂。又玉泉，庆州江汉堂。又瑶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扬州百桃，庐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东西宣州琳腴。又双溪，江宁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处州谷帘，洪州双泉。又金波，杭州竹叶清。又碧香，又白酒，苏州木兰堂。又白雪，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莱，润州蒜山堂，湖州碧澜堂。又雪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琼波。又竹叶清，剑州东溪，汉州帘泉，合州金波。又长春，渠州蒲卜，果州香桂。又银液，阆州仙醇，峡州重麋。至喜泉，夔州法醽。又法酝，荆湖南北荆南金莲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归州瑶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叶，广南广州十八仙，韶州换骨。玉泉，京东青州拣米，齐州舜泉、近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第一也），兖州莲花清，曹州银光。又三酘，又白羊，又荷花，郓州风曲白佛泉。又香桂，潍州重酝，登州朝霞，莱州玉液，徐州寿泉，济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细波，单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拣米，滑州风曲。又冰堂，金州清虚堂，郢州汉泉。又香桂，随州白云楼，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银光香桂，房州琼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叶清，邓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颍州银条，又风曲，均州仙醇，河外府州岁寒堂。

欧公与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进春帖子自皇后、贵妃以下，诸阁皆有。是时，温成薨未久，词臣阙而不进。仁宗语近侍曰："词臣观望，温成独无有。"色甚不怿。诸公闻之惶骇，禹玉、忠文仓卒作不成。欧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写进本时偶忘之耳。"乃取小红笺，自录其诗云：忽闻海上有仙

山，烟锁楼台日月闲。花下玉容长不老，只应春色胜人间。既进，上大喜。禹玉抚欧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上元张灯，按唐名儒沿袭汉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帝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明皇元天中，东都设灯。文宗开成中，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则唐以前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观游之盛冠于前代矣（文见《春明退朝录》，大同小异）。

唐成都府有散花楼，河中府有薰风楼、绿莎厅，扬州有赏心亭，郑州有夕阳楼，润州有千岩楼，皆见于传记，今无复存者。盖或易其名，或废而不修也（又见《退朝录》）。

元丰元年，盗发阳翟墓，元献晏公墓最被其酷。始盗之穴冢也，烟雾不可近，及有黄气氤氲而出，乃下石秉松炬而入。见一冠带者踞坐呵叱，盗以锄锹击之，应手而灭。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蝴蝶飞扬，取金带、携珍玩，焚之而去。盗又云：于张耆侍中家疑冢，得金银珠玉不可胜计。李方叔尝言：阳翟一老媪善联串骸骨，耆子孙使之改葬，而莫有临视者。尝以一骨一须示人，此天子牙、侍郎须也。予尝从晁之道过阳翟，拜于元献墓下。以耆事质于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甚切，喜臣下言得失。尝谓执政曰："大禹拜昌言，至今称之。若有臣能如昔贤用心，苟中时病，朕岂惜大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县尉上言，乞减宫人。太宗谕宰执曰："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宰执欲以妄言置法，太宗曰："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宰执皆惭服（或言是雍邱尉武隆）。

田锡以敢言为定陵所知。定陵尝对李沆称赏曰："朝廷政事少有阙失，方在议论，而锡章疏已至矣。朕每因其造膝，必有以激奖之。锡虑奏疏不得速达，朕令每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闻。"又言："如此谏官能不顾身为国家，真难得也。"

定陵东封回日，献歌颂者不可胜数。而布衣孙籍上书，独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愿陛下以持盈守成为念，不可便自骄满。定陵大嘉纳之，召试中书，赐同进士出身。定陵将西祀，孙宣公累上疏切谏，以为必欲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过欲慕秦皇、汉武，刻石垂名以夸后代耳。"其言痛切者，则有曰："秦多徭役，而刘项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黄巢起于饥岁。陛下好行幸，频赋敛，岂知今无刘项、黄巢乎？"帝览之，亦不怒，乃作《辨疑论》以解谕之，且遣中使慰勉，其纳谏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时置也。始中贵王继恩平蜀有功，执政欲以枢密赏之，太祖曰："此辈岂可令居权要。"因命置为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时，官吏所在贪污不法。王明为郢陵县令，独以廉律身，凡沿故例行贿赂，明皆不受，曰："但为我置薪刍，积于某处，他不须也。"久之，积如邱山，民间莫晓。明因之筑堤以备水患，太祖闻之，擢知广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学正直，自大理评事擢为右正言、直史馆，满岁命为正字。

寇莱公有将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尝曰："朕之得准，不减唐文皇之魏征也。"

真定康敦复尝语予曰："河东见所在酒垆，皆饰以红墙，询之父老，云：'相沿袭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后读《李留台集》，有《怀湘南旧游寄起居刘学士诗》云："老情诗思关何处，浑是湘南水岸头。残白晚云归岳麓，浓香秋菊满汀洲。静寻绿径煎茶寺，遍上红墙卖酒楼。西洛分台亲拘检，绣衣不得等闲游。据此诗，则湖南亦有之，不独河东也。但留台不著所出，为可恨也。"予曰："典籍自五季以后，经今又不知几厄，秉笔之士所用故实，有淹贯所不究者，有蹈前人旧辙而不讨论所从来者，譬如侏儒观戏，人笑亦笑，谓众人决不误我者，比比皆是也。"敦复抵掌曰："请为我于《曲洧旧闻》并录之。"敦复字德本，事亲孝，为吏廉，种学绩文，孜孜不辍，见书必传，其家所藏，往往皆是手自抄者。近时服膺儒业，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无极人也。元符间，晁以道为无极令，时安中已登进士第。修邑子礼，用长笺见以道，自言平生颇有意学古，以新学窃一第，固为亲荣，而非其志也。愿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为学之道，当慎其初，能慎其初，何患不远到。"安中乃筑室，屏居绝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号"初寮居士"。其议论渊源与所闻见多得于以道，而作诗句法颇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后在北门与之同官，尤喜称誉之。然负才自标置，为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游京师，密结梁师成，遂年余两迁为正字，自是与晁氏兄弟绝矣。既长风宪，位丞辖，讳从晁学。王将明迫于公议，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己始，用简招以道相见，只呼成州使君四丈，无复曩时先生之号矣。平日交游，以此莫有称初寮者，但目为有初居士而已。

吕惠卿之谪也，词头始下，刘贡父当草制。东坡呼曰："贡父平生作刽子，今日才斩人也。"贡父引疾急而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暨绍圣初牵复知江宁府，惠卿所作《到任谢表》，句句论辨，惟至发其私书，则云：自省于己，莫知其端。当时读者，莫不失笑。又自叙云：顾惟妄论，何裨当日之朝廷；徒使烦言，有黩在天之君父。或曰：观此一联，其用心险如此，使其得志，必杀二苏无疑矣。盖当时台谏论列，多子由章疏，而谪词东坡当笔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国间为陕西提刑，时晁无咎乍下车，平仲见无咎举《到任谢表》，破题四句云：吕刑三千，人命所系；秦关百二，地望匪轻。无咎嗟赏曰："前乎公既无此语，后乎公知莫能继矣，岂不谓光前绝后乎。"

崇宁初，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太学生初闻之，有宣言于众曰：朝廷事事绍述熙丰，神宗生戊子年而当年未闻禁畜猫也。其间有善议论者，密相语曰：狗在五行，其取类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谀言使之贵重若此，审如《洪范传》所云，则其忧有不胜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圣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盖从赵野所请也。当时如寺观僧道所称王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俚语有"张王李赵"之语，犹言是何等人，无足挂齿牙之意也。宣和间，王将明、张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赵圣从俱在政府，是时"张王李赵"之语喧于朝野，闻者莫不笑之。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大长公主薨，不御楼观灯。何执中、刘正夫言，长主于属虽尊，于服已疏，圣主与民同乐，不宜以此事而辍。乃所在出榜，晓谕民间，再放灯五夜。予时在都城，亲见其事。

崇宁初，蔡京起祠馆，留钥北都。有旨，许过阙日朝见。邓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见于东水门船中，留语终日。有见其论事札子者，其大略引三桓七穆当国乱，至于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纷更者，以故家大族未尽灭也。京大以为然。后京拜相，洵武因对复伸前论，上颇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党论自此兴矣。

蔡京持禄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此者。自丙戌罢相，则密求游从，不肯去都城。未逾年，果再入。至庚寅，又因星变去位，台谏论不已，仅能使在外任便居住。京又欲留连南京，闻张天觉除中书侍郎，乃皇遽东下。于姑苏因朱冲内连贵珰，人人与为地，抚问络绎。至壬辰春，许还第，声艳光宠，迈于平昔远矣。宣和间，王黼当轴，京势少衰，黼之徒恐不为己利，百方欲去之，然京终不肯去。于是始遣童贯，并令蔡攸同往取表。京以攸被旨俱来，乃置酒留贯饮，攸亦预焉。京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酒方行，自陈曰："某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报，此心二公所知也。"时左右闻京并呼攸为公，无不窃笑者。其后大臣有当去而不去，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卷 八

刘逵公达奉使三韩，道过余杭，时蒋款叔为太守，以其新进，颇厚其礼，供张百色，比故例特异。又取金色鳅一条，与龟献于逵，以致今秋归之意。或曰："款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辈自居，尚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丰，忠文蜀公之子也。识量颇类忠文，尝宴客，客散熟寝。偷儿入其寝室，酒器满前。子丰觉之，起坐，呼偷儿曰："汝迫于贫至此，勿怖也。"以白金盂子二与之。偷儿拜而去。其后事败，有司尽得其情，子丰犹不肯言，闻者美之。

晁之道尝言，蔡侍郎准少年时，出入常有二人见于马前或肩舆之前，若先驱，或前或却。问之从者，皆无所睹。准甚惧，谓有冤魂，百方禳禬，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为事。庆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见。又二年生卞，乃遂俱灭。元符末，都城童谣有"家中两个萝卜精"之语，语多不能悉记，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海藏神。至崇宁中，卖馂馅者又有"一包菜"之语，其事皆验，而京于靖康初贬死于长沙，岂潭州海藏亦应于此耶。然之道语予此事时，京身为三公，子跻三少，领枢密院，又为保和殿大学士者。而其孙判殿中监，班视二府，每出传呼甚宠，飞盖相随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诸孙腰金者十有七人。当此际，气焰薰灼可炙手也。厥后流离岭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门生皆讳言出其门。然则准所见，果为蔡氏福耶？否耶？近思之道所论，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亲见也。

中秋玩月，不知起何时。考古人赋诗，则始于杜子美，而戎昱《登楼望月》、冷朝阳《与空上人宿华严寺对月》、陈羽《鉴湖望月》、张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锦楼望月》皆在中秋，则自杜子美以后，班班形于篇什。前乎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赋咏不著见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辽城望月》，虽各有诗，而皆非为中秋宴赏而作也。然则玩月盛于中秋，其在开元以后乎？今则不问华夷，所在皆然矣。

歙溪据二浙上流，古为新安郡，清浅可爱。沈休文诗所谓：洞彻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雁停柱，百丈见游鳞。即此也。溪西太平寺，旧号兴唐寺。李太白尝游而留题焉，其诗曰：天台国清寺，天下为四绝。今到兴唐游，奇踪更无别。枿木划断云，高僧顶残雪。槛外一条溪，几回碎明月。溪即取太白诗名之也。郡人以为登览胜处，石刻尚存，而《太白集》中不见此诗，故予特著之。

陈莹中大观末，以其讼蔡needs语言事就逮开封狱。时黄经臣监勘，有旨，令莹中疏蔡京过失。莹中固辞，曰："瓘在谏垣尝论京，今为狱囚而论三公，不可也。"上自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复用。又曾于宫禁对左右说及瓘宜召之意，时蔡攸亦在侧，对曰："瓘得罪宗庙，陛下虽欲用之，其如在天之灵何。"上蹙额者久之。

建中靖国间，既相曾布而召蔡京，韩师朴求去甚

力。上知不可留，以大观文出守北门。未几，党论大兴。凡在籍者，例行贬窜，独师朴得近地。京讽台谏言之，上终不从。其后，遇星变，大赦党人，皆内徙。师朴《谢表》云：转徙风波，独安于近地；归还里闬，最早于他人。上读至此，曰："我固怜忠彦，今观其表，忠彦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严，其徒谗慝煽炽，慈圣殊不怿。富、韩二公上书切谏，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时虽病，犹能嘉纳。其后圣躬康复，车驾一出，都人欢忭鼓舞，所在相庆。慈圣语其事于宰执，宰执称贺，魏公进曰："臣观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谕臣等，必是圣心深厌万机，欲行复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岂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训以诏天下，臣等谨自此辞。"乃列拜，呼中贵卷帘而退。既下殿，富公徐曰："稚圭兹事甚好，何不大家先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对便殿，上从容及裁减用度事，京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师成密以告黼。翌日，遂置应奉司，令黼专提举，其扰又甚于花石。中山刘元寀长卿尝为予言，宣和末，亲于畿北马铺中见无名子题诗，云：花已栽成愁叹本，石仍砌出乱亡基。如今应奉归真宰，论道经邦付与谁。

薛嗣昌善交中贵，每有馈献，常备四副，如锦椅背坐子之类，必以四十副为率。尝对晁之道言，此辈还朝至御前及中宫，须有以藉手，则已用二十副矣。本阁分十副，余十副，合渠自用于家。之道云："人无廉耻，乃至于此不自知可耻，又复夸于我前耳。"

崇宁初，苞苴未盛。至政和间，则稍炽矣。邓子常在北门，所进山蕨数倍于前，缄封华丽，观者骇目。江子我有《玉延行》，为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权幸，率用琴光桶子并盖，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犹未伤物命也，赵霆在余杭，每鹅掌鲊入国门，不下千余罐子。而王黼库中，黄雀鲊自地积至栋，凡满三楹。蔡京对客，令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想见。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论之，尚可恕也。

无尽居士少有俊誉，气凌辈行，然颇以躁进获讥。元丰中，尝上裕陵百韵诗，有"回看同列骤，不觉寸怀忙"之句，裕陵读之大笑。

王岐公，蔡新州恶其敢言，因舒亶斥为赤岸监酒税。其后召还，有《谢启》，其间一联云：三年去国，门前之雀可罗；一日还朝，屋上之鸟亦好。当时传诵，而亦不免为有识者所窥也。

元祐间，东坡在禁林，无尽以书自言曰："觉老近来见解与往时不同，若得一把茅盖头，必能为公呵佛骂祖。"盖欲东坡荐为台谏也。温公颇有意用之，尝以问东坡，东坡云："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行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温公遂止。绍圣间，章子厚用为中书舍人，《谢启》力诋元祐以来代言者，其略有"二苏狂率，三孔阔疏"之语。韩仪公入相，无尽自知不相合，因论河患，以持橐出，相度河事。崇宁初，蔡京召为翰林，施种丞辖见物论多不与，与京时有异同。台谏视京风旨，乃交击之。后因星变大赦，牵复知鄂州。遂于《到任谢表》尽叙京所更张政事，以称颂圣德，其大略云：所谓率科严重，钩考碎烦，方田扰安业之民，圜土聚徙乡之恶。学校驱迫者，违其孝养之心。保伍追呼者，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于星火，逮捕遍于里闾。百纶纷更、一切蠲罢，可谓崇宁之孝治，真为绍述之圣功。又言：有君如此，碎首以之。表至都下，人争传写，虽为京所切齿，而自此有相望矣。

新安郡黄山有三十六峰，与池阳接境，在郡西。岩岫秀丽可爱，仙翁、释子多隐其中，《图经》不著其名。山有温泉，其色红，其源可沦卵。刘宜翁尝游焉，题诗寺壁，其略曰：山有灵砂泉色红，涤除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无明业，只与山间众水同。宜翁名谊，元丰间自广东移江西，皆为提举常平官。上疏论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东坡绍圣所与书可见矣。（《论新法疏》大略有云：自唐租庸调法坏，五代至皇朝税赋凡五增其数矣，今又大更张，不原其本，敛愈重，民愈困，为害凡十。又言变祖宗法者，安石也。持论润色之者，惠卿、曾布、章惇之徒也。其语激切深，至内批云：谊张皇上书，公肆诞慢，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可特勒停。）

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唐，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

韩魏公沉厚有识量，进止详雅，两朝定策，皆为元勋。东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间，有雷有风，有兵有戎，公于是时，伊尹周公。"盖言其事也。欧阳文忠公作《昼锦堂记》，成以示晁美叔秘监，云："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如此，予所亲见，故实记其事，无一字溢美。于斯时也，他人皆惴栗流汗，不能措一词，公独闲暇如安平无事，真不可及也。"

世传《珞琭三命赋》，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释之者，以为周灵王太子晋，世以为然，考其赋所引秦河上公如悬壶化杖之事，则皆后汉末壶公费长房之徒，则非周灵王太子晋明矣。赋为六义之一，盖诗之附庸也。屈、宋导其源，而司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赋气质卑弱，辞语猥浅，去古人远甚，殆近世村夫俗子所为也。俚俗乃以为子晋，论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士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骇也！予每嫉其事，故因著之。

予书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见而惊喜，曰："异哉！予之外兄赵盖，宗室也。丙午春同居许下，手持数珠，日诵定光佛千声。予曰：'世人诵名号多矣，未有诵此佛者，岂有说乎？'外兄曰：'吾尝梦梵僧告予曰，世且乱，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难，能日诵千

声，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时独窃笑之，予俘囚十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观公书此事，则再出世之语，昭然矣。此予所以惊，而又悟外兄之梦为可信也。公其并书之。"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异也，君其识之。"

熙宁初，议新法，中外惶骇。韩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鲁公以魏公文字问执政诸公曰："此事如何?"清献赵公曰："莫须待介甫参告否?"鲁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宽报介甫，且速出，参政若不出，则事未可知。是参政虽在朝，终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对，辨论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后鲁公致政，孝宽遂骤用。前辈知熙丰事本末者，尝为予言，当此时人心倚魏公为重，而介甫亦以此去就。微鲁公之助，则必去无疑。既久，则羽翼已成，裕陵虽亦悔，而新法终不能改，以用新法进而为之游说者众也。东坡曾与子由论清献，子由曰："清献异同之迹，必不肯与介甫为地。孝宽之进，他人之子弟不与，可以明其不助。"东坡曰："当时阿谁教汝鬼擘口?"子由无语。蔡新州将贬，晁美叔谓人曰："计较平生事，杀却理亦宜，但不以言语罪人，况尝为大臣乎。今日长此风者，他日虽欲悔之无及矣。"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铜浑仪新成，盖苏子容所造也。古谓之浑天仪，历代相传以为义和之旧器，汉洛下闳、东京张平子、蔡邕、吴王蕃、刘耀光初中孔定、后魏太史令晁崇，皆玑衡遗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号精密，所造既沦没于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独子容因其家所藏小样而悟于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器而不果。晚年为大宗伯，于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名)，深通算法，乃授其数，令布算参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数年而器成焉。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笼象，因星凿窍，依窍加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子容又图其形制，著为成书上之，诏藏于秘阁。至绍圣初，蔡卞以其出于元祐，议欲毁之。时晁美叔为秘书少监，惜其精密，力争之，不听。乃求林子中为助，子中为言于章惇，得不废。及蔡京兄弟用，无一人敢与此器为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后，花石纲寖盛。晁伯宇有诗云：森森月里栽丹桂，历历天边种白榆。虽未乘槎上霄汉，会须沉网取珊瑚。人多传诵。伯宇字载之，少作《闵吾庐赋》，鲁直以示东坡曰："此晁家作，年未二十也。"东坡答云："此赋信奇丽，信晁家多异材耶。凡文至足之余，自溢为奇怪。今晁伤奇太早，可作鲁直意微谕之，而勿伤其迈往之气。"伯宇自是文章大进，东坡之语委曲如此，可谓善成就人物者也。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东坡，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王元之在黄日，作竹楼与无愠斋，记其略云：后人公退之余，召高僧、道士，烹茶炼药则可矣，若易吾斋为厩库厨传，则非吾徒也。信可始至，访其斋，则已为马厩矣。求其记，则庖人亦取其石压羊肉，信可叹曰："元之岂前知耶?抑其言遂为谶耶?"于是楼、斋皆如旧，而今以其记龛之于壁。

卷 九

崇宁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并不得至都城。晁之道自洛中罢官回，遣妻归省故庐，独留中牟驿，累日以诗寄京师姻旧，其结句云：一时鸡犬皆霄汉，独有刘安不得仙。语传于时，议者美之。

韩师朴元祐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遍满台馆，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张天觉于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党绍述之论，未几果罢，自西都留守徙南阳。道遇汝州香山，谒大悲，留题于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时节因缘并。也应笑我空经营，虽多手眼难支撑。读者莫不怜之。

或曰："东坡诗始学刘梦得，不识此论诚然乎哉?"予应之曰："予建中靖国间在参寥座，见宗子士暕以此问参寥，参寥曰：'此陈无己之论也。东坡天才，无施不可。而少也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然无己此论，施于黄州已前可也，东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尝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诚服如此，则岂复守昔日之论乎'。予闻参寥此说三十余年矣，不因吾子，无由发也。"

熙宁元年冬，介甫初侍经筵。未尝讲说，上欲令介甫讲《礼记》，至曾子易箦事，介甫于仓卒间进说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见于床笫之际。君子以仁循理，其勤见于将死之际。"上称善，安石遂言《礼记》多驳杂，不如讲《尚书》，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闻也，于是罢《礼记》。

神臂弓，盖熙宁初百姓李宏造，中贵张若水以献，其实弩也。以檿为身，檀为弰，铁为枪镫，铜为机，麻索系札丝为弦。上命于玉津园试之，射二百四十步有奇，入榆半笴。有司锯榆呈，上曰："此利器也。"诏依样制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诏天下罢珍禽奇兽及瑞物之献。仁宗时，亦诏不得进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为歌诗。为集贤校理日，仁宗宴太清楼，命馆阁赋《明皇山水石》。上称琪为善，诏中书第其优劣，琪独赐褒诏。琪，成都人，年

七十二以礼部侍郎致仕，终于广陵。

熙宁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张商英言，近日典掌诰命，多不得其人，如陈绎、王益柔、许将皆今所谓词臣也，然绎之文如款段逐骥，箸力虽劳而不成步骤。益柔之文如野妪织机，虽能成幅而终非锦绣。将之文如稚子吹埙，终日暗鸣而不合律吕。此三人，恐不足以发挥帝猷，号令四海，乞精择名臣，俾司诏命。

熙宁六年，上以犯刑者众，欲别立法。韩子华乞复肉刑，吕宝臣公弼以为不可，且论其曲折，乃止。

孙瑜字叔礼，宣公奭之子也。尝知蔡州，蔡有吴元济祠，瑜曰："元济叛臣，何得庙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终于家。

熙宁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内产物如珠，可炊可饭，水产蔬如菌，可以为菹，民赖以充饥，盖前此不闻也。

雒中旧有万花之会，岁率为之，民以为扰。李师中到官，罢之，众颇称焉。然善结中官，为韩、富二公所恶。新法初行，师中希司农意指，多取宽剩，令韩公与富民均出钱，亦为士论所鄙。师中字君锡，开封人也。

天禧诏收瘗遗骸，并给左藏库钱，厥后无人举行。元丰二年三月，因陈向为提举常平官，诏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护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师号。

元丰三年六月癸卯，录定州北平县主簿李竦子为郊社斋郎尉，王奎子为三班差使，竦因开濠溺死故也。

元丰四年六月辛酉，诏自今紫衣师号止令尚书祠部给牒，牒用绫纸。被受师名者纳绫纸六百，至是罢。

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也。

艺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本如此。

刘航元丰初上疏，论漕汴利害，又言时政五事，并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减之制，诚可以通天下改过自新之路。语尤切直，不报。航字仲通，大名人，举进士，颇为蔡君谟、韩魏公所知，终于太仆卿。

中大夫直徽猷阁安咏字信可，宣和初守齐。安下车，访东坡雪堂，遗址虽存，堂木瓦已为兵马都监拆而为教场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监责之，且命复新之。堂成，多燕饮其上。兹事士大夫喜称道之，信可亦喜作诗，在黄有诗云：万古战争余赤壁，一时形胜属黄冈。时争传诵，惜不见其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阅。其日，殿前、侍卫马步军二十万自夜三鼓初分出诸门，迟明乃绝。诘旦，上按辔出东华门，从行臣寮并赐戎服。既回，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奏乐于楼下。

蔡宽夫侍郎筑室金陵，凿为池沼，既去土寻丈之下，便得一灶甚大，相连如设数釜者，灶间有灰，又得朱漆匕箸数十，其旁皆甓甃，初不甚损，莫测其故何也。旧闻其子择言亲道之。后见诸郡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尽去，因葺以为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见，盖金陵故都。自昔兵乱多矣，其瓦砾之积不知几何，则寻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镜听词》，谓怀镜于通衢间，听往来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怀杓（怀杓今谓之杓瓢）以听，亦犹是也。又有无所怀而直以耳听之者，谓之响卜，盖以有心听无心耳，然往往而验。曾叔夏尚书应举时，方待省榜，元夕与友生偕出听响卜。至御街，有士人徐步大言，诵苏东坡《谢表》曰：弹冠结绶，共欣千载之逢。曾闻之喜，遂疾行，其友生后至，则闻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岁，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旧说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字小简，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见，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尝经意者而自然尔，雅非常人所及。东坡大抵相类，初不过为文采也，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专为之者，亦各一时所尚而已。方古文未行时，虽小简亦多用四六，而世所传宋景文公《刀笔集》，虽平文而务为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世盖未之见。予在馆中时，盛暑中传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简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以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经》耶。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渊源亦有自也。

陆宣公《翰苑集》载，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数人合为一制，盖唐故事也。国朝建隆初，除相犹循此体，近世虽侍从官亦不然，唯庶官并命，则或数人合为一制。又制词率用字数多寡为轻重，官愈尊则词愈多，且必过为称誉，反类启事。称美宰辅，必曰伊周。儒学议论之臣，必曰董、贾。将帅必曰方吕，牧守必曰龚、黄。至拜宰相麻词，姓名之下率以五字为句，循习如此，竟不知起于何人。程致道为中书舍人，尝论之。

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相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纪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记》执政之所自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

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也，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废。予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或急欲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读之不能使人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大夫纵有私所记，多不肯轻出之。予谓欲广异闻者，当听人聚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

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川，以其间纪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于世，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

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间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

《欧阳文忠公外集》载与石公操推官二书，言尝见其二石刻之字险怪，讥其欲为异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也。今《徂徕集》中犹见其答书，大略皆谰辞自解，至谓书乃六艺之一，虽善于钟、王、虞、柳，不过一艺而已。吾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也。文忠复之曰："《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今以其直者为斜，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诚中其病。守道字画，世不复见，既尝被之金石，必非率尔而为者。即其答书之词而观之，其强项不服，义设为高论以文过拒人之态，犹可想见。称推官者，盖在南京时也。计其齿，方甚少，不知后竟少悛否。然文忠公志其墓与读《徂徕集》二诗，盛道其所长，亦足以见公与人不求备也。近岁有一二少年，虽开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规矩，好奇尚怪，遇事辄发，其书字尤任意，本欲以为高而不知自陷于浮薄。文忠公之言，真此辈之药石也。

《王文正遗事》称有言公幼时尝见天门开，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间问之，公曰："要待死后墓志上写吾不知此言。"虽云拒之，亦可见实尝有是事矣。庞庄敏公帅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庙斋居，中夜，恍惚间天象成文云：庞某后十年作相，当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字。驻视久之方灭，公因自作诗纪其事云：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愿以宽章辅至平。手缄之。是日斋诚密记其诗，后藏其曾孙益孺处。余尝亲见之，用小粉笺，字札极草草。按《实录》，自庆历元年初分陕西四路，公与韩忠献公、范文正公、王圣源三公俱为帅，至皇祐三年登庸，适十年。夫天道远矣，而告人谆谆若此，理固有不可尽信。若以王文正之事准之，可以无疑，矧庄敏公决非妄语者乎！

旧制，二府、侍从有薄罪，多以本官归班，朝请而已，初无职掌。然班著请给，并只从见在官，初不以所尝经历为下也。熙宁中，苏子容丞相为知制诰，坐缴李定中丞御史词头罢职，以本官归班。凡岁余，虽大寒暑风雨，未尝一日移告。执政有怜之者，谕使请外官闲局。苏公曰："方以罪谪，敢求自便乎。"一时士大夫以此益推重之。元丰以阶易官，此制遂革。凡侍从以上被谪夺职，非守郡则领祠，无复留京师者。政和刘器之既复旧官领祠，然才承议郎，所至与人叙位，必谨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谒乡人赵畯朝奉。坐未久，有张基大夫者继来，刘与之叙官，张虽辞让，既不获，又不知避去，因据上坐。刘归之明日偶微病，人有候之者，曰："比谒赵德进，坐于堂中，适张基大夫继至，吾官小宜居下，遂坐德进傍，正当房门之冲，风吹吾项，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辞也。近岁尝任侍从者，虽被夺职，亦偃然以达官自居。凡遇庶僚，必居其上无所屈，则非复责降之本意矣。其亦未闻苏、刘二公之风哉！

卷　十

仇念徽猷自言，顷年尝为东州一邑宰。晨起视事，方受牒诉，有鹳雀翔舞庭下，驱逐久之方去，明日复来。仇心异之，遣一吏迹所止而观其为何。既出城数里，所见一大树，鹳雀往止其上。视其颠，则有巢焉，数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数人，持锯斧绳索将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与俱见仇。问伐树何为，曰："为薪耳。"又问鬻之得几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己钱五千与之，且告之曰："是鹳连日来意，若求救于我者，异类而有知如此，尔不可伐。不然，且及祸。"其人遂去，因不敢伐。

凡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并谓之使相。唐制皆签敕，五代以来不预政事，敕尾存其衔而不签，但注使字。汉初有假左丞相，曹参之徒悉尝为之，皆以将军有功，无以复赏，故假以宰相之命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来使相之比也。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将军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盖亦姑使其仪秩得视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类也。然晋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文官，骠骑、车骑、卫将军与四征、四镇及诸大将军开府者为武官。宋齐以

后，循之不改。唐初，以为文散阶，虽三公、三师，亦必冠以此号。李涪著《刊误》，尝非之矣。本朝因唐，无所革。元丰官制既罢，正合创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存之，然无生为之者，惟以为赠官。予谓开府仪同三司，本无文武之别，今若文臣贴职至观文殿大学士、寄禄至光禄大夫以上，欲优其礼秩者，亦可加以开府，而许缀宰相班，则合古之遗制矣。

特进起于西汉，凡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乃赐位特进，位在三公下，故曰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是也。后汉光武时，邓禹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是特引见之称，无官秩定礼。魏以后，皆有之。唐以为文散阶。元丰官制，以为寄禄官，亚开府。国朝常以侍从贴职与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为宣徽使，元丰废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后，二府与侍从官职已崇，无以复加，则特旨依见任执政。予谓凡此正合加以特进之号，使缀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资尚书汝砺、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阳人也。其父并为郡吏，而二公少相从为学。彭公既魁天下，闻报之日，太守即谕其父罢役，且以所乘马及导从并命郡吏送之还家，乡闾以为荣。其徒相与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为状元，熊孔目之子当何如？"次举，伯通亦擢上第。时前守已替去，后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还家。自是一郡欣艳为学者益深，每科举尝至数十人。

曾子固性矜汰，多于傲忽。元丰中为中书舍人，因白事郡堂，时章子厚为门下侍郎，谓之曰："向见舍人《贺明堂礼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无辞让，但复问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语同列曰："我道休撩拨。"盖自悔失言也。徐德占虽与子固俱为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间流落外郡十余年，追复还朝，而德占骤进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许出谒，而子固亦不过之，德占以其先进，欲一识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领之而去。

王将明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故当时为之语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磨勘之法，庶官则自具脚色、家状，陈乞于有司。侍从以上，则有司检举施行。东坡守颍时，有剧贼尹遇者，久为一方之害，朝廷捕不获。公召汝阴县尉李直方，谓之曰："君能擒此贼，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既谍知遇所在，则躬率众往，手戟刺而获之。东坡即条上其功状，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东坡复为言于朝，请以年劳，合改朝散郎一官为直方赏，亦不听。后吏部以东坡当迁，以符会考。东坡自谓已许直方，卒不报。近世士大夫徒见东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为高，多效之者，而不知其自有谓也。且既仕矣，不磨勘岂足为高？使东坡而出此，何其浅耶。司马公《辞枢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时习诗赋论策就试，每三年一次磨勘，岂不慕荣贵者耶？盖天下自有中道，过犹不及也。夫以温公为是言，岂害其为廉让，而更求加之，未见其非饰作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监也，旧说谓之十样锦。受命之日，不俟赦恩，便许封赠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今为令人）。不隔郊奏荐，三也。奏子为职官，四也（今为从仕郎）。乘马许行驰道，五也。马鞍上施紫丝座，六也。马前执破木杖，七也。宴殿内金器，且坐朵殿上，八也。身后许上遗表，九也。《国史》立传，十也。

为帅守而踵父祖尝所居，自昔衣冠以为荣事。李文饶《献替记》称开成二年自浙西观察授淮西节度，国朝二百余年，未尝有自润州迁扬州者，况两地皆是旧封，倍怀荣感，盖其父吉甫亦皆领扬、润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时有之，多见于谢上表启。绍圣中，欧阳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旧治也，其《谢宰执启》曰：惟近辅之名邦，实先人之旧治。高城不改，自疑华表之归。老吏几希，尚守朱门之旧。追怀今昔，倍剧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会稽，其父思之旧治也。其《谢表》曰：惟昔先臣，再临东越，岂期暮齿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犹有奉尝之旧。恬侯家法，自怜孝谨之衰。敢不慰问耆年，览观谣俗，无忘遗爱之厚，永念教忠之余。皆谓是也。

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他色者给之，辄能辨其非，世以为异。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晋史》苻坚从兄子朗国破归晋，司马道子为设盛馔，极江左精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常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黑白之处。人不信，记而试之，无毫厘之差，时咸以为知味。与玉汝白鸽事正同，此非有法可传，盖独得于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独得于心而默契圣贤于千载之上，以此推之，殆无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尝问予兄惇济曰："自东坡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而世争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常有此否？"惇济曰："非狮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吴兴城南射村有寺，号狮子吼，本钱氏赐名，国朝因之。石林既为《春秋》，书其别有四，其解释旨义曰传，其订证事实曰考，其掊击三传曰谳，其编排凡例曰例。又问曰："吾之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济曰："已尝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济曰："吴程秉逮事郑玄，著书三万余言，曰《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得无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称，不必妇翁。《汉书·匈奴传》：彼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称之，杜子美《上

韦左丞诗》曰：丈人试静听，不闻子美之妇为韦氏也。如此者甚多，柳子厚记先友，韩退之其一也，至与之书，乃称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齿相近乎？近岁之俗，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举世从之。至侪类相狎，则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于轻侮也。

范元长侍读，吕申公之外孙也。余在馆中时，以史馆修撰寓直秘书省。尝言，申公作相时，从官白事，据坐对之。张九成子韶遽曰："若审如此，此时从官，吾之所不能为也。"范不能对，余为晓曰："前人谨行辈，凡值父叔之执友，便以子侄之礼事之。而为父行者，亦偃然以父叔自居，当其跪起不疑，而况坐立之间乎。世既以为常，人亦莫以此为非。此礼既久废，故骤闻之若可骇耳。申公素贵于朝，当其为相，固已七十余矣，则时之侍从，孰非其子姓辈者。坐以对之，必是尔。申公岂以贵凌人者乎？"范以为然。予幼年随侍，犹及见客有初相见者，必设拜褥，虽多不讲拜，而遗风尚存，近世不复见矣。长幼之序，人之大伦也，而废之，风俗安得而淳耶。

西汉之为丞相者，有就国、有免归、有自杀、有伏诛，而无复为他官者。惟哀帝时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后，久之复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余为御史大夫，未几为丞相，复故国。御史大夫乃多复为他官，韩安国免后复为中尉，萧望之左迁太子太傅，翟方进左迁京兆尹之类是也。东汉光武即位之初，以谶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违命将斩之，赦以为中郎将。自是终东汉之世，去三公而复为九卿、郡守者，不可悉数矣。唐宰相既无定员，又多以他官兼领，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时或至有十七人。及其贬责，亦无复礼貌。武后时，李昭德以凤阁侍郎平章事，后贬钦州高宾尉，俄复召为监察御史。严瑱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贬珓川州尉。狄仁杰自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贬彭泽令。此其尤甚者也。中叶以后，虽罕此比，然李揆尝以中书侍郎、平章事，贬袁州长史，后以试秘书监，江淮养疾，家百口，贫无禄，匄食取给，牧守稍厌慁，则去之。常衮自门下侍郎平章事贬河南少尹，崔祐甫两换秩，江公辅自谏议大夫平章事下迁太子左庶子，久不迁，谒宰相求官，闻德宗怒，惶惧而请为道士，复为泉州别驾。凡此类，虽不及武后时贬黜之遽，然顿辱之亦已甚矣，岂复以大臣遇之耶。

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则然。苏明允著《辨奸》，其言衣巨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然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

南窗纪谈

[宋] 无名氏撰　高良荃整理

《南窗纪谈》一卷，宋无名氏撰。"多记北宋盛时事"（《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为所蔽未有不为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视为何等人，是岂逢君之欲托贱役以自售者哉？史称，天宝中，明皇有逸志，数巡幸广温泉，为华清宫，环宫所置百司区署，以琯资机算，时方为给事中，诏总经度骊山，疏剔岩薮，为天子游观。此等事在当时韦坚、王珙、杨慎矜之徒乃当任之，琯顾安而不为耻，考其平素，未必不出于本心，殆适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徽宗朝，有建言请毁艮岳，以其地还民，方议其请，内出图本宣示，宰执吴相元中观至其间佳处，失声称善，上顾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时失言，出于无心，于义固未有所伤，然使在天宝间，不知果能不为房琯耶？

蔡宽夫侍郎在金陵凿地为池，既去土，寻丈之下便得一灶，甚大，相连如设数釜者，灶间有灰，又有朱漆匕箸，其旁皆甓甃，初不甚损，莫测其故也。后见诸郡兵火之后，瓦砾堆积不能尽去，因葺以为基址者甚多。金陵盖故都，自昔兵乱多矣，瓦砾之积不知几何，则寻丈之下安知非昔日平地也。（叶景修曰，近延祐戊午年，王眉叟真人于清湖开元宫殿前立虞伯生所撰碑，先用木桩打入地，然后于上立石，及木桩入地丈余不复可打，匠人掘示之，下有地面及花台鱼池，则与此事相同也。）

欧阳文忠公虽作一二十字小柬亦必属稿，其不轻易如此，今集中所见乃明白平易若未尝经意者，而自然尔雅非常所及。东坡大抵相类，初不过为文采尔。至黄鲁直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虽造次间必期于工，遂以名家，士大夫翕然效之。方古文未行时，虽小柬亦用四六，世传宋景文公《刀笔集》虽平文亦务奇险，至或作三字韵语。近传崧卿给事以冰馈同舍，其柬辞云：蓬莱道山，群仙所游，清异人境，不风自凉，火云腾空，莫之能炎，饷以冰雪，是谓附益。读者莫解。或曰：此灵棋也。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渊源亦有自也。

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士皆习书，有晋宋余风，今有得唐人遗迹，虽不知名亦往往可观。宋朝此科废，书遂无用于世，非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亦少，亦势使之然也。欧阳文集载《与石公操推官书》言：尝见其二石刻书字之怪，讥其欲为异以自高。公操即守道，今《徂徕集》中犹见其答书，大略皆谰辞自解，至谓书乃六艺之一，虽善如钟王虞柳不过一艺而已，吾之所学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也。欧公复之曰：《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今以其直者为斜，方者为圆，而曰我第行尧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馔于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之常尔。若其纳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饭实酒卮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乎？此言诚中其病。守道字画世不复见，既尝被之金石，必非率尔而为者，即答书之辞观之，其强项不服下，又设为高论以文过，拒人之态犹可想见也。

叶石林问于徐惇济曰：自坡翁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而世争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尝有是否？答曰：非狮子吼寺乎？叶公笑曰：是也。盖吴兴城南射村有寺号狮子吼，本钱氏赐名，宋因之。石林公既为《春秋书》，其别有四解：释音义曰传，订证事实曰考，掊击三传曰谳，其编排凡例曰例。又问曰：吾之为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济曰：已尝有之。石林曰：何也？曰：吴程秉逮事郑玄，著书三万余言，曰《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得无近是乎？石林大喜。

韩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殚极精侈，性嗜鸽，必白者而后食，或以他色绐之，辄能辨其非，世以为异。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晋苻坚从兄子朗国破

归晋，司马道子为设盛馔，极江左精肴，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朗曰：此鸡栖尝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黑白之处，人不信，乃记而试之，无毫厘差，咸以为知味。与韩相白鸽事同，此非有法可传，盖独得于心，故能默契如此。

丈人本父友之称，不必妇翁也。汉匈奴传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唐人尤喜称之，杜甫上韦左丞诗：丈人试静听。又有：丈人屋上鸟。而不闻杜公为韦之婿也。如此甚多，柳子厚记先友韩退之一也，至与之书乃称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齿相近乎？近来不问行辈年齿，泛相称呼必曰丈，不知起自何时。至于侪类相狎，则又冠以其名姓曰某丈某丈，乃反近于轻侮（一本姓上无名字）。

为帅守而踵父祖尝所居，自昔以为盛事。李文饶《献替记》称：开成二年，自浙西观察授淮南节度，本朝二百余年未尝有自润州迁扬州者，况两地皆是旧封，倍怀荣感。盖其父吉甫亦尝领扬、润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有之，多见于谢上表启。绍圣中，欧阳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旧治也。谢宰执启云：惟近辅之名邦，实先人之旧治。高城不改，自疑华表之归；老吏几稀，尚守朱门之旧。追怀今昔，倍剧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会稽，其父思之旧治也，谢表云：惟昔先臣，再临东越，岂其暮齿，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犹有奉尝之旧，恬侯家法，自怜孝谨之衰，敢不慰问耆年，览观谣俗，无忘遗爱之厚，永念教忠之余。皆谓是也。

李文定公以故相守兖州，有嫠妇为其里人以伪券诬讨田产，诉于官凡十余年，皆不得直。及文定公未去郡，而傅求龙图初中甲科，以廷尉评事知仙源县，初至官，嫠妇又讼于县，求逮所讼与书券者，验其书迹不类，因穷治，尽得奸状，里人既伏辜，而归其田产与嫠妇焉，一郡惊为神明。李公闻之叹曰：吾为政于此，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罪其嫠妇，吾甚愧之。乃以粟帛谢罪于妇，而盛荐傅公于朝。议者谓傅公发擿奸伏固过人矣，而文定公之不讳其失，不掩人善，尤人之所难也（盛荐一作盛称）。

凡以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并谓之使相，唐制皆佥敕，五代以来不预政事，敕尾存其衔而不佥，但注使字。汉初有假左相，曹参之徒尝为之，皆以将军有功无以复赏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来使相之比也。汉殇帝延平元年，以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起于此。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起于此。盖亦姑使其仪秩得视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类。然晋以来，左右光禄大夫开府者为文官，骠骑车骑将尉军与四征四镇及诸大将军开府者皆为武官。宋齐以后，循之不改。初唐以为文散阶，虽三公三师亦必冠以此号，李涪著刊误常非之。宋因唐无所革，元丰官制既罢同平章事，遂以节度使加开府为使相，正合创名之意，而文臣寄禄官亦存之，然无生为之者，惟以为赠官。

特进起于西汉，凡诸侯功优，朝廷敬异，乃赐之位特进，位在三公下，故曰特进。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后汉邓禹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是特引见之称，无官秩，定礼。魏晋以后皆有之，唐以为文散阶，元丰官制以为寄禄官，亚开府。

汉武帝元朔三年，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只而不解其赦天下“内长文”之语，了不可解。张晏曰：长文，长文德也。师古曰：诏言有文德者，即亲内而崇长，之所以见仁爱之道，见谓显示也。颜氏之说虽比张晏为详，然终不能服人意。许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旧本，乃以“内”为“而”文，为史传写之误，容或有此，而其义通矣。近见一士人言，前辈校正本乃以内为而，长为肆，文为赦，而肆赦所以见爱，其于下文尤为贯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据否？欧公云：读书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附会之，最为解经者之蔽。此言盖讥郑氏也，近世学者多或不免如此。

吕文穆参政（余庆）与其弟正惠丞相皆晋兵部侍郎琦之子也，自五代至宋至道中，父子兄弟相继居显位，而家无余财，居无别业，平日俸赐多以赈施中外，随手而尽故也。家人尝诉日用乏绝，正惠公曰：过得三日，则更营三日，生计如是足矣。

秦汉以来，方士言神仙莫不白日上升，后世小说所载往往而是，然人未尝有日见之者，难以必其有无，惟韩文公诗叙谢自然事曰：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如聆笙箫韵，来自冥冥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气明灭，五色光属联。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据此等语，则其自幼学仙而致轻举，众所共见者，昭然不诬。近吴兴陈汤求大夫提举江西茶盐，回言数年前，袁州一村民女子自幼乐静默，常独处一室中，然初无他异，至十八九，一旦，其家闻空中笙箫之声，女子已在室中阖户而坐，须臾，采云四合蓊郁其舍，家人与观者皆莫敢前，经半日方散，开户视之，已不见女子，久之犹闻笙箫声在半空。其事与谢自然相类。

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事见《洛阳伽蓝记》，

非也。按《吴志·韦曜传》，孙皓时每晏飨，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饮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所饮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或为裁减，或赐茶荈以当酒。如此言则三国时已知饮茶，但未能如后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榷利遂与煮酒相抗，迄今国计赖此为多。唐人所饮不过草茶，但以旗枪为贵，多取之阳羡，犹未有所谓腊茶者，今建州制造日新岁异，其品之精绝者，一饼直四十千，盖一时所尚，故豪贵竞市以相夸也。

吕申公为颍州通判，欧公为守，素不以文靖为然，及与其子为僚，见其学识，已改观矣。时刘原甫、王深甫皆寓居都下，四人日相从讲学为事，情好款密，一日，分题赋诗，申公得瘿木壶，其辞曰：天地产众材，任材谓之智，梁桷与楹杙，小大无有弃，方者以矩度，圆者中规制。嗟尔木之瘿，何异肉有赘，生成拥肿姿，赋象难取类，檃括所不施，钩绳为尔废。大匠睨而往，恻然乃有意，孰非造化功，而终不朽器，刳剔虚其中，朱漆为之伪。斟浆挹酒醴，施用惟其利，牺象非不珍，金罍岂不贵，幸因左右容，反见谓奇异。人之才与性，未直远于是，性虽有不善，在教之操砺，才无不可用，在上所错置。饰陋就其长，皆得为良士，执一以废百，众工何由备，是惟圣人心，绝通天下志。欧阳称赏，以为有宰相器（案《宋文鉴》“岂不贵”下有“设之于楹阶，十目肯注视”句）。

钱唐关注，字子东，家世以文雅称，喜为诗，有唐人之风。尝赋《松声》一篇云：梦破松声枕上闻，睡魔夜半战吟魂，初疑秋雨连江岸，乍觉寒潮上海门。招引好风来古寺，追随月色下前村，晚行欲问声来处，郁郁苍波漫不分。

王文正公遗事：公幼时见天门开，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间问之，公曰：要待死后墓志写上吾不知此。言虽云拒之，亦可见其实有是事矣。庞庄敏公帅延安日，因冬至奉祠家庙斋居，中夜恍忽间见天象成文，云：庞某后十年作相，当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注视久之方灭，公因作诗记之云：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愿以宽章辅至平。手缄之，题曰《斋诫密记》。其诗藏其曾孙益孺处，用小粉笺，字札极草草。按实录，自庆历元年初，分陕西四路，公与韩忠献、范文正、王圣源三公俱为帅，至皇祐三年登庸，适十年。夫天道远矣，而告人谆谆如此，理固有之，不可尽诘。

彭资器尚书（汝砺）、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阳人，其父并为郡吏，两公少从学。彭公既魁天下，闻报之日，太守即喻其父，使罢役，且以己所乘马及导从并命郡吏送还家，乡闾以为荣，其徒相与言曰：彭孔目之子既已为状元矣，熊孔目之子当如何？次举，伯通亦擢上第，时前守已替去，后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还家，自是一郡歆艳，家学益众。

仁宗朝，京东有剧贼执濮州通判并渊纵掠，时蔡子正尚为小官，建言宜如汉高元不以劫质开奸路，急捕系之，朝廷从其言，贼党遂坏散，自是以才能显。其后，江西广东福建路盗贼稍起，至千百为群，公然被铠甲拥旗鼓肆为剽掠，吏莫能禁，子正复建言，请严敕所属其除民患，时执政者记其前言，因就付以其事，遂除江西提点刑狱。子正至部，首下令民有器甲者，与期限，俾首纳，原其罪，于是竞自归纳，前后得六万余，择其精者给巡捕吏兵，贼气已夺。先是，群盗常恃众恃兵仗以贩鱼为名挟盐以卖，子正复令贩鱼者赍盐不及二十斤，众不至五人，不持兵，皆为良民，吏毋得问，自是人情大安，盗亦消弭，子正迄为名帅。

傅献简公事仁英两朝居言路，榻前论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议，未尝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与人道之，亦未尝少有骄矜自负之色。及出为郡，循循然遵奉诏条惟谨，所亲或问之曰：公以直节闻天下，今虽为郡，谓当时有所纵舍以自表见，奈何俯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别于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职，牧守行守土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闻者叹服。

司马温公尝与邵康节论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难能也，吾于钦之畏焉。康节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慍，亦为难矣。世以为知言。

魏郑公言，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岂有置至公而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予尝爱此言最切于治道。夫事形迹者，本以示公，然考其实未有不出于私其身者也。宋盛时士大夫立朝论事往往信道任诚，粲然如骨肉之相与，识者以为美谈。予闻故老道一二事，太宗平晋之初，以并州交城县地势险阻，可以控扼山外，且有金铁之饶，建以为大通监领交城，绵上二邑。大中祥符中，复废为县，吕献可尝宰交城，以为宜复为监，即具利害奏闻，而自请就为知监，任兴复之事。且言臣于审官院差除已是合入通判资序，若朝廷允从所请，即于臣别无侥幸。

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有武臣杨应诚独曰：客至设汤是饮人以药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渍橙木瓜之类为汤饮客，或者效之。予谓不然，盖客坐既久，恐其语多伤气，故其欲去，则饮之以汤。前人之意必出于此，不足为嫌也。

清波杂志

[宋]周　煇撰　范学辉整理

《清波杂志》十二卷，南宋周煇撰。该书以记载作者耳闻目睹的两宋典故、政坛大事、文人轶闻和风土人情为主，并偶及宋前史实，是一部较著名的宋人野史笔记。其中像"王荆公墓"、"蔡童罪恶"、"陈东"等条，都是研究北宋中后期党争及南宋初年政局的较重要史料。本书现存宋刊本、《稗海》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以中华书局校注本最为精良。本整理本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并参考了上述其他各本。

自　序

煇早侍先生长者，与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时居都下清波门，目为《清波杂志》。绍熙壬子六月淮海周煇识。

卷　一

潜邸瑞应

高宗繇康邸使虏庭，开大元帅府于相州，继登宝位，再造王室。一时霸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彦而次。建炎初，诏省记事迹，成书来上，付之史馆。其间所纪符瑞，如冰泮复凝，红光如火，云覆华盖，其类不一。独诸路文书申帅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拆"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时识者谓本朝无亲王将兵在外故事，忽付大元帅之柄于皇弟，盖本天意云。

裨将善相

高宗初被命渡河，随军一裨将某善人伦，密语同列曰："大王神观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观察亦保终吉。但资政气貌甚恶，祸只在旦夕。"资政，谓王云也，时以资政殿学士辅行。行至磁州，果被害于应王庙。中书舍人耿延禧、观察使高世则，时皆参谋议于幕府。

颍川郡王

神宗初出阁，封颍川郡王。既即位，升颍州为节镇。久之，觉其非，遂以许州为颍昌府，人比之"坊州生杜若"。吏部侍郎张舜民云尔。尝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军节度使，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封颍王，三年立为皇太子，初不曾封颍川郡王。政和间，工部侍郎刘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军节度使、颍王登大位，其忠武军止缘遥领节制，已升为颍昌府。其颍川系受封兴王之地，伏望崇建府号。"遂以颍州为颍川府，依旧顺昌军额，悉符前说。

普安院

五代时，有僧某筑庵道边，蓺蔬丐钱。一日昼寝，梦一金色黄龙，食所蓺莴苣数畦。僧寤惊，且曰："必有异人至。"已而见一伟丈夫，于所梦之所取莴苣食之，僧视其状貌凛然，遂摄衣延之，馈食甚勤。顷刻告去，僧嘱之曰："富贵无相忘。"因以所梦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愿为老僧只于此地建一大寺。"伟丈夫乃艺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赐名普安，都人称为"道者院"。则寿皇圣帝王封之名已兆于此。

新兴吴安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顿，问地名，以新兴店对。幕府进言："大王治兵讨贼，行绍大统，而初宿新兴，天意若曰：宋室中兴，其命维新。"且以太平兴国中宋捷之语为证。绍兴辛巳，视师江上。至无锡，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间书"吴安"二字。吴安，阍隶姓名也。侍卫者偶见之，皆喜谓吴地可安。或云亦尝达于圣听。顷得此说于惠山主僧法

醇。普安等名虽不同，其为佳谶则一也。

思陵俭德

高宗践阼之初，躬行俭德，风动四方。一日，语宰执曰："朕性不喜与妇人久处，早晚食只面饭、炊饼、煎肉而已。食罢，多在殿旁小阁垂帘独坐。设一白木桌，置笔砚，并无长物。"又尝诏有司毁弃螺填倚桌等物，谓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举："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烧柴，借半破瓷盂，温汤淪饭，茅檐下与汪伯彦同食，今不敢忘。"绍兴间，复纡奎画以记损斋，"损之又损"，终始如一。宜乎去华崇实，还淳返朴，开中兴而济斯民也。

建康行宫

绍兴二年，修建康府行宫，以图进呈。被旨："可只如州治修盖。一殿之费，虽未为过，而廊庑亦当相称，则土木之侈，伤财害民，何所又至。象箸之渐，不可不戒。"由是制度简俭，不雕不斫，得夏禹卑宫室之意。

娄寅亮请立嗣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岁，副王伦使虏被留，馆于云中。绍兴壬子岁，王先得还。至绍兴癸亥，约和已定，朱方南归。尝著《曲洧旧闻》，云："仁宗时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县尉，不记其姓名。阅岁久之，又经此丧乱，史家亦不复载，为可惜。"辉绍兴间，得娄寅亮奏札，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圣选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说，诏英宗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忧勤，备尝艰险，春秋鼎盛，自当'则百斯男'。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独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进蓝缕，仅同民庶。臣恐'祀丰于昵'，仰违天鉴，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二圣所以未有回銮之期，黠虏所以未有悔祸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时也。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更加广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副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臣本书生，叨擢科第，白首选调，垂二十年。今将告归，不敢终嘿。位卑言高，罪当万死，惟陛下裁赦。"娄，初不知其出处。近闻乃温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进士乙科，曾任寮官。属乡邦大浸，父子皆没于水。或云论事之疏，不止于此。

赦书二本

高宗即位于南京，肆赦文有两本，首尾皆同。如"道君发德音而罪己，退辞履位之尊。乾龙以震长而继天，首正误国之罪。悉捐金币，分割膏腴。思爱惜于两朝，忍轻加于一矢。生灵受赐，夷夏闻风。要质贤王，既驱车而北渡。连结异域，复拥众以南侵。慨溪壑之无厌，昧蜂虿之有毒。廷臣乏策，虏使诡和。款貔虎以退师，致金汤之失险。肆令狼子，荐食都畿"等语，与今所传本异。盖时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滕后签书枢密院，南京人。

祖宗家法

哲宗御迩英阁，召宰执暨讲读官讲《礼记》、读《宝训》。顾临读至："汉武帝籍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对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读毕，宰臣吕大防等进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侄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上曰："今宫中见行家人礼。"大防等曰："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阁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尔，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礼服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上甚然之。列圣家法之盛，大臣启迪之忠，皆可书而诵也。

元祐大婚

元祐大婚，吕正献公当国，执议不用乐。宣仁云："寻常人家，娶个新妇，尚点几个乐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钦圣云："更休与他懑宰执理会，但自安排着！"遂令教坊、钧容伏宣德门里。皇后乘翟车甫入，两部阑门，众乐具举。久之，伶官辇出赏物，语人曰："不可似得这个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实录》具书纳后典礼，但言婚礼不贺，不及用乐一节。王彦霖《系年录》载六礼特详，亦不书此。

册后典礼

宰臣吕大防等言："昨奉圣旨宣谕：'皇帝纳后有

期，已令入内内侍省检举施行者。'伏以涂山启夏，渭涘兴周。予娶度土之辰，亲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适契亨期。将开前寝之模，宜谨曲台之议。恭惟皇帝陛下，天锡仁孝，日新光明。躬亲万几，虽禀东朝之训。表帅九御，尚虚中壸之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祊之奉，笃风教之先。历询庆门，咨求淑媛。将协定祥之兆，当陈备物之严。嘉命惟行，体二仪之判合。旧章可举，在六礼之亲成。自纳采至于告期，繇命使讫乎上礼，车服有等，币贽有常。古今相沿，方册具载。臣等不胜大愿，伏望诞颁明诏，豫敕奉常，考沿革于前王，参节文于通礼，制为成式，付在有司。衮冕谷圭，益重谨婚之义；金根瑰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贤之配圣。善承亿载，流化万方。凡在怀生，率同大庆。"太皇亦降答诏。前辈谓元祐纳后礼制，视天圣、景祐，讨论特为详备。天祐皇家，母仪得昭慈之贤。其后拨乱返正，翊戴中兴之主，功参十乱，兹谨具著焉。

配 享

国朝配享功臣于太庙横街南，东西相向设位。太祖室：赵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载。真宗室：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室：王曾、吕夷简。英宗室：韩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玮。哲宗室：司马光。徽宗室：韩忠彦。高宗室：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视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盖中兴将相勋烈之盛，不得而遗也。

金宝牌

天圣初元，内出圣祖神化金宝牌，令景灵宫分于在京宫观寺院及外州名山圣迹之处。牌长三尺许，厚寸余，文十二，曰"玉清昭应宫成，天尊万寿金宝。"背文五，曰"永镇福地敕。"其周郭隐应虬龙花葩之状，精彩焕耀。封以绛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药金所制。凡不经兵革州郡，皆宝藏之。煇尝见于上饶天庆观，盖留龙虎山。

印 文

顷见唐人官告，印文细如丝发。本朝印文粗厚。漫漶迟速唯系官府事之繁简，旧传唯三司、开封为省府，事最繁剧，所用印岁一易。今学士院印乃景德年铸，在京百司所用无如此久者。

赴调期限

旧制：凡罢官，三月不赴部选集者有罚。煇见耆旧云："承平时，州县多阙官。得替还乡，未及息肩，已竭蹶入京，授见次，即趣赴上。一季、半年，已为远阙。到国门，即入朝集院，支俸，差剩员，破官马，事事安便，与今异矣。"

掌书诏

政、宣间，掌朝廷书诏者，朝士常十数人。主文盟者，集众长而成篇。靖康垂帘告天下手书，出太常少卿汪藻笔。绍兴间，婉容刘氏进位贵妃，亦特命监察御史王纶草制。或云：时宰与王同里，欲其沾赐金，故临期特畀权内制。

用兵利害

苏东坡言：少时与父并弟同读富韩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三人皆叹其言明白，切中事机。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苏笑，以为然。煇观《三国志·顾雍传》，孙权时，沿边诸将各欲立功自效，多陈便宜，有所掩袭。权以访雍，雍曰："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又读《通鉴》，唐武德五年，突厥犯边，郑元璹诣颉利，说之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好，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仲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开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乃许其和。盖皆祖述严安之言也。后东坡载其说于《郑公神道碑》之首（张文定公当仁庙时论人臣劝用兵，亦有"事成身蒙其利，不成则陛下任其患"之语）。

改 秩

选人改秩，今当员多阙少时，须次动六七年，成六考，无玷阙，方幸寸进。戛戛乎难哉！近制：改京官，岁有定额，且减荐数。有凭藉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艰得职司，若止许用职司一员，庶俾孤寒均得应格。昔有胡宗英者该磨勘，引见日，仁宗惊其年少，举官逾三倍。阅其家状：父宿，见任翰林学士。乃叹曰："寒畯安得不沉滞！"遂降旨，止与循资。熙宁间，一选人以贵援得京削十三纸。引见日，神宗云："有举状一十三纸者是甚人？"特与改次等官。于是权势耸然。幕职、州县官以荐改京官者，其数如格，则移刑寺问，举者无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见。至引见，又移问如初，有罪故而不足于数者，辄罢去。考功郎赵屼请勿再移问，从之，仁人之言也。屼乃清献公之子。

庆寿推恩

国家庆寿典礼，千古未闻锡类施泽下逮士庶，妇

人、高年亦加版授。诚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伪冒浸出，向来台臣固已论列，而严保任之制。近见一文士作《温阳老人对》，切中此弊。其辞曰："温阳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号之三年，朝廷举行旷世之典，有采樵者进而问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寿宫，奉玉卮上千万岁寿，肆大号，加恩区内，无问于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诏者而授之官。叟何为而弗与？'老人对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逾期颐，若为而未及？'对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贵之年，有贫贱之年。富贵之年舒以长，贫贱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尝识富贵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绡雾縠之为丽服也。口不厌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为珍羞也。目不睹靡曼之色，而蓬头齞唇之与居。耳不听丝竹之音，而荛歌牧啸之为乐。今吾虽阅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离贫贱，若以二当一，则吾之年始六十有一，与诏不相应，是以为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数，求以应诏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对曰：'彼富贵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谓以一而当二者也，其学宁越之徒欤？吾侪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燁既得其说，窃惟主上孝奉三宫，十年一讲盛礼，鸿恩锡类，方兴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几名器增重，不致冒滥，人得以为荣。

卷　二

蔡童罪恶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赦书，"应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皆误国害民之人，见流窜者更不收叙。"二日降手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国史》，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其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议者谓中兴新政，孰先于此，抑推原祸乱之自云。

王黼身任伐燕

王黼一日在相国寺行香，见蔡京以太师、鲁国公揭榜，小立其下，深有羡慕之色。亲厚者乘间叩之，黼曰："无他，不谓元长有许大官职！"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当一大事，元长官职不难致。"黼识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责，后亦致位太傅、楚国公。且许服紫花袍，增益驺导，并张青罗盖，涂金从物，略与亲王等，宠遇埒于京。及夫事变，适开封尹聂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蹑，戕于雍丘辅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献，以遇盗闻。议者惜不与童贯辈明正典刑，顾乃回枉如此。同时蔡攸、翛亦赐死。翛闻命，曰："误国如此，死有余辜，又何憾焉。"乃饮药。而攸犹与不能决，左右授以绳，攸乃自缢而死。或以靖康刑戮为疑，识者云："祖宗特不诛大臣尔，若首祸贼党，罪恶显著，在天之灵当亦不赦也。"

右府太尉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书，称"枢密太尉"。盖旧制，文臣为枢密使，皆带检校太尉。东坡《贺文潞公正位兵府书》亦有"太尉"之称。官称随时改易，不可一概论。元丰前，枢密院奏荐子弟，皆补班行。

凉　伞

京城士庶，旧通用青凉伞。大中祥符五年，唯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六年，始许中书、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近时臣寮建议士庶用皂伞者，不闻施行。政和间，亦诏非品官之家，不许乘暖轿。武臣任主兵差遣，缘边安抚官走马承受，并不得乘轿，亦绍圣之制。

修书谬无赏

蒲宗孟左丞，因奏书请官属赏，神宗曰："所修书谬，无赏。"宗孟又引例，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礼进曰："修书谬，仪鸾司恐不预。"上为之笑，赐帛乃得请。率然一言，而当于理。

疑　狱

诸疑狱当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当奏辄奏者，勿坐。此法既行，全活多矣。元丰诏大理兼鞫狱事，多上所付。大理卿韩晋卿独持平核实，无所观望，人以不冤。神宗知其材，凡狱难明，及事系权贵者，悉以委晋卿。天下大辟请谳，执政或以为烦，将劾不应谳者。晋卿曰："听断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谳而获戾，谳不至矣。"议者或引唐覆奏令，欲天下庶狱悉从奏决。晋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请，此祖宗制也。今四海万里，一欲械系待朝命，恐罪人之死于狱，多于伏辜者。"朝廷皆从之。韩，密州安丘人。应天下疑狱，并具本末，奏取敕裁。此说既行，凡有奏疑，未尝不免。迨元丰八年，诏："自今天下州军，勘到强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正与前说相反。

沙门岛罪人

旧制，沙门岛黥卒溢额，取一人投于海，殊失朝廷宽贷之意。乞后溢额，选年深至配所不作过者移本州，神宗深然之，著为定制。乃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

马子约阴德

马子约之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岛溢额之卒移本州牢城，以广好生之德，从之。马后梦有告之者：尔本无子，且无寿，上帝以尔请贷罪人，赐一子，且益寿

云。

扁　榜

旧立扁榜，必系以亭堂斋阁之名，今或略去。尝见黄冈所刻《东坡墨迹》，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有一书斋名'思无邪斋'。"若欲省文，去下一"斋"字，何不可者。盖亦随时所尚尔。

绍兴置衫帽

自昔人士皆著帽，后取便于戎服。绍兴丙子，魏敏肃道弼贰大政，一日造朝，预备衫帽，朝退，服以入堂，盖已得请矣。一时骤更衣制，力或未办，乃权宜以凉衫为礼，习以为常。乾道间，王日严内相申请，谓环一堂而围座，色皆浅素，极可憎，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马及吊慰不敢用。

凉　衫

士大夫于马上披凉衫，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谓之"盖头"，盖唐帷帽之制也。笼饼、蒸饼之属，食必去皮，皆为北地风埃设。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埃壒蓬勃。江南街衢皆甃以砖，与北方不侔。

表章用字

客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处，若"危"、"乱"、"倾"、"覆"之类。通朝士书，如"罪出"、"忧去"，甚至以"申谢"为"叙谢"。初以为过，及见元祐一小说，言苏明允作《权书》，欧阳公大奇之，为改书中所用"崩"、"乱"十余字，奏于朝。哲宗尝书郑谷《雪诗》于扇，"乱飘僧舍茶烟湿"，改"乱飘"为"轻飘"。

诸公前身

房次律为永禅师，白乐天海中山。本朝陈文惠南庵，欧阳公神清洞，韩魏公紫府真人，富韩公昆仑真人，苏东坡戒和尚，王平甫灵芝宫。近时所传尤众，第欲印证今古名辈，皆自仙佛中去来。然其说类得于梦寐渺茫中，恐止可为篇什装点之助。

东坡八赋

东坡在海外，语其子过曰："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焚香，写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以卜之。写毕，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廉州之命至。八赋墨迹，初归梁师成，后入禁中。辉在建康，于老尼处得东坡元祐间绫帕子，上所书《薄命佳人诗》，末两句全用草圣，笔势尤超逸。尼时年八十余矣。又于吕公经甫少卿家见所书《伤春词》。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迹屡经兵火而尚存，诚宜珍秘。吕乃申公之后。

重湖诗

绍兴辛酉，辉随侍之鄱阳。至南康扬澜、左蠡，失舟，老幼仅以身免。小泊沙际，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轩名重湖，梁间一木牌，老僧指示："是乃苏内翰留题。"登榻观之，即"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千万里，投老得归无"诗也。漶漫，尚可读。僧云以所处深险，人迹不到，故留至今。然律诗而用两韵，叩于能诗者，曰："诗格不一，如李诚之《送唐子方》亦两押'山'、'难'字韵，政不必拘也。"而坡《歧亭诗》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韵，或云无此格。韩退之有《杂诗》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韵。

小孤祠

辉平生四泛大江，备尝艰险，共载生死，系于沉浮之间。每过龙祠，薰炉沥觞唯谨。无屋宇，但植一竿，亦致冥币于中流。至小孤山，谒庙，见幡脚及花瓶中小青蛇盘结，举首蜿蜒者甚众，祝者云神今日在庙歆享而然。归舟，夜梦入庙如仪，且口占祝文。既觉，但记"浩若川流，倘不葬于鱼腹。赫然庙貌，尚可荐于豚蹄"一联耳。

妇女夹拜

男子施敬于妇女，男一拜，妇答两拜，名曰"夹拜"，古礼也。今则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诗》曰："长跪问故夫。"或问妇跪如何，尝闻海上之国，僧尼、妇人皆作男子拜，拜尚不以为异，则跪宜有之。

狄武襄像

向在建康，于邻人狄似处见其五世祖武襄公收侬智高时所带铜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又出使相判陈州告身，皆五色金花绫纸十七张，晕锦褾袋，犀轴，紫丝网皆备。后于友人欧阳俊处得其远祖文忠公自初进擢至赠谥纶告，一无遗者。可谓故物，不愧郑公之笏。两家其能终保存耶?

青沙烂

武襄赴陈州，不怿，语所亲曰："青此行必死。"问其然，曰："陈州出一梨子，号'青沙烂。'今去本州，青必烂死。"一时虽笑之，未几果卒。初实戏谈，适会其死耳。似云初无此说，好事者为之。或云当时狄为都人指目，故为是无稽之言以为笑端。判陈州，竟因疑似。熙宁改元，青子咨入对，上问青征南有遗书否？乃上《平蛮记》及《归仁铺战阵》二图。上乃自为文，遣使即其第祭之。其文具载《实录》。

书　画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书名画，且能别真赝。帅

建康日、知先人素从后湖苏养直征君游，托移书求仇池故砚。苏答云："抄掠之余，所存百骸九窍耳。平生长物，岂复一毫，况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于昔之隐几者也。"孟见之，笑曰："只是不肯见畀尔。"后数年，黄山谷甥洪仲本，托先人以一画致于孟，乃枯桥上一鹰，实山房李公择尚书故物，补破处，龙眠笔题作钟隐。米元章《画史》云李后主号钟山隐居，疑后主笔也。而《名画录》自有钟隐，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谓古画必有对，后闻并归于孟氏。钟隐，天台人，隐于钟山，遂为姓名。李方叔为赵德麟品德隅斋画，备书其艺之妙。

韩魏公遇刺

韩魏公领四路招讨，驻延安。忽夜有携匕首至卧内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语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谏议金带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带来纳，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为得体，卒受其带，则堕奸人计中矣。"公叹非所及。元丰间，亦有守边者一夕失城门锁，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继有得元锁来归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关键，蹉跌不相入。较以纳带，似得之。岂大贤千虑，未免一失乎？延安刺客，乃张元所遣。元本华阴布衣，使气自负，尝再以诗干魏公，公不纳，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师失律于好水川，元题诗于界上僧寺云："夏竦何曾耸，韩琦未是奇。满川龙虎举，犹自说兵机！"其不逊如此。熊子复著《九朝通略》，于康定元年书："华州进士张源逃入元昊界，诏赐其家钱米以反间之。"却用此"源"字。

神御殿

嘉祐中，修睦亲宅神御殿，欧阳文忠公言："祖宗庙貌，非人臣私家所宜有。"罢之。宣和间，朱勔在苏州，即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监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熙宁间，宗室鲁王等亦建神御于本宫。议臣谓："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今宗室有祖宗神御，非所以明尊卑、崇正统也，宜一切废罢。"从之。近属王宫，尚有法禁。小臣私室，岂应得为！

蔡京东明谶

徽宗召天下道术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写字与人，多验。蔡京得"东明"二字，皆谓东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贵未艾。后京贬死潭州城南五里外东明寺，比之六贼，独免诛戮。或谓以其当轴时，建居养、安济、漏泽，贫有养，病有医，死有葬，阴德及物所致。其然乎？当是时，有司观望，奉行失当，于居养、安济，皆给衣被器用，专雇乳母及女使之类，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扰行户。宣和初，复诏裁立中制，未几遂废。

青布条

京之卒，适潭守乃其仇，数日不得殓，随行使臣辈稿葬于漏泽园，人谓得其报。此说止见于《靖康祸胎记》。宣和间，京师染色，有名"太师青"者。追京之殓，无棺木，乃以青布条裹尸，兹其谶也。

蔡京二事

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两家各生一子，后二子人从，争欲迎母归养，未知适从。事至朝廷，执政无所处，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难，第问其母愿归何处。"一言遂决。又一岁，户部欠郊费若干，长、贰堂白，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闻下文思院铸钱样，亦叵测。时富商大贾在京识事者，惩屡变盐法之害，亟以所蓄算请钞旁。不数日，府库沛然。

玉盏玉卮

徽宗尝出玉盏、玉卮，以示辅臣，曰："欲用此于大宴，恐人以为太华。"京曰："臣昔使虏，见有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指以示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理毋嫌。"徽宗曰："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惧人言复兴。"京曰："事苟当于理，人言不足恤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养，区区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纳忠，大率如此。

呼子为公

京怀奸固位，屡被逐而不去，王黼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旨，遣童贯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诏同至，乃置酒留贯，攸亦预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时失措，酒行，自陈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时左右闻京并呼其子为"公"，莫不窃笑。欲去宰辅取表，自京始。尝考晁错更汉令，诸侯喧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谓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归矣。"凡三呼其子为"公"。史笔书之，亦以表其失言。

失认旗

蔡攸副童贯出师北伐，有"少保节度使"与"宣抚副使"二认旗从于后。次日，执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识者知为不祥。既行，徽宗语其父京曰："攸辞日，奏功成后，要问朕觅念四、五都知，其英气如此。"京但谢以"小子无状"。二人乃上宠嫔，念四者，阎婕妤也。

表忠碑

京得东坡《表忠观碑》，读至"天目之山，苕水

出焉”，谓坐客曰：“是甚言语？”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郦元《水经》格也。王荆公得《表忠观碑》，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汉兴诸侯王年表》也。”邵溥公济云：“迁死，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乐》等书，《三王世家》，乃元、成间褚先生补作，非迁之书也。”

《王荆公日录》

《王荆公日录》，八十卷。毗陵张氏有全帙，顷曾借观。凡旧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诋毁。论法度有不便于民者，皆归于上。可以垂耀后世者，悉己有之。尽出其婿蔡卞诬罔。其详具载陈了斋莹中《四明尊尧集》。陈亦自谓“岂敢以私意断其是非，更在后之君子审辩而已。”故《神宗实录》后亦多采《日录》中语增修。章子厚为息女择配，久而未谐。蔡因曰：“相公择婿如此其艰，岂不男女失时乎？”子厚曰：“待寻一个似蔡郎者。”蔡甚惭。王、蔡造端矫诬，虽历千百年，众论籍籍如新。矧同时之人，宜乎议之不置。孰谓盖棺事始定耶？前说煇得于叔祖元仲。叔祖视政、宣诸名公为辈行，李丞相伯纪欲以谏官荐，不就。平生所著诗篇，芗林向伯恭为之序。

赐进士及第期集钱

熙宁五年，诏赐新及第进士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进士诸科旧用甲次高下率钱，贫者或称贷于人，过于浮费，至是始赐之，后以为例。

卷　三

景阳台

煇居建康，春时偕一二邻曲，至内后景阳台台之下一尼庵少憩。见若琉璃色一瓦控，径二尺许，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阁盆盎。叩之，铿然有声。尼云：“近垦地得之，乃李后主用此引后湖水入宫者。”虽瓦砾微物，亦有时而显晦。又至白下门外齐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银一铤，上刻‘永定公主为志公和尚净发之资，一样十铤’。”“行人问宫殿，耕者得珠玑”，诚不吾欺。

金陵风物

张文潜《杂书》有云：“余自金陵月堂谒蒋帝祠，初出北门，始辨色，行平野中。时暮春，人家桃李未谢。西望城壁壕水，或绝或流，多鸡鹊、白鹭，迤逦近山，风物天秀，如行锦绣图画中。旧读荆公诗，多称蒋山景物，信不诬。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与东坡跋：“秦太虚夜航西湖，至普明院，舍舟从参寥，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始至寿圣院谒辨才。”一段奇事，景趣略相似，皆可以画，但恐画不就尔。煇虽未尝夜游南、北山，如金陵郊野，春游良不疏。想像文潜所历，如在目前。足不至者二十余年，特未知今复何似。

钟山唱和

煇忆年及冠从父执陈彦育序游钟山，陈题三四诗于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骑瘦马度山腰，目断青溪第一桥。尽是帝王陵墓处，野风荒草暝萧萧。”“十年尘土暗衣巾，乱走江乡一病身。西第将军成底事，北朝开府是何人？”止记其二。陈，句金人，素与先人厚善。先人尝次其韵，“雄压吴头控楚腰，千峰环拱治城桥。黄旗紫盖旋归汉，古刹凄凉尚号萧。”“北岳经行匪滥巾，相陪来现隐沦身。春萝秋桂还吾辈，白浪红尘付若人。”皆书于壁。二十年后再过之，皆不存矣。郗后化蟒之地鹿苑院，土人名为萧帝寺，寺之殿宇，犹是梁时建立者。

上元古迹

建康，六朝故都。叶石林少蕴居留日，尝命诸邑官能文者搜访古迹制《图经》。时石橘林敏若子迈主上元簿，考最详，多以王荆公诗引证，号《上元古迹》。煇尝得其书，后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转借去。《志》成，为助良多。

新林名

石林至新林，因江宁尉林恪谒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即对乃王坦之倒执手板见桓温之地。大喜曰：“不图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几，以《左传》托其点抹，其见赏识如此。方欲荐用而林卒。林，开封人，绍兴戊午魁特奏名。

建康府治

建康创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伻图，再三不叶意。一旦，杖策自往相视，四顾指画，遂定仪门外列六位以处倅贰职官。迨六蜚临幸，以设厅为三省，便厅为枢密院，六位为六部，次及百司，皆有攸处。其他政事精明，彼民至今能道之。石林为从祖姑之夫，煇幼及识其风度，伟人也。

《避暑录》

石林为蔡京客，故《避暑录》所书政、宣间事，尊京曰“鲁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护，而于元祐斥司马温公多，何也？建炎、绍兴初，仕宦者供家状，有“不系蔡京、王黼等亲党”一项。“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石林其矫一时之弊耶？

朔北气候

绝江渡淮，过河，越白沟，风声气俗顿异，寒暄

亦不齐。燀淳熙丙申从使节出疆，回辕当三月中、下旬，一路红尘涨天，热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气候。往还经从汴都，顾瞻宗庙宫室，“不悟朝阳殿，遂作单于宫”，不独兴叹于往古。以中原复中原，规恢洪业，信自有时。恨辉老矣，其及见诸侯东都之会耶？

士大夫好尚

士大夫欲永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一切无所顾避。闻人家姬侍有惠丽者，伺其主翁属纩之际，已设计赂牙侩，俟其放出以售之。虽俗有热孝之嫌，不恤也。又佩玉以尸沁为贵，酬价增数倍，墟墓之物，反为生人宝玩。是皆不可以理诘。

朝士去国

四十年前，朝士遭论，径放谢辞，苍黄出关，亲厚者亦不敢相闻。迨更化之后，稍革此风，犹未敢舒肆。叔祖繇三院御史贰春官，未几罢斥。时王公元枢德言任小司空，趋局即请早出假。同列叩之，昌言答曰：“纶今日欲送周为高。”为高，叔祖字也。从列尾而至者一二耳。近时去国者，冠盖祖饯，从容理装，风俗归厚，于治世岂小补哉。括苍管铨平仲，监奏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银一笏以助其归，恃此方敢留一二日。盖秦早授馆于其家，故特致此礼。

日者谈休咎

政、宣间，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故一时术者，谓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朝士例许于通衢下马从医卜，因是此辈益得以凭依。今谈天者，既出入贵人门第，揣摩时事以售其说，偶尔符合，遂名奇中。卜以决疑，卦影乃验于日后，反致人疑。死生、祸福、贵贱，各有定分，彼焉能测造化之妙！晁文元平生不喜术数之说，每谓：“自然之分，天命也。乐天不忧，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计未然哉！”

林灵素

宣和崇尚道教，黄冠出入禁闼，号金门羽客。气焰赫然，林灵素为之宗主。道官自金坛郎至太虚大夫，班秩与庭臣同。灵素初除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视中大夫。后驯擢至太中大夫、冲和殿侍晨，视两府。道官同文官，编入杂压，仍每遇郊恩，封赠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热甚，诏灵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渎，上帝皆命封闭，唯黄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诏亟致之。俄震雷大霪，霪皆浊流，俄顷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内门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于温州。未死间，先自籍平日锡赍物，寄之郡帑，且为治命，殓以容身之棺，棺中止置所赐万岁藤拄杖，封窆甚固。建炎初，唯下温州籍其赀而已。后数年，有内侍洗手刘太尉之侄，避地至长沙，于酒肆见一驼裘丈夫，负壁而坐，熟视，乃灵素也。刘叩：“先生何为至此？”灵素曰：“吾亡命尔，向不早为此，身首异处矣。”倏失所在。灵素狡狯，幸震一时，及势衰事变，复以谲诈遁去，异哉！后葬永嘉黄土山，先命见石龟方下棺，开穴深数丈，果得之。

王俊乂问道

当灵素盛时，一日，有诏两学之士问道于其座下，且遣亲近中贵监莅。灵素既升座，首召太学博士王俊乂。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圣与老聃同德比义，相为师友，岂有抠衣礼黄冠者哉！”闻者骇然，各逡巡而罢。王，海陵人，历宰掾，分符而终。近万元享典乡郡，虽载姓名于《图经·人物志》，偶遗此一节。

王仔昔

时又有王仔昔者，初馆于蔡京第。属大旱，徽宗焦心祷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纸，求仔昔书，皆为祷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纸至，仔昔忽书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汤沃而洗之。”中使大惧，不肯受。曰：“上祷雨，今得此，大谬矣。”仔昔怒曰：“第持去！”上得之，骇异。盖上默祷，为宠嫔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诏封通妙先生。后以语言不逊，杀之。

生　菜

绍兴丁巳岁，车驾巡幸建康。回跸时，先人主丹徒簿排办新丰镇顿，物皆备。御舟过，止宣索生菜两篮，非所办者。官吏仓卒供进，幸免阙事。前顿传报，生菜遂为珍品。物有时而贵，世事奚不然。

吴长吉

吴恕，字长吉，临川人，后徙建康，早从王荆公学。谈熙、丰间旧事，亹亹不倦，与秦丞相有砚席旧。晁共道居留日，俾乡人举其孝廉。孝者，当兵火扰攘之际，供母养无缺。廉者，虽在穷约，人或周之，有所不受。虽曰乡论素与，亦未免有所迎合。继以礼津置，赴行在所，馆于太学。未几，托疾告归，初无恩数。尔后八行、孝廉之举，寂无闻焉。

琼　花

琼花，海内无二本，唐人谓“玉蕊花”，乃比其色。许慎《说文》，琼乃赤玉，与花色不类。燀家海陵，海陵昔隶维扬，亦视为乡里，自幼游戏无双亭，未见甚奇异处，不识者或认为“聚八仙”，特以名品素高尔。后土祠前后地土膏腴，尤宜芍药。岁新日茂，及春开，敷腴盛大，纤丽富艳，遂与洛阳牡丹并驱角胜。孔毅父尝谱三十有三种，续之者才十余种，夫岂能备，固宜有所增益。钱思公尹洛，一日，幕客旅见于双桂楼下，见小屏细书九十余种，皆牡丹名

也。洛花久污腥膻，扬花在今日尤当贵重。

金带围

红药而黄腰，号“金带围”。初无种，有时而出，则城中当有宰相。韩魏公为守，一出四枝，公自当其一。选客具乐以赏之，时王岐公为倅，王荆公为属，皆在席，缺其一，莫有当之者。会报过客陈太博入门，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后皆为首相。后山陈师道云。辉尝询于扬之故老，皆云初不识所谓“金带围”者，岂花与人物亦相为荣悴乎？

钱塘旧景

煇祖居钱唐后洋街，第宅毁于陈通之乱，今韩蕲王府，其地也。尝见故老言：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目更无障碍。自六蜚驻跸，日益繁盛。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近人诗也。或云为此诗者黄姓，失其名，亦尝作《万俟丞相挽诗》，有“地下若逢秦相国，也应不说到沅湘”之句。

庐 山

天下名山福地，类因行役穷日力，且为“姑俟回程来观”之语所误，竟失一往，贻终身之恨者多矣。煇顷随侍，自番阳顺流东归，至南康阻风，留一日。乘兴游庐山，饭于归宗，旋至万杉，杉阴夹道蔽日。抵罗汉，观大皷。未至栖贤数里，先闻三峡喷薄激射之声，动心骇目。凡山南佳处，领略粗遍。尔后一再经从，皆不暇访陈迹，至今清梦犹在岩壑间。尝有一编纪游，今亡。

挽 诗

昭慈圣献上宾，庭臣进挽歌辞，莫不纪垂箔事。一诗云：“饮马驱骄虏，飞龙纪建炎。艰危三改岁，仓卒两垂帘”云云，乃中书舍人林遹词也，一时传诵。挽诗自古皆五言，至嘉祐末方有为七言者。

东坡祠

乾道末，晁强伯子健至毗陵，祠苏东坡于学宫。其叔少尹子止为之记，其间言：“坡之葬也，少公铭其墓，皆非实录。其甚者，以赏罚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怀元丰。指温公才智不足，而谓公斥逐出其遗意。称蔡确谤讟可赦，而谓公进用由其选擢。章惇之贼害忠良，而云公与之友善。林希之诬诋善类，而云公尝汲引之。”子止所书如此。少公之语，志文在，可考也。其然，不其然乎？祠宇成，中置坡塑像，又遍求从壮至老，及自海外归仪形，绘于两庑。晁文元后，子健为景迂生以道之嫡孙。祠堂碑后为人磨去。

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千万人随观之，坡顾坐客曰：“莫看杀我否？”则素知彼民爱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强伯尸而祝之之意出此。

坡入荆溪

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继抱疾稍革，径山老惟琳来问候，坡曰：“万里岭海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细故尔。”后二日，将属纩，闻根先离，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语毕而终。归老素志，竟坠渺茫，一丘一壑，天实啬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罢相回江右，小泊荆溪，因董氏出《楚颂帖》，乃考坡自元丰七年以后经从此地月日本末为详，刻石具在。《楚颂》，乃坡欲种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乳 羊

英州碧落洞乳羊，饮钟乳涧水，体白如乳。遇刲方见，然不常有也。通、泰盐地，麋食艾，生茸入药，故人极力捕猎，以邀善价。士大夫求恣嗜欲，有养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饮，其残物命如此。尝闻宣和间，艮岳豢鹿数百千头，其大如驴。虏围城中，尽杀以啖卫士，茸、角皆弃之。

茶盐表

族叔茂振，以正字权外制日，秦丞相俾代作《进茶盐法表》。继闻秦自有所改定，追付出，所改者“不有成宪，将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语，云：“不逮也。”后自同知枢密院责秘书少监，分司居筠州。逾年，放还，宗族劳其归，因言苏黄门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云不独尔，所寓之屋亦黄门旧宅。既葬二十八年，内翰洪公景卢方志其墓。当在枢府日，洪为编修官。

立皇子诏

族叔在翰苑，一日召至中书，受旨作《建立皇子诏》，曰：“朕荷天右序，承列圣之丕业，思所以垂裕于后，夙夜不敢康宁。永惟本支之重，强固王室，亲亲尚贤，厥有古义。普安郡王（寿皇旧名），艺祖皇帝七世孙也，自幼鞠于宫闱，嶷然不群，聪哲端重，阅义有立。亢于宗藩，历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实之懿，中外所闻。朕将考礼正名，昭示天下。立爱之道，始于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伦而厚风俗也。稽考前宪，非朕敢私。”上读之称善，又令制字以赐，未几遂柄用。洪具著此文于志中，仍首载当时使事，且云效坡公所作《富碑》之体。

宏词取人

族叔初试宏博，以所业投汤岐公。时季元衡（南

寿）待制亦投文字，汤尝师之，初许其夺魁。一日，谓季曰："近有一周某至，先生当次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七夫人

蔡卞之妻七夫人，颇知书，能诗词。蔡每有国事，先谋之于床笫，然后宣之于庙堂。时执政相语曰："吾辈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余也。"蔡拜右相，家宴张乐，伶人扬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带！"讥其官职自妻而致，中外传以为笑。煇在金陵，见老先生言，荆公尝谓："元度为千载人物，卓有宰辅之器，不因某归以女凭藉而然。"其后蔡唯知报妇翁之知，不知掩妇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后世，其于报也何有！

行脚僧

七夫人者，一日于看楼见一僧顶笠自楼下过，问左右："笠甚重，内有何物?"告以行脚僧生生之具皆在焉。因叹曰："都是北珠、金箔，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施，其僧不顾而去。异夫巡门持钵者。

觞客欢洽

合堂同席以觞客，客非其人，则四座欢不洽，而饮易醉，返以应接为苦。《选》诗："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或欲易"从军"为"饮酒"，饮酒欲欢，无由自醉，得劝则沉湎，劝尤在乎劝侑辞逊之间。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劝。今则巡杯止三，劝则无算，颠仆者相属，不但沉湎而已，亦见风俗随时奢俭之不侔。然一席欢洽，全在致劝辞受之际，若杯行到手不留残，气固豪矣，于留连光景，似欠从容。是皆少年态度，老去，夫何能为！

卷　四

借　书

"借书一瓻，还书一瓻"，后讹为"痴"，殊失忠厚气象。书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秘之，自示不广，人亦岂肯以未见者相假。唐杜暹家书，末自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鬻为不孝，可也。借为不孝，过矣。然煇手抄书，前后遗失亦多，未免往来于怀。因读唐子西（庚）《失茶具说》，释然不复芥蒂。其说曰："吾家失茶具，戒妇勿求。妇曰：'何也?'吾应之曰：'彼窃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则思得之，惧吾靳之不予也而窃之。则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则宝之，惧其泄而秘之，惧其坏而安置之。则是物也，得其所托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托，复何言哉。'妇曰：'嘻，是乌得不贫！'"煇亦云。

藏　书

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兄藏书，惟恐子弟不读。读无所成，犹胜腐烂箧笥，旋致蠹鱼之变。陈亚少卿藏书万卷、名画一千余轴，晚年复得华亭双鹤，及怪石异花。作诗戒其后曰："满室图书作典坟，华亭仙客岱云根。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亚死，悉归他人。

造请疏数

造请不避寒暑，诚可讥诮。若下位事上官，朝造夕谒，其可不循等威之分。若初非隶属，但恃雅素，趑趄日进，怀漫刺俯首樊知客辈，固多不自爱重者。"宁使讶其不来，莫使厌其不去"，是为名言。

逐　客

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张芸叟元丰间从高遵裕辟，环庆出师失律，且为转运使李察讦其诗语，谪监郴州酒。舟行，以二小词题岳阳楼，"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　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楼上久踟蹰，地还身孤。拟将憔悴吊三闾。自是长安日下影，流落江湖。　烂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满平芜。试问寒沙新到雁，应有来书"。亦岂无去国流离之思，殊觉哀而不伤也。

张芸叟迁谪

芸叟迁流远谪，历时三，涉水六，过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连。南京孙莘老、扬州孔周翰、泗州蒋颖叔、江宁王介甫、黄州苏子瞻、衡州刘贡父，皆相遇焉。说诗揽胜，无复行役之劳。未离江宁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数辈饮饯，游清凉寺。抵暮回，属营妓数人同舟，宛转趣赏心亭。未至，闻亭上有散乐声。逼而询之，乃府公讶妓籍疏索，俾申刻集之。既见共载，野服披猖，但一笑而止。今日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胜概，宜入画图。府公，陈和叔也。

碧云騢

碧云騢者，厩马也。庄宪太后临朝，初以赐荆王曦。王恶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备上闲，为御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毛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梅圣俞不得志于诸公间，乃借此名著书一卷，诋讥庆历巨公。后叶石林于《避暑录》尝辨乃襄阳魏泰所著，嫁之圣俞。其略谓万有一不至，犹

当为贤者讳。盖亦未免置疑。邵公济，康节孙也，亦引圣俞《闻范文正公讣诗》云："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常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殊。"谓为郡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岂所以论文正者，以是又疑真出于圣俞也。煇旧得《碱砆录》一编，亦若《碧云騢》，专暴人之短，为人借去不归。

能容于物

王荆公初见晏元献，元献熟视无他语，但云："能容于物，物亦容矣。"荆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语其有所出，或自为之言?"后识者谓荆公平日所短正在于此，何元献逆知其然耶?

从官荐自代

先人性坦夷，遇事即发，无一毫顾避。亲戚有初除从官来见，首询："荐何人自代?"答以张安国。先人曰："不易荐拔寒素。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何待荐也。"退而先人复言："且如择婿，但取寒士，度其后必贵，方名为知人。若捐高赀，榜下脔状元，何难之有!"

四六剪裁

四六应用，所贵剪裁。或属笔于人，有未然，则当通情商确。建康王元枢初以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除试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权"字。辞免奏札第及起曹，议者疑焉。托一故人草《谢表》，内一联云："百工之事，兰省遽冒于真除。一札之书，花玮复遵于故步。"王改作散句："兰省遽接于英游，花玮不失于故步。"剪裁固善，然"花玮"宜贴"故步"，上句或谓似稍偏枯。

唐子西复官表

顷年，番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时寓公曲肱熊叔雅来见先人，偶案间置此书，顾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谢复官表》首云：'始以为梦，既而果然。'语简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诲煇曰："前辈观书，不苟简类如此，虽一览亦记篇目，后生岂可不勉。"

焦坑茶

先人尝从张晋彦觅茶，张答以二小诗，"内家新赐'密云龙'，只到调元六七公。赖有家山供小草，犹堪诗老荐春风。""仇池诗中识'焦坑'，风味官焙可抗衡。钻余权幸亦及我，十辈遣前公试烹!"时总得偶病，此诗俾其子代书，后误刊在《于湖集》中。"焦坑"，产庾岭下，味苦硬，久方回甘。"浮石已乾霜后水，焦坑新试雨前茶"，坡南迁回，至章贡显圣寺诗也。后屡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为重。"包裹钻权幸"，亦岂能望"建溪"之胜!

密云龙

煇出疆时，见三节人或携建茶，沿途备用，而虏中非绝品不顾。盖榷场客贩坌集，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既不售，乃赍以归。夷狄尚尔，矧中国士大夫好事，宜乎珍尚鉴别，每相夸诩，唯恐汲泉不活，泼乳不多，啜尝而乏诗情也。自熙宁后，始贵"密云龙"，每岁头纲修贡，奉宗庙及供玉食外，赉及臣下无几。戚里贵近，丐赐尤繁。宣仁一日慨叹曰："令建州今后不得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来道我要'密云龙'，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意智。"此语既传播于缙绅间，由是"密云龙"之名益著。淳熙间，亲党许仲启官麻沙，得《北苑修贡录》，序以刊行。其间载岁贡十有二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纲曰"龙焙贡新"，止五十余夸，贵重如此。独无所谓"密云龙"，岂以"贡新"易其名，或别为一种，又居"密云龙"之上耶?叶石林云："熙宁中，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大小团袋皆绯，通以为赐，'密云龙'独用黄"云。

拆洗惠山泉

煇家惠山，泉、石皆为几案物。亲旧东来，数闻松竹平安信，且时致陆子泉，茗碗殊不落莫。然顷岁亦可致于汴都，但未免瓶盎气。用细沙淋过，则如新汲时，号"拆洗惠山泉"。天台山竹沥水，断竹梢屈而取之盈瓮。若杂以他水，则亟败。苏才翁与蔡君谟斗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苏茶少劣，用竹沥水煎，遂能取胜。此说见江邻几所著《嘉祐杂志》。果尔，今喜击拂者，曾无一语及之，何也?"双井"，因山谷而重。苏魏公尝云："平生荐举不知几何人，唯孟安序朝奉，分宁人，岁以'双井'一斤为饷。"盖公不纳苞苴，顾独受此，其亦珍之耶?

馆伴应对

待之以礼，答之以简，与宾客言，或许是为得体。吕正献公以翰林学士馆伴北使，虏颇桀黠，语屡及朝廷政事。公摘契丹隐密，询之曰："北朝尝试进士，出《圣心独悟赋》，赋无出处，何也?"虏使愕然，语塞。专对之次，虽曰合成修好，唯恐失其欢心，若彼稍乖恭顺，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于交邻遇客，初无忤也。

汴都旧事

祖母太夫人，慈圣之后，暇日与子孙谈京都旧事：政、宣间，以戚里，数值诞皇子，入内称贺。盛饰，群立于露台，人各许携一从婢。起居毕，自殿陛下撒包子，及成束金钗金银钱，俾众婢争夺。或共得彩端，即裂为二。俯拾次，多遗钗珥之属，殿上观之为笑乐。有惠捷者重负而归，亦有徒手无一物者。时

盛暑，以一镀金钱于御廊得水一杯。其锡赉殊不多，破费随尽。因叹南渡后不复见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为武惠燕王五世孙。

萧注人伦

萧注，字岩夫，临江新喻人。熙宁中，上殿奏对罢，上问："今臣僚中孰贵?"曰："文彦博。"又问其次，曰："韩琦。"又问："王安石如何?"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远。"一说，裕陵问："文彦博跛履，韩琦嘶声，何为皆贵?"注曰："若不跛履与嘶声，陛下不得而臣。"又问："朕如何?"注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臣无得而言。"又问："卿如何?"注曰："陛下以为贵则贵矣，以为贱则贱矣。"注累任边要，以知人自许。上曰："闻卿有袁、许之学。"因问韩绛、王安石、冯京，注曰："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然不如绛得和气多，惟和气能养万物。京得五行之秀，远之若可爱，近之若廉隅。"见本传。

修图经详略

近时，州郡皆修图志。志之详略，系夫编摩者用力之精粗。扬州为淮甸一都会，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观）通叟，考古验今，摭事千余条，效《汴都》以为赋，今馆中及扬州有本。燀每谓建康六朝故都，又为代邸兴王之地，亦应揄扬以亚《雅》、《颂》。虽闻江宁尉崔礼者尝有此作，而文不足记其事，后未有继之者。燀尝言于故人王锡老，深以为然，且有此意。未几，锡老去为潭州之土。

雁 燕

世谓雁为孤，而不曰双。燕曰双，而不曰孤。以雁属乎阳，燕属乎阴，阳数奇，阴数偶故也。然常言"雁序"、"雁行"，盖亦有时而不孤。燕虽有"于飞"之语，古今赋咏，何尝必及于双。曰孤曰双，岂止以奇偶言之耶!

两学人物

承平时，两学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辈出，为国之华，群居燕处，虽一时谑浪之语，人皆喜闻而乐道之。尝见前辈说数事：元祐间，敏求斋有治《春秋》陈生与宋门一倡狎。一日，会饮于曹门，因用《春秋》之文题于壁曰："春正月，会吴姬于宋。夏四月，复会于曹。"有继其文戏之曰："秋饥，冬大雪，公薨。"其意以谓财匮当有饥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语，亦切中后生泆游迷而不返之病。

章持及第

绍圣丁丑，章持魁南省，时有诗："何处难忘酒，南宫放榜时。有才如杜牧，无势似章持。不取通经士，先收执政儿。此时无一盏，何以展愁眉。"绍兴间，秦伯旸魁多士，汪彦章启贺其父，以"南宫进士"对"东阁郎君"，尚疑为讥己，其敢显斥如前之诗乎？韩持国（维）宝元间偕兄弟应进士举，预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韩家四子连名"之嘲，盖以其父忠宪公见在政路也。时殿试尚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后遂不复试，而兄弟皆再登第。故潞公荐公，谓南省曾预高荐。继历内外制，知贡举，至登门下省，不更赐出身。初亦召试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孙元吉尚书，特书此于《桐阴旧话》甚详。贵游子弟，当考其素业，不应例待以膏粱。唐李德裕初不繇科甲显。

赐监生酒

元丰间，驾往国子监，出起居，有旨：人赐酒二升。诸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圣旨得饮。"遂自肆，致有乘醉登楼击鼓者。因是遇赐酒即拘卖，以钱均给。以是知自昔国学有酒禁也。

倭 国

燀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谷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滨，杓水通身浇淋，面四方呼其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趁便风以归。

茶 器

长沙匠者造茶器极精致，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士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司马温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携茶往。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器!"蜀公闻其言，遂留合与寺僧。凡茶宜锡，窃意若以锡为合，适用而不侈。贴以纸，则茶味易损。岂亦出杂以消风散意，欲矫时弊耶?《邵氏闻见录》云：温公尝与范景仁登嵩顶，由轘辕道至龙门，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楼，临八节滩。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携茶游山，当是此时。

吕申公茶罗

张芸叟云：吕申公名知人，故多得于下僚。家有茶罗子，一金饰，一银，一棕榈。方接客，索银罗子，常客也。金罗子，禁近也。棕榈，则公辅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间以候之。申公，温公同时人，而待客茗饮之器顾饰以金银分等差，益知温公俭德，世无其比。

史传是非

史传褒贬，成是败非，其来有素。人之行，孰先

于孝悌。项羽欲烹太公，汉高祖发“分羹”之言，其于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夺长嫡，推刃同气，其于悌也何有？脱使项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恶，史册何以书之？特高祖、太宗，功胜于德耳。

辟置幕属

建、绍兵兴日，帅臣许辟置幕属。既素为知己，其于婉画，裨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帅如故事，他皆命于朝。宾主邈不通情，殆与郡县官等。阃寄兵谋，无从咨访。川泳云飞，岂复有相得之乐。缓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于江湖，宜也。太原，名“小朝廷”，盖以得客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须可为己师者乃辟之，虽朋友亦不可辟。盖为我敬之为师，则心怀尊奉，每事取法，庶于我有益耳。”庞庄敏守郓、守并，皆辟司马温公为通判。罗致大贤佽助，一时皆然。

修锁

韩魏公门人有击关夜出者，阍吏不得赂，诘旦，以锁损诉于公。公曰：“锁不堪用，付市买修来。”滕达道为范文正公客，公镇南阳，每宴客，达道必出追妓。文正虽不乐，终不禁也。时谓非二公之贤，岂容不拘小廉曲谨之士。前哲宽厚类如此。是亦报杜书记平安之义。

宫人斜

唐内人墓谓之宫人斜（宫人斜见宋次道《春明退朝录》），四时遣使祭之。“唯应四仲祭，使者暂悲嗟”，令狐楚诗也。“荒凉城南奉先寺，后宫美人官葬此。角楼相望高起坟，草间柏下多石人。秩卑埋骨不作冢，青石浮屠当丘垅。家家坟上作享亭，朱门相向无人声。树头土枭作人语，月黑风悲鬼摇树。宫中养女作子孙，年年犊车来做主。废后园陵官道侧，家破无人扫陵域。官家岁给半千钱，街头买饼作寒食”，此元丰中张文潜《留题奉先寺诗》。煇季女葬临安北山僧舍，四五年来，每值春时往视，寺之两庑，皆内人殡宫。徘回次，未尝不长哦此诗也。煇复得历阳所刊唐《张文昌乐府》，《北邙山篇》云：“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白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阳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终作人间柱下石。陇头松柏半无主，地下白骨多于土。寒食家家送纸钱，鸱鸢作窠巢上树。人居朝市未解愁，请君暂向北邙游！”古今名胜，赋咏孰工，览者当自得之。

独活石脾

王右军帖云：“独活无风则摇，有风不动。石脾入水则干，出水则湿。”出水则湿可见，入水则干何自知之？近年《夷坚戊志》序，其略云：叶晦叔闻于刘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未能死，遇其开口吸水时，适木工在，乃取斧斫斫鱼。鱼觉痛，跃身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死。或戏难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谈此事于世乎？”颇类前说。

卷　五

陈　东

陈东，字少旸，太学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纪丞相，力诋汪、黄。建炎元年，死于应天府。被逮之际，作遗书寄其家，区处后事甚悉。死生之变亦大矣，神识殊不乱。其帖今在其外孙括苍潘景夔家。顷年，许右丞（翰）为作哀辞，具著本末。少旸初不识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庙。同时上书被行遣者欧阳彻，抚州人。高宗临朝，尝曰：“朕即位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各赠承事郎，与有服亲迪功郎一名，犹未足称朕悔往之意。可各赠朝奉郎、秘阁修撰，更与恩泽二名，拨赐官田十顷。”建炎三年，又诏：“张悫，古之遗直。陈东，忠谏而死。二人皆葬镇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呜呼，哀恤之典至矣！少旸死之后，其家但仰给赐田。彻字德明，靖康初虏犯阙，请质二子二女而使穹庐，御亲王以归，不报。死时年三十三。又有进士徐晖，乞借官入虏奉亲王归，诏假晖通直郎往使，亦卒无闻。

《兰亭序》

《兰亭序》“丝竹管弦”，或病其说。而欧阳公《记真州东园》“泛以画舫之舟”，南丰曾子固亦以为疑。

文体　二

“司马迁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为多，以多为少。唯唐陆宣公得迁文体。”苏子容魏公云。

“为文之体，意不贵异而贵新，事不贵僻而贵当，语不贵古而贵淳，事不贵怪而贵奇。”宋元献公序云。

夕阳楼

中山府有夕阳楼。煇出疆日，骑马自楼下过。在城之隅，规制甚小。然郑州亦有夕阳楼。临安、颍州、汉州皆有西湖。建康有赏心亭，扬州亦有赏心亭。名虽同而显晦异。尝记小词：“夕阳楼上望长安，凭栏干。”或改为“恁栏干，望长安”，谓中山夕阳楼也。沈存中云：“章华台，乾溪亦有数处。”

重刻《醉翁亭记》

淮西宪臣霍汉英奏：欲乞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毁。诏从之。时崇宁三年也。明年，臣僚论列：司农卿王诏，元祐中知滁州，谄事奸臣苏轼，求轼书欧阳修所撰《醉翁亭记》，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为之赆遗，费用公使钱。诏坐罪。汉英遗臭万

世，臣僚亦应同科。政和间，潭州倅毕渐，亦请碎元祐中诸路所刊碑，从之。

大观东库

大观东库物，有入而无出。只端砚有三千余枚。张滋墨，世谓胜李庭珪，亦无虑十万斤。

蜂 儿

蔡京库中，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黄雀鲊自地积至栋者满三楹。他物称是。童贯既败，籍没家赀，得剂成理中圆几千斤。"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纪一律。

徐东湖

东湖徐师川（俯），绍兴初由谏垣迁翰苑，赞机命。焊乾道丁亥在上饶，从公季子珪游，因叩家集，云诗已板行，他无存者。久而得奏议于残编断简中，猥并错乱，不可读。乃为整缀成十卷，附以杂文一卷，写以归之。公视山谷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贽见，盛称渊源所自，公读之不乐，答以小启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及观序《修水集》"造车合辙"之语，则知持此论旧矣。

二道人

东坡南迁，度岭次，于林麓间遇二道人，见坡即深入不出。坡谓押送使臣："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既入，见茅屋数间，二道人在焉，意象甚潇洒。顾使臣："此何人?"对以苏学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道人相视而笑，曰："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坡曰："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焊顷得诗话一编，目曰《汉皋》。王季羔端朝尝借去，亲为是正，亦言不知何人作。前说，《汉皋》所书也。一小说云：汉皋，张姓，不得其名。

海棠诗

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独未蒙赐。一日，有请，坡乘醉书"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后句未续，移时乃以"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足之，奖饰乃出诸人右。其人自此声价增重，殆类子美诗中黄四娘。

朔庭苦寒

使虏者，冬月耳白即冻堕，急以衣袖摩之令热，以手摩即触破。焊出疆时，以二月旦过淮，虽办绵裘之属，俱置不用。亦尝用纱为眼衣障尘，反致闭闷，亦除去。然马上望太行山，犹有积雪。同涂官属有至黄龙者，云燕山以北苦寒，耳冻宜然。凡冻欲死者，未可即与热物，待其少定，渐渐苏醒。盖恐冷热相激。

《秀水闲居录》

霅川朱鲁公丞相，著《秀水闲居录》。一编之内，于南渡诸公行事，贬驳殆无全人。其公论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名贤辈行

自昔名贤，严于辈行，尤笃通家之好。子弟见父执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礼，呼以排行，或称小字，书问以从表兄叔自处。尝记秦楚材内翰守宣城，一族叔见于公厅稠人中，叙至次，乃举小字以审之。今则拜礼施于显宦，则有佞贵之嫌，为父执者，亦恐凭藉而为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劣 丈

王元之之子嘉祐，为馆职，平时若愚騃，独寇莱公知之，喜与之语。一旦，问嘉祐曰："外人谓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莱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莫为相为善，相则誉望损矣。"自称为"劣丈"，未之前闻。

家 塾

典家塾难其人，严则利于子弟而不能久，狎则利于己而负其父兄之托。顷一钜公招客训子，积日业不进，踧踖欲退。钜公觉之，置酒，泛引自昔名流后嗣类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后人岂应复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张无垢子韶云："某见人家子弟醇谨及俊敏者，爱之不啻如常人之爱宝，唯恐其埋没及伤损之，必欲使之在尊贵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点欺心。其鄙下刻薄，亦为劝戒太息而感诱之。此平生所乐为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为隆杀，亦可笑矣。"浑然忠厚之气，可敬而仰之。

发蒙师

或谓童稚发蒙之师，不必妙选，然先入者为之主，亦岂宜阔略。世谓《初学记》为"终身记"，盖亦此意。

渡金山

韩蕲王在镇江，一日，抵晚，令帐前提辖王权至金山，仍戒不得用船渡。恳给浮环，偕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叵测，疑为鬼神。诘得其详，以手加额，因指适所历处，皆鼋鼍窟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贵。"权后果建节。

军中饮

蕲王每与军官饮，用巨觥无算，不设果肴。王权

一日窃怀一萝卜，蕲王见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馋！"俾趋前，以手按其额，痛不可忍，随成痕肿，既乃复与之饮。二说得于权之子处智。

荐二帅

张循王罢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见，言："有少事烦郡王，建康、镇江军皆阙主帅，请荐其人。"唯唯而退。越旬，申言之，张辞以居闲之久，旧部曲不相闻，未有可荐者。秦曰："教郡王荐翰林学士则难，荐将帅，职也。"张逼不得已，以刘宝、王权名上。二人皆旧隶韩王军。

幸第

绍兴驾幸循王第，过午尚从容，循王再三趣巨珰辈乞驾早归内，皆莫测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岂不愿万乘款留私第为荣，但幸秦太师府时，未晡即登辇。"闻者叹服识虑高远。二说得于循王之侄子安。

随侍子弟

子弟随侍父兄显宦，不患人事不熟，议论不高，见闻不广，其如居移气、养移体何。一但从仕，要当痛锄虚骄之气。昔之照壁后䁔相人物，指摘仪度，见其或被上官诋诃，进退失措者，莫不群笑，声闻于外。及今趑趄客次，庭揖而升，回视照壁后窃窥者，即前日之我也。

丹砂变雉

李才元（大临），元祐间知汝州。时辰州贡丹砂，道叶县，遗其二箧。乃化为二雉，斗山谷间，耕者获之。人疑其盗，县械送州。才元识其异，讯得实，始免耕者。砂能变化，可谓异矣。夫识其异，其谁嗣之？

《茶山诗》

"似病元非病，求闲方得闲。残僧六七辈，败屋两三间。野外无供给，城中断往还。同行木上座，相与住茶山"，乃曾吉甫侍郎诗。茶山，上饶名刹也。煇在上饶三四年，日从寓士游，遍历溪山奇胜。廖明略、徐师川、吕居仁、郑顾道、曾宏甫诸公，风流未远，邦人类能道之。煇尝欲裒集赋咏为一编，目为《玉溪唱酬》，以侈一时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封妾

"白屋同愁，已失凤鸣之侣。朱门自乐，难容乌合之人。"唐郑光镇河中，宣宗欲封其妾为郡夫人，上表辞焉，书记田绚之辞也。宣宗大喜，曰："谁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绚对，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由进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爱，恨无自以致其上僭，肯辞朝命乎？顷年见长上说元符间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请再娶，乃以嬖妾出之于外，而托言仕族女。事闻，重黜之。得不有愧于郑光乎？

定器

煇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近处所出，非真也。饶州景德镇，陶器所自出，于大观间窑变，色红如朱砂，谓荧惑躔度临照而然。物反常为妖，窑户亟碎之。时有玉牒防御使（仲楫），年八十余，居于饶，得数种，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红瓷器，色尤鲜明。"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又汝窑，宫禁中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

辛巳扰攘

绍兴辛巳冬，胡马饮淮，煇在建康城中。南北既交兵，捷音日驰，后生辈喜跃，独老成人有忧色。言顷岁扰攘，三镇失守，何尝不日报捷于外路。一日，传虏酋有来日早炊玉麟堂之语，闻者震骇。且日见俘获系路，气象不佳。未晡，坊巷皆执兵扞卫，如是者一月。未几，遂有"鸣镝"之变。为夷狄戒，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氏时，胡王死，其母囚，后又助北汉拒周，诸部力谏，而虏主强之，燕王述轧因众心弑虏主而自立。"干纪妄动，其报如此，与完颜亮之事同。

李宝海道立功

李宝海道与虏人战，见其舟皆以油缬为帆，舒张如锦绣。未须臾，喷涛怒浪，卷聚一隅。此以火箭环射之，箭之所及，烟焰随发。既败，走捷以闻。遣使锡赉甚渥，赏功建节，御书"忠勇李宝"四字于金缠干旗上以宠之。

修敬祠堂

方务德侍郎，受知于张全真参政。后每经毗陵，必至报恩院张之祠堂祭奠，修门生之敬，祝文具在。洪庆善尝入梁企道阁学幕府，后守番阳，企道夫人尚在，岁时亦以大状称"门生"以展贺。士大夫并为美谈。张文节（知白）在桑赞幕下，桑识其必贵。祥符中，文节为京西漕，桑已死，葬济州。奏乞每遇寒食至桑墓拜扫，诏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献之知，每至范氏，必拜于家庙，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礼事其子弟。狄乃武将，能知义不忘恩，可书也。先人云："前辈闻知己讣音，必设位以哭。"东坡诗："白酒真到齐，红裙已放郑。"谓有香泉一壶，为乐全先生服，不作乐。（后汉董翊举孝廉，为须昌令，闻举将丧，解官归。唐杜审言为崔融所荐引，融死，杜为融服缌麻。裴任与郑余庆友善，任卒，郑为行服。见

孔常父《杂记》）

寿酒

洪守番江日，先人为郡幕。时祖母留乡里，洪每值正、至，必以书送寿酒，外题“状上太夫人”，凡僚属有亲者皆然。先人既以书谢，翌日再展状谢。此等礼数，度前哲常行之，特今为创见。

贯休罗汉

向见苏后湖之子扶携古画罗汉十有六入关，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余年。大父昔在庐山下，一日，闻山谷先生在山中，亟携画谒之，求题尊者名号。时死心禅师住归宗，一见笑曰：‘夜来梦十六僧来挂搭。’命洒扫新浴室陈焉。死心偈之，山谷书之。”扶又言：家有玛瑙盂，用以日饭一尊者。一失具饭，太夫人夜必梦求斋。其灵异如此。尝与友生葛庆长力赞其藏去，以俟识者，后闻归京尹赵渭师矣。继闻赵复有所献。庆长恐此画不再觌也，乃约韩体作《罗汉画记》。煇在上饶玉山，见贯休所画十六罗汉像。世传有三本，独此为真。煇不识画，未敢为然。贯休初画古罗汉止十五尊，或以为问，乃以己貌足之。

清晓图

米元晖善画，能以古为今，盖妙于薰染缣素。先人在丹徒，米尝以自画《寒林》见予，为好事者袖去。先人复得于元晖：“少年所作《楚山清晓图》，尝上于御府，今犹可想像为之。病懒，未暇也。”

牧牛影

元晖尤工临写。在涟水时，客鬻戴松《牛图》，元晖借留数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后客持图乞还真本；元晖怪而问之，曰：“尔何以别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则无也。”江南徐谔得画牛，昼啮草栏外，夜则归卧栏中。持以献后主煜，煜献阙下。太宗问群臣，俱无知之者。惟僧赞宁曰：“南倭海水或减，则滩碛微露，倭人拾方诸蚌，腊中有余泪数滴，得之和色着物，则昼隐而夜显。沃焦山时或风挠飘击，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则昼显而夜晦。”牧童影岂亦类此而秘其说？

王右军帖

老米酷嗜书画，尝从人借古画日临拓，拓竟，并与真赝本归之，俾其自择而莫辨也。巧偷豪夺，故所得为多。东坡《二王帖跋》云：“锦囊玉轴来无趾，粲然夺真疑圣智。”因借以讥之。旧传老米在仪真，于中贵人舟中见王右军帖，求以他画易之，未允。老米因大呼，据舷欲赴水，其人大惊，亟畀之。好奇喜异，虽性命有所不计，人皆传以为笑。

唾砚

曾祖殿撰，与元章交契无间，凡有书画，随其好即与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砚，非世间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识之。”答曰：“公虽名博识，所得之物真赝居半，特善夸耳。得见乎？”元章起，取于笥。曾祖亦随起，索巾涤手者再，若欲敬观状，元章顾而喜。砚出，曾祖称赏不已，且云：“诚为尤物，未知发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点磨研。元章变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后倨？砚污矣，不可用，为公赠。”初，但以其好洁，欲资戏笑，继归之，竟不纳。陈通乱后，偕古大悲、雷琴莫知所在。米老尝有题跋云：“侍讲仁熟携顾陆真迹、保大琴会于米老庵。”即此画，并《女孝经》是也。曾祖字仁熟，时守京口。唾砚事，吴虎臣《漫录》误书为东坡。

世德碑

曾祖视王荆公为中表，既干撰上世墓志数种，托元章书之。凡书三本，择一以入石，号《周氏世德碑》，置于杭州西湖上，文并书名“二绝”。绍兴初，某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仲与之素厚，争之力，责以大义。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脱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毁乎？”尹谢焉。不然，几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满觉院，客打碑而卖者无虚日。

卷六

不书温成碑

仁宗御制《元舅陇西郡王碑》文，诏蔡襄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复诏以书。辞不奉诏，曰：“此待诏职也。”蔡京政和间以师臣之重撰《明节皇后墓铭》并《记》，书与题盖皆出于己而不知辞。近方见其墨迹于士友处，云得于鬻书者。时历七八十年尚存，许久无采取者。岂憎人憎及储胥耶？

榷酤

榷酤创始于汉，至今赖以佐国用。群饮者，唯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也，为民之蠹，大戾于古。今祭祀、宴飨、馈遗，非酒不行。田亩种秫，三之一供酿财曲蘖，犹不充用。州县刑狱，与夫淫乱杀伤，皆因酒而致。甚至设法集妓女以诱其来，尤为害教。龟山杨中立虽有是说，徒兴叹焉，曾无策以革其弊。

经总制钱

创比较酒务及收头子、牙契等钱，号“经制钱”，以助军费，宣和末陈亨伯起请也。后至绍兴五年，仿此亦收“总制钱”。初，陈经制两浙、江东，属杭州陈通乱后，州县一切调度，悉资移用。乃增添糟酒及

牙契等费，充经制移用钱，至今行之。陈后知中山府，死于兵。《陈亨伯传》书收"总制钱"自翁彦国始，熊子复所著《通略》辨其误。

元祐诸公日记

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向于吕申公之后大虬家得曾文肃子宣日记数巨帙，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时属淮上用兵，扰扰不暇录，归之。后未见有此书。

北郊斋宫

绍圣北郊斋宫告成，卜日乘舆出观，宰执奏："臣等愿预一观。"翊日，从驾幸北郊，仪卫兵仗如金明。凌晨，微风霾，即开霁。进食，召两府、亲王入受福殿。既升殿，上由东朵殿，步过东西庑，行自西朵殿还御座，宰臣以下从行。降殿，召赐茶，又赐香药、小团茶，卫士以下皆赐花。晚召宰执、从官赐茶于明禋殿。退，升辇还内。北郊斋宫即会圣园为之。殿门与殿皆曰明禋，明禋之后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间，东、西两朵殿，各三间，又两挟屋三间。旁各有两阁，东曰司衣，曰司饰。西曰司寝，曰司仗。后有坤珍殿，嫔御在焉。坤珍后又有水殿、池沼、园圃，皆臣僚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观谷殿，曰登成。后又有更衣殿，有便门连斋宫后。一日，宰执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宣召，获与荣观。上笑曰："殿宇亦别无华饰。"上又云："外议谓使了多少金薄也!"故事：郊宫无屋，旋施幄帟，风雨不除。上命缮营。章惇以为斋宫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岁一郊，次舍费缣帛三十余万，又倍之，易以屋宇，所省多矣。且斋明以事天地，而为浮侈，朕岂不知之。宫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尝有此。"于是临幸，引惇遍视，上曰："有金碧之饰乎?"惇惭谢。

卖卦陈

徽宗在潜邸，密使人持诞生年月，俾术人陈彦论之。彦一见，问："谁使若来?"再三诘之，乃告以实。彦曰："覆大王：彦即今闭铺，六十日内望富贵。"后以随龙，官至节钺，其验如此。都人目曰"卖卦陈。"时又见郭天信者，亦以术显。靖康之祸，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 时识者皆知必致夷虏乱华，不谓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说：端邸闻相国寺陈彦明数学，谈禄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问之。彦乃屏人，告以大横之兆，且云事应在两月后，至期果验。初欲官以京秩，继乃补西班，积官至节钺。政和全盛时，或云彦尝以运数中微密告于上，徽宗为作石记，埋宣和殿下。又云，彦亦有兄为辟雍士。前后二说不同，乃并书之。

上元二诗

东坡《上元诗》："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璧月挂罘罳，珠星照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牙旗穿夜市，铁马响春冰。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亦复举膏火，松间见层层。散策桄榔林，林疏月鬅鬙。使君置酒罢，箫鼓转松陵。狂生来索酒，一举辄数升。浩歌出门去，我亦归瞢腾。"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诗》："三年白玉堂，挥翰供帖子。风生起草台，墨点澄心纸。三年文昌省，拜赐近天咫。红蔓朌御盘，金幡袅宫蕊。晚为日南客，环堵隐乌几。朝来闻击鼓，土牛出城市。幽怀不自开，欲逐春事起。安得五亩园，种蔬引江水。"二篇之诗，先后而作，何语意切类如此。煇在番江，于初寮孙稷处得公自监大名仓，洎被遇登两地、建节帅燕遗文未板行者，如《睿谟殿曲宴》及《赏橘》律诗各百韵，铺张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尝见《立春诗》墨迹于洪成季尚书家。

初寮《曲宴》百韵

初寮进《曲宴诗》，序云："臣比蒙圣恩，召赴禁殿曲宴。其日，垂拱奏事。退俟于睿谟外次，花巾丝履，进自东序，促武再拜，升即坐席。女乐数千，陈于殿廷南端，袍带鲜泽，行缀严整。酒行歌起，音节清亮。乐作舞入，声度闲美，俱出于禁坊法部之右。于时腊雪新霁，风日妍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宝槛，植千叶桃花。陛下指示群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开。'于是皆顿首曰：'陛下神圣，能回造化，草木实被生成之赐，乃先时呈瑞，以悦圣情。'日既中仄，甫毕初筵。有旨，许登景龙楼，由穆清庑外阁道以升。东望艮狱，松竹苍然，南视琳宫，云烟绚烂。其北则清江长桥，宛若物外。都人百万，遨乐楼下，欢声四起。尤足以见太平丰盛之象。群臣颂叹久之。既夕，复诏观灯于穆清，遂侍宴于成平。万炬层出，弥望不极，如星挂空，而光彩动摇于云海涛波之上。户牖、屏柱、茶床、燎炉，皆五色琉璃，缀以夜光、火齐，照耀璀璨；纵观环绕，则又睹合宫萧台，崇楼杰阁，森罗布濩。群臣心目震骇，莫有能测其机缄制作之妙。已而陪从天步，至会宁殿。琼铺珠箔，合沓炳焕，其所陈则虞（御名音同）、夏鼎，商盘纪甗，龙文夔首，云雷科斗，真若邃古三代之物。陛下既御黼坐，亲取宝器，酌酒临劝，命宫嫔奏细乐于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错，手自分赐。载色载笑，雍容无间。群臣饮德，莫不沾醉。夜分乃散，归路观者如堵。他日称谢，陛下申谕一二辅臣，俾作诗以纪，而臣安中预焉。臣猥以凡材，蒙陛下亲擢，备位政府，曾未阅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颂述，虽无诏旨，犹当自效。惟是钧天帝所，昔人梦寐或有形开而悟，想象莫及。而臣今者身历邃严，目击奇胜，顾尝以文字误被圣奖，且面命之，其荣至矣。"后尚有二十余字，常词也，书之以见国家闲暇，湛露惠慈之盛。《赏橘》之序亦若是焉。曾端伯得于李汉老之子，《曲宴诗》乃其父所作，刘季高云乃王履道也，曾亦疑焉。以此

序考之，何疑之有。

符离府库

隆兴改元夏，符离之役，王师入城，点府库，有金一千二百两，银二万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二万五千贯，米、豆共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见《符离记》。

外国章表

外国表章类不应律令，必先经有司点视，方许进御。宝元间，遣屯田员外郎刘涣奉使唃厮啰。番中不识称朝廷，但言"赵家天子及东君赵家阿舅。"盖吐蕃与唐通姻，故称"阿舅"，至今不改。政和间，从于阗求大玉。表至，示译者，方为答诏。其表有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里国、五百国内条贯主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为难得似你底尺寸，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丰四年，于阗国上表，称"于阗国偻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语言，恐藩服自有格式。

玛　瑙

政和三、四年间，府畿、汝蔡之间所出玛瑙，尚方因多作宝带、器玩之属。至宣和以后，御府所藏往往变而为石，成白骨色，悉为弃物，民间有得之者。竟莫测所以，特纪异尔。

不除太常卿

绍兴间，张扶少持繇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执奏太常卿班高，故事不除，改国子祭酒。时祭酒虚位亦久，前驺接呼，赴监供职。学前居民惊惧，曰："官来捕私酒！"传以为笑。元丰改官制，谏议大夫换太中大夫，前呵曰："太中来！"都人骇避，曰："大虫来！"则知前已有此说。

养生修身

"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疹作"，唐处士张皋云。是为养生之要。范忠宣公亲族间子弟有请教于公者，公曰："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为修身之要。皆可铭于坐右。

掘　藏

煇僦居毗陵，居后临河，地无尺许。俾仆治篱，方埋柱去浮土，见成贯小钱，止露四环于外。仆亟手之，仅得十三，余随缩入地。仆复运锄，了无一物。信知无妄之财，不容辄取。十三钱，置于佛室，寻失所在。昔洛中第宅求售，评直外复索掘屋钱，盖其下多有宿藏。张文孝右丞买宅，既偿其贾，复随所索与之。迨入宅，掘地得一石匣，刻镂甚工巧，中有黄金数百两，正酬售屋之直。

大理伪贡

曾祖侍绍圣经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时归明人观察使黄璘措置广西边事，招徕大理国进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帅臣究实。曾祖抗章言伪冒，忤蔡京意，乃落职宫祠。宣和改元，事白，黄璘得罪。御笔："周（禾旁立里）首言其伪，责命改正，与理元断月日。"绍兴三年，宰执进呈广西宣谕明橐奏大理国进奉及卖马事，高宗曰："遐方异域，何由得实？彼云进奉，实利于贾贩。进奉可勿许，令卖马可也。"宰臣奏："异时广西奏大理入贡事可为鉴，当日言者深指其妄，黄璘以是获罪。"盖谓是也。当亦载于《国史》。

送邹道乡

右正言邹公（浩）因言事贬谪，蔡卞奏乞治浩亲旧送别之罪，哲宗不从。三次坚请，乃置狱。谏议龚公（夬）云："周某与方天若私论邹浩事，某以为难，天若非之，遂以语蔡京。京遽以闻，由是某等得罪。自尔，附会之人肆为攻讦，立起犴狱，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与天若为之也。盖某与京始善而终睽，故京私欲报之。"龚之谏疏，大略如此。以是知曾祖忤京，大理事特其一耳。故当京、卞用事日，一斥不复，而终外补云。

御炉炭

南渡后，有司降样下外郡，置御炉炭，胡桃纹、鹁鸪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论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饮食且不择美恶。隆冬附火，止取温暖，岂问炭之纹色也。"诏罢之。宣和间，宗室围炉次索炭，既至，诃斥左右云："炭色红，今黑，非是！"盖常供熟火也。以此类推之，岂识世事艰难。

江　岸

钱唐江边土恶不能堤，钱氏以薪为之，水至即溃。皇祐中，工部郎中张夏出使，置捍江兵五指挥，专采石增修，众赖以安。邦人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宁江侯。有功于民则祀之，吴儿奉尝，其有替乎？

竹笼石

又一说：以竹笼石，丁晋公主之。易以薪土，陈文惠公之议，丁黜其说，徙公他官。而笼石为堤，岁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议，堤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尝筑长堤以御决河，人德之，号"陈公堤"。

丙午年人吴蜀

煇尝过庭，闻祖父奉直得于陆农卿左丞，欧阳文

忠公有一记事册子，亲题“丙午年不入蜀则入吴”。后见洪成季文宪公之孙，言文宪尝问邵泽民：“康节知数，公所闻如何?”曰：“无他语，临终但云：丁未岁子孙可入蜀。”然建炎初吴地亦不免被兵，独西蜀全盛，迄今为东南屏蔽，益信斯言。康节先天之数，世可希万一耶？

舅　姑

《春秋传》曰：“秦、晋二国继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姑也。”广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忍。”“尊章，犹言舅姑也。”见《前汉书》。

郎　潜

“郎潜”，出张平子《思玄赋》：“尉厖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遇武。”绍兴间，某自郎迁卿。久次，以启投秦丞相，有“郎久潜于省闼，卿尚少于朝班”之句。秦虽极称赏，竟不克入从。

贫富受赐

“贫人、富人并为客，受赐于主人，富人不惭，贫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之，贫人无以复也。”以此论之，自昔交际之礼，亦贵夫往返。见王充《论衡》。

苏林交情凶终

林文节子中，以启贺东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盖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其褒美如此。后草坡责惠州告词云：“敕具位轼：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肆怨诽。若讥朕过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以至交通阉寺，矜诧倖恩，市井不为，搢绅共耻。尚屈彝典，止从降黜。今言者谓某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朕非可赦。宥尔万死，窜之远方。虽轼辩足以饰非，言足以惑众，自绝君亲，又将奚憝？保尔余息，毋重后愆。可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极于丑诋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谓林同在馆，年且长，除不当先，林乃继除记注。后又为杭州交承，有三帖论开湖赈荒，浙东仓司石刻在焉。

遗留物

显仁上仙，遣使告哀北虏，并致遗留礼物：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银丝合十面，各实以玻璃、玉器、香药，青红捻金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觱篥二管，玉箫一攒，象牙柏板一串，象牙笙一攒，缕金琵琶一副，缕金龟筒嵇琴一副，象牙二十株。时宗枢持节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贵人至馆，密饷金澜酒二尊，银鱼、牛鱼各一盘。尊、盘皆金宝器，并令留之。伴使致词竦贺，馆人以手加额上，谓前此未有，为特礼也。

虏庭玉钱

宣和五年，既从金人乞盟之请，明年，遣秘书省校书郎卫肤敏假给事中，往贺虏酋生辰，竣事而旋。常贶外，别赠使介各一玉钱，虏主即宴坐起，离席躬奉之。左右传观，皆惊愕太息。钱之制如今之大者，其文皆蕃书，不可识，不知为何礼重如此。时虏已萌寒盟，开兵端，岂虞我或觇其国，故外示厚礼，俾叵测欤？钱今藏卫氏。

审　察

监司、郡守，岁荐所部吏关升磨勘，朝廷视为常式，第付铨曹施行，初不加省。间有特荐者，未即召对，及有升擢，则降审察之命。所谓审察者，审其人才，察其行谊。施于其职，可也。若山林隐遁之士，当路或以名闻，其肯冒昧而来，待人进退乎？绍兴三年，徐东湖以遗逸荐苏后湖，诏俾赴中书审察，苏力辞，乃得请。苏既辞审察之命，乃降“以礼遣赴行在引见上殿”指挥，卒辞之。

正身出头

后湖公隐居求志，高蹈一世。绍兴初，屡征不起。仆辈见使者沓至，窃相语曰：“官中须要秀才正身出头。”

冷　茶

强渊明帅长安，来辞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吃冷茶。”盖谓长安籍妓步武小，行迟，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晓所以，后叩习彼风物者方知之。又文勋除福建漕，陛对。翌日，上问辅臣：“记得有艺?”盖记其工篆学也。章申国对云：“会舞旋。”上遽云：“如此岂可使一路!”遂罢。“冷茶”、“舞旋”，皆非国论所宜及。顷得一小说，书王黼奉敕撰《明节和文贵妃墓志》云：“妃齿莹洁如水晶，缘常饵绛丹而然。”又云：“六宫称之曰‘韵’。”盖时以妇人有标致者为“韵”。煇曾以此说叩于宣和故老，答曰“虽当时语言文字间或失持择，恐不应直致是亵黩。”然“韵”字盖亦有说，宣和间，衣着曰“韵缬”，果实曰“韵梅”，词曲曰“韵令”，乃梁师成为郓邸倡为此谶。时赵野春帖子亦有“复道密通蕃衍宅，诸王谁似郓王贤”，亦迎合之意也。

阙亡投刺

正、至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令人持马行，每至一门撼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诬者，出视之，仆云：“适已脱笼矣。”吕荥阳公言：“送门状习

以成风，既劳于作伪，且疏拙露见为可笑。”司马温公自在台阁时不送门状，曰：“不诚之事，不可为也。”“脱笼”，亦为京都虚诈闪赚之谚语。

禁苑花竹

宣和间，钧天乐部焦德者，以谐谑被遇，时借以讽谏。一日，从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诘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于四方，在涂之远，巴至上林，则已焦矣。”上大笑。亦犹“锹、浇、焦、烧”四字之戏，掘以锹，水以浇，既而焦，焦而烧也。其后毁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谶也。

东西园

蔡京罢政，赐邻地以为西园，毁民屋数百间。一日，京在园中，顾焦德曰：“西园与东园景致如何?”德曰：“太师公相，东园嘉木繁阴，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语闻，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诋公相之非，特同辈以飞语嫁其祸云。

遇郊任子

正郎初遇郊，止得荫子，不及他亲，法也。元祐中，黄鲁直应任子，特请于朝，舍子而先侄，后遂为例。东坡荐黄自代之词：“瑰琦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当郊，该荫补而累奏其子者有之。

卷　七

生日押赐

王荆公当国，值生日，差其子雱押送礼物。雱言：“例有书送物，阁门缴，申枢密院取旨，出札子许收，乃下膀子谢恩。缘父子同财，理无馈遗，取旨谢恩，一皆作伪。窃恐君臣父子之际，为礼不宜如此。乞自今应差子孙弟侄押赐，并不用此例。”从之。至当之论，后皆遵行。顷见老先生言：“此出荆公意，奏检亦公笔，特假雱名尔。”雱字元泽。大观元年诏：“赐使相以上生日器币，故事止差亲戚，殊失宠遇大臣之意，自今取旨差官。”

洮河开边

元泽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叹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则吾敌强而边受患博矣。”其后王韶开熙河，盖取诸此。靖康沧海横流之变，萌于熙宁开边。书生轻锐谈兵，贻天下后世祸患，可胜既哉。

丈　人

《蜀先主传》载汉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之语，裴松之注：“按：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后呼丈人为“外舅”，其本此乎？然《汉书·匈奴传》书且鞮单于云：“汉天子，我丈人行。”若曰此语止为尊老言，非专指妻之父则可。若谓古无丈人之名，后学窃有疑焉（泰山亦有丈人峰，故俗于妇翁有“泰山”之呼）。

生而富贵

生而富贵，穷奢极欲，无功无德而享官爵。又求长寿，当如贫贱者何？若又使之永年，为造物者无乃太不均乎？履富贵者，其可不思持之以德。

汴河遗物

靖康乱后，汴河中多得珍宝。有获金燎炉者，以尚方物，人间不敢留，复归官府。扬州仓卒南渡，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有得一囊北珠者。太平兴国中，郑州修东岳庙，穿土得一玉杵臼以献，亦五代乱离时之物。金玉没于地中，盖亦有时而复出。

恩科议姻

朴樕翁《陶朱集》载：闽人韩南老就恩科，有来议亲者，韩以一绝示之：“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朴樕，单父人，尝宦于政、宣间。或云陈君向也。

曹武惠下江南

曹武惠（彬）下江南，副帅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杀。”曹后梦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赐汝城中人为汝子孙。”故其后繁盛，今虽湮微，犹应出两府。曹泳景游尝语此。两府其自期耶？燀家远祖国初知江州，属曹翰屠城之初，遗骸遍野。乃对庐山作万人冢，仍自为记。德既及于枯骨，或谓后嗣当有阴报。有相先墓者，言亦当出神仙。高叔祖讳（恪）字执礼，第四十五，治《易》甚精，早魁乡荐，一旦舍去。传道于徐神翁，自称赤局先生，灵异不可具述。乡人敬之，但曰周先生，家绘其像。神翁书赞云：“周四十五，衣破不补。土木形骸，神气可取。”宣和诏，不起，锡守静处士之号。群从记其事迹甚详，兹不具载。虏犯淮甸，亦知守静名，不犯其室。建炎末，尸解去。其隶仲大亦得道，有一皮箧无底，取钱常不竭。后随先生羽化。

阳关数条

阳关在辽西，去长安一万里，汉将杨兴败走出此关，因以为名。长安城东，出南头，名霸城门。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门，见《三辅黄图》。范睢曰：“秦北有甘泉宫，谓其下有甘泉水。”见《战国策》。邯郸，属磁州。邯，山名。郸，尽也，言邯山至此而尽。以城郭字皆从邑，故作郸。见《地理志》及《寰宇记》。

金城郡，一曰筑城得金，一曰取其坚固，一曰以郡在京之西，金，西方之行。望都，谓登尧山见都。酒泉，谓泉如酒。并见《地理志》。此数条，皆因人有问，检示之，非特出也。

交印避忌

正、五、九，仕宦者不交印。俗忌牢不可破，初不知为藩镇开府，犒劳将佐，宰杀物命设。恐伤物命固然，何独此三月？岂以浮屠氏谓此九十日为斋素月耶？不经之甚。御笔除擢，无非日下供职，何尝问日辰利不利。或曰：历日上所书黄道，假也。君命到门，真黄道也。

常平

常平备凶荒，立法甚严，而米斛有以陈易新之条，州郡恃以借兑。先人任信幕，后守不偿前欠，一旦漏底，官吏并送邻州勘鞠。先人亦坐失于催促拨还，科公罪笞，不理遗阙。二十年后，因同时坐累，该改秩，为铨曹留难索案。煇至朝廷时，宗衮益国公参大政，从容见语："近见先丈常平伏辩，既不曾佥书，何亦被鞠？"煇因言州郡刑狱冤滥，有司以被朝命，虽知不曾着字，盖亦行三问，岂容不承？罪及无辜，大率类此。退而思之，先人尚无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于今日矣。自昔初除执政，例荐所知三两人。建康王元枢初得政，首以先人名闻，乃自临安管库除江东漕司干官。见次一任，屡更使长，皆欲发文字，力辞之。竟终于选调。

《五路墨宝》

煇尝于郑旸叔（骞）家得荆襄及川蜀四路金石刻目，为《五路墨宝》。郑既录碑之全文，刓泐者缺焉，且附己说。欧阳《集古》考究未备者，间有辨正。类为数巨帙，考证良备。悉上秘府。其副因借留数月归之，第录其目并其说。前后亦得其汉刻十数种，旋为亲党沈虞卿取去。郑乃同州死事骧之子，绍兴间尝历四川监司。其子忱德云："在蜀日，李公仁甫久相从，于《墨宝》订正有助焉。"且出数小纸细书，皆李订正之语。汉碑固多，晋碑亦绝少，盖晋制三品方许立碑。

秦汉碑刻

曾大父喜蓄古刻，承平时盖亦易致，士大夫不甚秘惜。兵火后，散失，一无遗者。刘季高侍郎尝语先人：顷年蒙嘉其好古，辍赠甚多，皆秦汉间物，在今日为难得。语次亦尝询其名件，岁久复忘之。

没字碑

绍兴九年，虏归我河南地。商贾往来，携长安秦汉间碑刻，求售于士大夫，多得善价。故人王锡老，东平人，贫甚，节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语共游："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顾无一字可辨，王独称赏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没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笃也!"一笑而散。

玛瑙盘

唐裴行俭破外国，得玛瑙盘，广三尺，出以示诸将士。为军吏捧盘升阶，跌而碎之。叩头流血请罪，行俭笑曰："尔非故为，何罪。"国朝韩魏公得二玉杯、玉盘，觞客次，藉以锦，置于案。为执事者触案，碎于地。非但一时略不变色，竟无追惜之意。与夫吕文靖俾小姬擎宝器入书室，故戒及门若足踏而仆，试诸子度量。古今之事，若合符节。

坡教作文

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又有问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大抵论文以意为主。今视坡集，诚然。

石林三戒

叶少蕴云："某五十后不生子，六十后不盖屋，七十后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二事得于洪庆善。

吉阳风土恶弱

从叔其乂守吉阳。到官，书报："此行再涉鲸波，去死一间。抵郡，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止三百八户。无市井，每遇五七日，一区黎洞贸易，顷刻即散。僚属一二，皆土著摄官，不可与语。左右使令辈莫非贷命黥卒，治稍严，则为变不测。地炎热，上元已衣纱。果实多不知名，瓜大如斗瓶。但有名香异花，此外色色无之。东坡言昌化不类人境，以吉阳视之，犹为内郡，不但饮食不具，药石无有也。"又书云："一日出郊，见横巨木于地，上有穴，覆以板，泥封甚固。叩从者，不肯言。再三诘之，方言：'前政某殁于此，属无周身之具，用此殓殡'。或扣：'有巨木，何无板?'答以素无锯匠。"后知因此感动，得疾丐归，行至琼管，竟殂。三女继亡，诸丧皆寄湖广不得归。备书之，为行险远宦者之戒。《南海录》言：南人送死者无棺椁之具，稻熟时理米，凿大木若小舟以为臼，土人名"舂塘"，死者多敛于舂塘中以葬。士夫落南，不幸而死，曾不得六尺之棺以敛手足形骸，诚重不幸也!

曹王母

唐太宗立皇子明为曹王，母杨氏，巢剌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崩，欲立为后。魏郑公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为累?"虽从谏而

止，迹可掩乎？不能正之于始，其后高宗之于武后，明皇之于杨妃，顾传家法，不以为恶。若魏郑公之敢谏，孰能继之？

唐帝像

舅氏张必用家，藏唐诸帝全身小像，乃蜀中名笔。巾裹红袍，年祀悠远而色不渝。独明皇像别为一帧，幅巾跨马，左右侍卫单寡，有崎岖涂路之状，题云《幸蜀图》。然僖宗亦尝幸蜀，未知孰是？（蔡绦《铁围山记》，书徽宗尝以小李将军《唐明皇幸蜀图》一横轴赐阁下，臣下观者窃谓非佳兆。世所传，其摹本欤？）

卧榻缕金

天圣七年，诏士庶、僧道不得以朱漆床榻。至宣和间，蔡行家虽卧榻亦用滴粉销金为饰，赵忠简公亲见之。其奢俭不同如此。

葛公坐亡

先人任江东漕幕，与葛公谦问为代，文康公孙也，魁然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应以无心，文采外深契禅悦。后倅毗陵，遇煇以通家子弟。一日，见语："人生腊月三十夜，要当了了，方见平生着力处。"始意如平时举葛藤尔。别数年，公守临川。一日，属微疾，忽索笔，书偈曰："大洋海里打鼓，须弥山上闻钟。业镜忽然扑破，翻身透出虚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昼之有夜，无足怪者。若以道论，安得生死。若作生死会，则去道远矣。"语毕，端坐而逝。笔势遒劲，其家版行。超脱如此。东坡论陶渊明云："出妙语于纩息之余，岂涉生死之流哉。"煇于葛亦云。葛名（郏）。

僧谭祸福

丙午、己亥、壬戌、乙巳，煇命之八字也。顷遇一老僧谈五行，见语："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无壬戌，不致竟老穷薄。退神用事，多失机会。然福不成福，祸不成祸，所得者寿数差永。"淳熙戊申，居都下。除夕，有二辈伪传亲知言至门，出见觉非，忽言奉圣旨追对公事。时以永嘉林氏争分，方兴制狱，初不持引文，乃随以往。中无所慊，神色泰然如常。至府治门外，坐于一室（后知为总辖房）。已见灯，二辈（后知为府皂）询扣年甲、乡贯、来历，往返者五六。乃云不敢久留，再三摧谢，送出门，盖悟其非也。一时叵测，既归，议诉于府尹赵子和，尹云制院谬误。所谓总辖使臣者，亦宛转致恳，谓已科决元所遣之吏。盖本逮永嘉周和泰，"错认颜标作鲁公"也。亲旧见晓，既京尹护失，孰信其枉？后两日，制狱事亦已。复自念与传记所书入冥误追放还境界无异，特幽明殊涂耳。平生横逆，莫此为甚。当是时，庙堂禁从，有知己闻之，第骇愕而已。己酉终岁，灾屯无所不有，特未溘然，又留残喘。至今事定，却有风声鹤唳之警。虽云气数实使然，益信老僧祸不成祸之说，且为官府追逮不审之戒。

大暑去酷吏

尝闻范鲁公（质），暑中所执扇，偶书"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两句于其上。或见之，言曰："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此弊。"公后见周祖，首建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以因缘为奸。周祖特诏详定，是为《刑统》。州县司刑宪者，若人人以鲁公存心，尚何酷吏、冤狱之为惧。

僧道数

道士一万人，僧二十万人，乃绍兴二十七年礼部见注籍之数。时未放行度牒，迨今三十余年，其复有所损益欤？绍兴间，福建大刹有申所属，谓积下度僧钱若干，乞备申举以献助，乞量给度牒三两道。盖尝试也。时议者谓宜依所请，第令具戒腊最深者三、五辈以闻，并与师号，以伐其谋。淳熙间，执政进呈江州置驻泊军因依赵雄奏："昨已准宣谕卖度牒非佳事，今湖广总领所岁有给降度牒定数，不知绍兴年间不曾给降，亦自足用。岂绍兴间未有江州军耶？"雄奏："今契勘江州军，自绍兴三十年创置，以万人为额，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不欲给降度牒，当渐革之。"张孝祥建议："自恭人至孺人，邑号分等第立价，许贵家妇女及妾投名书填，则数百千万不日可办。"于以佐国用，较以度牒，生齿不削，户口不耗，仍不为民之蠹。虽曰得策，终以鬻爵以诱妇人，名器轻假，而不果行。

《钱　谱》

煇家旧藏《历代钱谱》十卷，乃绍圣间李孝美所著。盖唐人顾烜、张台先有纂说，孝美重修也。周秦后钱之品样，具著于帙，是特见于形似尔。亲党洪子予，收古泉币数十百种，自虞夏以降，一无遗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皆有依据。大抵古钱轮郭皆重厚，叩之有声。虽王莽小钱，名径六分、重一铢，然亦不致轻薄。岂上古鼓铸但求精致，初不计铜齐耶？洪死，尝叩其子，云："悉举入棺矣。"或言其家虑为势力者攘取，故为之辞。

顺天得一

元丰间，庞懋贤（元英）为主客郎，尝着《文昌杂录》。内一条，以不知"得一顺天钱"铸于何代为言。书成后，又言："近得于朝士王仪，家有《钱氏钱谱》，乃史思明所铸，初以'得一'非长祚之兆，乃改'顺天'。"煇于洪氏见二钱，文皆汉隶，径寸四分，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而李谱复云："思明销洛佛铜所铸，贼平无所用，复以铸佛。今所余，

伊、洛间甚多。”视钱之谱为详。以是知诚有益于未闻。好事者倘裒诸家所谱，更考近世圜法沿革，萃为一帙，板行于世，不亦善乎。

王言有疑

尝得一告词云：“朕眷礼勋臣，既极异姓王之贵。疏恩私室，并侈如夫人之荣。以尔修态横生，芳性和适，会膺无恤之贵，终隆络秀之家。爰锡命书，靡拘常典。用肇封于大郡，俾正位于小君。往服宠光，益循柔履。”绍兴间权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态横生”，或者于王言有疑。时勋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语亦有疑。

宰辅年甲

国朝宰相：文潞公丙午生，元祐元年平章事，未有踵其后者。范丞相己卯生，建炎四年平章事，未有处其先者。

名公下世

自昔名公下世，太学生必相率至佛宫荐悼。王荆公薨，太学录朱朝伟作荐文，以公好佛，其间多用佛语。东坡讣至京师，王定国及李豸皆有疏文。门人张耒时知颍州，闻坡卒，出己俸于荐福禅寺修供，以致师尊之哀。乃遭论列，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虽名窜责，馨香多矣。山谷在南康落星寺，一日凭栏，忽传坡亡，痛惜久之。已而顾寺僧，拈几上香合在手，曰：“此香匾子，自此却属老夫矣。”岂名素相轧而然，或传之过。

使高丽

宣和奉使高丽，诏路允迪、傅墨卿为使介。其属徐兢，仿元丰中王云所撰《鸡林志》为《高丽图经》，考稽详备，物图其形，事为其说，盖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历阳，虽得见其图，但能抄其文，略其绘画。乾道间刊于江阴郡斋者，即家间所传之本，图亡而经存，盖兵火后徐氏亦失元本。《鸡林志》四十卷，并载国信所行遣案牍，颇伤冗长。时刘逵、吴拭并命而往，是行盖俾面谕高丽国王颙云：“女真人寻常入贡本朝，路由高丽。如他日彼来修贡，可与同来。”颙云：“明年本国入贡时，彼国必有人同入京也。”海上结约，兹为祸胎。

刘莘老诗

刘莘老丞相工诗，《送安厚卿二人使高丽》云：“杳杳三韩国，煌煌二使星。海神无暴横，天子有威灵。”时以为绝唱，后四句不传。

杀鼋

熙宁中，侍禁孙勉，监澶州堤，见一鼋自黄河顺流而下，射杀之，继而暴卒。入冥为鼋诉，当偿命。殿上主者乃韩魏公，勉实故吏，乃再三求哀。公教乞检房簿，既至阴府，如所教，以尚有寿十五年，遂放还。《韩魏公别录》所书，其略如此。《魏公家传》则云：“右侍禁孙勉，监元城埽，埽多垫陷，费工料。勉询知有巨鼋穴其下，乃伺出射杀之。数日，勉方昼卧，为吏追去：‘有鼋诉，当往证之。’既至一宫阙，守卫甚严，吏云：‘紫府真人宫也。’勉仰视，真人乃韩魏公也。亟俯伏诉，公微劳之曰：‘汝当往阴府证事乎？’勉述杀鼋事。公取黄诰示之，谓曰：‘鼋不与人同，彼害汝埽，杀之，汝职也。’遣之使去，出门遂寤。事既播扬，神皇谓辅臣曰：‘闻说韩琦为真人事否？’皆曰：‘未之闻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二说不同，当以《家传》为正。又一说：政和间，方士王老志语公之子吏部侍郎粹彦曰：“紫府真人乃阴官之贵，未为天仙。”又云：“公亦尝为十华真人下侍者。”粹彦曰：“然。”

卷　八

中兴颂

浯溪《中兴颂碑》，自唐至今，题咏实繁。零陵近虽刊行，止会粹已入石者，曾未暇广搜而博访也。赵明诚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尝和张文潜长篇二，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草！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天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煇尝欲裒今昔名人所赋《庐山高》、《明妃曲》、《中兴颂》，用精纸为轴，丐工字画者随意各书一篇，后志姓名岁月。常常披展，为醒心明目之玩。竟未克成。是极易办，人必乐从，特坐因循耳。易安父文叔，元祐馆职。

板本讹舛

印板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

生。葛常之侍郎著《韵语阳秋》，评诗一条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者，日光也，恨句中无日字尔。余谓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诗正要如此。"葛之说云尔。煇考此诗，乃东坡《召还至都门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槐绿榆影。"终篇皆为子由设，当是误书"子瞻"为"子美"耳。此犹可以意会，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芝山诗

刘季孙初以左班殿直监饶州酒，题小诗于治所壁间："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惊回梦里闲。说与旁人应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时王荆公任本路宪，按行见之，大加称赏，遂檄权本州教授。后叶石林特著于《诗话》中。芝山乃饶州近城僧寺，后池阳刻本乃改"芝山"为"前山"，一字不审，乃失全篇之意。抑见自昔右列，亦可承师儒之乏。

垂肩冠

皇祐初，诏妇人所服冠，高毋得过七寸，广毋得逾一尺，梳毋得逾尺，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人争效之，号"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登车檐皆侧首而入。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乃禁止之。煇自孩提，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如高冠长梳，犹及见之。当时名"大梳裹"，非盛礼不用。若施于今日，未必不夸为新奇，但非时所尚而不售。大抵前辈治器物、盖屋宇，皆务高大，后渐从狭小，首饰亦然。

富春坊

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遗火。黎明，有钉一牌，大书绝句诗于其上："夜来烧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乃伊洛名德之后，号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词一编，皆艳语。煇尝得其一启，乃代其弟上周彦约侍郎，其略云："惟曾祖受三天子聘贤之礼数，在先朝为九老人受道之师承。继巢、由之高踪，辞夔、龙之盛举。惟君子之泽未斩，而圣人之道必传。"文采典重如此，岂可以一时谐谑之迹而加訾议。晏叔原著《乐府》，黄山谷为序，而其父客韩宫师玉汝曰："愿郎君捐有余之才，崇未至之德。"前哲训迪后进，拳拳如此，为后进者得不服膺而书绅。贺方回、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大抵作文，岂可不谨。

邮亭曲

陶尚书谷奉使江南，恃才凌忽，议论间殆应接不暇。有善谋者，选籍中艳丽，诈为驿卒孀女，布裙荆钗，日拥彗于庭。谷一见喜之，久而与之狎，赠以长短句。一日，国主开宴，立妓于前，歌所赠"邮亭一夜眠"之词。谷大惭沮，满引致醉，顿失前日简倨之容。归朝，坐此抵罪。文潞公帅成都，有飞语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谒告俾伺察之。潞公亦为之动，遍询幕客，孰与御史密者。得张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汉州，且携营妓名王宫花者往，伪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领巾，题诗云："按彻《梁州》更《六么》，西台御史惜妖娆。从今改作'王宫柳'，舞尽春风万万条。"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复措手而归。二事切相类。一说：王宫花一名杨台柳，诗首句云"蜀国佳人号细腰"。何字圣从，亦蜀人也。

慧林老

大观二年诏："大相国寺慧林禅院长老元正坐化，并无衣钵，阙葬送之用。赐绢三百匹、钱三百贯，赐寂照之塔，仍间度一僧。"浮屠示寂，寸丝不挂，亦安用尔许缣帛。时方崇道教，诏道流叙位在僧之上。元正何人，而膺此优典？

高山仰止

顷岁，儿女合卺之夕，婿登高座，赋诗催妆为常礼，后皆略去。京师贵游纳婿，类设次通衢，先观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萨，却嫁个麻胡子！"谓其多髯也。迨索诗，乃大书曰："一双两好古来无，好女从来无好夫。却扇卷帘明点烛，待交菩萨看麻胡！"一座传观哄堂，盖婿亦不凡也。尝得其姓名，今失记。

西园会

煇居建康，春晚赴张德共会于西园，呼数辈为侑。酒酣，忽有传府命呼其人。时张安国开府方两日，其人既去，求自解之说。众谓但以实告，况社中二客未至，必留钤斋。翌旦询之，如所料。初，歌者既去，坐客骆适正即席赋诗云："花随春尽觅无痕，尚续余欢索侑尊。一曲未终人已去，西园灯火欲黄昏。"煇尝赓和，不记也。迨今一世，西园宾主无一在者，独煇苍颜华发，羁寓西湖上。"旧事无人可共论"，为之一叹。

食料羊

淳化宰相张公齐贤，布衣时尝春游嵩岳，醉卧巨石上。梦人驱群羊于前，曰："此张相公食料羊也。"既贵，每食数斤，犹未厌饫，健啖世无比者。此与唐赞皇、李德裕梦人谓平生合享万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贵人鼎养丰厚，冥冥中自有定数，贫儒岂可不安藜藿之分。

《唐诗选》

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

唐诗百余编，托荆公选其佳者。荆公乃佥出，俾吏抄录。吏每遇长篇字多，倦于笔力，随手削去。荆公醇德，不疑其欺也。今世所传本，乃群牧吏所删者。欧阳公《归田录》未出而序先传，神宗宣取，公时致仕居颍，以其间纪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又患其文太少，则杂以戏笑不急之事。元本未尝出。《庐陵集》所载，上下才两卷，乃进本也。

《宋诗选》

近时曾公端伯亦编《皇宋百家诗选》，去取任一己之见，虽非捃摭诋诃，其间或未厌众论。且于欧公、荆公、东坡诗皆不载。虽曰用《唐诗选》韩、杜、李不与编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铨择耶？吕居仁图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议者谓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甘为宗派。若徐师川，则固不平列在行间。韩子苍曰："我自学古人。"夏均父亦耻居下列。一时品第，尚尔纷纷，矧随好恶笔削篇章，示己鉴裁之明，岂免议论（曾帅江陵日，叔祖为参议官，亲见亟欲《诗选》成，仅得数篇，即撰小序以刊行。疏悟疏略，欲删去而不及。吴虎臣《漫录》书居仁作图时，均父没已六年，耻在下列为非。辉亦见前辈云："东莱自言宗派本无诠次，后人妄谓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盖时论，非本语也）。

水晶

京畿转运司奏："收到太和山水晶大小四千余块。邕州等处产金宝，共收到金二千四十六两，数内采到生大黄金，不经烹炼者。汝州产玛瑙二万五千斤，一块重二十一斤五两。"并宣付史馆。时政和四年也。又潭州益阳县莲荷场掘得金四块，总计一千七百八两。方崇饰祥瑞之际，地不爱宝，闻珍以表极治，其盛如此。

四先生

郑穆，字闳中，闽士所尊四先生，郑其一也。元祐初，为国子祭酒。久而请老，太学诸生数千人状诣司业，又诣丞相府请留，不报。以待制奉祠，将行，公卿大夫多以诗赠之，三学之士皆为诗，且出祖汴东门外。三献酒，再拜堂下，辞诀而去，观者叹息。煇幼从合肥王公助学，王与郑中表亲，有一编曰《归荣》，乃送行诗也。后未见此本。

老人发肤

人少则发黑，老则发白，久则黄。人少则肤白，老则肤黑，久则黯，若有垢然。发黄而肤为垢，故曰"黄耇"。见王充《论衡》。而今《韵略》"耇"字下亦注："老人面若垢为耇"。

龙骧将军

崇宁三年，驾幸金明池，乘乌马还内，道路安平，赐名龙骧将军。艮岳一石，高四十尺，名神运昭功。宣和五年，朱勔自平江府造巨舰载太湖大石一块至京，以千人舁进。勔被赏建节，石封盘固侯。

姚解元

方务德侍郎帅绍兴，赴召，士人姚某以书投诚，其略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异立，未能成家。重以场屋蹉跌，遂失身于倡馆马慧。岁月滋久，根深蒂结，生育男女，于义有不可负者。兼渠孑然一身，无所依倚，处性不能自立。万一有叛此盟，终身废弃，存亡或未可保。不于侍郎还朝之日得遂脱身从良，他日必困此门户中。不唯无以释儿女之恨，而某亦从此销缩。区区欲望矜怜，使鱼鸢之属，川泳云飞，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书其后云："姚某解元，文词英丽，早以俊称。杯酒留连，遂致于忘返。露由衷之悃，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爱一妓。韩公之于戎昱，既徇所求。奇章之望牧之，更宜自爱。"能从其请，可见宽厚之德，且引事切当。韩滉镇润州，戎昱典属郡，昵一妓。或言于韩，韩取，戎不敢留。临别，作小词曰："好在春风湖上亭，柳丝藤蔓系人情。黄鹂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三两声。"韩闻即归之。盖用此事。

知和叔

从叔知和，随侍官九江，尝以诗见吕东莱居仁。后以书请教，答云："庐阜咫尺，读书少休，必到山中，所与游者谁也？古人观名山大川，以广其志意，而成其德，方谓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历山川有以增发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间，若使志于远者、大者，虽近逐游、夏可也。"又为作《求诸己斋诗》，见集中。知和尝尉吴江，作《垂虹诗话》，语煇未有序。煇言："若以所得东莱帖冠于首，何用他求？"从之。复著《垂虹赋》，为人称赏，盖得少小师尊前辈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废而卒。

宣和骑射

政和五年四月，燕辅臣于宣和殿。先御崇政殿，阅子弟五百余人驰射，挽强精锐。毕事赐坐，出宫人列于殿下，鸣鼓击柝，跃马飞射，剪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卫士皆有愧色。上曰："虽非妇事，然女子能之，则天下岂无可教。"臣京等进曰："士能挽强，女能骑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见《从游宣和殿记》。

郡守画像

近世州郡，类以名贤昔尝临莅，绘像以章遗爱。数十百年后，何缘得其容貌之真，但画衣冠，题爵位、姓名耳。东坡《送周正孺知东川诗》，落句云："为君扫棠阴，画像或相踵。"盖蜀中太守，无不画像者。顷王显道守吴门日，孙仲益居毗陵，以尝牧是

邦，遣骑求其传神，并复齐云楼旧观。孙谢之，有“尝读《国史》，钱惟演作《枢密直学士题名记》，黜寇莱公为‘逆准’，不书，时有蔡齐斥其妄。如觏无状，公乃肯收之”之语。此绍兴间事也。钱惟演作《枢密直学士题名记》，附丽丁谓，辄去寇准姓氏，云“逆准”。公尝言于仁宗曰：“寇准，社稷之臣，忠义闻于天下，岂可为奸党所诬哉。”遂令磨去。见公《行状》。

范忠宣麦舟

范文正公在睢阳，遣尧夫到姑苏般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如?”曼卿曰：“两月矣。三丧在浅土，欲葬之而北归，无可与谋者。”尧夫以所载麦舟付之，单骑兼程，取捷径而归。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东吴见故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方留滞丹阳，时无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与之?”尧夫曰：“已付之矣。”“大梦行当觉，百年特未满。遑哀已逝人，长眠寄孤馆。念我同年生，意长日月短。盐车困骐骥，列火废圭瓒。后生有奇骨，出语已精悍。萧然野鹤姿，谁复识中散？有生寓大块，死者谁不窾。嗟君独久客，不识黄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汤旱。谁能脱左骖，大事不可缓。”此诗东坡为李宪仲作。宪仲之子廌，坡得梁吉老十缣百丝，举以赙之。度是诗出，当多有助之者。又作《章默诗》，意益深，辞益哀。今之人亲丧未举，岂免求哀于时。若假是名因以为利，或广求以侈其葬，恐失脱骖之本意也。

六一堂

欧阳文忠公父郑公，任绵州推官日，生文忠。后有谢固者，居是官，于治所之左葺一堂，号“六一”。唐子西赋长篇，有“即彼生处所，馆之与周旋”之句。或云司马温公父待制公，守浮光日生温公，故名，取辉耀之义。自昔功施于民则祀之，矧钜公盛德，功在社稷，百世宗仰者乎。或云郡旧有香火之奉，今守土者得不侈大祠宇，以永其传。若第以名势所临，在仕者献谀取媚，如绍兴间黄州为时相建瑞庆堂是也。谢固一为谭望，子西自有两说。

茶图记

先人三弟，季字德绍，与煇同庚同月，煇先十三日。自幼从竹林游，德性敏而静，中年后文笔加进。尝题《玉川碾茶图绝句》云：“独抱遗经舌本干，笑呼赤脚碾龙团。但知两腋清风起，未识捧瓯春笋寒。”颇有唐人风致。死已十年，遗稿失于收拾，但宗族间传得一二。

台谏上殿

旧说，台谏当上殿，未有题目，五更不寐。平生亲旧，一一上心。盖唯亲旧可得其详，庶免风闻之误。是虽戏语，尝亲见之。绍兴间，某任言责，欲论一人，未得出处不叶公议与之齐者。偶一乡人来访，私谓得其人矣。叙契阔，接殷勤，甚欢。其人大喜过望，意汲引可必也。越两日，章疏上，乃同前欲论者。降旨，即日押出国门。“宁逢恶宾，莫逢故人。”又云：“故人相逢，不吉则凶。”

卷 九

洞府投简

天下名山洞府：河南府平阳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宁府华阳洞、舒州灊山司真洞、杭州大涤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张公洞、南康军庐山咏真洞、建州武夷山升真洞、南岳朱陵洞、江州马当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润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钱唐江水府、河阳济渎北海水府、凤翔府圣湫仙游潭、河中府百丈泓龙潭、杭州天目山龙潭、华州车箱潭。初，朝廷以每岁投龙简，而洞府多在僻远处，其赍送祭醮之具，颇以为扰。天圣间，下道录院，定岁投龙简凡二十处，余皆罢之。煇四十年前，于马当龙祠廊庑下见一碑，刻投龙处所，视此数颇有增益。碑阴载祭享牲牢、香币、乐节为详，乃元丰间江州建立者。再过之，则亡。

无垢《语录》

张无垢贬南安，凡十有四年，寓处僧舍，未尝出门户。其一话一言，举足为法，警悟后学宏矣。其甥于恕裒集《语录》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间《论语绝句》，读者疑焉。盖公自有《语解》，亦何假此发明奥义？尝叩公门人郎晔，晔云：“此非公之文也，《语录》亦有附会者。”

富郑公封驳

唐制：唯给事中得封还诏书。富郑公知制诰日，刘从愿妻遂国夫人，王蒙正女也，既夺封罢朝谒，久之，复其遂国封，公乃缴还词头，其命遂寝。中书舍人缴词头，盖自郑公始。（熊克所著《九朝通略》，书富弼缴还遂国之封，《实录》本传不载，止见于苏辙《龙川别志》）

封押遗奏

事有碍于理，亦恐所传或致讹舛。富郑公薨，司马温公、范忠宣来吊哭。公之子绍庭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遗表也。”二公曰：“当不启封以闻。”既曰遗表，自有常式，恐难以元封押进御。封可也，押可乎？东坡作公《神道碑》，止云：“手封遗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所以言者。”“袖中谏草朝天去”，欧阳公固尝议之。

仕宦知止

“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仕者若守此戒，则不殆不辱，可全始终进退之节。顷见洪庆善书此语于座屏，然晚有南荒之谪，盖亦昧于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终始者，寡矣。

嫁女娶妇

“嫁女须胜吾家者，娶妇须不若吾家者。”或问其故，曰：“嫁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事舅姑必执妇道。”安定胡翼之云。（煇见老先生言安定为此说必有谓。岂其男女昏嫁，用此说皆得所归而然欤）

不受盘餐

石守道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交游间尝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介之愿也。但日飨之则可，若止得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飨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当。”归之。贫乐箪瓢，贤矣哉！尝闻富郑公辞疾归第，以俸券还府，府受之。程伊川正叔曰：“受之，固无足议，还者亦未为得也。留之无请，可也。”或曰：“馈食，美意也。受而不食，可也。却之，近名也。”

群游嵩山　二说

欧阳公为西京留守推官，事钱思公。一日，群游嵩山，取颍阳路归。暮，抵龙门，雪作。登石楼，望都城次，忽烟霭中有车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遣厨传、歌妓，且致俾从容胜赏毋遽归之意。思公既贬汉东，王文康公晦叔为代。一日，讶幕客多游，责曰：“君等自比寇莱公何如？莱公尚坐奢纵取祸，况其下者。”众不敢对，欧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尔。”四座伟之。是时文康年已高，为之动。故欧公六十五即休致，门生或有言：“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岂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唯有早退以全晚节，岂可更被驱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归，盖以文康公为戒，且践畴昔之言也。或云欧公游颍阳，见山中石壁上丹书“神清洞”，即此时也（时尚书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通判河南府谢希深绛与欧阳诸公皆以王事从嵩山之游，谢有二书抵梅圣俞，历叙登览之胜，梅答以长篇，时明道元年九月也）。

一小说名《默记》，内一条云：尹师鲁性高而褊，在洛中与欧、梅诸公同游嵩山，师鲁曰：“游山须是带得胡饼炉来，方是游山。”诸公咸谓：“游山贵真率，岂有此理!”诸公群起而攻之。师鲁知前言之谬，而不能胜诸公，遂引手扼吭，诸公争救之，乃免。煇见前辈云：“一时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无是理也。”著《默记》者亦不当书此。

《侍儿小名》

洪驹父集《侍儿小名》三卷，王性之续一卷，好事者复益所未备。虽曰择之不精，采摭未尽，亦足为尊俎谐谑之助。士大夫昵裙裾之乐，顾侍巾栉辈得之惟艰，或得一焉，不问色艺如何，虽资质凡下，必极美称。名浮于实，类有可笑者。岂故矜炫，特偿平日妄想，不足则夸尔。或谓“若把西湖比西子，澹妆浓抹总相宜”，“总宜”之名为佳，特恐无敢承当者（性之之子明清云：“先公与洪玉父共成此编，非驹父之所续也。”意此语当得其实，煇传本误矣）。

关永坚

赵忠简公秉政日，使臣关永坚亦西人，趋承云久，乃丐官淮上。贫不办行，欲质息女。公怜之，随给所须。永坚乞纳女，公却之，请力，不得已，姑留之。后永坚解秩还，公一见，语之：“尔女无恙。”永坚谓宿逋未偿，公笑不答，且助资送费，嘱求良配，遂归监平江梅里镇宗室汝霖。女言：“虽累年日侍丞相巾栉，及嫁，尚处子也。”汝霖与知泗州王伯路厚，语其详。王云：“前辈于此等优为之，特今之人为难能。”司马温公、曾鲁公各有似此一事传于世，文多不载。

花信风

江南自初春至首夏，有二十四番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居后。煇少小时，尝从同舍金华潘元质和人《春词》，有“卷帘试约东君问，花信风来第几番”之句。潘曰：“宫词体也，语太弱则流入轻浮。”又尝和人《腊梅词》，有“生怕冻损蜂房，胆瓶汤浸，且与温存着”，规警如前。朋友琢磨之益，老不敢忘。潘墓木拱矣。

野　艇

山谷云：“野艇恰受两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当以“艇”为正。今所谓航船者，俗名轻舠。如“航湖”、“航海”，亦为常谈（张景阳《七命》载在《文选》，有“泛三翼，泛中沚”之句，所谓三翼，皆巨战船，非轻舟也）。

郴州词

秦少游发郴州，反顾有所属。其词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山谷云：“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语。”“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阑干，泪脸也，见《邺侯家传》。“愁到眉峰碧聚”，乃张泌《思越人词》：“黛眉愁聚春碧”）。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断雨残云无意

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乃去。”毛泽民元祐间罢杭州法曹，至富阳所作《赠别》也。因是受知东坡。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何酷似少游也。乾道间，舅氏张仁仲宰武康，烜往，见留三日，遍览东堂之胜。盖泽民尝宰是邑，于彼老士人家见《别语》墨迹。

善博日胜

苏东坡云：“如人善博，日胜日负。”王荆公改作“日胜日贫”。坡之孙符云：“元本乃‘日胜日贫’。”吕正献尤不喜人博，有“胜则伤仁，败则伤俭”之语。

毁《通鉴》

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复敢议毁矣。毁《通鉴》，非细事也，诸公未有纪之者，止著于《了斋遗事》中。国子监旧有安定胡翼之祠，绍圣初，自为博士，闻于朝，彻去。

猫 食

客言：苏伯昌初筮长安狱掾，令买鱼饲猫，乃供猪衬肠。诘之，云：“此间例以此为猫食。”乃一笑，留以充庖，同寮从而遂日买猫食。盖西北品味，止以羊为贵。

莫安排

诏赐楚州孝子徐积绢三十匹，米三十石。积从胡瑗学，一见，异待之。尝延食中堂，二女子侍立。将退，积问曰：“门人或问见侍女否，何以答之?”瑗曰：“莫安排。”积闻此言，省悟，所学顿进。此段不但见于诸公纪闻，亦载在《哲宗实录》，乃元丰八年事也。岂訾后学，要妙在“莫安排”三字，故史臣从而书焉。徐字仲车。

仲车杂著

仲车《杂著》数十条，临川、山阳板行。其一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拜官，徒为饰词，已足耻矣。而朝廷又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辞免。’是教人为伪也。其两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盖贤者以礼进，以义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岂易顿革。柄臣为国具瞻，既膺大拜，不应偃然即当其任，故三辞、再辞。次及从官、台谏，一辞而已。此岂由衷，特拘以法。其不应辞者，岂官微任轻，进不系时之重而然欤？两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旨日下供职者，皆未受告也。

说食经

食无精粝，饥皆适口。故善处贫者，有“晚餐当肉”之语。烜家与宗室通婚姻，常赴其招。家家类留意庖馔，非特调芼应律令，且三字“烂、热、少”。烂则易于咀嚼，热则不失香味，少则俾不属餍而饫后品。烜顷出疆，自过淮见市肆所售羊边甚大，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盖河北羊之胡头，有及百斤者。驿顿早晚供羊甚腆，既苦生硬，且杂以芜荑酱，臭不可近。若用前二说制以饷客，岂不快屠门之嚼哉！王荆公解“美”字从羊、从大，谓羊之大者方美。而东坡亦有“剪毛胡羊大如马，谁记鹿角腥盘筵”之句。山谷《简何斯举治具待客》亦谓“软烂则宜老人，丰洁则称佳客”。今日蔬食，起《权舆》之叹。说食经而偶及此。

行 纪

烜自四十以后，凡有行役，虽数日程，道路倥偬之际，亦有日记。以先人晚苦重听如干蛊次序、旅泊淹速、亲旧安否，书之特详，用代缕缕之问。记向年货田句金不遂，取涂三茅，得新刊山图而归。濡滞良久，殊失倚门之望。因思昔渊才久出，其家日望其归，归止携一布囊，人谓其间必珍货也。后数日会亲戚，启囊，乃欧阳公《新修五代史》稿数帙、李庭珪墨一笏而已。烜用此书于日记后，先人为之一笑。自隆兴癸未至绍熙辛亥恰一世，伏书泫然。

投献取知

王立之《诗话》书：张宗古自堂后官守登州，祈雪获应，一判官以诗为贺。宗古曰：“玩我。”欲缴进，为人劝止。先人任饶幕，与邵武黄坚叟为代。一日，郡宴鄱江楼，黄作《木兰花词》上别乘，有“监郡风流欢洽”之语，亦贻怒缴申。郡牒问“风流欢洽”实迹，黄历考古今风流欢洽出处，辩答甚苦。尝取吏案以观而得其详。要知投献本求人知，又当视其人如何，庶不反致按剑。特未知宗古所谓“玩我”何说，其亦“锦衾烂兮”之类乎?

池 鱼

张无尽尝作一表云：“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祸。”上句出《庄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当是城门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鱼死也。《广韵》“池”字韵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鱼者，城门失火烧死。谚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白乐天诗有“火发城头鱼水里，救火竭池鱼失水”，初不主姓名之说。然《广韵》所载当有所据。

代王言

词臣代王言，赏功罚罪，若雷风鼓舞天下。要当采公论载于训词，以昭示惩劝。某除某官，若其人非素所与者，必微寓诋诮于一二字中。审其人不应此除，曷不循缴还之制？顾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恶，其可乎？

彭门会

晁无咎贬玉山也，过彭门，而陈履常废居里中。无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阕《木兰花》云："娉娉袅袅，芍药梢头红样小。舞袖低垂，心到郎边客已知。金尊玉酒，劝我花前千万寿。莫莫休休，白发簪花我自羞！"无咎云："疑宋开府铁心石肠，及为《梅花赋》，清便艳发，殆不类其为人。履常清通，虽铁心石肠不至于开府，而此词清便艳发，过于《梅花赋》矣。"

下水船词

元丰己未，明略、无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姝丽也。一日，明略邀无咎晨过田氏，田氏遽起，对鉴理发，且盼且语，草草妆掠，以与客对。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传也，因为《下水船》一阕："上客骊驹至，鹦唤银屏睡起。困倚妆台，盈盈正解螺髻。凤钗坠，缭绕金盘玉指。巫山一段云委。半窥鉴，向我横秋水。斜领花交镜里，淡拂铅华，匆匆自整罗绮。敛眉翠，虽有愔愔密意，空作江边解佩。"顷在上饶，得此说于晁族。无咎跋云："大观庚寅四月十三日，伯比、季良、无咎集国东之逆旅，话此四事，季良云可书也。"伯比、季良当是群从，风流酝藉，寓诸乐府。虽曰纤丽，不妨游戏于杯酒间。余一说，乃陈袭为钱唐妓周子文作四诗词，洪内相已载在《夷坚庚志》，语皆合。余一未详。

军帅起复

军帅丁忧，诏起复。迨服阕，犹以"起复"二字入衔。或晓之，答曰："自抛了娘子，却加得此官，二年未曾迁转。"又一辈衔内必带"宜差"二字，有俾除去，乃云："元被受差札上带下来，怎敢擅除。"一添差酒官不厘务，坚要供职，人亦语之："在法只合闲坐请料钱。"其人言："朝廷令某不离务，趁办课利，岂敢闲坐请他料钱。"三者可补《笑林》之遗。

御府折食钱

旧制：御厨折食钱凡十一等。第一等，旧折八十余千，绍兴初减半，余递减有差。至第十一等，旧折三十千，亦损其半。然尚宫内人赴景灵宫酌献，却系临安府依格馔造。食味每分白肉胡饼、汤肉粉杂饤、炊作、炒肉、煮菜羹饭、软肉，所破料止羊肉十三两，面五两，绿豆粉二两，米五合，薪炭之属准此，其俭如此。或乃云承平旧制，虽御厨末等折食则例，亦不致是之窘也。

论帝姬

建炎初，臣僚论帝姬。或者谓非姓氏之"姬"，乃姬侍之"姬"。此尤不可，岂有至尊之女而下称姬侍乎？若以谓避忌，政和间"主"字乃主簿、主书之"主"，非国主、家主之"主"也。先是"主"字一切除去，民间有无主之说。又言："姬者，饥也，亦用度不足之谶。"乃诏改正。乃政和二年，蔡京三入相时，建请改公主为帝姬，君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议者谓周姬犹齐姜、宋子也，是使国女改从周姓，故靖康初悉罢之。

卷　十

吏文弊倖

中表张元友谓，理减年，赏于浙东盐司。吏以赂不满欲，实封奏状，外封贴黄，以"谓"为"渭"。亟往易之，度其中必不误书，特以此一字见邀。昔州郡按酒官酝造违律，不任沽卖，吏受贿，于"任"字上加一点，遂免责罚。岂刻木辈心传此术，以资弊倖。唐史亦载有书"渍"为"清"者，以是知添改偏傍，有自来矣。

不置田宅

王晋公祐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令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争财为不义耳。"尝以百口保符彦卿无异志，乃植三槐于第中便座，谓其子必有任公台者。文正公，其子也。较以田宅所得，孰为少多？非文正之贤，其能成乃父之志？

春帖子

"翰林书待诏请春词，以立春日剪贴于禁中门帐。《皇帝阁》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与时新，根著浮流一气均。万物不须雕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阁》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兰薰，领缘无烦刺绣文。曾在蚕宫亲织就，方知缕缕尽辛勤。'《夫人阁》四篇，其一曰：'圣主终朝勤万几，燕居专事养希夷。千门永昼春岑寂，不用车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咏景物为观美，欧阳文忠公尝寓规讽其间，苏东坡亦然。司马温公自著《日录》，特书此四诗，盖为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后，第形容太平盛事，语言工丽以相夸，殆若唐人宫词耳。近时杨诚斋廷秀诗，有"玉堂着句转春风，诸老从前亦寓忠。谁为君王供帖子，丁宁绮语不须工"之句，是亦此意。顷得《玉堂集》，分为八帙。或云李汉老所编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贴子》。

唃厮啰

康定二年，刘涣奉使入西羌，招纳唃厮啰族部。蕃法，唯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涣乃落发僧衣以行。李复圭云耳。煇得《刘氏西行录》，乃涣所纪，往返系日以书，甚悉，且多篇咏。虽所至必与蕃僧接，且赖其乡导。既仗使节，辟官属，计事宜，结恩信，称诏锡赉茶彩，悉用汉官威仪。范蜀公《东斋记》、王圣涂《渑水燕谈》皆及涣出使事，俱不言祝发。涣字仲章，保塞人。天圣中以奉礼郎上书请撤帘还政，后为右正言，又随孔道辅论废后事，以工部尚书致仕，元丰元年卒。

为文三易

"沈隐侯曰：'古儒士为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事，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诗，类多故实，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奥。樊宗师为文奥涩，不可读，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师者，固不可效其体，刘勰《文心雕龙》论之至矣。"向传《景文笔录》，复得一编名《摘粹》，四十八事，如辨碑刻及字音三四条，皆互出，前所论文见于《摘粹》。为文奥涩，公谓才不逮者不可效其体，以是知公所修《唐书》，后学其可妄议。

三经义

章子厚在相位。一日，国子长、贰堂白："《三经义》已镂板敛行，王荆公《字说》亦合敛行，合取相公钧旨。"子厚曰："某所不晓，此事请白右丞。"右丞，蔡元度也。

捍海堰

煞波之利，特盛于淮东，海陵复居其最。绍兴间，岁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于以佐国用，其利博矣。自增置真州一仓，遂稍损旧数。捍海置堰，肇自李唐。国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叠石外固。厥后刓缺不常，随即补治。淳熙改元，复圮于潮汐。时待制张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筑，不计工费，唯取坚实。官赀不足，阴以私帑益之，迄今是赖。侍御史李粹伯（处全）记其成。煇是年适在乡里，乃得其实。（盐席、钱缗之数见《吴陵志》）

东坡僦宅

东坡云：昔僦宅于眉，一日，二婢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亟命以土塞之，人谓其下有宿藏物欲出也。其后坡居于岐，欲发地求藏丹，崇德君曰："使先姑在，必不发也。"乃止。唐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母郑早寡，家贫子幼，居东都。因古墙坏，得钱盈船，郑乃炷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者，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它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命掩而筑之。二事实相似，非智识贤明岂能及此？然郑爱幼子景庄，每被黜于场屋，母辄挞景逊。景逊终以朝廷取士自有公道，不肯私嘱主司。以是论之，郑母似有损于贤明。

张思齐诗

无锡乡士张公尚，字思齐，三舍时为名进士，蹭蹬至绍兴戊辰，始预特奏名试。待廷对间，梦人语之："官人往和州请衣。"既觉，叵测。有解之，和州请衣，必是食禄之地。张自念脱或侥倖，亦未应衣赐。及唱名，在末等，补和州助教。始悟，衣者，医也，为助教设。人劝纳敕为后图，张曰："神告之矣。"乃拜命。因赋四十字以自况："老未脱场屋，揆才无寸长。九重虽射策，一命不为郎。尚喜衫仍绿，还怜牒是黄。活人何不可，政自有良方。"竟不沾禄而卒。平日诗文皆脍炙人口，求诸乡人而未获。先人所著《松峦志》亦载此事，首句云："不信儒冠误，蹉跎鬓已苍。"若夫梦兆，则煇近方得之，故今重出。不特补《志》之遗，抑亦正诗之误。

不事佛果

吴长文不喜释氏，父卒，不召僧营佛果。闾巷常与父往还者，各赠二缣。韩魏公谓事亲之际为尤难。建安刘同知居留建康，薨于官，遗戒不事梵呗，其家恪遵治命。兴化陈丞相当属纩之际，亦以手笔示其子，谓追修无益于逝者。岂二公自信平生践履，必可升济，初不假荐助冥福，抑矫世俗溺信浮屠氏之说欤？长文名（奎），尝参机政于熙宁。

县　尉

古治百里之邑，令拊其俗，尉督其奸。故令曰"明府"，尉曰"少府"。唐之名臣，繇尉超迁驯至公卿者，不可以数计。虽陆贽、牛僧孺、裴度、颜真卿、李绛，皆此涂出。今铨法以处试吏者，腰弓捻箭，从事鞍马，巡警阡陌，饯迎贵宦，敛板揖于路左，类以粗官目之。"判司簿尉不可说，未免棰楚尘埃间"，不特兴叹于昌黎公。

雪　醅

酝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劲，复系人之嗜好。泰州雪醅著名，惟旧盖用州治客次井蟹黄水，蟹黄不堪他用，止可供酿。绍兴间，有呼匠辈至都下，用西湖水酿成，颇不逮。有诘之者，云蟹黄水重，西湖水轻，尝较以权衡得之。煇向还乡郡，饮所谓雪醅，亦未见超胜。岂秫米日损、水泉日增而致然耶？抑酝法久失其传？大抵今号兵厨皆有此弊，不但泰之雪醅也。

论蛇虺

韩魏公妻弟崔公孺，持论甚正，公喜与之语。偶

泛及差除，公孺忽曰："豺狼、虎豹、蛇虺，天乃屏置于山林深僻之地者，盖恐为人之害也。今监司、郡守，一失选抡，置在要路，其为民害，得不甚于豺狼、虎豹、蛇虺乎？"公默然。凡今庙堂进拟符节次，得不鉴公孺之论而益精其选。

路岩报应

唐路岩为相，密奏："应臣下有罪赐死，皆令使者剔取结喉三寸以进，验其实。"至是，岩死，乃自罹其酷。行刑之处，乃杨收死所，盖收为岩所陷者。

春　州

本朝卢公（多逊）贬朱崖，李符知开封府，言于赵韩王曰："朱崖虽在海外，而水土无他恶，贬者多生全。春州在内地而近，至者必毙。望追改前命，亦外示宽贷，乃置于必死之地。"赵颔之。月余，符坐事贬宣州行军司马，上怒未已，令再贬岭外。赵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余而卒。天道好还，其速如是。史传所载，似此不一，姑举二者以为世戒。

客舍留题

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弛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旧姓字，写涂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画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顷于常山道上得一诗："迢递投前店，飕飗守破窗。一灯明复暗，顾影不成双。"后书"女郎张惠卿。"迨回程，和已满壁。衢、信间驿名彡溪，谓其水作三道来，作"彡"字形。鲍娘有诗云："溪驿旧名彡，烟光满翠岚。须知今夜好，宿处是江南。"后蒋颖叔和之云："尽日行荒迳，全家出瘴岚。鲍娘诗句好，今夜宿江南。"颖叔岂固欲和妇人女子之诗，特北归读此句，有当于心，戏次其韵以志喜耳。煇顷随侍赴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刘武僖自柯山赴召，亦记岁月于仰高亭上，末云"侍儿意真代书"。后有人题云："一入侯门海样深，谩留名字恼行人。夜来仿佛高唐梦，犹恐行云意未真。"

待遇僚属

近年，上官遇僚属日益简倨，纵有从厚者，皆以失体之名归之。顷黄徽猷（崇书）为漕江东，尝对客言："公厅上论职事，或未免厉辞色。若杯酒间，讵可无和气以相接？晚会撤俎，有应循廊者，岂有竟夕相陪，笑语从容，昏夜使其借执侍者仆仆疾趋者乎？当悉俾就席次登车。"且云："是亦前辈故事也。"后得一小说：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食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虽簿尉小官，悉令登车上马而去。黄所云前辈故事，其谓是耶？

黄巢姬妾

唐中和四年，时溥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俱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刘更生传《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传》亦然，而独遗此。若非司马温公特书于《通鉴》中，则视死如归、应对不屈之节，卒泯泯而不传。惜不得其姓氏。

王绪军法

时又有大将王绪，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王潮兄弟独扶其母，绪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请先母死。"将士共为之请，方舍之，亦以其辞正也。或免或不免，系于一时。未几，绪为潮所擒。

柳氏家诫

唐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门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嫉，懿行实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类，众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检，仅得比众人耳。古今家诫，深切著明，孰逾于此！盖有镂板以晓于世者。所谓子弟，千百中局有一二顾省者。听之藐藐，则皆是也。姑识此以示儿辈。

宅　凶

"人凶非宅凶"，古有是语。然空闲之庐，久无人迹，亦有可疑者。顷僦数椽茇舍于无锡，其屋虽多变怪，初不以为异。一夕，忽火发于庖屋，烟坌而焰不起，亟升以扑灭，于茅茨下得尺许通红炭。翌旦再视其处，了无烧痕。盖此旧为神祠，初不知也。遂迁他所。后其屋卒归煨烬。僦居去留固轻，若创建第宅，趣于落成，岁月方隅，或犯所禁，且不忖分量，唯务壮丽，不旋踵自速其恤者多矣。"为宰相府颇隘，为奉礼、太祝之居则有余"，先哲所见乃如此。

曾鲁公更名

绍兴初，先人为丹徒簿，曾鲁公丞相时簿领金坛，为同僚，意好甚笃。后曾待浙西帅干阙，权嘉禾新塍税，复相邂逅。一日，语先人："连夕梦有俾更

名，云名更方贵。”曾元名偶有所避，改后名，盖三十年前已形于梦兆矣。自此参大政，再登宰席。一时僚旧无在者，深有推挽意，而先人故倦游，但欲庙令以俟老。平生往返书尺，束如牛腰，散失殆尽，独余许祠禄一帖。曾素善饮，每醉则命彻俎拭案，语客曰：“请卓子吃一服感应丸”。复各举一大白，方散。煇幼即接侍，风味高胜，晋、宋间人也。

虏程迂回

至和三年，刘原父（敞）使契丹，檀州守李翰劳其行役，刘云：“跋涉不辞，但山路迂曲，自过长兴，却西北行，六程到柳河，方稍南行。”意甚不快。又云：“闻有直路，自松亭关往中京，才十余程，自柳河才二百余里。”翰笑曰：“尽如所示。”乃初踏逐修馆舍已定，至今迂曲。后范中济（子奇）出使，虏道使者由迂路，以示广远。范诘之曰：“抵云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乃出此耶？”虏情得，嘿然。缘二公素精地理学，故毋得而欺。煇出疆，过白沟，日行六七十里若百余里，穷日力方到。或问：“今日之程何远？”答曰：“此中宿食顿，地里远近初不定。”盖亦取夫馆舍之便。

赐章服

嘉祐赦，赦服绿莅事十五年改绯。光禄卿王端建议：“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尝从事，而锡命与年劳者等，何以示劝？请以莅事日为始。”遂著为令，时以为当。推此类而言，亦有合举行者。

黎洞白巾

广南黎洞，非亲丧亦顶白巾，妇人以白布巾缠头。家有祀事，则以青叶标门，禁往来。人皆文身，男女同浴。故曰：“冒白乡风旧，标青社酒酣。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近有族人自海外归，询之，曰：“然”。

梅　苑

绍兴庚辰，在江东得蜀人黄大舆《梅苑》四百余阕，煇续以百余阕。复谓昔人谱竹及牡丹、芍药之属，皆有成咏，何独于梅阙之？乃采掇晋、宋暨国朝骚人才士凡为梅赋者，第而录之，成三十卷。谋于东州王锡老：“词以苑名矣，诗以史目，可乎？”王曰：“近时安定王德麟诗云：‘自古无人作花史，官梅须向纪中书。’盖已命之矣。”煇复考少陵诗史，专赋梅才二篇，因他泛及者固多。取专赋，略泛及，则所得甚鲜。若并取之，又有疑焉。叩于汝阴李遐年，李曰：“诗史犹国史也，《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檐索笑’、‘满枝断肠’‘健步移远梅’之句，至今宗之以为故事，其可遐遗？非少陵，则取专赋可也。”后在上饶，《梅苑》为汤平甫借去。汤时以寓客假居王显道侍郎宅，不戒于火，厦屋百间一夕煨烬，尚何有于《梅苑》哉！《梅史》随亦散佚，虽尝补亡，而非元本。岁当花开时，未尝不哦其诗，歌其曲，神交扬州法曹、西湖处士，怀旧编而诉遗恨焉。

祸延过客

乾道中，群赴郡宴，尔日伎乐甚盛。甲年少，勇于见色。甫就席，乙以服辞，乃命彻乐。劝酬次，甲尤乙曰：“败一席之欢者，尔也。真所谓‘不自殒灭，祸延过客’也！”宾主为之哄堂。五十年前，服亲丧，终制不觞客，人亦不敢招致。亲旧欲相款，必就寺观具素馔，仍不置酒。时谓当然，不以为异。

烽　火

沿江烽火台，每日平安，即于发更时举火一把。每夜平安，即于次日平明举烟一把。缓急、盗贼，不拘时候，日则举烟，夜则举火，各三把。绍兴初江东安抚大使李光所请。煇生长江南，足不涉极边，初未识所谓烽火者。但读陆务观放翁记《游梁观塞上传烽诗》：“月黑望愈明，雨急灭复见。初疑云罅星，又似山际电。”亦可想像得仿佛云。

卷十一

郊坛瑞应

“龙图阁直学士、提举醴泉观、兼侍读、编修《国朝会要》、详定《九域图志》、编类御笔、礼制局详议官蔡攸奏：“臣伏奉圣恩，差冬祀大礼升辂执绥。十一月五日，陛下御玉辂，自太庙出南薰门，至玉津园，伏蒙宣谕臣曰：‘玉津园东楼殿重复，是何处？’臣奏以城外无楼殿，恐是斋宫。陛下曰：‘此去斋宫尚远，可回顾。’见云间楼台殿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其楼殿去地数十丈，即知非斋宫。俄顷，陛下又谓臣曰：‘见人物否？’臣即见有道流、童子，持幢幡节盖，相继而出云间。人渐众，约千余人，皆长丈余。有辂车舆辇，多青色，驾者不类马，状若龙虎。及辇后有执大枝花数十相继，云间日色穿透，所见分明。衣服眉目，历历可识。人皆戴冠，或有类今道士冠而稍大者，或若童子状，皆衣青、紫、黄、绿、红，或浅黄、杏黄、浅碧。望之，衣上或有绘绣。或秉简，或持羽扇，前后仪卫益众，约数千许人。回旋于东方稍南，人物异常，旌旗飞翻飘转，所持幢节高数丈，非人世所睹。移刻，或见或隐，又顷，乃稳不见。此盖陛下恪祗祀事，追述三代，作新礼器，上体天道，秉执元圭，斋服盛明，严恭寅畏，天意感昭，神明降格，示现如此。伏望宣付史馆，播告天下。”太师蔡京等奏乞率百僚，称庆明庭。奉御笔依奏。继降诏曰：“朕嗣承丕基，夙夜祗若，惟道是宪，惟上帝是承。涓选休辰，恭修祀事，备物尽志，咸秩无

文。荷帝博临，如在其上。旌旗辇辂、冠服仪仗，见于云际，万众咸睹。惟天人之感通，有形声之相接。灵承对越，敢不祗钦！可以其日为天应节，用端命于上帝，以昭答于神休。咨尔万邦，其体至意。”时政和三年也。辉自省事，即见丈人行谈此事，颇略，兹得其详，因书以示欲知者。先人云：所书亦有润色，在当时已多有议之者。岂亦出神道设教乎？

太素脉

辉尝见父友许志康（官）论太素脉，谓可卜人之休咎。因及治平中京师医僧智缘为王荆公诊脉，言当有子登科甲之喜，时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明年，雱果登第。缘自矜语验，诣公乞文以为宠。公为书曰：“妙应大师智缘，诊父之脉，而知其子有成名之喜。翰林王承旨疑古无此，缘曰：‘昔秦医和诊晋侯之脉，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尚于晋侯脉息见之。因父知子，又何怪乎？’”所书大略如此。许云：“此非荆公之文，特其徒假公重名矜炫，以售其术尔。”（智缘尝从王韶经理洮河边事，亦尝召对诊御脉，命以官，不就。）

米 芾

徽宗尝命米芾以两韵诗草书御屏，次韵乃押“中”字，行笔自上至下，其直如线。上称赏曰：“名下无虚士。”芾即取所用砚入怀，墨汁淋漓，奏曰：“砚经臣下用，不敢复进御，臣敢拜赐。”又一日，米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写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

为学三多

为学三多，士皆知其说。孙公莘老请益于欧阳公，公曰：“此无他，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书出，必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见之。”孙书于座右。

郑顾道除夕诗

郑顾道侍郎居上饶，享高寿，煇不及识也。尝见其《除夕》小诗亲笔：“可是今年老也无，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时到老夫。”（胡德辉《苍梧志》云：“或问酴酥事于鲍钦止，鲍曰：‘平屋谓之酴酥，若今幕次之类，往往取其少长均平之义。’”）

东坡亲书

番江寓客赵叔简编修，宣和故家，家藏东坡亲书历数纸。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著于历，当晚勾消，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乃秦少章所投坡诗，盖状其实。

常 产

煇顷侍钜公，语及常产，公云：“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有田方为福，盖福字从田、从衣。”虽得此说，三十年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浅薄，不亦宜乎。

缴私书

舒亶知谏院，言：“中书检正张商英与臣手简，并以其婿王沩之所业示臣。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其商英手简二纸并沩之所业一册，今缴进。”诏商英落馆阁校勘，监江宁酒。初，舒为县尉，坐手杀人停废。无尽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至是乃尔，士论恶之。同时吕吉甫，亦缴王荆公私书。弯弓成俗，亦何足多怪。

府治回禄

元祐间，宝文阁直学士、中大夫李之纯知开封府，廨宇遗火，降左中散大夫。近岁临安府治偶失所戒，守臣自列，贬秩，免所居官。其亦用此故事耶？

蟾 芝

政和二年，待制李谌进蟾芝，上曰：“蟾，动物也，安得生芝！闻大相国寺市中多有鬻此者，为玩物耳。谌从臣，何敢附会如此！”命以盆水渍之，一夕而解，竹钉故楮皆见。于是责谌以罔上，安置焉。又，己亥冬祀南郊，方登坛，乐作，使人推数小车，载火出于远林。左右争献言为异，指点哄然。大司乐田为押登坛歌，坛上人呼曰：“田为先见！”而上亦不责也。时所谓祥瑞，亦有类此者。而蔡絛尚有“山产码磁水晶，地布醴泉芝草”，夸大其父相业。父子之罪通天，亦何辱书。

乐 语

蔡忠怀持正，初任邠州理掾，属韩康公宣抚陕西，喜其所撰乐语全用韩氏事，荐之。康公弟持国尹开封，辟主左厢公事。后尹刘公（庠）责蔡庭参，蔡曰：“此礼起于藩镇辟除掾属，辇毂之下，比肩事主，虽有故事，亦不可用。”刘不能屈。神宗闻而嘉之，刘乃补外。忠怀为小官，所守如此。今州县吏见长官，典谒以例告，违背礼制者多矣（一说：神宗既嘉确之不屈，他日台官阙，执政奏除官，上曰：“只用不肯阶墀见开封府尹者。”遂除确监察御史）。

善能出身

绍兴十一年，程克俊进呈，乞以贡院所考合格宗室善能，特令附正奏名殿试，以示劝奖。从之。高宗曰：“天族之贵，溺于燕安，往往自陷非法。若以邦典绳之，则非所以示叙睦之恩。置而不问，又无以立

国家之法。唯择其好学从善者，稍加崇历，以风其余，是亦教化之术也。”宗室取应赐出身自此始。善能居无锡惠山，与㷆居为邻，其后三、四任州县，以选调终。

台 评

苏丞相子容因台评去位，时左司谏虞策言：“苏颂罢相，臣备言职，朝廷进退宰相，宜有论列。而臣窃自念颂于元丰年曾荐举臣，在臣之心，诚恐近薄，有犯风谊，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职，无所逃诛”(云云)。议者谓奏疏自列，略无隐情。当是时风俗忠厚顾如此。《夷坚庚志》书谢诚甫（祖信）任南床日，论赵忠简公不遗余力，而谢为赵之上客。岂逼于言责，不暇顾私恩，所见与虞异矣。

书札过情

大父有手札药方，乃用旧门状纸为策褙。见元祐间虽僧道谒刺，亦大书“谨祗候起居某官，伏听处分”，或云“谨状”，官称略不过呼。绍兴初，士大夫犹有以手状通名，止用小竹纸亲书，往还多以书简，莫非亲笔，小官于上位亦然。自行札子，礼虽至矣，情则反疏。司马温公尝言：“与贵官书简，有采纸数过三，皆不谨。”又云：“居处随用所出纸札，未尝他求。”所书止一二幅，世多石本，可见也（欧阳公与梅圣俞书，亦有“日夕匆匆，非答书简、写门刺，未尝亲笔砚”之语）。

九僧诗

欧阳文忠公《诗话》：“国朝浮图，以诗名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余少时，闻人多称其一曰惠崇，余八人忘其名。”㷆昔传《九僧诗》：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江东宇昭、蛾眉怀古，并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诗》极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馆张亢所著序，引如崇《到长安》“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载，以是疑为节本。崇非但能诗，画亦有名，世谓惠崇小景者是也。“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吾最许”，荆公诗云耳。

属 笔

数十年前，僚属有能文者，监司、郡守委作笺记，遇有所嘱，必亲作简致叩。教官被公牒撰应用文字，亦亲署名封达。近时此礼俱废，但书司作承受传导公牒，则若常程行移，至有“牒请照会，不请有违”之语。上官体貌益崇，士大夫浸失自重，此其一也。绍兴间，先人官镇江时，录参王敏功告殂，帅守李茂嘉宝文率僚属往其廨哭之。近年岂复有此气象。

昭达纵龟

舍弟昭达，淳熙壬寅丞长洲。沿檄往海盐，回程次吴江，见岸旁渔舟取龟板，用铦刀剜其肉，最为残酷。小人牟利，忍于物命，不恤也。询之，一枚才直一二钱。恻然动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余枚，贮于竹篓。度去渔舟差远，以数枚置于版。舟行，旋取旋放，盖恐仆隶辈用力抛掷，或堕沮洳中，反伤其生。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妇唐迎谓曰：“昨梦甲士数百人入门，云荷官人见宥，各声喏而去，殊不可晓。”初不知曾纵龟也。告以故，相与叹息。自尔后，凡遇鳞介鲜活者，常取以善价，俾相忘于江湖，迄今毋息。

道昌相

无锡乡僧道昌，蚤岁周游诸方。在庐山云居，因与人斗殴，损左目。值同袍授以相术，久乃得出蓝之誉。旋至都下，出入贵人之门，语多奇中。族叔枢密方官正字，昌一日语之：“旦夕当权法从。”时当国者深忌先传除目，力止之，且云：“勿为我累。”又言最下馆职，无摄禁近之理。昌执益坚，且刻只在今日。方付一笑间，兼权中书舍人命下。叔祖侍郎婺倅满秩造朝，未暇干堂，且归嘉禾。忽得召命，叵测。入国门，昌曰：“通判必任言责。”亦痛诋其妄，来日入对，方知为副端汤致远荐。对毕，还寓舍，昌先在焉，理前语曰：“倘或不然，则相书不可用也。”语未既，报除察官。先人罢饶幙，有以敕局荐者。议已定，拘亲嫌，改乞江东干官。往叩昌，昌曰：“必无成，后三四年方得之。”札子上，而所主执政报罢。后三年，竟得江东漕干。有孙愿者，赴部乞磨勘，已放散矣。昌曰：“以目下气色观之，非但改官参差，且恐折本。”孙大怒，欲治之。伺引见间，部吏有所邀，不从。乃擿曾过房，后归宗，在法合追所授恩泽。有为道地者，与补初等官，继从孙道夫少从之辟，竟失志而卒。前三说皆亲见之，孙又先人交承也。昌后莫知所往。

瑞鹤仙

“樱桃抄乳酪。正雨厌肥梅，风忺吹萚。咸瞻格天阁。见十眉环侍，争鸣弦索。茶瓯试沦。更良夜、沉沉细酌。问间生、此日为谁？曾向玉皇案前、持橐，龟鹤。从他祝寿，未比当年，阴功堪托。天应不错。教公议，细评泊。自和戎以来，谋国多少，萧曹卫霍。奈胡儿自若，唯守绍兴旧约。”闽士朱晋寿字国箕，为秦伯和侍郎寿。朱久游上庠，博洽能文，一时诸公皆知之。以累举得官，监临安赤山酒。年八十余而终。

郑侠封事 二说

监安上门光州司理参军郑侠，上疏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困苦道涂。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

营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夷狄轻肆，敢侮君国。皆由中外之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有司掊敛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以延天下苍生垂死之命。君臣际会，贵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爱养民庶如赤子，故自即位以来，一有利民便物之事，无不毅然主张行之。陛下之心，亦愿人人寿富，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馈，剿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为如此。台谏之臣，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于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事。凡百执事，又皆贪猥近利。使怀道抱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不识时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臣又见南征西伐，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无一人以天下忧苦，货妻卖女，父子不保，迁移逃走，困踬于蓝缕，拆屋伐桑，争货于市，输官籴粟，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臣谨以安上门日所见，绘为一图，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谨随状呈奏。如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以往，至于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如少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初不得即达，乃作边檄，夜传入禁中。时永洛失律，上方西顾，檄至不敢遏，秉烛启封，见图画饥民累累然。莫测，继知为谏疏，乃诏郑侠勒停，编管汀州。视当时诸公所上封事，虽最切直，或谓凡人论天下利害，所贵即悟主意罢行之。若语言太讦，使人主有不能堪，而自取谴斥，亦何补于事。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谏从桥，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元帝不悦。先驱张猛进曰："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以是知谏有取于讽也。侠字介夫，福州人。书既上，或谓中有主之者，故兴诏狱。侠改徙英州，辞连冯京、王尧臣、丁讽等，亦及责王安国，除毁，放归田里。皆繇吕惠卿与安国兄有隙，故入其罪。熙宁十年手诏："英州编管人郑侠，元犯无上不道，情至悖逆，贷与之生，已为大惠，可永不量移。"以有司用赦，应量移鄂州故也。于是刑房官吏皆被责罚。

又一说，上览侠书，遂诏学士承旨韩维、知开封府孙永体量免行钱，三司使曾布体量市易，又发常平仓及放商税，而青苗、免役亦权罢催。凡一十八事。继下诏曰："朕于致治，政失厥中，自冬迄春，愆阳为沴。四海之内，被灾者广。意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赋敛失其节，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中外臣僚，直言阙政。"诏文，维所草也。初，司马光自判西京留台以归，绝口不论时事。至是，读诏泣下，乃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云。

卷十二

上饶古冢

先人罢信幕，暂寓法曹廨房。室间忽地陷尺许，微露棺和，亟迁避他宇。扣于州之耆旧，皆言下乃古冢，素多影响。向有法曹黄姓者，具牲酒，自作数语祭之。方图择高爽地以改卜，是夕，梦一伟丈夫来致谢，且云："陵谷变迁何常，业久处此，望相安存。"煇因思自谢惠连祭冥漠君之后，多仿其体。曾文昭子开亦有《瘗瓦棺文》，上饶寓公尹少稷谏议常称高妙可配东坡《徐州祭枯骨》之作。"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濬南湖，得瓦棺五，长者才三尺余，阔不逾尺，厚不及寸。瓦有从文，初若坚致，触之皆坏。留守曾肇既往视之，命迁瘗于湖之东南若干步高阜之地，祭以酒果。按《礼》：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商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周人以商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此棺其葬殇者欤？乃吊之曰：虞耶夏耶？商、周之人耶？势耶富耶？抑贱而贫耶？生于何乡几晦朔，瘗于此地几春秋耶？夭寿归于共尽，老聃、彭祖与子其均耶？瓦为藏而水为宅，岂不复子之真耶？改卜高原，既深且固，于子为戚，抑为欣耶？有知也耶？无知也耶？尚有知也，其肯舍故而从新耶？"亦载在《曲阜集》。

朱墨本

淳化五年，翰林学士张洎献《重修太祖纪》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朱别之。神宗正史，类因诋诬而非实录，厥后删改，亦有朱墨本传于世，其用淳化故事欤？

司马田宅

邵康节居洛阳，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郑公户名。庄契，王郎中户名。若使今人为之，得不贻寄户免科调之讥乎？或谓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当亦是元祐间人。

职名三等

贴职初止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秘阁三等耳。政和间，诏谓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趋事者众，官职寡少，不足褒延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秘阁修撰三等。龙图至秘阁凡六等，仍入杂压。自昔直秘阁，例过称龙图。盖直阁之名，旧才有二，集英即集贤也。

饲饥虎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彦璋，以爱子死，不愿生，挺身入山林饲饿虎。异哉！丧明尤

天，古虽有之，此则世未尝有也。见《太宗实录》。

张守性

顷年，朝廷遣使投龙于茅山燕洞，石门自开，广二尺余，得古铜钱百余，及金、银环各一。按《茅山记》：梁普通中，晋陵女子钱妙真，年十九，辞亲学道，诵《黄庭》七言。积四十年，道成，佩白练入洞，洞门自启。至是，再开。煇母舅张守性，弃从事郎为黄冠，受业茅山崇禧观，师号寻真见素。时山中有高道刘蓑衣，喜其朴茂，常留在左右，因有所得。一向佯狂。尝导煇游燕洞，且俾穷探。以其语素不伦，谢之。仍说："近入至里，见仙人对弈，以新莲相啖。方徘徊次，忽念恐知宫相寻，不觉身从后户出。"知宫，其师也。后十余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飘荡至今，不知踪迹。先人以其终日浪走，若有所营，因即其师号，戏易曰"寻魂见鬼"，亲旧传以为笑。是乃五十年前事。一时人凋零殆尽，独煇知之，并识于此。

胆水胆土

信州铅山，胆水自山下注，势若瀑布，用以浸铜，铸冶是赖。虽干溢系夫旱涝，大抵盛于春夏，微于秋冬。古传一人至水滨，遗匙钥，翌旦得之，已成铜矣。近年水流断续，浸铜颇费工力。凡古坑，有水处曰胆水，无水处曰胆土。胆水浸铜，工省利多。胆土煎铜，工费利薄。水有尽，土无穷。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检踏无遗。胆水、胆土，其亦兼收其利。

张怀素

张怀素，舒州人，自号落魄野人。崇宁元年入京师，至大观元年事败。牵引士类，一时以轻重定罪者甚众。吕吉甫、蔡元度亦因是责降。蔡尝语陈莹中："怀素道术通神，虽蜚禽走兽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诛少正卯，彼尝谏以为太早。汉、楚成皋相持，彼屡登高观战。不知其几岁，殆非世间人也。"自古方士，怪诞固多有之，未有如此大言者。士大夫何信之笃、惑之深耶？后又有妇人虞，号"仙姑"，年八十余，有少女色，能行大洞法。徽宗一日诏虞诣蔡京，京饭之。虞见一大猫，拊其背，语京曰："识此否？乃章惇也。"京即诋其怪而无理。翌日，京对，上曰："已见虞姑邪？猫儿事极可骇。"《熙宁日录》亦载赐蔡州尼惠普号广慈昭觉大师，惠普有妖术，朝士多问以祸福，富郑公亦惑其说。

火 葬

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凿方尺之池，积涔蹄之水，以浸枯骨。男女骸骼，淆杂无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贮散弃荒野外。人家不悟，逢节序仍裹饭设奠于池边，实为酸楚，而官府初无禁约也。范忠宣公纯仁帅太原，河东地狭，民惜地不葬其亲。公俾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以葬。又檄诸郡仿此，不可以万数计。仍自作记，凡数百言，曲折致意，规变薄俗。时元祐六年也。淳熙间，臣僚亦尝建议："柩寄僧寺岁久无主者，官为掩瘗。"行之不力，今柩寄僧寺者固自若也。

牂 牁

至道元年，西南牂牁诸蛮贡方物。牂牁在宜州之西，累世不朝贡，至是始通。上问其吏宠光进地里风俗，译代对曰："去宜州陆行四十五日，土宜五谷，人多食秔稻，持木弩于林木间射獐鹿。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杀人者不死，以其家财为赎。王居有城郭，官府无壁垒，止短垣而已。"因遣令作本国歌舞，一人捧瓢笙而吹，如蚊蚋声。须臾，数十辈连袂宛转，以足顿地为节。上笑令罢。牂牁使十数辈，从者百余人，皆蓬发黧面，状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毡裘，以虎尾加于首为上饰，他悉类此。煇顷从使节出疆，抵燕，与渤海使先后入见。当少顷，于次际见其过前，服饰诡异，殆不可名状。皆忍笑不禁，虽虏人在傍，亦失声而笑。是诚可笑也！

行虫飞虫

元丰六年冬祀，中书舍人朱服导驾。既进辇，忘设扆褥，遽取未至。上觉之，乃指顾问他事。少选褥至，乃登辇，以故官吏无被罪者。又一日，群臣方奏事垂拱殿，见御衣有虫自襟沿至御巾，上既拂之至地，视之，乃行虫，其虫善入人耳。上亟曰："此飞虫也。"盖虑治及执侍者，圣德宽大如此。

拦滩网

江上取鱼，用拦滩网，日可俯拾。滨江人家得鱼，留数日，俟稍败方烹。或谓："何不击鲜？"云："鲜则必腥。"海上有逐臭之夫，于此益信。兹谓神奇化臭腐。又见故老言：承平时，淮甸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又岁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芬馥仍旧。兹谓臭腐化神奇。或云无是理，答曰："药物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荆公墓

王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绍圣初，复用元丰旧人，起吕吉甫知金陵。时待制孙君孚责知归州，经从，吕燕待之，礼甚厚。一日，因报谒于清凉寺，问孙："曾上荆公坟否？"盖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五十年前，彼之士子，节序亦有往致奠者，时之风俗如此。曾子开亦有《上荆公墓诗》，见《曲阜集》。

虏改沃州

虏改吾赵州为沃州，盖取以水沃火之义。识者谓

沃字从“天”、“水”，则著国姓，中兴之谶益章章云。建炎初，从臣莲南夫奏札言：女真号国曰金，而本朝以火德王，金见火即销，终不能为国家患（向者黄河埽决，几至汴京，都人欲导水入汴。谣语云：“天水归汴，复见太平。”于此益可见遗民思汉之心）。

两学记

政和三年，温陵吕荣义著《两学杂记》，凡七十二条，所书皆太学、辟雍事也。内一条：侯彭老，长沙人，建中靖国以太学生上书得罪，诏归本贯。缀小词别同舍：“十二封章，三千里路。当年走遍东西府。时人莫讶出都忙，官家送我归乡去。三诏出山，一言悟主。古人料得皆虚语。太平朝野总多欢，江湖幸有宽闲处。”虽曰小挫，而意气安闲如此。辉顷得于故老：此词既传，各斋厚贶其行。亦传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属同获谴者不一，乃格。后繇乡贡，竟登甲科。绍兴十三年，再兴太学，荣义尚在，累举得光州助教。乃摭旧记，益未备，为八十一条，更名《上庠录》投进。而唱和诗《影妻椅妾》（盖以影为妻，故以椅为妾）四篇，疑后来附入者。《上庠录》尝奏御，理不应亵。迨今五十余年，庠均之士，未闻祖是编纪事实以广贤关嘉话者，似为缺典。

范文正复姓

范文正公复元姓，用陶朱、张禄事，世皆传诵。大中祥符五年，浔阳陶岳作《五代史补》百余条，盖补王元之内相《五代史阙文》未备者。其书梁事，中有郑准，性谅直，长于笺奏。成汭镇荆南，辟为推官。汭尝杀人亡命，改姓郭氏，既贵，令准草表，乞归本姓。其略曰：“臣门非冠盖，家本军戎。亲朋之内，盱睢为人报怨。昆弟之间，点染无处求生。背故国以狐疑，望邻封而鼠窜。名非伯越，乘舟难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如此，则前已有此联，特文正公拈出尤为切当云。

聚香鼎

毗陵士大夫有仕成都者，九日药市，见一铜鼎，已破缺，旁一人赞取之。既得，叩何用，曰：“归以数炉炷香环此鼎，香皆聚于中。”试之，果然，乃名“聚香鼎”。初不知何代物而致此异。

船舫立名

顷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随大小皆立嘉名。如“泛星槎”、“凌风舸”、“雪蓬”、“烟艇”，扁额不一，夷犹闲旷，可想一时风致。今贵游家有湖船，不患制名不益新奇，然红尘胶扰，一岁间能得几回领略烟波？但闲泊浦屿，资长年三老闭窗户以适昼眠耳。园亭亦然。

互送不归己

邻郡岁时以酒相馈问，有所不免。孙公之翰典州日，独命别储以备官用，一不归于己。绍兴间，周彦约侍郎为江东漕，诸司所饷不欲却，乃留公库。迨移官，悉分遗官属。仍以缗钱买书，以惠学者（自孙公之后，朝廷即立法，近制亦屡申严，终以互送各利于己，不能革也）。

响字

李公受（虚己）为天圣从官，喜为诗，与同年曾（致尧）唱酬。曾谓曰：“子之诗虽工，而音韵犹哑尔。”李初未悟，后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后有切响”，遂精于格律。煇在建康，识北客杜师颜，尝言少陵《丽人行》“坐中八姨真贵人”，数目中“八”字最响。觅句下字，当以此类求之。杜早从陈子高学，此说盖得于陈云。

惠民局

神宗朝创置卖药所，初止一所，崇宁二年增为五局，又增和剂二局。第以都城东西南北壁卖药所为名，议者谓失元创药局惠民之意，岁得息钱四十万以助户部经费。今行在所置局，岁课虽视昔有损，意岂在夫羡赢，其于拯民瘼、施实惠，亦云博矣。

四川茶马

绍兴四年，复置茶马司，买到四尺五寸以上堪披带马，每一千匹与转一官。旧有主管茶马、同提举茶马、都大提举茶马三等，今并废，止留其一。高宗留意马政，因韩世忠献一骏马，诏：“朕无用此，卿可自留，以备出入。”世忠曰：“今和议已定，岂复有战阵事？”上曰：“不然。虏虽讲和，战守之备，何可少弛？朕方复置茶马司，若更得西马数万匹，分拨诸将，乘此闲暇，广武备以戒不虞。和议岂足深恃乎？”后又诏：“吴璘军以川陕茶博马价珠及红发之类，艰难之际，战马为急。”又曰：“以茶博易珠玉、红发、毛段之物，悉痛朕心。”议者谓一西马至江浙数千里远，在涂除倒毙外，及至，饲养调习久之，可充披带用者能有几？不知费县官几许财用。若夫官吏论赏增秩，抑末耳。

《山阴图》

煇顷于池阳一士大夫处见纸上横卷《山阴图》，乃叶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许，已再三临写，神韵尚尔不凡，况龙眠真笔邪。前有序、赞各八句，词翰皆出石林。石林文集，世不见其全，此赞尚虑散逸，矧墨妙之雅玩乎。当时尝录其文，恐好奇之士虽不见画，而欲想像高胜。今乃著于是：“龙眠李伯时画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阴图》。玄度超然万物之表，见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间，徐行若有所观。安石肤腴秀泽，著屐，返首与道林语。道林羸然，出其后，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趋之间，笔墨简远，妙绝一时。碧林道人梵

隆，少规模伯时，为余临写，真伪殆不辨。更三十年，世当不知有两伯时也。”此序也。赞曰：“扬眉轩然，意轶万里。亦将焉往？而竟斯止。日远游者，以是为游。疾走息阴，彼将安休?”其二：“翰墨之娱，以写万变。不偿一姥，笑戢山扇。袖手纵观，我行故迟。岂以怀祖，乐此逶迤?”其三：“韫玉于山，炜然不枯。我观此容，非山泽儒。却顾何为？东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其四：“一世所驱，颠倒衣裳。是身何依？独委支郎。从容三人，亦蹑其后。人所无言，聊一举手。”后又见一本，摹益失真，第书四赞而亡其序。

邵氏闻见录

〔宋〕邵伯温撰　李国恩整理

《邵氏闻见录》（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录》、《闻见前录》等）二十卷，北宋邵伯温（一〇六五——一一三四）撰，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书中"前十六卷记太祖以来故事，而于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时同异之论，载之尤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其立论偏颇，对王安石及新法多有贬斥。十七卷之后多记杂事及其父邵雍（理学大师）言行。本整理本以明毛晋订校汲古阁本为底本，参校学津讨原本、涵芬楼夏敬观校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并据夏本等增补了卷一第十六段、卷五第三至四段、卷六第二段、卷十六第一段及第十一至第十五段等。

序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则闻而知之，则见而知之。"伯温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河南邵伯温书。

卷　一

太祖微时，游渭州潘原县，过泾州长武镇。寺僧守严者，异其骨相，阴使画工图于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长武至凤翔，节度使王彦超不留，复入洛。枕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昼寝，有藏经院主僧见赤蛇出入帝鼻中，异之。帝寤，僧问所向，帝曰："欲见柴太尉于澶州，无以为资。"僧曰："某有一驴子可乘。"又以钱币为献，帝遂行。柴太尉一见奇之，留幕府。未几，太尉为天子，是谓周世宗。帝与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屡建大功，以至受禅，万世之基，实肇于澶州之行。帝即位，尽召诸节度入觐，宴苑中，诸帅争起论功，惟彦超独曰："臣守藩无效，愿纳节备宿卫。"帝喜曰："前朝异世事安足论，彦超之言是也。"从容问彦超曰："卿当日不留我何也？"彦超曰："涔蹄之水，不足以泽神龙。帝若为臣留，则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独令汝更作永兴节度一任。"长寿寺僧亦召见，帝欲官之，僧辞；乃以为天下都僧录，归洛。今永兴有彦超画像，长寿寺殿中亦有僧画像，皆伟人也。呜呼！圣人居草昧之际，独一僧识之，彦超虽不识，及对帝之言自有理，异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太祖与通并掌军政。通愚愎，将士皆怨之；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立战功，故皆爱服归心焉。将北征，京师之人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讻讻如此，奈何？"太祖姊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曰："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乃于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极时，杜太后尚康宁，与上议军国事，犹呼赵普为书记。尝劳抚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太祖待赵韩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普强占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之曰："鼎铛尚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数匝。徐复冠。召升殿，曰："后当改，姑赦汝，勿令外人闻也。"

太祖将受禅，未有禅文，翰林学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诸怀中，进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为人。穀墓在京师东门外觉昭寺，已洞开，空无一物。寺僧云："屡掩屡坏，不晓其故。"张舜民曰："陶为人轻险，尝自指其头，谓必戴貂蝉，今髑髅亦无矣。"

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已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上许之，尽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甚厚，或与之结婚。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向非韩王谋虑深长，太祖深明果断，天下无复太平之日矣。圣贤之见何其远哉！世谓韩王为人阴刻，当其用事时，以睚眦中伤人甚多，然子孙至今享福禄，国初大臣鲜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临行，谕曰："功成以使相为赏。"彬平江南归，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为使相，品位极矣，岂肯复战耶？姑徐之，更为吾取太原。"因密赐钱五十万。彬怏怏而退，至家，见钱布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呜呼！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闽人，其刻不存矣。呜呼！以艺祖之明，其前知也。汉高祖谓吴王濞曰："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无反。"已而果然，艺祖亦云。

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杀人，吾今思之犹耿耿，不可用也。"普于是荐曹彬为将，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帅，彬与美陛对，彬辞才力不逮，乞别选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谕彬曰："所谓大将者，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则不难矣。"美汗下，不敢仰视。将行，夜召彬入禁中，帝亲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抚其背以遣曰："会取会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盖欲以恩德来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锐，更相为助，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圣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即位，朝太庙，见其所陈笾豆簠簋，则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礼器为对。帝曰："我之祖宗宁曾识此！"命彻去。亟令进常膳，亲享毕，顾近臣曰："却令设向来礼器，俾儒士辈行事。"至今太庙先进牙盘，后行礼。康节先生常曰："太祖皇帝其于礼也，可谓达古今之宜矣。"

东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宫，晋改曰大宁宫，周世宗虽加营缮，犹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即遣使图西京大内，按以改作。既成，帝坐万岁殿，洞开诸门，端直如引绳，则叹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见矣。"帝一日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

太祖登极未久，杜太后上仙，初从宣祖葬国门之南奉先寺。后命宰相范质为使，改卜未得地。质罢，更命太宗为使，迁奉于永安陵。又欲迁远祖于西京之谷水，盖宣祖微时葬也。相并两冢，开圹皆白骨，不知辨，遂即坟为园，岁遣官并祭，洛人谓之一寝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颐曰："为并葬择地者，可以谓之智矣。"

太祖猎近郊，所御马失，帝跃以下，且曰："吾能服天下矣，一马独不驯耶？"即以佩刀刺之，既而悔曰："吾为天子，数出游猎，马失又杀之，其过矣。"自此终身不复猎。

太祖朝，晋邸内臣奏请木场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也！"其木

至今在，半枯朽，不动。呜呼，太祖于一木不忍暴用以违其材，况大者乎？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有言，罢归寿州本镇，朝辞，太祖谕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第归镇，吾当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则已有妇乐氏，辞。帝曰："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以御龙直四人控御马载承衍归，遂尚秦国大长公主。乐氏厚资嫁之。帝谓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审琦归镇七年，率先诸镇纳节，以使相薨，追封秦王，谥正懿。承衍官至护国军节度使、附马都尉、河中尹，薨，赠尚书令，追封郑王。呜呼，太祖驾御英雄，听纳言谏，圣矣哉！

太祖即位，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欢饮如初。呜呼，自非圣度宏远，安能服天下英雄如此！

伪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过眉州湖瀼渡，一宫嫔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后生子，今为孟氏不绝。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至犍为别去，其地因号曰蜀王滩。蜀初平，吕余庆出守，太祖谕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税食饮之物，皆宜罢。"余庆奉诏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复思故主矣。

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渊，京师震动。当时大臣有请幸金陵、幸蜀者。左相毕文简公病不出，右相寇莱公独劝帝亲征，帝乃决，遂幸澶渊。帝初不欲过河，寇公力请，高琼控帝马渡过浮梁。帝登城，六军望黄屋呼"万岁"，声动原野，士气大振。帝每使人觇莱公动息，或曰："寇准昼寝，鼻息如雷。"或曰："寇准方命庖人斫鲙。"帝乃安。既射死虏骁将顺国王挞览，虏惧请和，帝令择重臣报聘。莱公遣侍禁曹利用以往。上曰："凡虏所须即许之。"莱公戒之曰："若许过二十万金币，吾斩若矣。"和议成，诸将请设伏邀击，可使虏匹马不返。莱公劝帝勿从，纵契丹归国，以保盟好。帝回銮，每叹莱公之功。小人或谮之曰："陛下知博乎？钱输将尽，取其余尽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尚何念之。"帝闻之惊甚，莱公眷礼遂衰。

真宗东封西祀，礼成，海内晏然。一日，开太清楼宴亲王、宰执，用仙韶女乐数百人；有司以宫嫔不可视外，于楼前起彩山幛之。乐声若出于云霄间者。李文定公、丁晋公坐席相对，文定公令行酒黄门密语晋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晋公微笑。上见之，问其故，晋公以实对；上亦笑，即命女乐列楼下，临轩观之，宣劝益频，文定至沾醉。

章献明肃太后，成都华阳人。少随父下峡至玉泉寺，有长老者善相人，谓其父曰："君，贵人也。"及见后，则大惊曰："君之贵以此女也。"又曰："远方不足留，盍游京师乎？"父以贫为辞，长老者赠以中金百两。后之家至京师，真宗判南衙，因张耆纳后宫中。帝即位，为才人，进宸妃，至正位宫闱，声势动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玉泉长老者，已居长芦矣。后屡召不至，遣使就问所须，则曰："道人无所须也。玉泉寺无僧堂，长芦寺无山门，后其念之。"后以本阁服用物下两寺为钱，以建长芦寺临江门，起水中。既成，辄为蛟所坏。后必欲起之，用生铁数万斤叠其下，门乃成。盖蛟畏铁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记》曰后所建云。

卷　二

仁宗好用导引术理发，有宫人能之，号曰梳头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发，嫔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争取之，帝不能止。有从旁读者，盖台臣乞放宫女章也。众闻之默然，独梳头夫人叹息曰："今京师富人尚求妾媵，岂有天子嫔御，外臣敢以为言？官家亟逐言者，则清净矣。"帝不语。既御膳，幸后苑，命内侍按宫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台臣之言也。梳头夫人以入宫久，首出之，帝亦不问。或谓参知政事吴奎曰："上比汉文帝何如？"奎对曰："以此则过文帝远矣！"

仁宗朝，程文简公判大名府时，府兵有肉生于背，蜿蜒若龙伏者，文简收禁之，以其事闻。仁宗谓宰辅曰："此何罪也？"令释之。后其兵以病死。呜呼，肉龙生于兵之背，妖也。帝释之，德足以胜妖矣，兵辄死，宜哉！

孙文懿公为翰林学士，撰《进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丕拥庆羡，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驭既往，仙游斯邈。嗟乎！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仁宗览之，感泣弥月。公自此遂参大政。帝问文懿曰："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齿于兄弟，不及养母，以此知陛下圣心中事。"上为之流涕。先是晏元献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以明肃太后为尊也。学士大夫嘉其善比，独仁宗不悦。

伯温尝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内道场，夜闻乐声出云霄间。帝忽来临观，久之，顾左右曰："众僧各赐紫罗一匹。"僧致谢，帝曰："来日出东华门，以罗置怀中，勿令人见，恐台谏有文字论列。"呜呼！仁宗以微物赐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尝观仁宗二十许岁时，祀南郊回，坐金辇中，日初出，面色与金光相射，真天人也。因以记之。

仁宗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器，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献为对，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谢，久之乃已。妃又尝侍上元宴于端门，服所谓灯笼锦者，上亦怪问。妃曰："文彦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献。"上终不乐。后潞公入为宰相，台官唐介言其过，及灯笼锦事，介虽以对上失礼远谪，潞公寻亦出判许州，盖上两罢之也。或云灯笼锦者，潞公夫人遗张贵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与梅圣俞书窜之诗，过矣。呜呼，仁宗宠遇贵妃先于六宫，其责以正礼尚如此，可谓圣矣！

仁宗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楪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恭俭为无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皆为其诋毁云。

仁宗时，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静思所以致变者，不可得。偶后苑作匠进一七宝枕屏，遽取碎之。呜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当太平盛时享国长久，宜矣！至熙宁大臣以"天变不足畏"说人主，以成今日之祸，悲夫！

仁宗御马有名玉逍遥者，马色白，其乘之安如舆辇也。圉人云："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节。驭者行速，则以足拦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长鸣不行。王怒，还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马铺。久之复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从葬至陵下，悲鸣不食而毙。伊川先生程颐谓伯温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欤！"

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闻之恻然，自此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为定制。可以谓之仁矣。

仁宗至和间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梦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谓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锡一纪之寿。"帝曰："吾何当归?"神人曰："请以臣之车辂相送。"帝登车，问神何人，曰："臣所谓葛将军者。"帝寤，令检案《道藏》，果有葛将军主天门事，因增其位号于大醮仪中，立庙京师。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肯首，不即摇首，而时和岁丰，百姓安乐，四夷宾服，天下无事。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仁宗初纳光献后，后有疾，国医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医?"后曰："妾随叔父官河阳，有疾服孙用和药辄效。"寻召用和，服其药果验；自布衣除尚药奉御，用和自此进用。用和，本卫人，以避事客河阳，善用张仲景法治伤寒，名闻天下。二子奇、兆，皆登进士第，为朝官，亦善医。

仁宗初升遐，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韩盎者，自言尝汲水，仁宗见龙绕其身，因幸之，留其钏；复遗以物为验，遂称有娠。既逾期不产；按验，皆盎之诈。得其钏于佛阁土中，乃盎自埋也。翁氏削一资，杖韩盎，配尼寺为童。初，执政请诛之，光献太后曰："置盎于尼寺，欲令外人尽知其诈；若杀之，则必谓盎实生子也。"英宗初载，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其决事之明类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遗诏到洛，伯温时年七岁，尚记城中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时舅氏王元修自京师过洛，为先公言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又有周长孺都官赴剑州普安知县，行乱山中，见汲水妇人，亦载白纸行哭。呜呼！此所谓百姓如丧考妣者欤！

熙宁初，仁宗幼女下嫁钱景臻，京师父老知其为仁宗女也，随其车咨嗟泣涕。元祐中，北虏主谓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时，事大国之礼或未至，蒙仁宗加意优容，念无以为报。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盖虏主为太子时，杂入国使人中，雄州密以闻。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故虏主感之。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英宗山陵，有辇官毕达恸哭于仁宗永昭陵下曰："臣事陛下四十余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达暴卒。韩魏公为司马温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尝为三陵壕寨，年逾九十，坐丁谓移永定陵皇党事，羁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验，亳人神之。遇赦归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历遍川原观地形，语人曰："此地将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问之，道全曰："今永安县地吉，宜徙以为陵寝。"有司疑其欲骚动县人，凡所言皆不用。道全亦相继卒。今永昭陵既成，或曰："地名和儿原，非佳兆。"后三年英宗晏驾。

元丰中，神宗仿汉原庙之制，增筑景灵宫。先于寺观迎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备法驾，羽卫前导赴宫，观者夹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现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挥泪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呜呼，帝之德泽在人深矣！

卷　三

英宗于仁宗为侄，宣仁后于光献为甥，自幼同养禁中。温成张妃有宠，英宗还本宫，宣仁还本宅。温成薨而竟无子。一日，帝谓光献曰："吾夫妇老无子，旧养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各已长立。朕为十三、后为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时宫中谓天子取妇，皇后嫁女云。盖仁宗、光献以英宗为子，圣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为皇子，入谢，帝与后适御后苑迎曙（曙，英宗讳）。亭，帝谓后曰："岂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夜一更，遽索药，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医投药，已无及矣。帝崩，左右欲开宫门召两府，后曰："此际宫门不可开，但以密敕召两府，令黎明入。"又三更令进粥，四更再召医入，使人守之。翌日，两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敢当，两府共抱之，解其发，被以黄衣。命翰林学士王圭草诏，圭惧甚，笔不能下。丞相魏公韩琦从容曰大行皇帝在位几年，圭乃能草诏。英宗即位数日，有疾，执政大臣请光献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退，久之，乃从。则光献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献之礼甚至。迨光献之崩，神宗哀毁，不能视朝，其所制挽章，至今读之令人流涕也。韩魏公薨，其子孙仿郭汾阳，著《家传》十卷，具载魏公功业，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献信谗，屡有不平之语。魏公以危言感动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又言：太后曾问汉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梦甚异，见这孩儿却在庆宁宫（谓英宗复在旧邸）。"魏公曰："却在庆宁宫，乃是圣躬复旧之兆，此是好梦。"又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长立，且与照管（谓神宗）。"后怒曰："尚欲旧窠中求兔耶？"又言：太后对大臣泣诉英宗语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论奏云云，乃止。又云：台谏有章，乞早还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岂见眼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诞妄不恭，非所宜言。韩氏子孙，贩卖松槚，张大勋业，以希进用，不知陷其父祖于不义也。王岩叟者，父子为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遗事》一编，其记魏公言行甚详；至论光献权同听政事，亦为欺诞。谓太后还政之后，魏公劝英宗加仪卫，帝曰："相公休奖纵母后。"又谓魏公对太后曰："自家无子，不得不认。"察其意，以谓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贵为天子，思所以报光献之德者，何以为称反惜仪卫末礼，有"无奖纵母后"之语？于英宗孝德，不无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无子而令认。业为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几于跋扈者乎！前代奸人自称定策国老，以天子为门生，皆由此。以魏公之贤，使死者有知，其敢当也？故神宗尝曰："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伯温尝论英宗之立，首建议者，范蜀公也；继之者，司马温公也；顺成仁宗、光献意者，韩魏公也。富公《辞户部尚书章》、吕诲中丞《魏公以下迁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书之，以俟史官采择。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视朝，大臣请光献太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之不获，乃从。英宗才康复，后已下手书复辟。魏公奏：台谏有章疏，请太后早还政。后闻之遽起。魏公急令仪鸾司撤帘，后犹未转御屏，尚见其衣也。时富韩公为枢密相，怪魏公不关报撤帘事，有"韩魏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之语。欧阳公为参政，首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富公因辞执政例迁官，疏言甚危，三日不报，见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报皇太后大功，先录臣之小劳，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等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诉。'其言至不忍闻，臣实痛之。岂仁宗之所望于陛下者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坚，遂出判河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绝。后富公致政居洛，每岁生日，魏公不论远近，必遣使致书币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无书。魏公之礼终不替，至薨乃已。岂魏公有愧于富公者乎？然天下两贤之。魏公、欧阳公之薨也，富公皆有祭吊。《国史》著富公以不预策立英宗，与魏公不合，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俭德垂世，故艺祖之训曰："尝思在甲马营时可也。"其所用帏帘，有青布缘者。仁宗生长太平，尤节俭。京城南慜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也。寺中有温成宫中故物：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帝御飞白书温成影帐牌，才二尺许，朱漆金

字而已。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此，故帝寝疾，大臣入问，见所御皆黄绸。呜呼，恭俭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内无嫔御。王广渊以濮邸旧僚进待制，贫不能办仪物，韩魏公为言，帝曰："无名以赐，不可。"后数日，有旨令广渊书《无逸篇》于御屏，赐白金百两。呜呼，吾本朝祖宗以节俭为家法如此。

光献太皇太后，元丰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鐍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开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复纳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开函，皆仁宗欲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异议之书也。神宗执书恸哭，以太皇太后遗训，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宫中服三年之丧，尽礼尽孝者，知慈德之不可报也。

伯温侍长老言曰："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元昊既称臣，帝绝口不言兵。庆历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呜呼，仁宗之兵，应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为仁欤！

神宗开颍邸，英宗命韩魏公择宫僚，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韩维，进止有法。神宗内朝，拜稍急，维曰："维下拜，王当效之。"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其翊赞之功如此，故颍邸宾僚号天下选云。

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帝为之动，出王陶知陈州。

神宗即位，锐意求治。初用吕溱为翰林学士，为开封府。溱死，又用滕甫为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甫性疏，上时遣小黄门持短札御封问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见御札中误用字者，乃反谤甫以为扬上之短，上怒，疏斥之，以为逆人李逢亲党，不复用。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之士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宫，时宗祀前数日，太皇太后曰："天气晴和，行礼日亦如此，大庆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常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它事。"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温公尝私记富韩公之语如此，而世无知者。崇宁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为《王安石传》，至以王安石为圣人，然亦书慈圣光献后、宣仁圣烈后因间见上，流涕为言安石变乱天下，已而安石罢相。岂安石之罪虽其党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贤，自不得而删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丰末，帝属疾，念可以托圣子者，独曰："将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傅。"王安石不预也。呜呼，圣矣哉！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会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罢侍中，为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陛辞。先是，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以至和中潞公与刘沆、富韩公、王参政尧臣，共乞立英宗为皇嗣，章草进呈，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问潞公。公对与同老合，乃加潞公两镇节度使，官其子宗道为承事郎。潞公力辞两镇，止受食邑。刘沆赠太师、中书令、兖国公；子仅自祠部员外郎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忠；子同老自水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富公进司徒，子绍京除阁门祗候。富公之客李偲问公曰："公治平初进户部尚书，屡辞，今进司徒，一辞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辞官，今日潞公以下皆迁，某岂敢坚辞，妨他人也？"盖潞公与荆公论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礼复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国，遂亲征大辽，御营兵甲、器械、旗帜皆备，分河北诸路兵，遂将置保甲民兵，诸路骚动。一日，帝衣黄金甲以见光献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脱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楼橹，后亦不许，但以库贮于诸门。

神宗友爱，二弟不听，出于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筑宅于天波门外，既就馆，哲宗奉宣仁后临幸。有旨：二王诸子各进官一等。舍人苏轼行制辞

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义。二圣不同，同归于道，可以为万世法。朕奉侍两宫，按行新第，顾瞻怀思，潸然出涕。昔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何等为乐？王言'为善最乐'。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年十五以上悉带之，著之简册，天下不以为私。今王诸子，性于忠爱，渐于礼义，自胜衣以上，颀然皆有成人之风，朕甚嘉之。其各进一官，以助其为善之乐，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为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吕大防、范纯仁二夫人入见，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尽礼。吾老矣，深以此为喜。"又曰："仁宗事燕王，尽子侄之礼。王颇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虽禁中服用，王辄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儿岂敢如此？"呜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谤毁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详伯温著之《辨诬》云。

卷　四

熙宁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同分画。"神宗许之，而难其人。执政议遣太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公忱为使，忱对便殿曰："臣受命以来，在枢府考核文据，未见本朝有尺寸侵虏地。且雁门者古名限塞，虽跬步不可弃，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资敌乎？臣既辱使，指当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韪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虏理屈则忿，卿姑如所欲与之。"忱不奉诏。初以秘书丞吕公大忠为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艰，诏起复，未行，公亦使回。虏又遣萧禧来，帝开天章阁，召执政与忱、大忠同对资政殿，论难之久。帝曰："凡虏争一事尚不肯已，今两遣使，岂有中辍之理？卿等为朝廷固惜疆境，诚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进曰："彼遣使相来，即与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来求关南之地，则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为不然，今代北安可启其渐？"忱进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计，愿陛下熟思之。"执政皆知不可夺，罢忱为三司盐铁判官，大忠乞终丧制。帝遣中使赐富韩公、韩魏公、文潞公、曾鲁公手诏，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虏几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弥甚，代北之地，素无定封，故造衅端，妄求理辩。比敕官吏同加案行，虽图籍甚明，而诡辞不服。今横使复至，意在必得，虏情无厌，势恐未已，万一不测，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诏故老"云云。韩魏公疏曰："臣观近年以来，朝廷举事则似不以大敌为恤，虏人见形生疑，必谓我有图复燕南之意。虽闻虏主孱而妄弱，岂无强梁宗属，与夫谋臣策士，引先发制人之说，造此衅端？故屡遣使以争理地界为名，观我应之之实如何尔。其所致虏之疑者七事：高丽臣属契丹，于朝廷久绝朝贡，乃因商舶招谕而来，且高丽来与不来，于国家固无损益，而契丹知之，谓朝廷将以图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长，未尝为边患，而强取其地，乃及熙河一路，杀其老弱以数万计，所费不赀，契丹闻之，当谓行将及我，二也。边近西山，地势高仰，不可为溏泺，向闻遣使部兵，遍置榆柳，冀其成长，以制虏骑，昔庆历《慢书》，所谓创立堤防，障塞要路，无以异矣，三也。义勇民兵，将校甚整，教习亦精，而忽创团保甲，一道纷然，义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数之虚名，四也。河北诸州，缘边近里，城池工筑并兴，增置防城之具，检视衣甲器械，五也。创都作院，颁降弓刀新样，大作战车，此皆众目所睹，谍者易窥，费财殚力，先自困毙，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将，各专军政，州县不得关预，声言出征，又深见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虏素为敌国，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为谋者也。今横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况代北与雄州素有定界，若优容而与之，虏情无厌，浸淫日甚；不许，虏遂持此以为已直，纵未大举，势必渐扰诸边，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钱事，而言者辄赐厚诬，非陛下之明，几及大戮。自此闻新法日下，实避嫌疑，不敢论列。今亲被诏问，事系国家安危，言及而隐，罪不容诛。臣尝窃计始为陛下谋者，必曰自祖宗以来，因循苟简，治国之本，当先富强，聚财积谷，寓兵于民，则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然后制礼作乐，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钱，使民出利；又为免役之法，次第取钱，虽百端补救，终非善法，此所谓富国之术者也。又内外置市易务，小商细民，无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茫然，不能详记。违者坐徒，不以赦降，监司督责，以刻为明，簿法之苛，过于告缗。今农夫怨于畎亩，商旅叹于道路，官吏不安其职，恐陛下不尽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兴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此则陛下始谋者大误也。陛下有尧之仁，舜之聪，改过不吝，圣人之德也。而又好进之人不顾国家利害，但谓边事将作，富贵可图，必曰虏势已衰，特外示骄慢尔。以陛下神圣文武，若择将臣领大兵深入虏境，则强划之地，一举可复。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岁灾伤，民力大乏，缘边次边州郡，刍粮不充，新选将官，皆粗勇寡谋之人，义勇保甲新兴，未经训练；若驱重兵顿于坚城之下，粮道不继，腹背受敌，虽曹彬、米信，名德宿将，犹以此致歧沟之败也。臣愚今为陛下计，谓宜遣使报聘，优致礼币，具言朝廷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与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无，岂有它意？恐为谍者所误耳！且疆土素定，当如旧界，请命边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永敦信誓，两绝嫌疑。望陛下以自见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释虏疑，则可以迁延岁月。陛下益养民爱力，重贤任能，

疏远奸谀，进用忠鲠，天下悦服，边备日充，塞下有余蓄，帑中有羡财。虏果自败盟誓，有衰乱之形，然后一振威武，恢复故疆，快忠义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愤矣。”富韩公疏曰：“臣五六年来，切闻绥州、啰瓦、熙河、辰锦、戎泸、交趾，咸议用兵。或以丧师，或以献馘，即时传播四方。而西师初举，便传必复灵夏，既又大传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虏必然寻已探知。彼复闻朝廷练士马、缮城池、利器械、聚刍粮，加之招致高丽，欲为牵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将，事机参合。此虏人所以先期造衅，既发争端，势未肯已也。今衅已成，代北各屯兵马境上，争论逾年未决。横使再至，事归朝廷自当之，则恐理难款缓，便要可否。违之则兵起而患速，顺之则河东斥候日蹙，虽款目前，遗患在后。臣谓不若一委边臣，坚持久来图籍疆界为据，使之尽力交相诘难。然北虏非不自知理曲，盖欲生事，遂兴干戈。岂是无故骤兴，实有以致其来也。惟陛下深省熟虑，不可独谓虏人造衅背盟也。彼若万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严兵以待之，来则御战，去则备守，此自古中兴防边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讨击，臣实虑万一有跌，其害非细；或更与西夏为掎角之势，则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二边警急，数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观望者。臣愿陛下以宗社为忧，以生灵为念，纳污含垢，且求安静，非万全不举，此天下之愿，而臣之志也。而又喧传陛下决为亲征之谋，中外闻之，心殒胆落。陛下英睿天纵，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与创业之主事体绝异，尤不可慨然轻举。又恐朝廷且作声势，初无实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虚声而召彼实来也。张虚声者，必有疏略之虞；作实来者，必尽周密之虑，成败岂不灼然。假令胡人入讨，遂得志而还，此契丹一种事力素强，又有夏国、嘴厮啰、高丽、黑水女真、鞑靼诸番为之党援，其势必难殄灭，则由此结成边患，卒无已时。臣窃谓因今横使之来，且可选人以其疑我者数事，开怀谕之云：凡为武备，乃中国常事，非欲外兴征伐。向来用武之地，皆小蕃有过者，朝廷须当问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余年，无故安肯辄欲破坏？又恐是奸人走作，妄兴间谍，因此互相疑贰，养成衅隙，遂有今日争理。如朝廷更有可说诸事，但尽说之，须令释然无惑，乃一助也。横使如不纳，即遣报聘者于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几一得，必有所益。缘彼大藉朝廷岁与，方成国计，既有凭藉之心，岂无安静之欲？只以疑情未释，遂成倔强。若与开解明白，必肯回心。若两情不通，祸患日深，必成后悔。臣更望陛下兼采博访，不宜专听一偏。恐有迎合圣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实事闻而误国家大计。臣所以及此者，窃闻去春久旱，陛下特降手诏，许人极陈时政得失。寻闻上章论列者甚多，随而或遭贬降。陛下殊不以手诏召人极陈为意而优容之，及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务结舌，下情不能上达，朝政莫大患也。愿陛下深思极虑，早令天下受赐也。”文潞公、曾鲁公疏，皆主不与之论，皆乞选将帅、利甲兵以待敌。时王荆公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固翕之也。”以笔画其地图，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奉使，举与之，盖东西弃地五百余里云。韩公承荆公风旨，视刘公、吕公有愧也，议者为朝廷惜之。呜呼，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会图哉！荆公轻以畀邻国，又建以与为取之论，使帝忽韩、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后世奸臣以伐燕为神宗遗意，卒致天下之乱，荆公之罪，可胜数哉！

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

卷　五

绍圣初，哲宗亲政，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丞相纯仁与清臣论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许，范公坚辞，帝不得已，除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召章惇为相，未至，清臣独当中书，益觊幸相位，复行免役、青苗法，除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国初，上皇即位，用韩忠彦为相，清臣为门下侍郎。忠彦与清臣有连，故忠彦惟清臣言是听。清臣复用事，范右丞纯礼，忠彦所荐，清臣罢之；刘安世、吕希纯皆忠彦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帅定武、希纯帅高阳；张舜民，忠彦荐为谏议大夫，清臣出之，帅真定。其所出与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贤士，清臣素所惮不可得而用者，忠彦懦甚，不能为之主。曾布为右相范致虚谏疏云：“河北三帅连衡，恐非社稷之福。”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同日报罢，清臣亦为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温尝论绍圣、建中靖国之初，朝廷邪正治乱未定之际，皆为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坏之。邪说既胜，众小人并进，清臣自亦不能立于朝矣。使清臣在绍圣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国初同范右丞、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以公议正论共济国事，则朝廷无后日之祸，而清臣亦得相位矣。此忠臣义士惜一时治乱之机，为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即位，皇太后垂帘同听政。有旨复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号，自瑶华宫入居禁中。时有论其不可者，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谓伯温曰：“元祐皇后之言固也，论者之言亦未为无礼。”伯温曰：“不然，《礼》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

叔复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继奸臣曾布、蔡京用事，朋党之祸再作，元祐后竟出居旧宫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师，逼上皇渊圣帝北狩，宗族尽徙，独元祐后以在道宫不预。虏退，群臣请入禁中，垂帘听政，以安反侧。至上即位于宋，幸维扬，虏再犯，幸余杭，后于艰难中辅成上圣德为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视朝者累日。下诏服齐衰，谥曰昭慈圣献。呜呼，后逮事宣仁圣烈太后，其贤有自矣。至于废兴则天也。

熙宁初，韩魏公罢政，富公再相，神宗首问边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盖是时王荆公已有宠，劝帝用兵以威四夷。初是用王韶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结高丽欲图大辽；又用章惇为察访使，以取湖北夔峡之蛮；又用刘彝知桂州、沈起为广西路安抚使，以窥交趾。二人不密，造战舰于富良江上，交趾侦知，先浮海载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杀守臣苏缄，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赵卨宣抚广南，使直捣交趾，逵老将，与卨议论不同，为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进，瘴死者十余万人。元丰四年，五路大进兵，取灵武。夏人决黄河水柜以灌吾垒，兵将冻溺饿饥不战而死者数十万人。又用吕惠卿所荐徐禧筑永乐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余万人。报夜至，帝早朝当宁恸哭，宰执不敢仰视。帝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谓宰执曰：“自今更不用兵，与卿等共享太平。”然帝从此郁郁不乐，以至大渐。呜呼痛哉！故元祐初，宰执辅母后、幼主，不复言兵。西夏求故地，举鄜延、环庆非吾要害城塞数处与之。游师雄、种谊生禽鬼章，亦薄其赏，盖用心远矣哉。

绍圣、元符间，章惇用事，谪弃他帅臣，兴兵取故地，筑新塞，又取河北鄯、鄯等州，关中大困。因哲宗升遐，建中靖国之初，谏议大夫张舜民，邠人，熟知灵武之败，永乐之祸，神宗致疾之由，在经筵为上皇言之，上皇为之感动。故章惇罢相，弃鄯、鄯等州之地。崇宁初，蔡京用事，以绍述之，劫持上皇兴兵复取鄯、鄯故地，责枢密使安公焘并弃地帅，熙河、泾原、环庆、鄜延各进筑，泸戎、绵州亦开边。内臣童贯为宣抚使，每岁用兵不休。熙河帅刘法，官至检校少保，与全军俱陷，童贯更以捷闻，上皇受贺。政和以来，天下公私匮竭，民不聊生。蔡京经营北虏不就，去位。王黼作相，欲功高于京，遂结女真以伐大辽。燕、冀遗民，杀虏殆尽，复用金帛从女真买空城，以为吊伐之功。又阴约旧大辽臣张觉，图营平、滦州等。事泄，女真以招纳叛亡为名，由河东来者，陷忻、代，越太原，陷隆德，以至泽州之高平；由河北来者，直抵京城。上皇禅位，幸丹阳。渊圣割三镇以为城下之盟。女真退，复诏三镇坚守。又因女真之使，以黄绢诏书结其所用大辽旧臣余睹者使归，反以所得诏书给其主，诏有“共灭大金”之言。女真怒，再起兵破京师，劫迁二帝，虏宗族大臣，取重器图书以去。上即位于宋，迁淮扬，虏逼，上渡江甚危，兵民溺水死驱执者不可胜数。今乘舆播越，中原之地尽失，天下之人死于兵者十之八九，悲夫！一王安石劝人主用兵，章惇、蔡京、王黼祖其说，祸至于此。因具载之，以为世戒。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钦圣皇太后垂帘同听政，召范忠宣公于永州，虚宰席以待。忠宣病，不能朝，乃拜韩忠彦为左仆射。安焘有时望，方服母丧，乃拜曾布为右仆射。次年，改建中靖国，钦圣太后上仙，布为山陵使。布与内臣刘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谕中丞赵挺之，建议绍述以迎合上意。布还朝，与忠彦势相敌，渐逐忠彦荐引之士，右丞范公纯礼为人沈默刚正，数以言忤上，布惮之，谓驸马都尉王诜曰：“上欲除君枢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为然，遂罢。”盖诜尝以札子求此官于上，上禀皇太后，后曰：“王诜浮薄，果使为之则坏枢密院。驸马都尉王师约在先朝为此官称职，可命之。”上从王诜所纳札子，批除王师约枢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妄言出于范右丞，以激怒诜，诜信而恨之。后诜因馆伴大辽使、妄称范右丞押宴，席间语犯御名，辱国。右丞不复辩，以端明殿学士出知颍昌府，自此忠彦之客相继被逐矣。布专意绍述，尽复绍圣、元符之政，忠彦懦而无智，既怨布，乃曰：“布之自为计者绍述耳。吾当用能绍述者胜之。”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韩忠彦始。忠彦竟不能安其位，罢去，布独相。台谏官陈瓘、龚夬辈多贤者，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知枢密院。京既用事，曾布罢相；京师起大狱，治布赃状，贬布白州司户参军，廉州安置。布之诸子及门下士皆重责，蔡京为之也。韩忠彦亦安置于河北近郡。寻听自便，京阴报其荐引之功云。大观末，上颇厌京，因星变出之。又以饰临平之山，决兴化之水等事，谓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贬太子少傅，居苏州。上用张商英为右相。商英无术寡谋，窥视同列，间言并兴。上不乐，罢之。京密结内臣童贯，因贯使大辽归，诈言虏主问蔡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时何执中已为左相，乃拜京太师，谓之公相，总三省事。童贯既引京，自欲为枢密使。京止以为太尉、节度使、陕西宣抚使，贯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师致仕，上命郑居中为相。居中丁母忧，相乃命余深：皆鄙夫小人，无足言。又相王黼，黼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独任结大金灭大辽取燕云事，置经抚房，枢密院皆不预。下族诛之令，禁言北事者。黼后以太傅致仕，犹领应奉司以固上宠。白时中、李邦彦并左右相，儇薄庸懦无所立，蔡京以盲废

复出，领三省事；用其子絛为谋主，絛与其兄相仇，絛败，京复致仕。宣和七年十一月，上郊天罢，方恭谢景灵宫，闻金人举兵犯京师。上下诏称上皇，禅位于渊圣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彦主和议，遣李邺、李棁、郑望之使虏，割三镇为城下之盟。虏退，李邦彦罢，复不许三镇。次年冬，虏破京师，二帝北狩。今上即位于宋，幸维扬；渡江，幸余杭。呜呼，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于天也，具载之以为世戒。

卷　六

伯温崇宁中居洛，因过仁王僧舍，得叶子册故书一编，有赵普中书令雍熙三年为邓州节度使日，谏太宗皇帝伐燕疏与札子各一道，其忧国爱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者，虽杂陆宣公论事中不辨也。疏曰：

武胜军节度使臣赵普。右臣自二月中，伏睹忽降使臣，差般粮草。及详教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挥，寻行科配，非时举动，莫测因由。尔后虽听捷音，未闻成事，稍稽克复。俄及炎蒸，飞刍挽粟以犹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师老，渐恐有之。臣自此月以来，转增疑虑。潜思陛下万几在念，百姓为心，圣略神功，举无遗算。至于平收浙右，力取河东，垂后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愤气，四海咸归于掌握，十年时致于雍熙，唯彼蕃戎，岂为敌对？迁徙鸟举，自古难得制之，前代圣帝明王，无不置于化外，任其追逐水草，皆以禽兽畜之。此际官家何须挂意，必是有人扶同谄佞，诳惑聪明，因举不急之兵，稍涉无名之议。非论曲直，但觉淹延，将成六月之征，颇有千金之费。以兹忖度，深抱忧虞。窃念臣虽寡智谋，粗亲坟典，千古兴亡之理，得自简编，百王善恶之征，闻于经史。其间祸淫福善，莫不如影随形，焕若丹青，明如日月。尝为大训，历代宝之。臣读《史记》，见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辈所上长书，及唐玄宗时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销患害，立致升平。惟虑至尊未能留意，医时救弊，无出于斯。又闻前事为后事之师，古人是今人之则，据其年代，虽即不同，量彼是非，必然无异。辄思抄录，专具进呈，伏望圣慈，特垂披览，谨具逐件如后云云。

伏念臣谬以庸材，叨居显位，幸遇千年之运，深承二圣之知。从白屋而上青霄，非由智略；出卑僚而登极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于车鱼，报效不如于犬马。粗怀性识，尝积惊惶。所恨者齿发衰残，精神减耗，既不能献谋阙下，又不能效命军前。惟有微诚，书章上奏。今者伏自朝廷大兴禁旅，远伐山戎，驱百万户之生灵，咸当辇运；致数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则何异为鼷鼠而发机，将明珠而弹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于得少之中，犹难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别有关心。前未见于便宜，可垂兴于详酌。臣又闻圣人不凝滞于物，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理有变通，情无拘执。故前所谓事久则虑易，兵久则变生。臣之愚诚，深惧于此。秦始皇之拒谏，终累子孙；汉武帝之回心，转延宗社。如忽迟晚，恐失机宜。而况旬朔之间，便为一月，窃虑内地先困，边廷荒凉，北狄则弓硬马肥，转难擒制，中国则民疲师老，应误指呼。臣今独兴沮众之言，深负弥天之过，辄陈狂瞽，抑有其由。窃以暮景残光，能余几日，酬恩报义，正在今时。恐劳宵旰之忧，宁避僭逾之罪？虔希圣德，早议抽军。聊为一纵之谋，别有万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寝馔，惠养疲羸，长令户外不扃，永使边烽罢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既四夷以来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犊买刀？有道之事易行，无为之功最大，如斯吊伐，是又万全。臣又窃料陛下非次兴兵，恐因偏听，其奈人多献佞，事久防微。大凡小辈，各务身谋，谁思国计？或承宣问，皆不实言；尽解欺君，尝忧败事。得之则奸邪获利，失之则社稷怀忧。昨者直取幽州，未审谁为谋者？必无成算，俱是诳言。其于虚实之间，此际总应彰露。臣既不知头主，无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寻其尤者，特正奸人之罪，免伤圣主之明。所贵诈伪悛心，忠臣尽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坚八百之基。臣于此时，欲吐肺肝，先寒毛发，惊疑犹豫，数日沉思。又念往哲临终，尚能尸谏，微臣未死，争忍面谀？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计，但缘恩同卵翼，命直鸿毛，将酬国士之知，岂比众人之报。投荒弃市，甘当此日之诛；窃禄偷安，不造来生之业。惟祈圣明，特赐察量，更存细微，别具札子，冒犯冕旒。臣无任倾心沥恳，忧国忘家，涕泗徬徨，激切屏营之至。

其札子曰：

臣滥守藩方，聊知稼穑。窃见当州管界，承前多是荒凉，户小民贫，程遥路僻。量其境土，五县中四县居山，验彼人家，三分内二分是客。昨来差配，甚觉艰辛。伏缘在此直至莫州，来往四千余里，或是无丁有税，须至雇人般量。每㪷雇召之资贱者不下五百，元配二万石数，约破十万贯钱。直如本户自行，费用无多。所较乃是二万家之贫户，出此十万贯之见钱，所以典业费牛，十间六七；其间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仍如善诱，偶副严期。自从起发，去来已及八十余日。近知内有人户，衷私却到乡村，皆云装运军粮，未有送纳去处，缘无口食，再取盘缠。虽不辨其真虚，又难行于本覆。访闻街坊窃议，前后说得多般，称被契丹围却军都，兼被劫粮草，及令寻勘，皆却隐藏。盖缘臣无以知军前

事宜，只听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密事，应不泄于朝廷，奈何百姓流言已相传于道路，详其住滞，必有艰难。伏乞圣慈，早令停罢，更或迟久，转费粮储。潜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决定广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边境转广，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见理长，必因有僭滥之徒，奸邪之党，但说契丹时逢幼主，地有灾星，以此为词，曲中圣旨。不审戎情上下幽州，俱致其生涯，土宿照临外处，不可以征讨。若彼能同众意，纵幼主以难轻，不顺群情，无灾星而亦败。诚宜守道，事贵无私，如乐祸以求功，窃虑得之而不武。此盖两省少昌言之士，灵台无有艺之人。而况补缺、拾遗，合专司于规谏，天文、历算，须预定于吉凶，成兹误失之由，各负疏遗之罪。若无惩责，何戒后来？一臣缘久居近职，备见人情，至于后殿三班，前朝百辟，文武虽异，是非略同。才奉委差，便思侥幸，虽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毁誉生心，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为常。其间久历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为官者，不会而仍兼诈妄，多非允当，少得纯良。而又凡关宣敕委差，便是帝王心腹，方资视听，切要精详，就中用军不同，闲事必料。曾使沿边相度，往返参详，不知能有几人应得当时言语？如今比较，并见真虚。乞诛罔上之辈流，便作抽军之题目。自此则潜消媚佞，免误朝廷，唯此区分，以为激劝。唯有勾抽，不同举发，一则我无斗志，一则彼有仇心。而况契丹怀禽兽之心，恃胡马之力，垂慈恕舍，却虑追奔，须作堤防，免输奸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算，遐宣睿谋。但令硬弩长枪，周施御捍，前歌后舞，小作程途。纵逼交锋，何忧乏力。只应信宿，寻达城池，便可使战士解鞍，且作防边之旅，耕夫归舍，重为乐业之人。是知多难兴王，已垂芳于往昔；从谏则圣，宜颂美于当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将本末细具敷陈，尝思发迹之由，实有殊尝之幸。其于际遇，近代无伦。伏自宣祖皇帝滁州不安之时，臣蒙召入卧内，昭宪太后在宅寝疾之日，陛下唤至床前，念以倾心，皆曾执手，温存抚谕，不异家人。惟怀竭节尽忠，以至变家为国，惭亏德望，有此遭逢。先皇开创之初，寻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后，再入中书。蒙二圣之深知，当两朝之大用，不惟此世，应系前生。礼虽限于君臣，恩实同于骨肉，是以凡开启沃，罔避危亡。盖缘每认陛下本是天人暂来人世，是以生知福业，性禀仁慈。潜闻内里看经，盘中戒肉，今者愿忍一朝之忿，常隆万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渐多杀害，即因民愁未定，战势方摇，仍于梦幻之中，大作烦劳之事，是何微类，误我至尊？乞明验于奸人，愿不容于首恶。兴言及此，涕泪交流。又念臣虽寡智谋，实同荣辱，都缘意切，不觉辞烦。冒犯宸严，不胜战越。

其疏与国史所载大略相似，有不同者，札子则惟见于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谏云。伯温窃闻，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图示中令，问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图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语，久之，曰："卿可谓远虑矣。"帝自此绝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东，乘胜欲捣燕、蓟。时中令镇邓州，故有是奏。帝下诏褒其言。呜呼，中令从祖宗定天下，尚以取幽、燕为难，近时小人窃大臣之位者，乃建结女真灭大辽取幽、蓟之议，卒致天下之乱，悲夫!

王晋公祐，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之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祐往别太宗于晋邸，太宗却左右，欲与之言。祐径趋出。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还朝，太祖问曰："汝敢保符彦卿无异意乎?"祐曰："臣与符彦卿家各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谓辅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别有清节，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祐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祐笑曰："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贵，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谓之三槐王氏。

国初，赵普中令为相，于听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满即焚于通衢。李沆文靖为相，当太平之际，凡建议、务更张、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曰："以报国耳。"呜呼！贤相思虑远矣。至熙宁初，王荆公为相，寝食不暇；置条例司，潜论天下利害；贤不肖杂用，贤者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独留；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以致今日之乱。益知赵中令、李文靖得为相之体也。

太宗一日谓宰辅曰："朕如何唐太宗?"众人皆曰："陛下尧、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独无言，徐诵白乐天诗云："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太宗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温公《资治通鉴》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焉'者。"神宗可谓无愧于太宗矣。至召见王荆公，首建每事当法尧、舜之论，神宗信之。荆公与其党始务为高大之说，至厌薄祖宗以为不足法，况唐之太宗

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真宗不豫，大渐之夕，李文定公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者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执政患之，无以为计，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曰："王所须也。"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水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有毒也，即上马去。文定临事，大率类此。

太祖既下江南，以贾黄中知金陵。一日，黄中按行府第，见库舍扃鐍甚严，集僚吏发之，得宝货数十巨椟，皆李氏宫闱之物，不隶于籍者。黄中悉表上之。太宗叹曰："吾府库之物有籍，贪黩者尚冒禁盗之，况此亡国之遗物乎?"赐黄中钱三百万，以旌其洁。黄中，唐相耽四世孙也，年七岁，以童子举及第。李文正公昉赠之诗曰："七岁神童古所难，贾家门户有衣冠。十人科第排头上，五部经书诵舌端。见榜不知名字贵，登筵未识管弦欢。从今稳上青云去，万里谁能测羽翰。"至太平兴国中，遂参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谓其母曰："勿以诸孙及私门之窘自挠，朕尝记之也。"黄中之孙种民者，元丰中为宰相蔡确所用，官大理寺丞，锻炼故相陈恭公执中之子世孺与其妇狱至极典，天下冤之。又以蔡确风旨，就府第问同知枢密院吕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纯及老妪立庭下，问世孺妻吕氏请求事，以枷棰胁之。希纯等曰："吕氏因枢密之侄，尝以此事来告枢密。枢密不语，垂涕而已。"竟无以为罪。神宗知之，怒曰："原无旨就问吕公著，贾种民小臣，辄敢凌辱执政，特冲替。"呜呼，黄中之后衰矣!

贾黄中字昌民，沧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赠诗或云窦仪。年十五举进士，授校书郎、集贤校理、左拾遗补缺。岭南平，为采访使；江南平，知升州。召还，知制诰；迁翰林学士。太宗多召见，访以时政得失。对曰："职当书诏，思不出位。"太宗益重之，除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召见其母王氏，命之坐，谓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性端重，守家法，多知台阁故事。朝之典礼，资以损益。当时名士皆出其门。有文集行于世，三十卷。公与宋白、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拜翰林学士，时承旨扈蒙赠诗曰："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皆为名臣。

卷 七

范鲁公质举进士，和凝为主文，爱其文赋。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谓鲁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传老夫衣钵耳。"鲁公以为荣至。先后为相，有献诗者云："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亦相传。"周祖自邺举兵向阙，京师乱，鲁公隐于民间。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无虑。"时暑中，公所执扇偶书"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诗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狱，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当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后至祆庙后门，见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见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异焉。乱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见周祖首建议律条繁广，轻重无据，吏得以因缘为奸，周祖特诏详定，是为《刑统》。

范鲁公戒子孙诗，其略曰："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战战复兢兢，造次必于是。戒尔学干禄，莫若勤道艺。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戒尔远耻辱，恭则近乎礼。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相鼠》与《茅鸱》，宜鉴诗人刺。戒尔勿旷放，旷放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齐、梁尚清议，南朝称八达，千载秽青史。戒尔勿嗜酒，狂药非佳味，能移谨厚性，化为凶险类。古今倾败者，历历皆可记。戒尔勿多言，多言众所忌，苟不慎枢机，灾厄从此始。是非毁誉间，适足为身累。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忿怨从是生，风波当时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举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气，不知奉承者，以尔为玩戏。所以古人疾，籧篨与戚施。举世重任侠，俗呼为气义，为人赴急难，往往陷刑制。所以马援书，勤勤告诸子：举世贱清素，奉身好华侈。肥马衣轻裘，扬扬过闾里，虽得市童怜，还为识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辅，皆忠厚笃实之士，独鲁公为之称首，余读国史，得其诗，录以为子孙之戒。

僧海妙者谓余言：昔出入丁晋公门下，公作相时，凿池养鱼，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钓鲜鱼斫脍，其肴馔珍异不可胜数。后自朱崖以秘书少监移光州，海妙往见之。公野服杖屦行山中，观村民采茶，劳其辛苦，人不知为晋公也。公与海妙相别曰："吾不死，五年当复旧位。"后五年，赵元昊叛，边事起，朝廷更用大臣矣。公无疾，沐浴衣冠，卧佛堂中而薨。

元丰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随丁晋公至朱崖，颇能道当时事。呼问之，老人曰："公自分司西京贬崖州，某从行。至龙门南彭婆镇，公病疟，夜遇盗，失物甚多，至今有玉碗在颍阳富家，盗所质也。至崖州，久之，某辞归，公授以蜡丸，戒曰：'后西京知府与会府官，即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钦若也，对府官得之不敢开，遽以奏，乃自陈乞归表也。其中云：'虽滔天之罪大，奈立主之功高。'继有旨复秘书监，移光州。"嗟夫！任智数者，君子所不为也。世谓丁晋公、王冀公皆任智数，如老人之言，则晋公又出冀公之上矣。

王内翰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人。世农家，九岁为歌诗，毕士安作州从事，亟称之。长益能文，有场屋声，登太平兴国八年进士第。召试相府，擢右拾遗、直史馆。因北戎犯边，献书建和议，太宗赏之，宰相赵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间，卒用其议，与虏通好。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同校三史，多所是正，进左司谏，知制诰。因论徐铉为人诬告，内翰辨其非罪，责商州团练副使。寻召入翰林为学士。孝章皇后上仙，诏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群臣不为服，内翰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罪以谤，谪知滁州。真宗即位，以直言应诏，召为知制诰。咸平初，修《太祖实录》，与宰相论不合，又以谤谪知黄州。移蕲州，死于官。其平生大节如此，故所著《建隆遗事》，一曰《箧中记》，自叙甚秘，盖曰："吾太祖皇帝诸生也，一代之事皆目所见者，考于国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严重少言，酷好看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若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以求之。显德初从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纤人谮上于世宗曰：'赵某自下寿州，私有重车数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笼箧数车。遽令别入行在，面开之，无他物，惟书数千卷。世宗异之，召上谕之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土疆，当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谢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尝恐不逮。所以聚言观览，欲广见闻，增智虑也。'世宗曰：'善。'"史曰："上北征之夕，次陈桥驿，罗彦环等献中央之服，立上为天子，请登马南归。才出驿门，上勒马不前，谓诸将校曰：'我有号令，能禀之乎?'诸将皆伏地听命。上曰：'尔辈自贪爵赏，逼我为君，今入京师，不得辄恣劫掠，依吾令即当有重赏，不然则连群拨队，有斧钺之诛。'诸将皆再禀令，戎马遂行。既入国门，兵至如宾，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闻上至，皆大恐，将谓循五代之弊，纵士卒剽掠。既见上号令，兵士至，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搔扰，众皆大喜。又闻上驿前诫约之事，满城父老皆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践阼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自唐末至五代，藩方节制皆不禀朝命，上践阼，豁达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由是诸路节将怀德畏威，不敢跋扈，岁时贡奉无阙，朝廷亟召亟至，皆执藩臣之节甚恭。识者知主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国初内助为多。上初自陈桥即帝位，进兵入城，人先报曰：'点检（上时官为点检）已作天子归矣!'时后寝未兴，闻报，安卧不答，晋王辈皆惊跃奔走出迎（晋王后受命，是为太宗）。斯须有上亲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曰：'吾儿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顷上至，见后于堂上。众皆贺之，惟后愀然不乐，上甚讶之。左右进白后曰：'臣闻母以子贵，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为不乐?'后谓上曰：'吾闻为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于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则欲为匹夫不得，是吾所以忧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谨受教。'又曰：'乾德、开宝间，天下将大定，惟河东未遵王化，而疆土实广，国用丰羡，上愈节俭，宫人不及二百，犹以为多。又宫殿内惟挂青布缘帘、绯绢帐、紫绸褥，御衣止赭袍，以绫罗为之，其余皆用絁绢。晋王已下因侍宴禁中，从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尔不记居甲马营中时耶?'上虽贵为万乘，其不忘布衣时事皆如此。"又曰："开宝末，议迁都于洛。晋王言：'京师屯兵百万，全藉汴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若迁都于洛，恐水运艰阻，阙于军储。'上省表不报，命留中而已。异日，晋王宴见从容，又言迁都非便。上曰：'迁洛未已，久当迁雍。'晋王叩其旨，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晋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晋王出，上谓侍臣曰：'晋王之言固善，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又曰："上享天下十七年，左右内臣有五十余员，止令掌宫掖中事，未尝令预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天下以为幸。开宝末，差内臣祷名山大川，俄有黄门于洞穴采得怪石，有类羊形，以为异而献之。上曰：'此是坟墓中物，何用献为?'命碎其石，仍杖其黄门逐之。不受内臣所媚皆如此。"又曰："乾德初，浙西钱俶来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阙，自晋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余封，请留俶，上曰：'钱俶在本国，岁修职贡无阙，今又委质来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于天下也。'奏俱不纳。俶辞归国，赐与金币名马之外，别以黄绢封署文书一角付俶曰：'候至本国开之。'仍谕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常安健，公则常有东南，他人即不可也。'俶感泣拜谢而去。俶至钱塘，开轴中文字，乃是晋王、丞相已下请留笺章五十余封。俶大惊，以表称谢。上存心仁信类如此。"呜呼，王内翰，前辈诸公识与不识，皆尊师之，曰："古之遗直也。"伯温晚生，得其私书于海内，兵火之余，取可传者列之。

李文定公迪为学子时，从种放明逸先生学。将试京师，从明逸求当塗公卿荐书，明逸曰："有知滑州柳开仲塗者，奇才善士，当以书通君之姓名。"文定携书见仲塗，以文卷为贽，与谒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读君之文，须沐浴乃敢见。"因留之门下。一日，仲塗自出题，令文定与其诸子及门下客同赋。赋成，惊曰："君必魁天下，为宰相。"令门下客与诸子拜之曰："异日无相忘也。"文定以状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门下客有柳某者，后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长子柬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拟赋题不传。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赋》，识者知其决为宰相，盖所养所学发为言辞者，可以观矣。程明道先生为伯温云。

寇莱公既贵，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媪泣曰："太夫人捐馆时，家贫，欲绢一匹作衣衾不可得，恨不及公之今日也。"公闻之大恸，故居家俭素，所卧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孙弘事靳之，公笑曰："彼诈我诚，尚何愧！"故魏野赠公诗曰："有官居鼎鼐，无宅起楼台。"后虏使在廷，目公曰："此无宅相公耶？"或曰公颇专奢纵，非也。盖公多典藩，于公会宴设则甚盛，亦退之所谓：甔石之储，尝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余得于公之甥王公丞相所作公墓志，公遗事如此。

张文定公齐贤，河南人。少为举子，贫甚，客河南尹张全义门下，饮啖兼数人。自言平时未尝饱，遇村人作愿斋方饱。尝赴斋后时，见其家悬一牛皮，取煮食之无遗。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献十策于马前，召至行宫，赐卫士廊餐。文定就大盘中以手取食，帝用拄斧击其首，问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对，略无惧色，赐束帛遣之。帝归，谓太宗曰："吾幸西都，为汝得一张齐贤宰相也。"太宗即位，齐贤方赴廷试，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于丙科，帝不悦。有旨：一榜尽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将作监丞，通判衡州，不十年致位宰相矣。

河南节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为枢密使讨之。有麻衣道者，谓赵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气，守正安得久？"未几，城破。先是，守正子妇符彦卿女也，相者谓贵不可言。守正曰："有妇如此，吾可知矣。"叛意乃决。城破，举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动，兵入，叱之曰："吾父与郭公有旧，汝辈不可以无礼见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纳之，后为皇后。三天子气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艺祖同在军中也。麻衣道者其异人乎？

华山隐士陈抟，字图南，唐长兴中进士，游四方，有大志，《隐武当山诗》云："他年南面去，记得此山名。"本朝张邓公改"南面"为"南岳"，题其后云："藓壁题诗志何大，可怜今老华图南。"盖唐末时诗也。常乘白骡，从恶少年数百，欲入汴州。中途闻艺祖登极，大笑坠骡曰："天下于是定矣。"遂入华山为道士，葺唐云台观居之。艺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见于延英殿，顾问甚久。送中书见宰辅，丞相宋琪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抟不知吐纳修养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圣世？上博达今古，深究治乱，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时，勤心修炼，无出于此。"琪等称叹，以其语奏，帝益重之。帝初问以伐河东之事，不答，后师出果无功。还华山数年，再召见，谓帝曰："河东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诣南衙见真宗。及门亟还，问其故，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建储之议遂定。后赐号为希夷先生。真宗即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阴，幸云台观，谒其祠，加礼焉。帝知建储之有助也。呜呼！世以先生为神仙，善人伦风鉴，浅矣。至康节先生，实传其道于先生之细，尚以比汉"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隐居终南山豹林谷。闻华山陈希夷先生之风，往见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扫庭除，曰："当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岂樵者？二十年后当为显官，名声闻于天下。"明逸曰："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希夷笑曰："人之贵贱莫不有命，贵者不可为贱，亦犹贱者不可为贵也。君骨相当尔，虽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异日自知之。"后明逸在真庙朝，以司谏赴召。帝携其手，登龙图阁，论天下事，盖眷遇如此。及辞归山，适谏议大夫。东封，改给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谓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寿。"明逸从之，至六十岁卒。先是希夷为明逸卜上世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见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后，世世当出名将。明逸不娶，无子，自其侄世衡至今，为将帅有声。希夷既上表，定日解化于华山张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叙希夷之学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呜呼，仙者非希夷而谁欤？

钱若水为举子时，见陈希夷于华山。希夷曰："明日当再来。"若水如期往，见有一老僧与希夷拥地炉坐。僧熟视若水，久之不语，以火箸画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辞去，希夷不复留。后若水登科为枢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谓若水有仙风道骨，意未决，命老僧者观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复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远矣。老僧，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礼云。

康节先生尝诵希夷先生之语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处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节诗云："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宜。"盖可终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尝读《论语》。或问之，公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佩之可也。"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时西北二方未平，羽书边报无虚日，上既宵旰，二公寝食不遑。文正公叹曰："安得及见太平，吾辈当优游矣。"文靖公曰："国家有强敌外患，足以警惧。异日天下虽平，上意浸满，未必能高拱无事。某老且死，君作相时当自知之，无深念也。"及北鄙和好，西陲款附，于是朝陵展礼，封山行庆，巨典盛仪，无所不讲。文靖已死，文正既衰，疲于赞导，每

叹息曰："文靖圣矣。"故当时谓文靖为圣相云。

吕文穆公讳蒙正，微时于洛阳之龙门利涉院土室中，与温仲舒读书（其室中今有画像），有诗云："八滩风急浪花飞，手把鱼竿傍钓矶。自是钓头香饵别，此心终待得鱼归。"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满，夜来雷雨起南山。"后状元及第，位至宰相。温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书。公在龙门时，一日行伊水上，见卖瓜者，意欲得之，无钱可买，其人偶遗一枚于地，公怅然取食之。后作相，买园洛城东南，下临伊水起亭，以"噎瓜"为名，不忘贫贱之义也。

卷　八

吕文穆公既致政，居于洛，今南州坊张观文宅是也。真宗祀汾阴，过洛，文穆尚能迎谒。至回銮，已病，帝为幸其宅，坐堂中（宅后归张氏，御坐尚在，人不敢居正寝），问曰："卿诸子孰可用？"公对曰："臣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记其语，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韩公之父贫甚，客文穆公门下，一日白公曰："某儿子十许岁，欲令入书院事廷评、太祝。"公许之。其子韩公也，文穆见之惊曰："此儿他日名位与吾相似。"亟令诸子同学，供给甚厚。文穆两入相，以司徒致仕，后韩公亦两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术如此。文靖公亦受其术。文潞公自兖州通判代归，文靖一见奇之，问潞公曰："有兖州墨携以来。"明日，潞公进墨，文靖熟视久之，盖欲相潞公手也。荐潞公为殿中侍御史，为从官，平贝州，出入将相五十年，以太师致仕，年逾九十。天下谓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吕氏之门。呜呼盛哉！

吕文靖公为相，章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李宸妃薨，章献秘之，欲以宫人常礼治丧于外。文靖早朝，留身奏曰："闻禁中贵人暴薨，丧礼宜从厚。"章献遂挽仁宗入内。少顷，独坐帘下，召文靖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与？"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内外无不当预。"章献怒曰："相公欲离间我母子耶？"公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也，丧礼宜从厚。"章献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请治丧皇仪殿，太后与帝举哀后苑，百官奉灵舆由西华门以出，用一品礼殡洪福寺。公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莫道夷简不曾说来。"章献皆从之。后章献上仙，燕王谓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毁顿，不视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章懿。甫毕，章献殿殡，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帝亲哭视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银沃之，故不坏也。帝叹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刘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献母道两全，文靖公先见之明也。呜呼智哉！

吕文靖公致政，居郑州。范文正公自参知政事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过郑，见文靖公。文靖问曰："参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无补，自谓此行欲图报于外。"文靖笑曰："参政误矣。既跬步去朝廷，岂能了事？"文正闻其言，始有悔意。未几，除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富韩公亦自枢密副使为河北宣抚使，将还朝，除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四路安抚使。呜呼，文靖公既老，其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数绝人远矣！

至和间，仁宗不豫，一日少间，思见宰执。执政闻召亟往。吕文靖为相，使者相望于路，促其行，公按辔益缓。至禁中，诸执政已见上，上体未平，待公久，稍倦，不乐曰："病中思见卿，何缓也？"文靖徐曰："陛下不豫，久不视朝，外议颇异。臣待罪宰相，正昼自通衢驰马入内未便。"帝闻其言，咨叹久之，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内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鱼。祖宗旧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当有之。"夫人归，欲以十奁为献。公见问之，夫人告以故，公曰："两奁可耳。"夫人曰："以备玉食，何惜也？"公怅然曰："玉食所无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奁也？"呜呼，文靖公者，其智绝人类此。

孙文懿公，眉州鱼蛇人。少时家贫，欲典田赴试京师，自经县判状，尉李昭言戏之曰："似君人物求试京师者有几？"文懿以第三登第，后判审官院。李昭言者赴调，见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尝聚徒荣州，贫甚，得束修之物持归，为一村镇镇将悉税之。至公任监左藏库，镇将者部州绢纲至，见公愧惧。公慰谢之，以黄金一两赠其归。其盛德如此。

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王丞相随未第时，同于嵩山法王寺读书。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韩、李二君，皆当为执政。王君官虽高，子孙不及韩、李二君之盛。"后韩参政之子绛、缜皆为宰相，维为参知政事；李参政之子淑领三院学士，有文名。两家子孙官学，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后微矣。异哉！韩参政之孙宗师侍郎云。

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未第时，皆贫，同途赴试京师，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谒，更为仆。李先登第，授许州长社县主簿。赴官，自控妻驴，韩为负一箱。将至长社三十里，李谓韩曰："恐县吏来。"箱中止有钱六百，以其半遗韩，相持大哭别去。次举韩亦登第。后皆至参知政事，世为婚姻不绝。韩

参政之孙宗师侍郎云。

庆历三年，范文正公作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枢密副使，时盗起京西，掠商、邓、均、房，光化知军弃城走。奏至，二公同对上前，富公乞取知军者行军法，范公曰："光化无城郭，无甲兵，知军所以弃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罢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谓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为君言之。"富公益不乐。范公从容曰："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皆不保矣!"富公闻之汗下，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简肃公知成都，范蜀公方为举子，一见爱之，馆于府第，俾与子弟讲学。每曰："范君，廊庙人也。"公益自谦退。乘小驷至铜壶阁下，即步行趋府门。逾年，人不知为师客也。简肃还朝，载蜀公以去。或问简肃曰："自成都归，得何奇物?"曰："蜀珍产不足道。吾归得一伟人耳。"时二宋公有大名，一见，与公为布衣交。及同赋《长啸却胡骑》，公赋成，人争传诵之。公后为贤从官，其所立，温公自以为不可及也。呜呼，简肃公者，可谓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皆有法。安厚卿枢密在席下。厚卿苦痫疾，凡聚立庑下、升堂听讲说，人众，疾辄作。先生使人掖之以归，调护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与王文康公苦淋疾，及为枢密使，疾自平正同。盖人之疾病随血气之通塞，气血既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是亦食不语、寝不言之遗意也。程伊川曰："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望之可知也。"国子监旧有先生祠，绍圣初，林自为博士闻于朝，彻去。

尹师鲁谪崇信军节度副使，移筠州监酒，得疾。时范文正公知邓州，闻于朝，乞师鲁就医于邓，仁宗许之。师鲁至，文正日挟医以往，调护甚备，师鲁无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师鲁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师鲁隐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师鲁复开目，文正问曰："何所见也?"师鲁从容曰："亦无鬼神，亦无恐怖。"复闭目而绝。吕献可病，手书以墓铭委司马温公，公亟省之，献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见嘱乎?"献可复开目曰："天下尚可为，君实其自爱。"遂闭目以绝。呜呼！大君子于死生去来不变盖如此，至于平生以道义相推重者，独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与欧阳文忠公同年进士。文忠自监元、省元赴廷试，锐意魁天下。明日当唱名，夜备新衣一袭，懿恪辄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为状元者当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后懿恪、文忠同为薛简肃公子婿，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戏。懿恪早贵，文忠自选入馆职，谪夷陵时，懿恪已为知制诰，后入翰林为学士，尽转八座尚书。熙宁初，拜宣徽使，遍历藩府。元丰初召还，赴院供职，出判北京，特赐笏头球露金带，佩鱼，如两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谢曰："横金三纪，未佩随身之鱼；赐带万钉，改观在廷之目也。"盖祖宗旧制：见任两府许笏头球露金带，佩鱼，前任者非得旨不许。尚书翰林学士于御仙花金带上佩鱼者，元丰近制也，惟方团胯带乃可佩鱼，球露带，方团胯也。故曰近制也。文忠与懿恪虽友婿，文忠心少之。文忠为参政时，吏拟进懿恪仆射，文忠曰："仆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东宫官，以至拜宣徽使，终身不至执政。盖懿恪主吕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党不同云。

天圣、明道中，钱文僖公自枢密留守西都，谢希深为通判，欧阳永叔为推官，尹师鲁为掌书记，梅圣俞为主簿，皆天下之士，钱相遇之甚厚。一日，会于普明院，白乐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画像》钱相与希深而下，亦画其旁。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临圜驿，命永叔、师鲁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钱相谓希深曰："君辈台阁禁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故有一书，谓之《都厅闲话》者，诸公之所著也。一时幕府之盛，天下称之。又有知名进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门生，王复、王尚恭为称首。时科举法宽，秋试府园醮厅，希深监试，永叔、圣俞为试官。王复欲往请怀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复不行，则又曰："解元非王复不可。"盖诸生文赋，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当朝廷无事，郡府多暇，钱相与诸公行乐无虚日。一日出长夏门，屏骑从，同步至午桥访郭君隐君，郭君不知为钱相也，草具置酒。钱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骑从来，郭君亦不为动，亦不加礼。抵暮别去，送及门曰："野人未尝至府廷，无从谒谢。"钱相怅然谓诸公曰："斯人视富贵为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时年逾八十，少从张文定公、吕文穆公游，以文行称。张、吕二公相继入相，荐于朝，命以职官，不出。洛人至今呼为郭五秀才庄云。

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自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各有所怀。忽于烟霭中有策马渡伊水来者，既至，乃钱相遣厨传歌妓至。吏传公言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相遇诸公之厚类此。后钱相谪汉东，诸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钱相泣下，诸公皆泣下。王沂

公代为留守，御吏如束湿，诸公俱不堪其忧。日讶其多出游，责曰："公等自比寇莱公何如？寇莱公尚坐奢纵，取祸贬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对，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修论之，莱公之祸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尔。"时沂公年已高，若为之动。诸公伟之。永叔后用沂公荐入馆，然犹不忘钱相。或谓钱相薨，易名者三，卒得美谥，永叔之力云。

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归邓州，范文正公为守，内翰谢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愿受教。"文正曰："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内翰拜其言不忘，每语人曰："吾得于范文正公者，平生用之不尽也。"呜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为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挥使，时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尝被发带铜铸人面，突围陷阵，往来如神，震畏慑服，无敢当者。而识达光远，贤士大夫翕然称之，尤为范文正、范忠献、韩正献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汉书》曰："为将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励无怠，后位枢密。或告以当推狄梁公为远祖，武襄愧谢曰："某出田家，少为兵，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又或劝去鬓间字，则曰："某虽贵，不忘本也。"每至韩忠献家，必拜于庙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礼待其子弟，其异于人如此。郭宣徽逵少时，人物已魁伟，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酒家异之，后亦以散直为延州指使。范文正公为帅，令主私藏，端坐终日不出门，文正益任之。韩魏公代文正公，宣徽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屡立大功，进至副都总管。治平中，召为签书枢密院。杨太尉遂，微时为文潞公虞候吏，每燕会，太尉独不食余馔，他人与之，亦不顾。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贝州，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受上赏。后官至节度使。苗太尉授为小官，时客京师逆旅中，未尝出行，同辈以为笑。后为名将帅，官节度使，两除殿帅。四人者，其功业、智勇、贫贱、遇合略相似，故并书之。

杜祁公少时客济源，有县令者能相人，厚遇之。与县之大姓相里氏议婚不成，祁公亦别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当作国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议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当以女弟妻之。"议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违？"兄怅然曰："姑从之，俾教诸儿读书耳。"祁公未成婚，赴试京师，登科。相里之兄厚资往见，公曰："婚已定议，其敢违？某既出仕，颇忧门下无教儿读书者尔。兄遗却之。"相里之兄大惭以归。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从官，以两郊礼奏异姓恩任，相里之弟后官至员外郎。任道司门为先公云。

余为潞州长子县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为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为业。有儿年七八岁，不能养，欲施寺之祖师。祖师善相，谓曰："儿相贵，可令读书。"因以钱币资之。是谓文康公。后公贵，祖师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公最受寇莱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阳陶化坊，洛人至今谓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益柔。益柔官龙图阁直学士，有时名。孙慎言、慎行、慎术，俱列大夫，皆贤，从康节先生交游也。

卷　九

富韩公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公果礼部试下。时太师公官耀州，公西归，次陕。范文正公尹开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还。"公复上京师，见文正，辞以未尝为此学。文正曰："已同诸公荐君矣。又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馆。"时晏元献公为相，求婚于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元献一见公，大爱重之，遂议婚。公亦继以贤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为谏官，至知制诰。宰相不悦，故荐公以使不测之虏。欧阳公上书，引卢杞荐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报。公能使虏，虏之君臣诵公之言，修好中国，不复用兵者几百年，可谓大功矣，然公每不自以为功也。使回，除枢密直学士，又除翰林学士，又除枢密副使，公皆以奉使无状，力辞不拜，且言："虏既通好，议者便谓无事，边备渐弛。虏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非独臣不敢受，亦愿陛下思夷狄轻侮中原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因以告纳上前而罢。逾月，复除枢密副使。时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帝俟公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谕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公不得已乃受。呜呼，使虏之功伟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饥民四十余万，每自言以为功也，盖曰过于作中书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乌得而窥之哉！苏内翰奉诏撰公墓道之碑，首论公使虏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温先君子隐居谢聘，与公为道义交，独为知公之深云。

庆历二年，大辽以重兵压境，泛使刘六符再至，求关南十县之地。虏意不测，在廷之臣无敢行者。富韩公往聘，面折虏之君臣，虏辞屈，增币二十万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国书及口传之辞于政府，既行，谓其副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万一书辞与口传者异，则吾事败矣。"发书视之，果不同。公驰还，见仁宗具论之。公曰："政府固为此，欲置臣于

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国命何?”仁宗召宰相吕夷简面问之，夷简从容袖其书曰：“恐是误，当令改定。”富公益辩论不平，仁宗问枢密使晏殊曰：“如何?”殊曰：“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耳。”富公怒曰：“晏殊奸邪，党吕夷简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婿也，富公忠直如此。契丹既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拱辰对曰：“富弼不能止夷狄溪壑无厌之求，今陛下止一女，若虏乞和亲，弼亦忍弃之乎?”帝正色曰：“朕为天下生灵，一女非所惜。”拱辰惊惧，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于此，天下幸甚!”呜呼，吾仁宗圣矣哉！拱辰盖吕丞相之党也。

至和间，富公当国，立一举三十年推恩之法。盖公与河南进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场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为天下之制。二人俱该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转殿中丞；升平官至大理寺丞。此法至今行之。呜呼！为宰相不私其所亲如富公可谓贤矣。升平既卒，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与子孙讲学。公薨，宜亦老，犹居门下。至崇宁间，立试门客法，宜不为新学，始求去。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忧，上遣使下诏起复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疏曰：“陛下得一不孝子，且将何用?”仁宗乃从其请。服除，英宗已即位，魏公已迁左相，故用富公为枢密相。魏公已下皆迁官，富公亦迁户部尚书。公辞曰：“窃闻制辞叙述陛下即位，以臣在忧服，无可称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书日尝议建储，以此为功，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虽尝泛议建储之事，仁宗尚秘其请。其于陛下，则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见形象，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辞曰：“韩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叠受陛下官爵；臣独无一毫之效。”又辞曰：“韩琦等七人于陛下有功有德，独臣于陛下无功，不过在先朝有议论丝发之劳。”又辞曰：“琦等勋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执笔之士，歌咏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谢。以快群望。”以此见富公岂因不预定策而歉魏公哉!

熙宁初，富公再入，与曾鲁公并相。吕公公弼为枢密使，韩公绛、赵公概、冯公京、赵公抃皆为参知政事，俱久次。王荆公安石拜参知政事，乃荐吕公公著为御史中丞。有旨特许不避公弼，公弼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赵公概致仕，冯公、赵公皆出，富公判亳州，曾公判永兴军，惟韩公绛与荆公在政府。既而绛宣抚陕西，外拜昭文相，荆公拜史馆相。绛失职，以本官知邓州，荆公遂拜昭文相。司马温公除枢密副使，以议新法不合，辞不拜，出知永兴军。吕公公著力言新法，罢中丞，出知永州。韩公维亦以论不合，罢开封府，知河阳。昔与荆公交游揄扬之人，皆退斥不用，荆公独用事。乃以富公为沮青苗法，落使相，散仆射、判汝州。荆公后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金陵，乃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书，有曰：“无使齐年知。”谓冯公京，盖荆公与冯公皆辛酉人。又曰：“无使上知。”神宗始不悦荆公矣。惠卿又起李逢狱，事连李士宁；士宁者，蓬州人，有道术，荆公居丧金陵，与之同处数年，意欲并中荆公也，又起郑侠狱，事连荆公之弟安国，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荆公者无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辞，自金陵溯流七日至阙，复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陈州。李逢之狱遂解，其党数人皆诛死，李士宁止于编配。呜呼！荆公非神宗保全则危矣。再相不久，复知金陵，领宫祠，至死不用。初，韩公绛论助役，与荆公同；后拜史馆相，亦为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熙宁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举常平仓赵济言公沮革新法，落武宁节度及平章事，以左仆射判汝州。过南京，张公安道为守，列迎谒骑从于庭，张公不出。或问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来见，张公门下客私相谓：“二公天下伟人，其议论何如?”立屏后窃听。张公接富公亦简，相对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张公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仁宗皇祐间，某知贡举院，或荐安石有文学，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者既来，凡一院之事皆欲纷更之。某恶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尝与之语也。”富公俯首有愧色。盖富公素喜王荆公，至得位乱天下，方知其奸云。

元丰六年，富公疾病矣，上书言八事，大抵论君子小人为治乱之本。神宗语宰辅曰：“富弼有章疏来。”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岂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礼进曰：“弼之言是也。”罢朝，惇责安礼曰：“左丞对上之言失矣。”安礼曰：“吾辈今日曰‘诚如圣谕’，明日曰‘圣学非臣所及’，安得不谓之小人!”惇无以对。是年五月，大星殒于公所居还政堂下，空中如甲马声，登天光台，公焚香再拜，知其将终也，异哉！公既薨，司马温公、范忠宣公往吊之。公之子绍廷、绍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遗表也。”二公曰：“当不启封以闻。”苏内翰作公神道碑，谓“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闻讣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设祭，恩礼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给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学道，独居还政堂，每早作，放中门钥，入瞻礼家庙；对夫人如宾客，子孙不冠带不见；平时谢客。文潞公为留守，时节往来，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劝潞公早退，潞公愧谢。既薨，其子朝议名绍廷，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两女与其婿及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无恙时，毫发不敢变，乡里称之。建中靖国初，朝廷擢德先为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德先辞曰：“熙宁变

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为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员外郎。崇宁中，德先卒，郑人晁咏之志其墓，文甚美，独不书辞提举常平事，有所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为同知枢密院事。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初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之类是也。故荆公《熙宁日录》中短魏公为多，每曰：“韩公但形相好尔。”作《画虎图诗》诋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罢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条例司疏驳，颁天下。又诬吕申公有言藩镇大臣将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自草申公谪词，昭著其事，因以摇魏公。赖神宗之明，眷礼魏公，终始不替。魏公薨，帝震悼，亲制墓碑，恩意甚厚。荆公有挽诗云：“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輀。”犹不忘魏公少年之语也。

熙宁二年，韩魏公自永兴军移判北京，过阙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问曰：“卿与王安石议论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为皇嗣时，安石有异议，与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语问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为皇子时，春秋未高，万一有子，措先帝于何地？臣之论所以与韩琦异也。”荆公强辩类如此。当魏公请册英宗为皇嗣时，仁宗曰：“少俟，后宫有就阁者。”公曰：“后宫生子，所立嗣退居旧邸可也。”盖魏公有所处之矣。然荆公终英宗之世，屡召不至，实自慊也。或云蔡襄亦有异议，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疾作，请光献太后垂帘同听政。有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复，间谍两宫。时司马温公知谏院，吕谏议为侍御史，凡十数章，请诛之。英宗虽悟，未施行。宰相韩魏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公已签，参政赵概难之，问欧阳公曰：“何如？”欧阳公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魏公坐政事堂，以头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责蕲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谓少缓则中变矣。呜呼！魏公真宰相也。欧阳公言：“吾为魏公作《昼锦堂记》云：‘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正以此也。”

尹师鲁以贬死，有子朴，方襁褓。既长，韩魏公闻于朝，命官。魏公判北京，荐为属，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为或过举，魏公挂师鲁之像哭之。朴亦早死。呜呼！魏公者可以谓之君子矣。

张金部名方，为白波三门发运使，王司封名湛，为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异，为属官，皆相善。张金部召去，荐文令公为代。潞公为子弟读书于孔目官张望家。望尝为举子，颇知书，后隶军籍，其诸子皆为儒学。潞公少年好游，令公怪责之，潞公久不敢归。张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学问益勤苦，不复游矣。”因出潞公文数百篇，令公为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彦博者寒薄，其可托乎？”乃已。后潞公出入将相，张望尚无恙。公判河南日，每申国太夫人生日，张望自清河来献寿，有诗云：“庭下郎君为宰相，门前故吏作将军。”张望以子通籍封将军云。望尝曰：“吾子孙当以立、门、金、石、心为名。”长子靖，与潞公同年登科，兄弟为监司者数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门字行诸孙益显，有为侍从者。康节先生云：“尝见张将军沈深雄伟，有异于众人。能识潞公于童子时，宜其有后也。”

文潞公少时，从其父赴蜀州幕官。过成都，潞公入江渎庙观画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梦神令洒扫祠庭，曰：“明日有宰相来，君岂异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为成都，当令庙室一新。”庆历中，公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听事之三日，谒江渎庙，若有感焉。方经营改造中，忽江涨，大木数千章蔽流而下，尽取以为材。庙成，雄壮甲天下。又长老曰：“公为成都日，多宴会。岁旱，公尚出游，有村民持焦谷苗来诉。公罢会，斋居三日，祷于庙中，即日雨，岁大稔。”异哉！文潞公幼时与群儿击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司马温公幼与群儿戏，一儿堕大水瓮中，已没。群儿惊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瓮，儿得出。识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卷十

文潞公庆历间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风俗喜行乐，公多燕集，有飞语至京师。御史何郯圣从，蜀人，因谒告归，上遣伺察之。圣从将至，潞公亦为之动。张俞少愚者谓公曰：“圣从之来无足念。”少愚因迎见于汉州。同郡会有营妓善舞，圣从喜之，问其姓，妓曰：“杨。”圣从曰：“所谓杨台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项上帕罗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命其妓作《柳枝词》歌之，圣从为之沾醉。后数日，圣从至成都，颇严重。一日，潞公大作乐以燕圣从，迎其妓杂府妓中，歌少愚之诗以酌圣从，圣从每为之醉。圣从还朝，潞公之谤乃息。事与陶谷使江南《邮亭词》相类云。张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韩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

公。公不为较，待之甚礼。俄潞公代魏公为留守，未至，扬言云："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闻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视稷犹子也，果不悛，将庭训之。"公至北京，李稷谒见，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语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已，如数拜之。稷后移陕漕，方五路兴兵取灵武，稷随军，威势益盛。一日早作，入鄜延军营，军士鸣鼓声喏，帅种谔卧帐中未兴。谔怪之，出，对稷呼鼓角将问曰："军有几帅?"曰："太尉耳。"曰："帅未升帐，辄为转运粮草官鸣鼓声喏，何也？借汝之头以代运使者。"叱出斩之。稷仓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马，自此不敢入谔军。后朝廷遣给事中徐禧同延安帅沈括、副帅种谔领兵筑永乐城，谔议不合，括以闻朝廷，留谔守延安，括专永乐之役。未至，夏人倾国围永乐城已急，监军李舜举衣襟作奏曰："臣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李稷亦作奏，但云："臣千苦万苦也。"神宗得奏，皆为之动。城破，既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番。张芸叟言："有自西夏归见之者。"舜举自经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乱为官军所杀。呜呼！稷不得其死，宜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辅之者新除运判，为人褊急。初入谒，潞公方坐厅事，阅谒，置按上不问，入宅，久之乃出，辅之已不堪。既见，公礼之甚简，谓曰："家人须令沐发，忘见，运判勿讶。"辅之沮甚。旧例：监司至之三日，府必作会，公故罢之。辅之移文定日检按府库，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内外事并不许通。辅之坐都厅，吏白侍中家宴，匙钥不可请。辅之怒，破架阁，库镬亦无从检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辅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旧德，故烦卧护北门，细务不必劳心。辅之小臣，敢尔无礼，将别有处置"之语，潞公得之不言。一日，会监司曰："老谬无状，幸诸君宽之。"监司皆愧谢，因出御批以示辅之。辅之皇恐逃归，托按郡以出。未几，辅之罢。呜呼！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谓圣矣！

元丰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庙坐见监司、府官。唐介参政之子义问为转运判官，退谓其客尹焕曰："先君为台官，尝言潞公，今岂挟以为恨耶？某当避之。"焕曰："潞公所为必有理，姑听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见监司、府官如常仪。或以问公，公曰："吾未视府事，三公见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见监司矣。"义问闻之，复谓焕曰："微君殆有失于潞公也。"一日，潞公谓义问曰："仁宗朝先参政为台谏，以言某谪官，某亦罢相判许州。未几，某复召还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参政通判潭州，寻至大用，与某同执政，相知为深。"义问闻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门下。后潞公为平章重事，荐义问以集贤殿修撰，帅荆南。呜呼！潞公之德度绝人盖如此。

洛城之南东午桥，距长夏门五里，蔡君谟为记，盖自唐已来为游观之地。裴晋公绿野庄今为文定张公别墅，白乐天白莲庄今为少师任公别墅，池台故基犹在。二庄虽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连接。午桥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司洛水；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后载门入城，分诸园，复合一渠，由天门街北天津、引龙二桥之南，东至罗门；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东南入城，皆北行，分诸园，复合一渠，由长夏门以东、以北至罗门，皆入于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庶士园宅，多有水竹花木之胜。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间，公还政归第，以几杖樽俎临是亭，都人士女从公游洛焉。

元丰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时富韩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为耆英会。以洛中风俗尚齿不尚官，就资胜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闽人郑奂绘像其中。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文潞公与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议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皆年七十。时宣徽使王公拱辰留守北京，贻书潞公，愿预其会，年七十一。独司马温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请入会。温公辞以晚进，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后。潞公不从，令郑奂自幕后传温公像，又至北京传王公像，于是预其会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潞公又为同甲会，司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绘像资胜院。其后司马公与数公又为真率会，有约：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惟菜无限。楚正议违约增饮食之数，罚一会。皆洛阳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于资胜院，温公取神宗送潞公河南诗，隶书于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剑伟然，都人事之甚肃。初，温公自以晚辈不敢预富、文二公之会，潞公会温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虏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挺扑之者，曰：'司马端明耶?'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温公愧谢。方潞公作耆英会时，

康节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吴执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秘书丞，不乐仕进，早休致，其年德不在诸公下，居洛多杜门，人不识其面，独与康节相善。执中未尝一至公府，其不预会者，非潞公遗之也。文潞公尝曰："人但以某长年为庆，独不知阅世既久，内外亲戚皆亡，一时交游凋零殆尽，所接皆藐然少年，无可论旧事者，正亦无足庆也。"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摄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岁化鹤归乡，见城郭人民皆非，则独存何足乐者？"呜呼！皆达理之言也。

英宗即位，侍御史吕诲献可言欧阳修首建邪议，推尊濮安懿王，有累圣德；并劾韩琦、曾公亮、赵概。积十余章，不从。乞自贬，又十余章，率其属以御史敕告纳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知蕲州，徙晋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励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晏，例隔登对官于后殿，须上更衣复坐，以次赞引。献可待对于崇政，司马温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亦趋赞善堂待召，相遇朝路，并行而北。温公密问曰："今日请对，何所言？"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也。"温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学行，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论之？"献可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耶？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矣！"温公又谕之曰："与公相知，有所怀不敢不尽。未见其不善之迹，遽论之不可。"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耳。苟非其人，则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乃各趋以去。温公自经筵退，默坐玉堂，终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疏说者，多以为太过。未几，中书省置三司条例司，相与议论者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始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敛，私立条目，颁于四方，妄引《周官》，以实诛赏。辅弼异议不能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州郡或奉行微忤其意，则谴黜从之。所用皆险薄少年，天下骚然。于是昔之怀疑者始愧仰叹服，以献可为知人。温公与安石相论辩尤力。神宗欲两用之，命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不拜。以三书抵安石，冀其或听而改也。安石如故所为，终不听，乃绝交。温公既出，退居于洛，每慨然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献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邓州。康节先生与献可善，方献可初赴召，康节与论天下事，至献可谪官，无一不如所言者。故献可之为邓州也，康节寄以诗云："一别星霜二纪中，升沉音问不相通。林间谈笑须归我，天下安危且系公。万乘几前当蹇谔，百花洲上略相从。不知月白风清夜，能忆伊川旧钓翁？"献可和云："冥冥鸿羽在云天，邈阻风音已廿年。不谓圣朝求治理，尚容遗逸卧林泉。羡君自有随时乐，顾我官闲饱昼眠。应笑无成三黜后，病衰方始赋归田。"献可寻请宫祠归洛，温公、康节日相往来。献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妄投汤剂，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寝成风痹，遂难行步。非秖惮跛鳖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是思纳禄以偷生，不俟引年而还政。"盖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康节日就卧内问疾，献可所言，皆天下国家之事，忧愤不能忘，未尝一语及其私也。一日手书托温公以墓铭，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见属乎！"献可复张目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故温公志其墓，论献可为中丞时，则曰："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朝野称其才，以为古今少伦。天子引参大政，众皆喜于得人，献可独以为不然，众莫不怪之。居无何，新为政者恃其才，弃众任己，厌常为奇，多变更祖宗法，专汲汲于敛民财，所爱信引拔，时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献可屡争不能及，抗章条其过失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庙堂，必无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志未成，河南监牧使刘航仲通自请书石，既见其文，仲通复迟回不敢书。时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书之。仲通又阴祝献可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时用小人蔡天申为京西察访，置司西都。天申厚赂镌工，得本以献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挂壁间，谓其门下士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献可忍死谓温公以"天下尚可为，当自爱"，后温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献可不及见矣，天下诵其言而悲之。至温公薨，献可之子由庚作挽诗云："地下若逢中执法，为言今日再升平。"记其先人之言也。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卷十一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于金陵，一见奇之，自知制诰进翰林学士。荆公欲变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进少年，温公以为不然，力争之。神宗用荆公为参知政事，用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辞不拜。枢密吕公弼因奏事殿上，谓帝曰："陛下用司马为枢密，光以与王安石议论不同力辞，今日必来决去就。"时温公待对，立庭下，帝指之曰："已来矣。"帝又叹曰："汲黯在庭，淮南寝谋。"温公坚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到官

逾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汲引亲党，盘据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尝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窃盗。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窃盗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许州，令过阙上殿。方下诏，帝谓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曰："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颢对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帝曰："未论用其言，如光者尝在左右，人主自可无过。"公果辞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修《资治通鉴》。后乞提举嵩山崇福宫。凡四任，历十五年。帝取所修《资治通鉴》命经筵读之，所读将尽，而进未至，则诏促之。帝因与左丞蒲宗孟论人才，及温公，帝曰："如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帝之眷礼于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罢，义不可起。元丰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俟之。"至元丰七年秋，《资治通鉴》书成进御，时拜公资政殿学士，赐带如二府品数者；修书官皆迁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为馆职。时帝初感微疾，既安，语宰辅曰："来春建储，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帝意以谓非二公不可托圣子也。至来春三月，未及建储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当熙宁初荆公建新法之议，帝惑之。至元丰初，圣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为御史大夫、为东宫师保，盖将倚以为相也。呜呼！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后世所以有朋党之祸也。

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前驱不过三节。后官宫祠，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尔。"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

司马温公闲居西洛，著书之余，记本朝事为多，曰《斋记》、曰《日记》、曰《记闻》者不一也，今亡矣。时与王介甫已绝，其记介甫则直书善恶不隐，曰："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举进士，有名于时。庆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签署扬州判官，后知鄞县。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过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入家，数日辄无，为诸弟所费用，家道屡空，一不问。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人莫能诎。始为小官，不汲汲于仕进。皇祐中，文潞公为宰相，荐安石及张瓌、曾公定、韩维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进用，以激浇竞之风。有旨皆籍记其名。至和中，召试馆职，固辞不就；乃除群牧判官，又辞，不许，乃就职。少时恳求外补，得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尝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嘉祐中，除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固辞，不许。未几，命修《起居注》，辞以新入，馆职中先进甚多，不当超处其右。章十余上，有旨令阁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之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与之。朝廷卒不能夺。岁余，复申前命，安石又辞，七八章乃受。寻除知制诰，自是不复辞官矣。"伯温惜其不传于代，故表出之。

熙宁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为京西察访，枢密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资福院为行台，挟其父势，妄作威福，震动一路。河南尹李中师待制、转运使李南公等日早晚衙待之甚恭。时司马温公判留司御史台，因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独立一班，盖尹以下不敢相压也。既报班齐，温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归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盖朝仪位著以官为高下，朝谒应天院，留台职也，天申即日行。

司马温公既居洛时，往夏院展墓，省其兄郎中公，为其群从乡人说书讲学。或乘兴游荆、华诸山以

归。多游寿安山，买瓷窑畔为休息之地。尝同范景仁过韩城，抵登封，憩峻极下院，登嵩顶，入崇福宫会善寺，由轘辕道至龙门，游广爱、奉先诸寺，上华严阁、千佛岩，寻高公堂，渡潜溪，入广化寺，观唐郭汾阳铁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龛，憩石楼，临八节滩，过白公显堂。凡所经从多有诗什，自作序曰《游山录》，士大夫争传之。公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路险策杖以行，故嵩山题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远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齐物我，一穷通，若将终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则功被社稷，泽及生灵。呜呼！真古所谓大丈夫矣。

元丰四年官制书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图本出，先谓宰辅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圭亦助之。又有旨：范纯仁、李常除太常少卿，圭、确奏曰："纯仁已病，止用李常。"后纯仁弟纯粹自京东提举常平移陕西转运判官，上殿，帝问："纯仁无恙？"纯粹曰："臣兄纯仁无恙。"帝方悟。时纯仁为西京留台，寻除直龙图阁、知河南府，擢庆阳帅。圭、确知帝欲用之，故不令入朝。呜呼！王圭、蔡确者不能将顺神宗美意，取新旧人兼用之，遂起朋党之祸，盖其罪大矣。

元丰变法之后，重以大兴大狱，天灾数见，盗贼纷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复祖宗旧制，更用旧人，遽厌代未暇，而德音诏墨具在，可为一时痛惜者也。司马温公自与王荆公论不合，不拜枢密使，退居西洛，负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同听政，首起公为宰相，其于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尤甚者罢之。王荆公尝有恙，叹曰："终始谓新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盖贤其贤而不敢怨也。或谓公曰："元丰旧臣如章惇、吕惠卿辈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朋党之祸作矣，不可不惧。"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当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呜呼！公之勇猛，孟轲不如也。若曰当参用元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实公所不取也。自国朝治乱论之，曰元祐党者，岂非天哉！后世得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二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之法行于一邑则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决河为田，坏人坟墓室庐膏腴之地，不可胜纪。青苗虽取二分之利，民请纳之费，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旧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马尤有害，天下骚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益变矣。独役法新旧差募二议俱有弊。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荆公与司马温公皆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荆公主雇役，温公主差役，虽旧典亦有弊。苏内翰、范忠宣，温公门下士，复以差役为未便，章子厚，荆公门下士，复以雇役为未便。内翰、忠宣、子厚虽贤否不同，皆聪明晓吏治，兼知南北风俗，其所论甚公，各不私于所主。元祐初，温公复差役，改雇役。子厚议曰："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如役法则熙宁初以雇役代差役，议之不详，行之太速，故后有弊。今复以差役代雇役，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后必有弊。"温公不以为然。子厚对太皇太后帘下与温公争辩，至言"异日难以奉陪吃剑"。太后怒其不逊，子厚罪去。蔡京者，知开封府，用五日限尽改畿县雇役之法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绍圣初，子厚入相，复议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讲论，久不决。蔡京兼提举，白子厚曰："取熙宁、元丰役法施行之耳，尚何讲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后观望反覆，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温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之，故利害未尽。议者谓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则可行。雇役之法，凡家业至三百千者听充；又许假借府吏胥徒雇之，无害衙前，非雇上户有物力行止之人，则主官物、护纲运有侵盗之患矣。唯当革去管公库、公厨等事，虽不以坊场河渡酬其劳可也。雇役则皆无赖少年应募，不自爱惜，其弊不可胜言。故曰差、雇二法并作并用，则可行也。荆公新法，农田水利当时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马等相继亦罢，独青苗散敛，至建炎中国乱始罢。呜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以行新法不作枢密副使，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绝。

王荆公天资孝友，俸禄入门，诸弟辄取以尽，不问。其子雱既长，专家政，则不然也。荆公诸弟皆有文学，安礼者字和甫，事神宗为右丞，气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执同对，上有无人材之叹，左丞蒲宗孟对曰："人材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者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唯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论古今人物，宗孟盛称扬雄之贤，上作色而言曰："扬雄著《剧秦美新》，不佳也。"上不乐。宗孟又因奏书请官属恩，上曰："所修书谬甚，无恩。"宗孟又引例书局、仪鸾司等当赐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礼进曰："修书谬，仪鸾司者恐不预。"上为之笑。罢朝，安礼戏宗孟曰："扬雄为公坐累矣。"方苏子瞻下御史狱，小人劝上杀之，安礼言其不可。安国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与吕惠卿论新法，平甫吹笛于内，荆公遣人谕曰："请学士放郑声。"平甫即应曰："愿相公远佞人。"惠

卿深衔之。后荆公罢，竟为惠卿所陷，放归田里，卒以穷死。雱者字元泽，性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吕惠卿辈奴事之。荆公置条例司，初用程颢伯淳为属。伯淳贤士，一日盛暑，荆公与伯淳对语，雱者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以出，问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儿误矣。"伯淳正色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雱不乐去。伯淳自此与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无带职者，神宗特命雱为从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罢相，哀悼不忘，有"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之诗，盖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雱荷铁枷杻如重囚，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后荆公病疮良苦，尝语其侄曰："亟焚吾所谓《日录》者。"侄绐公，焚他书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见也。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司马温公从庞颖公辟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颖公夫人言之，为买一妾，公殊不顾。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装饰至书院中。"冀公一顾也。妾如其言，公讶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颖公知之，对僚属咨其贤。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辞至六、七，不获已方受。温公除知制诰，以不善作辞令屡辞，免，改待制。荆公官浸显，俸禄入门，任诸弟取去尽不问。温公通判太原时，月给酒馔待宾客外，辄不请，晚居洛，买园宅，犹以兄郎中为户。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议新法不合，始著书绝交矣。

卷十二

吕晦叔、王介甫同为馆职，当时阁下皆知名士，每评论古今人物治乱，众人之论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论又为晦叔止也。一日论刘向当汉末言天下事反复不休，或以为知忠义，或以为不达时变，议未决。介甫来，众问之，介甫卒对曰："刘向强聒人耳。"众意未满。晦叔来，又问之，则曰："同姓之卿欤!"众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鄙吝积于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于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于心而稍近于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于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欢兜、共工之奸矣。

王荆公与吕申公素相厚，荆公尝曰："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议按举时，其论尚同。荆公荐申公为中丞，欲其为助，故申公初多举条例司人作台官。既而天下苦条例司为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荐申公为中丞，其辞以谓有八元、八凯之贤，未半年，所论不同，复谓有欢兜、共工之奸，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会神宗语执政，吕公著尝言："韩琦乞罢青苗钱，数为执事者所沮，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荆公因用此为申公罪，除侍读学士，知颍州。宋次道当制辞，荆公使之明著其语，陈相旸叔以为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实，援据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与对。辄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无事理之实。"申公素谨密，实无此言。或云孙觉莘老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折，若当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记美须，误以为申公也。熙宁四年，申公以提举嵩山崇福宫居洛，寓兴教僧舍；欲买宅，谋于康节先生。康节曰："择地乎?"曰："不。""择材乎?"曰："不。"康节曰："公有宅矣。"未几，得地于白师子巷张文节相宅西，随高下为园宅，不甚宏壮。康节、温公、申公时相往来，申公寡言，见康节必从容，终日亦不过数言而已。一日，对康节长叹曰："民不堪命矣。"时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天下骚然，申公所叹也。康节曰："王介甫者远人，公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阳，河阳尹贾公昌衡率温公、程伯淳饯于福先寺上东院，康节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语康节曰："君实与晦叔席上各辩论出处不已，某以诗解之曰：'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申公镇河阳岁余，召拜枢密副使。后以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又以大学士知扬州。哲宗即位，拜左丞，迁门下侍郎，与温公并相元祐，如伯淳之诗云。伯温以经明行修命官，见公于东府。公语及康节，咨叹久之，谓伯温曰："科名特入仕之门，高下勿以为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温起谢焉。公三子，希哲、希积、希纯，皆师事康节，故伯温与之游甚厚。三年，公辞位，拜司空、平章军国事。次年薨。

王介甫与苏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

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语子瞻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乎，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每山行多恍惚，独言若狂者。田画承君云，荆公尝谓其侄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国事相绝。今居闲复欲作书相问。"防忻然为设纸笔案上，公屡欲下笔作书，辄长叹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状视公，适报司马温公拜相，公怅然曰："司马十二作相矣。"公所谓《日录》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书代之。后朝廷用蔡卞请，下江宁府，至防家取《日录》以进。卞方作史，惧祸，乃假《日录》减落事实，文致奸伪，上则侮薄神宗，下则诬毁旧臣，尽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盖荆公初相，以师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礼甚厚。再相，帝滋不悦，议论多异同，故以后《日录》卞欺，神宗匿之。今见于世止七十余卷，陈莹中所谓尊私史以压宗庙者也。伯温窃谓，荆公闻温公入相则曰："司马十二作相矣。"盖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温公以不行新法辞枢密使，反复相辩论，三书而后绝。荆公知温公长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闻之，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温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从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议；事英宗又言称亲濮安懿王为非礼，以此名重天下。熙宁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论折之不能胜，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荆公见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战。冯当世解之曰："参政何必尔。"遂落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庆行词，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极于丑诋。明日，蔡延庆因贺公，具以制词出于荆公为解，公笑诵其词曰："外无任职之能，某披襟当之；内有怀利之实，则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舆归蜀，极江山登临之胜，赈其宗族之贫者，期年而后还。元祐初，哲宗登极，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首以诏特起公，诏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勤，天下望公与温公同升矣。"公辞曰："六十三而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而复来，岂云中礼?"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会葬陵下，蔡京见公曰："上将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论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故公卒不为元祐二圣一起。绍圣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为元祐党，将加追贬，蔡京曰："京亲闻蜀公之言如此，非党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马温公、范蜀公同以清德闻天下，其初论新法不便，若出于一人之言，而晚乃出处不同，何也?"伯温曰：熙宁初，温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温公不拜枢密副使，请宫祠者十五年。元丰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温公为宰相。蜀公既致政于熙宁之初，义不为元祐起也。此二公出处之不同，其道则同也。

眉山苏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师时，王荆公名始盛，党与倾一时，欧阳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劝先生见荆公，荆公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作《辩奸》一篇，为荆公发也。其文曰：

>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

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之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斯文出，一时论者多以为不然。虽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叹。后十余年，荆公始得位为奸，无一不如先生言者。吕献可中丞于熙宁初荆公拜参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荆公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司马温公初亦以为不然，至荆公虐民乱政，温公乃深言于上，不从，不拜枢密副使以去。又贻荆公三书，言甚苦，冀荆公之或从也。荆公不从，乃绝之。温公怅然曰"吕献可之先见，余不及也。"若曰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在献可之前十余年矣。岂温公不见《辨奸》耶？独张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载之。

钱朝请者名景谌，忠懿王孙，嘉祐间官殿直，巡辖西京马递铺。锁厅登进士第，师事康节先生，与仲父同场屋。仲父之葬，康节属以为志。熙宁八年，与王十三丈诏景献同从瀛帅张谏议八丈景宪定国辟为属官，因康节寄钱丈、王丈诗，张丈见之，寄康节诗曰："桥边处士文如锦，塞上将军发似霜。"钱丈与王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论新法不合，遂相绝，终身为外官。其家集有《答兖守赵度支书》，自序甚详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见钱丈之贤矣。其书曰：

景谌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执事。专使至，蒙赐书周悉，既感且慰。兼审府政清闲，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与吾兄别已八九年，其间悲哀离忧，家事百出，患难多而欢意少，都无日前之乐。虽人事使然，亦年齿将衰，情悰不佳耳。每遇美景乐事，群居众处之际，反戚戚感伤至终日，惨然而去。不知吾兄怀抱又如何也？及蒙垂问八九年间所得所失，并问及拒时宰事，乃劝仆以远祸辱计。吾兄以人言之闻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仆亦不自知其为是为非，但量己之力行己之见而已。试为吾兄一二陈之。始仆为进士时，彼为太常博士主别头试，取仆于数百人之中，以为知道者，得预荐，送于春官。彼又称重于公卿间，是后日游其门，执师弟子之礼，授经论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轲之言不言。及其提点畿内，仆为畿簿。当是时，学士大夫趋之者不一，独以文行称荐，则亲其人亦已熟矣。及仆调荥阳泽令，继丁家难，闻其参大政，天下之人无不欢喜鼓舞，谓其必能复三代之风，一致太平。是时仆自许昌以私事来京师，因见之于私第。方盛夏，与僧智缘者并卧于地，又与其最亲者一人袒露而坐于傍，顾仆脱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问曰："青苗助役如何？"仆对曰："以利少而害多，后日必为平民之患"。又问曰："孰为可用之人？"则对以"居丧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难尤非浅浅事"。彼不乐。仆私自谓，大贤为政于天下，必有奇谋远业，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无乱。及归许，见变易祖宗法度，专以聚敛苛刻为政，而务新奇，谓为新法。而天下好进之人，纷纷然以利进矣，殊非前日之所讲而闻者。又二三年，仆以调官来京师，当其作相当国，又往见之。彼喜仆之来，令先见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馆阁处君而任以事。"仆戏与平甫相诮，以谓"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书役法耳。平甫虽以仆为太甚，然击节赏叹，以仆为知言。及见彼，首言欲仆治峡路役书，又以戎泸蛮事见委。仆以不知峡路民情，而戎、泸用兵系朝廷举动，一路生灵休戚，愿择知兵爱人者。彼大怒。是时，坐客数十人无不为仆寒心者。及退，就谒舍，有为仆赏激者，有指仆以为矫而诋者。仆固已自得于胸中，亦不屑人言之是非也。仆每观自古以来，好利者众，顾义者寡，故天下万事率皆由人而不在于己。何也？利胜于义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出处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义而行之，在我则有所不为。曷为利所动，而亦由于人，则盗亦可为也。夫盗之所以为盗者，利胜于义，而不知所以为之者。仆尝病此风行之于天下也甚久，历千百年无一人正其弊而晓其俗者，以是行之于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恤哉？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仆之所得如此。当时虽私自喜得不致于祸以为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识浅而虑困，不知治乱兴亡之本，而暗于治体。自国朝以来得君未有如此之专者，方天子聪明神圣，祖宗积德，百年仁恩灵泽沦人骨髓，而未有享之者，正当辅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圣之休，享百年之泽，安养元元之民，与天下共之，致太平之业，成万世不可拔之基，以贻子孙于无穷。而反玩兵黩刑，变乱天常，以祖宗为不足法，蔽塞人主聪明，离天下之心，以基乱阶，此忠臣义士尤所痛惜也。后仆官繁、邓，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无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县吏惴惴忧惧，虞以罪去者，不但变其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术，经义文章，自名一家之学，而官人莅政皆去故旧而尚新奇，天下靡然向风矣。乃以穿凿《六经》，入于虚无，牵合臆说，作为《字解》者，谓之时学，而《春秋》一王之法独废而不用。又以荒唐诞怪，非昔是今，无所统纪者，谓之时文。倾险趋利，残民而无耻者，谓之时官。驱天下之人务时学，以时文邀时官。仆既预仕籍，而

所学者圣贤事业，专以《春秋》为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纲五常之道。其所为文，学《六经》而为，必本于道德性命，而一归于仁义。其施于官者，则又忠厚爱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顾不合于时，而学之又不能，方惶惶然无所容其迹，而故人张谏议正国辟仆为高阳帅幕，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镇静，边鄙无事，得优游于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岁，一女早嫁令族，顾一身都无所累。然有贫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遗藐然，未毕婚嫁。即主人罢府，当求抱关击柝之仕以为贫藏身，避当途之怒。今春邵尧夫先生亦有书招我为洛中之游，兼有诗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转萧然。"止俟贫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归，亦西归洛中，守先人坟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愿毕矣。吾兄爱我素厚，知我此志，故尽仆所怀。看讫裂去，无以示人，以速吾祸。闻吾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时定归？因书垂及。相去甚远，未有占会之期，唯爱民自厚，他无足祷云。

卷十三

刘仲通慕司马温公、吕献可之贤，方温公欲志献可墓，时仲通自请书石。温公文出，直书王介甫之罪不隐，仲通始有惧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温公门下，代其父书，自此益知名。至温公入相元祐，荐器之为馆职，谓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荐否？"器之曰："某获从公游旧矣。"公曰："非也。某闲居，足下时节问讯不绝，某位政府，足下独无书，此某之所以相荐也。"至温公薨，器之官浸显，为温公之学益笃，故在台谏以忠直敢言闻于时。绍圣初，党祸起，器之尤为章惇、蔡卞所忌，远谪岭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怜之，器之不屈也。抵一郡，闻有使者自京师来，人为器之危之。郡将遣其客来劝器之治后事，客泣涕以言。器之色不动，留客饭，谈笑自若。对客取笔书数纸，徐呼其纪纲之仆，从容对曰："闻朝廷赐我死即死，依此数纸行之。"笑谓客曰："死不难矣。"客从其仆取其所书纸阅之，则皆经纪其家与经纪其同贬当死者之家事甚悉，客惊叹以为不可及也。器之留数日，使者入海岛，杖死内臣陈衍，盖章惇、蔡卞固令迂往诸郡，逼诸流人自尽耳。器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篮舆憩树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担夫惊走，器之不动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罗拜器之曰："官异人也。蛇，吾山之神也，见官喜相迎耳。官远行无恙乎！"建中靖国初，以上皇登极，赦恩得归，居南京。寻复从官帅定武。蔡京用事，再落职以死。呜呼，温公门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凛然，死生祸福不变，真元祐人也。器之平生喜读《孟子》，故其刚大不枉之气似之。

熙宁间上书者言，秦州闲田万余顷，赋民耕之，岁可得谷三万石，因籍所赋者为弓箭手。并边有积年滞钞不用，用之以迁蜀货而鬻于边州，官于古渭砦置市易务，因之可以开河湟，复故土，断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议，知秦州事李师中极言其不可，乃命开封府推官王尧臣同内侍押班李若愚按其实。尧臣还奏曰："臣按所谓间田者皆无之。且兴货以积境上，实启戎心，开边隙，为后害甚大，臣窃以谓不可也。"闻者以其言为难。尧臣后为贤从官。其墓志所载如此。伯温曰：上书者，王韶也；宰相力行者，王介甫也；知秦州李师中者，郓州名臣李诚之待制也。介甫主韶之说，为熙河之役，天下之士无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独能言之，难哉！

熙宁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语：时王荆公改新法，日为生事；曾鲁公以年老依违其间；富、韩二公称病不出；唐参政与荆公争，按问欲理直不胜，疽发背死；赵清献唯声苦。时范忠宣公为侍御史，皆劾之，言荆公章云："志在近功，忘其旧学。"言富公章云："谋身过于谋国。"言曾公、赵公章云："依违不断可否。"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过矣，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荆公犹欲用忠宣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从，出为陕西漕，又移成都漕。荆公不悦，竟以事罢之。

元丰初，蔡确排吴充罢相，指王珪为充党，欲并逐之。珪畏确，引用为执政。时珪独相久，神宗厌薄之，珪不悟。确机警，觉之，一日密问珪曰："近上意于公厚薄何如？"珪曰："无他"。确曰："上厌公矣！"珪曰："奈何？"确曰："上久欲收复灵武，患无任责者。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珪喜谢之。适江东漕张琬有违法事，帝语圭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检正俞充。充与琬善，以书告琬。琬上章自辩，帝问珪曰："张琬事唯语卿，琬何从知？"珪以漏上语，退朝甚忧，召俞充问之，充对以实。珪曰："某与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当除君帅环庆，亟上取灵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帅环庆，充果建取灵武之章。未几，充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节度五路大兵，为灵武之役。泾原副帅刘昌祚领大部兵先至灵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进。熙河李宪兵不至，鄜延副帅种谔独乞班师。遵裕至，夏人大集，决黄河水以灌我师，冻馁沉溺不战而死者十余万人。遵裕狼狈以遁，虏追袭之。谔拥兵不救，以实其说。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语之罪所致。绍圣初，谓珪策立哲宗有异议，以为臣不忠追贬，实非其罪，而灵武之祸其罪也。蔡确罪尤大，贬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确鞠相州狱，朝士被系者，确令狱卒与之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饵悉投其中，以杓自搅，分饲之

如犬豕，置不问。故系者幸其得问，无罪不承。确专以起狱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郇公之疏族。举进士，在京师馆于郇公之第。私族父之妾，为人所掩，逾垣而出，误践街中一妪，为妪所讼。时包公知开封府，不复深究，赎铜而已。惇后及第在五六人间，大不如意，诮让考试官人。或求观其敕，掷地以示之，士论忿其不恭。熙宁初，试馆职，御史言其无行，罢之。及介甫用事，张郇、李承之荐惇可用，介甫曰："闻惇大无行。"承之曰："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于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试召与语，自当爱之。"介甫召见之，惇素辩，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数年，至两制、三司使。右司马温公记惇如此。伯温作《惇传》，载《辩诬》甚详。

杨元素为中丞，与刘挚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张琥作十难以诘之，琥辞不为。曾布曰："请为之。"仍诘二人向背好恶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请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尔，当伏妄言之罪。"挚奋曰："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实？"即复条对布所难者，以伸明前议，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权臣，所好者忠直，所恶者邪奸。臣今获罪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终为天下之患害，愿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知郑州，挚责监临。琥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吕惠卿丁父忧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托可与谋事者。曾布时以著作佐郎编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悦之。数日间相继除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告谢之日，抱敕告五六通。布为都检正，故事白荆公即行。时冯当世、王禹玉并参政，或曰："当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故唐询对两府弹荆公云："吕惠卿、曾布，安石心腹；王珪、元绛，安石之仆隶。"又曰"珪奴事安石，犹惧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奉、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也。独唃厮啰一族最盛，虽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为藩翰。陕西州县特置驿，谓之唃家位，岁贡奉不绝。未开熙河前，关中士人多言其利害，虽张横渠先生之贤，少时亦欲结客以取。范文正公帅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进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韩琦、富弼二公为宰相，凡言开边者皆不纳。熙宁初，王荆公执政，始有开边之议。王韶者，罢新安县主簿，游边得其说，遂上开熙河之策。荆公以为奇谋，乃有熙河之役。独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属县有赋税，其余无斗粟尺布，唯仰陕西州县朝廷帑藏供给。故自开熙河以来，陕西民日困，朝廷财用益耗。初，唃厮啰分处诸子于熙、河、洮、岷之地，唃厮啰死，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唃厮啰诸子唯董氈者在湟鄯最盛。韶之势止能取河州，韶暂入朝，鬼章已举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败，景思立死之。绍圣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枢密，董氈已自立，为强臣阿里骨所篡，国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征立，国人思故主，不朝瞎征。瞎征懦弱，欲为僧，国人又欲杀之，瞎征遂乞纳土归朝廷。时王厚帅熙河，童贯初领边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熙州。建中靖国初，韩忠彦为相，安焘为枢密，遂弃鄯鄯，求唃氏苗裔立之，韩忠彦罢，蔡京作相，复鄯鄯，责安焘与熙河帅姚师雄及凡议弃者，边事复兴矣。呜呼，朝廷受小国叛臣所纳地，不能正其罪，又赏以官爵，在理为不顺。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种族，以鄯鄯之地赐之，朝廷下熙河帅议以闻，无敢任其责者，乃已。至大金陷陕之六路，兵入熙河，即求鄯鄯旧族，尽以其地与之。嗟夫，彼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所以蔑视中国欤！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遗诏至洛，故相韩康公为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为汝州酒官，会以檄来，举哀于府第。既罢，谓康公之子宗师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谪官，某独除监司。某不敢当，辞之。念先帝见知之恩，终无以报。"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当何如？"宗丞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兵部曰："何忧？"宗丞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并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温公、申公亦相继薨。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尧夫并相。忠宣所见与宗丞同，故蔡确贬新州，忠宣独以为不可，至谓汲公曰："公若重开此路，吾辈将不免矣。"忠宣竟罢去。呜呼！宗丞为温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与忠宣等，更相调护，协济于朝，则元祐朋党之论，无自而起也。宗丞可谓有先见之明矣。与韩兵部论此事时，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锡、伯温同闻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验，故为表而出之。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矣。然虽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而已。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抗侮。故朱光庭、贾易不平，皆以谤讪诬子瞻，执政两

平之。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阴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也。吕微仲秦人，戆直无党，范醇夫蜀人，师温公不立党，亦不免窜逐以死，尤可哀也。

熙宁间，梁丞相适薨闻，光献后有旨于相国寺饭僧资荐。神宗问曰："岂以梁适为仁宗旧相耶!"后曰："微梁适吾无今日矣。"帝问其故，曰："吾初册后，仁宗一日对宰辅言：'朕居宫中，左右前后皆皇后之党。'宰相陈执中请付外施行，梁适进曰：'闾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犹为不可，况天子乎？执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语，久之曰：'梁适忠言也。'"呜呼，唯仁宗之圣，梁公之贤，吾光献后所以为宋之任、姒欤!

李承之待制，奇士，苏子瞻所谓李六丈人豪也。为童子时，论其父纬之功于朝，久不报，自诣漏舍以状白丞相韩魏公，公曰："君果读书，自当取科名，不用纷纷论赏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马沟壑，无以见于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识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难。"魏公，王尧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闻其语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独于承之终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显，益有直声。唐介参政为台官时，言文潞公灯笼锦献张贵妃事，上怒甚，谪介春州，承之送以诗，有"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已死英雄骨尚寒"之句。后介用潞公荐，官于朝廷，无所言，承之以故从介索所送诗，介无以报，取诗还之曰："我固不用落韵诗也。"以"山"、"寒"二字韵不同，故云。可见承之刚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县，因邸吏报包拯拜参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无能为。今知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后荆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术，承之深诋之。至吕献可中丞死，承之以诗哭之，有"奸进贤须退，忠臣死国忧。吾生竟何益，愿卜九泉游"之句。荆公之党吕惠卿益怨之，未有以发也。会承之上章自叙，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坚请领之。惠卿因节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实为陛下"等语激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责，终其身不至大用。呜呼!士若承之，岂孔子所谓刚者欤?

朱寿昌者，少不知母所在，弃官走天下求之，刺血书佛经，志甚苦。熙宁初见于同州，迎以归，朝士多以诗美之。苏内翰子瞻诗云："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王荆公荐李定为台官，定尝不持母服，台谏、给、舍俱论其不孝，不可用。内翰因寿昌作诗贬定，故曰"此事今无古或闻"也。后定为御史中丞，言内翰多作诗贬上。内翰自知湖州赴诏狱，小人必欲杀之。张文定、范文忠二公上疏救，不报，天下知其不免矣。内翰狱中作诗寄黄门公子由云："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断因。"或以上闻，上览之凄然，卒赦之，止以团练副使安置黄州。

元丰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涨，坏天津桥，波浪与上阳宫墙齐。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为一，深丈余，公卿士庶第宅庐舍皆坏，唯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第。韩丞相康公尹洛，抚循赈贷，无盗贼之警，人稍安。后两日，有恶少数辈声言水再至，人皆号哭，公命擒至决配之，乃定。闻于朝。筑水南新城新堤，增筑南罗城。明年夏，洛水复涨，至新城堤下，不能入，洛人德之，康公尹洛有异政也。此其大者。

卷十四

元丰末，治神宗山陵。韩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预办，虽中贵人不敢妄有所求。盖公之子宗师从洛之贤士大夫游，有所闻，必白公施行之。又朱光庭掞、杜纯孝锡皆府官，荐为山陵司属，二人忠信有余，多所论列，役成而民被其赐。公以功拜使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灵驾次永安，公迎于郊。朱太妃护驾于后，公亦迎之。太妃还禁中，偶为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韩某先朝老臣，汝安得当望尘之礼?"太妃泣谢。公之名重如此也。

韩持国大资知颍昌府，时彦以状元及第，为签判。初见持国，通谒者称"状元"，持国怒曰："状元无官耶?"自此呼时彦"签判"云，彦终身衔之。马涓巨济亦以状元及第为秦州签判，初呼"状元"，吕晋伯为帅，谓之曰："状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为判官，不可曰'状元'也。"巨济愧谢，晋伯又谓巨济曰："科举之学既无用，修身为己之学其勉之。"时谢良佐显道作州学教授，显道为伊川程氏之学。晋伯每屈车骑，同巨济过之，则显道为讲《论语》，晋伯正襟肃容听之，曰："圣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又数以公事案牍委巨济详覆，且曰："修身为己之学不可后，为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济自以为得师，后立朝为台官有声，每曰："吕公数载之恩也。"贤于时彦远矣。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军国重事，召程颐正叔为崇政殿说书。正叔以师道自居，每侍上讲，色甚庄，继以讽谏，上畏之。潞公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上屡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不去，时公年九十矣。或谓正叔曰："君之倨，视潞公恭，议者为未尽。"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

重？吾与潞公所以不同也。”识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为尚书右仆射，有吴处厚者，以蔡确《题安州车盖亭诗》来，上以为谤讪，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确以吾比武后，当重谪。”吕汲公为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确之罪，不从。初议贬确新州，忠宣谓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罢政，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刘挚罢，哲宗与宣仁太后复用忠宣为右相。宣仁太后寝疾，宰辅入问，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太后朝劝后尽母道，在仁宗朝劝帝尽子道，卿当似之。”呜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群臣莫及也。哲宗亲政，吕汲公欲迁殿中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忠宣曰：“天子谏官当用正人，杨畏不可用。”汲公方约畏为助，谓忠宣曰：“岂以杨畏尝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盖上初召忠宣，畏尝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罢政，上不许。后杨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无所不至。又李清臣首建绍述之议，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谓门下侍郎苏辙曰：“卿安得以秦皇、汉武上比先帝？”苏门下下殿待罪。吕汲公等不敢仰视，忠宣从容言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以谢忠宣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公与忠宣同执政，忠宣寡言，苏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贤。忠宣屡乞罢政，出知陈州。章惇用事，元祐党祸起，忠宣独不预。至吕汲公南迁，忠宣斋戒上书救汲公，惇怒，亦谪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忠宣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至永州，公之诸子闻韩维少师谪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师执政日与司马公议论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与司马公议役法不同为言求归，白公，公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同朝论事，不合即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无愧而死。”诸子遂止。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之初，钦圣皇太后同听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禄卿分司南京、邓州居住，盖二圣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赐茶药，密谕曰：“皇帝与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虚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医治？只为左右有不是当人阻隔相公。”公顿首谢。又曰：“太后问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说？”公曰：“老臣与远方之人唯知鼓舞圣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来。”公曰：“敢不奉诏。”又曰：“邓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归乡里。”又曰：“离阙下日，二圣再三言：太后在宫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进右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继复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召赴阙供职而公病。诏书有“岂唯尊德尚齿，昭示宠优，庶几鲠论嘉谋，日闻忠告”之语，公捧诏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风痺不随，恩重命轻，死有余责。”将至畿内，上又遣中使赐银合茶药，促公入觐，仍宣谒见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强。”中使曰：“朝廷有优礼。”公曰：“老臣命薄，虚蒙圣眷。”又遣中使赐银绢各五百，以继道路之费。又遣国医诊视，所须并出内府，一钱不得取于公家，候公疾愈乃得归。公乞归颍昌养疾，上不得已，许之。每见辅臣问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识面足矣。”上知公不能起，始命相。公疾少间，令医者在门不许受私谢，乃以天宁节所得冠帔请换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与骨肉，医者之服依所请。卿忠言嘉谋，宜时有陈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谢，复告老，诏不允。比诏至，公已薨矣。上与太皇太后闻之，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识不乱，诸子侍侧，口占遗表，凡八事，命门生李之仪次第之。内一事云：“若宣仁之谤议未明，致保佑之忧勤不显，皆权臣务快其私愤，非泰陵实谓之当然。”盖忠宣思所以报宣仁后之托也。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后患，以公口占书一缴申颍昌府，用府印，寄军资库。公将葬，李之仪作行状，且论平生立朝行己之大节。蔡京用事，小人附会，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传宣圣语以为遗表，非公意也。正平与李之仪皆下御史狱，捶楚甚苦。正平、之仪欲诬服，其传宣中使独不服，曰：“旧制凡传圣语，受本于御前，请宝印；出，注籍于内东门，遣使受圣语。”籍中使，从其家得永州传宣圣语本，有御宝，如所言。又验内东门受圣语籍，亦同。又下颍昌府取正平所缴纳遗表，八事皆实，狱遂解。正平犹羁管象州，之仪羁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于岭外者十余人，独正平遇赦得归，不出仕，终身为选人。蔡京者，绍圣初为户部尚书，欲结后戚向氏，故奏展向氏坟寺，事下开封府，正平为开封府县尉，往按视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夺。”府以其言闻，哲宗怒，京赎铜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诬杀之。呜呼！使忠宣无恙，相上皇于初载，天下岂复有今日之祸？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与蔡京云。

嘉祐中，李参自荆南帅召为三司使，参政孙抃以参刻剥聚敛之材，不可用，改群牧使。盖祖宗不以财计用人，至仁宗朝大臣所宗尚如此。元丰初，薛向自三司使除同知枢密院，虽以能吏治晓财用进，时朝廷下州县令民户养保马，天下以为不便，宰执坚行之，向独以为不可，以本官责知随州。既死，至元祐初录其言，谥恭敏。

卷十五

程宗丞先生名颢字伯淳，弟侍讲先生名颐字正

叔，康节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从康节游。其师曰周敦颐茂叔。宗丞为人清和，侍讲为人严峻，每康节议论，宗丞心相契，若无所问，侍讲则时有往复。故康节尝谓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之尽，二先生则同也。横渠张先生名载字子厚，弟戬字天祺，为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结客取熙河鄯鄯之地。范文正公帅延安，闻之，馆于府第，俾修制科，与天祺皆登进士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学》之道，尤深于《礼》。熙宁初，子厚为崇文院校书，天祺与伯淳同为监察御史。时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条例司官为御史，与台谏官论其不便，俱罢。上犹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点，伯淳力辞，乞与同列俱贬，改澶州签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参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参政也。"赵清献公同参大政，从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谓无罪。"清献有愧色。谪监凤翔府司竹监，举家不食笋，其清如此。未几，卒于官。子厚亦求去。熙宁十年，吴充丞相当国，复召还馆。康节已病，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又曰："颇信命否?"康节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谓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馆数月，以病归，过洛，康节已捐馆，折简慰抚伯温勤甚。见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行至临潼县，沐浴更衣而寝，及旦视之，亡矣。门生衰绖挽车，葬凤翔之横渠，是谓横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请监洛河木竹务以便亲。除判武学，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罢。知开封府扶沟县，失囚，谪汝州监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将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马温公、吕申公荐，召对，初除职官，再除馆职，除崇政殿说书。岁余出判西京国子监，两除直秘阁，不拜。绍圣中，坐元祐党谪涪州，遇上皇即位，赦得归。久之复官，以卒。是谓伊川先生。"三先生俱从康节游，康节尤喜明道，其誉之与富韩公、司马温公、吕申公相等。故康节《四贤诗》云："彦国之言铺陈，晦叔之言简当，君实之言优游，伯淳之言调畅。四贤洛之观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状。"则康节之所以处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访康节于天津之庐，康节携酒饮月陂上，欢甚，语其平生学术出处之大。明日，怅然谓门生周纯明曰："昨从尧夫先生游，听其论议，振古之豪杰也。惜其老矣，无所用于世。"纯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内圣外王之道也。"是日，康节有诗云："草软波平风细溜，云轻日淡柳低摧。狂言不记道何事，剧饮未尝如此杯。好景只知闲信步，朋欢那觉大开怀。必期快作赏心事，却恐赏心难便来。"明道和云："先生相与赏西街，小子亲携几杖来。行处每容参剧论，坐隅还许沥余杯。槛前流水心同乐，林外青山眼重开。时泰心闲两难得，直须乘兴数追陪。"明道敬礼康节如此。故康节之葬，伯温独请志其墓焉。悲夫，先生长者已尽，其遗言尚存。伯温自念暮景可伤，不可使后生无闻也，因具载之。

元符末，吕惠卿罢延安帅，陆师闵代之。有诉惠卿多以人冒功赏者，师闵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罢去。曾布为枢密使，素与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盖德孺于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夺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边将之心。议者谓其词于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聪明过人，而为曾布所使，惜哉!未几，德孺亦以论役法罢。如忠宣丞相则不然。公帅庆阳时，为总管种诂无故讼于朝。上遣御史按治，诂停任，公亦罢帅。至公再兼枢密副使，诂尚停任，复荐为永兴军路钤辖，又荐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某不肖，为其子孙所讼，宁论事之曲直哉!"呜呼，可谓以德报怨者也。以德孺之贤，于是乎有愧于忠宣矣。

田书者字承君，阳翟人，故枢密宣简公侄也。其人物雄伟，议论慷慨，俱有前辈之风。邹浩志完者，教授颍昌，与承君游相乐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辄自激励。元符间，承君监京城门。一日，报上召志完，承君为之喜。又一日，报志完赐对，承君益喜。监门法不许出，志完亦不来。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完矣。志完遣客见承君，以测其意。客问承君："近读何书?"承君曰："吾观《墨子》，诗有'知君既得云梯后，应悔当年泣染丝'之句。"为邹志完发也。客言于志完，志完折简谢承君，辞甚苦，因约相见。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绝也。"趣往见之，问志完曰："平生与君相许者何如?今君为何官?"志完愧谢曰："上遇群臣，未尝假以声色，独于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胜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后言，贵其有益也。"承君许之。既而朋党之祸大起，时事日变更，承君谢病归阳翟田舍。一日，报废皇后孟氏，立刘氏为皇后。承君告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绝交矣。"又一日，志完以书约承君会颍昌中途，自云得罪。承君喜甚，亟往，志完具言："谏废立皇后时，某之言戆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复望清光矣。'下殿拜辞以去，至殿门，望上犹未兴，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完、承君相留三日。临别，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责曰："使志完隐默，官京师，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岂独岭海之外能死人哉!愿君无以此举自满，士所当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叹息曰："君之赠我厚矣!"乃别去。建中靖国初，承君入为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门下，不能屈；除提举常平，亦辞；请知淮阳军以去。吏民畏爱之，岁大疫，承君日自挟医，户问病者药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书一军之人尽见承君拥骑从腾空而去。就问之，死矣。

或曰为淮阳土神云。

儒释之道虽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家，近时伯温闻见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司马温公荐，侍讲禁中。时哲宗幼冲，先生以师道自居。后出判西京国子监，两加直秘阁，皆辞之。党祸起，谪涪州。先生注《周易》，与门弟子讲学，不以为忧；遇赦得归，不以为喜。长老道楷者，崇宁中以朝廷命住京师法云寺。上一日赐紫方袍及禅师号，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潛于上，以为道楷掷敕于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为有道者，欲出之，问曰："师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无病。上赐杖，官不可辄轻之。"遂受杖，无一言。自此隐沂州芙蓉溪，从之者益盛。朝廷数有旨，复命为僧，不从。呜呼，二人者虽学不同，皆特立之士也。为僧为释而不以道者，闻其风可以少愧矣！

程伯淳先生尝曰："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材能知变通，用之。君子如司马君实，不拜同知枢密院以去，范尧夫辞同修《起居注》得罪，张天祺自监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谪。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但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为知言。

陈瓘字莹中，闽人。有学问，年十八登进士甲科。绍圣初用章惇荐为太学博士。先是惇之妻尝劝惇无修怨，惇作相，专务报复，首起朋党之祸。惇妻死，惇悼念不堪。莹中见惇容甚哀，谓惇曰："公与其无益悲伤，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盖讥惇之报怨也。惇以为忤，不复用。曾布为相，荐莹中为谏官，为都司。蔡卞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实录》，曾布亦主熙宁、元丰之政。莹中上布书，谓卞尊私史以压宗庙，及论时政之不当。时布又以为忤，出之。莹中为谏官时，为上皇极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决乱天下。蔡京深恨之，屡窜责。例用赦放归，犹隶通州。一日，莹中之子走京师，言蔡京事。诏狱下，明州捕莹中甚急，士民哭送之，莹中不为动。既入狱，见其子被系，笑曰："不肖子烦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李孝寿治其事，孝寿坐厅事帘中，列五木于庭，引莹中问之。莹中从容曰："蔡京之罪，某实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纸自书。孝寿惧，以莹中为不知情，即日放归，再隶通州。其子配海上。莹中撰《尊尧集》，以辩王安石妄作《日录》以诋祖宗、诋神宗者，今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赠谏议大夫。莹中晚喜康节先生之学，尝从伯温求遗书曰："吾于康节之学，若有得也。"

伯温绍圣初监永兴军钱监，吕晋伯龙图居里第，数见之，深蒙器爱。伯温罢官，贫不能归，用茶司荐为属官。一日，见吕公，公曰："君亦为此官何耶？选人作诸司属官，使臣为走马承受，则一生不可作他官矣。"伯温对以故，公曰："为亲为贫则可也。"公丞相汲公之兄，性刚直，谨礼法。为从官，归乡见县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多面折其短，而乐于成人。虽丞相亦未尝少假颜色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婢子掖之。公怒曰："人以为丞相夫人，吾但知吕二郎新妇耳。不疾病，辄用人扶何也？"丞相为之愧谢乃已。每劝丞相辞位以避满盈之祸。绍圣中，丞相南迁，公帅平凉，议边事不合；移帅秦，又与钟传议不合，亦忤章惇，降待制，知同州。致仕，复龙图阁直学士。呜呼吕公，今之古人也。伯温尚及见之，记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开仲途、穆修伯长首为之唱，尹洙师鲁兄弟继其后。欧阳文忠公早工偶俪之文，故试于国学、南省，皆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师鲁，乃出韩退之文学之，公之自叙云尔。盖公与师鲁于文虽不同，公为古文则居师鲁后也。如《五代史》，公尝与师鲁约分撰，故公谪夷陵日，贻师鲁书曰：

> 开正以来始似无事，始旧更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合删削，存其大者。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数日，检旧本，因尽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细读乃大好。师鲁素以史笔自负，果然，《河东》一传大妙。修本所取法于此传，亦有繁简未中者，愿师鲁删之，则尽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为纪传。今欲将梁纪并汉、周，修且试撰，以唐、晋师鲁为之，如前岁之议。其他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次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为二，分手作传，不知如此于师鲁如何？吾辈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后世之名。如修者幸与师鲁相依，若成此书，亦是荣事。今特告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报如何，便各下手，只候任进归，便令赍国志草本去次云云。

其后师鲁死，无子。今欧阳公《五代史》颁之学官，盛行于世，内果有师鲁之文乎？抑欧阳公尽为之也？欧阳公志师鲁墓，论其文曰"简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经》中，唯《春秋》可当。"则欧阳于师鲁不薄矣。崇宁间，改修《神宗正史》，《欧阳公传》乃云："同时有尹洙者，亦为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云。盖史官皆晚学小生，不知前辈文字渊源自有次第也。

卷十六

杨凝式少师，唐昭宗朝为直史馆，宰相涉之子也。朱全忠逼唐禅位，涉为奉传国宝使，凝式曰："大人为唐宰相，使国家至此，不可谓无过。况乎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欲火吾族！"神色不宁者数日。全忠既篡弑，凝式历梁、唐、晋三朝，阳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师。其书法自颜、柳以入二王之妙。居洛阳延福坊，每出，导从舆马在前，多行于后。一日欲游天宫寺，从者曰："曷往广受寺？"亦从之。今两寺壁间题字为多。多宝塔院有遗像尚存。近岁刘寿臣为留台，于故按牍中得少师自书假牒十数纸，皆楷法精绝。世论少师书以行草为长，误矣。

国初，隐士石砒居洛阳之北邙山，冯拯侍中为留守。砒每骑驴直造侍中，见必拜之，饮酒至醉乃去。砒好作诗，多道家语，有曰："结网蜘蛛翻仰肚，转枝啄木倒垂头。"意谓谋利者如此。又曰："蜗牛角上争闲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意谓好利者若此。洛人颇能诵之。一日，自城中饮酒大醉，骑驴夜归，失所在。

孙觉龙图未第时，家高邮，与士大夫讲学于郊外别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孙异之，与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余，见大珠浮游湖面上，其光属天，旁照远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赋》记之。熙宁初，孙登科为河南县主簿，自云。

周长孺字士彦，澶渊人，杨置榜登第，为渭州共城县令。得师曰邵康节先生。士彦事先生以古弟子礼，先生告以先天之学。士彦性刚，遇事辄发，既从先生，即淡然若无意于世者。其季直孺怪问之，士彦慨然曰："此吾得于先生者。"士彦在共城猎近郊，有兔起草间，自射中之，即其处不复见兔，得石刻，其文曰"士彦当都而卒"。后士彦每至京师必遽归，不敢留。治平末，以都官员外郎知剑州普城县，卒。丧归过洛，贫不能行。康节留其家经纪甚备，教其子纯明以学问，为娶程伊川先生之侄。纯明后登元祐三年进士第。士彦因猎得石刻，验于数十年之后，与汉滕公佳城事相类，异哉！

张唐英者，天觉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学于唐英，唐英有史才，尝作《宋名臣传》、《蜀梼杌》行于代。熙宁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还京朝过洛，府尹同僚属出赏花，皆不见。唐英题诗传舍云："先帝昭陵土未干，又闻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泪皆成血，忍向东风看牡丹。"尹闻之，遽遗书为礼，却而不受。盖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厌代，赖唐英还朝不得归台，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皇祐初，洛阳南资福院有僧录义琛者，素出入尹师鲁门下。师鲁自平凉帅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监酒，过洛，义琛见之曰："欲邀龙图略至院中，可乎？"师鲁从之。义琛曰："乡里门徒数人欲一望见龙图。"有顷，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大豪。义琛已密约，贷钱为师鲁买洛城南宫南村负郭美田三十顷。师鲁初不知，后义琛复以岁所得地利偿诸人。至师鲁卒，丧归洛，义琛哭柩前，纳其券于师鲁家。师鲁素贫，子孙赖此以生。呜呼，在仁宗朝一僧尚负义如此，风俗可谓厚矣。康节先生与义琛善，每称之也。

陕西豪士刘易多游边，喜谈兵，宝元、康定间，韩魏公宣抚五路，荐于朝，赐处士号。易善作诗，魏公为书石。或不可其意，则发怒洗去，魏公欣然再书不惮。尹师鲁帅平凉，延易府第尊礼之。狄武襄代师鲁，遇之亦厚。每燕设，易嗜食苦马菜，不得即叫怒无礼。边城无之，狄公为求于内郡。后每燕集，终日唯以此菜啖之，易不能堪，方设常馔。时称狄公善制也。

谢希深幼子景平，初任为大理评事，监光化军税。有兵官者为本厅军员持以事，兵官常忧郁不乐。景平一日问之，兵官泣诉，景平曰："君当解官去，吾必能报之。"兵官去，景平因权军事，呼军员诘之，曰："老兵何敢把持兵官，使罢任去！"军员者无赖，大言曰："景平但可饮酒击鞠耳，此事不当预。"景平以犯阶级送狱，狱成，决配之。希深一时有大名，其诸子皆贤，景平居幼，尚有家风云。

祖无择字择之，蔡州人，少从穆伯长为古文，后登甲科。嘉祐中，与王介甫同为知制诰，择之为先进。时词臣许受润笔物，介甫因辞一人之馈不获，义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介甫以母忧去，择之取为本院公用。介甫闻而恶之，以为不廉。熙宁二年，介甫入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权倾天下。时择之以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介甫密谕监司求择之罪，监司承风旨以赃滥闻于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摄择之下狱，锻炼无所得，坐送宾客酒三百小瓶，责节度副使安置。元丰中，复秘书监、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移知光化军以卒。士大夫冤之。同时有知明州光禄卿苗振，监司亦因观望发其赃罪，朝廷遣崇文院校书张载按治。载字子厚，所谓横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罚金。其幸不幸，有若此者也。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济源县，魏广者主簿，

汜水人。二人素相好，一日会府中，李被酒，谓广曰："我果官达，当荐君为属。"未几，河南倅阙，摄其事；守阙，李又摄之，遂檄广权幕官，相从益欢。监司以燕会数，俱罢归故官。广先去，李饯于东门席上，赋诗有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复似车轮。我今自是飘萍客，更向长亭作主人。"盖当时朝廷文法宽，所用监司皆长者，故能容州县之吏如此。任道司门为康节先生云。

薛俅肃之为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卖兔毫笔者，以蜀中所无也，因呼之。见其目光射人，则曰："有术乎?"曰："小技，姑为官人试之。"令炽炭称许，以一手并衣袂置火中，取斗酒酌之。酒尽火赤灰灭，道人振袖而起如初。肃之异而□之，问其所得，绝不言而去。明日再招，不复见矣。肃之以为终身之恨，亲为康节先生言之云。

姚嗣宗字因叔，华阴人，豪放能文章，喜谈兵。尝作诗曰："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韩魏公宣抚陕西，荐于朝。命官以大理寺丞，知华阴。有运使李参者，性卞急，因谒岳相，见庭中唐大碑为火所焚，问嗣宗曰："谁焚此碑?"嗣宗曰："草贼耳。"参问曰："何不捕治?"嗣宗曰："当时捉之不获。"参问贼姓名，嗣宗曰："黄巢耳。"参知其玩己，乃已。嗣宗，人杰也，竟不达以死。吕汲公表其墓，载平生甚详。

先有李藻字希纯，常言嘉祐间应举时，洛中有名士十余人，分题作诗赋。遇旬日，会于僧寺。有大姓李生者好事，见希纯曰："已就所居辟舍馆，可同诸君会课，差胜僧寺牢落也。"希纯辈欣然从之，每至其馆，主人具饮食挽留甚勤，或数日不得去。一日同诸君醉卧未起，庭有桃花飘落衾席之上，皆嘉祐太平之象也。时洛中有大姓数十争延名士，以好事相胜，子弟有登科者，熙宁以后无复此风矣。

潞州张仲宾字穆之，其为人甚贤，康节先生门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县，十五六岁时犹为儿戏，父母诲责之，即自奋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迁于州。三年，其资为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为富家而止耶?"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谓有志者也。

偃师孙道中为余言：尝村居，每月下闻笛声甚清越。一日因即其声听之，在一老桑枝上，记其处。明日往观，于桑枝上生一仙人横笛者，其眉宇衣服织悉毕具。因持归，声遂绝。道中为余言如此。道中名元实，有礼学，尝为尚书郎，其为人忠信不妄云。

长安百姓常安民，以镌字为业，多收隋、唐铭志墨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学。崇宁初，蔡京、蔡卞为元祐奸党籍，上皇亲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又立于天下州治厅事。长安当立，召安民刻字，民辞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呜呼！安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故余以表出之。

卷十七

长安张衍，年八十，以术游士大夫间。其为人有忠信，识道理。章子厚、蔡持正官州县时，许其为宰相。蒲传正、薛师正未显，皆以执政许之。绍圣初，余官长安，因论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甚似其父文正公，文正艰难中，仅作参知政事耳。"余曰："忠宣为相何也?"衍曰："今朝廷贵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贵人少，福人多；今贵人多，福人少。"余问其说，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执，次作两制。又次官卿监，为监司大郡，享安逸寿考之乐，任子孙厚田宅，虽非两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贵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两制，忽罢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孙，贫约如初。盖其命发于刑杀，未久即灾至。故曰贵人多，福人少也。"余又以同时为监司者张芸叟、陆孝叔、邵仲恭、吴子平数公命问之，衍曰："皆带职正郎、员外郎耳，取进于此，即不可。独仲恭数促。"其后芸叟为侍郎，孝叔待制未几，皆谪官。孝叔帅熙，子平帅秦，寻卒。仲恭帅郓，移常州，卒，年五十五。三公皆直龙图，无一不如衍之言者。章子厚作相，意气方盛，因其侄绰问衍，衍曰："以某之言白，公命也发及八分，早退为上，不然灾至矣。"子厚不用其言，亦不怒也。后遂有崖州之祸。蔡持正以门客假承务郎，奏衍，赏其术。衍与总领市吴宫田舜卿善，衍有钱数千缗，舜卿为买田，以官户名占之。后舜卿赃败，官籍其产，衍之田在焉。或劝衍自陈，衍曰："衍故与田君善，田君占衍之地美意也。田君不幸至此，衍论于有司，非义也。"卒不请其田，士大夫多称之。衍病，余见之，则曰："数已尽，某日当死。凡家事悉处之矣，公其记之。"已而果然。

河南宁氏，其先钱塘人名承训者，事吴越王，以才武称。钱氏归朝，授左侍禁。子直，大中祥符元年，姚晖榜登甲科，为明州慈县令，卒，妻李氏更嫁任恭惠公布。直有子，李置于宁氏族人以去。族人家破，有故老媪收养之。任公守越州，客或问宁氏子无

恙，公愕然。归问夫人，夫人泣曰："初不欲以儿累公，留于宁氏之族。族破，今流落矣。"任公闵焉，多以金帛求得之。年五岁，公教育之如己子，遂冒任姓，名适。公知枢密院，欲官之，夫人泣辞，且谓适曰："汝宁氏子，家破无所归，能力学以取名，吾死不恨矣。"适发愤读书。景祐初登进士第，夫人方为之喜。夫人死，任公谓适曰："前不欲任以官者，成其志也。今当再荐，以示无间，其无辞。"适泣谢，遂以公荐转太常寺太祝，又奏其子以官。任公薨，适解官持丧如父服。自闻于朝，乞还姓宁氏，因纳任公所奏之官。有旨许归姓，不许纳官。与任氏兄弟相持而哭，乃别去。故任、宁世为婚姻，适更名后通籍，赠其父直为太常博士。终尚书职方员外郎、福建路运判。若子若孙若曾孙数十人，多知名士，遂为洛阳大家。

河南刘氏自名环隽者，事齐、魏为中书侍郎。子坦，事隋文帝，赠尚书右丞。子政会，事唐高祖、太宗，为洪州大都督；既死，太宗手勅曰："政会昔预义举，有殊勋，赠户部尚书，谥襄，配享高祖庙，图形凌烟阁。"子元意袭爵，封渝国公，事太宗，尚南平公主。弟元象主客郎中，元育益州刺史。元意之子名奇，长寿中为天官侍郎，论则天，革命下狱死。弟循，金吾卫将军。子慎知，幼居父丧，奉其母居伊南，一日，群盗至，众走，慎知独不动。盗怪问，则曰："母老且病，不可行，唯有同生死耳。"盗感其言而去，一方赖之以免。弟超，河南少尹。微，吴郡太守。微之子骙，开元中以功臣之后，赐进士第，为济州东阿县令，服后母丧以毁卒。子藻，秘书郎。弟全成、方平，皆有文。方平之子符，宝历二年擢第，至户部侍郎，赠司徒。八子，崇龟、崇彝、崇圣、崇鲁、崇谟、崇珪、崇环、崇玗，皆有官。崇珪子岳，天福四年登进士第，事后唐明宗为吏部侍郎，赠司徒。子温叟，事本朝太祖皇帝为御史中丞。太祖一日与数谒者登正阳门之西楼，温叟自台归过其下，或告温叟当避，温叟不顾。明日求对，面谢曰："陛下御前楼则六军必有希赏赐者，臣所以不避者，欲陛下非时不御楼也。"太祖大悦，出内帑三千缗付有司自罚。太宗尹开封，知其贫，以五百千钱遗之，温叟受而不辞，对其使扃记于西厢。至明年，太宗复遣其使饷以酒，使者视其扃记如故。归白其事，太宗叹息曰："吾之钱尚不肯受，况他人者乎?"仍命辇归，以成其美名。宪台故事：月给餐钱一万，不足以赃罚充之。温叟恶其名，不取。太祖因与太宗从容论廷臣之有名节者，太宗以送钱事闻，太祖叹美久之。后求退，太祖曰："俟朕选有守道正直如卿者，即可代。"子照，太宗朝为赞善大夫。烨，登进士第，为龙图阁直学士、权开封府。明肃太后朝独召对，后曰："知卿名族十数世，欲一见卿家谱，恐与吾同宗也。"烨曰："不敢。"后数问之，度不可免，因陛对，为风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恳避不行，求为留司御史台，以卒。烨七子，觋、几、先、亢、忱、兆、兢，几登科，尝因陛对奏仁宗不进家谱事，上称叹久之。忱为监司郡守有声，子唐老，元祐为右正言。自北齐至本朝五百余年，而刘氏不衰。洛阳多大家，世以谱牒相付授，宁氏刘氏尤为著姓，有可传者。

康节先公曰：昔居卫之共城，有赵及谏议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卫州，以卫多名医故也。有申受者善医，自言得术于高若讷参政，得脉于郝氏老。其说谓高参政医学甚高，既贵，诊脉少，故不及郝老。郝老名充，居郑州，今谏议之疾，非郝老不可治。赵如其言，召郝老至，诊其脉曰："有沉积当下。"赵服其药，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赵于大盆中，用碗覆其头项，以汤沃之，遂苏。赵呼申受罪之曰："君谬举郝老者。"申受曰："某之术不及郝老远甚。公病当下，但气虚，药剂苦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贺。"又曰："郝老之脉通神，公举家之人坐帐中，俾遍诊脉，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无不知者。"赵试其说，信然，始加礼。自此疾平，复入为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为太医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张峋子坚志其墓，载其平生所治甚异，曰："士人之妻孕，诊其脉曰：'六脉皆绝，反用子气资养，故未死。子生，母即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时不合药末，诸药遇病品量增减之，服者无不验者。从其学者皆名医云。"

洛中形势，郏鄏山在西，邙山在北，成皋在东，以接嵩、少，阙塞直其南，属女几，连荆、华，至终南山。洛水来自西南，伊水来自南，右涧水，左瀍水。隋文帝登邙山，对阙塞而叹曰："真天阙也。"今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郏、鄏二山相属，定鼎于郏鄏是也。前临涧、洛二水，故曰谷、洛斗，将毁王宫也。《洛诰》曰："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东汉洛阳是也，在今洛城之东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轘辕、北属邙山，极平远。西晋、后魏皆都焉。晋又筑金墉城在其西北。其山川秀润有余，形势雄壮，差不逮长安。长安东崤、函，东南荆、华，以属终南山，西南太白、鸡足山，又西秦陇、岐山，北梁山，东北雷首、中条山，与平阳诸山相属。泾、渭、浐、沣、滈、涝、潏之水在其后前左右，以入于河。故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丰，武王都镐。秦初建国于秦，后迁岐山之阳，今宝鸡是也。穆公羽阳宫故基三良墓尚存。至始皇都咸阳，跨渭水为阿房宫。西汉都秦宫之东，今未央、长乐、章台诸宫城阙尚存。隋文帝初都汉宫，后迁稍东，枕龙首渠山，筑长安新城，制度甚壮：南接华严川，以视南山，北临渭水，城南北三十余里，东南二十余里，汉末未央宫在其苑囿中。唐因为都，又起东内，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内，谓之兴庆宫，今池

殿故基亦在。自东筑夹城复道，南至兴庆宫，又南至曲江，东跨灞、浐，以属骊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楼，山下起华清宫，宫有温泉，以白玉石为芙蓉出水，为御汤、莲花汤、太子汤、百官汤。其宫阙北临渭水，由华清宫东，离宫相望，以属东都。自尧、舜、周、秦、汉、唐，都城皆相近，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势压天下。洛阳民俗和平，土宜花竹。长安尚有秦、汉游侠之风，地多长杨花、老槐，耕桑最盛，古称陆海。前代英雄必得此然后可以有为，今陆沉于北狄，惜哉!

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姚黄"初出邙山后白司马坡下姚氏酒肆，水地诸寺间有之，岁不过十数枝，府中多取以进。次曰"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枢密园池中岛上。初出时，园吏得钱，以小舟载游人往观，他处未有也。自余花品甚多，天圣间钱文僖公留守时，欧阳公作《花谱》，才四十余品，至元祐间韩玉汝丞相留守，命留台张子坚续之，已百余品矣。"姚黄"自秾绿叶中出微黄花，至千叶。"魏花"微红，叶少减。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黄"为王，"魏花"为妃云。余去乡久矣，政和间为过之当春时，花园花市皆无有，问其故，则曰："花未开，官遣人监护，甫开，尽槛土移之京师，籍园人名姓，岁输花如租税。洛阳故事遂废。"余为之叹，又追记其盛时如此。

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唐永乐县也，本朝熙宁初，废为镇。面大河，背雷首、中条山，形势雄深。安史之乱，士人多避地于此。有姚孝子庄，孝子名栖筠，唐贞元中为农，当戍边，栖筠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殁。时栖筠方三岁，其后母再嫁，鞠于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庐于墓侧，终身哀慕不衰。县令苏澈以俸钱买地开阡陌，刻石表之。河东尹浑瑊上其事，诏加优赐，旌表其闾，名其乡曰孝悌社，曰节义里，曰钦爱。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岳至师正仍世庐墓。至本朝庆历中，再加旌表。元祐中，县令王辟之以状列于朝，乞诏史官书之。盖自唐以来，孝义之风不少变。政和甲午，余过其家，长少列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应对有礼，道其家世次第甚详。盖自栖筠而下，义居二十余世矣。余为之低回叹息而去。其村人为余言：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近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望其墓，林木蔚然，洒扫种艺甚谨。有田十顷，仅给衣食。税赋不待催驱，未尝以讼至县庭。今三百余年，守其家法无异辞者。经唐末五代之乱，全家守坟不去。熙宁间，陕右岁歉，举族百口同往唐、邓间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麦于民，谓之均籴，姚氏力不给，举家日夜号泣，欲亡去。余闻之恻然，谕县官曰："孝义之门，忍使至此?"为作状申府、申监司，得免焉。呜呼，永乐陷虏，姚氏为虏民，不知其存亡矣！因具书之。

枢密章公粢谓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驴，某自控，儿女尚幼，共以一驴驮之。近时初为官者，非车马仆从数十不能行，可叹也。"前辈勤俭不自侈大盖如此，因录之。

纪公实为余言，尝闻其父言：王冀公钦若以使相尹洛，振车骑入城，士民聚观。富韩公方为举子，与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张姓者同观于上东门里福先寺三门上。门高，富公魁伟，三人者挽之以登，见其旌节导从之盛。富公叹曰："王公亦举子耶!"三人者曰："君何叹，安知吾辈异日不尔也?"后富公历将相，以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谥曰文忠，其名位不在冀公之下，而功德则过之。魏叔平、段希元至富公为宰相，以特奏名命官，张姓者穷老而死云。

熙宁初，洛阳有老人党翁者卖药，日于水街南北往来，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为兵，尝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验。戴卷脚幞头，衣黄衫，系革带，犹唐装也。有妻无子，问其事，则不答。至元丰中，不知所在。余尝亲见之，亦异人也矣。

有关中商，得鹦鹉于陇山，能人言。商爱之，偶以事下有司狱，旬日归，辄叹恨不已。鹦鹉曰："郎在狱数日已不堪，鹦鹉遭笼闭累年，奈何?"商感之，携往陇山，泣涕放之。去后，每商之同辈过陇山，鹦鹉必于林间问郎无恙，托寄声也。泸南之长宁军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钱伍拾万买之，其人告以："苦贫将卖尔。"秦吉了曰："我汉禽，不愿入夷中。"遂劲而死。呜呼，士有背主忘恩与甘心异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也。故表出之。

余为西蜀宪，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将军庙，将军英武，见于杜子美之诗。庙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郑丞相告云："花惊定，将军也。是岁士蕃陷嶲州，将军与丞相岂同功者耶?"告后列"金紫光禄大夫、左相、豳国公臣，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平章

事、博陵县开国男臣"，不书姓名。右相缺。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平章事，姓名磨灭。谨按至德元年，肃宗初即位于灵武，右丞相杨国忠诛死，故缺之。是岁六月丙午，剑南节度使崔圆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书、平章事韦见素为左相，蜀太守崔涣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其不书姓名、磨灭者，此三人无疑矣。中书省官臣书姓名，门下省官臣不书姓名，当时节度废缺如此。然花将军之名惊定，唯得于此告也。或云将军丹棱东馆人，今东馆庙貌尤盛云。庙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伪蜀王孟昶、伪蜀太子孟元喆以降入朝、舟过庙下祭文二纸，墨色如新，其窘急悲伤之辞，读之亦令人叹息云。

卷十八

伯温曾祖母张夫人遇祖母李夫人严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尽，梦神人令以玉箸食羹一杯，告曰："无自尽，当生佳儿。"夫人信之。后夫人病瘦，医者既投药，又梦寝堂门之左右木瓜二株，左者俱已结，右者已枯，因为大父言。大父遽取药令覆之。及期，生康节公，同堕一死胎，女也。后十余年，夫人病卧堂上，见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医，以药毒儿，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为命，何兄独生？"夫人曰："汝死兄独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余年，夫人再见女子来，泣曰："一为庸医所误，一十年方得受生。与母缘重，故相别。"又涕泣而去。则知释氏轮回鬼神之说有可信者，康节知而不言者也。亲谓伯温云。

伊川丈人与李夫人因山行，于云雾间见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临蓐时，慈乌满庭，人以为瑞，是生康节公。公初生，发被面，有齿，能呼母。七岁戏于庭，从蚁穴中豁然别见天日，云气往来。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无所见，禁勿言。既长，游学，夜行晋州山路，马突，同坠深涧中。从者攀缘下寻公，无所伤，唯坏一帽。熙宁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属微疾，一日昼睡，觉且言曰："吾梦旌旗鹤雁自空而下，下导吾行乱山中，与司马君实、吕晦叔诸公相分别于一驿亭。回视其壁间，有大书四字曰'千秋万岁'。吾神往矣，无以医药相逼也！"呜呼，异哉！

太学博士姜愚字子发，京师人，长康节先公一岁，从康节学，称门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张仲宾太博字穆之未第，亦从康节学。子发与二君同白康节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生年逾四十不娶，亲老无子，恐未足以为高。"康节曰："贫不能娶，非为高也。"子发曰："某同学生王允修颇乐善，有妹甚贤，似足以当先生。"穆之曰："先生如婚，则某备聘，令子发与王允修言之。"康节遂娶先夫人。后二年，伯温始生。故康节有诗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见吾儿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子发本京师富家，气豪乐施，登进士第，月分半俸奉康节。治平间知寿州六安县，以目疾分司，居新乡。子发死，康节以其女嫁河南进士纪辉，视之如己女，伯温以姊事之。元符三年，纪辉与姜女俱亡，今二子依吾家避乱入蜀，伯温亦以子侄处之。王观文乐道未遇时，与子发交游甚善。乐道苦贫，教小学京师，居州西，子发居州东，相去远。一日大雪，子发念乐道与其母寒饥，自荷一锸，划雪以行。至乐道之居，扣门，久之方应。乐道同母冻坐，日已过高，未饭。子发恻然，亟出买酒肉薪炭，往复同乐道母子附火饮食。乐道觉子发衣单，问之，以绵衣质钱买饭食也。子发说《论语》，士人乐听之，为一讲会，得钱数百千，为乐道娶妻。乐道登第，调睦州判官。妻卒，子发又为求范文正公夫人侄汶阳李氏以继，其负义如此。熙宁初，乐道以翰林侍读学士为西京留守，子发老益贫，且丧明，自新乡驾小车来见乐道，意乐道哀之也。乐道遗酒三十壶而已，子发殊怅然。康节馆于天津之庐，典衣赆其行，归新乡，未几卒。

康节先公少日游学，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诵佛书。康节亟归，不复出。夫人捐馆，康节持丧毁甚，躬自爨以养。祖父置家苏门山下，康节独筑室于百源之上。时李成之子挺之，东方大儒也，权共城县令，一见康节心相契，授以《大学》。康节益自克励，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写《周易》一部，贴屋壁间，日诵数十遍。闻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学，又往质之。挺之去为河阳司户曹，康节亦从之，寓州学，贫甚，以饮食之油贮灯读书。一日有将校自京师出代者，见康节曰："谁苦学如秀才者。"以纸百幅、笔十枝为献。康节辞而后受。每举此语先夫人："吾少日艰难如此，当为子孙言之。"康节又尝谓伯温曰："吾早岁徒步游学至有所立，艰哉。"程伯淳正叔虽为名士，本出贵家，其成就易矣。因泣书之以示子孙。

康节先公庆历间过洛，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至皇祐元年，自卫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迁居焉。门生怀州武陟知县侯绍曾字孝杰助其行。初寓天宫寺三学院。刘谏议元瑜字君玉、吕谏议献可静居、张少卿师锡及其子职方君景伯、状元师德之子谏议君景宪、王谏议益柔字胜之、子中散兄弟、谔字师柔及其子孙、南国张大丞师雄及诸子、刘龙图之子秘监几字伯寿、修撰忱字明复、侍讲李寔字景真、吴少卿执中、王学士起字仲儒、李侍讲育字仲象、子吁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辅，交游最密，或称门生。洛人为买宅于履道坊西天庆观东，赵

谏议借田于汝州叶县，后王不疑，同乡人买田于河南延秋村。康节复还叶县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宅故基，以郭崇废宅余材为屋三十间，请康节迁居之。富韩公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熙宁初，行买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买。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辈蒙耻矣。"司马温公而下，集钱买之。康节先生以诗谢王宣徽曰："嘉祐壬寅岁，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槛仰端门峻，轩迎两观雄。窗虚响瀍、涧，台回粲伊、嵩。好景尤难得，昌辰岂易逢？无才济天下，有分乐年丰。水竹腹心里，莺花渊薮中。老来欢不已，端节叹何穷。啸傲陪真侣，经营荷府公。丹诚徒自写，匪报厚恩隆。"后以诗谢温公诸公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接篱倒戴芰荷畔，谈麈轻摇杨柳边。陌徇铜驼花烂熳，堤连金谷草芊绵。青春未老尚可出，红日已高犹自眠。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笔似椽。"今宅契司马温公户名，园契富韩公户名，庄契王郎中户名，康节初不改也。康节盖曰："贫家未尝求于人，人馈之，虽少必受。"尝谓伯温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不求名，既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贫乐道，平生无不足之意。"嗟夫！洛阳风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见矣。重念老境可伤，因详书之以示子孙云。

康节先公谓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后；三、未尝杀一无罪；四、百年方四叶；五、百年无心腹患。故《观盛化诗》曰："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寻常巷陌犹簪绂，取次园亭亦管弦。人老太平春未老，莺花无害日高眠。"又曰："吾曹养拙赖明时，为幸居多宁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迹，人间好景处开眉。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五事历将前代举，帝尧而下固无之。"伯温窃疑"未尝经乱离"为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辈行自知之。"永念先公当本朝太平盛时，隐居求志，谢聘不屈，其发为诗章每如此。

康节先公与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谓门下士田棐大卿曰："为我问邵尧夫，可出，当以官职起之；不，即命为先生处士，以遂隐居之志。"田大卿为康节言，康节不答，以诗二章谢之曰："相招多谢不相遗，将为胸中有所施。若进岂能禁吏意，既闲安用更名为？愿同巢、许称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时。满眼清贤在朝列，病夫无以系安危。"又云："欲遂终焉老闲计，未知天意果如何？几重轩冕酬身贵，得此云山到眼多。好景未尝无兴咏，壮心都已入消磨。鹓鸿自有江湖乐，安用区区设网罗。"文忠公终不相忘，乃因明堂袷享，赦诏天下举遗逸，公意谓河南府必以康节应诏。时文潞公尹洛，以两府礼召见康节，康节不屈，遂以福建黄景应诏。景字子蒙，亦从康节游，客李邯郸公家，公之子寿朋荐于潞公。时天下应诏者二十八人，同见宰执于政事堂。至河南，黄景以闽音自通姓名，文忠不乐。各试论一首，命官为试衔知县。文忠奏天下尚有遗材，乞再令举。诏从之。王拱辰尚书尹洛，乃以康节应诏。颍川荐常秩，皆先除试将作监主簿，不理选限。文忠招康节而不欲私，故以天下为请。知制诰王介甫不识康节，缴还辞头曰："使邵某常民，一试衔亦不可与。果贤者，不当止与试衔，宜召试然后官之。"上不纳，下知制诰祖无择，除去"不理选限"行词，然康节与常秩皆不起。是时富公已丁太夫人忧去位矣。熙宁二年，神宗初即位，诏天下举遗逸。御史中丞吕海、三司副使吴充、龙图阁学士祖无择皆荐康节。时欧阳公作参知政事，素重常秩，故颍川亦再以秩应诏。康节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辞，不许。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答乡人二诗，一曰："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何用苦开陈？"二曰："却恐乡人未甚知，相知深后又何疑？贫时与禄是可受，老后得官难更为。自有林泉安素志，况无才业动丹墀。荀、扬若守吾儒分，免被韩文议小疵。"常秩以职官起，时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纷然以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者。常秩赐对，神宗问曰："仁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谏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为人矣。熙宁初，介甫之弟安国字平甫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从康节游。归以出处语介甫，介甫叹曰："邵尧夫之贤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节列传》史臣书云："与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节先公与富韩公有旧，公自汝州得请归洛养疾，筑大第，与康节天津隐居相迩。公曰："自此可时相招矣。"康节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时，间过亲旧间。公相招未必来，不召或自至。"公谢客戒子曰："先生来，不以时见。"康节一日过之，公作诗云："先生自卫客西畿，乐道安闲绝世机。再命初筵终不起，独甘穷巷寂无依。贯穿百代尝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康节和曰："道堂闲话尽多时，尘外杯觞不浪飞。初上小车人已识，醉和风雨夜深归。"又题康节《击壤诗集》云："黎民于变是尧时，便字尧夫德可知。更览新诗

名《击壤》，先生全道略无遗。”其知康节如此。公尝令二青衣、苍头掖之以行，一日，与康节会后园中，因康节论天下事，公喜甚，不觉独步下堂。康节不为起，徐指二苍头戏公曰：“忘却拄杖矣。”富公深居，托疾谢客，而公尝苦气痞。康节曰：“好事到手畏甚？不为他人做了，郁郁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盖为嘉祐建储耳。公虽刚勇，遇事详审，不万全不发，康节因戏之。公一日有忧色，康节问之，公曰：“先生度某之忧安在?”康节曰：“岂以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惠卿凶暴过安石乎?”公曰：“然。”康节曰：“公无忧。安石、惠卿本以势利合。惠卿、安石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几，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至。公谓康节曰：“先生识虑绝人远矣。”一日薄暮，司马公见康节曰：“明日僧显修开堂说法，富公、吕晦叔欲偕往听之。晦叔贪佛已不可劝，富公果往，于理未便。某后进，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节曰：“恨闻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后康节因见公，谓公曰：“闻上欲用裴晋公礼起公。”公笑曰：“先生以为某衰病能起否?”康节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开堂公乃出，无乃不可乎?”公惊曰：“我未之思也。”与康节食笋，康节曰：“笋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头之美也。”康节曰：“野人林下食笋三十年，未尝为人所夺。公今日可食中堂骨头乎?”公笑而止。康节疾病，公日遣其子偕医者来馈药物不绝。康节捐馆，公赙赠之甚厚。伯温除丧往拜公，公恻然曰：“先生年未高，尝劝之学修养。”复曰：“不能学胡走乱走也。”问伯温年几何，娶未？伯温对：“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养血气，专意学问。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尝白先公先夫人，未第决不娶，弟妹当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钧也。”伯温自此得出入公门下。悲夫，今海内之士尝获拜公床下，唯伯温一人。想公英伟之姿，凛然如在世也。

熙宁三年，司马温公与王荆公议新法不合，不拜枢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后数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马在朝，人主自然无过举。”移许州，令过阙上殿。公力辞，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遂居洛，买园于尊贤坊，以独乐名之，始与伯温先君子康节游。尝曰：“光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因过康节天津之居，谒曰程秀才云。既见，温公也，问其故，公笑曰：“司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诗云：“拜罢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草软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康节和曰：“冠盖纷华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独君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有丈夫。”“风背河声近亦微，斜阳淡泊隔云衣。一双白鹭来烟外，将下沙头却背飞。”公一日登崇德阁，约康节久未至，有诗曰：“淡日浓云合复开，碧伊清洛远萦回。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康节和云：“君家梁上年时燕，过社今年尚未回。谓罚误君凝伫久，万花深处小车来。”又云：“天启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须回。神仙一语难忘处，花外小车犹未来。”康节有《安乐窝中诗》云：“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公爱之，请书纸帘上，字画奇古，某家世宝之。公与康节唱酬甚多，具载《击壤集》。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公深以为知言。至康节捐馆，公作挽诗二章，其一曰：“慕德闻风久，论交倾盖新。何须半面旧，不待一言亲。讲道切磋直，忘怀笑语真。重言蒙赈实，佩服敢书绅。”记康节之言也。康节又曰：“君实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后公以康节之故，遇其孤伯温甚厚。公无子，以族人之子康为嗣。康字公休，其贤似公，识者谓天故生之也。公休与伯温交游益厚。公薨，公休免丧。元祐间方欲大用，亦不幸，特赠谏议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数岁，公休素以属伯温。至范纯夫内翰辈皆曰：“将以成温公之后者，非伯温不可。”朝廷知之，伯温自长子县尉移西京国子监教授，俾植得以卒业，因经纪司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长，其贤如公休，天下谓真温公门户中人也。亦蚤死，无子，温公之世遂绝。

司马温公初居洛，问于康节，曰：“有尹材字处初、张云卿字伯纪、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贤俊。”处初、明之得进于温公门下，独伯纪未见。康节以问公，公曰：“处初、明之之贤如先生言。张君者或闻旅殡其父于和州，久不省，未敢与见。”康节曰：“张云卿可谓孝矣。云卿之父谪官死和州，贫不能归，因寓其丧。云卿奉其母归洛，贫甚。府尹哀之，俾为国子监说书，得月俸七千以养。若为和州一行，则罢俸数月，将饥其母矣。其故如此。”温公怅然曰：“某之听误矣。”伯纪自此亦从温公游。未几，伯纪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温公，公入相元祐，处初、明之以遗逸命，伯纪以累举特恩，同除学官。温公好贤下士，尊用康节之言如此。伯纪学问该洽，文潞公于经史注疏或有遗忘，多从伯纪质之。

康节先生与赵宗道学士游，宗道年长，康节拜之，其诸子皆以父师之礼事康节。宗道早出富韩公门下，熙宁初，宗道自西都留台领宫祠以卒。先是宗道季子济为提举常平，劾富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罢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政居洛，赙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谢富公，济独未敢行，请于康节。康节曰：“以富公德度，尚何望于君？第往勿疑。诸兄行，君不行，是自处于不肖也。”明日，济偕诸兄以进，富公抚之甚恩，济不自安，起谢罪。公止之

曰："吾见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论也。"济归谢康节曰："微先生，济之过不可赎也。"

熙宁癸丑春，大名王荀龙字仲贤入洛，见康节先公。其议论劲正有过人者，康节喜之，和其诗曰："车从赏花来北京，耿君先期已驰情。此时陨霜奈何重？今岁花开徒有声。既辱佳章当坠刺，宁无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应自惜，料得不为时虚生。"仲贤，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诗，颜体大书，极奇伟。康节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学书妨学道。'故尝有诗云：'忆昔初学大字时，学人饮酒与吟诗。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岁成一非。'"仲贤又诵魏公诗云："春去花丛胡蝶乱，雨余蔬圃桔槔闲。"康节爱之，曰："怨而不伤，婉而成章之言也。"仲贤之子名岩叟，字彦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县召为监察御史，有直声，后位签书枢密院。彦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镇相州，荐彦霖为属。韩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彦霖，彦霖谢曰："某魏公之客，不愿出它门也。"士君子称之。

康节先公尝言，李复圭龙图临事有断。年二十八知滑州，与郡官夜会，有衙兵夺银匠铁锤杀人者，一府皆惊扰，公捕至，立斩之。上章待罪。诸司亦按公擅杀。仁宗曰："李复圭，帅才也。"除知庆州。后责光化军。有放停卒自陈乞添租划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拣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拣停，既未衰却合充军。"呼刺字人刺元军分，人皆称之。公才高，为众所忌，故仕官数不进。公居多不平，康节因和其诗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颜色正苍苍，今古人曾望断肠。日往月来无少异，阳舒阴惨不相妨。迅雷震后山川裂，甘露零时草木香。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见鸾凰。千秋烂为三春雨，万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难理会，直须贤者入消详。"盖广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节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锡会投壶，君锡末箭中耳。君锡曰："偶尔中耳。"康节应声曰："几乎败壶。"坐客以为的对，可谓善谑矣。

卷十九

熙宁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监西京粮料院。一日约康节先公同吴处厚、王平甫会饭，康节辞以疾。明日，茂直来，康节谓曰："某之辞会有以，姑听之。吴处厚者好议论，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执政行新法，处厚每讥刺之；平甫虽不甚主其兄，若人面骂之则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辞会也。"茂直笑曰："先生料事之审如此。昨处厚席间毁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呜呼！康节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处一饮食之间，其慎如此，为子孙者当念之。

熙宁中，洛阳以道德为朝廷尊礼者大臣曰富韩公，侍从曰司马温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康节先公隐居谢聘皆相从，忠厚之风闻于天下。里中后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无为不善，恐司马端明知，邵先生知。"呜呼盛哉！

康节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遗逸命官，辞之不从。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敕朝章，康节服以谢，即褐衣如初。至熙宁初，再命官，三辞，又不从。再以朝章谢，且曰："吾不复仕矣。"始为隐者之服，乌帽绦褐，见卿相不易也。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常谓康节曰："先生可衣此乎？"康节曰："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温公叹其言合理。

富公未第时，家于水北上阳门外，读书于水南天宫寺三学院。院有行者名宗颢，尝给事公左右。及公作相，颢已为僧，用公奏赐紫方袍，号宝月大师。公致政，筑大第于至德坊，与天宫寺相迩。公以病谢客，宗颢来或不得前，则直入道堂，见公曰："相公颇忆院中读书时否？"公每为之笑。时节送遗甚厚。康节先公自共城迁洛，未为人所知也，宗颢独馆焉。可见宗颢非俗僧也。康节登其院阁，尝作《洛阳怀古赋》曰：洛阳之为都也，地居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气在焉。予家此始半岁，会秋乘雨霁，与殿院刘君玉登天宫寺三学阁，洛之风景因得周览。惜其百代兴废以来，天子虽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怀古之感，以通讽诵。君玉好赋，请以赋言之。秋雨霁，日色清。万景出，秋益明。何幽怀之能快，唯高阁之可凭。天之空廓，风之轻冷，览三川之形胜，感千古之废兴。乃眷西北，物华之妍，云情物态，一气茫然。拥楼阁以高下，焕金碧之光鲜。当地势之拱处，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东都，此邦若诸夏，不会要于方来，不号令于天下。声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义，不此而化。宫殿森列，鞠而为茂草；园囿棋布，荒而为平野。鸾舆曾不到者三十余年，使人依然而叹曰：虚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内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实曰豫州。荆河之北，此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滨进国为万，而居中者实曰洛阳。瀍、涧之侧，此唯旧都。迄于今二千年之有余，因兴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赋者，阅古今变易之时，述兴亡异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后来之国家也。昔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参用适宜。伊六圣之经理，实万世之宗师。我乃谓治民

之道，于是乎大尽矣。逮夫五霸抗轨，七雄驾威，汉之兴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汉之衰，始鼎立而治，终豆分而隳。晋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画畿，或走齐而驿魏，或道陈而经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风物，李唐蟠关中之腹孕，五代之乱离，其间或道胜而得民，或兵强而慑下，或虎吞而龙噬，或鸡狂而犬诈，或创业于艰难，或守成于逸暇，或覆悚而终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陈其六事，虽善恶不同，其成败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为大也，能润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化之于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严而治，不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顺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灵。其帝者之所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后教之于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严而治，有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灵。其王者之所为乎！其三曰：壮哉力之为大也，能致天下，必先丰府库，峙仓箱，锐锋镝，峻金汤。严法令于烈火，肃兵刑于秋霜，竦民听于上下，慑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为乎！其四曰：时若伤之于随，失之于宽，始则废事，久而生奸。既利不能胜害，故冗得以疾贤。是必薄其赋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罚，欲民不残而民愈残。盖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时若任之以明，专之以察，始则烈烈，终焉阙阙。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见夺。是以峻其刑罚，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赋敛，欲国不竭而国愈竭。盖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为沴，年岁耗虚，此天地之常理，虽圣人不能无，盖有备而无患。不得中者，加以宽猛失政，重轻逸权，不有水旱兵革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者焉？所谓"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败六焉，此之谓也。君天下者得不用圣帝之典谟，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杀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抚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陈革命，则抑为人之匪君；明逊国，则杜为人之不臣。定礼乐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诸侯之乱伦，删《诗》以扬文、武之美，序《书》以尊尧、舜之仁，赞大《易》以都括与《六经》而并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天之教悖天之时，必时教之，各备则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为帝事，则请执天道焉；中为王事，则请执人道焉；下为霸事，则请执地道焉。三道之间，能举其一，千古之上犹反掌焉。则是洛之兴也，又何计乎都与不都也？如欲用我，吾从其中。康节先生经世之学盖如此，托赋以自见耳。

熙宁间，宗颢尚无恙，伯温尝就其院读书，宗颢每以富公为学晚事相勉，曰："公夜枕圆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苦如此。"康节先公《怀古赋》初无本，唯宗颢能诵之，年几九十乃死。康节先公常言："本朝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代可比。内无大臣跋扈，外无藩镇强横，亦无大盗贼，独夷狄为可虑，故有《十六国诗》云："普天之下号寰区，大禹曾经治水余。衣到弊时多虮虱，爪当烂处足虫蛆。龙章本不资狂寇，象魏何尝荐乱胡？尼父有言堪味处，当时欠一管夷吾。"又作《观棋诗》，历叙古今至西晋云："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世无管夷吾，令人重歔欷。"常曰："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不以被发左衽为幸。若管仲者，可轻议哉！"呜呼，有以也夫！

康节先公先天之学，伯温不肖，不敢称赞。平居于人事机祥未尝辄言。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节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康节先公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鹢退飞'、'鸜鹆来巢'，气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疟之类，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宁初，其言乃验，异哉！故康节先公尝有诗曰："流莺啼处春犹在，杜宇来时春已非。"又曰："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其旨深矣。伯温后闻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时，一日有家雀数千集其上，人恶之曰："岂此地将为汉有耶？"因焚之，盖夷中无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记之，以信先君之说。

康节先公于书无所不读，独以《六经》为本，盖得圣人之深意。平生不为训解之学，尝曰："经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盖屋，床下安床，滋惑矣。"所谓陈言，生活者也。故有诗曰："陈言生活不须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为知《易》之体，以孟子为知《易》之用。论文中子，谓佛为西方之圣人，不以为过。于佛老之学，口未尝言，知之而不言也。故有诗曰："不佞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

熙宁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进少年，遇事风生，天下骚然，州县始不可为矣。康节先公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先公。康节先公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呜呼，康节先公深达世务，不以沽激取虚名如此。世所谓康节先公为隐者，非也。

康节先公出行不择日，或告之以不利则不行。盖

曰：人未言则不知，既言则有知，知而必行，则与鬼神敌也。春秋祭祀，约古今礼行之，亦焚楮钱。程伊川怪问之，则曰："明器之义也。脱有一非，岂孝子慈孙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时人，以笾豆簠簋荐牲不可也。"伯温谨遵遗训而行之也。

伯温昔侍家庭，请于康节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宗在御，富公当国，可谓盛矣，乃谢聘不起，何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极矣。前或未至，后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吾虽出尚何益？是非尔所知也。"伯温再拜稽首，不知所以问。

康节先公遗训曰："汝固当为善，亦须量力以为之。若不量力，虽善亦不当为也。故有诗曰：'量力动时无悔吝，随宜乐处省营为。若求骐骥方乘马，只恐终身无马骑。'"又尝曰："善人固可亲，未能知不可急合；恶人固可疏，未能远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无名君序曰：'见善人未尝急合，见不善人未尝急去。'"伯温佩之，终身不敢忘。

康节先公言：顷京都有一道人，日饮酒于市。将出，谓其邻曰："今日当有某人来。"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问："预知何术？"曰："无心耳。"曰："无心可学乎？"曰："才欲使人学无心，即有心矣。"又程伊川先生言：昔贬涪州，过汉江。中流，船几覆，举舟之人皆号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诚敬。已而船及岸，于同舟众人中有老父问伊川曰："当船危时，君正坐甚庄，何以？"伊川曰："心守诚敬耳。"老父曰："心守诚敬固善，不若无心。"伊川尚欲与之言，因忽不见。呜呼，人果无心，险难在前犹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唯无心者能之。

康节先公见一道人言：尝泛海，遇风泊岸，与数人下采薪。有巨人数十，长丈余，相呼之声如禽兽，尽捉以去，用竿竹鱼贯之，食荐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脱。因解衣，出其所穿迹在胁下。康节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卷二十

熙宁中，有一道人，无目，以钱置手掌中，即知正背年号，人皆异之。康节先公问曰："以钱置尔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曰："此吾师之言也。"愧谢而去。

伯温少时，因读《文中子》，至"使诸葛武侯无死，礼乐其有兴乎？"因著论，以谓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礼乐未能兴也。康节先公见之，怒曰："汝如武侯犹不可妄论，况万万相远乎？以武侯之贤，安知不能兴礼乐也？后生辄议先贤，亦不韪矣。"伯温自此于先达不敢妄论。

伯温上世范阳，以中直笃实，读书谨礼为家法。大父伊川丈人尤质直，平生不妄笑语。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馆。初无疾，不食饮水者累日。除夜，康节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温方七岁，大父钟爱之，亦立其傍。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节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儿以布衣名动朝廷，子孙皆力学孝谨，吾瞑目无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饮酒，谓康节先公曰："酌酒与尔别？"康节同叔父满酌大杯以献，大父一举而尽，再酌，饮及半，气息微矣。谓康节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无罪。即死当以肉祭，勿做佛事乱吾教。无令吾死妇人之手。汝兄弟候吾就小殓，方令家之人哭。勿叫号，俾我失路。"康节先公泣涕以从。康节谋葬大父，与程正叔先生同卜地于伊川神阴原。不尽用葬书，大抵以五音择地，以昭穆序葬，阴阳拘忌之说，皆所不信。以是年十月初三日葬，开棺，大父颜貌如生，伯温尚记之。熙宁十年夏，康节先生感微疾，气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谓司马温公曰："某欲观化一巡，如何？"温公曰："先生未应至此。"康节先生曰："死生常事耳。"张横渠先生喜论命，来问疾，因曰："先生论命否？当推之。"康节先公曰："若天命则知之，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横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它人无以为力，愿自主张。"康节先公曰："平生学道，岂不知此？然亦无可主张。"时康节正寝，诸公议后事于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节先公已知，呼伯温入曰："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当从伊川先茔耳。"七月初四日，大书诗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以是夜五更捐馆，其治命如大父，伯温不敢违。先是康节先公每展伊川大父墓，至中途上官店，必过信孝杰殿丞家。孝杰从康节先公最早。孝杰死，有八子，康节先公遇之如子侄，每过之，则迎拜侍立左右甚恭。康节先公捐馆之年，寒食过之，谓诸子曰："吾再经此，与今日异矣。"诸子不敢问。至葬，丧车及上官店，诸子泣奠言之，以为异。张景观字临之，学行甚高，康节先公喜之。将赴涪州武龙尉，告别康节先公，泣数行下，谓曰："吾不见子之归矣。"张峋字子坚，康节先公于门弟子中谓可与语道者，赴调京师，康节先公愀然色变曰："吾老矣，不复相见也。"皆是年之春也。呜呼，康节先公所以预知者，何止此哉。伯温不肖，不能有所述也，惟修身俟死下从九原耳。尚追忆其遗言，以示子孙。

康节先公与吕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与横渠先生张子厚同以熙宁十年丁巳捐馆。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并美，命否数皆殂。嗟尔百君子，贤哉二丈夫。毋方敦薄俗（邵尧夫乐道不仕），谁复距虚无（张子厚论佛老之失）？望道咸瞠若，修梁遽坏乎？密章燔汉绶，环经泣秦儒。赖有诸良友，能令绍不孤。"为先公与子厚作也。盖河南府以先公讣闻，诏赠著作郎，谥康节。子厚自秘阁病免西归，及长安以殁，门人衰服挽车葬横渠云。伯温获见公，每语先公，则怅然有不可及之叹。后伯温初仕长子县尉，公入相元祐，改西京国学教授。未久，公罢政。呜呼，亦所以为不孤之惠欤？

康节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长者拜之，年等者与之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尝少异于人，故得人之欢心。每岁春二月出，四月天渐热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渐寒即止。故有诗云："时有四不出（大风、大雨、大寒、大暑），会有四不赴（公会、葬会、生会、醵会）。"每出，人皆倒屣迎致，虽儿童奴隶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争具酒馔，问其所欲，不复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虽闺门骨肉间事，有未决者，亦求教。康节先公以至诚为之开论，莫不悦服。十余家如康节先公所居安乐窝起屋，以待其来，谓之"行窝"。故康节先公没，乡人挽诗有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洛阳风俗之美如此。康节先公过士友家，昼枕，见其枕屏画小儿迷藏，以诗题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敧枕看儿戏。"盖熙宁间也。陈恬云。《击壤集》不载。

熙宁初，欧阳文忠公为参知政事，遣其子棐叔弼来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将行，语叔弼曰："到洛唯可见邵先生，为致吾向慕之意。"康节先生既见叔弼，从容与语平生出处以及学术大概。临别犹曰："其无忘鄙野之人于异日。"后十年，康节先公捐馆，又十年，韩康公尹洛，请谥于朝。叔弼偶为太常博士，次当谥议，叔弼尝谓晁说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谥议，皆往昔亲闻于先生者。当时少年，一见忻然延接。语及平生学术出处之大，故得其详如此。岂非先生学道绝世，前知来物，预以告耶？"盖验于二十年之后，异哉！

康节先生少时游京师，与国子监直讲邵必不疑初叙宗盟。不疑年长，康节先生以兄拜之。盖不疑自河朔迁丹阳，康节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节自卫入洛，不疑为京西提刑。嘉祐中，河南府荐康节先公以遗逸，不疑自作荐章，其词有"厚德足以镇薄俗，清风可以遗来世。"相推重如此。熙宁初，不疑以龙图阁学士知成都府，过洛，谓康节先公曰："某陛辞日，再荐先生矣。"康节先公追送洛北别去。不疑中途寄康节先生诗云："我乘孤传经崤渑，君拥群书卧洛城。富贵人间亦何有，闲忙趣味甚分明。"不疑次金牛驿暴卒，丧归，康节先公哭之恸。女嫁杨国宝应之。应之亦康节先公门生，康节先公视之犹子也。开禧、元丰中为河南府推官，康节已捐馆，伯温复以兄拜之。宣和己丑，伯温赴果州，道出阆州，有知阆中县邵充美孺者相迎，自称同姓侄云。伯温以宗族源流为问，美孺曰："充之上世自润州入蜀，龙图公先人叔父行也。"伯温曰："康节先公以兄事龙图公，伯温不敢忘。"自此与美孺之中外皆论亲。癸巳，伯温奉使西州，美孺居郫，尝至其家拜刑部公庙。美孺天资和易，与人言如恐伤之。至临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夺，君子人也。丹阳、河南、成都之邵，其次第如此。嗟夫，世不讲宗盟久矣，具载之以示三家子孙。

伯温之叔父讳睦，后祖母杨氏夫人出也，少康节先生二十余岁，力学孝谨，事康节如父。熙宁元年四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节先公哭之恸，既卒，理其故书，得叔父所作《重九诗》云："衣如当日白，花似昔年黄。拟问东篱事，东篱事杳茫。"及死，殡后圃东篱下。噫，人之死生，是果前定矣。

康节先公既捐馆，二程先生于伯温有不孤之意，所以教我甚厚。宗丞先生谓伯温曰："人之为学忌标准，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庐厅后无门，由傍舍委曲以出。某不便之，因凿壁为门，侍讲先生见之曰："前人规画必有理，不可改作。"某亟塞之。侍讲谓周全伯曰："邵君虽小事亦相信，勇于为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讲曰："凡作官，虽所部公吏有罪，立案而后决。或出于私怒，比具案亦散，不至仓卒伤人。每决人，有未经杖责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立也。"伯温终身行之。

熙宁八年秋，余与士人十余辈讲学于洛阳建春门广爱寺端像院以待试。一夕，梦至殿庭唱第，望殿上，女主也。觉，谓同舍，皆不晓。至元祐二年秋，以经行荐，明年春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也。方悟前梦验于十五年之后，果有数矣。

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　博撰　袁克平整理

《邵氏闻见后录》（又名《河南邵氏闻见后录》、《闻见后录》）三十卷，南北宋之际邵博（？——一一五八）撰。邵博为邵伯温之子，南宋绍兴年间进士，以“能文”著称，“其文章赡缛峻整杰出”，诗词亦名重一时。该书意在续接《邵氏闻见录》，故曰《后录》。但“伯温所记，多朝廷大政，可裨史传。是书兼及经义、史论、诗话，又参以神怪、俳谐，较《前录》颇为琐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然书中辨宣仁高后之诬，录雷简夫荐苏洵信等，多有他书所不载者，弥足珍贵；有关方术的记载，亦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侧面。本整理本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参校学津讨原本和中华书局整理本。

卷　一

太祖既定天下，尝令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已施行、可利及后世者。普等历言大功数十。太祖俾更言其上者，普等历毕思虑，无以言，因以为请。太祖曰：“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下臣所及。”予谓议者以本朝养兵为大费，欲复寓兵于农之法，书生之见，可言而不可用者哉。

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

太宗以柴禹锡、赵熔皆晋邸故吏，颇亲任之。后禹锡、熔告秦王廷美阴谋，事连宰相卢多逊。赵普与多逊有积怨，上章乞备枢轴，以纠奸变。廷美谪房州，多逊谪崖州，擢禹锡枢密副使，熔知枢密院。禹锡、熔益散遣吏卒于国门内外侦事。吏卒有醉酒与鬻书人韩玉斗殴不胜者，又诬玉有指斥语。禹锡、熔以闻，玉伏法。太宗寻知其冤，遂疏禹锡、熔，不复信用熔，未几，皆罢。廷美以太平兴国七年五月迁房陵，九年正月卒。前诏以是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迅雷中烈火作，焚乾元、文明二殿，罢封泰山。柴禹锡病狂阳，赵普亦被重疾，委吏甄潜祷于终南上清宫。天神降语云：“普坐冤累耳。”廷美至真宗咸平二年，方自房陵归葬汝州梁县新丰乡。前已追复涪王，谥曰悼。仁宗即位，赠太师尚书令。（并出《国史》）

国初，有神降于凤翔府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守真遂为道士。每神欲至，室中风萧然，声如婴儿，守真独能辨之。凡百之人有祷言，其祸福多验。开宝九年，太祖召守真，见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内侍王继恩就见建隆观降神，神有“晋王有仁心”等语。明日太祖晏驾，晋王即位，是谓太宗。诏筑上清太平宫于终南山下，封神为翊圣将军。（出《太宗实录》、《国史·道释志·符瑞志》）

仁皇帝诞降，章懿后榻下生灵芝，一本四十二叶，以应享国四十二年之瑞云。仁皇帝四时衣夹，冬不御炉，夏不御扇，禀天地中和之气故也。

燕恭肃王，仁皇帝叔父也。颇自尊大，数取金钱于有司，曰：“预讨吾俸可也。”积数百万，有司以闻。诏除之，御史沈邈言其不可，帝惨然曰：“御史误矣。太宗之子八人，惟王一人在耳。朕当以天下为养，数百万钱，不足计也。”

仁皇帝庆历中亲除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为

谏官，风采天下。王公言王德用进女口事，帝初诘以宫禁事何从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岂他人比。德用实进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言："臣之忧，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宫臣，赐王德用所进女口钱各三百千，押出内东门。讫奏，帝泣下。公言："陛下既不弃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见其人留恋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时，宫官奏宫女已出内东门，帝动容而起。

仁皇帝庆历年，京师夏旱。谏官王公素乞亲行祷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当雨，一日欲出祷。"公言："臣非太史，是日不雨。"帝问故，公曰："陛下幸其当雨以祷，不诚也。不诚不可动天，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祷雨醴泉观。"公曰："醴泉之近，犹外朝也，岂惮暑不远出耶？"帝每意动则耳赤，耳已尽赤，厉声曰："当祷西太乙宫。"公曰："乞传旨。"帝曰："车驾出郊不预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国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预告百姓但瞻望清光者众耳，无虞也。"谏官故不扈从。明日，特召王公以从。日色甚炽，埃雾涨天，帝玉色不怡。至琼林苑，回望西太乙宫，上有云气，如香烟以起，少时，雷电雨甚至，帝却逍遥辇，御平辇，彻盖还宫。又明日，召公对，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庭雨立百拜，焚生龙脑香十七斤，至中夜，举体尽湿。"公曰："陛下事天当恭畏，然阴气足以致疾，亦当慎。"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为牺牲，何慎也。"

仁皇帝内宴，十门分各进馔。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尝，枚直几钱？"左右对："直一千。"帝不悦，曰："数戒汝辈无侈靡，一下箸为钱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李处度藏仁皇帝飞白"四民安乐"四字，旁题"化成殿醉书，赐贵妃"。呜呼！虽酒酣、嫔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圣帝明王以来，天独以仁谥之也。

谏官韩绛面奏仁皇帝曰："刘献可遣其子以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不敢不闻。"帝曰："朕不欲留人过失于心中，卿持归焚之。"呜呼！与世主故相离间人臣，使各暴其短以为明者，异矣。

韩绛又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当间出睿断。"仁皇帝曰："朕不惮，自有处分，深恐未中于理，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故每欲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呜呼！与世主事无细大当否，类出手敕，用压外庭公议者，异矣。

嘉祐二年秋，北虏求仁皇帝御容。议者虑有厌胜之术，帝曰："吾待虏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张昪遗之，虏主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候耳。"其畏服如此。

嘉祐中，将修东华门。太史言："太岁在东，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忌。"

仁皇帝以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天章阁，召两府、两制、台谏等观三朝御书。置酒赋诗于群玉殿。庚子，再幸天章阁，召两府以下观瑞物十三种。一、瑞石，文曰"赵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真君王万岁"；三、瑞木，曰"大运宋"，隐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余斤；六、丹砂山，重十余斤；七、马蹄金；八、软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异色；十一、瑞竹，一节有二弦并生其中；十二、龙卵，有紫斑而小；十三、凤卵，色白而大。观太宗真宗御集，面书飞白，命翰林学士王珪题姓名遍赐之。又幸群玉殿置酒作乐，亲谕以前日之燕草创，故再为之，无惜尽醉。独召宰相韩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举而尽。各以金盘贮香药，分赐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韩琦《哀册文》云："因惊前会之非常，似与群臣而叙别"也。

仁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虏主执使者手号恸曰："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其后北朝葬仁皇帝所赐御衣，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

真宗时皇嗣未生，以绿车旄节迎濮安懿王，养之禁中。至仁宗生，用箫韶部乐送还邸。后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真宗故事，选近属得英宗，养禁中，以至嗣位。英盖濮王第十三子，殆天意也。

文思院奉上之私，无物不具。宣仁后同听政九年，不取一物。呜呼，贤哉！

上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至南都，筮日即帝位。昭慈太后遣内侍官邵成章以乘舆服御来，有一道冠，非人间之制，成章捧以奉上曰："太母令奏殿下，祖宗以来，退朝燕闲不裹巾，只戴道冠。自神宗始易以巾，非旧制也。愿殿下即位后，退朝燕闲，只戴此冠，庶几如祖宗时气象。"上流涕受之。

《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东向之时，大率所祀不过六。初，英宗即位，祔仁宗而迁僖祖；至神宗即位，祔英宗，复还僖祖而迁顺祖。司马文正公、范文忠公皆言："僖祖当迁，太祖当正东向之位。"最后孙观文固言："汉高祖得天下，与商周异，故太上皇不得为始祖。光武之

兴，亦不敢尊春陵。今国家据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太祖之所授也，不当以僖祖替其祀，请以太祖为始祖，而为僖祖立庙，如周人别祀姜嫄之礼，禘祫之日奉祧东向，此韩愈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之意也。”丞相韩魏公读之，叹曰：“此议足以传不朽矣！”王荆公薄礼学，又喜为异，独以为不然。三公之议格不行，今太祖犹未正东向之位云。

元丰三年，初行官制，以阶易官，《爵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议谏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六曹郎中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员外郎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宗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今岁月浸远，旧官制少有知者，予故详出之。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同听政。诏复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号，自瑶华宫入居禁中。有冯澥者，论其不可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无复嫂之礼。”程伊川谓先人曰：“元祐后之贤者也，论亦未为无礼。”先人曰：“不然。《礼》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为不可？非上以叔复嫂也。”伊川喜曰：“子得之矣。”

绍兴己未春，金人初许归徽宗梓宫，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铚者言：“犯后魏明帝、后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秘书省参考，如铚言。然前汉平帝、后汉殇帝、十国刘龑同曰康陵，本朝顺祖亦曰康陵；后魏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前汉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后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盖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来不避也。予时为校书郎，为秘监言，具白丞相，不报。再议徽宗陵名，改永祐云。

本朝《太祖》、《神宗》、《哲宗实录》，皆有二本。其更修各有自云。

国初，诏有司：周文、武、成、康陵，各具衮冕掩闭，亦不免唐末、五代暴发之祸矣，汉、唐以来陵墓，不足道也。

先人在元符年，奏书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三十年不赦。晚著《辩诬》，犹三十年奏书也。国有诬谍，岂可直？先人疾病，抚其书曰：“但俱吾藏山中耳。”上圣明元年之二日，诏扬宣仁后之功，削诬谍，下有司索先人《辩诬》。先人既薨，予兄弟追怀迟虑未敢上，有司急以复命，则奏曰：“与其藏诸名山，为百世未见之书，曷若上于公朝，补一代不刊之史。”诏以《辩诬》秘著作之庭。谨按新史亦作《辩诬》一书，著得于先人《辩诬》者，每曰河南邵某云。初无先人斥一时用事者之言也。用事者之家，意予兄弟近拟一书以附国论，又诬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日诏《哲宗实录》曾丞相以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论，不独自先人《辩诬》出云。

卷　二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手诏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门下、中书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奸臣怀私，诬蔑圣德，著在《国史》，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别差官，摭实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确、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敕。”

哲庙实录

先是，元丰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延安郡王侍，王珪率百官贺。及升殿，又谕王与珪相见，复分班，再拜称谢。是冬，谕辅臣曰：“明年建储，当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神宗弥留，后敕中人梁惟简曰：“令汝妇制一黄袍，十岁儿可衣者，密怀以来。”盖为上仓猝践祚之备。神宗太母所以属意于上者，确然先定，无纤介可疑。邢恕，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间。蔡确得师保语，求所以结之者，而深交恕。确为右仆射，累迁恕起居舍人。一日，确遣恕邀后侄光州团练使公绘、宁州团练使公纪，辞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东府，确曰：“宜往见邢舍人。”恕曰：“家有桃着白华，可愈人主疾，其说出《道藏》，幸留一观。”入中庭，红桃华也。惊曰：“白华安在？”恕执二人手曰：“右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损，延安冲幼，宜早定议，岐、嘉皆贤王也。”公绘等惧曰：“君欲祸吾家。”径去。已而恕反谓后与珪为表里，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颢，赖己及惇、确，得无变。确使山陵，韩缜帘前具陈恕等所以诬太后者，使还，贤者暴其奸，再贬知随州，确寻窜新州。刘挚拜右仆射，恕坐党与，谪监永州酒税。绍圣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执政，谋所以释憾于元祐旧臣者，知恕险

鸷，果于诞罔，又衔挚等黜己，方思有所逞，为确报投荒之怨，召为御史中丞。于是，日夜论刘挚、梁焘、王岩叟等谋废立，又造司马光送范祖禹赴召，有"主少国疑，训事虑"语，以实后属意徐邸之谤；又訹高士充上书，告王珪尝令高士充问其父遵裕侦太后之意欲谁立？遵裕叱遣，士充乃去；又教确之子渭进及甫廋语书，有"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语，以斥渭、挚等有废上谋。惇、卞起同文馆狱，使蔡京、安惇穷治。于是时中人郝随，日夜媒孽称制中，眩惑左右，惇、卞交关谋议，奉行文书于外，作追废太皇太后诏，请上宣读于灵殿。钦圣献肃皇太后、钦成皇后苦要上，语甚悲，曰："吾二人日侍崇庆，天日在上，此语曷从出？且上必行此，亦何有于我！"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烛焚之。禁中相庆，而随等不悦。明日，惇、卞理前请。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神御殿乎！"抵其奏于地。同文之狱，追逮后殿御药官张士良，胁以刀锯、鼎镬，无所得。又适有星变，诏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诛戮大臣，释勿治。"恕徒以谄于进取，极口造言，仇执政以逞。适惇、卞用事，凶德参会，舍不利之谋，无以激怒人主。废辱之祸，几上及于君亲，曾不以为忌，而尚何有于臣下之家？推迹谗口，开祸乱原，虽江充、息夫躬，尚何以加？上尤善知人，灼见是非邪正，以照临百官中外，罔有遁情。如谓嘉问、居后辈，诚不可用，留邢恕于朝，置周秩言路，必无安静之理，皆切中窥慝。

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范祖禹、右正言刘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论确怨谤不道，人臣所不忍闻。按确与章惇、黄履、邢恕在元丰末结为死党，自谓圣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确所谓桀骜狠愎，无所畏惮，若不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岁月浸久，邪说得行，离间两宫，有伤慈孝。于是，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谕三省、枢密院大臣曰："皇帝是神宗长子，子承父业，其分当然。昨神宗服药既久，曾因宰执入对，吾以皇子所书佛经宣示，是时众中惟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当为皇太子，余人无语，确有何策立之功！若他日复来，欺罔上下，岂不为朝廷之害！"遂责确英州别驾，新州安置，仍给递马发遣。惇、履、恕亦皆得罪。

曾丞相布手记

三省用叶祖洽言，追贬王珪昌化军司户参军，追赐第遗表恩例及子孙等，如刘挚等旨挥。再对，未及奏事，上遽宣谕："王珪当先帝不豫时，持两端，又召遵裕子与议事。当时黄履曾有文字论列，及同列敦迫，其后方言上自有子。"布云："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见章惇、邢恕等道其略，不知黄履章疏在否？"上云："有。"布等闻禁中无此章，履曾于绍圣初录奏。此三省又令履录私稿以为质证。

是日，又闻蔡渭上书。言文及甫元祐中以书抵邢恕云："刘挚、傅尧俞、梁焘辈有师、昭之迹。"又云："此辈皆不乐鹰扬。"又言："必欲置眇躬于快意之地而后已。"而恕尝以此书示蔡确。三省召恕问之有实，遂令恕缴奏。有旨令蔡京、安惇根究。书中目傅为粉，焘为昆，盖以箕子况之也。鹰扬谓其父。及甫云："此辈不乐其父，不敢妄进，师、昭之说，乃诋讦之语，至于眇躬，不知何谓？执政有以为指斥者。"余以问夔，言此辈有此心。余云：有心须有迹。夔云：无迹即无事。冲云：此事可大可小。盖言眇躬若文及甫自谓，即无他矣。然元祐中人，自分两党，其相诋讦，乃至于此，可怪。恕、确交通，尤可骇。

梁焘卒，余谓子中云："早知此，则不复力陈矣。"子中云："不然，其他所陈，有补者不一，亦不为徒发。"子中又云："对留甚久，众皆云，有如中丞之对也。"先是，绍圣初，蔡确母明氏有状言邢恕云："梁焘曾对怀州致仕人李询言，若不诛确，于徐邸岂得稳便？"寻不曾施行。既而，因及甫、唐老事，蔡渭曰夔云："唐老事何足治，何不治梁焘？"夔遂检明氏状进呈。下究问所推治，究问所以问恕，云得之尚朱；遂召朱赴阙，朱所陈恕语，云得之李询；又下询问状，云实闻焘此语，遂欲按焘而徙之也。自去岁因蔡确言文及甫尝有书抵邢恕云，刘挚有师、昭之心，行道之人所共知也。遂下恕取及甫书。恕以闻，遂差蔡京、安惇置究问公事所，于别试所摄及甫诘之，云得之父彦博，然终无显状。京又令及甫疏挚党人，纳于上前，于龚源、孙谔辈皆是。以及甫言，未可施行。盖谓挚等与陈衍等交通，有废立之意，乃柳州安置。诏宦者张士良与衍同为御药，主宣仁阁中文字，而其言亦无显状。但云衍尝预知来日三省所奏事，作掌记与太母为酬答执政之语，太母每垂帘，但诵之而已。又言太母弥留时，衍可否二府事，昼夜可及用御宝，皆出于衍而不以禀上也。既而狱终未决也，及甫置在西京，士良寄禁府司。

晁待制说之撰《邢尚书之子居实墓表》中语：予尝谓：赵括少谈兵，而父奢不能难者，非不能难也，不欲怒之也。刘歆之异同其父向，非为斯文也，汉庭与新室不可并处也。如惇夫于尚书公，则于斯文而不能难者也，是曾参之事点也，非元之事曾参也。移此其忠，顾惟古之大臣哉！嗟夫，古人之不寿者，予得二人焉：王子晋年十有五，识圣贤治乱之原，而极天人死生之符；颜子年二十有九，颓然陋巷中，有为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礼乐，所谓具体而微，果如颜子哉！其次则又有二：扬雄之子童乌，九岁而存，则《玄》当著明，无待于侯芭；魏武之子仓舒，十三而存，则汉之存亡虽未可知，必不至于杀荀文若辈矣。则惇夫之寿夭，所系者可胜言耶。

黄著作庭坚《荆江亭诗》曰："鲁中狂士邢尚书，自言挟日上天衢。敦夫若在镌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岖。"敦夫名居实，早死，尚书公子也。

王宗丞巩《闻见录》著王棫事：武臣王棫为邢恕教令，上书诬宣仁于哲宗有异心。恕又教蔡渭等上书论元祐及元丰末等事，其书一篋悉存，皆恕手笔，其间涂窜者非一。棫于哲宗朝论之，得阁门职名。既死，其子直方，时出恕之书以示亲密者。自元丰末至宣仁上仙，无不被诬者，于王珪尤甚。直方死，其书归晁载之云。

江赞读端友书：靖康元年月日，诸王府赞读臣江端友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伏睹宣仁圣烈皇后当元丰末垂帘听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马光为宰相，天下归心焉。九年之间，朝廷清明，海内乂安，人到于今称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爱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于力行祖宗故事，抑绝外家私恩，当是时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复见女中尧舜之语。且功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诵如彼。而一邢恕构造无根之语以为谤议，使后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云蔽之，臣不胜痛恨。初，元丰中，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确以谓遵裕者，宣仁之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肉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确谋大沮。后确谪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疏远小臣，素不识珪，珪安得与之议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珪、遵裕、士充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政记》，即蔡确所修也。其载三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显王珪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确，而不知辱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会议，以市井语诮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王珪、蔡确同为执政，受顾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肯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缘此，绍圣中蔡卞独倡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失天下心，为后世笑，悔可及乎？自比年以来，天变屡作，祸乱繁兴，水旱相仍，夷狄内侮，安知非祖宗在天之灵赫怒于斯耶？至于高氏一族，衔冤抱恨，无所伸雪，亦足以感伤和气，召致灾祥，未必不由此也。臣窃惟圣人之德莫先于孝祖庙，帝王之政必急于明是非，陛下即位以来，登用贤俊，退斥奸邪，如追赠司马光等，既已辩人臣之谤而明是非矣。而宣仁圣烈皇后者，神宗之母、陛下之曾祖母也。负谤三十余年，公卿大臣未尝以一语及之，可不痛乎！范纯仁遗表有云，宣仁之诬谤未明，使纯仁在朝廷，必能辩之也。臣愿陛下敕有司，检求案牍，推究言语之端，发之于谁何？其证佐安在？则小人之情见矣。诞发明诏，晓谕中外，庶使远迩臣民，疑议消释，涣然如春冰之遇太阳，岂不快乎！然后以策告宣仁及神祖庙，上以慰在天之灵，下以解人神之愤。昔汉灵帝梦威宗，怒其责宋皇后；周成王时，皇天动威，彰周公之德。以此知宗庙之灵，祸福之变，甚可惧也。宣仁之谤，臣以为陛下惟不闻耳。闻而不辩，岂所谓教天下以孝乎？臣不胜区区之情，惟陛下裁择。臣端友惶恐昧死再拜。

卷　三

东坡先生传《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见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东至海，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为中江；自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过三澨大别以入于江，汇泽为彭蠡以入于海，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为二，自夏口以上为三，江汉合于夏口，与豫章之江皆汇于彭蠡，则三为一，过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复三矣。然《禹贡》犹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别也。盖此三水，性不相入，江虽合而水味异，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说。古今称唐陆羽知水味，三泠相杂而不能欺，不可诬也。予又以《禹贡》之言考之，若合符节。《禹贡》之叙汉水也，曰：'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夫汉既已入江，且汇为彭蠡矣，安能复出为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禹之叙江水也，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夫江已与汉合且汇为彭蠡矣，安得自别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别也。汉为北江，岷山之江为中江，则豫章之江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别，信乎？曰：'济水既入于河，而溢为荥。'禹不以味别，则安知荥之为济也？尧水之未治也，东南皆海，岂复有吴越哉！及彭蠡既潴，三江入于海，则吴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钟，独震泽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安国以为'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为北江，入于海。'疏矣。盖安国未尝南游，按经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泽远甚，决无入理，而震泽之大小，决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从会稽吴县南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东至会稽阳羡东

入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会稽丹阳容有此三江，然皆是东南枝流小水，自别而入海者，非《禹贡》所谓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人徒见《禹贡》有三江中北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异味也，故杂取枝流一小水，以应三江之数。如使此三者为三江，则是与今京口入海之江为四矣。京口之江视此三者犹畎浍，禹独遗大而数小，何耶?"世谓先生论三江以味别，自孔子删定《书》以来，学者不知也。然予读《唐史》，高宗问许敬宗："《书》称'浮于济漯'，今济与漯断不相属，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今自漯至温而入河，水自此洑地过河而南，出为荥，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东，汶水自南入之，所谓'泆为荥，东出于陶丘，又东会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职，则能辨味与色。潜而复出，合而更分，皆能识之。"盖江河以味别，敬宗先言之矣！东坡先生不表见之者，嫌其姓名污简册耳。

王弼注："'鼎折足，覆公悚，其形渥，凶。'以为沾濡之形也。"盖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剧"、"剧"音"屋"，故《新唐书》元载赞用"刑剧"，亦《周礼》剧诛云。

《书》首尧舜，《诗》首文王，《春秋》首鲁隐公，《史记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让之为德也，大矣哉!

孔子赞周公、赞召公，不赞太公。颜子得位，为尧、舜、文王；孟子得位，为汤、武。韩退之《羑里操》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知文王之心者也。

昔孟子欲言周礼，而患无其籍。今《周礼》最后出，多杂以六国之事，大要渎祀敛财、冗官扰民，可施于文，不可措于事者也。先儒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则过矣。晁伯以更生为新室之书也，曰《诗》、《书》但称四岳，新室称五岳，《周礼》亦称五岳，类此不一，予颇疑之。后得司马文正公《日记》，上主青苗法曰："此《周礼》泉府之职，周公之法也。"光对曰："陛下容臣不识忌讳，臣乃敢昧死言之。昔刘歆用此法以佐王莽，使农商失业，涕泣于市道，卒亡天下，安足为圣朝法也？且王莽以钱货民，使为本业，计其所得之利，十取其一。比于今日，岁取四分之息，犹为轻也。"上曰："王莽取天下，本不以正。"光对曰："王莽取之虽不以正，然受汉家完富之业，向使不变法征利，结怨于民，犹或未亡也。"是文正公意，亦以《周礼》多新室之事也。自王荆公藉以文其政事，尽以为周公之书，学者无敢议者矣。

孔子答群弟子问孝，不过一二言，至曾子则特为著经。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告曾子，犹曰"吾道一以贯之"。盖颜渊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至孔子没，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貌类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独曾子不可，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其绝识亦非余子可及也，独不在四科之列，世颇疑之。或曰，颜渊等十人，同在陈蔡者，曾子以孝不去其亲，故不在；或曰，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论语》书曾子死，则《论语》自曾子弟子子思之徒出无疑。曾子尝与其徒追记孔子称颜渊等之言，曾子以朋友各字之，于孔子称曾子之言，自不记也，果孔子之言则名之矣。当曰，德行：颜回、闵损、冉耕、冉雍；言语：宰予、端木赐；政事：冉求、仲由；文学：言偃、卜商也。盖《论语》之法，师语弟子则名之，弟子对师，虽朋友亦名之，自相谓则字之，此说为近。如曰陈蔡之厄，孔子有死生之忧，欲表其人于后世，故用《春秋》之法，字以褒之。则"贤哉回也"，"赐也可与言《诗》"，"偃之言是也"，"雍也可使南面"，独非褒乎？

杨氏为我过于义，墨氏兼爱过于仁，仁义之过，孟子尚以夷狄遇之，诛之不少贷。同时有庄子者，著书自尧舜以下，无一不毁，毁孔子尤甚，诗书礼乐，刑名度数，举以为可废，其叛道害教非杨墨二氏比也。庄子蒙人，孟子邹人，其地又相属，各如不闻，如无其人，何哉？惟善学者能辨之。若曰庄子真诋孔子者，则非止不知庄子，亦不知孟子矣!

孔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臣不臣"，理也。孟子则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盖孔子不忍言者，孟子尽言之矣。

孟子曰："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元丰末年，诏以孟子配飨孔子庙，巍然冠冕，坐于颜子之次，师曾子坐席下，师子思立庑下，岂但行于长者之先哉？果孟子有神，其肯自违平生之言，必不敢享矣!

老莱子闻穆公欲相子思，问曰："若子事君，将何以为乎?"子思曰："顺吾性而以道事之，无死亡焉。"老莱子曰："不可。顺子之性也，子性清刚而傲不肖，且又无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听，则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听，则亦不能事君，谓无死亡也。"老莱子曰："不见夫齿乎！虽坚固，卒以相磨。舌柔顺，终以不敝。"子思曰："吾不敢为舌，故不能事君。"予读子思书，知孟轲氏之刚，固有师也。

司马文正公《太玄说》，其略曰："扬子云真大儒

者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观《玄》之书，明则极于人，幽则尽于神，大则包宇宙，细则入毛发，合天地人之道以为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万物而兼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穷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盖天下之道，虽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于浑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当今而玄非不行，穷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于万物之情而不漏，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言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叹，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与《易》角逐也。”予谓文正公以诚以谦为学之本，果于《玄》无所见，肯为此言乎！程伊川以《玄》为赘者，非也。伊川之门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学者，亦非也。

卷　四

司马文正公作《文中子补传》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玄则，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兄玄谟，以将略显，而玄则用儒术进。玄则生焕，焕生虬。齐高帝将受宋禅，诛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曰穆，始家河、汾之间。虬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唐公，谥曰献。杰生隆，字伯高，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隋文帝尝从容谓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资，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有间，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隆乃著《兴衰要论》七篇，奏之。帝虽称善，亦不甚达也。历昌乐、猗氏、铜川令，弃官归，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则以来，世传儒业，通幼明悟好学，受《书》于东海李育，受《诗》于会稽夏玙，受《礼》于河东关朗，受《乐》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华。仁寿三年，通始冠，西入长安，献《太平十二策》，帝召见，叹美之，然不能用，罢归，寻复征之，炀帝即位，又征之，皆称疾不至，专以教授为事，弟子自远方而至者甚众。乃著《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司徒杨素重其才行，劝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具饘粥，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与焉！”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尝示之射，发无不中。通曰：“美哉，艺也。君子志道、据德、依仁，然后游于艺也。”弼不悦而去。通谓门人曰：“夫子矜而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纳言苏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学博士刘炫问《易》。通曰：“圣人之于《易》也，没身而已矣，况吾侪乎！”有仲长子光者，隐于河渚。尝曰：“在险而运奇，不若宅平而无为。”通以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长，身愈退，道愈进，若人知之矣。”通见刘孝标《绝交论》曰：“惜乎，举任公而毁也，任公不可谓知人矣。”见《辨命论》曰：“人事废矣。”弟子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通曰：“是汉文之所难也。废肉刑害于义，省之可也；衣弋绨伤于礼，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争利而弃义，若之何？”通曰：“舍其所争，取其所弃，不亦君子乎！”或问人善。通曰：“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对曰，未尝与久也。”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辨。”问止怨。曰：“不争。”故其乡人皆化之无争者。贾琼问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异不伤物。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贾琼请绝人事。通曰：“不可。”琼曰：“然则奚若？”通曰：“庄以待之，信以应之，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则可。”通谓姚义能交。或曰简。通曰：“兹所以能也。”又问广。通曰：“广而不滥，兹又所以为能。”又谓薛收，“善接小人，远而不疏，近而不狎，颓如也。”通尝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宁家所以安天下，有我所以厚苍生也。”又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又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贫。”又曰：“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也。”又曰：“我未见得诽而喜，闻誉而惧者。”又曰：“昏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识远，处今而知古，其惟学乎？”又曰：“轻誉苟毁，好憎而尚怒，小人也。”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阶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阶去媒，谗佞远矣。”通谓北山黄公善医：先饮食起居，而后针药。谓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召通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皆不至。十四年，病终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二弟凝、绩。评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说》云尔。玄谟仕宋至开府仪同三司。绩及福畤之子勔、勮、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传。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汉、魏以还也。”曰：“汉、魏以还，迁、固之徒，记之详矣。”奚待于续经，然后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则彼不愚者，孰肯从之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犹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

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征肯听之乎！此予所以疑之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之尤著者也。如通对李靖圣人之道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又对魏征以圣人有忧疑，退语董常，以圣人无忧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佛、老者也。夫圣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至于安万邦，和黎民，格天地，遂万物，功施当时，法垂后世，安在其无所至乎？圣人所为，皆发于至诚，而后功业被于四海，至诚，心也；功业，迹也；奚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圣人作伪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圣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又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苟为圣人矣，则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乌有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中国哉？苟非圣人矣，则泥于中国，独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诗》、《书》，故灭；使《诗》、《书》之道盛于秦，安得灭乎？老、庄贵虚无而贱礼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风而鼓之，饰谈论，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释迦称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义，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严斋戒，弛政刑，至于百姓涂炭。发端倡导者，非二家之罪而谁哉？此皆议论不合于圣人者也。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宋兴，柳开、孙何振而张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者。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者也；惜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补《隋书》之缺。

传成，文正公问予大父康节何如？康节赞之曰："小人无是，当世已弃。君子有非，万世犹讥。录其所是，弃其所非，君子有归；因其所非，弃其所是，君子几希。惜哉仲淹，寿不永乎。非不废是，瑕不掩瑜。虽未至于圣，其圣人之徒欤！"文正自兹数言文中子，故又特书于《通鉴》语中。然文正疑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无一人语及通姓名者，又疑其子弟誉之太过，又疑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独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图、皮日休始重之。予得唐文人刘禹锡言，在隋朝诸儒，惟王通能明王道，隐白牛谷，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著书于家，既没，谥曰：文中子。则苏威公等实其朋友门人无疑，非子弟誉之太过无疑，不但司空图、皮日休重其书亦无疑也。禹锡之言，岂文正偶不见耶？文正之传，康节之赞，俱未行于世，予故表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无荀卿、扬雄也。"

予家旧藏司马文正公隶书《无为赞》，按公传家集无之，曰："为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为无为。迂叟以为不然，作《无为赞》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为者败之，不如自然。'"

章子厚在丞相府，顾坐客曰："延安帅章质夫，因板筑发地，得大竹根，半已变石。西边自昔无竹，亦一异也。"客皆无语，先人独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几矣，公以今日之延安，为自天地以来西边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观物之学也。"盖子厚蚤出康节门下云。

张籍《祭退之》诗云："《鲁论》未讫注，手迹今微茫。"是退之尝有《论语》传，未成也。今世所传，如"宰予昼寝"，以"昼"作"画"字；"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为浅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又"子畏于匡，颜渊后。曰：'吾以尔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死字自有意义。伊川之门人改云，"子在，回何敢先？"学者类不服也。

吕汲公当迁秘书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朝廷从之。中外以为美事，独刘敞原父曰："礼，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盖不敢以己贵而加诸亲也。今君之举孝矣，于礼若戾奈何？又法未当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闻之叹服，自以为不及，终身敬原父之学。

楚州徐积有孝行，东坡诸公特敬礼之。初，积学于胡瑗。瑗门人甚众，一日独召积，食于中堂，二女子侍立。积问瑗："门人或问见侍女否，将何以对？"瑗曰："莫安排。"积闻此一语，忽大省悟，其学顿进云。

子张疑高宗谅阴三年，子思不听其子服出母，子游为异父兄弟服大功，子夏谓服齐衰，孔子没门人疑其服。洙泗之上，亲从孔子学礼者尚如此。故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郑云服缌三月，王云葬讫而除。继母出嫁，郑云皆服，王

云从子继寄育乃为之服。无服之殇，郑云子服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诸儒之议，纷辨不齐也。盖挚虞之太息者，予表出之，以见末世多讳于丧礼，易失难明为甚。

卷　五

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

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拟作。逸尝以私稿示苏明允也。晁以道云："逸才辩莫敌，其拟《元经》等书，以欺一世之人不难也。"予谓逸后为仇家告"立太山石，枯上林柳"之句，编窜抵死，岂亦有阴谴耶!

《说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之人，其母感天而生，故从女。又古姓姚、妫、姬、姜之属，皆从女者，其义甚异，典籍难著云。

伊川之学以诚敬为本。其传"震惊百里，不丧匕鬯"曰："动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言之。'震惊百里'，其威远也。人之致其诚敬，莫如祭祀。匕以载鼎实升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荐牲而祈享，尽其诚敬之心，虽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惧而失守也。故云'不丧匕鬯'。夫临大震惧，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诚敬而已。"诚敬最善，予故表出之。

伊川说"纳约自牖"曰："约，所以进结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牖，所以通内外之象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结于君心，必自其所明处，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处也；所通者，明处也。就其明处而告之则易也。自古能谏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张子房之于汉，是也。高祖以戚姬故，将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争之者众矣。嫡庶长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贤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则悟之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与子房、周昌、叔孙通，然不从彼而从此者，就其蔽与就其明之异耳。"予不论于《易》之义当否，于理则善矣，故表出之。

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其次第不相杂也。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于《卦》下者，自费氏始。孔颖达又谓王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当《卦》。盖古《易》已乱于费氏，又乱于王氏也。予家藏大父康节手写《百源易》，实古《易》也。百源在苏门山下，康节读《易》之地，旧秘阁亦有本。

程伊川说："黄裳元吉，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变，固也。女娲不见于《书》，果有炼石补天之事，亦非变也。不言汉吕氏，独非变耶!"苏仲虎则曰："伊川在元祐时以罪逐，故为此说，以诋垂箔之政。"予不敢以为然。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王氏解："视黍而谓之稷者，忧而昏也。"程氏解："彼黍者，我稷之苗也。"校先儒平易明白之说，固为穿凿云尔。

《书·伊训》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文义甚严，无简册断缺之迹。孟子独曰："成汤之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为太甲。"果然，则伊尹自汤以来辅相四代，何在汤在太甲，弛张如此；在外丙，在仲壬，绝不书一事也。考于历，若汤之下，增此六年，至今之日，则羡而不合矣。司马迁、皇甫谧、刘歆、班固，又因孟子而失也。独孔安国守其家法不变。盖《诗》、《书》之外，孔子不言者，予不敢知也。

东坡《书上清宫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净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谢显道亲见程伊川诵此数语，以为古今论仁，最有妙理也。

予官中秘时，陈莹中诸子出莹中答杨中立辩伊川不论先天之学书，因以予旧见伊川从弟颖出伊川之书盈轴，必勉以熟读王介甫《易》说云云跋下方。士为伊川之学者曰："吾师《易》学，何王氏足言?"哗然不服，欲我击也。欲更与之辩，则旧睿颖所出伊川之书亡矣。近守眉山，有程生者出伊川贻其外大父金堂谢君书，在晚谪涪陵时，犹勉以学《易》当自王介甫也。录之将示前日以不信遇我者。"颐启：前月末，吴斋郎送到书信，即递中奉报，计半月方达。冬寒，远想雅履安和，侨居旋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也。来春江水稳善，候有所授，能一访甚佳。只云忠、涪间看亲人，必不疑也。颐偕小子甚安，来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无书，故未能，却先了《论》、《孟》或《礼记》也。《春秋》大义数十，皎如日星，不容遗忘，只恐微细义例，老年精神，有所漏

落，且请推官用意寻究。后日见助，如往年所说，许止蔡般书葬类是也。若欲治《易》，先寻《易》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年亦长矣，宜汲汲也，未相见间，千百慎爱。十一月初九日，颐启知县推官。"

《春秋》书鲁文公毁泉台。《公羊》讥之曰："先君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也。"靖康初政，尽毁宣和中所作离宫别苑，宰相不学之举，非上意也。

康节手写《易》、《书》、《诗》、《春秋》，字端劲，无一误失。胄子之贤者，其谨藏之勿替。

范淳甫内翰迩英讲《礼》，至"拟人必于其伦"，曰："先儒谓拟君于君之伦，拟臣于臣之伦，特其位而已。如桀、纣，人君也，谓人为桀、纣，必不肯受。孔、颜，匹夫也，谓人为孔、颜，必不敢受。"东坡深叹其得劝讲之体。

程伊川《易传》，得失未议，示不过辞也。故为鄙近，然亦辞也。在康节时，于先天之《易》，非不问不语之也；后伊川之人数为妄。予旧因陈莹中《报杨中立游定夫书》，辨其略矣，并列之下方，以遗知言之君子。

陈莹中《答杨中立游定夫书》："康节云：'先天图，心法也。'图虽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故其诗曰：'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余恶足言。'又云：'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此一节直解图意，如逆之四时之比也。然则先天之学，以心为本，其在经世者，康节之余事耳。世学求《易》于文字，至语《皇极》，其或以为考数之书。康节诗云：'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同时者目其人为神仙，后来者名其书为考数，皆康节之所不憾也。乃其心，则务三圣而已矣。《观物》云：'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之八卦也。'盖先天之学，本乎伏羲而备于文王。故其诗曰：'天地定位，《否·泰》反类。山泽通气，《咸·损》见义。雷风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八卦者，《易》之小成也。六十四卦者，《易》之大成也。集伏羲、文王之事而成之者，非孔子而谁乎？康节尝谓孟子未尝及《易》一字，而《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又曰，人能用《易》，是为知《易》，若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夫《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圣人之用《易》，阖辟于未然，变其穷而通之也。若夫暑之穷也，变而为寒，寒之穷也，变而为暑，则是自变而自通者也。穷自变自通，复何赖于圣人乎？孔子赞《易》而非与《易》竞，孟子用《易》而语不及焉，此所谓贤者识其大者，其去圣人之用也，不为远矣。然而，或非《太玄》为覆瓿之书，或跻孟子于既圣之列，私论害公，意有所在，阖此于未然，岂乏人哉！奈何其无益也。《观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长，子孙其昌，是以圣人重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而其论孔子，所以尽三才之道者，则曰'行无辙迹，至妙至妙，在一动一静之间而已矣'。阐先圣之幽，微先天之显，不在康节之书乎？虽在康节之书，而书亦不足以尽其奥也。故司马文正与康节同时友善，而未尝有一言及先天学，其著《家范》，本于《家人》一卦，而尽取王弼之说。今之说《易》者，方且厌常出奇，离日用而凿太空也。又或谓文正公疑先天之学，此岂足以语二公弛张之意乎？二公不可得而见矣。瓘徒见其书，而欲窥其心，然乎否耶？当先觉之任者，愿赐一言，庶几终可以无大过也。"

卷　六

论先天《八卦》之位与《系辞》不同。瓘窃谓康节先生所以辨伏羲、文王之《易》者，为明此也。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巽而右，兑在东，离为阳。与起震终艮之序，则离上而坎下，震东而兑西，与先天之位，固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与乾履大有大壮之序，亦不同也。乾坤屯蒙之序，孔子作《序卦》以教天下，其辞其义，可玩而习也。乾履大有大壮之序，文王不言其义，后之学者，何所据而习之？虽无可据之义，而悟之在心，心声不足以发其奥，心画不足以形其妙，堕于言语文字，而先天之《易》隐矣。索隐之士，岂乏人哉！背理而求数，文王忧之，固阖其门，而拒其出。孔子继文王之志，微显阐幽，一以仁义，默而成之不言，圣人之教如此，洁净精微，可谓至矣。后之学者，犹有舍经取纬，违大理而黩正经者，京房之流是也。康节云："物理之学，不可强通。强通则失理而入于迷矣。《皇极》之书，不可以强通者也。失理之士，舍仁义而迷小道，背来物而役私情，如是而取《皇极》者，文正阖焉，非与康节异心也。盖伏羲、文王之《易》，一而不一。文王、康节之学，同而不同，皇王之时异，阖辟之义殊，《易》之所以为异者，未尝二也。所谓伏羲之《八卦》，文王之《八卦》，未尝异未尝同也。曰一曰二，曰异曰同者，皆求《易》之情尔。瓘窃意其如此，而情之所是，亦不敢以为必然，更须面叩，乃可以决耳。蒙谕《系辞》论释诸爻，未有及象数者，岂得意忘象者，真孔子之学耶！此言尽《易》之要矣。至于日星气候之说，未及深考。然以爻当期，既出于《系辞》，而历象二语，又载于《尧典》。《月令》所纪，皆节候也，鸟火灵昴，可辨分至，辰弗集房，则

失日可知，《春秋》日食之数，后世历象，十得七八，已号精密。是故离、坎之上下，乾、坤之南北，在《六经》者，恐皆可考，不独《易》也。孔子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岁不能自成也，当有成岁之法，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者，成岁之法也。治历明时，乃先王莫大之政，以《嗣征》考之，可以见矣。而王省惟岁，而成岁之法，付之有司，有司失职，必诛无赦，非如他罪之可宥也。夫何圣而不然哉？赖此以授民时也，敢不钦乎！然而圣人之文，经天纬地，经出于上，而纬在有司。上揆下守，民时所赖，皆不可以不钦也。稽览配合之说一本于纬，历法之所取，而有司之所当习也。康节云："洛下闳但知历法，唯扬子云知历法，又知历理。《易》之在先天者，非历理乎？"文正读《太玄说》曰："测之以鬼神之状而不违，概之以《六经》之书而不悖。藉使圣人复生，视《玄》必释然而笑，以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赞《易》，非别为书而与《易》竞也。"又曰："夫畋者，网而得之，与弋而得之，何以异哉？《易》网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设网，而使弋者为之助乎？"又曰："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扬子而谁与？孟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瓘浅陋，初不知《玄》，尝轻议其书而妄评其是非，自闻康节之言，始索子云于历理之内，及观文正之论，然后知《太玄》不可不学，而冥冥然未有入路，尚苦其字之难识，况欲遽测其秘奥乎？文正自谓"求之积年，乃得观之，读之数十过，参以首尾，稍得窥其梗概。然后喟然置书，叹子云为真大儒矣！"凡文正之学，主之以诚，守之以谦，得十百而说一二，其于《玄》也，不观不到，则其言不若是矣。瓘初不闻此，乃轻议子云之书，而妄评其是非，心之愧怅，可胜言哉！弃旧误于垂成，累初习于平地，庶几推往而无恋，积新而可隆，尚赖先觉大君子，许其止而与之进也。

瓘所论康节之学，恐不然。康节诗云："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神仙且不受也，以为数学可乎？康节云："先天之学，心法也。"然则其学在心，或于心外欲观休咎，故以《皇极》为考数之书耳。如闻康节未尝以《皇极》语人，故其说不传。自有《八卦》，可以窥玩，惠迪则吉，违之则咎，何必更求休咎于《皇极》之书也。故谏大夫陈公莹中论康节先天之学，书为杨中立、游定夫出也。大谏公与康节不相接，博之先君，因公之请，尝进遗书之副归焉。于时国有巨盗据显位，未发，公以言刺之，反得罪，其后人无敢继者，盗之威自此盛，卒至于乱天下。世以公之明比汉何武、唐郭子仪、本朝吕献可、苏明允矣。或疑公前知如神，亦出于康节之书，则非也。公既废，始为康节之学，其英伟绝人之资，所见超诣，如此书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之门，于先达之序尚未详，故不知其学也。明道、伊川见康节，赋诗曰："先生相与宴西街，小子亲携几杖来。"其恭如此。张横渠于伊川，诸父比也。横渠见康节，尚拜床下。博犹记王母夫人语及伊川，必曰程二秀才云云。盖当康节隐居谢聘日，伊川年尚少，未为世所知也。博蚤见伊川，又与伊川族弟颖善。颖知好《大学》，伊川于其眷中独与之言《易》，尝从颖得书疏一通，伊川手迹也。曰："为《易》学者，但取王辅嗣、胡先生、王荆公之说读之，无余事矣。"今伊川《易传》行于世，大旨可见，为其学者，遽以大谏公所谓伏羲《八卦》语之，则骇矣。康节平居尚不以语人，博其敢谓伊川有所不知也。近时妄人，出杂书数十百条，托为伊川之说，意欲前无古人，足以重己之师矣。如司马文正、张横渠皆斥以为未至，但以康节为数学，亦安知所谓数者，非伊川之雅言也。岂中立、定夫亦惑于此欤，大谏公反复论之深矣。先君之戒，则曰张巡、许远，同为忠义，两家子弟，材智污下，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毁于后世，故并为退之所贬，凡托伊川之说，以议吾家学者，若子孙可勿报辨。博为史官，大谏公中子正，同为尚书郎，尚以家世之故，遇博厚。为博道公平生之言为详，又出此书，俾论著其下，博不肖，不知大父之学，若其渊源不可诬者，亦尝有闻矣。然博之言有不敢尽者，尚遵先君遗训云。

先友周全伯丧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为服为位。全伯，程伊川子婿，伊川尚不能决，先人问之司马文正公。曰："某承问：有人居嫡母之丧，而所生母卒，疑其所以为服及为位之礼。按《杂记》云：'有三年之练冠，则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及丧服。虽诸父昆弟之丧，如当父之丧，其除诸父昆弟之丧也，皆服其除丧之服，卒事反丧服'。是先有丧而重有丧者，皆当别为服也。又曾子问曰：'并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后？'孔子曰：'其葬也，先轻而后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后轻。'此谓遭丧同月者也。今之律令，嫡继慈养与母同例，皆应服齐衰三年。子之于母，嫡庶虽殊，情无厚薄，固当同服。而《丧服小记》云：'妾祔于妾祖姑。'盖妾与女君尊卑殊绝，设位于他所可也。礼者大事，先贤不敢轻议，况如某者，讵敢辄以许人，姑据所闻以报，尚裁为幸。"予谓文正公之于礼，可以为后世法矣，故表出之。

近年洛阳张氏发地得石十数，汉蔡伯喈隶《尚书》、《礼记》、《论语》，各已坏缺。《论语》多可辨，每语必他出，至十数语，则曰凡章若干。如"朝闻道，夕死可也"。如"凤兮凤兮！何而德之衰"？如"执车者为谁子？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语。校今世本为异。《尚书》"肆高宗飨国百年"，今世本"肆

高宗享国五十有九年"，为异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经读遭穿凿谬妄，同马日磾等以前闻考正，自书于石，立洛阳太学门下，摹写者日千车乘，填塞广陌。至隋开皇六年，迁其石于长安，文字刓泐不可知，诏问刘焯、刘炫，能尽屈群起之说，焯因罹飞章之毁。予谓孔子自卫反鲁，一定《诗》、《书》之册，至汉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谬失。自熹平至隋开皇，又四百年有奇，自开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谬失可胜计也耶！伯喈、焯、炫，皆极一时通儒之称。伯喈曰然，焯、炫又曰然，可信也。按《隋史》既迁其石于长安，今尚有出于洛阳者，何哉？

卷　七

唐高祖之起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高祖谓世民曰："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将佐亦以为请。世民屡辞。太子建成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高祖晚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高祖。或云烝于张婕妤、尹德妃。世民独不然。故妃嫔等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阳，妃嫔等私求宝货，并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不许。淮南安王神通有功，世民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欲夺之，神通执秦王之令，不可。俱以为怨。尹德妃父阿鼠强横，殴秦王府属杜如晦，折一指，曰："汝何人！过我门不下。"德妃反奏家为秦王左右陵暴。高祖积怒，数责世民。世民深自辨，终不信。又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世，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高祖顾之不乐，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秦王独泣涕，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等母子决不为秦王所容。"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高祖为之怆然。由是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元吉劝建成除世民，曰："俟入朝而手刃之。"世民从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不果。高祖幸仁智宫，建成居守，世民、元吉从，建成令元吉就刺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建成又使郎将尒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庆州都督杨文干，使之举兵，欲表里相应。尒朱焕、桥公山告其事，文干遂反。高祖怒甚，囚建成于幕下，饲以麦饭。高祖谓世民曰："杨文干反，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应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不能事汝，取之易耳。"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亦为之营解，高祖意遂变，唯责以兄弟不睦，归罪太子中允王珪、右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嶲州。高祖校猎城南，命建成、世民、元吉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岂不有命？"建成闻知，反令妃嫔谮于高祖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高祖大怒，先召建成、元吉，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速邪？"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按验。高祖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建成夜召世民饮酒，因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高祖问世民疾，敕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建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辞。建成、元吉相与谋：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取之易耳。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近幸之人，各以利害说高祖，事复中止。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世民，高祖信之，将加罪。陈叔达力谏乃止。元吉请杀世民，高祖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秦府幕属皆忧惧，不知所出。房玄龄谓长孙无忌曰："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实社稷之忧也。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已久，未敢言。今当白之。"乃入言于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在天下，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之也，其勿疑。"又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元吉以秦府多骁将，乃谮尉迟敬德，下诏狱。世民为之分辨，仅免。又谮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惧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谮逐之。会元吉当北伐，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偕行，又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王晊密告世民曰："建成语元吉，'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刺杀秦王于幕下，以暴卒闻。敬德等汝悉坑之。'"世民以晊言告长孙无忌等，长孙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旦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谁不爱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王纵自轻，如社稷宗庙何？王如不用敬德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

而去。”世民曰：“吾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府僚又曰：“元吉凶戾，终不肯事建成。闻薛实言：‘元吉之名合成唐字。当主唐祀。’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建成谋未成，已有取建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会太白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以其状授世民。世民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曰：“臣于兄弟无丝毫之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明日，世民遂诛建成、元吉云。予尝论史官赞唐太宗曰：“比迹汤、武则有焉，于成、康若过之。”何庶几云：“孙谏议甫则直以为圣，苏东坡则以从谏近于圣也。”如建成之庸愎，元吉之凶戾，得以害太宗，则唐之宗社，可立以亡。孰能保隋之遗民于涂炭锋镝之余，传三百年之远乎！故刘昫、欧阳文忠之史，于诛建成、元吉不议也。昫又曰：“当高祖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盖一代之公言也。独范内相纯夫作《唐鉴》，以太宗诛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不同。曰：“管、蔡流言于国，将危周公，以间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周公岂得而私之哉！”予以为不然。周公系周之存亡，曷若太宗之系唐之存亡哉？管、蔡一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得而诛之。建成、元吉已酖太宗，不死，尚裹甲伏兵，慓慓日夜欲发，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宗独不得而诛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则得罪于天下，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独不得罪于天下乎！隋余之人，恃太宗以为命者，宜甚于周之人恃周公也。以周公之灵，固非管、蔡可危，不幸不免，为周之辅佐者，召公而下尚有人，王室何恤于间也？如建成、元吉得害太宗，唐随以亡矣，不止于间王室也，太宗岂得而私之哉？纯夫又曰：“立子以长不以功。建成虽无功，太子也。太宗虽有功，藩王也。”予亦以为不然。古公舍长泰伯，立季历为太子；文王舍长伯邑考，立武王为太子。非邪？若以贤也，大贤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虽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当有天下。高祖惑于内不察也，老耄荒悖，可胜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谋害太宗之事，以见太宗之计出于亡聊，实与天下诛之，比周公诛管、蔡之义，甚直不愧也，以反纯夫之说，以遗知言之君子。

汉高祖方拥戚姬，周昌尝燕入奏事，是周昌得见戚姬也。又汉高祖欲废太子，周昌廷争，吕后侧耳东厢听，见周昌跪谢云云，是吕后得见周昌也。又文帝至灞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顾谓群臣，皆得见慎夫人。又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说云云，是袁盎亦得见皇后、慎夫人也。汉宫禁之法，不严如此。

司马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晋张辅用此论优劣云尔。

蔡邕以“致远恐泥”为孔子之言。李固以“其进锐者其退速”为老子之言。杜甫以东方朔割肉为社日，以褒、妲为夏、商，皆引援之误。

《前汉·叙传》：“外博四荒。”按《书》“外薄四海”，“博”字为误。《魏·高堂隆传》：“是用大简。”按《诗》“是用大谏”，“简”字为误。《后汉书·方术传》：“怀协道艺”，当作“挟”字。《胡广传》：“议者剥异”，当作“驳”字。《朱浮传》：“保宥生人”，当作“祐”字。“王允乳药求死”，当作“茹”字。史官失于是正，类此者不一。

汉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载名。《后史·章帝纪》：“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名煓（原注：它官反），一名执嘉。”《高后纪》载：高祖母曰昭灵后。

戾太子，非美谥也。宣帝以加其祖。予谓太子之死可哀也，与幽、厉之恶不同，与孟子所谓“虽孝子慈孙不能改”者，亦不同也。

昔人贱庶生子。孙坚五子，《吴史》载其四。仁，庶生也，不录。故《陈武赞》曰：“子表将家支庶，而与胄子比翼齐衡，拔萃出类，不亦美乎！”然田婴有子四十人，而贱妾之子文最贤，故以为太子，孟尝君也。

贾谊《疏》云：“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是时文帝尚无恙，非不忌也，更为之前席。如武帝以道恶，曰：“以我不行此道邪！”以马瘦，曰：“以我不乘此马邪！”皆杀主者，其有间矣。今章奏不当名。赵广汉，按《国史会要》，本朝广汉之后也。

卷　八

宪宗元和十四年，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韩愈以谏逐。十五年，有陈弘志之祸。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谏者以宪宗为戒。懿宗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不数月，崩。送佛骨还法门寺。愈之谏云“奉佛以来，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后汉胡广卒，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衣缞绖者数百人。董翊举孝廉为须昌令，闻举将将死，弃官去。唐杜审言受崔融之知，融死为服缌麻。裴佶与郑余庆友善，佶死，余庆为行服。此礼久废。近时张乐全薨，东坡用唐人服坐主丧，缌麻三月。东坡薨，张文潜坐举哀行服得罪。

《新唐史》："韩退之，邓州南阳人。"《史记》："白起攻南阳。"徐广注云："此南阳，河内修武也。"则退之修武人也。以为邓州，误矣。

《西汉·于定国传》："东海有孝妇，养姑甚谨。夫死无子，不肯更嫁。姑不欲累其妇，自经死。姑女诬妇杀之，官乃曲成其狱。定国争之，太守不听，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辞病去。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而定国白之，乃杀牛祭孝妇，大雨岁熟。"《东汉·孟尝》："上虞有寡妇，养姑甚谨，姑以老寿终，而夫女弟诬妇鸩之，官竟其罪。尝言其枉，太守不听，哀泣门外，因谢病去。太守杀寡妇，郡中连旱二年。后太守至，尝具陈其冤，乃刑讼女而祭妇冢，天雨，谷稼遂登。"二事甚相类，范晔后出，无一言，何也?

唐代宗既诛元载，欲尽诛其党韩会等。吴凑苦谏，止降远州。会，退之兄也。退之谓兄罹谗口，承命南迁。按会所坐非罹谗者。柳子厚亦云："韩会善清言，名最高，以故多得谤。"岂士能清高反污于元载乎? 近时王铚作会补传，亦不出党元载事，皆非实录。

班固尝醉骂洛阳令种竞。至窦宪败，竞收宪宾客，固在其数，死狱中。固著《汉书》未就，诏固女弟曹世叔妻昭续（原注：一作绪，后同）成之。是谓曹大家。华峤论固曰："排节义，否正直，不以杀身成仁为美者。"予谓峤为知言。则固附窦宪以死，不足悲也。班固作《汉史》，失于畏司马迁，自武帝而上，于迁之词，不敢辄易。如《项羽传》，但移高祖事于《本纪》中耳。他传皆然。应迁书某人有曰"其子某，今为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书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为大官"。失于畏迁也。迁作历代史人物表、《食货》等志，尝著历代之人。固作《汉史》表志，亦著历代之人，失于畏迁也。固知畏迁，按汉书，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续成之可也。于其词重出不可也。孔子作经，使后世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其法固不知也。独韩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志》；苏子瞻作《司马君实行状》，又作《碑》。其事同，其词各异，庶几知之矣。

前蜀刘禅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后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诛。四月，庄宗死郭从谦之变。二主失于遽降，殆相类。然衍不足道，禅若稍收用其先人旧臣遗策，中原方易代，必未能窥蜀。盖谯周之罪，上通于天矣。

路岩贬新州，死于杨叔死之榻，见《通鉴》。刘挚贬新州，死于蔡确死之室，见王巩《杂记》。二事甚类，可骇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辍讼惭作而退，以应文王却虞、芮之讼，以媚王莽。蜀之为佞，又有甚于《剧秦美新》者。王莽令国中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讽单于为一名，东汉士大夫以操节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终其世，谨一名之律，何也?

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孔子六世孙子顺。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体成则自然也。"如子顺之论，乃孟轲氏"尧、舜性之，汤、武反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归，安知其非有"之论也。善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东坡先生曰："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归与不归哉! 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予每诵"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二语，三太息也。

曹参召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第五伦领长安市，公平廉介，无有奸枉。程伊川曰："今人治狱不治市。故予为吏，于二政不敢不勉。"

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甚不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有功于唐，唐赐遗丰腴。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如耶律德光践污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犹不哭，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盖谓之华夷者，天也，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绅族子虞，尽以绅密论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绅为逢吉所陷。吕晦叔族子嘉问，先以晦叔欲论王介甫之疏告介甫，故晦叔为介甫所逐。益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陈叔宝不道，杨广亲擒之。叔宝死，谥炀。后杨广不道尤恶，死亦谥炀云。

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下。

汉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尽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贡在七十子之徒最饶，使孔子之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后先之也。"予谓非是。太史公既被刑，《报益州刺史任安书》："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岂于子贡之饶有感焉？如孔子之圣，何资于饶乎？

秦孝文王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室。"汉韩信家贫，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旁可置万家者。颜师古注："言其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实本夏太后语耳。予谓有地学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盖其法古矣。

王濬伐吴，在益州作大舰，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其背可以驰马往来。木杮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杮以白吴主云云。予谓古八尺为步，一百二十步为九十六丈。江山无今昔之异，今蜀江曲折，山峡不一，虽盛夏水暴至，亦岂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浅，势若可涉，寻常之船，一经滩碛，尚累日不能进。而王濬以咸宁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决不可信。又，建平今为夔州，距益州道里尚数千，木杮蔽江，近不为蜀人取之，乃远为吴人得之乎？特史臣夸辞云尔。如流血漂杵之事，孟子固不信也。

萧道成既诛苍梧王，王敬则手取白纱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沈攸之召诸军主曰："我被太后令建义下都，大事若克，白纱帽共着耳。"盖晋宋齐梁以来，惟人君得着白纱帽。家有范琼画梁武帝本，亦着白纱帽也。

梁武帝以荧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谶。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当其时，虏尽擅中原之土，安得不应天象也。

突厥本西方贱种，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至其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魏丞相泰始遣酒泉胡安诺槃陀使其国，国人喜曰："大国使至，吾国兴矣。"其后凭陵中国，唐高祖至以臣事之，卒为太宗所灭。予谓天初无夷夏之辨，其为盛衰阴阳治乱之数也，验于今昔，无不然者。

羊祜从甥王衍从祜论事，辞甚辩。祜不答，衍怒拂衣去。祜顾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伤风败俗者，此人也。"又步阐之役，祜欲以军法斩王戎，故戎、衍于祜，以积怨毁之。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后衍尚虚诞，鄙薄名教，识者以为忧。戎独深然之，以致夷狄斫丧中原之祸。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于王衍，则吕献可之于王荆公似之；于王戎，则张九龄之于安禄山似之。呜呼，贤哉！

北齐刘炫，字光伯。时求遗书，乃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讼之者，原赦降死一等。今有《连山易》，意义浅甚，岂炫之伪书乎？

齐著作郎祖珽，有文学，多技艺，而疏率无行。尝因宴失金叵罗，于珽髻上得之。近世以洗为叵罗，若果为洗，其可置之髻上？未知叵罗果何物也。

汉韩信擒李左车，问以下齐之策。周宇文邕破晋阳，擒高延宗，问以取邺之策。皆辞而后对，悉如其言。二事甚类，岂兵法当尔耶！

唐郑元璹使突厥，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兄弟积世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说，引精骑数十万还。元璹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矣。本朝庆历二年，北虏以重兵压境，欲得关南十县，其势不测。富韩公报使，谓虏主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护。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虏主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胜负未可知，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虏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郑元璹之议也。如富公则终身不自以为功，或面赞使虏之事，公必变色退避不乐。东坡书《显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虏事，今天下诵之，然非公意也。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喝愚民，诈欺庸品。"又云："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皆矫云由佛。"又云："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永。汉明帝始立胡神，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祚短政

虐"云云。韩退之《论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时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岁，有过之者。自佛法入中国，帝王事之，寿不能长，梁武事之最谨，而国大乱。"宪宗得奏大怒，将加极法，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言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其乖剌也。"予谓愈之言，盖广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卷九

唐高宗曰："隋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无谏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予谓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为后，决于李勣"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又谓高宗"尽善无可谏"。太宗以勣遗高宗，失于知人矣。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筌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筌恸哭而死。初，熙宁、元丰间，西羌大首领鬼章青宜结为边患，数覆官军。神宗悬旌节为赏，捕之不能得。至元祐年，将种谊生致之，吕汲公在相位，谊但转一官，为西上阁门使而已，亦宋璟之意也。

李勣、许敬宗于高宗立武后，李林甫于玄宗废太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一言而定。呜呼，奸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

高祖益萧何二千户，以尝繇咸阳时，送我独赢钱二。光武赐冯异以珍宝衣服钱帛，用报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二帝于二臣甚类，可以谓之故人矣。

高祖令项籍旧臣皆名"籍"，独郑君者不奉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刘裕密书招司马休之府录事韩延之，不屈，以裕父名翘字显宗，乃更字"显宗"，名子曰"翘"，以示不臣刘氏。如郑君、韩延之二人者，可以语事君之义矣。

汉宣帝初立，谒见高庙，霍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初立，李德裕奉册，上问左右："适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世谓霍氏之祸，萌于骖乘；李氏之祸，起于奉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二公甚类也。

李匡威忌日，王镕就第吊之，匡威素服衷甲见之。唐末，武人忌日，尚素服受吊也。

张芸叟为安信之言，旧见《唐野史》一书，出二事：一、明皇为李辅国所弑，肃宗知其谋，不能制。不数日，雷震杀之。一、甘露祸起，北司方收王涯。卢仝者适在坐，并收之。仝诉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见宰相?"仝语塞，疑其与谋。自涯以下，皆以发反系柱上，钉其手足，方行刑。仝无发，北司令添一钉于脑后，人以为添丁之谶云。

秦始皇兼并天下，灰六籍，销五兵，废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贾人吕不韦之子。曹操以奸雄之资，正大汉，有余力世官者，本夏侯氏之子。晋元帝渡江为东晋，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兴，有不可知者。

《晋史》：刘聪时，盗发汉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收其余，以实府库。自汉至晋已四五百年，陵中之帛，岂不腐坏？当云金玉可耳。又苏公为韩魏公论薄葬曰："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后世安于泰山。"亦非也。

牛僧孺自伊阙尉试贤良方正，深诋时政之失。宰相李吉甫忌之，泣诉于宪宗，以考官为不公，罢之。考官，白乐天也，故并为吉甫父子所恶。予谓牛、李之党基于此。嘉祐中，苏子由制策，上自禁省，历言其阙不少避，至谓宰相不肖，思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国士遇之，非但不忌也。呜呼，贤于李吉甫远矣!

司马文正初作《历代论》，至论曹操则曰："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于汉室也。"富文忠疑之，问于康节，以为非是。予家尚藏《康节答文忠书》副本，当时或以告文正，今《通鉴·魏语》下，无此论。

太史公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而作《河渠书》。吴蜀之水为江，秦之水为河，其书江淮等，不当通曰河，盖太史公秦人也。

《汉史·萧何传》，先言民上书言何强贱买民田宅数千；又后言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其反覆不可信如此。

汉高祖嫚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奴耳。至张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伪游云梦，缚韩信，载后车。信叹息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者，如子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高祖安得而害之？故司马迁具书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语，是未达淮阴之叹耳。

汉高祖出成皋，东渡河，独滕公从。张耳、韩信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者，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卧内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高祖来，大惊。高祖既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韩信为相国。文帝以刘礼军灞上，徐厉军棘门，周亚夫军细柳营。上自劳军。至灞上、棘门军，直驰入，大将以下骑出入送迎。至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有顷，帝至，又不得入。于是帝使使持节诏将军曰："吾欲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按辔徐行。至中营，将军亚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乡者灞上、棘门如儿戏尔。"予谓韩信善治军，天子来乃不知，至即卧内夺印符以去，是可袭而虏也，其不严于周亚夫也远矣。

两汉之士，前惟张子房，后诸葛孔明，有洙泗大儒气象。子房既辞齐三万户封，又让相国于萧何，与之从容言天下事甚众。善乎太史公曰："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可谓尽之矣。

刘玄德忍死属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盖玄德已知禅之不肖，志欲拯一世之人于涂炭之中，既不幸以死，非孔明不可，乃诚言也。亦尧、舜、禹之事也。孙盛何人，辄以为乱命，又以为权术，岂足与论玄德、孔明哉！东坡先生谓孔明《出师表》，可与《伊训》、《说命》相为表里。予谓亦周公《鸱鸮》救乱之诗也。故曰："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功，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使孔明为玄德出师，必不为此言矣。及军中以孔明死赴闻，蜀人赴之不许，祠之又不许，至野祭相吊以哭何耶？使孔明不死，未保禅能相终始也。

崔瑗家无儋石，当世咨其亲，故李固望风致敬。然杜乔为八使，乃以赃罪奏瑗？士之欲免于谗谤，难矣哉！王阳车马极鲜明，崔瑗宾客盛殽膳，然两公皆清修节士也。故论人者，当察其实何如耳。

神宗恶《后汉书》范晔姓名，欲更修之。求《东观汉记》，久之不得，后高丽以其本附医官某人来上，神宗已厌代矣。至元祐年，高丽使人言状，访于书省，无知者。医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尝写本于吕汲公家，亦弃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长安时，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传》、《英雄志》，因为外台言之，亟委官以取，民惊惧，遽焚之。世今无此三书矣。

尧、舜禅让之事，尚有幽囚野死之骇言，赖孔子得无完书耳。况其假尧、舜以为禅让者，欲其臣主俱全难矣。独汉献帝自初平元年庚午即位，至延康元年庚子，逊位于魏王曹丕，实在位三十年。丕奉帝为山阳公，邑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黄初七年丙午，曹丕死，曹睿立。青龙二年甲寅，山阳公薨，自逊位后十四年矣。睿变服，率群臣哭尽哀，遣使吊祭，监护丧事，谥孝献皇帝。册曰。曹睿云："用汉天子礼仪葬禅陵。"后五年，曹睿死，齐王芳立，四年废。高贵乡公髦立，五年死。陈留王奂立。景元元年庚辰，山阳公夫人节薨，王临于华林园，使使持节追谥献穆皇后。及葬，车服制度皆如汉氏故事。后四年，陈留王禅位于晋。是魏之尊奉汉帝后与其国相终始也。视晋以降曰禅让者，岂不为盛德事乎！史臣不知此义，尚贬曹丕无旷大之度，予故表而出之。

上柱国窦毅尚周武帝姊襄阳公主，其女闻隋杨坚受周静帝禅，自投堂下，抚膺太息曰："恨我不为男子，救外家之祸。"毅与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赤吾族。"毅由是奇之，以妻唐公李渊，是为太穆皇后，实生太宗，卒能灭隋云。

丹阳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齐为奉朝请，弃官隐茅山。梁武帝早与之游，恩礼甚至，每得其书，焚香以受。数手敕招之，不出。朝廷有吉凶征讨大事，必先咨之，月中常有数信，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没，有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时天下之士犹尚西晋之俗，竞谈玄理，故弘景云尔。盖散诞论空，则废礼法，礼法既废，则夷狄矣。古今之变，有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

卷十

汉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禄，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机陷阱之下，置于安乐之地。帝天下，传之子孙四百年。其取之无一不义，虽汤、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称"断蛇著符，协于火德"，谬矣。

"太史迁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赞文"，班固云尔。固《贾谊传》不书《过秦》，今《史记·陈涉》语下著《过秦》为"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欧阳公贬冯道。按道身事五主，为宰相，果不加诛，何以为史？荆公《明妃曲》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宜其取冯道也。

韩信既破赵广武军，李左车降虏也，乃西乡而师事之，古今称为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车如此，曷不言于高祖尊用之？一问攻燕伐齐之后，则不知左车何在，其姓名亦不复见于史矣。如信故善钟离眛，眛亡归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眛自刭，持其首以见高祖。眛骂曰："公非长者！"予恐前之李左车，如后之钟离眛也，信之不终，宜哉。

《新唐史·南诏》语中海岛、溪峒间蛮人，马援南征留之不诛者，谓"马留人"。今世猴为马留，与其人形同耳。

舜一岁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颇疑之。《汉书·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禅，又北海至碣石，又巡辽西，又历北边，又至九原，五月还甘泉，仅以百日行万八千余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世有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贵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捡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引伪矣。"绍兴以来，宰相赵元镇好伊川程氏之学。元镇不识伊川士资以进，反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无一言。或就之，则曰："吾方思诚敬。"其去为奸为伪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污，否则斥为不肖矣。予恐后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横远居万里外海岛中，高祖必欲其来，否则发兵诛之，横不敢违。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长安无百里，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谓"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盖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群之志，初与高祖同，高祖已帝，则可隐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节云。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申屠蟠独叹曰："昔战国之时，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予谓桓、灵之时，国命自阉寺出，世既愤怨不平，故处士抗正议。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名，太学诸生从之者至三万余人。阉寺反谓：别相署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余人，皆死狱中。或徒或废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为之骚动，自古衣冠之祸未有也。世谓范滂等备忠孝之节者，误矣。予得申屠蟠事，贤其绝识先物、智防明哲，故表出之。

禹后二世已失邦，启、太康也。周公后五世已杀君，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弟濞杀幽公自立也。殷汤后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宫。周武王后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汉高祖后一世有吕氏之祸。唐太宗后一世有武氏之祸。是数君者，岂无遗泽乎！

汉武帝用杜周为廷尉，诏狱连逮至六七万人，交所增加十有余万人。唐武后鞫流人，一日之中，万国俊杀三百人，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齐盖谥云。（原注：出《论语疏》、出《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循吏传》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亲万几，励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孝宣而上，不亲览天下之务可知矣。

李勣病，谓其弟弼曰："我见房、杜生平勤苦，仅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应我子孙，悉以付汝。葬毕，当居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至死，不复更言。予谓勣亲见太宗百战取天下之难，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遗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为后，褚遂良、郝处信等死争不可，独用勣"此陛下家事，勿问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几于覆亡，何勣能虑其家而不能虑其国也？勣真鄙夫也哉！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

古者，人君即位称元年，始终之意也。汉武帝乃加建元之号，后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数更易其号，宁有人君即位称元年之后，再称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称贞观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终，为近古云。

唐太宗以谶欲尽杀宫中姓武者，李淳风以为不可，竟杀李君羡。谶有“一女子，身长，姓武”，其明白如此。后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力谏，初无一语及武氏之谶。何也？武氏之变，至不可言，司马文正《通鉴》不书怪，独书此谶云。

汉桓帝时，或言：“民之贫困，必货轻钱薄，发更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太学能言之士议之。予尝论国有政事，何太学之士得议？盖其嘘枯吹生，抑扬震动至此，故窦武之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陈蕃闻王甫之变，将诸生八十余人拔刃以入；范滂挟公议为讦，公卿皆折节下之；太学诸生附之者三万余人，卒成部党之祸，汉随以亡。岂但曹节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与国乱神州，势尚浅。朝廷有施行，太学诸生必起论之。又举合国人进斥大臣，击登闻鼓，碎之。庙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赖今天子中兴，加大号令，始畏慑坏散。不然，其祸不在汉部党之下矣。

鲍宣云：“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蚕食无厌，一亡也。”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尚云：“先在济南除残去秽，以是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谢病去。”今之君子，欲区区以礼义廉耻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疏矣。

蜀于韦皋刻石文字，后书皋名者，必镌其中，仅可辩。故宋子京书皋事云：“蜀人思之，见其遗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镵去其文，尊讳之。”近有自西南夷得皋授故君长牒，于皋位下，书若皋字，复涂以墨，如刻石者，盖“皋”花字也。当时书石，亦用前名后押之制，非蜀人镵其文尊讳之。如本朝韩魏公书“花”字写成“琦”字，复涂以墨，尚可辩，亦此体也。

卷十一

大贤如孟子，其可议，有或非或疑或辩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说于下方，学者其折衷之。后汉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繁不录。王充《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斗约而无解。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讲犹瞀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右《荀卿·非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称所愿学者孔子，然则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历聘七十余国，皆以道不合而去，岂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岂非非其友不友乎？阳虎得政于鲁，孔子不肯仕，岂非不立于恶人之朝乎？为定、哀之臣，岂非不羞污君乎？为委吏，为乘田，岂非不卑小官乎？举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岂非遗佚而不怨乎？饮水曲肱，乐在其中，岂非厄穷而不悯乎？居乡党，恂恂似不能言，岂非由由与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遁世无闷，非不恭也。苟无失其中，虽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陈仲子避兄离母”，曰：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盖谓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盖谓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盖尝谏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为吾既知其不义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与粟，身织屦、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义也。岂当更问其筑与种之者谁邪？以所食之鶂鶂，兄所受之馈也，故哇之。岂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邪？君子之责人，当探其情，仲子之避兄离母，岂所愿邪？若仲子者，诚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过之，何其甚欤？

疑“孟子将朝王”，曰：孔子，圣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驾而行。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过虚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信而他适乎？孟子学孔子者也，其道岂异乎？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孟子之德，孰与周公？其齿之长，孰与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负之以朝诸侯，及长而归政，北面稽首畏事之，与事文、武无异也。岂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齿，可慢彼哉！

疑“孟子谓蚳鼃，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无官守，无言责，进退可以有余裕”。曰：孟子居齐，齐王师之。夫师者，导人以善而救其恶者也。岂得谓之“无官守、无言责”乎？若谓之为贫而仕邪，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仰食于齐，非抱关击柝之比也。《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夫贤者所为，百世之法也。余惧后之人挟其有以骄其君，无所事而贪禄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问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齐无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齐之君不谋于孟子，孟子勿预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劝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怀而未尽者，安得不告王而正之乎？夫军旅者，大事也，民之死生，国之存亡皆系焉。苟动不得其宜，则民残而国危，仁者何忍坐视其缪妄乎？

疑“父子之间不责善”，曰：《经》云“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传》云“爱子教之以义方”。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不责善，是不谏不教也，而可乎？

疑“性犹湍水”，曰：告子云：“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无分于东西，谓平地也。使其地东高而西下，西高而东下，岂决导所能致乎？性之无分于善不善，谓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岂陶染所能变乎？孟子云人无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长，日所见者尧、舜也，不能移其恶，岂人之性无有不善乎？

疑“生之谓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则殊也。”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

疑“齐宣王问卿”，曰：《礼》“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嫌其逼也。为卿者，无贵戚异姓同姓皆人臣也。人臣之义，谏于君而不听，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贵戚之故，敢易位而处也。孟子之言过矣。君有大过无若纣，纣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亲且贵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纣之过大，而三子之贤，犹且不敢易位也，况过不及纣而贤不及三子者乎？必也后世有贵戚之臣，谏其君而不听，遂废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义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惧齐王也。是又不然。齐王若闻孟子之言而惧，然则将愈忌恶其贵戚，闻谏而诛之；贵戚闻孟子之言，又将起而蹈之，则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骄君之非，而适足以为篡乱之资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为礼貌与饮食也。伊尹去汤就桀，桀岂能迎之以礼哉？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扰召，欲往，彼岂为礼貌与饮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是为礼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是为饮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谓性之者，天予之也；身之者，亲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内实亡也。尧、舜、汤、武之于仁义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则强焉而已矣。夫仁者，所以治国家而服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顾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远近多寡之间耳。假者，文具而实不从之谓也。文具而实不从，其国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虽久假而不归，犹非其有也。

疑“瞽叟杀人”，曰：《虞书》称舜之德曰：“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所贵于舜者，为其能以孝和谐其亲，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恶也。如是，则舜为子，瞽叟不杀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杀人，执于有司，乃弃天下，窃之以逃，狂夫且犹不为，而谓舜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执于皋陶矣，舜恶得而窃之？虽负而逃于海滨，皋陶犹可执也。若曰皋陶外虽执之以正其法，而内实纵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与为伪，以欺天下也，恶得为舜与皋陶哉！又舜既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虽欲遵海滨而处，民岂听之哉？是皋陶之执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非孟子之言也。（*右司马文正公《疑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其于颜渊，试之也熟而观之也审矣。盖尝默而察之，阅三月之久，而其颠沛造次，无一不出于仁者，是以知其终身弗叛也。君子之观人也，必于其所虑焉观之，此其所虑者容有伪也，虽终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备虑之所不及者。伪之与真无以异，而君子贱之何也？有利害临之则败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安知其非有也？”假之与性，其本亦异矣，岂论其归与不归哉？使孔子观之，不终日而决，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者无求无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谓心勿忘。据者可求可作之谓也。依者未尝须臾离，而游者出入可也。君子志于道，则物莫能留；而游于艺，则道德有自生

矣。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孟子较礼食之轻重，礼重而食轻，则去食；食重而礼轻，则去礼。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不复较其重轻何也？曰"礼信之于食色，如五谷之不杀人。"今有问者曰：吾恐五谷杀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宁食五谷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论也。今答曰：择其杀人者禁之，其不杀人者勿禁也，五谷安有杀人者哉？此孟子礼食轻重之论也。礼所以使人得妻也，废礼而得妻者皆是，缘礼而不得其妻者，天下未尝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弃信而得食者皆是，缘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尝有也。今立法不从天下之所同，而从其所未尝有以开去取之门，使人以为礼有时而可去也，则将各以其私意权之，其轻重岂复有定物？由孟子之说，则礼废无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则以礼则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传，古无是说也。凡舜之事，涂廪浚井，不告而娶，皆齐鲁间野人之语，考之于《书》，舜之事父母，盖烝烝焉，不至于奸，无是说也。使不幸而有之，则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来，如瞽叟者，盖亦有之，为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缘礼而不得其妻者，天下无有也。或曰：嫂叔不亲授，礼也。嫂溺而不援，曰礼不亲授，可乎？是礼有时而去取也。曰嫂叔不亲授，礼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礼也。何去取之有？

卷十二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虽尧、舜在上，不免于杀无道。然君子终不以杀劝其君，尧、舜之民，不幸而自蹈于死则有之，吾未尝杀也。孟子言"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使后世暴君污吏皆曰：吾以生道杀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则得，不求则不得也。仁义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贵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圣人之于利，未尝有意于求也。岂问其可不可哉？然将直告之以不求，则人犹有可得之心，特迫于圣人而止耳。夫迫于圣人而止，则其止也有时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虽吾亦将求之，以为高其闬闳，固其扃鐍，不如开门发箧而示之无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义，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不谓之有？夫以食色为性，则是可求而得也，君子禁之；以仁义为命，则是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强之。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从之？故仁义之可求，富贵之不可求，理之诚然者也。以可为不可，以不可为可，虽圣人不能。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立然诺以为信，犯患难以为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则非孔子之所谓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诺而言未尝不信，不犯患难而行未尝不果。今也以不必信为大，是开废信之渐，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子产为郑作封洫，立谤政，铸刑书，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为政严，有及人之近利，而无经国之远猷。故子罕、叔向皆讥之，而孔子以为惠人，不以为仁，盖小之也。孟子曰：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惠而不知为政"。盖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产之于政，整齐其民赋，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时修其桥梁，则有余矣。岂有乘舆济人者哉？《礼》曰："子产，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声之害，与佞人等。而孟子曰"今乐犹古乐"，何也？使孟子为政，岂能存郑声而不去也哉？其曰"今乐犹古乐"，特因王之所悦而入其言耳。非独此也，好色、好货、好勇，是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无害。从吾之说，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医，以药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为药，可乎？使声色与货而可以王，则利亦可以进仁义，何独拯梁王之深乎？此岂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性可乱也，而不可灭。可灭，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纣、盗跖至矣。然其恶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尝为恶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轮囷。抑者穷，未尝不上也。水激之，可使濆涌上达。激者穷，未尝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见也。孟子有见于性，而离于善。《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

性，而善继之耳，非性也。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故阴阳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非无也。今以其非无即有而命之，则凡有者皆物矣，非阴阳也。故天一为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为火，而火非地二也。为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谓之善，亦可以谓之恶，故荀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而扬雄之所谓善恶混者，盖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夫苟相近，则上智与下愚，曷为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无可移之资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论也，曰：雨于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也；积而为泥涂者，亦水也；指泥涂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将使其清而饮之则不可。是之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苏东坡云：予为《论语》说，与《孟子》辩者八。

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传矣？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焉能传。敢问何谓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天下无王霸，言伪而辩者不杀，诸子得以行其意，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诸侯事天子，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顺耳矣。孟子当周显王时，其后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呜呼！孟子忍人也，其视周室如无有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而孟子谓：“以齐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呜呼！是犹见人之救斗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杀之，货可得也，虽然，他人之救斗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或曰：然则汤、武不为欤？曰：汤、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时，讵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刘、古公之时，讵知其有纣哉？夫所以世世树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国家而已。汤、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纣，放之杀之，而莅天下，岂汤、武之愿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为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则是汤、武修仁行义，以取桀、纣耳。呜呼！吾乃不知仁义之为篡器也。

《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孔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彼顺天应人，犹觬觬如此。孟子固求之，其心安在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书序》：“伊尹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孟子亦曰：“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显王未闻有恶行，特微弱耳。非纣也，而齐、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呜呼！孟子之欲为佐命，何其躁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纣一人恶耶，众人之恶邪？众皆善而纣独恶，则去纣久矣，不待周也。夫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同之者可遽数邪？纣存则逋逃者存，纣亡则逋逃者曷归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数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故荀卿曰：杀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则商人之不拒周审矣，曰：如皆北也，焉用攻？

或问：“禹荐益于天下。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有诸？”曰：“禹不知启贤邪？知而且以传益邪？父不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贤，天下终归之，而让以为名，是伪也，孰谓圣人而不明且伪也？夫益亦不知启贤，不辞于禹，禹崩而后避之，以蹈舜禹之迹，又终不得为舜禹，其无惭乎？益与稷、皋陶一体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或曰：“然则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如何？”曰：“尧不听舜让，舜受终于文祖；舜不听禹让，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载，或十有七年，历数在躬，既决定矣；天下之心，既固结矣；又可避乎？舜、禹未尝避也。由孟子之言，则古之圣人作伪者也。王莽执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哂哉！”

或曰：“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叟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诸？”曰：“《书》云：‘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弗格奸。’又曰‘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是瞽象未尝欲杀舜也。瞽象欲杀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廪浚井之乎？其亦有所虑矣。象犹能虑，则谓二嫂者，帝女也，夺而妻之可乎？尧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于畎亩之中，而不能

卫其女乎？虽其见夺，又无吏士、无刑法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爱，号泣于旻天，父母欲杀之，幸而得脱，而遽鼓琴，何其乐也！是皆委巷之说，而孟子之听不聪也。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过也。《大雅》曰"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九命然后锡以圭瓒秬鬯，帝乙之时，王季为西伯，以功德受此赐，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颂》曰"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契之时，已受大国，相土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伯，出长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呜呼！孟子之教人，教之以不知量也。

或曰："然则仁义无益于人者乎？"曰："奚其为无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宗庙，士用之以保其禄位，庶人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妇，相爱相恭，相正相救，厌然如宫商之应，如画缋之次，祸乱日以消，名誉日以广，奚其为无益也。若夫挟欲趋利，图谋非分，岂仁义之意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恶也。"

或曰："孟子之言，诸侯奚不听也，谓其迂阔者乎？"曰：迂阔有之矣，亦足惮也。孟子位诸侯，则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岂不能取一国哉！为其君者，不亦难乎？然滕文公尝行孟子之道矣。故许行、陈相称之曰"仁政"，曰"圣人"也。其后寂寂，不闻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无验也。

卷十三

孔子与宾牟贾言《大武》，曰"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犹不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商之录未尽也，病其有贤臣也。文王贪商如此其甚，则事君之小心安在哉？岂孔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诬文王也。"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已久，诸侯皆欲自为雄，苟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齐王欲见孟子，而称有疾。明日，出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则曰：孔子当仕有官职。夫孟子为齐卿，无官职邪？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齿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谓讲道之顷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贤，其臣尚当辞，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骄习矣，宜乎其教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之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道哉？"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将，不容纤芥于其间，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于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彼悦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之可以王，彼悦之，则假仁义以图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呜呼！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以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学者之迷惑，聊复有言。"（右李泰伯《常语》）

毁我知之，誉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诸道，非道则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晓然合于孔子者，《常语》不得不进之也。而谓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则难变，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齐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其数，则过；其时考之，则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是教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为佐命者也，《常语》不得不绝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经》，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则视孟之书犹寇兵虎

翼者也。孟既唱之，学者和之，刘歆以《诗》、《书》助王莽，荀文若说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体耳。使后世之君，卒不悦儒者，以此。《常语》之作，其不获已，伤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经》。故曰：天下无孟子则可，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则可，不可以无天子。是有大功于名教，非苟言焉。（右陈次公《述常语》）

孟轲诚学孔子者也，其有背而违之者，《常语》讨之甚明。世之学者，不求其意，漠尔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余岁而有孟轲，由孟轲数百岁而及扬雄，又数百岁而及韩愈。扬与韩，贤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书。今《常语》骤有异于二子，宜乎其学轲者相惊而哓哓也。然哓哓者，岂知二子之尊轲处，《常语》亦尊之矣。所缪者，教诸侯以叛天子，以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经》，《常语》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没千数百年矣，初荀卿尝一白其非，而扼于扬子云，及退之"醇乎醇"之说行，而后之学子遂尊信之。至于今兹，其道乃高出于《六经》，《常语》不作，孰为究明？或曰："子言则是矣，如众口何？"曰："顾与圣人如何尔，尚谁众人之问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右傅野《述常语》）

桃应问于孟子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其天下。"刘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孝子之事亲也，既外竭其力，又内致其志，不使其亲有不义之名，不使其人有间非之言。瞽叟使舜涂廪，从而焚之，乃下；使浚井，从而掩之，乃出；舜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书》曰：'父顽，母嚚，弟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由是观之，舜为天子，瞽叟必不杀人也。仲尼之作《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故以子则讳父，以臣则讳君，岂独《春秋》然哉？虽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听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贰也，不可以刑，刑其傅与师。鞅之法刻矣，然而犹有所移。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必不执也。叶公子高问于孔子曰：'吾党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虽执之，舜必不听也。舜岂以天下有所受，顾临其亲哉？夫圣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养，莫备焉。德为圣人，尊为天子，以天下养，然而不能使其亲无一朝之患，是则非舜也。知圣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养之备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贵也，而务搏执之，是则非皋陶也。无其事云尔，有其事，奚至于'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夫衡之为物也，徒悬则偏而倚，加权焉则运而平。一重一轻之间，圣人权之时也。请问权？曰：皋陶不难弃士，不过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权之，天下之为君臣者必定，义莫高焉。舜不难弃位，不过隐法而已矣。以父子权之，天下之为父子者必悦，仁莫盛焉。故善为政者，无以小妨大，无以名毁义，无以术害道，无以所贱干所贵，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则为之，贬其名有以安天下则为之，其唯舜、皋陶乎？"（右刘原父《明舜》）

予读韩愈书，知其斥杨墨、排释老，以尊圣人之道，其志笃矣。自孟轲扬雄没，传其道而醇者，唯韩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轲辅圣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过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当尧之时，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虽尧舜之圣，犹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决横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虽百夔卨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万类之性，人灵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则鸟兽之不若也。当周之亡，辩诈暴横，圣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时，亦犹天地之晦，日月之蚀，运之常也，复何伤乎？孟轲，学圣人者也，愤然而兴，辟杨墨，诛叛义，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圣人之道无可无不可，苟当时轲之徒不能力排杨墨，横遏异端，明仁义以训天下，则圣人之教果从而废乎？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哉？轲虽欲张大其教，天下可从而兴乎？是圣人之道，不为一人而废，一人而兴，又昭昭然矣。其后嬴政肆虐，火其书，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说，其为害过杨墨远矣。然汉家之兴，则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内，岂又由轲之辩而后行邪？故曰：誉之不足益，毁之不足损，由其道大也。后之儒者，有能立言著书，振扬其风，发明其旨则可矣。若曰：随其废而兴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过矣乎？予谓杨墨之祸，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虽见侵毁，亦不由轲而益尊。苟毁誉由轲而兴，则不足谓之孔氏之道，使圣人复生，必不易予言也。（右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谥法》曰："受禅成功曰舜，仁圣盛明曰舜。"《白虎通》曰："舜犹僢僢也，言能推信尧道而行之。"孔安国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一百十二岁。"案《书》称"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尧德，且明舜虽受终，令天下服丧三年，如继世之礼，故于"殂落"下终言之。

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谓尧崩逾年，见于文祖庙而改元。孟轲不达此言，以为三载服除后，舜格于文祖，乃妄称孔子曰舜既为天子，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若然，当以服除之月至庙，不当用于"正月元日"也。逾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轲又云尧、舜、禹崩，三年丧毕，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后践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终文祖，已二十八年，岂容至服除未定，方让其子？孔安国仍轲之谬，乃曰舜服尧丧三年毕，将即政，复至文祖庙。周衰，杨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谓醇矣。其于论经义，说世事，知谋往往短局乖戾，陋儒爱其词简意浅，杂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马迁云："舜年三十，尧举之，五十摄行天子事，五十八尧崩，六十一代尧践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轲旧说也。郑玄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征庸三十，谓历试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岁也。"（右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

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旨实同。盖国之于君，家之于父，学者之于孔子，皆当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国家五十年来，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义说归之于老庄，而设科以《孟子》配《六经》，视古之黜百家而专明孔氏《六经》者，不亦异乎？前者，学官罢黜孔子《春秋》，而表章伪杂之《周礼》，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固可考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时，会官僚讲《孝经》而读《孟子》，盖《孟子》不当先诸《论语》者也。如以《孟子》先诸《论语》，岂所以傅道皇太子天资迈世之令德而视之以一德哉？臣愚窃以谓宜讲《孝经》而读《论语》，恭俟讲《孝经》毕日，复讲其已讲之《论语》，则其入德亦易矣。或间日读《尔雅》以示文字训诂之本源，而明天地万物之名实，先儒谓《尔雅》本是周公训成王之书，信不诬矣。臣愚流落衰暮之时，荷圣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谕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无犯而有隐。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诬谤不浅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圣度，旁烛万代之微，而不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六经》，则宗庙社稷之流光不亦伟乎！臣闻以狂瞽独见之言，干冒宸扆，不胜惶惧待罪之至。（右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卷十四

陈叔易言："王荆公得东坡《表忠观碑》本，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为不然。司马迁死，其书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三王世家》。至元成间，褚先生者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当时以其言鄙陋，失迁本意。荆公岂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为迁之书邪？如议者多以司马迁怒武帝，故于《本纪》，但著绝海求神仙，大宛取马，用兵祠祭等事，以为谤者，非也。

子由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世称苏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诬矣。

柳子厚云："以淮、济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为病，然而万一离娄子而眇然睨之，不若无者之快也。"予谓文章英发，前无古人者，益当兼佩斯言矣。

柳子厚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以妙语起其可游者，读之令人翛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别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似。仆闷则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疣。"子厚前所记黄溪、西山、钴鉧潭、袁家渴果可乐乎？何言之不同也？

东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虽欲无有，其可得邪？故予为文至多，未尝敢有作之之意。"时东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发于文章已如此。故黄门论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欧阳公谓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开廓，勿造语，及模拟前人。"又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谓梅圣俞云："读苏轼之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曰："轼所言乐，乃修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欧阳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诗》、《书》之言。如《田弘正先庙碑》曰："昔者鲁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实命其史臣克作为《駉》、《駜》、《泮》、《閟》之诗，使声于其庙，以假鲁灵。"其用诗之法如此。如曰《前进士上宰相书》，解释《菁菁者莪》二百余字，盖少作也。

柳子厚记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虽不显，其交游皆天下伟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见其所长者可矣。反从而讥病之不少贷，何也？是时，子厚

贬永州，又丧母，自伤其葬而不得归也。其穷厄可谓甚矣，而轻侮好讥议尚如此。则为尚书郎时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贵重”者，盖其资如此云。

柳子厚书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郭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头来矣。”宋景文修《新书》曰“吾戴头来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欧阳公谓：广文曾生者，在礼部奏名之前已为门下士矣。公示吴孝宗诗，有云：“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疏决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是子固于文，遇欧阳公方知所归也。而子固《祭欧阳公文》自云：“戆直不敏，早蒙振祓，言徭公诲，行徭公率”也。子开于欧阳公下世之后，作子固行述。乃云：“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予以为过美。张籍《哭韩退之》诗云：“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退之曰，籍、湜辈者，学者曰韩门弟子，不曰韩、张也。苏东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归，散而自贤。我是用惧，日登师门。”有以也夫！曾子开论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驰骋，愈出而愈新，读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盖天材独至，若非人力所能，学备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未能远过也。”苏子由论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又曰：“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子开之言类夸大，子由之言务谦下，后世当以东坡、南丰之文辨之。

文用助字，柳子厚论当否，不论重复。《檀弓》曰：“南宫绍之妻之姑之丧。”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近时六一、文安、东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杨诲之用《庄子》太多，反累正气。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庄子》，故于诗文多用其语。

读司马子长之文，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如言“人民乐业，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何属于《律书》也？《伯夷传》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语。殊不类，其所以为闳深高古者欤！视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胆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诗似之。

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老苏公云：“学者于文用引证，犹讼事之用引证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则止矣。或一人未能尽，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东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恶俱不可以托，欲屈大夫近入修门耳。时大夫尚无恙也。韩退之《罗池词》云：“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时柳仪曹已死，若曰国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远即罗池之人，千万年奉尝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仪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

《英宗实录》：“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与欧阳公之《志》“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不同。或云《实录》，王荆公书也。又书洵机论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盖明允时，荆公名已盛，明允独不见，作《辨奸》以刺之，故荆公不乐云。

《楚词》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欧阳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之文，英气多，和气少。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

予客长安，蓝田水坏一墓，得退之自书《薛助教志》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挟一矢”，石本乃“指一矢”，为妙语。又城中有发地得小狭青石，刻《瘗破砚铭》，长安又得退之《李元宾墓铭》，段季展书，校印本，无“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国东门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铭》云“已乎元宾，文高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本乃“意何为哉”。益叹石本之语妙。欧阳公以下，好韩氏学者，皆未见之也。

李汉于韩退之，不曰子婿，曰门人。云：“退之诗文，汉所类也。”如《革华传》，类本无之。赵璘

《因话录》云："《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侍郎，《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其辞至鄙浅，则《革华传》非退之作明甚。"予谓凡李汉所不录，今曰《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书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又刘梦得云：韩愈谓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今其说其书皆不传，则汉之所失亦多矣。

司马迁父名谈，故《史记》无"谈"字，改"赵谈"为"赵同"。范晔父名泰，改"郭泰"、"郑泰"为"太"。杜甫父名闲，故诗中无"闲"字，其曰"邻家闲不违"者，古本"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为文，皆以"今"为"兹"。独韩退之因李贺作《讳辩》，持言征之说，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讳也。曹志为植之子，其奏云"干不植强"，不讳其父名也。吕岱为吴臣，其书云"功以权成"，不讳其君名也。

樊宗师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袭而已，曰《魁纪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纪、记、志、说、论、赞、铭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有十九。其评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已，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又曰："绍述于斯术，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曰"未有"曰"难"曰"极"，特取其不相袭耳，不直以为美也。故其《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盖斥班固而下相袭者，退之于文，吝许可如此。

卷十五

王勃《滕王阁记》"落霞孤鹜"之句，一时之人共称之，欧阳公以为类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乐极悲来，识盈虚之有数"。亦记其意义甚远。盖勃文中子之孙，世尚其学，一时之人不识耳。

东坡《报江季恭书》云："《非国语》，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论耳。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也。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至于《时令》、《断刑》、《正符》，皆非是。"予谓学者不可不知也。

曹植《七启》言"食味芳莲之巢龟"，张协《七命》言"食味丹穴之雏鸡"，极盛馔，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或问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者，一无知村夫耳。公为作《放鹤亭记》，以比古隐者，又遗以诗，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过矣。东坡笑曰："装铺席耳。"东坡之门，稍上者不敢言，如禽聪、蜜殊之流，皆铺席中物也。

东坡于古人，但写陶渊明、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柳子厚之诗。为南华写柳子厚《六祖大鉴禅师碑》，南华又欲写刘梦得碑，则辞之。吕微仲丞相作《法云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东坡书石，不敢自言，委甥王说言之。东坡先索其稿谛观之，则曰："轼当书。"盖微仲之文自佳也。

曾子固初为太平州司户。守张伯玉，前辈人也。欧阳公、王荆公诸名士共称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顾，间语子固："吾方作六经阁，其为之记。"子固凡誊稿六七，终不当伯玉之意，则为子固曰："吾自为之。"其书于纸曰"六经阁者，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励于学矣。

长安安信之子允为予言："旧藏韩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卷，茧纸正书，有退之亲改定字。后为张浮休取去。"

欧阳公谓苏明允曰："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之文，吾意足矣。"呜呼！欧阳公之足，孔子之达，杜子美之无恨，韩退之之是也。

李僦季常，苏子容丞相外孙，为予言：东坡归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东坡已病，遣叔党来吊，自作《饭僧文》。所谓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者。明日，季常与子容诸孙往谢之，东坡侧卧泣下不能起。

李义山《樊南四六集》载：《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显荣，或超蒙委任，待思改作，未可与权，敷奏之时，已彰虚伪，伏藏之际，又涉震惊"云云。当北司愤怒不平，至诬杀宰相，势犹未已，文宗但为涯等流涕而不敢辩。义山之《表》谓"徒思改作，未可与权"，独明其无反状，亦难矣。

司马文正公薨，范蜀公取苏翰林《行状》作志，

系之以铭，翰林当书石，以非《春秋》微婉之义，为公休谏议云："轼不辞书，恐非三家之福。"就易名铭。蜀公之铭世不传，予故表出之。曰："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独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倾。天意若曰，待时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万亿，海内一统。而熙宁初，奸小淫纵。以朋以比，以闭以壅。乃于黎民，诞为愚弄。人不聊生，天下汹汹。险陂憸猾，唱和雷同。谓天不足畏，谓众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而敢为诞谩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窜乃斥，远佞投凶。诛钼蠹毒，方复任公。奄弃万国，未克厥终。二圣继承，谋谟辅佐。乃曰斯时，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虚心至诚。公至京师，朝访夕咨。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以观。日亲万机，勤劳百为。尽瘁忧国，梦寐以之。曾未期月，援溺振渴。事无巨细，悉究本末。利兴害除，赏信罚必。曰贤不肖，若别白黑。耆哲俊乂，野迄无遗。元恶大憝，去之不疑。无有远迩，风从响应。载考载稽，名实相称。天胡不仁，丧吾良臣。天实不恕，丧吾良辅。呜呼已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拔也，公之意气坚不可夺也。江汉可竭也，公之正论浚不可遏也。呜呼公乎，时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寿止于斯。哀哉！"

欧阳公平生尊用韩退之，于其学无少异矣。退之作《处州孔子庙碑》，以谓"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谷，勾龙、弃，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坛，岂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当座，以门人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荐祭，进退诚敬，礼如亲弟子者。勾龙、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龙、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事皆无如孔子之盛。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其贤过于尧、舜远者，此其效欤。"永叔作《谷城县夫子庙记》，乃云："后之人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是欧阳公以退之为谬论矣。

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后东坡、颍滨但言忠献、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简，何也？予官雅州，得太简荐先生书，尝以问先生曾孙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简夫，长安人，以遗才命官，其文亦奇，《国史》有传。《上韩忠献书》："简夫启：昨年在长安，累获奏记，及入蜀来，路远颇如疏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审均逸名都，寝食何似。简夫向年，自与尹师鲁别，不幸其至死不复相见，故居常恨，以谓天下后生无复可与议论当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呜呼！师鲁不再生，孰与洵抗邪？简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为时所信重，无以发洵之迹。遽告之曰：如子之文，异日当求知于韩公，然后决不埋没矣。重念简夫，阻远门藩，职有所守，不获搢版约袂、疾指快读洵文于几格间，以豁公之亲听也，但邑邑而已。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亦尝举茂才，不中第，今已无意。近张益州安道，荐为成都学官，未报。会今春将二子入都，谋就秋试，幸其东去，简夫因约其暇日，令自袖所业，求见节下，愿加奖进，则斯人斯文，不为不遇也。"《上张文定书》："简夫启：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其间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史论》，真良史才也。岂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尔。令人欲麋珠齑芝，躬执匕箸，饫其腹中，恐他馈伤。且不称其爱护如此，但怪其不以所业投于明公，问其然，后云：'洵已出张公门下矣。又辱张公荐，欲使代黄柬为郡学官。洵思遂出张公之门，亦不辞矣。'简夫喜其说。窃计明公引洵之意，不秖一学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秖一学官，第各有所待也。又闻明公之荐，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捡，执政者靳之，不特达。虽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报，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涂路间邪？昔萧昕荐张镐云：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幽谷一叟耳。愿明公荐洵之状，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请而后已，庶为洵进用之权也。"《上欧阳内翰书》："简夫启：简夫顷年待诏公车府，因故人苏子美始拜符采，不间不遗，许接议论。未两三岁，而执事被圣上不次之知，遂得以笔舌进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惧，赏之可乐，生之可即，死之可避，而知执事之笔舌可畏。简夫不于此时，毕其平生之力，以谨自附于下风，而方从事戎马间，或告疾于旧隐，故足迹不至于门藩，书问不通于左右者，且十余年矣。岂偶然哉？盖有故耳。执事之官，日隆于一日，昔之所以议进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之以权位，故其一言之出，则九鼎不足为重。简夫见弃于时，使与俗吏齿，碌碌外官，多谤少誉，方世之视其言，不若鸿毛之轻，故姓名不见记于执事矣。夫人重之不为，简夫肯为轻哉！方俟退于陇亩之中，绝于公卿之间，而后敢以尺书问阍吏，道故旧之情。今未能毕其志，而事已有以夺之矣。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著《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呜呼！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惟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

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是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

陈希亮，字公弼，天资刚正人也。嘉祐中，知凤翔府。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故东坡《客次假寐》诗："虽无性命忧，且复忍斯须。"又《九日独不预府宴登真兴寺阁》诗"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其不堪如此。又《东坡诗案》云：任凤翔府签判日，为中元节不过知府厅，罚铜八斤，亦公弼案也。东坡作《府斋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数往反。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曰："东则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则汉武长杨五柞，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计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公弼览之，笑曰："吾亲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后公弼受他州馈酒，从赃坐，沮辱抑郁抵于死。或云，欧阳公憾于公弼有曲折东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慥季常，居黄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归之。元丰初，东坡谪黄州者，执政疑公弼废死自东坡，委于季常甘心焉。然东坡、季常相得欢甚，故东坡特为公弼作传，至比之汲黯，曰："轼官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崔德符戏语予曰："果如元丰执政之疑，东坡之悔，岂释氏忏悔之悔乎?"

晏公不喜欧阳公，故欧阳公自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对宾客占十数语，授书史作报。客曰："欧阳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

卷十六

欧阳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组官庭，还车故里。披裘散发，逍遥垂尽之年；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客有面叹其工致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苏秀才，'有田一廛，足以为养。行年五十，复将何求?'"盖苏明允谢官笺中语，公爱之尚不忘耳。

予见司马文正手写欧阳公《青州不俵秋料青苗钱放罪谢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过"二语。文正喜其工邪，抑以"遂非""改过"为不然也。如文正力诋青苗等事，《免枢近出帅长安谢表》则云："虽复失位危身，终不病民害国。"

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类俳语可鄙。欧阳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自及第遂弃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也。"如公之四六云："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鸣枭之恶音，孰不闻而掩耳。"俳语为之一变。至苏东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防之宫，三十余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

梅圣俞著《碧云騢应昭陵》时，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郑公、韩魏公、欧阳公无贬外，悉讥诋之，无少避。其序曰："碧云騢，厩马也。庄宪太后临朝，以赐荆王，王恶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备上闲，为御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号云。世以旋毛为丑，此以旋毛为贵，虽贵矣，病可去乎？噫。"范文正公者，亦在诋中。以文正微时，常结中书吏人范仲尹，因以破家。文正既贵，略不收恤。王铚性之不服，以为魏泰伪托圣俞著此书，性之跋《范仲尹墓志》云："近时襄阳魏泰者，场屋不得志，喜伪作它人著书，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尽假名武人张师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东轩笔录》，皆用私喜怒诬蔑前人，最后作《碧云騢》，假名梅圣俞，毁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骇然不服矣。且文正公与欧阳公、梅公立朝同心，讵有异论，特圣俞子孙不耀，故挟之借重以欺世。今录杨辟所作《范仲尹墓志》，庶几知泰乱是非之实至此也。则其他泰所厚诬者，皆迎刃而解，可尽信哉！仆犹及识泰，知其从来最详，张而明之，使百世之下，文正公不蒙其谬焉。颍人王铚性之题。"予以为不然，亦书其下云：美哉，性之之意也。使范公不蒙其谬，圣俞亦不失为君子矣。然圣俞蚤接诸公，名声相上下，独穷老不振，中不能无躁，其《闻范公讣诗》："一出屡更郡，人皆望酒壶。俗情难可学，奏记向来无。贫贱常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俱。"夫为郡而以酒悦人，乐奏记，纳谀佞，岂所以论范公者，圣俞之意，真有所不足邪！如著文公灯笼锦事，则又与《书窜》诗合矣。故

予疑此书实出于圣俞也。

有童子问予东坡《梅花诗》："玉奴终不负东昏。"按《南史》，齐东昏侯妃潘玉儿，有国色。牛僧孺《周秦行记》："薄太后曰：牛秀才远来，谁为伴？潘妃辞曰：东昏侯以玉儿身亡国除，不拟负他。"注云："玉儿，妃小字。"东坡正用此事，以"玉儿"为"玉奴"，误也。又《过岐亭陈季常诗》："不见卢怀慎，烝壶似烝鸭。"按《卢氏杂记》：郑余庆约客食，戒中厨烂烝，去毛勿拗项折。客为烝鹅鸭。既就食，各置烝壶芦一枚于前。则烝壶似烝鸭者郑余庆，非卢怀慎，亦误也。又《送子由出疆诗》"忆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蜡凤戏僧虔"。按《南史》，王昙首内集，听子孙为戏，僧达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棋，不坠落。僧绰采蜡烛作凤皇。则以蜡凤戏者僧绰，非僧虔，亦误也。又《和徐积诗》"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应须问子来"。按《庄子》，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疾矣!"裹饭往食之。则裹饭者子舆，非子来，亦误也。又《谢黄师是送酒诗》"偶逢元放觅拄杖，不觉麴生来坐隅"。检《左慈元放传》，无拄杖酒事。按抱朴子《列仙传》，孔元方每饮酒，以拄杖卓地倚之，倒其身，头在下，足在上。则拄杖酒事乃孔元方，非左元放，亦误也。又《和李邦直诗》"恨无杨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按陈登字元龙，许汜与刘备在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宁有事邪？汜曰："昔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无救世之意，而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止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则百尺楼者刘备，非元龙，亦误也。又《豆粥诗》"湿薪破灶自燎衣，饥寒顿解刘文叔"。按《汉史》，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至南宫县，遇大风雨，引车入道旁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爇火，光武对灶燎衣。冯异进麦饭，非豆粥，若芜蒌亭豆粥，则无湿薪破灶燎衣等事，亦误也。又《和刘景文听琵琶诗》"犹胜江左狂灵运，共斗东昏百草须"。按唐《刘梦得嘉话》，晋谢灵运美须，临刑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塑像须。寺人宝惜，初无亏损。至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尽弃其余。则以灵运须斗百草者，唐安乐公主，非齐东昏侯，亦误也。又《会猎诗》"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获之。杜氏注："为妻御之皋泽。"则如当训之，非地名，亦误也。又《海市诗》"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按韩退之《谒衡岳诗》"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又云"窜逐蛮夷幸不死"，故以为退之迁潮阳归日作。是未详退之先谪阳山令，徙掾江陵日，委舟湘流，往观衡岳之语。乃云"潮阳太守南迁归"，亦误也。周《诗》"大姒嗣徽音"者，大姒嗣大任耳，大任于大姒，君姑也，有嗣之义。《司马文正行状》"二圣嗣位"。哲宗于神庙为子，曰"嗣位"则可；宣仁后于神庙为母，曰"嗣位"则不可。亦误也。又《二疏赞》"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三良臣，谓盖宽饶、韩延寿、杨恽也。意以孝宣杀此三人，故二疏去之耳。按《汉史》，孝宣地节三年，疏广为皇太子太傅，兄子受为少傅，至元康四年，俱谢病去。后二年，当神爵二年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下有司自杀。又三年，当五凤元年十二月，左冯翊韩延寿弃市。又一年，当五凤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杨恽要斩，皆在二疏去之后。以二疏因杀三人而去者，亦误也。佛书"日月高悬，盲者不见"。《日喻》"眇者不识日"，眇能视，非盲也，岂不识日，亦误也。又序"谢自然欲过海求师，或谓蓬莱隔弱水三万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绛阙，可往从之，自然可还授道于子微，白日仙去。"按子微以开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历五年，至贞元十年仙去，是子微死四十三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微"，亦误也。东坡信天下后世者，宁有误邪？予应之曰："东坡累误千百，尚信天下后世也。"童子更曰"有是言，凡学者之误亦许矣。"予曰："尔非东坡奈何?"

程文简公父元白，官止县令，以文简贵，赠太师，类无可书。欧阳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余言，世以为难。韩忠献公曾祖惟古无官，以忠献贵，赠太保，益无可书。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余言，其文无一剩语，世尤以为难也。

吕献可追尊濮园事击欧阳公，如曰："具官某，首开邪议，妄引经证，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载献可奏议中。司马文正作序，乃首载欧阳公《谏臣论》以为诚言。文正之意，以献可能尽欧阳公所书谏臣之事，使欧阳公无得以怨欤；抑以欧阳公但能言之，献可实能行之也？不然，献可排欧阳公为邪，反以欧阳公之论，序献可之奏，又以为诚言可乎？欧阳公晚著《濮议》一书，专与献可诸公辩，独归过献可，为甚矣。

孔子自谓不及颜回，曹孟德《祭桥玄文》云尔。东坡《醉白堂记》亦云。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苴举网得之。龟来见梦于宋元王，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云云。出《史记·龟策列传》。韩退之《孟东野失子诗》云："东野夜得梦，有夫玄衣巾。"实用此事。

东坡既迁黄岗，京师盛传白日仙去。神庙闻之，对左丞蒲宗孟叹惜久之。故东坡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也。

曾南丰读欧阳公《书锦堂记》"来治于相"，《真州东园记》"泛以画舫之舟"二语，皆以为病。

卷十七

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幸后苑，召宰执、侍从、台谏、馆阁以下赏花钓鱼，中觞，上赋诗："晴旭晖晖花尽开，氤氲花气好风来。游丝罥絮萦行仗，堕蕊飘香入酒杯。鱼跃纹波时泼刺，莺流深树久徘徊。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欢游近侍陪。"宰相韩琦、枢密曾公亮、参政张昇、孙抃、副枢欧阳修、陈旭以下皆和，帝独称赏韩琦"轻阴阁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寿杯"之句。时翰林学士承旨宋祁久疾在告，明日和诗来上，帝览之已怅然。不数日祁薨，益加震悼云。

真宗尝问杨大年："见《比红儿诗》否?"大年失对。每语子孙为恨，后诸孙有得于相国寺庭杂卖故书中者。盖唐末罗虬、罗邺、罗隐兄弟俱有文，时号"三罗"。虬登科，从事坊州，有营妓小字红儿，先为郡将所嬖，人不敢近，虬亦悦之，郡将不能容，虬弃官去，然于红儿犹不忘也。拟诸美物，作《比红儿诗》百首，事出《摭言》，亦略见《太平广记》中，大年不知何也。

嘉祐中，侍从官列荐国子博士梅尧臣宜在馆阁，仁皇帝曰："能赋'一见天颜万人喜，却回宫路乐声长'者也。"盖帝幸景灵宫，尧臣有诗，或传入禁中，帝爱此二语。召试赐等，竟不登馆阁以死。

兖州之东有漏泽，每夏中频雨，则积水弥望；至秋分后，声起水中如雷，一夕尽涸，初不可测，奇石林立，或寻其下得穴，水自此入。李卫公平泉有石，刻字曰漏泽，作亭其前，曰鲁石。有诗云："鲁客持相赠，琼瑰乃不如"者，兖之漏泽石也。

《国史补》载："韩退之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发狂恸哭，赖华阴令百计取得之。"或云无是事。予读退之《答张彻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驾此回辖，金神所司刑。泉绅拖修白，石剑攒高青。磴苏达拳跼，梯飙飐伶俜。悔狂已咋齿，垂诫仍镌铭。"可信《国史补》不妄。

韩退之使镇州，《题寿阳驿》云："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并巷柳，马头唯有月团团。"《镇州归》再赋云："别来杨柳街头树，摆撼春风只欲飞。还喜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孙子阳为予言："近时寿阳驿发地，得二诗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风柳二妓，归途闻风柳已去，故云'。后张籍《祭退之诗》云'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者，非此二人邪。"

钱昭度有《食梨诗》云："西南片月充肠冷，二八飞泉绕齿寒。"予读《乐府解题》，《井谜》云："二八三八，飞泉仰流。"盖二八三八为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为井字。

黄鲁直诗云："山椒欲雨好云气，湖面迎风生水纹。"汪彦章用其体云："野田无雨出龟兆，湖水得风生縠纹。"昔宋景文问晏元献："刘梦得'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当作何义?"元献云："作生于縠纹意，不合当作生熟之生。"景文叹服，以为妙语。今彦章以生对出，则作生长之生矣。岂不闻元献之说邪?

王元之，济州人，年七八岁已能文，毕文简公为郡从事，始知之。问其家以磨面为生，因令作《磨诗》。元之不思以对："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文简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讲学。一日，太守席上出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皆未有对。文简写之屏间，元之书其下："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叹息曰："经纶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为小友，至文简入相，元之已掌书命矣。

唐人知贡举者，有诗云："梧桐叶落井亭阴，锁闭朱门试院深。尝是昔年辛苦地，不将今日负初心。"后为下第者裁作五言以诮之。（原注：出《岚斋记》）

予尝见南唐李侯撮襟，书宫人庆奴扇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

唐荆州每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至刘蜕舍人，以荆州解及第，号"破天荒"。东坡尝以诗二句，遗琼州进士姜唐佐。"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题其后云："待子及第，当续后句。"后唐佐自广州随计过许昌，见颍滨时，东坡已下世，相持出涕，颍滨为足成其诗云："生长茅间有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李士宁，蓬州人，有异术，王荆公所谓"李生坦荡荡，所见实奇哉"者。熙宁中，宗室世居，狱连士

宁，吕惠卿初叛荆公，欲深文之，以侵荆公。神宗觉之，亟复相荆公。荆公平生好辞官，至是不复辞，自金陵连日夜以来，惠卿罢去，士宁止从编置。初，士宁赠荆公诗，多全用古人句，荆公问之，则曰："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问："古有此律否?"士宁笑曰："《孝经》，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诗，孔子岂不能自作诗者，亦所谓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也。"荆公大然之。至辞位迁观音院，题薛能、陆龟蒙二诗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屐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用士宁体也。后又多集古句，如《胡笳曲》之类不一，《夫子曳杖之歌》有"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之语。唐天宝中，长安雨木冰，宁王薨，谣曰："冬凌树稼达官怕。"熙宁中，京师雨木冰，又华山崩阜头谷，数千百丈，压七村之人。时王荆公为相，变乱典常，征敛财利，识者危之。适韩魏公薨，荆公作挽诗云："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遂以魏公当之。潘邠老云："花妥莺梢蝶，溪喧獭趁鱼。"妥音堕，乃韵。邠老不知秦音，以落为妥上声，如曰雨妥花妥之类，少陵，秦人也。

唐诗家有假对律，曰"床头两瓮地黄酒，架上一封天子书"。又"三人铛脚坐，一夜掉头吟"。又"须欲沾青女，官犹佐子男"等句是也。或鄙其不韵，如杜子美"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又"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杜牧之"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亦用此律也。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唐僧灵澈语，东坡《海会殿上梁文》全取之。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无千岁"，盖校本之误，乃"形天舞干戚"耳。按《山海经》，海中有兽名形天，每出水，必衔干戚而舞云。

王荆公步月中山，蒋颖叔为发运使，过之，传呼甚宠，荆公意不悦。颖叔喜谈禅，荆公有诗云："怪见传呼杀风景，不知禅客夜相投。"按李义山《杂纂杀风景门》"月下传呼"用此事。

《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时溥以黄巢首上行在者，伪也。东西二都旧老相传，黄巢实不死，其为尚让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为僧，得脱，往投河南尹张全义，故巢党也。各不敢识，但作南禅寺以舍之。予数至南禅，壁间画僧，巢也。其状不逾中人，唯正蛇眼为异耳。老人言：更有故写真绢本尤奇，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阑干看落晖。"为李易初取也。

庆历中，翰林侍读学士李淑守郑州，题周少主陵云："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时上命淑作《陈文惠公尧佐墓铭》，淑书"尧佐好为小诗，间有奇句"，及有"trelated"等语。陈氏子弟请易去，淑以文先奏御，不可易。陈氏子弟恨之，刻淑《周陵诗》于石，指"倒戈"为谤。上亦以艺祖应天顺人，非逼伐而取之，落淑学士。淑上章辨《尚书》之义，盖纣之前徒，自倒戈攻纣，非武王倒戈也。上知淑深于经术，待之如初。宋内翰祁曰："白公云'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其献臣之谓乎?"献臣，淑字也。为文尤古奥，有樊宗师体。

《王羲之传》："山阴道士好养鹅，羲之往观，意甚悦，欲得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羲之欣然写毕，笼鹅以去。"李太白《送贺监诗》乃云："鉴湖流水春始波，狂子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世人有以右军写《黄庭经》换鹅者，又承太白之误耳。

李太白《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微之《侠客行》云："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诗同咏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谓不然。太白咏侠不肯受报，如朱家终身不见季布是也；微之咏侠欲有闻于后世，如聂政姊之死，恐终灭吾贤弟之名是也。

少陵："陶冶性情存底物"，本颜之推："至于陶冶性情，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又少陵："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本陈胜与人佣耕之语也。又少陵："上君白玉堂，侍君金华省。"本班固自叙："时上方向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金华殿中也。"又少陵："露井冻银床。"本《晋书·乐志·淮南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也。又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本沈云卿："船如天上坐，人在镜中行。""船如天上去，鱼似镜中悬"也。或以此论少陵之妙。予谓少陵所以独立千载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本哉?

卷十八

欧阳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予谓约以子美律诗，"青天外"其可以"白鹭洲"为偶也?

退之《石鼓诗》，体子美八分歌也。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时新。洙泗辍微响，漂

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去，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予昔与苏仲虎会清溪真觉僧房客，有出东坡书渊明此诗者。仲虎曰：“大父平生爱写此诗，于士友间数见之。”予曰：“伏羲、神农出上古，所谓莫之为而任其自然，下此始有传，然事多伪而不实。孔子特弥缝之，使天下后世曰圣人而不敢议，功德被于尧舜以降，其贤岂不远哉？如汲郡魏襄王冢中所得竹简文字，渊明固不废也。东坡论武王非圣人，不知言者已骇然不服，其可与论渊明此意也。”仲虎不觉起立曰：“可畏哉渊明！故反曰吾醉中谬言当恕也。”

刘中原父望欧阳公稍后出，同为昭陵侍臣，其学问文章，势不相下，然相乐也。欧阳公喜韩退之文，皆成诵，中原父戏以为“韩文究”。每戏曰：永叔于韩文，有公取，有窃取，窃取者无数，公取者粗可数。永叔《赠僧》云：“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乃退之《醉留孟东野》“自惭青蒿倚长松”也，非公取乎？欧阳公以退之“读《墨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为叛道。中原父笑曰：“永叔无伤事主也。”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其句云：“左相日兴废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世贤”二字，殆不可晓。或云“世”字当作避字，写本误也。盖左相者，李适之也，有直声。右相李林甫奸邪，适之议论数不同，自免去。有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试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子美“衔杯乐圣称避贤”者，正用适之诗语也。

韩退之与孟东野《斗鸡联句》有云：“神槌困朱亥。”古本云：“袖槌”，用《史记》朱亥袖四十斤铁槌杀晋鄙事也。

韩熙载畜妓乐数百人，俸入为妓争夺以尽，至贫乏无以给。夕则敝衣屦，作瞽者，负独弦琴，随房歌鼓以丐饮食。东坡《谢元长老衲裙诗》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用其事也。然予独未达东坡之意。

古乐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藁砧”，铁也，问夫何在。重山，出字，夫出也。“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何时还也。“破镜飞上天”，月半还也。如李义山“空看小垂手，忍问大刀头”；宋子京“曾损归书凭鲤尾，莫令残月误刀头。”俱用此事云。

杜子美《赠韦左丞诗》：“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原宪贫”所自不一，“贡公喜”注引“王阳入仕，贡禹弹冠”，事虽是，而无“贡公喜”三字。予读刘孝标《广绝交论》云：“王阳登则贡公喜。”此其自也。

杜子美“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后得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于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

张籍《老将诗》云：“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古人传诵以为佳句。按《汉书》，“天幸”二字乃霍去病，非卫青也。《汉书音义》“数音朔”，则亦不可对“天”矣。

杜子美《赠高适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退之《赠张功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之《寄侄阿宜诗》云：“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盖唐参军簿尉，有罪加挞罚，如今之胥吏也。高子勉亲见山谷云尔。予初疑其不然，因读《唐史》，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善恶，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讫奏，参军簿尉不足道也。

杜审言，字必简，子美大父也。景龙初，为国子监主簿，和韦承庆《山庄诗》五首：“迳转危峰碧，桥斜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换粳香。绾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犹言行乐少，别向后池塘。”“攒石当轩倚，悬泉度牖飞。鹿麛衔妓席，鹤子曳童衣。园果尝难遍，池莲摘未稀。卷帘先待月，应在醉中归。”“携琴绕碧纱，摇笔弄青霞。杜若幽林草，芙蓉曲沼花。宴游成野客，形胜得山家。往往留仙步，登攀日易斜。”“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情悬朱绂望，契动赤城游。海燕巢书阁，山鸡舞画楼。雨余清更晚，共坐北岩幽。”“赏玩奇他日，高深处此时。地为八水背，峰作九山疑。池静鱼偏逸，人闲鸟欲欺。青溪留别兴，更与白云期。”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诗有自云。

舒州峰顶寺有李太白题诗：“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曾子山始见之，不出于集中，亦恐少作耳。

《国史》先大父《康节传》云：“与常秩同召，某卒不起，褒矣。”故大父之葬，门生挽诗有：“地下若逢常处士，揶揄应笑赠官来”之句。

古今诗人，多以记境熟语或相类。鲍明远云：“昔如韝上鹰，今似槛中猿”；杜子美云：“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王荆公云：“昔如下击三鹘拳，今如倒曳九牛尾。”李太白云：“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

亭"；杜牧之云："故乡七十五长亭。"《选诗》云："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太白云："水忽恋前浦，云犹归旧山。"嵇叔夜云："委性命兮任去留"；陶渊明云："曷不委心任去留。"方干云："蝉曳残声过别枝"；苏子美云："山蝉带响穿疏户。"韦应物云："野渡无人舟自横"；寇莱公云："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王元之云："谪居思遁世，多病厌浮生"；莱公云："愁多怯秋夜，病久厌人生。"唐人云："人心胜潮水，相送过浔阳"；梅圣俞云："寒潮如特送，不肯过湓城。"元之云："烧残灰烬方分玉，拨尽寒沙始见金"；圣俞云："力槌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杜子美云："坐饮贤人酒，门听长者车"；荆公云："室有贤人酒，门多长者车。"唐人云："万井闾阎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烟"；圣俞云："千门皆禁火，九野自生烟。"刘梦得云："药性病生谙"；于鹄云："病多谙药性。"唐人云："中流见树影，两岸闻钟声"；张祜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诸名下之士，岂相剽窃者邪?

杜祁公《齿落诗》有："刚须饶舌在，寒不为唇亡"之句。时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李太白诗："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潜语也。杜子美"使君自有妇"，《选》中《罗敷诗》语也。"泥污后土何尝干"，宋玉《九辩》语也。

杜子美"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王子韶云：无风，谷名；不夜，城名。尝亲至其地。如李义山《锦瑟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庄生"、"望帝"，皆瑟中古曲名。

杜子美以"郑李"对"文章"，"严仆射"对"望乡台"，"春苜蓿"对"霍嫖姚"，"正冠"对"吹帽"。又云："轩墀曾宠鹤"，如鹤乘轩。《左氏传》注云："轩，大夫车也。"非轩墀之轩，或以为病，惟知诗者能辨之。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又"天子呼来不上船"，用两"船"字韵；"汝阳三斗始朝天"，又"举头白眼望青天"，用两"天"字韵；"苏晋长斋绣佛前"，又"皎如玉树临风前"，又"脱帽露顶王公前"，用三"前"字韵；"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长安市上酒家眠"，用两"眠"字韵。《牵牛织女诗》："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又"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用两"中"字韵。李太白《高阳歌》云："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用两"杯"字韵。《庐山谣》云："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又"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江长"；用两"长"字韵。韩退之《李花诗》："冰盘夏荐碧实脆，斥去不御惭其花"；又"谁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用两"花"字韵。《双鸟诗》："两鸟各闭口，万象衔口头"；又"百舌旧饶声，从此常低头"；用两"头"字韵。《示爽诗》："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又"此来南北近，里闾故依然"；用两"然"字韵。《猛虎行》："猛虎死不辞，但惭前所为"；又"亲故且不保，人谁信汝为"，用两"为"字韵。子美、太白、退之，于诗无遗恨矣，当自有体邪。

杜子美诗："将军只数霍嫖姚"对"苑马总归春苜蓿"，"嫖姚"字如律当读平声。又云"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离"字如律当读平声。《汉书音义》："嫖姚字皆读去声，音鳔鹞。"《檀弓》："离群索居"，《释文》"离"字读去声，力智反，音利。退之云"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有以也。

王荆公以"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薄韩退之矣。然"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皆退之雪诗也。荆公咏雪则云："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陈言以为非，用古人陈言乃为是邪?

东坡《与陈传道书》云："知传道日课一诗，甚善，此技虽高才，非甚习不能工。"盖梅圣俞法也。又韩少师云："梅圣俞学诗日，欲极赋象之工，作《挑灯杖子诗》尚数十首。"李邯郸诸孙亨仲云："吾家有梅圣俞诗善本，世所传，多为欧阳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或压也。"予谓欧阳公在谏路，颇诋邯郸公，亨仲之言恐不实。然曾仲成云："欧阳公有'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等句。圣俞谓苏子美曰：'永叔自要作韩退之，强差我作孟郊'，虽戏语，亦似不平也。"

卷十九

晁以道言："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群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诗集，荆公尽即其本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厌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唐人众诗集以经荆公去取皆废。今世所谓《唐百家诗选》曰荆公定者，乃群牧司吏人定也。"

宋子京罢守成都，故事当为执政，未至，宰相以两地见次，尽以他人充之。子京闻报怅然，有"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之句。言者又论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为郑州，望国门不得入，久之再为翰林承旨。未几，不幸讣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

千人。谓“不安其奢侈者”诬矣。宰相，韩魏公也。言者，包孝肃也。然子京先有“碧云漫有三年信，明月长为两地愁”之句，竟不至两地，悲愤而没，世以为讖云。

吕申公帅维扬，东坡自黄岗移汝海，经从见之。申公置酒，终日不交一语。东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觉罗衣薄”，东坡惊觉，小语云：“夜来走却罗医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罢行后圃中，至更坐，东坡即几案间笔墨，书歌者团扇云：“雨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静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申公见之亦无语。

韩魏公与宋尚书同试中书，赋琬圭。宋公太息曰：“老矣，尚从韩家郎君试邪！”盖宋公文称已著，韩公以从官子弟二名登科，然世尚未尽知也。或闻韩公则愧谢曰：“某其敢望宋公，报罢必矣。”已而韩公为奏篇之首，宋公反出其下。后韩公帅中山，作阅古堂，宋公词有云：“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名将相，刻石好文章。”韩公见之不悦。

王荆公初执政，对客怅然曰：“投老欲依僧耳。”客曰：“急则抱佛脚。”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客曰：“急则抱佛脚，亦全俗语也。然上去投，下去脚，岂不为的对邪?”公遂大笑。

苏仲虎言：有以澄心纸求东坡书者。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中诗，即书之，至“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东坡阁笔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惊惧，久之，方觉印本误以“春醪”为“香醪”也。

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餈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本绝唱。“糗饵粉餈”，糕类也，出《周礼》。“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

李太白《僧伽歌》云：“此僧本住南天竺，为法头陀来此国。”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时僧伽已显于淮泗之上矣。豪杰中识郭子仪，隐逸中识司马子微，浮屠中识僧伽，则太白亦异人也哉!

白乐天《长恨歌》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灯未成眠”之句，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帝自挑灯者乎？书生之见可笑耳。

元和中，处士唐衢善哭，闻白乐天谪，辄大哭。衢后死，乐天有诗云：“何当向坟前，还君一掬泪。”

晁以道问予：“梅二诗何如黄九?”予曰：“鲁直诗到人爱处，圣俞诗到人不爱处。”以道为一笑。

柑橘二物，《草木书》各为一条。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曰“洞庭春色”。东坡之赋，皆用橘事。岂以橘条下云：其类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乎？夫柑无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也。

欧阳公于诗主韩退之，不主杜子美。刘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之句，有俗气，退之决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之句之类耳。”公赏中原父之辩，一笑也。

南人谓象齿为白暗，犀角为黑暗。少陵诗云：“黑暗通蛮货”，用方言也。

李太白诗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陶弘景《仙方注》云：“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

李习之、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习之、师鲁之于诗，以为不足作邪，抑不能也?

夔峡之人，岁正月，十百为曹，设牲酒于田间，已而众操兵大噪，谓之养（*原注：去声*）乌鬼。长老言：地近乌蛮战场，多与人为厉，用以禳之。沈存中疑少陵“家家养乌鬼”，其自也。疏诗者乃以“鸬鹚别名乌鬼”。予往来夔峡间，问其人如存中之言，鸬鹚亦无别名。

华州齐云楼有唐昭宗词：“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蒲中鹳鹊楼有唐太宗诗：“昔乘匹马至，今驾六龙来。”其英伟凄怨之气，何祖孙不同也!

东坡为董毅夫作长短句，“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奇语也。“文君婿”犹“虞姬婿”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细知否”，可笑耳。

东坡别李公择长短句，“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退之《与孟东野书》：“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余”之意也。

宋子京在翰林时，同院李献臣以次，有六学士。

一日，张贵妃词头下，议行告庭之礼，未决，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学士敢轻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长短句咏燕子，有"因为衔泥污锦衣，垂下珠帘不敢归"之句。或传入禁中，仁皇帝览之一叹，寻召还玉堂署。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李太白词也。予尝秋日饯客咸阳宝钗楼上，汉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词者，一坐凄然而罢。

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他妓者皆不能也。迪孺云："欧阳詹为并州妓赋'高城已不见，况乃城中人'诗，今其家尚为妓，詹诗本亦尚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刘尚书者，故独能传当时之声也。"

"仙女是，董双成，桂殿夜凉吹玉笙，曲终却从天官去，万户千门空月明。河汉女，玉炼颜，云軿往往到人间，九霄有路去无迹，袅袅天风吹佩环。"李太尉文饶《迎神》、《送神》二曲。予游秦，尚有能宛转度之者，或并为一曲，谓李太白作，非也。

程叔微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程晏三家有连云。

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

予尝见东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遗拍板一串，意予有歌人，不知其无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唱《金刚经》耳。"字画奇逸，如欲飞动。鲁直作小楷书其下云："此拍板以遗朝云，使歌公所作《满庭芳》，亦不恶也。然朝云今为惠州土矣。"予意韩退之、张籍翰墨间，亦无此一段风流耳。

东坡《赤壁词》"灰飞烟灭"之句，《圆觉经》中佛语也。

卷二十

仁皇帝问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选。"帝怃然，有间，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举笏相贺，或密以闻，帝益喜曰："吾之举贤于梦卜矣。"

神宗问："周世宗何如？"冯公京曰："世宗威胜于德，故享国不永。"王荆公曰："世宗之殂，远迩哀慕，非无德也。"荆公率以强辩胜同列，不知冯公之对，乃艺祖之语，见《三朝宝训》云。

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如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独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

宪成李公及为杭州，不游宴。一日遇雪，命促饮具，郡僚不无意于歌舞高会也，乃访林和靖于孤山，清谈同赏。又曰饮食外，不市一物。至去官，唯买《白乐天集》一部。

傅献简公云："司马文正公力辞枢近，尝勉以主上眷意异等，得位庶可行道，道不行，去之可也。"公正色曰："古今为此名位所诱，亏丧名节者不少矣。"卒辞不就。文潞公曰："司马君实操行，直当求之古人中也。"

傅献简与杜祁公取未见石刻文字二本，皆逾千言，各记一本。祁公再读，献简一读，覆诵之，不差一字，祁公时年逾七十矣，光禄丞赵枢在坐见之。

韩魏公、文潞公先后镇北门。魏公时，朝城令杖一守把兵，方二下，兵辄悖骂不已，令以送府。公问兵："实悖令否？"曰："实。"曰："汝禁兵，既在县有役，则有阶级矣。"即判送状，领赴市曹处斩，从容平和如常时。众见其投判笔，方知有异。潞公时，复有外县送一兵，犯如前者。公震怒，问虚实。兵以实言。亦判送状处斩，掷其笔。二公之量不同：魏公则彼自犯法，吾无怒焉；潞公异禀雄豪，奸恶不容也。刘器之为韩瓘云。

东坡论张文定以一言，曰："大。"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下未尝一日无士。而仁宗之世，独为多士者，以其大也。贾谊叹细德之险微，知凤鸟之不下，闵沟渎之寻常，知吞舟之不容，伤时无是大者以容己也。盖天下大器也，非力兼万人，其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万人之英乎？"世以为知言。神宗尝问文定识王安石否？曰："安石视臣大父行也。臣见其大父日，安石发未草，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埽事，一苍头耳。"故荆公亦畏其大，不敢与之争辩。《日录》中尽诋前辈诸公，独于文定无

讥云。

刘器之曰："吾从司马公五年，得一语曰：诚。请问其目？则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又问所以致力？公喜曰：'问甚善，自不妄语人。吾初甚易之，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与所言，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后成，自兹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矣。'"

或问刘器之曰：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曰：学术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图回四海者，未敢以为第一。盖元祐大臣类丰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幄，用则前无古人矣。

赵清献公平生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应不可告者，则不敢为也。

张尧封从孙明复先生学于南京，其女子常执事左右。尧封死，入禁中为贵妃，宠遇第一。数遣使致礼于明复，明复闭门拒之终身。

庆历中，富郑公、韩魏公俱少年执政，颇务兴作。章郇公位丞相，终日默然如不能言。或问郇公："富、韩勇于事为何如？"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后富、韩二公，阅历岁月，经涉忧患，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纷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气盛，强项莫敌，尽将祖宗典制变乱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叹郇公之言为贤也。

唐制：唯给事中得封还制书。康定间，中旨刘从德妻王氏还前削遂国夫人。富韩公为知制诰，封还词头。知制诰，今中书舍人也。中书舍人缴词头，自富公始。王氏犍为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其父蒙正，始因以通奸利云。

吕申公云："唯人主之眷不可恃。"

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埽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怒，以为不力，逐去之。参寥在坐，私语他客云："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

王荆公与曾南丰平生以道义相附。神宗问南丰："卿交王安石最早，安石何如人？"南丰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轻富贵，不吝也。"南丰曰："臣谓吝者，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神宗颔之。

王荆公晚喜说字。客曰："覇"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化之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此。如《三经义》颁于学官数年之后，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请易去，视古人悬诸日月不刊之说，岂不误学者乎？

或谮胡宿于上曰："宿名当为去声，乃以入声称，名尚不识，岂堪作词臣？"上以问宿。宿曰："臣名归宿之宿，非星宿之宿。"谮者又曰："果以归宿取义，何为字拱辰也？"故后易字武平。

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圣其父过于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诗哭之曰："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儿子比孔子也。父子相圣，可谓无忌惮者矣。

杨大年为翰林学士，适礼部试天下士。一日，会乡里待试者，或云：学士必持文衡，幸预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则曰："于休哉！"大年果知贡举。凡程文用"于休哉"者，皆中选。而当时坐中之客，半不以为意，不用也。

东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意少快，入对内东门小殿。帘中出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既承旨，宣仁后曰："学士前年为何官？"曰："臣前年为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不关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关官家事。"曰："岂出大臣论荐？"曰："亦不关大臣事。"东坡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宣仁后曰："久欲令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饮食停匕箸，看文字，宫人私相语：必苏轼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学士，上仙耳。"东坡不觉哭失声，后与上亦泣，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宣仁后又曰："学士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东坡下拜，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东坡为王巩云。

东坡先谪黄州，熙宁执政妄以陈季常乡人任侠，家黄之岐亭，有世仇；后谪惠州，绍圣执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宪节，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从东坡甚欢也。

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原注：把，去声。农人乘以事田之具*）曳得一

'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又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东坡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东坡默然。至元符末，东坡、器之各归自岭海，相遇于道，始交欢。器之语人云："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东坡则云："器之铁石人也。"

司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丧事，专用古礼。将祀明堂，东坡自使所来吊，伊川止之曰："公方预吉礼，非'哭则不歌'之义，不可入。"东坡不顾以入，曰："闻'哭则不歌'，不闻'歌则不哭'也。"伊川不能敌其辩也。

晁以道为予言：尝亲问东坡曰："先生《易传》，当传万世。"曰："尚恨某不知数学耳。"

李僦言：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东坡倅钱塘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凿至此。

安世月八日登对，眷问甚渥。太母首语及先公，恻怆久之，曰："如司马相公尽心朝廷，何可更得？君臣之间如此，可纪可纪。"予旧收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报司马公休书》一纸如上。曰可纪也，故纪之。

卷二十一

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

东坡帅扬州，曾旼罢州学教授，经真州，见吕惠卿。惠卿问："轼何如人？"旼曰："聪明人也。"惠卿怒曰："尧聪明、舜聪明邪，大禹之聪明邪？"旼曰："虽非三者之聪明，是亦聪明也。"惠卿曰："轼学何人？"旼曰："学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伦也？"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学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东坡狱，势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奇才也。"俱不敢对。又曰："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叹息久之。盖世之公论，至仇怨不可夺也。

王彦霖《系年录》：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实录》成。著作郎黄庭坚除起居舍人，苏子由不悦曰："庭坚除日，某为尚书右丞，不预闻也。"已而后省封还词头，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悦，不平吕丞相之专乎？抑不乐庭坚也？庭坚字鲁直，蚤出东坡门下，或云后自欲名家，类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论吕申公降饶州；欧阳公为馆职，以书责谏官不言，亦贬夷陵。未几，申公亦罢。后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动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志》，则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欧阳公平章，其书略曰："大都作文字，其间有干着说善恶，可以为劝戒者，必当明白其词，善恶焕然，使为恶者稍知戒，为善者稍知劝，是亦文章之用也。岂当学圣人作《春秋》，隐奥微婉，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至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论议，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弼谓如《春秋》者，惟圣人可为，降圣人而下皆不可为，为之亦不复取信于后矣。学者能约《春秋》大义，立法立例，善则褒之，恶则贬之，苟有不得已须当避者，稍微其词可也，不宜使后人千余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劝，恶不能戒，则是文字将何用哉？既书之而恶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劝，则人之罪也，于文何过哉？弼常病今之人，作文字无所发明，但依违模棱而已。人之为善固不易，有遭谗毁者，有被窜斥者，有穷困寒饿者，甚则诛死族灭。而执笔者但求自便，不与之表显，诚罪人也。人之为恶者，必用奸谋巧诈，货赂朋党，多方以逃刑戮，况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孙孙享其余荫而不绝，可谓大幸矣。执笔者又惮之，不敢书其恶，则恶者愈恶，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为小人所胜所抑者，不过禄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头褒善贬恶，使善人贵，恶人贱，善人生，恶人死，须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志》，盖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无其词，亦自谓希文之善稍彰，奸人之恶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诚当无所避，皎然写之，泄忠义之

愤，不亦快哉！'则似以弼之说为是也。然弼之说，盖公是公非，非于恶人有所加诸也，如《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初，宝元、庆历间，范公、富公、欧阳公，天下正论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欧阳公相约书其事矣。欧阳公后复不然，何也？予读富公之书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诛为未快，呜呼，可畏哉！

英宗初临御，韩魏公为相，富郑公为枢密相。一日，韩公进拟数官者策立有劳，当迁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辈何功可书？"韩公有愧色。后韩公帅长安，为范尧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登州有妇人阿云谋杀夫而自承者，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而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司马文正公议曰："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杀伤他人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其直犯杀伤更无它罪者，唯未伤则可首，但系已伤，皆不可首。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斗杀与谋杀，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独主遵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祖宗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除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予尝谓后汉张敏之议，可为万世法。曰："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或以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而已。"盖与司马文正之议合也。苏黄门初嫉许遵之谳，后复云："遵子孙多显者，岂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遗哉！"亦非也。使妄活杀人者，可为阴功，则被杀者之冤，岂不为阴谴乎？

韩魏公自外上章，历数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状，神宗感悟，谕执政亟罢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赵清献公参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罢之。"荆公既出，疏驳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坚，卒至败乱天下。识者于清献公有遗恨焉。

先人尝言熙宁、元丰间，司马文正、范忠宣先后为西都留台，吾皆从之游。至元祐初，文正起为宰相，忠宣起为枢密使，吾见之，其话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时，但忠宣颜色甚泽，文正清苦无少异，吾以此窥忠宣，其中岂尚以名位为乐邪？

予见司马文正公亲书一帖："光年五六岁，弄青胡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胡桃皮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诃之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后，公以诚学授刘器之曰："自不谩语入。"东坡书公神道之石亦曰："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诚，曰一云。"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王德用带平章事，例当谢，二公有空疏之谦言。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广问学。"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侮也。"后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献为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之意，不可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孙云。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高祖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讳，各用其一偏，或为文氏，或为苟氏。然敬字从着（*原注：己力切，音棘*）非苟也，从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苏东坡既贬黄州，神宗殊念之，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又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为检讨官，先进《太祖总论》，已不当神宗之意，未几罢去。东坡自黄岗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钟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云。"

元丰末，司马文正《资治通鉴》成，进御。丞相

王珪、蔡确见上，问何如？上曰：“当略降出，不可久留。”又咨叹曰：“贤于荀悦《汉纪》远矣。”罢朝，中使以其书至政事，每叶缝合以睿思殿宝章。睿思殿，上禁中观书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从丞相来观，丞相笑曰：“君无近禁脔”，以言上所爱重者。

卷二十二

熙宁年，边吏报北虏将入寇。亟遣中贵人取两河民车，以为战备，民大惊扰。自宰执以下言不便者墙进，俱不省。时沈括存中为记注。一日，侍笔立御座侧，上顾曰：“卿知籍车之事乎？”括曰：“未知。车将何用？”上曰：“北虏以多马取胜，唯车可以当之。”括曰：“胡之来，民父子坟墓田庐皆当弃去，复暇恤车乎？朝廷姑籍其数而未取，何伤？”上喜曰：“卿言有理。何论者之纷然也？”括曰：“车战之利，见于压世。巫臣教吴子以车战，遂霸中国；李靖用偏箱鹿角车，以擒颉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谓轻车者，兵车也，五御折旋，利于轻速；今之民间辎车，重大椎朴，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则跬步不进，故俗谓之太平车，或可施于无事之日，恐兵间不可用耳。”上益喜曰：“无人如此作朕者，当更思之”。明日，遂罢籍民车。执政问括曰：“君以何术，而立谈罢此事，上甚多太平车之说也。”括曰：“圣主可以理夺，不可以言争，若车可用，其敢以为非。”括未几迁知制诰。

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修史日，伊川先生程颐正叔为布衣，年尚少，其见亦有时。今为伊川学者以《文正斋记》中有曰“正叔”云，以为字伊川者，非也，楚王议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后用文正荐，劝讲禁中，未几罢去。先是，刘莘老论曰：“纷纷之论，致疑于程颐者，直以谓自古以来，先生处士，皆盗虚名，无益于用。若颐者，特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而已。天下节义之士，乐道不出，如颐等辈，盖亦不少，彼无所援于上，故不闻尔。”又以颐辞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举布衣，故事具存，是颐之自欲为种放，而亟欲得台谏侍从矣，不可不察也。圣人自有中道，过之则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则乱，伏望审真伪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论曰：颐在经筵僭横，造请权势，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之间，目为五鬼之魁，尝令其助贾易弹吕陶，及造学制诡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宜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刘器之论曰：“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搢绅之间号五鬼。”又曰：“进言者必曰五鬼之号，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为据？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无不出入权势之门，何当尽得鬼名？惟其阴邪潜伏，进不以道，故程颐等五人独被恶声。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盖人之毁誉，必以事验之。今众议指目五人，可谓毁矣，然推考其迹，则人言有不诬者，臣请历陈其说，若程颐则先以罪去”云云。苏子瞻奏则曰：“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遂得罪”，云云。又子瞻为礼部尚书，取伊川所修学制，贬驳讥诋略尽。如苏子瞻、刘莘老、孔文仲、刘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党锢，则同在祸中。悲夫！

予为校书郎时，尝问赵丞相元镇云：“张天觉者，首造元祐部党之人也。靖康初，与范文正、司马文正同追赠，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辩，既未能追改，更谥以文忠，是与蔡公齐、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镇怅然曰：“蜀勾涛在从班游谈，有司不肖，不能执法耳。”予见其有悔色，亦不复言。

某公在章献明肃后垂箔日，密进《唐武氏七庙图》，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负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为忠耳。”后既上宾，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后竟除平章事。盖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旧恶故也。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云。

王冀公久被真庙异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狱发，尽以中外士大夫与妖人往来歌诗闻，有云“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钦若”，真庙面责之，冀公辩数四，终不置，则顿首曰：“臣官工部尚书，安敢擅增至左仆射？此理明甚，而圣意终不解者无他，盖臣福谢耳。”竟坐策免云。

范直方《诵忠宣答德孺论边事书》云：“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夷狄较胜负，不唯不可胜，兼亦不足胜，虽胜，亦非也。”呜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赵韩王微时，求唐太宗骨葬昭陵下。吕汲公帅长安，醴泉民析居，争唐明皇脑骨，讼于府，曰：“得者富盛。汲公取葬泰陵下。

卢多逊南迁，度大庾岭，憩一小家。其媪颇能语言，多逊详问之。则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浸显，为宰相卢多逊挟私远窜以死。多逊中怀毒螫，专犯法禁，我留此岭上以俟其过。”多逊之行甚霎，媪固不识，即仓皇避去。

苏子由谪雷州，不许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谪雷州，亦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为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其报复如此。"

钱塈德基为予言："吾家先生历唐末、五季，有兹吴越，顺事中国，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真主之出，即奉版籍归于职方氏。故自国朝以来，学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无一议者。至欧阳公始云：'得封落星石为落星山制书，知吴越亦尝改元宝正，著于史矣。'又《归田录》书思公子弟，一岁四五窃公珊瑚笔格，幸其以钱赎之。若果然，何子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欧阳公出幕下，特以国士遇之，岂子弟中有不相欢者邪?

李王煜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钱王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与赐器币，中使燕罢暴死。并见《国史》。

周世宗得李氏与契丹求援蜡书以为名，下淮甸；艺祖得孟氏结太原蜡书以为名，下蜀。二事正同。

汉唐宦者可谓盛矣，然官不至师保也。一刘鋹有宦者七千余人，始有为师保者。艺祖既缚鋹，以永鉴其祸，内侍不许过供奉官，又鋹之宫，辄名龙德云。

张侍中耆遗言厚葬，晏丞相殊遗言薄葬，二公俱葬阳翟。元祐中，同为盗所发，侍中圹中，金玉犀珠充塞，盗不近其棺，所得已不胜负，皆列拜而去。丞相圹中，但瓦器数十，盗怒不酬其劳，斫棺取金带，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祸，薄葬致祸，杨王孙之计疏矣。

蜀靖恭先生杨汇源澈，资介洁，生远方，于朝廷故实、学士大夫谱牒皆能通贯，其于中国之士，范端明景仁、内翰纯夫、尚书苏子瞻、门下侍郎子由外，不论也。杜门委巷之下，著书赋诗，人无知者，独予先君尝荐于朝曰："成都府布衣杨汇，学行甚高，志节甚苦，于本朝典礼、故家氏族、奇字异书，无所不知，杜门陋巷，若将终身。当崇尚廉耻招徕逸遗之日，如汇者，委弃远方，诚为可惜，伏望朝廷特加聘召。"亦不报。竟死于委巷之下，藏书万签，古金石刻本过六一堂中《集古录》所有者。予校中秘书，间为信安郡王孟仁仲言之。王一日侍上燕，语及靖恭先生事，上为之一叹，将诏予许其家以书、以金石刻本来上，会予谢病去。后先生之子知状，乃尽以其书、其金石刻本，投一部刺史曰："上久欲得此，为我易一官如何?"部刺史知其不肖，绐曰："诺。"书私有之，遗以酒浆数壶耳。

欧阳公在政府，寄颍州处士常秩诗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公将休致，又寄秩诗云："赖有东邻常处士，披蓑戴笠伴春锄。"盖公先为颍州，得秩于民伍中，殊好之，至公休致归，每接宾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已从王荆公之招，公独朝章以见，愧之也。秩入朝极其谀佞，遂升次对。蚤日著《春秋学》数十卷，自许甚高，以荆公不喜《春秋》，亦绝口不言，匿其书不出。适两河岁恶，有旨青苗钱权倚阁。王平甫戏秩曰："君之《春秋》，亦权倚阁矣。"后神宗遇秩浸薄，荆公亦鄙之。秩失节，快快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荆公尚表于墓，盖其失云。

卷二十三

予旧从司马氏得文正公熙宁年辞枢筦出帅长安日手稿密疏，公寻自免，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见于传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即指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磐据要津，"挤排异己，以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爱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

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取进止。"

司马文正公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予虑后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器之《书范景仁传后》，语可信，故书于下方："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考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庑，须上入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将趋经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日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似伤匆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邪?'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自讲筵，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平日介甫之门，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用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于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始愧仰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乃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不以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几其神矣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献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阳，每论当世人物，必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诚服之。'故作《景仁传》。盖景仁之勇决，得文正之传而后明。献可埋文，虽亦成于公手，然止载其平生大节，而自相论难之语不欲详著，献可先见，世莫有知者。予尝从学于文正公，亲闻其说，惧贤者正论远识，遂将沦没而无传，故书蜀公之传，以贻乐善之君子云。"

绍圣以来，权臣挟继述神宗为变者，必先挟王荆公。蔡氏至以荆公为圣人。天下正论一贬荆公，则曰："非贬荆公也，诋神宗也，不忠于继述也。"正论尽废，钩党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为异日之祸，其烈不可向，无计策以救。陈瓘莹中流涕以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亲受司马文正公之学，胆智绝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莹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录》语中诋神宗事，曰《尊尧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则蔡氏可伐，正论可出，钩党可解，异日之祸可救也，莹中坐以流窜抵死。正论卒不出，钩党卒不解，异日之祸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读其书而悲之，尚虑后世或不达莹中本趣，但以为辟荆公之诋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尧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也；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进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南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不过坐东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礼，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乎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诬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许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改过之心乎？臣所著《尊尧集》者，为欲明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

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谓之顺乎？祟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复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词，见蔡卞增伪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是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诬陛下，若它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举一二。《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主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核实，则可以抵塞众口，可以荧惑圣聪，诬胁之术，莫甚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奏，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询，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它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躁悖之笔，尽为烈考之词，矫训诬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天下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礼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兵，当必胜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浸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于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己之私；以继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搢绅，协心享上；庠序义士，理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王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人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且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龊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雱骄僭之名乎？雱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书之，刊于石，与雱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言。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说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抵牾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辩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

典籍之所非，阴奉衮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可，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哲能不痛心！人皆独非于蔡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纵迹方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可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塘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兵民将领，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何在？昔元祐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论之人，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欲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祐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祐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瞋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下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鷩冕夷俟，载籍所无，偃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咈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惇行之；惇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光扬，亦以去卞为急务。埽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搢绅所闻，梦畹驰诚，名限疏远。彼元祐、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卷二十四

晁说之以道，其姓名盖列东坡先生荐贤中。崇宁初，又以应诏言事，编部党者，三十暑寒不赦。渊圣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独以上辈旧学遇之，其初见帝之言，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曰："臣窃以谓善观圣帝明君成天下之业者，不观其迹而观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睹矣。其末年所以为天下后世虑者，未易为单见浅闻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却韩琦论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与两宫震悼，躬制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对臣僚，称琦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时，深欲相富弼，弼辞以疾，退居洛阳。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开纳，赐以手札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则富弼手疏称"老臣无处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

当至矣。'弼之薨，神宗躬制祭文，有曰：'言人所难，议定大策，谋施廊庙，泽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预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而归洛阳，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熙宁中，初尚淄石砚，乃躬择其尤者赐光，其书成，赐带，乃如辅臣品数赐之。尝因蒲宗孟论人材，乃及光曰：'未论别，只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来，唯见此一人。'在元丰末，灵武失利，神宗当宁恸哭，大臣不敢仰视。已而叹曰：'谁为朕言有此者?'乃复自发言曰：'唯吕公著数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岂咎公著常争新法不便于熙宁初哉？元丰之末，将建太子，慎求宫僚，神宗宣谕辅弼，独得司马光、吕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吕惠卿何有哉？至厌薄代言之臣，谓一时文章不足用，思复辞赋，章惇犹能为苏轼道上德音也。经筵蔡卞愈为恍惚荡漾之说，上意殊不在；逮赵彦若以经侍，则皆忠实纯朴之言也。上听之喜，因问曰：'安得此说?'彦若对曰：'先儒传注，臣得以发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叹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则言害臣之道矣。'元丰末，不得已创为户马之说，神宗俯首叹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彦博矣。'王珪等请宣德音，复曰：'文彦博顷年争国马不胜，乃奏曰：陛下十年后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罢去祖宗马监，是王安石坚请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复叹曰：'安石相误，岂独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见元丰官制行，变色自言曰：'许大事，安石略不得预闻。'安石渐有畏惧上意，则作前后《元丰行》，以谄谀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诗义序》，极于谄谀，上却之，令别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闻安石之贫，命中使甘师颜赐安石金五十两。安石好为诡激矫厉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师颜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谕御药院牒江宁府，于安石家取甘师颜常例。安石约吕惠卿，无令上知一帖，惠卿既与安石分党，乃以其帖上之；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安石，安石谕王韶，不必尽数以对，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飨大臣，尝有形迹如此之类乎？安石不学孔子《春秋》而配飨孔子，晚见薄于神宗而配飨神宗，无乃为国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在京师者，无虑千人，远近闻之，罔不手足舞蹈欢喜。神宗尝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犹不肯图小利，国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呜呼，上天若赐眷祐神宗，更在位数年，则市易法之类，躬自埽除之，不使后日议者纷纷，知为谋而不知为圣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为是也。陛下图治之初，近当奉上皇求言之诏，远当成神宗晚岁之志，则天下幸甚。"

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裔夷以势役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其知言哉！故具书之左方云。

富郑公园

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胜景顾可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木中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谓之洞者，皆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历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猗岚，曰夹竹，曰兼山。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绝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闿爽深密，曲有奥思。

董氏西园

董氏西园，亭台花木，元不为行列区处，疑因景物岁增月葺所成。自南门入，有堂相重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间；逾小桥，有高台一；又西一堂，竹环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间涌出；开轩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见畏日，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间鸣，各夸得意。盖山林之景，而洛阳城中，遂得之于此。午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虽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岂前世所谓"迷楼"者？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东园

董氏以财雄洛阳，元丰中，少县官钱，尽籍入田宅。城中二园因芜坏不治，然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乡，入门有栝可十围，实小如松实，而甘香过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时，载歌舞游之，醉不可归，则宿此数十日。南有败屋遗址，独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喷泻池中，而阴出之，故朝夕如飞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辄醒，故俗目为"醒酒"也。

环 溪

环溪，王开府宅园。其洁华亭者南临池，池左右翼而北，过凉榭，复汇为大池，周回如环，故云。榭南有多景楼，以南望，则嵩高、少室、龙门、大谷，层峰翠巘，毕效奇于前；榭北有风月台，以北望，则隋唐宫阙楼台，千门万户，岧峣璀璨，亘十余里；凡左太冲十年极力而赋者，可一目而尽也。又西有锦厅秀野台，园中树松桧花木千株，皆品别种列。除其中为岛屿，上可张乐，各时其盛而赏之。凉榭、锦厅，

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

刘氏园

刘给事园凉堂，高卑制度，适惬可人意。有知《木经》者见云：近世建造，率务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坏，唯此堂正与法合。西有台尤工致，方十许丈地也。楼横堂列，廊庑回缭，栏楯周接，木映花承，无不妍稳，洛人目为“刘氏小景”。今析为二，不能与他全园争矣。

丛春园

今门下侍郎安公买于尹氏。岑寂而高木森然，桐梓桧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丛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盖洛水自西汹涌奔激而东。天津桥者，叠石为之，直力滀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数十里。予尝穷冬月夜登是亭，听洛水声。久之，觉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卷二十五

天王院花园子

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幄幕，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今牡丹岁益滋，而姚魏花愈难得，魏花一枝千钱，姚黄无卖者。

归仁园

归仁，其坊名也，园尽此一坊，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孺园七星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其冠。

苗帅园

节度使苗侯既贵，欲极天下佳处，卜居得河南；河南园宅又号最佳处，得开宝宰相王溥园，遂购之。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凌诸园之意矣。园故有七叶二树，对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今创堂其北；竹万余竿，比其大满二三围，疏密琅玕，如碧玉椽，今创亭其南；东有水，自伊水来，可浮十石舟，今创亭压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浇之；有池宜莲荷，令创水轩，板出水上；对轩有桥亭。制度甚雕侈，然此犹未尽得之。丞相故园水东，为直龙图阁赵氏所得，亦大创第宅园林，其间稍北曰“郏鄏陌”，列七丞相第，文潞公、程丞相第旁有池亭，尚不可与赵韩王园比。

赵韩王园

赵韩王宅园，开国初，诏将作营治，其经画制作，殆侔禁省。韩王以太师归是第，百日而薨。子孙皆家京师，罕居之。故园池亦以扃钥为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渊，岁时独厮养拥彗负畚插其间而已。盖天之于宴闲，每自吝惜，疑甚于声名爵位。

李氏仁丰园

李卫公有《平泉花木记》，百余种尔。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他木，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奇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千种，牡丹、芍药，至数百种，而又远方异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辄与其土产无异，故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甘露院东李氏园，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无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缨、观清、超然四亭。

松 岛

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独爱栝而敬松。松岛者，数百年松也。其东南隅双松尤奇，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丞相，今属吴氏，传三世矣。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筑台，北修堂，东北道院。又东有池，池前后为亭临之。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无不通处，在它郡尚无有，洛阳独以其松名。

东 田

文潞公东田，本药圃，地薄东城，水渺瀰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也。渊映、缥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肤、药圃二堂间之，西去其第里余。今潞公官太师，年九十，尚时杖屦游之。

紫金台张氏园

自东田并城而北，张氏园亦饶水而富竹，有亭四。《河图志》云：“黄帝坐玄扈台。”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处也。”

水北胡氏二园

水北胡氏二园，相距十许步，在邙山之麓，瀍水径其旁，因岸穿二土窦，深百余尺，坚完如埏埴，开轩窗其前，以临水上，水清浅则鸣漱，湍暴则奔驶，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窦之东，凡登览而惝恍，俯瞰而峭绝，天授地设，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阳独有此园尔。但其亭台之名，皆不足载，载之且乱实，如其台四望尽百余里，而萦伊缭洛乎？其间林木纷概，云烟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见，使画工极思不可图，而名之曰玩月台。有庵在松桧藤葛之中，辟旁牖，则台之所见，亦毕陈于前，而名之曰学古庵。其失皆此类。

大字寺园

大字寺园，唐白乐天园也。乐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是也。今张氏得其半，为会隐园，水竹尚在洛阳，但以其图考之，则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犹在，而曰堂曰亭者，无复仿佛矣。岂因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足恃也，寺中乐天刻尚多。

独乐园

司马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数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其曰钓鱼庵、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梢蔓草为之。公自为记，亦有诗行于世，所以为人钦慕者，不在于园尔。

湖　园

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能兼此六者，唯湖园而已。"予尝游之，信然。在唐为裴晋公园，园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北有堂曰四并，其四达而旁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池，披林莽，循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环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暝，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木落而群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不可殚记者也。

吕文穆园

伊洛二水，自东南分，径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夏无枯涸之病。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润，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

洛阳又有园池中一物特有称者，如大隐庄梅，杨侍郎园流杯，师子园师子是也。梅盖早梅，香甚烈而大，说者云：大庾岭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虽急，不旁触为异；师子草石也，入地数十丈，或以地考之，盖武后天枢销铄不尽者也。舍此又有嘉猷、会节、恭安、溪园，皆隋唐官园，虽已犁为良田，树为桑麻矣。然宫殿池沼，与夫一时会集之盛，遗俗故老，犹有识其所在，而道其废兴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观万物之无常，览时事之倏来而忽逝也。

李格非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余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家矣。余故曰：园圃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高进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

予昔游长安，遇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宫，登含元殿故基。盖龙首山之东麓，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向五门，中曰丹凤门，正面南山，气势若相高下，遗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门，南北四百余步，东西五百步，为大庭，殿后弥望尽耕为田。太液池故迹尚数十顷，其中亦耕矣。明日，追路以道入咸阳，至汉未央、建章宫故基，计其繁伙宏廓，过大明远甚，其兼制夷夏，非壮丽无以重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宫一殿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谓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巅为阙者，视未央、建章，又不足道。县令张琦者言："如周之镐京、丰宫、灵台、明堂、辟水，地亦相迩；唯灵台可辨，其崇才二十尺，宫殿则无复遗址。"以道太息曰："《诗》所谓'经始勿亟，庶人子来'者，其专以简易俭约为德，初不言形胜富强，益知仁义之尊，道德之贵。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汉唐之迹，更可羞矣。"予追记其言，有可感者，故具书之。

卷二十六

客有云：昔罢兖州掾曹，与一二友人祠岱岳，因登绝顶，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庐，前有药灶，地多鬼箭、天麻、玄参之类。约五鼓初，各杖策而东，仅一二里，至太平顶，丛木中有真庙东封坛遗址，拥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渐稀，东望如平地，天际已明，其下则暗。又久之，明处有山数峰，如卧牛车盖之状，星斗尽不见，其下尚暗，初意日当自明处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轮涌出，正红色，腾起数十丈，半至明处，却半有光，全至明处，即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渐高，渐辨色，度五鼓三四点也。经真庙帐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又经龙口泉，大石有罅，如龙哆其口，水自中出；又经天门十八盘，尤耸秀，北眺青齐，诸山可指数。信天下之伟观也。

客又言：兖州之东曲阜城，鲁国也，孔子庙宅在焉。庭中二桧，各十数围，东者纹左旋，西者纹右旋，世传孔子手植也。殿前有坛，鲁恭王所坏堂基

也。城北即孔林，其中有亭，真庙驻跸之地。西北隅孔子墓，东北隅伯鱼墓，正北子思墓，孔氏云：商人尚左。故孔子墓在西也。

旧说武都紫泥用封玺，故诏有紫泥之名。今阶州，故武都也，山水皆赤，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当是用为印色耳。又说，武都为武王采地，文、成、康三州亦三王采地也，皆因以得名。虽无经见，其传亦古矣。

赵复言：昔往来丰沛间甚熟，汉高帝宅与卢绾宅相邻，俱即以祠之。行平衍之地，山原迤逦，求所谓丰西之泽，芒砀之泽，皆无之，亦无遗迹，与史所著不合。

蜀号"天险"，秦以十月取之，后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

予过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前向渭水。史载太宗生之日，有二龙戏于门外。此地也，形势殊偪仄，苏世长云："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见所居宅仅庇风雨者，有唐二帝纻漆像。"不知何帝也？游景叔得唐本太宗画于屋壁，极奇伟，与世所传不同也。

天下州名，俗呼不正者有二。一处州，旧为括州，唐德宗立，当避其名，适处士星见分野，故改为处州，音楮，今俗误为处所之处矣；洋州，乃汪洋之洋，音杨，今俗误为详略之详矣。上自朝省，下至士大夫皆云尔，无能正之者。

今道州，古之有庳，獠夷所处，实荒服也。曰舜之于象，封之，非放也；象不得有为于其国，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皆孔子所不言。有庳距舜之都平阳，越在江湖万里之外，如曰欲常常而见，源源而来，亦劳矣。但出于《孟子》也。韩子曰：象为弟而舜杀之。《通鉴外纪》笔之不削云。

夔州古名朐䏰。朐，音蠢，又音劬；䏰，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至今其地多此物。春秋时，人苦寒热疾，谓之蚯蚓瘴云。

凤翔府园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树，令朱全忠结袜，四顾无应者，故至今谓"手托槐"云。

沈黎，武侯驻兵之垒，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败屋数椽，杂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为州，按本书更作之，刻石以记，又榜其庑下，记文多不著。榜云："黎州据本州县士民状，伏见汉大丞相武侯诸葛公，其操节之大，足以师表天下后世，不但有功于蜀之一边也，庙于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即其地更作益严，宜有约束，庶几不致渎慢有神，隳坏前制者。谨按蜀本书，大丞相元子，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讳瞻，本朝一有善政，虽不出其议，民必欢言：'吾葛侯所为也。'其慕如此。邓艾下蜀，遣使遗以书曰：'若降，表为琅琊王。'将军斩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战以死。君子曰：'外不负其国，内不愧其家，忠孝两有焉。'今大丞相庙，以将军配。又按《汉晋春秋》，蜀大丞相诸葛公南征，夷有孟获者，豪健莫敌，公七擒七纵之。获始叹曰：'公天威也，夷不复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堂，写丞相府从事将佐，自镇南大将军马公忠以下十人于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丞相南征，'诏赐金鈇钺一，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今并写於庑下，惟唐南康王韦公皋、太尉李公德裕，旧分祠于大丞相庙庭，以其各有功于一边，得不废，外此辄休。他丛祠妄以土木丹青塑画鬼神等物者，当从州县按举置于理。右版榜庙中，以示方来，无致违戾。"

秦州伏羌城三都谷，有曹玮武穆与羌酋李遵战胜之地，羌人到今畏慑不敢耕，草木弥望。武穆以六月二十日生，邦人遇其日，大作乐，祭于其庙云。

唐昭宗为朱全忠劫迁洛阳，至陕，以何皇后临蓐，留青莲佛寺行宫，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坐莲花叶上，有当时宫人书"愿皇后早降生"，墨色如新。

先人宰陕之芮城县，一村落皆李氏，盖唐之遗族。高祖微时，尝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诏书十数纸，皆免赋役事，每云"不得欺压百姓"。予旧有录本，近失去。

今归州屈沱，屈原旧居也。世传原有姊，以原施行不与众合，以见流放，弃之独归，故曰"归州"，又曰"秭归"。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与原'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之语合。"

归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灸其面；白州有绿珠村，旧井尚存，或云饮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瓦石实之。岂亦以二女子所遭为不祥邪？

浙人谓"富家为起早"，盖言钱多则事多，不能晏眠也。虽俗下之语，亦有理云。

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凌晓雨后，粥菜村落中，立何人门，足陷地，得玉玺一，玉检。玉玺方四寸，篆文如凤鸟鱼龙之形，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按《玉玺记》，秦始皇得卞氏蓝田玉，刻以为玺，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玺，后投

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玉色黄”。此青苍色耳。盖汉高祖至霸上，子婴素车降轵道所上者，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董卓徙都关中，孙坚入洛，得于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后，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玺尚出于秦。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则无之。又不云有玉检为异，有司来上，庭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国破，敌取以去矣。和氏玉见蔺相如语中，璧也其可刻以为玺邪。

宣和元圭，出王懿恪家，旧上有懿恪朱书“元圭”二字。或上之，以为真夏后氏之瑞。后复燕山，又得一元圭，尤奇古，非前圭可比。朝廷以先既行盛礼，不应再有出者，藏之内库不复问。至金人起，后圭磨改副衮冕，奉其主，前圭亦取去。然窦建德以获元圭，故国号夏，不知二圭果何代物也？

绍圣初，先人官长安府，于西城汉高祖庙前卖汤饼民家，得一白玉奁，高尺余，遍刻云气龙凤，盖为海中神山，足为饕餮，实三代宝器。府上于朝，批其状云：墟墓之物，不可进御，当籍收官库，尚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长安，问之，已失所在矣。

楚氏洛阳旧族元辅者，为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枕，中有半开繁杏一枝，希代之宝也。初，避虏入颍阳，凡先世奇玩悉弃之，独负枕以行，虏势逼，亦弃于山谷中。文序世言：潞公有白玉盆，径尺余，三足，破贝州时，仁皇帝赐也，常用以贮酒，后纳之圹中云。

中隐王正叔云：“王仲至帅长安日，境中坏一古冢，有碧色大瓷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婴儿，高尺余，水故不耗败，如新汲者。玉婴儿为仲至取去。”

卷二十七

张浮休云：盗夜发咸阳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剑击之，铿然以坠，视之，白玉帘也。岂至宝久埋藏欲飞去邪？既击碎之，有中官取以作算筹，浮休亦得一二。

宣和殿聚殷周鼎钟尊爵等数千百种。国破，虏尽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劳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后世三代彝器，当出于大梁之墟云。

主父齐贤者自言：少羁贫，客齐鲁村落中。有牧儿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黄磁小褊瓶，样制甚朴。时田中豆荚初熟，儿欲用以贮之，才投数荚，随手辄盈满，儿惊以告，同队儿三四试之皆然。道上行人见之，投数钱，随手亦盈满，遂夺以去。儿啼号告其父，父方筑田，持锄追行人及之，相争竞，以锄击瓶破。犹持碎片以示齐贤，其中皆五色画，人面相联贯，色如新，亦异矣。齐贤为王性之云。

近岁，犍为、资官二县接境地名龙透，向氏佃民耕田，忽声出地中，耕牛惊走，得铜剑一，长二尺余，民持归，挂牛栏上。入夜，剑有光，栏牛尽惊。移之舍中，其光益甚，民愚亦惊惧，掷于户外，即飞去，盖神物也。士聂椿云：向，其妇家也。

牛僧孺李德裕相仇，不同国也，其所好则每同。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归仁园，乃僧孺故宅，埋石数冢，尚未发，平泉在凿龙之右，其地仅可辨，求德裕所记花木，则易以禾黍矣。

世传李太白草书数轴，乃葛叔忱伪书。叔忱豪放不群，或叹太白无字画可传。叔忱偶在僧舍，纵笔作字一轴，题之曰“李太白书”，且与其僧约，异日无语人，每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谓得之丹徒僧舍者，乃书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传《法书要录》、《法书苑》、《墨薮》等书，著古今能书人姓名尽矣，皆无太白书之品第也。太白自负王霸之略，饮酒鼓琴，论兵击剑，炼丹烧金，乘云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发之，而草书奇倔如此，宁谦退自悔，无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绝人，故可以戏一世之士也。晁以道为予言如此。

大儒宋景文公学该九流，于音训尤邃，故所著书用奇字，人多不识。尝纳子妇三日，子以妇家馈食物书白，一过目即曰：“书错一字。姑报之！”至白报书，即怒曰：“吾薄他人错字，汝亦尔邪！”子皇骇，却立缓扣其错，以笔涂“暖”字，盖妇家书“以食物暖女”云，报亦如之，子益骇，又缓扣当用何暖字？久之，怒声曰：“从食从而从大。”子退检字书《博雅》，中出“餪”字，注云：“女嫁三日，饷食为餪女。”始知俗闻餪女云者，自有本字。

东坡《谢滕达道书》云：“前日得观所藏诸书，使后学稍窥家传之秘，幸甚！恕先所训，尤为近古。某方治此书，得之颇有开益，拜赐之重，若获珠贝，老朽不揆，辄立训传，尚未毕功，异日当为公出之。古学崩坏，言之伤心也。”李方叔云：“东坡每出，必取声韵音训文字复置行箧中。”予谓学者不可不知也。

陶隐居《与梁武帝启》云：“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种。《黄庭》、《劝进》、《像赞》、《洛神》，不审犹得在否？”褚遂良《逸少正书目》：《乐毅论》、《黄庭

经》、《书赞》、《墓田》、《丙舍》以次，共十四帖，合五卷。《劝进》已亡，《洛神》不录，盖遂良误以《洛神》为子敬书，故柳公权亦云。褚、柳于书工矣，其鉴裁尚有失，古语二王以来，评书之妙，惟隐居为第一，不诬也。

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以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屯，钱米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畜书帖中比也。其出于书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谓之札书。见《汉武纪》、《郊祀志》，乃简书之小者耳。张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仪》云尔。

崔偓佺，淳化中判国子监，有字学。太宗问曰："李觉尝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点，果何音！"偓佺曰："臣闻刀下用擢音，两点下用为鹿音，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甪里先生也。予谓今书"角里"，用上加撇者非是。

俗语借与人书为一痴。还书与人为一痴，予每疑此语近薄，借书还书，理也，何痴云？后见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函中最妙绝，古语：借书一瓻，还书一瓻，欲以酒二尊往，知却例外物不敢。因检《说文》，瓻，抽迟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借书，盖俗误以为痴也。

荆浩论曰："山水之学，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王维、李思训之流不数也。"其所自立可知矣。然入吾本朝，如长安关同、营丘李成、华原范宽之绝艺，荆浩者又不数也。故本朝画山水之学，为古今第一。

国初，营丘李成画山水，前无古人。后河阳郭熙得其遗法。成之子觉，熙之子思，俱为从官，颇广求两父之画，故见于世者益少，益可贵云。

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况其下者，此可为知者道也。

画花，赵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于画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远近。盖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诗也。独长安中隐王正叔以予为知者。蜀人重孙知微画笔，东坡独曰："工匠手耳。"其识高矣。宣和中，遣大黄门就西都多出金帛易古画本，求售者如市，独于郭宣猷家取吴生画一剪手指甲内人去，其韵胜出东坡所赋周员外画背面欠伸内人尚数等。予少年时，尝因以作《续丽人行》云。

予旧于温城孔宁极家，见孔毅《私纪》一编，有云："退之丰肥喜睡，每来吴家，必命枕簟。"近潮阳刘方明摹唐本退之像来，信如毅之记，益知世所传，好须髯者，果韩熙载也。

晁以道言：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尽弃平日所有公麟之画于人。

郭恕先画重楼复阁，间见叠出，善木工料之，无一不合规矩。其人世外仟者，尚于小艺委曲精致如此，何邪?

予收南唐李侯《阁中集》第九一卷，《画目》：上品九十五种。内《蕃王放簇帐》四。今人注云：一在陆农师家，二在潘景家。《江乡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将军；又今人注云：二在马粹老家。《山行摘瓜图》一。注云：小李将军；又今人注云：在刘忠谏家。《卢思道朔方行》一。注云：小李将军；又今人注云：在李伯时家，《明皇游猎图》一。注云：小李将军；又今人注云：在马粹老家。《奚人习马图》三。注云：韩干；又今人注云：一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种。内《月令风俗图》四。今人注云：在杨康功龙图家。《杨妃使雪衣女乱双陆图》一。注云：李翻；又今人注云：在王粹老家，今易主矣。《竹》四。今人注云：在王仲仪之子定国处，其着色卧枝一竿尤妙。下品百三十九种。内《回纹图》二。注云：殷嵩；又今人注云：在仲仪家。《诗图》二，《叙》一：楼台人物分两处，中为远水红桥小山，作窦滔从骑迎若兰，车舆人物甚小而繁，大概学周昉而气制甚远。《猫》一。注云：汀州李交；又今人注云：在刘正言家。《花而行者》一，小者三，如生。后有李伯时《跋》云："江南《阁中集》一卷，得于邵安简家。其中名品多流散士大夫家，公麟尚见之，有朱印曰'建业文房之印'，曰'内合同印'，有墨印曰'集贤院御书记'，表以回鸾墨锦，签以潢经纸。"予意今注出于伯时也，然不知集有几卷？其他卷品目何物也？建业文房亦盛矣，每抚之一叹。

卷二十八

凤翔府开元寺大殿九间，后壁吴道玄画：自佛始生、修行、说法至灭度；山林、宫室、人物、禽兽，数千万种，极古今天下之妙。如佛灭度，比丘众躄踊哭泣，皆若不自胜者，虽飞鸟走兽之属，亦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如平时，略无哀戚之容。岂以其

能尽死生之致者欤？曰“画圣”，宜矣。其识开元三十年云。今凤翔为敌所擅，前之邑屋皆丘墟矣。予故表出之。

古画、塑一法。杨惠之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学画，惠之见道子笔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学塑，亦为古今第一。嗟夫，画一技耳，尚不肯少下，况于远者大者乎？

曰“砚瓦”者，唐人语也，非谓以瓦为砚。盖砚之中，必隆起如瓦状，以不留墨为贵。百余年後，方可其平易。古人用意于一砚，尚如此。

予尝评砚：端石如德人，每过于为厚，或廉于才，不能无底滞；歙石如俊人，于人辄倾倒，类失之轻，而遇事风生，无一不厌足人意。能兼其才地，则为绝品。又涤端石，竟日屡易水，其渍卒不尽除；歙石一濯即莹彻无留墨，亦一快耳。唐氏为砚说甚广，初不出此。

石晋时，关中有曰李处士者，能补石砚。砚已破碎，留一二日以归，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传，或以为异人。

近世薄书学，在笔墨事类草创，于纸尤不择。唐人有熟纸、有生纸。熟纸，所谓妍妙辉光者，其法不一；生纸，非有丧故不用。退之《与陈京书》云：“《送孟郊序》用生纸写。”言急于自解，不暇择耳。今人少有知者。

司马文正平生随用所居之邑纸，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

宣城陈氏家传右军求笔帖，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求笔，但遗以二枝，曰：“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果却之，遂多易以常笔。曰“前者右军笔，公权固不能用也”。予从王正夫父子，得张义祖所用无心毫，锥锋长二寸许，他人不能用，亦曰右军遗法也。义祖名友正，退传之子，居昭德坊，不下阁二十年，学书尽窥右军之妙，尚以蔡君谟为浅近，米元章为狂诞，非合作，然世无知者。如其所用笔，可叹也。独王正夫父子好之云。

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获物，付主藏籍收，不以为贵也。后有司更作相国寺门楼，诏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车载以给，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黄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

黄鲁直就几阁间，取小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锦囊手之，即置几上，顿首曰：“天下之宝也。”出之，乃李廷珪作耳。又别取小锦囊，中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则叹曰：“今老矣，不能为也。”出之，乃谷少作耳。其艺之精如此。

故德阳县男虞祺，字齐年，起陵州诸生中。初不知佛书也，每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其至则一也，吾知此而已。”当毒赋剩敛鞭棰马牛其人之日，一漕夔，再漕潼，川民独晏然倚以朝夕也。间属微疾，凭几不言，忽顾坐客曰：“古佛俱来，吾亦归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曰：“人而为佛，宁不可哉？”客异其非君平生之言，即之，已逝矣。明年，始有更生佛事。陵州民解逑者，病死一昼夜再生。具言：初为黄衣逮去，遇故里中少年曹生曰：“乡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当为更生佛，亟见之。”前抵宫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吏问逑故为善状，逑诉力贫，但一至瓦屋山，见辟支佛瑞色甚胜，得释去。王再敕逑：“过语吾家，广置更生道场，诵数更生佛名字勿怠。”语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观阙黄金书榜“大慈大悲，更生如来”，逑洒然而悟。明当虞君练祭云。士陈公璜，年甫九十，直书其事甚备。华严道人祖觉，自《大涅槃经》中得更生佛，因地不诬，虞君不为佛学佛言，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著其为更生佛事无疑。先是，彭山杨舜钦使君在田间，夜梦故计吏王咨者，多哀言，辞去，衣后穿出牛一尾，使君旧与咨善，惊起。家人之梦亦合，相语未竟，外报一牛生，遽取火视之，牛仰首泪下。呜呼，君子小人之善恶，如天渊然，有报亦如之。予特著其略，以为世戒。

王子飞观文为予言：吾使三韩，泛海每危于风涛，辄佛书以投，异物出没争夺以去，至投道书则不顾。

凤翔府祁阳镇法门寺塔，葬佛手指骨一节，唐宪宗盛仪卫迎入禁中，韩吏部《表》谏者。塔下层为大青石芙蕖，工制精妙，每芙蕖一叶，上刻一施金钱人姓名，殆数千人，宫女姓名为多，如曰张好好、李水水之类，与慈恩寺塔砖上所书同。又刻白玉象，所葬佛指骨，置金莲花中，隔琉璃水晶匣可见。予宣和中过之，有老头陀言：旧多宝器，唐诸帝诸王施以供佛者，尽为权势取去，尚余二水晶兽环洗，亦奇物也。

五台山佛光，其传旧矣。《唐穆宗实录》：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山佛光寺侧，庆云现，若金仙乘狻猊，领其徒千万，自巳至申乃灭。又峨眉普贤寺，光景殊胜，不下五台，在唐无闻。李太白峨眉山诗言仙而不言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言五台山而不言峨眉山，又山中诸佛祠，俱无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

庆历中，齐州言：有僧如因，妖妄惑人，辄称正法一千年一劫，像法一千年一劫，末法一千年一劫。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余四十年，即是末劫，当饥馑疾疫刀兵，云云。事下两街，僧录司奏：正法、像法、三灾劫等，悉出《大藏经论》，非妖。皇帝但敕天下，《大藏经论》勿妄以示人云。

又熙宁初，神宗谓王安石曰："有比丘尼千姓者，为富弼言：世界渐不好，勿预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

予尝以前闻长老言汤保衡遇汉张陵事，刻石于资中崇寿观矣。后得吕大临与叔所作《保衡传》，尤详尽。与叔授横渠先生之道，以诚以正为本，可信其不诬。然汉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时谓之"米贼"。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付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祭酒"，曰"理头"，大抵与黄巾相类。朝廷不能讨，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则所谓张陵者，果异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辨云。与叔《汤保衡传》："嘉祐末年，京师麻家巷，有聚小学者李道，太学生汤保衡尝与之游。一日，保衡至道学舍，有一道士，形貌恢伟，须髯怪异，言语如风狂人，与道相接，保衡见而异之。既去，保衡问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观。朝夕尝过我，我固未尝诣之，乃落魄不检者，子何问之？'保衡曰：'余所居与建隆甚迩，凡观之道士皆与之识，未始见此人。'既而保衡颇欲访之。它日，保衡至道学舍，复见前道士，问其所止，亦曰建隆。既去，保衡默从之，入观门至西廊而没，保衡往追寻之不复见。因观廊壁绘画，有一道士，正如所见者，其上题云'张天师'。保衡心异之。他日，乃具冠带伺于李道之舍，道问曰：'子何所伺？'保衡佯以它语答之。凡伺三日，其道士始自外至，已若昏醉者，与道相见如常日，保衡既见正如所画者，遂出拜之，称曰：'天师。'道士辞避曰：'足下无过言。'道亦笑曰：'此道士安得天师之称哉？'保衡再三叩请，具述所见。道士乃曰：'请以某日会于某地。'保衡曰：'诺。'如约而往，道士见之曰：'但举目视日十日，必有所见，可复会于某地。'保衡归，依所教视日，视既久，目不复眩。至十日，乃睹日中有人形，细视之，见道士在日中，形貌宛然。保衡复往会道士，道士曰：'何所见？'保衡曰：'见天师在日中。'道士曰：'可复归再视日，百日外复有所见，可再相会于某地，慎勿泄也。'保衡如教视之，家人以为风狂，问之不答。逾百日，乃见己形亦在日中，与道士立。保衡乃会道士具谈之，道士曰：'可教矣。'乃为授以符录，可以摄制鬼神，其道士复不见。保衡居太学中，尝丧一幼子，每思之，召至其前，同舍生皆见之。一日，保衡语其友人曰：'予适过西车子曲，见一小第，门有车马，有数妇人始下车，皆不以物蒙蔽其首；其第二下车者，年二十许，颇有容色，意其士大夫自外至京师者，必其妻也。予欲今夕就子前舍小饮，当召向所见妇人观之。'友人曰：'良家子，汝焉可妄召，必累我矣。'保衡曰：'非召其人，乃摄其生魂，聊以为戏耳。然必至夜，俟其寝寐乃召之，若梦中至此，止可远观，慎勿近之，近之则魂不得还，其人必死矣。'遂与友人薄暮出门，过其舍，伺少顷，闻门中有妇人声，保衡心知乃适所见妇人，即吸其气，以彩线系其中指，既而至友人学舍，命仆取酒至，与之对饮，令从者就寝。中夜，保衡起开门，有妇人自外至，乃所见者，形质皆如人，但隐隐然若空中物，其语声如婴儿，见保衡拜之。保衡问其谁氏，具道某氏，其夫适自外罢官还京师，复问保衡曰：'此何所也？适记已就寝，不意至此。又疑是梦寐，而比梦寐差分明；又疑死矣，此得非阴府邪？'保衡曰：'此亦人间耳，今便可归，当勿忧也。'命立于前，款曲与语，至五更始遣去。人传保衡甚得召鬼之术，保衡以进士及第，今官为县令云。"

卷二十九

张君猷为湖南漕，过南岳，自肩舆中见路左一道观甚丽，榜曰"朱陵宫"，遥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下，而从骑半已过。明年再经其地，求朱陵宫，无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其下，乃前所见朱陵宫之处，才小屋一二楹，其变异如此。

唐吕仙人故家岳阳，今其地名仙人村，吕姓尚多。艺祖初受禅，仙人自后苑中出，留语良久，解赭袍衣之，忽不见。今岳阳仙人像，羽服下着赭袍云。

北齐敕道士剃发为沙门，宣和中，敕沙门着冠为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长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间，惫甚，憩一树下。忽若大羽禽飞止其上，熟视之，一黄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怜，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医术。晚迁郑圃，世以"神医"名之。远近之人，赖以活者，四十余年。非病者能尽活之也，盖其术精良可信。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语之，虽死亦无恨，于脉非独知已病，能前知未病与死，近者顷刻，远者累年，至其日时皆无失。岁常候测天地六元五运，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无失。皇祐年，翁死。张峋子坚志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医皆为中虚。翁曰：'风客于胃则

泄，殆稿本汤证也。'英公骇曰：'吾服金石等物无数，泄不止，其敢饮稿本乎?'翁强进之，泄止。太常博士杨日宣病寒，翁曰：'君脉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为鱼游虾戏，不可治。'不数日死。州监军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当甚悸即愈。'时通守李宋卿御史甚严，监军内所惮也，翁与其子请于宋卿。一造问，因责其过失，监军惶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俯仰。翁曰：'谷独气也。当食发怒，四肢受病，传于大小络中，痛而无伤，法不当用药，以药攻之则益痛，须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则愈矣。'后三年而愈。里妇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状。翁曰：'血脉滞也。不用药，闻鸡声自愈。'一行踸踔辄踣。翁曰：'脉厥也。当治筋，以药熨之自快。'皆验。士陈尧遵妻病，众医以为劳伤。翁曰：'亟屏药，是为娠证，且贺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妇人娠，一咽嘿不能言。翁曰：'儿胞大经壅，儿生经行，则言矣。不可毒以药。'既免，母子俱全。一极壮健，翁偶诊其脉，曰：'母气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儿气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异不可胜记。如上所记，特郑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怀质，尽能传其学。怀质尝自诊其脉，语人曰：'我当暴死。'不数年果暴死。翁读《黄帝内经》，患王冰之传多失义指，间以朱墨笺其下，世尚未见。怀质死，其书亦亡，独太医赵宗古得六元五运之法于翁，尝图以上朝廷，今行于世云。"

无为军医张济，善用针，得诀于异人。云能解人而视其经络，则无不精。因岁饥疫，人相食，凡视一百七十人，以行针无不立验。如孕妇，因仆地而腹偏左，针右手指而正；久患脱肛，针顶心而愈；伤寒翻胃，呕哕累日，食不下，针眼眦，立能食。皆古今方书不著。陈莹中为作传云。

药王药上为世良医，尝草木金石名数凡十万八千，悉知苦酸咸淡甘辛等味。故从味因悟入，益知今医家别药曰味者古矣。

郑师甫云："尝患足上伤手疮，水入，肿痛不可行步。有丐者，令以耳塞敷之，一夕水尽出，愈。"

崇宁年，西都修大内，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骨池中，则水不涸。置之，果然。范时老董役，亲见之。

吕公晋伯云：除虱法，吸北方之气喷笔端，书"钦深渊默漆"五字，置于床帐之间，即尽除。公资正直，非妄言者。

洛阳楚氏，葬龙门之东尹樊村。凿井每不得泉，有术者云：夜以水盛器，见星多者，下有泉。用之果然。

今世俗谓卦影者，亦《易》之象学也。如见豕负涂，载鬼一车，非象而何？未易以义理训也。予见王庆曾言："蚤日羁穷，尝从一头陀占卦象。其词云'须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来半是秋'头陀云：'岂君运行庚午，春秋之间少快邪。'久之无验。晚用秦相君荐，至参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异如此。

殿中丞丘浚颇知数。熙宁十年秋，翰林学士杨元素贬官荆州，过池阳见之。浚曰："明年当改元，以《易》步之，《丰》卦用事，必以丰字纪年。"如期改元丰云。

汾晋间祈雨，裸袒叫呼，奋臂为反覆手状，又以水洒行道之人，殆可笑。按董仲舒传注，有"闭阴纵阳，以水洒人"之说，盖其自也。

广西人喜食巨蟒，每见之，即诵"红娘子"三字，蟒辄不动，且行且诵，以藤蔓系其首於木，刺杀之。

熊山行数十里，各于岩穴林莤之间有藏伏之所，山中人谓"熊馆"云。如虎豹出百里外，则迷失故道矣。

鸂鶒能敕水，故水宿物莫能害。鸩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穴树巢其中，人或用木塞之，能以觜画符，其塞自出。鹊知岁所在，又有隐巢木，故鸷鸟不可见。燕营巢避戊己日，故不倾坏。鹳有长水石，故能巢中畜鱼，水不涸。盖不止于有知也。

有隐者刘易，在王屋山，见一蜘蛛为大蜂所螫，腹胀欲裂，亟就草间啮芋梗磨之，胀即平。因以治人之被蜂螫者，痛立止。

鱼枕骨作器皿，人知爱其色莹彻耳，不知遇蛊毒必爆裂，尤可贵也。

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矢、粪草，皆能出火。

马、骡、驴，阳类，起则先前，治用阳药；羊、牛、驼，阴类，起则先后，治用阴药。故兽医有二种也。

梧桐，百鸟不敢栖止，避凤凰也。古语云尔，验之果然。

蜀中喜事者，南归多载木犀花以来，种之皆生，

或择嫩条接冬青枝间亦生，岂其类耶？谓万年枝者，冬青也。玉树者，槐也。宫苑中多此二木，特易以美名。冬青又名冻青，贵其有岁寒不改之节，故司马长卿谓之女贞，自不为文君地邪？

芸草，古人用以藏书，曰"芸香"是也。置书帙中即无蠹，置席下即去蚤虱。叶类豌豆，作小丛，遇秋则叶上微白，如粉汗，南人谓之"七里香"。大率香草，花过则无香，纵叶有香，亦须采掇嗅之方觉。此草远在数十步外已闻香，自春至秋不歇绝，可玩也。

种柿有七绝：一有寿，二多阴，三无禽巢，四无虫蠹，五有嘉实，六其本甚固，七霜叶红。可玩也。

榆有二种：一名郎榆，一名姑榆，郎榆无荚。

千叶黄梅花，洛人殊贵之，其香异于它种，蜀中未识也。近兴、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识之，求于其地尚多，始移种遗喜事者，今西州处处有之。

予尝春日经夷陵，山中多红梨花，诵欧阳公之诗，裴回其下不能去，近蜀中亦稍见之。又有得千叶杏花于剑州山中者，在洛阳《花木谱》中无之，亦奇产也。

蜀无橄榄。或云：司马相如狗监所诵《上林赋》、《喻蜀父老文》、《封禅书》，王褒《中和乐职宣布诗》、《圣主得贤臣颂》，扬雄《剧秦美新篇》，辞皆烂美，足以取悦当代。张九龄《策安禄山》，姜公辅《论朱泚》，危言可验，辄弃之不采。相如辈蜀人，九龄公辅岭海之士，以草木臭味譬之，如橄榄不生于蜀，生于岭海也。亦犹唐李直方以贡士第果实：一绿李，二粉梨，三樱桃，四柑子，五葡桃，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也。盖始于范晔，以诸香品时辈，侯朱虚著《百官本草》，皆戏言之善者耳。然近日蜀中种橄榄辄生，予山园自有数章。

兰有二种：细叶者春花，花少；阔叶者秋花，花多。黄鲁直《兰说》云："楚人滋兰之九畹，树蕙之百亩，兰以少故贵，蕙以多故贱。"予以为非是。盖十二亩为畹，则九畹百亩，亦相等矣。又云："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是以细叶为兰，阔叶为蕙，亦非也。楚人曰，蕙，今零陵香也，又云薰，所谓一薰一莸者也。唐人但名铃铃香，亦名铃子香，取其花倒悬枝间，如小铃也。近时附入《本草》，云：出零陵郡。亦非也。不详《本草》自有"薰草"条，亦名蕙草甚明，零陵为重出云。

凌霄花有毒（一作出蜀），有人凌晨仰视其花，花中露水滴入眼中，遂失明。或云金钱亦然。

卷三十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师大雨十日，水暴至，诸壁门皆塞以土，汴流涨溢，宫庙危甚。宰执庐于天汉桥上。一饼师家蚤起，见有蛟螭伏于户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状，万人聚观之。道士林灵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杀之。四郊如江河，不知其从出，识者已知为兵象矣。林灵素专毁佛，泗州普照王塔庙亦废，当水暴至，遽下诏加普照王六字号，水退复削去，先当制舍人许翰以词太褒得罪。

卢立之尚书云："宣和末，禁中数有变异，曰'摧'（原注：内音）者为甚。每夜久，有巨人呼'摧'云，遇人必擗裂之。中官有胆勇者数辈，相约俟其出，迫逐之。巨人返走，坠一物，铿然有声，取视之，乃内帑所藏铁幞头也。"赵正之云："禁中旧有此怪，不出仙韶院，至宣和末，始遍出宫殿中云。"

宦官卢功裔云："宣和末，鬼车沥血于福宁殿庭，又有狐登御坐，又内殿砖砌上忽有积血，遽拭之复出，去砖亦出，发地亦出，至废其殿云。"

李瑞云："宣和末，为洛阳县尉，有职事在西宫，一龙夏伏起宫中者无虚日，殆数百处，初固异之。未几，金人入洛，宫遂焚。"张浮休云："向谪郴江，夏日在寓舍伴群儿读书次，忽天际一船，载人物如行水上，久之方没。"

三峡中，石壁千万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或小，历历可数，峡中人谓之"仙人棺椁"云。按《隋唐嘉话》，将军王果于峡口崖侧，见一棺将坠，迁之平处，得铭云："后三百年水漂我，欲坠不坠逢王果。"今洞穴在悬绝石壁千万仞之上。唯大禹初凿三峡，道岷山之江时，人迹或可至，不在崖侧，不止三百年也。望其棺椁皆完好如新，不知果何物为之，亦异矣。

长安乾明寺，唐太庙也。庭中有星陨石，状如伏牛，有手迹四，足迹二，如印泥然。故老云：武氏革命日陨。又兴平一道观中，有星陨石，如半柱满，其上皆系痕，岂果系于空中邪？殆不可知也。旁有石，记西晋时陨。

熙宁中，少华山崩，压七村之人，不可胜计。先是穴居虎豹之属尽避去，人独不知，遂罹祸。山以夜崩，声震百里外，州距山才二十里，初不闻，其异如

此。

元符年，众人宿岐山县客邸。明日，一人亡其首，无血。官捕杀者，逾年竟不得。或曰：侠客飞剑中人无血。政和年，河中府旱宴罢，营妓群行通衢中，忽暴风起，飞剑满空，或截髻，或翦鬓，或创面，俱不死，亦不伤。他人或云：剑侠为戏耳。予亲见之。

殿中丞丘舜元，闽人也。舟泝汴，遇生日，舣津亭。家人酌酒为寿，忽昏睡，梦登岸，过林薄至一村舍，主人具饮食，既觉，行岸上，皆如梦中所见。至村舍，有老翁方撤席，如宾退者。问之，曰："吾先以是日亡一子，祭之耳。"舜元默然，知前身为老翁子也，厚遗之以去。

欧阳公尝梦为鸲鹆，初夏清晓，飞鸣绿阴中甚乐。

刘法欲生，其母帏帐忽若坠压而下，视之，上有大蛇，蜿蜒若被痛楚状，母怖甚，避之他所。法生，再视之，但蛇蜕耳。后法为将，有贤称。崇宁兴儒学，则刑举子之无赖者；宣和兴道学，则刑道士之无赖者。坐此谪官。久之，以节度使、检校少师帅熙河。童贯尽取本道精兵去，俾用老弱下军，深入策应，遂陷。贯方奏捷，反以不禀节制闻，士大夫冤之。

王荆公在钟山，乘驴薄莫行荒村中。有妇人蒙首执文书一纸遮公曰："妾有冤诉。"公喻以退居不预公事，当自州县理之。妇人曰："妾冤诉关相公，乞留文书一观。"公不能却，令执药囊老兵取状。至半山园视之，素纸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犹子防为王性之云尔。

滕章敏公达道帅青社，一夕会其属。酒半，教官顿起，家有急，公先送之去，坐客皆散立前后。公来，共见一无头伟人，着锦袍坐于主席，公与客俱辟易不敢前，少时作黑雾散去。公亲为王乐道云。

近李西美帅成都，士陈甲者馆于便斋。夜月色中，有危髻古裳衣妇人数辈，语笑前花圃中，甲殊不顾。有甚丽者诵诗："旧时衣服尽云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楼台浑不识，只余古木记宣华。"又诵："小雨廉纤梅子黄，晚云收尽月侵廊。树阴把酒不成醉，何处无情枉断肠。"忽不见。今府第故蜀宫，岂当时宫女尚有鬼邪？按《蜀梼杌》，宣华，故苑名。

近种湘守叙州，坏客馆为东园。警夜兵共见大蛇自客馆出，穿西楼以去。楼下临大江，度其地约长十数丈。明，求之于馆之寝，有穴方广寸尺许，发之，其蟠屈之迹大一间屋，土色光腻，如新泥饰者，岂异物亦避暴役穿穴以去邪？不数日湘死。

兴元府火，飞烬落天庆观殿下古柏上，柏中空尽焚，臭闻远近。明日，得如羊肋骨者数百枝，盖大蛇也。帅杨掌武每出以视客云。

庞孝祖言：昔提举成都茶马，夏日坐后圃堂上，忽闻其后铁镲锒铛之声，遽窥窗外，一物自小池中出，龙形，面如猫，曳其尾石砌上，鳞甲有声，少顷雷雨暴作，失去。孝祖疑世所画龙皆非是。予读《华严合论》，龙类最众，有如猫者，岂孝祖所见乎？

程致仲为予言："近岁，《云斋小书》出丹棱李达道遇女妖事，不妄。致仲亲见泥金鸳鸯出入云气中，黄色衣，奇丽夺目，非人间之物，盖妖所服，留以遗达者。又歌曲多仙语，尚《小书》失载云。"

李公择之子夷旷，宣和中为发运司属，薄莫抵江上亭。亭吏云："先有曰'水太保者'在焉。"夷旷遣吏谢之。屏内云："太保当避去。"已而老少妇人数辈，传呼"太保来"！太保者，一十余岁草角童子耳。各乘马以去，人马皆异状。夷旷疑之，遣数健步蹑其后，各惊惧而返云："约十数里外，望大潭，人马皆下投其中。"昔江子我为予言，后与夷旷同官成都，问之信然。

高骈初展成都外城，后王氏、孟氏相继伪以为都，其更作奢僭之力，发地及泉也。近靖康年，帅卢立之亦增筑，期年，役甚大。至绍兴年，霖雨，北壁坏，摄帅孙渥才兴工，于数尺土下，得高骈《石记》云：刻置筑中，后若干年当出。正与其年合。前累有大役不得者，数未契也。高骈好异术，岂亦有知数者邪？

傅献简云："王荆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

欧阳公云："予作《憎蝇赋》，蝇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远嘤喝来咬人也。"

秦少游在东坡坐中，或调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东坡笑曰："小人樊须也。"

经筵官会食资善堂，东坡盛称河豚之美。吕元明问其味。曰："直那一死。"再会又称猪肉之美。范淳甫曰："奈发风何？"东坡笑呼曰："淳甫诬告猪肉。"

郭忠恕嘲聂崇义曰："近贵全为聩，攀龙即作聋，

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曰：“吾不能诗，姑以二言为谢：勿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陈亚蔡襄亦云：“陈亚有心终是恶，蔡襄无口便成衰。”王汾刘攽亦曰：“早朝殿内须呼汝，寒食原头尽拜君。”攽又嘲王觌云：“汝何故见卖?”觌曰：“卖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书也。

孙传师名览，人有投诗者曰：“伏惟笑览。”传师曰：“君无笑览，览合笑君。”

谓“东方虬更三十年，乞汝西门豹作对”。唐人语也。今相州有西门豹祠，神像衣裳之间，微露豹尾。韩魏公见之，笑令断去。

韩玉汝平生喜饰厨传，一饮啖可兼数人。出帅长安，钱穆四行词云“喜廉颇之能饭”，玉汝不悦。又有贵人号“竞渡船”者，以其唯利是竞也。席大光作言官，击之曰：“某别名‘竞渡船’，中贮无赖之小人，外较必争之微利也。”士大夫欢传之。

王荆公喜说字至以成俗，刘贡父戏之曰：“三鹿为麤，鹿不如牛。三牛为犇，牛不如鹿。”谓“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若难于遽改，欲令各权发遣”。荆公方解纵绳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据要地，以资浅，皆号“权发遣”，故并谑之。

刘贡父云：“有人不识斗争字，以书问里先生，答曰仄更切。又疑更字，问，曰户横切。又疑横字，问，曰户行切。又疑行字，问，曰华争切。竟不知其为何音也?”予尝举以为笑欢。客有善切字者非之，亦难与言也。

士人口吃，刘贡父嘲之曰：“本是昌徒，又为非类，虽无雄才，却有艾气。”盖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口吃也。

客问刘贡父曰：“某人有隐过否?中司将鸣鼓而攻之。”贡父曰：“中司自可鸣鼓儿，老夫难为暗箭子。”客笑而去，滑稽之为厚者也。

刘贡父呼蔡确为“倒悬蛤蜊”，盖蛤蜊一名“壳菜”也。确深衔之。

马默击刘贡父，玩侮无度，或告贡父。贡父曰：“既称马默，何用驴鸣?”立占《马默驴鸣赋》，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之警策，亦可谓奇才也。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予以与优旃滑稽，漆城难为荫室之语合，故书之。

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彻姜食，何也?”刘贡父曰：“《草木书》：姜多食损知，道非明之，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大宋宣和遗事

[宋]佚　名撰　徐　鸿整理

《大宋宣和遗事》（又名《宣和遗事》、《宋宣和遗事》）四集（卷）。作者不详，一般认为该书为宋人的作品，后经元人增益改写。该书虽为民间讲史话本，但除了一般话本的套路外，所记大都有史可据，多为宋末朝野故实，集中反映了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政治状况。其中宋江、徽宗、李师师诸事，虽为后来小说家所本，但亦非文学虚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版本较多，现以涵芬楼一九一五年排印本（排印本系据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与黄氏士礼居二卷本对校，重加分段整理。

元　集

诗曰：

暂时罢鼓膝间琴，闲把遗编阅古今。

常叹贤君务勤俭，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

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

茫茫往古，继继来今，上下三千余年，兴废百千万事。大概光风霁月之时少，阴雨晦冥之时多；衣冠文物之时少；干戈征战之时多。看破治乱两途，不出阴阳一理。中国也，君子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阴类。阳明用事的时节，中国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庆云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阴浊用事底时节，夷狄陆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蚀之灾，在地便有蝗虫饥馑之变，天下百姓，有流离之厄。这个阴阳，都关系着皇帝一人心术之邪正是也。

且说唐尧、虞舜是劈初头第一个皇帝。看他治位时，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不敢盘逸游畋，不敢荒淫音乐；到得他揖让传禅时分，且道："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舜王那会敢做慢游傲虐的事？禹王告着舜王，使他休学尧王的孩儿丹朱，专事慢游，专务傲虐，恃着强力，不用水向平地上推了舟船，共他徒党在家为淫乱之行。故尧王不将天下传与他，却分付与舜王了。

舜王治世，举"八元"、"八恺"，共十六个才子，是有贤德名望的人，分布在朝，任了官职。却将共工流逐于幽州田地，将驩兜放逐于崇山田地，将三苗窜逐于三危田地，将鲧诛殛于羽山田地。诛窜了这四个凶人，天下百姓，皆服其威断。明四目，达四聪、末梢头，贤人在位，小人在野，朝纲自治。在位五十二年，寿命一百一十二岁，将天下传与禹王。

至汤王时，为诸侯与葛为邻，葛君不道，苦虐其民，汤王伐之。东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狄怨，却道："汤王何故忘我，不来拯救?"黎民咸慕汤王之德。却有夏桀无道，宠妹喜之欢，将酒倾为池水，将肉排为树林相似，日与凶徒沉酗于"酒池"、"肉林"间，苦虐生灵。百姓怨道："夏桀与日相似，这日几时丧亡？我甘受其苦不过，情愿与他偕亡!"

至纣无道，宠妲己，剖贤人心，置炮烙之刑，不修德政，不改前非。武王伐之。享国日久，传位至周幽王，宠褒姒之色，为不得褒姒言笑，千方百计取媚他。因向骊山上把与诸侯为号的烽火烧起。诸侯皆道是幽王有难，举兵来救。及到幽王殿下，却无他事，只是要取褒姒一笑。后来贬了太子，废了申后。申后怒，会犬戎之兵来伐幽王；诸侯不来相救，遂丧其国。有诗为证。诗曰：

恃宠娇多得自由，骊山举火戏诸侯。

只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

又楚国灵王宠嫔嫱之色，起章华之台，苦虐黎庶，遭平王所追，遂死于野人申亥之家。有诗为证。诗曰：

茫茫春草没章华，因笑灵王苦好奢。

台土未乾箫管绝，可怜身死野人家!

后来陈后主也宠张丽华、孔贵嫔之色，沉湎淫逸，不理国事，被隋兵所追，无处躲藏，遂同二妃投人井中。隋兵搜出，亦遭其虏。其国即亡。有诗为

证。诗曰：

陈国机权未有涯，如何后主恣骄奢？
不知即入宫前井，犹自听吹玉树花。

当时有隋炀帝也无道，杀父、诛兄、奸妹，无所不至。宠萧妃之色。萧妃要看扬州景致，帝用麻胡为帅，起天下百万民夫，开一千丹八里汴河，从汴入淮，从淮直至扬州。役死人夫无数，死了相枕。复造"龙凤船"，使宫人牵之，两岸箫韶乐奏，闻百十里之远。更兼连岁灾蝗，饿死人遍地，盗贼蜂起：六十四处烟尘，一十八处擅改年号。李密袒臂一呼，聚雄师百万，占了中原。炀帝全无顾念，被宇文化及造变江都，斩炀帝于吴公台下，隋国遂亡。有诗为证。诗曰：

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

其国有唐秦王世民，行仁布德，灭了六十四处烟尘，遂建都于长安，以制太平。后来为唐明皇为孩儿寿王取杨家女孩儿名做玉环的为妻，明皇一见玉环生得有倾国之色，背后使人唤玉环出家为女官道士，后来宣入宫中，封为妃子，宠幸无比。真个是：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那明皇宠爱妃子，春从春游，夜专夜寝，从此荒淫，每日更不坐朝听政。争奈那妃子与安禄山私通，却抱养禄山做孩儿。明皇得知，将安禄山差去渔阳田地，做了节度使。那禄山思恋贵妃之色，举兵反叛，真是：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无计奈何，只得带领百官走入蜀川，躲避了禄山。行至马嵬驿，六军不肯进发，把那贵妃使高力士将去佛堂后田地里缢杀了。诸军且跟着明皇入蜀。后来明皇那儿子肃宗，恢复两京，再立唐家社稷也。

今日话说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不是容易也！今有康节先生做八句诗，道得好。道个甚的？诗曰：

自古御戎无上策，惟凭仁义是中原。
王师问罪固能道，天子蒙尘争忍言。
两晋乱亡成茂草，亡君屈辱落陈编。
公闾延广何人也？始信兴邦亦一言。

此诗是康节《左衽吟》，豫先说着个宣和、靖康年间谶语么。

当初只为五代时分，天下荒荒离乱，朝属梁而暮属晋，干戈不息；更兼连岁灾蝗，万民遭涂炭之灾，百姓受倒悬之苦。为此，后唐明宗夜夜焚香告天，祝曰："我乃胡人，不能整治天下。愿天早生圣人，抚安黎庶！"此上感得火德星君霹雳火仙下界降生。于西京洛阳县夹马营赵洪恩宅，生下一个孩儿。当诞生时分，红光满室，紫气盈轩。赵洪恩唤生下孩儿名做匡胤。幼与小童戏于街槛，好布阵，行伍肃然，人见而异之。及年当弱冠，有大志，少游关西，行到处除凶去恶；长治华夷，民安国泰。自陈桥兵变，柴皇让位，在位十七年，天下太平，消镕军器为农器，毁折征旗作酒旗。太祖一日收平江南，有徐铉奉使至太祖殿下，盛夸其主能文，因诵其诗。太祖道："此诗村教书语耳！"因道："我少时有《咏日诗》。"道是诗曰："须臾捧出大金盘，赶散残星与明月。"徐铉听得这诗，大服太祖志量。后来人以为应大金破汴梁之谶。

太祖传位与太宗，太宗欲定京都，闻得华山陈希夷先生名抟，表德图南的，精于数学，预知未来之事。宣至殿下，太宗与论治道，留之数日。一日，太宗问："朕立国以来，将来运祚如何？"陈抟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义结人心，不患不久长；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太宗再三诘问，抟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后高宗中兴，定都杭州，盖将前定之数，亦非偶然也。太宗之后，传位于真宗、仁宗、英宗几个贤君。

且说英宗皇帝治平年间，洛阳邵康节先生因与客在天津桥上纵步闲行，忽听得杜鹃声，先生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先生道："洛阳从来无杜鹃，今忽来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过二年，朝廷任用南人为相，必有更变，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声何以到此？"先生曰："天下将治，地炁自北而南；将乱，地炁自南而北。今南方地炁至矣，禽鸟得炁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鹢退飞，雊鹆来巢。'皆炁使之然也。"

英宗升遐，神宗即位。神宗是个聪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纲小纪，一一要从新整理一番。恰有那曾参政名做公亮的，荐那王安石为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时分，有唐介做着谏官，上疏论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为相，必多更变，重扰天下。"那时有吕诲亦上疏弹劾安石，有弹文，其略云："臣吕诲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百拜奏于皇帝陛下。臣仰睹公朝，除王安石为相者。臣切谓安石每迁小官，逊避不已，及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志；陛下即位，则有金銮侍从之乐。好名嗜进，见利忘义。凡在经筵，力请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处师氏之尊，不识君臣上下之分。又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愤懑发疽而死。奏对强辩，陵轹同列。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制置三司条例，兼领兵财；又举三人勾当，八人巡行。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区区愚忠，切以为安石决不可用。若用之为相，必变更祖宗法度，以乱天下。欲望圣慈，允臣所奏，将王安石新命寝罢。宗社幸甚！伏取进止。"奏上，神宗不报。安石居相位，专务变更。一日，奏行青苗法，差李常、孙觉等往河北诸路，俵散青苗钱：第一

等户十五贯，第二等户十贯，第三等户五贯，第四等户一贯五伯，第五等户一贯。青苗在田时分表散，到收成时分催纳，十分供一分为息。当有银台司范镇上疏，奏言青苗钱扰民不便。表云："臣范镇谨奏言：青苗钱者，唐衰乱世之所为。青苗在田，已估其直；收敛未毕，已促其偿。是盗跖之法也。臣以为此法若行，天下骚然，民不聊生，非国家之利也！臣请罢之。"表上，神宗不听。又宰相韩琦奏言："青苗钱法大不便于民间，有司责笃严急，细民不胜愁苦，至有鬻妻卖子者不能偿。愿陛下察之，即与蠲罢！"奏上，王安石大怒，即日贬韩琦于外。

熙宁七年，大旱。帝谓群臣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愁，无可奈何！"韩维奏曰："陛下信安石酷法，散青苗钱于民。今之官府，督取甚急，往往鞭挞人民取足，至有伐叶为薪以易钱货。旱灾之际，重罹此苦。愿陛下蠲除租税，宽裕逋负，以救愁苦之良民！"帝感悟，乃诏韩维放商税而免青苗。后是日雨。遂贬安石于金陵府。

安石弟安国，每憎他兄所为误国。安国为西京国子监教授，颇溺声色。时安石为相，以书戒安国道："宜放郑声。"安国回书与安石道："亦愿兄远佞人也。"安国又尝力谏安石，言："天下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兄，恐为家祸，宜速罢之。"安石不听。安国泣于影堂前道："是吾家灭门矣！"

安石的孩儿王雱，为人性险恶，喜杀，因病疽而死。年方三十三岁。安石哀悼不能为怀，尝恍惚见雱身担铁枷，向安石道："父亲做歹事，误我受此重罪！"安石大惊，遂以所居园屋，舍做僧寺，赐额为"报宁院"。盖为王雱求救于佛也。诗曰：

误国欺君罪不轻，阴司报应自分明。
奸邪凡事怀私险，却告金仙洗恶名。

话说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变诈，欺君虐民，以致坏了宋朝天下。

神宗崩，哲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用司马温公名做光。元祐年间，天下太平。未几一年，司马光不禄，章惇等入相，再行新法，把这太平的气象，又变做了乱世。

哲宗崩，徽宗即位。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寇，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即位了三十六年，改了六番年号：改建中靖国，改崇宁，改大观，改政和、改重和，改宣和。从即位以来改元。

【建中靖国元年】大赦天下。用丞相章惇言，举蔡京为翰林学士。满朝上下，皆喜谀佞，阿附权势，无人敢言其非。独有御史中丞丰稷，同着殿中侍御史陈师锡共写着表文一道，奏蔡京奸恶。表文云："臣丰稷、陈师锡等，叨被圣恩，滥居言路，事有当言而不言，臣为旷职。窃见公朝近除蔡京充翰林学士勾当者。缘蔡京身为禁从，外结后族，交缔东朝。伏望独断，出之于外。若果用蔡京，则治乱自此分矣，祖宗基业自此坏矣！又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蔡卞，乃王安石之婿，与京兄弟同恶，迷国误朝，为害甚大，乞正典刑。臣日夜为陛下忧，为宗庙忧，为天下贤人君子忧。若黜贬京等于外，则间言不入于慈闱，圣虑可忘于忧患，实宗庙社稷之福也！"表上，徽宗谓丰稷道："事碍东朝，卿当熟虑。"丰稷奏言："自古母后临朝，那会见有如圣母手书还政的，可做万世法则。但是目即：在外，则闻向宗良、宗回藉势妄作；在内，则闻张琳、裴彦臣等凶焰炽然；又有蔡京交通其间。臣愚，欲乞戒饬后家，放逐张琳等，黜蔡京于外，庶绝朝廷之忧。"徽宗不从。那时殿中侍御史龚夬，亦上表奏言："臣闻蔡卞落职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共仰圣断。然臣窃见京、卞表里相济，天下知其恶。民谣有云：'二蔡一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又童谣云：'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百姓受苦，出这般怨言。但朝廷不知之耳！蔡京、蔡卞为人反复变诈，欺陷忠良。天下不安，皆由京、卞二人簸弄。"是时章惇罢相，差知越州，专事刑名惨刻，编类章疏，看详诉理，受祸者千余家。民间或诉事，稍有暗昧言语，加以刀棓钉手足、剥皮肤、斩颈割舌之刑。有道号了翁，姓陈名瓘的，论奏惇罪，将章惇贬雷州居住。三月，命内侍童贯，往杭州监造作局制御用器。自是杨戬始用事。五月，夺司马光等官。

【崇宁元年七月】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制下，中外大骇。又赐京坐延和殿。徽宗向蔡京道："昔神宗创法立制，未尽施行；先帝继之，两遭帘帷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历观在朝，无可与为治者。今朕相卿，其将何以教我？"蔡京顿首谢："愿尽死以报陛下！"徽宗尝出玉盏玉卮，将示辅臣，道是："朕此器久已就，只怕人言，故未曾将用。"蔡京回奏："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太平之奉，区区玉器，又何畏哉？"帝悦。

不争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衣。蔡京自拜相后，有巨商大贾六七辈，赴阙投词，言：章相公开边时及曾相公罢边时，共借讫三千七百万贯，至今未见朝廷支偿。蔡京奏言，徽宗蹙额道："我国家欠少商贾钱债，久不偿还，怎不辱国？"蔡京回奏："臣请偿

之。”帝喜曰：“卿果能偿之否？”蔡京差官劄刷诸司库务故弊的物，及粗细香药、漆器、牙锦之类，高估价值，立字号出还客。客犹不受，愿请少出药货试卖，方敢承领。那时乳香价利颇高，京令吏将乳香附客试卖，客果得价数倍。后客欣然承受。不半年，尽偿讫。在后客货卖，却消折了十无一二，无所伸诉其苦。

【崇宁二年】除蔡京为左丞相。修大内，复修创景灵宫及元符等十一殿及殿中，工役大作。夏，四月，诏毁《唐鉴》、苏、黄等集；又削景灵宫元祐臣僚画像。是秋九月，蔡京与其子蔡攸，并其客强后明、叶梦得，将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为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诏中书省籍记姓名。又将先朝大臣司马光、文彦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苏辙、苏轼、吕公著、吕诲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党，御书刻石，立于端门。却诏封王安石做荆国公，又加封为王。将安石配飨孔子庙庭，塑像坐于孔子之侧。又诏书颁行天下，将元祐贤臣，籍做奸党，立石刊刻姓名。时诏旨至长安立石，有石匠姓安名民的，覆官道：“小匠不知朝廷刻石底意，但听得司马温公，海内皆称其正直忠良，今却把做奸邪，小匠故不忍勒石。”官司怒，要行鞭挞。安民泣道：“小匠刻则刻也，官司严切不敢辞推，但告休镌‘安民’二字于石上，怕得罪于后世。”官吏闻之惭愧。

蔡京又更茶法：天下立茶场，拘榷茶货，令客人赴官请引，自于茶园买茶，赴官秤验，纳息批引，限日贩卖；如有过限，并行拘收，别买新引。增私贩法，客旅消乏。又立盐法：诏陕西旧盐钞，易东南卤钞，每新钞折钱三分，旧钞折七分，听换易。蔡京私运盐钞，遍行天下，拘刷船只揭起黄旗，所过关津，莫敢谁何。盖为见行盐钞之法，天下方才通行，忽又改易，那旧钞皆成无用之物。此上富大商贾，消折财本，或有转流乞丐的，或有赴水自缢死的。提點淮东刑狱章绎，可怜见商贾受苦，上奏钞法误民。以此忤蔡京意，遂夺章绎官，贬做庶人。

一日，蔡京欲媚说徽宗，遇着圣节将近，命府、州、县道遍立寺观，天下凡有寺观，并改名“神霄万寿宫”，祝延圣寿。上留意西边，以王厚为大将，安抚临洮诸州；命内侍童贯为监军，专切往来干当；至是置司，专命二人主之。

【崇宁四年】春正月，以童贯为熙河等处经略安抚置制使。二月，雨大雹。冬，彗星出西方，其长竟天。徽宗下诏求言。是时有刘逵为中书侍郎，劝上碎蔡京所立元祐党碑，将禁锢系籍人并行宽放，以禳天变。帝夜半遣黄门至朝堂，将元祐党碑碎毁。明日，蔡京见之，乃厉声道：“石可毁，名不可灭！”徽宗用刘逵之言，诏除党人之禁，罢方田及诸国岁贡，又罢缘边诸路科敛，及罢铸当十六钱并新立冲要市务。在后有诗人刘克庄吟诗一首云，诗曰：

岭外瘴魂多不返，塚中枯骨亦加刑。
更无人敢扶公议，直待天为现彗星。
早日大程知返覆，暮年小范要调停。
书生几点残碑泪，一吊诸贤地下灵！

大程谓程颢，小范指范纯仁也。倘不因彗星之变，元祐党碑怎生能碎么！可见当时蔡京附会徽宗，恣行骄淫，天心仁爱，不得不示变以儆之也。其如君臣不悟何？未几，蔡京罢相，除赵挺之为右丞相。十一月，罢赵挺之，复相蔡京。

【崇宁五年】夏，解州有蛟在盐池作祟，布炁十余里，人畜在炁中者，辄皆嚼啮，伤人甚众。诏命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治之。不旬日间，蛟祟已平。继先入见，帝抚劳再三，且问曰：“卿此翦除，是何妖魅？”继先答曰：“昔轩辕斩蚩尤，后人立祠于池侧以祀焉。今其祠宇顿弊，故变为蛟，以妖是境，欲求祀典。臣赖圣威，幸已除灭。”帝曰：“卿用何神，愿获一见，少劳神庥。”继先曰：“神即当起居圣驾。”忽有二神现于殿庭：一神绛衣金甲，青巾美须髯；一神乃介胄之士。继先指示金甲者曰：“此即蜀将关羽也。”又指介胄者曰：“此乃信上自鸣山神石氏也。”言讫不见。帝遂褒加封赠，仍赐张继先为视秩大夫虚靖真人。

【大观元年】黄河清。诏曰：“国家承百五十年，三有河清之应；而乾宁军河清逾八伯里，凡七昼夜。上天眷祐，敢不钦承！其以乾州为清州。”庐州雨豆。

【大观二年】春正月朔，御大庆殿受八宝，赦天下。蔡京言天下郡国所上符瑞八十七所，拜表称贺。蔡京进太师。加童贯节度仍宣抚使。夏五月，日食。以复洮州功，赐蔡京玉带，加童贯检校司空仍宣抚。贯由此恃功稍专军政，选置将吏，皆取中旨，不复关朝廷矣。显仁皇后生皇子构。徽宗隔夜梦吴越钱主，以手挽徽宗御衣云：“我好来朝你家，便留住我；终须还我山河社稷，待教第三子来。”显仁皇后亦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及寤，而生皇子。盖徽宗第九子也。其始生之时，宫中红光满室。宣和二年，封为康王。后即位于南京，为高宗。建都于杭州，即符钱王还我山河之梦。钱武肃王即钱镠，享年八十一岁，高宗亦寿八十一，岂偶然哉？六月，蔡京罢相。秋七月，河南、淮北大旱，诏有道高士王文卿祈雨，不应。文卿奏曰：“九江、四海、五湖龙君，皆奉上帝勅命，且停行雨；独黄河神未奉睿旨。”帝曰：“卿可召黄河神行雨么？”文卿领旨，向京师太乙宫立坛祈雨。翌日，升坛祝曰：“大宋皇帝借黄河三尺水，以济焦枯。”不移时，甘雨大作，遍地皆雨黄雨，以应黄河之水。帝喜，赐文卿凝神殿侍宸，冲虚观妙通玄真人。后文卿尸解于抚州临川县。

【大观三年】春，甘露降尚书省，天子作诗以赐执政。蔡京致仕，仍朝朔望。

【大观四年】禁燃顶、炼臂、刺血、断指之类。张商英知杭州，过阙入对，上因语蔡京乱纪纲事，商

英曰："蔡京自来专恣任意，不知都省批状，便是条贯；入状请宝，便是圣旨；若前后失绪，安得不乱?"上曰："京多引用亲党，已逐三十余辈矣!"商英曰："馀党尚多。"上曰："百姓闻卿来，皆鼓舞忻悦。"商英曰："干臣何事?"遂留商英为中太乙宫使。毛注奏言："天下僧尼增旧十倍，凡数十万人；祠部岁给度牒几三万。乞权住三年。"帝从之。夏五月，诏："蔡京权重位高，人屡告变，全不引避，公议不容。降受太子太保，致仕，任便居住。"六月，以张商英为右相。闰八月，除张阁知杭州，兼领花石纲事。先有朱勔者，因蔡京以进。上颇垂意花石，勔初才致黄杨木三四本，已称圣意。后岁岁增加，遂至舟船相继，号作花石纲。专在平江置应奉局，每一发辄数百万贯，搜岩剔薮，无所不到。虽江湖不测之渊，力不可致者，百计出之，名做神运。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黄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不问坟墓之间，尽皆发掘。石巨者高广数丈，将巨舰装载，用千夫牵挽，凿河断桥，毁堰折闸，数月方至京师。一花费数千贯，一石费数万缗。勔又即所居创一圃，林泉之胜，二浙无比。后复取旨建神霄殿，塑青华帝君像其中，监司郡守初到，必须到宫朝谒。诗曰：

神霄新殿耸云端，像塑青华带道冠。
竭力劳民运花石，不堪炮石碍游观。

【政和元年】春正月，毁京师淫祠，凡一千三百余区。

政和二年。春二月，蔡京复太师，赐第京师。夏，四月，召蔡京入内苑赐宴；辅臣亲王，皆得与席。徽宗亲为之记，其略曰："诏有司扫除内苑太清楼，涤内府所藏珍用之器，集四方之美味，前期阅集，朕将就幸焉。"其所用宫中女乐，列奏于庭；命皇子名楷的，侍侧劝劳。又出嫔女鼓琴玩舞，劝以琉璃玛瑙白玉之杯。京亦上记，略曰："太清之燕，上曰：'此跬步至宣和。'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迳，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只三楹；左右掖亦三楹；中置图书笔砚古鼎彝罍洗，陈儿案台榻。东西庑侧各有殿，亦三楹。东曰'琼兰'，积石为山，峰峦间出，有泉出石窦，注于沼。北有御札'静'字，榜梁间以洗心涤虑。西曰'凝芳'，后曰'积翠'，南曰'琼林'。北有洞曰"玉宇'，石自壁隐出，崭岩峻立，奇花异木，扶疏茂密。后有沼曰'环碧'，两傍有亭曰'临漪'、'华渚'；沼次有山殿，曰'云华阁'，曰'太宁'；左右蹑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云'、'腾凤'，层峦百尺高峻，俯视峭壁攒峰，如深山大壑。次曰'会春阁'，下有殿曰'玉华'。前殿之侧，有御笔榜曰：'三洞琼文之殿'，以奉高真；有'种玉绿云轩'相峙。日午，谒者引宰执以下入。女童四百，靴袍玉带，列排场下，肃然无敢謦欬者。宫人珠笼、巾玉、束带，秉扇、拂、壶、巾、剑、钺，持香毬，拥御座以次立，亦无敢离行失次者。上顾谓群臣道：'承平无事，君臣共乐，宜略去烦苛碎礼，饮食坐起，各宜自便，无问。'"执事者以宝器进，徽宗酌酒以赐，命皇子嘉王楷宣劝。又以惠山泉、建溪异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茶，赐蔡京饮之。徽宗又道："日未晡，可令奏乐。"殿上筝、竽、琵琶方响，笙、箫登陛合奏，宫娥妙舞。徽宗又曰："可起观。"群臣凭栏以观。又命宫娥抚琴擘阮，群臣终宴尽醉。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御太庆殿，受元圭，大赦。蔡京进封鲁国公。诏给地牧马。自京东、河北募人养马，然后推之诸路。受田一顷，仍免其税，令养马一匹，诸路至九万匹。

【政和三年】春正月，诏封王安石，追封舒王，又封其子王雱为临川伯；配享文宣王庙从祀。夏四月，玉清和阳宫成，即福宁殿东诞圣之地作宫，至是成。奉安道像，上诣宫行礼。后复为玉清神霄宫。那时道教之行，莫盛于此时，推原其由，皆自徐知常有以诱惑圣听也。徐知常始赐号冲虚先生，徐守信赐虚靖先生，刘混康赐葆真观玄妙冲和先生，后并赐大中大夫。九月，丙午，葆和殿成，上饰纯绿，下漆以朱，无文藻绘画五彩；垣墉无粉泽：浅墨作寒林平远禽竹而已。前种松、竹、木犀、海桐、橙、橘、兰、蕙，有岁寒、秋香、洞庭、吴会之趣。后列太湖之石，引沧浪之水，陂池连绵，若起若伏，支流派别，萦纡清泚，有瀛洲、方壶、长江、远渚之兴，可以放怀适情，游心玩思而已。冬十月癸未，郊，徽宗搢大圭，执元圭，以道士百人，执仪卫前导，蔡攸为执绥官。玉辂出南薰门，至玉津园，徽宗忽问左右曰："玉津园若有楼殿重复，此是何处?"攸即回奏："臣见云间楼殿台阁，隐隐数重，既而细视，皆去地数十丈。"顷之，徽宗又曰："卿还见人物么?"攸又回奏："若有道流童子，持旛节盖，相继而出云间，衣服眉目，历历可识。"蔡京率百僚称贺。

【政和四年】春正月，置道阶品秩，凡二十六等，先生处士封号，自八字六字，以至四字二字，比中大夫，下至将仕郎，但不给俸。又置道官，自太虚大夫至金坛郎，凡十六等，同文自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职自冲和殿侍宸至凝神殿校经，凡十一等；侍宸同待制，检籍同修撰，校经同直阁。皆给告身印纸，经道箓院磨勘功过，注授加官。差遣八品用荫，如命官法。五月丙戌，祭地，奉高祖皇帝配享。蔡京奏："祭之日，城中大雨几尺，而銮辂自宫至郊，日光照耀。"又太史奏："是夕五纬循轨，典掌官吏称：有队仗风雨之声，鬼神之状；又有黑气数十丈，贯于坛壝；皆陛下严恭之应。乞宣付史馆。"帝从之。内侍杨戬加节度，赏制乐传宣之劳也。八月，宣和殿有玉芝生于桧树上；又有鹤三万余只，盘旋云霄之间。并许称贺。

延福宫成。旧有延福宫，祖宗以为燕会之所，而制不甚广。时蔡京欲以宫室媚上，一日，召内侍童贯、杨戬、贾详、何䜣、蓝从熙，讽以禁中逼窄之状。五人听命，乃尽徙内酒坊诸司；又迁二僧寺并军

营于他所。五人者，既有分地，因各出新意，故号“五位”。“五位”既成，楼阁相望，引金水天源河，筑土山其间，奇花怪石，岩壑幽胜，宛若生成。夏四月，又建葆真宫，以蔡攸为葆真殿学士。六月，天成、圣功二桥成。都水使者孟昌龄请开凿大伾三两河，回引河流于河阳，作浮空二桥，至是毕工。赐名。颁德音于河北、京东、京西。时诸路皆调夫赴役，凡数十万人，两河之人，愁苦殆不聊生。未几，水涨桥坏。

【政和六年】春正月，以童贯为陕西两河宣抚。闰月，置道学。诏州县学兼养道流，增置士名，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岁大比，许襕幞就试。后罢道学。二月，上清宝箓宫成。浚濠深水三丈，东则景龙门桥，西则天波门桥。二桥之下，垒石为固，引舟相通，而桥上人物往还不觉，名曰景龙外江，江之外则便有“鹤庄”、“鹿砦”、“文禽”、“孔雀”诸栅，多聚远方珍怪蹄尾动数千实之。又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于其间。每岁冬至后即放灯，自东华以北，并不禁夜。从市民行铺夹道以居，纵博群饮，至上元后乃罢，谓之“先赏”。后又辟之，东过景龙门，至封丘门。后来南儒吟诗一首云，诗曰：

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

凄凉但有云头月，曾照当年步辇归。

是时温州有方士林灵素，初名灵噩，表字岁昌，家世寒微，远游至蜀，学道于赵升道数载，善能妖术，辅以五雷法，往来宿、亳、淮、泗等州，乞食于诸僧寺。政和三年至京师，寓居东太乙宫。徽宗在大内，得一个梦；谁知那一场梦，引得一个妖术方士的来！真是：

鹿分郑相终难下，蝶化庄周未可知。

徽宗梦见甚的？乃梦见东华帝君使仙童来召徽宗游神霄宫。及觉来，欲访问神霄宫的事，勅问道录徐知常访求神霄事迹进呈。知常素不晓神霄之事，方以为忧。忽有一道生告知常道：“今道堂中有温州林道士屡言神霄，亦曾有神霄诗题在壁上。诗曰：

神霄宫殿五云间，羽服黄冠缀晓班。

诏诰群臣亲受箓，步虚声里认龙颜。

知常一见壁上诗，亟录呈徽宗。徽宗召林道士来问：“卿有何仙术?”林灵噩回奏：“臣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备言“神霄宫乃东华帝君所治。天上有所谓长生大帝君，与其弟青华大帝君，皆是玉帝的孩儿；又有左元仙伯、赏罚仙吏八百余官。陛下乃是长生大帝君降生人间，为天下帝王；蔡京乃左元仙伯。近日陛下赴弟之青华大帝君为神霄之游，得无乐乎?”徽宗闻之，大喜，自谓与灵噩如旧日素来相识，乃赐名灵素，号“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赐金紫服，出入大内无间。

又按：《宾退录》载祥符观道士何得一，宣和间游京师，遇方士陶光国，爱其人物秀整，语之曰：“当为办一事。姑亟归!”无几何，徽宗梦人曰：“天上神仙郑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阅祠部帐，得诸新滏籍中；化基其师也。遽命使宣召。是时得一方次鄂州，守贰礼请以往。既对，上大悦，赐号冲妙大师，主龙德太一宫，授丹林郎。灵素之进，亦缘梦而得，恰与此事相类，故附录之。其与高宗之梦传说者异矣。

灵素既遭遇道君之后，是时宫间多妖怪，诏灵素治之。灵素乃作铁简，长九尺，上书符篆，埋于地，其怪遂绝。又诏许林灵素就景龙门，对著晨晖门建上清宝箓宫，使灵素居之。其宫中山包平地，环以佳木清流。又就太一西宫达仁济亭，施符水，开神霄宝箓坛。诏天下天宁观改作神霄玉清万寿宫，旧无观者，以寺改创。仍各观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像。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从林灵素之请也。乃降诏曰，诏云：“朕乃上帝元子为太霄帝君，悯中华被金狄之教，遂恳上帝愿为人主。今天下归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于教门。”是时册上尊号已毕，百官称贺。又诏翰林学士王黼、保和殿学士蔡攸、盛章至宣和殿，俟神霄降临。十一月，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与月无异。是年，女真陷辽渤海军。

【宣和七年】诏林灵素修道书，改正诸家醮仪，校雠丹经。灵素每遇初七日就座，百官宰执、三衙亲王、中贵，士俗，观者如堵。灵素为幻不一，徽宗尝呼之为“聪明神仙”。御笔赐灵素为“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两府班。徽宗尝思明达皇后，惜其已死，谓灵素曰：“朕欲一见明达后，卿能之乎?”灵素回奏：“臣能为叶静能致太真之事，陛下但瞑目少顷，即见之矣。”徽宗如其教。顷之，游一宫阙，乃瀛洲神仙之境，得与明达后邂逅，语甚款密，移时而觉，如梦中恍惚也。十二月，天神降坤宁殿，修神保观。神保观者，乃二郎神也，都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倾城男女，皆负土以献神，谓之“献土”。又有村落人妆作鬼使，巡门催“纳土”者，人物络绎于道。徽宗乘舆往观之。蔡京奏道：“‘献土’、‘纳土’，皆非好话头。”数日，降圣旨禁绝。诗曰：

道君好道事淫荒，雅意求仙慕武皇。

“纳土”谶言无用禁，纵有佳谶国终亡。

徽宗即位之初，皇嗣未广，有道士刘混康以法箓符水得幸，上奏：“禁城西北隅地势稍低，若加以高大，当有多男之喜。”诏增筑数仞岗阜。后来后宫果生男不绝，为此愈是崇信道教。是年，诏户部侍郎孟揆董工增筑岗阜，取象余杭凤凰山，号做“万岁山”。多运花石妆砌。后因神降，有“艮岳排空”之语，改“万岁山”名做“艮岳”。后有人吟诗一首云，诗曰：

磐石曾闻受国封，承恩不与倖臣同。

时危运作高城炮，犹解捐躯立战功。

后四年，始成。御制记文，凡数千言。有金枝产于万岁峰，改名“寿岳”。其门号为“阳华门”，两傍有丹荔八十株；有大石曰“神运昭功”立其中。旁有两

桧：一夭娇者，名做“朝日升龙之桧”；一偃蹇者，名做“卧云伏龙之桧”；皆玉牌填金字书之。岩曰“玉京独秀太平岩”，峰曰“卿云万态奇峰”。又有绛霄楼、金碧阁，势极高峻，在云表，尽工艺之巧，无以出此。运四方花竹奇石，积累二十余年，山林高深，千岩万壑，麋鹿成群，楼观台殿，不可胜计。诏左街道录徐知常于禁庭建醮，徽宗自亲书表章三道，焚于凝神殿会真堂。即命知常拜章奏闻上帝，颙俟睿旨。知常领命，遂拜伏于坛之侧，至翌日方兴。徽宗问知常曰：“卿为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答，幸无隐乎！”知常曰：“臣不敢隐。陛下首章，为国家万民祈求丰稔，上帝览章，天颜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览章，天颜微怒，言何其欲心之广；陛下末章，空纸一幅，上帝见之，天颜大怒，遂秉笔判云：‘赵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余不敢尽言。”徽宗心颇疑之，嘿然无语。徐知常元是闽中人，久寓京师，以道术为徽宗所眷。在后林灵素得幸于上，知常屡表辞归，欲往东南修炼，旨不允。至拜章之后，一日逃去。后数年有自闽中来者，言知常在建州水西，盖造宫观甚盛。帝欲见之，即日诏知常诣阙下。诏命累降，知常皆不拜。诏有司督责，知常违诏。诏押知常下狱囚系。狱吏问知常道：“闻公能游月宫，愿带挟小人同往乎？”知常云：“此特易事，但得纸数幅，净水一盂，便可游玩月宫矣。”吏如其教。知常取纸粘于狱门上，将笔画一个圆圈，把水一噀，即时清光满室，冷气迫人。吏与群囚争玩月光，回顾知常不知所往。朝廷屡诏物色求之，竟不可得知常之踪矣。

【重和元年】春正月，御大庆殿受定命宝。二月，夏人寇边，将官张迪战死入阵。又遣使女真，约发兵夹攻辽。三月，以蔡京子蔡鞗为宣和殿待制，选尚康福帝姬，即公主也。驸马都尉带文阶自蔡鞗始。八月，童贯进太保。冬十月，大内火发，自夜至晓，五千余间，后苑广圣宫及宫人所居，几尽被焚，死者甚多。时大雨，火发，雨如倾，略不少止，而火益炽。或传上是夜私行，宿于外。冬十月，御宝箓宫度玉清神霄秘箓，会者八百人。凡天神降临事，盖发端于王老志，而极于林灵素。于是宦官道士有所不如意者，必须度箓，莫不如愿。又为大会，引群臣士庶入殿，听灵素讲经。上设座其侧。灵素升高座，使人于下请问。然灵素所言，杂以滑稽媟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斋罢，帝问灵素：“朕建此斋，得无神仙降耶？”灵素曰：“陛下更须建灵宝大斋，肃清坛宇，其时必有真仙度世。”言罢，道众中忽有一士掷所盛斋钵于地，众欲责之，遂腾云而去。帝曰：“此非神仙而何？”灵素不答。揭钵视之，见一幅纸，上有诗一绝云，诗曰：

捻土为香事有因，世间宜假不宜真。
洞宾识得林灵素，灵素如何识洞宾？

众方知是洞宾降。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千万贯；每一宫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几二万人，每一会费数万贯。至于贫下之人，亦买青布幅巾赴斋，日得一饫餐，又获衬施钱三百，谓之“千道会”云。

是岁，女真阿骨打称帝，姓王名做旻，本新罗人，号完颜氏。身长八尺，壮貌雄伟，寡言语，有大志，能用人。以其国产金，故国号大金。十二月，御殿度王黼等秘箓。徽宗一日御宣和殿，地陷。

【宣和元年】正月朔旦，朝见景灵宫中，见圣祖神像有泪。守庙官吏闻之庙内常有哭声。一日，神宗皇帝庙室便殿，有砖出血，随扫又出，数日方止。是时蔡京等方事谀佞，有此异事，皆不敢闻奏于上。而徽宗骄奢之行愈肆矣。

【宣和二年】三月，诏改佛号为大觉真仙，余为仙人大士，僧称“德士”，行称“德童”，而冠服之。以寺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士，尼为女德。明年，金山寺有僧顶上拥出肉冠，长肉须髯，端坐而化。朝廷闻之，诏复旧人。

金遣使李善庆来，诏蔡京、童贯及邓文诰见之，论以夹攻取燕之意。李善庆唯唯。居十余日，遣赵有开、马政赍诏及礼物同善庆等度海聘之。又诏余深为太宰，王黼为少宰。

夏，五月，有物若龙，长六七尺，苍鳞黑色，驴首，两颊如鱼，头色绿，顶有角，其声如牛，见于开封县茶肆前。时茶肆人早起拂拭床榻，见有物若大犬蹲其傍，熟视之，乃是龙也。其人吃惊，卧倒在地。茶肆与军器作坊相近，遂被作坊军人得知，杀龙而食之。是夕五鼓，西北有赤气数十道冲天，仰视北斗星若隔绛纱，其中有间以白黑二炁，及时有折烈声震如雷。未几，霪雨大作，水高十余丈，犯都城，已破汴堤，诸内侍役夫，担草运土障之，不能御。徽宗诏户部侍郎唐恪治之。即日，恪乘小舟览水之势，而求所以导之。上登楼遥见，问之，乃恪也，为之出涕。数日，水平，恪入对，上劳之曰：“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功也！”唐恪因回奏：“水乃阴类。阴炁之盛，以致犯城阙。愿陛下垂意于驭臣，远女宠，去小人，备夷狄，以益谨天戒。”徽宗嘉纳之。

秋，九月，宴蔡京父子于保和新殿。京等请见安妃，帝许之。京作记以进，其略曰：“皇帝召臣京、臣攸等燕保和新殿，臣鯈，臣儵、臣鞗、臣行、臣徽、臣术侍，赐食文字库。于是由临华殿门入，侍班东曲水，朝于玉华殿；上步至西曲水，循酴醾洞，至太宁阁，登层峦、琳霄、褰风、乘云亭至保和。屋三楹，时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崇桧已森阴蓊郁；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玉芝。左掖阁曰‘妙有’，右掖阁曰‘宣道’。上御步前行至稽古阁，有宣王石鼓；历邃古、尚古、鉴古、作古、访古、博古、秘古诸阁，上亲指示，为言其概。抵玉林轩，过宣和殿、列岫轩、太真阁、凝真殿；殿东崇岩峭壁高百尺，林壑茂密，倍于昔见。过翘翠燕处阁，赐茶全

真殿，乃出琼林殿。中使传旨留题。乃题曰，诗曰：

琼瑶错落密成林，桧竹交加午有阴。

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

顷之，就座，女童乐作。坐间香圆、荔子、黄橙、金柑相间，布列前后；命邓文诰剖橙分赐。酒五行，少休。诏至玉真轩。轩在保和殿西南庑，即安妃妆阁。上吟诗二句云：

雅燕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见安妃。

命中官传旨，诏蔡京赓补。京即题云：'保和新殿丽秋晖，诏许尘凡到绮闱。'遂成诗云，诗曰：

保和新殿丽秋晖，诏许尘凡到绮闱。

雅燕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见安妃。

于是人人自谓得见安妃。既而但挂画像西垣，臣即以诗奏曰，诗曰：

玉真轩槛暖如春，即见丹青未见人。

月里嫦娥终有恨，鉴中姑射未应真。

中使传旨至玉华阁，帝特曰："因卿有诗，姻家自应相见。"臣曰："今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诗请。"上大笑。上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劝太师。"臣因进曰："礼无不报。"于是持瓶注酒，授使以进。再去撤女童，去羯鼓，御侍细乐，作《兰陵王》、《扬州教》、《水调》，劝酬交错，日且暮矣，京奏曰："久勤圣躬，不敢安。"徽宗曰："不醉无归。"更劝迭进，酒行无算，至二鼓五筹，君臣大醉而罢。"京出谓人曰："保和殿后，自崆峒天入八阁，所陈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之器。"在后二帝北狩，果符此流离之谶，非偶然也。刘屏山曾有诗记汴京遗事云，诗曰：

空嗟覆鼎误前朝，枯骨人间骂未消。

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

王傅指王黼，太师指蔡京父子也。

冬，十月，徽宗幸道德院观金芝。遂幸蔡京第。时道德宫生金芝，上幸观焉；遂由龙德江泛舟至京第鸣銮堂，淑妃从。上曰："今岁四幸鸣銮矣。"赐京酒，于是京作《鸣銮记》以进。初京侍上，每进君臣相悦之说，于是以絛尚主；而攸最亲幸。上时轻车小辇幸京第，命坐赐酒，略用家人礼。表谢有云："主妇上寿，请酬而肯从；稚子牵衣，挽留而不却。"蔡京常劝徽宗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几何，何必自苦?"上纳其言，遂易服私行都市。

上方为期门之事，故苑囿皆仿江浙为白屋，不施五采，多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异兽，动数千百，以实其中。都下每秋风夜静，禽兽之声四彻，宛若山林陂泽之间，识者以为不祥。

蔡攸进见无时，便辟趋走，或涂抹青红，优杂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谑浪之语，以蛊上心。妻朱氏，出入禁省。是秋蔡攸加开府，攸子行领殿中监。攸之父子为徽宗宠信，势倾朝野矣。当时李邦彦以次相阿附，每燕饮，则自为倡优之事，杂以市井诙谐，以为笑乐。人呼李邦彦做"浪子宰相"。一日，侍宴，先将生绡画成龙文贴体；将呈伎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时出狎语。上举杖欲笞之，则缘木而避。中宫自内望见，谕旨云："可以下来了!"邦彦答道："黄莺偷眼觑，不敢下枝来。"中宫乃叹曰："宰相如此，怎能治天下耶!"

十一月，朱勔以花石纲媚徽宗，东南骚动。有太学士邓肃上十诗，讥讽徽宗。其末诗云，诗曰：

灵台灵囿庶民攻，乐意充周百姓同。

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风。

蔡京将诗献徽宗，欲激徽宗杀邓肃，谓："太学士诗文以谤陛下，若不杀之，恐效尤成风，党锢之祸可鉴也。"帝不答，将邓肃押归田里，盖欲保全之也。

【宣和三年】金国遣使同赵良嗣归。且言：金主约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趋古北江，宋朝兵自白沟河夹攻辽国；若灭后，以燕京一带归南朝，暂为兄弟之国。又遣使诈作新罗人来朝，其书略云："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盖缘素昧，未致礼容，酌以权宜，交驰使传。赵良嗣等言：'燕京本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若将来贵朝不为夹攻，即不依得。已许为定，具形币幅，冀谅鄙悰。"帝命马政使金国，书其略曰："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远乘信介，特示函书，致罚契丹，逖闻为慰。确示同心之好，共图得罪之师，诚意不渝，义当如约。已差童贯勒兵相应，彼此兵不得过关。岁币依契丹旧数。仍约毋听契丹讲和。"又差马政之子马广从行。冬，十月，日食。加梁师成大尉，王黼为太宰。

时方腊家有漆园，常为造作局多所科须，诸县民受其苦；两浙兼为花石纲之扰。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啸聚睦州、青溪、帮源洞，响聚者数万人，以诛朱勔为名，纵火大掠，驱其党四出。两浙都监蔡遵、颜坦击贼，败死。遂陷睦州。于是寿昌、分水、桐庐等县皆为贼所据，僭号，改元永乐。又陷休宁县，执知县鞠嗣复，贼复协之使降，面斩二士，以恐嗣复。嗣复骂贼曰："自古妖贼无长久者。尔当舍逆以从顺，因我以归朝廷，朝廷必宥尔。奈何使我降贼?何不速杀我!"贼曰："我休宁人也。公宰邑有善政，前后官无及公者，我忍杀公乎?"遂委之而去。未几，诏命嗣复知睦州，进官二等。陷歙州，将官郭师中士曹椽等御贼，遇害。陷杭州，守臣赵霆遁去，廉访赵约战死，王禀败于城外，又败于桐庐。陷衢州，彭汝方死之。陷劫掠州，晋云尉詹良臣御贼，为贼所执，协良臣降。良臣骂曰："往年王伦反，戮于淮南；王则反，磔于河北；同恶无少长，皆弃市。今不鉴前祸，猖獗至此，旦暮官军至，尔肉喂狗鼠矣!"贼怒，割其肉，使自啖之。且吐且骂，死不绝声。时年七十。帝闻而悯之，官其二子。陷剡县，知县末旅死之。犯越州，守臣刘韐败之。青溪县知县陈光，弃邑遁；闻朝廷，诛之。

又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金帛，杀人甚众。□□初命谭稹收方腊，几年无功；复命童贯

讨之，上私行送。上握贯手曰："东南事尽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笔书之。"赦天下，罢苏杭造作局。二州置局，造作器用，曲尽其巧，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诸色匠人，日役数千。而财物所须，悉科于民，民力困重。上尝罢之。至是方腊乱于浙西，悉诏罢之。

三月，日有眚，忽青黑无光，其中汹汹而动，若铄金而涌沸状。日旁有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转，将暮而稍止。是时方腊未平，人多忧之。

童贯至浙，与王禀、刘镇两路军先约会于睦、歙间，包帮源洞，表里夹攻。刘镇又同杨可世、马公直率骑兵从间夺贼关岭，平旦入洞。贼二十余万众，腹背抗拒，转战至晚，凶徒糜烂，流血丹地，火其屋万间。王禀及辛嗣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并其妻孥兄弟、伪相王侯，共三十九人。乃班师奏捷于朝。方腊反叛以来，破六州五十二县，杀平民二百余万。朝廷出师讨方腊，至擒腊班师，凡四百五十日。方腊至八月始伏诛。赦江淮，两浙等路，改睦、歙二州为严州、徽州。

五月，金使来，复如前议。六月，黄河决。恩州有黑眚出。洛阳京畿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黑，不能辨眉目，夜出，掠小儿食之，至二秋乃息。二月，童贯进太师，谭稹加节度。

【宣和四年】春正月，加梁师成开府。自来唤内侍官为宗臣，是时童贯为太师，领枢密院，恩同宰相；师成为开府，亦与宰相同职；每春秋大燕，巍然坐于执政之上，与人主讲劝酬之礼。且家臣为师傅，于义尤悖。童贯领枢密，日欲宰相同班；后入内，却换易窄衫，与群阉为伍。出则为大臣，当体貌之礼；入则为近侍，执使令之役，古所未见也。夏四月，命童贯、蔡攸帅师巡边。贯出郊，徽宗易服出郊，与童贯、蔡攸饯行。五月，童贯兵与辽人战败，退保雄州。九月，金使期会兵于中康。

先是朱勔运花石纲时分，差着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进义等十名，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在颍州等候孙立不来，在彼处雪阻。那雪景如何？却是：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那杨志为等孙立不来，又值雪天，旅涂贫困，缺少果足，未免将一口宝刀出市货卖。终日价无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个恶少后生要卖宝刀，两个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只见颈随刀落。杨志上了枷，取了招状，送狱推勘。结案申奏文字回来，太守判道："杨志事体虽大，情实可悯。将杨志诰劄出身尽行烧毁，配卫州军城。"断罢，差两人防送往卫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汉，高叫："杨指使!"杨志抬头一觑，却认得孙立指使。孙立惊怪："哥怎恁地犯罪?"杨志把那卖刀杀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道罢，各人自去。那孙立心中思忖："杨志因等候我了，犯着这罪。当初结义之时，誓在厄难相救。"只得星夜奔归京师，报与李进义等知道杨志犯罪因由。这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匹段，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到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傍垂杨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口内饥渴痠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时，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笼内金珠、宝贝、匹段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只把一对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马县尉等醒来，不见了那担仗，只见酒桶撇在那一壁厢。未免令随行人挑着酒桶，奔过南洛县，见了知县尹大谅，告说上件事因。尹知县令司吏辨认酒桶是谁人家动使，便可寻觅贼踪。把酒桶下验，见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晓。当有缉事人王平，到五花营前村，见酒旗上写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将那姓花名约的拿了，付吏张大年勘问因由。花约依实供吐到："三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我借一对酒桶，就买些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么?"花约道："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张大年令花约供指了文字，将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郓城县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报与晁盖几个，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晓却将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还捉得晁盖一行人么？真个是：网罗未设禽先遁，机阱才张虎已藏。

那晁盖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将晁家庄围了，突入庄中，把晁盖的父亲晁太公缚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个大汉，身材迭料，遍体雕青，手内使柄泼镔铁大刀，自称"铁天王"，把晁太公抢去。董平领取弓手回县，离不得遭断吃棒。

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义，密地使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

忽一日，宋江父亲作病，遣人来报。宋江告官给假，归家省亲。在路上撞着杜千、张岑两个，是旧时知识，在河次捕鱼为生，偶留得一大汉，姓索名超的，在彼饮酒；又有董平为捕捉晁盖不获，受了几顿粗棍限棒，也将身在逃，恰与宋押司途中相会。是时索超道："小人做了几项歹事勾当，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写着书，送这四人去梁山泺寻着晁盖去也。

宋江回家，医治父亲病可了，再往郓城县公参勾当。却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就壁上写了四句诗。若知其意，便看亨集，后有诗为证。

亨　集

诗曰：

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

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

是时郓城县官司得知，帖巡检王成领大兵弓手，前去宋公庄上捉宋江。争柰宋江已走在屋后九天玄女庙里躲了。那王成根捕不获，只将宋江的父亲拿去。

宋江见官兵已退，走出庙来，拜谢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又题着四句道，诗曰：

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

宋江读了，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这四句分明是说了我里姓名。"又把开天书一卷，仔细观觑，见有三十六将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个甚底：

智多星吴加亮　玉麒麟卢(黄本作李)进义

青面兽杨志　混江龙李海

九纹龙史进　入云龙公孙胜

浪里百跳(黄本作白条)张顺　霹雳火秦明

活阎罗阮小七　立地太岁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进　大刀关必胜

豹子头林冲　黑旋风李逵

小旋风柴进　金枪手徐宁

扑天雕李应　赤发鬼刘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横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赛关索王雄　病尉迟孙立

小李广花荣　没羽箭张青

没遮拦穆横　浪子燕青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铁鞭呼延绰　急先锋索超

拼命二郎(黄本作拼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张岑

摸着云杜千　铁天王晁盖

宋江看了人名，末后有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宋江看了姓名，见梁山泺上见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

宋江为此，只得带领朱同、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泺上，寻那哥哥晁盖。及到梁山泺上时分，晁盖已死；又是以次人吴加亮、李进义两人做落草强人首领。见宋江带得九人来，吴加亮等不胜欢喜。宋江把那天书，说与吴加亮等道了一遍。吴加亮和那几个弟兄，共推让宋江做强人首领。寨内原有二十四人，死了晁盖一个，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领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就当日杀牛大会，把天书点名，只少了四人。那时吴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盖临终时分道与我：他从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一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数；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义，卫护国家。"吴加亮说罢，宋江道："今会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鲁智深　一丈青张横

铁鞭呼延绰

是时筵会已散，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朝廷命呼延绰为将，统兵投降海贼李横等出师收捕宋江等，屡战屡败；朝廷督责严切，其呼延绰却带领得李横反叛朝廷，亦来投宋江为寇。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这三人来后，恰好是三十六人数足。

一日，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员猛将，并已登数；休要忘了东岳保护之恩，须索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择日起程，宋江题了四句放旂上道，诗曰：

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

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

宋江统率三十六将，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文武百官聚集于宫省，等候天子设朝。须臾，香球拨转，帘卷扇开，但见：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皇帝驾坐不多时，有殿头官身穿紫窄衫，腰系金铜带，踏着金阶，口传圣旨道："有事但奏，无事卷班。"言未绝，见一人出离班部，倒笏躬身，口称："万岁，万岁，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臣有表章拜奏。"天子览罢，惊唬得汗流龙体，半晌如呆；觑着蔡京道："卿这事如何？"道甚来？

锦宫楼阁漫金碧，一旦青青荆棘生。

奏者是谁？乃司天太监张梦熊。上表奏着甚事，皇帝直恁地怕惧？表云："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皇

帝陛下：臣昨夜观察乾象，见毛头星现于东北方，旺壬癸真人。此星现，主有刀兵丧国之危。臣不敢隐，谨具奏呈，伏取圣鉴！臣梦熊奏。”天子看罢，大惊，问蔡京道：“卿此事若将奈何?”有太师蔡京奏道：“可大赦天下，此星必除。”张梦熊奏言：“此星非赦可除。按《天文志》，此星名‘毛头星’，又名‘彗星’，俗呼为‘扫星’。此妖星既出，不可禳谢，远则三载，近则今岁，主有刀兵出于东北坎方，旺壬癸之地。”徽宗听说罢道：“方今盗贼四起，未能剪除；又现此星，何时宁息?”诏：“诸卿相，谁人能厌禳此星?”俄有一大臣出班奏帝，唬的群臣失色。

启开立国安邦口，尽说扶持社稷功。

见一大臣紫袍拂地，象简当胸，出离班部。此人是谁？用谏议大夫张商英，表字天觉。这人知微识渐，见官家奢淫失政，数谏于君。天子信谗喜佞，终不听从其言。当日见徽宗忧色，遂俯伏在地，口称：“万岁，万岁！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昧死奏上。”表云：“臣张商英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百拜奏于皇帝陛下：臣切谓天人感应，一理也。人心悦则天意得；人心怨则天变彰。近日星文一变，乃天心仁爱之一机。陛下倘大警惧，大悔悟，则转祸为福，特反掌耳！切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艺祖金戈铁马之经营，列圣深仁厚泽之涵养，欲将垂之万世，传之无穷。今陛下惑佞臣之言，恣骄奢之欲，起万岁之山，运太湖之石，建宝箓之宫，修同乐之园，役天下农工，大兴土木，赋繁役重，民不聊生。固宜频年旱蝗，日月薄蚀，妖星示变，风雨不调。不能严恭寅畏，以谨天戒；方且与群臣溺意游畋，留情声色，忘祖宗创造基业之艰难，使生灵各罹涂炭之贫苦。臣愿陛下察臣忠爱之意，减膳彻乐，损己益民：罢修宝箓之宫，停息花石之纲，逐去奸邪，登崇贤辅；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罢工役以息民，开仓库而赈乏。力行好事，以答天变。庶天心可回，人心愈固，生灵之幸，祖宗之福也！臣冒昧万死，伏候圣旨！年月日具位臣张商英表。”徽宗看表罢，龙颜不悦，谓张商英曰：“览卿所奏，备见忠嘉。今宋江叛于山东，河北；方腊反于荆楚、湖南；妖星现于燕北。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卿有嘉谋嘉猷，可以辅朕不逮，挽回天变者，空臆毕言无隐。朕嘉纳焉。”道罢，群臣皆退。

徽宗入内，听得张梦熊、张商英二臣的奏章，常有忧色；因坐于千秋亭上。时有平章高俅、御史杨戬侍侧。帝顾高俅等曰：“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适间听谏议所上表章，数朕失德，此章一出，中外咸知，一举一动，天子不得自由矣!”高俅等奏曰：“陛下君也，商英臣也。君由天而臣由物，天能发生万物，亦可肃杀万物，商英生死之命，皆悬于陛下之手，草茅之言，何足畏哉？人生如白驹过隙，倘不及时行乐，则老大徒伤悲也！便如唐尧土阶三尺，茅茨不剪、夏禹躬耕稼穑、周公吐哺待贤，今又安在？且如幽王宠褒姒之色、楚王建章台之宫、明皇宠奉杨妃、汉帝嬖宠飞燕、后主有《玉树后庭》之曲、隋炀帝有锦缆长江之游：朝朝歌舞，日日管弦，也不枉了一生受用。陛下怎不闻古人有言，道是诗曰：

人生如过隙，日月似飞梭。

百年弹指过，何不日笙歌？

陛下何不开怀行乐？何必因小臣之言，自生烦恼？前辈曾说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当。’倘有忧危，臣等誓肝胆涂地，以报陛下恩德。”徽宗闻奏，大悦，命中官排办御宴：“待朕与诸臣消愁解闷则个!”方畅饮酣歌，忽听甚处风送一派乐声响亮。徽宗微笑曰：“朕深居九重，反不如小民直恁地快活！朕欲出观市廛景致，恨无其由!”有杨戬回奏云：“陛下若要游玩市廛，此事甚易。”正是：不因邪佞欺人主，怎得金兵入汴城？

杨戬奏个甚的，使徽宗游玩市廛？杨戬道：“陛下若摆动銮舆，则出警入跸，左言右吏，市井肃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妆扮做个秀才儒生，臣等妆为仆从，自后载门出市私行，可以恣观市廛风景。”徽宗闻言大喜，即时易了衣服，将龙袍卸却，把一领皂背穿着，上面着一领紫道服，系一条红丝吕公绦，头戴唐巾，脚下穿一双乌靴，引高俅、杨戬私离禁阙，出后载门，留勘合与监门将军郭建等，向汴京城里串长街，蓦短槛，只是些歌台舞榭、酒市花楼，极是繁华花锦田地。抵暮，至一坊，名做金环巷，那风范更别。但见门安塑像，户列名花；帘儿底笑语喧呼，门儿里箫韶盈耳；一个粉颈酥胸，一个桃腮杏脸。天子观之私喜。又前行五七步，见一座宅，粉墙鸳瓦，朱户兽环；飞檐映绿郁郁的高槐，绣户对青森森的瘦竹。徽宗问杨戬、高俅曰：“这座宅是甚人的？直这般盖造得十分清楚!”天子观看，叹羡不已，忽闻人咳嗽一声。睁开一对重瞳眼，觑着千金买笑人。

天子觑时，见翠帘高卷，绣幕低垂，帘儿下见个佳人，鬓发亸乌云，钗簪金凤；眼横秋水之波，眉拂春山之黛；腰如弱柳，体似凝脂；十指露春笋纤长，一搦衬金莲稳小。待道是郑观音，不抱着玉琵琶；待道是杨贵妃，不擎着白鹦鹉。恰似嫦娥离月殿，恍然洛女下瑶阶。真个是：

亸肩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

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

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

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

这个佳人，是两京诗酒客，烟花帐子头，京师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师师。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谩，两只手偏会拿云握雾；便有富贵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着村沙子弟，也坏得弃生就死；忽遇着俊倬勤儿，也敢教沿门吃化。徽宗一见之后，瞬星眸为两瞎。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释迦尊佛，也恼教他会下莲台。

天子见了佳人，问高俅道：“这佳人非为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识。犹豫间，见街东一个

茶肆，牌书："周秀茶坊"。徽宗遂入茶坊坐定，将金箧内取七十足百长钱，撒在那卓子上。周秀便理会得，道是个使钱的勤儿。一巡茶罢，徽宗遂问周秀道："这对门谁氏之家？帘儿下佳人姓甚名谁？"周秀闻言，"上覆官人：问这佳人，说着后话长。这个佳人，名冠天下，乃是东京角妓，姓李，小名师师。"徽宗见说，大喜，令高俅教周秀传示佳人道："俺是殿试秀才，欲就贵宅饮几杯，未知娘子雅意若何？"周秀去了，不多时，来见官人言曰："行首方调筝之间，见周秀说殿试所嘱之言，幽情颇喜。不弃泼贱，专以奉迎。"徽宗闻言甚喜，即时同高俅、杨戬望李氏宅来。有双鬟门外侍立，"请殿试稍待，容妾报知姐姐。"少刻双鬟出道："俺姐姐有命，请殿试相见。"师师出见徽宗，施礼毕，道："寒门寂寞，过辱临顾；无名妓者，何幸遭逢！"徽宗道："谨谢娘子，不弃卑末，知感无限！"那佳人让客先行。转曲曲回廊，深深院宇；红袖调筝于屋侧，青衣演舞于中庭。竹院、松亭、药栏、花槛，俄至一厅，铺陈甚雅：红床设花裀绣缛，四壁挂山水翎毛。打起绿油吊窗，看修竹湖山之景。即令侍妾添茶，再去安排酒果。师师开瓶觑了，天子道与杨戬："你与我取几瓶酒去。"不多时，令人取至，杨戬执盏于尊前，于是四人共饮。

师师道："殿试仙辈，不审何郡？敢问尊姓？"天子道："娘子休怕！我是汴梁生，夷门长。休说三省并六部，莫言御史与西台；四京十七路，五霸帝王都，皆属俺所管。咱八辈儿称孤道寡，目今住在西华门东，东华门西，后载门南，午门之北，大门楼里面。姓赵，排房第八。俺乃赵八郎也！"师师闻道，唬得魂不着体，急离坐位，说与他娘道："咱家里有课语讹言的，怎奈何？娘，你可急忙告报官司去，恐带累咱们！"李妈妈听得这话，慌忙走去告报与左右二厢捉杀使孙荣、汴京里外缉察皇城使窦监。二人闻言，急点手下巡兵二百余人，人人勇健，个个威风，腿系着粗布行缠，身穿着鸦青衲袄，轻弓短箭，手持着闷棍，腰挂着环刀，急奔师师宅，即时把师师宅围了。可怜风月地，番作战争场。看这个官家，怎生结束？

却有徽宗闻宅外叫闹，觑高俅。高俅会意，急出门见孙荣、窦监。高俅喝曰："匹夫怎敢惊驾！"一人觑时，认得是平章高俅，急忙跪在地上，唬得两腿不摇而自动。上告："平章相国担惊，不干小人每事；乃是师师之母告报小人，来到他家中有讹言的，恐带累他。以此小人每提兵至此。"高俅闻言喝退。二人既免现了本身之罪，暗暗地提兵巡掉，防护着圣驾。

却说子母知道官家，跪在地上，唬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口称："死罪。"徽宗不能隐讳，又慕师师之色，遂言曰："恕卿无罪！"师师得免，遂重添美醖，再备嘉殽。天子亦令二臣就坐。师师进酒，别唱新词。天子甚喜，畅怀而饮。正是：

> 瑠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春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

饮多时也，天子带酒观师师之貌，越越的风韵。俄不觉的天色渐晚。则见诗曰：

>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前花影座间移。
> 一杯未尽笙歌送，阶下辰牌又报时。

是时红轮西坠，玉兔东生，江上渔翁罢钓，佳人秉烛归房。酒阑宴罢，天子共师师就寝。高俅、杨戬宿于小阁。古来贪色荒淫主，那肯平康宿妓家？

徽宗伴师师共寝，杨戬、高俅别一处眠睡。不觉铜壶催漏尽，画角报更残，惊觉高俅、杨戬二人，急起穿了衣服，走至师师卧房前，款沙窗下，高俅低低的奏曰："陛下，天色明也！若班部来朝不见，文武察知，看相我王不好。"天子闻之，急起穿了衣服。师师亦起系了衣服。天子洗嗽了，吃了些汤药，辞师师欲去。师师紧留。天子见师师意坚，官家道："卿休要烦恼！寡人今夜再来与你同欢。"师师道："何以取信？"天子道："恐卿不信。"遂解下了龙凤绞绡直系，与了师师道："朕语下为敕，岂有浪舌天子脱空佛？"师师接了，收拾箱中，送天子出门。天子出的师师门，相别了投西而去。

忽见一人从东而来，厉声高喝师师道："从前可惜与你供炭米，今朝却与别人欢！"睁开杀人眼，咬碎口中牙，直奔那佳人家来。师师不躲。那汉舒猿臂，用手扯住师师之衣，问道："适来去者那人是谁？你与我实说！"师师不忙不惧道："是个小大儿。"这人是谁？乃师师结发之婿也。姓贾名奕，先文后武，两科都不济事。后来为捉获襄甲县毕地龙刘刘千，授得右相都巡官带武功郎。那汉言道："昨日是个七月七日节，我特地打将上等高酒来，待和你赏七月七则个。把个门儿关闭闭塞也似，便是樊哙也踏不开。唤多时悄无人应，我心内早猜管有别人取乐。果有新欢，断料必适来去者！那人敢是个近上的官员？"师师道："你今番早自猜不着。官人，你坐么，我说与你，休心困者！"师师说道伤心处，贾奕心如万刀钻。师师道："恰去的那个人，也不是制置并安抚，也不是御史与平章。那人眉势教大！"贾奕道："止不过王公驸马。"师师道："也不是。"贾奕道："更大如王公，只除是当朝帝主也。他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娇，肯慕一匪人？"师师道："怕你不信！"贾奕道："更大如王公附马，止不是宫中帝王。那官家与天为子，与万姓为王，行止处龙凤，出语后成敕，肯慕娼女？我不信！"师师道："我交你信。"不多时，取过那绞绡直系来，交贾奕看。贾奕觑了，认的是天子衣，一声长叹，忽然倒在地。不知贾奕性命若何？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这贾奕为看了那天子龙凤之衣，想是："天子在此行踏，我怎敢再踏李氏之门？他动不动金瓜碎脑，是不是斧钺临身。我与师师两个胶漆之情甚美，便似

天淡淡云边鸾凤，水澄澄波里鸳鸯，平白地涌出一条八爪金龙，把这鸳鸯儿拆散了！”

李师师见贾奕气倒，则得傍前急救。须臾苏醒，便踏起来向着师师口前，俯伏在地，口称：“死罪，死罪！臣多有冒渎，望皇后娘娘宽恕！”师师道：“甚言语？他是天子，有一皇后、三夫人、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更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娇。到晚后乘龙车凤辇，去三十六宫二十四苑闲游，有多少天仙玉女！况凤烛龙灯之下，严妆整扮，各排绮宴，笙箫细乐，都安排接驾，那般的受用，那肯顾我来？且是暂时间厌皇宫拘倦，误至于此。一欢去后，岂肯长来宠我？你好不晓事也，直这般烦恼！”遂将出几盏儿淡酒来，与贾奕解闷。那贾奕那吃的下？又长嘘气。见笔砚在侧，用手拈起笔来，拂开花笺，便写作小词一章。词寄《南乡子》：

闲步小楼前，见个佳人貌类仙。暗想圣情浑似梦，追欢，执手兰房恣意。　一夜说盟言，满掬沉檀喷瑞烟。报到早朝归去晚，回鸾，留下绞绡当宿钱。

师师见了大惊，顺手将这曲儿收放妆盒内。贾奕道：“我从今后再不敢踏上你家门儿来。咱两个瓶坠簪折，恩断义绝！”

日色渐晡，女奴来报：“兀的夜来那个平章到来也！”师师闻之，着忙催贾奕交去不迭。说未罢，高平章早入来，贾奕不能躲。高俅见大怒，遂令左右将贾奕绑了，使交送大理寺狱中去。贾奕正是：才离阴府恓惶难，又值天罗地网灾。

看贾奕怎结束？却有李妈妈急忙前来，“上告平章，这人是师师的一个哥哥，在西京洛阳住。多年不相见，来几日，也不曾为洗尘；今日办了几杯淡酒，与洗泥则个。恰限今日专等天子来，那里敢接别人，交人道甚来？”高俅见婆子苦苦告说，遂放了贾奕。贾奕得脱便去。

贾奕去了，天子来到，师师接着问：“陛下缘何来晚？”徽宗曰：“朕恐街市小民认的，看相不好，故来迟也。”

休说置酒开筵，且说二人归房，师师先寝，天子倚着懒架儿暂歇。坐间，忽见妆盒中一纸文书，用手取来看时，却是小词一首。末后一句道：“留下绞绡当宿钱。”天子看了，其中讥讽敢破家丧国。天子是甚般聪俊，何事不理会？不觉微哂。师师佯做睡着，心中暗想，天子必不行怒。终是宠爱师师，惟记于心腹，将小词收了，因而睡到天明。自此之后，朝去暮来，相近两个月，恩爱愈深，不能相舍。

且休说天子与师师欢乐，却说贾奕这痴呆汉，自七月初八日别了师师，近两个月不曾相见。这贾奕昼忘飧，夜忘寝，禁不得这般愁闷，直瘦得肌肤如削。遂歌曰：

愁愁复又愁，意气难留。情脉思悠悠。江淹足恨，宋玉悲秋。西风穿破牖，明月照南楼。易得两眉旧恨，难忘满眼新愁。算来天下人烦恼，都来最在我心头！

正愁烦恼间，左右报曰：“有陈州通判宋邦杰，见在门首，要见都巡。”贾奕闻之，急令请至。通判入门，贾奕降阶接上厅，分尊卑坐。须臾，茶饭罢，通判问曰：“都巡多时不见相，怎直恁消瘦如此？为甚？”贾奕见问，不免具说实情，为今上官家占了李师师之情事，说了一遍。通判闻之道：“咱两个从来相知。你是个聪明人，何为因一匪人，将功名富贵废了？何痴迷之甚？岂不令人耻笑！”贾奕曰：“天子贵为一人，尚恋师师之色；况劣弟乃一愚夫乎？”通判见贾奕执迷不省，遂言曰：“尊兄但放心。我有姑夫曹辅，见做谏议大夫，若知必谏，官里不敢私行。恁的，交你两口儿完聚如何？”贾奕闻之大喜，遂言曰：“若哥哥交谏议谏了，官里不恋师师，深谢哥哥！”通判道：“弟兄心何必如此。”言罢，二人作别。

且休说贾奕，只说宋邦杰见了姑夫曹辅，说徽宗夜夜宿平康匪妓之家。

话且提过，只说官里当日早朝，诗曰：

鸭鸠催明不让鸡，上阳初觉晓光辉。
麾幢雉扇祥烟里，帝座龙床秉玉圭。

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天子方才坐定，见一大臣急离班部，前进金阶，紫袍簌地，象简当胸，却是谏官曹辅进表。谏个甚事？只因几句闲言语，惹得一场灾祸来。那曹辅知道主上有微行宵娼之事，自思身为正言，主上有失德，不行直谏，则是旷职。孟子有云：“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便是触犯天颜也。只得修表一道谏其君，幸而见听，则为尽言官之职；万一不从，便身膏鼎镬，亦得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乃进表文云：

“臣曹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表言于皇帝陛下：臣闻圣人犹天也。天以一元之气运于上，故四时之行，百物之生，雨露所以见发生之仁，雷霆所以彰肃杀之义。君以元默之道拱于上，故大臣之辅，百官之职，恩泽所以昭褒劝之恩，刑罚所以示惩罚之勇。天之道不可测，圣人之威，其可亵乎？古语有云：‘万夫之帅，深坐于油幢；千金之子，不斗于盗贼。’何则？所守者严，不为轻贱者而轻其身也。臣近睹邪传，臣某有谢表，谓陛下轻车小辇，七临私第。臣以为陛下之眷臣京为不薄矣；然而陛下万金之躯，是列圣之遗体也，陛下纵不自惜，犹不为祖宗惜乎？陛下一举动之重轻，是万姓休戚之所寄，陛下纵不自爱，独不为生灵念乎？近闻有贼臣高俅、杨戬，乃市井无籍小人，一旦遭遇圣恩，巧进佞谀，簧蛊圣听，轻屑万乘之尊严，下游民间之坊市，宿于娼馆，事迹显然，虽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娼优下贱，缙绅之士，稍知礼义者，尚不过其门；陛下贵为天子，身居九重，居则左史右言，动则出警入跸，听信匹夫之谗

佞，宠幸下贱之泼妓，使天下闻之，史官书之，皆曰：易服微行，宿于某娼之家，自陛下始。贻笑万代，陛下可不自谨乎？度贼臣初意，必借艺祖皇帝夜幸赵普私第之事，以蛊惑圣听。独不念艺祖皇帝创业之初，每思一榻之外，岂容他人鼾睡；所以焦心劳思，出与大臣谋进取天下之策，非为私行也，非为荒淫也。臣所愿陛下赫然睿断，将贼高俅、杨戬窜逐于外，亲近端人正士，改过迁善，思艺祖皇帝创造之艰难，述列圣守成之先志，保重圣躬，杜绝游幸，祖宗之望也，社稷之幸，生灵之福也。臣自知冒渎天威，自分身膏斧钺；但使陛下幸听臣愚之谏，则臣虽死犹生也。伏取进止！宣和七年九月□日，具位□臣曹辅表上。"

徽宗当初微行之时，自道外人不知；及览曹辅所奏，自觉惭愧，特降敕将曹正言赴都堂问状。余深问曹辅道："您小官何得僭言朝廷大事？"辅正色叱之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余深问："主上深居九重，小官何以知其微行动息？"辅引蔡京轻车小辇之语为证。那时王黼正与蔡京不和，欲因此事中害蔡京，奏知徽宗，将曹辅罢了正言，编管外州居住。

有谏议大夫张天觉续奏云："曹辅心在忧君，言甚鲠直，陛下不能优容，远加窜逐；倘陛下文过遂非，再信谗言，微游妓馆，群忠言结舌，不闻于上，万一有奸邪叵测之情，陛下悔之晚矣！"徽宗与张天觉道："赖卿忠嘉，得闻谠论，吾知过矣，行将改之。"天觉回奏："陛下倘信微臣之言，痛改前非，则如宣王因寇燎之箴而勤政，汉武悔轮台之失而罢兵，宗社之幸也。书曰：'惟狂克念作圣，惟圣罔念作狂。'圣狂之分，顾陛下念与不念如何耳！"

徽宗退朝后，果是不敢微行出外，别宿一宫。过得数日，又复思慕李师师之情，不能弃舍，宣杨戬入内，道与杨戬："你可传将寡人圣旨，说与李师师，朕为曹辅、张天觉等直谏，不容出宫，是误了夫人期约，休怪！"杨戬领了圣旨，骑一疋高马，直奔入金线巷李师师家里来。只见师师接见杨戬，佯羞诈醉。杨戬传了圣旨，师师道是："天子自有皇后、贵妃追欢之乐，贱妾平康泼妓，岂是天子行踏去处？"道罢，醉倒床席之间，四体不收。杨戬再三抚谕师师道："夫人休怪！歇几日了，天子须来也。"抬头一觑，见师师桌子上有一小柬。杨戬展开看时，却是贾奕的柬。那柬帖说个甚的？分明是：风流丧命甘心处，恰似楼前坠绿珠。杨戬展开柬帖一觑，见贾奕柬上写道："奕自从七夕相别之后，又逢重九，日月如梭，无由会面。今闻天子纳忠臣之谏，深居禁中，无复微行；私幸是咱两个夙世有缘。今夕佳辰，不可虚度，未承开允，立候佳音。右厢都巡贾奕启上可意人李师师帘下。"杨戬道："有这般泼贱之物，不能近贵！今天子宠幸你，却又密地与贾奕打暖！却不是李妈妈兄弟了也？"道罢，遂持小柬入内，呈与天子。师师子母，唬得魂不着体。

杨戬入内，徽宗问师师道个甚的。杨戬将奕柬呈上。天子览毕，交中使去拿那匹夫来。不多时，拿得贾奕到于金阶之下。喝道："匹夫！你为朕一职之役，不以巡警为意，却入娼家造词谤朕，你得何罪？"贾奕唬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俯伏在地，称："臣死罪！微臣怎敢谤讪陛下？望圣慈明察！"徽宗道："你道不敢谤讪，且说这'留下绞绡当宿钱'的，是谁做来？"贾奕无词以对。徽宗道："贾奕流言谤朕，合夷三族。余者皆令推入市曹，斩首报来！"昨日风流游妓馆，今朝含恨入泉乡。

徽宗敕下，差甄守中做监斩官。是那晌午时分，押往市曹。却遇着谏官张天觉，问甄守中道："今日杀的是甚人？犯甚底罪？"守中附耳与天觉低声道："天子为私行李师师家，与贾奕共争泼妓；贾奕小词讥讽官里，是天子吃受不过，赐死市曹。"天觉分付甄守中："你且慢用刑，待我入奏官家来。"道罢，拍马入朝，来见天子。

天子问天觉："卿不宣而至，有何事奏来？"张天觉山呼舞蹈罢了，当口奏道："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承祖宗万世之丕祚，为华夷亿兆之所瞻，一举动，一笑颦，皆不可轻也。奈何信奸谗贼臣之语，夜宿娼家，荒于酒色，使朝纲不理，国政不修，天文变于上，人心怨于下，边疆不宁，盗贼蜂起。陛下不以此为忧，顾与匹夫争一泼妓，轻肆刑诛，他日史官记之，贻讥万古。贾奕何罪，夷戮市曹？臣恐刑罚不正，无以治民，欲望圣慈，曲行赦宥。冒触天威，罪在不赦。伏望圣鉴不错！"那时杨戬把那贾奕词与天觉看了，徽宗宣谕天觉："卿看此词，再能容忍否？"天觉又奏："此乃陛下之过。孔子有云：'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陛下高拱禁庭，事之正当，谁敢妄肆抵毁？陛下既不以万乘之尊自尊，则在下小臣，得以无忌惮也。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陛下自悔其过可也，何必尤人？"徽宗闻奏，未免惭耻，谕天觉道："且看卿直言之故，姑赦贾奕之罪。贬贾奕为广南琼州司户参军！"

徽宗遣殿官宣李师师入内，朝见毕，赐夫人冠帔，使师师衣着，仍赐绣墩，次坐于御座之侧。宣问张天觉道："朕今与夫人同坐于殿上，卿立阶下，能有章疏乎？"天觉泣曰："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妇不妇，三纲五常扫地矣！人有礼则强，无礼则亡，陛下视礼法为何物？孟子谓：'合则留，不合则去。'臣谏不能从，言不见听，尚何颜立殿陛之间耶？愿乞骸骨归田里，以终天年。"徽宗怒，拂衣而起。次日，御笔除张天觉授胜州太守，即日遣中官管押之任。张天觉朝辞之任，乃作词一首，寄《南乡子》：

向晚出京关，细雨微风拂面寒。杨柳堤边青草岸，堪观，只在人心咫尺间。　酒饮盏须干，莫道浮生似等闲。用则逆理天下事，何难，不用云中别有山。

吟罢，行数十里，忽值路边老牛卧地。天觉长吁一声，依前韵又作一首。寄《南乡子》：

瓦钵与磁瓶，闲伴白云醉后休。得失事常贫也乐，无忧，运去英雄不自由。　彭越与韩侯，盖世功名一土丘。名利有饵鱼吞饵，轮收，得脱那能更上钩？

中使录其词，归呈徽宗。徽宗看罢，心知天觉为异人，悔之无及。自天觉仙去之后，朝廷之上，荡无纲纪。蔡京、蔡攸、童贯之徒，纵恣于上；高俅、杨戬、朱勔之党，朋邪于下。徽宗悉听诸奸簸弄，册李师师做李明妃，改金线巷唤做小御街，将卖茶周秀除泗州茶提举。盖宣和六年事也。

宣和六年五月，金国遣使来，赵良嗣报使。良嗣至军前，金国阿骨打道："平滦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与汝家了也。"是时有左企弓者，为金国谋，尝献一诗。诗曰：

并力攻辽盟共寻，功成力有浅和深。

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由此金人要求不已，故无许燕之意。七月，金人来归燕山六州。那六州是甚州？涿州，易州，顺州，景州，檀州，蓟州。既得六州地，童贯、蔡攸帅师入燕，初称交割，又称宣抚。燕之金帛、子女、职官、民户，尽为金人席卷而去。朝廷捐岁币数百万，仅得空城而已。童贯、蔡攸奏抚定燕城，燕城老幼，欢迎呼谒，南向烧香，上祝圣寿。其地自冬至及春皆无雨，才王师抚定，雨泽随降。王黼率百官称贺。于是降赦两河、燕、云等路。

金国阿骨打死，其弟吴乞买改名晟，嗣立。八月，辽将夔离不犯燕山，我师伐之。后有人一诗云，诗曰：

世事皆然未必然，是非谁定百年前；

今人不恨宣和误，却恨宣和误伐燕。

宣和五年五月，燕人张瑴仕辽，知契丹必亡，尽籍丁壮得五万，密地教练兵卒为备。金人既取燕，粘罕谓参政康公弼道："我欲遣兵擒张瑴何如？"公弼答曰：'若以兵加之，是趋其叛也。"公弼昔居平州，愿轻身见张瑴，谕以金国招徕之意。瑴谢曰："契丹八路，今所留者，仅平州耳，怎敢有反心？所以未释甲者，盖防备肃幹耳。"厚赂康公弼。公弼以其语告粘罕，粘罕信之，将平州改南京，命张瑴同平章事。及是年，吴乞买新立，遂遣左企弓等归。

时燕人怕远徙，私诉于张瑴曰："企弓不谋守燕，而使吾民流离至此。近闻天祚复振，若明公仗义，首图兴复，先责企弓等罪而杀之；纵燕人归南朝，宜必纳。如金人复来，内用平州之兵，外借南朝之援，又何惧乎？"瑴召翰林学士李石问之，石以为然。遂执企弓，数其罪而杀之。李石与三司使高履，同诣燕山，说王安中云："平州形势之地，张瑴总练之才，足以御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送李石、高履赴阙，诣王黼白事。朝廷从其请。张瑴以平州来降附。

金人听得张瑴叛归我朝，遣阇毋国王部领军马二千人攻之。张瑴统所部兵拒战。阇毋国王自知兵少，更不接战，大书于州门云："今冬复来。"遂不交锋而退。张瑴虚自张大，以捷闻于宣抚司。金人之叛盟，亦指纳张瑴为南朝失信之罪也。

且说那徽宗自得燕山之后，与高俅、杨戬、朱勔、王黼之徒，无日不歌欢作乐。遂于宫中内列为市肆，令其宫女卖茶卖酒，及一百二十行经纪买卖皆全。有时上皇妆乞化贫子，行乞于中，以取其乐。又为长夜之饮，以宵达旦。及使民夫增修万岁山，重运太湖石，自苏、杭起程达汴，人家有一丁，着夫一名，两丁着夫两名，民不聊生，两河岸边，死丁相枕，冤苦之声，号呼于野，上竟不知之也。

后半载，徽宗与林灵素、李明妃，并高俅、杨戬宴于千秋庭。是夜月色如昼，徽宗与林灵素、明妃三人赏月，酒阑，令林灵素宿于禁内。徽宗与李妃寝睡不着，披衣而起，与国师闲话，坐于千秋庭。徽宗道："见说月宫方圆八百里，若到广寒宫，须有一万亿，如何得到？"林灵素闻言道："陛下要看广寒宫甚易。"望空用手一招，见青鸾二只落于帝前。林灵素请天子上青鸾之背，林灵素也跨一只，"请陛下合眼"，喝声"起"，二人乘青鸾望乾方西北而升。

不多时，交天子开眼，时过一大门楼，但冷光万顷，清寒袭人。徽宗与林灵素前行时，见一树清阴密合，见二人于清光之下，对坐奕棋：一人穿红，一人穿皂，分南北相向而坐。二人道："今奉天帝敕，交咱两个奕棋，若胜者得其天下。"不多时，见一人喜悦，一人烦恼。喜者穿皂之人，笑吟吟投北而去；烦恼之人穿红，闷恹恹往南行。二人既去，又见金甲绛袍神人来取那棋子棋盘。徽宗使林灵素问："早来那两个奕棋是甚人？"神人言曰："那着红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雳大仙赵太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言罢，神人已去。

徽宗已备知天机事，无心游赏月宫，闷闷不悦。迅步闲行。俄至一城，见红光密合，有天丁守御。遂问曰："此何城也？"天丁曰："此昊天大帝玉皇之城。"徽宗闻之大骇，与林灵素望天门路，恰待呼青鸾欲离天阙，忽值一人，松形鹤体，头顶七星冠，脚着云根履，身披绿罗阑，手执着宝剑，迎头而来。徽宗见了，思想这人好面熟，欲待询问。其人见了徽宗，大怒。此人是谁？乃张天觉也。言道："陛下看看遭囚被虏，由自信邪臣向此行踏。你也恋不得皇宫内苑，宠不得皓齿朱颜，虐不得万邦黎庶。有分离乡背井，向五国城忍寒受饿！"言讫，用手扯住天子衣，望天门，与一推。林灵素叫苦不迭。把天子推下九天来！不知天子性命如何？

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

徽宗叫苦不迭，向外榻上忽然惊觉来，唬得浑身冷汗。李明妃问道："陛下缘何惊惧而觉？"天子曰：

"其梦甚异。"上皇将梦中之事，说了一遍。明妃道："梦寐之事虚无，不足尽信。"久而天明，徽宗将天上之事，说与林灵素。灵素道："兴废分已定，盖不由人。"徽宗自此之后，朝欢暮乐，无日虚度。

徽宗一日问林灵素曰："朕昔到青华帝君处，获言改除魔髡，此何谓也？"林灵素答曰："今通天下之为教者三：曰儒，曰道，曰释而已。儒以夫子为宗，道以老子为宗，释以释迦为宗。孔子之道，垂法万世；盖曾问道于老子，其道本同。惟有佛氏之教，唐傅奕曾道：'削发而不拜君亲，易衣而苟逃租赋，不忠不孝，非我中国之人，乃是西方胡鬼。'佛教最为害道，今纵不可遽灭，合与改正，将佛氏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罗汉改为尊者，和尚改为德士，皆留发顶冠执简。"徽宗依奏施行。有皇太子上殿争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台僧二人道坚等，与灵素斗法。僧不能胜，情愿顶冠执简。太子乞赎僧罪。圣旨："胡僧疏放，道坚乃中国人。送开封府刺面决配，于开宝寺前令众。"当时赦天下，依准灵素所奏奉行。

五台山寺长违命不从，以此官司拘刷抗命僧人，拘囚押至京师，奏闻天子。龙颜大怒，将僧下大理寺狱中去。有僧人带来行童见师囚了，一气走至汴河岸上，手中拿着个小红葫芦儿，往汴河中只一倾。不倾时万事俱休，倾下葫芦中物，不知是甚物件，只见就那汴河岸上，起一阵狂风，俄顷中间，云生四野，雾长八方，轰雷闪电，雨若倾盆，则见汴河水厌厌地长上岸来。排岸司官急申告开封府，开封府急申省，省官即时奏闻天子。

天子闻之大惊，诏宣林灵素至。天子问林灵素道："此水如何治得？"林灵素奏道："请我主同上城看水去来。"以此徽宗同文武官僚离朝直来城上看那水去。天子同文武官上得城来，则见那水便似千堆雪浪湖天滚，万派洪波合扇流，艳艳长上半城来！上皇及官里见了大惊，觑林灵素问道："卿有何法可以退水？"灵素登城治水，敕之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赦胡僧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退。"遂遣太子登城，赐御香，设四拜，水退四丈。京城皆喜。

次日，有童子再把葫芦一倾，水势越涨，将欲平城。徽宗出黄榜召人退水，见一行童将榜收了，有看榜大使即时同行童来城上见天子。天子见道："尔小童如何得治此水？"行童曰："小行不会，俺师父善能治水。"天子见说，道："这和尚见禁在大理寺。"即时交宣至。天子也不问抗敕之罪，便将僧人罪赦了，交治水去。僧人既见免其罪犯，即引行童往水边，望洪波起处把行童与一推在波心里面。天子见了大惊，看时却见行童在波心中，涌出半截身体，一只手把个红葫芦，一只手拍着葫芦口道："业畜不要作业，收来收来！"不多时，风恬浪静，水势合漕，行童亦不见所在。天子见了道："这和尚必是南方二会子左道术，使此妖法唬朕。交金瓜簇下斩讫报来！"道罢，武士一发向前，正欲擒那僧人，则见霞光耀目，不能近前，只听得响亮一声，见僧人腾空而去，立在云端之上，言道："徽宗无道之君，看看被掳，犹自不省！"见虚空中滴溜溜遗下一幅纸来，僧人乘云而去。近臣拾得看时，上有几句言语云，诗曰：

尼父金仙白发公，愚迷谩说各西东。
若还尽悟无生法，总在灵山一会中。

又：

道君好道宠灵素，天下伽蓝尽灭形。
极乐上元欢事罢，看看身死五云城。

天子见了道："知他是甚言语？"遂罢。众官拥从天子迴驾。

林灵素为见退水，不及五台僧人灵验；又思遭遇徽皇，圣眷甚厚，出入禁中已久，屡蒙朝廷颁赐金帛甚富，乃上表乞骸骨，归温州营造青牛观，修真养道，祝延圣寿。徽宗不允所奏。十一月，全台奏林灵素妄议神霄，妖惑圣听，改除释教，毁谤大臣。灵素即日携衣被出宫。徽宗降诏与宫祠温州居住。

灵素至温州营造青牛观已成，一日，携遗表一通，见温守闾丘鹗，乞为缴进，及辞州官亲党而别，回归本观，与其徒曰："某荷圣恩，有希世之遇。将来我逝之后，可将七宝数珠托观主藏之，恐他年朝廷有命取索，谨以献焉。其余物件，汝辈可罄吾所有分之。"生前自卜坟于城南，嘱其随行弟子皇城张如晦云："汝可扛舁我棺出城南山，遇地拆处，即是穴也。可就坼处掘深五尺，见龟蛇便下棺。"师卒后，其徒如其遗命，扛舁棺木出所分葬地，果然地自发坼。掘深数尺，不见龟蛇，下视其穴，深不可测，遂下棺葬埋。平明视之，四望坦然，不知葬所。及靖康之变，朝命下温州监伐灵素之墓，不知所在，命遂寝。

十一月，冬至后，徽宗又感起乐事，且为一年四季，好景良时，不容虚度，且如一年内：

春乘宝马，芳径闲游；夏泛画船，长湖恣赏；
秋辰采菊，龙山登高；冬月观梅，兽炉畅饮。

且说世人遇这四季，尚能及时行乐；何况徽宗是个风流快活的官家，目见帝都景致，怎不追欢取乐？皇都最贵，帝里偏雄：皇都最贵，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夜。州里底唤做山棚，内前的唤做鳌山；从腊月初一日直点灯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日夜。为甚从腊月放灯？盖恐正月十五日阴雨，有妨行乐，故谓之预赏元宵。怎见得？有一只曲儿唤做《贺圣朝》：

太平无事，四边宁静狼烟杳；国泰民安，谩说尧舜禹汤好。万民矫望，景龙门上，龙灯凤烛相照。听教杂剧喧笑，艺人巧。宝箓宫前呪水书符断妖，艮岳傍相竹林深处胜蓬岛。笙歌闹，奈吾皇不候，等元宵景色来到，恐后月阴晴未保。

东京大内前，有五座门：曰东华门，曰西华门，曰景龙门、曰神徽门，曰宣德门。自冬至日，下手架

造鳌山高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着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彩山极是华丽：那采岭直趋禁阙春台，仰捧端门。梨园奏和乐之音，乐府进婆娑之舞。绛绡楼上，三千仙子捧宸京；红玉栏中，百万都民瞻圣表。且如前代庆赏元宵，只是三夜。盖自唐玄宗开元年间，谓天官好乐，地官好人，水官好灯。上元时分，乃三官下降之日，故从十四至十六夜，放三夜元宵灯烛。至宋朝开宝年间，有两浙钱王献了两夜浙灯，展了十七八两夜，谓之五夜元宵。怎见得？昔人有只曲调，道是：

帝里元宵风光好，胜仙岛蓬莱。玉动飞尘，车喝绣毂，月照楼台。　三官此夕欢谐。金莲万盏，撒向天街。讶鼓通宵，花灯竞起，五夜齐开。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去大内门直上一条红绵绳上，飞下一个仙鹤儿来，口内衔一道诏书。有一员中使接得展开，奉圣旨“宣万姓”。有快行家手中把着金字牌喝道：“宣万姓！”少刻，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却去宣德门直上有三四个贵官，金燃线幞头，舒角紫罗窄袖袍，簇花罗。那三四个贵官姓甚名谁？杨戬，王仁，何霍，六黄大尉。这四个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一词，名做《撒金钱》：

频瞻礼，喜升平，又逢元宵佳致。鳌山高耸翠，对端门珠玑交制。似嫦娥降仙宫，乍临凡世。　恩露匀施，凭御栏圣颜垂视。撒金钱，乱抛坠，万姓推抢没理会。告官里，这失仪且与免罪。

是夜撒金钱后，万姓个个遍游市井，可谓是：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

至十五夜，去内门直上赐酒。两壁有八厢，有二十四个内前等子守着，喝道：“一人只得吃一杯！”有光禄千人，把着金卮劝酒。真个是：金盏内酒凝琥珀，玉觥里香胜龙涎。一似：蟠桃宴罢流琼液，敕赐流霞赏万民。那看灯的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有教坊大使曹元宠口号一词，唤做《脱银袍》：

济楚风光，升平时世；端门交撒碗，遂逐旋温来。吃得过，那堪更使金器，分明是与穷汉消灾灭罪。　又没支分，犹然递滞，打笃磨槎来根底。换头巾，便上弄交番厮替。告官里，驰逗高阳饿鬼。

是时底王孙、公子、才子　佳人、男子汉，都是了顶背带头巾，窄地长背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吴绫袜，销金长肚，妆着神仙；佳人却是戴蝉扇冠儿，插禁苑瑶花，星眸与秋水争光，素脸共春桃斗艳。对伴的似临溪双洛浦，自行的月殿独嫦娥。那游赏之际，肩儿厮挨，手儿厮把，少也是有五千来对儿！诗曰：

太平时节喜无穷，万斛金莲照碧空。

最好游人归去后，满头花弄晓来风。

是夜鳌山脚下人丛闹里，忽见一个妇人吃了御赐酒，将金杯藏在怀里，吃光禄寺人喝住：“这金盏是御前宝玩，休得偷去！”当下被内前等子拿住这妇人，到端门下。有阁门舍人且将偷金杯的事，奏知徽宗皇帝。圣旨问取因依。妇人奏道：“贱妾与夫婿同到鳌山下看灯，人闹里与夫相失。蒙皇帝赐酒，妾面带酒容，又不与夫同归，为恐公婆怪责，欲假皇帝金杯归家与公婆为照。臣妾有一词上奏天颜，这词名唤《鹧鸪天》：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观鹤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赐酒，脸生春。归家只恐公婆责，也赐金杯作照凭。

徽宗览毕，就赐金杯与之。当有教坊大使曹元宠奏道：“适来妇人之词，恐是伊夫宿构此词，骗陛下金盏。只当押妇人当面命题，令他撰词。做得之时，赐与金盏；做不得之时，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妇人做一词。妇人请命题。准圣旨，令将金盏为题，《念奴娇》为调。女子领了圣旨，口占一词道：

桂魄澄辉，禁城内万盏花灯罗列。无限佳人穿绣径，几多妖艳奇绝。凤烛交光，银灯相射，奏箫韶初歇。鸣稍响处，万民瞻仰宫阙。　妾自闺门给假，与夫携手，共赏元宵，误到玉皇金殿砌。赐酒金杯满设。量窄从来，红凝粉面，尊见无凭说。假王金盏，免公婆责罚臣妾。

徽宗见了此词，大悦，不许后人攀例，赐盏与之。徽宗观灯以罢。是时开封府尹设幕次在西观下弹压，天府狱囚尽押在幕次断决，要使狱空。徽宗与六宫从楼上下觑西观断决公事，众中忽有一人墨色布衣，若寺僧行童状，从人众中跳身出来，以手画帘，出指斥至尊之语。徽宗大怒，遣中使执于观下，令有司栲问。箠掠乱下，又加炮烙，询问此人为谁。其人略无一语，亦无痛楚之色，终不肯吐露情实。有司断了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籍，终莫知其所从来。帝不悦，遂罢一夕欢。真个是：青春过了增华发，欢乐既极哀情来。

后来吕省元做《宣和讲篇》说得宣和过失最是的当。今附载于此：“世之论宣和之失者，道宋朝不当攻辽，不当通女真，不当取燕，不当任郭药师，不当纳张毂。这个未是通论。何以言之？天祚失道，内外俱叛，辽有可取之衅，攻之宜也。女真以方张之势，毙垂亡之辽，他日必与我为邻，通之可也。全燕之地，我太祖、太宗日战而不能取，今也兼弱攻强，可以收汉、晋之遗黎，可以壮关河之上势，燕在所当取也。郭药师举涿、易来降，则以燕人守燕可也。平州乃燕之险，张毂举平州来归，则抚之亦可也。中国之

召侮于女真者，不在乎此。盖女真初未知中国虚实，初焉遣使非人，泛海屡至，每为其酋所辱，则取轻于其始矣。及议山后地，粘罕尚兀自说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刀，怎能立国？如此强大，尚有畏怕中国的意。自郭药师既降之后，辽人垂灭之国，尚能覆败官军。虏酋曾告马广道：'刘起庆用兵，一夕逃遁，您看我家用兵有走的么？'则中国之取侮于女真者，不特一事也。设使当时不攻辽，不通女真，不取燕山，不认药师，不纳张瑴，其能保金兵之不入寇乎？盖宣和之患，自熙宁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余年，奸倖之积久矣。彗犯帝座，祸在目前而不知；寇入而不罢郊祀，怕碍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怕妨恭谢；寇迫而不撤绥山，怕碍行乐。此小人之夷狄也。童贯使辽，辽人笑曰：'大宋岂无人，乃使内臣奉使耶？'女真将叛盟，朝廷遣使者以童大王为辞，粘罕笑道：'汝家更有人可使么？'此宦官之夷狄也。虏至燕而燕降，至河北则河北之军溃，至河南即河南之戍散。此兵将之夷狄也。置花石纲，而激两浙之盗起；科免夫钱，而激河北、京东之盗炽。此盗贼之夷狄也。自古未有内无夷狄，而蒙夷狄之祸者。小人与夷狄皆阴类，在内有小人之阴，足以召夷狄之阴。霜降而丰钟鸣，雨至而柱础润。以类召类，此理之所必至也。宣和之间，使无女真之祸，必有小人篡弑，盗贼负乘之祸矣。"

利　集

诗曰：

泰道亨时戒复隍，宣和遗事可嗟伤！
正邪分上有强弱，罔克念中分圣狂。
天已儆君君不悟，外无敌国国常亡。
道君骄佚奢淫极，讵料金人来运粮！

三月，金人来运粮二十万斛。宣抚司谭稹对使者道："宣抚司都无片文只字，许粮之约，难以奉承。"其使云："去年四月间，赵良嗣曾许来。"稹道："良嗣口许，怎可信凭？"终不之与。后来金人举兵，亦借此以为辞耳。

闰月，京师地震，宫中殿门皆摇动有声。又陕西、兰州诸山草木皆没入地中；其黍苗在山下者，又生于山上。朝廷遣黄潜善按视，潜善归谓讹传，不以实闻于上。

秋，七月，遣校书郎卫肤敏为贺生辰使。肤敏奏言："金国生辰后天宁节五日，今未闻北虏遣使，吾反先之，于威重已损；万一彼不至，岂不为朝廷羞？臣至燕山伺候，设若不来，则以吏命置诸境上而返。"徽宗以其言为然。至燕山，金使果不来，遂置币而返。

十二月，两京、河、浙路大水。是时灾异叠见：都城有青果男子，有孕而诞子，坐蓐不能收，换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又丰乐楼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余，忽生髭髯，长六七寸，毓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状。京尹以其事闻于朝，诏度朱氏妻为道士。是岁河北、山东连岁凶荒，民间米粮不给，争削榆皮采野菜以充饥，至自相食，于是饥民并起为盗：山东有张仙聚众十万围濬州，濬州去京师才百二十里而近，而朝廷恬不知之；又有高托山聚众三十万起于河北，徽宗遣内侍梁方元帅兵讨之。

宣和七年正月，金人灭辽。六月，封童贯为广阳郡王。金人以辽主天祚被擒，李用和来告庆。徽宗诏童贯复行宣抚云中等路。八月，有都城东门外卖菜夫突入宣德门下，忽若迷罔，将菜担抛弃，向门戟手而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来到。八郎骄奢丧国，尚宜速改也！不尔，悔无及矣！"逻卒捕其人赴开封府狱。一夕，其人方苏，再三询问，竟不知向所言者。密于狱中杀之。

是时万岁山群狐于宫殿间陈设器皿对饮，遣兵士逐之，彷徨不去。九月，有狐自艮岳山直入中禁，据御榻而坐；殿帅遣殿司张山逐之，徘徊不去。徽宗心知其为不祥之徵，而蔡攸曲为邪说，称艮岳有狐王求血食乃尔。遂下诏毁狐王庙。

十二月，金国遣斡离不、粘罕分两道寇边。斡离不军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军自河东直趋太原。斡离不入寇，遇吏部员外郎傅察为接伴贺正使，遂至境上，为斡离不所执，责令投拜。副使蒋区以下皆罗拜称臣。独傅察不屈。虏以兵胁之，谓察曰："南朝天子失德，我兴兵来此吊伐。"傅察回言："尔欲败盟，借此以为兵端。自古至今，用兵者以曲直为胜负，南北两朝，势均力敌，安知尔非送死哉？我项可断，膝不可屈！"虏酋大怒，执傅察而杀之。察乃傅尧俞的从孙也。

童贯至太原，遣保州路廉访使者马扩奉使粘罕军前。粘罕严兵待之，令马扩用庭参礼数参拜。粘罕踞坐以受其拜，谓马扩曰："大圣皇帝初与赵皇跨海通好，各立誓书，期以万世无毁。不谓贵朝违约，阴纳张瑴之降将；燕京逃去官民，尽行拘收，本朝累牒追还，皆以空文相给。我今大兵来辩曲直，汝可辞我归！"扩自云中回太原，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贯。贯欲逃归，计请太原帅张孝纯商议。孝纯骂曰："金人渝盟，大王宜会诸路将士竭力支吾；今大王一去，人心动摇，河东、河北之地，不旋踵而失矣！"贯怒目瞋骂曰："咱受命宣抚，非守土臣也！大帅若欲辞其责，则朝廷置帅欲何为哉？"孝纯抚掌笑曰："平时童大王作多少威福，一旦金虏渝盟，便乃畏怯如此。身为国家重臣，不能以身排患难，但要奉头鼠窜，将何面目见天下士乎？"童贯即日逃归京师。

斡离不陷燕山府，郭药师等叛降之。粘罕陷朔州、武县、代州、忻县，围太原府。斡离不犯中山府。朝廷罢花石纲及非法上供，并延福宫西城租课内外制造局。

金国传檄书至。童贯得虏牒，开拆始知为檄书，其言大不逊。是时徽宗正行郊祭，大臣匿边报不以奏闻，道是恐妨恭谢。及恭谢礼毕，方以檄书进呈徽宗。徽宗御宣和殿，下诏罪己求言。手诏云："朕获承休德，托于士民君王之上，二纪于兹，虽兢业存于中心，而过咎行于天下。盖以寡昧之资，藉盈成之业，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悻持权，贪饕得志。搢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旅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谴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旷，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应天下方镇郡县守令各帅师寡众，勤王捍边。能立奇功者，并优加奖异，不限常制。草泽之中，怀抱异才，能为国家建大计，定大业，或出使疆外者，并不次升用；其尤异者，以将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并许直言极谏，实封投进，虽有失当，亦不加罪。"

庚申，徽宗内禅，以道君号退居龙德宫。皇太子即皇帝位，立妃朱氏为皇后。遣李邺使虏，告内禅，且讲和好。

斡离不帅兵犯庆源府，其太史奏："南朝帝星复明。"虏惊欲遁回，郭药师曰："南朝未必有备，不如姑行。"斡离不信其言，遂进师攻信德府，执其守臣杨信功。虏酋登门，抚谕居民。

太学生陈东率太学诸生，伏阙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之非，指为"六贼"，乞诛之以谢天下。其书略曰："臣等闻自古帝王之盛，莫及于尧、舜。尧、舜之盛，莫大于赏善罚恶。尧之时，有八元八凯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尧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谓我将倦于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遗之，使大用诛赏，以示天下耳。故传曰：'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天下诵之，至今不息。'臣切谓在道君皇帝时，非无贤才如八元八凯而未用者，非无奸臣贼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遗陛下。欲知奸臣贼子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贯，曰李彦，曰梁师成，曰朱勔是也。臣等谨按蔡京罪恶最大：天资凶悖，首为乱阶；陷害忠良，进用佥佞；引置子孙，尽居要途。变乱祖宗法度，窃弄朝廷爵赏。残暴生民，交结阉官，包藏祸心，比之王莽。缘京用事，奸人并进，王黼相继为相，骋柔曼之容，肆俳优之行；欺君罔上，蠹国害民，无所不至。童贯实因京助，遂握兵权，至为太师封王，贪功冒赏，不籓事机，朔方之兵，遂致轻举，败我国盟，失我邻好，今日之事，咎将谁执？贯之所恃者梁师成，实联婚姻以相救援。师成外示恭谨，中存险诈；假忠行佞，藉贤济奸；盗我儒名，高自标榜。李彦根括民田，威震三路，夺民资产，重敛租课，克剥太甚，盗贼四起。曩时清溪之寇，实由朱勔父子侵害东南之民，怨结数路，方腊一呼，四境响应，屠割州县，杀戮吏民，天下骚然，弥年不已，皆朱勔父子所致。按朱勔父子皆曾犯徒杖脊，始因贿事蔡京，交结阉寺，收买花石进奉之物，其实尽以入己，骚动数路，蔑视官司，仅同奴仆；所贡物色，尽取之民，撤民屋庐，掘民坟冢，幽冥受祸，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泽，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迫胁州县杖并必取，往往颠踣陷溺以陨其身；东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天下扼腕于此六贼者久矣！误我国家，离我民心，天下困弊，盗贼竞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诏，播告四方。京等六贼罪状未白，典刑未正，天下无不归怨上皇。若不诛此六贼，将何以雪道君皇帝之谤，以解天下之疑哉！况今日之事，蔡京壞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诛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庶几道君皇帝未为之志，继成于陛下，岂不伟哉！"书上不报。那时李邦彦未解相印，才出宫门，数万人拦路伏阙陈言，皆指斥六贼专以淫佚蛊惑徽宗，故宣和数年之间，朝廷荡无纲纪。刘屏山有诗云，诗曰：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樊楼乃是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及金兵之来，京师竞唱小词，其尾声云："蓬蓬蓬，蓬乍乍，乍蓬蓬，是这蓬蓬乍。"此妖声也。刘屏山《汴京事纪》有诗云，诗曰：

仓皇禁陌夜飞戈，南去人稀北去多。
自古胡沙埋皓齿，不堪重唱蓬蓬歌。

是时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谀佞之失，将李明妃废为庶人；在后流落湖湘间，为商人所得，因自赋诗云，诗曰：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是年钦宗即皇帝位，改元靖康，大赦天下。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陈于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备乐迎土牛，鞭而碎之。初五日夜，守殿卒闻殿中哭声甚哀，又闻击扑之声，移更方止。平明观之，见勾芒神面有泪痕滴沥，襟袖犹湿；其牛首堕于地上，尚有刀斧痕可验。吏白有司，密地修补以行事。识者皆知其非吉兆也。

正月，下求言诏，有监察御史余应求上书，诏赐章服。盖自金人犯边，求言之诏凡几下，往往事缓则阻抑言者。当时民谣言："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初九日，边报金兵已在河北，时内侍梁方平领兵在河北岸，贼骑奄至，仓卒奔溃。时南面守桥者，望见金兵旗帜，烧断桥缆，陷没数千人，虏因此不得济。方平既溃，循灌军亦望风奔散。我师在河南者无一人，金兵乃取小船以渡，凡五日，马军方渡

尽，步军犹未渡也。时以郭药师为向导。药师前驱至滑州。钦宗下诏亲征。王黼为见胡骑欲犯京师，载其老小东下。钦宗诏窜王黼永州，籍其家，得金宝以万计。其侍妾甚多，有封号者：为令人者八，为安人者十。王黼平时公然卖官，取赃无数，京师谣言云："三百贯，曰通判；五百索，直秘阁。"盖言其卖官爵之价也。王黼至雍丘县南固村，吴敏、李纲指燕山之役为王黼罪，乞诛之。下开封尹聂山闻其事，山遣使武吏杀之，取其首级以献。朱勔削官放归田里；未几，羁管循州，籍其家财；寻亦赐死。李彦亦赐死，籍其家。

上皇遂出南薰门，如南京。时蔡京父子欲避难南奔，乃除宋焕为江淮京浙发运使；而蔡京、宋焕之家小，尽南下矣。

二月初二日，斡离不兵抵城下，径趋牟驼冈天驷监，获马二万疋，刍豆如山。盖郭药师曾在此地打球，来导虏兵先据之也。金人已渡河，乃呼曰："使南朝若遣二千人守河，我辈怎生得渡哉！"先是遣李邺使虏军求和，邺归盛夸虏强我弱，谓虏人如虎，如马，如龙，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其势如太山，中国如累卵。时号李邺做"六如给事"。

金兵攻通天景阳门甚急，李纲督将士拒之。金兵又攻陈桥、封丘、卫州门，纲登城力战，自卯至酉，杀贼数万。马忠又以京西兵杀金人于顺天门外，军声大振。遣郑望之使金军，使高世则副之；又改差李棁奉使。望之等见斡离不云："上皇朝皆已往事，今少帝与大军别立誓书，结万世欢好，仍遣亲王宰相诣军前议事。"斡离不遣王汭译云："京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主上新立之故，所以存赵氏宗社。今议和须索犒师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疋缎百万疋；尊金主为伯父；将燕山之人在汉中者归还；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仍以宰相亲王为质。和议可成也。"乃以书遣肖山宝奴、耶律忠、王汭与李棁来。诏皇弟康王为军前计谋使，张邦昌副之。时李纲固争不能夺，而康王竟行。康王留虏营数月，当与金国太子同习射，康王连发三矢，皆中筈连珠不断。金太子谓此必将臣之良家子，假为亲王来质，语斡离不曰："康王恐非真的。若是亲王，生长深宫，岂能习熟武艺，精于骑射如此？可遣之别换真太子来质。"斡离不心亦惮之，复请遣肃王枢代为质。康王遂得南归。

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师道及统制官姚平仲，帅泾原秦凤路兵勤王；熙河经略姚古，秦凤经略种师中，折彦质、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万。京师人心少安。钦宗听得勤王兵来至，喜甚，开安上门，命李纲迎劳诸军。是时朝廷已与金人讲和，钦宗问诸帅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师道奏曰："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哉？"钦宗宣谕曰："业已讲和矣。"师道对曰："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余非所敢知也。"即拜同知枢密院事。

时金人讲和，索金银甚急，王孝迪揭榜立赏，根括在京军民官吏金银，违者斩之。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民间藏蓄，为之一空。梁师成尚留京都，或言师成有保护东宫之功。太学生陈东言："蔡京、童贯、朱勔父子挟道君南巡，恐生变离；梁师成未正典刑，请置之法。"钦宗下诏暴其罪，黜为散官，命开封吏押至八角镇杀之。

姚平仲者，世为西陲大将，幼孤，从父姚古养为子，年十八，与夏人战臧底河，杀彼甚众。宣抚童贯召与语，平仲不少屈。贯不悦，抑其功赏。睦州方腊作耗，道君曾遣童贯讨贼。贯虽不喜平仲，但心服其勇，复取平仲偕行。及贼平，平仲之功冠军，不愿推赏，乃谓贯曰："平仲不求官赏，但愿一见主上耳。"贯愈忌之。他将如王渊、刘光世者，皆得召见，独平仲不得召，贯忌其功故也。钦宗是时在东宫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围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兵来，乃得召见。赐见福宁殿，厚赐金帛，许功成之日，有不次之赏。平仲请出死力，夜劫虏营，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归。及出，连破两寨；奈机事已泄，虏已夜徙去，平仲之志未遂。姚古选精锐五万人自滑州进屯虏营之后，克日并力攻击，有必胜之道。奈李邦彦力主和议，恐其功成，遂废亲征行营使，罢李纲，已谢金虏，欲坚讲和之议也。姚平仲愤恨朝廷无用兵意，遂乘一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方得食。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入蜀，至青城山上清宫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不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屡下诏求之，弗得也。至于乾道、淳熙之间，始出至丈人观，自言年十余，紫髯郁然长数尺，其行速若奔马。陆放翁为《题青城山上清宫壁诗》云：

造物困豪杰，意将使有为。
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贤。
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
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
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
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白头未逢师。
年来幸废放，倘遂与世辞。
从公游五岳，稽首餐灵芝。
金骨换绿髓，欻然松杪飞。

丙午日，金虏退师。自围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许割三镇诏书及肃王为质，不待金币数足，遣使告辞而去。种师道请临河邀击之，李纲请用寇准澶渊讲和故事，用兵护送之。乃命姚古、种师中、折彦质、范琼等领十余万兵，数道并进，俟有便利可击，则并力击之。时李邦彦恐诸将有邀击之功，密奏钦宗曰："吾国新与金国讲和，岂宜听诸将邀击之计以阻和议？"立大旗于河东、河北两岸上，写云："准敕，有擅用兵者依军法！"诸将之气索然矣。

蔡京责授秘书监分司南京，寻移德安府衡州安置。正言崔鶠言："贼臣蔡京奸邪之术，大类王莽，收天下奸邪之士，以为腹心，遂致盗贼蜂起，夷狄动华，宗庙神灵，为之震骇。"遂窜蔡京儋州编置，及其子孙三十三人，并编管远恶州军。在后蔡京量移至潭州。那时使臣吴信押送，信为人小心，事京尤谨，京感旧泣下。尝独饮，命信对坐，作小词自述云。《西江月》：

八十衰年初谢，三千里外无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

蔡京居月余，怨恨而死。年八十余。蔡攸责永州安置，徙浔、雷二州，后移万安军。朝廷遣使就万安军斩之，传首四方。蔡絛亦以复辟之谤伏诛。童贯初贬恶州居住，量移彬州。朝廷下诏数童贯误国家之罪有十，追至南雄州斩之，传首京师。有诗为证，诗曰：

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
六贼尽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

三月，李纲追上皇于南京，入居龙德宫。赵良嗣使虏开边隙，窜柳州，寻亦就诛。种师中击虏于榆次，死于难。姚古师溃于盘陀，退保隆德府。再召李纲为两河宣抚。六月，太白荧惑岁星镇星聚于张，彗出紫微垣。七月，彗出东北，长数丈，北扫帝座，扫文昌。大臣李邦彦等奏曰："此乃夷狄将衰之兆，不足为中国忧。"提举醴泉观谭世绩面奏："垂象可畏，当修德以应天，不宜惑其谀说。"下诏除民间疾苦十七事。

胜捷军统制张师正与金贼遇于河北而溃，至大名府，宣抚使李弥大斩师正以徇，而师正部下众不自安。会童贯已诛，其大校李福承师正之军以叛，遂掠蓝、青间，胁从至四万人，所过无噍类。李弥大遣稗将韩世忠统所部五百人袭击之，擒李福，斩于军，余皆弃甲遁。其众犹有万余人。世忠单骑入其军，谓曰："我辈皆西人，平时惟杀蓝贼，那曾作贼耶？官家使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众皆罗拜而降。

八月，刘岑、李若水使虏。十月，窜李纲。时斡离不陷真定府。十一月，康王构使斡离不军，许割三镇。斡离不犯京师，朝廷自唐恪、耿南仲等散西南两道兵，至是时，四方勤王之师无一来者。都城惟卫士上四军及中军校勇、京东西弓手千余人。时有炮五百余座在郊外，无人收之，兵部则谓属朝廷，系枢密院当收；枢密则谓自有所属军器监；或谓驾部当收，驾部则为库部当收；彼此互相推托，皆弃之不收，反遗之以与金人用。

是时，钦宗以手札促张叔夜提兵三万人入卫，屯于玉津园。夜同孙传、范琼夜袭虏营，不克。闰月，粘罕犯京师，屯青城。复遣肖庆来议和，坚请上出城会盟。乃诏都水监丞李处权为报谢使，以书报之。粘罕却而不受。大雨雪，彗出竟天。

丙辰，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围，凡四十日，午时失守。先是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遁甲法，可以生擒粘罕、斡离不等。何㮚、孙传与内侍等皆倾心尊信之。又有刘孝竭各募众，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关大将，各效郭京所为。是日大开宣化门，出与虏接战，为金兵分四翼并进，郭京脱身逃遁，众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濋引殿班下城传呼救驾，四壁兵大溃，金人因而上城。统制姚仲友为军士所杀，何彦庆力战死于城上。张叔夜请驻跸襄阳以图幸雍。叔夜连四日大战，力斩金人金军大将二人，身被数枪，父子力战，士皆殊死斗。上闻城陷，乃恸哭曰："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盖春初虏之去也，师道劝钦宗乘其半渡击之，牵于和议不从，师道厉声曰："异日必为后患！"至是果如其言，故钦宗悔不从其请也。后南儒咏史有一诗云，诗曰：

陈迹分明断简中，才看卷首可占终。
兵来尚恐妨恭谢，事去方知悔夹攻。
丞相自言芝产第，太师频奏鹤翔空。
如何直到宣和季，始忆元城与了翁？

二十五日，京师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两式幸虏营面议和及割地事。十二月初五日，遣入城搬挈书籍，并国子监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户口图、人民、财物。初九日，又遣人搬运法物、车辂、卤簿、太常乐器及钟鼓刻漏，应是朝廷仪制，取之无有少遗。十九日，京师雪深数尺，米斗三千，贫民饥饿，布满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劫掠富家。粘罕命一将领甲士百余人，在天津桥驻扎，民不敢过。壮者则剥脱而杀之，妇女美丽者留之。城中闭户，不敢出入。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国主有命，于京师中选择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后宫祗应。于逐方巷廿四厢集民女子拣选出城，父母号泣，声动天地，其女子往往为金人恣行淫滥。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贺，颇不为礼。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请车驾军前议事。廿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帅奉北国皇帝圣旨，今者兵马远来，所议事理，今已两国通和，要得金一百廿万两，银一百五十万两。"于是金人执开封府尹何㮚，分厢拘括民户金、银、钗、钏、钚、钿等，星铢无余，如有藏匿不赍出者依军法，动辄杀害，刑及无辜。廿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书曰："今两国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帅府请两朝皇帝军前面议可否申奏。"廿九日，金人复遣使请车驾出城，且赍到北国书曰："今已破汴梁，二帝不可复居，宜于族中别立一人以为宋国主，仍去皇帝号，但称宋王。封太上为天水郡王，少帝为天水郡公，于东宫外筑台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帅府请两人到军前共议申奏。"金使又言："国相元帅数数遣请陛下出城同共议事，陛下不肯出。今发北国皇帝手诏，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议。"使者曰："事急矣！从且福，逆则祸。陛下为臣所误以至于此，尚

复取臣下之言，恐祸在不测。况北国皇帝宽慈正直，不比你两人反复无状。”顷之，使者辞色俱厉，不拜而退。

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统军郎游丽将甲兵骑七百人至内门，称有两国利害见国王。左右入奏，帝登门，郎游丽厉声曰：“元帅遣我上闻国主！前日已曾遣人将到北国皇帝圣旨，所议事理，如何更无一言相报，使我元帅无可奏知北国皇帝！今特遣我来见国主，其事若何？两日不见来意，祸出不测矣！盖昨已有盟在前，不欲仓卒，今先此上闻，伏取指挥。”帝曰：“已降指挥，今月十八日出城见元帅，可报知。所有事候面见元帅说及，尔且退。”郎游丽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帅更不来商议请求也！”复白帝曰：“我众人马七百余人，欲得少犒，设每人要金一两，望陛下给之！”时左藏库金帛已罄尽，乃于宫中需索得金钚等八百两与之，其人不谢而去。

十一日，车驾出幸金兵营，百姓数万人扼车驾曰：“陛下不可轻出！若出，事在不测！”号泣不与行，帝亦泣下。范琼按剑曰：“皇帝本为两国生灵，屈己求和。今幸虏营，旦去暮返；若不使车驾出城，汝等亦无生理！”百姓大怒，争骂，投瓦砾击之。琼以剑杀死数辈，盖攀辂之人也。车驾遂出城。至军门，军吏止帝于小室曰：“元帅睡尚未起，可俟于此。”容移时，有小黄头奴至曰：“元帅请国主。”帝徒行至阶下，粘罕下阶执其手曰：“臣远酋长，不知中国礼义曲折。”乃揖与升阶，命左右坐，帝面西，粘罕南向，移时不语。左右各执利刃大刀。所侍帝祗应只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国诏书使左右白帝，帝曰：“敢不从命！苟利生灵以息兵革，顾何事不可。”粘罕复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请国王归幕，等候北朝皇帝圣旨。”乃令介人引帝归幕。俄有人进酒食，帝不复举。移三时间，帝问左右曰：“可白元帅令吾归宫矣。所议事既从，他无余策。”左右白帝曰：“元帅造表请皇帝同发，来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进酒食，命伶人作乐，帝吁嘘不能食。夜阑寒甚，帷幙风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劝勉，帝泣涕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请国王同元帅发表。”引帝至帐下，旋次升阶，惟有一案设香烛。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视之，其词曰：“臣侄南宋国王赵某，今蒙叔北国皇帝圣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别选宗中贤君立以为君，敢不遵从！今同元帅申发前去，其次居止及别择到贤族，未敢先次奏问，候允从日，别具申请。”书后复请帝署名，帝从之。缄毕，帐下驰一骑，黄旗素马，前去讫。方命左右设椅，粘罕西向，帝东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与帝并起身。紫衣人望帐下马，升阶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国皇后弟也。传宣至此，催促陛下议论事。”帝唯唯。令进酒，时天气甚寒，帝连饮二杯。紫衣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国皇帝指挥事，与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归幕，帝回视粘罕与紫衣尚同坐复饮。帝归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绿衣者语帝曰：“早来紫衣乃北国皇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为十七军都统，位在粘罕上。今暂来此，要往来东京，取选到后宫女子一千五百人，三两日北去也。”少刻，天明，俄闻报曰：“统军来相见。”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与之接坐，语不可晓，帝但加礼告以周旋，少不回颜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进，紫衣者举大杯连四五盏，帝亦举一二杯。酒退，顾左右谓帝曰：“安心也。”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归，粘罕止之，且言候北国皇帝回命到日可归。

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帐下，升阶东坐，有吏持文书名案牍者示粘罕。阶下刀斧簇一紫衣贵人，帝视之，乃宗正士佩也。粘罕使人谓士佩曰：“今命汝入城，可说与你南国宰相，于赵姓族属中选择一人有名望贤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密地申奏，以准备金国皇帝圣旨到来，别立贤君。”言讫，挥使退去。又拥一皂衣人至阶下。粘罕使人谓曰：“汝于东京城内，择一宽广寺院可作宫室者，欲于其中作二主宫，宜速置办！”言讫，指挥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挥事，一一从命。容某入城视太上安否，以报平安，使得尽人子孝道，实元帅之赐也。”粘罕首肯，促左右进酒。帐下有伶人作乐，唱言奉粘罕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圣人也，吾安继其万一？”观其人而语帝曰：“这几个乐人，是大宋人，今日煞好公事！”笑而止曰：“来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抚上皇。五七日间，北国皇帝诏到来，请陛下到军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归幕。

至十七日早，有绿衣者来谓帝曰：“元帅有命，令陛下还宫。”良久进食，有数人引帝出幕，至军门，遥见禁卫列于外。车驾入城，金人摽掠尤甚，小民号泣，夜以继日，凡七日。帝往撷芳园见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郑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贻君父之忧，下罹百姓之毒，杀身不足以塞责。今北兵见迫，日以择贤为君，臣与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时韦妃侍侧，即康王母也，言曰：“二宫令许以康王继位，而中兴可待；然外镇须假主盟，陛下可作诏书召四方兵赴京师。金人狡计，必未止于择贤，祸有不可胜言者，二宫必不肯留于京师。惟陛下熟计之！”

三月初四日，粘罕遣人持书，一诣太上皇，一诣帝前曰：“今日北国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请车驾诣军前听候指挥。”至日中，又遣人促帝及太上皇并至军前议事。至晚遣人不绝，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请帝先至。”初五日，车驾出幸虏营，至帐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国皇帝不从汝请，别立异姓为王。”遣人持诏书示帝，遥远不复可辩。使人降自北道，入小门，至一室，篱落路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涕泣而已。至暮，番奴持食肉一盘，

酒一瓶，于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复顾矣！"番奴曰："父母旦夕与汝相见矣！"其夜无床席可寝，但有木凳二条而已，亦无灯烛。窗外数闻兵甲声。时天气寒凛，帝达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至矣！"帝视之，见戎衣数十人，引太上由傍门小道而去。帝欲前，左右止之，帝哭不胜其哀。后有毛麾因过龙德故宫有感而赋诗一首，诗曰：

万里銮舆去不还，故宫风物尚依然。
四围锦绣山河地，一片云霞洞府天。
空有遗愁生落日，可无佳气起非烟。
古来国破皆如此，谁念经营二百年！

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诸王累累至军中，日夜不绝。上皇与帝异居，后妃诸王皆不得相见，惟郑后、朱后相从。十六日，上皇方得与少帝相见，共居一室。时风寒衣宿竹簟，侍御人取茅及黍穰作焰，与二帝同坐，向火至明。粘罕令左右将青袍迫二帝易服，以常服服之。逼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时从少帝扈驾至北，因抗言力争，骂虏不屈，虏杀之。粘罕谓群胡曰："大辽之亡，死节之臣甚众；南朝惟有李侍郎一人而已！"及葬，得一诗于衣襟，诗曰：

胡马南来久不归，山河残破一身微。
功名误我等云过，岁月惊人还云飞。
每事恐贻千古恨，此身甘与众人违。
艰难重有君亲念，血泪斑斑满客衣。

自此以后，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饮而已。

粘罕使张邦昌受伪命即位，僭号楚。

丁巳，太上皇北狩。越四日庚申，粘罕遣骑吏持书示上皇已先行矣，谓帝曰："元帅今遣汝等赴燕京朝皇帝，来日起行。"十八日早，骑吏牵马三疋，令帝及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骑，吏遂掖而乘之。路傍见者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见太平也？"因上羹饭二小盂。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粝不堪食。骑吏从者约五百人，皆衣青袍，与二帝不可辨，"不知阜老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色观之可见，况传闻车驾将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疾，汝有汤药？"阜老对曰："无，止有少盐酥，可煎而进之。"骑吏怒其迟滞住，遂促行。掌骑吏千户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戏朱后。

二十九日，行次将欲渡河，有舟自北来，上立皂帜，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曰："北国皇帝约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尽，可速行之！"语次，骨碌都数以目视朱后，且哂之。紫衣知其情状，拔刀执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贱，吾兄待汝以至于此，今安得与妇人私而稽缓其行程？"乃杀之，投尸于河。

四月十四日，至信安县，帝及太上、太后、皇后自离京未尝涤面，至是见野水澄清，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涤，相视哽咽不胜。傍有人献牛酒于泽利者，泽利拔刀，切肉啖食，饮酒连五七盏。以其余酒残食饷帝曰："食之！前途无与食也！"复视朱后曰："这一块好肉，你自食之。"方吃酒，有人言知县来相见，乃见一番官，衣褐苎丝袍，皂靴，裹小巾，执鞭揖泽利。又办酒食羊肉同坐饮食。移时乘醉命朱后劝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对。泽利怒曰："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后不得已，不胜泣涕，乃持杯，遂作歌曰："幼富贵兮，厌绮罗裳。长入宫兮，奉尊觞。今委顿兮，流落异乡。嗟造物兮，速死为强！"歌毕，上泽利酒。泽利笑曰："词最好！可更唱一歌劝知县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说。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归泉下兮，此愁可绝！"遂举杯劝知县酒。泽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饮。"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为泽利所击，赖知县劝止之。复举杯付后手曰："劝将军酒！"后曰："妾不能矣，愿将军杀我，死且不恨。"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知县曰："将军不可如此迫他，北国皇帝要四人活的朝见，公事不小。"酒罢，各散去。

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从北关过去。或日，至一乡村数千家，见泽利至，有褐衣人前拜泽利，奉上酒食。二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颇丰腆。又一日，至一县下，亦有官出迎，如前备酒食。内有知县乃一番官，见泽利毕，次见帝及二后曰："小官娶得肃王小女为妻，要见皇后。"乃引一小女子前拜已，戎服见太后等泣曰："奴肃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为"婆婆"，朱后为"姆姆"，曰："前日为军马拥遏至此，其首领百户不知姓名，与此知县是兄弟，遂将奴奴嫁与他，今成亲六日矣。"说未毕，为知县引回。行数日，又至一官府，皆新创造，牌曰"收复新门"，列兵刀二十余人，甲士五七十人，传呼曰："呼赵某父子！"二帝而入其门，两道皆栽榆树。少立庭下，金紫人朝服侍卫甚多，中坐三人于西向，二人于东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传呼指挥曰："将它二人去见海滨王毕，来日入城。"言毕，趋出大门，复入小门。至庭中，见人胡服无巾帻，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为帝曰："契丹王耶律延禧也。与汝罪状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讫，复引上坐一小室。少顷，延禧亦入，有巾帻，揖二帝曰："吾契丹与大宋南北一百余年，未尝绝和好，一日为奸臣所误，俱至于此，为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后日北国皇帝须有赦罪之理。我已三年，尚未了绝。"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颗，大如鸡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尝有真珠一颗，月圆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绛罗盛之，每月可得珠百颗。又有通香一段，长尺许，沸汤泡之，取其汁洒衣服及万木花卉屋宇间，经年香气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烧之能降天神，香气闻之数百里。当时契丹为大金所灭，不知二物所在。今北国皇帝将延禧拘执，须要此物，缘此三年未得释去。我妻子族叔尽皆分散作他家贵人，美貌者入富家，丑陋入民家。"帝曰："此为何处？"延禧曰："此

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庑下，主者令引二帝出其门，二后尚立墙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桥，叱令上马而去。

又复行六七日，始达燕京，乃契丹旧都也。入门，小类东京，既至内门，金主登殿，左右执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讫。其门下左右列金紫贵人，或绿或褐，或伞或笠，或骑或车，约有数百人，皆称万岁。良久，传呼令左右赐巾帻。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门出，传金国主圣旨曰：“皇帝劳汝，赐衣服沐浴，来日入见。传赦书”。引帝入都堂，见丞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银朱孛堇相公也。”帝亦再拜。孛堇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复载，后略曰：“赦赵某父子之罪，免为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帻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其门下左右列金紫贵人，国主自殿传敕，封帝为“天水郡侯”，太上为“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赐宅居止。左右唱命，二帝及后谢恩。左右引去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一官府，有牌曰“燕京元帅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坐于堂上，曰“燕京元帅”。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于元帅，遂署其末，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门徒行，护卫者二十余人，经十余街，始及元帅府。入门转左廊下小屋中，呼帝与后坐其中，并无椅凳，惟砖石三四枚而已。时帝终日下拜，又饮食不进，惊皇不安，两日之中，止饮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触柱死，左右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并在室中，外户锁闭，监侍者十余人，日所食止有粗饭四盂，米饮四盂而已，相顾不复能饮。朱后有疾，卧冷地上，连口呻吟，监者尚加诟责。是日，朱后病笃，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岁。帝大恸，告监者曰：“某妻已死，盍如之何？”左右言于官，有皂衣吏引数人扶后尸而出，用黍荐卷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声，恐监者喝之。

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帅府庭下，引帝后于前，传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肃军听候指挥，来日便行。令元帅府发遣。”初四日，元帅府吏呼帝曰：“官家圣旨令汝往安肃军居住，今日便行。”乃徒步前行，卫者二十余人，自元帅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门，宿捕司房。

六月初一日，时盛暑，行沙漠中，每风起尘埃如雾，面目皆昏；又乏水泉。监者二十余人，为首者阿计替，稍怜二帝，乃谓曰：“今大暑热，稍稍食饱，恐生它疾，此中无药。”至有水处，必令左右供进。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极热时，亦得稍息于木阴之下。时帝年二十二岁，太上年五十六岁，形容枯黑，不复有贵人形质。若此行无阿计替护卫，六月甚暑中，一死无疑也。十二日，至安肃军城下，其城皆是土筑，不甚高。入门，守卫者搜抢，以至郑后脐腹间亦不免摸过，虽它人出入亦然，盖入城防内事故也。行经数街，始至官府。入门，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喝名，令帝拜讫；知军别呼绿衣吏引帝三人出门，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饭浆令帝后饮啜。阿计替凡出入则安慰方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时帝后自春及夏，渐行泥水间，衣服垢腻，又生虮虱，以致循行，苦楚不胜言，赖阿计替令左右为其洗濯。知军使人呼帝至庭下，且传北国皇帝圣旨曰：“天水郡公赵某父子并给赐夏衣。”视之，乃纱帛二疋，生绢一段。令帝谢恩。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归。其物为监者收其半，复以旧褐纱衣并生绢付帝曰：“可衣，庶免汝裁造也。”或一夜闻外喊声，众大惊，火光连天，杀人大乱。盖安肃知军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杀大金，劫二帝南归，投西夏结连叛去。谋尚未发，偶以酒醉鞭挞一奴，奴告大金军，遂举兵围契丹人，杀伤殆尽，至晓方定。火烧屋宇近百余间，被杀伤者七百余人。

十八日早，大金知军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责曰：“你与契丹结连杀我，同归西夏，昨夜已杀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会。”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甚密，何由与彼通情？”知军怒曰：“见有告首人在，你勿得胡说，煞好公事！”帝争不已，知军命左右以鞭挞之，帝口出血齿碎，令人拽去，复至室中，帝泣不能出声。是日饮酒不至，惟监人私以浆水进之。

二十三日，知军坐厅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听诏曰：“赵某父子朝廷免罪，且令居止安肃军，却结连同知李奉国，意欲反叛。本欲赐罪，更令往灵州听候指挥，仰安肃军发遣前去。”读讫，命吏引去。帝再拜谢恩，哽咽不能言。知军怒曰：“汝尚敢如此！你当初要杀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条鞭十五余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而方苏，戒左右便行。至晚出门，帝身有伤，苦痛，起止不能。太上因暑热成病，狼狈万状。如是数日，始达灵州，如前拜同知于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园中，内外有兵守卫，虽衣带皆为取去，盖防其自缢也。日惟一食。

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声四起，人兵奔乱杀戮，火光烛天。乃同知下千户三人作乱，因同知夺其妻，故举兵杀同知家眷六十余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户者三人，皆下马至帝前，携衣数件自牖中与帝曰：“与你。吾曹三人，今归西夏矣。汝国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勉之，勉之，必有归去之期！监者二十余人，吾皆杀之矣。吾不可久留。”赠帝干粮数器，各上马而去。经三日，别军始至，城中方定。帝谓太上曰：“阿计替为前日反者千户所杀矣！城中大乱，吾父子不敢出此奈何？”未已，阿计替自外至曰：“且喜无事！”帝问之，阿计替曰：“我于死人堆中藏伏两日夜方得脱。”由是阿计替复监视二帝。

或日，阿计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贵人对坐堂

上，呼曰："识我否?"帝曰："不识。"紫衣曰："我盖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后呼一人出，帝视之，乃韦妃也。太上俯首，韦妃亦俯首，不敢相视。良久，盖天大王呼左右赐酒与二帝、太后曰："我看此个夫人面。"盖韦妃为彼妻之。酒罢，谓监人曰："善护之。"阿计替引帝再入前室，然稍稍缓其监，饮食略备。以此经一冬，衣服亦稍可以御寒矣。

金天辅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大金例疏放囚禁，虽死囚亦得少出。阿计替引帝出外纵步，但不许出府庭门。帝观玩，忽有一妮婢，衣褐衣，口称韦夫人遣来，手持一盒子，且曰："夫人教传语十一官人、八官人，且认耐。"且密语曰："闻知九哥已即位，恐有归路，未晚也。"其人将盒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视其物，皆枣面所烧大饼也。阿计替乃引帝入室中，问："适间九哥是谁?"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弟也。今韦夫人是九哥的母，来相报也。"又问："十一官人是谁？八官人是谁?"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将其物与阿计替并新到监者共分而食之。

二十日，阿计替谓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国皇帝生日，天下作宴。宴罢，赴燕京上寿。"是夜更阑，阿计替复引向来送饼妮婢至帝前曰："夫人传语十一官人、八官人，三两日中往燕京去也。后来与不来，未可知也。且保重将息!"言已，急行甚速。其它监者已觉，争问其实。阿计替叱之曰："汝等不闻同知有指挥事!"遂不复问。是夕，太上、太后闻韦夫人去，甚不乐。二十三日，闻夫人同盖天大王领马骑前去。留下千户五人，内一主首名啜鸡兀，领从者三十余人至帝前曰："盖天大王、韦夫人共你父子二人煞好公事！似你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闻知盖天大王，共你契勘这一场公事!"又戒监者二十余人曰："防固不可少缓。"自此帝复与监人拘执如前。俄有持酒至曰："金国皇帝生日，例赐酒肉。"帝就食之。

二月一日，有探骑至官府中报主首啜鸡兀曰："北国皇帝已差盖天大王往关西交点五路财谷，别有文字差兀西哺途作此同知也。"初二日，有番吏持文字前来白帝曰："新同知到来，要你文字，须便供写。"帝曰："所写如何?"曰："速写，速写!"帝不得已，乃书如今之案款状曰："近封天水郡公赵某，同男赵某，与妻郑氏各拜"若干词状，番吏执去。初十日，同知到灵州，引帝至庭下问讯，语言不可辩，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计替入谓帝曰："新同知言其父因从四太子往江南，为刘三相公捉了。今来恨南家，将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湿淖不可居。帝泣相谓曰："吾父子死于此矣!"又遣阿计替往燕京下文字，须二十日方还，"二官人且忍奈安心!"言毕而去。

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圣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污州听候指挥。"二帝泣曰："又复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执缚驱行，至晚出灵州。自此已后，日行五七十里，辛苦万状。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时，有负而行者。渐入沙漠之地，风霜高下，冷气袭人，常如深冬。帝后衣袂单薄，病起骨立，不能饮食，有如鬼状。涂中监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舆而行；皆垂死而复苏。乃行三四日，有骑兵约三四千，首领衣紫衣袍，讯问左右，皆不可记。帝卧草舆中，微开目视之，左队中有绿衣吏若汉人，乃下马驻军呼左右取水吃干粮，次于皮箧中取出干羊肉数块赠帝，且言曰："臣本汉儿人也，臣父昔事陛下为延安铃辖周忠是也。元符中，因与西夏战，父子为西夏所获，由是皆在西夏。宣和中，西夏遣臣将兵助契丹，攻大金，为金人执缚，降之，臣今为灵州总管。愿陛下勿泄!"又言："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国中皆言张浚、刘锜、韩世忠、刘光世、岳飞数人皆名将，皆可中兴。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为献。"言讫别去。经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时月微明，有番酋吹笛，其声呜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词曰：

> 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太上谓帝曰："汝能赓乎?"帝乃继韵曰：

> 宸传四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天折地，忍听搊琶。如今塞外多离索，迤逦远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

歌成，三人相执大哭。

或日，所行之地，皆草莽萧索，悲风四起，黄沙白露，日出尚烟雾，动经五七里无人迹，时但见牧羊儿往来。盖非正路。忽见城邑，虽在路之东西，不复入城。时方近夏，榆柳夹道，泽中有小萍，褐色不青翠。又如此行十余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污州。卫者拥二帝入城。其地人烟稀少，监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丽王侃之所。其中方广不甚大，有屋数十间，皆颓弊，廊庑若官，篱落疏虞，不类人居。其护卫三百人，逐日旋伐林木，搭盖屋宇居住。经两三日，乃遣兵骑回归，止留护卫者六七十人在彼。帝与太后，只在中间一室，不敢出入。饮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粝，或时有少羊肉。

或日，二帝相谓曰："我父子在灵州日，前后深得阿计替保护，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别已经两三个月，不知其人还灵州也无?"言毕，有人前白帝曰："阿计替是我哥哥，我名查里，当时北国皇帝专使我二人监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灵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须此来。缘阿哥能写文字，虏主时时要申发文字，故必须此来。阿哥去日曾说与我，教保护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计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乐！我自灵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灵州，又从灵州到此处，往复一十余日，不胜艰苦!"或日，秋风大起，冷气逼人，阿计替曰："秋今至矣!"俄空中雁声嘹呖，自北而南。时护卫者数人，皆为阿计替

挥去。壁中有弓一张，阿计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谓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乃执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祸万民。若国祚复兴，当使一箭中雁。"以其箭付阿计替，一箭中雁，宛转而下。二帝拱手稽颡曰："诚如此卜，死且无憾！"阿计替微笑，取茅草爇火，破雁，炙而分食之。

贞　集

【天辅十四年】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后，喜怒不常，带刀剑宫中，有忤旨者，必手刃杀之。是时止有赵妃当宠，累欲以阴计中金主，以雪国耻。又因暑月，常以冰雪调脑子以进，因此金主亦疾。一日，因左右奏："赵某父子见于西污州听候指挥。近者四太子又为韩世忠败于金山，死于舟中而回。南朝之势，渐欲广大。可将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国城。"时赵妃坐其侧，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冻饿，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知？"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忍？陛下还有父兄也无？"语甚厉。因此金主发怒曰："留汝宫中，外有父兄之仇，内有妒忌之意，一旦祸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国，南灭炎宋，北威契丹，不行仁德，专务杀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夷灭也！"金主愈怒，手刃杀之。

或日，阿计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六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计替曰："得旨，又移我几个往五国城，来早起行。"次日，阿计替引帝徒行出，护卫者六十余人，出西污州。至晚约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计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令将我敲杀？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外去也？"阿计替曰："须是忍耐强行，勿思他事。但有阿计替在，大王且莫忧。"似此又徒行五七日，郑后病甚，不能行，帝乃负之而进。是晚，后崩于林下，时年四十七岁。仓卒之际，路旁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恸。护卫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诟骂者，催促起行。又经二日始达五国城下。入城，颇与西污州相类。城中居民五七十家，皆荒残不成伦次。入官府，有大庭及廊庑皆倒损，护卫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计替怀中取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庑之下小扉，进一窄室，惟有小台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墙，庭前设木栅，护卫之人缄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

或日，上皇帝因哭郑妃，一目失明，不能睹物，终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时年五十一岁，因语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业，一旦罹外国之腥膻，祸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余口，今惟有汝一人在此，余外骨肉流落，闻之皆为奴婢。虽韦妃为盖天大王所得，灵州别后，不知今复如何？"上皇不时泣泪，目疾转甚，月余一目枯矣。

或日，庭中设祭仪若祀神者，云祭天王，盖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灯烛至中夜止。帝于牖中望神祝曰："只愿速死！南则愿中兴，北则愿早迁内地。"是日，梦神自空降，揖帝于庭，谓帝曰："我实北方神天王者也，上帝命我统摄阴兵，卫南北生灵。自此更有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兴，与昔相类。"言讫，升天而去。帝悟，语上皇曰："吾之梦亦如是，何祥矣！"

或日，有中贵人坐庭上，与番相对坐，引帝至庭下语曰："北国皇帝欲立赵氏为后，称是荆王女，吴王孙女，未知宗派实迹，遣我来问。汝可具图上。"帝曰："亦不记的实。自京师破日，宗正文字，皆为北朝所取，想尚在，何不检阅？"中贵又言："常见后说，在京师时呼太上为伯公，今上为伯父。后有二子：长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今月十一日，想已册立了当。中路又逢盖天大王夫人韦氏，'为我起居二帝及后'，余无所言。"帝曰："郑太后已死矣！"言讫，上马而去。

又日，有中贵坐庭下，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称："金国皇帝与皇后旨挥，许令将郑太后、朱皇后同葬于五国城，官给棺木。"俄有人以担荷二竹席，囊二丧，皆零落骨殖，复合取二木函殓之，葬于浅山之下。又以皇后恩泽，特放二帝因禁城中自便往来，不许出城。自此二帝间或出外，坐于市中民家，且话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以供需少饮食而已。

一日，五国城新同知到，名曰瓜欧，自燕京来，乃一小胡，列侍妾数人坐庭上，召二帝至庭下诘之，赐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远，可以保护。"自屏后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妇人出拜，以衣胡服，二帝不能识之。乃云："记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为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妇相顾，颇缓拘禁。

或日，牌使至五国城，宣北国帝敕曰："契勘皇后赵氏已废为庶人，赐死。今瓜欧妻赵氏，是庶人亲妹，及统国不律介妻，亦是庶人亲妹，并令赐死！"瓜欧夫妻拜命讫，妇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泪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杀之，取其首去，且戒瓜欧，大哭数日不止。自此后复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计替善监视。且不知废后之由。或日，阿计替得所闻事白帝曰："先是肃王女为郎主妻，前日因妒忌已杀之；又以荆王女为妃，生一男一女，今已位为皇后。因在宫中与郎主奕棋，言语犯之，郎主厉声曰：'休道我敢杀赵妃，也敢杀赵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罗院，即宫掖门所囚也。内侍雄喝利者又谮：'后有私于人；又恐怨言，又与韦夫人密语殿内，言讫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廿余事。金主遂大怒，赐死外罗院。以至后族属为燕京官妻十余人，并赐死。故及瓜欧之妻也。"自赵后之死，上皇拘系日急，又虑朝廷不测，乃绞衣成索，经梁间，故欲自尽。少帝觉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

子不孝无道，致君父于若此。陛下求死，臣何容于世？为万世罪人矣！"监者知之，以汤饮帝。自此不能食者数日，虽便溺之往，帝亦从行。时赖监者阿计替宽容见勉，以不云木煎汤馈之，云："此中无药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汤饮之，自愈。"其不云木者，初生无枝叶，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气晴明，则掘地求之，色如枯杨柳，大小如筋，蔓延数十步，曲屈而生。上皇服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次煎汤，数次之间，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半浮者，病久不愈。"是日阿计替有疾，语不出口，昏点困卧。帝忧，以不云木自煎泡，木果浮于汤面如旋转状不止，持令阿计替服之，是夜出汗，遂无余疾。

【天辅十七年，宋绍兴四年】二月十八日，金主归天。立太子完颜亶为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

或日，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国命曰："新皇帝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赵某父子更移往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即日发行。"五国城至均州又五百里，路极艰恶。是日约行六十余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啸林麓间，微风细雨，大不类人，鬼火纵横，终无止宿。地皆硗确，或有水泽，草莽蔽野，又有大林。涉水而过，举足而行泞泥中，又为瓦砾所损，血流苦楚不能行。如此数日，只见天色阴晦，若重雾罩人，其气入口鼻中，嗽出皆成血。次行至一古庙，无蕃篱之类，惟有石像数身，皆若胡中酋长，镌刻甚巧。阿计替曰："故老相传，此乃春秋时将军李牧祠。不知建庙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莹如玛瑙，深百丈，每汉盛则泉干枯；胡盛，则井泉泛溢；以土石投之，则有声如牛吼。其水又能治病，随行之人，各于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水甚清澄，饮之甘美。二帝视神咒曰："金主之威，井水可卜。传闻九弟已遭絷缚，吾国已灭，未见的耗；若神有灵，容我一占以见。"乃白神曰："吾国复兴，望神起立！"帝之意，盖为中国不复兴，如神之不能立也，故不此祝，漫求之耳。良久，石像闻有声如雷，身或摇振如踊跃之状，众视之，起立于室中，纹理接续如故。众大骇。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称庆。

又行数日，值日夕阴曀，雾气遮障，遂停于一小井市间。或见人人皆彼土人，击鼓扬兵，仗旗执帜，牵土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断其首，以缚其牛背，流血满身；其小儿首，用索缚于牛项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随至官府中，庭下鸣鼓，拔刀剑互相斗舞，请神祝祷；亦有巫者，彩服画冠，振铃击鼓于前罗列，血流布地。请为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顷，就牛上取男女首于地，复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于庭上梁间作声如雷；有小儿三人，自梁栋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跃笑语，皆毳衣跣足，近视之并有三口，取器中血举而顿食之。其庭下鼓声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经趋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儿见长者之状，移时不起。礼毕，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儿兴身复升庭循柱，于梁间作声如雷，不复见矣。彼处人言，数世祀神，未尝见有此归伏之礼。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血并肉作食，以献帝后。众啖之而去。又数月，才至均州，帝与从行人移在泥地湿淖中居止，因此大困。

【天眷三年，宋绍兴六年】经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复有药。彼中疾者，止取茶肭子啖即愈。帝亦进上皇啖之，味苦，及下咽喉，辄成疮疾满腹。帝自土坑中顾视上皇，则僵踞死矣。帝呜咽不胜其恸。阿计替勉帝可就此间埋藏。问其俗，乃云："无埋瘗之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击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灯油也。"语未已，随即护人已白官中，乃引彼土五七人，径入坑中，以水共贯上皇而去。帝号泣从之，只至一石坑之前，架尸于其傍，用茶肭及野蔓焚之，焦烂及半，复以水灭，以木杖贯其尸，曳弃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帝止之不可，但踯躅于地，大哭而已。亦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来有生人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顿清净。"力止之。帝究其日月，乃天眷三年三月六也。阿计替与众人促帝回甚速，帝哀悼日夜不已。

或日，有牌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圣旨曰："天水郡公赵某毕闻已死，其子天水郡侯可特与移往源昌州听命。"帝闻之大哭。阿计替曰："且喜！"帝曰："何以为喜？"阿计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北，若去燕京甚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将大王移入近地也。"来日遂起发均州，行西南去。所行之路，皆平坦好行，非昔日往来之路。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闲花野草，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干粮。自东京至此，跋涉已数千里路矣。阿计替曰："赖我随行，若他人则大王已死矣。"又行五七日达源昌州，入城，见其邑甚壮，同知名赤黎喝，乃是阿骨打从兄弟也。引帝至庭下见之，谓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远来辛苦！又闻父母皆死，北国皇帝推恩移汝在此，毋苦恼！"命左右以杯酒脔肉赐帝，同食于庑下。食毕，赤黎喝问帝："汝年若干，而头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数千里之远，安得不头白！"赤黎喝曰："汝但安心莫忧。"乃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床褥，但日夕所食粗粝。乃与阿计替同宿。

凡在源昌州居止经年余。至天眷四年终，召天水郡侯赵某于源昌州南行至燕京。繇是抵鹿州、寿州、易州、平顺州，所经行路皆榛荆大路，颇平易行。每州各有同知，间有遗帝衣服者，有馈帝饮食者，在处皆有之。或日，至一路傍，有献酒食者云："此地有神，事之最灵。每遇贵人到此，必先于夕前报之。昨夜梦中已得神报，言明日有天罗王自南北而来，衣青袍，从者十七人是。阿父遣来路上祗候，某等故以酒食献。"阿计替并帝受之。帝谓曰："汝神庙在何处？"

民指一山阜间，有屋三间处是也。帝与阿计替共往其祠，入门如闻人揖声，若有三十余人声，众人皆讶之。既至像前，视其神亦石刻，乃一妇人状，手所执剑则铁为之，侍从者皆若妇人。帝及众人，皆拱手稽颡而已。既出门，又闻如三十人唱喏。庙无牌记，其人但称将军而已。阿计替曰："天罗王者，大王知之乎?"帝谓："不知为何意。"阿计替曰："佛经曾有天罗神。大王之身，必自天宫谪降也。"帝曰："何苦多难?"阿计替曰："此定业难逃。"帝笑而行。

又一日，在途望林麓间有火烟起，及闻钟声，阿计替曰："此必寺宇也。"及入寺门，见有石镌二金刚，并拱手对立。又见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视神像高大，首触桁栋；无他供器，止有石盂香炉而已。僧诘众人之来，帝答："赵某自均州及源昌州来，要往燕京去。"计替曰："此乃南国天子，为北国所执，今往燕京见帝，路经此地，故来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点茶一巡与众人吃。"时众人与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计替且思茶难得，燕京以金一两易茶一斤，今荒寺中反有茶极美，饮其气味，身体如去重甲之状。及视茶器，尽是白石为之。众人中亦有更要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皆趋堂后屏间而去，移时不出。阿计替等将谢而告行，共趍屏后求之，则寂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后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视其容貌，即献茶者是也。众人嗟叹。阿计替至寺前拜帝曰："王归国必矣，敢先为大王贺！自大王之北徙南行，盖有四祥：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兴身，三者女将军献酒，四者圣僧献茶。"帝亦微笑谓阿计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则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报!"

时盛暑中，帝与随行人已皆疲困，并欲少息木下。大风忽起，浓云自东南而升，大雨如注，雷电交作，帝与从人急趋民舍避之。少顷雷电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妇及小儿皆死去，俄有数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惊，而人已死矣。其男妇背上皆有木篆而不可识；一小儿有朱篆可认，云"章惇后"三字。帝曰："章惇误国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贼为之。今果报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许，众人皆不能行。是晚宿民舍间，问民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县也。"

次经过平顺州，入城，屋甚雄壮，居民繁密，市中货易类燕京。阿计替引帝入州，见同知讫，乃令于驿舍安泊，亦给酒肉甚丰厚。帝至驿中小室，亦有床褥几凳帐幔之属，帝见稽首曰："复见天上矣!"次历诸县，皆如中州，但风俗皆胡夷耳。各赐酒肉饮食讫，止宿则驿中也。

或日，行至平水镇，去燕京只廿里。阿计替曰："来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是房乃僧舍也。众人与帝同屋共卧，闻邻舍僧语："有因果否?"一僧曰："岂得无之！况它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听玉皇说去，故谪降。今在人间又灭佛法，是以有北归之祸。"一僧曰："想以死数千里之外矣?"一僧曰："已死。"一僧曰："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审听，欲起排阏问之，众人所寝身版隔碍，不及而止。僧又问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答曰："且教他读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别作施行。"又问："少帝如何?"问至此，帝拱手听之。答曰："它是天罗王，不久亦归天上；但不免马足之报。"言讫更论廿年事，皆金国中贵与南北臣僚，不及记也。时至鸡鸣，寂无所闻。时室中惟阿计替不寝，听之甚详，相约来日共究此事。天明，阿计替同帝排户入其室，则尘埃覆地，若四十年无人迹至处。绕寺呼集，无一僧一童。问外之民，则谓经兵火而未复有也。帝语阿计替曰："言皆当矣！但不晓读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马足二字。"阿计替曰："六十四卦名乃即位六十四年也。马足者，则戒勿乘马之意而已。"言毕，遂行。

日高至午，始至燕京。时既入城，门吏谓阿计替曰："元帅在燕京，可先往见之。"于是帝与阿计替行数十街，民皆聚观，或泣或问劳者甚众。始至元帅府，见粘罕，帝不觉跪膝拜之，粘罕遂以少答礼止之，遂呼左右："将它赵某去赐酒食，毕，令阿计替会阁门吏许朝不许朝，今晚先与海滨侯耶律延禧一处安歇。"言讫令人引帝出。阿计替自此不从帝也。是日从行至燕京一十六人，同阿计替补官赐金帛，其余少差。引帝出者，皆非旧人，盖元帅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计会朝见，见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圣旨，令与海滨侯同左罗院听旨。"引帝入一小室，见海滨侯先在，彼类客次从者三五辈皆女真人也。海滨延禧谓帝曰："赵公，汝自何来?"帝曰："自源昌州宛转近六五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与公大同小异。我已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别，今方再见，路途辛苦，与死为邻，今日感荷皇恩，再归至此，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劳问而已。"是夜宿于室中，二人同床，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晓无敢说一言者。

来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洁，令二人坐左庑校椅上，二人相谓曰："不见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传圣旨曰："耶律延禧同赵某并免朝见，并赐入鸿翼府监收。"金人之鸿翼乃大朝之鸿胪也。二人并再拜谢恩。有旨，仍赐冠服，只在鸿翼府小室中居止，得与延禧共房，亦尝得见金人。至晚，亦有传送饮食，其人有数辈，更替相视，亦监临谨视之意。

一日，海滨侯执帝手私语云云，帝拱手加额曰："皇天，皇天!"后二日，有人告帝与海滨侯有异言，奉郎主指挥，令将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语免与根究。海滨侯居所则不知也。帝出居在安养寺僧舍，复见阿计替在彼中为监守人。帝居一小室，或与僧闲话。一日，阿计替屏去监守者，密告于帝曰："闻中国天子徙居临安府无事，南北未甚宁。"又云："朝廷见有人在此讲和，欲以河为界，复归大宋三京。乃南北流移

人民，必令大王归国，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称“死罪，死罪”而已。

或日，有中使至，持缣帛白帝曰：“郎主赐汝服。”与帝语不得令帝出其室门。自此逾秋自冬，逾春及夏，亦少有赐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在寺中拘监，帝容貌稍稍复常，时宋绍兴十七年也。

【天眷十年】金国主令帝出寺，于燕京之北赐宅以居。虽云赐宅，其实使人监系。监人闭固在外室。得胡妇一人，问之亦重囚也。月给米五斗，薪一束，余无有。水火则隔门取给于监人，饮食毕，不许存火。洗濯缝衽，一一皆取于外。且言得月钱一千，为监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监人受之也。其室床几稍稍似安静人家，而苦夜中无灯。至冬深，递到絮三斤及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赐。是岁，帝所居室有怪，过夜悲笑不止。帝与胡妇但合眼而已。

【天眷十一年】是岁因郎主生日，赏赐酒肉。于盛暑中，亦有少赐轻绢数丈。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妇死，帝日夕饮食皆求之于监人，于是月给薪米，不复入其门。又再遣至胡妇，人未入帝室，监者留之，与监者相通；又相潛，凡损廿余人。于是官司命徙帝居于城东王田观，薪火之类，并令观中请受之。仍令监卒四人，半壮半老，主其出入饮食，大概如安养寺之监守也。虽有衣服，亦少赐矣。

【天眷十四年】时金主淫虐不道，内淫其女，外及臣妾，及杀害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从兄孙，与金主即兄弟也；其妻在燕京，亦为郎主所侵。一应诸王妻，并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

【天眷十五年】郎主又杀淄王，诛王十一人，军国政事，皆由后之弟顺国将军驾护盛服及内侍缺立深祖，并典国如三人而已。

【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观中，官给时至时不至。由是饮食缺少，衣服破弊，无复接续。九月，岐王亮杀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贞元元年。十月初三日，又添监者至十八人，牢固监之。

【贞元二年】亮徙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执如囚状，饮食粗恶。其廨院即燕京元帅府之外狱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

【贞元三年】金主完颜亮令诸将修置兵甲，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为完颜骨悉之妻，每见亮，常诫之曰：“毋事兵甲南伐。吾闻之兵凶器也，不得辄用之。况汝行杀逆以得天下，而又以无道治天下，杀戮已甚，安可保一室之外，复无一岐王乎?”亮叱之曰：“妇人不当于预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势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罗院囚之，大臣敢谏者死。随以酖毒杀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兄平王孚，孚因事入谏，亮服罪，醉平王以酒，杀之。是岁帝在左廨院，经岁皆如拘囚之辈，饮食稍不足如寺观中也。

【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锢之甚密。

【贞元六年】亮又遣书与秦桧，又得桧书，言韩世忠诸将皆死，亮乃酣饮，无复内外意。帝在右廨院拘囚，久生湿淖，似有中湿之疾。

【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因改元，于宋绍兴二十六年，正隆二年三年，大败夏师，夏主诣军前纳款，帝犹在右廨院。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滨延禧并天水赵某皆往骑马，令习击掬。时帝手足颤掉，不能击掬，令左右督责习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诸王及大将亲王等于讲武殿场，大阅兵马，令海滨侯延禧、天水侯赵某各领一队为击掬。左右兵马先以羸马易其壮马，使人乘之。既合击，有胡骑数百自场隅而来，直犯帝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贯心，而死于马下。帝顾见之，失气堕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岁年六十，终马足之祸也。是岁，亮刷兵马南征矣。

且说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斡离不军营，为虏帅留以为质，因与金国太子同习射，三矢一连中以告。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为将家子弟，谓虏帅曰：“康王恐非亲王。若是皇子，生长深宫，怎能骑射之精熟如许？留之无益于事，莫若遣之，换取肃王来质。”斡离不心亦惮康王之为人，遂信其说，遣之归国。康王从此得脱虎口之厄，真是：龙离铁网归深海，鹤出金笼翔远霄。

康王归国之后，虏帅为见种师道、姚古、姚平仲、折彦质、折可求、范琼、李纲辈勤王之师四集，且为“将取固予”之谋，才得许割三镇诏书，且班师退去。当时若使钦宗信从种师道还击之请，力任李纲护送之谋，则金人以孤军深入，必不得志而返，虽檄召之来，亦无再举之师矣。惜朝廷群俭用事，李邦彦辈持讲和之说，以图偷安目前，正如寝于厝火积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谓之安；迨其势焰薰灼，则焦头烂额而不可救矣。此二圣所以蒙尘于沙漠，九庙之所以沦辱腥膻者。盖自靖康虏退之后，犹有宣和之遗风，君臣上下，专事佞谀，恶闻忠说，寇至而不罢郊祀，恐碍推恩；寇去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谢；寇迫而不彻采山，恐妨行乐。此宣和之覆辙可戒也。奈何斡离不退师之后，庙堂方争立党论，略无远谋，不争边境之虚实，方争立法之新旧；不辨军实之强弱，而辨党派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斡离不已据真定，朝廷犹集议弃三关地之便否，尚持论于可弃不可弃之间。金虏所以有“待汝家议论定时，我已渡河”之诮也。

十一月，斡离不已陷真定，复以康王来质为请。康王不忍以贼遗君父，毅然请行。钦宗为康王使斡离不军，许割三镇，命王云为副。王云张皇贼势，动辄以彼强我弱为辞，迫胁亲王，略无君臣之礼。道经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泽劾奏王云有辱使命，乞诛之。云方欲辨明，而众军已交手杀之矣。宗泽力劝康王不可北去：“往时肃王已为奸臣所误，大王可复误耶？不如暂留，审视国计。”康王遂从宗泽之请，

不果使北，将为潜归之计。

且说斡离不自遣康王归国后，心甚悔之。既闻康王再使，遣数骑倍道催行。康王单骑躲避，行路困乏，因憩于崔府庙，不觉困倦，依阶砌假寐。少时，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马，追兵将至矣！"康王曰："无马奈何？"其人曰："已备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环顾，果有疋马立于傍。将身一跳上马，一昼夜行七百余里，但见马僵立不进，下视之，则崔府君泥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庄，觉为饥渴所逼，奔入一村庄，略求浆饮。有一老妪出迎，延入庄中。老妪径出扉外，久而方返，因询康王曰："官人何来？愿闻其略！"王曰："吾为商于磁、相间，因为金兵劫掳，以至于此。"妪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宫中亲王否？前数日有胡骑迫赶，适有四骑来追，问：'有康王由此过否？'吾已绐之曰：'已过此两日矣，您追逐不及也。'追吏举鞭击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进酒饭。"康王问妪姓氏，妪但泣而不言。再三诘之，妪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于虏军。吾儿得为忠臣，妾不恨矣。妾闻磁、相在迩，有宗泽留守在焉，食足兵强，天下事尚可为，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银数两献康王。王受之，相向而泣，别妪而去。行一日，到磁州，宗泽迎谒，百姓遮道，留康王驻军。

是时，元祐皇后居延福宫，张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群臣复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

闰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议画河，遣聂昌往河东路，耿南仲往河北路，为割地使。聂昌偕虏至绛州，绛人杀之；南仲偕虏使王汭至卫州，卫人杀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见康王。康王与耿南仲连衔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思奋。康王一日谓幕属曰："吾夜来梦皇帝脱所着御袍赐吾，吾解衣而服所赐袍。此何祥也？"次日报京师有使命来，问之，乃武学生秦仔赍蜡诏，命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汪伯彦、宗泽副元帅，速领入卫。康王捧诏呜咽，军民感动。十二月壬戌，大元帅开府。是时宗泽自磁州至，王龄自潞州至，梁扬祖自信德府至；张浚、王沂中皆已在麾下。

乙亥，侯章赍蜡书至，催发勤王兵。章言："陛辞日，皇帝谓臣曰：'康王辟中书舍人从行，可令便宜草诏，尽起河北兵守臣，自将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诏，晓颁诸郡。惟中山、庆源被围不得达。元帅府五军总一万人，又遣使招剧贼杨青、常景等皆降顺，又得万余人也。乙亥，康王离相州，使还驰报黄河未冻，众军相顾惊愕。康王密祷于天地河神，行及于河渡，报河冰已合。丙子，大元帅统兵渡河。壬午，副元帅宗泽部兵二千人自磁州来会，请康王进兵，直趋开德，解京师之围。汪伯彦执讲和之说，欲阻其行，泽领兵至东平，许之。戊子，宗泽军出南门，进屯开德，扬声言大元帅在中军。

【靖康二年】康王至济州，除兵马大元帅。宗泽乞进兵援京师。二月，次济州元帅府。官军及群盗来归者，凡八万人。元祐皇后降手诏迎康王，略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是时曹勉自河北擅归，以蜡书来进，乃徽宗皇帝御札。盖是三月初三日，徽宗行幸虏营，亲书九字于衣领上云："便可即真，来救父母。押。"押付宰相何㮚，召康王兴兵，以图恢复。曹勉得御札于河东，至四月末旬方达康王。康王阅书恸哭，哀不胜情。次日，宗泽百官劝进，谓："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运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号，即皇帝位，然后号召诸将，以图恢复旧京，迎二圣车驾回宫。"康王辞拒再三，不得已从臣寮之请，以是年五月庚寅朔，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诏云："误国害民如蔡京、童贯、王黼、朱勔、孟昌龄、李彦、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见流窜者，更不复叙。"又诏云："民贷常平钱，悉与蠲赦。青苗钱罢去。祖宗上供，自有常数，后缘岁增，不胜其弊，当裁损以舒民力。比来州县受纳租税，务加概量，以规出剩，可令禁止。应临难死节之臣，许其家自陈。应违法赋敛，与民间疾苦，许臣庶具陈。"辛卯，尊元祐皇后为元祐太后。诏改宣仁皇后谤史，播告中外；止贬蔡确、蔡卞，邢恕。冬十月，罢耿南仲。议者谓："陛下欲进兵京城，为南仲父子所阻。"高宗曰："南仲误渊圣，天下共知，朕当欲手剑击之。"命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论主和误国之臣，如李邦彦、吴敏、蔡懋、李棁、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等，各窜岭南军州。

【建炎二年】金虏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去，权府郝仲连刀战，死于虏。十二月，虏分三道入寇：粘罕自云中拔河南，斡离不攻山东，娄室攻陕西。

六月，李纲入见。先是颜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礼；李纲金人所恶，宜置闲地。"纲既入见，奏曰："外廷之议，命相于金人喜怒之间，更望审处。"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语塞。"乃拜李纲为相，赴都堂治事。纲首上十议：一、议国事，二、议巡幸，三、议赦令，四、议僭逆，五、议伪命，六、议战，七、议守，八、议本政，九、议久任，十、议修德。李纲又定中兴规模，有先后之序，当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费，诚号令，信赏罚，择帅臣，监军政。内事已修，然后兴师。而所急者，当先理河北、河东。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东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余皆在；且推其土豪为首，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不早遣使慰谕，即为金人有矣；宜于河北置招抚，河东置经制以宣德。有能保一郡者，宠以使名，如唐之藩镇，则无北顾之忧矣。因荐张所为河北招抚；王奕为河东经制使，傅亮副之。

学士赵子松言京城士人籍，又谓："王时雍、徐秉哲、吴升、莫俦、范琼、胡思、王绍、王及之、颜傅文、徐大均皆左右卖国，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污辱六宫，捕系宗室，盗窃禁中之物，公取嫔御，都城

无小大指此十人为国贼。张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缔交，密谋劝以久假。乞正典刑，以为万世臣子之戒。”窜张邦昌潭州居住，寻赐死。论从伪罪，窜逐各有等差。七月，右正言邓肃请窜张邦昌伪命之臣。潘良贵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邓肃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实来奏发。肃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恶有五：一、自侍从而为执政者，王时雍、徐秉哲、吴升、莫俦、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宫观而起为侍从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卢襄、李权、张定尹是也；三、撰劝进文与撰赦书者，颜傅文、王绍是也；四、事务者，金人已有立伪楚之语，朝士集议，恐不如礼，遂私结十友作事务官，讲册主之议；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定为叛臣之上，置之岭外。其次者，其恶有三：一曰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于伪楚及拜于庭下是也。执政则冯澥、曹辅；侍从已行遣矣，独有李会尚为舍人；台谏则洪昌、黎确及举台之臣是也。当日有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二曰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胜数，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则无有遗者。三曰愿为奉使者，黎确、李健、陈戬是也。已上定为叛臣之次，于远小州军编置羁管。”

诏宗泽留守东京，李纲荐之也。先是虏使八人，以使伪楚为名，泽擒使者械系之。宗泽抗疏请高宗还京。七月，诏取太庙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拘虏使于别馆。宗泽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听奸臣之语，浸渐望和，为退走计；遣官奉迎神主，弃河东北淮南陕右七路生灵如粪壤；又令迁虏使于别馆。不知一二大臣于贼虏情款何其厚，而于国家讦谟何其薄也？”八月，元祐皇后发京师。都人始望车驾还内，及太后行，莫不垂泪。九月，累表请上还京。时宗泽募义士守京城，造决胜车二千余乘，据形势定二十四累壁于城外，驻兵数万，结连两河山水寨及陕西义士。乃表上曰：“臣比闻远近之惊传，谓主上有东南之巡幸，此诚王室安危之所系，天下治乱之所关，增四海之疑心，置两河于度外。”表上不报。宗泽又抗疏极言：“京师祖宗二百年基业，陛下奈何欲弃之以遗海陬之虏！”高宗付中书省议。汪伯彦、黄潜善相与讪笑，谓宗泽为狂。张悫厉声曰：“如宗泽忠义，若得数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贼哉？”二人语塞。十一月，粘罕欲并力图汴，知宗泽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图，遂遁而去。十二月，虏再犯东京，宗泽败之，虏果不得志而遁。宗泽遣判官奉表请高宗还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统之本根，愿以二百基业为念！”高宗下诏择日还京。

【建炎三年】宗泽招抚河南群盗，又募义士合百余万，粮可支半岁之食。泽上二十余疏请高宗还京，又上疏欲合诸将渡河。汪伯彦、黄潜善力主迁幸东南之议，忌宗泽成功，屡沮挠之。泽因忧郁成病。十月，宗泽疽发背死，临终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又厉声高吟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遗表犹赞高宗还京。以杜充为东京留守。充反宗泽所为，由是两河豪杰皆不为用，城下兵往往去为盗贼。王伦使虏，与傅雱俱在粘罕军前，为其所留。

【建炎三年】五月，洪皓充通问使，高宗遗粘罕书，愿比藩臣。七月，胡寅请绝和议，乃上疏曰：“臣闻和之所以可讲者，谓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可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弊，为养兵之费，此乃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汉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谋也。以今观之，彼强我弱，势力不侔，若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帝？饰子女，则孰多中原佳丽？遣大臣，则孰加于异意之宰执？以此议和，徒堕虏计中，而为其所绐也。为今之计，莫若罢绝和议，一意自治，命将治兵，裕财足食，以图恢复，庶不虚老岁月，为虏所饵也。”胡寅疏入，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

高宗因宗泽累表还京之请，至是时李纲入相，月余，边防军政已累就绪，高宗下诏修京城，乃曰：“朕欲统督六军，以抚京师及河东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宫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朕与群臣独留中原。可缮修都城，择日还京。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高宗虽下诏修京城，而还京之意终未决，车驾行幸未有定向。李纲谏曰：“今六飞纵未入关，当适邓、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闻一二执政，劝陛下迁幸东南，果尔，则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宫往东南尔，朕当与卿留中原。”纲拜贺。故降前诏。汪伯彦、黄潜善从容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圣体耳，可不为避狄计？万一京师不守，则大事去矣！陛下试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诏，谓京师今未可往，当幸东南为避狄计。李纲力争，以为不可幸东南，请驻邓、襄。乃诏修邓州城。舍人刘珏亦抗疏言：“当今之要，在审事机爱日力为急务。南阳密迩中原，易以号召四方；又有长江天险，可以固守。”士大夫多附其议。九月，谍报金虏犯河阳，迫近东京。乃下诏幸淮甸。从汪伯彦、黄潜善之请也。

【建炎二年】春正月，高宗幸扬州。虏陷徐州，守臣王复骂虏不屈。粘罕闻韩世忠守淮阳，乃分兵万人趋扬州，自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敌，遂陷淮阳。刘光世领军迎敌，未至淮而军溃。是时朝廷所用汪伯彦、黄潜善初无远略，东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台，泗州委之郡守，所报皆道听涂说之言。虏谍知朝廷不戒，诈称李成党以款我师。张浚率同列为执政言虏势猖獗，盍为之备。汪、黄二人笑而不答。当时天长军报金虏已至，高宗大惊，乃躬环甲胄，上马南巡。汪伯彦、黄潜善二相方会食中书堂，或告以虏至，二相以“不足虑”答之。堂吏呼曰：“驾行矣！”二相且惊愕，戎服鞭马以逐，与军民争门而出，死者不可胜数。大理寺黄锷至京口，军人以为潜善，骂之曰：“误国误民，皆汝之罪！”黄锷方与辨其非是，而

首已断矣。季陵取九庙神主奉之，及出门，甲骑塞路，行数里，回望扬州城，烟焰涨天矣。后人有诗一首道，诗曰：

门外飞尘谍未归，安危大计类儿嬉。
君王马上呼船渡，丞相堂中食未知。

是时吕颐浩、张浚联马追及高宗于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为行宫。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时张浚与吕颐浩建议幸武昌，为趋陕之计。右谏议滕康、中丞张守力持不可，且曰："东南今日根本也。"张浚西行之议遂寝。闰月，诏议驻跸地。始张浚建武昌之议，欲与秦、川首尾相应，吕颐浩是之。浚行未几，江、浙士大夫动摇，颐浩遂废初议，以十五封进入，大率言岳鄂道远，馈饷艰难；又虑上驾一动，江北群盗乘虚过江，则东南非我有矣。高宗离建康，幸浙西，诏改杭州为临安府，先令奉太庙艺祖以下九庙神御如临安。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十一月，虏犯采石渡，遂趋马家渡济江，陷建康。杜充、李棁叛降之；惟通判杨邦义独不降，刺血书其衣裾曰："宁作赵氏鬼，不作他邦臣!"十二月，高宗自明州航海。虏陷杭州，兀术过独松岭曰："南朝可谓无人矣！若以羸兵数百人守独松，吾怎能遽渡哉?"张浚与虏战于明州，大捷。

【建炎三年】正月，兀术再犯明州，与张浚战数合，张浚恐兀术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虏屠明州，一城受祸最惨。三月，虏过吴县，统制陈思恭用舟师邀击于太湖，几乎生获兀术。四月，韩世忠邀虏于镇江，世忠下令谓诸将曰："是间形势，无如金山龙王庙者，虏必登此，觇我军虚实。"伏兵邀击，战数合，诈败，兀术轻兵来追，伏兵四起，几擒兀术。再战数十合，虏累战辄败，不能得济，愿还所掠人民，益以名马假道。世忠不从，预先命铁匠治铁为长绠，贯以大钓，每锤一绠，则曳一舟，兀术竟不得渡。世忠出阵与兀术道："但迎还两宫，复还疆土，归报明主，足相全也。"兀术凿大渠，三十余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结之，虏终不得济。乃募所以破舟师之策者，有贼臣告虏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俟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蓬蒻，可不攻而自破。兀术用其策，世忠弃舟奔还镇江。金虏犯江西者，自荆门北归，牛皋邀击大破之，兀术屯六合，弃其辎重宵遁。岳飞时为淮南统制，以所部兵邀击，兀术大败，兀术仅与数骑遁去。自张浚明州一捷之后，有太湖之捷，金山之捷，岳飞静安之捷，牛皋安丰之捷，吴玠和尚原之捷，杀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战功。自是中国之兵势复张矣。

【绍兴初】贼臣秦桧依挞辣入寇，用桧为参谋，挈家泛小舟抵涟水军，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然全家同舟，婢仆亦如故，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与桧厚善，力荐其忠。及引对，桧言："如欲天下无事，须南自南，北自北，则无事矣。"高宗曰："如此，则朕亦北人，将安归乎?"明年二月，用秦桧参政。自此则复倡和议，以沮诸将恢复中原之气。遂定都临安府。一时士大夫甘心讲和，酣豢于湖山歌舞之娱，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

世之儒者，谓高宗失恢复中原之机会者有二焉：建炎之祸，失其机者，潜善、伯彦偷安于目前误之也；绍兴之后，失其机者，秦桧为虏用间误之也。失此二机，而中原之境土未复，君父之大仇未报，国家之大耻不能雪。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贼臣之肉而寝其皮也欤！故刘后村有咏史诗一首云：

炎绍诸贤虑未精，今追遗恨尚难平。
区区王谢营南渡，草草江淮议北征。
往日中丞甘结好，暮年都督始知兵。
可怜白发宗留守，力请銮舆幸旧京！

靖康纪闻

[宋]丁特起撰　张友臣整理

《靖康纪闻》一卷，宋人丁特起撰。是书按时间顺序，以编年体手法记载了宋钦宗靖康元年至二年北宋京城汴梁失守前后的故事，由于作者是当时人，故记载颇详备，可补正史之不足。该书现有多种版本行世，本整理本是以《学津讨源》本为底本，参考了《学海类编》本和《丛书集成》本而成。

序

纪闻者，纪靖康元年中事也。春正月五日，金人拥兵犯京城。二月十二日，退师。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真定，继陷滑州等郡县。十一月二十五日，拥兵再犯京城。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陷京师。明年，春正月十日，邀皇帝出郊。二月六日，废帝。九日，邀太上皇帝、皇后、太子、诸王、公主、嫔妃等郊外。三月七日，改伪楚，立张邦昌，僭号夏。四月一日，退师，拥二帝北去。四日，邦昌伪赦。九日，册命元祐皇太后。十一日，元祐皇太后垂帘听政，邦昌复避位，收伪赦。五月一日，皇弟康王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孤臣特起自春徂夏，适在京师，初迫桂王，尝为西枢门下客，颇得其事。继游函关，与同舍郎讲问尤详。悉痛二帝之播迁，悯王室之颠覆，咎大臣之误国，伤金戎之强盛。事有不可概举者，大惧天下后世或失其传，无以激忠臣义士之心，无以正乱臣贼子之罪，无以知吾君仁圣忧勤而罹此不辜之实，因列日以书之。起元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一日，目击而亲闻者，罔敢违误。其间褒贬，允协公议，非敢徇私臆说也。盟于天，质于地，告于祖宗之灵，斯言无愧。如其青史，请俟来哲。宋孤臣丁特起泣血谨书。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枢密冯澥归自河东，具言金人索金玉辂及上尊号事，朝廷从之。澥行才两日，中途遇王云，复同还。云坚欲割三镇地，是时金人已破河东襄垣县，次侵滑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诏，使人为备而已。

十四日，河阳告急，朝廷召文武官于朝堂聚议。御批云："三镇与之，利害如何？兹事体大，朕不敢专，其诏百官共议，仍不得持两可说。"是日，百官立班给笔札，亲书利害，许割三镇者，不胜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称不可与者才三十人，何㮚其首也。与者言曰："三镇既尝许之，今不与，是中国失信，不若且与之。纵复猖獗，则天怒人怨，师出有名，可不战而屈也。"不与者曰："国家更三圣始得，河东陵寝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肢，苟去，吾不知其为人，贡赋乃其末耳！况天下者，乃太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瑭之事，岂可遵乎？"朝廷竟从与者之议，遂割三镇，遂罢何㮚中书侍郎领开封府事。是日，复下哀痛之诏，仍俾河北、河东、京畿等路并行清野。士民读诏，莫不感恸。

十五日，诏免京城公私房钱，命尚书梅执礼为清野使。

十六日，金使王芮等十三人到阙议割地，其辞颇不逊，仍欲大臣亲谕河东、河北之民，交割地界，朝廷许之。是日，边报益急。

十七日，道路传闻游骑已渡河，执政诸公似未深信，皆云："自秋末，佥事李回已将兵防河矣。"但边报益急，殿前司乃遣马纲作斥堠。已而召募忠义团、结使臣，将以修守御。是日戒严。

十八日，既戒严，内外惊扰，近城居民流离迁徙者，不绝于道。军人保甲乘时作乱，劫掠财宝，焚烧庐屋。得城东巡检魏清捕杀三百余级，稍定。朝廷指挥城外居民搬入，听就寺观止。

十九日，开封府揭榜云："前日北兵来，系拆彦质溃兵，已招安讫，城外居民，各仰归业。"又榜云："清野指挥更不施行。"太学生丁特起上书力辨，以谓边报每急，事未可知，坚壁清野，在今日立不可缓，不应辄罢，仍乞以在城兵尽屯城外，以待敌至，使无缘遽犯城壁。并守御八策献。书下枢密院，大臣阻

难，不行。是夜二更，马纲还报，金人已渡河。大臣犹未之信，再遣使臣刘词，将步骑三百出封丘门远探。

二十日，刘词远探星驰而还，云："兵次陈桥，为金人掩杀，伤者几百人。"大臣始仓皇，而计无从出矣。是日增置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官吏，以枢密聂昌领之。

二十一日，诏罢诸司庶务，专以应副军期为主。遣使交割东北地界，以通和国信使为名，同枢密使聂昌使河东，门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耿南仲、聂昌偕金使王芮一十三人等出国门。时金兵已压境，大臣尚执和议，苦无经画。著作郎胡处晦作长歌切中时病，其词云："天边客子未归来，玉关九门何窄塞。大臣裂地过沙场，铁骑凭河又驰突。官呼点兵催上门，居民衮衮閒巷奔。请和讳战坐受缚，乌用仓卒徒纷纷。黄河一千八百里，沙寒树长险难恃；官军观望敌如烟，筏上胡儿履平地。大臣持禄坐庙堂，小臣血奏交明光；胡儿笑呼一弹指，公卿状如鹿与獐。明明大汉亦有臣，谁谓举国空无人？贾生绝口休长恸，用者不才才不用。"

二十三日，命保甲、军人、百姓、僧道等上城守御。其势日益紧急，执政直宿聚议，亲视诸城。又置四壁弹压提举官各一员，都统制官各一员。提举东壁王时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溥，北壁给事安扶。统制东壁辛康宗，南壁高侍，西壁张扮，北壁刘衍。其余诸门，弹压统制官不可殚记。又命刘延庆提举西壁，刘鈆副之。

二十四日，王琼、郑建雄勤王之师八千人到阙，上令此兵驻扎内地。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诸营兵万人，分屯五军，以备四壁策应。前军屯顺天门，左军中军屯五岳观，右军屯上清，后军屯封丘门。左中三军姚友仲统之，右后三军辛康宗统之，范琼、张仙、裴渊、汪长源辈各统军在城屯驻，城外者不知庙算为何如也。追晓，遽传兵已满四壁，乃降黄榜，告谕士庶云："金人游骑已及郊畿。"士庶读之，莫不惊惧。

二十六日，传闻元帅、国相来自河东，副元帅太子来自河北，辐辏阙下。朝廷增遣所募忠义及百姓等诣城守御，甚严备。

二十七日，诸城搜索奸细，豪猾辈因缘骚扰，往往及无辜。已而群聚捶杀太尉辛康宗及使臣等，四壁扰乱。追晚，捕为首者五人，腰斩东壁。已而诏罢百姓不许上城守御，散行召募忠义之士，旗帜满城，召募者多市井游手之徒耳。复捕奸细三人，市金号令。继闻金人欲捕内官，又诏内官不许上城，传宣者以黄旗号焉。金人十万众，其间多掠吾两河之民，充数于其间，复掳近京之民，运石伐木，造攻城之具，执役者众。太子扎寨刘家寺，相国扎寨南郊坛，四壁诸城皆临河扎小寨，围闭周密，不以数计，旗帜人物，公然往来郊野间。自此朝廷召募益急，罢相唐恪，以何㮚代之，孙传知枢密院事，曹辅佥书。又以何㮚提领召募奇兵，孙传提领召募忠义。已而郭京于殿前得，傅文政于草泽得，杨惠广于释子得。郭京自云有妙术，掷豆为兵，且能隐形，庙朝诸公以为神人，一京翕然共仰重。傅、杨亦挟术自是，枢密除擢，不问能否，微贱自布衣而为统制，由技术而参机谋，以商贾而任将佐，其弊殆不可胜言。列皆领兵往来城市，真类儿戏。有识之士，颇为朝廷忧，而庙堂自以为得计也。民情惴惴，造撰传播之事非一。军兵辈复乘间骚动，朝廷患之，散榜立赏，缉捕甚紧，斩首号令者相继。金人水土之工日夜不辍。是日，诸门缚炮架，造鹅车。

二十八日，南道总管张叔夜勤王之师三万到阙，长子将前兵，次子将后军，自将中军，屯玉津园。

二十九日，上幸东壁，抚劳将士，增秩赐帛。

闰十一月一日，上幸南壁，抚劳将士如前。叔夜领兵起居于南薰门下，军容整肃。上喜，命解右仆射笏印金带以赐之。已而上幸宣化门，徒步登拐子城，亲视金人寨虚实，仪卫悉屏，惟内侍数人从。偶雪，作泥淖，身被铁铠，步履如飞，天颜忧勤，愁悴踽踽。是日，奇兵作乱，殴统制王健，杀使臣十余人，内前大扰，太尉王宗础引兵戮数渠魁方定。王健创奇兵，何㮚损之，有识者颇以为笑。盖自古兵法，奇兵皆临机制敌，未闻领奇兵以自名也。况未尝出奇，自辍变乱，大抵今日所谓奇兵者，类如此耳。

初二日，上幸西壁，抚劳将士如前。金人攻善利门，告急。姚友仲选五军中神臂弓、硬弩手一千五百人策应，乃止。

初三日，上幸北壁，抚劳将士如前。上凡四日抚劳，每巡壁，不进御膳，取士卒食食之。复以饷士卒，人皆感激流涕。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尝止。皇后亲用内府币帛，与宫人作拥项及衣被等，分赐将士。酒卮一赐统制而下。是日，金人攻通津门甚急，姚友仲选前军将副部队一千人策应，军兵下城接战，杀获甚众。

初四初五初六日，金人攻通津门、宣化门甚急，大臣亲往督视，犹未有用兵意。太学生丁特起上书论列，谓金人有三可灭之理，而兵有五不可缓之说。书奏不报，金人到关几旬日，见朝廷未尝用兵，而金人攻益急，善利、通津、宣化尤箭发如雨，中城壁如猬毛。又以磨石为炮，间至城上，楼橹摧破。姚友仲于三门两拐子城别置两门，去马面三十步许，砌以砖石，中间开小门如城门法。四围复置乳墙迎敌，自拐子城门出入。不日而成，所赖以固。先是，术者言，京城状如卧牛，金人若至，必击头项。善利门其头也，宣化门其项也，通津门在善利、宣化两间，此三门者，乃受攻之地。后果如其言，大臣预知而不之问。

初七初八日，殿前太尉王宗础领牙兵一千人，下城与金人战，统制官高师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

应拐子城，躬率将士督战，凡数合，金人稍退。既而攻益急。初，朝廷为防秋计，上幸封丘门，城外按炮，锡赍不赀，炮石迄今尽置城外，莫知其数，及金人攻善利、通津、二宣化三门，不数日，城下立炮架数百，乃尽得前日之所按者以为资也。

初九日，金人攻善利、通津门甚急，复于护新桥河叠桥取道，姚友仲选锐兵下临分布床子九牛弩、大小炮坐，又于城下绞缚虚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金人追晚不能寸进，乃弃桥，益造火梯，编桥撞竿、鹅车、洞子之类，皆攻城之具也。叠桥之法，先用木簰浮水面，次用薪，次席，次土，增复如初，矢石火炮不能入。火梯、云梯、编桥皆与楼橹相高，亦有高于城者。大梯可以烧楼橹，云梯、编桥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车轴推行。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而上，亦用车轴推行。洞子其状如峻屋，上锐下阔，人往来其间，节次续之，殆有长数十丈者，上用生铁裹，内用湿毡，矢石灰火皆不能入。如治道，则要安炮并推梯之类，攻城则要取土透城，其机巧殆未易数。

初十日，诏展公私房钱，纵市井赌博，以苏小民。内前有斩首号令榜云："司文政上书，言极无理，奉圣旨处斩。"士论初以为疑，已而免解进士费文端奏札称："文政所言，虽无理，不应弃市，虽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视此，恐塞天下之路。乞以文政上书揭示，使中外知文政被诛之罪。"追晚，开封府奉圣旨备文端奏札云："教坊乐人司文政，伏阙上书，助金人害国。"士论始息。

十一十二十三日，大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有诏："朕不自安，再幸四壁，犒劳将士。"连日銮舆之出，正大雪苦寒，驰马戎服，露手揎腕，其赐赍如初，仍命将士披城接战，间有得级者，又赐以酒食，遗金人寨中。

十四日，通津门发炮，中金人一裨将。初传王芮，继闻乃金人刘安也。捷奏，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并金带以赐监炮使臣。又以武功大夫空名诰一、金带一、示待漏院之侧，募人能戮金裨将一人者给之。又揭示赏格，自获酋长迫小番等，赏各有差。复诏许人输财助国，日有献者，皆量多少命以官。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金人攻诸门益急，但命使往来，士庶莫测其故。太学生丁特起上书，乞用兵讲和之计早决，无淹延未断，养成大患。奏不报。统制官姚友仲奏札谓："金人攻城急甚，兵既不用，乞遣使议和为便。"亦不报。先是，金人初到阙，姚友仲与诸将议击之，幸其远来，其众必疲，行列未成，若选精兵六万，出四门分布，乘势而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众必溃乱。有可破之理。过此，日复一日，其势益盛，援兵不至，士气阻丧，虽悔无及。是时，唐恪正主和议，恪不之信，迨其攻城既急，罢相唐恪，而相何㮚。而友仲乃有讲和之请，复不加省。恪主和议而未尝决，何㮚主用兵而未尝用，是时友仲、特起之奏，俱不得行，要知恪谬而无断，误国于前；㮚刚而寡谋，误国于后。大臣如此，宜彼强而此弱也。

十九日，枢密曹辅、左丞冯澥出使，寨中莫测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门金人炮座数百，炮掷如雨，人不可存，往往中炮死者，日不下数十也。

二十日，金人渡陈桥，俯宣化门，欲涉河之南。有黑旗子三人已登，都统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骁骑使臣数十，及兵士西人百余披城下战，杀略数人，金人乃退桥之北，入鹅车洞子中。俄顷，宰相何㮚巡至城上，黑旗子复如前登岸，城上矢石如雨，金人略不顾，城脚之西有披城下寨者，兵约六七百人，见金人到众，欲与交锋，望风退走。金人引众进逐，厉声城上大呼曰'后面应'，而众已溃散，势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伤者数百，自填陷马坑而死者百人，金人辄大笑。

二十一二十二日，诸门各有披城下战，杀伤金人亦多。

二十三日，统制官发兵千人，自宣化门披城出战，士气甚锐，迫逐金人几欲弃寨而北。士卒贪功，辄率意渡河，未及北岸十余步间，河冰陷裂，士卒惊乱，而金人遽迫岸交手，迎敌陷河而没者百余人，自是士气益折。

二十四日，彼势益锐，火梯编桥到城下如鳞次，烧宣化门敌楼三，间发大炮如雨，箭尤不计其数，其攻甚力，获龙河悉填满鹅车，领众直抵通津门、宣化门、三门下无数步许。力攻二城，其势甚锐。

二十五日，大雪。未明，南壁有气若横青山，城上有赤气横亘十里，其气如血，黎明不消。金人乘寒急攻，通津、宣化二门益急，诏六班俱登城，城上及虚棚人物戈戟如织。郭京领正六甲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开宣化门出敌，城中士庶，延颈企踵于门，立候大捷者数千人；纵行旁观，鼓噪以助勇者又数千人。俄顷云："前军已夺大寨，立大旗于金寨矣。"又云："复夺马千匹矣。"时有令云："除守楼使臣军兵外，余人并不许上。"盖京六甲正法能隐形，若城上人众，恐为金兵觇望。言犹在耳，金兵分布两翼而进，冲京前军，一扫殆尽，皆望护龙河，积尸不可胜数。复自云梯编桥并攻上城，迎敌官军班直虽排布如云，无一用命死敌，皆下城遁避，守御官吏相继奔走，金兵遂发火攻，敌楼金人相踵而上，扬旗帜，众悉溃散，百姓大呼："金兵已上城也。"自宣化门，金兵三百余人，分作东西两队，旗鼓引众，弓矢射逐已次第分。守御官兵拥窄，不能施放，退师遁逦崩溃，下城外铁鹞子作阵，鼓噪而行，与城上金人相为形势。士卒下城，投戈散地，四壁数十万众弃城而下，独北壁守御如故，枢密孙传躬亲宣谕士卒，下城守内救驾，至次日方下城。居民皆惊扰，号呼奔走，军士辈乘乱劫杀，卧道上者如麻，捶杀太尉姚友仲，将士、使臣、宦官被害者不可胜数。追晚，诸金人纵火烧诸门，及新城里居民居宅、王公大宅，劫掠杀掳，

火光亘天，达旦不灭，百姓哭声震动天地。金人未尝下城，杀掠者皆溃散军兵辈耳。自早至夜，旧城诸门悉开，新城里四壁居民被害者尤多，龙造宫、宁德宫诸王帝姬后妃，皆潜入大内。上仓皇召大臣，亲王至者惟济王谢克家，上召王克家入小阁中，计议遣使，军中传闻，上有意极谦，皆是全活生灵之意。

二十六日黎明，有旨，百姓赴宣德门请甲救驾，使命杂沓传呼，其声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门，亲谕军民，露腕凭栏，大呼于众曰："事体至此，军民欲如何？有谋即以献，朕当听从。失守之罪，一切不问。"仍命百姓请甲及军器等前去，各保老小。上仓皇，不觉坠帽，百姓奏问称你我，亦其情迫仓皇，不暇他议也。士庶初虑上有迁徙计，因泣告楼下曰："陛下一出，则生民尽遭涂炭。"又呼曰："寡人在此。"士庶号恸，上亦为之掩泣。已而士庶感愤，请甲逾三十万人。惟止四军及班直有四万众，马数千骑，及护驾人马等皆欲出奔行门，指挥使都虞候蒋宣引数百众升祥曦殿，大呼曰："请官家远出，这里不是官家住处。"其势甚遽。上曰："教我那处去？"众曰："须讨一线路去。"上曰："卿等忠义，亦不可不备粮食及金宝随身。"乃诏殿前指挥左言宣谕众军，令廊下饱吃酒食，又令开内库散金帛，恣左右所取。亲从、亲军、左右长入祗候、十班内宿、上直卫士，争取重宝以怀之。上入祥曦殿内，东门司小殿前内侍十余人立，太子在侧，踌躇未决，尚书梅执礼谏曰："陛下未可轻弃社稷，金人敛兵未下，亦当别议，使使哀鸣下礼，卑辞请命，而后观变，旋为之计。"乃令左言谕蒋宣曰："日已晚矣，大兵在外，未可轻动，俟来早图之。"蒋宣素与左言相得，遂不复拒。命既出，即诏："殿前蒋宣忠义可嘉，特与先次换班正使，仍带遥郡刺史落，权除外路州钤辖，余人并放罪，所取金宝并免追纳，愿出职换授者听金人。"俄，军前遣济王、何㮚并金使六人入丽景门入见，传到国相二太子令旨，告谕百姓安业，两国讲和。是日，百姓以手加额，私相庆贺。追晚，朝廷发使，执请命黄旗至军前，大官翰林司赐酒食果子赴军中，旧城外新城里金人渐次下城，掳掠城中，凶豪小人导引金人，于坊巷劫掠，放火大扰，人民迁徙入角门内，由汴河冻冰上过，所过既多，践履冰陷，溺及弃掷小儿不可胜计。亦有全家入井自缢者，亦有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烟焰中如有二日相斗之状，众目相视，莫能辨别。

二十七日，金人遣李若水入城，告谕少帝，勿须播迁，五百里内周围皆吾兵矣。可遣宰相来议事，及邀圣驾出郊议大事。是日，白昼无人行。

二十八日，宰相亲王出郊谢二酋，开封府揭榜云："仰在京文武百官、秀才僧录、司率众父老百姓，各赴大金军前，求告国相元帅、太子元帅，请愿将金帛牛酒犒设三军。"是日，内外士民睹请命之榜，相顾感泣，纷纷输财，献金帛牛酒者络绎于道，各以长竿标挂大揭，榜示某坊某人献物于国相太子元帅，答谢活老小之恩，满城如旗帜，节次进献，金人留之，出城请命献物者如市。未刻黄榜云："大金坚欲上皇出郊（乃上皇非皇帝也），朕以宗庙生灵之故，义当亲往，咨尔众庶，各务安静，无使惊扰，却误大事。"士庶睹榜，又怀疑虑。是日，溃散殿前军兵等所至为害，朝廷患之，散榜免罪招诱人，分遣将士及开封府捉事人捕捉讨，掳者甚众，径于通衢斩首以令，无虑数百人，民情愿快。凡斩首者，顷刻复为军人百姓剖剥殆尽，至有并骨持去者，遗骸不可胜计。蔡河、汴河老小横尸尤多，亦有被割尽者，皆军民乏食，至此，市井公然以人肉货卖。自是里城内讨掳稍息，而城外者犹未定，尚肆烧劫，军民至结连金人下城，或削发为装金人，共劫掠后族贵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贾之家，无不害者，如张温成、刘明远、刘大皇、聂婆婆等家，皆首被祸，其余士庶，烧劫扶持老幼迁徙入子城逃避者，累累然相望于道。如是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遍于相国寺，乃寺东西廊庑间啼饥号寒，极可伤恻。是夜，里城外烧劫如前，彗星出东北角。

二十九日黎明，日出如火赤，人皆惊视。巳刻，朱雀门始半开，弹压官往来四壁，金人断掘诸门慢道，以铁鹞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得城，纵火烧诸门，瓮城楼橹，越三夕不灭，炮架殆尽，至是又增治及慢道。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议已定，朕以宗庙社稷生灵之故，躬往致谢，咨尔众庶，无得疑惑。"平旦，上拥数骑出南薰门，何㮚、陈过庭、孙传等从，曹辅、张叔夜留守弹压。是日，百姓父老，争持金银、牛酒、彩帛献军前。自内前至南薰门不绝，人迹如蚁。追晚，驾未回，人情恟惧。俄顷，有黄榜自南薰门入，云："驾报平安。"诏云："大金已许和议，事未了，朕留宿，只候事了归内，仰军民安业，无致疑虑。"士庶读诏悉还，通夕不寐，至有然顶爇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壮者，犹队伍巡逻达旦，自是贼盗无所施其巧。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门，以俟大驾。焚香夹道，香雾盘空。未间，黄旗又自南薰门入报平安，诏云："和议已定，礼数未了，仰百姓安业，无致惊扰。"追晚，又诏云："大金和议已定，朕只俟礼数了，来日入城，与万民相庆。"

初二日，官吏士庶复集南薰门，肩摩臂属，尤盛于前。携香瞻望者络绎于道，起南薰门，抵宣化门。雪中行道泥污，百姓运土填路，以待御车之尘，顷刻而就。申刻驾归，才及门，士庶遥认黄盖，欢呼喧腾，一城传报，奔走行路，山呼之声动天地。已而仰瞻天表，又皆叹惋感泣，涕泗横流。上亦为之挥泪，及州桥，泪已沾浥帕子，殆不能言。郑建雄、张叔夜扣马号泣，上亦揽辔而泣。至宣德门，上始能言，呜咽言曰："朕将谓不与万民相见。"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恸哭。上既入内，士庶乃散，里巷争传，人情快适，恍若再生，焚香致谢。先是，上出，长入只候王

嗣者从行，凡三日两夜，王嗣未尝顷刻离上左右，悉能道上出郊事。云："上初至南薰门，城上皆金人。城上一人，自称统军，厉声奏知，皇帝若亲出议事，哂好公事，但请放心。"上欲下马，城上金人皆走壁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马处。"遂乘马如初。又差人报国相元帅，且立马少时，容治道。俄顷，门开，凡驻马一时许，步人铁骑夹道拥卫，直出青城中。金使又奏云："徐徐行马，安排皇帝行宫。"又立马一时许，至斋宫外。帝欲下马，金人又奏云："皇帝请里面下马。"帝行马入斋宫门侧一小位中，粘罕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刘家寺，日已晚，容来日拜见。"又奏云："不知曾带被褥来否？欲供进，又恐寝不安。"是夜驾宿粘罕军中。翌日，亦未及见，止遣人往来议事。是日，金人坚欲上皇出郊，再三说谕，金人方称皇帝仁孝，乃免。午刻，上与二酋相见于斋宫。相见之初，粘罕先遣人将斋宫鸱尾并用青毡裹，有龙处亦蔽以帷，而后设香案，北望致谢，左右皆歔欷。雪大作，时城中无雪，独青城有之，甚可怪也。金人亦为蹙额，继而相贺，遂各命坐。上为主，二酋次之，宰相亲王并列于庭。酒三行，乃起。上与二酋语，王嗣亦不得闻，惟潜听之。首说上皇，次主上，金人出师之由。又云："天生华夷，自有分域，中国岂可据也？况天意人心，未厌宋德。"又云："城中颇有拶城出者，皆弃君亲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也？已令尽蔽杀。"礼毕，上出府库金帛，以遗二酋。粘罕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来所议者大事，何以此为？果欲分赐，可与将士。"俄顷，又遣人奏云："日已晚，恐城中军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赐赉将士，但留之左右足矣。"驾兴，二酋送上马，遣数人侍卫。时金人与左右交口皆云："已是一家，我辈出征已十二年，不知家中存亡，且喜两国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国相、太子来时，中途已传令，必破京城，万不可攻打，虽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国。"术者克二十五日与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才皆奇伟，太子尤瘦长。粘罕应答琅琅，太子唯唯而已。上初见二酋，以表出示，皆中书舍人孙觌秉笔，其略云："三里之城，遽失藩篱之守；七世之庙，几为灰烬之余。既烦汗马之劳，敢援牵羊之请。"又云："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又云："社稷不陨，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以负罪为失德，宇宙为寰区，上皆从之。

初三日，诏军前，驾幸两宫安慰，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诣大金军前致谢，及南薰门，伺候金人报，已而金使十余人来传旨：国相、太子致意百官，军中宿食不便，不烦远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烦到军前，请看经念佛，祝大金皇帝寿。使命传报，礼意甚勤。是日，朝廷纪纲渐振，劫获掠者数百余人。追晚，二酋遣使将书，其略云："既往不念，故无可追，事至于今，良可惊悸。康王见在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唤回，未审圣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寿祺。"其书不名，止云骨卢你移皆勃极烈大金副元帅书上。朝廷遣金书曹辅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命检视府库，拘收文籍，欲尽竭所有犒诸军。

初五日，金使移文开封府，索良马一万匹。开封府揭示："自御马而下，益拘藉隐匿者，全家军法，告人赏钱三千贯。"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驴乘轿，至有徒步者，而都城之马群遂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开封府，索军器。开封府揭示："许人收藏军器，悉纳赴官，限满不纳，依私藏法。"先是城破，军兵抛掷军器，狼籍道路，多为民间收蓄。

初七日，开封府散榜召募溃散使臣军兵等，依旧收系，支给口食。是日，陈过庭出使两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民间权住典顾人口，以散失人口者甚众，人难于寻觅，虑隐匿者不肯归还也。追晚，又有诏抚中外，遣使分诣诸路，乃先往军中，请号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开封府，索金帛，取河东河北守臣、监司亲属，质于军中，待分割地界了足归还。又取奸臣家属，凡二十家，如蔡京、童贯、王黼辈。又取张孝纯、蔡靖、李嗣本家属及要李纲、吴敏、徐处仁、陈觏、刘韐、折彦质、折可求，城中官吏惟命是听，其或在贬路，或已出京者，具以实告。诏使者六人行军请号，二酋虽听信，复拘留未行。

初十日，有诏，大金军登城不下，人复更生，已受天赐，但军暴露劳苦，除府库所有尽充犒军外，切忧数少，支散不敷应。戚里权贵豪富之家，均蒙再生之造，义当竭其家赀，不得少有吝惜，已令开封府措置，日下拘收，转送大金军前。是日，纳马，金使督责甚峻，又退换羸瘦者。

十一日，有大诏：金军兵已登城，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灵，恩德至厚。今来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军前之物，义当竭其所有，尽以犒军。已降圣旨，拘收戚里权贵、豪富之家金帛钱粮，犒设大军，自皇后为头。又诏：有能率先竭财犒设大军兵者，令开封府具名奏闻，当议优与官爵。今已差官遍行根括外，切虑人户未能通知，尚有藏匿窖埋，致使本朝有亏信义，或敢如前埋藏，并行军法。

十二日，开封府出榜云："见奉圣旨，拘收戚里权贵之家赀财，以助犒军，今来累日，并未见人户尽数赍纳，切虑罪责，致将金银等藏窖。右榜人户等将本家金银表段，竭其家赀，赴府送纳，如敢藏埋，许诸色人告，以十分为率，三分充赏，先以官钱代支，其犯人以军法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许告给赏，不行陈告，与犯人同罪。"民情汹汹，殆不聊生。于时有从政郎陈行率先诣开封府投报，乞以见开和乐楼正店内银器，尽数输官以犒军，诏改合入官，与堂除差遣一次。是日，金人所取河东、河北守臣、监司家属，欲质于军中者，开封府至是悉以勾集团结于廊庑，不

遣者累日。饮食不给，寝处不问，啼饥号寒之声不忍闻，通夕不寐。有识者闻之颇不平，不知所犯为何等罪也。

十三日，开封府督责金银甚紧，郑王后宅以隐匿金银，不肯尽输，有诏：父祖并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其余夺官者甚众，枷断勾当使臣等号令于市。是日，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瓶，悉与之。

十四日，士庶纳金帛者纷然，朝廷又命开封府及使臣等，于交质库金银匹帛诸铺家至户到摊认，拘籍一铺，动以千万两计。是日，传闻大帅胡真孺领兵勤王，后军不继，为金人掳入寨中。

十五日，津搬犒赏绢赴军中，左藏库、京师上四库所有如数。京畿保甲，尽差充役，三衙使臣分地分监督，每军各执旗帜旌别，人皆争先驰，以幸早结，所搬才及十万匹。是夜尚书省大火，烧刑部，拆尚书省牌投火中禳之，乃息。

十六日，津搬犒设物如前。金人择绢不堪者，浸墨水退换。传闻二酋甚怒，谓使臣曰："大军在此，已欲渝盟。"使命委曲致恳，其怒稍霁。

十七日，津搬犒绢如前。又退换黄绢，亦浸以墨水。朝廷乃于内府铨择绢之奇者充代。

十八日，诏免京城公私房廊缗一月。先是，金人再遣大臣之两河，督割地界，朝廷寻遣陈过庭，而金人拘留，是日始遣。复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督责金银甚峻，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勾捕纳愆数逾限者拷治，虽戚里权贵家属，官至承宣、留后，妇人封爵至恭人、夫人，皆荷项拷掠，期于必纳而后已。又诏："纳金银人计直给还茶盐，钞金一两，准三十二千；银一两，准二千二百。"又榜："诸州县镇，曾遣人在京买卖变易，见在金银，仰日下尽数赴官交纳，隐匿依军法。"又榜："京师，天下富商大贾所聚，应店户至屋宅拘收蓄金银之人，并尽纳官，店主许告陈，知情与同罪，隐匿者并依军法。"又榜："宰执以下，应曾赐带者，并仰赴官送纳。"又诏："神霄宝轮悉以充数。"

二十日，津搬犒设军绢殊未敷数，遣郎中监督使臣，于诸门分监分头交纳。传闻金人掌受纳物者多不逊，求瑕指疵，动辄退易，官吏难逃其责，至于棒殴。使臣者意欲赂遗，乃肯受纳。官吏至是多以大蒜、沙糖、针绵、花藤赂之。

二十一日，榜四壁毁宫屋货卖，以士民缺乏柴薪故也。是日，根括金银，尚未敷数。又诏：质库户质金银并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诏云："风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冻馁，皆朕不德所致，万岁山许军民任便斫伐。"是日，百姓奔凑，往斫伐木者，无虑千万人，多为军人强夺。

二十三日，金人索监书藏经，如苏黄文及《资治通鉴》之类，指名取索。仍移文开封府，令见钱支出收买，开封府直取书籍铺。是日，万岁山斫伐者益众，台阁亭榭悉毁拆。而仓皇之际，台榭欹倒，奔逃求出，蹂践至死者百余人，互相殴击、攘夺而死者又数百人。顷刻间被刳剔，市井货人肉者甚多，至是又多有之。先诏樵采万岁山斫伐竹木，而军人并毁撤台榭，又攘夺喧乱如尔。至是，开封府捕斩作乱者五人，稍息。

二十四日，金人持书入城，督责金帛，以书揭示士庶。书云："骨卢你移皆勃极烈左副元帅、王子右副元帅谨致书于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检视府库，藏积绢一色约有一千四百万匹于内，准充犒赏所领一千万匹，今承来示搜寻深意，恐似防再索，假以为辞，于理未安。比者城破，本意纵兵，但缘不忍，以致约束。今来赏劳诸军，议定合用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缎千，衣绢数不限，早望依数应付且冀。"亮悉无用匿辞。国书："在前大金登城，敛兵不下，保全一城生灵，恩德至大，犒军金银彩缎，自当竭所有以应付。除内藏、左藏、元丰及龙德两宫、御前皇后阁、太子宫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到数目外，大段缺欠，今晓谕权贵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银表段人户，仰体认大金之恩，匹两以上，尽行输纳。差王时雍管东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并管受纳。依诸家元纳到封头，交与受纳官。如敢隐匿，及官吏乞觅，并仰一面处置施行。"士庶睹榜，颇怀忧惧，追晚，金人来呼医甚急，传闻二太子有目疾，诏以翰林医官视之。

二十五日，大雪。民间揭榜云："应被掳失去人口之家，愿往军前识认及以物收赎者，请会于东西塔院，同诣尚书省陈状前去。"俄顷，西塔院会集数万人，不知尚书省如何处置也。是夕，火烧开宝寺、天宁寺及居民五百家。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银甚急。又诏鬻爵，开列官资榜价直，募人承买，及僧道紫衣师号等。揭榜旬日，不闻有应募者。

二十七日，金使二十一人诣大相国寺，爇香礼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已殁使臣，赙赠五百匹两。先是，城陷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驿，百姓乘乱辄擒杀于驿前，剖剥之。至是索赙赠，朝廷从之。

二十九日，纵民樵采万岁山竹木殆尽。又诏毁拆屋宇以充薪，军兵百姓赴者又复如前攘夺。先，自城陷日，金使人当宿都堂议事，以从官接伴。是日，金使与接伴方食，而军民毁拆绛霄楼欹倒，攘夺噪呹声闻于外，继闻有践蹂坠压至死。金使问，接伴言其事，金人笑曰："使民争利，定强者得，弱者失，至压损人民，何不命官拆俵散乎?"接伴者无以对。嗟乎！天子屏园囿之欢，纵民樵采，可谓盛德事。而奉行之吏无经画，欲利于民，而反害之，宜其笑也。

三十日，津搬绢尚未敷数，又起搬金银，一城骚动，皆搬运金银之人，络绎于道，士庶相顾，莫不慨叹。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金使二十一人诣相国寺烧香，百官僧道出南薰门，乞庆二元帅，金使传命止之。

初二日，搬运金银赴诸门交纳者终日不绝，绢已毕。

初三日，金人退换金银未钲销者，及两数亏亦不受纳。受纳金银官纵强恣横，意欲贿赂，故为是尔。开封府闻命，不敢稽缓，差杂役千余人，往南薰门，复取退金银。而偶奔走甚迅，百姓从而奔走，妄意为交割城池事，争往观看。而金人城守者遽见城中数千人奔走，而甚疑虑，遂报军前。俄顷，金人擐甲伏，忽备铁鹞子于门外者数千人，几惹大事。已而，呼监督官于前，胡跪诉说，几不免敲扑。而监官具言，人偶奔走，百姓又从而妄意，恳告再四，乃得免。

初四日，金遣使乞朝廷再诏谕河北、河东诸州，交割地界。盖自聂昌、耿南仲出使，继遣陈过庭，皆寻为交割地界，两河守臣百姓等作坚计，例不奉诏。至是，凡累日，竟不得石州，金人患之，乞朝廷再以诏谕。朝廷不得已，乃降敕："某州守臣，大金元帅府领兵来，不可失信，欲尽割河北、河东，永图结好。虽即时应许，遣聂昌、耿南仲前去，其实念祖宗之地，不可与人。故自大金临城，坚守御敌，终致失守，出城归款，上表称臣，受其正朔。所有重兵皆不下城，犹守候交割抚定了，而后收敛。仍取应系合州官员在京血属为质，候抚定了日放归。其在外者，亦别作根勾去讫，近勾到知石州种广家属，遣还，军还，石州早已归款，不用。知其余家属才候抚定，亦为归还。今闻某州某守未降，盖谓勤王保卫社稷，不愿归属分界。但大金尚在城上，若更坚守，别有施行，则汝之忠勤，反为宗社之祸，不如早与烧毁楼橹，开门出降抚定，除本土人民外，原系河南百姓、官兵、客旅，元许放还，则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师不能保，若汝依前不顺，岂止宗社无所裨益，在汝亦必不保，谨无执迷，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诏书之寨中。

初五初六日，津搬金银表段，动以车计。又退换表段不及端者，督责根括，殊为紧急。初未尝恤人，惟务苛刻。

初七日，四壁都巡检使范琼，为中书舍人高伯振致斋于慧休院。先是，城陷日，中书舍人高伯振与老母稚子全家，具死于乱兵。至是，遗骸狼籍，无与殡瘗者，琼出己钱为殡于僧舍，及作斋荐悼。琼胄武人，而能举此高义，亦可嘉也。是日，何㮚使军中。

初八日，何㮚使还。尚书省揭榜云："准御封付下大金犒军金银表段，府库士庶元初数目十万，未及所须之一分，遣右仆射何㮚躬诣大金军前恳告，怪问以谓，京城人民众大，必有隐藏，契勘大金活一城生灵，无以为报，性命无保，财物何惜？仰开封府尹督责四壁官，尽行收拾，须管尽数收括。日近供纳，仰御史台催促觉察，如有不依，今来约束之人一面已依降指挥处置施行。"又榜云："朕苟可以报大金者，虽发肤不惜，尔士庶其体此意，速行送纳。"

初九日，根括金银益急。御史台置历抄写自宰执以下未纳金银人姓名，督索开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勾呼禁系枷拷，不可胜计。不以官品高下，例行拷讯，荷项催促，征者相望于市。迫晚，有诏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见两元帅，议上徽号事，咨尔众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驾出南薰门，开封府尹少尹以金银数未敷，各降三级。是日，车载金银起纳军中者，莫知其数。迫晚，榜诏云："朕出城议徽号事，为诸国未集，来日定回，仰居民安乐。"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云集于南薰门，以俟大驾，又如昔时。午刻有榜云："王御带传到圣旨，大金元帅以金银表段少，驾未得回，事属紧切，仰在京士庶，各怀爱君之心，不问贵贱，有金银表段者，火急尽数赴开封府纳。许人告，给赏，犯人依军法。"及晚，又榜云："大金元帅只是为金银表段事未集，留驾未回。来日定回。"

十二日，津搬金银表段莫知其数，士庶负荷，竞于驰纳者，亦不可胜计。有榜云："御前传到圣旨，付开封府尹，大金元帅甚怪金银表段数少，朕再三恳告，元帅云：'京城居民父老众多，必不止此。'卿可告谕权贵豪富之家，为体朕意，疾速了纳。须管日下了当，仍许卿便宜行事。"开封府至是督责尤急，下厢根括，家至户到，及移文店居客户，追诸倡家，悉被摊认。一城骚动，人不安居。是日，又津搬景龙门常放灯所用金灯、琉璃、翠羽、飞仙之类，赴军前交纳。盖自月初，金人大索元宵灯烛，欲于城上作元夕。十余日，凡在京道宫佛寺正店所有，搜绝殆尽，稍不堪者辄退换。

十三日，随坊巷作队伍率金帛者不可胜计。有榜云："王御带传到圣旨，圣驾三日不食，大金元帅怪金帛数少，未肯放回。仰尚书省寻差从官卿监，分头四壁，直入居民家搜检。"使臣从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势极可骇。所搜多有所获，及强勒家奴仆告首厢官。又分头根括小民，五家为保，虽铢两亦取之，事体紊乱，人情摇动。及晚，又榜云："奉御批，朕累见大金高尚书传元帅令，为金银表段数少，且拘留在此，俟数足方放还。可速依下项，据所有数目，明批上历，须管十五日以前送纳，如有隐匿，却因而搜检告首发觉，便行军法。御史台文武百官、亲王、公主、王时雍僧道伎术放出宫，开封府戚里、医药人、百姓、老娘诸王彭端公吏，曾经只应优倡之家，及两军祗候，曾在行局祗应倡人入内，内侍杨戬贾蒙等下勾当使臣曹刚大宗正司宗室之家，曾遭遇辇官，大小园子曾遭遇兵级东门司嫔妃等龙德宫大内黄院子卫尉寺幕士。"又榜云："专切催促，四壁表段金银所契勘。"开封府榜：大金军前为金银数少，圣驾未回，事属急切。当所访闻，闾巷居民，各怀爱君之心，自

相纠结，钗钏并行送纳，未致尽绝。今措置令逐厢使臣，于逐巷内委请怀才全德、忠义高士一人，转于本坊逐巷内请一人，排门劝诱抄上，金银一钱以上，或表段自一匹以上，尽行抄掠，径赴开封府送纳，庶得军前允信，圣驾还内，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须至晓谕者，右榜左右厢被委请真楷誊写，给去榜文，排门劝谕。念圣驾两为百姓出城，恳告军前，全活生灵之恩，依此送纳。已指挥本厢使臣，开具被委请人劝诱到金银表段数目，类聚供申，以凭备申朝廷，乞赐推赏，激劝忠义。其有家计优厚，尚切占吝，不行输纳，及擅便骚扰，或将已掠物辄行隐匿之人，亦行具名申解，当依军令。如民户别无金银表段，亦许量力抄上钱，径赴本壁根括送纳，金每两三十五千，银每两二千五百，省表段每匹五千，官为收买。是夜，帝宿军中。

十四日，官吏、士庶、僧道、恭候大驾者又云集于南薰门。有榜云："应民间金银，限十五日前纳入官。出限不纳、私有藏匿者，并依军法。自令后不许以金为首饰器物等。"及出旧新城候门，遍行天下，侍从官、郎中分头四壁根括者，尤为紧急，婢仆告首括纳者纷纷，有以仇隙而告者，亦被括纳。告讦之风盛行，官司乐从而不闲。传闻一壁所括者，日不下数十万两，禁中诸宫什物、诸王宫主第什物、暨龙德宫、宁德宫八殿所有，一铢一两，无不括纳，车载而去者络绎于道。及晚，又榜云："大金元帅台令：'候根括金银尽绝中来，当遣大军入城搜空。'当体此意，不可误事。"士庶读榜，相顾失色，莫不疑惧。至有集队伍持军器以备缓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揭榜云："驾传到圣旨，军中供御帐幄、饮膳、炭火、什物不缺，迎待礼数优异，宰执从官次舍温洁。只缘金银表段数少，商议未定，驾回保无事。恐军民士庶忧疑，令多出榜文晓谕。右榜晓谕军民，各令安业，务要宁静，不得喧闹。"因民情颇摇，故有此榜开谕。是日，阴云四垂，家家愁苦，士夫忧愤，作为诗歌者甚众。独著作郎胡处晦《上元行》人多脍炙，其诗云："上元愁云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风。六龙驻跸在草莽，孽胡歌舞葡萄宫。抽钗脱钏到编户，竭泽枯鱼充宝赂。圣主忧民民更忧，胡子逆天天不怒。向来艰难传大宝，父老谈王似仁庙。元年二年城下盟，未睹名臣继明道。都人哀痛尘再蒙，冠剑夹道趋群公。神龙合在九渊卧，安得屡辱蛟蛇中？朝廷中兴无柱石，薄物细故烦帝力，毛遂不得处囊中，远惭赵氏厮养卒。今日君王归不归？倾城回首一啼悲；会看山呼声动地，万家香雾满天衣。胡儿胡儿莫耽乐，君不见望夕欃彗东北角。"

十六日，四壁根括金银益急。先传二元帅留驾，过上元即回。至是未闻銮舆之音，人心忧疑，罔测其故。太学生何揆等欲以书达二酋，邀驾还阙。先诣都省，陈状具述，执政者辄不听许。是时，书成欲达者凡数人，执政者又不听许。独揆径赴南薰门，乞以檄示，守门者从之。已而，传闻二酋以马取揆往军前。监军诘难，而揆因高论抗辩极高，二酋敲杀之，由是余人书无复得达矣（何揆通鉴作徐揆）。

十七日，有榜云：驾前传报，为元帅留赴击球，只候天晴宴毕，便回。内仰居民安业。"是夜，曹门有金人下城掠掳。又有纵火烧五岳观者，甚可骇也。

十八日，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详述，哀号之声闻于远近。

十九日，诸司结局罢括金银表段，人心稍宽，亦莫测其故。但圣驾殊未闻回期，留宿郊外，至是几浃旬日。复一日，阴雨不止，父老士庶僧道自朝至暮，云屯雾集。又命僧道作缘事，以恳祈神圣，祈请驾回。自宣德门至南薰门不绝，香满大街，赞咏洋溢，如是者亦几旬日，置监国留守司。

二十日，风雨益急。有榜云："驾前传圣旨，只向天晴赴击球大会，了事便回，内仰居民知悉。"

二十一日，开封府揭榜："在京旧开质库之家，须管依旧开张，以济小民。"又上大金皇帝徽号崇文继统昭德定功敦仁体信修文偃武光圣皇帝。殊未闻驾还期。市井妄传，可惊可惧。又逐夜多有金人下城掳掠者，为百姓掩杀甚多。又闻军民有以他物与城上金人博易，及以秽水代酒，戮二人于市乃散。榜云："士民近有以秽代酒，在城上与金人博易，几致生事，自今后敢有与诸杂博易，并依军法。"

二十二日，士庶望驾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帅留赴击球大会小了，候天晴会了方回。"是日，城中见车驾迁延许久，上下疑惧，撰造语言，传播不一。又乞请军器以备缓急，官司不许。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复虑其事，乃捕造言鼓唱者十七人，戮于市，弹压官往来四壁不辍。又榜云："访闻民间多以松桧竹枪作兵器，以防托为名，仰开封府禁止，如违，依军法。"自是人心愈不安。

二十三日，有榜云："在京原开质库人户，须管仍旧开张，如违，许人告首，赏钱五十贯。"张叔夜请依旧收系诸州解发材，武人日给食钱，监国许之。是日，官司增置粜粟米场、卖柴炭场，米不过三升，薪不过五十文，其值减市价数倍，赴场籴买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给军人米，听从便出粜，意欲生小民也。又榜云："为阴雨，击球未得，车驾未回。"金人忽索大棺木并水银等，又闻群酋破额作哭，不知何人。

二十五日，大雪，气候风寒，仿佛类城陷时。金人索内夫人优倡及童贯、蔡京、梁师成、王用家声乐，虽已出宫，已从良者亦要之。开封府散遣公吏捕捉，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满市号恸，其声不绝。又索教坊伶人、百工伎艺、诸色待诏等，开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书省榜：右仆射何㮚传到文字，称城外闻城内百姓见两元帅未放驾回，人心忧虑，又冻馁者多，皇帝闻之，出涕不已。降到晓谕诏书："朕

出城见元帅，议事未了。阴雨连日，薪炭缺乏，家家愁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减价粜卖柴米，庶几小济。仍不须群聚以俟驾回，若有暴露，朕负百姓，出涕何言？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士庶读诏者莫不堕泪。先是城陷，物价踊贵，追上出城尤甚。至是，城陷已两月，小民樵苏不给，饥死道路者以千计，市井所食，至于取猫鼠，甚者杂以人肉，如鼓皮、马甲、皮筒皆煎烁食用。又取五岳观保真宫花叶、树皮、浮萍、蔓草之类，无不充食，虽士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后四壁乃增置米场，出粜官米者凡数十处。但官司措置无法，大抵军人恃强攘剥，而小民受惠者少，攘夺践蹂，动致死伤，有如万岁山采樵时。继而揭榜，不许军人籴买，男子妇人分日赴场。由是小民得赖以济。是日，捕获倡优内人莫知其数，悉押赴场铨择，开封府尹及四壁官掌其事。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仪物、法服、卤簿、冠冕、乘舆种种等物，及台省寺监官吏、通事舍人内官，数各有差，并取家属，又索犀象、宝玉、药石、彩色、帽幞、书籍之属，人担车载，径往供纳，急如星火。顷有榜云：“两国通和，各敦信誓，车驾与二元帅议事，渐已了毕，只候旦夕回。仰士庶安业，勿致忧虑，及众人聚集，恐误大事。”是日捕获内夫人倡优尤多。

二十八日，雪始开霁。黎明，御史台告报百官，赴南薰门接驾，士民奔凑，充满道路，延颈企望，以俟驾回。已而殊未闻耗，谢元乃作《忆君王》，其词甚哀，曰：“依依宫柳出宫墙，殿阁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是日，金人又索尚乐、大晟府乐器、太常寺礼物戏仪，以追樽罍笾豆，至于奕棋博戏之具，无不征索，载而往者不可胜计。民情动摇，殊不安帖。俄顷，有诏云：“访闻旧城里外，诸巷居民，往往撰造语言，唱说事端，聚众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刀器，切虑引惹生事，却致惊扰，深属不便，答付开封府疾速晓谕约束。”又晓谕诸色人并炉火之家，不得依前乱行打造，如违，收捉赴官，重行断遣。又榜，留守司奉圣旨，令多差人兵，搬挈大金所须仪物等，候搬发尽绝，车驾还宫。切虑军民疑惑，今出榜晓谕。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俟驾于南薰门益众。开封府追捕内夫人倡优，就教坊铨择，押赴军中者，自二十五日，不可胜计，至是尤甚。又征求戚里权贵女，使车载以往，轮辙几尽，搜求肩舆以乘之，赁轿之家，悉取无遗。凡被选出城者，皆号恸而去。又有亲戚送，共为泣别者。又押内官二十五人及百工伎艺等人悉赴军中，哀号之声，震动天地。是日，民情极惶惶，迫于冻馁，人有剖剥食人者。开封府榜云：“街市户首暴露，擅敢剥剔者，许人告首，赏钱五十贯。”

三十日，金人索八宝九鼎车辂等，及索将作监官吏、尚书省吏人、秘书省文籍、国子监印板、及阴阳传神待诏等并节次津遣。是日，解发内夫人并戚里女使犹未已。午刻，以车载数百，行近南薰门，时官吏亦俟驾于门内，而女使辈大呼斥骂曰：“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诸公被骂，回首缄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解发女妓、津搬庶物不辍，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委官出粜，以济小民。又命拆毁高俅、杨戬私第。

初二日，金人索后妃服、琉璃玉器，再要杂工匠、伶人、医官、内官等各家属。开封府追捕尤峻，节次解发，悉系以绳，交刃防护，如犯大逆，市井号呼不绝。又索司天台合天轮滴溜，俄顷有榜云：“奉驾前指挥，仰差人兵，津搬大金所须应干物色，俟尽绝日驾回。”

初三初四日，津搬器物解纳如前，并发家属，市井号呼，殆不堪闻。又退回车辇乘舆稍敝者令重新，太常、大晟、明堂司天监应干物悉搬遣，虽至重大者，亦并力扛舁而去。是日，传闻京城豪猾夤夜有劫人剖剥者，官司弹压自是益紧。监国出令，又增置米场数十所。追晚，又榜云：“大金所须，津搬渐已了当，圣驾旦夕归，内仰士庶，体国通和之意。”

初五日，津搬解发者益众，有榜云：“内官蓝忻、医官周行降、乐官孟子书、经元帅下状，云各有金银在家窖埋，乞令本家掘取前来，因此元帅怒，再行根括，仰开封府散榜，内官医官之家，应有似此隐匿，仰再根括，径赴军前交纳。”

初六日，开封府榜云再括金银，又榜再括，马并要根括，限初七日尽数送军前交纳，亦以金银再索也。是日盛传驾回，追晚寂无所闻，民间造撰语言不一，弹压官捕一人戮于市，无敢启齿者。

初七日，金人盖修东州门，莫测其意。传闻诸门昨夕多有金人下城讨掳，因与百姓战斗者。士庶方且忧疑，午后，有内家车子数十，各携被褥于车后，诣南薰门，星驰而去。黄门老卒从行皆有忧色，士庶皇惑，不知端倪。监国令旨云：“皇帝出郊，日久未还，太上道君领宫嫔出城，亲诣大金军前求驾回，仰士庶安业。”是夜民情极汹惧，各持兵器，巡警坊陌，官司弹压四出，至深夜亦不敢息，留守急召百官议事，不觉已上更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议事，俄顷，监国有榜云：“访闻小民，多持军器往来街市，仰各安业，如敢依前持兵器者，并决治，十五以下追父兄决。”又申谕：“上皇出郊，正为求驾回，仰居民安业，不得乱撰语言，诳惑众听。”是日，弹压官司百姓不畏之，虽弹压官司百出，百姓持军器者如故。已而南薰门有榜云：“崇天继统昭德定功敦仁体信修文偃武光圣皇帝初四日册立，初五日移寨，九日受贺，十日车驾还明兴。”士庶竞传相庆，且访问明兴之意，皆未谕。顷刻，传闻召奸民作出榜示，开封府已获捕根治矣。及晚，开封府有榜，再申谕上皇出郊，不得持兵仗事，仰居民安业，寅夜巡警，自保一方。其日诸王

暨家属并佐军前。

初九日早，内前揭长榜，备坐金人节文及孙传等报应文字，民间始知废宗社欲立异姓。百姓相顾号恸陨越，士庶皆悔不令上皇东巡，主上迁都也。留守司令司壁都巡使范琼抚谕军民，感泣不已。其榜云："元帅府近以宋王降表奏，今回降圣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岁有问罪之师。乃因嗣子，遣使军前，哀鸣祈请，遂许向新。既不改前迹，悖德愈甚，是至再讨，犹敢抗师，洎官兵力击，京城摧破，方伸待罪之请。追寻载书，有违斯约，子孙不绍，社稷倾危，父子败盟，其实如一。今既伏罪，宜从旧约。宋之旧封，颇亦广阔，既为我有，理宜混一，但念出师止为吊伐，本非贪土，宜别择贤人，立为藩屏，以王兹土，其汴都人民听随主迁居。右所降圣旨在前，今请前宋宰执、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请上皇并后妃儿女及亲眷、王公、公主之属出京。仍集耆老、僧道、军民、百姓，遵依圣旨，共议荐举堪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贵道隆德茂。勋业耆旧素为众所推服，长于治民者，虽无众善，有一于此，亦合荐举，当依圣旨备礼册命。赵氏宗人不预此议。旧宋之百姓并宜从新其国，候得姓氏，随册建号，所都之地，临期共议。天会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卫上将军、都监右监军、皇子左副元帅骨卢你移皆勃极烈、右副元帅谙板勃极烈。都元帅在国。"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状："今月六日亥时，准元帅府公文一道备到，大金圣旨，传闻播越，义当即死，世被本朝德泽，至深至厚，嗣君亲政才及期年，恭俭忧勤，无所不至，若遽蒙废绝，实非臣子所敢闻之。辄复忍死须臾，冒陈悲痛激切之辞，仰干台听，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毕始终保全之赐，传等誓当捐躯碎首图报，具书一下项：

——太上皇以下不敢有违令旨，见起发军前，同伸恳告之诚，乞垂矜悯。

——嗣君自即位以来，政修德备，并无亏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谴诃。盖缘亲政之初，偶为谋臣所误，继已重行窜责。兼检会上皇，昨违大辽信誓，亦系童贯、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并行处斩了当。以此显见嗣君悔悟前非，即无他心，伏望台慈特赐矜察。

——嗣君自在东宫，即有德誉著闻中外。及至即位，臣民归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终惠，未加废绝，尚可以岁修臣子之仪，如抛降金银表段，虽目下未能敷足，将来下诸路取索，分岁贡纳，实为大金永远无穷之利。若一旦废弃，遂同匹夫，纵有报恩之心，何缘自致？

——伏详来旨，令别选贤人，以王兹土，许汴京人民随主迁居，具见慈心，存恤备至。不惟臣民爱戴，罔有二心，兼据今中外，实未有堪选举者。若仓卒册立，四方必不服从，恐因此兵连祸结，卒无休息之期，非所以广元帅爱惜生灵之本意。

——今日之事，生之杀之，予之夺之，全在元帅。虽大金皇帝诏有废立之意，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阃外之事，元帅自可专行，如前项事理明白，欲望台慈特霁威怒，终始特与保全。

——汴京城内，两经根括，公私所有，各已罄竭，显见将来难以立国，乞赐俟班师之后，退守偏土，以备藩屏。如蒙大恩特许，嗣君已废复立，所有称呼位号一听指挥。君仲如前谨具，申呈皇子元帅、国相元帅、伏望特加矜恤，早赐允从，伏候台令。

又孙传等伏睹皇帝诏书，别择贤人，立为藩屏，许令士庶随主迁居。以此具见皇帝恩被生灵之意，恩德甚厚，但传等切见国主自即位以来，恭俭著闻，若欲选择贤人，必无出其右者。兼本国自太祖皇帝以来，累世并无失德，惟太上皇帝听信奸臣，及国主年幼，新即位以来，为大臣所误，以致违盟失信，上干国典。敢望国相元帅、皇太子元帅察传等前状，许其自新，降号称藩，复主社稷，容其退避，以责后效。再念赵氏祖宗德泽，在民未泯，或未允前恳，亦望特赐哀悯，许于国王子弟中，择一贤者主之。不欲立上皇子孙，则乞于神宗二子中择选建立，使长得北面，永为藩屏。非惟不灭赵氏之族，亦使一国生灵蒙被恩泽，永有依归，传等不胜激切之至。"

"元帅府据孙枢密等状，切谓朝廷所以废赵氏者，岂徒然哉？以其不守信誓，不务听命，罪之极也。非天命改卜，岂有如是之甚哉？皇帝独以宽仁释其罪责，别立贤人而已，可谓吊民伐罪之大义矣。今圣谕丁宁而辄言赵氏，虽不忘赵氏，其违命之罪，亦已深矣，今后不得更有如此。天会五年二月七日。"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军民、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状：

"右传等准元帅府再遣翰林学士吴开前来，指挥选立贤人事。切以本国前日将相，多是上皇时用事误国之人，自嗣君即位以来，所任宰相亦以罪罢。其他臣僚类皆碌碌无闻，若举于草莽山泽之间，亦非德望素着，人心必不归向，孰肯推戴？兼赵氏德泽在人至厚，若别立他姓，又恐立生变乱，非所以称皇帝及元帅爱惜生灵之意。不若自元帅府特选立赵氏一人，不惟恩德有归，城中及外方安帖。或天命改卜，历数有归，即非本国臣民所敢预闻，乞元帅府自行推择贤人，永为藩屏。传等不胜痛切陨越皇惧之至，谨具状申皇子元帅、国相元帅，伏候台令。"

"元帅府看详孙传等状，申前日将相多是罪废之人，其余臣僚碌碌无闻，若举于草泽之中，孰肯推戴者？夫运数既衰，必有继兴者。若言败亡之世，必无可继，则三王之后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伦之序？何不详道理之深也？再请恭依圣旨，早举堪为人君者一人，当依已降札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帅府推

择，缘今在军多系北地汉儿，若举北人，则与混一无异，违所降圣旨。若欲推择南人，其见在军前南官，亦枢密之所共知也，未审果有堪举者否？若果有堪举者，请示姓名，亦与依允。惟不许何㮚、李若水预此。如或京内及外俱难自举，仍请官各叙衔名，连署具依元帅府推戴状中。天会五年二月八日。”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军民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状：

“传等今月八日准元帅府札子，再请恭依已降指挥，早举堪为人主者一人，如或在京及外，俱难自举，仍请诸官各具名衔，连署速具。依元帅府所推戴状申者，传等切详本国，赵氏德泽深厚，在人日久，累于前状历告。今来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与前主及子支属，若不干预，尚冀台造更赐详择，庶得中外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传等苦请，必欲选择异姓，自京及外，委无其人，兼难自举，乞自元帅府选择，敢不一听台命？传等无任痛哀皇惧陨越之至，谨具状申闻，伏候台令。”

是日，士庶读榜，悉无生意。意谓宗庙至此，性命不保，还家聚首，相与待死。日已半，中路无人行，夜皆持兵器巡警，无虑千万人，巡行达旦，官司弹压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监国揭榜云：“仰百官父老午时各诣南薰门，沥血恳告大金元帅，求驾回。”自寅迨午，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门者，莫知其数，孙传、张叔夜责状于门吏，其状云：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军民、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孙传等前已累具状，元帅推慈悯恤赵氏，存全社稷，许国主归国，降号称藩，永戴大国。或就立监国嗣子，以从人望，或选立赵氏近属，使本国生灵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国吊民伐罪之意。传等今日在南薰门拜泣俟命，下情不胜哀痛恳告皇惧陨越之至，谨具申元帅府，伏候台令。”

又状：

“传等除已与百官父老具状申元帅府，尚有不尽意，不敢自隐，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听。伏以前主皇帝违犯盟约，既已屈服，服而舍之，存亡继绝，惟在元帅。则有监国皇太子自旧主出郊以来，镇抚军民，上下安帖，或立之以从人望。若不容传等伸臣子之情，则望早赐矜恤。念赵氏祖宗，并无失德，内外亲贤，皆可择立。若必择立异姓，天下之人必不服从，四方英雄必致云扰，生灵涂炭，卒未得安。传等自揣此言罪在不赦，但念有宋自祖宗以来，德泽在民，于今九世，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未忍忘之。又况传等世食君禄，方主辱臣死之时，上为宗社，下为生灵，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候台令。传等无任哀痛恳切皇惧陨越之至，谨具申元帅府。”

追晚，金人回文：“元帅府勘会朝廷所以灭宋，盖赵氏之罪深也。况诏旨务在恤民，今来坚执迷惑，累有祈请，复立赵氏，太祖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圣旨，别择贤者立之，孰曰不可？兼早来有文字，惟贵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百官僧道耆老军民既乞行府选择，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识可否，但欲在京目下为首管勾者，必是可举。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请在京文武官僚等照会此意，若推目下在京为首管勾者，可以早立其本官名衔状申，亦可即依已去文字，须得共荐一人，限不过十一日，赵氏支属限不过今日发出城，如或此度不见荐举，及不见发遣，必当重有施行，悔之无及，仍不得有违。天会五年二月十日。”

士庶传闻回语，相与号泣。入夜，上自军中批御札，付开封府尹徐秉哲：二月内于元帅府拜受金国皇帝诏书，以违变盟，誓别立异姓，仍依圣旨，专俟后妃、太子、诸王、公主以次内族出京，俾令团聚。自惟失信，固当如此，犹恐旧地别立贤人，其余百姓为累非细。”今因元帅府差人赍文字入议，附此，无拘旧分，妄为祸福，速招连累。”士庶闻之，益更恸哭。

十一日黎明，上自军前批付徐秉哲云：“我以失信为金人所废，公可弹压京师，无使喧挠，反为我累。”太上皇亦批御札云：“尚赖元帅宽仁，使父子团聚，速令太子出来。”是日，范琼领兵往来内前，宣谕百姓：“赵氏已失国，军前见议立异姓，今晚皇后太子尽出，不许邀阻。”先是初八日，越王燕王出门，百姓拦截，谓我国无主，不令出。官司捕为首者一人戮于市，方定。至是乃预戒约。嗟乎！闾阎下贱亦知有恋主之心，岂垂绅正笏者乃甘心卖主乎？此尤可以摧心泣血也。是晚，皇后、太子、公主并出南薰门，百姓哭于道上，太学生哭送于门，太子传令致别，哀号震天。皇后太子一车中，士庶旁观，心骨糜溃。

十二日，孙传、张叔夜赴军前，金人移文城中，令百官、耆老、军民共议立张邦昌治国事，并不得引用赵氏。开封府、御史台纠集百官于秘书省议，文臣承务郎、武臣承节郎以上赴议。顷刻，至者无虑数千人，置历给札，各具名衔，及情愿推戴邦昌为主异议军前，范琼领兵把秘书省门，开封府、御史台公吏疾声奋呼，勒令速书名衔。士大夫相顾号恸，声闻远迩，但亦无敢慨然立异姓者，惟御史中丞论列谓邦昌无状，不能尽人臣之大节，以释四国之难，不足以代赵氏，乞押赴军前面谕。其余百官所议，其略云：

“奉大金皇帝圣旨，二元帅台令，令立少宰张邦昌为主，某等亡国之臣，荒迷不知所措，不敢推戴，欲立贤人，亦敢自军前指挥。”

十三日，御史中丞秦桧及百官所议状缴申军前，金人移文取亲王帝姬及南班家属甚峻，京师官吏一听而已。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日，开封府津遣王公帝姬及宗室等节次出门，哀号之声达于远近。先取官吏百工伎艺家属，至是亦有发遣者，内前至南薰门，贵贱老幼

号呼不绝者百余日。又追取宫嫔以下一千五百人，亲王二十五人，帝姬驸马四十九人，市井聚观，莫不愤怒，无一人敢谁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学博通经术者三十人，如法以礼敦聘前来，师资之礼，不敢不厚。学中应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闽人及两河人，官司各给三百千以治装。三十人忻然应聘，士论鄙之。是日，取御史中丞秦桧赴军前。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禅学通经僧行数十人，开封府集诸禅长老及首座西堂禅僧等应募，每院不下十余人，解赴军前，后多有退归者，所留仅二十人，传闻待遇颇厚，诸寨轮斋衬施无虚日。是日，又索应刊经板，官司购求，即时解赴。

二十日，解太学应聘之士三十人赴军前，官司备肩舆使之去。已而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银。先是乐官、医官、内官陈状军前，乞取家中窖藏金银，开封府经令掘取解者，如是者凡二十余人，缘在先去军前者，笼中皆有金银。二酋由是震怒，斥责根括官吏，以谓向以为绝无，各有结罪文状，今乃如是耶？故再行根括。官吏移文督责，至紧而至峻，官司不敢复拒。已而揭榜晓谕，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皇皇，殆无生意。是日宗室宫嫔赴军中者犹未绝，呼号之声所不忍闻。

二十一日，金人移文，令议迁徙事，御史台经集百官于都堂聚议，后竟不闻所议果如何。是日，督责金银尤峻，后妃帝姬首饰之类及宫人钗钏之属，金使自入内中，亲手尽皆抽去。官司犹惧其未能多集，乃于四壁置场数十处，堆垛官钱以收买，金每两三十二千，银每两二千五百，多有赴场卖者。犹以为未也，又揭榜，许以金一两博米一石四斗，银一两博米一斗。是时民方艰食，虽有金银无所用，往往乐于博易，官司收所买金，日不下千万两，并节次解赴军中。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项二十五日解发尽绝，并不得听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禀听，寻委开封府，使臣小火下辈，散行搜索，狭街僻巷，无不周遍，小人无知观望，辄于市井大声号呼，云不得隐藏赵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连累。如是所至号呼，官司从之而不问，此又可扼腕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宗室南班官等赴军中络绎于道，又载宫嫔出门者凡数千车，督责金银尤为紧峻，又有军前告禁中金场及镇库金块者，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指名取太学录黄丰、杨愿二人试选每占高等者，似疑为三十人所使，复托疾为申，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责金银极为峻切，官司惊惧，莫知所措。迨晚，四壁提举根括金银官四人，催促根括金银，已而，将四壁提举根括金银官四人押赴军前，二酋震怒拂膺，大声斥责，命执四人于监军处敲杀之。提举官即尚书梅执礼，侍郎程振、陈知质，给事中安俊也。既杀，复令签级军中，以令于众，尸首弃南薰门下。时监军者正处南薰门故也。又命执催促金银官黎确等四人，并台谏官各鞭背五十放还。是晚，大风拔木，百姓既闻杀侍从捶台谏，上下怖惧，疑启变乱之端定在朝暮，持兵巡警如初。

二十六日，开封府、御史台催科金银，无所不至，自九品以上折为九等，均定金银表段数目，各差人逐坊陌家至户到，列为三等摊认，金银表段亦随等均定，上下催督，急如星火，一城骚动，不堪其苦。而自废主以来，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径造宫阙，如诣私家，折花饮酒，自相娱乐。至是辄乘醉插花满头，联镳而睥睨行道旁，若无人观者，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责金银表段大抵尤甚于前，李若水兄及从吏辈在军中，颇能道军中事，云金人初废上时，萧庆持诏宣读罢，径迫上脱袍。是时，何㮚等悉在上侧，惊惧莫知所措，独若水抱持上，呼天痛哭，为金人所囚，累令金官高尚书诱若水以高爵，若水略不之顾。至初八日，又呼若水，若水抗论云：“皇帝非失信，以祖宗积累之艰难，三世方得河东，陵寝在焉，大河在焉，而不敢轻与金人，惟义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帅自去岁城陷之后，再立主上，永事大国，歃血未干，又复违背。又如金银所须之外，种种需索无厌，贪人土地，取人妇女玉帛，而覆我宗社，害我生灵，是巨贼耳。吊民伐罪，岂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于青城东华门外敲杀之。临死，骂声不绝于口。自金人强暴，倾危王室，士大夫能以身死社稷之难者，才闻若水一人而已，万世之下，宜其不能掩其忠也。

二十八二十九日，解发金银表段又如昔时，先不要绸布等，至是悉要，搬担不绝于道。传闻城外表段堆积如山，有腐烂者，而竭府库，困民力，可胜道哉!

三十日，上以文字达二酋，欲饮食衣服，其文送开封府，始令搬御前服用等出城，士庶闻之，无不痛哭。

三月初一日，金人告报军中，欲遣张邦昌入城。御史台检准故例，宰相入城，合迓于门。径行晓谕文武百官，于未时前悉诣南薰门，迓少宰张邦昌。如期而集者凡数千人，士庶往观者千万人。范琼任长源诸统制官，领兵分列左右，自州桥及门下，森布如织。申刻，邦昌入门，金人送者及门而反。邦昌之入也，径诣尚书省，百官敦请即位，犹豫未敢。先是，军前指挥，如不肯即位，及城中不愿推戴者，先戮大臣，而后纵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请，邦昌与庶官相见，恸哭尽哀。

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日，金人节次移文，督立邦昌，文武百官庶民每日并诣尚书省，敦请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及议定初七日择时

即位。是日，统制官宣赞、舍人吴革睹事势至此，起兵谋反，正班直散祗候凡三营，并杀血属以应事。未启，为人所告，范琼自部兵格杀五十余人，其余悉溃，革父子与为首者并斩于大梁门外。嗟乎！革诚有志，奈何事未成而身遇害？可悲也哉！

初七日辰时，张邦昌即皇帝位。是日，金人使使命五十余人，乘骑数百从之持册文，邦昌自尚书省恸哭上马，至阙庭又恸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顷，北面再拜谢恩。金使跪进册命国玺，再拜谢。金人退，文武百官引导入宣德门，服赭袍，张红盖，御文德殿受贺。

初八初九初十十一日，连日宴金使于禁中。

十二日，金使移文，索金银表段又峻，且云："金银表段所须十分，未及一分，仰开封府在京坊巷见在人户等数配，限三日纳足，如不服之人，全家押赴军前。"先是，金人索在京户口数目，开封府报以七百万户，军人询李若水，亦以此对。金人无厌之欲，见京城户口之众，至是乃令将坊巷人户等数配，意欲于此百万户中尽行数配，所得不可胜计也。开封府奉行，莫敢论辨，乃以见在人户，随高下配之，欲敷原数，虽细民亦不下金三十锭，银一百锭，表里五百匹。家至户到，分到成数，揭榜门首，督责于日下送纳。小民自知所配太甚，复事出于众，且相戏谑云："假使变甑釜为金银，化屋宇为表段，亦岂能如是敷纳。"但金人自以为必得而准望，督责者继踵不绝也。

十三日，金人督责金银表段益峻，官司征催，莫敢少息。又散榜，逐坊巷其户口单名及所摊认数，委本厢地分分头催督，急如星火，小民应之而不问，官司亦无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军中乞免，其书云：

"比以冒膺缛礼，愿展谢悰，虽沥贡于忱辞，终未孚于台表，退思感悚，岂易敷陈？载惟草昧之初，实轸阽危之虑；民志未定，故未有以得其心。事绪实棼，念将何以息其动？昨奉台令，取索金银表段，以充犒军。伏自入城以来，讲究民间，实颇罄竭，悉已输纳。嗣位之初，朝廷祗畏；戒谕官吏，罔敢不虔？仰蒙大恩，敢不思报，虽割肌体，岂足论酬？念斯民困弊，以其围城之久，比屋饿莩者多，每欲抚养，则无资泽以厚其生；欲拯给，则乏米粮以续其命。征催正急，刎缢相寻，若阅日消淹，则所存无几。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观转壑之忧，不啻履冰之惧。与夫跼天蹐地莫救于元元，曷若归命投诚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恳切，赐以矜容，特宽冒犯之诛，诞布蠲除之惠。则始终之德，遂全亿姓于死亡，报称之心，敢惮一身之糜溃，期于没齿，以答隆恩。"

十五十六日，征催金银表段如前，但绝无输纳者。邦昌命百官庶务作旧修饬职事，国子祭酒学官奉行，不敢懈怠，寻晓示诸生，须管置课册假簿及锁院补填。

十七日以后私试，诸生笑而不答。

十八十九日，征催稍缓，莫知其故，保康门灾，是日大火烧百余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命遣国子祭酒董逌抚谕诸生，慰劳备至，逌承命巡斋，宣布邦昌之意。盖自围闭，诸生困于□盐，多有疾故者，迨春尤甚，日不下死数人，有至十余人者。邦昌具知，乃有抚谕之意。又命医官十人，于诸斋日夕看候。又给药饵之资各五千。太学疫气尤甚，于今年自春至夏物故者二百人。先是，就正斋生蔡延世梦金甲神在太学前，箕踞而坐，顾左右百余，令取锹往东南，旁有一人问曰："此何为者？"神人曰："要葬太学之士。"复问曰："其数几何？"神人曰："几半。"中有被发赤目趣向北咒曰："饮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觉，汗流浃背。计自春初，在学者才七百人，今物故者三之一，亦可骇也。后病疫发肿者，往往只于豆汤取效，由是太学盛传，服之者无不愈疾，疑其神人咒水之异，故黑豆方似亦可以广传于世，因录方于后。黑豆二钱（炒令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盏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

二十一日，先解发医官伎艺等复有入城者，云被二酋指挥，听暂告假入城，收买药材物色之类，其医官各于行李笼箧上揭榜，云太子元帅府医官某人行李，或云国相元帅府。小人甘心从事，于此辈尚欲矜耀，可谓下愚而无知者欤。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节次索金银表段并犒军之物，所须虽未及千分之一，但念楚国肇造，本固则宁，虑有征督，重困民力，已议停止。邦昌令开封府散榜晓谕。

二十三日，上自军中批御札付王时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皆为大臣所误，今日使我父子离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见已治行，缺少厨中所用什物，烦于左藏库支钱三千贯收买，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请勉事新君，毋念旧主。"仍书御名，上王徐二公，士庶传闻，血泪迸落。

二十四日，军中放还官吏、僧道、百姓入城者凡数千人，路允迪、沈晦亦其数。

二十五日，传闻金人前军启行。

二十六日，城外大火亘天，传闻金人前寨焚寨栅。

二十七日，邦昌用天子仪卫法驾，缟素出南薰门，设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恸哭，送太上皇帝、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张红盖，出南薰门，设香案谢恩及饯别二酋，及午而返。连日之出，不过设香案，陈起居并如常。从行即王时雍、徐秉哲、吴开辈也。士庶旁观，无不感怆。

二十九日五鼓，太上皇帝、主上北行。传闻太上皇在二太子军中，主上在粘罕军中，主上乘马，侍卫百人，后有监军从之，自郑门而北，所过一城角，淹

面号泣，诸王各乘车。士庶传闻，肝心摧裂，亲王、驸马、宗室多徒步，不能行，驱之使前。

四月初一日，兵退，金人班师，邦昌委范琼交割城池楼橹，复分拨兵卫尚关闭守如故。是日，民间闻金师之退，恍若再生，竞欲登城观者，如蚁集鳞次，惟銮舆播迁，为之愁恨耳。

初二日，上下四壁修饬楼橹，委侍郎邵溥总领其事，置修城司壁官属各有员次。

初三日，范琼领兵出城外搜空，得金人遗弃宝货表段米面猪羊等不可胜计。又弃下老幼、病废及妇女等，至是尽徙入城，多有挟遗米面或有怀金帛者，欲以为入城养生之具，尽为守门兵卒辈殴打夺之，城外金人遗弃之类，大抵亦多为兵卒所有，此亦官司措置乖谬耳。

初四日，邦昌肆赦。是时，天下勤王之师，稍稍已至近境，午刻有榜云：

范尚书、赵资政领兵在南京，先遣统制官王渊到阙议事，仰城中不得惊扰。

初五日，王渊领兵到阙，屯于通津门外。邦昌出手书，欲册命元祐皇后，其书云：

"予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义，惟期尊主以庇民。岂图祸变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于网罟，实难逃于刀绳。外迫大金兵火之余，内轸黎元涂炭之苦，顾难施于面目，徒自惮于夙宵。杵臼之存赵孤，实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晋祖，考前迹以甚明。重惟本朝兴创之图，首议西宫尊崇之礼，恭惟哲宗元祐皇后，聪明睿知，徽柔懿恭，王假有家，肃母仪于方夏；天作之合，早配德于泰陵。虽尝寓瑶华崇道之居，亦继承钦圣还宫之请，久栖真于秘馆，尤著德于令闻。今二帝既迁，山川大震，匪仰伸于懿范，将曷称于仪刑？是举用国旧章，择时陬吉，躬即彤庭之次，虔修钦奉之仪，允契天心，式从人望。幅员时乂，庶臻康济之期；京邑即安，更介灵长之祉。宜上尊号曰宋太后，令有司择日具册命，疾速施行。"午刻，奉元祐太后于瑶华宫，仍居延福宫。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于延福宫。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领兵七千人到阙，屯于青城。

初八日，邦昌命赐学校之士恩有差。是日，开诸城门。

初九日，有司备礼，册元祐皇太后，百官致庆。

初十日，邦昌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手书曰：

"以身徇国，盖尝质于军中；忍死救民，姑从权于辇下。乘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获伸。载惟遭变之非常，本以济国于有永。今则保存九庙，复活万灵，社稷不移，衣冠如故。奉迎太后，实追少帝之玉音；表正万邦，犹假本朝之故事。盖以敌方退舍，兵未越河，尚余殿后之师，或致回戈之举。　于间谍渐以北还，既祸乱之消除，岂权宜之敢后？延福宫太后宜遵依原奉钦圣宪肃皇后诏旨，正尊号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缘遣使康邸，未知行府所在，军国庶务不可旷时，恭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以俟予复避位冢宰，实临百工，誓殚孤忠，以辅王室。惟天心悔祸，启帝胄之应期，二帝虽迁，赖吾君之有子。惟多方之时乂，系我后之斯猷，邦其永孚于休，庶亦有辞于世。"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帘听政。邦昌退居资善堂，复收伪赦。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出呼见群臣，不称朕，面奉由内降则曰"中旨"，宣示四方则曰"宣旨"，手诏则曰"手书"。至于禁中诸门，悉行缄锁，题以臣张邦昌谨封，大抵似不敢僭逆。惟王时雍附会其心，以真主事之。方金人初欲立邦昌，时雍先著名列状。后邦昌入，时雍专主其事，颇有德色。每于邦昌前言事，则曰"臣启陛下"，邦昌屡斥之。朝中旧呼时雍为"三川牙郎"，谓王黼用事时，时雍与乡人货赂卖差遣，殊不知亦能为"卖国牙郎"也。

十二日，勤王之师继有到阙者。

十三日，道路渐通，日有出城者。四厢都巡检使范琼揭榜云："据探报，金人尚有后军见留滑州界上，四方客旅未得轻出。"不知何意。

十四日，开封府晓示，准奉皇弟康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札子：当府领兵勤王，以被受手诏，云已与金人请和。及得曹枢密矾书，称不得轻动误国，遂屯人马京畿，以示逼逐。后据探报，屡幸兵寨，恐有奸谋，即传檄河东河北，激厉军民，以兵邀敌于前，促勤王之师追诣于后，莫不响应。今闻兵众既行，未知二圣所在，臣子之心，痛渝骨髓，呼天叩地，陨越无所。虽有探报，未审虚实，仰开封府详此，悉开具兵马临城，尽与未尽，二圣车驾，还与未还，仍晓谕诸人，当府领兵邀追，迎请以安众心，具状申来。士庶读之，莫不感恸。

十五日，李纲传檄京师云：

"与湖南安抚郭三益等会合湖南勤王之师，旬日得精兵十万，见起发前来勤王，仰开封府散榜晓谕。"

又传到何志同等率师勤王，誓书云：

"徽猷阁学士朝奉郎知淮宁军事赵子崧、徽猷阁直学士朝奉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充经制使翁彦国、奉议郎都水使者荣嶷等敢告士庶：金兵再犯京阙，侵攘暴虐，人神共愤。圣天子屈己议和，犹未退师，旷日持久，包藏祸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绝，天下臣子，各奋忠勇，誓不与之俱生。今诸道之师大奋于近辅，凡我同盟，毋爱身徇私，毋怀异观望，戮力合谋，共安王室，以全臣节。三军之士视死如归，千万人惟一心，进则厚赏，荣于家邦，退则重刑，杀及妻

子。有违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实鉴斯言。”

十六日，开封府揭榜云：

“传到京兆府安抚司札子，据从义郎秦凤路经略司准备将领权第一副将本路奇兵勤王，种深申契勘准秦凤路总管衙指挥领秦凤路奇兵军马前去勤王，深伏念，在秦凤守官几二十年，汉番人情，委是谙熟，今据回纥国大使木瓜心、骨捉龙国首领溪姑丙灵首领药买食国首领药栏出头，为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爷，木瓜心情愿自备衣甲、人马、口食，前去断杀，共约三十万人马，及有恒恒国首领，结连通温来传送前去，会同发遣讫，契勘前项诸国首领，深为在熙秦累年管勾茶场，日逐相亲，人情远迩，大段习熟。今来逐人为见深自乞前去勤王，各情愿自备甲马口食，随深身前去，委是赤心忠义，人马强壮，深以指挥各分头统领，分数路前去破敌。及乞差发得力使臣，多赍金帛，前去激赏，上项首领，各取便路，兼程起发，前来京路会合，伏乞指挥施行。小贴子契勘深一行军马经过县镇，居民往往以钱粮犒赏，父老多称，前后所过军马，无此整肃，人人皆愿随深前去勤王，亦乞照会施行者。”

十七日，范琼除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兼四壁都巡检使，任长源宣赞舍人，军头引见司使臣各转一官，云以京城弹压之功，叙迁至此。

十八日，开封府揭榜云：

“兵马副元帅公文行下，当所统率军兵，奉大元帅康王指挥，会合诸处人马，追击掩杀金兵，仍令随事便宜措置。自承康王札子，星夜间道路走使臣三偏督河北东路诸州军府追杀，合心并力，占据要害，断绝桥道，把厄围击，救迎二圣与诸王皇族后妃，期还宫阙，使三军将佐臣子死节，誓报国恩。先下大名府路，分催诸处人兵将士，随渡径过，与西路人马相约掩击去讫。契勘自去十一月后，金兵登城，按甲不动，假倡和议，使四方勤王之师坐待近畿，诡诈百出，使中外声迹不接，致请二帝出郊，乃辇载金帛，罄竭帑藏，以成奸计，又邀拥銮舆及皇族子孙后妃以下逾河北去，及启行，外人才觉，知四方痛切忠愤，呼天号诉，日月变色，夷狄蝎我中国，乃上累君父，切惟大宋一统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缘奸臣误国，结怨生隙，流毒移患，遂致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上天眷佑有宋，垂亿万其必有待，赖公卿将帅一心保护，庙廊安存，庶姓又见大宋之德泽甚深，与天地终始，其都城军民僧道等思慕之心岂有穷已？今大元帅康王，忠孝友爱，出于天性，自总兵于外，亲擐甲胄，冒犯风雨，欲戡定国难，戢宁方夏，会诸路勤王之师，不啻百万，前此守和信盟，以俟败退，俯为生灵，每戒轻动，及国家一落奸计，苍生奈何？自康王闻此，泣尽继血，虽草木无知，亦皆悲恸，左右开勉莫回，便欲跃身自奋，手格戎以刷父兄之耻。见不住进发人马，严督忠臣义士，数路合击，虽封王建节，亦许充赏，期于力救二圣回，用慰中外，故未忍归朝瞻望阙庭，款谒宗庙，与本朝父老军民僧道相见。伏想舆情，日夕愿望必兴，祖宗之积累甚厚，遽遭兵作孽，致二帝播迁，惟康王为宗庙社稷所赖，伫成大功，禔福天下。当所驻兵距京城之近，具公移慰抚都人者。右晓示在京各令知悉，朝奉郎徽猷阁待制兵马副元帅宗泽。”

十九二十日，宗室叔向青城募救驾义兵，又分遣使臣揭黄旗入城召募，一如曩时，应募者多市井游惰无能之人。

二十一日，大元帅府参谋官东南道总管赵子崧揭榜云：“奉大元帅康王札子，节制东南诸军，进援王室，已至近城。切惟赵氏德泽洽于民心，主上仁圣慈俭，天下忻戴，独以奸臣卖国，坐致金兵犯阙，祸变之大，旷古未闻。至于二圣播迁，六宫九族系累以去，天下臣子，悲愤痛切，甘心屠溃，况本朝亲王。元帅将兵在外，故于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帅之柄，盖本天意。康王已委副元帅追击金兵，迎请二圣车驾。又委子崧等军准备，以图兴复，仍登坛歃血，盟于三军，千万人惟一心，誓死赴难。今宰臣忠悬，至三衙太尉等，上下计奉母后宝书，迎请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归。都城军民、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怀忠义，当金人劫请车驾及皇后之时，谅其本心必不忘赵氏。各宜安堵，无致疑惑，以待恩抚，须至详示者。”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母后节次遣使请迎康王，官吏士庶延颈以待。

二十五日，母后诏令备车驾法仗等，并赴南京迎请康王，百司庶务各分其半而去。

二十六日，太宰张邦昌率官吏等乘舟下汴，前往南京，朝礼迎请康王。

二十七日，括船装发纲运及乘载宫嫔等赴南京，诣康邸，汴河之船如鳞。

二十八日，祭酒董逌率太学生百余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康王节次移文，谕京城士庶及令有司，作急催督纲运，以济都城缺乏。

三十日，连日官吏赴南京者殆不绝。

五月初一日，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肆赦中外，改元建炎。后一日，赦到京，士庶举手称庆。

拾　遗

元年春，金人退师之后，朝廷大臣无复经画，各执偏见，自相矛盾。已而群奸协谋，力排李纲任兵

柄，将四十万俾解太原之围，意欲中纲，殊不知中纲乃所以中朝廷也。种师中五月败，解八月败，杀戮溃散殆尽，而给不解围。九月三日辰时，太原陷。凡十有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犹未知太原京师之屏翰也，太原陷，则王室孤立，内外无援，可谓危矣。诸公恬然不恤，尚守和议，有建迁都之议者，有建征兵之议者，为执政者方遣使议和，此非所急，方且今日立春秋博士，明日改野王配享，朝廷贵近，私植党与，弊乃益甚。烽燧不立，斥堠不遣，金兵翔于河上，犹未之知。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遽及阙下，庙堂始仓皇，分遣五路使臣征召天下之兵，京师被围月余，援兵竟不至，城遂陷。罪谁与归？即王云自六月使还时，太原未下，金人亦颇厌用兵，遣王云来，只要三镇租税，限半月复到燕山，仍要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镇告谕，从所请则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约。王云星夜奔驰，才六日，至京入奏，上大悦。顾问大臣，皆不欲与之。云与宰相吴敏素不协，因以事黜之，责如唐州。云犹再三抗论，引列利害，吴敏百端阻之，竟不遣。直至九月，始再遣云使金，时太原已陷矣。云十四日回报，言金人欲三镇，朝廷虽明有许意，复犹豫未遣。云再冲突，既行，已见杀于磁川，守土者诡奏云："王云入境，忽为庙中神马突死。"异哉！

太上皇初起万岁山，奇花、异卉、怪石聚于山，穷奢极侈，冠映今古。去年金人犯城，城上炮石尽取给于此山，亦上皇之赐也。旧在禁中，今年秋，屏园囿之观，毁撤垣墙，许庶民居止，由是士民皆得游览。其间山川台榭，不可纪极，奇石森列，悉有名号。如玉京独秀、太平岩、卿云万态、奇峰、紫盖、飞来峰、伏龙走虎之类，尤为特绝。又有松阴、竹径、花圃、石洞、村居、酒肆，莫知其数。戒严日久，殊乏樵苏，有旨许军民入山采斫，楼台阁榭，一朝撤去。中有一绛霄楼，金碧间错，势极高峻，如在云表，尽工艺之巧，无以出此。其间即天神每降格处也。自军民毁撤，不逾时殆尽，遂成丘墟矣。万岁山，始立用此名，后改为艮岳，又改为寿岳，期与天地长久。今不数年间，兴废如此，可胜叹哉！

去年十二月立冬，术者王凌明以谓，国家大忌。丙午冬三月，可于此日借春致祭，打牛如立春，朝廷从之。闻者或以为笑，天时岂可借也？但京城之陷，竟不出此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时，去岁年号，天会四年闰八月，而中国乃闰十一月。天时也，番汉虽殊，而五年再闰，不同如此，岂历数有工拙耶？未知孰是。

粘罕自谓用兵过孙吴，军中称二太子为佛子，言不杀人也。大抵纪律严明，故士卒用命。京城统制官死事者三人：胡庆彦、陈克死于戎，姚友仲死于兵。独刘延庆、刘光国父子，夺万胜门，带班直长入祗候西方万余人突出，殊不念乘舆播迁无所，社稷安危在反掌间。延庆父子食禄，累世荷恩，而履蹈反愧于市人，要之危难之际，始见臣子忠义之节，不必将种相门也。

金人每击鼓以报平安，其声如雷，传闻一鼓凡有数槌，槌上悉系球子，所以其声疾而大。或日暮天欲晓，其时不常。破城之后，又于四壁绕城种柏，不知何义。

去年春，金人犯阙，寨皆在西北地牟驼冈。金人既去，议者引汴水灌冈，为水所坏者凡十有八，冀金人不复下寨也，识者笑之。借使汴水可淹牟驼冈，胡不俟金兵复来，而后引水灌之？则金兵可尽没。今乃先引水灌冈，是教金兵预备也。其谋之不臧，每每如此。

破城之日，百姓军人即都亭驿，杀金使四人，剖剥之，其一乃监军之子，余不得姓氏。自废主之后，凡欲洗城者数次，盖监军颇怒国人之杀其子也。力欲洗城，披甲挺刃，凡数次。登，城中有黄旗兵将在空中，不可近，遂止。未知是否，但主洗城者乃刘监军与粘罕，二太子不预焉，盖其性善矣。

金人自陷城后，征求不一，罄府库，竭帑藏，至取乘舆服御嫔宫等物，上在军中未尝动色，惟索及三馆书籍，上喟然嗟叹久之。

上讲和回，怜太学诸生辛勤，效死弗去，即遣中书舍人孙觌兼祭酒慰劳诸生，及闻议赏格，诸生感激上意，涕泗横流，继而再幸军中，驾往来，人数闻诸生时有献书乞诣军前论列者，官司例不许行。

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阙。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大雪，城陷。十二月二十五日，大火烧开宝天宁寺及居民五百余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风，金人敲杀从官梅执礼等四人及捶打台官四人。三月二十五日，金人前军启行，自犯阙围城，首尾半年，去来皆取二十五日，其余二十五日皆有变异，不知其适然耶？或阴阳度数使之然也？

京城四壁守御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守御则有孙传，提举则有李擢、郭仲旬、乔师中，统制则有王奕、姚友仲，统领则有高特、范琼、何庆彦、石可宝、李湜，其余逐急差到统制、统领官，不下十数员。每一统制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员，效用不下四五千人。每使臣一员，日给钱八百文，或一贯效用，或三百或五百，率多亲戚门生故吏。又有朝廷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亲战，或不出战而受上赏者，用命当锋者未必收录。至于中伤军兵，有轻伤而得重赏者，有战死而复作逃亡申举者，其弊殆不可胜言。其尤甚则有统率官论功第赏，虽子侄亲戚远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诡名诬奏，例被赏典。京师虽陷，彼犹携告札以遗子孙，归耀乡里，自以为得计，比比皆是。守御将士往往如此，冀其死守而不陷，其可得乎？

元年冬十一月，金人游骑渡河，先遣王汭来，坚欲割两河以和，朝廷从之。遂遣耿南仲割河北，聂昌割河东。二十日，粘罕来自太原，河阳营青城斋宫；干离孛来自真定，渡河，营刘家寺。先是，枢密李回

将兵防河北，不能御敌，回引兵遁走，金人遂猖獗，京城闭守，居民乘城。二十七日，东壁百姓喧哗，殴杀统制官辛康宗等，城几陷。诏罢百姓守御，差官召募死士发城，然守备不戒，将卒庸懦。又赏罚不明，识者知其必不能守。车驾亲幸四壁，抚军擐甲服剑，士卒鼓勇，造攻具甚急。或劝上遣兵出郊，结诸□以扼金人，纵不欲战，庶几金人不敢近城，为异议所阻。金人筑甬道，造鹅车、洞子、欲攻南壁，为都水聂守决河水灌，所以金人不得攻，且遣使邀车驾议和，又欲皇帝逊位于肃王，辞语慢侮。宰相何𣵀招集流民数千，厚赏，号为奇兵。又马步军太尉王宗础荐健儿，郭京召游手七千余人，自言有隐形秘术，且以拒金人，金人皆以为笑，后尽没于护龙河。中书舍人李擢守南壁，不以闻，自治甬道，上幸陈州门，大怒，罢擢拘系之。时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风暴甚，守城官不能彀弓，凡二十余日不霁，雪深丈余。二十四日，金人自陈州门推鹅车、洞子、云梯，上纵火烧鹅车等，风火反烧敌楼，三门士卒惧甚，几于溃散。有旨并力修完敌楼，未毕。二十五日，金人自所烧城入，凡十四人先登，士卒溃散，自相践蹂，死者以千万计。统制官相星宏死之。是日，郭京引兵入陈州门，或云与金人为应援，就拔汉帜，遂立黑帜，敛兵不下。是夜，火九门城堞，内侍黄经臣死之。金人又纵火烧近城寺观屯兵者，凡五日五夜不息。城中不知死所，百姓奔左掖门，问车驾所在，帝御宣德门抚谕，且纳死守五日，内城门始开。二十六日，金人遣使议和，何𣵀使金求和。明日，遣皇子为质，不纳，坚欲邀龙德出郊。卫士蒋宣、李福作乱，伏诛。时有欲邀车驾南幸者。明日，上单骑出南薰门，见二酋纳款求和，迨夜还宫。自是何𣵀、李若水等及误国大臣，皆谓金人守信不渝，殊不为备。初凌铄阻格议臣，金人遣使入城，需车马金帛宝玉缯绮女子百货，动以亿兆计，官兵守城者多投金营，言城中虚实，取索官司百物、玉宝、器玩，无不欲者，金人又令朝廷使使赍诏四方勤王退师，两国永和，盖欲绝我外援也。凡五十日，而金人敛兵不下，伐木为障，蔽若山林，内外虽不相见，时有游骑剽掠近城居民，焚劫王侯大第，取金宝妇女。小人乘势剪发涂面，诈称番兵，白昼为盗，官不能禁，有捕获斩首者日十数人，凡月余始定。正月七日，金人遣何𣵀、李若水入城，责金宝不足，欲挈何𣵀家属，又欲纵兵大杀，𣵀甚惧，奏言金人欲入城，上再行出郊，议上徽号，至，乃迫车驾出郊。上虽难其行，然甘𣵀之诈而不疑也。别无一人知者。明日，急传车驾如军中，百官痛恨，复莫能救，且知其必生变异矣。皇太子监国，孙传、王相、张叔夜至枢密。范琼摄兵政。车驾幸刘家寺，逾月不得归，太学生何揆等哭于南薰门，金人追至军前杀之，事见前录。

靖康传信录

[宋]李　纲撰　范学辉整理

《靖康传信录》三卷，南宋初年名相李纲撰。主要记载宋钦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作者亲自参与的第一次开封保卫战的经过，对宋、金和战以及宋廷内部的政治斗争都有详叙，对北宋灭亡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

自　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营司参谋官。四日，除尚书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亲征行营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罢职。五日，以士庶伏阙复旧职，改充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金寇退师，除知枢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七月，出师，次怀州。八月，召赴阙议事。九月，还次封邱，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寻落职，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寻移宁江。以二年行次长沙，闻召命复官，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时金寇再犯阙，半年，京师之围未解，四方盗贼蜂起。余荷两朝厚恩，国步艰难，不敢自爱，方率义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才岁余，一身之进退荣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纷然如此，岂非真梦耶？然一岁之间再致大寇，虽曰天数，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于崇观以来军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于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战。何也？贼以孤军深入，前阻坚城而后顾邀击之威，当是时不难于和。而朝廷震惧，其所邀求，一切与之。既割三镇，又质亲王，又许不赀之金币，使贼有以窥中国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诸道之兵既集，数倍于贼，将士气锐而心齐，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惩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亚夫困敌之大计，使贼安然厚有所得而归，此失其所以战也。失此二者之机会，故令贼志益侈，再举南牧无所忌惮，遂有并吞华夏之心。譬犹病者证候既明，当用毒药而不用，虽暂得安，疾必再来，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视去岁，人心、国势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义，惟当奋不顾身，死以殉国家之急。及其成功，则天也。然自是之后，朝廷非大有惩创，士风非大有变革，内外大小同心协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为事，扫去偷惰苟且之习，娼嫉谮诉之风，虽使寇退，亦岂易支吾哉？故余于此录记其实而无隐，庶几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

卷　一

宣和七年冬，金人败盟，分兵两道入寇。其一以戎子斡离不为帅，寇燕山，郭药师叛，燕山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国相粘罕为帅，寇河东，李师本叛，忻、代失守，遂围太原。边报猝至，朝廷震惧，不复议战守，惟日谋避狄之计。然其事尚秘，外廷未闻也。

至十二月中旬，闻贼马逼近，始遣李邺借给事中奉使讲和，降诏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师，且命皇太子为开封牧。宰执日聚都堂，茫然无策，惟遣家属散之四方，易置东南守臣，具舟楫运宝货，为东下计。于是避狄之谋，外廷始闻。余时为太常寺少卿，素与给事中吴敏厚善。夜过其家，谓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议，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为牧，非也。巨盗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无人种，自非传以位号，使招来天下豪杰，与之共守，何以克济？公从官，以献纳论思为职，曷不以非时请对，为上极言之？使言不合意，不过一死，死有轻于鸿毛者，此其时也。"敏曰："监国，可乎？"余曰："不可。唐肃宗灵武之事，当时不建位号不足以复邦家，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上聪明仁慈，倘感公言，万一能行此，金人且将悔祸退师，宗社底宁，岂徒都城之人获安，天下之人皆将受赐，非发勇猛广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国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对，具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则宗社灵长，圣寿无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万寿宫所谓长生大帝君者，陛下是也。必有青华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见于

此。”上感悟，叹息。因言：“李纲之论，盖与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禀议，讫，随宰执至文字库，只候引对，实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怀所论著札子，待对文字库。上御玉华阁，先召宰执吴敏等对，至日晡时，内禅之议已决。催吴敏与门下侍郎草传位诏，百官班乘拱殿下，宣示诏旨，余不复得对。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辞，因得疾。召东宫官耿南仲视医药，至夜半方苏。翌日，又固辞，不从。乃即大位，御乘拱殿见宰执、百官。时日有五色，挟珥赤黄色，有重日相摩荡久之。乃尊道君皇帝曰太上皇帝，居龙德宫，道君太上皇后居撷景园。以李邦彦为龙德宫使，蔡攸、吴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学士王孝迪实草赦书，而不著上自东宫传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论非之。诏有司讨论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时犹在太常，条具以闻。诏遣节度使梁方平将骑七千守浚州，步军都指挥使何灌将兵二万扼河津，探报虏骑渐逼故也。

二十八日，有旨召对延和殿。上迎谓曰：“卿顷论水章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尝为赋诗，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余叙谢讫，因奏曰：“陛下养德东宫，十有余年，恭俭日闻，海内属望。道君太上皇帝观天意、顺人心，为宗社计，传位陛下。授受之际，灿然明白，下视有唐为不足道也。愿致天下之养，极所以崇奉者，以昭圣孝。今金寇先声虽若可畏，然闻有内禅之举，势必销缩请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窃料之，大概有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归朝人，二也；欲增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法以大事小之义，不足惜。欲得归朝人，当尽以与之，以昭示大信，不足惜。欲增岁币，当告以旧约，以燕山云中归中国，故岁币增于大辽者两倍，今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国家敦示和好，不校货财，姑如原数可也。欲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至于疆土，则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神于此数者，执之之坚，无为浮议所摇，可无后艰。”并陈所以御敌固守之策。上皆嘉纳。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职。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朝贺，退诣龙德宫，朝贺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于门外，宰执进见。

三日，有旨以吴敏为行营副使，以余为参谋官，团结军马于殿前。又以蔡攸为恭谢行宫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东幸之具。盖斡离不之兵距，浚州不守，梁方平战衄，烧桥而遁，何灌军马望风溃散，贼遂渡河，是日闻报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门东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续以行，侍从、百官往往潜遁。是时，从官以边事求见者，皆非时赐对。

四日，余待对，班于延和殿下。闻宰执奏事，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间。余穷思之，以为不可。适遇知东阁门事朱孝庄于殿廷间，语之曰：“有急事，欲与宰执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庄曰：“宰执奏事未退，而从官求对，前此无例。”余曰：“此何时？而用例耶！”孝庄许诺，即具奏得旨引对。余拜讫升殿，立于执政之末。自启奏曰：“闻诸道路，宰执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时中曰：“都城岂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岂复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与之固守，岂有不可守之理。”语未既，有内侍领京城所陈良弼自内殿出，奏曰：“京城楼橹，创修百未及一二。又城东樊家冈一带，濠河浅狭，决难保守。愿陛下详议之。”上顾余曰：“卿可同蔡楙、良弼往视，朕于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楙、良弼亟诣新城东壁，遍观城濠。回奏延和殿，车驾犹未兴也。上顾问：“如何？”楙对以为不可守。余曰：“城坚且高，楼橹诚未备，然不必楼橹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冈一带以禁地不许开凿，诚为浅狭，然以精兵强弩占据，可以无虞。”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宰执皆默然。余进曰：“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曰：“谁可将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畜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控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怒甚，厉声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余曰：“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上顾宰执曰：“执政有何阙？”赵野对曰：“尚书右丞阙。”时宇文粹中随道君东幸故也。上曰：“李纲除右丞。”面赐袍带并笏。余致谢，且叙以时方艰难不敢辞之意。车驾兴，进膳，赐宰执食于崇政门外庑，再召对于福宁殿，去留之计未决故也。宰执犹以去计劝上。有旨命余留守、李棁副之。余为上力陈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贼手，屡年然后仅能复之，范祖禹谓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云集，虏骑必不能久留。舍此而去，如龙脱于渊，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虽臣等留，何补于事？宗社、朝廷且将为邱墟，愿陛下审思之。上意颇回。而内侍王孝竭从傍奏曰：“中宫、国公已行，陛下岂可留此？”上色变，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会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为然，上意稍定。即取纸御书“可回”二字，用宝，俾中使追还中宫、国公。因顾余曰：“卿留朕，治兵御寇专以委卿，不令稍有疏虞。”余惶恐，再拜受命。与李棁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书省，而宰执宿于内东门司。中宫、国公之行已远，是夕未还。中夜，上遣中使，令宰执供

军令状。诘旦，决行。

五日，余自尚书省趋朝，道路纷纷，复传有南狩之事，太庙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则禁卫皆已擐甲，乘舆服御皆已陈列，六宫袱被皆将升车矣。余惶遽无策，因厉声谓禁卫曰："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皆呼曰："愿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将安之？"余因拉殿帅王宗楚等入见，曰："陛下昨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途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上感悟，始命辍行。余谓宰执曰："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因出祥曦殿，传旨宣示，禁卫皆拜伏呼万岁，其声震地。复入劝上御楼以见将士，上可之。驾登宣德门，宰执、百官、将士班楼前起居，上临阑干久之，复降步辇，劳问将士。余与吴敏撰数十语，叙金人犯顺、欲危宗社，决策固守、各令勉励之意，俾阁门官宣读。每读一句，将士声诺。须臾，六军皆感泣流涕。于是固守之议始决。是日，以余为亲征行营使，马军太尉曹曚副之。白时中罢相，以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吴敏知枢密院事，赵野为门下侍郎。王孝迪，邦彦之姻家，故荐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还之，以东宫官，故有是命。亲征行营使，置司于大晟府，辟参谋官，书写机宜；句当公事，管句当文字，准备差遣；统制，统领将领，准备差使等。择文武官处之，吏房、户房、兵房、工房选三省人吏处之。上赐银、绢、钱各一百万贯匹两，文臣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将校官告、宣帖三千余道，一切许以便宜从事。自车驾御楼之后，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二千余人，而保甲、居民、厢军之属不与焉。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坐、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凡防守之具，无不备。四壁各有从官、宗室、武臣为提举官，诸门皆有中贵人、大小使臣。又团结马步军四万人，为前、后、左、右、中军。八千人有统制，统领将领、兵步、队将等，日肄习之。以前军居东水门外，护延丰仓，仓有粟、豆四十万石。其后，勤王之师集城外者，赖之以济。以后军居东门外，占樊家冈，使贼骑不敢近。而左、右、中军居城中，以备缓急。

自五日至八日，治防守之具粗毕，而贼马已抵城下，寨于牟驼冈。牟驼冈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冈势隐辚如沙碛，然三面据水，前枕雾泽陂，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道君命打球于其间，故知可以为寨地。金人兵至，径趋其所，实药师导之。人谓药师忠于国家，与金人战偶不利而从之，吾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门，以大船数十只顺汴流相继而下。余临城捍御，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大船至，即以长钩摘就岸，投石碎之。又于中流安排杈木，及运蔡京家山石叠门道间，就水中斩获百余人。自初夜防守达旦，始保无虞。入对乘拱殿。方奏事间，传报贼攻酸枣门、封邱门一带甚急，上命余往督将士捍御。余虑城上士卒不足用，即告上，乞禁卫班直善射手千人以从，上遣御药卢端同行，传旨如所乞。自禁中如新城酸枣门，几二十里。行夹道委巷中，惟恐贼之已登城也。抵门，贼方渡壕，以云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应弦而倒。余时坐酸枣门下，有自门上掷人头下者，至六七不已。询之，云：斩获奸细。俾认，即皆汉人首级也。盖扰攘中兵卒妄行杀戮，捕获数人，即斩以徇。因使号令：如获奸细，捕人亲执出头，验实推赏，辄杀者斩！自是乃止。余与官属数人，登城督战，激励将士，人皆贾勇，近者以床子弩、座炮及之。而金贼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坠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众。又募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烧云梯数十座，斩获首十余级，皆耳有金环。

是日，贼攻陈桥、封邱、卫州等门，而酸枣门尤急。虏箭集于城上如猬毛，士卒亦有中伤者，皆厚赏之。上遣中使劳问，降御笔褒谕，给内库酒、银碗、彩绢等以颁，将士人皆欢呼。自卯至未申间，杀贼数千。贼知守城有备，不可以攻，乃退师。因遣使随李邺请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坚欲入城。余传令：敢辄开门者斩！竟候乃入，实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执起居讫，升殿奏事。引使入对，出斡离不书进呈，道所以举师中国之意。闻上内禅，愿复讲和，乞遣大臣赴军前，议所以和者。上顾宰执，未有对者。余因请行，上不许，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棁奉使，郑望之、高世则副之。余留身问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刚，不可以往。"余对曰："今虏势方锐，吾大兵未集，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则中国之势遂安，不然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臣惧李棁柔懦，恐误国事也。"因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过许金帛之意。以谓金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彼知中国无人，益肆觊觎，忧未已也。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愿陛下审定之。上颇以为然。余退，巡历城中，因乞宰执分提举四壁，上命蔡楙分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而李棁是日至金人军中，果辱命。斡离不者，南向坐。棁、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斡离不遣燕人王汭，传道语言，谓都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赵氏宗庙，恩莫大焉。今议和，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出事目一纸，付棁等达朝廷。棁唯唯，不能措一词。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妇人女子尔。"自是有轻朝廷心。

十一日，棁至自金人军前，宰执同对于崇政殿，

进呈金人所须事目，且道其语。宰执震恐，欲如其数，悉许之。余引前议力争，以谓尊称及归朝官如其所欲，固无害。犒师金币，所索太多，虽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数，况都城乎？当量与之。太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其实十余郡地，塘泺险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国？又保塞，翼、顺、僖三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与人。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为今日计，莫若择使，与之往返熟议，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币之数，令有司会计所有，陆续具报。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以孤军入重地，势不能久留，虽所得不满意，必求速归。然后与之盟，以重兵卫出之，彼且不敢轻视中国，其和可久也。宰执皆不以为然。方谓都城破在旦夕，肝脑且涂地，尚何三镇之有？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也。上为群议所惑，默然无所主。凡争逾两时，无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胜众说，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数日与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辞者，徒以议论或有补万分之一。今与宰执异议，不能有所补，愿还庶僚以安愚分。"慰谕曰："不须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议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复前进曰："金人所须，宰执欲一切许之，不过欲脱一时之祸，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为陛下了此。愿更审处，后悔恐无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复回，尚冀可以力争。而誓书已行矣，所求悉皆与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张邦昌，为质于金人军中，已无可奈何。则为留三镇诏书，戒书吏以辄发者斩！庶几俟四方勤王之师集，以为后图。而宰执裒聚金银，自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六宫、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复索之于臣庶之家，金仅及三十万两，银仅及八百万两。翌日，对于福宁殿。宰执以金银之数少，惶恐再拜谢罪。余独不谢。于是，孝迪建议，欲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犒大金军所遗，多揭长膀于通衢，立限俾悉输之官。限满不输者，斩之。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诸色人告，以半赏之。都城大扰。限既满，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余因对于福宁殿，奏上曰："搜括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复许告讦，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内变，不可不虑。"上曰："卿可往收膀，毋得告讦。"余因巡城过膀所，令传圣旨收膀，归行营司，移牒孝迪照会。人情乃安。

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数万人。乃于四壁置统制之官招集之，给刍粮，授器械，踏寨地，团队伍，皆行营主之。昼夜竭力，无少休息。

至十七八日间，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郑州南门外，乘势击之，杀获甚众。于是金人始惧，游骑不敢旁出，而自京师城以南，民始获奠居矣。

二十日，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泾原、秦凤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愿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上降御笔曰："师道老而知兵，职位已高，与卿同官，替曹曚可也。"盖上意欲以师道为亲征行营副使。余窃叹上裁处之当，而宰执间有密建白以为不可者，上入其言。于是别置宣抚司，以师道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以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司。又拨前、后军之在城外者属之。而行营司所统者，独左、右、中军而已。上屡申饬两司，不得侵紊。节制既分，不相统一。宣抚所欲行者，托以机密不复关报。余窃忧之。自金人议和，誓书既行之后，朝廷日运金帛之属输其军中，名果、珍膳、御酝之饷，冠盖络绎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宝带、鞍勒以遗之，品数甚众，其价不可胜计。余每争，以谓此不足以为德，适所以启戎心。虽上恭俭，视珠玉如粪土，然戎之生心，何厌之有。众方称美上德，不以余言为然。金人益肆，须索无所忌惮，至求妓乐、珍禽、驯象之类，靡不从之。及勤王之师既集，西兵将帅日至，上意方壮。又闻金人掳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王子、帝姬坟墓攒殡发掘殆尽，始赫然有用兵之意。

余赞上曰："《易》于谦之上六，称利用行师，征邑国。师之上六，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盖谦之极，非利用行师，不足以济功；师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于金人，屈己讲好，其谦极矣。而金人贪婪无厌，凶悖愈甚，其势非用师不可。然功成之后，愿陛下以用小人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惩创，不敢有窥中国之心，当数十年无夷狄之祸。不然，一日纵敌，数世之忧患未艾也。"

卷二

二十七日，余与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对于福宁殿，议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探得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为今之计，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其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上意深以为然，众议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举事，盖阴阳家言是日利行师，而姚平仲之师亦将至故也。

约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屡立战功，在道君朝为童贯所抑，未尝朝见。至是，上以骁勇，屡召见内殿，赐予甚厚，许以功成有茅土、节钺之赏。平

仲武人，志得气满、勇而寡谋，谓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夜，亲率步骑万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谓斡离不者，取今上皇帝以归。种师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时以疾给假，卧行营司。

夜半，上遣中使降亲笔曰："平仲已举事，决成大功，卿可将行营司兵出封邱，为之应。"余具札子，辞以疾，且非素约，兵不预备。斯须之间，中使三至，责以军令，不得已力疾会左、右、中军将士。诘旦出封邱门，勒兵班荆馆、天驷监，分命诸将解范琼、王师古等围。虏骑出没，鏖战于幕天坡，所获甚众。复犯中军，余视率将士，以神臂弓射却之。

是夜，宿于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为虏所觉，杀伤相当，所折不过千余人，既不得所欲，恐以违节制为种师道所诛，即遁去。而宰执、台谏哄然，谓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兵，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上震恐，有诏不得进兵。而斡离不遣使，以谓特将帅所为，不出上意，请再和。宰相李邦彦于上前语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构，非朝廷意。"佥议欲缚余以与之，而使人反以为不可。遂罢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楙代之。因废行营使司。上以守御使总兵事，而种师道亦罢宣抚使。余是时得止兵诏，知事且变，即振旅以入城，诣崇政殿求对。既至殿门，闻罢命，乃不果退，浴室院待罪，时初三日也。

蔡楙会计行营司所失，才百余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师折伤千余人，外并如故，乃知朝廷前所闻之非。

是夕，上降亲笔慰劳，锡赉白金、缗钱五百贯两，且令吴敏宣谕且将复用之意。余感泣谢恩，归田庐。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阙之事。初，太学生陈东与书生千余人，是日诣阙上书，明余及师道之无罪，不当罢。军民闻之，不期而集者数千万人，填塞驰道、街巷，呼声震地，舁登闻鼓于东华门，击破之。上遣吴敏、耿南仲慰谕诸生，俾之退。为军民所拥，不得行，必欲见余及师道乃去。不得报，则杀伤内侍二十余人；又诟詈宰执李邦彦、蔡楙、王孝迪、赵野等，欲殴击之，皆散走，藏匿。于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师道入对。

余闻命，惶恐固辞，不敢行。而宣召者络绎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马出浴室院，由东门街抵驰道，趋东华门。军民壅积，几不可进，宣召中使朱拱之复为众所杀，盖怒其传旨之缓也。入见上于福宁殿阁子中，余泣拜请死，上亦泣。有旨复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余固辞，上不允，俾出东华门至右掖门一带，安抚军民。余禀上旨宣谕，乃稍散去。再对于福宁殿，上命余复节制勤王之师，先放遣兵民，盖不复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镇诏书，余既罢，乃遣宇文虚中赍诣金人，军中复差臧禹、秦桧为割地。

是夕，宿于咸丰门，以金人进兵门外，治攻具故。先是，蔡楙号令将士，金人近城不得辄施放，有引炮及发床子弩者，皆杖之，将士愤怒。余既登城，令施放，有引炮自便，能中贼者，厚赏。夜，发霹雳炮以击，贼军皆惊呼。

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为贼内应者，余召至帐中，执之以付御史台推治。凡内侍之守城者，皆罢。京师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杀伤内侍，扰攘中劫掠内侍十余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剑赴官司纳，自以为功，凡千余人。都城惧再有变，余命悉集守御使司，以次纳讫，推其倡者，将赏之。自言其姓名凡二十余人，审问得实，悉皆斩之，余者逐去。是日，并斩杀伤部将、队将者，亦二十余人，然后民情安戢，奸宄不作。

初，贼马既抵城下，余昼夜巡视，有盗衲袄一领者，有强取妇人绢一匹者，有妄以平民为奸细而斫伤者，皆即斩以徇。故外有强敌月余，日间虽窃盗无有也。都城素多火，亦无作者。至是，乃始纷扰，数日弹压，然后定。

金人请以越王代康王为质。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肃王及驸马都尉曹成以行。

康王得归，上喜，赐予良厚。康王素有胆气、膂力，善射，居金人军中几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无所惊怖。及归，国人皆喜，争出观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门接战之后，颇有惧意，既得三镇之诏及肃王为质，即不俟金币足数，遣使告辞。上赐燕于军中。

初十日，遂退师。

十二日，肆赦天下。

十三日，宰执对延和殿。

余奏上曰：澶渊之役，虽与大辽盟约而退，犹遣重兵护送之，盖恐其无所忌惮，肆行掳掠故也。金人退师，今三日矣，初谓其以船筏渡河，探闻乃系桥济师，一日而毕。盍遣大兵用澶渊故事，护送之。宰执皆以为太早，余固请之，上以余言为然，可其请。是日，分遣将士，以兵十余万数道并进，且戒诸将：度便利可击，即击之，金人厚载而归，辎重既众，驱虏妇女不可胜计，气骄甚，击之决有可胜之理。将士踊跃以行。

十四日，以吴敏为少宰，余知枢密院事，徐处仁中书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棁右丞。初，李邦彦、蔡楙、王孝迪、赵野既为国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复出，上章乞罢，上初未许。至是，邦彦罢相，除观文殿学士、中太一宫使；楙罢右丞，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故有是命。

十五日，签书枢密院事唐恪供职。初，恪以延康殿学士知杭州，李邦彦荐用之，至是始到阙也。

十七日，泽州奏：大金国相粘罕兵次高平县。初，粘罕既破忻、代，观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刘光世以鄜延兵援河东，皆为所败。遂围太原。顷之月余，不能下。而平阳府义军叛。

义军者，童贯、张孝纯所招云中人也，分布河东

诸郡，平日养赡，蓄积为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纯以义军五万人守石岭关。既叛以从金人矣。至是，诸郡往往杀戮，或逐出之，而平阳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胜军。遂引金人入南北关，陷隆德府，遂次高平。

朝廷震惧，恐其复渡河而南。宰执咎余尽遣城下兵以追斡离不之师，将无以支吾。余曰：斡离不之师既退，自当遣大兵护送，初不虞粘罕之来也。粘罕之师虽来，闻既和，亦当自退，必无复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车之险，已遣统制官郝怀将兵三万屯河阳，控扼险道，决无他虑。而执政中有密启上者。于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还诸将之兵。诸将之兵及斡离不之师于邢赵间，相去二十余里，金人闻大兵且至，莫测多寡，惧甚，其行甚速。而诸将得诏，即还。余闻，之上前力争，得旨复遣，而诸将之还已五程矣。虽复再遣，犹与金人相及于滹沲河，然将士知朝廷之论二三，悉解体，不复有邀击之意，第遥护之而已。于是，金人复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间，其去殊缓。而粘罕之兵闻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驻滑州。而以姚古为制置使，总兵以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总兵以援中山、河间诸郡。时朝廷佥议以三镇为果不可割，有如兵民为国家坚守不下，即遣使再议，以租赋归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虚中罢签书枢密院事，除资政殿大学士、知青州。李税罢左丞，除资政殿学士、予宫观。以翰林学士何㮚为右丞，许翰为同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徐处仁供职。

初，处仁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上闻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为相，故以中书侍郎召之。至是，到阙供职未旬日，遂拜太宰，时三月初间也。诏以道君太上皇帝回銮，议所以奉迎者。以门下侍郎赵野为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门乘舟以行，独蔡攸及内侍数人扈从。犹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数百里。抵南都，始馆于州宅，得衣被之属，市骏骡乘之。至符离，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贯、高俅之徒始至。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河，以如维扬。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淮扬，父老邀车驾，不可渡江，而道君决意南幸，遂如镇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维扬，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县，闻贼退，多先归者。初，恭谢行宫所以都城围闭，止绝东南递角，又止东南勤王之师，又令纲运于所在卸纳。泗州官吏以闻，朝廷不以为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六贼"，谓蔡京、蔡攸、童贯、朱勔、高俅、卢宗原。于是，议遣聂山为发运使，密图之。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宁殿，留身奏上曰："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可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昔肃宗欲发李林甫墓，李泌谏，谓其如明皇何？肃宗抱泌颈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对曰："不若罢聂山之行，显谪童贯等，乞道君去此数人者，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上以为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贯等皆相继去。道君还次南都，徘徊不进，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为忧。又每月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于是，喧传有垂帘之事。又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莫晓圣意，皆言事且不测。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吴敏来者，无他，欲知朝廷事耳。吴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愿去奉迎，如蒙道君赐对，臣且条陈自围城以来事宜，以解释两宫之疑，决无他虑。"上初不许，余力请之，乃听。上令余赍御前书达道君，且赐行宫官属茶、药、银合有差，以十七日离国门。

十八日，早次陈留县，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谒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舣舟，令内侍杨修传教旨劳问。余附奏曰："陛辞日有所得圣旨，令具奏知，乞依赵野例，幄前奏事。"复传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帘前拜。讫，具道皇上圣孝思慕，且叙方艰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亲加奖谕，余再拜谢，讫，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于何处居止?"余对曰："朝廷见以撷景园为宁德宫，奉道君太上皇后，盖遵禀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圣旨指挥。"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令旨居禁中。"余对曰："以皇帝圣孝，殿下圣慈，母子之情岂复有间？但稽之三从之义，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而殿下居禁中，于典礼有所未安。朝廷讨论，但欲合于典礼，以慰天下之望。两宫安，则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须是合宜方得。"因泛及他事。余拜辞登岸，因呼内侍杨修、李俅等三人，坐幄次，与再道前语。三人者，巨珰也，以余言为然，入白之。复传教旨曰："相公所论甚有理，但既居宁德宫，后欲一到龙德宫神御前烧香，可乎?"余对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宁德宫，皇帝自当时诣省问，万一欲暂到禁中，岂有不可之理。"因遣赐香茶、酒食等钱五百贯，给散随行使臣、从人。余以前语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许居宁德宫意，愿一切不须示以疑阻，以昭圣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国门日，聂山请以禁卫护宣德门，道路喧然，识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对。

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讫，升殿奏事。具道上圣孝思慕，欲以天下养之意。道君泣数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奖谕曰："都城守御，宗社再安，相公之力为多。"余再拜谢讫，因出劄子二纸进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銮，不须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于国家艰危之中，得效犬马之力，欲乞身归田庐之意。道君慰劳再四，因曰："相公顷为史官，缘何事去?"余对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几一年，以狂妄论

列都城水灾，复蒙恩宽斧钺之诛，迄今感戴。”道君曰：“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谢，因奏曰：“臣昨论水灾，实偶有所见，自古虽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其城郭。天地之变，各以类应，正为今日兵革攻国之兆。大抵灾异变故，譬犹一人之身，病在五脏则发于声色，形于脉息，善医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气之先至者尔。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无危乱之忧也。”道君以为然。因询虏骑攻围都城守御次第。余以实对。复曰：“贼既退师，方渡河时，何不邀击？”余曰：“朝廷以肃邸在金人军中，故不许。”道君曰：“为宗社计，岂可复论此。”余于是窃叹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语既浃洽，道君因询谕行宫止递角等三事，只缘都城已受围，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余对曰：“方艰危中两宫隔绝，彼此不相知，虽朝廷应副行宫事，亦不容无不至者，在圣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询朝廷近事，如追赠司马光及毁拆夹城等，凡三十余事。余逐一解释，谓追赠司马光正欲得民心，毁拆夹城止欲防奸细之类。因奏曰：“皇上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当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臣窃譬之人家，尊长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盗劫掠，须当随宜措置。及尊长将归，子弟不得不恐。为尊长者，正当以其能保田园大计慰劳之，不当问其细故。今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今宗社无虞、四方以宁、陛下回銮，臣以谓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者，其他细故，一切勿问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极是。朕只缘性快问，后即便无事。”因内出玉带、金鱼袋、古象简赐余。曰：“行宫人得公来，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辞，不允，因服之，以谢而退。

二十二日，扈从道君诣鸿庆宫烧香。初，余次拱州，见奉迎道君禁卫、宝辇、仪物等留不进，因以便宜作奉圣旨令趋南都。至是，道君烧香，禁卫、宝辇、仪物等适至南都，士庶夹道耸观。得旨来早辞，讫，先还阙。赐酒食、香茶等。

二十三日，辞，再对于幄，道君出青词稿一纸，俾宣示宰执、百官，乃道君初传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谕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恳请之勤，已更指挥，更不戒行。公先归，达此意，慰安皇帝。”因袖出书付余，仍宣谕曰：“公辅助皇帝，捍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青史，垂名万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辞讫，即先具札子，以所得道君圣语奏知。上批答曰：“览卿来奏，知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

二十五日，还抵阙下，对于垂拱殿。进呈道君御书，具道所以问答语。上嘉劳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赐玉带、牙简、银、绢等具札子进纳，有旨不允。

卷 三

二十七日，宰执奏事延和殿，进呈车驾出郊诣资福寺迎奉道君仪注。耿南仲建议，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出膀宫门，敢留者斩。先遣人搜索，然后车驾进见。余以为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过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于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虽不免于疑，然贵于有所决断，故《书》有稽疑，《易》曰：以断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谓窃斧者，则为患不细。”南仲纷纷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诚则明，明则愈诚，自诚与明推之，可以至于尧舜。疑则暗，暗则愈疑，自疑与暗推之，其患至于有不可胜言者。耿南仲当以尧舜之道辅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采。”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对于睿思殿。赐茶讫，南仲忽起奏曰：“臣适遇左司谏陈公辅于对班中，公辅乃二月五日为李纲结构士民伏阙者，岂可处谏职？乞送御史台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适与南仲辨论于延和殿，实为国事，非有私意。而南仲衔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阙之事，陛下素所鉴察，臣不敢复有所辨，但臣以非材，冒处枢辅，仰荷特达之知，未能有所补报，区区素志，欲俟贼骑出疆，道君銮舆还阙，然后求归田庐，臣之愿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岂敢留。愿以公辅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士庶以亿万计，如何结构？朕所洞知，卿不须如此。”南仲犹不已。余再拜辞上，而出居启圣院，不复归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余上。上皆批答：封还，不允。差御药宣押造朝，及押赴枢密院治事。复即时上马。

四月朔，车驾诣宁德宫，复遣御药宣押扈从。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国门，余以守御使职事，迎拜于新东门内。道君于辇上顾揖。

翌日，扈从朝于龙德宫。讫，复上章恳请，求罢知枢密院事。上降手诏数百言，不允，复令徐处仁、吴敏谕旨。又诏至内殿，面加慰谕。且曰：“贼马方退，正赖卿协济艰难，今遽欲舍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怀，宜为朕少留。”辞意恳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职。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师，割交三镇，官吏、军民不肯陷没夷狄，其势必为朝廷坚守，天时浸热，而虏有辎重之累，必不能久留，当即出疆。臣恐秋高马肥，虏必再至，以责前约。及今宜饬武备边防，勿恃其不来，当恃吾有以待之。于是为上条具所以备边御敌者，凡八事。其一，谓唐之藩镇所以拱京师，故虽屡有变故，卒赖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鉴之，销藩镇之权，罢世袭之制，施于承平边备无事则可，在今日则手足以捍头目。为今之计，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间建为藩镇，择

镇帅付之，许之世袭，收租赋以养将士，习战阵，相为唇齿以捍金人，可无深入之患。又沧州与营平相直，隔黄河下流及小海，其势易以侵犯，宜分滨、棣、德、博，建横海军一道，如诸镇之制。则帝都有藩篱之固矣。其二，谓自熙丰以来，籍河北保甲凡五十余万，河东保甲凡二十余万。比年以来，不复阅习，又经燕山、云中之役，调发科率，逃亡流移，散为盗贼，今所存者犹及其半。宜专遣使团结训练，令人置器甲，官为收掌，用印给之。蠲免租税，以偿其值。武艺精者，次第迁补，或以官激劝之。彼既自保乡里、亲戚、坟墓，必无逃逸。又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无调发之劳，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谓祖宗以来，养马于监牧，择陕西、河东、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处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废罢殆尽，而更给地牧马，民间杂养以充官使，吏虚文以塞责，而马无复有善者。又驱之燕山，悉为敌人所得。今诸军阙马者大半。宜复祖宗监牧之制，权时之宜，括天下马，量给其值。则不数月间，天下之马可具也。其四，谓河北塘泺东距海西抵广信、安肃，深不可以涉，浅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骑，为险固之地。而比年以来，淤泥干涸，不复开濬，官司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堤防弛坏。又自安肃、广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处，可益增广其高。仰处，即开干濠及陷马坑之类。宜专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谓河北、河东州县城池，类多溃圮堙塞，宜遍行修治。而近京四辅郡诸邑，皆当筑城，创置楼橹之属，使官吏、兵民有所恃而安。万一有贼骑深入，虏掠无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谓河北、河东州县，经贼马残破蹂践去处，宜优免租赋，以赈恤之。往年方腊扰浙东，犹免三年，今三镇之民为朝廷固守，安可不议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谓河北、河东诸州，最以储峙、籴买粮草为急务，宜复祖宗加抬粮草钞法，一切以见缗走商贾而实塞下，使沿边诸郡积蓄丰衍，则虏不敢动矣。其八，谓陕西解盐无煮海之劳，而给边费足，民食其利不赀，因行东南盐法，以解盐地分，益陕西边，益贫。愿复祖宗旧制，以慰关、陕兵民之心。上俾宰执同议，而其间所论异同，虽建横海军一道，以安抚使总之，而藩镇之议寝。虽委提举官循旧制教阅，上户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尽行团结、训练、置器甲之议不行。虽委沿边增修塘泺、城池，而辅近畿邑已降指挥，旋即罢止。虽委诸路相视监牧，而不复括马。虽免河北、河东租税，而止及一年。虽加抬粮草钞，而贴以四分香药。虽复解盐，而地分不如旧制。余力争之，不能得。大抵自贼马既退，道君还宫之后，朝廷恬然，遂以为无事。方建议立东宫、开讲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台谏所论，不过指摘京、黼之党，行遣殆尽无虚日。防边御寇之策，反置而不问。余窃忧之。惟兵事枢密院可以专行，乃与许翰条具调发防秋之兵，大概有五：一曰系将兵，二曰不系将兵，三曰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系将兵，除已起发外，见在者十将。将以二千人为率，不过三万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类是也，不过一万人。保甲，除河北、河东，起于陕西不过三万人，并见在河北、河东，通为二十万，以控制要害之地。将士得旨颁行，然后关三省，其间犹有以为不须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许监察御史以上，在外监司、郡守、帅臣，各荐材武智略大小使臣，枢密院籍记姓名，量材录用。上从之。又建议以谓在京步军十余万，隶于三衙，近年不复教阅，士卒骄惰。缓急用之，旋差将佐统领，兵将不相识，难以责成功。乞自枢密院选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阅，因勒成步伍，以备缓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帅王宗楚等以为侵紊，非祖宗制，诏罢之，余然后窃叹事之难成也。少宰吴敏建议，欲置详议司检详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当改革者，次第施行。诏以徐处仁、吴敏及余为提举官。命既行，为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于国家艰难之时，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惕，一日复一日，未闻有所变革，近欲置司讨论，寻复罢之。今边事方疏，调度不给，前日爵禄冒滥、蠹邦财者宜稍裁抑之，以足国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为然，委余条具以闻。余奏上三十余事，谓如节度使至遥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勋臣，故俸给特厚。当时员数少，今皆以戚里恩泽得之。除边功外，宜悉换授环卫官，以抑其滥。又三省堂吏，祖宗转官时止以正郎，崇、观间始许转至中奉大夫。今宜复祖宗之制，余皆类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枢密院事李纲陈请裁减下项。又榜东华门曰：守御使司给诸军卸甲钱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支给，而守御使司初未尝给卸甲钱也。余闻之惊骇，徐询所以，乃执政间有密白上，以余得都城军民之心，以此离间之。余始忧惧，不知死所矣。方欲乞罢，会守御使司补进武副尉二人，具状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之语。余惶惧，于上前辩明。曰：始亲征行营及守御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给空名文武告、敕、帖等三千余道。自置司以来，用过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赍御前蜡书至太原，当时约以得回报，即与补授，故今以空名帖补讫奏闻，乃遵上旨，非专权也。且叙孤危之踪，为人所中伤者非一，愿罢职任，乞骸骨归田里。上温颜慰谕，以谓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札子待罪乞去。章十余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请，即径出通津门，欲东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络绎于道，既复锁府门。

余翌日见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陛下惑于人言，于臣不得无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得。会种师中殁于军前，种师道以病告归，执政有密建议以余为宣抚使代师道者。初，斡离不之师还抵中山、河间，两镇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肃王、张邦昌及

割地使等驰至城下说谕，投以矢石乃退，沿边诸郡亦然。而种师道进兵逼之，金人出境，两镇无虞。粘罕之师至太原城下，亦坚壁固守，粘罕屯兵围之，悉破诸县，为锁城法以困太原。锁城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筑垒环绕，分人防守，内外不相通。而姚古进师复隆德府、威胜军，扼南北关，累出兵由井陉道与师中犄角应援太原。师中进次平定，乘胜复寿阳、榆次诸县，不设备，有轻金人之意。又辎重、犒赏之物，悉留真定，不以从行。金人乘间突诸军，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赏射者，而随行银碗只十数枚，库吏告不足而罢。于是士皆愤怨，相与散去。师中为流矢所中，死之。其余将士，退保平定军。而师道驻滑州，复以老病丐罢。上纳建议者之说，决意用余宣抚两路，督将士解围。

一日，召对睿思殿，谕以欲遣行者。余再拜力辞，自言书生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使为大帅，恐不胜其任，且误国事，不足以塞责。上不许，即今尚书省书敕令，面授。余奏曰："藉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亦须择日受敕，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上乃许别择日受敕。余退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且云：此必有建议不容臣于朝者。章十余上，悉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台臣余应求、谏官陈公辅相继上言余不当去朝廷，上皆以为为大臣游说，斥去之，乃无敢言者。或谓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乃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耳。公坚卧不起，谗者益得以行其说，上旦怒，将有杜邮之赐，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录《裴度传》以赐。余入札子，具道吴元济以区区淮蔡之地抗唐室，与金人强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万分之一，以度况臣，实谓非伦。且言诸葛亮《出师表》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夫君子、小人，于用兵之间若不相及，而亮深以为言者，诚以寇攘外患，有可扫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长难去，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吉甫赞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张仲。裴相赞唐王以东讨，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图史。君子、小人之不两立，从古已然。臣窃观陛下嗣位之初，适遭金人入寇，宵旰忧勤、历精图治，思刷前耻，虽古帝王勤俭之德，无以远过。然君子、小人尚犹混淆于朝，翕訿成风，殊未退黜。谓宜留神照察，在于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长，则所以捍御外患者有不难也。今取裴度论元稹、魏洪简章疏，节其要语，辄尘天听。上优诏宠答。宣抚司得兵二万人，而阙马。余白上曰："戎事以马为先，今乏马如此，无以夺张军容。昔天宝末封常清出师，幽蓟人观之，见其军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师，安知无窥觇者？所系国体，非细故也。事迫矣，请括都城马，给价赏之，可得数千匹。"上以为然，令条具以闻。既而膀于开封府曰：宣抚司括马，事属骚扰，可更不施行。其意与前膀同，余窃叹息而已。以二万人分为五军，时捷胜军叛于河北，遣左军往招抚之，又遣右军属刘鞈，时刘鞈除宣抚副使，乃唐恪所荐，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潜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彦质为河东句当公事，与潜治兵于隆德府。宣抚司兵凡万二千人，余请银、绢、钱于朝廷，各百万，才得二十万。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启行，而庶事皆未办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迁延不行，岂非拒命？余惶惧，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为专权，今以臣为拒命，方遣大帅解重围，而以专权、拒命之人为之，无乃不可乎？愿并罢枢管之任，择信臣委之，得乞骸骨。因以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宣抚使告敕缴纳。上封还，遣使趋召数四。

余入见上，具道所以为人中伤，致上听不能无惑者，只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事。今奉命出使，无缘复望清光。上惊曰："卿只为朕巡边，便可还阙。"余奏曰："臣之行，无有复还之理。昔范仲淹自参知政事出安抚西边，过郑州见吕夷简，语暂出之意。夷简曰：'参政岂复可还。'其后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臣既行之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则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有朝廷执议不坚，臣自度不能有所为，即须告陛下求代罢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上颇感动，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燕于紫宸殿，又赐御筵于琼林苑、所以赐劳甚渥。余犒军讫，号令将士，斩裨将焦安节以徇。初，安节隶姚古帐下，在威胜军虚传贼马且至，安节鼓扇罪情，劝姚古退师。至隆德，又劝遁去。于是两郡之人皆惊扰走散，而初无贼马。至是，从姚古还阙，余召斩之，人皆以为当。翌日，进师，以七月初抵河阳。入劄子以畿邑汜水关、西都、河阳形胜之地，城壁颓圮，当亟修治。今虽晚，然并力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诸陵，具奏曰：臣总师道出巩、洛，望拜诸陵寝，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圣圣传授，以至陛下。适丁艰难之秋，戎狄内侵，中国势弱，此诚陛下尝胆思报、历精求治之日。愿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无以利口善谝言为足信，无以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九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初，余陛辞日为上道唐恪、聂山之为人，陛下任信之笃，且误国，故于此申言之。上批答有"铭记于怀"之语。留河阳十余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之属，进次怀州。自出师后，禁士卒不得扰民，有赶夺妇人钗子者，立斩以徇。拾遗弃物，决春黥配。逃亡捕获者，皆斩。以故军律颇肃，无敢犯者。尝以谓步不胜车，金人以铁骑奔冲，非车不能制之。有张行中者，献战车制度，两竿双轮，前施皮篱，枪刃运转轻捷。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弩、枪牌之属以辅翼之，结阵以行，铁骑遇之皆退遁。造千余两，日肄习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谋大举。而朝廷降旨，凡诏书所起之兵悉罢减之。

余上疏力争，其大略曰：臣昨待罪枢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为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阵，故令金人得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畿甸。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庙堂失策，使之割三镇、质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虏士女，屠戮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之言，所不忍闻。此诚宗庙之羞，而陛下尝胆思报者也。今河北之寇虽退，而中山、河间之地不割，贼马出没，并边诸郡寨栅相连，兵不少休。太原之围未解，而河东之势危甚。旁近县镇，为贼兵之所占据。秋高马肥，虏骑凭陵，决须深入，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余数。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围太原、防御河北，则必复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辄不自揆，为陛下措画降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大约不过十余万人，而欲分布南北□□□霸等二十余郡，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帅府，腹里十余州军，沿河一带，控扼地分，翊卫王室，提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围太原，收复忻、代，以捍金人、夏人连兵入寇。不知此十数万人之众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无贼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尽改前日诏书，调兵防秋之计既罢，峒丁又罢，弓弩手又罢，土兵又罢，四川、福建、广东路将兵又罢，荆湖南北路系将、不系将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发。是前日诏书所团结之兵，罢去大半，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臣窃思之，以兵为不须起者，大概有五：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一也。钱粮犒赏之费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无事，三也。太原之围，贼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报有林牙、高丽之师，金人牵制，可必不深入，五也。若以川、广、福建、荆湖之地远，则诏书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当时关报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远方之兵皆已在道，如复约回，是复蹈今春勤王之师约回之弊也。一岁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谓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解体矣。国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系，而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若以谓钱粮犒赏多，则今春无兵捍寇，致令误国，土地、宝货、人民皆为所取，今惜小费而不为之备，臣恐后来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况原降指挥，防秋之兵各令赍粮以行，则钱粮犒赏之乏自非所患，庙堂不深思宗社大计，而惜小费，臣窃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无事，则边郡日报金人聚兵，声言某月入寇，当取某地。强敌临境，非和非战，朝夕恐栗，惧其复来。天下果无事乎？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然，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谓太原之围贼马不多，不攻自解，则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实数。姚、种二帅，以十万之师，一日皆溃，彼未尝有所伤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谓非愚则诬。至林牙、高丽牵制之报，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来，当恃我之有备。则屯兵聚粮，正今日之先务，不可忽也。今河北、河东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万为言，而半年以来，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罢，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谓不须动天下之兵，而自可无事，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陛下胡不遣建议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为此扰扰也。除范世雄所统湖北兵闻已至襄唐间，臣已作奉圣旨令疾速发赴宣抚司外，所有余路乞依原降诏书起发，庶几不误国事。未报，间再具奏曰：近降指挥，减罢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则河北防秋阙人，恐有疏虞；一则一岁之间，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无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计，臣前奏论之已详，请为陛下更论不可失信之意。昔周为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诸侯兵。恐诸侯之未必至也，举烽以试之，诸侯之兵大集，知其试已，皆怒而归。其后，真举烽，无复至者，去冬金人将犯阙，诏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诏止之，皆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获已，远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复约回，将士卒伍宁不解体。夫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竟不报。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围，于是宣抚使刘韐、制置副使解潜、察访使张灏、句当公事折彦质、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曾议于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平定军辽州两路，刘韐、王渊主之；威胜军路，解潜、折彦质主之；汾州路，张灏、折可求主之。而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句当公事，皆承受御前处分，事得专达，进退自如。宣抚司自有节制之名，特文具尔。余奏上以节制不专，恐误国事。虽降指挥约束，而承受专达自若也。至期出师，解潜与贼相遇于南北关，转战四日杀伤相当，金人增兵，潜军力不能胜而溃。平定、汾辽之师，皆逗留不进。其后，张灏又违节制，用统制官张思正复文水县，已而复为贼所夺。余亟为上论节制不专之弊，又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吾孤军，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进。会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荐为宣抚判官，方欲会合，亲率师以讨贼，而朝议变矣。初，贼骑既出境，即遣王云、曹曚使金人军中，议以三镇兵民不肯割，愿以租赋代割地之约，至是遣回，有许意。其实以款我师，非诚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议，意谓非归租赋，则割地以赂之，和议可以决成。乃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而议和之使纷然于道路矣。既而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而进用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以内禅事，言者谓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门下侍郎亦蔡攸矫制为之，责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窃叹曰：事无可为者矣！因入劄子，奏状乞罢。

初，唐恪谋出余于外，则处仁、翰、敏可以计去之，数人者去，则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

章数上，犹降诏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胜任者，且得昏愦之疾，不罢决误国事，并叙曩日榻前之语。于是，上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巡边，交割宣抚司职事，召余赴阙，且俾沿河巡视防守之具。余连上章乞罢知枢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县，得尚书省劄子，有旨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时九月初也。余具奏辞免，不敢当。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罢者，非爱身怯敌之故，特事有不可为者，难以虚受其责。始宣抚司得兵若干，今屯驻某处，皆不曾用。始朝廷应副银、绢、钱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钱并犒赏外，今皆椿留怀州，及在京降赐，库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罢去，恐不知者谓臣丧师费财，惟陛下遣使核实。虽臣以不才乞罢，愿益择将帅，抚驭士卒，与之捍敌。金人狡狯，谋虑不浅，和议未可专恃，一失士卒心，无与御侮，则天下之势去矣。臣自此不复与国论，敢冒死以闻。既而果有言余专主战议、丧师费财者，又指言十罪。于是遂落职宫观，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又以余上疏辩论，谓退有后言以惑众听，再谪宁江用舍。进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国家艰难，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成，而为庸懦谗慝者坏之，为可惜也。殆天未悔祸，生灵未有休息之期，命运之行自有数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长沙以趋川陕，适荆南为寇贼所据，道梗，少留。时都城复为虏骑攻围，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忧多暇，探箧中取自上龙飞余遭遇以来，被受御笔内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笔吏编次之，因叙其施设、去就本末，大概若此，庶几传信于后世。时靖康二年岁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长沙漕厅翠蔼堂录。

避戎嘉话

[宋]石茂良撰　范学辉整理

《避戎嘉话》一卷，宋石茂良撰，记载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十一月间北宋军民第二次东京保卫战的详细历程。本整理本以历代小史本为底本。

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师。统制姚友仲领右中三军备御。闰十一月三日，贼攻通津门甚急，友仲带领军将、副部、队将，子弟效用一千余人，往通津门救护，军兵下城接战，杀伤甚众。初七日晚，殿帅王宗楚带领衙兵一千余人下城，与贼接战，高师旦死之。是夜，友仲正策应南拐子城，贼交锋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将校施放弓弩，监督炮石，凡数阵皆为炮箭所临。虽不少负，亦不大胜，贼势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稍就绪。初九日早，宣化门告急，又带一行人往宣化门守御。南北拐子城，皆捍御水门者也。水门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楼橹皆毁坏，友仲于南拐子城上别造两圆门，去马面三十步许，用砖砌成，中开下辘门干戈板，间下如城门法。四面皆置女墙，迎敌皆自辘门，万一贼兵厚重，则入辘门，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砖城下阔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门两拐子城，正是受敌处，守御有方，终不可破，皆友仲之力。凡守拐子法，务要令人少肃静，可以应敌，人少可以迎众。友仲首到南拐子城，便令画拐子图西廊，每门两人，守踏定板，外钥匙须敌楼上与虚棚，凡三层，止是受敌处，每间不得过十五人。弓弩、枪斧手相间，分作三番，昼夜轮转，更其劳逸，使得休息。万一贼人不测侵犯，自有备御之法也。初九，日，到宣化门，护龙河。内贼桥也叠过半矣，但未有炮，犹可捍御。友仲遂选神臂弓、强弩手下临，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炮座，又于攻打处绞缚致胜棚，一日而就成，众指为鬼工。凡十日，贼桥不能寸进。贼人叠桥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席，一重土，增渡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桥之外，正是贼寨，望之灯火如昼。五方百步一望，不断斧凿之声，闻于远近。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云梯、编桥、鹅车、洞子（兵法为木驴）、撞竿、兜竿之类。火梯、云梯、编桥，皆与城橹齐高，亦有高于城者，皆可以烧楼橹，云梯、编桥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车轴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御之。撞竿，用大木长可数丈者，又用横水数十条，中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力，头以铁裹，或以大铁枪，或安以托叉钩头可也。每一楼子上，常置撞竿三两条，俟其火梯、云梯、编桥至城下，则徐应之，不必惊扰，既撞定梯桥，则众手用铁钩钩定，进不得前，退不得后，则火自焚，桥亦坏，人亦坠矣。万一撞竿不中，则用狼牙枪手、炮架枪手御之，亦不能上。惟要当缝得人。通津门拐子城每为贼人攻打，前后共坏火梯、云梯、鹅车、编桥十数座，皆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状如合掌，上锐下阔，人往来其中，即次续之，有长数丈者，上用牛皮生铁裹定，内用湿毡，中用太麋，矢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则欲安炮，并推梯桥之类。攻城，则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惧也。兵法之御洞子，用铁蒺藜悬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铁阔径长一尺二寸四，条纵横布，如蒺藜形，熔生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连锁掷，下敦讫以辘轳纹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举速放火炬油烧火。贼人用洞子穿地道来追，于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积薪草安井中，如火薰之，或有用火炮纳于其中，则敌自燋灼。又用游火，用铁筐盛火如脂蜡、毒药、悬缒下，烧薰穴中攻城人。有用燕尾炬，缚草分为两岐，如燕尾状，以油蜡灌之，从城坠下骑洞子烧之，如此皆御洞子法也。撞竿至，则作屋，桑木为之，桶索相连。撞竿须连以环，串竿头于两旁，令壮士牵之钩。竿至，则用桍栳乘其钩，亦令壮士牵之，乘势猛放，则竿与人俱倒。惟炮架最难制御，金人炮架，四旁并用湿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铁叶裹定，鸥鹞须火不能入。其炮有七梢、五梢、三梢、两梢、独梢、旋风、虎蹲等炮，内七梢可以致远，其石六。五梢等亦可以致远，其上或放双炮。友仲先于楼子上受敌处绞缚棚，上罗索网，并下摆糖布袋湿马粪。又于城头马面上悬穿湿榆楱木笆篱格毡，虽慢，然亦可以遮炮也。城下地广，安炮多，城上地狭，安炮少，最为受

敌。十九日夜，贼人一夜安炮五千余座。城上虽棚，人皆不可存住，死于炮者日不下二三十人。友仲到宣化门上，日恐贼人者有破。议帮筑城身之法，视受敌楼子远近，筑面阔一丈二尺五寸，下脚阔二丈五尺，高五丈，四边皆有虚棚、女墙，复于旁置两小门，如城门法。万一贼兵上城，类有限膈，可以迎敌。不幸为提刑秦元所阻，秦欲帮筑目城，议论不同，朝廷迁延不断，迟十日后，虽竟从友仲之请，然夜息昼作亦如平时，功终不成，惜哉。自十九日夜贼安炮之后，矢石不可尽。二十一日，桥成。先有黑旗子三人先登，都统王瓌、姚友仲挥骁勇，使臣与西兵数十人下战，亦杀数人，贼退桥之南，入洞子中。俄顷，宰相何真至。黑旗子复如前登岸，城中弓弩箭如雨，贼兵略不顾，欲交锋。西城下寨一，兵约六七百人，望风退走，贼亦不追，城上皆厉声叫云："后面无贼!"然势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伤者数百人，自填于陷马坑者三十余人，贼兵望风轻笑，宰相亲见之而不恤。初缚虚棚时，友仲使多备湿麻刀、旧毡衲袄，盖防贼人有火箭、火炮也。幸而金人不善制此二物。二十三日，贼桥浸广。友仲遣张宗颜、阎维、段永年领敢死兵三百人，血战于城下，用纯斧队斫坏洞子七所，贼众败走。乘势遂北涉河，至中流，水解陷，死者数十人，返为贼兵掩击，岂天殆我师也。二十四日早，贼推大梯四乘来攻字号楼子，三乘皆为撞竿所坏，又再来撞，撞不着。火炽逼着楼子，沿烧字号及三楼子。贼皆登城，舞黑旗，鼓噪。然为楼上火盛，不可过。友仲仗剑，拥班直、守御官军等救火，弓弩交发，又用炼金汁泼贼，皆堕，杀伤众，贼遂退，三楼子皆为火烬矣。是夜，再安楼子三座，又为贼炮所碎。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余，加之风声号怒。二十五日，风雪愈甚。早间，大启宣化门，出郭京人马与贼接战。贼众见所烧楼子未成，颓毁，撞竿未备，贼遂登城。众溃，城陷。初，京之出也，城中居民跂踵延颈于宣化门者数千人，立俟捷报，及京败，城门急闭。贼帅大怒，鸣鼓振旅，铁衣满野，多若蝼蚁，皆沿城而上，城遂陷。友仲二十五日晚于南城为军民所殴打至死，肝脑涂地，委填沟壑。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赀劫掠扫地，痛哉！天不祐善人如此。友仲，将种也，三世忠孝，声闻满于夷夏。自守御以来，夙夜勤劳，食息不暇，在诸将中尤无负于朝廷者，今反被祸若此。先是，闰月一日百姓殴杀本壁统制辛康宗，辛公指挥城上兵军不见贼不得乱放箭炮，百姓疑其奸细，故杀之。朝廷纵而不问。故军兵、百姓聚众杀人，在一时指挥之间，殊不为怪。盖京师承平之久，无知小民、游手浮浪最多，平居除旅店外，多在大房、浴堂、柜房杂处，里巷强梁不在数也。乘此扰攘，聚众作乱。甚者赶骂宰相，丝擘内侍，打杀统制，放火焚烧，莫知其数。先是，今年秋，友仲议欲于都城置访巡十六员，新门四隅四员，旧城内四员，每员皆一正一副，每员统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则一正将带领二百五十人救援，留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细民乘势作过，当以军法从事。仍都巡检三员在新门内，一员在旧门内，以总其事。惜朝廷不从其请。友仲之议，意恐小人喜乱，故欲设此防民，而友仲亲被其祸，岂灵于人而不灵于已耶？友仲之死，门生、故吏无一哭其尸者，茂良诉于王瓌，始收拾遗骸，雪冤于朝廷，鬼而有灵，亦少伸也。

（靖康）城陷议和，上见二酋，作二降表，过此，皆孙觌受益之笔，其略云：三里之城遂失篱藩之守，七世之庙几为灰烬之余，既干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恭惟大金皇帝陛下云云。又云：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又云：社稷不殒，宇宙再清。粘罕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称皇帝。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又易"负罪"二字为失德，朝廷不得已，皆从之。

（初，金）人至城下，姚友仲与诸将议，计之便，幸其远来，贼众必疲，行列未成，若选五万精兵出四门，分为十头项，乘势而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众必溃乱，有可破之理。过此，则日复一日，贼势愈盛，援兵不至，士气阻丧，虽悔无及矣。是时，唐恪止其事，专在和议而已。后攻城既急，友仲复与诸将议急遣使讲和为便，累白。何㮚方料金人粮道不继，不日就擒，坚不可和。唐恪谬误于前，何㮚寡谋误国于后，独姚友仲于闰月三日往来东南两壁，以来策应，至二十五日城陷，昼夜劳苦，最为有功，被祸独甚于二相，天意不可知也。

金人今春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务，如复《春秋》科，太学生免解，改舒王从祀之类，时为语曰：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山东，却管陈东。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时病如此。

渊圣幸虏营不返，谢元及作《忆王孙》，其词有云：依依宫柳厌宫墙，楼殿无人春书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

正月十五日，渊圣在虏营。是日，阴云四垂，家家愁苦，向之鳌山、教坊百戏、景龙灯火之乐，不可同年想也。士大夫忧愤作歌行者甚众，独胡处晦《上元行》脍炙人口，今附于左："上元愁云在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风。六龙驻跸在草莽，孽胡歌舞蒲萄宫。抽钗脱钏到编户，竭泽枯鱼充宝赂。圣主忧民民更忧，骄子嫖天天不怒。向来艰难传大宝，父老谈言似仁庙。元年二月城下盟，未睹名臣继嘉祐。哀痛今年尘再蒙，冠剑夹道趋辞公。神龙今在九渊卧，安得屡困蛟蛇中。朝廷中兴无柱石，薄物细故昭帝力。毛遂不得处囊中，远惭赵氏厮养卒。今日君王归不得，倾城回首歌悲啼。会看山呼声动地，万家香雾烧天衣。胡儿胡儿莫耽乐，君不见，夕月常亏东北角。"

鸿胪主簿邓肃作《靖康行》云："女真作意厌人肝，挥鞭直指来长安。南渡黄河如履地，东望太行不能山。帝城周回八十里，二十万兵气烈炽。旌旗城上

乱云烟，腰间宝剑横秋水。雪花一日故濛濛，皂帜登城吹朔风。我师举头不敢视，脱兔猪豚一扫空。夜起火光迷凤阙，钲鼓碎轰地欹裂。斯民嗷嗷将何之，相顾无言惟泣血。仆射何公扣龙墀，闭门相臣噬脐疾。奇兵化作乞和使，誓捐一死生群黎。游谈满空胡师怒，九鼎如山不复顾。郊南期说上皇舆，截被横流意归去。陛下仁孝有虞均，忍令胡骑纵吾亲。不龟太始自鞭马，一出唤回社稷春。胡人慕德犹贪利，千乘载金未满意。钗钏那为六宫留，大索居民几卷地。六龙再为苍生出，自磨虎牙恬不恤。重城兀兀万胡奴，杳隔銮舆今十日。南城赤子日骈阗，争掬香膏自顶燃。忿气如云泪如雨，漫漫白昼无青天。太王避狄空金帛，坐使卜年逾八百。天听端坐民心耳，苍苍谁云九万隔。会看春风拥赖黄，万民语呼喜欲狂。天宇无尘瞻北极，旄头落地作顽石。"后亦被虏，至三月二十四日放回。

初，京城被围，朝廷急于命将。有郭京者，乃殿前司龙卫营兵员耳（京师呼为□着大管）。京师盛传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斡离不，余众可以扫荡无遗类。其法，军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尝自试于内廷。其法不得而闻，朝廷深信不疑，授以成忠郎，锡以金缯动数万计，使自募兵。赐予赏赉恩数备至，人皆呼为郭尚书。盖管寨俚俗，呼兵员之称也。其所召人，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问骑射善否，但择年命合六甲者足矣。有卖线刘六者，与姚宅比邻，仆热识之，郭京一见，授以将命，他皆类此。贼兵攻围甚急，郭京谈笑自若，动似有道者。择日出兵，可致太平，直杀至阴山而止。其所招军兵，但欲斫首尔，不必战也。前置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镇。四壁按五方色，或画天王，或画北斗，不知何法也。又有刘无忌者，乃街市货药道人，常倒立泥中，悬一服药牌子，亦作统制。内外许之，盖取丘睿诗：郭京、杨式、刘无忌，皆在东南卧白云之谶也。又有僧传临山，请亦如京募兵，称统制，常与京相追随。二十五日早，宣化门大开，郭京出兵。城中居民跂踵延颈于宣化门者数千人，立俟捷报。俄顷报云：郭京前军已得大寨，立旗于贼营矣。又报云：前军又夺贼马千匹矣。姚友仲疑之，与石茂良登敌楼而望，正见贼兵整定人马。忽有郭京下使臣来传令，云楼子上除守楼子使臣军兵外，余人并不得上楼子。盖天甲法能使人隐形，若楼上人多，恐贼兵观望。言犹在耳，贼兵两两翼翼，鼓噪而进，冲断前军，一扫而空，若刈茅草。居后者悉堕护龙河，钓桥已尸积，不可拽矣。贼门急闭，贼帅大怒，鸣鼓振旅，铁衣满野，多若蝼蚁，皆沿城而上，止用一旧云梯，可置五十人。初有十余人登叠而上，班直枪手皆不向前用命。又值百姓搬石城上，望风走下，其守御之人与百姓、军兵互相杀戮，无一用命向前者。其城遂陷，乃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时也。余目击其事，故志之。

避戎夜话

[宋]石茂良撰　袁克平整理

《避戎夜话》二卷，宋代石茂良（字太初，生平不详）著。北宋靖康年间金兵攻陷汴京，茂良逃难避敌之余，将所见所闻记录成此书，“非所见闻，略而不书”，其中对姚仲友守御汴京之功记述尤详，可补正史之不足（《宋史》未为姚氏立传）。此书流传不广，《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杂史类存目。民国年间有排印本行世。

卷　上

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师，统制姚仲友（季按原书仲友作友仲，凡二十四处，特照史籍改正）领右中三军备御。闰十一月三日，贼攻通津门甚急，仲友带领军将副部队将子弟效用一千余人，往通津门救护，军兵下城接战，杀伤甚众。初七日晚，殿帅王宗楚带领衙兵一千余人下城，与贼接战，高师旦死之。是夜仲友正策应南拐子城，贼交锋正在北拐子城下；躬率将校施放弓弩，监督炮石。凡数阵，皆为炮箭所临，虽不少负，亦不大胜，贼势稍退。初三至初八，凡六日，措置稍稍就绪。

初九日早，宣化门告急，又带一行人往宣化门守御。南北拐子城皆捍御水门者也，水门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城，矢石如雨，楼橹皆毁坏。仲友于南拐子城上别造两圜门，去马面三十步许，用砖砌城，中开下辘门，干戈板间下如城门法，四面皆置女墙。迎敌皆自辘门，万一贼兵厚重，则入辘门，放下干戈板，又是拐子城也。砖城下阔五尺，高一丈二尺五寸，不日告成。通津门两拐子城，正是受敌处，守御有方，终不可破，皆仲友之力。凡守拐子法：务要令人少肃静，可以应敌，人少可以迎众。仲友首到南拐子城，便令画拐子图。西廊每门两人守踏定板外钥匙，须敌楼上与虚棚凡三层止，是受敌处，每间不得过十五人，弓弩枪斧手，相间分作三番，昼夜轮转，更其劳逸，使得休息。万一贼人不测，侵犯自有备御之法也。

初九日，到宣化门。护龙河内，贼桥也，叠过半矣，但未有炮，犹可捍御。仲友遂选神臂弓强弩手，下临分布床子努弩，九牛弩，多置大小炮座。又于攻打处绞缚致胜棚，一日而就成，众指为鬼工。凡十日，贼桥不能寸进。

贼人叠桥之法：先用牌浮水面，次用一重柴，一重席，一重土，增渡如初，矢石火皆不能入。桥之外，正是贼寨，望之灯火如昼，五方百步，一望不断，斧凿之声，闻于远近。其攻城之具，又有火梯，云梯，编桥，鹅车，洞子（兵法为木驴也），撞竿，兜竿之类。火梯、云梯、编桥皆与城橹齐高，亦有高于城者，皆可以烧楼橹。云梯、编桥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车轴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御之。撞竿用大木长可数丈者，又用横木数十条，中穿而下，留手把可以致力，头以铁裹，或以大铁枪，或安以托久钩头可也。每一楼子上常置撞竿三两条，俟其火梯、云梯、编桥至城下，则徐应之，不必惊扰。既撞定梯桥，则众手用铁钩钩定，进不得前，退不得后，则火自焚，桥亦坏，人亦坠矣。万一撞竿不中，则用狼牙枪手、炮架枪手御之，亦不能上。惟要当鏠得人。通津门拐子城每为贼人攻打，前后共坏火梯、云梯、鹅车、编桥十数座，皆此也。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状如合掌，上锐下阔，人往来其中，即次续之，有长数丈者，上用牛皮生铁裹定，内用湿毡，中用太麋，矢石火皆不能入。治道则欲安炮，并推梯桥之类，攻城则欲取土透城。皆不足惧也。兵法之御洞子，用铁蒺藜悬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铁阔径长一尺二寸，四条纵横，布如蒺藜形，熔生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连锁掷下。敦讫，以辘轳绞之。若洞子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举，速放火，炬油烧火。贼人用洞子穿地道来，追于地道上，直下穿井以待之，积薪草安井中，如火薰之；或有用火炮纳于其中，则敌自焦灼。又用游火用铁筐盛火如脂蜡毒药，悬缒下烧，薰穴中。攻城人有用燕尾炬，缚草分为两歧如燕尾状，以油蜡灌之，从城坠下，骑洞子烧之。

如此，皆御洞子法也。撞竿至则作屋，桑木为之，桶绳相连，撞竿须连以环串竿头，于两旁令壮士牵之，竿钩至，则用拷栳乘其钩，亦令壮牵之，乘势猛放，则竿与人俱倒。惟炮架最难制御，金人炮架，四旁并用湿榆小椽密簇定，又用生皮并铁叶裹定，鹍鸡须火不能入。其炮有七梢、五梢、三梢、两梢、独梢、旋风、虎蹲等炮，内七梢可以致远，其石大五梢等，亦可以致远，其上或放双炮。仲友先于楼子上受敌处绞缚棚上罗索网，并下摆糖布袋，湿马粪。又于城头马面上悬穿湿榆价、木笆篱格毡，虽慢，然亦可以遮炮也。城下地广安炮多，城上地狭安炮少，最为受敌。十九日夜，贼人一夜安炮五千余座。城上虽棚，人皆不可存住，死于炮者，日不下二三十人。

仲友到宣化门上，日恐贼人者有破议，帮筑城身之法。视受敌楼于远近、筑面阔一丈二尺五寸，下脚阔二丈五尺，高五丈，四边皆有虚棚女墙，复于旁置两小门，如城门法。万一贼兵上城，类有限隔，可以迎敌。不幸为提刑秦元所阻，秦欲帮筑目城，议论不同，朝廷迁延不断。迟十日后，虽竟从仲友之请，然夜息昼作，亦如平时。功终不成，惜哉！

十九日夜，贼安炮之后，矢石不可及。二十一日，桥成，先有黑旗子三人先登岸。都统王燮、姚仲友挥骁勇使臣与西兵数十人下战，亦杀数人。贼退桥之南，入洞子中。俄顷，宰相何栗至，黑旗子复如前登岸。城中弓弩箭如雨，贼兵略不顾，欲交锋。西城下寨一兵约六七百人，望风退走，贼亦不追。城上皆厉声叫云："后面无贼。"然势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伤者数百人，自填于陷马坑者三十余人。贼兵望风轻笑，宰相亲见之，而不恤。初缚虚棚时，仲友使多备湿麻刀、旧毡衲袄，盖防贼人有火箭火炮也。幸而金人不善制此二物。二十三日，贼桥侵广，仲友遣张宗颜、阎维、段永年领敢死兵三百人血战于城下，用纯斧队斫坏洞子七所。贼众败走，乘势遂北。涉河至中流，冰解，陷死者数十人，反为贼兵击掩，岂天殆我师也？

二十四日早，贼推大梯四乘来攻字号楼子。三乘皆为撞竿所坏，又再来撞，撞不着，火炽逼着楼子，沿烧字号及三楼子。贼皆登城，舞黑旗鼓噪，然为楼上火盛不可过。仲友仗剑拥班直守御、官军等救火，弓弩交发。又用炼金汁泼贼，皆堕，杀伤甚众，贼遂退。三楼子皆为火烬矣！是夜再安楼子三座，又为贼炮所碎。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余，加之风声号怒。二十五（季按原书五作三，特照文意改正）日，风雪愈长，早间，大启宣化门，出郭京人马与贼接战；贼众见所烧楼子，未成颓毁，撞竿未备，贼遂登城，众溃，城陷。初，京之出也，城中居民跂踵延颈于宣化门者数千人，立俟捷报。及京败，城门急闭。贼帅大怒，鸣鼓振旅，铁衣满野，多若蝼蚁，皆沿城而上，城遂陷焉。

仲友二十五日晚，于南城为军民所殴打至死，肝脑涂地，委填沟壑。骨肉星散，不知所在。家赀劫掠扫地，痛哉。天不祐善人如此！仲友将种也，三世忠孝，声满于夷夏。自守御以来，夙夜勤劳，食息不暇，在诸将中尤无负于朝廷者也。今反被祸若此！先是闰月一日，百姓殴杀未壁统制辛康宗，辛公指挥城上兵军，不见贼，不得乱放箭炮，百姓疑其奸细，故杀之。朝廷纵而不问，故军兵百姓聚众杀人，在一时指挥之间，殊不为怪。盖京师承平之久，无知小民，游手浮浪最多，平居除旅店外，多在大房浴堂柜房杂处，里巷强梁，不在数也。乘此扰攘，聚众作乱，甚者赶骂宰相，丝擘内侍，打杀统制，放火杀人，莫知其数。

先是今年秋，仲友议欲于都城置访巡十六员：新门四隅四员，旧城内四员，每员皆一正一副，每员统兵五百人，遇有警急，则一正将带领二百五十人救援，二百五十人在地分。或有细民乘势作过，当以军法从事。仍都巡检三员：二员在新门内，一员在旧门内，以总其事。惜乎朝廷不从其请也！仲友之议，意恐小人善乱，故欲设此防民，而仲友亲被其祸，岂灵于人而不灵于己耶？仲友之死，门生故吏无一哭其尸者，茂良诉于王燮，始收拾遗骸，雪冤于朝廷焉。魂而有灵，亦少伸也。

卷　下

靖康城陷议和，上见二酋作二降表。过北，皆孙觌受益之笔。其略云："三里之城，遂失篱藩之守；十世之庙，几为灰烬之余。既干汗马之劳，敢缓牵羊之请？恭维大金皇帝陛下云。"又云："上皇负罪以播迁，微臣捐躯而听命。"又云："社稷不殒，宇宙再清。"粘罕抹去大金二字，止欲称皇帝。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又易负罪二字为失德。朝廷不得已皆从之。

初，金人至城下，姚仲友与诸将议，计之便：幸其远来，贼众必疲，行列未成，若选五万精兵出四门，分为十头项，乘势而击，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众必溃乱，有可破之理。过此，则日复一日，贼势愈盛，援兵不至，士气阻丧，虽悔无及矣。是时唐恪止其事，专在和议而已。后攻城既急，仲友复与诸将议，急遣使讲和为便，累白何栗，方料金人粮道不继，不日就禽，坚不可和。唐恪且谬误于前，何栗而寡谋误国于后。独姚仲友于闰月三日，往来东南两壁以来，策应至二十五日，城陷，昼夜劳苦，最为有功，首先被祸，独甚于二相，天意不可得而知也！

金人今春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务。如复春秋科，太学生免解，改舒王从祀之类。时为语曰："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山东，却管陈东；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时病如此。

正月十五日，渊圣在虏营。是日阴云四垂，家家愁苦，向之鳌山教坊百戏景龙灯火之乐，不可同年想也。士大夫忧愤作歌行者甚众，独胡处晦《上元行》脍炙人口，今附于左："上元愁云在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风。六龙驻跸在草莽，孽胡歌舞蒲萄宫。抽钗脱钏到编户，竭泽枯鱼充宝赂。圣主忧民民更忧，骄子媟天天不怒。向来艰难传大宝，父老谈言似仁庙。元年二月城下盟，未睹名臣继嘉祐？哀痛今年尘再蒙，冠剑夹道趋辞公，神龙金在九渊卧，安得屡困蛟蛇中？朝廷中兴无柱石，薄物细故昭帝力。毛遂不得处囊中，远惭赵氏厮养卒。今日君王归不得，倾城回首歌悲啼。会看山呼声动地，万家香雾烧天衣。胡儿胡儿莫眈乐，君不见夕月常戏东北角？"

鸣胪主薄邓肃作《靖康行》云："女真作意厌人肝，挥鞭直指来长安。南渡黄河如履地，东望太行不能山。帝城周围八十里，二十万兵气烈炽。旌旗城上乱云烟，腰间宝剑横秋水。雪花一日故蒙濛，皂帜登城吹朔风。我师举头不敢视，脱兔放豚一扫空。夜起火光迷凤阙，鉦鼓砰轰地欲裂。斯民嗷嗷将何之？相顾无言惟泣血。仆射何公扣龙墀，围闭相臣臣噬脐。奇兵化作乞和使，逝捐一死生群黎。游谈似霁胡师怒，九鼎如山不复顾。效南期说上皇舆，截破黄河径归去。陛下仁孝有虞均，忍令胡骑纵吾亲？不龟太始自鞭马，一出唤回社稷春。胡人慕德犹贪利，十乘载金未满意。钗钏那为六宫留？大索居民几卷地。六龙再为苍生出，自磨虎牙恬不恤。重城突兀万胡奴，杳隔銮舆今十日。南城赤子日骈阗，争掬香膏自顶捻。忿气如云泪如雨，漫漫白昼无青天！大王避狄空金帛，坐使卜年逾八百。天听端坐民心耳，苍苍谁云九万隔？会看春风拥胥黄，万民语呼喜欲狂。天宇无尘瞻北极，旄头落地化顽石。"后亦被虏，至三月二十四日放回。

初，京师被围，朝廷急于命将。有郭京者，乃殿前司龙卫营兵员耳（京师呼为蹈著太营）。京师盛传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干离不，余众可以扫荡无遗类。其法军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尝自试于内廷，其法不得而闻。朝廷深信不疑，授以成忠郎，锡以金缯，动数万计，使自募兵，赐予赏赍，恩数备至。人皆呼为郭尚书，盖营塞俚俗呼兵员之称也。其所召人皆市井游惰，色色有之，不问骑射善否，但择年命合六甲者足矣。有卖线刘六者与姚宅比邻，仆熟识之，郭京一见，授以将命。他皆类此。贼兵攻围甚急，郭京谈笑自若，似有道者。择日出兵，可致太平，直杀至阴山而止。其所招军兵，但欲斫首尔，不必战也。前置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镇四壁。按五方色，或画天王，或画北斗，不知何法也。又有刘无忌者，乃街市货药道人，常倒立泥中，悬一服药牌子，亦作统制。内外许之，盖取丘浚诗"郭京杨式刘无忌，皆在东南卧白云"之谶也。又有僧傅临山请亦如京募兵，称统制，常与京相追随。

二十五日早，宣化门大开，郭京出兵。城中居民跂踵延颈于宣化门者数千人，立俟捷报。俄顷报云：郭京前军已得大寨，立旗于贼营矣。又报云：前军又夺贼马千匹矣。姚仲友疑之，与石茂良登敌楼而望，正见贼兵整促人马。忽有郭京下使臣来传令云：楼子上除守楼子使臣军兵外，余人并不得上楼子。盖天甲法能使人隐形，若楼上人多，恐贼兵觇望。言犹在耳，贼兵两两翼翼鼓噪而进，冲断前军，一扫而空，若刈茅草。居后者悉坠护龙河，钓桥已尸积不可拽矣。城门急闭。贼帅大怒，鸣鼓振旅，铁衣满野，多若蝼蚁，皆沿城而上。止用一旧云梯，可置五十人，初有十余人登叠而上。班直枪手皆不向前用命。又值百姓般石城上，望风走下。其守御之人与百姓军兵互相杀戮，无一用命向前者，其城遂陷。乃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时也。余目击其事，故志。

朝野佥言

[宋]佚　名撰　范学辉整理

《朝野佥言》一卷，宋佚名撰，记载北宋都城东京被金军攻陷后的概况。本整理本以历代小史本为底本。

靖康元年丙午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至京城下，粘罕于城南青城屯兵，斡离不于城北刘家寺屯兵，环城列栅分地，为必拔之计。

闰十一月初六日卯时，有大星东南落，流光数丈。初七日，不见斗二夜。初八日夜，遗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邻屋无所犯。明旦，士庶观之，咸谓国家召祸，造端乃蔡为首，宅焚无片木而不及邻，实本（天意）。

二十六日早，城南百姓相惊，云向北金兵下城，入五岳观。醴泉观、陈桥、南薰、封丘门皆有金人下城，杀人劫取财物，城中百姓皆以布被蒙体而走，士大夫以绮罗锦绣易贫民衲袄布裤，以藏妇女，提携童稚，于泥雪中走，惶急弃河者无数，自缢投井者万余，哭声彻天。军民逾城出走者十余万人，城外为番兵杀死者居半。是夜，上在小殿中抱太子，内侍止三四人，余皆遁。道君自龙德宫徒行入大内，与诸王妃主相聚哭，亦有遁于民间者。

二十八日夜，彗星见，其长亘天。二十九日，日出，赤如血。

十二月初一日，帝出南薰门。初三日，见二酋。初四日，还，复入南董门。城中百姓父老捧香列拜，呼万岁而泣涕者，不知其数。

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十日，上出郊，至十五日方见二酋，士庶每日望车驾还内。时大雨雪，十余日不止。王宗沇自军前，传诏云元帅留上打球，未得晴，俟打球毕即还内。士庶闻之，各请僧道作道场，祈晴，又愿车驾早还大内。自诸王、宗室、执政、侍从、寺监、省部官吏，在京百姓，各贴黄榜，自宣德门至南薰门罗列道场，百姓忠义之士，然顶炼臂，跪于南薰门。父老持香炉于雪中，跪拜哭泣。十余日，百姓每日御街上候驾。时雨雪大，冻饿死者无数。

二十九日，军前索教坊内侍等四十五人，露台妓女千人，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等家歌舞及宫女数百人。先是，权贵歌舞及内人自上皇禅位后皆散去。至是，令开封府勒牙婆、媒人追寻，哭泣之声遍于闾巷，闻者不胜其哀。

二月初七日，上皇与诸王后妃以下，乘金铜车子至诸虏营。内人、宦官多相携步从，诸王三十二人，驸马四十七人。百姓见之，咸知将欲废立，惊忧战栗，心胆丧乱，皆不乐生。市井小人，张目相视，色若死灰，人心大扰。留守司恐军民乱，致金人纵兵，乃出榜曰：太上道君皇帝并妃嫔、诸王诣军前，恳元帅乞车驾还内，军士宜各体国，安业不得乱有惊疑。见者咸知其虚诞。

瓮中人语

[宋]韦 承撰 范学辉整理

《瓮中人语》一卷，南宋韦承撰，以编年的体裁记载从宋、金结盟灭辽至金军攻破开封灭亡北宋的前后简单过程。本整理本以己卯丛编本为底本。

政和元年辛卯冬，辽李良嗣来归，献约金灭辽策，赐姓赵氏。

三年癸巳，金主乌雅施卒，阿骨打嗣位。

重和元年戊戌二月遣马政使金约攻辽。

宣和元年己亥正月，金使李善庆散睹来聘，仍遣马政同往，金不受诏。

二年庚子，遣赵良嗣以国书使金。五月，金主自将攻辽，使良嗣观兵。克上京，良嗣与金主约，金取中京、大定府，我取燕京、析津府。

金遣吴乞买同赵良嗣来议岁币，复使马政往。

四年壬寅，金取辽中京、西京，使赵良嗣赴金坚前约。十一月，金使李靖同良嗣来，废山前后十七州归我之约，仅许山前六州地。复遣良嗣往议，金已取辽燕京，令良嗣归献俘。是年三月，诏童贯、蔡京攻辽，败绩。七月，诏刘延庆袭辽。十月败归，金始轻我。

五年癸卯，金使李靖来索六州租税及岁币，仍使良嗣同往，许岁币四十万，燕京代税一百万缗。

六月，降金辽将张觉叛据平州，归我。十一月，金遣斡离不袭平州。

八月，金主阿骨打卒，吴乞买立，遣使责我纳叛。

六年甲辰三月，金使来索赵良嗣所许粮二十万石，不与。

七年乙巳二月，金擒辽主耶律延祚归。

十月，金遣左副元帅粘罕、右监军固新、右都监伊睹出云中，右副元帅斡离不、都统挞懒、多昂木、刘彦宗出平州，大举入冠。

十二月，金粘罕军陷朔州、代州，围太原。斡离不军陷檀州、蓟州、燕山府。太上传位少帝。

靖康元年丙午正月初七日，斡离不军围京师。初八日，攻我西水门及城北。初九日，攻我酸枣、卫州、陈桥诸门。

初十日，使李棁、邹望之、高世则至金军议和，斡离不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缎各一万端，牛马各一万匹，尊金主为伯父，归燕云之人，割太原、中山、河间地归金，以亲王、宰相为质。

十一日，诏割三镇，以康王、张邦昌出质金军，十四日行。

二十日止，共津运金军金三十余万两，银一千二百余万两。

二十六日止，又津运括取及准折金五十万两，银八百万两。

二十七日，勤王兵二十万集城下，始议战。

二月初四日，使曹晟、王球至金军，臧玙、秦桧充割地使。

初五日，遣宇文虚中至金军。初六日，金使王汭随宇文虚中入城报聘。

初七日，使肃王枢、张邦昌、沈晦使金军。

初九日，金斡离不退师，使宇文虚中、王球迎回康王。

遣路允迪、宋彦通、滕茂实馆伴金使王介儒、刘思等如粘罕军。

十二日，遣王球至河南迎肃王，不至。

二十五日，遣王云、曹滕至斡离不军。

二十六日，诏罢割三镇。

四月十六日，斡离不遣贾□、冉企有来议三镇，未决。

五月十八日，再遣王云、曹滕至斡离不军。

八月，金粘罕军发云中，斡离不军发保州。诏马识远使金国，宗泽使斡离不军，李若水使粘罕军。

九月初五日，粘罕陷太原。

二十七日，诏张亢使粘罕军，刘衍使斡离不军。

十月初五日，斡离不陷真定府，遣杨天吉、王汭来诘责，索亲王诣军前陈谢，并金帛、车辂、仪物，上金主徽号。取蔡京、童贯、王黼、吴敏、李纲等九人及家属。诏王及之伴送回军，又遣黄夏卿、赵说使金国，折彦质使金军。

初八日，粘罕陷汾州。二十四日，又陷平阳府。

十一月初七日，王云自斡离不军驰归，云必得三关而止。

十三日，粘罕自平阳下威胜、隆德、泽州，渡河而南，破河阳、永安、郑州。十五日，王及之同金使王汭至，云金军已破西京，议画河为界。

二十一日，诏耿南仲使斡离不军，聂昌使粘罕军，许以大河为界。

二十三日，斡离不军至城外，屯刘家寺。二十五日，火南薰、陈水、固子、万胜、西水、封丘等十一门。二十七日，攻东水门，并遣杨天吉、王汭、孛堇撒离母入城议和。二十八日，又遣刘晏来议和，馆诸都亭驿。晏语云："国相、元帅兵亦到，请皇帝出城会盟。"

闰十一月初一日，金兵攻善利门。

初二日，粘罕军抵城下，屯青城。初四日，使萧庆、杨真诰、孛极烈撒离母来议和。初七日，萧庆等上殿，责失信，请驾出盟。

初八日，金兵攻宋门、陈桥门、东水门。

初九日，金军又遣萧庆赍书请驾，且云未破城前出见，二帅当执臣礼。城破，不以礼见。

初十日，遣李处、司马朴至金军，不纳。

十四日，金军复遣萧庆、杨真诰、孛堇撒离母来，云只须近上亲王、宰相为质，无须驾出，议至十八日不决。

十九日，遣宗室仲温、士浠及曹翰、冯澥代亲王宰相使金军，不纳。

二十四日，斡离不复遣刘晏来，云兵已攻城，请皇帝早早来见，以全宗社。或急遣亲王宰相出城，以免攻战。

二十五日，与刘晏议未决，城已陷，晏为败军所杀。金兵下城焚掠，声言尽取帝姬至寨，并即洗城。既传金帅令敛兵登城，夜遣景王杞、谢克家以书诣斡离不军。

二十六日，十六门皆为金军所据。遣济王栩、何㮚、秦桧、李若水、马司朴相继至金军议和，午后均却还。是夜，五岳阳德观、马草场、葆真宫大火。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达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左言妻亦被掠。翌日，以金赎还。

二十八日，何㮚使金军，却还。又遣恽王以下十一人往议，不纳。夜，火节明刘皇后家。

三十日，上御马，拥素队三百人出朱雀门。金兵阻止兵卫，上至青城寨，二酋拒不见，夜宿斋宫。十二月初一日，上在斋宫，遣宰执议和，二酋逼帝上降表。

初二日，二酋迎帝入寨，请帝北望拜表毕，相揖入座。酒三行，酋令萧庆等五人送帝入城，萧等驻宿尚书省，不复去。诏陈过庭往河北割地，以河为界，并诏康王回京。

初五日，虏索马七千余匹出城。

初六日，虏索兵器出城。

初九日，虏索河北、河东守臣家属四十五家，及蔡京等家属二十余家出城。

十三日，虏索绢一千万匹，军民搬赴南薰门交纳，又索蒲、解两州地，许之。

十四日，尚书省吏、礼、刑部火。

二十四日，开宝寺火。

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

二十八日，虏索秘书录所载古器出城。

靖康二年丁未正月初一日，虏使真珠大王等来贺，帝差礼部侍郎谭世绩持国书往，不纳，复遣亲王往贺。

初四日，辇运犒军金银至虏寨。

初七日，虏焚城南备城库。

初八日，何㮚、李若水往来虏营议金银数。二酋请帝出城，加金酋徽号。

初九日，虏索上元灯饰出城。

初十日，车驾再出南薰门，入青城寨。减去禁卫七百三十四人，令御带王球押回。晚间，差御带王孝杰传旨入城，云诸酋未集，来日议事。帝宿斋宫。

十三日，王宗沔同虏使入城窥伺帝姬，已议和亲。

十四日，虏索试灯，令民城上纵观。

十六日，虏焚新宋门内绅卫营。

十八日，虏索景銮宫供具。

十九日，开封府报纳虏营金十六万两，银六百万两。

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庭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

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六人。新宋门至曹门火。

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黼、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

二十九日，虏索大礼仪仗、大晟乐器、后妃冠服、御马装具出城。

二月初一日，虏索工匠各色人及三十六州守臣家属出城。

初二日，虏索天台浑仪、三馆太清楼文籍图书、国子监书板，又丝绵数万斤出城。

初三日，虏索藏经、道经书板出城。

初六日，虏令吴开、莫俦持伪诏入城，废帝为庶人，别立异姓。并请太上后妃嫔御、诸王王妃、帝姬、驸马出城。

初七日，太上以下三千余人皆出南薰门，虏骑押送入寨，戌刻始毕。

初八日，虏索近上宗室眷属出城。

十一日，皇后、太子以下出赴虏寨，诸臣议举张邦昌为帝。

十二日，虏索六部人吏出城。

十三日，虏尽索宗族男女及明经四十人出城。

十四日，虏尽索司天官、内侍、僧道、秀才、监吏、裁缝、染木、银铁各工、阴阳、技术、影戏、傀儡、小唱诸色人等及家属出城。

十六日，虏复索后宫才人出城。

十七日，虏索从官家属及内库藏银、宗正玉牒出城。

十八日，虏索府库绢四百余万匹，并景阳钟□及遗漏宫嫔、皇族出城。

二十日，虏入内廷，搜取珍宝器皿出城。

二十三日，虏焚封邱、陈桥门，再纳金七万五千八百余两，银一百十四万五千余两，表缎四万八千四百匹。

二十八日，虏焚保康门，沿及延宁宫。

二十九日，虏来索朱勔家书画，及架库油衣什物、生药、玳瑁。

三月初七日，虏册张邦昌为帝。

初八日，虏焚天汉桥屋。

十二日，虏掠景灵宫陈设神御服物。

十三日，虏掠宗庙什物。

十四日，虏掠内藏库。

二十七日，虏胁太上皇帝及宗属北去。

二十八日，虏兵下城。

四月初一日，虏胁靖康帝北去。

开封府状

[宋]佚　名撰　范学辉整理

《开封府状》一卷，为金军攻陷开封后开封府与金占领军间来往的公文，主要内容是呈送金军的赵宋皇子、宗室以及后妃、公主、宫女等的名单。本整理本以己卯丛编本为底本。

一伏详令旨，契勘见在皇子亲王，告称二十八人，来目只是十四人，更羼入濮、燕、越三王，又未详名岁。当府难得点验，就即原目人数分书详目，尚漏实干人，即便遣发此告者。过邓圭付来亲王、妃目，的是二十八位，只是郐王、仪王早先薨逝，燕王、越王的是皇弟，因成二十八数。照对见在皇子，自废帝外实二十四人，不尽加封亲王，今详别目，自康王外实皇子二十三人，近支亲郡王七人。

一伏奉皇子令旨，帝姬、宗姬依照去目逐名补送目详封号，以免混淆。又由邓圭传奉国相令旨，福金帝姬具详端的，不得匿隐。契勘帝姬只是恭福，为乱兵戕害。余除报明身故，委已遣送无遗。宗姬尚无封号，先遵事目，将七王所出载入亲王宗姬目中，遣送讫。自余归入近支族姬，先后遣送，不入目内。今分详两目，酌补名号，外无遗漏。福金帝姬，实是正月二十八日归入蔡京、王黼、童贯遗存家属内遣送，原目载赵氏一名。的证因邓圭传奉国相令旨，福金是皇子夫人位号，应送皇子寨中，以符名谶。遵依送往，非曾匿隐。自恭福帝姬外，实帝姬二十一人。

一伏详令旨，告称皇孙十八人，皇孙女三十人。面询诸王夫人所说，亦符。契勘来目，只是十六人，显见不实，速依去目将应干皇孙、男女搜捕，具目来。契勘一十六人之数，只是初次遣送，见已节次补送讫。只是续目写称王子、王女，未与前目合符，今具详目，委已无遗。实太子一人，皇孙十五人，公主一人，皇孙女二十九人。

一妃嫔内职，即遵令旨，就依去来名目所载封号或载的名参互查考，合载一目，余俟续查，再照开目遣送。今目分为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废帝妃嫔三十八人。

一伏详令旨，应干亲王聘妻及妾悉数补送，其先匿漏，亦便追寻，详开的名，以备传唤。契勘亲王妻妾、聘妻，惟景王妾曹氏委已身故，自余先后遣送讫，难再询索的名。今谨加详汇列一目，实皇子亲王妻妾三十四人，近支亲王妻妾一十八人。

一宗室男女，伏遵令旨，就依五王详开目内，自余男女，俟得解齐发下宗正谱牒，照依列目。契勘濮王、晋康郡王、平原郡王、和义郡王、永宁郡王，已依燕、越二王例附皇子亲王目。后令旨关取宗姬八人即七王女，今别以七王女列目，实二十三人。

一伏奉令旨，驸马八人，人年实干所取帝姬何人，尚有实干人，并速遣发，详开目来。契勘驸马已尽遣发，余无尚定，遵依列目，实驸马八人。

大金副元帅府

契勘来状，先后遣送皇子二十三人，太子、皇孙十六人，亲王七人，驸马八人，帝妃五人，已安置斋宫寿圣院，加恩存恤。嫔御一百七十六人，帝姬二十一人，公主、皇孙女三十人，亲王妻妾五十二人，王女二十三人，随从奄侍一百四十六人，宫女、侍女八百三十二人，听候分别贡犒。赵构逋漏未到，赵杞妻曹氏查未身故，疾速根追，并依另指挥，毋得一人一口漏遗、乖误，致有悔吝。

下开封府。

大金天会五年二月。

皇子二十三人

郓王楷，二十七岁。

肃王枢，二十六岁。

景王杞，二十四岁。

济王栩，二十二岁。

益王棫，二十一岁，已贬庶人。

祁王模，二十岁。

莘王植，二十岁。

徐王棣，十九岁。

沂王樗，十八岁。

和王栻，十七岁。

信王榛，十七岁。

安康郡王椲，十六岁。

广平郡王健，十五岁。

相国公梴，十五岁。
瀛国公樾，十三岁。
建安郡王模，十三岁。
嘉国公椅，十岁。
温国公栋，九岁。
英国公檍，八岁。
仪国公桐，七岁。
昌国公柄，六岁。
润国公枞五岁。
韩国公相，三岁，即小皇子。
康王构，二十一岁，已上帅府。仪王朴，十九岁。郊王材，二十岁，已薨。另详前状，谨再陈叙者。
近支亲郡王七人
濮王仲理，四十七岁。
晋康郡王孝骞，三十一岁。
平原郡王孝参，四十五岁，原封豫章，遵令旨作平原。
和义郡王有奕，三十二岁。
永宁郡王有恭，二十六岁。
燕王俣，四十五岁。
越王偲，四十三岁。
帝姬二十一人
嘉德帝姬，二十八岁，即玉盘。
荣德帝姬，二十五岁，即金奴。
安德帝姬，二十二岁。
茂德帝姬，二十二岁，即福金。
成德帝姬，十八岁。
洵德帝姬，十八岁，即富金。
显德帝姬，十七岁。
顺德帝姬，十七岁，即缨络。
仪福帝姬，十七岁，即圆珠。
柔福帝姬，十七岁，即多富嬛嬛。
保福帝姬，十六岁。
仁福帝姬，十六岁。
惠福帝姬，十六岁，即珠珠。
永福帝姬，十六岁。
贤福帝姬，十六岁。
宁福帝姬，十四岁，即串珠。
和福帝姬，十二岁。
令福帝姬，十岁。
华福帝姬，九岁。
庆福帝姬，七岁。
纯福帝姬，四岁。
契勘来目，尚有崇德帝姬金仙，即征福帝姬、寿福帝姬，三金即敦福帝姬、熙福帝姬，恭福即小金帝姬，亦即小帝姬，并先薨逝，谨再陈叙者。
皇孙十六人
太子谌，十岁。
太郎十岁，郓王长子。
金郎，七岁，郓王三子。
玉郎四岁，郓王四子。
元宝郎，七岁，肃王长子。
佛郎二岁，肃王次子。
顽顽三岁，景王子。
金规，四岁，济王三子。
金男，二岁，济王四子。
菩萨保，三岁，益王子。
宝郎，四岁，郊王嗣，郓王五子。
一郎，三岁，莘王长子。
胡郎，二岁，莘王次子。
黑郎，九岁，仪王嗣，郓王次子。
蝶歌郎，六岁，仪王嗣，济王次子，即蝶古。
佛保，二岁，徐王子。
契勘来目，宝郎、黑郎、蝶古均两见，济王长子金罗已薨，用得二十人，谨再陈叙者。
皇孙女三十人
柔嘉公主，七岁。
郓大宗姬，八岁。
郓二宗姬七岁。
郓三宗姬七岁。
郓四宗姬六岁。
郓五宗姬，四岁。
郓六宗姬，二岁。
肃大宗姬，六岁。
肃二宗姬，二岁。
景大宗姬，七岁。
景二宗姬，三岁。
济大宗姬，六岁。
济二宗姬，五岁。
济三宗姬，五岁。
济四宗姬，四岁。
济五宗姬，三岁。
济六宗姬，三岁。
济七宗姬，二岁。
康大宗姬，四岁。
康二宗姬，四岁。
康三宗姬，三岁。
康四宗姬，二岁。
康五宗姬，二岁。
益大宗姬，三岁。
祁大宗姬，三岁。
祁二宗姬，一岁。
莘大宗姬，三岁。
莘二宗姬，二岁。
徐大宗姬，二岁。
徐二宗姬，一岁。
道宗妃嫔一百四十三人
乔贵妃，四十二岁。
崔淑妃，三十六岁，已贬庶人。

王德妃，三十五岁，已封贵妃。
韦贤妃，三十八岁。
以上妃位。
朱贵仪，三十九岁。
全贵仪，十九岁，名秋月。
金淑仪，二十岁，名弄玉。
裴淑容，十九岁，名月里嫦娥。
陈淑容，十九岁。
曹顺仪，三十二岁。
徐顺容，二十一岁，名散花。
周顺容，二十五岁。
林婉仪，二十三岁，名月姊，即林美人。
王婉容，二十九岁，名月宫。
任婉容，二十一岁，名金奴。
阎婉容，十九岁。
朱昭仪，十八岁，名素辉。
余昭容，二十五岁，名羞花。
王昭容，二十四岁，名三宝奴。
林昭容，二十岁，名菱香。
李昭容，十九岁。
郑昭媛，二十一岁，名媚娘。
蒋修仪，四十一岁。
陆修仪，二十一岁，名娇奴。
毛修容，三十二岁。
资修容，二十岁，名宝琴，即琅琊夫人。
陈修媛，二十八岁。
萧修媛，十九岁，名金奴。
左充仪，二十一岁。
中充仪，十九岁，名观音。
泰充容，二十九岁。
刘充容，二十岁，名新刘娘。
奚充媛，二十四岁。
江充媛，二十岁，名南春。
席充媛，十八岁，名珠珠，即席美人。
以上嫔位。
新王婕妤，二十岁。
小王婕妤，二十岁。
奚婕妤，十七岁，名拂拂。
裴婕妤，十八岁，名宝卿，即奉国夫人。
管婕妤，十九岁，名芸香。
谢婕妤，十九岁，名咏絮。
江婕妤，十九岁，名凤羽。
邱婕妤，二十一岁，名巧云，即邱贵人。
刘婕妤，十八岁，名蜂腰，即刘美人。
郭婕妤，十九岁，名小奴，即郭夫人。
刘婕妤，十九岁，名菊仙，即平夫人。
阎婕妤，十九岁，名月媚，即三水夫人。
朱才人，十八岁，名柳腰。
莫才人，十八岁，名青莲。
叶才人，十九岁，名小红。
周才人，二十二岁，名春桃。
曹才人，十九岁，名小佛奴。
李才人，二十八岁，名铁笛。
狄才人，十九岁，名金奴。
邵才人，十八岁，名元奴。
方才人，二十岁，名朝云。
邢才人，十八岁，名心香，即邢夫人。
姚才人，二十岁，名小娇奴，即姚夫人。
罗才人，二十岁，名醉杨妃，即罗夫人。
高才人，二十一岁，名晓云，即南徐夫人。
金才人，二十一岁，名小金鸡。
邢贵人，二十二岁，名小金。
卢贵人，十九岁，名袅袅。
周贵人，十八岁，名河南。
景贵人，十七岁，名樱桃。
何贵人，二十四岁，名差金。
辛贵人，十九岁，名香奴。
衍贵人，十七岁，名佛面，即卫美人。
徐美人，十九岁，名癸癸。
朱美人，二十一岁，名凤云。
冯美人，十九岁，名宝玉儿。
芮美人，二十岁，名春云。
曹美人，二十二岁，名串珠。
顾美人，二十一岁，名猫儿。
俞美人，十七岁，名小莲。
福国邢夫人，十八岁，名佛迷。
华国李夫人，二十一岁，名春燕。
卫国顾夫人，二十三岁，名福云。
顺国王夫人，十七岁，名杏林。
定国李夫人，十八岁，名醉仙桃。
景国张夫人，二十四岁，名小花。
徐国邢夫人，十七岁，名柳姊。
益国刘夫人，二十一岁，名百哥。
荣国韦夫人，二十四岁，名月姑。
许国刘夫人，二十一岁，名鸳鸯。
纪国顾夫人，十八岁，名小郎。
鲁国徐夫人，十九岁，名春罗。
邹国吴夫人，二十三岁，名富奴。
慎国任夫人，十八岁，名蕙卿。
承国吴夫人，二十岁，名端姑。
钜鹿朱夫人，二十二岁，名燕姑。
平原刘夫人，十八岁，名春芳。
会稽谢夫人，十七岁，名三奴。
河间刘夫人，二十二岁，名月奴。
榆林任夫人，十六岁，名玉桃。
陈留吴夫人，十七岁，名阿奴。
寿阳李夫人，十九岁，名巧郎。
清河张夫人，二十一岁，名月仙。
三原王夫人，二十二岁，名赛莲花。
江夏黄夫人，十九岁，名观音奴。

康平王夫人，十九岁，名金姑。
荥阳张夫人，十九岁，名花媚。
河内郑夫人，十六岁，名佛保佑。
宏农杨夫人，十九岁，名春莺。
太原王夫人，十七岁，名红奴。
南阳王夫人，十九岁，名猫儿。
王夫人，十九岁，名月奴。
纪夫人，十七岁，名男郎。
陈夫人，十九岁，名桃花。
郑夫人，十九岁，名巧巧。
杨夫人，十九岁，名吉保。
芮夫人，十七岁，名二南。
叶夫人，十九岁，名金姑。
恽夫人，十九岁，名花云。
曹夫人，十九岁，名大姑。
刘夫人，二十一岁，名阿奴。
黄夫人，二十一岁，名朱红。
褚夫人，十八岁，名醉观音。
阳夫人，十七岁，名三姑。
潘夫人，十八岁，名玉儿。
文夫人，二十二岁，名杨妃。
向夫人，二十一岁，名岫云。
荀夫人，十八岁，名玉虎儿。
李夫人，十九岁，名双飞。
张夫人，二十四岁，名贝姑。
姜夫人，十九岁，名银铃。
费夫人，十九岁，名阑姑。
霍夫人，二十一岁，名小凤。
江夫人，十七岁，名和姑。
钟夫人，二十岁，名大宝佛。
乔夫人，二十二岁，名瑞芳。
彭夫人，二十一岁，名佛哥。
曾夫人，十九岁，名四面笑。
沈夫人，十九岁，名金男。
田夫人，十九岁，名倩云。
章夫人，二十一岁，名好郎。
何夫人，二十岁，名青凤。
梁夫人，二十一岁，名温和。
孙夫人，十九岁，名星奴。
马夫人，十八岁，名兰秀。
于夫人，十七岁，名一翦红。
王夫人，二十岁，名翦云。

契勘来目，一人两见者已参合本名下，自余刘安妃、曹淑仪、褚婉仪、徐婉容、刘昭仪、蒋昭媛、黄金娥、褚才人、冯贵人、李美人、应国夫人平氏、淮南夫人严氏、河东夫人席氏、顾夫人、卜夫人、吕夫人、唐夫人、巴夫人、司马夫人、段夫人、邹夫人，并先薨逝，谨再陈叙者。

少帝妃嫔三十八人

朱慎德妃，十八岁。
郑才人，十七岁，名庆云。
韩才人，十八岁，名静。
刘才人，十五岁，名月娥。
卢才人，十七岁，名顺淑。
何才人，十六岁，名凤龄。
狄才人，十五岁，名玉辉。
戚夫人，二十岁，名玉。
郑夫人，十九岁，名月宫。
蒋夫人，十六岁，名长金。
鲍夫人，十九岁，名春蝶。
宋内宰，二十一岁，名淑媛。
田副宰，十九岁，名芸芳。
曹内史，十九岁，名妙婉。
卜内史，十九岁，名女盂。
席内史，十六岁，名进士。
程内史，十七岁，名巧。
俞内史，十八岁，名玩月。
黄内史，十六岁，名勤。
徐尚仪，二十一岁，名金玉。
许尚仪，十六岁，名春云。
周尚服，十六岁，名男儿。
徐尚服，十八岁，名宝莲。
何尚食，十九岁，名红梅。
杨尚食，十六岁，名调儿。
方尚寝，十七岁，名芳香。
陈尚寝，十七岁，名文婉。
沈尚功，十九岁，名知礼。
叶尚功，十八岁，名寿星。
华宫正，二十四岁，名正仪。
吕使令，十八岁，名吉祥。
褚使令，十七岁，名月奴。
骆使令，十五岁，名蝶儿。
顾使令，十五岁，名顽童。
芮使令，十五岁，名秀。
严使令，十四岁，名莺簧。
姜使令，十四岁，名田田。
卫使令，十三岁，名猫儿。

宋内宰以下未封夫人，是与来目两歧，谨再陈叙者。

皇子妃三十四人

郓府朱夫人，十七岁，继妃。
裘郡君，二十一岁。
石郡君，二十二岁。
刘郡君，十九岁。
石郡君，十八岁。
肃府任夫人，二十四岁。
余郡君，十九岁。
余郡君，十七岁。
景府田夫人，二十三岁。
马郡君，十六岁。

济府曹夫人，十九岁，继妃。
王郡君，十九岁。
符郡君，十八岁。
马郡君，十八岁。
康府邢夫人，二十二岁。
田郡君，十九岁。
姜郡君，十七岁。
益府周夫人，二十二岁。
周郡君，十七岁。
郊府徐夫人，十八岁，聘定。
祁府曹夫人，十九岁。
高郡君，十七岁。
莘府严夫人，二十岁。
褚郡君，十八岁。
仪府陆夫人，十九岁，聘定。
徐府王夫人，十九岁。
沂府梁夫人，十八岁。
和府李夫人，十七岁，聘定。
信府罗夫人，十六岁，聘定。
安康郡府田夫人，十五岁，聘定。
康平郡府高夫人，十四岁，聘定。
相国府韩夫人，十四岁，聘定。
瀛国府朱夫人，十四岁，聘定。
建安郡府孔夫人，十四岁，聘定。

契勘原目，徐王妾一人已薨，景王妾曹郡君已薨，余无漏匿，谨再陈叙者。

亲王妃一十八人
濮府刘夫人，四十六岁。
周郡君，十八岁。
晋康郡府朱郡君，二十八岁。
平原郡府刘夫人，四十四岁。
朱郡君，二十四岁。
乔郡君，二十岁。
王郡君，十九岁。
陆郡君，十七岁。
和义郡府林郡君，二十六岁。
毛郡君，十七岁。
永宁郡府林夫人，十九岁。
陈郡君，十九岁。
罗郡君，十八岁。
燕府郭夫人四十六岁。
王郡君，十九岁。
叶郡君，二十一岁。
越府陆夫人，三十二岁。
陈郡君，二十四岁。

契勘原目，晋康郡王、和义郡王夫人并先薨逝，谨再陈叙者。

王女二十三人
燕五宗姬，十六岁，即巧荪。
燕六宗姬，九岁。
燕七宗姬，六岁。
燕八宗姬，四岁。
越二宗姬，十八岁，即添香。
越三宗姬，十五岁，即檀香。
越六宗姬，七岁。
濮三宗姬，十五岁，即玉屏。
濮五宗姬，四岁。
晋康大宗姬，十六岁，即红云。
晋康四宗姬，七岁。
平原六宗姬，十五岁，即芸姑。
平原八宗姬，十四岁，即莲姑。
平原九宗姬，十二岁。
平原十宗姬，十岁。
平原十一宗姬，七岁。
平原十二宗姬，六岁。
平原十五宗姬，三岁。
和义大宗姬，十五岁，即琪花。
和义三宗姬，四岁。
永宁大宗姬，十岁。
永宁二宗姬，八岁。
永宁三宗姬，二岁。

驸马八人
曹夤，二十八岁，尚嘉德。
曹实，二十四岁，尚荣德。
宋邦光，二十二岁，尚安德。
罗条，二十一岁，尚茂德。
向子房，十八岁，尚成德。
田丕，十八岁，尚洵德。
刘文彦，十八岁，尚显德。
向子扆，十七岁，尚顺德。

大金副元帅府指挥

契勘二庶人誓约，愿献犒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先续过纳金二十四万七千六百两，用情准四万九千五百二十锭，银七百七十二万八千两，准一百五十四万五千六百锭。不欲照五十两一锭旧例，所缩已多，是依庶人续约，准折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具详别幅，仍缩金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锭，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限五日内尽数津纳，如仍隐匿延稽，当府即纵兵大索，毋贻悔吝，须议指挥。

右下开封府准此。

大金天会五年三月十四日

别幅

契勘庶人手允事目，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良家女一人准银一百锭。照封先续申状遣解人数，左司申验名册，汰除不入寨者，未应计数。自余见在及汰还名口，用情统计，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

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青宫译语

[金]王成棣撰　胡　昕整理

《青宫译语》一卷，金王成棣撰。王成棣又名王昌远，曾经于金太宗天会五年（一一二七）作为翻译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解部分宋俘赴上京，记其见闻、经历而成是书。书中记沿途道里行程，战争疮痍，宋嫔妃途中受辱情况颇详，最后以宋俘朝见金太宗，金人瓜分宋宫人而告结束。原书已佚，南宋确庵、耐庵《靖康稗史》中收录该书节本。这次整理即以民国刊印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已有整理成果。

天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国相左副元帅（名粘没罕）、皇子右副元帅（名斡离不）命成棣随珍珠大王（名设野马，国相长子）、千户国禄、千户阿替纪押宋韦妃（康王之母）、邢妃（康王之妻）、朱妃（郓王之妻）、富金、嬛嬛两帝姬（康王之妹）、相国王（赵梃）、建安王（赵模）等先至上京，护兵五千。百里外闻有宋兵，颇凛凛。诸妇未惯坐骑，纷纷坠马，欲速不前。道中初经兵火，屋庐俱烬，尸骸腐朽，白骨累累。夜宿破寺，兵屯寺外，围环若寨。停一时许，行装、火具到寺，即令番儿舒皮毡于殿中，资憩息。毳帐支殿外，灯上温酒，围坐大嚼。饭毕，王移卧具入殿，成棣等俱宿毳帐。

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以坠马损胎，不能骑行。

四月朔，王弟宝山大王（名斜保）押朱后（少帝妻）、朱慎妃（少帝妾）、公主（少帝女）、珠珠帝姬（王弟俘为妾）至寺合队。

初二日早行，途次，朱妃便旋，国禄逼之，又乘间欲登朱后车，王弟鞭之。过胙城，先行之宗室，后行之四、五、六、七起车辆俱出我前，以河北有警，未渡，挤于途。午即屯宿，守帅供酒食。二王令成棣译询宫中事：道宗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宜其亡国。少帝贤，务读书，不迩声色。受禅半年，无以备执事，乃立一妃、十夫人，仅三人得幸。自余俭德，不可举数。郓王性懦体弱，先故不肯北行。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自是，二王致敬朱后有加礼。

初三日，探知河北土匪已败，争先行，车马塞途，暮抵河干。

初四日，渡而北，万户盖天大王（名完颜赛里）迎候。见国禄与嬛嬛帝姬同马，杀国禄，弃尸于河。欲挈嬛嬛去，王以奉诏入京语之，乃随行。

初五日，次汤阴。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

初六日，次丰乐一村，屋已毁，院中倒埋男、妇二十余人，未尽腐。

初七日夜，次邯郸。

初八日，次邢州。

初九日，次柏乡。

初十日，次栾城。阿懒押送器物，三月中旬至此，因中山有贼，未敢进，夜来议合兵同行。

十一日午，抵真定，入城，馆于帅府。二王令万骑先驰，助攻中山，观动静。千户韶合宴款二王，以朱妃、朱慎妃工吟咏，使唱新歌。强之再，朱妃作歌云："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朱慎妃和歌云："幼富贵兮绮罗裳，长入宫兮侍当阳。今委顿兮异乡，命不辰兮志不强。"皆作而不唱。

十二日，大王中酒，王弟亦病，驻马一日。午后，报中山城外无贼。

十三日，巳时行，夜宿村舍。

十四日，早行，赶过中山，入保州界。

十五日，次保州，候兵马。

十六日，大雨，停车。

十七日，次刘家店。

十八日，抵燕山。大王及王弟盖天、阿替纪均弗归府，居愍忠祠。燕人闻宋俘至，喧嚷已匝月。及是，大王眷属，下逮戚族男女咸集，如睹异宝，且与后妃等行抱见礼申敬。汉妇不习，惶窘万状。

十九日，大王为妻福金胁归府。

二十一日，大王来邀后妃等至家宴会。

二十二日午，宋后妃答宴王眷，独王妻不至。

夜，二王设席宴后妃等，期诘旦行，盖天留宴。

二十三日午，席既散，王欲登程，盖天固留一夕。

二十四日，随王及阿替纪押韦妃等策马行，王弟及朱后等留弗遣。盖天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夜抵三河界。

二十五日，抵玉田。

二十六日，抵滦州。

二十七日，抵榆关。

二十八日，出长城，至迁州界。沙漠万里，路绝人烟。

二十九日，至来州。自燕山登程后，日驰百五十里，成棣亦疲于奔命，其他可知。

三十日，抵海云寺。

五月一日，入寺驻马，王及妃姬皆洗手焚香，妃姬辈倩成棣书疏，发愿期得还乡。王嗤其愚，亦弗禁。寺僧设供张，酒肉薰炙，僧亦茹荤。王酬白金十锭，妃姬辈亦略有所酬。

初二日，王令驻屯一日，共浴温泉。

初三早行，抵盐场。

初四日，至锦州。

初五日，抵刘家寨子，又行三四十里。

初六日，过显州。

初七日，过兔儿涡。

初八日，渡梁鱼涡。此两日如在水中行，妃姬辈虽卧兜子中，驼马背亦湿透重裘。地狱之苦，无加于此。

初九日，赶出孛堇铺，即屯宿暴衣。

初十日，驻马。

十一日，过沈州三十里。

十二日，抵咸州。

十三日，千户设宴，停一日，人皆病困。

十四日午，至同州，即驻马。

十五日，抵蒲里寨，尚早，即屯宿。

十六日辰，抵黄龙府，都统款留一日。

十七日，抵吐撒寨。

十八日，抵漫漆里。

十九日，抵乌舍。早停，风景极佳，病者若苏。

二十日，渡混同江，宿报打孛堇寨。

二十一日，渡来流河，宿阿萨铺。

二十二日，抵会宁头铺。上京在望，众情欣然。

二十三日，抵上京，仍宿毳帐。

二十四日，卸装王邸，王投奏后，私见君相，剖陈朱妃为郓王继妻，相国、建安均非本身，且乞富金帝姬为妾。

二十五日，王托病，缓十日朝。

六月初七日黎明，王令韦妃以下结束登车，成棣亦随入御寨。朝臣分列以待，王引上乾元殿，皇帝正坐，后妃侧坐。韦妃等胡跪两叩，后妃下坐，抱腰使起，赐坐殿旁。

皇帝退朝，赐韦妃等宴殿左，后妃六人陪宴。赐相国、建安宴殿右，郎君四人及大王、阿替纪、成棣陪宴。宴毕，对御座谢恩，胡跪两叩。宣诏官口宣云：赐帝姬赵富金、王妃徐圣英、宫嫔杨调儿、陈文婉侍设野马郎君为妾；郡国夫人陈桃花、杨春莺、邢佛迷、曹大姑随侍为婢者。赐宋妃赵韦氏、郓王妃朱凤英、康王妃邢秉懿、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王女肃大姬、肃四姬、康二姬，宫嫔朱淑媛、田芸芳、许春云、周男儿、何红梅、方芳香、叶寿星、华正仪、吕吉祥、骆蝶儿浣衣院居住者。赐宋相国王赵梃、建安王赵楧燕山居住者。赐道亡宋康王妃田春罗、王女肃二姬、肃三姬、康大姬，宫嫔徐金玉、沈知礼、褚月奴迄侍婢九人，妥为掩埋者。宣毕，王又引韦妃等十八人，侍婢九人一行立已，与相国、建安、富金帝姬等十人一行立，对座谢恩。又引韦妃等入院，始挈富金等归邸。

皇帝已遣女官先至，主纳妾礼，并赐王黄金一百两、马十匹，表缎十端；赵富金等国服八袭。王谢恩讫，女官引王上座，引妾婢八人向王胡跪，两叩讫，引入内幄，卸其衣，出悬幄门，请王入幄合卺。又取国服悬邸门，速贺客。申刻，王出幄，取国服六袭，赐已合卺之赵富金、徐圣英、杨调儿、陈文婉、陈桃花、邢佛迷，导坐中庭，见贺客。女官取故衣，衣未合卺之杨春莺、曹大姑，坐外幄，用其俗也。客集宴以全猪，乐用契丹三部。戌时乃散。

初八日，王挈妾婢朝谢，并谒韦妃；传报朱凤英、赵嬛嬛并蒙幸御，趋赵梃、赵楧宫门谢恩。午初归邸，戒装。

初九日，登程。

七月初七日，抵燕山，仍卸装愍忠祠。

呻吟语

[金]佚　名撰　胡　昕整理

《呻吟语》一卷，不著撰人姓名。书中避宋帝讳，称金人为虏，当为随同宋徽宗、钦宗北迁的宋代臣僚所记。书中记事起北宋钦宗靖康二年（一一二七）二帝北迁，终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一一四二）金归还徽宗梓宫和韦后，尤其是对金人献俘太庙礼仪，各种诏敕，以及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斗争，均有详细记载，为他书所不及。原书已佚，南宋确庵、耐庵《靖康稗史》中有收录。这次整理即以民国刊印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已有整理成果。

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黎明，太上启跸，共车八百六十余两，发自刘家寺。夜宿封丘界，太上以下及虏酋毳帐二，布棚四十八为一围；郑后以下及虏酋萧庆毳帐三，布棚八十八为一围，皆有馆伴朝夕起居；帝姬以下及虏酋斡离不毳帐五，布棚十二为一围。

四月朔，宿胙城界。朱后车亦至，斡离不令与韦后同行，护送者粘罕次子宝山大王。　宫女三千，别由虏酋固新严兵押送。

初二日，河北报警，停车两日，虏遣兵士先渡。太上见韦后、相国公、柔福帝姬乘马先行，泪下竟日。

初四日，抵沙店。

初五日，渡河，宿滑州。

初七日，次汤阴，馆伴阿林葛思美盗后宫曹氏。太上令肃王传谕后宫，不得离次取辱。虏酋亦令王宗沔、王慎、李常为都管，驰骑照料。

初八日，次相州，固新所押贡女均乘牛车，车两人。夜屯时，宫亲贵戚车屯于中，民间车屯于外，虏兵宿帐棚，人环其外。连日雨，车皆渗漏，避雨虏兵帐中者，多嬲毙。

十二日，次邯郸。所行非驿道，几不辨路。

十五日，次邢州。连日风雨，车折马倒，被掠者死亡日甚。

十六日，次都城店，燕王俣薨，太上哭之恸，殓以马槽。王夫人、王子同在一军，视含殓，请归丧，斡酋不许，令火化，囊骨行。王妻别在一军，不准哭临。

十八日，次柏乡，渡河后，居民尽矣。荆榛瓦砾中，尸骨纵横。御车牛马时有倒毙，离割争啖。被掠者日以泪洗面，虏酋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

二十一日，次栾城。

二十三日，至真定，太上与斡酋并辔入东门，馆静渊庄。午间，请太上、帝后打球，宴，侍中刘彦宗请太上赋诗，译语斡斡起谢甚恭。以修换车马，驻跸三日。闻韦后等十一日过此。自刘家寨至真定八百里。

二十四日，斡酋设席，宴太上、诸王。毕，又设席宴郑后、妃嫔。

二十五日，斡酋以紫罗伞迎太上围猎，叛臣郭药师、张令徽叩马谢罪。夜，宴婕妤、宗姬、宗夫人等三十四人。

二十七日，太上与斡酋行，余屯真定城外。

二十八日，太上抵中山，呼守将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痛哭不奉诏，提辖沙贞杀之，以城降。

二十九日，太上、斡酋回真定。

三十日，斡酋令太上、郑后、贡女三起先行，五月十三日抵燕山，计程五百三十里。

五月初一日，真定万户宴斡酋，帝姬、王夫人等坐骑以从，番人聚观如潮涌。屯驻四日，候诸军尽发，初五日起程，十七日抵燕山。

十八日，斡酋请太上看球、射，旋送太上、郑后以下九百余人馆延寿寺，供张甚厚。帝姬等馆帅府。闻朱后以下三十余人四月十八日到此，居愍忠祠；韦后以下二十余人同日过此，即赴上京。宗室三千余人，四月二十七日到此。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籍。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现存一千数百人，居甘露寺，十人九病。

十九日，斡酋送还婉容、婕妤、才人六人。闻贡

女三千人，吏役工作三千家，器物二千五十车，是日始至。点验后，半解上京，半充分赏，内侍、内人均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器物收储三库，车辂皆留延寿寺。

六月初二日，斡酋及斜保请太上、圣眷赴打球宴，躬下球场，且跪进太上、郑后酒，执婿礼甚恭。

初四日，王贵妃薨。

初七日，相国公、建安郡王归自上京，携所娶耶律氏、陈氏，同居愍忠祠。耶律即契丹公主，陈实内夫人，虏主赐设野马郎君，遂以配王。韦后、邢后、郓王妃、柔福帝姬俱留上京。洵德帝姬已归设野马，亦居愍忠。

初十日，斡酋令帝姬、王妃等至延寿寺，辞赴御寨。斜保亦令惠福帝姬、建安王元妃奉朱后、朱慎妃、大公主至寺，相与泣别。

七月初十日，靖康帝、祁王太子至自云中，馆愍忠祠。

金酋闻康王登位，诏起诸部兵入寇。

粘罕子设野马郎君与相国公相得，时相国与靖康帝先后至燕，思亲甚切。

十二日，设野马徇相国之请，率斜保郎君，洵德、惠福两帝姬，相国、郊王两聘妃，及相国公、建安郡王耶律夫人、陈夫人，共奉靖康帝、后、慎妃、祁王太子至昊天寺作斋，邀太上帝、后、诸王，欢会竟日。

十六日，郑后疾，设野马仍率诸人至延寿寺问省。午后返祠，即令祁王、相国公、建安郡王迁居延寿寺，少帝益孤。

八月，斡酋死。金主令王妃、帝姬十二人至延寿寺。（缺八十九字）

虏迁从官陈过庭等五十余人及耿南仲、孙元自真定至燕山，居崇国寺。

九月初六日，靖康帝生子谨，慎德妃出。

虏以康王兵盛，又请二帝北徙。九月十三日出燕山东门，民皆涕泣跪送。过石门，至景州，上庐龙岭，渡栾撒河、泽河，过大漠。十月十八日抵中京，计程九百五十里。地即霫郡，古奚国（改大定府），在燕山北。馆于相国院，故契丹相国第。中院居虏酋，太上居其东。以宫眷宗戚不能容，内外分住。靖康帝居其西，宫眷从。地极荒凉，远逊燕山。

宗室濮王仲理等一千八百余人，仍留燕山仙露寺，有衣不蔽体者。太上临行，令姜谔分赠生绢千端。

十月，虏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惟秦桧依达懒，居留弗遣。

二十六日，安德帝姬薨。

十二月二十一日，少帝生子，殇，韩夫人出。

建炎二年（即金天会六年）正月十七日，少帝生女，郑夫人出。二月十九日，太上生女，邵才人出；二十七日，太上生子，阎婉容出；三月十二日，太上生子，狄才人出，均殇。

十五日，王伦至云中，粘罕赠内夫人及宗女四；又赠朱绩宗女一，绩不受，遂被害。司马朴藏建炎赦诏，燕山留守枷禁之。何㮚、曹成以病亡。

七月二十二日，知真定府获鹿县张龚、知燕山府潞县杨浩，纠约五马山马扩、玉田僧一行、中山刘买忙等，谋攻真定、燕山、易州、中山归我。谋洩，疑及二帝，又请北行，并迁宗室至通塞州，去燕京一千五百里。

八月，滕茂实卒于云中。

二十一日，二帝抵上京行幄。

二十二日，虏主令韦、邢二后及帝姬、王妃入行幄。

二十四日，虏主以二帝见祖庙。时宫亲贵戚已发通塞州编管，家奴、军妓外，此皇子等三十人、妃主等一千三百人皆随帝后居行幄。黎明，虏兵数千汹汹入逼至庙，肉袒于庙门外。二帝、二后但去袍服，余均袒裼，披羊裘及腰，系毡条于手。二帝引入幔殿，行牵羊礼。殿上设紫幄，陈宝器百席，胡乐杂奏。虏主及妻妾、臣仆胡跪者再，帝后以下皆胡跪。虏主亲宰二羊入供殿中。虏兵复逼赴御寨，虏主升乾元殿，妻妾、诸酋旁侍，二帝以下皆跪。宣诏四赦，二帝受爵服出，与诸王坐候殿外小幄。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浣衣院。朱后归第自缢，苏，仍投水薨。

二十五日，虏封太上为昏德公，少帝为重昏侯。

诏曰："制诏赵□，王者有国，当亲仁而善邻；神明在天，可忘惠而背义？以尔顷为宋主，请好先皇，始通海上之盟，求复前山之壤。因嘉恳切，曾示俞允。虽未夹击以助成，终以一言而割锡。星霜未变，衅隙已生。恃邪佞为腹心，纳叛亡为牙爪。招平山之逆党，害我大臣；违先帝之誓言，愆诸岁币。更邀回其户口，惟巧尚于诡词。祸从此开，孽由自作。神人以之激怒，天地以之不容。独断既行，诸道并进，往驰戎旅，收万里以无遗；直抵京畿，岂一城之可守？旋闻巢穴，俱致崩分，大势既已云亡，举族因而见获。悲衔去国，计莫逃天。虽云忍致其刑章，无奈已盈于罪贯。更欲与赦，其如理何？载念与其底怒以加诛，或伤至化；曷若好生而恶杀，别示优恩。乃降新封，用遵旧制，可封为昏德公。其供给安置，并如典礼。呜呼！事盖稽于往古，曾不妄为；过惟在于尔躬，切宜循省。祗服朕命，可保诸身。"

"制诏赵□，视坠纲以弗张，维何以举？循覆辙而靡改，载或尔输。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向因传位，冀必改图，直无悔祸之心，翻稔欺天之恶。作为多罪，矜恃奸谋。背城下之大恩，不割三镇；构军前之二使，潜发尺书。自孽难逃，我罚再举。兵士奋威而南指，将臣激怒以前驱。壁垒俱催，郡县继下。视井惟存乎茅绖，渡河无假乎苇航。岂不

自知，徒婴城守。果为我获，出诣军前。寻敕帅臣，使趋朝陛。罪诚无赦，当与正于刑名；德贵有容，特优加于恩礼。用循故事，俯降新封，可封为重昏侯。其供给安置，并如典礼。呜呼！积衅自于汝躬，其谁可恕？降罚本乎天意，岂朕妄为！宜省前非，敬服厥命。”

二十九日，和王女生，刘氏出。是月，信王长女生，田氏出。

九月十六日，相国公长女生，耶律氏出。

十月二十六日，虏徙二帝、诸王、驸马、内侍、宫眷于韩州。

宋宗室晋康郡王孝骞以下一千八百余人，自二帝离燕山后，日给粟一升，拘禁若囚卒。一岁之间，死者过半，濮王仲理亦薨。及是，转辗流徙，存者九百余人，虏酋令徙韩州，给田四十五顷，种莳自给。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帝抵韩州，和王薨于途。

建炎三年（即金天会七年）三月，虏主榜朝市云：良民被俘为奴者，听其家属赎之。耶律延禧、赵□、赵□家属没为奴者，不准赎。

七月初六日，少帝生子训，郑夫人出。

八月，越王偲薨。

十月，虏主令宋官降金者缴易诰命。又封挞懒掠给刘豫之内夫人钱氏为大齐国皇后，钱本荣德帝姬媵。

建炎四年（即金天会八年），粘罕驱所掠宋人至夏国易马，以十易一。又卖高丽、蒙古为奴，人二金。

四月二十七日，太上生子柱，阎婉容出。

五月十二日，建安郡王子成式生，陈氏出。

六月初三日，虏主榜朝市云：“宫奴赵□母韦氏、妻邢氏、姜氏（凡十九人），并抬为良家子。沐此湛恩，想宜感悟。”又榜云：“赵□妹（凡六人）久侍宗子，获宠生男，应予优容，抬为次妇。服此隆恩，懋昭激劝。”

二十六日，郓王薨。

始闻韩世忠大败四太子兀术于黄天荡。粘罕编造秽书，诬蔑韦后、邢后、柔福帝姬诸人。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虏酋舍少年帝姬，取五旬老妇，亦宁出此？舍是不恤，图复中原，天理人情，似无以易。诸公衮衮，未喻所裁。

二十八日，安康郡王女生，林氏出。

是月，陈过庭卒于显州。

七月，又徙二帝于胡里改路五国城。舟行至东路，都统李堇习古传虏主命，减去随从宗室仲堤等五百人、内侍黎安国等三百人，流离咸州道中。惟和仪郡王有奕、永宁郡王有恭，燕王府节使有章、有亮，越王府节使有忠、有德六人从。

虏敕云：“敕赵□，昨取汝女六人为宗室次妇，俾汝末路，可供取求，获利市于姻娅，安桑榆于饱暖。载念汝女汝媳，宫寝侍奉，已历二年，敬戒无违，叠承宠眷（缺三十四字）推此柔淑之姿，本尔作养之力。可赐缣绢十端，以示荣宠。”

又敕：“比以奸民不靖，假祸汝躬，故令远徙，庶免波累。舟车行役，未免重劳。已令所司，优予馆伴。从兹阙廷远隔，难遂觐光；女妇长违，或劳恋系。可先入朝，允赐接见。尔受儿女之余恩，尚安晚节；朕采葑菲于下体，用沛殊恩。”

又诏：“（缺三十八字）用邀宠注，比并有身。叛奴赵□，曲加荫庇；免为庶人，尚知悔悟。毋污斧斨，藉此引援。恩承巾帼，故兹宣示，尚审从违。”（从别本补八字）

又诏：“赵□妻朱氏，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永垂轸恤，宜予嘉名，可封为靖康郡贞节夫人。典重激扬，共喻朕意。”

八月二十六日，嘉国公薨。

九月初五日，郑太后薨于五国城，年五十二。

是月，济王生子成咸。

十月，肃王薨。

二十八日，少帝生女，慎德妃出。

十一月，莘王生子成定。

十二月，拘留太原之洪皓、龚璹，拘留云中之王伦、朱弁及吏役沈珍、邱德、党超、张福、柯辛，戍冷山，在长白山西北千余里。

绍兴元年（即金天会九年）四月，金赠太上、康王时服各两袭。

诏云：“（缺六十四字）本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各举男子一人。眷念产孕之劳，宜酬衽席之费，可各赐白金十锭。赵□、赵□让美不居，推恩锡类，可并赐时衣各两袭。庶念新恩，益捐躯以图报；用加奖谕，尚续进其所私。敕到赵□，驰谕赵□（缺三十一字）”

谢表：“臣□言，伏奉敕谕，并赐时衣各两袭，随表上贺称谢者。伏以尧仁泽物，华祝多男；舜德及人，苍生衣被。臣托居宇下，久荷殊施。结茑萝于天家，自惭非分；采葑菲于寒族，受宠若惊。兹者纶綍下颁，衣裳载锡。省识天颜有喜，并呈嘉瑞于凤麟；剧思献曝矢忱，再贡登仙之鸡犬。惟臣去家万里，未达尺书，虽无恤乎顶踵，遑论其外。恨远离乎豢犬，未悉所私。此盖伏蒙皇帝陛下烛照无遗，海涵有量。乾坤覆载，恩莫报于涓埃；襁负偕来，心自邀夫鉴眷。临笺虔贺，望阙衔恩。”

虏主征取留徙燕山、中京、韩州、咸州宋宫宗室妇女，并赎兵士俘掠为奴、未嫁典质为奴、不知情而嫁奴，建炎二年分赐诸王郎君、万户、大僚家为奴，凡得二十四岁以下妇女一百十四人入宫。

五月二十二日，太上生子檀，郑昭媛出。

七月十八日，瀛国公薨。

九月，景王生子成章。

十一月，虏迁咸州道中近支宗室仲恭、仲琨五百余人至上京。

十二月，信王次女生。

绍兴二年（即金天会十年）六月，少帝生女，狄夫人出。

二十四日，沂王㮙、驸马刘文彦首告太上左右及信王谋叛，千户孛堇挞打曷即习古国王接其词。七月，遣使诘问，太上遣莘王植、驸马宋邦光渡河往辨。坚请太上自往，又遣少帝及信王榛、驸马蔡鞗、内侍王若冲往议，始许在行宫引问。沂王、刘文彦承诬。使者请太上处置，却之，使者宣命赐死。

九月，信王三女生。

十月二十八日，昌国公薨。

绍兴三年（即金天会十一年）九月初四日，阎婉容薨。

初五日，信王四女生。

虏库帑〔藏〕甚富，君臣相誓，非军需不启库。吴乞买嗣位后，多耗费。是冬，诸臣扶之下殿，声背誓之罪，梃杖二十；复扶上殿，谢罪。

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夏，粘罕、兀室入朝，虏主遂解兵柄。

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正旦，吴乞买困迷酒色，瘫痪已久，倩近侍扶起受朝，共见东方一佛，随日而出。未几，殂于明德宫，时年六十一。诸酋皆抛盏烧饭以吊。吴乞买当金太祖朝尝使汴京，其貌绝类我太祖皇帝㨾象，众皆称异。嗣位后，车马服御与臣下无别。乾元殿外四围栽柳，名曰"御寨"。有事集议，君臣杂坐，议毕同歌合舞，携手握臂，略无猜忌。甚至契丹献俘，醉酒聚麀。近年称尚汉仪，朴茂之风亦替。

二十五日，虏主完颜亶即位。亶通识汉语，尝受读于韩昉，知诗文，宗室大臣目为汉儿，亶亦鄙宗室大臣若异类。

二月，韦后等七人出洗衣院，柔福帝姬归盖天大王赛里，名完颜宗贤。后嫁徐还。纯福帝姬归真珠大王设野马。后嫁王昌远，一名成棣。韦后至五国。

四月二十一日甲子，太上薨于五国，遗命葬内地。虏主徇宫中意，欲许之，廷议不可。

五月，虏主封令福、华福、庆福三帝姬为夫人。

信王五女生。

六月，祁王生子成范。

八月，相国公生子成茂。

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完颜亶三年）六月，虏酋高庆裔、刘思犯脏，斩于市。粘罕用事，时高庆裔、萧庆为羽翼。时吴乞买长子宋国王宗磐抑粘罕，乃斩庆裔。临刑，粘罕哭送之。庆裔曰："若从我言，彼此何有今日？"语闻于众。粘罕自危，纵酒肆欲，以及于死。

七月，虏酋粘罕缢于狱。先，御林牙兵叛，亶令粘罕讨之。交攻三昼夜，胜负未分，粮草已尽，人马僵冻。副将外家得有异心，数千骑无故自溃。亶下粘罕狱，密遣人缢杀之。亶尚汉仪，多内嬖，宋室宗姬皆有盛宠。后裴满氏，亦五王府宗女，随母被掠于千户忽达家，献为后。戕贼寇宋诸酋无噍类。

诏云："先王制赏罚，赏所以褒有功，非滥喜也；罚所以诛有罪，非滥怒也。朕惟相国宗翰辅佐先帝，曾立边功，迨先帝上仙，朕继承丕祚，眷惟元老，俾董征诛。不谓持重兵权，阴怀异议。国人皆曰可杀，朕躬匪敢徇私。奏对悖慢，理当弃磔，以彰厥过。呜呼！四皓出而复兴汉室，二叔诛而再造周基。去恶用贤，其鉴如此。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九月，顺德帝姬至五国城。东路都统习古国王、孛堇挞打曷以其未奏虏廷，遽离粘没喝寨，指为私逃，要留寨中。未几死。

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完颜亶四年）四月，虏主封玉嫱、飞燕两宗姬为夫人。

五月，仪国公生子成光。

八月十三日，祁王薨。

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完颜亶五年）二月，虏封庆福帝姬、玉嫱宗姬并为帝姬。帝姬即嫔。

六月，邢后薨。

诏云："建炎宋国夫人邢氏（缺八字）倏闻溘逝，弥用轸怀，其以一品礼祔葬（缺十七字）"

七月，虏诛太师、宋国王蒲芦虎，即宗磐；兖国王额鲁宽，即陈王宗隽。

诏云："周行管、蔡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兹惟无赦，古不为非。岂亲亲之道，有所未惇？以恶恶之心，是不可忍。朕自稚冲，昧承嗣统，盖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后，得之为正，义亦当然。不图骨肉之间，有怀蜂虿之毒。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族联诸父，位冠三师。始朕承祧，乃繄协力，四登极品，兼绾剧权。何为失图，以底不类。谓为先帝之元子，尝蓄无君之祸心。信昵宵人，煽为奸党，坐图问鼎，行将弄兵。皇叔太傅、领三省事、兖国王宗隽，为国至亲，与朕同体，内怀悖德，外纵虚骄。肆己之怒，专杀以取威；擅公之财，市恩而惑众。力摈勋旧，欲孤朝廷。即其所怀，济以同恶。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伟，殿前左副点检浑睹，会宁少尹胡实剌，郎君石家奴，千户述孛离古楚等，竞为祸始，举好从乱，逞躁欲以无厌，助逆谋之妄作。意所非冀，获其必成。先将贼其大臣，次欲危其宗社。造端累岁，举事有期。早露兆倪，每存含覆。第严禁卫，载肃礼文。庶见君亲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顾，狂仍自如。尚赖神明之灵，克开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吴十，稔心称乱，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穷相与之党。得厥情状，孚于见闻。皆由左证以质成，莫敢诡词而抵赖。欲申三省公议，岂容不顿一兵？群凶悉殄，于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属籍讫。自余诖误，更不蹑寻，庶示宽容，用安反侧。民画衣而有犯，古犹钦哉！予素服以如丧，情可知也。"

八月，虏诛鲁国王、都元帅挞懒及其子斡带、乌达补、翼王鹘懒及活离胡土，荣德帝姬没入宫。

九月，虏主与诸王、皇孙、驸马银帛有差。

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完颜亶六年）二月，金籍宋国王次妇嘉德帝姬、兖国王次妇宁福帝姬入宫。

五月，温国公生女。

六月十九日，信王薨。

九月，虏诛左丞相陈王希尹，即兀室，又名谷神。又诛尚书左丞萧庆并希尹子昭武大将军把搭、符宝郎漫带。

诏曰："朕席祖宗之基，抚有万国，仁焘德覆，罔不臣妾。而惟帷幄股肱之旧，敢为奸欺。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丞相、陈王希尹，猥以军旅之劳，浸被宰辅之任。阴愎险忍，出其天资；蔑视同僚，事辄异论。顷更法令之始，永作国朝之规，务合人情，每为文具。比其改革，不复遵承；几丧淳风，徒成苛政。至乃未禀诏谕，遽先指陈；或托旨以宣行，每作威而专恣。密布党与，肆为诞谩。僭奢玉食之尊，荒怠枭鸣之构。独擅国家之利，内睽骨肉之恩。日者师臣密奏，奸状已萌，蚤弗加诛，死不瞑目。顾虽未忍，灼见非诬。心在无君，言亦不道。逮燕居而窃议，谓神器以何归。谂于听闻，迄致彰败。躬蹈前车之既覆，岂容蔓草之弗图？特进、尚书左丞萧庆，迷国罔悛，欺天相济，将致于理，咸服厥辜。呜呼！赖天之灵，既诛两观之恶；享国无极，永保亿年之休。咨尔臣民，咸体予意。"

十二月，嘉德帝姬薨。

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完颜亶七年）二月，虏主赠太上天水郡王，复靖康帝天水郡公，赐第上京。庆福帝姬封次妃，飞燕宗姬封帝姬，嘉德帝姬赠夫人。

（荣德、宁福两帝姬封良家子。）

广平郡王薨。

五月，虏封宁福帝姬为夫人。

九月，虏封华福帝姬为帝姬。

十月，柔福帝姬薨徐还家。

十二月，金福帝姬嫁夏国李敦复。帝姬，太上女，入金后生。

虏主与靖康帝俸。

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完颜亶八年）三月，封华福帝姬、玉嫱、飞燕两宗姬并次妃，荣德帝姬夫人。遣左宣徽使刘筈以衮冕、圭册封康王为帝。

册曰："咨尔宋康王赵□。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过，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藩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虏诏幽国公完颜宗贤，即盖天大王赛里，迎宋帝母韦氏自和啰噶路至上京，并归天水郡王及妻郑氏两丧。

五月，虏遣盖天大王赛里护送太上、郑后、邢后梓宫并韦太后归国。庆福、华福两帝姬，玉嫱、飞燕两宗姬及虏后裴满氏，妃张氏，公赠韦后三千金。张为斡离不与韦后侍女张氏所生，梓宫之归，皆其力也。

宋俘记

[金]可 恭撰 胡 昕整理

《宋俘记》一卷，金可恭撰。金灭北宋以后，可恭作为随军翻译，押解徽宗君臣北上。书中详记宋俘北行的番次、人员、路线、地点，按照宫眷、宗室、戚里、臣民四门叙述。原书已佚，南宋确庵、耐庵《靖康稗史》中收录其残卷，只有"宫眷"一门完整，"宗室"一门存留少部，"戚里"、"臣民"二门全缺。这次整理即以民国刊印己卯丛编本《靖康稗史》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已有整理成果。

大金应天顺人，鞭挞四方，汴宋一役，振古铄今。自来战伐，必乘衰微。宋当靖康，犹称极盛，我军所至，如摧枯拉朽。匪宋之微翳；我兵力实冠三古，国虽备武，孰克当斯。幕府仰体圣意，不屋其社，顿兵城闉，冀得悔祸。彼昏暗昧，寡信轻诺，父子君臣，若合一辙。五千万金，信口漫承，实负富强，谓可践诺。不计财力，致质妻孥。犹有奸奄，腾说幕府，标其艳冶，献媚居功。坐令宫闱，辱甚石晋。是虽人事，亦有天道。翳彼太祖，上欺孤寡，得国之始，已非正道。继以太宗，勘平十国，阳示宽厚，不俘妻孥。时假内朝，尽遭淫辱。居心刻恶，历古所无。天鉴不远，祸延后嗣。授人以柄，使括其囊。尽室偕行，实相为报。用纪其详，为世金鉴。有国家者，庸有取焉。可恭撰。

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仅行万四千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孰存孰亡，瞢莫复知。追溯临懽，贯分六道，阇母、谷神两道，纪载犹缺，余虽详略不同，要有笔札可推。删繁纪要，以存其人，凡分宫眷、宗室、戚里、臣民四卷。

首起：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郡〕王皆预焉，都统阇母（即多昂木）押解。

天会五年（宋建炎元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男丁无考。居甘露寺。

六年七月，迁通塞州。十二月，迁韩州，存男、妇九百余人。

八年七月，迁咸州，四郡王别从昏德行。

九年十一月，存五百余人，迁上京，编充兵役，婢媪守把宫院。

二起：昏德妻韦氏，相国、建安两子，郓、康两王妻妾，富金、嬛嬛两帝姬，郓、康两王女，共三十五人，真珠大王设野马（粘没喝长子）、盖天大王赛里（名宗贤）、千户国禄、千户阿替计押解。

天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寿圣院刘家寺皇子寨起程，五月二十三日入上京洗衣院。

三起：重昏妻妾、珠珠帝姬、柔嘉公主，共三十七人，宝山大王斜保（粘没喝次子）、盖天大王赛里押解。

天会五年四月初一日，自斋宫起程，十八日抵燕山，居愍忠祠。十月，与昏德会。

四起：昏德公，燕、越、郓、肃、景、济、益、莘、徐、沂、和、信十一王，安康、广平二郡王，瀛、嘉、温、英、仪、昌、润、韩八国公，诸皇孙，驸马，昏德妻妾、奴婢共一千九百四十余人，万户额鲁观（名宗隽）、左司萧庆、孛堇葛思美押解。

天会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夜，自斋宫及青城国相寨移至刘家寺皇子寨。二十九日起程，五月十三日抵燕山，居延寿寺。十月，迁中京，居相国院。

六年八月，迁上京，居元帅甲第。十二月，迁韩州。

八年七月，迁五国城。

五起：帝姬、王妃等一百有三人，侍女一百四十二人，二皇子元帅斡离不（名宗望）押解。

天会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自刘家寺皇子寨寿圣院起程，五月十九日抵燕山，居皇子寨府。

六起：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三千四百十二人，右监军固新（即谷神，名希尹）、左监军达赉

（即挞懒，名昌）押解。

天会五年四月初一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五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实存贡女二千九百人，诸色目一千八百人，分其半至上京。

七起：重昏侯、太子、祁王、缨络帝姬及从官十二人，侍女一百四十四人，国相元帅粘没喝（即粘罕，名宗翰）、右司高庆裔、都统余睹（即伊都）押解。

天会五年四月初一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六月初二日抵云中，七月初十日，还燕山，与昏德会。

宫 眷

昏德公赵佶，宋为道宗。

二月初七日入斋宫。

三月二十八日，封天水郡王。

四起北行，五月十三日抵燕山，馆延寿寺。

十月，迁中京，馆相国院。

六年八月，迁上京，羁元帅甲第。二十四日，献庙，降今封。

十二月，安置韩州。

八年七月，流五国城。

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亡。

先有子二十七人，七康王构，未获；八郓王材，十一仪王朴，先殁。女二十三人，均详后记。

入国后，又生六子八女：

极，五年四月，途中小王婕妤出。

柱，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阎婉容出。

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郑媚娘出。

余失考。别有子女五人，具六年春生，非昏德胤（皇统元年二月，赠复天水郡王）。

妻五人：郑皇后、乔贵妃、崔淑妃、王贵妃、韦贤妃，随入斋宫。

韦二起北行，入洗衣院。十三年，遣至五国。

余四起北行。王六月初四日殁燕山，郑八年九月初五日殁五国，乔、崔流五国。

妾三十一人，先入青城寨：

金弄玉、陈娇子、月里嫦娥、申观音，移居额鲁观寨。

金秋月、朱素辉、左宝琴、新刘娘，移居萧庆寨。

李珠媛、萧金奴、席珠球，移居葛思美寨。

朱桂林、曹柔、周镜秋、徐散花、林月姊、王月宫、阎宝瑟、任金奴、林菱香、余羞花、王三宝奴、郑媚娘、蒋敬身、陆娇奴、毛朱英、黄宝琴、陈大和、秦怀珊、奚巧芳、江南春，均四起北行。

至五国后，任金奴生子一；阎宝瑟十一年九月初四日殁，生子一；郑媚娘生子檀。

宠婢封婕妤、才人、贵人、美人者四十一人，先入青城寨，随行入刘家寺寨，五起北行。

曹小佛奴，移居葛思美寨。

至燕山后，新王婕妤、小王婕妤、周春桃、狄金奴、邵元奴归昏德。新王、周、狄、邵六年春各生子女一，均随至五国。

余三十五人居燕山御寨，八月，至上京。

后奚拂拂、裴宝卿、管芸香、谢吟絮、江凤羽、刘蜂腰、刘菊山、阎月娟、朱柳腰、俞小莲入洗衣院。

莫青莲、叶小红、李铁笛、邢心香、姚小娇、罗醉杨妃、程云仙、高晓云、小金鸡、邢小金、卢袅袅、周河南、景樱桃、何羞金、辛香奴、徐癸癸、朱凤云、冯宝玉儿、芮春云、曾串珠、顾猫儿，入斜也、讹里朵、达赉、阇母、希尹、兀术及诸郎君寨。

邱巧云、郭小奴、方朝云、卫佛面道殁。

婢封夫人者六十七人，先入青城寨：

李春燕归张邦昌为后。

陈桃花、杨春莺、郭佛逃、曹大姑归真珠大王寨。

郑佛保、谢三奴、任玉桃、吴阿奴归宝山大王寨。

霍小凤、何青凤入高庆裔寨。

郑巧巧、张小花入俞睹寨。

王猫儿、刘百古、章好郎、孙心奴入兀室寨。

费兰姑、吴富奴、朱燕姑、刘鸳鸯入娄宿寨。

沈金男、马兰瘦入刘思寨。

韦月姑、张贝姑、卫福云、刘阿奴、文杨妃、王赛莲、刘月奴、乔瑞芳、黄朱红、张月仙、向袖云、彭佛哥、梁温和、王翦云、吴端姑、钟大宝、王月奴、杨吉保、叶金姑、恽花云、张花媚、王金姑、李巧郎、黄观音、李双飞、姜银铃、徐春罗、曾四面、田倩云，李仙桃、荀玉虎、顾小郎、褚观音、潘玉儿、任蕙卿、刘春芳、王红奴、芮二南、王杏林、纪男郎、汤三姑、邢（柳）柳姊、汪和姑、于一翦红，均七起北行，道殁十一人，余入云中御寨。

长子重昏侯赵桓，即靖康帝。

正月初十日入斋宫。

二月二十八日封天水郡公，七起北行，六月初二日抵云中。

七月初十日，抵燕山，馆愍忠祠，与三起会。

十月，随昏德流徙至五国城。

六年八月，献庙时降今封。

先有子谌、女柔嘉。

入国后，生子二：

谨，五年九月，朱慎德妃出。

训，七年七月初六日，郑庆云出。

女二：

七年四月、十年六月生，皆狄玉辉出。

妻二：朱后、朱慎德妃，先入斋宫。

三起北行，四月十八日抵燕山，馆愍忠祠。

七月，与重昏会。

十月，随昏德流徙。

后，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殁上京。八年七月，封贞节夫人。妃随流五国。

妾封才人、夫人者十人，先入青城寨：

刘月娥、何凤龄、郑月娥、薛长金入真珠大王寨。

卢顺淑、戚小玉、韩静观、鲍春蝶入宝山大王寨。

郑庆云、狄玉辉三起北行，至燕山，归重昏，随流五国。

婢封内职者二十七人，先入青城寨：

曹妙婉、卜女孟、席进士、程巧、俞玩月、黄勤殁于水。

卫猫儿自刎。

徐宝莲、姜田田病殁。

顾顽童、芮秀、严莺簧入宝山大王寨。

杨调儿、陈文婉敕赐真珠大王。

朱淑媛、田芸秀、徐钰、许春云、周南、何红梅、方芳香、沈知礼、叶寿心、华正仪、吕吉祥、褚月奴、骆蝶儿，三起北行，入洗衣院。

子谌即太子，女柔嘉即公主，先入斋宫。

谌七起北行，柔嘉三起北行，均随至五国（皇统元年二月，复封天水郡公）。

次子赵楷，即郓王。

三子赵枢，即肃王。

四子赵杞，即景王。

五子赵栩，即济王。

六子赵棫，即益王。

十子赵植，即莘王。

十二子赵棣，即徐王。

十三子赵楞，即沂王。

十四子赵栻，即和王。

十五子赵榛，即信王。

十六子赵榁，即安康郡王。

十七子赵樾，即广平郡王。

十九子赵樾，即瀛国公。

二十一子赵椅，即嘉国公。

二十二子赵栋，即温国公。

二十三子赵槵，即英国公。

二十四子赵桐，即仪国公。

二十五子赵柄，即昌国公。

二十六子赵枞，即润国公。

二十七子赵相，即韩国公。

均自斋宫四起北行。

九子赵模，即祁王，自斋宫七起北行。

十八子赵梃，即相国公，以李浩为代。

二十子赵模，即建安郡王，二月十五日殁，以赵梃为代。

均自斋宫二起北行。

楷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殁韩州。

枢八年十月殁五国。

杞九年九月生成章于五国。

栩八年九月生成咸于五国。

植八年十一月生成定于五国。

楞十年七月控昏德左右叛，坐诬，伏诛于五国。

栻六年九月为赵楞谋害。曾娶刘氏，是年十二月生女一（皇统元年嫁王安）。

榛天眷二年六月十九日殁五国。曾娶田氏，天会六年、九年、十年、十二年、天眷元年历生五女。燕人赵恭曾托榛名，号召山贼助宋，榛以疑狱收禁。事雪，敕赐汪氏女为妾。

榁曾娶林氏，八年生女于五国。

樾九年四月十八日自戕于五国。

椅八年九月殁五国。

栋天眷三年生女于五国。

桐天眷元年五月生成茂于五国。

柄十年十月殁五国。

模天眷元年八月十一日殁五国。先于天会十三年六月生子成范。

李浩十七岁娶耶律氏，生女于五国。八年，敕以梃聘妻韩氏配浩。十三年八月，生子成茂。

梃娶陈氏，六年五月生子成功。八年五月生子成式。敕以模聘妻孔氏配梃。

长女赵玉盘、次女赵金奴、三女赵金罗、四女赵福金、五女赵瑚儿、七女赵巧云，均已嫁。

九女赵圆珠、十四女赵佛宝、十六女赵串珠均未嫁。

自刘家寺五起北行。

玉盘入蒲芦虎寨，天眷二年没入宫。三年十二月殁。

金奴入达赉寨，天眷二年没入宫（皇统二年封夫人）。

金罗十月二十六日殁于多昂木寨。

福金六年八月殁于兀室寨。

瑚儿、巧云、佛保均六年八月入洗衣院。

圆珠入兀术寨，串珠入额鲁观寨，均天眷二年没入宫（皇统元年封夫人）。

六女赵富金已嫁，十女赵嬛嬛即多富未嫁，自真珠大王寨二起北行。富金敕为王妾，嬛嬛入洗衣院。十三年，入盖天大王寨，遣嫁徐还（皇统元年亡）。

八女赵缨络已嫁，自青城寨七起北行，入云中御寨。十五年，殁于五国习古国王寨。

十一女赵仙郎、十二女赵香云、十五女赵金儿均未嫁，殁于刘家寺寨。

十三女赵珠珠，未嫁，自宝山大王寨三起北行，为王妾。

十七女赵金珠、十八女赵金印、十九女赵赛月、二十女赵金姑、二十一女赵金铃均幼，自寿圣院四起北行，六年八月入洗衣院（赛月、金姑，皇统元年并封次妃）。

媳九人、聘媳十人、庶媳十五人。自尽刘家寨者

一：王氏；殁于青城寨者一：罗大姑；二起北行者五。

朱凤英十三年自洗衣院遣至五国。邢秉懿封建炎宋国夫人，天眷二年六月殁。

（缺八字）田春罗六年四月殁洗衣院。

姜醉妹封绍兴郡夫人，徐圣英敕赐真珠大王为妾。

三起北行者一：孔令则，入宝山大王寨。（八年，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梃。自刘家寨）五起北行者二十八：

田静珠、周瑜、高仲贤、严善，均十三年自洗衣院遣至五国。

任二姑、曹三保、王延玉、田凤仪、朱针仙均殁洗衣院。

余英珠入阇母寨。

马舞蝶入固新寨。

符莺奴入蒲芦虎寨。

曹二姑入额鲁观寨。

褚红云入阿懒寨。

陆正姑入斡本寨。

陶芳姿入达赉寨。

梁春先入都元帅斜也寨。

李舜英入兀室寨。

高巧姝入讹里朵寨。

韩氏敕配伪相国公李浩为妾。

裘冶、石家奴、刘三福、石吉祥、曹千人爱、王金英、马缨头、周瑾均无考。

孙十五人：

太郎、三金、玉郎、元宝郎、佛郎、顽顽、金规、金男、菩萨保、宝郎、一郎、胡郎、黑郎、蝶哥、佛保，均自斋宫四起北行。宝郎道殁。今名成文、成规者在五国。

孙女二十九人：

济二、济四、济五、济六、济七、康三、康四、康五、祁一、祁二、莘一、莘二、徐一、徐二，均殁于寿圣院及途次。

郓一、郓二、郓三、郓四、康一即佛佑、康二即神佑，均二起北行，入洗衣院。

肃一、肃二即玉嫱、景一、景二即含玉、益一即虎头，均五起北行。玉嫱入宫，封夫人，晋帝姬。含玉嫁韩昉子，虎头）嫁克锡子。

郓五、郓六、济一、济三殁于水。

宗室二

赵俣即燕王，四起北行，四月十六日殁于都城店。

妻妾郭氏，四起北行，至五国。

王柳姑、叶三郎五起北行，入洗衣院。

子有章、有亮，孙爱男，四起北行，至五国。

媳卢生光、周文姑、方锦仪、王桃夭、周灵姐，女巧申，均五起北行。

次女、三女、四女、长孙女、次孙女，均四起北行。有名飞燕者见在宫（皇统二年封次妃）。

赵偲即越王，四起北行，七年八月殁韩州。

妻妾陆氏，四起北行，殁韩州。

陈大眉五起北行，殁燕山御寨，陈细眉入洗衣院。

子有忠、有德，四起北行，至五国。

媳李琴和、邢惠仪、周文、曹吉祥、顾寿生、陈艳，长女添香、次女檀香，均五起北行。檀香入宫，封夫人。艳入兀术寨。三女、孙女四起北行，见在五国。

赵有奕即和义郡王，首起北行，至五国。

妻妾林灵好、毛久香自青城寨七起北行，灵好殁于道。久（下阙）。

昨梦录

[宋]康与之撰　赵睿才整理

《昨梦录》一卷，南宋康与之撰，皆追述北宋轶闻趣事，因生于滑台，目睹汴京之盛，故以"昨梦"为名。所记黄河卷帚、竹牛角、老君庙画壁诸事可资考证。西北边城贮猛火油事，疑是传闻附会。开封尹李伦被摄事，殆如唐人小说之末流，无取。本整理本参校《四库全书》、《学海类编》、《百川学海》本而成。

滑台南一二里有沙嘴横出半河上立浮图，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际，其势横怒欲没孤城，每至塔下辄怒气遽息，若不泛溢时。及过滑台城址，则横怒如故。此殆天与滑台而设也。塔中安佛，发长及二丈，有奇拳为巨螺，其大如容数升物之器。发之色非赤非青非绿，人间无此色也。发根大于人指，自根至杪渐杀焉。使两人对牵之，人自其中来往无碍。塔有赐名，忘之矣。

西北边城防城库皆掘地作大池，纵横丈馀以蓄猛火油，不阅月池上皆赤黄。又别为池而徙焉，不如是则火自屋柱延烧矣。猛火油者，闻出于高丽之东数千里，日初出之时，因盛夏日力烘，石极热则出液，他物遇之即为火，惟真瑠璃器可贮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为海子，余犹记郡师就之以按水战试猛火油。池之别岸为虏人营垒，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过则烈焰遽发，顷刻虏营净尽，油之余力入水，藻荇俱尽，鱼鳖遇之皆死。

开封尹李伦，号李铁面，命官有犯法当追究者，巧结形势，竟不肯出。李愤之，以术罗致之至，又不逊，李大怒，真决之。数日后，李方决府事，有展榜以见者，厅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台院承差人某。"方阅视，二人遽升厅，怀中出一椟云，台院奉圣旨推勘公事，数内一项要开封尹李伦一名前来照鉴云云。李即呼厅司以职事付少尹，遂索马顾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与室人言乎?"对曰："无害。"李未入中门觉有蹑其后者，回顾则二人也。李不复人，但呼细君告之曰："平生违条碍法事，唯决某命官之失，汝等勿忧也。"开封府南向，御史台北向，相去密迩。伦上马，二人前导，乃宛转缭绕由别路自辰已至申酉方至台前。二人曰："请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从人散，呵殿皆去。二人乃呼阍者，云我句人至矣，以椟付阍吏，吏曰："请大尹入。"时台门已半掩，地设重限，李于是搢笏攀缘以入，足跌颠于限下。阍吏导李至第二重，阍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则曰："请大尹赴台院，自此东行小门楼是也。"时已昏黑矣。李入门无人问焉。见灯数炬不置之楣梁间，而置之柱础。廊之第一间则紫公裳被五木挟其面，向庭中自是数门或绿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见，叹曰："设使吾有谋反大逆事，见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无公吏辈，有声喏于庭下者，李遽还揖之，问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请行吏前导盘绕屈曲不知几许，至土库侧有小洞门，自地高无五尺，吏去袱头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叹入门可得出否。既入，则供帐床榻裀褥甚都，有袱头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台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后问之，乃监守李狱卒耳。吏告去，于是捶楚冤痛之声四起，所不忍闻。既久，忽一卒持片纸书云："台院问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纸如前问李出身，以来有何公私过犯，李答并无过犯，惟前真决命官为罪犯。去又甚久，再问李真决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条法，李答祖宗即无真决命官条制。时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无若事莫饥否?"李谓："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尝如是忍饥。"于是腰金者相对饮酒五杯，食亦如之。食毕天欲明，捶楚之声乃止。腰金者与吏请李归，送至洞门曰："不敢远送，请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阖洞门，寂不见一人。李乃记昨夕经由之所。至院门又至中门，及出大门则从人皆在。上马呵殿以归。后数日，李放罢。

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而黄黑相间，用以制弓极佳，尤且健劲。其近弝黑者，谓之后醮，近稍近弝俱黑而弓面者，谓之玉腰，夏人常杂犀角以市

焉，人莫有知。往时镇江裨将王诏遇有翾犀带者，无他文但峰峦高低绕人腰围耳。索价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为弓则贵，为他则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跄至新市暂为寺居，亲旧绝无，牢落凄凉，断其踪迹，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过存问勤属，时时馈淆酒，仕宦者极感之。语次问其姓。则曰姓汤。而仕宦之妻亦姓汤，于是通谱系为亲戚，而致其周旋馈遗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闻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图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异乡，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图哉?"僧曰："某山闲有庵，血属在焉，共处可乎?于是欣然从之即日命舟以往。"虏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驻跸之地不远，公当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阙乏，僧于是办舟，赠镪二百缗，使行。仕官者曰："吾师之德于我至厚，何以为报?"僧曰："既为亲戚，义当尔也。"乃留其孥于庵中，僧为酌别，饮大醉，遂行。翊日睡觉时，日已高，起视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数里皆无居人。舟人语啐啐，过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应曰："今行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则曰："我等与官人无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当作书别家付我讫，自为之所尔。"仕宦者惶惑顾望，未忍即自引决，则曰："今幸尚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于是悲恸作家书毕，自沈焉。时内翰汪彦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者，鞫其情实，曰："僧纳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须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将杀之，舟人适出，其妻自内窥月明中见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谓僧固当死，而舟人受赂杀命官，情罪俱重，难以首从论。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请以亡夫告敕易度牒为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狱吏故缓其死，使皆备惨酷数月，然后刑之。

绍兴辛巳，余听读于建昌，教官省元刘溥德广语及余所生之地曰："滑台刘曰闻人之言黄河涨溢，官为卷埽，其说如何?"曰："予不及见也。尚闻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盖于无事时，取长藤为络，若今之竹夫人状，其长大则数百倍也，实以刍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于二千人方能推之于水，正决时亦能遏水势之暴。遇水高且猛时，若抛土块于深渊耳，此甚为无益焉。舍是则亦无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际怒涛遽至，则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门及监官场务之衙宇耳。濒河之民颇能视沙涨之形势，以占水之大小，远近往往先事而拒逆来，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绞藤为绳楸结竹篾筏木栅等，谓之寸金藤。有时不能胜水力，即寸断如剪。郡县又科乡民为之，所费甚广，大抵卷埽及寸金藤，白马一郡每岁不下数万缗。白马之西，即底柱也。水常高柱数尺，且河怒为柱所扼，力与石斗，昼夜常有声如雷霆。或有建议者谓柱能少低，则河必不怒。于是募工凿之，石坚竟不能就，颇有溺者，了无所益。"

毕少董言，国初修老子庙，庙有道子画壁，老杜所谓"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者也。官以其壁募人买，有隐士亦妙手也，以三百千得之。于是闭门不出者三年，乃以车载壁沈之洛河。庙亦落成矣，壁当再画。郡以请隐士，隐士弗辞。有老画工夤缘以至者，众议谁当画东壁，隐士以让画工，画工弗敢当，让者再三，隐士遂就东壁画天地。隐士初落笔作前驱二人，工就视之，不语而去。工亦画前驱二人，隐士往观亦不语而去。于是各解衣盘礴惨淡经营，不复相顾。及成，工来观，其初有不相许之色，渐观其次，迤逦咨嗟击节。及见辇中一人，工愧骇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当也，某自是焚作具不敢言画矣。"或问之，工曰："前驱贱也，骨相当嗔目怒髯，可比驺驭。近侍清贵也，骨相当清奇庞秀，可比台阁。至于辇中人，则帝王也，骨相当龙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驱乃作清奇庞秀，某窃谓贱隶若此，则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继可强力少加，则何以作辇中人也?若贵贱之状一等，则不足以为画矣。今观之先生所画，前驱乃吾近侍也。所画近侍乃吾辇中人也。"洎观辇中之人，其神宇骨相盖吾平生未尝见者，占图画中亦未之见。此所以使吾惭愧骇服。隐士曰："此画世间人也。尔所作怒目虬髯，则人间人耳。人间人则面目气象皆尘俗，虽尔艺与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间尔。"工往自毁其壁，以家资偿之，请隐士毕其事。少董曰："余评隐士之画，如韩退之作《海神祠记》，盖劈头便言海之为物，于人间为至大。使他人如此，则后必无可继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无溢，盖力竭而不穷，文竭而不困，至于夺天巧而破鬼胆笔势犹未得已。世之作文者，孰能若是?故于论隐士之画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当嫁娶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互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细帖各以父母命祷而卜之，得卜，即制冥衣。男冠带、女裙帔等毕备。媒者就男墓备酒果祭以合婚。设二座相并，各立小幡长尺余者于座后，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动。奠毕，祝请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则二幡微动，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为动且合也。又有虑男女年幼，或未闻教训，男即取先生已死者书其姓名生时以荐之使受教。女即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之属。既已，成婚。则或梦新妇谒翁姑，婿谒外舅也。不如是，则男女或作祟，见秽恶之迹谓之男祥女祥鬼。两家亦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每岁察乡里男女之死者，而议资以养生焉。

宣政间，杨可试、可弼、可辅兄弟读书，精通易

数，明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于兵书尤邃。三人皆名将也，自燕山回语先人曰："吾数载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语甚款，老人颇相喜，劝予勿仕，隐去可也。予问何地可隐，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杨从之，穴渐小，扶服以入，约三四十步即渐宽，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鸡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来迎，笑谓老人曰：久不来矣。老人谓曰：此公欲来，能相容否？对曰：此中地阔而居民鲜少，常欲人来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饮，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间所无。且杀鸡为黍，意极欢至，语杨曰：速来居此。不幸天下乱，以一丸泥封穴，则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间居民虽异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气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间争夺，则皆不愿其来。吾今观子神气骨相非贵官即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则子必贤者矣。吾此间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枲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故可同处。子果来，勿携金珠锦绣珍异等物，在此俱无用，且起争端，徒手而来可也。指一家曰：彼来亦未久，有绮縠珠玑之属，众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鱼肉蔬果，此殊不阙也。惟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杨谢而从之。又戒曰：子来或迟，则封穴矣。迫暮与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从否？于是三杨自中山归洛，乃尽损囊箱所有，易丝与棉布绢先寄穴中人，后闻可试幅巾布袍卖卜二弟筑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扰攘则共入穴，自是声不相闻，先人常遣人至筑室之地访之，则屋已易三主，三杨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绍兴和好之成，金人归我三京，余至京师访旧居，忽有人问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书相示，则杨手札也。书中致问吾家意极殷勤，且云予居于此，饮食安寝终日无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来甚善。余报以先人没于辛亥岁，家今居宜兴，俟三京帖然，则奉老母以还。先生再能寄声以付诸孤，则可访先生于清净境中矣。未几金人渝盟，予颠顿还江南，自此不复通问。"

建炎复辟记

[宋]佚　名撰　范学辉整理

《建炎复辟记》一卷，南宋佚名撰。记载宋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三月爆发于杭州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以及宋高宗从被迫退位到重新复辟的前后过程。本整理本以照旷阁本为底本。

建炎二年十月十六日乙卯，隆祐太后舟御至杭州。武功大夫、鼎州团练使苗傅为扈从统制官，驻军于奉国寺。三年二月，虏骑寇维扬，乘舆渡江。十三日壬戌，车驾次杭州，命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制置使刘光世、御营使司都统制王渊，留屯镇江府、江宁府，措置沿江守御事。俄召渊还，遣御营前统制张俊将兵守吴江。三月二日庚辰，以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及御营副将军刘正彦反，揭榜于市，傅檄诸州曰："统制官苗傅，谨信大义，播告天下民庶、官吏、军兵等。迩者，大金侵扰淮甸，皆缘奸臣误国，内寺弄权，致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数万之金帛悉皆捐弃，社稷存亡，系于金人之手。今则大臣、内侍等不务修省，尚循故态，为恶罔悛，致使民庶皇皇未知死所。进退大臣，尽出阉寺；赏罚士卒，多自私门。金人去住罔测，朝廷安然坐视，又无分毫措置，即日两浙之民，遂有维扬之祸。嗟尔士庶，兴言及此，宁不伤感。今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为民除害，凡有大臣罪恶显著，并内侍官并行诛戮，期尔士庶，一德一心，共图中兴之业。　主无疑以致后患，本为生灵，别无所希。尔等若获安存，傅等赴死未晚，昭尔此心，诚贯白日。宜相训告，以信万方。"于是以兵士守王渊之门，渊兵随之，渊见士卒皆戈胄，不悟，问曰："何甲也?"语未终，飞兵断其首。乃分兵搜捕中官，皆杀之。傅、正彦勒兵向阙，枭渊首于阙下。是日，宣麻，除刘光世为检校太尉、殿前都指挥使，百官皆入禁中。宰相、执政在都堂，闻事急，复入请对。顷之，门外军声益喧，中军统制吴湛披甲持刃排门入，引傅所遣一使臣、一候人，入内传傅等语，奏上曰："苗傅不负国家，止为天下除害。"谏议大夫郑亮、知杭州康允之与百官议，曰："今日事急，若不请上御楼自抚慰之，无以止变。诸公愿入者，请从我。"众曰："然"。遂从亮、允之叩内东门，请见。俄召二公入，少顷，上步自内殿，登阙门，盖杭州双门故也。宰相、执政、侍从、百官皆从焉。傅、正彦立门下，皆被坚执锐，控弦露刃，填溢街衢。见楼上黄盖，犹呼万岁，声喏。上凭栏，呼傅、正彦问曰："何故如此?"傅厉声对曰："陛下信任中官，赏罚不公，军士有功不赏，内侍所主乃得。如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金人不战，首先过江，止因交结康履，却除枢密。臣自陛下即位以来，立功不少，今依旧作遥郡团练使，臣已将王渊斩讫，枭首在此。中官在外者，亦皆诛讫。更请康履、曾泽，斩之以谢三军。"上曰："黄潜善、汪伯彦已降黜，康履、曾泽待重与降责，卿等可与军士归寨。"傅曰："若不斩康履、曾泽，归寨未得。今日事尽是臣，不干三军之事。天下生灵无辜肝脑涂地，止缘中官擅权，依旧不肯遣出。"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即今便与流配沙门岛，知卿等忠义，即除傅承宣使、御营都统制，刘正彦观察使、御营副统制。一行军兵，并特除放，各令归寨解甲。"傅曰："感圣恩，但须得康履等方可归寨。"上顾百官："当如何?"朝散郎、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奏曰："愿陛下送康履等出，中官之害，至此为极，若不一切除去，恐天下之乱未已。"上曰："朕左右谁使?"希孟对曰："择十五以下者，使供洒扫之役。十五以上，尽可除去。"军器监叶宗谔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军之心。"上曰："此事极晓，但须朝廷自行遣，岂可因叛将勒兵向阙，便付中官使杀之?"逾时，傅兵不退。上命吴湛召履，履逃匿不出，再命卫士搜索之，得于禁中清漏，众卫士擒至阙门。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独杀臣。"遂以付傅。楼下腰斩之，脔其肉。上命傅等归寨，傅正彦请宰相、执政官外门议事。于是尚书右仆射朱胜非、门下侍郎颜岐、尚书左丞张澂、签书枢密路允迪皆出，见傅等。傅等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朱胜非等入奏，上欣然许之，降诏恭请隆祐太后权同听政。百官皆出门外听诏，傅、正彦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传之属官张

逵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今日之事，当为百姓、社稷。"又曰："天无二日。"众皆惊愕、失色，谏议大夫郑亮叱逵曰："是何悖逆之语！不可谓当此时无人死国难。"百官复入，见上奏曰："傅等不拜。"上问："何故?"众莫敢对，上又顾宰相，宰相曰："乞询问适来听诏百官。"上又顾问百官，百官但言不妨。时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见，只有二说。一则率百官死社稷，一则从三军之言。"杭州通判章谊面折希孟，曰："此何等语也？三军之言岂可从。"希孟又奏曰："乞问左右监军。"上顾管军曰："三军之言何如?"对曰："不知。"上曰："但言不妨。"对曰："臣所说，只是卫士别无言语，臣不敢妄奏。"上指希孟，问执政曰："此何人?"执政未及对，希孟自奏曰："朝散郎时希孟。"上曰："任何差遣?"对曰："见任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上徐谓宰相、执政："朕当退避，但须索禀于太后。"乃命吴湛谓傅等曰："已令请太后御楼商议。"上令颜岐入奏，请太后御楼。是日，北风劲甚，楼无屏帏幙，上坐竹椅，无席褥。既请太后御楼，上即立楹侧，不复坐，百官因请上坐，上终不允，曰："不当坐此矣。"顷之，太后乘笋舆以上，步从老监五人。上以傅等语奏于帘前，又命宰相、执政奏之。太后曰："当自门外，与苗傅等商议。"遂肩舆下楼，出门见傅，百官从之。傅、正彦拜于轿前，军士皆声喏，傅等奏曰："告太后，为天下生灵作主，今日百姓无辜肝脑涂地，全赖太后主张。"太后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变更祖宗法度，童贯等兴起边事，所以致今日养成金人之祸，岂关今上皇帝事？至德圣孝，别无失德，止为黄潜善、汪伯彦辈误他。今已窜逐了当，统制岂不晓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议定，岂可犹豫?"太后曰："待依统制所请，太后且权与皇帝同听政事。"傅等又奏曰："须是立太子，请太后同听政。"太后曰："岂可如此？太后年老多病，如何负荷大事？若只与皇帝同听政，则可。若欲立幼主，则决不可。"正彦又奏曰："今日大计已定，有死无二，乞太后早赐施行、许可。"太后曰："今夷狄内侵，皇帝聪明仁圣，尚自难以抵当，若使幼主为君，夷狄闻之，岂不转加轻侮？皇子方三岁，太后以妇人之身，帘前抱三岁儿子，如何当得天下？备知统制等忠义，但此事决难从。"傅、正彦号哭而拜曰："愿太后救取天下生灵，臣等止为宗庙社稷。"太后曰："统制更宜思之，此事不可轻举。"傅、正彦怒呼其众曰："太后不肯从所请，吾解衣就戮矣。"遂作解衣袒裼之状，太后复呼之曰："不须如此，统制辈各是名家子孙，累世忠义，岂不通晓今日之事，实难听从。为皇太子幼，国家多难时节，如何主张得社稷?"傅等奏曰："自有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曰："终是不稳便，待更与皇帝商量。"傅等曰："三军之士，自早至今未饭，事久不决，恐别生变。"又顾朱胜非曰："相公如何无言？今日之事，正要大臣与决。"胜非曰："皇帝既降诏请太后权同听政，此事须由太后，胜非等岂敢果决?"颜岐适自上前来，奏太后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决意依苗傅等所请，乞太后宣谕。"太后犹不允，但累言只可权同听政，不可立皇子。傅等语言益逼，大臣奏请太后且入，更与皇帝商议。于是，太后复肩舆登门，与上议。太后终执前说不移，上言之再三，太后乃（许命）宰相约束四事，示傅等。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礼物，务极丰厚。二曰，禅位之后，诸事亦听太后及嗣君处分。三曰，降诏毕，将佐军士即时解甲归寨。四曰，禁止军士，无肆劫掠，纵火杀人。如遵此约束，即降诏逊位。傅等皆曰："喏。"遂下诏，曰："朕即位以来，强狄侵凌，远至淮甸，其意专以朕躬为言。朕恐其兴兵不已，枉害生灵，畏天顺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东宫，可即皇帝位。恭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庶得消弭天变，安辑人情，敌国闻之，息兵讲好。"宣诏毕，傅正彦挥军退，上太后降楼归内。上自辰至申，犹未进膳。初，议之未决，谏议大夫郑亮谓康允之曰："恐军士乘势攘杀居人，公为守臣，安得坐视？胡不自出，抚慰百姓。"允之出，谓傅等语曰："公等今日决大事，不可令军士因肆劫掠。"傅曰："已戒之矣。"允之曰："审如是，请借公之马，出抚定。"傅乃以一甲马、十甲士授允之，允之周行井衢，问劳抚慰，杭人赖是以安。是日，傅所杀内侍百余人，军士因掠其妻孥、子女，攘夺金帛、宝珍不可胜数，害及比邻。于是，傅自武功大夫、鼎州团练使为庆远军承宣使、御营司都统制，正彦自起复渭州观察使、御营使司副统制。傅、正彦皆移军于祥符寺，以甲士守城门，禁命官及妇女出城者。得其手判状，乃听出。而守阙甲士，因物色邀阻，检校箧笥，攘取之。无须者，乃被执久之，方得卞释。人情益不安。六日甲申，诏曰："朕以幼冲之质，承传序之休。比者，大国侵凌，奄至淮甸，太上睿圣仁孝皇帝以权宜之计，驻跸吴江，深虑敌人指其衅隙，兴兵不已，结祸弥深，滥使无辜肝脑涂地，上畏天戒，下惜生灵，发于至诚，匪由勤惰退避，大位传于眇躬。隆祐太后，德厚母仪，道侔坤载，练达国家之务，深得臣庶之情，恭请同听政事。众志既定，宝祚维新，宜沛洪恩以宥多辟。太上皇帝议上徽号曰睿圣仁孝皇帝，以杭州显宁寺为睿圣宫。可大赦天下，应赦画书到日。于戏！寅畏帝命，既膺内禅之文，独固邦图，方笃无疆之祐，尚赖文武、将相、中外士民，各暨乃心，同底于治。"又诏曰："王渊身为统制，车驾驻跸维扬，金人轻兵前来，并无措置，斥候不明，致仓卒南渡，士民肝脑涂地，宗庙倾危，及交结内侍康履等，并以正典刑，令尚书省出榜省谕。"九日丁亥，以苗傅属官张逵及统领赤心队归朝官马柔吉、王世修，并为直龙图阁，王钧甫为观文殿修撰。逵等皆傅、正彦谋主也。配内侍官蓝珪、高邈、张吉为、张旦、曾泽、陈永锡于岭外，珪贺州、邈象州、吉为陕州、泽明州、永锡宾州，俄追泽斩

之。十日戊子，诏曰："朕以眇末之资，膺付托之重，太上虑深保国，意在爱民，谓大邦之兴师，指前事以兴衅，与其连兵不已，致流毒于无辜，曷若去位弗居，庶释言于强敌。睿言既定，刚断莫回，遂以冲人，嗣守神器，惟东朝有托，实系保佑之慈，而万机至繁，必资参决之助。隆祐太后仁施四海，德盛三朝，恭请权同听政事。稽日月有临之义，式符大德之明，合天人并受之公，更保无疆之历，以建炎三年三月十日，改年号为明受。"元年十二日庚寅，上迁于睿圣宫，百官朝谒于宫庭。召吕颐浩赴行在，以礼部侍郎、御营使司参军事张浚为礼部尚书，命武军承宣使、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御营前军统制张俊，以兵属浚，取便道之凤翔任。诏曰："功多厚赏，既卫社（稷以）勤王家，辅周者强，宜登坛而建上将。朕钦承慈训，躬受宝图，投艰于身，凛若渊水之未济，注意于将。庶几柱石之扶危，爰辑群功，亶扬大号。具官苗傅，姿材英特，器宇雄深，洞将略之五权，心达玉璜之秘，习兵家之三阵，世推虎落之勋，比总制于天营。克训齐于貔虎，军师整肃，号令静严，岂惟高护佑之功，固以茂绥怀之略，属边隅之未静，慨国步之多艰，奋不顾身，义形于色，愤嫉奸慝，大刑既正于国章，扶奖阽危，嘉绩遂书于庙社。顾酬庸之未称，岂诏爵之敢忘？推毂受命，任总十连之长；分茅焘社，荣开四履之封。并实户田，厚加辕赋。于戏！有严翼以共武服，子亦并赏于勋多，无宠利以居成功。尔则永膺于茀禄，往只明训，益戒壮猷。可特受武当军节度使，依前御营使司都统制，进封武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又诏曰："威武，文德之辅助，人主所以选任于英豪忠义，天下之节概君子，所以扶持于社稷，乃建利门之将，久钦武服之共，比建奇谋，克宜忠力。方序功而诏爵，宜发号以扬庭。具官刘正彦，气暴以刚，智周以敏，袭弓冶、箕裘之绪，岂止读其父书？保山河带砺之铭，固已载之盟府。蚤以武贤之世胄，永怀定边之壮图，折冲独运于奇兵，缓带惟称于儒将。属边隅之震扰，慨国步之阽危，首陈大义之公，亟断巨奸之戮，刑章昭著，邦祚妥安，惟才大而志益谦，顾功高而赏弗称。麾旌导节，授北国之成师；舆地按图，祚东方之乐土。赞书作命，血食衍封，以彰徇国之勤，以迪懋官之劝。于戏！敏我公而锡祉，既嗣续于前人，守尔典以承休，宜对扬于朕命，益兼忠荩，用济艰难。可特授武成军节度使，依前御营副统制，进封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又以捡校太保刘光世为太尉，依前奉国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充淮南制置使。以定武军承宣使、权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为庆远军节度使，依前捧日文武四厢都指挥使、荆湖北路制置使。以承宣使郭仲荀为昭化军节度使，依前殿前都指挥使，京城留守。以杨维忠为检校少保，依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建武军节度使，节制江南东路军马。又以王孝迪为中书侍郎，卢益为中书右丞，皆充奉使大金国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御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文州团练使郑大年，为国信副使，奉礼物使虏。先以进士黄大年为承奉郎，借朝奉大夫，直秘阁，赐紫金鱼袋。进武校尉吴时敏为秉义郎，阁门祗候，借武义大夫，阁门宣赞舍人。为先期告请使。十（四日壬辰），除谏议大夫郑瑴为御史中丞。十六日甲午，太后诏曰："吾以菲德，托于东朝，睿圣仁孝皇帝以保国爱民之故，责躬消变，禅位于元子。属以幼冲，未堪多难，请吾同听大政。吾以保佑圣躬，义不获已，盖顺权宜。今大臣乃以吾逮事泰宁陵，于属为尊，稽考旧章，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号，以称皇帝尊崇之意。盖名有狥而失实，礼有变而从宜，今外敌凭陵，生灵涂炭，兵革未变，国削滋甚。将遣信使，请和大国，庶几扶颠持危，保安宗社，全活元元。顾兹不德，方痛自贬抑，损之又损，尚惧无以合天心，惬民志。岂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大。三省、枢密院，其明喻吾意，勿复有请。"御史中丞郑瑴有言："臣访闻，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于统制官苗傅、刘正彦之意，二人更近出入都堂，殆无虚日，外议喧然，若上下共因兹道，国家兴衰未可知也。且康履、王渊互相交结，公行请托，众所共忿，苗傅等因人之心，仗义诛之，人不以为非者，以义胜不义，以公灭私也。今兹复行请托于庙堂之上，义者不为，私莫甚焉！黄潜善、汪伯彦之居政府，以不能公心体国，好行私惠，以保身固宠，故请托得行，而纪纲废卒，至国弱君危，虽身窜荒远，天下犹有余忿。今可复蹈前辙乎？且渊与履之交结，汪与黄之自谋，皆以谓举天下之人不能动摇，永保富贵终其身，以及子孙。殊不知人怨神怒，祸变之起，易于反掌，身且不保，况子子孙孙乎？今上皇帝陛下，以幼冲处宫中，太后垂帘听政，不出房闼，天下之事，全赖将相大臣共由公道以扶持之。今任庙堂之寄者，不能绝请托之私；司将相之权者，不能避干预之嫌。命令之下，何以服人心而慰天下！是启奸雄之心而召盗贼之至也。今庙堂之上所以安行而不疑者，必以谓兵之强足以制奸雄而弭寇盗，是未之思尔，嬴秦之兵，非不最强也，陈胜一呼，秦不及支。王莽之兵，非不最强也，昆阳一败，莽卒授首。其足恃乎？所可恃者，祖宗之德泽沦浃人心者，垂二百年。天下得安其生，含哺鼓腹，长子孙者数世。今虽盗贼间作，非溃兵即叛卒，未有一民奋臂其间，以戴有朱之德，不可变故也。惟顺人心，共尊王室，方可长久。伏望严赐戒敕，训谕庙堂之上，二三大臣共以公心，维持纪纲，绝请托之私。将帅之臣，共奋忠义，训练兵卒，以保社稷，无以私请干与朝政。庶几与国同休，共享天下安荣之福也。"苗傅、刘正彦到都堂，欲分隶所统兵入卫睿圣宫。尚书左丞张徵以为不可，固止之，傅、正彦遂退。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言："崇宁以来，内侍童贯、谭稹，互掌兵柄二十余年，赏罚不时，节令失

信。西则侵凌夏国，北则与契丹败盟，致将帅解体，士不用命，皆缘内臣基祸，流毒天下，遂令徒党为患至今。近闻将相大臣，被命剿戮内侍，诚以快天下之心，摅神人忿怒之气。然伏睹三月五日睿圣皇帝亲笔诏书，以谓即位以来，强狄侵凌，远至淮甸，其意专以朕躬为言，朕恐其兴兵不已，枉害生灵，畏天顺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见睿圣皇帝出于至诚，不吝尊位以纾敌国之祸也。恭惟太后陛下，仁圣恭俭之德，逾三十年，孚于四方。垂帘听政，拥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内，孰不归休？但有愚见，不敢爱死而不言。方今强虏乘战胜之威，群盗有蜂起之势，兴衰拨乱，事属艰难，岂容睿圣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皇帝陛下，不惮再三祈请睿圣皇帝亟复大位，亲总万机，从此以往，屏绝内侍、近习之人，褒赏今日立功将帅之士，然后驾幸江陵，以图恢复。如此则宗庙社稷有无疆之休，将帅大臣有无穷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祸乱，不可胜言。”十七日乙未，张浚不受尚书之命，俊亦不肯分兵与浚。御史中丞郑瑴上言，乞留颐浩知江陵，言不当分张浚兵，遂止。又撰《杜鹃诗》四句，亲写，令进士谢向持往平江，见浚、世忠、俊等诸大将。令向说谕诸人为勤王之举，使张大声势，持重缓进，勿使惊扰城中。吕颐浩、刘光世、韩世忠等从向之策，遂议举兵讨苗逆，檄诸州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开基创业，真宗、仁宗德泽在民，列圣相承，人心未厌。昨因内侍童贯，首开边祸，遂致虏骑历载侵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资，取鲸鲵必戮之罪，乃因艰难之际，敢为废立之谋。刘正彦孺子狂生，同恶共济，自除节钺，专擅杀生。仰惟建炎皇帝，忧勤恭俭，志在爱民，闻乱登门，再三慰劳，而傅等陈兵列刃，凶焰弥天，迫胁至尊，仓皇逊位。语言狂悖，所不忍闻。大臣和解而不从，兵卫皆至于掩泣。诏书所至，远迩痛心，骇戾人情，孰不愤怒！顾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阛市，自称曰余，祖宗讳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实有包藏。今者，吕颐浩因金陵之师，刘光世引步从之众，张俊治平江之兵，韩世忠、张浚、禹、彦辅各领精锐，辛道宗、陈思恭总率舟师，汤东野、周杞扼据要冲，赵哲调集民兵，刘海、李逮馈饷刍粮，杨可辅参议军事，一行忠义、将佐、官属等，同时进兵，以讨元恶。师次秀州，四方响应，用祈请建炎皇帝亟登大位，以顺人心。今檄诸路州军官吏、军民等，当念祖宗涵育之恩，思君父忧废之辱，各奋忠义，共济多艰。所有朝廷见行文字，并是苗傅等伪命，及专擅改元，悉勿施行。如敢违戾，天下共诛之。”诏责浚为郴州团练使安置，御史中丞上言，浚不当降责，遂止。二十四日壬寅，韩世忠兵次秀州，傅发兵拒之，世忠之妻在杭州，世忠使人召之，傅不与。太后召世忠妻入禁中，锡予甚丰，封安国夫人，抚谕而遣之。张浚言：“伏睹三月五日睿圣皇帝亲笔退避大位（诏，伏）读再四，不觉流涕。切以国家患难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图事，补报朝廷，致使土地侵削，民人困苦，上负睿圣皇帝之恩，下失天下黔黎之望。今上睿圣皇帝以不忍生灵之故，辟位求和，固为得策。然臣独有一说，不敢不具陈其详，当今外难未宁，内寇初起，正人主忧勤自任，马上求治之时，恐太母以柔静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质，端居深位，责任臣寮，万一强敌侵陵，不肯悔过，则二百年宗庙社稷之基，拱手而随亡矣。愿干宸衷，祈请睿圣念祖宗委托之重，思二圣属望之勤，不惮勤劳，亲总机要。拥形胜之地，求自治之计，抑去微名，用柔敌国，然后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监国于中，抚静江左。如此，则于天下国家大计似为得之。”二十五日癸卯，召百官赴睿圣宫奏请。时大雨，百官冒雨入，皆欢呼，以谓复辟矣。既至宫，乃议奏请上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嗣君为皇太侄、监国，人情疑惑不安。二十六日甲辰，御史中丞郑瑴上疏曰：“臣昨日同百官处庭下，蒙太后陛下宣示诏书，降睿圣为皇太弟，降上为皇太侄，臣恍然如醉梦，不知所为。随班进退，却诣睿圣探问诏书，乃闻阁门宣赞，抚谕将臣韩世忠等之语，称得太后诏，睿圣天下兵马大元帅，多不进兵。朝廷大臣进议，以谓若为大元帅，则当称臣，不欲以父臣子，遂并降今上皇帝为皇太侄。臣方骇汗揣恐，既复嗟叹，惜乎此一事而陛下轻易之也。睿圣皇帝，承正统，嗣天位，已二年矣。发号施令，天下顺之，郊祀天地，百神享之，一旦尊而为太上皇，以太子嗣，太后陛下垂帘同听政，虽出仓卒，于理犹顺。今以太上皇之尊，遽降为大元帅，则当去御袍而服紫绶，撤御幄而设绯幕，内外百官，曰将曰相，皆前日所臣事者也，今日与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无所取法，行之于今，实逆天道。并降今上为皇太侄，是二十日内降二天子矣，自古未之有也。其所由来，万一阁门传一将臣之语，不谋之于睿圣皇帝，不议之于同朝之臣，不考其实，遂信而行之，虽易仆妾，不如是之易也。陛下以母后之尊，任有宋宗庙社稷之重寄，一将之言，使赵氏子孙无居帝位者，陛下处之安乎？或曰：为大元帅，可以任军旅之事，以安国家、定社稷也。臣切以为不然，昔睿宗天极元年，星官言帝座前星有变，睿宗曰：‘传位避灾，吾意决矣。’乃立皇太子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大事。虞舜逊位于禹矣，犹命禹徂征有苗，臣以巡狩陟方之事观之，则禹受禅，舜犹亲大政也。今若睿圣皇帝任军旅之事，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听大事，如舜既禅位，亦命禹徂征有苗为法，请睿圣皇帝听国之大事，以治军旅，以行征伐，天下孰以为非？伏望太后陛下断自宸衷，收还昨日诏书，命将相百官请睿圣皇帝以太上皇听国之大事，稽之古，为有法；施之今，为得宜。陛下仍与今上皇帝合听政，以安人心。若使诏书已颁行，天下闻之，为无君矣。贡赋不入，唱义而起兵者，皆是也。虽有至智，不能为谋。惟陛下速赐施行。”以故前诏不下，

张浚为同知枢密院事。二十八日丙午，以郑壳上章祈请，遂召百官入，太后使阁门宣谕曰：睿圣皇帝不为皇太弟、兵马大元帅、康王，加上尊号曰太上睿圣仁孝皇帝，处分天下兵马重事。嗣君不为皇太侄、监国，依旧皇帝。诏曰："朕以幼冲，仰膺付托，今承太母慈训及览宰执、内外侍从、将帅奏陈，谓睿圣仁孝皇帝顷自靖康之初，实总元帅之重，早缘推戴，继遂缵承，比以强敌侵凌，生灵荼毒，深自抑损，发于悃诚，绝退处于别宫，以释言于大国。惟渊圣之命，孰敢废而臣庶之？愿不可违，若止依旧太上之称，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之旨，请加上太上睿圣仁孝皇帝，处（分天）下兵马重事。"以御史中丞郑壳、翰林学士李邴为同签枢密院事。是日晚，苗傅、刘正彦至都堂见宰相朱胜非，请入见睿（圣皇）帝奏事。胜非难之，曰："俟先奏知。"傅等固请，胜非不得已，为奏太后见上，许之。傅、正彦扣睿圣宫请见，时已昏矣。上即令阁门引入见之，傅、正彦拜于殿下，上命登殿，傅、正彦不敢，上命卫士掖之以上。傅、正彦奏请上亲笔札以缓外师，上曰："人主亲札，所以取信天下，以其有御宝。今朕退处外邸，不与国事，何用符玺以为信。自古废君，杜门省愆，岂敢更与外事？"傅等逊谢，上曰："统制有事，但来商量，不拘何时可来相见，请勿疑忌。"傅等拜谢而出，见朱胜非谢焉。二十九日丁未，吕颐浩、刘光世、张浚之兵会于秀。先是，傅等惧外师之至，日思所以备御之策。檄杭州集保伍、选器械、扃城门、塞河道者二十八事，守臣康允之悉收其檄，不为行。枢密郑壳每见傅等，必以危言利害祸福喻之，又率允之同阴使人之平江，见颐浩等。复以蜡书遗允之，曰："同举大兵，结连保护。"允之复遣健步，持书报城下曲折，中路为傅弟苗谢所发。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同签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吕颐浩，检校太保、奉国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制置使刘光世，朝奉郎、试尚书礼部侍郎、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张浚，起复定国军承宣使、带御器械、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宁武军承宣使、带御器械、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御营前将军统制张俊，中大夫、秘阁修撰、知平江府事兼两浙兵马钤辖汤东野，左武大夫、明州观察使、两浙路提点刑狱公事赵哲，朝奉大夫、权发遣常州军事兼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周祀等言："臣等公契勘，统制王渊，不能备御虏人，至乘舆南渡，结连内侍，躐除枢管。近有统制官苗傅、刘正彦，被奉圣旨，将本宫内侍诛戮，委属允当。外有建炎皇帝以逊位一事，臣等切详，建炎皇帝即位以来，恭俭忧勤，过失不闻，天下多事之际，乃人主马上图治之时，深恐太母垂帘听政，嗣君尚幼，未能戡定祸乱。臣等今请诸路兵远诣行在，恭请建炎皇帝还即尊位，欲望圣慈特赐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请建炎皇帝复位，或与太后同共听政，庶几人心餍服，可致中兴。"四月一日戊申，尚书左仆射朱胜非、门下侍郎颜岐、中书侍郎王孝迪、尚书左丞张澂、签书枢密院事路允迪、同签书构密院事李邴、郑壳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请召苗傅、刘正彦到都堂，谕以睿圣皇帝始以讲和大金之故，责躬避位，退处别宫，授位元子，恭请太后垂帘，同听政事。今国家多故，干戈未息，使臣虽遣，难议复命之期；天步多艰，宜急防秋之计。睿圣皇帝当还尊位，总揽万几。"苗傅一皆听从，太后诏曰："吾近以睿圣皇帝授位元子，请同听政，以国家多难，义不得辞，朝夕不遑，亟欲还政。今览卿等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施行。"于是，郑壳率胜非等急奉奏于上曰："屈己睦邻，事亦由于独断。因时复位，理难抑于群情。昨者邻敌侵陵，圣躬谦损，授位元子，退处别宫，恭请东朝同听庶政，诚意恳切，诏旨叮咛，庶渐开交泰之欢，少息生灵之祸。今者干戈尚扰，宗庙未安，遣使难议于还朝，防秋当思于预备。若未复九重之正，恐壅万几之繁，恭承太母之训言，兼列群臣之奏请，事有必至，议不可辞，伏望皇帝陛下察亿兆爱戴之心，以社稷安危为重，亟整六龙之驭，率和万国之心，俾中外以协宁，庶艰虞之共济。"上诏曰："朕以金人连年内侵，断然不疑，避位与子，恭请太后同听政事，庶便和议，以迎二圣，以安生灵。今承太后圣旨，并得卿等所奏，当还尊位，总揽万几，殊非本意，难议允从。兼以具奏太后，卿等宜体朕意。"是日，百官赴睿圣宫恭请，太后内出札子。上曰："今日朔旦，宜入见禁中。"上奏，太后又诏曰："皇帝以国步多艰，避位与子，乃以菲德，同听大政，吾以嗣君幼冲，强敌未盟，事尤急于防秋，理难安于重幕，兼臣僚恳请，内外如一，适契吾心，不可重违。皇帝宜御帝位，以安中外。"郑壳谓胜非曰："此事既已如此，不可少缓。"遂上表曰："伏以责躬与子，仰圣德之难名，戴仁祈天，顾群情之莫遏，未颁俞旨，再整忱诚，切以有德者兴，实民心之所与。大宝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属天步之多报，轸渊衷之深念，思柔强敌，暂屈威尊。播告多方，见禹汤之罪己；哀怜赤子，如尧舜之性仁。然事须缓急之殊，则理系安危之异。盛秋设备，当爱日以有为；万里结盟，虑归程之或阻。矧大母忧勤而垂训，暨群臣悃切以陈辞，宜速正宁之朝，大慰群生之望。伏望皇帝陛下，仰遵慈旨，俯徇舆情，用传清跸之音，遂反紫闼之御。向东而揖者再，虽循即事之仪；万岁之呼者三，速契投机之会。"上诏曰："朕奉太母慈训及官僚奏请，即还尊位，亲总万机。深惟避位本意，专在和戎，觊以迎还二圣，安辑生灵。念慈旨叮咛，与臣僚继请，谓社稷之计至重，防秋之期已迫，祈请之使，恐难必遂。若太母念艰难之极，不惮忧勤，同听政事，则朕犹可勉徇臣庶之请，共图国事。不然，断不敢以独当。"太后又诏曰："吾以皇帝内禅之始，元子幼冲，勉徇勤请，权同听断。深惟边陲未宁，防秋为急，万机不可以旷。今内外臣寮奏陈，请皇帝复辟，吾若释重负，深惬素志。皇帝

乃必欲吾同览政事，然后复位，顾吾衰老，岂复堪任？皇帝诚恳，坚确不回，今勉从皇帝之请，国步稍宁，当退处东宫，以遂初意。”百官三请，上方出御殿，犹不许入内。宰相、执政因请上马，百官扈请以入。上及，太后坐前殿，垂帘，百官起居退，诏曰：“朕顾德弗类，遭时多艰，临莅御朽索之危，涉道济百川之远。向者，敌师深入，国步载艰，永惟责躬避位之因，专以讲和好息为计。力祈大国，冀迎二圣以遄归；庶保丕图，可致四方之绥靖。今则奉太后之慈训，念嗣君之幼冲，致兵民推戴之忱，谕内外祈请之切，谓防秋在适，当爱日以有为，谓遣使出疆，恐寻盟之未遂。露章叠至，复辟为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违；群臣之请，不可却。逊辞靡遂，任重难堪，仰太后之慈仁，一同听断。肆眇躬之寡昧，敢惮忧勤。朕惟东朝有垂帘保佑之劳，元子有践祚丕基之托，振徽声于长乐，以致四海之欢。正冢嗣于青宫，以系万民之望。式颁温诏，诞告多方。呜呼！有臣三千，实荷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复开过历之期。更资中外之交修，庶格神天之叶佑。太后宜上尊号曰隆祐皇太后，令有司择日奏请。嗣君宜立为皇太子，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施行。”以王世修为工部侍郎。（*初，傅*）正彦之反也，世修实为画策。及兵至，忧惧，乃急请复辟以自免，故有是命。二日己酉，以傅为淮西路制置使，刘正彦副之。三日庚戌，以张浚为知枢密院事，以傅正彦为检校少保，傅请属官张逵为添差淮南路转运判官，从之。傅之裨将苗翊与韩世忠之兵战临平之南，翊败，傅、正彦遣兵救之。朝廷命诸将，皆集兵于皇城门外，城中大震。郑亮谓宰相曰：“今日之事虽急，然外兵以义至，叛将之气已摄，不足虑也。闻集兵于皇城门外，举城大恐，以谓朝廷助二贼捍王师矣。不如遣人缓颊喻傅、正彦，使速将兵之新任，不然，两兵相击，事（有不）可言者。”从之。是日，傅、正彦引兵开钱塘涌金门而出，时大雨，贼兵仓皇夜遁，皆狼狈失所。四日辛亥，吕颐浩、刘光世、张浚、韩世忠、张俊、赵哲将兵入城。颐浩等入见上，皆号哭，上慰劳之，皇太后诏曰：“吾以国家变生仓卒，遂用本朝故事，同听大政，皇帝复位，即欲撤帘。皇帝勤请者再，议不得已，黾勉数日，今中外宁一，天下共庆，皇帝宜专决万机，吾当退处东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月四日撤帘。”上奏皇太后曰：“臣伏睹皇太后手诏，欲以今月四日撤帘，国家非常之变，仰赖太母之慈仁恭俭，始终保祐，遂复大位。今亟欲还政，虽谦冲退托，圣德难名，在臣皇皇之心，实不遑安。欲望依旧垂帘，同听政事，庶得协和内外，保安宗社。”皇太后诏曰：“吾惟自昔人君冲幼，议资保护，则有同听政故事。前日特仓卒之变，勉徇权宜。皇帝复位数日，内外宁一，机务既宜专决，臣庶亦思瞻望，吾岂宜久同大政？今下诏，今月四日撤帘，宜速遵用施行。”上奏皇太后曰：“再奉圣旨，以今月四日撤帘。臣内惟菲德，遭罹变故，自非太后保祐，则宗社安危，殆不可测。欲报之德，无以为称。复位之始，尤赖母慈敉宁中外，而圣德谦冲，确然不回，臣不敢重以机务，上浼圣虑。已命有司，遵依诏旨施行。”诏复建炎元号，宰相胜非等言：“臣等备位政府，当三月五日之变，义当即死，所以隐忍偷活至今，正欲力图今日之事。始终委曲，陛下究知。方群凶肆虐，胁制上下，肘腋之变，近在呼吸。上赖宗庙社稷灵长之休，陛下仁明恭俭圣德在人。臣庶内外，一心爱戴，不逾三旬，亟正大位，自古及今，反正未有如此之速者。诏令既出，内外欢怿，臣等退就鼎镬，死无所恨。其间朝廷命令，悉上禀太后、嗣君处分，今既亲览万几，自今取自圣裁，所有三日以后政事、差除等，欲乞有司条具，将上取旨。”诏从之。傅犯富阳县，诏遣乔仲福将兵追之。五日壬子，枢密院事张浚等奏：契勘皇帝复即位，臣等于四月三日进至临平镇西约七八里以来，逆臣苗傅、刘正彦差官引兵前来拒敌。有前军统制、承宣使韩世忠率兵交战，王师大捷。其苗傅、刘正彦潜引所部人马，由严州路逃遁。臣等除已遣兵追袭外，契勘上件事，止系苗傅等数人为首，其余胁从人，自合一切不问。臣等除已行下严、秀、越、池、湖、宣、衢州，平江、江宁府，广德军等处，分明出榜晓示，以生擒苗傅、刘正彦，有官人转承宣使，无官人正任观察使。生擒到王钧甫、马柔吉、张逵、苗翊、瑀，与转七官。或能斩首，并同上件功赏。余人于所在出给公据，赴行在，依旧收管。望更赐睿旨，专遣使命，多降黄榜施行。诏从之。傅犯新城县。六日癸丑，以右仆射朱胜非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张澂为资政殿学士、知江州，门下侍郎颜岐、中书侍郎王孝迪皆为提举宫观，路允迪提举醴泉观。兼侍读、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为右仆射，同签书枢密院事李邴为尚书右丞。傅犯桐庐县。七日甲寅，诏曰：“近苗傅、刘正彦谋为不轨，王钧甫、马柔吉、王世修、张逵、苗翊、瑀同情共谋，自合收捕外，其余将佐、使臣、效用军兵等，本不知谋，各系无罪之人，许其出首。擅行杀戮，并依杀平人法。已降赦条，告谕所在出给公据，赴行在，依旧收管。切虑尚怀畏避，潜藏不敢出首，可多出文榜晓示，限一月出首，依已降赦条施行。应干失职官吏，已令三省日下黜谪了当，自后并不得请处，更有预列。”以检校太保刘光世为太尉，依前奉国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御营副使。以起复定国承宣使、带御器械、鄜延路马步军总管、御营平寇左将军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左军都统制。以宁武军承宣使、带御器械、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御营前军统制张俊为镇西节度使，御前右军统制。诏朝请郎、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语言狂悖，逆状显著，可除名勒停，送吉阳军编管。杭州兵马钤辖张永载朋附凶邪，迹状昭著，可除名勒停，送琼州编管。管军王元、左言，身为主辅，主亲军，当日扰攘，略无弹压，显属畏懦不职，王元责授海州

团练使，英州安置。左言责授秀州团练副使，贺州安置。枢密都丞旨马扩，阴怀观望，可追三官，勒停，永州居住。窜左部侍郎王世修，斩中军统制官吴湛于市。同签书枢密院事郑壳言："臣自陛下退居别宫，日夕忧愤，计无所出，谓必集外兵，方可图复辟。兼不当居职，欲得脱去，即北走平江、金陵，见俊、吕颐浩议事，累章待罪，蒙太后降诏不允，莫遂所请。十四日忽蒙圣旨，除臣御史中丞。臣职在弹压官，邪臣苗傅等悖逆肆虐，擅行杀戮。十六日遂具章，乞论傅等便宜军法，只得行于所辖兵卒，其余当闻之朝廷，以正典刑。又闻傅日至都堂，与朝廷事，臣虑威福之柄下移，不敢爱死，抗章极言，谓朝廷近日差除，皆苗傅、刘正彦之意，而二人迭入都堂，殆无虚日，直言所以敢尔者，必恃兵之强也，王莽之兵非不强，昆阳一败，莽卒授首。乞告示苗傅等。太后不欲降出臣章疏，虑傅等致害于臣。又再上殿陈悃，请乞降付三省以告示，使傅等知畏缩，则足以正朝廷之纪纲。使其肆横，害及臣身，亦死职业，臣不当避。遂降出臣章疏，傅等果出怨言，直拟某为王莽，虽恨疾，亦少戢。兼闻以枢密院事召吕颐浩，以礼部尚书召张浚，又分张浚兵五百人归陕西。及浚不受尚书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责以散官归郴州，擢俊以节度知凤翔，皆出傅等奸谋，假朝廷之命。使外无强兵、谋主，内生变乱，事不可缓，遂以一章乞留吕颐浩知金陵，一章言浚不当责降，一章言不当分张俊兵。求有胆气、谨密可共事之人，得奉议郎谢向，令为客旅，徒步之平江见张俊等，具言城中之事。令严设备，大张声势，持重缓进，使其自遁，无致城中之变，惊动三宫，此为上策。又作《杜鹃诗》四句，亲写令携去，报呈诸人，以为信。诗云以取杜甫诗言蜀天子化作杜鹃，故以喻天子。以百鸟喻百官，言内外百官当同心共谋，挟天子反帝位以归宫也。向至平江，以诗遍呈浚、颐浩、光世、俊，莫不嗟叹。至二十六日，忽闻宣诏，降陛下为元帅，皇帝为监国，太后独垂帘听政。臣具章，留百官班，同宰执、侍从上殿奏事，谓太后听政，所以保宗庙、社稷，今乃使赵氏子孙不得居帝位。二十日之间，降二皇帝，使天下无君。诏书一出，则天下贡赋不入，当有仗义而起兵者。蒙太后开纳，宣谕褒称，令臣赴都堂商议，遂得不降诏书于四方。渐谋复辟，臣备员枢府，三日而陛下复宝位。此臣于陛下处别宫之后，所言、所行事也。"上以亲笔答曰："顷者逆徒作难，将臣跋扈，胁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俯首唯其所为，卿适在中司，义形于色，不为妻子之计，屡陈社稷之言，虽文武协规，外有勤王之举，而忠义奋发，皆由守节之臣。追兹还政之初，特有枢庭之授，景想节义，殊深嘉叹。故兹亲笔诏谕，想宜知悉有司，此章可诏行天下。"除郑壳签书枢密院事。八日乙卯，诏曰："天祐民而作君，所以大乎一统，王体元而居正，所以临于四方。朕遭时多艰，顾德弗类，武不足以勘定乱略，德不足以惠绥黎元。两宫远狩，则四海怀温凊之思；大国远侵，则万民罹荼毒之苦。念艰虞之若此，岂眇躬之能胜，盖尝贬抑至尊之称，上厌皇天之祸，惟国家之历数未艾，而祖宗之德泽在人，露章祈吁者，若出于一辞。总师入觐者，沓来于数路。断鳌而立四极，既成开国之功，驭日而挟五龙，始正神明之御。爰念拨乱者当念于创业，救弊者宜急于改为。惟图事揆计，为长久之规。而训兵积粟，严备御之策。庶扩隆于大业，以循致于太平。帝尧无黄屋之心，岂菲躬之敢拟；汉高先马上之治，庶几效之可成。嘉与多方，一新沛泽，可大赦天下。于戏！圣人大宝曰位，既还宸极之尊，王者求端于天，斯浃仁恩之惠，尚赖文武将相、中外士民咸一乃心，同底于治。"九日丙辰，傅至白沙渡，所过辄焚桥梁以遏王师。诏遣王德助乔仲福追贼。十日丁巳，傅犯寿昌县。十一日戊午，仲福追兵至寿昌，傅虏居人，黥以为军。仲福追至梅岭，与贼战，败走乌石山。十三日庚申，仲福追贼偷，次岭大战，杀贼数百人。傅引兵寇衢州，攻城甚急，会大雨雹，城上矢（石俱）发，不得攻，遂引兵去。十六日癸亥，乔仲福、王德之兵入衢州。十八日乙丑，浙江制置使周望言，捕杀苗傅、刘正彦之赏既重，而其众欲降者，未有赏以来之，恐无以解疑，诏贼众已降顺人与迁一等，兵级迁二资者，补进武校尉。十九日丙寅，傅犯常山县。二十日丁卯，车驾幸江宁府，以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将兵追贼。二十一日戊辰，傅犯玉山县。二十四日辛未，傅犯沙溪镇。乔仲福、王德取间道，先入信州。先是，诏关师古讨江南贼赵不忙，师古适至，偶与仲福、德会。傅未至信二十里，闻兵在焉，不进而还屯于衢、信之间。五月一日戊寅，世忠将兵出杭州。三日庚辰，傅寇江山县。周望入衢州。傅之行军也，常以王钧甫将赤心队为先锋，皆燕人也，夜间中军十里而屯。至是，王钧甫叛傅，乃去二十里，焚河梁以断其路，率众赤心降于望。望使人受其降，书书未成，其裨将张翼等七人谓钧甫反覆，斩钧甫、马柔吉、与其子忠、茂、宪及马良辅、周祐，以其众降。九日丙戌，傅寇浦城县。十二日己丑，世忠追至渔阳驿。夜，乃勒兵至浦城县北十里。与贼夹溪据险，伏兵于路。傅将兵居溪南，正彦将兵居溪北，傅与正彦约为策应，而使正彦居前。世忠以统制官马彦辅将兵击之，贼伏兵发，王师败绩。前军没，彦辅死之。贼乘胜至中军，世忠亲率兵力战，军士皆介胄，且令将士曰："今日当以死报国，而不带数箭者，斩。"于是皆用命焉。傅列神臂弩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傅辟易，矢不及发，遂败。傅与正彦拥精兵二千人以遁。世忠驰入城，上步至宫门，握世忠手，恸哭曰："中军吴湛佐逆为最，尚留朕肘腋，能诛之乎？"世忠即谒湛，握手与语，折其中指，擒戮于市。请于上曰："傅等拥精兵，距瓯闽甚迩，倘成巢窟，卒未可灭。臣请受诏，即往讨之。"上乃诏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

击。遇有数小将战死，世忠徒步挺戈而前，傅等望见，诧曰："此韩将军也。"乃惊溃，擒正彦及苗翊送行在。傅至建阳，寻被擒，皆伏诛于建康。世忠初就道，面奏曰："臣誓生获傅等，为社稷刷耻。"因乞殿前二虎贲，护俘来上，卒如其言。上自书"忠勇"二字，揭旗以赐，诏授检校少保、武宁军节度使。自南渡以来，平苗、刘之乱，扼兀术于江而大义之胜，世忠武功于诸将中独优。后释其爵位，谦和自守，以终天年。惜其早世，因叙大略云。

建炎笔录

[宋]赵　鼎撰　范学辉整理

《建炎笔录》三卷，南宋赵鼎撰。以记载宋、金和战及南宋初年宋廷内部政治斗争为主，是一部较重要的野史笔记。据《丛书集成》本标点整理。

卷　一

建炎三年己酉岁

正月，车驾在维扬。是月末，金人侵宿、泗。前一月，已有南侵之报，遣苗傅以所部兵扈卫隆祐太后往杭州。

二月，车驾在维扬。初一日，急奏至，朝廷不以为然，上独忧之。是日，遣刘正彦以所部兵从皇子、六宫往杭州，是晚出门。初二日，皇子、六宫渡江。初三日，上御殿。执政奏事未退，御前所遣探事小黄门驰骑告急，上即日出门，渡江幸浙西。十二日，车驾至杭。二十二日，某买舟泛钱塘江之衢。是月，中书侍郎朱胜非拜右仆射，翰林学士叶梦得除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张征除尚书右丞，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并罢。

三月，车驾在杭。是月初，叶梦得罢。初五日，苗傅、刘正彦杀签书枢密院王渊，诛宦者，遂成明受之祸。是日，某至衢，泊舟门外浮石渡。初七日，是夜，明受赦过。初十日，准尚书省札子，二月某日奉圣旨赵某召赴都堂审察，仍令阁门引见上殿。初，车驾至杭，百官至者十无一二，有旨都司、侍从各荐二人，右司员外郎黄概以某应诏。十一日，准尚书省札子，催赴行在所。二十八日，发衢州，趋行在所。

四月，车驾在杭州。初二日，上复辟，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苗傅、刘正彦皆建节，赐誓书、铁券，充京西制置使，俾提兵而去。是日，某至杭州门外，且闻勤王兵至，乃入门。初三日，苗傅、刘正彦引兵拒韩世忠于临平山下，世忠死战，二贼大败。是晚，拔寨而遁。初四日，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出见。是日，隆祐太后卷帘。初五日，知枢密院事张俊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至。初六日，宣制，吕颐浩拜右仆射。初，车驾渡江，命颐浩签书密院，充沿江制置使，控扼大江。又命中书侍郎朱胜非、礼部侍郎张浚留平江，控扼海道。胜非寻入相，浚独留。泊明受之变，浚与统制官张俊密计勤王议既定，以书招颐浩、刘光世。既而韩世忠自淮扬至，遂举勤王之师。先是，浚遣进士冯�间道入杭，贻书执政，且诘二贼以明受之事，请以上为皇太弟，总兵北伐，皇子为皇太侄，监国。二贼始惧，乃命浚知枢密院事，趣令还阙供职，浚不至。二贼请以兵诛浚，隆祐难之，遂谪浚散官安置，浚不奉命。至是，乃命颐浩作相，浚仍旧知枢密院。寻以翰林学士李邴参知政事，御史中丞郑谷签书枢密院。冯輴者，前此既预返正之议，自白衣一命奉议郎、工部员外郎，仍赐绯鱼。十三日，某奉恩除司勋员外郎。十九日，车驾幸建康，发杭州，百司扈从齐发，遂遣韩世忠追捕苗傅、刘正彦。是月末，又以翰林学士滕康同签书枢密院。

五月初一日，车驾至无锡。初三日，车驾至镇江，某始供职，百司水陆从便。初十日，某至建康。前一日，车驾已至，以保宁寺为行宫。十五日，真州报：知枢密事张浚为高邮贼薛庆拘留，浚自镇江径渡，往彼抚谕，庆欲邀厚赏，故胁留之。三日，乃以兵卫之而出。上初闻，忧甚，遣统制官王𤫊提兵往平其事，𤫊始渡江，浚已归矣。十八日，浚归。初，得真州报，有旨罢知枢密院，既归，仍旧。

六月，车驾在建康。初一日，对。先是，以黄概荐得旨上殿，张浚至杭又荐对。至是，以郎官初除，合是三者，对于行宫。初三日，有旨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条具时政阙失，可以弭天变、收人心、召和气者。是日，韩世忠生致苗、刘二贼，献于行在，并伏法。十五日，浚进呈入蜀官属，上独留某，欲除言事官。是日，有旨：赵某令上殿奏事。先是，浚被命充川陕宣抚使，议以某为主管机宜文字，即始荐之意也。二十日，某蒙恩除左司谏。先有旨奏事，未对，间有是命。

七月，车驾在建康。初一日，对。自是，以言事数对，不复记。初七日，某蒙恩除殿中侍御史。是月，皇子薨。签书枢密院郑谷薨于位，参知政事李邴

罢，资政殿学士王绹除参知政事，兵部尚书周望同签书枢密院。

八月，车驾在建康。十三日，执政率百官辞太后于内东门。先是，有旨以百司闲慢细务常程注授之类，并从太后之洪州，谓之从卫三省枢密院。签书枢密院滕康除资政殿学士，主行其事，吏部尚书刘珏除资政殿学士，副之，恩数并同二府。

闰八月，车驾在建康。初一日，有旨召百官赴都堂，议巡幸岳鄂、吴越利害。始，张浚入蜀，议定幸岳鄂，庶几声援相接。至是，议者多以吴越为便，遂改前议。十三日，宣制、右仆射吕颐浩迁左仆射，知枢密院事杜充拜右仆射。充自在京留守，除知枢密院。召还，上以委寄之重，恐其意未满，遂拜相。十四日，执政率百官迎太庙、神主于清凉寺。十六日，天宁观辞太庙、神御。是日，有诏以二十六日幸浙西，留右仆射充镇守建康，刘光世屯太平州，韩世忠屯镇江，王瓒屯常州，并听充节制。是时，刘、韩各提重兵，畏充严峻，谕说纷纷而已。光世移屯江州，世忠移江阴、常州境上，由是充所统者，王瓒及其旧部曲陈淬、岳飞数头项而已。二十日，御史中丞范宗尹到台供职。二十一日，降旨百司及六曹、都司、检正以二十二日先发至平江，侍从、台谏以二十三日先发至镇江，以俟。二十三日，某登舟解缆，是夜，宿靖安港中。二十八日，车驾至镇江。

九月，车驾在镇江。初一日，上不御殿，百司守局，以司天奏当日蚀也。是日，某先发，宿冷口。初二日，车驾发镇江。初六日，车驾至平江。十一日，御殿，百官始朝谒。中司对，因及某自司谏除殿中之误。上曰："吕颐浩多历外官，不详典故。"十二日，某蒙恩除侍御史。二十五日，降旨幸越。二十八日，有司、侍从先发。是月，翰林学士张守除同签书枢密院事。

十月，车驾在平江。初一日，台谏发，大雨不可行，次日出门。初四日，车驾发平江，以同签书枢密院周望充浙西宣抚使，置司平江，留兵数项，委以控制。初十日，车驾至杭。十五日，车驾渡钱塘江，幸越。十七日，某渡钱塘，出陆宿西兴，待舟不至。

十一月，车驾在越。初三日，冬至。是日，颁巡幸赦。初六日，报潭州军变。十四日，报金人游骑至和州，又一项由陈蔡趋蕲黄。十六日，报金人已渡大江，至兴国军。是日，有旨召从官赴都堂议。十九日，出城奉迎万寿观神御，即真宗皇帝、章惠皇后及温成皇后也，步军间勍自京师奉迎至。二十一日，对，始至榻前。上即谓某曰："隆祐太后此月初九日，已离洪之虔州矣。"二十二日，给事中汪藻、中书舍人李正民献议，请车驾幸平江迎敌，缓急登海舟以避，从之。二十三日，黄牓幸浙西迎敌诏，士民读之，有流涕者。二十五日，车驾进发，从官从后，节次赴行在。是夜四更，得报金人犯广德，车驾复回。又杜充奏二十日大战江上，王瓒不策应，是致军败。二十六日，车驾还越。是夜，范宗尹除参知政事。二十八日，有旨巡幸四明。是日，雨大作，车驾出门，驻城外，某同台谏泊曹娥堰下。二十九日，御舟过曹娥堰，舟船拥，并留三日，不能前，遂出陆。

十二月初一日，车驾在余姚路中。初四日，车驾至明州。初九日，参知至都堂问边报，凌晨闻卫士作闹，中军统制辛永宗以兵入卫，少顷即定。先是，遣监察御史林之平使闽、广，发船运。至是，米舟百只至岸，朝廷以为天赐此便。兼闻敌骑已犯建昌，且遣人传檄邵武，遂有乘桴之计。即下令每舟一只，载卫士六十人，人不得过两口。渠辈相谓曰：我有父母。或曰：我有二子，不知所以去留。诉于皇城司，内侍陈有率众人同禀于朝。是日，宰执入奏事。至殿门，宥迎诸公言之，卫士立砌下，人既众，陈诉纷纷，稍出不逊，语间有斥骂者。殿帅李质挺身当立，止遏之，诸公趋入殿门，遂止。事出一时，非本谋为乱也。初十日，某蒙恩除御史中丞，日下供职。十二日，诛亲从四人为首者，余皆分隶诸军。明日，又诛数人。于是，除衡门外，卫士尽废。十四日，报杭州守贰而下皆遁，敌骑至城下，城中不知。十五日，雨大作。先是，某上言：车驾仓皇迁避，至明已近旬日未曾御殿，何以慰安中外？乞依常礼见百官卫士，以解危疑之心。有旨十五日御殿，依例望拜二帝。至是，百官班未入，闻杭州之报，上擐甲坐小殿，排办出城。士大夫去者有风涛之患，留者有兵火之虞，相别殿门外，皆面无人色。是日，上登舟。十六日，御舟乘早潮发，至定海。十七日，有旨差某同汪藻留明州，商量军事。前一日得报，敌遣人使入明州界，不欲令至行在，遂遣宗尹复回四明应接之，因令宗尹尽护诸将，且应报诸路文字。宗尹请某同行，及欲汪掌制撰文字也。十八日，回舟至四明。奉使卢伸来自金军，云：七月同崔纵过河北，纵被留，伸随军前来。初渡江，杜充战不利，差人下札子议事，意欲投降者。既至建康，充领兵而遁，所遣使即破和州。所得归朝官程晖，非其国人也。与宗尹商量，既非专使，恐不必见，遂不复见之。伸所携国书，语极不逊。二十日，闻郭仲荀退遁嵊县。先是，车驾发越州，以仲荀充浙东宣抚副使，张俊充浙东制置使，俊既勾回，罢制使，复以李邺为之，仲荀遂退师。是日，李迨奏：仲荀所遣钱塘江把隘兵二千余人焚劫萧山而去。又信州报敌破抚州，掳知州王仲山归洪州，需金银来赎。乃以仲山之子为抚倅使，之栝取抚州之物。杜充所遣属官直徽猷阁陈起宗至云：金人昨在太平州界，夹沙渡对岸下寨，我为备甚严，敌时以一二小舟渡江，近岸即杀退之，或沉其舟。一日正昼，对江拽阵而去，五军旗帜一一可数。把隘兵相贺云：敌退矣。不知其给也。是夜，用数十舟载马百余匹，横江直渡，支备不及，因致溃散。其余敌骑，皆浮而济，以江水极浅故也。充欲领众归行在，今既路阻，不能归矣。是晚，颐浩与宗尹书云：杜在真州甚的。又得信

州报敌犯吉州境，知州杨渊而下弃城而去。二十二日，报敌骑于十八日巳时过钱塘江，在鱼浦至十九日，骑渡绝，不知其数。是日，得旨发回，晚复登舟。二十三日，至定海。大风鼓浪，舟反侧不定，凡三日方止。二十六日，出江口，泛海洋趋昌国。而去晚泊一山下，得富直柔报云：李邺报贼使人招降越州，恐直趋四明，已定二十七日之天台矣。二十七日早，至昌国，同宗尹入见舟中。是日食时，御舟发昌国。先是，告报每闻御舟笛响，即诸舟起碇而发，御舟以红丝缨为号，余各以一字，如参政即以参字、枢密即以枢字之类，书之黄旗之上，插之舟尾。二十八日，风不顺，舟人云：每岁尽，海上即数日南风，谓之送年风。

建炎四年庚戌岁

正月初一日，车驾在海道。初二日，御舟早发，过石佛洋。初三日，御舟入台州港口章安镇。初四日，同户部侍郎叶份、中书舍人李正民、綦密礼、太常少卿陈戬，及谏议大夫富直柔，同对舟中，问圣体。是时，扈从泛海者，执政之外，止此六人而已。吏部侍郎郑望之、给事中汪藻，皆未到。初六日，台州报敌犯四明。初七日，张俊人至，云：十二月二十日敌至明州十五里桥，俊发兵拒之，战不利。正月初二日，遂至城下。俊大开城门，遣精兵用长枪突出血战，杀近千人，得带环首领二级。是夜，贼焚寨而遁。俊恐敌济师，乞退归行在，且以二级来献。初十日，闻俊已引军趋台州。是日，闻越守李邺投拜，又闻韩世忠奏乞留青龙镇，以待邀击。十三日，有旨以知明州刘宏道充浙东安抚使，张思正充招抚使，欲其缓急得以自如也。是日，闻周望劾奏秀州太守程俱擅离任所。先是，某上言：俱文士，恐不可当繁剧，遂易处州，既而有佑之者，其事遂寝。至敌犯余杭，朝廷乃令押米纲离州。望劾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亿兆之心。士论是之。十五日，张俊至，于是扈卫军稍振。先是，同宰执会食金鳌山寺，宗尹私谓某曰：近日诸将姚端等进见太数，锡赉极厚，国用窘甚，见上幸一言也。某归草奏，徐思之，恐亦有说。后乃闻上以明州卫士纷扰，尽废禁卫，独中军辛永宗有兵数千。而姚端即御营使颐浩之亲兵将，其众独盛，所以优其礼遇，以明受为戒也。十六日，报敌以十三日入四明。又见茶司备到仲山公文，称金人已于十二月二十间离洪州，杀城中老小七万余人，由袁之潭矣。十七日，报吉州太和县村民收得嘉国惠徽朱夫人。先是，刘珏、滕康有奏待罪，云：除太后、贤妃、周夫人、莫夫人外，其余舟船并未到。十九日，御舟发章安，夜泊松门。二十一日，御舟入温州港。二十二日，御舟泊管市。二十三日，御舟在管头，中书舍人李正民充隆祐太后问安使，兼两浙等路安抚，谕洪州御史台备申使臣尹希申。初，黄州关报金人侵犯，从卫三省移赴虔州。至吉州太和县，统制杨惟忠后军作乱，次日前军作乱，一行老小并内人被敌杀害者甚众，台吏蓝衍等十余人皆未到来。人云：兵乱时，太后、贤妃用村夫荷轿，更无一人扈卫者。及录到虔州三省关牒，探报抚州王仲山投拜，用天会年号下属邑，取金银、牛马等。二十五日，对，乞收海舟及谕韩世忠分兵应援，因论及洪州之扰。上曰："太后仅以身免，乘舆、服御之物一皆弃尽，宫人遗失一百六十余人。"又曰："已退黜滕康、刘珏，差李回、卢益替此二人矣。"奏事毕，将退，上乃曰："今日方欲召卿相见，即今天下事有二：敌退后如何？万一不退如何措置？卿可条具奏来。"是日，闻金人明州杀戮甚酷，台州一空，守臣遁入罗汉洞。是日，御舟移泊乐湾，避管头、台州之路。二十六日，驾幸水陆寺。至是，侍从、省官稍集，班列差盛。

二月，车驾在温州港。初一日，御舟移泊温州江心寺下，因赐名龙翔寺，有小轩东向，赐名浴日，皆御书题额。是日，押米纲使臣苏童至，云："过越时，李邺已拜金人，以其家属先过钱塘矣。"初五日，对于江心寺。初六日，闻贼犯昌国，敌舟欲相袭，为张公裕以大舶冲散，复回明州矣。公裕，提领海舟者也。初九日，招怀忌行香罢，游天庆宫，登融成洞天福也。天庆，即道士林灵素受业之地。初十日，吕颐浩在假，以荧惑犯紫微垣，侵相位，奏乞解机务。十二日，宣押颐浩入奏事如故。是日，闻明州贼退。十七日，车驾幸温州城，驻跸州治，某迁入州中陈氏之居。二十一日，对，再荐吴表臣。初至温，对江心寺，即荐温人吴表臣、林季仲以补察官之阙。季仲奉其母避地山中，未至，表臣先对。至是，再言之。上极喜，曰："自渡江，阅三吴士大夫多矣，未尝见此人物，如素宦于朝者，卿可谓知人矣。"是日，批出：除监察御史，日下供职。前此，知真州向子忞言：昨离真州，尽载本州金帛过江，遂为韩世忠兵所劫。且言杜充已降金人而去，麾下官员多有走回者。至是，上谓某曰："自闻杜充之执，不食者累日，非朝廷美事也。"上又曰："非晚颁赦回銮。"某因论数赦之弊。上曰："以四方号令不通，不得不尔。"二十四日，同直柔对，弹杜充，且奏陈乞先罢相，后得投降的耗，当别议罪。是日，降德音，返都吴会赦文之前题印标目云：返都吴会之诏，议者皆谓太遽，以未知吴中消息也。

三月，车驾在温州。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车驾进发，某力言其未可。初六日，有旨未行，展至月半。初九日，对，论诸所获生口内契丹并燕蓟及诸路签军皆不可杀。上曰："正与吾意合。"十二日，浙西人皆至，云平江失守。一使臣即周望之部曲也，言敌骑二月二十四日至城下，周望、汤东野即日引众遁去。二十五日，金人突入，更无一人拒捍者，焚烧杀戮殆尽。初，苏人恃宣司以为安，贼至欲遁，而舟船悉为军兵掳去，故无一人得脱。又闻贼以十二月十六日破杭，始入城，杀人少顷而止。子女玉帛取尽，乃

以二月初七日下令洗城，自州门杀人而四隅发火，十四日始离。杭火十余日方罢。是日，又闻知秀州程俱为宣司所囚。初，杭州既破，贼使人移檄俱降，俱不能决，曰：小邦不敢专，辄即解赴宣司。又虑见袭，即遁出州外村落间。一职官权州，遣吏追俱复回，托以押米趋阙。寻为宣司勾捉而去，几为所斩，已而放出之，乃劾于朝也。十四日，降旨移跸越州。十八日，车驾诣天庆宫，朝拜九庙，执政、从官扈从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礼，驾回登舟。十九日，御舟发温州，著浅，行数里而止。二十日，御舟至管头。二十一日，御舟至海门。二十二日，海雾四合。少进，不行。二十三日，风顺，诸船直抵章安。舟行，前后不相见。是夜，御舟不至，执政船入港复回，而余官皆不知。但闻喝探人歌唱之声，谓御舟在前，然喝探人亦复不知御舟之未至也。翌日，率台谏仓皇回舟。至港口，迎见御舟之至，即二十四日也。云至松门著浅，舟侧几覆，泊章安三日。二十七日，御舟发章安。二十八日，御舟泊慈济院下。二十九日，御舟入明州港定海县。

四月初一日，车驾在定海县。初二日，御舟至明州。晚，同直柔对舟中，以台谏在章安入奏，乞同对问圣体，至是指挥始下。殿中沈与求、司谏黎确寻舟不见。初四日，御舟至余姚，海舶不能进，遂易小舟，仍许侍从百司从便先发。自入定海，所过焚烧殆尽，死尸相枕藉。某至明，论奏宜有以优恤之。上览奏，恻然动念，故有免商税及租役之诏。仍支钱数万，以济贫民。留余姚一日，以诸司易舟也。十一日，车驾至越。是月，左仆射吕颐浩罢。后一月，某蒙恩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是年十月初，以议辛企宗建节不合，眷意稍替，由是间言得入。初，降出企宗论功札子皆无实状，余谓诸公曰："企宗正任承宣，不知何以酬之？意在节旄乎。"范觉民叹曰："此则不可当，优与军职耳。"

绍兴二年壬子岁

十月，除知平江，时吕颐浩再相，两辞不获，道改知建康、充江东安抚大使。

十一月，过行阙，初对上，玉色怡然，顾劳甚至。余进曰："建康，残破之余，又宣督、两司屯驻大军皆招收群寇，上下忧疑，在今最为艰难之地。臣之此行，或因庙堂进拟，则臣断不敢往，敢以死请。万一出于宸断，臣亦不复辞也。"上曰："江东阙帅，朕晓夕思之，无以过卿者，实出朕意也。卿到官，有奏陈事，朕当自主之。"余顿首谢。

卷　二

绍兴六年丙辰岁

八月某日，下诏巡幸沿江。先是，诸路探报金与贼合谋，今秋复有南侵之意。且以调发大兵屯驻淮上，上欲前期预动，免缓急仓卒之患。议以秦桧、孟庾充留守，寻除桧万寿观使、充留守，庾提举醴泉观、同留守。以知临安府梁汝嘉充巡幸随军都转运使，百司并留临安。常程行遣听留司与决，所不可决者，中行在所。先差兵部尚书刘大中、翰林学士朱震、翰林侍读学士范冲、工部侍郎赵霈、中书舍人陈与义、董弅、权户部侍郎王俣、起居郎张焘、侍御史周秘、左司谏陈公辅、右司谏王缙、左司郎中耿自求、右司员外郎徐林、检详王迪、太常少卿林季仲、吏部员外郎黄次山、郑士彦、户部员外郎周聿、比部员外郎薛徽言、太常博士黄积厚扈从，祠部郎官熊彦诗、司勋郎官王良存、秘书省正字朱敦儒，以督府属官从行。而解潜以马军司兼权殿前司公事，刘锜权提举宿卫亲兵，同总护卫之职。行营中护右军统制巨师古以所部充前军，赵密充中军，马军司兵马□□充后军。以侍御史周秘，御舟前弹压；监察御史赵涣，御舟后弹压。

九月初一日，车驾发临安。是日，先诣上天竺烧香，为二圣祈福，执政、从官扈从，建国乘马行于辇后。回幸下天竺，进膳，宰执赐素食。驾至灵隐北山，云起雷震，微雨作，少顷即止。薄晚还城，登舟，泊城外北郭税亭下。迫暮，雷电大作。是日，驾过中竺，有卒执黄旗道左，即岳侯破贼虢州寄治卢氏县捷奏也。至上竺，黄旗进入，岳遣将王贵、郝政、董先引兵破之，获粮十五万斛。初二日，发北郭亭，晚泊临平镇。奏事舟中，方论奏岳飞之捷。上顾谓右揆浚曰："岳捷固可喜，但淮上诸将各据要害，虽为必守之计，然兵家不虑胜，唯虑败耳，万一小有蹉跌，不知后段如何？"复顾某曰："卿等更熟虑。"某等奉命而退。是日，微雨终日，夜大风雨止。北风，舟行稍缓。初三日，发临平，晚过长安闸。德远、仲古见访，小饮。阅王存、吴进人马。存、进、沂中将部兵二千还临安，听留司使唤。进，勇于战，常对御骑射，上称善，曰："一好汉。"进闻知，刺"好汉吴进"四字作褶心，每阅兵，即披之示众。夜泊崇德县，令赵涣之对舟中。上巡幸所过，必延见守令，省风俗、问民疾苦也。初四日，发崇德，晚泊皂林，风稍止。两浙漕臣张澄札子以御舟比旧稍高，所过桥梁多碍，时暂拆去，利害甚小。准平江府水门，亦当少拆，驻跸城闉所系，恐不应轻毁。其札子进入，得旨水门外进辇入城，更不拆门。初五日，发皂林店，晚泊秀州。奏事河亭，因及岳飞两捷俘获之物。上曰："兵家不无缘饰，此不足道。卿等因通书飞幕属，叩问子细，核实，非为有吝赏典，但欲知事宜形势、措画之方耳。"浚奏曰："飞之措置甚大，今既至伊、洛间，如河阳、太行一带山寨必有通耗者，自梁青之来，常有往来之人，其意甚坚确。"青，怀、卫间人。尝聚众依太行，数出扰磁、相间，金人颇患之。今年春，并兵力攻。青以精骑数百突出渡河，由襄汉来归岳侯，两河人呼为"梁小哥"。某奏曰："河东山寨如

韦诠忠辈，今虽屈力就招，然未尝下山，队伍、器甲如旧，据险自保，耕种自如，唯不出兵耳。金人亦无如之何，但羁縻之而已。一旦王师渡河，此曹必为我用。”上曰：“斯民不忘祖宗恩德如此，吾料之非金人所能有。”某等同奏曰：“愿陛下进德修业，孜孜经管，此念常如今日。臣等愿竭驽钝，裨佐万一。”进呈周秘奏状，以解潜、刘锜各引无旗号舟船入禁围，且妄申朝廷去御舟五十里远。得旨，潜、锜各罚铜八斤。德远、仲古过舟中小饮，得洙辈书报。初四日，已发舟出门，将往德清也。初六日，发秀州，天色晴和，晚泊平望，进呈漕司按崇德令赵涣之罪状。先是，言者论其排办奉迎车驾，事多骚扰。下有司体访，虽不如言者之甚，亦不为无罪。得旨先降一官，令漕司取勘。上曰：“涣之昨日奏对，问以民间疾苦，曰：‘无’。问以户口登耗、租赋多寡，亦不能对。方今多事，民间岂无疾苦可言，而涣之乃云：朝廷仁政宽恤，民颇安业。此谄谀之言也。为令若此，将安用之！”夜得洙辈书。初七日，登平望。是日，岳飞捷奏至，遣偏将收复商州，且乞催已差知商州解隆速来之任。解隆，安邑人。敌犯河，解隆与其兄纠率乡民，屡与敌战。兄为敌获，大骂而死。隆收残众，转战入蜀，隶吴玠麾下。数立功，且遣人赴阙，陈奏商州要害之地，不可不力取，得商则可以经营关中。寻命知商州，俾与金守郭浩经营收复，今则岳飞先得之矣。浩，成之子。成，关西之名将也。顷岁，夏人犯平夏城，泾原帅章楶命成守之，被围半月余，攻之甚力，卒不能破。初，急报至，哲庙颇以为忧，而楶每奏平夏决保无虞，乞少宽圣虑。敌退，楶遂召还。哲宗问以城守方略，楶曰：“初无他术，但如郭成辈皆一路精选，俾守一城，知其可保也。”楶，浙人。起诸生，及作帅，颇有可称，种师道、师中皆出其幕府。又尝荐师道于哲宗，云：“师道拙讷，如不能言，及与之从容论议，动中机会，他日必为朝廷名将帅。”靖康初，师道入枢府，渊圣尝问曰：“在小官时，颇有见知者否？”师道以楶荐章进入。渊圣叹楶知人，以其二孙茂、悫并为寺监丞。晚泊吴江县，张俊遣其属史愿、韩世忠遣其属张偶来禀议。愿言：俊营盱眙寨，工料甚大，今始及半，月役战士二万，俊时亲负土以率将士。且乞应副楼橹，并发江东西壮城兵以助役也。初八日，发吴江，午至平江府，换小舟入门，从梁汝嘉所请也。泊姑苏馆，进辇入行宫驻跸，以府治为行宫，以提刑司为三省、密院，以签判厅为左相府第，以提举茶司为右相府第，以检法厅为签书府第。晚得湖北提刑赵伯牛破需德通寨捷报。德通，德进之弟。德进据险，久为湖北之患，自杨么之败，其势稍弱，遂为部将所杀，以其众归德通，犹自保一寨，不肯就招，至是始破，知鼎州张霈与伯牛同谋也。初九日，后殿奏事。上曰：“数日泊舟之后，卿等或不奏事，即与诸将理会军器，想不如法，但为美观，全不适用。可进甲叶数百副，当为指教穿联，并其旗号等，悉为整顿，别作一队。卿等试观，或可用，即以此行之诸军也。”及言韩世忠入觐，犒设、激赏之物宜依例备之，恐不久留。某进曰：“世忠来日恐到，当便入对，世忠必有所请，如钱粮、军马之类，陛下但论令与臣等商量。惟是措置防托，恐世忠向臣等不欲尽言，如陛下曲折询访，必自有说。臣窃谓世忠既城楚与、高邮，地利甚便，今张俊又屯盱眙，控制天长、扬州一带，敌决不敢犯，则世忠一军包裹在内，最为安稳。但自濠以西并刘光世地分，光世孤军，万一重兵侵犯，韩、张两人能为出师牵制否？不然，徒为自守之计，朝廷何赖。”上以为然。是日，诸处探报皆云：刘麟自往河北乞兵回，比又遣官再往矣。初十日，诣天宁寺开启行香，得收复顺州捷奏。顺州，昔之伊阳县也，县有弓手翟兴，勇于捕寇，弟进尤为骁锐，邑人号为“小翟”，以获寇补官，后任熙河将。会熙帅刘法出兵总安城，深入敌境，为人所误，置寨不得地，敌自□山下逼，日且暮，举军溃乱，失法所在。诸将逃死不暇，而进独策马大呼，冲犯敌围，来往再三求法不获，时法已堕崖死矣，进由是知名。靖康初，金人犯伊、洛，进时为京西将，河南尹王襄远遁，进以洛兵保伊阳自固，洛之士民避难者，多依之。进死，兄兴代之，兄弟相继累岁，一方寇盗为之屏息，固护陵寝为有功焉。刘豫僭逆，数遣兵攻之，兴介处一隅，与朝廷隔绝，寡援粮乏，退保大和镇。兴死，其子琮代之，数遣人间道告于朝廷，求兵粮为助，而地远不能及也。琮势益弱，遂以余众归襄阳，依李横。由是伊阳、太和一带，险要尽弃之贼境矣。岳飞至襄阳，遣将王贵直捣卢氏，据之。乃分兵西取商州，东由栾川县、西碧潭、太和镇，以取伊阳也，伊阳去路才百余里。是日，韩世忠入门，晚赴内殿入见。十二日，进呈江西安抚大使李纲奏，以车驾时巡，乞扈从，降诏不允。奏事已，上曰：“世忠之来，当有锡赉。”上起离御座，引宰执就观所赐之物，凡十合，如绣珍珠蹙领绣战袍、马价珠头巾、钚玉腰条、回纹刀，皆奇物。并纻丝、梼蒲衣著数十匹，金酒器四百余两，名马、鞍鞯等。某等进曰：“陛下待遇诸将如此之厚，圣意岂徒然哉。”上曰：“禁中所有物，别无用处，止备激赏将士耳。”晚，世忠到堂谢赐物，微有酒色，云上以所赐金器酌之十余杯，不敢辞也。并其随行背嵬使臣等皆被酒，上各赐束带，并十两金杯一只，因赐之酒。而世忠之侄秉义郎彦仰面授阁门祗候，以其新自鄜延远归也。世忠叙谢再三，徐曰：“世忠寒贱人也，合受冻饿，今乃蒙被厚恩如此。自顾此身，未知死所也。”十二日，后殿常朝。自上即位以来，止御后殿，更不行前殿之礼，以二圣未还，意有所避也。留身奏世忠之来，计当奏陈边事方略。上曰：“世忠无他语，但云欲与宰执议定，乞与宰执同对。卿与更子细诘问如何也？”某曰：“世忠之意，不欲张俊筑城，便欲令向前，勾引金人近前，我得地利，合军一击，便见得

失。今日得城，明日得县，无益也。窃恐劳役之久，别有事生耳。臣之愚见，若初议遣俊等渡江，径之淮北，或攻宿、或取徐，得则进，否则退归，出入不常，使贼罔测，是亦一策。不如止屯淮上。初云筑山寨，亦复不知修城工役如此之大，臣深恐城未及就，贼已有动息。欲守，则无地可归；欲战，则不保必胜。臣已尝与张浚等商量，若只筑一小堡，可屯万人，选精锐守之，劫寨腰、截断粮道等皆可为之。大军依旧坐据长江之险，贼既不能遽渡，则不无回顾之虑，如此似为稳当。”上以为然。乃曰：“浚意如何?”某曰：“浚初有商量之意，徐徐议论，但以岳飞牵制于后，贼若抽兵稍回，山东空缺，则世忠必再为淮徐之举，贼且自救不暇，安能窥吾淮甸。使俊筑一坚城池，屯军淮上，临宿、亳，贼且疲于奔命，此恢复之端也。浚此策甚善，但臣之所虑，今冬防托数月之事，俟来春更筑一堡，不失为此计耳。自古用兵，变化不同，初无定论，然先议守而后论战，乃保万全也。”上然之。是晚，同右揆、西枢谒韩世忠之圃，即章子厚园池，昔苏子美之沧浪亭也。子厚在相位日，营葺所费不赀，罢相即迁责，未尝安享。洎放还，寄居严之乌龙山寺，子弟辈悉遣归乡，干置生事。死之日，无一人在侧，群妾方分争金帛，停尸数日无人顾藉，鼠食其一指，衢僧法空亲见之。坐间，右揆屡叩世忠进取方略，世忠终不尽言，但云：与相公屡言之。而其意不过欲令张俊先为一著，渠欲乘隙而动，即易为功也，但恐俊等揣知其意，不肯合谋。而金字递备坐探报檄岳飞明远斥堠，择利进退，以世忠言近探者自河北回，言龙虎军由李固渡过河，凡渡四昼夜，精兵三万余人，内分骑兵一万，之京西以应岳飞也。十三日，进呈已降指挥，依四年例燕犒诸军将佐。检正张宗元上殿，遣诣建康、太平，抚劳刘光世、张俊两军老小，仍将在寨人点检整顿、结成队伍。晚，得岳飞收复西京长水县捷报，仍云已收兵复回鄂州，以粮不继也。十四日，进呈右司谏王缙奏状，乞罢平江府营造，恐妨农时也，从之。批旨韩世忠非晚朝辞，可特赐御筵。差入内内侍省都知黄冕押伴，今平江府排办议。十七日，就韩后圃山堂。随行属官总制、提举官预坐，使臣等别坐。酒五行，西枢云：种夷叔靖康初被旨巡河，朝辞日赐宴，所居蔡氏之第，吏部侍郎王时雍押伴，属官预坐。右相云：诸处探报，淮阳军等处往往抽回人马，归京师以备岳兵，韩侯亦云。韩晚到堂，因话及京城被围之事。当时，南壁正金人所攻之处，而以卢襄、李擢当之，韩亦慨然叹息也。十五日，望拜二圣已，奏事。进呈信州奏，以车驾巡幸，进银万两。上曰：“此物，得之何处?傥府库有余，自当献之朝廷；或取于民，则不可也。更当询问，果取于民，便当退还。”某等奏曰：“陛下恤民如此，朝廷约束甚严，方州必不敢尔。”韩世忠辞免赐御筵，有旨不允，降诏。十六日，批旨诸军押燕官，杨沂中、张俊军差淮南提点张成宪，韩世忠军差杨州守臣李易，刘光世军差江东漕臣向子諲。先是，降旨宴犒诸军，并依绍兴四年例。晚，中使赐除湿丸数十斤付密院，以备给赐士卒。先是，赵密、巨师古两军自杭护卫至此，多病重腿之疾。一日，宰执奏知，上出禁中方，命御药院修合，且遣中使押御医亲至军营，人人看候，分给之服之，皆效，此其余者也。又以其方赐某云。十七日，进呈岳飞乞终制。某等先议定，奏禀以飞累有陈请，亦屡降指挥，而其请不已，欲上亲笔批回札子。上曰：“惟宰执有此礼，他人不可。卿等可作书，但云得旨封回可也。”退而右揆以书封去。是日，刘光世奏敌添兵戍陈蔡间，而刘豫亦于颍昌积谷甚富，恐有侵犯之意。密院刻择官申中和言：太白已过左执法，以阴晦不见。先是，占星者言：九月初三夜，太白由黄道微高入太微垣，犯右执法。

卷　三

绍兴七年丁巳岁

九月，自绍兴被召，是月十六日，入建康，对于便殿。叙志已，上曰：“卿，人望所归，岂应久外。”某辞以今日规模，与臣所见不同。上曰：“将来别作措置。”十七日，宣制：授左仆射。十八日，留身奏事，上问防秋大计，某曰：“淮西虽空缺，当以壮根本为先务。”又问去留如何?某曰：“其来太遽，既已失之，其去不可复尔也，臣前日奏陈□悉之。今国威少挫，兵势亦弱，若遽自退缩，即益弱矣，却须勉自振励，为不可动摇之势，尚少坚士心，不至委靡。”上深以为然，且曰：“初闻淮西之报，未尝辄动，执政奏事，皆惶恐失措，反为安慰之”。某曰：“正须如此，见诸将尤须安靖，使之罔测。不然，益增其骄蹇之心，谓朝廷莫敢谁何矣。仍以控制之事专责之二将，曰光世之兵不为用，我之所赖唯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启沃否?”上曰：“彼皆仓皇，无地措足，何暇及此!”自入见，每留身奏事，上必盛怒言德远之过，余每随事开解。

十月初，余因奏曰：“自淮西之变，军民不见朝廷有庙措置，欲降一手诏慰安之。”上曰：“朕思之久矣，当以罪已之意播告天下，以朕任用之非其人也，俟行遣张浚了降诏。”余曰：“浚已落职。”上曰：“浚误朕极多，理宜远窜。”余又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上曰：“勤王，固已赏之为宰相矣。功自功，过自过，不相掩也。”初七日夜，内降周秘、石公揆、李谊弹章，后批：张浚谪授散官、安置岭表。中书旧例：凡御书批出文字，多在暮夜，不问早晚即时行出。至是，余封起，未即施行。明日，榻前解救，开陈再三，上意终不解，余乃曰：“浚所犯不过公罪。”上曰：“是何公罪?误国

如此，私罪有余。”又奏曰：“前日赵令衿之言外颇传播，谓浚之出皆诸将之意，今又行遣如此之重，外间益疑矣。”上曰：“安有此理！若宰相出入出于诸将，即唐末五代衰乱之风，今幸未至于此。”余又曰：“虽非诸将之言，今谪浚如此，亦足少快诸将之意。”上曰：“此不恤也。”余又曰：“向来浚母未出蜀时，陛下特遣中使宣谕匆遣，今乃使之为万里之别，生死固未可知，岂不伤陛下孝治之意。”上意少解，乃曰：“与岭外善地可也。”余曰：“湖南永州等处，与岭外何异？但且名目不谓之过岭也。”上曰：“可散官，安置永州。”余又曰：“若令分司，便是致仕。”上曰：“且更商量，来日再将上。”余又留身，再三恳奏，拜于榻前。上曰：“浚平日兄事卿，卿一旦去国，浚所以挤陷卿者无所不至，今浚得罪天下，卿乃极力营救，卿贤于浚远矣。然今日作坏得如此，使朕极难处置，卿亦难做。”余曰：“此则天下共知，虽为国家无穷之患，原其初不过措置失当而已，偶因措置失当，遂投岭峤之外，臣恐后来者以浚为戒，不复以身任责矣。”上意乃解。于是，分司之议始定。初九日，降旨张浚责授左朝请郎、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二十五日，谢大礼加恩，不奏事，退答衢州诸书。先是，士大夫相知者责余作相逾月，未见有所施设。余答之云：“今日之事，有如至虚极弱久病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大损，自非缓缓温养之，必致颠覆。方此危迫之际，唯有安靖不生事，坐以镇之，若欲大作措置，焕然一新，此起死之术也，非老拙所能。且张德远非不欲有为，而其效如此，不量力之过亦足为戒矣。”一日，上曰：“令张俊尽以舟师分布控扼，然后引兵渡江。”余曰：“淮西寂然无事，不须劳攘，但外间议论，便谓朝廷弃却淮西。以兵家举措言之，一军溃散却补一军，分明是怕也。却当一向勿顾，不发一兵，看彼如何，未必敢动。”上以为然。是月，董弅徽猷待制知严州。先是，弅任中书舍人，余罢政之十余日，谏官陈公辅论二程之学恐惑乱天下，于是下诏，晓谕董权礼侍录黄下部吏部钱板。董曰：“少俟。”他无所云也。郎官黄次山白台谏，谓弅沮格诏令，侍御史周秘弹之，弅以殿撰出知衢州。其后，给事中胡世将举次山自代，朝廷遂进拟修注。上曰：“非告讦董弅者邪？此风不可长，可与在外差遣。”当国意甚沮，由是善类稍安，次山遂除湖海提刑。弅至是始除次对。一日，奏禀来春去留之计，请陛下更留圣虑，将来回跸之后，中外便谓朝廷无复恢复之意。上曰：“张浚措置三年，穷竭民力，殚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却许多事功，此等议论不足恤也。”余又曰：“昨日进呈刘麟以郦琼书送岳飞，琼书云：‘昨在合淝，已闻大齐政事修明，奉法向公，人民安业，今既到此目自见之。投身效命，合得其所。’贼为夸大之言，不无缘饰，然闻刑法极严整，人亦畏惮，官吏上下委无毫发之扰。”上曰：“也是，如此嗔他不得。”余乃曰：“陛下承二百年太平之后，州县玩习，相师成风；吏强官弱，民无赴诉。若非严加刑法，无由整肃。又念祖宗以来，纯以仁恕待天下，所以享国长久。欲绝复兴，虽朝廷法令时有更张，至于祖宗仁恕之心则列圣相承，未尝少变，此乃陛下之家法也，必不肯如彼所为，加酷于天下。为今日计，欲富国唯有屯田，欲息民唯有择郡守，县令众多，不能择，监司则力有所不能及，唯守臣得人，则民自受赐。”上深以为然。一日，泛论时事，因及《国史》，上曰：“前日观朱墨本，内用朱勾去者，也是大冗。”余奏曰：“朱勾者，最系美事，皆蔡卞辈不喜之语，亦以其不学，故不知去取耳。且如《吴奎传》载上神宗疏曰：臣愿陛下为尧舜主，不愿陛下为唐德宗猜忌之主。卞等签则云：所引狂悖，今删去。臣谓载之乃见神宗之圣，盖主圣然后臣直也。使唐魏徵、王圭辈传中不载当时献替之言，则后世亦安知太宗为纳谏之君？”上深以为然。余又进曰：“使一部尽作谀词，此岂美事？古谓之不讳之朝者，盖屡闻直声必甚盛故也。帝王一代之典，是非褒贬非子孙所敢为者，所以使后代人君常怀儆惧之心，不敢为非也。此孔子作《春秋》之意也。奸人常以《春秋》为鲁讳者，大恶讳，小恶必谨而书之，不隐也。所载吴奎之疏，皆谠言正论，人所难堪者，神宗能容之是乃盛德事，谓之大恶可乎？何讳之有！”上曰：“卿所论甚正，非他人可及也。”余又进曰：“臣去国半年余，今者再见清光，窃观圣意稍异于前日。”上曰：“不得不然，寻常造膝之言，每以孝悌之说相摇撼，其实绍述之谋也。又同事者和之一词，朝夕浸淫，罔觉也。如程颐之学，每贬斥之，以为不可用。”余曰：“秦桧莫为陛下说些正论？”上曰：“并无一言。自卿去国，在庭之臣不减其旧者，唯朱震一人而已。”余又曰：“臣观为此谋者，不过持中论以眩惑圣听，以谓不可太分别，当兼收并用，庶几得人之路广大无遗。臣窃以为不然，取人之路虽广，使君子小人并进，亦何为治！与其多得小人，不若少得君子之为愈也。大抵持中论者，便是沮遏善类之术。分别善恶，唯恐不严，稍似宽容，则乘间透漏，落其奸计，使君子不容措足矣。君子之于小人常存恕心，小人之于君子不少恕也。自古及今，君子常屏弃，小人常得志，以此故也。”上又以为然。进呈高世则乞不收使元帅府结局转两官恩例，得旨依奏，执政奏曰：“莫却别与些恩数否？”上曰：“只问他宣仁族属比之诸后家所得恩数如何？可取会也。”次日，降指挥，令吏部检会宣仁后族属未推恩数。申上意以宣仁之族，惟世则近族，宣仁升遐时，恩数甚薄，其家并无作使相者，欲以此宠世则。是日，余留身奏曰：“世则恩数已降指挥，令吏部检会，此乃他日题目，庶使人晓然知其本末，不骇听闻。然今年一年之间，三除使相，韦渊、士褒、钱忱也。方今天下事殊未济，而戚里相继作使相，公议谓何？臣欲将世则除命少待来春。”上曰：“卿所虑极是，非晚，令世则辞去，直待来夏，未晚也。”二十九日，

进呈已，余因奏曰："臣比自外郡被召，迫于威命不敢固辞，然区区之诚，已尝缕缕陈奏，今已冬深，虽别无警报，独不知来岁动静如何。要自今日议定去留，或可留，即但当措置防守；或以为不可留，即宜从今徐作动计。亦恐一两月间别有不测惊扰，庶免缓急仓卒之患。"上曰："来春去留未议，但论来秋之计当如何？"余曰："若车驾留此，则来秋防守犹如今日。或兹暂回临安，即俟有警，进临平江或复幸此，亦可。惟此两途，别无他说。大计既定，其他琐细措置，当款曲商量进呈。"秦曰："车驾稍移近里，似为安稳，须使淮上略有措置，及使诸将各思向前，无退避之意，则车驾庶几少安。"余曰："臣在平江府时，每与张浚议此，亦屡奏闻，止令诸军各分一万精兵控制淮上，作一小堡为坚守之计，万一寇至，得则进攻，否则退守，或牵制，或尾袭，劫寨抄掠，昼夜扰之。而我之大军悉屯江上，彼虽甚锐，安敢遽前，此臣之鄙见也。近自绍兴蒙被收召，再尝以敷奏，恐士大夫谓臣创为此说，欲符合诸将之意，不知陛下尚能记此否？"上曰："卿固尝言之，奏章现在，当付中书，卿与执政一观可也。"余又曰："若陛下果欲暂回临安，即复以建康为行宫，守臣兼留守，差内侍主管匙钥，留亲事官备洒扫，百司官府并付留司看管，以备时巡，一如两都故事，为往来之计。若金人举国来寇，即举行甲寅年捍御之策，此又臣之鄙见也。愿更询问参政张守而下，当各尽已见，仔细商量。"张曰："不过如赵某所论，无可疑者，但愿不轻动尔。"余进曰："臣昨来所论，正不欲轻动，奏札亦已具之矣。臣初至此时，人情极不安，议论汹汹，臣一切不顾，坚忍静坐以待之，今幸无事，却须议定来春大计也。诸人各有进说，正不敢专主不动之议。"余又进曰："臣之所说自去岁迄今止是如此，更无枝蔓，亦无改易。"上曰："朕固知之，莫暂回为便否？"顾诸人曰："卿等以为何如？议论定否？"诸人曰："如此甚便。"上曰："其余合措置事，卿节次理会。"余曰："今所先者，诸军营寨便令计置，及于镇江多备舟楫，亦恐缓急放散百司要用也。"上曰："此等事正宜办也。"议既定，余又曰："来春之计既定，止是防秋，万一有警报，须是车驾前进一步，庶几鼓作将士，万一少退，则崩解不复支持，便以今日之退为失策矣。"上曰："自当如此。"上曰："两河故地，朕岂敢为意，但使朕父子团集，及得一朝陵寝，朕之志愿足矣。"某奏曰："陛下如常存此念，上天眷祐，必有悔祸之意。"上曰："朕之此念，寝食不忘也。"某又曰："人君与臣庶不同，苟一念志诚，上天必须感格。"语及此，圣怀感动，恻然久之。某又与西枢，亦不任凄感也。

十一月初四日，宣麻，右相转左光禄大夫，以进书也。进呈吕本中乞宫观，上曰"本中诗极佳，不减徐俯少时所作，俯晚年学李白，稍放肆矣。"胡纺报淮阳舟愈远，向上往徐州去。光世使臣下书言：合淝之役麟既退走，光世追之，道遇伏兵发，光世几为所得，赖诸将力战，王德之弟某人者死之。夜二鼓，收兵，光世负交椅者亦战死，伤折亦众，但未见其数。右相奏光世得四百舟，准备朝廷使用，又奏须俟张浚军回，乃往镇江措置。某留身奏曰："数日来，外间传言日中有黑子，司天台曾奏否？"上曰："有之，前月二十九日见如一李子大，两头尖，今消欲尽矣，其占阴干阳。"某奏曰："臣遍阅诸家占书，其说不一，或云臣蔽君之明，或云臣不掩君之恶，令不见百姓恶君。使有此变，其余占候不一，俱非吉兆。日者，人君之象，恐非寻常灾变。愿陛下更加明察，恐皆臣等之罪，无惜黜责，以答天戒。"上曰："干卿何事？"某奏曰："恐惧修省，更乞陛下留意。"初五日，进呈右相奏拟韩世忠与金帅并其属将书。先是，秦相奏，言金属将乃主帅之婿，今闻统兵在山东，宜作书与金属将，俾达于主帅，责助贼豫为背天逆理之事，何以为臣子之戒，冀其休兵息民也。上曰："贼兵既退，何用此为，且留，俟浚归议之。"某曰："淮西既定，士气方盛之时，浚乃有息兵之意，生民之幸也。"上曰："如此，则留下札子，当批付浚施行也。"某奏曰："昨日，得浚书，云建康府入纳盐铁甚盛，用兵之效不可不勉也。"上曰："沿路既安，商贾放心来往。"某曰："亦缘久不变法。"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盖自渡江后来，盐法岁变，或至再变。自绍兴四年冬立为对带法，明年秋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许入纳，不对带。二法兼行，二年不变，入纳甚匀，比之常行，亦自增羡。二十一日，右相、西枢见访，会食早晚。余自淮西奏捷，即累求去，右相既归，日治行计。初议正初曲赦庐、寿、光、濠四州，才冬节闻假便作礼数，后商量止俟十二月初一日。以日期既近，俟颁赦已，然后为之，亦是防秋结局也，盖十一月初上既见许，故凡所入文字等，悉已草下。

十二月初一日，本留身告上，偶右相以密赐，乞留身谢之，余展作初二日。是日，留身恳告求去，上语虽未允，意亦许矣。下殿，更不批旨，归私第食后，入文字讫，乃登舟。少顷，押入都堂治事，复归舟中。来旦，再押同班及堂治事，初三日也。上曰："朕于君臣之间，无毫发不足，细察之，卿与张浚终难同立朝也，朕当全尽进退礼数，烦卿一往绍兴也。"某恳求宫观，上不允。既退，押到堂，放散人从，依时上马，不得般出。初四日，同奏事，留身，面投劄子乞出，再押到堂，复归私第。晚，归舟中。初五日，宣押同奏事。至漏舍，再入文字，以脚疾有妨拜跪，遂免起居。再押到堂，复归舟中，右相、西枢见过。初六日，降诏不允。初七日，忌，例不锁。初八日，锁院。初九日，降制，朱子发行词。是日，宣麻。初十日，受告阁门。是晚，批出：赵某令朝辞，上殿，并正谢。十一日，正谢。十二日，朝辞，上殿。

建炎时政记

[宋]李 纲撰 范学辉整理

《建炎时政记》三卷，南宋初年名相李纲撰，主要记载宋高宗建炎二年六——八月李纲任相间的政坛大事，尤详于宋、金和战及南宋初年内部政争。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序

臣纲伏被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令臣省记编录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后《时政记》，缮写成册，进御以待制诏颁降史馆。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圣之资，抚中兴之运，方时多艰，入继大统，龙飞宋都，为天地神明万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号，考爰其相，首及微臣。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古无与比。顾如臣者，所以报称眷待之意，宜何如哉？然臣志广材疏，学识荒浅，徒有爱君忧国之心，初无周身防患之术，备位宰相才两月余，功效无毫发可称，罪戾有丘山之积，奉身以退，何补国家？辜负明恩，为罪大矣。臣自去魏阙，七更岁华，荐致人言，自取颠踬，伏蒙皇帝陛下矜怜孤迹，始终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论报。今者，又奉诏旨，俾臣追记往事，编录成书，将以付之太史氏。顾臣自经忧患，衰病交攻，心志不安，动辄废失，屡遭贼盗，文籍散亡，极意追思，曾不能省记十之一二。至于日侍清光，亲承训敕，则铭镂心腑，岂敢弭忘。谨以省记到昨任宰相日所得圣语、所行政事、赏罚黜陟之大略，著于篇。至于日辰有不能省记，则阙之，庶几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之意。谨缮写成上下两册，冒昧投进以尘乙夜之览，宣付史馆，备采择焉。臣干冒天威，无任惶惧、战越之至。臣纲昧死顿首、顿首，谨序。

卷上 起建炎元年六月一日止十二日

六月初一日，臣自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蒙恩除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臣当晚赴内阁，起居叙致谢恩讫，力具奏，陈材能浅薄，不敢当除命，乞改授其人，以慰舆望。上不允，臣复奏曰："臣未到行在数十里间，御史中丞颜岐封示论臣章疏，大意谓张邦昌为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礼；臣为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闲地，不当为相。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固宜为其所恶。然岐之论臣，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宰相则不可。臣愚不知金人与赵氏为仇敌，其所喜者，为赵氏耶？其所恶者，为赵氏耶？且为赵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为相。自古卖国以与人者，皆为忠臣矣。自陛下断自渊衷，特达用臣，而外廷之论如此，臣敢当此任？愿乞身以归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圣虑有以审处。"上宣谕曰："岐尝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岐无辞而退，此不足恤。"臣窃仰圣语英睿如此，复奏曰："陛下天纵圣智，固不难察此，然臣绵力薄材，实不足以胜重任。"固再拜力辞，上慰谕久之，遣御药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且命执政聚于都堂。六月二日，有旨，令臣立新班奏事，对于内殿。同执政聚于都堂，奏事讫，臣留身，再具奏力辞除命。上慰谕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无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臣尝观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说，皆中一时之病，类多施行，后世美之。臣尝慕其为人，今臣亦窃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听，倘蒙睿断施行，乃敢受命。其未合圣意者，愿赐诘难，使臣得尽其说。"上可之，因出札子奏陈。其一，曰议国是。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以议大举。其二，曰议巡幸。大略谓，车驾当一到京师，见宗庙，慰都人之心。权时之宜，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观之，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诏有司预为之备。其三，曰议赦令。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

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议僭逆。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身处宫禁，南面以朝，其后勤王之师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为三公、真王、参与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万世。其五，曰议伪命。大略谓，国定更大变，故鲜仗节死义之士，而奉贼旨、受伪官、屈膝于其廷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仿之，以励士风。其六，曰议战。大略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其七，曰议守。大略谓，贼情狡狯，势须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其八，曰议本政。大略谓，崇观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其九，曰议久任。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众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谨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其十，曰议修德。大略谓，上新即大位，宜益修德以感天人之心，致中兴之业。得旨，皆留榻上，俟详观，有当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议国是、巡幸、赦令、战、守五劄子，余皆留中。同日，内降麻制，皇叔祖庆远军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仲宗可特授武胜军节度使，依前知大宗正事，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皇叔祖靖康军节度使、知西京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检校少保，仍前靖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三百户。皇叔宁远军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㒟可特授光山军节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三省同奉圣旨，宇文粹中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以江宁府军卒叛失守故也。六月三日，臣同执政奏事，进呈议国是劄子，有旨，付中书省遵守。次进呈议巡幸札子，有旨，催促留守司修治京城，只备车驾还阙，款谒宗庙。委永兴军、襄阳府、江宁府守臣增葺城池，量修宫室、官府，以备巡幸。次进呈议赦令札子，佥谓赦恶逆已难追改。有旨，选人惟在职者循资，谪降罪废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复。次进呈议战、议守劄子，有旨，令三省枢密院讨论修举军政、措置控御，条件以闻。奏事讫，执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辄以管见十事仰黩天听，已蒙圣慈施行五事，如议本政、久任、修德三事，无可施行，自应留中。所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处分。"上宣论曰："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迹显然明白，无可疑者。天下皆谓邦昌处虏中岁余，厚结虏酋，得其欢心，攻破都城、迁二圣、东宫、尽取亲王宗室以行，邦昌盖与其谋，此固不可知。然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几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奉使虏中，方国家祸难之时，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虏人未必不悔过而存赵氏。邦昌方且自以为得计，偃然当之，正位号，处宫禁者月余日。虏骑既退，四方勤王之师集，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赵野，翁彦国等，皆赍空名告数百道以行。迨勤王之师日进，邦昌知天下之不与也，不得已乃议奉迎。邦昌僭窃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况邦昌已僭窃之罪，宜何如？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自正朝廷始，而尊崇僭逆之臣为三公、真王、参与国政，何以示四方。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岂敢复言。"上许之，乃令小黄门径就幕次，宣召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对，上语之故。潜善力主之，诘难数四，乃屈服，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臣曰："邦昌当正典刑，何远近之有？借使在近，当幽系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潜善不能对。上顾吕好问，曰："卿在城中，知其详，谓当如何？"好问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挟朱泚行，后以为悔，以附会潜善不若在近之说。臣曰："吕好问之言，首鼠两端，且援朱泚以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盖未反也，姜公辅以其得泾军心，恐资以为变，请挟以行，德宗不听，而其后果然。今邦昌已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上宣谕曰："俟降出卿劄子，来日将上取旨。"臣拜谢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四日，臣同执政奏事，进呈论张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张邦昌僭逆，理合诛夷，原其初心出于迫胁，可特与贷免，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又进呈论受伪命臣僚劄子，上宣谕曰："国家颠覆，士大夫不闻死节，往往因以为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门诟骂诸王，余大均诱取宫嫔以为妾，卿知之否？"臣奏曰："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敦尚名节，故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然，罕有能仗义死节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死节显著，余未有闻。愿诏京畿诸路询访，优加赠恤。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见付御史台推鞫，必得其实。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立张邦昌，令吴开、莫俦传道意旨，往返数四，京师人谓之'捷疾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保结，不得容隐，以衣袂联属以往，若囚系然。其后迫道君、东宫、后妃、亲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伪命，皆为执政。此四人者，宜为罪首。"上以询吕好问，而好问以为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余以次谪降。内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胡思、陈冲等，并令御史台速疾取勘，候案到日取旨。李若水已赠官外，霍安国特赠延康殿学士。有死节者，令诸路询访以闻。又进呈御史中丞颜岐待罪章疏，有旨，除待制、提举宫观。执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谕曰："卿昨日内殿争张邦昌事，内侍辈皆涕泣，卿今可以受命矣。"臣拜谢曰："陛下英睿天纵，决断如此，天

下不胜幸甚。臣虽愚陋，敢不黾勉，以图报称。”上宣谕曰：“屡语执政，令置登闻检鼓院，以通四方章奏，至今犹未措置，卿可便与施行。”臣退，批旨登闻检鼓院建于行在便门之外，差官吏权摄。是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察官职守，今后依官制施行。钱伯言除开封府尹，孙倓除应天尹，权伯彦差知东平府，吕颐浩差知扬州，陈邦光差知广州，唐悫差知荆南府，王以宁差知鼎州。六月五日，臣同执政奏事，进呈札子，大略谓，河北、河东两路，国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帅府二十余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怀、卫、濬一帅府三郡而已，其余至今皆为朝廷坚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结集，日以蜡书，号吁朝廷，乞师请援。河东亦然，但所失州郡视河北为多。欲乞于两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将来以河外郡县悉议封建，使自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则藩篱固而中原可安。倘舍此而不为，则两路之人且归怨于朝廷，强壮狡狯者反为贼用，将何以待之？今日所当先务者，莫急于此。有旨，河北置招抚使司，河东置经制使司，委臣以择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闻。是日，三省同奉圣旨，以赵子松守陈州，阎孝忠守蔡州，黄叔敖守襄阳府，赵子栎守汝州，李彦卿守汉阳军，程千秋守江陵府公安县捍御有功，子松转两官。孝忠转一官，除直秘阁。叔敖转一官，除秘阁修撰。子栎除宝文阁直学士。彦卿除直秘阁。千秋转一官，通判江陵府。王襄，责授中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北京襄阳府居住。赵野，责授中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论其任总管日逗留不进故也。六月六日，内降手诏，“朕以菲德，获承宗祧，以临士民之上，属时多艰，未知攸济，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涵养百七十余载，德隆恩普，振古所无。道君太上皇帝以忧勤而内禅，孝慈渊圣皇帝以恭俭而纂图，海内乂安，苍生蒙福，适金人之入寇，挟诈谋以款师，待以不疑，堕其奸计，神都失金汤之险，翠华有沙漠之行。二圣既迁，六宫皆从，追朕叔父、弟昆、宗室、戚属悉被驱逼，祸故之臻，千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心，念父兄忧辱于虏廷，悯生灵重罹于兵革，饮泣尝胆，不遑宁居，惟尔四方士民，抱负忠义，其伊恤朕躬，以共济于艰难，以致安于宗社。载念行在将士，适当隆暑，暴露之久，尤轸朕怀，当特加犒设。州县民户募师勤王，调发之烦，诚可加悯，当厚与抚循。赋敛之厚，当议蠲减。法令之弊，当议改更。溃兵为盗，因间虏掠，残破都邑，虽已降赦令，当遣使招集，许令自新。贼吏为奸，乘时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贷，当遣使按治，置于典刑。靖康之间，忠义敢言之士或至窜逐，当悉召还。今日以往，智谋奇画之人，如能献陈，当悉擢用。旁招俊乂，窜黜奸回，协成治功，以笃中兴之烈。乎乎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祖宗，当同心以相扶；天下之军民，不愿沦于夷狄，当协力以相保守。国势既昌，天命益固，庶几邻敌悔祸，奉还銮舆，则予一人以宁，尔亦有无穷之闻，不其韪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圣旨，傅墨卿除礼部尚书，郭三益除刑部尚书，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楙除礼部侍郎，董耘除兵部侍郎，许景衡、胡安国并除给事中，刘珏除中书舍人，曾开复待制知潭州，吴岩夫除光禄卿，辛丙除左司员外郎，李光除秘书少监，翁彦深除太常卿。六月七日，三省同奉圣旨，谪授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张所，通直郎、直秘阁、通判河阳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议事，以臣所荐，欲委以河北、河东路招抚、经制司也。是日，三省同奉圣旨，李回谪授朝奉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论其防河退遁，及尝受伪命故也。六月八日，内降手诏，“朕惟祖宗创业守成垂二百年，涵养士大夫至矣。靖康变故，仕于中都者，曾无仗节死难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众也。甚者，乘时为奸，靡所不至，实为中国羞。公议弗容，姑取迹状尤显著者，量加窜黜，为臣子之戒。夫节义正所以责学士大夫也，至于武臣卒伍，理当阔略，以责后效，惟王宗濋首引卫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责，其余姑务含容，一切不问。咨尔有众，其体至怀，故兹诏谕，各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圣旨，谢克家除述古殿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季质罢太常少卿、主管亳州明道宫，莫砥除军器监，陈公辅除吏部郎官，程瑀除司封郎官，余应求除考功郎官，陶恺除度支郎官，鲍辉除兵部郎官，滕庾除都官郎官，陈彦文、孙默、李积中、王愈、陈迈并令乘递马发来赴行在。洪刍罢谏议大夫，张卿材罢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陈冲并先次放罢，以御史台勘司有请也。六月九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李若水忠义无与比伦，已推恩外，可特赐谥。刘韐能死节，不为敌用。与追复银青光禄大夫，特赠资政殿大学士。许翰、杨时、晁说之，并令乘递马发来赴行在。吴开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莫俦责授宁化军节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梅州安置，王时雍高州安置。六月十一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新政之初，应干指挥、内外官司，各当体念国步艰难，悉心虔奉，尚虑流俗玩习，将为虚文，顾避怀奸，推行灭裂，或因事剥下，背分自营，肆为搔扰，有害新政，并仰监司，互相体察，犯人重置典宪，仍令御史台体访、弹奏。”孙昭远差知河南府，兼西道都总管，俞向差知陕府，并填见阙。六月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史徽特落致仕，除司农少卿。吴给除左司郎官，张公济除驾部郎中，郭求除河北东路提刑，周格除京东西路提刑，谢贶除京西北路提刑，李西美除荆湖北路提刑，并填见阙。

卷中 起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终

六月十三日，内降赦书一道，"门下：朕绍隆丕绪，奄御多方，置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济。勤于邦以图天下之逸，俭于家以资天下之丰，懔乎负荷之艰，惕若继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贻燕，昭格穹昊之贶。临有开昌，期诞生元嗣。庚伏火见，协长夏楙，育之辰玉裕渊清，禀璿源英秀之气，实庙社无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二圣覆育之慈，以系四海爱戴之望。循考累朝之旧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多难，敢忘敷庆。宜覃旷荡之泽，式契寰宇之心，可大赦天下，应赦书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杀、谋杀、故杀、斗杀，并为已杀人者，并十恶罪至死，伪造符印、放火、官员犯人已赃、将校、军人、公人犯枉法、监主自盗罪不赦，内枉法自盗罪至死，情理轻者，奏取指挥。斗杀罪至死，情理轻者，减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断讫，录案闻奏。其余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减赦除之。应旧系籍，及上书人，朝廷累降指挥检举叙复，至今经隔年月，尚未结绝，宜并给还元带官职，赠谥、碑额等已经给还而未足者，并依元初指挥，其未责降以前官职。应得遗表，或致仕恩泽者，亦令吏部、刑部条具，申尚书省取旨。应靖康元年边事后来，文武官因病陈乞致仕，朝令不从，所乞内有身亡之人，特许依条陈乞。致仕恩泽，及陈乞致仕，缘道路不通，不曾被受致仕敕命者，亦许所在州军保明，特与依条推恩。应士庶投献章疏，见委官看详，如有利害灼然可采，令看详官先次保明，申尚书省当议旌擢，以为激劝。勘会科举之弊，至此极矣，苟无变通，则忠实异材之士，何由而出？可讲元祐诗赋、经术兼收之制，著为近政，仍令礼部疾速条画闻奏。缘已降指挥，建炎二年正月九日锁院省试，今来目已逼近，难以遽改，可自后举依此施行，应诸路解发材武人并锡庆院，材武人昨有偶缘事故趁试不及之人，窃虑遗材，仰经礼部投状，勘验名实，当议特与别行收试，具合格姓名，申尚书省，取旨推恩。应将士实有战功、缘罪停废之人，并特与原复，仍令所在官司发赴行在，当议量材选用。应诸路有材勇谋略之人，众所推伏，或曾经战阵得功，可以倚仗，委本州具姓名保明，解发赴行在御营使司。当议量材录用，每州三人。应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复州县立功之人，仰四道都总管及经制使等同结罪诣实，保明闻奏。虽不曾立功，曾到京城下，或元帅府已结局遣回所辖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处，仰本州具元发回，及已到人数，元管押人职位姓名并元借官职保明闻奏，当议特与推恩。应遣回勤王人兵所带器甲，并于所到州县先次寄纳，如因在路遗失军器、赶趁队伍不及逃窜之人，限赦到一月经所在陈首，并与免罪，发遣归元来去处，依旧收管，仍给沿路口券。其因沿路失于讥察，致散漫劫掠良民者，可责委随处统领等官，将犯人便依军法，务要整肃。所过州县，并先具统制等官职位牒报，候将来见得沿路不曾作过，令元发处具统领等官职位姓名，保明申尚书省，取旨推恩。今日已后或失钤束、部辖，亦当重行黜责。昨太原、真定等处州县，缘金人攻围，其官兵统制兵将官等有能竭节战守，遂致陷殁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抚家属。内忠义显著者，务加优异，以为将士殉国用命之劝。近缘军兴，应召募民兵、义兵，统领之人多是掳掠良民，强黥其面，共肆劫夺，念非本心，理宜优恤。近虽已有放散归农指挥，窃虑统领之人拘留未放，并仰经所在官司陈诉，给公据，令各归业。已前犯罪，一切不问，令州县多出榜文，晓论访闻。昨因金人收领，及取过人日有逃遁回归，及有失业逃避人，往往被官兵人等不为辨验，复为驱领随行，甚可矜悯，仰限赦到十日内，将人日放令逐便。限满不放，并行军法，仍仰统制主将等常切觉察。应昨因京城失守死节、守御战殁文武官，已降指挥，令本壁统制官保明，特与推恩。访闻官司多是非理沮难，逗遛行遣，致死事之家，不即沾恩。可令所属疾速施行，如违，当行人重行停降。勘会近降赦恩，军人、丁夫等逃亡，及溃散官兵并百姓因金人所至失业，啸聚人，已立限首身，尚虑有出首未尽之人，并令赦到日已前逃亡军人等，并限一月，许令出首，余依已降指挥。应诸班直、诸军亲从、亲事官，昨因京城失守，逾城逃遁，虽累降指挥，立限许令自新，尚恐惧罪，未敢出首，限赦书到一月内，许于所在州军自陈，仍仰逐州给在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属。已前罪犯，一切不问，依旧收管。如尚敢不首，复罪如初，及仰所属月具已未收管人数，申枢密院。应未招降强寇，如愿往出战自效者，限赦书到一月日内，经所在州县或统制等官出首，具首领人数、姓名、职位闻奏，当议推恩，令随统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当优与奖擢。应缘金人并贼盗残破州军县镇逃避官吏等，虽已降指挥，立限许还职任，窃虑限满未及还归之人，可限令赦到半月内，许归旧任职役。其被杀官，仰本路提刑司勘会诣实因，依保明闻奏，特与推恩。应京城失守溃散使臣，昨已降指挥，立限赴部公参，违限不赴者，并特勒停。如有似此未曾公参之人，特与免罪，可再限一月参部，依法注拟。如限满不赴公参，复罪如初。应殁于王事之人，累降指挥，令所属保明推恩，官司循习，殊不体国，以诏旨为虚文，致死事之家终不沾恩，无激劝之义，自今仰本家自陈，未经保明者，令所属限三日保明。已经保明到者，限三日推恩。如违人吏，重行典宪，仍令御史台弹劾以闻。应陕西逐路，昨因夏贼侵犯去处，有立功并亡失将士近家道路不通，未经保明推赏者，仰帅司限五日开具实立功并亡失将士等，保明闻奏，当议推恩，不管漏落。应昨缘军兴，诸色

人支借过官马，除实因战斗亡失与免备偿，并见差出许乘骑外，其余合回纳者，限一月于所在官司送纳。如出限隐藏不纳，许人告，坐赃科罪。应缘昨来军兴，遗弃器甲头刃之类，并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阡件以上，令逐路宪司保明闻奏，当议优与推恩。或民间纳及百件以上，亦令宪司相度等第支赐。百日外不首纳，依私有法。其拘收到名数，并令如法拣编排垛，内断炼不堪者，令宪司委官措置修整。仍先具拘收修整到名数、封椿处所，申枢密院。应因军兴前后，民间劝借、献助钱物，虽已委逐州长贰责限依格书填告命给还，尚虑其间阻节。如有委实献纳钱物限外未经推恩给告之人，许径诣尚书省陈诉，如有照据文字，当议依格书填给降。勘会昨缘金人入寇，应宫观寺院，曾造发过干粮应副军前，不无搔扰、陪费，可在京委鸿胪寺，在外委转运司保明实费之数，闻奏，议特与给降度牒。勘会近降赦恩，昨缘金人拘留未还等人，许支行请给。窃虑经历官司及仓库不即勘给，如敢稽违，许经开封府陈诉根究，重行断遣。应宗室昨因取往军前，今来却有回归者，其已前积下应干请给等，并与一并勘支。应河北河东守臣亲属差往逐州干办，淹留敌寨未归，其家属在京或寄寓他郡，阙人收管，驯致失所，许经所在官司自陈，支赐银绢五十匹两。其干办官，回日升擢。应百姓昨缘投充敢勇效用，因出战陷殁，其家老小，无人养赡，仰本路监司，多方存恤，无令失所。应出戍军兵家属，仰所在州军常切存恤，无致少有失所。应诸州县有因溃散人兵及盗贼烧劫屋业之家，特与放免今年夏料屋税。内被杀或逃避止有妇人小儿，贫乏不能自存者，仰所属抄札，依灾伤七分法给赈施行，仍多方招诱逃避人户归业。应诸处民户舍宅、房廊、寺观如近经兵火焚烧，合行修盖，往别州县计直竹木之类者，于所属给据，经由去处与免抽税，仍不许官司拘截使用。如违，许人户越诉。勘会昨因金人取索人口，开封府差提事使臣、火下等追捉访闻，内有妇人多被使臣、火下百端逼胁，致畏避发遣，愿归使臣、火下等家，藏住养取之人，事同强掠，可限一月，许令犯人及本家人力女使经官陈首，与被收藏人并放，令逐便。限满不首，复罪如初，邻人并地分巡察使臣之火下，不觉举，减犯人罪三等。不知情，又减三等。仍仰留守司、御史台密行觉举，减犯人罪。察应逃亡罪人，见今监锢父母妻男骨肉收捉者，除系凶恶不原赦贼人外，余并放令逐便。应犯罪，合备偿，并先以官钱代充而犯人委已贫乏无可备偿，见监勒犯人并下系人名下均摊填纳者，并时与蠲放。访闻诸路州军县镇酒务公库等，多将酒醋抑配与人户，又过往客旅僧道等，为害甚大，仰监司、守臣，常切觉察举劾官吏，重行黜责。应陂湖塘泺，旧许人户采取，元无收立课额，后因官司措置创立课利去处，仰监司契勘，悉行罢免，依旧许民户采取。如见系豪强占据，仰所属州县，严行禁止，仍委监司常切觉察访闻。京师物价未平，致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艰食，除开封府见依法居养外，窃虑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泽不下，仰留守司更切检察，如法居养、如钱物不足，具令用数，申留守司支降。应州县官职田，访闻多系实无田土，抑令人户输纳租课，实为骚扰。自今仰提刑司勘会诣实，常切觉察，不得因前妄有骚扰。应诸路汉蕃弓箭手合该承袭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别缘事故有失陈诉，许合依条承袭。近降赦文，神霄宫罢舍屋杂物钱粮田产，拘收具数，申尚书省。及已降指挥，江宁府神霄宫元系保宁寺，镇江府元系龙游寺，泗州元系普照寺，洪州元系上蓝寺，并舒州元系投子山寺院，并先次给还。其余州军内有元系古寺改建者，令本州开具，申尚书省，创建去处，依赦施行。所有正殿圣像，如元系佛像改塑，即行改正。若是创塑，即赴迎庆观勘会。令拘收舍屋等，并谓旧有者，其后来因缘取降特旨并增置到者，照令转运司拘收。应付省计，及古寺系谓李唐以前古迹，如泗洲普照寺、舒州投子山、大名府大安寺之类，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挥施行，无致违戾。应昨缘军兴，诸官司支借过禁军阙额封椿钱物，又收租钱、废监省废钱、死马肉赃钱、不堪马价钱，权住拨还，候边事宁息日委提刑司具数申枢密院，立限拨还。行在百司，已降指挥不以假故，日逐供职，访闻东京官司多不入局，窃虑士人民户令有整会事理，不无阻节，及勘会累有指挥。应覃恩转官及叙复磨勘拟注之类，并已前积压未了文字，并令东京取会上钞，等其曹部官，往往推沮，不为施行，致使士民往回道路，良为劳苦。自今东京官司须管不分假故，赴职检详，累降指挥遵守行遣，不管依前留滞。如违，许士民赴行在陈诉，当议重行责罚。应朝廷宽恤事件，务实惠及民，如所属不切奉行，但为虚文，致民户陈诉，当议重置典宪。应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委所在长吏常切存恤。事状显著者，具名闻奏。应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于祀典者，委所在长吏精洁致祭。於戏！龙飞协时，体黄离继明之治；梦熊占寝，应苍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用饰多喜。咨尔有众，咸悉至怀。赦书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宝座赦书不曾该载河北、河东两路及四方州县勤王之师，至是得旨该载，故于河北、河东路及勤王之师指挥为详。是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唐重除本阁学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虚发来赴行在，李复升职一等、差知奉州，赵明诚发来赴行在，郑骧除直秘阁、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内降敕书一道，敕河北、河东诸路州县守臣、将帅、忠义军民等，“朕惟祖宗德泽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靡有变故。而宣和、靖康以来，国家多难，金人内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诏，讲揖逊之礼，比德尧舜，古今鲜伦。孝慈渊圣皇帝以恭俭之德，爰受内禅，海内欣载，日徯治康。而期岁之间，戎马再侵，堕虏奸计，但以讲和一事，终至宗社阽危。既尽取玉帛、女

子，公私财力为之耗竭，乃始创迁二圣、中宫、洎皇族尊幼、中外姻戚以行，戎狄之祸，振古未见。朕以介弟，受命总师，臣民推戴，迫以大义，入继大统。重以父兄之辱，饮泣尝胆，疾首痛心，愿与天下忠臣义士共济艰难。而近者使臣来自朔部，审闻两路守臣义不爱生，誓以死守，贼虽凭犬羊之众，敢肆攻围，而能率励士民，屡挫丑虏。其忠义军民等倡义结集，动以万计，邀击其后，功绩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东，国之屏蔽也，朝廷岂忍轻弃。靖康之间，特以金人凭陵，不得已割地赂之，将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号，劫銮舆以北迁，则河北、河东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帅以为应援，应两路州县守臣及忠义之士，如能竭力捍御、保有一方，及纠集师徒、力战破贼者，至建炎二年，当议畴其勋庸，授以节钺，其余官吏、军兵，第加优赏。应税赋财货，悉许移用，官吏、将佐，悉许别置。朝廷更行量力应副，为国藩屏，以昭茂功，庶几中原弭宁，生灵休息，夷狄悔祸，二圣有可还之期，则予一人，膺受多福，尔亦有无穷之闻，不其韪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河北西路、河东路守臣各转两官，有职名者进职，余具职位、姓名以闻。又诏，自今有能收复两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显著者，除本处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依方镇法。又诏两路军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虑擅杀官吏等。又命使臣赍夏药，遍赐两河守臣、将佐。又命榷货务印造见钱钞，遣使赍送两路州郡。又命降见钱钞叁百万贯，付河北东路、陕西路漕司，广籴应副两路。又命起京东路夏税绢于大名府椿管，川纲河东衣绢于永兴军椿管，以待两路支俵。皆上意也。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蜡书日至，间有破残捷报。虏人围守诸郡者，往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同奉圣旨，汪伯彦除知枢密院事，黄潜善兼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张悫到行在，今日下供职。六月某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进呈臣寮章疏，论受伪命臣僚，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友"类，令留守司询访姓名以闻。其言颇及吕好问，好问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资政殿学士、知宣州。六月某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沿河置巡察使，河阳抵滨沧，凡六处，各有地分，以为斥堠。进呈臣寮章疏，论靖康末折彦质为宣抚副使逃入川陕，钱盖为制置使逃至湖北，许高、许亢总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惩戒则后孰肯任责者。有旨，彦质责受散官、昌化军安置。盖落职、降官分司。高、亢编管海外州军。会南康军奏高、亢寓其境上。欲谋变，知军李定、通判韩畴以便宜诛之而待罪。佥谓其擅杀为非是，臣奏曰："渊圣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将甚众，贼将至而先走，以铁骑五百，自颍昌挈家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倅敢诛之，必健吏也。使后日受命捍贼者，知退走而郡县之吏有敢诛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当赏。"上以臣言为然，乃命各转一官以赏之。是时，开封府尹王襄罢，大名尹徐处仁罢，东京及北京留守阙官。有旨，宗泽除延康殿学士、知开封府、兼东京留守，杜充除待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以刘锡知沧州。又命钱盖复官，依旧为陕西经制使。初，盖在靖康间，尝建议河外湟鄯之地于朝廷无毫发利而岁费不赀，为中国患，不若求青唐之后而立之，使抚有其旧部，以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为国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盖为使，赍告赐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因调发五路军马以赴行在。六月某日，臣同执政奏事，进呈札子，一曰募兵，二曰买马，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募兵札子，大略谓，国家以兵为重，方熙丰之时，内外禁旅合九十五万人。至崇观间，阙额不补者几半，西讨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阅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间，金贼再犯阙，溃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几何。今行在禁旅单弱，何以捍强敌而镇四方？为今之计，莫若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为金人骚扰，未有所归之时，而关、陕、京东西流为盗贼强壮不能还业者甚众，乘此遣使四路，优给例物以招募之，新其军号，勒以部伍，得十数万人。付之将帅，以时教阅，训练不年岁间，皆成精兵。于要害州郡别置营房屯戍，使之更番入卫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务也。买马札子，大略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马政不修，骑兵鲜少，乃以步军当其驰突，宜乎溃散。盖祖宗朝养马于监牧，孳生蕃盛，所在云布，故军旅之用足。至崇观，监牧废而为给地牧马，有名而无实。其后，燕山陷没，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胜数。金人初犯阙，河北、京畿马畜为之一空。后破都城，首下令括马，而京师之马入于贼者，万有余匹。今行在骑兵不多，独陕西、京东西诸路尚有私马，宜降指挥，立格尺，以善价买之，可以济一时之乏。民间养马，必皆上户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户自无马可养，取之既不厉民而旬月间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务也。募民出财劄子，大略谓，国家罹寇难，京师帑藏悉为金人所取，外州郡以调发勤王之师财用为之一空，今又募兵、买马、招捉盗贼、措置边事、应副残破州郡，振举百度，以图中兴，非常赋之所能供办。又不可横赋，科取于民，如免夫钱，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余之家，可行劝诱，使斥其赢余以佐国用，而以官告、度牒之类偿之。使朝廷军马精强，措置边事就绪，盗贼衰息，彼乃得保其财产。不然，虽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财产哉！宜命州县委曲谕以德意，必有乐输从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务也。上命以札子付中书省，条具以闻，次日将上。得旨，于陕西、河北路募兵各三万人，京东、西路募兵各二万人，合为十万。许召募白身，及于诸色厢军中拣选，或招收溃散兵卒中改刺，创置军号：骁胜、壮捷、忠勇、义成、龙武、虎威、折冲、果毅、定难、静边，凡十军。每号四军，二千

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给，依上禁军法，余给半。许用诸路阙额禁军钱、常平司钱，不足，即自朝廷应副。内京东、西委两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抚司，陕西委经制司召募。每募及一军，就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将官部队将，管押赴行在，听候差使。又命买马，分为三等格尺以定价值。除命官、将校见养马不许括买、马分为外，余并籍记，赴官拣选。及格尺，中披带者，即时给还价值。每及百匹，差官或将校一员管押赴行在。隐寄、妄冒，有马不籍，及无马而抑勒令置买者，并科违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总之。又诏降晓谕州县，劝诱能出财助国者，籍记姓名、多寡，申朝廷给降度牒偿之大。财多者，取旨推恩。应劝诱到钱物，并别项椿管，听候指挥，专充募军、买马、缘边事支用。有敢科配骚扰者，命官窜责，吏人决配。凡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奉行有叙，并保明推赏。六月某日，臣与执政官奏事，进呈札子，议控御之策。大略谓，唐之方镇，当时实赖其力以定祸难，第措置失宜，而其后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权，一切委以文吏。非沿边诸路，虽藩府亦屯兵不多，无敢越法行事。以处太平无事之时可也，一旦夷狄长驱，盗贼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于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为今之计，莫若稍仿方镇之制，择人任之，假以权柄，减上供钱谷，使之养兵而训练之，大小相维，远近相援，庶几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观察、团练、防御。今既以为阶官，不可复改，宜于沿河、沿淮、沿江诸路置帅府，要郡使带总管、钤辖、都监，以寓方镇之法。许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属将佐以治兵，不数年间，必有可观。今日控御之策，无大于此。佥谓帅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镇割隶州郡。得旨，京东东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东路、永兴军路、淮南、江南、两浙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帅府、要郡。帅府为安抚使，带马步军都总管，要郡带兵马钤束，次要郡带兵马都监，皆以武臣为之副。改路分为副总管路，钤辖为副钤辖，州钤辖为副都监，总管、钤辖为副钤辖、州钤辖司。许以便宜行军马事，辟置寮属，依帅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则副总管为帅，副钤辖、都监各以兵从，听其节制。正官愿行者，听转运使、副一员随军，一员留本路。提点刑狱，弹压本路盗贼。遇有盗贼，则量敌多寡出兵，会合以相应援。本路帅臣、当职官措置兵马先就绪者，当优议旌赏。六月某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责授凤州团练副使张所借通直郎、直龙图阁，除河北西路招抚使，令阁门引见上殿。六月某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进呈臣寮劄子，乞增置弓手人数，每县置武尉一员，及河北路置巡社差官总领。得旨，从之。六月某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枢密院委都承旨，检察置籍，以受功状。通限不施行者必罚，受赂乞取者，依军法，许人告。军士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皆用敕榜揭于通衢。六月某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温州观察司、枢密都承旨王𤫙除河东路经制使，通直郎、直秘阁傅亮除河东路经置副使，皆令阁门引见上殿。六月某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差御营司都统制王渊、统制官张浚将带所部军马，捉杀陈州叛兵杜用。都巡检使刘光世，捉杀黎驿作过马忠下叛兵。统制官乔仲福等，捉杀山东贼李昱。统制官韩世忠，捉杀单州鱼台军贼。先是，佥议于上前，谓盗贼势须招抚，因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则虽欲招抚、因而用之，势不可得。今去行在不二百里间，有此数处盗贼窃发，多者至数万，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将帅应时讨殄，何以使四方群盗恐惧听命。有旨，召王渊等到都城戒励，令各占地方，须管破荡。仍谕以自上即位方此遣兵，正当信赏必罚，能立功者优议推赏，败衄误事亦必行法之意。诸将喜跃自奋，不旬月间，四处皆告捷。王渊生擒杜用，破其众二万人。乔仲福斩李昱首以献，破其众三万人。黎驿、鱼台贼皆七八千人，讨捕净尽。王渊、刘光世以功并建节，余人等第进秩。于是湖北群盗阎瑾、党忠、薛广、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顺、杨进等，皆河北巨盗，赴招抚司自效。其余，皆赴东京留守宗泽纳款。京东西与淮南州县，渐得休息。

卷下 起建炎元年七月一日止八月十八日

七月一日，臣与执政奏事，进呈札子，大略谓，国家所以备御夷狄者，皆在边，城池、器械一切备具，故敌未易攻。今金人、盗贼乃扰吾腹心，而中原郡县积习承平之久，城池堙颓，并无器械，何以御敌？官吏、军民多不能守，而郡县遂以陷没者，非特士气怯懦，盖亦以御敌之具不备使然。宜命诸路州郡，以渐修葺城池、缮治器械。朝廷量行应副，有能葺治备具者，旌赏以劝。得旨，依奏，应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给降祠部应副。七月某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张悫除同知枢密院事、兼提举措置户部财用，王绹除给事中。七月某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差周望、傅雱借太常少卿，奉使二虏酋军前，通问二圣起居。上命臣拟撰表本，其《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金汤，天旆启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愤之情。臣某诚悲诚感，顿首、顿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游神穆清，宅心昭旷，法尧舜之逊禅，济国家之艰难。方交两宫之欢，永享四海之养。邻邦犯顺，戈戟暗于中原，帝座移居，銮舆幸于朝野。神人感愤，华夏悲摧。而臣滥总帅权，莫阶贽御，迫群臣再三之恳请，谓大宝不可以久虚，勉徇群情，嗣守神器，瞻行宫而靡及，慕慈训以增怀。辑睦师徒，冀宗

社之可保；抚宁方夏，伫车驾之言归。谨遣通直郎、试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闻。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臣某顿首、顿首谨言。其《起居孝慈渊圣皇帝表本》曰：臣某言，戎马荐兴，环日畿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艰难。万国惊心，三灵失色，臣某诚悲诚感，顿首、顿首。恭惟孝慈渊圣皇帝陛下，法禹汤之恭俭，体尧舜之聪明，十载东宫，令德闻于海寓。逾年南面，仁政浃于寰区。适当嗣位之初，两致邻邦之寇。割地增币，以生灵屈己而讲和；擐甲登埤，为庙社忘身而固守。金汤失险，羽卫启行，致翠华之蒙尘；瞻紫微而移座，华夏失庇神人畴依。而臣叨总师徒，莫陪羁靮，迫群臣之恳请，嗣大宝以抚临，仰遵勤俭之风，庶格中和之治，伤心北望，缅怀异域而增悲。整驾南还，尚冀敌人之悔祸。谨遣通直郎、试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以闻。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臣某顿首、顿首谨言。七月某日，三省同奉圣旨，诸路发到米纲，以三分之一留行在支遣，二分拨入京师椿管。先是，汴河口决坏，汴水不通，纲运不至。有旨，差提举京城所陈良弼同都水使者荣嶷陈求道修治决水，至是水通，纲运渐至，故有是命。且令已卸空纲，自京师船载六曹案卷及器甲等至行在。七月某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进呈札子，大略谓，承平之时，虽无事当备官，以张朝廷之容；艰难之际，虽多故当省官，以责事功之实。至于禄廪，亦当随宜裁节，以济一时之急。盖世方多难，赋入狭而用度广，非加裁节，则何以为经久之制。内自朝廷外至州县、监司，宜省冗员以节浮费。有旨，省台寺监以繁简相兼，学官、馆职之类比旧制减半，开封府曹掾依旧改为推官，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罢两浙、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以司录依旧为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曹掾官依旧为节度观察军事推判官、支使掌书纪录事、司户、司理、司法参军，县万户以上置丞，不满万户不置，罢吏员三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转官止朝请大夫。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应前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待制以上，并罢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钱并权减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七月某日，三省同奉圣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抚司参谋官，登彦除河北西路转运判官。七月某日，臣同执政官奏事，上出绢背心宣示，泣谕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勋赍来背心，领中有亲书八字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群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庙，以示万世。"有旨，从之。七月某日，借通直郎、直龙图阁、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上殿，面赐章服遣行。所具画一乞以京畿兵三千为卫，于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于河北西路告谕招抚山寨首领民，候就绪日渡河，先复浚、卫、怀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处围，乃以兵民给地养之，如陕西五路弓箭人法。仍乞缗钱百万，以为百年之费。得旨，从之。七月某日，京师龙德宫等津送到诸色宝器等，上命碎之于殿庭间，卫士有持去者听之，中外莫不悦服。七月某日，臣与执政官同进呈御史台鞫勘宋齐愈事。初，齐愈为有司员外郎，自围城中出诣行在，自陈以在病告不与伪楚事，除谏大夫。既而臣僚论其首建议请立张邦昌以合金人之意，按据甚明，有旨送御史台鞫治。证验明白，齐愈款服。至是案上，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依法定断，仍榜其罪于通衢。七月某日，王瓖、傅亮上殿，面数赐瓖器甲、战袍、束带，赐亮章服遣行。河东路经置司画一陈乞降指挥陕西路转运司应副财用，就五路旧西兵、旧弓箭手、将家子弟中募兵二万人，并朝廷所付兵万人，通成三万，就陕府置司，与金人河中府、解州对垒。一面遣人结约河东山寨豪杰民兵，收复州县，候兵集日乘机会过河。得旨，从之。七月某日，臣同执政官进呈东京留守司鞫治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既僭窃，居福宁殿。李氏奉之，时以果实为献，邦昌亦厚答之，遂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其后，邦昌欲退归府第，因其姊入禁中，乃留亲随人，易陈氏以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内东门，有语指斥乘舆。上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于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用乘舆服御及陈氏事。上震怒，谓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有旨，李氏决脊，降配禁营务下民为妻。七月某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近降指挥，诸路州郡修葺城池，缮治器械，招募军兵，积聚粮草，增添弓手，团结民社，措置邮传，缉捕盗贼，建置帅府要郡，推行军政皆系急切事务，访闻州郡玩习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旬，具施行次第，申尚书省、枢密院。弛慢不职官吏，许监司劾奏以闻。常切准备，朝廷遣使按察、诛赏。七月十四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讫，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外则经营措置河北、河东两路以为藩篱，葺治军马，讨平盗贼，内则修政事，明赏刑，皆渐就绪。独车驾巡幸所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谕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战。"臣再拜曰："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过也。中外未知圣意，乞降诏以告谕之。"上从所请，七月十五日，内降手诏，"朕维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重熙累洽，未尝少有变故。承平之久，超轶汉唐。比年以来，图虑弗臧，祸生金人，一岁之间，再犯都城，信其诈谋，终堕贼计，尽取子女、玉帛，遂邀二圣銮舆、六宫、宗室戚属，悉拥以行，夷狄之祸，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怀旧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驾还京，谒款宗庙以慰士大夫、军民之心，而兵火之余，民物如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无有留者，顾瞻宫室，何以为怀。是用权时之宜，法古巡狩，驻跸近甸，号召兵马，以防金人秋高气寒再来入寇，朕将亲督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已诏奉迎元祐太

后、津遣六宫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以为两京城及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庶几天意昭答，中国之势浸强，归宅故都，迎还二圣，以称朕夙夜忧勤之意。应在京屯兵聚粮、修治楼橹、器具，并令留守司、京城所户部疾速措置、施行。咨尔士大夫军民，体朕至怀，无忧疑虑，故兹诏示，想宜知悉。”七月十六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元祐太后以避家讳改称隆祐太后，以徽猷阁待制孟忠厚为迎奉隆祐太后提举一行事务，步军指挥使郭仲荀统兵扈卫，司封员外郎杨迈沿路州县预行计置粮草、济渡舟船。七月十七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进呈札子，大略谓，巡幸之策，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适襄、邓，以系天下之心。夫襄、邓，西邻关、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货财，东达江淮可运谷粟，山川险固，民物淳厚，此诚天设以待临幸，愿为今冬驻跸之计。得旨，定议巡幸南阳。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委以修治城池、缮葺宫室、官府，朝廷降盐钱钞帛。委转运使范之才等储峙粮草，命发运司拨江湖纲运，由襄江通漕。命四川变转运轻货，陆路自陕西，江路自归陕以入南阳。七月十八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差户部侍郎黄潜厚为巡幸提举一行事务，膳部员外郎陈衮干办顿递行宫一行官吏、将佐、军兵安治去处，虞部员外郎李俦干办相视桥道渡船并椿办粮草，发运使李祐为随军转运使。七月十九日，三省同奉圣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员，候巡幸有日，限三日计置合用舟船车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据合用人数就太庙亲事官抬舁，令殿前司差拨禁兵三百人防护，仍专委内侍官员充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并仰条具，申尚书。七月某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进呈内降御札：募兵改刺新军有害军政。臣奏曰：“元降募兵指挥，许改刺者，只谓溃散西北兵卒，无营房可归者，即非以见在营房兵卒许之改刺。”因以中书省元批旨进呈。得旨，依元降指挥施行。七月某日、三省同奉圣旨，近降指挥诸路买马，每州可只合买百匹，东南州军不产马处并免。所有劝民出财助国推赏指挥，更不施行。上意恐致骚扰故也。七月某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李擢为系渊圣皇帝已曾责降，特免散官安置，责授军器少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七月某日，三省同奉圣旨，钱伯言除吏部侍郎，黄次山除吏部郎官，尹东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两浙路提刑，黄惇书除两浙路转运副使，刘蒙除江东路转运使。七月某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讫，留身奏事，论及君子、小人不可不辨。上宣谕曰：“君子、小人不难知，但考其素行则知之。”臣奏曰：“陛下诚得知人之要，中兴之业不难致，天下幸甚。”臣又于七月某日，三省同奉圣旨，董耘除兵部尚书，晁说之除待制兼侍读。七月二十七日，内降手诏，“朕观古之为士者，何其分义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时，縻好爵、享丰禄，相与同安荣；多事之际，不择地、不苟勉，相与同患难。故人之好我，至于示我，周行王事靡盐，至于不遑启处，而《鹿鸣》、《四牡》之诗作，先王之泽可谓盛矣！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而士之所以图报国家者，不能无愧于古人。日者，二圣播迁，宗社几至于颠覆，而仗节死难者，罕有所闻，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群材相与协济，修政事、攘戎狄，以奉迎銮舆，而士大夫奉公者少，营私者多，徇国者希，谋身者众。乞去则必以东南为请，召用则必以疾病为辞，沿檄以自便者相望于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于奏牍，甚者至假托亲疾，不俟告下，挈家而远遁。夫礼义廉耻，正所以责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可望焉？岂朕初嗣大位，所以训告者未至欤？将士大夫狃于故习，而未能遽革欤？已诏甚失节者，置之极典，其次投之远方，为多士万世之戒。其自今以往，各恭乃职，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复大业，底绥四方，以匹休于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蹈前愆，在内委御史台，在外委监司弹劾以闻。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八月一日，臣同执政官进呈御史台鞫治陈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围城中诱置内人为妾，及因抄札金银自盗入已。上宣谕曰：“此何等时，乃敢如此！”得旨，余大均、陈冲、洪刍情犯深重，各特贷命，除名，勒停长沙门岛，永不放还。张卿材责授文州别驾，雷州安置。李彝责授茂州别驾，新州安置。王及之责授随州别驾，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责授陇州别驾，英州安置。胡思责授沂州别驾，连州安置。八月二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讫，进呈札子，大略谓：生于陆者安于陆，生于水者安于水。南方之人习水而善泅，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惧舟楫而不敢登者。水战之利，正南人所宜。应沿河、沿淮、沿江帅府要郡，宜令造战船、募水军，凡习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记姓名，平时许其自便，有故则纠习而用之，逐时教阅，量行激赏，必得其力。有旨，令诸路招置水军，以楼船、凌波为号。差御营司斡办官杨观复赍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余路委提刑司措置、总领。八月三日，内降白麻，杨维忠、刘光世、王渊并除节度使。八月四日，三省同奉圣旨，右司谏潘良贵除工部员外郎，观察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李庠除东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内降白麻，除臣尚书左仆射并门下侍郎，除黄潜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营副使按阅军马。八月七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进呈河北西路转运使、知大名府张益谦奏状，言招抚司骚扰，不当置司北京，及欲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缘置招抚司，河北盗贼白昼杀人，不若罢之，专以其事委帅司。臣奏曰：“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日渡河，今尚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而言不当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辍那，当令招抚司合具用数申陈，自朝廷给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民无所归，集为

盗贼，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岂缘置司乃有贼。今京东西群盗啸聚，攻掠州县，岂亦招抚司所致耶？方时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略，益谦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而沮奸臣。”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就绪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其合用器甲数，申朝廷应副。如招抚到河北兵民，严行钤束，无令作过。张益谦令分析以闻。八月某日，三省同奉圣旨，许翰除尚书右丞，差内侍押赴都堂治事。八月某日，三省同奉圣旨，范纳罢检校官节度使，与承宣使，淄州居住，以言者论其为宣抚使及留守东京不职故也。八月十二日，臣同执政官奏事，进呈河东路经制使奏状，元降画一圣旨指挥，许令于陕府置司，候措置招集军马齐集日渡河。续奉圣旨，令听宗泽节度，于阳武渡河。伏乞明降指挥，以凭遵守。臣奏曰：“河东经制使所得兵不多，自阳武渡河，浚、卫、怀三州尽系金人所守，便为生界，难得粮饷，万一溃散，即朝廷别未有一项军马可以措置河东，不若令依元降画一指挥，且以陕府置司，招集军马，事体为便。”黄潜善谓逗遛不进，致失机会。臣奏曰：“河东经制司受命启行，才方数日，犹尚在京师，恐难谓之逗遛。今日事势，未见机会可乘，不若尽将帅之虑，乃可责以成效。用其言而绩用弗成，朝廷自有典宪。”议久不决。八月十四日，内降御批，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副使，发赴行在。八月十五日，臣以疾不任事，上表札乞罢尚书左仆射，除在外宫观差遣。八月十六日，蒙恩差内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二表札。八月十七日，蒙恩差内侍宣押赴内殿奏事，上第三表札。八月十八日，内降麻制，除臣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当日罢任。

东巡记

[宋]赵彦卫撰　范学辉整理

《东巡记》一卷，南宋赵彦卫撰。以考订宋高宗于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十二月因躲避金军而航海至台州临海县祥符县游览的经历为主。

台州临海县章安祥符寺，法堂有高庙御坐。寺僧师颜年八十余矣，能言东巡事，云：时年方十四，事悟讲主。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间欢言天子航海东来，泊金鳌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皆衣战袍，步自金鳌入寺，有黄领者坐顷之，问寺有素食否？时方修岁忏，乃取炊饼五枚以进之，食其三已，又食其半。悟讲主复撷园蔬，芼以姜、盐进之。有旨取一内人，乃借民间小竹舆乘之以来。立语良久，复令登舟。晚，遂复幸金鳌。凡留十四日，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十五日，复航海幸金鳌，又留八日，忽闻六军皆呼万岁，捷书至也。于是，航海由四明还绍兴。李正民侍郎《乘桴录》云：巳酉十二月五日，车贺至四明。十五日，大雨，遂登舟至定海。十九日，至昌国县。二十六日，移舟之温台。自是，连日南风，舟行虽稳，而日仅行数十里。二十九日，岁除庚戌。正月二日，北风稍劲，晚泊台州港。三日早，至章安，知台州晁公为来。上幸祥符寺，从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余杭把隘官陈彦报人马至县，迎击乃退。六日，得张俊奏云：二十八、二十九日、正月二日凡三遇敌，杀伤相当。八日，张忠正奏云：张俊出兵，击退北骑。十四日，张俊自台州来。十八日，移舟离章安。十九日晚，雪、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门。二十日，泊温州港。《国史》载此事皆在四年正月，与颜言不合，然今岁忏皆开岁乃修，则颜所记误耶？金鳌，盖一独峰，坡陁虈茂，若鳌背然。正与栅浦相对，两涘之间，略辨牛马。东看海门，云飞波翻，渺然无际。山顶有善齐寺，与夫祥符塔院。绍兴三十二年，始赐额。先是，有人题诗云："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多处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向金鳌背上行。"高庙览之，以为诗谶，求其人不可得。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别造，以黄蒙之。壁间有诗云："黄帽当年驾舳舻，东浮鲸海出三吴。中兴事业风波恶，好作君王坐右图。"不著姓氏。

从驾记

[宋]陈随隐撰　范学辉整理

《从驾记》一卷，南宋陈随隐撰。以记载皇帝出行时的仪仗、护卫制度为主，并录有当时文人姜夔等的写景诗作。

孟亨，驾出，则军器库、御酒库、御厨、祗候库、仪鸾司、御药院从物前导，骐骥院马引从，舍人、内外诸司库务官继之。前驱亲从左右各二十一人，控拢亲从三百十四，沿路喝赞舍人二，文武左右各八，都下亲从如其数。阁门、宣赞捧驾头于马上，乃太祖即位所坐，香木为之，金饰四足，随其角前小偃，织藤□之。至则迎驾者起居引驾，主首左右各五人，阁门、提点御史台、诸房副承直、御椅子，簿书官、阁门祗候、金枪、银枪招箭东一至五，西一至二，茶酒等班环卫、御带内等子、道遥子，御辇院官御燎子，翰林司官阁门觉察。宣赞二人，殿侍五十二，快行如上数，而杀其二，御马数十。院官随之警跸八人，殿侍执从物者十人，行门往来，禁卫内编排三十人，知阁步帅行于中，御龙直执从物者八十人，引驾长八人，祗候左右班各二十人，殿前指挥使如上数，各杀其六。亲方围子二百四十人，内殿直、御龙直各二百，崇政殿亲从、内外等子各如上数，内等子十七人，作内围子。主管殿司公事，主管禁卫官押之。烛笼两行，各六十人，快行如初数，行门二十四人，擎辇六十人，中仰天颜，盖二、扇二、挟辇。殿前指挥使左右各二十四人，内殿直如之，挟辇、御药左右各二人，插带内外御带倍上数，带御器械、阁下官又倚之。文武亲从又各如前数。篋一、扇二，左贤右戚，乘马从驾。弹压宫殿之行门以下，舒脚幞头，大团花罗袍，击鞭编排小团花罗袍。御龙直、茶酒等班，红地方胜练鹊缬罗衫，各涂金束带。控拢御马左右直执七宝素红玛瑙鞭，各二；擎硃红水地戏珠龙杌子，各一。皂纱帽，青地荷莲缬罗衫，涂金束带。文武亲从贴锦帽，紫宾相花大神衫，铜革带，内外围子，皂纱帽，红地黄白狮子缬罗衫，绯线罗背子，涂金戏狮束带。前引从并姜牙帽，三色缬衫，铜带。亲事官曲脚幞头，簇四金雕袍，涂金带。百官诸司，并朝服。阮秀实《仰瞻圣驾诗》云："紫烟敛翠碧天长，柳荫旌旗午尚霜。一朵彩云擎瑞日，光华尽在舜衣裳。"僧必万云："轻尘不动马蹄催，警跸声中圣辇来。汉代威仪周礼乐，太平天子拜香回。"若恭谢驾回，围于子内作乐，添教坊东西班各三十六人，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带，尽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潘牥云："辇路安排看驾回，千官花压帽檐垂。君王不辍忧勤念，玉貌还如未插时。"邓克中云："辇路春风锦绣张，裁红剪绿斗芬芳。黄罗伞底瞻天表，万叠明霞捧太阳。"阮秀实云："宫花密映帽檐新，误蝶疑蜂逐去尘。自是近臣偏得赐，绣鞍扶上不胜春。"先臣云："幸骖恭谢睹繁华，马上归来戴御花。老妇稚儿相顾问，也颁春色到诗家。"

建炎进退志

[宋]李　纲撰　范学辉整理

《建炎进退志》四卷，南宋初年名相李纲撰。该书主要记载作者于宋高宗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前后仅七十五日的宰相经历，尤详于其时南宋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对金军防御做战的筹划等。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卷　一

靖康元年秋，余罢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以言者，落职提举杭州洞霄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寻移云安。二年春，行次长沙，蒙恩复旧官，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时金寇再犯阙，都城围闭，道路阻绝久之。闻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启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帅府檄，方审都城破，二圣播迁，号恸几绝。次太平州，睹今上登宝位赦书，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时，金陵为叛卒周德等所据，囚帅臣宇文粹中，杀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胜数，劫掠官府、士民，财物为之一空。虽受发运判官方孟卿招安，而擐甲乘城，杀戮恣横如故。余遣使臣，赍文檄谕之，令听禀节制勤王，乃肯释甲，然犹桀傲，不以时登舟，擅驱不当行士卒，欲乘间遁去。次金陵，因与转运判官、权安抚使李弥逊谋，尽诛其首恶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余人，令提举常平官王枋统之以行。因奉表诣行在，贺登极，且辞领开封府事之命，上书谕时事，并具奏：金陵东南形胜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择帅以镇抚之。次宝应，闻已降麻，告廷除正议大大、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陇西郡开国侯，加食邑实封。荷上特达之知，感极而继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浅涸，舍舟陆行。是时，四方勤王之师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于泗，奏取指挥，独取数百人防护以往。次虹县，始被受尚书省札子，有旨趣召，盖行在前此不知余由江淮以来，遣使赍赐御书并降诏，皆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札报新除，有召旨也。因奉表札以辞恩命。次会亭，上遣中使王嗣昌传宣抚问，赐茶、药各一银合。奉表以谢。次谷熟，御史中丞颜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台印。开视之，乃论余不当为相章疏，其大意谓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以为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余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罢之，以为中太一宫使兼讲筵官，置之闲地。前后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余，欲余之留外而不进也。乃知命相盖出于渊衷独断，而外廷所以沮之者，无所不至，益以感惧。或劝余不若遂留，余曰："国家艰危至此，极矣！岂臣子事形迹，避嫌疑日，爱惜之时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陈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会复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赐御筵于金果园，命中书侍郎黄潜善押宴，尚书右丞吕好问、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同与，即具奏辞免。次金果园，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傅上旨，尝遣从事郎刘默赍御书由湖北往迓卿，书中有"学穷天人，忠贯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悬，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之语，感激流涕，遂如行在。遇三执政南都门外，告以已具辞免御筵。乃归馆所，时以城北钤辖司为府第。少顷，上遣使趣见，进对于内殿。见上叙致，不觉涕泗之横流，上亦感动，因奏曰："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而朝廷不悟，一切堕其计中。既登城矣，犹假和议已定之说，以款四方勤王之师。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舆、服御、历代所传宝器、下至百工技艺，无不毕取，然后劫迁二圣、东宫后妃、嫔御、亲王、宗室，凡系于属籍者，悉驱以行。遣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莫有死节者。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赖天祐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系坠绪、继绝统，此非人力，乃天授也。兴衰拨乱，持危扶颠，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以抚万邦，以还二圣，皆责在陛下与宰相。宜得有大过人之材者，相与图治，以成中兴。而考爰之际，首及微臣，

自视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达知遇之意。伏望圣慈，追寝成命，改授其人，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在靖康时宣力为多，特为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国，而国家有祸故如此。朕常进言于渊圣，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托于士民之上，赖卿左右扶持以济艰难，此志已定，卿其勿辞。"余顿首泣谢，且道董耘所传圣语，荷知如此，虽糜捐不足以报德。然臣未到行在数十里间，御史中丞颜岐封示论臣章疏，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固宜为其所恶。然岐之论臣，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且为赵氏之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为相，则自古卖国以与人者，皆为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断自渊衷，而岐之论如此。如臣迂疏，自知不足以当重任，但愿一望清光，乞身以归田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圣虑有以审处于此。上笑曰："岐尝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无辞而退，此不足恤。"余奏曰："陛下天纵睿圣，固不难察此，然臣材力绵薄，实不足以胜任。"因出札子，再拜力辞。上慰谕久之，遣御药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执政聚于都堂，即上马归，日已暮矣。时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对于内殿。同执政奏事讫，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举。相非其人，则朝廷乱而天下之事废。方承平无事之时，犹当考论其相，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譬如负重致远，力只足以胜百斤，而使之荷千钧之重，则必颠踣于道路矣。以今日国势观之，外则强敌陵侮，二圣在其掌握。内则兵力单弱，盗贼窃发，破州县者不可胜数。朝廷之上，僭伪之臣，方且保崇信任，与闻国政。州县官吏，顾望进退，视朝廷号令，如罔闻知。当此之时，虽圣贤驰骛，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疏，独任其责，虽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难也。伏望圣慈，博选天下之有材智者为相，仰佐陛下，共济艰难。而臣忧患余生，得以退藏于深渺，不胜幸甚!"上曰："卿素以忠义自许，岂可于国家艰危之时而自图安闲？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卿其无辞。"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无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颠，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语齐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参以小人，犹足以害霸，况于为天下而欲建中兴之业乎？方靖康之初，渊圣皇帝慨然有图治之意，而金人退师之后，渐谓无事，不能分别邪正，进君子退小人，而贤否混淆，是非杂揉，且和且战，初无定议。至其晚节，专用奸佞，而黜忠良，虏骑再来，遂有宗社不守之变。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论事，为众人不容，使总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节制诸将。自度不足以任责，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谗谮，窜逐远方，必欲杀之而后已。赖渊圣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复召用。然已无及矣。不谓今日遭遇陛下龙飞，初无左右先容之助，徒采虚声，首加识擢，付以宰柄，顾臣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然靡有不初，鲜克有终，如臣孤立寡与，更望圣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志毕虑，图报涓埃，虽死无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说，皆中一时之病，类多施行，后世美之。臣常慕其为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愿赐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圣意者，愿赐折难，臣得以尽其说。"上可之，余因出札子奏陈。其一，曰议国是。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其二，曰议巡幸。大略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观之，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其三，曰议赦令。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议僭逆。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身处宫禁，南面以朝，其后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为三公、真王，参与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万世。其五，曰议伪命。大略谓：国家更大变故，鲜伏节死义之士，而奉贼旨、受伪官、屈膝于其廷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仿之，以励士风。其六，曰议战。大略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其七，曰议守。大略谓：贼情狡猾，势须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其八，曰议本政。大略谓：崇观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其九，曰议久任。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审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其十，曰议修德。大略谓：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每札读讫，又敷陈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详观，有当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议国是、巡幸、赦令、战守五札，余皆留中。次日，与执政同奏事于内殿，进呈议国是札子。上曰："今日之策，正当如此，可付中书省遵守。"次进呈议巡幸札子，有旨，令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祗备车驾还阙，款谒宗庙。诏永兴军、襄阳府、江宁府，增葺城池，量修宫室、官府，以备巡幸。次进呈议赦令札子，佥谓艺祖登位，曾赦恶逆，今已行难追。有旨，选人惟有职者循资，谪降罪废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复。次进呈议战、议守札子，有

旨，令讨论修举军政，措置控御，条件以间。奏事讫，执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辄以管见十事冒渎天聪，已蒙施行五事，如议本政、久任、修德三事无可施行，自应留中，所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处分。"上曰："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显然明白，无可疑者，天下皆谓邦昌处虏中岁余，厚结虏酋，得其欢心，故破都城，迁二圣东宫，尽取亲王、宗室以行，邦昌盖与其谋，此固不可知。然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几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奉使虏中。方国家祸难之时，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虏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当之，正位号、处宫禁者，月有余日。虏骑既退，四方勤王之师集，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赵野翁、彦国等，皆赍空名告身数百道以行。迨彦国等囚其使，而勤王之师日进，邦昌知天下之不与也，不得已，乃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若都城之人，则谓因邦昌立而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银而德之。若元帅府，则谓邦昌不待征讨，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则谓邦昌建号易姓，其奉迎特出于不得已而愤嫉之。都城德之，元帅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号，贼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其罪为何如？昔刘盆子以宗室，当汉室中衰，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只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于盆子，不得已以身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为三公、真王，参与国政，此何理也？议者又谓，邦昌能全都城之人与宗庙宫室，不为无功，而陛下登极，缘邦昌之奉迎。无邦昌，则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为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盗，主人之戚属悉为驱虏，而其仆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归，迫于众议，不得已而归所有，乃欲遂以为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于札子中论之详矣。方国家艰危，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节！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岂敢复言。"上许之，乃令小黄门宣令黄潜善、吕好问、汪伯彦再对。上语之故，而潜善主之甚力，大概不出前所陈。诘难数四，乃屈服，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余曰："邦昌当正典刑，何远近之有？借使在近，当幽絷，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潜善不能对。上顾吕好问，曰："卿在城中，知其详，谓当如何？"好问对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挟朱泚行，后以为悔，以附会潜善不若在近之说。余曰："吕好问之言，首鼠两端，且援朱泚以为例，非是。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盖未反也，姜公辅以其得泾军心，恐资以为变，请挟以行。德宗不听，而其后果然。今邦昌已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正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上颇感动，而汪伯彦亦曰："李纲气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处置？"余曰："邦昌之罪，理当诛夷，陛下以其尝自归，贷其死而远窜之，受伪命者等第谪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札子，来日将上取旨。"余拜谢，既退，窃思若邦昌之事，顺逆晓然，而犹费力如此，其他岂可不忧。是夕，札子果降出。翌日，同执政进呈，潜善犹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进呈议伪命札子，上曰："国家颠覆，士大夫不闻死节，往往因以为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门，诟詈诸王，余大均诱取宫嫔以为妾。卿知之否？"余奏曰："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敦尚名节，故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死节显著，余未有闻。愿诏京畿诸路询访，优加赠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见付御史台推鞫，必得其实。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立张邦昌，令吴开、莫俦传道意旨，往返数四，京师人谓之捷疾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结保，不得容隐。以衣袂联属以往，若囚系然。其后迫道君、东宫后妃、亲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伪命，皆为执政。此四人者，当为罪首。"上以询吕好问，而好问以为有之。得旨，皆散官、广南远恶州军安置。余以次谪降。内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陈冲等，以赃滥系御史台，候结案日取旨。李若水赠官外，霍安国赠延康殿学士，有死节者，令诸路询访以闻。又进呈颜岐待罪章疏，执政赞上，欲令依旧供职。有旨，令除待制与宫观。执政退，余留身，上曰："卿昨日内殿争张邦昌事，内侍辈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谢，曰："自非陛下英睿天纵，岂能决断如此，天下不胜幸甚！臣虽愚陋，敢不黾勉自力，以图报称。"因为上言，今日国势，比之创业为尤难，盖创业之主，乘兴起之运，积小成大，犹或易为。今日当国势委靡不振之时，夷狄、盗贼凭陵扰攘之后，士风偷惰、人情畏怯、府库空虚、郡县残破，百度废弛，而欲夺厉整顿，以成中兴之功，正犹大厦之倾，持颠扶危，须一一修葺，而材料鲜少，此所以为尤难也。正赖陛下刚健不息，以至诚恻怛之意加之，不为群议之所动摇。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缓者徐图之。信任而责成功，臣乃得以竭尽思虑，以裨补万一。臣窃观自古创业、中兴之主，莫如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有英明之资，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故能决大事，成大功，戡定祸乱，身致太平。臣常取其行事大节，编为一书，便于观览，欲缮

写进呈，以备乙夜之观。应今日之变，诚以数君为法，中兴之功亦不难致。”上可之，因论高祖、光武、太宗数事，合于今日者，上皆以为然。复奏上曰：“人主莫大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达四聪而天下治。今艰难之际，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闻。而士民之愿效其智虑尤多，陛下即大位已逾月，而简鼓院犹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务者。”上曰：“屡诏执政，犹未措置，卿可便与施行。”余退，因批旨，置登闻鼓院于行在便门之外，差官吏权摄。又请置看详官两员，于侍从职事官中选用。应士民上封事、陈献利害，候降出，并付看详官签拟。可施行者，将上取旨。又于省门置司，以受词诉、公状。至是，已三具表札辞免，恩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断来章。乃诣阁门受告，有旨兼充御营使。以覃恩，告廷转正奉大夫，加食邑，实封，时六月六日也。

卷　二

是日，同执政对于内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国势而视靖康间，其不逮远矣，然而有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而群臣辑睦于下，庶几革靖康之风，而中兴可图。然而今日之事，须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所谓规模者？外御强寇，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议兴举，而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规模之大略也。至于所当急而先者，莫先于料理河北、河东两路。夫河北、河东者，国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弃置两路，不复料理，而欲自安于东南，譬犹外有寇盗，不为之藩篱，而欲安于堂奥，其可得乎？今河北、河东，虽为金人残破，而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其余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为帅，怀以折彦质遁去，卫以朝廷遣使交割，浚以无城郭之故。其余中山、河间、庆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洺、磁、相、信安、广信二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在州郡者，依城郭，无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结山寨以为固，皆推豪杰以为头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数处。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为金人所迫，粮尽力困，坐受其毙。强壮而狡狯者从贼，其次者为盗，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于敌，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且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复可待借兵于他国哉？驱之以扰中原而将之以酋首，中国之兵，亦将望风奔溃，未易御也。臣愚以谓，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谕陛下德意，所以不忍弃两河于夷狄者，措置经营，结连其豪杰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复州县。朝廷应副钱粮、告敕，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复一郡，随其高下，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特绝其从贼之心，又可资其力以御敌。朝廷久远，无北顾之忧，此最今日之先务也。”佥议亦颇以为然，上曰：“谁可任此者？”余奏曰：“陛下傥采用臣策，臣当询访其人，续具闻奏。”既退，询于士大夫间，多谓张所可以招抚河北，傅亮可以经制河东，而余亦颇闻其为人。张所者，山东人，以进士擢第，有材气谋略，当靖康间为监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阙，欲割弃河北，既遣使矣，虏骑薄城，京师围闭。所在围城中，独上言，乞以蜡书募河北兵，渊圣许之。蜡书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犹有一张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应募者凡十七万人，故所之声满河北。部勒既定，会都城破，谋弗果用。上即位于南都，所首至行在，见上论列，且条具应募首领姓名人数，合措置事件以闻。朝廷欲以为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会所以察官上章，论黄潜善及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潜善引去，上留之，乃谪所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是时，余尚未至行在也。故众谓招抚河北，此非所不可。然余以所尝论潜善之故，颇难之。事既迫，他无可使者，不得已一日过潜善阁子中，相与款语曰：“吾辈蒙上委任，以艰难之秋，实负天下之重责，而四方士大夫号召未有来者。前日，议置河北招抚司，搜访殊无人可以承当，独一张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为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机会，悔不可追，不得已，势须收试用之。如用以为台谏，处要地，则不可，使之借官为招抚，冒死立功以赎过似无嫌。第未知于公意何如？倘能先国事，后私怨，为古人之所难，不亦美乎？”潜善欣然许诺，乃荐之于上，且道潜善意。上悦，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龙图阁，充河北招抚使。是时，所已赴谪所，遣使臣赍劄子召之，二十余日而后至。上召对，搴画称旨，锡五品服，内府赐缗钱百万，以备募兵半年钱粮，给空名告千余道，以京畿兵千人为卫，将佐、官属，听自辟置，一切许以便宜从事。有朝请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众数万保西山，屡胜金贼，闻上登极，自山寨间道来献其所谋，正与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详，有旨，除直秘阁、招抚司参谋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余日而后行。傅亮者，陕西人，以边功得官，谙练兵事。靖康初至京师，上封事，请以亲王为元帅，治兵于河朔。渊圣不喜，令押出门。其冬，复有荐者，再召之，亮至而都城已破。率陕右、京西勤王兵三万人首至城下，屡立功，统御将佐、士卒如古人，斩斩整一，无敢犯令

者。上即位，亮诣行在，召对，除通直郎、直秘阁。而亮之为人，气劲直，议论不能屈折，执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两经残破，无城壁，亮上疏自陈曰：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执政摘其语，以为悖傲不逊，降通判河阳府，亮愤懑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来，与语连日，观其智略气节，真可以为大将者。欲且试之，乃荐于上，以为河东经制副使，而以观察使王璞为使。璞，亦陕西人，累立边功，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谕亮前疏中语，余广上意而奏曰：人臣论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动人主。激切，则近谤讪。故昔之听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于谤讪，何所逃罪？至于有所激而云，则必恕之以来谠言。如周昌之对高祖，刘毅之答武帝，皆人之所难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归京师耳，非有他故，愿圣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难得，而将帅之材为尤难，如亮者，今未见其比，异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气劲言直，乃关陕气俗之常，不足深责。上乃许如所请，并召对，赐璞袍带，赐亮五品服，与兵万人，告敕、银绢与川纲之在陕西者，诏京西、陕西漕臣应副粮草，余如张所。已得旨，而遣之。初，余既建议以料理河北、河东为所当先者，适后宫降诞皇子，率执政入贺。余奏上曰："皇子降诞，考之祖宗故事，当肆赦。陛下登宝位赦已旷荡，独遗河北、河东而不及勤王之师，天下尚觖望。夫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谓已弃之，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劳矣，病疾死亡者不可胜数，恩恤不及，后日复有急难，何以使人？愿因今赦，该载德意。"上嘉纳，故皇子赦于二者尤详。又请降诏，褒慰两路守臣、将佐、军民，谕以朝廷措置，救援不弃之意。守臣各转两官进职，余具职位、姓名以闻。又诏自今有能收复两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显著者，并除本处节度、观察、团练、防御使，依方镇法。又诏两路军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虑擅杀官吏。又命使臣赍夏药，遍赐两河守臣、将佐。又命榷货务印造见钱钞，遣使赍送两路州郡。又命降见钱钞三百万贯，付河北东路、陕西路漕司，广籴应副两路。又命起京东路夏税绢于大名府桩管，川纲、河东衣绢于永兴军桩管，以待两路支俵。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蜡书日至。间有破贼捷报，虏人围守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应招抚经制司募者甚众。又择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阳抵滨沧，凡六处，各有地分，以为斥堠。而潜善建议，令马忠将所部兵，会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万人，捣虚入界，虑必释诸郡之围以自救。余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此固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马忠者，在靖康初虽尝宣力，其后官崇志满，自爱惜，不肯决战，屡败衄，恐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与张所协力，先复浚、卫、怀三州，士气既振，乘势鼓行而北，则诸郡之围必解，而真、定可复，河北可以得无事矣。事固有因事而制宜者，此也。"是时，金人留兵三州，只数千人，余皆驱虏吾民，剃剪用之。张所遣间与之结连，多愿为内应者，以官军、民兵相表里而图之，功可指日而成，故余之策出此。而潜善坚执其议，上可之，余不欲力争，乃以忠为河北经制使，而以张换副之。换者，陕西人，质朴有谋而善战，其材远胜于忠。既使副忠，又令与张所相应援，而换亦以余之策为然。进呈谏官邓肃论伪命臣僚札子，多已行遣，而肃曾在围城中知之为尤详，有未及者数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类，令留守询访姓名以闻。其言颇及吕好问，好问者，申公夷简曾孙，以元祐党籍，久困州县，士大夫颇推其恬于仕进。靖康初，余荐于渊圣，以为谏官。其后为侍从，邦昌僭逆，以为执政。而好问尝以蜡书至元帅府，故上即位，首擢为右丞。肃论之颇恕，而侍御史王宾亦上疏，极言好问在围城中，方渊圣拘于虏，言宜以蜡书至元帅府，督进师，而反劝进，为怀贰而挟奸，无大臣节。况尝污伪命，不可以立新朝。好问惭，求去甚力，乃除资政殿学士、知宣州。又进呈肃论耿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误渊圣，罪天下共知，朕尝欲手剑击之，夫复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岭南，而其子延禧落龙图阁学士，令随侍。又进呈王宾论范讷、赵野、王襄总师逗留不进，而纵其下暴掠甚于寇盗章疏，有旨，降官分司。而宾论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论京西、湖北为金人盗贼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有贼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谓宜褒黜，以明功罪。如赵子崧之守陈，赵子栎之守汝，阎孝忠之守蔡，黄叔敖之守襄阳，李彦卿之守汉阳、鄂倅，赵令裨之应援黄州，县令陈规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褒赏。有旨，转两官，或与职名。而以令裨知黄州，规知德安，千秋通判荆南。如陆德先之弃随州，邓雍之弃荆南，舒舜举之弃郢州，赵纵之弃复州，皆宜黜罚。有旨，降两官，落职，有类此者，言事官条具以闻。又论折彦质为宣抚副使，而逃亡入川峡。钱盖为陕西置制使，而逃至湖北。许高、许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惩戒，则后孰肯以死任责者。有旨，彦质散官安置，高、亢编管岭南，盖落职，降官分司。会南康军奏，高、亢寓其境，欲谋变，守倅以便宜诛之而待罪。众谓擅杀，为非是。余曰："渊圣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将甚众，贼将至而先走，以铁骑五百，自颍昌挈家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倅敢诛之，必健吏也。使后日受命捍贼者，知退走而郡县之吏有敢诛之者，其亦少知戒乎？是当赏。"上亦以余言为然，乃命各转一官。是时，范讷、王襄罢，而开封府与留守阙官。余荐宗泽于上，以为留守非泽不可。泽，浙东人，自为小官，即卓荦有气节，敢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靖康

间，知磁州。上以康邸持节使虏中时，金人已再犯河北，泽力挽留，以为不可行。其后有元帅之命，遂即大位，泽之功为多。同列忌之，谮毁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阳府。余到行在，泽适至，与语，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荐之。上笑曰："泽在磁，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用权术，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扰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镇抚之，不独外寇为患，亦有内变可虞。使泽当职，必有可观。"上许之，乃除延康殿学士、知开封府，兼留守。泽至京师，果能弹压抚循，军民畏爱，修治城池、楼橹，不劳而办，屡出师以挫贼锋，虽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处仁死，余荐杜充代之，而以刘锡代充守沧州。又颇易置诸路帅臣、监司，及京东西守臣，然常患帅材之难得也。一日，上批出，迁汪伯彦知枢密院事，而除张悫同知。悫，是时方自河北都转运使除户部尚书，初至行在。余因对，奏上曰："悫以财利强干称，以为户部尚书，乃其任也。今才供职，遽除执政，不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户部财计赖悫措置，乞少缓之，候悫措置财计稍就绪日除擢，未为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与至执政，臣当闻，敢以为请。"上乃止，令迁伯彦，而以潜善迁门下侍郎兼中书。后二十余日，竟除悫，盖潜善主之也。余因对，复奏曰："臣前欲少缓张悫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户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悫，乞且以户部事委之。"乃命悫兼总领户部财用。上又令以许景衡为中丞，王宾除谏议大夫。时景衡以给事中召，未至。余奏曰："陛下以景衡为中丞，诚得其人，然故事，中丞无自外除者。王宾迁，则台中无长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处分。"上许之。是时，除侍从卿监郎官馆职，以补班列之阙。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围城中者，多求东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余草诏以戒谕之，其后许翰至，余荐之于上，谓翰外柔内刚，学行纯美，谋议明决，宜在左右，参与大政。上亦喜其论事，乃以为尚书右丞，然翰之来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闭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两京乏粮，米价腾踊。朝廷责降都水使者陈求道荣嶷皆为散官，依旧领监事。又命提举京城所陈良弼同其措置。凡二十余日，而水复旧，纲运沓来，乃令三分留一于行在，每纲到，即间拨入。京师粮始足，米价始平。又择使臣八员为沿汴巡简，每两员将兵五百人，自洛口管认地分，至西水门，分布防察，乃免滥决之患。又于两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置巡简，商贾始通，人情始渐复旧。命进奏院邸吏分两番赴行在，增给食钱，朝廷差除，镂板传报外路，增置马递铺，添给钱粮，命令始通州郡。命纲运入京者，还载诸部公案、图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盖行在草创，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悉类此也。

卷三

一日，同执政奏事内殿，余留身，进呈三札子：一曰募兵，二曰买马，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余奏上曰："国家以兵为重，方熙、丰盛时，内外禁旅合九十五万人。至崇、观间，而阙额不补者几半，西讨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阅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间，金贼再犯阙，溃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几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师集于都城侧者，三十余万人。其间多系召募民兵，倘择正兵之可用者，留十余万，分屯要害州郡，运粮给之，以为后图，亦足以壮声势而备缓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东、河北之兵在元帅府者，又皆援例以归。遂使行在禁旅单弱，虽旋搜裒，其势不多，何以捍强敌而镇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复追，而东南之人其性轻剽，不可使之远战，耐劳苦，习战阵。惟西北之人可使。为今日之计，莫若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为金人骚扰，未有所归之时，而关陕、京东西流为盗贼，强壮不能还业者甚众，乘此遣使四路，优给例物，以招募之，新其军号勒以部伍，得十数万人，付之将帅，以时教阅、训练，不年岁间，皆成精兵。于要害州郡，别置营房屯戍，使之更番入卫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务也。夫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马政不修，骑兵鲜少，乃以步军当其驰突，宜乎溃散。盖祖宗朝养马于监牧，孳生蕃盛，所在云布，故军旅之用足。至崇、观间，监牧废而为给地牧马，有其名而无其实，既无孳生，马益消耗。其后燕山陷没，马之入于夷狄者，不可胜数。金人初犯阙，河北、京畿之马为之一空。其后破都城，首下令括马，而京师之马入于贼者万有余匹。今行在骑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马既无，独陕西、京东西诸路，尚有私马。宜降指挥，立格尺，以善价买之，可以济一时之乏。民间养马，必皆上户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户自无马可养，取之既不厉民。而旬月间，马遂可集。朝廷讨论监牧之制，修复马政，命四川茶马司益市马，责效在年岁之外，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务也。国家新罹寇难，京师帑藏，悉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调发勤王之师，财用为之一空。今又募兵、买马、招捉盗贼、措置边事、应副残破州县，振举百度，以图中兴，非常赋之所能供办。又不可横赋暴敛，科取于民。如免夫钱，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余之家，可行劝诱，使斥其赢余以佐国用，而以官告、度牒之类偿之，使朝廷军马精强，措置边事就绪，盗贼衰息，彼乃得保其财产。不然，虽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财产哉？宜命州县委曲，喻以德意，必有乐输从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务也。然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全藉州县官吏体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骚扰者，重置于法。奉

行有叙，不扰而办者，量加旌赏。令诸路监司保明按察以闻。则三者，可以指日而办。”上皆以为然，命以劄子付中书省条具取旨。乃与黄潜善商议，于陕西、河北募兵各三万人，于京东、西募兵各二万人，合为十万。许召募白身，于诸色厢军中拣选，招收溃散兵卒，改刺，创置军号骁胜、壮捷、忠勇、义武、龙武、虎威、折冲、果毅、定难、静边，凡十军，每号四军，每军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给，依上禁军法，量增分数，余给半。许用诸路阙额禁军钱、常平司钱，不足，即自朝廷应副。每募及一军，就本路选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将官，部队将押赴行在。内京东、西，委两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抚司，陕西委经制司，而以钱盖依旧为陕西经制使。初，盖在靖康间，尝建议河外湟、鄯之地于朝廷无毫发利，而岁费不赀，为中国患。不若求青唐之后而立之，使抚有其旧部，以为藩臣。朝廷省费，而新边弓箭手皆可徙至河内，以备使令。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为国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盖为使，赍告赐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议买马，分为三等，格尺价直，除命官、将校见养马不许括买外，余并籍记，赴官拣选，及格尺、中披带者，即时给还价直。每及百匹，差官一员，管押赴行在。隐寄妄冒，有马不籍，及无马而抑勒令置买者，并科违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总之。又议募民出财，宜降诏晓谕，俾州县劝诱，有能出财助国者，籍记姓名、多寡，申朝廷给降度牒偿之。入财多者，取旨推恩，应劝诱到钱物，并别项椿管，听候朝廷指挥，专充募兵、买马、缘边事支用。若有敢科配骚扰者，命官窜责，吏人决配，委监司按察。凡募兵、买马、劝民出财，奉行有叙，保明推赏，中书条具进呈，有旨从之。又议措置控御、修举军政，余谓唐之方镇，当时实赖其力以定患难，第措置失宜，而其后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权，一切委以文吏。非沿边诸路，虽藩府亦屯兵不多，无敢越法行事。以处太平无事之时，可也，一旦夷狄长驱，盗贼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手足不足以捍头目。为今之计，莫若稍仿方镇之制，择人任之，假以权势，减上供钱谷，使之养兵而训练之，大小相维，远近相援，庶几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观察、团练、防御。今既以为阶官，不可复改，宜于沿河、河淮、沿江诸路置帅府，要郡、次要郡使带总管、钤辖、都监，以寓方镇之法，许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属、将佐，以治兵。不数年间，必有可观。昔马燧之镇太原也，承鲍防之后，兵力衰单，燧募厮役，悉补骑士，教之战。数月，成精卒。居一年，辟广场，集兵三万，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镇泽潞也，乘战伐后，赋重人困，军旅雕刓，乃籍户三丁择一，蠲其徭租，给弓矢，令闲月得比偶习射，岁终大较，亲按籍，第能否赏责，比三年，皆为精兵。举所部，得成卒一万，遂雄山东，天下称昭义步兵为诸军冠。此方镇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宽其衔勒以责成功，而诛赏废置之柄，悉在朝廷，使无不掉之患。则今日控御之策，宜无大于此者。至于军政，当法古揆今而更张之。古者，自伍、两、卒、旅，积而至于二千五百人而为师，又积而至于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其将帅正长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阵，节制足以相使。若身运臂而臂使指，无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御敌而成功也。国朝之制，惟以五十人为一队，五百人为一指挥，而有故出师始命将佐，取具临时兵将，初不相识，而欲其临患难而用命指挥如意，盖亦难矣。今宜法古，五人为伍，中择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别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有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部，有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有正、副统制官。节制统制官，有都统。节制都统，有大帅。皆平时选定，间居则阅习，有故则出战，非特兵将有以相识，而恩威足以相服，驱之行阵，益多益。治此，韩信多多益办之术也。夫用兵，以赏罚为劝沮，而自崇观以来，有功者赏逾期，败衄者罚不及，用命死敌者，以收身不到为名，而无赠恤，遇敌奔溃者，以转山迷道为辞，而反招收。赏罚如此，岂复有军政哉？宜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时推赏，后有不实，坐所保将帅。而将之败衄、卒之逃溃者，必诛。临阵死敌者，宽主将之罚，使必以实告，而优赠恤之。庶几士气犹可作也。且祖宗严禁军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犯阶级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离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严失主将之法，而近年不复行也。若此之类，皆宜申明约束，增重法制。又纳级计功之法，有当议者，如选锋、精骑，陷阵却敌；神臂弓，强弩劲弓，射贼于数百步外。岂可责以斩首级哉？若此之类，宜命将帅保明，全军推赏。余又具札子，于上前论之甚详。佥谓帅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镇，割隶州郡。措置军政，当先施行于御营司。及招置新军，乃命京东东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东路、永兴军路、淮南、江南、两浙、东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帅府，要郡、次要郡，帅府为安抚使，带马步军都总管。要郡带兵马钤辖，次要郡带兵马都监，皆以武臣为之副。改路分为副总管路，钤辖为副钤辖，州钤辖为副都监。总管、钤辖司，许以便宜行军马事。辟置寮属，依帅臣法。屯兵聚粮，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则副总管为帅，副钤辖都监，各以兵从正官。愿行者，听转运使、副一员，随军一员，留本路。而提刑弹压本路盗贼，遇有盗贼，则量敌多寡，出兵会合，以相应援。本路帅臣，当职官措置兵马先就绪者，当优议施赏之。命招置新军及御管司兵，并依新法团结，五人为伍，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百人为队，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

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伤，皆可周知。三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置籍以受功状。三日不简举施行者，必罚。受赂乞取者，行军法，许人告。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皆敕榜通衢。将士观者，皆奋厉。余又具札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备御夷狄者，皆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备具，故敌未易攻，金人、盗贼乃扰吾腹心。而中原郡县，积习承平之久，城池堙颓，并无器械，何以御敌？金人盗贼所至，官吏、军民多不能守，而郡县遂陷没者，非特士气怯懦，盖御敌之具不备使然。宜诏诸路州郡以渐修葺城池，缮治器械，朝廷量行应副。有能葺治备具者，当旌赏一二，以劝之。"有旨依奏，应州县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给降祠部应副。又奏金人专以突骑取胜，而中国骑少步多，固宜多致溃散。夫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战，多以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刚车自环而依以为固也。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制为战车，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制冲冒也。后世徒见房琯尝以车战败，遂不复用，殊不知制御突骑，非车不可，顾所以用之如何耳？但当以革冒之，以备火攻。故古之兵车，谓之革车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制车简易轻捷，数人可推，运行、进退、旋转、曲折皆如人意，每车用卒二十五人，行则为行阵，止则为营垒。平原可以驰逐，险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铁骑不得以奔冲，其制甚精。凡造数百两，教阅月余，士卒皆习熟。会臣罢，不果用。今宜颁其制于京东西，俱制造而教阅之，其详具劄子中，因绘图进呈。有旨，令御营司制造、阅习，诸将皆以为可用，乃颁降两路，委提刑司总领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设之险，帝王所恃以守其国者也。然须措置控扼，以人绩加之，乃为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复措置，虽大河奔湍，虏骑潜渡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请于河阳上流置战舰、水军，习水战以备契丹之深入，当时不从其议。至于靖康间，金人渡河如入无人之境，盖无水军战舰以击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临江表，周瑜以舟师破之赤壁，而操终身不敢窥吴。由是观之，使有水军、战舰因其济而击之，得一胜则敌人破胆矣。且虏人便于骑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长，攻彼所短，其胜万全。但有其备，使彼不敢轻济，为利已博，况胜之哉？为今日计，莫若于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战舰，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军，凡习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记其姓名，平居许其自便，有故则纠习而用之。逐时教阅，量行给赏，不年岁间，皆为精兵，则所以固吾圉者，莫要于此，其详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请，招置水军，以楼船、凌波为号。又命御营司干办公事杨观复赍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余路委提刑司措置、总领。又奏上，既于河北、陕西、京东西四路募兵，而军器、衲袄、旗帜之类，经靖康之变，类多散失，内库甲胄甚多，特太重大，兵卒不能胜，乞降指挥条具军器、衲袄阙数，下诸路转运司制造，于行在置司，取内库甲改为大小三等之制，及图画式样、制造旗帜之属，上皆可之。又询访陕西、山东及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余人，乞召审察，以备将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余日，措置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是时，朝廷议遣使金国，余奏上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于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渊圣远狩沙漠，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迎还两宫，致天下养，此孝悌之至而尧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使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朝迎暮请，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为然。命余草表，并致书二虏酋，及以周望、傅雱皆借官为二圣通问使，赍表及书以往。又奏上曰："陛下当艰难之时，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统。宜降哀痛之诏，以感动天下忠臣义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养海内之深，金贼不道，屠戮生灵之酷，社稷艰危之急，二圣播迁之痛，今日所以赖天下士民同心协力相与扶持保守以致中兴者，凡所告谕，必尽诚意，明白言之，无有隐讳。使读而闻之者，虽武夫悍卒，知所激励。然后按其所言，次第行之，无为虚文，务施实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转危为安有不难也。昔陆贽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不可以常理谕。"又曰："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正今日之谓。"上乃命余撰拟诏文进呈颁降，又具札子，以谓艰难之际，赋入狭而用度广，内自朝廷，外至州县、监司，宜省冗员以节浮费。上命中书条具，乃诏省台寺监官以繁简相兼，复开封府旧制，减学官员额，罢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罢两浙、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复幕职曹官旧制，非万户县，不置丞，罢吏员三分之一。又请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转官不得过朝请大夫。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应前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侍御以上，并罢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钱并减三分之一。有旨从之。是时，四方溃兵为盗，如祝靖、薛广、党忠、阎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余万人。余谓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铜马、绿林、下江之属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黄巾以破袁绍。顾所以驾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则易以叛去；移徙之，则彼必致疑。正当以术制之，使由而不知，则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营司差官每招安到一头项，即先号令，有元系良民愿归业，及有营房兵卒愿归营者，给券及公据遣之，遣去大半。又择其羸弱不胜兵者放散，独留强壮愿充行阵立功者，以新法团结，每一军差大小使臣充部队将，及择有材略者为统制官以统之。而其头领，皆命以官

于他统制下，充准备将领及差遣之类。于是，无叛去者。独淮南剧贼杜用、山东李昱、丁顺、杨进，皆拥众数万，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驿、单州之鱼台，皆有溃兵数千人作过。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敌，而盗贼乘间窃发，扰吾郡县，其势不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盗贼虽主于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惧，则彼无所忌惮，势难遽平。宜分遣兵将，讨殄数处，则余者自服。"上以为然，乃命御营都统制王渊率师讨杜用，都巡简刘光世讨拱州叛兵，统制官乔仲福讨李昱，韩世忠讨鱼台贼。不旬月间，皆破之，斩杜用、李昱，获甲马、宝货不赀，余悉平殄。丁顺、杨进乃就招抚司招安，过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阳，扰京西、湖北。余建议，遣范琼讨之。范琼者，在靖康间为统制官，将兵河东，颇宣力。其后归京师，权步军指挥使。京城破，渊圣幸虏营，留不遣，有阁门宣赞舍人吴革者，私结禁卫，欲劫虏营，迎渊圣归。谋泄，为琼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诛之。上即位，琼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为降诏，言节义所以责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当阔略之，以责后效。琼尚反侧。至是，余奏遣之讨贼，使离都城。琼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执孝忠，招安其余以赴行在。一日，与执政奏事便殿，上出绢背心一，宣谕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赍来，领中有亲书八字，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余与执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庙，以示后世。道君远幸沙漠，所望于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尽驽钝，措置边事，以副陛下圣孝思慕之意。"执政退，余留身论及靖康间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有至终夜不寝，而卒有播迁之祸，何也?"余奏曰："渊圣在东宫十余年，令德闻于天下，及即大位，忧勤恭俭，虽古之贤主无以远过。适当国步艰难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别忠邪，群言纷至，为小人之所惑，故卒误大事。人主之职，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细务，大功可成。不然，虽衡石程书，卫士传餐，亦无益也。"上以为然。余因论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内禅，一也。渊圣固守，二也。使其后更得一策，中国可以无事，而和与战两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方金人初犯阙，提兵不过六万人，既薄城下，累日攻击，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不可攻。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臣献策渊圣，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有不可许者，宜遣使者往来款曲，与之商议，俟吾勤王之师既集，然后与之约，其可与者，许之。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则约易成，而和可久。当时不以为然，一切许之，其后果不能如约，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余万，臣献策渊圣，以谓兵家忌分，宜使节制归一，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以重兵与之相临，而分兵收复畿邑，使无所得粮，俟其困而击之，一举可破。当时不以为然，置宣抚司，尽以勤王之兵属之，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而朝廷惩劫寨小衄，不复议兵。贼退，又不肯邀击，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此失其所以战也。夫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譬犹医者治病，证候既明而不投药，遂有至于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机会，尤不可失，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以应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其势不同，条目甚多，臣请论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国虚实，亦无必犯京阙之意，特中国失备，无兵以御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来，两路并进，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贼至城下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来，贼已围城，始以蜡书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贼寨于西北隅，而行营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问络绎不绝，勤王之兵既集，贼遂敛兵不敢复出。其后再来，朝廷自决水以淹浸京城西北，弥漫数十里，而东南不屯兵，使贼反得以据之，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进，此其不同者三也。渊圣即位之初，将士奋励用命，其后赏罚失当，人心稍解体，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围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号令严肃，昼夜抚循，未尝少休，闻其后无任其责者，贼至，造桥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数人登城，将士遂溃，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枢密院时，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诏书已累月，及臣宣抚河北，即诏减罢大半。盖朝廷专恃和议，以谓金人必不再来，一切不为之备，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势不同而祸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议措置，与金人约和、用兵次第札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兵章疏进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谕曰：宣抚司官属靖康间迫逐非辜，可并与差遣。乃条具进呈。有旨，曾任郎官、监司人与知州军差遣，曾任馆职以上人与通判差遣，余并升一等，选人与优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间虽号为通言路，然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鲠峭，皆远贬，其实塞之也。"乃纳札子，劝上以明恕尽人言，以恭俭足国用，以英果断大事，上皆嘉纳。与执政同进呈臣僚论宋齐愈事，初，齐愈为右司员外郎，自围城中出，诣行在，自陈以病在告，不与伪楚事，除谏议大夫。至是，臣僚论其首建议请立张邦昌，按据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伪楚之议，震怒，命付御史台鞫治。证验明白，齐愈款服。众颇为之救解，上曰："齐愈奸恶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众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断，仍膀其罪于通衢。又进呈御史台鞫治陈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围城中诱置内人为妾，及因抄札金银自盗入己。上曰："此何等时，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测，众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长流海岛，余编置岭南。又进呈留守司鞫治承华夫

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退归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语指斥乘舆。上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于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宁殿，李氏尝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其后邦昌之妇入禁中，乃留其亲随人，而易以陈氏归府第。上震怒，谓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窃位号，此乃细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决脊，降配军营务下民为妻。又宣谕：王时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状。余奏曰："人臣不能仗节死义，而不顾君父，一至于此，虽犬彘有所不若。盖天下所同愤嫉，姑俟边事就绪，徐议再行遣，未为晚也。"因纳札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修盐、茶之法，以通商贾。划东南官田，募民给佃。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籍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又请于陕西、河北东路京东西置制置使，使以远近相应援。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进呈取旨。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而余事以余罢政皆不果行。

卷　四

初，余尝从容奏上曰："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河东两路，以为藩篱，葺治军马，讨平盗贼。内则修政事、明赏罚，皆渐就绪。独车驾巡幸，所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势根本也，一去中原，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臣尝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适襄、邓，示不去中原，以系天下之心。选任将帅，屯列军马，控扼要害，以折虏人之谋。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而近日外议纷纭，皆谓陛下且幸东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兵聚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灭矣。"余再拜，赞上曰："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过也。"因言履艰难之运者，不宜怀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将兵，披甲胄，冒矢石，于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车驾不去中原，则将士思奋，人百其勇，盗贼不敢觊觎，两河易为经略。虽少劳苦，而后享安逸。倘偷取一时目前之安，如后患何？中外未知陛下圣意，乞降诏以告谕之。上乃命余拟撰诏文颁降，膀之两京，读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宫。以徽猷阁待制孟忠厚为提举一行事务，步军指挥使郭仲荀统兵扈卫，余令有司排办。后半月，上忽降手诏，欲巡幸东南以避狄，令三省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以闻。余留之，因具札子，极论不可。且言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晋元帝是也。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而中兴之主，拨乱定功，以兵马为先。一失西北，则二者无自得之形格势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华倘或南幸，委中原而弃之，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吾关、辅，盗贼且将蜂起，跨州连邑，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反以遗贼。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阙，有不可得，况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惟南阳，光武之所以兴，有高山峻岭可事控扼，有宽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关中可召将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货财，东达江淮可运粮饷，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暂议驻跸，自冬徂春，两河措画就绪，即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上乃取还巡幸东南手诏，令与执政商议。翌日，再具札子，援楚汉荥阳、成皋间，曹操、袁绍官渡事，论天下形势甚详。又与执政议于上前，余曰："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且有后艰。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诚不敢任此责，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失大信于天下。愿断自渊衷，以定大计。"上乃许幸南阳，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观文殿学士范致虚知邓州，委以修治城池、缮葺宫室官府，朝廷降盐钞钱帛，委转运使范之才等储峙粮草。命发运司拨江湖纲运，由襄江通漕，命四川变转轻货，陆路自陕西，江路自归峡以入南阳。以黄潜厚为提举一行事务，以郎官陈衮、李俦干办角递，以发运使李祐为随行转运使，将以秋末冬初，择日启行。而潜善、伯彦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其议颇传于外，客或谓余曰："士论汹汹，咸谓密有建议者，东幸已决，南阳聊复尔耳，盍且从其议乎？不然，事将变。"余曰："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当以去就争之。且上英睿，必不为异议所惑。不然，吾可贪冒宠禄为保身计，虚受天下之责哉？"然自是，虽未尝有改议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挥。如批买马，只令每州买马百匹。余奏上曰："元降买马指挥，不立额数，只令有马及格尺者，依等第给价买之。今若每州限以百匹，即无马去处，必须科配，却反成骚扰。"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军，有害军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挥，许改刺者，只谓溃散兵卒、无营房可归者，即非以见在营房兵卒许之改刺。"因以中书元批旨进呈，上意乃悟。上批出，李擢已经渊圣责降宫观，今又责之，为太重。余奏上曰："李擢在围城中，渊圣委令提举京城南壁，实守陈州门一带。金人造桥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责降宫观。其后，竟自所造桥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后，渊圣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为轻典，倘犹以为重，何以戒失守，使后来者任责。"潜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彦国、吴昉骚扰东南，并落职与宫观，令学士院降诏慰抚。初，余未至行在，彦国已除

知江宁府，委令修城及缮治宫室，朝廷给盐钞十万贯，彦国具札子，以为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观间，赐臣僚一第，费百万。今委彦国以修城，又新经兵火之余，令其治宫室，只给钱十万贯，诚为太寡。"有旨，拨两浙淮南盐钞四十万贯付之，为五十万。且降指挥，令其因陋就简，不事华壮。上一日忽宣谕，彦国修城等骚扰。余奏上曰："创修宫室，一新城池，鸠工聚材，计置砖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势不得无扰。莫若明降指挥，令其掇移诸州神霄宫及常平司廨宇，一切拆旧修盖，城壁亦因旧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则费用省，而骚扰之患自息。"乃命尚书省札下，既而复批出，责降且命降诏。盖潜善以彦国于余为姻家，故密启之，以为潜诉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适同日得江宁府奏状，彦国已死。又吴昉无职名，可落。佥谓宫观大优，将上取旨。上曰："彦国已死，不须行遣。"乃令放罢吴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诏慰抚东南。如此之类，批出者颇多。初，余每因留身奏事，从容论治体，及有所规谏，虽苦言逆耳，上皆嘉纳。至是，奏陈当世急务，拟进指挥，多不降出。余因知潜诉之言，其入已深。一日，对内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误蒙圣慈，使待罪宰相，当国家艰难之时，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黾勉，虽久患痁疾，亦不敢在假将理，思竭驽钝以报称知遇之万一。近日屡烦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据辩明，幸蒙圣察。又所进拟措置机务，多未蒙降出，顾臣孤拙寡与，独荷陛下特达之知，忌娟者多，恐必阴有潜诉而离间臣者。书言时则勿有间之，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又以小人参之为害霸。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势不两立，治乱安危，系其进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札子，极论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间渊圣听用唐恪，而恪奸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得渊圣之心，移易是非，变乱白黑，卒潜罢徐处仁、吴敏而夺之相，其后遂致祸。故方陛下励精图治，枕戈尝胆，振起中兴之功，诚不愿蹈覆车之辙也。夫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持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愿致察于此。上慰谕曰："无此，但朕思虑偶及之耳。其余章疏见省览，非晚降出。"余拜谢而退，至八月五日，告廷迁余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加食邑实封，而除潜善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既命两相，则潜善显沮张所而罢傅亮，余以去就争之，遂定进退。虽知堕潜善策中，盖势不得不然也。初，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内结陷虏兵民，复怀、卫、浚三州，解邢、洺、磁、相、中山之围，以图收复真、定。既有期矣，所尚留京师，招集将佐，措置钱粮，而河北转运使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骚扰，不当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给用器甲为非是，缘置招抚司，河北盗贼白昼杀人，不若罢之，专以其事委帅臣。盖张悫久为河北都运，与益谦善，悫以余尝沮其执政，故附潜善、伯彦，相与谋，使益谦为此奏，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绪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未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骚扰而言不当置司。至于守兵器甲不可辍那，当令招抚司具合用数申陈，自朝廷给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围河北，民无所归，聚为盗贼，故置司招抚，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岂缘置司乃有盗贼。今京东、京西，群盗啸聚，攻掠州县，岂亦招抚司所致耶？方时艰危，朝廷欲有所经略，益谦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而沮奸臣。"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就绪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应副。如招抚到河北兵民，严行钤束，无令作过。张益谦令分析以闻。尚书省既札下矣，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凡千余言，痛诋招抚司，令北京行下州县出牓。后数日，乃关过尚书省，余始见之。乃以枢密院画旨，并尚书省元降指挥同将上进呈，与伯彦、悫争于上前。余奏曰："张益谦所奏，皆细故，情涉观望，尚书省已得旨行下，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以细故而害大计，沮抑张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张所以招抚，因兵民、盗贼之力以捍强敌而复故地。今措置甫就绪，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县、将士，知朝廷议论不同，安肯协力。弃事功于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于张所，欲其成邪？欲其败邪？欲其成，则不当沮抑之如此。欲其败，则不若罢去之。无使挟私害公，而不为国家虑也。沮抑一张所，有何所难，致误国家之大计，使河北兵民尽为金人之所得，河北州县尽为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将谁任其责。靖康间，惟朝廷议论不同，无以公灭私之意，遂及祸，故今岂可复蹈覆车之辙耶？"伯彦、悫无以对，第云，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上乃令枢密院改正，作依前降指挥施行。既不得逞，即为傅亮之事。初，王璞、傅亮既受命为经制使、副，即具画一申朝廷，以谓河东州县多为金人所陷没，至与陕西连接如河中府、解州亦为所据，与陕府相对，以河为界。今经制司所得兵，才及万人，皆乌合之众，其间多招安盗贼及溃散之兵，未经训练拊循，难以取胜。乞于陕府置司训练措置，召募陕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间不出者，及将家子弟，不旬月间，可得二万人。陕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贯总兵，赏罚不明，皆藏于民间不出，每应点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璞、亮欲厚资给以募之，皆一可以当百也。与正兵相为表里，其胜可必。且一面结连河东山寨豪杰，度州县可复，即复之。可以渡河，即乘机进讨，以收复河阳、河中、解州沿河一带，据险以扼其冲，渐议深入，以复泽、潞、太原，愿当方面之寄。有旨从之，拨川纲之在陕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陕西、京西转运司悉力应副。璞、亮行才十余日，枢密院复取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即日过河。亮

申朝廷，以与前议及元降指挥不同，今欲即令过河，无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绪，既过河后，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粮，乌合之众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误国事。余将上进呈，奏曰："河东今日之势，不同河北所失不过数郡，其余皆为朝廷守，王师渡河，犹有驻泊、得粮之处。河东州县，大半陷没，沿河一带自解州、河中至河阳、怀、卫，皆为金人所据。今经制司军旅未集，遽违前议，驱之渡河，遂为孤军，倘为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将佐士卒，当此一道而经略之。古者，将帅不从中御，愿且如前议，尽将帅之智虑，而责成。俟其淹旷时月而无功，则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驱之若是之遽。"而潜善、伯彦皆谓，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机会。如亮等，但欲逗遛耳。余曰："兵事不可遥度。目下亦未见有机会可乘，但当委任将帅，使择利而动耳。今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正所以为贼饵，不见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余日，申明朝廷前后所降指挥不同，乃将帅之职，岂可便以为逗留。如赵充国坚执屯田之议，不闻宣帝以为罪也。臣以谓，不若只依前降指挥为便。"上以潜善、伯彦执议，圣意颇惑，依违不决者累日。余留身，极论其理，且言潜善、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赖圣度鉴察，不得行其志，又极力以沮傅亮。盖招抚河北、经制河东，皆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职。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商议而后行，不谓二人乃设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愿陛下虚心以观之，则情状自见。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挥，于陕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赴行在。盖潜善留身，密启之也。余留御批将上，奏曰："臣昨日论傅亮事，已蒙宣谕，俟批出依元降指挥。继奉御批，乃罢亮经制使，不知圣意所谓。"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余奏曰："臣论傅亮乞降指挥，非谓不使之渡河，缘亮昨乞于陕府置司，与金人对垒，募兵训练，择利过河，收复州县，朝廷已从其请，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泽节制，即令过河。臣谓不可者有三，事从中御，不尽将帅之虑，一也。军旅未集，驱乌合之众，渡河即成孤军，必为金人之所溃，二也。军溃之后，朝廷未有将佐、士卒可以当河东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为非是，当依前降指挥，以责成功。今乃缘臣争论之故，并与经制司罢之，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阴有以荧惑圣听，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达之知，起自罪谪，付以国柄，方艰难之秋，但知一意以为国家，苟可以持危扶颠者，知无不为，庶几仰副委任之万一。诚以傅亮经制河东，乃今日所当为之大者，潜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罢之，此而可沮，则其他孰可为者？今御批犹未施行，愿陛下致察于此，倘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图报称。不然，臣岂敢尸禄、贪冒宠荣以虚负天下之责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岂难得？"余奏曰："臣尝与亮款语，观其谋略、智勇，真可以为大将。询之士大夫，亦以为然。今以为经制副使，姑试之耳，假以时月，必有可观。使亮如其所请，临敌退挠而无成功，臣愿受误国之罪。今未尝用而遂罢之，则不可。古之御将帅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尝自知韩信，但以萧何荐之，为大将，设坛场，择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屡与之语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将韩信，则何亦必不敢当相位。今人材难得，而将帅之材尤为难，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辍那人兵，应副钱粮、器甲者，种种办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启行未几，遂以寸纸罢之，待将帅之轻如此，孰不解体。此臣所以深为陛下惜也。且潜善所以必欲罢亮者，意不在亮，所以沮臣。陛下不察，则臣亦何敢安职，恐终无以助陛下致中兴之功。"上无语，余以御批纳上前，曰："圣意必欲罢傅亮，乞以御批付潜善施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臣非敢轻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孰思之，使亮不罢，则臣何敢决去。"因再拜榻前，上犹慰谕，谓不须如此。余既退，闻亮竟罢，乃入表札求去。上遣御药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复上马归，再入第二表札，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药宣押赴后殿起居，随宰执奏事。讫，余留身，上曰："卿所争事小，何须便为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职，在论一相。宰相之职，在荐人材。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恐不可谓之小事，倘以为小，臣以去就争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乎？"因再拜榻前，复奏曰："臣以愚蠢，仰荷眷知，初无左右先容之助，龙飞之初首命为相，潜善、伯彦自以谓有攀附之功，乃虚位以召臣，盖已切齿。及臣至，而议论伪楚，及请料理河北、河东两路，车驾巡幸宜留中原，皆与之不同，而独蒙陛下嘉纳听从，固宜为其娼嫉无所不至。方潜善未相，所以谮诉指摘臣者，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犹沮抑不已，以是为非，变白为黑，此不过欲臣去耳。臣立于群枉之中，独赖陛下察之，得以尽区区之愚。如傅亮之事，晓然无可疑者，又不蒙圣察，是臣荐进人材不足用，议论国事不足采，其失职大矣。岂敢复任宰相哉？方朝廷承平无事之时，宰相犹可尸禄备员以冒宠荣；今艰难多故之秋，当惜分阴。人主以其相为不足任，则当亟罢。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则当亟去之。臣自度，终无以当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责望，敢久居此妨贤路哉？且臣尝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潜善等必以此动摇圣意，故力沮张所、傅亮而去臣。臣，东南人，岂不愿奉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顾车驾巡幸，实天下人心之所系，中国形势之所在，一去中原，则后患有不可胜言者。故不敢雷同众说以误大事，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留神于此，勿以臣去而其议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虽去左右，岂敢一日忘陛下，不胜犬马依恋激切之至。"因泣辞而退，遂上第三表札。客或谓余曰："公决于

进退之义得矣，顾谗者不止，将有患祸不测，奈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吾进退之节而已。患祸非所恤也。畏患祸而不去，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翌日，降麻，告廷除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加食邑实封，时八月十八日也。麻制中乃以余募兵、买马、劝民出财为罪，又谓行遣伪命臣寮为报私怨，纳御批除目为慢君命，不责彦国为党庇姻戚，争议傅亮渡河为沮格王师，如此类十数事，皆潜善密以付词臣。余具表札，辞免不敢当观文殿大学士，降诏不允。是时，尚未受左仆射之命，有旨令阁门并赐两告。不得已，拜受，陈谢即行，以九月半抵镇江府，闻辛道宗之兵变于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继闻其掠毗陵、焚丹阳，遂以客舟由外江归梁溪。而言者再论麻制中所指以为罪者，又言余倾家赀以犒叛卒，为绯巾数千顶与之，遣弟迎贼，阴与之通，朝廷不复究问其实，有旨落职，令鄂州居住。谗谤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见其无他，虽欲处江湖之善地，岂可得也？闻命即由江东西以抵武昌，适江上盗贼纷扰，权寓居于属邑之崇阳僧舍中。暇日，阅建炎初备位宰司日记，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知遇，付以国事，当轴秉钧才七十有五日，竟以谗罢。曾无涓埃之补，而罪衅之积有逾丘山，尚窃廪禄饱食而逸居，惭赧深矣。然余既罢之后，张所亦以罪去，傅亮辞以母病，不赴行在而归陕西，招抚经制司皆废。车驾遂东巡，而两河郡县皆陷于贼，金人以次年春扰京东西，深入关辅，残破尤甚，此岂人力也哉。因取进退之大概，次第而总叙之，与夫制诰、诏命、书疏、表札编纂附著，合为十卷，目之曰《建炎进退志》，庶几览者有所考焉。至于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陈请，陟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书之，此不复录。建炎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纲叙。

辩诬笔录

[宋]赵　鼎撰　范学辉整理

《辩诬笔录》一卷，南宋初年名相赵鼎撰，以答辩政敌攻讦的形式，记载了诸多作者亲自参与的聚讼不已的政坛大事，并表达了个人的见解。虽为一家之言，但亦暴露了若干政局内幕。有《涵海》本等。本整理本为首次标点整理本。

一张邦昌僭窃干王时雍权京畿提刑，有新奉玉音之语。辩曰：靖康元年十二月末，得省札，称朝夕大金师退，奉圣旨，差府曹一项、省郎一员抄札遗下军粮、马料。次日，工部侍郎司马文季与余简封，题云"提刑直阁。"经得开封，通引官姓曰："人札探除目帖子报，开封士曹赵某除直秘阁，京畿提刑，兼转运副使。"其日，余在同舍陈士曹阁子内，与数同官会话。今刑椽郭璋独在，可以为证。时十二月二十七八间也。先是，闻开正，大金师退，宰相何文缜广坐中，论师退后措置事。首言京畿蹂践酷毒，须得人安集之。且言祖宗时止有提点一员，尽总诸司之事，俟师退，颁赦改正。今且除提刑一员，兼漕事，当于士人中选通晓民事者。坐客荐洛州通判赵子昉，何曰："子昉固佳，但资浅尔，须于府、漕、省官中选之。"程伯玉、司马文季等数人同声曰："若求于省人官，无如开封士曹赵某者。"何曰："得之矣，屡有人荐，使除职名。"即呼中使，具除日，将上。次日批告，正月初画黄下吏部。户部侍郎邵泽民闻之，走见何相，荐宫教耿洵填士曹之阙。何曰："已除赵之昉。"盖初议畿宪不成，复以此处之在外，无日下供职指挥。适当多事，舍人行词留滞，未给告。间车驾出郊，其事遂已。先被旨，点检出城骨肉，置局延真宫。二月初，天地大变，六宫、皇族相继取诣军前。一日，宋退翁、胡明仲过延真，率余同见府尹。时有金使二人来府中，催促应副。退翁密谓余曰："瑶华，当祝尹深藏之，以备垂帘，待元帅之归。"余曰："何人可托？须有力量可保者。"退翁曰："戚里王某诜之子，内侍则邵成章。"既见尹，适见使在坐，不容交谈。退翁于掌上书"瑶华"二字，凭尹书几，展手示之。尹曰："何谓?"退翁曰："藏之。"尹良久乃悟，曰："会得，会得。"是日晚，退翁作札子，详言其事，托余达之于尹。瑶华，旧在州北城破迁之延宁宫，未几，延宁火，尹议密归之孟氏私第，不欲在士庶之家也。其后，迎入禁中，垂帘以待元帅之归。其谋实始于此。逮邦昌入城，士大夫亦以此议诱之，故邦昌敢任其责。三月末间，金人渐此引去。一日，旧同官吕言问见访，云朝廷议迎请元祐后归禁中。家兄令言问与孟氏议定。兄，舜徒也。言问与孟子亲，故舜徒委之。言问后作《垂帘记》，备见本末。后数日，余得行首司帖子，请召议事。至崇政殿门外阁子中，见王时雍、吕好冯、冯澥同坐，时雍顾谓余曰："烦公以畿内之事。"出除目一纸示余，除真秘阁、京畿提刑，兼权转运副使。余起立，白时雍，以私计不便，不愿就此。时雍作色，曰："今日之事，须大家担负。"余曰："府官冗贱，何预国论?"时雍怒甚，不复言。舜徒恐激作祸生，谓时雍曰："且只以府曹兼领。"又谓余曰："府界职事，府曹兼领，何害？兼有正月初成命。"余曰："若于差权札子内，补坐正月初指挥，乃敢就职。"时雍益怒，面色变青，徐取笔，勾去"直秘阁"字。舜徒曰："日府界官无限，且先理会东路，只备元帅之归。所以烦公，正为此也。"余曰："闻金人留兵二万，屯河南武阳县界。如此，即游骑四出，府界何以措手?"舜徒曰："近遣从官数辈，至军前恳告，今则尽发过河，更不留一人一骑在河南。"余曰："东路蹂践尤甚，直抵南都，更无片瓦。"舜徒曰："元帅府官兵极多，须广席屋以徙。"余曰："府界无一人百姓，使谁为之？又无一钱支用。"时雍方发言，曰："此等事，自当应副，公可条具申来。"余归，至晚，得差权札子。犹豫未决，适提刑属官孟某来参（不记名），问知是后家，因叩吕言问所说。孟曰："此议已定，某适离家，时见街道司已在宅前治道，恐亦非晚矣。"余既得此说，走见户侍邵泽民问子细。未及坐定，泽民曰："适自部中来，朝廷要二十副珠子花环头面装裹内人，就孟宅迎太后还内，于诸人家抄札家资内寻觅，竟不得足。余曰："定在何日?"泽民曰："数日前，马仲时（谓殿

院马仲）已上书太宰相公，谓速出外第，且乞遣使迎元帅。邦昌得书，极惶恐，便欲出居东府。诸公谓敌骑已有在青城者，恐别有变生，少隐忽数日为便。今闻后骑已过中牟，邦昌岂敢一日留滞？当亟请垂帘，一如初议也。如遣使，则已发数辈，近又差谢任伯（克家）捧宝而往。”余曰：“何宝？”泽民曰：“大宋受命之宝，的当无如此者。”余既闻此，始敢交职事。畿宪，公使造酒，月给甚厚，余只请士曹之俸，不受一钱供给，今料钱历可考也。不数日，太母垂帘，邦昌易服出外第。垂帘之次日，余到都堂白事，适见邦昌自崇政殿门出，循廊而南，朱衣前导，堂吏随之。三衙一人从后来（不知姓名），升阶禀邦昌，欲差班直数人导卫，邦昌踊身顿足，大叫曰：“公等如此不相恤。”余见邦昌于都堂阁子，对坐茶汤，是时别无执政，前日暂权者，皆已退归旧班。余出札子，再申明所权执事，次日降太后圣旨差权，余然后方敢就职。又乞支降钱帛，前日王时雍所许者。邦昌谓余曰：“要何用？”余对以盖造席屋，以备元帅之归。邦昌取笔，判依申支给。前章谓余干王时雍求京畿提刑，又谓余有亲奉玉旨之语，则天地鬼神实临之。

一权京畿提刑日，纠集保甲，以拒勤王之师。辩曰：丙午冬，金人分两路渡河，直抵畿内。西自洛阳，东至南部，南自颍昌，北至大河，皆为金人占据。京师，在数千里重围之中，仰视但见青天，白日而路不通，中外断绝。四方万里之远，郡县栉比，官吏享厚俸，兵级坐食衣粮者，不可以数计，而优游自若，无一人回首一顾者，安得所谓勤王之师？月余，城破，敌分兵屯列城上下，瞰城中。百万生灵，犹机上之肉。明年正、二月间，陕西大帅范致虚遣兵万人，使辛企宗将之，出崤、渑。敌令西京所屯兵迎战，甫交锋，西京败走，去京师犹在十程之外。东南之兵，聚之淮甸，盘桓不进。三月间，二圣已出郊。赵子崧总兵一项，自陈、蔡稍逼咸平界，远望敌骑数百，奔溃，不可止约。自相蹂践，死者盈路，遗弃金帛巨万，不可数计，骑厚载而归。此则勤王之兵也。时余在开封供职，不知京畿提刑者何人？谓之保甲者，安在也？余得堂札，兼权宪漕，时敌退，城开已数日，逮交职事，敌骑已过郑州，二帝北迁，渡河已久，京师官吏，悉趋元帅府。所谓京师者，数千里瓦砾场，萧然一空城而已，何勤王之有？况保甲一司，自有武臣提刑专领，余权摄时，文臣见阙，系武宪汪长源兼领。余从长源交割，得之畿县，诸公悉来相见，不闻有保甲，在京亦未尝说及也。隆祐垂帘之初，刘光世一项自鄜延来，太母遣武臣提刑汪长源、户部郎官李革出城迎待，而光世由颍昌境上直趋济州。后数日，李革见访，余始知光世之过也。后章谓余权京畿提刑日，纠集在京保甲，以拒勤王之师，则天地鬼神实临之。

初被权摄指挥，专为措置东路，奉迎元帅。自权顾之后，往来雍邱、陈留，水陆措置。朝廷差中书舍人张澂（达明）提举迎奉一行事务，余见达明议事，以驿顿什物全阙，次日得省札，具数申户部。许于诸人家抄札什物内关请，后到到载往东界。余至雍邱，编排回中路，逢枢副李回（少寓）、右丞冯澥（长源）同舟南下，相见舟中。余谓二公，论京畿蹂践既酷，即今犹有溃兵及饥民啸聚者，时时出没，流民不得安业，乞差兵弹压等事。二公深然之。余遂率京畿父老，上表劝进。五月初，上即阼，又率京畿父老上表，请车驾还阙。至六月初，余申致省，以京畿措置就绪，远迩宁静，劳来安集，恐非时暂兼权者能办，乞早差正官前来交割。凡累申，不报。方朝廷节次行遣围城诸人，议论汹汹之时，余敢露章求罢，而朝廷不听其去。自以权摄，始末可考，朝廷亦□之而不以为事也。兼权之人，凡有数等，除别以罪斥，应权执政官有自落职宫观而复旧物者，皆责散置，李回、范宗尹之流是也。有自枢副升右丞者，冯澥是也。有自侍郎权尚书者，谢克家、邵溥是也，止于落职而已。有自从官权执政者，吕好问是也，事体为量重，洎上即位，正除执政，进退恩礼，未尝少贬。以其权执政日，于围城中募人间道诣元帅府，密陈城中款师事状之功也。其后，宰相议围城之罪，悉欲杀之，上终薄其罚者，以预知城中始谋权立之详也。其自开封少尹权都司者，叶份之徒是也。自监丞权少监者，李佩之徒是也。自郎官权卿少，自馆职权郎官，不能尽记，皆置而不问也。洎车驾渡江之后，洞照本末，当时权摄之人，悉皆召用。李回复入枢府，谢克家再为尚书，相继入参大政。范宗尹召为中丞，未逾年，拜相。此皆权局中情重，而责降散置者。叶份元不离行在，至八座而去。余以开封右判官，权京畿监司，是笃外补，未尝超躐，比之诸人，不犹愈乎？邦昌之入城也，留守率百官，用郊迎宰相礼，见之于南薰门下。邦昌下马，相揖入幕次，请从官就坐，邦昌厉声曰：“谁为此谋？公等各为妻子计，乃欲置邦昌赤族之地也。”诸人惶恐无对，乃请邦昌居尚书省。留守司差从官十员相伴游说，邦昌拒之甚坚。余亦窃问一二，诸人初谓邦昌曰：今日国祚不绝如线，太宰受国厚恩，正是论报之日，谓宜勉徇军前之意，款退敌师，即日遣官奉迎元帅。一面邀请元祐后垂帘，然后退就旧班。且速议进，既建大号，未必不以为功也。邦昌曰：“诸公误矣，元帅府将相已备，他日闻二帝北迁，未必不便正位号，唐明皇在蜀，肃宗即位灵武。投机之会，不可失也。”诸人曰：“才闻师退，急遣使劝进，此亦一机会也。且本谋专为社稷计，他时谁不相谅。”邦昌曰：“此事安可户晓，诸公不念邦昌有老母乎？”诸人又曰：“今京畿百万生灵，性命所系，太宰设心如此，天地神明亦必知之。”邦昌初虑师退之后，别生他变，既闻垂帘之议，始有回意。后两日，御史台告报，百官、并寄居待次官及京城父老、诸军将校并赴尚书省。官员立厅上，父老、将校立庭中，少顷，堂吏引邦昌出阁子，立柱廊上，士大

夫建议纷纷，邦昌拒之，辞亦甚敏辩。其中一人谓众曰："不须如此，便可山呼。"邦昌仓皇走避，百官未退，余与府僚先归。台吏遮拦，且曰："一城百万生灵，性命决于今日。官员们且更告他太宰。"众谓之曰："府中应副事冗，自来集议等事，才到便退，未尝干与。"乃使之去，出省门，逢王伯时（立之），小立语，及邦昌建拒之说，伯时曰："须教他做，且是易制，他时足以衬刀，若使蔡京为之，必别有措置，反为大患。"衬刀，谓斩也。户曹李洸曰："少卿且低声，此语传播，愈更艰难矣。"初，大变之后，敌以檄城中议所立者，云选世有名德之人。诸公议曰：众所共知者，惟吕舜徒、司马文季。又惜其忠贤之节，万一为敌所污，又见元祐之家一事。当求一易制，而不为人所顾惜者，如邦昌之流可也。邦昌久在军中，与敌相熟，敌人之意亦在于此。即遣林学士吴正仲入城，取指名状。城上，四围兵合，张其势以逼之，目晚议未决，欲变生。宋齐愈预闻初议者，遂书邦昌姓名以授之军中，喻以此命。邦昌辞之甚哀切，以至号恸，闷绝仆地，扶归帐中，不复食。敌遣甲士百余人，路刃相向，且斡开口，灌以粥饮，而邦昌终不从。敌之谋臣曰："莫若送之城中，使自为计。立一日限，事若不成，纵兵齐入，不使一人得脱。"故邦昌之入城，士庶军民只哀万种，议既定，有司告报，百官集阙门之外。敌使五人自南薰门入，甲骑千卫卫之，捧册文前行，阁门等尽用敌人。邦昌乘马出尚书省后门，大号于马上，至御廊幕次，易服东望，再拜。是时，甲兵如雪，环列城上，鼓声不绝，天日昏暗，风沙惨然。士大夫相顾而无人色，邦昌亦挥洒不已，步自宣德西门入。敌使随之至，殿门五使先退，恐庭中礼数有所未尽，不欲见之，相回避也。邦昌升殿，倚西壁立，百官随入，错杂纷乱，无复行列。邦昌遣阁门一人下殿，谕廷中曰："实为生灵，本非僭窃，官员将校等并不得拜。"百官既拜，或起或伏，仰视邦昌，依壁鞠躬，侧首北向，殿中但设空御坐而已。先是，被围之初，有旨权罢国忌行香。邦昌礼数甫毕，次日告报，依旧制行香，但无奉慰之礼，以此示都人，以见意也。后不复登殿，止坐升阳门，百官禀事，长揖阶下。从官登门即坐，但以字相呼，一如执政见士大夫之礼。事定，敌议退师，欲留兵三万为卫。邦昌恳辞之，又欲留兵一万，屯河南武阳界，恐缓急京城要用。邦昌又辞之。既不敢留兵，所以急于迎奉隆祐还宫。敌退未旬日，太后垂帘，即日召元帅劝进。权中书舍人汪藻行辞，有云：晋献之子九人，独文公之在外；汉家之业十世，至光武以中兴。引证最为切当。又旬余，邦昌趋南都。上践阼，封邦昌郡王，谢表云：姬旦摄成王之位，意在存周。纪信乘汉祖之车，本期诳楚。此其本意也。然其间举措，不为无失，如迎隆祐称宋太后之类。故其虽未尽渡河，敌闻之有回戈之患，后来谁肯委曲见察，赖圣君在上，怜其本心，故止及其身，而置其家不问，亲族之家，亦不绝其禄仕，可谓忠厚之风，盛德之事矣。况如余摄庶官时，暂行兼权，未尝超升，未尝增俸，么麽不足比数，宜其弗以为罪。奈何怨家仇人，以此藉口，得肆其毒，增加缘饰，以无为有，如亲奉玉音，集保甲以拒王师之类。必欲置之死地，而卒蒙矜贷，获保余生，皆君父之赐也。

一某谪潮阳，岳飞自岳鄂以金五万贯赈行，某受之不辞，交结叛将，识者为之寒心。辩曰：自渡江，诸大将与庙堂诸公，并相往还，礼数唯遇生日，以功德疏星香为寿而已。岳飞后进，并生日礼数，亦复不讲。某谪潮阳，庚申七月初一日指挥也。初六日，得明州公文，缴到刑部牒，即日上道。时岳飞在鄂州，相去二千余里，何由道问至。当年十二月间，得飞一书，谢转官而已。来人云：因过福州张丞相处下书，盖自福州至潮山、镇海入江西，乃其归路。某以通封公状谢之，未尝答一字。次年正月末，间又得一书，亦自福州经过，贺年节书也。某以谓既不答书，不必开看，亦以通封公状谢之，并来书复付来人赍去，不曾开拆也。书且不留，何由有金五万贯？以五万贯之金，须用两人擎担，必不轻付，须有管押之人。今岳飞既死，无由考证，然天地鬼神，实鉴临之。又邸报坐到岳飞案款在酉年春末罢兵柄入枢府之后，飞发书来潮阳，在申年冬末，时独总兵镇上流也，谓之交结叛将，可乎？况来书未尝启封，复还之邪？且诸将总兵在外，每因职事容禀庙堂诸公，必有书答之。飞最远，书辞最勤，已前有书往还者，皆谓之交结叛将，可乎？此不待辩而可明者，以事体颇重，不得不一言也。

一士褒、辛永宗赴阙，各有贿遗请求。辩曰：某戊午十月末罢政，知绍兴府。冬至节，士褒以宗司瑞露酒十壶见饷。十二月，得请奉祠，寓居能仁寺。过岁，某始生之日，褒又以十壶见赠。适淮上诸将送糟淮白数头、兔犯十余只、鹌犯十数对，遂以白鱼二头作一合，兔犯二只、鹌十只作一合，复赠士褒，盖所以为答也。某是时杜门谢客，至正月末间，士褒遣其子不议来访，某尝差不议权浙东属官，故衩衣直入书院，见余云：大人被差，朝陵近催促甚急，缘腹疾未能起发，而举市无附子，令禀覆如宅库有附子，觅数枚。某寻以附子十枚送之，此所谓赂遗也。二月初，士褒来相别，坐未定，谓余曰："昨日得临安相知书云，相公差知临安，某晚命下。"某闻之骇然，谓褒曰："渴疾如此，公所亲见，如何远适？公赴阙，便当奏事，上不问则已，万一问及，切告公以某所苦未愈奏之，庶几可免。"此外别无一语，是晚，褒有简借坐舡至萧山。某回简谢之，因言适所奉恳，举家休戚所系，幸公留念，盖欲以疾苦奏知，此所谓请求也。又数日，辛永宗相访，云被差京畿提刑，非晚前去，且言：相公必有重担子与他担负，闻已有消息矣。其言与士褒相符，闻之忧甚，亦谓永宗曰："公过阙必对，上不问即已，万一问及，幸公以某疾苦未

愈奏之。”永宗曰：“会得，会得。”至如时遗之物，虽滴水无之。某平生立朝行已，自有本末，何至与此辈相往还？永宗挟旧怨，且以某在绍兴府待之不以礼，故撰造此说，以相挤陷尔。如某以渴疾自引，至于再三，方蒙矜允，恩意深厚，礼数优渥，君臣之间，初无间隙，至奉祠养疾，尤荷眷顾之意。是时，亦未有论击者，不知所犯何罪？未委何为请求？此不必质于天地、神明，士大夫所共知，不待辨而明者，以其事近卑猥，故复言之。

一盗用都督府钱十七万贯。辩曰：某以甲寅八月初，除知枢密、都督川陕、荆襄军马，既正谢，奏乞允降钱一万贯，通激赏。次日，朱丞相胜非将上进呈，曰：既开府便要钱用。寻降钱一万贯，付库收桩，差使臣二人专监，属官两员提举。凡一行公用什物之类，及使人出入问探之费，皆出此钱。收支请领，各有所司画一。中乞入蜀犒军，蒙支钱五十万，十万在库藏，变易金银寄桩，俟临行交割，此物元不曾出库。至九月末，留拜右相，洎扈从亲征回，遂以左藏库寄桩钱五十万，支付韩世忠，贴充大礼赏给。既兼诸路都督军马，府库官属不改，逐月请杂支用及食钱之类，节次下左藏库关请。二年之间，不过三、二万贯而已。自有提举及监官主管，收支文历可考也。初以二相兼督府，一在内，一时出视师，谓之行府。有相专在外，凡朝廷应副、督府钱物，尽归行府，无虑千万。而在内督府所总，止于前数，既无所管之钱，不知从何盗用？洎某再相，督府已罢，旧监库使臣者犹在密院，偶因事斥去，任处州兵钤，后见言章，有十七万之说。郡中广坐，愤然厉声，谓守倅等曰：“自初建督府以至减罢，首尾监库，唯某一人，若谓赵相私用库钱，一十七文亦无之，某又不是赵相处得意之人，将某赶出来，事有不平，难为忍受，人虽不知，某便不知，天地神明亦须知之。”此语颇流传也。此事初出于吕祉，得于一要人，达之之言者，前来章中已有此事。要人之意，欲重人之罪，恐其复来尔，如亲奉玉音之语，及资善堂汲引亲党之谤，皆出于此。使某十年迁谪，百口流落，率由是也。某常谓，怨嫌之祸小，忌嫉之祸深，自古皆然。怨嫌之祸，既释即已，忌嫉之祸，无有已时，此其可畏也。

一资善堂汲引亲党。乙卯春，资善既建，同列留身奏事，退谓某曰：“适得旨，传令相公择资善堂官一员。”言才出口，某曰：“今士人中学识渊源，人物蕴籍，可以为师范，无如范冲者。”此言应口即答，未尝出于思虑。当时止为得旨择人，若谓有他意，则皇天后土，实鉴临之。退亦思之，恐涉嫌谤，又念古人内举不避亲之义，于是言于上，自信弗疑，不虑后患，此则某之罪也。命下，范冲力辞，且言独员，终日在内，恐涉嫌谤。遂又进拟朱震，二人更直，举朝内外，皆以为得人。后因台谏诸人奏事，上盛谈二人之贤，诸人奏曰：“天生资善官二人，无与比者。”翌日，上以台谏之言语执政，顾某，喜动天颜。某亦以此自喜，不知为今日之患也。然又有一事，最为切害，迹状黯昧，无以自明。此所以摧心饮血，负屈衔冤，抱恨无穷，死且不忘也。某丁巳秋再相，适岳飞入朝奏事。翌日，上曰：“飞昨奏，奏乞立皇子，此事非飞所宜与。”某奏曰：“飞不循守分，乃至于此。”退召飞随军运使薛弼，谕之曰：“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与朝廷大事，宁不避嫌？飞武人，不知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弼深以为然，曰：“当子细谕飞。”且语幕中人也。若谓某结飞使之为此，宁肯使人谕止之？前谮者谓某汲引亲党，侥幸他日。后谮者谓某结飞，欲以兵胁朝廷。呜呼！谗人之言，一何酷邪？此自古人君恶闻之者，杀身灭族之祸也。尚赖君父慈怜，得保首领，非其幸欤！万一再见天日，当沥胆披肝，一诉始末，然后退就鼎镬，无憾矣。呜呼！皇天后土，实临鉴之。

亲征录

[宋]周必大撰　张友臣整理

《亲征录》一卷，一作《辛巳亲征录》，南宋周必大（一一二六——一二〇四）撰。必大为绍兴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三朝，官至左丞相、枢密使。著述颇丰，后人汇编为《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是书即选自其中的杂著类，记自绍兴三十一年十月至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间朝廷军政大事，由于事皆周氏亲历，故史料价值颇高。本整理本即以《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本为底本。

绍兴三十一年，岁在辛巳，十月朔，庚子阴手诏，金虏叛盟，将亲征。其文洪景卢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诵之。

癸卯，雨，除三招讨使。吴璘报："九月十八日，遣将彭清劫金人大寨于宝鸡桥。"知均州武钜奏："招到北界杜海咎朝等二万余人，老小数万口，获首、生擒二百余人。"池州都统李显忠奏："与金人三战于正阳西，败之，此月三日也。"时虏骑已缚桥逾淮，吴璘奏："九月二十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张真甫供职、叶义问督视江淮荆襄军马，虞允文参谋军事，义问辟洪迈、冯方同行。时虏骑大入，诸将多败奔也。

庚申，阴晴相半。闻王权与金人战于和州境，人情大汹。

辛酉，午后出北关，送叶枢，矜气大言，识者忧之。行府犒军金帛，络绎于道，邵宏渊黄旂走报，与金人战于六合。先是，诸将每遇敌，辄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舞，尚书省揭黄榜于通衢，不移刻摹印遍都下。验其地，则皆自北而南，实未尝有所获也。

壬戌，闻虏陷真州，邵宏渊虽力战于六合，兵少不能御故也。

甲子，阴，闻虏陷扬州，百官宅迁徙一空。

十一月朔，已巳，霜，晴。人情稍舒，刘锜报皂角林大捷。先是，锜提军驻淮东清河口，与虏兵相持。而完颜亮亲率大军，别从淮西入寇，李显忠遇之即遁，遂与王权战于庐于和，权退舍，屡败，亮自滁入真，邵宏涧又不能当，亮兵将绕出锜后，锜知不敌，即舍清河归维扬，焚庐舍刍粮南归，虏遂两道入矣。亮至皂角林，锜与战，败之。捷书闻，上大喜，遣中使赐予甚厚。

丙子，闻此月五日李横败绩于瓜州。初，刘锜捷即卧病，舆归京口，虏遂临江。叶义问督锜进战，锜不可，亦以病实不能行。义问乃命横将兵过江，方交锋，虏分兵为左右翼，潜出横后，夹攻我师，横大败，诸军赴江死者甚众。凡犒军金帛，尽为虏得。横亡失都统印，匿草间获免。或云：是日，中军将刘汜临阵先遁，故败。汜，锜之侄也。

庚辰，采石捷书闻。初，虏兵虽胜，视瓜州江阔难渡，而采石浅狭，且朝廷方以李显忠代王权，统金陵之师，亮意其号令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亲执旗鼓，督细军临江，而聚所掠之舟，密载甲士南渡。会渔人谍知其期，走白显忠及虞允文，亟命舟师逆之，虏舟杂以木筏，又其人不习水，我以战舰乘风冲击，贼兵皆溺死，亦有数百人已登南岸者，允文激励士卒殊死斗，尽数杀之，不然几殆。

辛巳，闻采石北师稍稍引去。

乙酉，闻北师聚于淮东真扬间。

甲午，武钜报克邓州外城，王彦报师次长安外邑，大抵诸军时时以小捷闻，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先是，边报稍缓，宰执皆早归，一遇警急，往往晚出。张真父戏云："欲知敌情但视堂。"又，军兴已来，阴雨连绵，天气愁沮，闲值晴霁，必传捷音，同舍又戏云："欲占吉凶请视日。"

庚子，晴。镇江诸帅报，完颜亮为其下所戕。亮之将败盟也，得浙匠，教之航海，于是大兴工役，造巨舟于胶西，刷河北丁壮，杂以金人，谓之大汉军，命苏尚书者为之帅。其谋谓，我以大兵逾淮逼江，中国必悉师来拒。钱塘禁卫空虚，则楼船可捣腹心，腹心震骇，虽抽江上援兵，亦已无及，然后可以得志。其部分计画皆有成说。乃命张忠彦坚壁凤翔，以敝吴璘，又命刘萼攻扰襄汉，而亮自率精锐及签军号数十

万，由淮东西两道入。既未能渡江，则驻师维扬，日望海道如约。无何，朝廷遣李宝（或云刘锜预谋）率防海之舟先过山东，将次胶西，祷神祠，遇顺风，又得谍者，用其言，冲虏舟，舟既大，而签军及女真不习战棹，束手败降，宝纵火焚数十艘而归。亮闻大怒，暴戾益甚，杀戮无常，人人惴恐。葛王者知其可图也，遣亲信结帐下兵杀亮。会亮亲兵别攻泰州，左右无助，乃以冬至夜作乱。亮惊起，为攒箭所杀。食罢，同舍相率庆。二揆杨参黄枢首揆有还白沟之语，夜锁学士院，何通远痰眩在假，刘共甫时暂摄直。

辛丑，文德殿宣麻，李宝自右武大夫宜州观察使提督海船，拜靖海军节度使，充浙东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东路招讨使，赏胶西之功也。圣旨已降，指挥巡幸，视师可用，十二月十日进发。黄枢云："今早得报，十一月晦，虏兵陷泰州，刳剔老幼，俘掠少壮，极其惨酷，即亮所遣亲兵也。"或谓左右与葛王通谋，故说亮遣之。

壬寅，金国大都督府牒：国朝太宗皇帝创业开基有天下，迄今四十余年，其间讲信修睦，兵革寝息，百姓安业。不意正隆失德，师出无名，使两国生灵皆被涂炭，今奉新天子命诏，已从废殒，大臣将帅方议班师赴国，各宜戢兵，以敦旧好，须议移牒，牒具如前牒。宋国三省枢密院照验，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丁未，王彦报收复华州。

戊申，大雨，□时，上披毡裘乘马出北关门，宰执建王以下皆紫衫，从驾至税亭，御船进发，留司百官班辞于东仓，以泥泞免拜，随驾官、宰执皆行后，省金安节刘珙，谏院梁仲敏，宰属徐度，六部长贰凌景夏、张运，御史台吴芾、陈良祐，卿监王普、史浩，郎官曾汪、余时言、薛良朋、马骐、姚宽，一官率兼数职，余不书。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视事于都堂，徙居于执政府，职事官皆上谒。

庚戌，午后雨稍止，王彦收复陕州。

甲寅，闻车驾十四日次平江，十五日歇泊，今日进发。

丙辰，阴，闻枢密行府限五日结局，虏兵万余尚留和州，李显忠御之。

辛酉，雨，闻车驾二十日次镇江，未有进发之日。初，虏之残兵屯和州鸡笼山，李显忠攻之不克，亡失两将，虏兵缓辔徐归，显忠蹑其后而不敢逼，久之方出境。

丙寅，闻赦新复州军。

绍兴三十二年岁在壬午，正月戊辰，朔，车驾在镇江，太史局奏："未时太阳交蚀，甚于申，复于酉，雨不止，无所见。"守局如式。

庚午，晴，闻岁旦镇江日蚀五分，又闻德音，赦淮南京西残破州军。

壬申，阴，陈宗卿置酒省中，闻车驾此月三日发镇江。

丁丑，吴珙等报，十二月十二日收复汝州，武钜报，十四日复嵩州。

己卯，武钜报十二月九日义兵复西京。又闻王师复寿春府，其实入空城而已，虏兵至则又弃之。

丙戌，闻有旨班进讨之师，粮运不继，且疫疠大作也。

戊子，闻有旨，二月六日回跸。

癸巳，闻北虏遣使告即位。二十三日，圣旨差洪迈张抡充接伴使，副迈借佐朝议大夫，试尚书礼部侍郎。

二月癸卯，驾离金陵。

丙午，发镇江。

丁未，大尉刘锜薨。

乙卯五更，出余杭门五里迎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诣后殿，问圣体。

乙丑，干办诸军审计司严致明云："常岁除川陕外，诸军支春衣二十四万余匹，今春止二十一万余匹，盖自去冬用师，开落三万而隐冒不与焉。"著作佐郎张震权仓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内人月支米十四万余石，内外诸军岁支米四百余万石。"

三月庚子，圣旨扈从及随逐一行官吏军兵，依绍兴四年扈从至平江府例，并特与转一官资，余人犒设一次，枢密行府官吏军兵诸色人依此推赏。

癸卯，吴璘报逐金人至宝鸡，尽得关险。枢密院编修官郑樵卒。樵字愚仲，兴化军人，力学著书，不为文章，不事科举，屡至阙下，游诸公间二十八年，讲筵官王纶等荐对，特补右迪功郎，主管架阁库。御史叶义问论其过失，改监南岳庙，给札归抄所撰《通志》。三十一年，携其书来，得枢密院编修官，请修北虏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至是，欲进《通志》而病，病数日而卒，年五十九。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予，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壬子，北使高忠建、张景山入见。前此三节人乘马入丽正门，至是令就门外下马，喧争甚久。既而使者捧国书上殿，知阁门事赵述以祖宗旧例跪受之，使者守近例不与。述老矣，相持移时，仆于地，上目二相，陈康伯进曰："臣等位宰相，不当受其书，请用他日行礼人。"呼馆伴责曰："前日已议定用在京礼例，今乃亲烦圣听，何也?"徐嘉惧不能对。时北使方秉笏置书两臂间，嘉从旁掣以进。国书略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书于宋帝，粤自皇统以来，修好不绝，不意正隆之末，师出无名。"且有归两淮，敦旧好之语。

癸丑，蜀中报，闰月二十五日，姚仲、吴挺败虏师。

乙卯，洪迈借翰苑经筵同张抡充贺大金登宝位国

信使副。

丁巳，北使辞，答书略曰："淮甸侵疆，幸先期而克复；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请求。"

戊午，北使出门，太常少卿王普带御器械王谦送伴。成闵自淮东来朝。闵之留荆襄也，虏正窥采石瓜州，朝廷屡以金字牌趣闵解围，闵声言捣陈蔡，其实畏避。既而驰百余里，士卒冻馁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经于树者，虏退方进攻宿亳，亦复无功。至是归阙，惧人之议己，凡郎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自解云。

己未，洪景卢出接伴。杂录云：淮泗间弥望无寸木鹊巢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虏中逃归，言初被驱迫至京畿，百姓争舍匿之，调护甚至，仍为治装，告以归路，有舍其马使代步者，惟过河则不可回。

四月戊辰，皇孙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疮疹，而医者误投药，有旨送棘寺。

庚午，释众医，朱邸奏请也。

辛未，上为永嘉郡主辍视朝，闻泛使礼物，例用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合十具（脑子龙涎心字香、丁香各二合之类），匹物二千（绵捻金茸背，以上各二百线，罗樗线紧丝、蒲绫、清丝绫，以上各四百），朝士言：三月十七日得旨，许高丽遣使来贺，恢复疆土。盖纲首徐德荣为向导，而明守韩仲通为请于朝，众论不以为然。会浙东提刑樊光远画七不可之说，其议遂阁。洪州言：三月二十七日资政殿学士魏良臣卒。良臣字道弼，金陵人，登进士第，调丹徒尉，移遂昌令，召为敕令所删定官，擢尚书郎。北虏遣二太子将兵薄淮，韩世忠战不利，吕颐浩荐良臣往使。时方与同舍郎观潮，得檄纳笥中，卒饮乃起，人颇危其行。良臣亦作遗令付其家，脱不幸持以白父母。行至楚州，见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断浮桥，命无得以一骑逾淮。良臣驰扣虏营，其副将聂耳孛堇有和意，敕吏授馆待使者。无何，世忠谍知虏已弛备，轻兵渡水，击其后军，杀伤甚众。聂耳大怒，谓良臣卖己，麾众捽斩之，良臣大呼曰："某亲老，妻子幼弱，诚知边将不恤国计，侥幸一旦功，何苦蹈万死来见将军哉！"聂耳稍悟，命韬剑驱良臣行数十里，抵主帅帐前，卒许和，遣良臣归报。会颐浩罢相，赵鼎主战，良臣请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员外郎，进检正，擢吏部侍郎。兀术寇边，邀结好，诏良臣与王公亮议之。虏欲斥地尽江，岁遣匹两皆五十万，良臣曰："被命以淮为界，非江也。"兀术阳诺而签书云："使者许我江北矣。"良臣私发其封，大惊。明日携入诘兀术背约，兀术辞穷，为取玺纸易书，和议自此始定。俄坐台劾，与近习昵，出知庐州，徙池州，复敷文阁待制，进直学士。秦桧用事久，士大夫异己者死徙相望，良臣遗桧书曰："天有雷霆，尚随之以雨露，欲胜天乎？愿为子孙计，毋贻后悔也。"桧死，御批召陈诚之及良臣等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参知政事，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也。良臣既骤当大任，锐意更庶事，稍裁诸将回易之弊，发三省堂厨官贾瑜罪流之，人颇畏惧。然学术空疏，举措多轻脱，内外喧诮，不三月，罢为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内侍邓友护攒宫干扰府县，良臣摘其盗伐禁地林木，械送行在，诏贷死决配，人颇服其果。未几，提举洞霄宫，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盗甚刻，洪州之政尤暴率，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蔡寺丞洗子平相访，蔡乃君谟曾孙，陈亚尝有蔡襄无日便成衰之戏，自是子孙立名多连口字，惟子平从水。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丽正门，宰执亲王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礼官并诣射殿立班。辰时八刻，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殿，奠酹显仁皇后神御前，沾洒久之，在廷泫然，神御出丽正门，皇帝奉辞，宰执至礼官皆骑导赴景灵宫，文武百官奉迎于宫门，骑导官步导赴后殿。未时八刻，再立班行奉安礼，左仆射陈康伯充礼仪使。是日，天气甚凉，初出丽正门，细仗布列，鼓吹振作，众马惊跳，户部侍郎方跨鞍而坠，腰臂皆损。

癸丑，歇泊假钦宗小祥前，辅臣至权侍郎以上赴几筵，殿行奠酹礼，以明日枢密院罢散天申节道场，故前期入奠。

甲寅有旨，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节制淮东西、建康、镇江府、池州军马。

丙辰，张子盖李宝连报：海州围解，虏兵败走，国信使副以十六日到虹县，金国接伴使工部侍郎庞副使秘书少监□已先在，遣人致问云："不须傅衔，便请过界。"

丁巳，天申节故事，当拜表贺，有旨免百官晨赴明庆寺，望阙立班再拜，赐香，口宣再拜讫，又再拜，首相以谢表授中使回奏，顷之，再追班满散祝圣寿道场，台史引予立香案侧，谓之监香。

甲子未后御笔手诏："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懈，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如志。而皇子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可立为皇太子，仍改名（初用烨字，或谓近唐昭宗名，有旨别拟定）。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其宫室官属仪物制度等，疾速讨论典故以闻。"诏自内出，外廷不知也。自去岁修秦桧旧府，贵近密语人云："上欲行唐尧故事。"寻以边事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议藉藉。四月末，新除侍御史吕广问以陈康伯姻嫌，改除礼侍。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皇子将四十，可付社稷。"径欲行内禅礼。他日近臣奏云："事当有渐，无令四方或致惊骇。"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储之诏，而意指已见，或谓此即初制传位诏云。

六月戊辰，殿院张真甫上殿击朱倬，仍纳副本，倬自拜相即地震，且立朝专务迎合，中外杂然讥讪。台谏欲论列，而上眷至厚，非其有大恶，势不能去。

五月间，倬闻内禅有定议，语其子端厚，端厚遽令干办府以状申太府寺云："某本国学生，去秋误作白身，奏补承事郎，乞批料钱历为证。"会有密告台谏者，以为国学生与白身初不系入官利害，盖臆料将来覃恩，国学职事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倬在相位可主此议，又惧人之知也，故不于吏礼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书照使尔。弹文专指此事，并面奏："大臣怀奸觊幸，非常不可恕。"上闻之变色。

辛未，御营宿卫使杨存中保明扈卫统制将佐使臣军兵等四万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日奉旨诸班直等三百三十四人并诸军扈卫官兵二万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与转一官资；出戍暴露并扈卫官兵二万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与转两官资，今日报台见之。

癸酉，侍从台谏礼官就御史台集议故宗室子偁并妻加封事。初，朝士有以子偁恩数白宰相者，宰相难之。既而冒昧进呈，上遽曰："他日诚难处置，今了却甚善。"寻有旨："皇太子所生父子偁赠秀王，追谥安僖。"中书舍人唐文若既书黄，疑其未安，急白宰相别取旨，改称皇太子本生之亲。俄又收回制书，而降旨云："故宗室子偁并妻合行加封，令礼部官侍从台谏检照典故，讨论闻奏。"于是诸公仿濮王之议，请极其官爵，使后无以加，且服属虽绝，当从权冠以皇兄二字，庶免著姓，惟徐敦立、汪圣锡、吕仁甫坚欲俩宗室，予与辨论，久之乃肯书奏。是日奉旨，子偁赠太师中书令，追封秀王，谥安僖（原系左朝奉大夫充秘阁修撰）。妻加封秀王夫人，而制中加皇兄二字。

甲戌，皇太子赐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诣文德殿拜表贺立储。翰林学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东宫告庙礼毕，同班上殿称贺，实欲致恋轩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真父仲诚同对促罢朱倬，上曰："即有处分，卿等皆公论也。"

乙亥，旬假，宣麻，朱倬罢右仆射。时内禅日逼，宰执请止降告，上不欲废故事就假日。殿院张真甫之具藁也，察官周元特未知，一日云："某昨夜梦朱相衰服还乡，且以棺自随，此何祥也？"真甫惊异，具言之，解之者曰："衰服者，白身也。端厚正以白身事，故为此举，其以棺自随，殆能终保观文乎？"既造廷，果除观文殿学士，提举在外宫观。台谏交章乞褫职，皆不报。昨日刘共父当直，以尝为倬荐，在假规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设仗，上坐，雨稍止，禁卫阁门三衙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执上殿奏事讫，驾兴班退。顷之，复追班序立殿门，上阁门官南乡宣诏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云云。"百官拜舞讫，入诣殿下立班。皇太子即位，流涕久之，侧立拱手，群臣拜舞称贺，内侍固请坐御榻，不许。礼毕，宰执奏事，皇帝亦立听。班退，雨复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逍遥车幸德寿宫，仪卫及从驾臣僚并如常制，百官就幕次起居，太上皇后相继出。陈德召司业云："某在宗寺见玉牒，载绍兴初，今上皇帝初入宫，宰执赞太上圣德，真尧舜用心，太上曰：'尧舜之事甚不难，则脱屣之意，盖素定于当日矣。'"

丁丑，大雨，驾诣德寿宫，伞扇皆止宫门外，百官班迎，泥淖没膝，不能成列。初定仪注，皇帝率百官谒太上，既而诏百官免入，俄有旨，从驾臣僚亦不入，但就宫中行家人礼。昨日，上欲从太上过宫，大臣议不同而止，侍从官赴都堂议赦，初定太学止免职事人，文解御批，在籍皆免，非故事也。

窃愤录

[宋]辛弃疾撰　张友臣整理

《窃愤录》一卷，旧题宋人辛弃疾或无名氏撰。记北宋徽、钦二帝被掳北去后期一直至钦宗死的经历。考其内容，与同题辛弃疾撰之《南渡录》叙事前后接续，文风亦相类，与《南烬纪闻》、《靖康蒙尘录》文多同，盖出于同一人伪托，《四库全书总目》已指其伪，并认为其"所载全非事实"，但可备一说供参考。本整理本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参校以《笔记小说大观》本，《国粹丛书》本及《南烬纪闻》而成。

天辅十五年，宋绍兴二年，岁壬子，或见帝在街衢间行，内一老叟，自称亦是京师人，与上皇话旧，云："天城破日，为虏流移至此。"见太上皇每每相对泣下。又言正月元夕龟山风景，午门外金盏赐酒，相持大哭。偶城中主者年老，胡官乘马过其前，怒曰："安可放他于是处?"乃以鞭犯上皇背，少帝亦遭耻辱。老叟惶惧，亦遭笞击十余。遂令左右复引二帝入一小室，闭门，自此不容出入，无复到街衢。

或日，监者阿计替曰："今日城主老，胡官已死，可再出游不妨。"纵步民间，无敢与帝语者，亦无敢供饮食者。问其前日老叟，则云死矣。至人静处，阿计替于怀中出片纸，上书"绍兴"二字，示帝曰："且喜江南渐平，以淮为界矣。"帝曰："绍兴者何?"阿计替曰："南朝新改年号。"又曰："闻相杀尚未十分定，恐南朝不能复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惟乞死矣，何暇更论此事。"

或日，五国城新到同知（*即金虏太守也*），名曰瓜欧，自北京来，乃一少胡。列侍妾数人坐庭中，引二帝于庭下诘之，赐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远，可以保护你。"自屏后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妇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识之。乃云："记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为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妇相顾，颇缓拘禁。

或日，有牌使至五国城，宣金国皇帝敕旨曰："契勘皇后赵氏已废为庶人赐死，瓜欧妻赵氏是庶人亲妹，及统国不律介妻亦是庶人亲妹，并令赐死。"令瓜欧夫妇拜命讫，妇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泣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杀之，取其首去。瓜欧大哭，数日不止。自此复拘二帝如前。又戒阿计替善监视，但不知废后之由。

或日，阿计替得所闻事白帝曰："先是，南朝肃王女为郎主妻，因妒忌，已杀之。又以荆王女为妃，生一男一女，今已立为皇后，因在宫中与郎主共弈棋，言语犯之，郎主厉声曰：'休道我敢杀赵妃，也敢杀赵后。'后泣下而起，衣冠待罪，金主怒不已，送入外罗院，即宫掖间囚所也。内侍雄喝利者又谮后有私于人；又有怨言；又与韦夫人密语殿内，言讫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面再拜。似此言二十余事，金主遂大怒，赐死外罗院，以至与后族属为北京官妻者十余人，并赐死，故及瓜欧之妻。"自赵后之死，上皇因拘系日急，又虑朝夕不测，乃绞衣成索，经梁柱间欲自尽。少帝觉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臣子不孝无道，致君父至此。若陛下求死，臣何容于世，为万世罪人矣。"监者或知之，以汤来饮，自此不能食者数日。既困惫，虽便溺之往，少帝从行，况室中只可容二人，邻近则护卫所止。监者阿计替则时以宽容见勉，终不能食。日久卧室中土几上，阿计替时以不云木煎汤馈之，云："此中无药物，有疾者但煎此木作汤，饮之自愈。"其不云木者，初生无枝叶，暗地中生，城北最甚，天气晴和则掘地求之，色如枯杨柳，大小如箸，蔓延数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稍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煎沸汤数次，其木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半浮者病久不愈。"

或日，天气凝冱，天雨雹，大者如鸡子，小者如弹子，盈地数寸，百鸟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少损。是日，阿计替有疾，语不出口，昏默困卧。少帝

忧之，令监者求不云木，帝手自煎汤，有木浮于汤面，如旋状不止，帝自持令阿计替服之。是夜出汗如雨，遂无余疾。是岁，金主赐到布帛等物，但冬月极寒，必居上坑中容身以避寒气。

天辅十六年，宋绍兴三年，癸丑春正月，金主生辰不赐酒肉，云："郎主病免宴。"或云郎主已归天，或云王孙即位，流闻不一，元宵亦不放灯。后一日，大雪中有电雹，俄顷雪止。又日蚀，至天地晦暗，经夕乃复。

或日，天气大和，阿计替曰："今日寒食节，金国例，祭祀先祖，烧纸钱，埋肉脯，游赏野外，各在水际，我为主者所戒，不敢放二帝出外观之。"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荡皆尽，死者六十余人，护卫人亡失大半，阿计替左臂亦糜烂，须发皆焦。帝所居室烧及大半，帝与太上皇因火势甚，手拆其窗，窗拆，身亦有伤，衣服皆焦，二帝相谓曰："初见火起时，言愿死于火中。及火至室前，如有人扶掖而出，并不记拆窗之事。"是日，饮食都无，数日后方定。

或日，有甲兵至，自言从西明州来，知此处有火起，故来救援。斫采林木营造屋舍，修葺如故，复立室宇，再作帝所居室等。阿计替因火焚损一臂，不可持物。少帝因火变亦疾，二指不可屈伸。 或日，天大风，昼暝不见人物，天雨稗子如豆，地深数寸，不知何来。亦有磨而作食者，大火之后，非此不可养人，因知造物乘除自有成理，不可以常情测也。

或日，阿计替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从二人今已七年，何时复还北京，得见父母？今天气渐寒，衣被又无，大火之后，为之奈何？"忽闻有新差同知到，乃一壮胡人，到官坐于庭上，引二帝至庭下，呼阿计替曰："朝廷令汝监守赵某父子，今已七八年矣。前日大火，莫是有人生事？如此煞好公事。"呼左右鞭背三十，阿计替叫呼不已，乃赦之。自此阿计替不复亲近二帝，每对彼人，则佯大骂。

或日，新差到者命设酒肉，坐于庭上，若宴饮状。酒半，有一奴自外突入，持刀径升庭，杀新差至者，断其首，呼其众曰："我有父，曰遂碎，因小过为他所杀，有母又为所私，我又日受他鞭笞，不能堪其苦。"其母自屏后出，持刀入室，尽杀其老幼。有二十余人自外入，亦执其母并其奴，断首而出。内中有一人云："我本不至此，缘赵某父子在此，我等自燕京五千余里远来，至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杀赵某父子，则他日不无损害平人，我等亦无由回京，今乘乱而杀之，官家亦不罪我。"帝自室中闻之，祝曰："死且不怨，但免兵为幸。"二十余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止之曰："不可，若杀之，我等安敢回北京？莫若分十余人持双首以达西明州。"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计替至室中，谓帝曰："昨日非我劝止，汝与我众人皆死。"是日，阿计替之子并其妇皆为人所杀，不知是何人，盖乘其乱也。阿计替先因妇杀其弟，故其妇又为人所杀。二帝缘前夕之乱，惊悸愈不安，有如风疾。

或日，秋至，阿计替共将羊尾缉纴，命胡妇织以成服，稍可御寒。而二帝每起居，闻高声大呼，必震惊失措，以为人将害己。阿计替时以不云木煎汤上供，然亦时时亲来视帝。是岁终亦如常年，掘土坑以居，饮食或有或无，具载在前。

天辅十七年，宋绍兴四年，岁在甲寅，或日，金主生辰已过，例有少酒肉。数日间，有虏人数辈尽白衣，以布缠头，且白帝曰："金国皇帝已归天矣。"命左右及市民并二帝并以白布缠头，且云："二月十八日归天，立太子完颜亶为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汝亦得少缓。" 或日，传金主已葬讫，新天子以兵五万，发二太子往河南取地界去，先皇谥曰"至圣文武大德圣皇帝"，庙号太宗。

或日，有人走报主者云："岐王到来，请出城迎接。"良久，岐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窗外望之，堂堂然。有人立室前曰："此完颜亮"。良久，使人引二帝至庭下，面责曰："汝南国人无道，劳我师徒连年不息，杀尽江南人，尽取江南地，却来与你理会未晚。"呼左右曰："且牵去牢固防护。"

或日，有众人称：今朝十月一日。上皇感泣，谓少帝曰："不见天日八年矣，视此身，恐去死不远，难以复归中原。汝值壮年，可勉强以祖宗基业为念，思雪父母之仇，汝可与九哥二人兄弟共之。"言讫，二帝并泣下不止。自此，上皇又耳聩，行步不前，终日伏在土塌而已。 或日，雪深数尺，有使者乘马过五国城，自宣言："北国皇帝已灭南宋，立刘皇帝为君，南朝人已为大军驱入海矣。"帝泣下，移时不止，相谓曰："祖宗二百年基业，灭于吾父子之手，为万世笑，踵迹怀愍不若矣。"

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携幼至五国城者数百人，皆曰："由燕京至此，悉有罪之人流徙而来。"自此，城中稍稍有经营。人所至者流言：已收复南朝，康王已在燕京狱中，吾等百姓皆是说南朝事者，计会将合诛，遭皇帝诞日，赦得免罪，流徙此地。时有到官府中帝所居室前货饼者，言皆如此。帝相谓曰："前闻改绍兴，私自意曰非吉兆，盖刀居口上也。"或日，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至庭下，且宣言："北国皇帝新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狱，"命曰："赵某父子更移他往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即日发行。"

次日出城时，百姓皆在城外，阿计替曰："从均州去，又五百里，路极险恶然，有人民千余，乃故契丹之福州，缘京国破契丹日，本州人不归顺，举兵围之，力穷乃降，故改今名。"约行六十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啸，林麓间微风细雨，殆不类人世，随行有三十余人皆有斥责语，但不甚明晓耳。鬼火纵横，终无止宿处，皆坐于地。至天晓又行，有赍干粮者，于路旁坎中取水啖之，良久，众皆喉痛，不能发言，盖为其水所伤，移时方退，喉舌乃开。二帝是日愈缓行，至晚又如前宿于林中，地皆硗确，或有水泽，草莽蔽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计替曰："此恐非正路。"遂历问从行人，其中有一人曰："我曾往均州，此非正路，乃僻恶小径耳。"遂复倒行。上皇不能徒行，少帝或负之。又三里许，方及正路。入一大林，涉水而过，乃得平正。其路甚广，然其地皆是浮沙，每举步足，必如行泥淖中，没至踝，常不见足。时众人皆失鞋履，帝及太上皇为瓦砾所伤，血流趾间，苦楚不能行步，坐于小坡石上，日已晡矣，方上早食。迨至所经行一二十里，路中逢三五人。时有老番奴在路上遇心疾而死，遂卧于沙中，众人以手拥沙泥而去。如此行数日，只见天色阴晦，恍若重雾罩人，其气入口鼻中皆嗽，又出血。

或日，行次见野雉二十余只，皆飞鸣于地，如争食谷粒状。视之，乃就食一蛇，已为咀嚼，尚有七八尺，其首三岐，体皆青碧色，无鳞甲，顷刻啖啄无复少留矣。其雉飞鸣，更相斗掷，或至死者，移时犹存大雄雉出众，余死于地者十七八只。忽中有一胡人，年十余岁，手持一刀，与大雉高下飞逐，执之，断其首，饮其血，逡巡皆分裂肚腹，手所持刀不落。俄顷，其人自地升空，杳杳而去，左右皆惊愕，不知其为何故也。初，虏人见蛇雉斗鸣，皆稽首北面再拜，数次乃举取雉去。

或日，行至一古庙，无藩篱之限，惟有石像数身，皆若胡中酋长，镌刻甚巧。有一人能言此春秋时将军李牧祠也，不知其建庙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莹好如玛瑙，其井相传深百丈，每汉盛则井泉枯竭，胡盛则井泉泛溢；以土石投其中，则其声如牛吼；其水能治病。其人曰："契丹未灭日，庙皆彩绘，屋宇甚壮丽，其毁拆已十年矣。我在幼时，见说此像乃唐朝颉利可汗自长安携石匠至此，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随行之人各于腰下取皮袋，俯首取井中水，其水清澈，饮之甚甘。阿计替曰："水甘，则金国福无尽也。"二帝视神祝曰："金国之灭，井水可卜，传闻九哥已遭絷缚，吾国已灭，未见的耗。若神有灵，容吾一占以见。"乃白神曰："吾国复兴，望神起立。"帝之意，盖以中国不能复兴，如神之不能立也。故有此祝，谩求之耳。良久，石像间有声如雷，身或摇振，如踊跃之状，众视之，起立于室中，纹理接续如故。众大骇，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称庆。上皇谓少帝曰："吾父子倘有归期，可一卜。"少帝欲再卜之，从者促行，不果而去。

或日，行至一城，荒索间有屋宇、市肆及官府，阿计替问随行人曰："汝众人中有五国城中人否？有，即可前行。"时有三人，令前行，至庭下，见二三小儿立于庭上，皆衣毳衣，执弓矢，皆击搏笑语，见二帝与众人，循柱攀梁，忽尔不见。俄有胡官坐庭上，引见二帝，言语皆不可晓。少顷，帝出巡行街衢，似有疏放之意，饮食亦有可意者。是时，日夕阴曀，未尝和煦，历数日。住在城中，其居民言语皆不可晓，其称呼，惟有三人是五国城中随二帝及众人至此地者，常以彼处人言语为之释。

或日，众人及帝在市井间，见百姓十数人，皆彼土人，击鼓扬兵仗旗帜，牵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断其首，以缚于牛背，流血满身。有小儿首，用索缚于牛项之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随至官府中，庭下鸣鼓，拔刀剑互相斗舞，请神祝祷，亦有巫者彩服画冠，振铃击鼓，于前罗列器皿布地，请为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其不可辨。少顷，就牛上取男女于地，复碎其肉，列器皿中。又庭下刺牛，血盛器中，其男女首乃于庭上。梁间作声如雷，有小儿三人自梁上栋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跃笑语，皆毳衣跣足，近视之，并有三口，取器中血，举而饮之。其庭下鼓声大作，逡巡食其半，鼓舞大喜而不食，径趋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儿见长者之状，移时不起。少帝答拜之，上皇不见，少帝乃语之。礼毕，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儿兴身复升庭，循柱于梁间作雷声，遂不复见矣。彼人皆向帝作言语，云云然不可辨。五国城人解曰："我祀此神数世于此地，未尝有此归伏之礼，有如此之敬，帝必天神也。"遂以其血并肉作食，众啖之而去。帝问阿计替曰："何神？"云："胡中妖神，每岁两祭，率用人牛，每喜则风雨及时，怒则风雨失候。常执人，以口啮肉吸血而止，今拜于帝前，可知大王自有无穷前途也。"

或日，有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产稻米也。"视之，坚硬如麦，饭内有双仁，嚼破食之，数日不饥，腹痛泄泻，久而方定。上皇食之，手足软弱，不可行步执物。其人说此物初生，多在沙碛中，苗如芦苇，高七八尺，暑甚结穗，每穗约有一二合，外有黑壳，用木棒打开，取仁食之，彼处人呼曰"没加"。又有茶肭草，其树高三尺，叶如南楝花而紫色，皆有白黄点，花开四出，其大如手，碧色，或有八出者，其结实大如拳，熟便可食，其甘如蜜，彼人呼曰茶肭子。又有野患草，生布盈野，如南方艾蒿之属，彼人种而方生，采以为茹。至夜无灯，惟此城中北大

石坑中，水渍没加及茶朒、野患草三种，其水稠如南方之油。冬间大雪，尤有弥漫广野，经旬不止者，人皆入土坑中跧伏居止，布没加诸草苗于其中，自然温暖。其他异于人世者不一，今不复录，大约皆淫慝事也。二帝凡在均州，经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已旬日，不复有药。彼中疾者，取茶朒子啖即愈，少帝使人求之，去皮令上皇啖之，云苦吐出，不及下咽，而喉间已成疮疾布满，又为从行人移置湿地泥淖中居止，因此大困。

天眷三年，宋绍兴六年，岁在丙辰，正月旦，彼处相贺，但二人相见，以手交腋歌舞，笑语为礼而已。元宵亦有灯，以坑水渍没加茶朒子，以苗茎为炷而燃之。是日，其宅令男女合婚，皆以高低色泽相等者为偶合之式，会于城北大泽间，从民便自配之，仍于其地即便交加，事毕，男负女而归。　或日，梅寻部大王来均州市易打搏至，其人约十余，皆毳衣跣足，言语不可晓，物亦不可名，其人市易罢，杀牛马，与均州人同饮其血以代酒也。食牛皮者如啖藕蔗，复以物两篋送官而去。

或日早，少帝自土坑中顾视太上皇，则僵踞死矣。少帝哽咽不胜其恸，阿计替勉帝曰："可就此中埋藏。"问乡俗，乃云："无埋瘗之地，此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烬，以杖击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灯油也。"语未已，随有人已白官府，乃引彼土人五七人，径入坑中，以木共贯上皇而去，少帝号泣从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架尸于其旁，用茶朒及野蔓焚之，焦烂及半，复以水灭之，以木杖贯其尸，曳行弃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踯躅于地大哭。已而，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来有生人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顿清。"争力挽之，少帝究其日月，则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

初，上皇崩，时年五十四，遗言欲归葬内地，郎主不许。时兵部侍郎司马朴与奉使朱弁在燕山闻之，共议制服，弁欲先请，朴曰："为臣子闻君父之丧，当致其哀，尚何请？请而不许，奈何？"遂服斩衰，朝夕哭，为文以祭，有曰："叹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金人义之而不责。洪皓在冷山闻之，北向泣血，往燕山，建道场于开泰寺，疏曰："千年厌世，忽驾乘云之仙；四海遏音，同深丧考之戚。况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于秦牢；新庙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止江南之哀。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絷而呕血。伏望盛德之祀，传百世以弥昌；在天之灵，继三后而不朽。"金人读之，亦为堕泪，争相传诵。俗重忠孝，不以为罪。先是，上皇尸投坑中，事毕，阿计替与众人促帝行甚速。

或日，有牌使至州，引帝至庭下，乃宣圣旨曰："天水郡公赵某比闻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与移住源昌州听命。"少帝闻之大哭，阿计替曰："且喜。"帝曰："何以为喜？"阿计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地，若去燕京稍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故将大王移入近地也。"来日遂起发均州，从西南去。随行人比来时又死及半，止有一十三人，内人死，亦皆焚弃坑中，此行少帝与阿计替并众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不止，衣裾破敝，随行人及帝皆如鬼形状，所行之路，犹平坦好行，非昔日往来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闲花野草，生花皆有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干粮。

或日，至一河，水不甚深广，遂于下流浅水中众人涉水，时帝及人从皆洗足。阿计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间问于人，言去北京为正路，惟大王勉之。"帝曰："千辛万苦，父母妻子俱死，一身伶仃孤苦独在，不死何为？倘北国皇帝恩造，早赐诛戮，亦犹生耳，庶免如此劳苦。自东京至此，跋涉已六千里路矣。"阿计替曰："幸我随行，若他人，则大王已死久矣。"帝曰："所苦者上皇崩非其地，投弃坑中，不幸之大。"阿计替曰："勿思可也。"其路途间亦时有人往来，皆胡人也。

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领南望，尘埃竟天，帝曰："我见此尘埃，精神已折丧，在云州五国城，两三次惊怛不已。"左右曰："此北国同知出猎也。"时天气颇和，近四月，天高日明，狐兔纵逸皆出，坡下触石而死者三四头，从人或取之，以刀刮石取火，以草焚之，用狐肠胃炙而食之。从此又行五六日，达源昌州。

或日入城，见其邑甚壮，其同知乃是阿骨打从兄孙，名赤黎喝。阿计替引帝至庭下，见之，少帝视其人，紫袖金带，左右列侍三十余人，面颜莹白，如妇女之姿，极为俊丽。谓少帝曰："汝南朝少帝乎？远来辛苦。"帝唯唯。又曰："闻汝父母皆死北国，皇帝故推恩移汝在此，无苦烦恼。"命左右以杯酒脔肉赐帝，与同食于庑下。食毕，赤黎喝召帝至前，诘问曰："汝年若干？而头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数千里外，安得而不头白乎？"时帝髭长数寸，赤黎喝云："吾北国太祖皇帝在日，与契丹不足，虑地为其所并，故锐意欲灭之耳。岂敢望宋南朝？而汝国中贼臣，不顺天命，妄与吾家自结边衅，奸邪间谍以至于此，而固不可解矣。今皇帝是我侄孙，此间有兵万余，镇守此地，汝但安心莫忧。"令引帝出，居一小室，其中有床褥，但日夕所食粗粝，乃与阿计替同宿。阿计替曰："赖得同知见大王甚喜，且安心，恐别有移南之理。"时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止经年余，至天眷四年冬而止。

窃愤续录

[宋]辛弃疾撰　张友臣整理

金国天眷四年，岁在丁巳，是为宋绍兴七年也。十一月十日戊戌，金人废伪齐刘豫为河南道行台，传送燕京，囚于相王寺，仍杀其子刘璘、刘珏于相郡。遂召天水郡侯赵某于源昌州西行，二日抵鹿州，三日抵鹿水，舟渡而南，七日抵寿州，行二日至易州。所经行路皆荆榛，大路颇平易。行每州，各有同知，如州县，俱有军民市井。所至州郡，间有遗帝衣服，有馈送帝饮食。所行随护一十七人，自起源昌州，行六十里，是晚宿于野林中，饮食亦微有干粮等物。是夕，有大月出自天东，阴晦中虽有光而不能照，阿计替曰："今日月尽，那得有月?"俄，大月之下又有一月相似，中发红光，亘天数十丈，其声如雷。是月乃郎主杀陈郑二王之应也。

十二月，行次雪大作，平地数尺，有野鸟数百争飞雪中，如雀鸽状，视其地，有死狸两头在雪中。良久，群鸟食狸之肉殆尽，皮毛无余，其群鸟伏地，皆化为鼠，皮毛纷落，走入雪中土内，皆不见。其变未全者，尚余鼠首鸟翼，宛转雪中。随行中有一人曰："此土有此物，遇雪中，若食狸者，皆化为鼠，能穴地数十丈而去。"　或日，行次，帝足间出血不止，行不能进，痛不可忍。中有一人名阿父董，以小刀于帝足间刮去一片，如钱大，曰："若不如此，良久必溃此足，缘此沙中有虫入肉中作毒故也。"　或日，有一将军领兵数百，云自黄龙府来，往北京麾下。人备言其勇，尝驻一枪于地，谓能出者以兄呼之，尽数百人，莫能出之者，其人但以两手指出之。众服其勇，问其名，则曰阿祝务里也。又能夜入他军中，见物如白日。由是杀人，人莫敢施其勇。帝与诸人立路傍林中，俟其过而后行。

或日，行至鹿水，水至深而碧色，无上下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自地中涸。呼舟而渡，阔约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紫色，人或采而食之。岸边生草如蒲色，黑如漆，甚柔韧，可采而食之。岸人缉以为布，如南方木棉布相似。其水中有鱼，如鲙鱼，碧色，有二足，能鸣，如鸡声，捕者用长竹，上安铁叉，刺之可得，土人云可生啖，如南方食鲙鱼云。

或日，次寿州，见同知，乃云：是真定府人，大观中，为军于安肃军，犯法，避罪北入契丹，契丹破，以财上金主。见帝，亦慰劳，自云："大观中北走至此，几二十年矣。"亦颇有酒肉少许。阿计替与之言语甚惬和。是晚，宿于寿州之官舍左庑下，夜及半，闻室中有歌声，帝谓阿计替曰："此间亦有人会歌唱柳耆卿词，虽腔词不成，亦何由至此?"洎明日，同阿计替询问为谁，其人姓斛律，名思，乃询问昨日所唱女子，且曰："金主皇帝所赐婢妾，问之，乃东京百王宫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婉美，昨日唱罢，亦语吾曰：'前面宿的官人，好似我家叔。'我答云：'便是南国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闻之，亦为泣。左右促行，乃出城。是日，宿于城外一寺中，视其殿像俱无，惟石刻二胡妇而已。无诸供养，空寺阒然。是夕微有月，暗中鬼火纵横，百十为群，分而复合。

或日，天气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夹路，杂以野花，皆紫色。路之左右亦有耕者，其牛皆不甚大，而白者尤多，角反如羊。见诸人至，有献酒食者，云："此地有神明，事之最灵，每遇有贵人到此地，其神必先期一夕报之。梦中云来日有贵人自何方至，故吾等备酒肉出献。昨夜梦中来报云：'明日有天罗王自东北而来，衣青袍，从者十三人。'是阿父遣来路上祗候，有酒肉来献。"阿计替并受之，帝谓曰："汝神在何地?"民引手指示曰："山阜间有屋三间是也。"帝与阿计替共往，入门如闻人揖声，若三十余人声，众人讶之。既至，前视其神，亦石刻也，乃一妇人状，手执剑则铁为之，侍从者皆若妇人。帝及众人皆拱手稽颡，既出门，又闻如三十人唱喏。问其名曰："有名乎?"曰："无名也，但称将军而已。每梦所见，亦妇人持剑披甲而来。或传曰：乃契丹天皇后侍女之神也，因出征伐，从天皇王馱靻没于此，天皇特为立祠，流传至今不绝。"帝及众人赞其威灵而行，然天罗王之呼，帝谓不知为何意。阿计替曰："天王知之乎?"帝曰："不知也。"阿计替曰："幼年曾读佛书，有天罗神名字，今呼为天罗王神，必知大王之身乃天

宫谪降也。”帝曰：“何苦多难?”阿计替曰：“此是定数难逃。”帝笑而行。或日，在途去神祠百余里，望林麓间火烟起，及闻钟声，阿计替曰：“此必寺宇也。”乃走入。其寺有二金刚，镌石为之，并拱手而立。入其门，亦有胡僧出迎，遂登堂。视佛像高大，首触桁栋，无他供器，止有一石盂香炉而已。僧诘众人之来，帝答：“赵某自均州及源昌州来，要往北京去。”阿计替曰：“此乃南国天子，为北国所执，今往北京皇帝前去，路经此地，故来暂憩。”僧呼童子曰：“可点茶一巡与众人吃。”时众人与帝，不知茶味十年矣。阿计替且思茶难得，北京以金一两，易茶一斤，今荒村寺中反有。茶极美，饮其茶味，如释重甲之状，其茶器尽白石为之。众人中有更索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 皆趋堂后屏间而去，移时不出。阿计替等将谢而告行，共趋屏后求之，则一空舍，惟竹堂后有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视其容貌，则出而献茶者也。众共嗟叹。阿计替至寺前拜帝曰：“王归必矣，敢先为贺。自大王之北徙南回，盖有四祥，是前途不可言否塞也。”帝曰：“何谓四祥?”阿计替曰：“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兴身；三者女将军献酒；四者圣僧献茶。”帝亦微笑谓阿计替曰：“使吾有前途，汝等则吾更生之主也，敢不厚报?”遂出寺行。

或日，至一村落，中有民三百余户，乃契丹天皇之陵，昔在道宗，置守陵人于此，由是乃成邑。帝至于彼，望林中草木茂盛，树翳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状。时近夏令，草木茂荣之时也。前有石羊、狻猊、麒麟之属，皆断折不完。问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冢墓，去年差人到此开掘，取去金玉珍珠宝物甚多，天皇王骨殖弃在长江水中。”帝闻之感伤，乃曰：“吾祖宗陵寝，半在北地，半在洛阳，想亦如此发掘也。”又泣下曰：“吾父之堕坑沉水，与天皇落水一同，吾母埋路傍，吾妻又卷以竹席，何异狗豕之死？吾之身又未审如何，若死，未必不若此设也。”

或日，行次见一屋宇，如天皇陵相似，云是道宗陵，遥望见室中有紫衣人监督发掘，良久，出其棺，皆石也。棺中有物，人并取之，紫衣人特遥远，不知为何物，所可辨者，一镜照日，映光射天地外，并不知为何物也。立既久，见皂衣吏二人，以一竹器持骨殖，将石棺中骨弃于道傍边，碎之而去。帝见之，谓必道宗也。因知水中之天皇，言不诬矣。乃泣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泣行里余乃止。帝行路中，饮食稍稍可意，又有民人相顾，而止宿多在寺院中及民舍间，故前后不复再书，意皆同此也。

或日，行次路傍有木，高丈余，其叶两两相对，有花如盏大，黄色，出有实，亦相对，大如木瓜，绿色，以手触之，已成熟。随行人中有莫利列者取而食之，方入口嚼，齿并落如屑，舌墨如漆，急吐之，满口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终日不能食，经旬方已。阿计替问其民，云：“此名绿盎子，能碎骨如泥，彼中橐驼初生时，以涧其蹄，则千里可行，不然，则不可行。刚利如锥，举而刺之，则如刀锯之利，除此及作骨用外，无用也。”

或日，行至一乡，聚有居人数十家，云：“此王昭君青冢也。”有冢墓在焉，碑石断缺不可观，惟有题额皆八分书，亦不可辨识。帝息于木下，盛暑中随行人皆疲困，并欲少息，木下大风忽起，浓云自东南而升，大雨如注，雷电交作，帝与从人急趋民舍避之。少顷，雷电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女及二小儿皆震死。先是，数丈大火流于帝前，方大惊，而人已死矣。其男妇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识，二小儿有朱篆可识，云：章惇后三字。帝曰：“章惇误国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贼为之，今果报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尺许，众人皆不能行，缘雨具不及备也。是晚，宿民舍间，问民曰：“此去到京中若干路?”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县也。”

或日，行次一州郡，询其左右，曰：“平顺州也。”入其城，屋甚雄壮，其居民繁夥，市井货易类北京。阿计替引帝入州，见同知讫，乃令于驿舍安宿，亦给酒食甚丰厚，时七月七日也。其城中父老皆盛服，携小儿游玩市井中。帝不得出驿舍小室中，室中亦有床褥几凳帐幕之属，帝见稽首曰：“复见天上矣。”时驿舍官中作酒肆，令百姓游赏饮晏作乐。宾客四合，帝在室中，遥见一胡妇，携数女子，皆俊目艳丽，声音皆东京人也，或吹笛，或讴歌，或舞，或笑，在席持杯劝酒，有得酒食者，有得钱者，其钱酒肉皆归之妇手，稍不及者，胡妇以杖击之。少帝与阿计替曰：“此间妇女何苦如此?”阿计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少帝曰：“吾在东京曾闻不曾见，果有此辈。又胡妇何为者?”“盖其主也。”俄顷，同知遣皂衣吏持酒至帝室中，谓帝曰：“官给酒食，汝等就此饮之。”既设席饮酒，胡妇不知其为帝也，亦遣一横笛女子入室中，对人呜咽，吹不成曲。帝问女子曰：“吾与汝是乡人，汝是东京谁家女子?”女回顾胡妇稍远，乃曰：“吾百王宫魏王孙女也，先曾嫁与钦慈皇后侄孙。京城陷，为贼所掳至此，卖与富人家为婢，又遭主母诟挞，复以我与此妇，日夕求酒钱食物，若不及，遭胡妇箠楚骂詈。”言讫，问帝曰：“官人亦是东京人，想也是掳到此也。”帝但泣下，不及告，遗以酒肉遣去。

或日，经行数县，皆如中州，但风俗皆胡夷耳。次日，至一州，问左右，曰：“易州也。”大率皆若中州，而繁华不及。顺州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赐酒肉饮食，止宿则驿中也。城中有兵约万余，有中贵在此作

监军，城中所用锡钱，所饮食亦有麦饭谷粟。是夕地震，至晓不止，民有随地转者，小儿皆啼，牛马夜鸣。又大风雨，黎明而止。城中有刘备庙，神像碎如棋子。

或日，行至一镇邑，云平水镇，去京中止二十余里，阿计替曰："来日至京中矣。"是晚宿山寺中，并寺房皆僧舍也。帝与众人同屋共卧，闻乡舍僧语云："有因果否?"一僧曰："岂得无之？况他前身是玉堂天子，因不听玉皇说法，故谪降。今在人间，又灭佛法，是以有北归之祸。"一僧曰："想已死在数千里外矣。"一僧云："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审听，欲起排闼问之，众人所寝，身体隔碍，不及而止。僧又问曰："今南方康王如何?"僧答曰："已教他读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别作施行。"又问："少帝此行如何?"闻至此，少帝拱手听之，曰："他是天罗王，不久亦归天上，但不免马足之报。"言讫，更论二十余事，皆金国中贵与南北臣僚，皆帝之所亲识也。当日亦有可书，以其非所录之本意，故删之。将至鸡鸣，寂无所闻。时室中惟阿计替不寝，听之甚审，相约来日共究此事。洎天明，阿计替同帝排户入室，则尘埃覆地，若数十年无人迹。至处绕寺呼人，无一僧一童。门外之居民，则经兵火而无复有也。帝语计替曰："言皆当矣，但不晓读了六十四卦及马足之句。"计替曰："六十四卦者，在位六十四年也。马足者，则宜戒乘马之意。"言毕遂行，至午始入京。天眷五年十月九日，在南宋则绍兴戊午年。

既入城，门吏谓阿计替曰："元帅在京中，汝可与他先见元帅。"阿计替唯唯。时民皆聚观，或泣。凡行数十街，始及元帅府，沿途问劳。阿计替引帝至庭下，见粘罕，帝不觉跪膝拜之，粘罕遂以身答礼，止之曰：无慰问。数语，帝唯唯。次问阿计替劳涉之状，亦唯唯。粘罕曰："汝果为不负干离不也，今日往返一回，六七千里路矣。"遂呼左右将赵某去赐与酒肉，毕，令计会阁门吏，许朝不许朝，今晚先令与海滨侯耶律延禧一处安宿。言讫，引帝出，阿计替自此不从帝也。是日，从行至京者一十六人，同阿计替补官赐金帛有差。是时引帝出者，皆非旧人，盖元帅府人吏也。引帝至一官府，计会朝见，一紫衣人曰："今早已降旨，令与海滨侯同左罗院听旨。"引帝入一小室，见海滨侯先在其中，类客次，从者三五辈，皆女直人也。海滨侯延禧谓少帝曰："赵公汝自何来?"答曰："自源昌州来，宛转近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若是?"延禧曰："我与公大同小异，我自海耀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在京相别，今方再见，路途辛苦，与死为邻，今日感荷皇恩，再归至此，自地升天不若是。"左右但相劳问而已。是夜宿于室中，二人同床，女直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晓无敢说一言者。

来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洁，令二人坐庑下椅上，二人相谓曰："不见此物十二年矣。"有紫衣传圣旨曰："耶律延禧与赵某免朝见，并赐入鸿翼府监。"金人之鸿翼府，乃大朝之鸿胪也。二人并再拜谢恩。有旨仍赐冠服，自后仍在鸿翼府小室中居，止得与延禧共居，亦尝得见金主，早晚亦有传送饮食，其人有数辈，更替相视，亦监临谨密之意。一日，海滨侯执帝手私语云云，少帝拱手加额曰："皇天皇天。"

后二日，有人告帝与海滨侯有异言，奉郎主指挥令，将二人出外分居，其海滨侯居所不知也。帝出居安养寺僧舍，其私语幸不根究。时阿计替复在彼中监守，帝居一小室，有时或与僧人闲话。一日，阿计替屏去监守者，密告于帝曰："闻中国天子徙居临安府无事，南北未甚宁，见在饶风关大战，得关西四五路，却被夏人作乱，陷延安一半州郡。其河南官家刘豫，大金所立，今已杀之于京。今日见人说高丽兵侵界，郎主令金兵刷马前去。"又云："朝廷见有人在此讲和，以河为界，复归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归国，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称"死罪！死罪！"而已。

或日，有中使至室中，持缣帛白帝曰："郎主赐汝服。"与监者语，不得令帝出室中门。自此逾秋至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赐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北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监，帝容貌稍稍复常时，乃宋绍兴十年也。

或日，有单马若贵家人，寺僧令监者与阿计替入室，反锁其门而去。且曰："盖天大王并韦夫人来此作斋。"移时，帝于壁隙中遥见韦妃同一官长潜行，从傍有一人抱三四岁小儿，皆胡服，每呼韦妃为阿母，于是帝知韦妃已为盖天大王妻也。见韦妃形容稍和，因思其母郑后，大泣下。其二人历观寺中，移时阒寂，云车从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后三四年，节朔与常日，未尝见寺中有人迹往来。或至者必大官也，民人罕有至者。帝乘间问计替曰："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颇与中国异，寺主僧一日语帝曰："我本东京陈留人，大观中为僧，宣和德士乃北走契丹。其后大金破契丹，值盖天大王将我住持此寺，今年五十余。"僧云亦时至韦夫人宅，夫人密地亦时问大王动静。帝曰："前日所抱小儿何人也?"曰："夫人所生也，今五岁矣。"一日，寺僧引阿计替屏去监人，传韦夫人意曰："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以黄河为界，八哥亦恐有归期。"又曰："前日韦夫人知朱郑二后死及太上升遐，亦泪下。与我金钗一只，令我作佛事追荐，望大王宽心，归期不远。又云'我决无归去之理'，缘共盖天大王有子也。"自是之后，更不闻韦夫人之耗。

至天眷八年秋，阿计替复为元帅府召去，更增监者二人，共为五人，日夕不离小室门。寺僧因监者皆去请粮食，潜于隔窗呼帝曰："盖天大王同韦夫人已往江南矣，南朝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间六使往来，今日已行七日矣。"帝曰："叫他母子团圆，吾死亦无憾，虽在此闭固，若比在均州，天堂地狱有别矣。"寺僧去甚速。良久，监者至，问僧所言何事，帝答以他事而止。

天眷十年癸亥，金国主乃令帝出僧寺，于京中之北赐宅以居之，虽云赐宅，而其实监系之，监人闭固。在外室得胡妇一人，问之，亦重囚也，月给米五斗，薪一束，余无有。水火则旦夕隔门取给于监人。饮食毕，不许存火，洗濯缝纴，一一皆取给于外。且云得月钱一千，为监人所得，供具所需之外，皆监人受之也。其室中床褥，稍稍似安静人家，而苦夜中无灯。至冬深，监人递絮三斤垢衣五件，云官中所赐。是岁，帝室中有怪，遇夜悲啸不止。少帝与胡妇但合眼而已。

天眷十一年，帝于室中窗隙间望，见一贵人乘骑而来，前至所居，必少憩而后去。马前有一卒，面如相识者，但不能记为何人也。自此人过其门，而与相熟监人语及宅内官人，其卒问曰："此宅何宅?"曰："官中所赐与人居也。"卒及监人共语于外，帝私立于门内之小扉听之。卒曰："何官人?"监者应曰："此乃南方赵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无父也，只一人在此，年已四十余。"卒曰："是也。"遂同贵人去。帝于门内忽忆之，此必吾儿谌也。初，在京日不曾相随，故流落至此，虽吾之少幸，此子亦知吾之存，何辜至此？自后其卒不复至门，有紫衣屡憩室前，帝伺之，并不见其人来，乃问监者曰："常所憩者何官也?"曰："都统军仆撒太尉之子，每于城北泽中射箭，故来憩此。"是岁，因郎主生辰，亦尝赐酒肉。于盛暑中亦少赐轻绢数丈。

天眷十二年秋九月，一夕京中失火，凡数日相继不息，北京为之一空。郎主大怒，欲伺甲乃大出，有人千余，而火势愈不息，随火起烧死者千余人。北主勒兵出城北门，避之于宝盖寺，其北帝之所居，止去数十步。一日，帝立于庭，砌间因见金主在寺中阁上，仪卫甚众，帝急避之。是晚，城中人来往殊甚匆急，郎主入城，凡诛戮遗火不救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后，人家又火起，连延烧屋宇，半日而止。是岁秋九月，所供洗濯胡妇亦病而死。帝日夕饮食，皆求之于监人，于是月给米薪不复入其门。有再遣至胡妇，未入帝室，监者留之，与监者相通。又相谮谓帝常出怨言，凡指二十余人。于是官司命徙帝于城东玉田观，凡月给薪米之类，并令观中请受之。仍令监者四人半壮半老主出入，饮食所需，大概如安养寺之监守也，虽衣服亦少赐矣。

天眷十四年，时金主淫虐不道，内淫其女，外及臣妾，又杀害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从兄孙也，于金主为兄，其妻在燕京，亦为郎主所侵，一应诸王妻并皆如此。由是上下生怨，有畔之之意矣。

天眷十五年，金主又杀淄王、洙王十一人，军国政事皆由后之弟顺国将军驾掳盛服及内侍铁立深祖并典国如三人而已。

天眷十六年，因郎主失政，帝所居观中饮食官给，时至时不至，由是饮食缺乏，衣服破敝，无复接续。是岁九月，岐王亮杀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贞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日。夜既集，又令监人添至十八人，牢固监守。　贞元二年，亮移帝入城中左廨院，使二人拘执如囚状，饮食粗恶，其廨院即燕京元帅府之外狱也。帝由是知亮有相害之意。

贞元三年，金主完颜亮令诸将修治甲兵，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乃契丹延禧之姑，为完颜骨悉之妻，每见亮常戒之曰："毋事兵甲南伐，况吾闻之：'兵，凶器也，不得已用之。'况汝行杀逆以得天下，而又无道治天下，杀戮已甚，安可保一室外复无一岐王乎?"亮叱曰："妇人不当干预政事。"命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势焰，今日何在?"亮遂送外罗院囚之，大臣无敢谏者，寻以鸩毒杀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兄平王孚，孚因事谏之，亮服罪，醉平王以酒而杀之。是岁，帝在左廨院，经岁皆如拘囚之辈，饮食稍不足，不如寺观中时也。　贞元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锢之甚密。时先金主有二庶，长曰伏，次曰绫，领兵于右阁关，凡领兵内图外伐，数年不克，因獲人獲师奴诈作牌使，以母意乘间尽杀其子，亮大悦，赏金一万，使之掌军。既杀二子，训练益急，签刷愈烦，欲南征矣。

贞元六年，亮遗书于南朝丞相秦桧，又得桧书，言及张俊、韩世忠诸名将皆薨，亮乃酣饮，无复内外意，左右顾盼，然虽有萌心，恐其威不敢发。少帝亦在右廨院拘囚，加病饮食，如囚一概矣。

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国改元，于宋为绍兴二十六年。是岁，金国地震，一月之中凡二十有四，帝久在右廨院拘囚，坐久湿淖，似有中湿之疾。

正隆二年及三年，大败夏人，兵至灵州，尽复亮前后所侵故地。先二年，夏人败金师，亮乃遣大将郭相公破之，即育云奴也。至是夏主李景先大恐，纳款降，仍奉岁币金玉以和，金主不从，再遣将攻战，遂俘夏主弟李守先。夏主困，诣军前纳款，乃从和。是

岁，少帝犹在右解院。

正隆五年，命契丹主海滨侯延禧并天水侯赵某皆往骑马，令习击鞠。时少帝手足颤掉，不能击鞠，令左右督责习之。

正隆六年春，亮宴诸王及大将、亲王等于讲武殿场，大阅兵马，令海滨侯与天水侯各领一队兵马为击鞠，左右兵马先以羸马易其壮马，使人乘之，既合击，有胡骑数百自场隅而来，直犯帝马首，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贯心而死于马下。帝顾见之，失色堕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以意也。帝是岁年六十，终马足之祸也。酒酣，亮与左右曰："祖宗以来，不能混一区宇，切惟耻之，今四忌已灭，无复外忧，吾当南征而登衡岳矣。"是岁，亮令刷兵马过河，而欲犯钱塘矣。

南渡录

[宋]辛弃疾撰　张友臣整理

《南渡录》一卷，旧题宋人辛弃疾撰。书中抄录《南烬纪闻》所记北宋徽、钦二帝被掳及北去后的经历，与《靖康蒙尘录》文多相同，故事亦有荒诞不经，"核之史实，殊为失实"。而且书中文字低俗，显系后人伪托。本标点本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参校《国难丛书》及《丛书集成初编》本而成。

渡录大略

靖康元年丙午三月初二日，金人围京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月十九日，金人元帅粘罕再围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求两宫幸虏营议和及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请皇帝车驾诣军前议事。二月十一日，车驾出城幸虏营。十七日，车驾还宫。三月初三，车驾再幸虏营。次早，帝见太上皇帝到营。初四日至十五日，皇族后妃诸王累累至军中不绝。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衣易二帝所服，以常人女衣易二后之服，侍卫番奴特以南家子呼帝。十七日，金国以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十八日，太上及帝并二后乘马北行。二十一日，次黄河岸。二十二日，入卫州。二十七日，至泉镇。四月初一日，过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朝金主。六月二日，朱后死，时年二十六岁。十三日，至安肃军听候。六月末，移居到云梦。绍兴二年，郑太后崩，时年四十七岁。二帝移居西均州。六年，上皇崩，时年五十四岁。是年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戊午，金人伪齐刘豫召少帝于源昌州。十月十九日，少帝到燕京，与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鸿翼府。帝移安养寺。绍兴十二年，赐帝居于燕京之北。绍兴十四年，岐王完颜亮杀金主亶并太后，遂即位。绍兴十五年，徙少帝于城东王田观。绍兴二十年，徙少帝入城，囚于左廨院。绍兴三十一年春，帝崩，时年六十岁。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师立春节。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陈于迎春殿。至是，太常寺备乐迎而鞭碎之，此常仪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闻殿中哭声甚哀，且闻击扑之声，移更乃止。洎明观之，勾芒神面有泪痕，识者知其非吉兆也。

初九日，边报金兵留屯河朔，犹豫两持，似欲复犯京师者。太上皇遂出南薰门，往南京。

十九日，报金国大兵已分布河上，败何淮兵，梁师成弃城而走，兵已渡河。

廿九日，兵至毛桃岗驻军，作大寨，居民奔入城内，老幼死者蹂躏于道。间有强壮掠劫外城，大火焚烧二十余家。

二月二日，金人围住京城，攻诸门甚急。

十一日，以聂昌为都太守提举。虏遣伙入城请和，乞以黄河为界。

二十一日，京师戒严，金人兵退封丘寺，需索金银牛酒犒师，依契丹倍增岁币，朝廷许之。

三月，金人退兵北，至穰州。国相有文字至军前，乃粘罕之文也。其略曰："南北求和，许增岁币，仍有割地之请，未有定议。今大兵已驻河北诸郡，以定可否，彼若不从，则吾持其物而求其道。此计之上上也。"于是金兵明言北，其实只在河南，未尝解也。初九日，金国粘罕加封征讨大元帅，仍令从便宜行事。且降书曰："今南伐之兵，已逾河济洛，直抵汴京，虽汤武之威，不复有过。甘词诱和，以俘其主，吾之愿也。昔楚，子国也，尚能具灭陈蔡，我师威行电扫，如摧朽掠腐，乘势不取，必贻后悔。俟其复京，并力图之，此万世一时也。若以河为界，实所未闻。天辅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帅府施行。

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书，请岁币金缯及车辂卤簿仪式，及请移文河北诸郡即日罢兵。

二十二日，金人攻河南北岸兵马北去。五月，少帝上书，请上皇归京。八月，粘罕兵屯驻蓟郡，且遣使贺上皇归京，其实探伺也。

九月十一日，粘罕又使人入京求和，仍索金缯以缓我师，朝廷大臣皆无智谋，专事姑息，于是上下苟安，不复有边虞之患矣。

十一月十七日，河北报：金人粘罕下令大兵南行，已及河界。

十九日，复围京师。

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

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两宫幸虏营，面议和及割地事。

十二月五日，遣兵入城，搬运书籍、并国子三省六部官制天下户口图及宗正谱牒。

初九日，又遣人搬运法物车辂卤簿太常乐器，一应朝廷仪制，取之靡有孑遗。

十九日，京师雪深数尺，斗米千钱，贫民饥饿死者盈路。金人又纵兵剽掠，有一将在天津桥上扎甲士千有余人，民莫敢过。时有柔福帝姬侍从三十余人将欲入内，贼叱止之，呼令出轿。帝姬泣曰："吾贵家子，天子为吾兄，安可出见金兵?"金兵使人曳出之，使前徒行，笑曰："美妇人也。"问曰："汝有夫乎?"帝姬曰："今两国已和，汝等安得无礼?"其人曰："吾兄为北国大臣，富贵无比，若能为之妻，不异汝南朝富贵也。吾有香缨一枚，可以代兄为聘物。"遂取怀中真珠香囊，手持以献。帝姬不肯受，金人执帝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后竟为金将兄所得，盖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长粘罕，为金国元帅；次泽利，为金国北部大酋长；次野利昔，灭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

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言国主有令，于京师选择女子十八以下出城，父母号呼声动天地。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入城，朝贺不行礼。

初九日，北国主下令粘罕曰："比闻已破汴邑，所献物色不堪，可速择异姓立为主，以慰民望。况吾素居北国，南地非我所便，南宋二主，可令来朝，事贵速行。"

十一日，粘罕遣人请车驾军前议事。

十三日，金人军前降指挥言北国主有旨，令契丹海滨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南宋皇帝并大元帅及皇弟吴乞买同上大金皇帝徽号，请皇帝诣营署名进奏。

十四日，再遣人请车驾来日诣军前进奏表。

十五日，车驾不肯出，金人遣人持出之。上金尊号表云"臣侄南宋皇帝"。又于下请署御名，书云"辅美济运应道法古至德皇帝"之文，乃去。

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称北国主有令，宣示南朝太上皇。上皇令左右接书，使者云："北国一勅，令皇帝自受。"上皇吁嘘，不得已而接之。书曰："北国金皇帝书付南朝弟宋皇帝，近者北辽无道，杀伐无艺，朕既歼灭，以宁人民，以开皇图，大有华夏。比缘奸臣童贯、蔡京诖误，以致祸乱，劳吾师徒远至汴邑。今已救时吊伐，以遂和好，叔侄是叙，进币是行。汝可应令保育天和，以抚万民。以河为盟，万载一决，我无伪言，汝其知之。"其词泛滥，皆甘词诱和之意，不复备录。其使仍口传北国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结为兄弟，不许一切生疑，仍可罢兵。并将到真珠袍一领，是皇帝朝服，今献上皇帝，请收领。"良久，请皇帝进上表，太上曰："今两国通和，可称书不可称表。"使者复言曰："北国皇帝本意废赵氏立异姓，如天皇故事。吾元帅诸贵人劝免，其事且止，陛下尚不从顺，大兵不可已也。若大兵再至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乱大谋。"帝叹息，从其请。

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帅奉北国皇帝圣旨，今者远来，所谋事理，业已两国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万万两，银一百五十万万两。"于是金人执开封府尹何㮚，分厢拘括民户金银钗钏环钿等，星无遗，如有藏匿，不赍出者，动辄杀戮。

二十三日，金人遣使入城，持北国书曰："今两国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帅府请南朝皇帝至军前面议申奏。"

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请车驾出城，且赍到北国书曰："今已破汴邑，二主不可复君，宜族中别立一人，以为宋国主，仍去皇帝号，但称宋主。封太上为天水郡公，少帝为天水郡侯，于东宫外筑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帅请宋主到军前面议申奏。"使者曰："相国元帅数数请陛下出城，同共议事，陛下不肯出，今发北国诏旨，陛下之意何如?"少帝曰："卿且退，容某商议。"使者曰："事急矣，从则福，逆则祸，陛下为臣下所误，今何复取臣下之言，恐祸在不测。"使者辞色俱厉，不进而退。

二月二日，粘罕遣佐统军郎游利将甲兵骑七百余至内，称有两国利害，要见国主。左右入奏，少帝登门，郎游利厉声曰："元帅遣我上闻国主，昔日差人将到北国皇帝圣旨，所议事理如何? 更无一言回报，使元帅无可申奏。今特令我来见国主，其事若何? 两日不见来意，祸且不测矣。"又曰："吾众人马七百余人，每人要得金一两，望下给之。"时左藏金帛已竭，乃于宫中需索，得金钗钿等八百余两，与之，其人不谢而去。

十一日，车驾出城幸金兵营，百姓数万阻阨车驾，号泣不与行，帝亦泣下。范琼按剑怒曰："皇帝本为两国生灵，屈已求和，今幸虏营，旦去暮回，即返矣。"百姓大怒，争投瓦砾以击之，琼乃手杀数人，车驾遂出城。至军门，见元帅，粘罕下阶，执帝手曰："臣远国酋长，不识中国礼仪。"乃揖帝升阶，左右坐，帝西向，粘罕东向，移时不语。左右各执利刃大刀，所侍唯应王福、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国诏旨别立贤君者示帝，帝曰："敢不从命，苟利生灵，以息兵革，何事不可?"粘罕复使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请国主朝暮候北国皇帝诏旨。"乃令介人引帝归幕。俄，有人进酒食，帝不复举。移时，少帝语左右曰："可白元帅，令我归宫矣。所议事理既从，他无余萦。"左右白帝曰："元帅造表请国王同发，来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进饮食，伶人作乐，帝吁嘘不能食。时夜更阑，寒甚，帷幙风急，不能安，倚案凭坐。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请国

王同元帅发表。”介人引至帐下，旋次升阶，唯有一案设香烛，粘罕使左右以表示帝，其词曰：“臣侄南宋国王赵某，今蒙叔北国皇帝圣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选别宗中贤君，敢不遵从？今同元帅申发前去。其次居止及别择贤族，未敢造次，先此奏闻，候允日，别具申请。”书后如前署帝御名。封缄毕，帐下驰一骑，黄旗素马前去讫，方命左右设椅。粘罕南向，帝东向。少顷，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与帝并兴身，紫衣人望帐下马，升阶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国皇帝后弟也，传宣至此，催促陛下议论事。”帝唯唯。复令进酒，时天气寒甚，帝速饮二盃，紫衣人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奏北国皇帝，指麾事与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归引帝归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绿衣者语帝曰：“臣河北人也，为大兵所虏，本是陛下赤子。今臣监视陛下，陛下若能屈节于紫衣之人，庶几有少更改。”语讫，回顾而去。良久再来，手持羊肉一块，进曰：“陛下可少啖此，以御寒。”帝问绿衣者曰：“汝何姓名？今为金国何官？”答曰：“臣姓赵，名保安，今为国相亲吏。盖臣有二妹，皆有姿色，为粘罕宠嬖，故命为亲从，以察伺陛下行止。”帝又问曰：“早来紫衣何名？”答曰：“姓野耶葛，名波。”“何官？”曰：“今为十七军都统，位粘罕之上。今暂来此，要往宋京选女子一千余人，三两日北去也。”少顷，天明，有褐衣从者十余人，列侍帝之左右，言语不可别。俄顷报曰：“统军来相见。”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也。帝与之接坐，言不可晓，帝惟加礼，告以周旋。略不回颜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进。紫衣人举大杯连饮四五盏，帝亦举一二杯。酒退，顾左右谓帝曰：“兀移太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太多，安心也。”盖兀移者，安也；太多者，心也。揖而退去。

是月十三十四十五，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御，且称候北国皇帝回命到日可回。

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帐下，升阶东坐。俄有吏持文书案牍示粘罕曰：“有文字在此。”粘罕阶下刀斧手簇拥一紫衣贵人，帝视之，乃宗正士祝也。粘罕使人谓曰：“今命汝入城，说与南朝宰相，于见今族中选择一人有才望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申奏，以准备金国皇帝有旨到来，别立贤君。”言讫，挥使退去。又拥一皂衣吏至阶下，粘罕使人谓曰：“汝于东京城内择一宽广寺院，可作宫室者，欲于中作二王宫，速置办。”言讫，挥使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挥事一一从命，容某入城，视太上安否，以尽子道。”粘罕首肯从，左右进酒帐下，有伶人作乐，唱言奉粘罕为伊尹、太公，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圣人也，安可冀其万一？”因语帝曰：“这几个乐人，是大宋人，今日照好公事。”笑而止，令左右送帝归幕次。坐久，有人传元帅令曰：“来日一面归京，不必再来帐下也。”

十七日早，有绿衣者来，谓曰：“元帅有命，令陛下还宫。”良久，进食，有数人引帝出幕，至军前，遥见禁卫列于外，车驾遂入城。

十八至廿一日，天雨雹，城中掠劫尤甚，小民号泣，夜以继日，金人焚烧载楼门。

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内白帝曰：“前日所议择贤择地二事，可速计置。”帝唯唯，曰：“一面议论。”时众皆推康王，及欲将南安寺为宫，以白粘罕。

二十六日，金人复命曰：“来日文字到军前，请国王见元帅。”

二十七日，帝往撷芳园见太上太后，奏曰：“臣不孝不道，上贻君父之忧，下罹百姓之毒，杀身不足以塞责，今北兵见迫，欲另择贤以为君，若以弟康王为主，不失宗庙社稷，幸之大也。”时常妃在侧，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帝许以康王继位，则中兴可俟。然外镇须假主盟，陛下可作诏书，召四方兵赴京师，金人狡计最多，必不止于择贤，祸有不可胜言者。二帝必不肯容于京师，唯陛下计之。”

二十八日，帝与太上同早膳，粘罕遣人馈太上酒十瓶，言北国皇帝所赐者。

三月二日，粘罕遣人持书，一诣太上，一诣帝前，曰：“今日北国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请车驾诣军前听候指挥。”至日中，又遣使促二帝出城。至晚，又遣人不绝。又云：“若太上不出城，可先遣皇帝至军前。”

初三日，车驾幸虏营，至帐下，粘罕坐而言曰：“北国皇帝不从汝请，别立异姓为王。”使人持诏书，帝遥远不能辨。使人拥帝降自北道，入小门，至一室，篱落露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不得食，帝涕泣而已。先是，帝将出幸也，书“便可即真来救父母”押八字于衣领，付宰相何㮚，以召康王，以图恢复。且在路中传旨付开封府曰：“赵氏孟子，可为检讨。”其意指延寿宫孟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盘，酒一瓶，于帝前曰：“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复顾矣。”番奴曰：“无忧父母，旦夕与汝相见矣。”其夜无床席可寝，但有木凳两条而已，窗外数闻兵甲声。时天气向寒，帝达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视之，见戎衣者引太上从旁门小路而去，帝哭不胜。

初四日至十五日间，皇族后妃诸王累累至军中不止，太上与帝各居一室，后妃诸王皆不得相见，唯郑后朱后相从。今更不纪诸王诸妃事，只述二官家行也。

十六日，粘罕使人扶二帝至帐下，传北国皇帝诏曰：“汝等父子不道，上负祖宗，下负民物，恣为奢侈，忌公徇私。以至结衅外国，天人俱弃，不可复君，宜择异姓，以代宋后。今元帅责问开封府吏以下，保明策立。仍令赵某父子前来燕京，仰元帅府发遣。”帝与太上闻言，相对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择康王，今在何处？”帝曰：“不知也。”粘罕谓左右

曰："急持书索康王。"少刻，帝与太上共居一室，侍卫人皆丑陋，而语不可辨别。帝与太上自此日唯一饮一食而已。夜宿竹篳之上，时天气风寒，侍卫人取草茅及黍穰作焰火，与二帝同坐向火。至明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人女衣易二后之服，侍卫番奴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饮食与彼同。

十七日，粘罕又使骑吏持书示二帝曰："元帅令汝趋燕京朝金主，已召康王至军前同去，南京已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矣。"帝与太上并涕泣。时郑后因丧乱，心腹疾作，疼不可忍，卧于木凳，几绝，朱后为其抚摩，四人相对泣下。骑吏怒曰："元帅令已下，来日发行，诈病何为者?"帝告曰："母后心腹病甚，君岂不见其面色乎？安敢有诈，倘若见怜，以杯药或沸汤见赐，他日厚报。"骑吏少和颜色，曰："此间无药物。"因叱左右以沸汤一杯进，后饮之，疼少止。因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国破家亡，虽生何益?"是夕，宿于野寺中。

十八日早，骑吏前曰："可行矣。"牵马四匹，令二帝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骑，骑吏遂掖而乘之。郑后病未已，伏鞍而行。行十余里，旁路数人见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吾百姓何日得见太平也?"因奉麦饭二小盂进四人分食，粗粝不堪食，帝曰："吾母心腹疼痛，汝有汤药否?"父老对曰："无，止有少许盐汤，可煎而饮之。"骑吏恐其滞住，促行。有一骑吏掌行者千户，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戏朱后，复恣无礼。当行路之次，朱后下畦间旋溺，骨碌都从之，且执后臂曰："能从吾否?"朱后泣下，不能言，遂亦发疾，不能乘骑。骨碌都乃掖后同载马上。至晚，约行三十里，宿一寺。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庑，骨碌都取茅火烹食，以啖二帝于室。二后病不能食，乃手煎羊乳以饲之，曰："吾保护你四个到燕京。"是夕，郑后寝，朱后惊悸不已，心腹作疼，骨碌都以手抚其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尔强强，尔强强。"其无礼若此。天明白于少帝曰："为吾说与你妻，善事吾，吾即保汝为相报也。"

十九日，至东明镇，骨碌都早食与帝并食于村店。特乡村荒残，无复人烟，百里之内，唯有屋一二所。朱后疾愈甚，帝泣下不止。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余口，其中女子美貌者甚多，并为人取去，何独眷一朱后，不以结识诸曹，以作前程之托？吾素非胡人，亦以妹奉元帅，故身至大将，富贵无比。吾本河州人，常为官家运花石纲，役使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报耳！尚何怨耶?"少帝于是不敢复言，但日吁嘘而已。

二十日，至封丘镇，早食山坡之下，马啮草相□，而饮食生地下，无椅桌。时雨霁泥滑，路淖不可行，帝与太上及后皆在泥中伏蹲，饮食粗粝，形容黧黑，目睛并昏。旁有井水，太上误堕其中，衣服沾湿，骨碌都拯而出之，马惊失，伤郑后之足。朱后手绞太上衣服，去其水，而上马以行。是夜，宿于馆驿中。

二十一日，行次黄河岸，欲渡，渡船有自北来者，上立皂帜，中有紫衣人呼骨碌都曰："北国皇帝约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尽，可速行之。"语次，骨碌都数以目视朱后，且哂之，紫衣人知其情状，拔刀执骨碌都曰："汝本一冗贱，吾兄待汝至此，今安得与妇人私而稽缓其行程?"乃杀之，投尸于河。顾谓帝曰："为吾说此妇人为何人也?"帝曰："某妻朱氏，骨碌都数有无礼侵犯，苦无告处，今将军杀之，足以雪吾之耻矣。"紫衣人曰："汝识吾否？吾乃元帅弟泽利也。"帝拜谢，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卫州垣邑县之西安镇驻军宿。是时，泽利所领兵甲千余人，并旧骑吏二千人扎寨。寒夜月明，泽利所带妇女四人，遂令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饮，二后闻之，不胜其辱，不能即席。泽利曰："汝病不能饮，可持此二杯饮汝二王，其恩当候他日报。"乃遣二后入房，以饮二帝。

二十二日，入卫州城。百姓皆以为金人，不知中有二帝二后。时有买卖者入馆舍或寺中，金人皆易饮食。二帝为金人所闭，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甚严密。日中始得豆饼四枚，四人共食。时百姓或有知其事者，于窗隙中令人馈以饮食，间或又为守者所夺，时在彼中留半日。是夜，复出城外三十余里，宿于安国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饮食不继，渐生泄泻之疾，日走数十次。又为监者所诟，惶惧不敢复言。

二十三日，至怀州。入城，泽利往往于二后前侍酒无礼，或时詈骂二帝，城中有富家数十户，泽利遣人摽掠酒食财帛子女以自娱，又常鞭打下人。是夕，帝渴甚，告监者使取水，偶泽利过前见之，遂手杀其人于帝前，帝大惊骇。又顾谓帝曰："可安稳到京，莫得生事，若不是郎主要活底，你死不多时矣。"自是，帝见泽利必惊悸，移时而后定。

二十四日，至安信县。帝及太上二后未尝涤面，至是见野水清澄，四人方掬水洗面灌涤，相视哽咽，不胜情。旁有人献牛酒于泽利者，泽利拔剑切肉啖食，连饮五七盏，以其余酒残食饷帝曰："食之，前途无有食也。"复视朱后笑曰："这一块最好，你自吃之。"方饮酒时，或有人言知县来相见，乃见一金人衣褐净绿袍，穿皂靴，裹小巾，执鞭揖泽利，泽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共饮。移时，泽利乘醉命左右叫朱后出劝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对。泽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欲以所执之鞭击之，朱后不得已，乃持杯作歌曰："幼富贵兮厌绮罗裳，长入宫兮陪奉尊阳，今委顿兮流落异乡，嗟造化兮速死为强。"歌毕，两手持杯向泽利曰："元帅上酒。"泽利笑曰："歌中词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劝知县酒。"后乃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日草莽兮事胡可说，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归泉下兮此愁可绝。"乃举杯向知县饮之。泽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饮。"后怒，欲手格之，因力不及，反为泽利

所击。知县劝止之，曰："可更唱一歌，劝将军酒。"后曰："女不能矣，愿将军杀吾，死且不恨。"回首欲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曰："不可如此迫他，北国皇帝要四人见朝，公事不小。"酒罢各散去。是日，四人无晚饭，泽利使人监视愈甚，以至执缚于柱，毁骂百端，唯待朱后稍缓，盖泽利恩私之也。

二十六日，至徐村。自安信县行至徐村二百余里，并无人烟，泽利分兵一半先行，持文字报节先至真定，留一半护卫。是日申时，有北来兵马三百余人，首领见泽利，下马作礼，言语不可辨，忽其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

二十七日，到白水镇。朱后又欲投井，郑后掖止之。泽利怒曰："可缚之。"乃与郑后连索臂腕，用马夹于马队中引行。望见一堡极高，上有旌旗，书周郑二字。良久，寨门开，有土豪兵甲约有五百余人，皆长枪大棒，腰带弓箭，往来冲击，泽利与之合战，流矢中太上旁一番人，太上甚惧。其来兵乃河北乡民强壮，聚集保护乡村者，自辰至申，乡民为泽利打围，稍稍败去。驻军于大林中，有执乡民者，泽利呼前而语曰："这四个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汝归去，告报诸乡，即日归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吾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乡民不觉泪下，谓帝曰："吾这一乡，周郑所聚三千余人，北连真定，南接怀卫，约有三千余处，此是乡民强壮者举首南望，要见南宋官兵，今官家被其执缚，吾等乡民不久自散也。又闻康王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泽利曰："康王也被捉，后面便来。"遂将所执乡民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于野中，上无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雷自北起，衣服皆垢腻，为雨沾湿。至晓，雨大作，泥雨中行数里，方及一寺，驻军于中，乃得少憩。移时雨止，水湿遍身。

二十八二十九日，并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数，其番骑皆于马上吃干粮肉，及有掳掠到随行人取水煮食，帝后微得些食。

二十九日晚，泽利解衣数件，泥污皆遍，令朱后就野水洗濯，二帝、二后但痛哭流涕不止。日昃，犹催行。至晚，后骑报言，乡兵散，数队约千余人在此寺中屯驻。泽利叱左右，可分兵一半，前往杀之。乃遣次将骨夜又将兵马前去迎战。至夜半，令人回报，杀得人兵四散，得粮而返。

初三日，过一坡泽旁，其中杀倒死尸堆集，臭秽不可近。有狼二头在其中噬嚼人肉，见人惊散，鸟鹊鸣噪，可惊可骇。是日，在坡野中，天气渐热，无水可饮，帝渴甚，而莫有敢供者。

自三月半间，拘执甚急，虽便溺之往，必使人持刃随从。初五日以后则不复记月日，尽行广野大途，日以饥渴为念，不复记忆。但云或日，观者自可见其次第也。

或日，至一乡村，数十家，见泽利至，俄有褐衣前揖泽利，奉上酒食，二帝及后亦有酒食，颇丰腆。

或日，至一县，不暇问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备酒食，内有一知县者，乃一番官，见泽利毕，次见帝后曰："小番娶得肃王小女为妻，要见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戎服，视太后等泣曰："奴是肃王小女珍珍也。"呼太后为婆婆，朱后为姆姆，曰："前日为马军拥道至此，其首领万户，不知姓名，与此知县是弟兄，将奴嫁与他，今成亲六日矣。前日在此县中，诸皇孙兄一十七人，皆为诸人分去，或为妻者，或为妾者，东西南北不知去向矣。"拜说未毕，为知县引回。是晚，宿一豪富家，主者接泽利甚有礼。中夜置酒，命妾数劝酒，兵士数辈执缚帝及后于庭中柱上，至以便溺浇之，不能反侧。劝酒妇人皆美色艳服，良久酒罢，泽利与豪家趋别馆。美妾吁嘘相谓曰："吾与汝皆太上皇女孙，今日伯伯做官家不好，不如吾公公做官家快活，今落在他家，何有出期?"再三流涕，为人所呼，入庭帏而去。

或日，至一州，亦不记州名，人烟稍异于他州。泽利在驿中安泊，知县与官员来相见者皆是番人，买卖者问知是二帝二后被执缚，往往亦有流涕者，或默然，或低声语曰："南京有官家张邦昌，系大金所立，才做官家，便叫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发，已差四太子领人马去收复也。"时帝及太上于隔窗闻之，乃知康王不在番中，前日骑兵所言，盖妄语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粗粝不堪耳。

或日，到一县，极荒残，有屋七八间，城廊皆裂，有一女子年二十余，路旁垂首曰："吾乃南朝皇孙女，因病，为大军弃到此，不能存活。"见太后过，乃拜曰："带取奴奴去。"后不敢留。左右或报泽利，泽利视之，微笑曰："一块去。"遂令左右扶上马，乃行。是夕，宿于野寨中，泽利醉淫其女，丑恶之声，二帝共闻，不敢开口。遇有余食，皆与女子分食。谓朱后曰："你不如他。"

或日，行至一城，不知是州是县，止有官兵二十余人，并无百姓。见泽利再拜，怀中出文字示泽利，及呼左右去。帝后冠帻衣带如囚状，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书示帝曰："可依此式作表，先达燕京。"其文引晋怀愍及孙皓、刘禅、石少主故事，及尊大金为汤武，北灭契丹而又南灭炎宋，功德巍峨，与夫请罪免死之意，持书者呼左右索纸笔与帝，曰："速写！速写！"帝不得已，乃从之。书云："亡国囚俘赵某，同男赵某及妇妾郑氏、朱氏稽首再拜大金皇帝陛下，垂念某承祖宗基业，立民为国，不能上顺天心，下抚万民，听谗臣之言，结衅外国；徇贼臣之求，积怨华夏。致上国兴吊伐之师，下土作向明之行，今一家被虏，百口分飞，父子二妻，尚祈哀宥，伏唯陛下德过尧舜，威胜汤武，既已灭宋，当立异姓。而微贱之躯，听命几下，幸与赦文，苟延残喘。"文成，多为删吸偎慢，不欲与录。其末句有云："愍怀幽厉，未知今日之惭；文武成康，曷敌此时之举。"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里，及深夜月明方止。

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创造，牌曰收复新门，旁列兵刃三十余，入甲士六七十人。传呼曰："赵某父子"，二帝为执而入其门，两道皆栽榆树，下立庭砌。须臾，见堂上金紫人衣朝服，侍卫甚众，引帝北面再拜，有人传谓曰："将他二人去见海滨侯。"言讫，趋出大门，复入小室。至庭中，见一胡人胡服，无巾帻，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谓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与汝罪状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毕，复引帝坐一小室。须臾，延禧亦入，头有巾帻，二帝曰："吾大宋与契丹南北二百余年，未尝绝和好，一旦为奸臣所误，俱至于此，为之奈何?"延禧曰："公父子明后日北国皇帝须有赦罪之理，吾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绝。"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吾祖真宗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颗，大如鸡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生珠一颗，月明之夕，以珠映之，其珠自落下，以绛纱承之，每日可得珠百颗。又有通香木一段，以沸汤沃之，取其汁洗衣服，及洒万木花卉屋宇间，经年不散。人有奇疾，服之亦愈。烧之可降天神，香气闻达百余里。当时契丹为大金所灭，二物不知何在。今北国皇帝须要此物，缘此三年未得释去。吾妻子族属尽皆分散，作他家贵人，美貌者入富家，丑陋者入民庶家。"帝曰："此为何处?"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庑下，及有甲士拥一番囚至，其人大骂，言语不辨，主者乃命以刀断其舌，牵出斩之。其妻美貌，再拜请命，怒，亦斩之，小儿子四人并令敲杀。主者命引帝出，见二后尚立墙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斥令上马而去。遂令出一城门，向北而行，道间花卉甚多。少顷，有二十人往来不止，曰："郎主召见四太子于江南，今日便令车马前去。"帝与太上立路旁，时有二人，皆南朝人，为兵卒者，不知其为帝也，乃相谓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了位也。"余语低不可辨。少刻，路间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余里。其时近暑，帝后衣服垢腻虮虱，不可衣着，头无巾帻，宛若囚徒。行三日，不见泽利之面，亦不知泽利在军中与否。左右时时诟责，言语不甚能辨别。

行数日，有人呼帝出，谓曰："四太子大王军至，汝可出见之。"路旁有一寺，四太子坐胡床，引二帝二后拜于堂下，四太子且诟责曰："汝父子无道，致有今日，若当时信吾国家言，誓寻海上之盟，共灭契丹，分其土地，南北为国，岂有今日？奈何不顺天命，反与契丹连和，欲坐观成败，彼胜则从彼以攻吾，吾既胜矣，又不能从吾，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汴邑，皇帝愍念生灵，与汝讲和，以河为界，汝又不服，劳吾师徒远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亡，汝祖宗二百年，不能守成，内则奢侈，外则结怨，一旦灭绝，何面目见国人？尚忍死见吾，何惭如之？汝之愚三也。"帝为四太子所责，俯首流汗，不能言，但与太上太后再拜而已。续呼左右取笔砚，令少帝作书，召刘光世、韩世忠、刘锜等归服，而曰："今日夏至节，赐汝酒各一杯。"令左右于金瓶中斟四杯饮之。复谓帝曰："北国皇帝无杀汝道理，不失为侯王。"言讫，上马而去，鼙鼓钟钲声动天地。时二后自出京以来，足跣不复能行，虽乘马，足皆生疮，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类人形，为左右监者诟责鞭朴，欲死无路。金人衣服共相结缚，夜卧不相舍，二帝及后与番奴连腕共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达燕京，盖契丹旧都也。入门，小类东京，既至内门，适金主登殿，左右执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讫。其门内列金紫贵人，或绿、或褐、或伞、或笠、或骑、或车，约有数百人，皆称万岁。良久，传呼令左右赐巾帻，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门出，传金国皇帝圣旨曰："皇帝劳汝，赐衣服沐浴，来日入传勅。"遂出赦书。引帝入都堂见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银朱孛董相公也。"亦再拜，孛董答拜，中侍立堂上宣勅，其文不复载，后复曰："赦赵某父子之罪，免为庶人。"引帝及太上入朝，皆巾帻，皆袍，二后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讫。其门下列金紫贵人如前，国主自殿上传勅，封帝为天水君侯，太上为天水郡公，各于燕京赐宅居住。左右唱命，二帝及后再拜谢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及后入官府，门有牌，书燕京元帅甲第。至庭下，有一番人坐堂上，曰："此元帅也。"帝亦再拜，皂衣吏呈文字于元帅，笔署其末，令引帝去。皂衣吏引帝后出门徒行，护卫二十余人，经十余街，始入元帅府。入门，转左廊下小屋，呼帝与后坐，其中并无椅凳，唯砖石三四枚而已。时帝终日下拜，又饮食不进，惊惶不安，两日之中，止饮食一次，后但哭泣而已。欲触柱死，左右立止之。

二十二日至三十日，并在室中锁闭，日所有者粗饭四盂、米饭四盂而已，相顾不能食。朱后有疾，卧冷地上，连日呻吟，监者尚加诟责。少帝语左右："汝等可悯念吾国破家亡，取汤水相救。"左右引去曰："吾国禁卫，犯旨过于杀人，汝呼悯字，已该大罪，尚欲索汤水耶?"再恳之，不顾而去。

六月一日早，又引帝及后至元帅府庭下，令帝再拜，良久乃退。时朱后病不能行，左右监人负之而趋，双手持后足，无礼特甚。是日以后，朱后病愈笃，初二日午刻死，年二十六岁。帝大恸，告监者曰："某妻已死，将如之何?"左右白于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数人扶后尸，用黍席藉卷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声，恐监者喝之也。

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帅府，引帝后于前，传勅曰："天水郡父子可往安肃军听候指挥，来日便行，元帅府发遣。"初四日早，元帅府吏呼帝曰："官家圣旨，令汝往安肃军居住，今日便行。"帝曰："吾母郑后抱病未愈，略候晚行如何?"吏怒曰："吾北朝不比你南朝，令在早行，你若守正，不至于此矣。到此尚不遵法。"吏叱帝，帝不敢对，乃徒步前行，护卫者

二十余人，自元帅府出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门，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郑太后不能行，帝与太上共扶或负肩之而进。是夜，虽宿捕司，无饮食。盛暑行沙碛中，每风起，尘埃如雾，面目皆满，又乏水泉。监者二十余人，为首者阿计替颇怜二帝，乃谓曰："今天暑，稍稍食饱，恐生他疾，此间无药。"遇有水处，必令左右供进，因此郑后病渐愈。初五日行至十一日，所过村邑，饮食稍为阿计替劝免。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极热时，亦得少息于木阴之下。帝时年二十九岁，太上年四十六岁，形容槁黑，不复有贵人形相。若此行无阿计替护卫，六月酷暑中，必死无疑也。

十二日晚，至安肃军城下，其城皆是土筑，不甚高大。入其门，守卫者皆搜检，以至郑后脐腹间亦无不摸过，虽他人出入亦然，盖入城内故事也。行经数街，始至官府。入门，引二帝及太后至庭下，左右喝名，令帝再拜讫，知军者别呼绿衣者引帝三人出门，入一小室，令帝后坐其中，送粟米饭浆，令帝后饮啜。阿计替自外至，语帝后相慰安，遂引别去。自此封固室中如前。帝后自春及夏，跋涉道途，人行泥淖中，衣服垢腻，且生虮虱，苦楚不可行，独有阿计替者，自泽利命之监守，至今不离小室门，复时时为帝洗濯，但言不可辨，时至晓一二句。

十四日，知军使人呼帝至庭下，且传北国皇帝圣旨曰："天水郡公赵某父子并给赐夏衣一袭。"视之，乃纱帛二段，生绢一段，令帝谢恩拜受，使人持其物同归。其物乃为监者取其半，复以旧沙褐衣并生绢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锁闭，唯得粟米浆水各一盂而已，余无有也。

十七日晚，将近二更，外有喊声，火光烛天，杀人，大乱。盖安肃知军人有二：一是契丹人，一是大金人。二人不和，其契丹人欲杀大金人，劫二帝南归投西夏，结连易定一路。谋尚未发，偶以酒醉鞭挞一奴，奴往告大金知军，遂举兵围契丹人，杀伤殆尽，至晚方定。其火连烧屋宇百余间，杀死七百余人，至烧二帝所居室二丈许乃止，不尔为火焚死矣，盖拘执之故也。

十八日早，知军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责曰："你与契丹结连，杀我同归西夏，吾昨夜已杀了，今奏大金皇帝，与你理会。"帝曰："某在室中，防固甚密，何由与彼通情？"知军怒曰："现有首告人在，你不得胡说，煞好公事。"帝争不已，知军令左右以鞭击之，帝口血出，齿碎，令人拽去，复入前室拘之，以绳缚帝，帝泣不能出声。是日饮食不至，唯监人私以浆水并少许饮食饷帝，三人分食，至夜，囚系愈急。至六月二十日，并如前。

二十三日，知军坐厅上，命引帝至庭下，再拜听诏，曰："赵某父子既已免死，令居止安肃军。乃结连同知李奉国，意欲反叛，本宜赐死，姑置勿究。更令往云州听候指挥，仰安肃军发遣前去。"读讫，引帝再拜谢恩，帝哽咽不能言，知军怒曰："汝尚敢如此，当初要杀吾，今日如何放得你过。"命左右拽帝，坐帝地上，以柳条鞭十五余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之方苏。戒左右曰："即今便行。"至晚出城，宿野庭中。时甚暑，帝身有伤苦痛，坐庭中地上，不能起止。至深夜月明，始得少饮，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热成病，监人取青野草木板布于地上，令二帝卧其上，云不为地湿所侵，可以免疾矣。

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风雨，狼狈万状，如是数日，方达云州。如前拜同知于庭下，命左右引帝入土园内，以兵守卫，虽衣带皆为取去，盖防自缢也。日唯一食。

至八月十七日，有绿衣吏手持钥匙开上门，呼二帝及后出，谓曰："大金皇帝赦汝罪，叫汝再往燕京，可出谢恩。"时帝以稽首称谢，盖诚心也。其绿衣既引帝出土园，复引入一室，如前囚闭之日，间得饭一木器，浆水一木瓶。时天气稍凉，二帝饮浆水疾作，待死而已。二帝受祸已及半年，置之无可奈何，不复愁苦，但衣袂经夏縻烂，寒不可敌，监者或遗以敝衣，稍代帝补益。

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声四起，人兵奔乱杀戮，火光连天，盖同知下有将补千户者三人作乱，绿同知夺其妻，故举兵杀同知家眷六十余人，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日中方定。其千户者三人皆下马至帝前，携衣数件，自隙中遗帝，曰："与你，与你，吾曹三人今归西夏矣。汝国中南京康王已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归去之期。监者二十余人，吾皆杀之矣，吾不可以久留。"复赠帝干粮数器，各上马而去。是晚，城中大乱，有千户执为乱者杀之，乃止。经两三日，别军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监者中有阿计替，相从帝已半年矣，稍得其侍卫之力，帝谓太上曰："阿计替想为乱者所杀矣。虽城中大乱，吾父子不敢出此门，奈何？"言未已，阿计替自外至曰："且喜无事。"帝问其不死之故，曰："吾于死人堆中藏伏两昼夜，方得脱。"由是阿计替再监视二帝，外来二十余人，盖同知官属也。

或日，阿计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一番人坐堂上，呼曰："识吾否？"曰："不识也。"遂自言曰："吾乃盖天大王，系四太子之伯。"良久，屏后呼一人出，帝视之，乃韦妃也。太上俯首，韦妃亦俯首，不敢视。良久，盖天大王命左右赐酒二帝及太后，曰："吾看此个妇面。"盖韦妃为彼妻也。酒罢，谓监人曰："善护之。"阿计替引帝去，再入前室，然稍稍缓其监，饮食略备，以此经一冬，稍可御寒。

天辅十一年正月一日，大金例以是日疏放囚禁，虽死囚亦得少出，阿计替引帝出外纵步，但不出府庭门。帝视玩间，有一泥婢衣褐衣，口称韦夫人所遣，手持一盒子，曰："夫人叫传语十一官人、八官人，曰且耐心。"且密语曰："闻九哥已即位，恐有归期未晚也。"其人将盒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

视其物，皆枣面所烧大饼也。阿计替乃佯言曰："是何泥婢，送与他人，可速归之。"乃引帝入室中，问曰："适闻九哥是何人?"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亲弟也。今韦夫人，乃康王之母也，故来相报耳。"阿计替曰："十一官人是谁?"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即吾也。"遂持其物与阿计替并新到监者二十余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复出。

初三日，例是日为偷日，虽妇女什物金宝，宫中不禁也。他日则不然，必置于法也。是日，有黄衣者数人，各持饮食七八器，将五器与监者食之，三器使人赍至室中，谓帝曰："食之。"视其物，皆肉糜，以肉与米合煮之者。帝与太上太后食未已，乃为监者持去。帝问阿计替曰："此食何为者?"答曰："此地风俗，乐善人家，唯作粥以食囚禁者，可与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赍来此也。"帝又问曰："此何人家也?"阿计替曰："此亦韦夫人所遣也。"二帝与后因韦夫人在彼，稍稍获安。

十四日，彼处亦放灯，街市张灯，无鼓乐，但有金鼓喧天，至更后而已。胡妇胡女携手于酒肆中，遇人即便暗合而归，官中父母皆所不禁。

二十日，阿计替谓帝曰："今月十九日，北国皇帝生日，作宴天下，此处同知宴罢，先赴燕京去也。"盖北国法，先期十日赐宴，近郡即赴燕京上寿。是夜更阑，阿计替指引向来送饼食泥婢至帝前，曰："夫人传语十一官人、八官人，两三日中，往燕京去也。复来与不复来，未可知，且保重将息。"言已急行，去甚速，其他监者已觉，争问其实，阿计替曰："汝不知同知有指挥事?"遂不复问。是夕，二帝及太后闻韦夫人去，甚不乐。

二十三日，闻韦夫人同盖天大王领马骑前去，留下千户五人，内一主者名啜鸡凡，领人从二十余人至帝前，曰："盖天大王、韦夫人与你父子三人煞有公事，似你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闻知盖天大王不再来，共你吃这一场公事。"呼监者二十余人戒曰："防固不可少缓。"自此帝复与监人，拘执如前。阿计替亦不敢少有庇缓。

二十八日，阿计替前白帝曰："闻知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为四太子探知，康王已南渡浙江，其势恐不能久。"二帝闻之太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无望矣。"俄有持酒至曰："金国皇帝生日，例赐酒肉。"帝就食之。

二月一日，有探骑至官府中报主者啜鸡凡曰："北国皇帝已差四太子盖天大王往关西，交点五路财客，别有文字，差兀西哺途来作此处同知也。"

初二日，有皂衣吏持文字前来白帝曰："新同知到来，要你文字，须便供写。"帝曰："所写如何?"曰："速写！速写！"诟詈言语不晓，帝不得已，乃书如今之案款状曰："近封天水郡赵某，同男赵某与妻郑氏各年若干，谨状。"番人执去。

初十日，同知到云州，引帝至庭下，讯问曰："汝是赵某父子否?"曰："然。"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计替白帝曰："同知兀西哺途乃是途石之儿，其父因从四太子往江南，为刘三相公捉去，今来恨官家，将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湿淖不可坐，帝泣相谓曰："吾父子死于此矣。"阿计替曰："兀西哺途差吾往燕京下文字，须一二十日可回，二官人且耐心，吾去燕京，一道与官家将问南京仔细来相报也。"十一日至三十日，并如前。

三月初九日，忽褐衣一番人到囚所，持文字曰："皇帝圣旨，又叫你三人往西汙州听指挥。"盖缘同知奏乞也。二帝泣曰："又复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执缚驱行，至晚出云州，北行二十里方止。自此以后，则日月不复记忆，盖缘阿计替不在帝之左右也。

或日，其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一监者言语稍顺于帝，谓曰："此长城塞也。"

或日，行五七十里，或八九十里，辛苦万状，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时有负而行者。渐入沙漠之地，风霜高下，冷气逼人，常如深冬。二帝衣服单薄，又为时疫所梗，不能行走，困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为监者催行。帝起骨立，不能饮食，有如鬼状。途中监者作木格，附以茅草，肩舆而行，皆垂死而复生。再行三四日，自北有骑兵约三四千人，首领衣紫袍，讯问左右，皆不晓。帝卧草舆中，微开目视之，左队中有绿衣吏，若汉臣者，乃下马驻军，呼左右取水吃干粮，次于皮篋中取出牛干肉数枚赠帝，帝得此食之，肢体少苏。绿衣语曰："吾汉臣也，昔事陛下，为延安钤辖周忠是也。元符中，因与西夏将交战，为西夏所获，降之，父子由是皆在西夏，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领。宣和中，西夏遣臣将兵助契丹，为大金执缚，降之，今为云州总管，郎主命臣受奚国节度，发兵往陕西破曲将军，今所领兵是也。因言陛下勿忧，且契丹大辽王曾与大金连战，尚且不死，今现在昌合州收管。陛下不曾与大金苦战，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国中盛称张浚、刘锜、韩世忠、刘光世数人皆名将，皆可中兴。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为献。"言讫别去。经行已久，是日宿于林下。时月微明，有番酋吹笛，其声呜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词曰："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楼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谓少帝曰："能赓乎?"少帝乃继韵曰："宸传二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天折地，忍听琵琶。如今在外多萧索，迤逦远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歌成，三人相对大哭。

或日，所行之路，皆草木萧索，顿起悲风，黄沙白雾，日出烟霭。动经六七十里，绝无人烟，但见牧羊儿往来，盖非正路。时见城邑，虽在路之西东，而不复入也。时方近夏，岸柳夹道，泽中有小萍，褐色，不甚青翠。又如此行十余里，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汙州。护人引帝入城，其地无复人烟，监者云是昔

日契丹道宗囚高丽二王之所。其中方广不甚大，有屋数十椽，皆颓敝，廊庑欲倾，篱落疏虞，不类人居。经两三日，乃遣兵骑回归，止留护卫者六七十人在彼。帝与太上及后止在中间一室，不敢出入，饮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粝。或时有小羊肉。

或日，二帝相谓曰："吾父子在云州日，深得阿计替保护，微得知南地消息，如今相距已经两三月，不知其人还云州否?"还时亦不知再来此否？言毕，有白帝曰："阿计替是吾阿哥，吾名查二理，当时北国皇帝专使吾二人监守你父子三人，如今阿哥被云州总管差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须来此。缘阿哥能写文字，虏主时时要申发文字，故必须来此。阿哥去日，亦曾说与我，叫我保护你三人，你三人且放心。"

或日，阿计替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乐，吾自云州往燕京，又自燕京还云州，又自云州到此，往复一千余里，不胜艰辛。"于怀中取出文字，令二帝看视，其上书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傅、刘正彦废了官家，立明霞爱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车驾入海矣。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两浙。"帝视毕，呜咽曰："我国祚可知矣。"又云："苗傅、刘正彦敢如是，吾儿子方即位四五年，做得甚事?"良久，阿计替收文字入怀。

或日，阿计替谓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后日七夕，你二官家在京，煞时快活。"二帝嗟叹曰："到此宁可复言此耶?"言讫，有甲士五十人喊声喧呼，曰："在此。"二帝惊惧，不觉仆地，且曰："吾命在今日矣。"阿计替出，首力白其事。帝自窗隙中望之，两手足俱战掉。少顷，阿计替持刀入帝所，帝惊，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计替乃高声曰："不干你三人事。"遂于帝所右壁后执一小奴而去，付首力者杀之，携其首而去。近三时许，帝后心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计替入谓曰："先来惊否?"帝曰："何事?"答曰："此七月七日祭神也。吾金国礼，于今日先伏藏一人于暗处，然后大领兵马，佯为捉获，斩首祭神，以首为上祀，身为次祀，羊为下祀，祀毕，人羊俱煮熟啖之，谓之祈福。"帝曰："若非汝唱言不干你三人事，吾已惊悸矣。"太后因惊得病，九日方苏。

或日，首力持人头者以肉一脔诣帝前曰："祈福肉，可食之。"帝闻其气，臭秽不可近，欲辞之，阿计替在旁曰："受之，可有福，不可不受。"乃受之。首力舞蹈而去。

或日，秋风大起，冷气袭人，阿计替曰："秋令至矣。"俄闻空中雁声嘹呖，自北而南，时监者皆为阿计替挥去，壁间适有弓一张，阿计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雁以卜，此番胡事也。"手持弓曰："吾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善。"乃执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祸万民，若国祚复兴，当使一箭中雁。"遂付阿计替射之，一箭中雁，宛转而下。二帝拱手稽颡曰："诚如此卜，死且无憾。"阿计替亦微笑，取茅草热火，炙雁而分食之。

或日，阿计替又密入室，语帝曰："南朝闻说四太子尽得江南，迤逦至洞庭湖。"又云："金国官家使人往北国，起人马前向江南厮杀。"时天气渐寒，帝后衣服皆腐烂垢腻，时时得阿计替集番婆胡妇洗濯。

或日，大雪数尺，室中极冷，不可出。帝后颡膝相拄，声颤不能言。阿计替持一毡投盖三人之首，稍获安暖。太上自云州一病之后，发退不复更生，如僧尼状，与番奴剃头相似。是日极冷，又乏饮食，止得雁一只，于火上烧熟共食之。

或日，阿计替谓二帝曰："今朝已十月初一日也。"帝曰："十月天宁节，今日与向日不同。"并泣下。阿计替曰："天宁节何节也?"帝曰："生辰节也。吾生于此日，未知死于何日？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自古帝王之辱，唯晋怀愍、石少主与吾父子耳。"

或日，天气稍和，日色晴丽，阿计替曰："今日鞭春。便有多少和气。"遂将羊乳杯许饮帝，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秽，勉强饮之。

或日，雪霁天晴，阿计替曰："今日可出去矣。"帝后皆以极冷为对，阿计替曰："春回雁归矣。"空中雁声自南而北，千万成群而去。先是，北地苦寒，必掘地作穴，以居数月。帝室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昼夜伏其中，其余护卫人亦如是。是日，始出坑，不复入矣。时天辅十二年，乃大宋建炎四年庚戌岁也。

或日，午间传闻，北国皇帝后上仙，阿计替等六十余人，皆以白布缠头作孝，郑太后曰："吾何日死也?"闻说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后，喜怒不常，时带刀剑，宫人有忤已者，必手杀之。阿计替曰："你国中有肃王乎?"曰："有。""有女子乎?"曰："有。""近闻皇帝以肃王女为嫔御，宠冠后宫，由是皇后怒忿，自缢而死。金主知其实，乃手杀肃王女以复仇。"郑后闻之，乃曰："肃王女玉箱也，此女少多奇异，今以兵刃之间身死应之。常记肃王妃，陈执中女也，孕玉箱日，夜梦青衣童子自天而降，手执铁盘，盘内有正印二组，曰：'天锡汝女为皇后妃。'惊寤思曰：'吾夫王也，吾妃也，岂得父母为王妃，而女复为后者?'阅数岁，戏于水次，得玉印一枚，文曰'金妃之印。'究其所自，于宫中池畔得之，亦尝玩佩不去体。"金人入城，皇族皆为掠取，此女为完颜树所虏，每日欲醉淫此女，中昏濾绝不前。乃以其女进于金主，金主幸之，生一男。后因后兄沮李孛进夏国李氏女以为妃，两人争宠，赵妃欲以阴计中金主，以雪国耻。偶皇后死，妃因侍侧，多以私意教金主杀左右及李妃。又因暑月，尝以雪水调脑脂以进，因此金主亦发疾。时天辅十四年六月。寻于十五年正月十一日宫中饮宴。是时，金主无皇后，止有赵妃当宠，其肃王亦因病而死。一日秋深侍坐，金主因向赵妃曰："汝为南朝族属，岂得如此富贵？候后服除，以汝为皇后。"一日，因左右奏："赵某父子现在西汙州，近者四太子为韩世忠败于金山，几死舟中而回，是南朝之

势渐欲大，可将此三人更移入内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国城。"时妃在侧，因奏曰："陛下倘以妾之故，庇其祖父，使不致冻馁，亦妾之幸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预?"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预？陛下还有父母也无?"语甚厉，因此金主怒发，曰："留汝在宫中，外有父兄之仇，内有妒忌之意，一旦祸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小胡奴，侵凌上国，南伐炎宋，北灭契丹，不行仁义，专务杀戮，使吾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灭也。"金主愈怒，手刃杀之。

或日，阿计替持文字至帝前，白帝曰："得旨文，移吾这几个去五国城，来早便行。"次日，阿计替引帝徒行，护卫六十余人，出西汗州。至晚，约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哀谓阿计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便将吾敲杀，何故只管叫我千里去也?"阿计替曰："须是忍耐强行，勿思他事，但有吾在，大王且莫忧。"以此又徒行五七日，郑太后因病不能行，少帝乃负之而进。是晚，郑太后崩于林下，时年四十七岁。仓卒之际，于路旁用刀掘坑，以身上衣服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恸，护卫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诟詈者，催促起行。又经两三日，始达五国城，大约与西汗州相类。有云此处乃是契丹囚阻羌西部黑人吐番奚国酋长处。城中有民五七十家，皆荒残不成伦理，入官府中，有大庭，无廊庑，皆倒损坍坏。护卫者引至庭下，庭上坐一紫衣番人，阿计替曰："有文字在此。"出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庑下小扉，进一小室，惟有小台，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墙，庭前作木栅护卫之，缄封而去。日晏，得食一盂，二人分而食之。　五国城中居七八月，大约一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食一次。阿计替与查二理共幸一妇，阿计替遂手杀其弟。至十月，天气寒冷，乃掘坑以居。二帝因病疫不安，护卫者亦死半矣。

天辅十六年正月元宵，此处亦有少灯，皆以磁碗贮羊脂，以草为炷而烧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赞祝官家福禄万寿。帝问阿计替曰："此间离京城几千里?"曰："三千八百余里。此处西去黄龙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汉将李陵战败之地也。"日晚，老番以乳酪一瓯使人持至。时苦雨，舍宇崩坏，墙壁圮裂，有蝎数十走出，螫太上之臂，病痛移时，其余蝎少帝以土块击之。

或日，庭中列香案，庭上紫衣褐衣三番人饮馔，云是日乃金国皇帝生日。饮五七盏，皆有食。次使人持余食自隙中遗帝，曰："帝赐酒食，吃之。"二帝食之，不复辨其名，食之皆呕秽至尽，问于阿计替，乃蜜渍羊肠合马肠共成之，非囚者所能食，亦此中珍味也。

或日，上皇因哭郑后，一目失明，不能睹物，终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得，时年五十一岁。因语帝曰："我祖宗二百年基业，今一旦罹外国之腥膻，祸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余口，唯见汝一人在此，余外骨肉流落，闻皆为人奴婢，虽韦妃为盖天大王所得，云州一别，不知今复何在。"上不时涕泣，太上亦哭之甚，月余，一目枯矣。

或日，中庭设祭仪，问之，云祭天王，盖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灯烛，至中夜而止。少帝于牖中望神祝曰："愿速死，南则中兴，北则愿还内地。"是夜，梦神自空降，揖帝于前庭，谓曰："吾实北方神天王是也，上帝命吾统摄南北生灵，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北中兴，与昔相类。"言讫，升天而去。帝寤，白太上，太上曰："吾之梦亦如是，何祥也?"

或日，有中贵坐庭上，与老番对坐，引二帝至庭下，语曰："北国官家欲立赵氏为后，称为荆王女，吴王孙女。官家未知宗派，实遣吾来问汝，可具图以上。"帝曰："吾亦不知，族谱不存，难可考也。大金破京师日，宗正文字皆为北朝取去，想尚在，何不检阅，兼问皇后细的合对，便见是何族属。"泣下久之，中贵人曰："臣亦陛下东京小中贵，来时系娘娘私遣，路逢盖天大王韦夫人曰：'为吾起居二帝及太后。'余无所语。"帝曰："太后已死矣。"贵人曰："今月十一日，想已册立矣。尝记皇后说，在京日呼太上为伯公，今上为伯兄。皇后有二子，长曰殊哥，小曰青哥，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讫，上马而去。

或日，有中贵坐庭中，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皇帝与皇后指挥，许令将郑后朱后同葬于五国城，官给棺木。俄有担荷二竹席囊二丧，骨殖零落，复令人取二棺木，亟殓之，并许令天水公随葬于浅小之下，仍有旨，进封二后为夫人。以皇后恩泽，时放二帝囚禁，令城中自便往来，但不许出城。自此二帝或时出外，坐于市中民家，且话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需少饮食而已。二帝以五国城去燕京三千八百余里，燕京去京师三千九百里，相去绝不闻音耗。其地亦时有客旅往来，见二帝衣服破敝，亦有少遗赠者。

采石瓜洲记

[宋]蹇　驹撰　张友臣整理

《采石瓜洲记》一卷，宋蹇驹撰。记载了宋绍兴辛巳（一一六一）虞允文采石督师抗击金兵故事，清人对此书评价颇高，誉其"不啻左氏之传《春秋》也"。是书向少刊本，清人陆烜乾隆年间始得马氏家藏善本校雠付梓。该整理本以李调元校定马氏家藏刊印本为底本。

绍兴辛巳，金人渝盟。先是，遣使贺大中节，登对出悖语要将相大臣，乞割两淮襄汉之地。朝廷骇愕。上命宰相就都堂宣其悖语，侍从台谏备边之策。宰相又宣圣语："今日更不问和与守，只问战当如何？"金已提兵驻汝州之温汤，示渡江汉，从上流以窥吴会。朝论欲遣成闵提禁卫万兵守襄汉，中书舍人虞允文言："今金为疑形形我，上流不足虑，直恐尽撤禁卫之兵，万一金出两淮，异日何以应之？"不从，遂除成闵湖北京西路制置使以行。未几，金还汴京。

九月，金以重兵五万号五十万出淮东，时刘锜为淮南、浙西、江东西路制置使，京畿、淮北、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拒之于楚州清河口。金又以精锐从寿春渡淮，清远军节度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统制王权拒之，自淮退走，次合肥，次柘皋，而中军以次濡须口，事势益危急。

十月丙辰，允文率四五侍从白宰相，谓权奔走退师，已临大江口、和州，必败厥事，而权又诉朝廷退师，盖欲致金深入，自当其冲，使李显忠出其左，邵宏渊出其右，夹攻之。允文具疏其谬，朝论犹幸权一战，不主允文语。

丁巳，报权渡江，朝廷震骇。

戊午，遣枢臣叶义问督视淮江，允文为参赞，洪迈、冯方等俱在幕府。

庚午，允文陛辞，上劳曰："卿词臣，不当遣，然以卿洞熟兵事，姑为朕行。"上又曰："朕固知和议之不足恃，二十余年宫中钱物不敢轻用，毫积寸累，以为今日之备。适义问亦以钱帛为请，朕已从内藏支付九百万矣，卿须钱，奏来，朕所不敢惜，但患事不立耳。"

辛酉，锜兵败，自楚州尽弃淮东之地，金骑蹑锜至皂角林、瓜洲之前，锜将员琦拒之，小捷。锜以病过江，允文次镇江，见锜问病，因问："今日事势如此，相公何以为教？"锜谩言曰："兵凶器，战危事，圣人不得已方用之。"允文曰："今金人席卷两淮，瞰长江，我有腹心之忧，今日用兵，莫当得一个不得已否乎？"锜又曰："锜直是不爱作他官职，待告庙堂，将制置招讨两印纳了。"允文笑曰："相公不爱作他官职，大是高节，但今国事如此，自权败事，朝廷恟惧，九重方有蒙尘之忧，相公欲携此印何处缴纳？"锜语塞。

十一月己巳，金兵次采石。

壬申，锜将刘汜败于瓜洲，知建康张焘益告急。

甲戌，督府次建康。夜被旨罢权，促赴都堂议事。命允文持书招池州驻扎、御前都统制李显忠会采石，以权兵授之。

乙亥，允文径趋采石，中路王权败兵络绎于道。允文采听其言，皆曰："昨王权淮上只声金，不声鼓，盖权惟事走尔！吾属隶殿司马，今王权败事，弃马奔轶，我辈徒走，虽有技无所施。"相与哭于路旁。

丙子，允文遂宵征，未到采石十五里间，已闻北兵鼓声震地。行道之人曰："金人以今日过江。"从者相视震恐，皆曰："事已至此，舍人欲何之？"允文顾谓侍者曰："吾此行系庙社安危，事之济否，当以死报君父！"鞭马疾行。午后至采石，即走岸口，望北岸，贼硬寨弥望逾数十里，贼瞰江筑高台，植黄、绣旗各二，中张黄盖，金主躬擐甲，据胡床，手执红旗指挥逆旅，又酌金盏饮诸酋以酒。

先一日，金主刑白马、牛、羊、豕各一祀天，与诸酋歃血为盟，决意以是日渡江，而我军星散无纪律。允文急遣人招一二统制官劳问，次因访问权所以致败之由，皆曰："权骄，不恤士卒，非金之善胜，权望敌奔走，未尝履行阵耳。"允文曰："汝辈今可一战乎？"众人笑指北岸曰："那边体面，怎抵当？"公徐晓之曰："敌万一过江，江南席卷，无措足之地，汝辈虽走，欲何之？今控大江，地利在我，不如死中求活耳。且朝廷养汝辈三十年，乃不能一战以报国

乎？”众皆曰：“顾未尝不欲战，奈无当头者。”允文觉其言可动，倡言：“汝辈止缘王权谬妄抵此，今朝廷别差官管此军矣。”众愕立，曰：“差甚人？”允文谕之曰：“我亦朝廷官，朝廷差我来唤池州李显忠，交此军事。显忠如何？”众合辞曰：“如用显忠，得人矣。”允文曰：“我本来视显忠交领军事，权既去，显忠未到，适虏今日谋渡江，当与诸公戮力一战。官家发内藏金银尽在此，并给官诰，如节度承宣使已次，某带来，看有功即书填，赏不逾时。”众皆曰：“如此却有分付，当效命。”诸统制趋出，递相告语。须臾，合军皆曰：“有分付，好厮杀。”稍间，诸将如张振、王琪、戴皋、时俊、盛新等复来，即指画列马步军成阵，分戈船为五，以其二傍东西岸行，其一驻中流，载精甲以待战；其二藏小港以备不测。摆布仅毕，北岸麾众渡江，呼声动地。有顷，七舟泊南岸，敌遵陆以官军步战，我师少却。允文时跨马往来阵间督战，见统制时俊，抚其背曰：“汝素以勇闻，平生果决，今顾怯慑耶？”俊回顾曰：“舍人在此。”即挟两刃入阵荡击，我军鏖战，敌不能支，又疾麾戈船并进，断贼后，岸上敌众即投戈降。先是，敌意直恃众欲迳跨江而渡，故所用多小舟，士卒满载迫窄，虽有器械，无所施设。而我之戈船樯壁楼橹甚壮，士卒用命，遇敌船则冲撞劈斫，所向全舟沉没，水为之不流。天色向晦，敌犹未退。会淮西溃散官军有从光州转江而至者三百余人，允文抚劳，授以旗鼓，自山后转出，敌以为援兵至，遂引余兵遁去。或欲益进水军掩前，令敌兵不得去，允文以为归师勿遏，况敌悬师入寇，多寡之数与我相悬，若我军小衄技穷，明日遂无兵相支吾，止命强弓弩袭其后追射之，敌兵多伤。至夜师旋，计其岸上之尸，凡二千七百余人，杀死万户一人，生获千户五人，女真三百余人，死于中流者不胜计。允文抚劳将士，具捷闻朝廷。诸将环坐，见允文旁侧枢府吏趋走甚恭，方惮惧，往往间起问吏：“舍人甚官职？”对：“此虞中书，朝廷侍从也。”诸将趋下拜曰：“曩意舍人是阁门宣赞尔，岂有文臣骑马往来行阵乎？”允文执其手曰：“诸公何言？相与共安危，死生同之，期于破贼以报国家。”允文因谕曰：“敌今虽败，然逆党尚众，明日必复来。”乃谋令士卒夜渡江，近北营前，力之所不及，即以矴石缒船为阵，又遣统制盛新以兵遏杨林河口。先是，虏得和州，即自巢湖造船，自杨林河出大江。允文又意敌必以奇兵出此间我之不意，故先遣新督兵遏之。

丁丑，北岸金众壁立，我师以神臂挽强弓射之，贼众披靡。继遣火船烧贼战舰，烟焰涨天。少顷，金主忽麾军下台，从陆遁走。是日，金人命伪参政李通跪台上，口占辞为伪诏，遣张千校尉驾小舟来谕王权，谓将提兵往瓜洲，又似与权有先约。允文以其策虽出于用间，然不可不以朝廷已行遣王权之事报之，绝其觊望。偶显忠至，即与显忠议，以书报之曰：“昨王权望风退舍，使汝嚣张至此，今朝廷已将权重置典刑，今统兵官李世辅，曩尝捉二子，今易名显忠是也。参谋前日奉使以一箭破的，虞舍人是也。汝欲瓜洲江渡，江固有以相待，无多词见诉。”遣所获女真奴婢二人赍往，继遣探骑五十过江，知敌果退走扬州，与瓜州兵合矣。允文谓显忠曰：“贼从采石之败，提大兵往瓜洲，京口无战备，我欲行，患兵少，今采石敌既吃脚手，不敢复此窥伺。又长江边面分屯防御虽多，其实紧要不过数处，都统能任责，辍一两处兵马应副如何？”显忠曰：“惟舍人之命。”允文即移时俊兵马于马家渡，令显忠兼守之，辍李捧全军一万六千人，又分戈船百艘来会京口。

庚辰，允文次建康，见义问，知府尚书张焘闻允文至，步行来问劳甚勤，曰：“焘所谓赖公之庇，昨金人要初十来此会饮，不知置焘何地？”诸公议□往迎京口，焘曰：“虞侯采石之胜，敌已破胆，是行无以易公。”允文笑曰：“允文固当行，然忆俚语云：主人得鳖于江，欲计杀而食之，烈火使釜水百沸，横竹稍其上，与鳖誓曰：‘能渡此活汝。’鳖知主人以计杀之，勉力爬沙，渡竟，主人扣鳖曰：‘汝能此甚善，更为我渡一遭，我欲观之。’仆行得无类是乎？”诸公大笑。是日，泰州已告急，允文入札子论江上事宜曰：“臣伏惟陛下孝德仁恩，远追尧舜，天心人意，无不助顺。避位之诏初下，将士无不感激思奋，况臣孤迹，实叨希世非常之遇，欲报之心，神实临之，方江介多忧，陛下宵旰未复常膳，臣仰首霄汉之上，岂胜愤惋？此身如叶，恨不捐糜。比者采石之战，臣与统制官大破金军，俘斩既众，遂走金人，而尽焚其舟，皆宗社之休，陛下威令神算之所及，臣不胜幸甚。尝两具其本末奏知，必已仰塵睿览及，臣还建康，沿江之北百余里，无复一人一骑，敌之气索矣。臣至采石，探知金人引兵会于淮东，见开河于第二港，艾陵之水通出船筏，以窥京口。李显忠到军，即与之商量，分移时俊军于马家渡，而显忠兼守之。辍李捧一全军，又分采石戈船百艘来援京口，督府又留杨存忠、邵宏渊同力防扼，庶保万全。盖臣以诸处探报，知敌兵不多于官军，但彼合而我分，故强弱之势若相异。自敌得两淮，其力渐分，粮草乏绝，人马多病死，故意急急。于采石之战大败，又将侥幸于瓜洲。今我之精兵聚于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战而胜，金人归遁无疑矣。臣再闻士夫之论，谓采江渡网沙夹马家渡大城，皆以为可忧，臣因亲行江上，知其说谓为不然。盖敌自和州可以出舟于大江者，止有一杨林河而已，与采石相对，余皆下淤，无河道与大江相通近，李显忠探得杨林河中见今别无敌船，又官军战舰皆守河口，下流诸渡非所忧也。方金人往和州，穷日夜之力造船，意为必有过人者，故采石之战，官军所用船才五之二，以其三置上流，及天色垂暮，敌败而走，又不敢大段追袭，防其战舰出于不测也。今乃止百十小船无袭，盖遮掩和州渡口所用者，便欲以当戈船，臣知其伎俩已尽，无能为矣。初，敌涉淮，不旬

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询之将士，质之道路之言，皆云：刘锜、王权未尝敢与接战，逡巡引避，有一日走数百里者，非战而不胜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战，当诸军扶伤夺气之余，而旧将已去，新将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尚能大破贼军，击走敌人，使建康芜湖间民皆奠安者，士卒倚王人之重，得以肆力于一战也。自显忠到军，臣与之款，知其忠义敢前，无彼我心，往日见士大夫忧其反覆，于臣观之，能立大功以报陛下者，必此人也。臣愿以身任之。今淮西之城犹云不守，而庐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近，近又渐复无为军，巢县一带，已令池州官军分屯守之，则裕溪大信口无敌船入，池黄之境可固，而采石上下必保无虞。臣切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则江介之忧可去，而两淮之复，度不甚费兵力矣。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于万乘之君，而可履险？臣尝两次口奏，乞车驾且驻临安，亦蒙圣慈采录其说。今愿陛下特审宸虑，少缓六飞之发，以须金人之奔北，而徐图之，天下幸甚，臣不胜惓惓忧君之诚，惟陛下裁察。”

癸未，允文至镇江，谒刘锜，病已革，允文问：“疾势如何？”锜执允文手曰：“休问疾如何，朝廷养兵三十年，我辈一技无所施。今日成大功，乃出于一中书舍人，我辈愧尔，当死矣。”先遣一介报：泰州连日大风，未能行。允文与杨存中、成闵谋曰：“贼已瞰江，当日严守御之备，今舟船方系岸，万一不堪驾用，误事，宜令战士登舟按试。且采石之败，虏气已索，欲间我不意，是以来此，今我反出其不意，示以有备。”

辛卯，次州溅，是时止有战船二十四只，相继李显忠所遣戈船亦至，战士踏船绕金山上下洄溯如飞，北岸诸酋皆凭垒纵观，曰：“南军为备张设如此。”时金主已次扬州，急遣人报。金主跨马即至，列坐诸酋会议。一酋前跪曰：“南军有备，未可轻举，向观所用舟楫，迅驶如飞，此宁能当之。且采石江面视此为甚狭，而我军尚且不利，不如徐为谋，以间其隙。”金主震怒，拔剑数之曰：“汝罪当死数矣，我不即诛，汝今沮吾军事，谁可恕？”酋哀恳久之，金主曰：“赦汝，汝率诸酋旦日各将战船百艘，约五日必绝江，违令先斩汝。”诸酋退曰：“南军有备，岂宜轻举？轻即送死。今主以险狠拒谏，吾等有言不从，必杀我，不如先下手为强也。”遂定谋杀之。

乙未夜，作南军劫寨，直至金主寝帐，前后皆其亲兵。谁何，诸酋云：“汝安往？”诸酋谕之曰：“我欲帐中干事。”亲兵纵诸酋入，引弓射帐中，金主被箭跃起，犹挽弓欲射，已而问曰：“你是江南人？”自家人应曰：“自家人。”即卑辞祈恳曰：“汝杀我，今日之命悬汝等，必杀我，速得死为幸。然我自去年十月至今日，作无道理事，宜汝等之杀我也。”诸酋连以数箭毙之，兼杀侍寝妃花不如等五人，并杀梁大使、郭副留马、韩钦哥、李康政。四人者，皆为敌谋南犯者。花不如，长安贫家女，慧丽专宠，凡打球纵猎出入，无不从之。明日，诸酋遂麾军退屯三十里。是日，北人田政以其死报我师，继遣探骑侦敌虚实，知敌果移屯。

十二月己亥，以其杀闻朝廷，北人亦惧其主死，欲按甲保境移交关报。事闻朝廷，遂议发允文见行在所禀事宜。是时，敌虽移屯，兵尚驻东淮。

甲辰，允文至行在所，上慰劳有加。允文奏曰：“此庙社之灵，陛下之英断，将士用命，臣何力之有？臣是行惟知以一死报国，死职亦臣子之常事。”上嘉赏再三，有旨，第采石之功，统制官张振、时俊、王琪、盛新、戴皋以功绩显者已推赏，特与阶官上更各转三官，其余将士令李显忠等保明取旨推恩。允文奏曰：“昨采石事势，可谓危急，臣识振等行伍间，许以重赏，振等效死力战，致敌人沮索弑死。今三官不足以酬劳，乞回臣在身官职，以赏振等。”上曰：“朕晓得向江上甚风色，得他辈宣力，其功岂可忘？”寻有旨：张振等就已转三官落阶官，除正任承宣并观察等使。允文继入文字论列：“今车驾进发，而敌延蔓在淮东西，而镇江方对贼垒，今当督淮上之兵断敌之归路。徐发镇江等处兵马掩袭之，举可无噍类。”上深以为然，仍命允文至淮上措画，而诸军先已过江矣。上至建康朝议，欲用张浚为淮西宣抚使，杨存中暨允文为副，浚恳辞。朝廷又欲除杨正使而以允文副之，金安节、刘珙舍人等缴驳以为，用存中不当，事寝，而允文遂有宣陕之命。

舍人虞侯平日雍容，退然儒者，临国家大安危，乃奋然以忠义殉国，建振古不可及之功，驹以门下士获侍燕间，并从幕府诸公间，或闻此事甚详，退录之以报里中新友云。

附　录

绍兴辛巳亲征手诏

朕履运中微，遭家多难，八陵废祀，可无坯土之悲；二帝蒙尘，莫续终天之痛。皇族尚沦于沙漠，神京尤污于腥膻。衔恨何穷，待时而动，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息兵。属戎虏之无厌，曾信盟之弗顾。怙其篡夺之恶，济以贪残之伤。苍天九重，以高明为可侮。辄因贺使公肆嫚言，指求将相之臣；坐索汉淮之壤。吠尧之犬，谓秦无人。朕姑务于含容，彼尚饰其奸诈。啸厥丑类，驱吾善良。妖氛浸结于中原，烽火遂交于蜀道。皆朕威不足以震叠，德不足以绥怀，负尔万邦，于兹三纪，抚心自悼，流涕无涯。方将躬缟素以启行，率貔貅以薄伐。取细柳劳军之制，考澶渊却敌之规。诏旨未颁，欢声四起。岁星临于吴分，冀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当决韩原之胜。尚赖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躯报国，共雪侵凌之耻，各肩恢复之图。播告遐迩，明知朕意。

进发手诏

朕以金人渝盟，侵犯王略，肆颁诏旨，躬往视师久矣。戒严属兹进发，凡暹迩股肱之郡，大小文武之臣，宜体朕心，各扬尔职，毋纵奸宄，毋虐善良，毋事征求，毋搅狱市，内则辑宁于封部，外则式遏于寇攘，共济大勋，永底丕乂。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谕中原并诸国手诏

朕念中原赤子及诸国等人，久为金人暴虐役使科敛，或进为奴婢，已无生意，又指吾旧疆百姓为宋国残民，蹂藉杀戮，无所顾惜。朕闻之痛心疾首，是用分遣大军并进，以救尔于涂炭，想闻王师至，必能相牵归顺，朕不惜官爵金帛，以为激赏。若系有官之人，并依见今元带官职，更不减户。其有以土地来归，或能攻取城邑，除爵赏外，凡府库所有，悉以给赐，朝廷所留，唯器甲文书粮草而已。如女真渤海契丹汉儿，一应人能归顺本朝，其官爵赏赐并与中国人一般，更不分别。内燕北人昨被发遣归国者，盖为权臣所误，追悔无及，今虽用事，并许来归，当加爵赏，勿复疑虑。朕言不食，有如皓日。

阅古人传记、外志，最苦史笔庸下，若此乃铁中铮铮者。《金先海陵纪》：甲子会舟师于瓜州渡，期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等反，帝遇弑。以此书补之，不啻左氏之传《春秋》也。是书向无刊本，传抄谬误甚多，偶于马云衢斋头借得善本，云从南宋太庙前尹家铺行本影摹而得者，雠勘精良，爰即以付削氏。又余尝见虞允文手书钓堂帖，吴匏庵跋谓：采石之战，日星晦蒙，江水震荡，功烈赫然。疑其平日为人有喑哑叱咤千人皆废之状，乃观其手帖，词语详雅，气象雍容，乃真一书生耳。暇日忆此帖，复快读此书，犀觥为之顿尽。乾隆戊子九月十三日，梅谷陆烜识。

己酉避乱录

[宋]胡舜申撰　赵睿才整理

《己酉避乱录》一卷，南宋胡舜申撰。建炎己酉（一一二九），金兵攻平江，宣抚周望出走。舜申兄舜陟时为参谋，举家避难，舜申特为此录，以记经过。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建炎己酉，先兄待制讳舜陟，字汝明，帅建康，与右丞杜充不相能。充时领兵驻建康，充自遣将来夺取经制司钱物。待制闻于朝，充往往亦知而后奏。

朝廷知二公不合，十月移待制两浙宣司参谋。时周望自枢府出为宣抚。望老缪，本由八行举，与论军事率不合。先有旨令坚守平江，所措置初无可守之计，待制有奇谋，皆不用。虏人自广德县安吉往钱塘渡江，破明越北还假道平江，所措置初无守御者，皆知必败矣。待制谓望，本司金帛既尽为虏人所得，曷若为携往昆山而北庶可存也？望既遣金帛来吾家，始以船附鲁珏辎重中舣平江齐门。翌日到昆山依李阁、罗贵（罗贵一本作崔贲），泊于梅里，寻移许浦。

未几，虏兵犯平江，望走青龙，平江城不战而破。诸将如郭仲威辈先虏未至，已劫略城中，几无遗。望尝不快于韩世忠。是时世忠兵盛权重，驻镇江，闻望窜，遣将董旻邀虏之，旻至许浦，以为望在。适吾家老小在彼，旻来见待制，遂邀以行。始旻将至，兵稍遥，望皆以为虏舟，率弃船而走。

吾家船亦留江口，命使臣温宏等守之。老小系道弟舜举、侄仔径走吴兴，唯予侍家君朝散同待制及令人等，茫无所之地，漫去而已。夜宿野人家，旻遣使臣来追，坚欲吾家还船。予谓若虏人则不可从，若世忠军，则中国兵且此投戈散地之时，往其军中亦自有所托，何为不可？待制以为然，因举家从以还。时已行二三十里，连夜从其使臣以还。偶天晴及晓才到，船皆无恙，一簪不失。旻乃率待制入其军于镇江，盖旻之意，虏望不及且取参谋，以塞其责，而旻欲虏望未已也。始船未行，旻军陈船到于江，唯吾家一船在许浦港口未出江，旻乃率吾家船入其军。趋水而下，往青龙必欲得望及至青龙江口。闻望已还军而西，旻遂溯江而上之镇江，吾家船同行。

及至镇江，待制欲见世忠，旻遮之不使见。未几，遣一船来换，意欲取吾船中之米，其所谓金帛者。未至梅里，望已追回矣。以诸将不欲令金帛离军去，殆有谋焉。有言于望故也，得所换之船，吾家移过自留少米，馀皆与之，本有百馀石。所换之船，通川船也，亦能行江海，有篷帆二物，亦足用小泊于焦山，杂于韩军杂物船中。

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但日游戏于焦山而已。时虏已破镇江，日见虏骑驰逐于江岸，坐见其焚甘露寺，但留双铁塔。世忠以江船凿沈于闸口，拒虏人之出，虏船实不可出，以闸口沈船纵横也。世忠军皆海船，阵于江中，中军船最大，处于中，馀四军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观。辎重船皆列于山后，予日登焦山顶观之，山前但其作院等船耳。工人为兵器于寺前，又有镇江见任官及寺中之船皆泊于寺前，太守李汝为亦在焉。汝为亦韩军中人，世忠命为太守者也。三月十七日晚，东北风作，至夜益甚，江中飘水皆成冰。予尝夜独宿船中守行李，时吾家复有一小船同泊，以行李载不尽故也。是晚，予上船遣人提空笼相随，欲入船搬移衣物，又移钱百千入大船。已昏黑，风大船荡，不可卧。梢工姓朱，通州人。夜将半，叫问朱梢船如何？朱曰："风大甚，夜益深。"但闻朱梢焚香于神前，有祷祈护卫者。复问朱云如何，朱曰："风大了不得也。"问吾小船安在，曰："不见久矣。随风以去也。"

是日昼，予观大船之碇索其外似已旧烂，其中一截斩新。予尝语朱："此船藉此索为命，何不倒索而用之？卷其旧者于里，出其新者于外，庶可恃以牢乎？"朱曰："此当然。"予曰："明日潮来水满，可令近岸倒其索。"朱许之。至是风作之甚，又思其索旧且朽，愈不遑安。是时虏兵在南岸，碇索若断，必随北风至彼，当碎身与船于虏手矣。船为风震，不得睡，思之惶恐无限。及晓，幸吾船无恙，但不能举头，以恶心故也。朱梢寻以面汤来，亦不能用。及伸首船外视焦山之前，唯吾一船而已，馀皆不知所在。遥视赵都监者，步履于山上，如神仙中人点心。时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来，因得登焦山之岸，其去死

亡一发耳。

予寻跻山顶望世忠军，极目江中无一船之存，辎重在山后者，亦略不见其一。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先是世忠既塞闸口之河，虏人乃别开一河出江。焦山初不知之，至是早食，时有虏船两只出在江，但望见其船上黑且光耳，必是其人衣铁甲也。此间船皆起碇以走。

是日世忠家私忌。予入方丈，见诸方为佛事。未几，诸僧皆在船中。盖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府官之属亦然。予家亦皆登舟，随例起碇以下，至垂山，风适顺，乃令朱梢张帆顺流而下。

韩军望见吾家船去，有呼住者，予令勿应。时船中有韩军二卒，亦令船住，复勿听二卒，盖世忠军令守吾家者也。行稍远，始语二卒："待吾家至苏湖，却以金帛遣汝回，否则无好到汝也。"二卒顾势不可住，乃俯首从之。船过圌山，风正顺，夜过江阴，晓抵福山，不知其几里。福山别得船，又正北风作，抵常熟，过平江，至平望。入平江城市，并无一屋存者，但见人家宅后林木而已。菜园中间有屋亦止半间许，河岸倒尸则无数。出城，河中更无水可饮，以水皆浮尸。至吴江止存屋三间，其下横尸无数。垂虹亭横桥皆已无，止于亭下取得少水堪饮。自吴江而南，浮尸益多，有桥，皆已断，其处尸最多。后问之，云虏骑推人过，皆死于水。时燕子已来，无屋可巢，吾船用帆乃衔泥作巢于帆缘。岸皆为灶圈，云虏人缘岸泊故也。所杀牛频频有之，其骨与头足并存，但并无角，必虏人取以去。陈思恭所击虏船沈陷者，尚有数只于第四桥之南。思恭，周望军统制官也。

待制尝语望云："枢密必欲守平江，莫若移军吴江，据太湖天险，吾辈以中军扼其前，使诸将以小舟自太湖旁击之，可必胜。"望不主其议，但令召诸将议之。及诸将毕集，望命待制语方略，诸将不从，盖诸将如郭仲威辈皆贼魁，喜乱，志在为贼而已。思恭兵最少，居下闻此谋，跃而前曰："待制之言甚善，思恭愿为先锋。"自馀不从竟已。及虏过吴江，思恭不白望，自以兵出太湖横击其尾。乃中原系虏之民闻兵至，皆为内应，纵火焚舟，几获四太子者。思恭虽胜，望怒其不白。然竟与迁官所沉虏舟，凡半年许，尚在河中。

吾家船至平望，方欲首西以行，东风又发，又一帆至吴兴。时望军已驻吴兴矣。凡曲折得风，自垂山至吴兴，真天以相吾家也。老幼皆安，然而归始见弟侄已抵吴兴。旬日，待制乃遣使臣以书与信寄谢世忠、董旻辈，因送二卒往，仍取行李告敕之寄军中者。既取以归，闻世忠舟师败于虏人。

始虏在镇江不可出江，即陆往建康，尝聚吾宋士大夫，令筹所以破世忠军，皆云："海船如遇风不可当，船大而止且使风可。四面卒难制，如风使舟耳，卒难摇动。"虏然之。选舟载兵，舟橹七八乘。天晓，风未动，急摇近世忠军，以火箭射之，船人救火不暇，又无风，船不可动，遂大败。陷前军十数舟，自馀得遁。盖世忠初知虏人往建康，亦溯江以舟师与对垒。时议者固已非之，曰："兵法勿迎于水内，半济而击之利。今乃迎之于水内，安有利也?"

初，予在焦山见世忠陈兵江中，而镇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动下视吾军者。世忠船特大，早晚诸将来禀议，络绎不绝，皆用小舟，明知大者为世忠，自馀五军船历历可数。吾尝自念，吾军中事，虏人莫不目见耳闻，而虏人贼中事，吾军略不知之，亦可虑矣。终抵于败，何智术之疏耶！于是虏人安然渡江北归，然世忠进官加恩犹自若也。

不数月，待制守钱塘。世忠入觐时车驾驻会稽，待制所待世忠良厚，世忠大喜，却恨前此失于一见，且詈董旻为之障。旻来谒，亦有惭色，闻世忠将入钱塘界，谓旻曰："胡待制今却相见，如何?"旻无语，但愧汗而已。世忠所携杭妓吕小小即时以去。初，小小以有罪系于狱，其家欲脱之，投世忠。世忠偶赴待制饭，因劝酒启曰："某有小事告待制，若从所请，饮巨觥。"待制请言之，即以此妓为恳。待制为破械，世忠欣跃连饮数觥，会散携妓以归。妓后易姓茅。

开禧德安守城录

[宋]王致远撰　张友臣整理

《开禧德安守城录》一卷，南宋王致远撰。该书记宋开禧年间德安通判王允初坚守德安城事，颇为详备。清人孙诒让称其“所记虽一人一时之事，而为读《宋史》者拾遗补阙”。该书久无著录，清朝同治年间方有刊本出世。本整理本以清孙诒让校本为底本。因其序、跋及附录等多与德安守城诸事有关，故一并保留整理。

序

开禧兵衅既启，虏悉力闯诸郡。时主诸多以戎帅，不然亦勇将，兵屯至小处，犹不下数千，独安陆以内地故，经理所不到，乃受敌最惨。守虽将家子，懦不解事，幸而得存，则余同年兄王元父之力也。当丁卯之春，虏恋恋无去志，得缒者来言，城中疫疠大作，老且病者醢猫以侑食。余闻之泣曰：“人之爱猫，近于爱子，杀猫而甘其味，去相食无几矣。”既而白之宣府，又书其事以告于朝，曰：“路无安陆，是无鄂渚，自江以南将何所恃?”责同时在位者不恤元父尽力之意。朝廷虽知元父忠，顾事又不暇恤也。时列郡无重兵，身不当其任，受围者百有八日，遮蔽天堑，困强虏以俟水潦，迄全其城，其用力良苦哉！围解二十年，元父亦修文地下矣。昔既不自状其劳，则后于今日者盖不足以考其概矣，每切忧之。今监仓君示《守城录》一编，纤悉具备，列御寇之法，固足以示训。若元父之所以用心，与其所以和众，上以安其亲，下以刑其妻子，讲学之明而用志之坚，有非文字之所尽者，更在于《守城录》之外也。尝论开禧用兵之时，主事者窃取诸老先生复仇大义，谓箪食迎师者可以立致，谓六月北伐者可以图全，然体统不明，规模不定，吴曦、赵淳、皇甫斌之徒已受密议，重兵压敌境，然后迫诸贤以称王人，势不可辞，亦不可止。及乎虏大举，三边数千里皆已受敌，宣司拥虚名于内，无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辈以朝命来援，亦傲睨不恤国事，本末倒置之弊一至于此，全安陆而不败，必有人如元父而后可也。监仓君善继其志，语述其事，有《守城录》如此，可谓元父贤子矣。余素善元父，不但慈恩之契，及守汉阳，倚安陆以为固，识其受敌之事，如录不谬，忠肝义胆，固已隐然于录矣。以死自许，卒不得死，不幸而死，元父不愧也。颜平原、张睢阳以守城著名，一生一死，至今道守城事者指二公为称，首无所轻重，以其事在守城，虽生死犹末也。儒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置死生于度外，然后可以行志，此又录外之意，不可不考。元父名允初，永嘉人，同年小录中字茂远，监仓君名致远。嘉定甲申孟夏既望，东汇泽曹彦约序。

开禧元年，岁在乙丑，冬十有二月，先公运使蒙恩丞郡德安。明年，尚书薛公叔似宣谕京湖，待制陈公谦总军饷，侍郎吴公猎帅江陵，寻改宣谕为宣抚。冬，就以陈公副之。夏六月，招抚副使皇甫斌丧师于唐邓，更以荆鄂都统赵淳临边。金虏甚傲，无道边堠，始驿，骚安陆，今号次边，北距信阳二百里，西北距随百三十，公度随、信阳无城池，且不素修守备，力必不支。虏无信、随之限，则必中于安矣。况辛巳和议再定，释兵符五十年，郡无戍卒，厢禁军之籍仅四百，不娴兵事，凛凛然日谋备守之策，且恐贻亲忧。太夫人闻之曰：“汝当努力国事，置吾度外。”公虽拳拳不忘，然亦遂得一意修守备。是时，帅府委公治民兵，公核五县，得四千余人番，上诣府，亲莅教习。总所（待制也）委公籴三万石以给边饷，公稍登其直，以徕商贩。越月告办，遂集僚属语之曰：“兵食，守御之本，今则义勇粗胜，兵饷尚乏，籴请留之益郡，计岁籴储积之粟，则寇至可与民共守，以无乏食。”遂力请于总所。

冬十月，谍报虏宿重兵百余万于南京，将以十一月徙屯方城，克日渡淮，势甚鸱张。是月五日壬午，趋枣阳，宿将马拱、张虎、韩源以将士三千人当之，歼焉。先是，宣威令应山县戍军雍政、马谨四千人增戍枣阳，至则遇敌，拱等方以死战，政谨麾前队赤身

驰之，与拱等皆毙。政溃围，仅得稍辑后军，还奔应山。

七日甲申，虏犯神马坡，事益迫，求救宣司，不报。时枣阳溃卒无所底止，公议招之，以助守。太守李公师尹持之曰："彼溃军也，不可以语勇。"公曰："国家养兵有年，前日力不敌，故溃。今安陆有城无兵，驱市人以守且不足，得素所教习之人而用之，不犹贤乎？"乃便宜发经总制钱，遣使谕之，得二千一百一十人，皆踊跃愿从。又厚犒茶商饶彧等，令募其徒及土豪市兵凡二千人。又益以安陆、云梦、孝感、应城四邑民兵，得二千二百，唯应山义勇留以备信阳之境。 未几，谍者赵逸刺虏欲先攻随，得随则以其兵犯襄、安。公与守言："安陆旧以守得全，然所当不过盗贼，今大敌不日至矣，其锋不可当，城为保民为之也，相与下令，令民人入城，彻屋伐木以充爨，舆粟犛帛以储备，决渠塘以益壕浸，发防城库以列之城上。"乃分隅庀职，给役授材，立旗职，严号令，部伍整齐。民或以草为屋庐者，令彻之，以防焚爇。郡旧有干城之器，巨细毕具，承平既久，吏士皆后出，谩知所措，惟枣阳溃军一见皆能办，布置施用，人与器习，一郡皆服公之先见。有献诚于公曰："太夫人年逾八十，不可以闻戎，盍舆至旁郡？"公谢之曰："事亲徇国之心均耳，今大敌在境，众方摇摇，若母先往，则众必乱。众乱，则尺寸不可前，况他境乎？效死弗去，守贰之分也。况坚守未必死，去未必全，吾生死誓与此城俱矣。"言者愧而退。

十二日己丑，虏师至随。是日，随守雷世忠单骑过城下，公叱之曰：逃城贼，射之。疾驰以免。时宣司遣左军正军牛成以五百人至。又明日辛卯，右军准备将任廷佐所部亦五百人。十六日癸巳，宣司统辖李谊将宣效（军号）兵二百五十有五皆即登城，分地御守。

十七日甲午，虏侯骑百余至城下，视地为营。公亟集郡僚至天庆观，恭迎圣祖御容入城，以分宗子伯諴扈侍。金人百余骑追袭，任廷佐射殪一夫，乃退。或谓太守密选义勇骏马数十匹，屏藏之，谋与其侄谊以家遁。公诵言诋之，阴为羁縻，使不得去。弓会士人萧其姓者疏守卖降状，请杀之，公曰："守怯懦不任事，背叛则决无之。今虏势方张，当一乃心，以攘大难，奸人离间，何所不有？"遂焚其书，以安上下之心。

十八日乙未，虏众十余万自枣阳长驱而至，分布城之东西南三面高冈之上，旌旗蔽空，骑卒遍野，见者皆失魂魄。次于城北教场立中军将帐，植五色旗，夜中明炬烛天，万桴击鼓，以素帕抹额，面城而号，河水腾沸，屋瓦震动，立者负户。公徐谓众曰："此兵家胁城法也，当以静待之。"命偃旗仆鼓，寂若无人。乃与太守及僚属议曰："虏势未易当，其情叵测，今鸠合虽众，非有养用训练之素，孰恃以为固守？况朝廷宣司未必察也，告急孰可行乎？"教授陈之经、监税蒋梓应命，遂选将吏鹿升等一十三人与俱。

十九日丙申，溃围驰出齐安门，虏至云梦县仵落市，陈、蒋、鹿升仅以五辈免。由是往来冲要，虏咸置邮以警，内外隔绝，赤白囊不通，公卒以厚赏募壮士乘间夜出。

二十日丁酉，虏拥众数十急攻景陵梦泽门，重列傅城，骑垂铁围牌，率撤民户门扇自卫，发矢如雨，公与僚属亲督军士制炮扬石，弓弩俱发，令之曰："今日正汝辈报国之秋，挫虏锐气在此一举，有功者皆受上赏。"众闻，愿以死拒。选宣效王越、王显等下城，得首级二，杨安等下景陵门迎敌，颇有斩获，迫而堕涢河者无数。是日，自朝对御，至申时乃退，诸将兵以官资者三。

二十一日戊戌，虏军大队向东南，分营梢飞矢入城，城守之兵未尝解甲。时太守择劲悍刀斧手五百人自卫，即所招枣阳之溃卒也。将佐有请于公曰："兵力寡弱，安得壮士居闲地，愿夺之以益城陴。"公曰："方此扰攘，将仪卫以应尔，兵以气为主，吾作之使勇，一可当百，何以此五百为？若辈苟有志事功，争先趋赴；或偷懒无庸，纵驱之，未见有益也。不若捐之以安其志，无使忤拂。"

二十二日己亥，虏闭不出。

二十三日庚子，齐安门有射入飞书者，视之，乃言："尔城中遣二使持书往宣司乞援，至应城为我所获，今醢之矣。"众皆惧，公曰："是必得其从行者，诘而知之，如果得教授、监税，何不以书来示？乃以空言惑众邪！"

二十四日辛丑，虏军不动。公与太守及僚属议曰："虏以重兵压孤城，人心惧惶，当奋我而慑彼。今乘其方至，营垒甫定，地势未习，吾使人间道出奇以攻之，得小捷，亦足以安人心也。"于是命张全等选勇敢数十人，许授以官。酉时，又使徐希稷、监税李景翔、任廷佐资遣之焚斫贼寨。时景陵门外居民楼宇毁拆不尽者，为贼所据，张全等径入之，夺其弓弩器甲，李俊得级，胄有白虎将军之识，于是揭以巡城，士气颇振。

二十五日壬寅，黎明，虏军运竹绳草木，四下填壕，分布行列，周遍州城，劲弓强弩，矢发如注，军民中伤稍多，死者十余，城壁上箭如猬毛。公私屋庐得数千枝，城上要辖十有三处，虏驱精兵数万，舁洞子云梯，极力尽骠夺之技，又焚大安门及慕连、极目二亭。公巡行城上，训厉诸隅将佐军兵悉力拒敌。至火所，亲提壶以先，厚许赏犒，命任廷佐等救扑，以土窒大安门，四隅皆发弓弩木石，巨械手抛砖砾助之，虏军死者甚众。又募茶商市兵二百八十有五人，下城杀完颜千户十余级，迫而陨河益众，追晡乃退，捍御者许奏以□官资，下城者又益以二，犒赏有差。

二十六日癸卯，祭北斗于清风楼，用方士法，斩狗以釁贮血，引炮飞狗首釁血于虏寨以厌之。夜半，择勇锐七十有八人下城，防守八门，以备虏火。四

鼓，先所遣宣司乞师之卒持教授前二日书间入，具言宣司无同仇之赋，遂诣江陵帅司，檄信阳三关统制王綦、孙铎来援，已持牒如三关矣，城中寻遣介速之。

二十七日甲辰至二十八日乙巳，虏军闭营。

二十九日丙午，遣宣效勇锐并茶商土豪等二百余人斫营，焚其攻具及府北双桥所积填壕竹屑数千束，夜分乃归。先所遣焚础石屯田庄谷之土军及信阳趣王孙赴援之卒皆返，知二统制偕行，而孙以二千五百人由孝感过汉阳，观望于阳台，王以七百人倍道疾驰而来，未至府十八里，遇虏三千骑，死战不利，王逃，并军士数人仅免，余皆没。

十二月二日戊申，再分遣人于枢密院宣抚司乞师。先尝差指挥使何广防筑栗林分界，为虏所得，中夜，遣何广叩寿山门，诡言郑统制救兵在寿山门外，欲以误入，公命麾之去。

三日己酉，遣中军张亨、李成赍蜡书告病于宣抚司，夜发勇锐兵下城，夺虏划车弩床一。

四日庚戌，虏酋领众千余相城。

五日辛亥，丙夜发勇锐王赟等十人，赍药毒陈婆港、西水步、东水步双桥步及寿山门外水，以绝马饮。

六日壬子，差胡胜等十人毒张婆前港。

七日癸丑，虏步骑数千人于梦泽、景陵、寿山、大安四门植土如堵，公巡城戒饬将士，严兵以备，旋引去。

八日甲寅，虏军数百人，夜盗决景陵门东梦泽门西壕水，城上射之，乃退。

九日乙卯，公令任廷佐、赵伯祴等守御将官等即城上，分选精锐二百余人，由涢津大安门下，焚并河虏人居室，杀伤淹没甚众，生擒番首汪卒律没多及杀千户，苏用祥、任廷佐以下各许官资有差，虏军自此不敢过河以西。

十日丙辰，深夜，虏军千余人运竹木、鹅车、洞子、对楼稍向梦泽门。先所遣卒李杞是夜自鄂州回，言孙统制将二千五百人逗留阳台，陈教授以王统制独战败，复如江陵，及再遣人速孙铎，给称宣司令就阳台防江保鄂州。

十三日己未，迟明，虏军大噪，飞矢入城，以二对楼近景陵梦泽门，塞门外壕堑，城上亦以强弩对。夜纵火烧寿山门外林木。

十四日庚申，公与太守及僚属议曰："孙铎既拥兵不进，宣司无急病攘夷之心，若徯外援，适懈众志，惟自为固守策，况虏既久次，攻具日益，如皮洞之类一望数百，夹道如屏，以覆役者，矢石不能害。若塞凹成隧，飞楼云梯一或并城，其事危矣，非数遣人要遮捕斩，徒以力抗，恐未易当。"众咸谓然。既又巡城，明谕将士曰："本府数于宣司求援，竟未有发到人马，往往防御处多分遣不及，尔辈当尽心戮力，自致功名。况祖宗德泽在人，如此，天地神明亦当效顺，前日朝廷出师恢复，义所当举，但主帅不得其人，故有今日。今虏拥众数万，围我七里之城，以强弱论之，虽若可畏，以顺逆观之，则决可保。纵有援兵至，适分汝辈之功耳。但誓死报答国家，坚守此冬，及春气暖，虏自不能驻矣。"又曰以前代忠烈之事，合城将士莫不感动奋发，私相语曰："府判节制忠义如此，我辈如何不向前用命？他日朝廷决不负我也。"公闻之，喜曰："孰谓人心不可以感动邪？"于是选勇锐蔡佐等百余人斫营，公面命之曰："有能生擒虏军，当与重赏。或得首领人，赏又数倍。"盖欲知其动息。是夜，于景陵门外烧洞子五十余，及填壕竹木，斫虎数十人，生得一小校张勃撒。公与太守亲诘之，言自襄阳回，先往信阳。信阳降，留百余人守之，以二百人屯枣阳，一万户屯随州。今城下有十五万户，每万户部十辈千户，千户领七八辈谋克，一谋克管百人，或七八十人。合而言之，万户司七八千人，号称万人。童元帅及都统共主之。约十六日后，连日攻南门，益立七梢九梢炮有百，击景陵门战橹。"公因好问之曰："何以御炮？"勃撒曰："对以索网，则不及屋矣。"先是，防城库麻□甚多，众莫识其用，至是始知当为网索。公乃命义勇及官兵罥成网，及以囊贮糠土以备，而厚赏蔡佐等。

十五日辛酉，虏军率其徒二列旗帜，张紫盖，将骑千余，距城一里所，自南周遭相视。至景陵门，视天桥对楼，趣移洞子，稍近城，以竹枝杂土填壕，公令军士以火箭爇竹，发施风炮击杀数人。中夜，公与太守诣真圣堂祈祷，以血祭城隍及关王庙，有安陵乡民间道赴城云："过虏东寨，闻有言曰：'今日相师相城，谓城色青黄，气春则城坚，涉夏则旺，恐不及攻。'"守陴闻之，气增百倍。

十六日壬戌，虏移中军帐于梦泽门南，鸣鼓大噪，自兴同寺后出皮洞，至梦泽景陵门运竹梢杂木。城中矢石俱发，击死数人，役遂稍缓。旋于景陵门外立七稍九稍大炮凡五，杂击楼橹，城上以索网土囊等护之。虏视之，骂曰："南家子，何以知出此？"公令支使将都壕寨张斌于南门城下立七稍炮一，旋风虎樽小炮十数，令进士马必胜、叶正夫、马炜领市兵挽拽对之，大者隳其攻具，小者□其役夫，自此交击，凡十有五昼夜，楼堞震动，势岌岌，然藉护城之具不圮。

十七日癸亥，虏以鹅车洞子二三百，错比贯续，至景陵门吊桥，役夫奔走于下者率系腰，众知为虏驱吾民，不忍射，第以火箭焚其竹木，虏人救扑不灭，烟迫洞口，始渐退。又击柝挽对楼以前，城上以矢石当之，杀伤过当。日昃，公命劳守御者。

十八日甲子，虏军以洞子集吊桥陡（陡吊桥处陡门），炮击吕字楼，且射火箭，随扑灭之，亦以楼下立七稍炮以对，令官兵王召等数十人强弩齐发，贼始退。乃备具葺坏亭。午，东南隅卓望报：虏骑千余由千金路向西北举燧，疑是分兵回襄阳。

十九日乙丑，城外引大炮击景陵门及楼橹，公令

守望者鸣鼓虚喝，以觇其去留。贼不知其所以，遂自荻港引泄（*大炮名*）至梦泽门冈上陈列。其夜，公与太守僚属于防城库议出城奋击，而士不素练，乃画虎于布，揭于叉戟之上，置铃于下，名曰布牌。褶为三五弥缝之，陈为前队以拒马，强弩居后，遇敌则俱发，日肄习之。

二十日丙寅，虏攻具益备，悉力填壕，昼夜击石，将大合兵攻城，壕渐为平地，距城甚迩，害气滋炽。公召张斌及诸军首领，谕之曰："尔辈素习军事，彼若悉攻具临城，何以御之?"众谴曰："以死捍而已。"独斌以为当焚其楼，公曰："然。"乃敛民家芦箔竹器及茗荈之包，实以枯草，杂以火药。备毕，又策天桥必钩城则可度，遂创木格，博下而锐上，俟天桥对楼临城，则以木格格于女墙头牌篱排木之上，使陧杌不可登，又虑万一度桥乘城，则人将惊溃，令于填壕所向城面，以木纵横如棋局，下缀以足，高尺有五寸，号曰地网，以铁蒺藜连参其上，使不可下。

二十一日丁卯，公谓太守及僚属曰："是远为之备，若用至此，亦敝矣。必先坏其攻具乃可。然虏以弥月之久楼橹方备，势必力争，宜析其力，以遏横溃。"于是公与太守支使监税，即郡厅选勇锐，得一千二百四十人，开涢津门，斫东南寨，焚毁洞子炮坐对楼天桥，令叉戟手持布牌强弩在后。事皆素习，虏骑来争，弩手乘之，人马披靡，毙者甚众。进焚洞子百余，虏兵亟拽天桥对楼退，以避火。诸寨兵皆出，城中望众寡不敌，亟鸣钲止之，全军而归。劳将士以下有差。

二十二日戊辰，虏人攻击愈急，城中益炮于景陵门应之，杀贼三十余，碎洞子十余，遂稍退。夜中，遣土军龙旗王文往宣司枢密院重告急。夜半，虏分兵由黄连坡、三水渡、太山庙下大噪，白兆山西北一路皆举燧，质明，景陵门壕上虏忽斩一人，群舞而去，或谓厌魅，或谓有兵自北来去。

二十三日己巳，吕字楼炮手陈云言："虏大炮五，唯此楼相对，其九稍之匠手最高，石无虚发，城中之炮与彼隔城，乃能视不以目，而度以意，尚犹命中，若更小进，云辈毙矣，当先击之，则它炮自当夺气。"公奇之，诺以重赏，云引炮一发，虏亦对击，如是数四，果碎其匠之最者，虏之炮卒皆呼号而走，以是发炮一昼夜。

二十四日庚午，虏大炮并发，拥皮洞斫景陵门月墙，城中以炮碎之。俄顷，南门五里外有攻具耸如浮屠，马数十挽于前，卒数百拥于后，或进或退，众莫能辨，公熟视之曰："草塔也。其状高而锐，人不可登，束茑茭为烽，是将附城以焚吾楼橹。命治火箭，令善射者数十人俟之。且传令守陴之士，闻金则鸣鼓啸呼。已而草塔颇近，火箭尽发，击鼓鸣梆，众指啸呼，云合风起，一爇而尽。虏失笑而返，军民大悦。

二十五日辛未，虏众凿冗吕字楼下羊马墙，墙坏压而死者数人，城上弓弩炮石竞发，又杀伤数十人。夜阑，虏军大呼，发火焚景陵门，守御者极力救扑而止。

二十六日壬申，公夜遣勇锐军兵五十余，缘布下城，掀其皮洞入壕，觇其有备，急返。

二十七日癸酉，向晓，虏以步骑入景陵门，布陈周密，有对楼天桥高与城齐，桥上以木为过道，约广一丈，其长倍之。鹅车洞子三百余，皆博一丈，高八尺，攻景陵门并阳字吕字楼。又以云梯三十余，分攻西北隅月字楼。其众可三万，更进迭上，矢石交集，贼势炽甚。公与僚属亲督守御，将兵死拒，以火矢焚其楼，且以所备火牛、芦箔、竹器，燃火掷其楼桥，矢石佐之。楼上决所柜水以灌火，急退百步于南冈之侧。其攻城者失势，亦辟易奔避，遂以弩炮拥入，涢河死者甚众。其南寨又以步骑过西北隅，攻极目亭、清晖亭、虎头崖、月字楼，徙云梯数十，蚁附登城。梯首有机，去来便利，公以所攻地城最庳，又复自南而北亲督军兵，尽力捍御，虏益引精锐之卒更番而进，骑军亦奔忙逼城，官兵尽登敌楼及极目亭屋表，以强弩、礌石、檑木等临之，始略退。其中军帐下麾旗大呼，转攻齐安门及月字楼，命守御策应兵并力距之。自昕至昃，合城不炊，唯汲水巡行，以饮渴者。虏军被伤及淹入涢河者千数，然而城中亦甚疲矣。南门自阳字楼至月字楼应敌将士，各许奏三官，西隅清晖亭至北隅虎头崖亦均诺以官二。公传令："守陴之士，今日劳勚，不可不撤夜，恐虏乘吾疲而以兵袭我。"公通宵不寐，巡行数过。公之自南城往极目亭督兵捍御也，太守私语人曰："亭直倅治政为一老幼地耳。"守盖设游辞以自文，识者鄙之。公闻之，略不介意。

二十八日甲戌，虏增高对楼丈余，别置一寨于桐柏庙，复急攻景陵门。

二十九日乙亥，虏军连缀天桥、对楼，欲专攻城南，扬炮飞矢不止。公谓太守及僚属曰："虏前日攻城失势，今并力来攻一面，前日对楼已附城，吾方纵火，遂为其贮水所救。此攻城巨器非一日所能成，今当必焚之，毋使遗虿。"众愿效谋，未得其说，公乃命支使监税任廷佐、孟桀、张斌等选死士数百人，专俟对楼天桥至，分二百人以巨缆飞钩挽住，缒以大石，使不可退，然后纵火。众皆曰："善。"又言："贼计，每于楼下贮水灭火，当以火牛先之，使彼泄水，水必不多，继以茶苞烈火，益以芦箔竹器，则火势必炽，不惟楼不复返，登楼之人皆煨烬矣。"又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今防城之具虽已略备，然此贼耐战，非吾所敌。万一乘城，计将安出?"张斌曰："当为巷战之备。"公曰："若至此，则事去矣。"然亦姑用其说，令城内傍城濬壕，深阔以丈，筑女墙于壕上，高八尺，巷道各立地分，使持戟之士分为部伍，无或逾越。仍令诸隅储水防火。过夜半，虏军推对楼天桥至景陵门，城中出叉戟手拒之。

三十日丙子，黎明，虏拥兵至南门，先以弓弩大

炮继发不绝，又以火箭焚敌楼，司水士人张炎等集民夫运水救扑，久之方息。晡时，公与太守统辖及官属皆在黑楼，太守统辖曰："贼兵已退，除夜，吾侪略归如何？"公曰："今何有除夜？"言未既，闻城外有击小钲者，视之，则虏兵已聚对楼天桥之前后，顷刻逼城下，城上之兵，有擐甲不及者。盖虏欲出吾不意，不知公备之久矣。乃命急施大小炮，落其水濡布箔及护楼皮具，穿其楼盖，击死三十余人。以所具木格等施女墙头城面，虏楼并城，天桥虽下，已为木格所阁，高峻绝险，然其桥有温道，犹可登陟，虏偏裨提大刀，迫逐士卒千余附城，皆登桥，女真精锐联续附趋者又万余，城外呼曰："今日正军打城，必欲城破。"以其登桥者重铠铜面，以红抹额，群凶婪婪，见如鬼神，持双刀长枪弓矢，相去无二丈，地面皆设蒺藜地网，城中已备巷战，其前一夫呼曰："今日不济矣。"然内外交击，鼓鼙相撼，声震天地。公与支使监税亲率守御将佐士卒以死御之，令勇敢董仙、徐忠飞铁狸虎爪，钩挽天桥，缒以大石，系其桥傍麻绊于狗脚木，掷火牛撑之。火势方起，虏果决水以救，继起茶苞竹器，民争负门牖几案以助火，火炎掀天，虏不能退，徐忠等以枪叉矛戟冲桥上，人皆坠入，矢石俱发，火益炽，其色如茜，死者不知其数。延及其旁，盖虏用一切之令，士卒死而不敢去，贼氛大沮。然吾势甚危，公之不从众而归，如有相之者。明日，遣人收其遗烬，车心铁径三尺，轮逾丈，凡得二十余，铁叶百余，又得水濡布帘皮具一十八疋，遂犒正南吕字楼至云字楼受敌官军、义勇、茶商、市兵，许奏三官，东西北三隅均诺一官。是日之酉，有两日相击，移时，东南日上，西北日殁，人知其为休徵也。

三年正月丁丑朔，虏军复挽烬余鹅车洞子至兴国寺整治，且重修对楼。

二日戊寅，向晚，虏军拽队望西北行，又移中军帐寨于金泉寺。城之东南西立七寨，公令张斌修城上女墙头，委支使造麻翎弩箭二万。

三日己卯，虏军于景陵门岗上筑墙掘壕屯驻，号硬寨，以示久围意。又有自云梦路整队持白旗回金泉寺者，公与太守及僚属议曰："虏计浸穷，必持久以困我，汉援已绝，城中单弱，使果出此，将如虏何？盍再祈哀于宣司以求援？"是夜，令秦福等赍蜡往，又遣勇锐士卒下城，焚虏填壕竹木。四日庚辰，虏兵不出。

五日辛巳，遣军士更焚之，牛成部下卒周达，免胄袒裼，持戟逞虏，潜入南寨，夺其魁牌以还，升其官职而任之。

六日壬午，旦，虏东南寨发严，至晚亦如之，而不阵。公曰："是内虚，且虞我师掩袭，佯示整以疑我耳。"公寻遣勇锐郑胜察知其宿马之地，夜欲屠之，支使及弓会蔡执礼、王师奭、严端等力赞其策，统辖李谊以郑胜为妄，持之不行。公力辨之，李奋臂大声，叱咤暴戾，众不能堪，公曰："大事不容徇私，其争何害？若合事宜，便当从之。"众以李党比相凌，公曰："廉蔺以国事为重，此当若无所闻，但今日斫营，应必往矣。"夜半，遣叉戟强弩手二百直逼南寨，遂绝寨，历南山之阴，劲弩俱发，群马嘶鸣，且闻虏叫号之声。会西北寨来救，故官兵亟回。是夜，四方山义勇商祈及其徒偕宣司所遣宋兴等持蜡弹至，言已檄都统董世雄以一万人来解围。十二月三十日到黄坡县，次第前进，邦人大悦。

七日癸未，虏军隔壕呼曰："南家子太毒害，夜杀我马七百余匹。"自是徙马于山坡。酉时，虏骑千余自北道来入金泉寺，公夜遣将官傅熙将兵下城，投狼毒、硫黄于河潭，以毒虏马，又遣土军李元、赵旺速迎董世雄。

八日甲申，虏军不动。

九日乙酉，再遣土军黄德、朱选往速董军。

十日丙戌至。

十二日戊子，虏军尝自西北驰负竹梢木材积于金泉寺，莫测其用，公遣田荣领石匠由车盖亭凿城下岩石，令峻不可登。

十三日己丑，将暮，虏遣人来请打话，城中差提辖仇某对之。虏使云："两国已遣使讲和，南朝欲多偿岁币，只文字即去。"公恐守者闻此必怠，遂谕将佐曰："决无此理，是必其出野掳掠，诸寨空虚，姑为甘言款我耳，当严守备，徐议奋击。"夜，又遣土军速董军。

十四日庚寅，虏人再请打话，公叱之，乃退。是晚，虏军自北岭步骑入西寨。

十五日辛卯，夜分，传兵王青至自行在所，李青自宣司持蜡弹报，教授以十二日往告急庙堂。

十六日壬辰至十八日甲午，虏不动。

十九日乙未，虏军移洞子对楼至梦泽门山冈，别以四五百骑向西北行，景陵门有射入文字，视之，乃虏间谍，云："城中知府与官吏欲拜降，只缘通判王某执迷不肯，有误一城生灵，枉遭屠戮。今告尔官员士民军兵，有能擒缚王某赴军前请降，即当奏最上赏格，世袭千户，官广威，正六品职事；同力人世袭谋克，官武节，正七品职事，有官资人先以其原官对换，外于已对换上升擢，仍各赉有差。或乞就知本府者，听。"公笑曰："虏直儿戏耳。"遂毁之。同日，云梦士人池逸至城下，呼王四排军出议事，公曰："此逆贼也。"命射之，虏挟而走。

二十日丙申，虏军移洞子往梦泽门填壕筑路，且攒战入城。公遣准备将赵晟领兵下城潜伏攻劫，夺其普光寺所积薪木。是夜，朱选回自董师所，云："太尉张某击黄陂狱，言不来解围，某言德安受围日久，宜抚请太尉救援，城中官民如望赦。太尉怒某言，欲斩，今早得释归。"公加赏慰之。

二十一日丁酉，遣人下梦泽门斩凿暗壕，及遣训练官赵章领兵匠断虏往来双桥，虏骑二百余来救，为我军射退。夜遣韩立往宣司趣董世雄，熊立回自临

安，得教授书曰："之经十二月二十二日发江陵，二十九日至行在，累告庙堂，得旨差池州统制孟思齐疾速解围。"

二十二日戊戌，虏用皮洞五六十，筑净明院东石觜，公命移大小炮连发，破其皮洞，击死数人，役少息。夜再遣张全等诣枢密院及催董军。

二十三日己亥，虏军移皮洞百余于净明院东，再筑石觜，公令任廷佐率兵，于梦泽门以弓弩大炮并发，虏死者又数人，坏其洞子十余，火箭焚其填筑竹木，会风起火炽，工役悉罢，移却半里。是日，有自齐安门射书一纸，公取视之，乃应城县举子傅应麟同池逸说降，且言应麟已降，就知本县，池逸亦为尉矣。公命守者亟发强弩射之，乃去。

二十四日庚子，昧旦，遣军士百余下城斫东门寨，杀其首领以下数人，夺胄九，马鐕一，膊甲一，箂四束，虏军遂移寨太山庙下，陈列如千石港。虏又射入大书招降伪榜，公藏之。是夜，再遣土军陈旺往宣司及檄速董军。

二十五日辛丑，虏于景陵门山麓立炮，城上以弓弩射退，即遍往乡井掳掠。

二十六日壬寅，虏军闭营。

二十七日癸卯，有一人至城下呼曰："杨万户传语，欲请知府通判打话。"众议以任廷佐对之，公代其辞。俄而万户出，从者五十余骑，不执弓矢，万户以手招城上，传语："知府通判守城不易。"公答云："万户远来不易。"万户云："讲和休。"公曰："何是讲和?"万户云："都是一家人，何得如此?"公复之曰："南北本是一家，只缘北方不察边人之苦，遽起边衅，害我生灵，残我州郡。今顿兵坚城之下，老师费财，动辄丧败，攻城为兵家下策，我以逸待劳，援兵在境。汝深入重地，疲马破车，南方疾疫将兴，水潦将降，朝廷又遣大军数万且来，汝所知也。我乘汝之疲而夹攻之，将只轮不返矣。万户晓畅军事者，幸明告管军，早自为计。"万户言："汉上军州，已一半拜降，西川五十余州，亦归吾朝，德安更围几时，人疲粮尽，当如之何?"公曰："边上诸郡，各奋忠力，剑阁栈道，岂易窥窃?纵一城一邑力不自支，旋当收复，又岂汝军得之而能守邪?"万户语塞，复举手云："知府通判保重。"遂驰而回。后一骑顾任云："如以万金遗我，即当回军。"公令任答云："汝为人臣，不能忠于君事，乃求赂邪?"引弓射之，万户擒之而去。公谓太守僚属曰："此给我者也，然虏计穷矣，吾当严守备，更徙炮于梦泽门，以防东道。"

二十八日甲辰，夜令任廷佐发兵百余，往月字楼下城斫东寨，与虏军对射，死其马八十余匹，斩首三十级。其众惊溃，多入南寨。将晓，遣土军龚冕等往枢密院宣司促援。

二十九日乙巳，点兵下城，补景陵门外羊马墙，及毁虏军所填路。是日，虏军掘景陵门、梦泽门外丛塜，以其板覆对楼皮洞。公呼张斌问曰："虏今复以对楼来，舍前日之策，它何以御之?"张斌曰："当作天碾以待之。"公曰："何谓天碾?"斌曰："此兵法所有，如碾而大耳。置诸城上，其势使高于楼，一发则楼必碎。"公亟命作之，城中百姓见虏发塜，莫不欷歔涕泣。公曰："是愈固吾民之志也。"

三十日丙午，城外射入柳束民书一纸，盖江陵举子柳驰也。公旧识之，更名束民，预乡荐，尝从师问父死不为衰及丧师乃心丧三年，人知其不有君父。说降之词异于他课，能计城中兵食之数，荆襄要害之处，谓"上流可据以扼荆蜀之吭，齐安可践以捣武昌之虚，淮之东西既以不守，蜀之州郡又已割据，蕞尔德安，不知诸公持此将安归?"公识柳驰，手诱令至城下，虏疑之，不遣，欲以金万户来，公命严叉戟强弩，下城以待之，不至。土军李兴自黄陂还，言董世雄徙屯紫潭，去黄陂又远一舍。公怒曰："世雄决无来志，食君厚禄，国家有难，环视不赴，何等人也?宣司不亟诛之，何以使人?"即以白之。

二月丁未朔，虏军于景陵门外山坡再立二大炮击城，公夜发项兴等往行在及宣司乞援，具言董师逗留。五更土军李珪以宣司札归。

二日戊申，公以援兵不至，遣亲效义勇茶商市兵等三百人下城，分路攻南寨，及河西守把之军，烧其寨屋，杀死二百余人，夺其旗枪衣甲、弓弩、箭凿以归。熊立自紫潭回，言董无复来意。

三日己酉，二鼓，遣勇锐兵二百余，于景陵门外攻南寨，杀死数人，得刘千户并首领级二，马一及毡甲、旗枪、弓弩，又取大炮数百。又遣总首江海等攻杀其沿河守把军数人，马四匹，夺其弓弩、兜鍪、箭牌、披毡各一，夜半回城。韩立等自宣司归。

四日庚戌，以夜所得首级标城上。公往梦泽门西敌楼，命张斌增筑城身及施立撞竿。虏军移二炮于南门碧玉峰山上飞击。日中，北隅守御吏李时报："虏用炮伤一人入水门下。"即遣人收瘗之。未时，虏军数队屯梦泽门南冈上，分遣数百人，自景陵门南河挈炮石洞子于山。申时，教场内并水西寺前守炮军整阵行，应城路城上点兵三百余人。二更下城，杀虏数人，马数匹，得旗二、枪六、牌二十有八、毡四、鞍一、山狗皮十。夜半，再差土军王定等持蜡弹往宣司等处。

五日辛亥，公在梦泽门弹压，守陴军与虏对射，发炮对击，贼乃引步骑由南冈趱移洞子至炮前，分兵筑路，夜焚净明寺及远采林木，乘火以造攻具。四更，差往行在及董军投书人訾有回报，池州诸处援兵，次第入境。

六日壬子，虏军于梦泽门搬列洞子大炮，飞击不已。城上亦以弓弩、大炮对之。虏骑五百余自孝昌门外相视城壕，公遣任廷佐发强弩数十射之，再差龚立趣董师。午夜，西隅都巡李某报："四方山总首商祈遣教头宋某下解围状。"

七日癸丑，公同太守于安远堂请祷，又往梦泽门

选军二百下景陵门。虏军见之，亟遣一队前进，以弓攒射，下城弩手对之，虏中死五人，马一，余悉引去。梦泽门纵击大炮，益运土石填寨经路，终夜击柝。夜遣鲁达再往宣司趣援。

八日甲寅，填路浸逼城，公曰："此不可使成。"遂与众议，差茶商等军数百自景陵、梦泽、孝昌门外两路出，与虏死战，杀死虏军三百余，马数十，至未时乃退，中亦多伤中者，夜再遣訾有、黄威往宣司催援，且体访援军来期。

九日乙卯，四方山总首商祈遣孝元等五人，同土军赵庆以认旗一来报："危僚之军已到。"寻差将官高悦提兵六百余，自云梦仵落沿路与虏战斗，抵孝昌门，城中开门纳之，馆于防城库及西口，大犒之。午时，虏斩不降者三十余级，以炮飞入城，旋收瘗之，委支使监税部兵守孝昌门，防虏军寨路。

十日丙辰，虏又于景陵门杀不降者数十人，标尸胁众，以步骑数队东行，且于净明院东山背联洞填筑。城中又刷军百余下城相拒。夜，遣赵庆同商祈所遣至四方山，促危僚集兵匠于防城库，造兽面木牌，为出城战备。

十一日丁巳，虏军拥众填壕，益挥炮以击城。夜，遣亲效郑胜入虏寨，视其动息及壕堑。

十二日戊午，虏人知公坐卧黑楼，别置大炮专意攻楼，楼势将压，亟令补治，强弩数十并射，稍却。

十三日己未，危僚遣马俊偕赵庆来，宣司遣都统监常师善亦领兵五十有二至城下，言所部五百余，与虏转战所损，仅得其余。开孝昌门入之。闻虏于太山庙穴地道，高广丈有半，将由景福寺出，公集僚属议，张斌曰："兵法，当设瓮听，以无目人司之，知其远近。公即括城中无目人黄七等七人，藏巨瓮于城下，令日夜坐瓮以听，虏南寨又斩数十人，以炮飞其首入城。

十四日庚申，愈击炮不辍，且治对楼。申时，虏纵所获常师善残兵一及弓手黄威回，公问其故，威出左手示公曰："指已断其四，盖以计给虏，乞为内应，因断指以示信。虏令于黑楼举火，即以北寨火应，连夕如之，则以东南寨火应。又次夜，则诸寨悉应如是者三，遂引兵于寿山门，以候内应。"公令是夜黑楼举火，北寨果应。常师善溃卒彭德回。

十五日辛酉，虏叱立皮洞，填塞坡头分岐入城，拥众运土，不顾矢石。又以对楼及望楼四，将取道冲城上，城上以火矢焚所积竹木，烟焰稍炽，其众小却。城中以景福寺屯兵及委僧徒伺察地道，公飞书明谕："已知所穴地道远近，现以兵相待。"虏得书，乃已。及围解，城外穴土如龟灼，皆遇石而止，唯景福寺一道可穴。公以黄威谋，黑楼则举火，虏东南寨复应。

十六日壬戌，虏引兵聚东南隅，极力于梦泽门填筑山麓，大呼曰："我用河南卷埽军筑土山，必与城齐。"众忧之，公令张斌亟培对山城面，增高二丈，厚加城之半，外立木，以防新筑，使山猝未能齐。每夜发勇锐士出城挠之，其筑叠有法，颇难隳坏，惟以药烧其十之二三。是夜，黑楼又举火，虏之诸寨应者百余，公曰："黄威之言信矣，当亟为备。"

十七日癸亥，梦泽门以炮击死填土山者十余人，以常师善、董世雄所部人益景福寺屯，移施风小炮于寿山门。迨夜，公同任廷佐支使监税等将弓弩叉手五百，往寿山门调察虏军，果有二百余骑屯门外，别队隐隐数千人，在太山庙继之。公令黄威密举号，虏军果衔枚以进，城上弓弩炮石俱发，虏军奔溃，死者甚众，余皆遁。重赏黄威而奏之。昧爽，南门外虏军惊乱，自毁皮洞，刀戈互击，至晚始定。

十八日甲子，商祈遣义勇蔡仲报："池州孟将军兵已至四方山，欲会危僚、商祈、董世雄合兵解围。"又报："荆南吴宣抚别项人马亦将到。"是日，虏徙屯东寨，昼夜筑山叠径。

十九日乙丑，熊立、孟将军价至，口董世雄逗留状。夜，虏东北西三十余里纵火，公巡行城上，戒饬诸隅守御，遣龙昕等报孟将军，令商祈为诸军向导。

二十日丙寅，公命支使监税劝谕上户输钱犒军。城外又以炮飞数十首，且大呼曰："此不降者。"城上引弓射之。

二十一日丁卯，虏令数百人叠山益高，且飞书来言："军前遣到万户打话。"公亟坐视之，令城上传言："如果万户，便请前。"虏逡巡不进，公叱射之。未时，虏数百人亟入南寨，将二千余兵东行甚速，城中意其枝梧援兵，遂点兵擐甲，下孝昌门伺之。移时，虏军回。至夜，土军曾达归自宣司，过四方山，见危将军与虏在槐里战，未决胜负，始知其东出盖往援也。

二十二日戊辰，虏军千余人自东北来千金坊太山庙，分两队，每队五百余人，亦尾东师，至红袄甲裙，执宣司旗帜，自称援兵，虏军亦稍与战，城上欣快，以为危僚兵至，太守命巡检孟某开孝昌门纳之，公曰："是未可知也，若果援兵，虏则尽力攻拒，特摧枯拉朽耳，安得挥戈扬盾，左旋右抽而已？且西北诸屯又不动，一旅孤军，能白昼冲突强弩，以抵城下，万万无是理。是必昨日危僚战败，虏剥其衣甲，假其旗帜，将以误入吾军。"遂取危、孟认旗麾之，敌不知应。公曰："是果伪也。"叱强弩疾射之，虏急走，死伤百余人，城中皆以公为神。中夜，得商祈报，危与虏战，折五百人，孟将军救之，得免。统辖李谊每龄龁公，至是亦服公之善料也。

二十三日己巳，虏以十八队过东南寨，填山飞炮不止。夜选二百人下城攻东南寨，焚其皮洞数十，杀贼亦数十，至五更还。

二十四日庚午，公命支使监税燃网灯于景福寺，防虏穴地。又令支使造洞子二十余，置羊马墙，内藏守御兵，以拒虏之填壕堑者。城中无皮，唯以厚板覆其盖，炮不能害。

二十五日辛未，四更，虏拥二百余人斫梦泽门墙一丈余，防守格杀数人，斩首二百，余众悉奔溃。

二十六日壬申，公令高悦、常师善出城巡视羊马墙，虏骑逼之，公发高悦等兵及茶商市兵千余附城与战，弓弩短兵递进，以铁狸掀其洞子百余，其西北诸寨悉出，公恐众寡不敌，亟鸣金止之。

二十七日癸酉，以语任廷佐等曰："虏军等筑山将成，对楼天桥雄壮过于前日，知吾援兵至，必尽力急攻，援不可恃。况道梗未能进，惟直乘罅攻之，苟攻具既坏，安得挟弓矢以下我城也？可更于诸隅阅兵，计其可用者若干人，自此遇夜遣发斫营。"多皆踊跃请行，至暮，选兵约三千余，即遣五百人分五队攻诸寨，挠其前后，出其左右，虏惊惧莫支，杀伤数百，夺其衣甲枪旗无算，士气大振。

二十八日甲戌，公令城上立铁钩秤竿，以权低昂，将抉其皮洞，难以上城。虏是日休息，公语任廷佐等曰："夜来诸寨受攻，今必皆自为备。兵家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以其势分则力分也。夜当以五百人专攻南寨，出其不意，亟焚对楼天桥炮坐。"且戒以毋轻敌。是夜，斫南寨，烧皮洞二百余，屠马数十，斩首百余级，夺其衣甲、旗枪、弓弩、刀剑等以还。唯护炮人众不与战，天桥对楼亦远不能及。虏他寨各自为守，不复应援。连日下城者皆重犒之。

二十九日乙亥，复整兵以备出城，统辖李谊力争，以为不可，恐虏有备，公曰："亦出其所不意，彼决不谓我连夜出兵也。"二鼓，遣兵数百挠东北两寨，唯刀戟手深入，虏众惊溃，斩首二百余级，伤众无数，皮洞尽废，虏不敢拒。五鼓，南寨忽惊噪、奔逸，公闻之，谓太守曰："彼有虞心，师必不久。"

三月丙子朔，虏于梦泽门布运土木填径，叠土山甚亟，城中以弩炮挠之，皆不顾。午时，训练官许旺自请鼓勇士出："我攻杀填壕之人。"公从之，遂自极目亭下，沿羊马墙至梦泽门，顾叉戟手奋击而前，虏军惊走，下壕者不得登岸，斫数十人，掀其洞子三百余，亟回。许旺命升准备将，余赏有差。西隅守御兵亦下城，夺牛八，逐之渡河。二更，发勇锐五百，劫西南诸寨，因风纵火，焚土山洞子，杀死虏军甚众，夺弓十、箭束二十、皮洞二十四，更虏东南西三寨，嚣以刃伤残，五更方止。

二日丁丑，太守及公于安远堂祷禬。巳时，发高悦等三十人下城，撮梦泽门洞子，杀死数人，淹入城壕者二十余。城外发炮不止，城中亦对击，屡中其填壕之人。夜半，发勇锐数百分攻四寨，虏惊窜，无敢敌，诸寨但扬声虚喝而已。公先约所遣兵，闻金声则合攻南寨。虏以为收兵，不虞未几南寨被攻，奔溃四出，虽疾呼求援，他寨以为惊乱，皆不出。遂大丧人马，焚其天桥对楼二，大炮二，夺衣甲、旗枪、弓弩、刀剑，四鼓回城，士气百倍。

三日戊寅，公与僚属议曰："虏虽强盛，比夜攻挠，大觉失势，天桥对楼，又皆煨烬，虽为可喜，唯虑其衷忿，侥幸一逞。况土山已过石壕，距城不远，万一辍东南之攻，冒死求决于西，旦暮山成，势恐难御，必绝此而后可。"于是集任廷佐、高悦等，选大军五百，高悦所将四百，茶商市兵一百，分将之。三更，命支使监税巡检开孝昌门出，支使等又别领人马守城门。所遣诸军分为十队，密约以号，直捣贼垒，纵火焚毁南门洞子数百，又焚炮二，木屋二，凡对楼、脚坐、拒马、遮箭、隔火牛、柴束等焚毁殆尽。又别遣张斌部百余人，持锹鑁隳其土山，虏军奔北不支，城东皮洞亦皆狼藉。官军交错，傍午，如入无人之境，殆若神助，运还，略无伤失，诸军各许奏三官，犒数千缗。

四日己卯，虏以连日丧败，城益坚，虽筑山填壕，终难近城。两月所造攻具，悉遭焚毁，不复振。急徙烬余洞子、天桥、对楼、木屋并寨栅纵火，光焰烛天，成列过河西遁。公命开孝昌门、齐安门遣兵出城，入其营搜索藏匿，乘势逐之。虏惧追蹑，皆离阿望山向北大奔，公遣任廷佐、董世雄、常师善、夏胜提兵凡三千余人追之，且戒以兵家不遏归师，不追穷寇，诸将逐至一舍而返。虏军未离郡境，乡寨民兵邀而杀之，凡三千人。其乘马披甲以北者多掠驴马生口，总首孙全夺百余人，骆驼一，生擒虏校刘七和尚。明日，尚有数队约千余，自应城、云梦由城北急遁，公亦遣人追之，令赵定、夏胜等出略，诇伺虏自枣阳、清水、步神马坡以去，即具捷以闻。公同支使将佐出城视虏寨，其附城为营凡七，各以壕堑鹿角自固。又为重壕复壁，七寨连绵，亘二十里，自北枣阳南至应城路，又贯珠立为寨，凡有二十四。其后应城被虏士民来者，颇能言其详，谓得其说于吴千户，德安有万户十三，统二十四寨，附城为七星，北路为八卦，南路为九曜，皆据山冈，及平园相去一里。所以舍他郡急攻德安者，以郡东邻齐安，东北为浮光、信阳，北距随、枣，西北为襄、郢，南至沔、鄂，西南为荆复江陵，乃荆湖腹心之地，得之以为根株，则襄鄂无相倚之势，粮道可断，应援不通，襄州可坐而毙。由是扼荆蜀之吭，据上流之重，则他郡皆可图也。虏用志迂远，故算事精密。

自十一月十七日围合，三月四日退师，凡百有八日。其始至，悉师附城者三，直谓下城如探囊。既而知备御整暇，守城有人，时出奇以应敌，于是始退而为鹅车、洞子、天桥、对楼、草塔、土山，穴地填壕，百计具备。又专以大炮飞击，凡十有五昼夜，必志城破。公以儒者，奋然以身任之，算无遗策，动无过举，当时僚属如支使、监税，将官如任廷佐、傅熙等效谋宣力，为都壕寨；张斌老于军事，计度工役，缮造器具，极其精致，公尤所任。太守李公遇事仓猝，震慑已甚，故凡军政，一委之于公。公亦藉此得以尽其心力，至于匿矢书，析横议，致曲调护，公自行其议，未尝以语人。李亦深以此德公也。向使矜己自持，则自分畛域，何以为守备？故详载料敌应变之

略，非曰掠美，盖幸公得专其事也。独守之侄李谊刚愎狠戾，每事凌驾阻挠，公唯以无竞待之。故谊亦不能逞也。公待僚属、将佐推此腹心，遇事辄询于众，择其善者从之，未尝恃一己之见，其驭军临民一以恩意，围中未尝用一重典，人自以不犯，指公为父母，故出令举事，人皆效死，所向有济。民间乏食，公出粟以赈之。又开谕劝分，故受围日久，百姓虽至撤屋而爨，掘草而食，忍死共守，无庚癸之呼。及围解，家绘公像而祠之，曰："微王公，吾其鱼肉于异类矣。"方虏之始至也，公连夕不寐，深忧熟虑三日，而须发尽白。常处城南黑楼，昼则裹甲以行，夜则组练假寐，数日一归问安，将士吏民见公劳苦癯瘁，莫不感激奋发，以从司马，遂能藉社稷之灵，以单弱之卒，抗麇至之虏。

自虏犯枣阳，及围闭，其申请于朝廷，哀求于宣司，不知其几，唯宣抚薛公遣牛成、任廷佐、李谊将士兵一千二百十人于未受围之前。其后受围三月，摄宣抚事项公安世始遣高悦、常师善分将新募兵凡六百五十人至。如董世雄提兵万余，竟怯懦不进。孟思齐、危倞之口，欲进不能。终赖其用者，所招枣阳溃卒二千一百人也。虏退三日，孟思齐与宣司所差将官周胜、张浩、马雄，统领危倞、王胜、统制马政皆相继而至，同日董世雄遣侯骑至。又三日，始提兵来。十日，而宣司良家子正将彭国权亦引兵至，诸援兵如危倞、孟思齐、周胜、张浩、马雄、王胜、皆尝在府东数十里四方山等处与贼接战，董世雄则拥重兵观成败于二百里外，后乃以数千缗欲求保明，觊解围之赏，公曰："使吾得制其命，必赠以一剑，尚敢为此欺君之事乎?"是时，淮西之历阳、淮东之山阳同受围，皆大军素所屯驻，德安则无之。历阳之围越月而解，淮阴、襄阳亦不及三月，而德安则过之。其难其易，不较而知。论德安之守，士民之力居多，而行赏则守贰独厚，军将次，于三郡士民不预。未几，公领郡事，屡以士民劳绩复于上，时议以战多为将士力，而重于颂列之外，恩诰下，公逊避不敢当，辞不获命而拜。圣训有曰："王允初俊杰而识时务，儒生而知戎情，古尝闻之，今颇得此。尔学为有用，才无弗宜，躬率貔貅，克审万全之计；气吞犬豕，坐收三捷之功。"又曰："安陆有信随之为蔽，不虞虏之涉吾地，事出一旦，尔能抚乌合之众，为枭锐之师，运奇而无穷，持久而不懈，哲夫成城，讵不信邪?"又曰："尔为通守，慷慨倡义，第功来上，实居其最。"又曰："安陆之围解，既旌尔之劳，铜虎分符，就以畀之，有三利焉：夷虏慑尔威名，一也；方略既效，人乐为用，二也；虚实强弱之数，身亲历之，缮修缉理，不讲而知，三也。在昔中兴之初，陈规以守此城著名，而尔今将继之，人以命词为实录。"故旧有赞公纪录当时事者，公曰："人臣死难，乃命之常，况得不死？何录之有?"今公倾逝已十年，不肖孤惧其日月寖远，虽事在太史，而传闻不著，因摭公手泽自记及侍旁所亲睹，编次而藏于家，非敢夸炫以爽先志，姑以为后子孙教忠典则云。

附　录

读守城录感作

宣城梅敬实

一读守城录，永怀忠敏公。丹心悬皎日，青史见流风。展此万全策，伟哉三捷功。英雄嗟已矣，遗恨百年中。

挽忠敏王公忠孝歌

明郡守汤逊

黄须奚儿欲吞蜀，德安恃险为城郭。千峰一夕照远天，群黎已分机上肉。府中太守山西种，神手龙韬心震悚。砥柱赖有一监州，怒发冲冠奋仁勇。穷垒受围百八日，天桥鹅车计争出。斩将搴旗严守备，顾彼劲敌如虮虱。援兵远遁若不闻，身临矢石为解纷。坐灭毡裘十数万，义气直可干青云。倚门望切无他语，勉以王事当致死。令名千古光陈规，得为忠臣为孝子。捷书飞报九重惊，从来未识颜真卿。拊髀兴思下褒玺，三边恃以为长城。此公一去宁复得，世事泄泄无纪极。俯仰古今空自伤，卖主偷生盖千百。

王运使挽词　*水心文集七　以下逊学斋补录*

叶　适

种虏昔逾塞，三边各受师。共传君善守，能护国西陲。卿秩恩虽早，郎班诏已迟。须将未尽赏，酬折在丰碑。

上本州请谥书　*周天锡慎江文徵四十*

王致远

窃闻建德立功，所以昭臣职也；崇德报功，所以著君恩也。圣德以孝治天下，凡臣子为祖父有所陈请，莫不纡轸而曲从，生则有爵秩之荣，死则有易名之典，泽莫厚焉，劝莫大焉。不肖某先君通判允初，当开禧丙寅丁卯间为德安监郡。金人倾国入寇，皇甫斌丧师唐邓，虏气益骄，沿边诸郡望风奔溃。德安故以内地，素缺经理，军籍单虚，先君募兵聚粮，先事预备。虏骑径自随、枣长驱压境，闭围数重。奏报中朝，道梗不通，乞师宣阃，逗延不进。时祖母年近九十，誓与俱死。先君谓人子移孝，正此其时，奋不顾身，以七里之孤城，当十万之犬豕，内外相持，百有八日。虏为鹅车洞子，则火以爇之；虏为对楼、流马，则炮以碎之；设地网以焚跨城之桥；树栅木以捍距堙之卒；结索网以蔽炮击；伺听瓮以防隧道；虑无遗筹，举难屈指。至于虏重赂购求，则鼓勇益力；虏临城说降，则声色愈厉。忠义之气，凛若神明矣。仰赖宗社弘庥，夷情沮丧，乘夜奔遁，孤城获全。时有

以张睢阳方先君者，议者谓睢阳死事，先君成事，有独难者。且许远位本张上，自谁口及下之？今郡守虽名听命，然选骑思逃，每事沮抑，羁縻调护，尤难之难。盖先君自兹心力俱顿，须发尽白，热血既倾，衔恤以没矣。鞠躬奋发，图报君父，天不假年，甚可痛也。不肖猥以庸劣，司臬湖阴，当今日之要冲，实先君之旧履，驰驱往迹，心惨鼻酸。昔甄济不污于禄山，其子逢能因方州大臣，彻之天子，追爵其父。某为部刺史，俾先事湮没，有腼面颜。伏睹国家自嘉定更化以来，淮蜀之间，凡保疆守圉之人，一节可称，咸叨褒恤，有如蕲春、滁阳者，城隳民掳，犹沐旷恩。德安遏狡虏冲突之锋，全生灵垂尽之命，乃独未获易名，章前风后，圣明之朝有此缺典，某私心感怆，尝敬录赏功训词及守城始末，乞典定谥。已准朝请，批送礼部，缘某屏迹田庐，无从控诉，阅时既久，寝格未伸，窃惟近时褒谥，必并录其子孙朝家，思杜幸门，是以并稽前请。某幼读父书，素知义命，凭藉先泽，官至员郎，尝玷使华，已逾素分，止有一子，亦尘仕籍，区区所恳，只欲发陈潜德，何敢他觊？高高在上，实鉴此心。仰惟今日两揆并建，万化聿新，推诚布公，夺邪崇正，前此郁抑，有待而伸。伏冀台慈检点故牍，更赐保明公言于朝，准与定谥，宁独一字褒荣，累世刻骨。抑昭宣忠□劝厉顽懦，亦治朝之先务也。

后　序

自魏崔浩，已有南人善守城之说，然以余观之，亦唯其人耳。佛狸饮江，诸郡尽下；世宗南伐，镇戍迎降。其能力捍坚拒，久而始陷者，特一二城耳。谓南人善守城之说，殆不能例言。故余谓兵无强弱，唯所以用；城无坚脆，唯所以守。安陆自建炎、绍兴以来，值国家阳九之厄，连遭巨寇，如王在、党忠、杨进、孔彦舟、董平、赵寿、曹成、李横等相继攻扰，近者三四日，久至二十日，唯横六十五日乃解。然是时海内云扰，民人流离，此等迫于饥困，乘口啸呼，转徙求食，以延一旦之命耳，非有专城掠地之志也。密学陈公守此，以策勋名，顾非浅智谫材者所可企望。余读《开禧守城录》一编，然后知运判王君元父之功，亦不在陈下。况陈公之所捍者，一时掘起之剽贼，而君之所捍者，方张之勍虏也。贼之兵少，虏之兵多，陈公受围，其最久者六十有五日；君受围乃百有八日。由此观之，则君视陈公所成就为尤难。方城中危急之时，君始为贰，观其守御之方，怀抚之略，皆出君绸释规制，而为守者殆拱手而蒙成耳。一时对敌，随机应变，莫不皆有法。而于中最善者，是复收枣阳溃败之兵，与生得虏将不杀，而用其计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将之遗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有征与？抑亦解难排纷有因乎？其人不可常遇与？方寇至之日，君太夫人实在焉。此人情之至难，而君志在徇国，母子相守，宁共仗义俱死，不肯弃义苟生。呜呼！壮矣哉！近世之论者，往往曰："守节致命，士固当尔。然捍城阽危，曷若听民出避，而吾独与将士，俱守弗去可也。"殊不知守城一遭闭围，当上下一心，大小齐力，右右奔救，厉志坚守，庶能死中得生。苟一听民出，不唯留者寡助，不能独存，而人心一摇，沦胥以败，不可复去，则留者固不可免，而去者亦未必全，彼此均一死耳。而一去一留，孰得孰失，智者于此亦当知所择矣。孟子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圣贤立言垂教之意，岂不甚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其母子之间，知义所在，相誓死守弗去，故能以固一城之人，而却暴至之虏势欤？岁在丁卯，余将漕夔门，以蜀乱出请兵于荆湖宣阃。甫至江陵，被旨赴行在，过鄂渚，友人项平甫邀余饮酒，得安陆捷书于坐间。是时已知捐躯捍患，忠力不匮为可敬。寻典武陵，继改鼻帅阃。是时，君方拔擢为守，盖朝廷始知君之行能绝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于缓急者也。暨余归蜀，宦簿推移，复自东蜀详刑将输湖右，又与君为代，虽未得一接君之色辞，然寻常书疏往来，情分相与，固已不浅矣。后十有三年，制置上游，而君之子致远出示此编，余读之，叹曰：昔赵充国征西羌，既还，谓其所善浩星赐曰："兵事，当为后法。吾老矣，岂嫌伐一时事，不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盖古之贤将拳拳忧国之心，虑后之远如此。今致远之为此录也，岂独以尽论撰显扬之义？且将留传于世，俾后之守边者，视以为式。其于国家，岂曰小补？然则致远可谓知忠孝之方矣。余故喜为之书。嘉定甲申冬至，眉山李埴序。

跋

公生于绍兴甲戌十二月一日，年二十二游太学，越三年中□宫选，登进士第，淳熙辛丑黄由榜也。与水云陈公同年。淇老自总角时，受先君遗训，云公幼读书，朝请公每夜燂汤于炉，黎明，公颒面盥手而习诵，勤书如此，宜乎成名。筮仕，时为南康军司户参军，趋事谢丞相深甫，理宗皇后祖也。是时谢公为江东仓行部，即令摄都昌邑事，百姓借留，谢公荐于朝，再调荆湖北路，抚干剡上，改秩授平江府吴江县宰。丁朝请公艰，改授临安府余杭县。任满，调德安郡丞，适当敌难。是时母子相依，受围势笃，高祖参军公之墓在西山甸子垟圹内，土涌坟上，砖裂，其纹如龟，其兆未卜。及闻捷报，始知患难之来，乃功名之会，祖宗之于子孙阴佑而默相者，固先著于不言之表矣。公斯时也，想必曰：报国报亲，尽忠尽孝，与其弃城而逃，孰若坚城而守？与其辇母而归，孰若奉母以待，设有不幸，为子死孝，为臣死忠，分内事

也。公儒生也，而晓戎机，文人也，而明武备。幼学壮行，正于斯时见之，夫岂干禄者哉？继焉将漕鄂渚，不幸太夫人即世，扶柩归家，沿途祖奠者八十余。迨抚祥琴，公亦薨逝，乃嘉定甲戌五月一日也。吁！惜哉！使公小留于世，吾知朝家柄用矣。淇老曾大父祕校于父为季父，尝实此录，为家传。丙子，北兵入境，实录犹在。戊寅，因芙蓉岩陈国史拒元兵，数为骑卒囊括无遗，皆水浸泥封。供炮石，具文字，化为尘土，奈之何哉？丁酉，侍公之嫡孙汉老得梓本于家藏，见而笔之，殊慰目。自开禧乙丑至于今，有九十三载，屈指三世矣。吁呼！士非不如公之明经也，而不能全其忠孝者何哉？官非不如公之守城也，而不能全其封疆者又何哉？明经而全忠孝者固有其人矣，守城而全封疆者则有数人焉。使天命未改，国脉尚延，岂无如公之成功者？故公之身受国恩，固忠孝之验，亦宗社之灵也。世代屡更，文献寖远，惧湮没无传，遂书此以示子孙，使知公读书为起家，本不敢以示人，知我者谓家毡旧物也，不知我者则曰庭花遗曲矣。大德元年丁酉六月朔，从孙会稽县教谕淇老谨志。

郡丞从兄谓淇老曰："太夫人孙氏生于乐成白塔，女兄弟三人。一日，相士目之曰：'幼女有贵相，异日必为夫人'。后长归□山林公，次归蒲岐陈公，夫人归朝请公，是为忠敏公母。德安受围日，夫人梦一妇人如大士貌，授以念珠一副，时以为好佛之报。及围解，一百有八日，乃符念珠之数，由是屡受封赠，爵至夫人，相士之言，大士之梦，两不诬矣。"因笔记之。

右王忠敏公守城录一卷，储藏家俱不著录，吾乡郡县志尚载其目，今从余中表王仲兰孝廉所藏钞本传录。余考《宋史·宁宗纪》，开禧二年十二月戊申，金人围德安，守将李师尹拒之。今观此录，则虏候骑至城下，实在十一月甲午，次日乙未遂大至合围，其告急乞师于枢密院，则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状之上，必先守将名，故国史因而书之，而不知其守御之计实皆出于丞也。是役也，以区区孤城仓卒，居荆湖腹心必争之地，当数十万凶狡方张之寇，郡将既懦不解事，外援又观望不前，相持一百八日而不能下，功亦伟矣。乃史传不详，其事独赖此编之存。其备御之法，固足以示后，而其忠义不折之气，尤足以感发人心，岂惟王氏子孙所当宝哉？夫开禧用兵，南北生灵之祸烈矣，此老成远识所深痛者也。然使尽得忠诚能任事如公者布列边郡，亦安见夷虏之能逞其志，而恢复大计必不可行于积弱之朝哉？余读是编，而尤为之废书三叹也。同治戊辰二月七日，止庵退叟孙锵鸣识。

宋南渡后，扼江淮以为国，荆鄂据上游形胜，实为重镇。边衅一启，则被兵最先。其时疆吏以守御著绩者，幕僚子弟往往纪录其事，辑为专书。今所存者，若汤琫《建炎德安守御录》，则记陈规守德安事；赵万年《开禧襄阳守城录》，则记赵淳守襄阳事是也。与赵同时，有永嘉王忠敏公允初者，通判德安，实继陈规之后，以守城著名。陈氏之守德安，被围最久者六十五日；赵氏守襄阳，被围亦止九十日；至忠敏守德安，则被围至百有八日，且其时郡守李师尹儒不解事，宣抚使所遣援兵率观望不前。百计支拒，卒完其城，功视陈赵尤伟。其子提刑致远亦有《守城录》之作，顾世罕传帙，故《宋史》遂不为忠敏立传，又并守城事属之李师尹，则元时修史诸臣之疏也。汤录自明以来屡经传刻，乾隆间进储四库，仰邀高宗御题，宸翰炳然，昭垂册府。赵录虽不显，近时亦有梓本。独王书久无著录，编素黦黯，几于伦失。同治丁卯冬，家大人始从忠敏裔孙仲兰孝廉许得此录写本，乃其族纂修谱谍时迻誊福帙，犹宋本之旧，乃与中父各钞一册弆之。复因原钞缮录未精，文觎句揃，不可卒读，乃命诒让悉心雠正，订其踳误，疑不能明者则阙之，至书中所纪事实，虽斠之史文不无歧溢，然旁稽群籍，则左谂憭如。如录载开禧二年十一月五日壬午，金人至枣阳。十二日己丑，破随州。十七日甲午，至德安。与《宋史》所载十一月辛巳破枣阳，壬午破随州，十二月戊申围德安，日名虽异，而赵录亦载十一月五日金人犯枣阳，正与此合，足徵其为实录。它如载金人至枣阳，宿将马拱（赵录作珙）张虎、韩源死之，应山戍军雍政、马谨以救拱等败死，惟政溃围仅免，其事史所不载，而赵录亦详纪之。又载教授陈之经与监税蒋梓告急行在，叶忠定《水心集·陈朝请谦墓志》亦有德安教授陈之经见韩侂胄恸哭，陈州无援兵事，彼此钩覈，可以互证。然则此书所纪，虽一人一时之事，而为读《宋史》者拾遗补阙，其足与汤赵二录并传，固无疑也。壬申十月，家大人以此书开雕于金陵，杀青既竟，乃命诒让附识其源流，并著其足与它书相参证者缀诸简末，世有综缉录略如晁昭德、陈直斋其人者，庶毋以晚出之书疑其诬伪尔。瑞安孙诒让。

襄阳守城录

[宋]赵万年撰　张友臣整理

《襄阳守城录》一卷，南宋赵万年撰。是书记宋开禧年间赵淳守襄阳事迹，"首尾完善，所言战守之事綦详，均凿凿可据"。该书传本不多，至清咸丰时，有伍崇曜校本刊行。本整理本以《粤雅堂丛书》本为底本，参考《笔记小说大观》断句本而成。

开禧二年四月，荆鄂都统赵公淳被命提兵守襄阳。

五日，除京西北路招抚使。时皇甫副使斌已出师攻唐邓失利，公方收集溃卒，申饬边备，以严守御。

十一月三日，除公兼知襄阳府。先是，报虏骑逼境，众号五十万，分三路而来。是月五日犯枣阳，统领马珙、张虎、韩源等战死，遂围枣阳。统制雍政、马谨等领兵力战，溃围而出。

七日，犯神马坡。时副帅魏友谅统兵于彼，公闻虏兵甚众，亟命万年往谕魏帅，勿迎其锋，可敛兵且归樊城，徐为之计。万年甫至，已受敌，统制杨杞等战死，魏帅拔围而出。同日，犯光化，统制郑皋等战死，光化旧垒不守。公恐虏乘胜，锋不可当，遂令江北清野，缚浮梁，尽渡樊城内外军民老幼，凡数千人。渡毕，人人以断桥为请，公不从，急抽江北诸处把截官兵及战退卒，相继入城几万人，薄暮方断桥。徙门外居民入市，尽除附城屋，挈致城中，以备薪爨。城上分四隅，以本司左军统制刘津主东隅，江陵左军统制吴强、统领扈立西隅，江州统制林璋南隅，本司统领王世修、陈简北隅，即运防城器具列城上。忽宣参谭鼓院良显、章抚干时可具言："忠勇军统制吕渭孙见魏帅神马坡之战不知存亡，欲胁取副帅印。"公素知渭孙凶暴，恐生事，夜遣万年委曲开谕之。夜半，忽魏帅至，渭孙失望愤嫉。翌早，渭孙求杀魏帅，并其子普俱被刃，仍杀虞兵二人，左右格杀渭孙。渭孙平时虐所部，刻剥掊敛，人不堪命。及就诛，争脔而食之。公抚谕忠勇军，将士随即帖然，皆乐为用。

十一日，虏至樊城，见已清野，竟无所得，合三路之众，往来驰骋江上，吏民惊骇，官属有相继而去者。公谓弟路分内机淏曰："吾家世受国恩，先祖帅河阳，举家为虏所杀，独吾父得免。吾今帅襄阳，值虏入寇，誓当死守报国。"内机曰："淏志亦然。"公每语官属，必勉以尽忠死节，存抚居民，无得惊惶。公虑城中或有奸细，命索之，严保伍之法，民旅皆给号记。委属官巡警火盗，又恐虏人临城，必有火炮，凡近城茅竹屋并附仓库者，悉撤去。仍取市井潜火水桶，上以防火箭，却于库务取酒瓮十余，贮水列置市井，分画既定。

十七日，闻虏人欲于白河口抓扎船筏过江。公单骑至江头，看虏有无船筏。至中途，遇统领董张珍报，隔江有虏人叫言："完颜相公欲请招抚打话。"及到江头，完颜果至。缘水隔一洲，公欲上船渡水间，众言虏人多诈，皆不欲公去。自谓："受国厚恩，一死何惜？"即渡往洲上，相去四五十步。有打紫伞称都统相公者，乃完颜也，其人身材长大，年约五十以上，前后人从整整围绕数重。公只将数人，亦张紫盖，立于洲上。虏言："传语招抚，管军不易。"公亦回传语，虏言："我已屠枣阳，下光化，席卷神马坡，又发人马去取随、信、德安，招抚可闻早拜降。"公答云："自古用兵，有胜有负，你有军马，我亦有军马，所在为备，你何曾取了我州府？这般言语，只是恐吓得百姓庄农。我本朝军马，已于下江清河口等处杀北军甚多，烧子船千百只，想你不知。"虏又言："你出师无名。"公答云："两国和好多年，我本朝亦要宁息，只因南北榷货相通，商旅因买卖或生仇隙，至相残害，我朝廷曾降黄榜，约束边民，如有辄过北境者，依军法处斩。缘小人喜乱，南北之人互相抄掠牛马，因而引惹生事，遂至今日。"虏又言："都是皇甫斌。"公答云："正缘是他容蔽此事，朝廷已将他远窜海外。"虏言："好！好！招抚说话分晓。"又言："我得皇帝圣旨，不杀南边百姓。"公答云："你将我边民杀了甚多，却如何道不杀？"虏言："不曾，都自安业，自家濊相近为一家人。"又言："我北军东已自海泗，西已自川蜀，有二三百万军马，分头并取你州府，席卷而来，襄阳虽有城，你不可恃，招抚太尉如

此分晓，岂不察天意？我得指挥取襄阳，且看襄阳许多生灵面，闻早拜降。若早拜降，我也不入襄阳府城，便自回去。”公即叱之云：“各事其主，惟当以死报国，安有降理？我只有韦孝宽故事，你有军马，我亦有军马，我更有长江之险，无限战船，以待你来。”完颜语塞，遂言：“招抚好将息。”上马擂鼓而去。

次日，虏遣主簿向明赍完颜并副统二书来，公不容入城，遣弟内机与谭宣参管伴公开缄，复有彼此一家之说，掷于地，大骂：“虏贼是何相待?”以书答之曰：“昨日承专差董万户相请，欲得会话，虽远觇风采，一水之隔，不得从容。承来云，殊不晓所谓副都统书云。相公乃近侍职位，何为教人以不忠不孝之事？我圣朝有不共戴天之仇，正以生灵之故，姑守和议，连年以来，金国乃纵容饥民，抄掠我牛马，惊扰我边境，遣使贺正，在廷无礼。又诘诮本朝信使，多出榜文，恣加毁辱，此何理也？枣阳等处小胜小负，兵家之常，然尔士马死伤，十倍我数。苻坚寇晋，兵非不多，淝水之败，事盖可见。相公之夸言兵多，何不鉴此？我今城高池深，固若金汤，精兵良马，毕集要地。疆场之臣，但知戮力报国，不知其他。欲遣人复命，缘相公告晓之事，既非所当闻，亦不当遣，姑就来人布答，并令赍来书奉还。”答副统止云：“回语尽见完颜书中。”明去。

二十二日，薛宣抚以书来，谓二帅不必俱在襄阳，欲以魏帅策应德安，公方以郢州、德安无备为虑，遂遣魏帅领兵去德安。公以城中兵少，遂立旗募茶商勇悍之人，虽经配隶者，皆不问所从来，名为敢勇军，应募者翕然。公厚加激犒，人皆思奋。襄江多滩碛，公遣官兵防守，虏数令人测水，屡为射退。适天久不雨，江流日浅。

二十四日，虏拥众涉小樊安阳滩过江，防滩弩手并射，死伤淹没几万人。虏酋不恤，驱迫而过，西自万山华泉谷，东自赤岸渔梁平，连珠下寨，围绕府城，军民恐惧。公虑人心不固，遂将府城四门用土填塞，示之死守，使人无去志。公以虏贼新至，营垒未定，可击。

二十五日，遣拨发官旅世雄部敢勇军六千余人劫烧虏寨，驾船至五娘子庙，迎见番军在江岸驱虏人畜，旅世雄登岸迎战，夺到马六匹，救回被虏百姓老小千余口。至夜，又差统领扈立并敢勇军茶商廖彦志、路世忠、张聚等部押千人出南门，至虎头山等处劫寨。

二十六日夜，遣旅世雄、将官裴显领敢勇军六千余人往城西北江上，与虏交战，夺到载粮米船二只。

二十七日，虏贼于城西插旗，书招安字，以数人守之。公遣胆勇人李超下城，夺旗以归，守者散走。是夜，又遣旅世雄、裴显将所部敢勇军出城，驾船渡江北劫寨，烧毁粮船、渡江船。

二十八日，公见城外屋宇已被虏人焚烧，而土库墙壁尚存，贼每于墙外隐身，以射城上官军，公遂令将官许进部官军三十人出城，毁断墙壁。虏有三百余骑来掩袭，许进杀贼五人，各枭首以归。其间二人独衣战袍，必头目人也。又遣旅世雄、裴显将所部人驾船往襄江西洲，与虏贼数千人弓弩交射，自辰至酉，贼退走，死伤甚多。

二十九日，谍知虏贼于东津搭浮桥，以便往来转输，公令以旧船载油灌乾草，遣习水人自上流放船，将至浮桥，焚草船烧桥，舟人即浮水登岸。又遣旅世雄、裴显将所部人往襄江西洲及江北岸，与虏贼交战，射退。

十二月一日，虏遣被掳人刘宝于城东隔濠呼城上云：“相公欲令人来打话。”明日，主簿向明者复至，公遣抚干章时可下城应之，隔濠相议，向明所言，乃前日书中之意，章以大义排之而去。

又二日，虏贼数十骑至城西，一人独前，自称天使，叫早降，语不逊。公命壮士自鹿角中突出，擒杀之，取其首，腰下得木牌，贯以红条番书，莫能辨，不知为何等天使也。至夜，虏贼运竹木、云梯、鹅车、洞子、炮石、攻具、草牛、土布袋至城下，公密谕四隅兵官将预办火药箭、炮石等分布。

三日，未晓，贼众摆列，步人在前，马军在后，四围无际，鼓噪发喊，一拥而前，仍将木牌及板门、窗槅遮身，搬运攻城器具。公亲谕将士肃静，不得喧哗，俟其渐近，弓弩可及，然后射之。须臾，虏箭如雨，城壁之上有如猬毛，公身被两箭，射入城内者不可数计。公令先用火药箭射烧番贼所搬竹木、草牛并炮木等攻具，烟焰四起，城上弓弩炮石一时并发，自卯至申，射杀虏贼并中伤者不知其数，悉皆败走，委弃器甲、弓箭、衣装等物。公即遣敢死人出城，过濠赶杀，多获首级，夺取军器及烧毁云梯等攻具，即具捷以闻。次日，虏气顿索，移寨远去。公令四隅打虏箭，及于城外庙宇中得所藏备箭百余万，犒将士白金各有差，士气大振。又探闻虏贼打城中伤人多渡江而北，遂遣旅世雄、裴显部弩手乘舟往所渡处，要截射之。虏人初犯境，公命戍均州统领王宏出兵攻邓，以为牵制。王宏将所部人由淅川入内乡，烧虏沿路所积粮草百余万，获千户杜天师、段守忠等首级。

五日，捷书至，及间探人张宏报：“虏人闻王宏兵入邓境，遂抽光化虏兵数千，自青泥回去救援。”当夜，又遣旅世雄、裴显并将官邵世忠从水路分劫虏贼，旅世雄、裴显于渲马滩劫中，虏贼退走，夺渡船四只，竹簰筏一坐。邵世忠部弩手于滩碛上下并射，虏贼入水甚多，余皆狼狈败走。又遣将官孟保、张德、刘彦部敢勇军千人经万山入伏龙，掩袭其后，虏贼奔走，多溺死，焚毁所造攻城器具三百余件。又于洞山寺前得二丐者，俱言番军有相顾泣语者，云：“被南军杀了驸马，如何归得?”不知驸马果何人，岂非贵戚为头目者？

六日，探知虏贼欲来烧濠外鹿角，遂潜伏官军于鹿角之里以备之，果有数人径来放火，有官兵王才以

枪杀一人，斫到首级，并夺到旗枪弓刀。又令王才硬探至万山下，有虏贼三人在彼举号火，王才擒杀一人，取到首级，公喜其勇，升为拥队。

七日，夜遣将官王横部官兵郭旺等三十余人出城，烧毁云梯草牛等五百余件。时有番军在地名海子里往来，被郭旺等追赶，夺到铜锣一面。

八日，探得虏贼欲从江北渡过南岸，遂差裴显部官兵驾船迎杀之。

九日，遣王横与教头过德部官兵四十四人过濠，烧毁云梯百余，连并烧草牛土布袋等攻具。

十日，遣拨发官杨建合千人魏仲部官兵二十五人过濠，烧毁云梯并草牛二百余件。夜至四更，有虏贼驾小船六只自上流潜来，用火箭烧北门岸下客船，城上将官吕兴闻船上发喊，遂令城上弩手并射，虏退走。

十一日，遣拨发官樊兴、教头江清部官兵二十四人过河，烧毁云梯一百五十余连，并草牛等。

十二日，遣王横部官兵一十四人过河，烧毁云梯七十余连。

十四日，遣拨发官方溥，教头许亮、拥队孙孝忠将三十余人过河，烧毁云梯百余连。又遣旅世忠、张聚、教头徐贵部官兵五十九人，前去万山一带，烧毁云梯二百余连，木牌一百余面，竹木草牛无数。缘累日遣兵烧毁，攻具将尽。

十五日，探知虏贼复来城南紫阳观及于寺院等处，再造攻具，遂遣方溥、训练官朱建部官兵三十六人前去，烧毁云梯二百余连，夺到骡一头并鞍辔。又遣蔡孝先部官兵五十人，抢夺虏贼堆垛所造云梯大竹，有虏骑百余来前追赶，被蔡孝先等杀退，夺到军器衣甲。

十六日，夜遣张聚、廖彦忠等，分四路前去烧劫贼寨，张聚部领敢勇军七十三人并大军弩手三十二人过河，从紫岩寺转过虎头山，劫中贼寨，夺到披毡、衣甲、刀铡等，及夺回被虏人老小十人。廖彦忠将敢勇军七十二人至是定专寺等处，劫中贼寨，斫虏贼首级二颗，马二匹，并鞍辔衣甲等军器。旅世雄部官军六十六人至万山一带，烧毁云梯战牌五百余件，并烧毁虏寨鹿角，赶杀败走，又夺到造梯大竹五百余竿。将官马安忠部官兵四十六人至云峰寺等处赶杀，看守攻具虏贼散走，烧毁云梯二百余连，天桥四座。

十七日，夜遣路世忠将敢勇军五十八人、大军弩手三十一人往城东云峰寺前劫寨，杀死虏贼甚多，生擒番军李八儿，称系李挞览之子。

十八日，虏以千骑摆列城西，与城上官兵矢石交战，公在城楼，见虏阵中一人跃马突出，执旗指呼，引众直前，意气骄雄。公索弩亲射之，坠马而死，即令斩首，乃中左目。虏气夺而退。

二十日，遣路世忠将敢勇军五十六人、大军弩手三十人至云峰寺前，烧云梯三百余连，造炮大木五十条，杀退看守攻具二百余人。

二十一日，虏遣降将王虎来，公喜其归，欲询虏中虚实，见其词色错愕，疑有他谋，命左右搜之，于肘后得紫袱系银十五笏，送狱根究，乃是虏都统与之，俾入城纵火为内应，且约以出城相报时，称白旗子军为号，公即斩之。继而被掳李遵回，乃知前日王虎之来，正为虏刺客也。公曰："吾心无愧天地，王虎其如予何？"公探知虏欲于二十四日攻城。

二十二日夜，果于城东南擂鼓发喊，城中屋瓦皆震。公令城上益加严备，毋得喧哗。既晓，祷城隍诸庙，以虏犯襄汉，残害生灵，恳求天助赶逐退却。

二十三日夜，虏鼓噪之声渐近。夜半，雷电大震，加以雨雹，喊声遂远。明日果不攻城，岂非精诚所祷，感格而然？自此，每夜发喊，莫晓其意。及得被掳人回，云："虏专喊东南，欲空西边，示围师必阙之意。"

二十五日，夜遣张聚、刘畋将敢勇四十三人至虎头山劫寨，见虏贼二百余人，赶杀败走。

二十八日，遣廖彦忠、路世忠将敢勇军百二十人出东门劫寨，至大悲寺，烧云梯百余连，见虏贼大寨之外有小寨，约二百余人，先以弩手把截大寨，叉镰手直入小寨，杀散虏贼，夺到云梯什物等。

二十九日，夜遣廖彦忠、路世忠复将所部人出南门劫寨，杀伤甚多，一人就擒，防众追逐，遂斫首级而还。夺到鞍马弓枪刀甲及救回被虏老小六口。又遣排岸使臣张椿将十四人驾船往源漳滩，烧劫虏寨，夺到虏客船五只。又往万山烧寨，夺回被掳老小二十二口，衣甲等物。

三年正月一日，夜遣旅世雄、张椿将水手三十五人驾船往源漳滩，劫烧虏寨，夺渡船三只。

三日早，虏人自城南渔梁平一带推拥炮座及鹅车洞子等攻具，一日不断，径抵城之东南。炮架皆九梢七梢，共十余座，专攻东南隅敌楼，炮石背重四五十斤，击中楼橹无不损者，公遂用牛马皮造作皮帘，挂楼橹之上，以御炮石。缘虏人炮座尽用生牛皮蒙护，拽炮人在内，矢石不能入，仍置车轮推转往来，样制突兀，每炮一座，如屋数间，鹅车、洞子亦是牛皮蒙护，洞子相接，直至濠边，约长里许，于内搬传填濠土布袋、草牛、竹木等物，前列步人，执牌遮身，以射守城官兵，四向摆列，不可计数。自卯时城上下矢石交战，至夜，虏人攻城愈急，军马不退。公即差敢勇千余人，于当日半夜各持短兵，仍负草一束，潜出小北门，由羊马墙分为两头领，一项自东门吊桥出，一项自南门吊桥出，合头径至虏人炮人，举火发喊，城上亦发喊擂鼓，仍用霹雳炮打出城外。虏人惊惶失措，人马奔溃，每炮下拽炮番军约二百余人，皆为官兵所杀。仍生擒到谋克王通等八人，及夺到器甲鞍马等，死伤约二千余人，尽将虏人炮座洞子临城烟焰不绝。

初四日早，虏人复别推炮座、洞子临城，仍前摆列马步军。施放弓箭，发打炮石，及于洞子内搬传草

牛土布袋之属，再来攻城，矢石交战，自卯至酉，虏人将炮座并洞子拽入虏寨，盖防我军夜出烧之。

初五日早，虏人又复推拥炮座洞子等攻具临濠，及摆列马步军，复来攻城，势焰益炽。公再三筹思，若不遣兵出彼不意，无由退却；虏人骑军甚众，若明出城中之兵，必并来掩袭，须于城上多用弩手射之。缘城上女口止立得弩手一层，遂于初四日夜措置于库务寺观及民户，权借桌子，增接四脚令高，摆列两层于女口之后，弩手共三层。仍预发敢勇官兵一千八百余人，各持器械，负草一束，伏于城下羊马墙内。却于墙外去虏人炮座洞子百余步，潜用小船于濠内系搭浮桥二座，仍将对桥羊马墙先次取削令薄。至初五日巳时虏人拥并攻城之际，即将所削薄之墙一时推倒，伏兵突出。虏人止防城门，出兵不意，他道掩击，仓皇失措，先将虏人临濠步兵杀退，次举火烧毁炮座、洞子。虏人骑马果来掩我出城之兵，公即令城上三层弩手并力施放，虏骑不能当，仍于城上擂鼓发喊，并打霹雳炮出城外，虏骑惊骇退走。自早至暮，虏人与我军进退分合凡数十次，公亦接续发兵，出城应援。虏贼死伤约数千人，横尸遍地，炮座洞子虽有拽回者，所存无几。如土布袋草牛等及夺到木牌，一时烧毁。适值北风大作，烟焰蔽空，正扑虏人之面，我军乘势鼓噪追杀，虏人败走，夺到鞍马器械。据捉到番军称，去年十二月三日虏人攻城之时，杀死番军甚众，射杀蒲察都统及咬儿万户等。今次攻城，又杀死葛札万户。即具连日捷报以闻。后数日，有被掳人回，具言虏酋元帅会诸都统登樊城，指襄阳城曰："赵大娄罗摆布得好，每出敢勇军，不知从何处出来，这城如何打得?"众都统因起身白元帅，这几番打城，煞折了自家军马。元帅点头。

十六日，忠义军统领李良弼于随州管下白土坡抄夺虏人粮粟，杀死番贼，获到首级甚多，有正将严整立奇功。捷书至。公知府城四隅内南隅一面，系江陵七军大教场，至鱼梁平八里，地皆坦平，虏人每遇攻城，多以重兵攻南隅，自正月初五日，攻城之后，又置炮座、鹅车、洞子、木牌、草牛、土布袋等，日谋攻城。缘虏所置炮座、鹅车、洞子尽用牛皮蒙护，拽炮人在内，矢石不能入，仍置车轮推转，于城下往来攻打。公遂措置于城外濠岸之南，离濠四十余步，创开濠一道，以作限隔，使虏人推转炮座、鹅车、洞子等难至城下。

十七日夜，乘雨暗，密遣千人出城用工，内开挑濠堑六百五十人，防护开濠弩手并敢勇叉镰手共三百五十人，并就城上密摆三层弩手。

二十一日夜，差二千人，内开撅濠堑一千五百人，防护开濠弩手并敢勇叉镰手共五百人。

二十三日夜，以府城之外创挑濠堑，二千人防护开濠，并力开濠。公料得连夜工役，虏人必来冲突挑濠之人，公于当夜差三千人，内开撅濠堑二千人，防护开濠弩手并敢勇叉镰手一千人，及于城上，亦密摆三层弩手。至二更，果有虏人马军不知厚薄，发喊一拥，前来冲突挑濠官兵，城上并濠外弩手俱发。又遣敢勇人与虏人交战，直至五更，我军与虏人进退分合凡十数次，追杀虏贼，当阵死伤不知数目，虏人退走。所开撅濠堑自城东门团楼角至城南门外吊桥，长四百一十余步，面阔八尺以上，深六尺。又府城南门外原有居民住屋土墙，虏人以骑军驰骤不便，欲遣步人断除之，后用马军防护。公预遣茶商路世忠等部勇敢叉镰手及弩手于土墙里潜伏。

二十四日，虏贼步军果来断除墙壁，城上举旗为号，敢勇军突出，杀死断墙番军甚多，生擒番军李兀突，夺到遮箭牌及烧毁共二百余面，即具捷以闻。公复谓，虽已措置开濠，可为限隔，若我军出城，过新开濠攻劫贼寨，夺毁攻具，虏骑必来追袭。虽有弩手防护，缘虏骑势众，恐落奸便。遂创织竹笼，高二尺，长六尺，眼圆六寸，如竹夫人状。若虏骑追袭，即将竹笼掷于地上绊之，使虏骑不能施为。遂于二十七日夜发敢勇官兵一千三百，附带竹笼，潜出南隅。自羊马墙所开门过浮桥，衔枚而进，直至虏营中。虏骑接战，遂掷下竹笼，马为笼所绊，不能驰骤，多有坠马者，贼众退走，官兵乘势赶杀，死伤甚多。又将造下鹅车、洞子、草牛竹梢柴薪之属悉皆烧毁。及夺到遮箭牌木牌一百余面，弓弩器械等。自受围，路梗，惟西向水路，可用小舟迂回传送蜡弹文字，虏知之，遂于滩浅处创立小鹿角。

二十八日，遣水手夺除虏滩上鹿角，仍遣鲁选枭领敢勇军至滩岸，及潜伏颓墙之下，果有数十虏骑至墙侧，伏兵突出，杀其先锋者一人，并夺马二匹，虏奔走。又夺军器而归。虏人见援兵不至，有李元帅者，自德安府提兵数万前来，与众都统并谋攻城，遂于东南隅七军大教场内创起土山，兵法谓之距堙，自远而近，自低而高，欲与城齐，每日用牛皮洞子两行并列于上，人于洞中往来，转运土木，前面用牛屋并皮帘六座，状如船帆，遮护工役之人，矢石俱不能入。两旁用牌手，后列马军拥护。遇晚，即将皮洞、皮帘等推往下寨远处安顿。公为见虏人奸谋百出，日为提备之计，复于濠内再搭浮桥二座，预备出兵。

至三十日，土山约长百步，恐渐次近城，遂于当夜发官军三千四百人，余人出濠外毁坏土山，内一千余人专用锹镬，二千三百余人系弓弩手及敢勇军、茶商、叉镰、刀斧手防护斸毁土山官兵，又于城上摆列三层弩手，以为捍敌。自二更以来，虏骑不知厚薄，果来冲突，被官兵奋击，群弩并发，虏骑不得前进。所有锹镬手并力毁斸，土山约三丈阔五丈悉皆除毁。是夜，官兵与番军交战凡数十次，番军人马死伤不知其数，夺到器甲弓弩木牌等。

二月一日，虏人增添军马，仍前推运洞子皮屋皮帘等，再筑土山，规矩倍于前日，旬日之间，几与城齐。兼虏主重立赏格，首先上城人白身与世袭千户，官广威，正六品职事，钱五千贯。第二上城人白身与

世袭谋克，官武节，正七品职事，钱三千贯。所以亟创土山，意在必取襄阳，每夜摆列军马，仍烧火数十处，明白如昼，以防斸毁。公于初十日夜发官兵八千二百余人出城南，于内一千五百余人专用锹镬铁钯，六千六百余人系弩手及敢勇军茶商叉镰刀斧手，城上亦摆三层弩手。公先谍知虏人增兵，欲分数路前来冲突，公前日出兵用竹笼绊马，恐虏人别生狡计措置，令前行人各持小拒马子一副，遮拦虏人来路，于内布列阵队，仍前用遮箭布牌，又枪弩手迭相卫助，于灯时先差裴显、邵世忠部水手于城东西江内擂鼓发喊，阳为劫寨以误之，虏人果抽兵以应。至二更，兵从南隅羊马墙而出，令先以四百人衔枚，各提水一桶，疾走往虏人烧火去处，泼灭，分布前进。偶当夜月暗，用拒马子截断来路，杀退虏人，锹镬手即时用工毁斸土山。虏再来冲突，为拒马子所碍，不能驰骋，又为层弩并射，屡进屡却。缘创筑土山之内尽用大木穿贯如屋，上用排椽，积柴束草牛覆土于上，所以难于毁拆。自二更官兵并力用工，至五更方除三分之一。虏人列营举火为号，公恐天晓虏骑四集，遂令濠寨余直将所办油灌干草名为火牛置于土山之内，以火焚之，方填草间，大风猝至，烟焰障空。当夜官兵与番军交战二十余合，杀伤番军甚众，人马死者纵横于地，及夺到军器遮箭牌等。公以前次遇夜出兵，于收兵之时或鸣金，或举火，或鸣梆子，要使虏人不能测度。今次兵多于前，若再用之，必来追袭。公于初十日先次密谕将士，今夜收兵，以鼓代金，以进为退。及天色将晓，火势益炽，城上擂鼓发喊，虏人谓我军再进，仓皇奔走，我军整阵而归，并无伤损。

十一日，虏人来救扑所焚土山，用土培拥，至晚而去。公夜半遣人再烧，火势复炽。

十二日，虏再来救火，公遂出兵二千，列于濠外，射救火之人，虏以火不灭，遂用木牌护斸，毁不尽土山，以断火路。公当时令官兵列阵而前，虏骑迎战数合，为官兵杀退。随即再用油灌乾草于土山斸断处焚烧，虏畏强弩，拱手莫前，烟焰几日不绝，悉为灰烬。自此虏气大沮，不复修筑。公见前后虏人每来犯城，必为官军剿杀，兼谍知虏人缘此畏惧，皆不欲攻城，止是元帅酋长贪功，不恤士众，公遂作手榜射虏营中，开陈祸福，招谕来降。是夜，有流星坠虏营中。翌日，有训武校尉谋克纳合道僧以右翼副统印来降，公因此即扬声云："道僧来降。"又密报欲降之人甚多，及尽得万山一路番军虚实，克日水陆并进，剿杀番军。万山虏人闻知，遂于次日烧营，尽渡江北，即具捷以闻。道僧者，广威将军吾也万户之子，因虏众以攻城损折人多，知其父与元帅并都统亲密，求请劝道勿攻城，吾也怒，欲杀之，道僧遂以印来降。

十四日，虏见土山已为灰烬，不可修筑，又斸开南门外大堤，仍堆土墙，有攻南门之意。公即遣张聚部敢勇五百人杀退斸墙人，虽已杀退，终恐攻打南门。是夜遣官军二千人于南门外创开濠一道，约三百余步，阔五尺，深八尺。来早，虏人登高，望见忽有濠一道，莫不惊愕，继有被掳人回称，虏人云："南军为事便是一会子。"自此计无所施，偶东北隅城外元有古堤一道，直挂城团楼，相对势如土山漫道，虏人遂因此堤增筑高阔，军马并集，日夜摆布，比之东隅，用工愈急。公遂于二十日夜发官兵四千人，于古堤两旁创开濠堑，长四百余步。于未晓时，又发弩手一千人伏于新开濠堑之内，虏不知觉。次日，虏骑径来冲突，为伏弩并发，射倒番军头目，人马杀伤甚众。虏骑稍退。遂令官兵前进，用锹镬手二千余人，分断古堤为三段，以伐其谋，连日出兵，且战且断，虏人屡来冲突，皆为强弩射退，不敢近傍。虏计既穷，于二十三日夜，虏人将对楼二座，大炮十余座，牛皮洞子数百座，悉行毁拆，烧营夜遁。二十四日，尽过江北，即具捷以闻。　虏人既渡江北，却与西路万山先渡番军会合，皆于沿江枯河白河新开河一带下寨，安鹿角，起盖寨屋，一望三十余里，群骑蔽野，朝晚牧放，出没无时。公恐虏人祸心未艾，尚欲留连江北，不可不为剿除之计，公遂于二十五夜，乘雨暗急遣拨发官张福、部彦办舟船大小三十余只，载弩手一千人，并叉镰手五百人，鼓一百面，并带霹雳炮、火药箭等，潜驾船至虏营岸下。公亲往江岸，指授将士敢高声者斩，候傍虏营，令弩手先踏上箭平盘子，听一鼓齐放。时方解舟，会雨急，雨声与橹声相杂，又至岸下，虏不知觉，遂鸣一鼓，众弩齐发，继而百鼓俱鸣，千弩乱射，随即放霹雳火炮箭入虏营中，射中死伤不知数目，人马惊乱，自相蹂践。至五更，号叫四散奔走，公遂收兵而回，不伤一人。次日二十六日，早晨，复有虏骑百余队前来收拾死尸，围绕焚化，公当时用船载弩手五百余人，并力射杀一百余骑，纵火烧营，虏众大溃，委弃衣甲军器，分四路望北而走，具捷以闻。公以前夜出彼不意，当时但知虏人怆惶奔走溃散，即未知弩箭所射死伤人马实数。于二十六日有走回被掳人樊起称：于十五夜，番军在寨正睡间，忽闻鼓响弩发，又打霹雳炮入寨，满寨惊乱，皆备马不迭，收拾行李不及，自相蹂践，番军死伤二三千人，马八九百匹。又于二十八日有被掳人张云回称：听得久伍万户说，当夜被南军射杀三二千人，马八九百匹，元帅未敢申朝廷，候到邓州，将折了人马，别撰名色申报。公见虏人丧败，虽大队北走，又恐尚有去未尽者，遂差得力人过江硬探，得上件番军取邓城、清水河、神马坡路前去，已入彼境，又将死者焚化，及有烧不迭者，用马驼去，弃之河内，所有东路渔梁平、东津、赤岸一带虏人烧营夜遁，尽过江北。虏恐有追袭，委弃衣甲、器械、米粮、牛皮、军须什物无数，如锅釜者亦委之而去。

至二十七日，公差人去探虏，二十七日，探虏人回，探得复有军马二千余人自北再回，至赤岸江头，用土布袋填江，料得虏意，必是回思弃下军器什物等甚多，要来焚毁，公急遣部彦将弩手一千人径往赤

岸，并力射退。又复弃下粮食器甲，奔走望唐州前去，即具捷以闻。自此江北无虏骑矣。公乃分委官属，检踏虏寨地。据画到图本，东自渔梁平至赤岸，西自万山华泉谷，分列营寨，绵亘三十余里，以寨地计之，恐不止二十万之众。虏人百端攻城，皆为剿退，计无所施，遂于万山之西斸开大堤，阔百余步，欲自此开深十余丈为小江，引大江水入檀溪河，已将谢公岩东入山大堤填塞，桥洪借堤为岸，开成河道，要将至渔梁平迤逦入江，隔襄阳在江北，用意甚不浅。公谓："自乾坤开辟以来，江河已有定势，岂容改易？其愚如此。"前后所夺虏人军器攻具什物不可胜数。及所委弃鹅车洞子云梯拒马子人马衣甲炮石锅桶枪刀，及弃下竹木船车等，日差二千人搬运，几日方尽，如船及炮石皆自北边用牛车运来，炮石镌青石为之，圆如气球，工极精致。及遁，窖之而去，尚有未得者。

公自被围，即申报告朝廷，乞兵为援。朝廷累行下金州、江州都统司发兵解围，又募死士从间道赍蜡弹告急诸处，乞救兵者不知其几，凡三月，救兵竟无一人至者，公多方措置，以守为攻，方能战退。初虏以二十万众突滩过江，自以为得计，意欲以靴尖蹴倒襄阳城，人多劝公白昼出兵，公独坚执，以彼众我寡，彼骑我步，城外地平，乃骑军所宜，只宜夜间劫寨，间或白日出兵，必预料先胜而后求战，所以每出必捷，前后大战十二，水陆攻劫二十四，虏人马死伤几半，如擒到千户萱阿里孛供称：虏渡滩日，诸军淹死九千二十七人，马三千余匹；攻城死伤二三万人。纳合道僧亦称：其父吾也万户所部五千人过江，淹死者千余人，细听万户小谋克所管三千人全没，一军一队所知如此，他可见矣。我军累次出城攻劫，并因攻城伤重而死者，才数十人而已。

公驭军纪律甚严，赏罚无私，凡遇劫寨获捷，支犒钱银略无所靳，每有官兵用命入贼者，即不用次升差。犯令者必从军法，与士卒同甘苦，襄阳酒库日入不下一二千缗，公皆不容酤卖，每出战遇雪寒，即时给散士卒，以示投醪之意。

先是，虏于滩浅处创立鹿角，深处以巨石缒拒马，阻碍舟船。公令人拔取拒马百余，尽毁鹿角，舟行得以无碍。天久不雨，公虑城濠水涸，乃创水车，于城东西两堤岸踏水入，濠赖以不涸。又虑民间阙食，凡贫乏下户，悉以常平米分四隅差官置场赈粜，故围闭虽久，人无饥民。四外惊移之人入城无所依者，悉令入郡治，给以钱米，病者命医治疗。寻常久晴，多虑火烛，公措置有方，迄围解，竟无遗漏，居民得以安枕。

公素厉大节，忠赤贯日，虏又令人来城下说降，至大呼云："西川大将吴曦已降，我本朝已封为蜀王，招抚固尽忠于国，奈何使襄阳一城生灵尽陷汤火中？"或用箭射书入城，公即对来人焚之，或碎之，不能止。后有来者即射杀之，方畏而不至。虏言吴曦受降，公初不之信，及围解，乃知曦事果然。

公日夜劳心，寝不安枕，食不下咽，衣不解带，事无巨细，必竭心思。故随机应变，每发必中，如开重濠以陷炮，穴墙道以出兵，织竹笼以绊马，用层梟以列弩，夜易收兵之号，潜驾袭虏之舟，作泥炮及蒺藜箭，皆兵法所不载。公遇敌，凡事必审而后举，尤好咨访利害，有一谋一策可取者，不论高下，必采用之，所以算无遗策。虏凡两处创土山，采伐林木，四远皆尽。既遁，贼于寨屋壁上题云："千辛万苦过江来，教场筑座望乡台。襄阳府城取不得，与他打了半年柴。"缘围蔽已久，城中柴贵，每千钱仅能买十余斤，民至有拆屋或取牛马骨供爨者。及毁土山，柴薪有数百万，担以供军民烧用，故有是云。语虽鄙，真情乃见。上以公十二月三日及正月连日之捷，除公为正任团练使，公曰："宗社威灵，士卒用命，某何功之有？"围解之后，亦未尝言。万年久隶戎行，从公出边，以摄执之余，或预闻帷幄之谋，虽识见卑陋，无涓埃裨赞，而公之施设，皆所目击。虏退方数日，拿笔编次始末，不暇为文，异时记事赞功，有太史氏在此，亦足以备搜访之实迹云。

襄阳自围闭，以至围解，凡九十日，《却虏始末》虽具载，录中所有措置事目，复列如后：

——襄阳府城周围共九里三百四十一步，城外有羊马墙，墙外有水濠，复自羊马墙之外，创设鹿角一重。

——北门城外东西有两雁翅，抵江稍低数尺，其城外江岸下舟船甚多，恐虏人不测掩袭，遂以两雁翅城之里，创立木栅于城下，两堤岸开重濠，设鹿角两层，又用破车连楼如拒马，伏壮士守之，城上已有弩手，复用战船载弩手于江岸下，日夜为备。

——虏人每来攻城，城上以石炮打之，虏复用打入，城上遂令诸军用黄泥以牛马鹿毛搅和为泥炮，如气球样，或日晒乾，或用火炙，打于城外，人无不立死。如著地，即碎，不复为虏用。

——旧城上止有炮一十六座，遂措置创增，造大炮及旋风炮共九十八座，于城上并城里搒城脚安顿，如城脚下安顿者，皆九梢十梢大炮。

——敌楼上防虏人炮石，用木造框子，每个每方丈余，及用麻索于框上结成网笆，立在敌楼上，遇有炮石打来，即著网而坠。又于敌楼外作皮帘，又用布袋盛糠秕，置敌楼战栅上，虏炮打入，著皮帘即弹去，著糠袋即住，不损坏楼子。

——创造一等箭，名曰蒺藜箭，每遇与虏交战，射入虏阵中，人马踏之，无不倒者。

——城内居民分四隅，五家结为一甲，互相觉察奸细，仍随隅分队，各有所部，多备潜火器具，以防火烛。

——探闻得虏人最怕弩箭，中则贯马腹，穿重铠。谍知虏人乏箭，每来打城，潜拾城上所射在地之箭，复射入城。公下令弓箭不许放一枚，恐为虏用。

却于此弓箭手并枪牌手刀手内取问逐人，愿改弩手者，听每人支钱三贯，遂得所改弩手三千余人，增于城上。

——守城自冬至春，弩斗力渐减，恐不能及远，遂措置以弓于弩背上帮贴，斗力有增无减，可以及远。

——在城民间恐有阙食者，遂措置于城四隅置场赈粜，出仓廪米，斛只收原籴价钱，委官诣门抄劄，贫乏下户给由子，日逐赈籴，以接民食。间有铺席财主与公有情之家，冒名请由子籴米，乃委官逐门核实，果有物力之家，即收回由子，给与贫乏下户及惊移之人。

——绕城水濠久晴浅涸，遂措置于近江岸雁翅城两处，各置水车数座，车取江水入濠，每座用官兵人数不等，旬日濠水渐深。

——围闭既久，城中阙马草，至于折茅或喂藁荐，深以为虑。公忽思得羊马墙里有青草茂盛，遂令牧马于彼，得无缺草之患。

——每遇接战，一日之间，用弩箭不下十万，城中虽有弩箭，尚恐缺少，遂将夺到番箭截作弩箭，唯缺翎毛，遂于筋头下二寸下钻一窍，穿麻以代翎，既远而尤能入物。

——城外居民见虏人涉滩，尽搬入城，屋舍皆为虏人所烧毁。各家所养之犬，在城外百十为群，有数千只，每遇夜出兵攻劫虏人营寨，则群犬争吠，虏贼知觉，得以为备。公乃令诸军多织竹笯，潜于濠外近城去处张之，旬日之间，群犬捕尽，不惟士卒得肉食之，自后出兵，虏不知觉，所以每出必捷。

右件措置皆可法。昔韦孝宽之守玉壁，仅六旬；刘信叔之守顺昌，几二旬。如毁土山，焚攻具，出兵接战，不过三五次而止。今襄阳围之阅月，初无寸兵尺铁之援，以万余卒抗二十万狂悍之虏，大战一十二，水陆攻劫三十四，比之二公，事难而功倍之。然公有韦刘之心，故能保全襄阳，后之守者，惟高斯城，深斯池，器械皆备，苟无我公忠赤之心，亦未易以言守。开禧三年三月既望谨志。

按史，开禧用兵，止载毕再遇数有功，而详其事，赵淳止有焚樊城而遁之记，及魏友谅突围而出事。今幕客纪注乃若此，然则魏当何如纪之邪？岂史臣多遗逸，而不及见此邪？抑以为夸张失真而不之取邪？皆不可考矣。

右《襄阳守城录》一卷，宋赵万年撰。案万年字里未详，是书则纪开禧间赵淳守襄阳事迹，万年盖淳幕僚云。

《四库提要》亦著录，附存目中。厉樊榭等《南宋杂事诗》引用书目亦未之及，殆亦罕觏之帙。末附案语，不知何人所撰，援据各条，皆见《通鉴纲目续编》，谓迥不相侔，遂疑是书之夸张失实。然首尾完善，所言战守之事綦详，均凿凿可据，似非臆撰者。提要谓其"文多残缺，不尽可辨"，此亦亡友黄石溪明经钞存本，略有舛误，亟校勘以付剞劂焉。噫！襄阳为今古南北朝战守所必争之地，厥后，南宋末吕文德守襄阳，刘整降元，请赂文德开榷场，筑堡壁，而襄阳始困长围六年。吕文焕以襄阳降元，而淮南临安俱不守矣。则淳之功，亦安可没哉？咸丰甲寅闰月上浣，南海伍崇曜跋。

辛巳泣蕲录

[宋]赵与褱撰　范学辉整理

《辛巳泣蕲录》一卷，南宋赵与褱撰。该书记载作者亲自参与的嘉定十四年（一二一七）二月蕲州军民抵抗金军进攻的详细过程，以及金军对当地的残酷杀戮。本整理本以守山阁本为底本。

嘉定十有四年，岁在辛巳，二月九日，蕲州得随州太守许都统国初三日牒云：有探报人，申金贼已聚人马在息州，意欲拥众一道渡河打掳。时闻大金见欠三月粮草，诸军只给十日口食，前来我界，宜多措置，以为提防之计。初十日，得张都统常、王都统辛报，与许随州所报一同。本州得报之后，人皆曰："虏未必深入。"是日，太守李国录诚之、通判秦钜会属官集议于安民堂，出示诸处报牒，太守语寮属曰："五关可恃否?"教授阮希甫曰："或者之议为不可恃，似闻尚有私小路，槎塞不尽。"与褱曰："虏人多不由关隘，亦不特有私小路而已，但有山脚可登之处，彼尽能拥骑而上。"知县林㷆曰："是如此。"又云："关内有取德安府，从黄陂一路，自可长驱，使虏知之，亦不由关隘而进也。"倅车曰："何宪云五关决然可恃，内郡可以卧治。"太守笑曰："且看。"秦倅又曰："宜速差人前去硬探，仍多支钱与其去，庶几着心。"太守曰："然。"十一日，差兵士朱椿等七名硬探，每名支铜钱会十千。十二日，使府帖防城库，排敨弓弩箭应于军器。是时，与褱提督防城库，躬下库点检，共差兵士五十人入库。内点检得弓箭有七十万，弩箭有三十五万有奇。是日，差弓匠打硾弓力。又点检有划车弩八十五座，箭约五万只，当申州添差。其日，亦准制司催造纸兜鍪一千副，本州实自去年十一月造，至二月十五日迭此数。十三日，使帖行下防城库，点铁甲大小，共有五百副，兜鍪五百二十副，长枪五百条，麻劄一百五十柄。是日，分俵上城战楼内安顿，以备不测。是日，委四门官兵缉捉奸细。十四日，州牒差濠寨吉亨刘成就五通庙内添造五梢炮五座，旋风炮十座。又牒催造木弩五百张。同日，教授阮希甫状申集在学士射二百二十人，乞支给弓箭。是日，出五万二千只以给射士，上城准备策。十五日，探报申虏贼初九日已渡河，大约人马数多。时守倅、知县俱出广教寺劝农，未几间，衙探报知府吃酒不了，就呼专行司手分牒安庆府，及申制置司催会合逆遏，仍备宪司牒下诸县，催发民兵上关捍御。太守归州治，遣虞兵传语府判诸寮属，各请议事。首言："虏贼已渡淮河，在我不可不为备。应同官有能谙晓守城事务者，各竭智献谋以预为之备，无待临时。"阮教授拉与褱与林知县、宁主簿进禀曰："希甫辈无过一书生耳，若有大军在此屯驻，相与运筹。如鞍马一事，却非素习。"太守笑曰："吾辈何事鞍马？亦要相与画策。"太守又曰："严监辖刚中曾守盱眙，必知守城之策。"又云："蕲水董尉，每每见其以弓马自矜。"府教授阮希甫答曰："董乃名将之后，必熟阵伍之事。且本州素无重兵，万一虏贼冲突而至，谁充主将？调遣若申制司，何事便到眼前，此犹利害之急。"于是太守檄二公入州，同共措置边防事。太守又曰："诚之知郢之日，寇犯随州，亦尝措置边防，粗知其略。彼时家人先有守死之义，今守蕲春三载，两遇寇至，头颅七十，书生辈已两任边守，有何不得？正当骎骎入土之年，所欠惟一死耳。他无所恋。况诚之屡有丐祠之请，亦只是求一死所，万一寇至，只得与同官死守。"十六日，本州牒黄梅、广济县各起民兵一半，上州捍御。同日，王太尉辛报：十三日虏人蚁聚关下，除已将带人马前去迎敌外，牒州严作提备。十七日，有十一日所差硬探朱椿回，申十四日黄土等关已为贼虏所破。闻诸关失守，万弩手与张棠等军已溃散至麻城。同日，准提刑司十三日牒，催蕲水、蕲春民兵上关守御。是日，诸县亦节次发到民兵，即便起发上关。同日，申枢密院与诸司，催援兵策应黄州。日午，同官过厅，倅车偶与同官云："今日遣承局马飞通相君书，力乞援兵及言蕲城利便事，已约三月十一二间到。"后来又云："得相君书报，云示及利便，深见拳拳体国之诚。"贰车到郡之初，亦尝语太守与同官曰："无泣，蕲春为内地，常宜多方措置备御之具。"又云："有备无患，如修城聚粮，团结民兵，招填厢禁军，亦不可不留意。每旬教阅市兵，宜放房地等钱。盖市兵教阅，则一日营生俱废，官司既无所

给，若免其房地钱，庶几补其一日之劳。”太守亦曰：“倅车之请，自此立以为例。”同日，递铺递到兼黄州佥厅广济张簿震发十六日午时书报云：前日札探所报，虏贼此来皆不持粮，其意必在速战。今光州申到，一面关集义甲入城，想是自见其头重，故为闭门不出之计。虏既无粮，必不顿突坚城之下，其势只是推拥众直犯关隘。关上人数不为不多，但未保其皆能死守。提刑见此办行，亲自上关督战，在使州亦须为守城之备，欲乞差谨信得托人来此札探。同日，出弩火药箭七千只，弓火药箭一万只，蒺藜火炮三千只，皮大炮二万只，分五十三座战楼，准备不测。又给木杆铁枪一千条，纸兜牟一千副，纸软缠五百副，俵散上城守御军民。并发铁菱角三十箩，下城镇撒以防虏贼冲突。十八日，准提刑司十七日牒报，虏贼已抵麻城。同日未时，李国录先生回广济张簿震发书云：“诚之昨日递中辱书，乃十六日午时，备悉不持粮之说，随州报来甚详，想必是如此。但光州既为虏人牵制，闭门不敢出，今堂堂而来。据报探人节节报来，皆言虏已打破关，在关里扎寨。今奔避百姓源源不绝，闻关上民兵皆溃散，大军亦溃者，果然否？张军帅今在何许？更不见消息。宪使督战之说甚好，但不知遏得住否？此间无一可靠，民兵已发一半，罗田又不可抽起，今只有蕲春民兵一千人与厢禁军，又无人可使，殊为可忧。今只得多鸠集招收，急为区处，有所闻望，时时见报。昨日已遣人往黄州抄扎动息，不知曾申制司求援否？彼中若无兵，自可急遣来此协力。仓卒不暇作字，幸台照。”至晚，得广济陈知县允迪所录张簿之书，大抵与十七日书一同。是日，秦倅会同官，偶云：“去年二月之官，道由四祖，以长学生未得归侍，尝许水陆一会。约今岁劝耕日亲诣山还赛，既闻虏已过淮，不及亲往，若遣小学生去，今恐或者谓钜托，名遣子先遁。未免且止令人吏叶茂往代拜，钜且留此，与诸同官熟议守城之策。”是日，太守与同官皆着绿布袍，乘骑出入，独秦倅着白布袍。至午，守、倅而下各上城，及下防城库点检防城器具。又委司法赵善腆团结市兵。是日，蕲水董尉至言：“尉司差人硬探，闻金人已到麻城。”蕲水县官拟欲移治，太守答曰：“蕲水既无城壁，不应使县官徒手向前，且看事势如何，却又区处。”又言：“近准宪司差委戡前去点检诸关，今录守关人数，便见无人可守。如黄土关只有百五十人，白沙关有三百人，大城关有百七十人，修缮关有二百五十人，木陡关有九十人，关之相去有百五十里、或七十里、或百里者。”历说五关之不可守，又况首尾之不相应耶？又曰：“戡之奔驰，劳瘁异常，点关之时，虏已渡河，昨晚方奔走到家，尚未与官长言五关之事。被檄此来，就挈妻孥已抵郡矣。”李亦不暇问，曰：“仕宦于蕲，安知有此等事。”同日，监辖严刚中继被檄至，使帖委同充守御局官，亦有利害数事，失记其实。与褎曰：“蕲州城池四门皆无虞，独有师姑潭一坝，虏人一至，必来窥伺。何故？外河乃是沙溪，大雨之来，水涨，贼不可渡。雨退，无过一二尺水，是人可涉。”李守曰：“此处诚之亦正虑此。”续后选得谙晓人陈兴、汪士等，专一措置捍御。十九日，探报人申十七日虏分兵到团风，十八日晚番人已围黄州。同日，本州守、倅差洪春十人为硬探，各支官会十道，通判犒添赏钱二十贯省。至晚，两名先回，报贼已至蕲水。是日，阮教授上守城利害十事，并失记其实。二十日，洪春申自蕲水来云：虏贼十七日已烧上巴河，十八日贼见在下巴河。又申十九日至蕲水，望见虏贼先烧神光观。二十日，烧蕲水县。是日，上、下巴河百姓拥并奔窜，携孥挟子入本州城，哭声震天。同日早，李国录先生再与张簿书云：“闻虏贼打破关隘，官军既皆溃散，张军帅亦不知所在，或言重伤，不知果何如？闻已被游骑烧了团风、黄州，已烧城外屋宇，事势急迫如此，奈何！最是上巴河路摆铺不通，消息隔绝，奈何！不知宪使有何处置，更不暇作书，又不知麻城今如何，所传皆不一，千万速报。前所遣人，乃不即往，今再遣人往抄录所报事宜。草草布此，幸台照。”同日，造大麻搭五百四十副，竹唧筒一千一百副，分五十四座战楼准备。又埋金汁锅百二十只于四隅，及五隅官排门率百姓水缸二百只，上城，贮水以防不测。至晚，有蕲春管下董应能、徐彬、徐杞、黄思明等团结义甲二千人，于北门外防托。彼时惜无人充主将与之调发应敌，后来四城被贼围闭，钱米不给，终为虏贼拥众冲散。同日，太守李国录诚之、通判秦朝请钜置军将于西门袁学录家，此处督战近城，充本州都统辖民兵事兼淮西制置司佥厅行司公事，督战军马。赵与褎置军帐于袁学录后园亭子，此处近受敌，西门提督民市兵。赵司法善腆、教授阮希甫、江州统领陈兴充南隅守御官，蕲春知县林忠翊棨新、鄂州武昌酒税安忠训元恭、蕲州蕲水县尉董忠翊戡充北隅守御官，蕲口监辖严承直刚中、主簿宁迪功时凤、监庙赵保义汝寄充东隅守御官，安丰军统领官孙中、训练官曹全、本州监庙李俊充西隅守御官，都监赵修武师琯守东门，驻泊张武翼广守北门，监押温保义守西门，监务梅成忠晋守南门，判官赵迪功汝标充钱粮官，监嘉兴府新城酒税姜成忠应春充防城库受给官。监庙秦武德安上进武副尉，林安仁进武校尉，王明进武校尉，吴宗政、指使郑保义俊充东隅战楼守御官，进武校尉。王大明、监庙刘保义忱、指使钱成忠广充北隅战楼守御官。三湖巡检雍承信显新、宿松主簿梅迪功必胜、监庙陈成忠师问充西隅战楼守御官。巡检李钧充帐前佩印官。同日，委守御官已下监箆篱牌。本州九里三十六步之城，共一千三百女头，率厢禁军、民兵、市兵共有七百人，每人管女头两座。同日牒广济、黄梅县民兵四百人入城守御，余各留县，防护乡井。晚报新虏已至分流铺田家山，诸铺已卷，递角不通。约虏贼有马骑三十余匹，步军三百余人。守倅语诸寮曰：“虏贼不多，宜遣兵以遏其来路。”于是

抽守御官统领官李浩立白旗于州门，如愿前去迎敌虏贼者立于旗下，当与厚赏。如生擒头目，赏钱一千贯，给承信郎公据一道，事定奏功。斫到首级及夺到军器，钱一百贯，赏官三资。人给以软缠一副，随其武艺给以弓箭、枪刀、长斧。一日之间，有禁军一百人，民市兵二百人，茶商、弓手会等五十人愿效死战，每人给官会五千，干粮一口袋。与衮亲自监散，各先喝官三资以激其勇，人心奋发愿行。二十一日，太守委监辖严刚中、借补迪功郎戴栩充督战官，进勇副尉。李浩充统领，进义校尉。王文明进义校尉，邓宗充正将。是日早，出军迎敌。至横槎桥十里，迎见虏之游骑，约三百余人。正将邓宗、教头张富等为先锋，直入虏阵，自辰时鏖战至午。虏见我军勇众难支，奔走退遁，我军追袭，杀死番军数十人，生夺到驴一头，皮甲数副，弓箭枪刀等。张富等一十三名伤重，死于阵前。监辖严刚中抽回人马入城，急报太守曰："虏贼回退，已报大队前来，宜急守城壁。"于是太守亟告僚属，分管地分，遂拽吊桥，关闭城门。同日，有张常守关兵将溃散前来，独有承信郎统领江士旺、将官陈兴沈祚将带一百三十人入城，情愿乞守城壁。太守云："既是溃兵，此岂足托?"倅车与与衮同禀太守曰："关隘独有一门军，兵力单弱，寡不敌众，无怪其溃。今我众虽寡，幸有城壁，虏在危城，我处甚安，正要此辈共与坚守。彼之弃主将之罪已不可恕，今能为我守城，他日功过可以相补。"太守然其请，于是分布诸隅，各给以生券，戒以守隅，尽俯首听命，愿以死报。同日，厢禁军、民市兵各日支钱二百文，米二升半。太守亲诣城抚谕，不拘上下，应守城人每名各犒铜会一贯，酒一升。至晚发严，守城人唱连珠喏整齐，气象甚壮。倅车曰："守城人声势整齐如此，金贼知吾守城有人，疑惑未必敢进。"府教授阮希甫曰："贼如何敢便轻易，若到城下，且遣人相视我城前后敢进。"二十二日，安四门炮座。司法赵善腆抽市之单丁者六百人，分拽炮索，司法申乞照市兵例人给米二升、钱二百。太守提某申。同日，添委江州统领江士旺专一守西北团楼，添将官陈兴同教授阮希甫守南门，添将官沈祚同知县林棨守北门，添训练官陈信守西门团楼。知府李国录帖委安丰军民定，统领官孙中克都弹压守城人兵。是日，亦准制置司札子行下，取出孙中一行十五人守城，孙中时因安丰汪倅措拾借兑生券钱事，送本州根勘。江士旺领兵百余人斫鹿角、木槎，塞西北团楼下师姑潭坝上，及于西北楼下钉绊马椿，人工未就。是日，望楼子陈军报，虏贼已拥众至西门外广教寺山望城岗，山腰扎寨数百处，耀旗俯视我城壁，牧马二千余匹于山下，但州城尚隔河，虏未敢近。是夜，金贼约有千余寨，每寨烧火一堆，映照城中，列炬不可胜计。摆狗铺，其声如狗吠连接，巡逻彻晓。是夜，诸隅守御官各宿城上。二十三日，本州西门方始清野。时北门守御林知县棨申有青山乡学生董应能、总首徐彬等捕获奸细卢四，名立供，元系寿州下蔡县人氏，自嘉定二年招安过淮，分居蕲州新寨，有头目人张奇八郎，常令我与其家张二、张三、韩四、王小乙等归北界报信。每一次归去，做造草鞋一担，归大金界货卖，每月仍旧在蕲州冒请钱米，尽是张奇收管，卢四仍旧往番界归德府居住，种田为活。今年正月，蒙王万户差人前来，唤卢四等为向道官。初九日，卢四等同大队人马渡淮前来打虏，要打麻城，迤逦至蕲、黄等州。已先令张二、韩四于二十一日从东门浮桥入城，与张奇八郎相约，二十四日于新寨放火为号，与左监军等内外相应，从西北团楼打入城中。阮教授出示州教谕洪枢子，所说又详，与衮与阮教授曰："急禀知守、倅。"太守闻知，急帖四兵官与缉捕，多方搜捉，今奸细已入在城内，万一寻不着，何以为策。是夜，数处火发，随即扑灭。又引示总首洪枢，勒卢四再供韩四、张三面貌、长短、衣服色号及年甲，方得端的。阮教授曰："既得其实，万一解来为虏所夺，其为害不浅。不如就委洪枢枭其首级前来令众，无过一斩矣。"本州虽知奸细分明，终日不获。与衮又与教授设谋，请司法赵善腆密唤头目人张奇具归正姓名，诱以守城之事。其奸细三名者，皆在张奇所具之数。与衮又语阮教授曰："奸细三名，已在吾掌握中矣。"阮教曰："甚好，既得之，此正骑虎之势，宜急下脚手。不然，来日事变，我辈先为鱼肉矣。"于是，点留三名充帐前使唤，余尽令归寨，听候呼叫，分拨守城。既去，生擒三名，申解使州，送狱一勘而成，所言与卢立无异。太守以张奇久在吾郡，初亦未信其果有叛逆之心，再送州院，人无异词。又据弓会等人喋，喋告说，其日与李浩人马前去与虏迎敌，时张奇亦预弓会名数同往，彼时张奇虚放一箭，窜入虏队，亦疑其有私。约州府闻之，即指挥速即根勘此一项情节。张奇供出，其日果曾入虏队中，约二十四日用草鞋戳于枪头上为号，令番贼打入城中。又供四十八名同谋，来历分明，即付与衮先将三名斩于市曹，人心称快。一面委司法赵善腆领七十余卒擒同党四十八名，所供无异。是夜，就请司法抄估四十九家之囊箧，有如焰硝、流黄、弓箭、枪刀，家家有备。是日，守城人尚未披带，而张奇等身已著软缠，干粮在腰。独张奇之家有黑旗十余面，及有蕲黄、安庆、鄂州、兴国、武昌等城图，又有自关外蕲黄、江州诸处里数，又有大金王万户等去年十一月往来书信。则知归正遗类，皆不宜置之边面，州军所可虑者，不止一州。是夜，则剿尽其余党。倅车又曰："城外诸寺尚多，此辈不亟除，为害不浅。"乃即告示各乡总首，尽行剿除。据总首申来，施行间而太平半已先入虏队，独所存者，妇女而已。当日雨作，溪水泛涨。时有数骑往来沙河两岸，若相视措置过溪之意。是夜，贼仍旧札寨于广教一带，每寨亦各烧火一堆，直到天明，列炬不灭。前夜，金贼声连，相接为狗吠之声。闻之，诸卒曰："此正所谓摆狗铺也。"太守自此夜宿于袁学录大厅，

日逐视事于此，并不曾回衙。与袠宿于西楼，阮教宿于南楼，林知县宿于北楼，宁主簿、严监辖宿于东楼。二十四日，虏贼拥众下山，直至下河渡，呼叫："张奇八郎，如何不出来，莫误了我。"太守登城抚谕，又亲闻虏贼呼叫张奇八郎，始知所斩无愧。是日，有马骑数百匹下河，试水之深浅。至午，又有人同乡总首康说状，申迎见虏贼，杀死番军及夺得衣甲等，有北塔寺归正人引前，被徐彬已杀死，委是大获胜捷。是日，广济县民兵二百人打入城，分在北隅守御。至午时，雨大作，有一番人手执雨伞，身披蓑衣，自上河来沿濠巡视，将迫我城，呼亦不见应，孙中以箭射之，亦不顾，低头而走，从巴茅山路而去，此是间探无疑。同日，又斩张奇等家属。是日，州府告示，家家各点夜灯，以防奸细。司法申，连日以虏寇入境，百姓皇皇，无暇营生，日来油价颇贵，小家点灯一盏至天明，非一二百钱而不可，申乞出榜，市曹放房地钱，庶贫者以地钱为买油之助，太守从之。二十五日，虏贼用隔河人家门扇为挨牌，列于沙河畔，扛枋及小桁条，不记其数，前来搭桥。与袠准本府下令，速遣陈与将带弓弩手百三十人与商聂友中等枪叉手，自南门对岸以迎之，阮教授同与袠督战。顷刻之间，虏贼下河钉桩，绞缚桥道，被我军射杀，不计其数。于是又以门扇护身，入水打桩，其箭如雨而不顾性命。我军又以火箭射之，方焰之顷，又被贼以水扑灭。箭凿无所施巧，终不敌其众多。河之北岸，有所谓银牌郎、金牌郎，执刀斧以胁造筏之虏，不向前者斫之。至晚，虏大掳拥众，绞筏已成。太守与僚属曰："不宜听其造成，亟遣兵以烧之。"于是又遣陈兴等一百三十人，佐以茶商弓手百余人，是夜再贾勇而前。被我军弓箭射杀，及中伤落水者，不计其数，仍施火箭烧断道头，抵暮而归，太守喝转各人两官。二十六日，溪水渐退，贼拥众仍前，不畏弓弩，再搭桥道。过于西门角水陆寺前，搭立硬寨，巡视城壕。又开掘水陆港口，放泄壕水。有番人以索来试水，或用水竿而探水者，皆被我军射退。虏贼惧羽箭之不可近，于所掘港上横以枋木，如排笄子之状，遮护矢石。所掘之人藏身于下，射中者挟之归寨，既退复来。须臾，围烧我战楼，又被我军以竹唧筒作水箭喷灭其火，贼发喊而退。诸军曰："此虏贼瞰城也。"同日，太守批牌，传令应在城守御官，如遇虏贼前来各隅所管地分攻打城壁，须管尽忠竭力随机应变，务在剿绝，毋致堕落虏贼奸计。续又批银牌，传令应在城守御者，各赏五官。至夜，守城之人奔趋上城，不计其数，各乞预名，人皆以保妻子为念，人心贾勇，至晚肃然。孙中发严一罢，气象愈壮于前。是夜，遣狱子李信催援兵，及催安庆民兵。同日，虏分二百余寨于严家山左右，每寨亦烧火一堆，如列炬焉。是日，番贼马步军尽过西一带村落打掳。至晚，虏人掳得牛只约五百余头，每一牛各有一妇人牵之。二十七日，番贼拥三千余人，并力东南团楼对过侯家潭，开掘水港。所执锄锹之人，皆被虏贼用索串其髻者十余人。阮教授飞告急，太守当遣其子二机宜士元随与袠同府判领带弓弩手五十余人，直趋东南团楼下策应阮教授。又调统领江士旺、陈兴等并力攻打，当有银牌郎番军头目一人，用毡帘遮护，直至港上督战用工，被将官陈兴射中耳门倒毙。随见番军五六人扶策回去，其余射杀中伤，不计其数，须臾退走。申州奏捷，知府、通判继而亲上城抚谕，又各喝犒射人三资，而陈兴特喝五资，支赏钱三十贯。是日，金人不往掘泄水陆港口。至夜，虏各归寨。知府令与袠召募茶商、民兵有胆勇者，烧其所排枋木，填其所掘水港。须臾，陈兴等有五十人各愿请行，人各先支犒赏。至二鼓下城，渡濠，夺得遮牌无数，烧其枋木，填其所掘之港，虏贼各溃，我兵杀死番军数人。其余寨虽知而不敢动，但暗发鞭箭而已，我军亦无所伤。是日，与袠调发北门外义甲董应龙等三百夫，生擒番贼七人，斫到首级十枚。太守各喝赏三官，钱五百贯。同日，太守又遣人赍公文求援。是日，又与阮教授、宁主簿撰檄大檄义甲、民兵，内外剿除虏贼，檄曰：蠢兹金虏，窃入五关，眷我蕲城，独当一面。虽城堑有高深之险，而将士宣捍御之劳，然念五县英豪，四方忠义，久被朝家涵濡之泽，岂忘州郡攻围之忧，爰写忠诚。用咨英杰，矧知不道之寇，大是无名之师，以吾民恩交义结之心，相为响应。如彼众偷合苟从之势，立见剿除。宜各殚所蕴之长，当共赴有为之会。或斩将搴旗而乘其始至，或斫营破栅而掩其不虞，况今雨泽滂沱，河流涨溢。用天时而遏其游骑，因地利而断彼归师，功名皆在于斯须，机会宜乘于顷刻。静胡尘而安边境，倘各效于虏，攻申制府而奏朝廷，必厚加于旌赏。故兹檄谕，各请知悉。同日，西门上庶各出钱为犒军之用，一日之顷，约五千贯，解赴帐前。二十八日，虏贼复来开掘水陆港，我军愈射而愈不退。又别运枋木前来，我军又以炮石击打掘港之贼。虏望炮起则鸣锣以报，余党贼闻锣响，皆避于枋木之下。多方设计，无所施巧。是日，又见贼众各斫竹筱，束缚稻杆，四散堆积。与袠等逆料其必是堆填河濠，飞申本州，知府批令多备火箭以待之。至午时，但见四面号烟三条直冲而上，又见东门守御官宁主簿、严监辖报虏贼拽人马过东岳庙左右交锋。至申时，望楼子陈富报番人牵马三四匹从下河所绞桥上过，马点蹄而行，虏贼有扶策而归者，有带血者，四门已闭，但不知与何处援兵交锋。须臾，有百姓两人，衣不盖体，赴水渡河，至城脚下，称安庆民兵前来策应，至岳庙迎见番贼，被番贼杀死不计其数。有下岂统领与催援兵人李信，俱被虏贼生擒。方知安庆民兵已至而不进之因。一更尽，东门报有焦太尉遣兵硬探到。时有将官单不记名等二十人，自来家亭、伍百寺、刘公河、洗马滩、桃树山路来吊上守城，每名犒设铜会一十贯，酒二升，日支生券。是日，番贼拥众前来，烧毁四门吊桥。司法赵善腆领市兵与孙中、陈兴等往来射

贼，各退遁。同日，知府又抚谕百姓，各自安业营生。同日，东南北门各敛钱，共三十贯，解发至太守帐前犒军。当日，大守传牌报四门，如各隅有获捷之人，请径自喝赏，钱却申来支拨。是日，虏贼骑围城数重。二十九日，知府告示，诸隅堆积火把，多置金汁锅。仍告示百姓，般传砖石及压街石与梁柱列在一千三百女头之上，以为备城檑木之用。人心奋发，顷刻而办。与袤与诸隅守御官兵上城提督，昼夜巡警，未尝解甲。又备火监松明以照城脚。至晚，又有蕲水被掳妇人走回，历言虏贼在广教寺，已造云梯数百张，又造牛皮洞子二三个，造炮三十座，称说初四日定来打城。是日，虏贼百余人烧师姑潭坝上鹿角，城上以硬弩五十人射之。又调发江士旺、孙中、陈兴、陈信、李斌等将带百五十人直下城以抢之，杀死番领一人，番贼三十余人。陈信生擒一人，吊上城而贼已伤重气绝身死，斫其首级令子城上。夺得铜印一颗，印文都统所洪字印，其印背云兴定五年正月，行官礼部造。收兵归城，太守给官券各名十千，又喝官三资，委是胜捷。是日，本州遣帐前佩官独木巡检李钧带领铜会一万贯，往黄梅、广济县，准备给犒援兵。同日，虏贼方安立炮座于沙河，内望见番贼往来经营之状。三十日，虏贼又造上河桥，运竹把，拥并而来，堆垛初城壕一所余地。皆我百姓、妇人搬运，闻是掳到黄州、蕲水、麻城、上下巴河之民，搬运不绝。其日，有北门外文顿坊税户黄思名等，又捕获番人秦顺据供：系潞州人，油面行为活。丰王起我为军，日支麦二升，有妻一人，子一人在家，各请官中麦二升。随逐左监军人马前来打掳，自黄州分正军三万人来打蕲州，本意只来打巴州便回，即巴河也。实有蕲州归附人卢立与张奇、张三、韩四说来打蕲州不妨，彼处无大军守城，只有民兵四五百人，所以遣我前来。又供称左监军未到，未敢打城。等监军到来，方打城壁。监军完颜鼎约黄千户、耶律千户共有三万人来。又有毛克攻下五人，千户人马三千人，丰王指挥，许半月打掳，即便收兵。次日，将秦顺斩于市曹，押出之际，口说大金丰王无道，连年用兵，使我兄弟五人皆死于军，歌唱自如，曰：生为潞州人，死作蕲春鬼。晚有蕲水乡民黄小三妻阿李，被掳拘留广教寺凡十有余日，脱身遁归，至北门城脚下，当用索吊其上城。具道虏人有左监军完颜鼎，有五万人马，见在寺造炮石、云梯、牛皮洞子，约初四日打城，与二十九日蕲水被掳妇人所言一同。三月一日辰时，望楼子兵士陈富报：虏贼拥众前来，围西门。当调发孙中、江士旺、陈兴等准备弩手以待之。至午时，贼拥过吊桥，被我军射死者不计其数。及西之皂角树下，一衣长甲军坐于交椅之上，方开弓弩欲射我战楼上人，被孙中一箭射倒在地，金人拥前拖去，又被我军乱箭射中数人，奔走前去。至午节次，探得金人拽马骑千余匹过南门扎寨，摆过北直至广教山望城岗后横槎桥，南至南禅寺，东至岳庙，西至金家渡严家山，度其奸计，一则把截以防东来策应之师。是日，太守同倅车诣诸庙拈香，祈保城壁。同日，虏人于西门外张鉴屋地上造望城楼一座，窥视我城内虚实。与袤见贼之上楼窥视我城中之兵势，遂于四隅抽差叉手五百人，又以杂妇女小儿，多张旗帜，拽作数队，为伏兵绕城，耀金贼，委两将官骑马以统之。其贼望楼之兵，果下楼以亟报虏人。初二日，有蕲水百姓王七二自北门赴水渡河，称被掳去，金人放归，口称令我赍书请本州受降，知县林棨吊其上城，解至制干行司。与袤即请禀太守曰："度其书，无过辱国之语，不必开看。其王七二，乃吾民，苟活偷生，为虏将持书以辱吾国。"太守令即斩之于市曹。是日，羽箭射辱国之书数十纸。太守以银牌批谕守御官，凡有此书，并不许开看，仰仍旧射还金贼。违者，依军令行遣。射还之时，诸军大骂贼党云："吾乃大国，不受此书"。云：汝金国既为鞑靼残破，所守河南数郡而已。若非汝以金帛子女以博安靖，安至今日。我本朝好生恶杀，不欲遣兵杀死。丰王今不自保残喘，辄敢兴兵前来，是自取其祸也。今闻汝欠三月之粮，遣兵前来打掳，两郡城外既为汝等蹂践，掳掠荡尽，若能收兵回汝金国，我亦不遣兵追袭。况蕲州乃牛角之地，有来路无出路，汝等万一更猖獗无状，我定遣兵百万，分路挥截，使汝匹马只轮不反，毋贻后悔。贼皆俯首不答。是日，与袤又撰檄以招降金贼，其檄曰：洪惟我朝，每以兼爱南北为意，凡待邻境，惟有不杀生灵之心。祖宗畀付，第第相承，社稷灵长，往往赖此。在今日之对垒，实彼国之造端。汝主不自省愆，肆为不道，外则困于鞑靼，而怀迁怒于我之恨。内则失其臣民，而起归罪于我之私。虽窃据于汴京，尚有稽于天讨。盖逆顺曲直，在我有定论。而存亡成败，听彼之自为。何期反肆于侵陵。是用载严于备守，城壁素坚而糗粮素具，士卒素练而器械素积，援兵蚁聚而来，义士蜂屯而集，各扬威武，尽奋精忠。我师既运于戈矛，彼众必为之齑粉，是用仰承厚德，抚示招安，投降归顺，则旌赏之必加。潜遁窃逃，即追击之勿袭。苟执迷而莫悟，定剿戮以无余。幸思去就之宜，毋蹈翦除之悔。故兹檄谕，想宜昭悉。初三日，番贼拥众般抬云梯、炮座、攻城器具，前来攻打城壁。是日事多，吏辈分头督战，应有申状，一切略去，只用片纸亲写，飞申使府。与袤急以片纸飞报本州，太守亲批报云：如贼用云梯登城，宜造三须勾用麻索抛搭，近前施矢石者，自施矢石。又急用长斧数十柄，准备斫其云梯。但要脚等急速为上，则贼不可得而近也。诚之上覆司理兄。与袤即调发将官江士旺、陈兴、孙中，告谕官兵，一如知府批谕之策，射杀番军无数。是夜，又有茶商军三十人请出劫寨，当夜杀死番军八人，夺得番枪二十条，番刀七把，大小毡十五副，皮牌五六面，弓四把。是夜，正望援兵不来。至二更，有百姓蔡汝霖二人，赍权司张亨白旗前来，称有急脚，于东门磨旗为号，甚慰满城悬望之切。本州逐日

遣人磨权司张亨旗号等候，并无消息。是日，秦倅率百姓诣五通庙祭阴兵，倅车曰："钜自虏人围城，一家食素已半月矣。小儿子事斗尤虔，每夜朝礼诵经，亦只为一城生灵与骨肉之故。" 初四日，金人拥众，皆以白布包头，前来西北团楼，号哭我城。与褒即遵用兵法，杀狗一只，去其心肝，以所夺番笠、番毡与狗披带，用长枪戳起以厌攘之。彼哭我乐，又呼妓弟着红衣，动细乐于战棚上。金贼自午至夜，哭声不住。其日，西南角番贼亦拥众于城外，开掘承陆寺后河水。当夜二更，又调发陈兴等贾率训练官陈信合千人，陈俊部领水手等人，过河前去劫中贼寨。夺到番毡九床，军器等。同日午，虏贼拥众驱迫我界妇女将白□□□竹筱、竹杷，前来填西门一带濠港，五处当发。孙中、陈兴尽数用火箭射之，其竹筱五七处，各已烧尽，虏贼更无所施。申州报捷，众曰："多有我界妇人，又恐射了我界之民。"太守曰："此等妇女，被掳苟活偷生，尚为虏用，纵射杀我界人，乃以保全城内许多生灵，亦无奈何。"至申时，贼见火箭甚众，又遣妇女尽刈田内新麦、草、桑叶，拥并前来填壕。又驱妇女般所烧地上场砖瓦，压于其上，我军火箭不能施巧，遂被金贼以门扇为挨牌，拥过羊马墙下。与褒与判府教授等委陈兴选枪叉下羊马墙内，贼入即杀之。于是，分头掩杀，下濠败北奔走，夺得番贼军器，斩到首级十余颗，收到弓箭三万余只，箭上多有毛克攻下千户印字，亦有黑捍箭，闻是头目人射底。是日，太守令速上布袋五千只，告示营妇百余人并手做造，遂得以遮炮之用。是日晚，有虏扛广济县牌额，目南而北回度，是烧焚县治无疑。初五日，金人驱我界妇女，扛鹅车、洞子百十座于河岸。与褒急飞申本州，太守亲批与与褒云：闻贼扛抬鹅车、洞子，意来攻城。古法，候其近城，宜多热煎金汁浇灌其皮，又使麻油、脂油浇其上，用火牛烧之，皮自然缩作一块，则贼无所施其巧。至祝，诚之上覆司理兄。与褒即调发诸军，一如前法以应。无一不胜，贼见其洞熏焰不可近，但远望叉腰骇看而已。至午，金贼又于西北团楼烧我军所埋坝上鹿角，却于坝上羊马墙外用松木八十余条立起，对我团楼，其高过战楼数尺。又用土布袋为慢道，意搭云梯以登我城。是夜无策以攻其退。事势危急，又急呼诸僚聚议，欲用火烧对楼，而相去有三丈余地，火抛不到。太守与与褒曰："如诸军能烧其对楼，将官支赏铜会一百贯，余人三十千，仍喝官两资。"是夜，又委司法赵善腆督统领江士旺、陈兴领军三十余人下城，直趋对楼下烧之，城上令民兵更迭送下火把，至三更，对楼焚尽，即飞申报捷。知府亲批付与褒，令亟以所许之钱分赏诸军，人心大悦。同日，守城之人太守劳以牛酒，犒以官会。是日，贼于羊马墙外窬穿地道五处，急飞申本州。太守以小批报与褒曰：如贼窬穿地道入来，宜多方措置小口缸子，对其所掘处理之，兵法谓之瓮听。如近，则对取一穴，又准备流黄砒烟以薰之。洞口宜多准备叉枪手，以截其入。是日，凡遇贼所掘处，皆埋一缸，窬穿不住。当日，北门两处亦被虏贼填过濠，窬穿三穴。南门亦有五处。是夜，差民兵枪叉手二百人，茶商军二十人，土军弓手三十人，厢禁军一百人，下城守羊马墙，夹击所掘地道之贼。又用火牛烧之，其贼不能施工而退。至二更，贼射虚箭于西门上，守墙之兵众喊赶杀一声，其中有禁军张迪，怯，攀上禁城，民兵二人，又以枪杆取其上。守城官李保义所申，当依军法行遣，申州照会。太守曰："身为禁军，未见交锋已先遁走，岂脊杖可以尽其罪。"遂斩于城上，以令其余。守城之兵肃然，不敢轻动。是日，率在城人家秤锤，充手炮以击羊马墙外窬城之贼。同日，孙中与贼打话，贼云："黄州已打破了，汝国不还岁币，又何不受降?"孙中曰："黄州已是空城矣，不得以我蕲州比黄州。汝是只要讨岁币，如何却来打掳?汝更不去，我人马会合来剿除，必无路归。兼汝各有妻孥在家。"番人云："是不由我也。"初六日，据北隅守御官林知县申，金人攻北门一带城壁甚急。当日，太守令与褒同通判及二机宜士元领茶商士射百人前去策应，又调发陈兴、孙中贾率训练官曹全、丘卞、王恭、何佃、陈信等百三十人，缒城与虏贼交锋，抢夺到攻城器具，及烧毁鹅车洞子无数。又烧其填壕竹杷子数堆，夺到云梯十余张，杀死番军无数，我军间被箭中伤。是日，四门金人皆有云梯临城，所欠麻索甚多。宗子赵希畕守宅地客三十名前来借事帐前，连夜打索百余条，散四隅。是日，东门亦得麻索之力，穿三须钩，钩夺云梯五六张。至夜，知府遣梅必信三名催援兵，人给钱一百贯，借补承信郎三纸。二鼓渡河，行未及数步，被狗吠逐，而贼寨知觉，栏截赶逐，急走回州。天意不顺。是夜，遂不成遣。同日，金贼窬穿倒羊马墙数十堵，西北一带尤甚。大扛牛皮洞子至城下，尽数被我军焚烧。是日，市上无面卖，州府各借面店麦五石。初七日，望楼子报，番军已拽大阵，分上下河桥前来，窃恐攻围城壁。是日，自蔡汝霖赍权司张亨白旗前来已五日，援兵并无消息。金人复添黄州生兵数万，有五方新旗插于广教山头。郡人告急，甚于倒垂，禀太守曰："今与褒以此身期与城为生死，急保城壁，乃所以保妻子。"出，遂纠率佥判赵汝标、司法赵善腆，衣朝服与在城寄居有官无官宗室，诣圣祖殿，展御容祭告祖宗。诸族人读祝，至"二帝之耻未雪，今复遭其蹂践"处，泪下如雨。郡人罗列殿门之外，闻之，亦相顾泪下。出诣三清殿，又许醮一百二十分，愿保全城壁。是日，虏贼又号哭我西南团楼，亦如初四日杀狗以厌之。至更尽时，闻东门擂鼓声。须臾，东门守御官宁主簿、严监辖申有援兵至，太守亲批，令与褒躬往辨认。至东门，见援兵数百人已渡河至羊马墙内，诘其子细，皆云：焦太尉遣徐统制等人马前来策应，诸军破寨至此。亦多有中射者，其中有一卒渡河失手，死于东门。亦言广济县被虏贼焚烧荡尽。太守

喜，一人行入城，一例各喝三官，统制犒设铜会五十贯，将官铜会三十贯，押队管队拨发各十五千，长行各五千。是夜，共散官会八百五十五贯文铜会，百姓排门焚香以迎之。又有富室，争持壶浆以劳之。纷然而来，惟西北一带，番贼不住，以牛皮洞子遮护，于羊马墙外窬掘地道。被各隅以火牛焚烧，矢石交下，贼不能安迹。是日，铁连枷木太重，施打虏贼不及。与褒又造手炮二百余副，分四隅，差人于羊马墙内抛打虏贼。虏皆不得近。至晚，各隅巡逻彻夜，略无少息。同日，太守又犒守城兵民钱、酒。是日，虏贼攻西北团楼，已拥众登至半城，有百姓方通因麻石顿于槛上，此人以头顶起乘空版，独力推下，麻石压死番军数人，守城等尽喊推打，贼众惊退。时监战楼官飞申太守，犒支赏钱一百贯文。初八日，金人增添炮五座，攻打西北团楼。我军亦添炮两座打虏贼。切缘本州城独有团楼而无马面，两边无对敌之地，所以虏贼一意攻击不住。是日辰时，太守批报与褒曰：虏贼攻围甚急，外无救援之兵，臣子之心，义当效死。矧凡在城守御官，世受国恩，当此忧危，宜各尽忠戮力，互谋抵敌。事定均为奏功，并望示诸同官。是日，虏人又于露字楼下窬穿地道。与褒与通判督将官江士旺、沈祚贾率官兵于城上分布，以劲弩强弓射之，矢下如雨，番贼败走前去。与褒急发兵百人，下城追击之，斩首三十余人。奏捷之时，太守各赏追敌之军，人各十券，喝官三资。应城上弓弩手，各赏五券，亦喝三资。自是，应有策应之兵，人人奋励，迭遣击贼。或守战者，日有克捷。当日，分武定军徐挥万聚等守西北团楼，常州提振守北门一带。是日，东门宁主簿、严监辖与总首梅必礼等，夺得云梯二十，量时太守支给赏钱二百贯。同日，金贼窬穿暑字楼，又西门胁楼、岁字楼、为字楼，五处不住。是日，知府批谕诸处守御官，多遣人于城下，各取其穴对掘小孔道，烧烟以注之。与褒曰："虏不穿入城内，□□窬穿者，乃沿砖后取上，意卸我砖，非窬入城也。"评议半日，太守力以为不然，独有阮教授乞差井匠数人，就虏人所窬处女头边如掘井之状，以接其穴。是日，对着所掘之穴，又以药熏之，其贼扇所熏之烟自下而上。贼云："我无奈何，实迫于相公之命而已，我在此逐些取掘，若有意掘时，多时陷了。汝有酒时，讨些与我吃，则不掘。"士人李该闻贼需酒，亟谋教官阮希甫曰："可从其所需。"李该又云："家间开药铺，有些毒药，宜置酒中与贼吃饮。"教授然其说，送酒与虏贼饮。是夜，闻番吐之声，而贼果不掘，死在穴者有之。诸处皆效阮教之策，金贼或有求糕食者，亦加之以药。又虑贼于暑字楼施放炮石，日夜不住，独西门知府帐前与与褒帐前左右铁火炮最多，甚至打至卧床屋上，几于殒命。或者云："此有奸细，不然何以径打两处帐前耶？"是日，太守移军帐于赵希昂家，就本人屋廊下置局造箭以应诸隅之需。是日，四隅用过弓箭三万只，弩箭五千只。与褒移帐于新寨。同日，徐挥因入城自有乘马被贼射死，与褒自出己钱二百贯会，买马一匹以送之。倅车亦以销金鞍一副，与之乘骑。又以所乘之驴以与之，此固结其心，为保守城壁计。初九日，望楼子陈富报：番贼拽队临西南团楼河畔。当与与褒同阮教亲督将官陈兴等弩手三十余人，又发太平弩手王公十五人，茶商及士射等二十余人，又发训练官李斌领敢死军十五人迎敌。已被拥众过楼，下窬穿地道，射死番军无数，最太平弩王公等，百发百中，但其箭虽小，又以毒药涂其上。虏见此箭曰："蛮子以箸射我。"时数人番贼，眼睛各中一箭，随即退走，被聂友中、李斌等五十五人下城夹击，虏兵大败。是日，太守收捷报，又批令与褒今夜宜更召壮士，劫其寨栅以挠之，无得坐授其攻也。当夜，训练官李斌等部领敢死军十五人，茶商三十人，直趋对河虏寨以杀之，连破十五六寨，夺得番搭袋资粮二袋，番绵袭五条，皮靴、弓箭等物，又斫到首级十馀颗。二更，巡城罢，通判与四隅守御官阮教授、林知县、宁主簿、严监辖、统领孙中趋到帐前，禀太守曰："昨日虽得八百余人入来，皆非用命之人，已分定地分，更不上城守御，恐被误事。"太守于是批银牌告示，百姓家应有军人在家歇泊不上城守御者，先将安下人家，依军法施行。是夜，人方勉力强上城，终不以社稷为念，为我坚守。与褒等又白太守曰："城外应援之兵，今早得报，已在青蒿，相去无四十里，尚尔稽迟不进，使我蕲州生灵坐以待尽。今金贼日夜逼迫，窬穿不住，攻之不退，上祷皇天，未加震怒；下促诸将，未有奋前。祖宗累积几百年城壁，与褒等痛切深恩，实无罪戾，夫何使与褒等与蕲民至此耶？今夜更乞蜡弹十人催援兵，破寨前去。十人之中岂无一二人可以突过虏寨？"是夜，太守遣百姓张四等十人，已过四五贼寨，其六人被贼冲回，所有蜡弹皆与褒亲书与焦思忠钤辖、张亨权司，及赵制干官，位承节郎特改差淮南转运司催发纲运物斛官，兼淮西制置司准备差遣督战军兵马赵灏夫。其蜡弹云："如顷刻不至，则蕲城必陷，他日罪有所归。"催援人过安庆府，陈监丞与陆察推炳所亲见，赵运属之开折一语之诬，天实监之。 初十日，番贼掘西北团楼一穴，已如瓦播，中间砖已卸数口，人心惊骇，恐其掘透，先用排沙木造重城于内以待之。是日，北门守御官董尉戡申今日选得有胆勇五十人，愿下团楼抢所掘之贼，戡亦愿躬自督战。与褒于是从其说，人各与酒一升，给钱三贯，以激其勇。是夜，果大捷。同日，百姓迎岳庙神于四门。其日虏贼攻城不住，以至妇人、女子各贾勇般石，与诸民兵相接击贼，渴不暇饮。是日，徐辉乞将两狱大囚充敢死军，太守从之。两狱共二十有五人，守西北团楼，入各奋激，愿效死战。是日，北门守御官林知县亦告急，被贼烧北门吊桥。当知县委沈祚等八十余人下城迎敌，与褒又调发孙中、江士旺与李斌等敢死军一百人，自西而北与知县所调之兵夹攻虏贼，得弓五张，

枪二十余条，斫到首级三颗。十一日，番贼攻击西北楼，横流炮十有三座，每一炮继以一铁火炮，其声大如霹雳。其日对炮，市兵贾用因拽炮被金贼以铁火炮所伤头目，面霹碎不见一半。又有同拽炮人，伤者六七。其阵亡者，太守每名支钱三十贯省，被伤者十贯。西门楼亦被打碎，垂空版十余片。与裦急遣统领孙中以皮帘易之，屋上安排以松枋，如铺楼之状，炮石打落其上，人无所伤。皮帘之后尽用砖石甃砌，仍告示四门，各用枋排护，无使彼炮打伤我军。屋上各安土布袋三百只，以乘炮石。至午，贼又拥众烧西门吊桥，又被我军射退。同日，贼攻北门，与裦又同知县林棨调发沈祚射退。至夜，又遣陈兴、训练官王恭、厢禁军民兵百五十人，下城前去南隅填塞生字楼窟子，杀死番军下濠及斫到首级二颗，并夺到锹镬十余柄，军器等，委是大捷。是日，郡人闻黄州已破，恐城难保，怯者纷然欲弃城而走。守、倅力主与城俱亡之议，众又谓蕲不可守，则贼必窥我安庆、无为。倅车曰："不特安庆江面可忧，事已至此，守则亦死，出则亦死，不如与城俱亡。"太守曰："守边死，吾辈职也。"十二日，番贼所掘诸处地道益大，既入穴洞中，矢石所施不到。至辰时，虏用毡幔云梯并力攻打西南团楼，自早至暮，番贼欲抢土城。阮教授希甫同陈兴又用万牛火烧之，贼方退。又以麻搭用水搭死火牛，我以石头抛掷之，彼则用毡连头面裹其体而任我之抛掷，或闪于羊马墙之屋下者。矢石一住，复入洞中嗇穿。其日，武定、忠勇等军以势不可支，阳曰："焦太尉人马到。"诳东门守御官，欲出门以迎之。宁主簿曰："不得州府指挥，安敢放人。纵得州府之命，不得制干批帖，亦不敢擅放。"于是奸计不行，复回地分，亦未尝加力迎敌。惟民兵、市民、厢禁军守城而已。其日，四门攻击可畏，援兵又无音耗，番寨围闭数百重。凡遣催援者，无路而出，百姓稍有恐怯者。士子执教授手相顾流涕，阮教曰："希甫亦有十余口，非特百姓也。"复来告急于与裦曰："我亦有妻子十六口，若保城壁，则妻子亦得团乐。岂意援兵今已多日杳然无耗，万一参差，各为国而死，奈何！奈何！"于是挥泪而别，各守地分。其日，家家焚香拜告天，小儿亦有拜者。是日，火牛已尽，篱壁亦无得可拆，甚至逐家刷藁荐二领，以为之备。十三日，虏贼拥众攻四门甚亟，诸军皆说虏贼今日大打城，与裦亲冒矢石，督诸军力战，与将士曰："今四围皆是贼垒，进退等死，当从死以求生。"军民亦知其必死，人人争奋，莫不以一当百。虏贼已见外援不至，觇我守御之人单弱，日添炮架数座攻打，羽箭如猬。惟攻西北团楼最急，石炮之后，继以铁火炮，其形如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厚有二寸，震动城壁。其日，对炮，兵士詹进被炮打死。至午时，被金贼嗇穿墙壁，坐损女头三座。与裦即时调发诸军，先以布幕垂遮所陷之处，两面用强弩射之，不与登城。又并力用排沙木杆御瓜缚战棚，与之临。自辰至酉，虏更三替生兵，攻击不住。是日，对敌，百姓、官民、军兵食不下咽，以至擂鼓无人。与裦自步至寨中，呼唤小儿二十余人，每名劳以百金、蒸饼一枚，贾勇擂鼓以激士卒。交战，自辰至酉不退。是日酉时，虏贼拥众排沙木缝边直登我城，有旗头虏贼方上城间，被茶商军蔡全一枪戮杀下城，于是虏贼大败而退，莫敢进者。是日，又添造布幕十副。十四日，望焦、张两司人马，更不见到，满城疑之。未几，只见贼射弩箭无限，箭上朱字云池州都统司造，人心益忧，度必与贼交锋矣，但未知其胜负。是日，四门攻打甚亟，各隅军兵皆有伤重之人。最是暑字楼下与西南隅楼，铁火炮相继及，伤人最多。其日，与裦督战于露字楼，挽弓同诸军射贼。回身取箭间，左脾亦中一箭。方付药之顷，而董尉右手面亦中一箭。董曰："吾将家之后，中百十箭，此亦常事。"阮教曰："苦哉，苦哉！"倅车教授曰："此为国家矣，幸不在要紧处，可与二公书于功赏簿，事定则申。"倅车每闻一处有敌，则亲自监督，无敢畏避。是日，有番阳客人詹太、汪太、黎太等十余人为商蕲州，因贼围绕城壁不得出，时时拽炮阙人，行下四隅，率单丁户尽充拽炮，詹太等皆在其中。时闻援兵不来，事势危殆，詹太等与宁主簿系是同乡人，遂密语主簿曰："官人早作出城计。"宁主簿自云平时蒙太守知遇甚深，贼至日太守尝握手相语，勉以忠义，誓死城郭之语。到此但以好语逊谢，戒詹太等，云万一汝自得脱，急还番阳，且勿惊我老亲为祝。又自出其所得乃父书与同官看，亦莫不以忠义相戒。是日，贼放炮不住，西北团楼已成粉碎，人不可近。所幸团楼之内已用砖甃砌，虏贼欲登城而上，亦无自而入所。有大囚敢死军二十五人，自辰时与贼于女头交锋，贼上者戮死，竟不得上。盖人心奋发，心力齐故也。是夜，徐辉为见贼势益炽，与常用畏怯不守。至三更，领兵八百余人潜地逃遁，尽出南门头，诳郡人曰："官司调发我出城劫寨。"百姓惊骇，急来走报。时都吏王达继至，告诉甚急。与裦不候卒马，徒步走至南门，已被打开锁，常用登门，方拽起吊闸之时，与裦多方礼问二将曰："若是劫寨时，何用骑马及带妇女出城？汝若弃城而去，百姓自守无虞，汝等有何面目更食官禄。"与裦情迫意切，未免望阙遥拜，苦告之曰："汝不以百姓为念，当以宗社为忧。汝曰我是策应之师，如不入城则责不及汝，今既入城，则当与城为存亡，岂可打关锁逃遁？汝等得何罪名，全无州县制节。在外则为应策，在内则当守城壁，汝等宜以宗社为念。不然，则杀我而去，不妨。"各人无说可答，常用曰："欲要人马守城，宜多出钱以抚谕之。"贰车继至，曰："诸统制不可如此，赵制干所谕甚当，亟回兵守地分，若能保全得城壁，事定钜与太守一力保奏，其功不小。钜当亲为汝等禀白君相，力言汝等劳瘁之功。"与裦以宗社为念，与倅车曰："每名听徐挥等喝赐钱多少，抚谕其回。"倅车曰："纵太守不认，钜出经总制库钱，兑支不妨。

制干但稳心，事定钜自与朝廷出豁。”阮教与诸将曰："甚好，既通判、制干主盟，宜早回兵守地分，恐彼处虚怯，为虏所知。”于是徐挥自喝长行铜会三十千，将官百千，统制二百千。是夜，七名将校，八百四十九名长行，共支三万六千二百七十贯文，方始回兵归新寨，已四鼓矣。太守即令支出上项所犒钱会，付与褎躬亲俵散。十五日，虏贼四门各打火炮入来，独西北团楼自早至次日达旦火炮不住，人心方皇皇，虏贼攻城愈不可遏。飞申本州，太守批报云：攻城方急，可厚赏军兵，下城审观形势，料度彼己，见得委可以前进，劫其寨栅以挠之，诚之覆司理兄。是夜，南门守御官阮教遣陈兴等百五十人，自支钱一百五十贯犒设，是夜劫中贼寨，夺弓数把，杀死番军甚众。与褎又遣孙中、曹全茶商军等人共百三十余人，自西而南与教授兵夹击攻打，贼尽过濠走。十六日，贼拥众增添兵马分布四门，夹击攻打城壁。奸计百出，添立炮座，矢石交下如雨，委是危急。与褎贾率士卒，多方抵敌。虽城之窬穿二十余处，独十三处最大，终不能便陷我城。至日午时，喜得一雨，满谓可以使虏贼退遁以保全生灵，不意火牛被雨，烧燎不着，又虏贼以湿毡搭扑火头。至二更，风色不顺，贼又以火炮、石炮相继攻打，民兵无容足之地，遂被虏贼以云梯登城。不委徐挥一隅之兵，畏怯不战，只令本州新刺敢死军二十五人独留当抵地分，遂至寡不敌众，被虏贼拥上城壁，杀死二十五人。而徐挥、常用等八百四十六人，弃城先遁，人心皇骇，遂致虏贼上城，分两头将守城人杀戮。与褎急追徐挥至八字桥，而水深不可过，追赶不及，但背后大骂徐挥、常用："配军，汝弃我城遁走。”与褎计无所施，惟捶胸叫苦而已，复思蕲城数百万生灵之故，急遣二卒分头飞报守、倅与夫四隅官前来策应。倅车先到新寨，而虏兵尚未敢下城。太守继至新寨，调发西门统制孙中与夫统制江士旺、陈兴、曹全、丘卞、厢军、禁军、茶商军、敢死军李斌等戮力巷战于新寨。须臾，寨内火焰四起，被贼追杀至南门，守、倅与与褎及同官自此各不知存亡去向。但闻孙中厉声喝令诸军斗杀报答国家数声而已，其江士旺、孙中即为虏杀，贼遂拥众，分头栏截。赶与褎至城之东南角上，其贼先叫："知府、通判、赵制干在何处？可出来受降，不服，活捉来剐了。”当是时，虏骑满城，幸身衣军人绿布衫，杂在乱兵中。越更有余，痛楚闷仆。既苏，视左右积尸，皆身首异处，独背后又有一衣绿布衫者，屡仆屡起，即视，乃同官赵司法善腆也。与褎先时在围中捍御，已身被数箭，及跳过羊马墙外，随逐百姓赴水渡河，其时月明，又被虏贼两面夹射，于项上、右肋、左臂连中三箭，几致仆地。遂使妻徐氏与儿女一十五口，无余处死卒毙贼手，痛不忍言。加以出身文字留在客舍，片纸不曾将带，尽被焚荡。与褎言之至此，吁天莫闻，惟有痛彻心膂而已。与褎切照番贼攻围蕲州，前后二十有五日，守倅众官，昼夜亲自擐甲登城，督励官民兵对敌死战。及遇夜，出城劫寨，枭到番军统领首级，夺得铜印，生擒番军马、攻城器具、云梯、锹镬，焚烧鹅车、洞子，及用万牛火烧拒虏贼，不容上城，屡使败退，竭尽心力，无所不至，只缘寡不敌众，无所屈。至十六夜二更，徐挥、常用领兵逃遁，其所守城地分无人把守，遂被虏贼蚁附登城。四隅守御之人，一时惊骇溃散，当下蕲州失守。与褎与司法赵善腆身衣军服，遂得于积尸中死而复活。半夜，奔从南门，迤逦自用源步直趋费龙岭路。天色渐晓，沿路借问援兵不进之因，或言权司张亨、路钤焦思忠、陈辅、朱虎、祝文蔚、王振等兵在高山，既至高山，则云在松杨桥；至松杨桥，则云青蒿；至青蒿，则云在车坊；至车坊，则云在石龙坡；至石龙坡，则云在四祖山；至四祖山前，则云在太湖县；至太县，则云在小池；至小池，则云二项人马，一则张亨之兵，畏怯不进，为虏所觇。至十二日，被贼径抢其寨，以致大败。一则焦思忠、陈辅之兵，被赵瀠夫之所牵制，略无进意。十二日夜二更，与权司张亨兵走归安庆府。其路上人又云：十三日，有许都统俊之兵已到濯港，是时黄梅县率百姓、宗室共百余人，焚香栏拜，乞其人援蕲。彼则曰：朝廷差我策应黄州，即不曾策应蕲州。云我已得朝廷文，只令我回守江面。微笑不顾，径自渡江而去。其它，如朱虎之兵，则止于三角斗方等山，去城七十里。王振之兵，则止于罗田县，往来蕲春界内。祝文蔚之兵，驻于桃树山之间，去城五十里。递皆相持不进。又有如袁海之兵方前，而王辛之兵随却，皆未尝有入城之境。大抵骄兵贪利，所过以掳掠为心，寇至则安坐于高山，畏怯不前。寇退则声鼓惊赶其后，以收复为名，城内仓库虏取未尽者，首卷之而去。及沿路摽掠，以至妇女耳环不待取而连肉掣下，有甚于寇者，不止一端而已。故前乎援兵之未至，越二十有五日而城不陷者，实本州官寮民兵同守之力。后乎援兵之既至，止得数日而城遂陷者，实徐挥、常用不用之故，与夫诸将相持不进之罪。以此可见，使援兵并力解围于二十五日之前，则蕲城委无可破之理。使蕲亦如黄，不能为二十五日之守，则自舒以及江面诸州，深为可虑。又不至此，与褎等一介书生，平时不习军旅，仓卒寇至，蒙守、倅委使，纠率官民戮力守御，几及一月。与褎阖门一十五口，均与守、倅而下骨肉尽沦殁于贼手，仰报国家，其于忠义可谓尽矣。诸将反以佚罚冒赏，自谓得计，可乎！与褎昨者起诉制台验伤之后，即乞放令伏阙，亟为蕲民诉此冤痛。制帅恻然，谓虏既退遁，蕲州不可一日无官，姑俾摄倅贰之职，力任经理之责，安集留归之民。未免忍死一行，亦欲访问知通同官眷属之存亡，与夫妻儿之遗骸。于是辞不获已，拜命星奔，还望蕲城，乃知童统制治垒屏弃，一例焚毁，无从辨认。至城之日，不忍举目，官民屋宇、仓场库务尽成煨烬，骸骨山积，枕藉河井，终不能稽考，惟抚手掩面痛哭而已。及后来多方体问，则知贼势横溃之

时，太守李国录与秦通判等遇贼于子城之十字街，各自随之兵殊死斗敌，是时死伤略尽，太守奔归郡治，呼骨肉令速赴水自尽，其二机宜士允自三更上城后，已不得反顾其亲，太守寻乃就设厅，引剑自刎。倅车亦归倅厅，厉声呼吏人刘迪，急令人放火烧诸仓库，不得留与虏贼，遂设一室自焚，其时白袍犹未脱体，其子三将仕复同时就尽。时有老兵，牵倅车之衣以出大场，尚喝老卒曰："我为国死，汝等可自求生。"阮教临危之时，闻有寄居武臣挽其受降，"我岂为此哉?"即时归衙，先遣其子女赴井，然后自投身于厅前井中，此见于教授厅节级郑丘之所说。判官赵汝标与知县林桀、严监辖刚中、宁主簿时凤于事亟之际相语曰："我辈守城，调发几及一月，满谓援兵之至，可以保全城壁。岂意使我辈遂至死地耶？我辈自为之计可也，若见番贼，必无全躯。"于是相率投身于子城河内而死，至今人皆能言之。夫见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视死如归者，烈士之勇。蕲之守倅而下，宁有愧于此者！有如惠民一仓，实李守之所创，籴米三万石，当时议者孰不曰此仓不可创，恐为后人尘腐之累。而李国录确意为之，今岁增一万石，以为后人补亏之助。及蕲一破，应干库宇不留片瓦，惟此仓独存。今日饥民流归者，赖此存米，故得不死。以此见忧国念民，身殁之后，人被其泽如此。呜呼！有善不敢蔽，不善不敢匿，平时享国厚禄，一日能以死报国家者，几何人哉！事变已定，或者反议蕲之生灵遭荼毒，皆太守不纵其早出之过。且虏寇突至，围绕数百匝，使如诸公之议，百姓先死于二十五日之前，而不在二十五日之后。盖虏既临城，出亦死，然使坚守于内而待援兵于外，则守固未必死也。今之死，正在于外援之不至，岂应归咎于共守而不出？况使当时城未破而先放老小，必又有张皇之责矣。天下之事履而后知，未尝亲历其事，其可轻议哉！此张巡、许远之受谤，韩昌黎为之不平也。今则与褎等二十五日调发坚守之劳不足道，阖门十五口骨肉之沦亡与夫守倅同官全家之屠没亦不遑恤，以至宗室、宗妇、宗女、百姓子女为之生擒而去者又不言矣，惟是社稷安危之所系，大为诸将之所误，莫如蕲州。言之使人痛哭不足而继之以血，何则？使当时徐挥、常用之兵不入，则百姓各以妻孥为念，尽力死守，岂肯一哄而散，城固未必陷也。往者不可追，来者犹未已，虏贼固可恨而诸将岂能使百姓无憾耶！且徐挥、常用之入城终始七日，每以领兵欲出为辞，恐吓州家，邀取厚犒，暨至十六夜，领众弃城奔遁，至于大声疾呼，明告虏贼，令放出一条生路与我去，你自入城图取金帛。故破城之后，有被虏人开谕，贼酋曰："我不解便打破你城，是你大军自弃与我。且我明日十八日，也自要去了。"果有此言，则使当时徐挥、常用十六日夜不弃城自遁，与夫焦思忠、张亨不畏怯走归龙舒，则虏贼安得自有此语。今则千里之民，皇皇然若有虏寇再至之忧。且谓贼去之日，又言秋凉必为取安庆计。今百姓蹙额相告，咸谓两淮之地自此终无宁日。由是扶老携幼，卖犊买舟，为渡江计。又况今春虏人之破关，一日夜顷行三百余里，深入内地如履无人之境。今长淮平坦，略无阻碍，旁蹊曲径，彼所尽知，城壁、关隘既未尽修，兵甲器械又未尽备，归正余党所在尚存，方一秋凉复起觊觎，不由关隘而由他途，则衔枚疾趋，举足之顷，入吾堂奥矣。虽有远水，其能救近火耶？况蕲之金帛、女子，不啻数万计，贼既席卷而去，至于二郡造舟之人与夫造弩之匠，百工技巧悉为生擒而行，此其为谋必不浅矣。又闻淮之耆老，皆言虏人寇边，未有得志如今日之甚。如其狃胜而复来，遗民又无死所矣。近者流归之民，皆感泣而来言曰："某等与司理同死生患难，今蕲之守、倅等官士子百姓同时为国就尽，独所存者，司理一人而已。若司理缄默，而不为我已死之民直言其事，窃恐上下蒙蔽，朝廷莫知，再为它日之祸，而国家用将，终为此曹所误，司理亦为泉下之罪人矣。"请与褎直书始末以诉冤愤，欲使观者知蕲城之陷非郡官士民无备之罪，实皆援兵之所误尔。与褎灾患余生，死不敢爱，呼天一鸣，以祈省览，且为它日之考证。

李茂钦死守蕲城，并毁其家，立志最坚，受祸最惨。或罪其志有余而才不足，则亦苛矣。武定军入城，反为郡害，金陵军及境而不恤郡急，池军怯而不进，虽有张巡许远之才，不得霁云、万春之助，决不能以千人之力守九里之郭，却数万骑之虏矣。韩昌黎论巡远事，以为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私意妄议，从古则然，要之久而自定。昌谷、曹彦约读《泣蕲录》，为之霣涕。

嘉定辛巳八月二日壬午，褒赠立庙锡爵指挥。

敕送到枢密院关枢密院奏，淮西制置司申照对近准枢密院札子节文，据前权蕲州宣教郎安庆府太湖知县刘褎状申，开具到蕲州州县官及因贼死难之人，札付本司更切契勘，有无全家死难人数，保明供申。本司遵禀行下蕲州知州，从实契勘供申。去后回据武经郎、特差淮西兵马钤辖、权知蕲州赵汝擢状申，遵禀专委承节郎、安庆府蕲州巡辖、权兵马都监张伟逐一契勘去后。今据本官状申，照得一项契勘，应宗室之家有无被害，见存嫡亲人数。缘即无被虏人回，难以寻问。外有州县官全家死难人数，开具申州。除已行下宗室尊长司唤上，见存在上宗室契勘，别状供申。今具下项州司亦已具一般文状，供申枢密院照会，所据武经郎，特差淮西兵马钤辖、权知蕲州赵汝擢状申，备录在前。伏乞亟赐敷奏，将逐官褒赠，仍录其家，以为忠臣死节者之劝，伏候指挥。

一知郡李诚之与令人许氏，男二，机宜、士允。侄九。机宜、士宏二房媳妇、孙女二人，婢仆五人。全家死难。有长男偶留婺州东阳守家，见在。

一通判秦钜与男二人，将仕、婢仆五人，私仆三

人，全家死难。有男秦滋，见任盐城知县。

一忠翊郎、蕲春知县林棨与男妇宅眷共七口，全家死难。有长男先扶护孺人灵柩先归乡，见存。

一儒林郎、州学教授阮希甫与男三人，女三人，婢仆共一十口，全家死难。见有两男，在乡广德军居住。

一迪功郎判官赵汝标单骑在任，死难。有母亲、令人宅眷，并男女各一人，见在衢州，不曾在任。

一迪功郎、知录杜谔，先已身故，未离廨舍，有男三人，侄一人，孙一人，婢仆共七口死难。有女杜氏，被虏走回，见存。

一保义郎、新蕲春知县童蒙正，未交割身故，有男二人，宅眷共五口死难。有侄二人，被虏走回，系童统制将带归濠州前去。

一从政郎、司理赵与褒得脱性命，独存。有孺人徐氏，县主太保四人，妳子四人，婆婆、婢仆、安童共一十五口，全家死难。

一迪功郎、蕲春主薄宁时凤，并孺人，男、女各一人，婢仆共七口，全家死难。有长男一人，与父宁宣义，见在寄居饶州。

一武翼郎、驻泊都监张广，并女一人死难，有孺人一人，被虏走回，见存。

一保义郎、兵马监押温玉，并女婿、外甥、婢仆各一人死难。有孺人一人，被虏走回，见在。

一修武郎、兵马都监赵师琯，全家十口死难。

一成忠郎、在城盐务梅察，全家四口死难。

一忠翊郎、本州监岳广李俊，全家死难。

一承直郎、蕲口监镇严刚中，系本州牒委，上城死难。有宅眷与男一人，孙一人，见存。

一忠翊郎、蕲水县尉董戡，本州牒委上城守御，并宅眷同入共七口，全家死难。有男一人，见在建康府父董□□侍下。

一秉义郎、鄂州武昌酒税安允恭，全家死难。有男安邦才，见在。并孺人张氏，被虏走回。

一承节郎、添差酒税朱思恭，全家死难。有男朱世明，见在。

一成忠郎、嘉兴府新城酒税姜应春，全家四口死难。

一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景坦然，家六口死难。有孺人郑氏，男景世隆，媳妇郭氏，共三人，被虏走回，见存。

一武经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秦安上，全家七口死难。有两女、两男，长秦邦俊，次秦邦汉，被虏走回。

一保义郎、本州监庙刘忱，全家死难。

一训武郎、本州指使钱珪，全家死难。

一进勇副尉、本州指使王明，全家死难。

一帐前佩印官、前独木巡检、保义郎李钧，因差出部押犒军官会，至张都统寨门，被虏死。有孺人并男，见寄居黄梅县。

一进勇副尉、本州使臣郑俊，全家死难。

一迪功郎、新安庆府宿松主簿梅必胜，全家死难。

一借补迪功郎戴栩，全家一十口死难。有妻李氏，被虏走回。

一高州文学祝棣、上州文学祝遂良，各全家死难。

一新三湖巡检、承信郎雍显，单骑死难。

一迪功郎、本州监庙程思周，全家死难。

一守御主兵官统领、进勇副尉孙中，统领、承信郎江士旺，统领、进勇副尉李浩，训练官曹全、李囊，统领、进武副尉林安仁，统领、进武校尉邓宗，统领、进义校尉王文明，统领、进武校尉吴宗政，各系巷战死难。有老小男女，各在本乡。

一前池州医药饭食、修武郎戴耕，被虏走回，有妻、男、孙女、婢仆共一十三口死难。外有长男女使安童，各一人走回。

照得寄居官李俊等一十一员，并借补戴栩、添差朱思恭被虏走回，戴耕并难以推恩施行，及司理赵与褒因单身出城，已行追罢外，正月五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李诚之、秦钜各特赠五官，更特赠秘阁修撰，仍各追赐紫章服，特与三名迪功郎恩泽，并特追封侯爵，同赐额立庙于本州，令户部各特赐银绢二百匹两，给付各家。李诚之妻许氏，特赠令人。男士允，特赠通直郎。侄士宏，特赠承务郎。媳妇孙女，各特赠安人。秦钜男秦浚澤，特赠通直郎。林棨、张广、赵师琯，各特赠三官，各特与一子承信郎恩泽。阮希甫特赠通直郎，仍特与一子登仕恩泽。赵汝标、宁时凤，各特赠承务郎，各特与一子上州文学恩泽。杜鄂，特赠承务郎。童蒙正，特赠秉义郎。内杜谔、童蒙正，仍令本州津送，各归寄居州军。温玉、梅察、董戡，各特赐三官，各特与一子进武校尉恩泽。严刚中，特赠三官，特与一子下州文学。钱珪、李钧，各特赠两官，各特与一子承信郎恩泽。王明，特赠承信郎，与一子下班祗应恩泽。郑俊，特赠承信郎，特与一子进义副尉恩泽。孙中、李浩、林安仁、王文明、吴宗政，各特赠承节郎。江士旺，特赠三官，各特与一子下班祗应恩泽。邓宗，特赠保义郎，特与一子进义校尉恩泽。曹全、李囊，各特赠承信郎，各特与一子进义副尉恩泽。李俊、安允恭、姜应春、景坦然、秦安上、刘忱、姜必胜、祝棣、祝遂良、雍显、程师周，并令本州各委官以礼致祭，仍量与周给其家。添差官思恭，亦仰本州契勘，如本人系外州军居，即与津送其归，仍令吏部日下出给合受告文、公据，限十日缴申枢密院。敕送到礼部状承司封关节文，准嘉定十五年正月九日枢密院劄子，奏淮西制置司申乞将李诚之、秦钜褒赠，以为忠臣死节者之劝。正月五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李诚之、秦钜各特赠五官，更特赠秘阁修撰，仍各追赐紫章服，特与二名迪功郎恩泽，并特追封侯爵，同赐额立庙事。

本部寻连送太常寺详关，内备坐圣旨指挥施行，具状申部去后。今据本寺申，准连送下承司封关节文。正月五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李诚之、秦钜并特追封侯爵，同赐额立庙，本寺今遵依前项圣旨指挥，今拟封下项一蕲州知郡李诚之、通判秦钜合同赐额立庙，今欲拟褒忠庙为额，合行降敕。一蕲州知郡李诚之合拟封二字侯爵，今欲拟正节侯，合命词给告。蕲州通判秦钜合拟封二字侯爵，今欲拟义烈侯，合命词给告。所据太常寺拟封在前，伏乞朝廷取旨赐额，加封施行，伏候指挥。二月四日，奉圣旨，依礼部施行。

李诚之告词

敕故承议郎、权发遣蕲州李诚之，蕲春虽介在疆场，然所恃以为险者，六关也。朕命宪臣往专备御之责，而措置疏略，负我使令，尔儒绅之望，属分符守以孤城，而婴虏锋，盖亦难矣。慷慨激烈，尽其命义，阖门死难，朕甚痛之，乃加论撰，仍躐崇阶，爵之通侯，庙食兹土，赏延于后，并命一时。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禄。国家之泽，当峻彝章。今密印累累，未足为尔宠。将灭此仇虏，始足以慰九泉也。可特赠朝散大夫，秘阁修撰。

秦钜告词

敕故朝请郎、通判蕲州秦钜，蕲春虽介在疆场，然所恃以为险者，六关也。朕命宪臣往专备御之责，而措置疏略，负我使令，尔相阀之华，属承郡事，孤城岌岌，莫抗虏锋，能佐其长，服节守义，父子同陨，朕甚哀之。乃加论证，仍躐崇阶，爵之通侯，庙食兹土，赏延于后，并命一时。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禄。国家之泽，当峻彝章。今密印累累，固痛在阖门，而荣在九泉也。英概如存，尚克钦止。可特赠朝议大夫，秘阁修撰。

阮希甫等告词

故儒林郎、蕲州教授阮希甫，可特赠通直郎。

故迪功郎、蕲州防御判官赵汝标，可特赠承务郎。

故迪功郎、蕲州蕲水县主簿宁时凤，可特赠承务郎。

故承直郎、监蕲州都太监辖蕲口镇仓库兼烟火公事严刚中，可特赠承事郎。

敕故阮希甫等，呜呼！蕲水之祸，朕固闻之，而未尽详其人也。边臣以名来上，则汝等皆死其职以及其家。冤乎痛哉！一至于此耶？殆于王事，礼有加等，超升京秩，官其后裔。忠魂如在，尚服宠光，可依前件。

李士允等告词

故承议郎、权发遣蕲州李诚之男士允，可特赠通直郎。

故承议郎、权发遣蕲州李诚之侄士宏，可特赠承务郎。

敕故李诚之男士允等，为子侄而从宦，莫乐乎五马之荣。汝等独罹兵锋，共死边垒，京秩之赉，岂能汝华，亦姑以塞予之悲耳，可依前件。

秦浚等告词

故朝请郎、通判蕲州秦钜男秦澤，可特赠通直郎。

故朝请郎、通判蕲州秦钜男秦澤，可特赠通直郎。

敕故秦钜男浚等，蕲春佳郡，士大夫乐于宦游，况为贰车之子弟哉？今或反是，汝等与罹其祸，此朕所以尽伤也。畀之京秩，尚庶几泉下之荣，可依前件。

龙飞录

[宋]周必大撰　张友臣整理

《龙飞录》一卷，一作《壬午龙飞录》，南宋周必大（一一二六——一二〇四）撰。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绍兴进士，曾官至左丞相，生平著述颇丰，后人汇编为《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是书即选自《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类》，记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至隆兴元年四月共十一个月的朝廷故事，由于事皆周氏亲历，故颇具史料价值。本整理本即以《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本为底本。

绍兴三十二年，岁在壬午，六月丙寅，朔。

戊寅，宣赦文德殿，首尾词翰林学士洪遵草，其间有云："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间安视膳之余。"盖用御批语，人传诵之。圣旨："朕欲日朝德寿，太上谓恐废万机，劳烦群下，委礼官重定其期。"礼官请用汉帝故事，五日一朝。

辛巳，监察御史以上诣德寿宫起居，辅臣略至榻前，太上幞头、宽袖、赭袍、玉排、方带，中官八人分立殿下，惟施伞扇，不鸣鞭。

乙酉，祠部员外郎刘藻卒。藻字昭信，福州人，进士。入官颇穷易，通《礼》学。陈诚之在西府，荐为学官，改枢密院编修官，除国子博士兼建王府小学教授。教授本专用馆职，王十朋既去朱倬以命藻，而降旨云："教授阙，差馆职学官兼领。"俄擢祠曹郎，而兼职不改也。东宫立，宰执请迁王府官僚，太上曰："小学何劳之有?"止迁史浩、张阐。时藻已被病，未几卒，年六十四。赠秘阁修撰。三皇子各赙银绢百。藻初被召，尚在选调，吏误召岭南人京官刘藻，久之始悟，朝廷除广州通判遣之。至是藻卒，而刘藻适自梅州守乞致仕，异哉!

己丑，太上以车驾五日一朝为烦，诏用朔望初八、二十二日诣德寿宫。

辛卯，德寿宫月进钱十万贯，太上令止进四万贯。

甲午，文德殿宣诏书，上太上皇帝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太上皇后曰"寿圣太上皇后"。先是，礼官与执政已定此号，然后令有司集议。二十二日，侍从台谏礼官会于都堂，左相援笔书云云。或谓尊号始自开元，至元丰罢之，万世不可易也。汪圣锡持此议尤力，给舍台谏多从其说，故不签议状者大半，而洪翰林已草寿圣之议矣。二十三日，进呈，奉旨恭依。汪圣锡、徐敦立二侍郎及给舍台谏，各以状申都省，云："尊号既非矣，而光尧近神尧，寿圣乃英宗诞节，且尝名寺，不可用也。"二十五日，遂降旨，谓已奏知太上，'不容但已恐'数字未善，更令金安节、张震等商量，疾速奏来上。金彦亨在禁从签书中官最长，而真父台谏之长故也。明日，彦亨、真父等请再集百官议。二十七日，圣旨："不须别议，愿与签书前议者听。"诸公知不可回，皆与签书。

七月朔，丙申，先天节假连日，蜚蝗自宣湖入临安界，绵亘数十里，所过赭其山，而不甚害稼。江浙间三十余年前尝有之。

丁酉，监察御史以上赴德寿宫起居，既卷班辅臣升殿问圣躬，次从官，次杨存中、赵密、田师中、郑藻等，太上有所奖谕，存中等曲谢三四。客云："豺能杀虎，鼠可害象，事固不可忽也。"

戊戌，粮料、登极赦诸军优赏，共支银三十八万三千一百余两，殿前司捧日都虞候军额等至诸军长行一十九万四千一百余两，马军司龙卫都虞候军额等至诸军长行五万四千三百余两，诸军司神卫都虞候军额等至诸军长行九万九千七百余两，诸百官司等处三卫差到军兵自都虞候军额等至长行三万五千余两。

己亥，百官受誓戒于尚书省，奉敕摄光禄丞，以此月十四日皇帝亲飨太庙也。《按国朝会要》，无即位亲飨故事，太常官北附郊祀定此礼。初，请乘玉辂，上不许，稍令裁定。

癸卯，德寿圣旨："前尝止宰执等月内两次到宫，今闻尚与前说不异，缘宫前无待漏处，缓急阴雨，使百官暴露，殊不安怀，可今后只初二日率从官同一次来。时宣麻，张浚自特进大观文除少傅、江淮宣抚使，进封魏国公。昨日，锁院刘共父当直，不召，就式假中宣史直翁。初，三省议除少保封次，国制出，

乃少傅大国。或云：直翁与谋。陈揆不乐曰："真内相也。"

戊申，赴太庙致斋，大雨终日夜，暴风达旦，轩簸可畏，太史局奏地震。

己酉，五更，皇帝亲飨太庙。初行礼，大风，既而雨作，张魏公申请，内一项除申朝廷用状，余皆札子。或谓：非见执政不当如此。

癸丑，圣旨罢御前激赏库，归左帑，谓之南库。从袁仲诚谏疏也。自秦氏敛中外之财输御前，虽时有进纳，而三省密院移用为多，有司莫得稽考。上锐意除去，士大夫以为盛举。又有三省密院激赏库顷尝裁定，岁给十万缗而已。汪圣锡云："吕元直为相，堂厨每厅日食四千，至秦桧之当国，每食折四十余千。余执政有差，于是始不会食。"胡明仲侍郎尝谓："虽欲伴食，不可得矣。"

丙辰，临安访求岳飞坟，在钱塘门外，当时私号贾宜人坟，今将以一品礼葬之。

癸亥，内侍李绰罢提举军器所。初，上以器械不犀利，工部军器监未尝问，故以付绰而不令隶部。监台谏谓："建炎间太上尝以此委中官，未几废罢，新政岂宜如此?"上颇然之。有只为题目不好之语，既而绰张大其事，日有启请，且辟置官属。上意于是向绰。谕真甫仲诚云："祖宗朝，中官尝掌兵，此亦何害?"二人论奏不已，遂降御笔云："览卿所奏，备见忠谠"云云。已令复隶部监，然绰犹未罢也，二人再论列，而任信孺、陈应求因内殿引对，亦及之。及令绰自请罢提举，而改用统制官辅逵等。

甲子，洪景卢张才（阮本作方）甫入门，国书略曰："使介来庭，缄题越式，固违群议，特往报书。"又曰："宜靖既迁，楚齐继及，叙海道，定君臣之事。"又曰："海陵失德，江介兴师，过乃止于一身，盟固难于屡变。"（亮既死，追封岐国王，后改谥海陵炀王）又曰："尺书侮慢，既乖藩臣；寸地侵陵，又违誓表。"又曰：殊无致贺之词，继有难从之请。又有"若使干戈不息，赋敛繁兴，坠民涂炭，咎将谁执"之意，而末句云："尚敦旧好，勿徇群言。"初，景卢在境上，与接伴约用敌国礼，接伴许诺，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旧式。才入燕京，尽却回，使景卢依近例易之，景卢不可。于是扃驿门，绝供馈。而馆伴者云："尝从景卢父尚书公学，阳吐情实，言勿固执，恐无好事，须通一线路乃佳。"景卢等惧留，易表章授之。既入见，使副例不跪，至是皆跪，虏主传令云："国书不如式，不当受，可付有司。"其诡诈虚喝类此。

八月己巳，成闵保奏："瓜州及皂角林阵亡将校长行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其实皂角林所丧甚少，而瓜州之败恐不止此也。

戊寅，宫门早二刻开，行事官朝服入，赴大庆殿各庀其职。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发册宝讫，还。内臣僚当服出和宁门，导册宝诣德寿宫。有顷驾来，太上皇帝御殿，皇帝入拜殿上，奏册宝讫，行事官归班，百官拜舞称贺太上皇帝太上皇后讫，退。昨晚诏迎天竺观音祈晴，今日雨意垂垂，仅能成礼。有旨：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上尊号，进银五万两，寿圣太上皇后三万两，八月二十一日生辰进银三万两。先是，有司引唐顺宗故事，虽在钦宗服制，不妨上册宝，但欲设乐而不作，礼部郎官刘仪凤以唐实行易月之制，与本朝不同，著议甚典丽，然卒从有司所请。

丁亥，除起居郎。

己丑，后殿侍立退诣文德殿拜表，请以会庆名圣节，殿门待班幕次台谏皆设倚，近臣则各以交床自随。徐敦立相戏云："罚却倚子矣。"

癸巳，拜第二表，请圣节名。是月九日奉旨吴拱保奏：今年二月五日，西京差金人攻汝州，追赶过河。又二月二十四日，直来城下，掩击败走，及发兵深入，收复永安军，并永宁、福昌、长水等县；并金人攻打蔡州，遂发统制王宣等前去确山县解围等事，保明实立功官兵二万五千五十四人，奇功一千四十八人，各特转两官资，第一等三千二百六十八人，第二等八千九百八十七人，第三等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七人，各特转一官资。

九月朔，甲午，驾诣德寿宫，上御内殿，（即讲殿）辅臣奏事毕，自祥曦殿登辇。祥曦，旧殿名，今面西，常日但为行廊，凡驾出，辅臣若无奏事，则径于祥曦设御座鸣鞭，山呼如仪，左右史例随，应奉官两拜起居，次宰执、从官、亲王、使相等两拜起居，班退而辇升。左藏库册宝支赐银八千两，绢九千匹。

乙未，早赴德寿宫起居，退诣文德殿听批，答所请十月二十二日为会庆节，宣允敦义云：魏申谓汉宣帝、光武、唐肃宗皆亥生。（更检光武纪，中元二年注云：是岁在丁巳，则光武乃生于丙辰，范晔论曰：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

丁未，敕兼编类圣政所详定官右正言袁孚知温州，孚论德寿宫中官梁康民欲就宫侧开酤事，上批其章云："览卿所奏，及德寿宫，朕令询问，即无此事，朕心悚然，今后论事毋或如此。"寻批出，除孚吏部郎官，大臣以为不可。孚请去，故有是命。寻又除直秘阁。丁巳，兼权中书舍人。

十月辛巳，闻吴璘舍德顺归秦州。

癸未，旬假，宣麻，张子盖以海州解围立功，加检校少保。十余年来，武臣节度使一转即拜真太尉，臣僚论其太骤，乞复检校官，遂自子盖始。

十一月甲午，早赴德寿宫起居，韩知阁恕云："绍兴七八年间，同莫将使金国，不许至其都，止燕山以待。久之，报虏主来，将等亦不得见，但呼至都堂，其宰相等五人设榻坐堂上，将等立白事，屡被诟辱，几不可堪。既留国书，即徙将等于涿州驿中，伺守颇严，遇太守来招议事，将恕以下皆朝服步往，未尝给车马也。"

乙未，以内教权罢讲筵。是日，当末讲，旧例：

临安具酒馔，比亦废此礼，学士院设食三品而已。时洪翰林兼侍读。

丙申，镇江张子盖遣契丹归正人萧鹧巴来，译者谓契丹为金人所败，此曹遁以来，然未可信。

戊戌，讲筵所例赐冬至节仪：讲读官钱五十千，酒六斗；修注官钱三十千，酒四斗。

己亥，就都亭驿赐萧鹧巴等四十五人御筵，酒七盏。初议遣从官押宴，予与给舍白宰执止之。

庚子，日南至，稍晴。早入丽正门，赴文德殿，拜表称贺。过祥曦殿起居，从驾诣德寿宫，皇帝入，大次，百官班殿下，皇帝步入，小次，太上皇帝御殿应奉官礼官导皇帝自东阶升，北面四拜讫，西向立，百官拜舞如仪，礼毕，皇帝从太上皇帝还内，班退归幕次，未后从驾回。是日，太上宣萧鹧巴等入宫击球，赐银碗有差。

戊申，诏改来年正月一日为隆兴元年，曾子宣日记有此号。

壬子，旬假，雨中访务观，务观约留美少稷至能共饭，务观云："尝记先人说，红鞓饰带，始唐庄宗施之，优人程俱致道云：迩来庞元英《文昌杂录》云：'滑台贾昌朝画像，犹是黑鞓金玉带。'不知红鞓果起于何时。"

丙辰，张震除中书舍人，或谓庙堂有所疑，故峻迁使去风宪。上谕三省云："震知无不言，言皆当理。"遂谕当制舍人载之训词。真甫辞免云："自太上中兴，殿中侍御史凡五十二人，未有径除三字者。"

十二月戊辰，省札坐同知枢密院事张焘所奏，并降御札，召侍从两省台谏赴尚书省，拜受讫，就都堂给笔札，令条具时弊，仍各谕其官属次第，以闻众议。乞许三日内条对，逐具奏闻。

己巳，景灵宫行香，御笔督条对，史参乞少宽之，务令详尽。上亲批数十语，大略谓："近臣非若疏远之士，不知时务，今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若徇人情，朕所不取。"史参又奏："陛下固欲知时弊，非掩士大夫不备，而穷其所短也。"并缴洪翰林以下所按仁宗给札故事，退而条具，上乃从之。

乙酉，微雪。越人以欲雪而日光穿漏为雪眼。

己丑，百官赴太庙门外，班迎安穆皇后神主，退入幕次，俟丁时祔神主于别庙。礼官初欲依荐享例用乐，予奏云："荐享为祖宗，故不以钦宗余服而废乐，虽别庙亦可就用。今安穆乃钦宗侄妇，不可用乐。"周元特亦论之，诏可。

庚寅，秘书少监陈棠卒。棠字德邵，常州人，年六十二。近秘阁柱裂，有大声，人以为长贰不祥之应。

隆兴元年岁在癸未，正月癸巳，晴。虏人陷水洛城，城在德顺军秦州之间。虏先以兵与吴挺相持于德顺，一旦焚寨引去，挺不疑其伪遁也，不为备。虏自间道径趋水洛，断我师归路，而城中兵甚少，故陷之。

丙申，盱眙报：蒲察徒穆领兵据虹县。徒穆，故泗守也。自失其地，即寓宿州，睥睨故疆而不可得，既陷虹县，遂称泗州居之。

庚子，宣麻，史浩拜右仆射兼枢密使，张浚拜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昨日，拟定魏公除目，上以笔圈去枢密使三字，止升都督。今早执政奏事，闻之，请如初议，而制已付阁门，遂用旧文首尾词告廷，而令直学士院刘珙归改其词行下。是日，锁礼部贡院，敕差翰林承旨洪遵知举，兵部侍郎周葵、中书舍人张震同知，以免解就试人众，增参详官二人，点检官四人，国子司业王十朋为别院考试官。

戊午，贡院言承指挥比前举取过人数，其添取一百人，检照前举，凡三千五百四十四人，终场取过二百五十四人，今合取三百五十四人。而去年覃恩免解徐鼎剑州不曾申到数目外，国学一千三百四人，建宁府一千八十九人，洪州二百三十八人，宣州二百七人，已上其二千八百三十八人。内有八百六十五人未来就试，今乞于增添一百人额内措留三十人，充未到合取之数，从之。贡院言：常举共得钱一万二千贯，酒二百石，今官吏增多，乞增钱六千贯，酒一百八十石，诏给半。

二月甲子，蜀中正月探报，虏人据水洛城，吴挺弃德顺间道归。

丁卯，徐稚山侍郎论秋菊落英事，予谓有二说：一则为花落色衰之落，一则落训初，如所谓访予落止者，义见《尔雅》，盖取菊之初英食之。

戊寅，吴拱正月二十八日军前申状云："向起胜军，皆自德顺拔归，胜军颇多亡失，我师焚秦州，退保皂郊。"

三月壬辰朔，张魏公缴进北界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回书来，上其式云：志宁白宣抚执事。书词大略谓："向者新主初立，即舍淮南地，先遣信使，而宋国袭我归师，稍侵吾疆，今得来书，以天时人事逆顺为言，固争旧礼，不议他事。且陕西所失地近已克复，将士或执或死，其数甚多，此由宋国贪土地之故，不顺天意，不惜人命，以致此也。志宁材虽不武，被命分阃师之进止，得以专之，倘能先归侵地以示诚款，则复往之礼乃可徐议。今则按兵不动，以俟来音，宜深思熟虑，毋贻后悔。"初，魏公以其拒我使者，邀索旧礼，尝移书开谕之，故复用此意来答。

甲寅，夜与共甫宿省中，来日覆试权要亲族过省者。

乙卯，雨作，寒，引试七人"礼义积而民和亲论"。初，秦氏以子侄窃高科，而诸将亦行赂效之。桧死，议者请按乾德、咸平故事，凡两省台谏侍从以上谓之权要，其有服亲登第皆令覆试，虽有旨依而未尝举行。今岁赵密之子右承事郎赓过省，众疑其假手也，欲验之，而赓果托疾不来。

四月壬戌，奉祠出都。

中兴战功录

[宋]李　璧撰　张友臣整理

《中兴战功录》一卷，南宋李璧撰。李璧或作李壁。是书作于宋开禧年间，记录了南宋建炎至绍兴年间宋军抗击金兵的十三次大捷，但未及岳飞抗金事。马端临《文献通考》、明《文渊阁书目》对此书均曾著录，后失传。今行本系清人从《永乐大典》一一九七〇卷中辑出，本整理本即据此整理而成。

【张俊高桥（属明州）】建炎三年十二月，金虏渡江，自临安犯越州。上以明州不可居，乃决幸海道把隘。张公裕进海船二十只，内以兴化军田经船作御舟，余并作御前使用，百司禁卫并明州备船禁卫有千余人随行。是日幸定海县，御前右军都统制浙东制置使张俊自越州引兵至。明州时已无舟可载，俊上奏乞海舟，朝廷欲其且留拒敌，报以方聚集，遣行。上赐俊手书，其略曰："惟卿忠勇，事朕有年，朕非卿则倡义谁先？卿非朕则前功俱废。卿宜戮力共捍贼兵，一战成功，当封王爵。"俊纳侠士刘相如之策，遂留以抗敌。相如者，初以募人入卫王室，枢密院借补承事郎。及是揭榜通衢，劝谕迎敌，俊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辈宜用力，进者受上赏，不进者不贷。"士皆思奋。戊戌，虏陷越州。庚子，上发昌国县。辛丑，上舣白峰寺。癸卯，虏兵追袭乘舆，至明州城下。张俊欲遣人硬探，无敢应者。有军兵任存请行，俊壮之曰："汝果能得其实，当与汝官。"存拜谢而行，不旋踵，以手提二级而还，具得金人之虚实。俊大喜，遂决用兵之计。乃令统制官刘宝与战，不胜。再命王进、党用、邱横迎敌，用与横皆被杀。统制官杨沂中、田师中再战，又不胜。统领官赵密、李宝及进苦战，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质率诸班直以舟师来助，知州事刘洪道又率州兵射其旁，杀数千人，金人乃败，而稍退去。俊戒将士毋骄毋惰，且虏人侵轶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谓我不能军，有轻我之心，今一旦失利，彼且愤怒，必再来。乃清野，驻高桥，闭关自守。奏任存之功，特授承德郎。王进者延安人，少为军卒，是役也身先士卒，独立奇功，骤加正使，赐金带，俊拔用为将。虏自城下呼请遣人至寨中计事，俊令小校徐姓者往，虏释甲与语，欲如越官吏投拜，俊拒之。四年正月甲辰朔，御舟碇海中。乙巳，御舟泊台州港口。是日午，西风忽起，虏乘之又犯明州，张俊与守臣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虏奔北，堕田间或坠水，俊急令收兵。夜，虏拔寨去，屯余姚，且请济师于兀术。丙午，上次章安镇。已酉，张俊奏捷，从行百官皆贺，内侍陈顾言独不贺，曰："上幸海道，何贺之有?"庚戌，虏再犯明州，张俊御之于高桥，战数合，虑其济师，遂托以上旨扈从，辛亥，尽其众入台州。

【陈思恭太湖（属平江）】建炎四年二月戊戌，虏陷平江，同知枢密院事两浙宣抚使周望奔太湖，统制官陈思恭军于清乌镇。三月癸卯朔，虏后军泊吴江县，下临太湖，石岸险狭，陈思恭以兵邀之，虏舟乱不整，思恭大捷而退。丁未，思恭自乌墩至平江。初，望奔太湖，失其宣抚使印，敌既退，募善没者于湖中求得之。上闻平江失守，命望往常州袭敌师，以功赎过。嘉陈思恭太湖之功，寻擢思恭右武大夫，忠州团练使。

【吴玠和尚原（属凤翔）】建炎四年，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以虏众在淮甸，恐复扰东南，欲分挠其兵势，故陕西献计者以击虏为便。浚召都统制官吴玠，曰："高山我便于驻队，贼虽骁果，不能驰突。我据关辅之势，可以徐图。"皆置不用。九月、师次富平县，都统制刘锡会诸将议战，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可以战，宜择高阜据之，先为不可胜以制敌。"不从。及战，王师大溃，陕西大震。十月，玠收合散卒，视大散关之东有险，曰和尚原，方据险列栅以守，而贼已至原下。或谓玠宜屯汉中，汉中扼蜀口，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已而玠果击败之。明年，改元绍兴。五月，虏伪皇侄没立郎君与其别将乌鲁折合分两道入寇，没立自凤翔，折合自阶成凤出散关。时玠知凤翔，驻和尚原，朝问隔绝，且乏粮，人无固志。玠同弟璘召诸将，励以忠

义，歃血而誓，诸将感泣，为备益力。已而，折合先至，陈于原北，玠与诸将列阵待之，更战迭休，折合大败遁去。没立方攻箭筈关，玠复选将击之，两寇卒不得合。十月，金虏右监军兀术自熙河移寨，欲窥蜀，乃引众十余万人造浮桥于宝鸡县，渡渭来犯我。玠遣统制官吴璘、雷仲将劲兵强弩，号驻矢队，分番迭休，射不绝。虏稍却，则以骑兵断其粮道。乙亥，与虏战凡三十余阵，兀术中箭而遁，俘其将羊哥孛谨，及酋领三百，军八百，杀贼众横尸遍野。

【吴玠饶风岭关（属金州）】绍兴三年初，金虏大酋撒离喝等众十万自商于出汉阴，直趋金洋。正月，至洵阳界，金州失守。陕西统制吴玠自河池县亟率麾下骑一日夜驰三百里至饶风，先以黄柑数百枚犒大酋曰："大军远来，聊奉止渴，今日决战，各忠所事。"撒离喝以杖击地，大惊曰："吴侯尔来何神耶?"因不敢进，盘桓累日。玠得以暇治兵，寨绵亘数十里，官军凡万七千人，益以梁洋义士为三万。二月，虏人始至关下，被重铠步登山而仰攻。每一人登，二人拥其后，前者死，则后者被其甲以进，又死，则后者又代之如初。凡五十人为一队，至尽死，余一二人犹不退。我之弓弩乱发，且转大石击之，至不能前，则背山而坐，少苏则又登，终不复退一步。凡六昼夜，贼皆败衄，死者甚众，玠遗撒离喝书，且言虏远入重地，粮食已尽，将有覆师之祸，今欲开一路，奉听生还如何?撒离喝答书云："固如公言，然吾国退军，有刑待我，亟复战而后退。"初七日至初九日，我师又连胜。无何，虏人募军中，得敢死五千人，约能破我军者，至汉中日，人赏以银千锭，马三匹。黎明，死士从间道攀援而上，犯祖溪关。守将郭仲荀力不能支，求济师于玠。比至，而虏人已登矣。玠见虏人掩出我师后，遂自饶风一日驰还汉中。祖溪距饶风之左三十里，崇冈墙立，殆非人所行，始也过为之备，而使仲荀守，故少与之兵。虏人觇得，遂募士出我不意，以故失守。玠至汉中，刘子羽偕至西县，议欲栅定军山保聚拒贼。子羽先至三泉，诸将稍稍复集，玠自仙人原由间道见子羽于三泉，诘朝复西。子羽率诸将于三泉之南嘉陵江上求栅地以死守，统制官李师颜以潭毒山形峻拔，其山宽平，有泉水，可以筑硬栅，于是调旁近郡县夫星夜为壁垒，储粟十万石于其上，且尽居诸军老小于栅内，以固士心。积石至数十百万，下临入江路。自始为垒至毕工，凡十六日。又数日，虏人始至金牛，距我师数十里。于是下令军中蓐食，迟明而行，未辨色，子羽先上马至战地，于当前山角据胡床坐。既而诸将奔至，咸泣曰："此乃某等驻军处，而公先至此，使贼矢石或伤公，某等何以见士卒耶?"因请子羽退而代驻其处。俄而王万年复报，曰虏退矣，乃相与引还，子羽以三月二十七日间道往仙人关与玠谋，欲使田晟、王俊潜军出定军山，攻虏之南，令杨政出斜谷路以袭虏之后，期以四月初出兵。先是，玠遣统制官姓郭者往抄虏，至褒城界，遇浑女郎君部伍将归，与战，得生女真四十人，言皆不可解，使译者问之，始知虏人已引去数日矣。于是子羽与玠急遣兵邀之于武休关，虏尽弃其辎重及所掠人畜而去，后军为我军掩击，及堕溪涧死者以数千计。初，虏之为此来也，迫于叛臣之请，且以利诱之，谓四川唾手可得，金帛子女可以捆载而归。虏人所忌者独吴玠，故道险从金商，初不虑玠越境而来战也。既破金州，无所得，固已失望。鏖战饶风下十余日，仅退我师，而梁洋官私之器用财贿，前数月已尽置他处，虏至，无一毫可掠。虽败吴玠、王彦两军，我师之战死者才数百人，而虏之死伤者十五六。虏至汉中之后，既无得以赏应募者，诸军固已益怠。会春气深，疫疠方作，重伤者多死，疮痍者未兴。前此得吾候骑，固已知玠与子羽同在三泉为死守计，既又闻欲遣锐师之袭己也，惧，于是仓皇道褒斜以归。虏之归也，以四月二十九日尽出谷口，其后王俊至洋州诸山谷中，犹有虏栅十数，初未知大军之已还，始知虏人之去甚遽，至不暇遍告诸军，王俊于是尽招降之。他日，俊于饶风下得马革万七千余。且虏自入寇以来，无所得，有所失，未有如此役也。始虏之寇边也，甲士八万人，负辎重者称是焉，马三万匹，以十二月下旬自长安点集，二十八日，引而东涉商于之险，千里而后至金州。既入石门关，自以石塞其窦，以示必死，无还心。大战数十合，破饶风关。我师既大奔，无却顾者，虏犹迟回于饶风之侧。后数日，始如兴元。盖虏之行军每图万全也如此。方虏之战饶风也，劲卒几十万，而我才以三万人当之，虏人战辄番休，我之士卒无更代者，且又所备多而兵卒寡，此郭仲荀所以不能支也。

【吴玠杀金平（属凤州）】绍兴四年春二月，贼复大入。撒离喝四太子蓄愤日久，纠合兵数十万，转三河之粟，鱼贯蚁附，决意取蜀。自元帅以下，皆尽室以来。又以刘豫腹心为四川招抚使，檄召诸路签军列屯宝鸡，栅绵亘数十里。进攻铁山，凿岩开道，于仙人关高岭立大栅，下瞰玠营。关旁有险，号杀金平，玠设壁垒于平上，严兵以备。虏乃循岭东下，直攻玠营，玠以万人当其前。总管吴璘由七方关不待会合，率轻兵倍道入援其兄。四太子闻之，与皇弟郎君分领万户酋长拥兵急攻关，又往攻杀金平野砦，对垒札连珠硬砦十数座。又来玠营前立炮数十座击我营，玠令军中并发神臂弓飞矢大炮，毙贼无数。统制官田晟总兵深入追贼，贼又发生兵万余击营左，玠分兵力战，却之。贼不住，又添生兵万余，拥洞子云梯，直前搭我营垒。玠兵向前，用炮打洞子碎，用撞竿撞云梯倒。贼怒，缚虚栅战楼，别遣大孛堇拥锐兵万余一发乘城，玠令统制官杨政领长枪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断。贼又遣二孛堇总正甲兵二万夹攻砦两肋，璘左右遮护，血战杀贼，贼皆引去。撒离喝独驻马四顾，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号令诸军并力共攻玠营，兑方一楼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为统领，只在楼上酣

斗。楼已倾侧，仲以绢为绳，拽使复正。贼以火焚楼柱，仲以酒壶击灭火。贼布神臂弓东岭下，玠亦发神臂弓五百只与之对射。贼去，即遣王万年、刘濬钤辖、王武宣赞分紫白旗入贼营，贼奔溃。抵夜，玠别遣五将分更劫寨，昼夜数十合，金人困惫，死伤以万计，敛兵先遁。杀死千万户、甲军万余，得榜牌滚枪金鼓旗帜数千件。右军统制张彦夜劫贼横川砦，斩首千余级，生擒将领二十人。玠又遣统制官王俊设伏河池，扼贼归路，生擒百余人，斩首千余级，得牛马旗帜无数。玠悉兵尾袭，直过和尚原去。其后，胡世将摄宣抚使事，玠弟璘适在军中。他日，从容问玠所以战，则曰："璘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进，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盖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而中国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坚忍，尽吾长技重甲数百步外，则彼固不能及我；据其形便更出锐卒与之为无穷，以沮其坚忍之气，则我固有以制彼。至于决机两阵之间，变化如神，默运乎心术之微，则璘有不能言者。"世将深服焉。始虏犯关，璘在武阶，先以书遗兄玠曰："杀金平去原上远，前阵散漫，须设第二阵，作隘牢其限隔，俾死士无还，皆死战，乃可取胜。"玠用其策。时兀术身居东偏，而使韩将军者领西偏，东西掎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璘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所急援之，所向披靡。虏军死伤过半而气犹锐，璘遂敛军入第二隘以致虏。时军中颇有异议，欲别择形胜以守者，璘奋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战而却也，吾度此虏走不久矣。"请于玠，夜布火易旗帜。逮晓，军阵精采一新，乐声震山谷，我师气百倍。洎虏再搏我第二隘，则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攻具变化若神，璘率士死战，复以驻队矢射之，发发相继，虏死蔽地，复践以登，阅十余日，前后百战，而虏始遁去。

【韩世忠大仪镇（*属扬州*）】绍兴四年八月，逆豫遣其子麟、侄猊引虏兵渡淮，淮东抚使韩世忠自承州退保镇江府。九月己卯，韩世忠以所部过江，复如扬州。初，上闻敌骑渡淮，再以札赐世忠，略曰："今敌气正锐，又皆小舟轻捷，可以横江径渡浙西，趋行朝无数舍之远，朕甚忧之。建康诸渡旧为敌冲，万一透漏，存亡所系，朕虽不德，无以君国子民，而祖宗德泽犹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养之恩，永垂千载忠谊之烈。"世忠读诏感泣，遂进屯扬州。丙申，韩世忠以提举官董旻军于天长，以统制官解元军于高邮。时奉使魏良臣过扬，世忠置酒与别，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问故，世忠曰："有诏移军守江。乃命彻囊班师。"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诸军大集，行至大仪镇，勒精兵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戒闻鼓声，则起而击之。良臣至虏军，虏问我军动息，良臣以所见对。大酋兀术喜甚，勒兵趋江口，距大仪五里，其将孛堇挞也拥铁骑过吾军之东。世忠亲与呼延通率十余骑绰路，去大仪十数里，遇虏人铁骑二百余，世忠与通方立马议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骑直冲世忠，世忠与战不利。虏人有骁将独战世忠，世忠力疲坠马，几被执，通自后击虏，杀之。世忠复得马回。顾虏人百余骑计得世忠，通据坡坂厄其路，以弓箭当之，世忠得免。遂传小麾鸣鼓，伏者四起，五军旗与虏旗杂出，虏军乱，弓刀无所施，而我师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砍人胸，下揹马足，虏全装陷泥淖中。世忠麾劲骑四面蹴之，大半乞降，余皆奔溃，追杀十余里，兀术乘千里马以遁。积尸如邱垤，擒孛堇挞也女真千户长五百余人，获战马五百余匹，器械辎重与平山堂齐，军势大振。兀术还泗上，召良臣责其卖己，将斩之，良臣好词以免。董旻在天长，遇敌于鸦江桥，擒女真四十余人。虏人侵高邮，未至三四十里，解元先知之，逆料虏人翌日食时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要路，又伏百人于贼之东北岳庙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路之一隅，令曰："虏人以高邮无兵，不知我在高邮，必轻易而进，俟虏人过我，当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见我麾旗则立帜以待，虏人进无路，必取岳庙路走矣。若果然，则伏者出。"众皆诺。又密使人伏樊良，俟虏人过则决河岸以阻其归路。食时，虏人果径趋城下，元密数之，有一百五十骑，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帜以待，虏人大惊，踌躇无路，遂向岳庙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无所施其技，尽被擒。几得一百四十八人，金牌银牌与执事居其半。癸巳，世忠遣武功郎赵何来献捷，且奏通之功，乞优异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缴其告命，再奏乞重赏以劝将士，遂前阶官授吉州刺史。通，赞远孙也。元与旻各加正任观察使。

【刘锜顺昌府（*属京北路*）】绍兴十年五月，虏背盟，兀术同三路都统及号龙虎大王与将军韩常拥精兵十五万渡河。丙戌，入东京，执留守孟庾。兀术驻龙德宫，三都统以次长驱南下，破颖昌淮宁三府，蔡州亦降。先是，马军帅东京副留守刘锜领兵之任，溯江淮至颍上，锜与主管机宜文身杜亨道干办公事，王义宾及将佐舍舟陆行，抵顺昌府。庚寅，守臣显谟阁直学士陈规得报，金骑已入东京。规以示锜，时锜所部选锋游奕两军及老幼轻重相去甚远，锜遣骑趣之。是夕，才抵岸，锜见规曰："事急矣，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矣。"规亦力留锜共守。锜又见刘豫时所蓄毒药犹在，足以害敌。壬辰，乃召诸将计事，锜曰："吾军远来，未及息肩，虏已压境，今当如何？"有欲就便舟顺流而下者，或曰："去则虏人邀我归路，其败必矣。莫若守城，徐为之计。"锜曰："锜本赴官留司，今东京既陷，幸全军至此，有城池可守，机不可失，当同心力，以死报国家。"众议始定。即凿舟沉之，示无去意。与属官等登城区处，城外有居民数千家，恐为贼

巢，悉焚之。分命诸统制官许青守东门，贺辉守西门，钟彦守南门，杜杞守北门，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向导间探。于是人皆奋曰："早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立功。"锜亲于城上督工，设战具，修壁垒。时守备全阙，锜取伪齐所作蚩尤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代篦篱笆，凡六日粗毕，而虏人游骑已渡河至城外矣。壬寅，虏大队至。先是，锜于城下设伏，虏游骑至，擒其千户阿克顺杀等二人，诘之，云："韩将军在白龙涡下寨，距城三十里。"锜夜遣千余兵击之，颇杀虏众。既而三路都统葛王褒及龙虎大王军并至城下，凡三万余人。锜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复以步兵邀击，溺于河者甚众，夺其器甲，又生获女真汉儿，皆谓虏已遣银牌使驰诣东京，告急于都元帅兀术矣。时锜见陈蔡以西皆望风投拜，又有王山者旧为兀术所用，尝知顺昌，至是复来城下，兀术欲再令守顺昌，锜虑有卖己者，故顺昌官吏军民皆不许登城，以已所部兵守之。时鄜延路副总管刘光远以道梗不能赴，武功大夫温州刺史。史新、知石泉军柳倪为锜所辟，皆在军中。倪适至东门，虏射中其左足，倪拔矢反射之，虏应声而倒。六月戊申，诏以锜为鼎州观察使，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时虏众围顺昌已四日，乃移寨于城东拐李村，距城二十里。锜遣骁将闾充以锐卒五百，募土人前导，夜劫其寨。至军中，毡帐数重，朱漆奚车，有一帅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听，竟杀之。是夕，天欲雨，电光所烛见辫发者，歼之甚众。既而报大酋越国王兀术亲拥兵至。先是，兀术在龙德宫，得告急之报，即索靴上马，麾其众出京，顷刻而集。过淮宁，留一宿，治战具，备糗粮，自东京往复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锜闻兀术至近境，乃登城会诸将于东门，问策安出？或谓今已屡捷，宜乘此势，具舟全军而归。锜乃会诸统兵官于西门上，酌酒而誓曰："朝廷养兵十五年，正欲为缓急之用，况已挫虏锋，军稍振，虽多寡不侔，然有进无退。兼虏营近三十里，而四太子来援，吾军一动，被虏追及，老小先乱，必至狼狈。不惟前功俱废，致虏遂侵两淮，震惊江浙，平生报国之志反为误国之罪，不如背城一战，于死中求生可也。"众以为然，欲求效命。锜呼帐下曹成二人谕曰："吾遣尔乘间，事捷有厚赏。第如我言，虏必不杀。我今遣骑绰路，置汝队中，汝遇虏，必坠马，使为所得。虏帅问我何人？对曰太平边帅子，喜声色，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乐耳。"已而遣探骑，果遇虏，二人被执。兀术喜曰："可蹴此城耳。"遂下令不用负鹅车炮具行。翌日，锜行城上，见二人远来，心知其归，即缒上。虏械二人，以文书一卷系于械，锜取焚之。庚戌，兀术亲率兵攻城。先是，兀术至城外，责诸将用兵之失，众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国王临城自见。"兀术见其城陋，谓诸将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来早府衙会食，所得妇女玉帛悉听自留，男子三岁以上皆杀之。且折箭为誓，以激其众。有叩城以手揶揄曰："你们只有一个日头活哩。"平明，虏兵攻城凡十余万，府城惟东西两门受敌，锜所部不满二万，而可出战者仅五千。虏先攻东门，锜出兵应之，虏众败退。兀术自将牙兵三千往来为援，皆带重甲，三人为伍，贯韦索，号铁骑马，左右翼号拐子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难下之城，并用此军，故又名长胜军。时虏帅各居一部，众欲击韩军，锜曰：击韩虽退，兀术精兵尚存，不可当也。法当先击兀术，兀术一动，则余军无能为矣。时叛将孔彦舟、郦琼、赵荣辈骑列于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佐护军，本无斗志，惟两拐子马可杀。"故官军皆愤。时方剧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凉则不与战。逮未申间，彼力疲而气索，锜忽遣数百人出西门，虏方来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极力与战。统制官赵樽、韩直皆被数矢，战不肯已，锜遣属扶归。士殊死斗，入虏阵中，斫以刀斧，至有奋手捽之，与俱坠于濠者。是日，西风怒号，城土吹落，尘霾涨天，咫尺不辨，金虏尸横马倒，纵横枕藉，不知几何。兀术乃移寨于城西，掘堑以自卫，欲为坐困官军之计。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余，锜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宁处。乙卯，兀术作筏系桥而去，至泰和县卧两日，至陈州，数诸将之罪，自将军韩常已下皆鞭之。于是复以葛王裒守归德府，韩常守许州，翟将军守陈州，兀术自拥其众还汴京，自是不复出师。辛酉，顺昌捷奏至。庚午，册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鼎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刘锜为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前一日，上谕大臣曰："用兵之际，赏罚欲明。锜以孤军挫敌锋，兀术遁去，其功卓然，当便除节钺。"即日降制。既又遣中使抚问，上赐札，有曰："卿之伟绩，朕所不忘。"己亥，命陈规知庐州，刘锜兼权知顺昌府。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先是，上赐锜空名告身千五百，命书填将佐之有功者，锜复缴上，谓不若自朝廷给之为荣。至是始具功状以闻，凡统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赐椀带予之，其有过者则杖责之，斥为士伍。虏之始至也，游奕军统领田守忠、正将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杀数十人而后死。锜厚加优恤，遂以犒军银帛十四万匹两均给将士，军无私焉。于是，锜方欲进兵，而桧召锜还。徽猷阁待制洪皓时在燕山，密奏："顺昌之役，虏震惧丧魄，燕之珍宝悉取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可惜也。

【张俊柘皋（属镇巢军）】绍兴十有一年正月，金虏犯寿春府。已未，淮北宣抚判官刘锜自太平州渡江，以援淮西。锜有兵二万，马数百，朝廷闻报，亟令张俊还建康拒虏。虏陷寿春，杀守兵千余人，系桥淮岸以济其众。乙丑，刘锜至庐州，驻兵城外。时枢密直学士知庐州陈规病卒，城中无守臣，备御之具皆阙，官吏军民散出逃遁，惟有宣抚司统制官闵师古兵二千余人。锜巡其城一匝曰："城不足守也。"乃冒雨

与师古率众而南。丙寅，金虏大军入庐州，遣轻骑追锜，相及于西山口。锜自以精兵为殿，复以戈西向，列阵以待。追骑望见锜旌旗，逡巡不敢逼。日暮各解去。丁卯，锜结阵徐行，号令诸军占择地利，共趋东关，依水据山，以遏虏冲。自虏人渡淮，淮南之人皆避过江南，江南之人亦为迁徙之计，惟视锜兵以为安危。锜既得东关之险，稍休士卒，兵力复振。虏据庐州，虽时遣兵入无为军和州境内剽掠，而不敢举兵逼江者，盖惧锜之乘其后也，江南由是少安。二月癸酉，淮西宣抚司都统制王德渡江屯和州。初，虏都元帅兀术既入合肥，建康府谍者回报："虏人已犯含山县，渐犯历阳。"时张俊诸军虽已趣装，犹未起发，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见俊，请速出兵。俊犹迟之曰："更俟探报。"梦得曰："虏已过含山县，万一和州为所得，长江不可保矣。"俊遂令诸军进发。谕诸统制曰："先得和州者胜。"德曰："德当身先士卒，为诸事前锋。"俊壮之，壮士皆欢噪而行。有报已失和州者，德乃率所部兵渡采石，约俊明日入城会食。至中流，闻贼势众甚，莫敢前。德驱之进棹，首先登舟，俊宿于江中。德率众径至城下，虏退屯昭关。丙子，王德遇金虏镇国大将军韩常于含山县东，败之。丁丑，上谓大臣曰："朕于诸帅，听其言则知其用心，观其所为则知其才，人皆言刘锜善战，朕谓顺昌之胜，所谓置之死地然后生，未为善战也。锜之所长，在于循分守节，危疑之交，能自立不变，此为可取。"丙戌，锜行至柘皋，与金人遇，夹河而军。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缓。至尉子桥，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虏断桥以自固，列营柘皋。柘皋地平，虏人以为骑兵之利，且见锜兵少，意甚易之。河通巢湖，阔二丈余，锜命军士曳薪叠桥，须臾而成，遣甲军数队过桥，皆卧枪而坐。会淮北宣抚使都统制王德统制高沂中、田师中、张子盖之军俱至。翌日，虏将邢王与韩常等以铁骑十余万分为两队，夹道而陈。沂中自上流涉浅径进失利，统制官辅逵被箭中目，骑兵有稍却者，德曰："贼右皆劲骑，吾将先破之。"乃与师中麾兵渡桥，薄其右。虏阵动，有一酋被甲跃马，指画部队，德引弓一发，酋应弦坠马。德乘势大呼驰击，诸军皆鼓噪，虏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沂中曰："虏便习在弓矢，当有以去其技。"乃令万兵各持长斧，堵而前，奋锐击之，虏人大败，退屯紫金山。德等尾击之，捕数百人，马驮数百。而锜以步兵甲重，不能奔驰，下令无所取，故无俘获焉。是役也，将官拱卫大夫武胜军承宣使姚端已下死者九百三人，而虏之死者甚众。锜谓德曰："昔闻公威略如神，今果见之，请以兄礼事公。"张俊之爱妾张氏，即杭妓张秾也，颇知书。柘皋之役，俊遣书嘱以家事，张答书引霍去病、赵云不问家事为言，令勉报国。俊以其书进，上大喜，亲书奖谕赐之。己丑，张俊入庐州，杨沂中、刘锜之军皆至城外。乙未，赐张俊、杨沂中、刘锜诏书，以捷书累至，军声大张，盖自军兴以来，未有今日之盛，仍戒以当思困兽之斗，务保全功。其词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林待聘所草也。俊以立奇功将佐十八人奏闻，上皆宣见，临轩劳问，而训练官任存曰：臣生长田间，赖陛下神圣，祖宗威灵，仅能破敌，安敢以微劳自矜？上益喜，均赐金带银铤，而别赐金钱与存。

【刘锜皂角林（属扬州）】绍兴三十有一年十月，金虏败盟，渡淮直入扬州。江淮制置使刘锜退屯瓜州。乙丑，虏遣统军高景山逐锜，与官军遇，至是全军来争瓜州渡，锜率镇江府左军统领员琦、统制官贾和仲、吴超等拒之于皂角林。琦陷重围，下马死战数十合，中军第四将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设伏，虏既入伏，强弩俄发，虏以运河岸狭，非骑兵之利，稍引去。遂大败之，斩高景山，俘数百人，掩杀虏人入运河及湖内约二千余人，活提到番人及夺到番马弓刀旗枪器甲不计数目，员琦自修武郎转右武大夫。

【李宝唐岛（属胶州）】绍兴三十有一年，浙西副总管李宝以舟师至东海县。先是，魏胜既得海州，久之，官军不至。胜推宝之子承节郎公佐领州事，自出募兵，得数十人，往攻沂州，大败，仅以身免。复还海州，虏兵围之。宝闻，麾兵登岸，以剑画地曰："此敌界，非复吾境，当力战。"因握槊前行，接虏奋击，士无不一当十，虏人惊出意外，亟引去。于是胜出城迎宝，宝维舟犒士，遣辩者四出招纳降附。"时山东豪杰开赵明椿、刘异、李机、李仔、郑云等各以义旗聚众，赵与耿京所部军马将王世隆合，共攻城阳军。城阳军者，密州之莒县陷，伪改焉。赵等闻宝来，遣使至军前纳款，宝以为修武郎。会虏人自沂州遣五百骑至，城阳军解围，赵等散去，世隆以其军屯日照县境。宝舟至胶西县，遣提举一行事务曹洋借民马与小吏 徐坚往迎之，世隆以其众降。后数日，开赵亦至，宝以世隆赵并为山后都统制，以待官军进攻，且为声援。虏主亮用降人倪询、应简、梁三儿等计造战船数百，使工部尚书苏保衡统之，以大总管六员为副，分部海船，期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门山，入钱塘江。干事毕，令雄州刺史阿兀来江上迎报，泊于陈家岛。宝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余里，而北风日起，宝忧之。有大汉军水手数百来降，大汉军，签起上等户也，皆富豪子弟，宝问之，颇得北军事实。曹洋请逆战，知朐山县高敞曰："不可，彼众我寡，宜避之。"洋曰："彼虽众，皆不谙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动。'虽众何为？况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敌，虽欲退走，其可得乎？有死而已。"时金候风即南，不知王师之猝至也。宝伺虏未觉，遣洋与裨将黄端祷于石臼神，祈风助顺。夜漏将尽，起碇进舟，风犹未顺，众有难色。良久，南风渐应，众喜争奋，引帆握刃，俄顷过山薄虏，鼓声震垒。虏惊失措，虏帆皆油缬为之，舒张如锦绣，亘数里，忽为波涛卷聚一隅，窘蹙摇兀，无复行次。会火头船中已有火起者，宝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

焰随发，延烧数百，火不及者犹欲前拒，宝命军士跃登其舟，以短兵击刺，殪之舟中。其余签军皆中原旧民，脱甲而降者三千余人，获其副都统骠骑上将军益都府总管完颜郑家奴等五人，斩之。阿儿亦为官军所杀。保衡舟未发，亟引去，并得倪询等三人，及虏诏书、印记、征南行程历与器甲粮斛以万计。洋贺宝，宝曰："皆公之力也。"既，王世隆开赵等皆来，遂令赵率其众旁海行，至海州，世隆马军尚有八百余留海州，以世隆赴行在。十一月丙戌，复遣洋奏捷，上于行在，洋具奏海道之功，上大喜，厉声言曰："李宝第一功。"顾内侍曰："今日写旗赐李宝。"又问倪询、应简如何？洋奏："活捉到倪询、应简二人，见拘管在李宝军中。"上益喜，令洋取倪询、应简亲管押赴行在。询，常熟人，应简，通州人，越海投虏，献海道进兵之策，至是被擒。是日，除宝静海军节度使，京东东路招讨使，沿海置制使，赐金枪，御书旗以"忠勇李宝"四字。金合茶药、酒器、金遍带、束带各一，玉皮带乙，差内侍陈子常同洋押赐，洋转十官，赐金遍带，赐统制官宣赐钱一千贯。

【虞允文采石矶（属太平）】绍兴三十一年十月，逆亮驻和州。甲戌，罢王权赴行在，以李显忠代之，命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虞允文往芜湖，趣显忠交权军，且犒师采石。时知建康府张焘至府才十余日，夜漏下二鼓，焘就寝，允文扣府门求见曰："此何时？而公欲安寝乎？"焘曰："日来人情汹汹，太守不镇之以静，必不安。虽然，舍人何以见教？"允文曰："谍者言：'虏以明日渡江，约晨炊玉麟堂。'公何以策之？"曰："焘以死守留钥，遑恤其它。舍人平日以名节自任，正当建奇功以安社稷。"允文曰："此允文之素志，特决公一言耳。"允文遂驰去。未至采石十余里，闻鼓声振野，允文见官军十十五五坐路旁者，问之，众曰："王节使在淮西，声鼓令弃马渡江，我曹皆骑士，今无马，我曹不解步战也。"从者皆劝允文还建康，曰："事势至此，皆为它人坏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师耳，非委督战也。奈何代人任责？"允文不听，策马至采石。趋水滨，望江北虏营，不见其后，而权余兵才万八千人，马数百而已。逆亮遣武平军都总管阿邻、武捷军副总管阿撒率舟师先济，宿直将军温都奥刺、国子司业梁钦等皆从战，亮登高台，张黄盖，被金甲，以观战。允文召其统制张振、王琪、时俊、戴皋、盛新等与语，谓之曰："虏万一得济，汝辈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养汝辈三十年，顾不能一战报国？"众曰："岂不欲战，谁主张者？"允文曰："汝辈止坐王权之谬至此，今朝廷已别选将将此军矣。"众愕立曰："谁也？"允文曰："李显忠。"众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显忠未至，而虏以来日过江，我当身先进死，与诸军努力决一战。且朝廷出内帑金帛九百万缗，给节度承宣观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即发帑赏之，书告授之。"众皆曰："今既有主，请为舍人一战"。允文即与俊等谋整步骑，陈于江岸，而以海鳅及战船载兵驻中流击之。时水军将蔡韩二人各一舰，皆唯唯不动，乃急命当涂民兵登海鳅船蹋车，军人说谕民兵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齐心求生，万一有得归之理。"民兵皆然之。布阵始毕，风大作，亮自执小红旗，麾舟自杨林口尾尾相衔而出，所用舟皆撤和州民屋板以造，及掠江滨渡舟。虏始谓采石无兵，且诸将尽伏山崦，未之觉也。一见大惊，欲退不可。舟将及岸，南军小却。允文往来行间，顾见时俊，抚其背曰："汝胆略闻四方，今立阵后，则儿女子耳。"俊回顾曰："舍人在此。"即手挥双长刀出阵，江风忽止，南军以海鳅船冲虏舟，舟分为二，南军呼曰："王师胜矣。"遂并击虏人，虏人所用舟底阔如箱，行动不稳，且不谙江道，皆不能动，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数人而已。遂尽死于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湾，薛家湾者，采石之下数里，有王琪军在焉，以劲弓齐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缀尸于板而死。是役也，二战舰终不出，允文追蔡韩二将各鞭之百。虏士卒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杀之，怒其舟不能出江也。初，亮问顷年梁王何以得渡江？或答曰："梁王自马家渡过江，江之南虽有兵，望见我军即奔走，船既著岸，已无一人一骑。"亮曰："吾渡江亦犹是矣。"及杨林口出舟，当途之民在采石上下登山以观者十数里不断，亮望之曰："吾放舟出江，而山上人皆不动，何也？"方虏舟未退，会淮西溃卒三百人自蒋州转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为疑兵。虏既败去，允文即具捷以闻，且椎牛酒以劳军，夜复布阵待虏。琪，德子，新，亳州人，张俊下亳州，新挈家来归，俊奏授正使兼阁职，渐升为正将，隶中军，至是为水军统制。丁丑，虞允文、盛新引舟师直抵杨林河口，戒曰："若虏船自河出，即齐力射之，必与争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无虏船，则以克敌神臂弓射北岸。"新即驻舟江心，齐力射虏，虏骑望见舟师，遽却，其上岸者悉陷泥中毙，官军复于上流以火焚其余舟。允文再具捷奏，且言："虏军鼎来，臣不当便引去，且留此与统制官同谋战守，须俟一大将至，乃敢还建康。"亮既不得济，乃口占诏书，命参知政事李通书之以贻王权，曰："朕提兵南渡，汝昨望风不敢相敌，已见汝具严天威。朕今至江上，见南岸兵亦不多，但朕所创舟，与南岸大小不侔，兼汝舟师进退有度，朕甚赏爱，若尽陪臣之礼，举军来降，高爵厚禄，朕所不吝，如执迷不返，朕今瓜洲渡江，必不汝赦。"遣瓜洲所掠镇江军校尉张千挐舟持书至军前，将士皆变色，允文亟曰："此反间也，欲携我众耳。"时新除都统制李显忠亦自芜湖至，谓允文曰："虽如此，亦当以朝廷罪王权之事答之，庶绝其冀望。"允文以为然，遂作檄曰："昨王权望风退舍，使汝鸥张至此，朝廷已将权重置典宪，今统兵乃李世辅也，汝岂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无虚言见怵，但备一战，以决雌雄可也。"遣所获女真二人赍往，亮

得书大怒，遂焚宫人所乘龙凤车，斩梁汉臣及造舟者二人，而全军趋瓜洲。

【赵撙蔡州（属京北路）】绍兴三十一年，马军司中军统制赵撙屯于麻城。时被命依前驻军蔡州，会鄂州都统吴拱、荆南都统李道进取中原。初，撙离蔡州日，留李询为知州，而伪刺史萧楙德入蔡州，询遁去。撙取新息县，拱与道之信息皆不通。虏人游骑日相望，撙谓："若驻军以待二都统，甚善，然旷日持久，非兵家必胜之道，万一虏人增兵，虽欲复取蔡州，必难，不如长驱而入。"遂率兵疾趋迫城下。楙德闻撙至，依城为寨相拒，两日不出战。己亥，夜漏未至，撙令将士潜师入城，楙德遂遁。撙既再得城，与诸将议曰："蔡州形势之地，虏所必争，且陷伪久，无楼橹雉堞，荒榛如堤岸，萧楙德弃之去者，知其不可守也。今吾众不过四千，朝廷有命使守之，虏人必再谋攻我，在我者宜有以待之。"于是稍加修治，撙遂复以李询依旧为知州。虏人旋乘大雪突骑五百寇城下，撙出骑迎击之，退去。众请追之，撙曰："惧其诱我也。"纵之去。庚辰，探者报虏人兵势甚盛，行且至。撙唯孤军，又吴拱遣踢白军统制焦元来应援，合军不过数千人，皆危之。撙与诸将议分四壁守御，且以忠义相勉，为死守计。是日，金人逼城下，先遣兵断撙归路。黎明，列阵于城西，须臾分布四隅，下马鼓噪逼城，撙激厉将士曰："虏人虽多，而无攻具，将士且坚一心，无恐。"虏帅魏都监亦励其众曰："此城痹薄，汝所共知，一鼓可陷矣。"于是以劲弓数百齐射，矢著城如猬毛，守者不能立，未停午，从西壁坎墉而上，倏忽，虏人登城者已满。撙时在东壁，知其不可当，乃弃城而下，跨马率诸军巷战。虏人壁立城上，官军甚危，皆奋勇鏖战，从午至申，虏人败出城去。方鏖战时，有官军旂头与虏之旂头战于城上移时，两边众兵如山，不敢动，以待旂头之胜败，竟杀虏旂头于城上，百姓望而呼曰："赵提举且保明此旗头做好官。"虏之旂头既死，即时散乱，多堕城而死者，官军旂头亦战死，竟不知其姓名，蔡州人哀之。虏既败归，撙益修守御，吴拱进屯南阳，遣后军统制成皋、华旺、捷胜军统制张成各以所部兵来援，合撙及焦元所部，才六千人。虏将费摩以数万至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水为营，其日庚戌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粮，凡三遣人以书至城下，撙命射之。将书者曰："此奉书来与赵提举商量军事。"撙终不纳。诸将曰："虏人以书来，未知其意，姑接之何害？"撙曰："不可，若观之，必致士卒之疑，适中其计。"前一日，虏乘昏黑填濠于南门外十三处，寂然不闻其声。质明方觉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虏人乘势登城，启南门而入，撙在城西，闻南壁失利，即下城集诸军占地势以待，华旺、成皋、焦元欲夺东门出奔，守门统领官刘安不听。将官李进闻南门被攻急，乃率弩手二十余人赴之，将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撙率士卒巷战，日转午，胜负未分。效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城杀虏，至申刻，相持不动。马军司第十八将王世显请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战，杀其二将，虏人嚣溃，皆自掷而下，官军奋击，死者不可计。会虏帅登南门，望我军旌旗不乱，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复下城而去。撙大呼曰："虏人走矣。"军士皆欢呼，虏遂大败，争门而出，不得出者聚球场中有千余人，诸军围之，剿杀皆尽。撙命积尸为二京观。撙苦战仅十旬，军不过六千人，军吏战殁者已四百余人，负创者三千七百人，可战者二千人而已。戊午，虏再攻城，以大车载薪欲火西门。赵撙伏壮士瓮城，俟其至，开关突击之，弃车而遁。庚申，夜有星陨于虏营，未明，退兵一舍。鄂州左军副统制王宣自汝州以二百骑还，至唐州。时蔡州围急，京西制置使吴拱遣步骑万三千人往援之，统领官游皋等至确山逗遛不进，拱乃以宣权中军统制，节制沿边军马趋救蔡州。甲子，宣以所部距确山三十五里而营。乙丑，候骑报虏至确山。众欲不战，宣不可，乃舍其步士，引骑兵三千先行，分为三阵，虏冲阵心，宣令诸军以背刀冲夺，三阵具进。秉义郎右军副将汲靖有勇力，宣召之，靖请百骑，宣与骑二百，靖上马据鞍高呼曰："今日汲靖为国家破此虏，虏若不破，誓不生还。"左右闻之，人百其勇。宣曰："汲靖事济矣。"靖驰入虏阵奋击，虏众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亡二骑。诸军亦勇进，虏人遂遁，宣整众不追。方虏之未败也，招讨使吴拱以撙孤军不可留，屡以书趣回军，撙以虏围方急，若弃城去，沿途追击，势必败亡，况蔡州军食有余，拱怒以蜡书付诸将，令一面班师。会虏兵败还，撙乃与诸将夜出蔡州，居人皆从之，于是撙自信阳归德安，而宣亦还屯襄阳府。

【张子盖海州（属淮东路）】绍兴三十二年春，虏围海州，急诏以张子盖为镇江府都统制，往援，仍听张浚节制。浚受命，即为书抵子盖，勉以功名，令出骑乘敌弊。子盖至京口，整军渡江，至楚州，淮东漕臣龚涛谓之曰："敌众十倍，兵力不支，宜张虚声攻淮阳，使之必救，则海州可解。"子盖曰："彼若不救，将如之何？"乃亟趋涟水，取便道以进，次石湫堰。虏万骑阵于河东，子盖曰："彼众我寡，利在速战，不可令虏知我虚实。"于是率精锐数千骑驰马先入，复州防御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战，御营宿卫前军统制张玘，为流矢中其脑，没于阵。子盖曰："事急矣。"继之奋臂大呼，驰入虏阵，诸将士卒亦死斗，虏兵遂大败，拥于河，溺死几半，余骑遁去。围遂解。虏人复整军来战，子盖再率精锐击之，获其车马铠仗万计，退屯泗州，子盖，俊之从子也。

清尊录

[宋]廉　宣撰　武怀军整理

《清尊录》一卷，题南宋廉宣撰，廉宣为廉宣仲之误。宣仲，名布，字宣仲，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人。该书原本已佚，今止馀十条，多记北宋奇事异闻。据《说郛》本标点整理。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异事，语未毕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声，如小儿吹叫子状，三二日辄一至，某问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即见形如平生，叙旧感泣，然近人辄引去，常相距十许步。因谓曰："昔为夫妇，今忍不相亲。"于是相与坐堂中，某起执其手，则坚冷如冰铁。妻勃然掣手去。后五日，乃复来，愠曰："前日遽惊我，何耶？"某再三谢之，竟不可近。久之，后妻忽梦其先祖云："汝夫前妻为怪，乃阴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获。"后数日果绝。

建炎初，关陕交兵，京西南路安抚使司檄诸郡：凡民家蓄三年以上粮者，悉送官，违者以乏军兴论。金州石泉县民杨广赀钜万，积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广故豪横兼并，其乡邻甚患苦之。既病笃，绝恶见人，虽妻子不得见。自隙窥之，则时捽所藉稻藁而食之，日所食方数尺，乃死。敛毕，棺中忽有声若踶踢者，家人亟呼匠欲启棺，匠曰："此非苏活，殆必有怪，勿启。"其子不忍，启之，则一驴跃出，嘶鸣甚壮，衣帽如蝉蜕然。因絷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妇持草饲驴，忽跳啮，妇臂流血。妇粗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广妻遂诉县称妇杀翁，县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验之，备得其事。

兴元民有得途遗小儿者，育以为子。数岁，美姿首，民夫妇计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独不售数十万钱邪？"妇曰："固可诈为也。"因纳深屋中，节其食饮，肤发腰步，皆饰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携至成都，教以新声，又绝警慧，益秘之不使人见，人以为奇货。里巷民求为妻，不可，曰："此女当归之贵人。"于是女僧及贵游好事者，踵门一觏面，辄避去，犹得钱数千，谓之看钱。久之，有某通判者来成都，一见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与值至七十万钱，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与客饮，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拥而致之房，男子也。大惊，遣人呼其父母，则遁去，不知踪迹。告官召捕之，亦卒不获。时张子公尹蜀云。

郑州进士崔嗣复预贡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声叱之者。嗣复惊起视之，则一物如鹤，色苍黑，目炯炯如灯，鼓翅大呼，甚厉。嗣复惶恐，避之庑下，乃止。明日语僧，对曰："素无此怪，第旬日前有丛柩堂上者，恐是耳。"嗣复至都下，为开宝一僧言之，僧曰："藏经有之，此新死尸气所变，号阴摩罗鬼。"此事王硕侍郎说。

狄氏者家故贵，以色名动京师，所嫁亦贵家。明艳绝世，每灯夕及西池春游，都城士女欢集，自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贵人家，帟幕车马相属，虽歌姝舞姬，皆饰珰翠，佩珠犀，览镜顾影，人人自谓倾国，及狄氏至，靓妆却扇，亭亭独出，虽平时妬悍自衒者，皆羞服。至相忿诋，辄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相凌我。"其名动一时如此。然狄氏资性贞淑，遇族游群饮，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游观之，骇慕丧魂魄，归悒悒不聊生。访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与之习。生过尼，厚遗之，日日往。尼愧谢问故，生曰："极知不可，幸万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试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难大难，此岂可动邪？"具道其决不可状。生曰："然则有所好乎？"曰："亦无有，唯旬日前属我求珠玑，颇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马驰去，俄怀大珠二囊示尼，曰："值二万缗，愿以万缗归之。"尼曰："其夫方使北，岂能遽办如许偿邪？"生亟曰："四五千缗，不则千缗数百缗皆可。"又曰："但可动，不须一钱也。"尼乃持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问须值几何，尼以万缗告，狄氏惊曰："是才半值尔，然我未能办，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钱，此一官欲视事耳。"狄氏曰：

"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为也。"狄氏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复得邪?姑留之,明旦来问报。"遂辞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饷之。尼明日复往,狄氏曰:"我为营之良易。"尼曰:"事有难言者,二万缗物付一秃媪,而客主不相问,使彼何以为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设斋来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赪面摇手曰:"不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无疑耳。果不可,我不敢强也。"狄氏乃徐曰:"后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语,亟遣之。"尼曰:"固也。"尼归及门,生已先在,诘之,具道本末,拜之曰:"仪秦之辩,不加于此矣。"及期,尼为治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肴俟之。晡时,狄氏严饰而至,屏从者,独携一小侍儿,见尼曰:"其人来乎?"曰:"未也。"呗祝毕,尼使童子主侍儿,引狄氏至小室,搴帘见生及饮具,大惊,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为夫人寿,愿勿辞。"生固颀秀,狄氏颇心动,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劝之,狄氏不能却,为尽卮,即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拥狄氏曰:"为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拥之即帏中,狄氏亦欢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犹徘徊顾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几虚作一世人。夜当与子会。"自是夜辄开垣门召生,无阙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丝不当其意也。数月,狄氏夫归。生小人也,阴计已得狄氏,不能弃重贿,伺其夫与客坐,遣仆入白曰:"某官尝以珠值二万缗卖第中,久未得值,且讼于官。"夫谔眙入诘,狄氏语塞,曰:"然。"夫督取还之。生得珠,复遣尼谢狄氏:"我安得此,贷于亲戚以动子耳。"狄氏虽恚甚,终不能忘生,夫出辄召与通。逾年,夫觉,闲之严。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学时亲见。

崇宁中有王生者,贵家之子也,随计至都下,尝薄暮被酒,至延秋坊,过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独立于门,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驺骑呵卫而至,下马于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问其何姓氏也。抵夜归,复过其门,则寂然无人声,循墙而东数十步,有隙地丈馀,盖其宅后也。忽自内掷一瓦出,拾视之,有字云:"夜于此相候。"生以墙上剥粉戏书瓦背云:"三更后宜出也。"复掷入焉。因稍退十馀步伺之,少顷一男子至,周视地上无所见,微叹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雾合,生亦倦睡欲归矣。忽墙门轧然而开,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负笥从后。生遽就之,乃适所见立门首者。熟视生,愕然曰:"非也。"回顾媪,媪亦曰:"非也。"将复入,生挽而劫之,曰:"汝为女子而夜与人期至此,我执汝诣官。丑声一出,辱汝门户。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缘,不若从我去。"女泣而从之,生携归逆旅,匿小楼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独有己一女,母钟爱之,为择所归。女素悦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达意于母,母意以某无官,弗从。遂私约相奔,墙下微叹而去者当是也。生既南宫不利,迁延数月无归意,其父使人询之,颇知有女子偕处,大怒,促生归,扃之别室。女所赍甚厚,大半为生费,所馀与媪坐食垂尽,使人访其母,则以亡女故,抑郁而死久矣。女不得已,与媪谋下汴访生所在。时生侍父官闽中,女至广陵,资尽不能进,遂隶乐籍,易姓名为苏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数年自浙中召赴阙,过广陵,女以倡侍宴,识生,生亦讶其似,女屡目之,酒半,女捧觞劝,不觉两泪堕酒中,生凄然曰:"汝何以至此?"女以本末告,泪随语零,生亦愧叹流涕,不终席,辞疾而起。密召女纳为侧室,其后生子,仕至尚书郎,历数郡。生表弟临淮李从为余言。

大桶张氏者,以财雄长京师。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子而取其半,谓之行钱。富人视行钱如部曲也。或过行钱之家,设特位置酒,妇女出劝,主人皆立侍,富人逊谢,强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张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归过其行钱孙助教家。孙置酒数行,其未嫁女出劝,容色绝世,张目之曰:"我欲娶为妇。"孙惶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为郎主丈人,邻里笑怪。"张曰:"不然,汝不过少钱物耳,岂敢相仆隶也。"张固豪侈,奇衣饰,即取臂上古玉绦脱与女,且曰:"择日纳币也。"饮罢去。孙邻里交来贺曰:"有女为百万主母矣。"其后张别议婚,孙念势不敌,不敢往问期,而张亦恃醉戏言耳,非实有意也。逾年,张婚他族,而孙女不肯嫁。其母曰:"张已娶矣。"女不对而私曰:"岂有信约如此而别娶乎?"其父乃复因张与妻祝神回,邀并饮其家而使女窥之。既去,曰:"汝见其有妻,可嫁矣。"女语塞,去房内蒙被卧,俄顷即死。父母哀恸,呼其邻郑三者告之,使治丧具。郑以送丧为业,世所谓仵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丧,即日穴壁出瘗之,告以致死之由。"郑办丧具,见其臂有玉绦脱,心利之,乃曰:"某一园在州西。"孙谢之曰:"良便,且厚相酬。"号泣不忍视,急挥去,即与亲族往送其殡而归。夜半月明,郑发棺欲取绦脱,女蹶然起,顾郑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识郑,郑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张氏,辱其门户,使我生埋汝于此,我实不忍,乃私发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还家。"郑曰:"若归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郑匿他处以为妻,完其殡而徙居州东。郑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妇,彼小人不暇究所从来也。积数年,每语及张氏,犹忿恚欲往质问前约,郑每劝阻防闲之。崇宁元年,圣端太妃上仙,郑当从御轝至永安。将行,视其母勿令妇出游。居一日,郑母昼睡,孙出僦马直诣张氏门,语其仆曰:孙氏第几女,欲见某人。其仆往通,张惊且怒,谓仆戏己,骂曰:"贱奴,谁教汝如此。"对曰:"实有之。"乃与其

仆俱往视焉。孙氏望见张，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骂，其仆以妇女不敢往解，张以为鬼也，惊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马者恐累也，往报郑母，母诉之有司，因追郑对狱具状，已而园陵使上郑发冢罪，该流，会赦得原。而张实推女而杀之，应死，虽奏获贷，犹杖脊，竟忧畏死狱中。时吴拭顾道尹京传其事云。

建炎初，剧盗张遇起江淮间，所至噬螫无噍类，众且数十万。其裨将马吉者，状绝伟，善用兵，然颇仁慈，每戒军士勿妄杀人，曰："为盗脱饥耳，得食则已，奈何广杀。"凡俘获士人及僧道，辄条别善遇之，有疾病，视其起居饮食甚笃。士卒得女以献者，置别室，访其亲戚还之，无所归者择配嫁聘。由是遇帐下谮之曰："是收军情者。"遇怒，扫场欲斩之，呼至数其罪，嘻笑自若，曰：贼杀贼，岂须有罪邪？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既就地坐，瞑目合爪，视之死矣。遇虽残忍，亦为变色，左右至流涕。古称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萨，多隐盗贼、牢狱、屠钓中，以其救人，如吉殆是耶？

富韩公谢事居洛，一日邵康节来谒，公已不通客，但戒门者曰："邵先生来，无早晚，入报。"是日，公适病足，卧小室，延康节至卧床前，康节笑曰："他客得至此耶？"公亦笑指康节所坐胡床曰："病中心怦怦，虽儿子来，立语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节顾左右曰："更取一胡床来。"公问故，答曰："日正中，当有一绿衣少年骑白马候公，公虽病，强见之，公薨后，此人当秉史笔记公事。"公素敬康节，神其言，因戒阍人曰："今日客至，无贵贱，立为通。"既午，果范祖禹梦得来，遂延入，问劳稠叠，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无足言，然粗怀朴忠，他时笔削必累君，愿少留意。"梦得惶恐叵测，避席谢，后十馀年修《裕陵实录》，梦得竟为修撰韩公传。此事尹侍郎说。

雷申锡者，江西人，绍兴中一举中南省高第，廷试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与讣踵至乡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梦申锡如平生，自言："我往为大吏，有功德于民，故累世为士大夫。然尝误入死囚，故地下罚我凡三世如意时暴死。前一世仕久连蹇，后忽以要官召，才入都门而卒，今复如此，凡两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偿宿谴耳。"其事可以为治狱者之戒。

宋朝事实

[宋]李　攸撰　姚兆余整理

《宋朝事实》二十卷，宋李攸撰。该书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私撰会要体稗史，共分二十五门，叙述宋代帝王世次、典章掌故、朝政要闻等，“使一代典章制度，粲然具备”。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墨海金壶》本等。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版本。

卷　一

祖宗世次

僖祖讳朓（原注：土了切）、窱、䠷、眺、趒、窕（原注：大中祥符五年七月，真宗谓宰相曰：“僖祖庙讳本是上声，近见臣僚章疏多避去声，更令两制详定。”晁迥等谓：“僖祖讳字从月从兆，按《说文》曰晦而月见西方也，音土了切。又从肉，祭肉也。土了切，一作他凋切。今请止从平声。又眺，目不正也，他吊切。音义各异，望不回避。”奉圣旨依。案：四祖庙讳，南宋以祧庙不避，故淳熙重修文书式不载。释文互注，韵略亦然。攸，南宋人，犹载嫌名，盖以存故实耳）。仕后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三县令。十二月七日崩，葬钦陵（原注：幽州）。建隆元年，追尊文献皇帝（案：“元年”，原本误作“二年”，今据李焘《长编》改正）。大中祥符五年，加上文献睿和皇帝。大观元年，再加上立道肇基积德起功懿文宪武睿和至孝皇帝。乐舞大善之舞。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升侑。后崔氏，建隆元年追谥文懿。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窦俨议：行见于外曰懿。子顺祖。

顺祖讳珽（原注：他鼎切）、玎、脡、侹、颋、町、[illegible]、艼、裎、侱、珵、顶、[illegible]、鼮、[illegible]、蜓、葶、閅、濎、[illegible]、铤、艇。仕历藩镇从事、御史中丞。正月二十五日崩，葬康陵（原注：幽州）。建隆元年，追尊惠元皇帝。大中祥符五年，加上惠元睿明皇帝。乐舞大宁之舞。上辛祈谷，孟冬祭神州地祇，升侑。后桑氏，建隆元年，追谥惠明。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窦俨议：容仪恭美曰明。子翼祖。

翼祖讳敬（原注：居庆切）、竟、镜、獍、璥、曔。仕历营、蓟、涿三州刺史。周显德中，赠左骁卫上将军。四月十二日崩，葬靖陵（原注：始曰定陵。乾兴元年，改卜更陵名。自国初加上四祖陵名，钦陵、康陵、定陵并幽州，惟安陵旧在京城东南隅。及改卜葬安陵后，三陵尚未修奉。真宗即位，有言顺祖、翼祖葬保州者，诏内侍与长吏同共询访，又令中书门下定议，遂迎奉至京师，安于佛寺。景德元年，将卜改葬。十月降手诏曰：“康陵、定陵已经迎奉，将议修，崇国家事祖宗之尊。以园陵为大，始自开国之际。首行议礼之文，寻建陵名，尚虚神寝。而有司恳拜章表，面述所闻，有此二陵尚居清苑。朕以事关宗庙，理合审详，周询辅弼之臣，旁采中外之议。而宰相上表亦曰素所闻知，与人之谈皆云尽有摭据。朕以为更须重慎，宜广谘询。至于命中使以经营，委藩侯而访察，继睹来奏，执曰无疑，复俾大臣再陈定议。遂有迎奉之请，用慰追远之情。既睹佥同，因从典礼，迁之梵刹，营乃山陵。今则安厝有期，仪制将举。朕每从余暇常阅群书，因览《太祖实录》，明载二陵所在，又皆不指保州，疑虑之间，夙夜增念。虽朝廷之议，延访无嫌，而信史之文，标载有异。况陵寝之事，朝廷之仪，举而行之，无大于此。宜令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同共详定闻奏。”中书门下、枢密院上言：“伏以尊崇祖祢，务极孝思；营奉陵园，必尊典制。向者始基王业，首举徽章，欲行四庙之仪，寻建诸陵之号。虽未崇于兆域，已备载于册书。向以职司连上章表，述其闻见，颇陈恳激之言。询以宰司，亦有佥同之议。群论既从于采纳，宸衷过务于审详。特选使臣，仍委牧守，式资审慎，密往询求。寻访之间皆有依据，敷陈之际颇谓周详。大臣之奏如初，舆人之诵允属。矧重熙之肇启，当大孝之丕承。遂伸迎奉之仪，将行安厝之礼。陛下爰因暇日，遍阅群书，睹信史之所标，指茔域之有异。诚如圣虑，更切参详，事系宗祧，允宜重慎。臣等共议，其迎到神寝，向期卜葬。即望权停所有二陵，伏请量加营缮，务从俭

约，倍节烦劳，葬以衣冠，设其园寝。用伸朝拜之礼，以慰尊祖之怀。徐俟辨明，别期迁奉，庶不违于古道，且颇协于人情。狂瞽之言，仰期圣择。”奉诏：康陵、定陵宜令蓝继宗罢修。其迎到神柩，遂以一品礼葬于河南县为二位。大中祥符四年正月，车驾幸汾阴，次西京，遣知制诰钱惟演诣一品坟，以香币酒脯祭告。每朝拜诸陵日，以少牢致祭）。建隆元年，追尊简恭皇帝。大中祥符五年，加上简恭睿德皇帝。乐舞大顺之舞（案：“大顺”，原本误作“大善”，今据《宋史·乐志》改正）。大雩祀，升侑。后刘氏，父正平州刺史。初追封京兆郡太夫人。建隆元年，追谥简穆。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窦俨议：布德执义曰穆。子宣祖。

宣祖讳弘殷（原注：上一字胡肱切，下一字于斤切。政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敕：宣祖皇帝庙讳下一字，民姓有犯者，今拟作商字，尚恐士庶难晓，检准武王克商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合改殷之字为商）、慇、濦、溵、蒑、磤、濦霒（案：宣祖庙讳上一字嫌名，《永乐大典》原本缺）。仕晋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岳州防御使。显德三年（案《宋史》：宣祖于显德三年督军平扬州，累官检校司徒、天水县男，卒赠武清军节度使。原本作“元年”，今改正），赠武清军节度使。七月二十六日崩，葬安陵（原注：乾德元年，改卜皇堂，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台三层，正方，下层每面长九十尺，南神门至乳台、鹊台皆九十五步，乳台高二十五尺，鹊台增四尺，神墙高九尺五寸，周回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门角阙。景德初，析巩县、偃师、缑氏、登封县地，置县曰永安，以奉陵寝。三年七月，诏曰：“列圣在天，因时永感。瞻言陵域，肇建官司。咨尔朝阙之臣，仍兼宰邑之务，式严崇奉，用著典彝。宜以殿中丞黄昭度知陵台令兼永安县事。”置令自此始。乾德三年九月，太祖命内人安陵，送寒衣，遂为定式。自是寒食亦往。开宝九年三月，帝亲谒安陵，奠献号恸。崇宁元年六月十四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兵部二状、荆湖北路转运司状，据鼎州申契勘本州龙阳有永安驿及永安铺，各与陵名相犯。永安驿，合行改为龙潭驿。永安铺，改为龙潭铺。名目，申侯指挥，奉圣旨依。如诸处更有如此者，并仰一面改正。内太常寺供到陵名下项，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以上系永昌院。永定陵系永定院。永昭陵、永厚陵，以上系昭孝禅院。永裕陵、永泰陵，以上系宁神禅院）。建隆元年，追尊昭武皇帝。大中祥符五年，加上昭武睿圣皇帝。乐舞大庆之舞。大飨明堂感生赤帝，升侑（原注：国初，有司上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皇朝运应火德，色尚赤，腊以戌日，祀赤帝为感生帝”）。景灵宫天元殿奉安御容。后杜氏，父爽，赠中书令。周显德中，封南阳郡太夫人。建隆元年，有司请上尊号曰皇太后（原注：有司上言：“伏以王者立显亲之殿，所以尊母仪；开长乐之宫，所以伸子道。稽诸历代，实有彝章。伏惟帝母南阳郡太夫人象叶阴灵，功深厚载。涂山助夏，道冠于三王；文母兴周，名存乎十乱。徽号未正，缺孰甚焉。谨按《汉书》，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陛下膺图资始，孝治攸先，宜彰坠鸾之祥，式表跃龙之贵。伏请上尊号曰皇太后。”诏恭依，未行册礼）。二年六月二日崩，谥明宪。太常少卿冯吉议：照临四方曰明，圣善同达曰宪。乾德二年，改谥昭宪（原注：二年，改卜安陵。吏部尚书张昭上言：“伏自汉魏以来追尊帝后，多以两字为谥，后谥上一字，皆与帝谥上字同。国朝追尊四亲庙，自翼祖而上三庙后谥上一字并与帝谥同，惟明宪皇后不连昭字，伏请改上尊谥曰昭宪皇后）。子太祖、太宗。

太祖讳匡胤（原注：上一字去王切，下一字羊晋切）、筐、邼、眶、恇、劻、洭、𩣡、𨁱、𧌅、𦱊、軭、𩓣、𣆶、框、𨳼、𦚢、廷、轩、辅、靭、蹔、引、朋、鈏、䡅、酳、敳、洕、濥、轴、戭、廴、杓、螾、椼。后唐天成二年丁亥岁二月十六日，生于西京大内甲马营。以其日为长春节。仕周为归德军节度使（原注：唐宋州，后唐改为归德军。帝由此受命。景德三年，升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升南京）、殿前都点检。显德七年正月四日，受周禅。乾德元年十一月，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开宝元年十一月，加上尊号曰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崩。太平兴国二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巩县永昌陵（原注：宰臣薛居正撰陵名。太祖生于洛阳甲马营，乐其风土。国初遣营缮宫室，有迁都之志。开宝九年，西幸郊祀。既至而宫殿宿卫者多不安处，宫中或见怪异，又霖雨弥月，刍粟不集。遂东归，叹曰：“朕生不得居此，死当葬于此。”还谒安陵，哭奠毕，更衣登阙台西北向，慷慨涕数行下。发鸣镝，中其所，曰：“我后当葬此”）。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二十七日甲申，孝子嗣皇帝臣某谨再拜稽首上言：“臣闻长发其祥，流芳于商颂；克昌厥后，播美于周诗。庆以积善而绵长，祖以有功而丕显。纯熙之祉，舄奕无疆。由资始于景灵，爰锡羡于来裔。是以允升岱社，祗荐牲瑄。式昭严配之仪，恭率追崇之典。聿隆皇运，仰属玄猷。伏惟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奋武开阶，膺图构象。神机天纵，睿断飙驰。当建极以居尊，乃卜年而垂裕。灵旗直指，革辂亲征，多垒削平，中区大定。烝黎以之富寿，寰海于是混同。礼乐交修，梯航毕至。倒干戈而弗用，肃刑政以惟清。推恩雨施于万方，发号风行于四表。成功不宰，至德无逾。时格太平，民用丕变。尽垂鸿之经制，资奕世之宏规。遗烈具存，信书攸纪。臣猥以冲眇，逮兹纂承。履大宝之尊，奉神器之重。寤寐思治，旰昃忘劳。动循燕翼之谋，克致治平之化。属兵锋载戢，年谷顺成，琛赆来庭，边防罢警。仰昊穹之敷佑，繄宗社之储休。景贶荐臻，宝符载锡。将伸昭报，祗事禋燔。而民庶相

趋，表章狎至。愿遵时迈，固请升中。勉徇舆情，用成先志。灵辰协吉，毖祀允修。罄诚明之心，祷苍黔之福。上封乔岳，既毕于增高；归格太宫，敢忘于尊祖？粤若应期之康济，创业之艰难，底绩之基扃，归厚之风化，垂于不朽，可得而言。钦奉威灵，重扬徽懿。谨遣摄太尉、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七百户、食实封一千八百户臣王旦奉宝册，谨加上尊谥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恭惟本仁观德，宗庙载严；致孝因心，简册增耀。在天降鉴，锡祚有孚，眷祐后昆，永永无极。谨言。”参知政事冯拯撰。乐舞大定之舞。冬至祀昊天上帝，升侑（原注：景祐二年，太常礼院奏准。今月三日，诏书敕中书门下：“王者奉宗庙，贵功德。禋天祀地，则有侑神作主之尊；审禘合食，则有百世不迁之重。朕以寡薄，获承天序。实赖先烈，讫臻治平。惧不能扬祖宗之休，丕显懿铄，夙夜惟念，弗遑宁居。恭以太祖皇帝奋淳曜之精，释乐推之俗。五代屯否，中华剖裂。天威一震，罔不率俾。夷僭黜暴，皇纲再张。革其桀骜，纳诸轨度。规模宏远，诒万世法。太宗皇帝躬上圣之资，乃膺继服，来闽、粤，复汾、晋。方夏一统，尉候万里。兴文教，拔群材。思皇政经，忧劳庶务。惠泽渐渍，浃人骨髓。真宗皇帝钦明孝熙，恢绩鸿绪。勤俭以率下，哀矜以慎刑。抚和三边，兵不复用。民靡知役，物遂其生。因时昭泰，远考古章。登封巡祭，声明焯耀。享国多载，仁恩溥博。昔商、周之际，则长发大禘，严父配天。逮于汉氏，亦能尊二宗，立庙乐。朕甚慕之。肆我艺祖之受天命，建大业，可谓有功矣。二圣继统，重熙累洽，可谓有德矣。其令礼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序、二祧之位，中书门下审加详阅，称朕意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奉诏如前。臣等言：“王者建庙祏之严，合昭穆之缀，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无豫数；待有德也，由宗而变。世胄之疏戚，以为迭毁之制，使后嗣虽有显扬褒大，犹不得与祖宗并列，所以一统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发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际天接地。而推奉之礼有所未称，明发悼惧，图惟厥衷。使攸司得稽旧章。开群议，摅懿铄，阐孙谋，将胳合灵心，垂荣无极，非臣等孤陋所能及也。窃以太祖皇帝诞受宝命，付畀四海。铺敦燮伐，潜黜不端，夷泽潞之畔，兼淮海之昧。东焚吴舆，右困蜀垒，湘楚闽禺，请吏入朝。当此之时，天下之人去久潜，蒙更生，永年长世，丕阐洪业。太宗皇帝敦受大业，广运大武。龚天之讨，底定太原。由是审九刑之辟，艺四方之贡。信赏类能，重食劝功。官无烦苛，人无恫怨。又引搢绅诸儒讲道兴学，炳然右文，与三代同风。真宗皇帝乾粹日照，执竞惟烈。重威抚和，休宁北方。顺纪布度，先天作圣。遂考夏谚，稽虞巡，秘牒岱宗，休兵异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翘蠕动，罔有不宁。百度已备，眷受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历考坟诰，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汤为商之祖，汉孝文孝武特崇两庙，皆子孙奉承不辍。我皇伯祖经纶草昧，遂有天下，功宜为帝者之祖。皇祖勤劳制作，皇考财成治定，德宜为帝者之宗。三庙并万世不迁，宣布天下，以示后世。臣等请如圣诏，至升侑上帝，哀对先烈，本之周道，克厌典礼。昔太宗亲郊，奉宣祖、太祖配焉，逮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尔有司不敢轻议。今二宗同跻不祧之位，则礼无异等。伏请自今以往，太祖为定配，二宗为迭配。称情适事，理实无嫌。其将来皇帝亲祀，伏请以三祖皆侑，上显对越之盛，次申遹追之感。圣人之能事，群臣之大愿。此后迭配还如前议。昔真宗登介丘，降社首，并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圣皆侑之明准。其岁时常祀，则至日圜丘。仲夏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谷、夏雩祀、冬祀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飨，配以真宗。伏请皆如礼便。陛下重宗祧之事，昭鉴前载，抑畏虔恭，让而不专，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谨用敷罄。惟圣心裁览，奉敕恭依”）。景灵宫、皇武殿、扬州建隆寺、西京会圣宫、应天院、滁州天庆观、南京鸿庆宫奉安御容。后贺氏，父景思，右千牛卫率府率。晋开运初来归。周显德中，封会稽郡夫人。生燕王德昭、魏国、鲁国二大长公主。显得五年正月三日崩。建隆三年，追册为皇后。乾德二年，谥孝惠，陪葬安陵（案《宋史》：孝惠皇后，神宗时升祔太庙。此失载）。祔祭后庙。王氏，父饶，彰德军节度使。周显德五年来归。六年赐冠帔，封琅邪郡夫人。建隆元年八月，册为皇后。生皇子、皇女二人，皆早世。乾德元年十二月七日崩。谥孝明，陪葬安陵，祔祭后庙。太平兴国二年，升祔太祖室。宋氏，父偓，左卫上将军、邢国公。乾德六年，入宫为皇后。太宗即位，号开宝皇后。太平兴国二年，居西宫。雍熙四年，移东宫。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崩。翰林学士宋白议：慈爱忘劳曰孝，温克令仪曰章。升祔太祖庙（案《东都事略》：开宝皇后，至神宗时升祔太祖庙。此失载）。

太宗讳炅（原注：古迥切）、颎、炯、侗、烱、泂、颖、耿、晷、畀、蝪、颋、乔、蓥、扃、憬、畠，旧讳光义、匡义（原注：开宝九年十月，诏：“官阶及州县名，有与朕名下一字同者，宜改；与上一字同者，仍旧。”乃以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正议大夫为正奉大夫，通议大夫为通奉大夫，朝议大夫为朝奉大夫，朝议郎为朝奉郎，承议郎为承直郎，奉议郎为奉直郎，宣议郎为宣奉郎。太平兴国二年二月，诏曰：“王者对越上天，祇见九庙，凡遇祭告必署名称。稽历代之旧章，贵难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载易嘉名。凡在庶僚，当体兹意。朕今改名炅，自临御以来，除已改州县散官职事官名号及人名外，其旧名二字，今后不须回避，仍令择日奉告天地宗庙。”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诏曰：“太宗藩讳，溥率咸知。虽先

训之具存，俾临文而不避。近睹列奏，或犯二名，闻之矍然，载增永慕。自今中外文字，有与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晋天福四年己亥十月七日，生于开封府浚仪县崇德坊护圣营之官舍。以其日为乾明节，淳化三年改为寿宁节。建隆元年，为殿前都虞候、睦州防御使。八月，领泰宁军节度使。二月七日，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封尹。乾德二年六月，加中书令。开宝六年九月，封晋王。九年十月二十一日，遂即尊位（案：太宗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原本误作"二月二十一日"，今据《宋史》改正）。太平兴国三年，群臣上尊号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端拱二年，诏曰："朕尝览群书，备观前古，居尊之号，近代方行，固非轩昊之令猷，且异唐虞之旧典。载惟凉德，尤愧前王，浮实之名，非所宜称。向者群后同词，封章见请，虔恳斯至，避让无由，勉从将顺之心，遂极尊崇之号。每一念此，深用怃然，岂敢以谦德自私，必将以古道为法。其自前所加尊号，并宜省去。今后四方上表只称皇帝，庶叶至公。"翌日，宰相吕蒙正等奏事长春殿，进曰："陛下神功圣德，辉映古今。在于尊称，止可增益。忽奉诏旨省去，中外无不惊骇。"帝曰："至如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称。此起自秦始皇，后代因之不改。朕比欲复止称王，又以诸子封王，有所妨碍。朕志先定，勿烦确奏。"其后群臣累上尊号曰"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诏除"文武"二字外，宜依。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崩。葬河南府永安县永熙陵（原注：宰相吕端撰陵名）。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二十七日甲申，孝子嗣皇帝臣某谨再拜稽首上言："臣闻应期受命，圣人所以致太平；卜世其昌，上帝所以祚明德。然则升中昭事，既报本于圜方；顺美归尊，当增华于简册。伏惟太宗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元功不宰，妙用无方。若唐尧之圣神，有周公之材艺。在朱邸也，悬象集连珠之庆；绍宝历也，长江出瑞石之文。闽、越于是来同，并、汾以之荡定。若乃扬庭以选士，辟馆以育材，得人而致治也。集河、洛之图书，阐周、孔之经籍，用文以立教也。授律以贞师，取威而禁暴，经武以定功也。审官以考绩，议狱以缓刑，信赏而慎罚也。既而讲三王之礼，备六代之乐，躬肆类以享帝，尊二祖以配天。人神感通，上下交泰。和气充塞，德泽涵濡。百灵效祥，溢图牒之所记；九译来贡，超载籍之所闻。然犹旰食励精，实行慈俭。除宫室之藻饰，绝弋猎之嬉游，省去名称，抑罢封禅。积德深厚，垂庆绵长。俾臣薄祜，嗣膺丕锡，守位一纪，率工咸怀，叠委祯符，屡惟稔岁。徇黎庶之确请，循虞夏之旧章，告成介丘，昭纪大号，奉扬前烈，传之无穷。而陟配方严，鸿名未称，敢不周爰古道，侔揣大猷？上以协神祇之心，下以伸臣子之志，再章节惠，永播英声。谨遣摄太尉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七百户、食实封一千八百户臣王旦（案："实封一千八百户"，原本误作"二千五百户"。考王旦实封户于大中祥符元年，遣祭太祖文已载明，与《长编》同，今改正）奉宝册，加上尊谥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恭惟至神，俯歆令典。延休万叶，介福兆人。谨言。"乐舞大盛之舞（案：《长编》分注云，太宗庙未见乐舞名。当检此作"大盛"，与《宋史·乐志》合）。祈谷雩，祀神州地祇，升侑。景灵宫、大定殿、西京应天院、崇福宫、会圣宫奉安御容。后尹氏，父廷勋，滁州刺史。太平兴国元年，追尊为皇后，谥淑德（案《宋史》：淑德皇后，太宗在周时娶焉。早薨，葬孝明陵西北，享于别庙，后升祔太庙。不详年代。考《文昌杂录》，元丰癸亥，以详定礼文所言，七月十二日升祔淑德皇后于太宗室。此失载）。太常少卿冯永锡议：言行不回曰淑，富贵好礼曰德。符氏，父彦卿，魏王。周显德中来归。国初封汝南郡夫人，进楚国、越国。开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薨。太平兴国元年，追册为皇后，谥懿德。太常卿张永锡议（案：追谥后尹氏、符氏，同在太平兴国元年。而太常议谥者，一作少卿冯永锡，一作太常卿张永锡，未知孰是？《东都事略》、李焘《长编》及《宋史》俱无可考，姑仍其旧）：温柔圣善曰懿，富贵好礼曰德。陪葬安陵。升祔太庙太宗室。李氏，父处耘，淄州刺史。开宝末，纳币。太平兴国二年七月，入宫。雍熙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立为皇后。至道三年四月八日，尊为皇太后。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崩。谥明德。吏部侍郎郭贽议：无幽不察曰明，中和纯备曰德。升祔太宗庙庭（案《宋史》：景德三年，明德皇后祔葬永熙陵。此失载）。李氏，父英，乾州防御使，赠安国军节度使、常山郡王。开宝初，来归，封陇西县君。太平兴国初，封陇西郡夫人。二年三月十二日崩。至道三年，追封贤妃。十二月，追尊为皇太后。咸平元年，谥元德。都官员外郎秘阁校理舒雅议：茂德丕绩曰元，中和淳淑曰德。大中祥符六年，去太字。子真宗（案《宋史》：元德皇后，咸平三年，祔葬于永熙陵，主祔别庙。大中祥符六年，升祔太庙。此失载）。

章献明肃刘后，益州华阳县人。父通。后为蜀人龚美携入京，为开封府人。美以锻银为业。真宗尹开封，美因锻银得见真宗，语之曰："蜀妇人多才惠，汝为我求一蜀姬。"美因纳后，年十五，宠幸专房。太宗一日问乳母曰："太子近来容貌清瘦，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对。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张耆家。未几，太宗晏驾，太子即位。祥符五年，立为皇后（案：太宗以下，应载真宗事实。今《永乐大典》原本缺，惟《锦绣万花谷》所引《国朝事实》，有章献明肃刘后事一条。刘，真宗后也。录附太宗之后）。

仁宗讳祯（原注：陟盈切）、桢、贞、侦、郎、媜、徵、肻、症、浈、陨、寊、掝、鄭。大中祥符三

年庚戌岁四月十四日，生于开封府。以其日为乾元节。七年三月，授左卫上将军，封庆国公。八年十二月，授中正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寿春郡王。天禧元年二月，加中书令。二年二月，改建康军节度使、太保，进封升王。八月，立为皇太子。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遂即尊位（案《宋史》：乾兴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仁宗即位。考戊午为十九日，原本误作二十九日，今改正）。天圣二年十一月，上尊号曰圣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明年二月，加号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七月，诏去睿圣文武之号。十一月，加景祐体天法道钦文英武圣神孝德皇帝。宝元元年十一月，以宝元易景祐，冠于旧号。康定元年，诏省去“睿圣文武”四字。在位四十二年。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崩。十月二十九日葬永昭陵（原注：刑部尚书、平章事韩琦奏：“臣奉敕撰定先帝陵名者，为兆域之图，按《礼经》而伊始；因山川之故，奉先训以惟严。宜立嘉名，上符至德。伏以先皇帝仁无不浃，道极莫称。开寿域以济民，咸归圣治；建善经而长世，坐致时雍。岂徒超轶于百王，固以光辉于万古！先帝陵伏请以永昭为名”）。翰林学士王珪等议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伏思在昔帝王生膺大名，终纪大德，使金声而玉振之，以诒乎无穷之间者，帝莫盛于尧、舜，王莫隆于禹、汤也。盖易名之典，下不得诔上。古者将为至尊之谥，必质于郊，然后定之。兹所以推天下之至美（案：“然后定”下，原本脱“之兹”二字，今据王珪《华阳集》补），明天下之至公，虽天子不得以自专也。洪惟先皇帝躬上主之资，承累圣之序。流大汉之岂弟，履放勋之钦明。包富有之业，而能守以约；揽泰定之势，而弗恃以安。固尝邈然究视所未形，勉焉积思所不及。谓天命之匪易，乃严恭戒惧，庶以答灵心之顾；谓民怀之靡常，乃涵容煦沫，庶以陶善类之归。智括万虑而不可测，恩渗四垠而不可形。如两仪之无不帱载，如三辰之无不临烛。于时修废官，继绝世，礼高年，劝力穑，减常赋，抑末游。虚己以遇豪俊之材，降志以从忠直之谏。振立赏罚而权衡之，章昭典礼而黼黻之，宥恕刑狱而荡涤之，惠哀困穷而衣食之。人情莫不欲逸，爱其力而不劳；人情莫不欲寿，辅其生而不伤。群公庶尹，罔弗夷正相与谋王之朝；殊邻绝区，罔弗亿宁相与慕王之境。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罔弗顺祗相与立于王之途。盖仁政之施，沛然其若是莫之能御也。矧夫耕耤于千亩之田，祫祭于先王之庙。报天之诚笃，则八蕙于圜丘；严父之志尽，则再侑于明堂。宗室既蕃，则广诸分玉之爱；邦统未昭，则豫有主器之属。下议乐之诏，以考钟石之和；置写书之官，以缉经坟之学。迩英敷席，图讲艺也。凝几校字（案：“凝几”，原本误作“疑机”，今据《华阳集》改），资味道也；藻思粹发，穷圣作也；飞毫洒落，肆天纵也。知声色之靡，伐于德义，于是乎屏燕饮之娱；知雉兔之获，殚于精神，于是乎绝盘游之欲。念组织之勤，则却服御之华；念土木之费，则损宫室之丽。西羌阻命，不欲久戍劳师，而遂纳玉关之誓；南蛮肆奸，不欲深入讨除，而自致藁街之戮。时则有逾沙绝漠，卓荦之贡委；应图合牒，沕潏之瑞丛。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方将勒鸿休受，永祐岂图。神机歘厌，邦衅上延。仙鼎已成，不返荆山之御；玉衣虽在，空陈渭水之游。嘉原既新，同轨毕至，下华盖于北极，引龙輴之西巡。此万国所以摧心，三灵为之变色。有司繇是饬旧典，册丕备（案：“丕备”原本误作“不称”，今据《华阳集》改正），皇哉铄乎！儿有以绥王灵而炳帝烈也。谨按谥法，治民无为曰神，经纬天地曰文，通达先知曰圣，保大定功曰武，照临四方曰明，慈惠爱亲曰孝。若乃群生嗛嗛（案：“嗛嗛”原本作“嘻嘻”，考“群生嗛嗛”句，本汉郊祀歌，今从《华阳集》改正），鼓之舞之，不知至化之所自然，非至神乎？制作礼乐，际天接地，焕然而大备，非至文乎？永惟宗庙之奉，实发先识，以建大本，非至圣乎？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之警，非至武乎？遐末荒昧之情，格于聪明，而无所遗，非至明乎？惇叙九族，以述夫祖先之志，非至孝乎？粤庙号之建尚矣。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元丰八年，加谥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乐舞大仁之舞。祭皇地祇，升侑（原注：殿中侍御史赵鼎奏请递迁真宗配孟夏雩祭，以太宗专配上辛祈谷，孟冬祀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翰林学士王圭等议，以为天地之祭有七，皆用历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创业之君，配神作主于明堂，用古严父之道，配以皇考。故朝廷真宗时以太宗配，在仁宗时以真宗配，今则以仁宗配。方仁宗始罢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以配雩祈谷及神州之祭，本非递迁。今明堂既用严父之道，则真宗配天之祭于礼当罢，不当复分雩祭之配。天章阁待制兼侍读李受、天章阁侍读傅卞奏以赵鼎之议为得礼，若以太宗雩祭既久不欲迁侑，则乞以仁宗与真宗并配明堂，亦为得礼。诏从圭等所议。至治平元年七月辛酉，诏以仁宗享明堂。初，礼院奏乞与两制同议大行皇帝当配何祭，翰林学士王圭等奏：“唐代宗即位，用礼仪使杜鸿渐等议，季秋大享明堂，以考肃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泾《郊祀录》注云：即《孝经》周公严父之道。本朝祀仪，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循周公严父之道。”知制诰钱公辅议：“谨按三代之法，郊以祀天，而明堂以祭

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则严父也，以成王言之，则严祖也。方是之时，政则周公，祭则成王，亦安在乎严其父哉！《我将》之诗是也。后世失礼，不足考据。请一以周事言之。臣窃谓圣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则创业之君遂为太祖矣。太祖则周之后稷，祭于郊者。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万世不迁之法也。真宗则周之武王，宗乎庙而不祧者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也，虽有配天之业而亦无配天之祭，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则严父也。以周公之心摄成王之祭，则严祖也。严祖严父，其义一也。下至两汉，去圣未甚远，而明堂配祭，东汉为得。在西汉时，则孝武始营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后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后无闻焉。在东汉时，则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后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后无闻焉。当始配之代，适符严父之说，及时异事迁，而章、安二帝亦弗之改，此最为近古而合乎礼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时，则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时则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时则以肃宗配之。礼官杜鸿渐、王泾辈不能推明经训，合古初反，雷同其论，以惑时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当仁宗嗣位之初，倘有建是论者，则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当时无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礼不明于圣代，而有唐之曲学流弊乎后人。愿陛下深诏有司，博谋群贤，使配天之祭不胶于严父，严父之道不专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礼，替有唐之曲学。"于是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礼院再详定以闻。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孙抃等奏："谨按《孝经》出于圣述，其谈圣治之极，则谓之行莫大于严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摄而能行天子之礼，尊隆于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谓安在乎必严其父也。又若止于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则宣祖、真宗向者皆不当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则谓明堂之祭，真宗当以太宗配，先帝不当以真宗配，今日不当以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按《易·豫之说》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盖若祖考并可配天者也。兹又符于《孝经》之说，亦不可谓安在乎必严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与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谓安在乎必严其父也。虽周家不闻废文配而移于武，废武配而移于成，然而《易》之配考、《经》之严父，历代循守，固亦不为无说。魏明帝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谓是时二汉郊祀之制具存，魏而损益可知，则亦不可谓东汉章、安之后配祭无传，遂以为未尝严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间贤哲讲求不为少，所不敢以异者，舍周、孔之道，无所本统也。今以为《我将》之诗，祀文王于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删诗，存周之全盛之颂被于管弦者，独取之也？仁宗继本体，保成业，置天下于泰安者四十二年，功德于人，可谓极矣。今祔庙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后严父之大孝。臣等稽参大典，博考公论，敢以前所定论为便。"知谏院司马光、吕诲议："切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故祖己训高宗曰：'典祀无丰于昵。'孔子与孟懿子论孝，亦曰：'祭之以礼。'然则亲者不敢数祭为孝，贵于得礼而已。先儒所谓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故《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此其证也，下此皆不见于经也。前汉以高祖配天，后汉以光武配明堂，以此观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启土及造有区夏者，皆无配天之文。故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其德业非不美也，然而子孙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经》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则制礼作乐，而文王适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其父配天，然后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误释《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不可以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诏礼官稽参典籍，辨崇祀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则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礼。今仁宗虽丰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议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祀明堂，恐于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黜祖而进父也。夏父弗忌跻僖公，先兄而后弟，孔子犹以为逆祀，书于《春秋》，况黜祖而进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独乖违礼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切谓宜遵旧礼，以真宗配五帝于明堂为便。"诏从抃等议）。景灵宫、美成殿奉安御容。后郭氏，故中书令郭崇孙女。天圣二年九月十五日，太后手书：已于此月特展嘉礼，纳为皇后，俟南郊毕，备礼册命。十一月二十一日，降制，太后称制。恃势颇骄横。太后崩，美人向氏、杨氏尤得幸（案："向氏"，《东都事略》作"尚氏"。"尚"与"向"古姓相通，今仍其旧）。向氏恩宠倾京师，后妒，屡与忿争。向氏尝于上前有侵后不逊语，后怒，起批其颊，上自起救之，后误抓上颈，上大怒。阎文应白上，以抓痕示执政大臣而谋废之。上以示吕夷简，且告之故。夷简曰："光武，汉之明主，郭后止以怨怼废，况伤乘舆乎？"上于是有废后意。右司谏范仲淹谏诤，不纳。后乃请入道，赐号金庭教主冲净元师，居于安和院，改院曰瑶华宫。景祐二年薨。诏追复皇后。曹氏，父玘，尚书虞部员外郎，赠太傅兼侍中、东海郡王。祖彬，枢密副使、检校太师兼侍中，赠鲁王（案《东都事略》：彬赠韩王，非鲁王。玘赠吴王，非东海郡王。与此所载互异）。

景祐元年九月，内降制，立为皇后，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十一月冬至，行册礼。嘉祐八年三月，尊为皇太后。四月，权同听政。治平元年五月，降手诏，还政英宗。尊皇太后所居宫曰慈寿。熙宁元年，曾公亮表请名太皇太后宫殿，并以庆寿为名。二年正月，尊为太皇太后。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崩。谥慈圣光献（原注：谥议缺。案《东都事略》：慈圣光献后，葬永昭陵，升祔太庙。此失载）。张氏，父尧封。祖颖，进士及第，终于县令。尧封景祐元年释褐，授石州军事推官，未赴，卒于京师。尧封母，钱氏女也。后与其姊妹三人，幼无依，由钱氏纳于章惠太后宫。时后八岁。寖长，得幸。庆历元年，封清河郡君，岁中为才人，迁修媛。三年，被疾，愿下迁为美人，上许之。八年十月，进贵妃。十二月三日，发册（原注：故事，国朝以来命妃，未尝行册礼，然故事须俟旨，方以告敕授之。又凡降制皆从学士院待诏书告词，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然后进入宣制。翰林学士宋祁止就院写告，直取官告院印用之，遽封以进。方妃宠盛，欲行册命之礼，告入进，后怒曰："故事，妃当得册命，何用告为？"抵于地上，为夺祁职，改命观文殿学士丁度撰文。案《九朝编年》云：国朝命妃，当册拜，宋祁以进诰落职，祁初亦疑进诰非是，以李淑明于典故而问之，淑心知其误而俾之进，祁果得罪。考宋自温成以前并无命妃册拜者，当以此书为正）。至和元年薨。册赠为皇后，谥温成（原注：初谥广明，又谥元明，竟谥温成。谥议缺。案《东都事略》及《宋史·仁宗本纪》、《后妃传》但称谥温成。考《九朝编年》载：初谥恭德，枢密副使孙沔言："太宗四后皆谥曰德，从庙谥也。今恭德之谥，其法何从？"遂改今谥。此载初谥元明、广明，与各书互异）。子英宗。

英宗，天圣十年生于宣平坊，赤光满室，咸见黄龙往来室中。濮王梦两龙，与日并堕，以衣承之，复戏于空中。其一龙视王曰："吾非王所能有也。"后仁宗立为皇子（案：是书各类中所载事实，俱至南渡高宗朝止。而世次一类，自仁宗以后累朝俱缺，惟《锦绣万花谷》所引《国朝事实》，有英宗事迹一条，补录于此）。

卷　二

登极赦

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初五日登极赦（案：太祖以周显德七年正月初四日即位，此书云初五日者，盖登极肆赦在次日也）。门下：朕以五运推移，上帝于焉眷命；三灵改卜，王者所以膺图。朕起自侧微，备尝艰险。当周邦草昧，从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与能？属以敌国侵疆，边民罹苦。朕长驱禁旅，往靖边尘。鼓旗才出于国门，将校共推于天命。迫回京阙，欣戴眇躬，幼主以历数有归，寻行禅让。兆庶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旷时，勉徇群心，以登大宝。昔汤、武革命，发大号以顺人；唐、汉开基，因始封而建国。宜国号大宋，改周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乘时抚运，既协于歌谣；及物推恩，宜周于华夏。可大赦天下，应正月五日昧爽以前，天下罪人所犯罪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应贬降责授及勒停等官，并与恩泽。诸配徒役男子女人等，并放逐便。其内外马步兵士，各与等第优给。诸军内有请分料钱者，特与加等第添给。中外见任前任职官，并与加恩。文武升朝官、内诸司使、副使、禁军都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应父母妻未有官及未曾叙封者，并与恩泽；亡父母未曾封赠者，并与封赠。诸处逃亡军都限敕到百日内，仰于所在陈首，并与放罪，依旧军分收管。如出百日不来自首者，复罪如初。念彼愚民或行奸盗，属兹解网，咸许自新。诸军有草寇处，仰所在州府及巡检使臣晓谕招唤，若愿在军食粮者并与衣粮，如愿归农者亦听取便。於戏！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变家为国，鸿恩宜被于寰区。更赖将相公王，同心协力，共裨寡昧，以致隆平。凡百军民，深体朕意（案：《永乐大典》所载登极赦文，独佚此诏。今从赵普《龙飞记》所载补入。原注：翰林学士承旨陶穀行，盖穀笔也）。

昭宪太后常与太祖参决大政，及疾甚，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与太后之余庆也。"太后笑曰："不然，亦由柴氏使幼子主天下耳。"因戒敕太祖曰："汝万岁后，当以次传之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矣。"太祖顿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其后太祖遂传位太宗皇帝。开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登极赦。门下：王者继统承祧，所以嗣神器；节哀顺变，所以宁万邦。顾历代之通规，谅旧章而可法。先皇帝勤劳启国，宵旰临朝，万几靡倦于躬亲，四海方成于开泰。念农民之疾苦，知战士之辛勤。氛祲尽平，生灵永逸。而寒暄遘厉，寝疾弥留。方臻偃革之期，遽起遗弓之叹。猥以大宝，付于冲人。遵理命而莫能固辞，涉大川而罔知攸济。负荷斯重，攀号莫任。宜覃在宥之恩，俾洽维新之泽，可大赦天下。云云。恭惟先皇帝推诚损己，焦思劳神。念将士之忠勤，知战伐之辛苦。衣粮禄赐，无非经手经心；土地官封，不惜酬勋酬效。生灵是念，稼穑为忧。罢非理之差徭，去无名之侵耗。不贪游宴，尽去奢华，减后宫冗食之人，停诸司不急之务。方岳止甘鲜之贡，殿庭碎珠玉之珍。狱讼无冤，刑戮不滥。凡关物务，尽立规绳。予小子缵绍丕基，恭禀遗训，仰承法度，岂敢越违！更赖将相公卿，左右前后，共遵先志，同守成规，庶俾冲人，不坠洪业。

真宗至道三年四月一日登极赦。门下：创业垂

统，于以贻后昆；嗣位承祧，于以绍前烈。为股肱之元首，俾亿兆之宅心。洪惟永图，属在明辟。夫何凉德，享是丕休。先皇帝膺箓上玄，受遗太祖。临御追逾于二纪，忧勤遂冠于百王。无一日不举皇纲，无一事不亲圣览，宵衣旰食，焦思劳神。禹迹混同，方致太平之运；尧心未倦，俄兴不豫之灾。弃大宝以上仙，付冲人之神器。仰遵顾命，下迫推崇。若涉大川，罔知涯涘。黾勉负荷，兢畏交并。宜覃作解之恩，聊展奉先之意，可大赦天下。云云。恭念先朝庶政尽有成规，谨守奉行，不敢失坠。所宜开谏诤之路，拔茂异之材。鳏寡无告之民，悉令安泰；动植有生之类，冀获昭苏。庶几延宗社之鸿休，召天地之和气。更赖中外百执，左右荩臣，各尽乃职，辅兹不逮。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仁宗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登极赦。门下：天生烝民，惟君所以司牧；国有神器，有子所以传归。先皇帝绍累圣之丕图，辑庶邦之大治。焦劳虔巩，二纪于兹。忽兴凭几之言，永结遗弓之慕。循顾眇质，获嗣庆基。适属承祧之初，宜覃在宥之泽。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恭念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更赖宗工良佐，中外臣僚，咸竭乃诚，以辅不逮。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英宗嘉祐八年四月一日登极赦。门下：烝民之生，置君为之司牧；神器之重，有子所以传归。先皇帝天资慈仁，圣德深厚，临御岁逾于三纪，忧勤日览于万几，常旰昃以忘劳，因晦明而遘厉。寖违冲豫，遂至弥留。遽兴凭几之言，念及承祧之寄，猥以大业，属于冲人。永惟负荷之艰，矧在哀迷之次，罔知攸济，祗率旧章。宜覃在宥之恩，式表奉先之志，可大赦天下。云云。恭念夙奉圣颜，备闻圣训。在于庶政，悉有成规，惟谨奉行，罔敢废失。更赖中外多士，左右忠贤，各尽乃诚，以辅台德。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神宗治平四年正月九日登极赦。门下：夫民之戴君，尊如元首之奉；天之与子，传有神器之归。先皇帝绍履至尊，钦笃先烈，图治百王之上，垂精五载之间。玉几留章，每及夜分之览；紫闱访道，多逾日昃之咨。既瘠瘵之积勤，因寒暄之遘厉。神机未厌，遽至弥留之忧；邦祸何胜，已闻遗训之托。属哀荒之靡次，固负荷之惟艰。茕然自思，浩莫能济。宜本承祧之始，用覃泽物之私。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奉先昭孝，实本于天经；肆眚推恩，盖循于国典。更繄文武之助，忠贤之规，各勉交修，永辅不逮。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哲宗元丰八年三月六日登极赦。门下：生烝民而立之君，所以出四方之令；有天下而传于子，所以维万世之安。先皇帝道极圣神，德兼文武，图治三王之上，储精七闰之间。缉熙事功，董正法度，积勤劳于日昃，违冲豫于春元。植璧以归，方致金縢之祷；缀衣遽设，忍闻玉几之言。眷予冲人，属以重器。永荷艰难之托，曷胜哀疚之怀。宜谨始于承祧，用涣恩而及物。可大赦天下。云云。恭念先朝之治，必循五圣之谋，思祗率于旧章，用答扬于光训。尚赖中外列辟，左右忠贤，交修厥官，以辅予治。布告遐迩，咸使闻知。

徽宗元符三年正月十三日登极赦。门下：朕承先帝之末命，嗣累世之丕图，若履渊冰，未知攸济。先皇帝睿明聪哲，克勤于邦，遵制扬功，笃绍先烈，十有六载，海内蒙休，忧劳爽和，遂至大渐。乃以神器，属予冲人。负荷惟艰，怵惕以惧，用谨承祧之始，肆颁在宥之恩。可大赦天下。云云。恭念元丰诒谋，绍圣遗训，具在天下，可举而行。惟既厥心，罔敢废失，其率循于天下，用奉若于先王。更赖忠良尽规，文武合虑，永弼乃后，共图康功。咨尔万邦，体予至怀。

钦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受内禅，登极赦。门下：我国家创业守成，绍二百年之祚运；宅中图大，奠三万里之幅员。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缵承之重，惧剧春冰；载惟临御之难，忧深朽索。矧今边垂未靖，师旅方兴，肆推旷荡之恩，用慰迩遐之望。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清跸而朝万宇，敢忘丕冒之仁；继明以照四方，宜布惟新之泽。更赖忠良协赞，文武交修，永孚于休，同底于道。咨尔有众，体予至怀。

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极赦。门下：皇天祐宋，卜世过于汉、唐；艺祖承周，受禅同乎舜、禹。列圣嗣无疆之历，保邦隆不拔之基。属以朝奸，稔成边衅。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敌之凭陵，驯致金人，来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终邀驾以偕行。痛念銮舆，远征沙漠，宗族从而尽徙，宫阙为之一空。仍仰臣僚，俾僭位号。朕以介弟之亲而授指，开元帅之府以总师。方输敌忾之忠，忽奉讲和之诏。岂图变改，终致阽危？盖尝指日以誓诸军，使前迎而后请；不惮沥血而檄率土，冀外附而内亲。而三事大夫与万邦黎献共致乐推之恳，靡容牢避之私。谓亹亹万几，难以一日而旷位；矧皇皇四海，讵可三月而无君？勉徇群情，嗣登大宝。宵衣旰食，绍祖宗垂创之基；疾首痛心，怀父兄播迁之难。吁号久隔，众罔系心；军旅荐兴，农多失业。慰民耳目之注，敷朕心腹之言。爰布湛恩，诞敷区夏，可大赦天下。於戏！圣人何以加孝？朕每怀问寝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同时忠义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当勇于报国；左袒而为刘氏，人咸乐于爱君。其一德而一心，伫立功而立事。同徯两宫之复，终图万世之安。副我忧勤，跻时康乂（案，周辉《清波杂志》云：高宗即位于南京，肆赦文有两本，首尾皆同。如"道君发德音而罪己，退辞履位之尊；渊圣以震长而继天，首正误国之罪。悉捐金币，分割腴膏。思爱惜于两朝，忍轻加于一夫，生灵受赐，夷夏

闻风。要质贤王，既驱车而北渡；连结异域，复拥众以南侵。慨溪壑之无厌，昧蜂虿之有毒。廷臣之策，敌使诡和。款貔虎以退师，致金汤之失险。肆令狼子，荐食都畿”等语，与今所传本异。盖时有忌器之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永乐大典》所载，即当时所传本，而前诏特详于《清波杂志》，附识于此。又考《宋史》，高宗即位，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惟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见流窜者，更不收叙。并载《清波杂志》中，是当时亦不尽赦也）。

孝宗皇帝绍兴三十二年十三日受内禅，登极赦。门下：《春秋》法五始之要，聿严受命之符。天地之大德曰生，爰下维新之令。太上皇帝慈俭为宝，遹骏有声。垂精三纪之间，图治百王之上。神谟独运，总一日万几之繁；圣武旁昭，极四海九州之广。未尝暇逸，久积倦勤。黄屋非唐尧之心，居怀重负；泰元增汉武之策，欲介长年。顾睿训之博临，惧朕躬之弗称。凡今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侍膳之余。爰举旧章，用覃旷泽，可大赦。云云。於戏！有天下传归于子，敢忘付托之难？建皇极敷锡厥民，允副迩遐之望。尚赖股肱同德，中外协谋，共底绩于中兴，以益光于永世。咨尔有众，宜体朕怀。

纪　元

太祖朝　建隆元年（原注：庚申。周显德七年正月四日，受禅改元）、建隆二年（原注：辛酉）、建隆三年（原注：壬戌）、建隆四年（原注：癸亥。十一月十六日南郊，改乾德元年。案：建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改元乾德。《东都事略》、李焘《长编》、《宋史》以是年为乾德元年，其未改元以前之事，俱系之乾德元年之下。故建隆有三年，无四年。其后凡改元，不在正月朔日，即以所改之元纪年。如乾德六年十一月改元开宝，即书开宝元年。惟于九年十月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仍书为开宝九年，特为变例。而《事实》所载，统以所改之元年，分注是年之下，至次年，直书为二年。其体例与各书互异）、乾德二年（原注：甲子）、乾德三年（原注：乙丑）、乾德四年（原注：丙寅）、乾德五年（原注：丁卯）、乾德六年（原注：戊辰。十一月二十四日南郊，改开宝元年。案：十一月，原本误作十二月，今据《宋史》改正）、开宝二年（原注：己巳）、开宝三年（原注：庚午）、开宝四年（原注：辛未）、开宝五年（原注：壬申）、开宝六年（原注：癸酉）、开宝七年（原注：甲戌）、开宝八年（原注：乙亥）、开宝九年（原注：丙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案《宋史》：太宗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原本误作十月二十日，今改正）。

建隆四年，始议改元。太祖谓宰相曰：“勿用前代旧号。”于是改乾德。他日，帝于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以问翰林学士陶榖，榖对曰：“伪蜀时年号也。”宫人果故蜀王时人。帝于是益重儒者，而叹宰相寡闻也。按伪蜀王衍，以正明五年十二月改明年为乾德，尽六年。

太宗朝　太平兴国二年（原注：丁丑）、太平兴国三年（原注：戊寅）、太平兴国四年（原注：己卯）、太平兴国五年（原注：庚辰）、太平兴国六年（原注：辛巳）、太平兴国七年（原注：壬午）、太平兴国八年（原注：癸未）、太平兴国九年（原注：甲申。十一月二十一日南郊，改雍熙元年。案：“二十一日”，原本误作“二十四日”，今据雍熙元年郊社文改正）、雍熙二年（原注：乙酉）、雍熙三年（原注：丙戌）、雍熙四年（原注：丁亥）、雍熙五年（原注：戊子。正月十七日，耤田毕，肆赦，改端拱元年）、端拱二年（原注：己丑）、淳化元年（原注：庚寅。正月一日改元）、淳化二年（原注：辛卯）、淳化三年（原注：壬辰）、淳化四年（原注：癸巳）、淳化五年（原注：甲午）、至道元年（原注：乙未。正月一日改元）、至道二年（原注：丙申）、至道三年（原注：丁酉）。

帝即位，改元太平兴国，议者窃谓“太平”字一人六十也。至道三年，帝升遐，寿五十九岁，亦叶其数。舒州民有献瑞石《志公记》，其文曰：“吾观四五朝后次丙子，赵号太平，二十一帝王。”国家启运在五代后，太宗丙子岁即位。四五百年之前，天命在国家久矣。（案《宋史》：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丁丑，出舒州所获瑞石，文曰《志公记》。而不载其文。此书不载年月日，彼此可以参考。）

真宗朝　咸平元年（原注：戊戌。上即位，初改元）、咸平二年（原注：己亥）、咸平三年（原注：庚子）、咸平四年（原注：辛丑）、咸平五年（原注：壬寅）、咸平六年（原注：癸卯）、景德元年（原注：甲辰。正月一日，改元）、景德二年（原注：乙巳）、景德三年（原注：丙午）、景德四年（原注：丁未）、大中祥符元年（原注：戊申。正月五日，以天书降，改元）、大中祥符二年（原注：己酉）、大中祥符三年（原注：庚戌）、大中祥符四年（原注：辛亥）、大中祥符五年（原注：壬子）、大中祥符六年（原注：癸丑）、大中祥符七年（原注：甲寅）、大中祥符八年（原注：乙卯）、大中祥符九年（原注：丙辰）、天禧元年（原注：丁巳。正月一日，改元）、天禧二年（原注：戊午）、天禧三年（原注：己未）、天禧四年（原注：庚申）、天禧五年（原注：辛酉）、乾兴元年（原注：壬戌。正月一日，改元）。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乙丑，天书降。丙寅，上谓宰相王旦等议降德音，改年号。丁卯，王旦以德音条目上进。上曰：“朕再思之。奉承天意，当大赦天下。”冯拯进曰：“适中书、枢密院共议改元，莫若取神人所告大中祥符之言，以为年号。”上悦曰：“美名也。”先是，景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上方就寝，梦神人星冠绛袍，告上曰：“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

一月结坛斋戒，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至是以纪元。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乙卯，诏曰：“朕以献岁肇春，元辛叶吉，请真君而致洁，奉宝册以陈仪。将伸荐信之辞，式举建元之典。其改来年为天禧元年。”乾兴元年正月一日，御札内外文武臣僚等：“朕祗荷庆灵，嗣守洪业。顾涉道之犹浅，念守文之惟难。曷尝不未明求衣，既昃忘食，兢兢业业，罔敢怠荒。而天地储休，宗社垂祐。嘉祥屡降，庶政允厘。民俗阜康，边垂靖谧。臻于至治，益用愧怀。属岁律之肇新，庆春祺之纷委。式改纪年之号，并伸及物之恩，宜自正月一日改天禧六年为乾兴元年。重念类帝荐诚，尚赊于亚岁；先庚施令，俾告于门庭。其今年冬合行南郊，诸般恩泽并特移就正月一日。庶兹惠渥，亟洽群伦，所有覃庆及赏赉等一依自来南郊体例施行。至日，朕亲御正阳门宣制，仍令有司草具仪注以闻。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仁宗朝　天圣元年（原注：癸亥。上即位，初改元）、天圣二年（原注：甲子）、天圣三年（原注：乙丑）、天圣四年（原注：丙寅）、天圣五年（原注：丁卯）、天圣六年（原注：戊辰）、天圣七年（原注：己巳）、天圣八年（原注：庚午）、天圣九年（原注：辛未）、天圣十年（原注：壬申。十一月六日，改明道元年。案：“十一月”，原本误作“十二月”，今据《东都事略》改正）、明道二年（原注：癸酉。十二月降诏，改明年为景祐）、景祐元年（原注：甲戌）、景祐二年（原注：乙亥）、景祐三年（原注：丙子）、景祐四年（原注：丁丑）、景祐五年（原注：戊寅。十一月十八日南郊，改宝元元年）、宝元二年（原注：己卯）、宝元三年（原注：庚辰。二月二十一日，改康定元年）、康定二年（原注：辛巳。十一月二十日南郊，改庆历元年）、庆历二年（原注：壬午）、庆历三年（原注：癸未）、庆历四年（原注：甲申）、庆历五年（原注：乙酉）、庆历六年（原注：丙戌）、庆历七年（原注：丁亥）、庆历八年（原注：戊子）、皇祐元年（原注：己丑。正月一日，改元）、皇祐二年（原注：庚寅）、皇祐三年（原注：辛卯）、皇祐四年（原注：壬辰）、皇祐五年（原注：癸巳）、皇祐六年（原注：甲午。三月十七日，改至和元年）、至和二年（原注：乙未）、至和三年（原注：丙申。九月十二日，改嘉祐元年）、嘉祐二年（原注：丁酉）、嘉祐三年（原注：戊戌）、嘉祐四年（原注：己亥）、嘉祐五年（原注：庚子）、嘉祐六年（原注：辛丑）、嘉祐七年（原注：壬寅）、嘉祐八年（原注：癸卯）。

上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谓二人圣者，以尊太后也。至十年，改元明道，又以谓于文日月并也，与二人之意同。后以犯契丹主耶律明记讳，遂改曰景祐。是时，连岁大旱，改元诏意，冀以导迎和气也（案：《辽史·景宗本纪》：讳宁，字贤宁，小字明扆。与此及李焘《长编》作“明记”者有异。又《长编》谓改元因岁旱蝗，宜有变改，而以欧阳修《归田录》所云犯契丹讳为误。此书则犯讳、岁旱两说并见，正与《归田录》原文相符，附注备考）。五年，因郊又改曰宝元。自景祐初慕明皇以开元加尊号，遂加景祐于尊号之上，至宝元亦然。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曰康定，而不复加于尊号。而好事者以谓康定乃谥号也，明年又改曰庆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于是又改曰皇祐，犹景祐也。六年四月朔日食，以谓正阳之月，自古所忌，又改曰至和。三年，上不豫，久之康复，又改曰嘉祐。盖自天圣至此，凡改元者九，皆有谓也。

英宗朝　治平元年（原注：甲辰）、治平二年（原注：乙巳）、治平三年（原注：丙午）、治平四年（原注：丁未）。

神宗朝　熙宁元年（原注：戊申。上即位，初改元）、熙宁二年（原注：己酉）、熙宁三年（原注：庚戌）、熙宁四年（原注：辛亥）、熙宁五年（原注：壬子）、熙宁六年（原注：癸丑）、熙宁七年（原注：甲寅）、熙宁八年（原注：乙卯）、熙宁九年（原注：丙辰）、熙宁十年（原注：丁巳）、元丰元年（原注：戊午。正月一日，改元）、元丰二年（原注：己未）、元丰三年（原注：庚申）、元丰四年（原注：辛酉）、元丰五年（原注：壬戌）、元丰六年（原注：癸亥）、元丰七年（原注：甲子）、元丰八年（原注：乙丑）。

哲宗朝　元祐元年（原注：丙寅。上即位，初改元）、元祐二年（原注：丁卯）、元祐三年（原注：戊辰）、元祐四年（原注：己巳）、元祐五年（原注：庚午）、元祐六年（原注：辛未）、元祐七年（原注：壬申）、元祐八年（原注：癸酉）、元祐九年（原注：甲戌。四月十二日，改绍圣元年）、绍圣二年（原注：乙亥）、绍圣三年（原注：丙子）、绍圣四年（原注：丁丑）、绍圣五年（原注：戊寅。六月朔，改元元符元年。案：“元符元年”四字，原本误作“大”字，今改正）、元符二年（原注：己卯）、元符三年（原注：庚辰）。

徽宗朝　建中靖国元年（原注：辛巳。上即位，初改元，其年南郊，又改明年元）、崇宁元年（原注：壬午。正月一日改元）、崇宁二年（原注：癸未）、崇宁三年（原注：甲申）、崇宁四年（原注：乙酉）、崇宁五年（原注：丙戌）、大观元年（原注：丁亥。正月一日改元）、大观二年（原注：戊子）、大观三年（原注：己丑）、大观四年（原注：庚寅）、政和元年（原注：辛卯。正月一日改元）、政和二年（原注：壬辰）、政和三年（原注：癸巳）、政和四年（原注：甲午）、政和五年（原注：乙未）、政和六年（原注：丙申）、政和七年（原注：丁酉）、政和八年（原注：戊戌。十一月一日，改重和元年）、重和二年（原注：己亥。二月三日改宣和元年。案《宋史》：重和二年二月庚辰，改元。考是年正月戊申朔，则庚辰为二月三日，原本误作“三月一日”，今改正）、宣和二年

(原注：庚子)、宣和三年（原注：辛丑）、宣和四年（原注：壬寅）、宣和五年（原注：癸卯）、宣和六年（原注：甲辰）、宣和七年（原注：乙巳）。

钦宗朝　靖康元年（原注：丙午。上即位，初改元）。

光尧寿圣太上皇帝朝　建炎元年（原注：丁未。五月朔即位，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案：此书纪元非正月朔日改元者，皆作分注。至次年，直书为二年。高宗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即位改元，此特书建炎元年者，盖以建炎中兴，故变例书此）、建炎二年（原注：戊申）、建炎三年（原注：己酉）、建炎四年（原注：庚戌）、绍兴元年（原注：辛亥。案《宋史》：绍兴元年正月一日改元。此处原注有缺文）、绍兴二年（原注：壬子）、绍兴三年（原注：癸丑）、绍兴四年（原注：甲寅）、绍兴五年（原注：乙卯）、绍兴六年（原注：丙辰）、绍兴七年（原注：丁巳）、绍兴八年（原注：戊午）、绍兴九年（原注：己未）、绍兴十年（原注：庚申）、绍兴十一年（原注：辛酉）、绍兴十二年（原注：壬戌）、绍兴十三年（原注：癸亥）、绍兴十四年（原注：甲子）、绍兴十五年（原注：乙丑）、绍兴十六年（原注：丙寅）、绍兴十七年（原注：丁卯）、绍兴十八年（原注：戊辰）、绍兴十九年（原注：己巳）、绍兴二十年（原注：庚午）、绍兴二十一年（原注：辛未）、绍兴二十二年（原注：壬申）、绍兴二十三年（原注：癸酉）、绍兴二十四年（原注：甲戌）、绍兴二十五年（原注：乙亥）、绍兴二十六年（原注：丙子）、绍兴二十七年（原注：丁丑）、绍兴二十八年（原注：戊寅）、绍兴二十九年（原注：己卯）、绍兴三十年（原注：庚辰）、绍兴三十一年（原注：辛巳）、绍兴三十二年（原注：壬午）。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赦："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纪元之制，绍建隆开国之基。用赫丕图，益光前烈。可以靖康二年五月一日改为建炎元年。"

卷　三

诏　书

太宗尝为手诏，戒陈王元僖等（案：诏称即位十三年，是为端拱元年。考元僖以是年三月进封许王，此诏尚称陈王，则当在是年二月以前也），曰："朕周显德中，年十六时，江淮未宾，从昭武皇帝南征战，军屯扬、泰等州，数与交战。朕虽年少，擐甲胄，习弓马，屡与贼军交锋，应弦而踣者甚众，行伍皆见。太祖驻兵六合，得知其事，拊髀大喜。十八，从周世宗及太祖下瓦桥关、瀛、莫等州，亦在行阵。洎太祖即位，亲讨李筠、李重进，朕留守帝京，镇抚都城，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权，岁余，授开封尹，历十六七年，民间稼穑、君子小人，真伪无不更谙。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游田之乐，内鄙声色之娱，真实之言，固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是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予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卑纳诲。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乃可永守富贵，以保终吉。先贤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真宗初为开封尹，既入对，上谕以理民之道，曰："夫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欲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欲不扰，莫若镇之以清净。先圣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无越于此。苟抚养得宜，虽虎狼亦当驯扰，况于民乎？文王语太子发曰：'吾所以得民心者，盖童羊不杀，童牛不使。'以是仁爱，四海归心，祚延八百。"他日，复对宰相语其事。吕蒙正曰："晋、汉之世，君臣疑间，封疆狭隘，民苦残暴。史弘肇辈非理杀戮，都市之内横尸流血。当时议者曰：'如是为国，其能久乎？'果运祚短促，奸臣窥伺。清净为理，诚如圣旨。"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案：《宋史·仁宗本纪》作"五月丁卯"，此作"四月"，与史互异），诏曰："织文之奢，不鬻于国市；纂组之作，实害于女工。朕稽若令猷，务先俭化。深维抑末，缅冀还淳。然犹杼轴之家，相矜于靡丽；衣服之制，弗戒于纷华。浮费居多，逾侈斯甚。宜惩俗尚，用谨邦彝。内自掖庭，外及宗戚，当奉循于明令，无因习于媮风。其锦背、绣背及遍地密花、透背段子，并宜禁断。西川岁织上供者亦罢之。"

上尝谓近臣曰："圣人治世，有一物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置诸死地。羽虫不伤，则凤凰来；毛兽不伤，则麒麟出。比闻臣僚士庶人家多以鹿胎制造冠子，及有命妇亦戴鹿胎冠子入内者，以致诸处采捕，杀害生牲。宜严行禁绝。"乃下诏曰："冠冕有制，盖戒于侈心；麛卵无伤，用蕃于庶类。惟兹麀鹿，伏在中林，宜安濯濯之游，勿失呦呦之乐。而习俗所贵，猎捕居多，既浇民风，且暴天物。特申明诏，仍立严科，绝其尚异之求，一此好生之德。宜令刑部遍牒施行，应臣僚士庶之家不得戴鹿胎冠子，今后诸色人不得采杀鹿胎并制鹿胎冠子。如有违犯，许人陈告，犯人严行断遣，告事人如告获捕鹿胎人，赏钱二十贯；告戴鹿胎冠子并制造人，赏钱五十贯，以犯人家财充。"自是鹿胎无用，而采捕者亦绝。

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御笔："礼以辨上下，定民志。自秦汉以来，礼坏不制，富人墙壁被文绣，倡优僭后饰。当时士之贤者至于太息，时君世主亦莫能兴。卑得以逾尊，贱得以凌贵，欲安上治民，难矣！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载之于图。考其制作而所尚之象，与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夫祭以类而求

之，其失若此，则岂能有格乎？已诏有司悉从改造。若宫室车服冠冕之度、昏冠丧葬之节、多寡之数、等杀之别，虽尝考定，未能如古，秦、汉之弊未革也。夫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无礼以齐之而刑施焉，朕甚悯之。可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期在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

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奉御笔手诏："国家承祖宗积累之休，民物阜安之久，礼乐明备，法具令完，是宜嘉与四海之人，同臻逸乐。而迩岁侥幸浮伪者众，爵禄冗滥，政令猥并，竭天下赋入之常，殆不能给。当宁慨念，宵旰不忘。属考先王立政立事之经，绍元丰诒谋之重。至于逾其名分、冒滥过甚者，稍加裁定。所以抑侥幸，澄浮伪，垂裕无穷，盖非五季锲削之计。而怀奸之士尚敢造言惑众，唱为裁损之说，规欲动摇。夫以三省、枢密院之近，纲纪所自出，而额外吏职逾先帝官制者几四百员，冒带阶官自朝奉大夫至中奉大夫者五十人，保引入省院者至千有余员。神霄一司，无所责任，而置吏逾四百五十人。国用之匮，顾有自矣，虽欲不汰可乎？咨尔臣子，其体兹意。自今有敢妄议朝政，鼓惑众听，意在朋比为奸，及奉承诏令观望稽滞违戾者，有官职人并以编置，余杖脊流配。仰御史台弹奏，开封府察治，仍出榜朝堂。故兹亲加诏谕，师听无渝。"

诏三省依元丰成宪。宣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御笔手诏："神考若稽古制，正名百官，以贻休于万世。眷言三省，稽决政事，维持纪纲之地。凡命令之出，所以审议行者，必由此焉。是以有诏曰：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尚书承而行之。有不当者，自可论奏。事无巨细，遍经三省，无出一己，使擅其权。属政和而建议者，遂以尚书令仆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务悉总治之。后复以公相厅为都厅而领三省，则初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夺于权臣自营之私，良用怃然。朕嗣守丕业，率循旧章，夙夜于兹，大惧弗克祗绍。常谓坐而论道于燕闲者，三公之事；作而相与推行者，宰辅丞弼之职。今居三公论道之位，而总理三省众务，使宰辅丞弼殆成备员，殊失所以绍述宪章之意。可于尚书省复置尚书令，虚而不除，三公止系阶官，更不总领三省。若曰佐王论道，经纬国事，则三公其任焉。三省并依元丰成宪，毋复侵紊。敢辄议者以大不恭论。若昔大猷，是正邦典，朕庶几无愧于前人。播告中外，咸知朕意。"

圣 学

太宗笃好儒学，尝览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门目繁杂，失其伦次，乃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知制诰李穆、右拾遗宋白等参详类次，分定门目，编为《太平总类》一千卷。俄改为《太平御览录》（案：《宋史》及各家书目皆作《太平御览》，此多一"录"字，与各书异）。又谓稗官之说或有可采，令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编为五百卷，赐名《太平广记》。

太宗尝谓侍臣曰："朕万几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剸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俭而元凶悖逆，及隋杨素邪佞、唐许敬宗谄谀之事，侍臣耸听。苏易简曰："披览旧史，安危治乱尽在圣怀，社稷无穷之福也。"

上览《兵法阴符经》，叹曰："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至论《道德经》，则曰："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政治。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上读《老子》，语侍臣曰："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则不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

太平兴国八年，上顾宋琪、李昉等曰："朕因思闾里间，每日焚香，祝天子万岁，次大臣眉寿。朕与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副亿兆人之祷？"宋琪曰："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谕，岂敢为不善之事以负宸恩？惟思公勤庶补万一，咸再拜谢。"

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谓宰相曰："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乃至饮食，亦不过度。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食饱无不昏浊，倘四肢无所运用便就枕，血脉凝滞，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也。"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辰后入宫尚食。少时，出坐后殿阅武事，至日中罢。夜则传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或至夜分还宫。其后以为常。

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因次轮对儒术污隆、君臣难易之要，上曰："朕每念太祖、太宗丕变衰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实有深意。朕谨遵圣训，绍继前烈，庶警学者。人君之所难由乎听受，人臣之所不易在于忠直。其或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上下之际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治犹指诸掌，孰曰难哉？"因作二论示之。

上谓近臣曰："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古圣贤奥旨有未晓处，不克废忘。昨置侍读、侍讲学士，自今令秘阁官每夕具名闻奏，朕欲召见，得以访问。"其后每当直，或召对，多至二三鼓方退。

上尝谓王旦等曰："经史之文，有国家之龟鉴，保邦治民之要，尽在是矣。然三代之后典章文物、制

度声名，参古今而适时用，莫若《史》、《汉》。学者不可不尽心焉。”旦曰：“孔子于周衰历聘诸国，退而删诗书，定礼乐，以五常之道，垂万世法。后之王者，虽上圣必师范之。古人云：‘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盖以此也。如云志在《春秋》者，诚欲以褒贬笔削为终古诛赏之法，使乱臣贼子观而知惧。兹立教之深旨，为国家之大要。自司马迁为一家之书，盖知《春秋》凡例不可继，故曰纪、曰书、曰世家、曰列传，惩劝之微旨在焉。班固而下不得其意，但词采而已。”上曰：“夫子之道，不可斯须而舍。迂儒或言尧、舜之时无夫子亦治，此浅识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尧、舜之道也。故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其惟尊尧而宗舜。所谓夫子之道，与尧、舜无异也。”

上尝谓近臣曰：“古人多言祷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能行好事，神必福之，如《礼记·世子篇》注云：‘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快乐延年。’其圣经之旨必不如此，盖注皆不思之甚也。文王焦思劳神以忧天下，岂得减寿？夏禹焦劳，有锡圭之瑞而享国永年。大约帝王能忧人之忧，不自暇逸，岂无感应？郑康成注此，颇不近理，安足为之鉴戒！朕尝与邢昺论之，昺不能对。”

右正言知制诰朱巽专对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有更改，自应陈述利害。改张法制者，望先委有司详议。其经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几张纲纪以绝分争。”上顾宰臣曰：“此甚识体。且事之可否，报政之地所宜尽言无隐。惟贵君臣道合，若上下同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赖卿等慎守经制。若一事遽行则攀援重臣，词说竞起，处置颇难。是知今所施行，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轻为厘革，初则皆以为当，后则翻成有害，及复正其事，乃是朝令夕改，此事允当执守。《书》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此之谓也。”上又曰：“莅官之人，不可太宽，致成弛慢，亦不可过求人之罪，务于烦扰。”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奸生。’宽则民慢，陷法者多，亟则民无所措手足，正为此焉。”上深然之。

治平元年，祖无择知制诰，献《皇极箴》。诏奖之。

治平三年二月辛丑，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集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光奏曰：“臣自少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烦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几，必欲遍知前世得失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讫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兴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王者所宜知。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私家区区，力不能办，徒有其志，久而无成。曏曾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一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有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伏见韶州翁源县令刘恕（案《宋史·刘恕传》：恕为巨鹿主簿，和川令。光荐修《通鉴》，召为局僚。不言为翁源令也，此与《宋史》互异）、将作监主簿赵君锡（案：《宋史·司马光·赵君锡传》均不载荐修《通鉴》事，本传亦不载其为将作监主簿，此可补《宋史》之缺），皆有史学，为众所推。欲望差此二人与臣同修，庶早成书。”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君锡父丧不赴，命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刘攽代之。

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学士司马光上《资治通鉴·五代纪》三十卷。自治平三年置局（案《宋史》：英宗治平三年置局，在秘阁），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是书成，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上谕辅臣曰：“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辅臣请观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进入。以光为资政殿学士，降诏奖谕。

范祖禹曰：“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与讲读之臣论政事于迩英，君臣倾尽无有所隐。而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其励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盖一遵祖宗成宪，以为后世子孙法也，可不念哉！”

御　制

太宗皇帝御制《太师、魏国公、尚书令、真定王神道碑》（案《宋史》：赵普薨，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太宗撰神道碑，亲御八分书以赐之。盖即此篇，但仅见录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而残缺不全，仅存十之三四。此书所载，篇幅既完，且其事迹年月多与《东都事略》及《宋史》赵普本传相异同）：唐尧在位，圣贤谓之叶符；虞舜得人，天地以之开泰。八方理定，千载会昌，必旌柱石之材，以观其壮节；盐梅之寄，以济其和平。是故应运握图，明王圣帝受天宝命；开国承家，无不用忠确间世之臣；光辅基业，股肱心膂之士共同甘辛。万代通规，一时遭遇。保全令德、克荷洪勋者，其故真定王普之谓矣。王姓赵氏，字则平。其先颛顼之裔，佐禹平水土，是谓柏翳。帝尧赐姓曰嬴氏。造父其后也，有功于周穆王，受封于赵。周德下衰，叔带去周、适晋，六卿取晋，遂开国焉。今为常山人也（案《宋史·赵普传》：本幽州蓟人。父回，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阳）。王蕴人伦之风概，禀山岳之仪型。晦而不彰，宽而无挠，竭其诚志，有始有终，无善不藏，非义勿取。顷自我太祖从周世宗南平淮甸，水陆兼行，龙虎震威，号令始发，捷如影响，冥契神人。是时，擒其伪将皇甫晖于滁上。王时为郡之参佐，断事明敏，狱无冤者。太祖闻名，召见与语，深器之（案《宋史》：太祖拔滁州，普为军事判官。宣祖卧疾滁州，普朝夕奉药饵，宣祖

侍以宗分。太祖与语，奇之。与碑稍异)。洎后太祖仗钺左冯，因辟为同州节度推官，历华台、许田、濉阳三镇从事（案《宋史》：太祖移镇宋州，表为掌书记。不载其为华台、许田、濉阳三州从事，与碑稍异)。其在幕府也，恭敬畏慎，尽竭赤诚，夜思昼行，勿矜勿伐，可谓龙吟虎啸，云起风从，如怀万顷之陂，遭遇承平之会。太祖光宅天下，龙跃商丘，知有佐时之才，早定君臣之契，擢为谏议大夫、枢密学士，仍颁金紫以荣之。是岁，上党帅李筠叛，太祖将议亲征，委之留守，调发军实。王以为圣上躬擐甲胄，臣子宜效驱驰，乃陈恳上言，乞扈从銮辂。洎中途进策（案《宋史》：西京留守向拱来朝献策急攻。而不载普中途进策云云，据此可与《宋史》互参），曰："陛下初登宝位，应天顺人，将制骁雄，光耀神武。兵机贵速，不尚迂迟。若倍道兼行，掩其仓卒，所谓自天而下，不战而成擒也。"太祖深纳其言，举兵速进，未诣长平，李筠果拥众出战。于时灵旗指寇，勇士齐心，叛帅自焚，余党就戮。旋又维扬帅李重进包藏祸心，阻抗王命。太祖便殿召对，问攻取之策，王筹其缮修孤垒，倚恃长、淮，而士卒离心，资粮乏绝。以顺讨逆，动必成功。太祖深然之，乃亲御六师，长驱淮、楚，不逾数月，果尔荡平。驾回，酬其功赏，阶授金紫、加太保，充枢密使（案《宋史》：建隆元年，平李重进。建隆三年，普始拜枢密使、检校太保。据此，则当在元年平李重进之后。与《宋史》互异，当以碑文为据)，仍赐功臣之号。爰自累代以来，朝廷多故，诸侯专制，兵甲乱常，加以僭伪未平（案：《名臣碑传琬琰集》载此碑自首至"加以僭伪未平"句止，以下皆缺)，师旅未备，余风未殄，思有以革之。王以庶务草创，深惟远图，利害靡不言，纤微靡不达，忠尽其力，言无转规，启心不疑，振举风俗。故得遐迩悦服，政令惟新，皆其功也。乾德中，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之大用，出于流品矣。我太祖观其才智，凡事责成。既升近密之权，可观立功之效。英声为之间出，文物为之复兴。戮力同心，如石投水。固已萧、张让行，姚、宋推功，鱼水之欢，未足为比。惟诚惟信，少是少非。贻历艰难，上副弼谐之任；明哲兼济，聿臻命世之才。忠顺其言，纯诚克著。恢张出之于人表，翊戴以助于康平。徇公灭私，不忘片善，用心合道，逆邪求知。开宝六年，太祖以王始佐创业，克志升平，伐罪吊民，开扩疆土，下西蜀，平南越，擒吴会，来北戎。威德绥怀，无远不至；云龙际会，大通合符。十有余年矣，知无不为，甚烦神用，务均劳逸，以优荩臣。寻授太傅，佩相印，持节河阳。洎朕嗣守丕图，勤修庶政。腹心之寄，中外攸同。特授太岳宫，使相如故。乃眷并、汾，民坠涂炭，戎车一驾，逆垒宵降。既静妖氛，爰覃爵赏。改太子太保，增加井赋，北连朔峤，东尽海嵎，禹穴唐郊，尽为王土。朕尝念往年之旧德，褒赏辅弼之殊勋。帷幄之谋，明于果断，思置之左右前后，任以耳目股肱。粤自藩垣，入居廊庙，久竭弼谐之道，更资调燮之能，遂征授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三阶已正，百度惟贞，忧国忘家，直亮在意。常诫诸弟诸子，以为受宠逾分，富贵逼身，一领名藩，再登上相，以身许国，私家之后，吾弗预焉。尝念顷自宥密升于宰辅，出入三十余年，未尝为亲属而求恩泽，尔等各宜砥砺，无尚吾过。故自始至末，亲党无居清显者。昔《春秋》美晋大夫羊舌肸'谋而鲜过，惠训不倦'，王复有焉。八年，以襄、邓之俗，狱讼攸烦，惠彼疲民，寄之元老，下车布政，乡闾阜安。事有未便于民者削而去之，利于民者举而行之。豪猾畏威，鳏寡怀惠。暨改辕襄、汉，民之去思，如失父母时也。得病于南阳，经年未差。就移汉水，重镇便藩（案《宋史》：太平兴国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雍熙三年春，大军出讨幽、蓟，久未班师。普手疏谏，引姚元崇十事。雍熙四年，始移镇山南东道节度。今据碑文，则移镇在三年以前。当以碑为据)。常思报主之诚，每怀忧国之忠。乃心王室，时有箴规。上表引唐姚元崇十事，陈古今治乱之由，极人臣献纳之意。兴怀慷慨，词甚激切，揣摩时事，居安虑危，此又其忠荩也。朕以历代耤田，其礼久废，劝农务本，其可忽诸？乃命有司举行旧典，改元布庆，帝载惟熙，造膝沃心，惠我耆德。而王久违宸扆，思拜阙庭，既累进于直言，宜载践于寝庙。复授太保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案《宋史》：雍熙四年，下诏亲耕耤田。普表求入觐。明年，端拱元年正月，耤田礼毕，拜太保兼侍中。不载其兼昭文馆大学士。此可补宋史之缺)。居云霄之上位，擢列辟之崇资。烛幽明而无怠无荒，报恩荣而可大可久。刑政之务，知无不为。功绩播于谋猷，群庶谓之明哲。献替之职，理事皆通。不惮劬劳，夙夜匪解，可以传闻清世，书于简编。而连岁之间，风疾频发，愿避贤者之路，乞归闲散之官。朕以勋旧之臣，方深倚注，命驾临问，涕泣兴言。齿发虽衰，痾瘵未退，荷天之宠，力所不任。特授太保兼中书令，洛阳留守。又经岁，疾势转深，上表坚乞退避。以禳灾眚，勉强诲谕。志不可夺，乃册拜守太师，进封魏国公，就便颐养。太医中使，不绝于路。颙望有瘳，别加殊渥，岂期美疢，王遽弥留！以淳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薨于洛阳之私第（案：普以淳化三年春致仕，七月薨。原本误作二年，今据《宋史》改正)，享年七十有一。朕览表，惊嗟悲恸累日，不待巫祝桃茢，亲临其丧，赙服举哀，辍视朝五日。遣右谏议大夫范杲持节策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特赐谥曰忠献。吊祭赙赠之数并给加等，以尽君臣之礼焉。四年二月，命有司备卤簿，葬于洛阳北邙之原，而合祔焉（案《宋史》本传：葬日，有司设卤簿鼓吹如式。不详其年月，此云二月，则当在四年。原本误作二年，今改正)。呜呼！梁木斯坏，哲人云萎。若济巨川，予将安寄？王性本俊迈，幼不好学，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

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既博达于今古，尤雅善于谈谐。马伏波词辨分明，杜征南手不释卷。见事而敏，抱器自然，壮志无穷，日新其德。许国常存于怀抱，令誉以至于名彰。其为子也，孝养于亲，动不违礼。友爱于昆弟，严慈于子孙。其仕于公也，奢俭酌中，贞忠许国，名器能守，谦卑益光。茂德崇勋，辉映朝列，宠遇之盛，古今罕闻。自再入庙堂，时陈规谏，负荷重寄。常怀启沃之心，竭输忠忱，以待公家之事。有万石君之周慎，孔光之谨命，管、葛之智略，房、杜之经纶。举而兼之，斯谓全德。朕于早岁，尝与周旋。而节操有恒，始终无玷。荷台铉之任，处辅弼之司，既集大勋，荐膺典册。纪其功烈，宜在旗常。昔唐、虞之得皋、夔，夏、商之任虺、益，有周以闳、散佐佑，炎汉以萧、曹弼谐，用能寅亮帝谟，缉熙庶绩。俦庸比德，今其胜哉！天不慭遗，予何自律？乃迹其景行，勒之鼎彝，昭臣范于将来，庶令名之不朽。铭曰：应运开国，股肱任贤。委以心腹，操执弥坚。实犹令德，王猷周旋。裨赞明圣，厥位名传。信任得人，方言柱础。鱼水同心，君臣盛美。夜寐夙兴，有终有始。进思尽忠，见义从矣。退思补过，器识安闲。攀龙附凤，备历艰难。纵横志大，接对温颜。官崇荐陟，善恶之间。近密公朝，与夺非类。禀性怀柔，区别利害。践扬贵职，绰有奇才。经纶宏异，学识通该。赫赫皇猷，恭恭近侍。任以机权，宠彰名器。启沃王命，业茂勋崇。南征北伐，平荡奸雄。日侍冕旒，情伪明察。假仗天威，好生恶杀。若闻喧骇，事不忸怩。堪为国重，制断临时。性直如绳，酌中如砥。孝悌于家，简编信史。惟公之德，间代英灵。非义不理，庶务乃馨。积善夤缘，敦厚必显。文教潜敷，声闻自远。殊勋表信，追思念功。素推臣节，泽被无穷。奇士挺生，民安俗阜。允洽克从，礼让规矩。悲风飒飒，夜杳冥冥。咨嗟永隔，精魄长扃。丧此贞纯，曷终暮景。魂影已沈，去路斯永。庙堂师傅，丘垅幽泉。勒铭翠琰，不胜潸然。

《西京崇福宫记》(原注：真宗章献、神宗钦慈神御)：嵩高之奠洛邑，望之巍然，峻极于天，号称中岳。夏之兴也，祝融降焉。自三代以来，罔不祀事。深林巨谷，阳舒阴惨。有木有草，食者不眛。变化不测，厥惟福壤。昔我章圣齐明寅畏，格于上下。文思武定，以底丕平。大中祥符间天下无事，祠祀天地山川，举典则以治神人。顾山川之神足以纪纲天下者，非致隆备物以昭崇极，则不足以称，由是册尊嵩岳曰中天崇圣帝。嵩旁观曰太一，唐高宗所立，自唐迄今，历岁数百。天禧中，章献明肃皇后斥奁具，葺而治之，更宫名曰崇福，且置殿曰会元，以严后土元天大圣后之象。仁祖天圣、景祐之际，永怀章圣皇帝建宝祥之殿，以奉睟容，而塑章献明肃皇后于殿之西阁。于是山川之嘉气，爰聚爰宅。而王畿之西，琳宫真馆，神圣所依，崇福为之冠。元丰改元，岁在戊午。钦慈皇后被遇神考，深惟继承之重，天下之大本。夙闻嵩岳多神异之纪，而嵩旁之宫，得太室瀍涧之胜，有灵明肸蚃之实，独崇福为第一。乃因阿保富氏，俾族子永和赍持香币，有祷于会元之神。神享其请，赐以吉卜，再卜袭吉。越四年，壬戌冬十月，是生朕躬。明年三月，又遣永和自京师命羽流盛芳，荐以伸昭报。又十有七年，当元符之庚辰，朕入继大统，获承至尊。询谋往昔，留恋秘宇。而增隆之典，废缺弗讲，图像之威，黯昧就灭，榱桷之制，腐剥挠折，殆非所以振显神之大庇。而仰当我烈考钦慈在天之灵，爰敕有司于始生之辰，增度道侣。而本始之元，四序之首，候届炎律，岁躔履端，衍宝篆之徽言，启仙科之静供者阅月而后止。黄金之饰，瑰丽之器，皆尚方所作。百具用修，盖元符庚辰之五月、崇宁癸未之九月也(案：崇宁二年为癸未，原本误作癸巳，今改正)。大观元年丁亥，复诏洛师侈宫楹而大之，革故取新，华洁完固。万役不出于民，一费不取于官，庀工予财，悉自内府。三年三月工告讫，百辟卿士咸曰休哉！必有金石刻，以纪本末而垂无穷。朕恭念钦慈皇后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而不得致天下之养。兹用夙夜，震悼于心。若乃仪式刑神考之训，继其志，述其事，以绍先烈，庶几乎得四海之欢。以事宗庙，于以显亲，于以扬名，孝之本也。眷求庆源，想像嗣服。昭答灵贶，肇新宝构，以示无忘。朕亦安敢忽诸？初新兹宫，灵芝拱谷，产于万岁峰下，实会元殿之背。荐生嘉卉，贯芝同秀，世莫识其名者。凡三本，河南守上其事，宰臣率百官贺于阁门外，天下悉以为瑞应。赖天溥临，于昭孝思。铺张声诗，传之百世，非朕孰宜？为辞曰：覆载定位，融结以类。维山岩岩，惟嵩中峙。爰有琳宫，在嵩之旁(案："在嵩"，原本作"在宫"。据此记前有"嵩旁观曰太一"之文，则"宫"字当系"嵩"字之讹，今改正)。佳气萃止，福源穰穰。在昔章圣，衣冠出游。惟时仁宗，世德作求。睟仪穆穆，宝构奕奕。以安以宁，百神受职。于皇神考，克肖天德。既受帝祉，子孙千亿。钦慈方幼，长发其祥。神斯顾享，锡羡用光。念兹皇祖，厥猷翼翼。以保以承，是荷是式。缅怀钦慈，永言孝思。凡我有今，钦慈之为。作兹新宇，以报以祈。孝奉神明，天且弗违。灵芝拱谷，异名同秀。于昭瑞应，自天之祐。追惟罔极，敢怠永久。刻文兹石，以昭厥后。

卷　四

郊赦一

太祖乾德元年(案《东都事略》：十一月甲子，合祭天地于圜丘，改元乾德。从张昭议，以宣祖配。考《宋史》十一月甲子，十六日也，此书失载月日)，南郊礼成，车驾将还宫，有司请乘金辂。上顾侍臣

曰："朕欲乘辇可乎?"对曰："无爽典礼。"乃改乘辇还。帝御明德门肆赦。前一日，有司设立文武百官、皇亲及蕃国诸州朝贡使、僧道耆老位于明德门外，太常设宫县，置钲鼓。其日，刑部录御史台、开封府、京城系囚以俟。及车驾还至明德门内，就幄次改御常服。群臣就位，皇帝登楼，即御坐。枢密使、副宣徽使分侍立，仗卫如仪。通事舍人引群臣横行，再拜讫，复位。侍臣宣曰："承旨。"通事舍人诣楼前，侍臣宣敕："树金鸡。"通事舍人退，诣班，宣付所司，讫，太常击鼓集囚，少府监树鸡竿于楼东南隅。竿木伎人四面缘绳争上，取鸡口所衔绛幡，获者呼万岁。楼上以朱绳贯木鹤，仙人乘之，捧制书，循绳而下，至地，以画台承鹤。有司取制书，置案上。阁门使承旨，引制案，宣付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群官再拜。宣赦讫，还授中书门下，转付刑部侍郎，承制释囚。群官称贺。阁门使进诣楼前，承旨宣达，讫，百官又再拜，蹈舞而退。赦文："门下：朕以三灵眷命，五让兴邦。躬亲罔惮于万几，德教将加于四海。属岁时屡稔，华夏大同。干戈渐偃于灵台，文轨皆通于象阙。俗阜而南薰风竞，刑清而贯索星沉。仰观则日月丽天，俯视而龟龙在沼。加以物无疵疠，民乐雍熙。盖玄穹垂祐于皇家，非凉德自臻于昌运。由是考百王之旧制，缉千古之宪章。坠典必修，无文咸秩。洁牺尊而谒清庙，被大裘以郊上玄。万乘云屯而在途，千官星拱而就列。公侯助祭，共江汉以朝宗；钟鼓在悬，与风雷而相薄。百灵受职，群后受厘。明德惟馨，神心有答。非烟塞望以呈瑞，嘉气浮空而袭人。民具尔瞻，礼无违者。乃回金辂，乃御应门。律且协于黄钟，日正临于甲子。顺三元之更始，庆万汇之咸亨。而又藩岳勋臣，宰衡庶尹。外达蛮貊，内暨缁黄。谓予历数在躬，以应天广运顺其美；谓予温恭允塞，以仁圣文武成其功。兼至德之隆名，尽哲王之能事。物议斯允，予衷莫遑。宜覃旷荡之恩，用慰黎元之望。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崇德报功，取天地无私之象；眚灾肆赦，推雷雨作解之恩。更赖中外大臣，佐佑厥辟，必使万邦黎献，尽跻仁寿之乡；百姓平章，用致勋华之上。布告亿兆，咸使闻知。"其后郊祀，遵用此制。改是年为乾德元年。宣制毕，御崇元殿，百僚奉王册，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仁圣文武圣德皇帝。壬申，大宴于广德殿，上寿，号曰饮福宴。

乾德六年改开宝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南郊赦文。门下：我国家受天景福，率土咸宾。声明洞照于万方，德教咸加于四海。风雨顺而岁年丰稔，干戈戢而刑政澄清。域中共庆于小康，海外咸欣于至化。朕顾惟寡昧，祗奉玄穹。荷上帝之垂休，致中原之大定。遂发诚意，再举旧章。恭陈告谢之仪，仰答自天之祐。羽卫森罗而在野，王公肆觐而在庭。六乐无不调，五礼无不备。躬奠玉爵，陟配紫坛。具物荐诚，神心昭格。非烟塞望以呈瑞，嘉气浮空而降祥。宜与寰区，同兹胥悦。象阙既还于彩仗，鸡竿大举于鸿恩。同玉历之惟新，与苍生而共庆。尽日月照临之内，罔间幽遐；极车书混同之邦，咸均雨露。庶成瑞拱，永洽可封。可大赦天下（案《宋史》：开宝元年，南郊大赦。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赦。后凡郊赦，俱大略仿此）。改乾德六年为开宝元年。自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云云。於戏！皇王报本之义，乾坤助顺之祥。既举彝章，谅无缺政。更赖中外宣力，将相同心。保黎庶之乂安，致边陲之宁静。扶持景运，翊亮皇猷。长怀鱼水之欢，共乐太平之化。布告亿兆，咸使闻知。（案《宋史》：是年南郊礼成，上尊号曰应天广运大圣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前乾德元年赦文载尊号，此后多失载。）

赦文。门下：我国家膺上天之景命，洽四海之欢心，车书大同，声教遐被。爰自尘清五岭，浪静南溟。开万里之封疆，致兆民之苏息。山川克复，日月光华。风雨顺时，岁年大稔。朕君临天下，道莅人寰。致率土之同情，自玄穹之垂贶。于是恭循典礼，亲执豆笾，当爱日之选长，罄虔诚而告谢。群后执圭而肆觐，神郊备物以陈仪。柴燎既升，乾光下烛，瑞气浮空而不散，生民鼓舞以同欢。宜覃作解之恩，用洽自天之庆。可大赦天下。自开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云云。於戏！天地垂休，所以祚开泰；皇王报本，所以告成功。盛礼行而人神协和，庆泽流而寰海胥悦。文武列位，将相具僚，同心同德以逢时，尽节尽忠而宣力。宜勤翊亮，共致太平。

九年（案《宋史》：开宝九年四月庚子，祀圜丘。此书失载年号并月日），太祖将幸西京。正月十三日，诏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坛，国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内大同。祗遹景灵，用伸报谢。乃眷西顾，郊兆在焉。将饬驾以时巡，躬展诚于阳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于南郊。"（案《东都事略》：正月庚辰，诏后月幸西京，有事于南郊。幸西京当在二月，而此书载正月十三日诏，云"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南郊。"考《宋史·礼志》，正月，诏以四月幸西京，而《太祖本纪》复作三月丙子幸西京，与此互异）及赴斋宫，先时霖雨弥旬，是日云物晴霁。观者如堵，垂白之民咸相谓曰："我辈少属乱离，不图今日复睹太平天子仪卫。"皆相对感泣。赦文。门下：我国家受命开基，化民育物。荷乾坤之垂佑，致文轨之大同。内则朝政雍熙，外则武功振耀。洎两川克复，五岭荡平，被声教于寰瀛，纳生灵于富寿。惟有江表，未息袄尘。顷劳动于六师，寻廓清于一境。数千里氛妖既殄，百余年生聚知归。苏其久困之民，布以惟新之化。非冲人之克乂，皆上帝之储休。今者卜首夏之良辰，就西都之正位，备其燔燎，靖乃豆笾。躬伸告谢之诚，用达恭虔之志。奠玉之盛仪既举，普天之庆泽方行。宜覃旷荡之恩，用表混同之化。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牲牢报本，所以答天地之休；雷雨行恩，所以洽华夏之庆。御凤楼而风云助顺（案

《宋史》：开宝九年四月庚子，祀圜丘，回御五凤楼，大赦），揭鸡竿而士庶同欢。眷惟文武之具僚，并效忠勤之亮节。佐我隆平之运，实多翊亮之劳。方切注怀，更宜宣力。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南郊赦文。门下：王者负扆居尊，继天垂统。顺三灵之眷命，契万国之欢心。宵衣旰食以忘疲，恤物爱民而为念。自临宸极，再易炎凉。朝政允厘，嘉谷屡稔。四海尽同于文轨，九州重正于封疆。顾菲薄以何功，赖穹旻之降祐。爰循旧典，亲祀上玄。献琛而率土皆来，执玉而诸侯毕会。风云助顺，羽卫增华。庆皇祚之昌隆，见礼容之繁盛。而又王公庶尹、中外具僚同倾爱戴之心，奉我庞鸿之号。亿兆之愿，岂独在予？宜覃大赉之恩，用洽可封之化。可大赦天下。自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云云。於戏！郊天祀地，牲牢已荐于至诚；布惠行恩，雨露均沾于万汇。洒湿泽而瑕疵尽涤，出缧囚而囹圄皆空。凡诸有位之臣，体我无私之意，更资忠力，共赞皇图。寰宇克定于丕平，竹帛永光于千古。（案《宋史》：是年南郊礼成，上尊号曰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此失载。）

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南郊赦文。门下：王者继统居尊，握图临极。法二仪而行化，亲万务以忘劳。兢兢如涉于大川，荡荡期臻于至化。日慎一日，于兹六年。八纮之文轨大同，四序之阴阳不忒。兵锋偃戢，年谷顺成。苏、杭千里之土疆，尽归临照；汾、晋一方之生聚，顿愈疮痍。边陲载息于烟尘，宇宙俱凝于和气。顾惟凉德，享是丰功。盖穹昊之降灵，兼祖宗之垂祐。爰伸大报，特备严禋，被衮冕以陟圜坛，荐牲牢而飨上帝。而又中外列辟、文武庶僚复以徽名加于眇质。尊崇之号，念何德以克堪；亿兆之心，顾抑情而从徇。祗膺典礼，良用兢惭。宜覃作解之恩，用洽普天之庆。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玉帛荐诚，已陈于盛礼；云雷覃庆，咸被于殊休。效忠良者，悉与旌酬；负瑕衅者，皆从涤荡。百神受职，万国来同。当景运之昌隆，嘉礼容之繁盛。风云荐瑞，士庶同欢。更资有位之臣，共质无私之化。各宣忠力，永辅皇家。布告寰区，咸令悉知。（案《宋史》：是年南郊礼成，上尊号曰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此失载。）

赦文。门下：惟皇抚运，树鸿业于中区；惟辟奉天，表至诚于大报。既谨就阳之礼，宜覃及物之恩。用庆昌期，式符前典。朕自虔膺宝运，嗣守瑶图，九载于兹，一心无怠。虽寰区既乂，敢忘于旰食宵衣；而风雨弗迷，屡睹于年丰俗阜。加以非烟甘露，雰霏继洒于人寰；瑞兽珍禽，驯扰咸归于御苑。四塞之干戈自息，八方之文轨大同。集是丕休，匪由凉德。斯盖玄穹之所降鉴，清庙之所储祥。朕所以躬事禋燔，告谢天地。千官景从，陪玉辂以供宸；诸侯骏奔，仰玄坛而助祭。矧乃文物大备，声名孔修。当六变以升闻，荷百神之昭格。纯嘏之锡，岂独在予？思与万邦，同兹大庆。仍改纪元之号，遐均作解之恩。可大赦天下。改太平兴国九年为雍熙元年。自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云云。於戏！景运方隆，荷乾坤之眷祐；彝伦式叙，在刑政以交修。更赖文武荩臣，方岳庶尹，各伸乃力，共泰吾民。庶令击壤之谣，不独唐尧之代；可封之俗，复追虞舜之朝。凡尔含灵，知予至意。

四年正月二日（案《宋史·礼志》：淳化三年，将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许王薨。宋琪请以来年正月上辛合祭，从之。即此正月二日辛卯也）南郊赦文。门下：我国家创业垂统逾三十年，礼让兴行，车书混一。外则五侯九伯，立屏翰之奇功；内则三事庶僚，罄股肱之亮节。共赞无私之化，成兹不拔之基。加以紫坛屡飨于天宗，青辂早修于农事。既礼交而乐举，致远肃而迩安。内顾眇躬，享兹介福。是用就上辛之良日。荐大报之至诚。乾坤既锡于鸿休，祖宗是崇于严配（案《东都事略》：淳化四年南郊，以宣祖太祖并配）。八蛮景附，咸伸助祭之仪；百辟灵从，尽展陪銮之礼。睹士民之繁盛，望羽卫之骈罗。思与普天，同兹大庆。自淳化四年正月二日昧爽以前。云云。於戏！郊天地以致诚明，咸尊典故；法阳春而施德泽，尽涤瑕疵。华夷远播于欢声，宇宙遍凝于和气。更资有位，益励乃诚，展安民济物之谋，助旰食宵衣之化。庶俾照临之内，俱跻富寿之期。咨尔万方，咸知朕意。

南郊毕，御乾元门，下制曰："泰坛燔柴，国之大典；上辛祈谷，礼有旧章。祗见上帝，祈福天宗。"（案：此句下疑有脱文，无别本可校，姑仍其旧）癸巳，上赋南郊宿斋五、七言诗六首，赐近臣。乙未，雨雪，作立春日瑞雪诗三首。秘书监李至言："自庙徂郊，纤飚不摇，羽卫如植。升坛而星象炳焕，讫事而云气郁兴。应门肆赦，非烟可拟。"（案：此句下，疑亦有脱文。）

赦文（案《宋史》：至道二年正月辛亥南郊。此书失载年月日。考下原注宋白为礼仪使及问吕端云云，按：是年，宋白为礼部侍郎，进翰林承旨，吕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制，礼仪使，专命翰林学士为之。白以翰林承旨为礼仪使，故知此赦当在是年也）。门下：我国家千龄启运，百世其昌，惟列圣之在天，介鸿休于下土。朕自祗膺眷命，嗣守皇图，垂二十余年，居亿兆之上。域中四大，常师古圣之言；天下一家，幸接隆平之运。远肃而蛮夷率服，时和而风雨弗迷。尽禹别之九州，来修厥贡；懋尧咨之四岳，咸建庶官。刑政于是相宜，声明以之大备。夫何凉德，集是丕休？皆由九庙之储灵，实荷二仪之降鉴。得不讨论方策，博采乎礼经；祗奉郊丘，兴崇于祀事。达孝思于清庙，祈景福于上玄。用荐精诚，斯为大报。百神效祉，诸侯骏奔。罗羽卫于康庄，烟霞动色；设宫县于两观，金石成文。千官扈跸以云从，百姓欢呼而雷动。礼终严祀，喜成昭事之心；候属载阳，广布惟

新之庆。宜覃恩宥，溥洽寰区。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时当献岁，礼毕严禋。祖宗之纯嘏无疆，天地之祥符有耀。仰资玄贶，敷佑苍生。更赖三事大臣，六师上将，炳人文而宣教化，扬我武以定疆场。逮夫庶邦冢君，凡百执事，咸有一德，永孚于休。俾我邦家，绍统前代，尽善尽美，不其伟欤！告示万方，明知朕意。（原注：先是，礼仪使宋白奏曰："伏详《仪注》，朝飨太庙，皇帝先诣罍洗，后奠瓒。其祀天地望，先诣罍洗，后奠玉币。"上以问吕端，言得礼之中。遂从白议。）

二年十一月丙戌，合祭天地于圜丘（案《宋史》：真宗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南郊。此书失载咸平年号，今据诏中"嗣业三年"等语，考之《宋史》，知在是年也），以太祖、太宗配。还御乾元门，下制曰：天祚明德，民怀有仁。惟景运之泰阶，实昊穹之眷命。太祖皇帝以武功定乱，驱除八方，四登泰坛，亲行大礼。太宗皇帝以文德柔服，混成一统，五奠玉爵，合祭二仪。粤以冲人，仰嗣丕业。三年无改，恭依典礼之文；百谷用成，亟获丰年之瑞。退朝之暇，内省于怀，未熟化源，未成治定。夫何凉德，集是鸿休？上由天地之元符，人神协赞；复荷祖宗之余庆，辅弼宣功。履春冰而常积战兢，涉大川而讵知涯涘。非惕厉不能继先业，非精虔何以答上苍。必在乎假清庙而拥神休，举皇仪而陈备物。于以示昭报，于以伸孝思。爰当亚岁之辰，躬展事天之礼。玉帛在笥，金石在县。一阳生而寰海会同，九奏成而神祇下降。礼无违者，天必从之。宜覃作解之恩，共洽无疆之祐。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国容全盛，天仗旋班。非烟散朱雀之街，旭日丽苍龙之阙。欢声雷动，喜气云从。肆士庶之荣观，赖皇家之大庆。更赖文武多士，将相荩臣，各竭忠规，顺成元化。同心同德，咸罄于嘉猷；无怠无荒，不忘乎明戒。同底于道，不其伟欤！布告万民，咸知朕意。

咸平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门下：礼莫大于事天，孝莫重于严父。因心崇陟配之义，垂训懋翼子之规。自伯考建万世之基，圣父缵重熙之业，莫不三年而郊上帝，九庙以飨神宗。用荐精诚，以伸昭报。顾予寡薄，获荷庆灵。奉以周旋，焉敢废坠！矧乃寰区底定，黎庶几于小康；农亩丰登，稼穑呈于上瑞。皆玄穹之所降祐，繄列圣之所垂休。得不饬备物以告虔，升禋燎而报本？蠲吉之祀，广至福于兆民；旷荡之恩，宜大赉于四海。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天下之至大，万物之至繁。虽励力以自强，愿恭己而自治。更赖藩岳列辟，股肱元臣，暨御侮之群才，追盈廷之多士，咸尽忠而奉化，各无隐于厥诚。俾予垂拱而仰成，致俗一变而至道。共臻多福，永孚于休。

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门下：朕自猥绍庆基，君临宇县。奉若天道，驯致时雍。常念守位维艰，纂图斯重。纳隍轸虑，旰食视朝。于今九年，罔敢逸豫。幸玄穹之降鉴，荷宗庙以垂休，农祥荐臻，边候不警。属天正上元之日，陈吉土享帝之仪。因得躬执豆笾，祗见祖考。牲牢备物，圭币荐诚。四海九州，皆来助祭；六变三献，斯用降神。仰景贶之自天，庆苍生之蒙福。报本既行于盛礼，回銮乃御于应门。万国来庭，集梯航而入贡；九宾就列，睹书轨之混同。宜大赉于中区，洽鸿恩于庶品。永言纯嘏，岂独在予！爰稽肆眚之文，式布维新之泽。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顺天行庆，俾涣汗以维均；与物为春，浃幽遐而广被。偃革已臻于开泰，垂衣方示于穆清。更赖文武具僚，中外列辟，体君臣之同德，罄金石之纯诚，资政教于和平，纳生民于福寿，共扶昌运，永享于休。（案：景德二年郊赦以后，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壬申，以谒圣祖于鸿庆宫，恭谢南郊，大赦。又天禧元年正月辛亥，以上圣祖尊号于景灵宫，南郊，大赦。今此书二次赦诏俱缺，无别本可考，姑仍其旧。）

天禧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门下：朕以仰钦皇绪，夙奉庆基。自列圣之诒谋，逮眇躬之继统，兵戈销偃，海域混同，何尝不日慎居怀，时乘在御？绝畋游而育物，戒服玩以敦风。纳民归仁寿之区，涉道究希夷之际，抚安四极，宾延万灵。表下风以丁辰，致弥文而熙载，讲求典礼，肃恭神人。燕处穆清，聿怀冲粹。荷太清之孚佑，示秘篆以降祥，灵运嘉亨，景舆临暨。载聆谆海，逖悟仙源。励翼弥坚，钦修备至。考古先之盛则，毕封禅之洪徽，崇尚真宗，登隆妙号。言念元良之嗣，生知至德之方，善访名山，特开珍馆。祝寿昌之介祉，见忠孝之存诚，叠委宝文，愈昭殊应。是用答顾怀于穹厚，成禋享于坛壝，荐玉币以告虔，陈豆笾而蠲洁。金匏协奏，文物骈罗。九宾相仪，百神受职。天旗总集，既彰祚国之休；王泽涵濡，宜洽均禧之庆。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展严恭之礼，获拥神休；覃滂霈之恩，式符众望。谅周隆于庆赐，增激励于神明。更赖中外信臣，文武列辟，竭以忠勤之节，倾其爱戴之心，协赞重熙，永膺多福。

天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门下：三载一郊，国朝茂典。盖所以报贶天地，致虔祖宗，尽钦翼之心，膺锡禅之福。昊穹眷命，三圣重光，化无远而不怀，惠无幽而不浃。肆予寡昧，纂是隆平，端扆永思，临渊匪惧。幸赖母仪申诲，先烈在民。三事群卿，裨我以公道；百工庶尹，赞我以远图。政常敦本闲邪，刑必蠲苛怂善。边陲撤候，方聘修欢。东南之亩屡登，阴阳之沴不作。是用采甘泉之曩制，方委粟之前经。度土就阳，占辰亚岁，豫祠真馆，虔飨太宫。乃陟嘉坛，肃陈量币。群司戒洁，工器协恭。瞻来格于窈冥，纳降衷于高厚。天清日润，礼备乐崇。克伸孚祐之文，实荷厖鸿之赐。宜均涣号，溥及含生。可大赦天下。於戏！积累之业存乎时，涵濡之泽加乎远。邦家所著，宪度甚明。予惟遵行，罔敢失

坠。班朝文武，有位忠贤，庶益悫规，以弼凉德。勿休屡省，称朕意焉。

礼成，辅臣皆进官。宰相王钦若等固辞。上谓曰："郊祀庆成，朕为卿等进官，恳辞何也?"钦若等对曰："臣等待罪近司，获陪盛礼，幸甚! 复迁官秩，益为忝冒。"上恳谕久之，钦若等再拜称谢而退。（案《宋史》：是年南郊礼成，上尊号曰圣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此失载。）

是月甲辰（案《宋史》：仁宗天圣五年十一月癸丑南郊。此书失载年月，今以《宋史》及所载事迹考之，当在是年也），百官集尚书省，受荐飨景灵宫誓。乙巳，受朝飨太庙誓。丙午，受合祭天地誓。丁未，上谓辅臣曰："此三日，百官受誓礼当然耶?"王曾等对曰："宗庙告飨，皆沿郊祀之事，止当一日受誓。今盖循先朝旧制，请俟他日厘正之。"庚戌，宿斋于天安殿，百官宿斋于朝堂。辛亥，荐飨于景灵宫，宿斋于太庙。大礼使王曾言：（案《宋史·礼志》：是年郊后，择日恭谢。大礼使王曾请节庙乐云云。今据此，则在郊前二日，宿斋太庙时也，与《宋史》先后互异）"皇帝执圭被衮，酌献七室，而每室奏乐章，恐陟降为劳，请节宫架之奏。"上曰："三年一飨，朕不敢惮劳也，卿勿复言。"（原注：其后每亲祀至版位，必遣内侍密谕乐卿，令备其音节，又以戒乐工云）壬子，朝飨七室，宿斋于南郊。癸丑，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三献终，增礼生七人，各引本室太祝。升殿，彻豆毕，赦文。门下：朕以绍膺端命，祗服睿图。六载于兹，万几在念。守大中之彝训，遵圣善之懿猷。被四表以宅心，浃群伦而从乂。有祈必应，惟动斯和。岁事省成，河流顺复（案《宋史》：是年七月，塞滑州决河，故曰"河流顺复"）。此皆鸿灵敷祐，列圣顾怀。乃底辑宁，愈增惕励。奉先之道，固竭于精衷；报本之仪，聿循于旧典。既卜郊而叶吉，粤定位之载严。沿袭有初，讲求惟允。格太宫而裸献，率迪肃雍；类上帝以燎熏，并昭妥侑。罄斋庄而备至，荷肸蚃以居歆。矧乃真系垂谟，夙展钦崇之礼；玉虚攸馆，将申哀对之文。回宝眷以博临，介纯禧而举集。显无疆之大庆，岂独在予? 霈作解之洪恩，式均有众。可大赦天下。於戏! 天人交感，繄默定之有孚；中外胥欢，谅宠绥而宣洽。尚赖既睦之宗戚，同体之忠良，暨诸迩臣，逮夫庶士，协一德以修辅，广四聪而必闻。慎固基扃，振明纪律。无隐厥志，用恢永图。主者施行。宣制毕，百官称贺。上恭谢太后于会庆殿（案《宋史·礼志》：是年郊后三日，斋长春殿，谢玉清昭应宫。礼毕，恭谢皇太后。与此郊后即日恭谢皇太后，后三日斋长春殿，又一日谢玉清昭应宫，先后互异，当以此书为据）。内常侍赞引皇帝，皇帝自殿后幄，诣皇太后前，再拜跪奏曰："臣祯虔遵旧典，郊祀礼成，中外协心，以欢以抃。"皇太后宣答曰：（案《宋史·礼志》：是年，皇太后宣答曰："皇帝德备孝恭，礼成严配，万国称颂，欢豫增深"云云。与此互异）"郊祀之祉，与皇帝同之。"皇帝还内。百官贺皇太后，垂帘，赐酒三行。丙辰，宿斋于长春殿，百官宿斋于朝堂。丁巳，恭谢于玉清昭应宫。（案《宋史》：天圣五年郊赦以后，天圣八年十一月戊辰，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此书失载。此次赦诏，无别本可考，姑仍其旧。）

是月壬辰（案《宋史》：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南郊大赦。此书失载年月，今以乙未冬至及三宗并配，考之《宋史》，知在是年也），上宿斋于大庆殿，百官宿斋于朝堂。癸巳，荐享景灵宫，宿斋于太庙。甲午，飨七室，又飨奉慈庙，宿斋于南郊。乙未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真宗并配（案《东都事略》：景祐二年，诏以太祖为定配，二宗为迭配。皇帝亲祀，请以三圣并侑）。赦文。门下：朕膺天地之丕贶，绍祖宗之庆基，政典咸融，兆民祗若。休祥狎应，大田屡兆于丰年；髦俊并生，多士协宁于景运。熙平在旦，燕翼有光。诸侯尽宾，纳黎元于富庶；三公论道，升遗逸于簪绅。岂惟冲人，克致茂实。必修报本之义，以答上灵之心。盛服展仪，至日惟吉。钦从谟训，率致精明。清庙肃雍，既备陈于圭瓒；闷宫静侐，复亲荐于豆笾。被衮就阳，燔柴定位。严配并飨，昭格于至诚；陟降交欢，诞膺于纯嘏。念绍庭之垂裕，顾受福之永昌。思与万邦，同兹大泽。礼交乐举，既明严上之规；雷动风行，宜覃涣汗之号。可大赦天下。於戏! 大事在祀，聿从哀对之文；与物为春，用穆好生之化。更赖良弼，贤戚维藩，文武悫臣，中外庶尹，体恭肃以修辅，本中和而在宽。俾敦孝友之伦，咸跻仁寿之域。翼宣王度，永播时雍。主者施行。

太常礼院言："南郊第一龛，飨五方帝、大明夜明、神州地祇、北极天皇大帝。比岁，上差司天监保章正摄事。且五帝尊神，而献官秩卑，飨接非称。今诣第一龛，以少卿监或正郎为献官。第二第三龛以员外郎。坛下及内壝之外，以京官或保章正分献。"从之（案《宋史·礼志》：景祐二年，诏神州、皇地祇，旧常参官摄事，非所以尊神，自今命两省。岁九大祀，宰臣摄事者、参知政事、尚书丞郎、学士奉祠。与此稍异）。大礼使言："宗室诣中书受誓戒，不至者六十余员。"诏停郊庙幄位。太常礼院言："皇帝行郊庙之礼，故事，止设更衣幄殿而未有小次。是以荐献之际，皇帝立版位，以至于礼成，未有所以裕主尊、究恭肃也。谨按《周官》：'朝日，祀五帝，则张大次，朝觐会同亦如之。'郑康成谓：'大次，所往所止居也。小次，既接祭退俟之处也。'引《祭义》：'周人祭日，以朝及暗。'虽有强力，孰能支之? 是以退俟，与诸臣代有事焉。故说者以为祀昊天上帝，亦张大次、小次。古者大次在坛壝之外，犹今更衣幄殿也，小次在坛之侧，今所未行。按魏武帝《祠庙令》：'降神礼讫，下陛，就幕而立。须奏乐毕，似若不愆，列祖迟祭，不速讫也。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尔。'

然则武帝坐侯，容须引设近次，与《周官》义符。今参验前代，谓宜设小次于皇帝版位少东，每献毕，降坛，若殿，就小次。俟终献，彻豆，则复就版位，至礼毕。如此则奉神之意，在久益虔；执礼之容，有恭无缺。"从之。礼毕，群臣上尊号曰景祐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三年七月己卯，孙奭子瑜上《崇祀录》二十卷。诏送史馆（原注：奭领太常，仿唐王泾《郊祀录》，纪国朝典礼，未奏而卒）。

赦文（案《宋史》：神宗宝元元年十一月庚辰，南郊大赦。此书失载年月日，今考之《宋史》，知在是年也）。门下：升禋陟配，诚孝所以兼申；拥休肆眚，神灵于是交豫。朕奉承丕历，钦率先谟。永惟置器之重，浩若涉川之广。托在尊极，弗敢遑宁。幸席成规，浸寻至治。而疆陲宾款，岁物顺繁，民罔时恫，政克用乂。斯皆昊穹开佑之贶，宗祏燕诒之谋。幽赞于兹，朕将何力？内循凉寡，期保顾存。是用图讲旧章，毖修大报。祓饰坛兆，丰洁粢盛，虔会迎长之辰，躬陈合祭之典。至于前献道祖，历祼庙昭（案：自真宗以后，凡南郊前必先飨景灵宫及太庙、奉慈庙。宝元元年十一月戊申，享景灵宫。己酉，享太庙及奉慈庙。故曰"前献道祖，历祼庙昭"）。盖经礼必先之文，庶哲王能飨之义。措事之日，备物有严。百执骏奔，二圣参侑。获率强力，以底盛容。居歆在上，降鉴如答。迪拜胙之吉，敢曰余勤；沛崇朝之泽，方思众共。再念向徇群议，许加徽称，深揆浮实之华，如乖克己之训。宜因冠号，俾易建元。顾无专享之福，更示惟新之命。可大赦天下。於戏！逮下之庆，方与物而皆昌；屡省之思，冀后天而攸奉。尚赖三事庶尹，列辟众司，交输乃诚，跻格鸿化，茂对乾施，永孚于休。

礼毕，宰臣张士逊等五人上表，加上尊号宝元体天法道钦文烈武圣神英睿孝德皇帝（案《宋史》：是年，南郊礼成，上尊号曰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不载去"英睿"二字。此书"聪武"作"烈武"，当以此为正，可证《宋史》之缺讹）。上屡却之，谓士逊曰："唐穆宗云：'强我懿号，不若使我为有道之君；加我虚尊，不若居我于无过之地。'朕常爱斯言，卿等亦宜体此意。"士逊等恳请不回，上不得已，至二十九日下诏，惟不称"英睿"二字，余允其请。右司谏韩琦以京城内逼郊祀数月，盗贼公行辇毂之下，宜有禁暴之法。请南郊前一月降敕开封府，约束强盗，罪至徒并折伤人以上，如犯在赦后，毋得以赦原其窃盗赃重者奏听裁。从之。

康定二年，有献议者以西事未宁，欲权罢郊天，上以为不可。至十一月二十日南郊毕，肆赦。门下：朕诞膺宝命，嗣守鸿基。荷上灵降监之祥，奉列圣绍庭之宪。抚宁兴运，司牧黎元。慎保盈成之难，思隆久大之业。祗勤抑畏，垂二十年。何尝不中昃励精，幽微博听？虑一夫之不获，期百志之惟熙。务汤盘之日新，致禹畴之时若。至于秉慈俭之训，绝游畋之娱，器物屏雕文之功，刑政革烦苛之弊，虽未臻于淳古，庶无怠于始初。幸以诸夏谧清，百嘉汇茂，民涵丰楙之乐，物违疵疠之伤。玉烛四时，肃勺群祀。斯皆三神之所孚祐，九庙之所抚绥。岂繄眇眇之躬，克召穰穰之福。是用顺考声名之典，浸寻禋燎之仪，祓饰坛壝，祗荐瑄币，揆天元景至之序，定国阳郊见之仪。皇穹后祇，勔降瞻飨之厚；艺祖文考，毖陈升侑之严。本陶秸以致其诚，合膻芗以达其气。望秩群祀，怀柔百神。冀精意之获伸，奚备物之能称。若乃首趋真馆，前谒太宫，肃修祼献之常，罄兹僾忾之慕。所以因昭事之大，述追孝之恭，交集盛容，克成美报，礼由众举，庆靡专承。当天地并贶之仁，聿均大椵；法雷雨作解之施，用霈醲恩。仍建号以纪元，美受厘而布度。可大赦天下。宜改康定二年为庆历元年。於戏！谨汉畤之亲祠，兹为大事；体虞书之肆眚，所重好生。许清多辟之流，咸沐维新之泽。尚赖臣邻同德，官尹修方，协进忠规，允厘庶绩。丕格至平之治，共酬纯锡之私。

初设有小次坛下，又设褥为黄道属之神位，至是，上不御小次，彻黄道，改拜褥用绯，以尽恭肃之志。

庆历四年南郊，御札敕内外文武百僚等：朕荷祖宗之谋，托黎元之上，日慎夕惕，罔敢怠遑。故尝六款圜丘，祗见上帝。今赖天之福，浃宇以和。虽右鄙留屯，南方薄梲，已加抚绥，期底靖安。匪云交修，思有昭报。圣则能飨，诚惭于寡德；祭不欲数，既及于三年。通奉先规，讲求多物。忾闻列圣之祫，衰对明灵之臻。况祈祉下民，弗为专美。在国大事，其敢惮行？朕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咨尔攸司，各扬乃职。凡于供亿，毋俾烦劳。应诸道州府不得以进奉为名，别行科率。比者多缘严配，加上徽名，止循率吁之常，徒为荐诚之累。且应神以实，何用虚文？与礼之奢，不如宁俭。其文武百官僧道父老等不得因郊祀上表，请加尊号。永言有众，宜喻先庚。共奖至虔，以副朕意。故兹札示，想宜知悉。

郊祀赦文。门下：朕闻为国莫重于祭，报本莫尊于天。礼不欲至于烦，类当三岁；物无以称其德，是竭至诚。比者原田有秋，辰纬澄晷，地数见宝，蝗弗为灾，关辅简饷与之调，羌夏露怀徕之请。间遣近辅，分慰三垂（案《东都事略》：庆历四年夏，元昊称臣。命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富弼宣抚河北），就恤边吏之勤，无重编氓之困。亦克用乂，方致小康。朕用钦荷顾存，谨修禋类，抑止贡奉之费，裁节供帐之劳。前敕攸司，毋加徽称。虽微有善之让，姑底事神之恭。且复稽参典文，改告兹谥（案《东都事略》：是年十一月，改谥真宗五后尊谥）。从真圣之尊统，贯乾德之旧章。既款殊庭，遂见清庙。叶长日之嘉会，祗灵坛而顺享。皇穹后地之合，艺祖神宗之配，六变而乐备，三献而礼成。炀蒿烟于太霄，达爟火于群祀。两仪洪洞，万瑞纷纶。斯固足以表上帝之

眷怀，罄冲人之明察。又念乃文乃武，有壬有林，或奉引扫除，或侍祠显祖。八屯拥卫之格，九州献力之常。共赞眇躬，克成毖祀。美不专飨，命则惟新。用推多福之祥，肆为兆民之庆。可大赦天下。於戏！明德惟馨，已回盖高之鉴；与众更始，诚慕列辟之良。矧曰如台，敢云自暇。益当居降祥之地，而惧其咎；席已安之势，而念其危。弗徇非彝，弗为无益，建中道以临总，涣大号而胥欢。嘉与群元，共臻斯路。

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南郊赦文。门下：朕尝博览载籍，详观古今。每资取于典彝，用昭施于政教。且夫大事在祀，所期奉而益恭；让德于天，必欲善不自处。斯皆垂芳简策，作范邦家。历世相因，百王不易。在沿革而虽异，谅稽参而靡渝。故假庙致虔，扫地尚质，实奉先而严配，取报本以贵诚。粤自缵承，逾兹二纪。遵述诒谋之训，企及钦明之风。慎恃守于盈成，念怀柔于远迩。万几之务，罔怠于旰宵；含生之伦，冀登于富寿。尚兢虞于谴戒，弥鉴省于昏荒。治格隆平，物无疵疠。制作礼乐，敢谓其时；协和人神，当成厥事。是用虔修毖祀，参讲缛仪，抑菲德之徽称，增先皇之显谥（案《东都事略》：是年，加上真宗尊谥）。祗见觐德之室，严禋定位之方。圜坛载升，长日协吉。顺考旧典，倾竭精衷。九州献力以惟寅，百神受职而咸秩。纷纶之贶，仰降于高穹；旷荡之恩，宜覃于率土。可大赦天下。云云。于戏！惟圣飨帝，益罄于斋庄；惟德动天，敢忘于惕励。尚冀祖宗垂祐，辅弼协谋。繄维城亲懿之贤，暨卫社忠劳之士，百工庶尹，咸一乃心。共赞昌期，永臻皇极。

十一月四日南郊赦文（案《宋史》：仁宗皇祐五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此书失载年号，今以下"太常礼院议三圣并侑"，考之《宋史》，知在是年也）。门下：燔柴报本，崇经礼之亲郊；涣号宣恩，广春秋之大眚。朕肃膺统业，寅奉政机，未昭厥涂，犹涉渊水。荷乾祇之敷佑，赖宗社之拥全，治克用平，思无不服，茂息生齿，屡登康年。盖先烈之累仁，省眇躬之何德。比举秩于元祀，用答扬于灵休。三纪于兹，涓衷敢怠。自合宫之讫飨，即阳位以荐诚。申命道司，详稽旧典，卜日南之长晷，祠地上之圜丘。前诏诸儒，考正雅乐。盖以遵达孝之述事，昭盛德之流光。遹观厥成，升奏群祀。庶德音之致，相接于天人；沿豫象之辞，登配于祖考。率前期而戒誓，复先甲以洁齐。钦翼徂宫，款见于道祖；肃僾在庙，永怀于前人。惧飨弗能，临祼惟惕。紫营未旦，赤霄在望。执事有恪，备物无违。蒙上帝以居歆，奉列圣之参侑。苍璧既奠，朱燎以升。惠我无疆，肃然有感。钦惟天表之应，诞锡寿康；嘉与宇内之人，均承贶施。可大赦天下。於戏！合祫大祀，固靡神之不宗；在宥群方，思与物而更始。尚赖左右承弼，中外臣工，秉德辅予，竭忠图治。惟休惟恤，永底康哉！

太常礼院言："奉诏再详定三圣并侑事，伏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则一王，而后或兼配，皆是变礼弥文、广申诚爱也。国朝景祐二年曾下诏书，令次郊禋，三圣并侑。其后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明堂大礼亦三后并侑。今陛下濬发德音，钦明大孝。"况是本朝旧制，已再躬行，于义无爽。"故下诏曰："王者因郊反始，无大于躬亲；本孝奉先，莫尊于主侑。且明堂之配，已著于定仪；而景祐之文，盖存于甲令。虽协事亲之爱，犹慎缘情之举，再诹群议，述考旧典。皆以谓祖宗功德，宜对越于上灵；文昭武烈，亦无严于祀位。息民昭德，定保永图。自今南郊，三圣并侑。布告内外，宜体至怀。"

三年，罢南郊。九月十二日恭谢（案《宋史》：仁宗至和三年，改元嘉祐。九月辛卯，恭谢天地于大庆殿。此书失载年号，以《宋史》考之，知在是年也）。敕内外文武臣僚：执圭璧以事神，严祖宗而配帝，虽有国之常典，亦因时而制宜。朕承三圣之丕基，抚万邦之有众。俭于己，思天下之民丰；劳于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几治平。而首春以来，偶爽调适。赖三灵敷祐，百福来臻，顺以节宣，获兹康裕。加以边隅不耸，风雨以时。虽庶物之咸和，顾眇躬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宪，询故实于有司，即广殿之翼严，择灵辰之良吉，式申昭谢，以格纯休。宜用先期，俾兹诞告。朕取今年九月内，于大庆殿行恭谢之礼。其今年冬至亲祀南郊，即宜权罢。所有合行诸般恩赏，并特就恭谢礼毕，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亲御宣德门宣制。仍令所司详定仪注以闻。务遵典礼，勿俾烦劳。咨尔多方，咸体予意。故兹札示，想宜知悉。

至九月十二日恭谢毕，降赦。门下：朕缵绳基绪，统御幅员，周视万几，仅成三纪。思守文之尤重，念居上之至难，或未明而衣，或既旰乃食。惟正人是访，惟公论是稽。恬然过勤，举不知困。比春云始，平履成亏。荷高明之博临，膺厚顺之丕拥。宗社降福，士民输忠。眇眇之躬，遄臻于绥乂；便便之政，率遂于讲修。虽属水潦遘灾，河流移道（案《宋史》：是年四月大水，河决商胡），眷言方国，咸克妥安。邦经所系，朕力何有？亶兹循省，弥用战兢。秋廪戒期，农收毕务。诞询故事，参绎前文。约郊壝之仪，严路廷之制，工师虔巩，物品晏清。祗罄诚忱，洁清款见，上以答乾元之开佑，下以蕲生聚之乐康。浸通明灵，大示肸蚃。宜与兆庶，共均休嘉。式覃涣汗之恩，仍易纪年之号，以孚神贶，以顺物宜。可大赦天下。云云。

初，仁宗得疾。议者以太宗至道年升遐，乃深恶其年号，趣诏中书改之。是岁以郊为恭谢天地，改元曰嘉祐。四年十月，诏罢冬至祀南郊。十三日，祫享。

卷　五

郊赦二

英宗治平二年南郊，御札内外文武臣僚等：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始。故礼有报本反始，而祀天地，尊先祖，于是乎致虔恭焉。国朝之制，郊以三岁。而自皇祐癸巳，一纪于今，銮舆之行，不蹕乎经涂；皇邸之设，不严乎大次。交神之道，岂不缺然也哉？朕以冲眇之资，荷顾托之重，巍乎王公士民之上，凛乎宗庙社稷之寄，日慎一日，惟恐弗任。而三灵眷怀，亿姓禔福。天清日润，雷动风行。嘉生汔臻，氛祲荡定。固可以荐四时之和气，总万国之欢心，以报本乎天地，而反始乎先祖也。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事于南郊。咨尔攸司，务勤厥职。诸道州府不得以进奉为名，辄行科率。必循其故，毋或烦民。故兹札示，想宜知悉。

赦文。门下：朕承祖宗之休，托王公之上，缵嗣丕业，诞隆庆基。我仁考体道诚明，率仁高厚。躬履纯俭，天俾寿臧。熙然亿兆之怀，隆于父母之爱。礼乐明备，制作成于百年；书轨大同，欢心达于四表。宪度著明而可则，轨迹夷易而可遵。肆朕冲人，遹当大宝。祇荷先训，仰繄母慈。永念继体之艰，居有涉水之惧。日慎一日，三岁于兹。曷尝不究皇极之建中，顺乾刚之正命？登吁贤俊，监循典刑。未明以求衣，中昃不暇食。宫室苑囿之好，或弛以便民；钟鼓管弦之音，固不以足欲。前日文武多士、中外群臣连上封章，求荐称号。朕以继志述事，未有以扬缉熙；持盈守成，未有以彰休烈。下之方以底百室之富，上之方以接神人之欢，义所未安，抑而不受。岂自以得勤民之意，盖将以洪修己之诚。深惟就国阳郊，肇禋吉土；振古盛节，本朝上仪。储精迓厘，欲止不敢。惟孝能飨，庶几与焉。是以因黄宫之气升，追南极之景至，躬执圭币，洁修粢盛，裸荐清庙之廷，燔燎泰坛之奠，侑以烈祖，对越上穹。于时祥景晏温，大圆精粹，和气充塞，积曀肃清。兹皆诸神受福于怀柔，有昊眷顾而飨答。发祥降祉，岂独朕躬之敢专？洗心自新，嘉与海内之均庆。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崇大报之礼，有以达于诚心；覃涣汗之恩，是用孚于至信。期尔阜安之俗，既臻耻格之风。尚赖忠荩扬庭，明谟在服，共励敕天之志，永底无疆之休。主者施行。

是年当郊，上意未欲躬行，谓韩琦曰："初服满，恐未当出。"琦曰："大礼不可旷，兼陛下即位，未尝郊见天地。"力请行之。故事：郊庙读祝册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宫，更衣，诣坛下，百官皆回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庙，诏读册官毋起，及诣坛下，又诏百官勿回班迎向，以见事郊庙之精意也。

四年，英宗手诏：放治平二年南郊赦前编管人，罢陕西衙前配买修河木植，而罢江淮近岁衙前复乞置村乡酒场强率人沽酒者。时上不豫，犹敕辅臣即时施行之。英宗郊祀习仪，尚书省赐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饱呕吐，御史前劾失仪，已肆赦。韩琦以闻，帝曰："已放罪。"琦奏："故事，失仪不以赦原。"帝曰："失仪，薄罚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过，难施面目矣。"卒赦之。帝爱惜臣子，欲曲全其名节，类如此。（案：《东都事略》及《宋史》俱不载是诏，此可以补其缺。）

赦文（案：此为神宗熙宁元年十一月丁亥南郊大赦诏也。此书失载年月日。《永乐大典》旧与上英宗事连写，误合为一。今以《宋史》考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崩，神宗即位，逾年改元熙宁，诏中有"述遵无改，再期于此"等语，故知当在是年也）。门下：王者祗遹圣绪，所以永无疆之休；对越颢穹，所以凝溥将之命。朕惟列圣垂统，盛德在天。积累熙洽，付畀冲眇。夫以制作大定之丕矩，在宥耻格之休风，夷易所存，燕翼维允。肆朕述遵而无改，恭默以仰成，再期于兹，百度咸若。是以群生蒙福，方内大宁，穑人有秋而屡丰，远夷稽服而慕义，兵革靡试，疵疠莫兴。盖昭天之功，自上仁而已厚；故佑天之泽，迨下武而方深。乃眷太和，实荷隆庆。内惟寡德，惧不克任。粤稽拜贶之文，兹有就阳之祀，报本反始，事孰重焉。夫恭之所隆，不可以恩掩；礼之所缺，尚贵乎义起。矧乃真圣旧章，著为成训，搢绅顾论，折衷前经，断自朕心，博观舆议。是用因一阳长极之叙，举三岁亲见之仪，朝荐殊庭，宾祼清庙。而后升禋燎于泰畤，合阴祀于柔祇，昭假上灵，配侑列祖。六乐备舞，万玉旅庭。侯卫骏奔，蛮夷耸观。至诚胥感，方交神而蹇明；祥祉来臻，且日升而川至。顾予菲质，敢以专享？思与黎庶，同底日新。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接三神之欢，惟礼可以致孝飨；均兆民之庆，惟刑可以示哀矜。兹朕一心，期底于道。尚赖股肱硕辅，陪侧荩臣，共励协恭之诚，以格可封之俗。

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赦文（案《东都事略》：熙宁七年冬十月己未，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宋史》作十一月己未，考是年十月无己未，此作十一月二十五日，与《宋史》合，可证《东都事略》之误）。门下：王者钦崇神天，严奉宗祏。就郊以享，所以诏天下之恭；假庙而烝，所以教天下之孝。洪惟五圣之烈（案：此书不载熙宁七年，但诏中有"洪惟五圣之烈"一语，其为神宗无疑。神宗凡四郊，其前后赦文俱可考见，故知此为熙宁七年诏也），诞辑百王之文。肆予冲人，昭事上帝。载念物无以称，维一诚可以展大报之仪；祭不欲烦，维三岁可以述躬行之典。协会康年之顺，道迎至日之长。是用朝荐殊庭，祼将太室。乃进登于阳畤，以哀对于皇穹。合祛柔祇，陟配文祖。祝燧告洁，赞牺尚纯。大乐变音，舞奏而诸物至；二精扬燎，烟升而万灵交。方丕事之获成，敢蕃禧之专享。宜敷大号，以赉多邦。可大赦天下。云

云。於戏！意尽精禋，既秩宗祈之举；政施惠術，亶昭庆宥之行。维时黎元，绥我德泽。尚赖谟明四近、忠荩群材，仪图新美之功，励相隆平之运，同底于治，永孚厥休。

熙宁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文。门下：国莫重于祭，所以作民恭之先；礼无大于郊，所以报物生之始。朕懋建丕命，宠绥庶方。夙寤晨兴，任大守重。惟文武之谟烈，心罔敢弗承；惟上下之神祇，志罔敢弗肃。聿修三岁之祀，稽用一阳之正。严大路以备仪，款殊庭而先享。于穆清庙，怵惕以见祖宗；爰熙紫坛，明察而事天地。推本陟配，升烟合禋。裒万灵而诚交，变六乐而物至。顾迄成于钜典，敢专享于蕃厘。涣扬予恩，敷锡尔众。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答三才之奥，无以称德产之微；均万国之欢，有以知惠泽之至。尚赖左右励翼，内外交修。永孚厥休，同底于道。

元丰六年十一月五日南郊赦文。门下：天者物生之始，非肇禋无以极其诚；亲者民恭之先，非假庙无以致其孝。永惟五圣之烈，必躬三岁之祀。顾循冲人，嗣膺历服。敢不祗率，以时饬修？然而礼意寝而不明，乐文杂而未正，故刺六经之说，考诸儒之言，缉熙旷仪，是正巨典。奉醽以款真宇，祼鬯以享宗祊。斋戒乎端诚之宫，清肃乎礼神之囿。陟配烈祖，对越穹昊。于时维太常之斿，备金玉之驾。乃搢大圭，以为国之缀；乃服大裘，以放古之文。钦柴之燎四施，烛炀泰一；圜钟之乐六变，皦绎崇丘。孝奏而日月光，灵游而风马下。顾获成于熙事，敢专享于蕃禧。宜大泽之肆均，与群生而共庆。可大赦天下。於戏！答三灵之介祉，既秩于宗祈；格四海之欢心，在敷于惠术。尚赖秉文之辅，经武之臣，相协厥恭，同底于治。布告远迩，使咸闻知。

其年，遂罢合祭天地（案：元丰四年四月，诏自今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六年，太常礼院上亲祀仪，并如南郊。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遂罢合祭。其北郊当时未行也）。

十一月十四日南郊（原注：苏辙《郊祀庆成》诗注云："有司欲羔裘，度用百羔，上以其害物，以黑缯代之。"案：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此书失载年号，以诏中"复举熙宁故实"，核之《宋史》，知在是年也），赦文。门下：朕承六圣鸿烈之休，御千载丕平之运。逖观历代之治，无右本朝之隆。充塞乎协气之流，洋溢乎颂声之作。然而重熙累洽，所以应之者惟艰；持盈守成，所以保之者靡易。顾兹冲昧，绍乃基图。永惟几深，罔敢逸豫。仰赖文母，维持我家。保佑八年之间，申锡九畴之叙。宾礼故老，子惠困穷。上顺帝心，下从人欲。广祖宗之遗泽，蒙天地之降康。钦言肇郊，躬行大礼。念尝再飨乎穹昊，未始祗事乎皇祇。是用推本建隆之旧章，复举熙宁之故实（案：自元丰六年罢合祭天地，虽定亲祀北郊之仪，未之举行。至是，吕大防、苏辙等谓合祭天地为是，宜依熙宁十年故事，设皇地祇位。遂复合祭）。执鬯以祼八室，奠玉以合两仪。严烈祖以配天，洽百神而承宇。于时礼行而诚意格，乐变而祥光浮。诞受三神之厘，敢专四海之福。宜均博施，溥宥群伦。可大赦天下。於戏！乾坤之元始生，仰俯之观象法，以为群臣之道，以成覆载之功。咨尔内外之庶工，咸罄文武之致用。惟新厥德，永孚于休。（原注：苏辙诗注又云："上至太庙门，降辂郊坛，止百官回班。去黄道褥，皆祖宗故事。去伞，特出上意。）

十一月二十日南郊赦文（案《东都事略》：哲宗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书失载年号，以分祀南郊月日及赦文考之，当在是年也）。门下：朕保极以宅师，奉先而继统。骏惠先烈，慎怀永图。躬揽万几，于兹五载。顾德不敏，赖天博临。四夷咸宾，万邦作乂。师干献捷（案《东都事略》：是年五月，破夏人于大沙堆），农扈告丰。锡之珍符（案《东都事略》：是年三月，咸阳民段义献玉玺），授以神策。嘉瑞绍至，祲氛亟消。岂眇末之克堪，实穹旻之眷祐。兴言大报，莫重禋郊。是用遵昭考之诒谋，举隆周之坠典。稽协彝制，发挥祲容。未奉皇祇之祀，先严苍昊之飨（案：哲宗绍圣元年，以张商英言合祭非古，三年诏罢合祭议，分祀南北郊。至元符元年十一月甲子，祀圜丘，遂罢合祭。然北郊亲祀，终帝之世，未克举云）。乘一阳之复，刁三岁之祥。即路寝以斋居，至殊庭而朝献。广牡肆祀，初假庙以诏虔；钦柴宗祈，遂升坛而谒款。配侑烈祖，对越明神。乐成绎纯，礼敬敕备。于时乾端澄霁，冬序晏温。灵心嘉虔，精意昭格。师象山则，孝奏天仪。申命之休，既昭受于上帝；敛时之福，其敷锡厥庶民。扬于端闱，孚我大号。可大赦天下。於戏！告成大事，敢专享于蕃釐；申宥眚灾，宜溥覃于旷泽。尚赖辅弼寅亮，官师协恭，共维太平之基，永底无疆之祚。

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门下：朕绍膺宝命，祗遹洪图。躬勤俭以御邦，本宽仁而敷政。维先训是式，维师虞是从。永言继序之艰，克谨持盈之戒。荷皇天之降佑，蒙列圣之诒谋。方夏乂宁，蛮夷宾服。三时不害，六府孔修。建皇极而王道明，即康功而民志惬。以迪纯熙之运，以彰平富之风。岂朕德之能胜，繄帝临之下属。肇称禋祀，祗答闳休。是用参酌上仪，铺昭旷典，奉神考恭行之志，绎绍圣申讲之文。将蒇事于皇祇，先致飨乎穹昊。乃候景涓日，饬躬诏虔，祼清庙以肃将，款圆坛而拜享。侑我烈祖，秩于百神。礼严钦翼之容，乐备雍和之奏。苍璧既奠，紫烟具升。于时乾象洁清，灵心嘉飨，和气洋溢，景光陆离。瑞庆大来，俾缉熙于纯嘏；膏润并受，用敷锡厥庶民。豫建新元，诞扬涣号。可大赦天下。於戏！洁诚拜贶，永祈申命之休；肆宥均釐，时乃配天而泽。尚赖成德之彦，正事之臣，率黎献以协衷，钦庶明而懋绩，赞我溥将之绪，

迄兹伴奂之游。以明年正月一日改元为崇宁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南郊赦文（案《东都事略》：徽宗崇宁三年十一月丙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此书失载年号，以月日及赦文考之，知当在是年也）。门下：裸献清庙，所以承祖宗之灵；禋祀紫坛，所以答乾坤之贶。朕骏膺宝命，龙受宠禧。丕宣文、武之光，尽缉熙、丰之典。取士于学，稽古建官。亮采百工，庶几三代。凡厥成王之式，率由昭考之行。而九庙垂休（案《东都事略》：是年八月，建九庙。诏已祧翼祖、宣祖庙并复），两仪协佑。生民底乂，年谷屡丰。修德锡符，上灿玑衡之政；铸金象物，下隆鼎鼐之基（案《东都事略》：是年六月，籍元祐党人司马光等，刻石于文德殿之东）。疵疠聿消，雨旸咸若。兹岂眇躬之能假，时惟上帝之弗违。是用奠玉阳丘，莅牲泰畤，严配烈祖，对越皇天。于时圭景晏温，璇穹澄鉴。二端立而礼无不洽，六乐变而物罔不兴。灵心载嘉，精意咸享。受兹介福，岂予一人之敢私！锡厥庶民，思汝万邦而共庆。我有涣号，扬于端闱。於戏！作善降之百祥，既茂膺于纯嘏。惟天佑于一德，可共翼于丕平。尚赖三事股肱，百辟文武，咸励同寅之业，永底无疆之休。（案《东都事略》：徽宗大观四年十一月丁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天下。此下当别有赦文，今无从考补。）

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南郊赦文。门下：朕承列圣之丕基，奉至尊之休德，继志述事，持盈守成，躬揽万几，兹逾一纪。荷皇天之垂祐，浃函夏以底宁，年谷屡丰，雨旸式叙，羌夷请吏，川岳效珍，禹功无滥溢之灾，尧瑞告平成之治。永惟多祜，诞集冲人。属三岁之亲祠，刺六经而定制。率时昭考，钦修时祀之专；若昔大猷，尽正相沿之陋。乃斋居于路寝，乃朝献于殊庭。得四表之欢心，畯假于庙；乘一阳之至景，大报于郊。对越昊穹，佑我烈祖。陶匏象性，牺牷贵诚。奠苍璧以礼神，秉玄圭而拜贶。器协商周之制，乐兼韶濩之纯（案《宋史》：是年十月，阅新乐器于崇德殿，出古器以示百官）。紫烟燎而爟火升，灵光属而风马下。礼仪既备，知帝顾之不违；福禄来崇，岂朕躬之专享？宜孚涣号，溥洽群伦。可大赦天下。於戏！申命用休，俾缉熙于纯嘏；配天其泽，用敷锡厥庶民。尚赖同德荩臣，秉文多士，克咸励翼，永保隆平。

壬午，上神宗、哲宗谥号。是年十月三日，御笔手诏：朕若古之训，惟天为大。观天下物，无以称之。故先王以类而求，祀于圜丘，象其形；奠以苍璧，象其色；冬至之日，取其时；大裘而冕，法其幽。而未有以体其道。夫天玄而地黄，玄，天道也。上天顾諟，锡以玄圭，内赤外黑，尺有二寸，旁列十有二山。盖周之镇圭有法乎是。祗天之休，于以昭事上帝而体其道，过周远矣。将来冬祀，可搢大圭、执玄圭，庶格上帝之心，以孚祐于下民。永为定制。（案《宋史》：是年以十一月癸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一日壬午，飨太庙，因上神宗、哲宗谥号。）

十一月十日南郊赦文（案《宋史》：徽宗政和六年十一月己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书失载年号，以赦文考之，知当在是年也）。门下：朕绍膺景命，嗣守丕基。尊临九有之师，亲揽万几之务。翼翼敢忘夫寅畏，兢兢常谨于继承。躬宵旰之勤，以图天下之乂；轸渊冰之虑，以保天下之安。属者百谷顺成，五纬来叙，干戈载戢，囹圄屡空。元命之辰，九支占南极之瑞；诞弥之旦，三山纪黄流之清（案：是年，冀州三山黄河清，《宋史》不纪其月日。考徽宗以十月生，此云诞弥之旦，则当在此十月，可补《宋史》之缺）。乐作而羽鹄翔，鼎定而庆云集。名山显位，蕲封禅者数万人；绝域殊方，徕臣妾者十一国。有邦之应，于朕岂功？物生本乎天，唯圣人为能飨；人道先乎祖，虽天子必有尊。迪惟古训之循，实重国阳之报。固尝辨先王之吉礼，庶乎革合祭之非；奉上帝之徽称，盖以正异名之失。兹协丰年之屡，载迎至日之长。于时歌昊天成命之诗，奏圜钟六变之乐。奠璧以致蠲洁，升烟以适高明。克禋克祀，而精意昭；来假来飨，而珍符下。肆缉熙于纯嘏，以敷锡于庶民。其播大猷，用推旷泽。可大赦天下。於戏！报本反始，得万国之欢心；荡垢涤瑕，对三灵之蕃祉。尚赖股肱良弼，屏翰旧臣，益殚忠荩之图，光辅隆平之运，同底于道，永孚厥休。

十一月十三日南郊赦文（案《宋史》：徽宗宣和元年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条失载年号，以赦文考之，当在是年）。门下：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允符昌运之隆；美盛德而告于神明，兹迪精禋之飨。朕肇膺骏命，嗣守鸿业。抚九有之嘉师，开万邦之寿域。兢业克艰于底乂，寅威罔怠于求端。聿承燕翼之谋，哀对博临之贶。属者道源阐教，帝祉凝厘。农扈载谣，黍稷报千仓之庆；明堂御历，玑衡观七政之齐。氐羌款塞以咸宾（案《宋史》：是年六月，夏人纳款，诏六路罢兵），狴犴空囹而不式。荣河顺纪，乔岳锡符。丹阙琼台，屡下丛霄之跸；彤乌秀草，共昭炎德之祥。永惟奕世之休，罔匪自天之祐。爰申毖祀，比答真祺。是用测嶰籥以迎长，备銮舆而展采。羽林绮列，辟五门象魏之严；法驾星陈，正六引旗章之度。夙祗清庙，恭祓崇坛。耨王耤以奉盛，载诞丰年之报；洁宫蚕而修币，用端永命之祈（案《东都事略》：是年二月，诏行耤田。三月，皇后亲蚕）。景钟道和乐之音，嘉秠荐大尊之齐。纯精昭格，肸蚃潜通。月璧星珠，纷燎烟而上彻；云车风马，欻飙驭以来临。肆均拜胙之禧，式霈涤瑕之宥。诞扬涣号，敷告多方。可大赦天下。於戏！佑烈祖以格皇天，予惟克迈乃训；绥多福而熙纯嘏，邦其永孚于休。尚赖辅弼同寅，官师励翼，共浃无为之化，茂隆累洽之图。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南郊赦文（案《宋史》：徽宗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

书失载年号，以赦文考之，知当在是年也）。门下：事上帝而怀多福，非禋祀不足以昭报本之诚；绍大业以绥四方，非升侑不足以极奉先之孝。朕荷三灵之储祉，奉列圣之诒谋。制治保邦，克懋持盈之训；立政造事，敢忘继绪之思？弥文监虞、夏之隆，成宪复熙、丰之旧，百度惟正，庶绩其凝。士迪典常，尽革淫朋之习；民兴淳朴，式符道纪之昌。人徯志以丕钦，天监诚而孚佑。清台观象，瑞占七政之齐；阳馆颁常，运协四时之叙。雨泽应期而播润，河宗听命以回流。农扈奏功，黍稷嗣丰年之庆；燕民效顺，封疆归舆地之图（案《九朝编年》：是年八月，辽郭药师、高凤以涿、易二州来降）。刑清而囹圄屡空，物遂而动植咸若。验诸福之毕至，岂成功之敢居！恭念祭不欲疏者，礼之经；物无以称者，天之德。肇卜迎长之旦，聿修肆类之仪。簠簋豆笾，秩九州之嘉荐；旗常罕毕，俨八卫之祲容。庶邦底贡以骏奔，多士秉文而显相。稽鲁人先事之义，以前飨于太宫；歌周王成命之诗，肆灵承于有昊。衎我烈祖，遍于群神。礼三献而精意昭，乐六奏而灵祇下。祥光旁烛，景贶备臻。修德锡符，已应克诚之享；行庆施惠，用均拜胙之禧。嘉与万方，共膺纯嘏。可大赦天下。於戏！百神受职，知帝命之不违；五福锡民，浃海隅而丕冒。尚赖忠良修辅，文武协恭，益坚励翼之心，永底辑宁之治。爰咨尔众，咸体朕怀。

十一月十九日南郊赦文（案《宋史》：宣和七年十一月丙戌，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此书失载年号，以日月及赦文考之，知当在是年也）。门下：皇武肇禋，是创万年之业；大明制礼，爰厘二至之祠。朕恭承休光，永念丕绪。衎我烈祖，实赖贤能之众多；格于皇天，当由闾里之安乐。整饬百度，抚绥兆民。神明享持守之诚，华夏乐忧勤之政。属者多稼彻燕、云之野，齐氓安海、岱之区，远人慕义而玉帛来，川后畏威而波涛弭。荷天休之震动，莫不率从；奉工业之艰难，庶无罪悔。是用诞举丰年之报，肃迎景至之期。吉事有祥，先致殊庭之荐；大礼必简，并严清庙之承。焜煌千乘万骑之容，终始七戒三斋之德。乃洁诚于阳馆，遂祗事于泰坛。风马云车，仰百灵之眷顾；星珠月璧，知四海之清明。兵锡蕃禧，用宏大赉。可大赦天下。於戏！荐馨香之治，益承九庙垂裕之休；施旷荡之恩，更应一阳发生之候。尚赖官师协德，黎献愿忠，共扶不拔之基，永笃无疆之庆。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郊赦文（案《宋史·礼志》：高宗建炎二年驾至扬州，筑坛于江都县之东南。是年十一月壬寅，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大赦，以太祖配。此书失载年号，以赦文考之，知当在是年也）。门下：观会通以行典礼，莫严定位以交神，远罪疾而弭裁兵，亦或因时而致祷。朕承大统，诞受多方。属外患之相仍，爰省方而临幸。念父母兄弟，尚屈于敌疆；惟甲胄干戈，再淹于岁序。问寝缺温凊之奉，在原深急难之情。信使屡驰，久犹未报；全师再遣，坐待底宁。复盗窃之无良，乘边陲之多事，冯陵州县，震扰民氓。衣冠倾仆于道途，耒耜荒残于本业。行者未知所适，居者莫获其安。伤闾里之疾苦，则抚循之政尚愆；闵行阵之勤劳，则休息之期犹远。每抚心而及此，累当食以兴嗟。险阻艰难，固备尝矣。劳来还定，孰安集之？岂菲德之敢图，惟上穹之悔祸。永怀眷祐，恭俟监临。虽丁多垒之辰，适在当郊之岁。惟祭之或祈或报，必大时物之宜；而礼之有俭有丰，特视情文之称。是用讲有虞东巡之制，循建武二成之规。新卷冕以严恭，逮胥徒而齐沐。盖高在上，聪明皆自于我民；与善惟人，治乱尤艰于天位。既殚诚悃，弥极战兢。仰覆冒之何心，讵存时怨；况颠危之已甚，宁忍我遗！疾呼反本而必闻，精意默通而可动。庶几来假，式燕多难。新命旧邦，协幽明而并贶；此疆尔界，一内外以均安。其敷旷荡之恩，以广厖鸿之施。可大赦天下。於戏！为斯民而请命，敢忘庶戮之无辜；置大器于复安，实冀昊天之所子。尚赖六服群辟，三事大夫，共宏恢复之功，亟底隆平之业。（案《宋史》：绍兴十二年，臣僚言："南巡来，三岁祀明堂，而郊天大祀未举，来岁乞行之。"十三年二月，筑圜丘于临安府行宫东城之外。自是高宗凡六郊。是年十一月庚申冬至，合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并配，大赦。此下当别有赦文，今无从考补。）

十一月十日南郊赦文（案《宋史》：绍兴十六年十一月丙子，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此书失载年号，以赦文考之，知当在是年也）。门下：朕以菲躬，获承大宝。赖三灵之纯佑，宏济艰难；遵列圣之诒谋，绍隆基绪。干戈载戢，囹圄屡空。田畴胥庆于丰穰，华夏迄臻于绥靖。繄神所眷，岂朕克堪？念物皆本乎天，宜谨精禋之报；而德无加于孝，聿修并侑之仪。豫饬司存，肇新器用。迎土圭之至景，即皇邸之斋居。祗祓崇坛，具严吉礼，设陶匏而尚质，肃茧栗以贡诚。笾豆静嘉，璧琮华润。粢盛蠲洁，出于耕耤之藏；笋虡周环，冠以景钟之奏（案：绍兴十六年正月，亲飨先农于东郊，行耤田礼。五月，作景钟。十月，帝观新作礼器于射殿，撞景钟，奏新乐）。佩玉锵鸣而群心肃，燎烟升举而协气充。惟巨典之备成，敢蕃釐之专享。旋舆端阙，霈泽寰区。可大赦天下。於戏！降祉发祥，既荷博临之贶；赦过宥罪，诞昭敷锡之恩。更赖文武同寅，股肱修辅，益思懋勉，永底丕平。

十一月十四日南郊赦文（案《宋史》：绍兴十九年十一月壬辰，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此书失载年号，以赦文考之，知当在是年也）。门下：父天母地，报莫重于精禋；尊祖钦宗，孝莫严于陟配。朕祗承骏命，纂绍丕图。每念王业之难，所其无逸；矧兹神器之重，必置诸安。方拨乱而兴衰，惟履信而思顺。上穹孚佑，列圣垂休。甘露降而风雨时，五谷熟而民人育（案《宋史》：是年四月，湖、广、江西路、建康

府并降甘露。七月，颁《农书》于郡邑），边鄙不耸，囹圄屡空。顾以眇躬，膺斯景贶。是用迎一阳之长至，举合祭之上仪。先清庙以告虔，衎我烈祖；升圜坛而肆类，遍于群神。礼三献而肸蚃通，乐六变而风马降。祥光旁烛，协气横流。载惟熙事之成，实得欢心之助。上焉承祐，岂予一人之敢专？下以锡民，惟尔万方之并受。於戏！易荐上帝，德崇而刑罚清；诗美太平，神宁而福禄下。更赖忠良协赞，内外交修，共隆不拔之基，永底无为之治。

十八日南郊赦文（案《宋史》：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戊申，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此书但称十八日，失载年月，以十一月戊申推之为十八日，知当在是年也）。门下：肃若古先，铺闻典制。盖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肇郊庙之明禋，唯圣能飨帝，而孝能飨亲。展皇王之高致，重循菲德，获履丕图。体昊穹率育之仁，每计安于黎庶；嗣列圣好生之训，不轻用于干戈。陟降既孚，迩遐咸乂，九谷秀康年之亩，五辰澄宣夜之躔，犴圄简清，疆陲整服。祗荷博临之眷，敢忘昭事之诚？爰修三岁之弥文，式蒇一纯之大报，款真庭而朝献，假太室以祼将。遂造云阳之宫，以迎日至之景，合祛天地，升侑祖宗。践豆荐芳，见会通之行礼；鸣钟应律，写和乐以成音。佳气焜于樵蒸，美光充于陔陛，高灵并贶，熙事备成。济济骏奔，有同寅之多士；穰穰山委，可专飨于蕃釐。发肆恩言，普施惠术。可大赦天下。於戏！惇将礼以秩祀，仪模日月之昭；受厚福以浙民，号法风雷之布。更赖经邦公辅，服采臣工，永肩励翼之衷，共托隆平之业。

赦文（案《宋史》：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癸亥，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此书失载年月日，以赦文考之，知当在是年也）。门下：朕膺申命之休，履中兴之运。惟发祥流庆之既远，敢昧灵承；念创业守文之为难，每勤绍复。储精神而听断，宝慈俭以化民。荷穹昊之降康，赖列圣之孚佑。五兵不试，寰宇阜安，百谷用成，刑罚清省。灵芝连叶于庙柱（案《宋史》：是年五月，太庙仁宗室柱生芝九茎），昭朝飨之孝祥；嘉禾合颖于甸郊，备粢盛之洁荐。诸福毕至，岂朕敢当？是用敦报本反始之诚，备饬躬施教之义。维天神地祇之贵，祭莫重于合祛；维祖功宗德之隆，孝尤先于升侑。乃备乘舆之驾，乃率侍祠之臣，谒款殊庭，祼将太室。候黄钟之初气，奉紫畤之明禋。礼三献而有仪，乐六变而告备。神光并见，协气横流。赉我思成，既秩精能之祀；配天其泽，爰施汪濊之恩。肆举邦彝，诞敷涣号。可大赦天下。於戏！事上帝而怀多福，益坚不已之纯；惠中国以绥四方，宜有大赉之庆。更赖爽邦哲辅，服采群工，共循宏远之模，永保安强之治。

赦文（案《宋史》：绍兴二十八年十一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此书失载年月日，以赦文考之，知当在是年也）。门下：朕钦绍庆基，肃遵昭式。谓因天事天，而因地事地，有丘泽之合祠；惟以圣继圣，而以明继明，宜祖宗之并侑。每躬三岁之祀，茂辑百神之釐。既益厉精，更思图乂。体覆载无私之德，廓尔大公；奉燕诒有永之谋，丕厘庶政。中外阊怿，显幽统和。灵台申偃伯之占，砥路息鸣桴之警。象载昭察，甫田登成。既膺孚佑之休，当极济明之报。是用躬饬鸾路，涓熙紫坛，敛帝耤以共粢盛，裁天歌以序金石（案《宋史》：是年七月，帝亲制郊庙乐章）。祗见恭馆，祼将太宫。遂迎景至之长，载蒇郊禋之吉。大宗祈而宴飨，严陟配以宣延。实俎焚膋，旅令芳之嘉荐；展诗应律，锵皦绎之和声。精意泂乎九阂，祥光袭乎五瑞。清明迺矣，事既底于备成；福履绥之，美敢矜于专享。诞受函蒙之祉，普施旷荡之恩。於戏！馨香感于神明，哀对一纯之祐；膏泽洽乎黎庶，并臻四极之熙。尚赖辅弼同寅，官师率职，协亮有邦之采，永恢长世之图。

卷　六

庙　制

元符三年，诏曰："艺祖顺天应人，肇造区夏。太宗受命继代，底定寰宇。真宗以圣继圣，抚盈成之运，奉太平之业，登岱告成，文物典章，于斯大备。昔在仁祖，并尊千百世不祧之庙。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治天下，在位四十二年，利泽之施，丕冒山海。早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之重，措宗庙于泰山之安。功隆德厚，孰可拟议？英宗皇帝享国日浅，未究施设，奄弃万国。神宗皇帝以不世出之资，慨然大有为于天下。兴学校，隆经术，劝农桑，宽徭役，禁暴以武，理财以义。凡政令法度有未当于理、不便于时者，莫不革而新之。功业盛大，何可胜纪！群臣引旧典，数上徽号，然自谦挹，终抑而不居。规模宏远，凛凛乎三代之风矣。而庙祏之制，殊未议所以尊崇之典，缺孰甚焉，朕夙兴夜寝所不敢忘也。宜令礼官稽参商、周、两汉故事，考定仁祖、神宗庙制，详议以闻。"十一月，权太常寺奏少卿盛次仲等言："恭惟仁宗皇帝承文明武定章圣之后，民庶物阜，咸底安乐。于是纯以仁德，在宥天下，明慎庶狱，哀矜无辜，侧席尽刍荛之言，临轩空岩穴之士。约侈玩之好，绝盘游之娱，恭俭之意，无非为民。夏羌猖狂，款塞则听之；依贼背诞，越疆则舍之。舞干两阶，卒自请吏。百越之长、南夷之蛮，闻至仁而来归者，梯航相属。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在覆帱，无不丕冒；草木之微，昆虫之细，凡在生育，无不咸若。肆享国四十二年。至今田童野叟有闻遗老之言、述当时之事者，犹春风时雨，沐浴膏泽，咸有生意，而遗泽犹在也。至于蚤定大策，授英庙以神器之重，子孙相承，克享天心，此又为宗社计，立万世之基也。天祚有德，是生神考，以卓然天纵之德，辅以缉熙光明之学，慨然远览三坟五典之所载，其详既不可复见，然

犹得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心者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尊经造士，而举世知道德之意；弛力便民，而终岁无烦扰之劳。理财以义，水旱有时，而籴不加贵；禁暴以武，兵革以时，而民不加赋。循名责实而政事举，信赏必罚而劝沮行。下至百工技巧，咸有品式。本末具举，小大毕张，励精垂御，十有九年。典章文物，炳然与三代同风。规模宏远，迄今四方向风，蛮夷率服。法令具而民不犯，器械精而兵不试。惟见农安于野，男耕而女桑；商贾于途，贯朽而粟腐。内外晏如，万世永赖，斯诒燕之效也。譬如日月往来，四时迭运。人见其岁功自成，物物咸遂，不知帝王造化之所在。故曰惟天为大，民无能名焉。惟我神考，实体之矣。谨按《礼记·王制》、《尚书·咸有一德》、《春秋谷梁传》、荀卿之书皆言天子七庙，则有天下事七世，亲尽则毁，古今之通制也。至于有功德者，宗无常数。故商有三宗，周有二祧，其来尚矣。汉群臣杂议论者不一，惟大儒刘歆学术该洽，谓宗无常数，所以劝帝者之功德。议者善之。于是以高祖为太祖，孝文为文太宗，孝武为武世宗。司徒掾班彪，世推儒宗，亦以歆之议为得。及光武立庙睢阳，奉祀不改，与天无极。”（案：此下似有缺文）于是三省表请付外施行，有诏恭依。

治平、熙宁僖祖、顺祖祧迁议

治平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礼院奏：“僖祖文献睿和皇帝、文懿皇后神主祧藏于西夹室，今具合行典礼如右。臣等谨按：《礼记·檀弓》曰：‘舍故而讳新。’《注》谓高祖之父，当迁者也。《唐会要》：永徽二年，左仆射于志宁言：‘依礼舍故而讳新，故谓亲尽之祖。今弘农府君神主上迁，请依礼不讳。’从之。又元和十五年，太常礼院言：‘睿宗神主祧迁，其忌日，准礼合废。’从之。今僖祖皇帝神主祧迁，伏请准礼不讳，其忌日，亦请依礼不讳。”诏恭依。熙宁五年，进呈两制议僖祖庙事，惟韩维异议。神宗曰：“昨日韩维上来说庙事，引‘文、武之功，起于后稷’，以谓因其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王安石曰：“《经》称文武之功，非称后稷之功；称尊祖，非称尊有功。言后稷非文、武之功不能有天下，不能有天下则不得行祭天之礼。文、武非后稷焉出？故行祭天之礼，则以后稷配天，乃所谓尊祖也。”上曰：“韩维又引‘王不待大，以为亦待小国’。”而王安石曰：“《孟子》自论汤、文王不待大国，然后有天下，何关尊祖事？且夏禹郊鲧，禹非因鲧受封，然后有天下。前代固有不待有国而王天下者，禹是也。故扬雄以为禹以舜作工。”上曰：“鲧治水，或有封国，亦不可知？”安石曰：“若据书传所载，封于有夏氏曰有姒者，禹也，无预鲧事。”上曰：“尊祖不计有功，此理无疑。”安石曰：“韩维言夹室在右，自为尊位，此尤无理。今若子孙据正堂，使祖父在偏房，乃以偏房为尊位，岂为不悖？又言遇禘祫，即令僖祖东向。如此，即是以迁祖东向，古无此理。”上问：“配天如何？”安石曰：“以禹郊鲧言之，即是当郊僖祖，推太祖孝心，岂以郊僖祖为憾？”上令礼院集议，冯京进呈议僖祖事。安石曰：“此事欲决自圣裁。如韩维议西夹室在堂之右，似亦无嫌。譬之人家，若儿妇在正堂，祖父居两偏房，乃谓两偏房为尊，计韩维家必不如此安排，如何令宗庙乃如此？韩维又言遇禘祫，即僖祖东向。既合东向，如何却毁其庙、迁其主？所议止此两事，分明不可行。”上曰：“韩维已屈服，只是疑郊配合如何？”安石曰：“前代郊配亦不一，如商则祖契而宗汤，周则祖文王而宗武王。然以理言之，若尊僖祖为始祖，即推以配天，于礼为允。先王之制礼，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故推僖祖以配天，必当祖宗神灵之意。”上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礼言之，太祖当宗祀。今太祖与太宗共一世，若迭配，亦于明堂事体为允。”上曰：“今明堂配先帝。”安石曰：“此乃是误引严父之说，故以考配。《孝经》所谓严父者，以文王为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业，得四海欢心，各以职来助明堂宗祀，得严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则自前代已有此礼。”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为祖，即明非以考配明堂也。”安石曰：“韩维本欲御史、谏官、礼官集议，朝廷既不从，乃独议如此。初欲别为僖祖立庙，两制笑其议，改为今议。”上曰：“韩维是要求众人为助，然且令礼官议。无妨，看他别有何说？”后数日，进呈孙固等议僖祖事。上疑配天事，安石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配天以祖。以祖非以功，若以有功，即鲧以无功殛死，岂得谓之有功？然夏后郊鲧，即非有功可知也。”上疑禹因鲧之功，安石曰：“鲧逆洪水，禹顺而道之，是革也，非因也”。上又疑僖祖非始祖，安石曰：“僖祖非始祖，诚是也。僖祖与稷、契事即不尽同。即郊与不郊，裁之圣心，无所不可，缘无害逆顺之理故也。若藏其主于夹室，下附子孙，即逆尊卑之序，不可不改也。”上以为然，乃下固议，令太常礼官并郊配议奏。上因言姜嫄庙，欲为僖祖立别庙。安石曰：“为祖立别庙，自古无此理。韩维初议如此，为人所笑，故改议。姜嫄所以有别庙者，嫄，禖人也，以元妣故盛其礼，歌舞皆序于先祖之上。不然，即周不为喾庙而为嫄庙，无说也。”进呈僖祖奏议。上曰：“但议宗庙事，即士大夫纷纷，盖士大夫以礼文为己任故也。”冯京曰：“士大夫皆以太祖不得东向为恨。”安石曰：“野人曰父母何择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祖矣。陛下奉宗庙，当择学士大夫之髦俊，与之供祭祀。盖诗人称文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为此故也。然则议宗庙事，要合于士大夫髦俊之心，岂可以合野人为当？”上又曰：“本不合议配天，议者何以及此？”安石曰：“亦须议了。然本朝配天之礼，亦皆不合于《礼经》。但此事未害逆顺大伦，有所未暇厘正。”上曰：“今如何议？”安石曰：“宣祖见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上曰：“好。”安石曰：

"此事须中书门下议定。"乃降敕施行。冯京又言礼官以祧为疑。安石曰："此但改正僖祖、顺祖合祧，于礼亦无可嫌。"上曰："莫是为忌讳无妨。"是年十月，太常礼院言："奉圣旨详定僖祖神主祧迁者，窃以圣王用礼，固有因循，逆顺之大伦，非敢违天而变古。请奉僖祖为太庙始祖，迁顺祖神主藏之夹室，依礼不讳，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诏恭依。先是，中书言："万物本乎祖，故先王庙祀之制，有疏而无绝，有远而无遗。商、周之王断自稷、契以下者，非绝喾以上遗之，以其自有本统承之之故也。若无尊卑之位、先后之序，则子孙虽齐圣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万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则僖祖有庙，与稷、契宜无以异。今毁其庙而藏其主于夹室，替祖宗之尊而下附于子孙，殆非所以顺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义。求之前载，虽或有之，考合于《经》，乃无成宪。因情制礼，实在圣时。乞以所奏使下两制详议而择取其当。"诏答曰："庙祧之序，盖有典彝，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后世。朕嗣大统，获奉宗祀，而世次迁毁，礼或未安。讨论经常，属我哲辅，于以佐朕不逮，而仰称祖宗追孝之心。朕览之矍然，敢不祗服？宜依所请。"八年五月，礼院言："今年四月，太庙禘祭排列神位，以僖祖居东向之位，自顺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为序。自后如遇禘祫，著为定礼。"诏恭依。

司马光议："英宗祔庙，僖祖神主当迁夹室，准朝旨令待制以上同议。臣光于嘉祐八年仁宗祔庙之时，已曾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上言僖宗当迁夹室。当时议臣不以为然，朝廷遂从众议。臣谨按《王制》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是以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东向之时，大率所祀不过六世。若僖祖于今日方议祧迁，则是太祖之外，更有四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八，不合先王典礼，难以施于后世。臣愚以谓仁宗祔庙之时，僖祖已当迁于夹室。今英宗祔庙，顺祖亦合迁于夹室。伏乞更赐详择。"知谏院范镇议："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迁僖祖，及神宗即位，复还僖祖而迁顺祖。"镇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与汉高祖同，僖祖不当复还，乞下百官议。不报。及哲宗即位，镇又言乞迁僖祖，正太祖东向之位。崇宁二年九月，诏："朕寅奉宗祧，丕式古训。庙室之制，厥有常典。于惟哲宗实继神考，传序正统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于七世之外，遂成四穆于三昭之间。考《礼》与《书》，曾靡有合。比阅近疏，特诏从臣并与礼官博尽众见，列奏来上，援据甚明。谓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备七世，当英宗祔庙，神考圣学高明，以义断恩，上祧顺祖。暨神考祔庙，又祧翼祖，则哲宗祔庙，父子相承，当为一世。祧迁之序，典礼可稽。览之惕然，敢不敬听？其合行事件，令礼部太常寺详议闻奏。"又诏："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圣贤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轶乎古先。尊为不祧者至于五宗，迁毁之礼近及祖考。永惟景祐钦崇之诏，已行而不敢渝；暨我元符尊奉之文，又隆而不可杀。博考诸儒之说，详求列辟之宜。顾守经无以见其全，而适时当必通其变。爰稽众议，肇作彝伦，推恩以称情而为宜，则礼以义起而无愧。是用酌郑氏四亲之论，取王肃九庙之规，参合二家之言，著为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将来，庶安宗庙之灵，以永邦家之福。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太庙七室议

嘉祐八年八月乙酉，以修太庙成，命参知政事欧阳修告七室。初，庙室前楹狭隘，每禘祫陈序，昭穆南北不对，左右祭器填委。嘉祐亲祫，筑土阶，张幄帟，乃可行礼。至是宗正丞赵观因修庙室，增广檐陛，如亲祫时。诏从其请。凡增广二丈七尺。丙戌，太庙神主复归于七室。初，太常礼院奏当以太祖、太宗为一世，神主祔庙，则增一室。诏两制及待制以上与礼官议。观文殿学士孙抃等议："谨按《礼》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七世与昭穆云者，据父子而言也。若兄弟则昭穆同，不得以世数数之矣。商之祖丁之子曰阳甲，曰盘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皆有天下。而商之庙有始祖，有太祖、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为世，则小乙之祭不及其太祖祖丁（案："小乙之祭不及其太祖祖丁"句，《宋史·礼志》作"不及其父"。盖小乙为祖丁之子，转以兄弟世次相及，遂云为其太祖，于称名不顺，故《宋史》易之）。是古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数数之明矣。故晋之庙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于高宗，敬宗、文宗、武宗之于穆宗（案：唐敬宗、文宗、武宗，皆穆宗之子。敬宗，原本作恭宗，以避翼祖讳，《宋史》因之不改，今从《唐书》改正），同居穆位。国朝太祖为受命之祖，太宗为有功德之宗，此万世不迁者也。故太祖之室，太宗称孝弟，真宗称孝子，大行皇帝称孝孙。而《禘祫图》：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盖先朝稽用古礼，而著之于祀典矣。大行皇帝神主祔庙，伏请增一室为八室，以备天子之事七世之礼。"诏从之。于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卢士宗、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司马光议曰："臣等谨按《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亲尽则毁，示有终也。自汉以来，天子或起于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三昭三穆之初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虽属尊于太祖，亲尽则迁。故汉元帝之世，太上庙主瘗于寝园；魏明帝之世，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帝祔庙，迁征西府君；惠帝祔庙，又迁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过六世则迁其神主。盖以太祖未正东向，故止三昭三穆；已正东向之位，则并三昭三穆为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神主于夹室；高宗祔庙，又迁宣帝神主于夹室，皆祀六世，此

前代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经见，难可依据。今若以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皇帝祔庙之日，僖祖亲尽，当迁于西夹室。祀三昭三穆，于先王典礼及近世之制，无不符合。太庙更不须添展一室。"又诏抃等议。议曰："先王之礼，自祖以下隆杀以两，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自汉以来，诸儒传礼者始有夏五庙、商六庙之说。其说出于不见《商书》伊尹之言，而承用礼学之误。盖自唐至周，庙制不同，而大抵皆七。《王制》所谓'三昭三穆与太祖庙而七'者，是也。今议者疑僖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为于礼当迁。如此，则是天下之尊而所事止于六世，不称先王制礼、隆杀以两之意。且议者言僖祖当迁者，以为在三昭三穆之外，则于三代之礼，未尝有如此而不迁者。臣等以为三代之礼，亦未尝有所立之庙出太祖之上者也。后世之变，既与三代不同，则庙制亦不得不变而从时。且自周以上，所谓太祖，亦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虽非始封之君，要为立庙之始祖，方庙数未过七世之时，遂毁其庙，迁其主，考三代之礼，亦未尝有如此者也。汉、魏及唐一时之议，恐未合先王制礼之意。臣等窃以为存僖祖之室以备七世之数，合于经传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礼意。"诏又从之。

太庙戟门

太常礼院言："天子宗庙皆有常制。今太庙之南门立戟，即庙正门也。又有外墙棂星门，即汉时所谓壖垣，乃庙之外门也。昨新建面西墙门，原在通衢，以止车马之过庙者。其臣僚下马，宜勿禁。"从之。初，知宗正丞赵恭和言："今庙壖短，而去民居近，非所以严宗庙。请别为复墙，以甓累之。"故又设面西之门，然而非制也。

滁州、并州、澶州三宗神御殿

仁宗谓辅臣曰："朕览自古帝王，凡起义及立功之地皆崇建浮图，以旌示后人。如唐太宗之诏是也。恭惟太祖擒皇甫晖于滁州，是受命之端也。太宗取刘继元于并州，是太平之统也。真宗归契丹于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功业若此，而神御缺然，是朕不能显扬祖宗之盛美也。今于三州因其旧寺，建殿以奉安神御，滁州曰端命，并州曰统平，澶州曰信武"。神御告迁，上亲奠辞。及太宗神御至并州，是岁四月二十二日也。上谓辅臣曰："朕阅《平晋记》，所载'太平兴国四年，亲征至太原城下'，亦此日也。事之相去七十有五年（案《宋史》：滁、并、澶三州神御殿建在神宗皇祐五年，自太平兴国四年至是年凡七十五年，原本误作"十有五年"，今改正），而日月符合如此，何其异也?"宰相庞籍等曰："陛下孝德感通，故符合如此，请付其事史馆。"

列圣神御殿

咸平初，真宗始令供奉僧元蔼写太宗圣容于启圣后院、玉清昭应宫，范金以肖祖宗像，余多塑像。其殿名：在京奉先禅院曰庆基者，奉宣祖；在太平兴国寺曰开先者，奉太祖；（案：《宋史》"开先"作"开元"，与此互异。）在玉清昭应宫曰二圣者，奉太祖、太宗；在启圣院曰永隆者，奉太宗；在玉清昭应宫曰安圣、在景灵宫曰奉真、在慈孝寺曰崇真、在万寿观曰延圣、在崇先观曰永崇者，并奉真宗；在景灵宫曰孝严者，奉仁宗；曰英德者，奉英宗。而外郡在扬州建隆寺曰章武、在西京应天院曰兴先、在滁州曰端命者，并奉太祖；在西京应天院曰常华、在太原府曰统平者，并奉太宗；在西京应天院曰昭孝、在澶州曰信武、在华阴云台观曰集真者，并奉真宗；又凤翔太平宫有祖宗神御殿；南京鸿庆宫有三圣神御殿；西京永安县会圣宫有五圣神御殿。今京师定力院有太祖御容。诸后影殿：在京奉先禅院曰重徽者，奉明德太后、章穆皇后；在慈孝寺曰章德者，奉章献太后；在景灵宫曰广孝者，奉章懿太后；在万寿观曰广爱者，奉章惠太后。又曰神御殿，占原庙也，以奉安先朝之御容。宣祖、昭宪皇后于资福寺庆基殿。太祖神御之殿七：太平兴国寺开先殿、景灵宫、应天禅院西院、南京鸿庆宫、永安县会圣宫、扬州建隆寺章武殿、滁州大庆寺端命殿。太宗神御之殿七：启圣禅院、寿宁堂、景福殿、凤翔上清太平宫、并州崇圣寺统平殿及西院、鸿庆宫、会圣宫。真宗神御之殿十有四：景灵宫奉真殿、玉清昭应宫安圣殿、洪福院、寿宁堂、福圣殿、崇先观永崇殿、万寿观延圣殿、澶州信武殿、西京崇福宫保祥殿、华州云台观集真殿及西院、鸿庆宫、会圣宫、凤翔太平宫。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神御于景灵宫广孝殿、应天院，章献明肃皇后于慈孝寺章德殿，章懿皇后于景灵宫广孝殿，明德、章穆二后于普安院重徽殿，章惠太后于万寿观广庆殿。绍兴十五年秋，复营建神御殿于崇政殿之东，朔望节序、帝后生辰，皇帝皆亲酌献行香，用家人礼。其殿名：徽宗曰承元，钦宗曰端庆，高宗曰皇德，孝宗曰系隆，光宗曰美明，宁宗曰垂光，理宗曰章熙，度宗曰昭光（案：此条末有光、宁、理、度四朝神御殿名，与《宋史·礼志》略同。当是后人增入，非李攸原本）。

广亲宅神御殿

嘉祐三年，罢修睦亲宅祖宗神御殿。初，翰林学士欧阳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礼，若援广亲宅例，当得兴置，则是沿袭非礼之事。"诏送两制、台谏、礼官详定，上言："汉韦玄成奏议《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诸侯，其后遂罢郡国庙。今睦亲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礼，悉宜罢。"时上以广亲宅置已久，不欲毁之（案：此下似有缺文）。

范镇乞罢修并州神御殿

镇言："窃闻并州素无火灾，自建神御殿未几而辄火灾，天意若告陛下祖宗御容非郡国所宜奉安。近日又闻下并州复加崇建，是徒事土木，以重困民力，

非以答天意也。自太宗皇帝下并州，距今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陛下宜宽其赋输，缓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东之民不忘太宗皇帝之德，则陛下孝思，岂特建一神御殿之比哉？伏惟上观天意，下顾人心，特赐停罢，臣不胜区区之愚。”

景灵西宫记

臣谨按：景灵宫，实始大中祥符，以奉祠圣祖。逮天圣初，乃易其旁之万寿殿，以为真宗馆御之所。治平建仁宗之殿，曰孝严。熙宁建英宗之殿，曰英德。而宣祖、艺祖、太宗之殿曰庆基、曰开先、曰永隆，母后之殿曰隆福、重徽、章德、广孝，皆旧寓于老佛之祠，布在都邑与夫郊野之外。岁时奠谒或不克躬行，而清跸所临，动涉途巷，百工执事疲于奔走，陟降跛倚而不恭，殆非所以致斋庄之诚、广孝钦之本也。神宗天锡圣智，超然远览，功成治定之际，乃诏有司度宫之东西，建六殿为原庙，奉祖宗之灵。设以昭穆之次，列于左右；又为别殿五于其北，以奉母后。其经营缔构、规画程度靡不素定，按图即工，成不期月。观者骇异，以谓非造化融结，孰能若是之壮丽神速也？又以宣祖潜真隐耀，实基王迹，历数所钟，自我流泽，故名其殿曰天元。艺祖膺命造邦，拨乱反正，兵不再试，五服来享，故曰皇武。太宗亲执晋俘，混一区夏，覆载之内，莫不向方，故曰大定。真宗登封告成，文物鼎盛，珍符上瑞，应图合牒，故曰熙文。仁宗德教善政，康济天下，涵养覆露，四十二年纳斯民于仁寿之域，故曰美成。英宗诞膺景命，以绍文祖，天人和同，远迩绥靖，故曰治隆。（*案：庞元英《文昌杂录》云："景灵宫神御殿成，榜名皆上亲制，宣祖曰天元，后殿曰太始；太祖曰皇武，后殿曰俪极；太宗曰大定，后殿曰辉极；真宗曰熙文，后殿曰衍庆；仁宗曰美成，后殿曰继仁。"是记于五后殿名皆未之及*）事辞称情，名实无爽。云汉昭晰，揭诸门闳。四方搢绅，传诵于今不绝。今皇帝践祚之七月，哲宗复土泰陵，议广原庙于显承殿之左。一日，顾谓辅臣曰："神考盛德大业越冠古今，而原庙之制实始元丰，惟显承僻处一隅，日迫廛市，无以称崇报之重，宜改营新宫于驰道之西，奉神考为馆御之首，诏示万世尊异之意。"群臣踊跃，附合为一，退而表请其事，诏曰恭依。曲士腐儒有以为不当迁者，皇帝持其说益坚，卒破浮议，计不中却。无有内外，若臣若子皆延颈企踵，知皇帝之继志述事，如是其笃且至也。恭惟神宗皇帝圣神文武，有不世出之资；仁孝勤俭，著无能名之德。内无声色便嬖之惑，外无游宴玩好之累。正心修身，以先天下。而奋然大有为于世，引见多士，无间疏远，日昃不倦，省阅几务无惮寒暑，夜分不寐。孜孜焉以招徕俊乂，综核名实，询求民瘼，修饬治具。故兴学校，择师儒，建三舍，崇经术，以养人材；发仓廪，时赈贷，募皂隶，绝徭役，以宽民力。修水土之政，以敦本业而尽地利；严保伍之法，以察奸宄而寓军令。宗子疏属，裁禄秩之滥，而诱掖以官学；禁卫冗兵，考尺籍之实，而销并其名额。重禄责吏，以杜苞苴请托之私；限员入流，以惩胥徒仕进之滥。理财赋以待邦国之用，修武卫以固封疆之守。凡可举之事，世以为难济而不敢建者，必为；可革之弊，众之所甚愿而不能改者，必革。有劳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号令风采，凛然更新。方是时，士以缘饰表彰盗名，吏以便文苟偷玩令，积习既久，寖以成风。在廷之臣，议论蜂起。挟众尚异，更讪迭毁，而不能惑；乘机伺隙，危言巧中，而不能摇。固守而力行之，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御。焦劳恻怛，夙夜以之。一时同事之人聚精会神，叶谋并力，以趋上之所向。而上之所措纵横泛应，虽匠石之斫轮、庖丁之解牛，不足以喻。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典章区式，纤悉备具。乃至尚方武库之兵犀利坚劲，期门羽林之士简练精锐，皆昔者之所未有。外则郡县五溪，授以冠带，开拓洮、陇，建之旌节，岭梅绝域，重译请吏。天地顺纪，风雨以时，年谷屡登，闾里安悦。英声茂实，充塞宇宙，非至神大智，谁能与于此乎？中更元祐之变，政之已改者人必病之，已废者人必思之，然后益知其所设为良法善政。虽偏言横议，亦莫之能易也。今皇帝睿哲温恭，躬有圣质。上帝眷顾，骏命所集。孝悌慈仁，闻于海内。远识独见，明并日月。沈几刚断，坚若金石。固足以绍庭绪业，克成厥功。然犹兢兢业业，恭慎约戒，毁台榭，却珠珍，罢土木不急之役。而必以缮治太室，建原庙为先。既崇饬太宫，以为斯宫之首，遂奉宗祏，上配烈祖，世世献享，不迁不毁，以为郊祀社稷，并列无穷。致孝宁神之道，可谓尽矣！盖西宫之地，东与故宫相直，其栋宇之制、供张之具，一视故宫，无有损益。大明之南，有门曰燕昌。北有殿曰钦仪，实母后之所御也。西则为宝庆殿，以奉哲宗。而南有门曰世德，东则有皇帝斋祓之馆，门曰昭德，殿曰洁诚。庖厨次舍，各以其序。凡为屋六百四十区。经始于元符三年十月之甲子（*案《东都事略》及《宋史》：建景灵西宫，在元符三年八月，据此在十月，与各书互异*），功不累岁，役不告劳。行者不闻斧斤之声，居者不见追胥之扰。而崇墉广厦，屹然特起于端门百步之外，象魏之下，俯视二宫，楼观峥嵘，高切辰极，金碧焜耀，上薄光景。都人士女与夫要荒广莫之来庭者，肩摩足接，却立跂望，排众争前以快先睹，欢欣叹悦洋溢道路。非皇帝睿哲至诚出于天性，而不怵于卑近之说，又何以臻此哉？周之文、武，世有明德，以仪刑于天下。成王率时昭考，以缉熙于纯嘏。故《凫鹥》之诗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其诗之始曰"福禄来成"，终曰"无有后艰"。皇帝嗣宅神器，祗率天下。不愆不忘，乃作斯宫以显异先烈；是似是续，以追配乎前人。方之成王，何慊之有？宰臣姓名谨记（*案：此所云宰臣姓名，未著何人。据《宋史》：元符三年十月，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曾布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

侍郎。又考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曾纡，字公衮，布之子。建中靖国中，布在相位，奉诏撰景灵西宫碑，纡之笔也)。

复废后制

景祐二年，废皇后郭氏薨，诏复后号。制曰：生而有贵秩于朝，殁则申恤典于第。矧蚤嫔于天极，而奄谢于人寰。不举徽章，曷旌遗躅？故金庭教主、冲静元师郭氏钟层沙之庆，分宝婺之辉，动鉴图史之规，居服组纠之事。自玉衣叶兆，金屋承荣，夙施辅佐之勤，益懋闲和之则。而乃遗情物表，探味渊宗，独抗出尘之心，遂厌涂椒之地。灵期遽迫，朝露易晞。衣增悼往之怀，载厚饰终之典。呜呼！柔仪永隔，内范如存，蹑三景之踪，倏同于万化；应四星之象，复正于尊名。芳魂有知，歆我渥命。可特追册为皇后，停谥册祔庙之礼。其卤簿仪物，皆用孝章皇后故事。

温成后祔庙议（原注：石扬休上言封香书名事附）

温成皇后神主祔新庙，皆以两制摄献官。端明殿学士杨察、摄太尉殿中侍御史赵抃监察，吴充监礼。上又遣内臣临视祭事，内出圭瓒以灌鬯。充言于察曰："礼，上亲享太庙则用圭瓒，若有司摄事则用璋瓒。今使有司祭温成庙而用圭瓒，是薄于太庙而厚于姬妾也，其于圣德亏损不细，请奏易之。"察有难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而内臣视祭者已闻之，密以上闻，诏即改用璋瓒（案：《宋史·吴充传》云："张贵妃薨，治丧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纸行文书，不令同僚知。充移开封治吏罪，忤执政意，出知高邮军。"不载请奏易圭瓒事，此书足补其缺）。天章阁待制何郯奏曰："臣伏见故贵妃张氏自始没赠后，仍于坟所置庙，不称制度。人言纷纭，讥议至今不已，稽其本末，其有由然。夫国有嫔妃，盖是常制，必有贤德，乃可备位。盖闻张氏之存也，谏官王贽倡始建议，策进加位，因结托以固恩宠。庙室之设，并行定数。前代之建别庙，皆是不经。张氏之殁也，礼官王洙专用失礼，讲成庙议，不守旧章，败乱典法。二人者不正之心，深可诛也。况闻始谋葬之时，礼臣按故事上议，惟当于葬所置祠室，本无立庙之说。而王洙不顾归过于上，与当时执政合力，务为将迎，寖长其事，以成黩礼之失。《春秋》载隐公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盖仲子非嫡而立庙献舞，故圣人讥之。张氏亦非嫡，又母后在宫，而追册后号，仍建庙焉，是尤不可也。若遂而不改，其招万世之讥，固无穷矣。今欲正其失，莫若改庙名为祠室，岁时祀享不差，祠官但委中官或内人掌之。如此，则其事初为奸臣所误而改之，则过在下而不累圣德矣。臣近累为祠官，亲见礼物黩乱，所不忍视，故敢上缕陈述，伏望圣慈下有司速更之，则足以追赎前失。"上颇重其言，虽不尽行，然颇损其仪。旧制每有祠祭封香，称臣书名。至是，祀温成庙，内出封香，亦称臣书名。知制诰石扬休上言曰："温成本陛下妃妾，不当称臣，此乃太庙之制。有司不以时闻，致有此失。"上曰："朕见诸庙封香，一例进来，所以各为书名，以表事宗庙之恭。岂可温成之庙亦称臣？盖失在有司。非卿言，朕无由知。"即命改正。（案《宋史》：温成皇后祔庙时，吴充知太常礼院，石扬休以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同判太常寺，各详见本传。此书但云吴充监礼，知制诰石扬休不著太常官守，似失之疏略。）

卷　七

道　释

建隆初，太祖遣使诣真源祠老子，于京城修建隆观。观在阊阖门外，周世宗建曰太清观，帝命重修，赐今名，自是斋修率就是观。自五代以来，道流庸杂。乾德五年，右街道录何自守坐事流配，乃诏莱州道士刘若拙为左街道录（案："左街道录"，原本缺"街"字，今从李焘《长编》增入），俾之肃正道流。开宝五年闰二月，诏曰："冲妙之门，清净为本。逮于末俗，颇玷真风，或窃服冠裳，寓家宫观，所宜惩革以副钦崇。两京诸州士庶称奇诡者，一切禁断；其道流先有家属同止者，速遣出外。自今如愿入道者，须本师与本观知事同诣长吏陈牒，请给公验，方许披度。"十月，又令若拙与功德使集京师道士试验，其学业至而不修饬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号华盖先生，善服气养生，九十余岁不衰，步履轻捷。每水旱，必召于禁中致祷。其法精至，上甚重之。大中祥符元年，增宫名曰玉清昭应。凡役工日三四万，发京东西、河北、淮南州军禁军，调诸州工匠，每季代之，兵卒岁一代，并优其口粮资值，选四厢都指挥使忠佐二员董役（案：宋初，有军头司、引见司。端拱元年，并冠称御前忠佐。详见《文献通考》。此云忠佐，从省文），立赏格以劝。其所用木石，则有秦、陇、岐、同之松，岚州、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杉松、桐、楮，温、台、衢、婺之豫章，明、越之松杉。其石则淄、郑之青石，卫州之碧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玉石。其采色则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州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花，虢州之铅丹，信州之黄土，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垩，郓州之螺粉，兖、泽之墨，宣、歙之漆，贾谷之望石，莱、芜、兴之铁。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押兵民入山谷伐取，挽辎车、泛舟航以至，余皆分布部纲输送。又于京师置务，化铜为鍮，冶金箔、锻铁以给用。凡宫之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地多黑土疏恶，于京东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上以负担之劳，令自新城濠由广济濠入旧城濠，抵宫门（案李焘《长编》：上以道里稍远，令丁谓等

议。谓等请用车载土。上曰："挽舟止役十人，而土可速致。"令三司以空船给昭应宫运土，浚治渠道，自新城北濠入。与此所载详略互异)。兵匠供茶、酒、饮食，纲卒皆给鞋钱、衣屦、口粮。民以材木鬻于官者，蠲其算。或有献良木者，优赐其值。车驾时来省视，必有赐赉；遇节序日，别赐燕会。及宫成，令长吏于采木石处建道场以谢。五年，圣祖司命天尊降临，改奉尊像于玉皇后殿东，建司命殿，为治事之所。十一月，诏名玉皇殿曰太初，圣祖殿曰明庆，天书阁曰宝符。凡宫殿门名无虑五十余所，皆御制赐名，亲书填金，有司具黄麾仗、道门威仪，奉迎至宫奉安。东、西山院在集灵、凝命之旁，皆累石为山，引流水为池，东有昆玉亭、澄虚阁、昭德殿，西有瑶峰亭、涵晖阁、昭信殿（原注：山院当扃镉，中设茵祷、屏风、棋枰、琴阮之属)。北门内二宴殿曰迎禧、迎祥，后二殿曰崇庆、崇福。太初殿楚石为丹墀，龙墀前置日月楼，画太阳、太阴像及环殿图八十一，太一东西廊图五百灵官，前置石坛、钟楼、经楼（原注：上闻江西有钟洪大，遣使取之。既而不堪用，令李溥就杭州别铸，重三万斤)，四隅置楼阙，其外累甓为墙，引金水为甓渠，环宫垣，又分为二石渠贯宫中。六年四月，上望拜奉迎。丙午，奉安，肆赦。"门下：国家重熙鼎盛，席庆善之鸿基；百禄惟新，承昊穹之蕃锡。爰自绵区底定，宝箓荐臻。叶千岁之昌辰，举一王之茂典。肇营恭馆，式耀丕图，伟嘉会以元亨，荷太灵之昭格。昔者九龙垂驭，启道德之仙源；五老告期，显唐、虞之瑞命。天人交应，古今同符。昨以炼楚、越之良金，法紫清之妙像，肃陈仗卫，迎至国都，荣观焜耀，欢声沸嘈。上真高圣，凝三气之殊姿；英祖神宗，俨重瞳之粹质。属朝修之礼毕，罄恪谨之诚深。动色相趋，降祥允集。宅灵秘宇，永申崇奉之宜；赐福群伦，宜霈覃延之泽。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昭事上帝，惟怀永图。克己弥恭，务守盈成之业；保民在念，庶跻仁寿之乡。更资同德之臣，叶赞承平之治。"建安军升为真州，熔范之地建为仪真观。玉清昭应宫作于大中祥符元年，至七年十一月宫成（案《宋史纪事本末》："十一月乙酉，玉清昭应宫成。初议营宫，料工须十五年，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继昼，每绘一壁给二烛，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丽。屋宇稍不中程式，虽金碧已具，刘承圭必令毁而更造。"所载较此为详，附录备考)。

大中祥符元年，建玉清昭应宫。太初紫微殿、宝符阁上梁日，上皆亲临护。其日大合乐，工人以文缯裹梁，金饰木，寓龙负之辂以升。伶官读文。其上设机木，散掷金钱饼果。修宫使以下及营缮掌事者，赐以衣带、金帛有差；从官咸赐衣服、金犀带。

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建玉清昭应宫。又奉四像，御大舟，上设幄殿，皆内侍主供具。夹岸设黄麾仗三千人，骑吹四百。别列舟十艘，载门旗弓矢、青衣弓矢殳叉、道众幢节。经过州县，道门声赞，鼓吹振作，官吏出城十里，具道释威仪、音乐迎拜。所过禁屠宰，止刑。京师禁屠宰七日，止行刑二日。甲辰，圣像至，上斋于长春殿，百官斋宿朝堂。乙巳，上衮服朝拜，群臣朝服，陈玉币、册文、酌献，具大驾卤簿，自宫城东出景龙门，五使前导，上望拜奉迎。丙午，奉安，肆赦。

真宗建天庆观。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诏曰："朕钦崇至道，诞受元符，庶敦清净之风，永洽淳熙之化，式营仙馆，以介民禧。宜令诸路州府军县开择官地建道观，或改旧宫观名题而崇葺之，以奉三清玉皇，并以天庆为额。"五年闰十月，诏增设圣祖殿，惟西京谓之天庆宫。天禧中，各赐金宝牌。

王捷者，汀州人。咸平初，贾贩至南康军，于逆旅遇道人，自言姓赵氏。是冬，再见于茅山，命捷市铅汞炼之，少顷，皆成金。捷即随至和州诸山，得其术。又授以小镮神剑，密缄之，戒曰："非遇人主，慎勿轻言。"捷诣阙求见，不得，乃谋以罪名自达。至信州，阳狂大呼（案："阳狂"，《锦绣万花谷》引此作"佯狂")，遂坐配隶岭南。未久，逃至京师，官司捕系。阁门祗候谢德权知其有术，即为奏请（案江少虞《事实类苑》：捷逃至京师，挝登闻鼓自陈。与此互异)。得释，乃解军籍。刘承珪闻其异，为改名中正，得对龙图阁，具陈灵应，特授许州参军，留止皇城廨舍。时出游廛市，常有道人与之偶语，云即向来授法司命真君也，其语秘不传。承珪为创新堂驻之，乃以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降于堂之纱帱中，戴冠佩剑，服皆青色。自是屡降，中正传达其言，凡有瑞异，必先告之。东封毕，加号司命天尊。及司命降临延恩殿，乃上圣祖之号。每举大礼及有营缮，中正必达灵命，以药、金、银来献。后改皇城新堂为元符观。中正累官至左神武军大将军、康州团练使，后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其像于景灵宫（案《事实类苑》：捷卒，赠岭南节度使，谓之烧金王先生，建祠元宁院西。与此互异)。上为制《灵遇赞》，纪其始终。九年十月，内出所进金，命铸为宝牌，分给在京宫观及外路名山圣迹并天庆观（原注：宝牌长二寸许，广寸余，面文曰：玉清昭应宫，成天尊万岁。其背文曰：永镇福地。其周郭皆隐起龙蛇华葩之状。药银命铸大钱，大会道释于天安殿，赐之，凡万三千八十六人)。其后著令：凡官吏之官罢任，并诣观朝拜圣祖，禁乘马轿入门及不得食荤茹厌；遇天庆节，许士庶焚香庭中。八年四月，上命礼仪院备录圣祖降临、置节建观事状，咸命刻石观中。（案：《锦绣万花谷》引此书云：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圣祖降于延恩殿。先是，有汀州人王捷者，咸平初，贾贩于南康军，逆旅遇道人，自言姓赵。是冬，再见于茅山，命捷市铅汞，炼之成金。捷即随至和州诸山，又授以小镮神剑，曰："非遇人主，勿轻言。"捷诣阙求见不得，乃谋以罪名自达。至信州，佯狂大呼，遂坐配隶岭南。未久，逃至京师。阁门祗候谢德权知其有术，即为奏请，释军

籍。刘承珪闻其异，为改名中正，得对龙图阁，具陈灵异。特授许州参军，留止皇城舍。时出游市，尝有道人与之偶语，云即向来授法司命真君也。承珪为创新堂驻之。景德四年五月，降于堂之纱帱中，戴冠佩剑，服皆青色。凡有瑞异，必先告中正传达其言。既降延恩殿前八日，上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是夕五鼓，殿廷先闻异香。少顷，黄光自东南至，灯烛失光。俄见灵仙仪仗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一如元始天尊之像，旁有六人，秉圭仙衣。上再拜于阶下。俄有黄雾起，须臾雾散，天尊与六人皆坐。上升西阶，仙童捧汤饮一器，器类碧玉，汤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也，是汝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赤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生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及晓，以语宰相等，仍召至殿上，观降临之所。先东封毕，加封司命天尊。及此降延恩殿，恭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圣祖名玄朗，诏中外毋斥犯。遂以圣祖降临之地建新宫，名曰景灵宫，琢玉石为圣祖像。初圣祖述感电降生之地，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寿丘建道宫，以景灵为名。命宰相王曾纪述其事，云云。与下条误合为一条，且多缺略，不若此书原本为详明足据也。）

圣祖以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降于禁中延恩殿。前八日辛亥，上梦景德中所睹神人传玉皇之命，即命内侍于延恩殿大设道场。是夕，五鼓一筹，殿庭先闻异香，少顷，黄光自东南至，灯烛失光。俄见灵仙仪仗，执香炉、扇拂、华旄之类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一如元始天尊之像。旁有六人，四人秉圭，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案李焘《长编》云："又六人皆秉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与此小异）。上再拜于阶下。俄有黄雾起，须臾雾散，天尊与六人皆就坐，侍从在东阶。上升西阶，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设榻，召上坐。仙童奉汤饮一器，器类碧玉，汤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也，是汝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赤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抚育苍生，无怠前志。"即离坐，乘云而去。及晓，以语宰相等，仍召至殿上，观降临之所。十月二十五日，大赦天下。"门下：众妙之宗，蕴道枢而斯秘；非常之应，稽天眷以有孚。事敻绝于前闻，理克彰于合契。洪惟伟兆，实焕祥经。朕猥以眇冲，嗣承基业，荷九清之眷命，遵二圣之诒谋，不敢怠遑，粗臻嘉靖。顷以上真告贶，秘检垂文。祗膺元命之符，申锡无疆之祚。间岁之内，盛典交修，秩众祀以咸禋，感灵心之允答，弥怀惕厉，愈务钦崇。而穹昊顾怀，不忘于凉德；神祇鉴烛，荐发于休祥。粤以冬初，警于宵寐，戒先期而诞告，约真驭以下临。宿设灵坛，仰祈鸿应。果于彀旦，肃奉睟仪，仙雾郁葱，异香芬郁，众真列侍，宝训躬闻，示基绪长发之祥，见希夷交感之盛，久留扃禁，倏返虚无。惟瑞异之亲逢，旷古今而罕记，载循寡昧，奚以奉承。盖祖宗在天，永锡尔类；而雷雨作解，恩及于民。用均纯嘏之休，普浃庞鸿之庆。可大赦天下。於戏！至神善应，既本于无方；王泽诞敷，俾周于有截。匪独在予之庆，式均与物之春，内省匪躬，荷兹殊贶。弥增抑畏，罔敢遑宁。更赖文武荩臣，中外列辟，共钦元诰，各励乃诚，叶宣永图，同底于道。"

闰十月癸巳（案：李焘《长编》载闰十月己巳，上天尊号。乙亥，上圣祖母懿号。是月乙丑朔，则己巳系五日、乙亥十一日也。此云癸巳，乃二十九日，又并二事为一事，与《长编》异），恭上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又上圣祖母号曰元天大圣后。车驾诣宫，酌献圣祖母玉册文："维天禧元年岁次丁巳三月庚子朔六日乙巳，嗣皇帝臣德昌再拜稽首上言曰：恭以大道无形，为一气之祖；至神毓粹，居二仪之先。洪惟灵懿无方，柔明有赫，总妙本而贲始，启真绪以肇基。顾以冲人，嗣守鸿业，夙持励翼，思致治平。乃者穹昊监观，秘符申锡，祐绵长之祚，勖清净之风。瑞命殊尤，景贶纷属。由是勒封岳岱，展事汾脽。既明察以交修，复祺祥而荐至。仙驭告期于中禁，睟仪来自于太霄，法从俨其音容，谆诲受于清密。谕感祥于大电，聆毓圣于高丘。厚德孚先，浚源长发。猥绍贻谋之庆，敢忘克荷之艰？享是休嘉，永怀钦奉。仰惟祖德之盛，爰上丕称；而母仪之尊，未崇显号。斯所以顺稽巨礼，式耀徽章。允罄精衷，肃伸昭报。谨奉玉册、玉宝，恭上徽号曰圣祖母元天大圣后。恭惟诞膺茂典，丕赫殊征。垂祐后昆，永锡繁祉。谨言。"圣祖名（原注：上玄下朗），诏中外不得斥犯。遂改玄武、玄冥、玄枵之类并为真字，玄圣文宣王为至圣。

七年，诏曰："恭以感电发祥，合符御极，鸿灵累洽，盛德无疆。猥以眇姿，获承大统，躬闻宝训，逖示遐源。间览庶僚，每形奏牍，或傍稽于文史，必上诣于名称。虽归美之可嘉，诚渎尊之是惧。自今内外文字并不得指斥黄帝名字。"祥符五年十二月，遂以圣祖降临之地建宫崇奉，命修玉清昭应宫使丁谓择地，及令礼官考制度以闻。司天少监王希元上言："谨按《天文志》，太微宫南有天庙星，乃帝王祖庙也，宜就大内之丙地营建。"于是得锡庆院吉壤，即命丁谓与内侍邓守恩等修建。初，八年正月丁酉，圣祖述感电降生之地，即以其年闰十月，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寿丘建道观奉圣祖，以景灵为名；建道观奉圣祖母，以太极为名。九年四月，宫成，凡一千三百二十二区。观北即寿丘。东南有小丘，改名庆丘。以石增累寿丘，设天尊像，庆丘设寿星像。上命宰相王曾纪述其事，为书二十卷，赐名曰《圣祖皇帝天源录》，藏于天下名山福地。

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丁酉，始兴太极观工作。七月丙辰，诏曰："朕恭延飙驭，遂悟璇源。载怀尊祖之心，用建列真之宇。顾惟宗姓，实兆灵仙。遂命枢密使王钦若讨阅道藏，得赵氏神仙事迹四十八件。宜令修宫使分画廊庑，庶昭懿范，永耀遐宗。"五月宫成，凡七百二十六区，正殿曰天兴，琢玉石为圣像，仍刻真宗圣容立侍。

国初，有神降于盩厔县民张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号黑杀大将军，玉帝之辅。帝命乘龙降世，卫护宋朝。但非栖真之士，无以奉吾教，守真有异骨，吾故降之。每守真斋戒祈请，神必降之，则室中冷风肃然，声如婴儿，独守真能晓之，具道其意。所言祸福，皆验。守真遂度为道士，即所居创北帝宫。神为守真传结坛之法，曰："结坛有九。上三坛则为国家设之：其上曰顺天兴国坛，凡星位三千六百，为普天大醮，旌旗、鉴剑、弓矢、法物罗列次序，开建门户，具有仪范；其中曰延祚保生坛，凡星位二千四百，为周天大醮，法物仪范，降上坛一等（案：上坛、中坛各载坛名、星位、醮名，而下坛不载，系原本脱略，无别本可校，姑仍其旧）。倘非祷祀，不及备此三坛，亦当精洁辞章，鲜异花果，扣鼓集神，恳祷而告，去地九尺，焚香以奏，亦可感应也。中三坛则为臣僚设之：其上曰黄箓延寿坛，凡星位六百四十；其中曰黄箓臻庆坛，凡星位四百九十；其下曰黄箓去邪坛，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坛所用法物仪范，各有差降。下三坛则为士庶设之：其上曰续命坛，凡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集福坛，凡星位一百二十；其下曰却灾坛，凡星位八十一。所用仪范量有等差。此九坛之外，别有应物坛，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位，或二十四位。法物所须，各以差降，士民之类，可量力而为之。如臣庶上为帝王祈祐，当作祈谷福时坛，凡一千二百位。或为父母师尊禳灾祈福，当为醮设坛，随宜增益也。"守真拜而受之。自尔多有征验，不能备记。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晋邸，颇闻灵应，乃遣近侍赍信币、香烛就宫致醮。使者斋戒，焚香告曰："晋王久钦灵异，敬备俸缗，增修殿宇，仍表乞敕赐宫名。"真君曰："吾将来运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宫，建千二百座堂殿，俾三界中星辰，自有时日，不可容易而言。但为吾启大王，言此宫观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犹未可。"使者归以闻，太宗惊异而止。太祖皇帝素闻之，未甚信异，召小黄门长啸于侧，谓守真曰："神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陛下倘谓臣妖言，乞赐案验，戮臣于市，勿以斯言亵渎上圣。"须臾，真君降言曰："安得使小儿呼啸，以鄙吾言，斯为不可。汝但说与官家，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寻召守真作延祚保生坛，醮罢，真君降言于内臣王继恩曰："吾有言，汝当为吾奏之。曰：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龙下降卫人君。扫除妖孽犹闲事，纵横整顿立乾坤。国祚已兴长安泰，兆民乐业保天真。八方效贡来稽首，万灵震伏自称臣。亲王祝寿焚香祷，递相虔洁向君亲。吾有捷疾一百万，诸位灵官万垓人。若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诛身。赏罚行之既平等，天无纷秽地无尘。爱民治国胜前代，万年基业永长新。"继恩录之以闻，太宗览之，惊异，稽首谢曰："家国之幸，宗庙之庆，虔荷上圣，赐此格言。"寻遣内供奉官王守节、起居舍人王龟从就终南山下筑宫。方卜地于终南镇，真君忽降言于龟从曰："此地乃修建上帝宫阙之地，不可易也。"于是乃定。凡二年，宫成。宫中有通明殿，玉皇三十二天帝、大游、小游、五福、四太乙、紫微帝君并二十八宿。七元殿、黑杀殿，并灵官童子、六丁神、岁星辰星，又有天蓬、九曜、东斗、三官、玄武、十二元辰、西斗天曹殿、南斗阁、灵官堂、龙堂。命常参官一人主宫事，选道士焚修，军士百人守卫。题曰上清太平宫，一如真君豫言之制。命常参官一人监宫，择道士焚修，每岁三元及诞节、皇帝本命日，并遣中使致醮。祀神之夕，上望拜焉。岁或水旱，或国家将举事，率致祷焉。初宫成，真君忽降言谓王龟从等曰："汝奉诏修宫，勤则至矣。然何为不开日月华门，不画八小殿壁?阶墀甓甃亦未严备，惟求速成，以冀恩宠。然上天亦不掩尔功，亦不赦汝罪。"守节、龟从颇切惊惧，然已奏讫役，不及增，惟稽首祈谢而去。至阙，皆获增秩，赐白金千两。既而守节染疾而亡，龟从殁于兵刃。太平兴国初，太宗皇帝亲征太原，真君忽降言于守真曰："官家已临汾、晋，非久克复城池，汝当令监宫内臣等设醮，以谢胜捷于上帝。"守真等曰："国家大事，乞俟捷音。"真君曰："上天已定胜负也。"逾旬而王师告捷，监宫等以闻，帝遣内臣卢文寿赍内库香药、御书词章诣宫陈醮以谢。是夕，真君降言曰："官家设此大醮，上帝与诸天皆喜。国祚延远，过于有唐。"六年，守真以乾明节诣阙朝贺，召见，因面奏曰："圣真下降，俯为昌朝，乞降诏加号，以答灵贶。"上允其奏，寻下诏曰："太平宫神受命上穹，降灵下土，苾芬致荐，肸蚃有征，大庇斯民，屡垂丕贶。宜加美号，以答神休。其封神为翊圣将军。"诏至宫，守真焚香以告，真君忽降言曰："汝当上问官家，所言翊圣者，翊何圣?"守真数日疑惧不敢答。复降言曰："汝但驰奏，官家不罪汝。"守真遂具章以闻。太宗览之，召近臣谓之曰："玉帝辅臣，所翊者上帝也。当以此意报守真，令启白也。"既而内臣传命到宫，守真诣殿焚香以告，真君曰："此意是也。"七年，守真复诣阙朝贺，真君忽降言曰："吾有言，汝当闻于官家。曰：大道兴，阴谋灭，诸天圣众皆欣悦。宋朝社稷甚延长，太平景运初兴发。君上端心显明哲，爱民治国常须切。万年基业永长新，金枝玉叶无休歇。"守真得之以闻，诏赐紫衣，号崇元大师。至道初，忽降言谓守真曰："吾建隆之初，奉上帝命，下降卫护宋朝社稷。今基业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将继有明君。吾已有期，却归上天，汝等不复闻

吾言矣。倘国家祈祷，但严洁焚香，北面告吾，虽不降言，当授福卫护宗社。”大中祥符七年，诏曰：“诞敷宝命，仰荷于至神；昭报殊征，虔增于懿号。盖为邦之大典、庇民之深旨也。而况翊宣元化，表式众灵，司阴骘于含生，播明威于福地。当王基肇启，固降治而已彰；洎文考缵承，复先期而斯应。由是亟营珍馆，备荐徽章。蒙介福于无垠，佐鸿图于累盛。顾惟眇质，绍抚绵区，属典礼之交修，实祺祥之沓委。缅怀幽赞，敢怠钦崇？是用益以丕称，奉之茂则。式达至精之悃，庶申祗答之文。期克萃于寅恭，永保宁于品汇。爰颁成命，俯告宰司，深体予怀，共宣其事。翊圣将军宜加圣号曰翊圣保德真君。”守真又尝启真君曰：“道释儒典，并垂于世，未审崇奉何者，即得获其福?”真君曰：“太上《道德经》，大无不包，小无不纳，修身炼行，治家治国。世人若悟其旨归，达其妙用，造次于是，信奉而行，岂惟增福，谅无所不至矣。释氏之四十二章经，制心治性，去贪远祸，垂慈训戒，证以善恶，亦一贯于道矣。奉之求福，固亦无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仙品，而五经、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术，尽在此矣。世虽讽读，多不依从。若口诵而心随，心随而事应，仁义信行礼智之道常存于怀，岂惟正其人事，长生久视之道亦何远矣。”守真又尝启告曰：“华山陈抟近卒，时人谓之尸解。未审其人修何功行？证仙阶乎?”真君曰：“抟之炼气养神颇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耳!”端拱中，知凤翔府高凝祐尝诣宫致礼即去，真君忽降言于监宫李铸曰：“高凝祐行亏忠信，死非久矣。”秩满还京，为三司判官，数月而卒。自真君临降，官吏民庶不远千里祈祷，乞闻诲言。大抵多随其性习加以训勖，人臣依于忠，人子依于孝，清淳者示之格言，贪酷者警以要道，词甚平易，颇叶音韵。开宝中，侍御史路冲乞赐真语，真君曰：“尽力事君，以为忠臣。浊财勿顾，邪事莫闻。整雪刑狱，救疗人民。动合王道，终为吉人。积愆为咎，必有沉沦。众生本无形之性，配有形之躯，旷劫以来不能自悟。自有无极世界，不夜之乡，混合太虚，杳冥同理。”又曰：“六合乾坤内，众生多不会。造孽向前行，如盲蓦江海。如将智慧观，自越千里海。”冲再拜录而诵之。左补阙王龟从焚香恳祷曰：“如何修身，得获遐寿?”真君曰：“劝汝修炼，莫如精勤，精勤不怠，上圣皆闻。太平降世，用武兴文。无文则不正，用文则益君。食禄则不违王命，行吉善但守清贫。清贫者响合天地，浊富者像火投冰。投冰者火缘渐灭，积恶者自贯其身。自贯者殃及七祖，地府下痛害及亲。吾悬千尺之索，提钓有缘之人。道之尊，德之贵，大道能生一切物众生。头像天，足像地，中心空然合真理。凿户牖以为室，房室之中有一物，亦无影，亦无形，杳杳冥冥人不识，若能识者得长生。阳在天，阴在地，二气同和诚有谓。空中造化乃自然，自然之中生万类。天不高，地不卑，大道混合虚无理。学道众生审欲闻，此是修行崇妙门。”丞相沈伦尝连绵卧疾，遣使致告曰：“如何修行，得免兹患?”真君曰：“灵物不病，形躯自安，形躯有病，返照而看。”伦惊喜曰：“吾得之矣。”后数日，疾遂愈。王德渊因游终南山，寓止其宫中，勤奉香火，好养生而性褊，多所恚怒。忽一日，真君降言谓之曰：“汝学道修真，先当调习其性，以顺天和。忘诸有为，勿耗心识。融怡凝湛，道乃可见。复见之日，莫管内，莫管外，来往真灵无挂碍。所居安乐是汝家，各自勤行莫相待。〔此处疑有脱漏〕先达之人难滞碍，真空妙药有天堂，与圣相同灭诸罪。”德渊曰：“上感真君降言教示，不晓前篇内‘与圣相同灭诸罪’，愿垂诲谕。”真君曰：“汝若除烦入静，炼心修真，积累其功，数盈之后，泥丸百节之神灵通，而自同于圣。天堂妙药无所不至，岂更有诸罪也？故言‘与圣相同灭诸罪’。”太平兴国中，驾部员外郎李铸尝知凤翔府，备观灵应。俄复奉诏监宫，凡十余年，志颇严洁，真君前后降语仅十余篇。其有录者数首。一曰：“建隆之初，方禀希夷，上帝命吾，众圣皆知，乘龙下降，列宿相随。五岳受命，主张地祇，潜扶社稷，密佐明时。吾要李铸，知吾降期，不得轻泄，免漏天机。”又曰：“与吾尽忠理国，与吾以道理民，与吾慈善理家，与吾不饮自醉。醒时理民，醉时理神。此语是延年益寿之法，吾劝府主记取。”又曰：“为官求理在贞明，智慧俱通临事清。观天行道合阴德，食君爵禄常若惊。为吾洗心复换骨，背凡入圣奔长生。天宫快乐胜凡世，不夜之乡挂一名。”又曰：“府主累世为人，降生中国。与吾清直，莫行邪曲，与吾积善累功，与吾佐辅明主，与吾洗雪黎民，与吾挂心刑狱。上帝若知名，天官也克取。舍住世输流之财，但修取有形之像，获随身之功，得无量之福。与吾不得因循，不奈时光迅速。灵官赏汝功勋，天曹与汝添福。若一一依吾圣言，必得延年益寿。”又曰：“年登七十余，住世不久居。饶君寿百岁，问汝得几秋？地府直须怕，冥司难请求。有功无惊惧，积罪必遭诛。子孙难替代，早觉莫痴愚。”淳化中，西京留守中书令赵普尝遣使备礼致醮虔祈，愿闻休咎。真君降言曰：“赵普扶持社稷，甚有功勋。上天所知，赐汝福寿。以大妨小，幽府亦有冤对。当启诵真经，告祈天地，首忏前非。吾亦与汝达于上帝，庶解兹咎。汝官职寿数已有限矣。”其使录之而去，普跪读感涕，因焚词谢过，遣人诣宫设醮。殿中丞张卓尝乞圣言，真君曰：“大道养汝性，阴阳生汝身。为吾勤行道，为吾勤修真。公廉当用意，忧恤在乎民。遇时佐明主，清浊上帝闻。浊富终不久，清贫为天人。莫教人道富，从他人笑贫。自有真家福，清高不愧贫。”又曰：“形凡性不凡，为国显清廉。家积千余口，有罪自家担。”真君又尝戒宫吏等曰：“每存忠信齐其天，文武班行自有贤。为主万年安基业，常忧黎庶恐饥寒。长行德行合其道，烧香虔祝告虚玄。但愿国安君长久，齐心辅佐太平年。”凡真君所降语，

帝命宰相王钦若编次之，为三卷，藏于秘阁，仍赐本宫。

真宗咸平间，知扬州魏羽上雩祀五龙祈雨法，诏颁诸路。其法：以甲乙日择东地作坛，取土造青龙，土器之大小、龙之修短，余方皆如之。凡旱，建坛取五行生成之数焉，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茗果，率官属日再至祝酹，不用乐巫觋。雨足，送龙水中。

择潭洞或湫泺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先斋戒，以酒脯告社令，筑方坛三级，高一尺，阔一丈三尺。坛外二十步，界以白绳。坛上植竹杖，张画龙，其图以缣素。画黑鱼左顾，环以天鼋十星。中为白云。龙黑色。其下画水波，有龟亦左顾，吐黑气如线。和金、银、朱丹，饰龙形。又设皂幡。刎鹅颈，取血，致盘中，杨枝洒水龙上。群官再至，祝酹，雨足，取龙投水中。

神宗建中太一宫衣冠之制。熙宁五年，建中太一宫。内侍主塑像，乃请下礼院议中太一衣冠。礼院乃具状，请如东西二宫之制，太一尽服通天绛纱。有言亳州大清宫有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视之，乃尽服王者衣冠，遂诏如亳州之制。

延祥观，绍兴十四年建，以奉四圣真君。初，靖康末，上自康邸北使，将就马，小婢招儿见四金甲人，各执弓剑以卫上，指示众，皆云不见。宪仁后闻之，曰："我事四圣香火甚谨，必其阴助。"及陷北庭，每夕夜深必四十拜。及曹勋南归，后令奏上，宜加崇奉，以答景贶云。观今在西湖上，极壮丽。其像以沈香斫之，修缮之费皆出慈宁宫，有司不预。

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馁者。今殆二十人矣。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系籍者四千余人，其已剃者数万人，尤可惊骇。"（案：此条见江少虞《事实类苑》，采录补入。）

太平兴国中，始置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延梵僧翻译新经。始以光禄卿汤公悦（案李焘《长编》：太平兴国七年，建译经院，诏天竺国僧天息灾等各译一经以献。以光禄卿汤悦、兵部员外郎张洎润色之。"汤悦"，原本误作"阳悦"，今改正），兵部员外郎张公洎润色之。后赵文定、杨文公、晁文元、李尚书维皆为译经润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晋公始为使。天圣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为使。自后元宰继领之，然降麻不入衔。又以参政、枢密为润文，其事寖重。每岁诞节必进新经。前两月，二府皆集，以观翻译，谓之开堂。前一月，译经使、润文官又集，以进新经，谓之闭堂。庆历三年，吕许公罢相，以司徒为译经润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后乃降麻入衔。

国家两京诸州僧尼共六万七千四百三人，岁度千人。自后削平诸国，其籍弥广。

祖宗悯五代之乱，民坠涂炭，常布恩旨，锡福天下。太平兴国七年九月，诏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念天下之度人，拘有司之制度，俾申素愿，式表殊恩。应内外系籍童行长发，并特与剃度。"

景德三年诏曰："老氏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垂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式资善利。两京诸州道释岁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取经业。"祥符二年正月，以封禅行庆，诏天下宫观寺院内十人度一人，不满十人者亦度一人。三年，天庆节，两京诸路宫观每十人度一人，不及十人者亦如之。天禧三年八月，诏普度天下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万二千九百四十八人。天禧末，天下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案：《锦绣万花谷》引此书云天禧三年，普度僧道凡六十六万二千四百九十人，与此数不符。又考《文昌杂录》：元丰间，祠部岁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万，然死者亦常万人。据此书所载，真宗天禧时，僧尼已至四十五万八千八百余人，道士更不在此数，况至神宗元丰时耶？庞元英殆据当时案牍之文，未足信也）。天圣三年，判都省马亮上言："天下僧以数十万计，间或为盗，而民颇患之。请除每岁合度人外，非时更不度人，仍自今无得收曾犯刑及文身者。"诏并从之。

礼部勘当：今欲将本部例册内僧尼等师号，颁降诸路州军等处，照会委所属官司，许于数内选择书填者。奉圣旨依下项：

僧师号

法乘、法真、法照、慧满、慧空、慧海、真悟、真懿、真戒、妙空、文慧、普明、慈懿、慈济、真教、明普、宣秘、慧照、禅鉴、净因、净慧、净严、净悟、普证、圆证、证悟、慈觉、慧觉、密印、崇辨、通照。

尼师号

妙清、妙明、妙满、妙果、了慧、了因、了行、了缘、了真、真懿、真行、真净、真戒、真范、慈懿、慈婚、慈悟、慈愿、慈满、慈范、慈因、慧秀、净信、圆照、妙因、崇智、真寂、胜因、靖智、登寂、妙智、真果、宝胜。

道士师号

真观、冲真、冲清、冲隐、道清、道空、道安、道成、虚希、虚安、虚远、虚妙、虚辨、虚一、虚济、虚应、冲寂、元观、元正、明一、明素、灵一、明微、洞元、渊宗、冲素、冲寂、崇道、演道、明素、灵宝、虚寂、保宁、洞渊。

女冠师号

真寂、真静、真懿、真妙、守一、守白、守真、安素、安教、安常、希妙、希密、希真、虚范、凝范、栖云、栖月、灵素、灵懿、冲秀、冲和、通妙、澄妙、渊智、渊妙、通微、希无、真净、宣净、宗

微、澄秀、宣真、冲懿、凝真、元素、冲真、灵寂。

卷　八

玉　牒

宋有天下百余年，所与分天工共民事者，皆取之疏远侧微，不私其亲，故宗室之贤，未有以勋名闻者。神宗皇帝实始慨然，欲出其英材，与天下共之，增立教养选举之法，所以封植琢磨之者甚备。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见焉。

上尝语及宗室多求外居者，宰相韩琦曰："臣请许亲尽无服者外居，然后因之试以外官。"上曰："宗子素未谙民政，若补外官，但虑易致过失尔。"琦曰："陛下若命宗室习律令，久之，何患其不能从政也?"参知政事赵概曰："人臣子弟，未必皆有过人之才，使之从政，尚能粗了局事，盖积习使然。宗室固多美才，若择而任之，庶几渐知为政之方也。"上曰："五、七年渐当以外官试之。"（*案：此条但称上语宰相云云，不指为何代。考《宋史》，韩琦于仁宗嘉祐三年六月拜同平章事，赵概于嘉祐七年三月除参知政事，是时琦与概并为宰执。此当为仁宗嘉祐七年以后事也。*）

富弼议裁损宗室授官。英宗问辅臣前代宗室，枢密使富弼对曰："唐之名臣多出宗室。"枢密副使吴奎曰："祖宗时，宗室皆近亲，然初授止于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过也。朝廷必为无穷计，当有所裁损。"上然之。

徽宗朝增神宗教养选举法。尚书右仆射蔡京等言："伏考宗室在祖宗朝制禄盖寡，至仁宗时，始除南班官，自率府、副率凡五、六迁，遂至正任。承平日久，皇支寖繁，神宗皇帝乃下诏书，别其亲疏，异其等杀，遂断自祖宗袒免亲，罢补环卫之官，尽除班行名目。袒免以外，更不赐名授官，止许应举。自熙宁至今，宗室人无官者已一千五百余人，宗女之未嫁者亦千五百有奇，皆宣祖、太祖之裔，或有贫困失所者。臣等伏考神宗诏书，盖为袒免既已赐名授官，若愿应举者自当依进士法。其非袒免既不赐名授官，故止令量试艺业，即推恩数，非若应进士举之难也。至于年长累试不中，则又有特与推恩、量材录用之制，则随其材器，收录尽矣。至于世数稍远及贫无依者，则又赐田存恤有差。逮元祐纷更，废量试之法，改依进士科举之制，是以自熙宁至元符初三十余年，中科举者才二十余人。既废量试之法，亦未尝有以年长推恩者。赐田之令，徒为虚文，虽有量给钱米之法，未能周济其乏，遂致宗室不能自给。臣等谨追考神宗诏书，推原本旨，稽之往者，增以当今所可行者，谨条具如右：

一、非袒免亲，乃祖宗六世孙。伏请将上件服属宗室二十五以上者，今次许于礼部投状，试经义或律义一道，以文理稍通者为合格，分为两等，候至来春附进士榜推恩内；文艺优长者，临时取旨。其不能试或试不中者，并赴礼部书家状，读律，列作一项奏名。今来止为前此未曾推广补考量试推恩之令，致使宗室无官者遂众，有此陈请，只作一时指挥，不为永法。今后自依熙宁诏书赐田，并于两京近辅、沿流州军，取应未卖官田物业拨充每州府，各置宗室官庄。专差文武官各一员，与逐州通判同行管干，逐县兼管。仍置指挥使二员，每岁量入为出，宗女量给嫁资，仍立定则例，量支嫁娶丧葬之费。其逐州自今后有没官田产物业，更不出卖，并拨入官庄。仍先于京西北路拨田一万顷。

一、熙宁诏书，袒免以下许随处置产业，其出官即置田宅，一如外官之法。盖以宗支浸广，其疏属理当听其外居。勘会宗室旧来在宫有出入之限，有不许外交之禁，宫门有讥察之令。今疏属外居，仅遍都下，出入无禁，交游不节，往往冒犯法禁。伏请非袒免亲以下两世，欲分于西京、南京、近辅或沿流便近居止，各随州郡大小创置屋宇，仍先自西京为始。每处置敦宗院，差文臣一员、武臣一员管干。参酌在京院法禁可施行者颁下，应无父母兄弟见任将军、副使以上官者，许令前去。若有父母兄弟而愿去或无而不愿者，听从便。依外官赴任立法，量给舟船接人。

一、乞依神宗诏书，不拘世数，应宗子宗女尤贫失所者，伏请委所在州郡报明，量加存恤讫奏。

一、乞于两京置外宗正司官，掌业所在宗室。择宗室之贤者管勾外宗正事，仍自朝廷于本州通判职官内，选差二人兼领丞簿，以主其事。

一、乞随所在诸宫置学，添教授，立法教养，量试宗室，依熙宁文武官试出官法，策试经义。中选者许令出官，若再试不中者，止许在宫院，使食其禄。

一、神考厘正宗室袒免、非袒免，各立奏补子孙之法，独缌麻亲旧用国荫，自来未有荫孙以下明文。伏请依外官例得补荫孙一。旧制，宗室袒免亲参选，常许不拘名次陈乞指名差遣；非袒免亲初选依条添差外，更不拘名次陈乞指名差遣一次，以后每到部，与升一年名次陈乞。今后宗室非袒免以下亲量试出官者，并各于员阙外添差，每大郡通属县不得过十人，中郡不得过七人，小郡不得过四人。候到任不签书本职公事，如有本辖长贰或监司二人保奏堪任厘务，方得供职。未厘务者，添支驿券供给人从。"从之。

宗室赐名授官。孝字亲王之子，授武卫将军，其余宗室不用此例。祖宗缌麻亲赐名：承字男赐名克字，宗字男赐名仲字，从字男赐名世字，授官太子右内率府副率。祖宗袒免亲赐名：克字男赐名叔字，仲字男赐名士字，世字男赐名令字，授官右班殿直。祖宗非袒免亲不赐（*原注：熙宁二年以前，叔字男赐名之字，士字男赐名不字，令字男赐名子字*）。奏荐

（原注：熙宁二年以前，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以上，承字、宗字磨勘至使相止，从字、仲字、世字至观察使止，叔字、士字、令字授副率者，至遥郡防御使止，之字、不字、子字赐名授官者，至遥郡刺史止。

袭封。（原注：国朝旧制，诸王之后，用本宫最长一人封公继袭。熙宁二年十一月，敕祖宗之子皆择其后一人为宗令，世世封公，补环卫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属尽故，杀其恩礼。案《宋史·秦王廷美传》：熙宁二年，诏宣祖、太祖、太宗之后择一人封公，世袭。无补环卫官之句。而《神宗本纪》是年十一月甲戌，诏祖宗之后，世袭补外官，与此环卫之官亦异，存此备考）祖宗之子并传嫡袭封（原注：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五日，圣旨：祖宗之子，并令传嫡袭封。案《宋史·秦王廷美传》：熙宁三年，以太常礼院言，令祖宗之子传嫡袭封。《神宗本纪》亦作三年七月，详定宗室袭封制度。此书作二年，与《宋史》互异）。濮安懿王诸子（案：熙宁十年十月，诏濮王子以次袭封奉祀。此条"濮安懿王诸子"句下有缺文，并脱去小注）。宗室转官资级图（原注：并料钱）：节度使兼侍中（案：《宋史》宗室叙迁之制，由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转节度使兼侍中。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使相也。原本"使"字上脱"节度"二字，"侍中"字上脱"兼"字，今从《宋史》补正）、使相、左卫上将军、右卫上将军、节度使，三级（原注：四百贯）；节度观察留后（案：宋制，节度观察留后月俸三百贯，观察使、防御使并二百贯。此书误以"观察留后"为"留后观察"，而于"防御使"之上脱"观察使"三字，将观察留后及观察使二职混而为一，今从《宋史》改正），二级（原注：三百贯）；观察使、防御使，一级（原注：二百贯）；团练使、遥郡防御使，一级（原注：一百五十贯）；刺史、遥郡团练使，一级（原注：一百贯）；遥郡刺史（案：自此遥郡刺史以下至卫将军，月俸若干贯，各有不同。考《宋史·职官志》：皇亲任诸卫大将军，领刺史，八十千；将军领刺史，六十千；将军三十千；率府率二十千；副率十五千。盖宗室俸禄之制，与叙迁之制不同。故诸卫大将军本六十千，兼领刺史则增为八十千；将军本三十千，兼领刺史则增为六十千矣。此书俱缺注，附识备考），一级；左右卫大将军、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左右龙武军大将军、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左右神武军大将军、左右骁卫大将军、左右武卫大将军、左右屯田卫大将军、左右领军卫大将军、左右监门卫大将军、左右千牛卫大将军，一级；左右卫将军、左右金吾卫将军、左右龙武卫将军、左右羽林军将军、左右神武军将军、左右骁卫将军、左右监门卫将军、左右千牛卫将军、左右领军卫将军，一级；太子左右卫率府率、太子左右司御率府率、太子左右清道率府率、太子左右监门率府副率、太子左右内率府副率，一级（原注：十五贯）。

宗室换官。（案：宋制，有文臣换右职，武臣换文资，俱见《宋史·职官志》。至宗室换官之制，则略而不书，此足补其缺）诸卫将军（原注：就文官者，换太常丞。就武官者，换率府率）。率府率（原注：就文官者，换太子中允。就武官者，换内殿崇班）。率府副率（原注：就文官者，换大理评事。就武官者，换西头供奉官）。左右班殿直（原注：换试衔知县）。三班奉职借职（原注：无专条）。以上须袒免亲将军以下，方许换出外官。其大将军以上愿换外官者，并临时取旨。

宗室转官资级。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原注：转太子右监门率府率）。太子右监门率府率、（原注：转右千牛卫将军）。右千牛卫将军（原注：转右监门卫大将军。案《宋史·职官志》：千牛卫将军，当转右监门卫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转遥郡刺史。原本"右千牛卫将军"下，脱小注"转右监门卫大将军"并大字"右监门卫大将军"十五字，今从《宋史》增入）。右监门卫大将军（原注：转遥郡刺史）。遥郡刺史（原注：转遥郡团练使。继诸王后，见封国公，特旨即转正刺史）。遥郡团练使（原注：转遥郡防御使。继诸王后，见封国公及特旨即转团练使。案：转遥郡防御使，原本误作团练使，今从《宋史·职官志》考正）。刺史（原注：转团练使）。团练使（原注：转防御使。案：宋制，宗室叙迁之制，团练使转防御使。原本团练使下多"遥郡防御使"五字，今从《宋史》删去）。防御使（原注：转观察使）。观察使（原注：转节度观察留后）。节度观察留后（原注：转节度使，特旨转左右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节度使（原注：转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原注：转节度使兼侍中）。

宣祖五子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邕王光济、秦王廷美（原注：本名光美）、夔王光赞。（案：光济早亡，宋初追封邕王。徽宗时，改封曹王。廷美，太宗初封齐王，进封秦王，太平兴国七年，降涪县公。九年，追封涪王。真宗复秦王。徽宗改封魏王。光赞幼亡，宋初追封夔王，徽宗改封岐王。考《东都事略》及《宋史》皆书其最后徽宗时封国。故光济称曹王，廷美称魏王，光赞称岐王。而此书则书太祖时封国为号，体例与各书不同。）

太祖四子

楚王德秀、燕王德昭、舒王德林、秦王德芳。（原注：太宗尝谓宰相曰："德昭、德芳，先帝之子，朕笃爱之犹子也。不欲异其称呼，当令有司，与昭庆公主而下，依旧称皇子。"案《东都事略》：德秀早亡，徽宗追赐名封滕王。德昭初封武功郡王，太平兴国四年追封魏王，英宗改封越王，徽宗改封吴王。德芳，太宗追封岐王、楚王，徽宗改封秦王。《宋史》

并同。考德秀未尝封楚王，德昭未尝封燕王，于德芳则又书其最后封国为号，与本书体例复不合，疑有讹误。)

太宗九子

楚王元佐、真宗皇帝（案《东都事略》及《宋史》：太宗九子，长汉王，次昭成太子，次真宗。今此书列真宗于昭成太子之前，与各书互异）、昭成太子元僖、陈王元份、安王元杰、密王元偓、曹王元偁、泾王元俨、代国公元亿。(案《宋史》：元佐原名德崇，初封卫王，进封楚王，改今名。雍熙二年废为庶人，真宗即位复楚王，追封齐王、潞王，英宗封魏王，徽宗改封汉王。昭成太子初名德明，封广平郡王，进封陈王，改名元佑。后改今名，进许王，追赠太子，谥恭孝，改谥昭成。元份初名德严，改名元俊，封冀王。又改今名，封越王。真宗改雍王，追封陈王、润王，英宗改鲁王，徽宗改封商王。元杰初名德保，后改今名，封益王，真宗封兖王，追封安王、邢王，英宗改封陈王，徽宗封越王。元偓初封徐国公，真宗封彭城郡王，进宁王、徐王，追封邓王、密王，英宗封韩王，徽宗封镇王。元偁初封安定郡王，进舒王，追封曹王、华王，英宗封蔡王，徽宗封楚王。元俨初封曹国公，真宗封广陵郡王，进封荣王，寻降端王，改彭王、通王、泾王，仁宗封定王、荆王，追封燕王，英宗封吴王，徽宗改封周王。元亿早亡，追赐名，封代国公，英宗封安定郡王，徽宗改封崇王。此书于太宗诸子，皆书其始没时追赠封国为号，而于元偓，不书邓王而书密王；于元俨，不书燕王而书泾王，则又自乱其例矣。)

仁宗四子

褒王昉、豫王昕、鄂王曦、英宗皇帝。（案：太宗诸子以后，应继以真宗诸子。《永乐大典》原本附玉牒于祖宗世次之后，自真宗及英宗以下世次既缺，而诸子玉牒亦复不详。)

公　主

秦国长公主尝为子庄宅使世隆求正刺史（案《宋史》：秦国长公主即太祖女昭庆公主，太宗改封秦国，真宗时进长公主，下嫁王承衍。子世隆，为如京副使，历洛苑、六宅二使，不言其为庄宅使。此足补《宋史》之缺），真宗曰："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鲁国长公主（案《宋史》：鲁国长公主即太祖女延庆公主。至元符初，追封鲁国）为翰林医官使赵自化求尚食使兼医官院事，上谓王继英曰："雍王元份亦为自化求遥郡，朕以遥郡非医官所领，此固不可也。"驸马都尉石保吉自求见上，言仆夫盗财，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岂肯以卿故乱天下法也?"又请于私第决罚，亦不许（案：此条见江少虞《事实类苑》，今采录补入)。

胡宿上仁宗《论兖国公主议行册礼札子》：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公主特进兖国公主制，窃闻议行册礼。然于事体，颇有未便。祖宗以来，公主、长公主未有行此礼者。昔汉明帝封皇子，悉半诸国，明德马皇后曰："诸子食数县，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敢与先帝子等也?"唐贞观中，太宗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令有司资送，倍于永乐公主。魏征曰："不可。"引汉明帝之言为对，且曰："天子姊妹称长公主，加长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相逾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后遣使赐征金帛。陛下即位以来，累曾进封楚国、魏国二大长公主，亦不曾行册礼。今施于兖国公主，是与大长公主相逾越。兼以贵主之故，贤妃亦蒙殊典。有旨令进谕告，不行册礼，是母子之间一行一不行，礼意尤不相称。书于史册，后世将有讥议，必谓陛下偏于近情，亏圣德之美。臣愿陛下采汉明之言，开文皇之听，遵祖宗旧典。如国朝公主曾行此礼，行之，粗且无嫌。如其不曾，则宜且罢。臣以陛下好忠谏纳至言，臣职在论思，不敢不言。

《除皇女福康公主进封兖国公主制》：（案《宋史》：福康公主，仁宗长女。嘉祐二年，进封兖国)。门下：天道之美，济下而光明；王化之行，由中而洽被。唐尧有厘降之典，召南载肃雍之诗，范俗崇风，于是乎在。国家庆灵凭厚，德教深长。迪厥真源，育兹懿主。仪我皇室，繄于舅门，待年及于有行，涓日申于诞告。皇女福康公主闲和居德，秀映栖神。聪悟之姿，非由于外奖；徽柔之性，乃蹈于自然。朕怀先后之慈，笃外家之爱，将敦美化，是选密亲。教着沁园，导人伦之妇顺；恩加渭水，广天下之孝思。是用详按旧章，稽合嘉礼，爰筑其馆，载肃之车。卜以仲秋，社兹元吉。向班初册，尝择美名，未拓膏腴，尚缺汤沐，进开曲阜之国，衍食龟阴之田，仪服有光，号名增重。於戏！贵宜思降，富勿期骄，尚怀国史之言，缅念衿缡之戒。往服休宠，永绥寿昌。

韦骧《代陈少卿贺福康公主进封兖国表》：中宸有命，美化务先于族亲；贵主进封，优恩不夺于典礼。风声遐被，中外交忻。臣诚欢诚喜，顿首顿首。恭惟（尊号）皇帝陛下，配天地之德，绍祖宗之基。守无逸于持盈，概至公于立极。御远以近，齐邦以家。治宫等《周官》之规，训女偕尧、舜之法。罔愧前躅，克成令猷。公主分乾之英，体巽之顺，虽曰爱之欲其富，不以生而荣（案："爱之欲其富"以下疑有脱误，无别本可校，姑仍其旧)。岂汤沐不可一而充，印绶不可一而足？盖诲育之存节，故宠私之有阶。龙光一宣，慈孝两得。教其有素，下嫁岂忘其矩度；泽非不隆，四方孰谓之偏党？朝野欢浃，人神气和。迈治古之休光，增太平之盛事。臣限以官守，不获奔走阙庭称庆，无任瞻天踊跃之至！

德宁公主将出降，上谓辅臣曰："公主第及房从之物，比福康公主皆减三之一。"又对群臣数称唐公

主多适名人，而近世士人乃畏尚主，命择士人。得尚书职方员外郎王克臣之子孝庄者，故驸马都尉承衎曾孙，而父子皆业进士。令至宰相第，试以诗而并其所业一编以进。上召见清居殿，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赐名师约。又命以毋废学，后又出经籍及纸、笔、墨赐之。（案：德宁公主，英宗长女，进封徐国。《宋史》载王师约字君授。英宗命宰相谕旨，令师约持所为文至第。明日献赋一编，即坐中赋《大人继明》诗，遂赐对选尚公主，面赐玉带及《九经》、笔、砚，勉之进学。与此书所载详略不同，史亦不载其本名孝庄，赐名师约，据此可补《宋史》之缺。）

宣祖女

陈国长公主（案《宋史》：太祖有姊一人，未笄而夭。建隆三年追封陈国长公主。又案：太祖同母妹，初适米福德，建隆三年封燕国长公主，再适高怀德。元符三年改封秦国。《宋史》但为秦国立传，而附陈国于传末。以其早夭，未及下降也。《涑水纪闻》："太祖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太祖惧，密以告家人。太祖姊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曰：'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而出。"或云即魏国长公主。考魏国长公主，太祖女，即昭庆公主，非太祖姊也。据史云太祖姊早夭，则引面杖逐太祖者当为太祖妹秦国长公主，可知《涑水纪闻》属传闻之误。而此书于宣祖女，止载陈国长公主，不载秦国长公主，意陈国必秦国之误。盖此书于公主早亡及未下嫁者，俱削而不书。如太祖六女，申国、成国、永国三公主早亡不载，止载秦国、晋国、许国三公主。太宗七女，滕国早亡，邠国为尼，没后始有封号，故不载。其体例与《宋史》互异）。

太祖女

秦国大长公主、晋国大长公主、许国大长公主。

太宗女

燕国长公主、曹国长公主、晋国大长公主、郑国长公主、申国大长公主。（案：太宗女以下，应继以真宗以下公主，《永乐大典》原本俱失载。）

卷　九

官　职

乾德四年，诏御史台、吏部流内铨、南曹、刑部、大理寺，自少卿、郎中、员外郎、知杂侍御史以下及丞簿司直、评事等，并以三周年为满，须常在本司莅事者，至日限满，即与转官（案：此与下二条俱见江少虞《事实类苑》，今采录补入。考李焘《长编》，乾德四年八月壬寅，诏以宪府绳奸，天官选吏，秋曹谳狱，俱为难才，理宜优异。故诏御史台、吏部、刑部、大理寺等官，并莅事满三岁者即迁其秩。此书删去上数语，于诏意未能明晰）。

诏京朝官将命出入及受代归阙者，宜令中书舍人郭贽、膳部知杂事滕中正、户部郎中雷德骧同考校劳绩及铨量材器，候有阙，中书类能以授之。先是，常参官自一品以下皆谓之京官，未常参官谓之未常参官。近代以常参官为朝官，未常参官为京官，故有朝官之目。

淳化五年十一月，诏吏部选人赴调，并须于京朝官内求一人为职目，用府县诸司监印。

太平兴国之初，朝臣班簿才二百人。至咸平初，四百人。天圣元年，乃逾千人（原注：李淑疏）。

真宗初即位，以工侍郎郭贽知天雄军，贽自陈恋阙下不肯去，真宗曰："全魏重地委任于卿，亦非轻也，宜去。"贽退。召辅臣问之，辅臣对以近例亦有已受命而复留者，曰："朕初嗣位，命贽知大藩而不行，则何以使人?"卒遣之。群臣皆畏服（案：此与下一条，据江少虞《事实类苑》补入）。

谏官陈升之言："比来馆阁选任益轻，非所以聚天下贤才、张弛成就之意，请约今在职者之数，著为定员。有论荐者，中书籍其名，若有缺，即取其文学行义杰然为众所推者，取旨召试。"诏从之。

景祐四年三月，诏："自今尚书省议事，应带职官三司副使以上并不赴。如集议大事，诏特赴者，即别设坐。"初，明道中，殿中侍御史段少连言："国家每有大事，必集议于尚书省，而本省官自三司副使已带职者多移牒不赴。请凡托故不集者，以违制论。"既而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兼宗正丞赵良规言："都省集官议谥，用段少连请，应本省官带学士、知制诰、待制。臣谨按国朝故事及令敕仪制，别有学士、知制诰、待制、三司副使，著位视品，即与前朝制度不同，固无在朝叙职、入省叙官之理。今若全不论职，假有中后行郎中兼学士（案："中后行郎中兼学士"《长编》作"员外郎兼学士"，与此小异）在朝立丞郎以上，入省缀驾库之次，知制诰、待制入朝与六行侍郎同行，入省即位郎官之下。又如员外郎任三司副使、郎中为判官者，在三司为参佐，入省却位其上。所以旧来议事，除别诏三省悉集，则中书舍人、知制诰与常侍给谏至左右正言皆赴；若内朝官悉集，则学士、待制、三司副使皆赴；若更集他官，则诸司三品、武臣三品各在本司长官之次；若止是集尚书省官，其带职者并合不赴。按阁门仪制：大宴，学士坐殿上，与仆射同行，知制诰与尚书丞郎同行；若曲宴，则三司副使在知制诰之后，重行异位，岂有亲奉至尊于殿上？其礼如此，暂入都省而却降损著位。又按故事，尚书省官带知制诰者，并中书奏班簿，即是于尚书省、御史台并不著籍，故有绝曹之语。又国朝以来，凡定学士、舍人两省以上著位，除先后入外，若有升降，皆是特奉朝旨，岂有在朝入省，迭为高

下？又郎中员外兼侍御史及任里行者，皆称台官，不赴都省集议。臣以谓本省官兼佐台职，即是与带知制诰、待制等事体无异。又按唐翰林学士有不知制诰者，只是与今直馆事体相类。若国朝学士知制诰、待制，则显有著位，与唐不同。其侍读、侍讲、龙图阁、枢密等学士及三司副使，即是国朝新制。唐朝三司自是尚书之职，自后别置使额，而与今不同。请自今除集三省官议事即如旧外，若是本省议事，其学士、知制诰、待制、三司副使更不赴议。"诏御史台与太常礼院详定以闻。礼院言："按唐李肇《翰林志》，凡学士无定员，皆兼它官，下自校书郎至诸曹尚书，皆得为之。既入院，与班行绝迹，亦不系常参类。守官三岁，则迁知制诰。五代《职官志》，翰林学士入院，并先后为定，惟承旨一员出自上意，不计官资先后，在学士之上。国朝仪制令敕，翰林学士、侍读、侍讲学士、龙图阁学士、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直学士并在丞郎之上，龙图阁待制及知制诰、三司副使在少卿监之上。自唐至国朝，翰林学士、知制诰、待制、三司副使与本官绝曹，不属南省官之例。载详会议之文，由来非一，或出朝廷别旨，或循官司旧规。故言集本省，即南省官也；集学士、两省、台官者，容有内制、给舍、中丞之属；集学士、台省及诸司四品以上者，容有卿监之属；集文武百官者，容有诸卫之属。故谋事有大小，集官有等降，率系诏文。昨因段少连以覆谥小事，谓群牧普会议，列为具奏，婴以严科，遂使绝曹清列，还入本行。而良规援求故实，理当难夺。请自今有臣僚拟谥者，止令集南省官属，或缘事体大，临事敕判，兼召三省、台、寺，即并依国朝旧例施行。"御史台别奏云："良规称尚书省官任外制者，不著台省之籍，故有绝曹之语。而以为重。则今尚书省官任内制者，并系台省之籍，宁有坐曹之实，而可轻乎？然则论职官之言，正为绝曹者设，岂有受禄则系官，定俸议事则绝曹为辞？况王旦、王化基、赵安仁、晁迥、杜镐、杨亿皆时之重望，尝集议于尚书省，而无变古之论；故相李昉为主客郎中、知制诰日，屡经都省议事；与散骑常侍徐铉言见江南旧儒所说议事次第，与此略同。又议大事，仆射、御史大夫入省，惟仆射至厅下马，于今行之，盖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会议，列状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张，恐非通理。请自今但系本省官带职令赴议而辄不集者，如议国家典礼，即从违制论施行；若议常事，止依律文处分。"又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同知太常礼院吴育言："若从本省叙官之议，有不可者二。且自朝廷至台省以及郡县，上下有次，轻重有伦。至上莫若君父之前，至重莫若朝廷之内，上可以统下，重可以临轻，举重则不可以轻者干，举上则不可以下者挠。夫尚书省虽制度尊大，亦天子之有司。官系其中，谓之本省，本省相会，须有朝廷，岂有君父之前、朝廷之内列班殊隔，一入有司，辄易尊卑，而云在朝叙职，入省叙官？以一体为二家，以朝、省为彼我，上下异贯，轻重不伦，此其不可一也。官职之名，本非二体，官主其号，职供其职。名实相系，岂有殊途？只如庖人是官，供庖是职；祝人是官，致祝是职。以何隔绝，分官职为两事？盖自唐室以来，临事杂置，遂有别带职事之名。厥后因循，未归本务。即今而言，须以隶名为轻，供职为重，倘云入朝叙职，入省叙官，则是官职相离，遂为限绝。推之于古，盖紊源流。此其不可二也；若从绝班不赴之议，有不可者三。古者尚书为天下纲辖喉舌之地，故其官皆材识之士。凡国有谋议，取决其中。今则不然，惟以叙迁，而其间拔擢英异，又多归侍从之中。若绝班不赴，则朝事谘决未尽其人，此不可一也。知制诰称中书省奏班簿，是谓绝班，可以不赴。本省如翰林学士亦知制诰，而不绝班簿，此皆因循之制，参差不伦，未可取为确据。纵绝班有例，而绝曹无闻。谨按《唐六典》：中书舍人以他官兼者，谓之兼制诰。故白居易草《杨嗣复授库部郎中知制诰》辞云：'前代制诰，中书令、侍郎、舍人通掌之。国朝以来，或以它官兼领。'又《授元稹中书省舍人》辞云：'元稹自祠曹员外试知制诰'。谓之兼则岂绝本官，谓之试则明未正职，斯皆章灼不疑之事也。今纵有明文绝其官，若遇定事，犹当以事体追而正之。况无明文，但引因循参差之事为据。此不可二也。今两制迁改，其告身命辞必举本曹之务为之训谕，凡受一敕牒，则下至府、寺冗局，犹供其职。岂有一人命书、三省运判而都无所系？若止为俸钱，徒加官号，命官之理岂若是乎？惟两府大臣不可更亲有司之事，况其俸禄亦不系其官。自余缙绅迁次，所主者官名，俸给尽从本省，居常既不复至，会议又不一来，则是自绝其官矣。仲尼不去饩羊，粗存告朔之礼，若并羊亦去，寄礼无地，则一省之制，自此尽隳。纵以班绝，皆可不赴。若有诏两制、台省百官诸司毕会，则坐次又如何为定？此其不可三也。臣伏谓是非之议，至当归一，若又广为采摭，适足为烦。今于国朝典故中取一最明之事，足以质定。大中祥符五年，敕新授仆射于都省上事曰：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三司使、副学士、两省、御史台、文武诸司、常参官并集省内幕次，以俟仆射自正衙退，将至都省堂门外下马，朝廷差人前导。诸行尚书丞郎、郎中、员外郎并于都堂门内，分左右列班迎候，俟仆射判案讫，知班引赞官，报班次，定礼生赞三司使，次学士，次两省待制，次三司副使贺。此则虽赴本省，自有次序之别。臣切详礼院、御史台两奏各有未安，请自今凡尚书省会议，如止集本省官，则带职者皆赴，依在朝两制班列，别作一行而坐。《春秋》之义，王人虽贱，必叙乎诸侯之上，所以尊王命而广臣恭也。今两制、侍从之职，皆朝廷拔擢殊才，王命所旌，礼当表异。况又自分行列，非以相压，亦如仆射上事之仪。凡带绝班之官并赴，而别班赞引，不与本省官同在迎班，显合本朝之典章，亦非今日之臆断。若诏两制、台省诸司诸卫官

毕集，则各从其类，自作一行，其书议亦如其坐次。”上以群议所执不同，故参用所宜而降是诏。

治平三年，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奏：“切见嘉祐五年谏院陈升之言三班供奉官以下八千八百人，乞裁冗滥，立条制，于时定议事颇酌中。升之始言八千八百余员，及此又已五年，数当增倍。其滥如此而不云救，何以立宪度、建治功？乞下两府检讨前所奏议，早为裁定颁行，亦振举颓弊之一端。”诏以付枢密院，而计三班使臣六千五百三十四人而已，遂无所更议。

元祐三年，诏文臣系衔分左右（案《九朝编年》：诏文臣系衔分左右，自朝议至金紫光禄进士为左，余人为右。绍圣二年，罢之。崇宁二年，复分左右系衔。原本误作“系御”，绍圣、崇宁下俱失载“二年”两字），自朝议以上，进士为左，余人为右。明年，诏朝议以下并分左右。绍圣罢之，惟朝议以上如故。崇宁又诏朝议、中散、正议、光禄分左右两资，应转者先右而后左。盖元祐之分左右，所以别流品；崇宁之分左右，特以序官爵耳。

龙图阁。学士一员（原注：大中祥符三年置），龙图阁直学士七员（原注：内一员兼，景德四年置），龙图阁待制三员（原注：景德元年置），直龙图阁五员（原注：大中祥符九年置）。

天章阁。学士（原注：庆历七年置），侍讲（原注：自贾昌朝始），直天章阁（原注：政和六年始置）。

大观二年二月十三日，诏曰：“朕惟哲宗皇帝英文睿武，神机独运。道与时俱，沉潜无方。然事天治人，彰善瘅恶，训迪有位，攘却四夷，则号令指挥若揭日月。盖自亲揽庶政，始大有为，一话一言，罔不仪式刑于神考之典。故缉熙绍复，著在简编，与熙宁、元丰之所行，相为始终。比命有司广加裒辑，成书来上，本末粲然，诚可传无穷、施罔极矣。若昔祖宗述作，皆有宝藏之所，参列广内，揭为嘉名，择儒臣以资访纳。今将祗率成宪，匹休前烈，则夫名出于信，不可无所考也。在《诗》有之‘君子有徽猷’，是为论德之美，而观道之成，于是乎在。其哲宗皇帝御集建阁，以‘徽猷’为名，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政和六年增置直阁。

绍兴十年五月七日，诏：“门下：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纵之睿资，辅以日就之圣学，因时制治，修礼乐，恢学校，发挥典坟，缉熙治具。宸章奎翰，发为号令，著在简编者，焕乎若三辰之文，丽天垂光，贲饰群物，所以贻谋立教、作则万世者，殆与诗书相表里。特加裒辑，崇建层阁，以严宝藏，用传示于永久。其阁恭以‘敷文’为名，祗遹旧章。宜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以次列职，备西清之咨访，为儒学之华宠。其著于令。”

直秘阁校理。自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乾德元年后，平诸国，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间列为三馆，湫隘卑湿，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于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耶？”诏经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役，制度皆上所规画。二年三月，书院成，尽徙旧馆之书以实之，凡八万余卷。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案“吏部”原本误作“礼部”。考《东都事略·李至传》：至授礼部侍郎，迁吏部，为秘书监。《长编》亦作“吏部”。今据以改正），右司谏、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而直秘阁、秘阁校理之官始于此。

秘书省。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少监为之贰，而丞参领之。其属有五：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二人，掌修纂日历；秘书郎二人，掌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各分其类；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刊正讹谬，各以其职隶于长贰。惟日历非编修官不预。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尚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并赴。遇庚伏，则前期遣中使谕旨，听以早归。大典礼，则长贰预集议。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宴设锡予，率循故事。宋初，置三馆长庆门北，谓之西馆。太平兴国初，于升龙门东北，创立三馆书院。三年，赐名崇文院，迁西馆书贮焉。东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四部，为史馆书库。大中祥符八年，创外院于右掖门外。天禧初，令以三馆为额，置检讨、校勘等员。检讨以京朝官充，校勘自京朝、幕职至选人皆得备选。以内侍二人为勾当官，通掌三馆图籍事，孔目官、表奏官、掌舍各一人。又有监书库（案：“监书库”，原本误作“监内库”，今据《宋史》改正）内侍一人，兼监秘阁图籍孔目官一人。

秘阁。系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阁，以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诏次三馆置直阁（原注：以朝官充）、校理（原注：以京朝官充），以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阁事。直阁、校理通掌阁事，掌缮写秘阁所藏。供御人、装裁匠十二人。元丰五年，职事官贴职悉罢，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官属，始立为定员，分案四，置吏八。（原注：崇文院，太平兴国三年置。端拱二年，建秘阁于院中。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书库寓于崇文院庑下。三馆、秘阁、崇文院各置贴职官。又有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校勘，通谓之馆阁。初，英宗谓辅臣曰：“馆阁所以育隽材，比选数人出使，无可者，岂乏材耶？”欧阳修曰：“今取材路狭，馆阁止用选人编校书籍，故进用稍迟。”上曰：“卿等各举数人，虽亲戚世家勿避。”于是宰相琦、公亮、

参知政事修、概各荐五人，未及试，神宗登极，先召十人试以诗赋，而开封府界提点陈汝义别以奏对称旨预试。于是御史吴申言："试馆职者，请策以经史及世务，毋用辞赋。"遂诏："自今试馆职专用策论。"熙宁二年，置宗文校书，始除河南府永安主簿邢恕。乃诏自今应选举可用人并除校书，候二年取旨除馆职官。五年，以隶秘书省。）

元祐初，复置直集贤院、校理。自校理而上，职有六等，内外官并许带，恩数仍旧。又立试中人馆职法，选人除正字，京官除校书郎（原注：校书郎供职二年，除集贤校理。秘书郎、著作佐郎比集贤校理。著作郎比直集贤院直秘阁。丞及三年除秘阁校理）。三年二月，诏御试唱名日，秘书丞至正字升殿侍立。九月，复试贤良于阁下。五年，置集贤院学士并校对黄本书籍官员（原注：绍圣初，罢校对，以编修日历选本省，易集贤院学士为修撰，直院为直秘阁，集贤校理为秘书校理。案："修撰"上，《宋史》有"殿"字。考绍圣二年，易集贤院学士为修撰；政和间，改为右文殿修撰。《宋史》因误为"殿修撰"，其实宋时无此称，当以此书为正）。十二月，诏礼部，本省长贰定校雠之课，月终具奏（原注：入伏午时减半，过没伏依旧，从苏轼之请。案："没伏"，《宋史》误作"渡伏"，当以此书为正）。又罢本省官任满除馆职法。元符二年，诏职事官罢带馆职，悉复元丰官制。崇宁五年，诏馆阁并除进士出身人。政和五年四月，诏秘书省殿以"右文"为名（案《宋史》：置右文殿，在政和六年。此书作五年四月，考《九朝编年》亦在五年四月，足证《宋史》之误），改集贤殿修撰为右文殿修撰（案："集贤殿修撰"下原本脱"为右文殿修撰"六字，今据《宋史》增入）。是月，驾诣景灵宫朝献，还幸秘书省，诏曰："延见多士，历览藏书之府，祖宗遗文在焉，屋室浅狭，甚非称太平右文之盛，宜重行修展。"八月，诏秘书省移于新左藏库，以其地为堂。七年，诏类集所访遗书，名曰《秘书总目》。宣和二年，立定秘书省员额：监、少监、丞依元丰旧制，著作郎以四员为额，校书郎二员，正字四员。

渡江后，制作未遑。绍兴元年，始诏置秘书省，权以秘监或少监一员，丞、著作郎佐各一员，校书、正字各二员为额。续又参酌旧制，校书郎、正字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自是采求缺文，补缀漏逸，四库书略备。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实录》，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修撰。五年，效唐人十八学士之制，少、监、丞外，置著作郎佐、秘书郎各二人，校书郎、正字通十二人。又移史馆于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九年，诏著作局惟修日历，遇修国史〔此处文字有脱漏〕修实录则开实录院，以正名实。十三年，诏复每岁曝书会。是冬，新省成，少监游操援政和故事，乞置提举官，遂以授礼部侍郎秦熺，令掌求遗书，仍铸印以赐。置编定书籍官二人，以校书郎、正字充。

孝宗即位，诏馆职储养人才，不可定员。乾道九年，正字至六员。淳熙二年，少、监并置，皆前所未有。除少、监、丞外，以七员为额。寻复诏不立额（案：乾道、淳熙系孝宗年号，与《江阳谱》所云起建隆迄宣和者已不合，至下文所记绍熙系光宗年号，非李攸所及见，当是后人所增）。绍熙二年，馆职缺人，上令召试二员，谨加审择，取学问议论平正之人。自是少、监、丞外，多止除二员。是时，陈傅良上言："请以右文、秘阁修撰并旧馆阁校勘三等为史官。自校勘供职，稍迁秘阁修撰，又迁右文，在院三五年，如有劳绩，就迁次对，庶几有专官之效，无冷局之嫌。"时论韪之，然不果行。中兴分案四：曰经籍，曰祝版，曰知杂，曰太史。吏额：都、副孔目官二人，四库书官二人，表奏官、书库官各一人，守当官二人，正名楷书五人，守阙一人，正贴司及守阙各六人，监门官一人以武臣充，专知官一人。

日历所。隶秘书省，以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之。以宰执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旧于门下省置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元丰三年诏："宣徽院等供报修注事，自今更不供起居院，直供编修院日历所。"四年十一月，废编修院归史馆。官制行，属秘书省国史案。六年，诏秘书省长贰毋得预著作修纂日历事，进书即系衔，以防漏泄，如旧编修院法焉。八年，诏吏部郎中曾巩、礼部郎中林希兼著作。职事官兼职自此始。元祐五年，移国史案置局，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绍圣二年，诏日历还秘书省。宣和二年，诏罢在京修书诸局，惟秘书省日历所系元丰国史案，除著作官专管修纂日历之事无定员外，其余案编修日历书库官吏，并依元丰法。绍兴元年，初修皇帝日历，诏依修日历所为名，本省长贰通行修纂。三年，诏宰臣提举，侍从官修撰。十一月，诏以修国史日历所为名。四年，诏以史馆为名。十年，诏依旧制并归秘书省国史案，以著作佐郎修纂，旧史馆官罢归元官。寻复诏以国史日历所为名，续并修《神宗·哲宗宝训》。隆兴元年，诏编类圣政所并归日历所，依旧宰臣提领，仍令日历所吏充行遣。

会要所。以省官通任其事。绍兴元年，诏秘书省官雠校《国朝会要》，逐官添给茶汤钱。乾道四年，诏尚书右仆射陈俊卿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每遇提举官开院过局，就本省道山堂聚呈文字，提举诸司官、承受官、主管诸司官，并令国史日历所官兼。五年，令本省再加删定，以续修《国朝会要》为名。九年，秘书少监陈骙言："编类建炎以后会要成书，以《中兴会要》为名。"并从之。其后接续修纂，并隶秘书省。

初，绍兴三年，诏置国史院，重修《神宗·哲宗实录》，以从官充修撰，续以左仆射吕颐浩提举国史，

右仆射朱胜非监修国史。四年，置直史馆及检讨、校勘各一员。五年，置修撰官二员，校勘无定员。是时，国史、实录皆寓史馆，未有置此废彼之分。九年，修《徽宗实录》，诏以实录院为名，仍以宰臣提举，以从官充修撰、同修撰，余官充检讨，无定员。明年，以未修正史，诏罢史馆官吏并归实录院。二十八年，实录书成，诏修《三朝正史》，复置国史院，以宰臣兼修，侍从官兼同修，余官充编修。明年，诏国史院以宰臣提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编修官二员，又置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各一员，以内侍省官充。隆兴元年，以编类圣政所并归国史院，命起居郎胡铨同修国史。二年，参政钱端礼权监修国史，乾道元年，参政虞允文权提举国史，皆前所未有。二年，诏置实录院，修《钦宗实录》，其修撰、检讨官以史院官兼领。四年，实录告成，诏修《钦宗正史》。以右仆射蒋芾提举《四朝国史》，诏增置编修官二员，续又增置三员。淳熙三年，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四年，罢实录院，专置史院。十五年，《四朝国史》成书，诏罢史院，复开实录院修《高宗实录》（案：此下所记庆元、嘉泰系宁宗年号，且有修孝、光两朝实录事，当亦后人所增）。庆元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孝宗实录》。六年，诏实录院同修撰以四员、检讨官以六员为额。嘉泰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光宗实录》。二年，复开国史院，自是国史与实录院并置矣。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点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

太史局。掌测验天文，考定历法之事。日具所占以闻。岁颁历于天下，则豫造进呈。祭祀、冠昏及大典礼，则选所用日。其官有令，有正，有春官、夏官、中官、秋官。秋官正有丞，有直长，有灵台郎。郎有保章正。其判局及同判，则选五官正以上业优考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长至令十年一迁，惟灵台郎试中乃迁，而挈壶正无迁法。其别局有天文院、测验浑仪刻漏所，掌浑仪台昼夜刻验辰象。钟鼓院，掌文德殿钟鼓楼刻漏进牌之事。

印历所。掌雕印历书。南渡后，并同隶秘书省，长、贰、丞、郎轮季点检。

算学。元丰七年，诏四选命官通算学者，许以吏部就试，其合格者，上等除博士，中次为学谕。元祐元年初，议者谓："本监虽准朝旨造算学，元未兴工，其试选学官亦未有应格。窃虑徒有烦费，乞罢修建。"崇宁三年，遂将元丰算学条制修成敕令。五年，罢算学，令附国子监。十一月，从薛昂请，复置算学。大观三年，太常寺考究，以黄帝为先师，自常先、力牧至周王朴以上从祀，凡七十人。四年，以算学生并入太史局。后入秘书省。宣和二年，并罢官吏（案：自秘书省以下至此，俱见《宋史·职官志》。《永乐大典》则以此为《宋朝事实》，内有光、宁两朝年号，当非原书。《江阳谱》称攸书成，上之，缄封副本启泰桧，不报，藏于家，则是书或为其子孙所增，而《宋史》采之）。

雍熙元年，改匦院为登闻检院，东延恩匦为崇仁检，南招谏匦为思谏检，西申冤匦为申明检，北通玄匦为招贤检（案：此条见江少虞《事实类苑》，今采录补入。考《九朝编年》，匦院旧隶谏院，至是改为登闻院，仍命谏院今司谏一人主判，此书载之未详）。

太宗时，始置磨勘差遣院，后改为审官院。真宗时，京朝官四年乃得迁。天圣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得迁，须至京引对，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许外任满岁亦迁（案《九朝编年》：景德四年七月，立京朝磨勘限，初令现任京朝官三年方得磨勘迁官。大中祥符九年，初令京朝官在外任满三年当考课者，附驿上闻。是三年之制，京朝官及外任满岁得迁，皆真宗时事也。此书作天圣、明道，当为仁宗时事，与《九朝编年》互异）。时恭谢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并迁者，于是朝士始多。皇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神宗即位，因有恭谢之例（原注：一本云：太宗用赵普议，置考课院、审官院，以分中书之权。是也。案《宋史》：赵普卒在淳化三年七月，审官院、考课院置在四年二月。考《九朝编年》云从苏易简之请也。此书作赵普，或当时普先有此议，至是因易简请，始行之也）。

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诏曰："国家分命群官，外厘庶务，每代还于京辇，或寓止于客坊，杂处嚣卑，颇罹湫隘。稽信书于往载，有朝邸之旧规，爰饬攸居，用昭予眷，宜于京师置朝集院。"

神宗置大理寺。以上府、左右院暨司录狱无以离合讯辩，三司混金榖，视狱不专，诏曰："稽参故事，宜属理官。"初置大理寺，命李清臣为记，清臣以谓王者立政以诏天下，必辞尚体要，则书为近，乃仿古立言所以导事者，词灏噩奇甚。其载上训之略曰："五教未训，五法亟下，是曰暴民，治用弗格（案：此句下疑有脱文）。以成上德。"意先教后刑之叙。上曰："卿言逼近经诰。"

内侍省。大中祥符二年，内臣冠以省号，初补曰小黄门，迁内侍黄门，迁内侍高班，迁内侍高品，迁内侍殿头，其极为都都知（案《宋史》：内侍省有都都知，有都知，有副都知。则其极当为都都知。原本误作都知，今据《宋史》改正）。国朝诸司使止于宣政，真宗以内侍李神福有功，特置宣庆使以宠之。又以刘承圭，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宠之，班在各省使之上。又以秦翰久在边隅，宣力勤悫，特置入内都都知以宠异之。

唐自开元、天宝以后，藩镇屯重兵，皆自赡租赋所入，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鲜矣。五代疆境偪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颇以入己。太祖历试艰难，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革弊以渐。国初犹循前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以助军实。乾德三

年，诏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案《长编》：赵普为相，劝上革去其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金帛悉送都下，无得占留。注云：去年已有此诏，故云申命。与此详略不同）。时藩镇有缺，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以京朝官廷臣监临。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一州之财，置通判掌之。为节度、防御、团练留后观察、刺史者，皆不预签书金谷之事。于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矣。其转运使职位，国初但曰勾当某路水陆计度转运事官，高者则曰某路计度转运使。太平兴国初，皆曰使，两省五品以上则为都转运使，又置副使判官，又置同勾当转运事。俄罢诸副使，止置使二员。明年复置副使。真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都转运使，或提点转运事。及车驾巡狩，置随军转运使，事毕即停。真宗尝曰："天下物宜，民间利病，惟转运使得以周知，当召见访问外事。"上又尝戒诸路转运使曰："汝等所至，点检公事固是常职。若州郡相承弊事，但且改正，切勿亟行刑罚，致其滋蔓，害及无辜也。"

景德元年，诏权三司使丁谓等取户税条敕及臣民所陈农田利害，删定成农田敕五卷上之。二年，谓等又取唐开元中宇文融请置劝农判官，检校户口田土伪滥等事，且言别置官，虑益繁扰，而诸州长吏职当劝农，乃请少卿、监、刺史、阁门使以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余及同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本路劝农使。诏可。劝农事入衔自此始。景德四年正月，诏诸路提点刑狱官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凡农田事悉领焉，置局案铸印以给之。

先是，军巡及马步院判官皆用郡府吏。建隆元年，始诏两京军巡、诸州马步院判官合吏部流内铨择选人，无遗省听减两选补之，始用文吏也。

乾德三年，诏诸州长吏或有烦藉人代判者，即于宾佐中择公干者充，不得更任亲从人。先是，承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多武人，皆不知书，所至必自置吏，谓之代判，正事一以委之，用权不法。太祖知其弊，罢之。

五代任官，凡曹掾、簿、尉有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秽迹万状，故天下优诨之言，多以长官为笑。而祖宗深嫉贪吏，太祖尝谓左右曰："晋汉之世，侯、伯恣横，非法掊敛，百姓田蚕所获，未输公税，已入权豪之手，以至县令将至有年，诛求百端，下无所诉。国朝以来，未革其弊。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资，固当尽复其租税尔。"建隆初，始以朝官为知县，其后参用京官，或试衔幕职、三班为之（案《九朝编年》：乾德元年六月，命朝官知县。大理正奚屿知馆陶，监察御史王祐知魏县，杨应梦知永济，屯田员外于继徽知临清。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此书作建隆初，与《九朝编年》互异）。自是惩五代弊政，尤重亲民之官，民政稍稍修举。凡县事，主簿为之佐，尉掌盗贼杀伤之事。而自五代以来，藩侯补署亲随为诸藩镇副镇都虞候，同掌惊逻盗窃之事，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多缺簿、尉。建隆三年，复置县尉主簿，掌乡村盗贼，其镇将所主，郭内而已。自是稍统于县。太平兴国二年，始禁藩侯不得差亲随，其镇将皆以本州将校为之，县尉专治贼盗，而民始无扰矣。开宝五年，县令犹兼岳庙令，尉兼庙丞。太平兴国中，以令录州官老耄不治者为庙令，判司簿尉老耄者为庙主簿。

文武换官格。中大夫，防御使。中大夫，团练使。中散大夫，刺史（原注：候通除七年，除团练使）。朝议大夫，刺史。奉直大夫，武功大夫、遥郡刺史（原注：旧皇城使）。朝请大夫，武德大夫、遥郡刺史。朝散大夫，武德大夫、遥郡刺史（原注：旧内藏库使）。朝奉大夫，武节大夫、遥郡刺史（原注：旧庄宅使）。朝请郎，武略大夫（原注：旧洛苑使）。朝散郎，武义大夫（原注：旧西京作坊使）。朝奉郎，武义大夫（原注：旧礼宾使）。承议郎，武翼大夫（原注：旧供备库副使）。奉议郎，武节郎（原注：旧庄宅副使）。通直郎，武义郎（原注：旧礼宾副使）。宣教郎，敦武郎（原注：无出身未及三年，换修武郎）。宣义郎，从义郎。承事郎，秉义郎。承奉郎，忠训郎。承务郎，忠翊郎。（案：此文武换官格，不著何年所定。据《文献通考》谓神宗以大中大夫为宰相官，故初除执政，只授中大夫，旧为秘书监、殿中监之官。中奉大夫，大观新置。中散大夫、朝议大夫系卿监。奉直大夫亦大观新置。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系正郎。朝请郎、朝散郎、朝奉郎系员外郎。承议郎、奉议郎、通直郎系朝官。宣教郎、宣义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系京官。皆元丰以后之文阶也。武阶旧有正使、副使。政和易以新名，自皇城使至供备库使为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备库副使为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武义郎、武翼郎，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敦武郎、修武郎、从义郎、秉义郎、忠训郎、忠翊郎、成忠郎、保义郎、承节郎、承信郎，十者并称使臣。《宋史·职官志》载文臣换右职之制，秘书监换防御使，太卿监换团练使，秘书少监、太常光禄少卿换刺史，少卿监换皇城使、遥郡刺史，自带职郎中至员外郎换诸司正使并带遥郡刺史，自带职博士、左右正言、监察御史至太子左右赞善大夫、中舍、洗马换诸司副使，自秘书郎、著作佐郎至判司簿尉换内殿承旨至三班奉职。以所载与《通考》互证，文武之阶悉合。此书于文阶不载中奉大夫，武阶不载武显大夫、武经大夫、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略郎、武经郎、武翼郎、修武郎，又武略大夫、武义大夫、武翼大夫不著带遥郡刺史，当并由传写遗缺。）

勋臣

太祖义社兄弟：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天平军节

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昭义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勋，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秦王王审琦，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刘庆义，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彰德军节度使韩重斌，解州刺史王政忠。（案：太祖勋臣不止九人。此九人中，如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东都事略》及《宋史》俱无传，石守信诸人传内亦无义社兄弟之名，惟三槐王氏《杂录》有云："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可为此义社兄弟之证。）

配　享

太祖室：赵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载、潘美。真宗室：李沆、王旦、李继隆。仁宗室：王曾、吕夷简、曹玮。（案：《文献通考》载配享功臣，自太祖至仁宗十一臣与此同，复载英宗二臣：韩琦、曾公亮。神宗一臣：富弼。哲宗一臣：司马光。徽宗一臣：韩忠彦。高宗四臣：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孝宗二臣：陈康伯、史浩。光宗一臣：葛邲。此书不载富弼、司马光，似因南渡后始定议配享，故未之及。若韩琦、曾公亮之配享英宗，则早定自神宗时，不当失载，必由传写遗缺。）

卷　十

宰执拜罢

楚昭辅，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自右骁卫大将军、判三司副使除检校太保、左骁卫大将军，充枢密使（案李焘《长编》：楚昭辅为枢密使，在是年十月庚申，与《宋史》同，此书作十一月，与各书互异）。

柴禹锡，太平兴国七年四月，自如京使除宣徽北院使、副使（案《宋史·宰辅表》：柴禹锡兼枢密副使，此书去"枢密"二字，专称副使，盖宋以枢密院为执政，此书类纪枢密拜罢诸人姓名年月，故不复载。如下文称知枢密院为知院，同知枢密院为同知，签书枢密院事为签书，同签枢密院为同签书，皆从此例也）。雍熙二年，罢为左骁卫将军。

真宗尝幸澶渊（案：真宗原本误作太宗。澶渊下原本脱"宋湜为枢密副使扈从"九字。考《宋史》，湜以真宗咸平元年拜枢密副使。二年，从幸澶渊。三年正月，以疾卒于道。今从《宋史》改正），宋湜为枢密副使，扈从遇疾，真宗许其先归，赐以衾褥，且曰："此朕所常御者，虽故敝，亦足以御道途之寒也。"又遣中使护送之。次澶州，卒。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赠刑部尚书，谥忠定。湜秀颖有器识，又善引重后进云。

咸平二年己亥六月戊午，枢密使兼侍中曹彬卒。彬自至道三年八月复为枢密使，是年六月卒，居枢府三年。彬性仁恕清谨，逊言恭色，在朝廷未尝抗辞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博览强记，善谈论，被服雅同儒者。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彬归休，闭阁门，无杂宾，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

七月己丑，王显枢密使（原注：自横海军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依前检校太尉充）。显自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拜枢密使，淳化二年罢，是年复召拜枢密使。

咸平三年庚子二月癸亥，王显罢枢密使（原注：自检校太尉罢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显再入枢府，逾半年，从真宗伐契丹，车驾还京，乃以使相罢之。四年五月，显以定州驻泊都部署兼河北诸州水陆计度都转运使。

同日（案《宋史·宰辅表》：周莹、王继英、王旦同日拜除，皆在咸平三年二月。此云同日，盖承上王显二月罢枢密之文。上四年五月句，纪显次年事也。《长编》咸平四年载王旦同知院事，与此互异），周莹、王继英并知枢密院事（原注：莹自宣徽北院使迁宣徽南院使，除。继英自枢密都承旨客省使迁宣徽北院使，除），王旦同知枢密院事（原注：自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除）。莹，瀛州人。继英，开封祥符人。旦，字子明，大名人。莹少给事于晋邸，太宗即位，擢签书枢密院事、宣徽院诸房公事，诸房自后不复置云。继英事真宗于藩邸，至是并知枢密院事。旦少好学，父祐器之，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必有为三公者。"真宗即位，旦为翰林学士，尝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与朕致治天下，必此人也。"是年，遂有此除。钱若水名能知人，尝见旦，曰："真宰相器也。"若水为枢密副使，罢，召对苑中，问谁可大用者；若水言："旦可大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

韩崇训、马知节并签书枢密院事。崇训自枢密都承旨、四方馆使迁检校太傅，除。知节自枢密都承旨、东上阁门使迁检校太保，除。崇训长厚谦畏，未尝忤物；知节折节读书，至是并拜签书枢密院事。当是时，契丹已盟，中国无为，大臣方言符瑞，知节每不然之，言天下安，不可存去兵忘战之意。景德四年丁未（原注：五年改大中祥符）八月庚子，韩崇训罢签书枢密院事，为齐州防御使。崇训自景德三年二月召除签书枢密院事，是年八月罢，在枢府逾年。崇训以目疾，累表求罢，从之。

王钦若，大中祥符五年九月，自吏部尚书、知枢密院、监修国史除检校太傅、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充使。十一月，除检校太尉。七年六月罢，权判都省。

陈尧叟，大中祥符五年九月，自户部尚书、检校太傅、知枢密院、修国史除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充使。七年六月，罢。

寇准，大中祥符七年六月（案："大中"下原本脱"祥符"二字，今增入），自兵部尚书除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使。八年四月，罢为武胜军节

度使、同平章事。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四月壬戌，王钦若、陈尧叟并枢相（原注：钦若自判尚书都省知通银台司兼中书门下封驳事，依前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尧叟依前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兼群牧制置使）。钦若与尧叟自祥符五年九月并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后与尧叟同罢，至是复与尧叟并命。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寇准罢枢密使（原注：自行兵部尚书、依前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武胜军节度等使）。准自大中祥符七年六月除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枢密使，至是年四月罢，再任枢密逾年。先是，准恶三司使林特奸邪，数与争忿。上谓王旦等曰："准年高，屡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旦等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准之未为枢密也，旦尝得疾，未愈，上命肩舆入禁中，见于偏殿，问曰："卿今疾亟，万一有不讳，使朕以天下付之谁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不对，上曰："张咏何如？"又问："马亮何如？"不对。上曰："试以意言之。"旦强起举笏曰："以臣之愚见，莫若寇准。"上怃然有间曰："准性刚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遂辞退。及准为枢密使，中书行事，关送枢密院，碍诏格，准即以闻。上谓旦曰："中书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则？"旦再拜谢曰："此实臣等过也。"中书吏既坐罚，枢密院吏皇皇告准曰："中书、枢密院日有相干，旧例，止令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待罪。"既而枢密院有事送中书，碍诏格，吏得之，欣然以呈。旦却送与枢密院白准，准大惭。翌日，谓旦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旦不答。旦每对上，必称准之才，而准数短之。一日，上谓旦曰："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旦曰："理固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上由是愈贤之。及准自知当罢，使人私于旦，求为使相，旦大惊曰："使相安可求也，且吾不受私请。"准憾之。既而上问旦："准罢当何官可为？"旦曰："准年未三十，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使相，令处方面，其丰采亦足为朝廷光也。"及制出，准入见，流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出，语人曰："王同年器识，非准所可测也。"

七月（案：七月，即大中祥符八年七月，以上文见，故不复载某年。考《宋史》，王嗣宗以是月罢副使，与此书合）戊午，王嗣宗罢枢密副使（原注：为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嗣宗自大中祥符七年七月除枢密副使，至是年七月罢，在枢府逾年。嗣宗表求外郡，故有是命。后上章求退，而犹欲领郡。寇准为相，恶之，即以为左屯卫上将军，致仕，卒年七十八岁，赠侍中，谥景庄。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丙辰，张旻枢密副使（原注：自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威塞军节度使、检校太保迁宣徽北院使，除）。旻，开封人，事真宗于潜邸，及即位，以殿前都虞候从祀东封。是时盛兴宫室，人皆争奉符瑞，丁谓、王钦若主其事，无敢议者，旻毅然谓土木之役不足以承天意。是年正月，遂有此除。

八月甲申，陈尧叟罢枢相（原注：自枢密使、行户部尚书、检校太尉、同平章事罢为尚书右仆射）。尧叟自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复为同平章事、充枢密使，至是年罢，再执政逾年。久疾求领外任，上遣閤门使杨崇勋至第抚慰，且询其意，尧叟辞意恳确，乃从之。命其子赍告牒，就第赐之，寻命判河阳，月给实俸，岁赐公使钱百万。尧叟力疾求入辞，肩舆至便殿。诏勿拜，赐坐，又作诗饯其行。卒，赠侍中，谥文忠。尧叟伟姿貌强力，奏对明辩，多任智数，久典机密，军马之籍悉能记之。父省华，终左谏议大夫。母冯氏，性严毅。弟尧佐，景祐四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尧咨，举进士第一，后以儒臣易武守，仕至武信军节度使。

同日，任中正枢密副使（原注：自枢密直学士、给事中、权知开封府迁工部侍郎，除）。中正字庆之，曹州济阴人。

同日，马知节知枢密院事（原注：自颍州防御使知天雄军，召除检校太尉兼宣徽南院使，除。案《宋史·宰辅表》，马知节、曹利用等四人同日除知枢密院事，在天禧元年九月。此书以年月载明本条，下文直以同日二字起，不载年月，殊为缺略）。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并同知枢密院事（原注：利用自检校太傅、枢密副使加检校太尉、宣徽北院使，除，兼群牧制置使。中正自枢密副使兼刑部侍郎，除。起自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迁给事中，除）。起字万卿，淄州人。

四月（案《宋史·宰辅表》，马知节罢在天禧二年闰四月。此书失载某年，直书四月，不言闰，殊为缺略）癸卯，马知节罢知枢密院事（原注：自检校太尉、宣徽南院使罢为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知节自天禧元年九月除知枢密院，是年四月罢，再入枢府凡七月。恩顾极厚，素病足，特许内朝别为一班，省其舞蹈。未几疾甚，赐告，上亲临其第，谓之曰："久不相见，思卿而来。"病既久，乃罢为节度，留京师，卒，赠侍中，谥正惠。知节慷慨，以武力智谋自喜，又能好书，宾友儒者，所与善必一时豪杰。遇事謇謇，未尝有所顾惮，天下至今称其直云。

六月（案李焘《长编》：曹利用知枢密院，与丁谓并枢密使，皆在天禧三年。此六月上缺纪年）乙未，曹利用知枢密院事（原注：自检校太尉、宣徽北院使同知枢密院事，兼群牧制置使，除）。十二月辛卯，曹利用、丁谓并枢密使（原注：利用自检校太尉、宣徽北院使知枢密院事，兼群牧制置使，除。谓

自吏部尚书、参知政事除检校太尉，充）。时辅臣以郊恩俱进官。故事，尝为宰相而除枢密使，始得迁仆射，乃以谓为检校太尉，兼本官，充使。枢密使旧兼御史大夫，自利用始去之。再入政府一年，至四月，拜相（原注：枢密使不兼御史大夫，自曹利用始）。

同日，任中正、周起并枢密院副使（原注：中正自刑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迁兵部侍郎，除。起自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迁礼部侍郎，除）。

天禧四年庚申正月乙丑，曹玮签书枢密院事。（原注：自华州观察使、鄜延路副都总管、环、庆、秦、凤等州沿边巡检安抚使、宣徽北院使、镇国节度观察留后充）。玮字宝臣，枢密使彬之子。李继迁扰边，诸将数出无功，太宗问谁可任者，是时彬在枢府，对以玮可任，召知渭州，时年十九。又知秦州，秦州人立碑纪功。有诏褒之，至是遂有此命。

钱惟演枢密副使（原注：自翰林学士、刑部侍郎、知制诰除。案李焘《长编》：天禧四年八月，除钱惟演枢副。下九月，周起、曹玮罢，即是年九月也，与《宋史·宰辅表》合，此书于钱惟演上缺载年月）。

九月，丙辰，周起罢枢密副使（原注：自礼部侍郎罢为户部侍郎，知青州），曹玮罢签书枢密院事（原注：自宣徽北院使、镇国军节度使、观察留后除罢为宣徽南院使、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起自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枢密院事，三年十二月，迁枢密副使，是年九月罢，在枢府三年。丁谓用事，逐寇准，而以周起为党，罢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谓得罪，复礼部侍郎、留守南京，卒，赠礼部尚书，谥安惠。玮自天禧四年正月除签书枢密院事，是年九月罢，在枢府一年。寇准谪道州，丁谓恶玮不附己，指为准党，出之。未几，复降为左卫大将军、容州观察使，知莱州。玮自知宿将为谓所忌，恐益为谓中，即日上道，从弱卒十余人，不以弓鞬矢箙自随。谓败，乃复节度使，卒，赠侍中，谥武穆。治平中，配享仁宗庙庭。玮好读书，通《左氏春秋》。为将几四十年，未尝败衄，威震西鄙，唃勒斯赉（案："唃勒斯赉"原本误作"唃厮啰"，今改正）每闻其名，以手加额而东向之。镇天雄，契丹使过，必戒其下，无敢疾驱者。在渭州，始置弓箭手，其所措置后皆为法云。子琮之孙诗，尚鲁、邠国大长公主（案《宋史》：鲁国大长公主，仁宗女，治平四年，封祁国。熙宁九年，改鲁国。此书作鲁、邠国，考公主未尝封邠国，或即"祁"字之误）。琮累官至马军副都指挥使。

张士逊，天禧五年正月，自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除本官副使。

任中正，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除枢密副使。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枢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除枢密副使。四年八月，除参知政事，是年（案《宋史》：任中正，乾兴元年六月，以救丁谓，谪知郓州，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至是凡六年。仁宗于是年二月戊午即位。此书但云是年而不著乾兴元年，殊为缺略）六月罢。为执政凡六年，事真宗五年，事仁宗才数月。中正之贬，坐营救丁谓故也。后复礼部尚书，卒。赠左仆射，谥康懿。弟中师，仁宗时为枢密副使。

张知白，乾兴元年十一月，自翰林学士、尚书右丞除本官副使（案《宋史》：张知白乾兴元年自尚书右丞除枢密副使。此书云本官者，即指枢密而言也）。天圣三年十二月，拜相。

李棁，靖康元年正月，自正奉大夫、户部尚书除本官同知。三月，迁尚书右丞。

唐恪，靖康元年正月，自正议大夫、吏部尚书除本官同知。三月，迁中书侍郎。

种师道，靖康元年正月，自靖难军节度使、检校少保、河东北路制置使除同知，兼京畿河东路宣抚。二月，罢，守本官、中太一宫使。

李纲，靖康元年正月，自尚书右丞兼同知，兼亲征行营使。二月，罢。三月，复故，兼都提举城壁守御使。四月，迁知院。

许翰，靖康元年三月，自朝散郎、御史中丞除大中大夫、同知。八月，罢。

孟忠厚，绍兴十二年某月，自少保、镇潼军节度使判绍兴府，除充使。某月，罢为福建路安抚使（案《宋史·宰辅表》：孟忠厚，以绍兴十二年九月自护国军节度除枢密使，是年十一月罢为少傅，知建康府，与此互异）。

石熙载，太平兴国四年正月，自枢密直学士、兵部员外郎、本官签书院事。四月，迁副使（案：自石熙载以下至汤思退止，类纪签书、同签书、发遣领院事诸职。考宋以签书枢密院为执政，其同签书、发遣领院事，特以类附载）。

王沔，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自枢密直学士除右谏议大夫，签书院事。雍熙元年十二月，除左谏议大夫。三年八月，迁副使。

张齐贤，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枢密直学士除右谏议大夫，签书院事。雍熙元年十二月，除左谏议大夫。三年七月，罢为给事中。

王守正，端拱元年九月，自内客省使除宣徽北院，签书院事。

张逊，端拱二年七月，自盐铁使除宣徽北院使，签书院事。淳化二年九月，迁知院（案《长编》：九月甲辰，以枢密副使张逊知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同知院事。知院之名，始此）。

向敏中，咸平三年正月，以参知政事权发遣。

冯拯，景德元年八月，自给事中、同知院改工部侍郎，签书。二年四月，迁参知政事。

陈尧叟，景德元年八月，自给事中、同知院改工部侍郎。二年十一月，除刑部侍郎。三年二月，迁知院。

韩崇训，景德三年二月，自枢密都承旨除检校太傅，签书。四年八月，罢为齐州防御使。

马知节，景德三年二月，自枢密都承旨除检校太保，签书。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除检校太傅。四年四月，除宣徽北院使。五年九月，迁副使（案《长编》：景德三年二月，王钦若为尚书左丞、签枢密院事，陈尧叟知院事，韩崇训、马知节并签书院事，四人同日视事，此书前已载。钦若大中祥符五年与陈尧叟并知院事，八年复与尧叟并枢相。而此处自石熙载签书院事以下，并记签书院事及同签书、发遣领院事诸人姓名及除罢年月，独不载王钦若签院事，似有缺佚）。

向敏中，大中祥符七年，以宰相权发遣。

曹玮，天禧四年正月，自华州观察使、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除宣徽北院使，签书。九月，罢为宣徽南院使、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

王德用，明道二年四月，自侍卫步军副指挥使、福州观察使除检校太保，同签书。十一月，迁副使。

郭逵，治平三年四月，自容州观察使、检校太保除同签书。九月，安抚陕西。四年正月，加靖难军节度使。四月，还自陕西。九月，罢为宣徽南院使，判郓州。

曾孝宽，熙宁八年十二月，自龙图阁学士、起居舍人、枢密都承旨除枢密直学士，同签书。元丰元年，丁父忧。

赵瞻，元祐三年四月，自中散大夫、户部侍郎除枢密院直学士、本官签书。四年六月，迁同知院。

王岩叟，元祐六年二月，自龙图阁待制、权开封府除枢密学士，签书。七年五月，罢为端明殿学士，知郑州。

刘奉世，元祐七年五月，自朝请郎、宝文阁待制除枢密直学士，本官签书。绍圣元年五月，罢为端明殿学士，知成德军。

童贯，政和六年二月，自少保、护国军节度使、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签书。五月，除检校少傅、威武节度使，权领院事。十二月，除检校少师、宁江军节度使，领院事。重和元年八月，除太保、河中节度使。宣和元年八月，除太保、山南东道节度使。二年十二月，加剑南西川节度使。三年八月，除太师，封楚国公。四年七月，以太师改豫国公，致仕。

郑居中，宣和二年十二月，自少傅、威武军节度使、中太一宫使权领院事。三年五月，落权字。六年六月，除太保、威胜军节度使、燕国公，致仕。

童贯，宣和四年五月，落致仕，前太师进封徐国公，领院事、陕西河北路宣抚使。七年，封广阳郡王。靖康元年二月，责授左卫上将军，致仕。

蔡攸，宣和六年六月，自少师、安远军节度使、宝箓宫使、侍读、河东北路宣抚使除前少师，领院事。七年，除太保、燕国公。靖康元年，责大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

耿南仲，宣和七年二月，自徽猷阁学士、朝散郎、太子詹事除资政殿学士、签书。靖康元年，迁尚书左丞。

路允迪，靖康元年正月，自朝散郎、兵部尚书除资政殿学士、签书。二月，使河东。建炎元年，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

宇文虚中，靖康元年二月，自资政殿学士、中大夫除本官签书，其月改资政殿学士。四月罢落职。

李回，靖康元年八月，自朝议大夫、御史中丞除延康殿学士、签书。十一月，罢，提举万寿观。

曹辅，靖康元年十一月，自承议郎、御史中丞除延康殿学士、签书。建炎元年五月，卒。

张叔夜，靖康元年闰十一月，自延康殿学士、南道都总管除签书。建炎元年四月，扈从北狩。

路允迪，建炎三年二月，自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除本官签书。四月，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兼侍读。

吕颐浩，建炎三年，自大中大夫、吏部尚书除资政殿学士、同签书、江淮两浙制置使。四月，拜相。

王渊，建炎三年，自向德军节度使、御营都统制除本镇签书。四月，遇害。

李邴，建炎三年三月，自翰林学士承旨（案《宋史》：建炎三年，李邴自翰林学士知制诰，除签书。此书作承旨，与《宋史》互异）、朝奉郎除端明殿学士、本官同签书。四月，迁尚书右丞。

郑瑴，建炎三年二月，自朝散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四月，落同字。七月，卒。

滕康，建炎三年五月，自翰林学士承旨、朝散郎除端明殿学士、签书。七月，除资政殿学士，同权三省、枢密院，从隆祐太后幸洪州。

周望，建炎三年七月，自朝奉大夫、兵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九月，宣抚荆、湖、江、浙。十二月，迁同知。

张守，建炎三年七月，自翰林学士承旨、朝奉郎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四年四月，迁参知政事（案《宋史》：张守自翰林学士、知制诰、同签书在九月，参知政事在四年五月，此书作承旨除同签书在七月，参政在四月，与《宋史》互异）。

赵鼎，建炎四年五月，自翰林学士承旨、朝奉大夫除端明殿学士、签书。十一月，罢，提举洞霄宫（案《宋史》：赵鼎自翰林学士承旨除端明殿学士、签书。十一月，罢，提举洞霄宫。原本"学士"下脱"签书十一月罢"六字，今据《宋史》增入）。

富直柔，建炎四年十一月，自奉议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朝奉郎、签书。绍兴元年，迁同知。

权邦彦，绍兴二年五月，朝议大夫、兵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签书。八月，兼权参知政事。三年二月，卒。

徐俯，绍兴三年二月，自翰林学士承旨、中大夫除端明殿学士、签书。四年五月，罢（案《宋史》：徐俯以绍兴四年四月罢签事。此作五月，与《宋史》互异），提举洞霄宫。

韩肖胄，绍兴三年七月，自中大夫、吏部侍郎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充大金军前通问使。四年五月，罢，知温州（案《宋史》：韩肖胄同签书在绍兴三年五月，此作七月；罢在四年正月，此作五月，与《宋史》互异）。

胡松年，绍兴四年七月，自朝奉大夫、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签书。迁罢年月缺（案《宋史》：胡松年罢签书在绍兴五年闰二月）。

折彦质，绍兴六年二月，自朝议大夫、兵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签书，兼权参知政事。十二月，罢，提举洞霄宫。

韩肖胄，绍兴八年十二月，自端明殿学士、知常州除本职签书，使大金。十年，使还，罢知绍兴府。

王伦，绍兴八年十二月，自龙图阁学士除端明殿学士、同签书，其月罢，以本官职留守东京。

楼照，绍兴九年三月，自翰林学士承旨、朝奉郎、知制诰除端明殿学士、签书。十年六月，丁母忧。

何铸，绍兴十年六月，自御史中丞、朝奉郎除端明殿学士、签书，寻出使（案《宋史》：何铸以绍兴十一年十一月除签书，遂出使金。此作十年六月，与《宋史》互异）。十二年五月，使还。七月，兼权参知政事。八月，罢，提举江州太平观。

程克俊，绍兴十二年，自翰林学士承旨、朝奉郎除端明殿学士、签书，兼权参知政事。十三年二月，罢兼权。七月，罢，提举江州太平观。

楼照，绍兴十四年二月，自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移知建康府，过阙，以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四月，罢，提举江州太平观。

李文会，绍兴十四年五月，自奉议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十一月，罢（案《宋史》：李文会罢签书在十二月。此作十一月，与《宋史》互异），落职奉议郎，提举江州太平观。

杨愿，绍兴十四年十一月，自通直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朝奉郎、签书兼权参知政事。十五年，罢（案《宋史》，杨愿除签书在十二月。此作十一月，与《宋史》互异。罢在十五年十月，此失载某月），提举江州太平观。

李若谷，绍兴十五年九月，自敷文阁直学士、朝议大夫、枢密都承旨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案《宋史》，李若谷除签书在绍兴十五年十月。此作九月，与《宋史》互异）。十七年正月，迁参知政事。

何若，绍兴十七年正月，自奉议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朝奉郎、签书。三月，罢，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

詹大方，绍兴十八年八月，自朝奉郎、工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十一月，卒（案《宋史》：詹大方以绍兴十八年九月卒，以余尧弼代之，即在是年十月。此俱作十一月，与《宋史》互异）。

余尧弼，绍兴十八年十一月，自朝散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二十年三月，迁参知政事。

巫伋，绍兴二十年三月，自朝奉郎、给事中除端明殿学士、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二十一年四月，使大金为祈请使。是岁还，仍兼权参知政事。二十二年二月，罢，落职（案：巫伋除签书在绍兴二十年二月，此作三月；罢在二十二年四月，此作二月，与《宋史》互异），提举太平兴国宫。

章复，绍兴二十二年四月，自朝散郎、谏议大夫除端明殿学士、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十月，罢，落职，提举太平兴国宫。

宋朴，绍兴二十二年十月，自奉议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朝奉郎、签书兼权参知政事。二十三年十月，罢，落职，提举太平兴国宫。

史才，绍兴二十三年十月，自朝奉郎、谏议大夫除端明殿学士、本官签书兼权参知政事。二十四年六月，罢，落职，提举太平兴国宫。

魏师逊，绍兴二十四年，自奉议郎、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学士、朝奉郎、签书、参知政事。十一月，罢，提举太平兴国宫。

郑仲熊，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自承议郎、谏议大夫除端明殿学士、朝奉郎、签书。二十五年四月，兼权参知政事。五月，罢，落职，提举太平兴国宫。

汤思退，绍兴二十五年五月，自承议郎、礼部侍郎、直学士院除端明殿学士、朝奉郎、签书兼权参知政事。八月，罢。

蔡懋，宣和六年九月，自朝议大夫、开封尹除中大夫、同知。靖康元年，迁尚书左丞（案：自蔡懋以下至张悫，皆纪宣和以后尚书左右丞诸人姓名及除罢年月，而自宣和六年以前，皆缺）。

叶梦得，字少蕴，苏州吴县人，官至尚书左丞。在镇，以其子模将数千人守马家渡，金人果使叛将郦琼将轻兵来袭，见有备，乃去。时以屯兵众，岁费米八十万斛、钱八百万缗，榷货务所入不足以赡，且命梦得兼总四路漕运。时江淮多难，甚赖之，以劳进观文殿学士。

蔡仲熊，济阳人，好学博闻，执经议论，往往与时宰不合，亦不改操求同，历年方至尚书右丞。当时憾其不遇。

王璠，以尚书右丞为京兆尹。自李谅后，政条隳弛，奸豪浸不戢。璠颇修举政治，有名，进左丞。

王安中，字履道，号初寮道人。宣和中，为翰林学士，迁尚书右丞。安中文学称于时。靖康中，坐累谪象州，馆于谢氏之扶疏堂。又建炎间，贬道州司户，避寇寓临贺，有《和李师中布水寺》诗及《稽古阁墨迹》。

李纲，为尚书右丞，上欲亲征，命纲为东京留守，以李棁副之。时宇文粹中扈从东幸，纲建议守城，罢亲征。辛未，上登宣德门，亲劳问将士，命李

纲、吴敏撰数十语，示金人犯顺，欲危宗社，决策固守，各令勉励之意。俾閤下官宣读一句，将士声喏，须臾，六军皆感泣，于是固守之议始决，乃以纲为亲军行营使。二月，罢。后三日，士庶伏阙言纲不当罢，复除尚书右丞，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

张悫，建炎元年六月，自中大夫、户部尚书除本官同知。至十一月，迁尚书右丞。

忻州地震，灾异数见。时陈尧佐与王随同在相位，谏官论政事错缪由宰相不得人，尧佐亦先自援汉故事，数上章请行策免。下制曰："适因灾异，继有奏陈，虑烦宰制之勤，宜锡都俞之命。从优礼"云。

曾布与韩忠彦同辅政，忠彦既罢相，而布亦力请去位，乃有是命。未几，臣僚论列："布与宦官阎守勤等相交结，使门人李士京通道京语。暨陛下发挥睿断，斥逐守勤。是时，布在公堂，忽觉惊骇失色曰：'昨日见李士京来，不言及，今日何遽如此？'又闻金山登云门外卜鼻唐地尝有谶记，遂讽金山寺僧献其地，又以常住地不可买，遂面欺，乞令润州估价买之。王防献赂于其子纡，纳妾以事之，布亦荐用。朱彦任府界提点日，朝廷便钱往京西，纡与布之婿吴则礼揽客人便钱，所得息钱甚多，彦以此速进。陛下深察其奸，终以必去而不疑，可谓有人主之英断矣。及其既去，则眷以美词，宠以要职，罪状未著，天下惘然。"于是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太平州居住。又责授贺州别驾，衡州安置。二年，又责授廉州司户参军。（案：前条不著年月，此条首云"乃有是命"，末云"二年，又责授"，则原本必有元年罢相之文，而传写脱去。且陈尧佐、王随罢相在景祐五年三月，韩忠彦、曾布罢相在崇宁元年五月，乃错置建炎后，皆由传写淆乱。）

兴化军仙游人陈瓘，因朝会见蔡京视日久而不瞬，尝以语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贵，然矜其禀赋，敢敌太阳，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无君自肆矣。"寻居谏省，遂攻其恶。京闻瓘言，因所亲以自解，且致情悃，而以甘言啖瓘，瓘使答之曰："杜诗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必擒王，'不得自已也。"于是攻之愈力，草四章，将上，会闻隔对不得见，乃悉缴而奏之。（案《宋史》：瓘以论皇太后预政，因罢监扬州粮料院。瓘出都门，缴四章上之。与此互异）其奏曰："绍圣之初，哲宗之意本无适莫。章惇虽挟功自恣，然其初犹有兼取元祐之意。京自成都而来，与其弟卞共毁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售其说自役法始，从大改役法以后，事事无不大改。兄弟同朝，埙篪相和，无有一事不如其意。当此之时，不以所闻神考圣训告于哲宗，至于今日，然后引所自书《实录》以为证验，唱为不经之论，而欲迁神考于西宫，其为矫诬可谓明矣。京以矫诬之笔妄增《实录》之事，以矫诬之舌伪造神考之训，朝廷用矫诬之言而轻改宗庙，信矫诬之说而力沮言者，臣恐自此矫诬之人无复忌惮矣。今朝廷大政又皆委曲迁就而为一京之地，公议汹汹，人不敢言。京当绍圣之初，与其弟卞俱在朝廷，导赞章惇，共作威福。卞则阴为谋画，惇则果断力行，且谋且行者，京也。哲宗笃于继述，一于委任，事无大小，信惇不疑。卞于此时，假继述之说，以主私史；惇于此时，因委任之笃，自明己功；京则盛推安石之圣过于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毁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为有助；卞之乖悖，京实赞之。当此之时，言官常安民屡攻其罪，京与惇、卞共怒安民，协力排陷，斥为奸党。而孙谔、董敦逸、陈次升亦因论京，相继黜逐。哲宗晚得邹浩，不由进拟，置之言路。浩能忘身徇国，京又因其得罪，从而挤毁。是以七年之间五害言者，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当时之所行，皆为今日之所改。卞之尊绍王氏，知有安石，岂知有神考？知有金陵，岂知有京师？绝灭史学，一似王衍，重南轻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默忧非一日也。陛下融会南北，去卞不疑，然而京尚未去，人实忧之。兄弟一心，皆为国害，一去一留，失政刑矣。熙宁之末，王安石、吕惠卿纷争以后，天下之士分为两党，神宗患之，于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后，不复用此两人，而两门之士则皆兼取而并用之也。当时天下之士，初有王党、吕党，而朋党之祸终不及于朝廷者，用此术耳。自京、卞用事以来，牢笼荐引天下之士，处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数百千人，其间才智艺能之士、可用之人诚不为少。若京去朝廷，则私门之士数百千人者，皆为朝廷之用矣；京在朝廷，则皆蔡氏之党也。然则消党之术，惟在去京而已。国家内外无事一百四十年矣，至于保养阴邪，必成心腹之患。"瓘又论《哲宗实录》不当止以蔡京兼修。疏奏，上甚感其言，密赐瓘黄金百两（案《宋史》：瓘以上书明宣仁诬谤事，赐黄金百两。后亦令勿遽去，畀十僧牒为行装，改无为军。与此所载详略互异）。上谓辅臣曰："瓘言事极不可得，暂贬亦不久。前日遣人以金百两赐之，瓘受赐，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元符三年十月，京遂以翰林学士承旨出知永兴军，至是，除尚书左丞。京执政凡二月而相。

王黼上章乞骸骨曰："陛下用臣不为不尽，任臣不为不专。缘臣薄祜，取戾阴阳，内积忧虞，外伤疲弊。扪心自悼，吊影兴嗟，获戾天人，莫之可逭。傥许尽还印绶，退即里居，脱身于风波汹涌之中，收功于桑榆衰蹇之域，人非鬼责，少缓颠跻，永言此恩，是为终惠。"诏依所乞守本官致仕，应得恩礼朝谒人从等并依蔡京例，仍给节度使俸。从优礼也。黼当国之久，专权稔恶，中外畏之，无敢言者。及是太上皇觉悟，罢其政事，天下称快。

卷十一

仪注一

太祖乾德元年，将有事于南郊，为坛于城南南薰

门外，径五丈，高九尺，四成（案："四成"，原本误作"四出"。考《宋史·礼志》，坛旧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此书言径五丈，指一成而言，径为五丈，则四围为二十丈，然不及《宋史》之详。又高九尺，与《宋史》言八尺一寸者不合，附注备考）。帝致斋于便殿，屏荤茹。前一日，上服衮冕，备大驾卤簿，宿斋于青城。上御青城门观奏严。夜设警场，用鼓吹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严用金钲、大角、大鼓，乐用大小横吹、觱篥、箫、笛，角手歌《六州》、《十二时》，每更三奏之。

《导引》二首：和调玉烛，睿化著鸿明，缇管一阳生。郊礼盛礼燔柴毕，旋轸凤皇城。森罗仪卫振华缨，载路溢欢声。皇图大业超前古，垂象泰阶平。岁时丰衍，九土乐升平，当寰海澄清。道高尧、舜垂衣治，日月并文明。《嘉禾》、《甘露》登歌荐，云物焕祥经。兢兢夕惕持谦德，未许禅云、亭。

《六州》：严夜警，铜史漏迟迟。清禁肃，森陛戟，羽卫俨皇闱。角声厉，钲鼓收宜。金管成雅奏，逐次逶迤。荐苍璧，郊祀神祇，属景运纯熙。京坻丰衍，群材乐育，诸侯述职，盛德服蛮夷。（原注：和声。）殊祥萃，九苞丹凤来仪。为膏露降，和气洽，三秀焕灵芝。鸿猷播，史册相辉。张四维，卜世永固丕基。敷玄化，荡荡无为，合尧、舜文思。混并寰宇，休牛归马，咸偃革，蹈咏庆昌期。

《十二时》：承宝运，驯致隆平，鸿庆被寰瀛。时清俗阜，治定功成，遐迩咏《由庚》。俨郊祀，文物声明。会天正，星拱奉严跸，布羽仪簪缨。宸心虔洁，明德播惟馨。动苍冥，神降享精诚。（原注：和声。）燔柴半，万乘移天仗，肃銮辂旋衡。千官云拥，群后输诚，玉帛旅明庭。《韶》、《濩》荐，金奏谐声，集休享。皇泽浃黎庶，普率洽恩荣。仰钦元后，睿圣贯三灵。万邦宁，景贶愈骈臻。

卤簿使张昭又上言："准旧仪，銮驾将出宫，入朝，赴南郊宿斋之辰，皆有夜警晨严之制。奏严之设，本缘警备，事理与作乐全殊。况斋宿之夜，千乘万骑宿于仪仗之中，苟无鼓漏之徼巡，何警众多之耳目？其宫门、庙门南郊夜警晨严之制，望依旧制施行。"诏从之。

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六日，太常礼院言："南郊坛众星位版并刻漏时辰，司天台应奉豫申严办。"从之。太宗淳化四年五月三日，吏部侍郎陈恕言："郊坛祭祀，其神位席褥望自今并委逐司长官封送祀所，礼毕，监祭使封还。"从之。

太祖乾德元年，将有事于南郊。司天监新定从祀星辰图上之，中书门下详定祀昊天上帝仪，设皇地祇之位，从祀五方五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总六百八十七位（案：原本"五帝"下，脱"日月"二字；"五星"下脱"中官外官"四字，今据《宋史·礼志》增入）。有司议请以僖祖升配昊天上帝，太常少卿张昭请以宣祖崇配，诏从之（案《宋史·礼志》：张昭议曰："隋、唐以前，虽追立四庙或六七庙，而无偏加帝号之文。梁、陈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齐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圜丘，以皇考配；唐贞观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积累勋伐，肇基王业，伏请奉以配享。"从之。此书不载其议）。

乾德元年，将有事于南郊，礼仪使陶穀建议取天文大角、摄提列星之象，作摄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龙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凤旗、四渎旗。于时有贡黄鹦鹉、白兔及驯象，又作金鹦鹉、玉兔、驯象旗。帝又诏别造大黄龙负图旗一、黄龙负图旗一（案：《宋史·礼志》无"黄龙负图旗一"六字，但以下二十一旗数之，则大黄龙负图旗外，又有黄龙负图旗。观下文云"大黄龙负图旗陈于明德门前，余二十旗悉立于宿顿宫。"则此本一旗，而《宋史》删去，可以证其缺）、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万岁旗一、天下太平旗一、狮子旗二、金銮旗一、金凤旗一、五龙旗五，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黄龙负图旗陈于明德门前，余二十旗悉立于宿顿宫前，遇朝会册礼，亦皆陈于殿庭。牙门旗，赤质错采为神人象，中道前后各一门，左右道五门，门二旗。金节制，黑漆竿，上施圆盘，周缀红丝拂八层，黄绣龙袋笼之。幢，制如节而五层，韬以袋，绣四神，随方色，朱漆柄。取《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之义。绛麾，如幢，止三层，紫罗囊蒙之。黄麾，古有黄、朱、纁三色，所以指麾也。汉卤簿有前黄麾护驾御史。宋制，绛帛为之，如幡，错采成"黄麾"字，下绣交龙；朱漆竿，金龙首，上垂朱丝小盖。幡，本帜也，貌幡幡然。有告止、传教、信幡（案：原本脱"教"字，今据《宋史·仪卫志》增入），皆绛帛，错采为字，上有朱丝小盖，四角垂罗文佩，系龙头竿上。有错采字下，告止为双凤，传教为双白虎，信幡为双龙。又有绛引幡，制颇同，此作五色间晕，无字，两角垂佩。氅为四角小盖，每角垂朱佩，间以朱丝，周缀五色带，绣云龙、孔雀、白鹅，有三色之别，系龙头竿，竿制如戟（案《宋史·仪卫志》：氅本缉鸟毛为之。唐有六色、孔雀、大小鹅毛、鸡毛之制。《后志》云："今制有青、绯、皂、白、黄五色，上有朱盖，下垂带，带绣禽羽，末缀金铃。青则绣以孔雀，五角盖；绯则绣以凤，六角盖；皂则绣以鹅，六角盖；白亦以鹅，四角盖；黄则以鸡，四角盖。每角缀垂佩，揭以朱竿，上如戟，加横木龙首以系之。"与此书互有详略）。王公所给幢，黑漆柄，紫绫袋。节，韬以碧玉。麾，以紫绫袋。余制同。范质与礼官议（案《宋史》：范质与礼官议郊祀舆服之制在建隆四年，此书失载年月）："道驾官服裤褶之衣。按裤褶衣，其制度所起，先儒皆无其说。惟《开元杂礼》五品以上通用细绫及罗，六品以下服小绫褶衣，其色随本品绶色（原注：

褶衣，即复衣也）。又按诸王朱绶，四采：赤、黄、缥、绀，赤即朱也。以纯朱为地，更次第轻入黄、白、青汁内染之，共为四采，亦谓之朱褶。一品绿綟绶，四采：绿、紫、黄、赤（原注：綟即绿也，是草之绿色）。以绿为地，亦谓之绿綟绶褶。二品、三品紫绶，三采：紫、黄、赤，谓之紫褶。其衣身领袖袂，请依今制。又按令文，武弁，金饰平巾帻，簪导，紫褶白裤，玉梁珠宝钿带，靴，骑马服之。金饰，即金附蝉也。附蝉之数，一品九蝉，二品八蝉，三品七蝉，四品六蝉，五品五蝉。又令文，武弁平巾帻，侍中、中书令、散骑常侍加貂蝉，侍左者右珥，侍右者左珥（案《宋史·舆服志》：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与此互异）。又《开元杂礼》导驾官并朱衣，冠履依本品。朱衣，今之朝服也。然自一品至三品，并用四入之朱为衣，乃协上下之文，异绛缯之色。又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绯褶，七品以上绿褶，九品以上碧褶，并白大口裤，起梁带，乌皮靴。看详笼巾、笼冠、平巾与武弁大冠，其名虽殊，本是一物。制同而饰别，盖以官品为差，其帻戴在笼冠下。今请造裤褶如今制，其起梁带形制，检寻未获，欲乞以革带代之。"奏可。又令博士检绯紫裲裆制度。按《开元礼》，武臣陪位，大仗加螣蛇裲裆，如袖无身，以覆其膊胳（原注：胳音各，盖掖下缝也）。从肩领覆臂膊，共一尺二寸。又按《释文玉篇》云，其一当胸，其一当背，谓之两当。今详裲裆之制，其领连所覆膊胳，其一当左膊，其一当右膊，故谓之起膊。今请兼存两说，择而用之。是岁造裲裆，遂用当胸背之制。

乾德元年，将有事于南郊，于是范质上言："三公祭服，旧皆画升龙，请令礼官检寻故事。按《三礼》，三公毳冕无龙、章，上公衮冕，二品鷩冕。又《周礼》言上公衮冕九旒，以五采绳贯五采珠，旒长九寸，每寸以珠玉瑱。其衣玄色，五章：山、龙、华虫、火、宗彝画于衣；其裳朱色，四章：藻、粉米、黼、黻绣于裳。又按令文，旒并贯青色珠，青纩，其珠及充纩。今请依令文青色之制。"诏从之，遂改制焉。

淳化四年正月辛卯，合祭天地圜丘，以宣祖、太祖皇帝同配。有司因请孟春祈谷、孟冬神州地祇、季秋大飨明堂请以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请以太祖配，从之（案《宋史》：淳化四年，以宣祖、太祖并配圜丘。礼仪使苏易简请郊祀圜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谷、神州地祇、明堂，以宣祖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配。奏可。此以下三条从《事实类苑》采出，而字句多讹缺，复据《宋史》订正）。

太宗将南郊，彗星见，宰相赵普召检讨杜镐问之，镐曰："当祭，日食犹废祭，谪见如此，罢祀不疑。"遂从其说。至熙宁五年，将郊而河决，神宗问辅臣曰："议者以河决、地震，不当郊。"王安石曰："古者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八蜡小祭，或可以变异废。上帝之祭，乃祭之大者，恐不宜如此。"上亦以为然。

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岘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腊飨宗庙。开元定礼，三祭皆于腊辰，以应土德。圣朝火德，合以戌日为腊，而以前七日辛卯便行蜡礼，恐未为宜。"下太常议，而请蜡百神、祀社稷、飨宗庙同用戌腊日。（案：以上各条皆郊祀之仪，此系蜡腊择日，故以类从，不复以时代为先后。）

仁宗庆历四年十月壬辰，太常礼院言："新修礼仪并据《通礼》，而郊庙旧仪所设樽罍之数，乃与《通礼》不同。南郊配帝位，旧误著樽二、山罍二，今宜如《通礼》牺樽之次，益以象樽二；其下坛午阶之东，旧设象樽二、壶樽二、山罍二，今宜如《通礼》，增山罍为四；每太庙室旧设斝彝一、黄彝著尊二，今宜如《通礼》，用斝彝一、黄彝一、牺樽一、象樽二、山罍二，仍于堂下阶间及设壶樽二、山罍二。"从之。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诏访闻祀天地社稷宗庙，簠簋笾豆祭器多是损壞，收掌不得严洁，令太常礼院相度修整不堪者，别引创造净洁处，置库收盛。

封禅

帝每道经险峻，必降辇徒步，所司议增侍卫，皆却之。导从者或至疲顿，而帝辞气益壮，侍臣莫不瞻悚。至回马岭，以天门斗绝，给从官横板，选亲从卒，推引而上（原注：板之制，长三尺许，两端施彩帛，上则施于背，下则施于臆）。卫士皆给钉鞋。上至御幄，命近臣观玉女泉及古碑。前一夕，山上大风，裂帝幕，迟明未已，及上之至，天气温和，纤罗不动，祥光瑞云交相辉映。

辛亥，设昊天上帝位于山上圜台，太祖、太宗配帝位于东方，西向，北上侧向，以申祖宗恭事之意。设五方帝、日月、天皇大帝、北极神座于山下，封祀坛之第一等，青帝于卯陛之北，赤帝于午陛之东，黄帝于午陛之西，白帝于酉陛之南，黑帝于子陛之西，大明于卯陛之南，夜明于酉陛之北，天皇大帝于戌陛之北，北极于丑陛之东。席皆以藁秸，上加席褥。设五星、十二辰、河汉及内官五十四座于第十有二陛之间，各依方面，几席皆内向，其内官、北斗于未陛之东，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东，五帝内座在亥陛之西，帝座在卯陛之北。又设二十八宿及中宫一百五十八座于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大角、摄提、太微、太子、明堂、轩辕、三台、五车、诸王、月星、织女、建星、天纪等一十六座，并差在外位前。又设外官一百六座席位于内壝之内，又设众星三百六十座席位于内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陛之间，席皆以莞。所司陈宝及嘉瑞等于乐县之北东西厢。玉，昊天上帝以苍璧，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白帝以白琥，黑帝以

玄璜，黄帝以黄琮，日月以圭璧。币，昊天上帝币以苍，地祇币以黄，配帝币以白，五天帝、日月、内官以下各从其方之色，各长一丈八尺。又方丘玉币，皇地祇以黄琮，其币以黄；神州以两圭有邸，其币以玄；配帝之币以白；封祀坛内官五十四座、中官一百五十八座、外官一百六座、社坛岳镇海渎以下一十八座，依南郊随方色用币。正位配位依南郊，各位犊一、羊一、豕一；五方帝每位羊一、豕一；日月神州每位羊一、豕二；从祀七百三十七位，羊、豕每位使肉二段，计使一千四百七十四段。上服衮冕，侍中奏中严，少顷，又奏殿中监进镇圭。皇帝出次，尽屏导卫，减去拂翟，烛笼前导亦彻去。上至幄殿，登歌，乐作，用《高安》之曲。礼仪使引皇帝就褥位，西向，乐止。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拜讫，礼生赞拜，在位群臣皆再拜。次礼仪使引皇帝诣罍洗、乐作，侍中跪取匜盥沃水。皇帝搢圭，盥手，门下侍郎进帨巾，皇帝帨手讫，乐作，解剑，脱舄如常仪。礼仪使赞引皇帝升幄殿，乐作，降神，用《礼安》之曲。皇帝自午陛升，诣昊天上帝正座前，礼仪使奏请皇帝再拜，上香，进酒，贡币，俯伏，兴，再拜。中书侍郎读玉册："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二十四日辛亥，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玄穹。昔太祖揖让兴邦（案："兴邦"，《宋史·礼志》作"开基"），太宗忧勤致治，肃清寰海（案："肃清"，《宋史》作"廓清"），混一车书。升中告成，猥延积庆（案：此二句，《宋史》作"固抑升中，以延积庆"）。元符锡祚，众宝效祥。异域咸怀，丰年屡应。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禋燎，式荐至诚。皇伯考太祖皇帝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皇考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飨。"次诣太祖皇帝配座前行礼，玉册文（案：太祖、太宗玉册文，《宋史·礼志》并失载，此足补其缺）："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孝子嗣皇帝臣德昌敢昭告于皇伯考太祖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恭以在昔昊穹顾怀，圣神开统，救衰五代，先德后刑，平乱四方，有征无战。荆湘请觐，巴蜀知归，海隅既同，江左亦服。臣猥以孱眇，祗荷庆灵，再炳元符，诞彰休应。封祀乔岳，陟配上玄。虔举典章，敢祈昭格。谨以制币、牺牲、粢盛、庶品，式伸严配，侑神作主。尚飨。"次诣太宗皇帝配座前行礼，玉册文："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孝子嗣皇帝臣德昌敢昭告于皇考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恭以钦明御宇，玄德应天。抚泉、浙之强雄，除并、汾之负固，诞敷景化，聿致太平。仪抑升中，功遵不宰。臣猥承积庆，获荷鸿休。时臻太和，屡惟稔岁，天锡遐祚，再炳元符，纪号名山，永扬徽烈。谨以制币、牺牲、粢盛、庶品，式伸严配，侑神作主。尚飨。"封祀玉牒文："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有宋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运启大同，惟宋受命。太祖开阶（案："开阶"，《宋史》作"肇基"），功成治定；太宗膺图，重熙累盛。粤惟冲人，丕承列圣（案：《宋史》此句下，有"寅恭奉天，忧勤听政"二语）。一纪于兹，四隩来塈，玄贶殊尤，元符章示（案：《宋史》此句下，有"储庆发祥，清净可致"二语）。时和年丰，群生咸遂（案：《宋史》此句下，有"仰荷顾怀，敢忘继志"二语）。佥议大封，聿伸昭事。躬陟乔岳，对越上玄（案：《宋史》此句下，有"率礼祗肃，备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等语）。祈福下民，侑神奉先。天禄无疆，灵休允迪，万叶其昌，永保纯锡。"礼仪使赞引皇帝复褥位，亚献，终献，行事。宰臣以下分祀群神讫。皇帝饮福酒，摄中书令王旦跪称："天赐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民。"送神。上诣昊天上帝座前封玉匮，太祖、太宗座前封金匮，还立石磩南。摄太尉王旦奉玉匮于磩中，有司彻馔，燔燎，将作监率工人封石磩。毕，礼仪使跪奏："礼毕。"前导皇帝归幄殿，佩剑，纳舄，乐作，殿中监跪受镇圭。皇帝至御幄，乐止，司天跪奏："庆云绕坛，月有黄辉气。"宰臣率从官称贺。即日，还仗奉高宫。壬子，禅祭社首山，如封祀之礼，禅祭皇地祇。玉册文："维大中祥符元年岁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子，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皇地祇：无私垂祐，有宋肇基，命惟天启，庆赖坤仪。太祖神武，威震万宇。太宗圣文，德绥九土。臣恭膺宝命，缵承丕绪。穹昊降祥，灵符下付。景祚延鸿，秘文昭著。八表以宁，五兵不试，九谷丰穰，百姓亲比。方舆所资，凉德是愧。溥率同词，缙绅叶议，因以时巡，亦既肆类。躬陈典礼，祗事厚载，致孝祖宗，洁诚严配。以伸大报，聿修明祀，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禋祀，式表至诚。皇伯考太祖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皇考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飨。"上至山下，服靴袍，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险滑，请乘步辇。"上曰："接神在迩，敢不徒行？"前夕阴晦，风势劲猛，不能燃烛。及行事，风顿止，天宇澄霁，烛焰凝然不动。封石磩讫，紫气蒙坛。法驾还奉高宫，日重轮，五色云见。鼓吹振作，观者塞路，万岁之声震动山谷。配座金匮，回日，奉置太庙本室。上作《登泰山谢天地述二圣功德铭》。初，王钦若言："唐高宗、玄宗二碑之东，石壁南丘平峭，欲即崖成碑，以勒圣制。"上曰："朕之功德，故无所纪。若须撰述，不过谢上天敷佑，叙祖宗盛美。"是日，幸仁圣天齐王炳灵公庙、岱岳观、王母池、宜福寺、青帝君观、天贶殿、灵液亭。改上泰山奉高宫曰会真宫，增葺室宇，选道士住持焚修，仍给供具物。放国朝以来天下所献珍禽奇兽，悉纵于山下。

癸丑，御朝觐坛，肆赦（案：此赦文《东都事

略》及《长编》、《宋史》俱失载）。“门下：式观邃古，眇觌前王，功成治定之余，时和岁丰之际，三灵孚佑，万宇宅心，则考登封降禅之文，率建显垂鸿之礼。无怀而下，间封祀于崇峦；开元以来，旷讲求于徽典。时更五代，运应千年。当圣祖之开基，肇平郊垒；暨神宗之制作，益固邦基。升乔岳以未遑，谓冲人之克嗣，肆予纂绍，每务精勤，动经画于永图，庶奉承于先志。顾惟寡德，素昧王猷，遵奕世之贻谋，承庆灵之远及。属以五兵销偃，四海澄清，良民合归厚之风，嘉谷茂重华之岁。荷洪符之昭锡，示大历以无疆，允叶昌期，实繁灵眷，威蕤绝瑞，觉倍舆情。是用承列圣之垂休，徇众臣之勤请，聿崇大报，躬造神区。文物声明，具陈于法驾；豆笾圭币，悉奉于彝章。紫坛伸严配之仪，玉检视封崇之制。谅三神之降鉴，伊百福以潜臻。辑瑞班朝，率从肆觐，省方问俗，用慰来苏。遵王度以无愆，展国容而有耀。既被纷纶之景贶，宜覃涣汗之洪恩。冀与群生，共膺遐嘏。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升中展采，旷古之盛仪；尊祖配天，哲王之洪范。既周旋而集事，谅中外以咸欢。载省眇躬，获成大礼，猥当殊庆，愈励深衷。思广听于嘉谋，贵同裨于缺政。更赖朝廷勋旧、藩辅亲贤、逮诸文武之臣，共立忠勤之效，式扶昌运，永保丕休。”

是日，上有黄气如匹素，五色云如盖，紫气翊仗。是夕，次中牟县。辛丑，过訾村，设幄殿，奉置三陵神主，上靴袍拜哭奠献。是夕晴霁，始就次，苍烟白露赴陵上，俄覆神幄，礼毕乃散，咸以为上哀惨所感（案：此以下为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幸西京祀汾阴后土之仪，原本不载年月，今依《宋史》序订）。

是日，帝召近臣登延庆亭，南望仙掌，北瞰龙门。自宫至脽上列植嘉树，六师环宿行阙，旌旗帟幕照耀郊次。帝眺览久之。

先是，脽上多风，及行礼，顿止，黄气绕坛，月重轮，众星不见，惟大角光明。

上登郊丘亭，视汾河、望梁，顾左右曰：“此汉武帝泛楼船处也。”一时之乐，垂于千古。即日还奉祇宫。鼓吹振作，紫气四塞，观者溢路，民有扶老携幼不远千里而至者，咸感泣言曰：“五代以来，此地为战场，今乃获睹天子巡祭，实千载一时之幸。”

赦文。“门下：为人伦之纪律，礼曰天经；著王者之诚明，祀惟大事。凡致恭于畴载，求介福于黎元，已建圜封，是崇方泽。考乾元之设象，配乾健以同符，厚德无疆，柔祇定位。矧高脽之灵境，有前古之严祠，诞集祺祥，荐从禋瘗，登隆祭典，焜耀国容。历五运以下衰，旷六飞之戾止。顾予菲德，叨纂庆基，钦燕翼之贻谋，荷丰融之敷祐。既无文而咸秩，顾坠典以交修。多愧眇冲，获遵盛美，率由勤请，勉徇舆情，慰蒲津伫望之民，奉郊上亲祠之事。百神幽赞，九服骏奔，嘉瑞必升，灵休允答。遂涓良日，式展鸿仪，务极洗心，以申精意。荐豆笾而惟洁，奠琮帛以斯严，礼乐相资，神祇胥悦。集顾怀之殊贶，契茂育之玄功。是用周览时风，肆觐西后。辑瑞圭而成列，罗琛贡以充庭，和气冲融，颂声洋溢。肇迎嘉庆，适钟神赐之祥；均被华夷，宜广云行之施。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庞洪之庆，既浃于八区；眷佑之灵，普臻于兆庶。更赖宗亲勋旧、文武忠良，罄同德之端诚，赞卜年之景祚，庶期寰宇永洽，纯熙是行。”途中屡有甘泽之应，皆夕降晨霁，从官卫兵无沾濡之患。又农事方兴，耕民欢抃相属。

三月，驻跸西京，陈尧叟、李宗谔来朝。尧叟奏曰：“臣等供使职日，面奉宸旨：‘今之祀事，皆为蒸民，如不扰人集事，即副朕意。’臣等自经度讫于礼成，凡土木工三百九十万余，止役军士。至于辇送刍粮，供亿顿置，亦未尝科率编民。”上称善久之。始雍熙初，议封禅，特命翰林学士扈蒙、宋白、贾黄中、右散骑常侍徐铉、兵部员外郎张洎、太常丞吕端、殿中丞韩项详定仪注。真宗东封，命翰林学士杜镐、待制陈彭年与礼官同撰仪注。至是祀汾阴，亦如之。

卷十二

仪注二

国初，因唐与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原注：即文德殿）。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长春二殿（原注：崇德即紫宸，长春即垂拱），中书门下为班首。其长春殿常朝，则内侍省都知、押班率内供奉官以下并寄班等先起居，次客省、閤门使以下（原注：呈进目者），次三班使臣（原注：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子弟充供奉官、侍禁、殿直，有旨令预内朝起居者），次内殿当直诸班（原注：殿前指挥使、左右班都虞候、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金枪班等），次长入祗候、东西班殿侍，次御前忠佐，次殿前都指挥使率军校至副指挥，次驸马都尉（原注：任刺史以上者缀本班），次诸王府僚，次殿前都军使、都头，次皇亲将军以下至殿直，次行门指挥使率行门起居（原注：以上并内侍赞喝）。如传宣，前殿不坐，即宰相、枢密使、文明殿学士、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三司副使、知起居注、皇城内监库藏朝官、诸司使副、内殿崇班、供奉官、侍禁、殿直、翰林医官、待诏等同班入，次亲王、次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军校至副都指挥使，次使相，次节度使，次统军，次两使留后、观察使，次防御、团练使、刺史，次侍卫马军步军使、都头，起居毕，见、谢班入。如御崇德殿，即枢密使以下先就班，俟升坐（原注：诸司使副以下至殿直分东西对立，余皆北向），宰相、参知政事最后入（原注：以上并閤门赞喝）。日止再

拜，朔望及三日假，即枢密使以下皆舞蹈。

建隆三年三月，重定合班仪，升六曹侍郎在给事舍人之上，郎中在补阙之上，员外郎在拾遗之上，节使在六曹侍郎之上、中书侍郎之下。故事，京兆省官为侍从班，五品押南省四品，六品押南省五品，节使在诸司三品之下，至是改焉（案：《文献通考》载合班图于朝仪后，可与此互证）。十月，赐文武常参官冬服。累朝止赐将相、翰林学士、诸军大使，至是，太祖曰："冬服不及百官，甚无谓也。"故赐之。

乾德元年闰十二月，诏一品致仕官曾带同平章事者，每遇朝会，宜缀中书门下班。是时，太子太师致仕侯益等来陪祀，故有是诏。

淳化二年十二月，太宗御文德殿，群臣入阁。礼毕，赐百官廊下飧。唐制，朔望天子御宣政殿，受百官起居，诸司奏事，仗卫如式；敬宗始于紫宸为入阁之仪。五代以来，礼容多缺，至是始复旧。

三年正月，太宗御朝元殿，受贺礼毕，改服通天冠、绛纱袍，升殿，群臣上寿。国朝以来，元正、冬至朝贺御正殿，即以退御大明殿，群臣常服上寿，奏教坊乐。至是始约《开元礼》，皆以法服，设宫悬万舞，酒三行而罢。

大宴群臣于广德殿。分设宰相、使相、三师、三公、参知政事、东宫、三师、仆射、学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少、尚书、常侍、宾客、太常、宗正卿、丞、郎、给事、谏、舍、节度、两使留后、观察、防御、团练、刺史、上将军、都指挥使坐于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杂御史、郎中、郎将、禁军都虞候坐于朵殿，余升朝官、诸军头、都头以上、诸蕃进奉使、诸道进奉军将以上分坐于两廊。宰相、使相坐以绣墩（原注：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花球（原注：曲宴，枢密使、副使并同。案："花球"，《宋史·礼志》作"罽毯"）；军都指挥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殿上器用金，余以银。其日，枢密使以下先起居讫，当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阁门通唱，致词讫，宰相升殿进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举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举酒；或传旨命釂，即皆搢笏起饮，再拜（原注：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寿朝会，止令满酌，不劝。中饮更衣，赐花有差。宴讫，舞蹈拜谢而出。太平兴国后，止设春宴。雍熙三年后，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钓鱼于苑中，三馆之职皆预。淳化四年，令京官兼馆职者并预大宴。咸平三年，始备设春秋大宴。五年十二月，诏凡内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仪。又以翰林学士梁灏请，春秋大宴、小宴、赏花、行幸次为四图，颁下阁门遵守（案《宋史·礼志》：春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天圣后，大宴率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则不拘常制）。天禧四年，从集贤院祖士衡言，大宴将更衣，群臣下殿，然后更衣，更衣后，再坐。则群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谢赐花，再拜升殿（案：《文献通考》有大庆殿再坐、上寿立班图）。

初入，面西躬候，通衔位姓名讫，引当殿。赞喝两拜，搢笏舞蹈，三拜，不起，奏圣躬万福，喏，赞又再拜，喝祗候，出。如喝有敕赐酒食，更两拜，搢笏舞蹈，三拜讫，祗候差遣见，引当殿立，躬喝两拜，随拜山呼，奏圣躬万福，喏，喝祗候，平身，立俟。喝谢恩，两拜，随拜山呼（案：此条不著某年所定、某处仪注，与《文献通考》、《宋史·礼志》所载常朝起居、入阁、赐宴诸仪互有异同，疑原本尚详，传写缺之）。

唐王及善曰："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太祖开宝九年，以中外无事，始诏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辅臣犹对于后殿，问圣体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犹对辅臣至夕。帝崩，李南阳永熙挽词曰："朝凭玉几言犹在，夜启金縢事已非。"时称佳作。至真宗朝旬假，辅臣始不入。宝元中，西事方兴，假日视事。庆历初，乃如旧。

诸蕃入朝皇朝之制。西北蕃部及契丹、高丽、东南蛮、西南夷及诸外蕃国来贡者，并对于崇德殿。契丹使捧书函入殿庭，北向，鞠躬。阁门使降受升殿以进，内侍都知受而启之，通事舍人导使者升殿，代其主跪问圣躬。上令内侍都知报问之，皆通事传译。毕，乃降阶西向，通名，起居，舞蹈，赐冠带、器币、鞍勒马。上亲宴其使于内殿。他国使或止就长春殿，皆于殿庭北向，跪奉表函，通事舍人受以进。南蛮、东夷、西南夷、海外国、西北蕃部对讫，复引对于崇政殿（案《宋史·礼志》：凡外国使至及君长来朝，皆宴于内殿。开宝八年，宴契丹使于长春殿。太平兴国三年，宴契丹使、诸国蕃客于崇德殿，以契丹使来贺故也。景德澶渊会盟以来，始定仪注，引对于崇德殿，宴使于长春殿。至政和五礼新仪，则朝见、赐宴、朝辞皆于紫宸殿，假日皆于崇政殿，诸国不及也。此书所载，盖据宋初之制）。有善本国歌舞者，令奏之。契丹、高丽、交趾使归，赴内朝奉辞，皆于崇德殿。其契丹使，召升殿授书。他国书皆有司付之。其赐物有差。真宗景德后，契丹请盟，每使至，遣官为接伴馆伴使、副使，舍于都亭驿，班在上将军之下，宴赐加等。余蕃使分馆诸驿。高丽使至，遣阁门祗候接送，直馆一员馆伴，宴饯亦命近臣。

诸蕃夷奉朝贡四十三国（原注：契丹、夏州岁遣使入贡，已载本门）：高丽国（原注：汉玄菟郡，国境南北一千五百里，东西三千里）、定安（原注：马、韩之种，为契丹所攻，余众保于西部，称定安国。案："西部"，《文献通考》作"西鄙"）、女真（原注：渤海之别种，本驾姓）、日本（原注：倭奴国也，以近日所出，故改称）、交趾（原注：本南越之地，交州总管也，后改安南都护府）、溪洞诸蛮（原注：隋置辰州，唐置锦州、巫州、钦州，皆唐末蛮酋分据其地，自置伪刺史。建隆以后，溪洞诸蛮皆归顺，乞内

附，朝廷悉命其首长为刺史）、南丹州（原注：溪洞别种，与宜州接）、抚水州（原注：在宜州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劳。唐隶黔南）、西南蕃（原注：汉牂牁郡地，唐置费、珍、庄、琰、播、郎、牂夷等州）、邛部州蛮（原注：汉越巂郡，由黎州十一程至部落）、黎州山前山后蛮（原注：西南夷之别种，其首长号都鬼主。黎州南行，七日而至其地，又一程至巂州，又二程至建昌，又千里至云南）、雅州蛮（原注：西南夷别种）、风琶蛮（原注：在建昌城之上）、占城（原注：在中国西南，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至两浙一月程）、三佛齐（原注：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阇婆（原注：国在南海中）、勃泥（原注：在中国之西南大海中）、注辇（原注：其国水行至广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蒲端（原注：国在海上，与占城接）、丹流眉（原注：国在海上，水路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天竺（原注：旧名身毒，亦曰摩伽陁，又曰婆罗门）、大食（原注：本波斯之别种）、于阗（原注：国在京师之西九千九百余里，西南带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三千余里，东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余里）、龟兹（原注：回鹘之别种）、高昌（原注：汉车师前王之地，其国有高昌城，取其地势高敞、人民昌盛以为名）、回鹘（原注：匈奴之别裔，国在西北娑罗陵水上，后魏号铁勒，唐初号特勒）、吐蕃（原注：本汉西戎之地，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吐蕃。族帐分处，各有首领，内属者为熟户）、党项（原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部落分处，各有首领，内属者为熟户）、西凉府（原注：西凉即凉州也，唐末陷河西之地，虽为吐蕃所隔，然其地亦自置牧守。东至灵武千里，西北去至甘州五百里）、沙州（原注：瓜、沙二州，本汉敦煌故地）、达靼（原注：东方靺鞨之别部，音讹谓之达世）、罝勒斯赍（原注：吐蕃余种）、董戬（原注：罝勒斯赍之子，为会州刺史）、层檀（原注：国与占城、大食相近）、勿巡（原注：南海上小国。大中祥符中，其国主蒲加心乌皇遣使来贡）、伊州（案：原本缺注，庞元英《文昌杂录》谓即汉之伊吾郡）、宾同陇（原注：海南小国，其王室利波庶税至道中来朝贡，今不具到）、甘州（原注：甘州回鹘可汗，旧隶沙州归义军）、西州（案：自此以下五国，原本俱缺注。《文昌杂录》谓西州本高昌国，汉车师前王之地。贞观中，平其地为西州）、大食陁罗离慈（案：《文昌杂录》作"陁罗离"，《宋史·大食国传》作"陁婆离"，俱无"慈"字）、大食俞卢和地（案：《文昌杂录》误以俞卢和地为南荒之国。考《宋史》谓大食国人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天圣元年，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其国部属各异名，故有勿巡，有陁婆离，有俞卢和地，有麻啰跋等国，然皆冠以大食。则其为西方之国无疑）、大理国（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大理，南诏国也。本唐小夷，自皮逻诺并五诏为一，受册封云南王，至异牟寻封南诏王。后自称大礼国。今其与中国接，乃称大理国，与《唐史》礼、理字异，未详所始"）、西天大食国（案：《文献通考》、《宋史》俱不著西天之称，惟于熙宁六年，载都蕃首蒲陁婆利慈表奉贡物事。据此书后篇所记是年，西天大食国来朝，疑系一事，附注备考）。

日本：淳化二年，贡方物。太平兴国九年，献铜铃磬。景德元年，来朝。大中祥符二年，来朝。熙宁五年，来朝。元丰元年，来朝。

交趾：开宝元年八月，来贡方物。太平兴国二年、五年、七年、八年，来贡方物。雍熙二年，贡方物。三年，贡金器、牙犀。端拱元年，贡方物。淳化元年，贡龙凤椅子、伞握子。五年，贡方物。至道三年，贡七宝交椅、方物。咸平元年，献驯象。四年，贡驯犀象。景德元年，遣其子明提来贡。四年，遣其弟明昶来贡，乞赐《九经》、佛经。大中祥符二年，贡驯犀。三年、五年、七年、贡方物。天禧三年，遣弟鹤来贡方物。熙宁二年、六年，贡方物。元丰元年，贡方物。

溪洞诸蛮：逐年同天节、端午，贡方物。

南丹州：开宝七年，贡银器、马。九年，求赐牌印。太平兴国五年，贡银。淳化元年，遣其子来贡银。五年，贡方物。

抚水州：咸平四年正月，贡方物。三年十一月、十二月，又来朝。天禧元年，贡方物。

西南蕃：乾德四年、五年、六年，贡方物。开宝二年，贡方物。八年，贡马。太平兴国三年，贡方物。五年，贡马。雍熙二年、八年，贡方物。九年，贡马。淳化元年，遣其弟汉兴来朝。三年，贡方物、马。至道元年，贡方物。咸平元年，贡方物。二年、五年，贡马。景德元年，贡方物。大中祥符二年，贡贺东封马。六年、八年、九年，贡方物。天禧四年，贡方物。天圣四年，贡方物。康定元年，贡马。熙宁三年，贡方物。六年，四次贡方物。十年，贡方物。

邛部州蛮：开宝二年，贡方物。太平兴国四年，贡方物。雍熙二年，贡马。端拱二年，贡御马。淳化二年，贡方物、马。至道三年，遣其子来朝贺。咸平二年、五年，贡方物。景德二年，贡象牙。大中祥符元年，贡马。景祐五年，贡方物。

黎州山前山后两林蛮：开宝二年、八年，贡方物。太平兴国二年、四年，贡马。雍熙二年，贡方物。端拱二年，贡马。淳化元年，贡方物。大中祥符元年，贡方物。天禧二年，贡方物。

雅州蛮：太平兴国二年，贡方物。大中祥符二年，贡马、犎牛。三年，贡方物、马。

风琶蛮：咸平元年，贡马。景德二年，贡犀角、犎牛、青羊。

占城：建隆元年，贡方物。二年，来朝。三年，贡方物。乾德四年三月、九月，贡方物。五年，贡方物。开宝二年，贡驯象牙。四年，贡方物。六年四

月，贡方物。七年九月，贡方物。太平兴国二年、三年、四年、七年，贡方物。八年，贡驯象。淳化元年，贡驯犀。三年，贡方物。至道元年、三年，贡方物。咸平二年，来朝。景德元年、二年、四年，贡方物。大中祥符元年、三年、四年、七年、八年二月、五月，贡方物。天禧二年，贡方物。天圣八年，贡方物。熙宁元年九月，贡方物。元丰元年，贡方物。

三佛齐：建隆元年、二年、三年三月、十一月，贡方物。开宝四年、五年，贡方物。七年，贡象牙。八年，贡方物。太平兴国五年、八年，贡方物。雍熙二年，贡方物。端拱二年，贡方物。淳化元年，贡方物。咸平六年，贡方物。大中祥符元年，贡方物。天禧元年，贡方物。天圣六年，贡方物。

阇婆：淳化三年，贡方物。

勃泥：太平兴国二年，贡方物。

注辇：大中祥符八年，贡方物。天禧四年，贡方物。明道二年，贡真珠等。熙宁十年，贡方物。

蒲端：咸平六年，贡方物。景德元年、四年，贡方物。大中祥符四年，贡方物。

丹流眉：咸平四年，贡方物。

天竺：乾德三年，贡舍利。开宝五年，贡舍利。八年，贡方物。太平兴国三年，贡舍利。五年，贡香药。七年，贡佛顶印。八年，贡经、犀角。淳化二年，贡舍利。至道元年，贡佛顶骨。三年，贡梵夹。咸平元年四月，来朝。二年，贡梵夹。四年四月，来朝。七月，贡梵夹、舍利。六年，贡方物。景德元年，贡舍利。二年，贡梵夹、菩提叶。大中祥符三年，贡金刚坐。四年正月，贡金刚坐。六年，贡梵夹、经、佛骨、舍利。七年，贡梵经。九年二月，贡佛骨、舍利。四月、五月来朝。天禧三年、四年，贡梵经。天圣二年，贡梵经。

大食：开宝元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贡方物。太平兴国二年、四年，贡方物。雍熙元年，贡花锦。淳化五年，贡方物。至道元年，贡龙脑。三年，贡方物。咸平二年闰三月、六月、三年、六年，贡方物。景德元年、二年、四年，贡方物。大中祥符元年，贡玉圭。九年，贡方物。天禧三年，贡方物。熙宁三年，贡方物。

于阗：建隆二年，贡玉圭。乾德三年，来朝。四年，遣其子德从来朝，贡方物。大中祥符二年，贡方物。天圣二年，贡玉圭、玉带、方物。嘉祐八年，贡方物。熙宁四年、六年、十年，贡方物。元丰元年，贡方物。

龟兹：太平兴国九年，贡方物。咸平四年，贡玉、马。六年六月十一日，贡方物。景德元年五月、六月，贡方物。大中祥符三年，贡乳香。六年，贡方物。天禧元年，贡玉、马、香药。四年，贡大尾白羊。天圣二年，贡橐驼、马、玉。三年、七年、九年，贡方物。景祐四年，贡方物。熙宁五年，贡方物。

高昌：建隆三年，贡方物。乾德三年，贡佛牙、琉璃器。太平兴国六年、八年、九年，贡方物。景德元年，贡玉、马等。

回鹘：建隆二年、三年，贡方物。乾德二年，贡方物。三年四月，贡马、驼。十二月，贡马、玉。开宝三年，贡驼、马。太平兴国五年，贡方物。雍熙四年，贡鍮石。至道二年，贡方物。咸平元年、三年，贡方物。景德元年九月，贡方物。闰九月，贡战马。四年，贡方物。大中祥符元年四月，来朝。三年、四年，贡方物。五年五月、八月，贡宝货、橐驼、马。六年，贡御马。八年十一月，贡方物。九年十二月，贡马、玉。天禧二年、四年三月、十二月，贡方物。天圣元年、二年、三年，贡方物、马。熙宁七年，贡方物。

吐蕃：建隆二年，贡橐驼、马。三年，献伏羌地。太平兴国八年，贡马。九年，贡羊、马。淳化二年，献山林田亩。五年，贡马。咸平三年，贡牦牛。六年，贡马。景德元年，贡马。又三月，来朝。三年，贡方物。大中祥符元年、三年、五年，贡马。八年二月，贡马。十月，贡方物。九年三月，贡马。四月，来朝。天圣二年，贡马。

党项：建隆二年，来朝。淳化四年三月、十二月，来贡马。五年，遣其子朝贡。至道三年，贡马。咸平元年三月、十月，来朝。七月，贡马。二年，来朝贡。四年，贡马。五年四月、十二月，来朝贡。六年，贡马。景德二年，贡马。三年，贡方物。大中祥符二年四月，贡方物。

西凉府：淳化二年，贡方物。五年，贡马。至道元年、二年，贡马。咸平元年，贡马二千匹。五年，贡马五千匹。十二月，贡方物。六年四月，贡方物。八月，贡马。景德元年，贡六谷马三千匹。二年四月，贡马。三年五月，贡方物。六月、十二月，又贡马。四年五月，来朝。十二月，贡方物。大中祥符元年，贡马。二年二月，贡方物。十一月，贡马。四年三月、十月，贡方物。五年，其子来贡马。七年四月、十一月，贡方物。八年五月、十月，贡马，来朝。天圣四年，贡马。

沙州：建隆二年，贡玉鞍。太平兴国五年三月，贡玉圭。八年，贡方物。淳化二年，贡良玉、舍利。至道元年三月、五月，贡方物。咸平二年，贡玉团。五年，贡方物。景德元年，贡玉、马。四年，贡玉印。天圣元年，贡乳香。皇祐三年，贡方物。

达靼：乾德四年，贡方物。开宝二年，贡方物。太平兴国六年、八年，贡方物。

罝勒斯赍：大中祥符八年、九年，来贡马。天禧三年，贡马。景祐四年，贡方物。宝元二年，贡方物。庆历四年、六年、七年，贡方物。皇祐元年，贡方物。至和元年，贡方物。嘉祐三年、四年，贡方物。治平元年，贡方物。

董戬：熙宁三年、十年，贡方物。元丰二年，贡

方物。

层檀：熙宁四年，贡方物。

勿巡：大中祥符四年，贡方物。熙宁五年，贡方物。

宾同陇：至道二年，贡方物。

甘州：天圣三年，贡方物。

西州：皇祐二年，来朝。

大食陁婆离慈：熙宁三年，贡方物。

大食俞卢和地：熙宁六年，贡方物。

西天大食国：熙宁六年，来朝。

大理国：熙宁九年，贡马。

卷十三

仪注三

凡勘箭，皆左右金吾仗司主之。箭笴长二尺五寸，雕羽，金鳖筈，输石镞，阔二寸，方斜形如匕。二箭合镞，有凿柄，为雄雌体，箭藏内中。一为辟仗箭，藏本司，皆韬以绛罗销金囊。每车驾至门，閤门使持鹊箭赞云："勘箭官来前。"勘箭官称喏，跪受箭，以左右箭相合，奏云："内外箭勘同。"閤门使承制云："准敕行勘。"勘箭官称："军将门仗官前来。"军将门仗官二十八人齐声喏，勘箭官言："呈箭。"又声喏。勘箭官云："某年月日，皇帝宿斋于某殿。某日，具天仗，迎銮驾出入某门，诣某所。"行体，内出雄鹊箭一，外进辟仗箭一，准敕符，左右金吾仗行勘。勘箭官称合不合，和箭门仗官皆称合，如此再问对。又问同不同，和箭门仗皆称同。如此再问对，勘箭官乃伏奏云："左右金吾列驾仗，勾尽都知具官臣姓名，对御勘同。"其雄鹊箭谨奉閤门使，进入诸司。准式，勘箭官即起居，三呼万岁，开门进辂。凡宣德门出，左仗主之；景灵宫入，右仗主之；太庙入，左仗主之；南薰门入，则勘，出则否（案《宋史·礼志》：熙宁四年，参知政事王珪言："南郊，乘舆所过，必勘箭然后出入，此师行之法，不可施于郊祀。"礼院亦言。于是凡车驾出入门皆罢之。六年，以详定所请，又罢太庙及宣德、朱雀、南薰诸门勘契。盖自熙宁以后罢勘箭，故史志不详其仪，而《东都事略》及《长编》诸书亦不复载。）

许立家庙，已赐门戟者，仍给官地修建（案《宋史·礼志》：庆历元年，南郊赦书，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立家庙。宋庠请下两制、礼官详定。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枢密使以下、节度使、东宫少保以上，皆立三庙；余官祭于寝。凡立庙，听于京师或所居州县。大观间，议礼局言："有私第者，立庙于门内之左，如狭隘，听于私第侧。力所不及，仍许随宜。"诏制祭器给赐之，未尝给以官地修建也。自绍兴十一年，诏临安守臣为秦桧营建家庙。后韦渊、吴益、杨存中、吴璘、虞允文、韩世忠、史浩等并请建家庙，赐以祭器，参用大观、绍兴故事。此书所载，与《宋史》互异）。

册公主仪制。太常礼院上封册兖国公主仪注。前一日，有司设册使等幕次于内东门外，设内命妇次于公主受册印本位门之外，又设公主受册印本位于庭阶下北向，又设册使位于内东门、副使及内给事于其南差退并东向北上，又设册印案于册使之前南向，又设内给事位于册使北南向。其日，自文德殿奉册印将至内东门，内给事诣本位，请公主服首饰、褕翟。册印至内东门外褥位置讫，捧册官少退，内臣引内命妇俱入就位，礼直官引册使、副使等俱就东向位立定，内给事进就南向位。通事舍人、博士引册使就内给事前东向，称"册使某、副使某奉制授公主册印"，退复位，内给事入诣所设受册印本位公主前，言讫退。内给事进诣册使前，面西，册使前跪以册印授，内给事亦跪以授内谒者，及主当内臣等持册印入内东门，内给事从本位庭中，内给事赞公主降诣庭中，北向位立定，跪取册，兴，立于公主之右，少前西向。内给事立于公主之左，少前东向。又内给事称"有制"，内给事赞公主再拜，讫，内给事捧册跪授公主。公主受以授内给事，内给事捧印授公主，如捧册之仪。内给事赞公主再拜，前引公主升位。以次内臣引内命妇贺，内给事赞言："礼毕。"内命妇退。遂引公主谢皇帝、皇后，一用内中之仪（案：《宋史·礼志》载公主受封仪，谓自此遂为定制）。

太常礼院言："古者，结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择之意，谓之纳采；问女之名，归卜夫庙，卜而获吉，以告女家，谓之问名、纳吉。今选尚一出朝廷，不待纳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诞告，不待问名而卜之。若纳吉成则既有进财，请期则有司择日。宜稍依五礼之名，存其物数，俾知古者婚姻之事至重。而夫妇之际有严如此，则亦不忘古礼之义也。欲自公主出降日，令李玮家主婚之人具合用雁、帛、玉、马等物，陈于内东门外，以授内谒者，进入内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马即不入。"从之（案：此条脱去李玮尚兖国公主年月）。

太平兴国五年，令有司详定打球仪。三月，会鞠于大明殿，用其仪。有司于球场东西树双木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花座，加以彩绘。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内臣十二人（案："内臣十二人，"《宋史》作"卫士二人"，与此互异）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衣锦绣服持哥舒棒，以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设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厢，鼓各以五。又于两球门旗下别各设五门，豫定分朋状取裁。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钱俶、刘继元、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供奉官、殿直悉预。其两朋官，皇亲及节度使以下服异色绣衣，左朋黄襕，右朋紫襕；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花插脚折上巾。天厩院择马之驯习者，并供鞍勒。上自禁中乘马出，

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上降马，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乘马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上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金合，出朱漆球，掷于御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东门。"上遂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飐旗，叩钲，止鼓。上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贺。赐以酒，即列拜，饮毕上马。上再击球，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鼓。球度，杀鼓三通。设绣旗二十四于球门两旁，又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即取旗一立架上以记之。上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即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又有步击及跨驴骡击者，时令供奉分朋戏于御前以为乐。后以打球驴骡务名不经，改为击鞠院，军中之戏也。

英宗葬永厚陵。英宗梓宫至永厚陵，馆于席屋。从韩公下视，宫有正殿，置龙輴，后置御座；影殿置御容，东幄卧神帛，后置御衣数事。斋殿旁皆守陵宫人所居。其东有浣濯院，有南厨。厨南，陵使廨舍，殿西，副使廨舍。都知石全育为陵使（原注：次道曰："陵使三年而罢，其后惟置副使及都监"）。灵驾至，仪仗转趣园西殿中，仪仗前导御容大升舆、御龙輴、御前殿车辂各就幕屋。方相、仪椁、漆梓宫等置于茔外，各有方位，司天监处之。兵士各执仪仗，分屯巩县、偃师，承安命使臣董之。陵北有枯河，河北原合抱三陵，在青龙山下。其西白虎涧。青龙山西即太室也。少室西，俗谓之冠子山。陵前阔角，谓之鹊台门，侧台曰乳台。陵台三层，高五十三尺。上宫方百五十步，卷四重，共高八尺，厌木者二重，石椁高一丈。其凿长一丈二尺，深阔七尺，盖条石各长一丈、阔二尺，十四板。皇堂方三丈，深二丈三尺；麓巷长八十三尺，深阔一丈八尺。自平地至深六十三尺，隧道长四百七十尺，石人物六十事。韩公曰："力士所得直及赐予，人不过七缗而已。"癸酉黎明，设遣奠于幄殿，有牲牢、祝文，余皆如朝临礼。昌王（案《宋史》：神宗封皇弟颢为昌王）及五使皆吉服、金带，导龙輴，降隧道，抵木阶。梓宫升石椁西首，御夷床，下不及地尺而止。巳时一刻，乃下。置珠网花结于上，布方木及盖条石，及设御座于盖下，前置时果及五十味食，别置五星、十二辰及祖思、祖明尊位于四壁，又设衣冠、剑佩、笔砚、弧矢、甲胄凡平生玩好之物，又设缯帛、缗钱，然后设册宝。乃然漆灯，闭柏门，置逍遥于麓巷，阖石门，缺其阈之中央，留人于内，措据毕，匍匐而出，锁其门，投钥于内。司徒复土九锸，立石柱于中央，萦以铁索。乃以都护排防，累石以塞门，实隧以土。五使乃易凶服，设掩皇堂祭于隧外，哭，又于陵哭。人易吉服、黑带，俟浴虞主毕，奏请降舆，升辂，即下宫。又奏进发，五使前步导至下宫，奏降辂，升舆，设第一虞哭（原注：仁宗之虞不哭，次道曰："唐室请陵，但置香药，不设食，为臭腐故也）。乙酉未明，百官序立集英殿下，上自东南来，登殿，哭奠，拜，降就幄。宗正卿告迁酌献毕，虞主乘腰舆出两府，前导。上步从，至宣德门，乘玉辂，上北面再拜，辞。是日早，太祝浴栗主于庙门西幄，王禹玉题之，辂及庙门，百官拜迎于门外，虞主御腰舆，入就幄。辰时，百官又立于殿庭，内臣以腰舆迎栗主，置于中庭之褥子，又于褥西北面俯伏兴，称英宗宪文宪武宣孝皇帝，祔庙。内臣奉主于腰舆，升自阼阶，诣真宗室，祔坐于东壁下。少顷，诣本席褥位，公卿以下行礼奏乐，如时享之仪。毕，以腰舆奉桑主，埋于席北，百官入慰。乙酉，祔英宗于太庙。

太宗诏"天下前后诏敕，并听于敕书楼著以籍，受代日交相付，仍于印纸历及南曹历内批书。"

凡公家文书谓之稿，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今秘府有梁朝宣底，即贞明中崇政院书也。检即州县通称焉。

理宗用黄封柬板，或以牙作，号御椠（案：此记理宗事，疑非李攸原本）。

至和元年，诏中书提点五房公事虽无出身，亦听佩鱼。旧制，自选人入为堂后，转至五房提点，始得佩鱼。提点五房吕惟和非选人入授司天监五官正，求佩鱼，特许之。

真宗、仁宗两朝禁销金、缕金。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后苑匠为民造销金，开封府奏罪当笞，帝以不足惩诫，刺面配中靖。

仁宗性节俭，不喜华侈，尤惜财用。景祐二年五月九日，谓近臣曰："访闻市肆以缕金为妇人首饰冠子及梳等，潜将货卖，况先朝已有制条禁销金之作。今缕金之用，耗蠹奢侈，与销金无异，须议行断绝。"宰臣对以法严则令行，乃下诏曰："币器之兴，金镒为重，理财艺贡，邦用赖焉。洪惟先朝，深鉴治本，特严涂铄之禁，以杜奢僭之萌。而宵人末工，放利矜巧，深冒旧防，糜坏至宝。崇华首服，交相贸鬻，阴长奇邪，官司因循，曾未呵谪。宜申布于前令，俾大革其非心，倘或弗悛，罔有攸赦，敦风远罪，当称朕怀。检会大中祥符元年至天禧二年二月编敕，除大礼法物，上从中禁，下暨庶邦，但系衣服装着之类、土木玩好之物，并不得以金为饰，如违，并科违制之罪。其臣僚之家，罪在家长；皇亲宫宅，只坐勾当使臣并驸马都尉。其充业匠人不得辄便造作，罪当行处斩。如官司并邻人不觉察造作者，亦当勘罪重断，仍许人告，得实支赏钱一百贯文。"至庆历二年，又以销金等物未尽禁止，又下诏曰："朕钦遵圣猷，精求政治，务菲躬而图俭，庶率己以先民。眷乃良金，时为上币。何兹流俗，未穆醇风，侈丽相夸，蠹弊滋广，销爇珍宝，变尚服装，增效鱼龙之文，颇奸舆辇之制。浸逾法度，遂益僭差。顷在先朝，累颁深诏，爰重禁防之格，乃开购告之涂。肆朕纂承，亦尝申饬，如闻近岁，违冒犹多，俾条举于旧章，冀懋成于

敦化，必驱众正。宜自近初，上从宫掖之严，下暨臣民之伍，均行屏绝，用一等伦。除大礼各有旧制依前行用，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缕金、间金、蹙金、解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阑金、蒙金等，但系装着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廷臣庶之家，不以有官无官封邑，并皆禁断。宜令宰司申明前后条贯指挥。"皇祐三年，殿中侍御史张泽行奏曰："臣闻真宗朝已有衣明金、销金，一禁之后，无有犯者。其故何也？盖闻先自宫中禁断，然后知禁令必行，无敢犯之者。如闻京师近年颇不禁绝，此坏乱先帝旧法，又违陛下崇俭崇孝之德。夫先帝发一号，出一令，岂徒然哉？盖欲后世师其俭也。况陛下动作皆法先训，遂致治平，而世俗敢此冒禁者，风俗侈靡使然也。惟陛下可以裁之抑之。无知之民，从其所好。如允臣所言，亦乞先自宫中禁断，仍检会旧敕，如有犯者，并从违制定断。其工匠人仍乞处斩，所贵知悉。"上语辅臣，令举行前后诏书，严行禁止，自是销金之弊遂止。

禁止奢僭制度。仁宗景祐三年，诏曰："俭守则固，约失则鲜，典籍之格训也。贵不逼下，贱不拟上，臣庶之定分也。如闻辇毂之间，士民之众罔遵矩度，争尚僭奢，服玩纤华务极珠金之饰，室居宏丽交穷土木之工，倘惩诫之弗严，恐因循而滋甚，况历代之制，甲令备存，宜命攸司参为令式，庶几成俗，靡蹈非彝。其令两制与太常礼院同详定制度以闻。"及群臣议上，因诏："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及斗八；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间朱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凡器用毋得表里用朱漆、金漆，下毋得衬朱。非三品以上官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用棱器，其用银棱者毋得镀金。玳瑁酒食之器，非宫禁毋得用。纯金之器若经赐者，听用之。凡命妇许以金为首饰，及为小儿铃镯用，余以为钗簪、钏缠、珥环者，听之；仍毋得为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其用银仍毋得镀金。非命妇之家，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衣服，及项珠、缨珞、耳坠、头帤、抹子之类。凡帐幔、复壁、承尘、柱衣、额道、架帕、帘、床裙，毋得用纯锦遍绣。宗室戚里茶担子并食合，毋得以绯红盖覆。豪贵之族所乘坐车子，毋得用朱漆及五彩装绘，若有黑漆而间以五彩者，听之。民间毋得乘担子，及以银骨朵、水罐子引喝随行。其用兜子，所舁毋得过二人。非四品以上官毋得服金带，旧经赐者听之。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闹装银鞍。其乘金涂银装条子、促结鞍辔，自文武升朝官及内职禁军指挥使、诸班押厢军都虞候、防团副使以上，听之，仍无得以蓝黄为条、白皮为鞯辔。民庶只许以毡皮绳绸为鞯。京官为通判以上职任者，许权依升朝官例。违者，物主、工匠并以违制论，工匠仍刺配他州。有陈告者，赏钱五万。其过百日而不变毁者，坐之。宜令宣徽院、御史台、閤门、左右金吾卫司、开封府觉察以闻。"

禁止铺翠销金等服饰。太上皇帝绍兴二十七年（*原注：缺月*），手诏："朕惟崇尚俭素，实帝王之先务，祖宗之盛德。比年以来，中外服饰过为侈靡，虽累行禁止，终未尽革。朕躬行敦朴，以先天下。近外国所贡翠羽六百余只，可令焚之通衢，以示百姓行法当自近始。自今后宫中首饰、衣服并不许铺翠销金，如犯此禁，重置于法。仰干办内东门司官常切觉察，不得有违。若失觉察，以违制论。其中外士庶令有司严立禁法，贵近之家尤宜遵守，如有违犯，必无容贷。故兹诏谕，各宜知悉。"

卷十四

科目

进士之举，惟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开宝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诉讼，太祖御讲武殿覆试（*原注：讲武殿，即今崇政殿*）。覆试自此始（*案：此句疑有脱误。据《文献通考》、《宋史·选举志》，命中书覆试，已行之乾德中。御殿命题重试，则自开宝六年始*）。赐诗，自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始。分甲，自太平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始。赐袍、笏，自大中祥符中姚晔榜始（*案《文献通考》：赐袍、笏，亦自吕蒙正榜始*）。锡宴，自吕蒙正榜始。赐同出身，自王世则榜始。赐别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陈尧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灏榜始。封弥、謄录、覆考、编排，皆始于景德、祥符之间（*案《宋史·选举志》：淳化元年，苏易简知贡举，糊名考校，遂为例。景德四年，定《亲试进士条制》，试卷，内臣收之，付编排官，去其卷首乡贯状，别以字号第之；付封弥官謄写校勘，用御书院印，付考官定等毕，复封弥，送覆考官再定等。编排官阅其同异，未同者再考之；如复不同，即以相附近者为定。取乡贯状字号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试卷以闻。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付之集书吏录本。《文献通考》谓糊名考校，淳化已用之殿试，景德复用之礼部。此书以封弥与謄录、覆考、编排并言始于景德、祥符间，似脱漏淳化糊名前事*）。蔡齐，大中祥符八年举进士第一，真宗临轩，见其举止端重，顾谓宰相寇准曰："得人矣。"特诏金吾给驺从，使传呼道上。因以为例。

开宝六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放进士及诸科及第者凡三十八人。下第进士徐士廉自陈屈抑，即诏贡部以入等进士并终场经学人并亲覆于殿廷，内出《未明求衣》赋、《悬爵待士》诗，进士宋准等一百二十七人并放及第。昉所放，退落者十人（*案：《文献通考》云："昉取宋准等十一人，上令籍下第人，召见择之，并准等御试诗赋，黜昉所取武济川一人，续取十六人附后，共得进士二十六人。"又五经、开元*

礼、三礼、三传、三史、学究、明法诸科，共一百有一人，恰合此书一百二十七人之数。惟初取十一人与三十八人，后黜一人与十人，彼此多寡悬殊，当是《通考》专言进士，此书合诸科言之），责授昉太常寺卿。御试举人，自此始也（案：《文献通考》云："昉等皆坐责，自兹殿试遂为常式。"又云："是年，虽别试而共为一榜。"至八年，御试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

大中祥符元年，贡士万二千人，真宗自择太子少保晁迥知贡举。

仁宗庆历二年，诏罢殿试。时臣僚言（案：《文献通考》、《宋史·选举志》并作知制诰富弼言）："国家沿隋、唐之制，设进士科，取采贤俊，虽至公之道过于前代，而得人之实或所未至。盖自咸平、景德后，条约渐密，然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省试主文者四五人，皆两制辞学之臣；又选馆阁官数人，以助考校；复有监守、巡察、糊名、誊录。上下相警，不能容毫厘之私，一长也。又引试凡三日，诗赋可以见辞艺，策论可以见才识。四方之士，得以尽其所蕴，二长也。又贡院凡两月余日研究差次，必穷功悉力，然后奏号，三长也。殿试考校之官多不精慎，一短也。一日试诗赋论三题，不能尽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过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或云：省试放榜则恩归有司，殿试唱第则恩出主上，是忘取士之实而务收恩之名也。历代取士，悉委有司，独后汉文吏课笺奏而上之端门，亦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载初之年，始有殿试，此安足法哉？往时未有糊名、誊录之制，主文者尚可专取舍，今既无以容其私，则殿试未见所长。请自今南省放榜，必恐恩归有司，则宜如天圣二年贡举先令，考定高下，以混榜引于殿廷，然后赐第，则与殿试无异矣。"因降是诏（案：《文献通考》载是篇大略相同，其末云："遂诏罢殿试。而议者多言其轻上恩，隳故事。旋复殿试如旧"）。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同召试中选。是时，王德用带平章事。例当谢，自谦空疏。德用曰："亦曾见程文，诚空疏，少年更宜学问。"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属见一老衙官，是纳诲也。"后二公俱大名，德用已卒，忠献谓景文曰："王公虽武人，尚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之意。"

乐 律

太祖乾德元年，将有事于南郊，翰林学士窦俨撰定乐章：降神用《高安》，皇帝行礼用《隆安》，奠玉币用《嘉安》，奉俎用《丰安》，酌献、饮福并用《禧安》，亚献、终献并用《正安》，送神用《高安》之曲（案：《宋史·乐志》载窦俨撰乐章在建隆元年，此因乾德元年始南郊，故系年互异）。

治平二年，礼官李育言："《开宝通礼》载圜丘、宗庙，太乐令率二舞工人就位，文舞陈于县北，武舞立于县南。今郊、庙文武二舞工六十八人，方行礼时，文舞既罢，乃舍羽籥，执干戚，以为武舞。窃惟天子亲执圭币以事天地祖考，可谓极严恭矣。而舞者纷然旁午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此，非所以称严恭之意也。"上曰："自今郊、庙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八佾。"自是二舞之数全矣。

崇宁四年九月，蔡京用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时汉津取身为度之义，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汉津本剩员兵士，为范镇虞候，见其制作，略取之，而京又使刘昺缘饰之。（原注：以上见杨氏《编年》）尝考刘昺《大晟乐论》云：五季灭裂之余，乐音散亡。周世宗观乐悬，问工人不能答，乃命王朴审定制度。其规模鄙陋，声音焦急，非惟朴之学识不能造微。盖焦急之音适与时应。艺祖以其声高近于哀思，乃诏和岘减下一律。仁祖朝诏李照与诸儒典治，取京县黍累尺成律，审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然太府尺乃隋尺也，照知乐声之高而无法以下之，乃取世俗之尺以为据。是时乐工病其歌声太浊，乃私赂铸工，使减铜齐，实下旧制三律，然照卒莫之辨。于是议者纷然，遂废不用。皇祐中，命阮逸、胡瑗参定，诏天下知乐者亟以名闻。逸、瑗减下一律，三年而乐成。言者以其制不合于古，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神考肇新宪度，将作礼乐，以文治功。元丰中，采杨杰之论，驿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下王朴乐二律，用仁祖所制编钟，稽考古制，是正缺失，焕然详明，夐出前世焉。然诸儒之议，互有异同，而其论不出于西汉。虽粗能减定，而其律皆本于王朴，未有能超然自得，以圣王为师者也。魏汉津居西蜀，师事李良，授鼎乐之法。良惟以黄帝后夔为法，余代皆有所去取。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其书行于世。汉津尝陈其说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逮崇宁初，上以英明濬哲之姿，慨然远览，将稽帝王之制，而自成一代之治。乃诏宰臣置僚属，令讲议大政。顾惟大乐之制，讹谬残缺甚矣。太常以乐器敝坏，遂择诸家可用者。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谐。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懵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异人，而以汉津之名达于上焉。高世之举，适契圣心。乃请以圣上中指三节为三寸，三三为九，而黄钟之律成焉。汉津得之于师曰："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赋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则其寸有余，惟三

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乎？前此以黍定律，迁就其数，旷岁月而不能决。今得指法，裁而为管，尺律之定曾不崇朝。其声中正平和，清不至高，浊不至下，焦急之声一朝顿革，闻者无不欢忻，调唱和气油然而生焉。越崇宁四年八月庚寅，乐成，诏罢旧乐，赐新乐名曰《大晟》。明年冬，致祠于帝鼐殿，有甘露自龙角鬣下降（案：崇宁四年，铸帝鼐，九鼎成。大观间，御制《大晟乐记》云："明年冬，备三献九奏，奉祠鼎、鼐。”后有双鹤来仪，不言甘露降，则此特冐之饰说也）。诏令乐府官属排设宫架，备三献九奏，以祗谢景贶。曲再作，有双鹤回旋于宫架之上。后再习乐，群鹤屡至。黄帝大合乐，有玄鹤六舞于前，盖和声上达而后鹤为之应。《传》曰："不见其形，当察其影。”世之知音者鲜矣，而羽物之祥，可卜其声和也。盖声音之和，上系人君之寿考，下应化日之舒长。焦急之声，固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照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知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寿考舒长之应，岂易量哉？四年八月庚寅，崇政殿奏新乐，诏曰："道形而下，先王体之，协于度数，播于声诗。其乐与天地同流，雅、颂不作久矣。朕嗣承令绪，荷天降康，四海泰定，年谷顺成。南至夜郎牂牁，西逾积石青海，罔不率俾。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逾远，遗声复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盖祖宗积累之休，上帝克相，岂朕之德哉！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岂不美欤？其旧乐勿用。”《实录》不载诏旨，〔此处文字疑有脱漏〕亦不载，《本纪》于辛卯日书"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辛卯，大理卿曹调、少卿李孝称、中书舍人张阁、许光凝各以本职进对，上谓阁曰："昨日新乐如何？”阁对曰："昨日所按《大晟》乐，非特八音克谐，尽善尽美，至于乐，莫不皆应古制。窃闻初按时已有翔鹤之瑞，与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亦何以异？臣无知识，闻此和声，但同鸟兽跄舞而已。”阁因奏被旨以古州等处纳士、差官奏告永昭、永厚陵，上曰："古州是古牂牁夜郎之地。”阁对曰："牂牁夜郎接连南陆，最为荒远，所谓上仁所不化者。今不缘征诛文告之烦，举国内属，非陛下文德诞敷，何以致此？今告功诸陵，在天之灵亦当顾享。”次光凝奏云："昨日按新乐，臣忝侍从之末，得遇荣观，不胜幸甚。”上曰："八音甚谐。”光凝曰："此圣德所致，可谓治世之音安以乐。至如陛下收复青唐，赵怀德归顺，近古州二千余里尽内附，今正功成作乐之时。”上曰："尽出诒谋。”光凝曰："神考厉精庶政，今陛下收其成效，若非陛下善继善述，何以致此？”九月乙未朔，以九鼎成，御大庆殿受贺，始用新乐。

大观四年八月丁卯，御制《大晟乐记》云："在艺祖时，常诏和岘；在仁宗时，常诏李照、阮逸；在神考时，常诏范镇、刘几。然老师俗儒末学昧陋，不达其原，曾不足以奉承万一，以迄于今。朕仰继先烈，推而明之。盖古之作乐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制作各不同。故文王作周，大勋未集，则簴业之声不可行于武成之后；武王嗣武，卒其功伐，则大武之声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周虽旧邦，乐名三易。朕承累圣之谋，述而作之，有在乎是。然奋乎百世之下，以追千古之绪，遗风余烈莫有存者。夙夜以思，赖天之灵，祖宗之休，李良之弟子，出于卒伍之贱，献黄帝后夔正声、中声之法；宋成公之《英茎》，出于受命之邦，得其制作、范模之度，协于朕志。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近取诸身，以指为寸，以寸生尺，以尺定律，而乐出焉。爰命有司，庀徒鸠工，一年制器，三年乐成，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器备。以崇宁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八音克谐，不相夺伦。越九月朔，百僚朝大庆殿称庆，乐九成，羽物为之应，有鹤十只飞鸣其上。乃赐名曰《大晟》，置府建官，以司掌之。明年冬，备三献九奏，奉祠鼎、鼐，复有双鹤来仪。自后乐作则鹤至，形影之相召。于以荐坛庙，和万邦，与天下共之。乃按习于宫掖，教之国子，用之大学辟雍，颁之三京四辅以及藩府焉。及亲笔手诏，布告中外，以成先帝之志，不其美欤！孟子曰：'今乐犹古乐。'盖感人以声，则无古今之异。四夷之乐，先王所不废也，虽乐不同，而声岂有二？古今参用，永为一代之制。继周勺之后，革百王之陋，以遗万世，贻厥子孙，永保用享。大观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记。”

政和三年五月，御笔手诏："乐废久矣。历世之君，千有余岁，莫之能述，以迄于今，去古尤远。循沿五季之旧，非治世之音。祖宗肇造之始，每未遑暇，百年后兴，盖在今日。崇宁之初，纳汉津之说，成《大晟》之乐，荐之郊庙，而未施行于燕飨。夫今乐犹古乐也，知乐者知其情而已，循声以知音，循音以知乐，循乐以知政，所通在政，所同在音，而无古今之异。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按试于庭，五声既具，八音始全，无怨滞焦急之声，有纯厚皦绎之美。朕奉承圣谟，立政造事。昭功继志，一纪于兹。乃者玄圭告成，今则雅乐大备。功成而作，于是始信荷天之休、宗庙遂谋。追三代之盛，成一代之制，以遗万世，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并颁行天下，旧乐悉行禁止。仍令尚书省措置立法行下。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牒奉敕依已得指挥，并大晟府既颁降，候颁行日，禁止旧乐。

六年闰正月戊申，大晟府奏："神宗皇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乞令略加磨砻，俾与律合，

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以荐在天之神。”从之。

历象

太宗诏新历载六十甲子。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鉴请于新历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议，以为无所稽据，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虽止六十，傥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得见所生之岁，不亦善乎?”因诏新历以百二十甲子为限自此始。

仁宗朝司天论月蚀分刻。皇祐五年，知制诰王洙言（案：《宋史·历志》不载是年月食事及王洙奏议，此可补其缺）：“据司天监李用晦等状，十一月望，月蚀十分，七历并同。复圆在昼，不辨刻，惟验起亏时刻：内，《宣明》算在丑正二刻，《仪天》丑正三刻，《应天》、《乾元》寅初一刻后，《大衍》、《景福》寅初二刻。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稍近。然《景福》算景祐三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强，而《崇天》、《乾元》、《宣明》不食，后果不食。《大衍历》算唐开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日皆不食。所以一行《大衍历》议云：‘假令理历者因开元二食，曲变交限以就之，则所协甚少而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福》为密。缘历算日交月食，诸历互有疏密，不可常准的。盖月日岂不少有盈亏，亦变常不定，历象必无全密。所谓天道远而人道迩，古来撰历名贤，如太史公、洛下闳、刘歆、张衡、杜预、刘绰、李淳风、僧一行等尚不能穷究，况用晦等浅学，止依古法推步，难为指定日月所食疏密。又据编修《唐书》官刘羲叟状：据历官等称参校诸历，互有疏密，及称止依古法推步，不敢指定历准的参定者。古圣人历象之意，止于恭授人时，虽则豫考定交会，不必脗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天道神变，理非可尽。设谓必可尽耶，则先儒不容自为疏阔。又《大衍》等七历所差不多，法数大同而小异，亦是递相因藉，乘除积累，渐失毫厘。且辰刻更筹，惟据漏刻，或微有迟速，未必独是历差。按隋《历志》，日月食既有起讫早晚，亦或变常进退，于正见前后十三刻半内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天道变常，未为乖谬。又一行于开元中治历，以《大衍》及李淳风《麟德》、刘绰《皇极》三历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课第一，所中才二十二，《麟德》得五，《皇极》得十。以一行聪明博达，时谓圣人，宜考古今，尚未能尽，如淳风辈，益以疏远。况圣朝《崇天历》法颁用逾三十年，诞布海内，熟民耳目，方将施之无穷，兼所差无几，不可偶缘天变，议改移。诘其本原，盖亦出于《大衍》。其《景福》历行于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循用。”诏仍用《崇天历》法。

英宗治平元年三月，赐新历名曰《明天》，命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序之。初，上即位，司天监奏《崇天历》五星之行及诸气节有差，诏判司天监周琮等七人同造新历（案《宋史》：英宗即位，命判司天监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栋、主簿周应祥、周安世、马杰、灵台郎杨得言作新历。此书止载琮等七人，而官职姓名俱未及详）。历成，而中官舒易简、监生石道、李遵各献其所造历。诏翰林学士范镇、诸王府侍讲孙思恭、国子监直讲刘攽详定。周琮等所造最密，乃用其历。迁琮等各两官，赐物有差。然琮等历后亦不可用，而琮等皆夺所得官（案《宋史》：熙宁三年七月，以琮等推验月食不效，乃诏复用《崇天历》，夺琮等所迁官。与此可互证）。

天文官李自正上《星变图》，且言月与太白俱犯昴，当有边兵大起。上谓辅臣曰：“阴阳占候之说，或中或否。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盛衰之理，何其异也？由是言之，王者当祗畏天道，要在人事应之如何尔！”

卷十五

耤田

明道元年十二月，上谓宰臣曰：“朕观古之兴王，皆重农桑，以为厚生之本。朕欲躬耕耤田，庶驱天下游食之民尽归南亩。”宰臣贺曰：“陛下亲发德音，躬耕以劝天下之民，皆致治之大本。臣等备位宰辅，不胜庆幸。”乃下诏曰：“庶政之本，盖先于农；五礼之经，莫重于祭。所以敦化阜俗，昭孝息民。致理之源，率由兹道。朕祗若灵命，临拊万方。守积累之洪基，荷清宁之大德。然赖母仪训助，衡宰辅成，暨中外之庶官皆夙夜而勤职。是致九围静谧，百姓康熙。内惟凉薄之姿，敢怠寅威之戒。圜丘告类，虽屡展于国容；千亩躬耕，尚缺修于古制。念太宗在御之日，行东郊执耒之仪，宪度具存，典章咸备。今欲述先烈，循祖考前规，申命攸司，因时蒇事。恭惟皇太后恢宣圣范，保佑冲人，于兹十年，克成丕业，亦未尝亲诣太室，祗荐嘉羞，伸昭事之诚，答眷怀之祉。复以岁时大顺，宫寝肇新，元历载更，休祥沓应，顾兹缛礼可举而行。朕则躬稼穑之艰难，勤身而率下。皇太后则谢祖宗之贶祐，精意以告虔。信有合于经彝，庶永光于简册，爰伸诞告，用示先期。朕以来年二月内，择日行耤田之礼。兼皇太后自垂帘听政以来未曾恭谢宗庙，朕已禀奉慈旨，于耤田前请皇太后恭谢宗庙。其来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礼。所有合行诸般恩赏，并特就耤田、恭谢恭庙礼毕，一依南郊例施行。”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赴太庙，亲享七室，礼成，还宫（案《宋史》：皇太后服衮衣、仪天冠，飨太庙。皇太妃亚献，皇后终献。此书所载稍略）。上御天安殿，发册，上太后尊号曰应天齐圣显功崇德仁慈保寿皇太后。礼毕，是日上宿天安殿，百官宿斋于朝堂。丙午，宿斋于东郊。日旁有黄云如龙凤。丁未，祀神农氏于坛，乃就耕位，执耜行耤田之礼。礼仪使张士

逊奏三推而止，上曰："朕将耕终千亩，以劝天下之力农。"士逊固请，乃耕十二步而止（案《宋史·礼志》及《本纪》皆不载仁宗耕十二步事，此可补其缺），御观耕坛。公卿以下执耒，耤田令奉穜稑之种，司农卿受而洒之，率属以终其事。还御正阳门，下制曰："朕钦承皇统，遵奉母仪，底定万邦，勤劳一纪。阳郊严配，既屡展于孝思；储驾躬耕，尚未遵于祖则。是用秩开元之遗事，述端拱之旧章，毖祀农坛，亲临帝耤。复慈闱之宪古，款清庙以谢成，圭瓒告虔，罍珩从献，乐崇九奏，礼备三牺，嘉夷夏之骏奔，感神灵之降格。威仪卒获，福禄来同。可大赦天下。云云。"宣制毕，百官称贺，上御天安殿。摄太尉吕夷简等上尊号曰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财　用

仁宗宝元二年，陕西用兵，辅臣议节浮费，有议减百官及军班等俸赐者。上曰："朕所欲去者，乘舆服御至于宫掖奢侈奇巧无名之费、不急之用尔。国家当择人以任职，至于俸赐自有定制，何用纷纷裁减，以骇中外乎？可下诏申谕之。"六月壬戌，诏曰："朕猥奉鸿业，深惟永图，恭己爱人，励精求治。欲素朴形于天下，风化始于朝廷，专命近臣议去浮费。爰自乘舆之所御以至宫掖之所须，尽屏纷华，一敦简俭。若夫设官置吏，分总事联，经武制军，参处营卫。惟其廪稍之给，具载等差之常，务从定规，无或过议。其文武百官及军班等俸赐，宜令详定所不得辄行裁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嘉祐四年正月丁亥，诏三司以天下广惠仓隶司农，逐州选幕职曹官各一人专监，每岁十月，别差官检视。老弱病疾不能自给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给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给，至明年二月止。有余积，量诸县大小而均给之。六月，诏诸路转运司，邻路邻州灾伤而辄闭籴者，以违制坐之。初，谏官吴及言："春秋之时，诸侯相倾，窃地专封，固不以天下生灵为忧，然犹同盟之国，有救患分灾之义也。凡外灾则不书，庄公十一年书宋大水，昭公十八年书宋、卫、陈、郑灾，然则皆外灾也。所以书者，是亦承告之辞，而患难相恤之谓也。又庄公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鲁记之。又以鬯圭玉磬如齐告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纾职事。'齐人归其玉，而与之籴。僖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传》云：'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诸侯无书获之例，而经书曰获晋侯，贬绝之也。战国之世，王道不绝如线，一有闭籴，而《春秋》诛之。陛下恩施动植，视人如伤。然州郡之间，官司各专其民，擅造闭籴之令。一路饥则邻路为之闭籴，一郡饥则邻郡为之闭籴矣。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国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视流离，又甚于春秋之时，岂圣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下是诏。

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庚寅，诏京师老疾孤穷丐者，虽有东西福田院，给钱米者才二十四人。可即宝胜、寿圣禅院置南北福田院，并东西各盖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岁出内藏钱五千贯给之。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知府事谏议大夫寇瑊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奉圣旨，令转运使张若谷、知益州薛田同共定夺。奏称"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掐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奉敕令梓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同定夺闻。奏称："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本府，至二年二月二十日起首书旋，一周年共书放第二界三百八十八万四千六百贯。"景祐三年，置监官二员轮宿。皇祐三年二月三日，三司使田况奏："自天圣元年薛田擘划，兴置益州交子，至今累有臣僚讲求利害，乞行废罢。然以行用既久，卒难改更。兼自秦州两次借却交子六十万贯，并无见钱桩管，只是虚行刷印，发往秦州入中粮草。今来散在民间，转用艰阻，已是坏却元法，为弊至深。转运司虽收积余钱拨还，更五七年未得了当，却勒第十三界书造交子兑换行用，凭虚无信，一至于此。乞今后更不许秦州借支。"奉圣旨依奏。熙宁元年，转运司奏逐界交子十

分内，纽定六分书造一贯文，四分书造五百文，重轻相权，易为流转。奉圣旨依行。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曰：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按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盖事之在官，必见于书，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久而易灭，数十岁之后，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并包巨细，无所不具。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纳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丰之余业，亲睹二圣之新政，时事之变易，财赋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及其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币，为殄虏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亳社，属车所至，费以巨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縻耗多矣。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大臣力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羌胡外乱，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凡会计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馈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览观焉。

苏辙《民赋》序曰：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矢之技以暴其乡邻，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余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郡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口。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少而税多，富者利于避役，则田多而税少。侥幸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记景德、田况之记皇祐，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

税。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余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进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扰，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万余，岁得钱数百万缗，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于反掌。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苛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取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今二圣鉴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

卷十六

兵　刑

自唐天宝后，历肃、代，藩镇不复制，以及五代之乱。太祖即位，罢藩镇权，择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余年，生民受赐。每一诏下，虽拥重兵，临大众，莫不即时听命。

建隆二年，太祖谓宰臣曰："五代以来，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之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令诸州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覆视之。"奏案自此始。

太祖尝读《虞书》，叹曰："尧舜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措刑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

五代时，鼎、澧、辰、沅、邵阳五州之境（案：江少虞《事实类苑》作武陵、辰、澧、邵阳为五州，《宋史》作辰、锦、溪、巫、叙为五州，与此互异），各有蛮猺保聚，依山阻江，殆十余万。马希范、周行逢时数出寇边，以至围迫辰、沅二州（案：《宋史》作辰、永二州），杀掠民畜，岁岁不宁。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厄、智勇可任者以镇抚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长七尺，武健多谋，在周行逢时屡以战斗立功，蛮党畏伏。太祖召至阙下，察知可用，以一路之事付之。再雄起蛮酋，除为辰州刺史，官其一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尽与一州租赋。再雄感激异恩，誓死报效。至州日，训练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遣亲校二十八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太祖大喜，再召至阙，面加奖谕。再雄伏地，流涕呜咽，不胜感恩。改辰州团练使。又以其门客王乃成（案：《宋史》作王允成）为本州推官。再雄尽瘁边圉，故终太祖世无蛮貊之患，五州延袤数千里，不增一兵，不费帑庾，而边境妥安，由神机驾用一再雄而已。

淳化三年，太宗谓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乎宽猛得中，宽则政令不成，猛则民无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慎之哉！"吕蒙正曰："老子称治大国如烹小鲜。夫鱼，扰之则乱。近日内外皆来上封，求更制度者甚众，望陛下渐行清净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贤者择之，亦古典也。"赵昌言曰："今朝廷无事，边境谧宁，正当力行好事之时。"上喜曰："朕终日与卿等论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亲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则刑清讼息矣。"

上尝御便坐，录京城系囚，至日旰，近臣或以劳苦过甚为言。上曰："不然，倘惠及无辜，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挠，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国家设官分职，本为治人。如受任外官悉能尽公决断，焉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一邑，治一郡，致飞蝗避境，虎渡凤集。臣下为政尚能致兹感应，若帝王用意惠民，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朕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效也。"宋琪曰："天下治乱，系在一人。陛下临御十年，勤劳致治，阴阳和顺，寰海宁谧。每日前殿所谈，止在刑政，退朝惟观古史，究历代兴亡善恶之事，以法古成宪。上资神圣，中外幸甚。"（案《宋史·刑法志》：太宗亲录系囚，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朕深以为适。"因谓宰相云云，与此条大略相同，系于雍熙二年十月。）

灵州河外寨主李琼以城降贼，有司将坐其家属。上曰："穷边孤垒，又无援兵，缘坐之法，朕不忍行也。"（案：下文书"二年"，则此上自必系年，为传写者脱去）二年，契丹入边，边将言文安、大成二县监军弃城遁走，请以军法论，上遣中使诛之。既行，谓之曰："此奏尚有疑，得无所部召之耶？当详而后决。"使至，讯之，果乾宁军令部送民入城，非擅离所部，遽释之。上之明察如此。

上谓侍臣曰："法律之书甚资政理，人臣若不知法，举动是过，苟能读之，益人知识。比来法寺新案，多不识治体"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牍，狱情已定，法官止阅案定刑，事之虚实不可改也。当在精择知州通判，庶知清狱讼。若州县得良吏一二，其下必无冤人。"上然之。

上闻汴水辇运卒有私货市者，谓侍臣曰："幸门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篙工楫师苟有少贩鬻，但无妨公，不必究问。冀官物之入，无至损折可矣。"吕蒙正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小人情伪，在君子岂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则万事兼得。曹参不扰狱市者，以其兼受善恶，穷之则奸慝无所容，故慎勿扰也。圣言所发，正合黄老之道。"

上亲录京师系囚，谓近臣曰："为君勤政，即得感召和气。如后唐庄宗不恤国事，惟务畋游，动经旬浃月，每出大伤苗稼，及还蠲其租税。此甚不君也。"张弘曰："庄宗兼惑于音律纵酒，伶官典郡者数人。"上曰："大凡君人以节俭为本，仁恕为念。朕在南衙时亦尝留意音律，今来非朝会未尝张乐。每旦下药，多以盐汤代酒，鹰犬之娱素所不好，且多杀飞走，真诰所不许，朕尝以此为戒。"

李继隆讨夏寇，与转运使卢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转运使，期八月出塞，令办刍粟。转运司调发方集，继隆复为檄，言阴阳人状陈，八月不利出师，当更取十月。转运司遂散刍粟。既而复为檄云，得保塞胡侦候状，言贼且入塞，当以时进运刍粟，即日取办。是时民输挽者适散，仓卒不可复集，继隆遂奏转运司乏军兴。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驿取转运使卢之翰、窦玭及某人首。丞相吕端、枢密使柴禹锡皆不敢言，惟枢密副使钱若水争之，请先推验有状，然后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罢。若水独留廷中，不退。上既食久之，使人侦视廷中有何。报云："有细瘦而长者，尚立焉。"上出，诘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再期为枢密副使，朕所以擢用尔者，为贤尔，乃不才如是耶！尔尚留此安俟？"对曰："陛下不知臣无能，使待罪二府。臣当竭愚虑，不避死亡，补益陛下，以报厚恩。李继隆外戚，贵重莫比，今陛下据其一幅奏书，诛三转运使，虽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验事状明白，乃尔加诛，亦何晚焉？献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获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吕端等。端等奏请如若水议，先令责状。许之。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既而虏欲入塞事皆虚，继隆坐落招讨，知秦州。若水由是知名天下。

真宗即位，首下诏求言。上谓近臣曰："朕乐闻朝廷缺失，以警朕心。然臣僚章奏多是自陈政绩，过行鞭扑，以取干办之名。国家政事自有大体，使其不严而理，不肃而成，斯为善矣。岂可惨虐刻薄，邀为己功？使之临民，徒伤和气。此辈真酷吏也。"

石熙政知宁州，上言昨清远军失守，盖朝廷素不留意，因请兵三五万。真宗曰："西边事，吾未尝忘之，熙政远不知耳。"周莹曰："清远失守，将相不才也。熙政敢如此不逊，必罪之。"真宗曰："群臣敢言者，亦甚难得，其言可用，则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后复谁敢有言者？"因赐诏书褒嘉焉。

仁宗天圣七年十月，诏诸军班典卖官所给军号法物，以违制论。自余以不应为，从重科之。先是，枢密院言御马直于荣鬻自制紫衫，而开封府以军号法物定罪，请下法官议。而审刑院言捧日、天武、拱圣、骁骑、宁朔、龙猛、神勇、飞猛、宣武、虎翼、卫圣，服绯绸衫；渤海神卫、捧节床子弩雄武、飞山，服紫绸衫；吐浑员寮直、龙卫、云骑、武骑、龙卫带甲剩员，紫纯衫。又皆有绯、小绫卓画带、甲背子一，以上为军号。殿前诸班直、马军诸班、殿前左右班、内殿直散员、散指挥、金枪东西班、钧容直皆服锦袄背子，给涂金银束带、银鞍勒，谓之仪注。御龙直服锦袄背子、皂罗真珠头巾、涂金银带，以上为法物。犯者亦以军号论。今于荣鬻自制紫衫，难从军号法物定罪也，故降是诏。

平广西蛮贼欧希范。欧希范，环州思恩县人，尝举进士试。景祐五年，应募从官军击安化州叛蛮，既而诣登闻求录用（案：《宋史》作"击登闻鼓，求录用"）。下宜州，而知州冯伸己言其妄要赏，朝廷遂编管全州。未几辄遁归，其族百余人谋为乱，杀冯伸己，而曰："若得广西一方，当建为大唐国。"因问术士石太清。太清曰："君贵不过封侯也。"乃杀牛建坛场祭天神，推白崖山酋蒙赶为帝，叔欧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庆历四年正月十三日，遂领众二千余人，破环州，劫州印，以环州为武成军。又破镇宁州及普义寨。宜州捉贼李德用出韩婆岭，击却之，获伪将崖盈、谭护二人。希范遂入保荔波洞，间出拒官军。明年，转运使杜杞大领兵至环州，使摄官欧晔、进士曾子华、宜州押司官吴香诱其党六百余人，始与之盟，置蔓陀花酒中，既昏醉，稍呼起，问劳至，则皆推于后庑下，尽擒杀之。后三日，得希范等十数人，剖其腹，绘五脏图，仍醢之以赐诸溪洞。殿中侍御史梅挚等言："广州转运使杜杞诱降人欧希范等六百余人，悉于会上杀之，失朝廷所以推信远人之意，宜劾罪以闻。"上为赐书申戒之。广西捉杀欧希范兵官礼宾使陈拱等四十三人，并行赏有差。

庆历三年，盗起京西，掠商、邓、均、房。叛兵烧光化军，逐守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问宰相谁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书虞部员外郎杜杞，名家子，好学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杞为京西转运按察使。居数月，贼平，叛兵诛死。明年，广西欧希范诱白崖山蛮蒙赶，袭破环州，陷镇宁、带溪、普义，有众数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时杜杞守横州，言蛮事可听，宜知蛮利害。"天子驿召杞，见便殿，所对合意，即除杞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安抚等使。杞至宜州，得州人吴香及狱囚欧世宏，脱其械，使入贼洞，说其酋豪。杞乘其怠，急击之，破其五洞，斩首数百级，复取环州。因尽焚其山林积聚。希范穷迫走荔波洞。蒙赶率伪将相数十人，以其众降。杞与将佐谋曰："夫蛮习险恃阻，如捕猩猱，而吾兵以苦暑难久，是进退迟速皆不可

为，故常务捐厚利以招之。盖威不足以制，又恩不能以怀，此其所以数叛也。今吾兵虽幸胜，然蛮特败而来尔，岂真降者耶？啖之以利，后必复动。”乃慨然叹曰：“蛮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将先威而后信，庶几信可立也。”乃击牛为酒，大会环州，戮之坐中者六百余人，而释其尪病胁从与其非因败而降者百余人。后三日，兵破荔波，擒希范至，并戮而醢之，以赐诸溪洞。于是叛蛮无噍类，而杞威震南海。言事者论杞杀降，为国失信于蛮貊，天子置之不问，诏书谕杞，赐以金帛。杞即上书引咎。

仁宗平保州云翼叛军。庆历四年八月壬寅，降敕榜招安保州叛军。又诏：“保州兵乱，本路见领兵甲捉杀，虑恐北界缘边人户惊疑，可令知雄州王德基牒报之。”蔡襄言：“保州兵士闭城为乱，杀党中懦兵十余人，指为首恶，以要朝廷招安，臣与臣修、臣甫已有论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随招榜入城，尽行诛戮。不闻施行。窃以天下内外之兵百有余万，苟无诛杀决行之令，必开骄慢叛乱之源。今州兵杀官吏，闭城门，从而招之，使传于四方，明朝廷有畏众不杀之意、官司有触事畏忌之势，则奸何惮而不为？议者若谓今日北戎妄生衅端，不可便于极边之地张皇其事，为敌人所窥，是不知制兵之权而昧威戎之略也。夫以中国为夷狄所轻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劲兵入城，诛一二千叛卒，以绝天下祸乱之萌，而敌人咫尺，必将竦动，安虑其见窥乎？况事机不可失，惟陛下特发睿断而行之。”丙辰，田况言：“保州缘边人户多煽言军贼作乱，将引契丹军马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奸人固欲摇动边民。乞下沿边安抚使密令缉捕，法外施行。”从之。又言：“保州累有人缒城，不得其造，逆不肯开城门。军士云翼左第九指挥一十一人、招收第三指挥一十一人、第四指挥一十人姓名，已令用床子弩射箭射入城中，告示韦贵，若能设画擒戮得叛人，则当优迁官资。如军中人能自相杀并一人以上，并与军员高排，三两人则不次擢之。”丁巳，命内侍武继隆赍赦敕赴保州招安，令田况、李昭亮、刘涣、杨怀敏相度，如已开门，即更不以赦敕示之。初，河北自五代以来，保州、广信、安肃别领兵万人，为三部，号都巡检司，亦曰策先锋。以知州军为使，置副使二人，使邻道相为援。太祖尝用此兵有功，因诏每出巡，别给钱粮以优之。其后州将不出巡，惟巡检司所领得给为不均。通判秘书丞石待举乃建议于都转运使张昷之，请领所部兵更其出入，季一出巡，出则别给钱粮，余悉罢之。至是，巡检司云翼等军悉扬言为乱，知州如京使、兴州刺史刘继宗不自安，乃悉令纳所置教阅器仗。会都监韦贵与待举射弓赌酒而于众辱之，贵凭酒慢詈曰：“徒能以减削军粮为己功”。因激其众。八月五日给军衣，众遂劫持兵入衙门。待举挈家上城，出东门，入无敌营。会继宗挈家至，与待举列敌兵守关城，率神卫、招收兵却入东门以拒乱。既而转斗不敌，继宗、待举复上城避之。遂下城，继宗堕城死，待举藏鹿角中，为乱卒所害。众怨待举甚，揭其首。于是又疑走马承受公事刘崇古，言与待举同议，亦害之。始迫沿边巡检都监王守一，不从而死。乃拥韦贵，据城以叛。贼平，既降昷之等，又降知定州（案：前有知定州王果之文，此当云降知定州王果，而传写脱去）。

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使，保州界河巡检兵士常以中贵人领之，与使州抗衡，多龃龉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骄悍，粮赐优厚，虽不出巡徼，常廪口食。通判石待举以为虚费，申转运司罢之。士卒怨怒，遂作乱，杀知州、通判等，悬其首于木上，每旦射之，箭不能容则拔去更射。推都监为主，不从，则以枪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胁监押韦贵，贵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众许之，遂立贵为主。贵稍以言谕之，令勿动仓库及妄杀人，且说之以归顺朝廷，众颇听之。会朝廷遣知制诰田况赍诏谕之，况遣人于城下遥与贼语，出诏示之，贼终狐疑不听。稍近城，则射之，不能得其要领。有殿直者径逾壕诣城下，谓贼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语。”贼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谓贼曰：“我班行也，岂不自爱？苟非诚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乐为乱，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赏汝，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耶？两制大臣而为妄诞耶？”词气雄辩，贼皆相顾动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复下索，召其所知数人登城。于是信之，争投兵，下城降，即日开门。大军入，收一指挥坑之，余皆勿问。加閤门祗候（案：此即指殿直者，佚其姓名）。

保州城未下时，有中贵人张怀敏，与张昷之不协，在军中密奏：“贼云，得张昷之首我即降，愿赐昷之首以示贼，宜可得。”上从之，遣中使奉剑往，即军中斩昷之首以示贼。是时参知政事富弼宣抚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复还，且奏曰：“贼初无此言，是必怨仇者为之。若以一卒之故，断都转运使头，此后政令何由得行？”上乃解，昷之落职，知虢州（案：《宋史》不载富弼谏止斩张昷之事，此可补其缺）。

平贝州妖贼王则。庆历七年十二月，河北安抚使知北京贾昌朝奏，十一月二十八日，贝州宣毅军大将王则据城叛。则本涿州人，以饥馑，流亡至贝州。始去涿时，母与之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恩、冀之俗，多尚妖术（案：贝州，以平王则改为恩州。此云恩、冀，已从改后之名）。后因习妖法，谋为乱，遂言背有福字自然隐起，以惑众。众颇信事之，而州吏张峦、卜吉为之主谋。会冬至，知州张得一与官属俱谒圣祖于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得一保骁捷营。贼焚营门，执得一囚之。兵马监押内殿承制田斌以从卒巷斗，不胜而出。城门闭，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持印，弃其家属缒城出，保南城。贼从通判董元亨取军资库钥不得，杀之，遂纵狱囚。囚有憾司理王奖者，遂杀奖。既而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

簿王渎皆被害。则僭号东平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曰安阳。榜所居门曰中京，居室厩库皆立号。改元曰得圣，以十二月为正月。置破赵得圣等军，百姓年十二以上并刺为军，所用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城上置四总管，各主一方。又列其徒为知州。然缒城下者日众，于是令守者五人为保，一人缒，则四人悉斩之。贝州民汪文庆、郭斌、赵宗本、汪顺自城中为书射出，约为内应。夜以索引官军数百人上城，焚敌棚。贼率众拒，文庆等与官军复自城而下。功虽不就，上曰："文庆等能向顺，可嘉也，悉录以官。"三班奉职马遂为北京指挥使，则叛，遂中夜叱咤。晨起诣留守贾昌朝，请击贼自效。昌朝因使持招降榜入城，则盛服见之。遂谕以祸福，不答。时知州事张得一侍侧，遂目之，不应。乃起投杯于地，扼则喉，击之流血，左右无助者。贼党至，断其一臂，杀之。将死犹骂贼曰："妖贼，恨不斩汝万段。"上闻，叹息久之，赠官苑使，封其妻为旌忠县君，仍赐冠帔，官其五子。及贼平，得杀遂者骁捷卒石庆，上使其子剖心而祭之。则始与妖党谋，以八年正旦，断澶州浮桥，相应为乱。会其党潘方净者以书谒留守贾昌朝，昌朝执之，故未及期而发。所习妖书，有《五龙经》、《滴泪经》。始则之叛也，上以权知开封府明镐为端明殿学士、河北体量安抚使，节制讨贼。既屡攻未克，上忧贼炽，亟召高阳关总管王信问贝州事，且戒信曰："凡军营在关城内，与贼为乱者家属，悉羁管之。余非是作乱者，当加晓谕，勿使之忧疑也。"又曰"城中军民来投者，毋得枉有杀戮以来功赏，使谕河北安抚使贾昌朝，与言亟示之以约束，违者以军法从事。"上又曰："城下要害处既多设寨栅，以防奔冲。即阴晦雨雪，贼乘夜突出，以害吾主将，不可无备。军中盛寒，凡系官材植及河防物料，权许就取为薪。"上之忧恤军民如此。一日，得贾昌朝奏贝州事，忧形于色，怅然曰："相公枢密日上殿来，无一人与国家了事者，何益?"彦博早朝，慷慨请行，以破贼自任，上大喜。既而左右赞曰："官家无忧，贝加文，则败矣。"上益喜。丁丑，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本路体量安抚使、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明镐副之。戊寅，诏文彦博以便宜从事，仍以将作监主簿鞠真卿、试将作监主簿成伟、进士李景元掌机宜文字。其明镐所辟官吏，并仍旧。彦博行，上燕饯赐赉，荣盛倾一时。乙酉，降空名敕告、宣头札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抚使，以备赏功。是时明镐功垂成，将士知上委任彦博隆重，人百其勇，待彦博之来以自效。上亦曰："彦博必生擒此贼矣。"至未逾月，闰正月辛丑，彦博等遣承受公事李继和来告贝州平，总管王信生捕获王则。则自反至败，凡六十六日。凯旋。戊申，以彦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制曰："膺重任者必励许国之忠，建奇功者必峻登贤之赏。其有早毗大政，夙负伟材，自奋临戎之行，遂成荡寇之略。宜扬显命，以告治廷。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上轻骑都尉、平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文彦博器业异伦，智谋适用，有强明果断之才而济之以温裕，有周通敏洽之识而辅之以端方，自班近途，寖发贤蕴。向以预政之地，深念择人之难，采西南之治声，陪左右之机论。属凶徒构孽，孤垒偷生，巢幕之势虽危，拒辙之狂尚肆。始定恢于胜策，往即殄夫妖氛，赏而缓功，庸何以劝？宜升台席之贵，更陟中台之华，兼书殿之美资，衍辕田之真赋，褒功驭贵，并示优崇。於戏！舍爵策勋，已奉谋于太室；代天理化，终济治于王家。其懋乃猷，用祗攸训。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进封开国公，加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上顾彦博曰："卿，朕之裴度也。"彦博归功于明镐，让位久之，上屡诏不允。诏以镐为端明殿学士、给事中，遂除参知政事。以王信为感信军节度观察留后。自余兵官，各以功次迁，京朝官及选人预军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为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转五资；第二等二百人，转四资；第三等三百人，转三资；第四等六百人，转二资；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转一资。王则槛送京师。乙丑，剐则于都市，诛西上阁门使知贝州张得一于丽景门外。得一，太子太师耆之少子也，视事八日而遇乱，匿营中为贼所得，置其家属于州廨之西厅，日为具饮食。初，贼取州二印，犹语曰："用讫却见还。"后每见必呼，则曰大王，先揖而后坐，坐必东向。又为则僭排仪卫，以故得不害。既诛，而兄弟悉降黜，妻子论如律。

闰正月初五日，降曲赦，其文曰："门下：朕纂承宝绪，导发化源，思固本之在民，每敦仁而修政，仰遵先训，罔咈大猷。刑审厥中，处之以明决；信孚无外，示之以怀柔。惟宁虽底于万邦，失所每矜于一物。近以贝丘旧壤，孽竖为妖，啸聚郡城，稽诛旬朔，眷兹境土，不无残伤。当兴师之剿除，且有众之蹂践。而又枕戈衽甲，暴露于夙宵；挽粟飞刍，疲劳于道路。暨列荡平之效，宜推优奖之恩，念彼封疆，并均渥泽，可曲赦河北诸州军。云云。於戏！天道助顺，固逆乱之无萌；君德好生，惟宽仁之可尚。恩威并及，善恶用分。布告群伦，当体朕意。"

王则挟妖法为乱既败，州郡大索妖党，被系者不可胜数。仁宗闻之，叹曰："如此得无滥及良民乎?"命有司宽其禁，诸传习妖法非情涉不顺者，毋得过有追捕。

明镐讨贝州，久未下，上深以为忧，问于两府参政。文彦博请自往督战。八年正月丁丑，以彦博为河北宣抚使，节制诸将。时枢密使夏竦恶明镐，凡镐所奏请，多从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彦博知其如此，即受命，乞以便宜从事，不从中覆，上许之。闰月庚子朔，克贝州，擒王则以献。初，彦博至贝州，与明镐督诸将，筑距门以攻城，旬余不下。有牢城卒董秀、

刘炳请穴地道以入，彦博许之。贝州城南临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潜穿穴，弃土于水，昼匿穴中，城下不之见也。有帐前虞候杨遂请行，许之。既出穴，登城杀守者，垂绠以引，城下之人悉登。城中惊扰，贼以火牛突，登城者不能拒，颇引却。杨遂力战，身被十余创，以枪刺牛，牛却走，贼遂溃。王则、张峦、卜吉与其党突围走至村舍，官军追围之。则犹戴花幞头，军士争趣之。部署王信恐其死无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峦、吉皆死于兵，不知所在。彦博请斩贼于北京，夏竦尚忌其功，建言恐非真，乞令槛车送京师。董秀、刘炳皆除内殿崇班。（案：王则之叛，《宋史》附具始末于《明镐传》后，而于《文彦博传》仅云："贝州王则反，明镐讨之，久不克，彦博请行。旬日，贼溃，槛则送京师。"又考《东都事略》、李焘《长编》，亦记之甚简。如董秀、刘炳、杨遂，皆其时出死力以破贼者，不一著其姓名。惟此书所载详备，足补其缺。）

平广南蛮贼侬智高。皇祐四年四月，广源州蛮侬智高反，陷邕州横山寨。五月，破邕州，又入横州、贵州、龚州、藤州、梧州、康州、端州、昭州，围广州、广源州。其先韦氏、黄氏、周氏、侬氏为首领，互相劫掠。邕管经略使徐申厚抚之，黄氏遂纳质，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蛮皆定。自交趾窃据，而广源等州多服役之。州在邕管西南、郁江之源，其地岩险峭深，产黄金、丹砂。俗尚椎髻、左衽，善战斗，轻死好乱。初，知傥犹州侬全福杀其弟知万涯州存禄及其妻之弟知武勒州侬当道，而并有其地。交趾怒，兴兵虏全福及其子智聪以归，而其妻阿侬遂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生十三年，杀其父商人曰："天下岂有二父耶?"因冒侬姓，与其母奔雷火洞。久之，复出据傥犹州，建国曰大历国。阿侬伪称皇太后，天资惨毒，嗜小儿肉，每食必杀小儿。智高攻陷城邑，皆其谋也。交趾复伐傥犹州，执智高，释其罪，使知广源州、文火、雷火、频婆四洞，又以思浪州附之。居四年，智高内怨交趾，攻安德州据之，僭称南天国，改年景瑞（原注：一本云，自称其巢为天南大理国，名其年为天瑞，又曰启历）。皇祐元年，寇邕州。明年，广西转运使萧固遣邕州指挥使元赟往候之，而赟擅发兵，攻智高，为其所执，且问中国虚实。赟颇为陈大略，说智高内属。由是遣赟还，并奉表，愿岁贡方物，许之。遂赍金函书，请献金、银、朱砂。知邕州陈拱以其事上闻，不报。智高既不得请，又与交趾为仇，且擅山泽之利，遂招纳亡命。数出弊衣易米，绐言本洞饥，部落离散，拱信其微弱，不设备。乃与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及其党侬建侯、侬志忠等日夜谋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绐其众曰："平生积聚，今为天火焚，无以为生，计穷矣。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死于兵刃之下。"四年四月，率众五千沿郁江东下，攻横山寨，破之，又破邕州。自号仁惠皇帝，改年启历，赦境内，黄师宓以下皆称中国官名。相继破沿江九郡贵、横、龚、浔、藤、梧、封、康、端，所至杀官吏，焚府库。进围广州。知英州苏诚（案：《宋史》作"苏缄"）屯兵边渡村，扼其归路。番禺令萧注募土丁，具战舰。贼少惧。会张忠自京师至，不介马战于白田，死之。贼围广州，凡五十三日（案：《宋史》作"五十七日"）。又再战于皇渡村。七月壬戌，由清远济江，拥妇女作乐而去。攻贺州，不克，杀蒋偕于太平场。破昭州，杀王正伦于馆门驿。复据邕州。十二月壬申，又败陈晓于金城驿（案："陈晓"，《宋史》作"陈曙"。此书避英宗讳，改"曙"为"晓"）。自智高初叛，上擢狄青宣徽南院使，充京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贼盗事，降空名宣头一百道付青，以备赏功。明年正月旦，会兵于宾州，责斩广西兵马钤辖、崇仪使陈晓及左班殿直袁用等三十二人于宾州。初，晓遇智高于金城驿，令东头供奉官王永吉将宜州勇敢兵五百为先锋，轻而失利，晓又素无威令，既遇贼，士卒犹聚博营中，仓卒被甲以前。晓既先受青节制，令不得轻进，恐青至成功，故侥幸一战以至覆军，为青所斩，军中股栗。遂下令更十日进军。贼谍者既去，诘旦遂行，至归仁铺，遇贼迎战，前锋少却，左第一将孙节死之。青亲执旗帜，麾左右蕃落骑，驰出贼后，大破之，斩首二千二百，伤创重者三千三百，获贼谋主黄师宓、侬志忠等五十七人，牛马器用数万，得贼所掳士女三千余人，招复丁壮七千三百。以所得贼财四十万均给战士，仍筑京观以志功，露布曰："臣青言：臣出身行伍，备位要枢，属岭表之虔刘，致圣情之宵旰，董师而出，承命不遑。受斧钺之初，皆亲禀于睿算；当矢石之际，则全仗于天威。石投卵以何虞，竹迎刃而自解。臣戊辰自连州整兵，甲戌至浔州遇寇，荡平小蠢，若蹑无人，度越重江，始逢大敌。戊寅，侬贼领乌合之众，帅蚁附之徒，亲统全军，结为一阵，轻兵搏我，骄气凌人。臣坚壁不争，张翼而待，候其锐锋稍挫，刚气微衰，奋骁勇而斩将搴旗，侮败亡则追奔逐北，自旦至暄，杀获无余。既枭凶犷之俘囚，遂举瓯城之降附，民归慈母，气廓遐陬。元凶已絷于槛牢，余党合尸诸市肆。伏念滨浔之地，胁从者皆是吾民；僭伪之中，缘坐者不无非罪。今则重轻差罚，首级书功，续遣使臣，别具敷奏。谨先具露布，驰驿以闻。云云。"初，广南谣言"农家种，籴家收，"至是为青所破，如谣言云。是时，朝廷以承平之久，岭外州县类不为备，官吏狃以为常，故寇至如入无人之境。前后遣将又不得人，以至暴践一方几一年云。二月班师，诏加青检校太尉、河中尹，召为枢密使，赐城南第一区。青始受命讨贼，即言于上曰："官军征蛮，数败走，士气不振，请选马步军及虎翼五指挥尝经御边者以往，庶于必胜。"上悉选精锐而遣之，曰："此皆吾劲兵，累历战斗，可用也。"青果以此败贼。始，上以青为宣抚使，付以广南讨贼，言者以青武人，不可专任以事。上以问大臣，宰相庞籍对曰："青起行伍，

若以文臣副之，彼视青为何者？不如不遣。”乃诏岭南一皆受青节制。既行，上谓侍臣曰：“青有威名，贼当畏其来，左右使令非青之亲信不可，虽饮食起卧亦宜防窃发。”乃特使以戒之。及捷至，上喜顾左右曰：“向非委青专制，岂能成功如是之速也！”

二月十三日，曲赦广南。“门下：朕膺穹昊之眷命，奉祖宗之贻谋，副亿兆心，垂三十稔，何尝不博稽教化之大，勤视蒸黎之繁？延登隽良，采纳嘉谟，以补治具，以迎休风。肆惟宵旰，罔或暇逸。蠢兹蛮旅，敢冒典刑，驱驰犬羊，越去溪洞，阴窥守御之间，寖生狡狂之谋，伤夷我版民，剽盗我州域。属以夏秋届候，潦雾交蒸，言涉险艰，遂稽平殄。朕托居人上，奄宅域中，岂朝经之未孚，将吏职之不举，致是方国，困于扰攘。虑焉及斯，嗟亦良甚。爰申命于将钺，俾总临于师干，鼓行而前，俘馘殆尽。今虽丑类正罚，既伏于天诛，尚念编甿何辜，久罹于寇虐。宜推涣宥之泽，曲示忧劳之怀，可曲赦广南东西路。云云。於戏！绥宁封疆，翦灭凶焰，下则赖兵戎之讲律，上则系庙社之垂灵。粤予统临，益用祗率。眷尔官吏，参输志诚，招怀流亡，劝励种敛，亟复饶富，永臻治平。布告群伦，庶体朕意。主者施行。”

上以蛮贼弥年逋诛，邻境调发应副亦推恩宥，二月十六日，降江西、湖南德音。“门下：朕绍承基绪，维御幅员，丕循燕翼之谋，慎固盈成之守，内之则询求文理，外之则讲练武经，冀此蒸民，臻于至治。属溪蛮之衅孽（案：《新安文献志》作“兴孽”），承边吏之失防，逾越土疆，绎骚生聚。薄言问罪，爰命行师，蕞尔狡凶，寻抵擒殄。然念江湖之列郡，实邻海峤之遐陬，封域犬牙，道途棋错。或护巡城堞，或输挽糗粮，奔驰险艰，暴露丁壮，凡此调发，岂无劳烦？兹惟眷瞻，颇用嗟恻，宜推宥典，曲示矜怀。云云。於戏！寇盗猖狂，既仗翦平之画；生灵瘵弊，必资生养之方。咨尔庶官，体予深意。”

侬智高入寇，广南东西官吏有弃城而逃者，大理将议法。上谕辅臣曰：“官吏不能城守，可罪也。然朕闻南方无城郭战具，一旦有仓卒之变而责人以死，朕不忍也。若兵备可以固御而弃者，论如法，其无城与兵力不能敌者，当末减。”由是免死者甚众。

卷十七

削平僭伪

孟昶，初名仁赞，及僭位，改焉。是时，契丹破晋，汉祖起并门，中原旱蝗连岁。昶益自大，君臣奢僭。及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贡，王昭远方总内外军柄，固止之。太祖诏蜀之邸吏将卒先在江陵者，并放还，乃给钱帛以遣。乾德二年，昶惧王师讨伐，潜遣谋者孙遇等间道赍蜡丸帛书，结太原刘钧，为朝廷所获。其书云：“蚤岁曾奉尺书，远达睿听。丹素备陈于翰墨，欢盟已保于金兰。洎传吊伐之嘉音，实动辅车之喜色。寻于褒汉，添驻师徒，只待灵旗之济河，便遣前锋而出境”云云。先是，太祖已有西伐之意而未发，及得书，笑曰：“吾出师有名矣。”十一月，诏曰：“朕奄宅万邦，于兹五稔。陈师鞠旅，出必有名；伐罪吊民，动非获已。眷惟庸蜀，久限化风，舞阶讵识于怀柔，干纪自贻于祸衅。近擒获四川伪枢密大程官孙遇二人，搜得孟昶与河东刘钧蜡书，潜相表里，欲起寇戎，致奸谋之自彰，盖天道之助顺。将定一方之乱，难稽六月之师。爰命将臣，俾正戎律，建灵旗而西指，授成算以徂征。言念坤维，久沉污俗。既为民而除害，必徯后以来苏，式清全蜀之封，止正渠魁之罪。况西川将校多是北人，所宜翻然改图，转祸为福。苟执迷而不复，虽后悔以何追。如能引导王师，供馈军食，率众归顺，举城来降，咸推不次之恩，用启自新之路。重念征行之际，宜申约束之文，已戒师徒，务遵法令，不得燔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丘垅、剪伐桑柘，共体救焚之意，以成不阵之功。凡彼烝黎，勿怀忧虑。故兹诏示，知朕意焉。”于是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充西川路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充都监，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充马军都指挥使，陇州防御使张凝充先锋都指挥使，左神武大将军王继俦充壕寨使，内染院使康延泽充马军都监，翰林副使张煦充步军都监，供奉官田仁明充壕寨都监，殿直郑璨充先锋都监，步军头目向韬充先锋都军头目。全斌而下，率禁军步骑二万、诸道兵一万，由凤州路进讨。以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水陆转运使，又以宁江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充归州路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充都监，客省使武怀节充战棹部署，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廷翰充马军都指挥使，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李进卿充步军指挥使，前阶州刺史高彦晖充先锋都指挥使，右卫将军白廷诲充壕寨使，御厨副使朱先绪充马军都监，仪鸾副使折彦赟充步军都监，八作副使王令岩充先锋都监，供奉官郝守濬充壕寨都监，马步军都军头杨光美充战棹左右厢都指挥使，供奉官药守正充战棹左厢都监，殿直刘汉卿充战棹右厢都监。自光义而下，率禁军步骑一万、诸道兵一万，由归州路进讨。以均州刺史曹翰为西南面水陆转运使。诏令孙遇等指画江山曲折之状及兵寨城守之处道里远近，俾画工图其险要，上以授全斌等。仍令所至之处，以前诏告喻伪将吏军民等。上问全斌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对曰：“臣等仗天威，遵庙算，刻日可定。”龙捷右厢都校史延德奏曰：“西蜀一方，傥在天上，人不能到，固无可奈何。若在地上，以今日之兵力，到即平矣。”上壮其言，喜曰：“汝等果能如此，我何忧哉！”帝又谓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勿害良民。”十二月，全斌等收复乾渠渡、万仞、燕子二寨，下兴州，伪刺史蓝

思绾退保西县，官军败蜀军七千人，获军粮四十余万石，乘胜连拔石圌、鱼关、白水阁二十余寨。二十八日，诏曰："命将出师，指期殄寇，今所向皆下，捷音继来，方乘破竹之功，更示战兵之令。如闻收复州县，其伪署军员兵士或投窜山林，或散匿民舍，俾安疑惧，特用招怀。诏到限一月，许于逐处首身，更不问罪。"是月，史延德等进军至三泉寨，败蜀军数万人，生获伪招讨使山南节度使韩保正、副使洋州节度李进等，又获军粮三千余万石。三年正月，刘光义等收复三会、巫山等寨，杀伪将南光海等三千余人，（案李焘《长编》：光义等收复三会、巫山等寨在乾德二年冬十二月，此在三年正月。又《宋史》杀伪将南光海等八千，此作三千余人。彼此互异），生擒战棹都指挥使渝州刺史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夺战舰二百余艘，又杀水军三千人（案：《长编》作"杀水军六千人"），拔夔州，伪节度高彦俦纵火自焚（原注：初，光义等行，帝以地图示之，指夔州镇江处，谓光义曰："我军至此，溯流而上，慎勿以舟师争先。当先令步骑前行，出其不意而击之，俟其稍却，即以战棹夹攻，败之必矣"。及捷奏至，帝问其状，果如所料）。诏蜀中伪将士死于兵刃、暴露原野者，所在郡县速收瘗之。又诏行营兵战阵被伤者，等第给赐缯帛。八日，诏行营马步兵士及诸道义军所经之处，长吏以牛酒犒之。王全斌进拔利州，得军粮八十万石。崔彦进、康延泽等逐蜀兵过三泉，杀戮虏获甚众，遂至嘉州，进击金山寨，不破。蜀人依小漫天寨，至深渡，旁江列阵以待我师。彦进遣张万友等击之，夺其桥。会天暮，蜀人退保大漫天寨。诘朝，彦进、万友与康延泽分兵三道击之，蜀人悉以精锐来拒，又大破其众，乘胜夺其寨，擒寨主王审超、监军赵崇渥，又获三泉监军刘延祚。蜀将王昭远引兵来救，遇我师，三战三败，追至利州北，昭远遁去，渡桔柏江，焚浮桥，退守剑门。王师遂入利州（原注：先是，官军至嘉州，会蜀人断阁道，未得进，王全斌议欲取罗川路，遂入。康延泽谓彦进曰："罗川路险，诸军难进，不如督工修阁道，取大路，与全斌会于深渡。"彦进然之。不数日，阁道成，遂进军）。全斌等既收复剑州，杀蜀兵万余人，生擒伪都监、通奏使、知枢密院事、山南节度使王昭远（原注：王昭远居常好大言，有杂耕渭上之志。闻王师压境，对宾客援手言曰："此送死来尔，乘此追之，当遂定中原，不烦再举也。"及此兵败，奔匿官仓中，凡不食数日，擒获槛送京师。后历诸卫大将军卒），马步军都指挥使、前洋州节度使赵崇韬（原注：先是，王师发利州，至益光，全斌会诸将，各陈进取之计。侍卫军头向韬曰："得降卒牟进言，益光江东大山数重，有小路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寨，对岸可渡。路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强店与大路合。可于此进兵，则剑门之险不足恃也。"全斌即欲领兵赴之，康延泽曰："来苏小路，无烦王师自往。蜀人已与官军相遇，数战数败，今闻并兵守剑门，不知诸师协力，可命偏将趋来苏，直达青强，北至剑门，与大兵夹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遂命史延德等分兵趋来苏，造浮桥。于是蜀人见兵至来苏，又见桥成，弃寨而遁。昭远闻延德至青强，即退兵陈于汉源坡上，留偏将守剑门，全斌等以锐师直击走破之。昭远、崇韬又遁走，全斌遣轻兵追之，皆生致焉）、刘光义等收复万、施、开、忠四郡，至遂州，伪知州、少府少监陈愈率其将吏出降。光义即日入城安抚，尽出府库钱帛以给军士（原注：初，诸将入辞，帝戒曰："所复郡县，当发帑藏，为朕赏战士。国家所取惟土疆耳。"至是人皆效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王师由剑门而入，昶益惶惧，问计于左右。有老将石斌（案："石斌"，《长编》作"石奉頵"，此与《宋史》合）对以王师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固守以老之。昶叹曰："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及遇敌，不能与我东向发一箭。今若闭垒，何人与我效命？"乃遣伪通奏使伊审证赍表诣全斌请降，其表曰："三皇御宇，万邦归有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顺无为之化。其或未知历数，犹昧死亡。致兴貔虎之师，实惧雷霆之怒。敢祈英睿，俯听哀鸣。伏念臣生自并门，长于蜀土，幸以先臣之基业，获从幼岁以纂承，只知四序之推迁，不觉三灵之改卜。爰自大明出震，盛德居尊，声教被于遐荒，庆泽流于中夏。当凝旒正殿，亏以小事大之仪；及告类圜丘，旷执贽奉琛之义。素居遐僻，久阻声明，曾无先觉之心，固有后时之责。今则皇威电赫，圣略风驰，干戈所指而无前，鼙鼓才临而自溃，山河郡县半入于提封，将卒仓储尽归于图籍。且念臣中外骨肉二百余人，高堂有亲，七十非远，弱龄侍奉，只在庭闱，日承训抚之恩，粗勤孝养之道。实愿克修甘旨，保此衰年，次望免子孙之睽离，守血食之祭祀，敢冀容之如地、盖之如天，特轸仁慈，以宽厄辱，臣辄援故事上渎严聪。窃念刘禅有安乐之封，叔宝有长城之号，皆自归款，尽获生全。愿眇昧之余魂，得保家而为幸，使先臣寝庙不为樵采之场，老母庭闱尚有问安之所。已令缄封府库，肃靖军资，用付典司，将期临照。今则车书混其文范，正朔奉以灵台，敢布腹心恭听赦宥。臣昶谨率文武见任官望阙再拜，上表归命，披沥肝胆以闻。"全斌等既受其降，遣马军都监康延泽先以百骑入城，见昶谕以恩信。留三日，尽封府库而还。昶又遣其弟仁赞诣阙上表曰："臣历观先觉，克奉忠区，窦融受累世之封，吴芮袭传家之庆。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则臣在执迷以何多，致颠沛之如是。罪岂容于擢发，形可置于磔尸。既无远虑之明，甘受后期之责。伏念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时事之变更，为人心之拥迫。先臣即世，臣方丱年，猥以童蒙，谬承余绪。乖以小事大之礼，缺称藩奉国之诚，染习偷安，因循积岁。所以上烦神算，远发王师，势甚疾雷，敏如破竹。顾惟懦卒，焉敢当锋？寻束手以云归，正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

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审证奉表归降，以前路寇攘，前进不得。臣寻更令兵士援送，至十一日，尚恐前表未达，续遣供奉官王茂隆再赍前表。至十二日以后，相次方到军前，料惟血诚，上达睿听。臣今月十九日，已领亲男诸弟，纳降礼于军门，至于老母诸孙，延余息于私第。陛下至仁广覆，大德好生，顾臣假息于数年，所望全躯于今日。今蒙元戎慰恤，监护抚安，若非天地之垂慈，岂见军民之受赐！臣自量过咎，尚切忧疑，谨遣亲弟诣阙奉表，待罪以闻。”太祖赐诏曰：“朕以受命上苍，临制中土，姑务保民而崇德，岂思右武而佳兵？至于兴戎，盖非获已。矧惟蜀郡，僻处一隅，靡思僭窃之愆，辄肆窥觎之志，潜结并寇，自起衅端。爰命偏师，往申吊伐，灵旗所指，逆垒自平。朕常中夜怃然，念兆民何罪！屡驰驿骑，严戒兵锋，务宣拯溺之怀，以尽招携之礼。而卿果能率官属而请命，拜表疏以祈恩，托以慈亲，保其宗祀，悉封府库，以待王师。追咎改图，将自求于多福；匿瑕含垢，当尽涤于前非。朕不食言，尔其无虑。”昶乃举族与官属由峡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窦俨迎劳之。昶与母至襄阳，复遣使赍诏赐茶药。所赐诏不名，仍呼昶母为国母。昶将至，命太宗劳于近郊。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阙下。时乾德三年也。帝以昶来降，意嘉之，诏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等约前代仪制，草定受降之礼。正月十六日，昶至前一日，有司设御座于崇元殿，陈仗卫于庭，如元会之仪。又为昶及伪官属设次于明德门外，设表案于门，横街之北。是日，大陈马步诸军于天街左右。昶及弟伪官李昊等三十二人至阙下，皆素服纱帽。通事舍人引昶于表案南序立，北向，伪官属皆班于昶后，置待罪表于案。昶跪授阁门使，持表入。昶等还位，序立以俟命。表至帝前，侍臣读讫，阁门使承旨出宣。昶等悉俯伏于地，通事舍人二员掖昶起，伪官属皆起，并鞠躬听命。阁门使宣制释罪，昶等再拜三呼万岁。阁门使又承旨赐昶等袭衣冠带，衣库使导所赐陈于前，昶再拜跪受，各就次，易服乘马。昶至升龙门下马，官属至启运门下马，就次入见于崇元殿。帝衮服升座，轴帘却扇。文武百官先入，起居讫，分班东西相向。阁门使引昶等入，起居舞蹈，称谢。宣徽使承旨唤昶升殿，昶等皆再拜，伪官属依位序立。通事舍人引昶升自东阶，宣徽使承旨安抚至御座前鞠躬，帝亲抚问之。昶还位，与官属皆舞蹈再拜，三呼万岁。昶出，中书门下率百僚称贺。礼毕，御明德门，宣赦：“门下：伐罪吊民，所以昭宣王略；眚灾肆赦，所以荡涤群非。稽有国之旧章，盖哲王之能事。朕飞龙抚运，跃马兴邦。虽禹别九州，尽为王土；而蜀川一境，犹隔华风。天兵飞渡于剑门，蜀主哀号而纳款。念其生聚，曲为保全。宜推旷荡之恩，用慰伤残之俗，易苛政以平恕，革重敛为轻徭。用举宏纲，正我王度。自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应伪蜀管内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自乾德二年终，所有残欠租税，并与除放。仍特放今年夏税及沿纳诸杂物色等一半，兼令逐州子细分析目前诸色税赋及科配烦重名目，闻奏，当与等第，永远减放。应败缺场务，仍各具事申奏。当议指挥西川城内人户食盐，伪蜀估定每斤一百六十文足陌，令每斤特减六十文足陌，今后只定一百文足陌。所有诸州盐，各取逐处价例，三分中与减一分。应乡村不济人户缺少粮食者，委逐处官吏开仓赈贷，候丰熟日，令人户一斗只纳一斗。昨者收复之际，亦已严切指挥。或虑诸军虏得丁口，便仰各放还本主，不得更有隐藏，如敢固违，当行严断。其伪蜀内外文武臣僚及将校职员等能奉其主，归我大朝，念兹通变之方，宜预旌酬之宠，各令分析名衔申奏，当与加恩。管内应有负罪逃窜之人、亡命山林之辈，限赦到一月内，许自陈首，并仰放罪。仍令逐处长吏倍加安抚，如限满不自陈首，复罪如初。乃眷剑南，比为内地，自累朝之艰否，据千里之江山，岂无沉滞之人？宜下旁求之诏，所在州郡及山林有怀才负艺、未沾寸禄者，委长吏闻奏。先贤丘垅，不得樵采。古来庙宇，咸与修崇。其余节妇义夫顺孙孝子有堪旌赏，当议举明。官吏军民各勤职业。乐予景运，当庆新恩。告示一方，咸知朕意。”是日，宴近臣及昶等于大明殿，昶奉觞上寿。是日，又赐昶玉带、金鞍勒马、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绮千段、衣着万匹；赐昶母李氏金器三百两、银器二千两、锦绮千段、绢千匹；自仁贽、玄喆、李昊等恩赐各有差。先是，帝诏有司于右掖门街，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待昶，供帐悉备，至是赐之。又为其伪官属各营居第。翼日，诏曰：“伯禹导川，黑水本梁州之域；河图括象，岷山直井络之墟。是曰坤维，素为王土。属中原多故，四海群飞，遂割裂于山河，竞僭窃于位号。朕削平宇县，载整皇纲，复周、汉之旧疆，宠绥群后；采唐、虞之大训，协和万邦。六年于兹，百揆时叙。礼乐征伐之柄，尽出朝廷；蛮夷山海之君，咸修职贡。一昨顺长庚而授律，法时雨以兴师，先申诞告之文，以慰徯来之众。咨尔伪蜀主孟昶，克承余绪，保据一隅，擅正朔以自专，历岁年以滋久。而能属王师之致讨，察天道之恶盈，体此绥怀，思于效顺，尽率官吏，来降军门。抗手疏以陈诚，伏天阍而请命。是用昭示大信，尽涤汝瑕，度越彝章，升于崇秩。冠紫微之近署，以奉内朝；翦鹑首之奥区，为之封邑。率从异数，式洽殊私。尔宜钦承，往践厥位。可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给上镇节度使俸禄。余伪官除拜有差。”昶数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废朝五日，素服发哀于大明殿。赠中书令，追封楚王，谥恭孝，赙布帛千匹，葬事官给。后数日，其母李氏亦卒。初，李氏随昶至京师，太祖数命肩舆入宫，劳之曰：“母善自爱，无戚戚怀乡土，异日当送母归。”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归蜀尔。”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傥得归老并土，妾之愿也。”时晋阳未平，太祖闻其言，大喜曰：“俟平刘钧，即

如母所愿。"因厚加赐赉。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贪生以至此。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尔，今汝既死，吾何生焉！"因不食，数日卒。太祖闻而伤之，赙赠加等，与昶俱葬洛阳，诏发奉义甲士七千人护送。七月，正衙备礼册命昶，其文曰："维乾德三年岁次乙丑七月己未朔二十四日戊子（案：朔日是己未，则二十四日是壬午。若二十四日是戊子，则朔日是乙丑。据《宋史·太祖本纪》，七月壬辰，追封孟昶为楚王。下书丁酉，又书八月戊戌朔。是七月己巳朔，二十四日壬辰。附注备考），皇帝若曰：咨尔故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孟昶，夫册赠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纪勋伐；继绝之义，所以旌异域而表来庭。苟匪全功，宁兼二者。国家承乾抚运，括地开图。稽至德于勋、华，体深仁于汤、禹。既定壶关之乱，复剪淮夷之凶，暨荆及衡，洗荡逋秽。以为人君之道，先德而后刑；王者之师，有征而无战。兵威震叠，寰宇来同。以致薄伐西川，徂征三峡。惟尔昶袭乃堂构，据有巴庸，而能祇畏皇灵，保全宗绪，知机识变，委顺图全。驰子牟魏阙之心，奉伯禹涂山之会。朕自闻献款，良切虚怀。舟车欣至止之初，邸第锡非常之制。封崇异数，期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谢。呜呼！尔有及亲之孝，特异常伦；尔有奉上之情，所期终养。何高穹之不祐，与幽壤以同归！斯朕所以当宁兴悲，彻县永叹。询于史氏，申命礼官，今遣使起复云飞将军、检校太傅、右神武统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平昌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孟仁赞持节，册赠尔为尚书令，仍追封楚王。呜呼！式备哀荣，载光简牒。南宫峻秩，全楚大邦，并示追崇，夐超彝制。始终之分，朕无愧焉。尚冀英魂，歆兹盛礼。呜呼哀哉！"礼毕，其册载以犊车。设卤簿、鼓吹，导至其第。册及门，主人迎册使入。是日，仍赐昶坟庄一区，给守坟人米千石、钱五十万（案：《宋史》作"五万"）。初，昶在蜀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他物称是。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韦寅逊撰词，以其非工，昶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昶以其年正月十一日降，太祖命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又昶袭位后，民质钱取息者，将徙居，必书其门曰："召主取赎。"其末年，西川妇女竞理发为高髻，号朝天髻。始周世宗平淮甸，克关南，议讨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自始伐至降，凡六十六日。昶父子据有二蜀三十一年，至是国除。王全斌既平蜀，部下多渔夺民财。及凯旋，太祖尽得其状，召行营都监王仁赡面诘之。仁赡历诋诸将所为，奢纵不法，冀以自解，且曰："清廉畏慎，不辜陛下任使者，惟有曹彬一人耳。"即日授彬宣徽南院使，彬入奏曰："征西诸将皆获罪，臣独受赏，何以宁处？"上曰："卿有功无过，又不自矜。苟若有纤芥之累，王仁赡岂有为卿隐耶？劝惩，国之常典，可无让也。"蜀平，得州府四十六，益、彭、眉、嘉、绵、汉、资、简、梓、遂、黎、雅、陵、戎、泸、维、茂、昌、荣（原注：缺文）、阆、渠、合、龙、普、利（原注：缺文）、渝、涪、黔、施、达、洋（原注：缺文）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原注：缺文。案《长编》：蜀平，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宋史》载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此书大略与《长编》相合）。

李筠在镇，擅其征赋，颇招集亡命。尝以私忿囚监军使，世宗不能堪，但下诏责让而已。至是，遂以建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叛，太祖遣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殿前副都指挥点检义成军节度使高怀德率诸军进讨。五月二日，又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润赴澶州巡警，诏殿前都点检昭化军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节度观察留后王全斌由东路会兵进讨。前德州刺史曹翰、前耀州刺史张晖并充行营壕寨使，由东路与守信等合。敕守信等曰："勿纵筠下太行，急进师扼其隘，破之必矣。"帝乃下诏曰："违天逆命，不可以逋诛；伐罪吊民，式慰其徯望。昭义军节度、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李筠出于贱隶，骤列通侯，诡谲多端，包藏有素。朕以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念同事于前朝，每曲形于厚礼，推赤心而示信，指天日以申盟。而不体予怀，自隳尔节。窥觎神器，傲扰天常，囚辱使臣，虔刘民吏，结刘钧于并垒，害张福于高平。肆其凶谋，干我大戮。国有常宪，人其舍诸。将申齐斧之刑，用致灵旗之讨。李筠宜削夺在身官爵，令诸道会兵进击。宥其驱胁，实前王之令猷；示以招怀，亦吾民之何罪！黎城旧壤，上党名区，俗本贞纯，人知节义。岂私从乱，必自改图。苟去危以就安，可转祸而为福；立功名于当世，保富贵以终身。勿成染污之风，自取覆亡之咎。凡尔士庶，当体朕怀。"五月十九日，内降手诏亲征。"朕仰膺天眷，肇启皇图，念可畏之非民，敢无名而动众。李筠不知天命，犯我王诛，弃带河砺岳之恩，为干纪乱常之事。已行攻讨，即俟荡平。当九夏之炎蒸，念六师之劳苦。深居宫阙，情所难安。当议省巡，用伸慰抚。朕取此月内暂幸军前，所司供顿务从俭约，郡国长吏不得擅赴行在。两京留司官起居表章，传置以闻。勿令劳扰，以称朕意。"以二十四日次荥阳，西京留守向拱、河阳节度使赵晁来朝。太祖召拱与语，拱曰："李筠逆节久露，兵势渐盛。陛下宜速济大河，历太行，乘其未集而击之，平贼必矣。若稽留浃旬，臣恐贼锋益炽，攻之难力矣。"帝深然之。其月，石守信败筠军于长平，斩首三千余级，拔大会寨。十九日，命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天平军节度使韩令坤率兵屯河阳。石守信、高怀德又破筠众三万于泽州，获伪河东节度使范守图，降河东援军数千，皆杀之（原注：初，筠送款于河东刘钧。及王师至，筠求援于钧，钧遣守图等赴之，至是并获焉）。帝以亲驾，大赦天下："门下：天生五材，武可以底宁祸乱；君有一德，恩所以辑睦兆民。爰自眷命自天，膺图开国。繄朕寡

昧，勉徇乐推。式造新邦，务求治道。郡县小大之政，必切躬亲；耆宣勋旧之臣，敢忘礼遇？以四海乐康为念，以一物失所为忧，勿敢怠荒，庶期开泰。不谓壶关之地，分野缠灾，守臣无事以生疑，同恶望风而相济。朕推心勉谕，屈己俯从。和气不能易豺狼之心，平地于是作荆榛之路。昨者长驱禁旅，直上太行。始戮贼军，寻平泽、潞。锋交矢接，瓦解冰消。潞州既逼危亡，寻输降款。契我好生之意，各覃加等之恩。一境熙春，万家安堵。既豁黔黎之望，实凭宗社之灵。重念将士同心，服干戈而展效；官吏奉职，部力役以有劳。将同庆于域中，宜大赉于天下。应天下见禁罪人，自六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云云”。（原注：余同本传。）

李重进九月反状闻，太祖遣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偓等四将率禁兵讨之，仍令友规护前军。（案：仍令云云当是上文已载友规，为传写者脱佚。据《长编》："扬州都监、右屯将军安友规知重进必反，逾城来奔。"至是果反，故仍令护前军讨之）。乃下诏曰："黄轩御极，尝行中冀之诛；虞舜登庸，先正四凶之罪。芘民靖乱，何莫由斯？朕以历试艰难，肇膺眷命，务辑宁于华夏，思康济于黎元。爰整锐师，濯征多垒，慰其徯后，匪曰佳兵。新授平卢军节度、淄青等州观察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李重进位列公侯，任隆藩翰，自皇家之起运，包异志以无君。朕法天无私，与物更始，特含垢以宥罪，听改行而自新，申抚谕于玺书，形誓言于金券，特迁大镇，用保永图。而敢固守孤城，拒违王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宜正彝章，用惩大憝。其李重进在身官爵并宜削夺。"上谓左右曰："朕于周室近臣无所图间，重进不体朕心，自怀反侧。今六师在野，朕当自慰抚之。"十月二十一日，内降手诏曰："朕以反臣负国，凶党婴城，劳将帅以征行，救生灵之涂炭。重念蒙犯霜露，跋涉山川。将亲示于抚循，须暂离于京阙。朕取今月内幸扬州，凡所供须务令省约。方期靖乱，无至劳人。余依征泽潞诏书从事。"（原注：余同本传。）

陈洪进入朝，以其地来归，太宗优诏嘉纳之。以洪进为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留京师奉朝请。诸子皆授以近郡。五月一日，降德音："门下：朕纂绍基图，临御区宇，庆五兵之销偃，致四海之混同。顾惟动植之间，悉被生成之泽。念清源之一境，隔朝化以多年，江山虽在于照临，黎庶未沾于恩惠。节度使陈洪进素怀明略，喜遇昌期，偃戎节以来朝，录地图而上进。今者川途无壅，声教大同，宜覃宽宥之恩，俾洽维新之化。应泉、漳等州管内州县诸色罪人，限德音到日，并从释放。云云。於戏！同文共轨，荷宗社之殊休；恤物爱民，乃帝王之常道。矧惟远俗，初被皇风，用安归向之心，倍注抚柔之意，降九天之雨露，苏比屋之生灵，必令其万户千门，永乐于轻徭薄赋。凡尔众庶，当体朕怀。主者施行。"

太宗征太原，次澶渊，太仆寺丞宋捷者掌出纳行在军储，迎谒道左。太宗见姓名喜，以为我师有必捷之兆。车驾将至，令语攻城诸将曰："我端午日置酒，宴会于太原城中。"至癸未，继元降，乃五月五日也。

太宗朝平蜀贼李顺（原注：刘旴附）。淳化四年，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起而为乱，谓其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附者益众。先是，国家平孟氏之乱，成都府库之物悉载归于内府。后来任事者竞功利，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群众起而为乱。二月，杀彭山县令齐元振。十二月，与巡检张玘斗于江原县，玘死之，小波亦病创卒。众推小波妻弟李顺以淳化五年正月叛，攻邛、蜀二郡，官吏多被其害。又败都巡检郭允能于新津，贼势益盛，众附者数万。永康军、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皆为顺所陷，纵火大掠，遂进攻成都。既陷成都，知府事郭载率官吏奔东川，贼遂据成都。上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率兵讨之，以便宜决遣。又命枢密直学士张咏知成都府（案：《长编》据《成都志》及宋祁所作墓志、韩琦所作碑，谓咏知成都，乃是春除，既而留不行，至九月代雷有终任。《实录》及《会要》并于是春即书以张咏知成都，误矣。此书亦仍《实录》、《会要》之误），雷有终、裴庄、刘锡、周渭等掌川峡随军漕运，马步军都军头王杲率兵趋剑门，崇仪使尹元率兵由峡路而进，并受继恩节制。又命成都府监军供奉官宿翰为崇仪使。先是，群盗自成都分攻剑门，翰先自成都领兵投剑门，适与正兵合（案：《长编》"李顺分兵攻剑门，都监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御之，会宿翰领兵至，破之。上喜，以正为六宅使、剑州刺史，充剑门兵马部署。翰为崇仪使、昭州刺史。"此云与正兵合，不载上官之姓，当是上文有脱佚）。因迎击，大破贼众数千人，余三百人奔归成都。顺怒其惊众，尽杀之。奏至，上嘉翰功，故有是命。三月，诏继恩："朕以凶民啸聚，蜀郡惊骚，俾聊举于军师，务速令于平荡。已闻虎旅，将覆枭巢。既显戮于鲸鲵，虑俱焚于玉石。顷令分别，用振恩威。宜令王继恩候前军所到处，其贼党等或敢恣凶顽，或辄行拒抗，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其有或先被胁从，或自能归顺，更不问罪，并与安存。不惟推好生恶杀之心，亦用举惩恶劝善之典。谅尔将兵之意，知予及物之恩。"四月，继恩由小剑门路入研石寨，破贼斩首五百级。遂北过青强岭，平剑州，进破贼五千众于柳池驿，斩首六百级。贼众望风奔走，杀戮溺死者不可胜计。又克阆、绵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贼十余万，斩首三万级，获顺及伪官甚众。及议赏功，中书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书史，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恳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任无足以议赏典。上深怒，责丞相等，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别立宣政使，序位于昭宣使之上，以授之。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转饷不给，专以饮宴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

乐，又令骑兵执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仆使辈用事恣横，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坐而玩寇，军士亦无斗志。余贼窜伏山谷间，州县有复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内押班卫绍钦同领其事，命给事中、参知政事赵昌言充川、峡路兵马都部署，自宣政使王继恩以下皆听其节度。御札数幅，丁宁授以方略。奸党悉平。至道二年春，布衣韩拱辰诣阙上言，继恩有平贼大功，当秉机务，今薄赏无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妖言惑众，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继恩还。又有刘旰者，广武指挥军卒也。至道三年八月，都巡检使韩景祐至怀安军，旰谋杀景祐而叛。是夜三鼓，啸聚军士，逐景祐，景祐逾垣遁逸。遂掠怀安及汉、蜀、邛州。永康军招安使上官正即与钤辖马知节领兵趋新津，贼出邛州方井，击败之，斩旰，尽平其党。九月，太宗因言西川叛卒事，辅臣或曰："盖地无城池，所以失其制御。"上曰："傥官吏得人，善于绥抚，使其乐业，虽无城可也。"昌言为人辩智，于上前指画破贼之策，上悦之，恩遇甚厚。既行，时有峨眉山僧茂真以术得幸，谓上曰："昌言额纹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会昌言至凤翔，是时寇准知州，密上言："赵昌言素有重名，又无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兵柄。"太宗得疏，大惊曰："朝廷皆无忠臣，言莫及此，赖有寇准忧国家尔。"乃诏昌言以军事付王继恩，罢知政事，以户部侍郎知凤翔，召寇准参知政事。西川招安使王继恩部送贼酋句重荣等五辈诣阙，上曰："汝曹本非为恶，但官吏失于抚御，致尔为盗。及兵兴，武人务在立功，肆行杀戮，尔辈惧死亡命耳。朕今谕以恩信，不忍诛也。"皆释甲，放之。太宗闻蜀贼起，顾侍臣曰："蜀土之民近岁日益繁盛，但习俗嚣浮，多事遨赏。物极必反，今小寇惊动，岂天意抑其浮华耶？"吕蒙正曰："昔楚庄小国之君，常惧无灾。今升平之代，远方忽有狂寇，亦恐天垂警戒。"吕端曰："蒙正之言，望陛下留意。"上深纳之。

卷十八　升降州县一

东　京

开封府，大中祥符二年（案：《宋史·地理志》作"三年"），改浚仪县为祥符县。复后唐匡城县为长垣县（原注：梁名长垣。案《宋史》：隋匡城县。建隆元年，改为鹤丘。后乃改长垣）。建隆四年，升东明镇为东明县，以济阳镇属县。咸平五年，升通许镇为咸平县（案：此书于各府州所领县，沿自前代者，皆不记，惟记自建隆迄绍兴升改者。据《宋史》，谓政和七年，改酸枣县为延津，则事在宣和以前，此书不应缺载。然《文献通考》仍存酸枣旧名，而不著延津。其互异未审所由。今就二书之显与此书不同者，附注各条下，以备参证）。

西　京

河南府，熙宁八年（案：《宋史》作"五年"），省洛阳县入河南县，元祐二年复置。熙宁八年，省缑氏县入偃师县。熙宁五年，省伊阙县入伊阳县（案《文献通考》：景德四年，升永安镇为县，属京西路，此缺载）。

南　京

应天府，景德四年（案：《宋史》作"三年"），升归德军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升南京。

北　京

大名府，庆历二年，升大名为北京（案《文献通考》：熙宁六年，省经城县为镇，入宗城县。省洹水县为镇，入成安县，此缺载）。

京东东路

青州，淳化五年，改为镇海军节度使（原注：唐为平卢军节度）。政和元年曰齐郡。

密州，开宝五年，升为安化军节度（案《文献通考》：元祐三年，以板桥镇置胶西县，此缺载）。

拱州，崇宁四年，以开封府襄邑县，建州名辅州，以为东辅，又改今名（案《文献通考》：大观四年，废拱州，复为襄邑县，还隶开封。政和四年，复为州，此缺载。又《通考》及《宋史》并云属京东西路，与此属京东东路有异）。

齐州，治平二年，升为兴德军节度。咸平四年，省临济县入章丘县（案《文献通考》：政和六年，升齐州为济南府。又云景德三年，以章丘置清平军。熙宁三年，废军，复为县，此皆缺载）。

潍州，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县置北海军。乾德二年，升为潍州。政和元年，曰北海郡。建隆三年，析北海县地置昌邑县。乾德三年，以营丘城置安仁县，寻改为昌乐。

淮阳军，太平兴国七年置。太平兴国七年，以徐州之宿迁县属淮阳军（案：《文献通考》云，以徐州之下邳、宿迁二县，建淮阳军。元丰初，改属京东西路。与此稍异）。

京东西路

袭庆府，建隆元年，复泰宁军节度（案《文献通考》：大中祥符元年，升泰宁军节度为大都督。政和八年，升为府）。大中祥符元年，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大中祥符元年（案：《文献通考》作"五年"），改曲阜县为仙源县（案《宋史》：大观四年，以瑕丘县为瑕县，以龚丘县为龚县，此缺载）。

兴仁府，建中靖国元年，改周彰信军为郡，后升府（案：《宋史》作"崇宁元年，升曹州为兴仁府"）。大观三年，升都督府。大观二年，改宛句县为宛亭县

(案:《宋史》作"元祐元年,改冤句县为宛亭")。

郓州,大观二年,升大都督府(案:《宋史》作"大观元年,升大都督府","宣和元年,改为东平府")。

广济军,太平兴国三年,以定陶镇置广济军。至熙宁四年,废,属曹州。元祐元年复置(案:《文献通考》云,汉定陶县。唐为镇。太平兴国二年,建为军。四年,割曹、澶、济、濮四州地,复置县以隶焉。熙宁四年,废军,以定陶县隶曹州。元祐元年,复为军。视此所记,觉更明晰)。

邓州,建隆初,省临濑县入穰县(案《宋史》:太平兴国六年,升顺阳镇为顺阳县。庆历四年,废方城县入南阳县,此皆缺载)。

襄州,乾德三年,以阴城镇置乾德县(案《文献通考》:阴城镇,宋初升为光化军。熙宁五年,废军,改为光化县,隶襄阳。元祐初,复为军。又《宋史》云:"乾德二年,析谷城县三乡,置乾德县。"与此所记互异)。太平兴国元年,复改义清县为中庐县。

均州,乾德六年,省丰利县入郧乡县(案《宋史》:均州本防御,宣和元年,为武当军节度,此缺载)。

随州,乾德五年,升崇义军节度。太平兴国元年,改崇信军。熙宁元年,省安化县(案:《宋史》作熙宁元年,废光化县为镇,入随县。与《元和郡县志》随州管县有光化之文相合,而与《文献通考》"熙宁五年,改光化军为光化县,隶襄阳"及此作"元年,省安化县"者,先后沿革,互有歧异)。

金州,乾德五年,升昭化军节度,后为防御。熙宁六年,省平利县(案:《宋史》作"省为镇",入西城县)。元祐二年复置。(案《宋史》:乾德四年,废渚阳县入洵阳县,此缺载)。

房州,雍熙三年,升保康军节度。开宝中,省永清县。开宝中,省上庸县。

京西北路

颍昌府,元丰三年,升许州为府(原注:唐为颍川郡,升忠武军节度。梁为匡国军。后唐复为忠武军)。崇宁四年,建为南辅。熙宁四年,省许田入长社县。崇宁四年,以汝州之郏县属颍昌府。

郑州,景祐元年,升奉宁军节度。崇宁四年,建为西辅。崇宁四年,以河南府密县属郑州。

滑州,太平兴国四年,改武成军节度(原注:唐为宣义军节度)。治平三年(案:《宋史》作"熙宁三年"),省灵河县入白马县。

孟州,大中祥符中,改汜水县汜水关为行庆关。庆历三年,以唐洛州王屋县属孟州(案《宋史》:汜水县,熙宁五年省入河阴。元丰二年,复置。王屋县,熙宁五年,自河南来隶,此未详)。

蔡州,景祐二年,升淮康军节度(案《宋史》:大中祥符五年,改朗山县为确山县,此缺载)。

陈州(案《文献通考》:陈州,宣和元年,升为淮宁府,此未详),建隆元年,改溵水县为商水县。熙宁六年,省南顿县入商水。元祐元年复置。

顺昌府,元丰二年,升顺昌军节度。政和六年,升为颍州府(案:《文献通考》作"政和六年,改为顺昌府")。

汝州,熙宁四年(案:《宋史》作"五年"),省龙兴县入鲁山县。元祐二年(案:《宋史》作"元年"),复置(案《文献通考》:汝州,政和中,升陆海军节度;又《宋史》:鲁山县,宣和二年,改为宝丰县,此皆缺载)。

信阳军,唐义阳郡。开宝九年,降为军。太平兴国元年,改为信阳。开宝九年,省钟山县属义阳。开宝九年,以罗山县属信阳军(案《文献通考》:开宝九年,废罗山县。雍熙二年,复置,此未详)。

河北东路

开德府,大观元年,升府(原注:唐属澶、濮、魏三州。晋升镇宁军节度)。崇宁四年,建为北辅。雍熙四年,省临黄县入观城县。熙宁四年(案:《宋史》作"六年"),省顿丘县入清丰县。崇宁四年,以大名府南乐县属开德府(案《宋史》:崇宁四年,以大名府之朝城县来隶,此缺载)。

河间府,大观二年,升府(原注:唐为瀛州。宋初升瀛海军节度)。熙宁六年,省束城县入河间县。熙宁六年,省景城县入乐寿县(案《宋史》:乐寿县,至道三年,自深州来隶。熙宁六年,省景城入焉。又束城县,元祐元年复,此未详)。

冀州,庆历八年,升安武军节度。皇祐四年,省堂阳县入南宫县。

棣州,大中祥符八年,徙州城及厌次县于阳信县地,徙阳信县于故厌次县。

雄州,政和三年,为易阳郡。太平兴国元年,改归义县为归信。建隆四年,复置容城县(原注:周显德六年废)。

霸州,政和三年,为永清郡。景祐元年(案:《宋史》作"二年"),省永清县入文安县。

莫州,熙宁六年,省长丰县为镇,又省鄚县入任丘。元祐二年,复鄚县,寻又罢为镇。

滨州,大中祥符五年,省蒲台县入渤海县。庆历六年,析渤海县地置招安县(案《宋史》:庆历三年,升招安镇为县。熙宁六年,省入渤海。元丰二年,复为县,与此互异)。

恩州,唐为贝州。天宝初,曰清河郡(案《宋史》:宋初为节度。庆历八年,罢节度,以平王则改贝州为恩州)。至和元年,省漳南县入历亭县(案《宋史》:熙宁四年,省清阳县入清河县,此缺载)。

清州,太平兴国七年,以沧州永安县置(原注:周为乾宁军,后废)。大观二年,河清七昼夜,因改为清州。政和三年,为乾宁郡。太平兴国七年,以永

安县之范桥镇置乾宁县。熙宁六年，省为镇，后复置县。崇宁三年，又省之（案《宋史》：乾宁县，政和五年复置，此缺载）。

永静军，庆历七年，以将陵县（原注：周属景州）属永静军。淳化元年，以阜城县（原注：唐属冀州）属永静军（案《宋史》：将陵县，景祐元年，移治长河镇。阜城县，嘉祐八年，省入东光，熙宁十年复置，与此详略互异）。

保定军，太平兴国六年，以涿州归信县新镇，置平戎军。景德元年改今名。

河北西路

相州，天圣七年，改永定县曰永和。熙宁五年，省入安阳。熙宁五年，省邺县入临鄣。

中山府，太平兴国元年，改定武军节度（原注：唐为定州，义成军节度）。政和三年，改中山府为中山郡。康定元年，省陉邑县入安喜县。景德元年，以祁州无极县属中山府。

洺州，建隆元年，升为防御。熙宁三年，省曲周县入鸡泽县。熙宁六年，省临洺县入永年县（案《宋史》：元祐二年，曲周、临洺复为县，寻复为镇。四年，曲周、鸡泽依旧别为两县，此缺载）。

祁州，景德元年，徙治蒲阴县（原注：周景福二年，置祁州于无极县）。端拱元年，以恒州鼓城县属祁州。熙宁六年，省深泽县入鼓城。元祐元年复置。

保州，政和三年，为清苑郡（案《宋史》：保州本清苑县，建隆初，置保塞军。太平兴国六年，建为州。政和三年，为清苑郡）。太平兴国六年，改清苑为保塞县（案《宋史》：太平兴国六年，析易州满城之南境入保塞，此未详）。

保州，崇宁四年，升为庆源军节度。开宝五年，改昭庆县为隆平县。熙宁六年，省入临城。元祐元年复置。熙宁五年，省柏乡赞皇入高邑县。

邢州，熙宁六年，省平乡县入巨鹿县。元祐元年复置。熙宁六年，省尧山县入内丘县。元祐元年复置。

熙宁五年，省任县入南和县。元祐元年复置。大观元年八月二十六日，诏迁赵州隆平县、邢州巨鹿县于高地，以隆平地下湿、巨鹿近为黄河陷没故也。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尚书省言邢州巨鹿县昨被黄河淹没之事，今来水势已退，乞兴复旧县。从之。

永宁军，雍熙四年，以博野县地置宁边军。景德元年，改永定。天圣四年改今名。

广信军，太平兴国六年，置为威虏军。景德元年改今名。

陕西路

永兴军路，京兆府（案《宋史》：永兴军，大观元年，升大都督府。宣和二年，诏守臣不用军额，称京兆府，此未详），大中祥符八年，改昭应县为临潼县。大观二年，复以清平镇置终南县（原注：唐为县镇。案《宋史》：清平镇，大观元年，升为清平军，复置终南县，隶京兆府，清平军使兼知终南县，与此纪年稍异，而原委较详）。

河中府，太平兴国七年，改护国军节度（原注：唐为河中节度。案《宋史》：熙宁三年，省西河县。六年，省永乐县入河东，此缺载）。

陕州，太平兴国元年，改保平军节度（原注：唐为保义军节度。案《宋史》：熙宁六年，省硖石县并入陕县。太平兴国三年，以虢州之湖城、阌乡二县属陕州，此缺载）。

延安府，唐延州。后唐彰武军。皇朝升府（案《宋史》：元祐四年，升府。熙宁五年，省丰林县、金明县入肤施。八年，省延水县入延川县，此缺载）。

同州，太平兴国七年，升为定国军节度。（案《宋史》：熙宁四年，省夏阳县入郃阳，此缺载）。

耀州，开宝五年，为感义军。太平兴国元年，改感德军。淳化四年，以云阳县之梨园镇置淳化县（案《宋史》：淳化县，宣和元年，拨属环庆路邠州，此缺载）。

虢州，建隆元年，改弘农县为常农县。至道三年，改曰虢略。熙宁四年，省王城县入虢略。

银州，唐银川郡（案《宋史》：五代以来，为西夏所有。熙宁三年，收复，寻弃。元丰四年，复，旋被西夏陷没。崇宁四年，复仍为银州。五年，废为银川城，此缺载）。

绥德军，熙宁二年，收复唐绥州，又废为绥德城。后升为军（案：《宋史》"熙宁二年"作"三年"。元符二年，升绥德军，与此稍异）。

保安军，太平兴国二年，以延州永安镇置军。天禧四年，置建子城。天圣元年，改为德靖寨。庆历四年，置顺宁寨。

环庆路

环州，淳化五年，复周之通远军为环州。天圣四年，复改方渠县为通远县。

庆州，乾德二年，复为安化郡（原注：唐天宝元年曰安化郡，至德元载曰顺化郡，升安定军节度。后唐降）。乾德二年，复顺化县为安化县。乾德二年，省同川县入安化县。熙宁四年，复置合水县，省华池、乐蟠两县入合水。熙宁三年，以宁州彭原县属庆州。

泾原路

泾州，太平兴国元年，改彰化军节度（原注：唐为彰义军）。咸平四年，置保定县。五年，省为寨。大观二年复置（案《宋史》：咸平四年，升长武镇为县。五年，省为寨，属保定县。大观二年，复为县，俱指长武言，与此作保定有异）。

渭州，熙宁五年，仪州废，以安化县来属。乾德

元年，以旧崇信军地置崇信县，属凤翔府。淳化中，属仪州。熙宁五年，州废，来属。熙宁五年，仪州废，以华亭县来属（案：渭州，《宋史》入秦凤路，与此入泾原路有异）。

原州，太平兴国元年，改宁州丰义县为彭阳。至道三年，属原州。

怀德军，大观二年，升平夏城为军，以萧关等寨（原注：唐萧关县地）来属。

镇戎军，至道元年（案：《宋史》作“三年”），以故平高县地置。

德顺军，庆历三年，以渭州陇干城置。元祐八年，置陇干县。

秦凤路

凤翔府，熙宁五年，以好畤县属府。

陇州，开宝元年（案：《宋史》作“二年”），析汧阳置陇安县。

凤州，河池县，皇朝徙治固镇。两当县，皇朝徙治广乡镇。（案《宋史》：徙河池，在开宝五年。徙两当，在至道元年。）

秦州，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宁三年以为城。

巩州，（案《文献通考》：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宁五年，改通远军。崇宁三年，改为巩州，此未详）崇宁四年（案：《宋史》作“三年”），升宁远寨为县。（案《宋史》：元祐五年，增置陇西县。崇宁三年，升永宁寨为县，此缺载。）

熙河路

熙州，熙宁五年，收复吐蕃之武胜军，置州，升镇洮军节度。熙宁五年，置渭源堡，属州（案《宋史》：熙宁六年，置狄道县。九年省。元丰二年复置，此缺载）。

兰州，元丰四年，收复金城县（案《宋史》：兰州金城郡，与此作金城县有异。又崇宁三年，置兰泉县，此缺载）。

河州，熙宁六年，收复凤林县，置枹罕县。七年省。崇宁四年，升宁河寨为县。

岷州，熙宁六年收复（原注：唐和政郡，陷吐蕃）。崇宁四年，复置祐川县（原注：唐县，后废）。建隆三年，以良恭、大潭二镇置大潭县，属秦州。熙宁六年，属岷州。熙宁六年，以长道县属岷州（案《宋史》：崇宁三年，复祐川县。熙宁七年，以大潭、长道两县属岷州，与此稍异）。

会州，元符二年，收复乌兰县（案《文献通考》：唐置会州，领会宁、乌兰二县。广德后，没吐蕃。宋元符三年，始进筑修复，割安西城以北六寨隶会州。崇宁三年，置县曰敷文。此云收复乌兰县，仍唐旧名，似下文有脱佚）。

廓州，元符二年，收复米川县（案《文献通考》：廓州，唐末陷吐蕃。宋元符二年，以廓州为宁塞城。崇宁三年，弃之。后收复，仍为廓州。城下置一县。五年，罢之。大观三年，升防御。又米川县注云：唐置，广德元年，没吐蕃。宋元丰收复。与此作元符二年有异。至《宋史》则仅载米川城，注云旧米川县）。

洮州，元符二年，收复临潭县（案《文献通考》：洮州领县一。临潭，唐末陷吐蕃，号临洮城。元符二年，得之，寻弃不守。大观二年，复仍为洮州。三年，升团练。此云收复临潭县，亦沿旧名）。

湟州，（案《文献通考》：元符二年，收复旧邈川城，建为湟州，此未详）大观三年，赐向德军额。宣和元年，改为乐州。

河东路

太原府，太平兴国四年，克复，降为并州。旧治太原、晋阳二县，遂徙治阳曲。太平兴国四年，省太原县入榆次。建隆四年，以晋阳县为平晋军。太平兴国四年，废为平晋县。熙宁三年，省入阳曲。政和五年复。

潞州，太平兴国元年，改昭德军节度（原注：唐昭义军节度）。建中靖国元年，改隆德军节度。

庆祚军，旧晋州赵城县。熙宁五年，废为镇，隶洪洞县。元丰二年（案：《宋史》作“三年”），复为县。政和三年，升为军。

麟州，乾德五年，升建宁军节度。端拱元年，改镇西军节度。

岚州，咸平五年，以宪州楼烦县来属。

宪州，熙宁三年废，十年复置。咸平五年，以岚州静乐县来属。

慈州，熙宁五年废入隰州。元祐元年复置。熙宁五年，省文城县入吉乡县，又省乡宁县。

丰州，嘉祐七年，以府州萝泊川掌地置，东南接府州，西接麟州，不统县。

辽州，熙宁七年，废为平定军。元丰八年复置。熙宁七年，省和顺县为镇，入辽山。元丰元年复置（案《宋史》：熙宁七年，省平城、和顺二县入辽山，省榆社入武乡。元祐元年，复置三县，与此有异）。

岢岚军，太平兴国四年，析岢岚州置军（案《宋史》：太平兴国五年，以岚州岚谷县建为军，与此有异）。

宁化军，太平兴国四年，析岚州地置宁化县。五年，于县置军，领宁化一县。

威胜军，太平兴国二年置，并沁州入焉。太平兴国二年，以潞州武乡县来属。太平兴国六年，废沁州，以沁源县来属。太平兴国六年，废沁州，以绵上县属大通监。宝元二年来属（案《宋史》：太平兴国三年，于潞州铜鞮县乱柳石围中建为军。此作二年置，不载铜鞮县，详略互异）。

平定军，太平兴国七年，改上父县为平定县，置平定军（案《宋史》：太平兴国二年，以镇州广阳寨建为军。四年，以并州平定、乐平二县来属。改广阳

为平定，即在四年，与此有异)。

保德军，淳化四年，析岚州置定羌军。景德二年(案：《宋史》作“元年”)，改曰保德。

火山军，太平兴国七年，以岚州雄勇镇置军。治平四年，置火山县。熙宁四年，县废。

晋宁军，元祐二年置。大观三年，石州临泉县来属(案《宋史》：晋宁军本葭芦寨。元丰五年，收复。六年，隶石州。元祐四年，给赐西夏。绍圣四年，收复。元符二年，为晋宁军，割石州之临泉隶焉。又大观三年，以石州之定胡县来属。所载视此加详，而纪年有异)。

淮南东路

亳州，大中祥符七年，升集庆军节度。大中祥符七年，改真源县为卫真县。

泗州，乾德元年，以楚州盱眙县来属，州徙治此。建隆二年，省徐城县入临淮。乾德元年，以濠州招义县属泗州。太平兴国元年，改为招信。

真州，大中祥符六年，以圣像成功，升为真州(案《宋史》：至道二年，以扬州之六合来属，此缺载)。

通州，天圣元年，改周通州为崇州。明道二年复故名。

淮南西路

寿州，开宝四年，改盛唐县为六安县。

无为军，太平兴国三年，以巢县之无为镇置军。太平兴国三年，以庐州巢县来属。太平兴国三年，以庐州庐江县来属。无为县，熙宁三年，析巢县、庐江县地置。巢县，太平兴国三年，自庐州来隶。绍兴五年，废为镇。六年复。十一年隶庐州。十二年复隶。(原注：绍兴六年六月一日，知无为军吕云叟言：“本军巢县废为巢镇之后，所收官钱，不了镇寨官兵请给。又地里阔远，见不住招诱有归业之民。内柘皋一乡，隶庐江县，往回五百余里。隆城一乡，往回庐江县六百余里。官司文移稽滞，人户难以输纳；贼盗惊劫，官司难以缉捕。乞将巢镇依旧为县。”从之。绍兴十一年八月十一日，知庐州杜林言：“巢县旧隶本州，因置无为军，遂割隶。近缘本州贼马毁坏城壁，见于巢县寄治。虽有三县，亦皆残毁。欲将巢县权隶本州，庶得就本县财赋赡养官兵，候将来稍见就绪移入庐州日，却拨还无为军。”从之。十二年六月十五日，知无为军赵士粲言：“本军见今二税未理，止有果子米麦、每场务酒税官钱，应副官兵支遣。去年正月内，蒙朝廷将巢县并柘皋镇权隶庐州，虽存倚郭一县、外县一县，日近窘乏，支遣不行。乞将巢县拨还本军。从之。”)

光州，建隆元年，改殷城县为商城县。后省为镇，入固始。

两浙路 案《宋史》：两浙路，熙宁七年，分为两路，寻合为一，南渡后复分

临安府，淳化五年，改宁海军节度(原注：唐为镇海节度)。六年，升杭州为府。太平兴国四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太平兴国三年，改安国县，复曰临安县(原注：晋武帝名曰临安。)太平兴国四年，改新登县为新城县(案《文献通考》：杭州，宋属浙西路。淳化五年，升南新场为县。崇宁五年，省入新城。又《宋史》云，太平兴国四年，改唐山县为昌化县。此皆未详)。

平江府，太平兴国三年，改苏州吴郡为平江军(案《文献通考》：平江军，属浙西路，政和三年升为府)。

润州，开宝八年，改镇江军节度(原注：唐为镇海军节度)。熙宁五年，省延陵县入丹阳(案《文献通考》：镇江军，政和三年升为府，属浙西路)。

常州，太平兴国元年，改义兴县为宜兴县。淳化元年，江阴军废，以江阴县来属。三年，复置军。熙宁四年，又废来属(案《文献通考》：常州属浙西路)。

秀州，政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改秀州为嘉禾郡(案《文献通考》：属浙西路)。

湖州，景祐元年，改为昭庆军节度(原注：周为定德节度)。太平兴国七年，析乌程县地置归安县。太平兴国四年(案：《宋史》作“三年”)，以杭武康县来属(案《文献通考》：湖州属浙西路)。

睦州，宣和元年，升建德军节度。三年，改为严州(案《文献通考》：属浙西路)。

越州，大观元年，升为帅府(案《文献通考》属浙东路)。

明州，建隆二年(案：《宋史》作“元年”)，改奉国军节度(原注：梁为望海军节度)。熙宁六年，析鄞县置昌国县(案《文献通考》：明州属浙东路)。

温州，石晋为静海军节度(案《宋史》：本永嘉郡，太平兴国三年降为军)。政和七年，升应道军节度(案《文献通考》：属浙东路)。

台州，建隆元年，复改台兴县为天台县。景德四年，改永安县为仙居县(案《文献通考》：台州属浙东路)。

处州，咸平二年，复改白龙县为松阳县(原注：吴置县，朱梁改长松，又曰白龙。案《文献通考》：处州属浙东路)。

婺州，淳化元年，改宝宁军节度(原注：吴置东阳郡。梁、陈置金华郡。石晋为武胜军节度。案《文献通考》：婺州属浙东路)。

衢州，乾德四年，以常山县地置开化场。太平兴国六年，升为县(案《文献通考》：衢州属浙东路)。

江南东路

建康府，开宝八年，降为升州。

饶州，开宝八年，以余干县地置安仁场。端拱元年升为县。

池州，开宝八年，以江宁府铜陵县来属。太平兴国三年，以江州东流县来属（案《宋史》：开宝末，以江宁青阳县来属，此缺载）。

信州，开宝八年，升宝丰镇为县。景祐二年省（案：《宋史》作"元年"）。康定元年复置。庆历三年，又省入弋阳。开宝八年（案：《宋史》作"淳化五年"），以铅山县直隶京师，后属信州。熙宁七年，复升永丰镇为县（原注：唐置唐省）。

太平州，开宝八年，改雄远军为平南军。太平兴国二年，升为太平州。太平兴国三年，以宣州芜湖县、繁昌县来属。

南康军，太平兴国二年置（案：《文献通考》作"七年"）。太平兴国七年，以洪州建昌县、江州都昌县来属。

广平军，开宝八年置（案：《文献通考》作"广德军，太平兴国四年建）。端拱元年，以郎步镇置建平县。

宁国府，旧宣州。乾道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孝宗潜藩升为府。

江南西路 原注：绍兴元年，以江、洪、筠、袁、虔、吉州、兴国、南康、临江、南安军为江南西路。四年，拨南康军依旧隶江南东路

洪州，太平兴国六年，析南昌县置新建县（案《宋史》：崇宁二年，升南昌县进贤镇为进贤县，此缺载）。

虔州，太平兴国八年，以险江镇置兴国县，以九州镇置会昌县。

吉州，太平兴国九年，置吉水县（原注：本吴吉阳县地）。至和元年，以报恩镇置永丰县。熙宁四年，以万安镇置万安县。

袁州，雍熙元年，以宜春县地置分宜县。

抚州，开宝三年，以宜黄场复置宜黄县（原注：唐置县，后省）。开宝五年，以金溪场置金溪县。

筠州，太平兴国三年（案：《文献通考》作"六年"），以高安监步镇置新昌县。

兴国军，太平兴国二年置。乾德五年，以大冶场置大冶县，属鄂州，太平兴国二年来属。太平兴国二年，以鄂州通山县来属。

南安军，淳化元年置，以虔州大庾县建军，以县为治所，以虔州南康县、上犹县来属。

临江军，淳化三年置（案《文献通考》：淳化三年，以筠州之清江县建临江军，以吉州之新淦县、袁州之新喻县来属。《永乐大典》原本误以上条"以虔州大庾县"以下十三字，系在此条下，今改正）。

建昌军，太平兴国四年，改建武军为建昌。淳化二年，以抚州南丰县来属。

卷十九 升降州县二

荆湖南路

潭州，淳化四年，以衡州衡山县、岳州湘阴县来属。熙宁六年，以益阳县地置安化县。太平兴国七年（案：《文献通考》作"二年"），析长沙县置宁乡县（案：《宋史》载开宝中，废长丰县入长沙。元符元年，以长沙五乡、湘潭县两乡为善化县，此缺载）。

衡州，乾德三年，以安仁场置安仁县，析衡阳、衡山二县地入焉。

道州，熙宁五年，省永明县入营道县。元祐二年（案：《宋史》作"元年"）复置。乾德三年，改延唐县为宁远县，省大历县入宁远。

永州，雍熙元年，以零陵县之东安场置东安县。

郴州，太平兴国元年，改郴义县为桂阳县，改义章县为宜章县。熙宁六年，改高亭县为永兴县。

邵州，熙宁五年，收复梅山，以其地置新化县。元丰四年，以溪洞徽州为莳竹县。崇宁四年，以临口寨为临冈县。

武冈军，崇宁五年，升武冈县为军，以莳竹县分为绥宁、临冈二县隶焉。

桂阳军，本桂阳监。景德元年，以郴州蓝山县来属。

荆湖北路

江陵府，乾德三年，以江陵县地置潜江县。乾德三年，置建宁县。熙宁六年，省入石首县。元祐元年复置。

鄂州，开宝八年，改临江县为崇阳县。景德四年，改永安县为咸宁县（案《文献通考》：熙宁五年，升通城镇为通城县，此缺载）。

安州，熙宁二年，省云梦县入安陆县。元祐元年复（案《文献通考》：安州，宣和元年升为德安府，此缺载）。

复州，熙宁六年，废。复置。熙宁六年州废，以景陵县属安州，省沔阳县入监利县。后置州，复来属。乾德二年，以白沙院置玉沙县，属江陵府。至道三年，以县来属。熙宁六年，省入监利。元祐元年复置。

鼎州，大中祥符五年，改武陵郡曰鼎州。乾德元年，析武陵县置桃源县。

峡州，开宝八年，省巴山寨入夷陵县。

岳州，淳化五年，升王朝场为县。至道二年，改为临湘县。乾德元年，复朗州桥江县为沅江县，来属。

归州，熙宁五年，省兴山县入秭归。后复置（案《宋史》：元祐元年，复置）。

沅州，熙宁七年，平溪洞地，置沅州，以潭阳县地（原注：唐为叙州）置卢阳县，为州治。熙宁五年，以龙标县地置镇江寨。元丰三年，废为铺。熙宁七年，以龙门县地置龙门铺。元丰三年，升黔江城置黔阳县。

靖州，熙宁九年，平溪洞，复置诚州。元祐二年，废为渠阳军，三年废为寨，属沅州。绍圣中复置诚州。崇宁二年，改靖州。元丰六年，置渠阳县，为诚州治，改罗蒙县为通道县。

汉阳军，熙宁四年，废属鄂州。元祐元年复置。太平兴国二年，改汶川县为汉川县。

荆门军，开宝五年置。熙宁六年废。元祐元年（案：《宋史》作“三年”）复置。初治当阳，后治长林县。

成都路

成都府，太平兴国六年，降为益州。端拱元年，复升成都府，剑南西川节度（原注：唐改蜀郡为成都府，又分为剑南西川节度）。淳化元年，复为益州。嘉祐四年，复升为府。六年，复为剑南西川。熙宁五年，省犀浦县为镇，入郫县。天圣四年，改灵池县为灵泉县。

眉州，太平兴国元年，改通义县为眉山县。

蜀州，绍兴十四年，升崇庆军节度为府（案：《宋史》作绍兴十年，升崇庆军节度。淳熙四年，升府）。开宝四年，改唐兴县为江源县（案：《宋史》作改唐唐安县为新津）。

彭州，开宝四年，改唐昌县为永昌。崇宁中（案：《宋史》作“元年”），改为崇宁。

绵州，熙宁五年，省西昌县入龙安县。熙宁九年，以茂州石泉县来属。

嘉州，熙宁五年，省平羌县入龙游县。淳化四年，以眉州洪雅县来属。乾德四年，省绥山县入峨眉县。

邛州，熙宁五年，省临溪县入临邛县。

黎州，庆历七年（案：《宋史》作“六年”），省通望县入汉源县。

茂州，熙宁七年（案：《宋史》作“九年”），即汶川县治置威戎军使。

简州，熙宁五年，省贵平县入平泉县。

威州，景祐三年，改维州为威州。（原注：屯田员外郎知祥符县郭辅之奏：“切见维州属西川益州路，与京东路潍州相去近六千里。臣昨知维州日，有广南龚州、淮南高邮军、京西陈州曾转递往东潍州递角文字，臣虽便递往京东潍州。及开封府曾转递到东潍州逃军一名，寻监送本路钤辖司勘断讫。缘逐州军见有系刑禁，转递往来一万余里，动经三两个月住滞，兼潍州最是边处，监送到逃军，或至远去走透，深为不便。欲乞别州名。”上曰：“非李德裕言吐蕃得此而号无忧城者耶？”侍者曰：“是。”因取地图而观之，曰：“此足以威服西土八国。”遂改为威州）天圣元年，改通化县为金川县。景祐四年复旧名。治平三年，即县治置通化军。

隆州，熙宁五年，降陵州为陵井监。政和三年（案：《宋史》作“宣和四年”），改为仙井监（原注：汉张道陵开陵州，本朝不欲斥天师名，改为仙井）。隆兴元年复为州，更名隆州。咸平四年，省始建县入井研县。

永康军，乾德四年置。熙宁五年废。元祐初复。乾德四年，以彭州导江县、蜀州青城县来属。熙宁军废，复属彭州、蜀州。元祐初复来属。

潼川路

潼川府，乾德四年，改剑南东川节度为静戎军节度。太平兴国三年，改安静军。重和元年十一月，升梓州为潼川府。

大中祥符五年，改五城县（案：《文献通考》作“玄武县”）为中江县。乾德四年，以蜀招葺院置东关县。熙宁五年，省永泰县为镇，入盐亭县。十年，复置永泰尉司。后改曰安泰。

遂宁府，政和五年，升遂州遂宁郡为府。太平兴国元年，复改方义县为小溪县（原注：齐、梁名县曰小溪）。

果州，熙宁六年，省流溪县为镇，入南充县。

资州，乾德五年，省月山、丹山、银山三县入盘石（案：《文献通考》作废月山、丹山、银山、清溪四县。王存《九域志》谓三县入盘石，清溪入内江。此似脱去清溪入内江句）。

普州，乾德五年（案：《文献通考》作“熙宁五年”），省普康县入安岳县，省崇龛县入安居县，省普慈县入乐至县。

叙州，政和四年，改戎州为叙州。乾德五年，省开边县、归顺县入僰道县。政和四年，省僰道县入宜宾县。太平兴国元年，改义宾县为宜宾。熙宁四年省。

泸州，宣和元年，升泸川军节度（原注：晋江阳郡。梁置泸州。唐为泸川郡，属剑南道，领县六：泸川、富义、泾南、江安、绵水、合江）。乾德四年，废绵水，以富义置监（案《宋史》：大观二年，建纯州，置九支、安溪两县。三年，建滋州，置承流、仁怀两县，以合江之安溪寨为县，隶纯州。宣和二年，废纯州，改九支县为九支城。三年，又废滋州为武都城，以承流县并入仁怀，此皆缺载）。

合州，乾德三年，改石镜县为石照县。

荣州，治平四年，改旭川县为荣德县。熙宁四年，省公井县入荣德县。乾德五年，省和义县入威远县。

渠州，景祐二年（案：《宋史》作“三年”，王存

《九域志》亦作“二年”)，省大竹县入流江县。

怀安军，乾德五年，以金水县立军（原注：先是，蔡州团练使曹翰上言：“遂州取金水县路至西川五百里，其金水县又是简州大路，最居津要，请建置为军。”又西路转运李铉奏：“金水县路通彻东西两川及遂、果、阆，商客往来不绝，及非时使命文牒转递，久远无虞。须是一路安静，方可得上件州府递相应接。缘此县自乾德四年所纳见在户税夏秋共五百贯有奇，若仍旧此县更屯驻兵士，即人户凋残，赋税全少，必有供应不办，须是诸处般运，又更困弊民力。若割汉州金堂县共建一军额，不离镇抚数州界人户，亦商客往来急疾，两川文字报应及使臣经过，并得利济。其金水、金堂相去五十里，金水与三州军水陆两路相接，若置军额甚便。故有是命）。乾德五年，以汉州金堂县来属。

广安军，开宝二年置。开宝二年，以渠州渠江县、果州岳池县、合州新明县来属。

富顺监，乾德四年，以富义县地置富义监。太平兴国元年改曰富顺。治平元年，置富顺县。熙宁元年省。

长宁军，宋朝初置淯井监。政和四年改置军（原注：唐羁縻长宁等十州，隶泸州之地。熙宁八年，夷人献纳十州地）。

利州路

利州，景祐四年，改宁武军节度（原注：蜀升昭武军节度）。乾德三年，改盾山县曰平蜀。熙宁三年省入嘉川县（案《宋史》：开宝五年，改益昌县为昭化。咸平五年，以嘉川县来隶，此缺载）。

洋州，景祐四年，改武康军节度（原注：蜀升武定军节度）。乾德四年，省黄金县入真符县。

阆州，乾德四年，改安德军节度（原注：后唐升保宁军节度）。乾德五年（案：《文献通考》作“熙宁四年”)，省岐坪县入奉国县。

剑州，熙宁五年，省临津县入普安县（案《文献通考》：乾德五年，废永归县，此缺载）。

巴州，乾德四年，省盘道县入清化。咸平五年，以静州清化县属集州。熙宁三年，省七盘县入恩阳县。乾德四年，省归仁县。熙宁五年，省其章县入曾口县。熙宁五年，以废壁州通江县来属，省广纳镇、白石县入通江县（案：《宋史》作省壁州白石、符阳二县入通江，与此有异。又乾德四年，废始宁县。熙宁五年，省清化县入化城，此缺载）。

蓬州，大中祥符五年，更郎山县（案：《宋史》作“唐朗池县”)为营山县。熙宁三年，省蓬山县入营山县。乾德三年，省宕渠县入良山县。熙宁五年，省良山县入伏虞县。

大安军，乾德五年，以三泉县直隶京师。至道二年，升为军，以兴元府西县属焉。三年，军废复为县，而西县还故属。绍兴七年（案：《宋史》作“三年”)，复为军。

夔州路

黔州，嘉祐八年，省洪杜县入洋水县为寨（原注：熙宁二年，以洋水县为镇）。又省信宁县、都濡县，皆入彭水县为镇。

达州，乾德三年，更唐通州通川郡为今名。乾德五年，省阆英县入新宁。熙宁六年，省三冈县。七年，省石鼓县，分属通川、永睦、新宁。乾德五年，省宣汉县入东乡。

忠州，熙宁五年，省桂溪县入垫江县。乾德六年，以夔州龙渠镇属南宾县。开宝二年置尉司。

开州，庆历四年，废新浦县入开江县，改万岁为清水县。

涪州，熙宁三年，省温山县入涪陵县。

恭州，崇宁元年，更唐渝州南平郡为今名。乾德三年（案：《宋史》作“五年”)，省万寿县。雍熙五年，省南浦县入江津县。

珍州，大观二年，大骆解上下族帅骆世华、骆文贵等献地，东西四百五里，南北三百五十一里，以其地为珍州，亦曰乐源郡。复立乐源县，为州治焉（原注：珍州，本唐珍州，后属高州。乐源县本唐珍州属县）。

承州，大观二年，蕨平帅任汉崇献地，东西三百五十九里，南北六百六十五里，改为承州（原注：本唐夷州地），领绥阳、都上、洋川、宁夷等县。皇朝收复，但据夷人所指以置县。然原其始析置移属，则都上近黔州、宁夷近思州。

溱州，熙宁七年，招收唐溱州，置荣懿寨，属南平军。崇宁中，复立溱州（案：《宋史》作大观二年，复立溱州）。

梁山军，开宝三年，以石氏屯田务立军，以万州梁山县为军治。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诏梁山军拨隶万州，其税租令逐年科折，就本军输纳。梁山县，开宝三年，以万州梁山县隶军。熙宁五年，又析忠州桂溪县地益焉。

南平军，熙宁八年，招收西南蕃部，以恭州南川县铜佛坝地置军。隆化县，八年，自涪州来隶。南川县，皇祐五年置县，隶恭州。熙宁八年来隶。寻废为镇，隶隆化县。元丰元年复。

遵义军，大观二年，蕃帅杨文贵献地，东西百二十里，南北六百一十二里，以其地置军（原注：唐贞观元年，析牂牁置遵义县，属朗州。十一年，州废，县亦省。十三年，复立播州，亦复置县。十四年，更名罗蒙。十六年，更名遵义。后自播州徙州治。唐衰，播州为杨氏两族所分据，一居播州，一居遵义，以江水为界。其后居播州者曰光荣，得唐所给州铜牌。居遵义者曰文贵，得州铜印。大观二年，两族各献地，皆自以为播州。议者以光荣为族帅，重违其意，乃以播州立州，遵义立军）。

大宁监，开宝六年，立监于夔州大昌县之盐泉所。端拱元年，以大昌来属为监治。

福建路

福州，太平兴国二年，复为威武军节度（原注：唐为威武军。后周改彰正军）。太平兴国五年，复析闽县置怀安县。崇宁元年，更永泰县为永福县。天禧元年，改永贞县为永昌县。乾兴元年，又改为罗源县。

建州，端拱元年，升建宁军节度（原注：本闽王氏镇武军节度。南唐降为军事）。治平三年，析建安、建阳、浦城置瓯宁县，与建宁分治郭下。熙宁三年省。元祐四年复置。淳化五年，升崇安场为县。咸平五年，升关隶镇为县。政和三年，改为政和县。

泉州，太平兴国三年，改平海军节度（原注：南唐为清源军节度）。淳化五年（案：《文献通考》作"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县置惠安县。

南剑州，太平兴国四年，改剑浦郡为今名。太平兴国四年，以建州将乐来属。

汀州，乾德四年，复以唐汀州为汀州（原注：南唐改为南州）。淳化五年，升上杭场、武平场并为县。元符元年，析长汀宁化置清流县。

漳州，太平兴国五年，以泉州长泰县来属。

邵武军，太平兴国六年，析邵武县置光泽县。太平兴国五年，以建州之泰宁县、建宁县来属。

兴化军，太平兴国四年，立军于莆田县之游洋百丈二镇地，初名太平军，寻改兴化。太平兴国四年，以泉州仙游县来属。太平兴国四年，析莆田县置兴化县。

广南东路

广州，开宝五年，省咸宁、常康二县，入南海县，又省游水县入怀集县，又省东莞县入增城县。六年复置东莞。

韶州，开宝五年，省仁化县入乐昌。咸平三年复置。崇宁元年（案：《文献通考》作"宣和三年"），以岑水场析曲江、翁源县地置建福县。

循州，熙宁四年，置长乐县。

端州，建中靖国元年，升兴庆军节度（案：《文献通考》作元符三年，升兴庆军节度。徽宗即位，以潜藩升为肇庆府）。开宝五年，省平兴县入高要县。熙宁六年，以广州四会县来属。

新州，开宝五年，省永顺县入新兴县。太平兴国元年，改义宁县为信安县。熙宁五年，省入新兴。元祐元年复置。绍圣四年又省。

康州，开宝五年，废入端州，寻复立。六年，废泷州入康州（案《文献通考》：绍兴元年，以高宗潜藩，升为德庆府）。开宝五年，省悦城、都城、晋康三县入端溪县。开宝六年，省废泷州镇南、安遂、建水三县入泷水县（案：《文献通考》作以泷州之开阳、建水、岭南三县并入泷水为一县，与此有异）。

南恩州（案：南恩州，本恩州。《文献通考》云，庆历八年，改河北路贝州为恩州，乃加南字），开宝五年，废春州入恩州。六年，复立春州。至大中祥符九年，又废。天禧四年复。熙宁六年又废入焉。开宝五年，省恩平、杜陵二县入阳江县，以废春州阳春县来属。六年复立县，还属焉。大中祥符九年，州废，属新州，改曰新春。又天禧四年复立，县又属焉。熙宁六年，州废来属。

梅州，开宝四年，改敬州为梅州。熙宁六年，州废入潮州。元丰五年复立（案：《宋史》"敬州"作"恭州"。宋人以避翼祖讳，故改曰恭。南渡时，翼祖已祧，不应复避，故此作敬州。《宋史》特因旧文耳）。

南雄州（案：南雄州，本雄州。开宝四年，以河北路有雄州，加"南"字），改浈昌县为保昌县。开宝四年，以韶州始兴县来属。

英州，乾兴元年，改滇阳县曰真阳（案《文献通考》：开宝六年，以连州之浛光县来属。宣和二年，赐郡名曰真阳，此未详）。

惠州，天禧五年，改祯州为惠州（案：《文献通考》：以犯仁宗御名，故改。宣和二年，赐郡名博罗）。

广南西路

桂州（案《文献通考》：大观时，升为帅府。绍兴三年，以高宗潜藩，升为静江府），嘉祐六年，省慕化县入临桂县。乾德中，溥州废，全义县来属。太平兴国三年，更名兴安。

容州，开宝五年，废绣、禺、顺三州入焉（案《文献通考》：开宝五年，以绣州之常林、阿林、罗绣三县入普宁县，顺州之龙豪、温水、龙水、南河四县入陆川县，禺州之峨石、扶莱、罗辩、陵城四县入北流县）。

邕州，唐曰朗宁郡。本朝改永宁郡。开宝五年，省朗宁、思笼二县入宣化县。景祐二年，省如和县入宣化县。开宝五年，省封陵县入武缘县（案《宋史》：景祐二年，废乐昌县入武缘，此缺载）。

融州，熙宁七年，省武阳县、罗城县入融水县为镇。

象州，开宝七年，废严州入焉。开宝七年，以废严州归化县入来宾县。

昭州，开宝五年，废富州，熙宁五年，废蒙州，皆入焉。熙宁五年，蒙州废，以立山县来属。太平兴国中，改正义曰蒙山。熙宁五年，省东区、蒙山入立山（原注：唐置东区、正义二县，属蒙州）。开宝五年，废富州，以龙平县来属。熙宁八年，属梧州。元丰三年复来属（案《文献通考》：开宝五年，省思勤、开江二县入龙平，此缺载）。

梧州，开宝五年，省滕州之孟陵县、戎城县入苍

梧，六年复置（案：《文献通考》作开宝五年，废孟陵，熙宁四年，省戎城，并入苍梧）。

藤州，熙宁四年，废南仪州入焉。开宝三年，复仪州曰南义州。五年，废入窦州。六年复置。太平兴国中，改曰南仪。熙宁四年，州废，以岑溪来属。六年，省永业县、连城县入岑溪。

龚州，开宝五年，废思明州（原注：唐析龚、象、蒙三州地立思唐州，置武郎、思和二县。开宝五年，改州曰思明。寻废）。省思和入武郎，来属。省阳川、武陵、隋建、大同四县入平南县。嘉祐二年，省武郎入平南。

贵州，开宝四年，改郁平县为郁林县。五年，省怀泽、潮水、义山三县入郁林。

柳州，景德三年，改龙城县为柳城县（案《宋史》：嘉祐四年，废象县入洛容，此缺载）。

宜州，庆历三年，废芝忻州入焉。淳化元年，以柳州洛曹县来属。后改曰洛下。嘉祐七年，省入龙水。熙宁八年，以环州思恩县来属。治平二年，以智州河池县来属（案：《宋史》云，南渡后，增县一河池。又云，河池县，不详何年并省）。

宾州，开宝五年，废入邕州。六年，复立。端拱三年，废澄州入焉。天禧四年，废思刚州为迁江县，来属。开宝五年，以废澄州上林县属邕州。端拱三年来属，省废澄州之止戈、无虞、贺水县入上林。

横州，开宝五年，省从化县、乐山县入宁浦县。开宝五年（案：《文献通考》作“二年”，《宋史》作“六年”），省废峦州之武罗、灵竹二县入永定，来属。熙宁四年，省永定入宁浦。元祐三年，复置化州（案《文献通考》：唐置辩州。太平兴国五年，改名化州）。开宝五年，省陵罗、龙化二县入石龙县，又废罗州，以吴川县来属，又省罗州之廉江、干水、零绿三县入吴川。

高州，开宝五年废潘州，熙宁四年废窦州，皆入焉。开宝五年，省良德、保定二县入电白县。太平兴国元年，改窦州信义县为信宜县。熙宁四年，州废，来属。开宝六年，省怀德县、潭莪县、亮县入信宜。开宝五年，省废潘州南巴、潘水二县入茂名县，来属。

雷州，开宝五年，省遂溪、徐闻二县入海康县。

钦州，开宝五年，省钦江、遵化、内亭三县入灵山县。景德三年，改安京县为安远县。

郁林州，开宝七年，废党、牢二州，政和元年，废白州，皆入焉。开宝七年，废牢州定川、宕川二县入南流县，来属，而自郁林县徙州治此。又废党州，省抚康、善劳、文山、怀义入南流县。开宝五年，省郁平、兴德二县入兴业县。开宝五年，废白州，省周罗、建宁、南昌三县入博白，属廉州。七年，复立。政和元年，又废，以博白来属。

琼州，开宝五年，以废崖州之舍城县来属。熙宁四年，省入琼山。开宝五年，以崖州之澄迈县、文昌县来属。

廉州，开宝五年，省封山、蔡龙、大廉三县入合浦县。太平兴国八年，省合浦入石康。咸平元年复置。开宝五年，废常乐州，省博电、零渌、盐场三县，以其地为石康县来属。

昌化军，唐为儋州昌化县。熙宁六年，废州为军。太平兴国元年，改义伦县为宜伦县。熙宁六年，省昌化县、感恩县为镇，入宜伦。元丰三年，复置昌化县。四年，复置感恩县。省洛阳县入感恩县（原注：缺年）。

万安军，唐为万安州万安郡。熙宁七年，废州为军。绍兴六年，改万安军为万宁县。十三年复。熙宁七年，省陵水县为镇，入万安。元丰三年复置（案《文献通考》：大观元年，以琼州乐会县来隶，此缺载）。

朱崖军，唐为振州延德郡。开宝五年，改为崖州。熙宁六年，废为军（原注：唐振州领宁远、延德、吉阳、临川、落屯五县。南汉省延德、临川、落屯三县）。熙宁六年，省宁远、吉阳县为临川、藤桥二镇。绍兴六年复置。

卷二十

经略幽燕

唐贞观初，始置松漠府，以靡会为都督，赐姓李氏。开元中，降以公主。会昌中，始赐契丹之印。于是统有八部，雄据北漠，懿僖之乱，中国不靖。后有按巴坚遂僭帝号，抗衡中国，南侵镇、定、邢、洺、冀、贝之郡。朱全忠时，刘仁恭与其子守光盗据幽蓟，政令苛虐，燕人苦之，逃入契丹。按巴坚抚存慰纳，不取租税，以致檀、顺、平、营之人亦多归之。会后唐庄宗领兵入洛，诛灭梁氏，寻亦剪除刘守光父子，于是幽蓟不复有抗捍焉。按巴坚攻云、朔诸州安次、潞县、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俘掠赤子万数入蕃。至明宗，约为兄弟，且以解边人之倒縈，纾国家之外忧，按巴坚改元称制，分建京阙，宫室、官号尽依中国。按巴坚死，子德光立。会石敬瑭叛于河东，遣赵莹、桑维翰等奉使求援，许以得志后割地为献，德光乃率兵十万，送敬瑭入洛，册为晋主，名之为子。遂割代北应、朔、寰、云、蔚及范阳山前幽、蓟、瀛、莫、涿、易、檀、顺及山后儒、妫、新、武十六州以与之，仍岁与帛三十万匹。供给稍稽，则诟辱陵责。及少主嗣立，耻称臣而称孙，自是有隙而兵始交矣。诏天下点抽乡兵，七户出一卒，而四方于是骚然。及景延广矜横磨之刃，赵延寿希统天之业，杜重威领兵而降于中渡，张彦泽斩关而为彼乡道，边马嘶于宫阙，战尘坌于河洛。天地失常，少主乃迁于黄龙府。鬼神含怒，德光寻毙于栾城。大顺之时，荒淫失政。周世宗乘其衰削，遂夺其关南之地，

以瓦桥关为雄州，以益津关为霸州，淤口关置寨（案：周世宗兵下三关，《五代史》只载瓦桥关、益津关，而缺其一。考晁以道《嵩山集》云，三关谓淤口关、瓦桥关、益津关也，与此书合），复破杨显仁于高平。至显德二年，又遣刘崇袭府州，为折德扆所败。观其累世恃强负势，侵削中土，亦已甚矣。契丹有五京（原注：上京、中京、东京、燕京、西京也），上镇十二（原注：奉圣州、云州、平州、祖州、怀州、显州、乾州、兴中府、建州、宜州、庆州、黄龙府是也），中镇六（原注：应州、饶州、白川州、锦州、番州、蔚州也），下镇七（原注：湖州、连州、同州、宣州、可汗州、宁州、河州也），观察州十三（原注：永利州、利州、高州、耀州、德州、宜州、坤思州、遂州、信州、三河州、咸州、朝州、营州也），刺史上州九（原注：涿州、易州、归州、化州、保州、昌州、义州、吉州、昭延州也），中州十一（原注：瀛州、顺州、儒州、海州、原州、惠州、濠州、新州、凤州、京州、长安州也），下州三十四（原注：睦州、集州、卫州、泉州、宗州、银州、岩州、慈州、陈州、通州、化州、麓州、朝州、长春州、铃州、泽州、叶州、严州、温州、润州、般州、兰州、番州、闾州、双州、铁州、晖州、渭州、还州、元州、福州、乌州、金州、懿州是也。案：此所载州名，与《辽史》多不相合，如卫、陈、泉、铃、叶、温、般、番、晖、还、元等州皆不见《辽史》。《辽史》有仪坤州，此作坤思州。《辽史》有檀、蓟、滦、渌等州，此又无之。盖以宋人记辽地，所闻岐异，而传写复不免脱讹也）。自京、镇等处土田丰好，兵马强盛，地利物产颇有厚利，其他自中下州固已寂寥荒漠。然折长补短，地利绵亘，周围不过五千里，计其所出所产，未必敌河东、河北州郡也。其他方兵旅大约计之未必满三十万，且自诸京统军司及寨幕契丹兵不过十五万，奚家渤海兵不过六万，汉儿诸指挥不过一万五千，刺字父子军五指挥不过数千，乡兵、义军不过三万，刺手背、拣不中老弱兵不过七千。然而分守诸州及河东河北接界州县，又东屯女罗、女真、新罗、百济、野人国、狗国、灰国、黑水国，西屯珠尔布固番、游猎国、沃济国、室韦国、托欢番、舒噜国、党项部族番、达靼国、川瓜、沙州土番、遇野国土番、夹山土番。西番诸处寨戍纵少，亦须十万方可分守。外余二十万为战斗之兵，若倾国而来，亦须留三万人防守外，余一十七万人。其间亦有负粮持器护从等，不过止有十万人。其来不过一出梁门、遂城，一出雄、霸，一出雁门、句注，一出并、代。然而雄、沧、霸州以来颇多溏水，决河东注，于我为便，则雄、霸以来不足为虑矣。又缘边要害之处多张旗帜，增加兵守，昼飞沙尘，夜多烽火，有二十万人精兵足以御之。其次清野而待之，多方而诱之，又选良将十余人领兵十万，四出密袭其巢穴。自易州以东至于栾州以来，一自紫荆岭口路，一自白羊口、连大安山路，一自南口以北居庸关、八答岭，一自得胜口、汤山口、古北口，一自遗安口、燕市口，一自松亭关口、白淀口，一自首符家口、大林上山口。所至攻其城邑，尽受大将军节会于幽州。取山前郡，则山后州县自下矣。又命兵自梁门至虎北口、石门或雁门、句注以来，设伏用奇，要敌之兵，断其往来之路，如此敌骑进退失措，灭之必矣。凡此者，庙堂之所宜知者也。国初，天赞贤（案《辽史》：景宗名贤，初即位，群臣上尊号曰天赞皇帝。此合尊号与名书之）遣兵攻镇、定，闻艺祖登极，乃惊曰："中国今有英武圣主，吾岂敢以螳螂而御辙耶？"于是遁去。先是，五代时，募民盗戎人马，官给其直，籍数以补战骑之缺。太祖受命，务保境息民，不欲生事边境，尽令还前所盗马，仍申明条禁，无得出塞为盗。未几，契丹入边，为棣州刺史何继筠击败。乾德二年，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攻辽州，州将杜延韬以城来降，并人引众步骑六万复来援继勋。与彰德军节度使罗彦环、洺州防御使郭进、内客省使武怀节率马步军六万人，击其众于辽州城下，败之，又攻平晋军。上遣郭进、内客省使曹彬等领步骑万余赴之，未至而遁（案《宋史》：乾德元年，北汉引契丹攻平晋军，遣洺州防御使郭进等救之。此在乾德二年，与史互异）。三年冬，来攻易州，略居民。上令监军李谦升率兵入其境，俘生口如所略之数，俟契丹放还易州之民，然后纵之。四年正月，又攻易州，监军任德义击走之。上令关南监军及雄、霸、瀛、莫等四州刺史勒所部兵，校猎于幽州之境，以耀威武。四年，天德军节度使于延超与其子来降，上以延超为左千牛卫大将军。六月，伪横海军节度桑兴来降。开宝二年，太祖亲征河东，契丹两道率众来援，一道攻石岭关，为何继筠所破，一道攻定州，为韩重斌击败之。是秋，涿州刺史许周琼来降，上以为涿州刺史。契丹锡里伊里等凡一十六族归款，上以其大首领四人为怀化将军，八人为怀化郎将，余八十五人为归德司戈。是岁，契丹主为其下所杀，国人立明记为帝（案《辽史》：景宗小字明扆，世宗子也。穆宗遇弑，乃即位。此书以"明扆"为"明记"，互详第二卷纪元篇）。三年十月，契丹以六万骑攻定州，上遣判四方馆事田钦祚领兵三千人赴之。上戒钦祚曰："彼众我寡，但背城列阵以待之，敌至即战，勿与追逐。"钦祚于是与敌众战于满城，敌骑少却，乘胜逐北，至遂城，杀获甚众。值夜，入保遂城。敌围钦祚数日，钦祚度城中粮少，是夜整众突围而出至保寨，军中不亡一矢，北边传言三千折六万。太祖自是益修边备，尝谓左右曰："若契丹敢复犯边，我每以三十匹绢购一敌人之首，其精兵不过万人，止费我三百万匹绢，此寇尽矣。"太祖一日内出取幽州图，以示宰相赵普，谓曰："卿意此图，孰能为者？"普详观，叹曰："他人不能为，惟曹翰能为之。"帝问何以知之，对曰："方今将帅材谋无出于翰者，陛下若使翰往，必得幽州，既得之后，但不知

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先是，开宝九年正月，群臣上尊号曰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曰：“今汾、晋未平，燕、蓟未复，谓之一统可乎?”却而不受。帝痛恨开运之祸，华人百万皆没于契丹，自即位，专务节俭，乘舆服用一皆简素，别作私藏以贮供御羡余之物，谓左右曰：“俟及三百万贯，我当移书契丹，用赎晋朝陷没百姓。”然则帝欲大一统而复幽燕者，其意在此不在彼也。七年十一月，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书遗知雄州孙全兴曰：“琮受君恩，猥当边任，臣无交于境外，言则非宜，事有利于国家，专之亦可。窃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尝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往者晋氏后主政出多门，惑彼强臣，忘我大义，干戈以之日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琮以甚微，敢干斯义，远希通悟，洞垂鉴详。”太祖命全兴以书答焉。八年三月，遣款附使格什古星什奉书来聘，称契丹国，上命阁门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馆于都亭驿。太祖召见，赐以袭衣、金带、销金皂罗帽、乌皮靴、器币二百、银鞍勒马，其傔从衣物器币有差。宴于内殿，仍召至便坐，观诸班骑射，令其一使者与卫士驰射毛球、截柳枝。及辞归国，召见，赐器币衣服。帝因谓宰相曰：“自五代以来北敌强盛，盖由中原衰弱，以至晋帝蒙尘，亦否之极也。今慕化而至，乃期运使然，非凉德能致。”左右皆称万岁。自是契丹始与中国交聘。八月，遣使献御衣、玉带、名马，太祖皆厚赐之。因令其使人从猎近郊，太祖亲射走兽，矢无虚发，使者俯伏呼万岁，私谓译者曰：“皇帝神武无敌，射必命中，所未尝见也。”及平江南，献弓矢名马。九年长春节，遣使贡御衣、玉带、银鞍勒马。太祖升遐，遣使修赙礼。太宗即位，遣使献御衣、金玉鞍勒马等贺。太祖山陵，献马、金银。乾明节，遣使来贺，诏遣监察御史李浚、借太府卿阁门祗候郑伟、借右千牛卫将军报聘。开宝四年，遣使问起居。寻入寇石岭关以援晋阳，为郭进所败。及王师既平河东，诏发兖、郓、齐、魏、贝、博、沧、镇、冀、邢、磁、洺、德、易、定、祁、瀛、莫、雄、霸、深、赵等州及乾宁、保塞等军刍粟赴北面行营，分遣使督之，将有事于幽、蓟。六月十九日，车驾次金台。二十日，帝躬擐甲胄，率兵次东易州，伪刺史刘宇率官吏开门迎王师乞降。二十三日未明，次幽州城南。契丹众万余屯于城北，帝亲率兵乘之，斩首千余级，余党遁去。二十五日，命诸将分兵攻城。帝乘步辇至城下，督诸将进攻。七月三日，契丹伪武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率官属十四人来降。五日，伪节度使知蓟州刘守恩与官属十七人来降。六日，幸城西北隅，督攻城。七日，诏班师。二十八日，车驾至自范阳(原注：先是，上平并、汾回，欲乘胜攻范阳，诸将皆赞成其事。至是以士卒疲病，转输回远，日虞敌兵之至，遂班师)。五年十一月十日，诏曰：“边境多虞，兵戎犹梗。介胄之士，息肩未遑。樽俎之筹，折冲之暇。两河之际，列阵相望，烽火时至于近郊，羽檄尚驰于绝塞。是用大兴戈甲，遂殄氛霾。昔者师人多寒，楚子所以躬抚；匈奴未灭，汉武于是亲巡。盖以慰虎旅之心，破犬戎之胆。虽在穷冬之候，敢辞夙驾之劳。朕取此月，暂幸边陲，亲抚士卒。应经过顿舍，凡百费用悉以官物充，所在不得辄有哀敛。”又诏幽州：“朕祗膺景命，光宅中区。右蜀全吴，尽在提封之内，东渐西被，咸归覆育之中。常令万物以由庚，每虑一夫之不获。眷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契丹窃据，迨今不复，垂五十年。国家化被华夷，恩覃动植，岂可使幽燕奥壤犹违礼义之乡，冠带遗民尚限边荒之俗!爰兴师律，以正封疆。拯溺救焚，聿从于民望；执信获丑，即震于皇威。凡尔众多，宜体兹意。今遣行营前军都部署曹彬等振旅长驱，朕当续御戎军，亲临寇境，径指西楼之地，尽焚沙漠之庭。灌爝火之微，宁劳巨浸；折螳螽之股，岂待隆车!应大军入界，百姓倍加安抚，不得误有伤杀及发掘坟墓、焚烧庐舍、斩伐桑枣、掳掠人畜，犯者并当处斩。”十三日，车驾发京师。十四日，关南言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三千余级。翌日，从官诣行宫称贺。十九日，驻跸于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遁，边候彻警。从臣称贺。上乘胜欲进讨幽州，以问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上奏曰：“北方自古为寇，乘秋犯塞往往有之，一昨辄率甲兵来扰疆境。陛下栉沐风雨，冲冒严凝，亲御戎衣，以攘民害，乘兹北兵畏威而逃，因而翦之，易于拉朽。况幽、蓟之壤久陷殊方，慕化之心倒悬斯切。今若拥百万横行之众，吊一方徯后之民，合势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粮饷是资。况河朔之区，连岁飞挽，近经蹂躏，尤极萧然，虽荐遇于丰穰，恐不堪其调发。属兹寒冽，益复罢劳。况今敌兵宵奔，边陲宁肃，若亲巡塞下，振耀戎容，固足惧彼残魂，亦恐劳于大举。伏望申戒羽卫，善养骁雄，讲习武经，缮修攻具。俟府藏之充溢，闾里之富盛，期岁之间用师未晚。”上深纳其言，即日下诏南归。七年，明记卒，有子三人：隆绪，隆庆，隆裕。至是隆绪立，年十二岁，母叶叶专国政。五月，以三万骑入边，潘美等分兵击败之。十月，下诏北边州军，曰：“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区。以四海为家，兆民如子，冀咸登于富寿，岂务胜于甲兵?况与契丹本通邻好。昨以河东刘继元不尊朝化，盗据一方，念彼遗民，行兹薄伐。素非渎武，惟切吊民。而契丹转举干戈，辄来救援。一鼓既平于晋垒，六师遂指于燕郊。靡辞六月之征，聊报东门之役。虽彼曲可见，而罪已良多。今闻边境谧宁，田秋丰稔，军民所宜安堵，无或相侵。如今后辄入北界掳掠及盗窃，亦仰所属州军收捉重断，所盗物并送还之。”未几，锡里伊里等十一族七万余帐内，降者又三千帐，羊马万计。十二月，高阳关捕得敌中首领，言契丹种族携贰，虑王师致讨，

颇于近塞筑城为备。太宗谓宰相曰："北人以剽略为务，乃修城垒为自全之计耳。曩者刘继元盗据汾、晋，周世宗及太祖皆亲征不利。朕决取之，为世宗、太祖刷耻，遂擒继元至阙下。今日视之，犹几上肉耳。当其保坚城、结契丹为援，岂易制乎？"宋琪对曰："臣少陷北庭，备知戎马之数。自晋末始强盛，然种类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岭关之败及平继元，缘边诸郡频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携贰必矣。国家不须致讨，可坐待其灭亡。"后上谓宰相曰："数有人自北边来，侦知敌中事。自朝廷增修边备，北人甚惧。昔晋、汉衰弱，边陲无尽节之臣，大率张皇事势以要恩宠，为自利之计。今之边将皆朕所推择，咸能尽心，无复袭旧态也。幽州四面平川，无险阻可恃，难于控扼。异时收复幽州，当于古北口以来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设堡寨，自绝南牧矣。"（原注：古北口两傍皆峻崖，中有路，仅容车辙。口北有铺毂弓、连绳，本范阳控扼契丹之所，最为隘束）琪对曰："范阳是前代屯兵建节之地，古北口及松亭关、野狐关三路并设堡障，至今石垒基堞尚存。将来定幽朔，止于此数处置戍可也。"雍熙初，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怀浦等上言（案李焘《长编》：贺令图及怀浦与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言幽州可取状，较此所载为详）："契丹主幼，国事皆决于母叶叶，大将韩德让宠倖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州。"太宗以为然。雍熙三年，大发师，以天平军节度曹彬为幽州行营前军都总管，出涿州，河阳节度崔彦副之；马军都指挥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都总管，出云中，代州观察杜彦圭副之；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为定州路行营都统，出飞狐口，蕲州刺史谭延美副之；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灵应州行营都总管，出雁门，灵州观察使杨业副之。是时，权知高丽国王治遣使修贡京师，帝以王师北征，其国与契丹接境，常为其所侵，乃命监察御史韩国华假太常少卿往使其国，降诏谕之曰："朕诞膺丕构，奄宅万方。草木虫鱼，罔不蒙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蠢兹北方，敢拒皇威，偃强沙漠之中，迁延岁月之命。幽、蓟之地本被皇风，曩以晋、汉多虞，契丹因而盗据。《诗》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兹朔漠！今已董齐师旅，殄灭尘氛，元戎启行，分道间出，即期诛翦，以庆混同。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输此忠勤之节，抚兹礼义之邦。而接彼境壤，困于虿毒。舒泄积愤，其在兹乎？便可申戒师徒，迭相掎角，叶此邻国，同力荡平，奋其一鼓之雄，戡此垂亡之敌。良时不再，王其图之。应掳获生口、牛羊、财物、器械并给本国将士，用申赏劝。"于是彬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进战飞狐南，斩首五百级。美攻寰州，刺史赵彦辛来降，又克涿州。美进围朔州，其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契丹以万骑来援飞狐口，重进大破之，擒其将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颙（案：《长编》载监军马颙及副将何万通并为彬所擒，与此详略互异）。彬又战涿州南，斩首千余级，杀奚宰相贺斯美，遂围应州，其节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重进攻飞狐，又下灵丘。四月，美克灵州、蔚州，押衙李存璋等以城来降。初，太宗谓彬曰："朕令潘美出雁门，先取灵、应，卿以大军声言取幽州，而持重缓行。敌闻之，必聚劲兵于彼，不复出援山后矣。"既美果下寰、朔、灵、应，重进得山后要害地，太宗疑彬进兵速而饷道不继，彬乃留涿州。旬日，食果尽，还军以援供馈，上闻之，曰："安有大敌在前，而退军就食者？"即遣使止之，令引军沿白沟河与米信合，待潘美尽得山后之地，然后东取幽州。彬之诸将至是闻美等屡战胜，自以持重兵而功少，遂欲邀功。彬不得已，于是裹五十日粮，再趋涿州，且行且战，历二十日始至城中。属盛暑，士卒疲乏不能进，还至岐沟。契丹蹑战，王师遂败。彬宵涉拒马河，营于易水之南。彦进亦为契丹所败。奏至，诏诸将分屯沿边诸郡，召彬、彦进等还阙，留田重进守中山，令潘美还代州。遣使部徙灵、应、寰、朔四州民五万户及其吐浑、突厥三部落安庆等族八百余帐，分置于河南孟、曹、汝、洛等四处。是年冬，复攻易州。自曹彬失律，诸将多坐黜免，至是上复思宿将刘廷让、宋偓、张永德，时皆罢节制在环卫，上欲令进击自效，遂遣廷让屯雄州，偓屯霸州，永德屯定州。廷让与敌战君子馆，军败，仅以身免，先锋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没焉（原注：贺令图少谨愿，太宗在藩邸，以隶左右。即位，改绫锦副使，知莫州。雍熙二年，领平州刺史、幽州行营濠寨使。令图握兵边郡十余年，恃藩邸旧恩，每岁入奏，多言边塞利害及幽、蓟可取之状。上信之，故有岐沟之举。既而师败，议者皆咎令图贪功生事，复轻而无谋。敌将耶律逊宁号裕悦者使谍绐令图曰："我获罪本国，旦夕愿归南朝，无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图不虞其诈，自以终获大功，私遗以重锦十两。是年十二月，敌将裕悦率众入攻，大将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令图为先锋。敌围我师数重，裕悦传言军中，愿得见雄州贺使君。令图尝为所绐，意其来降，即引麾下百十骑逆之，将至其帐百步外，裕悦据胡床骂曰："汝小子年在乳臭，乃今送死来耳！"命左右尽杀其从骑，反缚令图。令图与其父首谋北伐，一岁中父子皆陷焉）。敌复入深、析，陷易州，杀略甚众。上为下哀痛之诏，大发兵戍镇、定、高阳关。四年正月，诏问文武群臣，询平寇之策。又议作方田，为战守之备。上乃以手诏谕缘边将帅，曰："夫料敌之强弱，古人以为难。前岁之举，盖救民之涂炭。蠢兹北寇，敢肆凭陵，蹂践我士民，攻掠我城寨。朕定必胜之策，画必当之计，将以保民安边，略举大意。且戎人胜则深入而不相让，败则逃窜而不相救，固不可力战也。又皆骑兵，利于平陆，驰逐来往，难于羁制，固不可追奔也。若弃小城就大镇，但屯兵于镇、定、瀛、莫之间，其缘边城寨必苦于寇

掠，固不可分兵也。悠久之谋在于设险，若乃决大河、筑长城，又徒自示弱，为后代笑。朕今立法，令缘边作方田。已颁条制，量地里之远近列置寨栅，此可以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虽使彼众百万，亦无所施其勇。自春至秋，其功告成，持重养锐，挫彼强敌。如此，则复幽蓟、灭林胡有日矣。”淳化元年，上遣使至定州，密谕旨于都部署李继隆曰：“若将来复入边，朕当自行。”继隆上奏以谓“扞城御侮，臣等之责，况蕞尔残众，岂烦戎辂亲举?”言甚恳切。至道元年正月，其将韩德威率众万骑，诱党项十六大首领，自振武入攻府州，折彦卿大败其众。四月，复攻雄州，知州何承矩败之，枭铁林大将一人。

翰苑遗事

[宋]洪 遵撰 王继训 张富祥整理

《翰苑遗事》一卷，南宋洪遵撰。遵字景严，南宋著名收藏家和学者。记载宋翰林学士院旧事，尤其是轶闻遗事，多不见于正史，是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野史笔记。本整理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参校了《四库全书》本等。

淳化二年闰二月，命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同句当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铨。学士领外司，自此始也。

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诏定降麻事例。宰臣、枢密使、使相、节度使特恩加官除授，学士事例银百两，衣着百匹；覃恩加食邑、起复、落起复，银五十两，衣着五十匹。亲王以有宣赐，事例更不重定。公主未出降，依亲王例宣赐；已出降，令附马都尉管送。

大中祥符三年闰二月，学士晁迥言：今月十八日，宰臣召臣等，问所降德音不锁院之故。按本院旧例，赦书德音不曾锁院。臣等商议，除南郊赦书，缘车驾斋宿在外，并是预先进入降付中书，难以锁院外，自余赦书德音，今后并依降麻例锁院。从之。

六年八月，学士院谘报，准诏，议定书诏用纸。今定：文武官待制、太卿监、观察使以上用白诏纸，三司副使、閤门使、少卿监、刺史以上用黄诏纸。自余非巡幸大礼赦书榜外，并用黄表纸，从之。

八年四月一日，两制赐御筵于学士直馆，及朝臣于史馆，以考校毕也。

天禧元年二月，学士院言：诏敕词尾，并云：故兹诏示，故兹示谕；云想宜知悉。内诸道进奉相承，并不言诏示示谕。窃思诏词各有嘉奖之意，亦合标云示谕。今欲添入。又诸处奏告青词，比来只是用纸里角，今请委三司，造黑漆木筒五十枚，凡有奏告，封词赍往。从之。

乾兴元年十月，翰林学士晏殊等言：先朝杨亿再为学士，班钱惟演之上。今新添除学士刘筠，天禧中已入翰林，请如故序班臣等之上。从之。其后率如凡例。

天圣元年十月，诏翰林学士遇集日至晚出宿。盖故事以双日锁院，只日降麻也。

皇祐元年九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尚书户部郎中、知制诰王尧臣加谏议大夫，以久在禁林，优迁之也（尧臣岁满□迁，宰臣文彦博以其久任，请降此命）。

二年九月十六日，新除翰林学士嵇颖未及谢卒。诏赐告敕、袭衣金鞍勒马于其家。

至和元年九月，翰林学士杨察为承旨，知制诰吕溱、王洙并为翰林学士。故事学士六员，今洙为第七员，盖宰相遇除也。

嘉祐六年三月，承旨宋祁言：久病，不敢稽朝谒入学士院，欲带一子主汤药。从之。

七年二月，学士院言：臣僚上表并劄子陈请事，惟宰臣、枢密使方降诏手书。自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已下，即无体例。去年三月，因枢密副使陈升之请郡，内批令降不允手诏。当直学士胡宿亦曾论奏，以手诏体重，乞只降不允诏，而不从其请。窃缘近禁动成故事，恐成隳废典故。乞自今除宰臣、亲王、枢密使有所陈请事，依例或降手诏手书。自余臣僚，更不降手书手诏，许从本院执奏。从之。

凡学士院置待诏十人。国初承旧制，翰林待诏六人写书诏，旧制月俸九千，春冬给衣。又有隶书待诏六人，写签题封角，月俸止六千，谓之东头待诏。雍熙四年，废隶书待诏，增翰林待诏十人，并兼御书院祗候。

录事一人。景德二年九月本院言：孔目官刘尚宾年满，已注宿迁县尉。缘主持书诏切须谙练，欲乞依吏部铨例置主事或录事，以本司勒留充职。诏以尚宾

为录事，给孔目官俸。自后不常置。又五代旧制有主事一人，周显德中废。

孔目官六人，表奏官六人，驱使二十人，使驱官旧额六人。咸平二年初，置侍读侍讲学士，别补驱使官四人祇应。及杨徽之卒，复以驱使官二人隶学士院，因为八人。三年四月，诏学士院不得额外添人。自后再除拜大明资政侍读侍讲、龙图阁枢密直学士，皆学士院遣守阙驱使官祇应。多特补□名，遂至二十人。景德四年四月，学士院上言：先准敕，表奏驱使官阙人，于京两省私名内抽取，依三馆例召保拣试，送中书看详。从之。旧又有专知官一人，通引官一人，厨子六人，太平兴国四年并废。

治平元年六月，翰林学士冯京奏：枢密使富弼，臣妻父也。今权知开封府，当避弼。不许。

熙平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诏学士院：今后大辽国书并诸国诏书合要匣复等，并自下司取索讫，关三司破除，仍谕诸处，更不申乞朝旨。

七年十二月八日，诏翰林学士、知制诰至中书枢密院议事，许系鞋，遇朔望及不因公事，依例穿执。

十年十月三日，学士院言：编修诸司式所送本院式十卷，编学士员数，并录表疏、青词祝文、锁院敕后宿直之类。看详学士员数，系朝廷临时除授；若表疏、青词祝文，或请祷之意不同，难用一例。况朝廷待学士，礼意稍异，宣召敕设尽出特恩，关白中书枢密院正用谘报，不同诸司。乞下本所，以吏人差补及官物出入之类，并立为式，学士所职更不编载。从之。

元丰三年十一月，翰林学士蒲宗孟乞叙班章惇下，从之。以惇先曾任翰林学士，丁忧服阕再为学士故也。是年十月，诏翰林学士并听佩鱼。

元祐元年七月，诏从承旨邓温伯之请，学士如独员，每两日免一宿，候有双员即依故事。

政和五年十月，徽宗皇帝御书“摛文堂”三字，赐承旨强渊明，以榜于院。

绍兴三十年五月，太上皇帝御书“玉堂”二大字，赐学士周麟之等。得旨，于都省宣示宰执，俟中秘暴书，俾侍从馆阁官咸得观仰，刻石院中，仍以石本分赐。

隆兴元年十一月七日，圣旨：学士院官、经筵官日轮二员，宿直于学士院，以备顾问。续降指挥，遇赴德寿宫起居、圣节开启满散、车驾诣景灵宫、四孟朝献、国忌行香前一日，及旬假、节假，每遇筵宴，并与免宿。

隆兴二年闰十一月，敷文阁直学士王刚中除翰林学士，以祖讳翰，改除礼部尚书直学士院。

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玉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阁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惟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阁子，窗格上有火然处。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人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先公尝言：翰林学士居深严之地，职任事体与外司不同。至于谒见相府，自非朔望庆吊，止公服系鞋而已。学士于内庭出入，或奉诏亦不具靴，简若同列齐行。前此命朱衣吏双引，抗声言“学士来”，直至宫门方止。归院，则朱衣吏递声呼“学士来”者数四。故事，学士叙班，只在宰相后；今之参知政事班位，即旧日学士立班处也。近朝以来，会赴内殿起居，叙班在枢密宣徽使后，惟大朝会入阁圣节上寿，始得缀台司步武焉。我自延州归阙，再忝内职，时与朱崖卢相同列。依旧命，吏前后双引。既而卢谓余曰：“今府尹令尹，时皇上开封府兼中书令，亲贤英仁，复兼右相，尚以一朱衣前道。我侪为学士，而命吏双引”。因令罢去双引。自是抗声传呼之仪，亦稍罢矣。

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改龙图阁学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龙图阁出藩，繇文忠始也。

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中书以丁节度使，召学士草麻。时盛文肃为学士，以为参知政事合同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之以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吕蒙正为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于承旨，皆为名臣。

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

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旦，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故事：学士在内中，院吏朱衣双引。太庙朝，李昉为学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时，学士劄子不著姓，但云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并为学士，遂著姓以别之，其后遂皆著姓。

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榜子，亦谓之录子，今谓之劄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劄子。中书枢密院，事有不降宣敕者，亦用劄子，与两府自相往来亦然。若百司、中书皆用状，惟学士院用谘报，其实如劄子，亦不出名，但当值学士一人押字而已，谓之谘报（今俗谓草书名为押字也），此唐学士旧规也。唐世学士院故事，近时隳废殆尽，惟此一事在尔。往时，学士循唐故事，见宰相不具靴笏，系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计会堂头，直省官学士将至，宰相出迎。近时，学士始具靴笏至中书，与常参官杂坐于客位，有移时不得见者，学士日益自卑，丞相礼亦渐薄，并习见已久，恬然不复怪也。

嘉祐二年，枢密使田公况罢为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枢密使当降麻，而止以制除。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为故事。

真宗时，丁晋公谓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当降麻，而朝议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陈相执中罢使相，除仆射，降麻。庞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学士，又不降麻，盖无定也。

仁宗初立，今上为皇子，令中书召学士草诏。学士王珪当直，召至中书谕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须面奉圣旨。"于是求对。明日面禀得旨，乃草诏，群公皆以为真得学士体也。

端明殿学士，五代后唐时置。国朝尤以为贵，多以翰林学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职及换职者，百年间才两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

臣伏见国家承五代之余，建万世之业，诛灭僭乱，怀来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礼乐，至于大臣进退，政令改更，学士所作文书，皆系朝廷大事，示于后世则为王者之训谟，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实，自明道已前，文书草稿尚有编录。景祐以后，渐成散失。臣曾试分类收拾补缀，十已失五六。使圣宋之盛，文章诏令，废失湮沦，缓急事有质疑，有司无所捡证。盖由从前虽有编录，亦无类例卷第，只是本院书吏私自抄写，所以易为废失。臣今欲乞将国朝以来，学士所撰文书，各以门类，依其年次，编成卷帙，号为《学士院草录》，有不足者更加求访补足之，仍乞差本院学士从下两员专切管局。自今已后接续编联，如本行人吏不画时编录，致有漏落，许令本院举察，记为过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烦圣听者，盖以近岁以来百司纲纪相承废坏，事有曾经奉闻及有圣旨指挥者，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临时处置，其主判之官才罢去，则其事寻亦废停。所以，止欲乞朝廷特降指挥，所贵久远，遵行不敢废失。

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凤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按赵凤升学士于官上乃端明殿也）。

唐制，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祎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上。今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殿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退朝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北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制：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伎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也，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洎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宏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习之旧也。

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上，或在官下，无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太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之类，则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镛碑，撰者为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琢之类，则在官上。琢仍不称知制诰，殊不可晓（按刘琢不称知制诰，唐以来至国朝熙宁，官至中书舍人则不带三字）。

俗称翰林学士为銮坡。盖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坡上，故亦称銮坡。唐制：学士院无常处，驾在大内则置于明福门，在兴庆宫则置于金明门，不专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为称，不当居之耳。谏议大夫亦称銮坡，此乃出唐人之语。谏议大夫班本在给舍上，其迁转则谏议岁满，方迁给事中，自给事

中迁舍人。当时语云："饶道外上坡去，亦须却下坡来。"以谏议为上坡，故因以为称耳。见李文正所记。

学士院旧制：自侍郎以上辞免除授赐则赐诏，皆留其章中书。而尚书省略其事，因降劄子下院，使为诏而已。自执政而下至于节度使、使相，则用批答之制，更不由中书。直禁中所上章，付院令降批答，院中即更用纸连其章后书辞，并其章赐之，此其异也。辞既与章相连，后书省 表具之字必长，表字傍一撇通其章阶位上过，谓之秣阶，若使不复用旧衔之意。相习已久，莫知始于何时。

旧制：学士以上，赐御仙花带而不佩鱼，虽翰林亦然。惟二府服笏头带、佩鱼，谓之重金。元丰官制行，始诏六 曹尚书、翰林学士皆得佩鱼，故苏子瞻谢翰林学士表云："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飞白书，淳化中以赐苏易简。

苏参政易简登科时，宋尚书白为南省主文。后七年，宋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相继入院，同为学士。宋尝赠诗云："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真是青云友。"欧阳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同为学士，故欧公诗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之句。二事诚一时文物之盛也。

学士院正厅曰玉堂，盖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言："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而不为榜。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尝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之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易简即扃鐍置堂上，每学士上事，始得一开视，最为翰林盛事。绍圣间，蔡鲁公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庙讳，去二字，止曰玉堂云。

韩门下，虽以赐出身，熙宁末特除翰林学士。崇宁中，林彦振赐出身用韩例，亦除翰林学士。国朝以来，学士不由科第除者，惟此二人（按韩省试中，以父亿执政，不就廷试，后为馆职以主两制，未尝赐第也）。

唐诏令虽一出于学士，遇有边防机要大事，学士不能尽知者，则多宰相以处分之要者，自为之辞，而付院使增其首尾，尝式之言谓之诏意，今犹见于李德裕、郑畋集。近岁或出于宰相进呈讫，但召待诏即私第书写式诏，学士宰相而授意，退而且草，然不能改定也。

旧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其南庑与枢密院后廊中分，门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舆行幸，非学士所得常居。惟礼上之日，略坐其东，受院吏参谒。其后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所谓北门也。学士仅有直舍，分于门之两旁，每锁院受诏，与中使坐主廊。余为学士时，始请辟两直舍，各分其一间，与北门通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间。命待诏鲍询画花竹于上，与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当时以为美谈。后闻王丞相将明为承旨，旁取西省右正言厅以广之，中为殿，曰右文。

曾从叔祖司空道卿，庆历中为翰林学士。仁宗欲大用，会宋元宪为相，同年厚善，或以为言，乃与元宪俱罢。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为三司使，而陈恭公尤不喜，适以忧去，免丧不召，就除知澶州。余大观中亦忝入翰林，因曲谢略叙陈，太上皇喜曰："前此兄弟同时迭为学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继于数世之后。不惟朝廷得人，亦可为卿一门盛事。"余顿首谢。

唐制：诏敕号令皆中书舍人之职，定员六人。以其一人为知制诰，以掌进画。翰林学士初但为人辞，不专诏命，自校书郎以上皆得为之班次，各视其官，亦无定员。故学士入皆试五题麻诏敕、试赋，而舍人不试，盖舍人乃其本职，且多自学士迁也。学士未满一年，犹未得为知制诰，不与为文。岁满，迁知制诰，然后始并直。本朝既重学士之选，率自知制诰迁，故不试而知制诰，始亦循唐制不试。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为之，化基上章辞不能，乃使中书并召试制诰二首，遂为故事。其后，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试而用，欧阳文忠公记惟与杨文公、陈文惠公三人者误。

太宗敦奖儒术，初除张参政洎，钱枢密若水为翰林学士。喜以为得人，谕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唐故事，学士礼上例，弄猕猴之戏，不知何意。国初，久废不讲，至是乃使敕设日举行，而易以教坊杂事手伎，后遂以为例。而余为学士时，但移开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复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数尔。大观末，余奉诏重修《翰林志》尝备录本末，会余罢，书不克成。

谢克家除翰苑，以祖讳辞。有旨，衔内权不系三字。谢以不带三字，止同职名，不可赴院供职，又固辞。

熙宁初，韩子华拜相，其弟持国在翰苑。神宗前期谕令草制，注意厚矣。持国恳辞弟兄之嫌，得请。元符末，会子宣爰立，其弟子开直北门，徽庙特命草麻，盖示眷灶也。

学士及舍人院最重题名。学士及舍人赴职之日，本院设具，应佗学士给谏丞郎待制皆预会，以是日题名于石，玉册官刊字。后有拜相者，即其名下刊相字，其家遣子弟赍宴具，就本院召学士待制以上皆集，最为盛礼。自元丰行官制之后，一切废罢矣。

刘子仪在南阳，以翰林学士召，中途改成都，弥年又召为学士，至西京复加两学士。子仪谢表云：

"仙山已到，屡为风引；而还长安甚遥，岂觉日边之近。"

故事：皇子出阁，以翰林学士一员掌笺表。南丰先生以中书舍人掌延安郡王笺表，出于一时之选也。

国朝因仍旧制，翰林学士分日遍直夜入宿，以备著撰。日再而更，遇锁院不前，同日晏禁中。连遣走隶家召至，则皇城门将闭矣。少顷，御药入院以客礼见，探怀出御封，屏吏启缄，即词头也。御药取烛视扃锁钥，退就西阁宿，学士归直舍草制。未五鼓，院吏、书待诏持纸笔立户外，学士据案授稿，吏细书奏本，待诏用麻纸大书，乃付门下省廷宣者。学士临视，点勘匮封，以授御药。御药启扃，持入禁中，院吏复扃。至朝退，然后开院，率以为常。若遇命相，则禁中别设彩殿，召学士由内东门入，系鞋立墀下，上御小帽、窄衫、束带御座，例独设一绣墩。少东置几，陈笔砚其上，侍御者皆下，学士升殿造膝受旨，趋几书所得除目。进呈，置袖中，侍卫者皆上，乃宣坐赐茶已，复廷谢，御药押送入院锁宿如常制。臣近自礼部尚书入为翰林学士，八月二十一日晚，被召至彩殿，获睹盛仪如前所云者。有旨，除唐恪少宰，罢徐处仁、吴敏相，上既授旨，复从容语时事久之。是日复除顺德帝姬，一夕凡四制。翊日入侍经筵，上曰：词颇逮意。既退，遣中使至玉堂，赐臣笔砚等十三事，皆当日殿中所设。上所常御者，紫青石方砚一，琴光螺钿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笔二，金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金涂砚水虾蟆一，贮黏面涂金方奁一，镇纸象尺二，荐砚以紫帕匣以黄方。启封时，砚渍墨未干，奁中余面犹存。顾惟韦布书生，幸以词命为职，乃被赐人主所御笔砚，则知翰苑职亲地近，非他要官比。如臣鄙陋，岂所宜蒙哉？异时当草命相制，间有被此赐者，虽故事，实异恩，且词臣之极荣也。臣既什袭宝藏以传子孙，因纪其事，以补翰林志阙文焉。昔钱思公尝谓，朝廷之官虽宰相之重者，可杂以他才处之，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不可。当时颇以此语取怒于人，欧阳文忠公自作《内制集》，犹以斯言为愧，末乃云："亦以夸于田夫野老而已。"然则臣之所以记此者，亦将以为田野之美谈尔。靖康元年十月望日记。

先生与仆论官制，因言及玉堂故事，先生曰："且如玉堂两字，人多不解。太宗皇帝尝飞白题翰林学士院曰'玉堂之署'，盖此四字出于《李寻传》，目玉堂殿名也。而待诏者有直庐在其侧，李寻时待诏黄门，故曰'久污玉堂之署'。英宗嗣位，乃彻去。及元丰中，有翰林学士上言，乞摘去二字复榜院门，以为臣下光宠。诏可。是乞以殿名以名其院也，不逊甚矣"。仆退而检《汉书》，盖汉之待诏者，或在公车，或在金马门，或在官者庐，或在黄门。时李寻待诏黄门，哀帝使侍中往问灾异，对曰："臣寻位卑术浅，过随众贤，待诏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师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宫"，然制度不见其详，独《翼奉传》略载之。奉尝上疏曰："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繇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承明耳。"以此考之，则玉堂殿乃武帝所造也。仆后以问先生，先生曰："然。"

唐制：翰林学士初入院，赐设并衣服。中和节，赐黄牙银寸。上巳重阳，并赐宴曲江。清明赐新火。夏赐冰。腊日赐口脂及红雪、澡豆。岁前赐历日。有所修撰，则赐茶、果、酒、脯。策试程文，则赐设并匹帛。社日赐酒、茶、蒸饼、环饼等事，见唐人文集。李邕号翰林六绝，谓文学书翰等六事过人。李绛初入院，宪宗亲择笏以赐之。

李昉久掌内制，太宗朝作相，赴学士院，敕设赋诗，奏谢序述七盛，如请真俸、给餐钱、朱衣双引、初除宣召、敕论正谢、赐□马之类，皆前代所无也。

太宗好儒，尝宣谕苏易简曰："词臣清美，朕恨不得为之。"夜幸本院，易简已寝，内侍以秉烛自窗照之，俾其衣冠，窗纱然破后不复补，以示优礼。帝善书，他日作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易简。

元丰中，神宗一新官制，学士与六部尚书等，带皆重金。苏子瞻谢表云："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

建炎改元，余忝召命，谢章以七盛对六绝，然窗对择笏，亦前辈偶然未用者也。是岁，议裁省百司冗费，学士院月给餐钱三百千（学士食料、待诏人吏等添给、锁院御药并从人宣召□行家事例皆用此钱），亦在裁去之数。余与宰相论之，不从。因经筵奏事，为上言：七盛，故事之餐钱其一也，祖宗旧典。近岁未尝增数，岂可与百司弊事同废哉？上大以为然，令传旨如故。

翰苑，秩清地禁，沿唐迄今，为荐绅荣。遵世蒙国恩，父子兄弟接武而进，实为千载幸遇。曩尝粹《遗事》一编。揭来建邺，以家旧藏李肇、元稹、韦处厚、韦执谊、杨钜、丁居晦，洎我宋数公，凡有纪于此者，并刊之本。仍以国朝年表、中兴题名附。乾道九年二月七日鄱阳洪遵书于清漪阁。

麟台故事

[宋]程 俱撰 赵睿才整理

《麟台故事》五卷、拾遗二卷，南宋程俱撰。程俱字致道，善为制诰。麟台即秘书省，俱曾任秘书少监，熟习掌故，因以麟台名其书。书中多记宋初史事、典章文物。本整理本以武英殿聚珍版为底本，参校了四库馆臣校案本。

进麟台故事申省原状

朝奉大夫守秘书少监程俱奏：窃见车驾移跸以来，百司文书例从省记，按以从事靈敝或生日者，朝廷复置秘书省，稽参旧章，稍储俊造，而臣滥膺盛选待罪省贰。窃以谓，典籍之府，宪章所由，当有记述，以存一司之守。辄来摭见闻及方册所载法令，所该比次为书，凡十有二篇，列为五卷，名曰《麟台故事》，缮写成二册，诣通进司投进，如有可采，许以副本藏之秘省，以备讨论。谨录奏闻（案，《北山集》载此篇"缮写成二册"句，下云，"诣都堂呈纳所有进本，欲乞批状，送通进司收接投进，仍乞以副本藏之省阁，以备讨论。谨具申尚书省。"与此书字句互异），伏候敕旨。九月十九日奉。圣旨依奏右札送中书程舍人。绍兴元年九月二十日。

卷 一

沿 革

国初循前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之曰崇文院。（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云："太宗初即位，因临幸三馆，即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自经始至毕功，临幸者再。太平兴国三年二月丙辰朔，诏赐名为崇文院。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四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山堂考索》引王岩叟《重修秘阁记》云："太平兴国二年，命有司度地升龙门左，三年毕工。"《宋史·本纪》云："二年九月幸新修三馆。三年二月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诸书所载详略不同，与此互证悉合。）直馆至校勘通谓之馆职，必试而后命。不试而命者皆异恩与功伐或省府监司之久次者。元丰官制行，尽以三馆职事归秘书省，官自监少至正字皆为职事官。至元祐中，又举试学士院人等者，命以为校理校勘供职秘书省。若秘书省官则不试而命，至于进擢之异，待遇之渥，资任之优，选除之遴，简书之略，盖不与他司等也。

端拱元年五月辛酉，诏置秘阁于崇文院中堂。（案，《续通鉴长编》："端拱元年五月辛酉，置秘阁于崇文院。分三馆之书万馀卷以实其中，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监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按《六典》，秘书省中外三阁掌典图书，古今文字皆在禁中。两汉或徙金马门外，历代不常其处。唐季乱离，中原多故，儒雅之风几将坠地。故百王之书荡然散失，兰台延阁空存名号。上崇尚儒术，屡下明诏访求群书，四方文籍往往而出，未数年间已充牣于书府矣。至是乃于史馆建秘阁，仍选三馆书万余卷以实其中，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凡史馆先贮天文、占候、谶纬、方术书五千十二卷，图画百十四轴，尽付秘阁。有晋王羲之、献之、庾亮、萧子云、唐太宗、明皇、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墨迹，顾恺之画维摩诘像，韩干马，薛稷鹤，戴松牛及近代东丹王李赞华千角鹿，西川黄筌白兔亦一时之妙也。

端拱二年八月李至等言，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置未央宫，即麒麟天禄阁在其中，命刘向、扬雄典校皆在禁中，书即内库书也。东汉藏之东观，亦在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秘书。及魏分秘书为中书，而秘书监掌艺文图籍之事，初以秘书属少府。故王肃为秘书监。表论不应属少府，以为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因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有所藏之书，故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于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

故晋孝武好览文艺，敕秘书郎徐广典秘书阁，辑四部三万余卷。宋谢灵运为 秘书监，补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归秘阁观书。隋写秘阁之书分为三品，于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五年亦于乾元殿东廊写四库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至十三年乃更为集贤殿，因置集贤书院。虽沿革不常，然秘阁之书皆置于内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籍文物荡然流离，近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弊之末，复兴经籍三馆之书，访求渐备，馆内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斯实出于宸心，非因群下之议也。况睿藻宸翰盈编积简，则其奥秘非复与群司为比。然自建置之后，寒暑再周，顾其官司未详所处，乞降明诏，令与三馆并列，至于高下之次，先后之称，亦昭示明文著为定式。其秘书省既无书籍，原隶京百司请如旧制。诏曰："朕肇兴秘府典掌群书，仍选名儒入直于内，文籍大备，粲然可观，处中禁以宏开，非外司之为比。自今秘阁宜次三馆，其秘书省依旧属京百司。"

淳化三年五月，诏增修秘阁。先是度崇文院之中堂为秘阁之址，而层宇未立书籍，止置偏厅庑内。至是始修之，八月阁成。（案，《玉海》："淳化三年五月增修秘书阁，八月成。戊辰赐宰臣李昉以下及三馆宴，赐诗美之。"）景德四年五月，诏分内藏西库地广秘阁（案，《续通鉴长编》引宋敏求《东京记》曰："国初置景福内库。太平兴国三年改名内藏，相对有封椿库。景德四年赐名内藏西库。"据此书则赐名当在五月以前）。

省舍

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徙起居院（案，《宋史·太宗本纪》云："淳化五年四月置起居院。初复《起居注》。"《职官志》云："旧置起居院，命三馆校理以上修《起居注》。"俱未详初置何地），为礼仪院故也。（案，《玉海》："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徙起居院于三馆，以起居院详定所为礼仪院。"又《宋史·礼志》云："真宗置详定所，命执政翰林、礼官参领之。寻改为礼仪院。"二书所记并可证合此条，惟此条与《玉海》年月稍异。）

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焚及崇文院。命翰林学士陈彭年检讨建置馆阁故事。彭年言，唐中书门下两省宫城之内有内省，宫城之外有外省。今欲据秘阁旧屋宇间数重修为内院，奉安太宗圣容及御书。额置供御书籍、天文、禁书、图画。其四廊并充书库，及史馆日历库。至馆阁直官校理、宿直校勘及抄写书籍，雕造印版，并就外院，即于左右掖门外近便处修，盖仍别置三馆书库。其三馆书籍名目候将来分擘正副本，取便安置从之。上以内廷火禁甚严，而馆阁群臣更直寓宿，寒冱之月，饮食非便，因命有司检讨故事而行之。崇文外院既置于左右掖门外，遂以旧地还内藏。

天圣中，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谢绛言，唐室丽正史官之局并在大明华清宫内，太宗肇修三馆更立秘阁于升龙门左，亲飞白题额作赞刻石于阁下。景德中，图书浸广，大延天下英俊之士，乃益以内帑西库，二圣因数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往者延燔之后，简编略尽，访求典籍，是正疑文而笔工坌集。有司引两省故事别创外馆，以从缮写考校之便，然直舍卑喧，民栏丛接，大官卫尉供拟滋削，非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愿开内馆以恢景德之制。从之。

天圣九年十一月徙三馆于左升龙门外。嘉祐四年还崇文院于禁中内藏库，请以前十三间与三馆。诏从之（案，原本以此上四十二字分置"大中祥符八年"条，后此下"元丰六年"至"于是遂定"句，错接前条从之句下。今据文义移正）。元丰六年复以还内藏库。元祐二年既复置馆职在省，凡二十余员，遂以大庆殿中朝服法物库与内藏库。而嘉祐所广十三间复以归秘书省，于是遂定。

政和中，新作明堂于皇城之东隅，迁左藏库于天汉桥之东北。又度地于端门之东南、驰道之左横街之南为秘书省。方栋宇未成，迁秘书省于西府之空位。空位二相属，前位居省官与秘阁四库之书。古画、器物咸在后位，为著作局编修会要所。宣和三年，新省成棂星门东向，在景灵宫东北门少西，殿门南向，中为右文殿，殿之后为道山堂，堂之后为监少直舍，直舍之后为著作局，局有厅、有直舍、书库、吏舍，周以两庑。右文殿东庑便门之东秘阁在焉。秘阁之后为提举官厅事，厅事之后为提举官直舍，直舍之后为编修会要所。书局旋罢，不果。入秘阁之南为丞郎直舍，直舍之南为提举三馆、秘阁官厅事，周以四庑，校正直舍与吏舍、书库等在焉。朱碧辉焕，栋宇宏丽，上邻清都，为京城官府之冠。

储藏

淳化元年七月，以《御制秘藏诠》十卷、《逍遥咏》十一卷、《秘藏诸杂诗赋》十卷（案，原本脱此二句，今据《玉海》增入，方符四十一卷之数）、《佛赋》一卷、《幽隐律诗》四卷、《感怀一百韵诗》四卷、《怀感回文五七言》一卷，凡四十一卷藏于秘阁。

淳化三年九月幸新秘阁（案，《续通鉴长编》及《玉海》作"十月己未"）。帝登阁观群书齐整，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赐坐命酒，仍召三馆学士预坐。日晚还宫，顾昭宣使王继恩曰："尔可召傅潜、戴兴令至阁下，恣观书籍，给御酒与诸将饮宴。"潜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案，《续通鉴长编》："上幸秘阁观

书，赐从臣及直馆阁饮。既罢，又命皇城使王继恩召马步军都虞候傅潜、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等宴饮，纵观群书，上意欲使武臣知文儒之盛也。”李焘案云：“《职官志会要》：淳化四年始置昭宣使，此时未也，继恩但为皇城使尔。《实录》并《职官志》皆误。”据彼则此书所云“昭宣使”亦误。）他日又诏侍臣曰：“迩来武人子孙颇有习儒学者，盖由人所好耳。”吕蒙正曰：“国家褒待文士爵禄非轻，故人人自劝，乃圣化所及。”

至道元年六月，内品监秘阁三馆书籍裴愈使江南两浙诸州，寻访图书。如愿进纳入官，优给价值。如不愿进纳者，就所在差能书吏借本抄写，即时给还，仍赍御书石本所在分赐之（案，《续通鉴长编》“上尝草书经史三十纸，召翰林侍读吕文仲一一读之，列秘阁官属名位，刻石摹印，装饰百轴。于是付愈赍诣，名山福地、道宫佛寺各藏数本，或丘园养素好名博雅之士为乡里所称者，亦赐之。”与此详略互异可以相证）。愈还，凡得古书六十馀卷，名画四十五轴，古琴九，王羲之、怀素等墨迹共八本，藏于秘阁。先是，使于诸道访募古书、奇画及先贤墨迹，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数年之间，献图书于阙下者不可胜计。诸道又募得者数倍。（案，宋袁䌹《枫窗小牍》云：“国朝开献书之路，祥符中献书者十九人，得书万七百五十四卷。”）复诏史馆尽取天文、占候、谶纬、方术等书五千一十二卷，（案，《续通鉴长编》云：“天文、占侯、谶纬、方术等书五千一十卷。”与此稍异。）并内出古画、墨迹百一十四轴，悉令藏于秘阁，图书之盛近代无比。

咸平二年七月甲辰幸国子监（案，《续通鉴长编》作“七月甲寅”，考此日之后又有癸丑，则甲寅乃甲辰之讹），还幸崇文院，阅群书，命从官纵览，登秘阁观太宗圣制墨迹。上恻怆久之，赐秘书监杨徽之、集贤院学士钱若水及馆阁官点检书籍刘承珪等器帛职掌缗钱。

咸平三年二月诏藏《太宗御集》三十卷于秘阁，仍录别本藏三馆。

咸平间，帝尝谓宰臣曰：“三馆、秘阁书籍，近闻颇不整一，多有散失，雠校亦匪精详，遂使传闻迭为差误，自今凡差官校勘及典掌者当严行约束，庶绝因循。”（案，《玉海》：“咸平元年十一月，以三馆、秘阁书籍岁久不治，诏朱昂、杜镐与刘承珪整比著为目录。二年闰三月甲午诏三馆写四部书来，上常置禁中，以便观览。三年二月丙午昂以司封郎中加吏部，镐以校理为直秘阁赐金紫。”昂等受诏编馆阁图籍目录，至是奏御，此书所载当即此数年间事。）直史馆谢泌上言，国家图书未有次序，唐朝尝分经、史、子、集为四库，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马怀素人掌一库，望遵故事。上嘉之，遂命泌与馆职四人分领四库，泌领集库（案，谢泌请分经、史、子、集为四库，人掌一库。《玉海》载在端拱初，与此书作咸平间有异。又载：“仁宗天圣五年十月上曰，三馆书较《开元四录》所失甚众，宜加求募。直史馆谢泌言，请依唐校书，人掌一库，上嘉之。”则年月后端拱较咸平更远，附识于此）。四年三月诏三馆所少书有进纳者，卷给千钱，三百卷以上，量材录用。

卷　二

修　纂

太平兴国七年，诏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翰林学士扈蒙，给事中直学士院徐铉，中书舍人宋白知，制诰贾黄中、吕蒙正、李至，司封员外郎李穆，库部员外郎杨徽之，监察御史李范，秘书丞杨砺，著作佐郎吴淑、吕文仲、胡河汀，著作佐郎直史馆戴贻庆，国子监丞杜镐，将作监丞舒雅等阅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类分之，为《文苑英华》。续命翰林学士苏易简，中书舍人王祐，知制诰范杲、宋湜与宋白等共成之。雍熙三年上之，凡一千卷。

咸平三年十月，上命翰林学士承旨宋白、起居舍人知制诰李宗谔修《续通典》，以秘阁校理舒雅、直集贤院李维、右中允王随为编修官，直秘阁事杜镐为检讨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上，乃诏特付秘阁。先是，淳化中，太宗命翰林学士苏易简与三馆文学之士撰集此书，会易简等各莅他务，罢其事，至是复诏成之。

咸平四年九月，翰林侍讲学士国子祭酒邢昺（案，“侍讲”，原本作“侍读”。据后文“景德二年九月又命侍讲学士邢昺”云云，则“读”字为“字”字之讹。且《尔雅注疏》有“昺奉敕校定之序，亦书翰林侍讲学士守国子祭酒。”今据以改正）。直秘阁杜镐，秘阁校理舒雅，直集贤院李维，诸王府侍讲孙奭，殿中丞李慕清，大理寺丞王焕、刘士立，国子监直讲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案，《玉海》：“咸平三年三月癸巳，命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正义，又重订《孝经》、《论语》、《尔雅》正义。”距此表上之日凡一载有半），凡一百六十五卷。（案，《玉海》云：“一本作一百六十三卷”）。命摹印颁行，赐宴于国子监。昺加中散大夫，镐等并迁秩至。景德二年九月又命侍讲学士邢昺两制详定《尚书》、《论语》、《孝经》、《尔雅》错误文字，以杜镐、孙奭被诏详校，疏其谬误故也。

景德二年九月，命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钦若、右司谏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等奏请以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都官郎中直秘阁龙图阁待制杜镐，驾部员外郎直秘阁刁衎，户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李维，右正言秘阁校理龙图阁待制戚纶，太常博士直史馆王希逸，秘书丞直史馆陈彭年、姜屿，太子右赞善大夫宋贻序，著作佐郎直史馆陈越同编修。初命

钦若、亿等，俄又取秘书丞陈从易、秘阁校理刘筠。及希逸卒，贻序贬官，又取直史馆查道、太常博士王曙。后复增直集贤院夏竦，又命职方员外郎孙奭注撰音义，凡九年，至大中祥符六年成一千卷上之。总三十一部，部有总序。一千一百四门，门有小序。外目录、音义各十卷。上览久之，赐名《册府元龟》。又录前人事迹为八十卷，赐名《彤范》。

景德四年八月己亥幸上清宫大相国寺，还幸崇文院，观所编《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以草本进御，上遍览久之。又入四库阅视图籍，谓宰臣等曰："著书难事，议者称先朝实录尚有漏略。"亿进曰："史臣纪事诚合详备，臣预修《太宗实录》，凡事有依据，可载简册者方得纪录。"上然之，赐修书官器币有差。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崇文院检讨杜镐等校定《南华真经》，摹刻版本毕，赐辅臣人各一本。五年四月，崇文院上新印《列子冲虚至德真经》，诏赐亲王、辅臣人各一本（案，《玉海》："四年三月，校《列子》。"至此表上凡一年）。景德中，朝谒诸陵路经列子观，诏加"至德"之号。又命官校正其书，至是刊版成，赐校勘官金帛有差。二年二月，诸王府侍讲兼国子监直讲孙奭言，《庄子》注本前后甚多，惟郭象所注特会庄生之旨，请依《道德经》例，差馆阁众官校定，与陆德明所撰《庄子释文》三卷雕印。诏奭与龙图阁待制杜镐等同校定以闻。已而言者以为国学版本《尔雅释文》颇多舛误，又命镐、奭同详定之。至大中祥符四年，又命李宗谔、杨亿、陈彭年等雠校《庄子序》，摹印而行之。盖先是，崇文院校《庄子》本以其序，非郭象之文去之。至是，上谓其文理可尚，故有是命。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天书扶持使丁谓请以天书降后祥瑞，编次撰赞绘画于昭应宫。诏谓与龙图阁待制戚纶联条奏其赞，令中书门下枢密院两制、尚书丞郎给谏待制馆阁官分撰。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刑部员外郎直史馆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请以天书降后至上尊号以前制敕章表仪注等编为《大中祥符封禅记》。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三司使丁谓、秘阁校理龙图阁待制戚纶与彭年编录，送五使看详。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加王钦若检校太师，又加兵部郎中直史馆张复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祁暐阶勋，赐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钱易太常博士，秘阁校理慎镛绯鱼，皆预校道藏故也。是日曲宴赏花于后苑，上作五言诗，从臣咸赋，因射于太清楼下。

天禧四年，词臣杨亿、钱惟演、盛度、薛映、王曙、陈尧咨、刘筠、晏殊、宋绶、李行简请出御集，笺解其义。诏亿等并同注释，宰相寇准、都参详参知政事李迪、同参详直馆校理二十八人充检阅官，成一百五十卷（案，《玉海》载："六月甲午，诏宰相寇准、参政李迪、参详学士杨亿、钱惟演、盛度等十人为注释官，仍就禁中崇文院为注释所。七月壬子，又以馆阁官张复等二十七人为检阅官。准、迪罢。丁谓、冯拯代之。又命祖士衡、钱暧、聂冠卿、李淑分定卷第，按国朝日历益注新事，分一百五十卷。"视此所记较详，而检阅官二十七人与此二十八人亦有异）。是冬，中书枢密院又请重编御集，钱惟演、王曾领之，成三百卷（案，《玉海》载三百卷之目：颂、铭、碑、文十八卷，赞八卷，诗三十七卷，赐中宫诗七卷，赐太子歌、诗、箴、述五卷，龙图阁歌、诗四卷，水殿诗一卷，清景殿诗二卷，四园诗三卷，三教诗九卷，读经史诗四卷，维城集三卷，奉道诗十卷，岁时新咏五卷，乐章一卷，乐府集并诗词五卷，论述十卷，序八十卷，箴七条，各一卷，记六卷，又三卷，又一卷，书十卷，正说十卷，承华要略二十卷，静居集三卷，玉宸集五卷，法音前集七卷，春秋要言五卷，试进士题一卷，密表、密词六十九卷，玉京集二十卷，授时要录二十四卷，凡三百三十一卷。而《玉海》又引《书目》云，诗八十九卷，歌十五卷，七四卷。又引《实录》云，玉京集三十卷。则较原数三百卷，俱为不符，附此考异）。又采至道咸平后至大中祥符九年时政记、起居注、日历、嘉言、美事为《时政记》一百五十卷。

天圣末，国史成，始于修史院《续纂会要》。明道二年，命参知政事宋绶看详修纂。庆历四年四月，监修国史章得象上《新修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以编修官尚书工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史馆检讨王洙兼直龙图阁，赐三品服（案，《说郛》载此条，阙"以编修官"以下三十一字）。

景祐元年九月，诏翰林学士张观等刊定《前汉书》、《孟子》，下国子监颁行（案，《玉海》："景祐二年，秘丞余靖言《前汉书》谬误，请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直讲王洙校对，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九月壬辰诏学士张观等刊定颁行。"据此书则余靖建言前已诏张观等刊定，《玉海》详后而略前耳）。议者以为前代经史皆以纸素传写，虽有舛误，然尚可参雠。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六经，诚欲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会秘书丞余靖建言《前汉书》官本差舛请行刊正，因诏靖及王洙尽取秘阁古本校对，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至是改旧摹版以从新校。然犹有未尽者，而司马迁、范晔史尤多脱略，惜其后不复有古本可正其舛谬云。明年，以校勘《史记》、《汉书》官秘书丞余靖为集贤校理大理评事，国子监直学士洙为史馆检讨。赐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器币有差。

景祐三年乙丑御崇政殿，观三馆、秘阁新校两库子集书，凡万二千余卷。赐校勘官并管勾使臣写书吏器币有差。是日赐辅臣两制馆阁官宴于崇文院。

仁宗尝集天地、辰纬、云气、杂占凡百五十六篇，离三十门为十卷，号《宝元夫人祥异书》。宝元

二年召辅臣于太清楼，出而示之，命庋于秘阁。

庆历元年十二月，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院总目》六十卷（案，《玉海》作六十卷。又引《中兴书目》及国史志云六十六卷）。景祐中，以三馆、秘阁所藏书，其间亦有谬滥及不完之书，命官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著为总目而上之（案，《玉海》："景祐元年闰六月，以三馆、秘阁所藏有谬滥、不全之书，辛酉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将馆、阁正副本书看详，定其存废。伪谬、重复并从删去，内有差漏者，令补写校对，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著为目录，仍令翰林学士盛度等看详所记。"视此书更详。张观等三人名及盛度等看详事，可补此书所略）。庚寅诏提举修总目官资政殿学士尚书礼部郎中张观、右谏议大夫宋庠、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张复、尚书兵部郎中知制诰判昭文馆聂冠卿、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郭稹并加阶及食邑有差。编修官太常博士直集贤院吕公绰为尚书工部员外郎，殿中丞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为太常博士，馆阁校勘殿中丞刁约、太子中允欧阳修、秘书省著作佐郎杨仪、大理评事陈经并为集贤校理管勾三馆，秘阁内殿承制王从礼为供备库副使，八内东头供奉官裴滋候、御药院满日优与改官高班，杨安显为高品（案，《玉海》但云编修吕公绰等进职，而王洙以下八人名不著，当以此书补其阙）。张观、宋庠在外，以尝典领，亦预之。

嘉祐四年九月，欧阳修为史馆修撰，言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往时李淑以本朝正史进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惟守空司而已，乞诏龙图阁别写一本，下编修院以备讨阅故事，从之。

熙宁三年十月，诏馆阁校勘王存、顾临、秘书省著作佐郎钱长卿、大理寺丞刘奉世同编《经武要略》兼删定诸房例册。仍令都副承旨管勾（案，《玉海》又云："熙宁五年五月癸未，命内藏库副使同编修，九年秋修毕上之。"可补此条所未备）。

熙宁八年六月，尚书都官员外郎刘师旦言，今九域图涉六十余年，州县有废置，名号有改易，等第有升降，而所载古迹有出于俚俗不经者。诏三馆、秘阁删定，其后又专命太常博士直集贤校理赵彦若、卫州获嘉县令馆阁校勘曾肇删定，就秘阁不置局。彦若免，删定从之。以旧书不绘地形难以称图，更赐名曰《九域志》（案，"彦若免删定"句有脱字。《玉海》："熙宁八年六月辛丑，刘师旦言，九域图讹舛请删定。乃命集贤校理赵彦若、馆阁校勘曾肇充删定官。彦若辞，复命光禄丞李德刍，而知制诰王存审其事。既成，王存言不绘地理，难以称图，更名《九域志》。"此条与《玉海》证合乃悉端委）。

职　掌

秘书省在光化坊，隶京百司，判省事一人如监阙以判秘书省官兼充。景德四年，诏秘阁书籍内臣同提举掌祭祀、版正、辞录外，有常例祭者并著作局分撰，或在京阙著作局官，亦有秘书丞郎撰者。旧制，常祀祝文秘书省岳渎并进书学士院，惟五岳进书，四渎则否。至咸平六年十二月，诏四渎祝文并进书。大中祥符二年，更令两制龙图阁待制与太常礼院取秘书省学士院祝版，据正辞录重定，付逐司遵用。景德初，诏秘书省抉能书人写祝版，委秘书监躬亲点检，谨楷不错方得进书（案，《南宋馆阁录》："绍兴元年四月十四日，诏乐章、赞颂、敕葬钹、祭文之类并依旧制，长贰分，请官撰。"是可征秘书省旧制自掌祭祀、祝版外，又掌乐章、祭文之类。故《馆阁录》载撰乐章诸官名自丞郎至正字皆预焉。此书专及祭祀、祝版，与《馆阁录》详略互异）。省有监丞郎、校书郎、正字、著作郎佐郎是时皆以为官，常带出入，亦犹尚书省寺监丞郎卿少郎官丞簿等皆为官也，即官至秘书监（原注：今中大夫），有特令供职者，或以他官兼监。至道中，宋白以翰林学士承旨兼秘书监。淳化中，李至自前执政以吏部侍郎（原注：今通奉大夫）。兼秘书监。大中祥符九年，杨亿以秘书监判秘阁兼秘书省事是也。然议者以为亿正为秘书监矣，不当更言刊省阁，盖有司之误也。自后，两省五品以上官不兼监者，止云判其秘书省事亦掌为之秘书监之领。秘阁省事，犹著作佐郎（原注，今宣教郎）。在三馆则修日历（案，《文献通考》云："日历所属秘书省，著作郎佐郎掌以宰相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此书，于修日历专举著作佐郎，似有阙文）。正言（原注，司谏，今朝奉郎）供职本院或在从班，则行谏诤之职。侍御史（原注，今朝请郎）。监察御史（原注，今承议郎）供职本台则行纠弹之职也。太平兴国中，左拾遗田锡上疏以为今三馆之中有集贤院书籍，而无集贤院职官，虽有秘书省职官，而无秘书省图籍。然至淳化元年，始以太子中允和幪直集贤院。（案，《玉海》云："先是，但有直史馆。淳化元年八月丁卯以吕祐之等四人直昭文馆，戊辰以和幪直集贤院备三馆之职。"）若秘书省，则所掌祠祭、祝版而已。书籍实在三馆、秘阁，而所谓职官者，犹今寄禄官耳，则虽无书籍可也。

崇文院于三馆、直院直馆直阁校理校勘之外，三馆、秘阁又各置检讨、编校书籍等官，其位遇职业亦馆职也，校勘校对书籍不带出。天圣五年，晏殊知南京辟馆阁校勘，王琪签书南京留守判官公事，特许带行，以殊故也。嘉祐四年正月（案，《玉海》作四年二月丁丑）。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书而编定之。（案《玉海》云："嘉祐四年，正言吴及请选馆职三两人分馆阁吏人，编写书籍，因命抗等令不兼他局，二年一代之。六月己巳又益编校官，每馆二员，及二年者选人。六年十二月辛丑，三馆、秘阁上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

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元丰官制行，既皆罢而不置。至元祐中，秘书省职事官与职馆之外，又置校黄本书籍，盖校书之比也。（案《玉海》引《会要》：“元祐二年六月八日，秘书省言写秘阁黄本，以原《崇文总目》比校别造书目。绍圣元年罢校对黄本。”）

元丰官制行秘书省分四案：曰国史案，掌编修日历事；曰太史案，掌太史、天文、浑仪等事；曰经籍案，掌典籍之事；曰知杂案，掌本省杂事，大概如此（原注，有元丰官制格子具载，访索未获）。政和中，增置道教案。（案，《南宋馆阁录》：“曰知杂案，掌行本省官到费通理迁改关升。批书祠祭、差官行事及人吏迁补应知等杂事。曰经籍案，掌行秘阁御制御书、图画、经、史、子、集书籍，并朝廷检阅典故，乃御前取降图画书籍及修撰祠祭、乐章等事。曰祝版案，掌行每岁祭天地、社稷、宗庙及应大中小祠祝版，并修撰祝词及祓祭祝文等事。曰太史案，掌行太史局、日历、文德殿钟鼓院、测验浑仪、刻漏所应官迁补事。较之此书无国史案及道教案，而此书亦无祝版案。”）

崇宁以后，置编修《国朝会要》所，定《九域图志》所二局于秘书省。会要以从官为编修，馀官为参详，修书官为检阅文字，与祖宗时异。祖宗时，会要已有检阅文字官，然林希以检阅文字而诏俾同编修，则知检阅文字官不编修，编修官乃下笔耳。崇宁反是。《九域图志》，前朝固尝修定，止就馆阁而不置局。崇宁虽就秘书省，然置局设官以从官为详定，馀官为参详，修书官为编修官，检阅编修，其进用视秘书省官而无定员，当时宰执从官大抵由此途出，合秘书省之士至数十人，然二书皆祖宗时所尝修，亦在三馆，但不别置局耳。初王黼得政，欲尽去冗费，专事燕山。于是在京诸局皆罢，编修会要亦不复置官，与《九域图志》令省官分修而已。初罢诸局，黼念贵幸恐复造膝开陈，卒不可罢。于是得旨亟行令局官当日罢书库官人，吏皆即赴吏部。于是文书草沓皆散失，乃不知朝廷每有讨论不下国史院而常下会要所者，盖以事各类从。每一事则自建隆元年以来至当时因革利害源流皆在，不如国史之散漫简约、难见首尾也。故论者惜其罢之无渐而处之无术也。

祖宗朝，三馆宿官或被夜召，故宿直惟谨。秘书省监丞以下日轮一员省宿，当宿官请急，即轮以次官参假，日补填内长贰，五日一员。正旦、寒食、冬至节假并入伏不轮。其后，宿官请急，不报以次官，止关皇城司照会。至元祐，遂引例立为法，宿官请假，更不轮以次官。政和六年措置秘书省官，请当宿官，告假即轮以次官，候参假补填月，具直宿请假官员数、职位、姓名报御史台。官吏各为历长贰，点检觉察，即吏告假报以次人，及补填如宿官法，日轮职掌二人，孔目官专副至守当官通轮楷书二人，正名楷书至守阙通轮库子二人，装界作翰林司厨子各一人，亲事官四人，剩员五人。

景德初，置龙图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案，《玉海》：“景德元年十月己酉，龙图阁成，以戚纶、杜镐兼待制。四年八月丁巳以杜镐为直学士。祥符三年七月己亥以镐为学士、陈彭年直学士。九年十月壬辰置直阁。”）并寓直秘阁，每五日一员递宿。后置天章阁待制亦寓直于秘阁，与龙图阁官递宿。（案《玉海》：“咸平二年七月丙午，以兵侍杨徽之、户侍夏侯峤为侍读学士，祭酒邢昺为侍讲学士，设直庐于秘阁。然则寓直秘阁不独龙图阁官也。”）

卷　三

选　任

国初既已削平僭乱，海寓为一。于是圣主恩与天下，涵泳休息，崇儒论道，以享太平之功。时三馆之士固已异于常僚，其后简用益高，故恩礼益异，以至治平、熙宁之间，公卿侍从莫不由此途出。至元丰改官制，易崇文院为秘书省，自正字以上虽同职事言，然选任之意尚仿祖宗故事云。秘阁初建，李至以前执政为秘书监，则其选可知矣。时宋泌以直史馆兼直秘阁，杜镐以史馆检讨为秘阁校理，端拱元年也。秘阁既具官属，淳化初始以和㠓直集贤院，又以起居舍人直史馆吕祐之、左司谏直史馆赵昂、金部员外郎直史馆安德裕、虞部员外郎直史馆句中正并直昭文馆。先是，但有直史馆，至是始命祐之等分直昭文馆之职。祖宗朝，馆职多以试除，亦有自荐而试者。至道三年，金部郎中直昭文馆李若拙上书自陈，乃命学士院试制诰三道，因以为兵部郎中史馆修撰，时若拙既已为馆职矣。又自陈丐迁，盖与长去华乞与词臣较其文艺之优劣，而得知制诰者同类此。可谓误恩，非可以为永训也。咸平初有秘书丞监孙冕上书言事，召赐绯鱼，且令知制诰。王禹偁试文除直史馆，后为名臣。

真宗咸平二年七月丙午，以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守本官充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守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兵部员外郎吕文仲为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读学士。按故事，唐开元中置侍读，其后有翰林侍讲学士（案，《文献通考》云：“唐开元十三年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又云：“学士讲读之官皆始于唐开元之时，讲读隶集贤殿。”故《通典》于集贤学士条下附载《旧唐书·职官志》云：“至德以后，翰林学士例置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此云开元中置侍读，其后有翰林侍讲学士，著讲读官系翰林，亦自唐始，可补《通考》及《职官志》所略）。五代以来，四方多事，时君右武，不暇向学，故此职久废。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殆至宵分，手不释卷，由是命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然名秩未崇。帝聪明稽古，奉承先志，首置此职，择耆儒旧学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设直庐于

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日给尚食珍膳，夜则迭宿令监馆阁书籍。中使刘崇超日具当宿官名于内东门进入，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

咸平中，王曾为进士第一，通判济州，代还当试学士院，时寇准作相，素闻其名，特试于政事堂，除著作郎直史馆。

乾兴元年十一月，以集贤校理王举正馆阁校勘，李淑并为史馆编修官。时修撰李维、宋绶言，史馆修撰旧四员，今祖士衡出外，伏缘先朝日历，自大中祥符元年后未曾撰集，欲望择馆阁二员为编修官，遂以命之。

明道年间，武宁军节度使兼侍中夏竦、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程琳荐尚书屯田员外郎张硕、秘书丞蔡抗、太子中舍季仲昌、节度掌书记李师锡等试馆职，仁宗以为馆职当用文学之士，名实相称者居之。时大臣所举多浮薄之人，盖欲以立私恩尔，朕甚不取也。于是硕等送审官院，与记姓名而已。然士逊之子友直竟为秘阁校勘，与盛度之子申甫皆赐同进士出身。后陈升之为谏官，言比来馆阁选任益轻，非所以聚天下贤才长育成就之意也。请自今在职者之数著为定员，有论荐者，中书籍其名，若有阙即取其文学行义杰。然为众所推者召试，仍不许大臣缘恩例求试补亲属。上曰自今大臣举馆职，中书籍其名即员阙选其文行卓然者取旨召试，学士院考校毋得假借等第。自是近臣无复以恩求试职者。至至和元年十月，宰臣刘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学士院召试馆职。先是，沆以监护温成皇后园陵。毕，固辞恩赉而为其子请之。嘉祐二年遂除秘阁校勘。

景祐三年四月，宰臣文彦博言，直史馆张瑰十余年不磨勘，朝廷奖其退静，尝特迁两官。今自两浙转运使代还差知颍州，亦未尝以资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并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而亦辞以家贫亲老，且文馆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评事韩维尝预南省高荐，自后五六岁不出仕宦，好古嗜学，安于退静并乞特赐甄擢。诏赐张瑰三品服，召王安石赴阙俟。试毕，别取旨韩维下学士院与试，然二人者卒不就试。至和二年，始以维为史馆检讨。嘉祐元年瑰同修起居注，四年安石直集贤院。

庆历五年，诏翰林学士王尧臣详定选任馆阁官，请自今遇馆阁阙人，许带职，两省以上举有文字行实者二人，在外举一人，更从中书采择召试其进士及第三人，以上自如旧例。诏凡有臣僚奏举并临时听旨，祖宗朝有馆阁读书，或上书自陈，或美妙被选，或宰执子弟。景德初，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特召试诗赋各一首，乃赐进士出身。后二日复召试诗赋论三题于殿内，移晷而就，上益嘉之，以示辅臣及两制馆阁考卷官，擢为秘书省正字，赐袍笏，令阅书于秘阁（案，《司马光日录》：“晏元献公殊年十三，真宗面试诗赋，疑其宿构，明日再试，诗赋愈美，上大奇之，即除秘书省正字，令于龙图阁读书。”与此书所称秘阁互异。《宋史》本传与此书合），就直馆陈彭年温习，以其尚少，虑性或迁染故也。后翰林侍读学士杨徽之卒，以遗恩官其外孙宋绶为太常寺太祝（案，《宋史》本传：“绶以徽之遗奏为太常寺太祝”）。绶年十五，召试中书，真宗奇其文，特迁大理评事听于秘阁读书，同校勘天下图经（案，《东都事略》：绶本传载此事，不著迁大理评事，可以此书补其阙）。大中祥符元年复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与父皋同在馆阁，每赐书辄得二本，世以为荣。封泰山覃恩，真宗先赐同进士出身，翼日乃转大理寺丞，真宗得此二人，盖天下之英也。先是，有秘书省正字邵焕乞于秘阁读书，尝从其请。天圣四年，枢密副使张士逊请其子大理评事友直为校勘，上曰馆职所以待英俊，可以恩请乎？止令于馆阁读书。因诏自今馆阁校勘，毋得增员。明道元年冬，以太常博士杨伟、郭稹并为集贤校理，殿中丞宋祁、太子中允韩琦为太常丞直集贤院（案，《宋史》祁本传，曾为集贤院修撰不著直集贤院。琦本传，琦由通判，淄州人，直集贤院不著为太常丞，亦未尝为太子中允，当以此书补其阙），大理评事石延年、赵宗道为秘阁校理。（案，《宋史》本传，延年为大理，评事、馆阁校勘。与此书所云校理互异。）又诏自今须召试无得陈乞。明年光禄寺丞盛申甫、马直方，犹自陈在馆读书，岁久愿得帖职，上止令大官给食，候三年与试。因诏后毋得置。申甫先以其父翰林侍读学士知河阳府，盛度之请得读书馆阁云（案，《玉海》，天圣九年正月，翰林学士盛度请其子奉礼郎申甫于馆阁读书）。他日，上谓辅臣曰：“图书之府所以待贤隽而备讨论也，比来公卿之族多以恩泽为请，殆非详慎之意也。”其诏：“自今辅臣两省侍从不得陈乞子弟亲戚为馆职，进士及第第三人以上亦考所进文，召试入等者除之。”

嘉祐三年以光禄卿张子宪、赵良规，掌禹锡齐廓、张子思并直秘阁。先是，张子宪等皆为太常少卿直秘阁，当迁谏议大夫，而中书以为谏议大夫不可多除，故并迁正卿，而故事大卿监无带馆职者，至是特为请而还之。四年，三馆、秘阁各置官编校书籍，率常除足。

仁宗谓辅臣曰：“二府政事之臣既日谋谟于前，至于侍从之臣亦间尝访对。朕设三馆以育才，当有通明边防攻御之宜、国家利病之要者，然而未闻有所言，岂以违远而难于自达耶?”其诏：“自今三馆臣僚各上封事，如须面陈并许请对。”

嘉佑中，以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评事赵彦若编校昭文馆书籍，国子博士傅卞编校集贤院书籍，杭州於潜县令孙洙编校秘阁书籍（案，《宋史》王陶本传，陶为太子中允时，不著编校昭文馆书籍。孙洙本传亦不著为于潜令及编校秘阁书籍，当以此书补其阙）。其后，又以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编校史馆书籍。六年

以洙为馆阁校勘，于是诏编校书籍供职，及二年得补校勘。盖自洙始，后吕惠卿、梁焘、沈括皆自编校为馆职。至熙宁中以前，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邢恕为崇文院校书。先是，御史中丞吕公著荐恕，以为贾谊、马周之流，召对，而有是命，乃诏今后应选举可试用人，并令除崇文院校书，以备访问，任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

英宗尝谓辅臣曰："馆阁所以育俊才，比欲选人出使无可者，岂乏才耶?"参知政事欧阳修曰："取才路狭，馆阁止用编校书籍选人，进用稍迟，当广任才之路，渐入此职，庶几可以得人"赵概曰："养育人材当试其所长而用之。"上曰："公等为朕各举才行兼善者数人，虽亲戚世家勿避，朕当亲阅可否。"宰相曾公亮曰："使臣等自荐而用之，未免于嫌也。"韩琦曰："臣等所患人才难以中选，果得其人，议论能否固何嫌也?"上固使荐之。于是琦、公亮、修、概所举者凡十余人，上皆令召试，琦等又以人多难之，上曰："既委公等举，苟贤岂患多也?"乃先召尚书度支员外郎蔡延庆（案，《宋史》蔡延庆本传，未尝为度支员外郎。初以提点京东、陕西刑狱，为集贤校理，与此书有异）、尚书屯田员外郎叶均、太常博士刘攽（案，《宋史》刘攽本传，始为国子监直讲，欧阳修、赵概荐试馆职。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苏寀共排之。攽官已员外郎，才得馆阁校勘，与此书由太常博士为馆阁校勘有异）、夏倚，太子中允张公裕、大理寺丞李常（案，《宋史》李常本传，以宣州观察推官荐为秘阁校理，与此书所云大理寺丞有异），光禄寺丞胡宗愈，雄武军节度推官章惇（案，《宋史》章惇本传，未尝为雄武军节度推官，始以商洛令召试馆职，与此书有异），前密州观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馀须后试。已而，召试学士院。夏倚、章惇虽入等，以御史有言，倚得江西转运判官，惇改著作佐郎而已。以刘攽、王存为馆阁校勘，张公裕、李常为秘阁校理，胡宗愈为集贤校理。治平四年，御史吴申言，先诏十人试馆职，渐至冗滥，兼所试止于诗赋，非经国、治民之急，欲乞兼用两制荐举，仍罢诗赋，试论策。三道，问经史时务，每道问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召试人亦乞通新法考试，诏两制详定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罢试诗赋如申言。于是诏自今馆职试论一首，策一道。至元祐中，复举试馆职，则试策一道而已。元丰官制行，始以龙图阁直学士判将作监王益柔为秘书监，明年出知蔡州。以司勋郎中叶均为秘书少监，不阅月，会李常为礼部侍郎，太常少卿孙觉有亲嫌，遂以觉为秘书少监，而均为太常少卿。明年右谏议大夫赵彦若以越职言事降为秘书监，然亦皆一时之选也。均，故翰林学士清臣之子，治平初以宰执荐召试馆职，入秘书省，熙宁初以奉议郎集贤校理知太常礼院，林希为承议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后迁礼部郎中，仍兼著作，盖史官难其人如此。元丰五年六月（案，原本脱"元丰"二字，今据《宋史》丰稷本传证合增入），以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先是，稷言方官制施行而执政，尚书、侍郎、郎官、丞簿，或以欺罔赃私之徒预选，何以示四方？故有是命。顷之，为吏部员外郎。崇宁初，王沩之为司谏，以避妻父张商英为著作郎兼国史馆。其后曾楙为监察御史，以避妻父吴执中为著作佐郎。宣和中，潘良贵以主客员外郎对，（缺）合旨为著作亦清选也。

祖宗时，有大典礼政事讲究因革，则三馆之士必令预议，如范仲淹《议职田状》、苏轼《议贡举》者，即其事也。详议典礼，率令太常礼院与崇文院详定以闻。盖太常礼乐之司，崇文院简册之府而又国史典章在焉，合群英之议，考古今之宜，则其施于政事典礼，必不诡于经理矣。熙宁中，轼任直史馆，尝召对，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然则承学之士，其有不思所以竭忠图报者乎？

元丰七年，叶祖洽除知湖州。上埅以祖洽熙宁首榜高第，可与秘书省职事官，遂除校书郎。初邢恕、王仲修并以秘阁校勘，除校书郎，范祖禹以修《资治通鉴》成，才得正字，后邢恕迁著作佐郎，再迁为都司，祖禹至元祐间方为著作郎兼侍讲，盖吝选如此。故事，馆阁兼职与迁转不同。景德初，直秘阁杜镐、秘阁校理戚纶皆以旧职充龙图阁待制。后数年镐以司封郎中直秘阁充龙图阁待制，迁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亦异恩也。其馀大率秘阁校理迁直秘阁集贤校理，迁直集贤院，或迁直龙图阁。至和中，如张子思、赵良规、钱延年是也。直史馆迁直昭文馆，淳化中，如吕祐之、赵昂、安德裕、句中正是也。直馆直院有除知制诰者，吕祐之以直昭文馆，和𡺚、王安石以直集贤院皆除知制诰。至于校理校勘往往随其领职之高下而迁之，如吕溱、李绚以直集贤院，余靖、彭乘蒲、宗孟、孙洙、安焘、黄履、曾巩、赵彦若以集贤校理皆为同修起居注（案，《宋史》黄履本传，为馆阁校勘同修起居注，与此书所云集贤校理有异），蔡襄以校勘迁直史馆知谏院，邓润甫以检正中书户，房公事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未几知制诰常秩以大理评事特起为左正言直集贤院，未几直舍人院亦异恩也。毕仲衍以秘阁校理除左史，王安礼以校勘迁直集贤院，王震以校勘为检正礼，房公事迁右司员外郎，仲衍震皆更官制之。初也，官制既行，秘书省官异于故时，馆职惟兼经筵国史、实录，院官则其迁稍异。元祐中，张耒、黄庭坚皆以著作佐郎。绍圣中，邓洵武、吴伯举皆以校书郎迁左右史，以兼国史院官故也。

卷　四

官　联

宋集贤院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充。学士无定员，

以给谏卿监以上充。直学士不常置，掌同昭文判院事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或差二人（案，《容斋四笔》云："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秉国史。惟秘阁最低。"此书止载集贤院大学士，不及昭文馆大学士，当有阙佚。又《宋史·职官志》及《通考》载，昭文、集贤以两省五品以上一人判。此书专载集贤院判一人，当以二书互参）。三馆通为崇文院，别置官吏。有检讨无定员。以京朝官充校勘，无定员。以京朝幕府、州县官充掌聚三馆之图籍监一人，内侍充兼监秘阁图书。天禧五年又置同勾当官一人。秘阁至端拱二年，于崇文院中堂建择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淳化元年，诏次三馆、直阁以朝官充校理，以京朝官充掌缮写秘藏供御典籍图书之事，判阁一人，旧常以丞郎学士兼秘书监领阁事。大中祥符九年后，以诸司三品、两省五品以上官判。国初又置秘阁校理，通掌阁事。咸平，后者皆不领务。

史馆旧寓集贤院，监修国史以宰相充（案，《玉海》："乾德初，首以赵普监修国史"）。开宝中，薛居正以参知政事监修。自后参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国史者，不常置。景德中，又有同修国史之名，史毕，即停修撰，以朝官充，直馆以京朝官充。又有检阅编修之名，不常置，掌修国史日历及典图籍之事，判馆事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案，《玉海》："国初之制，修撰、直馆分季纂日历其后止修撰判馆撰次。太平、兴国中直史馆赵邻几、吕蒙正、范杲皆预修撰。淳化二年十月，郭延泽、董元亨为史馆检讨。三年十二月，以王著为史馆，只候俾刊正《切韵》。"据所载史馆诸官名，较此更详，可以互证。）后改官制，日历隶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国史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馀侍从官为同修国史（案，《山堂考索》云："元丰、绍圣国史悉隶秘书而修史则以别曹翰学为之同修，则以侍郎为之，由馆阁尽为帖职，故史局无定所，修史无定员也。"其云侍郎同修可与此书侍从官相证），庶官为编修官、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馀官为检讨。

咸平五年八月，以秘书丞直馆判三司度支局院，孙冕为左正言度支判官，仓部郎中直秘阁潘慎修为考功郎中，都官郎中直史馆刘蒙叟为职方郎中。先是，京朝官任中外职事受代者，考课引对，多获叙迁，而计司三馆不预兹例。有久次者内出姓名，故有是拜。

咸平六年十月辛酉，翰林学士承旨宋白等言，奉诏详定浴堂五院、宣徽学士院、馆阁客省阁门职，授勒留及出官、条制馆阁孔目官、书直官、书库表奏守当官。四年，授勒留遇恩。二年授勒留，后守当官。八年书直书库表奏官。七年，孔目官。六年出职其职次迁补者，许通计年考，授料钱官者，更留三年。典书楷书五选赴集，格三馆入流，岁数已少，不得以诸色优劳减选。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令史馆别置楷书二人，专掌抄写日历，月给钱一贯、五百米二石，春冬赐衣，实理五选，候年满日授外官，勒留遇恩重与迁转永不出外官，时朝旨以所修日历多涉机秘之事故也。

《国史会要》：昭文馆孔目官一人，书库官一人，守当官三人，楷书五人，史馆孔目官一人，四库书直官一人，表奏官一人，书库官四人，守当官三人，楷书十三人。大中祥符中，又置写日历楷书二人，集贤院孔目官一人，表奏官一人，掌舍一人，秘阁典书三人，楷书七人，写御书十人，装裁匠十二人，秘书省书令史一人，楷书六人。

熙宁八年，诏职司资序以上及带馆职人降差遣者，令每任取旨。旧制，馆职出补外官，代还径供职馆下。元祐时，尚复举行，其后亦罢其贴职，任京师、宫观及外任代还，与外补未行者，惟车驾出端门，则赴省迎驾起居而已。

元丰五年，官制行，即崇文院为秘书省，以寄禄官易监少至正字，以秘书监、少监、丞郎、著作郎、佐郎、校书郎正字为职事官，馆职不复试除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

元丰官制，秘书监少监各一人，或少监二人，丞二人，秘书郎二人，通掌省事。著作郎佐郎各二人，专修日历。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校对书籍。政和末，无复定员，官冗且滥。至宣和三年，论事者屡以为言，上亦厌之，乃诏三省定员数且清其选。于是仿元丰之制，止增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各二员，监少之外定为十八员，以仿有唐登瀛之数，其溢员皆外补。（案，此条记元丰之制，自监少外丞至正字为十四员。记宣和时增设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各二员，以十四加六，与十八员之定数不符，当是所记元丰时二人四人之中有舛讹。）

祖宗时，馆职到馆一年理通判资序，三年理知州，已系通判者二年理知州，开堅不用举主。及元丰，肇新官制，改崇文院为秘书省，诏书虽称凡厥恩数悉如旧章，然理资序法无复昔时。至元祐间复置馆职，因再举行，绍圣旋罢。至重和元年十二月，诏参酌旧法立为定制，应著作郎到任，及一年，承务郎以上任校书郎。及二年，与通判资序，著作佐郎以上满三年，与理知州资序，即已系通判资序。及二年，校书郎已系通判资序。及三年者准此行之。逾年，御史以谓均为职事官，而秘书省官所理资序特异，非是，遂格不行。

崇宁中，以元丰法参立孔目官，等品从条昭文馆孔目官、书库官、头名守当官、史馆孔目官、四库书直官、表奏官，上二名书库官、集贤院孔目官、书库官为流外，从九品。政和四年，点检措置秘书省官，以旧条参定，吏额及迁补法按名入，旧以三百五十人

为额（原注，遇守阙系名，有阙即试补。至是以不系迁与请给遂不限人数），守阙系名五十人（原注，遇正系名有阙即补填更不试），正系名五十人（原注，遇守阙有阙即试补），并试补迁补，并依旧法守阙旧以二十五人为额，三馆各五人，秘阁十人，省五人，为二十人，试中守阙人分探归三馆、秘阁，昭文馆守阙五人（原注，遇本馆正名楷书或守当官有阙即迁补）。据所见阙，分两头项迁补出职，一项补正名楷书，以五人为额，至头名及四年出选人自补，正名楷书至头名共及二十年出官。一项守当官三人递迁书库官，书库官一名递迁孔目官，孔目官一名，旧法，四年半出选人自补，守当官递迁至孔目官出职共及二十二年半，至是人减半年为四年出选人自补守当官，至孔目官年满出职，共二十年。史馆守阙五人（原注，遇本馆正名楷书或守当官有阙即迁补），据所见阙，分两头项迁补出职，一项补正名楷书，以十三人为额，至头名及一年半出选人自补，正名楷书至头名出官共及十九年半。一项补守当官递迁，转补守当官，三人递迁书库官书库官，四人递迁表奏官，表奏官一名递迁四库书直官，四库书直官一人递迁孔目官，孔目官一名，旧法，二年满出选人自补守当官，递迁至孔目官出职共二十二年，今减作一年一十个月出选人自补，守当官至孔目官年满出职共二十年零两个月。集贤院，守阙五人（原注，遇本院正名楷书或守当官有阙即迁补），据所见阙，分两项迁补出职，一项补正名楷书以七人为额，至头名及二年十个月出选人自补，正名楷书至头名出官共及十九年零十个月。一项补守当官递迁，转补守当官二人递迁书库官，书库官一名递迁孔目官，孔目官旧法五年半出选人自补，守当官递迁至孔目官出职共及二十二年，今减作五年出选人自补，守当官至孔目官年满出职，共二十年。秘阁守阙旧以十人为额，今减作五人为额（原注，遇本阁正名楷书或典书有阙即迁补），据所见阙，分两项迁补出职，一项补正名楷书，旧法以七人为额，至头名及三年，今减作二年九个月出选人自补，正名楷书至头名年满出职，共十九年零三个月。一项补典书，旧法以三人为额，至头名及七年出选人自补，典书至头名出官共二十一年，今添作五人为额，内迁一名充孔目官递迁出职，典书四人递迁孔目官，孔目官一名今三年十个月出选人自补，典书至孔目官年满出职，共十九年零两个月（案，《南宋馆阁录》载："隆兴元年五月，少监胡铨等劄子云，本省人吏旧制录二项出职，一项守当官补至都孔目官理二年半，一项正名楷书头名理四年并不理年限解发出职。昨敕令所将两项条法并作一项，诸正名楷书自补，授至迁补都孔目官，年满日，通及二十年以上，许出身。"今考正名楷书理四年法，与此书同，而自守当官补至都孔目理二年半，与此书异，其所谓旧制者，或在建炎、绍兴以后欤。至并二项为一项乃变制之始，尤可与此书互证）。投名人并本省，职掌楷书。以上保、引保二人、引一人非游手工作，及犯刑责刺劄三路，及凶恶之人，三馆、秘阁官试验书，读《孟子》书三百字不误十字，读三百字不差十字为合格，长贰丞郎试覆注籍，收系即宣降抽差充禁中诸殿阁位。手分管干文字掌笺奏之类者，须人仕及一年以上无过犯，仍长贰丞郎再试验读《毛诗》、《老子》各三百字，不差十字（案，《馆阁录》载："遇守阙系名阙补选，投名人试书读《孟子》各三百字，守阙正系名试书《周易》一卦，或《孝经》一篇，考校书读精熟而无脱错者，不差十字为合格。投名，委丞郎试验长官覆试，馀并长官试并绍兴敕令格。"与此书条制大略相合，而试正系名及守阙以《周易》、《孝经》，较此书为加详），及书札真楷乃遣即试，不合格许执奏，虽奉特旨亦奏知不行，若不再试及试不如格辄发遣者，官吏及被差人并徒二年许。人告每名赏钱二百贯，其投名不如令者，以违御笔论，不知情减二等许。人告每名赏钱二百贯。

政和七年，始置提举秘书省道录院，以大学士至使相三孤充职，置管勾文字官二员，视殿中丞。

宣和二年，以中贵人提点三馆、秘阁，亦以节度使至使相为之，皆以恩幸选，非故事也。旧有监书库官内臣一员，至是又下吏部差使臣一员，监门吏臣一员，则本省奏辟。

卷　五

恩荣

太宗皇帝待遇三馆特厚。淳化二年，诏翰林学士苏易简以上三体书石本遗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及三馆学士凡二十五人，皆上表谢。明年，以新印《儒行篇》赐中书密院两制三馆御史中丞尚书丞郎给谏等人各一轴，又尝内出御制《独飞天鹅》、《大海求明珠》二棋势，示三馆学士，皆不晓。上召中使裴愈授以指要，修撰范杲等相率上表称谢。自是奎文宸翰必以宣示，新异之物必以燕赏，制作必令歌颂，常与宰执侍从等，而其从容文藻则又过之。

淳化初，诏自今游宴宣召直馆（案，《南宋馆阁录》载此事在淳化元年二月），其集贤秘阁校理并令预会。先是，帝宴近臣于后苑，三馆学士悉预。李宗谔任集贤校理阁门吏，第令直馆赴会，宗谔献诗述其事。故有是诏议者，以为直馆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职务略同，阁门拒校理不得预宴，盖吏失之也。（案，《续通鉴长编》云："国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馆、集贤院于禁中。昭文、集贤置大学士、直学士，史馆置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昭文亦置直馆、集贤又有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阁门拒校理不得预宴，盖吏失之。"）又请令京官得乘马入禁门并为故事。宗谔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聊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下第归。"（案，《国

老闲谈》作"恰似常年不第归。")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至召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谏议舍人等诣阁观御书图籍（案，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太宗建秘阁取三馆书以置焉，命参政李至专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铉三学士扣新阁求书一观，至性畏，慎曰：扃钥诚某所掌，签函中最严秘难启，奈诸君非所职窥不便。三人者笑谓至曰：请无虑，主上文明，吾辈苟以观书得罪不犹愈他咎乎？因强拉秘钥启窥，至密遣阁使闻奏，上知之，即就阁赐饮，仍令尽出国籍、古画赐昉等纵观。"据所载，则李昉等来观非由李至之召，与此书异。《玉海》与此书合）。帝知之，即召内品裴愈就赐御筵，出书籍令纵观，尽醉而罢。二日（案，《玉海》作翼日甲辰），又召权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馆学士纵观，赐宴如前，帝作赞赐之，宰臣李昉等请刻石阁下。李至上表引唐秘书省有薛稷画鹤、郎馀令画凤、贺知章草书，当时目为三绝。又引颜真卿请肃宗题放生池碑额，及近时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乞御书飞白书玉堂之署为比，愿赐新额以光秘府。诏中书、枢密院近臣观新阁，又赐上尊酒，大官供膳，是日遣中使赍御飞白书秘阁二字。李至、李昉等相率诣便殿称谢，退就饮宴，三馆学士预焉（案，《南宋馆阁录》载："秘书少监沈骙等言，恭闻国史及国朝会要，太宗皇帝淳化三年八月秘阁成，从秘书监李至之请尝御制御书秘阁赞序及篆额刊于石，又尝飞白秘阁额以赐之。"据所载在淳化三年，与《续通鉴长编》合，此书载在淳化元年之下，盖连类而书之）。又赐御赞以美其事，李至上表谢，仍请以御制赞刻石秘阁，帝以重违其意，因赐诏曰："近延阁载新，万机多暇，聊书赞咏以美成功，所纪徽猷，深虞漏略，出于乘兴，岂足多称？遽览封章，愿刊穹石，垂于不朽，良积厚颜，其赞并序，朕兼为亲书并篆额以旌秘省。"（案，《南宋馆阁录》载，沈骙言，太宗御制御书秘阁赞序及飞白秘阁额碑本流传人间。淳熙九年知福州赵汝愚得飞白秘阁二字碑本于州治止戈堂，知宁国府陈骙得御制御书赞序碑本于昭亭山，各送上本省，骙等复摹诸石，近已毕功。据所云则南宋流传二刻皆重摹者。）

淳化四年四月辛巳，赐宰相枢密、三司使，翰林学士，尚书丞郎、给事、谏议、御史中丞，三馆学士建州新茶各一斤（案，《南宋馆阁录》载，每岁五月赐大小凤茶、大龙茶各一斤。制本乎此，而有四月五月之异）。

淳化四年曲宴苑中馆阁读书光禄寺丞，杨亿以非馆职不预，上特召赴宴，因除直集贤院。寻表乞归家迎母，赐钱十五万。

至道元年正月，水部郎中直秘阁朱升等言，御制秘阁赞碑已建立，臣等职居秘府，愿以爵里附于秘书监李至之下。刊刻从之。

至道元年四月，敕御史台于三馆，不得与京百司同例。六月戊戌，上召史馆编修舒雅、杜镐、吴淑、吕文仲于便殿。人读古碑一篇，读毕，又令文仲再读，因赐章服，命为翰林侍读。翼日再召文仲读《文选》，赐鞍勒马。又翼日，再召读《江海赋》，赐钱三十万，命于御书院与侍书王著夜直以备顾问。十月，翰林学士秘书监知制诰及三馆学士以上以新增琴、阮弦，各献歌赋颂以美其事。上谓宰相曰："近日朝廷文物甚盛，前代所不及矣。群臣所献歌颂，朕一一览之，校其工拙，惟李宗谔、赵安仁、杨亿词理精当，有老成之风，可召至中书奖谕。"又曰："吴淑、安德裕、胡旦或词彩古雅，或学问优博，又其次也。"明日，以秘书丞李宗谔为太常博士，依前直昭文馆著作佐郎赵安仁为太常丞，依前直集贤院光禄寺丞、直集贤院杨亿赐绯鱼袋赏之也。

咸平元年三月壬申，赐及第进士孙仅等宴于琼林苑，学士、两制、尚书侍郎、馆阁直官、校理皆预，后常以为故事。

咸平五年七月，幸秘阁阅群书，赐直馆校理器帛有差，又赐书吏缗钱，因召从官射于后苑。

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庚辰，上作《周易诗》三章，命群臣属和。

故事，三馆直馆校理每遇差遣，许赴便殿告谢。天禧二年，秘书监知礼仪院判秘阁杨亿请依此例，从之。

故事，进士唱名日，馆职皆侍立殿上，所以备顾问也。政和以后，阁门寖紊旧制，遂令秘书省官立殿下，失祖宗之本意也。殿试官不以官高卑皆得侍立殿上（案，《馆阁录》："旧制，以每遇进士策贤良，馆阁官并赴殿门，祗候应给大官食法酒十瓶，唱名日登殿侍立。熙宁后，只令殿门祗候。元丰中判馆阁申请，虽得入殿，然只得立殿下。"与此书合。《馆阁录》又载："绍兴五年四月九日，著作佐郎李公懋等言，进士唱名，自政和以来阁门寖废旧制，令秘书省官立殿下，非故事，欲乞复祖宗之典，有旨除省试官外，许依旧制殿上侍立。"可与此书互考），事讫赐茶，馆阁官许称学士，载于天圣令文。

仁宗每著歌诗，间命辅臣、宗室、两制馆阁官属继和。天圣四年四月乙卯，内出《后苑双头牡丹芍药花图》以示辅臣，仍令馆阁官为诗赋以献。

唐张说为集贤院大学士，尝宴集贤院。故事，官尊者先饮，说曰："吾闻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阀为先后。先帝时修史十九人，长孙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举爵。长安中预修《珠英》，当时学士亦不以品秩为限，于是引觞同饮，时服其有体。"至今馆职序坐犹以年齿为差，亦燕公流风之所及欤！

故刑部胡尚书尝云，祖宗时，馆职暑月许开角门于大庆殿廊纳凉，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对，寻有约束，自后不复开矣。

政和中，车驾幸秘书省，在省官皆进秩一等，人吏转资卒徒支赐有差。宣和四年三月二日，幸秘书

省，迁转支，赐如故事。秘书少监提举所管勾文字官，仍赐章服。是日，遂幸太学，时新省固已迁出端门之外。先是，有司下尚书礼部取幸秘书省太学仪注，而幸秘书省独无有，盖自祖宗朝崇文院在禁中寔天子图书之府，从容临幸，跬步可及，不与他司比仪卫侍从取具临时可也。故前此不具仪注，俱以为今秘书省既在端门之外，备千乘万骑具官而后出不可以无述，时备员南宫，于是退纪是日仪注，以备他日有司之采择云。车驾将幸秘书省，命提举秘书省官择日以闻。前一日，宰相至省阅视提举，秘书省提举三馆秘阁官，皆诣省阅视，供张文籍、书画、古器等排比储偫。在省职事官皆省宿质明，皇帝御祥曦殿，宰执侍从以下起居导驾如常仪应，在省官吏皆迎驾于驰道之东，本省西便门之外。是日，特宣前宰臣亦于此迎驾，车驾入御道山堂御幄。须臾，右文殿班齐驾坐右文殿，宰执侍从皆侍立，有司奏宣到某官姓名，起居讫升殿，立秘书少监以下在省官起居提举三馆秘阁，中贵人以手诏授秘书少监，受讫与在省官皆再拜，驾兴诣秘阁，宣群臣观累朝御书、御制书画、古器等皆列置秘阁下，正字以上皆侍立阁下，退立班右文殿下。上御右文殿皆赐坐、赐茶，从官以上坐殿上，秘书少监以下坐两庑，用中墩，太学用席。中墩，异恩也。赐茶讫，坐者皆起，在省官再拜庭下，提举、三馆、秘阁及知阁门中贵人喝赐转官等，恩例驾兴改章服者，皆受赐殿门外。上再御提举厅事，须臾，宣召宰执从官及特宣召等官观御府书画，传呼置笏。皆置笏，趋至庭下。诏毋拜，喝不要拜。班首奏，圣躬万福以次升，上离御榻就大书案，出祖宗御书及古书画，皆聚观。馀官不敢前者，诏别设书案于前，命提举官或保和殿学士持以示之，皆得纵观。宰执赐御书画各二轴，十体书一册，三公宰臣使相有别，被赐者不在此数，从官以下人赐御书二纸，御画一纸。出墨篚分赐灵台郎、奏辰正将、进膳宰臣等。逡巡，请退，皆拜赐而出。上进膳毕，幸太学。

禄廪

政和禄格行秘书监职，钱四十二贯，守三十八贯，试二十五贯，米麦各十石。行少监职，钱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米麦各七石五斗。行丞著作郎职，钱二十五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案，《南宋馆阁录》："丞行三十二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著作郎行二十五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是丞与著作郎贯数各异，此书载行丞与行著作郎贯数同，当有讹误。考《馆阁录》载，监少监、著作郎、秘书郎、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诸官职，钱与此书所载贯数全同，盖均沿政和禄格也。不应于丞一官独从减，当是此书行丞下脱去"三十二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行"十四字。）行秘书郎，著作佐郎职，钱二十二贯，守二十贯，试十八贯。行校书郎职，钱十八贯，守十六贯，试十四贯。行正字职，钱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宣和七年，讲议司措置以合破太仓食纽价支钱，监少为第二等，厨食钱月十五贯（案，《馆阁录》："监少厨钱皆十二贯。"与此书十五贯异）。著作郎斡办三馆、秘阁为第三等，厨食钱月十二贯。丞郎、著作佐郎校书郎、正字为第四等，厨食钱月九贯（案，《馆阁录》："自丞以下各厨食钱九贯。"与此书合，惟此书载著作佐郎斡办三馆秘阁厨食钱月十二贯为《馆阁录》所不载。又考《馆阁录》载："自丞以下各特支米三石。"此书亦阙。于以证二书禄制小有不同）。时服监少罗公服，天宁节、十月朔夹公服，小绫汗衫，小绫勒帛、大绫夹袴。丞以下至正字罗公服，天宁节、十月朔夹公服绢汗衫。幕职、州县官不赐（案，《馆阁录》载："监少，端午、天申节单罗公服、大绫夹袴。勒帛汗衫十月朔夹公服，小绫汗衫勒帛大绫夹袴丞以下至正字罗公服绢汗衫。内朝奉郎并权郎，绫汗衫。十月朔夹公服，如通直郎以上，绢一疋充汗衫。朝奉郎以上，小绫一疋充汗衫、勒帛。通直郎以下，绢汗衫一领。选人止给罗公服。"据所载则此书监少罗公服句上当阙"端午"二字，其下当脱"大绫夹袴、勒帛汗衫"二句。又《馆阁录》所称"天申节"系高宗生辰，在五月二十一日，故与端午同单罗公服。此书所称"天宁节"乃徽宗生辰，在十月十日，故与十月朔同夹公服耳）。

政和四年点检措置秘书省官，建请增吏禄。秘书省都孔目官旧请食料钱，大官局折食钱除假故不定，约十四贯五百。春冬衣绢各五匹，冬棉十五两，增为料钱八贯五百，添给钱八贯五百，米麦各一石五斗。春冬衣绢各十匹，棉二十两，史馆、昭文、集贤院、孔目官旧请约十二贯五百至十贯。春衣绢一匹，葛布一匹，冬绢二匹，棉十两，增为料钱添给钱各七贯五百，米麦各一石。春冬衣绢各五匹，棉十五两。史馆、四库书直官旧请钱七贯五百，粮一石，折细色六斗绢、葛、棉如三馆、孔目官，增为料钱添给钱各五贯，米麦各一石。春冬衣绢各二匹，棉十两。书直官旧请钱七贯，馀如史馆、四库书直官，增为料钱添给钱各四贯五百（案，《馆阁录》："书直官料钱添给钱各五贯。"与此书四贯五百异。考二色钱自都孔目以下，二书所载全同，不应书直官一职独异，彼此传写或有一误）。馀如史馆、四库书直官、表奏官旧请钱七贯，绢葛、棉如书直官增为料钱、添给钱各四贯五百，米一石。春冬衣绢各二疋，棉十两。书库官旧制，钱六贯五百，增为料钱、添给钱各四贯，米、绢、棉如表奏官。守当官旧请钱五贯七百，增为料钱、添给钱各四贯，米一石。春冬衣绢各一匹，棉十两守阙旧请钱三贯五百。初补正名楷书每月食料钱各二贯，共四贯。补正名楷书及三年增支钱一贯，米二石。寻轮差应副祠祭只应并抄写本省文字，增钱三贯。昭文馆、集贤院、书库官旧请钱六贯五百，绢、葛、棉同。史馆、四库书直官增为料钱、添给钱各四贯，米一石。春冬衣绢各二疋，棉十两。守当官旧请

钱五贯七百，增为料钱、添给钱各四贯，米一石。春冬衣绢各一疋，棉十两。（案，《馆阁录》载："都孔目官、孔目官、四库书直官、书直官、表奏官、书库官、守当官各有日支食钱三百文，赡家钱四贯五百文，都孔目又有麦折钱三贯文，孔目官、四库书直官书直官又有麦折钱二百文。"较此书为加增，余俱同。）正名楷书并守阙同，史馆正名楷书并守阙秘阁典书旧请钱七贯五百，米二石。端午，紫罗窄衫、绢襕，十月朔，光色紫大绫棉旋襕增为料钱、添给钱各五贯，米二石。春冬衣绢各二疋，棉十两。正名楷书并守阙食料钱三贯五百。正名楷书请给自补充日支月钱五贯，米二石。端午紫平襕衫，十月朔，紫小绫棉旋襕，寻以轮差祠祭只应并抄写本省文字，每月添钱三贯（案，《馆阁录》："正名楷书每人添给食钱二贯文，料钱五贯文，守阙添给食钱三贯文，料钱三贯五百文。"与此书略异。"正名楷书及守阙又有日支食钱二百四十文，赡家钱二贯二百五十文。"较此书加增）。秘阁添置孔目官一名，请给比附三馆、孔目官量增，仍支时服，月给料钱、添给钱各七贯五百，米二石，小麦一石。春冬衣绢各五疋，棉十五两。端午紫罗窄衫、绢襕，十月朔，光色紫大绫棉旋襕人从监厅子一名，衣粮亲事官六人，承送六人。（案，《馆阁录》："监承送旧法六名，新制三名。"）少监厅子一名，衣粮亲事官四人，承送四人。（案，《馆阁录》："少监、衣粮亲事官旧法六名，近制四名，承送旧法四名，近制二名。"）丞厅子一名，衣粮亲事官二人，承送二人秘书郎、著作郎、著作佐郎并厅子一名，衣粮亲事官二人，承送二人。校书郎、正字并厅子一名，承送二人。（案，《馆阁录》载："秘书丞、著作郎、秘书郎、著作佐郎、衣粮亲事官承送校书郎、正字，承送旧法各二名，近制各一名。"）厅子食钱二贯，衣粮亲事官各食料钱一贯五百，粮一石五斗，准细色九斗，内粳米五斗四升，小麦三斗六升。春衣绢一匹，布一匹，冬衣绢二匹，布一匹，棉十两（案，《馆阁录》载："春衣绢一匹。布二匹，冬衣绢二匹，更无布一匹。"以此书证之，疑有脱误）。承送人各每月食料钱二贯八百文，秘书省看管巡宿、把门洒扫兵士二十人，内节级二人，后增十人为三十人。帐设司及著作局各二人，工匠院子等共十七人，并翰林司二人，每节人支钱三百五。十省大门差、皇城司亲事官五人，节级一人，后增亲事官三人，节级一人。内二人识字，分两番把门搜检、抄轮出入文历、投下文字，照管洒息火烛，掌管头刃，日支食钱内识字亲事官日添食钱五十，什物银器库子二人依三馆库子见请，则例月粮二石，料钱三百，装着钱一贯，折食钱每日五，丁素日二十五，仓法钱三贯五百。春衣绢一匹，布半匹，丝五两。冬衣绢二匹，布半匹，棉十五两。端午，紫平絁衫一领。十月朔，紫小绫棉旋絁一领，并大礼。紫小绫棉旋絁一领，明堂紫絁衫一领，钱三贯。

麟台故事后序

右《麟台故事》五卷。绍兴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臣宗尹、参知政事臣守、参知政事臣桧言，祖宗以来，馆阁之职所以养人才、备任使，一时各公卿皆由此途出。宗宁以后，选授浸轻，自军兴时巡务省宂官，秘省随罢。今多难未弭，人才为急，四方俊杰号召日至，而职事官员阙，大少殆无以处事，固有若而急者，此类是也。谓宜量复馆职以待天下之士，制曰：其复秘书省，置监若少监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书郎、正字各二人，其省事所应行除官到条具上尚书省。三月甲辰，诏以朝请郎直秘阁臣程俱试秘书少监。臣愚，无似初以编修《国朝会要》检阅官即寓馆下，又再佐著作今兹修废官以举令典，又以人乏首被久虚之选，踧踖惧不称，受职之始，按求简牍皆无，窃念惟昔三入秘书省，皆以薄技隶太史氏，颇记祖宗三馆故事与耳目所见闻。老吏奔散死亡之馀，亦尚有存者，或取故牍煨烬泥途中参考裁定条上。尚书请置孔目官一人，楷书吏十有二人，专知吏一人。其谁何？缮治守藏防闲庖涤之徒卒不过八人，其案典文书法式期会廪稍人从皆如旧格，参以近制从事，尚书以闻，制曰可。于是士庶始有以家藏国史实录、宝训、会要等书来献者，国有大礼大事于兹有考焉。而校书郎、正字又杂以祖宗之制，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臣俱谨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太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与夫所谓左史书言、右史书动者，今秘书省实兼有之。汉魏以降，各称不一，要为史官。故唐龙朔中，以秘书监为大史，少监为兰台侍郎。今有司文书散缺，尚众例从省记。按以从事蠹敝或生，而典籍之府宪章所由，顾可漫无记述，以备一司之守乎？昔孙伯黡司晋之典籍，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故，伯黡之后在晋为籍氏，辛有之后在晋为董氏，则谈狐是也。臣衰绪寒远，虽非世官，然身出入麟台者十四年。于此矣，则其纂故事、裨阙文者，亦臣之职也。因采摭三馆旧闻、简册所识，比次缵缉，事以类从，法令略存因革咸载，为书十有二篇，列为五卷，录上尚书，副在省阁，以备有司之讨论。臣俱昧死谨上。

拾遗卷上

储藏

四年十月，诏曰：国家设广内石渠之署，访羽陵汲冢之书，法汉氏之前规，购求虽至，验开元之旧目，亡逸尚多，庶坠简以毕臻，更悬金而示赏，式广献书之路，且开与进之门，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到一卷给千钱，仰判官看详，委是所少之书及卷帙别无差误，方得收纳，其所进书如及三百卷已上，量材试问与出身酬奖。如或不亲儒墨，即

与班行内安排，宜令史馆钞出所少书籍名目于待漏院张悬。及递牒诸路转运司散行告示，申太平兴国之诏也。且令杜镐、陈彭年因其时编整签帙，区别真伪，仍令宋绶、晏殊参之，又命三司使丁谓及李宗谔搜补遗阙。

星华按，此条宋本接联于咸平三年二月，诏藏太宗御集条，为《书籍篇》之第十二条，以聚珍本咸平三年云云编在此篇，故录补于此。

修纂

其后李昉、扈蒙、吕蒙正、李至、李穆、李范、杨砺、吴淑、吕文仲、胡汀、战贻庆、杜镐、舒雅等并改领他任。

星华案，此三十七字，宋本夹注在太平兴国七年，诏翰林学士承旨李昉条，内，以类分之，为《文苑英华》句下（宋本此条为修纂门之第一条），下尚有续命翰林学士苏易简云云，至"共成之"二十九字，为聚珍本所已有，惟不作夹注，故不复录。

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以光禄少卿直秘阁黄夷简、太仆少卿直秘阁钱惟演、都官郎中直史馆刘蒙叟、驾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直秘阁杜镐、太常丞直集贤院宋皋、著作佐郎秘阁校理戚纶校《三国志》。又命镐、纶与虞部员外郎史馆检讨董元亨、秘书丞直史馆刘锴详校。兵部员外郎直昭文馆许衮、刑部员外郎直昭文馆陈衮校《晋书》，黄夷简续预焉，而镐、纶、锴详校如初。金部郎中直昭文馆安德裕、屯田郎中直昭文馆句中正、主客员外郎直集贤院范贻、永殿中丞直史馆王希逸洎董元亨、刘锴同校勘《唐书》，宫苑使刘承珪领其事，内侍刘崇超同之。五年校毕，送国子监镂版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锴特赐绯鱼袋。

星华案，此条，宋本接联于咸平四年九月，翰林学士国子祭酒邢昺云云之上，合成一条，为《校雠篇》之第二条，以聚珍本咸平四年云云编在此篇，故录补于此。

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钦若等参详，钦若等又自撰集上进，乃以钦若等所撰为定，有未尽者奉旨增之。又令宫苑使胜州刺史同勾当皇城司刘承珪、内侍高品监三馆秘阁图书刘崇超典掌编修，官非内殿起居，当赴常参者免之，非带职不当给实俸者，特给之，其供帐饮馔皆异于常等。明年，真宗幸崇文院阅《新编君臣事迹》，王钦若、杨亿以其草数卷进呈，上览之，命亿指述起例，编附门目之意。上曰："卿等编阅群书，用功至广，旧称《御览》《广记》，此书尤更不同。"亿曰："《御览》止载故实，而无善恶之别，《广记》止是小说琐语，固与此书有异。"上因喻以著书难事，尤当尽心者，其编修次序有未允者，亲改正之，且曰："朕编此书欲著明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法，至于开卷览古亦有资于学者。"自后日以草藁二卷进御，上览之。翼日必条其误而谕之，以谓前代诏令皆事出于一时，必有所为而作，今悉除之，即不见本意，尤当区别善恶，务在审正。苟前史褒贬不当，及诏敕厘革时事，当时因权臣专恣，挟爱恶而为者，亦辨悉于后，庶览之，即明邪正。修书若贵速成，必难精要，大业末撰著尤多而罕传者，岂非芜杂之甚邪？此书本欲存君臣鉴戒，所以经史之外，异端小说咸所不取，每篇撰序以冠其首，深可为之兴法，今所著序皆引经史，颇尽体要，然于戒劝，或有未尽，如直谏门，但旌谠直，若帝王饰非拒谏，苟不极言，即为邦国之患。褒之可矣，若国家常务偶有阙失，又帝王率情违法，或以言比讽致有感悟，即为美事。苟亟加暴扬，使恶归于君，显闻于世而卖己直，非忠臣也。因赐编修官器帛，书吏等缗钱有差。

星华案，宋本此条在景德二年九月，命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钦若条内，接联陈越同监修句下。

召钦若等赐坐，钦若等表请制序，上谦挹再三。辅臣继请，从之。丙子，诏枢密使王钦若，翰林学士陈彭年、李维，龙图阁学士杜镐，知制诰钱惟演，龙图阁待制孙奭、査道各赐一子官。以太常少卿杨亿为秘书监，依前分司西京，刑部郎中直秘阁刁衎为兵部郎，中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姜屿为度支员外郎，秘书丞直集贤院夏竦为左正言，依前充职殿中丞，秘阁校理刘筠为右正言，直史馆并赐器币有差，赏编修之劳也。初修书也，每门具草即进，上亲览摘其舛误，多出手书，或召对指示商略。令宫苑使刘承珪置簿录修书官，课精勤脱误者，皆条记以奏。上尝谓王钦若，比著君臣事迹皆以经籍为先，昨览将帅门，止自汉将韩信为始，因出《尚书·嗣征》言掌六师，为大司马。又《诗》有《采薇》，《出车》，皆将帅之事，即以手札付编修官，参取《正义》修入。二年十月，内出手札赐王钦若等曰，君臣事亿有门目不相应者，自今令钦若看讫，署名于卷前，杨亿看详讫，署名于卷后，初编再修官亦署于后，其当否增损，悉书之。所采正经史外惟取《国语》、《战国策》、《韩诗外传》、《吕氏春秋》、《管》、《晏》、《韩》、《孟》、《淮南子》、《修文殿御览》。

星华案，宋本此条在前条内，接联赐名《册府元龟》句下，俱为《修纂篇》之第三条。

准寻罢丁谓、李拯相，并充都参详，后又以冯拯、曹利用充，复命参知政事任中正、王曾、枢密副使钱惟演同参详，注释官盛度、薛暎、王曙、陈尧咨相继外补，又以知制诰吕夷简、祖士衡、钱易，枢密直学士张士逊，翰林学士李谘充。夷简寻知开封府，遂罢。绶使契丹，亿俄卒，刘筠亦出官也。

星华案，此一百九字，宋本夹注在《修纂篇》第七条天禧四年夏翰林学士杨亿条内，参知政事李迪同参详句下。

嘉祐七年六月丁亥，秘阁上补写御览书籍。先是，判阁欧阳修言，秘阁初为太宗藏书之府，并以黄

绫装褾谓之太清本，后因宣取入内，多留禁中而书颇不完，请降旧本令补写之。遂诏龙图天章宝文阁、太清楼管句内臣检所阙书，募工于门下省誊录，至是上之。熙宁中，宋敏求言，三馆、秘阁藏书虽博，类多讹舛，请以班固《艺文志》据所有，下诸路购善本校正，然后以《汉志》、《唐志》篇目雠校，取其可传后者，馀悉置之。然不果行。

星华按，宋本此条在仁宗尝集天地、辰纬、云气、杂占条内，命庋于秘阁句下，合成一条，为《书籍篇》之第十九条，以聚珍本仁宗尝集云云编在此篇，故录补于此。

六年九月，权判吏部流内铨慎从吉言，格式司用十道图较郡县上赤紧望以定俸给法，官亦如之定刑，而户口岁有登耗，未尝刊修，颇误程品，请差官取格式司大理寺十道图及馆阁天下图经校定新本，付逐司行用。诏秘阁校理慎镛、邵焕，集贤校理晏殊校定，翰林学士王曾总领之，此盖详定《九域图志》之权舆也至。

星华案，宋本此条接联于《修纂篇》第六条，熙宁八年六月尚书都官员外郎刘师旦云云之上，合成一条。

大中祥符元年，将幸兖州行封禅之礼，龙图阁待制戚纶请令修《图经》，官先修东巡所过州县《图经》进内，仍赐中书枢密崇文院各一本，以备检讨，从之。至四年将祀汾阴，亦命直集贤院钱易、直史馆陈越、秘阁校理刘筠、集贤校理宋绶修所过《图经》。后朝谒太清宫，亦命官修所过《图经》，又命集贤校理晏殊同修。（右第四条）

十二月，刑部员外郎直史馆、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请以天书降后至上尊号已前制，敕章表仪注等编为大中祥符《封禅记》。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三司使丁谓、秘阁校理龙图阁待制戚纶与彭年编录，送五使看详。（右第五条）

明道二年正月，宰臣吕夷简、枢密副使夏竦上所注《御制三宝赞》、《皇太后发愿文》。以检讨注释官太常博士直集贤院李淑为史馆修撰，太常丞集贤校理郑戬、直史馆吕夷简、夏竦各与一子改官，而夷简请赐其子大理寺丞公弼进士出身，从之。（右第九条）

三年（星华案，此庆历三年也）八月，枢密副使富弼言，请考祖宗故事，可行者为书置在二府，俾为模范，得以遵守。上嘉其奏，命尚书工部员外郎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右正言集贤校理余靖、太常丞集贤校理知谏院欧阳修、太常博士秘阁校理孙甫同编修，又命弼领之。明年书成，凡九十六门，为二十卷，名曰《太平故事》。皇祐中上又为《三朝训鉴图》，召近臣宗室及馆职御史等观之。五年五月，命尚书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殿中丞集贤校理何中立、秘书省秘书郎宋敏求、大理寺丞馆阁校勘范镇、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并为编修《唐书》官。皇祐三年五月，以职方员外郎编修《唐书》，王畴为直秘阁。至和二年，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言，自汉而下唯唐享国最久，其间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参用，则所修《唐书》新志最宜详备，然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臣以传记别说考证虚实，尚虑缺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至五代以来奏牍按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就彼检寻，从之。嘉祐三年二月，以《唐书》所检阅书籍，梅尧臣为编修《唐书》官。至五年七月，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卷，寻以刊修《唐书》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欧阳修为尚书礼部侍郎，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尚书吏部侍郎宋祁为尚书左丞，编修《唐书》尚书礼部郎中知制诰范镇为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诰王畴为右司郎，中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宋敏求为工部员外郎，秘书丞吕夏卿为直秘阁著作郎，刘羲叟为崇文院检讨，仍赐器币有差。（右第十一条）

嘉祐二年，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以直集贤院、崇文院检讨掌禹锡秘阁校理林亿、张洞、苏颂，太子中舍陈检并为校正医书官。（右第十二条）

六年三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新藏兵书。（右第十三条）

星华案，以上六条皆据宋本修纂篇补。

职　掌

端拱元年初，置秘阁。以礼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谏，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秘阁校理，秘阁设官自此始。

星华案，宋本此条在太平兴国中，左拾遗田锡上疏条，上合成一条，为《官联篇》之第七条，以聚珍本太平兴国中云云编在此篇，故录补于此。又案，宋本自此始下太平兴国云云至无书籍可也止，又接景德初置龙图阁学士云云共四十九字，以聚珍本此篇末条已有全文，故不录。

选　任

旧制，制科入第三等，进士第一人及第，初除签书。两使职官厅公事成，知县代还升通判，再任满与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进士第二第三人以下，无试馆职法，然往往荐而后试。嘉祐三年，下诏申敕有司著为定法，大率皆如旧制，但增制科入第四等次、进士第四第五人并除试衔知县，任满送流内铨，与两使职官镲厅人比类取旨。景祐初，始诏翰林学士承旨盛度等定学士，舍人院召试等第，以文理俱高为第一，文理俱通为第二，或文理粗通为第三，分上下，文理俱粗为第四，分上下，纰缪为第五等，凡七等。先是，考校旧规，有优、稍优、星平、稍低、次低凡五等，而品第高下其格未明。至是，度等约礼部式而更定之。此则凡就试学士舍人院者皆用此格，不特馆职也。故事，试贤良方正等科，皆于秘阁试论六道。是

日，武举人亦试于秘阁。然考试必差内外制官及选馆职为之，如景祐元年以翰林侍读学士李仲容、知制诰宋祁、天章阁待制孙祖德、直集贤院王举正，宝元元年以御史中丞晏殊、翰林学士丁度、宋祁、直史馆高若讷考试是也。至熙宁八年，始诏武举人罢秘阁试，令止，就贡院别试所。(右第五条)

至道二年九月，以都官郎中黄夷简直秘阁。夷简上言，浙右人无预馆阁之职者，因自陈，故吴越王僚佐尝从王入朝，词甚恳激。上怜之，故有是命。先是，江南之士如徐铉、张洎之流翱翔馆阁者多矣。(右第六条)

元丰官制行，始以龙图阁直学士判将作监王益柔为秘书监，明年出知蔡州，以司勋郎中叶均为秘书少监，不阅月，会李需为礼部侍郎，太常少卿孙觉有亲嫌，遂以觉为秘书少监，而均为太常少卿。明年右谏议大夫赵彦若以越职言事降为秘书监，然亦皆一时之选也。均，故翰林学士清臣之子，治平初以宰执荐，召试馆职入等。(右第十条)

五年六月，以通直郎监察御史丰稷为秘书省著作佐郎。先是，稷言，方官制施行，而执政尚书、侍郎、郎官、丞、簿或以欺罔赃私之徒预选，何以示四方？故有是命。顷之，为吏部员外郎。崇宁初，王沩之为司谏，以避妻父张商英，为著作郎兼国史官。其后曾楙为监察御史，以避妻父吴执中为著作佐郎。宣和中，潘良贵以主客员外郎对不合旨，为著作，亦清选也。(右第十二条)

星华案，以上四条俱据宋本《选任篇》补。

官联

昭文馆在唐为弘文馆，隶门下省。建隆元年，以避宣祖庙讳改为昭文馆，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充，学士、直学士不常置，直馆以京朝官充，掌经、史、子集四库图籍，修写校雠之事，判馆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右第二条)

星华案，以上一条据宋本《官联篇》补。

书籍 御制御书附 星华案，此篇为聚珍本所无，今据宋本补

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馀卷。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斡、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周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馀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俶归朝，又收其书籍。(右第一条)

太平兴国九年正月，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于待漏院。出榜告示中外，若臣寮之家有三馆阙者，许诣官进纳，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札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亲儒墨者，即与量才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自是，四方书籍往往出焉。(右第二条)

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馀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右第三条)

淳化三年十月，遣中使李怀节以御草书《千字文》一卷付秘阁，李至请于御制秘阁赞碑阴模勒上石。帝曰："《千字文》偶然闲写，因令勒石。李至更欲镌勒，且非垂示立教之文。《孝经》一书乃百行之本，朕当亲为书写，勒在碑阴可也。"五年六月，命供奉官蓝敏正赍御草五轴藏秘阁，诏史馆修撰张泌与三馆秘阁学士观焉。(右第四条)

至道二年六月，上遣中使赍飞白书二十轴赐宰相吕端等人五轴，又以四十轴藏于秘阁，字皆方圆数尺。吕端等相率诣便殿称谢。(右第九条)

咸平二年三月，点检三馆秘阁书籍司封郎中知制诰朱昂等言，四部书散失颇多，今点勘为朝臣所借者凡四百六十卷，诏许诸王宫给本抄写外，馀并督还。(右第十条)

闰三月，令三馆写四部书二本，一置禁中之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便观览。后以馆阁官少，令吏部流内铨选幕职州县官有文学者赴馆阁校勘群书，乃择取馆陶尉刘筠、宛邱尉慎镛、郧乡尉沈京、安丰令张正符、上蔡尉张遵、固始尉聂震、桐城主簿王昱入馆校勘，未卒业而死。景德初写校毕进内，时京师藏书之家惟故相王溥家为多，每借取传写既毕，即遣中使送还。先是，上谓辅臣曰："国家搜访图书，其数浙广，臣庶家有聚书者，朕皆令借其目录以参校内府及馆阁所有其阙少者，借本钞填之，迩来所得甚多，非时平无事安能及此也？"(右第十一条)

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兼秘书监向敏中判昭文馆，晁迥判史馆，杨亿判集贤院。李维上言请圣集御制藏于馆阁。于是内出杂文篇什付敏中等各以类分，其继作即续附入，又有《静居集》、《法音前集》、《王宸集》、《读经史》、《清景殿诗》、《乐府集》、《正说》等。天禧初，命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总编为一百二十卷。五年四月，以《新集御制文颂歌诗》十五卷藏于秘阁，从秘书监向敏中之请也。(右第十三条)

八年夏，荣王宫火延燔崇文院，秘阁所存无几。五月又于皇城外别建外院，重写书籍，翰林学士陈彭年请内降书充本先遣官详正定本，然后钞写馆阁群官及择吏部常选人校勘。校毕，令判馆阁官详校，两制内选官覆点检，又令两制举服勤文学官五人覆校，其

校勘，计课用秘书省式，群官迭相检察，每旬奏课及上其勤惰之状疑舛未辨正者，聚议之，诏可。惟覆点检官之职，令覆校勘官兼之。乃出太清楼书，命彭年提举管句，募笔工二百人，彭年仍奏监书籍，内侍刘崇超预其事。又请募人以书籍鬻于官者，验真本酬其直，与顾笔工庸等。五百卷已上优其赐，或艺能可采者别奏候旨。于是，献书者十九人悉赐出身及补三班，得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四卷。九年正月，命枢密使王钦若都提举，铸印给之。彭年依旧同掌，彭年参知政事，仍领其务，及卒不复增人。钦若为相，以李迪代之，自是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号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至元丰改官制，始罢。自彭年入中书不复至馆，其总领之务但委崇超，判馆阁官不复关预。（右第十四条）

天禧元年八月，提举校勘书籍所言，学究刘溥、侯惟哲献太清楼无本书各及五百卷，请依前诏甄录，从之。十二月，王钦若言，进纳书籍元敕以五百卷为数，许与安排。后来进纳并多，书籍繁杂，续更以太清楼所少者五百卷为数，今并是旋为。及伪立名目妄分卷帙多是近代人文字，难以分别，今欲具定起请条贯精访书籍，从之。（右第十五条）

二年五月，长乐郡主献家藏书八百卷，赐钱三十万，以书藏秘阁。（右第十六条）

景祐元年闰六月，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皓李淑，宋祁编排三馆、秘阁书籍。仍命判馆阁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视之。三年十月甲寅，以知制诰王举正看详编排三馆秘阁书籍。自是，常于内外制中选官充是职。嘉祐四年正月，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言，祖宗更五代之弊，设文馆以待四方之士，而公相率繇此而进，故号令风采不减汉唐。近年用内臣监馆阁书库，借出书籍亡失已多，又简编脱落书吏补写不精，非国家崇乡儒学之意，请选馆职三两人分馆阁吏人编写书籍，其私借出与借之者，并以法坐之，仍请求访所遗之书。上乃命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等四人分昭文、史馆、集贤、秘阁书而编定之，令不兼他局，二年一代。其后又置编校官四人，以崇文总目收聚遗逸，刊正讹谬而补写之。又以黄纸写别本以绝蠹败。至嘉祐六年三馆秘阁上所写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书二千九百五十四卷，上赐两府及馆阁官燕于崇文院，宰相韩琦等刻石记于院之西壁。（右第十七条）

嘉祐五年八月壬申，诏曰："国家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建隆之初，三馆聚书仅才万卷，祖宗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令，访募异本补缉，渐至景祐中，尝诏儒臣校定篇目，讹谬重复并从删去。朕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以今秘府所藏，比唐开元旧录遗逸尚多，宜开购赏之科，以广献书之路，应中外士庶之家并许上馆阁所阙书，每卷支绢壹匹，及五百卷特与文资安排。"帝既择士编校馆阁书籍，访遗书于天下，以补遗亡，又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周、北齐书，世罕有善本，未行之学官，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自是访得众本校正讹谬，遂为完书，模本而行之。（右第十八条）

政和四年，措置点检秘书省官，言三馆、秘阁自崇宁四年借出书籍未还者四千三百二十八册卷，久不拘收，诏自今省官取借书籍，并申本省长贰判状权借依限拘收。时三馆、秘阁书所存三万三千一百四十九册轴而已。至宣和初，提举书省官遂建言，置补完御前书籍所于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馀官为校勘官。又进士以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事未毕而国家多故矣。（右第二十条）

星华案，宋本此篇凡二十条，内有已见于聚珍本《储藏篇》及《修纂篇》者，不复重录，计录补十四条。

拾遗卷下

校雠 星华案，此篇亦聚珍本所无，今据宋本补

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虞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屯田员外郎秘阁校理舒雅、都官员外郎秘阁校理吴淑、膳部郎中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度支郎中直秘阁朱昂再校。又命太常博士直昭文馆陈充、国子博士史馆检讨阮思道、著作佐郎直昭文馆尹少连、著作佐郎直史馆赵况、著作佐郎直集贤院赵安仁、将作监丞直史馆孙何校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版。（右第一条）

咸平中，真宗谓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尚有谬误，当再加刊正。"乃命大常丞直史馆陈尧佐、著作郎直史馆周起、光禄寺丞直集贤院孙仅、丁逊覆校《史记》。寻而尧佐出知寿州，起任三司判官，又以著作佐郎直集贤院任随领其事。景德元年正月校毕，任随等上覆校《史记》并刊误文字五卷，诏赐帛有差。又命驾部员外郎直秘阁刁衎、右司谏直史馆晁迥与丁逊覆校前后《汉书》版本。迥知制诰，又以秘书丞直史馆陈彭年同其事。至二年七月，衎等上言，《汉书》历代名贤竟为注释，是非互出，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苟无依据，皆属阙疑。其馀则博访群书，抡观诸本，傥非明白，安敢措辞？虽谢该通，粗无臆说，凡修改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馀字，录为六卷以进。赐衎等器币有差。（右第三条）

景德元年三月丁酉，光禄少卿直秘阁黄夷简等上校勘新写御书凡二万四千一百六十二卷，赐缗帛有差。校勘官、前大名府馆陶县尉刘筠等六人并授大理评事秘阁校理。（右第四条）

四年（星华案，此大中祥符四年也）八月，选三馆、秘阁直官校理校勘《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右第六条）

八年（星华案，此亦大中祥符八年也）十二月，诏枢密使王钦若都大提举抄写校勘三馆、秘阁书籍，翰林学士陈彭年副之。先是，十月丙午，令吏部铨选幕职州县官有文学者赴三馆、秘阁校勘书籍。初馆阁书籍以其夏延火多复阙略，故命购本抄写，因命吏部取常选人状先试判三节，每节百五十字，以上成择可者又送学士院试诗赋论，命入馆校勘，凡三年，改京朝官。亦有特命校勘者，京官校勘若三年皆奏授校理大理评事。晁宗悫改官及校勘皆三年，遂令先转官，后又一年与校理。自是校勘官遂皆四年授校理，自宗悫始也。时彭年又起请以直馆校理及吏部试中选人分为校理校勘官，又令翰林学士晁迥、李维、王曾、钱惟演知制诰，盛度、陈知微于馆阁京朝官中各举服勤文学者一人，为覆校勘官。迥等遂以左正言集贤校理宋绶、著作郎直集贤院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麻温其、著作佐郎集贤校理晏殊、大理评事崇文院检讨冯元充选。凡校勘官校毕送覆校勘官覆校，既毕送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复于两制择官一二人充覆点检官，俟主判馆阁官点检详校讫，复加点检皆有程课，以考其勤惰焉。（右第七条）

天圣二年六月，诏右正言直史馆张观，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秘阁校理陈诂，光禄寺丞集贤校理李淑，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左司郎中知制诰宋绶、吏部员外郎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右第九条）

天圣三年六月，诏馆阁校勘官太常少卿直昭文馆陈从易降直史馆，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聂冠卿、光禄寺丞集贤校理李昭遘并罢职，坐校勘太清楼书舛误故也。（右第十条）

星华案宋本此篇凡十二条，内有已见于聚珍本《修纂篇》者，此不复重录，计录补七条。

国史 星华案，此篇亦聚珍本所无，今据宋本补

国初，直馆分撰日历，每季送史馆，其后修撰官专之。太平兴国八年，监修李昉奏复唐时政记故事，每月送馆题曰《事件》。端拱初，改为《时政记》。二年中书、门下奏，每御前殿，枢密使先上所有宣谕、圣政嘉言，宰臣无由闻知。虑成漏落，遂诏枢密副使月录附史事送中书编入。咸平五年，从盐铁使王嗣宗之请，三司奏事有可纪者，判使一人撰录逐季送馆。大中祥符元年，知枢密院王钦若、陈尧叟始别撰《时政记》。元丰官制既行，日历归秘书省国史案专以著作郎佐郎修纂，别置国史院或实录院修先朝实录国史，于是国史日历分为二矣。雍熙四年九月，右补阙直史馆胡旦言，国朝自建隆元年至雍熙三年，实录、日历皆不告备，日历止凭报状诸司，全无关报至于中书，枢密院行事不得闻知，閤门通进司所受封奏亦无纪录，是使帝王言动无得纂修。又文武群臣迁拜者，不知功劳薨卒者，不录行状，以是史官无凭编纂。臣按，汉明帝朝以后使撰《光武帝纪》及表、志、列传，载记，每朝旋修至灵帝已成百二十七卷，虽未终一代之事，且见逐代不阙修述，今《东观汉记》是也。至唐太宗时亦述国初起义纪传、十志，每朝编录至于代宗已成百三十卷，今《旧唐书》是也。臣今望准汉唐故事，令旋修帝纪、表、志、列传及于臣见可以采录，以备将来国史且又条事件如追册四祖及后宗室邕王光济等四人，公主陈国长公主等二人，太祖诸子魏王德昭等二人，外戚杜审琼等三人，前宰相李穀等三人，宰相范质等四人，前武臣韩通等三十五人，起义将帅慕容延钊等五人，管军将校张光翰等十六人，功臣李处耘等三人，边将何继筠等五人，机务臣寮吴廷祚等六人，前朝文臣赵上交等七人，又窦仪等九人，事务臣寮张锡等一十二人，攀附臣寮吕馀庆等五人，归明臣寮杨重熊等六人，归降臣寮李昊等十人，凶恶臣寮张琼等三人，反叛李筠等二人，反逆臣寮卢多逊一人，方术王处讷一人，隐逸王昭素二人，受命诸侯高保融等四人，四夷受命丁琏等四人，僭伪诸国李景等十人。四夷于阗等十三国。又取江南、广南、河东、西川、荆南、两浙、漳泉、夏州为表，律历、天文、地理、五行、礼乐、刑法、食货、沟洫、书籍、释道为志。又诸伪国并无文字可修，今许州行军司马李晖尝为河东伪宰相，其人年高不任步履，望遣直馆一人，就本州与晖同共修纂，太常博士分司西京萧漼旧事伪广为左仆射，亦请留在馆，与直馆同修本国事迹。又伪蜀实录及江南录皆纪述非实，荆南、湖南、夏州各无文字，莫知事实，今请于朝臣中各选知彼处事迹者，与直馆同编录。又臣寮薨卒多不供报行状，自今文武臣寮薨卒，望令御史台告报本家，具行状碑文、墓志、家谍、谱录送史馆内职，即令宣徽院准此施行。其閤门及通进银台司所进内外章疏合载简策者，并乞送史馆。如系中书及枢密院行遣者，亦乞封。下自馀学士入院等合有关报文字，置籍检备钞写实封。外国朝贡，委礼宾院，逐旋申馆臣寮奉使诸蕃及行军征讨回日，许本馆移文取问一行事状及本国风俗。敕旨依奏，仍以史馆门西廊屋别置史院，给祠部钱五百贯充公，用钞写御书吏七人供其役。未几撰成三卷，先以进御。旦俄知制诰，罢史职，以国子司业孔维、礼记博士直史馆李觉代领其职。议者以维、觉皆儒臣不称史馆，遂罢编纂。（右第一条）

淳化五年四月，以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洎修国史，及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张佖、范杲同修太祖朝史。先是，上谓宰相曰："文史才最难，尝观《太祖实录》，颇有漏略。至于天人合应、符命彰灼，岁月未久，人皆知之。矧朕当时目击其事，宜令至等重加缀缉。"苏易简对曰："近代，委

学士扈蒙修史，蒙选懦逼于权势，多所回避，甚非直笔。"上曰："史臣之职固在善恶必书，无所隐讳。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为不可，欲后代闻之为鉴戒耳。"未几，至、佖并辞史职，以礼部侍郎宋白代之。是冬，洎等撰成《太祖纪》一卷，凡上所顾问及史官采摭之事，分为朱墨书以别之。后洎迁职，史不就而止。上留心儒术，凡有著述成一家之言来上者，必待以优礼，赐服章、器币以宠之，藏其书于馆阁。由是学者多自策励焉。（右第二条）

是月，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张佖上言乞置起居舍人，修左右史之职，每日记录言动，月终送史馆。诏从其请，以起居舍人史馆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秘书丞直昭文馆李宗谔掌起居舍人事。（右第三条）

至道三年，修《太宗实录》。时宰相吕端虽带监修国史而不预焉。其后重修《太祖实录》遂诏吕端与钱若水等同修。端罢相，李沆继成焉。（右第四条）

景德二年，监修国史毕士安卒。时寇准止领集贤殿大学士，遂命参知政事王旦权领史馆事，实为监修国史之职。后旦为相，虽未兼监修国史，其领史职如故。修撰故事，史馆每月撰日历皆判馆，与修撰官直馆分功撰录，藏于本馆。国初，循旧制皆修撰官直馆分季修纂。其后止修撰官及判馆撰次焉。太平兴国中，左赞善大夫直史馆赵邻几，左拾遗直史馆吕蒙正、范杲皆曾修撰。自后，以直馆员多，遂止修撰官编纂。淳化四年，翰林学士宋湜止带修国史，亦尝修日历。（右第五条）

四年八月，令进奏院每五日一具报状实封上史馆。修史院旧在中书第一厅，后徙置宣徽院，以旧修史院修纂会要。大中祥符五年六月，修国史院言所修礼志、旧日历止存事端，并令礼院取索。国初以来礼文损益沿革制作之事，及论定详议文字尚虑或有遗落，致国家大典有所不备。龙图阁待制孙奭见判礼院，深于经术，礼学精博，望专委检讨供报，从之。又诏枢密院修《时政记》，月送史馆。先是，枢密院月录附史送中书编于《时政记》，及是王钦若、陈尧叟始请别撰焉。（右第六条）

九年（星华案，此乾兴九年也）八月，以刑部郎中高绅为史馆修撰（绅即枢密使王钦若所引不令修撰，止权判吏部铨，未几，绅表外郡方掌修撰。天圣九年，石中立以户部郎中充史馆修撰，有司引绅例亦不修日历）。（右第八条）

嘉祐四年九月，史馆修撰欧阳修言，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往时李淑以本朝正史进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惟守空司而已，乞诏龙图阁别写一本，下编修院以备讨阅故事，从之。（右第九条）

元丰二年八月九日甲辰，同修起居注王存言："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唐贞（宋本避讳作正，今改，下同）观初，仗下议政事，起居郎执笔记于前，史官随之其后，或修，或废，盖时君克己励精政事，则其职修或庸臣擅权务、掩过恶，则其职废，此理势然也。陛下临朝，旰昊睿、明四达，动必稽古，言必本经，至于裁决万几，判别疑隐，皆出群臣意表，欲望追唐贞观典故，复起居郎舍人职事，使得尽闻明天子德音，退而书之，以授史官。傥以为二府奏事，自有《时政记》，即乞自馀臣寮前后殿登对，许记注官侍立著其所闻，关于治体者，庶几谟训之言不至坠失。"上谕存曰："史官自黄帝时已有之，至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今起居注之名当始于此。近世诚为失职，且人君与臣下言必关政理，所言公则公言之，所言私则王者无私，自非军机何用私密？盖人臣奏对有颇僻，或肆谗慝，谓人君必须涵容，难即加罪，因而无所忌惮，若左右有史官书之，则无所肆其奸矣。"然卒不果行。（右第十条）

十一日丙午，诏修起居注官虽不兼谏职，如有史事宜于崇政殿、延和殿承旨，司奏事后直前陈述。（右第十一条）

八月甲寅，诏诸司关报史馆，文字归起居院，其关报日限，旧五日者为旬终，十日者为月终，月终、岁终者依旧。以修起居注王存言，近制诸司供报事直供编修日历所，则起居注更无文字可备编录。又淳化中，定诸司关报日限，或以五日，或以十日，或以月终，或以岁终，而近制改五日并月终报者，并为旬终，岁终报者为月终，且三司金榖之增耗，经费之出纳，版图之升降，固非月可见者，必待岁终而会计也。今使月一报，恐有司徒费虚文，无益事实，故有是诏。（右第十二条）

七年六月乙卯，诏著作暂阙官校书郎或正字兼权秘书省著作佐郎邢恕言，官制史馆掌修撰国史实录之事，其属有日历所，比废编修院归史馆。（右第十三条）

星华案，宋本此篇凡十三条，内有已见于聚珍本《修纂篇》者，不复重录，计录补十二条。

故事，大宴未再坐间。学士院尝为馆阁官具食，盖祖宗时，内外制官无不自三馆出，故出馆中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旧、道义之交，不专以势利高下为心，故每于是日小集，从容谈笑也。近时具食，虽如故，乃设于学士院门幕次内，盖未尝见玉堂主人也，窃意前辈不尔。淳化中，太宗以飞白"玉堂"等四字赐翰林，而学士承旨苏易简会雨制于玉堂，直秘阁潘谨修与焉，略可见也（见《淳熙玉堂杂记》下。〇《中兴馆阁录》故实条引无"窃意"以下四十八字）。

三馆、秘书升迁外补者，众必醵会置酒集于僧舍，以饯之。其外补者或赋诗以赠其行，祖宗盛时，三馆之士出局，必相过从，或集于名区僧舍，饮酒赋诗。（见《中兴馆阁录》）

星华案，此二条陆氏所采补者，因无篇类可归，故附录于末。

附考异 星华案，聚珍本与宋本对校，间有字句多寡，及各条编次不同者，附录于此，以备考

沿　革

第一条（宋本此条为《官联篇》之第一条）。

第三条（宋本此条为《官联篇》之第七条）。

敕秘书郎徐广典秘书阁，辑四部三万馀卷（宋本“典”作“料”，阁下无“辑”字）。隋写秘阁之书（宋本“隋”下有“炀帝即位”四字），乃更为集贤殿（宋本作“乃以集仙殿为集贤殿”），馆内复建秘阁（宋本“馆内”作“陛下”）。

储　藏

第一条（宋本此条为《书籍篇》之第五条）。

感怀一百韵（宋本作“怀感”）。

第三条（宋本此条为《书籍篇》之第八条）。

至道元年六月，内品监（宋本“六月”下有“命”字）王羲之、怀素（宋本“怀素”上有“贝灵该”三字）。

第五条（宋本此条为《书籍篇》之第十二条）。

咸平三年二月，诏藏太宗御集。（宋本条首无“咸平”二字）。

第六条（宋本此条自“帝尝谓宰臣曰”为《书籍篇》之第六条，自“直史馆谢泌上言”为《书籍篇》之第七条）。

咸平间，帝尝谓宰臣曰（宋本无“咸平间”三字）。

修　纂

第一条

著作佐郎吴淑、吕文仲、胡河汀（宋本作“胡汀”）。著作佐郎直史馆戴贻庆（宋本“戴”作“战”）续命翰林学士苏易简至，共成之（宋本此二十九字作夹注）。

第二条

乃诏特付秘阁。先是，淳化中（宋本无“乃特”二字，“秘阁”下有“仍赐宴以劳之，赐器币有差”凡十一字）。各莅他务，罢其事（宋本“罢”上有“寻”字）。

第三条（宋本此条为《校雠篇》之第二条，上有“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云云二百四十七字。已见前）。

咸平四年九月（宋本无“咸平”二字。），命摹印颁行。（宋本无“命”字）。

第四条

初，命钦若、亿等，俄又取秘书丞（宋本“等”下有“编修”二字），门有小类，外目录、音义（宋本“小类”作“小序”，“外”作“又”）。又录前人事迹（宋本“前人”作“妇人”），赐名彤范（宋本“彤范”作“彤管懿范”）。

第六条（宋本此条为《校雠篇》之第四条）。

第八条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宋本无“大中祥符”四字）。

第九条（宋本此条为《校雠篇》之第七条）。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加王钦若检校大师。

第十条

天禧四年，词臣杨亿（宋本“年”下有“夏”字，“词臣”作“翰林学士”）、盛度、薛暎（宋本“薛暎”上有“枢密直学士”五字）、王曙、陈尧咨（宋本“陈尧咨”上有“龙图阁直学士”六字）、刘筠、晏殊、宋绶李行简（宋本“刘筠”上有“知制诰”三字。“李行简”上有“待制”二字）。

第十二条（宋本此条为《校雠篇》之第十条）。

始用墨本摹六经（宋本“摹下”有“印”字）。世之写本悉不用（宋本“本”下无“悉”字），可正其舛谬云（宋本“谬”下有“者”字），以校勘《史记》、《后汉书》秘书丞（宋本《汉书》下有“官”字）。

第十三条（宋本此条为《校雠篇》之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宋本此条为《书籍篇》之第十九条）。

仁宗尝集（宋本“仁宗”上有“宝元二年”四字）。宝元二年召辅臣（宋本无“宝元二年”四字）。

第十五条

礼部郎中张观（宋本“郎中”作“侍郎”），宋庠在外（宋本“在外”上有“虽”字）。

第十六条（宋本此条为《国史篇》之第九条）。

嘉祐四年九月，欧阳修为史馆修撰，言史之为书（宋本作“史馆修撰欧阳修言史之为书”）。

第十八条

又专命太常博士直集贤校理（宋本“士”下无“直”字）。

职　掌

第一条（宋本此条为《官联篇》之第五条）。

掌祭祀版（宋本“祀”作“祝”）。省有监丞郎（宋本“监”下有“少监”二字），自前执政以吏部侍郎（宋本“吏”作“礼”），则修日历，正言（司谏，今朝奉郎）。供职本院（宋本“正言”下夹注“今承议郎司谏”，二字作“正文”，下夹注“今朝奉郎”），则行纠弹之职也（宋本止此，下文“太平兴国”云云，与《官联篇》之第七条“端拱元年初置秘阁”云云合为一条）。

第二条（宋本此条自“崇文院于三馆”以下为《官联篇》之第八条，自“嘉祐四年正月”以下为《官联篇》之第九条）。

第三条（宋本脱此条）。

第四条（宋本此条为《官联篇》之第十二条）。

馀官为参详（宋本“详”下有“官”字）。

第五条

即轮以次官参假日补填（宋本“官”下有“候”字）。

第六条（宋本此条为《官联篇》之第七条，与“太平兴国中左拾遗田锡上疏”云云合为一条）。

选　任

第一条（宋本此条自“国初既已削平僭乱”以下为第一条，“秘阁初建”以下为第二条，“秘阁既具”以下为第三条，“祖宗朝馆职”以下为第四条）。

第四条（宋本此条为《国史篇》之第七条）。

自大中祥符元年后（宋本“元年”作“九年”）。

第五条（宋本为第八条）。

明道年间，武宁军节度使（宋本无“明道年间”四字）。景祐四年四月（宋本此条与上条合为一条“景祐”作“皇祐”）。

第七条

两省以上举有文字行实者（宋本“两省”上有“大”字，文字，作“文学”），祖宗朝有馆阁读书（宋本“朝”下有“又”字），或美妙被选（宋本“美”作“英”），殆非详慎之意也（宋本“慎”作“延”）。

第七条（宋本此条与第十条“嘉祐中以太子中允”云云、第十一条“英宗尝谓辅臣曰”云云至“试策一道而已”均合为一条）。

第九条

取旨或除馆（宋本“馆”下有“职或合入差遣”六字）。

第十一条（宋本自“元丰官制行”以下，“秘书省建”以下，“元丰五年六月通直郎”以下均提行，另为一条）。太常博士刘攽、夏倚（宋本“刘攽”下有“王汾”二字）。以刘攽、王存为馆阁校勘（宋本“刘”上无“以”字）。先诏十人（宋本“诏”作“召”），召试馆职入（宋本“入”下有“等”字），元丰五年六月（宋本无“元丰”二字），对（缺），合旨（宋本“对”下是“不”字）。

第十三条（宋本自“故事馆阁”以下至“末提行”另为一条）。

张耒、黄庭坚（宋本此下夹注“命不行”三字）。

官　联

第一条

宋集贤院大学士（宋本无“宋”字）监一人（宋本“监”下有“官”字）。至端拱二年（宋本无“至”字）。

第二条

又有检阅编修之名（宋本“检阅”作“检讨”）。

第九条

丞二人（宋本作“一人”）。

第十二条（宋本此条与下第十三条“宣和二年”云云合为一条）。

后　序

按，求简牍皆无（宋本作“皆无有”）。

右宋程俱撰《麟台故事》十二篇，五卷。原本久佚，乾隆间，馆臣于《永乐大典》中搜辑排比，益以《说郛》所载，仍编为五卷，惟仅得九篇。以聚珍版印行，即此本也。近归安陆氏得宋抄残本三卷，补以聚珍本刻入丛书中，不特于聚珍本九篇外增有《书籍》、《校雠》、《国史》三篇，与原本十二篇篇数适合，即聚珍本已有之九篇，复多出正文夹注至五十余条之多，而编排序次及字句多寡、条数分合亦且异同甚多。陆氏又从《淳熙玉堂杂记》、《中兴馆阁录》两书内各采补一条，因无篇类可归，附厕于卷末，兹悉据以编为《拾遗》二卷，并另附《考异》一卷，篇次一一依聚珍本之旧，其较聚珍本多出之三篇，编诸《拾遗》末幅，若《拾遗》起自《储藏篇》者，以《沿革》、《省舍》两篇无遗可拾，故篇题亦不赘列，非漏略也。至如聚珍本在某篇，宋本则在某篇，均于各条下加按语标明之，惟《陆氏丛书》本以欲存宋本之旧，故先列残宋本三卷，而以聚珍本补宋本之缺，此则以宋本拾聚珍本所遗，是以编次迥不相同。若《考异》，则又陆氏所未及为者，缮写既毕，爰缀数语于末简。光绪甲午仲冬，会稽孙星华（原名咏裳）识。

淳熙玉堂杂记

[宋]周必大撰　刘加夫整理

《淳熙玉堂杂记》三卷，南宋周必大（一一二六——一二〇六）撰。必大字子充，又字弘道，号平园老叟，官至左丞相，工文词。该书多述作者亲历之朝廷机密，于“九重之德美、前辈之典型、恩数之异同、典故之沿革”（丁朝佐跋语）所记皆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今据宋刻影印本标点整理。

卷　上

钱文僖公（惟演）《金坡遗事》云：“旧规，学士六人遇圣节，共率百二十缗寺中设斋。今送五十千，与枢密使同开道场，前一日赴宴。”当时所记如此。近岁，枢密院满散圣节及贡院赐宴，则学士待制皆与，而无送钱故事。又六参随枢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舞蹈，并遇宣麻不往，皆内朝故事也。

《金坡遗事》又云：“圣节，唐时惟六学士及二使（谓中官枢密使）赴，待诏虽发书屈，亦不与坐”。又云：“本朝淳化五年十月，上赋诗一首，令待诏吴郢、张用和，赍以示学士张洎、钱若水。”又李昌武（宗谔）《翰苑杂记》：“学士初授，中谢。前一日，待诏一名至私第宣召，入院听口宣。舞蹈讫，揖，待诏上阶相见，具酒果迎待，即以事例物并书致于待诏前。”熙宁间，司马文正公日记云：“初除学士，待诏李尧卿宣召，设香案褥位于庭。望阙，尧卿称有敕，光再拜，尧卿口宣云云。光每句应喏，毕，再拜舞蹈。又再拜，升阶，与待诏坐啜茶。”盖中朝旧典也。今学士院有待诏四人，或右选或白身。予为学士，忠翊郎钱滋来宣召，大略如李、马二公所记，而无对揖茶酒之礼。例支十千，辞云：“自来虚喝不敢受。”予强予之。常日学士入院，坐堂上，朱衣吏初赞喝，东院录事某人以下躬喏，讫，又喝云“各祗候”，次赞喝。西院某人以下亦如之。最后平赞云。待诏既不名，亦不喝“各祗候”，则待诏与院吏固亦有间，若平居则视之全与吏等，无由待以茶酒，岂将命时不欲吏之邪？抑祖宗时所遣，或翰林他局之待诏邪？然唐制发书屈赴圣节礼已厚矣。

李仁父（焘）《续通鉴长编》：“开宝二年，太祖命李昉、卢多逊分直学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遣，未尝与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无复曩日之礼。昉愕然询同列，则云数年矣。”

司马文正公日记云：“熙宁二年五月癸巳，锁院。以奉安二御容礼成，德音降西京，囚杖以下放。是日丞相出中书提点魏孝先以下入院，授以参政赵抃所封御前札子。茶汤馆于虚阁，御药刘有方来茶汤馆，于门塾复谒御厨。翰林设食致酒果，黄昏进首尾词，内批依此修写。四鼓起读点句攒点进入。明日，丞相退朝，宣讫开院。”淳熙三年十一月八日，必大被宣草十二日冬祀赦，黄昏方至院。御药持御封中书门下省熟状来，系鞋迎于中门，同监门内侍一员俱升厅。御药先以熟状授监门，共茶汤讫，先送御药出院。复与监门升厅受熟状，付吏又点汤，送监门下阶馆之门塾而不报谒。既熟状自内出，非参政所封，故提点官不来，惟中书门下省刑房录事、尚书省刑房主事各一人穿束同至，仍旧系鞋见之。不迎不送，不设茶汤而退，守当官四人、贴房十数人旅揖阶下。与文正公所记多不同。至六年九月十二日，复被宣草明堂赦，御药张安中、监门梁襄相见如仪，惟录事沈栱、主事李师文茶而不汤。院吏云：“前不设茶，误也。”守当官等不复廷揖，所谓酒馔之赐，今皆无之。诘朝奏知先出，而吏卒辈皆俟三日后宣赦讫，乃得归。

太上初逊位，上尊号。时陈丞相（康伯）当国，集议定，命学士洪景岩（遵）撰议文，然后降诏。必大时任察官，心知其非而无由改。乾道六年，郊祀礼成，加上尊号。必大在翰苑，始引唐故事，乞上帅群

臣过宫。表请，既允，然后降诏。国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号，故册文称“嗣皇帝靖康上教主道君”之号。徐丞相（处仁）已命汪彦章（藻）代作册文，会有疆事不及行礼。绍兴三十二年初，上“德寿”尊号，乃承例用“嗣皇帝”。乾道六年，既上表乞加尊号，而院吏写表亦称“嗣皇帝”，私谓未安。谨按唐明皇传位后，颜真卿议肃宗不当于宗庙称嗣皇帝，况亲奉表“德寿”乎？以白虞丞相（允文），丞相难之，必令寻例。必大思建炎以后，遇节朔遥拜徽宗表，是时翰苑多名士，必不误用，乃督吏搜旧牍。明日果得表本一册，止称皇帝。又按韩文《顺宗实录》载：“宪宗上顺宗尊号，册文亦称皇帝，臣某。”此最可据。其议遂定。

是岁初议于太上皇帝尊号中加“宪天体道”四字，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诏云：“太上皇帝与天同大，体道之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为宝。”盖取文意之顺耳。将宣布，而议者谓天圣二年，赐太宗女申国大长公主谥曰“慈明”，当避，于是改用“明慈”二字。宰执云：“诏书先明而后慈。”殆默定也。

必大与同直院郑仲益（闻）既分草皇帝请加上太上皇帝、皇后尊号笺表，诸公谓太上皇帝自当答诏，颇疑皇后难于措辞。必大请以意共为答诰，文意所及，总言父母以该之，而不称予吾之类。遂草以进，上甚以为然。凡两答诰，皆必大所草也。

上于文字尤欲得体，一览便见是非。必大草太上辞尊号第一诰，其末云：“怡神闲燕，何力之有？”上曰：“此虽道太上语，毕竟自此起草送去，‘何力’之句不能无嫌。”必大遂改作“无累于物”。盖上用意至到如此。

淳熙二年六月，礼部太常寺申来年太上皇帝当庆七十，欲将国朝加上尊号并上寿典礼参酌比附。先次讨论，壬申有旨恭依。七月乙酉，侍从礼官等就都堂议，加“性仁立德至神无为”八字，而皇后再加二字为“齐明广慈”。后两日，礼部赵侍郎（雄）谓“无为”二字与“太上”字相连，颇涉语忌，请改为“明武焕文”。其后又尝作“至神无为”，又作“成武焕文”，逮癸卯乃定，用“性仁立德无为全美”。参政龚实之（茂良）而下尚不以为然，叶丞相（衡）既主之，众莫能夺。八月，直院胡长文（元质）罢，丁卯上自用必大再直，已拟诏草。会九月乙未，叶丞相罢，龚参首招予及学士王季海共议，然后定为“性仁诚德经武纬文”，遂草宣布诏，其颂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诚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经纬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齐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顺乾而配地，是以广生。”上再三称奖，谓数句用经语，该括明备，非卿不能为，真大手笔也。

大礼降御札，既云札示，则当亲笔付外。近岁同常诏从院吏写本行出，未知中朝旧事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当直学士草南郊御札，三更进草，其间云：“乾清坤夷，振四方之纲纪；星晖海润，兆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于亲闱，瑞节岁交于邻境。”上改作“农扈屡丰，戎轩载戢。崇礼乐而四达，嘉风俗而再淳。玉卮每奉于亲闱，美化遂刑于海宇”。仍批云：“可改签抹者五句，意不近于郊祀。”其欲得体大率如此。

己亥三月丁卯，诏今岁郊祀，以例约束省费。旋有旨未令行出，下礼部太常寺议明堂大礼。初李仁父主此说于前郊，尝经集议，会近习扬言寿博极群书，却不曾读《孝经》，乃不果行。至是，予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与诸儒议曰：“周公虽摄政，而主祭则成王。王方幼冲，故周公参稽古制，蒇事于明堂。其曰严父者，指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非谓自主其祭祀也。”众以为然，遂奏：“臣等窃观传载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府。历时既久，其详莫得而闻。至《礼记》始载《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内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蛮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礼·大司乐》有冬至圜丘之乐，夏至方丘之乐，宗庙九变之乐。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岂非明堂者布政会朝之地，成王时尝于此歌《我将》之颂，宗祀其祖文王乎？后暨汉唐虽有沿革，至于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义起，未始执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诸儒异同之论，即大庆殿行亲享之礼，并侑祖宗，从以百神。前期朝献景灵宫，享太庙，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兴，斟酌家法，举行于绍兴之初，亦在殿庭，盖得圣经之遗意。且国家大祀有四，春祈谷，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来，固尝一讲祀谷，四躬冬祀，惟合宫雩坛之礼，犹未亲行。今若特举秋享，于义为允。臣等谨据已行典礼，及将前代贺循、本朝名儒李泰伯、范镇明堂严祖说，并治平中吕诲、司马光等集议，近岁李焘奏札，具录以闻。”乙亥有旨，从之。九月上辛，以显肃后忌前，改用仲辛行礼，辛酉当受誓戒。前一日，上语宰执：“足指疮肿，恐妨拜跪，欲展季辛，又值显恭后忌。如何？”宰执奏：“天地尊，后忌卑。”遂降旨，用二十六日。必大按：汉武太初太始征和中，屡祀明堂，不专用辛。方请别卜日，诘朝，上忽遣中使谕旨都堂：“夜来傅药，足疮良愈，不必改日。但已展誓戒之期，若再降旨，不张皇否？”赵相奏此却无妨，遂以是日午时集官受誓戒。丙寅大雨，丁卯锁院，草敕。戊辰百执事冒雨入丽正门，过后殿，请皇帝致斋。己巳上乘逍遥车，朝献景灵宫，入太庙宿斋。四日之间，雨昼夜倾注，

通衢殆如溪涧，有旨来早不乘玉辂，止用逍遥车，径入北门，趁文德殿。致斋朝服，导驾官皆改常服，应仪仗排立，人并放。赵相为大礼使，密谕有司未得放散。黄昏后，雨骤止。夜分，内侍李思恭传旨御史台阁门太常寺，仍旧乘玉辂，应合行事件疾速施行。庚午昧爽，驾来登辂，必大执绥。上喜曰："且得晴霁。"辛未行礼，月色如昼，上拜起不倦，以迄于成。黎明登楼，肆赦，簪花，过德寿宫，人情熙然。赦书乃必大视草，其间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于文王。惟汉武合祠汶上，推严于高帝。皆用亲郊之礼，具殚尊祖之诚。于铄本朝，若稽前代。假经路寝，有皇祐之彝仪；遍秩群神，有绍兴之近制。不愆于素，可举而行。盖欲明著古礼，以示来世也。"后数日，加恩群臣，必大复草。赵相制云："祼将太宫，霖潦骤霁。陟恪大寝，月华正中。"又云："镇定大事，如彦博之恢宏；贯通群经，如宋庠之博洽。"皆纪一时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实为相也。大礼赦条，乃六部诸司条具上省，省中类聚。取旨讫，即进熟状，降付学士院草敕文，本院并首尾词，大书进入。其间多云当议将上取旨，盖有司拟申如此。既经画旨，行敕便是处分，不应仍旧用当议二字。必大为学士，谕令削去，院吏持不敢，遂亲以笔涂之。

大礼，上乘玉辂，率命翰林学士执绥，备顾问。近岁多阙正员，临时选差他官，与五使同降旨。淳熙丙申南郊，己亥明堂，必大再为之。按京师用唐显庆辂，尝以登封，其安固可知。元丰改造，已不能及，今乃绍兴癸亥岁所制。上自太庙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至辂，后由木陛以登，惟留御药二官者侍立。执绥官先从旁用小梯攀缘而上，卫士以彩绳围腰系于箱柱。辂行颇摇兀，扆几亦觉危坐云。

大礼后，上御楼，揭鸡竿，肆赦。皇太子及文武百僚拜舞于下，惟枢密使、翰林学士相对侍立楼上。丙申己亥，必大扈从，再登丽正门，望涛江形势环抱，极壮观也。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诏皇太子判临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谓当以太中大夫为判官，通领府事，恐名称未正，遂议改尹，而以侍从为少尹，余判推官用卿监郎官。丁卯，将锁院降麻，或又拟宣麻，又疑宣麻给告非待储贰之礼。己巳，后省官、礼官会议于史院，检照唐太宗征辽命太子监国及大帝命太子受诸司启事，或诏或制，视麻为重，可以作则。上然之。庚午，偶当日被宣。范紫微（成大）先以侍讲递宿，闻报遽出，薄暮至玉堂。御药李（忘其名）持御封御笔："皇太子某宜领临安尹，可依此降制。"三鼓进草，因奏："此制书既不给告，则当付有司施行。窃恐皇太子别无被受，欲依自来诏书体式格，换首尾书写一通，降付皇太子。今拟定格式进呈，如赐俞允，乞速批降付下。"御笔批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稀阔盛典，适以史官备讨论，词臣参润色，复得宸翰宝藏于家，非儒生之荣遇乎？

答皇子诏用卿字，非是前辈知体则不然。其他或汝或王或公，皆当有别。

翰苑岁进《春端贴子》，如大内多及时事，太上则咏游幸之类。必大尝自德寿宫后垣趋传法寺，望见一楼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远"，而自题其额，仍大书东坡"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之诗于屏间。又灵隐寺冷泉亭临安绝景，去城既远，难于频幸，乃即宫中凿大池，续竹筒数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叠石为山，象飞来峰，宛然天成。必大作《端午帖子》云："聚远楼头面面风，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间炎热何由到，真是瑶台第一重。"盖谓此也。前后颇闻禁籞大略，并记于下。宫中分四地分随时游览：东地分香远（梅堂）、清深（竹堂）、月台、梅坡、松菊三径（菊芙蓉竹）、清妍（酴醾）、清新（木犀）、芙蓉冈，南地分载忻（大堂御宴处）、忻忻（古柏太湖石）、射厅临赋（荷花山子）、灿锦（金林檎）、至乐（池上）、半文红（郁李子）、清旷（木犀）、泻碧（养金鱼处），西则冷泉（古梅）、文杏馆、静乐（牡丹）、浣溪（大楼子海棠），北则绛华（罗木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盘松，其详不可得而知也。尝见御制《盘松赞》墨本，云："天锡瑞木，得自嵚岑。枝蟠数万，干不倍寻。怒腾云势，静奏琴音。凌寒郁茂，当暑阴森。封以腴壤，沃以碧浔。越千万年，以慰我心。"碑在宫中。又汪季路（逵）得御制《祭土地文藁》真迹，宝藏之，其文云："维淳熙五年，岁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具阶）张宗尹特设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于本宫土地之神。神有百职，职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我游湖园，乃获奇松。植之禁苑，百态千容。婆娑偃盖，夭矫腾龙。翠色凝露，清音舞风。醉吟闲适，予情所钟。壅培封殖，久或力穷。鸟乌外扰，蚁蠹内攻。神其剿绝，勿使能终。精邪窃据，盗斧适逢。神其呵逐，勿使遗踪。常令劲质，坐阅隆冬。坚逾五柞，弱异双桐。历千万年，郁郁葱葱。牲牢旨酒，嗣录汝功。尚飨。"

欧阳文忠公《学士院草录》，世已不传。近岁有《玉堂集》，云是李汉老（邴）编类，亦差讹非全书。其中却载皇太子府《春端帖子》，盖政和宣和间所供。今东宫乃阙此，欲引例为请，缘无善本可据，且当时不曰宫而曰府，遂止（王安中内制一例曰阁）。

卷 中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仆射之名不正，

欲采周汉旧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讨论。"必大时为礼部侍郎兼权直学士院，又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皆当与闻。会众议不齐，而虞丞相亦谓同北虏官制。迁延至明年正月戊寅，仅条具历代宰相官称，申尚书省禁中即闻之。明日遣中使王（忘其名）来问缓故，必大以实奏。二月癸卯，得御笔云："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作左右丞相。"学士院降诏，登时具草封入。乙巳，付外施行。庚戌，从驾过德寿宫，既归得旨，赴东华门，祗侯宣引。日已晡，闻有内宴，小黄门出云："恐改日引。"然不敢退。酉后，忽宣入选德殿。起居毕，上微被酒，袖出亲札，云："比来一二大臣同心辅正，夙夜匪懈。渐革苟且之风，以副综核之意，深可嘉尚。今因除授，宜示褒典。虞允文可特进左丞相，梁克家可正奉大夫右丞相。"御前设小案，用牙尺压蠲纸一幅，傍有漆匣小歙砚，置笔墨于玉格。必大鞠躬书除目进呈讫，奏曰："拜相转官，前例固不一。今并命而或三或四，更取圣裁。"上曰："以其协心故褒进之，然特进一官即少保，所以允文三官。"又问："兼枢密使否?"上曰："今枢密亦非古，先改丞相称呼，将来别理会且带可也。"又奏所领书局，上曰："卿自理会。"赐坐，奏问："既改左右相，其序位如何?"上曰："欲升在三少之上，三公之下。"逮暗请起，宣坐，赐茶。饮讫，再拜而退。御药李彦直（同）自复道秉烛锁院，盖上意欲其密，故不用寻常宣官之礼。金莲故事，今庶几焉。凡锁院、御药、监门、中官各一员，御药留宿其厅（锁赦或先去，恐是大礼，别有职事）。昧爽再相见，以小字制书本授之，送至中门，先启钥入内，即复扃院。俟朝退，宣麻讫，学士乃得归。时虞公独相，梁为参政，闻班列中，但谓改易相名，及双制出，愕然。或疑学士多转右相，一官有所抑扬，不敢辨也。按祖宗时命相多以旧官，其后往往迁秩，近岁敕局修三省法，乃著令转三官。兹岂当立法乎?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午后，快行家传旨下学士院，取从官为四川宣抚使体例。盖是时参知政事王公明（炎）在蜀三年，屡求归，宰相荐吏部侍郎，王能甫（之奇）为代。故来索例。必大令回奏云："降麻官方属本院，侍从当问三省。"既暮，忽宣锁，至院已秉烛。中使出御封御笔，乃王炎除枢密使，依旧四川宣抚使。其密如此。吏写熟状依例，不转官但加食邑。必大方草制，未暇细思，既得笔依奏，方省其误。自写奏，云："本朝改官制，后以太中大夫为宰执官，当时改枢密使为知院事。中兴以来，既复置使，首用旧弼，故恩数多视宰臣，未有以中大夫充者。昨汪澈原是通议大夫，虞允文太中大夫，故不转官。今王炎止是中大夫，窃虑合转左太中大夫，仍加封邑，庶协近制。"御笔批依。时三鼓，批墨尚湿。

必大初直院，见批答臣僚章表皆大书其后，不过三两行。表纸尽则接以诏纸数幅，文尽乃止。然表纸高，诏纸矮，参差不等。问之掌故，并无依据。心每疑之。其后遍于执政故家求承平时旧本，偶得仁宗皇祐间《答孙威敏公（沔）辞免副枢表》，则所接之纸高低相若。淳熙乙未，再叨寓直。闰九月十二日，因李参（彦颖）、王枢（淮）断章批答，即具奏照皇祐体式于表后，用一等纸书写进呈，仍乞今后准此施行。御笔依，遂为定制。

宰执及亲王、使相、太尉生日，天章阁排办牲饩，预申学士院撰诏书及写赐目一纸，各请御宝（诏用书诏之宝，赐用锡赐之宝）。前一日，差内侍持赐。其诏例画撰进之日，谓如正月旦生，文意必叙岁首，而所画日则是去腊，殊不相应。必大为直院，奏乞不拘进诏早晚，但实画生日。于后得旨从之，遂为定制。祖宗时，牲饩外又锡器币，往往就差子弟姻戚持赐，欲其省费也。过江惟牲饩耳。米面本色羊准价皆取之，有司酒则临安酝造，临时加以黄封。拜赐讫，与使者同升厅，搢笏展读。就坐，茶汤，书送钱十五千，从人三千。天章阁使臣、库子、快行钱酒各有差。

淳熙丙申八月庚辰，德寿宫遣大珰张去为至都堂传旨，立翟贵妃为今上皇后。明日午后，执政奏事，皇后归姓谢氏。乙酉晚，快行家来宣锁院。是日侍讲刑部侍郎程泰之已宿直，呼马而出。予至内前，适与之遇。泰之扬鞭云：留诗案上矣。酉时出自东华门，入对选德殿。上曰："太上有旨，立谢后，命卿草制。"必大奏："合略及归姓否?"上曰："不如此，四方何由知?明言幼随乳母可也。"宣坐赐茶，讫，御药王濛同入院，二鼓后进草毕。吏呈泰之诗，云："抖擞身章却冒尘，衰蹄顾影也逡巡。銮坡寓宿非其地，莲烛操文自有真。字直由来同古语，位高兼复见今人。迎潮有诺无轻爽，季老当年不诿贫。"谓赐金也。予次韵戏之云："天街并踏软红尘，飞鞚交驰骇徼巡。椒殿敢期当制草，槐庭原拟用儒真（初谓年兄入相锁院）。鬻方偶免冬龟手，适市深惭旦攫人。礼绝同僚应有日，重沾润笔乃无贫。"谓相制亦赐金也。先是七月十九日，六曹长贰六人往浙江亭观潮，泰之在焉，惟予以内直不赴。晡时大雷雨，走笔戏蔡子平（洸）云："雷轰万鼓勒潮回，无复亭前雪作堆。应为尚书悭且涩，盲风怪雨一时来。""迎潮轻爽"之语指此。

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议赐交趾来年历日诏书。予谓李天祚去冬已薨，龙翰未经封拜，欲作安南国王嗣子龙翰执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职事条具天祚赠典，按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进南平王，死则赠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祚自绍兴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国

王，故欲厚其礼。予请仍赠侍中，追封南越国王，诏可之。安南为国，盖曾丞相之失。闻奏章行移，旧止称安南道，加封之后，浸自尊大，文书称国，不复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龙翰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食邑三千户，食实封壹阡户，仍赐推诚顺化功臣。予适当制，其云："即乐国以肇封，既从世袭；极真王而锡命，何待次升?"盖言不封郡王也。交州在唐为安南都护府，本朝太宗时，黎氏夺丁琏节度。大中祥符二年，李公蕴复纂之，传子德政。至孙日尊尝称帝改元。日尊卒，干德嗣；卒，阳焕嗣；卒，天祚嗣；卒，龙翰嗣，生数岁矣。制云："乃眷一邦，兹传七世。"自公蕴言之也。其名曰日曰乾曰阳曰天曰龙，皆有僭上之意。然表章字如蝇头，几不可辨，玉音每嘉其恭顺云。

淳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锁院付下中书门下省熟状，赵伯圭除使相提举洞霄宫。必大奏按故事，宗室戚里或前宰执带节度使多充宫观使，若至使相自领使无疑。昨史浩以使相提举宫观者，误也，恐自此遂以为例。今具士樽、钱忱等例皆是以使相充宫观使，在外任便居住者，合取旨改正。一更四点进入，五点上批可依士樽等体例除宫观使。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封付下，参知政事钱良臣辞免监修国史日历所，劄子降诏不允。必大因奏："自来宰执兼领书局多是内尚书省批出。局名既至，朝廷降敕合行写正，而省吏止奉行内批，宰执亦随敕黄系衔，差误日久。今因答诏辄具言之。国史日历者，书名也；曰所者，官司也。今大臣合监修日历，却添一所字，似监修造作之官。又如敕令所从官详定，宰执提举，今却云提举敕令所，此何理也? 以至国史院，会要、玉牒皆为一律，合行改正。"上以为允。其后或是或否，复混淆矣。

丁酉九月丙辰，宣召侍读史少保（浩）锡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莲烛，宿玉堂直庐，上命作诗叙此。会史进古诗三十韵，云："季秋中浣日，淳熙隆四祀。朝回揽辔间，中使俄传旨。少顷日转申，宣召陪燕喜。预令扫玉堂，深夜备栖止。悚惧跽承命，鸣驱亟穿市。绛阙耸皇居，非烟常靡靡。入自东华门，熊态森爪士。诏许乘肩舆，安徐无跛倚。复古距选德，相望几数里。修廊按云汉，岧峣璨珠蕊。中途敞金扉，恍若蓬壶里。群山拥苍璧，四顾环弱水。山既日夕佳，水亦湛无滓。冰帘映绮疏，琼殿中央峙。澄碧耀宸奎，龙神争守视。蹈舞上丹墀，天威不违咫。奉觞祈万寿，时蒙一启齿。余波丐鼠腹，酒行不知几。徘徊下瑶席，缓步烦玉趾。从游至清激，锡坐谈名理。泉声韵琴瑟，一洗筝笛耳。皇云万机暇，观书每来此。论道及帝王，直欲齐其轨。尧舜禹汤文，前身无乃是。臣言匪献谀，道实由心起。既然明是心，要在力行尔。登桥釂余罍，饮兴未容已。金莲引双烛，再拜离阶戺。玉音宠谕臣，此会宜有纪。归途感恩荣，占写忘觚骳。"上御制俯同其韵云："揖逊荷帝尧，寅恭五元祀。治道贵清静，圣言有深旨。谁歌元首明，自得股肱喜。跻民期仁寿，距肯中道止。力农乐彼田，坐贾安于市。岁行阅丰登，国论销委靡。予力初何能，济济赖多士。矧予有元老，中立而不倚。居东逾三年，不远来千里。未遂赤松游，辍诵青琅蕊。皓首持六经，日侍明光里。翼乎鸿遇风，纵矣鱼在水。儒行绝瑕疵，道心无尘滓。挺挺松柏姿，巉巉山岳峙。予惟日万几，至仁同一视。西成锡小宴，促坐才尺咫。湛露愧歌周，置酒非封齿。归美见新诗，如卿能有几。眷言澄碧行，胜赏得迂趾。亦屡引公卿，对此谈政理。虚心欲受人，忠言资逆耳。朕瘠天下肥，至乐无易此。颇念文武疆，六合尚殊轨。东都会诸侯，宣王昔于是。期尔磬嘉谋，使我勋业起。勿以方燕颐，所书聊复尔。卮酒正须釂，话言未能已。都护万年觞，何当至庭戺。文章藉老手，直笔中兴纪。载嘉矍铄翁，焉得辞觚骳。"逮十一月壬寅，轮当内直，申时二刻宣召至清华阁。上曰："学士宴见无时，最为亲近。朕和史浩诗待录示卿，可和以进，此学士职也。"又云："卿想不甚饮，比赐宴时见卿面赤，却至诚不辞。"既退，中使李肃传旨赐诗本并戊戌小春茶二十镑、叶世英墨五团，以代赐酒。世英，御前墨工也。恭进和篇云："粤从三代还，岁月过千祀。时岂无贤君，道未契宸旨（陛下屡语臣，三代而下，人君皆不知道）。煌煌唐太宗，勋业在所喜。寇攘既扫除，蛮貊毕至止。循良布郡邑，惠政宽狱市。忠贤俨班联，切谏柅浮靡。关辅罗府兵，岩穴搜奇士。民生覆盂安，国势泰山倚。皇心期过之，风下九万里。忠厚培本根，文物粲华蕊。淳熙正观间，何啻相表里。属车尚涛江，列障隔淮水。蠢兹獯鬻氏，作我太清滓。坐令营屯众，久费糗粮峙。中原厌狼贪，诸将空虎视。安得贯砮楛，来贡尺有咫。六合混一家，耕桑盛生齿。愿言讲治道，先务当有几。欲仁斯仁至，患在未举趾。而况前史中，遗事可寻理。卫英爪与牙，王魏目兼耳。处中赖房杜，虚受忘彼此。不闻国异政，但见车同轨。孰云古道难，佥曰今王是。寸阴圣所竞，盛德日方起。舞干格三苗，其效七旬尔。轲称仁无敌，传谓礼可已。东鞮及北女，看即朝玉戺。南山竹易殚，陛下功难纪。儒馆谩献歌，将奈词之骳。"是日奏事毕，问："陛下命临安府开'文海'，有诸?"上曰："然。"奏云："《文选》之后有《文粹》，已远不及。所谓《文海》，乃近时江钿编类，殊无伦理。书坊刊行可也，今降旨校正刻板，事体则重，恐难传后。莫若委馆阁官，铨择本朝文章，成一代之书。"上大以为然，曰："卿可理会。"奏乞委馆职，上曰："待差一两员。"其后遂付吕伯共（祖谦）。既成，上问何以为名，必大乞赐名《皇朝文鉴》。上曰："善。"

又降旨令必大作序。亦既进呈，将刊版，会有近臣密启，云所载臣僚章疏毁及祖宗政事，遂不果刻。今其书士大夫或传之。

淳熙五年闰六月十二日，锁院，付到熟状，皇子魏王自荆南集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改成德彰信军节度使行荆州牧。必大奏："彰信是曹州，徽宗曾为节度使，即位后升兴仁府。又亲王带牧合随本镇，今成德军即真定府，却带荆州牧，非是。"上批别拟大镇进入选点，更具本镇带牧故事来。必大又奏："去夏魏王除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误犯端拱中真宗除授。昔政和中已失检照，今因改镇，不敢不审。兼两镇合带两牧，仍随本镇。"并于《实录》中检故事以进。夏夜甚短，奏入已三鼓，至四鼓末批出，只于两镇上就本镇止带一牧。必大遂拟永兴成德军节度使雍州牧进入，顷之，点定。然后进草，禁中未就寝以待（禁中四鼓乃在外三更）。

故事：食邑千户以上封侯；若拜相，虽旧爵卑，食邑少，亦径封侯。盖五等伯子男用县名，至侯则升郡。当降旨时，未知所封何郡，第云进封开国侯而已。秦丞相薨后，初拜沈守约（该）左相，万俟元忠（卨）右相。沈爵归安县，万俟阳武县，各从其乡也。既相，合升郡侯，而学士院遂进沈为归安郡，万俟阳武郡。初非郡名，其误甚矣。当时偶不知改，久之，因进书转官方能厘正。至今遇恩升郡，臣僚院吏及吏部尚复差舛，谓如原系吴兴县开国伯，则合云进封吴兴郡开国侯，却云吴兴郡进封开国侯。殊无义理，予每为正之。

北门掌内制，西掖掌外制，是谓两制。又著令自观文殿大学士至敷文阁待制为侍从官。朝廷或诏近臣举贤议事，多云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尚书省侍郎以上，而别言御史中丞、学士、待制乃为详备。近世相承，通称侍从，固已疑混，若泛言两制则非矣。

绍兴二十四年春，直学士院汤公（思退）以礼部侍郎同知贡举。时百官多阙，大抵一人兼数职。凡进士出身皆入试闱，独留监察御史王公（纶），盖备拆号也。内制既阙官，遂降旨暂权，适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太上称其有典诰体，润笔殆万缗。赐砚尤奇。秦丞相不乐，遭论列而去。秦薨，召还掌内外制，知枢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资政留守金陵，即其乡也。未第时，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为荣，寻卒官。予尝草其致仕制，云："少则歌《鹿鸣》而荐于乡，老则释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岁以几希。"赠官制云："古所谓乡先生者，没则祭于社，而后世良二千石，民亦奉祀之尔，于二者盖兼之。"皆纪实也。

故事：正除六曹侍郎及杂学士以上遇辞免，皆降诏不允，给舍并权侍郎则否。绍兴二十七年六月，户部王侍郎（师心）辞给事中，亦降不允诏书，盖旧官合答诏也。是岁九月，权礼部。贺侍郎（允中）除给事中，辞免，亦降诏，乃误袭王例，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权工部。王侍郎（晞亮）迁，夕拜，不复降诏，得之矣。明年九月，权礼部。金侍郎（安节）亦迁，夕拜，又误降诏。自后往往无定论，院官随事申明改正为善。

卷 下

谘报见于《金坡遗事》。元丰三年八月丙申，亦诏于尚书省枢密院用谘报，至今守之。其制：首题学士院谘报尚书省或中书门下枢密院，次入词云云，末云右谨具谘报某省伏候裁旨，后题年月，学士押字。虽中间权臣用事，官失其职，独此不废。又三省密院于百司例用札付，惟学士院云札送他官司，得省札必前连片纸，书所受月日，乃敢押字，惟学士院径判押其首。又吏魁有录事曹、案日房，皆稍拟中书，尊内庭也。祖宗时，内制多避两府亲嫌，亦有不许避者，苏文忠公之于弟文定公是也。然终不自安，乞郡而去。绍兴初，范元良（冲）除学士，以赵丞相（鼎）姻家，特复置侍读学士以处之。及秦丞相（桧）当国，兄梓实为学士，子熺继为学士承旨，亦尝为礼部侍郎。虽并缘元祐故事，其实非也。

国初，凡为学士，官至八座，已罢职或再来直院。神宗改官制后，中丞并权六曹，尚书若兼内制，亦止云直学士院，舒亶等是也。中兴初，詹乂已为龙图阁学士，犹曰权直院，其他如正侍郎以下多带兼权，汪藻等是也。厥后程克俊、林待聘、杨愿等初以给舍兼权，稍久乃落权字，以为恩数。至正尚书则带兼权学士，胡交修等是也。乾道三年，洪景卢（迈）奏请自庶官迁侍从，便落权字正兼直院。故先以起居郎权直院，既迁中书舍人即落权字。庚寅秋，予以少蓬兼权直院，明年正除权礼部侍郎。吏引近制申明，合正为直院。予固抑之，兼权如故。翰长王日严（曮）亦不复问。其后王季海（淮）以太常少卿兼权直院，既除三字，即径落权，遂为定例。淳熙五年十二月，必大自翰林迁礼书乃正兼学士，盖上所兼之官在正官下者皆不带权，非旧例也。六年十一月，迁吏书，又升兼学士承旨，且有内批付院，云天官事繁，今后非特旨撰述，其余并免。

上自登极至今，将二十年，正除翰苑才七八人，皆登二府。惟王日严以年逾七十，除端明殿学士而去。

乾道癸巳，曾丞相（怀）、郑参政（闻）、张枢密（说）在二府，或荐新改官正字崔大雅（敦诗）入内庭。以其资浅，乃创翰林权直之名，月俸减学士直院三之一（自学士承旨至点官兼权直院者，俸给一等），院中餐钱不减。明年冬，以父忧去，寻丁母忧。戊戌秋服阕，复召为密院编修官。史丞相（浩）当国，下史院讨论兼职名称，遂改为学士院权直。盖以翰林乃内诸司总名，难专指学士院也。淳熙己亥，明堂大礼，崔大雅已迁著作，权直如故。粮料院止随其官帮支赐二十匹两。大雅以状申秘书省，省申朝廷，赵丞相（雄）将上取旨，遂用月俸，例支学士三之二。

祖宗试文多在学士院，近岁惟试馆职耳。既得省札召某人试，即下太史局，择日报内侍省，差官一员充监门。前一日学士宿院，进策题，候内批依，次早乃引试。支左藏库钱三十缗充餐钱。试毕，录策题并试卷，依绍兴三十年司谏何通远（溥）以为言。太上欲复故事，而人颇惮试，首召朱熙载等，次召刘仪凤等，皆辞不就。太上谕汤丞相（思退）等择二人必令试，且云："苏轼中制科犹试，况余人乎？"于是以予及同年程泰之（大昌）应诏。具宣上旨，乃不敢辞。已而，太上欲除校书郎，或谓过江选人无此例，止除正字。乾道六年九月，予以秘书少监寓直翰苑，发策试王仲衡（希吕），尝赋诗寄程同年云："当年给札踏金銮，重到依然九月寒。学士策询学士策（馆职亦合呼学士），秘书官试秘书官。自怜绿鬓非前度，尚喜青衫总一般（时予服绿）。寄语浙东程阁老（程时为浙东提刑兼权帅事，亦尝暂直翰苑），莫矜红旆笑儒酸。"程答诗末句云："有底滑稽堪羡处，金莲烛底话穷酸。"始，予庚辰九月与程同试，两人名皆有"大"字。明年试蒋芾、芮烨，姓名俱连"草"头。又明年试王东里、程千里，名连"里"字。频岁偶尔，亦可书也。按祖宗朝馆职者，指昭文、集贤、史馆之职也。在内多升修注，出外则为带职，凡转官奏补恩数皆厚，故艰其选。必试而后除，亦以限止无能之人。自神宗罢馆职，止是秘书省官与其他职事官，无当不当，尚循馆职之名。况状元不试，余人多径除著作丞郎，所试者，校书正字而已。旧制云：试前一日，学士宿院。故元祐中，苏文忠公与邓文惠公（温伯）各进策题，禁中点用文忠所作。及予与程同试时，学士洪景严、兵部尚书兼权学士杨元老（椿）亦并入。至是予与郑仲益同直，郑为长官。典故：浸移乃始轮入，不敢强之。其后，予再直，丙申二月召试。许苍舒遂修故事，约程元成（叔达）并入，策题则轮撰。

隆兴初，上用真宗故事，轮讲筵学士院官直宿禁林，每夕两员，以备宣引咨访，往往赐酒留款。其后以两人难独召，若同召则议论难尽，止命一员递宿。自后益遴其选，或国忌妨行香，若有故员少及大暑，皆权免。间遇除授宣锁，讲筵官已入直，率闻命苍皇而出。至有不及伺候从吏借马于内诸司者，或偶值本院官直宿就留锁院。若大除拜当有锡赐，则不系当日与否，往往特宣云（每直两日，谓之头直、末直）。

绍兴辛巳，明堂礼成。以完颜亮背盟，十月四日诏：今次明堂大礼合加恩臣僚，权宜不锁院，不宣麻，止降制给告，并免辞免候。事定日依旧。隆兴二年边事改卜郊，乾道二年冬雷罢二相，皆未暇举行。乾道六年，必大始奏复旧制。

内制名色不一，傥直时或未详其体式，故凡词头之小者，院吏必以片纸录旧作于前，谓之屏风儿。予尝跋王岐公、苏文定公诏草及谢表，备言之，至今不废，盖其来久矣。国初，陶谷谓一生依本画葫芦，殆谓是耶？

凡锁院或亲被旨，或受熟状，本院即关阁门。今月某日有锁院事，阁门得之，即关报。御史台集文臣职事官承务郎、厘务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文德殿听麻。宰相、枢密皆不往，惟轮参知政事一员押麻。麻卷自内出，阁门启御封，两吏对展宣赞。舍人南面，搢笏叉手，大声摘首尾词及阶位姓名下数句，并所除之官而读之，不尽宣也。听讫，知阁门官以授参政，参政付中书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诏令及册后之类，则宰执文武百僚俱入，文亦尽读，拜舞，然后退。

禁中以锁院为重。淳熙三年庆寿赦，凡降麻官合加恩者，用辛巳明堂例，免锁院，宣制仍勿辞免。九月三日，中书进熟状，魏王（恺）、恩平郡王（璩）、永阳郡王（居广）并加食邑，食实封，只乞降付院草制，内夫人失于详阅宣锁。程直院是夜进草，明日告廷如式。又明日，内批：付密院典字直笔吴庆，庆降充紫霞帔，不令供职；主管大内公事庆国淑懿夫人刘从信降两字夫人，盖惩其误也。

凡非时宣召，院官（侍从以下及外官而内引者同）紫窄衫丝绚，行入殿廊，有小黄门来导至便坐。上服红半臂（忌前用黄），黄门赞拜揖，升殿奏对。讫，上曰："且坐。"先已设小兀子，得旨则侧身虚揖而坐。将退，黄门赞云："宣坐赐茶。"于是中官进御前者，忠佐授臣僚者。赐酒亦然。所用杯不同，侑以果实一饤，其器分大小。若二府则黄门双导，上亦服窄衫，宰相、枢使坐高兀子，执政紫团坐而低，赐茶酒亦如之。或曲宴则酒五行，亦或加多，每杯赐食初无定制。

中兴后，凡除拜节钺以上，多由中书进熟状。院吏云："锁中左者，文臣也；右选者，武臣也。"逐房临时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则不容知。快行数十辈来宣召云："锁小殿子。"

既至便殿，上服帽带，谕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砚匣、压尺、笔格、糊板、水滴之属，几二百两。既书除目，随以赐之。隆兴初，犹用此例。乾道以后，止设常笔砚而已。退则有旨，打造不及，例赐牌子金百两，立后、升储倍之。

凡除拜加恩官在都下者，既宣麻而院吏私录本走报，希觊赠遗，初无公移也。而被受之官辞免者多云准学士院报麻除授云云，此非典故，不应相承以为例。

奖谕臣僚，或降诏，或敕书，院中自有定式。近岁如大理狱空及监司守臣有劳绩，若是庶僚皆合降敕书，三省枢密院往往误批降诏，院吏随所得旨而行，不敢正也。

翰苑印以“翰林学士院印”六字为文，背镌“景德二年少傅监铸”，上两字微刓。自南渡，京百司印无如此久者。尚书六曹惟礼部印是旧物，然亦元丰改官制后所铸，盖文书稍简，故不刓耳。

绍兴辛巳五月，诏学士院权寓皇城司，而以院为钦宗几筵殿。终制复旧。

学士院旧号北门，今在行宫和宁门内，盖沿北门之制。地迫皇城，极为窄隘，汪尚书（应辰）兼权学士时，上屡令增葺，竟以无地步而辍。厅后即堂缘，近岁院官止二员，故分东西两阁。中有小龟头，榜曰“摛文堂”，盖在京，徽宗因广直庐御书以赐强承旨（渊明）。今乃汪彦章内翰（藻）所篆。太上又尝书“玉堂”二字，赐学士周茂振（麟之）刻石厅上。

东阁窗下甃小池，久无雨则涸，旁植金沙月桂之属，又有海棠、郁李、玉绣球各一株。西偏植金橘，逼城根，株不能大，花开时香满院，结实虽小而甘，浙中未易得也。淳熙己亥夏，侍讲兵部尚书兼给事中王仲衡入直，示两绝句云：“玉堂昼永暑风微，蔌蔌飞花落小池。徙倚幽栏凭问讯，夏莺飞出万年枝。小池倒影弄余辉，照耀虚檐极出奇。木杪不鸣风力软，闯萍翻藻有鱼嬉。”予次韵云：“东省南宫切太微，夔龙行集凤凰池。更哦殿阁薰风句，坐觉微凉生桂枝。紫禁同依日月辉，苍颜独愧羽毛奇。水如明镜虽堪俯，笑汝星星谁肯嬉。”予尝发策试仲衡，至是同为八座，俱在讲筵，唱酬颇多。是时诗及院中景物，故记于此。

朝殿日，皇太子、宰相、亲王、使相、参政，各有朱衣史二人，自下马处前导至殿门（枢密使恩数依宰臣者，同；若知院及副枢、签书则紫衣）。此外惟翰林学士有之。又禁门内许以茶镣担子自随，与执政等。

车驾将出孟享或过宫，则应奉官及侍从以上朝于后殿。宰执有奏事，侍从先退，例过玉堂少憩。若值冬至、元正则团拜堂上，俟驾过，就院门外上马以从。南渡以来，朝臣遇节序赐，予多权停。今经筵，寒食、重午、冬至尚赐节料钱酒，其他侍从则三大节客省签赐羊酒米面，而学士院官若侍从以上兼领。自从本官或庶僚权直院，独三伏赐冰一担，时果五品，品才一楪，亦因与经筵官轮宿而得之（书局自有中官承受，凡遇时节例赐茶酒，学士院无承受故也）。淳熙乙未初伏，必大以待制侍讲赐流香酒四斗（后二年减半），时果七楪，冰一担，视庶官直院为稍增。以短表谢。支快行家食钱三千，又折酒钱三百，别赐冰一担（翰林司关子云：限日下支，不许次日）。支食钱一千，盖侍从所得者。

十月旦，赐锦袄子，学士院、观察使簇四金雕，尚书、执政八搭晕锦，宰臣、使相天下乐。例从左帑帮支，得不以时，临期随品色假为领袖施之，朝服三日而止，识者非之。予自翰苑迁八座，己亥十月，值从驾恭谢景灵宫，兵部尚书王仲衡未达朝仪，第用市锦。予告之故，计无所出，予辍所服与之，而驰取旧金雕者自用。暨追班，閤门吏魁赵轸与其徒顾予谇语，予悟其意，呼而告以虽班尚书犹兼翰林学士，故可舍高从卑，轸等愧谢而退。

渡江后，每遇开讲罢讲，临安治具侍讲读修注官。绍兴三十二年冬，予为左史，赵清卿（子潚）知临安，初献议尽罢百司馈送及所供饮馔。时洪景严以内翰兼侍读，开讲日学士院自置酒五行，是后遂为例。乾道六年，予与郑仲益兼直院，郑兼侍讲。是秋开讲，郑主席，谓予亦院官当与其事。予但签书招客之目，而以不兼讲读不赴坐。时胡邦衡（铨）以工侍兼侍讲，坐中赋覃字韵诗见及，予次其韵有云：“寓直敢同东道主。”盖谓是也。

翰林学士初上，旧制敕设甚盛。中兴后，不复举行。予直院时，除王日严为学士，院中支餐钱具五杯而已。

故事：大宴未再坐间，学士院常为馆阁官具食，盖祖宗时，内外制官无不自三馆出，馆中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旧，道义之交，不专以势利高下为心，故每于是日小集，从容谈笑也。近时，具食虽如故，乃设于学士院门幕次内，盖未尝见玉堂主人也。窃意前辈不尔。淳化中，太宗以飞白“玉堂”等四字赐翰林，而学士承旨苏易简会两制于玉堂，直秘阁潘谨修与焉，略可见也。以上乃近世程致道（俱）《麟台故事》所记。乾道七年天申节，贡院赐斋筵，予时以少蓬兼

内直，乃督院吏治具。吏白厨库乏钱，兼近已不讲。予曰："故事既难废，况予身贰秘书而罢此礼乎?"命如故例，然不过盘餐之类尔。

必大久在翰苑，独员之日常多，率数月辄丐去，上必批降诏不允。院吏申省乞时暂差官撰述，乃委中书舍人，如此再三，遂为定例。径封奏札付中书后省。数年来，上数令荐词臣为代，明示大用意，必大每退避。戊戌九月丁丑，御药院传旨，问近例院官有无三员者。吏具上初政承旨洪遵、学士史浩、直院刘珙。又问绍兴间故事，吏复具。八年曾开、勾龙如渊皆为直院，而召孙近承旨。三十一年，何溥为学士，虞允文、刘珙并直院。后旬余，崔大雅服阕还朝，上曰："卿来适其时。"遂再兼权直，十月复增莫子齐（济），寻卒。其后继增赵大本（彦中）、熊子复（克），予遂参预。

必大试馆职时，太上称其文，谕宰执陈公（康伯）、朱公（倬）云："他日令掌制。"今上受禅两月，自六察擢左史。初对玉音，云："向在王邸，见卿词科拟制，雅宜代言。"不旋踵遂兼三字，其后两入翰苑，首尾十年。自权直院至学士承旨，皆遍为之，其荷两朝知遇，至矣。岁月既久，凡涉典故及见闻可纪者辄笔之。淳熙庚子，进位二府，苏易简玉堂之思每切于中。因命小子（纶）裒为一编，略加订。其间多涉几微，非止温木，或删或留，仅得五十余条。前后脞录，辞无诠次，厘为三卷。或可附洪氏《翰苑群书》后云。壬寅八月十二日，周必大题。

墨客挥犀

[宋]彭　乘撰　徐　鸿整理

《墨客挥犀》十卷，旧题北宋彭乘撰，实系后人伪托。然而此书当为"两宋间人采辑诸书而成"（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收有关宋代朝野轶事、诗文评论等价值较高。该书有《四库全书》、《稗海》、《笔记小说大观》本等。本整理本以《笔记小说大观》本为底本，参校《四库全书》本。

卷　一

包拯自御史直谏院，危言正议，倾动朝野。仁庙常温颜优纳。近侍以为难，帝曰："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盖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大圣之度，慈厚若此。

张相升为御史，数上封章，论及两府。仁庙因谓曰："卿本孤寒，何故屡言近臣？"公奏曰："臣安得谓之孤寒？臣自布衣，不数年致身清近，曳朱腰金。如陛下乃孤寒也。"帝曰："何为孤寒？"曰："陛下内无贤相，外无名将，官冗而失黜陟，兵多而少教习。孤立朝廷之上，此所以孤寒也。"帝喜而优容之。近侍皆为之惧，自此名重朝野。

孙资政沔出帅环庆，宿管城。值夏州进奉使至。或曰："当避驿者。"公曰："使夏国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犹当在某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庙闻而嘉之。

寇莱公卒于海康，诏许归葬。道出荆南之公安县，邑人迎祭于道，断竹插地，以挂纸钱。竹遂不根而生，滋茂殆一亩，邑人神之，立庙于侧祠宇严洁，祀奉甚谨。今侍读王公乐道文其事于石。

王延政据建州，令大将章某守建州城。尝遣部将某于军前。后期当斩，惜其材，未有以处。归语其妻，其妻连氏有贤智，使人谓部将曰："汝法当死，急逃乃免。"与之银数十两，曰："径行，毋顾家也！"部将得以活，去投江南。居程以疑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将为主。是夜，城将陷，先喻城中，能全连氏一门者有重赏。连氏使人谓之曰："建民无罪，将军幸赦之。妾夫妇罪当死，不敢图生。若将军不惜建民，妾愿先百姓死，誓不独生也。"词气感慨，发于至诚。不得已为之戢兵而入，一城获全。至今连氏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连氏之后也。又李景使大将胡则守江州。江南未下，曹翰以兵围之三年，城坚不可破。一日，则怒一饔人鲙鱼不精，欲杀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矣，尸骨满地，奈何以一食杀士卒耶？"则乃舍之。比夜，卒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之虚实。先是城西南倚险，素不设备，卒乃引三帅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则一门无遗类。二人者，其为德一也，何其报效之不同哉？

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但啖饭而已。问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其子弟诉于公曰："庖肉为饔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其半为饔人所廋。"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尽一斤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发人过皆类此。尝宅门壞主者撤屋新之。暂于廊庑下起一门，以出入。公至侧门，门低，据鞍俯伏而过，都不问。门毕复行正门，亦不问。有控马卒岁满辞公，公问："汝控马几时？"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汝。"既去，复呼回。曰："汝乃某人乎？"于是厚赠之。乃是逐日控马，但见其背，未尝视其面，因去见其背方知也。

诗人多用方言。南人谓象牙为白暗，犀为黑暗。故老杜诗曰："黑暗通蛮货。"又谓睡美为黑甜，饮酒为软饱。故东坡诗曰："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

《左传》，晋使子员谓郑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注："行李，谓行人也。"今人乃为行装为行李，非也）。

郑希仲云："凡仕官有三难：一谓统十万之众而为帅；二为翰林学士；三谓宰剧邑。三者苟非其材，

则事必隳废。除是三者，虽宰相犹可以常才处之。”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时，唐郎中谓方为郡。夕梦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闻朝廷有宰相出镇者。晨兴视事，而疆吏报寇廷评入界。唐公惊喜，出郡迓劳。见其风神秀伟，便以左辅待之，且出诸子罗拜。唐新饰勒鞯，置厅之左。寇既归船，其子极白其父曰：“适者寇屡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对以十四秀才。既而力为延誉，极于孙汉榜中第，由是成名。

世人画韩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纱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书，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谬以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从享文宣王庙，郡县所画皆是熙载，后世不复可辩，退之遂为熙载矣。

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其语盖本诸袁嵩，尤无义理。其间或有意不愿而为贵势豪族拥逼不得辞者。有一新后辈少年，有风姿，为贵族之有势力者所慕，命十数仆拥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略不辞避。既至，观者如堵。须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将更归家，试与妻子商量，看如何?”众皆大笑而散。

旧制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题诗所在驿舍门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议增月俸。

尝有一名公，初任县尉。有举人投书索米。戏为诗答之曰：“五贯五百九十俸，虚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为报江南痴秀才，更来谒索觅甚瓮。”熙宁中，例增选人俸钱，不复有五贯九百俸者。此实养廉隅之本也。

潘阆，字逍遥，咸平间有诗名。兴钱易许洞为友，狂放不羁。常为诗曰：“散拽禅师来蹴踘，乱拖游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实也。后坐卢多逊党，间命捕购甚急，阆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许洞密赠之诗曰：“潘逍遥，平生志气如天高。倚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呶呶。罚教临老头，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常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后会赦，以助教授之官。阆乃自归，送信州安置，仍不惩艾，复为扫市舞词曰：“出秋霜价钱可羸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以此为士人不齿，投弃终身。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观画而以手摸之，相传以谓色不印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欧阳公尝得一古画牡丹丛，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肃吴公，与欧公家相近，一见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时花也。猫眼黑精如线，此正午猫眼也。有带露花则房敛而色泽，猫眼早暮则睛圆，正午则如一线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司马温公诗话曰：“魏野诗曰：‘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而俗人易叶为乐，不止不佳，亦和下句无气味。”鲁直曰：“老杜诗曰：‘黄独无苗山雪盛。”黄独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南州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黄精。子美流离，亦未至作道人剑客食黄精也。如渊明诗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学者不可不知。”

扬州芍药，名著天下郡国，最其盛处。仁宗朝，韩魏公以副枢出镇维扬，初夏芍药盛开，忽于丛中得黄缘棱者四朵，土人呼为金腰带，云数十年间，或有一二朵，不常见也。魏公开宴，召二人者同赏。时王禹玉作监郡，王荆公为幕官，陈秀公初校尉卫寺丞为过客，其后四人者皆相继登台辅。盖花瑞也。

御史台仪，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满百日，而未言事，同僚皆讶云，或曰：“王端公有待而发，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闻入札子，众共侦之，乃弹御膳中有发。其弹词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睹鬈如之状。”

卷　二

倪彦及朝奉，尝为太原府幕官。云太原人喜食枣，无贵贱老少，常置枣于怀袖间，等闲探取食之。则人之齿皆黄，缘食枣故。乃验嵇叔夜“齿居晋而黄”之说。

福州雪峰有应潮泉，其广不过二三尺，水才数寸，而进退浅深，与潮候无差。然四傍皆顽石，惟当中有数沙眼，每潮上则涓涓而出，潮退复竭。故老相传，以为海眼。但其处高当山脊，不知何以能与水泽相通也。又汤院有泉，凡四五泓。其一当中，独冷如冰，余鼎沸。引入浴室，冷暖正得其中。余涧导以灌田，为利甚博。蒋颖叔留题诗，所谓“及物孰为多，灌田一万顷。”是也。

蒲阳壶公山有蟹泉，在嵌岩之侧。一窦大可容臂，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县遇旱暵，即遣吏斋沐，置净器于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满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钱，色红可爱，缘茅入器中，戏泳俄顷乃去。若遇蟹出，雨必霑足。此亦应天寺鳗井之类也。

王圣美为县令时，尚未知名，谒一达官，传其方与客谈《孟子》，殊不顾。圣美窃哂其所论。久之，忽顾圣美曰：“尝读《孟子》否?”圣美对曰：“生平爱之，但都不晓其义。”主人问：“不晓何义?”圣美曰：“从头不晓。”主人曰：“何如不晓？试言之。”圣

美曰："'孟子见梁惠王'，不晓此语"。达官深讶之曰："此有何奥义?"圣美曰："既云孟子不见诸侯，因何见梁惠王?"其人愕然无对。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桂州妇人产男者，取其胞衣，净濯，细切，五味煎调之。召至亲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兴者，必致怒争。

绍圣初，曾子宣在西府，渊材往谒之，论边事，极言官军不可用，用士人为良。子宣喜之。既罢，与余过兴国寺。和尚食素分茶甚美。将毕，问奴杨照取钱。奴曰："忘持钱来，奈何?"渊材色窘。余戏曰："兵计将安出?"渊材以手持须良久，曰："余趋自后门出，若将便旋然。"余迫之。渊材以手挈帽搴衣走如飞。余与奴杨照过二相公庙，渊材乃敢回顾。喘立，面无人色，曰："编虎头，撩虎须，几不免虎口哉。"余又戏曰："在兵法何计?"渊材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杀人以祭之。凡得儒生为上，祀僧为次，余人为下。有儒生行郴连道中，日将暮，遇耕者，问："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兽为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托宿。"生信之，趋而前，始入一荒迳，诘屈，行者甚少。忽见高门大第，主人出，见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帐赫然，肴馔丰美。既夕，有妇人出，问生所。窥其色甚妍，生戏一言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连数日，妇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欲昵，乃私谓生曰："是家将谋杀子以祭鬼，宜早自为计。我亦良家子，为其所劫至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缀君留耳。"生闻大骇，乃夜穴壁，与妇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县。县遣吏卒捕之，尽得奸状。前后被杀者数十人。前所见指途耕者，亦其党也，于是一家尽抵极法。生用赏得官，遂与妇人偕老焉。

北人喜鸦声而恶鹊声，南人喜鹊声而恶鸦声。鸦声吉凶不常，鹊声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鹊，古所谓乾鹊是也。南中多有信鹊者，类鹊而小，能为百禽声。春时其声极可爱。忽飞鸣而过庭檐间者，则其占为有喜。凡野禽或獐狐之类入人家者，必有不祥事，余累试甚验。不但人家，路行遇飞鸟过者，切避之。若遗粪污人衣者，亦不祥。又见雀斗者，不得相逐，遭官事。

鸿鹄能救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富。鹤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画字成符印，蠹虫自出。鹊有隐巢木，故鸷鸟莫能见。燕衔泥尝避戊巳日，故巢固而不倾。鹳有长水石，故能于巢中养鱼，而水不涸。燕恶艾，雀欲夺其巢，即衔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鸟之有智者也。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岁，颇能诗，甚有佳句，吴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钱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见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又有弹琴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王君贶为三司使，乞更河北盐法，条约颇精密。仁庙批曰："朕不忍河北军民顿食贵盐。"三司即时寝罢。后刻诏于北京望宸阁。

钱君倚学士服除，知江宁府。常州有无赖男子来谒，曰："我乃先公故侣也。先公尝贷我二十万，幸见还。"君倚愀然变色，起谢之。延馔送保宁馆留，且将聚质赏之。常有老先生数人，闻之俱至，责无赖子。曰："舍人方起复，贫甚，奈何以其亲为言，欺取无券质之财?"父老俱白君倚，请却逐之。君倚笑曰："岂可，彼以吾父有所贷未偿为请，公辅为之子，何敢不偿哉。"于是偿之遣去。无赖至常州，人人聚骂，遂自缢而死。

雀有色纯白者，有尾白者，构巢人家，多为祥瑞。余曾见赁药老人，育白雀数枚。问何从得之，答云："雀方出彀未羽时，以蜜和饭饲之，乃然。"

夔峡间有子母鹊，比常鹊差大，雌雄未尝相离。虞者必双得之，闭雌于笼中，纵雄出食，食饱辄归，纵雌亦然。若双纵，则径去不复返矣。

河州有禽名骨托，状类雕，高三尺许，常以名自呼，能食铁石。郡守每置酒。辄出以示坐客。或疑铁石至坚。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系以丝绳，掷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牵出，视石已软烂如泥矣。

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时有中散大夫和昫；朝仪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尝为同甲会，各赋诗一首。潞公诗曰："四人三百二十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为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清谈亹亹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此会从来诚未有，洛中应作画图传。"

河中府鹳雀楼五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惟李益、王之奂、畅当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萧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之涣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当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韩侍中薨，差内臣张都知督整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度，皆出于官。上自撰墓碑，题其额曰："两朝顾命定册元勋之碑。"明年，曾侍中薨，上题其墓碑额曰："两朝顾命赞册亚勋之碑。"

彭渊材初见范文正公画像，惊喜再拜。前磬折，称新昌布衣彭几，幸获拜谒。既罢，熟视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镜自照，又捋其须曰："大略

似之矣，但只无耳毫数茎耳。年大当十相具足也。”又至庐山太平观，见狄梁公像，眉目入鬓。又前再拜，赞曰：“有宋进士彭几谨拜谒。”又熟视久之，呼刀镊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鬓之状。家人辈望见惊笑。渊材怒曰：“何笑！吾前见范文正公，恨无耳毫。今见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修人事以应天，奈何儿女子以为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见知于人。所谓伤古人之不见，嗟吾道之难行也。”

鼓山有老僧云：“数十年前，曾登灵源洞，见一禽自海上至，身大如牛，翼广二丈余。下村疃间，低飞掠食。俄攫二大羖羊，复望海而去。识者云是虎鹰，能捉捕虎豹。”

卷　三

虎每食一人，则耳成一缺。汀洲西山，有虎为暴十余年，后为射者所杀，两耳如锯焉。又人言虎怪甚灵，不妄食人。遭其患者，盖命所值，或是宿冤也。武康民朱泰，事母甚孝，尝为虎所搏，负之而去。泰大呼曰：“虎暴杀我，我母将无所依！”虎遽弃于地，惊窜入山。泰后安健如故，乡里号为朱虎残。

欧阳文忠公好推挽后学。王向少时，为三班奉职，勾当滁州一镇。时文忠守滁州，有先生为学子不行束修，自往诣之，学子闭门不接，先生讼于向，向判其牒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宁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岂两辞而造致。”先生不喜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公一阅，大称其才，遂为之延誉奖进，成就美名，卒为闻人。

蜀人魏野，隐居不仕宦。喜为诗，以诗著名。卜居陕州东门之外，有陕州平陆县诗云：“寒食花藏县，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最为警句。所居颇潇洒，当世显人多与之游，寇忠愍尤爱之。尝有赠忠愍诗云：“好向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后忠愍镇北都，召野坐门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举止生硬，士人谓之生张八。因府会，忠愍令乞诗于野。野赠之诗曰：“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吴正宪忆陕郊诗云：“南郭迎天使，东郊招隐人。”隐人谓野。而野有子名闲，亦有清誉，今尚居陕州。

庆历中，范希文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钟弱翁所至，好贬剥榜额字画，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令具牌，当为重书之。镂刻工匠十数辈，然字画不工，人皆苦之。尝经过庐陵一山寺，有高阁壮丽。弱翁与僚属部曲拥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阁”字径八寸，旁题姓名漫灭。弱翁放意称谬，使僧呼梯取之，拭拂视之，乃鲁国颜真卿书。弱翁顾谓客曰：“似此字画，何不刻石。”即令刻石。传者以为笑。

漳州漳浦县，地连潮阳，素多象。往往十数为群，然不为害。惟独象遇之，逐人蹂践，至肉骨糜碎乃去。盖独象乃众象中最犷悍者，不为群象所容，故遇之，则蹂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见一猿坐树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鸣数声，乃拔箭堕地而死。射者折矢弃弓，誓不复射。

貉行十数步辄睡，以物击竹警之乃起，既行复睡，性嗜纸，状如兔，毛质滑腻可爱。予元符中，于京师卖药翁处见之。

蒋堂侍郎为淮南转运使日，属县例致贺冬至书，皆投书即还。有一县令投书人，独不肯去，须索回书。左右谕之，皆不听，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宁得罪，不得书不敢回邑。”时苏子美在坐，颇骇怪，曰：“皂隶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蒋曰：“不然，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如此。”乃为一简答之，方去。子美归吴中，月余得蒋书，曰：“县令果健者。”遂延誉，后卒为名臣。或云，天章阁侍制杜杞也。

国子博士李余庆知常州，强于政事，果于去恶。凶人恶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医博士多过恶，常惧为余庆所发，因其困，进利药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势已危，余庆察其奸，使人扶舁坐厅事，召医博士杖杀之，然后归卧，未及席而死。葬于横山，人至今畏之，过墓者皆下马。有病疟者，取墓土着床席间，辄差。其敬惮之如此。

石守道学士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都。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独闻其勤约，因会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者，亦某之愿也。但日享之则可，若止修一餐，则明日何以继乎？朝享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当赐。”使以食还，王益重之。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也。

蛟之状如蛇，其首如虎。长者至数丈，多居溪潭石穴下，声如牛鸣，岸行或溪谷者，时遭其患。见人先以腥涎浇之，既坠水，即于腋下吮其血，血尽乃止。昔有舟人，为蛟所毒，但见于水上嘻笑而入。明日尸出，两腋下有穴如杯焉。小说言汉武帝曾得蛟，作鲊甚美。又周处亦曾杀蛟。然此物似神通，人或见其首尾，能杀者亦少。

余伯祖尝于野外见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过一溪，蜈蚣亦随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张口向之。蜈蚣遽入其口，俄顷蛇死，乃穴其腹傍而出，拆蛇视之，已无肠矣。传言蝍蛆甘带，蝍蛆即蜈蚣之别名。

蜗牛不特能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见蜗牛，则不复能去，蜗徐登其背，以涎绕之，其足尽落。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寺，时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常以鹤飞为验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学，惟不能棋。常谓人曰："逋世间事皆能之，惟不能担粪与着棋。"

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城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则急张战棚以临之。梁侯景攻台城，为高楼以临，城上亦为楼以拒，使壮士仗槊斗于楼上，亦近此类，预备敌人，非仓卒所致。近岁边城有议，以谓既有敌楼，则战棚悉可废者，恐讲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应者。小人靳财，兼不愤输钱于他人，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王雱，丞相荆公之次子也。取抚州庞氏，逾年生一子。雱素有心疾，至是与其妻不睦。丞相念妇之无罪，遂离而嫁之。是时侯叔献死，而其妻魄氏，帏薄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时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东野下第诗曰："出门如有碍，谁云天地宽。"晚登第，乃作诗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夫名利之重轻，人所不能免，东野尤甚。

物有异类交者，孔雀与蛇交，蚯蚓与螽斯交。南方溪涧中，有鱼生石上，号石斑鱼。作鲊甚美，至春含育则有毒，不可食。云与蜥蜴交也。

旧说见龟蛇集者，有印绶之喜。《博物志》云：龟纯雌无雄，与蛇交通而生子。列子亦谓纯雌，其名大腰。今有遇龟蛇集者，皆以为真武降，必焚香罄诚恳祷，而未尝获福。盖蔽于流俗，而不究此说也。

熙宁中，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蜴蜥。使青衣小儿环绕呼曰："蜴蜥蜴蜥，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开封府准堂札，责坊巷等观祈雨甚急，而不能尽得蜴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无能神变者也。小儿更其语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凭昏昏，怎得甘雨？"

卷　四

熙宁中，高丽遣使求入贡，且求王平甫学士京师题咏。有旨令权知开封府，尤厚之内翰抄录以赐。时厚之自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诗戏厚之曰："谁使诗仙来凤沼，欲传贾客过鸡林。"

舒王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画或宴居默坐，研究经旨，知常州，对客语，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宾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之，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其可赏也。"有一人窃疑公笑不由此，因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恒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

世谓太守为五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诗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郑注谓："《周礼》州长建旟，汉太守比州长法，御五马，故云。"后见庞几先朝奉，云："古乘驷马车，至汉时，太守出，则增一马。"事见《汉官仪》也。

古者三公开阁，郡守比之古侯伯，亦有阁，所以世之书题，有阁下之称。前辈呼刺史太守，亦曰节下。与宰相大僚书，往往呼执事，言阁下者少。刘子玄为史官，兴监修宰相书，呼足下。韩文公与使主张仆射书，呼执事。即其例也。记室宾佐也，他人亦非所宜。执事则指斥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侍者、士庶尽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阁下。至于初命，宾佐犹呼记室，今则一例阁下，可谓上下无别矣。其执事才于举人，侍者止行于释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尽曰阁下，虽出于浮薄相戏，亦是名分大坏矣。又中表疏远卑行，多有座前之目，尤可惩怪。夫阁下去殿下一阶，座前降几前一等，此之乖僭，其可行耶？宗从叔诸姑及姨舅行，施之可也。

柳如京开知蔡州，有监兵钱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属也。乃父方奉朝请在京师，开乘间来谒。造其书阁，见壁有绘妇人像甚美，诘以谁氏，监兵对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开丧偶已逾期，愿取为继室。"钱曰："俟白家君，敢议姻事。"柳曰："以开之材学，不辱于钱氏之门。"遂强委禽焉。不旬日，遂成礼。钱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遂乞上殿，面诉柳开劫取臣女。仁宗问曰："识柳开否？""不识。"谓曰："真奇杰之士也，卿家可谓得嘉婿矣。吾为卿媒可乎？"钱父不敢再言，但拜谢而退。

陈莹中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后苑，见牧猳豘者。问："何所用？"牧者对曰："自祖宗以来，长令畜之。自稚养之以至大，则杀之。必养其稚者，前朝不敢，易尔，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诏付有司，禁中自今不得复畜。数月，卫士忽获妖人，急欲血浇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远略亦及此。

舒王在钟山，有道士来谒，因与棋。辄作数语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惟其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持棋隐语也。"

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事见《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岂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作《仙童诗》曰："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事见则天长寿二年诏书，曰："应天下尼用白练为衣。"作《橄

榄诗》曰："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崖蜜事见《鬼谷子》曰："照夜清，萤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樱桃也。"作《僧峰子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见《梁僧史》，曰：世祖宴东府，王公毕集，诏跋陀罗至。跋陀罗皓然清癯，世祖望见，谓谢庄曰："摩诃衍有机辩，当戏之。"跋陀罗趋外陛，世祖曰："摩诃衍不负远来，唯有一死在即。"应曰："贫道客食陛下三十载，恩德厚矣。无所欠，所欠者只一死耳。"

蜀路泥溪驿，天圣中有女郎卢氏者，随父往汉州作县令，替归，题于驿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临水，不废于讴吟。易羽移商，聊舒于羁思。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阕，聊书于壁。后之君子览之者，毋以妇人窃弄翰墨为罪。"词曰："蜀道青天烟霭翳，帝里繁华，迢递何时至？回望锦川挥粉泪，凤钗斜鞭乌云腻。细带双垂金缕细，玉佩玎珰，露滴寒如水。从此鸾妆添远意，画眉学得遥山翠。"

大庾岭上有佛祠，岭外往来，题壁者鳞比。有妇人题云："妾幼年侍父任吴州司寇，既代归，父以大庾本曰梅岭之号，今荡然无一株，遂市三十本，植于道之左右，因留诗于寺壁。今随夫任端溪，复至此寺，诗已为朽镘者所覆。"即命墨于故处，诗曰："滇江昔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见梅。辍俸买栽三十树，清香留与雪中开。"好事者，因此夹道植梅多矣。

杜牧《华清宫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道荔枝来。"尤脍炙人口。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盛暑才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矣。

李翰林作襄阳歌云："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人皆推为佳句。至欧阳文忠公题苏子美《沧浪亭诗》乃云："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二人致词虽异，然皆善谈风月者也。

张端公伯玉大科成名，篇什豪迈，尤为清脱。遇姑熟见李太白十咏，叹美久之，周流泉石间。后见一水清激，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题此泉，将留以待我也。"公有诗曰："至今千丈松，犹伴数岩雪。不见纤尘飞，寒泉皓明月。"

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著棋喝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蔡君谟善别茶，后人莫及。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缝间，寺僧采造得茶八饼，号石岩白。以四饼遗君谟，以四饼密遣人走京师，遗王内翰禹玉。岁余，君谟被召还阙，访禹玉。禹玉命子弟于茶笥中选取茶之精品者，碾待君谟。君谟捧瓯未尝？辄曰："此茶极似能仁石岩白，公何从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贴验之乃服。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

有小儿夜戏溪傍，见星坠。视之得一石，圆如鸡卵，因携以归。是夕其家大火。明日弃于道上，为一士人所得，经数夕又火，遂还弃溪中。夜将半，复化为流星而去。

荆公、禹玉，熙宁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

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惟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贾魏公为相日，有方士姓许，对人未尝称名，无贵贱皆称我，时人谓之许我。言谈颇有可采，然傲诞，视公卿蔑如也。公欲见，使人邀之数四，卒不至。又使门人苦邀致之，许骑驴迳欲造丞相厅事。门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厅门，虽丞郎亦须下。"许曰："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须我去耳！"不下驴而去。门吏急追之，不还，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谢而召之，终不至。公叹曰："许，市井人耳，惟其无所求于人尚不可以势屈，况其以道义自任者乎。"

卷　五

《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陶隐居以谓："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饲其子，非以螟蛉为子也。"余童稚时，屡验之。陶说诚不妄。其类有三："衔泥营巢于室壁间者，名蜾蠃；穴地为巢者，名蠮螉；窠于书卷或笔管中者，名蒲卢。名既不同，其质状小大亦异。蜾蠃、蒲卢，即捕桑螋及小蜘蛛之类，蠮螉唯捕蟏蛸与蟋蟀耳。捕得皆螫杀，去其足尽置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飞，而诸虫尽矣。

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联缀而下，入地常深寸许。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蚕，五日而能跃，十日而能飞。喜旱而畏雪，雪多则入地愈深，不复能出。蝗为入掩捕，飞起蔽天。或坠陂湖间，多化为鱼虾。有渔人于湖侧置网，蝗坠压网至没，渔辄有喜色。明日举纲，得虾数斗。

水蛭性难死。予同官林承奉，常言少时曾取大水蛭曝为干，数月后投水椀中复生。又以为末，散水中，悉化为小水蛭。有人夜临溪而溷，蛭入其尻中。数年，瘦病而死。其家将殓，蛭自亡者口中拥出，至数升而止。

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竹为竹，箭为箭，盖二物也。今采箭以为矢，而通谓矢为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于用木为箭，而谓之箭，则谬矣。

丁晋公之逐，士大夫远嫌，莫敢与之通声问。一日，忽有一书与执政，执政得之不敢发，立具上闻。洎发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词颇哀切。其间两句曰："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还命，谓多智变，以流人无因达章奏，遂托为执政书，度以上闻，因蒙宽宥。

唐华清宫，今灵泉观也。七圣殿之西南隅十数步间，有皂荚一株，合数人抱，枝干颇瘁。相传云："明皇洎贵妃共植于此。"每岁结实，必有十数荚合欢者。京兆尹命老卒数人守视之，移接于他枝，则不复合欢也。

虫之类，能入耳者，不独蚰蜒。如壁虱、萤火、叩头虫、皂荚虫，皆能入耳为害。余有外亲曹为虫入耳，自谓必死，乃极其家所有，恣情耗荡，凡数年，家业遂破。虫出，疾愈。验之，乃叩头虫也。又余从祖多患腹痛，类为虫所食，或教之以桃叶为枕，一夕虫自鼻出，形如鹰嘴，人莫识其名者。有人为蚰蜒入耳，遇其极时，不觉以头撞柱，至血流不知，云痒甚不可忍。蚰蜒入耳，往往食髓，至冬又能滋生。凡虫入耳者，惟用生油灌之为妙。

有虫状如蝉，形小而匾，好隐于屋壁及书策中。前有两长足，如蟹螯。触后则旁行，触前则却行。有郑房秀才，因揭策见之，不知其有毒也，戏以手指再三拨之，欲观其行。或为所螫，痛卧数日，遇良医治之得愈。医云，此名恶飒，不治杀人。

凡夜食必以烛。余一夕大醉，渴甚，取水将饮，闻水中有声，急呼烛观之，得一虫，状如蚯蚓，细而长，问左右，曰："水蛊虫也，入腹中食人肠胃。"

段成式《酉阳杂俎》记事多诞。其间叙草木异物，尤多谬妄。率记异国所出，欲无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节沉香，花鸡舌，叶藿，胶熏陆。"此甚谬。旃檀与沉香两木无异，鸡舌即今丁香耳。今药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叶。南方多有熏陆，小木而大叶。海南亦有熏陆，乃其谬也，今谓之乳头香。五物迥殊，元非同类也。

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自成诵于口，至上前展奏自诵之，其实不见也。同列害之，密以他书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诵兴奏目不同。归方觉之，遂乞致仕。

蔡子正久在边任，晚年以龙图阁直学士再守平凉。作《喜迁莺辞》一阕以自广。曰："霜天清晓。望紫塞古木，寒云衰草。溪马嘶风，边鸿翻月，陇上铁衣寒早。欲歌倚曲悲壮，尽道君恩须报。塞垣乐，尽路鞬锦领，山西年少。　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长报平安耗。圣主忧边，威怀遐方，关塞且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须把金尊频倒。"此曲成，大传都下。

岭南有异虫，如蚯蚓，长尺余，嘴利如锥。多夜出，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误触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为夜虎，甚畏避之。

蜣螂夜飞，宜避之，撞入胸腹或臂股间，辄遗子而去，人或不悟。子渐隐入肉中为患，生股臂间者，犹可传疗，若入心腹，则不可治也。

长安道中，有行人倦息古松之下。回视巨蟒蛇长丈余，宛转荆棘间，若伤病者。行者怪而谛视之，但见脑门上虫大如粟粒，色红如丹，因取置地以足趾之，逡巡蛇遂能去。行者渐觉足间微痒，须臾愈剧，毒气俄升于股。旬日之间，血肉溃烂，遂坠股而死。细微之物，其毒至是，人终莫知其名。

李溥为江淮发运使，每岁奏计，则以大船载东南美货，结纳当途，莫知纪极。章献太后垂帘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惟建州饼茶，而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自国门挽船而入，称进奉茶纲，有司不敢问。所贡余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贿败，窜谪海州，然自此遂为发运司岁例。每发运使入奏，舳舻蔽江，自泗州七日至京。余出使淮南时，见有重载入汴者，购得其籍，言两浙笺纸三船，他物称是。

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宜为其象冠于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来，寺观旧殿宇，尚有为飞鱼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时易名为鸱吻，状亦不类鱼尾。

苏伯材奉议云，凡欲松偃盖，极不难。栽时当去松中大根，惟留四旁须根，则无不偃盖。

壹山有布木一株，长数尺，半化为石，半犹是坚木。蔡君谟见而异焉，因运置私第，余青阳日亲见之（布木一作柏木）。

菌不可妄食。建宁县山石间，忽生一菌，大如车盖。乡民异之，取以为馔，食者辄死。凡菌为羹，照人无影者，不可食，食杀人。又有菌业生于朽木，或粪壤上，其形如瑞芝，洁白可爱，夜则有光，可以鉴物。

江南陈彭年，博学书史，于礼文尤所详练。归朝日侍从，朝廷郊庙礼仪，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颇为详洽。尝摄太常卿，导驾误行黄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顾曰："自有典故。"礼曹素畏其该洽，不复敢诘问。

李献臣好为雅言。曾知郑州，时孙次公为陕漕，罢赴阙。先遣一使召入京，所遣乃献臣故吏。到郑廷参，献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饭。乃问之曰："餐来未？"使臣误意餐者谓次公也，遽对曰："离长安日，都运待制已治装。"献臣曰："不问孙待制，官人餐来未？"其人愧沮而言曰："不敢仰昧，为三司军将日，曾乞却十三。"盖鄙语谓遭杖为餐。献臣掩口曰："官人误也，问曾餐与未曾餐，正欲奉留一食耳。"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驿邮置早膳。闻如以手答腰鼓者，问邮卒曰："何处作乐？"曰："非也，

乃鸩鸟禁蛇。”

凌霄花、金钱花、渠那异花，皆有毒，不可近眼。有人仰视凌霄花，露滴眼中，后遂失明。

杨梅、皂角木，皆有雌雄。雄者不实，凿木干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实。银杏叶如鸭脚，独窠者不实，偶生及丛生者乃实。

卷　六

郭朏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学，而性甚轻脱。尝夜出，为醉人所诬。太守诘其情状，朏笑曰：“谚所谓张公吃酒李公醉者，乃朏是也。”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纸笔，俯作《张公吃酒李公醉赋》一首，朏操纸立就。其略云：“事有不可测，人当防未然。何张公之饮也，乃李老之醉焉。清河丈人，方肆酒盘之乐；陇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愆。”太守见而大笑，乃释之。

或传得一诗谜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肤。走入帐中寻不见，任他风水满江湖。”乃贾岛、李白、罗隐、潘阆四诗人名也。或以为王丞相所撰。

李璋太尉罢郢州入朝，至襄阳，疾病。止驿舍两月余。璋尝命蜀人费孝先作卦影，先画一凤，止于林下，有关焉；又画一凤，立于台；又画衣紫而哭者五人。盖襄州南数里有凤林关，传舍名凤台驿。始璋止二子侍，三子守官于外，闻璋病甚，悉来奔视。至之翊日，璋乃卒。果临其丧者五人。

岭南僻远之地，有驿名翠岚。往来宿者，多饲马于堂上。驿吏谏谕不听，乃题小诗于壁以讥之，曰：“犬马本非堂上物，莫言驿舍暂经过。大都人畜须分别，不禁驾声可奈何。”驾声之喻，盖昔人曾有为《驴吃牡丹赋》云：“展似铁之双蹄，惊回蝶梦。耸如船之两耳，不听驾声。”驿吏之意出于此。

熙宁中，巩大卿申者，善事贵权。王丞相生日，即饭僧具疏，笼雀鸽，造相府以献。丞相方家会，即于客宴开笼搢笏，手取雀鸽，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鸟，且祝曰：“愿相公一百二十岁。”

曾有秀才因盗绢被执，亦以试赋获免。其警对云：“窥其户而阒其无人，心乎爱矣；见其利而忘其有义，卷而怀之。”

王平甫，熙宁癸丑岁直宿崇文馆，梦有人邀之至海上，见海中央宫殿甚盛，其中作乐，笙箫鼓吹之伎甚众，题其宫曰灵芝宫。平甫欲与俱往，有人在宫侧隔水谓曰：“时未至，且令去，他日当迎之至此。”恍然梦觉。时禁中已钟鸣。平甫自是颇习不凡，为诗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来梦觉时。”

世有奇疾者。吕缙叔以知制诰知颖州，忽得疾，但缩小，临终仅如小儿。古人不曾有此疾，终无人识。有松滋令姜愚无他疾，忽不识字，数年，方稍稍复旧。又有一人家妾，视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类，视之皆如钩。医僧奉真亲见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妇啖物不知饱。徐德占过逆旅，老妇诉以饥，其子耻之，对德占以蒸饼啖之，尽一竹篑，约有百饼，犹称饥不已。日饭一石米，随即痢之，饥复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绳，余友人也，亦得饥疾，每饥立须啖物，稍迟则顿仆闷绝。怀中常置饼饵，虽对贵官，遇饥亦便龁啖。绳有美行，博学有文，为时闻人，终以此不幸。无人识其疾，每为之哀伤。

蒲传正知杭州，有术士请谒，盖年逾九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传正接之甚欢，因访以长年之术，答曰：“其术甚简而易行，他无所忌，惟当绝色欲耳。”传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则寿虽千岁何益。”

有一郎官年六十余，置媵妾数人。须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镊之。妻忌其少，恐为群妾所悦，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逾月颐颔遂空。又进士李居仁与郑辉为友，居仁年逾耳顺，须尽白，辉少年轻侮，乃呼之为李公。居仁于是尽摘其须去之。辉一日见居仁，阳惊曰：“数日不见而风彩顿异，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余寇，与部伍相远，饥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斩之。僧应对不惧，公奇而赦之，问求蔬食。僧曰：“有肉无蔬，”公异之。馈以蒸猪头，食之甚美。公喜，问僧：“止能饮酒食肉耶？为有伎也。”僧自言能诗，公令赋《食蒸豚》。操笔立成，曰：“嘴长毛短浅含膘，久住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饤，软熟真堪玉筯挑。若把膻根来比并，膻根只合吃藤条。”公大喜，与紫衣师号。东坡元祐初，见公之云孙讷，夜话及此，为记之。

余在中书检正时，阅雷州奏牍，有人为乡民诅死。问其状，乡民能以熟食咒之，俄顷脍炙之类，悉复为完肉；又咒之，则熟肉复为生肉；又咒之则生肉能动，复使之能活。牛者复为牛，羊者复为羊，但小耳。更咒之，则渐大。既而复咒之，则还为熟食。人有食其肉，觉腹痛淫淫而动，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则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狱具案事，观其语咒，但曰：“东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两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无他术。庆历中有焉。

叔渊材好谈兵，晓大乐，通知诸国音语。尝咤曰：“行师顿营，毋患乏水，近闻开井法甚妙。”时馆太清宫，于是日相其地而掘之，无水。又迁掘数尺，观之四旁，遭其掘凿，孔穴棋布。道士月夜登楼之际，颦额曰：“吾观为败龟壳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渊材不怿。又尝从郭太尉游园，咤曰：“吾比传禁蛇方甚妙，但咒语耳。而蛇听约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渊材可施其术！”蛇举首来奔，渊材无所施其术，及走，汗流，脱其冠巾，曰：

"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为之一笑。尝献乐书，得协律郎。使余跋其书，曰："子落笔当公，不可以叔侄故，溢美也。"余曰："渊材在布衣有经纶志，善谈兵，晓大乐，文章盖其余事。独禁蛇、开井，非其所长。"渊材观之，怒曰："司马子长以郦生所为事事奇，独说高祖封六国为失，故于本传不言者，著人之美，为完传也。又于子房传载之者，不隐实也。奈何言禁蛇、开井乎?"闻者绝倒（渊材姓彭名几，即乘之叔也）。

镇阳于诸节中尤重寒食。是日，不问贫富，皆制新衣，焕然满目。云："一岁中，惟此日易衣。"虽甚弊，不复易。至来岁是日，复图一新也。余素知北人重此节，然不闻有易衣之俗。自闽岭已南，视此节则若不闻矣。故沈佺期谪岭表日，有诗云："岭外逢寒食，春来不见饧。镇阳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则南北异俗可知矣。

岭南无雪，闽中无雪。建、剑、汀、邵四州有之。故北人嘲云："南人不识雪，向道似杨花。"然南方杨柳实无花，是南人非止不识雪，兼亦不识杨花也。大元庚寅季冬二十二日，余时在长乐，雨雪数寸，遍山皆白。土人莫不相顾惊叹，盖未尝见也。公是日召友人吴述正同赏，时南轩梅一株盛开，述正笑曰："如此景致，亦必北人所未识。"是岁荔枝木皆冻死，遍山连野，弥望尽成枯朽。后年春，始于旧根株渐抽芽蘖，又数年，始复繁盛。《谱》云："荔枝木坚理难老，至今有三百岁者，生结不息。"今去君谟殁，又五十年矣，是三百五十年间未有此寒也。

浙人喜食蛙。沈文通在钱塘日，切禁之。自是池沼之蛙，遂不复生。文通去，州人食蛙如故，而蛙亦盛。人因谓天生是物，将以资人食也，食蛙益甚。

陕西凤州伎女，虽不尽妖丽，然手皆纤白。州境内所生柳，翠色尤可爱，与他处不同。又公库多美醞。故世言凤州有三出，谓：手、柳、酒也。宣州士人李愈云："吾乡有四出。"问何物，答云："漆、栗、笔、蜜。"

王雱，字光泽。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笼，以问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实未识，良久对曰："獐边者是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欧阳文忠常爱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之句。文忠以谓语新而属对亲切。钩辀，鹧鸪声也。李群玉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郭索，蟹行貌也。扬雄《太玄经》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鄜州东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岸有邮置，亦曰相思铺。令狐挺题壁以诗曰："谁把相思号此河，塞垣车马往来多。只应自古征人泪，洒向空川作浪波。"

黄鲁直使子对句曰："呵镜云遮月。"对曰："啼妆露着花。"鲁直罪余于诗深刻见骨，不务含蓄。余竟不晓此论，当有知之者耳。

卷　七

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阳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以为礼数轻重如此，其实自有为。

杨大年内翰，七岁对客谈论，有老成风。年十一，太宗皇帝闻其名，召对便殿，授秘书省正字。且谓曰："卿久离乡里，得无念父母乎?"对曰："臣见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叹赏久之。

杜学士镐博闻强记，凡有检阅，先戒小吏，某事在某书第几行，取视无差。士大夫有所著撰，多以古事询之，无不知者。虽晚学卑品，亦应答不倦，时人号为杜万卷。性和易，有懿行，士君子推之。

西洛有五相宅，常有五相邻居诗，赓相继和。乃文潞公、富相、王相、二张相也。伊洛山水之秀，士风之厚，自昔卿相间出。故谚云："吾乡有宰相坊，侍郎里。"

华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丛林盛传，想见其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长短句曰："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夜静，满目青山载月归。"

崔刑部枢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语久之，崔女颔之而去。有顷复至，王问曰："何事?"女对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适，使人往候。"王掷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有阿家体候不安，不检校汤药，而与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为!"遽遣乘檐子归，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且拜谢教训子女不至。姻族闻之，无不愧赧。故李夫人妇德克备，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特数西平礼法。

参政赵侍郎宅，在东京丽景门内，后致政归睢阳旧第，东门之宅，更以为客邸。而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店。李给事师保厘西京，时驼马市有人新构酒楼，李乘马过其下，悦其壮丽，忽大言曰："有巴。"时人对曰："酒苑叔平无比店，洛中君锡有巴楼。"

除拜官职，谓除拜旧籍。不然也，除犹易也，以新易旧曰除。如新旧岁之交，谓之岁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备不虞也。阶谓之进，以自下而上，亦更易之义。

崔坚白侍郎，口不谈人之过，澹于势利。祥符

中，掌右史者几十年，每立殿墀上，常自退匿，虑上见之。精易象，善鼓琴。所僦舍有小阁，手植竹数竿，朝退，默坐其上，翛然独酌以自适。

韩魏公知北都，有中外亲献玉盏一只，云耕者入坏冢而得，表里无纤瑕可指，真绝宝也。公以百金答之，尤为宝玩。乃开醇召漕使显官，特设一桌，覆以绣衣，致玉盏其上，且将用之将酒遍劝坐客。俄为吏将误触台倒，玉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将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笑谓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时。"谓吏将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宽大重厚如此。

有人说李寰建节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饷，乃遗箱挈一故皂袄子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以书谢。后闻知恭生日，箱挈一破腻脂幞头，饷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一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

李侍郎性清介简重，知杭州，恶其俗轻靡，不事游燕。一日微雪，遽命出郊，众谓当召宾朋为高会，乃独访林逋处士，清谈至墓而归。任中未尝买物，及去，惟市《白乐天集》一部而已。

丞相庞公初登第，为郡掾。会郡守性褊急，好责人小礼，常令掾属罗拜庭下而已坐受之，众皆忿耻窃骂，公独处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余方出，例当庭参。偶是日大雨，守乃命张伞布茅于庭下，使公设，拜起唯谨。此亦公远到之量也。

少保欧阳公永叔，在政府将求引去，先一诗寄颍阴隐士常秩，其略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及公致仕还颍，有诗赠秩曰："赖有东邻常处士，披蓑戴笠伴春锄。"既而王丞相介甫秉政，遂以右正言直史馆召秩，而秩遂起。先是欧公既致政，凡有宾客上谒，率以道服华阳巾便坐延见。至是秩授官来谢，公乃披衣束带，正寝见之。明年秩拜侍讲判国子监，寻有无名子改前诗，作秩寄欧公诗曰："笑杀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又曰："昔日颍阴常处士，却来马上听朝鸡。"

有僧法名无梦，自云鄂州人。多化府畿村落间。手持木牌一面，正书诗二首，云："身为车兮心为轼，车动轼随何计息。交梨火枣是谁无，自是不除荆与棘。"又云："身为客兮心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还主客不康宁，精神管定辞君去。"后至封丘县富固村，曰："此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乡人共盖堂以庇之。其发每月生一二寸，则人为剃之。后为一妇人以手摸而触之，即不复生。人有疾者往请药，即有药随器中，服之多愈。其真身俨然，面色红润，必有道者也。

退之有诗赠同游者："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无心花里鸟，更与尽情啼。"鲁直曰："余儿时每哦此诗，而了不解其意。自出陕右，吾年五十八矣。时春晚，偶忆此诗方悟'唤起'、'催归'，二禽名也。名不虚设，人故不觉耳。古人于小诗用意精深如此，况其大者乎?"盖其学问渊源，有五石六鹢之旨。"催归"，子规也。"唤起"声如络纬，圆转清亮，偏于春晚鸣，江南谓之"春唤"。

海州士人李慎言，尝梦至一处水殿中，观宫女戏球。山阳蔡绳为之传说，其事甚详。有抛球曲十余阕，词皆清丽。今独记两阕："侍燕黄昏晚未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醉，笑倩傍人认绣球。""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裀揉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常秩旧好治《春秋》，凡著书讲解仅数十卷，自谓圣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诏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尽讳所学。熙宁六年，两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苗本钱，权行倚阁三年。人戏秩曰："公之《春秋》，亦权倚阁乎?"秩色赧赭。

滑州韦城县，有庙曰龙王，庙中有井曰豢龙。井甚泓澄，人莫敢汲，汲则井有怪。不然水且沸，汲者病。《图经》曰：春秋时，周侯治滑，病目久不愈。医者曰："当得龙肝治之，乃平复，舍此不可治。"周侯询左右，皆曰："龙蟠韦城池中，岁旱，民祷皆有应，屠而取其肝可矣。"侯下令，俾人取之。是日，惊雷怒风大作，龙由南而去，冲其城缺。补之，复坏如故。庆历年，有知县门客马存秀才，因醉入庙，乃以砾投井，试其灵异。俄有金雀自井底飞出，至井口化为烈焰，存须发俱焚尽，无孑遗。卧病岁余方愈。

谢谏议名知人，喜引荐下吏。知襄州日，待邓城知县张逸特厚。将荐之朝，乃先设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阙焚香再拜曰："老臣为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后官至枢密直学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公性端直奉道。及病，盥沐衣逸士服，怡然坐逝。

国朝置天文院于禁中，设漏刻观天台，铜浑仪，皆如司天监。与司天监互相检察，每夜，天文院具有无谪见云物祯祥，及当交星次，须令于皇城门未发前到禁中门，发后司天占状方到。以两司奏状对勘，以防虚伪。近岁皆是阴相计会，符同写奏，习以为常，其来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为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据小历所算躔度誊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备员安禄而已。熙宁，子领太史，尝按发其欺官者六人，未几其弊复如故。

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时鲁直在黔南，闻之，作偈云："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寻又迁儋州，久之，天下传闻子瞻已仙去矣。后七年北归，时章丞相方贬雷州。东坡至南昌府，太守叶公祖洽问曰："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邪?"坡曰："途中见章子厚，乃回反耳!"

卷 八

许怀德为殿帅。尝有一举人，因怀德乳媪求为门客，怀德许之。举子曳襕拜于庭下，怀德据坐受之。人谓怀德武人，不知事体，密谓之曰："举人无没阶之礼，只少降接也。"怀德应之曰："我得打乳媪关节，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唐诗有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又曰："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而舒王、东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经人道语。舒王诗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泠泠。缫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东坡曰："桑畴雨过罗纨腻，麦垅风来饼饵香。"如《华严经》举果知因。譬如莲华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语之工，至于舒王、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舒王曰："江水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皆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韵终不胜。"

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出于野，司马池待制知凤翔府日，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外以木棂护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马碓硙者。古篆刻缺，辨者几希。

范文正公幼孤，随母再适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及显，非宾客不重味，妻子仅能自充。然好施与，所得俸禄，尽置义庄，以赡宗属，泛爱乐善，故虽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蔡君谟。议茶者莫敢对公发言。建茶所以名重天下，由公也。后公制小团，其品尤精于大团。一日，福唐蔡叶丞秘教召公啜小团。坐久，复有一客至，公啜而味之，曰非独小团，必有大团杂之。丞惊呼。童曰："本碾造二人茶，继有一客至，造不及，乃以大团兼之。"丞神服公之明审。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一豪家，日闻歌钟之声。其家僮仆数十人，常往来曼卿之门。曼卿呼一仆，问："豪为何人?"对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岁，并无昆弟。家妾曳罗绮者数十人。"曼卿求欲见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尝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见。然喜饮酒，屡言闻学士能饮酒，意亦似欲相见，待试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着帽往见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着头巾，系勒帛，不具衣冠，见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礼。引曼卿入一别馆，供帐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盘至曼卿前，盘中红牙牌十余，其一盘是酒，凡十余品。令曼卿择一牌具，一盘肴馔各令择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妆服人品，皆艳丽粲然。一妓酌酒以进酒罢，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盘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去，略不揖客。曼卿独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情状，懵然愚痴，不分菽麦，而奉养如此，极可怪也。他日试使人通郑重，则闭门不纳，亦无应门者。问其近邻，云其人未尝与人往还，虽邻家亦不识面。古人谓之钱痴，信有之。

杜德俗呼为杜麻胡，送铺中卒也。附邮筒物至重者，他卒莫当之，德即荷而去，曾不倦怠。一日醉，牵一虎卧于铺前，居人大惊。德即枕而寐，食久方起，解缚纵虎而去。试诃之曰："复归旧山，不得害人!"虎瞑目若听伏者，乃去。人始以此异之。数日后，典衣召等辈环坐共饮，曰："德性根好道，宿业所牵，未能脱去，乃此拘留。近因引虎几泄神妙，吾非久去矣。汝等善勤王事，无生怠忽，各宜保育。"翌日德果死。德惟一身，乃葬路傍。治平年，大雨，水泛滥横流。德墓坏，浮其尸出外。为耕夫立其尸于路傍，爪发须眉，皆不堕。叩之蓬蓬若空革，有识者复葬之。亦是异人也。

程丞相性严毅，无所推下。出镇大名，每晨起，据案决事，左右皆惴恐，无敢喘息。及开宴，召僚佐饮酒，则笑歌欢戏，释然无间。于是人畏其刚果，而乐其旷达。

桑赞以旄节镇邢城，张文节居幕下，例以幕职每月料入十五千。以文节家贫，食甚众，命倍给之。文节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遇其所用，即其所用之因闻于桑，归其余于帑藏。桑赞虽武人，尝谓文节曰："公异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见也。"祥符中，文节为京东转运使，奏称："昔在桑赞幕下，知臣长厚。今赞死葬洪州，子弟悉官于外。臣乞每遇寒食节，至赞墓拜扫。"诏可之。是后岁一往，祭奉之礼，如在日在相府。凡桑氏子孙来见者，待之有如骨肉。

解叔谦母有疾，叔谦夜于庭中稽颡祈福。闻空中语云："此病得丁公藤为酒即瘥。"即访医及本草注，皆无识者。乃求访至宜都郡，遇见山中一老翁伐木，问其所用。答云："此丁公藤，疗风尤验。"叔谦便拜伏流涕，具言来意。此公怆然，以四段与之，并示以渍酒法。叔谦受之，顾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病即瘥。

魏舒尝诣野店，主人妻夜产。俄而闻车马之声，相问者："男也？女也?"曰："男。年之十五，以兵死。"复问寝者为谁？曰："魏公。"舒后十五载，诣主人问所生儿何在。曰："因条桑，为斧伤而死。"舒自知当为公矣，后果为三公。

萧睿明母病风，积年沉卧，睿明昼夜祈祷。时寒，睿明下泪，为之冰如箸。额上叩头，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疗夫人病。"睿明跪受之，忽不见。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每服之，即平复。于时秣陵朱绪无行。母病积年，忽思菰羹。绪妻到市买菰为羹，欲奉母。绪曰："病后安能食？先尝之。"遂并食尽。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必并啖尽，天若有知，当令汝哽

死。”绪便闻心中介介然，即痢血，明日而死。睿明闻之，欲手自戮其尸。既而曰：“污吾刀。”乃止。

李预得古人餐玉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若环壁杂器形者，大小百余。预乃椎七十枚为屑食之。及疾笃，谓妻子曰：“吾尸体必当有异，勿速殡，令后人知餐法之妙。”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闭。常谓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验，何不受含?”言讫，齿启纳珠。因嘘其口，都无秽气。举殓于棺，坚直不倾委。预叔祖皎为寇谦之弟子，遂服气绝粒数十年，隐于常山，年九十余，颜如小童。一旦沐浴冠带，家人异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称其得尸解仙道。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渊明《归来引》，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词意超迈如此。吾是以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诚实着见，学者多不晓。如玉川子《醉归诗》曰：‘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著汝。’舒王用其意，作《扇子诗》曰：‘玉斧修成宝月团，月边仍有女乘鸾。青冥风露非人世，鬓乱钗横特地寒。’”

仁庙朝，皇族中太尉夫人，一日入内再拜告帝曰：“臣妾有夫，不幸为婢妾所惑”帝怒，流婢于千里，夫人亦得罪，居于瑶华宫，太尉罚俸而不得朝。经岁方春暮，夫人为词曲，名《极相思令》云：“柳烟霁色，方春花露逼金茎。秋千院落，海棠渐老，才过清明。嫩玉腕托香脂脸，相传粉更与谁情？秋波绽处，相思泪迸，天阻深诚。”

丁晋公为昭王宫使，夏英公时以翰林学士为判官。一日会宴斋宫，伶人有杂手伎号“藏擫”者在焉。丁顾夏曰：“古无咏藏擫诗，内翰可作一首。”英公即席献诗曰：“舞拂桃珠复吐丸，遮藏巧伎百千般。主公端坐无由见，却被傍人冷眼看。”

薛尚书历典大郡，其治严明。每五鼓冠带，黎明据按决事。虽寒暑无一日异也。其精强如此。

王文正太尉气羸多病，真宗面赐药酒一瓶，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文正饮之，大觉安健，因对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夙兴，则饮一杯。”因各出数榼赐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效为之，苏合香丸盛行于时。此方本出广济方，谓之“白术丸”。后人亦编入《千金外台》，治疾有殊效。予于良方叙之甚详，然昔人未知用之，钱文僖公集箧中方，苏合香丸注云：“此药本出禁中，祥符中赏赐近臣。”即谓此。

魏傅融有三子：灵庆、灵根、灵越，并有才力。尝谓人曰：“吾昨夜梦有一骏马，无堪乘者，人曰：‘何用得人乘?’有一人曰：‘惟傅灵庆堪乘此马。’又有弓一张，亦无人堪引。人曰：‘惟有傅灵根堪弯此弓。’又有数纸文字，人皆读不能解，人曰：‘惟有傅灵越能解此文。’”灵庆后为军主，灵根为临齐副将，灵越为前军将军。

卷九

晋张华，初惠帝时，中人有得鸟毛长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此谓海凫毛也，出则天下扰攘矣。”陆机尝饷华鲊，于时宾客满坐，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信之。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鲊，于时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鲊过美，故以相献。武库封闭甚密，其中忽有雉雊。华曰：“此乃蛇化为雉也。”开视，雉侧果有蛇蜕焉。吴都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捶之无声，帝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尝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此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公，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欤?”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弁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曰：“精芒眩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张公将受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华得宝剑爱之，常置座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华之《博物》多类此。

唐龙图恬静寡欲。天圣中以工部郎中知洪州，舟南渡，徘徊不进。或问其故，答曰：“职由以四月为限，分遽之任，得无获趋利之讥乎?”逾月乃至。当时仕宦者无不愧服。

张宗永，华州人，倜傥不羁，善为诗。宝元中，以职官知建安县。时郑州陈相尹京兆，宗永尝以事失

公意。公有别业，在鄠杜县间。宗永知公好绝句诗，乘闲诣之，于舍壁大书二韵云："乔松翠竹绝纤埃，门对南山尽日开。应是主人贪报国，功成名遂不归来。"庄督录以闻，公览而善之，待之如初。宗永尝有诗云："大书文字堤防老，剩买峰峦准备闲。"嘉句甚多，往往脍炙人口。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劾。见之日先设禁围于着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围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惟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唯见三色，谓举人番人骆驼。

曹武穆知渭州，号令明肃，西人慑惮，由是边境无虞。一日方召诸将饮食，会有叛卒数千，亡奔出境者。候骑报适至，诸将相视失色，公言笑如平时，徐谓骑曰："吾命也，汝无泄。"西人闻之，以为袭已，皆杀之。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数千里，悉有潜伏之所，必在石岩枯木中，山民谓之熊馆。惟虎出百里外，则迷不知道路。

杨行密之据扬州，民呼蜜为蜂糖。夫蜜、密二音也，呼吸不同，字体各异，亦由茄子、伽子之义。甚哉，南方之好避讳者如此。

山谷言："余顷与范内翰、纯甫同局。纯甫多能言事。方公初官凤翔时，年尚少，家人每每见其卧斋中，忽蹶起着公服，执手板，危坐久之，率以为常，竟莫识其意。纯甫常从容问之，答曰：'吾时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为念，岂可不敬耶。

孙之翰，人尝与一砚，直三十千。孙曰："砚有何异，而如此之价也？"客曰："砚以石润为贤，此石呵之则水流。"孙曰："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竟不受。

孙元规知杭州，擿奸发伏，号为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然顶求化，以新寺宇。左右施利山积。公出见，立马不行，瞰其情。久之，入呼僧前，诘其奸状，僧惶恐顿伏。又一僧醉卧道上，为逻者所擒。公问其故，僧答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又问："复能饮酒否？"曰："公家赐酒，安敢不饮？"遂与酒一壶，一引而尽。公戒逻者曰："速扶师归院，勿使为群小侵侮。"僧明日声鼓登坐，谓众曰："吾西域之人也，溷迹于此，不幸为此子听识，不可复留矣。"于是结跏趺坐，奄然而逝。其分别淑慝，皆此类也。

石参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为员外郎。时西域献狮子，畜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尝率同列往观，或曰："彼兽也，给羊肉乃尔。吾辈忝预郎曹，日不过数斤，人翻不及兽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狮子，吾曹员外郎耳，安可并邪？"

赵侍读师民，学问淳德，天下所共称也。仁庙时讲书后殿，说乾卦四德，至贞字，不以他音代呼，直言其字。近侍皆掩口，公徐曰："临文不讳。"讲罢，帝目送之，顾左右曰："此真古儒也。"其眷重如此。

临川谢逸，字无逸，高才，江南胜士也。鲁直见其诗，叹曰："使在馆阁，当不减晁、张。"朱世英为抚州，举八行不就，闲居多从衲子游，不喜对书生。一日，有贡士来谒。坐定曰："每欲问无逸一事，辄忘之。闻人言欧阳修果何如人？"无逸熟视久之，曰："旧亦一书生，后甚显达，尝参大政。"又问："能文章否？"无逸曰："也得。"无逸之子宗野，方七岁，立于旁，闻之匿笑而去。

卷　十

郭进有才略，累有战功，尝判邢州。今邢州城，乃进所筑，其厚六丈，至今坚完。铠仗精巧，以至封贮亦有法度。进于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宾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与燕，设诸工之席于东庑。人或曰："诸子安可与工徒齿？"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进死未几，果为他人所有。今资政殿学士陈彦升宅，乃进旧第东一隅也。

孙梦得中丞，荐吴中复为御史。或曰："公平生不识，何由知之？"公曰："抃闻中复知犍为县，多美政。及替，不载一物。其爱民廉洁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知贤则荐，何用识面邪！"

包枢密知府礼上日，众吏前请讳。公曰："何讳也？"吏曰："公祖先之名，群吏当避之。"公瞋目曰："吾无所讳，惟讳吏之有赃污者。"吏惧而引去。吁，公儒者之通敏者也。任府尹十余年，民吏称为神明。然为大尹十余年，近世亦稀有。

兴化隐士陈易，字体常。熙宁初在太学，通经术。既而隐居庐山，以归，乃筑室于兴化县之蔡溪岩。不下山者三十年，惟与沙门有需亲善。人或就见，亦无忤也。易襟抱易旷，风韵洒然，见者无不爱慕忘归。蔡子由正言首以八行荐之，易以启事谢之云："心若死灰，枉被吹嘘之力；身如槁木，难施雕琢之功。"又云："昔在儒门，虽粗修于八行。晚归祖道，惟务了于一心。心既已忘，行复何有？"其所造如此。其后转运判官陈达野，复以行能尤异，荐易于朝，易终不起。

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贫甚。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所蔽翳。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初作东府，望气者言曰："异哉，乃有天子气。"及府成，车驾果临幸。时龙图张秩，以诗

庆两府诸公，而王丞相和曰："曾留主上经过迹，更费多人赋咏才。"

王荆公患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人。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相有边功，久居枢要。仁庙朝，有谏官言公宅枕干刚，貌类艺祖。公上章请罪云："宅枕干刚，乃朝廷所赐；貌类艺祖，盖父母所生。"仁庙嘉纳，益厚遇公，言者内愧 。夫言事，谏官之职也。然贵得其实，则不旷。苟求其微过以邀名，非义也，况无过失乎?

罗可，沙阳之硕儒也，性度宽宏，词学赡丽。尝预乡荐，见黜于礼部，遂慨然不复有进取意，以疏放自适。乡人共以师礼事焉。人有窃刈其园中蔬者，可适见，因蹑足伏草间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攘杀其鸡者，可乃携壶就之。其人惭悚服罪，可执其手曰："与子幸同里闾，不能烹鸡以待子，我诚自愧。"乃设席呼其妻孥环坐，尽醉而归，终不以语人。人由是相诫无犯。年六十七而卒。所为诗赋，多播人口。尝作《百韵雪诗》，其间有"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诚佳句也。

杜甫赠高适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愈赠张工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小侄阿宜诗云："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羌勳。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以此明唐之参军簿尉，有过则受笞杖之刑，犹今之胥吏也。

西头供奉官钱昭度，粗有诗名。曾作咏方池诗云："东道主人心匠巧，凿开方石贮涟漪。夜深却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棋。"有轻薄子见而笑曰："此正所谓一局黑全输也。"

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陈俗哉。山谷作《酴醿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若将出类。而吾叔渊材作《海棠诗》，又不然，曰："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工也。

赵叔平罢参政致政，居睢阳；欧阳永叔罢参政致政，居汝阴。叔平一日乘女舆，来访永叔。时吕晦叔以金华学士知颍州，启宴以召二公。于是欧公自为优人，致语及口号。高谊清才播绅以为美谈。口号曰："欲知盛集继荀陈，谓有当筵主与宾。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红芳已过鹦犹啭，青杏初尝酒正醇。好景难逢良会少，乘欢举白莫辞频。"

赵阅道为成都转运使，出行部内，唯携一琴一鹤一龟。坐则看龟鼓琴。尝过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颓然鼓琴不顾。

治平年，江南吉州吉水令，忘其名。治邑以严毅，民有罪，大小不赦。邑虽治，民亦失和。有野客马道为《啄木鸟》诗云："翠翎迎日动，红嘴响烟萝。不顾泥丸及，惟贪得食多。才摧枯朽木，又止最高柯。吴楚园林阔，芒芒争奈何?"令见其诗，为之少缓。民目马君为"马啄木"。

俗语有之曰："槐花黄，举子忙。"谓槐之方花，乃进士赴举之时。而唐诗人翁承赞有诗云："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乃知俗语亦有所自也。

卢秉侍郎，尝为江南小郡司户参军。于传舍中题诗云："青衫白发病参军，旋粜黄粮换酒罇。但得有钱留客醉，也胜骑马傍人门。"王荆公过而见之，尤极称赏，俄荐于朝。数年间遂超显仕。

东坡曰："罗浮有野人，山中隐者或见之，相传葛稚川之隶也。有邓道士者，尝见其足迹。余偶读韦苏州寄全椒道士诗云：'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遥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想其风度，则全椒道士，岂亦邓君之流乎?"因以酒问且依苏州韵作诗寄之曰："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飞空本无迹。"

杨某尚书以耳聋致政，居郓县别业。同里有高氏者赀颇厚，有二子，小字大马、小马者，业明经，屡上谒，杨以里闬之故，虽庸下，常待以温颜。一日里中社，小马携酒一榼，就杨公曰："此社酒，善治聋，愿得侍杯杓之余沥。"杨瞑目良久，呼小仆取笺。书绝句与之，曰："十数年来聋耳聩，可将社酒便能医。一心更愿清盲了，免见高家小马儿。"

晏元献公为童子时，张文节荐之于朝廷，召至阙下。适值乡试进士，便令公就试。公一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上极爱其不隐，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人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喻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惟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仁庙朝，卒至大用。

续墨客挥犀

[宋]彭　乘撰　葛焕礼整理

《续墨客挥犀》十卷，旧题北宋彭乘撰，实系后人伪托。然而此书当为“两宋间人采辑诸书而成”（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收有关宋代朝野轶事、诗文评论等价值较高。该书有《四库全书》、《稗海》、《笔记小说大观》本等。本整理本以红豆山房本为底本。

卷　一

母子妻三人并卒

〔此处有脱漏〕职官权知郓州平阴县事，一日与〔此处有脱漏〕忽报大夫人暴疾，潜驰归已不〔此处多有脱漏〕复抚潜尸〔此处多有脱漏〕出〔此处多有脱漏〕如此癖后为〔此处多有脱漏〕之曰：“扪虱庵未尝一日不醉，〔此处多有脱漏〕常对辅臣言，欲其戒酒，延年闻之〔此处有脱漏〕遂成疾而卒。

赵龙图善为诗句

赵龙图师民知磁州日，有春日即事云：“委地露花啼晓恨，拂堤烟柳美春容。”信哉佳句也。公为性淳古而诗笔秀丽，是知有学而益有才也。

愿为夫人子以报

曾学士居泉州南安县。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尚者，年九十余，戒行孤絜，未尝出庵。曾公与夫人时时携果馔衣物往遗之，老僧谢曰：“吾年齿衰迈无以为报，愿为夫人之子以报。”时夫人方孕，一夕梦老僧披帏而入，夫人惊寤而子生。遽遣人问之，则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亮，后为宰相，封鲁公云。俗传燕巢人家，巢户内向及长过尺者吉祥也。集贤尚书张公别墅在光化军，每岁燕巢第中正寝，其长可容匹练，户悉内向，数年间入管机密，遂登庸焉。

望阙而逝

真宗皇帝时，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陕州承天观。寿百余数，耐寒暑，日纵酒往往不食，祀汾阴随辇自号罗山太一洞主。临终召官僚士庶言死生之要，夜分盥灌望阙而逝。举其体甚轻，若蝉蜕然。

土馒头

梵志诗曰：“城外土馒头，稻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鲁直曰：“既是稻草，何缘更知滋味。”易之曰：“预先以酒浇，且图有滋味。”

视五色损目

凡视五色皆损目，惟黑色于目无损。李氏有江南日，中书皆用皂罗糊屏风，所以养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罗糊屏风。

投檄去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乐闲放，而家甚贫。忽吟一诗曰：“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宁。

扈兴屠狗为事

扈兴，府界酸枣县市民也。始以屠狗为事，间或亦宰牛豕，而又善庖。邑人多用之，悉呼之曰：“扈厨。”一日市牛归，缠之屋后将欲杀之也。牛见兴，双跪其前足若拜焉。兴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更拜即不杀焉。”牛又如前拜不止，兴方秉酒，醉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弗信也。”乃竟杀之，剖腹中有犊焉。兴有三子，不逾半岁皆死。嗟曰：“始笑而许，中怒而杀，三子皆夭，今一身老且孤，复贫困，天道远乎？”扈兴今为手力厨子于县衙，年七十余岁矣。

妖异未必尽为祸

鄱阳龚冕仲自言其祖纪与族人同应进士举，唱名日其家众妖竞作：牝鸡或晨雏，犬或巾帜而行，鼠或白昼群出，至于器皿服用之物，悉自变易其常处。家人惊惧不知所为，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时尚寒，

与姥对炉而坐，有一猫正卧其侧，家人指猫谓姥曰："吾家百物皆为异，不为异者独此猫耳。"于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骇而去。后数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异未必尽为祸也。

王弼言有所自

宋子京尚书云："古者牛惟服车。《书》云：'肇牵车牛。'《易》曰：'服牛乘马。'汉赵过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传》云："牛稼墙之资。"是不原汉始用牛耕之意。其说虽不见于经书，然十哲有冉耕者字伯牛，盖取其义。古非不知以牛耕，但赵过教人驱驭之法，耒耨之器为备善耳。王弼之言必有所自也。

好草圣不工

张丞相好草圣而不工，当时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其侄录之。当陂险处，侄惘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丞相熟视久之，亦自不识，诟其侄曰："胡不早来问？致吾忘之。"

呼为卧仙

华岳张超谷岩石下有僵尸，齿发皆完，春时游人多以酒沥口中，呼为"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荐之。嘉祐中，有石方十余丈，自上而下正塞岩口，岂非仙者所蜕，山灵之不欲人之亵慢。

王维画《黄梅出山图》

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盖其所图黄梅、曹溪二人，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

厩　猴

耿从政以供备副使知赵州，厩养一猴甚大，如三四岁儿，极甚驯善，不加羁絷，亦不远去。厩有守卒，夜即赌博，常使此猴执火炬，举动如人，惟所命焉。时见胜者即伸手乞钱，稍迟与则灭其火，人已怪之。厩后有园，守卒居园中，其妇产一子，三日浴之，猴在其傍。园卒贫乏，常居家治蔬于圃。一日尽室灌园，其子妇以儿在家乃先回欲乳之，适见猴抱婴儿在房前，妇使猴放子于地而出。他日自外归，乃见其子殂于釜中，而猴常见浴儿乃效人之所为。于是白于耿使而斩之，足知畜养异类，亦宜防之也。

吉贝布

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余后因读《南史·海南诸国传》，言林邑等国出古贝木，其花成时如鹅毛，抽其绪纺之以作布，与纻布不异。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正此种也。盖俗呼"古"为"吉"耳。

分夜钟

欧公诗话有讥唐人"半夜钟声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钟鸣"。时或以谓人之始死者，则必鸣钟，多至数百千下，不复有昼夜之拘，俗号"无常钟"，意疑诗人偶闻此耳。余后过姑苏，宿一院，夜半偶闻钟声，因问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钟，曷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唯姑苏有之，诗人信不缪也。

迂阔好怪

渊材迂阔好怪，尝畜两鹤，客至指以夸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语未卒，园丁报曰："此鹤夜产一卵，大如梨。"渊材面发赤，诃曰："敢谤鹤耶!"卒去。鹤辄两展其胫伏地，渊材讶之，以杖惊使起，忽诞一卵。渊材咨嗟曰："鹤亦败道，吾乃为刘禹锡佳话所误，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语，余皆勘验。"徐曰："渊材自信之力，然读相鹤经未熟耳。"又曰："吾平生无所恨者，五事耳。"人问其故，渊材敛目不言，久之曰："吾论不入时听，恐汝曹轻易之。"问者力请其说，乃答曰："第一恨鲥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闻者大笑，而渊材瞠目曰："诸子果轻易吾论也!"

张氏园亭

范讽自给事中谪官，数年方归济南。城西有张氏园亭，数泉上出，有金线、真珠之目，水木环合，乃历下之胜景。园亭主人乃张寺丞听也，尝邀范宴饮于亭。范题二韵诗于壁："园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

画有八景

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往岁小窑村陈用之善画，迪见其画山水，谓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迪曰："此不难耳，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怳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用之自此画格进妙。

香山寺猴

郴州境有香山寺，寺构于山半，其景极清雅，然多群猴，至相呼沿挂檐楹之上，亦入庖厨窃食，又常

污僧缁衣，寺僧患之，无计绝也。有一客僧曰："我能令其绝迹不来。"一日，以机获得一猴，僧乃以浓墨遍涂猴身，而复纵去，群猴见之大惊，时奔走无地。墨猴被缚以得纵去，趁群甚急，众猴呼叫而益走，引领望之，俄顷入于深山而不见，自此猴果绝迹。庄子言："汝太白而去黑而来，岂不怪也。"亦此类也。

通印子鱼

莆阳通应子鱼名著天下，盖其地有通应侯庙，庙前有港，港中之鱼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谓之"通印子鱼"，故荆公亦有诗云："长鱼俎上通三印。"此传闻之讹也。

拟古诗

《文选》有江文通拟古诗三十首，如拟休上人闺情云："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今人遂用为休上人诗故事。又拟陶渊明田园诗云："种禾在东皋，苗生满阡陌。"今此诗亦收在陶渊明集中，皆误也。

卷　二

忌桃李雀蛤

服木者忌食桃、李、雀、蛤。今人多不食鸠鸽，误也。海傍有蛤，背有花纹者，土人谓之"花蛤"；无文者，谓之"沙蛤"，其状一同。《记》云："雀入大水化为蛤。"盖以其同类故耳，濒海之民有目睹其变者。

江左高文

六一居士谓陶渊明《归去来》为江左之高文，当世莫及。涪翁云："颜、谢之诗可谓不遗炉锤之功至，然渊明之墙数仞而不能窥也。"东坡晚年尤喜渊明诗，在儋耳遂尽和其诗。舒王在金陵作诗多用渊明诗中事，至有四韵诗全使渊明诗者。又尝言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趣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

渡观江风作

王荣老尝官于观州，罢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箧中畜奇物，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献之，不可；又以端石砚献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帐献之，皆不验。夜卧念曰："有黄鲁直草书扇头子，题韦应物诗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即取视，恍恍之际曰："我犹不识，鬼宁识之乎？"持以献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对展，南风徐来，帆一饷而济。余谓观江神必元祐迁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胥吏魁桀狡狯

陈学士贯为省副，时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狯，潜通权幸，省中之事率以咨之，每声喏使篷，往往佯为欠伸不敢当其礼。陈闻而不平，决入省斥逐之。既来参见严颜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弥谨，禀承明敏，举无遗事，岁余陈亦善待之。一日，陈谓胥曰："宅中欲会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干办？"胥曰："某公事之隙暂往督视亦可。"陈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尔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需十未具一。"胥乃携十余岁女子于东华门衔，插纸标于首曰："为陈省副请女客，令监厨无钱陪备，今鬻女子要若干钱。"遂结皇城司密逻者，俾潜以闻朝廷，将行黜降，赖宰臣辨解，终岁竟罢去，止得集贤学士（旧例省副罢皆得集贤学士）。

鲤鱼三十六鳞

鲤鱼当胁一行三十六鳞，鳞有黑文如十字，故谓之"鲤文"。从鱼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袭者。

天庆观古钟

郴郡天庆观有古钟，一夕大风雷，俄而失之。观主意其为盗者所取也，乃告公而求之，符下久不得。渔者一日渡江，以篙下刺，铿然有声，细而视之，乃其钟也。告官举而出之，乃天庆观所失钟也。钟腹有二窍，若用利物穴之也。说者言："钟鼻泻作龙形，往往有灵，与潭下蛟蝎革斗，不然钟何以致此也。"夫钟其重数千斤，虽百人未易迁徙也，无故而至于水下，是可怪也夫。

射之没镞

《史记·李广传》："广夜见石以为虎，射之没镞。"《汉书》云："饮羽。"史迁与李广同时，必不误。铁能入石逾寸，亦足为异，必无竹能入石过尺之理。虽云精诚所致，恐物理不然，此殆班氏之饰词也。

至言之祖

宋尚书云：混元皇帝《道德经》为至言之祖；屈平《离骚》为词赋之祖；司马迁《史记》为纪傅之祖。后人为之□，□方不能如矩，至圆不能过规。左丘明工言人事，庄周工言天，二子之上无有矣，虽圣人复生蔑以加云。

作不经人道语

盛学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馆中，雪夜论诗，平仲曰："当作不经人道语。"曰："斜拖阙角龙千丈，潜抹墙腰月半棱。"坐客皆称绝。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乃曰："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皂鹤洞

平凉西有崆峒山，乃广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绝壁有石穴，谓之皂鹤洞。鹤顶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岁不过一二出。今其地乃为僧徒所据，鹤或见，则僧徒必有死亡反初者。

《乐毅论》皆摹本

本朝人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子尝见。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于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

崔球昼梦至家

池州崔球为太学生，苦学久不归。一日，昼梦至其家，见其妻正凭几写字，呼之不应，与之言亦不答，若耳不闻焉。所书乃诗一首也，云："数日相望极，须知意思迷。梦魇不怕崄，飞过大江西。"既觉，历历忆其诗，乃书之藏于箭。后月余家问至，其妻寄此诗一字无差，有其书之月日，乃球得梦之日也。

服金石药者多被毒

周东老尝言退之痛斥道释以至贬谪，然在潮州乃参大颠，其后与孟简书，虽深自辨释教，终不能掩也。又好言人服金石药者，多被毒病而死，必为世诫。而乐天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则知退之晚年亦因服金石致病死矣。以之立言垂教则可，岂可谓亦允蹈之者乎！

卷　三

血如皂荚子

真庙时有人奉使交趾，以膂羹配笼饼而食，羹中血皆如皂荚子，虽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然。洎回郾求其法，乃取牛蝉沦而去其皮耳。

蹙　融

蹙融，或谓之"蹙戎"，《汉书》谓之"格五"，虽止用数棋，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无敌。其法已常欲有余而致敌人于险，虽知其术止如是，然卒莫能胜之。

胡　蔓

二广有草生于山谷间，其名"胡蔓草"，以急水吞之即立死，以慢水下之即缓死。又取毒蛇杀之，以草覆，洒之以水，菌生其上，取而为末，以酒毒人，始亦无恙，再饮酒即毒作死矣。以茶以饣皆然。其俗颇淫，妇人多不由媒而配合。北人与之合，既情相爱，多不肯逐北人内地，即阴以药致食物中，北人还即诫之曰："子某年复来。"若从其言去即复有药解之，若过期不往乃毙矣。或谓之"定年药"，北人届彼亦宜志之也。

静指溪作诗

静禅师，有道老宿也。初住筠之三峰，尝赴供民家，渡溪溪流涨，静重迟为涨流所漂，童子掖之至岸。坐沙石间，垂头如雨中鹤，童子意必怒且遭诟，遂不敢仰视。静忽指溪作诗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气多。刚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后如何。"后住汝州香山寺，无疾而化。

业成方食肉

贾参政之父名玭，有学问，五代时举进士甲科，开宝中官至水部员外郎，教子甚严。参政方五岁，日诵千余言，常令蔬食，曰："俟业成乃食肉。"参政年十五，遂登进士第。士大夫有子弟好学者，水部必持刺往谒劝诱之，常言父兄于其子弟当割爱尚严，使之有立，群从孤幼贫不能自立者，咸养育训诲以至成人云。

八十二岁及第

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

张密学善待僧文鉴

张逸密学知成都，善待僧文鉴大师，蜀中民素所礼重。一日，文鉴谒张公未及见，时华阳主簿张唐辅同俟于客次，唐辅欲搔发，方脱乌巾，睥睨文鉴罩于其首，文鉴大怒喧呶，张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与此官人素不相熟，适来辄将幞头罩某头上。"张公问其故，唐辅对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大师头闲，遂且权少时，不意其怒也。"张公大笑而已。

过一新贵人食

余与李德修游公义，过一新贵人，贵人留食，予三人者皆左手举箸。贵人曰："公等皆左转也。"予应声曰："我辈自应须左转，如君岂是背匙人。"一坐大笑。

小民不为利动

兴元府李翁以煅铁为业，仅免饥寒。俄生一女，姿容绝丽，人目之为花羞，豪贵竞纳金珠求以为妾，有至数千缗者，其父悉拒而不许。既而有贫士愿娉为

妻，乃许之。贫士后遂以才学登第，人皆叹其小民能不为利动而有守也。

六　虎

延平吴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残忍，时号“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适人皆不终，平生手杀婢十余人。每至夜分常闻堂庑间喧呼击扑之声，同室者皆惧，“五虎”怒曰：“狂鬼敢尔耶!”命开户移榻于中庭，乃持刃独寝，于是彻旦寂然。人谓“五虎”之威鬼犹畏之也。

卷　四

陈烈遵古礼

陈烈福州人，博学不徇时态，动遵古礼。蔡君谟居丧于莆田，烈往吊之，将至近境，语门人曰：“《诗》不云乎？‘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今将与二三子行此礼。”于是乌巾栏鞟，与二十余生望门以手据地膝行，号恸而入，孝堂妇女望之皆走，君谟匿笑受吊，即时李遵画《匍匐图》。

古　冢

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冢，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头者，巾额皆方，悉如今制，但无脚耳；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包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人情不相远，千余年前冠服已尝如此，其祭器亦有类今之食器者。

守　宫

守宫其形大概类蜴蜥，足短而加阔，亦有其色金者。秦始皇时有人进之云：“能守钥，人不敢窃发”。钥，古名之曰“守宫”，由此也。又云：“致于宫中，宫人之有异志者，守宫即吐血污其衣。”或曰：“以守宫系宫人臂，守宫吐血污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则杀之。”

与可诗精绝

东坡尝对欧阳公诵文与可诗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欧公笑曰：“与可无此句，此句与可拾得耳。”世徒知与可扫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诸家之妙，诗尤精绝。戏作《鹭鸶诗》曰：“颈细银钩浅曲，脚高绿玉深翘。岸上水禽无数，有谁似汝风标。”

有气岸

德州军士刘喜有气岸，尝出经年，妻与一富人子私通，夫归给谓妻曰：“汝之前事我尽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于人，又不忍间两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饷我，我则使汝诈为病而死者，载以凶器而送诸野，汝夜则潜往奔之，如是庶可以灭口。”妻以为然，因进百金托以疾逝。夫乃纳妻于棺，胶以大钉，遂纵火焚之，以身自诉于郡将张不疑，不疑奇其节而释其罪。

婢仆患疾

江南富民王生有仆病癞积年，王生恶而逐之，自投于井，水始及肩故得不死，明日汲者为救而免，自是所患顿除，至八十余方死。又安州杨子方秀才有婢春燕，中年忽得足弱之疾，不能步履，而饮啖辄兼数人，其家亦厌之，移弃野外，凡旬日不得食。一日，自步而归，卒老于杨氏，此理殆不可晓。

中书有生老病死苦之说

熙宁中，初富丞相苦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将及引年，时王介甫、赵阅道、唐子方为参政。介甫日进说以更庶政，阅道颇难之而不能夺，但退坐阁中弹指言苦。唐子方屡争于上前，既而唐发疽而死。京师人言中书有生、老、病、死、苦之说，谓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阅道苦、子方死也。

唐肺石

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剥不可读。按，秋官大司冠以肺石达穷民，原其义乃伸冤者击之，立其下，然后士听辞，如今之僭登闻鼓也。所以肺形者，便于垂，又肺主声，殷所以达其冤也。

诗记一时事实

欧阳公《夷陵黄牛庙诗》曰：“石马系祠门。”东坡《钱塘诗》曰：“我爱南屏金鲫鱼。”二诗皆无以异童稚学为诗语者，然皆记一时之事。欧阳公尝梦至一神祠祠前，有石马缺左耳，及谪夷陵过黄牛庙所见如梦中。西湖南屏山兴教寺池有鲫鱼十余尾，皆金色，道人斋余争倚槛投饼饵为戏，东坡习西湖久，故写于诗词耳。

笛声发于林

余尚书庆历中知桂州，州境穷僻处有林木延袤数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辄有笛声发于林中，声甚清远。土人云：“闻之已数十年，终不详其何怪也。”公遣人寻之，见其声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为枕，笛声如期而发，公甚宝惜，凡数年。公之季弟欲穷其怪，命工解视之，但见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虽善画者不能及，重以胶合之，则不复有声矣。

睹貌辄相憎恶

晋阳有张、李二生为邻，二生素无仇隙，睹貌辄相恶憎。张与高僧志端相善，语其因，僧曰：“此宿

冤也，宜远游以避之。”张如其言，因诣蜀侨居僧舍数年。后忽闻有李处士者投宿是院，张潜窥之，乃邻之李生也。张甚疑惧促装将出，李怀刃伺诸门，戳其胸而杀之，李自刎。

失礼则求诸野

居丧之礼近世灭裂。予尝知辰州，民与蛮獠杂居，其俗父母丧不啖稻粱、盐酪、飞走之肉，惟食藜实、粉豆、鱼菜而已。虽未合于古礼，而诸夏闾里之民不逮也。失礼则求诸野，信哉。

钱有顺天得一文

熙宁中，尝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文，皆“顺天得一”。当时在庭皆疑古无“得一”年号，莫知何代物。予按《唐书》史思明僭号铸“顺天得一”钱，“顺天”乃其伪年号，“得一”特以名铸钱耳，非年号也。

韩范二公客

范文正镇鄱阳，有书生献诗甚工，文正延礼之。书生自言平生未尝饱，天下之寒饿无在某右者。时盛行欧阳率更字，荐福寺碑墨本值千钱，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纸墨已具，一夕雷击碎其碑，故时人为之语曰：“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上杨州。”东坡作穷措大诗曰：“一夕雷轰荐福碑。”韩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则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怜之，百计赒恤为求婚。将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儿赐之，未及门而注死，郭注殆可与范公客同科也。韩、范功名富贵如泰山黄河，日月所不能老，两客乃尔可笑耶。

蝘蜓两首

余友人张德夫尝夜观书，有蝘蜓误跃入灯盏中，视之有两首，未几德夫卒。

诈为愚懵无知之状

李几道朝散云：淄川刘栋，有道之士也，布裘缁巾，诈为愚懵无知之状。养母甚孝，所居临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余，人始疑而异之。其后去城数里作窟室以居，别筑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视母，寝食讫复还窟室默坐，如是十余年。士大夫欲见者皆入窟室中，相对不交一谈，问亦不应，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营藏讫，一旦翩然弃去，不知所往。

献秋霖赋

徐仲谋在皇祐中罢广东提刑，到阙时京师多雨，遂献《秋霖赋》。其略曰：“连乎七月八月，淹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霁而终朝礼佛，放朝参而隔夜传宣，泥涂半浸于街心不通车马，波浪将平于桥面难渡舟船。”时贾文元、陈恭公秉政共引过于上前，且云：“阴阳失序，自当策免，然臣等已屡乞罢而圣恩未允，致有疏远小臣以猥语侵侮臣等，实无面目师长百辟。”神宗怒降仲谋监邵武军酒税。

仕宦守义

唐龙图（肃）恬静寡欲。天圣中，以工部郎中知洪州，舣舟南康徘徊不进。或问其故，答曰：“职田以四月为限，今遽之任得无获趣利之讥乎?”逾月乃上，当时仕宦者无不愧服之。

安边良策

密学吕公绰知秦州，古渭诸羌来献地，吕曰：“天下大侯，岂利区落尺寸之地耶!”谢绝之。夏安期郎中知渭州，籍塞下闲田，募人耕种，岁得谷数万斛以备赈贷，人甚便之。人谓二公皆得安边之良策。

梦以手扶天

韩稚珪侍中知泰州日，卧疾数日，冥冥无所知。倏然而苏，语左右曰：“适梦以手扶天者再，不觉惊寤。”其后援英宗于藩邸，翼今上于春宫。扶天之祥已兆于庆历中，固知贤臣之勋业非偶然而致也。

黄河出一人手

祥符中，黄河急流中忽出一人手，大数尺，上题八人姓名，皆当世达官也。是岁八人者皆死。

缗自地起立

夏侯嘉正太平兴国中为益王生辰使，所获金币鬻之得钱辇归家。忽一缗自地起立良久乃仆，嘉正遂病，逾月而卒。

鳗　井

越州应天寺有鳗井，在一大般石上，其高数丈，井才方数寸，乃一石窍也。其深不可知，唐徐皓诗云：“深泉鳗井开”，即此也，其来亦远矣。鳗即出游，人取之置怀袖间了无惊猜。如鳗而有鳞，两耳甚大，尾有刃迹，相传云黄巢曾以剑割之。凡鳗出游，越中必有水旱、疫疠之灾，乡人常以此验之。

欧公赠禹玉诗

欧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当进诗贴子，会温成皇后薨，阁虚不进。有旨，亦令进。欧公经营，禹玉口占促写曰：“昔闻海上有仙山，烟锁楼台日月闲。花下玉容长不老，只应春色胜人间。”欧公喜其敏速，禹玉，欧公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故欧公赠其诗略曰：“当时发策武城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

卷　五

应声虫

余友刘伯时尝见淮西士人杨勔，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余始未以为信，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腹中有声如击鼓

陈子直主簿之妻有异疾，每腹胀则腹中有声如击鼓，远闻于外，行人过门者皆疑其家作乐。胀消则鼓声亦止，一月一作，经数十医皆莫能名其疾。

学士得服金带

国朝翰林学士得服金带朱衣，吏一人前导。两府则朱衣，吏两人金笏头带佩金鱼，谓之"重金。"居两制久者则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时黄?"处内廷久者，又曰："眼赤何时两，腰黄甚日重?"

见人乘骊驹自壁中出

余外亲章安国尝寒逆旅中，晨起如厕，见白衣人乘骊驹自壁隙中出，长寸余，步骤往来，徘徊瞻顾。忽仰首视章，遽驰而入，终不知其何怪也。

秦州西溪多蚊蚋

范文正公少时求为秦州西溪监盐，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戏题壁曰："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不要问前程。"虽公一时戏笑之语，亦岂弟浑厚之气逼人，况其大者乎!

佛牙舍利

熙宁中予察访过咸平，是时刘定子先知县事，同过一佛寺，子先谓予曰："此有一佛牙甚异。"予乃斋絜取视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飒然涌出，莫知其数。或飞空中，或堕地，人以手承之即透过，着床榻，铮然有声，透下光明莹澈，烂然满目。予到京师传于公卿间，后有人迎至京师，执政言取入东府，以次流传士大夫之家，神异之迹不可悉数。有诏留大相国寺，创造木浮图以藏之，今相国寺西是也。

陈亚以滑稽著称

陈少常亚以滑稽著称，蔡君谟尝以其名戏之曰："陈亚有'心'终是'恶'。"陈即复曰："蔡襄无'口'即成'衰'。"时以为名对。为殿中丞日知岭南恩州，到任作书与亲旧曰："使臣之五马双旌，名目而已；螃蟹之一文两个，真是不虚。"又尝曰："平生之一对最亲切者是'红生'对'白熟'也。"

却鼠刀

苏子瞻有"却鼠刀"云：得之于野老，尝匣藏之，用时但焚香置净几上，即一室之内无鼠。

持不杀戒

龚彦和谪化州，持不杀戒曰："夜礼佛，对客虮虱满衣领不恤也。"至完作倡嘲之曰："衣领从教虱子缘，夜深拜得席儿穿。道乡活计君知否? 饥即须餐困是眠。"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有李主簿失其名，夜泛舟临舷濯足，忽有物自水中掣其足，众力为救之。李号呼云："其痛彻于心骨，不可忍，吾宁死也!"遂随之而入，明日求其尸不获。

预知死日

吴人郑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材，嘉祐中监高邮军税务。尝遇一术士，能推人死期，无不验者，令推其命不过三十五岁，忧伤感叹殆不可堪，人有劝其读老庄以自广。久之，润州金山一僧端坐与人谈笑间遂化去，夷甫闻喟然叹息曰："民不得寿得如此，僧复何怨哉!"乃从佛者授首《楞严经》，往还吴中。岁余忽有所见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释然于怀，无复蒂芥。后赴封州判官，预知死日，先期旬日作书与交游亲戚叙诀，乃及次叙家事备尽。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园，面溪一亭絜饰，夷甫至其间，亲督人洒埽及焚香，挥手指画之间，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犹作相画之状。郡守而下少时皆至，士民观者如墙，明日乃就敛，高邮崔伯易为墓志，略叙其事。予与夷甫远亲，知之甚详，士人中盖未曾有此事。

饮酒面色发赤

胡秘监旦自知制诰落职，通判襄州。时谢学士泌知州事，尝因过厅饮酒，胡面色发赤，谢戏曰："舍人面色如衫色。"胡应声答曰："学士心头似幞头。"胡时衣绯。

老狙坐逝

潭州南岳寺后有巨石，高丈余，忽有老狙拱手跏趺坐逝其上。

海　人

李仲游承议知同安县日，有人泛海舟交易外国，经岁始还去。谓为大风飘至一岛屿，时月正明，见十

数人自海连臂而出，登屿笑语，语不可解，体貌与人无异，但裸形耳。舟人鸣锣鼓以骇之，复联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屿人云："此名'海人'，室在屿下。"

陶毅使江南

国初，朝廷遣陶毅使江南，以假书为名，实使觇之。丞相李献以书抵韩熙载曰："五柳公骄甚，其善待之。"毅至，果如李所言。熙载谓所亲曰："陶秀实非端介者，其守可隳，当使诸君一笑。"因令宿驿舍俟誊六朝书半甲。乃毕，熙载使歌姬秦蒻兰衣弊衣为驿卒女，毅见之而喜，遂犯慎独之戒，作长短句赠之。明日中主燕客，毅凛然不可犯干，中主持觥使蒻兰歌续断弦之曲侑之，毅大惭而罢。

钱文有应元宝运四字

庐山太平观乃九天采访使者祠，自唐开元中创建。元丰二年，道士陶智仙构一舍，令门人陈若拙董作发地，乃得一瓶，封镉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铜钱，文有"应元保运"四字，若拙得之以归，其师不甚为异。至元丰四年，忽有诏进号"九天采访使者"为"应元保运真君"，遣内侍廖维持御书殿额赐之，乃与钱文符。同时知制诰熊本提举太平观具闻其事，召本观主首推诘其详，审其无伪，乃以其钱付廖维表献之。

谢泌名知人

谢泌名知人，少许可，平生荐士不过数人，而后皆至卿相。每欲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荐士也。

未石

李栥朝议好奇，有异石高二尺许，嵌硿可爱。常置庭槛间，每至日方未时，即有气出于石穴中，若烟云之状。候之万不差一，因目之为"未石"。

古鉴

庆历中有宦者以罪谪居维扬，藏一古鉴，圆径尺。余云是禁中旧物。鉴背铸成兔形，甚精巧，每至月满夜，持鉴当月照之，则兔形却在鉴中，人莫究其理。

德庄心异野夫

龚德庄罢官河朔，居京师新门。刘野夫上元夕以书约德庄曰："今夜欲去与君语，令阁必尽室出观灯，当清净身心相候。"德庄雅敬其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辈未还，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门而烧，德庄窘捉诰牒犯烈焰而出，顷刻数百舍为灰砾之场。明日野夫来吊且欣曰："令阁已下不出是吾忧，幸出可贺也。"德庄心异野夫，然不欲诘之也。

金龟金牌

上令上坊铸为金龟金牌各数百，龟以赐近臣，人一枚，时受赐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余悉埋玉清昭应宫、宝符阁及殿基之下，以为宝镇。牌赐天下州府军监各一，今谓之"金宝牌"者是也。洪州李简夫家一龟，乃其伯祖虚已所得者，盖十七人之数也。其龟夜中往往出游，烂然有光，掩之则无所得，其家至今匿藏。

语言卒易

王学士介博记俊爽然，语言卒易，人多谓之"心风"。熙宁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将行，王丞相以诗送之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不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沧波。"意者以其风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题为十篇上丞相。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丞相笑曰："阎罗见阙，宜速赴任也。"

映烛见其肠胃筋脉

张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会客，有一仆立烛下，映烛视之，见其肠胃筋脉圆转上下历历可数，洞彻如鉴，众骇观莫测其由。张命易以他烛，遂不复见。

毛僧

吴有异比丘，号"毛僧"。日游聚落，饮啖无所择，轻薄子多狎玩之，贵势要之不诣。忽谓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说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烧却，恰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异哉！其端师子戒阇梨之流乎？

兄弟数人同在禁林

元厚之少时，曾梦人告之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此梦为不然。熙宁中厚之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学士院，一人韩持国维，一陈和叔绎，一邓文约绾，一杨元素绘并厚之名绛。五人名皆从"纟"，始悟兄弟之说。

献香杂剧

熙宁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献香杂剧。时判都水监侯叔献新卒，伶人丁仙现假为一道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诘其出神何所见？道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罗，见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视之乃本朝韩侍中也。手捧一物，窃问傍立者，云：'韩侍中献国家《金枝玉叶万世不绝图》。'"僧曰："近入定到地狱，见阎罗殿侧有一人衣绯垂鱼，细视之乃判都水监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窃问左右云：'为奈河水浅，献图欲别开河道耳。'"时叔献兴水利以图恩

赏，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语。

卷　六

奸人杀其夫

张杲卿丞相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外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非，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鞠问，果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上元夜张燕

青为枢密副使宣抚广西，时侬智高守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飨军校。首夜乐饮撤晓，次夜二鼓，时青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勤劳座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驰者云：是夜五鼓青已夺昆仑矣。

出侍姬十数人

东坡居士尝饮一豪士家，出侍姬十余人，皆有姿伎。其间有善舞者，名媚儿，容质虽丽而躯干甚伟，豪士特所宠爱，命乞诗于公。公戏为四句云："舞袖蹁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敢撼半天风雨寒。"妓赧然不悦而去。

好讥谑

国子博士郭忠恕，有才学，好讥谑，屡以谤讪得罪。尝嘲司业聂崇义云：近贵全为聩，攀龙只作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应声答曰："莫笑有三耳，全胜畜二心。"忠恕大惭。

作启事遗友生

孔大夫（嗣宗）为浙漕，戏作启事以遗洛中友生，其略云："满肚里伴客茶汤，一眼底欠人书启。火炉头恰如孤鬼，门道里正似院翁。"凡数百言，深得俳体。

陈抟被诏至阙下

真宗时陈抟被诏至阙下，间有士大夫诣其所止，愿闻善言以自规诲。陈曰："优好之所勿久恋，得志之处勿再往。"闻者以谓至言。

四句谜

荆公戏作四句谜，示吉甫云："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吉甫亦作四句解云："东海有一鱼，无头亦无尾。更除脊梁骨，便是这个谜。"

状甚丑

吴伯虎朝奉，状甚丑，鼻有孔而无准，每出廛市，童孺争随而笑之。元丰中登弟，上见之亦为之笑。时有赠伯虎诗者云："众人皆有鼻，公鼻最堪论。涕出应难兴，（去声）香来却易闻。虽然无寿相，知是有山根。见说登科日，欣然动至尊。"或有相者谓伯虎曰："君以丑胜天下，亦贵人之相也。"

异　兽

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鳞，首有一角，考之记传与麟不类。当时有谓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鳞，莫知其的。回诏欲谓之"麟"，则虑夷獠见欺；不谓之"麟"，则未有以质之，止谓之"异兽"最为慎重有体。合以予观之，殆"天禄"也。按《汉书》灵帝中平三年铸天禄虾蟆于平门外，注云："天禄，兽名。"今邓州南阳县北，宗资碑旁两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元丰中予过邓境，闻此石兽尚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禄"、"辟邪"字观之，似篆似隶。其兽有角鬣，大鳞如手掌。南丰曾阜为南阳令，题宗资碑阴云："二兽膊之所刻，独在制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鳞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详其形甚类交趾所献异兽，知其必"天禄"也。

鉴照人见前途吉凶

嘉祐中伯兄为卫尉丞，吴僧持一宝鉴来云："斋戒照之当见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鉴，鉴不甚明，仿佛见如人衣绯衣而坐。是时伯兄为京寺丞，衣绿，无缘遽有绯衣，不数月应。

鳄鱼图

《岭表异物志》记鳄鱼甚详。予少时到闽中，时王举直知潮州，钓得一鳄，其大如船，画以为图而自序其下。大体其形如龟，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有黄、苍二色，或时有白者；尾有三钩，极铦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为鱼，或为龟鼋，其为鳄者百无一二。土人设钩于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鳄鱼尾而食之，则为人所毙。

屡掇上庠

有进士曹奎，屡掇上庠，南宫高选，居常自负，作大袖袍衣之袖广数尺。时有进士杨卫怪之，谓曰："袖何广耶?"奎曰："要盛天下苍生。"卫答曰："此但能盛一个耳。"

丰城老人生子

东坡居士在丰城，有老人生子，为具召东坡且求一诗。东坡问翁年寿几何？曰："七十。"翁之妻几何？曰："三十。"东坡即席戏作八句，其警联云：

"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已及古稀年。"

幼芳姝媚可惜

石曼卿任永静军通判日，眷官妓杨幼芳者甚厚，幼芳恃其势自肆无惮，太守亦爱曼卿才，颇优容之。一日，大会宾佐，群妓皆集，独幼芳不至，屡遣人促之，抵暮方来，扬扬自若。太守由是发怒，呼五伯将笞之。曼卿惶遽下阶折腰请曰："幼芳姝媚可惜，某愿代受。"太守自引曼卿上笑而释之。

奉人当如此

朝奉郎王僧彦父名师古，尝自呼砚为"墨池"，谓鼓为"皮棚"，人或误犯辄以他事中之。曾知岭南一郡，有李彦古者，以进纳得官，过郡请谒，遂题刺云："永州司户参军李墨池皮棚谨抵候参。"僧彦一见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当如此矣。"

海蛮师

嘉祐中，海州渔人获一物，鱼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两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长八九尺，视人辄泪下，舁至郡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见之，谓之'海蛮师'。"然书传小说未尝载。

泥佛自动

邕州交寇之后，城垒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辄自动摇，昼夜不息，如此逾月。时新经兵乱，人情甚惧，有司不敢隐，具以上闻，遂有诏令置道场禳谢，动亦不已。时刘初知邕州，恶其惑众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无他异。

自赞其写真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将相，尝自赞其写真曰："尔形不长，尔貌不扬，胡为将？胡为相？一片灵台，丹青莫状。"盖谓由心吉而致富贵也。张学士绶貌甚美，尝绘其容以寄兄环，环改裴赞寄之曰："尔形甚长，尔貌甚扬，不为将，不为相。一片灵台，丹青莫状。"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晋公自崖州还，与客会饮。一客论及天下地里，谓四坐曰："海内州郡何地最为雄盛？"晋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问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参军，他州何可及也。"

题斋宫

京师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两禁二十年，熙宁三年为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题诗斋宫曰："邻鸡未动晓骖催，又向灵坛饮福杯。自笑治聋知不足，明年强健更重来。"执政闻而怜之。

家贫苦学

终慎思大名人，家贫苦学，衣冠故弊，风貌寝陋，始来应举，魏之举人视之蔑如也。既就试遂为解首，其谢解启曰："三年于此，众人悉指于毛生。一军皆惊，大将果归于韩信。"又董储郎中愍其穷，尝以书荐干士人之富者，庶濡涸辙。而士人殊无哀王孙之意，终复取书归而具启纳于董曰："鲁箭高飞谓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怀赵璧以空归。"人多嘉其切当也。

得罪南归

舒信道元丰中得罪南归，时方召本老住慧林，有人问京师近日有何新事，或对曰："舒中丞雇客船归乡，本长老乘递马赴阙。"

丹青为业

承务郎陈默字子真，妙于词翰，然疏逸自号"懒散翁"。父纮为闽漕，默亦随至建安。有焦生者以丹青为业，一日图默之形以献焉。默遍示家人，皆笑云："此正似厅前李尚书。"（俗呼军校为尚书）默因戏题一赞于上以还之曰："大道本无我，吾形安可图？何须焦处士，画作李尚书。"默乃苏子美之甥也，子美曾作自咏诗云："铁面苍髯骨有棱，世间儿女见须惊。"默亦岩棱多髭，类其舅云。

武成县旋风

熙宁九年，恩州武成县有旋风自东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水尽枝，俄顷旋风卷入云霄中。既而渐近，乃经县城，官舍民居略尽，悉卷入云中。县令儿女奴婢卷去复坠地，死伤者数人，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县城悉为丘墟，遂移今县。

好为恶诗

文思副使方圭好为恶诗，逢人即诵数十篇，其言喋喋可憎。宋丞相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圭假道淮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谈诗于坐。宋恶之，欲已圭之词。时望见野外一牛就树磨痒，宋顾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树。"恢应声答曰："妖鸟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晓其意。洎饮罢至客次，奋举击恢，众救之而已。

卷　七

接百花

百花皆可接。有人能于茄根上接牡丹，则夏花而色紫。接桃枝于梅上，则色类桃而冬花。又于李上接梅，则香似梅而春花。投莲的于靛瓮中经年，植之则花碧，用栀子水渍之则花黄。元祐中，畿县民家池中

生碧莲数朵，盖用此术。

诡怪不羁

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娼馆，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与之校，为主司所录。曼卿诡怪不羁，谓主者曰："只乞就本厢科决，欲诘旦归馆供职。"厢帅不喻，其谑曰："此必三馆吏人也。"杖而遣之。

士人多用他人议论

士人应敌文章，多用他人议论，而非心得。时人为之语曰："问即不知，用则不错。"

进士程文多可笑者

科场中，进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国学试策问体貌大臣，进士对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体者，若冯当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谓文、富丰硕，冯、沈美少也。刘原甫遂目沈、冯为有貌大臣。又欧阳永叔主文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有进士散句云："睹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时哄堂大笑。

菊性宜冷

南方百花发皆早，较之北地常先一月，独菊花开最迟，十月始开，菊性宜冷故也。歙州王子发秀才云："庐寿间菊有八十八种，惟佛螺菊夏开。"

沧景多蚊虻

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螫则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独轮小车，马鞍蒙之以乘，谓之"木马"，推车者皆衣韦裤。冬月作木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予尝按察河朔，见挽床者，相属问其所用，曰："此运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闻者莫不掩口。

王告好学有文

庐山简寂观道士王告好学有文，与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当为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当为都工，讼于星子云："职位颠倒，称号不便。"星子令封牒与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谚有云散。众夺都工，教门无例，虽紫衣与黄衣稍异，奈本观与别观不同。非为称呼，盖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显，岂所谓大道无名？宜自退藏，无抵刑宪"。告后归贯，登科为健吏，至祠部员外郎、江南西路提点刑狱而卒。

呼麻胡以怖小儿

今人呼"麻胡"以怖小儿，其说有二：《朝野佥载》云："伪赵石虎以麻将军秋为师。秋，胡人，暴戾好杀，国人畏之，有儿啼，母辄恐之曰：'麻胡来'，啼声即绝，至今以为故事。"又《大业拾遗》云："炀帝将幸江都，令将军麻胡浚通河湖，虐用其民，每以木鹅为试，鹅流不迅谓浚河之不忠，皆抵死。百姓惴栗，常呼其名以恐小儿，小儿夜啼不止，呼'麻胡来'，应时止。"《大业拾遗》在《佥载》前，当以《拾遗》为是。或云"胡"本名"祜"，呼"胡"者，为其多髭髯也。

慢行和尚

荆南有僧好慢行，每以二侍者扶掖瞑目徐步，数息方一举足。府官吏洎坊村小民富室无不仰戴，但目为"慢行和尚"。一夕，上元放灯，有捕到逾垣奸出军妇女者，乃"慢行和尚"也。于是杖背还俗，既而开客邸于市，其行步如风。人或问其故，答曰："我亦何能？但设诡以眩俗，而人自重我耳。"

木馒头

"木馒头"，京师亦有之，谓之"无花果"。状类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红，味颇甘酸，食之大发瘴。岭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为果床高饤，故云"公筵多饤"。"木馒头"或谓岭外诸州刻木作馒头状，《底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样造五十只。"谈者之过也。

教军士为讶鼓

王子醇初平熙河，边陲宁静，讲武之暇，因教军为讶鼓戏，数年间遂盛行于世。其举动舞按之节，与优人之词，皆子醇所制也。或云子醇尝与西人对阵，兵未交，子醇命军士百余人装为讶鼓队，绕出军前，虏见皆愕眙，进兵奋击，大破之。

诵偈谛咒使渔人不得鱼

渔家以猢狲毛置之网四角，则多得鱼云，鱼见之如人之见锦绣也。今有见人于江湖溪沼间垂钓布网者，但志心默倒诵偈语咒一七遍，则可使终日无获。湘潭间有李道人常持此咒以济物命，后为群渔所仇，乃越境而遁。

白雁至则霜降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杜甫诗云："故国霜前白雁来。"即此也。

介甫性不杀

介甫为相，引用一时之人最为不次。及再罢相，颇有卖之者。公性不杀物，至金陵每得生鱼多放池中。有门生作诗曰："直须自到池边看，今日谁非郑校人。"公喜而笑之。

茶古不著所出

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但云出益州川谷间。

康多以蒙山顾渚蕲门者为上品。当时饮茶尚杂以苏椒之类，故德宗尝令李泌赋《茶》诗，有句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苏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为贵。亦秖谓之"煎茶"，不知点试之妙，大率皆草茶也，至富沙则略而不论。陆羽《茶经》统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而已。今建安茶遂为天下第一。

荔　枝

《荔枝谱》称：汉初，南粤王尉佗以备方物。汉和帝时，东南交趾七郡尝贡生荔枝。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之，亦未尝有言及闽中者。验之今广南与梓夔所出，仅比闽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以来其名未始著也。今莆阳荔枝遂为天下第一。

牡　丹

《牡丹记》云：牡丹初不载文字，惟以药见《本草》，然花中不为高品。谢灵运惟说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一花之异必形于篇什，至于牡丹则弃而不传。昔人但云延、清、越等州是其出处，亦不言洛中之盛，今洛阳牡丹遂为天下第一。

关中无螃蟹

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予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螃蟹，上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疟者，则借去悬门户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治第闳壮

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州，极为闳壮，池馆绵亘数百步。宅成公已病甚，唯肩舆一登西楼而已。人谓之"三不得"：修不得，卖不得，居不得。

冯太傅尝书一绝

冯太傅端尝书一绝句云："鸣鹘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顾坐客曰："此可画于屏障，乃柳如京塞上之作。"

忌兀日

仕宦多忌，兀日不赴官。人亦多不晓"兀"之说，或云当是"亢"字，然数兀日，数家之说不同，最为无据。予同官林复之言，凡上官切忌初四、初七、十六、十九日，名曰"四不祥日"，用此日鲜有善罢者，因屈指数八人。予不能记忆，此旧历所不载。

头　食

余一日会宾于馆，庖人荐粉，有客即席而问曰："此味宴会将终方食，谓之'头食'，何也?"或对曰："本朝太祖皇帝时，每内宴常先令进此味，故目之，盖后人失其次耳。"又问："今州郡有公宴将作曲，伶人呼'细末将来'，此取何义?"对曰："凡御宴进乐先以弦声发之，然后众乐和之，故号'丝抹将来'。"今所在起曲遂先之以竹声，不唯讹其名，亦失其实矣。

黄　疾

夜藏饮食于器中，覆之不密，鼠闻其气欲盗食而不可得，则环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黄疾，通身如蜡，针药所不能疗也。

南蕃道人

熙宁初，南蕃有一道人附舶至广州，裸体以幅巾庇前后，发长七八尺，分为百余结，犹曳于地。不食，唯啖槟榔、木香，岁余复逐贾客归国。

史称诸葛亮用度外人

范文正常言，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后能周大事也。

校书如扫尘

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

见杜祁公乞言以自励

孙元规自谪官复起，往见杜祁公，乞言以自励。祁公曰："为吏者当尽诚以行事，不可生事也。"孙顿首奉教。闻者谓祁公一言得政治之大体，亦省事清心之端也。

杨郎中断辟囚

杨郎中（异），蜀人也。知衡州，每断辟囚，官给酒饭，（异）独不与。或问其故，答曰："更与酒饭则致来者之多也。"又每杖死囚于市曹，须令旋具杖数来报，往往终日而未毕。问之，答曰："令其知痛则今后不犯也。"

卷　八

为游谒士所扰

王显公宣义知大演场，颇为游谒之士所扰，遂作一诗揭于宾馆，自是稍退。其诗云："满屋生涯齿一篷，戴靴宾客日相过。欲抽己俸忧家累，待掠民钱奈法何。一饭共君愁里饱，三杯听我苦中歌。更拚一具穷枪歙，唾骂憎嫌总任他。"

献百韵诗

又云李廷彦献百韵诗于一上官，其间有句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爽然伤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廷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但图对属亲切耳。"

端洁自许

又云许义方之妻刘，以端洁自许。义方尝出经年，始归谓其妻曰："独处无聊，得无时与邻里亲戚往还乎?"刘曰："自君之出，唯闭门自守，足未尝履阈。"义方咨叹不已。又问何以自娱，答曰："唯时作小诗以适情耳。"义方欣然，命取诗观之。开卷第一篇题云："月夜召邻僧闲话。"

虎啸风生

虎啸风生，龙吟云起，常闻兹语未验其实。余同官陈登之大观中任长乐主簿，家贫不能陆行，乃自会稽转海而至。尝语予云："海中多连山复岭，绵亘有至数十百里者。舟过山下时，闻人长啸耳，俄而清风袭人，舟去甚驶。"予旧曾读小说载卢藏用隐终南山，或夜闻龙吟声，明日雨必至。后还数语人云："其声清越，殆难比拟。"坐有蜀僧云："某旧在五台，亦尝闻此。"戛铜盘以效其声，往往相乱，因取铜盘试使戛之，藏用抚掌曰："真龙吟也。"

东汉无复名

东汉人无复名者，或以问乡贡进士方绚，绚云："王莽时禁用两字名，盖沿袭所致。"

古人纯质

张安时兵部云：古人纯质，其取名字亦然。宣父因祷尼丘山得之，遂名丘字仲尼；其子乃名鲤字伯鱼；史鳅亦字子鱼；冉耕遂字伯牛；如阚谷于菟、黑臀杵臼之类甚多。后世取名字唯恐不至，宋齐丘乃字超回，其不自量如此。孟轲、谯周命世大才，而异字不显，或云轲字子舆，周字子休，窃疑后人以意取之尔。左丘明字世终不闻。

被黜者受三班借职

石曼卿登科，有人讼科场覆考落数人，曼卿是其数。时方期集于兴国寺，符至追所赐诰牒靴服，数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独解靴袍还入，露体戴幞头复坐语笑，终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职，曼卿为一绝句曰："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从此罢称卿贡进，且须走马东西南。"

杀徐氏族

江南宋齐丘，智谋之士也。自以谓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士卒十万，大江当十万,，而己当六万。江南初主本徐温养子，及僭号，迁徐氏于海陵。中主继统，用齐丘之谋，徐氏无男女、少长皆杀之。其后齐丘尝有一小儿病，闭阁谢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乐工且双瞽，作一诗书纸鸢上，放入齐丘第中。诗曰："化家为国实良图，总是先生画计谟。一个小儿抛不得，上皇当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东至今有小儿坟数十，皆当时所杀徐氏之族也。

素好讪谑

有一故相远派在姑苏，嬉游，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侄某尝游。"有士人李璋素好讪谑，题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

馆阁一人直宿

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庐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至第五日即须入宿。遇豁宿例于宿历名位下书"腹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

吴人好雅

吴人多谓梅子为"曹公"，以其尝望梅止渴也。又谓鹅为"右军"，以其好养鹅也。有一士人遗人醋梅与熏鹅，作书云："醋浸曹公一甏，汤熏右军两只，聊备一馔。"

寇莱公邓人庙祀之

寇莱公尝知邓州，邓人至今庙祀之。熙宁中，侍读学士陈和叔知州，下令闭庙不得修祀。一日，陈方食筷子忽失之，已而乃见在莱公祠外土偶手中，陈大怖骇，立牓示百姓依旧祭享。

不喜为外官

苏舜元好进不喜为外官，洎为京西转运使，廨宇在许州。尝对客叹曰："人生不知活得几日，好时好日许州过了，良可惜也。"然竟卒于散郎。

异体而相制者

物有异体而相制者，故翡翠屑金，人气粉犀。近世北人以针敲冰，南人以线解茶，亦其类也。

酒量过人

张伯玉郎中酒量过人，能饮至数斗不醉，世号"张百杯"。将饮时，先置清水大盂于其侧，每尽一杯即吸水漱涤。人问其故，云：酒之毒在齿，涤去则不能为患。"陈康民大夫知泉州日，用其说亦能饮至一斗不醉。

以珠撒殿

熙宁中，注辇国使人入贡，乞依本俗"撒殿"，诏从之。使人以金盘贮珠跪捧于殿槛之间，以金莲花

酌珠向御座撒之。“撒殿”乃其国至敬之礼也。朝退有司扫彻，得珠十余两，分赐是日侍殿阁门使副内臣。

岁首画钟馗

岁首画钟馗于门，不知起自何时。皇祐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乃宋宗悫母郑夫人。宗悫有妹名钟馗，则知钟馗之设亦远。

蜂螫以芋梗传之

处士刘易隐居三屋山，尝于斋中见一大蜂□于蛛网。蛛抟之为蜂螫坠地，俄顷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草，蛛啮芋梗微破，以疮就啮处磨之，良久腹渐消，轻捷如故。自后人有为蜂螫者，挼芋梗传之则愈。

诗纪契丹事实

刁约使契丹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贺跋支”，如执衣防阁。“匹裂”，小木罂以色绫木为之，如黄漆。“貔狸”，如鼠而大，冗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狍子而且脆。

蔡君谟书吴笺

蔡君谟尝书小吴笺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为终身之恨，此君清节可为世戒。张乖崖镇蜀当遨游时，士女环左右，终三年未尝回顾，此君殊重厚可以为薄夫之□□。”此帖今在张乖崖之孙尧夫家。予以谓买书而为终身之恨，近于太甚，苟其中如此亦可尚也。

鱼 魫

南海鱼有石首者，盖鱼魫也。取其石治以为器，可载饮食。如遇蛊毒，器必暴裂，其效甚著。福唐人制作尤精，明莹如琥珀，人但知爱玩其色而鲜能识其用。

古方书

周顺云：“古方书如《圣惠千金》、《外台秘要》，所论病原脉证及针炙法，皆不可废。然处方分剂与今大异，不深究其旨者慎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妇人因产病用《外台秘要》坐导方，其后反得恶露之疾，终身不瘥。曾有士人得脚弱病，方书罗列前后，积药左右如山，而疾益甚。余尽令屏去，但用杉木为桶濯足，及令排樟脑于两股间以脚挪系定，月余而安健如故。南方多此疾，不可不知。”顺固名医，语必不妄，故书以为诫。

放生池

冯道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生鱼必放池中，谓之“放生池”。其子为监丞者，每窃钓而食之。道闻之不怿，于是高其墙垣，钥其门户，为一诗书子门曰：“高却垣墙钥却门，监丞从此罢垂纶。池中鱼鳖应相贺，从此方知有主人。”

丘彬题阳朔县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数百丈，竹木蓊郁，石如黛染，阳朔县尤佳，四面峰峦骈立。故水丘彬尝题诗曰：“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县，碧莲峰里住人家。”

莴 菜

王舜求云：“莴菜出呙国、有毒，百虫不近，蛇虺过其下误触之则目瞑不见物。人有中其毒者，唯生姜汁解之。”谢正秀才云：“有人食黄颡鱼后食荆芥汤，即时死。”后见医者云：“二物极相反，甚于木反桃李也。食他鱼亦宜禁之。”

忌食羊血

马昭甫云：“服饵之家忌食羊血，虽服药数十年，一食羊血则前功尽丧。”又云：“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

武臣上殿不得过为文饰

庆历中河北大水，仁宗忧形于色。有走马承受公事，使臣到阙即时召对。问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又问百姓如何？对曰：“如丧考妣。”上默然。既退，即诏阁门：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至今阁门有此条，过有合奏事人，即预先告示。

使士卒劳力制其骄惰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长不得过膝，买鱼、肉及酒入营门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奴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师卫兵请粮者，营在城东者即令赴城西仓，在城西者令赴城东仓，仍不许庸僦车脚，皆须自负，尝登右掖门观之。盖使之劳力，制其骄惰，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卷 九

贵其真

东坡每曰：“古人所贵者，贵其真。”陶渊明耻为五斗粟屈于乡里小儿，弃官去。归久之，复游城偶有羡于华轩。汉高祖临大事，铸印销印甚于儿戏，然其正宜明白之心照映千古，想见其为人。如问士大夫萧何何以知韩信，竟未有答之者。

嘉其尽节

曹翰围江州三年，城将陷。太宗嘉其尽节于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之人尽赦之。使人至独木渡，大风数日不可济，及风定而济，则翰已屠江州无遗类适一日矣。唐吏部尚书张嘉福奉使河北，逆韦之乱有敕处斩，寻遣使人赦之。使人马上昏睡迟行一驿，比至已斩讫。与此相类得非有命欤。

好　佛

冯当世近年颇好佛，其知并州也，以书寄王平甫曰："并门歌舞妙丽，但闭目不觑，惟日以谈禅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谕，即明公未达禅理，但闭目不觑已是一重公按。"当世深伏其言。

馆中论诗

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中，尝夜谈诗，存中云："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不健美富赡，然终不近诗。"吉甫云："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已来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于是四人者交相攻，久不决。公择正色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公独党存中耶?"正仲怒曰："我所见如是顾党耶！以我偶同存中便谓之党，则君非吉甫党乎?"一坐大笑。余尝熟味退之诗，真天力自然，其用事深处，高出老杜之上。如《城南读书诗》曰："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又"脑脂盖眼卧壮士，大弨挂壁何由弯。"皆然也。襄阳魏泰曰："韩退之诗曰：'剥苔吊斑林，角黍饵沉冢。'竹非黑点之斑也。楚竹初生苔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洗去藓，故藓痕成紫晕耳。"

能　官

毛亢，两浙人，由进士登第，所至称为"能官"，后授江左令。洪州有溪曰"长溪"，其水深数丈，长五十里。彼人尤重溪鱼，溪岁出鱼数千缗，为二李所有，彼人呼为"东李"、"西李"。家皆豪，常交竞，此溪不为"东李"家所有，即为"西李"家所夺，凡数十年互相争诉，官莫能平其事。一旦"东李"诣阙匭函陈状，英庙敕本路定夺，归著明白，不得别致争讼。漕宪持麾下清干使皆曰："非毛亢不可。"亢授命既往，召二李为之曰："此溪汝争之近百年矣，若不以券契文字为之据，无所凭也。如有据，多者即与之也。"二李竟取其家所有致于亢前，堆积莫知其数。知命取入焚之，乃于状后判曰："兽生于山，鱼生于水，盖自天然，固非人力，宜与众共，安可独专。"漕使以亢状奏闻，英庙帝特改一官，亢由此累历漕宪。

星　坠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有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有一窍如杯在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发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尖，色如铁，重亦如之。州守郑伸得之送润州金山寺，至今匣藏之，游人到则发视，王元耆为之传详。

结庐讲授

骊山白鹿观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经》，结茅庐数十区，讲授生徒几百人，韩丕亦尝从之学。王间遣生徒往近村市酒，一日命韩挈榼以往，王谓诸生曰："韩秀才风骨粹重，向去进士不可量也。"然到山岁余未尝见其所业，命破扃索其寝室中，于席下得槲叶厚四五寸，或二三叶或十余叶，以细梗贯之，乃韩之著述也。王见之惊骇，自此厚加礼待，其后官至贰卿翰林学士。

奇　物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适有□□□□，取数茎去云，欲进呈。延郡素无竹，此入在数十尺土下，不知几何代物？无乃旷古以前地卑气湿而宜竹耶。婺州金华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芦根、蛇蟹之类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无，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异耳。

卷　十

琴曲宫十小调

世传琴曲宫声十小调，皆隋贺若弼所制，最为绝妙。一《不博金》，二《不换王》，三《泱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叶下闻蝉》，九《三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贺若》而已。

虞美人草行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鸿门刁斗纷如雪，十万降兵夜流血。咸阳宫殿三月红，霸业已随烟烬灭。刚强必死仁义王，阴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学万人敌，何用屑屑悲红妆。三军散尽旌旗倒，

王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家似敛眉。哀怨徘徊愁不语，合如初听楚歌时。滔滔逝水流今古，汉楚兴亡两丘土。当年遗事久成空，慷慨尊前为谁舞?”

狄天使能战

宝元中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狄青为将，一日尽取万胜旗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虏望其旗易之，全军往趋，为虎翼所破，殆无遗类。又青在泾原，常以寡当众，必以奇胜。预戒军中尽舍弓弩，皆执短兵器，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则严阵而阳却，钲声止则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才遇敌未接战，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皆却，虏人大笑，钲声止，士卒突战，虏无遗类。

能辨盗

陈迹古密真，知建州浦城县日，有人失物，捕待未知的为盗者。述古乃给之曰：“某庙有一钟能辨盗至灵。”使人迎置后阁祠之，引群囚立钟前自陈，不为盗者摸之则无声，为盗者摸之则有声。述古自率同职祷钟，其肃祭讫，以帷帷之，乃阴使人以黑涂钟。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验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无墨。讯之，遂承为盗，盖恐钟有声不敢摸也。此亦古人之法，出于小说。

鸡肋编

[宋]庄 绰撰 高良荃整理

《鸡肋编》三卷，宋庄绰撰，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多记先世旧闻、当代事实、各地习俗、异闻琐事，亦兼及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笔记。本整理本以《丛书集成》本为底本，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昔曹孟德既平汉中，欲因讨蜀而不得进，守之又难为功，操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莫能晓。杨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公归计决矣。”阿瞒之绩，无见于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后。是岂非鸡肋之腊邪？然方其撅芦菔、凫茈而饿于墙壁之间，幸而得之，虽不及于兔肩，视牛骨为愈矣。予之此书，殆类于是，故以“鸡肋”名之。绍兴三年二月九日，清源庄季裕云。

卷 上

欧阳文忠有赠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答云：“它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余少时闻人谓吏部乃隐侯，非文公也。翰林诗无三千，亦非太白。后见《沈约传》，虽尝为吏部郎，及称谢朓云“二百年来无此诗”，谓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余年，举其全数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余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则远矣。则吏部盖指韩也。郑谷有《题太白集诗》云：“何事文星与酒星？一时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间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语，加于退之，以对翰林三千首耳。诗年之数，安在如书马数马乎？

箸屐之谜，载于前史，《鲍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长、白水、非衣、卯金刀、千里草之类。其原出于反正、止戈，而后人因作字谜。王介甫作字谜云：“兄弟四人两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两口，任是凶年也得过。”又作谜云：“常随措大官人，满腹文章儒雅，有时一面红妆，爱向风前月下。”至于酒席之间，亦专以文字为戏。常为令云：“有商人姓任名任，贩金与锦至关，关吏告之曰：‘任饪任入，金锦禁急。’”又云：“亲兄弟日、曰、昌，堂兄弟目、木、相。亲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钤。”又云：“掘地去土，添水成池。”皆无有能酬者。又为字中一点谜云：“寒则重重叠叠，热则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县，三人入州，在村里只在村里，在市头只在市头。”又为叠字下两点谜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识我，先识家兄。不识家兄，知我为谁?”又妇字谜云：“左七右七，横山倒出。”甑字谜云：“将军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将心腹为苍生!”

京师卖生果，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触其实，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新而为好。至食者须雪去之。元祐中，有李闶待制字子光，朝中戏以为谜云：“卖者不识买者识。”盖以“识”为“拭”也。

元丰中，有以当时士人姓名为对者。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江鬲，人亦戏云：“江鬲隔江问巫马期骑马无?”未有对者。元祐中，有石万石授石州离石县令，人讶其远宦，云：“要令后世无对。”元丰中，又有“马子山骑山子马”之句，偶有姓钱人任衡水知县，人遂以“钱衡水盗水衡钱”。其人闻之大怒，欲辨其事。对者谢曰：“君虽实无，且欲与山子马为偶耳”。

大观中，有曹孝忠，本医工也，得幸于时，遂任子为文资，擢置馆阁。其子因与父相诟，既至馆中，气尚未平，独坐屏处。时秋阳方烈，为日所射，久不迁坐。有同僚怪之，问“何故负暄”，乃大怒云：“家私闲事，关公甚底?”问者初尚未悟，久乃知之，莫不传笑。既而，易为他官。又宗室仲鞔，知太宗正司，以待漏院为大、小字，如此者甚众。其长仲忽以

闻，亦罢。此与前世浇手、弄麞、聚忧、伏猎无以异矣。又有杨通者，任提举学事官，上殿札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僭紊名器。"遂行禁止，刊于续降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涛恣雕瘵"，与济逝为韵。《种莴苣》云"信宿罢潇洒"，与耳始同押。《后出塞》云："恐是霍票姚"，作平声。《八仙歌》押两船字，《狄明府》两济字。洒字有三音，而瘵但切侧界。去病为票姚校尉。服虔注《汉书》："音飘摇。"颜师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劲疾之貌也。"荀悦《汉纪》作票鹞字。去病后为票骑将军，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读者音飘摇，则不当其义也。诗人拘于声律，取其意而略其义也。如济济清济，音虽同而义异。故两船字，或者遂谓"不上船"为蜀人以衣襟为船。余尝至舟中问土人，则不然。后见范传正《太白新墓志》云，玄宗泛白莲池，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盖此事尔。

黄鲁直《送张谟河东漕使诗》云："紫参可撅宜包贡，青铁无多莫铸钱"。时范忠宣帅太原，方论冶多铸广，故物重为弊。其子子夷亦能诗，尝云"当易'无'字作'虽'乃可"。又一篇云："虎头墨妙能频寄，马乳葡萄不待求。"议者又谓："维摩画像一本足矣，何用多为?"盖贬驳他人，易于为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成》之策，况余者乎?

退之《昭王庙诗》，今集中皆作"丘原满目"，余亲到宜城祠，见刻为"丘坟"。韩公井在焉，今之道稍远，人无汲者。小城甄氏之居，犹相见也。又《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云："中郎有女能传业，伯道无儿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处，几行衰泪落烟霞。"唐赵璘《因话录》载此诗，以"保"为"主"，下二句云："今日匡山过旧隐，空将衰泪对烟霞。"

"健儿"之语，见于《晋史·段灼》、《梁史·陈伯之传》，至唐尤多。余少时过荆南白碑驿，见丰碑刻唐官衔，有"招募健儿使"。其碑石莹白，驿因得名。或云后制大晟乐，取石为磬，未知信否。

李杜、苏李之名尤著于世者，以历代所称，兼于文行故也。余尝以一绝记其闻者："大义终全显汉廷（李固、杜乔），名标八俊接英声（李膺、杜密），文章万古犹光焰（李白、杜甫），疑是天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师（苏武、李陵），资历文章亦等夷（苏味道、李峤），思若涌泉名海内（苏颋、李乂），从来苏李擅当时。"

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枫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锦。人多取为几案盘器。又杂以他木，陷作禽鸟花草，色像如画。他处所未见。又出青甆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见士大夫有间用蜡裹咫尺之木，以书传言，谓之"柬版"，既便报答，又免谬误。其后事欲无迹者，废纸而用版，浸为金漆之类。其制甚众，加以缄绳，有盛以囊者。至崇宁时，家有数枚。自非远书公礼，几无用笺楮。然利害所系，有濡纸而摹印字画以为左验者。俗之薄恶，亦可见矣!

凤翔府园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盖为中尉韩全诲等劫幸李茂贞军，朱全忠以兵围城，尝徘徊其下也。华州子城西北有齐云楼基，昭宗驻跸韩建军，尝登其上，赋《菩萨蛮》词云："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者是也。其石堤谷在城西南十余里，杀十一王处。今有堂，作释氏十王像焉。

陈州城外有厄台寺，乃夫子绝粮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旧榜是文宣王，因风雨洗剥，但存"一宣王"，而释子附会为"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犹是颜渊之状。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盖不可胜数。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诊太素脉，知人吉凶，虽心性隐微，皆可推测。尝诊司法孙评云："据脉当作僧道，然细审之，却有名无实。幼时须曾出家，不尔，亦见于小字也"。问之，果尔。以多病，尝舍于释氏，小名行者。余颇讶其别有他术，云："法中脉出寸口者当为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见或隐，故以有名无实断之。"后得其书，以十二经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宫之法。身命运限，亦各有术。逐日随支，轮脉直事，故目下灾福，纤悉皆可见。其书序云："本唐隐者董威辇以授张太素，太素始行其术，故以为名。"后于京师、四方，多见诊太素脉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诗云："饭抄云子白，瓜嚼水晶寒。"李义山《河阳诗》亦云："梓泽东来七十里，长沟复堑埋云子。"世莫识"云子"为何物。白彦惇云，其姑婿高士新为吉州兵官，任满还都，暑月，见其榻上数囊，更为枕抱。视之，皆碎石，匀大如鸟头，洁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云子石"。而周焘子演云："云子，雹也"。见唐小说，而不记其书名。义山谓埋于沟堑，则非雹明矣。疑少陵比饭者，是此石也。

杨何字汉臣，莆田人也。登进士第，为南阳士掾，狂率喜功。刘汲作帅，就辟幕府。金人破邓，全家皆死于兵。始在乡校，以薄德取怨于众。人嘲之

曰："牝驴牡马生骡子，道士师姑养秀才。"盖谓其父本黄冠，母尝为尼也。

襄阳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经旌表，今门阀犹存。介甫诗云："四叶表闾唐尹氏，一门逃世汉庞公。"而史不书。余摄尉襄阳，尝得尹孝子母墓志于卧佛僧舍以为柱础，未暇取而罢。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馓子"，又名"环饼"，或曰即古之"寒具"也。京师凡卖熟食者，必为诡异标表语言，然后所售益广。尝有货环饼者，不言何物，但长叹曰："亏便亏我也！"谓价廉不称耳。绍圣中，昭慈被废，居瑶华宫。而其人每至宫前，必置担太息大言。遂为开封府捕而究之，无他，犹断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则个。"人莫不笑之，而买者增多。东坡在儋耳，邻居有老妪业此，请诗于公甚勤。戏云："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产媪，出入禁中，以劳补其子为殿侍，后登进士第。善书，尤工临模，人有古帖，假去，率多为其模易真本。至于纸素破污，皆能为之，卒莫辨也。有好洁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庙，乃洗去祭服藻火，而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涟水军日，先公为漕使，每传观公牍，未尝涤手。余昆弟访之，方授刺，则已须盥矣。以是知其为伪也。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尝欲验之。大会宾客，独设一榻待之，使数卒鲜衣袒臂，奉其酒馔，姬侍环于他客，杯盘狼藉，久之，亦自迁坐于众宾之间。乃知洁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标致可爱，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其作文亦狂怪。尝作诗云："饭白云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实，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大观中，至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卒。

礼文亡阙，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如亲王纳夫人，亦用拜先灵、合髻等俗礼。李广结发与匈奴战，谓始胜冠年少时也，故杜甫《新婚别》云"结发为君妇"。而后世初婚嫁者，以男女之发合梳为髻，谓之"结发"，甚可笑也。其不经不可以概举。南方之俗，尤异于中原故习。如近日车驾在越，尝有一执政家娶妇，本吴人也，用其乡法。以灰和蛤粉，用红纸作数百包，令妇自登舆，手不辍掷于道中，名曰"护姑粉"。妇既至门，以酒馔迎祭，使巫祝焚楮钱禳祝，以驱逐女氏家亲。妇下舆，使女之亲男女抱以登床。尊章会客，三爵之后，其子出拜，坐，人设席子父傍，饮三杯乃行合髻等诸礼，颇多异事。如民家女子，不用大盖，放人纵观。处子则坐于榻上，再适者坐于榻前。其观者若称叹美好，虽男子怜抚之，亦喜之而不以为非也。丧家率用乐，衢州开化县为昭慈太后举哀亦然。今适邻郡，人皆以为当然，不复禁之。如士族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时日，卜葬尝远，且惜殡攒之费，多停柩其家，亦不设涂壁，至顿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过卒哭则不祭，唯旦望节序，薄具酒殽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而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为害甚大。每有败获，估赃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系以苦之，则惮于囚众。单州成武令聂忞，兖州人，起于白屋，知民间利病。有获此偷，即依法决遣。而据所征赃钱，随多寡，必分十限，付于其家。远都保伍，畏于逃逸，系累之急，甚于官司。如限三日，即已拘縻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轻，每限出头，加以箠楚。虽欲一日并纳赃罚，里正谕意，亦不听输。于是一邑桑柘，春阴蔽野，人大受赐。人有相仇害者，于树干中去皮尺许，令周匝，谓之"系裹肚"，虽大木亦枯死。有一夕伤数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细民，故以此报之也。

兰、蕙叶皆如菖蒲，而稍长大，经冬不凋。生山间林篁中，花再重，皆三叶，外大内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内重一叶，色白无文，覆卷向下，通若飞蝉之状。以春秋二时开。茎短，每枝一花者，为兰。茎长，一枝数花者，为蕙。《本草》载兰草、马兰、泽兰、山兰四种。兰草叶似泽兰，尖长有枝，花红白色而香，生下湿地。泽兰生下地水傍，叶似兰草，赤节，四叶相值歧节间。马兰生泽傍，气臭，花似菊而微紫。山兰生山侧，似刘寄奴，叶无桠不对生，花心微黄赤。又有木兰，乃大树。皆非骚人所歌咏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茎叶部不与蕙相类，岂二物不入药用而遗之乎？后至衢州开化县，山间多春兰。而医僧允济谓兰根即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隐居谓近道处处有之。又与兰小异，然药肆皆收货为白薇，未知是否？夷齐采食，岂谓是邪？味虽苦咸，大寒而无毒也。

蕨有青紫二种，生山间，以紫者为胜。春时，嫩芽如小儿拳，人以为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阴者，可煅金石。叶大则与贯众、狗脊相类。取置田中，或烧灰用之，皆能肥田。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叶瘦硬。人取以覆墙，又杂泥中以砌阶甓，涩而难坏。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暴干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糍，俗名乌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绍兴二年，浙东艰食，取蕨根为粮者，几遍山谷。而《本草》亦不载也。

世谓西北水善而风毒，故人多伤于贼风，水虽冷饮无患。东南则反是，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

卧则以首外向。檐下篱壁，皆不泥隙。四时未尝有烈风。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则常苦旱暵。如东坡诗云："春雨如暗尘，春风吹倒人。"皆不施于浙江也。

越州在鉴湖之中，绕以秦望等山，而鱼薪艰得。故谚云："有山无木，有水无鱼，有人无义。"里俗颇以为讳，言及"无鱼"，则怒而欲争矣。又井深者不过丈尺，浅者可以手汲。霖雨时，平地发之则泉出，然旱不旬日，则井已涸矣。皆谓泉乃横流故尔。盖灭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广也。又谚云："地无三尺土，人无十日恩。"此语通二浙皆云。

浙西谚曰："苏杭两浙，春寒秋热。对面厮啜，背地厮说。"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热，不论春夏与秋冬。"言其无常也。此言亦通东西为然。九州以扬名地，本其水波轻扬为目。《汉三王策》亦有五湖轻心之戒。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肝鬲可见于眉睫间。不为风俗所移者，唯贤哲为能耳。

孙真人《千金方》有治虱症方，以故梳篦二物烧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犹未以为信。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肆妇人少艾，鲜衣靓妆，银钗簪花，其门户金漆雅洁，乃取寝衣铺几上，捕虱投口中，几不辍手，旁与人笑语，不为羞。而视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为不妄也。又在剑川见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虽裈裤亦然，虱皆浮于水上。此与生食者少间矣。其治蚤，则置衣茶药焙中，火熇令出，则以熨斗烙杀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严。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于远方，以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而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方殓，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胞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后致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翁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误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称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传云何执中守官台州，州获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处州龙泉人，其乡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虚实，乃委之穷究。何以杂物数件问之，能识其名则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则不言，遂决其狱。如不事祖先、裸葬之类，固已害风俗。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甘嗜杀人，最为大患。尤憎恶释氏，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当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谓薄其刑典，除去籍财之令，但治其魁首，则可以弭也。

余既书此未一岁，而衢州开化县余五婆者，为人所告，逃于严州遂安县之白马洞缪罗家。捕之，则阻险为拒，杀害官吏。至遣官军平荡，两州被患，延及平民甚众，殊可伤悯。

南方多枭，而西北绝少。龙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劳疾。汉重五日以枭羹赐群臣，可验其无毒，然医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讳，亦有谓而然。渭州潘原讳"赖"。云始太祖微时，往凤翔谒节度使王彦才，得钱数千。遂过原州，卧于田间，而树阴覆之不移，至今犹存，谓之"龙潜木"。至潘原，与市人博，大胜。邑人欺其客也，殴而夺之。及即位无几，欲迁废此县，故以"赖"为耻。然未知以欺为赖，其义何见?常州讳"打爷贼"。云有子为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挞之楚，而自施杖焉。虽有爱心，于礼教则疏矣。楚州讳"乌龟头"。云郡城像龟形，尝被攻，而术者教以击其首而破也。泗洲多水患，故讳"靠山子"。真州多回禄，故讳"火柴头"。涟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芦根为讳。苏州人喜盗，讳言"贼"。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贼，乃曰"看参政乡人"，是可笑也。而京师僧讳"和尚"，称曰"大师"。尼讳"师姑"，呼为"女和尚"。南方举子至都，讳"蹄子"，谓其为爪，与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讳"佛种"，以昔有回头和尚以奸败，良家女多为所染故尔。卫卒讳"乾"，医家讳"颠狂"，皆阳盛而然。疑乾者，谓健也。俗谓神气不足为九百，或以乾为九数，又以成呼之，亦重阳之义耳。蜀人讳"云"，以其近风也。刘宽以客骂奴为"畜产"，恐其被辱而自杀。浙人虽父子朋友，以畜生为戏语。而对子孙呼父祖名，为伤毁之极。在龙泉，见村有人刻石，而名蛮名娇之类可耻贱者，问之，云欲人难犯，又可怪也。

天长县炒米为粉，和以为团，有大数升者，以胭脂染成花草之状，谓之"炒团"。而反以"炒团"为讳，想必有说，特未知耳。

唐《方技传》云，长社人张憬藏，技与袁天纲埒，载其相蒋俨等八九事甚异。而《刘义节传》云其子思礼相人于张憬藏，憬藏谓思礼位至太师。后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师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结綦连耀谋反，斩于市。然则其术不无中否，但采其中者称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历论命者多矣。今录贵而凶终者数人，方其盛时，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灾也。以此知阴阳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为可恃耳。张邦昌，元丰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时。王黼，元丰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时。燕瑛，熙宁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时。聂山，元丰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时。赵野，元丰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时。朱勔，熙宁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时。王寀，元丰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时。蔡攸，熙宁十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时。邓绍密，熙宁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时。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时如岁者。童贯，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时。

《汉史》云：燕地，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颇稍止，然终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闻半皆良家，以色选差，如中国之庸役更代，不以为耻也。后复燕山，诸将尝大会，各指名以召，诸娼莫有至者。怪而问之，云待之轻薄，故不来。盖以众客共要一妓，始为厚也。凡娼皆用"子"为名，若香子、花子之类。无寒暑必系绵裙。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家，方留发。冬月以括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其异于南方如此。

唐李道广字太丘，相武后。元纮字天纲，相玄宗。皆陵之后。韩愈亦颓当之裔也。见《宰相世系表》。

《春秋》"郑伯突入于栎。"《注》云"郑别都，今河南阳翟县。陆德明音翟，徒历反。"《广韵》乃音宅，魏翟璜、汉翟公皆同音。至方进则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据也。

扁鹊姓。《前汉书·注》（颜师古）："音步典反。"《千姓编》乃音辨，云《庄子》有扁庆子。陆德明音篇，又符殄切。

长孙顺德丧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谓房玄龄曰："顺德无刚气，以儿女牵爱至大病，何足恤？"太宗儿女三十五人，晋阳公主薨，年十二，帝阅三旬不常膳，日数十哀，因以癯羸。太子承乾废，欲立晋王未决，至投床，取佩刀自向。既立晋王，又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奈何？"岂不以儿女牵爱乎？若引佩刀，欲坚群臣之心，谓之权术可也，而日数十哀，当忘"无刚气"之语矣。

太宗尝玩禁中树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从旁美叹。帝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不识佞人为谁，今乃信然。"玄宗在殿廷玩一嘉树，姜皎盛赞之，帝遽令徙植其家。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义方买第后数日，爱庭中树，复召主人，曰："此嘉树，得无欠偿乎？"又予之钱。此又足见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谓其"湛棋废务"，罢发运使，笑曰："遂与'多酒慢公'为对矣。"盖谚语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见于《北史》。

宣和壬寅岁，自京师至关西，槐树皆无花。老农云："当应来年之旱，与二麦不登。"已而，信然。谚云："槐宜来岁麦，枣熟当年禾。"

彭城学中有古碑，夜辄有声如击磬，刘愿恭叔秦州人，行为徐州教官，云尝闻之。原州真宁县要册湫庙中，崇宁间，众碑津润如流，独一碑否，是岁多疫。宣和中复如此。

陕西沿边地苦寒，种麦周岁始熟，以故粘齿不可食。如熙州，斤面则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膻臊。惟原州二物皆美，面以纸囊送四旁为佳遗。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无之则不清。尝在平江常熟县，见官务有烧灰柴，历漕司破钱收买。每醅一石，用石灰九两。以朴木先烧石灰令赤，并木灰皆冷，投醅中。私务用尤多。或用桑柴云。朴木，叶类青杨也。李百药为杜伏威欲杀，饮以石灰酒，因大利濒死，既而宿病皆愈。今南人饮之无恙，岂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郑州去京师两程，当川陕驿路，有纪事诗十余韵。其切当者："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四时八节无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又云"土洞里头行十日，山棚上面住三年。"谓中倚高山，自过蒲中，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宁州亦云："鸡足斜分三道水，蛇腰慢转一条街。"盖州依山而立，通衢宛转而上也。三水会于城下，故驿名三河。谓九陵、三桥、马岭，皆合流于泾。九陵河在东南，出庆州华池县千子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桥河在城西北，自襄乐界来，不知其源。马岭河在城西，自庆州乐蟠县界天固府下流至县。《水经注》云："洛水，一名马

岭川。俗谓宁州有三不可：斩、蹴踘、睡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有诗云："宪州浑如枉死市，苛岚仿佛似阳间。"邠州有十。

拗，谓雪下炭贱，雨下水贵，出北门游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长洲县彭华乡高景山北白马涧张氏舍。时山上设烽火，夕举以报平安。留月余，即过浙东，临行书一绝于壁间云："昔年随牒佐边侯，愁望长安向戍楼。今日衰颓来泽国，又看烽火照长洲。"是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归。白马涧去城十八里，张氏数宅百余区，尽被焚毁，独留余所居，于壁边题"耿先生到此不烧"七字。

谚云"麦过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麦多高于人者，既熟，大雨，所损十八。

顺昌种谷道人云："大风先倒无根树，伤寒偏死下虚人。"王恬智叟云："犯色伤寒犹易治，伤寒犯色最难医。"王丹元素云："治风先治脾，治痰先治气。"皆卫生之要也。

人家养鸡，虽百数，独一擅场者乃鸣，余莫敢应，故谚谓"一鸡死后一鸡鸣"。尝在处州敛川，见佑圣僧舍养二雄鸡，每啼则更互竞发，饮啄栖游，亦不相斗。古云"两雄不并栖"，此岂无所竞而然邪？广南则群雄竞鸣，又不可解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验者，有一绝载云："欲识为人贱，先须看四般，饭迟屙屎疾，睡易着衣难"。盖无不应者。

宁州要册湫庙殿壁山水，皆范宽所画。土地堂壁，有包氏画虎，赵评事马，皆奇笔。庙东兴教院人物，亦宽画，张芸叟谓："面目大小，锐失王者之相。"盖人物非所工者。后殿有甘草一枝，长二丈余，其大如臂，亦异物也。

宁州龙兴寺，有开元二十二年所写《华严经》，记唐忌辰。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大圣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而史有遗其崩日者。

河间老卒云："蚕子最耐寒热。腊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新水浴过，至三月间，虽热而桑未可采，则以绵絮裹置深密处，则不生。欲令生，则出置风日中。每槌间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饲之，则取丝多于其他。"白乐天《地黄诗》云："与君啖老马，可使照地光。"二者当俱可信也。汉水渔者，取蚕肠以作钓丝，云虽挂千斤亦不断。长只数寸，盖皆未吐之丝耳。南人养蚕室中，以炽火逼之，欲其早老而省食，此其丝细弱不逮于北方也。《本草》谓："蚕妇不可食苦荬，令蚕烂坏。"处州人言，此菜家家养蚕，不闻有损。方书有治蚕啮药，亦未尝闻见被伤者。

汝阴尉李仲舒汉臣，山阳人，生平戒杀。云释教令置虱于绵絮筒中，久亦饥死。有人教使置青草叶上，经宿沾露，则化为青虫飞去。尝试之，信然，皆背拆而化。

生姜苗铺荐席下去壁虱，椒叶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此草叶如狗舌，夏秋生细花，始白渐黄，无甚香臭，花茎长出叶上，根已枯而叶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剉细，以干姜滋味和之，作馄饨饼夹食之，已泄利。叶捣如泥，可煅硫黄。原人裴耒和之云，尝用之也。

本朝借绯紫服者，皆不佩鱼。绍圣中，有引白乐天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自是始并鱼皆借。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国门乃衣。而唐牛丛以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帝面赐金紫。谢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绯，即赐紫，为越等。"乃赐银绯。岂唐制赴日许服于朝，罢日则否，与今为异乎？

余尝行役，元日至邓州顺阳县，家家闭户，无所得食。令仆叩门籴米，其家辄叫怒，谓惊其家亲，卒不得。赖蔓菁根有大数斤者，煮之甘软，遂以充肠。宁州腊月八日，人家竞作白粥，于上以柿栗之类，染以众色为花鸟象，更相送遗。浙人七夕，虽小家亦市鹅鸭食物，聚饮门首，谓之"吃巧"。不庆冬至，惟重岁节。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发声，即市人群儿环呼曰："大熟。"如是达旦。其送节物，必以大竹两竿随之。广南则呼"万岁"，尤可骇者。宁州城倚北山，遇上元节，于南山巅维一绳，下达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贯以环索，自上坠下，遥望如大奔星，土人呼为"彗星灯"。襄阳正月二十一日，谓之"穿天节"，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会汉水之滨，倾城自万山泛彩舟而下。妇女于滩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丝贯之，悬插于首，以为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大端午"，泛舟竞渡。逐村之人，各为一舟，各雇一人凶悍者于船首执旗，身挂楮钱。或争驶驱击，有致死者，则此人甘斗杀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撜，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

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塾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忘其名）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络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赏以金帛。以大舰载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陆而归。有骑兵善于驰射，每守出城，必奔骤于前。夹道作棚为五七层，人立其上以观，但见其首，谓之"人头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又于五门以下设大尊，容数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云亦间有异人奇诡之事。方太平盛时，公私富实，上下佚乐，不可一一载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仪物，皆王者所用，唯赭伞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轻木制大舟，长数十丈，舳舻樯柁，无一不备，饰以五采。郡人皆书其姓名年甲及所为佛事之类为状，以载于舟中，浮之江中，谓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费矣。

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由许昌以趋宋城。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佛寺俱空，塑像尽破胸背以取心腹中物；殡无完柩，大逵已蔽于蓬蒿；菽粟梨枣，亦无人采刈。至咸平僧舍，有《金刚经》一藏，带帙皆为人取去，散弃墙壁间。乃太平兴国中所赐，字画纸饰颇极精好。后见家人辈私携其三卷以来，常念欲转以授人。值欧阳延世庆长与二弟自海陵过常熟，相过偶话：泰州近有一士子少年，因游城隍庙，见塑妇人而关三木，旁有狱吏展案牍者，乃戏解其缧，于牍上书一"放"字。是夕遂梦至庙中，狱吏诘："一妇人对词未竟，君辄纵去，当复为我摄之。"士子谰不为行。吏前捉其臂，已觉酸楚，久之，又击其背，痛苦弗堪。乃告之曰："吾能诵《金刚经》，幸见恕。"吏即引之见王，召令升殿诵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默诵，但常读耳。"王命吏取经，顷刻已至，视之，乃其家本也。读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无数，皆合掌默听。至卷终，王语吏云："可放其去。失囚当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门，以衣袖拂其背，痛即顿除。而喜于得脱，忘使治捉臂之处。既觉，明日命僧讽诵经庙中，以为阴报。而臂上遂发大疽，破溃月馀方愈。庆长兄弟亲所闻见，亦欲持诵此经，恨无善本，遂以与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真实之语，其利为博也。

《灵棋》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货"，亦曰"初吉。"繇文云："客从南来，遗我良财，宝货珍玩，金碗玉杯。"晋颜幼明解曰："以阴处中，应乎外阳。有朋远来，不亦宜乎？南者阳位，故曰南来。宝货珍玩，贵人之资也。金碗玉杯，良宴之具也。"宋何承天亦以为"大吉之卦"。杨文公在翰苑卜得之，忽有金帛之赐。吴幵任宗正少卿，亦得此卦，遂迁给事中，赐对衣金带鞍马。而《南史》载齐江谧，武帝出为东海太守，未发，忧甚。以弈棋占卦，云"有客南来，金碗玉杯"。及诏赐死，果以金罂盛药鸩之。然则繇文如卦影之象，虽人各有其应，而吉凶特未定也。岂祸福天之所秘，终不容人推测乎？

寒食火禁，盛于河东，而陕右亦不举爨者三日。以冬至后一百四日谓之"炊熟日"，饭面饼饵之类，皆为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为甜团，切破暴干，尤可以留久。以松枝插枣糕置门楣，呼为"子推"，留之经岁，云可以治口疮。寒食日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帛于空中，谓之"擘钱"。而京师四方因缘拜埽，遂设酒馔，携家春游。或寒食日阴雨，及有坟墓异地者，必择良辰，相继而出。以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谓寒食为一月节。浙西人家就坟多作庵舍，种种备具，至有箫鼓乐器，亦储以待用者。

《后汉·礼仪志》："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下至计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亦皆以岁日为别。州县官吏执鞭击之，以示劝农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不争夺。而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竞有致损伤者。处处皆用平旦，而衢州开化县须俟交气时刻，有至立春日之夜。而土牛么麽，仅若狗大，其陋尤可笑也。《汉志》又载：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时无有行者。

《汉文帝赞》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刘向以成帝营昌陵不成，复归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谏曰："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而《晋史》愍帝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纪。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馀，以实内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后世疑瓦器为不然。按赤眉在长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宋太祖皇帝即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汉文亦在其间。皆唐末五代之所发者。盖摸金之人，但见巍然大冢，安知其中为无有？自非不封不树，则未有不发之墓也。世云张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盗，张以所得甚厚，故不伤其尸。而晏以徒劳，遂破其头颅而去。此乃俭葬之害，是亦不幸，非常理可论也。今葬者，必瘗志文，盖备其必发。不然，何用置于圹中

乎？

江浙无兔，系笔多用羊毛，惟明、信州为佳，毛柔和而不挛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秃。湖南二广又用鸡毛，尤为软弱。高丽用猩猩毛，反太坚劲也。其用鼠须，只一两茎置笔心中。如貍毛则见于《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蒸湿，墨皆胶败，滞笔而无光。徽州世出墨工，多佳墨，云以置灰中，则阴润不能坏也。

建中靖国初，韩忠彦、曾布同为宰相，曾短瘦而韩伟岸，每并立廷下，时谓"龟鹤宰相"。滕甫亦魁梧，而滕待之厚，游处未尝不与之俱，人呼为"内翰夹袋子"。秦观之子湛，大鼻类胡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为"娇波斯"。有扬州人黎珣字东美，崇宁中作郎官监司，又有京师开书铺人陈询字嘉言，皆以貌像呼为"虾蟆"。而琼林苑西南一亭，地界近水，俗号虾蟆亭，天清寺前多积潦，亦名虾蟆窝。都中轻薄子戏咏虾蟆诗曰："佳名标上苑，窝窟近天清。道士行为气，梢公打作更。嘉言呼舍弟，东美是家兄。莫向南方去，将君煮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载官片大腊茶与白矾二物解百毒，以为奇绝。《本草》：茶茗荈樣皆一种，俱无治毒之功。后见剑川僧志坚云："向游闽中，至建州坤口，见土人竞采盐麸木叶，蒸捣置模中，为大方片。问之，云作郊祀官中支赐茶也。更无茶与他木。"然后知此茶乃五倍子叶耳，以之消毒，固宜有效。五倍子生盐麸木叶下，故一名盐麸桃。衢州开化又名仙人胆。陈藏器云："蜀人谓之酸桷，又名醋桷。吴人呼乌盐。"按《玉篇》：構字皮秘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盐，可食，味酸美。《本草》云出吴、蜀山。余疑五倍子乃吴構子声误而然耳。

疮发于足胫骨傍，肉冷难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谓之臁疮，南人呼为骭疮，其实一也。然西北之人，千万之中患者乃无一二。妇人以下实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妇女亦多苦之。盖俗喜饮白酒、食鱼鲞、嗜盐味。而盐则散血走下，鱼乃发热作疮，酒则行药有毒。三物气味皆入于脾、肾，而足骭之间，二脉皆由之。故疮之发，必在其所。《素问》云："鱼盐之地，海滨傍水，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鱼发疮则热中之信，盐发热则胜血之征)，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血热而弱，故有此)又《本草》："酒大热有毒，能行百药。服石人不可长以酒下，遂引药气入于四肢，滞血化为痈疽。"今白酒面中多用草乌头之类，皆有大毒，甚于诸石。释经谓"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况又害不在于目前者乎？谚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赠忆李白及寄姓名于他诗者，凡十有三篇。《昔游诗》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又有《登兖州城楼诗》，盖鲁、砀相邻。而太白亦有《鲁郡尧祠送别》长句，虽不著为谁而作，然二公皆尝至彼矣。世谓太白惟《饭颗山》一绝外，无与少陵之诗。史称《蜀道难》为杜而发。二公以文章齐名，相从之款，不应无酬唱赠送，恐或遗落耳。按工部行二，高适、严武诸公，皆呼杜二。今白集中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子诗》一篇，余谓题下特脱一"美"字耳。杜赠白诗云："秋来相顾尚飘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飞蓬各自远"云。以此考之，各无疑者。俗子遂谓翰林争名自绝，因辨是诗以释争名之谤。"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后言"何时石门路，重有金尊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林中杯。"又有《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诗》云："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此中多逸兴，早晚向天台。"少陵《壮游诗》云："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李所谓"友人"者，疑亦杜子美也。

"大人"以大对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称父为然。若施之于他，则众骇笑之矣！今略举经史子传之所云，以证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谓贤人君子。《论语》："畏大人。"《注》：大人，即圣人。《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注》：大人谓国君。"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谓辅臣。"大人正己而物正"。谓大丈夫不为利害动移者。"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注》：务口腹者为小人，治心志者为大人。如"大人弗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义亦类此。唯汉高祖云："始大人以臣为亡赖。"霍去病云："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崔钧云："大人少有英称。"晋陈骞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无彻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则又名其叔。张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盖谓其母。唐柳宗元谓刘禹锡之母亦曰："无辞以白其大人。"《苏章传》："苏纯云三辅号为大人。"《注》："大人，长老称，尊事之也。"《岑彭传》："韩歆，南阳大人。"《注》谓大家豪右。《高骈传》：女巫王奉先谓毕师铎曰："扬州灾，有大人死。"秦彦曰："非高公邪?"《呼韩邪单于传》："大人相难久之。"后汉匈奴大人车利涿兵。唐盖苏文父为东部大人，则外国亦指尊长为大人也。梁元帝《金楼子》云："荆间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称我，向子恒称名，此其异也。"又有名子为大人者，此人恒呼子为"大人"，此尤异也。又且鞮侯单于谓"汉天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称也"。故《荆轲传》：高渐离"家丈人召使前击筑"。杜甫赠韦济诗云："丈人试静听。"而柳宗元呼妻父杨詹事丈人，母独孤氏为丈母。故今时惟婿呼妇翁为然，亦不敢名尊老，以

畏讥笑。至呼父为爹，谓母为妈，以兄为哥，举世皆然。问其义，则无说，而莫知以为愧。风俗移人，咻于众楚，岂特是而已哉。爹字虽见于《南史》梁始兴王憺，云："始兴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乳哺我！"荆土方言谓父为爹，乃音徒我切，又与世人所呼之音异也。

王逸少好鹅，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鹅为"右军"，梅为"曹公"。前人已载尺牍有"汤燖右军一只，蜜浸曹公两瓶"，以为笑矣。有张元裕云，邓雍尝有柬招渠曰："今日偶有惠左军者，已令具面，幸遇此同享。"初不识"左军"为何物，既食，乃鸭也。问其所名之出，在鹅之下，且淮右皆有此语。邓官至待制典荆州，洵武枢密之子。俗人以泰山有丈人观，遂谓妻母为"泰水"，正可与"左军"为对也。

"北敌焉知鼎重轻，指踪原是汉公卿。襄阳只有庞居士，受禅碑中无姓名"。人云吕本中居仁诗也。而其父好问，在围城中预请立张邦昌之人，遂为伪楚门下侍郎。有无名子大书此绝于常山县驿，云吕本中骂厥顽之作云。

衢州府江山县，每春时昏翳如雾，土人谓之"黄沙落"。云有沙堕于田苗果菜之中，皆能伤败；沾桑叶尤损蚕；中人亦能生疾。是亦岚瘴之类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长老法英，少有道誉，兼通外学。后退居在东都净因院，尝有堂僧以十二时歌赞之。既去，即掷之于地，曰："是何乱道！"不谓其僧伫立户内，皆闻见之。已而，僧自他适。久之，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狱，而京师勘鞫初到，皆未示问目，但责其以何事到官，致有非所治而自状其过者。英对以不知所犯。于是押足缚之，仰卧牢上，以书卷令读，尽僧之法名，凡数千名，问令供孰与相识。阅之累日，乃记赞歌之人，遂以告狱吏。吏询游从因由，即具道素不交关，但尝一见而有轻笑其文之憾，恐挟此诬诋。其僧乃张怀素之党，云与英结谋入蜀为乱。究之既无实迹，询其妄引之由，果见薄之恨也。其僧坐死，英得释放。伤人之言深于矛戟，信可为戒。一毁其文，而遽以死逮之，为报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皂荚，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叶如槐而细，生角长者不过三数寸，子圆黑肥大，肉亦厚，膏润于皂荚，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干乃收。京师取皂荚子仁煮过，以糖水浸食，谓之"水晶皂儿"。车驾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为之。食者多苦腰痛，当是其性寒故也。《本草》不载，竟不知为何木。或云以沐头则退发。而南方妇人竟岁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

天自东而西为左转，一昼夜一周。日月自西而东为右行，月一月、日一岁乃周。天行速，故日月附天，东出而西没。古人譬之如蚁行磨上，磨左旋而蚁右动，磨急而蚁缓，故但见蚁随磨转也。释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跽、右绕，《华严经·净行品》云："右绕于塔，当愿众生，所行无逆，成一切智。"所谓顺者，如右臂之内向，日月之东行是也。而今僧徒行道，与转轮经藏，皆自东南以至西北，乃左绕而逆行。李长者于《合论》中亦辨此失。但众习已久，莫能正之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斋素，谓之"三长善月"。其事盖出于佛书。云大海之内，凡有四洲，中国与四夷特南赡部一洲耳。天帝之宫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祸福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诏天下，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杀。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为恶月，不肯交印视事。或谓唐之节度使与刺史，凡有兵者，初至当犒设，而此三月禁屠，故迁避，而他官亦循仿为之也。今又有"二瓦"之法，凡数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为"上瓦"，五月为"下瓦"。瓦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于临官。其八卦者，以巽为"上瓦"，坤为"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术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每泊近岸，执政必登舟朝谒。行于沮洳，则蹑芒鞋，吕元直时为宰相，顾同列戏曰："草履便将为赤写。"既而傍舟水深，乃积稻秆以进，参政范觉民曰："稻秸聊以当沙堤。"

高卫、黎确为吏部侍郎，孟庾为户部侍郎，鬓发皆白，而趋朝立班常相随，时呼为"三清"。孟年未老而早白，给事中洪拟戏之曰："公乃借补老君也。"盖是时文武官多借补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语黎、孟曰："吾三人趋朝，当独早于他官。"二公问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故事，尚何疑乎？"

赵普以佐命功封韩王。车驾在临安，赵子画、韩肖胄、王衣同为贰卿，时人目之为"赵韩王。"

周曼，衢州开化县孔家步人，绍兴二年以特奏名补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县尉，待阙。有人以柬与之，往寻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唤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欲送汝县中吃棒。"又尝夜至邑中灵山寺，以知事不出参，呼而捶之，曰："我是国家命官，怎敢恁地无去就？"欲作状解官，群僧祷之，且令其仆取赂而已。曾乾曜有《丑奴儿》词十三首，

皆咏外州风物。其一云："蓦地厮看时。赤帕那，迪功郎儿。气岸昂昂因权县，厅子叫道，宣教请后，有无限威仪。先自不相知。取奉着，划地胡挥。甚时得归京里去？两省八座，横行正任，却会嫌卑。"令观周所为，则曾词摹写，已大奈富贵矣。

油，通四方可食与然者，惟胡麻为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谓雨旸时则薄收，大旱方大熟，开花向下，结子向上，炒焦压榨才得生油，膏车则滑，钻针乃涩也。而河东食大麻油，气臭，与荏子皆堪作雨衣。陕西又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镫。祖珽以蔓菁子薰目，以致失明。今不闻为患。山东亦以苍耳子作油，此当治风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为镫。但烟浓污物，画像之类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涤之，乃可去。色清而味甘，误食之，令人吐利。饮酒或茶，皆能荡涤，盖南方酒中多灰尔。尝有妇人误以膏发，粘结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乌药，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乌桕子油如脂，可灌烛，广南皆用，处、婺州亦有。颍州亦食鱼油，颇腥气。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炼脑为油以食，贩于四方，莫能辨也。

《本草》：麻蕡，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勃者。故世人谓尘为勃土；果木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面而以干者傅之，亦曰面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谓之米糒，音佩，而从力者韵，无两音。《大业杂记》载尚食直长谢讽造《淮南王食经》，有《四时饮》，凡三十七种，并加米糒。乃知此书如茶饮、茗饮、桂饮、酩饮皆然，未知与今同否也？

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单州成武县织薄缣，修广合于官度，而重才百铢，望之如雾。著故浣之，亦不纰疏。鄢陵有一种绢，幅甚狭而光密，蚕出独早，旧尝端午充贡。泾州虽小儿皆能捻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者，宣和间，一匹铁钱至四百千。又出嵌输石、铁石之类，甚工巧，尺一对至五六千，番镊子每枚两贯。邠、宁州出绵䌷。凤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数十缗。原州善造铁衔、镫、水绳、隐花皮，作鞍之华好者，用七宝镇厕，饰以马价珠，多者费直数千缗。西夏兴州出良弓，中国购得，云每张数百千，时边将有以十数献童贯者。河间善造篦刀子，以水精美玉为靶，钑镂如丝发。陈起宗为詹度机宜罢官，至有数百副。衢州开化山僻，人极粗鲁，而制茶笼、铁锁亦佳。苏州以黄草心织布，色白而细，几若罗縠。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隔织"耳，名著天下。婺州红边贡罗，东阳花罗，皆不减东北，但丝缕中细，不可与无极、临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为宰相。张说以素憾惧，潜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众趋出，崇曳踵为疾状。帝召问之，对曰："臣损足。"曰："无甚痛乎？"曰："臣心有忧，痛不在足。"问以故，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辅臣，而密乘车出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于是出说相州。开元二十四年，帝在东都，欲还长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阳蹇，独在后。帝问故，对曰："臣非疾也，愿奏事。二都本帝王东西宫，往来何所待时？假令妨农，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后竟罢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荡覆天下。林甫之术，盖祖于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贼乱之人，犹假以为恶，况资权谲者乎！

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因更修，见其铁枢铸字，云风和二年六月造。纪元之名，不见载籍。门西道北有晁错庙，范忠宣再典许州有惠政，邦人为营房祠于庙傍。掘地得古井，不以甓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笼床之状，高尺许，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制，亦莫知何时所创也。余后官五原，邻郡如镇戎、怀德，边寨皆流沙，不可凿井，教以此制，遂获其利。

陕西地既高寒，又土纹皆竖，官仓积谷，皆不以物藉。虽小麦最为难久，至二十年无一粒蛀者。民家只就田中作窖，开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谷多寡，四围展之。土若金色，更无沙石，以火烧过，绞草絙钉于四壁，盛谷多至数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实其口，上仍种植，禾黍滋茂于旧。唯叩地有声，雪易消释，以此可知。夏人犯边，多为所发。而官兵至虏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仓庾去地数尺，以板为底，稻连秆作杷收。虽富家亦日治米为食。积久者不过两岁而转。地卑湿，而梅雨郁蒸，虽穹梁屋间犹若露珠点缀也。

杜预好后世名，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余尝守官襄阳，求岘山之碑，久已无见；而万山之下，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屡已迁徙，石沉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今州城在岘、万两山之间，刘景升墓在城中，盖非古所治也。岘山在东，上有羊叔子庙。万山在西，元凯祠在焉。去三顾门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阑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后圃。过山十余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乐，相传躬耕歌《梁甫吟》于此。万山又名小岘，或曰西岘。故子美诗云："应同王粲宅，

留井岘山前。”孟浩然葬凤林关外，后人迁其墓碑于谷隐寺中，遂失冢所在。习池在凤林寺山，北岸为汉江所啮，甚迩。数十年后，当不复见矣。

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岁余及祸。石崇家，稻米饭在地，经宿皆化为螺，人以为灭族之应。郑注败前，楮中药化为蝇数万飞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变如拳，或作血，或作芜菁子，期年而卒。

《笔谈》载陕右以蟹辟疟鬼。余在安定尝会客，曹黄中庸食虾驹不去鳚，齿龈皆伤，遂掷去之。都监杨璋见琼枝皆拨去，曰：“不喜食此脆骨。”游师雄景叔长安人，范丞相得新沙鱼皮，煮熟翦以为羹，一缕可作一瓯。食既，范问游：“味新觉胜乎常否?”答云：“将谓是馎饦，已哈了。”盖西人食面几不嚼也。南人罕作面饵。有戏语云：“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柱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着!”盖讥不北食也。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晋何曾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劭亦有父风，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王恺乃逾于劭，“一食万钱，犹曰无可下箸处”。而唯曾著于世者，以李翰《蒙求》有“何曾食万”之语也。

先公元祐中为尚书郎，时黄鲁直在馆中，每月常以史院所得笔墨来易米。报谢积久，尺牍盈轴，目之为“乞米帖”。后领漕淮南，诸公皆南迁，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东坡到惠州有书来谢云：“蒙假二卒，大济旅途风水之虞，感戴高谊，无以云喻。方走海上益远，言之怅焉永慨!”余池饬宝之。崇宁初，晁无咎尝跋其后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则莫不按剑而相盼，况嗜好吴越哉！季裕加于人数等矣!”又有昭陵于金花盘龙笺上飞白“清净”二字，其六点作鱼龙鸟兽之象，乃王著所献三百点中所无者；又十幅红罗上飞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家物；东坡书《白纻词》与四学士各写其诗词，凡二十轴，悬之照耀堂宇。为利诱势胁，于大观之后，幸能保守。靖康中，颍川遭金国之祸，化为烟尘。往来于心，迨今不能已已。珠玉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汝阴颍上县与寿春六安为邻，夹淮为二镇，号东西正阳。其西属颍镇，城之中有砖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载其与僧伽俱来，终于正阳，云后若干年僧伽缘尽，彼当代其扬化。今亦下临淮流，虽大涨不过塔基之陛。东坡守颍，有文祭之。祷雪即应，一方事之甚严。建炎元年，泗州浮门内火发，未及普照寺，而塔中已焰出，一爇皆尽。僧伽真像，僧徒仅能营救，别建殿以庇。方就，而北兵已来，又皆烧毁，城中遂成丘墟。或云真像胡人负之北去，疑释子讳为灰烟也。然劫烧之来，丽于形质，孰不归空?数缘既尽，虽云坚固，亦自当灭。岂佛陀之谶，其在是乎?

“管中窥豹”，世人唯知为王献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语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胡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论者之言，一似管窥虎豹!”

卷　中

靖康初，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又禁销金。时皇弟肃王使敌，为其拘留未归，种师道欲击之，而议和既定，纵其去，遂不讲防御之备。太学轻薄子为之语曰：“不取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其后，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塞，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戈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隐山间，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为戏曰：“彼则寒来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时赵明诚妻李氏清照亦作诗以诋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又云：“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后世皆当为口实矣!

唐初，贼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伤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人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唐，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百倍于前世，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

吴辉子华中奉云，渠倅严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夕焚《尊胜陀罗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万州，有一妓忽持白纸至郡，视其神色，大异平日。问其所诉，乃云：“某乃境内之神。每荷公厚赐，欲以少事相报，愿使吏以授其言。”遂令书之，云：“某月日郡界当有灾，比邻境为轻，冀无惊惧。”欲再询其名号，则妓已省，不自知其来也。至其日果大风雨，已而震雷大雹，伤害田稼。但循江而过，两岸所及不

广。比郡至杀人畜，田之损者，十多八九。又尝自钱唐将还家，泛舟已到桐庐。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寻李大府船。李惊起视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贼发，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岸询其子细，则已不见。遂遽还会稽。乃方腊已至睦州，同行数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后守严，尽饰境内神祠。有一庙，神像皆毁，惟三躯独存，而吴不记其名。严之城隍神乃敕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吴亦不忆其始因也。则尊胜之利于幽冥，盖不可不信矣。

建炎之后，以国用窘匮，凡故例群臣锡予，多从废省。惟从官初除，鞍马、对衣之赐犹存，而省其半。绍兴二年，黎确由谏议大夫除吏部侍郎。见其赐目，后用御宝，而云："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裤一只。"甚可笑也。然皆计直给钱，但当减半计数可矣。时有司之陋，大抵多类此。

两朝誓书，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圣旨，令上石于天章阁。其词曰："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诚信，虔守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绎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沟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远具披陈，专俟报复，不宣，谨白。"报书云："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宋皇帝阙下：共议戢兵，复论通好，兼承惠顾，特下誓书。云'以风土之宜，(其下文同前，至)当共殛之。'孤虽不才，敢遵此约。谨当告于天地，誓之子孙。苟渝此盟，明神是殛。专具谘述，不宣，谨白。"自是，两国百有余年坚守盟书，民获休息。而宣和中与大金结好，亦有"不克享国"之言，后先渝之，至以失信为责，改立伪楚，四海之人，肝胆涂地。孔子以兵食为可去，可见矣(昭陵时，吕夷简为相，缘西夏事，北方遣刘六符来索故地，又增银绢各十万。富郑公报使，仅免败盟，不用"献"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尽。省、曹、台、阁皆令老吏记忆旧事，按以为法，谓之"省记条"。皆临时徇私自便。而敌骑自浙中渡江北归，官军败于建康江中，督将尚奏功，云其四太子几乎捉获，亦为之推赏。时谓以"省记条"推"几乎"赏。

范觉民为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万格刻薄苛细，士夫多被其害，时为之语曰："逢寓多龃龉，遇格必阻隔。"后欲行讨论法，乃宥大奸而滥及众人，竟送吏部，而范亦缘此被逐。

绍兴中，以财用窘匮，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众，俸给米麦，虽宗室亦减半支给。其后半复中损，至于再三。遂至正任观察使，才请两石六斗。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若刘韩二开府、张浚太尉、王瓒承宣等，乃为统兵官。如殿前马步三帅，皆不得预。时步军都指挥使兰整云："昔为殿前班长行，请米四石八斗；今作步军太尉，乃反不如。"而又不得为统兵官，是尤可笑也(盖是时殿前诸军数才数百。见殿帅郭仲荀云，窠坐之外，三十八人，每人卫宿，有从者只十五人也)。

开府刘光世，延安人，其先以夏将归朝。及建炎之后，以功臣检校太傅、两镇节使开府。部曲皆西人，有斗将王德，勇悍而丑，军中目为王夜叉，最为有名。时文士济南王治字梦良，亦木强少和，言必厉声，性又刚果，后为大理治狱正，人亦呼之为王夜叉，以比阴狱牛头夜叉也。

昔契以佐禹有功，封于商，而赐姓子氏。周封微子启于宋。后十一世孔父嘉之孙，以王父字为孔氏。其子孔防叔避宋华督之难，奔鲁为大夫，因家于鲁。其曾孙是为先圣。而郑有孔张，出于子孔；卫有孔达，又有孔悝，出于姬姓。皆在子氏之先，非孔子之后也。孔子以周灵王二十一年己酉岁十月庚子日生，即鲁襄公之二十二年。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日薨。哀公十六年也。母颜氏之第三女，名征在。娶宋之并官氏。大中祥符元年，封父叔梁纥为齐国公，母鲁国太夫人、妻郓国夫人。汉平帝元始元年，追谥夫子褒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谥文宣尼父。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邹国公。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尊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赠太师。则天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开元二十七年，谥文宣王。宋真宗祥符元年，加号玄圣文宣王，续改至圣。其嗣袭，魏封鲁国文信君；秦封鲁国文通君；汉高祖封奉嗣君；平帝改褒成侯；后汉和帝改褒亭侯；魏文帝改崇圣侯，晋武帝改奉圣亭侯；宋文帝崇圣侯；后魏文帝崇圣大夫；孝文帝复为侯；北齐文帝改恭圣侯；后周宣帝封邹国公；隋炀帝绍圣侯；唐太宗褒圣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改衍圣公，哲宗改奉圣，崇宁三年，复封衍圣公，制云："孔子之后，自汉元帝封其爵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改为褒成侯，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谥也；公、侯，其爵也。后之子孙，虽更改不一，而不失其义。至唐，去国名而袭谥号，礼之失也。谓宜去汉之旧，革

唐之失。稽古正名，于义为允。宜改封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庙中有孔子手植桧三株。两株双立御赞殿前，高六丈余，围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坛东南，高五丈余，围一丈三尺。晋永嘉三年枯死，至隋义宁元年复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年中，一枝复生。盖千五百余岁矣。庙中后汉碑三，魏碑三，齐碑一，隋碑二，唐碑十四。林中篆碑一，在伯鱼墓前，漫灭不可读。汉碑九。孔氏宅，除诸住外，祖庙殿廷廊庑，尚三百一十六间。其四十七代孙传作《东家杂记》，所载甚详，此其大略者也。

章谊宜叟侍郎，有田在明州。绍兴二年出租，预买绢三匹，三年增九匹，叹其赋重。从兄彦武在傍曰：“此作法自弊之过也。”初，宜叟为大理卿，户部侍郎柳庭俊，乃其妻兄，寓居章舍。一日会饮，酣醉昼寝，遂至暮不醒。柳弟来白：“明当进对。未有札子。”柳惊起，即问章有何事可论，章戏曰：“方今财用窘匮，将天下官户赋役，同于编氓，此急务也。”柳大喜为然。明日陛对，具陈此事，遂即施行。士夫之家，既不能躬耕以尽地利，分租已薄；又无商贾他业，而与庶民庸调相等。其受害，盖出于一言之戏，“自弊”之语，诚有味也。

杜甫有《义鹘行》。张九龄有《鹰图赞序》曰：“鸟之鸷者，曰鹰曰鹘。鹰也，名扬于尚父，义见于《诗》；鹘也，迹隐于古人，史缺其载。岂昔之多识，物亦有遗；将今而嘉生，材无不出，为所呼之变，与所记不同者耶？”按：古人称雕鹗，又“鸷鸟累百，不如一鹗”。而鹗，今不见于世，岂名之变耶？然鹘又不可居鹰雕之右也！

杜甫《雕赋》云：“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伊鸷鸟之累百，敢同年而争长。此雕之大略也。”则甫盖以雕为鹗矣。而孟康注《汉书》云“鹗，大雕也”。颜师古曰：“鹰，鹘之属，非雕也。”《礼部韵》：“鹗，雕属也。”颜师古《注汉书》云：“隼鸷鸟，即今鹘也。说者以为鹞，失之矣。鹘字音胡骨反，鹘与鹘同。”又《货殖传》：“隼亦鸷鸟，即今所呼为鹘者。”

唐明皇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张曲江有贺状云：“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术，道已广其家，僧又不违其愿。三教并列，万姓知归。”今《孝经》盛行，《道德经》亦有石刻，唯《金刚经》罕见于世也。《张文献集》载《贺上仙公主灵应状》云：“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灵座有祥风瑞虹之应。爰至启殡，乃知尸解。又承特禀清虚，薄于滋味，素含真气，自不食盐，洎于迁神，更标奇迹。伏望宣付史馆，以昭灵异。仍望宣示百官。”诏曰：“道有默仙，谓之形解。古来既尔，今亦将然。童幼之年，伤其夭促；灵变之理，乃入玄真。且与方外为心，不比人间结念。所谓书诸国史，以袭美玄，卿亦史官，任为凡例。兼请宣示者，并依。”而《新史》不载。岂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号为端士，亦复为此，将非林甫辈迫之故耶？至上仙之语，今虽帝子之贵，不敢用矣！

钓丝之半，系以荻梗，谓之浮子。视其没，则知鱼之中钩。韩退之《钓鱼诗》云“羽沉知食驶”，则唐世盖浮以羽也。

唐《张曲江集》载明皇《敕突厥书》云：“敕儿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祸钟彼国。苾伽可汗倾逝，闻已恻然。自二十年间，结为父子，及此痛悼，何异所生？朕与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与朕为子，可汗即合为孙。以孙比儿，似疏少许。今修先父之业，复继往时之好，此情更重，只可从亲。故欲可汗今者还且为儿。”故其下书皆呼为儿。而宋朝与契丹，始以年齿约为兄弟，而彼主享国之永，至哲宗时，遂为大父行。与谓汉为丈人，唐敕称可汗呼儿异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废皇后，立武昭仪，李勣称疾不入，褚遂良以死争。他日，绩独入见，帝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帝意遂决。武惠妃谮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帝欲皆废之，张九龄不奉诏。李林甫初无所言，退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人主家事，何必问外人？”帝犹豫未决。九龄罢相，帝召宰相审之，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预。”帝意乃决。德宗欲废太子，立侄舒王，李泌曰：“赖陛下语臣，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预于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今臣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获免。李勣首倡奸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恶。至德宗便谓当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则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长源，能保其家族。而敬业之祸，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报，亦可以鉴矣！而蹈覆辙者相接。哀哉！

《常衮集》有《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臣学愧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陈良史之官；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绂电映，鱼须在手，虹玉横腰。祗奉宠荣，顿忘惊惕。蜉蝣之咏，恐刺国风；蝼蚁之诚，难酬天造。”则知唐世玉带施于绯衣，而银鱼亦悬于玉带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环卫官，皆以皇伯、叔、侄加于衔上，更不书姓，虽袒免外亲亦然。熙宁中，始有换授外官者，则去皇属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时以为非。靖康中，乃复旧制。《常衮集》载李譓《除秘书监词》云："昔刘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秘宝，岂可避亲？堂从叔正议大夫、守光禄卿同正员、嗣泽王譓，幼嗣藩国，夙彰忠孝。"盖唐世非期亲不加皇字，虽出阁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从载于衔上，似为得也。然本朝宗子，皆复名而连字，宗派服属，见而知之，又汉、唐以来所弗逮者。

柳子厚《龙城录》载："贾宣伯爱金华山，即今双溪别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以刘先生隐身处。其内有三十六宝，广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刘严字仲卿，汉射声校尉。当恭、显之际极谏，贬于东陬，隐迹于此，莫知所终'。则道士萧玉玄所记也。山口人时得玉篆牌。俗传刘仲卿每至中元日来降洞中。州人祈福，寻溪口边得此者当巨富，此亦未必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欤!"余尝观《金华图经》，乃谓刘孝标居此洞以集《文选》。其谬误如此。绍兴中，欧阳文忠公孙懋守婺，余尝录仲卿事与之，使改正旧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凤林县凤林关，襄阳府襄阳县凤林山凤林关，严州遂安县有凤林乡，弘农郡隋改曰凤林郡。婺州金华县、梓州射洪县皆有金华山。如龙门、丙穴之类，亦有数处。

昔四明有异僧，身矮而皤腹，负一布囊，中置百物，于稠人中时倾泻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然莫能测。临终作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于是隐囊而化。今世遂塑画其像为弥勒菩萨以事之。张耒文潜学士，人谓其状貌与僧相肖。陈无已诗止云："张侯便便腹如鼓。"至鲁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则东坡谓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仙。"盖廋语矣。

赵叔问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厌宾客。在省、还家，常挂歇息牌于门首，呼为"三觉侍郎"，谓朝回、饭后、归第故也。

范觉民作相，方三十二岁，肥白如冠玉。旦起与裹头、带巾，必皆览镜，时谓"三照相公"。

二浙旧少冰雪，绍兴壬子，车驾在钱唐，是冬大寒屡雪，冰厚数寸。北人遂窖藏之，烧地作荫，皆如京师之法。临安府委诸县皆藏，率请北人教其制度。明年五月天中节日，天适晴暑，供奉行宫，有司大获犒赏。其后钱唐无冰可收，时韩世忠在镇江，率以舟载至行在，兼昼夜牵挽疾驰，谓之"进冰船"。

泉、福二州妇人轿子，则用金漆，雇妇人以荷。福州以为僧擎，至他男子则不肯肩也。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又妇女凶悍喜斗讼，虽遭刑责，而不畏耻，寝陋尤甚。岂秀美之气，钟于绿珠而已邪?

关右塞上有黄羊无角，色类獐麂，人取其皮以为衾褥；又彼中造嗗酒，以荻管吸于瓶中。老杜《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云："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盖谓此也。

刘光世为浙西安抚大使，父延庆本夏人也。参议官范正舆除直龙图阁告词云："入幕之宾，以折冲尊俎为任；从军之乐，以决胜笑谈为功。高适受哥舒之知，石洪应重祚之辟。"盖翰与乌皆夷人，且讥其尊俎笑谈以为功伍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词云："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凡今冬官之属，以予观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羡数。考冢宰官府之六属，各为六十。而天官则六十四，地官则七十，夏官则六十七，秋官则六十六。盖断简失次而然，非实散亡也。取其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汝尚深加考核，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则六职者均一，非特可正历代之违，抑亦见今日辨治之精且详也。非汝其谁任?"此皆洪炎之词。后洪除在京宫祠，请给人从班著并依旧。而同列赵思诚缴驳，以谓士指为不厘务中书舍人，其任代言之职，自有国以来，未有如此之谬者。遂罢为在外宫观。

自熙宁中分三省职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书。宰相进拟差除，及应干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门下但掌省审封驳，尚书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请差遣，得判"中"字者，更无不得之理。然蔡京为相，欲要时誉，凡有丐乞，皆对其人面书中字。莫不欢欣称颂，而有真、行、草之殊，堂吏阴识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喻。至王黼秉政，率作此中字，必须再呈，其不与者，则加一笔而为申。作伪心劳，遂使真可得者，初亦疑而不喜。又何要誉之有?

凡天下狱案谳，其状前贴方寸之纸。当笔宰相视之，书字其上。房吏节录案词大略，粘所判笔，以尚书省印印之。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虽系人命百数，亦以一二字为决。得"上"字者，则皆贷；"下"字者并依法；"中"字则奏请有所轻重；"聚"则随左右相所兼省官商议；"三聚"则会三省同议。不过此数字而已，此岂所以为化笔欤!

宋烨字元实，春明坊宣献公之族子也，腯伟而黑

色，无他才能，在扬州尝掖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记录，历登运使，以殿撰知临安府。士民皆诋恶之，目为“油浇石佛”，甚者呼为“乌贼鱼”，谓其色黑，其政残，其性愚也。又作赋云：“身衣紫袍，则容服之相称；坐乘乌马，因人畜以无殊。”仍谜以詈之曰：“临安府城里两个活畜生：一个上面坐，一个下面行。”以其常乘乌马故也。尝有舟人杀士人一家，乃经府陈状云，“经风涛损失”，辉更不会问，便判状令执照。后事败于严州，尚执此状以自明。鞫之，前后此舟凡杀二十余家矣。其在临安，凡两经遗火，焚一城几尽。人谓府中有“送火军”，故致回禄。盖取其姓名，移析为此语。竟以言者论其谬政而罢。不数月，即除沿海制置使。终以扶持之劳，简在上心也。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稺，豫章南昌人。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稺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蕃传云，为乐安太守（本名千乘，和帝更名），“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蕃自乐安左转修武令，迁尚书，出为豫章太守。则为孺子下榻，乃在璆至之后，而不著者，岂周无他事而徐有传，且又载于《世说》与《滕王阁序》，故显于后世耶？亦犹“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本邹阳之书，元初中，樊准上疏荐庞参已用之，而人独称为孔融荐祢衡之语。“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此刘陶之疏，而世但知为范蔚宗论也。

京师新门里向氏南宅，乃丞相旧居。后钦圣宪肃别为居第，故有南北之号。其南第，屡经回禄，独厅事不焚。后因翻瓦，于屋极中得《华严经》一卷。余尝刊《净行品》施人，帖于屋柱间，凡数十年，已万余本矣。后以遗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张博南叟帖于竹窗上。绍兴二年腊月八日，临安大火，烧数万家，张氏之居亦尽被焚爇，其竹窗半焚，至所帖经处而止。其上屋一间亦独存。是皆可异者也。

绍兴三年七月，朱胜非以右仆射丁母忧，未卒哭，降起复制词，吏部侍郎、权直学士院陈与义之文也。以“兹宅大忧”四字，令翰林学士綦崇礼帖改为“方服私艰”，陈待罪而放。议者谓麻制中有“于戏！邦势若此，念积薪之已然；民力几何，惧奔驷之将败。朕之论相，何可以不备？卿之图功，亦在于攸终”。同列恶其言，故以“宅忧”疵之。昔杨文公以真庙御笔改“邻壤”一字，即辞职而去。后许□□作哲宗哀册，云“攀灵舆而增痛”，上皇改“攀”为“抚”、“痛”为“怆”，亦以不称辞位。留之再三，竟改礼部尚书。今使他人窜易，止待罪而已。又富郑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末才一札子，即不许收接文字。皆非故事，盖时异不得而同也。

曾巩子固为越倅，作《鉴湖图序》曰：“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九千顷而已也。其东曰曹娥斗门，曰蒿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径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近。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一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宋兴，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奸民日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十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尽矣。其仅存者，东为漕渠，自州至于东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风泾至于峒坞十里皆水，广不能十余丈。每岁少雨，田未病而湖盖已先涸矣。自此以来，人争为计说”云云。宣和中，王仲嶷为太守，遂尽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顷二十五亩，以献于官。则民之盗者，不复禁戢。其蒋堂、杜杞、吴奎、范师道、施元长、张伯玉、陈宗言、赵诚复湖之议，与钱镠之遗法，后世不复可考矣。

国朝祠令，在京大中小祀，岁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后亥祭先农，后丑祀风师，皆于东郊。孟春上辛祈谷，祀昊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于南郊。享太庙、后庙。仲春上丁释奠至圣文宣王庙。上戊释奠昭烈武成王庙。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宫贵神于东郊，祭五龙祠。刚日祭马祖于西郊。春分朝日于东郊，是日祠东太一宫，开冰祭司寒于冰井。季春吉巳祭先蚕于东郊。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后申祀雨师、雷师于西郊。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享太庙后庙。五年一禘，则停时享。夏至祭皇地祇于北郊，是日祠中太一宫。季夏土王，祀黄帝于南郊，祀中溜于太庙之廷。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后辰祀灵星于南郊。孟秋享太庙、后庙。仲秋上丁释奠于至圣文宣王庙。上戊释奠于昭烈武成王庙。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宫贵神于东郊。刚日祀马社于西郊。秋分夕月于西郊，是日祠太一宫，祀寿星于南郊。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后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于北郊。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享太庙、后庙。三年一祫，则停时享。祭司寒于北郊。刚日祭马步于西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是日祠中太一宫。季冬戊日，蜡百神、大明、夜明于南郊。腊享太庙、后庙，祭太社太稷。藏冰祭司寒于冰井。

右并司天监于一季前，以择定日供报太常礼院，参详讫，还监，乃牒尚书祠部，具画日申牒散下。

凡大祠、中祠用乐。内中祠风、雨、雷师，五龙堂、先蚕，并不用。天地、日月、九宫（原阙）日遇忌日，不妨作乐。太社、太稷以下则备而不作。天地、宗庙、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宫贵神、蜡祭百神、太庙奏告，并为大祠，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先农、风师、雨师、雷师、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龙堂、先蚕、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并为中祠，散斋三日，致斋二日。马祖、先牧、中溜、灵星、寿星、马社、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司寒、马步，并为小祠，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曰："予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始终之义，未尝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伊尹、周公之谏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讳者，恶也。纳谏诤，岂恶乎？然则有焚稿者，非欤？曰非伊尹、周公为之，近世取区区小亮者为之耳。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己也，岂爱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曰此非圣人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诚信待己而事其君，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

王令逢原《上刘莘老书》论诗之弊曰："古之为《诗》者有道：礼义政治，《诗》之主也；风雅颂，《诗》之体也；比赋兴，《诗》之言也；正之与变，《诗》之时也；鸟兽草木，《诗》之文也。夫礼义政治之道得，则君臣之道正，家国之道顺，天下之为父子夫妇之道定，则风者本是以为风，雅者用是以为雅，颂者取是以为颂。则赋者，赋此者也；比者，直而彰此者也；兴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与变，得失于此者也；鸟兽草木，文此者也。是古之为《诗》者有主，则赋比兴、风雅颂以成之，而鸟兽草木以文之而已尔。后之诗者，不思其本，徒取其鸟兽草木之文，以纷更之，恶在其不陋也！"

曾子固作《厄台记》云："淮阳之南，地名曰厄台，询其父老，夫子绝粮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万物岂知大德乎？日月不晦，万物岂知大明乎？天下至圣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尧有洪水之灾，舜有井廪之苦，禹有殛鲧之祸，汤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武王有夷、齐之讥，周公有管、蔡之谤，孔子有绝粮之难。噫！圣人承万古之美，岂以一身为贵乎？是知合于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数；齐日月之明，不能违日月之道。泰而不否，岂见圣人之志乎？明而不晦，岂见圣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陈也，讲诵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围之出，列从而行，怡然而歌，美之为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业。果哉！身殁之后，圣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绝。有开必先，信其然也。于戏！先师夫子聘于时，民不否；遁于世，民不泰也。否则否于一时，泰则泰于万世。是使后之王者，知我先师之道，舍之则违，因之则昌，习之则贵，败之则亡。道之美此，孰为厄乎？"

李邦直作《韩太保墓表》云："公讳惟忠，著籍真定。为灵寿人忠宪公曾祖，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宪公赠太保。太保之子讳处均，韩国公；韩国公之子讳保枢，鲁国公；鲁国公之子则忠宪公也，封陈国公。子八人。自太保至丞相才四世，五世而诸孙尤众。自忠宪公至高祖，四世赠一品，上下衣冠七世。盖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民缠于兵火之毒者二百余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垦除祸难，提携赤子，而置之太平安乐之地，累圣继之，以休养生息为事，其顾指左右，驾驭驰骋，莫非一时之豪杰。考诸《国史》，则累朝将相，颇多河北人。若赵韩王普，实保塞人，曹冀〔此处文字有脱漏〕王太尉旦莘人，张尚书咏清丰人，柳公开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乡人，张文节公知白清平人，宋宣献公绶平棘人，韩忠献公琦安阳人，余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数。窃尝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横亘中国，号为天下脊；而大河自积石行万里出砥柱，旁缘太行至大伾斗折而东，下走大海。长冈巨阜，纡余盘屈，以相拱揖抱负。小则绵一州，大则连数郡，其气象如此。而土风浑厚，人性质朴，则慷慨忠义之士，固宜出于其中。虽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必淹郁渟蓄，声发益大，泽浸益远，以施于子孙，亦自然之理也。元丰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镇定武，乃诣灵寿，既祠谒墓下，因属清臣为之表，而得阳翟孙曼叔书于石。不独著太保公之系，将以遍示天下为人子孙者焉。"忠宪公名亿，事仁宗为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八子：绛、缜为宰相，维为门下侍郎，四为员外郎，一寺丞早世。故黄鲁直为子华挽诗云"八龙归月旦，三凤继天衢"者，盖实录也。

蔡京《太清楼侍宴记》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诏，臣京宥过省愆，复官就第。诏以是月八日开后苑，宴太清楼。召臣执中、臣俣、臣偲、臣京、臣绅、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居中、臣洵

武、臣俅、臣贯于崇政殿赐坐，命宫人击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门。诏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厚诬宫禁。其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径，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殿止三楹，几案台榻，漆以黑，下宇纯朱，上栋纯绿，饰缘无文采。东西庑各有殿，东曰琼兰，西曰凝芳，后曰积翠，南曰瑶林，北洞曰玉宇。后有沼，曰环碧。两旁有亭，曰临漪、华渚。沼次有山，殿曰云华，阁曰太宁。左右蹑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会春。阁下有殿曰玉华。玉华之侧，有御书榜曰玉洞琼文之殿。旁有种玉绿云轩相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阁亭沼，絜齐清虚，雅素若此，则言者不根，盖不足恤。’日午，谒者引执中已下入。女童乐四百，靴袍玉带，列排场下，宫人珠笼巾、玉束带，秉扇、拂、壶、巾、剑、钺，持香球，拥御床以次立。酒三行，上顾谓群臣曰：‘承平无事，君臣同乐，宜略去苛礼，饮食起居当自便无间。’已而，群臣尽醉。”京又《为皇帝幸鸣銮堂记》曰：“宣和元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龙江泛舟由天波溪至鸣銮堂，淑妃从。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内侍连呼曰‘妃答拜’。臣欲谢，内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岁四幸鸣銮矣’。臣顿首曰：‘昔人三顾，堂成已六幸，千载荣遇。鸣銮固卑陋，且家素窭无具，愿留少顷，使得伸尊奉意。’上曰：‘为卿从容。’臣退西庑视庖膳。上为举箸屡酬，欢笑如家人，六遣使持码碯大杯赐酒，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妃亦酌。遣使道由臣堂视卧内，嗟其弊恶。步至芝所，上立门屏侧，语臣曰：‘不御袍带，不可相见，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当万死！’上曰：‘既为姻家，置君臣礼，当叙亲。’上亲以手持橄榄以赐。时屏内御坐有嫔在侧，咫尺不敢望。众哗曰‘妃也。’妃兴顾，遽起立。臣附童贯致礼，乃奏乞遣贯为妃寿。上乃酌酒授贯，妃饮竟。上又酌为妃酬酒。上调羹，妃剖橙榴折芭蕉分余甘，遣臣婢竟遗赐，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赐师相，无顷刻废忘，谕师相，知无忘。’臣怀感叹谢。上又赐酒，命贯酌，曰：‘可与贯语。’贯为臣言：‘君臣相与，古今无若者。’臣呜咽嗟惜，因语：‘身危，非主上几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彦纯事是也。’贯遽以闻，上骇曰：‘御卿若此，小人犹敢尔？昨日聂山对，请穷治彦纯，已觉其离间，故罢山尹事。朕岂以一语罪卿？小人以细故罗织耳！’亟索纸，即屏上草诏释彦纯，山出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贯陪，遂醉，诸孙掖出。”京之叙致覙缕如此。不特欲夸耀于世，又将以恐动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为荣也，而适足以为国家之辱焉。时以其居尚露土木，赐紫罗万匹，使制帟幕。而京之献遗，亦数十万缗。后户部侍郎王蕃发之究治，皆榷货务钱也。所谓天波溪者，由景龙门宝箓宫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絛上书其父，谓“今日恩波，他年祸水。”而小民谣言《十不羡》中“万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遭难以来，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盖已不可胜计。而避地二广者，幸获安居。连年瘴疠，至有灭门。如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骑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绍兴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富家遣人负载，蹈冰可行，遽又泮坼，陷而没者亦众。泛舟而往，卒遇巨风激水，舟皆即冰冻重而覆溺，复不能免。又是岁八月十八日，钱唐观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许，上多积薪，人皆乘薪而立。忽风驾洪涛出岸，激薪崩摧，死者有数百人。衢州开化县界严、徽、信州之间，万山所环，路不通驿，部使者率数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处。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众事魔，有白马洞缪罗者，杀保正，怒其乞取，其弟四六者，辄衣赭服，传宣喧动。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七夕日，兴化军忽大水，城内七尺，连及泉州界，漂千余家。前此父老所不记。盖九州之内，几无地能保其生者。岂一时之人，数当尔邪？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

范文正公四子，长曰纯祐，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逵，时为指使，皆礼异之，又教狄以《左传》，幕府得人，多所荐达。又通兵书，学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观坐，为妹婿蔡交以杖击户，神惊不归，自尔遂失心。然居丧犹如礼，草文正行状，皆不误失。至其得疾之岁，即书曰：“自此天下大乱。”遂掷笔于地，盖其心之乱也。有子早世。只一孙女，丧夫，亦病狂。尝闭于室中，窗外有大桃树，花适盛开，一夕断棂登木食桃花几尽。明旦，人见其裸身坐于树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议郎任谞，以寿终。

中书舍人四员，分掌六房，事无钜细，皆与宰相通签，奏状书衔亦俱平写。但押字，即在纸后印窠心中，与他官司异也。

任忠厚蜀人，有文，驰誉上庠。一目患翳，而身甚长，服赐第时绿袍，几不及踝。然喜嘲谑，常玩一友人，其人恚曰：“公状貌如此，曾自为其目否？”任见其怒，即曰：“吾亦自有诗也。”问之，云：“有个官人靡恃己，著领蓝袍罔谈彼，面上带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陈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后语也。

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薙度乃成礼。市中亦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来，喧呼“王郎至矣！”视之乃一

僧也。客大惊骇，因为诗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如贫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营嫁装，办而后嫁。其所喜者，父母即从而归之，初无一钱之费也。

全州兴安县石灰铺，有陶弼商公诗云："马度严关口，生归喜复嗟。天文离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势一两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问路，云下是吾家。"鲁直题其后云："修水黄庭坚窜宜州，少休于此。观商公五言，叹赏久之。崇宁三年五月癸酉，南风小雨。"至绍兴中，字墨犹存。

黄策在平江府出卖蔡京籍没财物，得京亲书《亲奉圣语札子》云：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内东门小殿，上曰：'废后久处瑶华，皇太后极所矜怜，今欲复其位号，召卿草制。'奏曰：'臣曾草废后诏，今又草复后制，臣岂得无罪？'上曰：'此岂干卿事？兼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废后，亦有悔意，曾语与皇太后。今先帝上仙，追前意与复位号，于理无嫌。'臣京对曰：'古无两后，今日因皇太后恩怜，理亦无妨。但臣闻有复必有废，未知圣意如何？存之何害？废之何益？'上曰：'元符皇后先帝所立，位号已定，岂可更废之？适足以彰先帝之失。'臣京曰：'圣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皇后存之何害于朝廷？废之适足快报怨于先帝之人。存废于朝廷无利害，恭闻德音，有以见陛下尽兄弟之义，皇太后敦母爱之仁。天下幸甚。'"按京之心，当时备载一时之语，盖欲彰大有功于昭怀尔，初未尝致意于昭慈圣献之废。哲庙尝有悔意也。绍兴初，取京亲书，因下诏曰："隆祐皇太后仙游不反，殡奉有期。永怀保祐之功，务极褒崇之典。爰念蒙垢于绍圣之末，即瑶华而退居；复位于建中之初，实钦圣之慈旨。属奸臣之当制，乃隐没而不言。莫洗谤伤，久淹岁月。"至三年八月，镇潼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隐没不言"之事天下未知，乞将京所进《录圣语札子》宣付史馆，遂从其请焉。

范忠宣公自随守责永州安置，诰词有"谤诬先烈"之语，公读之泣下曰："神考于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无以报，何敢更加诬诋？"盖李逢乃公外弟，尝假贷不满，憾公。后逢与宗室世居狂谋，事露系狱，吏问其发意之端，乃云因于公家见《推背图》，故有谋。时王介甫方怒公排议新法，遽请追逮。神考不许，曰："此书人皆有之，不足坐也。"全族之恩，乃谓此耳。

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韩退之《送僧澄观诗》云："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凡释氏营建作大缘事，虽赖行业，然非有才智，亦不可也。平江府常熟县有僧文用，目不识字，而有心术。始欲建寺，即倡云："城西北有山，而东南乃湖水，客胜于主，在术家为不利。若于湖滨建为梵宫，起塔其上，则百里之内，四民道释当日隆于前矣。"乃规沮洳浅水之中，欲置寺基于是。邑人欣然从之，老幼负土，虽闺房妇女，亦以裙裾包裹瓦石填委其上，不旬月，遂为皋陆。乃创为甓塔，再级则止。又作轮藏，殊极么么。他寺每转三匝，率用钱三百六十，而此一转，亦可取金，才十之一。日运不绝，遂铸大钟，用铜三千斤。时慧日、东灵二寺，已为亡人撞无常钟，若又加一处，不特不多，且有争夺之嫌。文用乃特为长生钟，为生者诞日而击。随所生时而叩，故同日者亦不相碍，获施不赀。先是酒务有漏瓶弃之，文用乞得数千枚，散于邑中编户，每淘炊时，丐置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谓之旬头米。工匠百数，赖此足食。慧日禅寺为屯兵残毁，县宰欲请长老住持，患无以供给，文用首助钱五百千，由此上下乐之，施利日广。自建炎戊申至绍兴癸丑，六岁之间，化钱余十五万缗。又请朱勔坟寺旧额，为崇教兴福院，不数年，遂为大刹矣。其人故未可与澄观拟，但其所为，皆用权术，悦人以取，而人不悟也。

兴化军莆田县去城六十里有通应侯庙，江水在其下，亦曰通应。地名迎仙，水极深缓，海潮之来亦至庙所，故其江水咸淡得中。子鱼出其间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数里，鱼味即异，颇难多得。故通应子鱼，名传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谓子鱼大可容印者为佳。虽山谷之博闻，犹以通印鲨鱼为披绵黄雀之对也。至云"鲨鱼背上通三印"，则传者益误，正可与"一麾"为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为贵也。

自建炎丁未至绍兴癸丑七岁之间，在执政者三十有五人，凡易十一相。而吕颐浩、朱胜非皆再入，盖无岁不罢易也。时以地褊员多，惟选人得终三考，京朝官以上，率二年成资即替。从官郎曹，率以递升。岁余不迁者，已有淹滞之叹。士子戏谓"自周岁以至三年"，盖有高下之序也。

绍兴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韧不可断。时平江童谣曰："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齐行。"台臣论其事，因下求言之诏。宰相吕颐浩由此以罪罢。按《晋志》成帝咸康初、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也。孙盛以为人劳之异。其后征伐征敛赋役无宁岁，天下劳扰，百姓疲怨焉。时军卒多虏掠妇女，人有三四，每随军而行，谓之老小。方韩、刘自建康、镇江更戍。既而，刘移屯池州，韩复分军

江宁，王瓊往湖南，岳飞自江外来行在，即至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数十万人也。

临沂县韩彦文作《二府除拜录》，载本朝自建隆庚申至绍兴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间，任二府执政者三百四十余人。宰相八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三十二，为最少。毕文简士安景德元年作相，年八十五，为最老。执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作相一年，毕文简与拜相同岁，二人亦皆为长幼之冠。西枢一百三十四人，章质夫粢祟宁元年年七十六，为同知院事。寇莱公准淳化二年为副使，年三十一。惟傅尧俞为中书侍郎，韩崇训、曹辅为枢密，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内除七十七人互见，实二百七十一人，周朝旧相亦在其中。

周邦彦待制尝为刘昺之祖作埋铭，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不受。刘无以报之，因除户部尚书，荐以自代。后刘缘坐王寀订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职，罢知顺昌府宫祠。周笑谓人曰："世有门生累举主者多矣，独邦彦乃为举主所累，亦异事也。"

顾临子敦内翰，姿状雄伟，少未显时，人以"顾屠"嘲之。元祐中，自给事中为河北都运使，苏子瞻作诗送之云："我友顾子敦，躯胆两雄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书史。容君数百人，一笑万事已。十年卧江海，了不见愠喜。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归来如一梦，丰颊愈茂美。平生批敕手，浓墨写黄纸。会当勒燕然，廊庙登剑履。翻然向河朔，坐念东郡水。河来屹不去，如尊乃勇耳。"顾得之不乐。既行，群公祖道郊外，子瞻辞疾不往，和前韵以送，因以自解焉："君为江南英，面作河朔伟。人间一好汉，谁似张长史？上书苦留君，言拙辄报已。置之勿复道，出处俱可喜。攀舆共六尺，食肉飞万里。谁言远近殊？等是朝廷美。遥知别送处，醉墨争淋纸。我以病杜门，《商颂》空振履。后会知何日？一欢如覆水。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

綦叔厚云，进士登第赴燕琼林，结婚之家为办支费，谓之铺地钱；至庶姓而攀华胄，则谓之买门钱；今通名为系捉钱。凡有官者皆然，不论其非榜下也。

白乐天诗云："岁盏后推蓝尾酒，辛盘先劝胶牙饧。"又云："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而东坡亦云"蓝尾忽惊新火后（乐天《寒食》诗云"三杯蓝尾酒"），遨头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皆用蓝字。余尝见唐小说，载有翁姥共食一饼，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于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独多，故用贪婪之字。如岁盏屠苏酒，自小饮至大，老人最后，所余为多，则亦有贪婪之意。以饧胶牙，俗亦于岁旦嚼琥珀饧，以验齿之坚脱，故或用较字。然二者又施之寒食，岂唐世与今异乎？

东坡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多不晓玉楼银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见于道家，谓肩与目也。"又有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谚语也。若无杯枕，则后世不知其为酒与睡矣。

元祐末，已有"绍述"之论，时来之邵为御史，议事率多首鼠，世目之为"两来子"。绍兴中，吕元直为相，骤引席益为参政，故席感恩，悉力为助。已而徐师川在西枢得君，与吕不协，席乃阴与徐结，于时又号为"二形人"。谓阳与吕合而阴与徐交也。吕既出，而欲为刺虎之术，竟不能就，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云能使碌轴相搏，因先敛钱，以二瓢为试，置之相去一二尺，而跳跃相就，上下宛转不止。人皆竞出钱，欲看石轴相击。遂有告其造妖术惑众，收赴狱中，锢以铁锁，灌之猪血。其人诉云："二瓢尚在怀中。乃捣磁石错铁末，以胶涂瓢中各半边，铁为石气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绐众以率钱耳。"破之信然，久乃释之。

绍兴中，在钱唐八座止两人，洪拟、黄叔敖也。每传呼尚书，则市人相戏问："是何颜色者？"

世有自讳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间为南宫留守，上元，有司举故事呈禀，乃判状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为言者所攻而罢。又有典乐徐申，知常州，押纲使臣被盗，具状申乞收捕，不为施行。此人不知，至于再三，竟寝不报。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见之，云："某累申被贼，而不依申行遣，当申提刑，申转运，申廉访，申帅司，申省部，申御史台，申朝廷，身死即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许先之监左藏库，方请衣，人众，有武臣亲往恳之曰："某无使令，故躬来请，乞先支给。"许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适蒙许先支，今尚未得。"许谕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彦作西枢，有副承旨当唤状，而陈牒姓张校尉，名与汪同，遂止呼张校尉。其人不知为谁，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彦。"左右笑恐。汪骂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复出。

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

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

崇宁中，方严党禁，凡系籍人子孙，不听仕宦及身至京畿。时司马朴文季，温公之侄孙，外祖乃范忠宣，又娶张芸叟之女。元祐年中受外家恩泽，世谓对佛杀了无罪也。又晁十二以道，自为优人过阶语云："但仆元祐间诗赋登科，靖国中宏词入等，尚之唤作哥哥，补之呼为弟弟。甚人上书耶？甚人晁咏之！"闻者莫不绝倒。

金人南牧，上皇逊位，虏将及都城，乃与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纲小舟东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买鱼，酬价未谐，估人呼为保仪。上皇顾攸笑曰"这汉毒也。"归犹赋诗，用"就船鱼美"故事，初不以为戚。

秦鲁国大长公主，昭陵之女，下嫁钱景臻太傅，于今上为曾祖姑。二子忱、愐，皆为节度使，靖康中，换为上将军，遂无俸给。幼子遥郡防御使，至绍兴间，新制，非经参部人不勘支俸钱，三子遂俱无禄。独大主所请钱斛，已不能足用，又避地遍走二广，所至多不给。时年余七十，上表乞赴行阙，不允，再具奏："妾虽迫于饥窘，不敢妄有干求。但以年老多病，瘴疠之余，得一望清光，虽死不恨。"始听来朝。上皇改公、郡、县主为帝宗族姬，时以语音为不祥。至是，饥窘之言果见于文表，是可怪也。

宋景文与兄元宪，少时尝谒杨大年。坐中赋《落花诗》，元宪云："金谷路尘埋国艳，武陵溪水泛天香。"景文云："将飘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文公以兄为胜，谓景文小巧，他日富贵亦不逮其兄，且不当更用"落"字也。

谚有"巧息妇做不得没面馎饦"与"远井不救近渴"之语，陈无已用以为诗云："巧手莫为无面饼，谁能救渴需远井?"遂不知为俗语。世谓少陵"鸡狗亦得将"，用"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或几是也。

绍兴年间，天下州郡遂成三分：一为伪齐、金人所据；一付张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闽、广而已。员多阙少，如诸州通判，佳处见任与待阙者，率常四五人。时洪拟尚书与梁弁为故人，弁待平江府倅已二年，而拟之子光祖又在弁后，遂为营求为枢密院计议官，又当待阙三岁。弁作启谢洪曰"虽云出谷以迁乔，殆类进寸而退尺"。或谓计议之比倅，实进非退，不若以"远井近渴"为对也。后台章论之，还梁故任，而罢光祖。

上皇始爱灵璧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远取太湖。然湖石粗而太大，后又撅于衢州之常山县南私村，其石皆峰岩青润，可置几案，号为巧石。乃以大者，叠为山岭，上设殿亭。所用既广，取之不绝，舳舻相衔。渊圣即位，罢花石纲，沿流皆委弃道傍。金人围都城，城中之机石，多碎以为炮。虏既去，晁说之以道舍人东下过符离，有高况者以二石遗之，晁以诗谢曰："泗滨浮石岂不好？怊怅上方承眷时。今日道傍谁著眼？女墙犹得掷胡儿!"

王襄自同知密院落职知亳州，限三日到任，仓皇东下，夜至酂阳镇，已属亳境，使人语镇官，假一介就州呼迓人。时宣义郎王伟为监官，初未闻报，且讶行李萧条，疑以为伪，叱去不与。王惧于逾期，遂以敕呈之。时谓"郡守呈敕于监镇"，世未尝有也。或云堂札误书"赴"字为"到"。然王乃蔡京所恶，时为宰相，乃故，非误也。

许昌至京师道中有重阜，如骆驼之峰，故名骆驼堰。皆积沙难行，俗因呼为"骆驼嫣"。又有大泽，弥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积水，沮洳泥淖，遂易为"鏖糟陂"。如小姑山、彭郎矶之类，为世俗所乱者，盖不胜数也。

蔡襄为三司使，以嘉祐七年明堂支费数为准，每遇大礼，依附封桩，仍乞遣朝臣诸路划发钱帛，至今行之。其支赐度钱九十六万二千余贯，银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两，绢一百二十万八百余匹，绸四十万一百余匹，金六千七百七十两。第二等生衣物计钱四十五万贯，锦、绫、罗、鹿胎、透背等计钱九万九千八百余贯，丝三十八万八千两，绵一百四十二万八千余两。

绍兴中，统兵有神武五军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大帅，都计无二十万众。而刘军不及三之一，月费米三万石、钱二十八万贯。比之行在诸军之费，米减万余石，而钱二三万缗。盖人虽少而官资率高，且莫能究其实也。时天下州郡没于金人，据于僭伪，四川自供给军，淮南、江、湖荒残盗贼。朝廷所仰，惟二浙、闽、广、江南，才平时五分之一，兵费反逾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而逾吏多不请俸，或倚阁人有饥寒之叹也。

孔子宅在今仙源故鲁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背洙面泗，即所云矍相圃之东北也。杏坛在鲁城内，灵光殿为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所立。王延寿赋序因鲁僖基兆而营也。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堕坏，而灵光岿然独存。今其遗址，不复可见。而先圣旧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叹也夫！（此条系遵阁本。而影元钞本与此互异，今附录

于左。)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爇。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

岐国公王珪在元丰中为丞相，父准、祖贽、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其子仲修，元丰中登第。公有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注云：自太平兴国以来，四世凡十榜登科。"后侄仲原子沓、仲孜子昴相继登科，昴又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与晁文元二家。而晁一世赐出身也。崇宁四年，沓初及第，岐公长子仲修作诗庆之曰："锡宴便倾光禄酒，赐袍还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书日，六世词科只一家!"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闾丘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皆登科。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曾孙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亦可谓华宗盛族矣。

东坡《石炭诗引》云："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按《东汉·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记》曰："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然以爨。"则前世已见于东南矣。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株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东坡已呼为遗宝，况使见于今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凿之扰，故不敢言也。

参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发于闻见，即举身战慄，至于几绝。其见母与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见。又恶闻徐姓及打银打铁声，买物不得见有余钱，亦不欲留一文。尝有一婢，使之十余年，甚得力，极喜之。一日偶问其家所为业，婢云"打银"，疾亦遂作，更不可见，竟逐去之。至于其他，皆无所差失，医祝无能施其术。盖前世所未尝闻也。

甄徹字见独，本中山人，后居宛丘，大观中登进士第。时林摅为同知枢密院，当唱名，读甄为坚音，上皇以为真音，摅辨不逊，呼徹问之，则从帝所呼，摅遂以不识字坐黜。后见甄氏旧谱，乃徹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记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于陈，为楚惠王所灭；至烈王时，有陈通奔周，王以为忠，将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职，命为甄氏，皆通之后。而居中山者，于邯为近。按许慎《说文》："甄、匋也，从瓦垔音，居延反。"《吴书》孙坚入洛，屯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坚以甄与己名相协，以为受命之符。则三国以前，未有音为之人切音矣。孙权即位，尊坚为武烈皇帝。江左诸儒为吴讳，故以匋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转而音真。《说文》颠蹎滇阗以真为声，烟咽以甄为声，驯纠以川为声，诜侁骁以先为声，此皆先真韵中互以为声也。况吴人亦以甄音骟，则与真愈近矣。其后秦为世祖苻坚，隋为高祖杨坚，皆同吴音，暂避其讳。然秦有冀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才三十七载，避讳不久，寻即还复。既殊汉庆为贺，又异唐丙为景。字且不易，恶能遽改？故世处真定者，犹守旧姓。奈何世俗罕识本音，纵不以真见呼，又乃反为坚字。虑后从俗，致汩本真，是用原正厥音，参考世系，叙为家谱云。"余按《千姓编》通作二音，而张孟押韵，真与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滨，因以为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训察与免，而不言陶与氏也。坚自音经天切，与甄之音异矣。嘉祐中，王陶作徹之曾祖说马济墓铭云："甄以舜陶氏出于陈，避吴、苻、隋，时有为甄。南北溷讹，姓音莫分，本之于古，乃识其真。"

绍兴元年，车驾在越，月支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军兵钱二十五万八百二十三贯，米四万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麦四千一百七十六石，谷六百七十一石，草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概，而军兵去来不常，故不得而定也。

蒋仲本论铸钱事云，熙宁、元丰间，置十九监，岁铸六百余万贯。元祐初，权罢十监。至四年，又于江、池、饶三监权住添铸内藏库钱三十五万贯。见今十监，岁铸二百八十一万贯，而岁不及额。自开宝以来铸宋通、咸平、太平钱，最为精好。今宋通钱，每重四斤九两。国朝铸钱料例凡四次增减。自咸平五年后来用铜铅锡五斤八两，除火耗，收净五斤。景祐三年，依开通钱料例，每料用五斤三两，收净四斤十三两。庆历四年，依太平钱料例，又减五两半，收净四斤八两。庆历七年，以建州钱轻怯粗弱，遂却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锡不足，减锡添铅。嘉祐三年，以有铅气，方始依旧。嘉祐四年，池州乞减铅锡各三两，添铜六两。治平元年，江东转运司乞依旧减铜添铅锡，提点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画，省部以议论不一，遂依旧法，用五斤八两收净五斤到今。其说以为钱轻有利，则盗铸难禁。殊不知盗铸不缘料例，而开通钱自唐武德至今四百余年，岂可谓轻怯而易坏乎？缘物料宽剩，适足以资盗窃。今依景祐三年料例，据十监岁额二百八十一万贯，合减料八十七万八千余斤，可铸钱一十六万九千余贯。

后汉王延寿作《王孙赋》云："有王孙之狡兽，形陋观而丑仪。颜状类乎老公，躯体似乎小儿。储粮食于耳颊，稍委输于胃脾。同甘苦于人类，好哺糟而啜醨。"柳子厚作《憎王孙》，其名盖出于此。余谓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孙寄之耳。

浙东人以畜产相呼，乃笑而受之。若及父祖之名，则为莫大怨辱，有殴击因是而致死者。又其语音讹谬，讳避尤可笑。处州遂昌县有大姓潘二者，人呼为"两翁"，问之，则其父名义也。

单州有单父县，有王莽村，衢州江山县有禄山院。禄山犹有意义，而王莽则莫得而推。胜母、朝歌尚所可恶，况于此乎？

西北春时率多大风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谓，"润物细无声"。而东坡诗云："春雨如暗尘，东风吹倒人。"韩持国亦有"轻云薄雾，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则霜霪苦雨，岁以为常。二浙四时皆无巨风。春多大雷雨，霖霪不已。至夏为"梅雨"，相继为"洗梅"。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自此雨不周遍，犹北人呼"隔辙"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须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数年间，未尝见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异也。

有人自金逃归云，过燕山道间僧寺，有上皇书绝句云："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天下闻而伤之。使尚在位，岂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刚谓"未至豫言，固当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者，是矣。杜牧谓"后人哀之"，可不鉴哉！

冉闵诛诸部，凡死者二十余万，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汉袁绍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者二千余人。本朝王德用，言者谓其"貌类艺祖，宅枕乾岗"。乃云："本父母所生，朝廷之赐。"而高鼻无须，岂非遗体，天与而然邪？特有幸不幸耳，未可以脱祸也！

三代之世，无九年之蓄为不足，而后世常乏终岁之储。非特敦本力田者少，而食者众，亦酒醴以糜之耳。盖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饮酒则有至于无算。前代以水旱资储未丰，皆禁酤酒，至于饴糖亦然。今略举以见：汉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至后元年夏始得酤，凡五年。武帝天汉三年，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罢榷，升四钱。后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比年多雨，禁酤酒（不见开禁之日）。顺帝汉安二年，禁酤酒。蜀先主时，天旱禁酒。晋孝武太元八年，开酒禁（不见始禁之年）。安帝隆安五年，岁饥禁酒。石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二十一年正月复禁酒，恤饥也；二十二年八月开酒禁，有年也。唐高宗咸亨元年，以谷贵禁酒。肃宗至德三载三月辛卯，以岁饥禁酤酒，俟麦熟依常式。德宗大历十四年罢榷酤，建中三年复榷。宋明帝时，岁旱人饥，颜峻上言禁饧一月，息米近万斛。绍兴初谷贵，酒价不足以偿米面之直。余尝献议，欲以谷代俸钱而禁酤酒，时以为讶。

宗室子栎字梦援，宣和中以进韩文、杜诗二谱，为本朝除从官之始。然必欲次序作文岁月先后，颇多穿凿。又喜吟诗，每对客使其甥讽诵，源源不已。尝作《杜鹃诗》，夸于人，谓虽李、杜思索所不至，其首句云"杜鹃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渊明"。闻者笑不能忍。至"夜棋三百子，晓发一千梳"，"发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亦其工者。

临安府城中有宝积山，车驾驻跸时，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监察御史魏砡、明缟、周纲皆居其上，人遂呼为"五台山"。

车驾驻跸临安，以府廨为行宫。绍兴四年，大飨明堂，更修射殿以为飨所。其基即钱氏时握发殿，吴人语讹，乃云"恶发殿"，谓钱王怒即升此殿也。时殿柱大者，每条二百四十千足，总木价六万五千余贯，则壮丽可见。言者屡及，而不能止。

卷 下

蜀人司马先，元祐中为荣州曹官。自云以温公之故，每监司到，彼独后去而不得汤饮。盖众客旅进退，必特留问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则不复延坐，遂趋而出也。

鸷禽来自海东，唯青鸡最嘉，故号"海东青"。兖守王仲仪龙图以五枚赠威敏孙公，皆皂颊鸦，不堪搏击。公作诗戏之曰："海东霜隼品仍多，万里秋天数刻过。狡兔积年安茂草，弋人终日望沧波。青鸡独击归林麓，皂颊群飞入网罗。为谢文登贤太守，求方逐恶意如何？"后辽国求于女真，以致大乱，由此鸟也。

绍兴四年，温州瑞安县井鸣如钟声，继而州中亦然。前史灾异所未有。或云去岁闽中如此，遂有大水漂没之害。或云止如蚯蚓鸣，叩栏即止，非井鸣也。

唐以鄚与郑、豳与幽相类，文移差误，故鄚去邑，豳为邠。本朝景祐三年，知祥符县郭辅之奏："西川维州与京东潍州相去仅六千里，而递角逃军转

递差误，乞改州名”。上取地图观之，以维州以威服西山八国，遂改为威州焉。

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上宰相书云：“自河北州府军县一百八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十万五千七百户，官吏在职者一千二百余员，厢禁军马义勇民兵共四十七万七千人骑，岁支粮钱帛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非常之用不与焉。”尹洙《息戍篇》曰：“国家割弃朔方，西师不出三十年。亭徼千里，环重兵以戍之。种落屡扰，即时辑定。然屯戍之费，亦已甚矣。西戎为寇，远自周世。劳弊中国，东汉尤甚，费用常以亿计。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及段纪明出征，用才五十四亿，而剪灭殆尽。今西北四帅（泾原、邠宁、秦、延）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率骑卒与冗兵，较其中者，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众较之，岁用二十亿。自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方前世数倍矣。”

皇祐中，右司谏钱彦远乞置劝农司云：“唐开元年有户口八百九十余万，定垦田二千四百三十余万顷。国家有户九百五十余万，定垦田一千二百一十五万余顷。其间逃废之田，不下三十余万顷，不及开元三分之一，是田畴不辟而游手多矣。”

宣和中，余深为太宰，王黼为少宰。是时上皇多微行，而司谏曹辅言之。一日上皇独留黼，问辅何自而知，对曰：“辅南剑人，而余深门客乃辅兄弟，恐深与客言，而达于辅也”。上皇然之。即下开封府捕深客，锢身押归本贯。内外惊骇，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与客语？又曹只同姓同郡，实非亲也。未几，王独赐玉带，余遂求罢，即得请。黼遽攘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从弟圭、瓘、玘、珫，皆以文章名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学取富贵，不藉父兄资荫者，唯韩亿诸子及王氏而已。时翰林学士彭乘不训子弟，文学参军范宗韩上启责之曰：“王氏之琪、圭、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

王琪为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义仓曰：“谨按隋开皇五年，工部尚书孙平建言诸州共立义仓于当社。唐贞观初，尚书左丞戴胄议立条制，王公已下垦田，亩税二升。至天宝八年，天下义仓共六千三百八十七万七千六百余石。臣上此议，今十七年矣。若于夏秋正税外，每二升别纳一升，计一中郡，岁可得五千石，岂减天宝之多乎”？于是诏天下皆立义仓。惟广南以纳身丁米故，独不输。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始于前汉武帝，而文帝已尝举贤良文学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举贤良，一举茂才。孝元十六年间，一举贤良，一举茂才。成帝三十六年间，四举方正直言。后汉光武三十二年，两举贤良。章帝十三年，两举直言。和帝十七年，一举贤良。安帝、顺帝各十七年，皆两举贤良。

杭州遭方腊之乱，谯门州宇皆被焚。翁彦国坏佛寺以新之，乃求梁师成书宁海军大都督府二榜。军字中心一笔上出，督下从日，时谓“督无目，军出头”。继有叛卒陈通之变，乃取二牌焚之。

绍兴之后，巨盗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赞舍人宠之。时以此官为耻。然清流者寄禄官下皆有兼字，至贼辈则无。又加遥郡者，尽以忠州处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旷荡，欲安反侧之意也。

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然既苦楚，又有费用，人皆怨之。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运花石，皆役军兵。众卒谣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绍兴四年夏，韩世忠自镇江来朝，所领兵皆具装，以铜为面具。军中戏曰“韩太尉铜颔，张太尉铁颔”。世谓无廉耻不畏人者为铁颔也。

世人名子，多连上下一字，或从偏旁。唯李复圭修撰兄弟三房名子，或曰执柔、袭誉、传正，人莫晓其意义。乃以仄平、仄仄、平仄为异也。永嘉林季仲懿成云，渠诸父五人，伯父首得子，即以八元名之。后诸房果得子八人，两房遂绝。人谓数已谶于其始。然蔡子正枢密之子，以五行为名，至第六子，名之曰谷，以应六府。晚年又得一子，遂命之为修，亦岂在是也？河阳张望九子，皆连“立”字，令以“立、门、金、石、心”为序。靖生阁，阁之女嫁郑居中长子修年，而台卿诸子，因更从“年”。慕势而违祖训，金石之心遂从革矣。

古所谓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亲近为言，已极鄙陋。而浙人呼为“贴身”，或曰“横床”，江南又云“横门”，尤为可笑。

翟汝文公巽知越州，坐拒旨不敷买绢事削官，谢表云：“忍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安知晁氏之危。”后拜参政，温人宋之方作启贺之曰：“昔镇藩维，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庙，永图刘氏之安。”盖用其语也。

绍兴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间，太白在日后昼见，临安之人，万众仰观。迨暮，光芒数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昼见，天文官失于观瞻。然行未道，非过午也。”但罚宿三十直而已。时谓有昏迷之罪，而免无赦之诛，人以为恨。然行未道不为经天，又不知何所据而言也。

建炎之后，除殿前马步三帅外，诸将兵统于御营使司。后分为神武五军，刘光世、韩世忠、张浚、王瓔、杨沂中为五帅。刘太傅一军在池阳，月费钱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贯三百文（一十万四千贯系朝廷应副，余仰漕司也），米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八石三斗，粮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万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赏回易之费不在焉。韩军不知其实，但朝廷应副钱月二十一万余贯，则五军可略见矣。至绍兴中，吴玠一军在蜀，岁用至四千万。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比刘军又加倍矣；而马刍秣不预焉。

前世谓“阿堵”，犹今谚云“兀底”，“宁馨”，犹“恁地”也，皆不指一物一事之词。故“阿堵”有钱目之异，“宁馨”有美恶之殊。而张谓诗云：“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与款头无异矣。

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钱氏为戏，云：俶时有宰相姓沈者，倚为谋臣，号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俶大恐，尽集群臣问计，云：“若移兵此来，谁可为御？”三问无敢应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倾耳以为必有奇谋，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朝廷渡江，时人呼诸将皆以第行加于官称：刘三、张七、韩五、王三十，皆神武五军大将。王三十者名瓔，官承宣带四厢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辄负败，未尝成功。时谓“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后，始得“王三十太尉”，遂为名对也。

从官门状，参云“起居”，辞云“攀违，某官谨状”，无“候裁台旨”之文，虽见执政亦然，亦无贺状。虽无条式，相循以为故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谓“非以为尊大，侍从之臣于同列难施候旨之辞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则不澄而易败。故买灰，官自破钱。如衢州岁用数千缗。凡僧寺灶灰，民皆断扑。收买既久，以柴薪再烧，以验美恶。以掷地散远而浮扬者为佳。以其轻滑，炼之熟也。官得之尚再以柴锻，方可用。医方用冬灰，亦以其日日加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朴木以锻石灰而并用之，又差异于浙东也。

章子厚为相，靳侮朝士。常差一从官使高丽，其人陈情，力辞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恳之。章云：“以公所陈不诚，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陈，莫非情实。”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诚难过海？”

钱谂以郎官作张浚随军转运，自请乞超借服色，既得之，遂夸于众云：“方患简佩未有，而富枢以笏相赠，范相亦惠以金鱼。”赵叔问在坐，戏之曰：“可以一联为庆，所谓‘手持枢府之圭，臀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绝倒。

张子厚知太常礼院，定龙女衣冠，以其封善济夫人，故依夫人品。程正叔以为不然，曰：“龙既不当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社之灵，朝廷之德，吏士之劳，龙何功之有？又闻龙女有五十三庙，皆三娘子。一龙邪？五十三龙邪？一龙则不应有五十三庙，五十三龙则不应尽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韩世忠轻薄儒士，常目之为“子曰”。主上闻之，因登对问曰：“闻卿呼文士为子曰，是否？”世忠应曰：“臣今已改。”上喜，以为其能崇儒。乃曰：“今呼为萌儿矣。”上为之一笑。后镇江帅沈晦因敌退锡宴，自为致词，其末云：“饮罢三军应击楫，渡江金鼓响如雷。”韩闻之，即悟其旨，云：“给事，世忠非不敢过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劝之，继而使诸将竞献。沈不胜杯酌，屡致呕吐。后至参佐僚属，斟既不满，又容其倾泻。韩怒曰：“萌儿辈终是相护！”又戏沈云：“向道教给事休引惹边事。”盖指其词为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东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筱，草木经冬不凋，号曰青原，即七祖思可妙应真寂大师道场。今寺名靖居，有颜鲁公书碑，又有卓锡、虎跑、雷踊、天竺四泉。其一不生草木，号曰黄原，正在州东，故古语谶云：“最好黄原天卯山，此方盗贼起应难。”自建炎己酉岁，忽洪水发于两山，人谓之“山笑”，青原飘屋六十余楹，而山不摧圮，黄原山遂破裂。自是诸县相继为贼残毁，经六年犹未息。丙辰岁，青、黄二原又发洪水，冲决尤甚。是冬，敌人破永丰、吉水，傅州城，入太和、万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汉赣县，属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婴屯兵以扼尉它。隋开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为名。本十二县，远者去州七百余里。本朝淳化中，分二县，以置南安军，州城梁徙于章、贡二水间。贡水在东、章水在西，夹城北流一里许，合流为赣江。江中巨石森耸如笋，水湍激，历十八滩，凡三百里，始入吉州万安县界为安流。州之四傍皆连山，与庚岭、

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为盗贼，犯上冒禁，不畏诛杀。建炎初，太母携六宫避寇至彼，而陈大五长者首为狂悖。自后十余年，十县处处盗起，招来捕戮，终莫能禁。余尝至彼，去州五十里宿于南田，吏卒告以持钱市物不售，问市人何故，则云“宣和、政和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无礼不循法度盖天性，亦山水风气致然也。

绍兴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连大雷电，雨雪沍寒。虽立春数日，然于候为早。老杜诗载“十月荆南雷怒号”，亦以为异。赵正之都运云：“渠在蜀中，十月闻雷，土人相庆，以为丰年之兆。”盖四方远俗，未可以一理论也。

王摩诘画其所居辋川，有辋水、华子冈、孟城坳、辋口庄、文杏馆、斤竹岭、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鹿柴、北垞、欹湖、临湖亭、栾家濑、金屑泉、南垞、白石滩、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凡二十一所。与裴迪赋诗，以纪诸景。《唐人记》云：“后表所居为鹿庄寺”，而《长安志》乃云清源寺，未知《志》何所据。《旧史》载本宋之问别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诗“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则又非西都蓝田之墅也。杜有和裴迪三诗。裴事业未见其他，想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为御史，论本朝岁断大辟人数：“天圣中，一岁二千三百余人，当时患其数多，大议改制。元丰岁率二千三百余人。元祐元年、二年、四年，各四千余人；三年，三千人已上。按《国朝会要》淳化初置详覆官，专阅天下奏到已断案牍。熙宁中，始罢闻奏之法，止申刑部。元丰中，又罢申省，独委提刑司详覆，刑部但抽摘审核。元祐初，始复刑部详覆司，然不专任官属，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祖宗法，专委刑部郎官三两员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数，尽覆天下之案。庶令内外官司知所畏惧，而尽心于刑狱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待阙官：尚书左选一百六十二员，侍郎右选八百余员，并使一年以上至二年两季阙。尚书右选二百八十三员，侍郎左选五百三十七员，并候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阙。四选宗室已未有差遣，共一千四百八十余员。

黄鲁直在众会作一酒令，云：“虱去乀为虱，添几却是风，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答。他日，人以告东坡，坡应声曰：“江去水为工，添糸即是红，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虽创意为妙，而敏捷过之。苏公尝会孙贲公素，孙畏内殊甚，有官妓善商谜，苏即云：“蒯通劝韩信反，韩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孙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负汉也。”苏大喜，厚赏之。

朱希亮，颍川人，为邓州教官。有乔世贤者，恃才轻忽，偶与朱相值，遽问之云：“君名希亮，谓希何亮？”朱报云：“何世无贤？今未问君名，姓将何出”？乔愕然不能答。盖古惟有桥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彝及知之。或云匈奴贵姓也。

余家故书，有吕缙叔夏卿文集，载《淮阴节妇传》云：妇年少，美色，事姑甚谨。夫为商，与里人共财出贩，深相亲好，至通家往来。其里人悦妇之美，因同江行，会傍无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当为证！”既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即号恸，为之制服如兄弟，厚为棺敛，送终之礼甚备。录其行囊，一毫不私。至所贩货得利，亦均分着籍。既归，尽举以付其母，为择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亲。若是者累年。妇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义也。姑以妇尚少，里人未娶，视之犹子，故以妇嫁之。夫妇尤欢睦，后有儿女数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独坐檐下，视庭中积水窃笑。妇问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妇相欢，又有数子，待己必厚，故以诚语之曰：“吾以爱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时指水泡为证，今见水泡，竟何能为？此其所以笑也。”妇亦笑而已。后伺里人之出，即诉于官，鞫实其罪，而行法焉。妇恸哭曰：“以吾之色而杀二夫，亦何以生为？”遂赴淮而死。此书吕氏既无，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姓氏皆不能记，姑叙其大略而已。

《笔谈》载“吕缙叔临终，身缩才数尺”。洛人范季平子妇，病瘦累年，浸亦短缩，绍兴六年春，卒于临川，才如六七岁儿，亦可怪也。

江南人谓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边有此石兽，故以为名。余过彼得破甓，上有隶书“开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为何人。又洪、抚之间，地名清远，有净居院，余又得一砖，四傍皆印开皇十六年字。寺后山上有寿章亭，亭前樟木围三寻，多题诗，云三经霹雳，中有巨蛇也。东坡葬汝州，其墓甓皆印东坡二字，洛人王寿卿所篆。余在襄阳，得隶书宋升明三年韦长史墓砖，考之睿之父也。余六百年矣，坚实可作研。避地亦弃于阳翟善财寺中。

韩臣知刚，福州长乐人，尝监建溪茶场，云茶树高丈余者，极难得。其大树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长半寸许，采之浸水中，俟及半斤，方剥去外包，取其心如针细，仅可蒸研以成一胯，故谓之“水芽”。然须十胯中入去岁旧“水芽”两胯，方能有味。初进

止二十胯，谓之“贡新”。一岁如此者，不过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其剩下者，杂用于“龙团”之中。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足。旧米价贱，“水芽”一胯犹费五千。如绍兴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岁费常万缗。官焙有紧慢火候，慢火养数十日，故官茶色多紫。民间无力养火，故茶虽好而色亦青黑。宣和中，腊月贡，或以小株用硫黄之类发于荫中，或以茶子浸使生芽，十胯中八分旧者，止微取新香之气而已。入“香龙茶”，每斤不过用脑子一钱，而香气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历日中治水龙数，乃自元日之后，逢辰为支，即是。得寅卯在六日，为丰年之兆”。李舍人璆西美云。李善三命术，于阴阳书多通。

吕丞相元直以使相领宫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诵少陵“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况。时赋诗者百数。李伯纪职大观文、官银青、帅福唐，亦寄题二篇，其末章云：“片帆云海无多地，叹息何由厕末宾?”时谓二公“穷老”“末宾”，何言之谦也!

《晋史·温峤传》：司隶命为都官从事。庾敳有重名，而颇聚敛，峤举奏之，京都振肃。敳传云：“温峤奏之，敳更器峤，目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礌砢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而《和峤传》亦云：“太傅从事中郎庾敳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磥砢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则二峤传皆载，未知孰为是也。

楚州有卖鱼人姓孙，颇前知人灾福，时呼孙卖鱼。宣和间，上皇闻之，召至京师，馆于宝箓宫道院。一日怀蒸饼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驾至，遍诣诸殿烧香，末乃至小殿。时日高，拜跪既久，上觉微馁。孙见之，即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上皇虽讶其异，然未肯接。孙云：“后来此亦难得食也。”时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识。

建炎三年己酉，金人至浙东破四明，明年退去。时吕源知吉州，葺筑州城，役夫于城脚，发地得铜钟一枚，下覆瓷缶，意其中有金璧之物，竟往发之，乃枯骨而已。众忿其劳力，尽投于江中。视铜钟之上有刻文，云“唐兴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爱子役筑于庐陵，陨于西垒之巅。吾时司天文昭政令晦明。康定之始，末欲茔于他山，就瘗于西垒之垠。吾卜兹土，后当火德，五九之间，世衰道微。浙、梁相继丧乱之时，章、贡唐昌之日，复工是垒，吾亦复出是邦。东平枭工决使吾爱子之骨，得同河伯听命于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记。”按唐兴元元年甲子岁，朱泚、李怀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岁。二月十二日甲子，李怀光反，中巳盖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则六月甲辰，泚始伏诛，七月壬午至自兴元之时也，迨建炎四年庚戌，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继唐昌、东平水府之谶，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数未解，而复出是邦，未知为谁。则逸翁之术亦可谓精矣!

崇宁中，李诫编《营造法式》云，旧例以围三径一、方五斜七为据，疏略颇多。今按《九章算经》：圆径七，其围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棱径六十，每面二十五，其斜六十有五。六棱径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圆径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内取圆，径一得一，六棱八棱，取圆准此。又载名物之异曰：墙名五（墙、墉、垣、缭、壁）。柱础名六（础、櫍、碣、磌、墄、磉。今谓之石碇，音顶）。材名三（章、材、方桁）。栱名六（閈、槉、薄曲、栭、弃、栱）。飞昂名五（櫼、飞昂、英昂、斜角、下昂）。爵头名四（爵头、耍头、胡孙头、蜉蜒头）。枓名五（楶、櫨、枦、楮壁、枓）。平坐名五（阁道、灯道、飞陛、平坐、鼓坐）。梁名三（梁、宋廇、欐）。柱名三（楹、极、柱）。阳马名五（觚棱、阳马、阙角、角梁、梁抹）。侏儒柱名六（棁、侏儒柱、浮柱、楶、上楹、蜀柱）。斜柱名五（斜柱、梧、迕枝、撑、叉手）。栋名九（栋、桴、稳、棼、甍、极、搏、标、櫋）。搏风名二（荣、搏风）。柎名三（柎、复栋、替木）。椽名四（桷、椽、榱、橑。短椽名二。栋、禁楄）。檐名十四（檐、宇、樀、楣、屋垂、梠、棂、联櫋、橝、房、庑、槾、槐、庮）。举折名三（陠峻、陠峭、举折）。乌头门名三（乌头大门、表楬、阀阅。今呼为棂星门）。平基名三（平机、平橑、平基。俗谓之平起，以方椽施素版者谓之平阇）。斗八藻井名三（藻井、圆泉、方井。今谓之）。钩阑名八（棂槛、轩槛、栊、梐牢阑、楯、柃、阶槛、钩阑）。拒马叉子名四（梐枑、梐拒、桁、马）。屏风名四（皇邸、后版、依、屏风）。露篱名五（樆、栅、据、藩、落。今谓之）。涂名四（场、墐、涂、泥）。阶名四（阶、陛、陔、墒）。瓦名二（瓦、甍）。砖名四（甓、瓴依、瑴甋、砖）。又云，《史记》居千章之萩（注：章，材也）。《说文》契（注：契櫼也，音至）。按构屋之法，皆以材为祖。祖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凡屋之高深，名物之长短，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材上加契者，谓之足材，其规矩制度，皆以章契为祖。今人以举止失措者，谓之失章失契，盖谓此也。宋祁《笔录》：“今造屋有曲折者，谓之庯峻。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观者，谓之庯峭”。盖庯峻也。今俗谓之举折。

陶隐居《注本草》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

其性热，独冠群物。”余官原州时，官库庆锦堂酒，取数绝少，醇旨最于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见司马温公《苦寒行》，云：“并州从来号惨烈，今日乃信非虚名。谁言醇醪能独立？壶腹迸裂无由倾！”则塞上之寒，隐居生于东南，盖未之见耳。

苏子瞻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公素会于吴兴，时张子野在坐，作《定风波》词以咏六客，卒章云：“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后十五年，苏公再至吴兴，则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张秉道、苏伯固、曹子方、刘景文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云：“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前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发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程俱致道，以外氏荫入官，少有文称，车驾在钱唐，不试而除正字。其谢表云：“以权德舆之器业，李卫公之才猷，宋绶之该通，韩维之方悟，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华。若杨大年之一世英豪，欧阳修之诸儒领袖，安石之经术，苏轼之文章，故皆不待试言，径司辞命。如臣何者，滥继前修？”盖自唐以来，才十数人，亦可谓荣矣！然自是率多不试，人反以为滥也。

吴环正仲家蓄唐以来墨，诸李所制，皆有之。云无出廷圭之右者，其坚利可以削木。渠书《华严经》一部，半用廷圭，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宴墨，遂至二寸，则胶法可知矣。王彦若《墨说》云：“赵韩王从太祖至洛，行故宫，见架间一箧，取视之，皆李氏父子所制墨也。因尽以赐王。后王之子妇蓐中血运危甚，医求古墨为药，因取一枚，投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诸子欲各备产乳之用，乃尽取墨，煅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尝和吴观墨诗云：“赖召陈玄典籍传，肯教边腹擅便便，竟夸削木真余事，却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颖后，五车仍在楮生前。祇愁公子从医说，火煅生分不直钱！”

吴环正仲著《漫堂集》，载唐顾况老失子作诗云：“老人哭爱子，泪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时别。”每诵诗，哭之哀甚。未几，复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闻其父哭并诗，不胜其哀，恳于冥官，复为况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朱明发晋叔，绍兴辛亥十月末，在苍梧失子。其子未病时，书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梦于其母：“且复为子”。壬子十月十日，于五羊果复得子。其事颇与非熊类，可谓异矣。晋叔贤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识晋叔，宋城人，丁巳岁为浙西提举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阳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孙也。

吉州万安县至虔州，陆路二百六十里，由赣水经十八滩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赣石，惶恐滩在县南五里。东坡贬岭南，有《初入赣诗》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错喜欢铺，入赣有大小惶恐滩，天设此对也。”其《北归》云：“予发虔州，江水清涨丈余，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朔、昆仑、梁口、横石、清洲、铜盘、落濑、太湖、狗脚、小湖、砮机、天注、鳖口凡十八滩，自梁口滩属虔州界。又有锡州、大湖、小湖、李大王四洲。水涨或落，皆可行，惟石没水不深为可畏也。”

蔡确持正始为京兆府司理参军，会韩子华建节出镇，初到设燕，蔡作口号，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将坛今拜汉将军”之句，公喜荐之，改京秩。元丰中，致位宰相。元祐初，责知安州，后圃有浮云楼，楼下临涢河，尝赋十诗，有“叶底出巢黄口闹，溪边逐队小鱼忙”之句。又一绝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斯公抚碧湾！”时宣仁圣烈皇后听政，知汉阳军吴处厚皆注释以进，坐谤讪贬新州而死。其始终盛衰皆以诗句，亦可异也。然元祐党人之祸，自此而起，几与牛李之策相类。

太史公作《伯夷传》，但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论语》音注引《春秋少阳篇》，谓“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夷、齐，谥也”。陆德明取之。不知《少阳篇》何人所著，今世犹有此书否？如赵岐谓孟轲“字则未闻”，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记》云“字子舆”，今观《史记》则未尝有。刘孝标亦云“子舆困臧仓之诉”，《五臣注》：“为孟轲字也”。

蔡忠愍既以诗得罪，遂以言为戒。其往新州，止携一爱妾，号琵琶姐；又蓄一鹦鹉，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击小钟，鹦鹉闻之，即传呼琵琶姐。未几，其妾瘴疠而死，自是不复击钟。一日因圣节开启，遂服冠裳，而带尾误击钟有声，鹦鹉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怆，因赋诗云：“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自是郁郁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笔谈》载雷火熔宝剑而鞘不焚，与王冰注《素问》谓龙火得水而炽，投火而灭，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绍兴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视事，是日大雷，破树者数处，而福慧寺普贤像亦裂，其所乘狮子，凡金所饰与像面皆销释，而其余采色如故。与沈所书，盖相符也。

渊圣皇帝《以星变责躬诏》云："常膳百品十减其七，放减宫女凡六千余人"。则道君朝盖以万计矣。见吴幵承旨《摛文集》。

茈胡，《本草》音柴，而《刘禹锡集》音紫。按《广韵》茈字有二音，茈胡则音柴，茈草、茈姜则音紫。按少陵诗云"省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则刘集音恐误也。又仙灵脾，柳子厚作毗字，宜当从柳。《本草》木部盐麸子，云树叶如椿，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盐，食之酸咸止渴，一名叛奴盐。而五倍子生此木叶下，本一物也，乃载于草部。按《玉篇》𣗳音皮秘、平秘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盐状，可食，味酸美，即盐麸子也。《本草》云生吴、蜀山谷。五倍子疑为吴𣗳子语讹而然耳。又猪苓一名豭猪屎，陶隐居云："旧云是枫树苓，其皮至黑，作块似猪屎，故以名之"。按《通俗文》猪屎曰𧏙，音灵，恐当用𧏙字。

东坡居士云："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南雄州在大庾岭下才数十里，与江南未相远也，而气候顿异。二月半梨花已谢，绿叶皆成阴矣。如石榴四时开花，橘已实仍蕊，或发于大本之上，却无枝叶，此尤可怪。然花发不数日辄谢，香气亦薄，盖其津脉漏泄者多也。故退之诗云："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冬寒不严地怕泄，阳气发乱无全功。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又其开发，先在西北枝，而北向常盛者，缘日行非南至之极，则犹在其北，故尔。

高适调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奏为右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杜子美有诗送之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退之作荆南法曹，与张籍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之亦有《寄小侄阿宜诗》云："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则唐世掾曹簿尉，皆未免于鞭扑，而史不载。所以责官，多使为之，欲重为困辱也。

熙宁初，有士子上书迎合时宰，遂得堂除。苏长公以俚语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而其后禅林释子趋利谀佞，又有甚焉。懒散杨峒续成一绝云："当时选调出常调，今日僧家胜俗家!"

历日中有载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爪之异，必自有说，而未能辨之者。或谓附肉为甲，则甲何可除也？广南俚俗多撰字画，以斈为恩，奀为稳，𡘙为矮，如此甚众。又呼舅为官，姑为家，竹舆为逍遥子，女婿作驸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岁除爆竹，军民环聚，大呼"万岁"，尤可骇者。

颜延年《咏阮始平》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勖性自矜，因事左迁咸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为挥斥之字。而杜牧之《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绝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后人因此遂专作旌麾，以对五马，为太守故事。而牧之《黄州即事》云："莫笑一麾东下计，满江秋浪碧参差。"乃在吴兴之前，时无"把"字，不知训麾为何义也!

南安军上犹县北七十里石门保小逻村出坚石，堪作茶磨，其佳者号"掌中金"。小逻之东南三十里，地名童子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盖其次也。其小逻村所出，亦有美恶。须石出水中，色如角者为上。其磨茶，四周皆匀如雪片，齿虽久更开断。去虔州百余里，价直五千足，亦颇艰得。世多称耒阳为上，或谓不若上犹之坚小而快也。

韶州有汉隶书《周府君功勋记铭》曰："讳璟字君光，下邳人，熹平二年为桂阳守，开昌乐泷为舟人之利，庙食连州。"而碑在曲江郊外，为风日所剥，绍兴七年，始迁于城中。其后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今体。按太和之号，乃魏明、晋废、后魏孝文、石勒、李势皆常以名年，而四非其正朔所及。晋太和之岁数未尝至九，疑唐文宗太和重刊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岁矣。又至绍兴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画不能如是之完也。

刘伯龙欲谋什一而为鬼揶揄，则贫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颍昌士人马磐，能文有行义，受业之徒多中科第，独未尝得预乡荐，其贫几无壁立。有女年长，无资以适人，众为敛钱以嫁。未几归宁，感寒疾，数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贷以殓。既阖棺，闻其呼声，云"复生"，钉不可发，破木以出。视其殓衣，皆使脱去，遂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寝。是夕，盗者尽偷衣衾之属，莫有觉者。至明，方申官捕贼，则其女复死矣。天之穷人，其巧如此!

天下之事，有不学而能者，儒家则谓之天性，释氏则以为宿习，其事甚众。唐以文称，如白乐天，七月而识"之无"二字。权德舆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为诗。韩退之自云"七岁读书，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赋方圆动静，刘宴之正"朋"字，岂学之所能至哉？以羊祜识度环之处推之，则宿习为言，信矣!

章谊宜叟为户部尚书，闭门谢客，虽交旧亦莫之

接。有轻薄子一日留刺阍者，多与之钱，属其必达。章视其衔，乃崖州司户参军薛柳也，遂解门者至临安府，人益以为笑。又有太府寺丞华某，上留守吕丞相书，于纸尾图男女之状，又与中丞周子武书，于其衔下云"男愚儿上周某"，皆一时异事也。

吴幵正仲云，渠为从官，与数同列往见蔡京，坐于后阁。京谕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窃怪之。已而，报云香满，蔡使卷帘，则见香气自他室而出，霭若云雾，濛濛满坐，几不相睹，而无烟火之烈。既归，衣冠芳馥，数日不歇。计非数十两不能如是之浓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宗室熙宁之前，不以服属，皆赐名补环卫官。尝有同时赐名为叔总、叔是、叔浑、叔龄之隐讹，因以致讼。后虽不敢，然亲昆弟有名不迩、不迩者，讫不知改。后袒免之外，皆父祖命名。有伯珙者，辄为抱券人误写作"𤩽"，遂仍其谬。既而试进士中第，自范致虚唱名误呼甄姓，后皆令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广韵》、《玉篇》，凡字书中皆无玉旁作恭字音，乃止以居悚切注之。众皆不悟，遂形诰敕。后世当又增此一字，亦可笑也。

江州庐山西林乾明寺经藏壁间，有唐戊辰岁樵人王翰画须菩提像，世以王为与杜子美卜邻者。按《文苑传》："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蒱酒。"开元十一年，张说辅政，"召为秘书正字，擢通事舍人，驾部员外郎。家蓄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十四年，"说罢宰相，翰出为汝州长史，徙僊州别驾，日与才士豪侠饮乐游畋，伐鼓穷欢，坐贬道州司马，卒"。则西林所画，盖自僊州贬营道时过九江也。笔墨简古，非画工所能。自开元十六年戊辰，逮绍兴九年己未，四百一十二年矣。今独石刻存焉。

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傍，俟蚁入中，则持之而去，谓之"养柑蚁"。

艺祖皇帝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仙，其夕有云物之异。自是每岁忌辰必有雨雪风冽之变。至绍兴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灵如在。视唐文皇玉衣之举，铁马之汗，盖过之远矣。其神异之事，已载于《国史》。方潜隐时，自凤翔道过原州，尝息棠木之阴，日已转而荫不移。至今其木枝条皆有龙角之状，其所寝之地，草独不生。此《实录》之所遗者。余作倅临泾，尝亲至其下，为筑垣以护。

惠州博、罗二山，罗山傍海，博山祠并又在海中，形圆而尖，今博山香炉，取其状类也。罗山又名罗浮，云在海中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尝有柑一株，太平兴国中，有中人取其实以进，爱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贵之，竟传"罗浮柑"。今山中更不复有，而其名不泯。

吕惠卿吉甫，自负高才，久排摈在外，大观中，始召至京师，为太一宫使。时年八十岁矣，视宰辅贵臣皆晚进出己下者，意气颇自得。一日延见众客，有道士亦在其间，自称宗人，礼数简易。吕视之不平，因问其所能，曰"能诗"。吕顾空中有纸鸢，即使赋之。道士应声曰："因风相激在云端，扰扰儿童仰面看。莫为丝多便高放，也防风紧却收难。"吕知其讥己，有惭色，方顾他客，已失所在。其风骨如世之画吕洞宾，人皆疑其是也。

绍兴九年，岁在己未，秋冬之间，湖北牛马皆疫，牛死者十八九，而鄂州界獐、鹿、野猪、虎、狼皆死，至于蛇虺亦僵于路傍。此传记所未尝载者。若以恶兽毒螫之物自毙为可喜，而牛马亦被其灾，是未可解也。

东坡在惠州作《梅词》，云"玉骨那愁烟瘴？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尝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易逐海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广南有绿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状类鹦鹉，栖集皆倒悬于枝上，土人呼为"倒挂子"。而梅花叶四周皆红，故有"洗妆"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使，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坛，凡数百枚，食之止余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不可及，遂失所在。孙威敏公夫人边氏，喜食鲙。须目见割鲜者，食之方美。一日亲视庖人将生鱼已断成脔，忽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鱼于器，俟觉而切。乃梦器中放大光明，有观音菩萨坐其内，遽起视鱼，诸脔皆动，因弃于水中，自是终身蔬食。余在顺昌，见同官二人，年六十余，以无子戒不食鱼，未几皆有子。遂刻文以劝人，亦自不食。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家人谓鲑鱼出水即死，食之非杀，亦断为脔。至暮，欲再烹而动。此皆与唐文宗食蛤蜊之事相同。若无善缘，刚强不可化者，亦不复见此事也。

唐李贺父名晋肃，而贺不敢应进士举，韩愈作《讳辩》，以讥避之为非。绍兴中，范滂知鄂州，以父名崿辞，不听。而唐冯宿父名子华，及出为华州刺史，乃以避讳不拜。贾曾景云二年授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拜谏议大夫。开元初，复拜中书舍人，又固辞。议者以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而字别，

于礼无嫌，乃就职。此字同而音异，与字异而音同，事盖相类。又二名偏讳，皆所不当避者，而唐世法乃听之，与今条令盖少异矣。宗室令畤德麟父名世曼，及除提举万寿观，虽字有古今之殊，比之子华，则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许。法谓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者皆合避，而马陷父名安仁，绍兴八年知衡州，以县有安仁，乞避，则遂听其辞。虽不应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本草》载：白花蛇，一名褰鼻蛇，生南地及蜀郡诸山中，九月十日采捕之。《图经》云："其文作方胜白花，喜螫人足。黔人被螫者，皆立断之。其骨刺伤人，与生螫无异。"今医家所用，惟取蕲州蕲阳镇山中者。去镇五六里有灵峰寺，寺后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极难得。得之者以充贡。洞内外所产，虽枯两目犹明；至黄梅诸县虽邻境，枯则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县又与黄梅为邻，间亦有之，枯则两目皆不明矣。市者视此为验。以轻小者为佳，四两者可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寻其蛰处而掇取之。夏月食盖盆子者，治疾尤有功。采者置食竹筒中，作绳网以系其首，剖腹乃死。入药以酒浸煮，去首与鳞骨，三两可得肉一两用也。

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篇》云，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已，物情同患。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以此也。其蝱虫水蛭之类，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后有用鸡子者，则云用先破者有力。于妇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择食时，可食牛肝及心，不可故杀，令子短寿。鲤鱼汤与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鱼。论诸毒螫则云，凡见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恶心向之，亦不得杀。若辄杀者，后必遭螫，治亦难差。小儿狗啮方云，勿令狗主打狗。于毒螫伤人之物，尚不忍生心而加棰，况其他乎？其仁慈可谓至矣。而《新校治妇人妊娠诸方》，皆用乌鸡之类，割颈取血以煎药，乃高保衡、孙奇、林亿以《崔氏纂要》□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用心，又虑后世更疑不用生命以为虚语。故余于《本草蒙求》注中已辨其事，今更载于此，以释来者之惑云。

《庐山记》载："锦绣谷三四月间红紫匝地，如被锦绣，故以为名。今山间幽房小槛，往往种瑞香，太平观、东林寺为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群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草莽中，山人闻其香，寻而得之，栽培数年则大茂。今移贾几遍天下，盖出此山云。"余尝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洋州使园有瑞香亭，刻石为记，云其高丈余。大观中余官于彼，亭记虽存而花不复见。东都贵人之家，有高尺余者，已为珍木，置于阴室，溉以佳茗。而邓州人家园圃中作畦种之，至连大枝采斫，不甚爱惜。花有子，岁取以种。其初盖亦得于山中，不独江南有也。

《韩信传》：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袴下。"后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徐广注云："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汉书》作跨，同耳。"按《玉篇》：袴音苦故切。胯，股也，音与袴同。跨，苦化切，跨越也，又两股间也。胯，两股间也。音与跨同。胯、跨字相类，而音韵不同。今学者亦未尝分别，前读胯为库音，世必笑之。诸书音如此者甚众，聊举其一焉。

会稽士人有钱唐休者，颇有声于时，赵丞相当国，人荐之者，方议除擢，会有边报小警，视奏，目中适见其姓名，赵不悦曰："钱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后赵引折彦质为枢密，其院中奏牍书名相次，人有谮之者，谓"赵鼎折"为不祥，乃与钱事相类。古今以谶语而为祸福者多矣，虽有幸不幸，盖亦数使之然也！可胜叹哉！

余寓居上饶，数问信州之得名于邦人，莫有知者。后观图经，载弋阳县有信义港，以地极肥饶，人多信厚而得名。疑州之为称，或以是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诗云"俱客古信州"者，盖谓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于附郭治花圃，创为一堂，前后两庑，颇极爽丽。每延过客游宴，屡乞堂名而未得。一日梦一贵人坐其堂上，士子从之游，亦若平日，恳以堂名，顾视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觉，殊不晓命名之旨。未几，蔡持正坐讥讪贬新州，既至，无宅可居，遂求堂以处，士子欣然纳之，意其再入，而竟死于彼。蔡之贬，人谓刘莘老为有力。至绍圣初，刘既坐责，当路者故以新处之。其至方暑，尤急于问舍，又欲假堂为馆，士子以"二相"为不祥，不许。而刘请甚坚，不得已，以梦告之。刘以蒸湿不堪，又以其言为未信，竟借以居，亦终于堂中。则"二相"之名，盖预定于数矣！与灵公之为灵，何以异哉？

杜少陵《新婚别》云"鸡狗亦得将"，世谓谚云"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之语也。而陈无已诗，亦多用一时俚语。如"昔日剜疮今补肉，百孔千窗容一罅。拆东补西裳作带。人穷令智短。百巧千穷只短檠，起倒不供聊应俗，经事长一智。称家丰俭不求余，卒行好步不两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为无面饼（巧媳妇做不得无面馎饦）。不应远水救近

渴，谁能留渴须远井（远水不救近渴）。瓶悬瓽间终一碎（瓦罐终须井上破）。急行宁小缓（急行赶过慢行迟）。早作千年调一生，也作千年调（人作千年调，鬼见拍手笑）。拙勤终不补（将勤补拙）。斧斫仍手摩（大斧斫了手摩娑）。惊鸡透篱犬升屋（鸡飞狗上屋）。割白鹭股何足难（鹭鸶腿上割股）。荐贤仍赌命"。而东坡亦有"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皆世俗语。如"赌命""软饱"犹可解，而"黑甜"后世不知其为谁矣。如《诗》之"串夷载路"，《书》云"吊由灵"，安知非当时之常谈也？

西北人生子，其侪辈即科其父首，使作会宴客而后已，谓之捋帽会。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毕嫁，亦大会亲宾，谓之倒箱会。广南富家生女，即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取饮，名曰女酒。贫家终身布衣，惟娶妇服绢三日，谓为郎衣。此皆可为对者。蜀人每食之余，不问何物，皆投于一器中，过三月方取食，谓之百日浆，极贵重之，非至亲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闽中公私酝酿，皆红曲酒，至秋尽食红糟，蔬菜鱼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以红糟煮鲮鲤肉卖。鲮鲤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枢密院奉祠居婺州，忽梦行道上，憩大木下，有人止岐路云："此入闽中路也。"未几，除守泉南，行至江山道中，时方秋暑，从者疲苶，果憩于大木之下，有过之者曰："此入闽中路也。"宛如梦中所见。乃太息曰："虽欲不来，其可得也？"

刘岑季高闲居湖州，梦廖用中云："刚与郑顾道却是同年。"时廖为中丞，郑望之侍郎领宫祠居上饶。后数月，刘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宫观罢归南剑，道由信上，郑往谒之。初未相识，问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会，方坐，即云："郑顾道在此，某与之却是同年。"与梦中所闻，略无少异。则出处升沉，动静语默，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后，时方用兵，急于人才，故士大夫多夺哀起复。自是凡军假摄，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虽非军旅及藉材干，多以急禄而起。李将仕东云：在兴国军，有通山县尉以丧母在告，既而出参，人皆骇愕而不敢问。数日之后，同僚见其巾用缟素，问其所以，云"先妣不幸"。曰："如此何故参告？"云："某已于几筵前拈香起复矣。"礼义之丧，一至于此。是可叹也！

宣和中，济南州宅中有鬼为美妇人以媚太守。其后林震成材司业出守是州。初到，乃杂于官奴中，黔衣浅色无妆饰，颀长而美，颇异于众。林儒者，虽心怪之，未欲询究。后屡阅公宴，竟不见此人，乃问之队长，告以服饰状貌，众皆云无，林方惑之。次日遂径入堂室，林遂亲爱之。自是与家人杂处，无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儿戏于堂上，妇人过而衣裾误拂儿面，其人诟之，妇人笑而回，以手捧儿面捩之，面遂视背不能回转。举家大异，始知妖异。时何执中为丞相，林乃其婿，奏闻徽宗，至遣法师以符箓驱治，终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几，林竟卒。

吕洞宾尝游宿州天庆观，道士不纳，乃宿于三门下，采柏叶而食，逾月方去。临行，以石榴皮书于道士门扉上云："手传丹篆千年术，口诵《黄庭》两卷经。"字皆入木极深。后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门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极宫门楣壁上，亦有题诗云："宫门一闲人，临水凭阑立。无人知我来，朱顶鹤声急。"人取字，土亦皆穴也。

建炎初，车驾自维扬渡江。金人分兵逼寿春，众劫太守马识远使投拜，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敌退，其尝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谋杀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存，我辈终不得全。"幕官王大节曰："彼有家属，如何？"于是尽杀，推大节权领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退兵尚不肯用建炎年号具奏朝廷，乃擢大节通判、权州事。绍兴二年，大节与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节与徐论禅，曰："罪福之事，报应有无？"徐云："未了还须偿宿债。"大节曰："如何可脱？"徐曰："法心觉了无一物。赵州和尚道'放得下时，都没事'。若放不下，冤债到来，何由弭免？"王面发赤。次日具饭邀徐，密告寿春之事，曰："还可脱免否？"明叔曰："如赵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惟觉能了。"翌日，徐与同官王昌俱访大节，忽言"病来"，又曰："了不得！了不得！且救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灸其脐中方三四壮，矍然而起，曰："知罪过！知罪过！"又曰："且放宽我。"语言纷纭，莫能悉记。二公惊出，但闻哀祈之声，久之竟死。孟与徐皆能道其事。

齐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状如伤寒发热，已而手足厥冷，汤剂不能下，昏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汤饼，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面抟成块龁啮之。家人惊异，乃曰："朝议才省来，且慢吃。"遂怒目曰："那得朝议来？我是密州高安县贩邵武军客人，被你朝议在吉州权县，将我六个平人，悉做大辟杀了，今来取命。你朝议已去久矣！"家人听其声，乃东人语音，状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顷遂仆。徐明叔与齐乡人，知其不妄。

孙延直德中云，渠在官时，有尉李修，以捕盗尝改承务郎。而盗中一名乃逃军，李以拒捕杀之。受命之日，家中置酒为庆。明日五口皆生瘰疬，数月之间，死者四人。惟妻平日不为夫所礼，乃独存。李临

终疡溃透脑，脑髓流出，数日方死。又一同官，性严酷，讯囚多过数，晚年苦两足浮肿，医疗莫效，久之肉烂指落，浸淫溃至半胫而死。不可不戒也。

陈寺丞宝之，徐州彭城人，庆历元年，以外舅庞颍公籍任为太庙斋郎。后为雍邱县主簿。荐改官者凡十七人，廷见，仁宗怪其多。时颍公为枢密使，仁宗务抑势家，特不与改。再授忠武军节度推官，既罢，举者亦十余人，乃止以五名应格。比引对，其一举者不可用，亦不果改京秩，又射冀州支使，至治平二年，方迁大理寺寺丞。世徒知以多而报罢，不知后以少而失。信乎为有命也！其子师道无己作《先君事状》亦载此。

信州弋阳县海棠满山，村人至并花伐以为薪。广南以枨啖猪，处州龙泉以笋亦然。温州四时有兰，各是一种。衡州耒阳县有桃一株，结子而穰不甚实。广州有无核枇杷，海南有无核荔枝一株。严州通判厅下有花数种而合为一树，云见于唐杜牧诗中。宣和间欲移取屡矣，卒以盘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终无能名者。

仙茅一名婆罗门参，出南雄州大庾岭上，以路北云封寺后者为佳。切以竹刀，洗暴通白。其寺南及他处者，即心有黑晕，以此为别。

婺州义乌县有叶炼师者，本菩畲村田家女。随嫂浣纱于溪中，见一巨桃流于水上，乃取以遗嫂。时方仲冬，嫂以其非时，又若食余，因弃不取。女乃啖之，归遂绝粒。逾年之后，性极通慧，初不识字，便乃能操笔，书有楷法。徽宗闻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赐号"炼师"。

孙延寿向仲云，渠知余杭县日，有临安铁塔院僧志添，来为县人作水陆斋。时周常仲修侍郎居乌墩，有二弟元宾、元辅在余杭，添见元宾曰："侍郎安否？承务可急往见之。昨夜水陆会中，却见侍郎来赴也。"周信之，亟买舟而去，至则仲修已不幸矣。又尝谓周邠开祖曰："公何故来看水陆？且宜将息。"未几，周亦卒。添作水陆斋极严洁，多见亡者，道其形貌语言甚异，人归向之。黄鲁直为之写《草庵歌》，刻石传于世。

廖刚为中丞，建议令两制举士拔擢超用。时李光自江西帅作参政，有机宜吕广问，欲加引用，廖与给事中刘一止、中书舍人周葵遂通荐之。李又求于秦相，欲置之文馆，虽已许之，久而未上。乃以吕贺其执政启以示秦，其中有云："屈己以讲和，而和未决；倾国以养兵，而兵愈骄。"丞相固已不乐；至"四方属意，固异于前后碌碌无闻之人；百辟承风，尤在于朝夕赫赫有为之际。"秦意愈怒，讫不与之，至争辩于上前。李由是罢，廖与周、刘亦被逐，及其门人，又成一党。

宗人赵舜辅希元，自负诗文，每以东坡为标准，居处斋室皆取其言以为名。尝种芍药于亭下，以苏诗有"亭下殿余春"之句，遂榜曰殿春亭，作横牌书之。同列有恶之者，乃谓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为衢州兵官。时赵令梌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咏，每相讥评。后表之除浙西宪，舜辅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严州，而宪亦罢焉。

郑范季洪信州贵溪人，登第久不仕。尝献书五十篇，言当世之务，号《刍荛论》，朝廷止除充严州教授而已。其《论相篇》云："臣观汉有天下三百年，其为辅相者四十有七人，独前称萧、曹，后称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为辅相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汉、唐历年相若，而命相多寡几十倍之差，疑汉有所遗，而后世任相，亦不专于前古也。"又《灾异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西汉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西汉载于史者亦五，东汉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则灾异亦浸多于古。"余在绍圣间，见东京相国寺慧林禅院长老佛陀禅师德逊，云"少时尝以平岁秋成粟穗量其短长，数其粒数。至中年已后，数量较之，渐不及前。至其晚年，丰岁反不逮少时之凶年。信释氏入末劫之说为然"。则灾异之多，疑与逊之言亦相符也。至于人之寿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诞日禁屠宰，始于隋文帝为先帝先后追福，其后不见于史。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于令，从之。文宗长庆四年十月十日庆成节，诏"自今宴会蔬食任陈脯，常为永例"。武宗开成五年，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为降圣节，六月十二日皇帝载诞之辰为庆阳节。懿宗七月四日为延庆节，昭宗二月二十二日为嘉会节，哀帝九月三日为乾和节，余不尽见。皆三教入殿讲论，于寺观设斋，不得宰杀。然初即位，未便立节名，惟昭、哀改元已立。此见于唐《旧史》，而《新史》又止载千秋节名，后世遂为盛礼，天下宴饮，公私劳费，虽禁屠宰，而杀害物命甚多。崇宁中，如有献议，令宴设止用羊豕。余在靖康间，尝乞废罢，献谀已久，讫莫肯从。

唐刘思礼少尝学相术于许州张憬藏，相己必历刺史，位至太师。及为箕州刺史，益自喜，以为太师之职，位极人臣，非佐命无以致之，乃与綦连耀谋反被诛。憬藏以善相在《方伎传》。然其所载，但言所中者耳，如相思礼之谬，盖不少也。

王介甫作韩魏公挽诗云："木稼尝云达官怕，山摧今见哲人萎。"时华山崩，京师木冰，极为中的。人多不见木稼出处。按《旧唐书·五行志》："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冻冽，而数日不解。宁王见而叹曰：'谚云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其月王薨。"

"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嬉戏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亦有之。"见《旧唐·音乐志》。今字作傀儡子。又："笛，汉武帝乐工丘仲所造，云其元出于羌中。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边地，其声悲。亦云胡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藏琴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

张易之，行成之族孙，则天临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荐易之"器用过臣"，即令召见，俱承辟阳之宠。右补阙朱敬则谏曰："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昌宗、易之，固应足矣。近闻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在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争欲自进，堪充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义，溢于朝听。臣愚，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则天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唐之《旧书》，详载斯语。父子兄弟君臣，荐进献纳如此，亦可谓之秽史矣。

王珪自谓："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此事世皆知之。李大亮为剑南道巡省大使，激浊扬清，甚获当时之誉，此亦《旧史》之文。今若用"激浊扬清为大亮"，则人多以为怪矣。若不记万卷书，未可轻议人文章也。

唐《旧史》云永王"璘生于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瑒又勇而有力，遇兵权，为左右眩惑，遂谋狂悖。璘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报曰：'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柬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堕紊，一至于斯！'乃使浑惟明取希言，希言在丹阳，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则李太白初从其行，盖璘未露其迹。不然，岂肯从其为逆者也？而李希言署名平牒，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书》皆略而不载，不特璘之本谋便为犯顺，至于翰林之贬，犹为轻典矣。

乔大观，维扬人，绍兴中仕宦于朝。尝有人戏之曰："公可与郑元和对。"乔云："某岂有遗行若彼邪?"曰："非为此也。特以名同年号，世未见其比耳。"又叶三省景参严州人，尝仕起居舍人，姓名与字皆有两呼，亦所鲜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为礼，盖相反矣。盖在唐朝，犹未若此。按《旧史·敬羽传》：羽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郑国公李遵，为宗子若冰告其赃私，诏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于小床。羽小瘦，遵丰硕，顷间，遵即倒。请垂足，羽曰："尚书下狱是囚，羽礼延坐，何得慢邪?"遵绝倒者数四。则《唐书》尚有坐席之遗风，今僧徒犹为古耳。

《易·正义》释朵颐云，朵是动义，如手之捉物，谓之朵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儿学行谓之，多莫知其义。以此观之，乃用手捉，则当为朵也。

世俗简牍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略之义，余问于博洽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后因检《礼部韵略》恅字注云："愺恅，心乱也。"疑本出此，传用之讹，故去"心"耳。

徽宗尝问近臣："七夕何以无假?"时王黼为相，对云"古今无假"。徽宗喜甚，还语近侍，以黼奏对有格制。盖柳永《七夕词》云："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而俗谓事之得体者，为有格致也。

真宗不豫，寇莱公与内侍周怀政密请于上，欲传位皇太子，上许之。皇后令军校杨崇勋告莱公谋废上，遂诛怀政，莱公贬海康以死。仁宗即位，赐谥忠愍，命知制诰丁度为词曰："夫徇义保躬，贤哲罕兼其致；原心观行，褒沮得伸其公。惟节惠之旧章，实经世之明劝。不有正议，孰旌遗烈？故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国、莱国公寇准，器资庄重，风猷简贵，感会先圣，绸缪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余主鬯之日，实乃秉钧之秋。图惟协恭，罔有二事。遭盗言之噂沓，挟危法以中伤。白璧易污，贝锦难辩，再罹遐谪，遂及云亡。终悲零露之归，徒轸幽泉之痛。间虽洊伸澄雪，追贲宠嘉；而诔功易名，尚缺恩礼。沉谋秘画，沦于疑论。逝者莫诉，朕甚闵之。《谥法》有危身奉上曰忠，佐国遭忧曰愍；合是休典，慰其营魂，宜特赐谥曰忠愍。"今公安县、道州、邓州皆有生祠，邓州后赐名忠烈庙，道州刊公诗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楼号"寇公"。而公安插竹挂纸钱，焚以祭公，今生成林，尤为异也。

此书庄绰季裕手集也，绰博物洽闻，有《杜集援

证》、《灸膏肓法》、《筮法薪仪》行于世，闻其他有著述尚多，惜未之见。此书经秋壑点定，取以为《悦生随钞》，而讹谬最多，因为是正如右，然埽之如尘，尚多有疑误。时至元己卯仲春月，观陈孝先甫志。

宾退录

[宋]赵与时撰　何　成整理

《宾退录》十卷，南宋人赵与时著。此书杂记宋代朝野故实，考证经史，辨析典故，较为精核，可为《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续。但“论诗多涉迂谬，于吟咏之事茫然未解”。据《四库全书》本标点整理。

序

余里居待次，宾客日相过，平生闻见所及，喜为客诵之。意之所至，宾退，或笔于牍，阅日滋久，不觉盈轴，欲弃不忍，因稍稍傅益，析为十卷，而题以《宾退录》云。大梁赵与时。

卷　一

王建以宫词著名，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诗杂之，今世所传百篇不皆建作也。余观诗不多，所知者如“新鹰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尽理昨来新上曲，内官帘外送樱桃。”张籍宫词二首也。“泪尽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乐天《后宫》词也。“闲吹玉殿昭华管，醉折梨园缥蒂花。十年一梦归人世，绛缕犹封系臂纱。”杜牧之《出宫人》诗也。“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瑶阶夜月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之《秋夕》诗也。“宝仗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长信秋》词也。“日晚长秋帘外报，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炉欲爇熏衣麝，忆得分时不忍烧。”“日映西陵松柏枝，下台相顾一相悲。朝来乐府歌新曲，唱着君王自作词。”刘梦得《魏宫》词二首也。或全录，或改一二字而已。王平甫谓馆中校花蕊夫人宫词止三十二首，夫人亲笔。又别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续之，语意与前诗相类者极少，诚为乱真。世又有王岐公宫词百篇，盖亦依托者。

洪文敏《容斋随笔》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谓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余按《书》：禹曰：“暨稷奏庶艰食”，则尝躬稼矣。洪偶未之思也。

《诗眼》云：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晓乐天诗两句，盖‘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传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盖真谓所欢者，与乐天“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

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降旨建储。宰相陈康伯折简礼部侍郎吕广问密议典礼。时土王祀黄帝。广问为初献官，周必大以御史监祭。广问语必大：“皇太子改名，从火从华。”必大谓：“与唐昭宗晔字同音可乎?”广问亟告康伯，取旨别拟定，乃用今讳。

绍兴癸丑，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去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

兰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盖唐太宗以真迹刻之学士院。朱梁徙至汴都。石晋亡，耶律德光辇而归。德光道死，与辎重俱弃之中山之杀虎林。庆历中为土人李学究所得，韩魏公索之急。李瘗诸地中，而别刻以献。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文公始买置公帑（荣芑云：宋景文帅定日，有学究李姓者藏此石，死

于妓家。乐营将何水清得之以献，宋留之公库。姚令升云：有游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后死于中山营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献。周承勋希稷云：唐太宗既得《兰亭序》真迹，使赵模等模拓，以十本赐方镇，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舆作《牡丹赋》刻之碑阴，世号定武本。蔡絛云：定武本乃江左所传晋会稽石也。钱氏归版图之后，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从会稽取之而藏于家。后户绝，赀没县，官人始见之。因置诸定帅之便坐壁间)。熙宁间，薛师正向为帅，其子绍彭又刻别本留公帑，携古刻归长安（王厚之顺伯云：绍彭窃归洛阳。周希稷云：薛帅求之不得，其犹子绍彭闻公厨有石用以镇内，取视之，乃刻《牡丹赋》于碑阴者，遂别刻石易以归长安。袁说友起岩云：薛师正至定，恶摹打有声，自刊别本留谯楼下，以应求者。其子绍彭又私摹刻，易杀虎林本以归。蔡絛云：熙宁中，孙次公侍郎帅定，有旨取其石纳禁中，则又刻石而还之壁。后薛向来定，遂取以归。世但谓石归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观中（荣芑、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勋皆曰宣和），诏取置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献于天上，徽宗命龛置睿思东阁之壁。明清之父铚则云：置之艮岳玛瑙亭。蔡絛云：大观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诏索孙次公所纳石刻则无有，或谓此石已殉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变，虏裒以红氍辇归（荣芑云：宋定国尝从使虏，云石今在中京。王明清云：靖康之乱，凡尚方珍异之物，悉为金人辇归。独此石虏所不识，遂弃不取。建炎初，高宗驻跸广陵，宗泽居守东都见之，遣骑疾驰进行在所。未逾月，金复南寇，大驾幸浙，失于仓猝之际。绍兴中，向子固帅维扬，密旨令搜访，竟不获)。今东南诸刻无能仿佛者，天台桑泽卿（世昌）编《兰亭博议》一书甚详。与时参会众说，芟繁撮要，记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蘧之辞》居多。诸说之异同者，则附著其下，虽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师正长安人，王顺伯谓其携以归洛。宗忠简守汴，日夕从事战守，且其天姿刚正。王仲言谓其为人主搜罗玩物于艰难之时，皆不敢谓然。开元九年置朔方节度，自是始有方镇。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谓太宗分赐诸郡犹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于一，然后知考古之难也。

林灵素，初名灵噩，字岁昌，家世寒微。慕远游。至蜀，从赵升道人数载，赵卒，得其书秘藏之。由是善妖术，辅以五雷法，往来宿、亳、淮、泗间，乞食诸寺。政和三年，至京师寓东太乙宫，徽宗梦赴东华帝君召游神霄宫，觉而异之。敕道录徐知常访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晓，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诗》题壁间。"知常得之，大惊，以闻。召见。上问："有何术?"对曰："臣上知天宫，中识人间，下知地府。"上视灵噩风采如旧识，赐名灵素，号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赐金牌，无时入内。五年，筑真通宫以居之。时宫禁多怪，命灵素治之。埋铁简长九尺于地，其怪遂绝。因建宝箓宫、太乙西宫、建仁济亭施符水，开神霄宝箓坛。诏天下天宁观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无观者以寺充。仍设长生大帝君、青华大帝君像，上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皆灵素所建也。灵素被旨修道书，改正诸家醮仪，校《仇丹经灵篇》，删修注解。每遇初七日升座，座下皆宰执百官、三衙亲王中贵，士俗观者如堵，讲说《三洞道经》。京师士民始知奉道矣。灵素为幻不一，上每以聪明神仙呼之。御笔赐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两府班上。思明达后欲见之，灵素复为叶静能致太真之术。上尤异之，谓灵素曰："朕昔到青华帝君处，获言改除魔髡，何谓也?"灵素遂纵言佛教害道，今虽不可灭，合与改正，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罗汉改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发顶冠执简。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争之，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并五台僧二人道坚等与灵素斗法。僧不胜，情愿戴冠执简。太子乞赎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坚系中国，人送开封府，刺面决配于开宝寺前令众。明年，京师大旱，命灵素祈雨，未应。蔡京奏其妄，上密召灵素曰："朕诸事一听卿，且与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谤。"灵素请急召建昌军南丰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神兼雨部，与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执简敕水，果得雨三日。上喜赐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灵素眷益隆。忽京城传吕洞宾访灵素，遂捻土烧香，气直至禁中，遣人探问，香气自通真宫来。上亟乘小车到宫，见壁间有诗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间宜假不宜真，太平无事张天觉，四海闲游吕洞宾。"京城印行绕街叫卖，太子亦买数本进，上大骇，堆赏钱千缗开封府捕之。有太学斋仆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黄待聘。令青卖送大理寺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为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斩马行衢。灵素知蔡京乡人所为，上表乞归本贯，诏不允。通真有一室，灵素入静之所，常封锁，虽驾来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黄罗大帐、金龙朱红倚卓、金龙香炉。京具奏，请上亲往，臣当从驾。上幸通真宫，引京至，开锁同入，无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皇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师大水临城，上令中贵同灵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势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赐御香，设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尽。京城之民皆仰太子圣德。灵素遂上表乞骸，不允。秋九月，全台上言灵素妄改（改字疑，恐是"议"字）迁都，妖惑圣聪，改除释教，毁谤大臣。灵素即时携衣被行，出宫。十一月，与宫祠温州居住。二年，灵素一日携所上表见太守闾邱额，乞与缴进。及与州官亲党诀别而卒。生前自卜坟于城南山，戒其随行弟子皇城使张如晦："可掘穴深五尺，见龟蛇便下棺。"既掘，不见龟蛇，而深不

可视，葬焉。靖康初，遣使监温州伐墓，不知所踪，但见乱石纵横，强进多死。遂已。此耿延僖所作《灵素传》也。灵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温州天庆宫有题衔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管辖提举。通真宫林灵素。

世有十干化五行真气之说，莫究其理。洪文敏载郑景实（汞）之语，谓取岁首月建之干所生。如甲己丙作首，丙属火，火生土，则甲己化土，它仿此，颇通。余记昔年一术士云："遇龙则化，龙辰也"。甲己得戊辰，戊属土，故化土。乙庚得庚辰，庚属金，故化金。丙辛以降皆然。其实一也。

祖、宗时诸郡皆有都厅。至宣和三年，怀安军奏今尚书省公相厅改作都厅，内外都厅并行禁止。欲将本军都厅以金厅为名，从之，且命诸路依此。此金厅得名之始也。然今帅府有金厅，又有都厅，莫知所始矣。

会稽虞少崔（仲琳）《送林懿成》（季仲）诗云："男儿何苦弊群书，学到根原物物无。曾子当年多一唯，颜渊终日只如愚。水流万折心无竞，月落千山影自孤。执手沙头休话别，与君元不隔江湖。"阅《庚溪诗话》，喜而录之。

俗间有击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盖全用切韵之法。该以两诗，诗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齐韵，取其声相近，便于诵习。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该平声五十七韵，而无侧声。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则鼓节，先三后四，叶韵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为平、上、去、入之别。亦有不击鼓而挥扇之类，其实一也。诗曰："西希低之机诗资，非卑妻欺痴梯归。披皮肥其辞移题，携持齐时依眉微。离为儿仪伊锄尼，醯鸡篦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罗家瓜蓝斜凌伦，思戈交劳皆来论。留连王郎龙南关，卢甘林峦雷聊邻。帘栊赢娄参辰阑，楞根弯离驴寒间。怀横荣鞋庚光颜。"此叶韵也。又有以诗数十句该果实之名为酒席之戏者，与此略同，然不假切韵，颇为简易。至于卖卜者，但欲知十干十二枝，则尤不难。然多只一击鼓，便能知年、月、日、时八字。盖未击之，先踟蹰顾盼，举动语默，皆是物也。

三司副使曰篮，通判曰倅。《礼》有副车、倅车。《左传》：孟僖子使泉邱人女助薳氏之篮。篮、倅皆副贰之称，然他官虽副、贰不通用，不知其由。今三司废已久，篮之名人无知者，独倅之名犹然。楼宣献序《向侍郎（子谨）集》云：擢之户篮。近时文字中所见者此耳。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谓礼必以忠信为质也。余谓学者始以持敬为本，而穷理尽性以终之，亦绘事后素之意。

"吾不试，故艺。"余妄意夫子天纵之圣，艺皆不学而能，非若常人尝试而为之。故其多能皆本于自然，而非有意于多能也。古今诸家皆无此说。余亦未敢自以为是。

《穆天子传》书八骏之名，一曰赤骥，二曰盗骊，三曰白义，四曰逾轮，五曰山子，六曰渠黄，七曰华骝，八曰绿耳。《王子年拾遗记》载穆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逾辉，六名超光，七名腾雾，八名挟翼。二说不同。

神仙赤松子见于书传多矣。惟《淮南子》称赤诵子。

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之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小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嘉定府五县凡十有八所。他郡惟遂宁四所，普州二所。余未之闻。

刘卞功，字子民，滨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六岁误触瓮碎，家人更谯之，神色自若。曰："俟钉校者来当全之。"复谯其妄，曰："人破尚可修，矧瓮耶?"语未绝，钉校者至，相与料理，顷之如新。自是筑环堵于家之后圃，不语不出者三十余年，或食或不食。徽宗闻其名，数敕郡县津致间驰近特名之，对曰："吾有严愿，不出此门。"上知不可夺，赐号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衣），其外兄也。尝问以修行之术。书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虚空禅，独守一亩宅，惟耕己心田。"又云："以手扪胸，欲心清净，以手上下，欲气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吾无是四者，岂不快哉!"靖康之变，不知所终。

周宣王，中兴之贤君也。然考之于《诗》，曰箴，曰规，曰诲，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诗》者不能直书其事，故后世儒者无敢訾议。余观《国语》所载，如不藉千亩，拒虢文公之谏，而致姜戎之败。舍括立戏，激鲁人之变，而致诸侯之不睦。及丧师之后，复为料民之举，虽仲山甫之言，且不用焉。文武成康之治岂如是哉？周之东迁，乌得尽委其责于幽、平二王乎？其所由来者渐矣。《史记》但书不藉千亩、料民太原二事之目，不若《国语》之详也。

《容斋随笔》谓近世所传《云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老杜事实》皆浅妄绝可笑，而颇能疑误后生。然但辨《遗事》中数事，余二书无说，《老杜事实》世不多见。葛常之《韵语阳秋》云：老杜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按《逊传》，无扬州事。而《逊集》亦无扬州梅花诗。但有《早梅》诗云："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御霜当路。发映雪凝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杜公。"前诗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逊事。又意却月、凌风皆扬州台观名。尔近时有妄人假东坡名作《老杜事实》一编，无一事有据。至谓逊作扬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咏其下，岂不误学者。以上皆葛语。若《云仙散录》则余家有之，凡三百六十事，而援引书百余种，每一书皆录一事，周而复始，如是者三。其间次序参差者，数条而已，编集文籍岂能整齐如此？已可一笑。《序》称：天祐元年，金城冯贽取九世典籍，撮其膏髓，别为一书，庶兵火煨烬之后，来者不至束手，今百书逐无存者，则贽可谓前知矣。《崇文总目》成书，时距天祐未甚久。隋唐以前书籍存者极多，贽家之书无一著录，虽有《金銮密记》之类一二种，而所编三事本书反无之，又其造语尽仿《世说》，后阅馆本《逊集》，葛所引梅诗尚脱第四联，"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邦杯。"

胡忠简之贬，李似之侍郎（弥逊）书十事以赠。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择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节之士犹未及道，更宜进步。四曰境界违顺，当以初心对治。五曰子厚居柳筑愚溪，东坡居惠筑鹤观，若将终身焉。六曰无我方能作为大事。七曰天将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刚，恐易折，须养以浑厚。十曰学必明心。记问辨说皆余事。

古乐府《木兰词》，文字奇古，然其间有云："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赐物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愿尚书郎。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按：木兰诈作男子，代父征行，逮归家易服，伙伴方知其为女。当其见天子之时，尚称男子，而曰"送儿归故乡"何哉？儿者，妇人之称也。

熙宁青苗法行，计息推赏，否则废黜，官吏畏罪希进，所散惟恐不多。知祥符县李敦颐，视前政独贷三之一，宰相怒甚，遂通判广信军。敦颐，字子修，棣州阳信人。苏文定公奏疏所言即此也。

太宗尝谓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疟。于大寒大暑中过岁，寒暑迭变，不觉渐成衰老。苟不竞为善事，虚度流年，良可惜也。"李文简书之《长编》，而《宗门武库》载五祖亦有此语。又唐《摭言》载赵牧《对酒诗》，亦有"人生如疟在须臾，何乃自苦八尺躯"之句。

中书侍郎旧称中书，今转为中书舍人之称。近岁有以六部侍郎兼中书舍人者，遂直呼中书侍郎，尤非是。官制：前左右丞、六部侍郎通谓之丞，郎今有称郎官，寺监丞为丞郎者矣，皆失之不考也。若称中书舍人为中舍，则《容斋》已辨之矣。

前代东宫官于皇太子，皆称臣。隋开皇中，尝更其制，至唐而复。真庙为皇太子始辞之。

《临汉石经》与今文不同者殊多。《东观余论》略记之。如书女毋翕侮成人，今作女毋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后胥戚。女永欢忧，今作汝诞劝忧。女有近，则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犹念以相从，今作汝分猷。各翕中，今作各设中。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今作尔谓朕曷震动？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陈其五行，今作汩陈。严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惧，今亮作度，以作治。怀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鲜。毋兄曰，今作无皇曰。则兄自敬德，今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徽言。是罔显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鲜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达殷集大命。《论语》意与之与，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闻道夕死可也，今也字作矣。是鲁孔丘与，曰："是知津矣"，今作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櫌不辍，子路以告，子怃然，今作櫌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已乎！今作如斯而已乎！譬诸宫墙，今诸作之。贾诸，贾之哉！今贾作沽。恨不见其全也。

顾命一人冕执锐。《陆氏释文》：锐以税反。今礼部韵尹字下有钪字注云：侍臣所执。《书》：一人冕执钪。《古文尚书》亦作钪，不知承误作锐自何时始也。

晁伯，字载之，《昭灵夫人祠》诗："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陆务观（游）《黄州诗》："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

自唐以纪年改梁州曰兴元府，本朝绍兴、隆兴、庆元诸府皆循用。故事县名亦多有之。独嘉州以庆元初嘉定府。越三十年方改元嘉定，与诸府不同。

韩文公记梦诗百二十刻须臾间。《方氏举正》载董彦远云：世间只百刻，百二十刻以星纪言也。《朱文公考异》云：星纪之说未详其旨，但汉哀帝尝用夏贺良说刻漏，以百二十为度矣。余谓："董说固妄，夏贺良之说行之不两月而改，且衰世不典之事，韩公必不引用。"按：古之漏刻，昼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天监六年，

始以昼夜百刻布之十二辰，每时八刻，仍有余分。故今世历家百刻举成数，尔实九十六刻也。每时余分别为初、初正、初刻，一日合二十有四，每刻居六分刻之一，总而计之为四刻，始合百刻之数。刻虽有大、小，其名则百有二十。韩诗恐只取此止，正不须求之远也。

熙宁间，赐岐王颢、嘉王頵玉带各一。二王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并以玉鱼赐之。王仲言（明清）《挥麈录》谓玉带为朝仪始此。其后尝赐王安石。安石以辞不从，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至徽宗朝以赐蔡京，京请佩金鱼以自别于诸王，从之。自是何执中、郑居中、王黼、蔡攸、童贯皆受赐。余按：唐永徽二年，敕同府仪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职事四品、五品并给随身鱼。上元初，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金玉带。开元中，敕珠玉锦绣，既令禁断，准式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者，宜于腰带及马镫、酒杓，余悉禁断。《董晋传》谓五品而上金玉带。所以尽饰以奉上。《史》传载：赐玉带，及臣下私以玉带相赠，遗者班班可考。韩文公诗亦云："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则知唐已然矣。五代，汉隐帝尝以赏郭威之功，既又召杨邠辈数人悉赐之。然不足稽也。杨文公《谈苑》载：国朝赐带之制，谓驸马都尉初迁尚，赐白玉带。亲王皇族皆许通服雕玉、白玉等带，则不始于岐、嘉二王审矣。玉鱼，安重荣亦尝自为之。

或问陆文安公何不注释诸经以垂世？陆曰："六经乃注我者也。"

州县治率南向，然"南面"二字，人臣不得用也。惟山谷《送徐隐父宰余干》诗云："地方百里身南面。"岂别有所本欤？恨读书不多，不能详也。

《章贡志》谓汉高帝六年，命灌婴略定江南，令天下城县邑，始置雩都县。按《高纪》，六年冬十月但书令天下郡邑城而已，余皆无所见。雩都置县，《地理志》不书岁月，考纪及传，灌婴踪迹未尝到江南。凿空著书，可付一笑。洪驹父《豫章职方乘》亦谓灌婴在汉初定江南，故祀以为城隍神，今江西郡县城隍多指为灌婴，其实非也。友人萧子寿（大年）考《功臣侯表》，始知其为陈婴。盖婴自定东阳为将，属楚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封堂邑侯，都渐。颜师古谓："渐，水名，在丹阳黝县南蛮中。"婴既定诸地而都之。《地理志》注：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始知定江南者为陈婴，流俗所传不为全无所据，但误其姓耳。

卷　二

朱文公尝与客谈世俗风水之说，因曰："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

曲忠壮在蜀有诗云："破碎江山不足论，何时重到渭南村。一声长啸东风里，多少未归人断魂。"

范冲尝对高宗云："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独王安石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之僭非其罪，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者也。"临江徐思叔（得之）亦尝病荆公此语，谓卫律李陵之风。乃反其意而为之，遂得诗名于时。其词云："妾生岂愿为胡妇，失信宁当累明主。已伤画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虏。琵琶却解将心语，一曲才终恨何数。朦胧胡雾染宫花，泪眼横波时自雨。专房莫倚黄金赂，多少专房弃如土。宁从别去得深嚬，一步思君一回顾。胡山不隔思归路，只把琵琶写辛苦。君不见，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无嫌嫁盘瓠。"

康节邵先生之学受于李挺之，而今世少知挺之者。晁以道（说之）尝为作传曰：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为人朴直，率自信，无少矫厉。师河南穆伯长，伯长性卞严寡合，虽挺之亦频在诃怒中。挺之事先生益谨，尝与参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时苏子美亦从伯长学《易》，其专授受者惟挺之。伯长之《易》受之种征君明逸，种征君受之希夷先生陈图南，其源流为最远。究观三才、象数变通，非若晚出尚辞以自名者。挺之初为卫州获嘉县主簿，权共城令。所谓康节先生邵尧夫者，时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以养其父。挺之叩门上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康节曰："简策迹外，未有适也。"挺之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康节谨再拜，悉受业于书。则先视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世所谓康节先生之《易》者，实受之挺之。挺之器大，难乎识者。栖迟久不调，或惜之，则曰："宜少贬之荣进。"友人石曼卿独曰："时不足以容君，君盍不弃之隐去？"再调孟州司法参军。时范忠献公守孟，亦莫之知也。忠献初建节钺守延安，送者不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独别近郊，或病之，谢曰："故事也，居顷之。"忠献谪安陆，挺之沿檄见之洛阳，前日远境之客无一人来者。忠献于是乎恨知挺之之晚。友人尹

师鲁以书荐挺之于叶舍人道卿，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参军李之才，年三十九，能为古文章，语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辈，非洙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颇无仕进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达世务，使少用于世，必过人远甚。幸其贫无赀，不能决其归心。知之者当共成之。"曼卿报师鲁曰："今之业文好古之士至鲜，且不张，苟遗若人，其学益衰矣。"是师鲁当尽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谒贵仕，以挺之书，凡四、五至道卿之门，通焉而后已。道卿且乐荐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应铨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为缑氏令。未行，会曼卿与龙图阁直吴学士遵路调兵河东，辟挺之泽州佥署判官。于是泽人刘仲更从挺之受历法，世称刘仲更之历。远出古今，上有扬雄、张衡之所未喻者，实受之挺之。在泽转殿中丞，丁母忧，甫除丧，暴卒于怀州守舍。时友人尹子渐守怀也，实庆历五年二月，子渐哭挺之过哀，感疾不逾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后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侄君翁乞康节表其墓曰：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以道此传，颇能道其出处之详。然康节尝曰："今世知道者，独子及李挺之二人而已。"则此传岂足以尽挺之哉？

东坡公知扬州，梦行山林间，一虎来噬，方惊怖，有紫衣道士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一道士投谒曰："夜出不至惊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汝谓吾不知汝子夜术邪？"道士惶骇而退。《林灵素传》中徽宗神霄梦亦此类。新淦祥符观道士何得一，宣和间游京帅，遇方士陶光国，爱其人物秀整，语之曰："当为办一事始亟归。"无几何，徽宗梦人曰："天上神仙郑化基，地下神仙何得一。"明日命阅祠部帐，得诸新淦籍中，化基其师也。遽命召，时得一方次郢州守貮，礼请以往。既对，上大悦，赐号冲妙大师，主龙德太一宫，旋授丹林郎。制曰：惟上帝休命，诞集朕躬，故宏天飞之旧宫，奉真棋之列御，非得端靖修洁之士，孰与致朕严恭寅畏之意哉？尔植志靡懈，饰履有闻，嘉其积勤，超进仙秩，尚敦而素，毋终堕哉。时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几，中原乱，得一亦归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无他异，侥幸至此。光国，不知何许人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小人之情状，其判然如此。为士者当知所择矣。余亦惧为小人之归也。笔之以自警焉。

"万里銮舆去不还，故宫风物尚依然。四围锦绣山河地，一片云霞洞府天。空有遗愁生落日，可无佳气起非烟。古来国破皆如此，谁念经营二百年。"此毛麾《过龙德故宫》诗也。麾，字牧达，平阳府人，有《平水老人诗集》十卷，行于虏境，榷商或携至中国，余偶得一帙，可观者颇多。《序》称其父当宋大观三年，上舍登第，后中宏词科，季年尝任给事中。按《登科记》，大观三年榜中毛安节者，盖其父。然次年诏改宏词为词学兼茂。终徽宗、钦宗两朝，取词科为郎者，皆无毛姓，必陷虏后事也。

集贤殿修撰，旧多以馆阁久次者为之。有自常僚超授要仕未至从官者亦除修撰，时人遂有冷撰、热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为热撰、右文秘阁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贤，政和五年改。

读《横渠》诗，最爱其一篇云："学易穷源未到时，便将虚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词赋，用即无差问不知。"

胡致堂著《读史管见》，主于讥议秦桧，一开卷可考也。如论耶律德光谕晋祖宜以桑维翰为相，谓维翰虽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虏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尤为深切。致堂，本文定从子，其生也，父母欲不举，文定夫人举而子之，及贵，遭本生之丧，士论有非之者。故汉宣帝立皇考庙，晋出帝封宋王敬儒两章，专以自解，而于汉哀帝谢立定陶后一节，直谓为人后者，不顾私亲，安而行之，犹天性也。吁甚矣。首卷论豫让报仇曰："无所为而为善，虽大学之道不是过。"若致堂者，其亦有所为而著书者欤？然其间确论固不容掩也。

近时后进称前辈之字，人多非之。余谓不然，孔门弟子皆称其师曰仲尼，则岂不可。又有父祖既没，子孙不忍称其字者，亦古之所无。北齐王元景兄弟讳其父之字，颜之推讥之，然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况称其字乎？以情推之，亦未为过。古者以王父字为氏，虽只一字，似未安也。

梁武命袁昂作《书评》，其答启云："奉教遣臣评古今书，臣愚短，岂敢辄量江海，但天旨谤臣斟酌是非，谨品字法如前。"今《淳化法帖》第五卷智果书此一段，谓为梁武帝评书，中兴馆阁书目亦然，误也。其略云："王僧虔书犹如扬州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朔少年，皆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羊欣书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不复排突英贤。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明。殷均书如高丽人，抗浪乃不有意气，而

姿颜自足精味。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尚风轨，然不寒乞。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吴施书如新亭伧父，一往似扬州人共语，语便态出。柳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曹喜书如经论道士，言不可绝。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程旷平书如鸿鹄弄翅，颉颃布置，初云之见白日。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李镇东书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镂。金桓元书如快马八陈，随人屈曲，岂须文谱。范怀约真书有分草书，无功，故知简牍非易。皇象书如韵音绕梁，孤飞独舞。孔琳之书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岩之书如镂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单枝。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师宜官书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鹄书如龙威虎震，剑拔弩张。张伯英书如武帝爱道，凭虚欲仙。卫恒书如插花舞女，援镜笑春。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钟繇书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续之。“僧智永书经气骨清健，大小相杂，如十四五贵胄褊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虞世南如学休粮道士，神意虽清而体气疲困。欧阳询如新痊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颜真卿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卬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如乍富小民，举动屈强，礼节生疏。徐浩如蕴德之人，动容温厚，举止端正，敦尚名节，体气纯白。沈传师如龙游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如，骨法清虚。周越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空健，而锋刃交加。钱易如美丈夫肌体充悦，神气清秀。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漫，多饰繁华。苏舜钦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张友直如宫女插花，媚娇对鉴，端正自然，别有一种娇态。”《唐书·王勃传》载开元中张说与徐坚论近世文章。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阎朝隐如丽服靓妆，燕赵歌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坚问：“今世奈何？”说曰：“韩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则薄滋味。许景先如丰肌腻理，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王翰如琼杯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坚谓笃论。齐道人汤惠休云：“谢灵运诗如芙蓉照水。颜延年诗如错彩缕金。”梁钟嵘云：“范云诗宛转清便，如流风回雪。邱迟诗点缀映媚，如落花在草。”张芸叟评本朝名公诗：“梅圣俞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见之不觉屈膝。石曼卿如饥鹰乍归，迅逸不可言。欧阳永叔如春服乍成，酾酒初熟，登山临水，竟日忘归。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寻绎，不可得矣。苏子瞻如武库乍开，干矛森然，见之不觉令人神慑，子细检点，不能无利钝。郭功父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终日揖逊，适口者少。”刘中叟（次庄）《尘土黄诗序》谓：“乐府自唐以来，杜甫则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则飘扬振激，如游云转石，势不可遏。”今主管广东漕司文字长乐敖器之（陶孙），遂尽取魏晋而下诗人，演而为诗，评曰：“因暇日与弟侄辈评古今诸名人诗。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覆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食露槃，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环妍，要非适用。本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泽。欧公如四瑚八琏，止可施之宗庙。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崄绝为功。山谷如陶宏景祗诏入宫，析埋谈元，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开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杀自妍，不求识赏。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其它作者未易殚陈，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

沈存中《笔谈》载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邻有豪家，曼卿访之，延曼卿饮，群妓十余人各执肴果乐器。一妓酌酒以进，酒罢乐作，群妓执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罢，则分列其左右。京师人谓之软槃。余按：江南李氏宰相孙晟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时人多效之。事见《五代史记·死事传》及马令南《唐书·义儿传》。软槃盖始于此。

三省密院奏事退，覆奏所得旨。周文忠书其本末于《二老堂杂志》甚详。著其略于此。淳熙四年四月甲戌，垂拱殿大参使相曾觌起居退，肩舆归第，直省官贾光祖散、祗候李处和、使臣唐章骑从。已而参政龚茂良奏事毕，驰马入堂，遂踵相蹑。街司促光祖辈避道，光祖辈出语不逊。光祖、处和实隶籍三省密院，茂良大不能平。明日奏其事，上谕觌致谢。又明日，觌以光祖、处和申省施行。上谓茂良先权衡替二人，然后施行。茂良遽下临安府，杖罢。丁丑，上批问：“茂良昨已面谕，何遽也？”自是茂良待罪，求去

不绝。五月甲子，户部郎谢开之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六月丁丑，茂良除资政学士，知镇江府。是日，开之对。壬午，再对。癸未，茂艮落职。放罢。于是觌之姻家韩彦古献议，三省密院旧奏事退，径批圣旨，非是。乞朝退，一一覆奏，禁中详观乃付出，专为此也。上大以为然，自是每事于奏目后用黄纸贴，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则改，留则留，遂以为常。是月末，蜀人张唐卿欲用淮南旧赏改官，赵雄力主之。都承旨王抃执不可，雄乃请改次等，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两资。明日，上谕三省云："若非覆奏，几误推赏，此可为万世法，虽有强臣跋扈不能易也。"七月癸丑，开之又论茂良，遂谪散官，英州安置。国初自范质进拟，已更旧制，至是复创覆奏云。开之名下一字曰然，上一字犯御嫌名，故书其字。

《靖州图经》载其俗，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今湖北多然，谓之鱼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诗》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正指此。盖老杜尝往来荆楚，而此诗则嘉兴鲁氏定为夔门所作。夔亦与湖北相邻故也。注杜诗者皆不及此。《韵语阳秋》云言白小与菜无异，岂复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唐僖宗乾符二年，礼部侍郎崔沆下进士三十人，郑合敬第一。《摭言》载其《宿平康里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注云：楚娘、闰娘妓之尤者。《韵语阳秋》谓为郑谷所作。误矣。

临安有鬻纸者，泽以浆粉之属，使之莹滑，谓之蠲纸。蠲犹洁也。《诗》："吉蠲为喜。"《周礼》："宫人除其不蠲。"名取诸此。又记五代《何泽传》载："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以割股，或既丧而庐墓，以规免州县赋役，户部岁给蠲符不可胜数，而课州县出纸号蠲纸。"蠲纸之名适同，非此之谓也。

唐明宗时，加秦王从荣天下兵马大元帅。有司言元帅或统诸道，或专一，而自前世无天下大元帅之名，其礼无所考按。余按：唐至德初，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天复三年三月，以辉王祚为诸道元帅。其年十二月，敕《国史》所书元帅之任，并以天下为名，乃自近年改为诸道，宜却复为天下兵马元帅。至德距长兴尚远，若天复，则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之知，何其陋邪？元帅之名肇见于《左氏·晋谋元帅》是也。然是时所谓元帅者，中军之将尔，未以官名也。至隋始有行军元帅，唐初有左右元帅、太原道行军元帅、西讨元帅，自此浸多。然天下兵马元帅则始于广平，大元帅则始于从荣。唐末尝以天下兵马元帅授朱全忠，伪吴以天下兵马大元帅授李昪，梁末帝以天下兵马都元帅授钱镠，晋高祖以天下兵马都元帅授钱元瓘，出帝以东南面兵马都元帅授钱宏佐，周又以天下兵马都元帅授钱俶。国初，改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古今当其任者，盖寥寥可数，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应中天之运。初元帅皆亲王为之，廷臣副贰而已，惟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房琯皆尝真除。钱氏继之，全忠自置。昪伪命，不足道也。

岑彭引兵从光武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时公孙述将李育将兵救嚣，守上邽，帝留盖延、耿弇图之，而车驾东归。敕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世言"得陇望蜀"本此。又司马懿为曹操主簿，从讨张鲁，言于操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操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盖用前语也。

晋明帝问王导晋所以得天下，导陈司马懿创业之始及司马昭弑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殊不思牛继马后，晋已绝矣。

古今咏史之作多矣，以经子被之声诗者盖鲜。张横渠始为《解诗》十三章。葛覃曰："葛蔓青长谷鸟迁，女功兴念忆归安。不将贵盛骄门族，容使亲心得尽欢。"卷耳曰："闺阃诚难与国防，默嗟徒御困高冈。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备酒浆。"洪忠宣著《春秋记咏》三十卷，凡六百余篇。《石碏大义灭亲》曰："恶吁及厚笃忠纯，大义无私遂灭亲。后代奸邪残骨肉，屡援斯语陷良臣。"《郑人来渝平》曰："郑人来鲁请渝平，姑欲修和不结盟。使宛归祊乎可验，二家何误作堕成。"张无垢亦有《论语绝句》百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曰："既是文章可得闻，不应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两处分。"《颜子箪瓢》曰："贫即无聊富即骄，回心独尔乐箪瓢。个中得趣无人会，惆怅遗风久寂寥。"近岁尝见《纪孟十诗》，《题张孝祥作于湖》集中无之必依托者，如"争地争城立霸基，焉能一统混华夷。力期行政须求艾，深欲为王愧折枝。缘木求鱼何及计，为丛驱雀失深思。是宜孟氏谆谆诲，不嗜杀人能一之。异端邪说日交驰，圣哲攻之心费辞。深诋并耕排许子，极言二本辟夷之。复明陈仲廉无取，力斥杨朱义不为。寄语外人非好辨，欲令大道日星垂。"又黄次伋者，不知何人，《赋评孟》十九篇，极诋孟子，且及子思，漫纪一、二。首篇《传道八句》云："此道曾参得最真，寥寥千载付何人。所传伋也亦无母，谁觉轲乎唱不臣。忠孝缺来今已久，中庸到此盍惟新。愿言为子为臣者，勿据悠悠纸上尘。"《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一绝云：

"庇民德莫大文王，西伯都来百里强。园囿盘游方七十，斯民何处事耕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若康节先生观《易》、观《书》、观《诗》、观《春秋》四吟，则尽掩众作，"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事，道不虚行只在人。吁嗟四代帝王权，尽入区区一旧编。或让或争三万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业谁能继，汤武功夫世莫传。时既不同人又易，仲尼恶得不潸然。爱君难得似当时，曲尽人情莫若诗。无雅岂明王教化，有风方识国兴衰。知音未若吴公子，润色曾经鲁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后人谁敢更讥非。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无时不战争。灭国伐人惟恐后，寻盟报怨未尝宁。晋齐命令炎如火，文武镃基冷似冰。唯有感麟心一片，万年千载若丹青。"

卷　三

晋简文母郑太后，讳阿春。晋人避其讳，皆以《春秋》为《阳秋》。后传孝武下诏依《阳秋》故事，上尊号孝武母。《李太后传》何澄等议服制，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是也。若《褚裒传》桓彝目之曰有皮里《阳秋》，《荀弈传》张闿、孔愉难弈。驳陈留王出城大谓宋不城周。阳秋所讥，则皆事在郑后之前，晋之史官追改以避之耳。故孙盛辈著书曰《晋阳秋》。近世葛常之待郎（立方）作《诗话》极其该洽，顾名之曰《韵语阳秋》，以今人而为晋讳，不深考也。晋世后讳多矣，独避郑讳为不可晓。然盛又有《魏氏春秋》，习凿齿亦著《汉晋春秋》，司马彪作《九州春秋》，则当时亦不尽避，史官亦不能尽改。盖晋史凡十八家，而唐人修书又出于二十一人之手，岂无同异耶？

世俗称列寺卿曰大卿，诸监曰大监，所以别于少卿监。自国初以寺监寄禄之时已然，相承甚久。然前代但有大鸿胪、大司农、大匠而已。大卿、大监之名殊不典。元魏虽有大宗正卿、大司农卿，隋亦有新都大监，然皆不足证也。独晋人谓著作郎为大著作，《职官志》亦然。今称著作郎曰大著，粗有据依。

元昊寇边，韩忠献驻兵延安。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韩起坐问谁何。曰："某来杀谏议。""谁遣汝来？"曰："张相公。"盖张元也。韩复就枕曰："汝携我首去。"曰："某不忍，愿得谏议金带足矣。"取带而出。明日不复治其事。俄守陴卒报城橹上得金带，乃纳之，明受之变。张忠献自平江起义勤王，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警备严甚。忽有刺客至前，出腰间文书，乃苗刘使来贼公者，赏格甚盛。时左右睡已熟，张遽问："尔欲何为？"对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顺，岂肯为贼用？况侍郎精忠大节，感通神明，某又安忍致害邪？特见备御未至，恐后复有来者，故相报耳。"张下执其手，问其姓名。曰："某粗读书，若言姓名，是徼后利，顾有母在河北，今径归矣。"拂衣而去，超捷若神。翼日张取狱死囚，斩以徇。曰："此刺客也。"私识其人，终身物色，竟不遇。二事颇相似，但受带一节，韩不及张。而前之刺客，亦不可以望后者也。汉梁王使人刺爰盎。刺者至关中，问盎，称之皆不容口。乃见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长者，不忍刺。然后刺者十余曹，备之。"又与张事相类。然爰卒不免，而张竟无他。张公忠臣，爰非真长者，天理为不诬矣。韩事见王彦辅《麈史》，张事具行状。

光逸为门亭长，迎新令至京师。胡母辅之辈语令家，望见彤，奇之。李矩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梁王彤以为牙门，以是知吏从迎送之仪，晋已然矣。《宋书·庾登之传》载其除豫章太守。自临川便道之官，亦云仪迓光赫。又，谢方明自晋陵太守为南郡相，晋陵亦有送故主簿随在西。萧梁时诸镇皆有迎主簿。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谓之"十斋"，释氏之教也。余按《唐会要》，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诏：自今已后，每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钓，永为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斋日及忌日，并不得采捕屠宰，仍永为式。其来尚矣。《九国志》亦载："南唐大臣多蔬食，月为十斋。今断狱律、疏议列此十日，谓之十直日。"

白乐天于浔阳舟中见商妇赋《琵琶行》，其中有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是时此商留家浔阳而远取茶于浮梁。始知浔阳之茶，唐未有也。今其行几遍天下，而浮梁所产反不著。时代推移，而土地所生亦复变迁如此。

《晋书》：王育仕刘渊为太傅；韦忠仕刘聪为镇西大将军；刘敏元仕刘曜为中书侍郎。三人者，皆尝委质于晋矣，而皆谓之忠义。王宏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太康中，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袒服，至褰发于路。顾谓之良吏。王浑妻钟氏，尝夫妇共坐，其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钟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参军者，浑弟沦也。顾谓之烈女，真可发一笑。

邵康节《洛阳春八绝》其一云："四方景好无如洛，一岁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处，又能分付与

闲人。"先鉴堂《朝野遗事》载吕吉甫在赵韩王南园，京师丐人曰风乞儿者，持大扇造吕求诗。吕即书扇上："无人肯作知非乞，没药堪医最是风。求乞害风都占断，算来世上少如公。"吕诗虽戏谑，然句体绝与邵诗相类。

吕居仁舍人尝与汪圣锡尚书论并拜两相，独曾文昭草文肃制为得右相词命之体。乾道间，虞忠肃拜右揆，汪适当制，遂祖其意而为之。余按曾制云：左右置相，以总吾喉舌之司；东西分台，以干我钧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之联，相须而成，缺一不可。乃登次辅，以告大廷。汪制云：朕洪惟国朝之制，并建宰辅之司，应变守文，咸底于道。献可替否，各单厥心。矧予继承，惟日兢惕。懋乃后德，交修繄赖于同寅；扬于王庭，孚号式新于众听。其登次相，以叶旧章。似微不及也。初，韩忠彦拜左仆射，蔡京当制，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请曰："制词合作专任一相，或作分任两相之意。"徽宗曰："专任一相。"翼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复相矣。"已而复召肇草制，拜布右仆射。肇之词盖有为云。

李昊仕于蜀，王衍之亡，为草降表，及孟昶降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余记晋谢澹少历显位，桓元之篡以澹兼太尉，与王谧俱赍册到姑孰。元熙中为光禄大夫，复兼太保，持节奉册禅宋。正堪作对。

汉昭帝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后世称其明。顺帝时张逵辈谮梁商谋废立，帝知其妄，收逵等，杀之，与昭帝相类。洪文敏谓顺帝复以政付梁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为人所称。前燕慕容暐初立。慕容根谮慕容恪、慕容评将谋为乱。暐曰："二公国之亲穆，先帝所托终，应无此，未必非太师将为乱也。"收根等，斩之。可与昭、顺并称。考三君之年，昭帝十四，顺帝二十五，而暐方十一，尤不可及。然其末年，恪既死，母后乱朝，评以黩货干政，不能容慕容垂之勋德，遂为苻秦所灭。与早岁殊不相似，又非顺帝比也。

东蜀杨天惠撰《彰明县附子记》云：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然粳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乡之产，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凡上农夫，岁以善田代，处前期，辄空田一再耕之莳荞麦，若巢縻其中。比苗稍壮，并根叶耨覆土下，复耕如初，乃布种。每亩用牛十耦，用粪五十斛。七寸为垄，五寸为符，终亩为符二十，为垄千二百。垄从符衡，深亦如之。又以其余为沟为涂。春阳坟盈，丁壮毕出，疏整符垄，以需风雨。风雨时过，辄振拂而骈持之。既又挽草为援，以御烜日。其用上力，比它田十倍。然其岁获亦倍称，或过之。凡四乡度用种千斛以上。种出龙安及龙州齐归、木门、青堆、小平者良。其播种，以冬尽十一月止。采撷，以秋尽九月止。其茎类野艾而泽，其叶类地麻而厚，其花紫、叶黄、蕤长苞而圆。盖其实之美恶，视功之勤窳，以故富室之人常美，贫者虽接轸，或不尽然。又七月有采者，谓之早水，拳缩而小，盖附子之未成者。然此物畏恶猥，多不能常熟，或种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实不充，或已酿而腐，或已暴而挛，若有物焉阴为之。故园人将采，常祷于神，或目为药妖云。其酿法，用醯醅安密室，淹覆弥月乃发，以时暴凉，久乃干定。方出酿时，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辄不盈握。故及两者，极难得。盖附子之品有七，实本同而末异，其种之化者为乌头附，乌头而傍生者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为鬲子，又附而长者为天雄，又附而尖者为天佳，又附而上出者为侧子，又附而散生者为漏蓝，皆脉络连贯，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贵故，独专附名，自余不得与焉。凡种一而子六七以上，则其实皆小；种一而子二三，则其实稍大；种一而子特生，则其实特大。此其凡也。附子之形，以蹲坐、正节、角小为上，有节、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伤缺风皱者为下。附子之色，以花白为上，铁色次之，青绿为下。天雄、乌头、天佳，以丰实过握为胜，而漏蓝、侧子，园人以乞弃役夫，不足数也。大率蜀人饵附子者少，惟陕辅、闽、浙宜之。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其上品则皆士大夫求之。盖贵人金多喜奇，故非得大者不厌。然土人有知药者，云小者固难用，要之半两以上皆良，不必及两乃可。此言近之。按《草经》及注载："附子出犍为山谷，及江左山南嵩齐鲁间。"以今考之，皆无有，误矣。又云："春采为乌头，冬采为附子"。大谬。又云："附子，八角者良，其角为侧子。"愈大谬，与余所闻绝异。岂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类耶？以上皆杨说，古《涪志》既删取其略，著于篇。然又云："天雄与附子类同而种殊，附子种近漏蓝，天雄种如香。附子凡种，必取土为槽，作倾邪之势，下广而上狭，置种其间。其生也与附子绝不类，虽物性使然，亦人力有以使之。"此又杨说所未及也。审如《志》言，则附子与天雄非一本矣，杨说失之。《本草图经》与此小异。《广雅》云："奚毒，附子也。一岁为萴（与则同）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盖亦不然。鬲子、天佳、漏蓝三物，《本草》皆不著。张华《博物志》又云："乌头、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采各异也。"

《左氏传》：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汉。太始四年，赵有蛇从郭外入邑，与邑中蛇群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六年而武帝崩。异

哉！然赵敬肃王、彭祖薨于次年，亦其应也。

《玉壶清话》：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丁晋公奏曰："每升三十引。杜甫诗曰：'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子尝因是戏考前代酒价，多无传焉，惟汉昭帝罢榷酤之时，卖酒升四钱，明著于史。刘贡父云："所以限民不得厚射利"。是以《典论》谓孝灵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曹子建乐府"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此三国之时也。然唐诗人率用此语，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白乐天"共把十千酤八斗"。又"软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犹县饮，何况官供不著钱。"崔辅国"与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钱。"郎士元六言绝句"十千提携一斗，远送潇湘故人"，皆不与杜诗合。或谓诗人之言不皆如诗史之可信，然乐天诗最号纪实者，岂酒有美恶价不同欤？抑何其辽绝耶？穆宗朝，王仲舒为江西观察使，时谷数斛易斗酒，尤可怪。杨凝诗"湘阴直与地阴连，此日相逢忆醉年。美酒非如平乐贵，十升不用一千钱。"《岭表录异》云："广州人多好酒，生酒行两面罗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尝酒，盎上白瓷瓯谓之瓿，一瓿三文，不持一钱来去。尝酒致醉者，当垆妪但笑弄而已。"《岭表录异》，唐之书也，今必不然。瓿字不见于字书。《说文》云："瓯瓿谓之瓴，瓴盈之切疑是瓿字，传写之误，或南方俗字自有瓿字，亦不可知。"若梁元帝《长歌行》："当垆擅旨酒，一卮堪十千。"谓之堪，则非真十千也。

谚谓物多为无万数，《汉书·成帝纪》语。

汉成帝诏言：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处土以增高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来甚古。《唐书·方技·杜生传》亦有"客土无气"之语。盖以近世云。

唐太宗时，米斗三钱，后世以为美谈。梁夫监四年，米斛亦三千钱。唐元和六年，天下米斗有直二钱者，人罕称道，然皆不若汉宣帝元康间，尝谷石五钱矣。此古今所无也。东魏元象兴和中谷九钱，可以为次矣。

汉世大率钱重，前所书酒升四钱、谷石五钱，概可推已。元康神爵之间，金城、湟中谷斛亦不过八钱。惟元帝永光二年，岁比不登，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时四方饥馑，朝廷以为忧。而其先初元二年，齐地饥，谷石财三百余，民已多饿死者矣。王莽时，黄金一斤直钱万朱提，善银八两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八两直一千而已。高帝贺吕公绐曰"贺钱万"，吕公大惊，起迎之门。颜师古谓以其钱多，故特礼之。若今世十千，何足惊也。元帝临兽圈，猛兽惊出，冯贵人前当之，帝虽嘉美其义，仅赐钱五万。惠帝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谓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武帝天汉、大始间，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虽数逾惠帝时八倍，然后世正使匮乏极，亦何肯出此令？可见当时钱之艰得也。至成帝鸿嘉中，买爵之价杀而为千钱矣。西都制禄以谷，奉钱皆无所考。仅可知者，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六万，御史大夫月四万，光禄大夫月万二千，司隶校尉月数千，谏大夫月九千二百，秩百石月六百，待诏公车月二百四十，其薄至此。贡禹迁光禄大夫，犹谓家日益富。后汉之制，凡受俸者皆半钱半谷。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钱月九千，不若今世初品官之俸也。洪文惠《隶释》云："汉刻载修庙及表墓人所贡有出钱百者。"熹平四年，济阴太守张宠以二千祠尧，碑遂夸而书之。贡禹被征，卖出百亩以供车马。以今江浙田贾会之，不减二三千缗，车马之费当不至是，则当时田价亦非今比。西都外戚之盛，萌芽于元帝之时，王嘉谓是时赀千万者尚少，他复何言？崔烈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五百万五千缗也，以今助边之数校之，但可得校副尉耳。并发观者一笑。

汉长安有四尉，晋洛阳有六尉。隋改县尉为县正，又为书佐。《新唐书·百官志》注云：唐武德元年，改书佐曰县尉，寻改曰正，畿县上县，正皆四人。七年，改县正复曰尉，然唐《六典》载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奉先、太原、晋阳七县，尉各六人，京兆、河南、太原诸畿县及诸州上县，尉各二人而已。新、旧《唐书》皆从之。《新书》自与注文矛盾，不能定于一也。按李太白作《溧阳濑水贞义女碑》云："县尉广平宋涉、丹阳李济、南朝陈然、清河张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协。"又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亦云："县尉李向、赵济、卢荣等，同德比义，好谋而成。"以此二碑推之，则上县不止两尉明矣。本朝虽赤县无三尉者，盖前代无巡检，今剧县巡检至四、五人，小县亦一、二人。尉虽少，未害也。

熙宁中，华山圮，雨木冰，已而韩魏公薨。王荆公挽词云："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西清诗话》谓用孔子及唐宁王事。宁王事《新书》无之，见于刘耀远《旧史》传中。开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树。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宪见而叹曰："此俗所谓树稼者也。谚曰：'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按汉《天文志》亦曰："今之长老，名木冰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余谓稼，字义不可通，特介声之讹耳。刘向曰："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阳，贵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

也，达官怕之。”谚本此。颜师古注《刘向传》谓今俗呼为“间树”。《齐民要术·黍穄篇》又谓之“谏树”云。

故人杨晋翁（天桂）尝语予，昔为泷水令，初谒郡，时盛暑，德庆林守（会）衣纱公服出延客，谓遐陬僻郡，敢于纵肆，其野如此。后阅初寮《外制集》，有朝散郎刘绎朝见，著纱公服，特降一官。盖政和间又江邻几（休复）《嘉祐杂志》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绯纱公服，为台司所纠。三司使包拯亦衣纱公服，閤门使易之，且诘有何条例。答云不见旧例，只见至尊御此耳。”始知何代无之。然包公未必尔也。

唐慎微，蜀州晋原人。世为医，深于经方，一时知名。元祐间，师李端伯，招之居成都。尝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盛行于世，而艾晟序其书，谓慎微不知何许人。故为表出。蜀今为崇庆府。

世俗谓自辨解曰分疏，颜师古注《爰盎传》不以亲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齐书·祖珽传》：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领军，并与广宁王交结。珽亦见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则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英宗于仁宗为从子，宣仁后于光献为甥。自幼同鞠禁中，会温成有宠，英宗遂还宫邸，宣仁亦归其家。洎温成薨，仁宗竟无子。一日，谓光献曰：“吾夫妇老无子，旧养十三、滔滔各已长立，朕为十三，后为滔滔，主婚使相娶嫁。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也。时宫中谓天子娶妇，皇后嫁女。事具邵伯温《闻见录》。与时按：汉成帝欲与近臣游宴，张安世元孙放以公主子，且开敏得幸。放娶皇后弟许嘉女，上为放供张，赐甲第，充以乘舆、服饰，亦号为天子娶妇、皇后嫁女。又唐中宗时，萧至忠以女妻韦后舅崔从礼子，帝王萧，后主崔，时谓天子嫁女、皇后娶妇。此皆非可与圣世同年而语也。姑记其语之适同而已。

王孝先（曾）谥文正，王子明（旦）谥文贞，避仁庙嫌讳，亦称文正。后来称孝先者多称其封国以为别。子明封魏国，人罕称也。韩参政（亿）谥忠宪，韩魏公谥忠献，字虽不同音则莫辨。此四臣者，皆名臣也。至于赵阅道谥清献，而赵正夫（挺之）谥清宪，则几于珷玞乱美玉矣。

丝竹、管弦，汉《张禹传》语，王右军《兰亭序》承用之。四字，实二物耳。

今职制令，诸县有繁简难易，监司察令之能否，随宜对换，仍不理，遗阙。按薛宣为左冯翊，频阳县比当上郡西河，为数郡凑，多盗贼。其令平陵薛恭，本县孝者，功次稍迁，未尝治民，职不辨。而粟邑县小，辟在山中，民谨朴易治。令钜鹿尹赏，久郡用事吏，为楼烦，长举茂才，迁在粟。宣即以令奏赏与恭换县。二人视事数月，而两县皆治。则汉已著此令矣。近世监司未尝行也。

吾夫子论君子、小人之情状，与时既书之以自警。然邵康节先生诸诗，尤能推广圣人之意，不暇悉载，特取其尤深切著明者一篇，以谂观者。《处身吟》云：“君子处身，宁人负己，己无负人；小人处事，宁己负人，无人负己。”持此诗以观人，君子小人如辨白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君子洁矩之道，小人何足以知之？子贡谓：“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无加诸人足矣，人之加诸我者，安能绝之?”夫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盖未然其言耳。康节又有诗云：“人如负我我何预，我若孤人人有词。”孟子亦谓：“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此亦妄人也已，又何难焉。学者当知此意。

九江琵琶亭，壁间题咏甚多。嘉泰初，撤而新之，俱不复存。时族父石埭府君丞德化，被郡檄督工，独取成都郭宗丞（明复）一诗刻之石，真绝唱也。其诗云：“香山居士头欲白，秋风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管虚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举觞独醉天为家，诗成万象遭梳爬。不等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贾胡老妇儿女语，泪湿青衫如著雨。此公岂作少年梦，与世浮沈聊尔汝。我来后公三百年，浔阳至今无管弦。长安不见遗音寂，依旧匡庐翠扫天。”夏文庄尝有《寄题琵琶亭》二绝云：“流光过眼如车毂，薄宦拘人甚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泣泪满青衫。”近时陈益之待制谦又赋《续琵琶行》有云：“青衫夜半何曾著，引兴参差杂椒糈。”亦皆有新意。《倦游杂录》载史沆尝题诗亭上：“坐上骚人虽有泪，江边寡妇不难欺。若使王涯闻此曲，织罗应过赏花诗。”沆早登进士第，坐事迁谪而死，生平好持人短长，世以凶人目之，故虽古人亦妄肆诋訾云。

近岁，金虏为鞑靼所攻，自燕奔汴，有《南迁录》一编盛行于时。其实伪也。卷首题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郎骑都尉赐绯。张师颜编虏之官制，其于士民，须知独无通直一阶，其伪一也；虏之世宗，以孙原王璟为嗣，储父曰允恭，璟立，追尊允恭为显宗。《录》乃谓璟为允植之子，其伪二也；虏之君臣皆以小字行，然各自有名，粘罕名宗维，兀术名宗弼，《录》乃称忠献王罕，忠烈王术，其伪三也。虏事，中国不能详，然灼知其伪者已如此，而士大夫多信之。

卷　四

班孟坚作《扬雄传》，独载所为文，历官行事顾列于赞中。它传皆不然。韩退之作《刘统军碑》，惟书门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实悉具于铭词，正用此体。近世惟胡忠简作《赵龙学（子潚）墓铭》亦然。志特书世系、葬日而已。

龚遂自渤海征至京师，议曹王生从。遂将入宫，王生从后呼止遂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前，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说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戒臣也"。王生必素知遂不能为此言，然后教之。宣帝必素知遂非长者，然后疑之。然遂始能受王生之言，而又终以实对，是亦长者也已。

西汉两万石君石奋及四子俱二千石，景帝号奋曰"万石君"。冯扬，宣帝时为宏农太守，有八子皆二千石，赵魏间荣之，亦号曰"万石君"。又严延年兄弟五人俱二千石，东海号其母曰"万石严妪"。东汉有"万石秦氏"、唐有"万石张家"。

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吴简皆视详之为图，以传于世。王莽诛翟义之党，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然其说今不传。

广陵所刻《梦溪笔谈》第十八卷《积罽之术》注中：又倍下长得十六当作二十四；并入上长得四十六，当作二十六。士夫知算术者少，故莫辨其误，漫记之。

宋明帝名彧，而其子后废帝名昱。元魏献文名宏，而其子存文名宏，皆声绝相近似，当避也。周厉王名胡，其七世孙僖王名胡，齐尤可怪，周人以讳事神，而犹有此，何欤?

《容斋续笔》云：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庐。"《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压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以上皆洪说。余谓酒令盖始于投壶之礼，虽其制皆不同，而胜饮不胜者则一。后汉贾逵亦尝作酒令，唐世最盛乐天诗，如"筹插红螺椀，觥飞白玉卮。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碧筹攒米椀，红袖拂骰盘。"之句不一不特如洪所云也。本朝欧阳文忠公作九射格，独不别胜负，饮酒者皆出于适，然其说九射之格，其物九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当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鱼居左，而物各有筹，射中其物，则视筹所在而饮之。射者，所以为群居之乐也，而古之君子以争九射之格以为酒，祸起于争，争而为欢不若不争而乐也，故无胜负、无赏罚。中者不为功，则无好胜之矜；不中者无所罚，则无不能之诮。探筹而饮，饮非觥也，无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饮，而屡及者亦不得辞，所以息争也。终日为乐而不耻不争，君子之乐也。探筹之法，一物必为三筹，盖射宾之数多少不常，故多为之筹以备也。凡今宾主之数，九人则人探其一，八人则置其熊筹，不及八人而又少，则人探其一而置其余筹可也。益之以筹，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临时之约，然皆置其熊筹，中则在席皆饮。若一物而再中，则视执筹者饮量之多少而饮，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两筹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饮酾，则敛筹而复探之，筹新而屡变，失中而无情，或适当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欢然为乐而不厌也。周文忠谓《醉翁亭记》云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恐或谓此。古灵陈述古亦尝作酒令，每用纸帖子，其一书司举，其二书秘阁，其三书隐君子，其余书士令。在座默探之，得司举则司贡举，得秘阁则助司举搜寻隐君子进于朝，搜不得，则司举并秘阁自受罚。酒后复增置新格，聘使、馆主各一员，若搜出隐君子，则此二人伴饮，二人直候隐君子出，即时自陈，不待寻问，隐君子未出之前即不得先言，违此二条各倍罚酒。《注》云："聘使，盖赏其能聘贤之义；馆主，兼取其馆伴之义。"唐有昭文馆学士，时人号为馆主。又云秘阁虽同搜访隐君子，或司举不用其言，亦不得争权，或偶失之，即不得以司举不用已言而辞同罚也，然则倍罚。司举秘阁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人发问，如违，先罚一觞，司举、秘阁止得三搜，客满二十人则五搜，余人探得帖子并默然，若妄宣传，罚巨觞。别行令。《古灵集》载潘家山同章衡饮次行令，探得隐君子为章衡，搜出赋诗云："吾闻隐君子，大隐廛市间。道义充诸中，测度非在颜。尧帝神且智，知人亦孔艰。勉哉二秘阁，贤行如高山。"近岁，庐陵李宝之如圭作《汉法酒》云："汉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隶校尉、曰侍中、曰中书令、曰酒泉太守、曰协律都尉。拜司隶校尉者，持节，职举劾，劾及中书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以佞幸湎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则司隶去节；劾及京兆尹，则上爱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别举劾；劾丞相司

直，则司直亦劾之；劾列卿，则列卿自讼廷辩之。罪其不直者，其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听，须先谒而后劾。丞相、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则中书令、酒泉太守皆望风自劾；御史得罪，则惟酒泉太守自司劾。隶以不畏强御，后若有罪，以赎论。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隶；劾及京兆尹者，事虽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书令者，侍中自劾。诸劾、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邮，协律都尉歌以饯之；劾及协律者，下之蚕室，弦歌诗为新声而求幸，又书其后云"右酒令"也。戏用汉制为之。集者止九人，则缺京兆尹，八人则缺侍中，七人则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六人则缺司直。当饮者皆即饮之，或未举饮者，亦可计集者之数以为除官之数。每当饮者，予一算除官，既周，视其算以为饮。齐三算者即饮之，二算者与其算等者决之，一算则留以须后律，令载所不及者比附从事云。今馆阁有《小酒令》一卷，庆历中绵江赵景撰。《饮戏助欢》三卷，元丰中安阳窦諴撰。酒令在焉。《玉籖诗》一卷，皇朝知黔南县黄铸撰。以诗百首为籤，使探得者随文劝酒。铸，字德器，柳州人。《钓鳌图》一卷，不知作者刻本，为鳌鱼之属沉水中，钓之以行劝罚，凡四十类，各有一诗。又有《采殊局》以此类，序称撰人为王公，不知其名，凡三十余类，亦各有一诗。又有《捉卧瓮人格》，皇朝李庭中撰，以毕卓、嵇康、刘伶、阮孚、山简、阮籍、仪狄、颜回、屈原、陶潜、孔融、陶侃、张翰、李白、白乐天为目，盖与陈李之格大同小异，特各更其名耳。《投壶经》，唐上官仪尝奉敕删定，史元道续注，盖采周骃、郝同、梁简文数家之书为之。司马文正公更以新格，旧书为之尽废。晁子止侍郎（公武）《郡斋读书志》又有《木射图》一卷，云唐陆秉撰，为十五笋，以代侯击地球以触之。笋饰以朱墨字，以贵贱之。朱者，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墨者，慢、傲、佞、贪、滥。仁者胜滥者负，而行赏罚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兰亭又皆于游燕之际以赋诗，作赋不成者罚酒。高续古（似孙）《纬略》已详，此不重出。

秦桧之当国，决意讲和，虏俄背盟，秦不知所措。张巨山（嵲）为司勋郎，为代作自解之奏。略曰："伊尹告成汤，德无常师，主善为师。臣前赞议和，今请伐虏，是皆主善为师，如其不济，则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当遵孔圣之训。"秦大喜，擢巨山为右史，而不知所引皆误也。时秘书省寓法慧寺，或大书于门云："周任为孔圣，太甲作成汤。"秦大怒，疑出于馆职，相继斥去。然《史记·殷本纪》载伊尹作《咸有一德》于成汤之时，则司马子长已误矣。蔡邕引"致远恐泥"，《新唐书传》引"以能问于不能"，皆以为孔子之言，亦非。

汉杜延年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当旧位，坐卧皆易其处。元魏任城王澄之子顺，除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上省登阶向榻，见榻甚故，问都令史，答曰："此榻曾经先王坐。"顺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唐薛元超为中书舍人，省中有盘石，其祖道衡为隋内史侍郎时，尝据以草制。元超每见，辙泣然流涕。裴谞五世为河南，谞视事未尝敢当正处。居世官者当如此矣。

晋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时人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今流俗谓大笑为绝倒，非也。

先鉴堂《朝野遗事》云：王文正公（曾）相真宗，吕许公（夷简）为参知政事。仁宗朝。吕为首相，王再入，议论多不合，王求去甚力。一日，上留许公，问所以处王公者，吕皇恐不敢当。上再三问之。曰："王某先朝旧臣，当得使相，或洛或许，惟圣裁。"再问其次。曰："无已，则大资政，或青或郓。"上首肯。吕甚喜，出省与宋宣献（绶）分路，忘相揖。晚，报锁学士院，诸子问皆不答。夜深独语晦叔曰："次辅均劳矣。"明日盛服入朝，则两麻也：吕判许州，王知郓州。仁宗圣断如此。又孔毅父（平仲）《谈苑》云：张邓公、吕许公同作宰相。一日退朝，仁宗独留吕公，问曰："张士逊久在政府，欲与一差遣出去。"吕公曰："士逊出入两朝，亦颇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吕公曰："与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仁宗曰："不亏他否?"吕公曰："圣恩优厚。"吕公既退，张，吕亲姻也，私焉。曰："主上独留公，必是士逊别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吕沈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张亦欣然慰望。是日，张公打屏阁子内物色过半矣。既夕锁院。明日早，张公令院子尽般阁子内物色归家矣。更不趋待漏院，只就审官东院待漏。既入朝，张公惟祗候宣麻，吕公惟准拟押麻耳。忽有堂吏报吕公云："相公知许州。"吕公大惊。于是张公押麻，乃吕公除静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知许州也。与时按：吕夷简、张士逊同相在天圣，明道间，章献后上仙，仁宗始亲政，与夷简谋。枢密使张耆、副使夏竦、范雍、赵稹，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皆章献所任用，悉罢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简独不附太后耶？但多机巧善应变耳。"由是并罢夷简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练州。及宣制，夷简大骇，不知其故。素厚内侍阎文应，使为中词。久之，乃知事由皇后。其后再相，赞成废后之议，实原于此。《谈苑》所载皆不合，且节度使检校太傅而不加平章，亦非使弼。文德殿宣布。惟参政一员押麻。余宰执皆不往，宰相亦不当押麻。其书疑近世不知典故所为，必非孔氏本真。至景祐四年四月，夷简自昭文相罢为检校太师同平章事镇安军节度使判许州，王曾自集贤相罢为尚书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当以《遗事》为正。初，命曾知青州，既

入谢，求改郓州。又仆射典州不当云知，遂贴麻改命绶。时参知政事亦同罢云，第曾初拜相、夷简执政皆在乾兴元年七月，时仁宗已践阼。真宗末年，曾参知政事、夷简知开封府而已，《遗事》谓曾相真宗、夷简参知政事，亦误也。

沈存中《笔谈》云：颍昌阳翟县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谓之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惟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室前有空地丈余即是篱门。杜生不出篱门凡三十年矣。黎阳尉孙轸曾往访之，见其人颇萧洒，自言村民无所能，何为见访？孙问其不出门之因，笑曰："以告者过也。"指门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纳凉，何谓不出门也？但无用于时，无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问其所以为生，曰："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之子娶妇，度所耕不足以赡，乃以田与兄，携妻至此，偶有乡人借此屋，遂居之。惟与人择日又卖□药以具饘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乡人贫，以医自给者甚多，不当更兼其利，自尔择日卖药，一切不为。"又问："常日何所为？"曰："端坐耳，无可为也。"问："颇观书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观书。"问："观何书？"曰："曾有人惠一书册，无题号，其间多说《净名经》，亦不知《净名经》何书也。当时极爱其议论，今亦忘之，并书亦不知所在久矣。"气韵闲旷，言词精简，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问其子何如，曰："村童也，然质性甚淳厚，未尝妄言，未尝嬉游，惟买盐酪则一至邑中，可数其行迹，以待其归，径往径还，未尝傍游一步也。"蔡絛《铁围山丛谈》云：靖康末，有避乱于顺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风裁甚整，即之语，士君子也。怪而问曰："诸君何事挈孥能至是耶？"因语之故。主人曰："乱何自而起乎？"众争为言。主人嗟恻久之，曰："我父乃仁庙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复出，以我所闻，但知有熙宁纪年，亦不知于今几何年矣。"洪文敏《夷坚志》有云：陈元忠少魏，漳州龙溪人，客居南海，尝赴省试过南安，会日暮，趋城尚远，投宿野人家，茅茨数椽，竹树茂密可爱。主翁虽麻衫草履，而举止谈对宛若士人，几案间有文籍散乱，视之皆经子也。陈叩之曰："翁训子读书乎？"曰："种园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问："藏书何用？"曰："偶有之。"因杂以它语。少焉暴风雨作，其二子荷蓑负锄归。大儿可十八九，小儿十四五，倚锄前揖，人物可观，绝不类农家子。翁进豆羹享客，不复共谈，迟明陈别去，至城以事留一日。偶适市，见翁仓惶而行，陈追诘之："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为到此？"曰："吾有急事，不容不出。"问其故，不肯言，固问之，乃大儿于关外粥果失税，为关吏所拘。陈为谒监征，至则已捕送郡。翁与小儿偕诣庭下。长子当杖，翁恳白郡守曰："某老钝无能，全藉其子赡给，若渠不胜杖，则翼日乏食矣，愿以身代之。"小儿曰："大人岂可受杖？某愿代兄。"兄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争不决。小儿来父耳旁语，若将有所请，翁叱之，儿必欲前，郡守颇疑之，呼问所以对。曰："大人元系带职正郎，宣和间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儿狂妄言。"守询诰敕在否？儿曰："见作一束置瓮中，埋于山下。"守立遣吏随儿发收，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谢而释其子。次日枉驾访之，室已虚矣。三事略相似。世之慕纷华、汨利禄、事表暴者，闻其风泚其颡矣。杜生真有道之士。南安翁弃官而晦其迹，亦人所难能。顺昌山中主人避世者耳。南安翁大儿不能保身，几祸其父，其亦有愧于杜生之子矣。

颜之推《家训》云：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陈思王称其父曰家父，母为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风俗，言其祖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齐人，逮今几七百年，称家祖者复纷纷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之称，俗辈多有之，但家公、家母之称名少耳。山简谓"年几三十，不为家公所知。"盖指其父，非祖也。

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仁宗尝御便殿，有二近侍争辩，声闻御前。仁宗召问之，曰：甲言贵贱在命，乙言贵贱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书数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给事有劳推恩。"封秘甚严。先命乙携一往内东门司，约及半道，命甲携一继往。无何，内东门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问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伤甚，莫能行，甲遂先到。与时按：唐张鷟《朝野佥》载魏征为仆射，有二典事之长参。时征方寝，二人窗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职总由此老翁。"一人曰："总由天上。"征闻之，遂作一书遗曰此老翁者，送至侍郎处，云与此人一员好官。其人不知，出门心痛，凭由天者送书。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征怪而问焉，且以实对，乃叹曰："官职禄科由天者，盖不虚也。"二事盖只一事，曾传闻之误耳。圣君、贤相一嚬，一笑，犹当爱之，岂肯激于一夫之言，而轻用庆赏？郑公之事已不足信，而我仁宗皇帝岂为是哉？

开禧丙寅，眉州重修图经，号《江乡志》。末卷《杂记门》云：佛日，大师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苏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荐。尝谓张子韶侍郎曰："老僧东坡后身。"张曰："师笔端有大辨才，非老先生而何？"乡僧可昇在径山为侍郎者亲闻此语。今按杲年谱，盖生于元祐四年己巳，而东坡卒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此时杲已十三岁矣。杲生平尊敬东坡，忌日修供或有之，必无后身之说，可昇之妄也。

封国公者，先小国，次次国，后大国。已至大国者，许于本等内改封，国朝之制也。洪忠宣以子贵，追封邹，徙封卫。乾道三年十二月改封魏矣。至七年四月又再封魏，其诰前衔称赠太师，追封魏国公，余如故。范文穆《行词》略云：“魏，大名也，其命维新。”或谓既不改封他国，何必命词给告他人，未见有重复如此者。然余读许崧老（翰）《外制》，有大礼封赠曾祖，追封杨楚国公赠太师者，逸其姓名。注云：元赠太师，追封杨楚，今再封。制略曰：封兼杨楚，位极公师。虽宠数不可以复加，而申命用昭其无斁。则知已有前比矣。

《后汉·陈宠传》云：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已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又《隋书·牛宏传》云：今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则知正月亦可称十三月。鲁氏自备，但记陈宠一事云。

今世男子初入学，多用五岁或七岁。盖俗有男忌双，女忌只之说，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齐书·李浑弟绘传》：绘，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篇，内外异之，则其来久矣。

陶穀《五代乱纪》载：黄巢遁免后，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笔于《挥麈录》，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度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问，闲凭栏干望落晖。”

齐己《折杨柳词》：“秾低似中陶潜酒，软极如伤宋玉风。”以中酒之中为去声，于义为长。徐邈中圣人《三国志》，既无音，未可悬断为平声也。

“毋持布鼓过雷门”，汉王尊语。师古注：谓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故尊引之也。布鼓谓以布为鼓，故无声。曾文清诗“败鼓无声强自挝，不堪持过阿香家”，似用王语点化，而误以雷门为雷霆之雷。洪文敏《续笔》谓城门名用一字者为雅驯，历举《左氏》、《公羊》诸书所载，亦独遗此。

鲍明远《行路难》首云：“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瑶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黄鲁直《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正用其体。

汉儋耳郡，本朱崖之地，唐为儋州，本朝为昌化军。中国极南之地也。《山海经》：“儋耳之国，在大荒北，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郭景纯注云：“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镂画其耳，亦以放之也。”《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篇亦曰：“东至开梧，南抚多颗，西服寿靡，北怀儋耳。”高诱注云：“北极之国。”又《恃君览》云：“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注云：“北方狄无君者也。”则是极北别有一儋耳。朱崖之名盖晚出云。

古今论天体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动，地主乎静，未有谓地动者也。惟考灵曜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三万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动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觉。”其说独异。

陆放翁《入蜀记》载其入沌后，见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红头须小使头，长年三老莫令错呼错唤。”问：“何谓长年三老？”云：“梢工是也。”长读如长幼之长。乃知老杜“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之语盖如此。因问：“何谓摊钱？”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钱之戏，注云：即摊钱也。则摊钱之为博亦信矣。予以世人读杜诗者，多以长字为平声，故载陆语。

卷　五

《列仙传》：琴高，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余年。后辞入涿水中取龙子，弟子洁斋候于水傍，且设祠屋，果乘赤鲤出祠中，留一月余，复入水去。今宁国府泾县东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之侧，石台高一丈，曰“琴高台”。俗传琴高隐所，有庙存焉。溪中别有一种小鱼，他处所无，俗谓琴高投药滓所化，号“琴高鱼”。岁三月，数十万一日来集，渔者网取，渍以盐而曝之，州县须索无厌，以为苞苴土宜，其来久矣。旧亦入贡，乾道间始罢。前辈多形之赋咏。梅圣俞、王禹玉、欧阳文忠公皆有和梅公仪（挚）《琴高鱼》诗。圣俞诗云：“大鱼人骑上天去，留得小鳞来按觞。吾物吾乡不须念，大官常膳有肥羊。”禹玉诗云：“三月江南花乱开，青溪曲曲水如苔。琴高一去无踪迹，枉是渔人尚见猜。”文忠诗云：“琴高一去不复见，神仙虽有亦何为。溪鳞佳味自可爱，何必虚名务好奇。”圣俞又有《宣州杂诗》二十首，其一云：“古有琴高者，骑鱼上碧天。小鳞随水至，三月满江边。少妇自捞漉，远人无弃捐。凭书不道薄，卖取青铜钱。”圣

俞，宣人也。汪彦章尝赋长篇："百川萃南州，水族何磊砢。其间琴高鱼，初未到楚些。岂堪陪蕤鲜，裁用当淆果。土人私自珍，千里事封裹。遂令四方传，噍嚼亦云颇。俗云琴高生，控鲤宛溪左。灵踪散如烟，遗鬣尚余颗。向来骑鲸人，逸驾尝慕我。不应当时游，反用此幺么。得非效齐谐，怪者记之过。彭越小如钱，踪迹由汉祸。越书载王余，变化更微琐。因知天地间，人莫穷物夥。区区于其中，臆决盖不可。伪真吾何知，且用慰颐朵。"故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诗有云："藉甚宣城郡，风流数贡毛。霜林收鸭脚，春网荐琴高。"蜀人任渊注此诗，不知宣城土地所宜，但引《列仙传》事，直云琴高鲤鱼也。误矣。公仪诗恨未见，汪诗不载集中。

吴虎臣（曾）《漫录》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矮为矮，奋为斋，讼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奀音矮，不长也。闷音稳，坐于门中，稳也。奀音稳，大坐，亦稳也。仆音袅，小儿也。奀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终，人亡绝也。奀音腊，不能举足也。奀音大，大女即姊也。奀音磡，山石之岩窟也。闩音橔，门横关也。他不能悉记。《岭外代答》于此外，又记五字。氽音酋，言人在水上也。氽音魅，言没入水下也。门人和鹹切，言隐身忽出以惊人之声也。奀音胡，言多髭也。砅东敢，切以石，击水之声也。"余按《魏书·江式传》：延昌三年，上表论字体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儿为觀，神虫为蚕，如斯甚众。"又《颜氏家训》载：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乃以百念为忧，言及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乃知俗字何代无之。车同轨，书同文，岂易能哉？与时昔年侍先人官赣之石城，俗字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记忆。唐《君臣正论》载：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为地，千千万万为年，永主久王为证，长正主为圣，一忠为臣，一生为人，一人大吉为君。然尝考之，但埊、乖、恧、王四字合证作鏊，圣作壍，君作薈，皆与正论所言不同。今大理国文书至广右者，犹书国作圀，亦武后所改。又吴主孙休名字四子尝创𩅦（音湾）、𠁅（音迄）、𠮰（音觥）、𣣞（音礥）、𩃙（音莽）、𣇉（音举）、𥁕（音褒）、𤰞（音拥）八字。南汉刘岩自制䶮（音俨）字为名，盖取"飞龙在天"之意云。

《论语》：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古。"注曰：此《诗·小雅》也。只，适也，言此行诚不足以致富，适足以为异耳，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之。《正义》曰：取此诗之异义，以非人之惑也。范氏谓人之不成，德不以富，亦只以行异于野人而已。侯氏谓若其诚不富，只以取异耳。伊川谓此错简，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齐景公字而误也。杨文靖、尹和靖、朱文公皆从之。南轩谓言其诚实之不富，只以自取异云耳。与时按：我行其野之诗，诚作成，取义与此不类，不当迁就以求合。此孟子所谓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者也。尝闻平庵赵先生云：此特因子张之问而答之，学者之学圣人，盖不止此。富者，道盛德至善之谓。常人不能主忠信，不能徙义。爱之者未免欲其生；恶之者未免欲其死。若能反之，诚未可谓之至善，但亦足以异于常人而已。此说最明白。

唐张鷟，自号浮休子，张芸叟盖袭其名。

南唐保大中赐进士谭紫霄号"金门羽客"，事见《庐山记》。祐陵赐林灵素号，用此故事。

彭器资、洪忠宣皆号《鄱阳集》，王岐公、张彦正皆号《华阳集》，杨文公、胡文定皆号《武夷集》，魏仲先、李汉老皆号《草堂集》，谢无逸、俞退翁、傅子骏皆曰《溪堂》，苏子美、张会川、张徽皆曰《沧浪》，李师中、石守道皆曰《徂徕》，晏元献、王荆公皆曰《临川》。它如钱文僖有《伊川集》，邵康节有《伊川击壤集》，而程子又号伊川，朱文公编二程文，题《河南程氏文集》，而尹师鲁先有《河南集》。又吕居仁舍人诗曰《东莱先生诗集》，而从孙太史成公学者，亦尊之曰"东莱先生"，其著述尤多。凡此数者，骤见其名，未免疑混，要皆不若汉魏以来诸文人，但标姓名曰"某人某人集"之为明白洞达也。

《汉书·扬雄传》云：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韩文公《题张十六所居》诗云："端来问奇字，为我讲声形。"然《传》但云学作奇字，不言问奇字，后来相承而用，盖又以韩诗为本。《传》又云：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与前学作奇字，凡隔数十字，了不相涉。而近世文人多云"载酒问字"、"载酒问奇字"之类，不知何所本也。《艺文志》云：萧何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师古曰："古文，谓孔子壁中书，奇字则古文而异者也。"许叔重《说文解字》云：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与颜注合，其后晋卫巨山《四体书势》，元魏江式论书表皆同。然则奇字者，与科斗文字略相似，而

异于小篆，六书之一体耳。今人才见书籍中难字，便谓之奇字，非也。《容斋三笔》摘《周礼》中字如摷、馨、覼、鱻之类，凡数十为一则，题曰《周礼奇字》。且云前贤以为此书出于刘歆，歆尝从杨子云学作奇字，故用以入经，盖亦失于详考。学奇字者，歆之子棻，亦非歆也。

王荆公一日访蒋山元禅师，坐闲谈论，品藻古今。元曰："相公口气逼人，恐著述搜索劳役，心气不正，何不坐禅，体此大事?"又一日，谓元曰："坐禅实不亏人，余数年欲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间已就。"元大笑。事见《宗门武库》。

元魏青州刺史公孙邃卒官。高祖在邺宫为之举哀。青州佐吏疑为所服，诏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大成寥落，可准诸境内之民，为齐衰三月。则知境内之民，旧为刺史制服矣。近世所无也。然河中蒲坂人石文德，自祖父苗以来，凡刺史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朝廷。遂标榜门闾。史官复列之《节义传》，夸而书之，审如《邃传》所言，则文德之事不足为异矣。此又何耶?

《启颜录载》：元魏太府少卿孙绍对灵太后："臣年虽老，臣卿乃少。"于是拜正卿。按《魏书》，亦书此事。然绍自太府少卿迁右将军、太中大夫，非正卿也。孝庄建义初，复除卫尉少卿将军如故，永安中方拜太府卿。

权利所在，小人之所必争，故虽父子之亲，有不恤也。晋会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杨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遂自为杨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而无如之何。其后又加元显录尚书事。先是谢安薨，后道子已录尚书，至是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贵，权势日相轧，轻薄者互煽摇以立门户，由是父子遂为仇敌。攸别赐第，尝诣京，京方与客语，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为切脉状，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有疾乎?"京曰："无之。"攸曰："禁中适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窃窥，得其事，以问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辈欲以吾疾罢我也。"居数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絛钟爱于京，数白徽宗，请杀之。徽宗曰："太师老矣。"不许，但削絛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贻家国之祸，善乎?康节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谓亲，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谓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则父子过路人远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犹或夺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则过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则路人与父子又奚择焉。路人之能相交以义，又何况父子之亲乎?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尧舜亦人也，桀纣亦人也，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异，尔仁因义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岂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欧阳文忠公著《五代史记·梁太祖本纪》，初称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至即位始称皇帝。徐无党注曰：始而称名，既而称爵，既而称帝，渐也。爵至王而后称，著其逼也。末帝而下，讫于汉周，诸帝纪皆然。而《新唐书·本纪》高祖之生即称高祖，太宗方四岁已书太宗，二书出一手，而书法不同如此，未详其旨宜黄。李子经（郛）作《纬文琐语》亦云：唐、五代史书皆公手所修，然义例绝有不同者，一人之作不应相去如此之远，议者谓《唐书》盖不尽出公意。

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也。元魏道武以服寒食散发动，喜怒乖常，遂来弑逆。其子元明可以已矣，而又服此药，不堪万机，旋致夭折。穆宗因击球暴得疾，浸淫以至于崩。其子敬宗亦可以已矣，而听政未逾月，已连日为此戏，自此驰逐不已，宦者怨惧，不三年，而身罹不测之祸。所谓下愚不移者欤。

俗说愚人以八百钱买匹绢，持以染绯，工费凡千二百，而仅有钱四百，于是并举此绢足其数，以偿染工。艾子云：人有徒行将自吕梁托舟趋彭门者，持五十钱造舟师。师曰："凡无赍而独载者，人百钱，汝尚少半，吾不汝载也。"人曰："姑收其半，当为挽縴至彭门，以折其半。"又《夷坚·戊志》载：汪仲嘉（大猷）自言其族人之仆出干，抵暮趑趄呻吟而来。问："何为?"曰："恰在市桥上，有保正引绳缚二十人过，亦执我入其中，我号呼不伏，则以钱五千置我肩上，曰以是倩汝，替我吃县棒。我度不可免，又念经年佣直，不曾顿得五千钱，不可失此，遂免从之。到鄞县，与同缚者皆决杖，乃得脱。"汪曰："所得钱何在?"曰："以谢公吏及杖直之属，仅能给用，向使无此，将更受楚毒，岂能便出哉?"汪笑曰："憨畜产可谓痴人。"仆犹愠曰："官人是何言！同行二十人，岂皆痴耶?"竟不悟。前二事盖寓言，以资笑谑，而后一事乃真有之。

吴虎臣《辨唐异闻集》所载开元中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卢生睡事，谓此吕翁非洞宾也。盖洞宾自序以为吕渭之孙。渭仕德宗朝，今云开元中，则吕翁非洞宾，无可疑者。而或者又以为开元恐是开成字，亦非也。开成虽文宗时，然洞宾此时

未可称翁。本朝《国史》称：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时至陈抟室。若以《国史》证之，止云百余岁，则非开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以此知洞宾乃唐末人。此皆吴说。萧东夫《吕公洞诗》云："复此经过三十年，唯应岩石故依然。城南老树朽为土，檐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初扰扰，指端变化又元元。刀圭乞与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剑仙。"第五句误用吕翁事。又唐逸史、虞卿两县连接有吕生者，居二邑间，为童儿时，畏闻食气，惟食黄精，日觉轻健，耐风寒，见文字及人语率不忘。母及诸妹每劝其食，不从，后以猪脂置酒中强使饮，生方固拒，已嘘吸其气，忽一黄金人长二寸许，自口出，即仆卧困惫，移时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鬓发如漆，至是皓首，恨惋垂泣，再拜别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终。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吕氏乎？

俗谓婚姻之家曰亲家。唐人已有此语，见《萧嵩传》。又有以亲字为去声者，亦有所据。卢纶作《王驸马花烛诗》，有"人主人臣是亲家"之句。

《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氏注云：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揔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义可知矣。即令从之，二女灵达，鉴通无方，尚能以鸟工龙裳救井廪之难，岂当不能自免于风波，而有双沦之患乎？假复如此，《传》曰：生为上公，死为贵神。《礼》五：岳比三公，四渎比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灵神只无缘，当复下降小水，而为夫人也。参伍其义，义既混错，错综其理，理无可据，斯不然矣。原其致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其说最近理，而古今传楚词者未尝及之，书于此，以祛千载之惑。张华《博物志》多出于《山海经》，然末卷载湘夫人事，亦误以为尧女也。

《战国策·旧传·高诱注》残缺疏略，殊不足观，姚令威（宽）补注亦未周尽。独缙云鲍氏（彪）校注为优，虽间有小疵，多不害大体。惟《东、西二周》一节，极其舛谬，深误学者，反不若二氏之说是。然高氏但云东周、成周今洛阳，西周，王城今河南，其说甚略。姚氏特作世系谱，似稍详矣，而亦未备。其指巩为东周，则又未免小误。今世学者但知镐京之为西周，东迁之为东周而已。若敬王之迁成周，固已漫漶。至于两周公之东、西周，则自非熟于考古者，盖茫不知其所以也。此鲍氏之误，所以不得不辨。余故博采载籍，究极本末而论焉。周之先后稷始封于邰，不窋自窜于戎狄，公刘徙居于豳，至于太王，徙居岐周，文王降崇，乃作丰邑，自岐而徙都焉。武王之时，复营镐京而居之。《诗》、《书》称宗周者，指镐京也，迄东迁之前，无所迁徙。然武成云："王来自商，至于丰。"《召诰》序云："成王在丰。"《周官》序云："还归在丰。"《左传》亦曰："康有酆宫之朝。"则虽改邑于镐，而丰宫元不废。盖丰在京兆鄠县，镐在长安县西北十八里，相距才二十五里，往来不为劳也。武王克商之后，尝曰："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盖洛邑居土地之中，宜作天邑。武王既得天下，有都洛之意矣，而未暇及也，先于其地迁九鼎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其地实郏鄏，亦名河南。《洛诰》所谓："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阳者，周公营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其地又在王城之东。《洛诰》所谓："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者也。"《洛诰序》云："周公往营成周，则成周乃东都总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阳，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时会诸侯则虚之，下都则保厘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习见既久，遂独指以为成周矣。按《洛诰》：王祀于新邑。《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则成王固尝居之，然卒驾而西也。宣王中兴，尝一会诸侯于东都。下至幽王，为犬戎所灭。宗周迫近戎狄，平王之立，不得已而东迁都于王城，始奠居焉。自是始有东、西周之名。谓之东者，以别于镐京之为西耳。河南、洛阳未分画也。王子朝之乱，其余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后九十余年，考王弑兄而自立，惧弟揭之议己，遂以王城封之，以续周公之官职，是为西周桓公。此时未有东周，公而称西周者，后人推本而言之也。桓公传威公，威公传惠公，考王十五年，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于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父子同谥），而西周惠公长子自为西周武公。自是周公之国始分东、西，成周为东周，王城复为西周矣。盖自河南桓公续周公之职而秉政，三世益专。所以别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独擅河南之地，不复奉王，且王城、成周皆为东、西周君所有，天子直寄焉耳。东周者，指周王所居之洛阳也，巩，班之采邑也。《世本》曰：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是班秉政于洛阳，而采邑则在巩。前汉《地理志》曰：巩，东周所居。姚令威用其说，非也。赧王时，东、西周分治。王复徙都西周，至五十九

年，秦昭王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盖权移于下，其极乃至于尽献其邑于它人，亦不出于天子之命矣。是年赧王卒，其国先绝，西周武公亦卒，秦迁西周公于𢘿狐，实武公之子公子咎者。而东周惠公之后，亦尚能一传。后七岁，秦庄襄王尽灭东、西周，周始不祀，大略如此。《战国策》之西周，即揭之西周，《战国策》之东周，即班之东周。西周建国在东周之前，而《旧书》跻东周于西周之上，为失其次。鲍氏正之是矣，但其说曰："西周正统也，不可以后于东周。"其注"韩使人让周"，则曰："此时，周之命已不行于诸侯矣。"其注"周君谋主也"，则曰："犹为天子故。"它如此类不一，又尽以西周之策，分系之安、赧二王。盖直以西周为天子，而不知实桓、威诸公之事也。余尝反覆考之东、西二周之策，皆曰周君。周君之自谓，必曰小国、曰寡人，皆当世诸侯之称。其间或及周王，则直称王，或称天子，非不明白。鲍氏乃比而一之，可乎？原其致误之由，盖亦有说。温人之辞云："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周君天下者，言周王之君天下也。鲍必误以为周君有天下矣。又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为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是时周王未徙西周，故天子之国者，谓敬王故都也。鲍必愈疑西周君即天子矣，不特此也。周王、周公国号既同，《史记》不为二周公立世家，而混书其事于《周纪》。宋忠注：周君赧王卒。又不知周君与赧王此年俱卒。但见二者连文，遂谓赧王卒，谥西周武公。小司马张守节辈皆能辨之，然世多承其误，虽如司马文正公亦不能免。《通鉴》直以奔秦献邑者为赧王。《稽古录》中复误以西周桓公为东周，无责乎鲍也！《东周策》首章书秦临周求鼎事，鼎实在西不在东也。岂周王在东，故东周君犹能挟天子以制命欤？不然，错简也。注家皆无发明者，因并及之。

曾文清《访戴图》诗："小艇相从本不期，剡中雪月并明时。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近岁豫章来子仪亦赋此诗："四山摇玉夜光浮，一舸玻璃凝不流。若使过门相见了，千年风致一时休。"末句实祖文清之意。

俗谚"洗脚上船"，语见《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吴录》曰：孙权欲作濡须坞，诸将皆曰："上岸击贼，洗足上船，何用坞为？"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

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执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迈同对，因论高宗谥号。孝宗圣谕云太上时，有老中官云："太上临生，徽宗尝梦吴越钱王引徽宗御衣云：'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终须还我山河，待教第三子来。'"迈又记其父皓在虏买一妾，东平人，偕其母来，母曾在明节皇后阁中，能言显仁皇后初生太上时，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寝而生太上，武肃即镠也，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卜都于此，亦不偶然。张淏《云谷杂纪》仅载其略，且不记其语之所自得，独周必《大思陵录》备载其详如此。上所谕钱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演也，终团练使。

卷　六

路德延处朱友谦幕府，作《孩儿诗》五十韵以讥友谦。本朝张师锡追次其韵，赋《老儿诗》一篇。二诗曲尽老幼之情状。张诗用韵安帖，不类次韵者，尤为难能。今两录之。《孩儿诗》曰："情态任天然，桃红两颊鲜。乍行人共看，初语客多怜。臂膊肥如瓠，肌肤软胜绵。长头才覆额，分角渐垂肩。散诞无尘虑，逍遥占地仙。排衙朱阁上，喝道画堂前。合调歌杨柳，齐声踏采莲。走堤冲细雨，奔巷趁轻烟。嫩竹乘为马，新蒲掉作鞭。莺鸰金镞系，猧子彩丝牵。拥鹤归晴岛，驱鹅入暖泉。杨花争弄雪，榆叶共收钱。锡镜当胸挂，银珠对耳悬。头依苍鹘裹，袖学柘枝揎。酒滞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频邀寿花插，时乞绣针穿。宝箧拿红豆，妆奁拾翠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毡。展画趋三圣，开屏笑七贤。贮怀青杏小，垂额绿荷圆。惊滴沾罗泪，娇流污锦涎。倦书饶娅姹，憎药巧迁延。弄帐莺绡映，藏衾凤绮缠。指敲迎使鼓，箸拨赛神弦。帘拂鱼钩动，筝推雁柱偏。棋盘添路画，笛管欠声镌。恼客初酣睡，惊僧半入禅。寻蛛穷屋瓦，探雀遍楼椽。抛果忙开口，藏钩乱出拳。夜分围榾柮，朝聚打秋千。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互夸轮水碓，相教放风旋。旗小裁红绢，书幽截碧笺。远铺张鸽网，低控射蝇弦。吉语时时道，谣调处处传。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斗草当春迳，争球出晚田。柳傍慵独坐，花底困横眠。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傍枝拈粉蝶，隈树捉鸣蝉。平岛夸跻上，层崖逞捷缘。嫩苔车迹小，深雪屐痕全。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蚁窠寻迳断，蜂穴绕阶填。樵唱回深岭，牛歌下远川。枭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险砌高台石，危跳峻塔砖。忽升邻舍树，偷上后池船。项橐称师日，甘罗作相年。明时方在德，劝尔戒狂颠。"《老儿诗》曰："鬓发尽皤然，眉分白雪鲜。绸遮延客话，伛偻抱孙怜。无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绵。假温衾拥背，借力杖撑肩。貌比三峰客，年过四皓仙。唤方离枕上，扶始到门前。每爱烹山茗，常嫌钉石莲。耳聋如塞纩，眼暗似笼烟。宴坐羸凭几，乘骑困弹鞭。头摇如转旋，唇动若抽牵。骨冷愁离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将就木，囊橐尚贪钱。胶睫乾眵缀，粘髭冷涕悬。披裘腰懒系，濯手袖慵揎。抬举衣频换，扶持药屡煎。坐多茵易破，行步履难穿。喜婢裁裙布，嗔

妻买粉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铺毡。琴听怜三乐，图张笑七贤。看嫌经字小，敲喜磬声圆。食罢羹流袂，杯余酒带涎。乐来须遣罢，医到久相延。裹帽纵横掠，梳头取次缠。长吁思往事，多感听哀弦。气注腰还重，风牵口更偏。墓松先遣种，志石预教镌。客到唯求药，僧来忽问禅。养茶悬灶壁，曝艾晒檐椽。怒仆空瞠眼，嗔童漫握拳。心惊嫌蹴踘，脚软怕秋千。局缩同寒狖，堆厖似饱鸢。观瞻多目眩，举动即头旋。女嫁求红烛，男婚乞彩笺。已闻颁几杖，宁更佩韦弦。宾客身非与（去），儿孙事已传。养和屏作伴，如意拂相连。久弃登山屐，惟存负郭田。呻吟朝不乐，展转夜无眠。呼稚临床畔，看书就枕边。冷疑怀贮水，虚讶耳闻蝉。束帛非无分，安车信有缘。伏生甘坐末，绛老让行先。拘急将风夜，昏沈欲雨天。鸡皮尘屡积，龀齿食频填。每忆居郎署，常思钓渭川。喜逢迎佛会，羞赴赏花筵。径狭容移槛，阶危索减砖。好生焚鸟网，恶杀拆鱼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长思当弱冠，悔不胜狂颠。”书毕，回思少小嬉戏之时，恍如昨日，今年逾五十，骎骎将入《老儿诗》之境矣，读之亦可以自警云。前诗第四十二韵押“全”字，后诗乃押“先”字，恐误。又“养和屏作伴”，“屏”字可疑。

寓言以贻训诫，若柳子厚三戒鞭贾之类，颇似以文为戏，然亦不无补于世道。吾阅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东方智士说》、萧东夫（德藻）《吴五百》是也。朱之文曰：东方有人自号“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圣贤与当世公卿、长者，皆摘其短阙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终岁不免饥冻。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国中，车马奴婢钟鼓帷帐惟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语之曰：“吾将远游，今以居第贷子，凡室中金宝、资生之具无乏，皆听子用不计，期年还，则归我。”富人登车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仆、妓妾罗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听命。号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观居第，富实伟丽过王者，喜甚。忽更衣东走圃，仰视其舍卑狭，俯阅其基湫隘，心郁然不乐。召纲纪仆让之曰：“此第高广，而圃不称。”仆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彻旧营新，狭者广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当寒暑，如此以蔽雨风。”既藻其棁，又丹其楹，至于聚筹积灰，扇蝇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当，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执斤帚，与役夫杂作，手足疮茧，头蓬面垢，昼夜废眠食，切切焉惟恐圃之未美也。不觉阅岁，成未落也。忽阍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仓皇弃帚而趋，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劳之曰：“子居吾第，乐乎？”智士怃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圃是务，初不知堂中之温密，别馆之虚凉，北树之风，南楼之月，西园花竹之胜。吾未尝经目后房歌舞之妙，吾未尝举觞、虫网瑟琴、尘栖钟鼎，不知岁月之及子复归而吾当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还于故庐，且悲且叹，悒悒而死。市南宜僚闻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奚笑哉？世之治圃者多矣。子奚笑哉？”萧之文曰：吴名蠹南兰陵为寓言靳之曰“淮右浮屠客”。吴日饮于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者皆避。市卒以闻吴牧，牧录而械之，为符移授五百，使护而返之淮右。五百诟浮屠曰：“狂髡坐尔，乃有千里役吾，且尔苦也。”每未晨蹴之，即道执扑驱其后，不得休，夜则絷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间金，市斗酒，夜醉五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絷焉。颓壁而逃。明日，日既昳，五百乃醒，寂不见浮屠，顾壁已颓。曰：“嘻！其遁矣。”既而视其身之衣则墨，惊循其首则不发，又械且絷，不能出户。大呼逆旅中曰：“狂髡故在此，独失我耳。”客每见吴人辄道此，吴人亦自笑也。千岩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我者，岂独吴人五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为荣悴有加损焉者也。所寄以见荣悴，乃皆外物，非所谓傥来者耶。曩悴而今荣，傥来集其身者日以盛，而顾揖步趋，亦日随所寄而改，曩与之处者，今视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视，亦殆非复故我也，是其与吴五百果有间否哉？”吾故人，或骎骎华要，当书此遗之。二文，朱尤属意高远，世之人不能穷理尽性，以至于圣贤之乐地，而区区驰逐末务以终其身者，皆东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惧夫流而至于此也。读之竦然，为之汗下。

饶德操祝发后，有与胡少汲（直儒）小简云：“如璧再启，少汲器博望重，虽欲与官职，辞而官职迫之不置。然安时听命可也。时命之来，亦非己力所能胜，己力所能胜亦不可不胜者，独声色一事耳。大抵官职移人，如酒渐多则难制，方饮酒时，若座有所畏者，自非狂夫，则酒虽多，不至于犯礼。少汲天资近道，如楞严圆觉维摩，宜少汲所甚畏者，不可令去几案间。庶几濯优昙于烈火也。渐贵矣，恐渐不闻此语，而我渐不敢作此语，亦恐渐不喜此语。及此，时汲汲早献林下之芹，止如是耳。

曾端伯（慥）以所编《百家诗选》遗孙仲益。仲益复书云：蒙驰赐《百家新选》一集，发函开读，每得所未闻，则拊髀爵跃，读之惟恐尽也。欧阳公《集古录》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强，如好之而无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兴二百年，宗工巨儒、骚人墨客、专门名家、大篇短章，或脍炙士大夫之口，或沦废于兵火。几亡而仅存，蒐揽亦略尽矣。而《诗引》所载，多者数百言，少者数十言，其人出处大致词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风绝尘，师表一世，放臣逐客兴微托远，属思千里，与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词、群嘲聚讪戏笑之谈，靡不毕载。《集古录》又云：惟世之所贪者，无欲于其中，然后能一其所好，岂不信矣。夫觌窃读诸引之后，其诗旧所见，不复读。读未见者，每遇佳处，或一再

读，或三复而不能休。不谓投老残年获睹奇胜，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觌学迂才下，为世畸人，区区小技，如腊鼠然，不敢出郑国尺寸之地。比读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绝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此语一出，天下遂以为口实。南丰作《李白诗引》，以为闳肆瑰玮，非近世骚人所可及，而连类引义中法度者寡。荆公屡称郭功父诗，而南丰不谓然，功父疑之。荆公曰："岂非子固以谓功父天才超逸，更当约以古诗之法乎?"南丰论诗如此，如《兵间》一诗，指徐德占《论交》一诗，指吕吉甫又有《黄金》、《颜杨》诸诗，皆卓然有济世之用。而世人便谓不能诗觌，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诗》："人言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雪诗》："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实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世人传诵，然非佳句。公诗至知制诰乃尽善。归蒋山乃造精绝，其后《再送李璋下第》、《和吴冲卿雪诗》比少作如天渊相绝矣。白公诗所谓辞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潜晚喜白公诗。信矣。如所料也。东坡论陶诗，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说密，中边皆甜，若中与边皆枯淡，亦何用?陶诗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实美也。公谓徐师川晚年务造平淡，终不如少年精而巧。盖平淡不可为，水落石出，自见涯涘，非积学之至不能到也。吕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陈无已本学杜子美，后受知于曾南丰，自言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非其派也。靖康末，吕舜徒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佛舍，极口诟骂其翁于广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语，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师川固当不平，然惠洪伪作鲁直赠诗云："气爽绝类徐师川。"师川喜以为是，不免与惠洪为类。此又不可晓者。《冷斋夜话》载：秀老一事，觌在江西时，恶其狂诞无稽，坐客皆怃，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答骂为辱。东坡《橄榄诗》云："已输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为樱桃。又有俗子假东坡名注杜诗云："金城土酥静"，如练为芦菔根者。东坡《地黄诗》云："崖蜜助甘冷，山姜发芳辛。"制地黄法，当用姜与蜜，而用樱桃，可乎?黄师是守泗时，以酥酒遗东坡，答诗云："关右土酥黄似酒，扬州云液却如酥。"谓土酥为芦菔根，可乎?公著论斥其妄，良有益于后人耳目也。觌每观公叙诸诗，词句温丽，纪次详实，尊贤乐善，得诗人本意，叹仰之余，又见曾存之、晁无咎。□明略诸公已推重于幼学之初，而一时名胜皆其俦匹，然后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宠、米元晖。殆是子美诗中黄四娘者耶，然元宠诗殊有可观。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红窗回》矣，聊发千里一笑。觌自拜赐，凡六日读尽所著五十九卷，与《拾遗诗话》一卷，而后修书拜送使者，尚当细读别具记。仲益此书，发明甚多，今人遗以书籍，安肯即读，虽读，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辈之风，何可多得?元宠名组，尝《赋红窗回》百余篇，皆嘲谑之词，故掩其文名。世传俚语谓假儒不识字者，以论语授徒，读"郁郁乎文哉，都都平丈我。"《诗选》载元宠题梁仲叙所藏陈坦画村教学诗云："此老方扪虱，众雏亦附火，想见文字间，都都平丈我。"仲益故云：端伯观诗有《百家诗选》，观词有《乐府雅词》，稗官小说则有《类说》，至于神仙之学亦有《道枢十钜编》。盖矜多炫博，欲示其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为知。《诗选》云：取殊未精当，前辈多议之。仲益所称南丰《兵间》、《论交》、《黄金》、《颜杨》诸篇，及苏黄门四字诗，无一在选中者，而反录《都都平丈我》。司答书及此，亦因以箴之也。

颜渊、子夏为地下修文郎，陶宏景为蓬莱都水监，马周为素雪宫仙官，李长吉记白玉楼，其说荒唐，不可究诘，然近世此类甚多，见于传记，班班可考。大抵名人才士，间钟异禀世不多得，使无神仙则已，设或有之，非斯人之徒，其孰能当之?第怪神之事，圣人不语，六合之外，存之可也。石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仙也，所主者芙蓉城。"庆历中，有朝士晨赴起居，道见美妇三十余行前，丁观文（度）按辔继之而去，朝士问之，最后一人答曰："诸女御迎芙蓉馆主也。"时丁在告，顷之闻其卒。右侍禁孙勉监元城埽，有巨鼋穴一埽下，埽多垫陷，伺其出，射杀之。后昼卧，梦吏来逮，行若百里，见道左宫阙甚壮，问吏何所，曰："紫府真人宫也。""真人为谁?"曰："韩忠献也。"勉私念乃韩公故吏，祝门吏入见之，望韩公坐殿上，衣冠若神仙，侍立皆碧衣童子。勉再拜以情祷焉，公遣之归，遂寤。王平甫，熙宁癸丑，直宿崇文馆，梦有人邀至海上，见海中宫殿甚盛，其间作乐，题其宫曰"灵芝宫"，邀者欲与俱往，一人隔水止之曰："时未至，且令去，它日当迎之。"恍然梦觉，时禁中已钟鸣。平甫颇自负，为诗记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来夜半时。"后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讯之曰："君尝梦往灵芝宫，信然乎?当以兆我。"是夕，暮奠若有声音接于人者。其家复卜以钱，卜曰："然。"吕献可在安州，一日坐小轩，因合目，见碧衣童云："玉帝南游炎州，召子随行，纠正群仙。炎州苦热，赐子清凉丹一粒。"吕拜而吞之，若冰雪然，自知不久于世。后朱明复见吕跨玉角青鹿于湘江道中，金甲吏从数百人。刘景文知忻州，一日谓一曹掾曰："天帝召君，吾且继往。"未几，掾无疾而逝，景文亦继亡。经夕蹶然而苏，索笔作三诗，有"中宫在天半，其上乃吾家"及"仙都非世间，天神绕楼殿"等语。黄伯思，字长睿，邵武人，自称云林子，尚书右丞相履之孙，登进士第，仕至秘书郎，博学能文，好仙佛之说。政

和七年，在京师梦人告："子非久在人间，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明年二月，果卒。李伯纪铭其墓略曰："玉楼成，上帝有诏，往司文翰，脱履尘滓。"盖纪此事。陈伯修（师锡），宣和三年寓居京口，自称闲适先生。一日昼寝，梦至帝所，如人间上殿之仪。帝曰："卿平生所上章疏，可叙录进呈。"一天官引至廊庑间，帷帐甚设，几上有笔墨、砚石，皆精妙可玩，傍有大帙，用青绫装饰，信手运笔，捷疾如神，畴昔所上者不遗一字。帝批览再三，睟颜甚喜，谕旨曰："已于第六等授卿官。"即下殿谢恩，闻金钟玉磬之声，竞作乃寤。以告其子，且云："丰相之临终，得梦亦如是。"俄命驾，遍别知旧，白府丐致仕。夜过半，命其子举左足压右足，手结弥陁印，端坐而绝。后七日，一僧云夜宿瓜州，梦官人服银绯跨马，导从数十，履江水如平地。心异之，问："为谁从者?"曰："陈殿院赴召也。"黄冕仲挽诗，有"凌波应作水中仙"之句。张子诏云："不须更草玉楼赋，已作神仙第六人。"皆谓此。李庄简南迁，其子孟博卒于琼州。先是数月，孟博梦至一所，海山空阔，楼观特起，云霄间有轩，榜曰"空明"。先世诸父环坐其中，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临终，云气起于寝，冠服宛然自云中苒苒升举。琼人悉见之。孟博苦学有文。绍兴五年，进士第三人及第，庄简有诗悼之云："脱屣尘寰委蜕蝉，真形渺渺驾非烟。丹台路杳无归日，白玉楼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飞仙。恩深父子情难割，泪滴千行到九泉。"朱希真《梦记略》云：绍兴戊寅除夜，体中不佳，三更方得睡，至一山馆，与一客行至门外，望山下一居舍甚潇洒，客指曰："此某人居也，盍往访之?"乃同至其家，柴扉茅舍，门前张一画图，作一仙人乘云腾空，下临海山，唐人画也。俄而主人出，竹冠草履，握手大笑，如旧相识，引入，至一小阁，又进登一阁，稍大，阁中皆陈列法书、图画。大阁北壁，盖其人自画山林岩石、隐逸之趣，其上作云烟出没、浓淡云中，隐隐有章草细字可读。云："吾初东游至黄河，向河再拜，饮河水一杯而渡，至某处见某人授《易》《书》，某处见某人授种莳法，至某处见某人授酒法，乃归。复至黄河，复再拜饮河水一杯欲渡，大风河浪汹涌，众不敢登舟，予独乱流而济，至家，始营小阁，日与客饮酒，阁破二作三间，酒器用铁铛、木杓、磁杯，已而少有余，复建大阁，它日又有余，复买银作铛杯，无日不留客，客必剧饮，饮必醉，醉必睡，或数日不醒也。"此后字杂云烟不可读矣。与予语，极朴质，间及道理，则元妙高远，其人风姿盖神仙真人之流。独与予慷慨剧谈，坐间先有数客，不复与语，予亦连酌数杯，酒味非人间曲蘖可及。欢饮方狎，忽惊起，索灯火，目想心思，纵笔为记。次日己卯岁旦，子孙环侍，朱出此记示之，且云："所游甚乐，悔不便为住计。"后八日，又自云："好去！好去！自有快乐。"三更初，端坐启手足，神色不乱，寂然而逝。七日方敛，举体柔软，气貌如生。韩公事见刘斧《青琐高议》，吕公事见斧《翰府名谈》，斧著书多诞妄，故观者例不敢信。石、丁二事，东坡《芙蓉城》诗已用之，灵芝宫，东坡亦记其事，若刘、若黄、若陈、若李、若朱，则又耳目相接，皆可信不诬。唐白乐天亦有诗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龛虚一室，多传此待乐天来。"《夷坚·乙志》又载：方朝散为玉华侍郎。事甚详。方之名不著于世，故不录。《真诰》、《丹台录》诸书所载，如武王发为北斗君，召公奭为南明公，贾谊为西门都禁郎，温太真为监海开国伯，魏武帝为北君太傅，孔文举为后中卫大将军，陶侃为西河侯，秦始皇为北帝上相，周公旦为北帝师伯，夷叔齐为九天仆射，墨翟为太极仙卿，庄周为太元博士，孔子为元宫仙之类，凡数十人，不可悉书。古今圣贤几无遗者，岂尽如其说乎?

富郑公奉使契丹，虏主言欲举兵。公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群臣争劝举兵者，此皆其自谋，非国计也。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是时语录传于四方。苏明允读至此曰："此一段议论，古人有之否?"东坡未十岁，在傍对曰："记得严安上书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子长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为然。洪文敏又记魏太武时，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先其未发逆击之，魏公卿皆以为当。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其论亦然。余谓：严、崔之说，皆陈于其君，非若富公以和战利害，别白于异域而能见听。独唐郑元璹使突厥，谓颉利曰："今掠资财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岂若仆旗接好，则金玉重币一归可汗?"颉利当其言。时自将攻太原，遽引还，正与富公之事合。文敏偶忘之，何耶？然富公岂蹈袭它人之语者？盖理之所在，古今所同，推诚以告之，虽蛮貊之邦行矣。

《容斋五笔》载饶州庆元四年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皆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欲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岂非昔人立法之初，所谓旱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

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说。余按《北史·房勇传》：山西霜俭运，山东租输皆令实载，违者罪之。唐马周奏疏云：往贞观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无谤讟也。"《北齐书》、《隋书》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中世方不然，又知其名为霜俭霜旱，有能援以言上，圣明之朝当无不从也。

后汉以六曹、尚书、并令仆为八座。魏以五曹、尚书、二仆、一令为八座。唐太宗尝历尚书令，人臣不敢居此官职。林犹谓：唐与隋同窦苹。《新唐书·音训》则谓唐以两仆射、六尚书为八座。高承《事物纪原》又谓：隋唐至今令仆射为宰相，故六尚书及左右丞为八座。未知孰是。

《青箱杂记》载李泰伯一绝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识者曰："此诗意有重重障碍，李君其不偶乎?"后果如其言。吾族人紫芝（师秀）亦尝赋一绝云："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芜。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气象略相似，仅脱选而卒。何月湖尚书少时登高峰坛，有"天近风转清，地高日难晚"之句。林黄中侍郎见之，即知其异日必贵且寿。视前二诗不侔矣。

卷　七

汉文帝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章帝命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邓骘为仪同三司。本此，后世遂又有开府仪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时，屡兴大狱，多以刑部尚书、御史台、大理寺杂案，谓之三司，其后有大狱，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时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别，皆事毕罢。盐铁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户部者矣，然未总命一使，亦未谓之三司也。后唐同光中，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钱物并委租庸使管辖，踵梁之旧制。长兴元年，罢租庸使，额分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其年始以前许州节度使张延朗行兵部尚书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国朝因之。元丰官制行，始罢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读史未熟者，多疑惧，故别之。

北齐源师摄祠部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云："此是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谓真龙。"肱，北人，不知书，何足责。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赋阿房，意远而辞丽，吴武陵至以王佐誉之。后世称诵不绝。然有云"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既以桥比龙，则是以龙见为真龙矣。牧之赋与秦事抵牾者极多。如阿房广袤仅百里，牧谓"覆压三百余里"。始皇立十七年始灭韩，至二十六年尽并六国，则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国子女也。牧乃谓"王子王孙辇来于秦，为秦宫人，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阿房终始皇之世，未尝讫役，工徒之多至数万人。二世取之以供骊山。周章军至戏，又取以充战士，歌台舞榭元未落成，宫人未尝得居。秦《本纪》所谓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者，谓渭北宫宇，非阿房也。牧顾有"妆镜晓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书（大昌）雍录》皆尝辨之，故不详及。独"未雩何龙"之语，不免与高阿那肱为类，尤可怪也。洪《驹父诗话》载鲍钦止之说，谓古本作"未云何龙"，然未知何所据。

知钦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天下传以为异，谓载籍以来未之见。余记《卢氏杂说》：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且臊，争堪吃?"《五代史》：苌从简家世屠羊，从简仕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尝历河阳、忠武、武宁诸镇，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九国志》：吴将高沣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備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以楷椟贮其骨，弃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斩于洛阳市，则知近世亦有之。若盗跖及唐之朱粲，则在所不足论也。

吴传朋（说）出己意作"游丝书"，世谓前代无存。然《唐书·文艺传》吕向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绵书"，疑即此体也。

世人疟疾将作，谓可避之它所，闾巷不经之说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辅国授谪制，时力士方逃疟功臣阁下。杜子美诗"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靦屡鲜妆。"则不特避之，而复涂抹其面矣。

享有体荐，宴有折俎。体荐，谓半解其体，荐而之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肴干而不食，所以训其俭，亦谓之房烝，即《聘义》所谓"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肉干人饥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谓体解节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谓之淆烝。若禘祭宗庙、郊祭天地，全其牲体而升于俎，则谓之全烝。今人会客，于淆核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

饪，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之物。近于古之体荐者，而举世呼为折俎，正与《左传》、《国语》本文背驰然。今人误用古语者极多，不独此也。

沈约《宋书·礼志》云：汉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祇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隶释》、《隶续》诸书：益州太守高颐碑立于建安十四年，绥民校尉熊君碑立于建安二十一年，横海将军吕君碑立于魏文帝黄初二年，庐江太守范式碑立于明帝青龙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后，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于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约又谓晋武帝咸宁四年诏：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听立顾荣碑，禁遂渐弛。义熙中裴松之复议禁断，亦不然。太康四年，郑烈碑距咸宁之诏方五载。此后云南太守碑、彭祈碑、陈先生碑、裴权碑、向凯碑、成公重墓刻之类，续续不绝，岂虽有此禁，而皆不能尽绝欤？欧阳公父子、赵德夫、洪文惠诸公议论不到，此何邪？天下碑录又有数碑。洪文惠谓碑录不可尽信，故不著。

《宋书·后妃传》：文帝袁后母王夫人，当孝武时，追赠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今新淦无此乡名，漫书之，或可为它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烦"，《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有此语。

谢景仁居宇净丽，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则不然，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洁，相反如此。

汉建安二十四年，吴将吕蒙病，孙权命道士于星辰下为请命醮之法，当本于此。顾况诗"飞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鹄诗"萝磴静攀云共过，雪坛当醮月孤明"。李商隐诗"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赵嘏诗"春生药圃芝犹短，夜醮斋坛鹤未回"。醮之礼，至唐盛矣。隋炀帝诗"回步回三洞，清心礼七真"。马戴诗"三更礼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诗"符咒风雷恶，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陈羽《步虚词》云："汉武清斋读鼎书，内官扶上画云车。坛上月明宫殿闭，仰看星斗礼空虚。"汉武帝时已如此。此高氏《纬略》所纪。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请祷。自古有之，后世之醮盖其遗意，特古无道士耳。《黄帝·内传》虽有道士行礼之文，但谓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经》云：周穆王因尹轨真人制楼观，遂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汉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为九州置坛，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谒陈炽法师，置道士五十人。晋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请命。孙权之前无所见，高所书诸诗，亦有非为道士设者。

神仙修炼之术，非亲涉其门庭者不能了解。近见息庵王思诚序陈泥丸《翠虚篇》略云：采时唤为药，炼时唤为火，结时谓之丹，养时谓之胎，其实一也。所产之处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坛炉鼎灶；所禀之性有铅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元朱之号。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别气类，所以有采取交会、煅炼、沐浴之说，以抽添运用之细微，遂有斤两之论，辨析名义，比它书粗为明白。漫书之牍。

妇人统兵，世但称唐平阳公主。余又记晋王恭讨王国宝时，王廞聚众应之，以其女为贞烈将军，且尽以女人为官属，顾琛母孔氏为司马，其一也。

胡幼度（弦）帅广，传其《答州县官启》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阃，入境问民，皆言法令顿宽，遂致传闻不雅，欲销此谤，岂属他人？官廉则蚌蛤自回，虎在则藜藿不采。"其一云："兹分帅阃，特辱长笺，固知能作于文章，然亦须闲于法令，人言度岭多酌贪泉，久知此谤之未除，愿与诸君而一洗。"

绍兴间禁中呼秦太师为太平翁。翁见《陆放翁诗注》。

《四朝国史·王安石传》：史臣曰：呜呼！安石！托经术，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圣，时有以烛其奸，则社稷之祸不在后日矣。今尚忍言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虽少正卯言伪而辨，王莽诵《六艺》以文奸言，盖不至是也。所立几何，贻害无极。悲夫！王偁《东都事略》则曰：安石之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汩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乌乎！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与时旧见象山陆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记》，议论尤精确。先生尝《与胡季随（大时）书》云：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余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诚非虚语。《记》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叶，去治未远，公卿之间，独有典刑、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历之季，迹熄泽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学，横议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窃其遗意者，犹皆逞于天

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舍盖公。高惠收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余也。自夫子皇皇，沮溺接与之徒固已窃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裕陵之得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公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未尽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自是，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则曰："有以助朕，勿惜尽言。"又曰："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芘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秦汉而下，南面之君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曾鲁公曰："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自欲尽臣道，非相为赐也。"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然核其纲领，则曰："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义，而卒以自蔽者，固见于此矣。"其告裕陵，盖无异旨，勉其君以法尧舜是也，而谓每事当以法，此岂足以法尧舜者乎？谓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谓其所为未尽合法度，此岂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气之相迕而不相悦，则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张公安道、吕公献可、苏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于公，盖生于其气之所迕，公之所蔽则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煜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欢哗，行之未几，天下恟恟。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俭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献纳未几，裕陵出谏院疏与公评之，至简易之说曰："今未可为简易，修立法度，乃所以为简易也。"熙宁之政，粹于是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其质者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其于当世之弊，有不能正，则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公方耻斯世不为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世之君子未始不与公同。而犯害则异者，彼依违其间，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析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绍圣之变，宁得而独委罪于公乎？熙宁之初，公固逆知已说之，行人所不乐，既指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诸贤排公已甚之辞，亦复称是，两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诸公可易辙矣，又益甚之。六艺之正，可文奸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绍圣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岂将遂无所窜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导崇宁之奸者，实元祐三馆之储。元丰之末，附丽匪人，自谓定策，至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格君之学，克知灼见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为之末，以分异人为快，使小人得间，顺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邱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尝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隳圮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郡侯钱公，期月政成，人用辑和，缮学之既，慨然彻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祠焉。余初闻之，窃所敬叹。既又属记于余，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是非无所折衷。公为使时，舍人曾公复书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窃不自揆，得从郡侯，敬以所闻，荐于祠下，必公之所乐闻也。"

陆放翁《感事诗》云："陋巷何须叹一瓢，朱门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调鼎，野褐家声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电，未应富贵胜渔樵，千年回首俱陈迹，不向杯中何处消。"自注云：沈义伦丞相裔孙为僧，刘仁赡侍中裔孙为道，人皆孤身死。绍兴中，二公之

后遂绝。殊不知沈公之后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师流落新淦者，居于邨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于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济美总集》有云：粤自周衰，贤者之类弃，功臣之世绝。故孟子告齐宣王以“故国非乔木，王无亲臣矣。”盖讽其上也。虽然有位于朝，不守其业，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皂隶，则筚门圭窦得以陵之。此岂独上之人之罪也哉？最为确论。

古人之坐者，两膝着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为肃拜，则又拱两手而下之至地也。其为顿首，则又以头顿于手上也。其为稽首，则又却其手而以头着地。亦如今之礼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仪礼》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礼记》曰坐而迁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轾右轩左。老子曰坐进此道之类。凡言坐者，皆谓跪也。若汉文帝与贾生语，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皆其明验（《老子》曰：“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盖坐即跪也。进犹献也，言以重宝，厚礼与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说者，乃以为坐禅之意。误也）。然《记》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又云：“跪坐而进之。”则跪与坐又似有小异处，疑跪有危义，故两膝着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着地，以尻着蹠而稍安者为坐也。又《诗》云：“不遑启居。”而《传》以启为跪，《尔雅》以妥为安，而疏以为安定之坐，夫以启封居。而训启为跪，则居之为坐可见。以妥为安定之坐，则跪之为危坐亦可知。盖两事相似，但一危一安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为礼，亦无所考。但杜子春《说太祝九拜》处解“奇拜”云：“拜时，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为雅拜，则它拜皆当齐屈两膝，如今之礼拜明矣。凡此三事，《书》、《传》皆无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时而变，而今人有不察也。顷年，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子既略为考礼如前之云，又记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则亦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为塑像，则当放此，以免于苏子俯伏匍匐之讥。子言又不谓然。会予亦辞浙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东坡文集·私试策问》云：“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其后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不知苏公蜀人，何以不见而云尔也？及杨方子直入蜀帅幕府，因使访焉，则果如所闻者。且为写放文翁石像为土偶以来，而塑手不精，或者犹意其或为蹦跌也。去年又属蜀漕杨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圣先师三像，木刻精巧，视其坐后两蹠，隐然见于帷裳之下，然后审其所以坐者，果为跪而无疑也。惜乎白鹿画像之时，不得此证以晓子言，使东南学者未得复见古人之像，以革千载之庙，为之喟然太息。姑记本末写寄洞学诸生，使书而揭之庙门之左，以俟来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礼殿塑像说。后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礼殿，闻之于朝，迄成先志。然远方学者未尽见此说，故识之。

《史记·黄帝纪》：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既云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诸侯，何耶？尚当访精于史学者而问之。

今道家设醮，率用米糈，世传始于张陵，而实不然。陵使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经》载诸山之神，各举其形状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种之糈；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种之精禾；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吕”，反今江东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无睪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无糈字，或传写脱误。单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瘗而不糈；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则曰钤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于元扈之山，凡九山，则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经》虽不敢信为禹益所著，屈原《离骚》、《吕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汉人引用者，尤多其书，决不出于张陵之后。则糈之用也，尚矣。《离骚》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许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见于载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经》之著明耳。

卷　八

洪文敏著《夷坚志》，积三十二编，凡三十一序，

各出新意，不相复重，昔人所无也。今撮其意书之观者，当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乙志》谓前代志怪之书，皆不无寓言，独是书远不过一甲子，为有据依。《丙志》谓始萃此书，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然得于容易，或急于满卷帙，故颇违初心。其究乃至于诬善。盖以告者过，或听焉不审，既删削是正，而可为第三书者又已襞积。惩前过，止不欲为染，习气所溺，欲罢不能，而好事君子复从臾之。辄私自恕曰："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于是取为《丙志》。《丁志》设或人之辞，谓不能玩心圣经，劳勤心口，从事于神奇、荒怪，索墨费纸殆半。太史公书为可笑，从而为之辨。《戊志》谓在闽泮时，叶晦叔颇搜索奇闻，来助纪录。尝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腹正宽，经日未死，适木工数辈在，取斧斮斫鱼胁，鱼觉痛，跃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死。予戏难之曰："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惧未能免此也。《己志》谓昔以《夷坚志》吾书，谓与前人诸书不相袭。后得唐华原尉张慎素《夷坚录》，亦取列子之说，喜其与己合。《庚志》谓假守当涂，地偏少事，济南吕义卿、洛阳吴斗南适以旧闻寄，似度可半编帙，于是辑为《庚志》。初《甲志》之成，历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或五六年，今不过数阅月间，之为助如此。然平生居闲之日多，岂不趣成书，亦欠此巨编相传益耳。末又载章懋德使虏，掌讶者问《夷坚》自《丁志》后曾更续否？而引乐天、东坡之事以自况。《辛志》记初著书时，欲仿段成式《诺皋记》，名以《容斋诺皋》，后恶其沿袭，且不堪读者辄问，乃更今名，因载向巨原答问之语。《壬志》全取王景文《夷坚别志序》，表以数语。《癸志》谓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拟缀辑癸编。稚子櫰复云更须从子至亥接续之乃成书。予拊之曰："天假吾年，虽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恶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谓或疑所载，颇有与昔人传记相似处，殆好事者饰说剽掠，借为谈助，证以蒙庄之语，辨其不然。又云初欲从稚子请，读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诺皋·支动·支植》尤崛奇，于是名曰《支甲》、《支乙》则云。绍熙庚戌腊，从会稽西归，至甲寅之夏季，《夷坚》之书绪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才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编，殊自喜也。《支景》则云曾大父讳，与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从火，故再世以来，用唐人所借，但称为景。当《夷坚》第三书出，或见警曰："礼不讳嫌名，乃直名之。"今是书萌芽。稚儿谓稗官说与他所论著及通官文书不侔，避之宜矣。遂目以《支景》、《支丁》，则自摭此帙中不可信者数事，谓苟以其说至斯，受之而已矣。声牙畔奂，盖自知之爱奇之过，一至于此。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支戊》载吕览宾卑聚之梦，谓《夷坚》记梦，亡虑百余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己》谓神奇诡异之事，无时不有。姑即《夷坚》诸志考之，上焉假诸正梦，腾薄穹霄，次焉犹陟蓬壶，期汗漫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复生，见九地之下溟涨之海，以至岛鬼渊只，蛇祆牛彪之类，何翅累千万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历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支庚》谓四十四日书成，自诧其速，且叙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谓《东坡志林》、李方叔《师友谈记》、钱丕《行年杂纪》之类四、五书，皆偶附著异事，不颛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或弗能知，故劖剽以为助，不几乎三之一矣。《支壬》则云子弟辈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掇录怪奇又未尝少息，殆非老人颐神缮性之福，盍已之，余受其说，未再越日，膳饮为之失味，步趋为之局束，方寸为之不宁；精爽如痴，向之相劝止者，惧不知所出，于是逌然而笑。岂吾缘法在是，如骏马下临千丈坡，欲驻不可，姑从吾志，以竟此生。异时惛不能进，将不攻自缩矣。《支癸》谓刘向父子汇群书《七略》。班孟坚采以为《艺文志》，小说类定著十五家，最后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今亡矣。《唐史》所标百余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广记》率取之不弃也。予毕《夷坚》十志，又支而广之，通三百篇，不能满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甲》谓櫰子偃孙罗前人所著稗说来示，如徐鼎臣《稽神录》、张文定公《洛阳旧闻记》、钱希白《洞微志》、张君房《乘异》、吕灌园《测幽》、张师正《述异志》、毕仲荀幕《府燕闻录》七书，多历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成，不谓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谓兹一编颇得之卜者徐谦。谦，瞽双目，而审听强记，客诣其肆，与之言，悉追忆不忘，倩傍人书以相示。昔徐仲车耳聩，而四方事无不周知。谦岂其苗裔耶？贤愚固不可同日语，而所以异则同。《三志景》谓郡邑必有图志，鄱阳独无，而《夷坚》自甲施于三景，所稡州里异闻，乃至五百有五十。它时有好事君子，采以为志，斯过半矣。《三志丁》则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宁，当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缮贝多旁行书，与三生结愿，否则邀方外云侣，熊经鸱顾，斯亦可耳。至于著书，盖出下下策。而此习胶轇不能释，固尝悔哂，猛藏去弗视，乃若禁婴孺子滑甘，未能几何。留意愈甚，虽有倾河摇山之辩，不复听矣。《三志戊》谓子不语怪力乱神，非置而弗问也。圣人设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诒诸话言，然书于《春秋》，于《易》、于《诗》、于《书》皆有之，而《左氏内外传》尤多。遂以为诬诞浮夸则不可。《三志己》谓一话一言入耳，当即录而固有，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彦智、黄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往来于襟抱不释也。《三志庚》考徐铉《稽神录辨》、杨文公《谈苑》所载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予尝立说，谓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语为不广，而证以蜀士孙斯文，及《幽明录》中贾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谓《夷坚》所纪，不能出其所证之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广记》

类聚之误。《四志甲》辨夷坚为皋陶别名至《四志乙》。则绝笔之书，不及序。惟《支壬》、《三志丁》两序意略同，而数序自诧其速者，亦不甚相远矣。

俗谓不冠者曰科头。科头二字出《史记·张仪传》注，谓不著夔鍪入敌。

余首卷辨王建宫词多杂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广。盖建自有宫词百篇，传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后来刻梓者，以他人十诗足之，故尔混淆。余既辨其人矣，尚有二首："殿前传点各依班，召对西来入诏蛮。上得青花龙尾道，侧身偷觑正南山。鸳鸯瓦上忽然声，昼寝宫娥梦里惊。元是吾皇金弹子，海棠窠下打流莺"者，未详谁作也。所逸十篇今见于洪文敏所录《唐人绝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词云："忽地金舆向日陂，内人接着更相随。却回龙武军前过，当处教开卧鸭池。画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镊采桥头。每年宫女穿针夜，敕赐诸亲乞巧楼。春来睡困不梳头，懒逐君王苑北游。暂向玉花阶上坐，簸钱赢得两三筹。红灯睡里看春云，云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来行步滑，两人抬起隐金裙。蜂须蝉翅薄松松，浮动搔头似有风。一度出时抛一遍，金条零落满函中。教遍宫娥唱尽词，暗中头白没人知。楼中日日歌声好，不问从初学阿谁。弹棋玉指两参差，背局临虚斗著危。先打角头红子落，上三金字半边垂。宛转黄金白柄长，青荷叶子画鸳鸯。把来不是呈新样，欲进微风到御床。供御香方加减频，水沈山麝每回新。内中不许相传出，已被医家写与人。药童食后送云浆，高殿无风扇少凉。每到日中重掠鬓，衩衣骑马绕宫廊。"

唐李昌符《婢仆诗》二首。其一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腹茶。无事莫教频入库，等闲物件要些些"。曲尽婢之情状。

《史记·秦本纪》：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从死。则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从死者矣。不独缪公也。《黄鸟》之诗，特以奄息、仲行、鍼虎为秦之良臣，故国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无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骇，而缪公至用百七十七人。习俗之移人，虽缪公不能免，则献公亦贤矣哉。

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王荆公曰："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则不可。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何为而不可？"范淳夫云："咈百姓，则非先王之道也。"荆公之言主于自文，范公则求以矫之。其实不然。干百姓之誉者，有时而违道，则道必有时而咈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为政者，但当虚心无我，据理而行，不使纤毫计校毁誉之心乱于胸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管子、司马法皆曰六尺为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为步，步之尺数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郑康成谓未详闻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载作主之制，谓当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时举）闻之晦翁，谓："五寸字误，当作七寸五分弱。"又谓："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后从会稽司马侍郎家求得《温公图本》，周尺果当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于今浙尺为八寸四分。《温公图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详也。

历家以冬至为一岁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气。故子时初四刻以前系今日，正初刻以后系明日。盖一理也。今太史局历，每节气在子初，则书其夜子初某刻以别之，其来尚矣。绍兴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敏以札子白庙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时为首，今既子时立春，则当是四日癸丑。"谓太史之误，其实不然。康节《冬至吟》云："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此际易得意，其间难下辞。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元酒味方淡，大音声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

汉高帝封兄子信为羹颉侯。虽以其母轑釜之故，然按《括地志》，实有羹颉山在妫州怀戎县东南十五里。注《史记》者，失不引此。颜师古注《汉书》但云："颉，音戛，言其母戛羹釜也。"小司马《索隐》又直谓爵号耳，非县邑名，皆弗深考也。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冠军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陆侯，光武封彭宠奴不义侯，以至镌胡镐羌、向义建策之类，非制也。然冠军侯国在东郡，富民侯国在沛郡蕲县，博陆初食北海河间，后益封，又食东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时又有张骞封博望侯，赵破奴封从票侯，亦未详其封邑。

州县城隍庙莫详事始。前辈谓既有社矣，不应复有城隍。故唐李阳冰谓城隍神祀典无之，惟吴越有尔。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韦鄂州碑》，谓大水灭郭，抗辞正色言于城隍，其应如响。杜牧为黄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如韩文公之于潮曲，信陵之于舒，皆有祭文。而许远亦有"智井鸩翔，危堞神护"之语，则不独吴越为然。芜湖城隍祠建于吴赤乌二年。高齐慕容俨、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书于史，则又不独唐而已。开成中，睦州刺史吕述以为合于礼之八蜡祭坊与水庸者。今按《礼记》注：水庸，沟也。《正义》云：坊者，

所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则坊，盖今之隄防；水庸，盖今之沟浍也。方之城隍，义殊不类。今其祀几遍天下，朝家或锡庙额，或颁封爵，未命者，或袭邻郡之称，或承流俗所传，郡异而县不同。至于神之姓名，则又迁就附会，各指一人，神何言哉？负城之邑亦有与郡两立者，独彭州既有城隍庙，又有罗城庙。袁州分宜县既有城隍庙，又有县隍庙。尤为创见。以余闻见所及，考之庙额，封爵具者惟临安府。当后唐清泰元年，尝封顺义保宁王与越湖二神并命，今号永固庙，不知何时所赐。绍兴三十年，封保顺通惠侯，今封显正康济王。绍兴府梁开平封崇福侯，清泰封兴德保阃王。绍兴初，赐额显宁，今封昭顺灵济孚祐忠应王。台州则镇安庙顺利显应王；吉州则灵护庙威显英烈侯；筠州则利贶庙灵祐顺应显正王；袁州则显忠庙灵惠侯；濠州则孚应庙灵助侯；建宁府则显应庙福应惠宁侯；建康之溧水则显正庙广惠侯；泉州惠安县则宁济庙灵安昭祐侯；邵武军则显祐庙神济训顺侯；泰宁则广惠庙靖惠孚济侯；韶州则明惠庙善祐侯；成州则灵应庙英祐侯。有庙额而未爵命者，镇江忠祐、宁国灵护、隆兴显忠、德安府威泽、楚州灵显、和州孚惠、襄阳孚济、汀州显应、珍州仁贶、静江嘉祐、庆元之昌国、邵武之建宁，皆曰惠应。前代锡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州阜俗安城王，处州龙泉县广顺侯，鄂州城隍，万胜镇安王（城隍二字亦正元中所封王号），越州萧山县用郡城隍神，初命称崇福侯；昭州立山县为蒙州，时封灵感王。台州五县，吴越时皆封以王爵。临海曰兴国，黄岩曰永宁，天台曰始平，仙居曰升平，宁海曰安仁，其余相承称谓，如温州富俗侯，处州仙都侯，临安府钱塘县安邑侯，临安县霸国侯、王，兴国军高陵王，筠州、新昌盐城王，浑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川、兴元安平将军，汉州、彭州安福将军，邛州大邑县安静神，广州羊城使者之类，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阳虽有孚济额，而保汉公之号，未知所自。宁国虽有灵护额，而爵称佑圣，不可得而详。隆兴虽有显忠额，而南唐尝封辅德王，故赣州称辅德庙，南康军、安庆府及潭之益阳、太平之芜湖、南安之上犹，皆称辅德王。抚黄、复州、南安、临江诸郡，则称显忠辅德王，或辅德显忠王，盖皆以隆兴庙额，混南唐爵命，以为称也。神之姓名具者，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南安诸郡，华亭、芜湖两邑，皆谓纪信。隆兴、赣袁、江吉、建昌、临江、南康，皆谓灌婴。福州、江阴，以为周苛。真州、六合以为英布。和州为范增。襄阳之谷城为萧何。兴国军为姚弋仲。绍兴府为庞玉实，庞坚四世祖，事具《唐书·忠义传》。盖尝历越州总管。鄂州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吴尚书仆射晃之子，今州治盖其故居。筠州应智顼，唐初，州为靖州，时刺史南丰游茂洪，开元间，尝知县镇。溧水白季康，唐县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晋邑宰卢姓者。绍兴之嵊祀陈长官。庆元、昌国祀邑人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所不接者，尚阙如也。承、播、溱三州，及遵义军未废时，皆尝锡城隍庙额。承曰静惠，播曰昭祐，溱曰宁德，遵义曰怀宁。承州则又有静应侯爵，今承为绥阳县，遵义为寨，皆颖珍州、溱、播之地，则折而入于南平之境矣。《嘉祐杂志》载吴春卿为临安宰，闻故老言，钱尚父方睡，汤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钱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杀之。后见其为厉，乃封为霸（一作属）国侯，使永为临安土地，故塑像为十余岁小儿，今不知塑像何如。而土地之称已转而为城隍矣。《太平广记》载宣州司户死而复生，云见城隍神，自言晋桓彝也，与所传不同。然彝今亦别庙食于泾。绍兴辛未，潼川守沈该将新城隍祠，梦人赍文书来，称新差土地，阅其姓名盖史坚，序事愈涉怪。淳熙间，李异守龙舒，有德于民，去郡而卒，邦人遂相传为城隍神矣。尤浅妄不经也。唐羊士谔有《城隍庙赛雨绝句》二首。

《史记·齐世家》云：齐王与舅父驷钧阴谋发兵。《索隐》云：舅父，谓舅，犹姨称姨母。舅父二字，甚新，人少用者。

《礼》：妇人与丈夫为礼则侠拜。侠者夹，谓男子一拜，妇人两拜。夹男子拜，今妇人之拜不跪，则异于古所谓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闾巷则否。江邻几《嘉祐杂志》载司马温公之语，乃谓陕府村野妇人皆夹拜，城郭则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冯延已《谒金门》长短句脍炙人口。其曰："斗鸭栏干独倚人。"多疑鸭不能斗。余按《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求斗鸭，群臣奏宜勿与。权曰："彼在谅暗之中，所求若此，岂可与言礼哉？且以与之。"《陆逊传》：建昌侯虑作斗鸭栏。逊曰："君侯宜勤览经典，用此何为？"《南史·王僧达传》：僧达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往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劾。《新唐书·齐王祐传》：祐喜养斗鸭，方未反，狸齚鸭四十余，绝其头去。及败，牵连诛死者，凡四十余人，则古盖有之。又唐《田令孜传》：僖宗好斗鹅，数幸六王宅兴庆池，与诸王斗鹅，一鹅至五十万钱，是鹅亦能斗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止客舍。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苏文定谪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下州逮民究治。及子厚责雷，亦问舍于民，民曰："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为报。古今一辙也。

《西京杂记》载武帝欲杀乳母，告急于东方朔。

朔曰："帝忍而愎，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临去，但屡顾我，我当设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侧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念汝乳哺时恩耶？"帝怆然，遂舍之。《史记·滑稽传》：褚先生曰：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悦。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辞，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耶？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乃下诏止无徙乳母。此一事耳，一以为杀，一以为徙，一以为东方朔，一以为郭舍人。《西京杂记》，颜师古固常辨其妄，褚所书它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尽信。

律文罪虽甚重，不过绞斩而已。凌、迟二条，五季方有之，至今俗称为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为西陲大将。幼孤，从父古养为子。年十八，与夏人战臧底河，斩获甚众，贼莫能枝梧。宣抚使童贯召与语，平仲负气不少屈。贯不悦，抑其赏，然关中豪杰皆推之，号"小太尉"。睦州盗起，徽宗遣贯讨贼，贯虽恶平仲，心服其勇，复取以行。及贼平，平仲功冠军，乃见贯曰："平仲不愿得赏，愿一见上耳。"贯愈忌之，他将王渊、刘光世皆得召见，平仲独不与。钦宗在东宫，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围，平仲适在京师，得召对福宁殿，厚赐金帛，许以殊赏，于是平仲请出死士，斫营擒虏帅以献。及出，连破两寨，而虏已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岩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间始出，至丈人观道院，自言如此。时年八十余，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陆放翁所作《平仲小传》也。放翁亦尝以诗寄题青城山上清宫壁间云："造物困豪杰，意将使有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资。姚公勇冠军，百战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脱身五十年，世人识公谁？但惊山泽间，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头未逢师。年来幸废放，倘遂与世辞。从公游五岳，稽首餐灵芝。金骨换绿髓，欻然松杪飞。"后守新定，再作诗托上官道人寄之云："太尉关河杰，飞腾亦遇时。中原方荡覆，大计易差池。素壁龙蛇字，空山熊豹姿。烟云千万叠，求访固难知。"

汉张汤、韩安国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贺以太仆行御史大夫事。刘歆以大中大夫行太常事。乐成以少府行大鸿胪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温舒为右辅行中尉。张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黄霸以廷尉监行丞相长史事。盖宽饶以谏大夫行郎中户将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义以南阳都尉行太守事。盖汉制，官阙则卑者摄为之之谓行，亦有以同列通摄者。靳石以太常行太仆，韩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刘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类是也。九卿三辅皆同列也。今著令以寄禄高于职事官者为行，异于古矣。

《容斋》辨陈正敏之妄，梁颢非八十二登科是矣。与时因记《玉壶清话》载仁宗问梁适："卿是那个梁家？"适对曰："先臣祖颢，先臣父固。"曰："怪卿面儿酷似梁固。"按《国史》：适乃颢之子，固之弟。小说家多不考订，率意妄言，观者又不深考，往往从而信之，如此类甚多，殊可笑也。

卷 九

《诗》："诞弥厥月"。诞，大也，朱文公则以为发语之辞。世俗误以诞训生，遂有降诞、庆诞之语。前辈辨者多矣。《书》曰："诞膺天命。"诞亦大也。范晔赞光武，乃有"光武诞命"之语。尤不可晓。《殇帝纪》云："诞，育百余日"。亦误。

寇恂自颍川太守徙汝南，又入为执金吾。会颍川盗起，光武将亲征隗嚣，欲复使出守颍川，从驾至郡，盗贼悉降，遂已。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是时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为王朝之卿，故谓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满者，书启多用借寇事，似不类也。

《夷坚·戊志》载裴老智数谓绍兴十年七月临安大火，延烧城内外室屋数万区。裴方寓居，有质库金及珠肆在通衢，皆不顾，遽命纪纲仆分往江下及徐村，而身出北关，遇竹、木、砖、瓦、芦、苇、椽桶之屋，无论多寡大小，尽评价买之。明日有旨，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获利数倍过于所焚。后阅张芸叟所著《浮休阅目集》书焦隐事云："一日京师火，隐晨出之木场，凡木皆以姓字题识，后至者率诣隐市材。"始知《夷坚》指为裴老者，误矣。虽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然不应如是之同也。

"娶妻当得阴丽华"，唐与政（仲友）谓观此语，知郭后之必废。然予观《刘植传》载刘、杨起兵附王郎，众十余万，光武遣植说杨，杨乃降，光武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杨之甥也。故以此结之。则是郭后

之纳，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阴丽华之语，而后占其废乎？范晔不以此书之《后纪》，故前辈议论未尝及之。

余尝撮城隍爵号，后阅《国朝会要》，考西北诸郡、东京号“灵护庙”。初封“广祐公”，后进“佑圣王”。大内别有城隍。初封“昭贶侯”，后进爵为公。拱州昭灵庙惠烈夫人，盖俗传为宋襄公之媢，开德府显应庙感圣侯，解州灵佑庙镇宝侯，浚州黎阳县显固庙灵护伯，它皆无闻。盖东南城隍之盛，多起于近世，此数者亦徽庙朝锡命耳。

马援平交阯贼，封新息侯。击牛酾酒，劳飨军士。因从容及从弟少游之语，吏士皆伏称万岁。又冯鲂赦郏贼延褒等，亦皆称万岁，是东都之臣不以称万岁为嫌。独窦宪出屯北威，与车驾会长安，尚书以下欲伏称万岁，韩棱正色曰：“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若棱者，可谓不为俗所移矣。然万岁之称，三代盛时所无有。盖自蔺相如奉璧入秦，田单为约降燕，冯谖焚孟尝君债券，昉见于简牍，至汉为盛。棱之所谓“礼”，岂古之所谓“礼”耶？吴虎臣引虎拜，稽手“天子万寿。”谓“万岁”发于此。然此特咏歌之辞耳，非可与后世呼万岁者同语也。

世俗篦字当作枇，与枇杷之枇字同而音异。后汉济北孝王次丧父，至孝梁太后下诏增封有曰：“头不枇沐。”《魏志》：徐季龙取十三种物，使管辂占之，辂先说鸡子，后道蚕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为枇耳。陆云《与兄机书》，案行视曹公器物，其中亦有枇字。《类篇》枇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栉属，《集韵》同。又按《说文》：栉，梳比之总名也。汉文帝遗匈奴单于比疏一，或作比余一。颜师古注曰：辫发之饰也，比音频寐反。则知枇字亦通作比。惟篦字无所经据，《博雅》篝笼谓之篦，盖捕取鱼虾之具，边迷频脂二切与此不同。虽《集韵》枇亦作篦，《类篇》篦又毗至切，栉属。然二书晚出，当从古。《诗》曰：其比如栉，又知三代以前未有枇之名，但通谓之栉而已，有相迫比之义矣。

范晔《后汉书·杨震传》载安帝时，河间男子赵腾上书指陈得失。帝怒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张皓传》又载顺帝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收腾系考。皓上疏谏，帝悟，减死一等。安顺两朝时世相接，河间、清河二国壤地相邻，不应皆有一赵腾上书，皆指言时政，皆为人主所怒，又皆有大臣救解，虽其末一生一死，然亦不应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晔误以为二耳。

汉武帝征枚乘，乘道死，诏问乘子，无能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时，取皋母为小妻。又《孔光传》：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迺始等六人。《佞幸传》张彭祖为小妻所毒薨。《外戚·许后传》后姊嬺寡居，与淳于长私通，因为之小妻。后汉赵惠王乾居父丧，私聘小妻，削中邱县。注云：小妻，妾也。又窦融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陈王钧取掖庭出女李娆为小妻；乐成靖王党取故中山简王傅婢李羽生为小妻；梁节王畅上疏辞谢，有曰：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陈球与刘郃辈谋诛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东观记》又载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酺侮丁小妻，见恭传注。周益公行归正人萧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谓次妻二字，别无经据，乞改称小妻。札子中注云出《汉书》，指此。《董卓传》又有少妻之称，疑即小妻也。裴松之注《三国志·孙皓传》引《江表传》载张俶事，亦曰取小妻三十余人。又《骆统传》：统母改适，为华歆小妻。晋宋挺本刘陶门人，陶亡后，娶陶爱妾为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颓褥死，其妻少寡，仪同王粲纳之，以妻为小妻。则不独见于汉史云。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非恶饱而欲饥，恶安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当求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谓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谓尽其在我，而非志于得也。他如“求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类皆此意。

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似亦可矣。而均之为失其本心，何耶？此犹易解，亦如孔子罪乞醯之意耳。经德不回，非所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所以正行也。干禄固非美事，若正行则何不可者。今为学而不事正行，果何所事耶？惟能识此意，而后可与言学矣。

康节先生《左衽吟》云：“自古御戎无上策，惟凭仁义是中原。王帅问罪固能道，天子蒙尘争忍言。二晋乱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陈编。公闾延广何人也，始信兴邦亦一言。”盖预谶靖康之祸也。篇末虽托二晋以为词，然因王师问罪而致寇，惟燕山之役为然，二晋所无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读者多不察。余闻之友人曾幼与（宏孝）而始悟。因记康节《观有唐吟》有云：“凭高始见山河壮，入夏方知日月长。三百年间能混一，事虽成往道弥光。”亦寓微意。又《观盛化吟》有云：“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其子谓乱离之语太过。康节叹曰：“吾老且死矣，汝辈行且知之。”

唐人称县令曰明府，而汉人谓之明廷。见范晔书《张俭传》。明府以称太守，山阴老叟称刘宠，刘翊称

种拂，高获称鲍昱皆然。

杨文公《谈苑》谓元稹作《春深》题二十篇，并用家、花、车、斜四字为韵。白居易、刘禹锡和之，亦同此韵次。韵起于此。高承著《事物纪原》取其说。余按《梁书·王规传》：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则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刘信龚颉之封，后阅《能改斋漫录》引王观国《学林新编》，谓是颍川地名，不龚者彼自不龚，此是龚颉，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岂可比而一之，审如王说，则颉字何从而来耶？

俚俗谓娶妻为索妻，亦有所本。《三国志·吕布传》云：袁术欲结布为援，乃为子索布女。《关羽传》云：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又《隋书·太子勇传》载：独孤后曰："为伊索得元家女。"

张清源（淏）《云谷杂记》辨欧阳《集古录》，因谓后汉人亦有复名者。然仅载苏不韦、孔长彦兄弟，刘驹駼、邱季智、张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许伟康、司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晔书，盖不止此。如延岑护军邓仲况，见《苏竟传》。郑元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又从东郡张恭祖。元之子名益恩。桓荣族人桓元卿。陈忠荐士，其一曰成翊世。翊世字季明，见《杜根传》。后《陈敬·王曾·孙宠传》注引谢承书：袁术使将张闿阳杀陈相骆俊。梁冀之弟名不疑。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笃。《党锢传序》有渤海公族进阶。注云：公族，姓也，名进阶。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群。《孔融传》有太傅马日磾。皇甫嵩子名坚寿。酷吏《李章传》有安邱大姓夏长思。宦者曹节弟名破石。王逸子名延寿，字文考。《方术传》谢夷吾字尧卿之类，清源皆未及也。他尚有之，犹恨不能尽记。

李延寿《南北史》成，惟《隋书》别行，余七史几废，大抵纪载无法，详略失中，故宜行而不远，且史传、纪事出于一人之手，而自为同异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联属首尾衡决而不能自觉者也。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三十卷《江革传》谓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常有褒贬。而第三十一卷《何敬容传》乃谓敬容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夫史者，所以传信万世，今若此，其将何所从乎？其余可笑者甚多，未暇尽著。

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矣，殊不为君讳。然太真本寿王妃。白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何耶？盖宴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陈鸿传》则略言之矣。

《新唐书·承天皇帝倓传》以兴信公主季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汪玉山辨证，谓冥配前已有，而《新书》不书。当考汪外孙郑子敬（寅）注引《唐会要》：懿德太子重润，中宗即位，追赠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合葬，虽然不始于〔此处文字有脱漏〕

〔此处文字有脱漏〕月传国工身，今亲见阮仲容，则亦以为仲容所作，岂咸用琵琶余制而作阮耶？据此，则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国史·纂异》云：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具。"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卢氏杂说》云：晋寿称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墓者得琵琶，以瓦为之，时人不识，以为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陈晋之（旸）《乐书》云：阮咸五弦本奏琵琶，而颈长过之，列十二柱焉。唐武后时蒯明于古冢得铜琵琶，晋阮咸所造也。元亨中命工以木为之，声甚清彻，颇类《竹林七贤图》所造旧器，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弹故也。圣朝太宗于旧制四弦上加一弦。三说盖大同而小异。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与时窃闻今禁中女乐，别有所谓阮，其制视民间者绝不同，且甚大，须坐而奏之。乡人郭子云（应龙）守南安时，大庾令之妇乃出宫人，能为此，郭盖亲见之。《唐书·乐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搊琵琶。则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旸因唐之太宗而误为本朝邪？抑别有考按邪？

《夷坚·支乙》载紫姑《咏手》诗："笑折樱桃力不禁，时攀杨柳弄春阴。管弦曲里传声漫，星月楼前敛拜深。绣幕偷回双舞袖，绿窗闲整小眉心。秋来几度挑罗袜，为忆相思放却针。"唐韩致光《香奁集》亦有《咏手》一诗："暖白肤红玉笋芽，调琴抽线露尖斜。背人细捻垂肩发，向镜轻匀衬脸霞。怅望昔逢褰绣幔，依稀曾见托金车。后园笑向同行道，摘得蘼芜又一杈。"其体正同，盖皆言手之用尔。韩诗独首句不然。

侯嬴为夷门监者，按大梁城十二门，东曰夷门，则夷门者，大梁之一门耳，后人遂直指汴京为夷门，非也。《容斋续笔》辨台城、少城类此。

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今遂宁府谯门之外有桥曰仪桥，不知何时所造，上加栏楯，道分为三尚，仿佛古人之意。谓之仪者，犹仪门也。

周文忠序《文苑英华》，首云：太宗皇帝丁时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诸国图籍，聚名士于朝，诏修三大书，曰《太平御览》，曰《册府元龟》，曰《文

苑英华》。洪文敏序《夷坚三志癸》亦云：太平兴国中，诏侍从馆阁，集著《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御览》、《广记》等四书。予按《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编类，至大中祥符六年书成，皆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间谓“笼烛”为“照道”，此二字出《仪礼》注。

冬至贺礼，古无有也。其殆始于汉乎？汉《杂事》曰：冬至阳生，君道长，故贺。沈约《宋书》曰：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寮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朝。《北齐书》库狄伏连冬至之日，亲表称贺，其妻减马豆设豆饼，伏连大怒。盖历代行之，至今不废。按《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经通义》云：冬至寝兵鼓，商旅不行，若不听政事。曰：冬至阳气萌，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静而不扰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今仆仆交相贺，则所谓安身静体、静而不扰，以待阴阳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长至，仲冬之月日短至。今世反称冬至为长，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献袜颂表》云：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崔浩《女仪》云：近古妇人常以冬至上履袜于舅姑，践长至之义也。隋杜台卿《玉烛宝典》云：冬至日极，南景极长，阴阳日月万物之始，律当黄钟，其管最长，故有履长之贺。盖《周礼》冬至日在牵牛，景长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长也。黄钟之律九寸，于十二律为最长。《月令》所谓短至，谓日之短。曹、崔、杜谓践长履长者，景之长，琯之长也。虽所指不同，然当以《月令》为正。

谏议大夫称大谏，始于近世，然于古有之。“齐威公使鲍叔牙为大谏”，见《管子》第二十篇。

韩子苍云：韦苏州少时以三卫郎事元宗，豪纵不羁。元宗崩，始折节务读书。然余观其为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扫地焚香而坐，与豪纵者不类。其诗清深妙丽，虽唐诗人之盛，亦少其比，又岂似晚节学为者？岂苏州自序之过欤？然天宝间不闻苏州诗，则其诗晚乃工，为无足怪。叶石林《南宫诗话》云：苏州诗律深妙，白乐天辈固皆尊称之，而行事略不见《唐史》为可恨。以其诗语观之，其人物亦当高胜不凡。《刘禹锡集》中有：太和六年，举自代一状。然应物《温泉行》云：“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巡幸年。身骑厩马引天仗，直至华清列御前。”则尝逮事天宝间也，不应犹及太和时。盖别是一人，或集之误。《苕溪渔隐》云《苏州集》有《燕李录事》诗云：“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玉墀。”又《温泉行》云：“出身天宝今几年，顽钝如锤命如纸。”今以《编年通载》考之，天宝元年至太和六年，计九十一年，应物于天宝间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语，不应能至太和间也。蔡宽夫云（《南宫诗话》：世误传蔡宽夫作《渔隐》，故云）：“刘禹锡所举别是一人，可以无疑矣。”《容斋随笔》云《韦苏州集》中有《逢杨开府》诗云：“小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杨，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晓，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味此诗，盖应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羁乃如此。李肇《国史补》云：应物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风韵。盖记其折节后事也。应物为三卫，正天宝间，所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见时政矣。与时谓：应物行事散轶，《唐史》失不立传，故诸家之说未能会于一。近世沈明远（作哲）始檃括《应物集》及它书，为传甚详，然论断中亦以刘宾客所举为疑，今笔于此：韦应物，京兆长安县人也（见崔都水及休白还《长安贵胄里》及《岁日寄弟并答崔甥诗》），其家世自宇文周时孝宽以功名为将相，而其兄夐高尚不仕，号为逍遥公，夐之孙待价，仕隋为左仆射，封扶阳公。待价生令仪，为唐司郎中，令仪生銮，銮生应物（见《林宾姓纂》）。少游太学（见《赠旧识诗》），开元天宝间，宿卫仗内，亲近帷幄，行幸毕从（见《宴李录事》并《郑户曹》及《逢杨开府》、《温泉行》等诗。按《通典》：左右宿卫侍从，皆以高荫子弟年少美风姿者补之，为贵胄起家之高选），颇任侠负气。洎渔阳兵乱后，流落失职，乃更折节读书，屏居武功之上方（见《逢杨开府》及《经武功旧隐》诗），复返沣上，园庐芜没，贫无以自业（见《归沣上》诗）。客游江淮间，所与交结，皆一时名士（见《会梁州故人》及李柄梧《会大梁亭》等语）。因从事河阳，去为京兆功曹，摄高陵令（见《寄弟及别子西》诗）。永泰中，迁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中贵，势骄横，为民害，应物疾之，痛绳以法，被讼，弗为屈（见《示从子班》诗）。弃官养疾同德精舍（见《同德精舍诗》）。起为鄠令。大历十四年，除栎阳令，复以疾谢去，归寓西郊（见《归西郊诗》）。择胜隐于善福祠。从诸生学问，澹如也（见《西斋示诸生》诗）。建中二年，拜尚书比部外郎，明年出为滁州刺史（见《别善福祠诗》）。滁山川清远，山中多隐君子，应物风流，岂弟与其人览观赋诗，郡以无事，人安乐之（见《全椒道士》及《释良史》等诗）。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应物自郡遣使，间道奔问行在所。明年兴元甲子使还，诏嘉其忠

（见《寄弟诗》）。终更贫不能归，留居郡之南岩（见《岁日寄端武》诗）。俄擢江州刺史（见《登郡楼诗》）。居二岁，召至京师。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补外，得苏州刺史（见《答李士巽诗》）。在郡延礼其秀民，抚其婢嫠甚恩（见《郡斋文士宴集诗》）。久之，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吴门，应物罢郡（见《刘禹锡集》中《酬白舍人》诗云："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寓于郡之永定佛寺（见《寓永定》诗）。太和中，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年九十余矣，不知其所终（见刘禹锡《太和六年为苏州刺史举官自代状》云：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朝议郎大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韦应物，历掌剧务，皆有美名，执心不回，临事能断，所职虽重，本官尚轻。内省无能，辄敢公举，司権管之利，诚藉时才流。岂弟之风实，为邦本谨。按太和年去应物刺郡时，已更六朝四十余年矣，而梦得犹举之，岂其遗爱尚存耶？又据应物《送邹少府》云："天宝为侍臣，历觐两都士。"《宴李录事》诗云："十五侍皇闱。"然则天宝中，应物在三卫年始十五，至太和计九十余年。然自苏州罢郡，寓永定以后，集中不复有诗，岂四十年间无一篇诗者，盖亡之也。予尝叹息于斯焉）。有子曰庆复，为监察御史、河东节度掌书记（见《姓纂》）。应物性高洁（见李肇《国史补》），善为诗，气质闲妙，浑然天成。初若不用工，而近世诗人莫及也。白居易尝语元稹曰："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深得讽谏之意，而五言尤为高远雅淡，自成一家。"其为时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颇工近诗，尝拟应物体格得数解为贽，应物弗善。明日，录旧贽以见，始被领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盖自天分，学力有限，子而为我，且失其故步矣。但以所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见《因话录》、《长庆集》等）。应物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见李肇《国史补》）。为吴门时，年已老矣。而诗益造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诗）。子沈子曰："予读韦苏州诗，超然简远，有正始之风。所谓朱弦疏越一唱三叹者。"应物当开元天宝，宿卫仗内为郎，刺史于建中，以迄贞元。而文宗太和中，刘禹锡乃以故官举之，计其年九十余，而犹领转输剧职，应物何寿而康也。然自吴郡以后，不复有诗文见于录者，岂亡之耶？使应物而无死，其所为当不止此，以应物为终于吴郡之后，则禹锡之所举者犹无恙也。盖不可得而考也。《新唐书·文艺传》称应物有文在人间，史逸其传，故不录。子既爱其诗，因考次其平生、行义、官阀，皆有凭藉始终，可概见如此。恨史官编摩疏陋耳。嗟夫！应物崎岖，身阅盛衰之变，晚乃折节学问，今其诗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复，厄而能奇者如应物？有以自表，见于后世，岂偶然哉？《渔隐丛话·后集》又载韩子苍云：韦苏州少时以三卫郎事元宗，豪纵不羁。奈因记《唐宋遗史》云：应物赴杜鸿渐宴，醉宿驿亭，见二佳人在侧，惊问之。对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因令二乐妓侍寝。"问："记得诗否？"一妓强记，乃诵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恼乱苏州刺史肠。"观此，则应物豪纵不羁之性，暮年犹在也。子苍又云：余观韦苏州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扫地焚香而坐。此是韦集后王钦臣所作序载《国史补》之语，但恐溢美耳。与时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国史补》之说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遗史》为得其实乎？此未可臆断也。

卷 十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义士即多士，所谓迁殷顽民者也。由周而言，则为顽民，由商而论，则为义士矣。此说近世陈同甫（亮）始发之，杜预谓伯夷之属，非也。

《礼》曰：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惟贤者能之。又曰：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传，弗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碑志、行状之法具于是矣。若无美而必欲谀墓，有恶而饰以为美，卑官下士犹足以诳不知之人，仕稍通显，则其善恶已著于人之耳目，何可诬也。莫俦靖康末所为，虽三尺童子亦恨不诛之。而孙仲益尚书志其墓，顾谓：靖康之变，台谏争请和戎，皆斥废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险徼幸试之一掷，卒至误国。高宗狩维扬，移跸临安，国步阽危至此极矣。而进取之士终以和戎为讳。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闲置散，至于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几于欺天乎？及作《韩忠武志》，则又以岳武穆为跋扈，而与范琼同称善恶，复混淆矣。岳之祸承权臣风旨，而诬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罗彦济（汝楫）也。洪文惠志罗墓不书此事，正得称美不称恶之义，而仲益志万俟，则显书之何哉？张子韶侍郎学问气节，表表一世，参禅学佛，与其平生自不相掩。张亦未尝以此为讳。其从子（榕）作家传，欲为文饰，乃谓张有学说。云释老虚无，耳不可有闻，目不可有见，则是静言庸违，张必不然。余独喜李文简志赵待制（开）墓，既历叙其在蜀理财治赋之功，且谓为当时第一。继云：或者咎公竭泽而渔，使来者无所施其智巧，今虽累经蠲放，而害终不去，当时稍存平恕，则今日之害决不至此。呜呼！此所谓责人终无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者。昔苏绰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绰子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及相隋文帝，奏减赋役，务从轻简，帝悉从之。彼苏威顾能曾谓："今日无若苏威者

乎?"此叅深所叹息。详记之以俟来世。又南轩作《宇文阆州(邦献)志》,谓初君以二父世科为念,刻苦习进士业,为进士者多推称之,两以锁厅试类省,辄下,益力,后虽已领州符,犹不置,盖终其身以是为歉。栻尝以谓:"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坏,大家世族不得尽成其材,其下者苟从禄利,不乐亲文墨事,至其间读书欲自表见者,则又屑其世禄,顾反以从进士觅举得之为荣。噫!昔之人所望于胄子者,岂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莅官廉平,温厚博雅于以进德,孰能御之?顾区区犹以是为歉何哉?二公之作,盖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铭墓而已。若《李茂嘉(谌)墓志》谓明受赦,至建康吕忠穆怡然自若。时李为江东副漕,以言责之,未行,而张忠献檄书至。尽与诸家记事之书不合。则熊子复(克)小历李氏(心传)《系年要录》已有疑于仲益之言矣。蔡伯喈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后之秉笔者,亦能自讼如此否乎?

绍圣四年,殿试考官得胡安国之策,定为第一。将唱名,宰执恶其不诋元祐。而何昌言策云:"元祐臣僚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擢为首选。方天若策云:"当是时,鹤发宵人棋布要路,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为第三,哲宗命再读安国策,亲擢为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郎。张邦昌之僭,昌言为事务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兴,昌言已死,遂追贬。观其进身,可以占终矣。

唐《小说辨疑志》载明皇时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数百岁,持符录,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有荆岩者,颇通《南北史》,问抚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凉州节度。"岩曰:"何得诳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凉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抚惭恨数日而卒。蔡絛《铁围山丛谈》:政和间,有处士王卓者,亦遭遇时主,自言五百岁矣。人视之若不过七八十岁,容状光泽,颇挟容成术,无它异也。鲁公稍异之,一日鲁公命吾延卓坐,吾询其迹,则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丽尝作裨将,因擅纵降卒数十,被黥配之五岭南繇。是遇异人,授以不死方,曾不一瞬间,忽至今矣。"吾问:"还识狄梁公否?"卓曰:"识也。"感它狄相公封卓为白云先生。又问:"当开元天宝间,明皇帝好道,而方士辈出,先生出乎?"曰:"卓时反不出。"问:"何故?"则曰:"卓时与罗家争气,意自不喜出耳。"罗盖公远也。遂历问唐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状,则或合或不合。又言当肃宗时,卓始一出,亦蒙封号。吾问:"果尔,则必识李辅国,辅国状若何?"卓曰:"正得辅国见爱而封,辅国面大且方,美须髯也。"吾笑曰:"先生败矣。"二事正堪作对,信乎!作伪之难也。抚,《唐史》有传,亦言其妄,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评古》谓汉文帝改后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后元年,武帝屡更年号,亦有后元,不知当时何所据而分中与后。谓之后,则疑若有极,乃不讳避,何耶?将当时有先知之谶耶,余谓不然。汉之诸帝不过改元年耳,后人因其有二元,则别以为后,因其有三元,则复冠以中,非当时本称也。武帝虽屡更年号,偶最后不曾命名,独称元年,后人因其崩也。亦以后称焉耳。惟东都建武中元,恐是当时所命也。

西汉诸帝多自立陵庙名,后世不复然。至于及其生而自命以某祖某宗而使万世不祧者,古今所无也。惟于魏明帝见之,孙盛讥之是矣。彼谓顾成之庙称为太宗者,臣下假设之辞耳,非此之比也。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容斋随笔》谓:鲁直末句尤精工。余幼时不能解,每疑鸳鸯可言长会合,两凫则聚散不常,何可言长会合?后乃悟鲁直所谓长会合,特指画者耳。

《新唐书·进表》谓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为文纪事,主于辞达,繁简非所计也。《新唐书》之病,正坐此两语。前辈议之者多矣。晋张辅云:"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以此为迁固优劣。殊不思司马子长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详。班孟坚纪录近事,有不容于略。《春秋传》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正谓是也。洪文敏论《史记·卫青传》,书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又论《檀弓》纪石祁子事云: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谓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此论得之。崇仁吴德远(沆)《环溪诗话》载其少时谒张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诗妙处,人罕能知。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物事,多

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州军，能说半天下，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以为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也是好句，然露与星各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也，即是两件事。又如“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有鼍也，风也，浪也，即是一句说三件事。如“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夹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说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说五件事。惟其实是以健，若一字虚，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人，即渐难为诗。吴又问：“如何是说眼前事，以至满天下事?”右丞云：“如‘独鹤不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只是说眼前所见。如‘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即是说数十里内事。如‘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即是一句说数百里内事。至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两州军。如‘吴楚东南坼’即是一句说半天。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说满天下。”吴因取前辈之诗，参而考之，谓东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鱼犹带骨，披绵黄雀尚多脂”、“鹤间云作髻，驰卧草埋峰”每句亦不过三物。如“酒醒风动竹梦断，月窥楼深谷留风”、“终夜响乱山，衔月半床明”、“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云烟湖寺家家镜，灯火沙河夜夜春”则是三物而不足至。如“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翠浪舞翻红䆉稏，白云穿破碧玲珑”、“叶厚有稜犀甲健，花深少态鹤头丹”等句不过用二物矣。山谷则有数联合格，如“轻尘不动琴横膝，万籁无声月入帘”、“饭香猎户分熊白，酒熟渔家擘蟹黄”、“苦楝狂风寒彻骨，黄梅细雨润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晕鱼分子，槲叶风微鹿养茸”、“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荆公，则合格者稍多。如“帚动川收潦靴鸣，海上潮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阳浮树外”、“苍江水尘涨，原头野火烟”即每句皆能道三件事。以至“庙堂生莽卓，岩穴死伊周”、“和风满树笙簧杂，霁色兼山粉黛重”、“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霁分星斗风雷静，凉入轩窗枕簟间”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无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天下、满天下之说求之，尤未见其有也。然后知诗道之难如此，而古今之美备在杜诗，无复疑矣。此论尤异。以此论诗，浅矣。杜子美之所以高于众作者，岂谓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为工，则必皆如陈无已“桂椒楠栌枫柞樟”之句，而后可以独步，虽杜子美亦不容专美。若以“乾坤日夜浮”为满天下句，则凡句中言天地、华夷、宇宙、四海者皆足以当之矣，何谓无也。张辅喜司马子长五十万言纪三千年事，张右丞喜杜子美一句该五物，识趣正同，故并录之。

邵伯温《闻见录》载：康节先生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与时按康节《首尾吟》，其一云：“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访友时。青眼主人偶不在，白头老叟还空归。几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残春啼子规。独往独来还独坐，尧夫非是爱吟诗。”疑亦此意也。

古今《咏史》诗，求其议论精当。康节先生《题淮阴侯庙》十篇可以为冠。读者当自知之。“一身作乱宜从戮，三族全夷似少恩。汉道是时初杂霸，萧何王佐殆非尊。据立大功非不智，复贪王爵似专愚。造成四百年炎汉，才得安宁反受诛。生身既得逢真主，兵事何须作假王。谁谓祸胎从此始，不宜回首怨高皇。一时韩信为良犬，千古萧何作霸臣。彼此并千名教罪，罪犹不逮谓斯人。韩信事刘元不叛，萧何惑主竟生疑。当初若听蒯通语，高祖功名未可知。虽则有才兼有智，存亡进退处非真。五湖依旧烟波在，范蠡无人继后尘。若非韩信难除项，不得萧何莫制韩。天下须知无一手，苟非高祖用萧难。汉家基定议功勋，异姓封王有五人。不似淮阴最雄杰，敢教根固又生秦。韩信恃功前虑寡，汉王负德尚权安。幽囚必欲擒来斩，固要加诸甚不难。若履暴荣须暴辱，既经多喜必多忧。功成能让封王印，世世长为列土侯。”

首卷书王平甫所云花蕊宫词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简《续成都集》记才二十八首，尽笔于此。庶真赝了然。“五云楼阁凤城间，花木长新日月间。三十六宫连内苑，太平天子坐昆山。”“会真广殿约宫墙，楼阁相扶倚太阳。净甃玉阶横水岸，御炉香气扑龙床。”“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春景，画船来去碧波中。”“东内斜将紫禁通，龙池凤苑夹城中。晓钟声断严妆罢，院院纱窗海日红。”“殿名新立号重光，岛上高楼尽改张。但是一人行幸处，黄金阁子锁牙床。”“安排诸院接行廊，水槛周回十里强。青锦地衣红绣毯，尽铺龙脑郁金香。”“夹城门与内门通，朝罢巡游到苑中。每日日高祗候处，满堤红艳立春风。”“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坐无非列近臣。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立春日进内园花，红蕊轻轻嫩浅霞。跪到玉阶犹带露，一时宣赐与宫娃。”“一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亦从狮子门前入，旋见亭台绕岸傍。”“离宫别院绕宫城，金板轻敲合凤笙。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御制新翻曲子成，六宫才唱未知名。尽将鸾箓抄新

谱，先按君王玉笛声。”“旋移红树斸青苔，宣使龙池再凿开。展得彩波宽似海，水心楼殿胜蓬莱。”“太虚高阁凌波殿，背倚城墙面枕池。诸院各分娘子位，羊车到处不教知。”“修仪承宠住龙池，扫地焚香日午时。等候大家来院里，看教鹦鹉念新诗。”“才人出入每相随，笔砚将行绕曲池。能向彩笺书大字，忽防御制写新诗。”“六宫官职总新除，宫女安排入画图。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频见错相呼。”“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梨园第子簇池头，小乐携来候燕游。旋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赏花开，宫女侵晨探几回。斜望花开遥举袖，传声宣唤近臣来。”“小球场近曲池头，宣唤勋臣试打球。先向画廊排御幄，管弦声动立浮油。”“供奉头筹不敢争，上棚等唤近臣名。内人酌酒才宣赐，马上齐呼万岁声。”“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似走，几回抛鞚抱鞍桥。”“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翔鸾阁外夕阳天，树影花光远接连。望见内家来往处，水门斜过画楼船。”“内人追逐采莲时，惊起沙鸥两岸飞。兰棹把来齐拍水，并船相斗湿罗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飞别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阳斜照满衣红。”“月头支给买花钱，满殿宫娥近数千。遇着唱名多不应，含羞走过御床前。”

任土作贡，三代而下未之或废，时有损益而已。高宗建炎三年，始诏除金银匹帛钱谷，余悉罢贡，盛德事也。《禹贡》以来，历代史志及地理之书，但载土贡之目，而不书其数，惟《元丰九域志》为详，尝取一岁所贡。凡为金二十四两（登一十两、利五两、万、象、融各三两），麸金五十五两（金、饶各一十两、嘉六两，眉、雅、简、资各五两，衡、昌、龙各三两），银四百五两（桂阳、桂各五十两、鄂、邕各三十两、邵、贺、封、端、新康、南恩、梅、容、昭、梧、藤、龚、浔、贵、柳宜、横、白、廉、琼、昌化各一十两，宾化、高、郁林、万安各五两），钢铁一十斤（利），锦三匹（成都），白縠一十匹（襄），隔织一十八匹（秦一十匹、洋八匹），絁七十五匹（汝一十五匹，颍、棣、保定、安肃、陕、威胜各一十匹），花絁一十匹（祁），综丝絁二十匹（潍），绫一百四十五匹（杭三十匹，蔡、定各二十匹，淄、隋、润、明、秀江、陵、澧各一十匹，绵五匹），综丝绫一十匹（兖），白花绫一十匹（梓），综丝绫一十匹（蓬），双丝绫一十匹（徐），方纹绫三十匹（开封），仙纹绫五十匹（青三十匹，潍二十匹），樗蒲绫二十匹（遂），莲绫一十匹（阆），越绫二十匹（越），罗七十匹（真定三十匹，定二十匹，润、彭各二十匹），花罗六匹（成都），春罗四匹（蜀），单丝罗一十匹（蜀），纱四十匹（相、庐、常、太平各一十匹），方纹纱三十匹（开封），茜绯花纱一十匹（越），轻容纱五匹（越），绸一百四十五匹（洺二十匹，陈、汝各一十五匹，大名、徐、颍、博、雄、永宁、广信、陕、怀安各十匹，达五匹），花绸一十匹（大名），绵绸五十匹（简二十匹，大名一十匹，渠、巴、蓬、忠各五匹），绢六百七十匹（随、滑、瀛各三十匹，应天、冀、德、滨、卫、深、亳各二十匹，陈一十五匹，密、齐、淮阳、徐、曹、郓、濮、唐、颍昌、郑、沧、棣、霸、永静、乾、宁、信、安、相、邢、赵、保、顺安、渭平、定、岢岚、宁化、保德、宿海、泗、滁、庐、濠、无为、临江、建昌、涪昌、云安、南平、韶、循、南雄各一十匹，广安五匹），班白绢三匹（诚），布一十五匹（鼎一十匹，梅五匹），丝布二十匹（邛一十匹，果一十匹），纻布一百七十五匹（信阳、楚、和、言、筠、兴国、南安、郴江、陵、安、鼎、岳、归、汉、绵、邵、武英各一十匹，房五匹），白纻布一百六十五匹（舒、湖、虔各二十匹，郢、蕲、黄、常、睦、宜、歙、表、道、连各一十匹，开五匹），高纻布一十匹（成都），细纻二十匹（扬），斑布一十匹（荣），葛布二百三十五匹（洪、抚、潭各三十匹，苏二十匹，随、寿、光、吉、永、全、普、戎、泸、富顺、泉、兴化各一十匹，渝五匹）、蕉布一十五匹（泉一十匹，潮五匹），红花蕉布三十匹（福），练七十匹（建五十匹，和、鼎各一十匹），毛毲一十五段（熙一十段，保安五段），紫茸毛毲一十段（泾），绵一千一百两（齐、颍、莫、卫、赵、婺、处、衢、梁山、泉、兴化各一百两），毡三十领（庆二十领，丰一十领），白毡三十领（镇戎二十领，恩一十领），紫茸毡四领（庆），靴毡一十领（京兆），靴皮二十张（同），獐鹿皮三百一十张（海三百张，通一十张），鲛鱼皮二十六张（白、漳各一十张，温五张，潮一张），龟壳二十枚（广），水马二十枚（广），鼊皮一十张（广），翡翠毛二十枚（钦），席一百七十领（常三十领，澶、秦、陇、苏各二十领，京兆、鄜、宁坊、凤翔、汾各一十领），藨席二十领（开封一十领，颍昌一十领），莞席一百领（扬），簟四十一领（永、静、蕲、睦、饶各一十领、澧一领），藤簟二十领（广），漆器五十事（湖三十事，襄二十事），瓷器三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耀、越各五十事，邢一十事），石器二十事（登一十事，莱一十事），水晶器一十事（信），藤器二十事（象一十事，宾一十事），藤盘一面（循），藤箱一枚（惠），柳箱一十枚（沧），铜鉴一十面（太原），青铜鉴二十面（扬），火筋五十对（邠），剪刀五十枚（邠），笔一千管（江宁五百管，宣五百管），墨三百枚（兖、潞、绛各一百枚），砚四十枚（虢二十枚，宁、端各一十枚），纸四千张（越、歙、池各一千张，真、温各五百张），杂色笺五百张（成都），蜡烛九百五十条（凤翔三百条、汀二百条，成、凤、晋、绛各一百条，阶五十条），花蜡烛一百条（邓），燕脂一十斤（兴元），樬子数珠一十串（象），斑竹一十枝（雷），解

玉砂一百五十斤（邢一百斤，忻五十斤），金漆三十斤（台），弓弦麻二十斤（坊），鳔胶一十斤（通），甲香二十七斤（漳、惠各一十斤，台、广各三斤，潮一斤），青一十斤（代），碌一十斤(代)，朱砂四斤一两（沅、容各二十两，辰一十五两，黔一十两），云母二十斤（兖一十斤，江一十斤），钟乳四斤八两(沂三十两，韶、连各一斤，房十两)，芒硝一十斤(峡)，空青一十两（梓），曾青一十两（梓），禹余粮一十斤（泽），白石英一十二斤（泽一十斤，梧二斤），紫石英二十斤（沂一十斤，兖一十斤），白石脂一十斤（苏），水银三斤二两（辰三十两，沅二十两），石膏二十斤（汾），磁石一十斤（磁），阳起石一十斤（齐），长理石五斤（淄），礜石一十斤（太原），石蠒二百枚（永），白菊花三十斤（邓），人参三十斤一十两（太原、潞、泽各一十斤，辽一十两），天门冬二十斤（果一十斤，普一十斤），甘草二百六十斤（环一百斤，德顺五十斤，原、兰府各三十斤，岷、太原各一十斤），白术一十两（舒），牛膝五十斤(怀)，柴胡三十斤（麟、丰、火山各一十斤），车前子一斗（开），乾山蓣一十五斤（明），细辛一十斤(华)，石斛一十二斤（寿一十斤，广二斤），生石斛四十斤（庐二十斤，光、江各一十斤），巴戟一十斤(剑)，庵兰一十斤（宁），苋蓉三十斤（秦），黄连五十斤（宣三十斤，处、施各一十斤），茯蓉六十斤(渭五十斤，保安一十斤)，防风七十斤（绛三十斤，单一十五斤，齐、兖各一十斤，淄五斤），五味子五十斤（河中），蛇床子二十五斤（单一十五斤，苏一十斤），杜若一十斤（峡），葛粉一十斤（信），栝蒌根一十斤（陕），当归一十斤（威），麻黄二十五斤(开封一十五斤，郑一十斤)，知母一十斤（相），仙灵脾一十斤（沂），紫草五十斤（大名），海藻一十斤(莱)，高良姜一十五斤（钦一十斤，朱崖五斤），牡丹皮一十五斤（渝一十斤，合五斤），零陵香二十斤(道一十斤，全一十斤），缩砂二斤（白），白药子五斤（合），天雄一斤（龙），大黄一百斤（鄜），葶苈子三升（曹），连翘一十斤（黄），续随子三斤（陵井），荆芥一十斤（宁），羌活一十斤（威），木药子二百颗（施一百颗、万一百颗），桂心四十斤（桂二十斤，容二十斤），伏苓三十斤（沂、兖、华各一十斤），伏神五斤（华），酸枣仁三斗（京兆二斗，开封一斗），黄檗五斤（金），五加皮一十斤（峡），杜仲五斤（金），沈香一十斤（广），詹糖香二斤（广），槟榔一千颗（琼），枳壳一十五斤（商一十斤，金五斤），枳实一十五斤（商一十斤，金五斤），巴豆一斤(眉)，红椒三十斤（黎），买子木二斤（渠），白胶香五斤（金），苦药子三斤（陵井），红花五十斤（兴元），柏子仁一十斤（陕），地骨皮二十斤（京兆一十斤，虢一十斤），胡粉二十斤（澶一十斤，相一十斤），龙骨一十斤（河中），麝四斤一十一两（全十两，均、延、丹、河、通、远、宪、岚、文各五两，襄、庆、虢、商、熙、代、茂各三两，房、忻各二两），牛黄九两（密、登、莱各三两），阿胶七斤一十四两（郓六斤，济三十两），鹿茸一对（戎），羚羊角一十五对（阶一十对，龙五对），犀角二株（衡一株，邵一株），蜜三百四十斤（河南、潞各一百斤，凤、兴各三十斤，晋隰、石、夔各二十斤），白密三十斤(信)、蜡四百四十斤（河南、延各一百斤，京兆五十斤，庆、凤、兴各三十斤，隰、石、庐、夔各二十斤，黔、大宁各一十斤），牡砺一十斤（莱），乌贼鱼骨五斤（明），覆盆二斤（随），荜豆一石（邠），粱米一石（孟），茶一百一十斤（南剑），茶米一百斤(潭)，茶牙二十斤（南康一十斤，广德一十斤），碧涧茶牙六百斤（江陵），龙凤等茶八百二十斤（建），盐花五十斤（解），枣一万一千颗（青），榛实一石(凤翔)。漫系之简牍，以广闻见。

钱氏私志

[宋]钱世昭撰　范学辉整理

《钱氏私志》一卷，南宋钱世昭撰。主要记载两宋史实，尤详于宫廷秘闻及礼仪。本整理本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

神庙熙宁间，谕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选勋贤之后、有福者尚之。"岐公未有以奉诏，会大父宝阁知台州回，光玉补试入太学，适与岐公之子敏甫同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钱少监子，风骨不群，文采富赡，恐可奉诏。"岐公遂就启圣院，设斋，令敏甫尽召同舍饭。罢，岐公会茶，熟视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翊日，又令敏甫窃取所业，携以进御，云："臣向奉诏，选勋贤之后尚主，今得吴越王钱某之孙，与臣男同斋，得其业。"又奏启圣亲见之事，乞赐召见。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后数日，有旨，令三班奉职曹诗、进士钱某，又一人，忘其姓名，于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诗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巳时，候内侍宣押入内，至一小殿，殿内皆宫嫔，两贵主在焉。引曹与光玉立于帘前，斯须上小帽领出帘外，熟视，云："帘外与帘内一般。"顾左右，令止御乐，听圣旨。帘内宫人传旨，钱某可尚庆寿公主，曹诗可尚承寿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赐袭衣、玉带。服所赐毕，引至殿下，谢恩。殿上轴帘，慈圣裕陵、宣仁钦圣同坐，慈圣谓曹诗曰："你是我侄，曾见。"拊光玉背曰："钱郎，好女婿。"上云："是个享福节度使。"左右宫妃，观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辇，还内。乐声渐远，复引光玉与曹诗，再入幕次，赐酒五行，执事皆宫人。饮罢，内侍复引至宫门，各以仗下御马一匹。崇政殿亲从官二十人导归第，谓之宣系玉带。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却系方金御仙花带，赴朝参。逾年，贤穆下降，三殿护送就第，太常卤簿迎引。故事，下降后三日，贵主同副车诣景灵宫，及入内谢毕，方见舅姑。旧例，贵主画堂垂帘坐，舅姑拜帘外。贤穆奏乞行常人礼，上与慈圣大喜，再三称诏从请，上令中使宣谕宰执。是日，宰执殿上称贺。

贤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圣问云："主主以未得子为念，为甚不去玉仙圣母处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须是官家、娘娘处分。"后数日，光玉入禁中，上笑云："董婆来娘娘处，说都尉来。"光玉皇恐谢罪，钦圣云："别没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既得圣旨，安敢不信。"遂择日与贤穆同诣玉仙，止留知观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祷。道士见贵主车服之盛，歆艳富贵，云："愿得贫道与大主作儿子。"归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贤穆云："我昨夜梦见玉仙观知观来，与我作孩儿。"亟遣人诣庙祈祷，且问道士动静，知观自去年大主上庙后便不安，不下床多日矣。知观在房内，闻人声，问云："甚处人来？"报云："钱大主临蓐，赍香烛祈祷。"知观笑云："来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宝阁善推步，午时遣人来报光玉云："得数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时生，是个有福节度使。"伯兄果酉时生，平生淡薄，寿享正七十有九。

贤穆有荆雍大长公主牌印，金铸也。金鞍勒、玛瑙鞭、金撮角、红藤下马杌子，闻国初贵主乘马，元祐后不铸印，无乘马仪物。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遍。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戒欧当少戢，不惟不恤，翻以为怨。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文僖数事，皆非美谈。从祖希白尝戒子孙，毋劝人阴事，贤者为恩，不贤者为怨。欧后为人言其盗甥，《表》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

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见而笑云："七岁正是学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欧知贡举时，落第举人作《醉蓬莱词》以议之，词极丑诋，今不录。

岐公在翰苑时，中秋有月，上问当直学士是谁，左右以姓名对。命小殿对，设二位召来，赐酒。公至，殿侧侍班。俄顷，女童、小乐引步辇至，宣学士就坐。公奏：故事无君臣对坐之礼，上云："天下无事，月色清美，与其醉声色，何如与学士论文？若要正席，则外廷赐宴。正欲略去苛礼，放怀饮酒。"公固请，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谢庄赋、李白诗，美其才，又出御制诗示公。公叹仰圣学高妙，每起谢，必敕内侍挟掖，不令下拜。夜下三鼓，上悦甚，令左右宫嫔，各取领巾、裙带，或团扇、手帕求诗。内侍举牙床，以金相水晶砚、珊瑚笔格、玉管笔，皆上所用者，于公前。来者应之，略不停缀，都不蹈袭前人，尽出一时新意，仍称其所长。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欢心，悉以进呈。上云："岂可虚辱?须与学士润笔。"遂各取头上珠花一朵，装公幞头，簪不尽者，置公服袖中。宫人旋取针线，缝联袖口。宴罢，月将西沈，上命辍金莲烛，令内侍扶掖归院。翊日，问学士夜来醉否？奏云："虽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带便上床，取幞头在面前，抱两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传天子请客。

蔡鲁公帅成都。一日，于药市中遇一妇人，多发，如画者毛女。语蔡云："三十年后相见。"言讫，不知所在。蔡后以太师、鲁国公致仕，居京师。一日，在相国寺资圣阁下纳凉，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书。"蔡接书，其人忽不见。启封，大书"东明"二字。蔡不晓其意。后贬长沙，死于东明寺，因就丛焉。吕辨者，蔡门人。蔡罢，珠履尽散，独吕送至长沙。吕乘闲问蔡云："公高明远识，洞鉴古今，知国家之事必至于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将谓老身可以幸免。"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师，蔡谓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时，河北盗贼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许多魔君下生人间，作坏世界。"蔡云："如何得识其人?"徐笑云："太师亦是。"

绍兴间，吴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众作大方石板，盖井口，止能下水桶，遂无损人之患。有人夜行，闻井中叫云："你几个怕坏了活人，我几个几时能勾托生。"观此，不可谓无鬼也。

徽皇闻米元章有字学。一日，于瑶林殿张绢图，方广二丈许，设玛瑙砚、李廷圭墨、牙管笔、金砚匣、玉镇纸、水滴，召米书之上，出帘观看，令梁守道相伴，赐酒果。乃反系袍袖，跳跃，便捷落笔，如云龙蛇飞动。闻上在帘，下回顾，抗声曰："奇绝，陛下!"上大喜，尽以砚匣、镇纸之属赐之。寻除书学博士。一日，崇政殿对事毕，手札子。上顾视，令留椅子上。米乃顾朵殿云："皇帝叫内侍，要唾盂。"阁门弹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礼法拘。"一日，见蔡鲁公，蔡云："元章书法之妙，今日可谓第一。龟山须还他，曼卿佛牌为第一。"米曰："恁地时龟山却且作第二。"米有《孔子赞》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篆书，刻石。

东坡在惠州，佛印居江浙，以地远，无人致书为忧。有道人卓契顺者，慨然叹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矣。"因请书以行，印即致书云：尝读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愿不遇知于主上者，犹能坐茂树以终。曰：子瞻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于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以骖驾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昔有问师，佛法在甚么处？师云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痾屎刺撒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作甚么？三世诸佛，则是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

唐一行尝语人曰："吾尝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范》五福、六极为主，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概。若其人忠孝仁义，所作所为，言行相应，颠沛造次必归于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言行不相应，颠沛造次必归于恶者，凶人也。吉人必获五福之报，凶人必获六极之刑，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若但于风骨、气色中料其前程、休咎，岂悉中也。"

荆公举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贩金贩锦，关吏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锦禁急。'"又字谜云：目字加两点，不得作贝字猜。贝字欠两点，不得作目字猜。贺、资二字也。又四个日，尽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图字也。

燕北风俗，不问士庶，皆自称小人。宣和间，有辽国右金吾卫上将军韩正归朝，授捡校少保、节度使。对中人以上说话，即称小人；中人以下，即称我家。每日到漏舍，诵《天童经》数十遍，其声朗朗，

然且云："对天童，岂可称我?"自皇天生我，皆改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载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辅小人，前后一十余句，凡称我者，皆改为小人。诵毕，赞笑云："这天童极灵圣。"王少师云："若无灵圣，如何持得许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小人之称，其来古矣。"施之于经，是可笑也。

隆兴初，贺子忱知枢密院。有武臣陈理公，尝称从军三十余年，累立战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沟河立功，第三次黄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扬州立功，绍兴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辞气不平，谓朝廷推赏，一次轻于一次。贺正色云："只为边功一次，近于一次。"武臣无词，闻者称报。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翊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燕，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学士笑曰："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元丰间，宋阁使者，善人伦。上知而问云："朕相法如何?"对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问："王安石如何?"对云："安石牛行虎视，牛行足以任，虎视足以威。"又问："卿如何?"对云："臣草木瓦砾，陛下用之则贵，不用则贱。"

张天觉丞相再召到阙，《谢表》云：十年去国，门前之雀可罗。一日还朝，屋上之乌亦好。后有一达官效颦，云：十年去国，不闻长乐之钟。一日还朝，复见大君之鼎。见魏汉津所铸九鼎初成也。

明节刘后一时遭遇，宠倾六宫。忽苦痁疾，临终戒左右云："我有遗祝在领巾上，候我气绝，奏官家亲自来解。"语毕而终。左右驰奏，上至哀恸，悲不自胜，领巾上蝇头细字，其辞云："妾出身微贱而无寸长，一旦遭遇圣恩，得与嫔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虽埋骨于九泉，魂魄不离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之重，天下生灵之众。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贱妾一人，过有思念，深动圣怀。况后宫万计，胜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而与君父诀别，谪限已尽，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不能尽。"下有数百点，悲切之言，不能尽记。自后左右每欲宽解。必提领巾。上愈伤感。闻者谓李夫人不足道也，林灵素谓后是九华安妃。临终闻本殿异香，音乐。次年，有青城术士，见后于巫山，仿佛钿合金钗云。

叔父太尉，昭陵之甥，亲见宣政太平文物之懿，逮事太上，备膺养遇，在帝左右，衔金出疆，凡耳目所接，事出一时，语流千载者，广记而备言之，世昭敬请而集，名曰《钱氏私志》云。侄迪功郎、秀州嘉兴尉世昭序。

桂海虞衡志

[宋]范成大撰　赵睿才整理

《桂海虞衡志》一卷，南宋范成大撰。该书乃成大由广右入蜀时道中追记而成。凡所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方志未载者及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共十三篇。有《古今逸史》、《学海类编》本等。

序

始余自紫薇垣出帅广右，姻亲故人张饮松江，皆以炎荒风土为戚。余取唐人诗考桂林之地，少陵谓之"宜人"，乐天谓之"无瘴"，退之至，以湘南江山胜于骖鸾仙去。则宦游之适，宁有逾于此者乎？既以解亲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则风气清淑，果如所闻，而岩岫之奇绝，习俗之醇古，府治之雄胜，又有过所闻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诚，相戒毋欺侮。岁比稔，幕府少文书，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诏徙镇全蜀，亟上疏，固谢不能留。再阅月，辞勿获命，乃与桂民别，民觞客于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航潇湘，绝洞庭，溯滟滪，驰驱两川，半年达于成都。道中无事时，念昔游，因追记其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著之，以备土训之图。噫！锦城以名都乐国闻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惓惓于桂林，至为之缀缉，琐碎如此。盖以信余之不鄙夷其民，虽去之远且在名都乐国，而犹弗忘之也。淳熙二年长至日。

志岩洞

余尝评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士大夫落南者少，往往不知，而闲者亦不能信。余生东吴，而北抚幽蓟，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太行、常山、衡岳、庐阜皆崇高雄厚，虽有诸峰之名政尔魁然大山峰云者，盖强名之，其最号奇秀，莫如池之九华，歙之黄山，括之仙都，温之雁荡，夔之巫峡，此天下同称之者，然皆数峰而止耳，又在荒绝僻远之濒，非几杖间可得，且所以能拔乎其萃者，必因重冈复岭之势，盘亘而起，其发也有自来。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笋瑶篸，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当为天下第一。韩退之诗云："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柳子厚《訾家洲记》云："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黄鲁直诗云："桂岭环城如雁荡，平池苍玉忽嵯峨。"观三子语意，则桂山之奇固在目中，不待余言之赘。顷尝图其真形，寄吴中故人，盖无深信者，此未易以口舌争也。山皆中空，故峰下多佳岩洞，有名可纪者三十馀所，皆去城不过七八里，近者二三里，一日可以遍至，今推其尤者，记其略。

读书岩，在独秀峰下，直立郡治后，为桂主山。傍无坡阜，突起千丈，峰趾石屋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环堵之室。颜延年守郡时，读书其中。

伏波岩，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凿通透，户牖傍出，有悬石如柱，去地一线，不合俗名马伏波。试剑石前浸江滨，波浪汹涌，日夜漱啮之。

叠彩岩，在八桂堂后，支径登山太半，有洞曲转，穿出山背。

白龙洞，在南溪平地半山中，龛有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室。

刘仙岩，在白龙洞之阳，仙人刘仲远所居也。石室高寒，出半山间。

华景洞，高广如十间屋，洞门亦然。

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天然刓刻作大洞门，透彻山背。顶高数十丈，其形正员，望之端整如大月轮，江别派流贯洞中。踞石弄水，如坐卷蓬大桥下。

龙隐洞，龙隐岩，皆在七星山脚，没江水中。泛舟至，石壁下有大洞，门高可百丈，鼓棹而入，仰观洞顶，有龙迹，夭矫若印泥然，其长竟洞。舟行仅一箭许，别有洞门，可出岩。在洞侧山半有小寺，即岩为佛堂，不复屋。

雉岩，亦江滨，独山有小洞，洞门下临漓江。

立鱼峰，在西山后。雄伟高峻，如植立一鱼。馀

峰甚多，皆苍石刻峭。

栖霞洞，在七星山。七星山者，七峰位置如北斗。又一小峰在傍，曰辅星。石洞在山半腹，入石门下行百馀级，得平地可坐数十人。傍有两路，其一西行，两壁石液凝冱，玉雪晶荧，顶高数十丈，路阔亦三四丈，如行通衢中，顿足曳杖，铿然有声，如鼓钟声，盖洞之下又有洞焉。半里遇大壑，不可进，一路北行，俯偻而入，数步则宽广，两傍十许丈，钟乳垂下累累，凡乳床必因石派而出，不自顽石出也。进里馀所见益奇。又行食顷则多歧，游者恐迷途不敢进，云通九疑山也。

元风洞，去栖霞傍数百步，风自洞中出，寒如冰雪（元字胡涓切）。

曾公洞，旧名冷水岩。山根石门砑然，入门，石桥甚华，曾丞相子宣所作。有涧水，莫知所从来，自洞中右旋，东流桥下，复自右入，莫知所往。或谓洑流入于江也。度桥有仙田数亩，过田路窄且湿，俯视石罅尺馀，匍匐而进，旋复高旷，可通栖霞。

屏风岩，在平地断山峭壁之下。入洞门，上下左右皆高广，百馀丈中有平地，可宴百客。仰视钟乳森然，倒垂者甚多。蹑石磴五十级，有石穴通明，透穴而出，则山川城郭，恍然无际。余因其处作朝天观，而命其洞曰空明。

隐山六洞，皆在西湖中隐山之上。一曰朝阳，二曰夕阳，三曰南华，四曰北牖，五曰嘉莲，六曰白雀。泛湖泊舟，自西北登山，先至南华。出洞而西，至夕阳，洞穷有石门可出，至北牖，出洞十许步至朝阳。又西至北牖，穴口隘狭，侧身入，有穴通嘉莲。西湖之外，既有四山，巉岩碧玉，千峰倒影，水面固已奇绝，而湖心又浸阴山诸洞之外，别有奇峰，绘画所不及，荷花时有，泛舟故事胜赏甲于东南。

北潜洞，在隐山之北，中有石室、石台、石果之属。石果作荔枝、胡桃、枣、栗之形，人采取玩之，或以饤盘相问遗。

南潜洞，在西湖中罗家山上。

佛子岩，亦名钟隐岩。去城十里，号最远。一山窣起莽苍中，山腰有上中下三洞。最广中洞，明敞高百许丈，上洞差窄。一小寺就洞中结架，因石屋为堂室。

虚秀洞，去城差远。大石室面平野，室左右皆有径隧，各数十百步，穿透两傍，亦临平野。以上所纪，皆附郭可日涉者，馀外邑岩洞尚多，不可皆到。兴安石乳洞最胜。余罢郡时过之，上中下亦三洞。此洞与栖霞相甲乙，他洞不及也。阳朔亦有绣山、罗汉、白鹤、华盖、明珠五洞，皆奇。又闻容州都峤有三洞，天融州有灵岩真仙洞，世传不下桂林，但皆在瘴地，士大夫尤罕到。

志金石

《本草》有玉石部，专主药物，非疗病虽重不录。此篇亦主为方药所须者。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矿出也。峒民以淘沙为生，抔土出之，自然融结成颗，大者如麦粒，小者如麸片，便可锻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则重炼取足色，耗去什二三。既炼则是熟金，丹灶所须生金，故录其所出。

丹砂，《本草》以辰砂为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处与湖北犬牙山北为辰砂，南为宜砂。地脉不殊，无甚分别。宜砂老者白色，有墙壁如镜，生白石床上，可入炼，势敌辰砂。《本草·图经》乃云："宜砂出土石间，非白石床所生"，即是未识宜砂也。别有一种，色红质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间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砂大者数十百两，作块，黑暗少墙壁，嚼之紫黛，不堪入药，彼人惟以烧取水银。《图经》又云：融州亦有砂。今融州元无砂，邕融声相近，盖误云。

水银，以邕州溪洞朱砂末之入炉烧取，极易成。以百两为一铫，铫之制，以猪胞为骨，外糊厚纸数重，贮之不漏。钟乳，桂林接宜融山中洞穴至多，胜连州远甚。余游洞，亲访之，仰视石脉涌起处，即有乳床如玉雪，石液融结所为也。乳床下垂如倒数峰，小山峰端渐锐且长，如冰柱，柱端轻薄中空如鹅管，乳水滴沥未已，且滴且凝，此乳之最精者。以竹管仰盛，折取之，炼治家又以鹅管之端尤轻明如云母爪甲者为胜。

铜，邕州右江州峒所出。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好用铜器。

绿，铜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铜处，生石中。质如石者，名石绿。又有一种脆烂如碎土者，名泥绿，品最下，价亦贱。

滑石，桂林属邑及猺洞中皆出。有白黑二种，功用相似。初出如烂泥，见风则坚，又谓之冷石。土人以石灰圬壁，及未干时以滑石末拂拭之，光莹如玉。

铅粉，桂州所作最有名，谓之桂粉，其粉以黑铅著糟瓮罨化之。

无名异，小黑石子也。桂林山中极多，一包数百枚。

石梅，生海中。一丛数枝，横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虽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着如覆菌。或云木质为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虾之类。

石柏，生海中。一干极细，上有一叶，宛是侧柏。扶疏无小异，根所附着如乌药，大抵皆化为石矣。此与石梅，虽未详可以入药否，然皆奇物，不可不志。

志香

南方火行，其气炎上，药物所赋，皆味辛而嗅香，如沈笺之属，世专谓之香者，又美之所钟也。世皆云二广出香，然广东香，乃自舶上来。广右香，产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胜，人士未尝落南者，未

必尽知。故著其说。

沈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一名土沈香。少大块。其次如茵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茅竹叶者佳。至轻薄如纸者，入水亦沈，香之节因久蛰土中，滋液下流，结而为香。采时，香面悉在下，其背带木性者乃出土上，环岛四郡界皆有之。悉冠诸蕃，所出又以出万安者为最胜。说者谓，万安山在岛正东，钟朝阳之气，香尤蕴藉丰美。大抵海南香，气皆清淑，如莲花、梅英、鹅梨、蜜脾之类。焚一博投许，氛翳弥室，翻之，四面悉香。至煤烬气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识，盖海上亦自难得。省民以牛博之于黎，一牛博香一担，归自差择，得沈水十不一二。中州人士，但用广州舶上占城真腊等香。近年又贵丁流眉来者，余试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香往往腥烈，不甚腥者，意味又短，带木性尾烟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海外蕃舶，而聚于钦州，谓之钦香。质重实，多大块，气尤酷烈，不复风味，惟可入药，南人贱之。

蓬莱香，亦出海南，即沈水香结未成者。多成片，如小笠及大菌之状，有径一二尺者，极坚实，色状皆似沈香，惟入水则浮，刳去其背带术处，亦多沈水。

鹧鸪班香，亦得之于海南。沈水、蓬莱及绝好笺香中，槎牙轻松，色褐黑而有白斑点，点如鹧鸪臆上毛，气尤清婉似莲花。

笺香，出海南，香如蝟皮、栗蓬及渔蓑状，盖修治时雕镂费工。去木留香，棘刺森然，香之精钟于刺端，芳气与他处笺香夐别。出海北者，聚于钦州，品极凡，与广东舶上生熟速结等香相埒。海南笺香之下，又有重漏生结等香皆下色。

光香，与笺香同品第，出海北及交趾，亦聚于钦州。多大块，如山石枯槎，气粗烈如焚松桧，曾不能与海南笺香比。南人常以供日用及常程祭享。

沈香，出交趾。以诸香草合和蜜，调如薰衣香，其气温磨，自有一种意味，然微昏钝。

香珠，出交趾。以泥香捏成小巴豆状，琉璃珠间之彩丝贯之，作道人数珠，入省地卖，南中妇人好带之。

思劳香，出日南。如乳香历青黄褐色，气如枫香，交趾人用以合和诸香。

排草，出日南。状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亦用以合香，诸草香无及之者。

槟榔苔，出西南海岛。生槟榔木上，如松身之艾蒳，单爇极臭。交趾人用以合泥香，则能成温磨之气，功用如甲香。

橄榄香，橄榄木脂也，状如黑胶饴。江东人取黄连木及枫木脂以为榄香，盖其类出于橄榄。故独有清烈出尘之意，品格在黄连枫香之上。桂林东江有此果，居人采香卖之。不能多得，以纯脂不杂木皮者为佳。

零陵香，宜融等州多有之。土人编以为席荐坐褥，性暖宜人。零陵今永州，实无此香。

志　酒

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顷数仕于朝，游王公贵人家，未始得见名酒。使金至燕山，得其宫中酒号“金兰”者，乃大佳。燕西有金兰山，汲其泉以酿。及来桂林而饮“瑞露”，乃尽酒之妙，声震湖广。则虽“金兰”之胜，未必能颉颃也。

瑞露，帅司公厨酒也。经抚所前有井清烈，汲以酿，遂有名。今南库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库井酒，仍佳。

古辣泉，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墟中泉酿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老酒，以麦麴酿酒，密封藏之可数年。士人家尤贵重，每岁腊中，家家造鲊，使可为卒岁计。有贵客，则设老酒冬鲊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为厚礼。

志　器

南州风俗，猱杂蛮猺。故凡什器多诡异，而外蛮兵甲之制，亦边镇之所宜知者。

竹弓，以熏竹为之。筋胶之制一如角弓，惟揭箭不甚力。

黎弓，海南黎人所用，长弰木弓也。以藤为弦，箭长三尺。

无羽镞，长五寸，如茨菰叶，以舞羽，故射不远三四丈，然中者必死。

蛮弩，诸峒猺及西南诸蕃，其造作略同。以硬木为弓，桩甚短，似中国猎人射生弩，但差大耳。

猺人弩，又名编架弩。无箭槽，编架而射也。

药箭，化外诸蛮所用。弩虽小弱，而以毒药濡箭锋，中者立死，药以蛇毒草为之。

蛮甲，惟大理国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如龟壳，坚厚与铁等。又联缀小皮片为披膊，护项之属，制如中国铁甲叶，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内外，悉朱地间黄黑漆，作百花虫兽之文，如世所用犀毗器，极工妙。又以小白贝累累骆甲缝及装兜鍪，疑犹传古贝胄朱綅遗制云。

黎兜鍪，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织为之。

云南刀，即大理所作。铁青黑沈沈不韬，南人最贵之。以象皮为鞘，朱之上，亦画犀毗花文。一鞘两室，各函一刀。靶以皮条缠束，贵人以金银丝。

峒刀，两江州峒及诸外蛮无不带刀者。一鞘二刀，与云南同。但以黑漆杂皮为鞘。

黎刀，海南黎人所作。刀长不过一二尺，靶乃三四寸，织细藤缠束之。靶端插白角片尺许，如鹍鸮尾，以为饰。

蛮鞍，西南诸蕃所作。不用鞯，但空垂两木，镫镫之状，刻如小龛，藏足指其中。恐入荆棘，伤足

也。后鞧镞木为大钱，累累贯数百，状如中国骡驴鞧。

蛮鞭，刻木节节如竹根，朱墨间漆之。长才四五寸，其首有铁环，贯二皮条，以策马。

花腔腰鼓，出临桂职田乡。其土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油画红花文以为饰。

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全似鞞鼓。

铳鼓，猺人乐。状如腰鼓，腔长倍之，上锐下侈，亦以皮鞔植于地，坐拊之。

卢沙，猺人乐。状类箫，纵八管，横一管贯之。

胡卢笙，两江峒中乐。

藤合，屈藤盘绕，成柈合状，漆固护之。出藤梧等郡。

鸡毛笔，岭外亦有兔，然极少。俗不能为兔毫笔，率用鸡毛，其锋踉蹡不听使。

练子，出两江州峒，大略似苎布。有花纹者，谓之花练。土人亦自贵重。

绥，亦出两江州峒。如中国线罗，上有遍地小方胜纹。

蛮毡，出西南诸蕃，以大理者为最。蛮人昼披夜卧，无贵贱，人有一番。

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绵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

黎单，亦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绵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

槟榔合，南人既喜食槟榔。其法：用石灰或蚬灰并扶留藤同咀，则不涩。士人家至以银锡作小合，如银铤样，中为三室，一贮灰，一贮藤，一贮槟榔。

鼻饮杯，南人习鼻饮。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浆。暑月以饮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记之，以发览者一胡卢也。

牛角杯，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饮酒，亦古兕觥遗意。

蛮碗，以木刻，朱黑间漆之。侈腹而有足，如敦瓿之形。

竹釜，猺人所用。截大竹筒以当铛鼎，食物熟而竹不熸，盖物理自尔，非异也。

戏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

志禽

南方多珍禽，非君子所问。又余以法禁采捕甚急，故不能多识。偶于人家见之，及有异闻者，录以备博物。

孔雀，生高山乔木之上，人探其雏育之。喜卧沙中，以沙自浴，拘拘甚适。雄者，尾长数尺，生三年尾始长。岁一脱尾，夏秋复生。羽不可近目，损人。饲以猪肠及生菜，惟不食菘。

鹦鹉，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鹦鹉为鲊，又以孔雀为腊，皆以其易得故也。此二事载籍所未纪，自余始志之。南人养鹦鹉者云，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则发瘴，噤战如人患寒热，以柑子饲之则愈，不然必死。

白鹦鹉，大如小鹅，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抚之，有粉粘著指掌，如蛱蝶翅。

乌凤，如喜雀。色绀碧，颈毛类雄鸡，鬓头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长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毛羽。一簇冠尾绝异，大略如凤。鸣声清越如笙箫，然度曲妙合宫商，又能为百虫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极难得。然书传未之纪，当由人罕识云。

秦吉了，如鹳鸲。绀黑色，丹咮黄距，目下连顶，有深黄文，顶毛有缝，如人分发，能人言，比鹦鹉尤慧。大抵鹦鹉如儿女，吉了声则如丈夫。出邕州溪峒中。《唐书》："林邑出结辽鸟。"林邑今占城，去邕钦州但隔交趾，疑即吉了也。

锦鸡，又名金鸡，形如小雉，湖南北亦有之。

山凤凰，状如鹈雁，嘴如凤，巢两江深林中。伏卵时，雄者以木枝杂桃胶，封其雌于巢，独留一窍，雄飞求食以饲之。子成即发封，不成则窒窍杀之。此亦异物，然未之见也。

翻毛鸡，翮翎皆翻生，弯弯向外，尤驯狎，不散逸，二广皆有。

长鸣鸡，高大过常鸡。鸣声甚长，终日啼号不绝。生邕州溪洞中。

翡翠，出海南，邕贺二州亦有，腊而卖之。

灰鹤，大如鹤。通身灰惨色，去顶二寸许毛始丹，及颈之半，亦能鸣舞。

鹧鸪，大如竹鸡而差长。头如鹑，身文亦然，惟臆前白点正圆如珠，人采食之。

水雀，苍色似鹡鸰。飞集户庭，翾翾然与燕雀为伍。

志兽

兽莫巨于象，莫有用于马，皆南土所宜。余治马政颇补苴漏隙，其说累牍所不能载。姑著其略，及畜兽稍异者，并为一篇。

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则两牙。佛书云"四牙"又云"六牙"。今无有。

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自杞取马于大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

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

果下马，土产小驷也。以出德庆之泷水者为最，高不逾三尺。骏者有两脊骨，故又号双脊马，健而喜行。

猨，有三种：金丝者黄，玉面者黑，纯黑者面亦黑。金丝、玉面皆难得。或云纯黑者雄，金丝者雌。

又云雄能啸，雌不能也。猿性不耐著地，著地辄泻以死，煎附子汁饮之即愈。

蛮犬，如猎狗，警而猘。

郁林犬，出郁林州。极高大，垂耳拳尾，与常犬异。

花羊，南中无白羊，多黄褐白班如黄牛。又有一种深褐黑脊白斑，全似鹿。

乳羊，本出英州。其地出仙茅羊，食茅，举体悉化为肪，不复有血肉，食之宜人。

绵羊，出邕州溪洞及诸蛮国，与朔方胡羊不异。

麝香，自邕州溪洞来者，名土麝。气臊烈，不及西蕃。

火狸，狸之类不一。邕别有一种，其毛色如金钱豹，但其钱差大耳。彼人云，岁久则化为豹，其文先似之矣。

风狸，状似黄猿，食蜘蛛。昼则拳曲如猬，遇风则飞行空中。其溺及乳汁主大风疾，奇效。

懒妇，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机轴织纴之器挂田所，则不复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山猪，即豪猪。身有棘刺，能振发以射人。二三百为群，以害禾稼，州洞中甚苦之。

石鼠，专食山豆根。宾州人以其腹干之，治咽喉疾，效如神，谓之石鼠肚。

香鼠，至小仅如指擘大，穴于柱中，行地中，疾如激箭。

山獭，出宜州溪洞，俗传为补助要药。洞人云，獭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兽悉避去。獭无偶，抱木而枯，洞獠尤贵重。云能解药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许，傅治立消。一枚直金一两，人或求买。但得杀死者，功力甚劣。

志虫鱼

虫鱼微物，外薄于海者，其类庸可既哉？录偶见闻者万一。

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蜑户投水采蚌取之。岁有丰耗，多得谓之珠熟。相传海底有处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近。蚌之细碎蔓延于外者，始得而采。

车磲，似大蚌，海人磨治其壳，为诸玩物。

蚺蛇，大者如柱长。称之，其胆入药。南人腊其皮，刮去鳞，以鞔鼓。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数辈满头插花，趋赴蛇。蛇喜花，必驻视，渐近竞拊其首，大呼红娘子。蛇头益俛不动，壮士大刀断其首，众悉奔散，远伺之。有顷，蛇省觉，奋迅腾掷，傍小木尽拔，力竭乃毙。数十人舁之，一村饱其肉。

玳瑁，形如龟鼋辈。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错，鳞差以成一背，其边裙阑阙，啮如锯齿，无足而有四鬣，前两鬣长，状如楫，后两鬣极短。其上皆有鳞甲，以四鬣棹水而行。海人养以盐水，饲以小鳞，俗传甲子庚申日辄不食，谓之玳瑁斋日。其说甚俚。

蜈蚣，有极大者。

青螺，状似田螺。其大两拳，揩磨去粗皮，如翡翠色，雕琢为酒杯。

鹦鹉螺，状如蜗牛。壳磨治出精采，亦雕琢为杯。

贝子，海傍皆有之。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

石蟹，生海南，形真似蟹。云是海沫所化，理不可诘。又有石虾，亦其类。

鬼蛱蝶，大如扇，四翅，好飞荔枝上。

黑蛱蝶，大如扇，橘蠹所化，北人云玄武蝉。

嘉鱼，状如小鲥鱼，多脂，味极腴美，出梧州火山。人以为鲊饷远。

虾鱼，出漓水，肉白而丰味，似虾而松美。

竹鱼，出漓水，状似青鱼，味如鳜鱼。南中鱼品如鲤鲫辈，皆有之。而以虾竹二鱼为珍。

天虾，状如太飞蚁。秋社后，有风雨则群堕水中，有小翅，人候其堕，掠取之为鲊。

志花

桂林具有诸草花木，牡丹芍药桃杏之属，但培溉不力，存形似而已。今著其土产独宜者，凡北州所有，皆不录。

上元红，深红色，绝似红木瓜花，不结实，以灯夕前后开，故名。

白鹤花，如白鹤，立春开。

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叶柔薄有毛。别自有一种，如中州所出者。

红豆蔻，花丛生，叶瘦如碧芦。春末发，初开花先抽一干，有大箨包之，箨解花见，一穗数十蕊，淡红鲜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则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齐缨络及翦采鸾枝之状。此花无实，不与草豆蔻同种，每蕊心有两瓣相并，词人托兴曰比目连理云。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末开，蕊圆白如大珠，既拆则似茶花，气极清芳，与茉莉素馨相逼。番人采以蒸香，风味超胜。

红蕉花，叶瘦类芦箬心，中抽条，条端发花叶数层，日拆一两叶，色正红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点鲜绿，尤可爱。春夏开，至岁寒犹芳。又有一种，根出土处特肥，饱如胆瓶，名胆瓶蕉。

枸那花，叶瘦长，略似杨柳。夏开淡红花，一朵数十萼，至秋深犹有之。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开，一簇一二十葩，轻盈似海棠。

水西花，叶如萱草，花黄，夏开。

裹梅花，即木槿。有红白二种，叶似蜀葵，采红者，连叶包裹黄梅，盐渍暴干，以荐酒，故名。玉修花，粉红色，四季开，象蹄花，如栀子而叶小，夏开至秋深。

素馨花，比番禺所出为少，当由风土差宜故也。

茉莉花，亦少如番禺。以淅米浆日溉之，则作花不绝，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叶，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鱼腥水一溉，益佳。

石榴花，南中一种，四季常开。夏中既实之后，秋深忽又大发花，且实。枝头硕果罅裂，而其旁红英粲然，并花实，折钉盘筵，极可玩。

添色芙蓉花，晨开，正白，午后微红，夜深红。

侧金盏花，如小黄葵，叶似槿，岁暮开，与梅同时。

志 果

世传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间草本实，猿狙之所甘，人强名以为果。故余不能尽识，录其识可食者五十五种。

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才百馀里便有之，亦未甚多。昭平出槱核，临贺出绿色者，尤胜。自此而南，诸郡皆有之，悉不宜干，肉薄味浅，不及闽中所产。

龙眼，南州悉有之。极大者出邕州，围如当二钱，但肉薄不能远过常品为可恨。

馒头柑，近蒂起馒头，尖者味香胜，可埒永嘉乳柑。

金橘，出管道者为天下冠，出江浙者皮甘肉酸不逮矣。

绵李，味甘美，胜常品，擘之两片，开如离核桃。

石栗，圆如弹子，每颗有梗，抱附之类杓柄，肉黄白，甘韧，似巴榄子。仁附肉有白膶，不可食，发病。北人或呼为海胡桃。

龙荔，壳如小荔枝，肉味如龙眼，木身，叶亦似二果，故名。可蒸食，不可生啖，令人发痫，或见鬼物。三月开小白花，与荔枝同时。

木竹子，皮色形状全似大枇杷。肉甘美，秋冬间实。

冬桃，状如枣，深碧而光，软烂甘酸，春夏熟。

罗望子，壳长数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内有二三实，煨食甘美。

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如人面。两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煎。

乌榄，如橄榄，青黑色，肉烂而甘。

方榄，亦橄榄类。三角或四角，出两江州洞。

椰子，木身、叶悉类棕榈桄榔之属。子生叶间，一穗数枚，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谓惟此与波罗蜜等耳。皮中子壳可为器，子中瓤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瓤中酒，新者极清芳，久则浑浊不堪饮。

蕉子，芭蕉极大者，凌冬不凋。中抽干，长数尺，节节有花，花褪叶根有质，去皮取肉，软烂如绿柿，极甘冷，四季实，土人或以饲小儿。云性凉去客热。以梅汁渍，暴干，按令扁，味甘酸，有微霜，世所谓芭蕉干者是也，又名牛子蕉。鸡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实。

芽蕉，子小如鸡蕉，尤香嫩，甘美，秋初实。

红盐草果，取生草豆蔻，入梅汁盐渍令色红。暴干，以荐酒。

鹦哥舌，即红盐草果之珍者。实始结即频取红盐干之，才如小舌。

八角茴香，北人得之以荐酒。少许咀嚼，甚芳香，出左右江州洞中。

馀甘子，多贩入北州，人皆识之，其木可以制器。

五棱子，形甚诡异。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状，味酸，久嚼微甘，闽中谓之羊桃。

黎朦子，如大梅，复似小橘，味极酸。

波罗蜜，大如冬瓜，外肤磊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极甘，子练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卷皮蘸墨以代毡刷，宜墨而不损纸，极便于用，此法可传。但北州无许大柚耳。

橹罟子，大如半升碗。谛视之，数十房攒聚成球，每房有缝，冬生青，至夏红，破其瓣，食之微甘。

槎㯳子，如锥栗，肉甘而微涩。

地蚕，生土中，如小蚕，又似甘露子。

赤柚子，如橄榄，皮青肉赤。（以下并春实）

火炭子，如乌李。

山韶子，色红，肉如荔枝。（以下八种并夏实）

山龙眼，色青，肉如龙眼。

部谛子，色黄，如火石榴。

木赖子，如淡黄大李。

粘子，如指面大，褐色。

罗晃子，如橄榄，其皮七重。

千岁子，如青黄李，味甘。

赤枣子，如酸枣，味酸。

藤韶子，大如凫卵柿。（以下十三种并秋实）

古米子，壳黄，中有肉，如米粒。

壳子，如青梅，味甘。

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桃。

木连子，如胡桃，紫色。

罗蒙子，黄如大橙柚。

毛栗，如橡栗。

特乃子，状似榧，而圆长端正。

不纳子，似黄熟小梅。极易烂，烂即破。肉附核，可为经珠，似菩提子。

羊矢子，色状全似羊矢，味亦不佳。

日头子，状如樱桃，色如蒲桃穗。

秋风子，色状俱似楝子。

黄皮子，如小枣。

朱圆子，正圆，深红，状如楝子。（以下六种皆冬实）

扁桃，大如桃而扁，色正青。

粉骨子，皮黄色，如粉。

塔骨子，扁如大橘，皮里空虚。

布衲子，类李而黄。

黄肚子，如小石榴。

志草木

异草瑰木，多生穷山荒野。其不中医和匠石者，人亦不采。故余所识者少，惟竹品乃多桀异，并附于录。

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桂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宜州。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纹，形如圭制字者，意或出此。叶味辛甘，与皮无别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数亩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干而下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语。禽鸟衔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茂。根下至地，得土气，久则过其所寄。

沙木，与杉同类，尤高大。叶尖成丛，穗少，与杉异。

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榈。有节似大竹，一干挺上，高数丈。开花数十穗，绿色。

思儡木，生两江州洞。坚实，渍盐水中，百年不腐。

胭脂木，坚致，色如胭脂，可镞作。出融州及州洞，桂林属县亦有之。

鸡桐，叶如楝，其叶煮汤，疗足膝疾。

龙骨木，色翠青，状如枯骨。

风膏药，叶如冬青，治太阳疼、头目昏眩。

南漆，如稀饴，气如松脂，霑霑无力。

簕竹，叶大且密，略如芦苇。

涩竹，肤粗涩如木工所用砂纸，可以错磨爪甲。

人面竹，节密而凸，宛如人面，人采为拄杖。

钓丝竹，类簕竹，枝极柔弱。

斑竹，中有叠晕。江浙间斑竹，直一泪痕，无晕也。

猫头竹，质性类筋竹。

桃枝竹，多生石上，叶如小棕榈，人以大者为杖。

竻竹，刺竹也，芒棘森然。

箭竹，山中悉有。

宿根茄，茄本，不凋，明年结实。

铜鼓草，其实如瓜，疗疮疡毒。

大蓊，容梧道中久无霜雪处。年深滋长，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舆之扛。

石发，出海上，纤长如丝缕。

扁菜，细如荇带，扁如薤菜，长一二尺。

都管草，一茎六叶，辟蜈蚣蛇。

花藤，镞以为器用，中有花纹。

胡蔓藤，毒草也。揉其草，渍之水，入口即死。

杂　志

峤南风土之异，宜录以备博闻，而不可以部居，谓之杂志。

雪，南州多无雪霜，草木皆不改柯易叶。独桂林岁岁得雪，或腊中三白，然终不及北州之多。灵川兴安之间，两山蹲踞中，容一马，谓之严关。朔雪至关辄止，大盛则度送至桂林城下，不复南矣。

风，广东南海有飓风，西路稍北州县悉无之。独桂林多风，秋冬大甚，拔木飞瓦，昼夜不息，俗传“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则弥旬”。去海犹千馀里，非飓也。土人自不知其说，余试论之。桂林地势视长沙、番禺，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风，理固然也。

癸水，桂林有古记，父老传诵之。略曰：“癸水绕东城，永不见刀兵。”癸水，漓江也。

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其中人如疟状，治法虽多，常以附子为急须，不换金正气散为通用。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

桂岭，旧不知的实所在。城北五里有寻丈小坡，立石其上，刻曰桂岭。贺州自有桂岭县，相传名始安岭，在其地，今小坡非也。

俗字，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䂪（音矮），不长也。闷（音稳），坐于门中，稳也。奀（亦音稳），大坐，亦稳也。仦（音袅），小儿也。奀（音动），人瘦弱也。歪（音终），人亡绝也。孬（音腊），不能举足也。仸（音大），女大及姊也。岙（音勘），山石之岩窟也。闩（音攛），门横关也。他不能悉记，余阅讼牒二年，习见之。

大理国间有文书至南边，及商人持其国佛经题识，犹有用圀字者。圀，武后所作国字也。《唐书》称大理国，今其国止用理字。

卷伴，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强暴，窃人妻女以逃，转移他所，安居自若，谓之卷伴。言卷以为伴侣也。已而复为后人卷去，至有历数卷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夫访知所在，诣官自陈。官为追究，往往所谓前夫，亦是卷伴得之复为后人所卷。惟其亲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诉，即归始初被卷之家。

草子，即寒热时疫。南中吏卒小民不问病源，但头痛体不佳便谓之草子。不服药，使人以小锥刺唇及舌尖，出血，谓之挑草子。实无加损于病，必服药乃愈。

志　蛮

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其外则西南诸蛮，蛮之区落不可殚记。姑记其声问相接，帅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数种：曰羁縻州洞，曰猺，曰蛮，曰黎，曰蜑，通谓之蛮。

羁縻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旧有四道，侬氏谓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皆侬姓。又有四

道：黄氏谓安德、归乐、露城、田州，皆黄姓。又有武侯、延众、石门、感德四镇之民，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国朝开拓浸广州县洞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洞。其次有同发遣权，发遣之属，谓之主户。馀民皆称提陀，犹言百姓也。其田计口给民，不得典卖，惟自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知州别得养印田犹圭田也。权州以下无印记者，得荫免田。既各服属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家丁。民户强壮可教劝者谓之田子。田丁亦曰马前牌，总谓之洞丁。今黄姓尚多，而侬姓绝少。智高乱后，侬氏善良，许从国姓。今多姓赵氏，有举洞纯一姓者。婚姻不以为嫌，酋豪或娶数妻，皆曰媚娘。宜州管下亦有羁縻州县十余所，其法制尤疏，几似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与他州洞不同，特命其首领莫氏曰刺史。月支盐料及守臣供给钱，其说以谓宜州徼外，即唐黄家贼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莫氏家人，亦有时相攻夺。今刺史莫延葚，逐其弟延廪而自立，延廪奔朝廷，谓之出宋（凡州洞归明者皆称出宋）。

猺，本五溪槃瓠之后。其壤接广右者，静江之兴安义宁古县，融州之融水怀远县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中，椎髻跣足，不供征役，各以其远近为伍。

獠，在右江溪洞之外，俗谓之山獠。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也。以射生食动而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无年甲姓名。一村中惟有事力者曰郎火，馀但称火。旧传其类有飞头、凿齿、鼻饮、白衫、花面、赤裈之属二十一种。今在江西南一带甚多，殆百余种也。

蛮，南方曰蛮。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矣。区落连亘接于西戎，种类殊诡，不可胜记。今志其近桂林者，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滕谢诸蕃，地与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着木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猎仇杀为事。又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而峨州以西别有酋长无所统属者，苏绮、罗坐、夜面、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误等蛮，谓之生蛮。酋自谓太保，大抵与山獠相似，但有首领耳。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其外又有大蛮落，西曰大理，东曰交趾。大理，南诏国也。交趾，古交州，治龙编，又为安南都护府。

黎，海南四郡鸣上蛮也。鸣直雷州，由徐闲渡，半日至。鸣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旁，号黎人山。极高，常在雾霭中，黎人自鲜识之。久晴海氛清廓，时或见翠尖浮半空云。蛮皆椎髻跣足，插银铜锡钗。妇人加铜环耳坠垂肩，女及笄，即黥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女既黥，集亲客相庆贺。惟婢获则不绣面。四郡之人多黎姓，盖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

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没水探取。榜人以绳系其腰，绳动摇，则引而上。先煮毳衲极热，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栗而死。或遇大鱼蛟鼍诸海怪，为鬐鬣所触，往往溃腹，折支，人见血一缕浮水面，知蜑死矣。

中吴纪闻

[宋]龚明之撰　郑　敏　刘德存整理

《中吴纪闻》六卷，南宋龚明之撰。主要记载宋代中吴地区（苏州昆山一带）历任宰守、文人名士的逸闻杂事、诗文唱合，以及风土民情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流传颇广，较重要的版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墨海金壶》本、《学海类编》本以及陈其荣校定本、缪荃孙校勘本、孙菊园校点本等。今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整理，参校上述各本。

序

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吴，距今几二百祀，相传已及云、仍矣。明之幼尝逮事王父，每闻讲论乡之先进所以诲化当世者，未尝不注意高仰云。少长，从父党游，皆名人魁士。及又获识典刑于亲炙之人，乃从事于进取，虞庠鲁泮，余三十年，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华，咸有可纪。厥后世异事变，利门名路，绝不复往。由是声迹益晦陋，瓜畴芋区，不过老农相尔汝，所与谈笑者，无复有鸿儒矣。窃尝端居而念焉，凡畴昔饫闻而厌见者，往往后辈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说之无传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箧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迹，资助谈柄；其间有裨王化、关士风者颇多，皆新旧《图经》及吴地志所不载者。至于鬼神梦卜，杂置其间，盖效范忠文《东斋纪事》体；谈谐嘲谑，亦录而弗弃，盖效苏文忠公《志林》体，皆取其有戒于人耳。昱新学小生，属意不伦，措辞无法，不可以为书。予意为是不满，必得老于文者檃括之，庶几不为抚掌之资，而使后之人诵其所闻，以代庄舄之吟尔。淳熙九年中和日，宣教郎赐绯鱼袋致仕龚明之期颐堂书。

卷　一

范文正公

天圣五年，范文正公居母丧，上书宰执，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崇教育，养将材，实边备，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杜奸雄，凡万余言。时王文正公曾为相，见而伟之。服满，荐充馆职。由此为人主所知，不次擢用。庆历三年九月，拜参知政事。上开天章阁，访以治道。公条陈当世急务十条：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倖，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覃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上嘉纳之。一岁之间，次第举行，无或遗者。公初上宰相书，即受知于王文正，后陈十事，即见听于仁宗。虽曰抱负奇伟，不容不见于施设，自非圣君贤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学邪？

许　洞

许洞，太子洗马仲容之子（洗马坟在城西），登咸平三年进士第。平生以文章自负，所著诗篇甚多，当世皆知其名，欧阳文忠公尝称其为俊逸之士。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吴人至今称之曰："许洞门前一竿竹。"真庙祠汾阴，时洞为均州参军，在路献文章，令召试中书（予之族妹，适洞之曾孙，见其家藏洞之敕牒三四纸）。

洞与潘阆、钱易为友，狂放不羁。阆坐卢多逊党，亡命，乃变姓名，僧服入中条山。洞密赠之诗曰："潘逍遥，平生才气如天高。倚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汝口嗷嗷。罚教临老头，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山神镇长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

丁陈范谢

钱武肃王镠之子，广陵王元璙；广陵王之子，威显王文奉，皆为中吴军节度使。开府于苏。时有丁、陈、范、谢四人者同在宾幕：丁讳守节，陈讳赞明，范讳梦龄，谢讳崇礼。职中吴军节度推官，俱以长者称。守节者，丞相谓之祖；赞明者，屯田之奇字虞卿之曾祖；梦龄者，参政仲淹之曾祖；崇礼者，太子宾

客涛之父。其子孙又皆登高科，跻膴仕，足见庆源深厚矣。

辟强园

吴中旧传，池馆林木之胜，惟辟强园为第一。辟强姓顾氏，晋人。见于题咏者甚众。李太白云："柳深陶令宅，竹暗辟强园。"陆羽曰："辟强旧林园，怪石纷相向。"陆龟蒙云："吴之辟强园，在昔胜概敌。"皮日休云："更葺园中景，应为顾辟强。"近世如张伯玉亦云："于公门馆辟强园，放荡襟怀水石间。"今莫知其遗迹所在。

斗百草

吴王与西施尝作斗百草之戏，故刘禹锡诗云："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

陈君子

陈之奇，字虞卿。乡人以其有贤德，故以君子称之。初登第，为鄱阳尉，后为丹徒泰兴令。李玮尚秦国大长公主，下国子监举通经术有行义者为教授，遂以公充选。未几，乞致仕，迁太子中允，时年未五十。俄除平江军节度掌书记，复以为教授，诏装钱促遣之，力辞不赴。公道德著于乡，虽闾巷小儿，亦知爱敬。有争讼久不决者，跨蹇驴至其家，以大义感动之，皆为之革心。自挂冠后，闲居十八年。熙宁初卒，葬花山。王岐公为作志，题之曰《陈君子墓铭》。始公之谢事也，蒋堂侍郎语人曰："举天下皆知有富贵，而虞卿独以知止易众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因为赋诗曰："宠秩拜春坊，归休识虑长。扫门卑魏勃，设醴谢元王。一水莼鲈国，群山橘柚乡。喜君添老社，烟驾共徜徉。"张伯玉郎中亦赠之诗曰："东吴王孙归挂冠，玉丝红鲙满雕盘。狂吟但觉日月久，醉舞不知天地宽。小圃移花山客瘦，夜窗捣药橘童寒。新书近日成多少，且告先生旋借看。"

梅圣俞与僧良玉诗

昆山慧聚寺僧良玉，字蕴之。僧行甚高，旁通文史之学，又善书，工琴棋。因游京师，梅圣俞见而喜之，以姓名闻于朝，赐以紫衣。其东归也，圣俞以诗送之曰："来衣茶褐袍，归变椹色服。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水烟晦琴徽，山月上岩屋。野童遥相迎，风叶鸣橡槲。"后潜遁故山，专以讲经为务，号所居曰"雨花堂"。

半夜钟

唐张继《宿枫桥》诗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村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昔人谓钟声无半夜者，诗话尝辨之云："姑苏寺钟，多鸣于半夜。"予以其说为未尽。姑苏钟唯承天寺至夜半则鸣，其它皆五更钟也（此张继诗，王氏《学林新编》误以为温庭筠）。

白乐天

白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蝉、态等十妓，夜游西武丘寺，尝赋纪游诗，其末云："领郡时将久，游山数几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去矣。

六经阁记

姑苏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请建学。其后富郎中严继之，又建六经阁。张伯玉公达尝为郡从事，遂命为之记。今但传其篇首数句，《闻见录》又误载其始末。予家偶藏公达所著《蓬莱集》，恐后人不复见全文也，因具载之。

六经阁，子、史在焉，不书，尊经也。吴郡州学，始由高平范公经缉之。其后天章蒋公待制，中书柳舍人，史馆、昭文张陆二学士，行郡事、殿中丞李公仲涂先生之犹子，中台柳兵曹，今尚书富郎中，十年更八政，仁贤继志，学始大成。丙戌年，六经阁又建。先时书籍草创，未暇完缉，厨之后庑，泽地污晦，日滋散脱，观者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经之意。至是，富公始与吴邑、长洲二大夫，以学本之余钱，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临泮池建层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浃。计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栋三，架溜八，桷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六牖，梯冲、棨棁、圬墁、陶甓称是。祈于久，故爽而不庳；酌于道，故文而不华。经南向，史西向，子、集东向。标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黄。泽然区处，如蛟龙之鳞丽，如日月之在纪，不可得而乱矣。判天地之极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纪律，尽在是矣！古者圣贤之设教也，知函夏之至广，生齿之至众，不可以颐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导之有源。乃本庠序之风，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烜之以文物，耸之以声名。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后清发其灵腑。故其习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肃而成，不烦而治。欧元元入善域，优而柔之，使自得之。万世之后，尊三王四代法者无他焉，教化之本末驯善也。然则观是阁者，知六经之在，则知有圣人之道；知有圣人之道，则知有朝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则向方之心日懋一日。礼义之泽流于外，弦歌之声格于内。其为恶也无所从，其为善也有所归，虽不欲徙善远罪，纳诸太和不可。召康公之诗曰："岂弟君子，来游来歌。"子思之说云："布在方策，人存则政举。"凡百君子，由斯道活斯民，畅皇极，序彝伦者，舍此而安适？得无尽心焉。诸儒谓伯玉尝从事此州，游学滋久，宜刊乐石，庶几永永无忽。

唐郎官题名

唐郎官题名碑，承平时在学舍中堂之后，已渐刓缺，兵火后不复存矣。序文乃张长史楷书，长史以草圣得名，未尝作楷书，世尤爱之。题名之人虽不一，亦尽得古笔法。唐世崇尚字学，用此以取人，凡书皆可观。今所传止序文尔。长史苏人，故立碑于此。

丁晋公 祖守节，吴越中吴军节度推官

公讳谓，字谓之。家世于冀，其祖仕钱氏，遂为吴人。公少负才名，先叔祖端公在鼎州日，公尝贽文求见，因赠之诗曰："胆怯何由戴铁冠？只缘昭代奖孤寒。曲肱未遂违前志，直指无闻是旷官。三署每传朝客说，五溪间凭郡楼看。祝君早得文场隽，况值天阶正舞干。"淳化三年，公登进士科，名在第四，与孙何俱有声。当时王黄州有诗云："三百年来文不振，直从韩柳到孙丁。如今便合教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经。"祥符中，为参知政事。上问："唐酒价几何？"公曰："每斗三百。"按杜甫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又侍宴赏花钓鱼，公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上赏咏再三，群臣皆以为不及。天禧中拜相。仁宗即位，进司徒兼侍中。后为章圣山陵使，擅移陵域，贬将仕郎、崖州司户参军。公自迁谪，日赋一诗，号《知命集》。后因奏表叙策立之功，有云："虽迁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因徙雷州，移道州，复秘书监，光州居住。贬窜十五年，须发无斑白者，人皆服其量。临终，半月不食，焚香危坐，诵佛书，以沉香煎汤，时呷而已。至光州，谢执政启有云："三十年门馆从游，不无事契。一万里风波往复，尽出生成。"在海上对客问："天下州郡孰大？"客曰："唯京师。"公曰："朝廷宰相只作崖州司户，则崖州为大。"众皆大笑。归葬华山。所居在大郎桥，号晋公坊。堂宇甚古，有层阁数间临其后。予尝至其第，与公之孙德隅游。德隅善篆，亦工于四六。

解 额

姑苏自祥符间定制，秋举以四人为额。庆历中，就举者止二百人。范贯之龙图，尝作《送钱正叔赴举序》，已言四人之额，视他藩为最寡。熙宁、元丰间，应举者尚多，增为六人。三舍既行，罢去科举法，岁贡四人。舍法罢，乃合三年之数为十二人。绍兴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终场者几二千人，其额又不胜其窄矣。

红莲稻

红莲稻从古有之，陆鲁望《别墅怀归》诗云："遥为晚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识红莲。"至今以此为佳种。

陆宣公

《唐书》云：陆贽，苏州嘉兴人。按武德中，苏州所管七县，而嘉兴本号长水县。后改为由拳，又改为嘉禾。吴赤乌中，方易今名也。

太一宫

太平兴国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吴越分。太一，天之贵神也，行度所至之国，民受其福。"故令苏州建太一宫。后以地远，不便于祷祀，遂于京城苏村建之。今天庆观乃其旧址，乡人尚有以宫巷、宫前称者。

孙百篇

吴士孙发，尝举百篇科，故皮日休赠以诗云："百篇宫体喧金屋，一日官衔下玉除。"陆龟蒙亦有云："直应天授与诗情，百咏唯消一日成。"其见推于当时如此。此科不知创于何代，国初亦无定制，惟求应者即命试。太平兴国五年，有赵昌国愿试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诗为题，诗云："松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题五篇，篇四韵。至晚，仅成数十首。方欲激劝后学，特赐及第。仍诏今后有应此科者，约此题为式。

苏子美

苏舜钦，字子美，易简参政之孙。慷慨有大志，工为古文，声名与欧阳公相上下。天圣七年，玉清昭应宫灾，子美以太庙斋郎诣登闻上疏，谓："天以此垂戒，愿陛下恭默内省。"语甚切直。时年方二十。登景祐元年进士第。俄有诏戒越职言事者，子美又上书，极论其不可。庆历四年，授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当时用事者，以子美乃范文正所荐，而杜正献之婿也，因鬻故纸会客事诬奏之，遂除名勒停。嘉祐初，韩魏公为请于朝，追复元官。卒年四十一。山谷先生尝有《观秘阁苏子美题壁》诗，曲尽其平生大节，真迹藏汪玉山家。今集中不载，故见之于此："仁祖康四海，本朝盛文章。苏郎如虎豹，孤啸翰墨场。风流映海岱，俊锋不可当。学书窥法窟，当代见崔张。银钩刻琬琰，虿尾回缣缃。擢登群玉府。台阁自生光。春风吹细雨，禁直梦沧浪。人声市朝远，帘影花竹凉。秋河滴笔砚，怨句挟风霜。不甘老天禄，诚欲叫未央。小臣胆如斗，朱儒俸一囊。请提师十万，奉辞问犬羊。归鞍饮月支，伏背笞中行。人事喜乖迕，南迁浮夜航。此时调玉烛，日行中道黄。柄臣似牛李，倾夺谋未臧。薄酒围邯郸，老龟祸枯桑。兼官百郡邸，报赛用岁常。招延青云士，共醉椒糈觞。俗客避白眼，征歌舞红裳。谤书动宸极，牢户系桁杨。一网收冠盖，九衢人走藏。庖丁提刀立，满志无四旁。论罪等饕餮，囚衣御方良。姑苏麋鹿疃，风月有书堂。永无湔祓期，山鬼共幽篁。万户封侯

骨，今成狐兔冈。迩来四十年，我亦校书郎。雄文终脍炙，妙墨见垣墙。高山仰豪气，峥嵘乃不亡。张侯开诗卷，词章尚轩昂。草书十余纸，雨漏古屋廊。诚知千里马，不服万乘箱。遂令驾鼓车，此岂用其长？事往飞鸟过，九原色莽苍。敢告大钧手，才难幸扶将！”子泌，字进之，任湖北运使（先殿院之女，适参政公之子宿，宿乃耆之弟，于子美为叔父）。

红梅阁

吴感，字应之，以文章知名。天圣二年，省试为第一。又中天圣九年书判拔萃科，仕至殿中丞。居小市桥，有侍姬曰红梅，因以名其阁。尝作《折红梅》词曰："喜轻澌初泮，微和渐入、芳郊时节。春消息，夜来斗觉，红梅数枝争发。玉溪仙馆，不是个、寻常标格。化工别与、一种风情，似匀点胭脂，染成香雪。重吟细阅。比繁杏夭桃，品流真别。只愁共、彩云易散，冷落谢池风月。凭谁向说。三弄处、龙吟休咽。大家留取，倚兰干，闻有花堪折，劝君须折。"其词传播人口，春日郡宴，必使倡人歌之。吴死，其阁为林少卿所得，兵火前尚存。子纯，字晦叔。文行亦高，乡人呼为吴先生（杨元素《本事集》误以为蒋堂侍郎有小鬟号红梅，吴殿丞作此词赠之）。

先高祖

先高祖讳识，给事中讳慎仪之子。登端拱三年第。大中祥符间，用翰林学士李宗谔荐，权监察御史。属真宗东封护跸还都，迁殿中侍御史、兼左巡使，时年四十有二。本朝承袭唐制，御史不专言职。至是，始择学术醇正，操履端方，可以纪纲朝廷者，俾入台言事。得之至难，故被选者实为不世之荣。先高祖任职逾年，遽抱目疾，累表乞退，遂除检校司封郎官、平江军节度副使。

先高祖登第时，金花帖子尚存。其制用涂金黄纸，大书姓名，下有两知举花押，仍用白纸作一大帖贮之，亦题姓名于上。近吴南英于周参政处，模写王扶、盛京二帖子，名士题跋甚众，皆以为今世所罕见者。予因归而视其所藏，适与王扶同此一榜，规模无毫发不相似，但多白纸为护尔。今所谓榜帖者，盖起于此。

赵霖水利

政和六年，庄徽待制为郡守，中使以金字牌奉御笔云："访闻平江府三十六浦内，自古置闸，随潮启闭，泄放水势，岁久堙塞，遂致积年为患。今差本府户曹赵霖，躬亲具逐浦相度经久利害，绘图赴尚书省指说。"既被旨，因遍历诸县，遂得其利害。霖意不过三说：一，开治港浦；二，置闸启闭；三，筑圩裹田。遂条析其事，合成一书奏之，后略施行。霖所建明与郏正夫差异。霖专主置闸之说；正夫则属意于开纵浦横塘，使水趋于江而已。窃谓二公之论，与今日又不同。往时所在多积水，故所治之法如此；今所以有水旱之患者，其弊在于围田，由此水不得停蓄，旱不得流注，民间遂有无穷之害。舍此不治而欲兴水利，难矣！

黄氏三梦

建宁黄氏，乃名族也。因游宦，遂徙居于吴。黄氏有三子，皆勤于学问，其父梦捷夫持榜帖报黄颜者，遂以名其长子，已而果第。久之，其梦如初，乃折偏旁名仲子以"彦"，彦复掇高科。后数年，其梦亦如初，黄甚怪之，又以"颉"名其季。颉既第，颜即死矣。

昆山编

唐人刘绮庄为昆山尉，研穷今古缃帙，所积甚富。尝分类应用事，注释于下，如六帖之状，号《昆山编》。今其书尚传。

皋桥诗

皋桥者，汉皋伯通所居之地。梁鸿娶孟光，同至吴，居伯通庑下，为人舂役。后伯通察而异之，乃舍之于家。皮日休尝赋诗云："皋桥依旧绿杨中，闾里犹生隐士风。唯我到来居上馆，不知何道胜梁鸿。"陆龟蒙诗云："横绝春流架断虹，凭兰犹想《五噫》风。今来未必非梁孟，却是无人继伯通。"

谢宾客

公讳涛，字济之，其先三世仕吴越。公幼而奇敏，尝讲学于阳山澄照寺之西庑。时王翰林禹偁宰长洲，罗拾遗处约宰吴县，皆器重之，自此名显于时。登淳化三年第，知益州华阳县，通判寿州，知兴国军。真宗即位，锐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状者，凡二十四人，付中书门下，令驿召至阙。公在选中，命知曹州。有凶人赵谏者，交权势，结豪侠，务乘人之弊以告讦。公奏之朝廷，斩于都市。乃下诏：凡民非干己事，无得告言。遂著于令。为两川安抚，还除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俄召试直史馆，出为两浙转运使。还判司农寺、兼侍御史知杂事。知越州，任满，拜太堂少卿、判登闻检院。又得请权西京留司御史台，就拜秘书监，遂分司洛下。朝廷嘉其恬退，迁太子宾客。其子既入台阁，迎侍于京师。景祐元年卒，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子绛，女适梅尧臣圣俞，孙景初、景温。公始以文学中进士上第，而子孙世践其科。又父子更直馆殿，出处仅二十余年，皆衣冠之盛事。公分务洛下，悉屏去外累，于笔砚歌诗素所耽嗜，亦不复为，曰："佚我以老也。"数年间，惟日看旧史一编，以代宾话。一日，因假寐，梦中作《读史》一绝云："百年奇特几张纸，千古英雄一窖尘。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义浃生民。"越一夕捐馆。范文正公为记其事。

张子野吴江诗

张子野宰吴江日，尝赋诗云："春后银鱼霜下鲈，远人曾到合思吴。欲图江色不上笔，静觅鸟声深在芦。落日未昏闻市散，青天都净见山孤。桥南水涨虹垂影，清夜澄光合太湖。"为当时之绝唱。

春申君

姑苏城隍庙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记》，春申君初相楚，后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因城故吴墟以为都邑。《吴地志》亦云："春申君尝造蛇门以御越军。其庙食于此也，固宜(《越绝书》云："幽王立，封春申君于吴。"其说又似不同，要当以《史记》之言为正)。"

蒋密学

蒋堂，字希鲁，尝两守此郡。后既谢事，因家焉，自号曰"遂翁"，所居曰"灵芝坊"，作园曰"隐圃"。圃之内，如岩扃、水月庵、烟萝亭、风篁亭、香岩峰，皆极登临之胜。公喜宾客，日为宴会。时以诗篇为乐，范贯之龙图尝赋诗云："勇退人难事，明公识虑长。波涛济舟楫，霜雪见松篁。林下开前圃，花间撤亚枪。二疏良宴会，老杜好篇章。道向清来胜，机于静处忘。当除印如斗，试一较闲忙。"

丁晋公拜老郁先生

祥符中，丁晋公自参知政事拜平江军节度使，知升州。时建节钺者，出入必陈其仪度。既还本镇，乡人为之改观。公在童龆时，尝从老郁先生学（先生居光荡巷，师孟之父，户部师淳之伯父，子尝从师孟学）。至是，首入陋巷，诣先生之居，以两朱衣掖之，拜于其下。先生惶惧，大声呼之曰："拜杀老夫矣。"既坐，话旧极款密，且云："小年狭劣，荷先生教诲，痛加榎楚。使某得成立者，皆先生之赐也。"先生愈不自安，不数月果卒。公遣吏为办棺敛、葬埋之物甚厚。吴人至今以为美谭。

李 璋

李璋（忘其字)，居盘门内，为人不羁。王荆公甚爱其才，尝有送行诗云："湖海声名二十年，尚随乡赋已华颠。却归甫里无三径，拟傍胥山就一廛。朱毂风尘休怅望，青鞋云水且留连。故人亦见如相问，为道方寻木雁篇。"又有公下第诗云："浩荡宫门白日开，君王高拱试群才。学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意气未宜轻感概，文章尤忌数悲哀。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由此声誉益著，后以特恩补官。孙益，字彦中。擢高科，历监察御史，徙居常熟。

公素好讥谑。有一故相远派在吴中，尝于嬉游之地，书其壁曰："大丞相再从姝某尝游。"公因题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孙李璋继至。"尝赴特奏恩，语同试者云："廷唱日，必不以名见呼，止称某排第耳。"众皆不以为然，厚与之约。已而进状云："因在京师，有远族相遇，谱系亦有以璋名者，欲以玖易之。"它日殿下，果唱李玖，盖公排第九也。

木兰堂诗

木兰堂，多为太守燕游之地。范文正公作守时，尝赋诗云："堂上列歌钟，多惭不如古。却羡木兰花，曾见《霓裳》舞。"白乐天在苏，尝教倡人为此舞也(堂之前后，皆植木兰，干极高大，兵火后不存)。

林大卿买宅

州民有宅一区，多出变怪，无有售之者。林颜大卿独求买之。既徙入，中夜据厅事独坐，以示其不恐。忽见一白衣妇人，纵其所如，俄至一处所，潜伏不见。诘朝，使人穿其地，得银百余锭，其上皆镌一"林"字。此无异尉迟敬德事也。

富秘监

富秘监严，丞相文忠公之叔父也。登大中祥符四年第。庆历中，以刑部郎中守乡郡。嘉祐中，守秘书监致仕，退居于家。未尝一造府治，终年无毫发干请，士大夫皆贤之。《皇朝类苑》尝载其事。卒赠司徒，葬宝华山。有子临，娶先都官之女（秘监与都官聘书，今尚存)。饱学能文，终池阳守。钧洵及元衡擢进士第，皆秘监公之曾孙也。

智积菩萨

灵岩寺，乃智积开山之地。智积当东晋末，自西土来此，创立伽蓝。泗州僧伽，持钵江南，至常之无锡，闻智积在苏，即回曰："彼处已有人矣。"由此名遂显。有一贫妪慕其行，尝持角黍为献。智积受之，妪因得度。至今上巳日，号智积诞日，聚数十百妪为角黍会。

三江口

松江之侧，有小聚落，名三江口。郦善长云："松江自湖东北迳七十里，至江水分流，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皆谓此也。三江，即《禹贡》所指者。

杨惠之塑天王像

慧聚寺有毗沙门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杨惠之所作。惠之初学画，见吴道子艺甚高，遂更为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尝记其事，谓其旁二侍女尤佳，且戒后人不可妄加涂饰。近为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王赞运使减租

初，钱氏国除，而田税尚仍其旧，亩税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赞为转运使（转运衙，旧在姑苏州治之西偏），均两浙杂税。赞悉令亩税一斗。使还，大臣有责其增减赋额者。赞谓："亩税一斗，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可复循伪国之制？"上从其说，浙人至今便之。

斗　鸭

陆鲁望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驿使过焉，挟弹毙其尤者。鲁望曰："此鸭善人言，见欲附苏州上进，使者奈何毙之？"使者尽以囊中金以窒其口。使徐问其语之状，鲁望曰："能自呼其名尔。"使者愤且笑，拂袖上马。复召之，还其金，曰："吾戏耳！"

卷　二

姚氏三瑞堂

阊门之西，有姚氏园亭，颇足雅致。姚名淳，家世业儒，东坡先生往来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称，所居有三瑞堂，东坡尝为赋诗云："君不见董召南，隐居行义孝且慈。天公亦恐无人知，故令鸡狗相哺儿，又令韩老为作诗。尔来三百年，名与淮水东南驰。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时有。枫桥三瑞皆目见，天意宛在虞鳏后。惟有此诗非昔人，君更往求无价手。"东坡未作此诗，姚以千文遗之。东坡答简云："惠及千文，荷雅意之厚。法书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缘，除长物旧有者，犹欲去之，又况复收邪？"固却而不受。此诗既作之后，姚复致香为惠。东坡于《虎丘通老简》尾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与收留无异。实为它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切为多致，此恳。"予家藏三瑞堂石刻，每读至此，则叹美东坡之清德，诚不可及也。

丁氏贤惠录

《丁氏贤惠录》，安定先生文，苏子美书。丁氏乃晋公之女弟，陈君子之母也。封长安县君，贤行甚著。晋公钟爱其甥，欲官之，丁氏固辞，俾其以学术进，晋公竦然称叹。已而同其弟继登进士科。观此，足以知夫人之贤矣。

　　里人张绅，世与陈旧，其妇娩而没，夫人褓其婴归，付乳媪，亲加拊视，能言而还之。相兄既南谪，家日沦困，有侄孙女幼孤，夫人训育笃于己生。及归冯氏子，妇式闲淑，甚宜其家。时工部黄郎中宗旦守苏，闻而谓人曰："兹事可书于史。"

张文定公知昆山

张文定公方平，景祐中宰昆山。时蒋堂侍郎为郡守，得公著《刍荛论》五十篇上之，因举为贤良。公知昆山时，吴越归国未甚久，郡邑地旷，民占田无纪，岁远多侵越，讼数十年不能决。公召问所输租税几何？大约百一二。悉收其余，以赋贫民，自是无讼。

传灯录

永安禅院僧道元，纂佛祖讫近世名僧禅语，为《传灯录》三十卷以献。祥符中，诏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李维、太常丞王曙刊定，刻板宣布。

曾大父

曾大父讳宗元，字会之。自幼颖悟绝人，读书于虎丘寺，昼夜不绝。举进士，为乡里首选。继登天圣五年第，主杭州仁和县簿。时范文正公为帅，改容礼之曰："公器业清修，他日必为令器，谨勿因人以进。"曾大父敬服其训。高祖既抱疾，因乞便亲，移吴县簿。后以居忧服阕，调建安尉。蔼有称声，保任者二十有二章。召见，改大理寺丞，知句容县。发擿奸伏，政如神明。叶道卿内翰时开府金陵，甚为之前席。杨纮持使节行部，号为深，酷吏望风投劾而去。纮过境上，独不入县，或问其故，纮曰："龚君治民，所至有声，吾往徒为扰耳。"其见重如此。自登朝，未尝游公卿之门，皆文正公之教也。士论美之。尝通判衢、越二州，终都官员外郎，葬南峰山。有文集十卷，号《武丘居士遗稿》。子程、孙况，俱擢第。曾大父善作诗，尝有《六月吟》云："曦轮猎野枯杉松，火焚泰华云如峰。天地炉中赤烟起，江湖煦沫烹鱼龙。生狞渴兽唇焦断，峻翮无声落晴汉。饥民逃生不逃热，血迸背皮流若汗。玉宇清宫彻罗绮，渴嚼冰壶森贝齿。炎风隔断真珠帘，池口金龙吐寒水。象床珍簟凝流波，琼楼待月微酣歌。王孙昼夜纵娱乐，不知苦热还如何？"《夜宴》诗云："兔魄侵阶夜三刻，蜀锦堆香花院窄。风动帘旌玳瑁寒，露垂虫网珍珠白。美人匝席罗弦管，绮幄云屏炉麝暖。只恐金壶漏水空，不怕鸾觞琥珀满。劝君莫负秉烛游，曾见古人伤昼短。"《赠处士林逋》诗云："高蹈遗尘蜕，含华傲素园。璜溪频下钓，蕙帐不惊猿。养浩时清啸，忘机只寓言。几回生蝶翅，明月在西轩。"《送陈君子之四明》诗云："短亭祖帐接平川，柳拂回波系画船。渐向落晖分绣袖，忍听离曲怨鹍弦。云连稽岭应怀古，路近花源好访仙。那更凭高望天际，江堤烟重草绵绵。"《捣砧词》云："星河耿耿寒烟浮，白龙衔月临霜楼。谁家砧弄细腰杵，一声捣破江城秋。双桐老翠堕金井，高低冷逐西风紧。静如秋籁暗穿云，天半惊鸿断斜影。哀音散落愁人耳，何处离情先唤起。长信宫中叶满阶，洞庭湖上波平水。万里征夫眠未成，摇

风捣月何丁丁。楚关秦岭有归客，一枕夜长无限情。”曾大父尝以所业投范文正，文正曰：“子之文温厚和平，而不乏正气，似其为人也。”世以为确论云。

娄 侯

昆山，乃古之娄县，今县之东北三里有一聚落，尚以娄县为名，或云在汉为疁，后避钱王讳改今名。予考《三国志》，张昭拜辅吴将军，封娄侯，则县之为娄旧矣。《汉书》云：“改于王莽时。”

滕章敏公

滕元发名甫，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更字达道。九岁能赋诗，敏捷过人。范文正之父为诸舅，见而奇之，教以为文。文正为乡郡，而安定胡先生居于郡学，公往从之，门人以千数，第其文常为首。举进士，试于廷，宋景文公奇其文，擢为第三。以声韵不中程，黜之。其后八年，复中第三，通判湖州。时孙威敏公沔守钱塘，一见曰：“后当为贤将。”授以治剧守边之要。召试学士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知谏院。王陶论宰相不押班为跋扈，上以问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为跋扈，则臣以为欺天陷人矣。”知开封府，迁御史中丞，抗论得失为多，出知秦州。河朔地震，坏城池庐舍，命公为安抚使。还，复知开封府，除翰林学士，出知郓州，移定州。入觐，力言新法之害。至定，虏人畏服。上喜，令再任，诏曰：“宽严有体，边人安焉。”因作堂，以“安边”名之。又上疏论新法，徙青州，留守南都，知蒲、邓二州。坐累知安州。侍郎韩丕，旅殡于安，五十年矣。学士郑獬，安人也，既没十年，贫不克葬，公皆葬之。以言者复贬筠州，已而为湖州。哲宗即位，徙苏、扬二州，除龙图阁直学士，复知郓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全活五万人。徙真定、河东，除龙图阁学士，复知扬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赠左银青光禄大夫，谥曰“章敏”，葬阳山。公屡领帅权，条画皆有方，议者谓近世名将无及公者。朝廷虽知公之深，而终不大用。每进，小人必谗之。公尝上章自讼，有曰：“乐羊无辜，谤书满箧；即墨何罪，毁言日闻。”天下闻而悲之。

沧浪亭

沧浪亭，在郡学之东，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之池馆。其后苏子美得之，为钱不过四万。欧公诗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是也。予家旧与章庄敏俱有其半，今尽为韩王所得矣。

范文正公复姓

范文正公幼孤，随其母适朱氏，因从其姓，登第时，姓名乃朱说也。后请于朝，始复旧姓，表中改用郑准一联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为切当。今集中不载。

郑宣徽

郑戬，字天休，居皋桥。天圣初，登进士第。尝知开封府，发擿奸伏，都下肃然。迁三司使，知枢密院，俄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移镇长安。有表曰：“听严宸之钟鼓，未卜何晨；植劲柏于雪霜，更观晚节。”上称诵者数四，谓左右曰：“戬气质英豪，朕欲用为宰相。故屡试于外也。”庆历三年，代范文正为四路都招讨，元昊畏其威。再知长安，蕃酋部将遮道卧辙，不得行。六年移并州。寻拜宣徽使、奉国军节度使。未几薨，赠太尉，谥“文肃”，葬横山。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陆鲁望旧址，所谓临顿里者是也。公讳稷言，字正思，兵部侍郎则之侄。少学古文于宋景文，又尝献时议于范文正，晚从安定先生之学，皆蒙爱奖。后以特奏名拜官，调晋陵尉，又主鄞县簿，又为山阴丞。自度不能究其所施，乃乞致仕。升朝之后，仍赐绯衣银鱼。公既告老，即所居疏圃凿池，种五柳以名其堂，慕渊明之为人，赋诗者甚众。公自中年清修寡欲，延纳后进，谈论不少休。日入后不饮食，率以为常，或与客夜坐久，不过具汤一杯而已。年八十余而终，江谏议公望为志其墓。子峄。

中隐堂三老

曾大父自都官员外郎分司南京，谢事家居（所居在大酒巷）。取白乐天“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间。”之诗，建中隐堂。与尚书屯田员外郎程适，太子中允陈之奇相与游从，日为琴酒之乐，至于穷夜而忘其归。二公皆耆德硕儒，致政于家，吴人谓之“三老”。

林氏儒学之盛

林氏本福清人，徙居吴门，有讳概者，尝为省试第一，登载《国史儒学传》。其子曰希、旦、邵、颜，相继俱登科级。希为枢密，谥“文节”；旦为殿中侍御史；邵为显谟阁直学士，谥“文肃”；颜为光禄卿。希之子虞，中词科；旦之子虡，亦登第；邵之子摅，赐出身，为中书侍郎。近世儒门之盛，必推林氏云。

国一禅师

国一禅师，乃昆山圆明村朱氏子。舍俗为僧，受业于景德寺，法名道钦。因游历丛林，遇一有道者，语之云：“乘流而行，遇径而止。”既至双径，遂借龙潭，筑庵于其上，即开山之祖也。事载《塔铭》云。今慧聚寺之西，有以罗汉名桥者，盖指国一云。

叶少卿

叶参字少列，尝守此郡，既谢事，因居焉。其子

清臣，登禁从，少列犹及见之。范文正公尝赠之诗，云："退也天之道，东南事了人。风波抛旧路，花月伴闲身。湖外扁舟远，门中驷马新。心从今日泰，家似昔时贫。见子登西掖，携孙过北邻。白云高阁曙，绿水后池春。尊酒呼前辈，炉香叩上真。只应阴德在，八十富精神。"其居第在天庆之东，中有七桧堂。内翰道卿，尝持本路漕节侍养。道卿之子公秉又尝守乡郡，搢绅荣之（善卷寺丞，乃内翰之孙，长于诗，与祠部叔父唱和甚多，其侄主簿公，娶叔祖四朝议之女）。

二游诗

吴之士，有恩王府参军徐修矩者，守世书万卷，酣饮于其间，至日晏忘饮食。又有前泾县尉任晦，其居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皮日休尝游二君宅，每为浃旬之款，篇章留赠不一，号《二游诗》。

安定先生

胡翼之，本海陵人。学者尊其道，皆称为安定先生。景祐中，范文正公荐先生，白衣对崇政殿，授秘书省校书郎。文正上疏请建郡学，首以先生为吴兴学官，继移此邦。先生居学，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裳终日，延见诸生，以严师弟之礼。解经有至要义，恳恳为诸生论其所以治己而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刮劘，为文章皆傅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崇尚行实。自后登科为大儒者，累世不绝。如滕章敏、范忠宣、钱内翰淳老，皆从先生之学者也。至今学宫画像而祠之。

苏子美饮酒

子美豪放，饮酒无算，在妇翁杜正献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正献深以为疑，使子弟密察之。闻读《汉书·张子房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遽抚案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引一大勺。又读至"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又抚案曰："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复举一大勺。正献公知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张伯玉郎中

张伯玉字公达，尝为郡从事，刚介有守，文艺甚高。范文正公深爱之，尝举以应制科，举词云："张某，天赋才敏，学穷阃奥，善言皇王之治，博达古今之宜。素蕴甚充，清节自处，堪充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其应诏也，又作《上都行》送之，果中高选。伯玉在苏日，述作并见《蓬莱集》。

上方诗

唐孟郊，因其父为昆山尉，尝至山中，题诗于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床。锡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无短韵，昼灯含永光。有时乞鹤归，还放逍遥场。"其后张祜尝游，亦有诗云："宝殿依山险，凌虚势欲吞，画檐齐木末，香砌压云根。远景窗中岫，孤烟竹里村。凭高聊一望，归思隔吴门。"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倅被旨来相水事，到邑已深夜，舣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阅二公之诗，一夕和竟，诘旦即回棹。其诗云："僧蹊蹯青苍，莓苔上秋床。霜翰饥更清，风蔼远亦香。埽石出古色，洗松纳空光。久游不忍还，迫迮冠盖场。""峰岭互出没，江湖相吐吞。园林浮海角，台殿拥山根。百里见渔艇，万家藏水村。地偏来客少。幽兴只桑门。"此四诗为山中之绝唱。

陈龙图使高丽

陈睦，字子雍。嘉祐六年登进士科，名在第二。治平中，诏举馆阁才行之士，子雍与刘攽、李常宁、李清臣辈首被选擢。熙宁、元丰间，高丽屡航海修贡，朝廷以为恭，选使往谕之。初命林希子中，力辞。更命睦，睦即日就道。神宗大喜，语辅臣曰："林希无亲，坚辞不行；陈睦亲在，乃不惮于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舍人，直昭文馆，特赐黄金带。受命七日而行，涉海逾月，出入惊涛中，遂抵其国。使还，乃真拜所假官职，且令服所赐黄金带。又赐黄金盏于令式外以为宠。俄直龙图阁、知潭州，卒（墓在南峰山）。二子：彦文经仲，尝跻法从；彦武纬叔，为提举官。

初，林希枢密买卜于京师，孟诊为作卦影，画紫袍金带人对大水而哭。林以为高丽之役涉瀚海，故力辞之。后出知池州，继遭丧祸，其验不在彼而在此，始知祸福不可避也。

朱乐圃先生

朱长文，字伯原。未冠擢进士第，英声振于士林。元祐初，充本州教授，入朝除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官。后以疾解任，退居于家。所居在雍熙寺之西，号乐圃坊。地有高冈清池，乔松寿桧，先生以志不得达，栖隐于中。潜心古道，笃意著述，人莫敢称其姓氏，但曰"乐圃先生。"乐圃在钱氏时，号"金谷"。方子通尝有诗云："吴门此圃号金谷，主人潇洒能文章。"子通又尝著《乐圃十咏》：一曰《乐圃》，二曰《邃经堂》，三曰《琴台》，四曰《墨池》，五曰《鱼溪》，六曰《咏斋》，七曰《灌园亭》，八曰《见山冈》，九曰《峨冠石》，十曰《洌泉井》。常公安民尝造先生隐居，爱其趣识志尚洒然有异于人，而惜其遗逸沈晦，因观所著《续图经》，遂作序以纪之。

海涌山

虎丘，旧名海涌山，阖闾王既葬之后，金精之气化为虎，踞其坟，故号"虎丘"。山椒有二伽蓝，列为东西，白乐天有东武丘、西武丘诗，颜鲁公亦云：

"不到东西寺，于今五十春。"今之西庵，所谓西武丘也。"虎"字避唐讳，改曰"武"。

卢通议

卢革，字仲辛，本德清人。少奇颖，举神童，年十六，擢进士乙科。庆历间，知龚州。时蛮人入寇桂管，公经画军须，以应办闻。历婺、泉二州，除广南提点刑狱、福建、湖南两转运使。力请郡以自效，神宗嘉之，顾执政曰："卢革恬退如此，可与一佳郡。"遂除宣州。未几告老，迁光禄卿致仕。以子贵，进秘书监、太子宾客。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哲宗践阼，迁通议大夫。退居于吴十五年，年八十二卒。子秉。今卢提刑桥，即公所居之地也。先殿院既以散秩养痾，日与宾客酌酒赋诗自娱，公诚悫庄重，有前辈之风，先殿院雅好其为人，朝夕与之议论。公性不甚饮，每劝之，酒至三分则起而拱手，曰："已三分矣。"至五分，则曰："已五分矣。"其他率以是应之。既去，先殿院审执事者，皆曰："客之言毫发不妄。"由是益器重之。

阊门楼诗

阊门旧有楼三间，予犹及见之。陆机《吴趋行》云："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重栾承游极，回轩启曲阿。"苏子美诗云："年华冉冉催人老，云物潇潇又变秋。家在凤凰城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更建炎兵火，不复存矣。

章守子用皂盖

元丰中，章岵（岷之弟）朝议为郡守，刚介不可屈，人因目之曰"章硬颈"。其子出入，用皂绢盖，肩舆不过二人。

随缘居士

黄策，字子虚，彦之子。中进士乙科，为雍丘县主簿。元符末，诏许中外言事。时昭慈既复位号，典册有未尽正者，因上书引古义力争之。崇宁初，党论起，名入党籍，羁置登州。会赦，还乡里，遂休官，号"随缘居士"。钦庙尝书"随缘"二字赐之，藏宸翰于家。著《随缘居士记》，书之于壁。建炎中，追录党人，除直秘阁。公无疾，端坐而逝，葬光福山，自题其墓曰："随缘居士之塔。"

石点头

今虎丘千人座旁，有石点头，《十道四蕃志》云："生公，异僧竺道生也。讲经于此，无信之者，乃聚石为徒，与谭至理，石皆为点头。"

轨革卦影

韩中孚，字应天。将游上庠，闻市肆有精轨革术者，应天筮之。画一金章紫绶人，有赍色瓶在其旁，后有一人处圆圈中。术士谓之曰："君此行未必到阙，中途必为贵人所留。"应天未之信。行次南徐，适朱行中龙图为郡守，与之厚善，闻其来，倒屣迎之，延于郡圃。朱平生爱一赍色酒壶，因宴出示之。圃中有草庵，其状甚圆，应天寝于其间，与卦影所画，无一不验。以此知不惟饮啄前定，虽受用之物，寝处之地，亦非偶然者。

梦石天王像

后唐时，慧聚寺有绍明律师，僧中杰出者。居半山弥勒阁，一夕梦神人曰："檐前古桐下有石天王像与铜钟，师宜知之。"诘旦，掘其地，果获此二物。今尚龛置壁间，形制极古，故前辈有诗云："一旦石像欲发现，先垂景梦鸣高冈。"常熟破山恩高僧，尝学于绍明，见本朝《僧史》。

改正洪范

余焘，字元辅。方舍法欲行上书引成周事力赞之，因命以官，累迁至正郎。后复上书改《洪范》篇，自"王省惟岁"，"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乃属之"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之下，谓九畴皆有衍文，惟"四，五纪"无之。至于"八庶征"之后，既言"肃，时雨若"止"蒙，常风若。"意已断矣，而又加"王省惟岁"，已下之文，则近于赘。或者是其说。然为台谏所弹，不果施行。

范文正四子

文正四子：纯佑字天成，纯仁字尧夫，纯礼字彝叟，纯粹字德孺。长子少有大志，惜乎享寿不遐，终军器簿。尧夫位丞相，彝叟为右丞。德孺亦跻法从。平时文正喜收接名士，如孙明复、胡安定之徒，皆出其门。朝夕与其子弟讲论道德，故贤行成于所习云。

林酒仙

国初时，长洲县东禅寺有僧曰遇贤，姓林氏，以其饮酒无算，且多灵异，故乡人谓之"林酒仙"。口中可容两拳，尝醉于酒家，每出，群聚而观之者不绝。能自图其形，无毫厘不相似。好赋诗，虽多俗语，中含理致，然亦有清婉者，如云："杨子江头浪最深，行人到此尽沉吟。它时若向无波处，还似有波时用心。""门前绿柳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心间增道气，忍事敌灾屯。谨言终少祸，节俭胜求人。"若此之类，皆名言也。真身塑寺中。

章　岷

章岷，字伯镇。尝为平江军推官，文声甚著。与曾大父同登天圣五年第，情好极密。高祖殿院墓铭，乃其所作也。范文正公有《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及

《同登承天寺竹阁》诗。

鲵鱼 《广韵》：鲵，吾灰切，鱼名，似鲇 《集韵》：吾回切，鱼名，鳀之小者

鲵鱼出吴中，其状似鲇。隋大业中，吴郡尝献海鲵鱼干脍四缶，遂以分赐达官。皮日休诗云："因逢二老如相问，正滞江南为鲵鱼。"

徐都官九老会

徐祐，字受天。擢进士第，为吏以清白著声。庆历中，屏居于吴，日涉园庐以自适。时叶公参亦退老于家，同为九老会。晏元献、杜正献皆寓诗以高其趣。晏之首题云："买得梧宫数亩秋，便追黄绮作朋俦。"杜之卒章云："如何九老人犹少，应许东归伴醉吟。"时与会者才五人，故杜诗及之。享年七十有五，终都官员外郎（子仲谋，屡持麾持节；女适枢密直学士施昌言）。

卷 三

叶道卿

叶清臣，字道卿，少列之子。天圣二年，刘筠知贡举，得公所对策，奇之，擢为第二。国朝以来，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宝元中，为两浙转运史。康定初，知制诰。庆历初，出知江宁府，召入为翰林学士。俄丁父忧，有诏起复为边帅，力辞不行。免丧，知邠州，改知澶州，又改青州、永兴军。皇祐初，复召入为三司使。帝尝访以御边之策，公对曰："陛下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尝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虏，频年为患。诏问："辅翼之能，方面之才，与夫帅领偏裨，当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为不患无人，患有人而不能用尔。今辅翼之臣，抱忠义之深者，莫如富弼；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谙方今政事者，莫如夏竦；议论之敏者，莫如郑戬。方面人才，严重有纪律者，莫如韩琦；临大事能断者，莫如田况；刚果无顾避者，莫如刘涣；宏远有方略者，莫如孙沔。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狄青、范全，颇能驭众，蒋偕沈毅有术略，张亢倜傥有胆勇，刘贻孙材武刚断，王德基纯悫劲勇，此可补偏裨者也。"上用其言，皆见信任。未几，出守河阳，卒。公识度奇拔，议论出人意表，其立朝也，数以忠言鲠论启沃上心，而娼忌者众，竟不果大用。范文正公尝为文祭之云："濬学伟文，发于妙龄。天然清流，不杂渭泾。"又云："高节莫屈，直言屡诤。朝廷风采，搢绅辉映。天子知人，期以辅政。弗谐而去，能不曰命。"数语尽之矣。

观风楼

子城之西，旧建楼其上，名"观风"。范文正公作守时，尝赋诗云："高压郡西城，观风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语笑万家声。碧寺烟中静，红桥柳际明。登临岂刘白，满目是诗情。在唐但谓之"西楼"，白乐天有《西楼命宴》诗。后改为"观风"，今复名"西楼"矣。

三高亭

越上将军范蠡、江东步兵张翰、赠右补阙陆龟蒙，各有画像在吴江鲈乡亭旁。东坡先生尝有《吴江三贤画像》诗。后易其名曰"三高"，且更为塑像。臞庵主人王文孺献其地雪滩，因迁之。今在长桥之北，与垂虹亭相望，石湖居士为之记。

程光禄

程师孟，字公辟。所居在南园之侧，号画锦坊。自高祖思为钱氏营田使，因徙姑苏。擢景祐元年进士第，知吉水、钱塘二县，皆有政声。后通判桂州。庆历中，诏近侍二十人，各举所知，于是柳植、施昌言荐公可任。除知南康军，又知楚、遂二州，提点夔路刑狱。属岁大饥，公行部，以常平粟赈民，犹不足，即奏发仓以济之。吏劝须报，公曰："本道至都五千里，报至则民殍矣。"遂活饥民四十余万。擢提点河东路刑狱。岢岚等郡无常平粟，边民饥，或窜蕃境。公得请，出祠部牒，募民纳粟置廪，以备荒岁。汾、晋之旁，山谷之水，可以溉田，公为酾渠续通泉源，所溉者无虑万顷。召拜三司度支判官。居一岁，知洪州，兴利除害，一方甚赖之。英宗即位，召判三司都磨勘司，委公商度河北四榷场利害。公请减物直，偿阁欠，以来北贾。使还，除利州路转运使、江南西路转运使。始，江西茶禁既通，赋民纳茶租，谓之"白纽钱"，民甚患之。公奏令鬻茶者，计斤输秤头钱代其数，以宽民力。至熙宁中，以公之请颁下诸路。俄传交址为寇，遂以公直昭文馆、知福州。一新学宫，礼先生贤士，以厚教育之意。铁钱乱币，公为罢之。饩疾救荒，苏息以万计。闽中父老有云："自国朝守吾郡者，谢谏议泌，以惠爱著；蔡端明襄，以威名显；兼之者惟公而已。"移知广州。广控蛮粤，而无藩垣捍御之备。公至，则请作西城，广逾十二里，由是广人有自安之计。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秩满，除右谏议大夫，再任。公治广六年，威爱并行。上遣中使抚问，召判三班院，迁给事中、充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改判将作监，出知越州。公至越，宽猛适中而事自治，民皆爱之，又逾于洪、福、广也。官制行，换太中大夫。青社阙帅，以通议大夫充京东安抚使。期年政成，上疏告老，迁正议大夫致仕。哲宗即位，授光禄大夫。卒年七十八，葬横山。公强敏精察，出于天性，凡临治五大镇，断正滞讼，辨活疑罪，盖不可胜计。所至之地，囹圄空虚，道不拾遗。既去，民为立祠，刊石颂德。乐圃先生少许可，至言公政事，则

曰："虽韦丹治豫章，孔戣帅岭南，常衮化七闽，无以加也！"故天下以为才臣吏师。有诗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

丁晋公饭僧疏

丁晋公南迁日，梦南岳懒瓒禅师，遂舍白金一笏，饭僧于潭州。自制斋疏云："右。伏以佛垂遍智，道育群情，凡欲拯于倾危，必豫形于景贶。某，白衣干禄，叨冢宰之重权；丹陛宣恩，忝先皇之优渥。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寸心；和傅说之羹，实难调于众口。尝于安寝，忽梦清容。妙训泠泠，俾尘心而早悟；真仪隐隐，恨凡目以何知。盖以智未周身，事乖远虑。既祸临而不测，诚灾及以非常。出向西京，感圣恩而宽宥；窜于南裔，当国宪以甘心。咎实自贻，孽非他作。念一家而散地，思万里以何归？既为负国之臣，永废经邦之术。程游湘土，道假罡山。正当烦恼之身，忽接清闲之众，方知富贵难保始终。直饶鼎食之荣，岂若盂羹之美。持形归命，恭发精诚。捐施白金，充羞净供。仰苾蒭之高德，报懒瓒之深慈。冀保此行，乞无他患。惟愿天回南眷，泽赐下临。免致边夷，白日便同于鬼趣；赐归中夏，黄泉亦感于君恩。虔罄丹诚，永繄法力。卑情不任，激切之至（"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寸心"，今多作"巧心"。后人见晋公以智巧败，故改云"惟其曲尽于巧心，是以难调于众口"。不知以"巧"对"众"，未如"寸"字为切）。

蔡君谟题壁

张子野宰吴江，因如归旧亭撤而新之。蔡君谟题壁间云："苏州吴江之滨，有亭曰'如归'者，隘坏不可居。康定元年冬十月，知县事秘书丞张先，治而大之，以称其名。既成，记工作之始，以示于后。"

郏正夫

郏亶，字正夫，太仓人。起于农家，自幼知读书，识度不类凡子。年甫冠，登嘉祐二年进士第。昆山自国朝以来，无登第者，正夫独破天荒。后住金陵，遣其子侨，就学于王荆公，尝有贽见诗云："十里松阴蒋子山，暮烟收尽梵宫宽。夜深更向紫微宿，坐久始知凡骨寒。一派石泉流沆瀣，满庭霜竹颤琅玕。大鹏泛有抟风便，还许鷦鹩附羽翰。"荆公一见奇之。今集中有《谢郏亶秘校见访于钟山》诗云："误有声名只自惭，烦君跋马过茅檐。已知原宪贫非病，更许庄周智养恬。世事何时逢坦荡，人情随分就猜嫌。谁能胸臆无尘滓，使我相从久未厌。"自此声价颇重。熙宁中，为司农寺丞，上书言水利，朝廷以其功大役重，颇难之。正夫条水之利害，著成一书，今刊行于世。未几，复司农寺丞，除江东运判。元祐初，入为太府寺丞，出知温州。以比部郎中召，未至而卒，年六十有六，葬于太仓。孙升卿，登第，守徽、常二州。

公初授睦州团练推官，知杭州于潜县。未赴，以水利、役法、盐、铜、酒五利献诸朝。丞相王文公安石奇之，除司农寺丞，旋出提举两浙水利。议者以其说非便，遂罢免。已而归，治所居之西积水田曰"大泗瀼"者，如所献之说，为圩岸、沟洫、井舍、场圃，俱用井田之遗制，于是岁入甚厚。即图其状以献，且以明前日之法非苟然者。复召为司农寺主簿，稍迁丞，预修司农寺敕式，颇号完密。除江东路转运判官。

陈君子父殿丞

殿中丞陈质，德行著于乡里。其死也，范文正公挽之云："贤者逝如此，皇天岂易知！众人皆堕泪，君子独安碑。几世传清白，满乡称孝慈。贤哉生令嗣，遗秀在兰芝。"公有二子，曰郢、曰之奇，皆为吴中高士。

郁林石

陆龟蒙居临顿里，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仕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

谢希深

谢绛，字希深，太子宾客涛之子。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甲科。杨文公荐其才，召试馆职，充秘阁校理。景祐元年，丁父忧，服除，召试知制诰。欧阳文忠公尝云："三代以来，文章盛者称西汉。公于制诰尤得其体，常、杨、元、白不足多也。"宝元初，知邓州，卒，年四十有五。 公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异，一时贤士大夫无不敬之。子景初、景温，皆为时名儒。

范文正公还乡

文正公自政府出，归乡焚黄，未至近邑，先投远状。或以为太过，公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敢不尽礼乎？"既至，搜外库，惟有绢三千匹。令掌吏录亲戚及闾里知旧，自大及小，散之皆尽，曰："宗族乡党，见我生长，幼学壮仕，为我助喜。我何以报之？"又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济养群族，择族之长而贤者一人主之。其计日食人米一升，岁衣人二缣，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数，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仕而家居俟代者预焉，仕而之官者罢其给。公虽没，后世子孙修其业，承其志，如公存也。

清远道士诗

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寺》诗云："我本长

殷周，遭罹历秦汉。四渎与五岳，名山尽幽窜。及此寰区中，始有近峰玩。近峰何郁郁，平湖渺弥漫。吟挽川之阴，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零乱。白云蓊欲归，青松忽消半。客去川岛静，人来山鸟散。谷深中见日，崖幽晓非旦。闻子盛游遨，风流足词翰。嘉兹好松石，一言常累叹。勿谓予鬼神，忻君共幽赞。”清远道士，竟不知其为何人？以鬼神自谓，亦怪之甚者。颜鲁公、李德裕、皮日休、陆龟蒙皆有和篇。沈恭子亦莫详其因，诗中有“风流”、“词翰”之称，必神怪之俦也。

幽独君诗

唐时虎丘石壁，隐出幽独君诗二首，其一云：“幽明虽异路，平昔忝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有孤坟。”其二云：“高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南山接幽垅，幽垅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长夜台。虽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哭更何言，哀哉复哀哉!”其辞甚奇怆。后人又有赋《答幽独君》一诗，不知谁氏所作。

本禅师

宗本圆照禅师，乃福昌一饭头（福昌，承天寺子院）。懵无所知，每饭熟，必礼数十拜，然后持以供僧。一日忽大悟，咨口所言，皆经中语，自此见道甚明。后住灵岩，近山之人，遇夜则面其寝室拜之。侍僧以告，遂置大士像于前。人有饭僧者，必告之曰：“汝先养父母，次办官租，如欲供僧，以有余及之。徒众在此，岂无望檀那之施？须先为其大者。”其它率以是劝人。仁宗尝召至京师，赐金襕衣，加圆照师号。后复归本山。

旧传宗本至京师，有一贵戚欲试之，因以猾倡荐寝。本登榻，鼻息如雷，其倡为般若光所烁，通夕不寐。翌旦，炷香拜之曰：“不意今日得见古佛。”

吴王拜郊台

吴王拜郊台，在横山之上，今遗迹尚存。春秋时，王政不纲，以诸侯而为郊天之举，僭礼亦甚矣。

范贯之

范师道，字贯之，文正公之侄。登天圣八年甲科，尝知广德县，有治状。孙甫之翰荐之，通判许州。至和元年，吴育春卿荐公，召拜侍御史。公之少也，有经天下之志；其长也，遇事未尝屈。及为上耳目，蚤夜思所以称职者。始见上，即陈愿择贤相以久其任；既而论奏二府与近侍不法事，上多用其言。俄出知常州，御史府极言其不平，宰相亦以是罢去，而公之名迹愈闻天下。移广东路转运使，又移两浙。未几，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嘉祐四年，百官上尊号，公独谏以谓无益于治体，而有损圣主谦尊之德；至言诸阁女御例迁，因灾异以明天意。上皆深然之。兼迁侍御史知杂事。会大臣居机宥者无远谋，继而进者，复不协时论。公论列甚切，上虽纳其奏，然用是出知福州，召为三司盐铁副使。嘉祐八年，以疾请郡，除户部郎中、直龙图阁、知明州。下车未久，卒，年五十有九。公出入台谏凡九载，朝廷之事，闻无不言，言必欲行。如择宗室以备问安之职，请士大夫终葬始得从仕，限民田以均民产，抑贪墨以清守令，止内降以杜渐，立私庙以广孝，择知典故近臣以任太常礼乐之官，减色役以恤民力之困，皆天下之急务，而众所愿行者。有奏议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尝为唐史，著君臣治忽之迹，命藏秘阁，有诏褒美。子世京、世亮，皆举进士第。所居在承天寺前，号豸冠坊。葬天平山，赵清献公志其墓。

南翔寺

昆山县临江乡，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径丈余，常有二白鹤飞集其上，人皆以为异。有僧号齐法师者，谓此地可立伽蓝，即鸠财募众，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鹤之飞，或自东来，必有东人施其财；自西来，则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随方而应，无一不验。久之，鹤去不返。僧号泣甚切，忽于石上得一诗，云：“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薰修享二时。”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有村名“白鹤”。

张敏叔

张景修，字敏叔。人物萧洒，文章雅正，登治平四年进士第。虽两为宪漕，五领郡符，其家极贫窭，僦市屋以居。尝有绝句云：“茅檐月有千金税，稻饭年无一粒租。生事萧条人间我，水芭蕉与石菖蒲。”观其诗，大抵多清淡。尝题集清轩诗云：“洗竹放教风自在，傍溪看得月分明。”又多好用俗语，如《得五品服》诗云：“白快近来逢素鬓，赤穷今日得朱袍。”又《谢人惠油衣》诗云：“何妨包裹如风药，且免淋漓似水鸡。”盖以文滑稽也。旧尝作古风《送朱天锡童子》云：“黄金满籝富有余，一经教子金不如。君家有儿不肯娱，口诵《七经》随卷舒。渥洼从来产龙驹，鸑鷟乃是真凰雏。一朝过我父子俱，自称穷苦世为儒。雪窗夜映孙康书，春陇昼荷儿宽锄。翩然西入天子都，出门慷慨曳长裾。神童之科今有无，谈经射策皆壮夫。古来取士凡数涂，但愿一一令吹竽。甘罗相秦理不诬，世人看取掌中珠。折腰未便赋归欤，待君释褐还乡闾。”初，景修为汝州梁令，作此诗。天锡既到阙下，忘取本州公据，为礼部所却，因击登闻鼓，缴景修诗为证。神宗一见，大称赏之。翌日，以语宰相王圭，而恨四方有遗材，即令召对。圭言：“不俗以一诗召人，恐长浮竞，不若俟其秩满，然后擢用之。”遂止，令中书籍记姓名。比罢官，而神宗已升遐矣。景修历仕三朝，每登对，上必问：“闻卿

作《朱童子》诗，试为举似。”由此诗名益著。终祠部郎中，年七十余卒。平生所作诗几千篇，号《张祠部集》。子汉之（汉之尝宰昆山，颇缓于索租，邑人戏云：“梁家自来无此，故不与人索也。”敏叔有《花客诗》十二章。梁县属汝州）。

昆山夫子庙

唐制，郡邑皆得置夫子庙。自黄巢之乱，存者无几。昆山之庙，更五代五六十年不建。自本朝大平兴国三年，钱氏纳土请吏，朝廷始除守以治之。至雍熙初，征事郎边仿首为昆山宰，因其遗址重立。夫子庙门阙甚丽，状十哲像于其旁，王元之为作记。景祐初，范文正请立郡庠，于是县亦有学矣。

孙子和

孙冲，字子和，登熙宁六年进士第。少负才名，为荆公之客，尝著《乡党》、《傅说》二论，荆公甚奇之。后宰和之含山，号为循吏，律己甚正，一毫无妄取。秩满，率家人解其归装，老获有畜一砧者，子和视之曰：“非吾来时物也。”命还之。其它大率类此。剟章交上，改宣德郎。未几，卒于京师，年三十有五。无子，以族侄畯为嗣，畯尝倅江州，终朝请大夫。

子和妻，予之姑氏。又与叔祖朝议为同年。叔祖尝以诗挽之云：“结发欣同籍，联姻喜素风。期君千里逸，耀我一枝穷。新命拖绅后，残编旅笥中。空余《循吏传》，纪次在元丰。”

张翰

东晋张翰，吴人，仕齐王冏，不乐居其官。一日，在京师见秋风忽起，因作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遂弃官而还。国初，王赞运使过吴江，有诗云：“吴江秋水灌平湖，水阔烟深恨有余。因想季鹰当日事，归来未必为莼鲈。”赞之意谓翰度时不可有为，故飘然引去，实非为鲈也。至东坡赋《三贤》诗则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几早，只为鲈鱼也自贤。”其说又高一着矣。

皮日休

皮日休，字袭美，唐咸通十年为郡从事。居官才一月，陆鲁望以所业见之，自此交从甚密，更迭唱和，无虑数百篇，总目之曰《松陵集》。松陵，吴江别名也。日休自有著述，号《鹿门子书》。

桥名

城中有桥梁三百六十所，每桥刻名于旁者，始于郡守韩子文度支，兵火后间有缺者。

福昌长老正桥，颇具眼，禅林多宗之。一日升座，有问话者云：“苏州三百六十座桥，那座是正桥?”答云：“度驴度马。”

贺方回

贺铸，字方回，本山阴人，徙姑苏之醋坊桥。方回尝游定力寺，访僧不遇，因题一绝云：“破冰泉脉漱篱根，怀袖遥疑挂树猿。蝎屐旧痕浑不见，东风先为我开门。”王荆公极爱之，自此声价愈重。有小筑，在盘门之南十余里，地名横塘。方回往来其间，尝作《青玉案》词云：“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仙馆，绮窗朱户。唯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衡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后山谷有诗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其为前辈推重如此。初，方回为武弁，李邦直为执政，力荐之，其略谓：“切见西头供奉官贺某，老于文学，泛观古今，词章议论，迥出流辈。欲望改换一职，合入文资，以示圣时育材进善之意。”上可其奏，因易文阶，积官至正郎，终于常倅。

白公桧

白乐天为守时，恩信及民，皆敬而爱之。尝植桧数本于郡圃后，人目之为“白公桧”，以况甘棠焉。

癸甲先生

潘匀，字叔治。登进士第，为吴兴郡掾。后绝意禄仕，遍游天下佳山水，尝为《雁荡百咏》，某末云：“都为画工图不得，一时收拾作诗归。”自号癸甲先生，或问其故，曰：“始终之义也。”后果以癸日亡，甲日殓。

方子通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其父屯田公葬长洲县，因家焉。最长于诗，尝过黯淡滩，题一绝云：“溪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王荆公见之大喜，欲收致门下。盖荆公欲行新法，沮之者多，子通之诗，适有契于心，故为其所喜也。后子通以诗集呈荆公，侑以诗云：“年来身计欲何为？跌宕无成一轴诗。懒把行藏问詹尹，愿将生死遇秦医。丹青效虎留心拙，斤匠良工入手迟。此日知音堪属意，枯桐正在半焦时。”凡有所作，荆公读之必称善，谓深得唐人句法。尝遗以书，曰：“君诗精淳警绝，虽元、白、皮、陆，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门，极蒙爱重，初无一毫迎合意，后以特奏名授兴化军助教。隐城东故庐，与乐圃先生皆为一时所高。每部使者及守帅下车，必即其庐而见之。前后上章论荐者甚众，子通竟无禄仕意，其于死生祸福之理，莫不超达。尝造一园亭，不遇主人，自盘礴终日，因题于壁间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种松柏。乘兴间来就榻眠，一枕春风君莫惜。城西今古阳山色，城中谁有千年宅？往来何必见

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洒落类如此。仲殊一日访子通，有绝句云：“多年不见玉川翁，今日相逢小榭东。依旧清凉无长物，只余松桧养秋风。”可见其清高矣。年八十三而卒，有诗集行于世。无子，一女适乐圃先生之子发。

破山诗

常建诗云：“竹迳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题常熟破山也。旧传有四高僧讲经山中，一老翁日来听法，久之，问翁所从来，答曰：“吾非人也，龙也。”因问：“本相可得见乎?”曰：“可。”已而果以全体见。僧恐甚，亟诵揭谛咒语。揭谛神与龙角力，龙不能胜，破其山而去。《续图经》所载不同，谓白龙与一龙斗，未知孰是。

甫　里

甫里，在长洲县东南五十里，乃江湖散人陆龟蒙，字鲁望，躬耕之地。散人庙食于此，一方之人至今想其高风，常夸示于四方，以为荣焉。《唐书》云散人乃唐相元方七世孙，又自号天随子。著《笠泽丛书》若干卷。

有脚书厨

叔祖讳程，字信民。刚正自守，不惑于祸福。尝愤圣道不明，欲排异端之学，家不置释老像，祭祀未尝焚纸钱，儒家甚宗之。自幼读书于南峰山先都官墓庐，攻苦食淡，手未尝释卷。记问精确，经、传、子、史，无不通贯，乡人号为“有脚书厨。”尝题一绝于壁间，云：“月度疏棂起更慵，坐听澄照五更钟。却思潮上西兴急，风绕山前万个松。”登熙宁六年进士第，历西安丞、桐庐令。子况，既登郎省，赠左朝议大夫。

泰　娘

泰娘，吴之美妇人也。刘禹锡诗云：“有时妆成好天气，走上皋桥折花戏。风流太守韦尚书，路旁忽见停隼旟。”

南园诗

南园，乃广陵王旧圃，中有流杯旋螺亭，亚于沧浪之景。王黄州为长洲时，无日不携客醉饮。尝赋诗云：“他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今园中大堂，遂以“醉乡”名之。大观末，蔡京罢相，欲东还，诏以其园赐之。京即以诗赠亲党，云：“八年帷幄竟何为，更赐南园宠太师。堪笑当时王学士，功名未有便吟诗。”黄州之诗，不过寓意耳，京遽以无功名诮之。黄州虽终为黜臣，其名与天地同不朽。京居相位二十年，又处师垣之尊，至今虽三尺之童，唾骂不已，其贤不肖何如也?

朱子奢

朱子奢，苏州人，太宗时为宏文馆学士。帝尝诏：“起居记录臧否，朕欲见之。”子奢曰：“陛下举无过事，虽见无嫌；然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帝深纳之。见《唐书·儒学传》。

钱氏纳土

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奏表献漳、泉两郡，诏授洪进武宁军节度使，留京师奉朝请。是岁，钱忠懿王俶上表献十三州之地。钱氏纳土，盖在陈氏之后，或说以为兴国二年，非也。

白马硐

南峰山北有聚落，号白马硐。昔支遁骑白马而来，饮于硐中，因以名焉。山之颠有石焰然，号马迹石。又有一石室，号支遁庵，乃其修习之地也。

禅月大师

万寿寺有禅月阁，禅月者，唐僧贯休也。生于婺之兰溪，自祝发为僧，遍参名德，又善作诗文，有《西岳集》行于世。性好图画古佛，尝自梦得十五罗汉梵相，既而尚缺其一，未能就，梦中复有告之曰：“师之相乃是。”遂如所告，因照水以足之，今其画尚传。既至吴，寓迹万寿甚久，后入蜀死，葬于成都。平生行业，具载《白莲塔铭》。

卷　四

太公避地处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纣居之。孟子谓“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者，此也。常熟去东海只六七十里，故谓之海滨。杨备郎中尝作诗纪其事。

范忠宣公

范纯仁，字尧夫，为人宽厚长者。文正尝使至乡，还至京口，见石曼卿数丧未举，尽以麦舟与之。苏黄门称其为佛地位中人，观此亦可以见矣。元祐初，自庆帅召为给事中，遂执政柄。未几，拜右仆射，凛然有父风烈。为宰相一年，出知颍昌府。既而复入相，坐元祐党，散官安置。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复欲召为相，寻即下世。遗表有云：“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后御笔题其墓碑云“世济忠直之碑”。子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学行亦为士林所称。

滕章敏公结客

滕章敏公慷慨豪迈，不拘小节。少嗜酒，浮湛里市，与郑獬毅夫为忘形友，议论风采，照映一世。尝

与毅夫及杨绘元素同试京师，自谓必魁天下，与二公约，若其言不验，当厚致其罚。已而郑居榜首，杨次之，公在第三，二公责所约之金，答曰："一人解，一人会，吾安得不居第三?"俱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游，尝作《结客诗》云："结客结英豪，休同儿女曹。黄金装箭镞，猛兽画旗旄。北阁芒星落，中原王气高。终令贺兰贼，不着赭黄袍。"其立志可见矣。

思贤堂

郡斋后旧有思贤堂，以祠韦、白、刘三太守，后更名"三贤"。绍兴末，洪内相景严为郡，益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文正之像，复号为"思贤堂"，今参政范公作记（郡庠亦有三贤堂，绘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及光禄朱公像于其中）。

顾学正

顾襄，字公甫，为太学上舍生，名声籍甚，士流皆推之。登熙宁九年第，调润州丹徒尉。召还，为太学正。元丰五年，卒于京师。时二亲犹在。郑达夫太宰与公甫为同舍生，以诗挽之云："可惜病相如，谁寻封禅书（公病渴而卒）? 双亲千里外，一叶九秋余。风露翻归旐，尘埃锁故庐。虎丘山下路，会葬有乡车。""广文官舍冷如冰，几叹朝衫脱未能。忽买春田埋玉地，犹悬绛帐读书灯。佳名空缀仙都石，妙偈争传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谁不涕奔腾。"

郑希尹

郑景平，字希尹，居带城桥。为人刚正不诡随，莅官有廉声。尝为大理，每有疑狱，中夜焚香露拜，蕲得其情，以故人无冤死者。既而请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余，落职致仕，守鄱阳。到官未半岁，拂袖而归。先君与公厚善，因问其故，答曰："天子命景平为郡守，当以抚字为职，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须金几百两，明日须银几千两，枯骨头上打不出也，景平后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夺也。时朱勔用事，势可炙手，士大夫俯节从之者甚多，惟公终始无阿附意。子细，字天和。

执爨诗

程光禄自幼颖悟，年五六岁时，戏剧灶下，家奴媪之曰："汝能狭劣尔，岂解为文章邪?"公怒曰："吾岂不能!"家奴曰："试为我吟一烧火诗。"即应声曰："吹火莺唇敛，投柴玉腕斜。回看烟里面，恰似雾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画像

虎丘御书阁下，有王黄州画像。东坡过苏日见之，自谓想其遗风余烈，愿为执鞭而不可得，因为之作赞。今犹书其上。

双莲堂

双莲堂在木兰堂东，旧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禄吕大卿济叔，以双莲花开，故易此名。杨备郎中有诗云："双莲倒影面波光，翠盖风摇红粉香。中有画船鸣鼓吹，瞥然惊起两鸳鸯。"政和中，盛密学季文作守，亦产双莲，范无外赋《木兰花》词云："美兰堂昼永，晏清暑、晚迎凉。控水槛风帘，千花竞拥，一朵偏双。银塘。尽倾醉眼，讶湘娥、倦倚两霓裳。依约凝情鉴里，并头宫面高妆。莲房。露脸盈盈，无语处，恨何长。有翡翠怜红，鸳鸯妒影，俱断柔肠。凄凉。芰荷暮雨，褪娇红、换紫结秋房。堪把丹青对写，凤池归去携将。"

孙若虚滑稽

孙实，字若虚。早年英声籍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赋》嘲之云："腰带头垂，尚有田单之火；幞头脚上，犹闻宁戚之歌。"又作《书》、《语》集句，讥一老生云："孜孜为善鸡鸣起，先王之道斯为美。四十、五十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时乐圃先生为教授，知之，命其父训敕。孙由此发愤游太学，不数岁登第而归。尝入朝为寺丞，后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旧谓之圣姑，或以为大士化身，灵异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谨，每有水旱，惟安上祷祈立验。后以剡荐就除台守，既至钱唐，诘旦欲绝江，梦一白衣妇人告之曰："来日有风涛之险。"既觉，颇异之，卒不渡。至午，飓风倏起，果覆舟数十，独安上得免。一夕，盗入祠中，窃取其幡。平旦庙史入视之，见一人以幡缠其身，环走殿中，因执以问，答曰："某实盗也，夜半幸脱，已逾城至家矣。今不知潜制于此，神之威灵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间，贼虏将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谨于奉事，梦中告之曰："城将陷矣，速为之所。谨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谓劫数之说，不可逃也。"不数日，兵果至。其它神验不一。后加封慧感显祐善利夫人，今参政范公作记。

元少保

元绛，字厚之，居第在带城桥。登天圣五年进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寻即进用，屡为藩郡帅。时有传侬智高余党寇二广者，遂以公知广州，而所传乃妄，因改知越州。公谢上表云："忽闻羽檄之音，谓有龙编之警。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虚声；云中赤白之囊，倡为危事。""横水明光之甲"，乃唐时误传寇至，事见李德裕《献替记》。人服其工。公在金陵时，王荆公之父益为通守，与公厚甚。荆公既相，神宗一日欲谨选翰林学士，公久在外，老于从官，荆公对曰：

"有真翰林学士，但恐陛下不能用尔。况已作龙图阁学士，难下迁知制诰。"遂自外迁翰林学士，中外大惊。既就列，有称职之誉。公最长于四六，多取古今传记佳语为之。神宗友爱嘉、岐二王，不许出阁，二王固辞，后因改封，先召公谓之曰："可于麻词中勿令更辞。"公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环宫，弥耸开元之盛；侧门通禁，共承长乐之颜。"神宗甚爱之，自是二王不复辞。未几，参大政。元丰中，罢政知颍州。时以藩邸升为顺昌军节度。公作谢表云："粢土立社，是开王者之风；乘龙御天，厥应圣人之作。案图虽旧，锡命惟新。"又曰："兴言骏命之庆基，宜升中军之望府。谓文武之德顺而圣，唐虞之道明而昌。合为嘉名，以侈旧服。"士大夫皆传诵之。后以太子少保致仕，归吴中。公既还乡，与程光禄诸公为九老会，日以诗酒自娱，年七十余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尝梦至仙府，与三人连书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盖兄弟也。"觉而思之，不知所谓。既入翰林为学士，韩持国维、杨元素绘在院。一日因书奏列名，三人偏旁皆从"糸"，始悟梦中"兄弟"之意。既而持国、元素皆补外，公亦尹京兆。后三年，复与元素还职，而邓文约绾相继为直院，则三人之名又皆从"糸"，盖始终皆同。以此知升沈进退，决非偶然者。许大夫选尝作《四翰林》诗纪其事，公和云："联名适似三株树，传玩惊看五朵云。"此亦一时之异也。

仲　殊

仲殊，字师利，承天寺僧也。初为士人，尝与乡荐，其妻以药毒之，遂弃家为僧。工于长短句，东坡先生与之往来甚厚。时时食蜜解其药，人号曰"蜜殊"。有《宝月集》行于世。慧聚寺诗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艳词，尝以诗箴之云："大道久凌迟，正风还陊隳。无人整颓纲，目乱空伤悲。卓有出世士，蔚为人天师。文章通造化，动与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驰。肆意放山水，洒脱无羁縻。云轻三事衲，瓶锡天下之。诗曲相间作，百纸顷刻为。藻思洪泉泻，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笔，胡为幽柔词？愿师持此才，奋起革浇漓。骛彼东山嵩，图祖进丰碑。再续辅教编，高步凌丹墀。它日僧史上，万世为蓍龟。迦叶闻琴舞，终被习气随。伊予浮薄人，赠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佛日重光离。"老孚之言虽苦口，殊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间，见庭下有一妇人投牒立于雨中。守命殊咏之，口就一词云："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凤鞋湿透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后殊自经于枇杷树下，轻薄子更之曰："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

如　村

胡峄，字仲达，五柳之子。文与行皆能继其父，与方子通为忘年交。后以年格推恩调安远尉，非其志也，乃取老杜"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之句，自号"如村老人"。治圃筑室，遗外声利，自放于闲适，而终不出仕。有文集二十卷，号《如村冗稿》，唯室先生及参政周公葵皆为作序。子伯能，登进士第。

郑毅夫吴江桥诗

郑獬，字毅夫。尝作《吴江桥》诗寄刘孜叔懋，云："三百阑干锁画桥，行人波上踏灵鳌。插天蝃蝀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路直凿开元气白，影寒压破大江豪。此中自与银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涛。"刘时为吴江尉，亦有和篇，皆刻之石。郑诗题云《寄同年叔懋秘校》，刘于诗前具位，加"榜下"二字于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张几道挽诗

张仅，字几道，居万寿寺桥。与顾棠叔思，皆为王荆公门下士，荆公修《三经义》，二公与焉。几道登第，未几捐馆。方子通作挽诗云："吴郡声名顾与张，龙门当日共升堂。青衫始见登华省，丹旐俄闻入故乡。含泪孤儿生面垢，断肠慈母满头霜。嗟君十载人间事，不及南柯一梦长。"至今诵其诗者，为之出涕，吴人目子通为"方挽词"。几道官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烧炼方

范文正少养于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业京学，同舍有病者，亲为调药以疗。病亟，属文正曰："吾无以报子，平生有一术，游远方未尝穷乏者，用此术也。今以遗子。"因授药一囊，方书一小册。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尝取视。后二十余年，得其子还之，封记如故。

夜航船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旧矣。古乐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答陆龟蒙诗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榴酒三瓶寄夜航。"

俗　语

吴人呼"来"为"厘"，始于陆德明。"诒我来牟"、"弃甲复来"皆音"厘"，盖德明吴人也。又吴人言"罢"，则以"休"继之，始于吴王。昔吴王语孙武曰"将军罢休"，亦吴语也。

方子通诗误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谒荆公，未见，作诗云："春江渺渺抱墙流，烟草茸茸一片愁。吹尽柳花人不见，春旗催日下城头。"荆公亲书方册间，因误载《临川集》，后人不知此诗乃子通作也。

卢发运

公讳秉，擢皇祐元年进士第。元丰中，为发运

使。其父太中公退老，公每岁上计，得请归乡。后帅泾原，恳辞归养，特赐手诏慰勉，时以为荣。

大云翁

林宓，字德祖，旦之子。擢进士第，为常州教授。在职六年，学者益信服。大观二年大比试，决科者四十余人，于是赐诏曰："阅前日宾兴之数，较其试中多寡，惟常州为最。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进贤受上赏之意。"特改宣德郎。郡守因以"进贤"揭坊名于学之南，郡人荣之。后除河北路提举学事。任满，除开封府左司录。居数月，浩然有归志，优诏如所请。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践州县，旧隐在大云坊，因自号"大云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坞。平生好古嗜学，有《大云集》一百卷、《神宗皇帝圣训录》一十卷。

花客诗

张敏叔尝以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菊为寿客，瑞香为佳客，丁香为素客，兰为幽客，莲为净客，酴醿为雅客，桂为仙客，蔷薇为野客，茉莉为远客，芍药为近客，各赋一诗，吴中至今传播。

中　吴

平江本吴国，在秦属会稽郡。东汉分会稽置吴郡。陈为吴州。隋为苏州，大业末，复为吴郡。唐武德中，复为苏州；乾宁中，钱氏据钱塘，苏、湖之南，悉其奄有。后唐为中吴军节度。皇朝兴国中，置平江军节度，又复为苏州；州尝为徽宗潜藩，遂升为府。

祖姑教子登科

予之祖姑，适知泉州德化县李处道。祖姑甚有文，读书通大义，赋诗书字皆过人。其子援登进士第，乃祖姑所亲教也。晚而事佛，诵莲经皆千过，尝问法于圆照禅师，师名之曰守安。年几七十而卒。即得疾，即屏药饵，书《佛顶咒》焚之，灰为丸，并以然灯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怀中，然灯如法也。"因起坐诵大士名号，久之而化。既小殓，视其手指屈结，皆成印相，佛徒叹服，以为不可及。张文潜学士为墓志，首记其事。

范秘丞

范世京，字延祖，龙图公之子。登皇祐五年进士第，调应天府柘城簿、和州历阳令。时龙图公出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亲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岂忍旷年失定省邪?"既而龙图公捐馆，扶丧归乡，垢面跣足，昼夜哀号不绝，行道之人，莫不嗟恻。服除，知秀州海盐县，劝民孝友睦姻及耕桑之事，治声动浙右。熙宁初，朝廷锐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广惠仓。至京师，论不合，乃辞归旧治。海旁之民，闻公复求，欢呼鼓抃。已而有疾，乞以本官归田里，乃卒，诏授秘书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乡，与乐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议

徐师闵，字圣徒，仕至朝议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园亭，以文酒自娱乐。时太子少保元公绛、正议大夫程公师孟、朝议大夫闾丘公孝终，亦以安车归老，因相与继会昌洛中故事，作九老会。章岵为郡守，大置酒合乐，会诸老于广化寺。又有朝请大夫王珫、承议郎通判苏湜与焉。公赋诗为倡，诸公皆属而和之，以为吴门盛事。元公少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闲，延宾谈笑豁幽关。阊门歌舞尊罍上，林屋烟霞指顾间。德应华星临颍尾，年均皓发下商颜。名花美酒疏钟永，坐见斜晖隐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萧洒上宾闲，金地无人昼敞关。风静箫声来世外，日长仙境在人间。诗成郢客争挥翰，曲罢吴姬一破颜。此节东南无此会，高名千古映湖山。"章守以五日开宴，故二诗皆及之。

颜夫子

颜长民，登元丰二年进士第。三子：釆、为、孚，亦相继擢高科。釆，字君用，终提举常平；为，字仲谦，终严陵守；孚，字端中，崇、观间有声于太学。士行甚美，每试必居前列，皆目之为颜夫子，人欲识其面而不可得。既登第，滕枢密康许嫁以女，寻即下世。

信义县

昆山在萧梁时，分娄置县号信义，属信义郡。大同初，分信义置昆山焉。华亭，旧亦为苏之属邑，或云尝割昆山之境以县华亭，今华亭亦有昆山，时人尝以片玉比机、云兄弟，而以此为北昆山。县旧有城，《古图经》云，在县东三百步，今谓之东城者是也。近岁耕者于荐严寺田中，得城砖甚多，及箭镞以铜为之，识者疑其为春秋时物。今县之西二十里许，有村曰信义，如娄县之存旧名也，俗遂讹为"镇义"。汴人龚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于是村之南，因插银杏枝活，时人异之，目为遇仙云。

李无悔

李无悔，名行中。本霅川人，徙居淞江。高尚不仕，独以诗酒自娱。晚治园亭，号"醉眠"。东坡先生与之游从，尝以诗赠之。无悔有《读颜鲁公碑》诗云："平生肝胆卫长城，至死图回色不惊。世俗不知忠义大，百年空有好书名。"又《赋佳人嗅梅图》云："蚕眉鸦鬓缕金衣，折得梅花第几枝。嗅尽余香不回面，思量何事立多时。"其诗意尚深远，大率类此。

蟹

吴之出蟹旧矣。《吴越春秋》云："蟹稻无遗种。"

又陆鲁望集有《蟹志》云："渔者纬萧，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断。"又曰："稻之登也，率执一穗，以朝其魁，然后纵其所之，今吴人谓之输芒。"

大本钱王后身

圆照在灵岩时，有一蓝缕道人，自号"同水客"，往造其室中，守门者莫能遏。既而圆照屏侍者与语，有窃听之者，闻圆照末后一语云："汝今几甲子矣？"答云："八万四千恒河沙数甲子。"圆照云："八万四千恒河沙数甲子以前，又作么生？"道人拂袖而出，云："钱大钱大，又待瞒人也。"当时疑圆照为吴越后身，道人为洞宾。

郏正夫失鹤诗

正夫童时作《失鹤诗》云："久锁冲天鹤，金笼忽自开。无心恋池沼，有意出尘埃。鼓翼离幽砌，凌云上紫台。应陪鸾凤侣，仙岛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黄姑织女

昆山县东三十六里，地名黄姑。古老相传云：尝有织女牵牛星降于此地，织女以金篦划河，河水涌溢，牵牛因不得渡。今庙之西，有水名百沸河。乡人异之，为之立祠。按《荆楚岁时记》："黄姑者，河鼓也。牵牛谓之河鼓，后人讹其声为黄姑。"潘子直云："亦犹桑落之语，转呼为索郎耳。"乡人因以名其地。见于题咏甚众，《古乐府》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李太白诗云："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李后主诗云："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刘筠内翰诗云："伯劳东翥燕西飞，又报黄姑织女期。"其它不能尽载。虽非指此黄姑，然得名之由，亦可类推也。祠中旧列二像，建炎兵火时，士大夫多避地东冈，有范姓者经从祠下，题于壁间云："商飙初至月埋轮，乌鹊桥边绰约身。闻道佳期唯一夕，因何朝暮对斯人？"乡人遂去牵牛像，今独织女存焉。祷祈之间，灵迹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钱为青苗会，所收之多寡，持杯珓问之，无毫厘不验，一方甚敬之。旧有庙记，今不复存矣。

孙积中

孙载，字积中，其曾祖汉英仕钱氏，尝为苏州昆山镇防遏使，故为昆山人。公幼岐嶷如成人，既学，为师友所推誉。治平二年，进士及第，为河中府户曹。更三守，皆立威严者，公独与之争曲直，矫矫不少下，终以此见知，或称荐之。中书捡正官察访关中，辟公为官属，公务佽助之，亦不苟与之合。乾祐县去永兴最远，青苗法行，乾祐独不以予民。察访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还，言邑小民贫，其徒岁以禾麦博易为生，且立法之初，民未知称贷于公家为利。令无罪，宜复其任。公用荐者迁官，知湖州德清县。公听断精明，不专任刑罚，以开说其是非，出于至诚。讼有累年不决者，闻公一言，感悟相舍而去。熙宁八年，吴越饥，独县中熟，公劝大家乘时倍籴，得米十余万斛。明年春，米价翔踊，公平其直使粜，赖以全活者不可数计。其他便民者，别有数十事，德清人至今德公。又用荐者迁官，知考城县。官制行，换奉议郎。其治考城，如德清于方田也，以最闻。县四邻皆重法，地素饶盗，公明赏格，严保伍，奸无所橐橐。一日，都监与尉来告盗集境上，将以上元掠近郭。至期，公张灯与其僚乐饮，许民嬉游，不禁夜如故事。盗叵测，遂遁去。迄公受代，亦无复鼠窃者。府界提点，荐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继上公治状。神宗出氏名付中书，盖欲用公矣。未几，除广东路常平，召见便殿以遣之。二广使者，春夏例简出。公至，则犯隆暑遍行所部，宣布德意。哲宗即位，转承议郎。诸路常平官废，公赴吏部，授通判陕州，移广东转运判官。于是公去岭南五年矣。吏有尝不快于公者，颇欲弃官，公闻而慰留之，乃举焉。绍圣初，复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知海州。已而除沂州，兴学养士，走书币招礼宿儒，为学者师表，治务大体。迁朝奉大夫、知婺州，移河东路转运判官，又移淮西路提点刑狱。徽宗即位，迁朝请大夫、知亳州。言者谓公尝附荐元祐党人，得提举杭州洞霄宫，即归昆山，日与亲戚闾里，置酒棋弈，道故旧为乐。任且满，本路使者等言："孙某先朝所选擢，名在循吏，年虽高，精力幸未甚衰，愿使再任，以示优老之意。"诏从之。大观中，迁朝议大夫。未几，公亦自上章，乞守本官致仕。公体素无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坟垅，遍谒尝所往来者，若将别然。既，亟呼妻子与诀，属以后事，问日早晏，盥手焚香，即寝而逝，享年七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资乐易，于吏治尤所长，使四路，典三大郡，咸著循迹。每遇物，无忮害。所至汲引其属，士大夫受荐者至四百余人，多知名且贵显于世者。自少喜读《易》，慕唐人为诗。著《易释解》五卷，《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犹子。风流翰墨，名著一时。后客于吴门，尝有所爱。往京师，为岐公强留之，逾时不返，因作诗云："黄金零落大刀头，玉箸归期划到秋。红锦寄鱼风逆浪，碧箫吹凤月当楼。伯劳知我经春别，香蜡窥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梦，满天梅雨是苏州。"此诗效古乐府"稿砧今何在"体，人皆爱其巧。其殁也，丁永州注葆光祭之，有云："爽秀英拔，出于天资。谈经咏史，博识周知。文华自得，不务竞时。古格近体，率意一挥。金玉锵扬，组绣陆离。世俗所得，特其歌辞。"又云："生习华贵，不见艰巇。徘徊鸥阁，出入凤池。乘兴南游，旷达不羁。朝赏夕晏，选胜搜奇。摆脱冠裳，却去轮

睟。不惊荣辱，不挂是非。扰扰万绪，付于一卮。颓然终日，去智忘机。”王之为人，于此可见矣。

著作王先生

著作王先生，程门高弟，讳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父仲举，徙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吴县横山桃花坞。志其墓者江公望，书其志者陈瓘也。先生为人，清纯简易，达于从政，有忧时爱君之心，有开物成务之学。高宗驻跸平江，守臣孙佑荐于朝，赐对，前后所上疏札，类切于时宜，圣谕以通儒目之。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迁著作佐郎，受敕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与门人陈长方、杨邦弼讲道于震泽，如杨龟山、尹和静、胡文定皆深推让，吴中道学之传，莫盛于先生。绍兴二十三年，卒于家，葬湖州长兴县和平镇茅栗山。门人章宪撰志，吴中、闽中皆祠于学。其子大本，两浙安抚司参议。先生平生所注《论语集解》、《古今语说》，著作文集，并高宗所赐敕，及遗像、《震泽记善录》，至今藏于家。子孙世守府城德庆坊故居云。

卷　五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陈氏，讳长方，字齐之，其先本长乐人。父侁，字复之，擢进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云翁宓之妹。与陈了翁交从甚密，了翁谪廉州，侁以书贺之，至千余言，由此得罪。又尝从游定夫学，深得治气养心、行己接物之道，故其子亦为道学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终日闭户，研穷经史。著书名《步里客谈》，又有《汉唐论》，俱行于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群，号“二陈”。

姑苏百题诗

杨备郎中，天圣中为长溪令，梦中忽作诗曰：“月俸蚨钱数甚微，不知从宦几时归。东吴一片烟波在，欲问何人买钓矶？”及寤，心潜异之。明道初，宰华亭。俄丁内艰，遂家于吴中，乐其风土之美，安而弗迁。因悟梦中所作，几于前定。尝效白体作《我爱姑苏好》十章。居吴中既久，土风人物皆深详之，又作《姑苏百题》诗，每题笺释其事，至今行于世。

范秘书

范雩，字伯达，予之同舍也。尝试《禹稷颜回同道论》，先生见之，以为奇作，置之魁选，遂驰誉于太学，学者至今以为模范。入馆除秘书郎，今参政公即其子也。

张子韶与周焕卿简

昆山周焕卿，与张子韶侍郎为布衣交，相与之意极厚。焕卿有母丧，贫不能举，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贬所专价赍钱银供其费，书词恳恻，读之令人竦然生敬。前辈恤朋友之难，每每如此，范忠宣之于石曼卿，苏文忠之于李方叔，皆同此一念也。今录其书于后，以警薄俗云。

九成顿首：日俟车马之来，乃杳然无耗，不胜瞻仰，即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间学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刘益秀才，在此多时，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许以二百千足助公。今付去半，则银三挺、钱二十五千足，掩子内角子有九成亲批“字绍祖”三字，及两头有“如此”二字，及封印。今遣去亲随两人，便令归也。发去此物时，已焚香对诸圣，愿公无障难，幸见悉也。他节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虾子和尚

承平时，有虾子和尚，好食活虾，乞丐于市，得钱即买虾，贮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随其所往，密视之，遇水则出哇，群虾皆游跃而去。后不知所终。

郭家朱砂圆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谓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迁化前数日，语郭氏曰：“畴昔荷相接之勤，以药一杯为报。”郭氏以味恶颇难之。力强之，饮至三呷而止。酒仙自举而尽，遂授以朱砂圆方曰：“惜乎，富及三世尔！”郭氏竟售此药，四方争求买之，自此家大富。三世之后，绝无有欲之者。

陈了翁鲈乡亭诗

陈文惠公留《题松陵》诗，其末有“秋风斜日鲈鱼乡”之句。屯田郎林肇为吴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鲈乡”名之。了翁初主吴江簿，尝为赋诗云：“中郎亭榭据江乡，雅称诗翁赋卒章。莼菜鲈鱼好时节，秋风斜日旧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万事无心岁月长。安得便抛尘网去，钓舟闲傍画栏旁。”了翁筮仕之初，已无恋官职之意矣。

起隐子

季父讳况，字浚之。登崇宁五年进士第，再迁入馆。在馆八年，学术文章俱不在人下，时同列知名者，惟季父与苏元老在庭尔，当时号为“龚苏”。叶石林俊声籍甚，尝为文字交。其他所与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丰父、张敏叔，亦皆一时名士。用先都官中隐故事，自号“起隐子”。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隐集》。终祠部员外郎、朝议大夫。季父诗格清古，如《咏刘伶》云：“逃名以酒转名高，醉里张髯骂二豪。日月已为吾户牖，何妨东海作醇醪。”《九日》云：“家家高会锦模糊，谁信贫家菊也无。多谢东邻送醅至，旋于篱畔觅茱萸。”“自古谁无九日诗？

诗成须道菊花枝。直饶无菊何妨醉，野蓼村葵总是题。”《游天峰寺》云：“杖藜高踏半山云，不见此山知几春。异时人物凋零尽，只有青山似故人。”《午歇惠安寺》云：“寒食都来数日间，颜卿家帖到今传。此公刚鲠无情煞，到得春时也自怜。”《送唐大监》云：“东门相别又相逢，转觉衰颓一老翁。子约重来我方去，满庭黄叶正秋风。”《古乐府》云：“妖娆破瓜女，争上秋千架。香飘石榴裙，影落蔷薇下。墙外见鸳鸯，双双春水塘。归来情脉脉，无绪理残妆。”其他如“贪山借船赏，嗜酒典琴沽”；“闲多卷满新题句，懒极床堆未答书”；“客疏闲吠犬，庖匮割啼鸡”；“得句怕难续，避人长转多”；“山色秋难老，池光夜不昏”；此类甚多。

闾丘大夫

闾丘孝终，字公显。东坡谪黄州时，公为太守，与之往来甚密。未几，挂其冠而归，与诸名人为九老之会。东坡过苏必见之，今《苏集》有诗词各二篇，皆为公作也。公后房有懿卿者，颇具才色，诗词俱及之。东坡尝云：“苏州有二丘，不到虎丘，即到闾丘。”

宝严院

常熟海虞山有古刹号宝严院。吴越钱王之子，祝发于此。太宗尝赐御书《急就章》、《逍遥咏》及《圣惠方》于寺中。有浮屠七级，极壮丽，吴人相传：自京师来，泗州僧伽塔为第一，此为第二。至今尚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韦苏州皮陆唱和所言洞庭，及苏子美诗云“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皆在吴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谓洞庭者，即郦善长注《水经》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也。周内相洪道尝折衷二说云：“洞庭山在吴，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间，地形虽分，而地脉未尝断也。”周公之说，又本于东坡。

方子通红梅诗

方子通《红梅诗》脍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质世称奇，谩作轻红也自宜。紫府与丹来换骨，春风吹酒上凝脂。直教腊雪无藏处，只恐朝云有散时。溪上野桃何足种？秦人应独未相知。”

范无外

范周，字无外，文正公之侄孙，赞善大夫纯古之子。少负不羁之才，工于诗词，不求闻达，士林甚推之。所居号范家园，安贫乐道，未尝屈折于人。石监簿存中有园亭在盘门内，尝往谒之，不遇，题于壁间云：“范周来谒石存中，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头拜狗作乌龙。”方贼起，郡中令总甲巡护，虽士流亦不免。无外率府庠诸生，冠带夜行，首用大灯笼，书一绝于其上云：“自古轻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书生作夜巡。”郡将闻之，亟为罢去。盛季文作守时，颇嫚士。尝于元宵作《宝鼎现》词投之，极蒙嘉奖，因遗酒五百壶，其词播于天下，每遇灯夕，诸郡皆歌之。尝棹舟访郏子高于昆山，一日酒酣，题于绝顶云：“万叠青峦压巨昆，四垂空阔水天分。夜光寒带三江月，春色阴连百里云。桂子鹤惊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闻。不将此境凭张益，三百年来属老文。”

绰堆　避御名改曰堆，即今绰墩

昆山县西数里，有村曰绰堆。古老传云，此乃黄幡绰之墓。至今村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语。

陆彦猷

陆徽之，字彦猷，常熟人。高才博学，众推为乡先生，出其门者如陈起宗徽猷、张枘朝议、钱观复郎中，皆为时显人。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公因廷对，与雍孝闻辈皆力陈时政阙失。唱名日，有旨驳放，孝闻立殿下叩头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无罪。今诏墨犹未干，奈何以直言罪人?”卫士怒孝闻唐突，以拄斧撞其颊，数齿俱落，凡直言者尽摔出之。大观末，彗星见，旋见收复。时雍公已不能语，止赐六字道号，居神霄宫。彦猷欲赴京师，已卒。其孙端成，字天锡，就特奏恩。

时上书及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谑词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胡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自讼监宫并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翠微集

昆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为诗，所著号《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尝赠之诗云：“僧腊俗年俱老大，儒书佛教旧精勤。姑苏一万披缁客，四事无如彼上人。”邑宰盖屿，亦有读《翠微集》诗云：“圣宋吟哦只九僧，诗成往往比阳春。翠微阁上今朝见，格老辞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宁中，有旨：州县置居养院以存老者；安济坊以养病者；漏泽园以葬死者。吴江邑小而地狭，遂即县学之东隙地，以次而为之。时以诸生在学，而数者相为比邻，谓之生老病死。

郏子高

郏侨，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负才挺特，与范无外为忘形交。乡人至今称之，谓之“郏长官”，晚岁自号“凝和子”。昆山上方有层屋曰“翠微”，子高多游历山中。尝赋诗云：“行客倦奔驰，寻师到翠微。

相看无俗语，一笑任天机。曲沼淡寒玉，横山锁落晖。情根枯未得，爱此几忘归。”《访凌峰贤上人》云：“步入凌峰阁，寻师师未归。凭栏寂无语，唯见白云飞。”简公约有素琴堂，又为赋诗云：“素琴之堂虚且清，素琴之韵沦杳冥。神闲意定默自鸣，宫商不动谁与听。堂中道人骨不俗，貌庞形端颜莹玉。我尝见之醒心目，宁必丝桐弦断续。于乎！靖节已死不复闻，成亏相半疑昭文。阮手钟耳相吐吞，素琴之道讵可论。道人道人听我语，纷纷世俗谁师古。金徽玉轸方步武，虚堂榜名无自苦。”

郑应求相

予年二十时，三舍法行，与郑君聘应求同在郡庠。应求精于人伦，同舍皆为其品题，心甚畏之。尝见唐辉子明，以手拊其腰曰：“异日金琅珰无疑矣。”子明性庄重，面大发赤。一日颜仲谦过邻斋，应求指以示余曰：“此公蛇行，居官必尚猛。”乘间又语予曰：“吾友乃一寿星，颇类应逢原，但得其半耳，然亦可银琅珰。”众皆未以为信。后二十年，仲谦守严陵，颇有郅都之风。后三十年，子明跻法从。后七十年，予始拜牙绯之宠，其言无一不验。应求亦甚有文声。

狱 山

太湖中有东狱、西狱二山，吴王于此尝置男女二狱。杨备郎中诗云：“雷霆号令雪霜威，二狱东西锁翠微。仿佛酆都丛棘地，岩扉应是古园扉。”

王学正

王彦光，察院之伯祖，讳僖，字康国。居太学有声，乡人谓之王学正，识与不识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以累试不利，日游适其中，读书自娱。其持身治家甚严，乡中率以为法。彦光自幼知读书，乃学正公之训也。生平无子。叶大年挽之云：“书剑当年游上都，贤关虫篆挍诸儒。文华灿灿九苞凤，俊气骎骎千里驹。妙质竟谁挥垩漫，白头空此死樵苏。遗编残稿应犹在，搔首令人益叹吁。”又云：“遗文脍炙在吾乡，赋罢谁能少荐扬。声迹有妻先蝶梦，行藏无子付洴方。云萝烟蔓新泉宅，秋月春花旧野堂。交倡彩笺真翰墨，几人知为宝巾箱。”逸野堂至今尚存，王氏举族祀之不绝。

范文正为阎罗王

曾王父捐馆，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梦其还家，急令开箧笥，取新公裳而去。因问之曰：“何匆促如此？”答曰：“来日当见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问：“范公何为尚在冥间？”曰：“公本天人也，见司生死之权。”既觉，因思释氏书，谓人死五七，则见阎罗王。岂文正公聪明正直，故为此官邪！

吴县寇主簿诗

石林居吴下，一日至阊门外小寺中，壁间有题一绝云：“黄叶西陂水漫流，籧篨风急滞扁舟。夕阳暝色来千里，人语鸡声共一丘。”石林极爱之，但不书其名氏，因问寺僧，云：“吴县寇主簿所作，今官满去矣。”寇名宝臣，除州人，善作诗，少从后山先生学，其源流有所自来矣。

盘沟大圣

承天寺普贤院，有盘沟大圣，身长尺许。人有祷祈，置之掌上，吉则拜，凶则否，人皆异之。推所从来，乃盘沟村中有渔者，尝遇一僧云：“何不更业？”渔者云：“它莫能之。”僧云：“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渔者云：“人不欲之，则奈何？”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钱与之，令像中各置一钱，所售之直，亦以千钱为率。渔者如所教，竞求买之，果获千缗。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岂非僧伽托此以度人邪？

魏令则侍郎

魏宪，字令则。与其弟志，俱有声太学。号熙、丰人才。徽庙朝，为东台御史，入侍经幄，论思献纳为多。又代言西掖，得温厚雅正之体。迁吏部侍郎。久之，除显谟阁学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礼部送之以诗云：“炎祚无疆越万龄，如何夷卤尚凭陵！中兴事业须王导，拨乱韬钤要孔明。剧盗已分齐钺定，端星行指泰阶平。呼韩朝渭非难事，好继当时丙魏声。”

图经刊误

旧《图经》云：“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涂松冈、徘徊冈、福山冈，并在吴县界。”今次第而数之，其上之四属昆山，下之三属常熟，言其地之远近，与吴县大相辽绝。《续图经》云：“太和宫在盘门之外，其地唐相毕瑊之别业也。”切详毕瑊未尝为相，为相者乃毕诚也，瑊与诚兄弟尔。

草腰带听声

元丰中，姑苏有一瞽者，号“草腰带”，善揣骨听声。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福祸扣之，云：“此妇人他日必以夫而贵，但出适时，事干朝廷。”时祖姑已许嫁顾沂大夫，以其语不祥，举室皆唾之。论命未竟，适有捷夫过门报省榜者，王父亟出问榜首姓名，云：“无为人焦蹈。”既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问曰：“知此人声骨否？”曰：“熟知之。”王父曰：“官职如何？”曰：“不能食禄，安问官职也？”众皆以为焦已为大魁，术者之言必谬。经旬，有自京师来者云：“揭榜后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曾王父服中，顾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

十不待父母服除法闻之朝，得旨方成礼，其言无一不验。

压云轩诗

昆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压云轩”。邑士胡清尝赋诗云：“谁建危亭压翠微，画檐直与莫云齐。有时一片岩限起，带与老僧山下归。”轩旁有小柏数根，又赋诗云：“栽傍岩隈未足看，谓言斤斧莫无端。它时直入抡材手，不独青青保岁寒。”后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见之大喜，寻访其人，厚礼以待之。既怜其贫，遂给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后徙居常熟。绍兴初，为参知政事，卒，门人谥为“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诰，皆用《尚书》体，天下至今称之。自宣政以来，文人有声者，唯公与叶石林、汪浮溪、孙兰陵四人耳。孙尝自评云：“某之视浮溪，浮溪之视石林，各少十年书。石林视忠惠亦然。”识者以为确论。公素俭，虽身历两府，奉养甚于贫士。一日招客，未饮时，与客论近世风俗侈靡，燕乐之间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于天子者，然后可以食牛；德大于诸侯者，然后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无盛馔；已而果以恶草具进。公在翰苑时，禁中新创傩仪，有旨令撰文。是日辰巳间，中使送篇目至，午后亟督索进呈。数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极高古，石林乃谓公文极难得。在西掖时，以草词迟罚铜。又在试院议策题，以冗官为问，一夜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乐仕进。可为朝廷庆者一，可为有司虑者二。”石林颇怪之。予切谓公之文，正不当以迟速论，当视其得意与否耳。策题虽止四句，实佳作也。

白云泉

天平山有白云泉，虽大旱不竭，或云此龙湫也。唐刺史白乐天有诗云：“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间。”苏子美尝至山中，为赋长篇。范贯之亦有和章。

谞三命

谞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阴阳山水之术，吉凶无不立验。好食活鸡，已就死者，则却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数十活鸡自随，闻其声咿然，则食之愈喜，率以是为常。后享高寿而死。其荼毗也，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吾家虎丘坟，乃其所择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词

范文正与欧阳文忠公席上分题作《剔银镫》，皆寓劝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骙、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臞 庵

吴江王份文孺，自号臞庵，尝筑圃于松江之侧。方经始时，文孺下榻待余，延留数月，见买葑作址，计三百万钱。圃成，极东南之胜。后湖苏养直尝赋诗云：“王郎臞庵摩诘诗，烟花绕舍江绕篱。石渠东观了无梦，笔床茶灶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顾有今天随。湾头蟹舍岂著我，请具蓑笠悬牛衣。”又为文孺赋草堂云：“笛弄松江明月，蓑披笠泽归云。若话青霄快活，五侯何处如君?”

蠡 口

蠡口在齐门之北，又有蠡塘在娄门之东。故老相传云：范蠡破吴辞越，乘扁舟游五湖，潜过于此，遣人驰书招文种大夫，因以名之。杨备郎中诗云：“霸越勋名间世才，五湖烟浪一帆开。犹防乌喙伤同辈，此地复招文种来。”

蛇化为剑

干将墓在今匠门城东数里。顷有人畊其旁，忽见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殪之，上之半跃入草中，不复可寻，徐观其余，乃折剑也。至莫欲持归，亦不复见。方子通有诗具载其事。卫月山因笔录云：“匠门外干将墓土，人取作灶，无蟑螂灶鸡。”

贾表之

贾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孙，青之子。顷倅平江，时朱勔父子方出入禁中，窃弄权柄，一时奔竞之流，争持苞苴，唯恐无门而入。贾独疾之甚，尝有诗云：“倏忽向六十，萍蓬无奈何。丹心犹奋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倾邪朋类多。阳光一销铄，不复见妖魔。”其志尚亦足嘉矣。

勔之子为浙西路分司，有赐带之宠，贾亦同时衣金紫服。旦日适相会于天庆，朱之虞兵因见贾所佩鱼，熟视之。贾厉声叱之曰：“此是年及得来，非缘花石之故。”左右皆错愕。朱甚衔之，为其所挤，贾竟停任。

易承天为能仁寺

宣和中，户部干当公事李宽奏：凡以圣为名者，并行禁止。又给事中赵野奏：凡世俗以“君”、“王”、“圣”三字为名字，悉合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为称者，切虑亦当禁约。其后又有以“龙”、“皇”、“主”、“玉”字不当言者，亦请遏绝。前后共禁八字。遂易“承天”为“能仁”，其他观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改，则重加之罪。虽桥梁有为龙形者，亦皆凿去之。太学同舍陈朝老语余曰：“此无君无天之兆，甚

可畏也。”季父倅兴仁日，一太守曲意奉行，尽取诸寺观藏经，命剪去所禁八字。未几而太守卒。

章户部

章绰，字伯成，庄敏公之子。庄敏教诸子甚严，恐其纵肆，闭置一书室中，故绰与综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礼部，取绰之侄女，召为校书郎日，绰以诗饯之，有“船尾淮山青未了，马头随柳绿相迎。”之句，孙仲益甚喜之。晚年诗律益高，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风。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终户部郎中。

王教授祭学生文

庆历中，郡学既建，养士至百员，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阳二江，忘其名，肄业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时王逢会之为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维庆历七年，岁次丁亥，七月甲戌朔，初六日己卯，苏州州学教授王逢，率在学同人，谨以香酒果实致奠，化冥纸告祭于学生建阳江君之灵：人固动物尔，气完则在，气散则死。生与死吾不得而知也，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异诸物。善而夭为得不死，恶而寿为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数千里旅吴学，以道义为身谋，于善无所负，今夭去，吾得谓子不死矣！夫旅而死，无亲戚左右为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启而手足，比无助者为多。同门生几百员为子哭，不为孤，其亦善德之召欤！子魂气何所之，吾以子有生死之别，旅衬举而望涕，不知其所从。哀哉尚飨！”

沈元叙沧浪亭诗

苏子美《独步游沧浪亭》诗云：“花枝低欹草色齐，不可骑入步是宜。有时载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绍兴初，昆山沈东元叙尝游其亭，赋诗云：“草蔓花枝与世新，登临空复想清尘。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识春风载酒人。”程致道《和张敏叔游沧浪亭》诗有云：“醉倒春风载酒人，苍髯犹想见长身。试寻遗址名空在，却笑张罗事已陈。”皆寓其感叹之意。

卷　六

西楼诗

绍兴中，郡守王映显道建西楼，赋诗者甚众，独耿时举德基为擅场。其诗曰：“西楼一曲旧笙歌，千古当楼面翠峨。花发花残香径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声壮，天迥栏干夕照多。四百年来无妙手，要看风物似元和。”德基他文称是，居太学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达

郭章，字仲达，世居昆山。自幼工于文。游京师太学有声，因归乡省亲作诗别同舍云：“菽水年来属未涯，羞骑款段出京华。涨尘回旋风头紧，绮照支离日脚斜。掠过短莎惊脱兔，踏翻红叶闹归鸦。不堪回首孤云外，望断淮山始是家。”俄又赋一篇云：“也知随俗调归策，却忆当年重出关。岂是长居户限上，可能无意马蹄间。中原百甓知谁运，今日分阴敢自闲。倘有寸功裨社稷，归来恰好试衣斑。”其诗传播一时。后以守城恩拜官，被知己荐居帅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于京师，年四十余。无子。

凌佛子

凌哲，字明甫，与余同肄业郡庠，诚实君子也。绍兴中为正言，上疏论秦氏亲党因缘得科第，有妨寒素进取之路。公论甚与之。累迁至吏部侍郎。后以敷文阁待制、通议大夫致仕，年八十余而卒。公处己以廉，待人以恕，虽身至从班，不啻如寒士，非时未尝辄至郡中，终年无一毫干请。书室之前有一茶肆，日为群小聚会之地，公与宾客谈话，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复然，公不与较，因徙以避之。其长厚类如此，人目之为“凌佛子”。

昆山学记

程咏之宰昆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风。尝修治县庠，张无垢为作记，欲镌之石。或谓无垢托此以讽朝士，寻即已之。今《横浦集》亦不载，因附见于此：

右通直郎、知平江府昆山县事程公咏之，文简公之曾孙，伊川先生之侄也。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书抵余曰：“沂闻为政莫先于教化，教化莫先于兴学。吾邑有学，卑陋不治，甚不称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学门有社坛、斋厅掩蔽于前，气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坛之西，辟其门墙，广袤数十丈。又以东隅建学外门，周植槐柳，增崇殿门。营治斋宇，气象宏伟。殿堂斋庑，鼎鼎一新。遇月旦，则率县官诣学，请主学者分讲《六经》，与诸生环坐堂上以听焉。时知府事待制蒋公，名其堂曰‘致道’，并书学榜以宠贲之。于乎！可谓盛矣。”又曰：“先生昔学于大儒，其所见闻，非俗儒比。愿以其所闻者，明以告我，我将有以大之。”

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旧学荒落，顾何以副子之请？虽然，不可以虚辱也。辄以闻于师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择焉。窃尝以谓学者当以孔子为师。以孔子为师，当学孔子之学。非为博物洽闻，绨章绩句，高自标置，视四海为无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当至将相，吾富贵当归故乡，吾当记三箧于渡河，赋万言于倚马。’此正俗儒之学；孔子之学乃不如是。熟诵孔子‘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之说，子夏‘掬溜播洒’之说，孟子‘徐行后长者’之说，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谓孔子之学。若乃学如马融、如陆淳，

博如许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窦宪，而附王叔文，此吾侪之所羞道，而孔门之罪人也。咏之以为何如？如其不然，当明以教我。"

王唐公

王绹，字唐公，秦正懿王审琦五世孙。建炎中，为御史中丞。虏犯维扬，车驾南渡，公扈从以行。东宫初建，以资政殿学士权太子少傅。未几，拜参知政事，力丐奉祠，御书"霖雨思贤佐"一联以赐之。绍兴七年，薨于昆山僧舍，年六十四，谥和。子陔。公为人刚正有守，立朝无所阿附。宣和乙巳，策士于廷，公为详定官，多取议论剀切者置甲科。建炎己酉，虏寇深入，公具陈攻守之策，宰相不以为然。已而虏犯维扬，终无策。公自建康扈从至临安，道由镇江，从容奏陈：陈东以忠谏被诛，此其乡里也。即命赒其家，官其子。车驾幸会稽时，韩世忠邀击虏寇归骑于扬子江，公议遣兵追袭，俾与世忠夹击之，同政者议不合，遂求去。公虽为执政，其家贫甚，每以禄不及亲，自奉极俭薄。仕宦二十年，无寸椽可居。自奉祠后，寓昆山惠严僧舍，萧然一室，服食器用无异于寒士。天性仁孝，周恤姻族，无所不至。俸入之余，买田赡给其孤贫者，又为之毕婚冠丧葬。平居无他嗜好，惟读书为乐。其文温润典雅，深于理致，于死主祸福之说，尤所洞达。其寝疾也，家人召医，且欲灼艾，公曰："时至即行，留连无益。"薨背前二日，书"戊戌"字示左右，属纩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公所制述，有《内外制》四十卷，《奏议》三十卷，《进读事实》五卷，《论语解》三十卷，《孝经解》五卷，《群史编》八十卷，《内典略录》百卷。

顾景繁　与施宿武子同注苏诗即其人

顾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归圣，终龚州太守；其父彦成，字子美，尝将漕两浙。景繁虽受世赏，不乐为仕，闭户读书自娱，自号"漫庄"，又号"痴绝"。尝注杜工部诗，其他著述甚富。所与交者，皆一时名士。鄱阳张紫微彦实扩，以诗闻天下，景繁结为一社，与之唱酬。今《张集》有《送顾景繁暂归浙西》诗云："墙头飞花如雪委，墙根老柳丝垂地。春正浓时君不留，山路晓风鸣马棰。涛江入眼浪千尺，想见吴侬问行李。田园久荒慢检校，亲旧相逢半悲喜。行朝诸公访人材，故人新赐尚书履，袖中有策则可陈，君亦因行聊尔耳。"又他诗称誉景繁不一，如云："顾侯风味更严苦，家贫阙办三韭菹。龟肠撑突五千卷，底用会稡笺虫鱼。"又云："虎头文字逼前辈，衮衮颛蒙分尺素。天闲老骥日千里，何用盐车追蹇步？"景繁隐居五十年，享高寿而终（子美除漕到苏台，过南峰山，拜先都官墓。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巡尉护送至山中，亲题于享亭之壁。予视景繁为中表）。

慈受禅师

慈受禅师深老，靖康间住灵岩，学徒甚尊之。平生所作劝戒偈颂甚多，皆有文法，镂板行于世。尝自为真赞云："自顾个形骸，举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独事皆成就。醍醐与毒药，万味同一口。美恶尽销融，是故名慈受。"孙仲益作守，时因上元，命之升座，慈受举似云："灵岩上元节，且与诸方别。只点一碗灯，大千俱照彻。也不用添油，光明长皎洁。雨又打不湿，风又吹不灭。大众毕竟是什么灯？教我如何说。"时高峰瓒老虽相去不远，绝不会面，因中秋赏月，书一绝寄瓒老云："灵岫高峰咫尺间，青松长伴白云间。今宵共赏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还。"师名怀深。

蒋侍郎不肯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苏，蒋公希鲁将致政归。文恭公顷为诸生，尝受学于蒋，因即其居第表为"难老坊"。蒋公见之，愀然谓文恭曰："此俚俗歆艳，内不足而假之人以夸者，非所望于故人也。愿即彻去。"文恭公愧谢，欲如其请，则营缮已严，乃资其尝获芝草之瑞，改为"灵芝"。文恭公退而语人曰："识必因德而后达。蒋公之德，盖人所畏；而其识如是，固无足疑，非吾所及也。"

孙郎中

孙纬，字彦文。擢进士第，仕至尚书郎。为人诚朴，好以俗下语为诗文而多近理。秦师垣生于腊月二十五日，尝献寿诗云："面脸丹如朱顶鹤，髭髯长似绿毛龟。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间祭灶时。"师垣甚喜之。公精于本朝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无不通晓。尝著本朝人物志，行于世。

潘悦之

潘兑，字悦之。操履甚正，乡人皆尊敬之。徽宗朝为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与先君子甚厚，常往来于沧浪之上，饮酒赋诗，延款竟日。悦之无子，侄民赡，工于诗，与季父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郇公之裔，后徙于平江者有二族：子厚丞相家州南，质夫枢密家州北。两第屹然，轮奂相望，为一州之甲。吴人号南北章以别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与余皆肄业郡庠，又以同经聚于一斋。良弼试上舍，义题自"假乐君子，显显令德"至"千禄百福，子孙千亿"，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说，遂中高选。既贡京师，道由南徐。访一日者揲蓍。得卦影画文书一轴，书"天人"二字于其

上，下书两“甲”两“癸”。又画二雁：一入云中，一为箭所中。日者云：“此文书二十年后可复用。”良弼以为不然。既试南宫，果不第，退舍而归。累试皆蹉跌。后罢舍法，以免举赴省，义题与预贡时不少异，即欲尽写旧作。同舍晓之云：“文格与今不同矣，用之必不验。”良弼深以卦影之言为信，竟书之不易一字。乡人用新格者俱见黜，独良弼得之。廷试后一第下世，时去揲蓍时，适满二十年之数。

王彦光

王葆，字彦光，擢宣和甲辰第。昆山自郏正夫登第后，有孙积中，积中后六十载无有继之者。彦光擢第时，吴昉博士适为邑宰，有致语云：“振六十载之颓风，贾三千人之余勇。”纪其实也。绍兴改元，天子广开言路，讲求贤良等科。彦光时主丽水簿，慨然上疏陈十弊，皆切中时病，其末以储嗣为请，语尤切直。至谓：“仁宗时，中外无事，海宇晏然，而范镇等为国远虑，其所纳忠，急急在此。况当今日，国步多艰，人心易动，强虏未靖，群盗陆梁，天下之势，危若缀旒；而甲观之祟，未闻流庆，中外惴恐，此为甚急。臣愿陛下为宗社无疆之计，广求宗室之中仁明孝友、时论所归者，历试诸事，以系人心。”执政读而奇之。彦光素为秦益公器重。和议既定，梓宫及太后皆还。彦光时主宗正寺簿，上书于益公，仅三百字，大意谓：自古宰相功业之盛，无如伊尹、周公，究其终始之言，伊尹过周公远矣。方其相成汤，辅太甲，其功无与比。当是时，遂思复政于君，而启其告归之意，今《咸有一德》之书是也。周公则不然，夹辅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时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鲁，故其后有四国流言之祸。今欲为伊尹乎，欲为周公乎？惟阁下所择。益公得书颇喜。久之，除司封郎。彦光既丁内艰，服阕，再居旧职。一日，益公语彦光曰：“桧待告老如何？”彦光曰：“此事不当问之于某。”益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气，故问之。尝记绍兴八年，某为右相时，公以书劝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彦光曰：“果欲告老，不问亲与仇，择其可任国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诚天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益公薨，出知广德，移汉州，又移泸州，终浙东提刑。彦光居乡，教诱后进，终日论文不倦。其所成就甚众，所学最长于《春秋》，有《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备论》两卷。弟万，侄嘉彦，登第。参政范公尝作公挽诗云：“喻蜀三年戍，还吴万里船。云归双节后，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传》，一丘阳羡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凌烟？”“日者悲离索，公乎又杳冥。门人辨韩集，子舍得韦经。此去念筑室，空来闻过庭。路遥人不见，千古泣松铭。”

彦光鉴裁甚精，李乐庵为布衣时，流落兵火之余，一见以为佳士，妻以女弟。今参政周公初第时，爱其博洽，即纳之为婿。二公寻即荣遇，而又学术气节，耸动当世人，于是服其知人。至于从其学者，亦能第其甲科之先后，无不一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称叹，以为不可及。

状元谶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传云：“穹窿石移，状元来归。”一夕，闻有风雨声，诘旦视之，果有石自东而移西者。淳熙辛丑，黄子由遂魁多士。昆山虽去松江不远，旧无潮汐，绍兴中方有之，犹不及二十里外。李乐庵尝见一道人云：“潮到夷亭出状元。”后以此语叶令子强，因作问潮馆识其语。今已过夷亭矣，但未知验于何时？然潮汐起于昆山，邑人必有当此谶者。

四幡之助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后，遇生朝，则舍一大幡于宝积寺刹柱，岁率以为常。时曾王妣之越上，留其婿顾沂大夫家。大父往省之，夜宿于萧山渡，系舟于一古柳之下，终夕为之安寝。拂晓，舟师大惊，回顾皆巨浸，舟齐于木之杪。须臾水退，独免漂溺。是夕，王妣梦舣舟之地，有四黄幡覆其上，方有疑于心。王父既归，言其事，因屈指计之，已历四生朝矣。

吴仁杰云：“龚浩，字子正。往萧山访顾沂，舟值水发。比到家，其妻云：‘向梦有黄幡六首罩一舟。’龚问其日，正水发之夕也。盖尝以生朝施二幡于承天寺不染尘观音殿，凡三岁矣，适如梦中之数云。”案《吴氏感应录》所记，微有不同，当以此说为是。然不染尘观音殿，乃是在城报恩寺，今北寺也。

乐　庵

乐庵，在昆山之东南六、七里，李公彦平游息之所也。公本江都人，绍兴初避地居此。尝为溧水宰，以德化民，四年无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对，陈便民十事。除知温州，未行，擢监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迁枢密院检详。高宗屡引见僧徒，谭性空之理。一日因对，论及禅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禅。”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非坐禅而何？陛下诚能端坐而思所以爱人利物之道，即坐禅也，何必他求乎？”俄以引年挂其冠而归，遂即庵庐而居之，自号“乐庵安叟”。居年余，上爱公精力不衰，诏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贡举，因革去险怪之习，文体为之一变，而所得多一时名士。因上疏论后戚不当居枢管之地，迁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复上请老之章。时王仲行为右正言，亦力弹之；莫子齐为给事中，不书黄；周洪道直学士院，不草制，皆遭迁逐。布衣庄治尝作《四贤》诗。公道学精通，且乐于教学者，尝诵康节语以告人，曰：“学为人之仁，学为人之事，所以教

人者，率不外此。”公中年以后，绝欲清修，唯一苍头给事。年几八十，视听言论，虽少年有所不及。庵之左右皆植修竹，经史图书满室。忽旬余不食，屏医却药，终日燕坐。一夕，亲作手简，遍别亲旧，仍命其子不得斋僧供佛，书讫倏然而逝。所著文章甚多，号《乐庵集》，又有《易说》、《语孟说》若干卷。

吴江词

建炎庚戌，两浙被虏祸，有题《水调歌头》于吴江者，不知其姓氏，意极悲壮，今录之于后：“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坠清波。”

丁令威宅

阳山法海寺，乃丁令威宅，炼丹井存焉，号“丁令威泉”。井水至今甘美，虽旱不竭。

正　讹

交让巷谓之甘浆巷。织里桥谓之吉利桥。葑门谓之府门。带成桥谓之戴城桥。字音之讹，罕有知者。

徐望圣

徐师回，字望圣，师闵之弟。尝为南康太守，作直节堂。苏黄门为之记，以为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为物所挠，虽松柏竹箭之坚，不能自保，惟杉能遂其直。求之人，盖不待文王而兴者！黄门未尝以言假人，其推重公如此。子闳中，孙林兢，曾孙藏。

羊充实

羊充实，旧与予肄业郡学，其为人好崖异，且狠愎。一夕，同舍对床剧谈，充实偶以言侵众，遂相率联句戏之云：“彼美羊充实，弯弯角向天。口内餐荷叶，尻中放瑞莲。细毛堪作笔，粗毳可为毡。子贡虽曾爱，齐宣不见怜。”其它不能尽记。充实见诸公更相应答，机锋甚锐，遂哀鸣不已。自是处众和易，待人亦有礼。谚所谓“菱角”、“鸡头”之说信矣。

苏民三百年不识兵

姑苏自刘、白、韦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乾符间，虽大盗蜂起，而武肃钱王以破黄巢，诛董昌，尽有浙东西。五代分裂，诸藩据数州自王，独钱氏常顺事中国。本朝既受命，尽籍土地府库，帅其属朝京师，遂去其国。盖自长庆以来，更七代三百年，吴人老死不见兵革。承平时，太伯庙栋，犹有唐昭宗时宁海镇东军节度使钱镠姓名书其上，可谓盛矣。大观中，枢密章公之子綖，为蔡京诬以盗铸，诏开封尹李孝寿，即吴中置狱，连逮千余人。遣甲士五百围其家，钲鼓之声，昼夜不绝，俗谓之“聒囚鼓”。州民目所未睹，莫不为之震骇。狱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萧服、沈畸、姚（忘其名）重案。其至也，人皆自门隙中窥之，不敢正视。识者已知非太平气象，故其后有建炎之祸。方章氏事未觉时，城中小儿所在群聚，皆唱云：“沈逍遥。”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彝老

之彝老，外冈杨氏子，名则之，字彝老。尝学诗于西湖顺老，学禅于大觉琏禅师。诗号《禅外集》，禅学有《十玄谈参同契》，俱行于世。尝作《早梅》诗云：“数萼初含雪，孤清画本难。有香终是别，虽瘦亦胜寒。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吹残。”又《雪霁观梅》诗云：“荒园晚景敛寒烟，数朵清新破雪边。幽艳有谁能画得，冷香无主赖诗传。看来最畏前村笛，折去难逢野渡船。向晚十分终更好，静兼江月淡娟娟。”

纪　异

盛章季文作守时，谯楼一夕为火所焚，有得其煨烬之余者，欲析而为薪，见其中有“大吉”二字，遂闻之于朝。又郡学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于州，因作《瑞石放光颂》，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忽为雷击其柱，火光异常，东壁额上遗四带青布巾，大可贮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置之中庭，诘朝视之，无有矣。

朱氏盛衰

朱冲微时，以常卖为业，后其家稍温，易为药肆。生理日益进，以行不检，两受徒刑。既拥多赀，遂交结权要，然亦能以济人为心。每遇春夏之交，即出钱米药物，募医官数人，巡门问贫者之疾，从而赒之。又多买弊衣，择市妪之善缝纫者，成衲衣数百，当大寒雪，尽以给冻者。诸延寿堂病僧，日为供饮食药饵，病愈则已。其子勔，因赂中贵人以花石得幸，时时进奉不绝，谓之“花纲”。凡林园亭馆、以至坟墓间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黄纸封识，不问其家，径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则以违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纲经从之地，巡尉护送，遇桥梁则彻以过舟，虽以数千缗为之者，亦毁之不恤。初，江淮发运司于真、扬、楚、泗有转般仓，纲运兵各据地分，不相交越。勔既进花石，遂拨新装运船，充御前纲以载之，而以余旧者载粮运，直达京师。而转般仓遂废，粮运由此不继，禁卫至于乏食，朝廷亦不之问也。勔之宠日盛，父子俱建节钺，即居第创双节堂。又得徽庙御容置之一殿中，监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勔尝预曲晏，徽宗亲握其臂与语，勔遂以黄罗缠之，与人揖，此臂竟不举。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盘门内有园极

广，植牡丹数千本，花时以缯彩为幙帘覆其上，每花标其名，以金为标榜，如是者里所。园夫畦子蓺精种植及能叠石为山者，朝释负担，暮纡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数计。圃之中又有水阁，作九曲路入之，春时纵妇女游赏，有迷其路者，老朱设酒食招邀，或遗以簪珥之属，人皆恶其丑行。一日勔败，捡估其家赀，有黄发勾者素与勔不协，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妇女尽驱之出，虽闾巷小民之家，无敢容纳。不数日，已墟其圃。所谓牡丹者，皆析以为薪。每一扁牓，以三钱计其直。勔死，又窜其家于海岛，前日之受诰身者尽褫之。当时有谑词云："做园子，得数载，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爱。特将一个保义酬劳，反做了今日殃害。诏书下来索金带，这官诰看看毁坏。放牙笏便担屎担，却依旧种菜。"又云："叠假山，得保义，幞头上带着百般村气。做模样偏得人憎，又识甚条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诰又来索气。不如更叠个盆山，卖八文十二。"初，勔之进花石也，聚于京师艮岳之上。以移根自远，为风日所残，植之未久，即槁瘁，时时欲一易之，故花纲旁午于道。一日内晏，诨人因以讽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诨人指以问其徒，曰："此何物也？"应之曰："芭蕉。"有持松桧而出者，复设问，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数四，遂批其颊曰："此某花，此某木，何为俱谓之芭蕉？"应之曰："我但见巴巴地讨来，都焦了。"天颜亦为之少破。太学生邓肃，有《进花石》诗，大寓规谏之意，至今传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绍兴中，坐赵忠简公所引，忤秦丞相意，罢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运使日，尝案秦之妻弟王昌，秦妇大衔之。俄有将两浙漕节者，密受风旨，诬劾公讥议均田良法，安置兴化军。秦死放还，除户部侍郎。事载《绍兴正论》。

无庵

昆山陈氏子，名法全，弃家从道川为僧，参请勤至。一日行静济殿前，偶撞其首于柱间，忽然大悟。旁观者见其光彩飞动，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价日增，后住湖州道场山，号"无庵"。

结带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结带巾，否则以违制论。士人甚苦之，当时有谑词云："头巾带，谁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制。不得向后长垂，与胡服相类。法甚严，人尽畏，便缝阔大带向前面系。和我太学先辈，被人叫保义。"

周妓下火文

昆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后系郡中籍。张紫微作守时，周忽暴死。道川适访紫微，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许，可惜许！大众且道可惜许个甚么？可惜巫山一段云，眼如新水点绛唇。昔年绣阁迎仙客，今日桃源忆故人。休记丑奴儿怪脸，便须抖擞好精神。南柯梦断如何也，一曲离愁别是春。大众还知殁故某人，向甚么处去？向这里，分明会得。蓦山溪畔，芳草渡头，处处《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与君一把无明火，烧尽千愁万恨心。"

谐谑

鸡冠花未放，狗尾叶先生（嘲叶广文）。三间草屋田中舍，两面皮韬马鬐丞（田、马自相谑）。冬瓜少貌犹施粉，甘蔗无才也着绯（猜谜。妇人富英，对丁中散）。数行文字，那个汉书；一簇人烟，谁家庄子。筵上枇杷，宛类无声之乐；草头蚱蜢，犹如不系之舟。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镜上故钱，铜声相应。马前断事，鞍上治民。钼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滕达道与郑毅夫对）。

思韩记

韩正彦，字师德，魏公之犹子。嘉祐中，知昆山县。昆山号为难理，而公能以静胜，囹圄为之数空。创石堤，疏斗门，作塘长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万顷，部使者以最上。又请以输州之赋十三万，从近便输于县，鸠造塘余材为仓廪以贮之，民大悦。比去，遮道以留，生为立祠，作《思韩记》，镵诸石。

徐氏安人诗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诗，大不类妇人女子所为。其笔墨畦迳，多出于杜子美，而清平冲澹，萧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为赋尤工。有一文士尝评之云："近世陈去非、吕居仁皆以诗自名，未能远过也。"有诗集传于世。

吴中水利书

宜兴士人单谔，尝著《吴中水利书》。其说谓：苏、湖、常三州之水潴为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吴江岸界于松江、太湖之间，岸东则江，岸西则湖，江东则大海也。自庆历二年，欲便粮道，遂筑北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污下，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今为民居、民田矣。虽增吴江一邑之赋，而三州之赋，不知反损几百倍邪！今欲泄太湖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泥，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以通粮运。随桥谼开茭芦为港走水，仍于下流开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则三州水患必减。元祐中，东坡在翰苑，奏其书，请行之。

翟　超

昆山弓手翟超，数以勇力奋，而酷嗜《金刚经》，昼夜诵之不辍。邑有盗，尉责其巡警失职，挞之。退而愤然曰："他人被盗，而我乃受杖！"不复还家，坐于一庙中，诵经达旦。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忽若有悟，遂弃俗而投礼东斋谦老，名之曰"道川"。俄为僧，见处日明，因行脚江西。途中遇虎，无惧色，虎驯伏其旁，逡巡引去。晚注《金刚经》，超乎言句之外，名禅老衲，皆以为不可及。其后圆寂之际，大书四句云："我有一条铁楖栗，纵横妙处无人识。临行拨转上头关，轰起一声春霹雳。"今葬于山中。

寓简

[宋]沈作喆撰　刘加夫整理

《寓简》十卷，南宋沈作喆撰。作喆字明远，吴兴人，绍兴中（一一三一——一一六二）登进士第。该书记录宋代轶事、典制，并加考证。自序称屏居山中，偶有所得，写在简牍之上，故以"寓简"为书名。有《知不足斋丛书》、《淡生堂余苑》等本。现据前者标点整理。

序

庄周氏疾夫世之沉浊，不可与庄语也，则托意于荒唐谬悠之说，以玩世滑稽，而其文瑰玮连犿、諔诡可观。盖实无心于言也，寓焉而已尔。予屏居山中，无与晤语，有所记忆，辄寓诸简牍。纷纶丛脞，虽诙谐俚语无所不有，而至言妙道间有存焉。已而诵言之，则欣然如见平生，故人抵掌剧谈，一笑相乐也。因名之曰"寓简"，聊以自娱，庶几漆园之无心，抑有如惠子者，或知其为无用之用乎？甲午夏寓山自序。

卷　一

《诗》之作也，其寓意深远。后之人莫能知其意之所在也，因《诗序》而知之耳。然则《序》其有功于《诗》矣。予谓病夫《诗》者，亦《序》之力也。盖《诗》本以微言谏风，托兴于山川草木而劝谏，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其旨甚幽，其词甚婉，而其讥刺甚切，使善人君子闻之，固足以戒，使夫暴虐无道者闻之，不得执以为罪也，是故言之而勿畏。今为之《序》者，晓然使人之知其为某事而作也，又知其切中于其所忌也，故后世以《诗》而得罪者相属，是则《序》之过也夫。石林曰："《诗序》盖当时诵者得于师传。"

周公作《无逸》：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旧劳于外，享国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怀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国五十年。皆以不荒宁得寿考之福。其后嗣王生则逸，亦罔或克寿，此万世有国之明训，天人之至理也。《戴氏礼》言文王疾，武王梦帝与我九龄，其言已怪诞不可信，而郑氏又从而释之曰："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逸乐延年。"是劝辟王以安肆盘游，惟耽乐之从，而毁明主以寅畏自强为不足以引年也：与《无逸》之旨得无戾乎？

《礼记》注云：《兑命》三篇在《尚书》，今亡。又云：《君陈》《泰誓》《甫刑》《高宗》之书皆亡。盖未见全书之出也，《左氏》所引亦多如此。

《尚书·尧典》"宅西曰昧谷"，古作"度西"，曰柳谷。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谷也。度音宅，古文度与宅相近而误，郑氏尝见之。

商曰"祀"，周曰"年"，而箕子陈《洪范》，史载其言，乃称惟十有三祀，盖以见箕子不为臣于周之意。孔子不没其实，以表为臣之大义也。陶靖节所为诗，自宋世但纪甲子，不书年号，亦此意也。

君人者居极否之世，能约己以厚下，则否倾而为益矣。居交泰之时，或剥下以封上，则泰过而为损矣。在《易》之否䷋（坤下乾上），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乾下坤上），取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损乎？虽益也䷩（震下巽上），损下而益上，斯为否矣。虽损也䷨（兑下艮上），损上而益下，斯为泰矣。盖天下治忽之理不远也，戒在损益而已矣。

诚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惑于事物，陷于迷途，是以蔽而不自见。能复其自然之性，则昭然着矣。故《易》之《复》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无妄》，诚之至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陆秉曰："此脱文也，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虚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虚之位，然后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马季长、郑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为脱文，而妄为之说，谓所赖者五十，殊无证据。"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此语尤诞。且《系辞》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岂不显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终无非五十五数也。"予顷见石林，欲以所见咨禀，迟疑不敢妄发。先生曰："子姑言之。"予曰："秉言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是也；其言用四十有九，以为六虚之位，则非也。数始于一而终于五，天以藏德运化，妙其所以为数之始终，而神其所以为用之消长者，故虚一与五，退藏于密秘而弗用，则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是当其无而有大衍之用也。此意恐是圣人千载不传之奥旨。"石林喜曰："如是如是。"

文王重《易》，六爻八卦之为六十四自文王始也。而《大传》言包牺氏以来已有，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之类，何也？盖圣人谓某爻像某物，某得某卦，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不然，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岂未有书契之前已有夬卦耶？亦谓伏羲造书夬得夬之义耳。且如八纯卦之象，何曾先立乾、坤、艮、震、巽、兑、坎、离之名，而后始有天、地、雷、风、山、泽、水、火之形哉？仲尼论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三画之象八卦，小成之体，未重之前也。至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则始有重爻之象。六位之体，既重之后也。

"帝乙归妹"者，言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伦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故能克阴慝也。此前人之说，可取。

六籍脱简阙文，先儒强为之说。如《春秋》"甲戌己丑陈侯鲍卒"，"甲戌"之下阙文也，而传以为"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亡"，真可笑也。《易》比诸经，号为全书，而衍文脱字讹舛亦多矣。释者往往因陋而臆说，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独"坎"曰"习坎"，盖"习"字上脱"坎"字也。"坎习坎"，犹曰"井改邑，不改井"也。"同人于野，亨。"上衍"同人曰"三字。注疏谓："特称'同人曰'者，表惟乾之所能行。"谬妄甚矣。坤之用六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大"字当作"代"音，转而然耳，盖言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艮为指"，当作"止"，亦以音同误也。《大传》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弓矢者，器；射之者，人也。'"然则解之爻辞，当云"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也，不然何缘有"弓矢者，器"四字哉？"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当作"能研诸虑"，衍二字也。如此类甚众。至于说卦取象尤多脱误，不可不知也。

"元亨利贞"，四者天德也；惟乾能备是四德，以统天而行四时，故《文言》析而言之。若屯、随、临、无妄、革五卦，亦云"元亨利贞"者，不得与乾比也。盖屯以"勿利有攸往"、随以"无咎"、临以"八月有凶"、无妄以"匪正有眚"、革以"悔亡"继"元亨利贞"之下，以明其不得专是四德也。又屯之《彖》曰："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随之《彖》曰："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临之《彖》曰："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无妄《彖》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革之《彖》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以明各有所当，非乾四德之比也。乾止曰"元亨利贞"而已矣。

陈莹中尝以邵康节说《易》、讲解象数，一皆屏绝，质之于刘器之。器之曰："《易》固经世之用，若讲解象数一切屏绝，则圣人设卦立爻复将何用？惟知其在象数者皆寓也，然后可以论《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际，而遽绝之，则吉凶与民同患之理，将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予谓元城固为学《易》者说耳，若至忘言之地，象数固无用也，况讲解乎？

《易》之六爻，数用九六。先儒皆以谓九，老阳也；六，老阴也。君子欲抑阴而进阳，故阳用极数而阴取其中焉耳。阴阳，天道也，岂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岂人之所能强而进之哉？其说皆不通。盖天地之正数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数也。至于六则各有所配，已非正数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数而不用成数。故孔子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夫参天，则一三五是矣。一与三与五，非九而何？两地，则二四是矣。二与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义也。故"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为予言如此。

《易》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予谓"知"字下必有脱简三数字或脱一句。既曰"通乎昼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无义理，又非圣人立言之法。《易》虽全书，然简编残缺处亦已多矣，先儒或能言其一二。

汉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齐诸

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今之俚谚谓白撰无所本者为“杜田”，或曰“杜园”者，语转而然也。岂当时亦讥何之《易》学师承无所自耶？

《易》者，至神之数，吉凶之先兆，使人见机而作，避祸而自求福也。文王、仲尼，盖重《易》而系之者也。其于《易》之数，知之远矣，宜能远祸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羑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岂人之祸福吉凶自有定数存于冥冥之中，虽圣与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无悔，而任其所谓在物者，则夫《易》之道欲令人进退语默得其时，无蹈患害，果何预哉？冥顽嚣凶，目不辨六画而名位充志，富贵没身者又何哉？圣人已矣，后之志士仁人玩占知变，穷《易》之道，而困厄颠踣者多是也，又何哉？吾不知其说也。

唐人顾象深于《易》，尝言《易》更三圣，犹夫三辰同丽太极。自汉田、丁、京、刘以来，百派奔凑，惟唐一行方见天机，神交造物，智斟人事，制动也有柅，变通也无方，向之支流委输于我。其他纲绎祖述三十有余家，骛精于捃摭，匮巧于穿凿，犹制氏之于乐，铿锵而已，徐氏之于礼，善容而已。刘禹锡尝指龟策讥之，象曰：“古先圣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得也，故设象以致意，梯有以取无，取当其粗，用当其精。夫权衡所以揣轻重，不为捶钩者设也；寻尺所以商远迩，不为运斤者设也。几存乎人，是则以天时为卦体，物理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内取诸身以象焉。得枢于寰中，迎数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虽欲强名，措说无地，彼枯茎朽壳安能与于此乎？”予观顾生之言，盖邃于《易》者，惜其无著述传世，以尽见其所学。独禹锡载其言于志中，故表而出之。

太乙九宫之数虽出纬书《乾凿度》，而传于阴阳家者流，然其间微隐玄妙之理合于《易》与黄帝之书，不可废也。太一行九宫之法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以二八四六为四隅，而五奠位乎中宫，经纬交络无不得十五者，而独不见其所谓十者焉。盖土寄王于四方，不独主时，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谓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是也。黄帝曰：“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土数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数，土独以生数，而不言十者，土不独居成数也。又曰：“五运之复太过者，其数成；不及者，其数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皆不言十焉。呜呼，可谓妙矣！《易》之坤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宫之数盖出于此。孰谓黄帝之书为出于战国之伪而独为医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时之数，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举成数，而中央独曰其数五。扬雄为《太玄》，亦以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水，兼具生成之数，而五五为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盖不可名言也。其法本于自然而发见于黄帝之书与九宫之说。汉儒欺世，窃以为自得之学，而学者不悟也。

《易》之为书，虽不可为典要，然圣人大概示人以阴阳柔刚消息盈虚之理，进退存亡吉凶悔吝之义，虽穷万物之变，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数之要，神妙不测者，圣人盖难言之也。后世之士不务守经合道而好论其变化，渺茫不见涯涘，广著图象，远征亿万不可名言无所致诘之数，以为自得之学，致使俗儒妄讥，竞为艰深之说。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变，不知其体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为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间，自开辟以来，其相生相克以为人地万物四时之用，其功与天地日月并矣。邵尧夫非不知数，然其说以谓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于土，金生于石，勿论也。夫五物者，经世之用，纪岁时、行气运，其来久矣，不可阙一也。今加以本无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岂不生于土乎？如用邵说，则黄帝岐伯之书与洪范九畴之大法皆可废也，又可乎？盖自汉京房、焦贡之学流于驳杂，而扬雄又以四为数，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笃志之士，不当务多岐以迷大道，尚奇说以叛正经。若真积力久至于大而化之之圣，圣而不可测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于心，岂肯形之于说？况又非说之所能发明也。昔释氏有法常者，得法于道一师。或问常何所得，常曰：“吾师教我以即心是佛”。或曰：“一师近日佛法又不同，乃云非心非佛”。常曰：“此老惑乱于人未止也。任汝非心非佛，我但即心即佛耳。”道一闻而肯之。夫士之本无所得，又无所守，而随世谬悠，有不愧于法常者乎？

阴阳之气专，则生化之理灭。故至阳之中必有阴，而至阴之中必有阳，至其极则相生。离为火，而中画阴也；坎为水，而中画阳也。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天地之至理也。

《易》曰：“知几其神。”此盖圣人不言之妙，而扬雄言：“先知其几于神。”或问“先知”，曰：“不知。”是真不知也，子云之自欺如此。

卦终于《未济》，何也？天下之事无终穷也，而道亦无尽也，若以《既济》而终，则万法断灭，天人之道泯矣。黄帝书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浮屠所谓不住无为、不断有为者，是也。

《易》者，圣人所以究天人之际，乐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之忧患也。

天下事有病弊难革，思虑未至，极力穷究，奸蠹

随生其间。忽有晓悟，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于一时，而又可以通行于久远。如贾生分封诸侯王子弟是也。事有微而相类者。国朝三岁发解进士，率以秋季引试，初无定日。举子奸计，多占邻近户籍，至有三数处冒试者，冀于多试之中，必有一得，以致争讼纷然。有司多端禁止，率不能革。绍兴中，或有建请令天下诸州科场并用八月一日锁院，十五日引试，后期者勿问。不劳施为，无所烦扰，而百年之弊一朝尽去，更无巧伪可以破坏成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可与争，争而得，后必有变。静听而不争，至于无所受过患之地，自然帖伏。

卷　二

冬日至阳之进也，夏日至阴之进也，故于文为臸。臸者进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晋，省文从便也。

万物之成坏，无巨细皆有数存焉。一尘之微，一瞬之顷，不差也。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圹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莫能辩者。昉之五世孙升之以授郑钦说，乃悟卜宅者庾葬之岁月日辰而识其墓地，殆无一字闲设，又毫厘不差也。唐刘遵古大和中节度东川，借人书千余编，忽一旦涪水大泛，书尽濡湿，方曝之，得《易》一册，题云："上元岁阅此，从兹易号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飘溺。"衡阳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宾客示之，有掌书记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号；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则万物之不能逃于至数也，久矣。虽天地日月山河至于虚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闻大道者乃欲以智计力取分外之事，岂不愚哉？

物之成坏皆寓乎数，知数者以数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离乎数，数不能离于道，以数和之则通矣，以道知之则玄矣。圣人未尝以是语人也，可以语人者，数而已矣。战国时多知数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

神宗皇帝御经筵，时方讲《周官》，从容问"面朝后市何义?"侍讲官以王氏《新义》对曰："朝，阳事，市，阴事，故前后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论阴阳。朝者，君子所会，市者，小人所集，义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惊叹。盖上已鄙厌王氏之学矣。

周之末，礼乐散亡，六国之君独魏文侯好古。汉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盖年一百八十余岁矣，献其乐书。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导引，故寿如此。窦公亦异人也哉！考窦公所献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然则《周官》实周之遗书，非后世伪作，然自六国时已亡失不完矣。窦公所传，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于汉诸儒应募所作，非全书也。

《礼记》驳杂，《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车马衣服之制皆殷之旧也。周制，朝祀戎猎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时为变。古者于禘则发爵赐服，于尝则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顾于立夏之日封诸侯。《周礼·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衅龟策"，盖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马无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赞杰后"。此殆吕不韦宾客之所为耶。

《周官》：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治书，胥、徒，民给徭役者；此今之役法也。

《中庸》，子思子之言，犹可疑也。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和可也；发而中节，谓之中可也。和顺积中，何喜怒哀乐之有？有感而应焉，无过不及也，则谓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复也必怒，怒之复也必喜，皆不中也，可谓知言。

宣王不藉千亩。子厚曰："藉千亩，礼之饰也。若曰吾犹耕云耳，不若时使节用，则不劝而劝矣。启蛰得其耕，时雨得其种，苗之猥大得其耘，实之坚好得其获，取之均以薄，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子沈子曰："先王之为是礼也，盖以身先天下，驱以归诸本，不可废也。如宗元之言，是圣王之典礼举为无用也，亡之可也。男女居室足矣，何必婚礼也？加布其首足矣，何必冠礼也？仰天俯地而祭之足矣，何必南北郊也？饮食酹之足矣，何必禘祫蒸尝也？如是则夷狄而已矣。《左氏》征战于千亩则诬矣。"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传》皆以谓书不时。刘原父曰："非也。南门者何？天子之法门也；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鲁不务公室而僭天子之门制，春秋常事，不书。今特书新作南门者，罪鲁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为得《春秋》之遗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谓新意矣。然予观唐人陆龟蒙所著书，有《两观铭》曰："两观雉门，实僭天子。"然则原父之说，龟蒙为先得之矣。龟蒙自以为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门之说观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贡父《春秋传》"郑伯克段"："克之者何？戳之也；戳之者何？杀之也。"盖本《谷梁》之说，谓克者能杀也。信此则京城太叔已死于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继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于十一年郑伯入许曰：

"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则是段未尝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左氏《国语》："晋平公悦新声，师旷曰：公室将卑，君之明兆于衰矣。"柳子厚非之曰："耳之于声，犹口之于味，苟悦新味，亦将卑乎？"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人之视听好恶与夫嗜欲之反常者，是固有卑乱死亡之理。夫何讥焉？"又赵文子视日曰："朝不及夕。"后子曰："赵孟将死矣，非死必有大咎。"《内传》亦云："人主偷必死。"子厚曰："死与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耳。"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固有常业也。而堕偷弗务焉者，非其声色嗜欲之浸淫，神明之耄昏，则其病蛊之溃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获死乎？且起居动静，语言之间，虽一颦一笑，灾祥见焉。故季札以乐卜，赵孟以诗卜，襄仲归父以言语卜，子游子夏以威仪卜，沈尹戌以礼卜。盖精神之所寓，不可诬也。"

作史者务矜于文而违背道理者甚众，如左氏载季孙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为天子，今行父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积功以求舜之位也，而可以训乎？司马迁载张释之为廷尉，治渭桥犯跸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是教人主果于杀戮，宁废法以快一时之忿，而不使群臣得以议论参决、据法以争也。此皆为文之过。如此类不可尽举，读书者宜详之。

国朝六经之学，盖自贾文元倡之，而刘原父兄弟经为最高。王介甫之说立于学官，举天下之学者惟己之从，而学者无所自发明。叶石林始复究其渊源，用心精确，而不为异论也。其为《春秋》之说，谓"三《传》犹狱词，三《礼》犹律令，而《春秋》则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师省其词，审听其曲直，而杀罚轻重归之于法，吾无庸私焉。吾于《春秋》，求为咎陶而已。"故其所著书名之曰《春秋谳》，则其义也。

为《春秋》学者多异说，而获麟之解尤诞。《公羊传》称颜渊死，子曰："天丧予"；子路死，曰："天祝予；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此尤失契勘。按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鲁哀公之十四年，西狩获麟，是时子路未死也，至明年冬，卫蒯聩入卫，子路死之，孔子为之覆醢，安得预先两年孔子叹其死于获麟之时乎？此尤可笑也。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卫石恶在焉。《公羊》曰："恶人之徒在是矣。"且石恶名恶耳，其行则未见其恶也。今《公羊》以其名恶而遂诋为恶人，可乎？梁武目其臣云："何逊不逊，吴均不均，吾得朱异则为异矣。"亦此类也。

孔子谓兵可去，以至于食可去，而无信不立，虽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谓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乃修之，是无暇之日亦不暇修也，可乎？

语曰："鄙夫不可与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东坡解云："'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予观退之《王承福传》云："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济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

颜氏子不改其乐，世固莫能知之。予处穷困饥寒迫切，无可奈何，知其无可奈何，则安之而已。虽欲改其乐，又奚以为哉？将愁苦慨叹而忧之耶？忧无益于贫也，不若勿忧之为愈也。颜氏子则既闻道矣，予非知道者，直无可奈何而已！

孟子谓居移气，养移体者，是殆为常人言之。若豪杰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潜心，草庐高卧，气未尝屈也。岂以宫居为哉？采薇首阳，茹芝商山，体未尝病也。岂以食养为哉？后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说者，当自孟子发之。惜哉！

庄周谓死为南面王乐，信也。然是特为善人而贫贱死者言耳。善人无愧于幽暗，无累于神明，安乎性命，视死生为一致。一旦脱去形骸、穷苦、羁绊之忧而超乎逍遥无人之境，其乐无疑也。若夫小人为不善而富贵死者，一死之外，更有阴祸、天诛、鬼责丛然而麇至，化为异物，备极惨毒以偿平生贪淫盗酷、名位过分、欺君卖友、检愎害人、暴殄天物之罪，吾不知其何时而赦也。救苦不暇，尚何乐之有哉？此理灼然，无可疑者。庄子自为己言之，或为善人而贫贱死者言之则可耳。庄子曰：其神经乎太山而无介，斯足以语南面王乐矣。

庄子之辩，纵横无穷，自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故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贞，以寓言为广。其词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开阖万变，要不出于三言者。为其违物离人，不为世利所萦，虽连犿而毋伤。故独超然不涉乎人道之患，其滑稽自全，夫孰得而测之哉？观"叶公子高使齐"一篇，盖托仲尼而揣摩事情，则韩非《说难》之尤者，辩过非而不得非之祸，真一世之奇材也哉！后之为纵横者，盖祖述周而不闻大道也，足以死而已。

神巫季咸知人之死生祸福寿夭若神，壶丘子示之以地文，而谓其将死；示之以天壤，而谓其更生；示之以太冲莫朕，未始出吾宗，则茫然自失而走。西天梵僧得慧眼、他心通、慧忠国师，示之以西蜀天津，皆不思而对，其应如响。至三问而莫知其所在。师

曰："此野狐禅，他心通安在？二子其知道乎？惟古至人精神之运与天地同流，其绵密奥妙，变化不常，岂区区术数所能窥测哉？"

庄子之学贵清净无竞，然魏武侯欲偃兵，庄子乃曰："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佛氏之学贵智慧慈爱，然陆亘为宣城守，欲以智慧治民，南泉师乃曰："斯民涂炭矣。"孰谓佛老之教专尚虚无而远于治道哉？

列御寇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盖圃田深悟性空真风之理，诸器世间皆为风力所转，我反乘之周流无碍，孰知风之为我，我之为空耶？至漆园吏尤善言风，其言曰："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谪者、叱者、吸者、叫者、宎者、㗲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其言风之变略备矣，自昔未之有也。二子皆不为风力所转者，观风之动而入于神，二子可谓妙矣。然未若瞿昙氏之奥也。佛之言曰："风性无体，动静不常。汝尝整衣入于众中，则有微风拂于人面，此风为复出于衣中，或从虚空生彼人面。若出衣中，汝乃披风，其衣飞摇，应离汝体。我今垂衣，风何所至？不应衣中有藏风地。若生虚空，汝衣不动，何因无拂，空性常住，风应常生。若无风时，虚空当灭，灭风可见，灭空何状？若有生灭，不名虚空，汝常谛观虚空，寂然不参流动，风自谁方鼓动来此？风空性隔，非和非合，汝曾不知如来藏中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又云："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缘风力所转。我常观界安立、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二。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至，一世界内，如一器中贮百蚊蚋，啾啾乱鸣，于分寸中鼓发狂闹。我今洞察，风力无依，合十方佛，传一妙心。"呜呼！天下之至理，唯圣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辩才者亦能言之。然相去远矣。列御寇庄周之视瞿昙也，夸雄曼衍则可观矣，孰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极于圣处者乎？若宋玉之赋，则为文章讽喻而已。

列御寇、壶丘子、九方歅皆善相，而庄周氏传其术。周之言曰："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又曰："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此数语者相法尽矣。

尧之命舜，舜之命九官，皆称其已试之实效；其初命者，则训诫之。近世之所谓制告者，自宰相至于从官御史郎曹馆阁外任使者，咸夸美过实，若谀佞之为者。一旦逐去，诟骂又多溢恶，非王言也。

延州来季子、陶朱公、鲁仲连、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人、张子房、梅福皆以功名儒学身富贵而得仙者，非山泽臞儒之比也。范蠡隐于五湖，屡更其号，最后称海滨渔父，为孔安国之师。安国服铅丹寿三百岁云。

卷　三

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服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

汉淮阴侯归汉，汉以为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内史，高帝因之。元年，执盾襄为此官。至武帝时，始有骢粟都尉，以为军官耳。治粟盖误也（其详见《已意》）。

永叔《集古录》有汉繁阳令杨君碑云："君叔父太尉秉薨，委荣轻举。吏民守阙上书，运米万斛，助官赈贫，以乞君还。"永叔云："出米乞令，前史所无。"予谓儿宽为左内史，以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者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亦运米乞贤令之比也。

孝文时，得魏文侯乐工窦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岁失明，父母教之琴，能为雅声，虽老不废忘。然则窦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余年，而平生未尝识琴之形也。虽曰工之专，不以别技分其心，亦可谓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无弦，玩其质而遗其声，盖声形两忘矣。

汉霍光废昌邑，立公孙唐临淄王，诛韦氏，平内难。既成谋而杨敞、钟绍京畏怯中悔，几败大事，赖敞夫人司马氏、绍京夫人许氏敦劝极谏以固其意，然后大谋坚定，可谓烈妇胜大丈夫矣。本朝宣和间，用兵燕云，厚赋天下缗钱，督责极严峻，民无贫富俱被害。时有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之妻刘氏寡居，以廉节自守。二子皆幼，其家积钱数十屋，殆不可以百钜万计。一日刘氏谓其家老与二子曰："吾闻君子之贵于多财，谓其积而能散也，谓其能赒恤贫困也，谓其能助国家济大事也。今国家用兵，日费千金，而供军不

办，赋敛及下户，无所从出。期会迫促，刑法甚惨。吾家居此数世，名钱无纪极，堆置屋中。坐视乡党邻里之困与官吏之负罪，而晏然漫不省，于我安乎？富者怨之府，专利者祸之所归也。为义之勇，在今日矣。"遂相与谋请于县官，愿以私钱一百万缗献纳，以免下户之输，盖空其积钱之屋十余间，而后能充其数。一郡数县之官吏得逭于简书，而其编户民得免于流亡溘死者，刘氏之德也。其知识之高，贤于王濬冲、郗方回远矣。故予为著其事于司马氏、许氏二夫人之后云。二夫人之事，予于《己意》既言之矣。

杨修笺云："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作一书，悔其少作。"予按杨震，弘农华阴人。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皆为汉三公。彪实生修。而扬子云自序云："五世传一子"，雄无他扬于蜀，而雄又无子。盖子云乡里姓氏，为蜀之扬，非华阴之杨也。修乃谓其家子云，何哉？高祖曰："娄者刘也"，殆类是夫（雄之扬从才，修之杨从木）。

魏文帝著《典论》，谓世称火鼠毛为布，垢则火浣，如新者，妄也。火无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间。至明帝世，外国乃有奉此布来贡献者，遂急刊前论，人皆笑之。然此事前古已尝有之。《列御寇》书云："周穆王征西戎，戎献锟铻剑、火浣之布，垢则投之火，出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为无此物，传之者妄也。萧叔曰：'皇子果于自信，诬理也哉。'"曹丕独不知此乎？天地之间，万物之诡怪非常，变化亡穷，何所不有？而欲以区区一己之见，断其有无者，狭陋甚矣。《尔雅·十龟》其一曰火龟，郭璞云："犹火鼠也。"物有含异气者，不可以常理推也，信哉！

曹公初作相国，府门始布榱桷，自往观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晓。主簿杨修曰："门中活，阔字也。相国嫌门大耳。"即少损焉。唐相贾耽镇滑台，凿八角井以镇黄河。既成，有父老来观曰："大好手，但近东近西近南近北。"耽闻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与父老善为隐语，而杨、贾能辩之，亦奇矣。凡门户之制，自有尺寸阴阳，而吉凶系焉。凡凿井大不可复小，犹斫木然，小不可复大也。塑像之法，目与口先必小，小可增也；耳鼻先当大，大可损也。

晋明帝问谢鲲："君何如庾亮？"鲲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又问周顗："君何如亮？"顗曰："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顾劭问庞统曰："子名知人，吾与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略，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有人论阮裕曰："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孙兴公论刘真长曰"清蔚简令"，王仲祖曰"温润恬和"，桓温曰"高爽迈出"，谢仁祖曰"清易令达"，阮思旷曰"宏阔通长"，袁羊曰"洮洮清便"，殷洪远曰"远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经，悉不如诸贤，然以不才时复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庾道季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庆。自此以还，吾皆百之。"甚矣晋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标致也！吾夫子所谓"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者，诸子之谓乎？盖其端起于东汉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为语言，以相名目，其弊至于党与相攻，迄成祸乱。不可不戒其初也。

晋人雅尚玄远，宜于世情澹薄。今观其书尺，感叹睽离，极于凄怅沉思，缠绵不能自已，至有自新妇母子去，寂寞难言之语。所谓玄远淡泊者，得无妄乎？大率晋人以心迹不相关为自解免，此最是其膏肓也。

谢东山雅意在江海，王会稽愿游蜀都，登汶岭、峨眉。二人终以不遂其志为没身之恨。此皆无竞之地，非争夺者之所垂涎也，而犹不果。况功名之会，众所奔辏，指目怨忌而相窥陷者，祸胎危机也；而好进之士血指汗颜欲以奇谋袭取之。是果有得以偿其愿乎？骇机忽发，吾为之惧矣。

庾亮夏月料事，王导谓："正暑，可小简之。"亮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陋哉，斯言也！茂弘经营开国，正以简静宽大得人心耳，汉曹相国之遗法也；而亮区区以簿书期会望之，谬矣。

司马昭称阮嗣宗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谨。世皆以昭为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图魏，恶人之知其微也，故为此语以讽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奸臣擅国，皆深畏天下士议论长短，发其机谋，古今一律，可监戒也。

石崇杀巨商，取其财，晚以仇怨诛死，犹未足以偿其罪，固无可言者。然崇方盛时，园囿有金谷之胜，姬侍有绿珠之贞，宾客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为文章，如《思归引》深得楚人意韵。天之所赋有奇偏而不均者，崇又何幸耶？适足以杀其身而已。

桓温入洛，属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宏曰："运自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温怒曰："昔刘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常牛，引重致远曾不及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莫不称快。"四座惊骇。王僧达好畋猎，何尚之致仕后，复膺朝命于宅设八关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达，曰："愿郎且放鹰犬，勿

复游猎”。僧达曰：“家养一老狗，放之无处，去已复来。”尚之失色。桓温狠暴，僧达凉德，至以畜兽比人，所谓无道之人，不可与久处者邪。

石季伦《金谷涧诗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予读而悲之曰：“使崇而果知是理也，岂复有白首同归之祸哉?”

乐广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笔非所优；潘岳能为文，而不工于立意；太叔广词令辩给，挚虞不能抗；而仲洽著书，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彦辅之意，为作《让河南尹表》，遂成妙制，可谓善用所短。挚与太叔争名，更相鄙诮，可谓不善用所长。

宋王晏既导齐明帝得位，权势薰灼，而从弟思远独劝令引决，保全门户。晏笑曰：“方食粥，未暇此事。”退又叹曰：“天下人有劝人死者耶！”已而及祸。呜呼！思远可谓达识先见之士矣。唐白乐天称皇甫镛云：“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权，附丽者众，公独超然，贵介之势不能及。及仲得罪，从而缘坐者亦众，公独皦然，骨肉之亲不能累。”所谓公之仲者，盖镈也。当镈在宪宗朝用事时，镛自请以散官自东宫庶子至少保分务洛京者二十有五年。呜呼，若镛者亦可谓有远见者！二子免于晏、镈之祸，宜哉。

诸葛长民云：“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践危机。”沈庆之亦曰：“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长民贪侈于危疑之中，不知防患，身死人手。庆之功名忠节，为一代宗臣，八十之年而卒为狂童所杀。富者，怨之府；贵者，祸之门也。贫贱自足乐，何为不可居？若富贵傥来，不得而拒，亦必有道以处之，何必至于危机难守之地哉?

齐高帝置酒设莼脍，崔神思曰：“此味故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然则千里盖吴中地名，前人以比末下、盐豉，皆地名无疑也。

齐梁间山阴隐者孔祐至行通神，尝于四明山谷中见积钱数百斛，视之如瓦石。樵人竞取，入手即成沙砾。观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当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当得，一毫不可取也。不贪夜识金银气者，祐之谓耶？人言造物者好戏人，非也，盖以警世也。

魏太武太平真君四年诏：功臣勋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宴享，论道陈谟，不宜复烦以剧职。此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夷狄性忍，勋旧之不得自全者众，此其所以不终欤?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礼云：“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典，宁孝宣之能拟，岂孝章之足云?”为文鄙拙乃至此，甚可笑也。予观本朝自建隆以来，凡有删修敕书进表，具载新书之前，皆典丽凝重，而宣政间文采尤胜。至于郊祀礼仪、称庆功德、制诏赦宥之文，事关国体者，尤为可观，盖文明之世也。

隋将虞孝仁，性奢靡，从伐辽，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充庖。本朝宰相丁谓从东封，用木匣养鱼，载以大车，每击鲜斫鲙。孝仁以诬告被诛，谓坐奸谋谪徙，亦以侈欲故耶?

唐文皇帝未建义时，尝饮酒，醉卧刘文静家。文静坐楼上，见宅南大池中有白龙下饮水，池中大鱼皆跃上岸，以百数，良久乃隐。家人共见，极惊骇。太宗睡觉，谓文静曰：“醉中渴甚，梦入公家池中饮水，极清冷快意。”文静视其体犹湿也。明皇帝微时，尝卧洛阳令崔日知宅。日知见有大蛇在藤花架上，食花几尽。既觉，谓日知曰：“梦中饥甚，食藤花甚美。”本朝太祖皇帝微时，游洛中，入长寿寺，枕佛殿石础以睡。寺僧见有赤蛇文采甚异，随息出入帝鼻中，心异之。帝既觉，僧问帝所往，因献钱帛骑乘等。上方贫，得以为资，往见柴太尉于澶州，即周世宗也。自此立功业以至受天命焉。夫帝王之兴，岂偶然哉？神龙，盖人主之象也。

史氏书事之法，为其事关大体则书之，至于宰相谟明弼谐，尤当记其大者远者。若马周冬冬鼓，特一村县尉之职尔，何足书?

魏郑公为相，有二典事注官。公偃息窗下，典事不知，窃语窗外。甲曰：“官职总由此公耳，”乙曰：“由天耳。”郑公微闻之，戏召甲，令持密封小纸与侍郎，俾即注官。甲初不知所以，出门心痛不能行，反托乙持往，乙就便引注。既还，甲心痛自愈，而郑公甚骇焉。裴光庭典选，合荐铨吏一人出官。令史曲思明以次当得，而略不自言。问其故，曰：“某明年方当得官，故不言也。请书其事，封泥省壁，至则验之。”久之，上幸温泉，见白鹿升天，即改会昌为昭应县。光庭特注思明昭应尉，意其不预知有此新邑，欲以破其言也。发壁视书，无差焉。夫一典事、一尉，至微也，而有定命存焉，不可以人力致也。况其至富极贵名器之重而可以妄取乎?

卷　四

韩退之读《鹖冠子》，为是正讹谬数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书乃十有八篇，不可考。”鹖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书本黄老，近刑名家，好论兵，词旨剀恻而切磡，使其得志而为政于一国，成功

当不下公孙鞅，为祸亦恐未让也。而愈谓使援其道施之国家，功德岂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韩子好奇之过也。庞煖师事鹖冠子而不传其姓名，班固云煖为燕将。师古音许远切。

韩退之言万物不得其平则鸣。若蚯蚓者，其材质亦可以自知矣，食后土而饮黄泉，于其分已过，更有何事不平，而如此终夜长鸣不肯休耶？抑自乐其过分耶？

韩退之谓高闲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其为心泊乎无所起，其于世澹乎无所嗜。予谓果能尔，则是颜氏子也，而何关于佛乎？

退之力去陈言，如子孙之祥等语，尚或有之。

三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止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与我设？"子沈子曰："子厚之学，谓天人为不相知，茫乎昧乎，治乱善恶无所主，灾祥为不足畏也。是使有国者逆天而慢神，为恶而弗知惧也。日月星辰之行悖于上，山川崩竭于下，阴阳之气谬戾于其间，而曰吾弗预知也，彼形而然耳，彼气而然耳，治乱非所感也：是贼夫君者也。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子厚曰："凡言盛德之及后嗣者，皆勿取。"子沈子曰："若是则为善者何以劝矣？夫为善者之不幸而不昌其身也，则子孙犹有望焉；世之知是理之不诬也，故中人之可与为善者竞于为善矣。夫孰不愿其子与孙之盛大耶？不然，则盛德百世祀与积善余庆者非耶？"

柳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谢上表》云："去年蒙恩追召，今夏始就归途。襄阳节度使于頔与臣有旧，见臣暑月在道，相留就馆。寻假职名，意欲厚臣，非臣所愿。"予按于頔在镇，跋扈日久，元和三年闻宪宗英武，惧而入朝。九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頔以罪贬为恩王傅。而子厚诏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之去襄阳久矣，岂得留子厚假职名哉？且谢上表不应言及此，文理不伦，定知其伪也。又有《代刘禹锡同州谢上表》。予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锡至文宗朝大和九年始迁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尚为梦得作表？其文卑弱，作伪显然，而编摩者疏谬不能删去，读其书者亦不复发摘，可叹也。宾客集中自有《同州刺史兼长春宫使谢表》，甚善。子厚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启》等，亦尘俗凡陋，非子厚文。

柳子厚自言："仆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望而识其时也。"予初谓不然，不敢信也。及遍观古法书，或真迹，或石刻，真迹寡矣，年岁久远，人间殆不复见，其仅存者皆归御府，但追想其笔势飞动、精神发越耳。石刻无生动意，然典刑具在，遗法赖以不泯，亦可以论其世也。予因以稽考笔法渊源，自其曾高至于昆仍云来，信乎其体变随时有渐，虽古今特异，然流派不相杂也。又以知学问不专，闻见不博，孰见其有所得也哉？

李太白云："予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酒隐安陆者十余年。"夫人之教其子，必先之以诗礼，所以防闲其邪心，使之可以言，可以立，动遵于法训，乃可责以成人之事耳。白方幼稚，而其父首诲以靡丽放旷之词，然则白之狂逸不羁，盖亦过庭之所致也。

郭元振十六岁入大学，一日家送钱四十万。出见衣衰服、泣且行者，问之，亲未葬也，尽以车中钱与之。裴宽罢郡守西归，一士坐树下，甚贫。与语，奇之，举一船金帛尽与之，不辞登舟，奴婢偃蹇者辄鞭之。乃张徐州也。元振、宽，固是一时英杰，其气量伟特，视数十万金帛捐以与人，直微物耳。贵在所与得其人耳。建封居然受之，若所素有，略无愧谢之色，尤为雄伟，其器度可想见也。恨不知元振所与者为何似人，亦必不凡，惜名氏不传耳。

因观《刘中山集》，见有《任同州刺史日谢表》云："伏奉制书，以当州连年歉旱，特放开成元年夏青苗钱，并赐粟麦六万石，仰长吏逐急济用，不得非时量有抽敛于百姓者。"又表云："敕牒，度支奏诸道节度观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钱物斛斗等数内同州欠三万六千二十三贯石并放免。"按梦得以大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开成，此表皆开成初也。唐至开成，已为季世。然朝廷州县犹有忧民之心，其所施惠宽贷以予民者，一同州至缗钱粟斗以数万计，合诸道无虑数十百万，犹贤于后世当民力困敝、室无盖藏之时，剥肤次骨，尽其膏血而曾不之恤者，有间矣。

唐于公异为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肃清宫禁，只谒寝园，钟虡不移，庙貌如故。"皆以为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为宋公刘裕作《谒五陵表》云："山川无改，城阙为墟，宫庙隳顿，钟虡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齐诏》曰："幽青海岱，折简而来，冀北河南，传檄可定。"公异盖出此也。近世陈履常称曾南丰表语云："'钩陈太微，星纬咸若，昆仑渤澥，波涛不惊。'信为奇伟。"然韩退之先云："析木天衢，星宿清润，北岳医闾，神鬼受职。"子固亦渊源于此耳。世间好语，往往坏于相似。前辈要作不

经人道语，然用意过当，反累正气。为文务大体，又似不当如此。要自清新简远为佳耳。

唐卢氏《杂说》论当时诏敕褒贬之言："王公卿士始褒则谓其圭璋特达，善无可加；贬责则目以斗筲下材，罪不容责。同为一士之行，共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何以取信天下!"此语甚当。近世居纶綍之任者，则又甚焉。废格公议，观望时情，迎合上心，取快私意，朝伯夷而夕盗跖，甚可笑也。扬庭敷号，训饬百官，既无华国之文，又失代言之体，汉人所谓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视今岂不信然哉!

《孟子》曰："得志，泽加于民。"夫仕宦惟泽加于民乃为得志耳，故富贵得志为难。位卿相、禄万钟而志不得行焉，则亦何乐乎富且贵矣。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夫欲得吾志，无所往而不遂者，惟隐居为可耳。

刘向得枕中鸿宝秘书，意必得仙者。天禄阁所见黄衣老人，吹青藜，论《洪范》，盖太乙之精也。仙传所记刘政服未央九仙去，其必信矣。子政博极群书，其事君忠实悬悃，恬于势利，有难进易退之操，固有得仙之资矣。

扬雄无子明白，而王逸少《问蜀都帖》云："闻谯周有孙，不知严君平、司马相如、扬子云皆有后否?"似误问也。意者好贤之心，欲其有后耶？君平、相如，其后亦不复见，可为之叹息也。

扬子云作符命，显是隳丧大节，夫复何言？而后之儒者，巧为曲说，欲以拉拭解免其恶，是教人臣为不忠也。时人为之说曰："爰寂寞自投阁，爰清净作符命。"盖取其语而反之，言寂寞顾投阁，清净顾为符命耶。讥其反道败德、身为乱阶而盗寂净之虚名耳。

八月既望，江潮渍涌，屹如雪山，倾动地轴。唯余杭郡当其冲，实天下壮观也。枚乘《七发》言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所驾轶者，所擢拔者，所扬汩者，所温汾者，所涤汔者，恤然足骇。波涌云乱，如三军之腾装，驾鲛龙，从太白，蹈壁冲津，横奔似雷行，弭节伍子之山，声如雷鼓，其状似矣。此真浙江之涛也。然乘乃以谓观乎广陵之曲江，何哉？广陵之曲江，则今之扬子江是也。扬子乃暗潮，无潮头也。不然，广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发》《上林》《子虚》等，皆诙奇雄武，神变非常，其状甚伟，独未有言火者。韩退之乃作《陆浑山》诗，极于诡怪，读之便如行火所焮，郁攸冲喷，其色绛天，阿房欲灰而回禄煽之；然不见造化之理，未可与语性空真火之妙也。

楚词《惜誓》一章，超逸绝尘，气象旷远，真贾生所作无疑。《招隐士》一章，奇险独出，恨不知小山为谁氏，深惜之。汉武爱《离骚》而淮南作《传》，抑亦小山之文也。严忌《哀时命》，乃在屈宋师弟子之间，自余如脱故著新，勿复论。

柳子厚作楚词，卓诡谲怪，韩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闳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设渔者对智伯，其渊源自出，盖本列子、蒲且子之说钓也。

章圣东封，卫兵在行者每遇雨，当给赐鞋钱，为缗钱十余万。上恐寡备，以问近臣，莫知所对。三司使丁谓进曰："此易尔。扈从之士，披带已重，若有支赐，难于负致。宜令殿帅曹璨于行营置便领一司，谕与诸军，每遇支赐，路中无用，各与头子，令于住营去处，家人如数请领。在县，官亡辇运之费；在军，士无将负之劳。又其家得以济用，甚安人心。"上喜，敕曹璨问诸军，皆欣然曰："圣恩虑及此，甚幸。"谓虽奸贪，然智计之敏可称也。

仁宗初即位，章献明肃皇后垂帘。一夕大内火，宫门晨未启，辅臣请对，上与太后御拱宸门楼，百官拜楼下，申公独立不肯拜，曰："昔者禁掖不戒于火，中外震动。愿一见上，乃敢拜。"诏为举帘见之。廷中耸然称叹，皆曰："此真宰相器也!"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为御史中丞，论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诋为跋扈。韩公力请去位，王公亦出为郡。或谓王公之语太过。予以为尊君重朝廷，固当防微杜渐如此，使为宰相者人人皆忠贤。如魏公虽不押常朝班，未为过也；不幸而有怀奸藏祸之臣，废法而逼上，则将有御史抨弹之所不能正者矣。抑《春秋》之义，责备于贤者。如魏公名德之重，盖可以责备矣，王公待之不轻也。予从其家得其申中书状，尚可以想见其风采，今为载之。状云："朝廷之仪，本乎极辨；御史之职，主乃绳愆。况文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僚之表帅，间缘多故，遂阙立班。近者台司检坐敕文，两有申请，伏蒙相公意似开允，欲赴辄停。今又数朝依旧空报。当久废之时，则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后，则遂成固意以不恭。有司义在守官，君子爱人以德，朝廷新立，讵可忽诸？矧相公晏退私门，礼接宾客，将迎谦屈，未始惮劳，岂可趣奉朝仪，反有难易？尊君接下，轻重不侔，谨三请以尽诚，幸再思而服义。人言可畏，风宪难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敕文，轮赴文德殿。立班所贵，大

臣有谨法之名，宪府无黩官之罪。”

熙宁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进，专谋功利，见事风生，州县殆不可为矣。邵尧夫居洛中，其故旧门人仕于四方者，皆欲投檄去，以书求教于尧夫。尧夫曰：“今日正是仁人君子所当尽心之时。新法固严，若于严密之中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徒去何益?”晁美叔为常平使者，东坡报书亦云：“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职多有可愧者，计非所乐。然仁人于此时力行宽大之政，少纾吏民于网罗中，亦所益不少。向闻吾兄议此，多与时辈不合，今亲其事，必有可观者矣。”呜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时弊、恤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为高，不以亲其事为嫌，其言若出一人也。当此时，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已，天下士从风而靡，其不挠节叛而归之者几希矣。美叔议论不合，固贤士；其余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岂不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于不为新法而已，于天下未有所补也。

本朝绍圣初，党祸起，名臣正士一时窜逐殆尽。章子厚用林希子中为中书舍人，行诸公责词，极力诋毁，出于一手，殆若专门名家者。子中在元祐不得用，中外久次为庶官，有栖迟之叹。子厚为相，使人谓曰：“欲相用为三字，能无异议者，二府可得也。”子中欣然从之。故谪官制诰皆西汉文章，盖得意语也。自吕汲公而下，著为一集。又敕牓朝堂及制科策御题附载，今存。噫嘻，不可泯矣！

卷　五

国都莫如长安。自石晋西失灵武，北失幽燕，则秦地被边，故国朝因五季都汴。荥泽、索水、黄河，所汇流以入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国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议修洛阳。朝廷重迁，不能从也。

古来黄河由滑入郓，以都汴，故欲大名等处在河之内，故穿新河。河失故道，为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皆已迁徙，或堙废国家。恢复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复建都矣。当治秦中洛阳，如东西京耳。

国朝旧制：御史阙员，则命翰林学士与中丞知杂迭举二人上，选用其一。治平二年，阙监察、殿中两员。举者未上，一日内出尚书郎范纯仁、太常博士吕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时名臣，后皆以道德功业为贤宰相，天下称之曰“汲公”、曰“忠宣”。英宗自小官一举而得之，可谓知人也哉。

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昔中书舍人孙何汉公著论曰：“唐有天下，科试愈盛，自武德、贞观之后，至贞元、元和以还，名儒巨贤比比而出。有宗经立言如丘明、马迁者，有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有驰骋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轹颜、谢，诋诃徐、庾者。如陆宣公、裴晋公，皆负王佐之器，而犹以举子事业飞腾声称；韩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克意雕琢，曲尽其妙。持文衡者，岂不知诗赋不如策问之近古也？盖策问之目，不过礼乐刑政、兵戎赋舆、岁时灾祥、吏治得失，可以备拟，可以曼衍，故汗漫而难校，澳涊而少工，词多陈熟，理无适莫。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其论作赋之工如此，非过也。

凡改元纪号，最忌与前世谥号、陵名相犯。本朝熙宁、崇宁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当时大臣不学之过。

元丰改官制，新作尚书省，车驾临幸。自令仆、尚书、侍郎以降，各分省户，皆命翰林待诏书《周官》一篇于厅壁。苏子容为谢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当时称之。

故事：朝殿惟起居郎、舍人得直前奏事。徽宗朝政和间，尝因政府议事久，上体倦，欲兴，而史官直前，不得已强留听之。所言非切务也，上不乐。居无何，京师大水。李纲为起居舍人，袖疏欲论灾异。知阁朱孝庄窃知而密奏之。宰相退，纲欲前，上忽宣谕曰：“李纲与外任，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几废矣。予观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而所论但逋欠耳，德宗怒，遂诏罢正牙奏事。议者谓正牙奏事，武德以来不敢轻改，所以讲政事，达群情。宏本言谬，黜之可也，不当因人而毁旧法。李纲之罢，无有以宏本之事谏者，惜哉！

绍兴初，宗人必先（与求）为中执法。予既冠，游学在所，必先问予曰：“御史风闻言事，‘风闻’二字有据乎?”予曰：“王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公明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奏请取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动案并诸殿最，

欲以案校虚实。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言：'御史之体，风闻是司，岂有移一省之事，自考差殊？如此求过，谁堪其罪？'事遂不行。又《梁书》侍御史虞皭奏：'风闻豫章内史伏暅怨望事'；又廷尉卿袁翻奏：'曾染风闻者，悉不断理'。'风闻'二字，兹可据乎？恐浅学未之尽也。"于时言事者，伤烦碎失体，冥搜隐恶，往往失实，故予及之。必先稍觉予意，因曰："既得风闻所据，又戢良箴，子盖吾宗忘年友也。"

国初违制之法：无故失率，坐徒二年。王沂公为相，请分故失，非亲被制书者，止以失论。章圣皇帝不悦，曰："如是无复有违制者。"沂公曰："如陛下言，亦无复有失者矣。"自是违制遂分故失。旧制：按问欲举，如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而杀，则谋非因，故不可减。而法官许遵奏谳阿云减死。苏子由虽言其非是，然尝曰："遵议虽非，而要能活人；吾议则是，而要能杀人。予意亦难改之。"呜呼！君子重于用法，或不难于犯颜以救议刑之失，或不嫌于屈法以广好生之恩。如二人者，可谓合于罪疑从轻之理者矣。子由又言，遵子孙皆显官，郎中刺史十余人，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遗之矣。然则深文好杀、陷人于死者，揆诸天理，可不畏哉！

国朝天雄军豪家，刍茭亘野，时诱奸人，穴官堤为弊。咸平中赵昌言为守，廉知其事，未问。一日堤溃，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积给用塞堤，自是不敢盗穴为奸。安丰芍陂，孙叔敖所创，为南北渠，溉田万顷。民因旱岁，多侵耕其间，雨水溢则盗决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寿春，下令陂决不得起兵夫，独调濒陂之民，使之完筑，自是无盗决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谓伐谋攻其所必救者，其权智可喜也。世之言政术，岂虚也哉？

富郑公为枢密使，英宗初即位，赐大臣永昭陵遗留器物，已拜赐，又例外独赐郑公如干。郑公力辞，东朝遣小黄门谕公："此微物，不足辞。"虽家人亦以为不害大体，屡辞恐违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赐，不辞；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辞不受。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气节，而阔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皆所素厚。其为帅，辟置幕客，多取见居谪籍未牵复。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则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用，多得贤能之士。文正公真一世英杰也。石林尝为予言之。

范文正公微时，尝慷慨语其友曰："吾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时不我与，则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进显贵，入为执政大臣，出为大帅，其谋谟经画，所活多矣。于医则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观东晋殷浩妙解脉法，尝有给使叩头祈死，诘问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岁，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诊视，便有生理，退就屠戮无恨。"浩为按脉，处方一剂，便愈。于是悉焚经方。呜呼！浩功名大缪，幸有绝艺可以起死，而深讳其事，反以能活人为惭悔。自范公视之，浩可谓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强为其不能，宜其败也。

韩魏公在中书，同列议养兵之弊，无术以革之。魏公沈思良久，曰："养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势不可废；非但不可废，然自有利民处不少。古者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夫妇长有生死别离之忧。论者但云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诗中《石壕吏》一首，读之殆可悲泣。调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无赖游手之徒，养之以为官兵，绝其出没闾巷、啸聚作过、扰民之患，良民虽税赋颇重，亦已久而安之，乐输无甚苦也，而得终身保其骨肉相聚之乐。此岂非其所愿哉？"予谓天下事有古今利害不同者，如魏公之言，可谓尽变通之道矣。治道无古今，致治之迹固不可泥也。

杨文公危言直道，独立一世，嫉恶如仇雠。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以邪说进者，意欲扳公入其党中，因间语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公正色疾声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幸臣大沮，心切衔之，竟以事中公逐之。

程氏之学自有佳处，至椎鲁不学之人，窜迹其中，状类有德者，其实土木偶也，而盗一时之名。东坡讥骂靳侮，略无假借。人或过之，不知东坡之意，惧其为杨墨，将率天下之人流为矫虔庸堕之习也，辟之恨不力耳，岂过也哉？刘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尝因春日经筵讲罢，移坐一小轩中，赐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闻之不乐，谓门人曰："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叹息久之，然则非特东坡不与，虽温公亦不与也。

东坡谓乐天草张平叔户部侍郎度支制诰云："计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又退之所议平叔盐法，至为割剥，意其人必小人也。予观《柳氏家训》载公绰为御史中丞时，张平叔以侥幸承宠，一夕罪发，鞫于宪府。吏引曰"张侍郎"，公叱曰："赃吏岂可呼官命！"复引曰："囚张平叔穷竟盗官钱四十万缗。"然则平叔之为小人，有显状矣。

司马君实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搢带，去朝服则衣之。谓邵尧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尧夫曰："雍为今人，当服今时衣耳。"君实叹其言有理而合于通变之义也。近时有士大夫好为怪服，号曰"唐妆"。予谓稽古不至秦汉以上固已浅矣，而况于唐乎?

邵伯温言："洛阳有老人曰党翁者，卖药水南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尝为兵，经事柴太宗，有放停公帖可验。其衣服犹唐妆也，有妻无子。有问以前事者，皆不答。元丰中，不知所在。"按清泰至元丰一百五十年，党翁在清泰时已为兵，则已不下三十岁矣，计其寿当一百八十余岁。而不知其所终，岂非异人也哉?汉孝文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亦年一百八十余岁，献其乐书，自言能鼓瑟导引。吾意二人皆得道长生者欤?安得复见之哉!

司马温公主差役之法，虽其门下士如范忠宣亦未以为便也。东坡议如忠宣，温公不听，至与东坡几不相乐。又意在必行，限止五日。时奸臣蔡京知开封府，迎合温公意，用五日限尽改畿县雇役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呜呼!任用小人而欲法之必行如商君者，王介甫之术也；而温公以道德居相位，亦效尤，何哉?东坡以刺义勇事，谓不容某一言，责之当矣。

张安道自禁林谪守滁州，暇日游琅邪精舍，恍然省记前生。使人登佛屋梁间，获经函，发视即佛语心品。细视笔画，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障冰解。乐全盖琅邪山僧后身也。元丰中，东坡谪居黄州，子由亦迁高安。时云庵师居洞山，尝梦与子由偕出近郊，云迓五祖戒禅师。觉而异之，迟明以语子由。语未既而蜀僧聪禅来曰："我夜梦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骇叹曰："世盖有同梦者耶?"与二士俱行二十余里，而东坡至。然则东坡前身真戒禅师也。许询与沙门县彦同建浮图，未成而询亡。彦长年及见询后身为岳阳王，镇越州。彦呼之曰："许玄度，来何暮，昔日浮图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萧名詧。"彦乃以三昧力加被，王恍然寤前身。《逸史》言袁滋微时，居复州青溪山，因卖药得见异人，目滋曰："此人大似西华坐禅和尚，屈指亡来，四十七年矣。"问滋以年，适四十七矣。《明皇杂录》载房琯为卢氏宰，与邢和璞闲步遇一废佛宇，坐松竹下，以杖扣地，发之得娄师德与永公书数纸。房沈思，记永公为前身也。三事与乐全、东坡相类，人生岂偶然哉?

前辈谓今古文章，无不可作对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对"长为农夫，以没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对"亿载万年为父为母"。予《试宏辞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唯圣时克。"此四六集句真可以为戏笑。东坡表启乐语中间有全句对，皆得于自然游戏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谢对衣金带表》云："谓臣有缁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其《为越州以擅放税降官谢表》云："岂若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敢虞晁氏之危。"气象浑厚，亦可喜也。王履道作大扇对，颇伤粗疏。

近世为四六，多失文体且类俳，而时有可观。刘斯立为其父丞相归葬谢启云："晚岁离骚魂竟招于异域，平生精爽梦犹托于故人。"汪伯彦罢相，吕元直当国，汪自辨杀陈少阳事，吕令熊彦诗报启云："方一男子之上书，众知无罪；而诸大夫曰可杀，公独何心?"方金人逾淮而南，有衔命出境者，执政为报书云："念寇至君孰与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间，几能释怨。"如此类可喜者，不可概举，但全篇体格或不称是耳。有小官为贵人客，醉中误涂改贵人所为文，明日皇恐以启谢曰："昨朝醉去巧儿作事拙儿嗔，今日醒来大人不责小人过。"戚里高氏子选尚伪公主，富贵鼎来；伪主败，夺官，不得名其家一钱。或戏之云："向来都尉恰如弥勒下生时，此去闲人又到如来吃粥处。"可一笑也。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问邵公济"合作"何义，曰："犹俗语当家也。"（当去声）予曰："曾见《法书异录》载王羲之与简文书云：'下官此书甚合作，聊愿存之。'得非是乎?"北齐文宣时，魏收作《库狄干碑序》，令樊孝谦为铭；陆卬不知，以为收合作也。意与今所用不同，殆非也。然亦何等语。

卷　六

苏端明平生寝卧时，已就枕，则安然不复翻动，至于终夕。刘元城对宾客，或晏居，虽暗室常端坐，略无欹仄，至于终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王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类，亦有所自。盖祖述新室"五均六管"之余意也。虽莽尚不能必行，而介甫决意行之。

近岁衔命出疆，三节人从赏给丰腆。贪冒之士，不顾廉耻，至名执旗报信，充厮役下陈，号为小底者，亦欣然愿为之。富民图迁官恩例，往往纳直不赀，清议不问也。因读退之《韦丹墓铭》，载丹聘立新罗君长。故事，使外国者，赐州县官十员，使以名上，以便其私，号私觌官。丹独辞之，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国，不足于资，宜上请，安有卖官以受钱邪?"则知前世固已如此矣。大凡作法于廉，未必能

继；作法于贪，贪夫利之，久远不可革，革之未几，必旋复也。如韦丹，安可复得之哉?

近世居长吏之任者，往往好行小惠而爱人，以姑息长恶容奸，以媚愚民而贾虚誉。布衣与冠带竞，则布衣胜，不问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其弊至于闾巷小民，凌犯士类，善良受弊，不得自伸，此贼民之最甚者。《书》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然则非道干誉与害民从欲者，其恶均耳，故圣人深戒之。诸葛武侯曰："治世以德不以惠。"至论也。

张文潜言国初时，天下县令多是资高选人，年各已老，多晓田里间事，又不自尊大，与民通情，利病得以上达。虽无峻整治状，而民亦蒙利，上下相安。自范文正公，始建请举县令以革旧弊，为令多新进少年。所临斩斩晓文法，然吏民畏之，情不通矣。往时虽有求于民，而民乐输，不以为费。比之事，鞭棰以急税赋，扰田里以督期会，则大异矣。予观近日所用守令，慨然有感也。故表而出之。

靖康京城之变，四方贡赋不至，军士须褚衣，无帛以给。有为太常少卿者，建议法物库自祖宗以来所藏祭服充牣不毁凡数屋，若以给战士，袍袄仅可足用也。博士以下和之，谓得权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词曰："某胥也，而肄于礼官，盖尝习诸礼文之末矣。礼曰：祭器敝则埋之，祭服敝则焚之。冠虽敝不以苴履，禋祀之服而可以为军衣乎?"奉常与其属大惭沮而止。

今之学者谓得科名为了当，而仕宦者谓至从官为结裹。嗟乎！学所以明道修身，而仕将以行志及民也。以浅俗不根之学声律对偶传习时文，一得科名，则已了当，一生而进德修业更无余事矣。以贪鄙无能之质巧佞卑污积累官簿，一得从官，则已结裹，终身而爱君忧国无余事矣。夫如是望其修身及民，何时可哉？予见士大夫无贤愚其言皆如此，心窃怪之，而不敢辟也。又干求举状云："得文字一纸二纸，可为之羞缩。"

人臣修身植德以俟天命，穷达得丧付之于天，曰："是有命焉。"惟人主不可言命。兴亡治忽存乎一身，罔敢责命于天而归过于数，故人主而至于言命之地，则是人事已去矣。

人臣虽得君，要须使人主尊敬而惮，不可狎也。故言听谏行而不敢忽，汲长孺之于汉武帝，魏郑公之于唐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亲近而易之，则其言亦轻矣。宫之奇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已为敌国所料矣。

天下事有可以为恩、不能为恩而至于反为怨，则以其不仁根于心者厚也。今有法之所当与、人情之所可与、而理之所宜与、又众怜其急难哀矜而欲与，于是靳而勿与，能无怨乎？虽终与也，而加留难焉，是人虽得之，则亦恨且怒其不及事矣。向使欣然而亟与之，虽其所当得，犹以为恩也。君子非欲邀誉而行小惠也，人之危厄困穷，事有甚难势有至亟不可以久远期待者，一受沮格则狼狈失所，可无恤哉？予有宗人官岭外死，家贫无子，其妻奉其丧以归。初不知有法当得券也，既至南昌，大暑中予吊而知之，为请于州。会州阙守，而某人领帅事。某人者小人，尤不喜为义事，乃大书其牒曰：会广州。广州距洪五十余程，使暴露烈日中以待报此，岂理也哉？呜呼，不仁甚矣！

自昔功名与节义，其事异，其道不相为谋。成功业在器度，立名节在学识。为功业者尚权变，非复名教所拘。故曰：为天下者不顾家，父子兄弟之爱不问也。同功一体，忌则杀之，欺敌而就吾事，此岂可以节义责也哉？为节义者尚名教，有利重若公相之任、千乘之国，亏名教若毛发许，亟避去若罪雠；有害至死亡在前，众人噤畏不敢端视，苟可以立风节、激贪懦、尊名义、昭大法，吾趋向之，甚于嗜欲，非功业成败所能劝沮也。垂世教者，当贵先名节而贱后功业，所以为天下之大闲也。

用人当以学术器识，不当专用文词之士。使其人有德量行实，缘饰以文章，固为希世杰出；虽无文采而识量操履有公辅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沾儇薄浮华自喜，虽有翰墨之功，必败事，无疑也。

用人亦不必专主人望。士固有得一世人望而临事乃大谬者，殷浩、房琯之败是也。谢安适遇苻坚天亡之日，仅能却敌；其后勉强北征，终以不济。一时虚名固不足以得士。不然说筑傅岩之野，岂以人望为重哉！

凡事度其在我者，此心晓然明了，则应之；必易发之，必当不复加思虑而缓急皆中节矣。心之见未明也，物至则中挠而外变矣。凡处大事皆当易（难易之易）之。易之奈何？曰：天下事不可易也，易之必难；惟无心于成败祸福，而惟道之从、惟理之合者，能易之。不强求其必成，亦不果于邀福也。列御寇曰："有易于内者，无难于外。"其知言哉！

嗜利徇名之子，见富贵之福，而不见富贵之祸。富贵之福有限而富贵之祸无穷，有限者得其华，无穷者丧其实。孰择焉?

《传》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谓上无邪僻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议其非，是也。而后世之监谤讳人开口论事而壅遏以媚主者，乃曰：“有道之世而议论政事，非庶人之职也。非职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于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义有可与，有可不与；礼有可受，有可不受。惟当于礼义之中而已。魏沈玠舟行遇风，旬日绝粮，从姚彪贷百斛盐以易粟。彪命覆盐百斛于江中，谓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彼以急病告，勿与则已矣，而恶声以辱之，是为绝物不仁甚矣！晋王修龄在东山贫乏，陶范载米一船遗之，却去曰：“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彼以善意来，勿受则已矣，而戾气以诟之，是为傲物无礼甚矣。二者皆不当于礼义之中，处世接物不当如此。

家多偏爱者衰，国多嬖幸者危。人主自聪明而多能者，其臣益欺；朝混乱而多制者，其政益纰。官聚敛而多费者，其积益亏；兵民穷瘁而怀怨者，其心必离。贤士失职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虐而好杀、上下刻急而无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乱亡，盖蔽而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汪彦章谪居永州，州有士人，年八十余，自言曾见范忠宣迁谪，过郡时，蒙引为门下客。公夫人在患难中，每遇不如意事则骂章子厚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为一笑，且以语宽之，未尝有几微见于色词也。舟行过橘洲，大风雨中船破，仅得及岸。公乘急令正平持盖负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苏，公顾曰：“船破，岂章惇所为耶？”呜呼，有道者处患难如此，则死生祸福与夫世之荣辱得丧一无所动其心者矣！视子厚之区区，则亦可怜矣。

郑顾道望之性耿直，而通脱有英侠气。徽宗宣政间，在馆阁十年不迁，人皆叹其流落，而顾道晏然无求进之意。李邦彦初拜相，令所亲通殷勤：“欲相荐为从官，于公意如何？”顾道徐曰：“望之世所简弃，相君方正位槐鼎，留意人材，而欲取望之于闲冷之中以为天子近臣，于义夫何可辞？虽然，相君能容望之为不然之客，乃敢受令耳。”客曰：“不然之客奈何？”顾道曰：“相君门下士以百数，其亲疏贤不肖，予未能尽知也，相君言而曰善、行而曰是者皆是也。使相君言而果善、行而果是，相与赞成之可也，君子犹畏其近于谀；相君言而未必善、行而未必是，不能以直道规谏，又从而称誉从而谀之，其害于政道必广矣。今使望之为相君客，得从容席间讲明世务，当众人称善与是之际，独正色抗声而前曰：‘不然，相君某言逆于道’；又曰：‘相君某事害于政。’庙堂议论，天下治忽系焉，愿相君思之。如是而能容之、能从之、能终之，望之没身于门下可也，何有于从官？若以望之之言为狂也，则请从此辞，弗敢复见。虽然，相君德量宏远，安知其不厌于柔佞之词而乐于直亮之论也哉？昔王茂宏之相晋元也，每与客语，辄一坐称叹。独王述曰：‘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茂宏弗为忤，且叹赏之。今相君欲为稷契周召，其肯不及茂宏者乎？子归，姑以吾言卜之。”邦彦闻之，虽不乐，亦耸然加敬。顾道光尧初为吏部侍郎，未几以议论不合致仕，居信州几三十年，年九十余终。

天地阴阳之气无不与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类应。江海为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木善升降以润万物，德泽之象也。王者之国必依山川。夏将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绝；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国都也。晋永嘉初，河洛江汉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泽不浃，水土无所演，国家空弱，民间膏血枯腊，灾异叠见，川原堙塞，危亡之期近在朝夕，盖难以类言也。

凡草木华实茎叶，一发生之后，归于枯朽，皆不能复生。惟其子之在核者，乃能生。颗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性具焉。名万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强名之曰仁。呜呼大哉！凡生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当之哉？

玉有氛祲，玉之病也。浅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晓，乃谓徇葬尸气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种真为尸气所侵，色泽昏暗者，虽极古，犹为不祥物也，何贵焉？《古玉书》云耳。郑氏注《考工记》，犹载曰：“珽玉六寸，明自照。”是也。

阴阳建除，自是一家，见于《史记》。今历亦用建除，而不详尽。且如癸未日亥初初刻立秋，即当日亥时，以前犹是六月节，合作建日；至亥初，却还作闭日。今历便将当日为闭日，非是。凡涓选不可用也，缪戾如此类至多，未暇概举。

古今之言地理多谬误，而水名尤愚乱。如司马相如《上林赋》“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沈存中辩其妄矣。孔安国谓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为自彭蠡江分为三以入震泽，不知三江距震泽甚远，决无入理；而震泽之大小决不足以受三江。东坡辩其妄矣。班孟坚谓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鲁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夫一鸿沟固不能旁通六国数百里，又济水自从千乘入海，安得会于楚郑？当时言关东漕粟，从渭水道九百余里，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长安径三百里，固无九百余里，而南山至河，中间隔灞浐数大川，固无缘山成渠之理。刘贡父辩其妄矣。如此类极多，而郦元《水经》诞妄处十二三也。

古之仕者如九渊之神龙，将以利泽施天下；见细

德之险微，则高举远引而去之。后世如击畜耳，甘腐秽之食，逐之弗去也。

予壮岁尝于坐右书云："侈心生当念败德，淫心生当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摄心以其所畏也；犹贤乎放肆不能自反者尔。又曰："仰则求之于天，俯则求之于身，远则求之于古人，近则求之于吾君。"于天、于身、于古人者，无求而不得也，所谓求仁而得仁者也；于君者，则有命焉。外是吾无所求矣。

人平居终日，役役敝心神，耗气力，忿怒忧愁，顷刻不自乐；稍得闲暇，辄恍忽若有阙事。逮其回光反照，了无一事为己者，茫茫然毕竟何为丧吾真以从人好？真可悯笑。以此知能自适其适者，不管其他闲事也。予尝谓敝衣无所爱，便于卧起而免矜持；菲食无所费，适于饥饱而无贪；残陋居无所饰，安于寒燠而省土木；小官无所恋，廉于俸禄而远祸患。视乎华服以侈外观而无所顺于身，珍膳以夸厚味，而无所益于生，高明之居专富独处而无所庇其族，尊宠之位患失苟得而无所康于民者，相去有间矣。此予所谓丧吾真以从人好，了无一事为己者也。

一涉世俗，虽荣华富贵中，无一切如意事。比之贱贫违情，境界犹轻。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间，违物离人而立于独耳。仲尼谓隐居以求其志，圣言远矣。

君子当知命知时。时不可为，虽公师之位立谈可致，君子去之，谓命也。况命又不偶，其可强进耶？天下之事，成败天也，吾人也当与天争胜乎？

每闭阁焚香，静对古人；凝神著书，澄怀观道；或引接名胜，剧谈妙理；或觞咏自娱，一斗径醉；或储思静睡，心与天游。当是之时，须谢遣万虑，勿令相干，虽明日有大荣大辱大祸大福，皆当置之一处，无令一眼睫许坏人佳思。习熟既久，静胜益常，群动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也。一世穷通付之有命，万缘成败处以无心。

处困之极，时命未通，但可安贫守静，修心养气，以道自娱，一切外事，尽当屏绝。虽博戏谐谑、过从游观，亦且暂置。非惟省事，聊远悔吝。宴坐一室，数息宁神，隐忍无为，必逢亨会。有外事来触此境界，便当猛省，极力止之。

一生之计，通塞贵贱，自有定命；一家之计，饥寒饱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为也。营营何益，徒自苦耳。况世路方艰，惟退藏为得策。且只一觞一咏，笑傲自适，闭阁焚香，读书以穷性命之理，著书以寓经济之意，赋诗以发喜怒哀乐之心，浩歌以畅幽闲旷远之趣，焉往而不自得哉？营营然者，力务去之，勿容其少留也。

名位，天所赋也，所谓命也。有以智巧奔竞躁进而得之者，有以谦静安闲恬退而得之者，皆命也。既曰无非命者，则躁进之多患伤义，岂若恬退之全节免祸也哉？又有以用智计而反失之者，亦有以背时任运而终不得者，亦皆命也。既曰无非命者，则听其自然，岂不优于血指汗颜者哉？而其祸福之轻重则有间矣。《传》曰："福莫平于无祸。"又曰："择祸莫若轻。"其是之谓乎？予是以屏居深山长谷之中，而无有寂寞之叹者也。

以饥为饱，如以退为进乎？饥非馁也，不及饱耳；已饥而食未饱而止，极有味，且安乐法也。

卷七

气行于身，与日相应。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气行一周天，亦一千八分。凡经脉一周，其长十六丈二尺，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大息，凡十息。气行六尺二百七十息，一周于身（十六丈二尺），漏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二千七百息；气行十周于身，漏下二十刻，日行五宿又二十分，至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尽五十营周于身，计八百一十丈，应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终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则奇分尽矣。从房至毕为阳，阳主昼；自昴至心为阴，阴主夜。凡日行一舍，漏下三刻又七分刻之四。一刻气在太阳，二刻气在少阳，三刻气在阳明，四刻气在阴分。盖一舍而与阴分矣。漏传不止，气行亦然。噫嘻！人以眇然之身而气之运行上与天合，可无贵哉？有能摄心静坐尽一昼夜，默数一万三千五百息，息调心静，回光反照，由澄诸念觉识烦动，净慧发生，身心客尘从此永灭，至真之气与阳俱升，与阴俱寂，如日行天，终古不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不已，于长生久视乎何有？（凡一时计一千一百二十五息。右子沈子调息应天数。其要曰：得一则长生，气与天终始，周流一身中，廓焉遍入极。）

一气之运行，出入于身中，凡一时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一昼夜计一万三千五百息。真人之息以踵，气行无间，绵绵若存，寂然不动，与道同体。

视身如云，视世如尘，中有至真，其乐日新。

因闲坐有所得云：随顺空缘，等于觉观。

凡人为善，不当望报，且如救护生命，彼物何

知？虽然得脱死就生，何从识救我者为某人？天地神明，虽云疏而不失，亦何曾事事而察之？然善人须得善报者，由心田耳。心田中下得善种，自然生出善果。故凡为善不望报者，其种不恶也；若更加之以性理之学，所谓我说法要譬彼天泽，盖使善根益得滋长耳。

东坡云："世无不杀之鸡，"斯言过矣。使愚俗之嗜杀以纵口腹之欲者，藉此而多杀，曰："是终不能免于杀，杀之无伤也。"岂不害于仁术哉？

古语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予虽不事口腹，然每饭必有鱼肉蔬茹杂进，食气为五味所胜，盖未尝知饭之正味也。今年寓居贫甚，久雨遂至绝粮。晨兴饥甚，念得饭足矣，不愿求鱼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杂他物谷实，甘香甚美，八珍何以过？欣然自笑。盖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饭之正味。其余不知者盖多矣。

古人谓事顺成而计工曰天诱其衷，谓事大谬而谋拙曰天夺其魄；然则一切得丧无非天也。计谋之工拙，天实使之；所谓人为者，特偶然耳。虽在人事，不得不尽，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为也。

诸器世间，惟无形者有大力，物莫能胜也。凡有形者，皆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虚实，故山河大地不能胜水，水之力不能胜火，火之力不能胜风。风居四之下，独为无形，而负荷地、水、火，终古不坏，大矣哉！以其虚而无形也。

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夫安处善乐，循理孝弟，仁信忠厚，廉俭居身，以敬待物，以诚谨畏，自重毋过其分，此所谓常德正道，动则逢吉，居之可安者。反是，则凶险危道，动辄致灾，居之不可安者。吾当择焉。富贵亦于是，贫贱亦于是，至哉安乎！

心之为字，盖覆火也。心，火也。火之性，炎上。养心者，当抑而下之，此制字之义也，养生家取此。水字篆文巛，即坎☵卦也。

世有非要而著书者，如何曾《食疏》、崔浩《食经》九篇、虞悰《食珍录》、李林甫《玉食章》、皇甫嵩《醉乡日月》宝苹《酒谱》、陆羽《茶经》、段柯古《髻鬟品》、韩渥《北里志》、温庭筠《靓妆录》、李习之《五木经》、柳宗直《樗蒲志》、《弹棋经》、南卓《羯鼓录》《琵琶录》之类，其数尚多。又如房千里《叶子格》、赵明远《彩选》，虽戏事，亦可以广见闻。刘原父以《汉官仪》为彩选，可以温故，使后生识汉家宪令，有益学者。

南山一顷豆，竟于危身；东陵十亩瓜，终以避世。名利之心，有尽未尽耳。

天下之患莫大于农失业、士失职、国家失民心，此土崩之势也。

必有忍，其乃有济。功名以隐忍就事，用兵以能忍制胜，学佛者以无生法忍成道。忍，固难也，然忍其可忍者耳。司马懿所谓且止忍不可忍，此最难也。

凡人一身，平日视听言语饮食，未尝少休也。唯鼻典司出入息，劳役颇省；然其寝寐则耳目口之用皆暂止，而息之出入独无异于昼。

《内经·素问》，黄帝之遗书也。学者不习其读，以为医之一艺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至言妙道存焉。文字讹脱，错乱失其本经，予删取其论天人之奥者，离之合之，正是之，手书而藏之。若其针石焫灸之术，非所能者，姑置之。

《素问》叙五运平气与太过不及之纪。金之平气曰审平，不及曰从革，太过曰坚成。盖金微不能为政，但随气所胜，革化而已。至其太壮，则坚成而不受火令，皆非平和之气也。此与《洪范》不同，或者《素问》为是。

王冰注《素问》，叙气候，仲春有芍药荣，季春有牡丹华，仲夏有木槿荣，仲秋有景天华，皆今《月令》、《历书》所无。又以桃始华为小桃华，王瓜生为赤箭生，苦菜秀为吴葵荣，戊寅元历皆有之。

《灵枢经》言自然妙用以宝天真。自然者，天之道；妙用者，性之诚。二者相为用而一也。圣人以无为体，以有为机。能入无为而应有为，能用有为而返无为者，至矣。圣人以无用为基，以有用为理。有用者，天地之道也；无用者，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机也。故知道之为用，非常用也。人气清则宁，神不离其体，气专辅其神，神气上下常相随也，可以长生。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气为体。天真者，元性也。心以性为神，神以心为用，其动在机。机动则万化应，应则荡，荡则著于欲，著于欲者为情，情生则神亡其真，故神气不可离也。人能以空入性，混于杳冥，寂然而起，则运用变化，全其妙矣。应静而静，静中有神，应寂而寂，寂中有真，此之谓也。观此数十语，至理尽矣；养生之要，不外是矣。

庄子言知北游玄水，问无为谓曰："何思何虑则

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无为谓不答也。又问狂屈，狂屈曰：“唉！予将语若而忘之矣。”又问于黄帝，帝曰：“无思无虑、无处无服、无从无道，始得之矣。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与少林之门人皆言所得而慧可独无言，初祖以为得吾髓，三十一菩萨各说不二法门，至文殊独曰无言说，离答问，而净名独默然者，盖一道也。古今之妙理，岂有二哉？欲涉拟议，则已去道远矣。仲尼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此无言之言，非复问答也。呜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此？

人能静坐，回光反照，不生种种念虑，则本来面目应时自见，何在将心役心号为修证而后得之？所谓思尽还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者也。

惟达者能通性命之情；微圣人，孰知死生之说？

佛云：“圆觉自性，非性性有，何也？”子沈子曰：“圆觉自性也，而性非圆觉也。圆觉，性所有也；谓圆觉为性则可，谓性为圆觉则执一而废百矣。性无所不在也。孟子道性善，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圆觉与善岂足以尽性哉？”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为逆境，而子舆子曰：“得者时也，失者顺也，以失为顺，则世间忧患何自而入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谓是悬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此正觉所谓当于结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一道也。

佛问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文殊言：“我真文殊，无是文殊，若有二者，则二文殊。二尚不可，而迦叶乃见百千万亿文殊，无可摈者，若真文殊，何得有幻文殊，幻者何幻非真？”

支道林说《逍遥游》，至数千言；谢东山解《渔父》，至万余言。呜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犹为累，忘言可矣。奚以数千万言为哉？此与汉之腐儒说若稽古三万字何异？且《渔父》一篇，文理浅俗，非庄子书，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晋简文坐，刘真长曰：“道人何以游朱门？”深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予谓深妄生分别，未免于自缚也。

古老尊宿语言问答之间，未尝觌面交谈也，而说法度人，千里同音，如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了无差异。非得道者能之耶？僧问马祖离四句绝百非。师云：“我今日劳倦，不能为汝说。”僧往问智藏如前。藏云：“我今日头昏，不能为汝说。”麻谷见章敬，绕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南泉，威仪如见。”敬泉云：“不是不是。”龙牙问翠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禅版来。”得版便打。牙云：“打则任打，要且无祖师意。”又问临际如前语，际云：“与我过蒲团来。”接得亦打。牙又曰：“打则任打，要且无祖师意。”二三子之谈，一句一字，神交理契，冥符暗合，如熔金一范，更无余巧。然则所谓禅者，可诬也哉？

玄沙示众云：“诸方尽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种病人来，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椎竖拂，他又不见；患聋者，语言三昧，他又不闻；患痖者，教伊说又说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无灵验。”予观楞严会中阿那律陀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殑伽神女非鼻而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觉触，如来光中映令暂现。既为风质，其体元无，诸灭定尽，得寂声闻。摩诃迦叶久灭意根，圆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谓灵验也哉。

古之真人能以耳视，以目听，非其至也。视听不用耳目，而不易耳目之用，兹可谓至矣。

二十七祖云：“贫道入息不居阴界、出息不涉众缘之人也，生死之所不能制，鬼神之所不能得而窥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未必妙于此矣。”

古老尊宿语意玄远，非可以有思惟心世间义理所能测度。然其间自有近人情语句直指心原，学者粗可晓解，或得入处。如僧教童子读经毕，令持卷著函内，童子曰：“某念者著什么处？”达磨云：“将心来与汝安。”求心了不可得。曰：“吾与汝安心竟。”道信乞解脱法门，僧璨曰：“谁缚汝？”“无人缚。”曰：“何更求解脱？”曹溪云：“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或问实相，慧忠国师云：“把将虚底来。”“虚底不可得。”曰：“问实相作么？”或问邪正，曰：“心逐物为邪，物随心为正。”白乐天问何以修心？曰：“心无损伤，云何要修？”李渤疑芥子纳须弥，智常云：“人言使君读万卷书，身如椰子大，万卷书向何处著？”或问如何不被诸境惑？药山云：“何境惑汝？听他何碍？”或问净土，曰：“谁垢汝？”问涅槃，曰：“谁将生死与汝？”大颠问石头：“何者是心？”曰：“将心来。”曰：“无心可将来。”石头曰：“原来有心。”龙潭以饼饷天皇，常留一饼，反以遗之。曰：“是汝将来，复汝何咎？”僧念经，云居问：“念者什么经？”曰：“《维摩》。”曰：“不问《维摩经》，念者是什么经？”严阳尊者问本来无一物，赵州云：“放下著。”曰：“本来无一物，放下个什么？”曰：“恁么则担取去。”或问得个什么即休歇去？答曰：“汝得个什么，即不休歇去？”是或可

以推求妙处，然犹未免隔津也。

佛言瞋习交冲发于相忤，忤结不息，心热发火，铸气为兵，杀气飞动，故有地狱。甚矣瞋忿躁怒之害于性而祸于身也！真可畏也哉！可戒也哉！

佛弟子悟知六一亡义，自言若复因此际会道成，所得密言还同本悟，则与未闻无有差别。沩山谓香严曰："吾说得是吾之见解，于汝眼目何益？"后因有悟，乃曰："先师当时若为我说，却何有今日事也？"石头希迁曰："宁可永劫受沈沦，不从诸圣求解脱。"此皆谓文字语言一切非真，学道者贵于自得；求其自得，亦无所得，乃少近耳。

学佛者穷诸行空，已灭生灭，随顺圆化，一切发生。求火光明，乐木清净，爱风同流，观尘成就，以此群尘迷心，从物堕于外道。夫是人者，非有盗淫贪嗔之过也，而亡失知见，违背圆通。如此，特以其徇物役心耳。为道而不能远于物，难矣哉。

见闻觉知，湛不摇处，念念受熏，有何筹算。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如恬静，流急不见，非是无流。夫妄念之缠于心，如水之逝，未尝止也，不能返流全一。此之妄想，无时得灭。况沈著于爱欲之中，而可以语学道乎？

佛灭度有遗教传世，而大弟子如闻思大士、文殊、普贤皆不见所终。然是三菩萨咸有大宝坊为大道场示现圣像，或出真身，变化神异，如海山孤绝处，如峨眉山，如清凉，如天台等。凡依归诚至者，皆有所见，得未曾有。而佛自灭度后独无所谓祥光感应，求之不得其理。

老子出关入流沙，不知其所终。盖流沙在西域，天竺在邛西才二千里，岂古柱史所归耶？

摩诃迦叶久灭意根，圆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所证如此；然则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得法，若易然者，由此也夫。净名、曼殊解空，凡有所说，言下便遣，了无留朕，如水中月，不可执捉，如空中云，无所留碍。虽八万四千韦陀，谓之未尝说，可也。虽寂然无声，谓之未尝默，可也。无说无默、无亦无也；有无非无，有有非有，非言所及也。

未入地菩萨随顺觉性，犹有觉碍过患，至于如来照了，诸相犹如虚空，则不可议矣。若夫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辩真实。吾则不知其为何人，如此随顺觉性也。

学佛者云智与师齐，灭师半德，智过于师，方堪传授。予谓士之学道者亦然。道德识见以至于文章语言，须向古人中出一头地，方始立得脚住。

西方圣人之书，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来、梵天莲华仙人、南天竺所说书、吉祥疏勒、天龙天音、声人非人、苦活不饮酒地居天，金刚未曾有。诸仙苦行、观地观虚空、一切药草因总觉、西园韦陀典，其名杂见诸经。又数百品皆未至中华，其间必有说妙法者，近世取经来南洲者，绝不闻问，恨未尽见也。

世间万事之纷纶，万物之丛脞，莫不有定数。佛氏发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虽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头数。松直棘曲，鹄白乌玄，皆了原因。又自在主童子修学书算数，印以菩萨算法，算无量沙聚，悉知颗粒多少。又能算知十方世界种种差别，然则非有本因定数，佛亦何自而知之？一涉于数，无有隐显多寡巨细，则皆得而知之矣。盖象数之外，不可测也。夫孰有出于象数之外者乎？

卷　八

欧阳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当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欧阳永叔以谗罢政事，吕微仲时为馆职，与公书曰："巧言萋斐，徒成贝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丝之节。"其谨严精确如此，文忠深叹服之。

王介甫刻意于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于诗而不肯以诗名。苏眉山虽不求名，隐然如玉三尺，明自照，不可掩。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

王介甫不以刘子政爱君忧国深切为忠，而以扬雄剧秦美新为美，是欲使刘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逆为无罪也。可行乎哉？

秦熺状元及第，汪彦章以启贺会之。有云："三年而奉诏策，固南宫进士之所同，一举而首儒科，盖东阁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属对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为轻已。彦章自此得罪，羁置湖湘，至终身不得还近地。语言之速咎，盖有无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翟公巽虽为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为屈。初代宰相作《贺日有戴承表》，末云："众非后何戴率倾就望之心，无不尔或承永怀畏爱之德。"京读终篇，曰：

"奇文也，然'无不尔或承'对'众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亲切，如何?"公巽曰："胜矣，然业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夺也。未几又代作《天神示现表》，有云："圣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锡；祖宗在帝左右，顾予汤孙。"末云："在天对越，乏清庙肃雍之仪；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问。"京曰："国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真为时而出也。"公巽徐曰："畴昔不命其承，抑云遇矣；今日为时而出，厥有旨哉?"京虽恶其不逊，然尚能容之。石林尝喜道之。

张衡《东京赋》说鬼甚众，其言"侲（音震）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音刈）。飞砾雨散，刚瘅（音亶）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后凌天池，绝飞梁，捎（所交切）螭魅，斮獝（葵聿切）狂，斩蝼（自危切）蛇（免斯切），脑方良。囚耕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残夔魖与罔象，殪（烟计切）野仲而歼游光。八灵为之震慑，况魃（音岐）蜮（音域）与毕方。度朔作梗（音哽），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七刀切）索苇。目察区陬（祖娄切），司执遗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韪。"此文虽多物彪，然情状无所寓。翟汝文公巽作《内中大傩文》云云，乃有托讽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汉间风力。

程子山绍兴初为史官，以狂躁得罪归蜀。《迁靖州表》谢曰："为其自作弗靖，故使谪居此邦。"人以能自状也。

有荐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谢笺曰："金丸初落，会见给于能言；玉柄频挥，笑误夸其解舞。"能言鸭，陆龟蒙事；解舞，羊叔子鹤事，《世说》所谓羊公鹤也。

王庠应制举时，问读书之法于眉山。眉山以书答云："别笺所示，老病废忘，岂堪英俊如此责望？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等大略，与应举者同耳。亦有少节目文字，皆被人取去，然亦无用也。实无捷径必得之术，但如君高才，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实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放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承下问，不敢不尽也。"前辈教人读书如此，此岂肤浅求速成、苟简无根柢者所能哉？此书今集中不载，学者当书绅，故表而出之。

予中进士科后，从石林于卞山。予时欲求试博学宏词，石林勉予曰："宏词不足为也，宜留心制科工夫，他日学成，便为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论也。"因授予以所编方略，又极论修习次第曰："天下之书，浩博无涯。昔有人习大科十余年，业成，因见田元均。论及《论语正义》中题目。元均曰：'曾见博士周生烈传中亦有一二好题，合入编次。'其人骇，未尝见此书也。元均笑，因取而示之，其人惭，自以未始学也。虽然题目如海中沙，其要有十字而已，曰明、曰暗、曰疑、曰顽、曰合、曰合（音蛤）、曰揭、曰拆、曰包、曰胎，不出此十字也。"予曰："暗者何也?"曰："明暗皆言数也，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题目字中不见数而藏五与十二于其间焉，此最难测度。若明数，则如《既醉》备五福祭有十伦是也。"曰："疑者何也?"曰："尧舜汤禹所举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也，乃是《魏相传·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受诏长乐宫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兒汤举秋，贡禹举冬（高帝时自有一贡禹）。四人各职一时也。又如汤周福祚，疑若二代也，乃是《杜周传赞》云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及也。此为最巧。"曰："顽者何也?"曰："形势不如德是也。意思语言子史中相近似者殆十余处，独此一句在史赞，令人捉摸不着，虽东坡犹惑之。故论备举诸处以该之也。"（廷博按：十字但论其四，此处疑有脱文）既而叹曰："此学殆废绝矣，吾子勉之，或能振举百年之坠典也。"予懒惰，与世不合，无意于求知，终不能称石林之遗意，深所叹恨；但缀缉记诵，庶不全负石林所期耳。

为文当存气质，气质浑圆意到辞达，便是天下之至文。若华靡淫艳，气质雕丧，虽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心识通明。心识不明，虽博览多好无益也。古人谓文灭质、博溺心者，岂特为儒之病哉？亦为文之弊也。

作世俗应用之文，当如快吏主断，并缘法令，应时决遣。

甲午十月二日，天欲明，梦宣尼令作《镜铭》，中云"湛然清明，灼彼群昏。"余语皆不记。

秦会之既主和议，大帅皆罢兵权，赐田宅。予为岳侯作谢表，有云："功状蔑闻，敢遂良田之请；谤书狎至，犹存息壤之盟。"会之读，不乐。

人之为善，须出于无心；若有心，则非为善矣。有为利而为善，有为名而为善，有望报而为善：其去为恶无几矣。

养生家言："凡人晨兴索衣，而侍者误，反衣以进，慎勿出声，便接取服之，必有大喜。"读此者往往信之，而不知其旨也。清晨荣卫流行，法当省节语言，葆惜和气。人多急性，方着衣欲起，而颠倒反覆，必将躁怒叱骂，则所伤多矣。若明以此告之，固当知戒；然或遇事辄发，不能小忍，及悟则已有所损矣。故为有喜之说以诱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隐忍而息怒，非实然也。

久处穷困，百事无成，心若死灰，扫除诸妄，皆已净尽，无所愿望矣。然犹未能忘者，尚愿逢出世师，得安乐法，真气自守，内无饥渴，和气自卫，外无寒暑，衣食所需不复动念。耳目聪明，思虑清静，步履轻健，寝寐安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或者至诚所格，仙佛怜念，天或赐之，未可知也。但行住坐卧，专精凝想，庶其有所遇乎？

动静当要深思，得失不须先虑。

心息相依，息调心静，此摄心之至要。神气交养，气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

予尝客寓楼，居楼下，市声喧杂。初若不可耐，洗心内听，一二日后，寂无所闻，盖与逃空谷者略无少异。以此自悟：能从耳根返源，则无所往而不静也。闻盖尘耳。

庚辰五月十四夜，泊舟桐庐郡津亭下。一更初，恶风暴至，山川震动，大木尽拔，急雨如倾，江水涌激，大浪高于岸旁屋。冒雨登岸宿民家，屋摇动欲飞去，瓦声珊珊，空中相击堕。至天明然后已。移泊津亭上，望江外群山，天色昏暗，濛濛有无中，不可见。不一瞬间，烟开云霁，峰岫层出，重叠秀润，若未尝有云物风雨也。因浩然叹曰："伟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今人欲以智谋强取命中所不得有之事，意将与造化争长雄也，岂不殆哉？

幼时故老为予言：汴京宣政间极隆盛，时公卿舆服华焕，骑从传呼，甚宠观听，莫不歆艳也。有富人居通衢，第宅园池，花竹幽深。其人不愿为官，后房声色侈丽，自奉养至厚。平时不至厅事，未尝与士大夫相接。亦喜读书，议论自高。一夕岁暮，雪中合乐，张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久未罢，而雪势愈盛。宰相趋朝，驱唱过门。主人笑曰："此辈良苦于国家，何所补益？堂堂如此而其中可愧者多矣。而辈宜循分守，毋妄意功名势位，则当终身无求，享此安乐。不然，生理一坏，虽得显位，不免如马上趋朝辈忍冻矣。衮衣绣裳，世俗以为荣，吾不与易也。"子沈子曰："是盖富隐者也，无羡于功名，而未免于多惧，尚不若吾贫隐云。"

吾为儿时，见蔡氏京、攸父子及王黼、童贯、梁师成辈皆势倾天下。及靖康之败，屠戮如狗彘。夫以非材居大位，以非道擅重权，未有不亡者也。天地四时尚有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为非道者乎？

客语予曰："甚矣子之贫！朝不谋夕而无憔悴之色，岂知道者耶？"予曰："世莫荣于仕宦，而吾以嫉恶为生灵之故，明知其及祸，奋然为之；人莫乐于嗜欲，而予觉四十九年之非，一念勇猛，清净独寝，其视柔明秀慧若脱去疾疢之膏肓也。夫二事者，吾不以为难，而况贫贱者，曾足以动吾心乎？"

子沈子老矣，无田可耕，无园可锄，无屋可处，大率皆无耳。更愿于身无病，于心无念，于人无往还，于世无交涉，于妻儿无爱恋，则亦于死生无凝滞矣。天地万物同归于无，岂不快哉？

予行信州丰城，欲访灵鹫岩洞，未至十里，小休于道旁民居，会其家饮客方起。须臾有一耕夫来就主人饭，袯襫荷田具，主人悯其劳且饥，谓曰："饭未及炊也，有饭客所余肉饼，尔姑啖之？"农夫欣然怀之而出。主人问："何往？"则曰："我老母年七十，啖粗饭耳。此盛馔，我作苦，虽馁甚，不忍尝也。将以馈吾母，故不待饭而往耳。"予聆其言，竦然为起叹曰："此农夫耳，而知孝其亲，非由学问而能然也。盖天下之性本皆如此，有物败之，故不能充其性耳。世之有愧于此农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人而无心能使物亦无心，狎鸥是也；物之无心亦能使人忘心，观水与月，尘虑亦为之澄静也。

周世宗尝疑泾帅史懿欲叛，密诏晋州节度使杨廷璋，使阴图之。廷璋明其无他，怀诏书见之。懿曰："死不敢辞，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语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单骑入朝可也。"懿从之，遂得免祸。及宋有天下，廷璋犹在晋。监军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亲也，欲杀之以为己功，每见必衷甲怀刃。廷璋知之，待以诚心，略无疑畏。会春日当宴，罕儒夙兴，尚早，徘徊独语曰："事久变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梦，有神人谓曰："廷璋忠实无异志，不可妄杀。"惊觉，汗下悔泣，掷刀于地，径造廷璋，再拜谢过，具言所梦。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梦神人来告曰'汝有阴德，天固报汝。吾为汝解监军之祸，可保无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门客书幅纸记之，方欲与君语而未敢也。"因探诸怀，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剑履无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结交终身。呜呼异哉！世所谓阴报者，岂诬也哉？岂可忽也哉？

衡山南岳祠宫旧多遗迹。徽宗政和间，新作燕乐，搜访古曲遗声，闻宫庙有唐时乐曲，自昔秘藏，诏使上之。得《黄帝盐》《荔支香》二谱。《黄帝盐》，本交趾来献，其声古朴，弃不用；而《荔支香》，音节韶美，遂入燕乐，施用此曲。盖明皇为太真妃生日，乐成，命梨园小部奏之长生殿。会南方进荔支，因以为名者也。中原破后，此声不复存矣。又传旧宫庙台门屹立中天，气象雄杰，其西掖门常以两铁础，重各千钧，揞门不得妄启。遇国家出大兵、有所征讨，则遣中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铁础，视出兵之数。凡兵出几万，则启门若干尺寸。法甚严，不得少差，大约不过尺余。事毕，又遣使告谢，武士举铁础塞门如故。从有庙来如此，皆莫知其所谓也。自庙焚之后，础亦莫知所在，此制亦废矣。

卷　九

衡山有道人，本书生，弃家隐山中。一旦入城市药，故人忽见之，怪其神气清明，问其何为。对曰："佩蕙纫兰已是青山独往，采芝食柏终当白日上升。"故人邀饮酒，倏不见。

杜子春苦贫，遇老人于西市，与钱三百万，用尽。又与一千万，复尽。又与三千万，曰："此而不悛，贫在膏肓矣。"园叟张老与韦义方金二十镒，又与一故席帽，令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钱一千万，李生遇二舅，令持拄杖于波斯邸，取钱二千万。世间有如许闲钱，而贫者求一个不可得。张憬藏谓冯元常，于相法取钱愈多，则官愈进。娄师德性自不贪，使其取钱，必败。卢怀慎虽贵而贫，死忽复生，曰："冥司有三十炉，日夜为张说铸横财，我无一焉。"贫富信有定命也哉。李文饶一生食万羊，而世有终身不知肉味，偶得一肉而梦羊踏破菜园者，命不同也。野人樵深山中，见岩间有若瓮者，攀援视之，有黄金满中，而敧侧将倾。地上遗钱五百，野人惊喜，虑其散失，取大石尽力揞瓮，甚安密。记其处，因持钱以归。买饭令子孙饱食，将戮力尽取焉。既至前处，则失瓮所在。傍有老翁语之曰："此神所秘藏，以镇此山。岁久将崩，故以钱五百佣汝揞瓮耳。"因忽不见。夫物之不可妄取也如此。神物示见，将以戒夫世之贪求非分者，非为戏也。雨断渭桥路，雷轰荐福碑，信有之矣！

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韩，舟行海中，忽见黑山涌起波间，山顶有光，如两日并出者。官吏大恐，舟师曰："此大龟出游。两日者，其双目也。当急以三牲祠之。"公弼口占祝词，率官属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没。又予尝迎亲海上，至补陀山，望见海中数十里外有旌旗，如军行数万骑者，汹涌东下。问，其人曰："此大鱼耳。旌旗状者，盖鳞鬣也。"须臾稍近，山石为之震动。偶阅宋史，见其所载嗣宾澧国天神祠前有一鱼骨，骨之小窍中，通骑马往来。因记忆前二事书之。天地之间，亦何所不有哉？

唐时犹有神仙剑客侠士游于世，如非非子夜半击刘从谏，断其护项玉璞；聂隐娘窃取刘昌裔卧内厌禳金奁；王敬弘小仆夜半入长安城，取绣囊琵琶，因获禁中玉枕；三鬟女子取潘将军玉念珠于慈恩塔相轮上；皆受剑术为侠尚气报怨者。近世不复见，亦无传焉。

宣和间，执政邓子常家有一女子，绝色；然其性理乖异，多独处，寡笑言，览镜涂妆，欲半辄止，未尝竟也。年十五六时，未敢议亲。一日见仪鸾司供张堂上有盛幄幕大竹笼甚新洁，忽命取笼观之，又令汲水数斛涤之，出锦数段，令表里底盖皆施重锦衬之，极稳帖。入坐笼中，出甚喜，因留笼卧内，时时坐卧其间，虽父母乳获皆莫晓其意。岁余盛夏，有大风雨至，女仓皇入笼，且命覆之。震霆一声，烟雾充塞，异香闻于内外。良久视之，则已蜕去，有空壳存焉耳。邓氏畏事，极秘之，押其蜕而藏之。亲戚知者，皆不敢问。

汉北地郡灵州县在河之中，随水高下，未尝沦没，号曰"河奇"。又东坡作《濠州浮山洞》诗曰："人言洞府是龟宫，升降随波与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见，乾坤浮水水浮空。"其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又今吴兴郡南门外十里许大溪中有小洲，广一亩余，其上生草树郁然，亦随水高下，名曰"浮玉山"，见于《图经》旧矣。予乡里也，无岁不过其傍，视之信然。虽大水泛溢，高岸皆沦溺，而洲不没。旱岁溪流益减，沙石俱露，而此洲不增高也。亦灵州之类欤？天地之间，万物回薄，震荡相转，其理自有不可晓者。或云润州金山下郭景纯墓亦然。

武臣谢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祸福多中。宣和中至汴京，徽皇闻之，戏书朝字，令中贵人密授其客，缪以己意，持问之。一见辄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万寿之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宁节也。"客归语中贵人，具以闻徽皇，异之。石见蔡京，为言晚节当诛。京大怒，奏石讪侮，付开封府，杖而逐之。绍兴中，石押马纲至行朝，又以其术动朝士，相一字至万钱，其言巧发奇中。予乡丈人钱元素自外任召对，见石，书"请"字示之，石曰："君其为监察御史乎？'请'字言责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类甚众。予谓世间万事无非寓也，能以无心而观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

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蔡州宣和间有一士人家，书室中忽然见小蛇，文章陆离，蜿蜒几格间，见人不惊，畏不敢伤也。每日惟巳时则见，至午乃隐去。日日如此。士人异之，不能名也。因伺其至，则捕之置铁丝篮中。逮午观之，则坚冷化为石矣。其质巧妙天成，虽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时则复蠕动，既又复为石，而屈伸蟠结之状日日不同。士人宝蓄，携来京师，见中人梁师成。师成叹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或以其时见，则其物也。"士遂献之。

羲、献以书名世，无间然矣。然王氏一门自多能书者，如丞相导、大司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荆州刺史廙、丹阳尹僧虔、黄门侍郎涣之、会稽内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书令恬、领军洽、散骑常侍徽之、东海太守慈、特进昙、首卫将军珣、中书令珉，皆世受笔法，往往造微入妙。盖平居见闻习熟，易为工，不作难也。予观后魏卢志与其子谌，皆法钟繇书。子孙累叶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隶，伯源尤谨家法。白马公崔弘工卫瓘体，其家亦多名翰，浩为最善。故魏之工书者，有崔卢二门，亦王氏之比耶。然王氏家学才华尤著，非特书之一艺而已。王筠自叙云："世传安平崔氏、汝南应氏，其家相继以文称，然不过二三世而已。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门之盛者也。"考其言，信然矣。

笔法自萧翁以来，模写比拟，取诸物象，殆尽其妙，如为心画传神也。谓钟元常行间茂密，如云鹄游天，群鸟戏海；王右军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张芝如汉武好道，冯虚欲仙；羊欣如大家婢为夫人，举止羞涩，终不似真；萧子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轲负剑，锋力难当；李镇东如芙蓉出水，文采鲜明；索靖如王谢子弟，纵复不端爽，有一种风流气力；献之如河间少年，举体沓拖，不可奈何；王僧虔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阮妍如贵游失品，不复排斥英贤；王褒凄断风流，势不称貌；师宜官如朋羽未息，举翮自退；陶隐居如吴兴小儿，形质未成而骨格峭拔；吴施如新亭倡人，一往扬州，出语便意态生；袁松如深山道士，见人便退缩；张斯如辩士对扬，独语不回，行必会理。又《书苑》谓卫夫人如玉壶冰、瑶台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逸少飞白雾縠卷舒，烟空照灼；索靖草书绝世，名曰"虿尾银钩"。张旭谓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如锥画沙；又谓草书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亚栖自谓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怀素得古钗脚，鲁公得屋漏痕。窦众谓李斯钗头屈玉，鼎足垂金。凡此不惟取像工妙亲切，语亦甚奇，或类滑稽可喜。又有韦续《九品书》、李嗣真《书评》等，议论不及于前矣。

王僧虔工书，当宋武世，尝用掘笔书，以拙见容。至齐高帝与论书，则诵言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其言不让，略无隐情，盖以齐高帝比宋孝武为不忌嫉臣下故也。书小伎耳，人主自贤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隐情避祸者，况天下事治乱成败听言用材之间，有大于此者乎？故欲尽人之能者，莫若至诚而有容也。

学书者谓凡书贵能通变，盖书中得仙手也。得法后自变其体，乃得传世耳。予谓文章亦然。文章固当以古为师；学成矣，则当别立机杼，自成一家，犹禅家所谓向上转身一路也。

邺台瓦皆杂金锡丹砂之属。陶成先大父得其遗瓦，完全不毁，琢治之为方研，愈薄而益坚，缜腻而廉密，入墨而宜笔，金砂之性犹存，故水渍之而不燥，真奇物也。世所传用，厚若砖而燥者，皆伪物也。

韩退之尝得李阳冰家所藏科斗《孝经》及汉卫宏官书两部，至宝蓄之；以归公好古书也，而卒以予归公。又尝得古画人物，曲极其妙，谓非一工人所能运思，盖集众工之所长，虽百金不愿易，以赵侍御之所亲摹也，而卒以予赵君。此二物皆世之宝而退之不难以予人，退之可谓不溺于多爱者矣。今人有蓄书画者，往往耳剽不识真，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扃固什袭，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谓陋且愚矣。

昔贤谓见佞人书迹入眼，便有睢盱侧媚之态，惟恐其污人，不可近也。予观颜平原书，凛凛正色，如在廊庙直言鲠论，天威不能屈。至于行草，虽纵横超逸绝尘，犹不失正体。未必翰墨全类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贱油然而生，自然见异耳。

唐李嗣真论右军书《乐毅论》《太史箴》，体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顺孙之像。《逍遥篇》、《孤雁赋》迹远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画像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矜庄严肃之像。皆见义于成字。予谓以意求之耳。当其下笔时，未必作意为之也，亦想见其梗概云耳。

李阳冰论书曰："吾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容之度，于云霞草木得沾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耳目口鼻得喜怒惨舒之态，于虫鱼鸟兽得屈伸飞动之理。"阳冰之于书可谓能远取诸物，所养富矣。万物之变动，造化之生成，所以资吾之用者亦广矣，岂惟翰墨为然哉？

为文亦犹是矣。

书固艺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妙于翰墨，尝病“戈”法难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兴填之，以示魏郑公曰：“朕学世南似尽其法。”郑公曰：“天笔所临，万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拟；然惟‘戩’字‘戈’法乃逼真。”太宗惊叹。学之精，鉴之明，乃至于此。作字尚尔，况于修身学道为国为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苟简卤莽姑息，而为之有不败者乎？郑公之鉴裁可谓入神矣。

曾南丰跋汉武都太守李翕《郙阁西狭颂》，称翕尝令渑池有黄龙白鹿之瑞，其后治武都，又有嘉禾连理之祥，皆图画其像，刻石在侧，盖建宁四年也。子固云近世士大夫喜藏画，自晋以来，名画有存于尺帛幅纸者，皆宝之，而汉画则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图，然后始见汉画也。子固之说云尔。然予见王逸少帖云：“成都学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汉太守张收画三皇五帝三代君臣与仲尼七十弟子画，皆精妙可观。”予后因从蜀人求临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则石室之画又先于武都矣。子固盖未之见耶？凡画之妙，欲得其神观耳。刻之于石，则如影耳，犹可以概见其仿佛而已。

或问韩干画马何所师，干曰：“内厩马皆吾师也。”此语甚善。夫马之俶傥权奇，化若鬼龙为友者，其精神如电走风驰，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静观其天机自然处，或有以得其生成骏逸之态。若区区求之于笔墨之间，所见已无生气矣。九方皋赏其神俊而遗其牝牡元黄者，得此道也。

唐天宝中，有尚书郎张璪，性喜绘画，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东宫庶子毕宏亦以韵度擅名一时，然每见璪翰墨，未尝不心服，因师。问璪笔法所受，璪曰：“吾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宏惊叹而已。予谓璪之言岂特画哉？盖亦为文之妙旨。常以神遇，以天合，不以目视耳听者也，岂求之笔墨形似之间哉？此二语可谓名言矣。

卷 十

草木之最香者，如沈水、旃檀、龙脑、苏合、薰陆、金颜、薝蔔、蔷薇、素馨、末利、鸡舌之属，皆产于岭表。《海南南迁集》云：“雷化以南，山多荃匕藿香，芬芳袭人，动或数里。”予尝推其理，火盛于南方，实能生土，土性味甘而臭香，其在南方，乘火之主，得其所养，英华发外，是以草木皆香。此实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说香自范蔚宗以下，未尝有及此也。《黄帝书》言五气，香气凑脾，古人固知之矣。《楞严》云：“纯烧沈水，无令见火。”此自佛以来烧香妙方也。

史称林邑国产沈水木，岁久树身朽腐剥落殆尽。其坚实不变者，劲如金石，是为沈水香。又《唐本草》注云：“沈水香出天竺、单于。”予观近世以香著书者，皆不称三国而独出南海琼、管、黎母之地，其外则占城、真腊、三佛齐、大食等国，而林邑、天竺、单于无闻焉。岂岁久土气变迁，或者所产不富，抑又蕃舶之征过于侵刻，遂不复至中华耶？凡香之至美至善者，惟真腊。真腊之又善者曰绿洋，香中之尤物也。

予官维扬，春暮纵观芍药，真一时胜赏。蕃厘祠殿之侧有老圃，业花数世矣。一日以花来献予，售以斗酒。因问之曰：“人知赏花耳，吾欲知芍药之根。所以赤白，有异种耶?”曰：“非也。花过之后，每旦迟明而起，斫土取根，洗濯而后暴之，时也遇天晴，日色猛烈，抵暮，中边皆燥，断而视之，雪如也。傥遇阴云，表里滋润，信宿然后乾，色正赤无疑矣。盖得至阳之气则色白而善补，医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阳气不全者则色赤而善泻。功用不侔，自然之理也。医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蝼蚁蚯蚓荐食之余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传种花，但栽培及时，无他奇巧。盖以不伤其性，自得天真，故根拨耐久。近世厌常而反古，专尚奇丽。吾为衣食所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智巧剪剔移徙，杂以肥沃药物注灌，花始变而趣时态，十有七八异于常品矣。然不能久远，经数岁辄瘦悴，纵未朽腐而花尽力矣。盖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竟能胜天者耶？故吾视花有惭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戏谑，君子所不免，然不至于虐，则善矣。大抵讥诮之语，先发者未必切害，而报复者往往奇险深酷。西晋崔豹尝诣郡，郡将姓陈，戏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遽答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陈恒。”可谓敏矣。

梁张率不治生事，尝遣家僮载米三千斛还京，既至，遂耗太半。问其故，曰：“雀鼠所耗也。”率笑曰：“壮哉雀鼠!”竟不诘问。沈存中尝游会稽，登天宁寺，观鳗井，井水之亏盈，日与海潮相应。中有灵鳗，人罕得见。存中偶见之，与客语其事，且曰：“鳗之状若殿柱然。”客曰：“好粗鳗。”予谓张率载米之僮，正用着天宁之鳗也。

酒客为令，以诗一句影出果子名，类廋语。如云：“迢迢良夜惜分飞，是清宵离。”清宵离者，青消梨也。又云：“黄鸟避人穿竹去，是山莺逃。”山莺逃

者，山樱桃也。又云："芰荷翻雨浴鸳鸯，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林檎也。但恨语太俗。群饮者出令曰："迅雷风烈，烈风雷雨。"报曰："绝地天通，通天地人。"或人曰："吾得《坤乾》，乾坤得位。"

汴京时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猎文史，诵唐律五言数千首，多俚俗语。性滑稽，喜嘲咏。尝出入禁中。善作《临江仙》词，末章必用唐律两句为谑，以调时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纲，取江淮奇卉石竹。虽远，必致石之大者，曰"神运石"。大舟排联数十尾，仅能胜载。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岳万岁山下，命俊臣为《临江仙》词，以高字为韵。再拜，词已成。末句云："巍峨万丈与天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又令赋陈朝桧，以陈字为韵。桧亦高五六丈，围九尺余，枝柯覆地几百步。词末云："远来犹自忆梁陈，江南无好物，聊赠一枝春。"其规讽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内侍梁师成位两府，甚尊显用事，以文学自命，尤自矜为诗，因进诗。上皇称善，顾谓俊臣曰："汝可为好词以咏师成诗句之美。"且命押诗字韵。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髭。"上皇大笑。师成愠，见谮俊臣漏泄禁中语，责为越州钤辖。太守王嶷闻其名，置酒待之。醉归，灯火萧疏。明日携词见帅，叙其寥落之状，末云："扪窗摸户入房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席间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颇有腋气，难近。丰甫令乞词，末云："酥胸露出白皑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又有善歌舞而体肥者，词云："只愁歌舞罢，化作彩云飞。"俊臣亦颇有才者，惜其用工止如此耳。

司马温公薨时，程颐以臆说敛如封角状。东坡嫉其怪妄，因怒诋曰："此岂信物。一角附上，阎罗大王者耶？"人以东坡为戏，不知《妖乱志》所载吴尧卿事已有此语。东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诚不堪其迂僻也。

贡禹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犬马之齿八十一，血气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禹自言如此。是止七十时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谋国，亦不善养生，然犹自恨血气衰竭。

先大父官会稽时，仪掾谢某疏隽尚气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挟势险傲，恨谢不下己，谮于太守，将诬按致之深文。先大父为辩白，得免，犹以公罪罚俸。谢至签厅，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进奉王黼得赐绯鱼，同日受命，夸炫甚喜。因谢曰："谢仪掾之刑书薄乎云尔。"谢应声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数十人无不绝倒，王惭甚，不能出一语。闻者莫不快之。

苏颋嘲尹姓曰："丑虽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刘原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为非类，但有雄声，唯闻艾气。"谓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病吃。此亦善谑也。蔡君谟戏谓陈亚曰："陈亚有心终是恶。"亚应声云："蔡襄无口便成衰。"可谓名对。君谟大不乐，近乎为虐矣。机到语不觉自至，不可遏也。

有故人喜谐谑，见人家后房或北里倡女多隐讳年岁，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戏谓曰："汝等亦有减年恩例，尽被烧丹学仙道人买去。"盖道士多诳诞，动辄年数百岁耳。

高宗七夕内宴。至晚，忽大风雨如倾，命教坊进词。有应制《鹊桥仙》云："柳家一句最著题，道暮雨芳尘轻洒，"盖柳永词也，天颜为一笑。

西域胡人自言其国山川峻险。或谓曰："山高海深，宛在其貌。"有官奴性慧黠，美目而额微高，精采照人。或谓曰："烂烂如岩下电。"明皇时番胡入见，伶人讥其貌，不能堪，相与泣诉于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泪，桔槔打不出。"有儒生肤色黑如漆，尝着白襕出谒。无名子戏之曰："君便是'白云抱幽石'也。"又作赋咏其黑，有隔句云："行到暗碧襕前，必言吾过矣吾过矣；坐向退光阁内，则称某在斯某在斯。"

西安诸江多名士。有江汉字朝宗，买奴适姓于，因命之曰"于海"，盖取江汉朝宗于海也。其好戏谑如此。

常州有州学生，夜盗僧寺狗，烹之。僧诉于州。守以其士类也，谓曰："汝能为《盗狗赋》可观者，当贳汝罪。"生曰："能。"守命小赋，押"偷"字。生应声曰："僧实无义，狗诚可偷。罢佛宫之夜吠，充儒馆之晨羞。抟饭引来，犹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难回顾兔之头。"守笑释之耳。

以文章书语为酒令，如《醉乡日月》所载，亦可以见其博闻巧发应机之敏。黄鲁直、刘莘老丞相同在馆中，每遇庖人请食次，鲁直颇治珍味。刘，北人，性朴厚，多云来日吃蒸饼。乡音颇质。黄不乐其简俭，一日聚饮行令，以三字离合成字。或云"戊丁成皿盛"，或云"五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黄云"禾女委鬼魏"。刘未答，黄遽云："仆当奉代以'来力敕正整'，如何？"盖其声大似"蒸饼"之语也。坐皆笑，刘不乐。

伪齐刘豫既僭位，大飨群臣，教坊进杂剧。有处士问星翁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今新

主有天下，抑有嘉祥美瑞以应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即位之前一日，有一星聚东井，真所谓符命也。”处士以杖击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圣德比汉高祖，只少四星儿里。”

政和中举子皆试经义，有学生治《周礼》，堂试“禁宵行者”为题。此生答义云：“宵行之为患也大矣。凡盗贼奸淫群饮为过恶者，白昼不敢显行也，必昏夜合徒窃发。踪迹幽暗，虽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无赦。’宜矣。不然则宰予昼寝，何以得罪于夫子？”学官者甚喜其议论有理，但不晓以宰予昼寝为证之意。因召而问之：“此何理也？”生员乃曰：“昼非寝时也。今宰予正昼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间出来胡行乱走耳。”学官为大笑而罢。

步里客谈

[宋]陈长方撰　赵睿才整理

《步里客谈》二卷，南宋陈长方撰。长方居步里，因以书名。所记多为北宋名人逸事，间亦评论文章，且“颇多可采”。有《守山阁丛书》、《墨海金壶》等本。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卷　上

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铉来，以口舌胜。赵普屡言择馆伴，及又请，乃中批差三班院名下使臣以往。铉反覆问之，其人声喏，言不识字而已。铉无如之何也。

富文忠公少，日有诟之者，如不闻。或问之，曰“恐骂他人”。曰“斥公名曰富某”。曰“天下安知无同姓名者？”（案此条载《说郛》本，今增入。）

范文正帅西方，时相恐其成功入政府，欲塞其门，故授以邠州观察使，再三以月俸优厚及遣中使宣谕。文正力辞，以伐其谋，竟得请以罢。未几，坐擅答李元昊书，议加极法，降知耀州。

范忠宣公言：“江民表作小官时，便作取宰相时事。舜居历山及得天下，若固有之者，养于素也。”

魏泰托梅圣俞之名作书，号《碧云騢》，以诋当世巨公，如范文正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意欲结之为兄弟。余于石氏士繇家见之。

邵康节先天学，自李挺之、穆伯长相授。《墓志》中云：“推其源流，远有端绪。”其实自陈希夷来。尝云：“天下聪明过人唯程伯淳、正叔，其次则章惇、邢恕，可传此学。”程先生问几年可成，曰：“二十年。”先生曰：“某兄弟无此等闲工夫。”章、邢闻康节语遂来。康节视之曰：“章子厚、邢和叔心术不正，挟此将何所不为？”终不与之。故先天之学不传。尝为章子厚筮一卦，说平生不差一字。

熙宁戊申，邵尧夫闻杜鹃啼，不乐。或问之，曰：“将有人起东南为相，以文教乱天下，此祸非六十年不已。”未几，王介甫召自江宁。介甫所建明经术法令，至建炎戊申方熄。

徐翼之云，见一老堂吏言：司马文正在朝堂处置常程事宜，有寻常处。忽发一事，便令人心服。

外祖林卿云，翰林学士赵彦若，司马文正上客也。人未尝见其私谒请问者，有事公言之、平时随众进退而已。政和间，范文甫建议于庐州，湖州取周鼎，遂持节过宋，解后刘器之请教，刘曰：“君富文忠外孙，程正叔门人，使某何所措词？”

田腴承伯云：“作官从人奏辟，非但宾主，便有君臣之义，不宜轻也。”

初筮仕者求教于刘待制安世，曰：“清明和缓。”又问：“何以言缓？”曰：“何事不是忙坏？却此言固足教初学，然学者知道，则缓急先后皆不失节矣。”

刘道原恕尝面折王介甫。故子瞻送之诗云：“孔融不肯让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此语盖诋介甫也。

吕惠乡附王介甫甚固。司马公言：“利合必离。”后果发。介甫子简云：“无使上知。”苏子瞻改铸颜渊之语曰：“吾闻魏君子者，问凋人不问凋木。”曰：“人可凋欤？”曰：“吕惠卿凋王安石。”

邢和叔遇人即训诲，时人目曰“邢训”。

吕正献初喜邢恕，闻恕到京，访之旅邸中。

王伯虎炳之自编修官得帖职，章子厚遍问堂中诸人云：“谁主张？”吕正献曰：“伯虎于例得实，上恩也。”章遂默然。

元祐中，东坡行吕吉甫责词，叙神考初用而中弃之曰：“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聪，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曰：“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视。”既而语人云：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

元祐间，顾子敦临为夕郎，封驳任情。吕汲公大防谋之于吕正献，正献曰：“迁临耶？躁进者效之。责临耶？畏懦者将不敢。方今治河之议未决，宜遣相河。”因此赏罚皆非由封驳也。

陈莹中《答杨中立书》云：“乃欲毁此白麻哭殿庭。”某谓，白麻，王言也，不可毁。天子之庭，非哭所也（案，此原本分为二条，而上半段语重，当系

一条，今并）。

蔡京为翰林承旨，陈莹中已言治乱之分在京用否。蔡君济元康问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结宦者，用京与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乱?"靖康初，贬京分司，与莹中赠谏议大夫命，齐下。（案，此条又见孙穀祥《野老记闻》。《记闻序》云：先人旧在陈唯室先生讲席，及见诸所从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记闻》数篇，姑录梗概。或原系《客谈》中语也。）

崇宁间，立《元祐奸党碑》于宣和殿，蔡京书立于诸长吏厅。事未几星变，一夕大雷雨，碎宣和殿碑石，遂并诸州者去之。人心不以为然而天应之。天人无间如此，体究可以知道。

宣和殿所立《元祐奸党碑》，以司马温公为首。元祐党籍固多真儒贤士，然蔡京以势利倾夺锢之。钩党者亦多矣，未必皆君子也。余尝题其后云："等是名丹籍，谁知品月多。蚖龙同在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尽，消磨岁月过。厉阶生已甚，龟鉴莫蹉跎。"（"已甚"谓吕汲公行事也。）

游公定夫，其子性刚，名之以损，且曰："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先贤事事可法。

孙中丞多内宠，夫人以为病。纵其尤者犯上，孙不能堪，去之。用此遂数人俱去，孙不之悟。

靖康初，金为城下之盟而去。唐钦叟少宰引唐自明皇而后，屡失而复兴者，以人主在外，可以号召四方力救京师。宜举景德故事下诏，出临洛京，以令天下，或能大振王略。不然亦可还据秦雍，以图兴复。翌日何㮚入对，引苏内翰《志林》以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甚。其议遂格。

卷　下

"《尽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语。比之《公孙丑》等篇，无复刚烈之气。

《伯夷歌》云："神农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适归兮。"陈古刺今，此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笔，非伯夷意也。

韩师德曰，《史记》书韩信之语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儿女子"指萧何、吕雉也。班固略其语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于儿女手。"殊失本旨。"水上军斗入"，班固删去，亦非也。

司马迁作《武帝纪》，实录方士神仙事，无一字讥刺，使读者不觉思其事，则武帝之愚甚也。（案，此条载《说郛》本，今增入。）

汉武亦善用人。末年，用金霍及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之徒，处之皆得其地。但中年，宰相皆不择人。

太史公有侠气，故于赵奢、穰苴仪秦刺客等作传更得手。以未尝窥圣贤门户，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传记，虽补缀事迹，亦未尽善。（案，此下二条俱据《说郛》本增入。）

西汉末，文章与文景武帝时小异，然文物之盛也，无如武帝时。将气有盛衰耶？抑由人主所好耶？

美新不类子云文字，畏死仕莽不敢去。后人遂以此污之，君子恶居下流。

范蔚宗《黄宪传》最佳。宪初无事迹，蔚宗直以语言模写叔度，形容体段，使后人见之，此最妙处。其他传即冯衍、马援胜。盖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觉此传不同。以此知班固前书之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马相如、贾谊、董仲舒、晁错、刘向诸人文字作底草尔。

《五代史》于杨凝式不立传，载其历梁、唐、晋、汉、周，以疾致仕。又不明其本心，凝式谏父涉言：大人为唐宰相，而以传国玺与人，则其心可见。又不仕五代，而托心疾，其人贤，其节高，可知矣。余尝谓自晦与草木共尽者，五代不为无人，史不得其自者，固可叹。若凝式本末昭晰，史复不书，执笔者何其与善之狭也!

陈师锡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词平平。初苏子瞻以让曾子固曰："欧阳门生中，子固先进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二公相推未决，陈奋笔为之。

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曰："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亦用此体云："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至陈无已云："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则直不类矣。

章叔度宪云："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已、黄鲁直作诗法也。

《阿房宫赋》，只是篇末说秦及六国处佳。若丁头粟粒等语，俳优不如。

余尝疑《三器论》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传》是后人拟作。退之传毛颖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戏，初出一诨语，满场皆笑，此语盖再出耶？《毛颖传》赞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笔势。董晋行状书回纥、李怀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当，其诬退之多矣。秦少游云："退之《元和圣德诗》与《平淮西碑》如出两手。"余以岁月考之，盖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郓州溪堂诗》，则又如他人所作也。

《罗池庙碑》古本，以"涉有新船"为"步有新船"，"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作"秋鹤与飞"。欧阳永叔以"步有新船"是，而"秋鹤与飞"为不然。说者以是为欧韩文字之分，盖笃论也。余尝以三言评子厚文章曰："其大体似纪渻子，养斗鸡。在中朝时，方虚骄而恃气；永州以后，犹听影响；柳州以后，望之似木鸡矣。"

柳子厚《先友记》，乃用《孔子七十弟子传》体。若《贞符》及《雅则》以《盘诰》诗人之文为祖矣。

东坡辨《黄楼赋》非作于子由，此所谓欲盖而彰之也。《却扫编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东坡自书。

韩退之《画记》，东坡以为甲乙帐，而秦少游乃效之作《五百罗汉记》，人心之不同如此。喻子才道，王侍郎刚中语云："文字使人击节赏叹，不如使人肃然生敬。"（案，此条据《说郛》本增入。）

张文潜见富郑公《神道碑》，至论赵济处，曰："公文固奇，欲加'一'字可否？"遂改云：及英宗神宗之世，公老矣。功在史官，德在生民。北敌西戎视公进退以为中国轻重，而一赵济敢摇之。""一"字，固文字关纽也。

余顷见嘉祐一诏《罢茶盐法》，读之数十过，不能去手，每叹息，以为真王言。既而观《欧阳文忠集》，乃欧笔也。欧文温润，尤宜纶诰之词。其言有"私藏盗贩，实繁有徒。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外数千里设陷阱而陷吾民也。"

《东坡志林》云："尝欲仿《盘谷序》作一文字，竟不能成文章。态度如风云变灭，水波成文，直因势而然。必欲执一时之迹，以明定体，乃欲系风捕影也。"

余尝问王子世云："苏氏为纵横之学如何？"曰："有之。"时案上有《庄子庙记》，云："只此记中，谓庄子于孔氏，阳挤而阴助之。"此语亦纵横家流也。

自古称齐名甚多，其实未必然。如姚宋，则宋之守正非姚比也。韩柳元白四人，出处邪正不同。人言刘白，而刘之诗文亦胜白公。至如近代欧梅苏黄，而子瞻文章去黄远甚，黄之诗律，苏亦不逮也。

内外二制，以润色王言，布告天下为职，一字重轻皆系国体。喜则升之九天，怒则挤之九地，此为何理？要须褒贬之间示有惩戒。如骆宾王诋武后，读之但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处乃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武氏犹知此，况天下有识之士乎？

江淮春夏之交多雨，其俗谓之梅雨也，盖夏至前后各半月。或疑西北不然。余谓东南泽国，春夏天地气交，水气上腾，遂多雨，于理有之。

或谓月受日之光，至望则光满，非也。日月内涵阴阳，月之阴有时而消长，阳亦随之。故光有圆缺，至望则月之光自满，适与日望，非受日之光。

沈存中云："世多指脾为黄庭，有名而无形炁也，冲虚而无方物者也。"又云："肾有左右，所以为坎离。坎离交，而滋五藏，如乾坤之生六子。"余谓："知脾非黄庭而谓坎离为两肾，何异于纱兄之臂而曰姑徐徐也？"

承平时，茶酒班殿侍，系四五重颜色裹肚。先是，京师以竹盛五色线，拽之为戏，谓之变线。又以殿侍所系裹肚似之，故亦谓之变线。今不复系如许裹肚，但有义带数条耳（杨宜之侍郎云其前母吕氏舅有为之者）。

古人多用"转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辽，见蓬花枝叶相属，团栾在地，遇风即转。问之，云"转蓬"也。

避暑录话

[宋]叶梦得撰　武怀军整理

《避暑录话》二卷，北宋末年叶梦得（一〇七七——一一四八）撰，该书主要记载名胜古迹、前朝及当代的人物行止出处，抒发野居逸趣，偶尔杂以经史议论。“其所叙录，亦多足资考证而裨见闻。”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稗海》等本。

卷　上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贺知章、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李白、张长史旭、焦遂、李适之也。适之坐李林甫谮，求为散职，乃以太子少保罢政事，命下，与亲戚故人欢饮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可以见其超然无所芥蒂之意。则子美诗所谓衔杯乐圣，称避贤者是也。适之以天宝五载罢相，即贬死袁州，而子美十载方以献赋得官，疑非相与周旋者，盖但记能饮者耳。惟焦遂名迹不见他书。适之之去，自为得计，而终不免于死，不能遂其诗意，林甫之怨岂至是哉？冰炭不可同器，不论怨有浅深也。乃知弃宰相之重，而求一杯之乐，有不能自谋者，欲碌碌求为焦遂其可得乎？今岘山有适之窪樽，颜鲁公诸人尝为联句而传不载。其尝至湖州，疑为刺史，而史失之也。

李文定公坐与丁晋公不相能，中常郁郁不乐，旧中书省壁间有其手题诗一联云：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凡数十处，此裴晋公诗也，初不见全篇，在许昌偶得其集，云：有意效承平，无功答圣明。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道直身还在，恩深命转轻。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白日长悬照，苍蝇谩发声。嵩阳旧田里，终使谢归耕。裴公之言犹及此，岂坐李逢吉元稹故耶？集中又有在太原题厅壁一绝句云：危事经非一，浮荣得是空。白头官舍里，今日又春风。则此公胸中亦未得全为无事人，绿野之游岂易得哉？裴公固不特以文字名世，然诗辞皆整齐闲雅，忠义端亮之气凛然时见，览之每可喜也。

裴晋公诗云：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公为此诗必自以为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岁新茶适佳，夏初作小池，导安乐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台白莲植其间，叶已覆水，虽无淙潺之声，然亦澄澈可喜。此晋公之所诵咏，而吾得之，可不为幸乎？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馀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余绍圣初始登第，尝以六七月之间馆于此堂者几月，是岁大暑，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傍有竹千馀竿，大如椽，不复见日色，苏子瞻诗所谓“稚节可专车”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馀，及见公，犹能道公时事甚详，迩来几四十年，念之犹在目。今余小池植莲，虽不多，来岁花开，当与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余家旧藏书三万馀卷，丧乱以来，所亡几半，山居狭隘，馀地置书囊，无几雨漏鼠啮，日复蠹败。今岁出曝之，阅两旬才毕，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览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观者数十卷，命门生等从旁读之，不觉至日昃。旧得酿法极简易，盛夏三日辄成，色如湩醴，不减玉友，仆夫为作之。每晚凉即相与饮三杯而散，亦复盎然，读书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酿。忽欧阳文忠诗有“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当其心，公名德著天下，何感于此乎？邹湛有言：如湛辈乃当如公言耳。此公始退休之时寄北门韩魏公诗也。

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尝一试之，后不复作。在惠州作桂酒，尝

问其二子迈、过云，亦一试之而止，大抵气味似屠苏酒。二子语及，亦自抚掌大笑。二方未必不佳，但公性不耐事，不能尽如其节度。姑为好事借以为诗，故世喜其名，要之酒非曲蘖，何可以他物为之，若不类酒，孰若以蜜渍木瓜、楂、橙等为之，自可口不必似酒也。《刘禹锡传》信方有桂浆法，善造者暑月极快美，凡酒用药未有不夺其味，况桂之烈，楚人所谓桂酒椒浆者，安知其为美酒？但土俗所尚，今欲因其名以求美，亦过矣。

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晚卜居钟山谢公墩，自山距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率以为常，有不及终往，亦必跨驴中道而还，未尝已也。余见蔡天启、薛肇明备能言之。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吾独异此，固无二公经营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门，每坐辄终日，至足痹乃起。两岩相去无三百步，阅数日才能一往，一榻所处，如荆公之睡则有之矣。陶渊明云"园日涉而成趣"，岂仁人志士所存各异，非余颓惰者所及乎？万法皆从心生，心苟不动，外境何自而入，虽寒暑可敌也。婴儿未尝求附火摇扇，此岂无寒暑乎？盖不知尔。余见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终日迁徙求避，百计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昼烈日，衣以厚衲，挽车负担，驰骋不停，竟亦无他，但心所安尔。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风痹疾，归寓许昌天宁寺，足不能行，虽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尝欹偃。每食时弟子扶掖，稍伸缩即复跏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对大宾客，而神观澄穆，肤理融畅，疾虽不差，亦不复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语绝即化。余尝盛暑屡过之，问重衣而不扇亦觉热乎，但笑而不答。夫心无避就，虽婴儿、役夫犹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卢鸿《草堂图》旧藏中贵人刘有方家，余往有庆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犹记后载唐人题跋云："相国邹平段公家藏图书，并用所历方镇印记。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与柯古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今所历岁祀倏逾二纪，荐罹多难，编轴尚存，物在时迁，所宜兴叹。丁未年驾在岐山，涿郡子馨记"。又书"己酉岁重九日专谒大仪，遂载览阅，累经多难，顿释愁襟。子馨再题"。邹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馨不知何人。涿郡盖亦卢氏望，兰陵公或云：萧邺其罢相出为荆州节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终太常少卿，则所谓大仪也。丁未，僖宗光启二年，己酉，昭宗龙纪元年，此书"宣和庚子，余在楚州，为贺方回取去不归"。当时余方自许昌得请洞霄思，卜筑于此山之下，视图中草堂、樾馆、桃烟、磴□、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东西两岩略有亭堂十馀所，比年松竹稍环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耸左右，诘曲行云霞中，不知视鸿居为如何？但恨水泉不壮，无云锦池、金碧潭耳。谢康乐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天下咏之以为口实，韩魏公在北门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贵，无一不备所欲，故无时不可乐，亦以是为贵乎？余游行四方，当其少时盖未知光景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为难得也。在许昌见故老言韩持国为守，每入春常日设十客之具于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门，有士大夫过即邀之入，满九客而止。辄与乐饮终日，不问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问公曰：无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从，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时年四十三，犹未尽以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为有味也。

近世学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废，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尧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人心者，喜、怒、哀、乐之已发者也，道心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者也，人能治其心常于未发之前，不为其发之所乱，则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谓中乎？通此说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亦自可以养生尽年。《素问》以喜、怒、悲、忧、恐配肝、心、脾、肺、肾，而更言其所胜所伤，每使节其过而养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与形固优为之特论，养生者分于五脏，而吾儒一于心，五脏非心孰为之制？是亦一道也。往岁有方士刘淳珏年百岁馀，乃以给使事夏英公。余尝见其为蔡鲁公言惩忿窒欲为损之义，甚有理，盖深于《素问》者。嘉祐末有黥卒，亦百馀岁，不知其姓名，时人以郝老呼之，善医，自言授法于至人，往来许洛间，程文简公尤厚礼之，为文简诊脉预告其死期于期岁之前，不差旬日。常语人年六十始知医，七十而见《素问》，每抚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书与医俱，吾不死矣。惜其见之晚而已伤者不可复也。孔子曰：仁者寿。此固尽性之言，何疑于医乎？

林下衲子谈禅类以吾儒为未尽，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过。《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此何等语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则因果报应之说亦未尝废也。晋宋间佛学始入中国，而未知禅，一时名流乃有为神不灭之论，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禅者寖广，而其术亦少异。大抵儒以言传，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传，谓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坚，信之必不笃。且堕于言以为对，执而不能变通旁达尔。此不几吾儒所谓"默而识

之"，"不言而信"者乎？两者未尝不通。自言而达其意者，吾儒世间法也，以意而该其言者，佛氏出世间法也。若朝闻道，夕可以死，则意与言两莫为之碍，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尝为其徒高胜者言之，彼亦心以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三篇，于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忧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复事事，每以闲适饮酒为乐。时陆子履知颍州，公客也，颍且其所卜居，尝以诗寄之，颇道其意，末云：寄语瀛州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虽戏言，然神仙非老氏说乎？世多言公为西京留守推官时，尝与尹师鲁诸人游嵩山，见藓书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见。然苟无神仙则已，果有，非公等为之而谁，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当得坟寺，极难之，久不敢请，已乃乞为道宫，凡执政以道宫守坟墓惟公一人。韩魏公初见奏牍，戏公曰：道家以超升不死为贵，公乃使在丘垅之侧，老君无乃却辞行乎？公不觉失声大笑。

欧阳氏子孙奉释氏尤严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阴尝访公之子棐于其家，入门闻歌呗钟磬声自堂而发。棐移时出，手犹持数珠讽佛名具谢：今日适斋日，与家人共为佛事方毕。问之，云：公无恙时薛夫人已自尔，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无良贱悉行之。汝阴有老书生犹及从公游，为予言公晚闻富韩公得道，于净慈本老执礼甚恭，以为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动，时与法师住荐福寺，所谓颙华严者，本之高弟，公稍从问其说，颙使观《华严》，读未终而薨。则知韩退之与大颠事真不诬。公虽为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夺处不唯少贬于老氏，虽佛亦不得不心与也。

《白乐天集》目载李浙东言海上有仙馆待其来之说，作诗云：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则须归兜率天。顷读卢肇《逸史》记此事差详。李浙东，李君稷也，会昌初为浙东观察使，言有海贾遭风，飘海中一大山，视其殿榜曰蓬莱，旁有一院，扃鐍甚严，花木盈庭，中设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乐天院，在中国未来耳。唐小说事多诞，此既自见于乐天诗，当不谬。近世多传王平甫馆宿，梦至灵芝宫，亦自为诗纪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歌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与白乐天院绝相类。乃知天地间英灵之气，亦无几为人为仙，不在此则在彼，更去迭来无足怪者。

苏子瞻亦喜言神仙，元祐初有东人乔仝自言与晋贺水部游，且言贺尝见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闻。子瞻大喜，仝时客京师，贫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缣，即以赠之，作五诗使仝寄贺，子由亦同作。仝去，讫不复见，或传妄人也。晚因王巩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值以为李太白所作赠诗数十篇。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不肖，为父所逐，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大抵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浮沉淮南，屡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后复其姓名王绎。崇宁间余在京师，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出入蔡鲁公门下，医多奇中。余犹及见其与鲁公言从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说致之，可使空中立见，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编置楚州，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且荐其有术。宣和末复为道士，名元城，力诋林灵素，为所毒，呕血死。

张平子作《归田赋》，兴意虽萧散，然序所怀乃在"仰飞纤缴，俯瞰清流"，"落云间之逸禽，悬清渊之魦鰡"。吾谓钓弋亦何足为乐，人生天地之间要与万物各得其欲，不但适一己也。必残暴禽鱼以自快，此与驰骋弋猎何异？如陶渊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此真得事外之趣，读之能使人盎然觉其左右草木无情物亦皆舒畅和豫。平子本见汉室多事，欲去以远祸，未必志在田园，姑有激而言耳，宜其发于胸中者与渊明不类也。

杨子云言谷口郑子真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世以为贤。吾谓子真非真隐遁者也，使真，方且遁名未暇，尚何京师之闻乎？若司马季主、李仲元乃当近之，然犹是世间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龚胜老人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一。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尝乏，亦不必在山林岩穴也。自晨门荷蓧、长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虽其道不可以训天下，非孔子所得与，然每相与闻而载其言，亦微以示后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为此不可得，能为黄叔度，其犹庶几乎！盖虽未尝绝世，而世终不能为之累，所谓汪汪若万顷波者，非郭林宗无以知之，似优于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时，必皆有以处之。自唐而后不复有此类，往往皆流入为浮屠氏，故其间杰然有不可援者，惜其非吾党，难与并论。吾谓云门、临济、赵州数十人，虽以为晨门荷蓧之徒可也。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大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

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类，赏物太深，若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至甘露十家之祸乃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得非为王涯发乎？览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亲相寻，缴绕何已。乐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为深得于佛氏，犹不能旷然一洗，电扫冰释于无所有之地，习气难除至是。要之若飘瓦之击，虚舟之触，庄周以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宝，谓笔、墨、纸、砚也，其实三耳。歙本不出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浸不见贵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砚久无良材，所谓罗文、眉子者不复见，惟龙尾石捍坚拒墨，与凡石无异。欧文忠作《砚谱》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盖各因所见尔。方文忠时二地旧石尚多，岂公所有适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纸则近岁取之者，多无复佳品，余素自不喜用，盖不受墨，正与麻纸相反，虽用极浓墨，终不能作黑字。惟黄山松丰腴坚缜，与他州松不类，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者，三十年来人始为之，以松渍漆并烧。余大观间令墨工高庆和取煤于山，不复计其值、又尝被命馆三韩，使人得其贡墨，碎之，参以三之一，既成，潘张二谷、陈瞻之徒皆不及。丧乱以来，虽素好事者，类不尽留意于诸物。余顷有端砚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乱，亡之。庆和所作墨亦无遗，每用退墨砚磨不黑滞笔墨，如以病目剩员御老钝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较，此正不然，黑者正难得，但未尝细别之耳。不论古墨，惟近岁潘谷亲造者黑，它如张谷、陈瞻与潘使其徒造以应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写字不黑，视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尽，惟此物未能忘，数年来乞墨于人，无复如意。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极简易，胶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参之。试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则黑，桐油则不黑，世多以桐油贱不复用麻油，故油烟无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自言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余在许昌见子瞻诸子，因问其季子过，求其法，过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无聊，衡适来见，因使之别室为煤，中夜遗火，几焚庐。翌日煨烬中得煤数两，而无胶和，取牛皮胶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块仅如指者数十，公亦绝倒。衡因是谢去。盖后别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钱塘竟以子瞻故售墨价数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与九华朱僅上下也。

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甫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甫即为剖析，辞辨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复忤韩魏公，终不得为翰林学士，将死，戒其子弟无得遽出其集曰：后百馀年世好定当有知我者。故贡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谥曰公是先生。贡父平生亦好谐谑，慢侮公卿，与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谥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贡父五十卷。

宜兴善权、张公两洞，天下绝境也，壬子夏余罢建康归，大雨中枉道过之。张公洞有观，访其旧事，惟南唐李氏时碑言张道陵尝居尔。善权有咸通八年昭义军节度使李蠙赎寺碑，盖尝废于会昌中，蠙以己俸赎之。蠙自言太和中尝于此亲见白龙自洞中出，洞之胜处不可尽名，但恨通明处少，略行三十步即须秉火而后可见，大抵与张公洞相似。蠙当时藩镇名迹今见于史而略无有，惟碑先载蠙奏状，后具勅书云：中书门下牒，牒奉勅云云，宜于所奏，仍令浙西观察使速准此处分，牒至准勅。故牒与今尚书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请，事出有司者，画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请者，以札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书省皆不自行也。勅后列平章事十人，称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称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书使者一，称左仆射杜者一，称司空夏侯者一，皆带检校，不名司徒。杜者，悰也，令狐者，绹也，左仆射杜者，审权也，司空夏侯者，孜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系姓。有称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路者，岩也，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曹者，确也，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卢者，商也，此皆见宰相也。七人与史皆合。惟司徒崔与司徒兼太保无姓，及曹确后有工部尚书韦，旁书使，亦当为又见宰相三人。纪其表皆不载，不应有遗脱，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馀帙，多得前世故事与史违，俱尝为《金石类考》五十卷，此后所得不及录也。

士大夫于天下事，苟聪明自信，无不可为，惟医不可强。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其所从得者不可知矣。而孙兆、杜壬之徒始闻其绪馀，犹足名一世。文庄，郓州人，至今郓多医，尤工伤寒，皆本高氏。余崇宁、大观间在京师见董汲、刘寅辈，皆精晓张仲景方术，试之数验，非江淮以来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黄州，蕲州医庞安常亦善医伤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圣散子方》，初不见于世间医书，自言得之于异人，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子瞻奇之，为作序，比之孙思

邈《三建散》，虽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伤寒论》中，天下信以为然。疾之毫厘不可差，无甚于伤寒，用药一失其度则立死者皆是，安有不问证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巢谷本任侠好奇，从陕西将韩存宝出入兵间，不得志，客黄州，子瞻以故与之游，子瞻以谷奇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通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惑盖有至是也。

天下之祸莫甚于杀人，为阴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传元丰间有监黄河埽武臣，射杀埽下一鼋，未几死而还魂云：为鼋诉于阴府，力自辩鼋数败埽，以其职杀之，故得免，而阴官韩魏公也，冥间呼为真人。余始不信，后得《韩氏家传》载其事，云裕陵所宣谕，乃不疑。且杀一鼋犹能诉，而况人乎？兵兴以来，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谓有将略，且相谓必敢于杀人，余盖闻而惧也。兵事虽以严终，而孙武著书列智、仁、信、勇、严五物，而不以严先四者，盖孙武犹知之。《书》所谓"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者，临敌誓师之言，非平居御众之辞，世每托此以为说，亦未之思也。

余在许昌岁适大水灾，伤西京尤甚，流殍自邓唐入吾境，不可胜计。余尽发常平所储，奏乞越常制赈之，几十馀万人稍能全活，惟遗弃小儿无由皆得之。一日询左右曰：人之无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愿得之，但患既长，或来岁稔父母来试认尔。余为阅法：例凡因灾伤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出。乃知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育，父母之恩则已绝，若人不收之，其谁与活乎？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印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使自言所从来，明书于券付之，略为籍记，使以时上其数，给多者赏，且分常平馀粟，贫者量授以为资。事定按籍给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夺之沟壑，置之襁褓。此虽细事不足道，然每以告临民者，恐缓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术也。

《老子》、《庄》、《列》之言皆与释氏暗合，第学者读之不精，不能以意通为一。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庄子》以内外自别，内篇始于《逍遥游》，次《齐物》，又其次《养生主》，然后曰《人间世》，继之以《德充符》、《应帝王》而篇尽矣。《列子》不别内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与符比言，非相谋而相同，自《养生主》而上，释氏言出世间法也；自《人间世》而下，人与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庄子》谓之符，《列子》谓之瑞，释氏有言信心而相与，然许谓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庄》，又参之释氏之近似者，与吾儒更相附会，是以虚诞矫妄之弊语实学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学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责之也。《逍遥游》何以先《齐物》？曰见物之不齐而后齐之者，是犹有物也，若物未尝有，物则不待齐，而与适则无往而不逍遥矣。《养生主》何以次《齐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谓尽己之性而后尽物之性者，克之则可赞天地之化育，然则是亦世间法耳，何足为出世间法乎？曰：非也，气之为云也，云之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方云雨之在上，谓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则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庄子》言其别，此《列子》所以混内外而直言《天瑞》，《庄子》列其序而后见其符，合是三者而更为用，则天与人莫之有间矣。吾为举子时不免随众读此二书，心独有见于此。为丹徒尉，甘露仲宣师授法于圆照，本久从佛印了元游，得其聪明妙解，吾常为言之，每抚掌大笑，默以吾说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时与论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庄子》言"举天下誉之不加劝，举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道"。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自人言虽尧桀无与辨处毁誉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毁誉之言，不胜毁誉之言也。夫庄周安知有毁誉哉？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覆于名实者，故激而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毁誉之来不考其实，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当，虽三代无是法也。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斥四凶者审其所不与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胜，则孔子亦无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庄周激言之，其志则一尔，叔孙、武叔毁孔子于朝，何伤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轻言医，然人疾苟无大故，贫不可得药，能各随其证而施之，亦不为小补。盖疾虽未必死，无药不能速愈，呻吟无聊者固可悯，其不幸迟延，苟变而生他证，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时有以济之，虽谓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合药散军民，韩魏公为谏官时所请也。为郡者类不经意，多为庸医盗其值，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余在许昌岁适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岁皆忘不及举，可以知其怠也，遂并出千缗市药材京师，余亲督众医分治，率幕官轮日给散，盖不以为职而责之，人人皆喜从事此，何惮而不为乎？自余居此山，常欲岁以私钱百千行之于一乡，患无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为，每求僧或净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视药囊尝试有验者，审其证，用之，十人而十愈，终幸推此以及邻里乎？陆宣公在忠州集古方书五十篇，史云避谤不著书故事尔。避谤不著书可

也，何用集方书哉？或曰：忠州边蛮夷多瘴疠，宣公多疾，盖将以自治，尤非也。宣公岂以一己为休戚者乎？是殆援人于疾，若死亡而不得者，犹欲以是见之，在它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医扁鹊和缓之术世不得知，自张仲景、华佗、胡洽深师徐彦伯有名一世者，其方术皆医之六经，其传直至于今，皆后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说者谓凡修道养生者，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成仙，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馀岁，固以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思邈之为神仙固无可疑，然唐人犹记中间有用虻虫水蛭之类诸生物命，不得升举，天之恶杀物者如是，则欲活人者岂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贵人多验，贫下人多不验，俗方施之贫下人多验，富贵人多不验。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贵人平日自护持甚谨，其疾致之，必有渐发于中而见于外，非以古方术求之，不能尽得；贫下人骤得于寒暑、燥湿、饥饱、劳逸之间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对皆可为也，而古方节度或与之不相契。今小人无知，疾苟无大故，但意所习熟，知某疾服某药，得百钱鬻之市人，无不愈者，设与之以非其所知，盖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剂汤液与今多不同，四方药物所产及人之禀赋亦异，《素问》有为异法方法立论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尽废也。

今岁热甚，闻道路城市间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虚人、劳人，或饥饱失节，或素有疾，一为暑气所中，不得泄，则关窍皆窒，非暑气使然，气闭塞而死也。产妇、婴儿尤甚。古方治暑无他法，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能害之矣。因记崇宁己酉岁余为书局时，一养仆为驰马至局中，忽仆地，气即绝，急以五苓大顺散等灌之，皆不验。已逾时，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热土杂研烂，以新水和之，滤去滓，刔其齿灌之，有顷即苏，至暮此仆度中，余御而归。乃知药病相对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县城门忽有板书钉其上，或传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圣美皆著其说，而余亲验之。

滕达道为范文正公门客，文正奇其才，谓他日必能为帅，乃以将略授之，达道亦不辞。然任气使酒，颉颃公前，无所顾避，久之，稍遨游无度，侵夜归必被酒，文正虽意不甚乐，终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书室中，荧然一灯，取《汉书》默读，意将以愧之。有顷，达道自外至，已大醉，见公长揖曰：读何书？公曰：《汉书》。即举手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爱之如故。章子厚尝馆一太学生在门下，元丰末学者正崇虚诞，子厚极恶之，适至书室，见其讲《易》，略问其说，其人纵以性命荒忽之言为对，子厚大怒曰：何敢对吾乱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击之，其人哀鸣，乃得释。达道后卒为名臣，多得文正规模，故子瞻挽词云：高平风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绍圣间为相，亦使为馆职，然终无闻焉。文正之待士与子厚之暴虽有间，然要之亦各因其人尔。

宣和间道术既行，四方矫伪之徒乘间因人以进者相继，皆假古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资息者，淮甸间人，最狂妄言，师许旌阳；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师钟离先生；刘栋者，棣州人，尝为举子，言师韩君文。三人皆小有术动人，资息后有罪诛死，栋为直龙图阁，宣和末林灵素败，乞归。唯老志狡狯有智数，不肯为已甚，馆于蔡鲁公家，自言钟离先生日相与往来，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鲁公速避位，若将祸及者，鲁公颇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为鲁公言其故，翌日鲁公见之，辄喑不能言，索纸书云：其师怒泄天机，故喑之。鲁公为是力请，乃能于盛时遽自引退。鲁公有妾为尼，尝语余亲见老志事，鲁公每闻其言亦惧，常密语所亲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听之不果也。

刘贡父言杜子美诗所谓“功曹非复汉萧何”，以为误用邓禹事，虽近似，然“邓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语，非邓禹实为功曹，则子美亦未必误用此事。今日见王洋舍人云：《汉书·高帝纪》言萧何为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阅之，信然。则知子美用事精审，未易轻议。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必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韩魏公至和中还朝为枢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变，方阴图以计为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遽为书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而富郑公当国，亦不乐之。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累年始得召，辞不至，而为书上之，乃除试秘书省校书郎。时魏公已为相，复移书魏公诉贫，且老不能从州县待改官，譬豫章橘柚

非老人所种，且言天下官岂以某故冗耶？欧文忠亦为言，遂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同姚阐编修《太常因革礼》云。

杨文公《谈苑》载周世宗尝为小诗示窦俨，俨言今四方僭伪，主各能为之，若求工则废务，不工则为所窥，世宗遂不复作。度当时所作诗必不甚佳，故俨云尔。非世宗英伟，识帝王大略，岂得不以俨言为忤？又安能即弃去？信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禄山亦好作诗，作《樱桃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或请以"一半寄周贽"句在上则协韵，禄山怒曰：岂肯使周贽压我儿耶？因读禄山事迹及之，聊发千载一笑。

《唐书》载陆馀庆与赵正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御名、郭袭微、司马子微、释怀一为方外子友。正固、袭微名迹不甚显，审言、之问辈皆一时文士杰出，子微超然物外，怀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则多事，然亦何可尽绝，诚使有审言、之问之徒赋诗论文，子微谈方外之事，怀一论释氏之说，朝夕相与从容于无事之境，其乐岂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时，士多暴贵骤显，其祸败诛死亦不旋踵，独馀庆官太子詹事，虽不甚显，讫无咎悔，观其所处若此，世间忧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窜迹深山穷谷之间，不复与当世士相接，士亦莫肯从吾游，独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几馀庆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辈与门生时时相遇，文采议论灿然可观，求子微、怀一盖沅江九肋也。馀庆有子璪为中书令萧嵩所知，嵩罢宰相，后来者使阴求其短，璪乃曰：与人交，过且不可言，而况无有乎？盖璪犹有馀庆风烈，吾诸儿虽碌碌，亦若修谨厚重者，尚能推吾志为陆璪否耶？

道士杨大均蔡州人，善医，能默诵《素问》、《本草》及两部《千金方》，四书不遗一字，与人治病诊脉不出药，但云此病若何，当服何药，是在《千金》某部第几卷，即取纸书授之，分两不少差。余在蔡州亲见其事类若此。余尝问《素问》，有记性者或能诵，《本草》则固难矣，若《千金》但药名与分两剂料，此有何义而可记乎？大均言古之处方皆因病用药，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俪，一见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医不受赇谢，积其斋施之馀，葬内外亲三十八丧。方宣和间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鲁公闻之，亲手以书延致，使者数十返不得，已一往留数日即归，不受一钱。余在南京，尝许余避难来山中，未及行而虏陷蔡州。后闻虏知其名，厚礼之，与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来，虽未可遽为司马子微，此亦一胜士也。因论馀庆事，怅然怀之。

晋人贵竹林七贤，竹林在今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终不免也。自东汉末，世人以名节为重，而三君八顾之论起，及党锢兴，天下豪杰无一人全者。孔北海虽不在其间，而不容于曹操，亦生名高故也。当时雍容隐显，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尔。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无足道，但依附此数人以窃声誉。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少定皆复出，巨源岂戎比哉！而颜延之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为人而设也。唯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故力辞吏部，可见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绝去圭角，如管幼安则庶几矣。阮籍不肯为东平相，而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颜延之不论此而论涛、戎，可见其陋也。

《高僧传》略载孙绰《道贤论》，以当时七僧比七贤，竺法护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濬中，竺法深比刘伯伦，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兰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类者为配，惜不见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馀亦班班见《世说》。晋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胜不凡。但恨当时未有禅，经文传者亦未广，犹以老庄为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贤于王氏诸人远矣，即支遁求买沃州报之，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者，盖遁犹输此一著，想见其人物也。

陆机以齐王冏矜功自伐，作《豪士赋》刺之，乃托身于成都王颖，谓可康隆晋室，此在恩怨爱憎之间尔。处危乱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济之以贪权喜功，虽欲苟全，可乎？机初入朝，卢志问陆逊、陆抗于君远近，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既起，陆云曰：殊邦遐远，客王未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祖父名播四海，岂不知耶？晋史以为议者以此定二陆优劣，意机优乎？云优乎？度晋史意，不书于云传而书于机传，盖谓机优也。以吾观之，机不逮云远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为不孝；而亦从而斥之，是一言之间，志在报复，而自忘其过，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桥之败，使机所怨者当之，亦必杀矣。云爱士不竞，真有过机者，不但此一事。方颖欲杀云，迟之三日不决，以赵王伦杀赵浚，赦其子骧，而复击伦事劝颖杀云者，乃卢志也。兄弟之祸志应有力。哀哉！人惟不争于胜负强弱，而后不役于恩怨爱憎，云累于机为可痛也！

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晏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

也，何礼法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籍著《大人论》，比礼法士为群虱之处裩中，吾谓籍附昭乃裩中之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毌丘俭等一得志，籍尚有噍类哉！

《洛阳伽篮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虽盛暑曝之日中，经旬不坏。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岁夏以其法造寄京师亲旧，陆走七程不少变。又尝以饷范德孺于许昌，德孺爱之，藏其一壶忘饮，明年夏复见发，视如新者。白堕酒，当时谓之鹤觞，谓其可千里遗人，如鹤一飞千里；或曰骑驴酒，当是以驴载之而行也。白堕乃人名，子瞻诗云："独看红蕖倾白堕"，恐难便作酒用。"吴下有馔鹅设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请过共食右军"，相传以为戏，倾曰"白堕"，得无与"食右军"为偶耶？

《续汉·礼仪志》记岁八月民年八十赐玉杖，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而《风俗记》又言汉高帝与项籍战京索间，兵败伏丛薄中，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即位作鸠杖赐老人。此绝无稽考，高祖虽败，其肯伏丛薄耶？余亲戚有为光州守，得古铜鸠一，大半掌许，俯首敛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虚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遗余，疑即汉鸠杖之饰。因以为杖饰，盖头轻而尾重，举之则探前偃后，盖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陆希声所隐君阳山或曰颐山，在宜兴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虏犯维扬，余从大驾渡江，夜相失，从吏皆□亡去，与刘希范徒步间道至常州，南遇溃兵，欲为劫遮，余二人不得去，适有小校驰马自旁过，则余钱塘旧麾下也。亟下拜，馀卒乃其所隶，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长兴。是日微小校，几不免，夜抵湖洑，因求宿金沙寺，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记希声旧庐。时予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与汝曹从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声自著《君阳山记》一卷，叙其景物亭馆，略有二十馀处，如辋川即为兵火所焚毁矣。后为相既罢，追凤翔李茂贞兵，避难死道上，盖不能终有其居也。希声材本无他长，隐操亦无可录，故不量力，幸于苟得，以丧其身。与朱朴、陆鲁望同召，其志趣略与朱朴相类，尚不如鲁望能辞行，即老甫里也。方闲居时内供奉僧晉光以善书得幸，常从希声授笔法，祈使援己，乃以诗寄之云：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洴澼人。晉光即以名达贵幸，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观其倾倒于朱朴，则待希声宜亦然，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卢携、崔缁郎辈不能致天下贤者故尔。然所获乃如希声，能无愧其君乎？晉事亦见杨文公《谈苑》。国初去唐未远，犹有所传闻，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书》无取以献者，故传辞甚略，后世犹得借其山以为重也。

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诏朝臣各举所知，萧昕为起居舍人，荐镐，以褐衣召见，拜左拾遗，来瑱为赞善大夫，镐荐材堪将帅。《唐书》镐瑱传皆不载，而镐传云：天宝末杨国忠执政，求天下士为己重，闻镐材，荐之，释褐拜左拾遗。二书言镐得官略同。若天宝末果已用于国忠，则至德初安得更为昕荐耶？国忠为相在天宝十二载，去乱先一年，正淫湎极恶之际，岂知以天下士为重？亦非子美所谓"征起适值风云"会者也。至瑱传乃云：始用张镐，荐为颍川太守，以母忧去。禄山反，再用张垍荐，夺丧复为颍川。今纪书瑱自赞善大夫为颍川太守在天宝十四载，即至德元年禄山反后，与《人物志》合。是镐方起家，何能及瑱？而张垍兄弟自京师陷即从禄山，未尝见明皇，亦何为复荐瑱？史于瑱事谬误如此，则镐之失无足怪。昕亦可谓知人矣！昕本笃厚长者，造次不失臣节，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为国得将相如昕，乱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为舂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园掇薪以为有生之筱，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观此，未尝不三复其言。今叨冒已过多，乃得复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之深矣。然安禄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励名节，无近羞辱。则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问义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举进士制科，慨然以当世为念，随其所为皆有以表见，岂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语是耶？余老矣，自度无补于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为延祖之言，今从吾于此固善，苟自激昂，虽州县簿书□□之役，粗有一事可施于民，亦不禁汝曹仕也。若非其义，虽一日九迁，不特为士者耻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苏州白乐天手植桧在州宅后池□光亭前，余政和初尝见之，已槁瘁，高不满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伪未知也。后为朱冲取献，闻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桧易之，禁中多不知。又有言华亭悟空禅师塔前桧亦唐物，诏冲取之，桧大不可越桥梁，乃以大舟即华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即行一日，张帆风猛，桧枝与帆低昂不可制，舟与人皆没。长兴大雄寺陈霸先宅庭亦有大桧，中空，裂为四枝，荫半庭，质如金石，相传以为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献，会闻悟空桧沉海，乃已。

贤者因物幸托以不朽，然此三桧，一槁死于道，一沉于海，一仅以免，盖欲为道旁樕株不可得也。

前辈尝记太宗命待诏蔡裔增琴阮弦各二，皆以为然，独朱文济执不可，帝怒，屡折辱之。乐成，以示文济，终不肯弹二乐，后亦竟废不行。崇宁初大乐缺徵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使丁仙现云：音已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意妄增，徒为后人笑。蔡鲁公亦不喜。蹇授之尝语予云：见元长屡使度曲，皆辞不能，遂使以次乐工为之，逾旬献数曲，即今《黄河清》之类，而声终不谐，末音寄杀他调。鲁公本不通声律，但果于必为，大喜，亟召众工按试《尚书》少庭，使仙现在傍听之，乐阕有得色，问仙现何如，仙现徐前环顾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韵。坐客不觉失笑。

郑处诲《明皇杂录》记张曲江与李林甫争牛仙客实封，时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赐之。九龄惶恐，作赋以献，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将废黜，故方秋赐扇以见意。新书取载之本传，据《曲江集·赋序》云：开元二十四年盛夏，奉勑大将军高力士赐宰相白羽扇，九龄与焉。则非秋矣，且通言宰相，则林甫亦在，非特为曲江而设也。所谓"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惧林甫之谗，故因致意尔。不然帝□□□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容，尚何足为□□□□正君子大节进退，而一言之误遂使善恶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说记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轻书也？

祖宗故事：进士廷试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馆，然须用人荐，且试而后除。进士声律固其习，而制科亦多由进士，故皆试诗赋一篇。唯富郑公以茂材异等起布衣，未尝历进士，既召试，乃以不能为诗赋恳辞，诏试策论各一，自是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子瞻复不试策而试论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适，莫若使胸中秋毫无所歉，《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为一乐，此非身履之，无以知圣贤之言为不妄也。吾少从峡州一老先生乐君嘉问学，乐君好举东海延笃，书语人曰：笃云吾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閒而作，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其所以然者，乃在于自束修以求为□□□□□不忠□□□不陷于不孝，上交不陷，下交不□，因自谓有得于笃者。今士大夫出入忧患之域，艰险百罹，未尝获伸眉一笑，其间虽或出于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于君亲，则必不能无愧于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童子之所闻，久而后知也。

《归去来辞》云：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前辈论贾岛《送炭诗》云"暖得曲身成直身"，盖虽微事，苟出其情，终与摹写仿效，牵率而成者异也。今或内实躁忿而故为阔肆之言，内实柔懦而强作雄健之语，虽用尽力，使人读之终无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吾尝三复，爱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历之间，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祸者，然乘间蹈利，窃名取宠亦不少矣。子美闻难□开尽室远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饥寒转徙巴峡之间而不悔，终不肯一引颈而西笑，非有不竞迟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与心会□固与渊明同一出处之趣也。

杜祐为司徒，年过七十未请老，裴晋公为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辞曰：以年致仕抑有所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盖议之也。元祐初诏起范蜀公为提举万寿观，力辞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闻，七十四而复来，岂云得体？蜀公性真纯，暮年文字尤简直，不甚经意。时文潞公方以太师入为平章军国重事，览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马温公作独乐园，朝夕燕息其间，已而游嵩山叠石溪而乐之，复买地于旁以为别馆。然每至不过数日复归，不能常有，故其诗有"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既家于此，客至留连，未尝不爱赏顾恋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为主，有公之适而无公之恨，岂不快耶！

旧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与枢密后廊中分，门乃西向，主堂虚以待皇帝行幸，非学士所得常居。惟礼上之日得□，岂其冀受院吏参谒而已，其后为主廊，北□□出质殿，则所谓北门也，学士仅有直舍分于门之两旁，每□院受诏，乃与中使坐主廊。余为学士时始请阚□直舍各分其一间与北门通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间命待诏鲍询画花竹于上，与玉堂郭□《春江晚景》屏相配，当时以为美谈。后闻王丞相将明为承旨太上皇眷爱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厅以广之，中为殿曰右文，则非复余前日所见矣，同时流辈殆尽为之慨然也。

欧文忠《内制集序》历叙其为学士时事，幸藏其稿以为退居谈笑之资，略云：凉竹簟之暑风，曝茅檐之冬日。睡馀支枕，顾瞻玉堂，如在天上。时览所载，以夸田夫野老。士大夫争诵之，盖愿欲为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屡请，得谢归，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偿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后，亦获挂名于石刻之末，暑风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实饱之

矣。但比岁戎马之馀，触事兴念，不能尽终前日之志，为可恨。每念为学士者不为不多，未必皆知此，适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则天下如意事岂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来，以石桥藤杖二为赠，自言亲取于悬崖间，柔韧而轻坚，如束筋。余往自许昌归，得天坛藤杖数十，外圆，实与此不类，而中相若，时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强，聊以为好，而非所须，置之室中不及用，悉为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许步辄一歇，每念之，不可复致而得，任道之惠，盖喜不自胜也。门生邵大受复遗淳安木竹杖六节，密而内实，略如天坛，藤间有突起如鹤膝者，非峭劲敌风霜不能尔也。此即赞宁《笋谱》：本出钱塘灵隐山。今不知有否，当求其种，植之以为后计。晋人谓许远游健于登陟，不特有胜情，亦有济胜之具。今吾所以济胜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远游，当不免一笑，使孔光见之，可免为灵寿之辱也。

欧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数促之，文忠以书报曰：此□□□作敌兵尚□□□□□之业□□□□□□□客尚□也。余尝于范氏□□此□□后□□初为西帅时与许公释憾事□□□□□□相约□□□相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也，请□□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巩□□少年何□□□□相即自刊去二十馀字□□□既以碑□□□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载□献太后文正□谓仁宗，欲率百官拜殿□□□□□□苏□□修《因革礼》见此礼实尝行，公□□□其误，则铭志书事固不容无误，前辈所以不□许人也。范公忠义，欲以身任社稷，当西方谋帅若不受命则已，苟任其责，将相岂可不同心，欢然释憾乃是美事，亦何伤乎？然余观文正奏议每诉有言，多为中沮，不得行，未几例改授观察使，韩魏公等皆受而公独辞，甚力至欲自械系以听命，盖疑以俸厚□之，其后卒以擅答元昊书罢帅夺官，则许公不为无意也。文忠盖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两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损益之，解后世之疑。岂碑作于仁宗之末，犹有讳而不可尽言者，是以难之耶？

子瞻《山光寺诗》"野花鸣鸟亦欣然"之句，其辩说甚明，盖为哲宗初即位，闻父老颂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讳在南京，而诗作于扬州。余尝至其寺，亲见当时诗刻，后书作诗日月，今犹有其本。盖自南京回阳羡时也，始过扬州则未闻讳，既归自扬州，则奉讳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见子由作《子瞻墓志》载此事，乃云公至扬州，常州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而作诗，有"闻好语"之句，乃与辩辞异，且闻买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鸟何故而亦欣然，尤与本意不类，岂为志□未尝深考而误耶？然此言出于子由，不可有二，以启后世之□。余在许昌时志犹未出，不及见，不然当以告□□过也。

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有语范景仁□许昌者，景仁绝不置疑，即举袂大恸，召子□□□□遣人□其家子弟徐言此传闻，未□□□□□□□□否得实吊之未晚，乃遣仆以往子瞻□□大笑，故后□□汝州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或相传为已死。未几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后，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连夕会客达旦，帐下卒倦于应待，有违言忿起，折其井亭，共烧以御寒。守衙军将以闻，公曰：今夜诚寒，更有一亭，可折以付馀卒。复饮至常时而罢，翌日徐问先折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觉有疾，药饵未验，亟取难决词状连判数百纸，落笔如风雨，意便欣然。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辄求避，屡徙不如意，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或颔首抚掌，与之相应，往往不复挥扇。范德□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筝二婢，每就枕即使杂奏于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能无嗜好，亦是不能处闲，故必持一物而后遣。余少时苦上气，每作辄不能卧，药饵起居须人乃能办。侍先君官上饶，一日秋晚游鹅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箧中适不以药行，喘惫顷刻不度，起吹灯据案，偶见一《易》册，取读数十板，不觉遂平。自是每疾作，辄用此术，多愈于服药，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辈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经语，恶其近赋也。然意有适会，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强用之尔。子瞻作《吕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乃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气象雄杰，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刘丞相莘老旧以诗赋知名，晚为表章，尤温润闲雅。《青州谢上表》云：虽进退必由其道，每愿学于古人。然功烈如此，其毕终难收于士论。何伤其用经语也？自大观后时流争以用经句为工，于是相与□次排比，预蓄以待问，不问其如何，粗可牵合则必用之，虽有甚工者，而文气扫地矣。

孙龙图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汉、《左氏》等数书，

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傍，终一策则易一人，饮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难。今吾虽力屏俗事，然至书帙则习气未除，亦不能遽忘此累，幸左右无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顾一二村童，殆是良药也。

□都观在缙云县东四十里，旧传黄帝炼丹其上，今为道观。唐李阳冰为令时书"黄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见之图画，殆不可名状。己酉冬避地，将之处州，道缙云，暂舍于县南之灵绛院東丛，欲往游，闻溃兵入境，遽止。其东十里有崇道院，谓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闲冒微雪过之，时腊已穷矣，迂折行山峡中，两傍壁立，溪水贯其下，多滩濑，遵溪而行，峻厉悍激，与雪相乱。山木搀天，每闻谷中号声，风辄自上下，雪横至击面，仆夫却立，几不得前，既至山，愈□□愈猛，溪流益急，旁溪有□石拔起数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如人行俯而相先后，俗名新妇阿家石，望之如玉笋拥□。仰视神观，耸然欲与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还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荡尽白，不能辨道，索酒饮，无有，燃松明半车仅得温。今日热甚，聊为一谈，望梅尚可止渴，闻此当洒然也。

唐制取七甲进士，明经二科。本朝初唯用进士，其罢明经不知自何时。仁宗庆历后稍修取士法，患进士诗赋浮浅，不本经术。嘉祐三年始复明经科，而限以间岁取士。旧进士工于诗赋，有声场屋者，往往一时皆莫与之敌，如王沂公、郑毅夫数人取解者试皆为第一，谓之三元。王签书岩叟记问绝人，首应明经乡贡，及南省殿试亦皆第一，复科以来一人而已，谓之明经三元。

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世传《碧云騢》一卷为梅圣俞作，皆历诋庆历以来公卿隐过，虽范文正亦不免。议者遂谓圣俞游诸公间，官竟不达，怼而为此以报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万有一不至，犹当为贤者讳，况未必有实。圣俞贤者，岂至是哉？后闻之，乃襄阳魏泰所为，嫁之圣俞也，此岂特累诸公，又将以诬圣俞。欧文忠《归田录》自言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不记人之过恶。君子之用心当如此也。

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一人而已。自后太宗始欲广致天下之士，以文治，是岁一百九人，遂得吕文穆公为举首，与张仆射齐贤，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广，得士益多，百馀年间得六人者一榜：杨寘榜王岐公、韩康公、王荆公、苏子容、吕晦叔、韩师朴。得四人者二榜：苏参政易简榜李文正、向文简、寇莱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荆公皆连名。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后焦韬榜徐择之、白蒙亨、郑达夫，毕渐榜杜钦美、唐钦叟、吕元直。中间或一人两人而□辉、刘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连名，盖莫多于苏杨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连名尤为盛也。

国朝状元为宰相，自吕文穆公蒙正后五十年间，相继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宪，元宪后百馀年间未有继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缜始为之。梓州临潼当两蜀之冲，有庙极灵，凡蜀之举子入贡京师者，必祷于祠下以问得失，无一不验。文缜尝语余顷欲谒而忘之，翌日行十馀里始悟，亟下马还望默祷而拜，是夕梦入庙庭，神在帘中以诰投帘外授文缜，发视之，略如今之诰，亦有词文，缜犹能成诵，略□有云：朕临轩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褎然为举首云云，具结衔具所授官。文缜觉而思曰：今廷试无虑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戏我耶？既唱名，果为魁，而第一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谓第一甲也。其所授官与诰略同，文缜又言尝询他日历历具告，而不肯言，然为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尝预知之否耶？

本朝官称初无所依据，□一时□□者自为，后遂因之不改。观文、资政殿皆有大学士，观文称大观文，而资政称大资，此何理耶？宣和间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学士，从资政学士称大宣。是时方重道术，驺唱声于路，听者讹为大仙，人以为笑，遂改为大学士。学士有三，而此独以大名，又何以别耶？龙图阁学士旧谓之老龙，但称龙阁，宣和以前直学士、直阁同为称，未之有别也。末年陈亨伯为发运使，以捕方贼功进直学士，佞之者恶其下同直阁，遂称龙学，于是例以为称。而显谟阁直学士、徽猷阁直学士欲效之，而难于称谟学、猷学，乃易为阁学。阁学士有三，亦何以别耶？然阶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独一字，举世称中大不以为非，则大学、阁学亦何足怪也。

古者举大事皆避月晦，说者以阴之穷为讳。《春秋》晋楚鄢陵之战特书"甲午晦"以见讥，鲁震夷伯之庙书"乙卯晦"以见异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礼也。圣祐四年当郊而日至适在晦，宋元宪公为相，预以为言，遂改为明堂，议者以为得礼。有国信不可无儒臣，艺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无知之者，至期窦俨始上闻，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举，讲之不素也。

晏元宪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有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

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幸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

晏元宪平居书简及公家文牒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虽封皮亦十百为沓，暇时手自持熨斗贮火于傍炙香匙亲熨之，以铁界尺镇按上，每读得一故事则书以一封皮，后批门类按书吏传录，盖今类要也。王莘乐道，尚有数十纸，余及见之。

赵清献公自钱塘告老归钱塘州宅之东消暑堂之后旧据城闉横为屋五间，下瞰虚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园圃之中，故为州者多居之，谓之高斋。既治第衢州，临大溪，其傍不远数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别馆其上，亦名高斋。既归，唯居此馆，不复与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时至。以二净人、一老兵为役，早不茹荤，以一净人治膳于外功德院。号馀庆，时以佛慧师法泉主之，泉聪明高胜禅林，言泉万卷者是也。日轮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过之，晚略取肉及鲊脯于家，盖不能终日食素。老兵供扫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净人执事其傍，暮以一风炉置大铁汤瓶，可贮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寝，鸡鸣净人治佛室香火，三击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颒面，趋佛室。暮冬尚能日礼百拜，诵经至辰时。余年二十一尝登高斋，尚仿佛其处，后见公客周竦道其详，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进佛事，愧之尔。

赵清献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辄数月香不灭。衣未尝置于笋□□□□方五六尺设薰炉，其下常不绝烟，每解衣投□□隝人节气，四体诚不可不使洁清。《孟子》言：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违之。故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独为喻者设也。佛氏言众香国，而养生炼形亦必以香为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萧以供祭祀，达神明而通幽隐，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岭表远为余言神仙升举事云：形滞难脱，临行亦须假名香百馀斤焚之，佐以此行，幸能办。意自言必升举也，坐客或疑而未和，公举近岁庐山有崔道人者积香数斛，一日尽发，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烟盛不相辨，忽跃起已在峰顶上。语虽近奇，然理或有是。

传禅者以云门、临济、沩仰、洞山、法眼为五家宗派，自沩仰、而下其取人甚严，得之者亦甚少，故沩仰、法眼先绝，洞山至大阳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仅得法远一人，其徒号远录公者，将终以教付之，而远言吾自有师，盖叶县省也。延闻拊膺大恸，远止之曰：公无忧，凡公之道吾尽得之，顾吾初所从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尔。将求一可传公道者与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许之，果得清华严，清传道楷，楷行解超绝。近岁四方谈禅唯云门、临济二氏，及楷出，为云门、临济而不至者，皆翻然舍而从之。故今为洞山者几十之三，斯道固无彼此，但末流不能无弊。要之与之严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传之必远，此洞山所以虽微而终不可泯也。

人之学问皆可勉强，惟记性各有分量，必禀之天，譬之著棋极力，不过能进其所能，至于不可进，虽一著终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论以记问为主，然前辈独张安道、吴参政长文题目终身不忘，其馀中选后往往即忘之，盖初但熟记耳。吴正肃公登科为苏州签判，至失心，几年医饵，以一醉膏乃差，暮年复作，遂不可治。晏元宪、杨文公皆神童，元宪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皆亲试以九经，不遗一字，此岂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试文字，二公既警绝，乃复命试以诗赋，元宪题出适其素尝习者，自陈请易，文公初试一赋，立成，继又请至五赋乃已，皆古所未闻也。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

镇江招隐寺戴颙宅、平江虎丘灵岩寺王珣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为寺，犹可仿佛其故处。何山无甚可爱，浅狭仅在路傍，无岩洞，有泉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壮。招隐虽狭而山稍曲复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为流。唯虎丘最奇，盖何山不如招隐，招隐不如虎丘。平江比数经乱兵，残破，独虎丘幸在，严陵七里濑在洞下二十馀里，两山耸起壁立，连亘七里，士人谓之泷，讹为笼，言若笼中。因为初至为入泷，既尽为出泷。泷本音申江反，□□□以为若笼，谬也。七里之间皆滩濑，今因沈约诗□为一名□是严陵滩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中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无□□□□□□□□□□□钓□乃□□□□与滩不相及，突□□□□仆略如□，上平可坐数十人，因以名尔。郭□居天柱峰在余杭县界，今为洞霄宫，有大涤洞天，见《晋书·隐逸传》。此五者天下所共闻，仅在浙江数州之间，其四皆吾熟游，而洞霄宫距吾山无三百里，吾领官事二十年，独未暇一至，孰谓吾为爱山者耶？

张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笃厚君子，少以赋知名，而喜为诗，好用俗语，尝有《谢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风囊，且免淋漓似水鸡。久在选调，家素贫，晚始改官，既叙年，得五品服，作诗寄所厚云：白快近来逢素发，赤穷今日得朱衣。人或以为笑，然此其性所好，他诗多佳语，不皆如是也。

司马文正公在洛下与诸故老时游集，相约酒行、果实、食品皆不得过五，谓之真率。会尝见于诗。子瞻在黄州，与邻里往还，子瞻既绝俸，而往还者亦多贫，复杀而为三，自言有三养，曰：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今予所居，常过我者许幹誉□餐□□之三□□□□□□□客之道□□□肯远来者至□□□一二，然山居馔具不时得，吾又不能多饮，乃□□二者而参行之，戏以语客曰：古者待宾客之礼有燕有享，而享其杀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当享非时而特会者，用温公以当燕遇所当用必先举以告客。虽无不笑，然亦莫吾夺也。

石长卿眉州人，尝从黄鲁直黔中数年，数为予诵鲁直晚年诗句得意未及成者数联，犹记其一云：人得遨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尤所珍爱者，不肯轻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盖五方风俗沿习与其家法所从来各异，不能尽出于礼。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民，礼与俗二者不偏废，要不远人情而已。韩魏公晚年裒取古今祭祀书，参合损益为《祭仪》一卷，最为得中，识者多用之。近见翟公巽作《祭仪》十卷，而未之见也。问其大约，谓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类此，援证皆有据，公巽博学多闻，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每过人也。

俞澹字清老，扬州人，少与鲁直同从孙莘老学于涟水军，鲁直时年十七八，自称清风客，清老云：奇逸通脱，真骥子堕地也。尝见其赠清老长歌一篇，与今诗格绝不类，似学李太白，而书乃学周越。元祐间清老携以见鲁直欲毁去，清老不肯，乃跋而归之。黄元明云：鲁直□□诗千馀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

诸葛孔明材似张子房学学不同，子房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方秦之末可与图天下者非汉高祖而谁，项羽决不足以有为也，故其初即归高祖，不复更问项羽，异□□之徒，异矣。然而黄老之术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谋而不主夺，图终而不图始，阴行□□而不□□□□□□□帝得天下而已不与也。孔明有志于汉者，而度曹操、孙权不在于是，故退耕以观其人，唯施之刘备为可，其过荀文若远矣。以备不足与驱驰中原而吞操，宁远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矫汉末颓弱之失，一齐之以刑名，错综万务，参覈名实，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贷，则以申韩为之也。惟所见各得于心，非因人从俗以苟作此，所以为黄老而不流于荡，为申韩而不流于刻，故卒能辅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张子房不尽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韩彭以为用，而终覆灭之。子房□□谋矣，其可复以身为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间，则不肯深与，乃托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办，其间曲折，子房实教之也。然而与人谋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后，以开万世之业，皆谢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为之。若孔明则不然，刘备初未必有意复汉，盖自孔明发之，方委己以听，而内则费祎、蒋琬，外则张飞、关羽之徒，材皆出己下，可役使不争，则何惮而不□□□□在前是以姑□于□隅顾二人皆已老，苟□□经营，以及丕、登之世，犹反掌尔。不幸备先死，继之者禅则无可言矣。使初视二人如高帝之于项籍，则据中原而令四方，何刘璋之足窥乎？暮年数出关陕，岂其本意，知无可奈何，不得不为此以保朝夕。盖为黄老则近道，为申韩则近术，黄老有不必为，而申韩必求胜，此子房、孔明所以异欤？

王荆公初未识欧文忠公，曾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群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嫌。及在政府，荐可为宰相者三人同一札子：吕司空晦叔、司马温公与荆公也。吕申公本嫉公为范文正党，滁州之谪实有力，温公议濮庙不同，力排公而佐吕献可，荆公又以经术自任而不从公。然公于晦叔则忘其嫌隙，于温公则忘其议论，于荆公则忘其学术，不如□安能真见三公之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荐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于中，虽欲荐之亦不能知也。

东方朔始作《答客难》，虽杨子云亦因之作《解嘲》，此犹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云所见也。故班固从而作《答宾戏》，东京以后诸以《释诲》、《应间》纷然迭起。枚乘始作《七发》，其后遂有《七启》、《七摅》等，后世始集之为《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韩退之、柳子厚始复杰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辞变态已极，虽源流不免有所从来，终不肯屋下架屋，《进学解》即《答客难》也，《送穷文》即《逐贫赋》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问》、《晋问》、《乞巧文》之类高出魏晋，无后世因缘卑陋之气，至于诸赋更不蹈袭屈宋一句，则二人皆在严忌、王褒上数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远过裴晋公，错综万务，应变开阖，可与姚崇并立，而不至为崇之

权谲任数。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则开元不难，至其卒不能免□□□□□□□者，特怨恩太深，善恶太明，及堕朋党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于裴垍尚以恩为怨，况牛僧孺、李宗闵辈实相与为胜负者哉？故知房杜诚不易得，天下唯不争长、不争功则无事不可为，而房杜实履之。世但言房乔能以己谋资杜如晦之断为难，不知彼既无所争，何但如晦视天下无不可容者，英卫王魏固优为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岂特不能容天下，虽如晦且将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晋、汉四世人才无一可道者，自古乱亡之极未有乏绝如是，盖唐之得士不过明经、进士两途，自郑畋死，大臣无复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盗贼攘夺，故相与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贤士何从而进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业，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毅之徒遂以类至，便郁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关，南定淮甸，无不如意，而中国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业者，君臣皆早死尔。天固以是开真主之运欤？自是及本朝，硕大俊杰之人继起相望，岂相距五六十年间，前四世独无有而今有之？其所以为天下者异也。禅代之际，尤人臣所难处，非其有圣智，未必能善后，而范鲁公质从容复相艺祖者三年，晏然无纤毫之隙，前辈名公皆心服其人，则虽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谦慎隐晦，行事不尽见于后世，只如群臣除议一事，自唐以来皆宰相自除而进书旨，常朝进见，非君国大事不议，至鲁公始正之，皆请面受旨而后行，至今以为故事。此非特自谨嫌疑，严君臣之分，将以革千载之失也。

天地英灵之气钟为山川，山川之气降而为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损，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则在彼，譬人之元气皆有所禀，养之善则为寿考康宁，不善则为疾病，未有无元气而能为人者也。是以治世多皆材，乱世多奸雄，均一气尔。秦乱而后有陈胜、吴广、项籍，汉乱而后有曹操、袁绍兄弟、孙权父子，晋乱而后有苻坚、石勒、刘渊之徒，唐乱而后有黄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岂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寻常龌龊庸流，泯然以为死生者也。晋以前不可详考，唐自僖后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谓之空国无人可也。虽其□宜在黄巢等，然吾观浮屠中乃有云门、临济、德山、赵州数十辈人卓然超世，是可与扶持天下，配古名臣，苟得一人，必能办一事。然后知其散而横溃，又有在此者也，贤能之无有，尚何足怪哉！

欧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弹琵琶，公每饮酒，必使彬为之，往往酒行遂无算筭，故有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此诗既出，彬颇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传，卒不得讳。政和间郎官有朱维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虽教坊亦推之，流传入禁中。蔡鲁公尝同执政奏事，及燕乐将退，上皇曰：亦闻朱维吹笛乎？皆曰不闻，乃喻旨召维试之，使教坊善工在傍按其声。鲁公与执政会尚书省大厅，遣人呼维甚急，维不知所以。既至，命坐于执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喻上语，维再三辞。郑枢密达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当违制。维不得已，以朝服勉为一曲，教坊乐工皆称善，遂除维为典乐。维为京西提刑。为予言之，琵琶以下拨重为难，犹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粝弦护索之称。文忠尝问琵琶之妙于彬，亦以此对，乃取使教他乐工试为之，下拨弦皆断，因笑曰：如公之弦，无乃皮为之耶？故有"皮作弦"之句，而好事者遂传彬真以皮为弦，其实非也。唐人记贺怀智以鹍鸡筋作弦，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弦之理，然亦不应得许长，且所贵者声尔，安在以弦为奇耶？

熙宁以前，洛中士大夫未有谈禅者，偶富韩公问法于颙华严，知其得于圆照大本。时本方住苏州瑞光寺，声振东南，公乃遣使作颂寄之，执礼甚恭，如弟子，于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马温公、范蜀公以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说，而温公尤多，蜀公遂以为讥，温公曰：吾岂为天下无禅乎？但吾儒所闻有不必舍我而从其书尔。此亦几所谓实与而文不与者。观其与韩持国往来论《中庸》数书可见矣。末因蜀公论空相，遂以诗戏之曰：不须天女散，已解动禅心。蜀公不纳，及复，以戏之诗曰：贱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须筏，挥锄不用金。浮云任来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极致，岂大聪明而有差别，观此谓温公不知禅，可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语，故有"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是鲁公"之言，人以为戏谈，今蜀人多称之。崇宁末安国同为郎，成都人詹某为谏官，故以安国尝建言移寺省，上章击之，其辞略云：谨按某官人材阘冗，临事冬烘。盖以其蜀人，闻者无不笑之。安国性隐而口吃，每戟手跃于众曰：吾不辞谴逐，但冬烘为何等语。于是传之益广，遂目为冬烘公。

李文靖公沆为相，专以方严重厚镇服浮躁，尤不乐人论说短长附己。胡秘监旦谪□州，久未召，尝与文靖同为知制诰，闻其拜参政，以启贺之，历诋前居职罢去者云：吕参政以无功为左丞，郭参政以失酒为少监，辛参政非材谢病□拜尚书，陈参政新任失旨退归两省。而誉文靖甚力，意将以附之。文靖愀然不乐，命小史封置箧曰：吾岂真有优于是者，亦适遭遇耳。乘人之后而讥其非，吾所不为况欲扬一己而短四人乎？终为相，旦不复用。

妇人疾莫大于产蓐，仓猝为庸医所杀者多矣，亦

不素讲故也。旧尝见杜任作《医准》一卷，记其平生治人用药之验，其一记郝质子妇产四日，瘛疭戴眼、弓背反张，任以为痓病，与大豆紫汤、独活汤而愈。政初间余妻才分娩，犹在蓐中，忽作此证，头足反接，相去几二尺。家人惊骇，以数婢强拗之不直，适记所云，而药囊有独活，乃急为之，召医未至，连进三剂，遂能直，医至则愈矣，更不复用大豆紫汤，古人处方神验类尔。但世用之不当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临乳者应所须药物必备，不可不广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赵康靖公概厚德长者，口未尝言人短，与欧文忠公同为知制诰，后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谤，康靖密申辩理，至欲纳平生诰敕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岁常置黄黑二豆于几案间，自旦数之，每兴一善念，为一善事，则投一黄豆于别器，暮发视之，初黑豆多于黄豆，渐久反之。既谢事归南京，二念不兴，遂彻豆无可数。人强于为善，亦要在造次之间每日防检，此与赵清献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于上帝同。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连湖外皆告旱，常岁五六月之间梅雨时，必有大风连昼夕，逾旬乃止，吴人谓之舶趠风，以为风自海外来，祷于海神而得之，率以常。今岁特无有，故暑气犹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卧池上，河汉当空，梧竹飒然，遂有秋意。盖前一日立秋，气候不应如是速也。余比岁不作诗，旧喜诵前辈佳句，亦忘之，忽记刘原甫诗云：凉风响高树，清露坠明河。虽复夏夜短，已觉秋气多。若为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环绕数十匝，吟咏不能自已，僮仆皆已睡。前此适有以酴醾新酒相饷者，乃蹶起，取连三杯饮之，意甚适，不知原甫当时能如此否？然诗末云：艳肤丽华烛，皓齿扬清歌。临觞不作意，奈此粲者何。则与吾异，此诗当是在长安时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与欧文忠同年进士，名相连，皆第一甲。国初诸儒以经术行义闻者但守传注以笃厚谨修表乡里，自孙明复为《春秋发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师之，始唱为辟佛老之说，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论其然，遂相与协力，盖同出韩退之。及为庆历《圣德诗》，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贷。议者谓元和《圣德诗》但奖用兵之善，以救正元姑息之弊。且时已异用，推宪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为献纳，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孙明复闻之曰：为天下不当如是，祸必自此始。文忠犹未以为然，及《朋党论》起，始悟其过。故嘉祐治平之政施行与庆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历更而后尽其变也。

卢怀慎好俭，家无金玉锦绣之饰，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饿，宋璟等过之，门不施箔，风雨至，引席自障，则恐无是理。今身为宰相，俸廪非不足，不以富贵宠禄为淫侈，足矣，何至于妻子寒饿乎？门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纵无箔，客至亦为少引于内，必不至风雨侵坐。怀慎虽无甚过人，亦不全为奸伪，此事盖出郑处晦《明皇杂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遂不远人情，君子行之，非专区区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过为矫饰。自谓怀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为然，因制科论题出《魏志·和洽传》“大教在通人情”，盖有所讽。

四明温台间山谷多产菌，然种类不一，食之间有中毒，往往有杀人者，盖蛇虺毒气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搅之令浊，少顷取饮，皆得全活。此方自见《本草》，陶隐居注谓之“地浆”，亦治枫树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间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击林彦振平日充实饮啖兼人，居吴下，每以强壮自夸。有医周公辅言得宋道方炼丹砂秘术，可延年而后无害。道方拱州良医也。彦振信之，服三年，疽发于脑，始见发际，如粟，越两日项颔与胸背略平，十月死。方疾亟时，医使人以帛渍所溃脓血，濯之水中，澄，其下略有丹砂，盖积于中与毒俱出也。谢任伯平日闻人蓄伏火丹砂，不问其方，必求之，服唯恐尽，去岁亦发脑疽，有人与之语，见其疾将作，俄顷觉形神顿异，而任伯犹未之觉，既觉，如风雨，经夕死。十年间亲见此两人可以为戒矣。

杜子美诗“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何颙后汉人，见《党锢传》，盖义侠者，与诗不类。当意作周颙，周、何字相近而讹。周颙奉佛，有隐操，其诗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则此意当在颙也。

张丞相天觉喜谈禅，自言得其至，初为江西运判，至抚州见兜率从悦，与其意合，遂授法悦。黄龙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为南所深许，道行一时者数十人，天觉皆历诋之。其后天觉浸显，诸老宿略已尽，后来庸流传南学者，乃复奔走推天觉，称相公禅，天觉亦当之不辞。近岁遂有为长老开堂承嗣天觉者，前此盖未有。势利之移人，虽此曹亦然也。初与老南同得道于慈明者有文悦，住云峰，其行解坚高略与南等，从悦既因天觉而重，故其徒谓云峰悦为文悦以别之。

世传王迥芙蓉城鬼仙事，或云无有，盖托为之者。迥字子高，苏子瞻与□姻家，为作歌，人遂以为信。余澹清老云：王荆公尝和子瞻歌，为其兄紫芝诵之，紫芝请书于纸，荆公曰：此戏耳，不可以诵。故

不传，犹记其首语云：神仙出没藏杳冥，帝遣□鬼驱六丁。余在许昌与韩宗武会，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馀时有所遇如子高，是时年八十馀，余质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诵其人往来诗数十篇，皆五字古风，清婉可爱，如《玉台新咏》。宗武见余爱，乃笑曰：荆公尝亦甚称，云非近人，当是齐梁间鬼。遂略道本末云：见之几二年，无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后国医陈易简教服苏合香丸半年馀，一日忽不见，未知为药之验否也？

卷 下

光禄师孟吴下人，乐易纯质，喜为诗，效白乐天，而尤简直，至老不改吴语。与王荆公有场屋之旧，荆公颇喜之，晚相遇犹如布衣时。自洪州致仕归吴，过荆公蒋山，留数日，时已年七十馀，荆公戏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犹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无隐情也。

元丰间道士陈景元博识多闻，藏书数万卷，士大夫乐从之游，身短小而伛。师孟尝从求《相鹤经》，得之，甚喜，作诗亲携往谢，末云：妆得一般潇洒物，龟形人送鹤书来。徐举首自操吴音吟讽之，诸弟子在傍，皆忍笑不能禁。时王侍郎仲至在坐，顾景元不觉失声，几仆地。

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初举进士登科为睦州掾，□旧初□官，荐举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将知其名，与监司连荐之，物议喧然。及代还至铨，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调。自是诏初任官须满考，乃得荐举，自永始。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辞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欲为之地者，因置不问。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已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辞，而首言"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

富郑公为枢密副使，坐石守道诗，自河北宣谕使还，道除知郓州，徙青州，谗者不已，人皆为公危惧。会河北大饥，流民转徙东下者六七十万人，公皆招纳之，劝民出粟，自为区画，散处境内，屋庐、饮食、医药纤悉无不备，从者如归市。有劝公非所以处疑弭谤，祸且不测，公傲然弗顾曰：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麦大熟，始皆襁负而归，则公所全活也。于是虽谗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挠，而疑亦因是浸释。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适当此变，尝见其与一所厚书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数万人，胜二十四考中书令远矣。张侍郎舜民尝刻之石，余旧有模本，今忘之不复见。

裴休得道于黄蘗《圆觉经》等诸序，文皆深入佛理，虽为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为言者佛也。李翱《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说文之，晚见药山，疑有与契，而为佛者不道，以其为言者儒也。此道岂有二，以儒言之则为儒，以佛言之则为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闻，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纷然交相诋，卒莫了脱其实也。韩退之《答孟简书》论大颠，以为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隔碍。果尔，安得更别有佛法？是自在其说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翱《复性书》远甚，盖别而为二，必有知者，然后信之。李翱作《复性书》时年二十九，犹未见药山也，然求于吾儒者，皆与当时佛者之言无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则其学之久矣。然无一言近佛，而犹微外之，与老庄并列，盖以世方力诋其说，不可与之争，亦不必争故尔。吾谓唐人善学佛而能不失其为儒者无如翱。若王缙、杜鸿渐以宰相倾心为佛事，盖本于因果报应之说，犹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概。而王摩诘、白乐天为佛则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斗，虽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简反欲乘其间而屈之，亦陋矣。《复性书》上篇，儒与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斋戒其心为未离乎静，知本无有思则动静皆离，视听昭昭不起于闻见，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尝言，非自佛发之乎？末篇论鸟兽虫鱼之类，谓受形一气，一为物，一为人，得之甚难，生乎世又非深长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长而身为难得，则今释氏所谓人身难得、无常迅速之二言也。翱言之何伤，而必欲操释语以诲人？宜其从之者既不自觉，而诋之者亦不悟其学之所同也。

宋武帝与殷仲文论音乐云：正恐解则好之。此言极有味也，世之好饮者必能饮，好奕者必能奕，未有不知酒味而强饮，未尝学奕而自喜为奕。凡事皆然，欲求简静安闲莫若初无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绝也。吾少不幸溺于多闻，而喜穷理，每一事未晓，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极其至而后止，于是世

间事多得曲折。中岁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扫除，愿为土木偶人。苟一念暂起，似有分别，起灭即力止之，若触芒刃，若陷机阱，数十年来此境稍熟，觉心内心外真若无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数百卷书尔。更期以年岁，当尽弃之。以无知求有知易，以有知返无知难，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虽欲求此须臾之适，其可得哉!

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而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而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馀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

张友正邓公之季子，少喜学书，不出仕，有别业价三百万，尽鬻以买纸。笔迹高简，有晋宋人风味，尤工于草书。故庐在甜水巷，一日弃去，从水柜街僦小屋，与染工为邻，或问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缣素学书耳。于是与约：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付二百金，如是日书数端米元章书。自得于天资，然自少至老笔未尝停。有以纸饷之者，不问多寡，入手即书，至尽乃已。元祐末知雍丘县，苏子瞻自扬州召还，乃具饭邀之，既至，则对设长案，各以精笔、佳墨、纸三百列其上，而置馔其傍。子瞻见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纸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几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终，纸亦尽，乃更相易携去，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友正既未尝仕，其性介不多与人通，故其书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国初有前与绍圣共政者欲反其类，首建议尽召元祐诸流人还朝，以为身谋。未几元祐诸人并集，不肯为之用，则复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恶其翻覆，□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张芸叟时以元祐人先罢居长安里中，闻之，壁间适有扇架，戏题其下曰：扇子解招风，本要热时用。秋来挂壁间，却被风吹动。时余季父仕关中，偶至长安，见芸叟道其事，指壁间诗以为笑乐。

李翱习之论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视远七者为胜。今吾山所乏者独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无，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风气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虽日培之不植。许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许更无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余馀种之，仅能活一株，才三尺馀，视之如婴儿也，乃独宜柏，有伐以为椽者。睢阳近亳，有桧而见推重，州宅堂前有两株樛枝者，约高二丈馀，百年物也。至杉则三州皆无之。木之佳者无如是四种，而余仕四方未尝兼得，今此山乃无不宜，种之得法，十年间便可合半抱，惟柏长差比迟尔。今环余左右者略有数千株，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桧深密纡盘似管幼安，杉丰腴秀泽似谢安石，柏奇峻坚瘦似李元膺。吾闲居久，宾客益少，何幸日得与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尝谓吾木会有时而老，但吾不及见也。然习之记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桥下无水，麓山力不副天奇，灵鹫拥前山不可远视，峡山少平地，泉出山无所潭，此五所者极天下之奇观，犹不能备，况吾居独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终不能无累，余虽忘此，而每见潭水澄澈，高木郁然，未尝不有慕圆证寺大松，合抱三十馀株，夹道蔽日，犹国初时故物，石桥合诸涧水，道朱氏怡云阁之前，其深处水面阔四五丈，张文规所谓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喷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庐不满三里，自可为吾之别馆。但寺僧不好事，比岁松有伐而薪者，当祝使善护持之。朱氏子约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间泉上，暇日时往来，则习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备，论所不足则材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顾各有偏胜，亦视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养，气节不可不□，学术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随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乔、裴度优于德量，宋璟、张九龄优于气节，魏郑公、陆贽优于学术，姚崇、李德裕优于材能，姚崇蔽于权数，德裕溺于爱憎，则所胜者为之累也。汝曹方读《唐书》，当以是类求则有益，其他琐细与无用之空文，不足多讲，徒乱人意尔。

曾从叔祖司空道卿庆历中受知仁祖为翰林学士，遂欲大用，会宋元宪为相，同年素厚善或以为言，乃与元宪俱罢。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为三司使，而陈恭公尤不喜，适以忧去，免丧不召，就除知澶州，风节凛然。吾大观中亦忝入翰林，因面谢略叙陈太上皇，闻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时迭为学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继于数世之后，不唯朝廷得人，亦可为卿一门盛事。吾顿首谢。今之叨冒，仁宗不得尽施于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无前人报国之一二，每怀眷遇，未尝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讳温叟，与子瞻同年，议论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为转运使，浙西适大水灾伤，子瞻锐于赈济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无滥，且以杭人乐其政，阴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亲行部一皆阅

实，更为条画，上闻朝廷，主公议，会出度牒数百，付转运司易米给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与郡守职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职？卒视它州灾伤重轻分与之。子瞻怒甚，上章诋公甚力，廷议不以为直，乃召公还为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虽伤于滥，不害为仁。而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难，见前辈居官无不欲自行其志也。

仁庙初即位，秋宴百戏，有缘撞竿者忽坠地碎其首，死，上恻然怜之，命以金帛厚赐其家，且诏自是撞竿减去三之一。晏元献作诗纪之曰：君王特轸推沟念，诏截危竿横赐钱。余往在从班侍燕时见百戏撞竿才二丈馀，与外间绝不同。一老中贵人为余言，后阅元献诗，果见之，庙号称仁，信哉！

祖宗澶渊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尝不经营，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获燕王头。宣和末北方用师，其大酋夔离不尝王燕，为边害，朝论必欲取之，未几大将乃捕斩夔离不，函其首以献，诏藏之大社头库，天下皆上表贺而其实非也，士大夫为庆者每相视笑曰：遂获燕王头耶？

和尚置梳篦亦俚语，言必无用也。崇宁中间改僧为德士，皆加冠巾，蔡鲁公不以为然，尝争之不胜。翌日有冠者数十人诣公谢，发既未有，皆为赝髻以簪其冠，公戏之曰：今当遂梳篦乎？不觉哄堂大笑，冠有坠地者。

崇宁二年霍侍郎端友榜吾为省试点检官，安枢密处厚为主文，与先君善，一见以子弟待吾。处厚前坐绍圣间从官放归田里，至是以兵部尚书召还朝。尝中夜召吾语，因曰：吾更祸重矣，将何以善后？吾曰：公不闻蔺相如、廉颇、郭汾阳、李临淮、张保皋、郑年事乎？缙绅之祸连结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国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旧怨，以李文饶为戒，祸何从及？处厚意动，矍然起执吾手步庭下，时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视星斗灿然，以手指天曰：此实吾心。因问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独不记保皋与年为何事？吾言杜牧之所书新史略载之矣。还坐室中，取《唐书》检视，久之曰：吾未有策题，便当著此以信吾志。遂论六人以策进士。

佛氏论持律，以隔墙闻钗钏声为破戒，人疑之久矣。苏子由为之说曰：闻而心不动，非破戒，心动为破戒。子由盖自谓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场内外墙壁，初谁限隔此耳。本何所在，今见有墙为隔是一重公案，知声为钗钏是一重公案，尚问心动不动乎？吴僧净端者行解通脱，人以为散圣，章丞相子厚闻召之饭，而子厚自食荤，执事者误以馒头为饺馅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饺馅知其误，斥执事者而顾端曰：公何为食馒头？端徐取视曰：乃馒头耶？怪饼馅乃许甜。吾谓此僧真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时尝从信州道士吴自然授指法，亦能为一两弄，息而弃去。然自是每闻善琴者弹，虽不尽解，未尝不喜也。大观末道泗州，遇庐山崔闲，相与游南山十馀日。闲盖善琴者，每坐玻璃泉上，使弹，终日不倦，泉声不甚悍激，涓涓淙潺，与琴声相乱，吾意此即天籁也。闲所弹更三十馀曲，曰：公能各为我为辞，使我它日持归庐山时倚琴而歌，亦足为千载盛事。意欣然许之，闲乃略用平侧四声分均为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无其谱，闲盖强为之，吾时了了略解，既懒不复作，今盖忘之矣。去年徐庆忽得江外《招隐》一曲，以王琚旧辞增损而足成之，虽无弹者可歌成声，遇吾意时当稍依此自为一篇，以终闲志也。

《真诰》载萼绿华事，细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晋人好奇，稍缘饰之尔。紫姑神止为诗文，自托于仙，不与人相接。而萼绿华事乃近亵，岂有真仙若此哉！或曰：释氏至四禅天乃无欲，自三禅而下皆未免于欲，萼绿华盖未离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谓界者岂真与世人同，仅有偶而已，后世并缘，遂肆为渎慢高真之言，无所不至，流俗争信之。唐人至有为《后土夫人传》者，今所在多有为后土夫人祠，而扬州尤盛，皆塑为妇人像，流俗之谬妄如此，亦起于西汉所谓神媪者，谓小孤为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盖以讥武后，然托论亦不当如此也。

毒热连二十日，泉傍林下，平日自为胜处亦觉相薰灼。忽自诃曰：水蚕火鼠，此本何物，习其所安，犹不知异，今此热相初从何来，乃复浪为苦乐耶？一念才萌，顾堂室内外或阴或日，皆成清凉国土。戏以语群儿，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电暴风骤至坐间，草木掀舞，池水震荡，群儿欣然皆以为快，因问：遂若是凉耶？抑来日复有热耶？来日复热则汝之快者将又戚然矣。自吾之视群儿固可笑，然吾行于世且半生，几何不为群，儿得无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释氏论佛菩萨号皆以南谟冠之，自不能言其义。夷狄谓拜为膜，音谟。《穆天子传》"膜拜而受"，盖三代已有此称，若云居南方而拜尔。既讹为谟，又因之为南无、南摩，《后汉·楚王英传》"伊蒲塞之馔"，伊蒲塞即梵语优婆塞。时佛语犹未至中国，盖西域之译云然，如身毒与天竺，其国名尚讹，况于语乎？

《唐书·李绛传》载论罢吐突承璀请撰《安南寺圣德碑》事云：宪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旧史》，

欧文忠遂谓古碑先立而后书。余家有李绛论事载此甚详，云：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华岳碑。不言已立碑也。绛既论，帝报云：已不令建立碑楼，便遣拽倒。乃记承璀奏楼功绩大，请缓拆，帝遣百牛倒之，则所倒乃碑楼，非碑石也。新史乃承旧史之误尔。凡书要以便事，何为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绛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从中报，可无怒事，尤见其妄。

《列子》书称子列子，此是弟子记其师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刘禹锡自作传称子刘子，不可解，意是误读《列子》。

天下真理日见于前，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但人役于外，与之俱驰，自不见耳，惟静者乃能得之。余少常与方士论养生，因及子午气升降，累数百言，犹有秘而不肯与众共者，有道人守荣在傍笑曰：此何难，吾常坐禅至静定之极，每子午，觉气之升降往来于腹中，如饥饱有常节，吾岂知许事乎？惟心内外无一物耳，非止气也。凡寒暑燥湿有犯于外而欲为疾者，亦未尝不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长而验之，知其不诬也。在山居久，见老农候雨旸十中七八，问之无他，曰：所更多耳。问市人则不知也。余无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户门，往往僮仆皆未兴，其中既洞然无事，仰观云物景象与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为阴、为晴、为风、为霜、为寒、为温，亦未尝不十中七八，老农以所更，吾以所见，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悉献于上。而好事者复争寻求，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吴珏为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间有异物，而以僻远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既而罢官，几得五六十器。与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后余中表继为守，闻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馀器，乃知此类在世间未见者尚多也。范之才为湖北察访，有绐言泽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见于外，其间可过六七岁小儿。亟以上闻，诏本部使者发民掘之，凡境内陂泽悉干之，掘数十丈，讫无有之，才寻见谪。

庆历中西方用师一委韩公、范文正公，皆为招讨副使，未几韩公以任福败好水，左迁秦州，文正擅报元昊书，迁耀州，皆夺使事，盖居中有乐之者。仁宗忧边事无所付，且未决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尧臣时为翰林学士，乃以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当权者意欲使附己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为夷狄所畏，忠勇无比，将御外敌，非二人不可，具辩任福败不缘帅，皆请还之，并荐其麾下狄青、种师道等二十馀人可为大将。议与当权者忤，尽格不行。会公言泾原贼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窥关中，请益兵预备，亦不行。而明年葛怀敏之败正自泾原，仁宗始悟，复行公策而还二公，讫降元昊。议者谓保全关辅虽韩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尽以石为砚，端溪石虽后出，未甚贵于世，盖晋宋间善书者初未留意于砚，往往但以器贮墨汁，故有以铜铁为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砚，当时以为宝，下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原甫知长安，取视之，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亟取《唐书》示之，无不惊叹。李氏砚遂不敢复出。非原甫精博，固无与辨，然李氏亦非善为砚计者，砚但论美恶，诚可为宝，何必问久近耶？近世有言许敬宗砚者，亦或以其人弃之，若论李氏砚，则许敬宗真赝亦未可知。然好恶之或如此，彼为砚者美恶自若初何预知，而或以有年而贵，或以人而废，重可笑也。

刘原甫博物多闻，前世实无及者，在长安有得古铁刀以献，制作极巧，下为大环以缠龙为之，而其首类鸟，人莫有识者，原甫曰：此赫连勃勃所铸龙雀刀，所谓大夏龙雀者也，鸟首盖雀云。问之，乃种世衡筑青涧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获玉印遗之者，其文曰：周恶夫印。公曰：此汉侯印，尚存于今耶？或疑而问之，曰：古亚、恶二字通用，《史记》卢绾之孙他人封亚谷侯，而《汉书》作恶谷是矣。闻者始大服。因疑史条侯名遂作恶父之亚，音未必然。春秋魏有丑夫，卫有良夫，盖古人命名皆不择其美称，亦多有以恶名者，安知亚夫不为恶夫也？

韩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时铜料一，状如勺，以今尺度之，长一尺三寸，其柄有铭云：大官乘舆十冻铜料，重三斤九两，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闳、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令丞相第二十六。料，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记·赵世家》赵襄子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料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以料击杀之是已。冻，周官音䥅。据《汉书》莽改始建国六年为天凤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凤上犹冒始建国，盖通为一称，未尝去旧号，上戊莽所作历名，莽自以为土德王，故云。宣和间公卿家所藏汉器杂出，余多见之，唯此器独见于韩氏。

国朝监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尝再任通判，人有阙，则中丞与翰林学士知杂迭举二人，从中点一人除，宰相不与也。韩公为中丞，以难于中选，乃请举京官以为里行，遂荐王观文、陶治平。初御史缺，台

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内批自除二人，范尧夫以江东转运判官为殿中侍御史，吕微仲以三司盐铁判官为监察御史。里行得人之效乃见于再世二十年之后，古未有也。

唐制诰以掌进画，翰林学士初但为文辞，不专诏命，自校书郎以上皆得为之，班次各视其官，亦无定员。故学士入皆试五题：麻、诏、敕、诗、赋，而舍人不试，盖舍人乃其本职，且多自学士迁也。学士未满一年犹未得为知制诰，不与为文，岁满迁知制诰，然后始并直。本朝既重学士之选，率自知制诰迁，故不试，而知制诰始亦循唐制不试。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为之，化基上章辞不能，乃始中书并召试制诰二首，遂为故事。其后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试而用，欧阳文忠公记唯公与杨文公、陈文惠公三人者，误也。

唐御膳以红绫饼馅为重，昭宗光化中放进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为得人。会宴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饼馅赐之，卢延让在其间，后入蜀为学士，既老，颇为蜀人所易。延让诗素平易近俳，乃作诗云：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馅来。王衍闻知，遂命供膳亦以饼馅为上品，以红罗裹之。至今蜀人工为饼馅，而红罗裹其外，公厨大宴设为第一。

吴正肃公育罢政事守蔡州，尝即州宅为容斋，自序其意，以为上为天子所容，中为士大夫所容，下为吏民所容。又谓知足而心虚旷，然后能容，达生以为寓，则无往而不容，且作诗著之。余为蔡守时已不复存，物色其处，西北隅仅有屋四楹，深不满三丈，手可及檐，意以为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旧，以见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诗，因刻之壁间，高贤遗迹世不多有，况公之名德风节，相去未百年，而来者曾不经意，况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动，昼夜不止，未几交趾入寇，城几陷，其后又动，而侬智高反，围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宁元年又动，郡守钱师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无他。物理不可解，佛岂为是也哉！以《五行传》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东，宣州大火几焚其半，前此亦有铁佛坐高丈馀，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而就人者数日，土人方骇，既而火作，盖几邕州之异也。

本朝大乐循用王朴旧律，大抵失于太高，其声噍□而哀，太祖特诏和岘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校古制以为高五格，又请下其三，乐成反低，人不以为然，废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岘止下一律，议者亦不为善也。燕乐例亦高歌者每苦其难继，而未有知之者，熙宁末教坊副使苑日新始献言谓方响尤甚，与丝竹不协，乃使更造方响，以准诸音，于是第降一律，讫后用之至崇宁云。

大乐旧无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埙亦木为之，是八音而为木者三也。元丰末范蜀公献乐书以为言，而未及行，至崇宁更定大乐，始具之，旧又无篪，至是亦备，虽燕乐皆行用。

国朝馆职制科及进士第一人试用既有常法，馀皆以大臣荐其所知，而无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论，而进士第一人与大臣所荐犹循用诗赋。治平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诏宰相、参知政事各举五人。时韩魏公、曾鲁公为宰相，欧文忠、赵康靖公为参政，共荐二十人，未及召试而神宗即位，乃先择其半与府界提点陈子东，奏事称旨，特命附试者十一人皆入馆。吴申为御史，言诗赋不足得士，请自是杂以经史、时务试论策，乃命罢诗赋，试以策论二道，然终神宗之世未尝行。盖自更官制，在内者与职事官杂除，在外赏劳以为贴职者但以为宠也。元祐初举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枢密院与同知亦荐，遂用熙宁之令试策一道，绍圣后不复行，四十年间唯治平元、祐两见而已。盖必欲得材而慎其选，自不能数也。

世言不服药胜中医，此语虽不可通行，然疾无甚苦，与其为庸医妄投药反败之，不得为无益也，吾阅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见他人得效，从而试之，亦或无益而反有害。魏晋间尚服寒食散，通谓之服散，此有数方，孙真人并载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谧服之，遂为废人。自言性与之忤，违错节度，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甚至悲恚欲自杀，此岂可不慎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发者亦是□□。言服者而不闻有甚利，其为害之甚乃有如谧者，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药，中岁以后或有劝之少留意者，往既不耐烦，过江后亦复难得药材，每记《素问》"劳佚有常，饮食有节"八言，似胜服药也。

韩退之《孔戣墓志》言古之老于乡者将自佚，非自苦，闾井田宅具在，亲戚之不仕与倦而归者不在东阡在北陌，可杖屦来往也。谓戣为无是，欲留之，此姑为说以留戣可也。若必待此而后可去，岂善为戣计者耶？戣时年七十三，归不及岁而卒，如退之所云闾井田宅亲戚，谁且无之？顾不必尽求备。能如戣毅然刚决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终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与魏文帝笺》曰：南阳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述时年方六十三，辞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践之，不但为美谈也。

阮裕为临海太守，召为秘书监，不就，复为东阳太守，再召为侍中，又不就，遂还剡中以老，或问裕屡辞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为高，吾少无宦情，兼拙于人间，既不能躬耕，必有所资，故曲躬二郡，岂以骋能私计故尔。人情千载不远，吾自大观后叨冒已多，未尝不怀归，而家旧无百亩田，不得已犹为汝南、许昌二郡，正以不能无资，如裕所云。既罢，许昌俸廪之馀粗可经营了伏腊，即不敢更怀轩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绝，则二郡之赐也。但吾归而复出，所得又愈于前，则不能无愧于裕。

楚州紫极宫有小轩，人未尝至。一日忽壁间题诗一绝云：宫门闲一入，独凭栏干立。终日不逢人，朱顶鹤声急。相传以为吕洞宾也。余尝见之，字无异处，亦已半剥去。土人有危疾，刬其黑，服如黍粟，皆愈。近世有孙卖鱼者初以捕鱼为业，忽弃之而发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灾福无不验者，遂争信之。昼往来人家，终日不停足，夜则宿于紫极宫，灾福亦不可问，或谬发于语言，或书于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测，久而推其故，皆有为也。宣和末尝召至京师，狂言自若，或传其语有讥切者，罢归，固与当时流辈异矣。兵兴不知所终。范尧夫每仕京师，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于家，往往镌削，过为简俭，有不饱者，虽晚登政府亦然。补外则付之外厨，加料几倍，无不厌馀。或问其故曰：人进退虽在己，然亦未有不累于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则劳且不足，在外则逸而有馀，故处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为乐，而无顾恋京师之意，于吾亦一佐也。前辈严于出处，每致其意如此。

张湛授范宁目痛方云：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视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筵，蕴于胸中，七日然后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箠之馀，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虽戏言，然治目实无逾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复加之赤眚。此六物讫不能兼用，故虽杂服他药几月，犹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当数十倍他人，安得不弊，岂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复补？湛历数自阳里子、东门伯、左丘明、杜子夏、郑康成、高唐隆、左太冲七人嘲之，阳里子、东门伯不可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读书者，安可不惧，要须尽用其方不复加减，乃有验也。

杜牧作《李戡墓志》载戡诋元白诗语，所谓非庄人雅士所为，淫言媟语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论，如乐天讽谏、闲适之辞，可概谓淫言媟语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称之过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观牧诗纤艳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书》取为牧语论《乐天传》，以为救失不得不然，盖过矣。牧记戡母梦有伟男子持双儿授之云：予孔丘，以是与尔。及生戡，因字之夫授，晁无咎每举以为戏曰：孔夫子乃为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诡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时初喜画马，曹韩以来未有比也。曹辅为太仆少卿，太仆视他卿寺有廨舍，国马皆在其中，伯时每过之，必终日纵观，有不暇与客语者。法云圆通秀禅师为言众生流浪转徙，皆自积劫习气中来，今君胸中无非马者，得无与之俱化乎？伯时惧，乃教之使为佛像，以变其意，于是深得吴道子用笔意。晚作《华严经》八十卷变相，李冲元书其文，备极工妙，不及终而以末疾废，重自太息。既不能复画，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画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贵。宣和间其画几与吴生等，有持其一二纸取美官者踵相继，而伯时无恙时但诸名士鉴赏得好诗数十篇尔。

杜牧记刘昌守宁陵斩孤甥张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尝以《李希烈传》考之也。希烈围宁陵时守将高彦昭，昌乃其副，贼坎城欲登，昌盖欲引去，从刘元佐请兵，出不意以捣贼。彦昭誓于众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诚善，然我为守将，得失在生人，今士创重者须供养，有如弃城去，则伤者死内，逃者死外，吾民尽矣。于是士皆感泣请留，昌大惭，则全宁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计刘元佐间能拒守，当在彦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语言为文字，故不复审虚实。希烈围宁陵四十日而谓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败希烈，而云韩晋公以强弩三千希烈解围，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彦昭不得立传，计是官不至甚显而死，故昌得以为名。赵克国云：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昌为将固多杀，正使有之，犹不足为法，况未必有耶？为辩正以信史氏之说。

张文孝公观一生未尝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尝作真字，文孝尝自作诗云：观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可见其志也。祁公多为监司及帅在外，公家文移书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书者问焉，久之乃稍尽解。世言书札多如其为人，二公皆号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谓文孝谨于治身，秋毫不敢越绳墨，自应不解作草字；祁公虽刚方清简，而洞晓世故，所至政事号神明，迎刃而解，则疏通变化，意之所向发于书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书者三人：智永、怀素、高闲也。智永书全守逸少家法，一书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见于世者亦无他书，相传有八百本，余所闻存于士大夫家者尚七八本，亲见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择处。逸少书至献之而小变，父子自不相袭，唐太宗贬之太过，所以惟藏逸少书，不及献之。智永真迹深稳精远，不如世间石

本用笔太碍也。怀素但传草书，虽自谓恨不识张长史，而未尝秋毫规模长史，乃知万事必得之于心，因人则不能并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怀素千文在其子授处，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为全物也。高闲书绝不多见，惟钱彦远家有其“写史书当慎其遗脱”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为一家。盖得韩退之序，故名益重尔。

叶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宁初徐振甫榜已赴省试，时前取上舍优等久矣。省中策问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见《马援传》者，亟录其语用之，而不及详，乃误以援为愿，遂被黜方新学。初何尝禁人读史，而学者自尔。源言之亦自以为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宁立三舍法，虽崇经术，亦未尝废史，而学校为之师长者本自其间出，自知非所学，亦幸时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诋之。尹天民为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记》而下至《欧阳文忠集》焚讲堂下，物论喧然，未几天民以言章罢。

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故事进士闻喜宴例赐诗以为宠，自何丞相文缜榜后遂不复赐，易诏书以示训戒。何丞相伯通适领修敕令，因为科云：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诗遂盛行于宣和之际。伯通无恙时或问初设刑名将何所施，伯通无以对，曰：非谓此诗，恐作律赋、省题诗害经术尔。而当时实未有习之者也。

吴门下喜论杜子美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于门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梁中书子美亦喜言杜诗，余为中书舍人时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与白事，坐未定即首诵杜诗，评议锋出，语不得间，往往迫上马不及白而退。每令书史取其诗稿示客，有不解意以录本至者，必瞋目怒叱曰：何不将我真本来。故近岁谓杜诗人所共爱，而二公知之尤深。

欧阳文忠公为举子时客随州秋试，试《左氏失之诬》，论云：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为一场警策，遂擢为冠。盖当时文体云然。胥翰林偃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变，孰能遽革。词赋以对的而用事切当为难，张正素云：庆历末有试《天子之堂九尺赋》者，或云：成汤当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历阶而升，止馀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汤九尺，《史记》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为善，一以为不善，争，久之不决，至上章交讼，传者以为笑。若论文体，固可笑，若必言用赋取人，则与欧公之论何异？亦不可谓对偶不的而用事不切当也。唐初以明经、进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远，皆帖经文而试时务策。但明经帖文通而后口问大义，进士所主在策，道数加于明经，以帖经副之尔。永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二篇，初无定名，《唐书》自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尊事耆老，来为守者多前辈名人，亦能因其习俗以成美意。旧通衢皆立表揭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参政厚之居名衮绣坊，富秘监严居名德寿坊，蒋密学□居尝产芝草，名灵芝坊，见侍御师道居名豸冠坊，卢龙图秉居奉其亲八十馀，名德庆坊，朱光禄□居有园池号乐圃，名乐团坊。临流亭馆以待宾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为名，褒德亭以德寿富氏也，旌隐亭以灵芝蒋氏也，蒋公盖自名其宅前河为招隐溪，来者亦不复敢辄据。此风惟吾邦见之，他处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献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赐上字遵，好学，从杨大年作诗，以师礼事之，死为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为闲燕、会贤二堂，一时名公卿皆从之游，卒谥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谥者，人不以为过，其后李用和之子玮复尚真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为老李驸马，所居为诸主第一，其东得隙地百馀亩，悉疏为池，力求异石名木，参列左右，号静渊庄，俗言李家东庄者也。宣和间木皆合抱，都城所无有其家，以归有司，改为撷芳园。后宁德皇后徙居，号宁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词见称诸公间，杨大年尝为序其诗，为《闲燕集》二十卷。柴宗庆亦尚太宗鲁国公主，贪鄙粗暴，闻公武有集，亦自为诗，招致举子无成者相与酬唱，举子利其馀食，争言可与公武并驰，真宗东封亦尝献诗，强大年使为之序，大年不得已为之，遂亦自名其诗为《干阳》、《登庸》二集，镂板以遗人，传者皆以为笑。

《庄子》言蹈水有道曰：与济俱入，与汨偕出。郭象以为磨翁而旋入者济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今人言汨没当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奖儒术，初除张参政洎、钱枢密若水为翰林学士，喜以为得人，喻辅臣云：学士清切之职，朕恨不得为之。唐故事学士礼上例弄猕猴戏，不知何意。国初久废不讲，至是乃使敕设日举行，而易以教

坊杂手伎，后遂以为例。而余为学士时但移开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复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数尔。大观末余奉诏重修《翰林志》，尝备录本末，会余罢□，不克成。

吕文穆公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羁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龛居之，文穆处其间九年乃出，从秋试，一举为廷试第一。是时太宗初与赵韩王议欲广致天下士以兴文治，而志在幽燕，试《训练将赋》，文穆辞既雄丽，唱名复见容貌伟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为参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后诸子即石龛为祠堂，名曰肄业，富韩公为作记云。

吕文穆公既登第，携其母以见龟图，虽许纳之，终不与相见，乃同堂异室而居。贾直孺母少亦为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请奉其出母而归，与其后母并处。既贵，二母犹无恙，并封二人。皆廷试第一，虽为出母之荣，而父子之间礼经所无有者处之各尽人情，为难能也。

《唐书·李藩传》记笔灭密诏王锷兼宰相事，《会要》崔氏论史官之失，其说甚明，而新史犹载之，岂未尝见崔所论耶？然即本传考之，藩为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还，可也，何用更灭其字，自可见其误矣。给事中批敕事亦非是，唐制给事中诏敕有不便得涂窜，奏还谓之涂归，此乃其职事，何为吏惊请联他纸。藩名臣，二事尤伟，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当覈实尔。吾谓此本出批敕一事，盖虽有故事，前未有能举其职者，至藩行之，吏所以惊，后之美藩者因加以联纸之言，又益而为王锷事，不知适为藩累也。据《王锷传》，自河东节度使加平章事，《会要》以为元和五年，正藩为相时，大抵新史自相抵牾类如此。

唐以金紫、银青光禄大夫皆为阶官，此沿袭汉制，金印紫绶、银印青绶之称也。汉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此三府官之极崇者。夏侯胜云：经术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盖谓此也。颜师古误以青紫为卿大夫之服，汉卿大夫盖未服青紫，此但据师古当时所见尔。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则有绶，魏晋后既无佩印之法，唐为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禄大夫之下。汉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宫门为职，初非所贵重，何以是为升降乎？古今名号沿革颠倒错忤盖不胜言，独怪元丰官制诸儒考核古今甚详，亦循而弗悟，故遂为阶官之冠。

《汉书·李陵传》言：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孟康注：以酒酵为媒，曲为糵。师古引齐人名曲饼为媒，谓若酿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语，《唐新史》记程元振恶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别有据耶？抑以意自为也。《春秋外传》有云：蝎谮，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谮由中出，如蠹然。或谓取诸此，然亦奇矣。

旧说崔慎为瓦棺寺僧后身，崔慎由为浙西观察使时所生，故七岁犹未食肉。忽有僧见之，掴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荤。凡世间富贵人多自修行失念中来，或世缘未绝，有必偿之不可逃者。房次律为永禅师后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为略无修行之证，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记与叶政远会甘露寺坐间，有举此事者，致远时有所怀，忽忿然作色曰：吾谓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执之十字路口，痛与百掴方为快意。闻者绝倒。

国初州郡贡士犹未限数目，太宗始有意广收文士，于是为守者率以多士为贵。淳化三年试礼部，遂几二万人，自后未有如是盛者，时钱枢密若水知举廷试，取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为第一，而丁晋公、王冀公、张邓公三宰相在其间。

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则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梨密，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世以释举佛者，犹言杨、墨、申、韩，今以为称者自不知其为姓也。贫道亦是当时仪制定以自名之辞，不得不称者，疑示尊礼，许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讳，盖自唐已然，而贫道之言废矣。

吕许公初荐富韩公使虏，晏元献为枢密使，富公不以嫌辞，晏公不以亲避，爱憎议论之际卒无秋毫窥其间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诚难能也。及使还，连除资政殿学士，富公始以死辞不拜，虽义固当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几晏公为相，富公同除枢密副使，晏公方力陈求去，不肯并立，仁宗不可，遂同处二府，前盖未有比也。

张司空齐贤初被遇太宗，骤至签书枢密院，会北伐契丹，代州正当虏冲，而杨继业战殁，帝忧甚，求守之者，齐贤自请行，既至，果大败虏众。时母晋国夫人孙氏年八十馀，尚无恙，帝数召至宫中，眷礼甚厚，如家人。朝散郎仲咨其曾孙也，尝出帝亲札面赐孙氏一诗示余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齐贤盖代州遂入相。圣言简质，不为文饰，群臣安得不尽心乎？诗诏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见之者。

国朝宰相致事从容进退，享有高寿，其最著者六人：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韩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庞颖公七十六，文潞公虽九十二而晚节不终，士论惜之。张邓公仍自相位得谢，尤为可贵。

韩建粗暴好杀而重佛教，治华州，患僧众庞杂，犯者众，欲贷之则不可，尽治之则恐伤善类，乃择其徒有道行者使为僧正以训治之。而择非其人，反□好恶予夺，修谨者不得伸，犯法者愈无所惮。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传者虽笑，然亦适中理。

《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导从略备，道傍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而议者疑元稹《望云骓歌》有"骑骡幸蜀"之语，谓仓猝不应仪物犹若是盛，遂欲以为非幸蜀时事者，终不能改也。山谷间民皆冠白巾，以为蜀人为诸葛孔明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然不见他书。

欧文忠初以张氏事当权者幸以诬公，亟命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为诏狱，与中贵人杂治，冀以承望风旨，中外谓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无所挠，卒白公无他。当权者大怒，坐责泰州监税五年，不得调，后治狱者亦不过文致公贷用张氏奁具物及贬尔。安世寻卒于至和间，终广西转运使，官既不甚显，世无知之者。其为人亦自廉直而敏于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为墓志，仅载其事。

吕许公在相位，以郊礼特加司空，力辞不拜，既病，归政事，仁宗眷之犹厚，乃复除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边机，许宰执就第咨访，前无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辞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践世官，尤为盛事。

《禹贡》：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沧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谓汉水别流在荆州者。《孟子》记《孺子之歌》所谓沧浪之水可以濯缨者，屈原《楚辞》亦载之，此正楚人之辞。苏子美卜居吴下，前有积水，即吴王僚开以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沧浪，虽意取濯缨，然似以沧浪为水渺弥之状，不以为地名，则失之矣。沧浪犹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贡》水之正名而不可单举者，则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类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为名则以水别之，沧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济而始见，沇亦地名，可名以济不可名以沇，故亦谓之沇水，乃知圣言一字未尝无法也。

桑钦为《水经》，载天下水甚详，而两浙独略。浙江谓之浙江，出三天子都。钦北人，未尝至东南，但取《山海经》为证尔，《山海经》三天子都在彭泽，安得至此？今钱塘江乃北江之下流，虽自彭泽来，盖众江所会，不应独取此一水为名。余意浙字即浙字，钦误分为二名。郦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阳黟南蛮中者是已，即今自分水县出桐庐号歙港者，与衢婺之溪合而过富阳以入大江，大江自西来，此江自东来，皆会于钱塘，然后南趋于海。然浙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浙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婺诸水与苕霅两溪等不见于《水经》者甚多，岂以小遗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钱塘，尝取两路山水证其名实，质诸耆老，颇得其详，欲使好事类为一书，以补桑、郦之阙，会兵乱不及成也。

颜鲁公《吴兴地记》乌程县境有颛顼冢《图经》云：晋初衡山见颛顼冢有《营丘图》。衡山在州之东南，《春秋传》所谓楚子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者也。今谓之横山，或疑颛顼都帝丘，今濮州，是无缘冢在此。古今流传虽不可尽信，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隶乌程，其旁有夏驾山王村，相传以为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会稽，则杼之至此固无足怪，庸俗之言未可为全无据也。越王勾践本禹之后，盖吴越在夏皆中国地，其后习于用夷，故商周之间变而为夷，岂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开辟以来迭为华夷，不知其几变，如幽燕故壤沦陷不满二百年，已不复名为中国矣。而闽广陇蜀列为郡县者，亦安知秦汉之前皆夷狄耶？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氏以太湖为震泽，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与南江为三江，在荆州之分汉、沱参流则别为三，在扬州之分因入于海则合于一，所谓北江者今丹阳而下钱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尝至吴，故其解北江以为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为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与震泽相通。以太湖为震泽，亦非是。周官：九州有泽薮、有川、有浸，扬州泽薮为具区，其浸为五湖。既以具区为泽薮，则震泽即具区也，太湖乃五湖之总名耳。凡言薮者皆人资以为利，故曰薮，以富得名，而浸则但水之所钟也。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虽浅而弥漫，故积潦暴至，无以泄之，则溢而害田，所以谓之震，犹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鱼莲芡之利人，所资者甚广，亦或可

堤而为田，与太湖异，所以谓之泽薮，他州之泽无水暴至之患，则为一名而已。而具区与三江通塞为利害，故二名以别之。《禹贡》方以既定为义，是以言震泽而不言据区，此非吴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据文为说，宜其显然失之地理而不悟也。

三江与震泽相通者，或泄震泽而入海，或合震泽而入海，其一为吴松江，固无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龙、华亭、昆山、常熟皆有江通海，与震泽连，意必在其间。韦昭言浙江浦阳松江者，其妄固不待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为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终也。三江既自为别水，非有所从来，前既未尝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岛，知入之为入海，但文适同耳，当如既陂、既泽、既导、既潴之类，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狭，非大江比，海水两潮相往来，始至而悍激，则与沙俱至，既退而缓，则留其沙而水独返，故不过三五岁既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则不能通于海，知泽受之而为害，若江水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泽安得有决溢耶？

侯公说项羽事《汉书》载本末不甚详，高祖以口舌远之，诚难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汉金卿侯长君碑云：讳成，字伯盛，山阳防人，汉之兴也，侯公纳策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谥安国君。曾孙輔封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为大司徒，封於陵侯，枝叶繁盛，或家河随，或邑山泽。然后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汉初群臣未有封侯者，一时有功皆旋赐之美名，号曰君，有食邑，娄敬封奉春君，富贵衣食之。盖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传至曾孙而得侯，尚高祖之遗意耶？《后汉·侯霸传》：河南密人，不言为侯。公后但云族父渊元帝时宦者，佐石显等，领中书，号太常侍。霸以其仕为太子舍人。盖史之阙也。汉之遗事古书无复可见，而偶得于此，知藏碑不为无补也。

高祖终身不见侯公固善，然史不当遂没其事。刘原甫尝代侯公说项羽辞，其文甚美，原甫盖精于西汉者也。然吾尝谓太公、吕后在羽军中二年，以兵相逃，遂一胜一负，略相当。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于太公者，广武之役方数之十罪，虽欲烹太公而不顾，此岂真忘其父哉？知羽未有胜我之策，而我有灭羽之计，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杀龙沮，枭塞王欣，分韩信、彭越、黥布以王关东，厚抚军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势已成，羽寡援食尽，故以中分天下啖之，盖察其为人仁柔而贪。仁柔则难于轻我，贪则利于分天下，其谋一定，然后遣使，一不中而再，其于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会是成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陆贾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者。汉初从高祖者又有萧公、薛公、枞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养士以待缓急之用者非一途也。

东汉郑均致仕，章帝赐尚书禄终身，时号白衣尚书。则汉致仕无禄也，唐制亦然，而时有特给者。

本朝宰相以三师致仕者，元丰以前惟三人：赵韩王太师，张邓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丰末文潞公始以太师继之。

范蜀公素不饮酒，又诋佛教。在许下与韩持国兄弟往还，而诸韩皆崇此二事，每宴集，蜀公未尝不与极饮尽欢，少间则必以谈禅相勉，蜀公颇病之。苏子瞻时在黄州，乃以书问救之当以何术，曰：曲蘖有毒，平地生出醉乡；土偶作祟，眼前妄见佛国。子瞻报之曰：请公试观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犹不立，彼复何依，正恐黄面瞿昙亦须敛衽，况学之者耶？意亦将有以晓公，而公终不领，亦可见其笃信自守，不肯夺于外物也。子瞻此书不载于集。

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盖意狱吏不敢隐则必以闻。已而果然神宗初固无杀意，见诗益动心，自是遂益欲从宽释，凡为深文者皆拒之。二诗不载集中，今附于此：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乡应在浙江西。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北苑茶正所产为鲁坑谓之正焙，非鲁坑为沙溪谓之外焙，二地相去不远而茶种悬绝，沙溪色白，过于鲁坑，但味短而微涩，识茶者一啜如别泾渭也。余始疑地气土宜不应顿异如此，及来山中，每开辟径路，刳治岩窦，有寻丈之间土色各殊，肥瘠、紧缓、燥润亦从而不同，并植两木于数步之间，封培灌溉略等，而生死丰瘁如二物者，然后知事不经见不可必信也。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亦不过各有数亩。双井在分宁县，其地属黄氏，鲁直家也，元祐间鲁直力推赏于京师，族人交致之，然岁仅得一二斤尔。顾渚在长兴县，所谓吉祥寺也，其半为今刘侍郎希范家。所有两地所产岁亦止五六斤。近岁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择，不及刘氏远甚。余岁求于刘氏，过半斤则不复佳，盖茶味虽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

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为难得也。

柳公权记青州石末研墨易，字或为泠。凡顽石捍坚，磨墨者用力太过而疾，则两□相拒必热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儿，把笔如壮夫。又云磨墨如病风手，皆贵其轻也。泠与冷二义不相远，石末本瓦砚，极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未甚知有端歙石，当是以瓦质不坚，磨墨无沫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于磨墨而沫起，殆缠笔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许投之，不过一蘸，磨即不复见。顷墨工王湍言此，试之果然，书几间亦不可不知此。

赐告、予告，孟康解《汉书》以为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于上，从之而或赐或予，故因谓之告。《左氏》言韩献子告老，岂亦假耶？颜师古以为请谒之言，是也。然谓谢病、谢事亦为告，则非是。谢者，置其事与言病而去尔。古文皆相因为义，自可以为意通，而说者每凿而附会，是以愈传而愈失也。

妇人以姓为称，故周之诸女皆言姬，犹宋言子、齐言姜也。自汉以来不复辨，类以为妇人之名。故《史记》言高祖居山东，好美姬，《汉书·外戚传》云所幸姬戚夫人之类，固已失矣。注《汉书》者见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则又以为众妾之称。近世言妾者遂皆为姬，事之流传失实每如是。今谓宗女为姬，亦因《诗》言王姬之误也。

俗言忍事敌灾星，此司空表圣诗也。表圣《休休亭记》自言尝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号耐辱居士，盖指柳璨，岂白马之祸璨将为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为是言耶？《表圣传》见《五代旧史·梁书》，盖其卒在唐亡后也。然绝不能明其大节，至谓躁进矜伐，为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为兵部侍郎，谓已当为宰辅，为时要所抑，愤而谢病去。世之毁誉相反如此，如表圣出处用心，而不见知于当世，犹至是乎？王元之为《五代阙文》始力为之辩，方元之时去五代尚未远，盖犹有所传闻，今《唐新书》所载大抵多取于元之。故知君子但强于为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终乱者，其久而必定也。

乐君达州人，生巴峡间，不甚与中州士人相接，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先君少师特爱重之，故遣吾听读。今吾尚略能记六经，皆乐君口授也。家贫甚，不自经理，有一妻二儿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乐易坦率多嬉笑，未尝见其怒，一日过午未饭，妻使跛婢告米竭，乐君曰：少忍，会当有饷者。妻不胜忿，忽自屏间跃出，取案上简击其首，乐君袒而走，仆于舍下，群儿环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适选米三斗，乐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饥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几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群儿经，口诵数百过不倦，少间必曳履慢声抑扬吟讽不绝，蹑其后听之，则延笃之书也。群儿或窃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诗，有数百篇，先君时为司理，犹记其相赠一联云：末路清谈得陶令，他时阴德颂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梦回孤月满，雨馀目断太虚宽。先君数称赏之，今老书生未有其比也。

往时南馔未通，京师无有能斫鲙者，以为珍味。梅圣俞家有老婢独能为之，欧阳文忠公、刘原甫诸人每思食鲙，必提鱼往过圣俞。圣俞得鲙材必储以速诸人，故集中有《买鲫鱼八九尾，尚鲜活，永叔许相过，留以给膳》，又《蔡仲谋遗鲫鱼十六尾，余忆在襄城时获此鱼，留以迟永叔》等数篇。一日蔡州会客，食鸡头，因论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鲁晰嗜羊枣等事，忽有言欧阳文忠嗜鲫鱼者，问其故举前数题曰：见《梅圣俞集》，坐客皆绝倒。

元丰间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义闻乡里者二人：楚州徐积仲车，苏州朱长文伯原。仲车以聋，伯原以跛，其初皆举进士，既病，乃不复出，近臣多荐之，因得为州教授，食其禄，不限以任。伯原吾乡里，其居在吾黄牛坊第之前，有园宅幽胜，号乐□。与林枢密子中尤厚善，绍圣间力起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卒。仲车贫甚，事母至孝，父早弃家，不知所终，乃尽力于母。既死，图其像，日祭之，饮食皆持七箸，举进于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沾污。父名石，每行山间或庭宇，遇有石辄跃以过，偶误践，必呜咽流涕。好作诗，颇豪怪，日未尝辍，有六千馀篇。每客至不暇见，必辞以作诗忙，终于家。苏子瞻往来淮甸，亦致礼，以为独行君子也。

钱塘西湖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诗，其最知名者熙宁间有清顺、可久二人，顺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称顺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胜处，而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无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过数斗，以瓶贮，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后有道潜，初无能，但从文士往来，窃其绪馀，并缘以见当世名士，遂以口舌论说时事，讥评人物，因见推称，同时有思聪者亦似之，而诗差优。近岁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诗学韦苏州，优此数人。惠洪传黄鲁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无道潜之过。祖可病癞死，思聪宣和中弃其学为黄冠，又从而得官，道潜、惠洪皆坐累编置，风俗之变，虽此曹亦然，如顺、久未易得也。

孙枢密固人物方重，气貌纯古，亦以至诚厚德名天下。熙宁间神宗以东宫旧僚托腹心，每事必密询

之，虽数有鲠论，而终不自暴于外，言一定不复易，虽一日数返，守一辞不为多言。其子朴尝为人道其家庭之言曰：为人当以圣贤为师，则从容出于道德；若急于名誉，老死亦安一节，不足学。故秉政于元丰、元祐间皆未尝不为士大夫所推尊，而讫不见惊世骇俗之事。其名四子长即朴，次名曰雍、曰野、曰戆，可见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患无水，京口甘露、吴下灵岩皆聚徒数百人而沽水于下，有不胜其劳者。今道场山亦无水，以污池积雨水，供濯溉，不得已则饮之。人无食犹可，水不可一日缺，但有水者不知其为重尔。吾居东西两泉，西泉发于山足，蓊然澹而不流，其来若不甚壮，汇而为沼才盈丈，盖其馀流于外。吾家内外几百口，汲者继踵，终日不能耗一寸。东泉亦在山足，而伏流决为涧，经碧淋池，然后会大涧而出，傍涧之人取以灌园者皆此水也。其发于上以供吾饮，亦才五尺。两泉皆极甘，不减惠山，而东泉尤冽，盛夏可冰齿，非烹茶酿酒不常取。今岁夏不雨几四十日，热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薰灼人。凡山前诸涧悉断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独吾两泉略不加损。平居无水者既患不能得水，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时又以为常而不贵，今吾泉乃特见众艰于得水之时，故居者始知其利，盖近于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久，兖州人，举进士，少好学，通晓世事。吾识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许昌，一旦冒大雪自兖来，见留十日而去，未尝及世事，惟取古人出处所难明者质疑于余。后为南京宁陵丞徐丞相择之作尹，特爱之，择之当国，乃浸用为郎官。建炎末虏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闻，有言亘已屈节于刘豫者，余深以为不然。既而闻为豫守南京，且迁大名留守。余虽怅然，然念亘终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临安来，云见其乡人，云亘谋归本朝，已为豫族诛矣。不觉为流涕，乃知余信之为不谬，亘有知虑，见事速，此其间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详也。

赵俊字德进，南京人，与余为同年生，余自榜下不相闻，守南京始再见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庐在城北杜门，虽乡里不妄交。刘器之无恙时居河南，暇时独一过之。徐择之于乡人最厚，亦善俊，及为丞相，乡人多随其材见用，俊未尝往求，择之亦忘之，独不得官。建炎末虏将南牧，或劝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尔，死生命也，避将何之？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动。刘豫僭号，起为虞部员外郎，辞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却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复强。凡家书文字一不用豫僭号，但书甲子，后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兴以来常恨未见以大节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杨邦。又尝表诸朝得谥，而立庙祀。今又闻亘与俊皆故人，盖可尚，世犹未有能少发明之者。他日当求其事，各为之作传。

蒋侍郎堂家藏杨文公与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纸，有折痕，记其略云：昨夜有进士蒋堂携所作文来，极可喜，不敢不布闻，谨封拜呈。后有苏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蒋氏不知何从得之，在其孙燮处也。世言文公为魏公客，公经国大谋人所不知者，独文公得与观，此帖不特见文公好贤乐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补于公者亦固多矣。片纸折封，尤见前人至诚相与，简易平实不为虚文，安得复有隐情不尽，不得已而苟从者，皆可为后法也。

房次律为宰相，当中原始乱时虽无大功，亦无甚显过，罢黜盖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于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谓陈涛之败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陈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青无战尘，四万义军同日死。哀哉！此岂细事乎？用兵成败固不可全责主将，要之非所长而强为之胜，乃其幸，败者必至之理，与故杀之无异也。次律之志岂不欲胜，而强非其长，则此四万人之死其谁当之乎？顾一跌犹未足偿。陆机河桥之役不战而溃者二十馀万人，固未必皆死，死者亦多矣。讼其冤者孰不切齿孟玖？然不知是时机何所自信而敢遽当此任。师败七里涧，死者如积，涧水为不流，微孟玖，机将何以处乎？吾老出入兵间，未尝秋毫敢言尝试之意。盖尝谓陆机河桥之役、房琯陈陶之战皆可为书生轻信兵者之戒，不谓当时是非当否也。

兵兴以来，盗贼夷狄所及无噍类，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间者，或幸以免。忽襁负婴儿啼声闻于外，亦因得其处，于是避贼之人凡婴儿未解事不可戒语者，率弃之道傍以去，累累相望，有教之为绵球，随儿大小为之缚置口中，略使满口而不闭气；或有力更预畜甘草末，临系时量以水渍使咀味，儿口中有物，自不能作声，而绵软不伤儿口，或镂板以揭饶州道上。己酉冬虏自江西犯饶，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颠仆流离道上，而婴儿得此全活者甚多。

三十年间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此虽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备纵弛，不复振器械刓朽，教扬鞠为蔬圃。吾在许昌亲见之，意颇不以为然，兵但不可轻用，岂当并其备废之哉？乃为新作甲仗库，督掌兵官复教场，以日阅习。一日王幼安见过曰：公不闻邢和叔乎？非时入甲仗库检察，有密启之者，遂坐谪。吾时中朝不相喜者甚众，因惧而止，后闻有欲以危语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东南州郡类以兵不足用，且无器

甲，望风而溃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终，然是时吾虽欲忘身为之，不过得罪，终亦必无补也。

孔孟皆力诋愿人，余少不能了，以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终愈于不为忠信廉洁之人，何伤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观古今君子小人情伪之际，然后知圣贤之言不徒发也。彼不为忠信廉洁者其恶不过其身，人既晓然知之，则是非亦不足为之惑。乃非其情而矫为之，则名实颠倒，内外相反，苟用以济其奸，何所不可为？方孔孟时先王遗风馀泽未远，犹有能察而知之者，所忧特贼德而已。后世先王之道知者无几，不幸染其习而勿悟，则将举世从之，《庄子》所谓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为患岂胜言乎！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一乡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无别于善恶而皆好之，非乡愿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恶之，则孟子所谓自反而仁与礼者，虽以为禽兽可也。若善者亦恶之，则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恶，而贵善人之所好，两者各当其分，则何择于好恶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则好恶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审，然后不为外之好恶所夺也。

阅所曝碑册，见李邕所作《张柬之碑》，读之偶终篇，五王与刘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辈险谲贪权、偶能济事者比，其间桓彦范与柬之尤奇材，可与姚崇相先后，盖皆本于学术，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晖，不能自免于祸，亦坐书生习气，仁而不能断也。幽求能劝彦范诛三思，非有以过二人，正以其一于前无所顾避尔。柬之、彦范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岂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势必不能两立，若以柬之、彦范之材而辅之幽求之决，岂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龙事乎？世言废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儿诵诗，多有"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一篇，初不知谁作，大观间三馆曝书，昭文库壁间有弊箧，置书数十册，蠹烂几不可读，发其一曰：《玉堂新集》载此篇，乃幽求咏怀作也，岂非迁杭郴州刺史时耶？然幽求岂是安田园者，姑怼而云尔。

故事制科必先用从官二人举上其所为文五十篇考于学士院，中选而后召试，得召者不过三之一，惟欧阳文忠公为学士时所荐皆天下名士，无有不在高选者，苏子瞻兄弟、李中书邦直、孙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称欧阳善举贤良。程试既不过策论，故所上文亦以策论中半，然多未免犹为场屋文辞，惟孙巨源直指当世弊事，列其条目，援据祖宗，源流本末，质以故事，反覆论说，皆可施行，无一辞虚说，韩魏公一见曰：恸哭泣涕论天下事，其今之贾谊乎？时方为於潜县令，会以期丧不及试，免丧，魏公犹当国，即用为崇文馆编校书籍，遂见进用，不复更外任，盖犹愈于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吴人，冯当世榜第四人登第，能为诗，性高简，故官不甚显，亦少知之者。与外大父晁公善，尤爱其诗，先君尝得其亲书《飞骑桥》一篇于晁公，字画亦清丽，以为珍玩。《吴志》孙权征合肥，为魏将张辽所袭，乘骏马上津桥，桥板撤丈馀，超度得免，故以名桥，今在庐州境中。诗本后亡去，略追记之附于此：魏人野战如鹰扬，吴人水战如龙骧。气吞魏王惟吴王，建旗钦到新城傍。霸主心当万夫敌，麾下仓皇无羽翼。途穷事变接短兵，生死之门不容息。马奔津桥桥半撤，汹汹有声如地裂。蛟怒横飞秋水空，鹗惊径度秋云缺。奋迅金羁汗沾臆，济主艰难天借力。艰难始是报主时，平日主君须爱惜。此诗五七岁时先君口授小儿识之。

钱塘西湖、建康钟山皆士大夫愿游而不获者，仕宦适至，未有不厌足，所欲两郡余皆辱居之。在钱塘十月，适虏犯京师，信息未通，日望望涕泣，引首北向，何暇顾其他，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岁，正当冬春之间，出师待敌，寝食且废，钟山虽兵火残破之馀，形势故在，六朝遗迹故事班班犹可数，城中但见屹然在侧尔。而少从先君入峡，瞿塘、滟滪、高塘、白帝城皆天下绝险奇异，乃一二纵观，至今犹历历在目。晚往来浙东七里濑、金华三洞诸胜处，每至辄留数日，非兴尽不归，乃知山林丘壑亦各有分，非轩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恶固不可不慎，况于取士。神童本不专在诵书，初亦不以为常科，适有则举之尔，故可因之以得异材。观元献不以素所习题自隐，文公不以一赋适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岂有不成大器者乎？大观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规时好者谬言学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诵书者为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执事者乐闻之，凡有以闻，悉命之官，以成其说。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于苟得，每苦其子弟以为市，此岂复更有人材哉？宣和末余在蔡与许，见江外以童子入贡者数辈，率以老书生挟二三人持状立庭下求试，与倡优经过而献艺略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问之，乃志在得公厨数十千为路费尔。为之怅然，后或闻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与吾同为郎，夜宿尚书新省之祠曹厅步月庭下，为吾言往尝以九月望夜道钱塘，与诗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岁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镕银，傍山松桧参天，露下叶间，嶷嶷皆有光，微

风动，湖水晃漾，与林叶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凄然不胜寒，索衣无所有，空米囊覆其背，为平生得此无几。吾为作诗记之云：霜风猎猎将寒威，林下山僧见亦稀。怪得题诗无俗语，十年肝鬲湛寒辉。此景暑中想像，亦可一洒然也。

读书而不应举则已矣。读书而应举，应举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叙进，苟不违道于义，皆无不可也。而世有一种人，既仕而得禄，反嘐嘐然以不仕为高，若欲弃之者。此岂其情也哉！故其经营有甚于欲仕，或不得间而入，或故为小异以去，因以迟留，往往遂窃名以得美官而不辞，世终不寤也。有言穷书生不识馒头，计无从得，一日见市肆有列而鬻者，辄大呼仆地，主人惊问，曰：吾畏馒头。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设馒头百许枚，空室闭之，徐伺于外，寂不闻声，穴壁窥之，则以手捘撮，食者过半矣。亟开门诘其然，曰：吾见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绐，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犹畏腊茶两碗尔。此岂求不仕者也。

东林去吾山东南五十馀里，沈氏世为著姓。元丰间有名□者字东老，家颇藏书，喜宾客，东林当钱塘往来之冲，故士大夫与游客胜士闻其好事必过之，沈亦应接不倦。尝有布裘青巾，称回山人，风神超迈，与之饮，终日不醉，薄暮取食馀石榴皮书诗一绝壁间，曰：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即长揖出门越石桥而去，追蹑之已不见，意其为吕洞宾也。当时名士多和其诗，传于世。苏子瞻为杭州通判，亦和，用韩退之《毛颖传》事云：至用榴皮缘底事，中书君岂不中书。虽以纪实，意亦有在也。

橘极难种，吾居山十年，凡三种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馀，一岁便结实，累然可爱，未几偶岁大寒多雪，即立槁，虽厚以苫覆草拥，不能救也。盖性极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风，与平地气候绝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开半月，盖五七之间如此。今吴中橘亦惟洞庭东西两山最盛，他处好事者园圃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为业也。凡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而培治之功亦数倍于田。橘下之土几于用筛，未尝少以瓦甓杂之。田自种至刈不过一二耘，而橘终岁耘，无时不使见纤草，地必面南为属级，次第使受日。每岁大寒，则于上风焚粪壤以温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虽略备，然材植不甚坚壮，度不过可支三十年即一易。人生不能无役，闲中种木亦是一适。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既皆辟，当岁益种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见隙地皆植之，尽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后使居者视吾室敝则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风霜毁折与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今岁积益，与此山竹无虑增数千竿，松杉生不满三尺者处处有之，桐子已实，伺其坠，多蓄之。冬春之间当与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课择仆之健而愿者两人供役，吾不为无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犹思预植良材为后计，柳子厚诗云：晚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使子厚在，宁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于无伪，能不为伪虽小善，亦有可观，其积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于伪，虽有甚善不特久之，终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阅此类多矣。彼方作为大言以掠美，牵率矫厉之行以夸众，孰不能窃取须臾之誉？或因以得利，然外虽未知，未有不先为奴婢窥其后而窃笑者，虽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处，固自闺门之内，而宾客之从吾游者未尝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并吾席也。吾固无善可称，然终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独有愧乡党里邻，尚能厌服汝曹之心哉！尝记欧阳文忠与其弟侄书有云：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见真伪，此非其家人无与知者，可以书诸绅也。

□史言王逸少性爱鹅，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僻，未易以一概论，如崔铉喜看水牛斗之类，此□何好，然而亦必与性相近类者，逸少风度超然□□于鹅。张素正尝云：善书者贵指实掌虚，腕运而手不知，鹅颈有腕法，倘在是耶？今鹅千百为群，其间必自有特异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即贵售之以为种。盖物各有出其类者，逸少即意有所寓，因□赏其善者也，正素能书，识古人行笔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国史有传其大节，略已备矣，而平生出处，每章奏论事见于谋国者，遗落甚多。先大父、太师兄弟三人皆以司空荫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时犹记太师有亲书其遗事一卷三十四条，今莫知本安在，本院子孙既微，大观末吾尝从求家集及手书稿章，犹得五六十卷，意欲为论次及作家传，久之不能成。丧乱以来图籍零落，今岁曝书追寻，尚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凉笔研可亲终，当成此志，亦欲使汝曹知吾门内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非如乃翁猥退无能也。

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袭，此体但可一试之耳。《下邳侯传》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后世乃因缘换傚不已。司空图作《容成侯传》，其后又有《松滋侯传》，近岁《温陶君》、《黄甘》、《绿吉》、《江□柱》、《万石君》传纷然不胜其多，至有托之苏子瞻者，妄庸之徒遂争信之。子瞻岂若是之陋耶？中间惟《拔仲》一传杂药名为之，其制

差异，或以为子瞻在黄州时出奇以戏客，而不以自名。余尝问苏氏诸子，亦以为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馀于文者不能为也。

神仙出没人间不得为无有，但区区求遇其人而学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为仙，理岂有是乎？今乡里之善人见不善人且耻与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轻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尝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顾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祸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药饵，使寿考康强，非见之也，彼自以类求耳。唐人多言颜鲁公为神仙，近世传欧阳文忠公、纬魏公皆为仙，此复何疑哉！

自古夷狄乱华无甚于刘元海，其得志无几，而子和卒见弑，至聪遂亡，曾不及二□年。其次安禄山不二年，亦弑于庆绪。阿保机虽仅免于弑，不及反，因以帝羓归。元昊称兵西方才五六年，其末弑于佞令哥。天之于善恶逆顺不可欺如此。桀纣为虐，所杀中国之人犹可数计，而皆以亡天下，纣不免诛死。岂有裔夷长驱涂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为量数，而得令终耶？今金贼犯顺亦已十年，以天道言之，数之一周也，其将有禄山、元海之变乎？

《孟子》言“乌是何言也”，乌盖齐鲁发语不然之辞，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于汝颍。《汉书》记故人见陈涉言：“夥，涉之为王耽耽者”，夥吴楚发语惊大之辞，亦见于今。应邵：亦祸音。非是，此唇音，与坏相近。《公羊》记州公如曹，以齐人语过我为化我，今齐人皆以过为夬音。欧阳文忠记打音本谪耿切，而举世讹为丁雅切，不知今吴越俚人正以相殴击为谪耿音也。

吴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不知其何据，前此夏雨时行，雨之所及必广，自分龙后则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间每雷起云簇，忽然而作，类不过移时，谓之过云，雨虽三二里间亦不同，或浓云中见若尾坠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谓之龙挂。深山大泽龙蛇所居，其久而有神，宜有受职者，固无足怪。屋庐林木之间时有震击而出，往往有隙穴见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龙之懒而匿藏者也。佛老书多言龙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龙之类益不一，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长贰佐属，其勤惰、材不材为之长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闽人也，与苏子容、吕晋叔同学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罢举，久不相闻。嘉祐中二公在馆下，一日忽见舣舟汴岸，坐于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见之，邀与归，不可，问其别后事曰：初倒箧中有钱百千，以其半买此舟，往来江湖间，意所欲往则从之，初不为定，正以其半居货，间取其赢以自给，粗足即已，不求有馀，差愈于应举觅官时也。二公相顾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还，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谒之，则舟已不知所在矣。归视其刺之末有细字小诗一绝云：集贤仙客问生涯，买得鱼舟度岁华。案有黄庭樽有酒，少风波处便为家。讫不复再见。顷见王仲弓说此。

山林园圃但多种竹，不问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潇然，竹之类多，尤可喜者筀竹，盖色深而叶密。吾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杂众色有之，意数年后所向皆竹矣。戊申己酉间二浙竹皆结花而死，俗谓之米竹，于是吾所植亦槁尽，今所存惟介竹数百竿尔。方其初花时老圃辄能识之，告吾亟尽伐去，存其根则来岁尚可复生，而余终不忍，至已槁而后伐，则与其根俱朽矣。比虽复补种而竹种已难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犹更须三五年始可望其千云蔽日。今日有告余种竹法者，但取大竹，善掘其鞭，无使残折，从根断取其三节，就竹林烧其断处，使无泄气，种之一年即发细笋，掘去勿存，次年出笋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插柳者烧其上一头则抽条倍长，鬻牡丹者烧其柄或蜡封即不蔫，盖一术也。当即试之，然种竹须当五六月，虽烈日无害小瘁，久之复苏。世言五月十三日为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种也。杜子美诗云：西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余旧用其言，每以腊月种，无一竿活者，此亦余信书之弊而见事迟也。

刘惔盛暑见王导，导以腹熨弹棋局云：何乃渹。惔出，人问王公何如，惔曰：未见他异，唯闻吴语。当谓渹为冷，吴人语也。今二浙乃无此语。

世以登科为折桂，此谓郤诜对策东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来用之，温庭筠诗云：犹喜故人新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其后以月中有桂，故又谓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为蟾，以登科为登蟾宫。用郤诜事固已可笑，而展转相讹复尔，然文士亦或沿袭因之弗悟也。

丁仙现自言及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诸谑，往往因以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非为优戏，则容貌俨然如士大夫。绍圣初修天津桥，以右司员外郎贾种民董役，种民时以朝服坐道傍持挝亲指麾，役工见者多非笑。一日桥成，尚未通行，仙现适至，素识种民，即诃止之，曰：吾桥成，未有敢过者，能打一善诨当使先众人。仙现应声云：好桥好桥。即上马急趋过，种民以为非诨，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讥己也。

韩忠宪公罢政事，尝语康公兄弟以马伏波论少游

事云：吾已无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为乡里善人守坟墓亦足矣。康公既葬，忠宪许昌仕浸显，一日归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即挂冠归，以终公志，为文自誓。元丰末谪守邓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语，求致仕章十上。时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见卿宜力国事，当亦必以为然。康公犹请不已，乃就易许昌，曰：可以守坟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几再入为相。

韩宗武云杜子美诗：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馀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蛮溪豪族小动摇，世封刺史非时朝。蓬莱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代宗纪》：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反，逐其节度张休，或疑宫中二字恐误读。《韦伦传》言宦者吕太一，则盖中人为宫市于岭南者尔，故称市舶使。此诗似为哥舒晃作，太一以广德二年反，晃大历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相去盖十年。自此诗而上至《青丝》五篇，疑皆失其题，故但以句首语名之，所以读者多不能遽了。《魏□古传》复有荐洹水令吕太一在开元间，与大历亦相反，此别一人，姓名适同尔。

浙东溪水峻急，多滩石，鱼随水触石皆死，故有溪无鱼，土人率以陂塘养鱼，乘春鱼初生时取种于江外，长不过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细切草为食，如食蚕，谓之鱼苗，一夫可致数千枚，投于陂塘，不三年长可盈尺。但水不广，鱼劳而瘠，不能如江湖间美也。《大业杂记》载吴郡送太湖白鱼种子，置苑内海中水边，十馀日即生。其法取鱼产子着菰苻上者，刈之曝干，亦此之类。但不知既曝干，安得复生？必别有术。今吴中此法不传，而太湖白鱼实冠天下也。

虎丘山，晋王珣故居，珣尝为吴国内史，故与其弟珉皆卜居吴下，旧传宅在城内日华里，今景德寺即是，虎丘乃其外第尔。珣与珉分东西二宅，本在山前，后舍为寺，号东西寺。今寺乃在山巅下，瞰剑池，父老以为会昌寺，废其地，归于民，今为田者犹能指其故处。大中寺复乃迁于上，则非复珣之旧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谓之西庵，盖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庐与景德寺为邻，自虏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丘偶独存其胜，概犹为吴下第一也。

徐复所谓冲晦处士者建州人，初亦举进士，《京房易》世久无通其术者，复尝遇隐士得之，而杂以六门遁甲，自筮终身无禄，遂罢举。范文正公知苏州，尝疑夷狄当有变，使复占之，复为言西方用师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当骚然。故文正益论边事，□元昊叛无一不验者。仁宗闻而召见，问以兵事，曰：今岁直小过，刚失位而不中，惟强君德乃可济尔。命以大理评事，不就，赐号而归杭州万松岭，其故庐也。时林和靖尚无恙，杭州称二处士，而和靖卒乃得谥。与复同时者又有郭京，亦通术数，好言兵而任挟不伦，故不显。

道家有言三尸，或谓之三彭，以为人身中皆有是三虫，能记人过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谗之上帝，故学道者至庚申日辄不睡，谓之守庚申，或服药以杀三虫，小人之妄诞有至此者！学道以其教言，则将以积累功行，以求升举也，不求无过，而反恶物之记其过，又且不睡以守，为药物以杀之，岂有意于为过，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为神仙者乎？上帝照临四方，纳三尸阴告而谓之谗，其悖谬尤可见。然凡学道者未有不信其说，柳子厚最号强项，亦作《骂尸虫文》，且唐末犹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会终南大极观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师托是以惧为恶者尔。据床求枕，作诗以示众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长与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尔三彭说是非。投笔鼻息如雷。诗语虽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为是言者，孰谓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后，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赦书求官，缣素虽弊，字画犹如新。其最上广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书旧衔赵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后书告词，先言门下，末言主者施行，犹今之麻词也，开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后低项列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殿学士云云萧嵩宣，中书侍郎阙知制诰王丘奉行。此中书省官也。再起项列侍中兼吏部尚书弘文馆学士臣光庭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年月日。画制可者门下省官也。再列尚书左丞相阙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云云，璟侍中云云。盖光庭前衔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甫、彤告某官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者尚书省官也。璟与林甫、彤三名皆亲书，大如半掌，极奇伟，盖裴光庭、宋广平、李林甫，彤当为韦彤，中书省官书姓，而门下、尚书省则不书，光庭以兼吏部尚书故，再见于尚书省官而不名，萧嵩、裴光庭学士结衔皆在官下。余见唐告多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书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辞但前不言敕而言门下为异尔。兵兴以来，先代遗迹存者无几，可以示后生之乐多闻者也。

晏元献为参知政事，仁宗亲政，与同列皆罢，知亳州。先有摘其为章懿太后墓志，不言帝所生以自结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涡水，见蛙有跃而登木捕蝉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与坠地，遂作《蜩蛙赋》，略云：匿蓁质以潜进，跳轻躯而猛噬。虽多口以连获，终扼吭而弗制。欧阳文忠滁州之贬，作《憎蝇赋》，晚以濮庙事亦厌言者屡困不已，又作《憎蚊赋》，苏子瞻扬州题诗之谤作《黠鼠赋》，皆不能无芥

蒂于中而发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为能忘心。

赵康靖公初名禋，直史馆，黄宗旦名知人，一见公曰：君他日当以笃厚君子称于世。因使改名约己，而忽梦有持文书示之若公牒者，大书赵概二字，初弗悟，既又梦有遗之书者，题云：秘书丞通判汝州赵概，始疑其或喻己，乃改后名。后六年登科，果以秘书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尔。议者或汝字篆文与海字相近，公梦中或不能详也。既稍显，又梦与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题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诰赵概。后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为学士。礼部王文安公为三司使同会。偶为书题名记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诰召入两人。相顾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梦，晚作《见闻记》，其一篇书当时诸公间梦事甚详。

刘原甫廷试本为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为编排试卷官。既拆号，见其姓名，遂自陈请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编排官无与，但以号次第之耳。文安犹力辞不已，遂升贾直孺为魁，以原甫为第三。

陆龟蒙作《怪松图赞》，谓草木之性本无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阳气作于内，则愤而为怪。范文正公初数以言事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每目为怪人。文正知之，及后复用为西帅，上疏请城京师以备虏，曰：吾又将怪矣。乃书《龟蒙赞》以遗当权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于搢绅中独如妖，言既龃龉不得伸，辞因乖戾，得无如龟蒙之松乎？时虽知其讽己，讫不能尽用其言。

世言迟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汉即有此语。二十八星谓之舍或谓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一字而分二义者多以音别之，如自食为食，食人则音伺，自饮为饮，饮人则音荫之类是矣。盖应留而留则为平音，应去而留则为去音，逗遛亦同此义。

颜鲁公真迹宣和间存者犹可数十本，其最著者《与郭英乂论坐位书》在永兴安师文家，《祭侄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观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阁待制王质家，《寒食帖》在钱穆甫家，其馀《蔡明远帖》、《卢八仓曹帖》、《送刘太真序》等不知在谁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为二，人多见其前段，师文后乃并得之，相继皆入内府，世间无复遗矣。

钱穆甫为如皋令，会岁旱蝗发，而泰兴令独给郡将云：县界无蝗。已而蝗大起，郡将诘之，令辞穷乃言县本无蝗，盖自如皋飞来，仍檄如皋，请严捕蝗，无使侵邻境。穆甫得檄，辄书其纸尾报之曰：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未几传至郡下，无不绝倒。

《左氏》记晋平公梦黄熊事亦见《国语》，二本皆作熊字，韦氏《国语注》遂以为熊罴之熊。杜预于《左氏》不言何物，世多疑熊当如《尔雅》"鳖三足为能"之能，谓传写有衍文，据陆德明《左氏释文》直以为能字，音奴来反，则固已云尔。不知以意删其文耶？或别有据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贤能之能字书以为兽名，坚中而强力，则熊也，是熊字或为能，能字或为熊，初未尝有别。熊罴之熊，能鳖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随其所称，则何必更论衍文，正当读为能尔。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学，虽补注《国语》略能辨之，以正韦氏之误，然意不尽彻，终不免改熊为能也。

吾明年六十岁，今春治西坞隙地作堂其间，取蘧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赵清献年五十九，闻雷而得道，自号知非子，此真为伯玉者也。今吾无清献之闻，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将求为伯玉耶？夫伯玉亦何可求为，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隐几非昔之隐几者也，古之人于一隐几之间犹有所辨，尚何论六十年，岂不知其有与物俱迁而独存者乎？苟知存者之为是，则迁者无物而不非也。自是观之，则吾亦可以少税驾于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于州治之西庑，名之曰不惑，吾以为僭，然吾有志学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愿学者未尝废，亦粗以为不至于颠迷流荡而丧其本心者，虽求为伯玉可也。

汉末五斗米道出于张陵，今世所谓张天师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谓之米贼，与张角略相同。张鲁盖陵之孙，然其法本以诚信不欺诈为本，而鲁为刘焉督义司马，因与别部司马张修共击汉中太守苏固，遂袭杀修而夺其兵，恶在其不欺诈耶？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胜，必非惑于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卢循入会稽，其子徽之为太守，以入静室求鬼，兵不设备，遂为循屠其家，亦可见矣。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然犹以角字为讳而不敢道也。

杨子云谓严君平为蜀庄，避武帝之讳也，其称李仲元益与君平为一□人。班固作《王吉传序》载君平与郑子真事甚详，而不及仲元。颜师古以《三辅决录》君平名遵子，真名朴。余读《蜀志》秦宓《与王商书》论严君平、李弘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遭《法言》，今名必沦。又以知仲元盖名弘，但惜其行事不著尔。

石林燕语

[宋]叶梦得撰　葛焕礼整理

《石林燕语》十卷，宋叶梦得（一〇七七——一一四八）撰。叶梦得字少蕴，号石林居士，一生屡经仕宦，学问博洽，著述甚丰。该书多记载北宋朝堂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尤详于官制科目，“颇足以补史传之缺。”文中并附有南宋宇文绍奕所作《石林燕语考异》，“辨驳详确者十之八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使得内容更为信实。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校了说郛本和中华书局整理本等。

原　序

宣和五年，余既卜别馆于卞山之石林谷，稍远城市，不复更交世事，故人亲戚时时相过周旋。岖岩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穷谷无事，偶遇笔札，随辄书之。建炎二年，避乱缙云归。兵火荡析之余，井闾湮废，前日之客死亡转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洊罹变故，志意销瞟，平日所见闻，日以废忘，因令栋更裒集为十卷，以《石林燕语》名之。其言先后本无伦次，不复更整齐。孔子语虞仲、夷逸曰：“隐居放言”；而公明贾论公叔文子曰：“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议？抑谓初无意于言而言，则虽未免有言，以余为未尝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

卷　一

太祖皇帝微时，尝被酒入南京高辛庙，香案有竹桮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为圣筊。自小校而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得圣筊。天命岂不素定矣哉！晏元献为留守，题庙中诗，所谓“庚庚大横兆，謦欬如有闻。”盖记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伪诸国，皆无甚难之意。将伐蜀，命建第五百间于右掖门之前，下临汴水，曰：“吾闻孟昶族属多，无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赐之。召李煜入朝，复命作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尝亲幸视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园池，导惠民河水注之。会煜称疾，钱俶先请觐，即以赐俶。二居壮丽，制度略侔宫室。是时，诸国皆如在掌握间矣。昶居后为尚书都省，俶居至钱思公惟演，亦归有司，以为冀公宫锡庆院，今太学其故地也。

《考异》：礼贤宅在京城南，钱俶入觐太祖，以此馆之。至太宗初，俶纳土始赐焉，非俶先请觐即赐也。钱思公与诸弟乞归之有司，非思公独请也。

汉凡王宫，皆曰“禁中”；后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为“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称“诏”，武后名照（照疑曌），遂改“诏”为“制”。肃、代后，集贤院有待制之名，即汉东方朔之徒所谓“待诏金马门”者也。京师大内，梁氏建国，止以为建昌宫，本唐宣武节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后唐庄宗迁洛，复废以为宣武军（案：此句旧本脱“武”字，今据《五代会要》增正）。晋天福中，因高祖临幸，更号大宁宫，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罗城，盖周世宗始为之。

《考异》：汉制度云：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四曰戒敕（见蔡邕《独断》）。此云天子之命通称“诏书”，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则待制名非始于肃、代以后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术数之士皆处之，谓之“待诏”。即待诏之名，初不改也。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乃诏图洛阳宫殿，展皇城东北隅，以铁骑都尉李怀义与中贵人董役按图营建。初命怀义等，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与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惟大庆殿与端门少差尔。宫成，太祖坐福宁寝殿，令辟门前后，召近臣入观。

谕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处，汝曹必见之矣！"群臣皆再拜。后虽尝经火屡修，率不敢易其故处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为开宝皇后，移居东宫，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庆。后中书门下请为皇太后建宫立名，于是，诏筑宫曰万安。明肃太后既临朝，不筑宫，止名所居殿曰会庆。明肃上仙，遗诏进太妃杨氏为皇太后，乃名所居为保庆，号保庆太后。讫治平，慈圣宫曰慈寿，元祐宣仁宫曰崇庆，建中钦圣宫曰慈德，皆遵用万安故事也。崇宁初，元符太后宫称崇恩，盖进太后故礼，加于开宝云（案："崇宁初"以下，原本误另作一条，据文义当合为一，今改正）。

崇政殿即旧讲武殿，惟国忌前一日，及军头司引见，呈试武艺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顷，以衫帽再坐。忌前则服淡黄衫皂带，自延和殿出，降阶由庭中步至，不乘辇；遇雨，然后行西廊。皆祖宗之旧也。从官独二史得入侍。旧制不甚大。崇宁初，始徙向后数十步。因增旧制，发旧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两旁碾波涛戏龙，文如屈发，制作极工妙。余为左史时，每见之。盖古殿其下必有宝器为之镇。今乘舆行幸，最近驾前所持玉斧是也。

东华门直北有东向门，西与内东门相直，俗为之鸬门，而无榜。张平子《东京赋》所谓"谬门曲榭"者也。薛综注："谬，屈曲斜行，依城池为道。"《集韵》："谬字或作篸"，以为宫室相连之称。今循东华门墙而北转，东面为北门，亦可谓斜行依墙矣。凡宫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启圣禅院，太宗降诞之地，太平兴国中既建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诞于西京山子营，久失其处。真宗朝，尝遣人访之。或以骁胜营旁马厩隙地有二冈隐起为是。复即其地建应天禅院，以奉太祖。天圣中，明肃欲置真宗神御其间，而难于遗太宗，因以殿后斋宫并置二殿，曰三圣殿。庆历中，始名太祖殿曰兴先，太宗曰帝华，真宗曰昭考。

《考异》：昭考当作昭孝。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琼林苑，乾德中置。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园，因以皇城宜春旧苑为富国仓，遂迁于此。玉津园，则五代之旧也。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车驾临幸毕，即闭。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金明，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宜春，俗但称庶人园，以秦王故也，荒废殆不复治。祖宗不崇园池之观，前代未有也。

太祖尝问赵中令："礼何以男子跪拜，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询遍礼官，皆无知者。王贻孙，祁公溥之子也，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也。则天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所载为证。赵大赏。天圣初，明肃太后垂帘，欲被衮冕，亲祠南郊，大臣争莫能得。薛简肃公问："即服衮冕，陛下当为男子拜乎？妇人拜乎？"议遂格。礼九拜，虽男子亦不跪，贻孙之言盖陋矣。简肃亦适幸其言偶中，使当时有以贻孙所陈密启者，则亦无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简肃之抗论也。

母后加谥自东汉始。本朝后谥，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献明肃尝临朝，特加四字。至元丰中，庆寿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为谥议请于朝，诏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犹惧未尽，始仍故事，遂谥慈圣光献。自是宣仁圣烈与钦圣宪肃，皆四字云。

《考异》：始仍故事，当作姑仍故事。诏云：今以四字为谥，大惧未足形容万一，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谥。

熙宁末年旱，诏议改元。执政初拟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负戈。"继又拟丰亨，复曰："不可！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改元丰。

范鲁公质、王祁公溥皆周朝旧相。太祖受禅时，质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质罢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禅代之际，疑间不生，虽二人各有贤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质性本卞急，好面折人过，然以廉介自居，未尝营生事，四方馈献皆不纳。太宗尝论前宰相，以质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为称。溥宽厚，喜荐导后进。罢相时，其父尚无恙，犹常执子弟之礼不废。贻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张伯玉皇祐间为侍御史，时陈恭公当国。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时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黄门谕旨劳之，曰："闻卿贫，无虑，朕当为卿治装。"翌日，中旨三司赐钱五万，恭公犹执以为无例。上曰："吾业已许之矣。"卒赐之。祖宗爱惜财用如此，又见所以奖励言官之意也。

明肃太后上徽号初，欲御天安殿，即今大庆殿也。王沂公争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册，有司援文德故事为请，宣仁不许，令学士院降诏。苏子瞻当制，颇斥天圣之制，犹以御文德为非是。既进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别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闻者无不畏服。是岁，册礼止御崇政殿。

《考异》：按子瞻草诏云：矧予凉薄，常慕谦虚，岂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处之无过之地，乃是爱君之深。内批常慕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有昔非之议，可叙述太皇太后硕德，实不及章献，不敢必依章献御文德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进入。

韩魏公为英宗山陵使。是时，两宫常为近侍奸人所间。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帘帷御封至，魏公持之

久不发，忽自起赴烛焚之。使者惊恳曰："有事当别论奏，安可辄焚御笔？"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归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顷，外传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问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发，焚之矣。"二使归报，慈圣太后叹息曰："韩琦终见事远，有断。"

《考异》：英宗当作仁宗。

大辽国信书式，前称月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国徽号皇帝阙下，入辞，次具使副全衔，称今差某官充某事国信使副，有少礼物，具诸别幅，奉书陈贺不宣，谨白，其辞率不过八句。回书其前式同，后具所来使衔，称今某官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谨白，不具副使衔，辞亦不过八句。元祐间，宣仁太后临朝，别遣太后使副以皇帝书达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尔。贺书亦如之。

元祐垂帘，吕司空晦叔当国。元日，欲率群臣以天圣故事，请太后同御殿，行庆会称贺之礼。宣仁谦避不从，止令候皇帝御殿礼毕，百官内东门拜表而已。苏子容当制，作手诏云："顾惟菲凉，岂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当几合于前规。"是岁，进《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寿春朝近外廷，诏恩不许会公卿。即时二史书谦德，只使群官进姓名。"

国朝典礼，初循用唐《开元礼》，旧书一百五十卷。太祖开宝中，始命刘温叟、卢多逊、扈蒙三人，补缉遗逸，通以今事，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又《义纂》一百卷，以发明其旨，且依《开元礼》，设科取士。嘉祐初，欧阳文忠公知太常礼院，复请续编，以姚辟、苏洵掌其事，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议者病其太简。元丰中，苏子容复议，以《开宝通礼》及近岁详定礼文，分有司、仪注、沿革为三门，为《元丰新礼》，不及行。至大观中始修之，郑达夫主其事。然时无知礼旧人，书成颇多抵牾，后亦废。

士大夫家庙，至唐以来不复讲。庆历元年郊祀赦，听文武官皆立庙，然朝廷未尝讨论立为制度，无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为相，乃始请下礼官定议，于是请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而其详皆不尽见。文潞公为平章事，首请立庙于洛，终无所考据，不敢轻作。至和初知长安，因得唐杜佑旧庙于曲江，犹是当时旧制，一堂四室，旁为两翼。嘉祐初，遂仿为之。两庑之前，又加以门，以其东庑藏祭器，西庑藏家牒。祊在中门之右，省牲展馔涤濯等在中门之左。别为外门，置庖厨于中门外之东南。堂中分四室，用晋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为主。唐周元阳《祀录》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为四时祭之节。前祭皆一日致斋，在洛则以是祭，或在他处则奉神板自随，仿古诸侯载迁主之义。公元丰间始致仕归洛，前此在洛无几，则庙不免犹虚设，乃知古今异制，终不可尽行也。

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王制》言：天子五庙，曰：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则皇考者，曾祖之称也。自屈原《离骚》称"朕皇考曰伯庸"，则以皇考为父。故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祔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后世遂因不改。汉议宣帝父称，蔡义初请谥为悼，曰悼太子；魏相以为宜称尊号曰皇考。则皇考乃尊号之称，非后世所得通用。然沿习已久，虽儒者亦不能自异也。

《考异》：《曲礼》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没称皇考，于《礼》本无见，非也。

治平中，议濮安懿王称号，学士王禹玉、中丞吕献可、谏官范景仁、司马君实等，皆谓宜称皇伯，此固显然不可。欧阳永叔为参政，尤诋之。五代史书追尊皇伯宗儒为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说。然遂欲称考，则不免有两统贰父之嫌，故议者纷然久不决。慈圣光献太后内出手诏，令称"亲"。当时言官亦力争而止，以诸侯入继，古未有也。自汉宣帝以来始见之。魏相以为宜称皇考，此固亡乎《礼》之礼，而哀帝称定陶王为恭皇，安帝称清河王为孝德皇，则甚矣。礼以王以皇以显冠考，犹是尊称，若举谥而加皇，乃帝号，既不足辨父子，子而爵父，此正礼之所禁也。曾子固尝著议，以为父没之通称，施于为人后之义为无嫌，此盖附永叔之意。当时群议既不决，故仍旧，但称濮安懿王，盖难之也。

《考异》：时吕献可为御史知杂，范景仁为翰林学士，此云吕中丞、范谏官，非也。曾子固谓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如礼之皇考则曾祖也；汉宣帝父称尊号曰皇考，则加考以皇号也；屈原称皇考曰伯庸之类，则父没之通称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详，而以悼园称皇立庙为非。今二说中，专举其父没之通称一句，以为附永叔之意，亦未尽也。若谓皇乃帝号，则或曰皇考，或举谥而加皇，苟以为不可，则一也，岂得执一以为亡礼乎？既以濮议称皇伯为显然不可，又以称考为有两统贰父之嫌，然则当何称乎？欧阳公尝辩二父则有之，而非两统也。然则两统或可以言嫌，而贰父亦谓之嫌，非也。

皇祐、治平，天下财赋岁入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出入略相当。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治平加二万余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治平加一千万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丰中，曾子固尝请欲推考所从来，悉为裁损，使岁入如皇祐、治平，而禄吏奉郊之费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类推之，岁入以亿万为率，岁但省三之一，则三十年当有九亿万，遂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议格不行。此虽论其大约，未必尽然，要之言节用，似当略仿此，可以得实效，愈于毛举目前琐碎，徒为裁减之名，而讫不能行也。

仁宗庆历初，尝诏儒臣检讨唐故事，日进五条，数谕近臣，以为有补，其后久废。元祐间，苏子容为承旨，在经筵复请如故事。史官学士采新旧《唐书》诸帝所行，及群臣献纳，日进数事，因诏讲读。官遇

不讲日，各进汉、唐故实二事，子容仍于逐事后略论得失大旨，当时遂以为例。

濮议，廷臣既皆欲止称皇伯，欧阳文忠力诋以为不然，因引《仪礼》及《五服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则是虽出继，而其本生犹称父母也，是以汉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称皇考。时未有难之者。惟司马君实在谏院独疏之，云：“为人后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则无以为称，非谓其得称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为皆不识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则无嫌，故可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光武起布衣，虽名中兴，与创业同，使自立七庙犹不为过，况但止称皇考。今上为仁宗子，而称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谓称皇伯不然，君实虽辩之力，然无据依，亦终不能夺文忠也。

《考异》：按两制等议，谓礼律为父母报云者，势当然不可，云为叔伯报也。赵大观又引“去妇出母”为证，则当时论难非独温公，而此云未有能难之者，惟司马君实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无以夺之，又云君实终不能夺文忠也，则二者孰是？况二公各持其论，终未尝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满万户，始开国。贾文元罢相，知北京，未满万户，以出师佐平贝州功，特封安国公，其后以武胜军节度使入为祥源观使，留京师，请还节。仁宗特置观文殿大学士宠之。观文有大学士，自文元始。苏子容挽辞所谓“大邦开国赏元勋，秘殿升班宠旧臣”是也。

故事，台官皆御史中丞知杂与翰林学士互举，其资任须中行员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历通判，非特旨不荐，仍为里行，此唐马周故事也。议者颇病太拘，难于应格。熙宁初，司马君实为中司，已请稍变旧制；及吕晦叔继为中司，遂荐张戬、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骤用李资深，以秀州军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命下，宋次道当制，封还词头；已而次命李才元、苏子容，皆不奉诏，盖谓旋除中允而命，犹自选人而除也。三人皆谪，卒用资深。近岁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资深始也。

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后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后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为判院，是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攽、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曰“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官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讲学士以工部尚书知曹州，仍旧职。翰林侍讲学士外除，自昺始。张文节公知白求罢参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读学士，知天雄军。翰林侍读学士外除，自知白始。昺班翰林学士上，从其官也。

卷 二

《周官》“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尔。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谓之“卿”。唐制，宰相对正衙，皆立而不奏事，开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盖以其论事难于久立。本朝范鲁公为相，当禅代之际，务从谦畏，始请皆立；则今经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师尊之，亦以讲读难久立故也。太祖开宝中，召王昭素讲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国子监，召学官李觉讲，皆赐坐。此出一时特恩，非讲官例也。

《考异》：《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论道经邦，则坐而论道，非谓五等诸侯也。五等诸侯岂得云非人臣乎？《周官》孤卿大夫与三公皆不同，岂得云三公而下皆卿大夫乎？三公不必备，何必以卿兼公而通谓之“卿”乎？周公位冢宰，乃公兼卿也。开宝中，乃开宝元年；端拱中，亦端拱元年。

应天府艺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为南京，诏即衙城为大内，正殿以归德为名。当时虽降图营建，而实未尝行。天禧中，王沂公为守，始请减省旧制，别为图以进，亦但报闻。其后夏文庄、韩忠宪、张文定相继为守，有请仅能修祥辉、崇礼二门而已。元丰间，苏子容自南京被召还朝，复以为言，但请以沂公奏先修归德一殿，约为屋百间，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门以真宗东封回，尝驻跸、赐赦、观酺，赐名重熙颁庆楼。犹是双门，未尝改作，内中唯有御制诗碑亭二，余为守时已将倾颓，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元丰官制行，王禹玉为左仆射，蔡持正为右仆射，新省成，即都堂礼上，郎中、员外郎迎于门外。仆射拜厅讫，升厅，各判祥瑞案三道，学士、两省官贺于厅上，中丞、尚书以下百官班于庭下，东西向。仆射降阶就褥位，直省官赞揖；台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辞贺，复位；直省吏赞拜，仆射答拜；退即尚书省燕，侍郎、给舍以上，及中丞、学士皆与。时有司定仪制以闻，禹玉等拜辞，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后为相者，初正谢即辞，例从之，故唯此一举而已。

元丰官制行，吴雍以左司郎中出为河北都转运使。是时，神宗方经营朔方，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龙图阁。都司除职，自此始。其后文及甫自吏部员外郎出知陕府，潞公在洛便养为请，欲以示优礼，亦除直龙图阁。郎官除职，自此始，皆非常例

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有得职者。至元祐间，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转运使，范纯粹自右司郎中除京东转运使，皆除直龙图阁，用吴雍例也。

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曹寓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迁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为都省令厅，在中，仆射厅分左右，凡为屋一千五百八十间有奇。六曹列于后，东西向，为屋四百二十间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间有奇，合四千一百间有奇。时首拜王禹玉、蔡持正为相，至元祐、绍圣间二人皆贬，其后追治元祐党人，吕申公、司马温公、吕汲公、范忠宣、刘莘老皆贬，免者惟苏公一人而已。故言阴阳者，皆谓凡居室以后为重，今仆射厅不当在六曹前。持止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地步，欲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灭裂，余为祠曹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逮前也。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绪在位，于仁宗为伯。故明肃太后临朝，生辰正旦，契丹皆遣使致书太后，本朝亦遣使报之，犹娣妇通书于伯母，无嫌也。至和二年，宗真卒，洪基嗣位，宗真妻临朝，则仁宗之弟妇也，与隆绪时异。众议：每遣使但致书洪基，使专达礼意，其报亦如之，最为得体。元祐初，宣仁临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礼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郑氏以逮为及识，当是有知之称。旧法：祖父母私忌不为假。元丰编敕修《假宁令》，于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谓生时祖父母尚存云尔。然不当言逮事，盖误用礼之文也。原为此法者，谓生而祖父母死，则为不假，存则为假，所以别于父母也。若谓逮事为及见之辞，则礼云不逮父母者，今遗腹子固有不及见父者矣，而母则安有不及见者乎？法初行，安厚卿为枢密，适祖母忌。祖母没时，厚卿才二岁，疑而以问礼部郎官何洵直。洵直虽知法官之误，因欲迁就其说，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为天时一变为有识，欲以三月为限断。过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从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为前殿，谓之“正衙”，即古之内朝也；以紫宸殿为便殿，谓之“上阁”，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别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内朝、燕朝。外朝在王宫库门外，有非常之事，以询万民于宫中。内朝在路门外，燕朝在路门内。盖内朝以见群臣，或谓之路朝；燕朝以听政，犹今之奏事，或谓之燕寝。郑氏《小宗伯》注，以汉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会殿，为周之外朝，而萧何造未央宫。言前殿则宜有后殿。大会殿设于司徒府，则为外朝；而宫中有前后殿，为内朝、燕朝，盖去周犹未远也。唐含元殿，宜如汉之大会殿，宣政、紫宸乃前后殿，其沿习有自来矣。方其盛时，宣政盖常朝，日见群臣，遇朔望陵寝荐食，然后御紫宸；旋传宣唤仗入阁，宰相押之，由阁门进，百官随之入，谓之“唤仗入阁”。紫宸殿言“阁”，犹古之言“寝”，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乱离，宣政不复御正衙，立仗之礼遂废；惟以只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设仗。敬宗始复修之，因以朔望陈仗紫宸以为盛礼，亦谓之“入阁”，误矣。

唐正衙日见群臣，百官皆在，谓之“常参”；唤仗入阁，百官亦随以入，则唐制天子未尝不日见百官也。其后不御正衙，紫宸所见惟大臣及内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则百官无复见天子矣。敬宗再举入阁礼之后，百官复存朔望两朝，至五代又废。故后唐明宗始诏群臣，每五日一随宰相入见，谓之“起居”。时李淇为中丞，以为非礼，请复朔望入阁之礼。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见群臣，不可罢，朔望入阁可复。”遂以五日群臣一入见中兴便殿，为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为入阁，讫本朝不改。元丰官制行，始诏侍从官而上，日朝垂拱，谓之“常参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为“六参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为“朔参官”。遂为定制。

古者天子之居，总言宫而不名，其别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诗》言“自堂徂基”，而《礼》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称殿者。《秦始皇纪》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萧何传》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见。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名宫，疑皆起于秦时。然秦制独天子称陛下。汉有鲁灵光殿，而司马仲达称曹操，范缜称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则诸侯王汉以来，皆通称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称殿下，至今循用之，盖自唐始也。其制设吻者为殿，无吻不为殿矣。

本朝未定六参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门外，亢声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毕，即复出，押百官虚拜于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复押，亦百官以序自拜于陛下而出。韩魏公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乐道为中丞，力击之以为不臣，其言难过，然当时议者犹以无故不押班为非礼。故司马君实代乐道，以辰时二刻前朝，退则押班，过则免，遂以为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隶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苏子容元丰中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后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议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崇宁中，蔡鲁公始行之，人不以为善也。

集贤院学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为名而品秩自从其官。故吴正肃公以前执政，资政殿大学士刘原甫以从官翰林侍读学士，皆以疾换授，盖不为要职也。然在学士之列，视待制则为优，故元厚之以天章阁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换授，是岁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苏子容罢知制诰，知亳州；再遇

赦，遂复此职。尝请别其品秩，不报，故其谢表云："惟丽正图书之府，盛开元礼乐之司。在外馆之地则为闲，正学士之名则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践更；近例迁官，皆由两省丞郎而兼领。"又云："惟其恩数之优，当有官仪之别，亦尝自言于公府，岂敢取必于佥谐?"

《考异》：集贤院学士钱若水、陈恕、郭贽，皆自前执政除，非独吴正肃也。吕祐之、吕文仲、李维、盛度皆自翰林学士，晁迥自翰林学士承旨除，非独刘原甫也。李行简自龙图阁待制除，非独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贤院学士除待制者陈升之、李大临、陈绎、曾布、邓绾、沈括、丰稷，皆是。其除龙图直学士者，陈尧咨、任布、任中师、魏瓘、吕居简、李东之、李参、孙长卿、吕溱、宋敏求皆是，亦非独元厚之也。邓绾自御史中丞得罪，元丰元年正月复除待制，则是时集贤院学士次于待制矣。苏子容罢知制诰，岁余会恩知婺州、亳州，入勾当三班院，加集贤院学士。此云罢知制诰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复此职，非也。

国朝讲读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吕文仲为侍读，继而加翰林侍读，寓直于御书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杨文庄公徽之为枢密直学士，以老求罢。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峤三人。又以邢昺为翰林侍读学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学士禄赐并与之同。设直庐于秘阁，侍读更直，侍讲长上。

讲读官自杨文庄等，后冯元、鲁宗道皆以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高若讷以天章阁待制兼侍读，皆不加翰林及学士之名。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后遂为定制。

《考异》：冯元、鲁宗道皆兼侍讲，此云侍读，非也。

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祖平蜀，王著，蜀人，善书，为赵州隆平县主簿。或荐其能书，召为卫尉寺丞、史馆祗候，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自著后，不复除人。著后官亦不显。有翰林学士王著者，自别一人，非此人也。王君玉琪为馆阁校勘，晏元献以前执政留守南京，辟为签书留守判官公事，诏特令带旧职，从之。馆职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为《韩魏公神道碑》。王禹玉为学士，密诏禹玉具故事有无。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张说碑》，德宗作《段秀实碑》，及本朝太宗作《赵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闻，于是御制碑赐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辞也。

唐制：门下省有弘文馆，中书省有集贤殿书院，皆以为藏图书。弘文馆即修文馆也。武德初置，设生徒，使习书，选京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上为直学士，及使他官领直馆。武后垂拱后，以宰相兼领馆务。中宗景龙中置大学士，至开元初，乾元殿写四部书置乾元院，后改丽政修书院，又改集贤，直学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带弘文、集贤大学士，遂为故事。

梁迁都汴，贞明中始于右长庆门东北，设屋十余间，谓之"三馆"，盖昭文、集贤、史馆也。初极卑隘。太宗太平兴国中，更命于左升龙门里，旧车辂院地改作，置集贤书于东庑，昭文书于西庑，史馆书于南庑，赐名崇文院，犹未有秘书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秘阁，命李至兼秘书监，宋泌兼直阁，杜镐兼校理，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然皆但有书库而已。元丰官制行，遂改为秘书省。

唐贞观初，始置史馆于门下省，以他官兼领，秩卑者以为直馆，宰相莅修撰。开元中，李林甫为监修国史，始迁于中书省。复置史馆修撰，迄五代，遂为故事。本朝乾德初，首以赵韩王监修国史，修撰之外复有编修、校勘、勘书。校勘，编修随时创制不一，旧但以书库吏钞录报状论次，其后遂命进奏院及诸司，凡诏令等皆关送。开宝后，命中书枢密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淳化中，张秘请别置起居院，为左右史之职，以梁周翰、李宗谔为之。凡长春崇德殿宣谕陈列事，中书以《时政记》记之，枢密院则本院记之，其余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记录，月终送史馆；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别记言动为起居注。元丰官制行，左右史所书如旧，各为厅于两后省，史馆归之。著作局、国史院有故，则置假左散骑常侍厅为之，而后始以宰相监修。

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庄宗复旧名，遂改为枢密院直学士。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以冯道、赵凤为之，班翰林学士上，盖枢密院职事官也。本朝枢密院官既备，学士之职浸废，然犹会食枢密使厅。每文德殿视朝，则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与学士皆为职名，为直学士之冠，不隶枢密院。升殿侍立，为枢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书补外，除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则除枢密直学士，相呼谓之"密学"。

元昊请和，欧公具当时议论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三说皆力破之，以为不和害少，和则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类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谓数年以来，庙堂劳于斡运，边鄙劳于戎事，苟欲避此勤劳，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也。无识之人欲急和，谓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也。奸邪之人欲急和，谓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事；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也。疲兵懦将欲急和，

谓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惧贼来常败也。陕西之民欲急和，谓其困于调发诛求也。五者，惟陕西之民可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其余可一切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绍兴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几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祐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驳，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官制行，内两省诸厅照壁，自仆射而下，皆郭熙画树石；外尚书省诸厅照壁，自令仆而下，皆待诏书《周官》。苏子容时为吏部侍郎，《谢宰省进官表》云："三朝汉省，已叨过辇之恩；六典《周官》，愿谨书屏之戒。"

元丰间，三佛齐、注辇国入贡，请以所贡金莲花、真珠、龙脑，依其国中法，亲撒于御座，谓之"撒殿"。诏特许之。御延和殿引见，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辇在广州南，水行约四千里至广州；三佛齐，南蛮别种，与占城国为邻。

国朝三公官，未始兼备，惟元丰末年，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郑公、曹济阳守司徒，皆同一时。其后宣和间，蔡鲁公为太师，王将明为太传，郑达夫为太保，方相继两见。

元丰三年，高丽入贡，有日本国车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馆伴官云："诸侯不贡车服，诚知非礼，但本国与中朝，略见日本工拙尔。"诏特许进。

内香药库在谚门外，凡二十八库。真宗赐御制七言二韵诗一首，为库额曰："每岁沈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笔书。"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开成中，诏入阁赐封，官班退立东阶树下是也。殿门外复有药树，元微之诗云："松间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自晋魏以来，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门外搜索，而后许入，谓之"监搜"。御史立药树下。至唐犹然，大和中始罢之。

《考异》：宣政殿庭东西有四松，非皆植松也。诏书乃开成元年正月，赐封当作次对。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非止为奏事官也。药树，有监搜御史监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太和元年诏，今后坐朝，众僚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止，谓宰臣勿搜，非皆罢也。

高丽自端拱后不复入贡。王徽立，尝诵《华严经》，愿生中国。旧俗，以二月望张灯祀天神，如中国上元。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尝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日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碧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会神宗遣海商喻旨使来朝，遂复请修故事。余馆伴时，见初朝张诚一《馆伴语录》所载云尔。

卷　三

唐旧事，门状，清要官见宰相，及交友同列往来，皆不书前衔，止曰"某谨祗候"，"某官谨状"。其人亲在，即曰"谨祗候"，"某官兼起居，谨状"；祗候、起居不并称，各有所施也。至于府县官见长吏，诸司僚属见官长，藩镇入朝见宰相及台参，则用公状，前具衔，称"右某谨祗候"，"某官伏听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此乃申状，非门状也。元丰以前，门状尚带"牒件状如前"等语，盖沿习之久，后虽去，而祗候、起居并称，犹不改。今从官而上，于某官下称"谨状"，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衔，谓之"小状"。他官则前衔与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谨状"，不知有"牒件状如前，谨牒"七字，则"谨状"字自不应重出。若既去此七字，则当称"谨状"。以为恭而反简，自元丰以来失之也。

太平兴国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贵神。而五福所临无兵疫，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岁，入黄室巽宫，当吴分，请即苏州建宫祠之。已而复有言今京城东南有苏村，可应姑苏之名，乃改筑于苏村，京师建太一宫自此始。

枢密使拜罢，旧皆用麻。皇祐中，狄武襄岭南成功回，高文庄若讷为使，罢为群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补其阙，止令舍人院草辞，自是遂为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随宰相入殿。预闻奏事，仗在紫宸，则立殿下，直第二螭头，即其坳处，和墨以记事，故号"螭头"，或曰"螭坳"。自高宗后，前殿不奏事，则二史固无所书矣。本朝记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后殿为次，使候上殿臣僚退，面问所尝言书之，然未尝有敢告之也。后始诏后殿轮日入侍。崇宁初，郑丞相达夫为史官，复建言：并前殿皆入，并立于垛殿，虽存故事，而奏对语略不相闻，亦不敢自书。惟经筵与讲读官并列，嘉祐间，贾直孺所请也。

太祖初削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岁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尝谕近臣，欲候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之费，盖不欲常赋横敛于民。故不隶于三司，今内藏库是也。

狨坐不知始何时，唐以前犹未施用。太平兴国中，诏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则

当时盖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坐，余悉禁，遂为定制。今文臣自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而宗室将军之制，亦不行矣。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商贾庶人有僭乘银装鞍勒、狨毛暖坐等，请禁断。从之。当时以为僭，则非通上下用之矣。今著令谏议大夫以上，及节度使、曾任执政官者，许乘狨坐。此云文臣中书舍人以上，武臣节度使以上，方许用，非也。

参知政事班，旧不与宰相同行。至道中，吕正惠公与寇莱公同为参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莱公意不平，乃请进与宰相同行。莱公罢，复如旧。

服色，凡言赐者，谓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赐也。故执事官服紫，虽侍从以上官，未当其品，亦皆言赐；若官当其品，虽非侍从，如磨勘告便不带赐矣。告不带赐，则亦不当入衔。近见士大夫有误以赐为正服之名，虽官及品，而衔犹沿习言赐，此不惟不知所应服，亦自读其告不审也。

郭进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东，欲以赐之。使尽用甌瓦。有司言：非亲王、公主，例不应用。太祖大怒，曰："进为我捍契丹十余年，使我不忧西北，岂不可比我儿女?"卒用之宅成以赐。进屡辞，乃敢受。太平兴国中，始别赐进宅。或以为因展修相国寺，并入为寺基也。

祖宗驸马都尉宅，主薨，例皆复纳入官，或别赐第。曹沂王宅，许怀德旧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贻永旧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丽甲诸主第，园池尤胜，号"东庄"。和文好贤乐士，以杨文公为师友，其子孙多守家法，一时名公卿率从之游。宣和间，复取为撷芳园，后改崇德宫，以居宁德皇后云。

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渊嘿未尝语。一日经筵，司马康讲《洪范》，至"乂用三德"。忽问："只此三德，为更有德?"群臣耸然。康言："三德虽少，然推而广之，天下事无不皆在。"上曰："然。"

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石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中间晋、宋贴多出王贻永家。贻永，祁公之子，国初藏名书画最多，真迹今犹有为李驸马公照家所得者，实为奇迹。而当时摹勒出待诏手，笔多凝滞；间亦有伪本，如李斯书，乃李阳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后入禁中，被火焚，绛人潘师旦取阁本再摹，藏于家，为绛本。庆历间，刘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为潭本。绛本杂以五代近世人书，微出锋。希白自善书，潭本差能得其行笔意。元祐间，徐王府又取阁本刻于木板，无甚精彩。建中、靖国初，曾丞相布当国，命刘焘为馆职，取淳化所遗与近出者，别为《续法帖》十卷，字多作焘体，又每下矣。

《考异》：淳化官帖，黄鲁直、秦少游所记，皆云"刻板"，此乃云"刻石"，非也。鲁直云："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遗宫僚"，此云"徐王府取阁本刻于木板"，岂各自一事耶?《续法帖跋》云："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书省请以秘阁所藏墨迹，未经太宗朝摹刻者，刊于石，有旨从之。至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内藏缗钱十五万趣其工，以八月旦日毕，厘为十卷，上之。"此云：曾丞相当国，命刘焘别为《续法帖》十卷，非也。

杨文公以工部侍郎卒。旧制，四品不应得谥。王文康公为枢密使，明其尝与寇莱公共议请皇太子决事，以其家奏草上闻，遂特赐谥。李献臣当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渐宫闱，能叶元臣，议尊储极。"文康，莱公婿也。

张仆射齐贤为相时，其母晋国夫人，年八十余，尚康强。太宗方眷张，时召其母入内，亲款如家人。余尝于张氏家见赐其母诗云："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诏云："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祖宗诚意待大臣，简质不为饰，盖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旧官也。置院在枢密院之北，总内诸司及三班内侍等事。国初，与枢密先后入叙班，盖视二府一等也。每除枢密先为使者，必辞请居其下，而后从之。熙宁间，始诏定班枢密副使下。元丰官制行，犹存不废；自王拱辰改除节度使，遂罢不除。元祐间复置，以命张安道，后亦废。

燕乐教坊外，复有云韶班、钧容直二乐。太祖平岭表，得刘氏阉官聪慧者八十人，使学于教坊，赐名"箫韶部"，后改今名。钧容直，军乐也。太平兴国中，择军中善乐者，初曰"引龙直"，以备行幸骑导；淳化中改今名，皆与教坊参用。元丰后，又有化成殿亲事官。

唐中书制诏有四：封拜册书用简，以竹为之；画旨而施行者曰"发日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皆用绢黄纸，始贞观间。或云，取其不蠹也。纸以麻为上，藤次之，用此为重轻之辨。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而已，因谓之"白麻"。今制不复以纸为辨，号为白麻者，亦池州楮纸耳。曰"发日敕"，盖今手诏之类；而敕牒乃尚书省牒，其纸皆一等也。

职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书舍人、宰相得旨，朝退，遣直省官召诣都堂，面传旨召试。被命者致辞，宰相谢之，直省官径引入中书省。前期，侍郎厅设幕次几案于中。就坐少顷，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题目来，即就试中书。具食罢，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纳试卷始上马；翌日进呈，除命方下。盖召试之制也。有思迟不即就者，往往过期，或为留内门，然已不称职矣。嘉祐间，有试而不除，改天章阁待制者。

《考异》：咸平中，黄夷简、曾致尧皆试而不除。

嘉祐七年，司马温公既试，除知制诰，力辞，改天章阁待制。黄、曾虽试而不除，非改待制也。温公虽改待制，非试而不除也。

韩门下维以赐出身，熙宁末，特除翰林学士。崇宁中，林彦振赐出身，用韩例亦除翰林学士。国朝以来，学士不由科第除者，惟此二人。

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凤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后遂为定制。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盖沿习此例。

《考异》：赵凤乃端明殿学士，此云翰林学士，非。此书第四卷亦云赵凤为端明殿学士，云兼学士，非兼也。此云本朝凡兼学士，结衔皆以职名为冠，第四卷又云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殿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云云，前后未免牴牾。

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盖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此也。尚书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仆射又为之长，则出命令之职，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既已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给事中对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祐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后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考异》：此云唐以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后又云唐参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参佐之名。秦、汉至唐有官名虽相沿，而实不同者。尚书，秦官；汉武帝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故萧望之谓"中书，政本"；又云"尚书，百官之本，宜罢"。中书，宦官也。至成帝乃罢中书宦者，置尚书。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改为中书令。此云"自两汉以来，谓中书为政本，中书省出令而门下省覆之"；又云"尚书省但受成事行之"。盖汉、魏所谓尚书、中书者，本出于一，且初未有门下省，今乃以历代官名职制混而言之，非也。

故事：职事官以告老得谢，受命即行；不入谢辞，为其致为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东之自侍读致仕，上特召对延和殿，命坐赐茶，退偕讲读官燕饯于资善堂。后数日，李侍郎受继去，亦用东之故事，召对赐燕。二人皆英宗经筵旧臣，故礼之特厚，非常例也。当时谓之二李。东之，文定公子，素忠谨，乐易。受亦谨慎长者云。

景祐中，宋莒公为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时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

唐参议朝政、参议政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参知政事，盖刘洎为相时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参知，非参佐也。盖宰相非一人，犹言共知尔，而平章乃参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赵中令独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为之副而难其名，召学士陶穀问："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参知政事"对，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轻重失伦，后遂沿习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鲁公；王伯庸榜，韩魏公、文潞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叶祖洽榜，蔡鲁公、赵正夫；惟杨寘榜，王禹玉、韩子华、王荆公三人，皆又连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宁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择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执政者。

元丰末，文潞公致仕归洛，入对时，年几八十矣。神宗见其康强，问其"摄生亦有道乎"？潞公对"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为名言。

馆职初除，故事，皆行启遍谢内外从官以上。从官以中书舍人初除，亦行启遍谢内外。盖惟此两职，试而后除，与直拜命者异，故其礼亦殊。近年，中书舍人行启，但及见任执政而不及外，馆职虽在内，从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子，文德殿后主廊阶下唱喏。宰执出笏，阶上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敛马避。敛马之制久废，前辈记之矣。惟内中横杖子之礼，迄今不敢废也。

旧制，褋头巾皆折而敛前。神宗尝谓近臣，此制有承上之意。绍圣后，始有改而偃后者，一时宗之，谓前为敛巾，遂不复用。此虽非古服，随时之好，然古者为冕，皆前俯而后仰，敛巾尚有遗意也。

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启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会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予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后，乃谓

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旧大朝会等庆贺，及春秋谢赐衣，请上听政之类，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礼部郎官之职，唐人谓之“南宫舍人”。元丰官制行，谓之“知名表郎官”。礼部别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从上官一人掌之。大观后，朝廷庆贺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鲁公乃命中书舍人杂为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于是参取首尾，或摘其一两联次比成之，故辞多不伦，当时谓之集句表。礼部所撰，惟春秋两谢赐衣表而已。

后唐明宗尝入仓观受纳，主吏惧责其多取，乃故为轻量。明宗曰：“仓廪宿藏，动经数岁，若取之如此，后岂免销折乎?”吏因诉曰：“自来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产以偿欠，正为是。”明宗恻然，乃诏“自今石取二升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谓“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堕其计中，遂为民害。近世立“盘量出剩法”，本防吏奸，而州县贪暴者因以敛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数上供及应监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给，监司知之亦不问，“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伞，又服帽，故谓之“重戴”。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参政，则重戴之名有别矣。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郎中而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晓。

宋次道记，金带曾经赐者皆许系，宰相罢免，虽散官，并依旧服笏带。因宣献公为学士，以玉清、昭应宫灾，落职为中书舍人，仍系遇仙花带。李文定天圣中，自秘书监来朝，除刑部侍郎，仍系笏头带，以为经赐许服。景祐中著于诏令。近岁，前执政官到阙，止系遇仙花带。从官非见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随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阁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余建炎中召至扬州行在，以杭州变罢职，官朝请大夫，亲如上制。

元丰以后，待高丽之礼特厚，所过州皆旋为筑馆，别为库，以储供帐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饯亦如之。张安道知南京，独曰：“吾尝班二府，不可为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将迎，已受谒而后报，时以为得体。大观中，蔡元度知镇江，高丽来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历法与本朝素差一日。熙宁中，苏子容奉使贺生辰，适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为庆，而契丹馆伴官不受。子容徐曰：“历家迟速不同，不能无小异；既不能一，各以其日为节，致庆可也。”契丹不能夺，遂从之。归奏，神宗喜曰：“此事难处，无逾于此。”其后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谒而不受，非国礼也。

《考异》：此为熙宁中，第九卷云元丰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契丹历先一日；此云使副欲为庆，契丹馆伴官不受，第九卷云契丹趣使者入贺。皆前后牴牾。按《苏墓志》云：熙宁十年冬至，本朝历先契丹一日，敌疑彼此致庆，当孰从，公言各从本朝历可也。

给事中、中书舍人虽皆四品，给事中自服绯，除受告日，便自易服，盖品应得也。惟中书舍人必俟后殿正谢面赐，乃易服。后殿不常坐，或待数日，则或绯或绿，犹仍其旧服。祖宗时，知制诰皆然，而亦有不赐者。李宪成公谘自知制诰出守荆南尚服绯，以学士召还并赐紫，而后服金带是也。

国朝选人寄禄官，凡四等七资。留守节察判官、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为两使职官；防团军事推官、军监判官，为初等职官；司录、县令、知县为令录；军巡判官、司理、司户、司法、簿尉，为判司簿尉。其升迁之序，则自判司簿尉举令录迁令录；举职官，迁初等职官。自职令荐书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荐书，则迁两使职官，谓之“短般”；以劳叙赏，谓之“循资”。崇宁中，邓枢密洵武建言，以为名实混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卷　四

官制：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与光禄、正议、中散、朝议，皆分左右。朝议、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余并以序迁。大观中，余为中书舍人，奉诏以为非元丰本意，下拟定厘正，乃参取旧名，以奉直易右朝议，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议，正奉易右光禄，宣奉易左光禄，而右银青光禄大夫正为光禄大夫，遂为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书止用定辞。熙宁中，孙巨源为知制诰，建言：君恩无高下，何独于磨勘简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诏各为辞。元丰官制行，惟侍从官而上，吏部检举，奏抄命辞；他官自陈于吏部，奏抄拟迁，而不命辞。

国朝两制，皆避宰相执政官亲。曾鲁公修《起居注》，贾文元为相，其友婿也。当召试，乃除天章阁待制，文元去位，始为知制诰。刘原甫，王文定之甥。文定之为参知政事，乃以侍读学士出知扬州。宋子京、王原叔为翰林学士，子京避莒公改龙图阁学士，原叔避文安改侍读学士，元祐间，苏子由秉政，子瞻自扬州召为承旨，引原叔例请补外，不从。近岁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亲则不除尚书侍郎，门下侍郎亲则不除给事中，中书侍郎亲则不除舍人之类。六曹尚书避亲，多除翰林学士，盖于三省无所隶。异于旧制，自子瞻以来然也。

大驾仪仗，通号“卤簿”，蔡邕《独断》已有此

名。唐人谓卤，橹也，甲楯之别名。凡兵卫以甲楯居外为前导，捍蔽其先后，皆著之簿籍，故曰"卤簿"。因举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卤簿"，为君臣通称，二字别无义，此说为差近。或又以"卤"为"鼓"，"簿"为"部"，谓鼓驾成于部伍，不知"卤"何以谓之"鼓"？又谓石季龙以女骑千人为一"卤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晓。今有《卤簿记》，宋宣献公所修，审以"部"为簿籍之"簿"，则既云"簿"，不应更言"记"。

唐制，节度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继之。盖平章事，宰相之名，以节度使兼，故云尔也。国朝因之。元丰官制，罢平章事名，而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之，亦带节度使，谓之使相。盖以仪同为相也。

《唐书》言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苏瓌为相，以食贵，百姓不足，独不进。然唐人小说所载与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迁除，朋僚慰贺，皆盛置酒馔、音乐宴之，为"烧尾"。举韦嗣立入三品，赵彦昭假金紫，崔湜复旧官，中宗皆令于兴庆池"烧尾"，则非献食天子也。其解"烧尾"之义，以为虎豹化为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烧之乃成人；犹人之新除，必乐饮燕客，乃能成其荣。其言迂诞无据，然谓太宗已尝问朱子奢，则其来盖已久矣。近世献食天子固无是，而朋僚以音乐燕集，亦未之讲也。

庆历五年，贾文元为相，始建议重修《唐书》。诏以判馆阁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察）、赵康靖（概），及张文定、余襄公为史馆修撰。刊修未几，诸人皆以故去，独景文下笔。已而景文亦补外，乃许以史稿自随。编修官置局于京师者仍旧，遇有疑义取证，则移文于局中，往来迂远，书久不及成。是时，欧阳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贬出，独不得预，嘉祐初，文忠还，范蜀公为谏官，乃请以《纪》、《志》属文忠。至五年，书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领提举官。及罢去，陈恭公相，辞不领，乃命参知政事王文安。讫奏书，亦曾鲁公以参知政事领也。

从驾谓之"扈从"，始司马相如。《上林赋》云："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晋灼以扈为"大"，张揖谓"跋扈从横，不案卤簿"。故颜师古因之，亦以为"跋扈恣纵而行"。果尔，纵盖作平声。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为"扈养以从"，犹之"仆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语自何时也。

唐自明皇以诞日为千秋节，其后肃宗为地平天成节，至代宗，群臣请建天兴节，不报。自是历德、顺、宪、穆、敬五帝，皆不为节。文宗大和中，复置庆成节，故武宗为庆阳节。终唐世，宣宗为寿昌节，僖宗为嘉会节，昭宗为乾和节，中间惟懿宗不置。则唐世此礼亦不常，各系其时君耳。千秋节诏天下咸燕乐，有司休务三日；其余凡建节，皆以为例。穆宗虽不建节，而紫宸殿受百官称贺，命妇光顺门贺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门、道士、儒官讨论三教之制。文宗时，又尝禁屠宰，燕会惟蔬食脯醢，后旋仍旧。

熙宁初，改经义取士，兴建太学，讫崇宁罢科，赋每榜魁，南省皆迭为得失。始余中榜，邵刚魁得；次徐铎榜（案：《宋史》及马氏《文献通考》俱作"徐铎"、旧本"铎"讹作"驿"，今改正），余干落；时彦榜，黄中魁得；次黄裳榜，侯绶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宁、毕渐、李釜（案：马氏《文献通考》作"李荃"，咸淳《昆陵志》作"李奎"，旧本作"釜"，未详孰是，今仍原文）、蔡薿榜，章综、李朴、蔡靖、陈国林皆得；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费元量、王瞻、陈宾皆落，不差一人，亦可怪也。时谓之"雄雌解元"。

两京留台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台。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故例不视事。皇祐间，吴正肃公为西京留台，独举其职。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当，有诉于台者，正肃即为移文诘之。尧佐惶恐，奉行不敢异。其后司马温公熙宁、元丰间相继为者十七年，虽不甚预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严，如国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肃，亦必绳治。自创置宫观后，重臣不复为，率用常调庶官，比宫殿给使，请俸差优尔。朝廷既但以此为恩，故来者奔走府廷，殆与属吏无异矣。

国朝侍从官间有换武职者，盖唐袁滋故事，例皆换观察使。如李尚书维自承旨，李左丞衡自三司使，皆然。天圣间，陈康肃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亦换宿州观察使，加检校司徒，知天雄军。陈不乐行，力辞。明肃后以只日御朝，而谕之曰："天雄，朔方会府，敌人视守臣为轻重，非文武兼材不可。"陈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后，遂建节。庆历中，陕西用兵，韩魏公、范文正公、庞庄敏公为帅，皆以龙图阁直学士换观察使，文正恳辞不拜。盖当权者时欲排之，而以俸优为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韩、庞亦辞，遂罢。

臣僚上殿札子，末概言"取进止"，犹言进退也。盖唐日轮清望官两员于禁中，以待召对，故有"进止"之辞。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尽，然后趋出，于内廊赐食，待进止，至酉时放"是也。今乃以为可否取决之辞，自三省大臣论事皆同一体，著为定式。若尔自当为取圣旨，盖沿习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为西讨元帅，自是非亲王不为。安禄山叛，以哥舒翰守潼关，除诸道兵马元帅，始以臣庶为之。至德初，代宗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其后又以舒王谟为荆南等道节度，诸军行营都元帅，加"都"字自是始，此皆实领兵柄。唐末以授钱镠，则姑以名宠之耳。

唐乾元中，以户部尚书李峘为都统淮南、江东、江西节度使，始立"都统"之号。其后以节度使充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节度使充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铎

以司徒、中书令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是也。

高丽自三国以来见于史者，句骊其国号，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来止称高丽。《五代史》记后唐同光元年韩申来，其王尚姓高，则自三国至五代，止传一姓。长兴中，始称“权知国事王建”。王氏代高，当在同光、长兴之间，而史失其传。元丰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贡，建之七世孙也。其表章称“知国王事”，盖习用其旧；而年称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馆、集贤院学士，结衔皆在官下，盖兼职宜然。本朝循用其旧，而他学士则皆冠于官上，此自五代赵凤为之也。始后唐置端明殿学士，以命凤及冯道；后凤迁礼部侍郎，因恳宰相任圜升学士于官上，盖自示其贵重。故本朝观文殿大学士而下，皆以为例，亦世以职为重故尔。若宰相则所贵不待职也。

枢密使，《唐书》、《五代史》皆不载其创始之因，盖在唐本宦者之职。唐中世后，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胜记，本不系职官重轻，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详考。据《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续事始》为蜀冯鉴所作也。

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下，无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之类，则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镛碑》，撰者言“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瑑”之类，则在官上。瑑仍不称知制诰，殊不可晓。不应当时官名而升降，庞杂乃尔也。

尚书省文字下六司诸路，例皆言“勘会”。曾鲁公为相，始改作“勘当”，以其父名会避之也。京师旧有“平准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相，以其父名准，亦改为“平货务”。

唐旧制，集贤书藏于门下省。永泰后，以勋臣罢节制归京师者无职事，欲以慰其意，乃诏与儒臣日并于集贤院待制，仍赐钱三千缗为食本，以给其费。于是郭英乂、孙志直、臧希让、高升、王延昌，与裴遵庆、畅璀、崔涣、贾至、李季卿、吴令圭等十一人皆在选。待制之名，于此盖无别于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孙志直碑》。待制给食入衔，此出一时权宜，后不以为常，故《唐书》载之不详。

向传范，钦圣太后之叔也。在神宗时，已为观察使，历知陕州、沧州矣。神宗即位，徙知郓州。杨绘知谏院，言“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不宜以后族为之”。文潞公在枢府，因称传范在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无私，虽以材选，而每不忘后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记·索隐》训婕为承，妤为佐。字本皆从人。大抵古人取训，各以其意适然者，而字多从省。盖倢，捷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从省去扌。伃为相予，则训佐理亦宜，然后以为妇职，因易人为女耳。

元丰既新官制，建尚书省于外，而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设于禁中，规模极雄丽。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糊纸。尚书省及六曹皆书《周官》，两省及后省枢密、学士院，皆郭熙一手画，中间甚有杰然可观者。而学士院画《春江晓景》为尤工。后两省除官未尝足，多有空闲处，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窃毁盗取。徐择之为给事中时，有窃其半屏者，欲付有司，会窃处有刃痕，议者以禁廷经由，株连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毁者浸多，亦可惜也。

古者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或系之字，则如仲子、季姜之类；或系之谥，则如戴妫、成风之类，各不同。周人称“王姬”、“伯姬”，盖周姬姓，故云。而后世相承，遂以姬为妇人通称，以戚夫人为戚姬，虞美人为虞姬。自汉以来失之。政和间，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族姬”，此亦沿习熟惯而不悟。国姓自当为嬴，余尝以白蔡鲁公，惮于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举修《英宗实录》成，将上，故事当迁一官。曾官已左仆射，乃预辞于上曰：“臣官进一等则为司空，此三公之职也。坐而论道，不可以赏劳。”神宗以为诚，遂从其请。书上，曾独不迁官，人以为得体。

《考异》：时韩忠献进《仁宗实录》，曾宣靖进《英宗实录》。韩奏“窃见宰臣李沆、吕夷简提举编修《太宗实录》及《三朝国史》，并乞书成更不推恩，皆蒙上俞允”云云。曾言“若迁官，臣须改司空，韩琦须改太保，三公亦非赏劳之官。”遂皆许之。然则其同时有韩其，异时有李吕，今止记曾预辞于上，而云“曾独不迁官，人以为得体”，非也。

治平初，议濮庙者六人：吕献可为中丞，吕微仲、范尧夫、赵大观、傅钦之与龚鼎臣为御史。既同时相继被贬，天下号“六御史”。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书其名以为私记，故号“花书”，韦陟“五云体”是也。余见唐诰书名，未见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犹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

祖宗时，监司、郡守荐部吏，初无定员，有其人则荐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轻举。改官每岁殆无几。自庆历后，始以属邑多寡制数，于是各务充元额，不复更考材实，改官人岁遂增至数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者，固不得不慎。其初，治平中，贾直孺为中司，尝以为言，朝廷终莫能处。盖人情沿习既久，虽使复旧，亦不可为也。

祖宗时，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虽中选，止令迁官，而不赐科第；不中者则停见任，其爱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军事推官鲍当等应举合格，始各赐进士及第。自是遂皆赐第。

《考异》：太平兴国五年，见任官赴殿试者六人，惟单悚、周缮赐及第，余皆诸州节度掌书。此云迁官而不赐科第，非皆如此也。

天圣末，诏即河南永安县訾王山建宫，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寝也。宫成，赐名会圣，改訾王山为凤台山。自是祖宗山陵成，皆奉安于宫中。苏子瞻《神宗山陵曲赦文》云：“敞凤台之仙宇，粲龟洛之仁祠”。凤台以山名也。宣祖初葬今京城南，既迁陵寝，遂以其地建奉先寺，仍为别殿，岁时奉祀宣祖昭宪太后。其后祖宗山陵，遂皆即京师寺宇为殿，如奉先故事。兴国开先殿以奉太祖，启圣院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丰间，建景灵宫，于是皆奉迎以置原庙。自奉先而下皆废，普安亦元德皇后殡宫旧地也。

咸平中，以侍读、侍讲班秩未崇，乃命杨徽之为翰林侍读学士，邢昺为侍讲学士，班翰林学士下。讲读置学士自此始。其后昺以老请补外，真宗以其久在讲席，使以本职知曹州；而张文节公罢参知政事知天雄军，改翰林侍读学士。于是讲读学士始为兼职，得外任。庆历后，凡自翰林学士出者，例皆换侍读学士，遂为故事。

《考异》：咸平二年，命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学士，此止载杨徽之，未尽也。云讲读学士始为兼职，非兼也。

赵中令为相，李处耘为枢密使，处耘之女为中令子妇，并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为相，程康肃为枢密副使；熙甯中王荆公为相，吴正宪为枢密副使，皆不避。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尝因曲燕问：“闻卿在国中好作诗”，因使举其得意者一联。煜沈吟久之，诵其咏扇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上曰：“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他日复燕煜，顾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学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举，数日即院中拜同知枢密院事，当时以为科举盛事。余绍圣试礼部时，邓安惠公温伯以翰林学士承旨知举，亦就拜尚书右丞。时试已第二场，邓公自听事上马扬鞭，左右揖诸生而去。自魏公后，继之者惟邓公也。

吴越钱俶初来朝，将归，朝臣上疏请留勿遣者数十人。太祖皆不纳，曰：“无虑。俶若不欲归我，必不肯来，放去适可结其心。”及俶辞，力陈愿奉藩之意。太祖曰：“尽我一世，尽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国开视，道中勿发也。”俶载之而归，日焚香拜之。既至钱塘，发视，乃群臣请留章疏。俶览之泣下，曰：“官家独许我归，我何可负恩?”及太宗即位，以尽一世之言，遂谋纳土。

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醆。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醆方毕。或谓之“柘枝颠”。始罢枢密副使，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数问左右：“寇准在青州乐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复用者，即曰：“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思陛下否?”上虽少解，然明年卒召为参知政事。祖宗用人之果，不使细故谗人得乘间如此。

林文节连为开封府南省第一，廷试皆属以魁选。仁宗亦遣近珰伺其程文毕，先进呈。时试《民监赋》，破题云：“天监不远，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观，忽吐舌，盖恶其语忌也。仁宗由是不乐，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敢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题云：“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上幸详定幕次，即以进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遂擢为第一。

卷　五

祥符中，杨文公为翰林学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权免十日起居。诏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谢，真宗以诗批其末，赐之云：“承明近侍究儒元，苦学劳心疾已痊，善保兴居调饮食，副予前席待多贤。”祖宗眷礼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考异》：文公疾，在假。诏遣使挟医视之。文公上表谢，真宗以诗批其末赐之；其权免起居，又别是一节也。见《会要》。而《金坡遗事》云：“文公被疾既赴朝参，具状称谢，御笔于状尾批七言二韵诗赐之。”两说不同，然要非因权免起居赐诗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讨江南，潘美副之。将行，赐燕于讲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于榻前，乞面授处分。上怀中出一实封文字，付彬曰：“处分在其间。自潘美以下有罪，但开此，径斩之，不须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讫江南平，无一犯律者。比还，复赐燕讲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无败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纳于上前。上徐自发封示之，乃白纸一张也。上神武机权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发封，见为白纸，则必入禀；及归而示之，又将以见初无轻斩之意。恩威两得，故虽彬等无不折服。

仁宗初复制科，立等甚严，首得富公，次得吴春卿、张安道、苏仪甫，惟吴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讫苏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设科以来，两人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案：此条已见第二卷，此系重出，缘中间详略稍异，今并存之。）

国初贡举法未备，公卿子弟多艰于进取，盖恐其请托也。范杲，鲁公之兄子，见知陶谷、窦仪，皆待

以甲科。会有言“世禄之家不当与寒畯争科名”者，遂不敢就试。李内翰宗谔已过省，以文正为相，因唱名辞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罢相，方再登科。天僖后立法，有官人试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两举。或云，王冀公所请也。庆历以来，条令日备，有官人仍别立额，于是进取者始自如矣。

《考异》：天禧二年，王钦若请锁殿人不及格坐私罪。天圣四年，诏免责罚，听再举。以旧制试礼部不及格赎铜，永不得应举也。七年诏：文臣许应两次，武臣一次。盖科罪者，王冀公所请；而免责罚许两次者，乃后来从宽，今并云“冀公所请”，非也。“天僖”当作“天禧”。

欧阳文忠公初荐苏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时富公、韩公当国，虽韩公亦以为当然，独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试衔初等官。明允不甚满意，再除，方得编修《因革礼》。前辈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间，富绍庭欲从子瞻求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发。其后不得已而言，一请而诺，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元祐初，文潞公为太师，吕申公为左仆射，皆以高年特赐免拜。二公力辞。苏子瞻为翰林学士，因论“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但传命非朝见，犹且不免。周天子赐齐小白无下拜，非不拜，谓无降阶，然终下拜。今二臣既辞，宜当从其请。遇见间或传宣免，则可为非常之恩。”仍降允诏，当时以为得体。

故事：臣僚告老，一章即从。仁宗时，始命一章不允，两章而后从，所以示优礼也。熙宁末，范景仁以荐苏子瞻、孔经甫不从，曰“臣无颜可见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报。最后第五章并论《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尝怒也。景仁既得谢，犹居京师者三年。时王禹玉为执政，与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从容过之道旧，乐饮终日，自不以为嫌，当权者亦不之责。元祐初，熙宁、元丰所废旧臣，自司马温公以下皆毕集于朝，独景仁屡召不至，世尤以为高云。

唐人记张延赏妻，苗晋卿女。父为宰相，舅嘉贞，子弘靖，皆宰相；婿韦皋虽不为真相，而食王爵。以为有唐衣冠之盛，一门而已。本朝韩忠宪亿夫人，王魏公女。忠宪参知政事，虽不为相，而康公、玉汝皆洊登相位（案：旧本康公以下有脱字，今据《宋史》本传增入），持国又为门下侍郎，长子综虽早死，亦为知制诰，皆王氏出。婿李内翰淑与苗氏殆不相远，他士族未有比者。

宰执每岁有内侍省例赐新火冰之类，将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钱一千赠之。元丰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吴道子画钟馗像，因使镂板赐二府。吴冲卿时为相，欲赠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赐，此出异恩，当稍增之。”乃赠五千。其后御药院遂为故事。明年除日，复赐冲卿，例复授五千，冲卿因戏同列曰：“一馗足矣。”众皆大笑。宣和间，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将命之人有饮食果实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赐也。

司空图，朱全忠篡立，召为礼部尚书。不起，遂卒。宋次道为河南通判时，尝于御史台案牍中，得开平中为图薨辍朝勅，乃知虽乱亡之极，礼文尚不尽废，至如表圣，盖义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简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礼厚者多宣医。及薨，例遣内侍监护葬事，谓之“勅葬”。国医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须求面投药为功，病者不敢辞，偶病药不相当，往往又为害。“勅葬”，丧家无所预，一听于监护官，不复更计费，惟其所欲，至罄家资有不能办者。故谚云：“宣医纳命，敕葬破家。”近年“敕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无不从者。

试院官旧不为小录。崇宁初，霍端友榜，安枢密惇知举，始创为之。余时为检点试卷官，自后遂为故事。进士小录，具生月日时者，叙齿也。安喜考命，时考官有善谈命者数人，安日使论之，故亦具生月日时，则过矣。

公燕合乐，每酒行一终，伶人必唱“嗺酒”，然后乐作，此唐人送酒之辞。本作“碎”音，今多为平声，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诗“淑景易从风雨去，芳樽须用管弦嗺”。

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会正坐此。余尝问其何神？曰“苍王”，盖以苍颉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门里，皆于中间用小木龛供佛，曰“不动尊佛”，虽禁中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罢斥，以为祸福甚验，事之极恭。此不惟流俗之谬可笑，虽神佛亦可笑也。

旧制，学士以上赐御仙花带而不佩鱼，虽翰林学士亦然，惟二府服笏头带佩鱼，谓之“重金”。元丰官制行，始诏六曹尚书、翰林学士、杂学士皆得佩鱼。故苏子瞻《谢翰林学士表》云：“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飞白书，淳化中以赐苏易简（案：此条详见第七卷，恐别有脱误，今并存之）。

枢密院既专总兵柄，宰相非兼领殆不复预闻。庆历初，元昊用兵，富公为谏官，乃请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时吕文靖为相，不欲兼，富公争之力，遂兼枢密使。自是相继为相者，初授除皆带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参知政事相，始不带兼使。于是皇祐初，宋莒公、庞颖公相，皆不兼，盖元昊已纳款故也。神宗初更官制，王荆公诸人皆欲罢枢密院，神宗难之。其后遂定官制，论者终以宰相不预兵政为嫌，使如故事复兼，则非正名之意，乃诏厘其事大小：大事，三省与枢密院同议进呈，画旨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三省官皆签书，付枢密院行之；小事，枢密院独取旨，行讫关三省，每朝三省、枢密院先同对，枢密院退待于

殿庐，三省始留进呈，三省事退，枢密院再上进呈，独取旨，遂为定制。

殿庐幕次，三省官为一幕，枢密院为一幕，两省官为一幕，尚书省官为一幕，御史台为一幕，中司则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惟翰林学士与知开封府同幕。盖旧制，知府常以翰林学士兼故也。始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同一幕，赵中令末年，太祖恶其专，而枢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妇之父，故特命拆之，迄今不改。

唐制：惟弘文馆、集贤院置学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别无学士之名，如翰林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侍书学士，乃是职事之名尔。自后唐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以其不通文义，始置端明殿学士，以冯道、赵凤为之，班枢密使下，食于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为文明，以命程羽；自后文明避真宗谥号，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称，改观文；则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观文虽异，而创职之意则同，四名均一等职也。明道中，既别改承明殿为端明，仍置学士，中间又设资政殿大学士、学士，则职名增多，不得尽循旧制。始真宗为王冀公置资政殿学士，班枢密下，此即文明之职也。盖是时真宗眷冀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别创此名；及丁文简之罢参政，不除资政殿大学士，复置观文，观文班在资政殿大学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孙威敏，盖用丁文简故事尔，轻重疑亦不伦。近岁，自资政殿以上，皆为二府职名，乃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为从官兼职之冠，则后唐故事也。

《考异》：唐弘文馆、集贤殿学士有非宰相而为之者，宰相亦非兼也。明皇以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为集贤院，殿与院不同，此云集贤院，非也。有大学士，有直学士，此云他官未有兼者，亦别无学士之名，非也。端明即西京正衙殿，当有西京二字；资政殿大学士，班文明学士下，翰林学士承旨上，此云班枢密下，又云即文明之职，不知何据？第六卷云班翰林承旨上，第十卷云班枢密副使下，前后不同。近岁有非二府而除资政者，亦有二府罢止除端明者，端明往往特拜。此云近岁自资政殿以上皆为二府职名，是本朝新制，而端明为从官兼职之冠，则后唐故事，皆非也。

古者丧服有负版，缀于领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传》所谓“负广出于适寸”者也。郑氏言：负在背上，适，辟领也。盖丧服之制，前有衰，后有负版，左右有辟领，此礼不见于世久矣。自秦、汉以来，未之闻。翟内翰公巽尝言：《论语》式负版，非版籍之版，乃丧服之版，以“子见齐衰者必式”为证。

尧称陶唐氏，舜称有虞氏，禹称有夏氏，唐、虞、夏氏其封国，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为氏，后因以为国，则尧、舜、禹者，疑其为谥号也。然《易》称“尧舜氏作”，则尧、舜亦氏，岂复追称或以谥耶？其通称则皆谓之帝。秦本欲称泰皇，既去泰号称皇帝，固已过矣，汉以后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号曰圣神皇帝，中宗神龙加尊号曰应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称开元皇帝。其后更相衍，多至十余字，此乃生而为谥，果何礼哉？本朝初废不讲。仁宗景祐初，群臣用开元故事，请以景祐为号。自是每遇南郊大礼毕，则百官拜表，加上尊号，以示归美之意。神宗即位，诸臣累上尊号，皆辞不受，元丰三年遂下诏罢之。帝王之盛举也。

俗称翰林学士为“坡”，盖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坡上，故亦称“銮坡”。唐制：学士院无常处，驾在大内，则置于明福门；在兴庆宫，则置于金明门，不专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为称，不常居之尔。谏议大夫亦称“坡”，此乃出唐人之语。谏议大夫班本在给舍上，其迁转则谏议岁满方迁给事中，自给事中迁舍人。故当时语云：“饶道斗上坡去，亦须却下坡来。”以谏议为上坡，故因以为称，见李文正所记。

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尝语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吾欲科场中广求俊彦，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岁御试题，以“训练将”为赋，“主圣臣贤”为诗，盖以示参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来未有也。遂得吕文穆公为状头，李参政至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数人，皆在其间。自是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时名臣，悉自此出矣。

《考异》：国初取进士，每岁有不止三十人者，此云多不过三十人，非也。

唐末、五代武选，有东西头供奉、左右班侍禁殿直；本朝又增内殿承制崇班，皆禁廷奉至尊之名。然宰执及戚里，当时得奏乞给使恩泽，皆例受此官，沿习既久，不以为过。政和中，改武官名，有拱卫、亲卫、大夫等职，宰相给使有至此官者，会其将罢，或欲阴中之，因言人臣而用拱卫、亲卫，意不可测，不知亦前日承制、侍禁之类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国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诏致仕官特给一半料钱，盖以示优贤养老之意。当时诏云：始呈材而尽力，终告老以乞骸。贤哉，虽叹于东门；邈矣，遂辞于北阙。用尊耆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请者颇艰。庆历中，马季良在谪籍得致仕，言者论而夺之，盖以此。其后有司既为定制，有请无不获，人浸不以为贵。乃有过期而不请者，于是御史台每岁一检举；有年将及格者，则移牒讽之，今亦不复举矣。

《考异》：唐贞元五年，萧昕等致仕，给半俸，遂为例。大和元年，杨于陵致仕，特全给俸料，辞云：“半给之俸，近古所行，伏自思惟，已为过幸。”此云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给俸，非也。太宗淳化元年，诏致仕官给半俸，此云真宗，非也。咸平五年，

谢泌言：致仕官近皆迁秩，今录授朝官给半俸，须有清名及劳效乃可听。乃诏七十以上求退者许致仕，因疾及历任有赃犯者听从便；若谪籍不得致仕，后来亦然。范忠宣公是也。苏子由诗云："余年迫悬车，奏草屡濡笔，籍中顾未敢，尔后当容乞"是也。明道二年大赦，丁谓特许致仕，真宗朝御史卢琰言："朝士有衰老不退者，请举休致之典。"时二三名卿，犹有不退之讥，则过期不请，非独后来也。

唐三院御史，谓侍御史与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台院"，殿中曰"殿院"，监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号，非官称也。侍御史自称"端公"，知杂事则称"杂端"；而殿中、监察称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盖失之矣。而侍御史复不称"台院"，止曰"侍御"；"端公"、"杂端"但私以相号，而不见于通称，各从其所沿袭而已。

《考异》：《因话录》侍御史众呼曰为"端公"，非自称也。

唐御史台北向，盖沿隋之旧。公堂会食，侍御史设榻于南，而主簿在北，两院分为东西，故俗号侍御史为"南榻"。

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之资浅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马周令于监察御史里行，遂以名官。《马周传》不载，《六典》言之。或曰：始龙朔中王本立，亦见唐人杂记，然不若《六典》为可据也。

《考异》：马周、王本立为监察御史里行，皆见《唐书·职官志》。此云见《六典》及唐人杂记，不若以《唐书》为据也。唐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皆有里行，非独监察御史也。

唐诏令虽一出于翰林学士，然遇有边防机要大事，学士所不能尽知者，则多宰相以其处分之要者自为之辞，而付学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谓之"诏意"。故无所更易增损，今犹见于李德裕、郑畋集中。近岁或尽出于宰相。进呈讫，但召待诏，即私第书写；或诏学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无改定也。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荐士试馆职，多一时名士，在馆率论资考次迁，未有越次进用者，皆有滞留之叹。张文潜、晁无咎俱在其间。一日，二人阅朝报，见苏子由自中书舍人除户部侍郎，无咎意以为平，缓曰："子由此除不离核。"谓如果之粘核者。文潜遽曰："岂不胜汝枝头干乎？"闻者皆大笑。东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辄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谓之"枝头干"，故云。

陈恭公自为参政时，仁宗即眷之厚，不但以其尝请建储德之也。皇祐初，赵清献诸人攻恭公二十余章，意终不解。一日，喟然顾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乐乎？"中官曰："岂非以陈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耳！既台谏官有言，何不从之，使去？"上曰："吾岂不知此？但难得如此老子不谩我尔。"后不得已，欲罢之，犹令自举代。恭公荐吴正肃公。即召至阙下，会赐宴，正肃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陈恭公初相，张安道为学士，仁宗召至幄殿，面谕曰："善为草麻辞，无使外人得有言。"盖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载其请建储之事云："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上览称善。及恭公薨，墓碑未立，时论者犹未一，上赐额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为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笔；表扬故相岐国公执中之遗烈也。"于是遂无议之者。

《考异》："纳忠先帝，有德朕躬"，乃陈恭公除参政制词，此云麻词，非也。

陈希夷将终，密封一缄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献，真宗发视无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为道家养生之言，而当时皆以为意在国事，无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间禁中诸处数有大火，遂以为先告之验。上以军营人所聚居，尤所当戒，乃命诸校悉书之门，故今军营皆揭此四字。

元祐初，哲宗将纳后，得狄谘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过房，以问宰执。或曰："勋臣门阀可成。"王彦霖为签书枢密院，曰："在礼问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妇所生'，及列外氏官讳，今以狄氏为可，将使何辞以对？"宣仁默然，遂罢议。

《考异》：元祐初，当作元祐六年。

帝女谓之"公主"，盖婚礼必称"主人"，天子不可与群臣敌，故以同姓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尔。而汉人有称"翁主"者，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称，古人大抵谓父为翁。诸侯自相主婚无嫌，故称翁者，谓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后，诸主之女皆封"县主"，隋以后又有称"郡主"者，自是遂循以为故事。则主非主婚之名，盖尊之，犹言县君、郡君云尔。国初，赵韩王以开国元臣，诏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赵氏一家而已。而名实之差，流俗相习而不悟，"主"、"君"皆尊称，则"县主""县君"、"郡主""郡君"，初何所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从以为异也。

大驾玉辂，世传为唐高宗时物，坚壮稳利，至今不少损。元丰间，礼文既一新，有司请别造新辂，诏宋用臣董之，备极工巧珠宝之饰。既成，以正旦大朝会，宿陈于大庆殿庭，车人先以幕屋覆之。将旦彻屋，忽其上一木坠，尽厌而碎。一木之势，盖不能至此，人以为异。自后竟乘旧辂。金明池龙舟，太宗时造，每岁春驾上池必登之。绍圣初，亦尝命别造形制，有加于前，亦号"工丽"。余时正登第在京师。初成，琼林赐燕，蔡鲁公为承旨，中休往登以观，至半辄坠水，几不免相继。哲宗临幸，是日大风书冥，池水尽波，仪卫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后遂废不用。二事适相似，亦可怪也。

卷　六

节度使旌节：门旗二，龙虎旌一，节一，麾枪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红缯为之九幅，上为涂金铜龙头以揭旌，加木盘。节以金铜叶为之。盘三层，加红丝为旄。麾枪亦施木盘。豹尾以赤黄布画豹文。皆以髹漆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则绸以红缯，节及麾枪则绸以碧油，故谓之"碧油红旆"。受赐者藏于公宇私室，皆别为堂，号"节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号"衙日"。唐制有六纛，今无有也。

殿前司与侍卫司、马军步军为三衙，其实两司。而侍卫司都指挥使外，又分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尔。殿前司亦参马步军，而总于都指挥使，故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虞侯，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虞侯，与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都虞侯，两司三衙合十二员，分天下兵而领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卫兵，后又有六军。十二卫兵为南衙，汉之南军也；六军为北衙，汉之北军也。末年，尝以大臣一人总之，如崔允判六军、十二卫是已。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于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后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秦王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及从荣以六军反入宫，义诚顾望不出兵，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弘宝击败之，其后遂不废。殿前军起于周世宗，是时太祖为殿前司都虞侯。初诏天下选募壮士送京师，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前诸班，而置都点检，位都指挥使上。太祖实由此受禅，见于《国史》。欧阳文忠公为《五代史》，号精详，乃云"不知其所始"，盖考之未详也。自有两司，六军诸卫渐废，今但有其名。则两司不独为亲军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权虽重，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与汉周之间史弘肇之徒为之者，异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马数岁者以齿。唐人多谓陇右人为张万岁讳。万岁为太仆卿，掌马政三十余年，恩信行于陇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计年，惟马之壮老，人所欲知，而无以验其实，必自其齿观之。则以岁为齿，理固宜尔也。

《考异》：《曲礼》齿路马，《周礼》马质书其齿毛，《春秋传》马之齿长矣。则马数岁者以齿，非自唐始也。

唐制，户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盖户部掌纳，度支掌出，谓常赋常用也。又别置盐铁转运使，以掌山泽之入，与督漕挽之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领其职；干符后，改置租庸使以总之。至后唐，孔谦暴敛，明宗诛谦，遂罢使额，以盐铁、户部、度支分为三司，而以大臣一人总判，号曰"判三司"。未几，张延朗复请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权常亚宰相。

《考异》：肃宗始以第五琦为盐铁使，后刘晏始兼盐铁转运使，晏为相，充使如故。非其初户部、度支之外，便别有此等使名也。租庸使自开元十一年有之，永泰元年并停，然盐铁转运使则如故，非干符后始改置租庸使，而租庸使亦非总户部度支之职也。盖自《五代史·张延朗传》失之，此既承误又甚尔。梁始复置租庸使，则三司之职皆总之矣。

国朝既以绯紫为章服，故官品未应得服者，虽燕服亦不得用紫，盖自唐以来旧矣。太平兴国中，李文正公昉尝举故事，请禁品官绿袍，举子白纻，下不得服紫色衣；举人听服皂，公吏、工商、伎术，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令，胥吏宽衫，与军伍窄衣，皆服紫，沿习之久，不知其非也。

《考异》：太平兴国七年，诏详定车服之制。李昉等奏，中外官及举人不得绯绿白袍内服紫，仍许通服皂衣白袍，非李公自为此请也。

祥符中，始建龙图阁，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寿昌两阁于后，而以天章藏御集，虚寿昌阁未用。庆历初，改寿昌为宝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阁皆二帝时所自命也。神宗显谟阁，哲宗徽猷阁，皆后追建之，惟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

太庆殿初名乾元，太平兴国、祥符中，皆因火改为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龙墀，沙墀。凡正旦至大朝会，策尊号，则御焉。郊祀大礼，则驾宿于殿之后阁，百官为次，宿于前之两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礼。又以为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礼则旋揭之，事已复去。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少次，旧曰端明，后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庆殿之后少西，其次又为垂拱殿，自大庆殿后，紫宸、垂拱之两间，有柱廊相通。每月视朝，则御文德，所谓"过殿"也。东西阁门皆在殿后之两旁，月朔不过殿，则御紫宸，所谓"入阁"也。月朔与诞节郊庙礼成受贺，契丹辞见，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册发册，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听之。紫宸不受贺，而拜表称贺，则于东上阁门；国忌未赴景灵宫，先进名奉慰，则于西上阁门；亦就庭下拜而授阁门使，盖以阁不以殿也。惟垂拱为日御朝之所。

集英殿旧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尝御策制科举人，故后为进士殿试之所。其东廊后有楼曰升平，旧紫云楼也。每大燕，则宫中登而观焉。皇仪殿旧名滋福，咸平初，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为万安宫。后崩复旧。明道中改今名，故常废而不用，以为治后丧之所。

熙宁中，苏子容判审刑院，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论当死。故事，命官以赃论死，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苏请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虽有罪得乘车。今杖而黥之，使与徒隶为

伍，得无重污多士乎?”乃诏免杖黥，止流岭外，自是遂为例。

《考异》：当云官五品，时法官援李希辅例，请贷命杖脊，黥配海岛。苏言希辅、仲宣均为枉法，仲宣止系违命，视希辅有间。上令免决黥之。苏又奏不可，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贷死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虽其人无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岭外。非故事皆贷命杖脊，黥配海岛也。又，先以免杖，次乃免黥。

皇祐初，丁文简公罢参知政事，初除观文殿学士，以易紫宸之名而已。其后加大学士以命贾文元。始诏非尝任宰相，不除观文殿大学士，遂为宰相职名。熙宁间，韩康公自陕西宣抚使失律，以本官罢相。是岁明堂恩复观文殿学士，而不加大学士，自是宰相不以美罢，率止除观文殿学士。而王子纯以熙河功，王乐道以宫僚，虽非宰相亦除，盖异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龙图阁学士。

国朝状元为相者四人：吕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宪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宪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为尤盛。文正初携行卷见薛简肃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说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简肃读之，喜曰：“足下殆将作状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名尧臣榜，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为相，康靖为参知政事，伯庸虽先罢去，而魏公与康靖同在政府，当时号为盛事。熙宁末，王荆公相，韩康公、王禹玉为参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连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荆公第三。荆公再入，仍与康公并相，尤为难得。时陆子履作诗云：“须信君王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

中丞、侍御史上事，台属皆东西立于厅下，上事官拜厅已，即与其属揖而不声喏，谓之“哑揖”；以次升阶，上事官据中坐，其属后列，坐于两旁。上事官判案三道后，皆书曰“记谘”，而后引百司人吏立于庭台。吏自厅上厉呼曰：“咄!”则百司人吏声喏，急趋而出，谓之“咄散”。然后，属官始再展状如寻常参谒之仪，始相与交谈，前此盖未尝语也。案后判“记谘”，恐犹是方镇宪衔时沿袭故事。记谓“记室”，谘谓“谘议”，不知“哑揖”、“咄散”为何义? 然至今行之不改。

国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试亲放榜，状元往往遂见峻用。吕文穆公太平兴国七年登科，八年已为参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于时为相，与文穆同在二府。后五年文正罢，文穆遂代为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为参知政事，后三年为相，距登第亦才十六年。登第时寇莱公已为相，冯魏公已为参知政事。后亦代莱公为相，而魏公尚枢密使。其后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为参知政事，乾兴元年为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时，冯魏公为同知枢密院事，王冀公为参知政事，亦代魏公为相，而冀公方自江宁再入为首相，自是无复继者。

故事，外官除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者，必先移书在省职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专遣人持钱及酒殽珍馔，即馆设盛会，燕同僚，请官长为之主，以代礼上之会。各随其力之厚薄，甚有费数百千者。就京师除者，则即馆上事，会亦如之。自崇宁以来，外官除馆职者既多，此礼浸废。宣和后，虽书局官亦预馆职，至百余员，故遂废不讲。崇宁初，许天启自陕西漕对除直秘阁，用故事入馆上事，以漕司驺从传导至道山堂，坐吏无一出见者。馆职亦各居直舍，不相谁何。天启久之索马而去，人传以为笑。

国初知制诰，必召试而后除，唐故事也。欧阳文忠记不试而除者惟三人：陈文惠、杨文公与文忠，此乃异礼。自是继之者，惟元祐间苏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书舍人者，皆不试。盖起居舍人遇中书舍人阙，或在告，则多权行辞，为已试之矣，故不再试，遂为故事。

尚书省、枢密院札子，体制各不同。尚书年月日，宰相自上先书，有次相则重书，共一行，而左右丞于下分书，别为两行，盖以上为重。枢密知院自下先书，同知以次，重书于上。签书亦然，盖以下为重，而不别行。

唐诰敕，宰相复名者皆不出姓，惟单名则出姓，盖以为宰相人所共知，不待书姓而见。余多见人告身类如此。国朝宰相虽单名亦不出姓，他执政则书，异宰相之礼也。

宰相兼修国史，止用敕，不降麻，世皆言自赵韩王以来失之。然韩王初相时，范鲁公三相俱罢，中书无人，乃以太宗押敕，则虽相亦是敕除，未尝降麻，盖国初典礼犹未备也。

《考异》：旧有诰文，又有敕。仁宗封寿春郡王，礼仪院言：皇子诰敕，请令阁门进纳宫中给赐。王元之《代王侍郎辞官表》云：伏蒙圣慈，赐臣官诰一道，敕牒一道，特授参知政事。陈尧叟自枢密使罢为右仆射，命其子赍诰牒赐之。司马温公辞副密云：乞收还敕诰。其他证据甚多，此特举其显然者。近世诰敕不并行，岂特谓国初宰相亦敕除未尝降麻乎? 赵韩王拜相麻制，见《实录》。

故事，杂学士得服金带。熙宁初，薛师正以天章阁待制权三司使，上以为能，诏赐金带。非学士而赐带，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给事中、中书舍人为两省属官，皆得预闻两省之事。初，舍人既沿旧制，差除有未审当，皆得直封还词头；而给事中有所驳正，则先使诣执政，禀议有异同，然后缴奏以闻。韩仪公为给事中，建言两省事体均一，不应一得直行，一须禀议，遂诏如舍人。然舍人于中书事，皆得于检后通书押，而给事中则但书录黄而已。舒信道为给事中，复以为言；王文恭为相，时以白上。神宗曰：“造令与行令

不同，职分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遂着为令，迄今以为定制也。

祖宗时，选人初任荐举，本不限以成考。景祐中，柳三变为睦州推官，以歌词为人所称，到官方月余，吕蔚知州事即荐之。郭劝为侍御史，因言三变释褐到官始逾月，善状安在，而遽荐论？因诏州县官，初任未成考不得举，后遂为法。

故事，生日赐礼物，惟亲王、见任执政官、使相，然亦无外赐者。元丰中，王荆公罢相居金陵，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神宗特遣内侍赐之，盖异恩也。

《考异》：使相虽在外，亦赐。范蜀公内制，有赐使相判河阳富弼生日礼物，口宣云：“爰兹震夙之旦，故有匪颁之常。”王荆公熙宁七年，以观文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知江宁，诏生日依在外使相例取赐。此云使相无外赐者，又云元丰中，又云居金陵，又云除使相辞未拜，官止特进，皆非。荆公熙宁九年再罢相，除使相判江宁，寻改集禧观使。元丰元年正月，除大观文。三年九月官制行，特改进。

天圣前，诸路使者举荐未有定限，选人止用四考改官。然是时吏部选人磨勘，岁才数十人而已。庆历以后，增为六考。知州等荐，吏部皆视属邑多寡，裁为定数。于是当荐举者，常以应格充数为意，遂数倍于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见人至二百五十余人。贾直孺为中司，尝言其冗。时但下诏，申戒中外，务在得人，不必满所限之数，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罢范鲁公三相，而独拜赵韩王，乃置参知政事二员为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吕文穆公余庆为之。执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预奏事，但奉行制书而已。韩王独相十年，后以权太盛，恩遇稍替，始诏参知政事与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遂为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堂，人知十日。贞元后，改为轮日，故参用之。

祖宗时，执政私第接宾客有数，庶官几不复可进。自王荆公欲广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进谒，然自是不无夤缘干求之私。进见者既不敢广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时罗列于庑下，以次留身，叙陈而退，遂以成风。执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则皆杜门不复通。阍吏亦以榜揭于门曰：“假日不见客。”故事，见执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与揖，则皆用笏。京师士人因言厅上不说话，而庑下说话；假日不见客，而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谓之“三拗”。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优则进官一等，或易东宫“三少”。惟赵韩王以开国旧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罢，盖异恩也。自是迄太宗、真宗世，皆不易旧制。天圣初，冯魏公以疾辞位，始除武胜军节度使。宰相建节，自魏公始。明道末，吕申公罢，仁宗眷之厚，始复加使相。盖自韩公以来，申公方继之。其后王文惠、陈文惠罢日，相继除，遂以为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祐末，王沂公罢相，除资政殿大学士，判郓州。宰相除职，自沂公始。至皇祐，贾文元罢，除观文殿大学士，自是遂以为例。盖自非降黜皆建节，或使相为优恩加职名为常例，迄今不改也。

真宗景德中，既置资政殿大学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时以为殊宠。祥符初，向文简公以前宰相再入为东京留守，复加此职。自是迄天圣末二十余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阳召还，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沂公罢相复除，三十年间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献公罢参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职。自冀公后，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献一人而已。时谢希深当制，云：“有国极资望之选，今才五人。儒者兼翰墨之华，尔更九职。”当时颇称之。宣献尝历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再为翰林学士，三为侍读学士，而后除资政殿大学士，至是并为九也。

学士院旧制，自侍郎以上辞免、除授、赐诏，皆留其章中书，而尚书省略具事因，降札子下院，使为诏而已。自执政而上至于节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书，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今降批表，院中即更用纸连其章后书辞，并其章赐之，此其异也。辞既与章相连，后书省表具之字必长。作表字，旁一瞥，通其章阶位上过，谓之“抹阶”。若使不复用旧衔之意，相习已久，莫知始何时。

龙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谓六军也。每军有统军，而无上将军。盖唐贞元之制，以比六尚书用待藩镇罢还无职事而奉朝请者，国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有司误以为左羽林上将军，后遂为例。治平三年，始诏今后六军加官不除上将军，所以厘正其失也。

天策上将，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窦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号不足称，乃加是名，位三公上，开府，终唐世未尝更命人。梁更为天策上将军，以命马殷，亦开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宠，故采唐旧典授之，结衔在功臣上，而不开府。其后荆王元俨薨，因以为赠官。

《考异》：唐太宗为皇太子，即罢天策府，自不应更有府官也。

唐宗正卿，皆以皇族为之。本朝踵唐故事，而止命同姓。庆历初，始置大宗正司，以北海郡王允弼为知大宗正事。其后相承，皆以宗室领。治平元年，英宗以宗子数倍多于前，乃命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亦以怀州团练使宗惠为之，迄今以为故事。熙宁三年，复置丞二员，而命以外官。

继照堂，真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临幸赐名资善堂，仁宗肄学之所也。祥符八年置，旧在元符观南，天禧初，徙今御厨北。

国朝宰相执政，未有兼东宫职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为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谓、冯拯兼少师、少

傅，枢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为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副使，皆兼宾客，前此所无也。谓等因请师傅十日一赴资善堂，宾客以下，只日互陪侍讲，从之。

国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其实别无舍，但各以库藏书，列于廊庑间尔。直馆、直院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自少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馆、直院之名，而书库仍在，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

卷 七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应宫成，王魏公为首相，始命充使，宫观置使自此始，然每为现任宰相兼职。天圣七年，吕申公为相，时朝廷崇奉之意稍缓，因上表请罢使名，自是宰相不复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罢参知政事留京师，以资政殿大学士为提举会灵观事。宫观置提举，自此始。自是学士、待制、知制诰，皆得为提举，因以为优间不任事之职。熙宁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仍旧宫观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庙等，并依西京崇福宫置管勾或提举官，以知州资序人充，不复限以员数，故人皆得以自便。

国朝馆伴契丹，例用尚书学士。元丰初，高丽入贡，以毕仲衍馆伴。仲衍时为中书舍人，后遂为故事。盖以陪臣处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高丽馆于同文馆，不称"国信"，其恩数、仪制皆杀于契丹。大观中，余以中书舍人初差馆伴，未至而迁学士，执政拟改差人，上使仍以余为之。自是王将明等皆以学士馆伴，仍升使为"国信"，一切视契丹。是时方经营朔方，赖以为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扬州，复入为学士，高丽自海州来朝，遂差余馆伴。余因建言：高丽用学士馆伴，出于一时之命，而升为"国信使"，亦宜和有为为之。今风示四夷，示以轨物，当正前日适然之失，尽循旧制。因辞疾请命他官。于是张邃明以中书舍人改差，罢"国信"，皆用元丰旧仪，自余请之也。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祎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此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词臣侍书诏其间，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垍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

紫宸、垂拱常朝，从官于第一重隔门下马，宰相即于第二重隔门下马，自主廊步入殿门，人从皆不许随，虽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于外殿门内两庑，惟中丞以交椅子一只坐于殿门后，稍西北向，盖独坐之意。驾坐，阁门吏自下，以次于幕次帘前报班到；二史舍人而上，相继进，东西分立于内殿门之外，南向阁门内。诸司起居毕，阁门吏复从上。自尚书侍郎以次揖入，东西相向，对立于殿庭之下，然后宰执自幕次径入就位，立定，阁门吏复引而北向。起居毕，宰执升殿，尚书以次各随其班，次第相踵，从上卷转而出，谓之"卷班"。遇雨，则旋传旨拜于殿门下，谓之"笼门"。崇政殿则拜于东廊下。

太宗时张宏自枢密副使，真宗时李惟清自同知枢密院，为御史中丞，盖重言责也。仁宗时，亦多命前执政，如晏元献公、王安简公皆是。自嘉祐后迄今，无为之者。

故事，在京职事官绝少用选人者。熙宁初，稍欲革去资格之弊，于是始诏选举到可试用人，并令崇文院校书以备询访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馆职，或升资任，或只与合入差遣，盖欲以观人材也。时邢尚书恕，以河南府永安县主簿，首为崇文院校书，胡右丞愈知谏院，犹以为太遽，因请虽选人而未历外官，虽历任而不满者，皆不得选举。乃特诏恕与堂除近地试衔知县，近岁不复用此例。自始登第，直为禁从，无害也。

宰相除授，虽兼职，故事亦须用麻。乾德二年，赵韩王以门下相兼修国史，有司失于讨论，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考异》：《仁宗实录》云：唐制，宰相监修国史，馆殿大学士皆降制。本朝自赵普后，或止以敕除，非故事也。此云虽兼职亦用麻，泛言兼职，非也。又若拜相带监修国史，则自降制矣，故云或止以敕除，言其不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旧通用青凉伞。祥符五年，始诏惟亲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书、枢密院亦许用，然每车驾行幸，扈从皆撤去。既张伞而席帽仍旧，故谓之"重戴"。余从官遇出京城门，如上池赐宴之类，门外皆张伞，然须却帽。

寇莱公、王武恭公皆宋偓婿，其夫人明德皇后亲妹也。当国主兵，皆不以为嫌。

故事，太皇太后伞皆用黄，太妃用红。国朝久虚太妃宫。元祐间，仁宗临御，上元出幸寺观，钦圣太后、钦成太妃始皆从行，都人谓之"三殿"。苏子容《太妃阁春帖子》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红伞雕舆从

两宫。”

慈圣太后在女家时，尝因寒食与家人戏掷钱。一钱盘旋久之，遂侧立不仆，未几被选。

故事：南郊，车驾服通天冠、绛纱袍；赴青城祀日，服靴袍；至大次临祭，始更服衮冕。元丰中，诏定奉祀仪，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礼记》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肃援《家语》，临燔祭，脱衮冕，盖先衮而后裘。因请更制大裘，以衮用于祀日，大裘用于临祭。议者颇疑《家语》不可据，黜之。则《周官》、《礼记》所载相牴牾。时陆右丞佃知礼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所谓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应有袭。袭者，裹也。盖中裘而表衮，乃请服大裘、被以衮，遂为定制。大裘，黑羔皮为之，而缘以黑缯，乃唐制也。

邵兴宗初自布衣，试茂才异等中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会言者论与宰相张邓公妻党连姻，报罢。后因元昊叛，诏求方略之士，复献《康定兵说》十篇，召试秘阁，始得权邠州观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盖如是也。

《考异》：时有密言邵与张邓公连姻者，实非也。其后邵进《兵说》，召试授颍州团练推官。此云权邠州观察推官，非也。

卢相多逊，素与赵韩王不协，韩王为枢密使，卢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曰：“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遂令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言曰：“汝争得如他多识！”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命洗去。自是隙益深。以及于祸，多逊《朱崖谢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门，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阙，何日忘之？”天下闻而哀焉。

京师省、寺皆南向，惟御史台北向，盖以唐以来如此。说者以为隋建御史台，取其与尚书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弹治不法，北向取肃杀之义，莫知孰是。然今台门上独设鸱吻，非他局所有也。

国初，西蜀初定，成都帅例不许将家行，蜀土轻剽易为乱，中朝士大夫尤以险远不测为惮。张乖崖出守还，王元之以诗赠云：“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干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亲情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自庆历以来，天下乂安，成都雄富，既甲诸帅府，复得与家俱行，无复曩时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为帅者，故近岁自侍郎出守，或他帅自待制移帅，皆加直学士，尤为优除也。

《考异》：至和元年，张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亲行，竟不敢。嘉祐五年，吴长文除知成都，以亲辞，故知郓州。云庆历以来复得与家偕行，非也。绍圣四年，郑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盖前执政也。致和六年，周焘以宝文阁待制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为帅者，亦非也。

神宗初即位，犹未见群臣，王乐道、韩持国维等以宫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独留维，问王安石今在甚处？维对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来乎？”维言：“安石盖有志经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礼致之，安得不来？”上曰：“卿可先作书与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维曰：“若是，则安石必不来。”上问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进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书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见在京师，数来臣家，臣当自以陛下意语之，彼必能达。”上曰：“善。”于是荆公始知上待遇眷属之意。

寇莱公初入相，王沂公时登第，后为济州通判。满岁当召试馆职，莱公犹未识之，以问杨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与之亦无素，但见其两赋，志业实宏远。”因为莱公诵之，不遗一字。莱公大惊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馆职者皆试于学士院或舍人院。是岁，沂公特试于中书。

《考异》：钱易制科中书试六论，谢泌、李仲容皆召试中书，除直史馆；李宗谔试相府，除校理；王禹偁、罗处约召试相府，除直史馆；王钦若试学士院，除知制诰。此云故事皆试于学士院或舍人院，非也。

太祖与符彦卿有旧，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余年。有告谋叛者，亟徙之凤翔，而以王晋公祐为代，且委以密访其事。戒曰：“得实，吾当以赵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径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数月无所闻。驿召面问，因力为辩曰：“臣请以百口保之。”太祖不乐，徙祐知襄州，彦卿竟亦无他。祐后创居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虽不为赵普，后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欧阳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载此语，而《国史》本传不书。余尝亲见其家子弟言之。

范侍郎纯粹，元丰末为陕西转运判官。当五路大举后，财用匮乏，屡请于朝。吴枢密居厚时为京东都转运使，方以治铁鼓铸有宠，即上羡余三百万缗，以佐关辅。神宗遂以赐范。范得报，愀然谓其属曰：“吾部虽窘，岂忍取此膏血之余耶！”力辞讫弗纳。

太平兴国五年，契丹戎主亲领兵数万犯雄州，乘虚遂至高阳关。太宗下诏亲征。行次大名，戎主闻上至，亟遁归，未尝交锋，车驾即凯旋。上作诗示行在群臣，有“一箭未施戎马遁，六军空恨阵云高”之句。

赵清献为御史，力攻陈恭公，范蜀公知谏院，独救之。清献遂并劾蜀公党宰相，怀其私恩；蜀公复论御史以阴事诬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请下诏斩之，以示天下。熙宁初，蜀公以时论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谪之，清献不从。或曰：“彼不尝欲斩公者耶？”清献曰：“吾方论国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辩恭公时，世固不以为过，至清献之言，闻者尤叹服云。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伟，色如深墨，当时谓之“黑

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抚士卒，得军情，以其貌异，所过闾里皆聚观。苏仪甫为翰林学士，尝密疏之，有“宅枕乾冈，貌类艺祖”之语，仁宗为留中不出。孔道辅为中丞，继以为言，遂罢枢密使，知随州。谢宾客，虽郡官不与之接；在家亦不与家人语。如是逾年，起知曹州，始复语人，以为善处谤也。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去其黥文，时特以酒濯面，使其文显，士卒亦多誉之。或云：其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欧阳文忠、刘原甫皆屡为之言。独范景仁为谏官，人有讽之者，景仁谢曰：“此唐太宗所以杀李君羡，上安忍为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陈州。

天圣、宝元间，范讽与石曼卿皆喜旷达，酣饮自肆，不复守礼法，谓之“山东逸党”，一时多慕效之。庞颖公为开封府判官，独奏讽，以为苟不惩治，则败乱风俗，将如西晋之季。时讽尝历御史中丞，为龙图阁学士。颖公言之不已，遂诏置狱劾之，讽坐贬鄂州行军司马。曼卿时为馆阁校勘，亦落职，通判海州。仍下诏戒励士大夫，于是其风遂革。

丁文简公度为学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问：“用人守资格与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盖自视久次，且时方用兵，故不以为嫌。孙甫知谏院，遽论以为自媒。杜祁公时为相，孙其客也。丁意杜公为辩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罢，丁时当制，辞云“颇彰朋比之风”，有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继擢枢密副使。

吕侍读溱，性豪侈简倨，所临镇虽监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参为都转运使，不相能。摭其回易库事，会有不乐吕者，因论以赃。欧阳文忠公为翰林学士，因率同列上疏论救。韩康公时为中丞，因言从官有罪，从官救之，则法无复行矣。文忠之言虽不行，然士论终以为近厚也。

国朝亲王皆服金带。元丰中官制行，上欲宠嘉、岐二王，乃诏赐方团玉带，著为朝仪。先是乘舆玉带皆排方，故以方团别之。二王力辞，乞宝藏于家而不服用。不许，乃请加佩金鱼，遂诏以玉鱼赐之。亲王玉带佩玉鱼，自此始。故事，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然熙甯中收复熙河，百官班贺，神宗特解所系带赐王荆公，且使服以入贺。荆公力辞，久之不从，上待服而后进班。不得已受诏，次日即释去。大观中收复青唐，以熙河故事，复赐蔡鲁公，而用排方。时公已进太师，上以为三师礼当异，特许施于公服。辞，乃乞琢为方团；既又以为未安。或诵韩退之诗，有“玉带悬金鱼”之语，告公以请因加佩金鱼。自是何伯通、郑达夫、王将明、蔡居安、童贯，非三师而以恩特赐者，又五人云。

学士院正厅曰“玉堂”，盖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未言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而不为榜。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尝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其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易简即扃鐍置堂上。每学士上事，始得一开视，最为翰林盛事。绍圣间，蔡鲁公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庙讳，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梁庄肃公，景祐中监在京仓。南郊赦，录朱全忠之后，庄肃上疏罢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为劝？”仁宗善之，擢审刑院评议官，记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见进用。

《考异》：梁庄肃公以太子中舍监在京广衍仓，景祐中进士及第，换中允知淮阳军，论朱全忠事。此云监在京仓时疏罢之，非也。

天圣三年，钱思公除中书门下平章事，钱希白为学士当制。希白于思公，从父兄也。兄草弟麻，当时以为盛事。建中靖国元年，曾子宣自枢府入相，子开适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考异》：子宣元符三年十月拜相。韩绛相，弟维草制。此云本朝惟此二人，非也。

祖宗用人，多以两省为要，而翰林学士尤号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杜正献公以清节名天下，然一生多历外职，五为使者，遍典诸名藩；在内，惟为三司、户部副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遂至为枢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谏官被责，召还，以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迁知开封府，复责，晚乃自庆州亦入为枢密副使。二公皆未尝历两省，而文正之文学不更文字之职，世尤以为歉也。

吴龙图中复性谨约，详于吏治，自潭州通判代还。孙文懿公为中丞，闻其名，初不之识，即荐为监察御史里行。或问文懿：“何以不相识而荐之？”文懿笑曰：“昔人耻为呈身御史，吾岂荐识面台官耶？”当时服其公。

苏相子容为南京察推，时杜祁公尚无恙，极器重之，每曰：“子他日名位，当与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岁入相，八十薨，苏公以七十二岁入相，八十二岁薨。不惟爵齿略相似，杜公在位百余日后，以太子少师致仕，末乃为太子太师；而苏公在位甫一年后，亦以太子少师致仕，太上皇即位，方进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执政有不悦者，故特以东宫三少抑之，当时以为非故事；而苏公告老在绍圣初，亦坐章申公不悦，令具杜公例进呈，苏公闻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审琦微时，与太祖相善，后以佐命功，尤为亲近。性不能饮。太祖每燕，近臣常尽欢，而审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满。一日酒酣，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旧，方共享富贵；酒者，天之美禄，可惜不令饮之。”祝毕，顾审琦曰：“天必赐汝酒量，可试饮。”审琦受诏，不得已饮，辄连数大杯，无苦。自是每侍燕，辄能与众同饮，退还私第，则如初。

杨文公既佯狂逃归阳翟，时祥符六年也。中朝士

大夫自王魏公而下，书问常不辍，皆自为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牍则托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书末云："介推母子绝希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饿。"当时服其微而婉云。

《考异》：倚往见魏公既归，以书叙感，非答其书也。

王元之初自掖垣谪商州团练副使，未几，入为学士。至道中，复自学士谪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为知制诰。凡再贬还朝，不能无怏怏，时张丞相齐贤、李文定沆当国，乃以诗投之曰："早有虚名达九重，宦游流落渐龙钟。散为郎吏同元稹，羞见都人看李邕。旧日谬吟红药树，新朝曾献皂囊封；犹祈少报君恩了，归卧山林作老农。"然亦竟坐张齐贤不悦，继有黄州之迁，盖虽困而不屈也。

卷　八

仁宗留意科举，由是礼闱知举，任人极艰。天圣五年春榜，王沂公当国，欲差知举官，从臣中无可意者，因以刘中山筠为言。时刘知颍州，仁宗即命驿召之。是岁廷试，王文安公尧臣第一，韩魏公第二，赵康靖公概第三。

庆历中，刘原父廷试考第一。会王伯庸以翰林学士为编排官，原父内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于考试官，编排第受成而甲乙之，无预与夺，伯庸犹力辞。仁宗不得已，以为第二，而以贾直孺为魁。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盖时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后法制既备，有司无得容心，故人亦不复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庙斋郎廷试考第一，大臣犹疑有官不应为，遂亦降为第二，以冯当世为魁。

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后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后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皆废。

李文定公在场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预省试，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选。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试卷覆视之，则以赋落韵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时为相，从其请。既廷试，遂为第一。

《考异》：此说据范蜀公《东斋记事》。然景德二年，乃毕文简、寇莱公为相，王魏公参政，此云王魏公时为相，非也。

端拱初，宋白知举，取二十八人。物论喧然，以为多遗材。诏复取落下人试于崇政殿，于是再取九十九人。而叶齐犹击登闻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为覆试，颇恶齐嚚讼，考官赋题，特出"一叶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齐仍第一。

国朝取士，犹用唐故事，礼部放榜。柳开少学古文，有盛名，而不工为词赋，累举不第。开宝六年，李文正昉知举，被黜下第。徐士廉击鼓自列，诏卢多逊即讲武殿覆试，于是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为故事。再试自此始。然时开复不预，多逊为言开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校不及。太祖即召对，大悦，遂特赐及第。

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景祐中，稍厌其烦渎，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元丰五年，黄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应。苏子容时为试官，神宗顾苏，苏曰："当以入声呼之。"果出应。上曰："卿何以知为入音?"苏言："《三国志》吴有暨艳，陶恐其后。"遂问陶乡贯，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吴人也。"时暨自阙下一画，苏复言字下当从旦。此唐避睿宗讳，流俗遂误，弗改耳。

故事，殿试唱名，编排官以试卷列御座之西，对号以次拆封，转送中书侍郎，即与宰相对展进呈，以姓名呼之。军头司立殿陛下，以次传唱。大观三年，贾安宅榜，林彦振为中书侍郎，有甄好古者，彦振初以"真"呼。郑达夫时为同知枢密，在旁曰："此乃坚音。"欲以沮林。即以"坚"呼，三呼不出；始以"真"呼，即出。彦振意不平，有忿语。达夫摘以为不恭，林坐贬。

唐末，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时名次处之，不以甲乙为高下也，谓之"传衣钵"。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后得范鲁公质，遂处以十三。其后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于鲁，与凝皆同，世以为异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会夏英公谪知安州，二人以文贽见，大称赏之，遂闻于时。初试礼部，刘子仪知举，擢景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时谅暗不廷试，暨奏名，明肃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景文降为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与曾鲁公既为相，高文庄、郑文肃与曾叔祖皆联名，景文、王内翰洙、张侍读环、郭龙图稹，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称刘子仪知人。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教者，亦

未必皆读《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率多遗误。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金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奏请始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监本《礼记月令》，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国子监，尝请复古本，下两制馆职议。胡旦等皆以为然，独王元之不同，遂寝。后复数有言者，终以朝廷祭祀、仪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则用郑注。

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艺文，而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则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王元之尝有诗云："分题宜险韵，翻势得仙棋"；又云："恨无才应副，空有表虔祈。"盖当时事也。

苏子瞻尝称陈师道诗云："凡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今君诗不惟可恶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妒。"

白乐天诗"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云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得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㶣，如铁入火，贵其出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也。

苏参政易简登科时，宋尚书白为南省主文。后七年，宋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相继入院，同为学士。宋尝赠诗云："昔日曾为尺木阶，今朝真是青云友。"欧阳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为学士。故欧公诗有"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今为白发翁"之句。二事诚一时文物之盛也。

东汉以来，九卿官府皆名曰"寺"，与省台并称，鸿胪其一也。本以待四夷宾客，故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佛经至，舍于鸿胪。今洛中白马寺，摩腾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汉鸿胪旧地。摩腾初来，以白马负经，既死，尸不坏，因留寺中，后遂以为浮屠之居，因名"白马"；今僧居概称寺，盖本此也。摩腾真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锁甚固，藏其钥于府廨。有欲观者，旋请钥秉烛，乃可详视。然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载当时经函放光事，而不及摩腾，不可解。炫之，元魏时人也。

汉太皇太后称长信宫，皇太后称长乐宫，皇后称长秋宫。本朝不为定制，皇后定居坤仪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当推尊，则改筑宫，易以嘉名，始迁入。百官皆上表称贺，及贺两宫。

国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后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后，分供奉官为东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职，皆领于三班院，而仍称"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视天禧又两倍有余。以出入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岁四百八十有余，其死亡退免者，不过二百，此所以岁增而不已也。右选如此，则左选可知矣。

元昊叛，王师数出不利。仁宗颇厌兵，吕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怀之意，而范文正、韩魏公持不可，欲经营服之。庞颖公知延州，乃密谕颖公，令致意于昊。时昊用事大臣野利旺荣，适遣牙校李文贵来，颖公留之未遣。因言虏方骤胜，若中国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顺祸福归告，乃遣文贵还。已而旺荣及其类曹偶四人，果皆以书来，然犹用敌国礼。公以为不逊，未敢答以闻。朝廷幸其至，趣使为答书，称旺荣等为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称臣，虽仍其僭名，可也。"颖公复论僭名岂可许?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称，则元昊安得不僭?旺荣等书自称"宁令谟"，此其国中官号，姑以此复之，则无嫌。乃径为答书。如是往返逾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贺从勖入贡，称男邦面令国兀卒郎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颖公览之，谓其使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犹奉表称臣，若主可独言父子乎?"从勖请复归议。朝廷从其策，元昊遂卒称臣。

宝元、康定间，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压境。时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诏各籍其民不问贫富，三丁取一，为乡弓手。已而元昊寇陕西，刘平、石元孙等败没，死者以万计。正兵益少，乃尽以乡弓手刺面，为保捷指挥正军。河东、河北事宜稍缓，但刺其手背，号"义勇"。治平间，谅祚复谋入寇，议者数请为边备。韩魏公当国，遂委陕西提刑陈述古，准宝元、康定故事，复籍三丁之一为义勇，盖以陕西视两

河，初无义勇故也。司马君实知谏院，力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谓陕西保捷即两河义勇，不应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讫不从，盖魏公主之也。

黄河庆历后，初自横陇，稍徙趋德博，后又自商胡趋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复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议，开六塔河，引注横陇，复东流。周沆以天章阁待制为河北都转运使，诏遣中官与沆同按视。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广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则齐与博、德、滨、棣五州之民，皆为鱼矣。时贾文元知北京，韩康公为中丞，皆不主仲昌议，而富韩公为相，独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击韩公。然北流既塞，果决，齐、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窜仲昌岭南，议者以为韩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琼为楼船战棹都指挥使，部船千艘趋雄州。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馈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敌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徙二十万人。后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请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万人。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出，再召为三司使。

贾文元为崇政殿说书。久之，仁宗欲以为侍讲，而难于骤用，乃特置天章阁侍讲。天章有侍讲，自此始然，后亦未尝复除人。

《考异》：时以崇政殿说书贾昌朝、王宗道、赵希言并兼天章阁侍讲，非专为贾设也。后高若讷、杨安国、王洙、林瑀、赵师民、曾公亮、钱象先、卢士宗、胡瑗、吕公著、傅求、常秩、陈襄、吕惠卿等皆为天章阁侍讲，云后亦未尝复除人，非也。

元丰初，诏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仆射为监修官。始成二帝纪，具草进呈。神宗内出手诏，赐禹玉等曰："两朝大典，虽为重事，以卿等才学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马矣，朕之浅陋，何所加损乎！其如拟进草绪成之。"盖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后史成，特诏给舍侍郎以上，学士中丞及观察使以上，曲燕于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国朝宰相，自崇宁以前，乾德二年，范质、王溥、魏仁浦罢，赵普相，开宝六年罢，独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罢，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罢，独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赵普罢，吕蒙正在位，独相者逾年；景德三年，寇准罢，王旦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相，旦独相者七年；天圣七年王曾罢，吕夷简在位，明道元年张士逊复相，夷简独相者三年；皇祐三年，宋庠、文彦博罢，庞籍相，独相者三年；元祐九年吕大防罢，章惇相，七年罢，独相者七年。七朝独相者七人，惟赵韩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云。

元丰中，蹇周辅自户部侍郎知开封府，止除宝文阁待制；而李定自户部侍郎知青州，除龙图阁直学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绍圣初，彭器资自权尚书，韩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宝文阁直学士，两人皆辞行，即复以待制为州。盖成都故事，须用杂学士，而权尚书、直侍郎，皆止当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祐初自直龙图阁知庆州，进天章阁待制，即召为给事中。未几，迁吏部尚书。辞免未报，拜同知枢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公力辞，台谏亦有以为言，不听，遂自同知拜相。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此。

《考异》：范知庆州，除待制，召为给事中，皆元丰八年，云元祐初，非也。时以安焘知枢同知，而给事中封驳焘敕不下，诏不送给事中书读，焘辞免，从之，除命复送给事中书读。云"告自中出，特令不过门下省"，非也。范元祐元年六月同知，三年四月相，宋琪自外郎一岁四迁，至作相；向敏中自外郎同知枢，才百余日。云前辈进用之速，未有如范者，亦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

窦怀贞以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诏军国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为平章军国重事，吕申公为平章军国事，遂入衔。或以为用怀贞故事。

国史院初开，史官皆赐银、绢、笔、墨、纸；已开而续除者，不赐。

唐都雍，洛阳在关东，故以为东郡；本朝都汴，洛阳在西，故以为西都，皆谓之"两京"。祥符七年，真宗谒太清宫于亳州还，始建应天府为南京。仁宗庆历二年，契丹会兵幽州，遣使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北地，始建大名府，为北京。

从官狨坐，唐制初不见，本朝太平兴国中始禁。工商庶人许乘乌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座。天禧中，始诏两省五品、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则太平兴国以前，虽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案：此条已见第三卷，惟中数语详略互异，今并存之）。

故事，建州岁贡大龙凤团茶各二斤，以八饼为斤。仁宗时，蔡君谟知建州，始别择茶之精者为"小龙团"，十斤以献，斤为十饼。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为请，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为岁额。熙宁中，贾青为福建转运使，又取小团之精者为"密云龙"，以二十饼为斤而双袋，谓之"双角团茶"，大小团袋皆用绯，通以为赐也。"密云"独用黄，盖专以奉玉食。其后又有为"瑞云翔龙"者。宣和后，团茶不复贵，皆以为赐，亦不复如向日之精。后取其精者为"銙茶"，岁赐者不同，不可胜纪矣。

《考异》：君谟为福建转运使，非知建州也。始进

“小龙团”凡二十饼重一斤。此云斤为十饼，非也。

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坐椅子舆至殿陛，命其子公弼掖以登。既见，信然，乃许之。前无是礼也。

《考异》：《吕传》云：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

卷　九

北京旧不兼河北路安抚使，仁宗特以命贾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简为代，乞只领大名一路。后文元再镇，固求兼领，乃复命之。且诏昌朝罢，则不置。及熙宁初，陈旸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领。

熙宁初，中书议定改宗室条制，召学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辞曰：“学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诏付中书施行，则当草之。今中书已议定宗室事，则当使舍人院草敕尔。学士非所预，不敢失职也。”乃命知制诰苏子容草敕。近世凡朝廷诏命，皆学士为之，重王命也。

熙宁三年九月，诏中书五房各置检正官二员，在堂后官之上，都检正一员，在五房提点之上，皆以士人为之。于是以吕微仲为都检正，孙巨源吏房，李邦直礼房，曾子宣户房，李奉世刑房。

澶渊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许岁币三十万；其后刘六符来，始增二十万为五十万。元昊初，遣如定来求和，朝廷许以岁币十万，未称臣；乃使张子奭奉使而肯称臣，子奭遂许以二十万。

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参谋议。真宗后，天下无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欧公建言请复旧制，而不克行。熙宁初，始用李评为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评受命，文潞公为枢密使，以旧制不为之礼，评诉于神宗，命史官检详故事。以久无士人为之，检不获，乃诏如阁门使见枢密之礼。

仁宗时，台官有弹击教坊倭子郑州来者，朝中传以为笑。欧公以为今台官举人，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者，所以难于充选。因请略去资格，添置御史里行。但选材堪此选，资深者入三院，资浅者为里行。熙宁初，实用此议也。

元祐二年，诏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事、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论者纷然，以为不当。王彦林为十不可之说以献。谓尚书二年加直学士，若一年而罢，与之直学士则过，与之待制则与尚书、侍郎何异？其以罪被谪者，常例当落职，若落职名，则不问过之轻重，与职事官为落两重职；若止落职事官，则与平迁、善罢何异！官制以来，由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方为给事中，由给事中方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概以一年为待制，则等差莫辨。待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员，将一年之后，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大要如是。刘莘老为中丞，刘器之为司谏，皆以为言，朝廷不以为然。其后莘老作相，亦竟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钱公辅为知制诰，缴辞头。时英宗初即位，韩魏公当国，以为始除大臣而不奉诏，恐主威不立，乃特责滁州团练副使。议者以为太过，司马君实知谏院，意亦以为是而不救。及后论陕西义勇事，章六上不行，乃于求罢章中始云：钱公辅一上章，止枢密副使恩命于诏令未行之前，而责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议于诏令已行之后，而不以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请比公辅更责远小处。疏入，不报，盖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状貌奇伟，初隶拱圣籍中，为延州指挥使。范文正一见，知其后必为名将，授以《左氏春秋》。遂折节读书，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用兵成败，贯通如出掌中。与尹师鲁尤善。师鲁与论兵法，终不能屈。连立战功，骤至泾原经略招讨副使。仁宗闻其名，欲召见，会寇入平凉，诏图形以进，于是天下始耸然畏慕之。神宗初即位，有意二边。一日，忽内出御制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动将士。或云，滕元发之词也。

狄武襄以枢密副使出讨侬智高，换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师还，复旧任，盖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如嘉祐末，韩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带签书枢密院知延州。故熙宁初，王乐道论魏公，为用周太祖故事命逵，盖郭威实由是变也。魏公亦无以解。

《考异》：治平三年，郭逵以签书枢密院事为陕西四路宣抚使兼判渭州，后以宣徽使判延州。此云嘉祐末，又云逵带签书枢密院事知延州，皆非。王乐道论韩魏公用逵事，在治平四年，此云熙宁初，亦非也。

贾文元初以晋陵县主簿为国子监说书，孙宣公为判监，始见，因会学官，各讲一经。既退，谒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书·路隋韦处厚传》使读，文元了不喻。已乃见之，曰：“知所以示二《传》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讲书有师法，他日当以经术进，如二公，勉自爱。”其后，宣公辞讲筵请老，即荐文元自代，时官犹未甚显。未几，仁宗卒为创崇政殿说书命之。崇政殿说书，自文元始云。

庆历中，契丹遣萧英、刘六符来，求取关南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帅定州，敌密遣人来觇候。吏得之，偏裨皆请斩之以徇众，武恭特不问。明日，出猎近郊，号三十万，亲执桴鼓示众，下令曰：“具粮糗，视大将军旗所向即驰，敢后者斩。”觇者归，密以告，虏疑汉兵将深入，无不惧。仁宗亟遣使问计，对曰：“咸平、景德，边兵二十余万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敌得轶境，径犯澶渊。且当时以阵图赐诸将，人皆谨守，不敢自为方略，缓急不相援，多至于败。今愿无赐阵图，第择诸将，使应变出奇，自立异功，则无不济。”仁宗以为然。

晏元献公喜推引士类，前世诸公为第一。为枢府时，范文正公始自常调荐为秘阁校勘。后为相，范公入拜参知政事，遂与同列。孔道辅微时，亦尝被荐。后元献再为御史中丞，复入为枢府，道辅实代其任。富韩公，其婿也。吕申公荐报聘契丹，公时在枢府，亦从而荐之，不以为嫌。苏子容为谥议，以比胡广与陈蕃并为三司，谢安引从子玄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枢密使谪知随州，孔道辅所论也。道辅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叹曰"可惜！朝廷又丧一直臣。"文潞公为唐质肃所击，罢宰相，质肃亦坐贬岭外。至和间，稍牵复为江东转运使。会潞公复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贬已重，而久未得显擢，愿得复召还。仁宗不欲，止命迁官，除河东。

夏文庄、韩魏公皆自枢密副使为三司使。

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文帝二年，对策者百人，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间，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间，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盖自后周加试策论三道于礼部，每道以三千字为率；本朝加试六论，或试于秘阁，合格而后御试，故得人颇艰，然所所选既精，士之滥进者无几矣。

《考异》：文帝十五年策晁错等，非二年也。贤良策见于《汉书》者，惟董仲舒三道，余皆一道。此云自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不知何所据耶？百人皆当云百余人。又《仲舒》及《严助传》亦皆云百余人。

苏子容过省，赋"历者，天地之大纪。"为本场魁。既登第，遂留意历学。元丰中，使契丹适会冬至，契丹历先一日，趋使者入贺。虏人不禁天文术数之学，往往皆精。其实契丹历为正也，然势不可从。子容乃为泛论历学，援据详博，契丹人莫能测，无不耸听。即徐曰："此亦无足深较，但积刻差一刻尔。以半夜子论之，多一刻即为今日，少一刻即为明日，此盖失之多尔。"契丹不能遽折。遂从归奏，神宗大喜，即问："二历竟孰是？"因以实言，太史皆坐罚。金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学略授冬官正袁惟几，而创为规模者，吏部史张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时为侍郎，以意语之，士廉辄能为，故特为精密。金人陷京师毁合台，取浑仪去。今其法，苏氏子孙亦不传云。

元昊叛，议者争言用兵伐叛，虽韩魏公亦力主其说。然官军连大败者三：初围延州，执刘平、石元孙于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败任福于好水川，福死之，庆历元年也。又明年，寇镇戎军，败葛怀敏于定州寨，执怀敏，丧师皆无虑十余万。中间惟任福袭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耳。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岁月经营困之，无速成功。故无大胜，亦无大败。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圣光献太后尤谨。升遐之夕，王禹玉为相入慰，执手号恸，因引至敛所，发视御容，左右皆感绝。将敛，复召侍臣观入梓宫物，亲举一玉碗及玉弦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恸几欲仆。禹玉为挽辞云："谁知老臣泪，曾及见珠襦。"又云："冰弦湘水急，玉碗汉陵深。"皆纪实也。

庆历二年，富郑公知谏院，吕申公、章郇公当国。时西事方兴，郑公力论宰相当通知枢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枢密院。已而以判为太重，改兼枢密使。五年，二公罢，贾文元、陈恭公继相遂罢兼使（案：此条已见第八卷内，此系复出）。

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其后为执政，自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迁皆在熙宁中，此前辈所未有也。苏子容挽辞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

范文正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以诗叙殷勤，投元献而去。有"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句，闻者无不叹服。

王禹玉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翰林学士，其家自太平兴国至元丰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宁初，叶尚书祖洽榜，闻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无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有言"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及公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误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帅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

太宗时，陈文忠公廷试第一，曾会第二，皆除光禄寺丞，直史馆；会继迁殿中丞，知宣州，赐绯衣银鱼，前无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资谅暗榜，亦为进士第一，乃连三任职官，十年而后始改太子中允。盖器资未尝求于当路，代还多自赴吏部铨，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不足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许，屡以贽欧阳文忠，卒不见录。故在嘉祐初、治平间，虽为从官，但多历监司帅守。熙宁初，荆公当国，独知之，始荐以为知制诰，神宗犹未以为然。会广西侬智高后，复传溪峒有警，选可以经略者，乃自南京迁知广州。既至，边事乃误传，其《谢上表》云："横水明光之甲，得自虚传；云中赤白之囊，唱为危事。"盖用泽潞《李文饶》及《丙吉传》中事。神宗览之，大称善，后遂自荆南召

为翰林学士。

元祐初，魏王丧在殡。秋燕，太常议天子绝期，不妨燕。苏子瞻为翰林学士，当撰致语。上疏援荀盈未葬，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以为非；周穆后既葬除丧，景王以宾燕，叔向议之。以为若绝期，可以燕乐，则平公、景王何以见非？余谓天子绝期，谓不为服也。不为服，则不废乐，太常之议是矣。以为情有所不忍，则特辍乐，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当更论绝期为言。如富郑公母在殡，而仁宗特罢春燕，叔父岂不重于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也。

《考异》：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入，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案：此下疑有脱文。）仁宗以宰臣张知白之丧特罢社燕，比例尤的。子瞻所奏，正引仁宗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事，且云魏王之亲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此乃云子瞻不知出此，何耶？

治平间，欧阳永叔罢参知政事，知亳州，除观文殿学士；相继赵叔平罢知滁州，亦除。其后非执政而除者，王韶以边功，王乐道以宫僚，皆特恩也。

《考异》：欧阳永叔罢政在治平四年，前此如丁度、韩琦、高若讷、富弼、孙沔、田况、张观、程戡、孙抃、胡宿，皆以前执政，或初罢政除观文殿学士，此止举欧、赵二人，何耶？

故事，馆职皆试诗赋各一篇。熙宁元年，召试王介、安焘、陈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试策论各一道。于是始试"敕天之命，惟时惟几"论，问"古用民，岁不过三日"策。

吕宝臣为枢密使，神宗欲用晦叔为中丞，不以为嫌，乃召苏子容就曾鲁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门公卿，三朝侍从，久欲登于近用，尚有避于当涂，况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岂以弟兄之任事，而废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时，已革亲嫌之制。台端之拜，无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辞，上命中使押赴台。礼上，公弼亦辞位，不从。

神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陈旸叔，乃诏旸叔班潞公下。潞公辞曰："国朝未有枢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尝先王曾、张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乱官制。"力辞久之，不听，乃班旸叔上。已而阁门言：旧制，宰相压亲王，亲王压使相。今彦博先升之，则遇大朝会，亲王并入，亦当带压亲王。潞公复辞，始许班旸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论事，皆先申中书，得札子而后始登对。谏官则不然。熙宁初，始诏依谏官例，听直牒阁门请对。

熙宁三年，制科过阁，孔文仲第一，吕陶亦在选中。既殿试，文仲陈时病，语最切直，吕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文仲，书第三等，王禹玉、陈睦覆考，书第四等。王荆公见之，怒不乐中，批出："黜文仲，令速发赴本任；吕陶升一任，与堂除差遣。"自是遂罢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试唱过三名不及，则必越众抗声自陈，虽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吴春卿、欧阳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独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辈屡趣之，皆不应，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时已服其静退。自是廷试当自陈者，多慕效之。近岁科举当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预编次，唱名即举行，其风遂绝。

王沂公初就殿试时，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为相，适求婿，语其夫人曰："吾得婿矣。"乃举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是时吕文穆公家亦求姻于沂公。公闻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从李氏，唱名果为第一。晏元献公尝属范文正公择婿。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张为善。公曰："二人孰优?"曰："富君器业尤远大。"遂纳富，即富公也，时犹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为盛世事。为善亦安道旧名。

张文节公初为龙图阁待制，求判国子监。真宗问王魏公："国子清闲无职事，知白岂不长于治剧，欲自便耶?"魏公对"知白博学，通晓民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于进取故尔。"上曰："若此，正好为中执法。"乃命以右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人如此。景德、天禧间，所以名臣多也。

神宗尝问经筵官："《周官》'前朝后市'何义?"黄右丞履时为侍讲，以王氏新说对。言：朝，阳事，故在前；市，阴事，故在后。上曰："亦不独此。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诸臣闻之竦然。

哲宗初即位，契丹吊哀使入见。蔡持正以契丹大使衣服与在廷异，上春秋少，恐升殿骤见或惧，前一日奏事罢，从容言其仪状，请上勿以为异，重复数十语皆不答。徐俟语毕，上曰："彼亦人耳，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司马温公与吕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温公自修起居注，召试知制诰，申公亦自外同召。温公既就试，而申公力辞不至，改除天章阁待制。温公大悔，自以为不及。命下凡九章，辞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与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辞得请，而臣独就职，是公著廉逊，而臣无愧耻也。"朝廷察其诚，因亦除天章阁待制。

《考异》：温公与申公相友善，云"在朝有所为，率多以取则"，非也。温公辞修注云：王安石差修起居注，力自陈诉，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臣乃追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则闻命之日受而不辞，今臣自循省

一无可取，乃与之同被选擢，比肩并进，岂不玷朝廷之举，为士大夫所羞哉！辞知制诰云：窃闻天章阁侍讲吕公著与臣同时被召，公著辞让不至，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阁待制，臣始自悔恨云云。辞修注则引荆公，辞知制诰则引申公，各一时之事，非有所取则也。

政和末，李彦章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诗，有害经术，自陶渊明至李、杜，皆遭诉斥，诏送勅局立法。何丞相执中为提举官，遂定命官传习诗赋，杖一百。是岁，莫俦榜，上不赐诗而赐箴。未几，知枢密院吴居厚喜雪，御筵进诗，称“口号”。自是上圣作屡出，士大夫亦不复守禁。或问何立法之意，何无以对，乃曰：“非为今诗，乃旧科场诗耳。”

卷十

苏魏公为宰相，因争贾易复官事，持之未决。御史杨畏论苏故稽诏令，苏即上马乞退，请致仕。吕微仲语苏：“可见上辩之，何遽去?”苏曰：“宰相一有人言，便为不当物望，岂可更辩曲直?”宣仁力留之，不从，乃罢以为集禧观使。自熙宁以来，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师者，盖异恩也。绍圣初，治元祐党人，凡尝为宰执者无不坐贬，惟子容一人独免。

熙宁以前，台官例少贬，间有责补外者，多是平出，未几复召还。故台吏事去官，每加谨焉，其治行及区处家事，无不尽力。近岁台官进退既速，贬责复还者无几，然吏习成风，独不敢懈。开封官治事略如外州，督察按举必绳以法，往往加以笞责，故府官罢，吏率掉臂不顾，至或欺侮之。时称“孝顺御史台，忤逆开封府。”

范鲁公与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为一制。其辞曰：或病告未宁，或勤劳可眷。时南郊毕，质、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王冀公罢参知政事，真宗眷意犹未衰，特置资政殿学士命之。时寇莱公欲抑之，乃定班翰林学士之下。冀公诉以为无罪而反降，故复命为大学士，班枢密副使之下。自是非尝任宰执者不除。元丰间，韩持国、陈荐非执政而除，盖官僚之异恩也。

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尝遣内侍凌文炳传宣抚问，因赐金二百。荆公望阙拜受跪已，语文炳曰：“安石闲居无所用。”即庭下发封，顾使臣曰：“送蒋山常住置田，祝延圣寿。”

王元之素不喜释氏，始为知制诰，名振一时。丁晋公、孙何皆游门下，元之亦极力延誉，由是众多侧目。有伪为元之《请汰释氏疏》，及《何无佛论》者，未几有商、洛之贬。欧阳文忠公丁母忧，服除召还。公尝疾士大夫交通权近，至是亦有伪作公《乞罢斥宦官章》传播者，遂出知同州。会有辨其诬，遂复留。

绍圣间，常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廷侍从初不记省，见丞相进即止。蔡鲁公时为翰林学士承旨，独徐足一拜而退，当时以为得体。大观间，蔡鲁公在告，张宾志押班，忽多一拜。予时为学士，刘德初、薛肇明皆为尚书，班相近，予觉其误，即语二人。二人曰：“非误，当拜。”余不免亦从之。閤门弹失仪，皆放罪。子厚语人：是日边奏，有蕃官威明阿密者当进呈，偶忘，思之，遂忘拜数。而予虽觉其误，然初亦不甚着意记拜数，既闻二人之言，从而亦疑。乃知朝谒当一意尽恭，不可杂以他念也。

李孝寿知开封府，有举子为仆所陵，忿甚，亟缚之，作状欲送府。会为同舍劝解，久之，气亦平，因释去，自取其状，戏学孝寿押字，判曰：“不勘案，决臀杖二十。”其仆怨之。翌日，即窃状走府，曰：“秀才日学知府判状，私决人。”孝寿即令追之。既至，具陈所以，孝寿翻然谓仆曰：“如此，秀才所判，正与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读其状，如数决之。是岁，举子会省试于都下数千人，凡仆闻之，皆畏戢无敢肆者，当时亦称其敏。

真宗幸澶渊，丁晋公以郓、齐、濮安抚使知郓州。敌既入塞，河北居民惊奔渡河，欲避于京东者，日数千人，舟人邀阻不时济。丁闻之，亟取狱中死囚数人以为舟人，悉斩于河上，于是晓夕并渡，不三日皆尽。既渡，复择民之少壮者，分画地分，各使执旗帜、鸣金鼓于河上，夜则传更点、申号令，连数百里。敌人莫测，讫师退，境内晏然。

张乖崖再治蜀。一日，问其客李畋，外间百姓颇相信服否？畋言：“相公初镇，民已服矣，何待今日?”乖崖曰：“不然。人情难服，前未，今次或恐，然只这‘信’字，五年方做得成。”

刘秘监几，字伯寿，磊落有气节，善饮酒，洞晓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宾客，饮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谋为变者，几不问，益令折花，劝坐客尽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顷，皆擒至。几遂极饮达旦，人皆服之，号“戴花刘使。”几本进士，元丰间换文资，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平时，刘挟女奴五七辈，载酒持被囊，往来嵩、少间。初不为定所，遇得意处，即解囊藉地，倾壶引满，旋度新声自为辞，使女奴共歌之；醉则就卧不去，虽暴露不顾也。尝召至京师议大乐，旦以朝服趋局，暮则易布裘，徒步市廛间，或娼优所集处，率以为常，神宗亦不之责。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于世，人少有得其声者。

宋守约为殿帅，自入夏日，轮军校十数辈捕蝉，不使得闻声。有鸣于前者，皆重笞之，人颇不堪，故言守约恶闻蝉声。神宗一日以问守约，曰：“然。”上以为过。守约曰：“臣岂不知此非理？但军中以号令为先。臣承平总兵殿陛，无所信其号令，故寓以捕蝉耳。蝉鸣固难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误令守一障，臣庶几或可使人。”上以为然。

包孝肃为中丞，张安道为三司使，攻罢之。既又

自成都召宋子京，孝肃复言其在蜀燕饮过度事，改知郑州。已而乃除孝肃，遂就命。欧阳文忠时为翰林学士，因疏孝肃攻二人，以为不可，而已取之，不无蹊田夺牛之意。孝肃虽尝引避，而终不辞。元祐间，苏子由为中丞，攻罢许冲元，继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为言，二人固非有意者。然欧阳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风也。

王继忠，真宗藩邸旧臣，后为高阳关部辖。咸平中，与契丹战没，契丹得之不杀，喜其辩慧，稍见亲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入寇，继忠从行，乃使通奏，先导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说以成澶渊之盟。继忠是时于两间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真宗亦录其妻子，岁时待之甚厚。后改姓耶律，封王，卒于契丹，而子孙在中朝官者，亦甚众。至今京师号“陷蕃王太尉”家。

《考异》：王继忠为定州路副部署，咸平六年战殁，此云为高阳关部辖，非也。

陈密学襄、郑祭酒穆，与陈烈、周希孟皆福州人，以乡行称，闽人谓之“四先生”。烈尤为蔡君谟所知，尝与欧阳文忠公共荐于朝，由是益知名。然烈行怪多伪。蔡君谟母死，烈往吊，自其家匍匐而进。人问之，曰：“此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者也。”其所为，类如此。后为妻讼其不睦事，为监司所按，诏置狱劾治。司马温公为谏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尝为近臣所推，必无甚过，若遽摧辱，恐沮伤山林处士之气。”然亦竟坐罪。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请俸必过初五。家人有前期误请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师鲁公所知也。余在颍州士人家，尝见师鲁得罪后谢公书，亲引此事云：以某自视，虽若无愧，以公观之，则安得为无罪。师鲁盖坐擅贷官钱，为部吏偿债。当时有恶之者，遂论以赃云。

吕丞相微仲，性沈厚刚果，遇事无所回屈；身干长大而方，望之伟然。初相，苏子瞻草麻云：“果毅而达，兼孔门三子之风；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动。”盖以戏之。微仲终身以为恨，言固不可不慎也。

《考异》：直方，大美之至矣，何必终身为恨乎？果毅当作果艺。

仁宗山陵，韩魏公为使。时国用窘匮，而一用乾兴故事。或以为过。苏明允为编礼官，以书责公，至引宋华元厚葬事，以为不臣。魏公得之矍然。已乃敛容起谢曰：“某无状，敢不奉教。然华元事，莫未至是否？”闻者无不服公大度，能受意外之言也。

余见大父时家居及燕见宾客，率多顶帽而系勒帛，犹未甚服背子。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处室中，则去帽见冠簪，或用头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遗制。头巾，贱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绅之意，虽施之外不为简。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礼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须用上襟，掖下与背皆垂带。余大观间见宰执接堂吏，押文书，犹冠帽用背子，今亦废矣。而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亦不同。头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古礼之废，大抵类此也。

刘丞相挚，家法俭素，闺门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来，常守一法，不随时增损。故承平时，其子弟杂处士大夫间，望而知其为刘氏也。数十年来，衣冠诡异，虽故老达官，亦不免与市井喧浮略同，而不以为非。

旧凤翔郿县出绢，以紧细如箸者为贵。近岁衣道服者，绢以大为美，围率三四寸，长二丈余，重复腰间至五七返，以真茸为之。一绢有直十余千者，此何理也。

赵清献公每夜常烧天香，必擎炉默告，若有所秘祝者然。客有疑而问公，公曰：“无他，吾自少昼日所为，夜必裒敛，奏知上帝。”已而复曰：“苍苍渺冥，吾一夫区区之诚，安知必能尽达？姑亦自防检，使不可奏者如有所畏，不敢为耳。”有周竦者，尝为公门客，为余言之。

杜祁公罢相，居南京，无宅，假驿舍居之数年。讫公薨，卒不迁。亦不营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闾里吉凶庆吊，与亲识之道南京者，相与燕劳，问遗之礼，未尝废。公薨，夫人相里氏以绝俸不能自给，始尽出其箧中所有，易房服钱二千。公本遗腹子，其母后改适河阳人。公为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阳，依其母佣书于济源。富人相里氏一见奇之，遂妻以女云。

范文正公四子，长曰纯祐，有奇才。方公始为西帅时，已能佐公治军，早死。其次即忠宣、夷叟、德孺也。尝为人言：纯仁得吾之忠，纯礼得吾之正，纯粹得吾之材。忠宣以身任国，世固知之；夷叟简默寡言笑，虽家居独坐一室，或终日不出；德孺继公帅西方为名将，卒如其言云。

前辈多知人，或云亦各有术，但不言耳。夏文庄公知蕲州，庞庄敏公为司法，尝得时疾在告。方数日，忽吏报庄敏死矣。文庄大骇，曰：“此人当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发哀。文庄曰：“不然。”即自往见，取烛视其面，曰：“未合死。”召医语之曰：“此阳症伤寒，汝等不善治，误尔。”亟取承气汤灌之。有顷，庄敏果苏，自此遂无恙，世多传以为异。张康节公升、田枢密况，出处虽不同，其微时皆文庄所荐也。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气节，阔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之徒，皆深所厚者。为帅府辟置，多谪籍未牵叙人。或以问公，公曰：“人之有才能无瑕颣者，自应用于宰相；惟实有可用，不幸陷于过失者，不因事起之，则遂为废人矣。”世咸多公此意。凡军伍以杂犯降黜者，例皆改刺龙骑指挥。故时当权者，每惮公废法建请，难于尽从，因戏为之为“龙骑指挥使”云。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对则如流。欧阳文忠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在政府数年，每进文字，亦如常人，不以为异。贵人真自有相也。余为郎官时，尝遇视朔过殿，有御史为巡使者，法当独立于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仪。其人久在学校，素矜慎。始引就位，辄无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遥望以为疾作，亟命卫士数人扶出。逮至殿门，步行如常，问之，曰："自不能晓，但觉足弱耳。"其人官后亦不显，亦其相然也。

崇宁中，蔡鲁公当国。士人有陈献利害者，末云："伏望闲燕，特赐省览。"有得之欲谗公者，密摘以白上，曰："清闲之燕，非人臣所得称，而鲁公受之不以闻。"鲁公引《礼》"孔子闲居"，"仲尼燕居"自辨，乃得释。

司马温公自少称"迂叟"，著《迂书》四十一篇。韩魏公晚号"安阳戆叟"，文潞公号"伊叟"，欧阳文忠公号"六一居士"，以琴、棋、书、酒、集古碑为五，而自当其一，尝著《六一居士传》。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子由有岭外归许下，号"颍滨遗老"，亦自为传。家有遗老斋，盖元祐人至子由，存者无几矣。

王禹玉作《庞颍公神道碑》，其家送润笔金帛外，参以古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时试卷，亦是一种。

章郇公高祖母练氏，其夫均，为王审知偏将，领军守西岩。一日，盗至，不能敌，遣二亲校请兵于审知，后期不至，将斩之。练氏为请不得，即密取奁中金遗二校，急使逃去，二校奔南唐。会王氏国乱，李景即遣兵攻福州，时均已卒矣。二校闻练氏在，亟遣人赍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并及矣。"练氏返金帛不纳，曰："为我谢将军，诚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与此城人可俱全；不然，愿与皆屠，不忍独生也。"再三请不已。二将感其言，遂许城降。均十五子，五为练氏出，郇公与申公皆其后也。

丁晋公初治第于车营务街，杨景宗时为役兵，为之运土。景宗，章惠太后弟也，后以太后得官。晋公谪，即以其第赐之。性凶悍，使酒挟太后。晚尤骄肆，好以滑槌殴人，时号"杨滑槌"，故今犹以名其宅云。

晁文元迥尝云："陛象先有'天下本无事，只是庸人扰之，始为烦耳。'吾亦曰：'心间本无事，率由妄念扰之，始为烦耳。'"

晁文元公天资纯至，年过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尝知世事也。初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后学释氏，尝以二教相参，终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于前为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萧然，虽子弟见有时。晚年耳中闻声，自言如乐中簧，始隐隐如雷，渐浩浩如潮；或如行轩百子铃，或如风蝉曳绪。每五更后起坐，闻之尤清澈，以为学道灵感之验。今人静极，类亦有闻此声者，岂晁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常自见其形在前，既久渐小，八十后每在眉睫之间，此尤异也。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休，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曾子先持母丧过金陵，公往吊之。登舟，顾所服红带。适一虞候挟笏在旁，公顾之，即解易其皂带入吊。既出，复易之而去。

文潞公父为白波辇运，潞公时尚少。一日，尝以事忤其父，欲挞之，潞公密逃去。张靖父为辇运司军曹，司知其所在，迎归使与靖同处。其父求潞公月余不得，极悲思之，乃徐出见，因使与靖同学，后因登弟。潞公相时，擢靖为直龙图阁。靖有吏干。翰林学士张阁，其子也。

蔡鲁公喜接宾客，终日酬酢不倦。遇家居宾客少间，则必至子弟学舍，与其门客从容燕笑。蔡元度禀气弱，畏见宾客。每不得已一再见，则以啜茶多，退必呕吐。尝云："家兄一日无客则病，某一日接客则病。"

米芾诙谲好奇。在真州，尝谒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军《王略帖》示之。芾惊叹，求以他画换易，攸意以为难。芾曰："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攸遽与之。知无为军，初入州廨，见立石颇奇，喜曰："此足以当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闻而论之，朝廷亦传以为笑。

《考异》：据米芾所记，《王略帖》八十二字，乃是以钱十五万得之，而《谢安帖》六十五字，则得于蔡太保也。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谦，世居今京师昭德坊。后唐庄宗入汴，仁谦出避，其第为唐六宅使李宾所据。宾家多赀，尝藏金珠价数十万第中。会以罪谪，不及取。仁谦后复归，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谦曰："吾敢盗人之所有乎！"尽召宾近属，使发取，然后入。文惠为相时，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谦仕周，亦为太子宾客致仕云。

宋元宪公尝问苏魏公："徐锴与铉，学问该洽略相同，而世独称铉，何也？"魏公言："锴仕江南，早死，铉得归本朝，士大夫从其学者众，故得大其名尔。"元宪兄弟好论小学，得锴所作《说文系传》而爱之。每欲为发明，得苏论，喜曰："二徐未易分优劣，要以是别之，异时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顷从苏借《系传》，苏语及此，亦自志于《系传》之末。

曹玮帅秦州。当赵德明叛，边庭骇动，玮尝与客对棋。军吏报有叛卒投德明者，玮奕如常；至于再三，徐顾吏曰："此吾遣使行，后勿复言也。"德明

闻，杀投者，卒遂不复叛。

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虏寇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亦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敌牒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寸，并盗还之。敌大惭沮，盗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

罗湖野录

[宋]释晓莹撰　刘加夫整理

《罗湖野录》四卷，释晓莹撰。晓莹字仲温，南、北宋之交人，氏族、生平皆不能详。该书为晓莹晚年归憩罗湖，追忆所见所闻，撮录而成，多载禅门公案，机锋语句及缁徒故实。

叙

愚以倦游，归憩罗湖之上，杜门却扫，不与世接。因追绎畴昔出处丛林，其所闻见前言往行，不为不多。或得于尊宿提唱，朋友谈说，或得于断碑残碣，蠹简陈编。岁月浸久，虑其湮堕，故不复料拣铨次，但以所得先后，会粹成编，命曰《罗湖野录》。然世殊事异，正恐传闻谬舛，适足滓秽先德，贻诮后来，姑私藏诸，以俟审订。脱有博达之士，操董狐笔，著僧宝史，取而补苴罅漏，不为无益尔。

绍兴乙亥十月望日湖隐堂释氏子晓莹叙

卷　一

赵清献公平居以北京天钵元禅师为方外友，而咨决心法。暨牧青州日，闻雷有省，即说偈曰："退食公堂自凭几，不动不摇心似水。霹雳一声透顶门，惊起从前自家底。举头苍苍喜复喜，刹刹尘尘无不是。中下之人不得闻，妙用神通而已矣。"已而答富郑公书，略曰："近者旋附节本《传灯》三卷，当已通呈。今承制宋威去余七轴上纳。抃伏思西方圣人教外别传之法，不为中下根机之所设也。上智则顿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则迷而不复，千差万别。惟佛与祖，以心传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扬眉瞬目。拈椎竖拂语言文字，种种方便，去圣逾远。诸方学徒，忘本逐末，弃源随波，滔滔皆是。斯所谓可怜悯者矣。抃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既已稍知本性无欠无余，古人谓安乐法门，信不诬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禅录，抃素出恩纪，闻之喜快，不觉手舞而足蹈之也。伏帷执事，富贵如是之极，道德如是之盛，福寿康宁如是之备，退休闲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今兹又复于真性有所悟入，抃敢为贺于门下也。"公以所证形于尺素，而为郑公同事拜，盖不孤先圣嘱累而然。元丰间以太子少保归三衢，与里民不间位貌，名所居为"高斋"。有诗见意曰："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时人要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又志其寿茔曰："吾政已致，寿七十二。百岁之后，归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即不离。充满大千，普现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寿茔之说，如是如是。"观其漏泄家风，了无剩语。岂容裴庞擅美于前耶？若夫身退名遂，善始令终，不出户庭，心契佛祖，贤于知机远祸，驾言从赤松子游者远矣。

湖州西余净端禅师，字表明，出于湖之归安邱氏。甫六岁，事吴山解空院宝暹为师。暹数欲以赀补端，谢曰："志不愿为进纳僧，当隶业与三宝数亦未晚耳。"年二十有六，始获僧服。既而观弄狮子，顿契心法，乃从仁岳法师受《楞严》要旨。一日岳以经中疑难十数，使其徒答，惟端呈二偈曰："七处征心心不遂，懵懂阿难不□□。直饶征得见无心，也是泥中洗土块。"又曰："八还之教垂来久，自古宗师各分剖。直饶还得不还时，也是虾跳不出斗。"岳视而惊异曰："子知见高妙，必弘顿宗。"于时齐岳禅师住杭之龙华，道价照映东吴，端往参礼。机缘相契，不觉奋迅翻身，作狻猊状，岳因可之。自是丛林雅号为"端狮子"。端天资慈祥，戒检不违，恤饥问寒，如切诸己。章丞相子厚由枢政归吴，致端住灵山，继遇有诏除拜。适乃翁体中不佳，进退莫拟，端投以偈曰："点铁成金易，忠孝两全难。子细思量着，不如个湖州长兴灵山孝感禅院老松树下无用野僧闲。"又尝往金陵谒王荆公，以其在朝更新庶务，故作偈曰："南无观世音，说出种种法。众生业海深，所以难救拔。往往沉没者，声声怨菩萨。"吴兴刘焘撰端塔碑，荆公平时见端偈语，称赏之曰："有本者故如是。"然所

献二公偈，并出禅悦游戏，使不以方外有道者遇之，其取诟厉也必矣。此可谓相忘于道术也欤。

空室道人者，直龙图阁梅公珣之女，幼聪慧，乐于禅寂，因从夫守官豫章之分宁，遂参死心禅师于云岩。既于言下领旨，寻以偈伸赞死心曰："韶阳死心，灵源甚深。耳中见色，眼里闻声。凡明圣昧，后富前贫。利生济物，点铁成金。丹青徒状，非古非今。"死心问之曰："死心非真，向什么处赞？若赞死心，死心无状；若赞虚空，虚空无迹。无状无迹，下得个什么语？若下得语，亲见死心。"对曰："死心非真，真非死心。虚空无状，妙有无形。绝后再苏，亲见死心。"于是死心笑而已。灵源禅师遂以"空室道人"号之，自尔丛林知名。政和间，居金陵，圜悟禅师住蒋山，佛眼禅师亦在焉。因机语相契，二师称赏，然道韵闲淡，似不能言者。至于开廓正见，雅为精峭。偈句有《读法界观》曰："物我元无二，森罗镜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彻真空。一体含多法，交参帝网中。重重无尽意，动静悉圆通。"又设浴于保宁，揭榜于门曰："一物也无，洗个什么。纤尘若有，起自何来。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灵只解揩背，开士何曾明心。欲证离垢地时，须是通身汗出。尽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尘。直饶水垢顿除，到此亦须洗却。"后于姑苏西竺院薙发为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趺坐而终。道人生于华胄，不为富贵笼络，杰然追踪月上女，直趣无上菩提。又变形服与铁磨为伍，至于生死之际，效验异常，非志烈秋霜畴克尔耶？

太史黄公鲁直，元祐间丁家艰，馆黄龙山。从晦堂和尚游，而与死心新老、灵源清老尤笃方外契。晦堂因语次，举孔子谓弟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于是请公诠释而至于再。晦堂不然其说，公怒形于色，沈默久之。时当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乃曰："闻木犀香乎？"公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公欣然领解。及在黔南致书死心曰："往日尝蒙苦口提撕，常如醉梦依稀在光影中，盖疑情不尽，命根不断，故望崖而退耳。谪官在黔州，道中昼卧，觉来忽然廓尔。寻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谩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为也。"灵源以偈寄之曰："昔日对面隔千里，如今万里弥相亲。寂寥滋味同斋粥，快活谈谐契主宾。室内许谁参化女，眼中休去觅瞳人。东西南北难藏处，金色头陀笑转新。"公和曰："石工来斫鼻端尘，无手人来斧始亲。白牯狸奴心即佛，龙睛虎眼主中宾。自携缻去沽村酒，却脱衫来作主人。万里相看常对面，死心寮里有清新。"黄公为文章主盟，而能锐意斯道于黔南。机感相应，以书布露，以偈发挥，其于清、新二老，道契可概见矣。噫！世之所甚重者道而已，公既究明，则杜子美谓文章一小技，岂虚也哉？

踌庵成禅师，世姓刘，宜春人。裂儒衣冠，着僧伽梨于仰山，已而从普融平公得出世法。宣和初，住东京净因。太尉陈良弼建大会，禅讲毕集。有善法师贤首宗之雄者，致问诸禅师："吾佛设教，自小乘至于圆顿，扫除空有，独证真常。然后万德庄严，方名为佛，而禅宗以一喝转凡成圣，考诸经论，似相违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为正说；若不能入五教，是为邪说。"是时诸禅列坐，法真禅师一公以目眴，慈受禅师深公，深复肘师，使对之。师乃召善而谓之曰："承法师所问，不足劳诸大禅师之酬，只净因小长老可解法师之惑。其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义也。如大乘始教，乃空义也。如大乘终教，乃不有不空义也。所谓大乘顿教，乃即有即空义也。所谓一乘圆教，乃空而不有、有而不空义也。我此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于世间诸子百家，一切技艺，悉能相入。"乃喝曰："还闻么？"善曰"闻"。成曰："汝既闻，则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又召善曰："汝今还闻么？"善曰"不闻"。成曰："汝既不闻，则适来一喝是无，是能入大乘始教。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声销，汝复道无。道无则元初实有，道有则即今实无。既乃不有不无，是能入终教。我有喝之时，有非是有，因无故有。无喝之时，无非是无，因有故无。即有即无，能入顿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无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时，纤毫不立，道无之时，横遍虚空。即此一喝，入百千万亿喝；百千万亿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圆教。"善遂稽首谢师。复召善曰："乃至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从古至今，十方虚空，万象森罗，六趣四生，三世诸佛，一切诸贤，八万四千法门，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契理契机，与天地万物一体，谓之法身。三界惟心，万法惟识，四时八节，阴阳一致，谓之法性。是故《华严经》云：法性遍在一切处。有相无相，一声一色，全在一尘。中含四义，事理无边，周遍无余。全而不杂，混而不一，于此一喝中，皆悉具足。尤是建化门庭，随机方便，谓之小歇场。未至宝所，殊不知吾祖师门下以心传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见性成佛，有千圣不传底向上一路在。"善又问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成曰："汝且向下会取。"善曰："如何是宝所？"成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禅师慈悲。"成曰："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善于是胶其口，褫其气，愀然变容，愧怍而退。噫！成之学赡道明，左右逢原，乘机挫锐于人天众前，借使先德扶宗，亦蔑以加于此矣。

玉泉皓禅师元丰间首众僧于襄阳谷隐，望耸诸方。无尽居士张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谒之。问曰："师得法何人？"皓曰："复州北塔广和尚。"公曰："与伊相契，可得闻乎？"皓曰："只为伊不肯与人说

破。”公善其言，致开法于郢州大阳。是时谷隐主者私为之喜，谓我首座出世，盛集缁素以为歆艳。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隐十年，不曾饮谷隐一滴水，嚼谷隐一粒米，汝若不会来大阳，为汝说破。”携柱杖下座，傲然而去。寻迁玉泉，有《示众》曰：“一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头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撑底撑，撑撑拄拄到天明，依旧可怜生。”自谓此颂法身向上事，如《传大士》云：“空手持把锄头，”《洞山》云：“五台山上云蒸饭，”只颂得法身边事。然为人超放，未易以凡圣议。尝制犊鼻裩，书历代祖师名而服之，乃曰：“帷有文殊普贤较些子，且书于带上。”故丛林目为“皓布裩”。有侍僧效之，皓见而诟曰：“汝具何道理，敢以为戏事耶？呕血无及。”侍僧寻于鹿门，如所言而逝。呜呼！世所同者道，所异者迹而已。皓之唱道开豁正见，至于□□殊常则为不测人。求于往昔，殆邓隐峰普化之流亚欤？

黄龙忠道者，初至舒州龙门，纵步水磨，所见牌云“法轮常转”，豁然有省。抚掌说偈曰：“转太法轮，目前包裹。”更问如何水推石磨，遂写圈作圆相于后，诣方丈呈佛眼禅师。已而礼辞渡九江，登庐阜，露眠草宿，蛇虎为邻。于山舒水缓处，会意则居，或数日不食，或连宵不卧。发长不剪，衣敝不易，所以禅会雅呼为“忠道者”。方是时，死心禅师住黄龙，道重一时，学者至无所容，故于季春结制以限来者。死心道貌德威，鲜敢婴其锋。忠直前抗论，有偈风之曰：“莫怪狂僧骂死心，死心结夏破丛林。丛林明眼如相委，此话须教播古今。”又迫暮持白木剑造其室而问曰：“闻老和尚不惧生死，是否？”死心拟对，忠即挥剑；死心引颈而笑，忠掷剑于地，作舞而出。冯给事济川尝有《请忠住胜业疏》，略曰：“佛眼磨头，悟法轮之常转；死心室内，容慧剑以相挥。”世以为实录云。

福州资福善禅师，古田人，姓陈氏，少有逸气。祝发于宝峰院，即出岭参侍石霜慈明禅师。当时龙象如翠岩真公，尤所屈服，故天下丛林知有善侍者名。及礼辞慈明还闽，慈明口占偈调之曰：“七折米饭，出炉胡饼。自此一别，称锤落井。”既而出世，里中凤林达迁资福，则碌碌无闻焉，以故言句亦罕传于世。有《三玄要诀偈》曰：“三玄三要与三诀，四海禅人若为别。西方净土众喧鞫，北郁单越人打铁。马鸣龙树拟何云，弥勒金刚皆咬舌。文殊大笑呵呵呵，迦叶欲言言不得。言不得，释迦老子头须白。头须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又示众曰：“闲抛三寸刃锋铓，匝地水霜定纪纲。若是丈夫真意气，任君敲磕振风光。”二曰：“垂钩四海浪吞侵，罕遇狞龙动角鳞。狮子嚬呻全意气，纵横谁是显当人。”呜呼！善与黄龙杨歧翠岩为雁行，况蚤于诸公间，言论风旨亦优为之。何得归乡井中慈明之调耶？

圜悟禅师政和间谢事成都昭觉，复出峡南游。时张无尽公寓荆南，以道学自居，少见推许。圜悟舣舟谒之，剧谈《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匝匝之波。”公于是不觉促榻，圜悟遂问曰：“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公曰“同矣”。圜悟曰：“且得没交涉。”公色为之动。圜悟曰：“不见云门道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尤是传句。直得不见一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复举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无碍法界。圜悟又问：“此可说禅乎？”公曰：“正好说禅也。”圜悟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里在，盖法界量未灭。若到举事无碍法界量灭，始好说禅。如何是佛干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净偈曰：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诵净戒。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公曰：“美哉之论，岂易得闻乎？”夫圜悟融通宗教若此，故使达者心悦而诚服。非宗说俱通，安能尔耶？

庐山罗汉小南禅师，汀州张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故居。参祐禅师于潭之道林，获印可，随迁罗汉而掌堂司，即分座接纳。及祐移云居，以其继席，名重诸方，学者翕然归之。时有居士张戒者，雅意参道。一日南问曰：“如何？”张曰：“不会。”南复诘之不已，张忽领旨，遽以颂对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谁言南北与东西。身眠大海须弥枕，石笋抽条也大奇。”张寻取辞，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庐山山到汝，更谁别我庐山去。出门问取岭头风，大道腾腾无本据。”又曰：“头戴乌巾着白裯，山房借汝一年闲。出门为说来时路，家在黄陂翠霭间。”罗汉准世系以黄龙是大父，名既同而道望逼亚，故丛林目为小南，尊黄龙为老南。然罗汉以传道为志，阅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白虽所蕴未伸，晔然名见当时，而垂称于后世。云居可为有子矣。

大觉禅师昔居沩潭，燕坐室中，见金蛇从地而出，须臾隐去。闻者赞为吉征，未几自庐山圆通赴诏，住东都净因。先是仁庙阅《投子语录》，至僧问如何是露地白牛投子连叱，由兹契悟，乃制《释典颂》十四首。今只记其首篇曰：“若问主人公，真寂合大空。三头并六臂，腊月正春风。”寻以赐琏，琏和曰：“若问主人公，澄澄类碧空。云雷时鼓动，天地尽和风。”既进经乙夜之览，宣赐龙脑钵，琏谢恩罢，捧钵曰：“吾法以坏色衣，以瓦铁食，此钵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悦，久之奏颂乞归山曰：“六载皇都唱祖机，两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隐去欣何得，满箧惟将御颂归。”御和曰：“佛祖明明了

上机，机前荐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体，御颂收将甚处归。”再进颂谢曰：“中使宣传出禁围，再令臣住此禅扉。青山未许藏千拙，白发将何补万机。霄露恩辉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尧仁况是如天阔，应任孤云自在飞。”至治平中，上疏丐归。英庙付以劄子曰：“大觉禅师怀琏，受先帝圣眷，累锡宸章，屡贡款诚。乞归林下，今从所请，俾遂闲心。凡经过小可庵院，随性住持，或十方禅林，不得抑逼坚请。”琏携之东归，鲜有知者。苏翰林轼知杭时，以书问之曰：“承要作《宸奎阁碑》，谨已撰成。衰朽废学，不知堪上石否？见参寥说禅师出京日，英庙赐手诏，其略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请录示全文，欲添入此一节。”琏终藏而不出。逮委顺后，获于箧笥。其不暴耀，足以羞挟恩恃宠者之颜。若夫仁庙万机之暇，与琏唱酬，发挥宗乘以资至治。所以《宸奎阁记》谓得佛心法，古今一人而已。诚哉斯言也。

富郑公镇亳州时，迎华严颙公馆于州治，咨以心法，既有证入而别。后答颙书曰：“示谕此事，问佛必有夙因，非今生能办。诚是如此。然弼遭遇和尚，即无始以来忘失事，一旦认得，此后须定拔出生死海。不是寻常恩知，虽尽力道，断道不出也。和尚得弼百千，其数何益于事？不过得人道华严会下，出得个老病俗汉，济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诚然。每念古尊宿始初在本师处，动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数年侍奉，日日闻道闻法，方得透顶透底。却思弼两次蒙和尚垂顾，共得两个月请益，更鲜聪明过人，能下得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设方便，着力擿发，何由见个涯岸？虽粉骨碎身，无以报答，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日夕依依也。”噫！先佛特称富贵学道难，况贵极人臣，据功名之会而成办焉？此尤为难耳！形以汗简，尊奉颙公而自谓不是寻常恩知，岂欺人哉？

圆照禅师本公，天资纯诚，而少缘饰。初游云居，同数友观石鼓，相率赋颂。或议本素不从事笔砚，乃戏强之，本即赋曰：“造化功成难可测，不论劫数莫穷年。如今横在孤峰上，解听希声遍大千。”侪辈为之愕然。寻谒怀禅师于池阳景德，既领旨而与众作息，莫有知者。一日怀设问曰：“泥犁长夜苦，闻者痛伤心。调达在地狱中，为什么却得三禅天乐？”所对未有契者，怀曰：“此须本道者下语始得。”遂亟呼而至，理前语问之。本曰：“业在其中。”自是一众改观。其后被诏住慧林，道契神庙，而名落天下。其希声遍大千之语，岂苟然哉？

明教禅师嵩公，明道间从豫章西山欧阳氏昉借其家藏之书，读于奉圣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为《原教》。是时欧阳文忠公慕韩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业三谒泰伯，以论儒释吻合，且抗其说。泰伯爱其文之高，服其理之胜，因致书誉嵩于文忠公。既而居杭之灵隐，撰《正宗记》，定祖图，赍往京师。经开封府，投状府尹，王公素仲仪以劄子进之曰：“臣今有杭州灵隐寺僧契嵩，经臣陈状，称禅门传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门浅学，各执传记，古今多有争竞。故讨论《大藏经》，备得禅门祖宗所出本末，因删繁撮要，撰成《传法正宗记》一十二卷，并画祖图一面，以正传记谬误。兼注《辅教编》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书一封，并不干求恩泽，乞臣缴进。臣于释教，粗曾留心，观其笔削注述，故非臆论，颇亦精致。陛下万机之暇，深得法乐，愿赐圣览。如有可采，乞降中书看详，特与编入《大藏目录》取进止。”仁庙览其书，可其奏，敕送中书丞相韩魏公、参政欧阳文忠公，相与观叹。探经考证，既无讹谬，于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师”。赐书入藏中，书劄子曰：“权知开封府王素奏杭州灵隐寺僧契嵩，撰成《传法正宗记》并《辅教编》三卷，宜令传法院于藏经内收附。”札付传法院准此。嵩之高文至论，足以寄宣大化，既经进献，获收附于大藏，则维持法网之功，日月不能老矣。嗟夫吾徒有终身不过目者，岂知潜利阴益之所自耶？

蜀僧普首座自号“性空庵主”，参见死心禅师，居华亭最久。雅好吹铁笛，放旷自乐，凡圣莫测。亦善为偈句开导人。其《山居》曰：“心法双忘犹隔妄，色空不二尚余尘。百鸟不来春又过，不知谁是住庵人。”又《警众》曰：“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中军主将能行令，不论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蚕衣，物外清闲适圣时。未透祖师关捩子，亦须存意着便宜。”又曰：“十二时中莫住工，穷来穷去到无穷。直须洞彻无穷底，踏到须弥第一峰。”雪窦持禅师尝有偈酬之曰：“性空老人何快活，只有三衣并一钵。丛林端的死心儿，见胆开谈心豁豁。有时吹笛当言说，一声吹落西江月。桃花庵中快活时，往往观者舞不彻。□甚道理能欢悦？摇手向人应道别。堪笑无人知此意，尽道称锤硬似铁。难谩惟有当行家，为报临机莫漏泄。”既而欲追船子和尚故事，乃曰：“坐脱立亡，不若水葬。一省烧柴，二免开圹。撒手便行，不妨快畅。谁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风难继百千年，一曲渔歌少人唱。”仍别众曰：“船子当年返故乡，没踪迹处妙难量。真风偏继知音者，铁笛横吹作散场。”即语缁素曰：“吾去矣。”遂于青龙江上，乘木盆，张布帆，吹铁笛，泛远而没。持既闻其水化，以偈悼之曰：“僧不僧，俗不俗，曾得死心亲付属。平生知命只逍遥，行道苦无清净福。东西南北放痴憨，七十七年惺怪足。黍桶里着到，波涛里洗浴。个中谁会无生曲，随潮流去又流归。莫是庵前恋筇竹，阿呵呵老大哥，快活谁人奈汝何？”噫！生死之故亦大矣。普以为游戏非事虚言，观其所存，岂得而

议哉？

沩山小秀禅师与法云大秀禅师久依天衣怀公，号为饱参，俱有时名，故丛林以大小呼之。因结伴探诸方首谒圆鉴远公于浮山。远欲罗致，乃示以偈，并所编《禅门九带集》而谕之曰："非上根利智，何足语此哉？"大秀阴知其意，即和偈曰："孰能一日两梳头，缀得髻根牢便休。大底还他肌骨好，不搽红粉也风流。"于时南禅师居黄檗积翠庵，小秀闻僧举三关语，悚然惊异，欲往见之。大秀曰："吾不疑矣。"小秀于是独行，大秀迟其不复，潜令僧窥南公作为。僧至期月，见其孤坐一榻，泊如也。返告大秀曰："此老无他长，但修行道者僧耳。"大秀由是让小秀曰："这老大中途失守，负吾先师。"大秀寻游淮上，首众僧于白云，而端禅师举之出世四面山。小秀于黄檗久而有契证，闻大秀迁栖贤，以偈寄曰："七百高僧法战场，卢公一偈尽归降。无人截断黄梅路，刚被迢迢过九江。"又尝颂三关话曰："我手佛手，谁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须狂走。我脚驴脚，高低踏着。雨过苔青，云开日烁。问我生缘，处处不疑。语直心无病，谁论是与非。"小秀弋阳应氏子，家世业儒，环安院乃其故居也。若大秀因人之言，昧宗师于积翠而能依白云，盖得所择。小秀疑三关话而求所决，真不自欺矣。尔后俱为法道盟主。其所决所择，亦何可訾哉？

台州护国元禅师，丛林雅号为"元布袋"。初参圜悟禅师于蒋山，因僧读死心小参语云："既迷须得个悟，既悟须识悟中迷，迷中悟。迷悟两忘，却从无迷悟处建立一切法。"元闻而疑，即趋佛殿以手托开门扉，豁然大彻。继而执侍圜悟，机辨逸发。圜悟操蜀语，目为赘头元侍者，遂自题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说赘头禅，撞着聱头如铁壁。脱却罗笼截脚根，大地撮来墨黍黑。晚年转复没刀刀，奋金刚椎碎窠窟。他时要识圜悟面，一为渠侬并拈出。"圜悟归蜀，元还浙东，铲彩埋光。不求闻达。括苍守耿公延禧，盖尝问道于圜悟，且阅其语录。至题肖像，得元为人。乃致开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报恩，获于众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灵源高弟，闻其提唱，亦深骇异。以是见当时所至，龙象蹴踏，如元高道，尚复群居，既邃所养，逢辰则出，所以轩持于世。今夫珉中玉表，急于求售者，视元之操履，能无愿乎？

灵源禅师早参承晦堂于黄龙，而清侍者之名著闻丛林。元祐七年，无尽居士张公漕江西，故钦慕之。是时灵源寓兴化，公檄分宁邑官同诸山，劝请出世于豫章观音。其命严甚，不得已，遂亲出投偈辞免曰："无地无锥彻骨贫，利生深愧乏余珍。鄽中大施门难启，乞与青山养病身。"黄太史鲁直忧居里闬，有手帖与兴化海老曰："承观音虚席，上司甚有意于清兄。清兄确欲不行，亦甚好。蟠桃三千年一熟，莫做退花杏子摘却。此事黄龙兴化亦当作助道之缘，共出一臂，莫送人上树拔却梯也。"噫！江西法道盛于元祐间，盖弹压丛林者眼高耳。况遴选之礼，优异如此，灵源以偈力辞，而太史以简美之，得非有所激而云？

临邛复首座，顶平目深，短小精悍。常往来淮山，白云端和尚深器重之。一日游山次，白云且行且语曰："子曾见甚尊宿？试语我来。"复曰："顷在湖湘，如福严雅公，上封鹏公，北禅贤公，粗尝亲依。"白云笑曰："元来见作家来，我且问你玄沙不出岭。此意如何？"复趋前将白云手一掏。白云又问："灵云见桃花悟道，作么生？"复即蹈倒曰："将谓是个汉。"白云蹶，起笑而已。自是丛林推敬，至五祖演和尚亦待以父执，且使佛眼亲其绪论。佛眼因问以佛法大意，对曰："安仁出草鞋。"复后归乡，年八十余而终。观其机契白云，则可知所蕴矣，而始终一节，亦足以增懿缁林。岂特高踞雄席，然后为荣哉？

卷　二

南岳芭蕉庵主泉禅师生于泉南，祝发于崇福院。既出岭，造汾阳，参礼昭禅师，受其印可。隐于衡岳，佯狂垢污，世莫能测。以楮为帔，所至聚观，遂自歌曰："狂僧一条楮纸帔，不使毳针求细意。披来只么且延时，忍观蚕苦劳檀施。纵饶罗绮百千般，济要无过是御寒。僧来玩，俗来玩，黑喷云霞山水现。五岳烟凝是翠缣，四海浪白为银线。他人云，甚模样，刚把渔笺作高尚。虽多素质混然成，免效田畦凭巧匠。遏金襕，与紫袍，狂僧直是心无向。迦叶头陀遥见时，定将白氎来相让。向伊言我不换老和尚。"泉平于慈明，厚之以友，于老南敬之以叔父。至于放旷自任，简脱无检，岂非所谓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耶？其制楮为帔，无乃矫于侈饰，肆意成歌，有以讽于浮竞。由是而观，未容无取也。

无尽居士张公天觉，早负禅学，尤欲寻访宗师，与之决择。因朱给事世英语及江西兜率悦禅师禅学高妙，聪敏出于流类。元祐六年，公漕江西，按部分宁，五禅逆于旅亭，顾问至兜率。公曰："闻师聪敏之名久矣。"悦遽对曰："从悦临济儿孙，若以聪敏说文章，定似都运谈禅。"公虽壮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禅举扬曰："五老机缘共一方，神锋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将登坛看，便请横矛战一场。"悦当其末提纲之语尽贯前者，公阴喜之。乃游兜率，相与夜谈，及宗门事。公曰："比看《传灯录》一千七百尊宿机缘，惟疑德山托钵话。"悦曰："若疑托钵话，其余则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乐境界？"公愤然就榻，屡寝屡起，夜将五鼓，不觉趺翻溺器，忽大省发。喜甚，即扣悦丈室门，谓悦曰："已捉得贼了

也。”悦曰：“赃物在什么处?”公拟议，悦曰：“都运且寝。”翌旦，公有颂曰：“鼓寂钟沈托钵回，岩头一椤语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记来。”别去未几，悦遂归寂。公登右揆之明年，当宣和辛卯岁二月，奏请悦谥号，遣使持文祭于塔祠曰：“昔者仰山谓临济曰：子之道，他日盛行于吴越间，但遇风则止。后四世而有风穴延沼，沼以谶常不怿，晚得省念而喜曰：正法眼藏，今在汝躬。死无遗恨矣！念既出世首山荒村破寺，衲子才三十余辈，然其道大振天下。师于念公为六世孙，于云庵为嫡嗣，住山规范，足以追媲首山。机锋敏妙，初不减风穴。余顷岁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识于龙安山中，抵掌夜语，尽得其末后大事。正宗显决，方以见晚为叹，而师遽亦化去，惜其福不逮慧。故缘不胜，喜其德不可掩，故终必有后。有若疏山了常兜率慧照慈云明鉴清溪志言者，皆说法一方，有闻于时。有若罗汉慧宜杨岐子圆广慧守真赣川智宣者，皆遁迹幽居，痛自韬晦。风穴得一省念，遂能续列祖寿命。今龙安诸子，乃尔其盛，岂先师灵骨真灰烬无余耶？盖其道行，实为丛林所宗向，有光佛祖，有助化风。思有以发挥之，为特请于朝，蒙恩追谥真寂大师。呜呼！余惟与师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外护之志，虽其死生契阔之异，而蒙被天子之殊恩，则幸亦共之。仰惟觉灵，祗此荣福。”夫蔚为儒宗而崇佛道，未有如公者。然非敏手，安能激发！苟非上根，未易承当。至于岳立廊庙，展大法施，既不忘悦之道义，而特与追荣，矢心以词。勤勤若此，盖所以昭示尊师重法欤？

五祖演和尚在白云掌磨所，一日端和尚至，语之曰：“有数禅客自庐山来，诘之，皆有悟入处。教伊说，亦说得有来由。举因缘向伊，亦明得，教下语亦下得。只是未在，你道如何?”演于是大疑，即私自计曰：“既悟了，说亦说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参究累日，忽然省悟。从前宝惜，一时放下。厥后尝曰：“吾因兹出一身白汗，便明得千载清风。”雪堂行公有颂发挥之曰：“脑后一椎，丧却全机。净倮倮兮绝承当，赤洒洒兮离钩锥，千载清风付与谁?”呜呼！中兴临济法道盖五祖矣，而于白云日董厮役，办众资给，其服勤可谓至矣。然亦未闻馆以明窗，宠以清职，何哉？

潼川府天宁则禅师早业儒，词章婉缛。既从释，得法于俨首座，而为黄檗胜之孙。有《牧牛词》，寄以《满庭芳》调曰：“咄！这牛儿身强力健，几人能解牵骑？为贪原上绿草嫩离离，只管寻芳逐翠奔驰。后不顾倾危，争知道山遥水远，回首到家迟。牧童今有智，长绳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终是不生疲。直待心调步稳，青松下，孤笛横吹。当归去，人牛不见，正是月明时。”世以禅语为词，意句圆美，无出此右。或讥其徒以不正之声，混伤宗教。然有乐于呕吟，则因而见道，亦不失为善巧方便、随机设化之一端耳。

西蜀广道者，住筠阳九峰，为云庵真净之嗣。天资纯至，脱略世故。有《颂赵州勘婆话》曰：“指路婆婆在五台，禅人到此尽痴呆。一拳打破扶桑国，杲日当空照九垓。”一日有戒上座者，善于医术，分卫而归，命广说法。戒出，致问曰：“如何是九峰境?”答曰：“滔滔双涧水，落落九重山。”进曰：“如何是境中人?”答曰：“长者自长，短者自短。”进曰：“人境已蒙师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答曰：“吃棒得也未?”戒作礼而退。广遂问侍者曰：“升座为何事?”侍者曰：“戒药王请。”广曰：“金毛狮子子，出窟便咆哮。且道金毛狮子子是阿谁?”良久云：“即是今晨戒药王。”便下座。广晚年依同门友深公于宝峰，雪夜深与拥炉，语论之久。潜使人戏去广卧榻衾褥，及就寝，摸索无有，置而不问。须臾熟睡，鼻息如雷，其忘物忘我如此。逸人李商老寄以诗曰：“已透云庵向上关，熏炉茗碗且开颜。头颅无意扫残雪，毳衲从来着坏山。瘦节直宜青嶂立，道心长与白鸥闲。归来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峰烟霭间。”广之高风逸韵，于诗可见矣。妙喜老师亦尝与游从，言其大概。是时丛林以道者目之，真名称厥实也。

龙牙才禅师受潭帅曾公孝序之请，既开堂于天宁，有僧致问：“德山棒，临济喝，今日请师为拈掇。”答云：“苏噜苏噜。”进云：“苏噜苏噜，还有西来意也无?”答云：“苏噜苏噜。”由是丛林呼为“才苏噜”。一日，曾延见诸禅，因问曰：“龙牙答话只苏噜，如何?”道林月庵乃应身而顾诸禅曰：“借问诸方会也无?”曾笑曰：“可联成一颂以为禅悦之乐。”时座无续者。及传至云盖，有慈观长老曰：“昨夜虚空开口笑，祝融吞却洞庭湖。”世称月庵续后二句，岂不孤慈观耶？今径山法音首座，是时与云盖法席目击其事。然月庵道满天下，亦何藉此？

西蜀表自禅师参演和尚于五祖时，圜悟分座接纳，五祖使自亲炙焉。圜悟曰：“公久于老师法席，何须来探水？脱有未至，举来品评可也。”自乃举德山小参话。圜悟高笑曰：“吾以不堪为公师，观公如是，则有余矣。”遂令再举。至“今夜不答话”处，圜悟蓦以手掩自口，曰：“止，只凭看得透，便见德山也。”自不胜其愤，趋出以坐，且撼地曰：“那里有因缘，只教人看一句。”于是朋侪竞勉。自从圜悟指示，未几有省，及迁圜悟监总院务，即举自为座元。圜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橛太法未明，在须臾锻炼，必为法器。”居无何，五祖宣言请自立僧，实欲激其远到。自闻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顾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气不平，趋琅琊启公法社。久之圜悟遂归五□□□□□下人彻命立僧，圜悟既

委□□□□□□□□□堂拈香，其略云：若为今成都昭觉勤禅师去，我于此时如得其髓。为什么不为他不见道？鱼因水有，子因母亲。由是观圜悟于自，有卵翼之功；而向人天众前吐露，直欲雪其所负，则与黄檗酬百丈有间矣。呜呼！自之无嗣，谅有以夫。

成都府世奇首座，初于舒州龙门燕坐。瞌睡间，群蛙忽鸣，误听为净发版响，亟趋往。有晓之者曰："蛙鸣非版也。"奇恍然，诣方丈剖露。佛眼禅师曰："岂不见罗睺罗？"奇遽止曰："和尚不必举，待去自看。"未几有省，乃占偈曰："梦中闻版响，觉后虾蟆啼。虾蟆与版响，山岳一时齐。"由是益加参究，期臻玄奥。佛眼屡举分座，且力辞曰："世奇浅陋，岂敢妄作模范？况为人解粘去缚，如金篦刮膜，脱有差，则破睛矣。"佛眼美以偈曰："有道只因频退步，谦和元自惯回光。不知已在青云上，尤更将身入众藏。"其谦抑自守，见于佛眼之偈；而浮躁炫露好为人师者，闻奇之高风，得不羞哉？

潭州东明迁禅师，乃真如喆公之嗣，天资雅淡，知见甚高。晚年逸居沩山真如庵，有志于道者多往亲炙之。一日，阅《楞严经》至"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有僧侍傍，指以问曰："此处佛意如何？"迁曰："释迦老子，好与三十棒。"僧曰："何故？"迁曰："用按指作什么？"僧又曰："汝暂举心，尘劳先起，又作么生？"迁曰："亦是海印发光。"僧当下欣然曰："许多时蹉过，今日方得受用也。"忠道者住山时，迁尚无恙，相得欢甚。然距今未久，丛林几不闻名矣。观其言论若此，则意气高闲之韵，可想见也。

饶州荐福本禅师，自江西云门参侍妙喜和尚至泉南小溪。于时英俊毕集，受印可者多矣。本私谓其弃己，且欲发去。妙喜知而语之曰："汝但专意参究，如有所得，不待开口，吾已识也。"既而有闻本入室，故谓之曰："本侍者参禅许多年，逐日只道得个不会。"本诟之曰："这小鬼，你未生时，我已三度霍山庙里退牙了，好教你知。"由兹益锐志以狗子无佛性话，举无字而提撕。一夕将三鼓，倚殿柱昏寐间，不觉无字出口吻间，忽尔顿悟。后三日，妙喜归自郡城，本趋丈室。足才越阃，未及吐词，妙喜曰："本胡子，这回方是彻头。"寻于径山首众，逮散席，访友谦公于建阳庵中。谦适举保宁，颂五通仙人因缘曰："无量劫来曾未悟，如何不动到其中。莫言佛法无多子，最苦瞿昙那一通。"谦复曰："我爱他道如何不动到其中。既是不动如何到？看他古人得了等门，拈出来自然抓着人痒处。"本曰："因什么却道最苦瞿昙那一通？"谦曰："你未生时，吾已三度霍山庙里退牙了也。"于是相顾大笑。其朋友琢磨之益，盖如印圈契约之无差。至于会心辗然，可使后世想望其风采。

黄龙震禅师初从丹霞淳公游，阅再夏而得曹洞宗旨，作颂曰："白云深覆古寒岩，异草灵花彩凤衔。夜半天明日当午，骑牛背面着靴衫。"淳见，异之。及抵沩山，作《插锹井颂》曰："尽道沩山父子和，插锹尤自带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镜，时有无风匝匝波。"已而参草堂清公，获印可。寻出世，三迁而至百丈，道大显著。绍兴已有律师妄踞黄龙，禅衲散去。主事者走钱塘，求王承宣继先之书，达洪帅张公如莹，坚命震以从众望。既而主事请致书谢王公，震让曰："若王公为佛法故，何谢之有？况吾与之素昧平生。"主事恧缩而退。彼交结权贵倚为藩垣者，闻其言亦足颜汗。绍兴以来，宗师言行相应，与秋霜争严，舍震其谁哉？

湖州上方岳禅师少与雪窦显公结伴游淮山，闻五祖戒公喜勘验，显未欲前，岳乃先往。径造丈室，戒曰："上人名什么？"对曰："齐岳。"戒曰："何似泰山？"岳无语，戒即打趁。岳不甘，翌日复谒。戒曰："汝作什么？"岳回首以手画圆相呈之，戒曰："是什么？"岳曰："老老大大胡饼也不识。"戒曰："趁炉灶热，更搭一个。"岳拟议，戒拽拄杖趁出门。及数日后，岳再诣，乃提起坐具曰："展则大千沙界，不展则毫发不存。为复展即是，不展即是？"戒遽下绳床把住，戒云："既是熟人，何须如此？"岳又无语，戒又打出。以是观五祖真一代龙门矣！岳三进而三遭点额，张无尽谓雪窦虽机锋颖脱，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耶？

徐龙图禧元丰五年自右正言出知渭州，既归分宁，请黄龙晦堂和尚就云岩为众说法。有疏曰："三十年前说法，不消一个莫字。如今荆棘塞路，皆据见向开门。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个是他平地。只道吃粥了洗钵盂去，不知钵盂落在那边。不学溷绝学语言，在根作归根证据。木刻鹞子，岂解从禽；羊蒙虎皮，其奈吃草？故识病之宗匠，务随时而叮咛，须令向千岁松下讨茯苓，逼将上百尺竿头试脚步。直待骸骨回回，方与眼上安眉，图他放匙把筋自由，识个啜羹吃饭底滋味。不是镂明脊骨，曷胜末后拳椎？法门中如此差殊，正见师岂易遭遇。昔人所以涉川游海，今者乃在我里吾乡。得非千载一时事，当为众竭力袒肩屈膝。愿唱诚于此会，人天挑屑拔钉，咸归命于晦堂和尚狮子广座，无畏吼声。时至义同，大众虔仰。"噫！今之疏带俳优而为得体，以字相比丽而为见工。岂有胸襟流出，直截根源若此？黄太史为擘窠大书，镌于翠琰，高照千古，为丛林盛事之传云。

寂音尊者洪公，初于归宗参侍真净和尚而至宝峰。一日，有客问真净曰："洪上人参禅如何？"真净曰："也有到处，也有不到处。"客既退，洪殊自不

安，即诣真净求决所疑。真净举《风穴颂》曰："'五白猫儿爪距狞，养来堂上绝虫行。分明上树安身法，切忌遗言许外甥。'且作么生自安身法？"洪便喝。真净曰："这一喝，也有到处，也有不到处。"洪忽于言下有省。翌日，因违禅规，遭删去，时年二十有九。及游东吴，寓杭之净慈，以颂发明风穴意，寄呈真净曰："五白猫儿无缝罅，等闲抛出令人怕。翻身逃掷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话霸。如今也解弄些些，从渠欢喜从渠骂。却笑树头老舅翁，只能上树不能下。"自后复阅《汾阳语录》，至"三玄颂荐"有所证。妙喜老师盖尝语此，而丛林鲜有知者。夫以文华才辩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于后耶？

湖州报本元禅师，侍南公于黄檗。一日为达上座，咨闻入室。南曰："既是达了，为什么更来？"元曰："事不厌细。"南曰："你便打赶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一向。"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黄檗，龙头蛇尾。"南笑而已。寻游东吴，寓姑苏南峰兰若，高自标致，放怀泉石。已而郡将禅昆山慧严律居致元为第一，世追络绎。南公凡见僧，必首问："人人尽有生缘，作么生是上座生缘？"次问："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驴脚？"遂成二偈曰："相逢不免问生缘，一句当锋旨最玄。达磨少林遗只履，却登葱岭不虚传。"又曰："欲透宗门向上关，须明佛手与驴脚。真金不使假金装，莫认醍醐为毒药。"元之语录序次具在，至于真净问湛堂，语虽异而意同，亦可概见矣。今丛林先佛手驴脚而后生缘，殊乖创问之旨，可不辨明哉？

淮南祐上座者，历丛席最久，而侪辈推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亲疏。居无何，语众曰："吾去矣。"或有谓其戏也，以故迫之求颂。即索毫楮大书曰："来不入门，去不出户。打破虚空，更无回互。拍手呵呵归去来，白云散尽青山露。"乃趺坐奄尽。主事以其未录道具，亟呼撼之。祐复开目，举首以谢曰："不致上累，善为保重。"是时郡守苏公亦往致敬，抚其遗体曰："可谓了事衲僧也。"

雁山能仁元禅师，参妙喜和尚于海上洋屿庵。风骨清癯，危坐终日，妙喜目为元祐木。一日，以三世诸佛不知有话征诘三四，豁然领旨。妙喜有偈嘉赏之曰："万仞悬崖忽放身，起来依旧却惺惺。饥餐渴饮无余事，那论昔人非昔人。"元后居连江县福严庵，食指猥众，日不暇给。庵有伽蓝土偶甚伙，遂揭偈于祠晓之曰："小庵小舍小丛林，土地何须八九人。若解轮番来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尘。"是夕神致梦于山前檀越，愿如所戒。及出世，能仁有示徒偈曰："雁山枯木实头禅，不在尖新句语边。背手忽能摸得着，长鲸吞月浪滔天。"元乃洋屿发明者，十三人之一耳。然在当时朋伍中，最号为痴钝。及其遁迹，神亦遵从，以至应缘，徒尤趋慕。盖自般若殊胜中来，岂有他哉？

佛眼禅师，元祐三年为舒州太平持钵回自泗州，是时二十一岁。而演和尚将迁海会，佛眼慨然曰："吾事始济，复参随往一荒院，安能究决己事耶？"遂作偈告辞曰："西别岷峨路五千，幸携瓶锡礼高禅。不材虽见频挥斧，钝足难谙再举鞭。深感恩光同日月，未能踪迹上林泉。明朝且出山前去，他日重来会有缘。"演以偈送之曰："皖伯台前送别时，桃花如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栏看，依旧青青一两枝。"佛眼之蒋山，坐夏，邂逅灵源禅师，日益厚善。从容言话间，佛眼曰："比见都下一尊宿，语句似有缘。"灵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师，何故舍而事远游？所谓有缘者，盖知解之师与公初心相应耳。"佛眼得所勉，径趋海会，后七年，方领旨。噫！佛眼微灵源，堕水死也必矣，其能复透龙门乎？先德曰："成我者朋友。"岂欺人哉？

湖州何山辩禅师，游方至西京少林，闻僧举龙门佛眼禅师以古诗发明罽宾王斩狮子尊者话曰："杨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一声残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默有所契，即趋龙门坐夏。居无何，佛眼举前话问之。辩拟对，佛眼以手托开。辩趋出，豁然大彻，复回吐露。佛眼拽杖逐之，已而出门使白麦太湖。以病不克行，遂还苕溪，庵于峡山。久之出世天圣，继迁数刹。尝颂黄龙三关话曰："我手何似佛手？黄龙鼻下无口。当然所见颟顸，至今百拙千丑。我脚何似驴脚？文殊亲见无着。好个玻璃茶盏，不要当面讳却。人人有个生缘，从来罪大弥天。不是牵犁拽耙，便是鼎镬油煎。佛手驴脚生缘，谢郎不在渔船。底事奔南走北，不亲祖父田园。"一日，葛待制胜仲，携客造其室。坐论天地一指，万物一马。衮衮不已，辩之不听。葛疑而问曰："师谓如何？"辩笑而不答。良久，厉声唤待制，葛仓皇应诺。辩曰："天地一指，万物一马。"葛欣然曰："须是和尚始得。"坐客瞠若，竦然加敬。非所谓具活人手段，能如是乎？

临川化度淳藏主，乃宝峰祥公参徒之杰者，该洽内典，博综外乘，高尚潇湘，备见于《自述山居》诗，凡数十解。今记十有二而已。"拙直自知趋世远，疏愚赢得住山深。现成活计无他物，只有鳞皴杖一寻。""屋架数椽临水石，门通一径挂藤萝。自缘此处宜投老，饶得溪云早晚过。""自笑疏狂同拾得，谁知痴钝若南泉。几回食饱游山倦，只么和衣到处眠。""无心闲淡云归洞，有影澄清月在潭。此景灼然超物外，本来成现不须参。""随身只有过头杖，饱腹惟凭折脚铛。几度遣闲何处好，水声山色里游行。""瓦炉热处清烟霭，铁磬敲时晓韵寒。一穿数珠粗又重，拈

来百八不相谩。”“一瓢颜子非为乐，四壁相如未是高。争似山家真活计，屋头松韵泻秋涛。”“数行大字具多叶，一炷粗香古柏根。石室静延春昼永，杜鹃啼破落花村。”“渔父子歌甘露曲，拟寒山咏法灯诗。深云莫谓无人听，万像森罗历历知。”“坐石已知毛骨冷，漱泉长觉齿牙清。个中有味忘归念，身老无余合此情。”“幽岩静坐来驯虎，古涧经行自狎鸥。不是忘机能绝念，大都投老得心休。”“怕寒懒剃蓬松发，爱暖频添榾柮柴。栗色伽梨撩乱挂，谁能劳苦强安排。”其咏闲适情，可谓得之至矣。倘非中有所养，孰能尔耶？

清逸居士潘兴嗣，字延之，初调德化县尉。同郡许瑊，始拜江州，潘往见之，瑊不为礼，遂怀刺归。归竟不之官，问道于黄龙南禅师，获其印可。尝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号焉。”嘉祐以来，公卿交荐，章数十上。既以筠州军事推官起之，辞不就，隐居豫章东湖上，琴书自娱。一日，南公高弟潜庵源禅师访之，见其拂琴次，源曰：“老老大大，尤弄个线索在。”对曰：“也要弹教响。”源曰：“也不少。”对曰：“知心能几人。”寂音题其画像曰：“毗卢无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谈妙义借身为舌，擎大千以手为地。”机锋不减庞蕴，而解文字禅，行藏大类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强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闻。然公岂止于是而已哉？呜呼！公之休明问道，有始终之节。寂音既暴其隐德，著而为赞，自兹林下，始可谓见一人耳。

妙喜老师，以绍兴四年春入闽，抵甘蔗洲广因兰若。坐夏未终，徙海上洋屿，揭榜于众寮曰：“先德有云，杂毒入心识，如油入面，永劫不可取。今时兄弟参禅不得，只为中毒深入骨髓一句。有可得道，只管禅将去。禅到末后剩得一句时，便欢喜。如此之辈，佛也救不得。今后上案只得看经，不得看杂文字。如违，连案出院。”呜呼！是时众才五十五奇，而阅八晦朔，获证者十有三焉。盖激励而然耳。

云居舜禅师，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间住栖贤，而与归宗宝公、开先暹公、同安南公、圆通讷公道望相亚。禅徒交往，庐山丛林，于斯为盛。居无何，郡将贪墨，舜不忍以常住物结情固位，寻有谮于郡将。褫其衣，乃寓太平庵。仁庙闻其道行，复以僧服宠锡银钵盂，再领栖贤。入院有偈曰：“无端被谮枉遭迍，半载有余作俗人。今日再归三峡寺，几多道好几多嗔。”未几迁云居，道愈尊，众益盛。以偈示众曰：“寻求就理两俱愆，不涉二途病亦然。孰谓个中端的处，椎胸贫子一文钱。”嗟夫！言忤郡将而获谴，名闻天子而被宠。祸福倚伏，于舜师亦何足云？

湖州甘露寺圆禅师，有《渔父词》二十余首，世所盛传者一而已：“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只把孤舟为屋宅。无宽窄，幕天席地人难测。顷闻四海停戈革，金门懒去投书策，时向滩头歌月白。真高格，浮名浮利谁拘得。”遂以是得名于丛林。盖放旷自如者，藉以畅情乐道，而讴于水云影里，真解脱游戏耳。

临安南荡崇觉空禅师，生缘姑熟，参侍黄龙死心禅师。死心惜其福不逮慧，以无应世为嘱。草堂清公送以偈曰：“十年聚首龙峰寺，一悟真空万境闲。此去随缘且高隐，莫将名字落人间。”寻栖止天台，望高丛林，应命崇觉。未几，院罹回禄，黾勉于土木之役，亦无倦诲接。尝颂《野狐话》曰：“含血噀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失头狂走。蓦地唤回，打个筋斗。”空之天资精悍，知见甚高，律身精严，外请不赴。有欲迎斋，为架三门，乃告以舍家财，荷公发心矣；背众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如此。然平居气凌诸方，于学徒亦鲜假词色，真有父风，卓然可敬也。

投子聪禅师与海会演和尚，元祐间道望并著，淮上贤士大夫多从之游。黄太史鲁直亦尝勉胡尚书少汲问道于聪、演。其书曰：“公道学颇得力耶？治病之方，当深求禅悦。照破生死之根，则忧畏淫怒，无处安脚。病既无根，枝叶安能为害？投子聪老，是出世宗师；海会演老，道行不愧古人。皆可亲近，殊胜从文章之士，学妄言绮语，增长无明种子也。聪老犹喜接高明士大夫，渠开卷论说，便穿诸儒鼻孔。若于义理得宗趣，却观旧所读书，境界廓然，六通四辟，极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须以志诚恳恻，归向古人，所谓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虚语。”呜呼！古今文士于释教深排而力诋者，盖安于所习，毁所不见而然。若黄太史虽为江西宗派之鼻祖，然见道而知天下无二道，故勤勤恳恳，曲折指陈，以尚书公为知言之人，而可与言也。

金陵有俞道婆者，禅林传其参见琅琊启禅师，家以鬻油餈为业。一日闻丐者唱《莲花乐》于市云：“不因柳毅传书信，何缘得到洞庭湖。”忽有省，不觉大笑，抛弃油餈，与市儿竞拾。其夫诟曰：“你何颠耶？”婆抚掌曰：“非公境界。”自是见僧必勘验。时有僧过其门，婆遽呼曰“儿儿”。僧曰：“妈妈，爹爹在甚么处？”婆转身拜露柱，僧即踏倒曰：“将谓有多少奇特。”次见僧，问曰：“上座甚处来？”僧曰：“五祖来。”婆曰：“五祖长老，犹是婆儿子在。”僧曰：“婆婆却是谁儿？”婆曰：“老婆被上座一问，直得立地放尿。”其《颂婆子偷赵州笋因缘》曰：“虎穴魔宫到者稀，老婆失脚又怀疑。赵州吃掌无人会，直至如今成是非。”宣政间，江淮为禅衲渊薮，婆于是时吹无孔笛，韵出青霄，遂致和者旁午而至。机缘偈句，流布于世，自有赏音，为其一唱而三叹也。

乌巨雪堂行禅师《与净无染书》曰："比见禅人传录公拈古，于中有'僧门赵州，如何是佛殿里底?'拈云：'须知一个髑髅里，而有撑天拄地人。'愚窃疑传录之误，此决不是公语也。何故？盖杨岐子孙终不肯认个鉴觉，若认鉴觉，阴界尚出不得，何有宗门奇特事耶？因此亦尝颂之，特恃爱照，提以浼闻。颂曰：'不立孤危机未峻，赵州老子玉无瑕。当头指出殿里底，划尽茫茫眼界花。'"行之真慈为不请友，以书规拈古之失，以颂明赵州之意，于宗门有补矣。若吾徒不顾其谬，妄自提掇，岂独为明眼嚎端，亦招谤法之愆。可不戒哉？

卷　三

蒋山佛慧泉禅师，丛林谓之"泉万卷"。绍圣元年，东坡居士有岭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风江浒。既迎其至，从容语道。东坡遂问曰："如何是智海之灯?"泉遽对以偈曰："指出明明是甚么，举头鹞子穿云过。从来这碗最希奇，解问灯人能几个?"东坡于是欣然，以诗纪其事曰："今日江头天色恶，炮车云起风欲作。独望钟山唤宝公，林间白塔如孤鹤。宝公骨冷唤不应，却有老泉来唤人。电眸虎齿霹雳舌，为余吹散千峰云。南来万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画蒋山图，仍作泉公唤居士。"泉复说偈送行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无复问幡风。好将钟阜临岐句，说似当年踏碓翁。"噫！东坡平生夷险一致，非与忧患争者，不然正当放浪岭海之时，岂能问智海灯耶？泉奋霹雳舌，为吹散千峰之云，在东坡不为无得也。

宝峰湛堂准禅师，有《十二时颂》曰："鸡鸣丑，念佛起来懒开口。上楼敲磬两三声，惊散飞禽方丈后。""平旦寅，当人有道事须亲。不闻先圣有慈训，莫认痴狂作近邻。""日出卯，大道分明莫外讨。日用纵横在目前，逢原左右拈来草。""食时辰，更无一法可当情。千里出山云有色，一源投涧水无声。""禺中已，龙象须观第一义，若向其中觅是非，见解何曾有李二。""日南午，理事相谙更相互。三门拈向灯笼头，休问他家觅归路。""日昳未，法身清净绝方比。乾坤遐迩尽东西，千山万山翠相倚。""晡时申，由来大道绝疏亲。阳和九月百花发，须信壶中别有春。""日入酉，净室焚香孤坐久。忽然月上满东窗，照我床头瑞香斗。""黄昏戌，楼上鸣钟已落日。行人旅店宿长途，花上游蜂罢采蜜。""人定亥，老鼠此时正无碍。忽然灯灭寝堂前，床前咬我靸鞋袋。""半夜子，梦里分明被人使。连宵合药到天光，起来何处有白芷。"妙喜老师为诵，出而书其后曰："湛堂老人作《十二时颂》，家风不减赵州，而语录无有，谨令侍者了德录数本送众寮，与衲子辈结般若缘。"

惟正禅师字焕然，华亭黄氏子。幼从临安北山资寿本如肄业，且将较艺于有司。如使祷观音像以求阴相，正谢曰："岂忍独私于己哉?"郡人朱绍安闻而嘉叹，欲启帑度之。正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机密旨，今反是，去古亦远矣。吾堕三宝数，当有其时。"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谐素志。既学三观于天台，复诣径山参老宿居素而得旨。素住净土院，正辅相久而继席焉。然为人高简，律身精严，名卿巨公，多所推重。叶内翰清臣牧金陵，迎正语道，选日集宾，欲以优礼尊奉。及期，正作偈辞之："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又途中逢进山主，以偈赠之曰："貌古形疏倚杖藜，分明画出须菩提。解空不许离声色，似听孤猿月下啼。"正识虑洗然，不牵世累，雅爱跨黄犊出入。临安守蒋侍郎堂，有诗曰："禅客寻常入旧都，黄牛角上挂瓶盂。有时带雪穿云去，便好和云画作图。"其为名公赏重如此。平生制作，号为《锦溪集》，三十卷。前二偈并见集中，而出处大概亦塔铭所载。呜呼！世之童乎颠，褐乎身，则曰：如是而为僧矣。其知清机密旨之谓者，亦几希焉。正之言虽似迂阔，以药吾徒滥厕之病，于法门则未容无补也。

苏黄门子由，元丰三年，以睢阳从事左迁筠阳推管之任。是时洪州景德顺禅师，与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分，因往访焉，相从甚乐。咨以心法，顺示古德搐鼻因缘，久之有省，作偈呈顺曰："中年闻道觉前非，邂逅相逢老顺师。搐鼻径参真面目，掉头不受别钳锤。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盐我是谁。惭愧东轩残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饴。"暨绍圣元年，复至筠，顺化逾年矣。公礼其绘像，述赞于左曰："与衲偕行，与琏同处。于南得法，为南长子。成就缁白，可名为老。慈悯黑暗，可名为姥。我初不识，以先子故。访我高安，示搐鼻语。再来不见，作礼缣素。向也无来，今亦奚去。"盖顺、衲偕行出蜀，而顺嗣黄龙，讷住圆通，而大觉琏掌记室，则与顺同处。惟以仁慈祐物，丛林目之曰"顺婆婆"。公为表而出之，良有以也。虽嗣法无闻，然有公则所谓一麟足矣。

建州开善谦禅师，平居不倦诲人；而形于尺素，尤为曲折。有曰："时光易过，且紧紧做工夫。别无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将心识上所有底，一时放下，此是真正径截工夫。若别有工夫，尽是痴狂。外边走山僧，寻常道行：住坐卧，决定不是；见闻觉知，决定不是；思量分别，决定不是；语言问答，决定不是。试绝却此四个路头看，若不绝，决定不悟。此四个路头若绝，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云无。如何是佛？云门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谦之言如云廓天布以授学者，与夫浮词滥说，何啻天

冠地履。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几而卒。于谦虽无恨，惜乎法门不幸耳。

大沩智禅师号“大圆叟”，居秀州青镇之西庵。时参政陈公去非，相与过从，讲道为乐。因问以寂然不动时如何？智曰：“千圣不能觅其踪。”又问：“感而遂通，又作么生？”智曰：“万化不能覆其体。”公欣然以谓闻所未闻，作小诗呈似于智以见意曰：“自得安心法，悠然不赋诗。忽逢重九日，无奈菊花枝。”一日，普净院范钟成，盛集缁素赞喜，公率智与焉。公曰：“老僧首安能着语而击哉？西庵老人不可吝法布施。”智遂操鲸曰：“长子罗睺罗，遵受如来敕。撞钟发大机，阿难圆信入。我今撞此钟，见闻获大益。上彻三千界，下透无穷极。尘劫迥寥寥，太空常寂寂。息苦与停酸，皆承此恩力。”于是四众欢呼为非常佛事。智常举“三世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而拈曰：“三世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梦见？灼然须知向上，知有底人始得。且作么生，是知有底人？”又继以颂发挥之曰：“吃官酒，卧官阶，当处死，当处埋。沙场无限英灵汉，堆山积岳露尸骸。”其提唱又如此。智出世而齿少，虽作略不让，雄于诸方，其奈抠衣者走大声。及居大沩，则年运往矣。是致道不克行，而为有识所叹。然参政为序语要，谓其持临济宗，自任以斯道之重者，亦可谓知己也哉。

佛眼禅师住舒州龙门，尝题语于延寿壁间曰：“佛许有病者当疗治，容有将息所也。禅林凡有数名，或曰：涅槃见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违缘，皆从行苦也。或曰：延寿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实使人了生死处也。多见少觉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求补益。及乎久病思念乡闾，不善退思，灭除苦本。先圣云：病者众生之良药，若善服食，无不瘥者也。又尊宿云：须知有不病者，故明书示以告后来。观其规咏风巾尘履者，岂特令退思苦本而已，抑欲使遵乍可有戒而死之训。”其明切精审，可谓药石之言矣。呜呼！是大医王，其佛眼之谓乎？

汝阳广慧琏禅师，泉州晋江人也。世姓陈，年志于学，占报劬院之僧籍。继依招庆真觉禅师，日事炊爨，有间诵经。真觉见而问曰：“汝念甚么经？”对曰：“《维摩经》。”真觉曰：“经在这里，维摩在甚么处？”琏茫然无以酬，泣涕曰：“大丈夫汉被人一问，无词可措，岂不愧哉？”于是谒门中尊宿，仅五十余员，不能契旨。即趋河南首山念禅师，因致问曰：“学人到宝山，空手回时如何？”念曰：“家家门前火把子。”琏豁然大悟，寻擢居堂中第一座。于景德甲辰岁，开法广慧。是时王参政署由给事中出知汝阳，琏入州治，见其判事次，便问：“作么生，是郡主一管笔？”王曰：“来者便判。”琏曰：“忽然总不恁么来时如何？”王作掷笔势。又许郎中式漕西蜀，经由谒琏。适接见于佛前，许曰：“先拜佛？先拜长老？”琏曰：“虾蟆吞大虫。”许曰：“恁么则总不拜去也。”琏曰：“运使话堕。”许曰：“许长老具一只眼。”琏以衣袖便拂。许曰：“今日看破便礼拜。”丁晋公以诗送宣赐进奉红绡封龙字茶与琏：“密缄龙焙火前春，翠字红绡熨眼新。品味至高谁合得，双林树下上乘人。”其为名公尊崇若此。景祐三年，岁在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圆相，自书虎狗鼠牛字于中，揭方丈门，遂至九月二十六日而逝。景德间宗师，为高明士大夫歆艳者，广慧而已。迹其风尚，既拔乎类，况享寿八十有六，而预知报谢。因纪次大概，以补《僧宝传》之阙，庶不殒其美也。

金陵华藏民禅师，初讲《楞严经》于成都，听徒独盛。于时圜悟禅师住昭觉。民率其友胜公，扣以教外别传之旨。偶僧请益十玄谈方，举问君心印作何颜。圜悟历声曰：“文彩已彰。”民闻而恍然，自谓至到矣。圜悟知其以意领解，遂示本色钳锤，民则罔措。数日，复陈已见曰：“拈椎竖拂，岂不是一切世界诸所有物？皆即妙用真心。”圜悟曰：“汝元来在这里作活计。”民又曰：“下喝敲床，岂不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圜悟曰：“教中道妙性圆明离诸名相，本来无有世界，众生是如何？”民悚然无以酬。逮圜悟出蜀住湖北夹山，民亦罢讲而至。因晚参举僧问岩头：“古帆未挂时如何？”岩头云：“后园驴吃草。”民莫解其意，乃诘于圜悟。及使理前话而问，乃答以“庭前柏树子”。民遽大彻，寻命为堂中第一座。圜悟升堂，有偈美之曰：“休淹四分罢楞严，按下芸头彻底参。莫学亮公亲马祖，须知德峤访龙潭。七年往返游昭觉，万里翱翔上碧岩。今日烦充第一座，百花丛里现优昙。”胜亦为圜悟之嗣，住泗州普照，号“法济禅师”也。

福州空首座在江西云门庵。一日，妙喜老师问其香严上树话。对以“好对春风唱鹧鸪”。及征之是树上语，是树下语？空罔然。寻避寇之曹溪，复趋临川疏山。时草堂清和尚在焉。因看前话有所证，自谓顿见妙喜用处。遂归闽，寓古田秀峰，道望四驰，而屡却名刹之招。东禅净禅师有偈调之曰：“山龟有壳藏头尾，七十二钻不奈何。恰似秀峰空首座，嘉招不肯出烟萝。”答曰：“敢将不出以为高，朽索其如六马何。赖有舀溪长柄杓，不妨霜月在松萝。”空之偈句，风韵高妙，于事理尤为圆融。如《赠撮药道人》曰：“当阳拈出大家看，来处分明去处端。总是诸人自遮护，先生毫发不相瞒。”又《贻修漏道者》曰：“是处丛林走一遭，敲砖打瓦不辞劳。忽然踏着通天窍，始觉从前立处高。”又《雪中和僧偈》曰：“盖覆乾坤似有功，洞然明白又无踪。其如未识无踪处，玉屑霏霏落眼中。”曾侍郎吉甫尝有诗寄之曰：“江西句法空公

得，一向逃禅挽不回。深密伽陀妙天下，无人知道派中来。”其为名公击节如此。

潭州智度觉禅师，幼聪慧，书史过目成诵。欲著书排释氏，恶境忽现，乃悔过出家。因冥诵《华严经》，至“现相品”曰：“佛具无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虚空，诸佛于中住。无住亦无知，处处皆见佛。”于是悟入华严境界，为众讲解于成都。剖发微旨，无出其右。寻以未探禅宗，出峡谒无尽居士于荆南。无尽曰：“若向上一着，非蒋山老孰能指南?”遂遣书为觉绍介，其略曰：“觉华严乃吾乡大讲主，前遇龙潭为伊直截指示。决成法器，有补宗门矣。”觉抵蒋山，一日，闻圜悟举罗山道：“有言时，骑虎头，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无言时，觌露机锋，如同电拂。”觉恍然，自谓有所证，作偈曰：“家住孤峰顶，长年半掩门。自嗟身已老，活计付儿孙。”圜悟见而大笑。翌日问之曰：“昨日公案作么生?”觉拟对，圜悟便喝曰：“佛法不是这个道理。”自兹参究，经于五载，阅浮山远禅师《削执论》于庐阜，有云：“若道有亲疏者，岂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须知宗师着着不曾虚发。”至是顿释所疑，乃述偈寄圜悟曰：“出林依旧入蓬蒿，天网恢恢不可逃。谁信业缘无避处，回来不怕语声高。”其得乐说之辩，以扶宗振教为己任，非驰骋于驾词而已。至于宗门统要机缘，无不明之以颂；古今名僧行实，无不著之以传。虽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既藏于蜀山，岂不壮丛林寂寞之传耶?

吉州禾山方禅师，元符戊寅岁至豫章翠岩，参礼死心和尚，已而执侍。阅五载，死心既谢院事，寓靖安祐圣琚公席下，惟方与俱，日以禅悦为乐。使方述文而祭，死心危坐一榻，神观自若，而缁素环侍。其文曰：“维崇宁元年，岁次壬午六月七日，参徒比丘惠方，谨以太虚为盘，万像为馔，致祭于死心和尚之灵。混元之精，廓尔发生。气孕南方，刚烈焕明。两踞猊座，祖令严行。一旦拂衣，衲子趋瞠。峻机电卷，孰敢论评。入烦恼海，现涅槃城。随机发药，省彼狂醒。含光育德，混入枯荣。得大自在，游戏寰瀛。一法若有，万像峥嵘。尚享!”噫!死心平生诃佛骂祖，气盖诸方，故丛林目为新孟入。及退藏于密，则自处固不轻矣，而于师弟子之间，乃为儿戏事。又岂可以常情测度哉?

翰林学士杨公大年，由秘书监出牧汝州时，广慧有琏禅师在焉。公至，首谒之，问曰：“布鼓当轩击，谁是知音者?”琏曰：“来风深辨。”公曰：“恁么则禅客，相逢只弹指。”琏曰：“君子可入。”公应喏喏，及相与夜话，琏曰：“秘监曾与谁语及此事来?”公曰：“曾问云门谅监院，两个大虫相咬时，如何?谅对以一合相。亦尝自著语曰：我只管看，未审恁么道，还得也无?”琏曰：“老僧即不然。”公曰：“请别道看。”琏以手作拽鼻孔势曰：“这畜生更敦跶。”公于言下□省，遂酬酢达旦。自是咨询经于半载，碍膺之物，曝然而释。乃与尊宿激扬机语，裒而号《汝阳禅会集》。因自著叙曰：“粤以达磨西来，少林壁观，心灯续照，信衣密传，逮六世而花果乃成。流诸方而苇麻斯众，随机有得，证道同归。虽性地恒明，而言枢差别。师承异禀，体用致殊。河兽深浅，非观慧而孰分?城乳醇醨，亦法味之随变。差毫发而弥隔，滞筌罘而易分。自南岳怀让为曹溪嫡子，让传马祖道一，一传百丈怀海，海传黄檗希运，运传临济义玄，玄传兴化存奖，奖传汝州南院颙，颙传风穴延沼，沼传首山念，念传广慧元琏，琏于曹溪为十世。爰有俗士潜心空谛，勤求知识，多历年所，滞于言句，迷乎物我，羁宦之故。宿缘是契，咨询采索。涉弥时序，恍然启悟，洞见真常。有法昭者，传法于叶县皈省，省亦嗣于念，居多集会，形于问答。扣侍座隅，随时疏录。属有好事，传布襄阳。南雍名区，招提并列。大士间出，一音迭吼。互为主伴，更有酬对。其谷隐绍远玉泉守珍同嗣石门彻白马令岳嗣先白马伦普宁归道嗣德山密正庆惠英鹿门山主惠昭同嗣云居齐凡六大士。洎广教省，并存言唱，用咨提振，仍复讨历遗集，详求昔范。或尽相善，或虚其对。有别语焉，有代语焉，往哲深意，初心勤请。或教举其要，或显其旨。有拈语焉，有垂语焉。蹑前以申问者，列为进语；因时而兴论者，备诸辨语。后有同参之净侣，径途之禅客，公齐胥会，精庐环坐。随方扣击寻常应报者，或用掇集以布于同志。凡十有三卷云尔。”呜呼!六一居士谓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刚劲寡合。观夫公斋务简，与宗师激扬，萃集机语，布于同志，以其所存，实圣贤高致也。

温州江心龙翔肱禅师，天资严重，能踪迹其师高庵悟公之为人。其偈句亦精妍，丛林颇传诵之。因谢事龙翔，游雁荡，戏题龙鼻水以见意曰：“雨足云收得暂闲，谩将头角寄空山。鼻端一滴无多子，引得人人到此间。”肱后住筠阳洞山，退寓云居三塔而终。然云居乃受道之地，流行坎止，任之以缘。复与高庵冥会，此非偶然耳。

黄龙庵主者，初承南禅师遗命，领住山缘十有二白于法□正盛时，毅然谢事居西园，以晦名其堂，且曰：“吾所辞者世务耳，今欲专行佛法事也。”于是榜其门曰：“告诸禅学，要穷此道，切须自看，无人替代。时中或是看得因缘，自有欢喜入处。却来入室吐露，待为品评是非深浅。如未发明，但且歇去，道自现前。苦苦驰求，转增迷闷。此是离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他悟。如此发明，方名了达。无量劫来，生死根本。若见得离言之道，即见一切声色言语是非，更无别法。若不见离言之道，便将领会目前差别因

缘，以为所得，只恐误认门庭。目前光影自不觉知，翻成剩法，到头只是自谩，枉费心力。宜乎昼夜克己精诚，行住观察，微细审思，别无用心，久达自然有个入路。非是朝夕学成事业若也。不能如是参详，不如看经持课，度此残生，亦自胜如乱生谤法。若送老之时，敢保成个无事人，更无他累。其余入室令去，朔望两度，却请访及。”绍兴庚申冬，获斯榜于南荡空禅师处。空嗣死心，能详晦堂平居行事，然须学者渴法，乃与开示。以朔望为准，殆谓是也。

保宁玑道者，元祐间住洪州翠岩时，无尽居士张公漕江西，绝江访之。玑逆于途，公遽问曰：“如何是翠岩境?”对曰：“门近洪崖千尺井，石桥分水绕松杉。”公曰：“寻常只闻师道者之名，何能如是祇对乎?”玑曰：“适然耳。”公笑而长哦曰：“野僧迎客下烟岚，试问如何是翠岩。门近洪崖千尺井，石桥分水绕松杉。”遂题于妙高台，今有石刻存焉。

三祖会禅师者，天资敬严，临众烦苛，故丛林无善誉色，目之为会魔子。因持钵归示众，举世尊入舍卫乞食，至须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比者山僧至深村狭路，一婆子亦乘轿来，不免各下轿而过。婆子问曰：‘和尚向甚处去?’遂对以持钵去。婆子云：‘哑着甚来由?’大众，你且道这婆子哑着甚来由？与须菩提叹希有世尊，是同是别？若道同，甚么处是同？若道别，未具衲僧眼。”在会乃天衣怀公之嗣缘，虽不稔而机辩逸格。乌巨行公固尝称其作，略似临济下金刚眼睛，狮子爪牙者，盖此老亦服膺矣。

天童觉禅师因岁暮过卫寺丞进可之庐，有堂曰“六湛”，盖取《楞严》“六处休复，同一湛然”之义。且觅偈发挥其旨，觉即赋曰：“风澜未作见灵源，六处亡归体湛存。诸法性空方得座，一弹指顷顿开门。寒梅篱落春能早，野雪棂窗夜不昏。万像森罗心印印，诸尘超豁妙无痕。”妙喜老师自径山继至，卫命和之曰：“非湛非摇此法源，当机莫厌假名存。直须过量英灵汉，方入无边广大门。万境交罗元不二，六窗昼夜未尝昏。翻思庞老事无别，掷剑挥空岂有痕。”世俗名堂室，必于儒书，意在燕休闲适而已。其欲资坐进此道，取于佛经，盖亦鲜矣，所以天童赋偈美之，径山依韵和之。是皆指以入道捷径，略不少惜眉毛耳。

西蜀显禅师者，落发师乃绍觉白公，有偈送之南游曰：“古路迢迢自坦夷，临行不用更迟疑。他时若到诸方日，为我分明举似伊。”既至海会，参礼演和尚。一日演语曰：“我固知你见处，只是未过白云关。”是时圜悟为侍者，显密以白云关意扣之，圜悟曰：“你但直下会取。”已而演自城归，显偕圜悟入城，相值于兴化。演曰：“记得在那里相见来。”显曰：“全火祗候。”演顾圜悟曰：“这汉饶舌矣。”由是机语相契，久而辞归蜀。演为小参曰：“离乡四十余年，一时忘却蜀语。禅人回到成都，切须记取鲁语。”显旋成都，绍觉住昭觉，使显应长松之命，开堂拈香曰：“一则炉韛功精，一则磨淬极妙。二功并著，理孰为先，不见道本重末轻，当风可辨。此香奉为绍觉和尚爇向炉中，令教普天匝地，填沟塞壑，使天下衲僧无出气处。”呜呼！言浮其实，欲隐弥露，无乃计之左乎？其与一宿觉盖相万也。至于早善戴嵩之笔，故丛林目为“显牛子”。既以小技溷掩道望，以故情谬，紊师承而为后世矜式，其可耶？

邵武吴学士，讳伟明，字元昭，参道于海上洋屿庵，与弥光藏主为法友。别去未几，于南剑道中有省，乃颂妙喜老师室中所问十数因缘，今纪其一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锁骨。”赵州参见老南泉，解道镇州，出萝卜，遂致书以颂呈，谓不自谩也。妙喜即说偈证之曰：“通身一穿金锁骨，堪与人天为轨则。要识临济小厮儿，便是当年白拈贼。”继而光往邵武相访，亦和之曰：“通身一穿金锁骨，正眼观来犹剩物。纵使当机觌面提，敢保居士犹未彻。”妙喜亦尝谓元昭有宗师体裁，又称光为禅状元，谅其然乎？以之追踪丹霞庞老故事，可无愧也。

虎丘隆禅师，道貌如甚愞者，与圜悟禅师潭之道林法席。一日圜悟问曰：“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遂竖起拳云：“见么?”隆曰：“见。”圜悟曰：“头上安头。”隆于言下领旨，寻俾掌藏教，有问圜悟曰：“隆藏主柔易如此，何能为哉?”圜悟曰：“瞌睡虎耳。”及住虎丘，道大显著，因追绎白云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为人之后，不能躬行遗训，于义安乎?”遂图像奉安，题赞于上。达磨曰：“阖国人难挽，西携只履归。只应熊耳月，千古冷光辉。”百丈曰：“迅雷吼破澄潭月，当下曾经三日聋。去却膏肓必死疾，丛林从此有家风。”开山明教大师曰：“春至百花触处开，幽香旖旎袭人来。临风无限深深意，声色堆中绝点埃。”呜呼！百丈创立禅规以来，丛林卒不至于弛废，实本于此。白云以百丈配享达磨，有识靡不韪其议，可谓知本矣。隆既能遵行奉先之礼，又从而为赞发，明其道有足多也。

灵源禅师居黄龙昭默堂，与东湖居士徐师川夜话，遂及陈述古尝对东坡谈禅。东坡谓其说如食龙肉，且以自所论若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灵源曰：“此乃东坡早岁趁俊发言，不觉负堕，当为明之。”于是成二偈：“东坡笑说吃龙肉，舌底那知已咽津。能省咽津真有味，会言龙肉不为珍。”又：“何知龙肉即猪肉，细语鸱言尽入神。惜彼当年老居士，大机曾未脱根尘。”师川笑曰：“斯言惜老坡不闻也。”噫！东坡诗有“前身自是卢行者”之句，盖自知从佛祖中来

矣。然较所学于述古，可谓前言戏之耳。灵源欲杜其从而作说者，以偈辨明，厥有旨哉。

兴元府吴恂，字德夫，以元丰元年任豫章法曹时，郡帅王观文韶迎晦堂和尚入城，馆于大梵院，而咨心要。吴亦往参扣，晦堂曰："公平生学解记忆多论，即不问父母未生已前，道将一句来。"吴窘无以对，遂于行住坐卧，提撕此语。忽自知有而机莫能发，乃阅《传灯录》，至"邓隐峰倒卓而化，其衣顺体不褪，"深以为疑。自是遍问尊宿，或答以神通妙用，或答以般若力资，疑终不释。复趋晦堂而问之。晦堂笑曰："公今侍立是顺耶？是逆耶？"吴曰："是顺"，晦堂曰："还疑否"？吴曰："不疑。"晦堂曰："自既不疑，何疑于彼？"吴于言下大彻，尝有二偈题于晦堂："中无门户四无旁，学者徒劳捉影忙。珍重故园千古月，夜来依旧不曾藏。"又："庐峰居士旧门人，邈得师真的的亲。大地撮来成个眼，翻腾别是一般新。"晦堂有偈送之："海门山崄绝行踪，踏断牢关信已通。自有太平基业在，不论南北与西东。"噫！吴为府掾，能自公余暇质疑于尊宿，与一行作吏，此事便废者远矣。是时丛林皆倾慕其风采，亦可谓特立之士。《林间录》以"德夫"为"敦夫"，无乃误耶？

潜庵源禅师，初谒泐潭月和尚，月问曰："自何而来？作个甚么？"源曰："近离洪州，欲学佛法。"月曰："殿里有去学取。"源曰："今日撞着个泥堆。"月曰："白日里见鬼。"源便喝，既而趋黄檗与南禅师法席。源为人外若简淡而中敏，南公喜之，命执侍最久，而源侍者之名，遂著丛林。尝颂三关话曰："拈一放一，乌光黑漆。打破画饼，青天白日。欲识鹫峰峰上机，摩诃般若波罗密。"年逾八十而丧明，学者益亲附之。有欲版其语要流通，源设拒曰："若吾语深契佛祖，从今百日间，目复有明，则副汝请。"如期果愈，缁素赞喜曰："得非般若之验欤？"寿九十有六而迁寂。建炎己酉冬，讫后事不数日，虏犯洪城，杀戮无噍类。源不罹斯厄，非道德所致耶？

卷　四

明州智朋禅师，初为宝峰持钵，至焦山时，方丈成枯木与照阐提俱嗣芙蓉楷公，先后得法，未尝相识。成问朋曰："宝峰有何言句？"朋即呈照自题肖像曰："雨洗淡红桃萼嫩，风摇浅碧柳丝轻。白云影里怪石露，流水光中枯木春。咦，你是何人？"成称赏之曰："今日方知宝峰亲见先师来。"又指以问朋曰："汝会么？"朋曰："不会。"成曰："汝记得法灯拟寒山否？"朋遂诵至"谁人知此意，令我忆南泉"，于"忆"字处，成遽以手掩朋口曰："住住。"朋豁然有省。朋后出世衡州花药为照之嗣，寻迁婺州天宁。先是崇宁二年，诏州郡建禅苑，以万寿配纪元为额。于时有致法门兴衰之庆于妙湛禅师，妙湛谢之曰："乃今而后，安得明眼尊宿三百六十员，布于天下耶？第恐法门衰由是矣。"至政和元年，改崇宁为天宁。朋之住天宁，在绍兴七年。陈侨寓混淆于有司，遂奉圣旨改报恩广孝，得专一追崇指挥。逮十五年，易广为光。盖事权舆于朋矣。故录朋能推广圣孝于无垠，而并记妙湛之言。妙湛住雪峰而终。

死心禅师，绍圣间住江西翠岩，法堂后有齐安王祠，威灵甚著。死心徙祠于院西偏，即址以建丈室，设榻燕寝。蟒蟠身侧，叱去复来，夜以为常。一夜将三鼓，梦冠裳者通谒，极陈迁居非所乐，欲假庄丁六十辈，南游二广。死心在梦诺之。居无何，庄丁家疫疠大作，物故如数而后已。遂设问于学徒曰："且道果有鬼神乎？若道有，又不打杀死心；若道无，庄丁为甚么死？"时下语鲜有契者，适楚源首座自宝峰真净会中来，死心如前问之。源曰："甜瓜彻蒂甜，苦瓠连根苦。"死心笑而已。源应机钝甚，寂音目为源五斗。盖开口取气，炊熟五斗粟，方能酬一转语。妙喜老师早尝为源见知，因谒李商老逾年而归，源让之曰："哑荒了也，岂不念无常迅速乎？"老师晚年，常以此语学徒，且谓当时不觉汗下。呜呼！宝峰号江西法窟，源于其间持维挈纲，激励英俊，亦不失陈蒲鞋之为人也。

赣州显首座，赋性高逸，机辩自将。保宁勇禅师以子育之，因示以《神剑颂》："提得神锋胜太阿，万年妖孽尽消磨。直饶埋向尘泥里，争奈灵光透匣何？"显曰："谩效颦亦提得一个。"勇曰："何不呈似老僧？"显便举云："凛凛寒光出匣时，乾坤闪烁耀潜辉。当锋坐断毗卢顶，更有何妖作是非。"勇曰："忽遇天魔外道来时如何？"显以坐具便摵，勇作倒势，显拂袖而行。勇曰："且来。"显曰："且去掘窟。"勇笑而已。寻谒端禅师于白云，端称于众，待以犹子之礼。一日端与净居瑶公游水磨，显偕数衲先在，遂侍端右。瑶曰："显兄且莫妨稳便。"端曰："从他在此听说话。"显曰："不曾带得标手钱来便行。"二老相顾为之解颜。既而游湘西，寓鹿苑，真如禅师使之分座接纳。久而归赣上，或传住西堂而终。显之参保宁，如太原孚在雪峰，及趋白云，似大禅佛到霍山。虽具有体裁，何竟无闻哉？得非溪边老妪，唤其旧名耶？

佛鉴禅师，元符二年首众僧于五祖。于时太平灵源赴黄龙，其席既虚，灵源荐佛鉴于舒守孙鼎臣，遂命之出世。演和尚付法衣，佛鉴受而捧以示众曰："昔释迦文佛，以丈六金襕袈裟披千尺弥勒佛身，佛身不长，袈裟不短，会么？即此样无他样。"自是一众悚服。及礼辞次，演曰："大凡应世，略为子陈其

四端。虽世俗常谈，在力行何如耳。一：福不可受尽，福尽则必致祸殃。二：势不可使尽，势尽则定遭欺侮。三：语言不可说尽，说尽则机不密。四：规矩不可行尽，行尽则众难住。”其词质而理优，足以救过远恶，亦犹药不在精粗，愈病者为良耳。

明州启霞宏禅师，秀峰祥公之嗣，为人刚峭，不妄言笑，故有铁面之名于丛林。尝著《法宝传》三卷，乌巨行公为序冠其端，略曰：“凡禅门正法眼藏，皆见于传。有引以叙其机缘，有颂以显其宗要，学者览之，宗要明而机缘得矣。”兹可见传之大概。然启霞介于天童育王之间，衲子过门必与勘验。一日有僧称衡阳人，与师同里闬，侍者通谒，宏拽杖且行且语曰：“不去参禅学道，来认乡人，讨个甚么？”僧拟议，即以杖打出。其接物类如此。院之山林深秀，有贵人卜葬所，亲迎柩至。宏坚卧其穴，不克襄事。郡守仇待制遣人谕之曰：“千年常住一朝僧，长老何苦争耶？”宏曰：“不可以一朝僧坏千年常住。”贵人亦贤者，善其言而改图。又行事类如此。宏虽缘不胜，而以千年常住为己任，足可羞结情固位者之颜矣。至于刚正之操，勤俭之德，挺挺有祖风烈，可谓大沩喆公之有孙也。

冯给事济川，绍兴八年随僧夏于径山，因题《骷髅图》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乃知一灵，不属皮袋。”妙喜老师见而谓之曰：“公何作此见解耶？”即和曰：“只此形骸，即是其人。一灵皮袋，皮袋一灵。”冯于是悚然悔谢。是时堂中首座九仙清禅师亦继之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日炙风吹，掩彩掩彩。”清乃惠日雅公之嗣。

宝峰阐提照禅师有法语五则，示其宗旨以付聪藏主。一曰：“曹山立四禁，尽衲僧命脉透得过，切忌依倚将来了事人，须别有生机一路。”二曰：“衲僧向异类中行履，先德道。异类堕此是了事人。病明安道，须是识主始得。”三曰：“阐提寻常向人道，不得参禅，不得学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闻此语作无事会，作无法，可当情会，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决不肯作这般见解。他时为人，切宜子细。”四曰：“吾家立五位为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照会，以能所见，以体用解尽落。今时何得名为教外别传之妙？生死路头，那个是得力处？总不恁么时，如何卜度即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渗漏，有见故见渗漏，有语故语渗漏。设得无情无见无语，拽住便问他你是何人。”阐提平时不谩许与，而嘱累于聪，其任固重，聪必颖然秀出于门弟子之间者。夫何出世福清之天王不克行道而终，遂致名亦不闻于丛林也？

荐福本禅师，绍兴十年首众僧于径山，有偈示聪上座曰：“毒龙猛虎堂前立，铁壁银山在后横。进既无门退无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聪还鄱阳，取道徽州，谒太守吴元昭，因出示之。吴曰：“毒蛇猛虎空相向，铁壁银山谩自横。长笛一声归去好，更于何处觅疑情。”吴与本以同参契分，更唱迭和，与夫捉杯笑语，为治剧余乐则有间矣。若非透脱情境，安能尔耶？

石霜清素侍者，闽之古田毛岩，乃生缘也。晚遁湘西鹿苑，以闲淡自牧。兜率悦公，时未出世，与之邻室。有客惠生荔枝，悦命素曰：“此乃老人乡果，可同饷也。”素慨然曰：“自先师去世，不见此矣。”悦从而问之：“师为谁耶？”对以“慈明”。悦乃乘闲致密，疑其绪余。素因问：“子曾见何人？”悦以真净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见谁耶？”悦曰：“南禅师。”素曰：“南褊头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悦益骇异，寻袖香咨扣。素曰：“吾福鲜缘寡，岂可为人师？但子之见解，试吐露看。”悦即具陈，素云：“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须知古德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悦拟对，又遽问以“无为如何说”。悦又拟对，而素忽高笑。悦恍然有得，故尝以语无尽居士张公。逮崇宁三禩，寂音尊者谒无尽于峡州善溪，无尽曰：“昔见真净老师于归宗，因语及兜率，所谓末后句。语尚未终，而真净忽怒骂曰：“此吐血秃丁脱空妄语，不用信。既见其盛怒，不敢更陈曲折。然昔真净不知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后句，至于真净老师真药现前而不能辨，何也？”无尽骇曰：“真净果有此意耶？”寂音徐曰：“疑则别参。”无尽于言下顿见真净用处，即取家藏真净肖像展拜，题赞其上，以授寂音曰：“云庵纲宗，能用能照。冷面严眸，神光独耀。孰传其旨，觌露惟肖。前悦后洪，如融如肇。”厥后有以赞镵石于仰山。寂音亦有二偈示悦之侍者智宣云：“素公死后闲，名在末后句，如黄石书杀尽英雄人不见，子房两眼似愁胡。”又曰：“无为两字如何说，开口知君病转深。试问旧时宣侍者，不言不语笑吟吟。”噫！悦能扣素而不能忘其辙迹，致无尽随堕其中，非寂音发真净瞑眩之药，何能愈无尽膏肓之疾耶？信宗师为人，各有惠利，岂易测其涯涘哉？

佛眼远禅师，初至海会依演和尚，以己事咨决者屡矣。演只语之曰：“我不如你，你自会得好。”或曰：“我不会，我不如你。”远莫涯其意，久而复扣曰：“今会中谁可亲近？”演曰：“有元礼首座来时，只向伊道。衲僧须具缁素眼始得，及闻我上堂，道同时出入宿世冤家之语，遂有省。子若乞教于礼，必须获益。”及请问礼，乃以手引远之耳，绕团炉数匝，且行且语：“你自会得好。”远曰：“有冀开发，却尔相戏。岂法施之式哉？”礼曰：“汝他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坐，拨炉见火一豆许，恍然自喜曰：“深深拨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阅几上

《传灯录》，适当破灶堕因缘洞符所证。圜悟因诣其寮，举青林搬土话验之，且谓古今无人出得。远曰："有甚么难出？"圜悟曰："只如他道铁轮天子寰中旨，又作么生出？"远曰："我道帝释宫中放赦书。"圜悟退而语朋旧曰："喜远兄便有话人句也。"其后远之嗣子乌巨行公，有颂发挥海会之语曰："我不会兮不如你，达磨当门缺两齿。满堂无限白蘋风，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会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碓嘴。善财谩说百戒游，何曾踏着自家底。"

仰山伟禅师者，平时机语，丛林鲜传。其见于《仰山祖堂自赞》曰："吾真难貌，斑斑驳驳。拟欲安排，下笔便错。"又《塔铭》载《示众》曰："道不在声色，而不离声色。凡一语一默，一动一静，隐显纵横，无非佛事。日用现前，古今凝然，理何差玄。"妙喜老师谓其是讲因明百法、起信等论。师及参得禅了，开口更不着经论一字，以其说禅方于云盖老智云。

端和尚于皇祐四年寓归宗书堂，郭功甫任星子主簿，时相过从，扣以心法。逮端住承天迁圆通，郭复尉于江州德化，往来尤密。端移舒州白云海会，郭乃自当涂往谒。端问曰："牛醇乎？"对曰："醇矣。"端遽厉声叱之，郭不觉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于是为郭升堂而发挥之曰："牛来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东触西触。"又不免送之以偈曰："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可知礼。"未几示寂。郭为铭其塔，略曰："师之道，超佛越祖；师之言，通今彻古。收则绝纤毫，纵则若猛虎。"可谓知言矣。昔人逢僧话得半日之闲，尚见于诗；况学牧牛，卒致乎醇？自载千塔碑，亦不为过。

无尽居士见兜率悦禅师，既有契证，因询晦堂家风于悦，欲往就见。悦曰："此老只一拳头耳。"乃潜奉书于晦堂曰："无尽居士世智辩聪，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则安能使其知有宗门向上事耶？"未几无尽游黄龙，访晦堂于西园，先以偈书默庵壁曰："乱云堆里数峰高，绝学高人此遁逃。无奈俗官无住处，前驱一喝散猿猱。"徐扣宗门事，果示以拳头话，无尽默计不出悦之所料，由是易之，遂有偈曰："久响黄龙山里龙，到来只见住山翁。须是背触拳头外，别有灵犀一点通。"灵源时为侍者，寻题晦堂肖像曰："三问逆摧，超玄机于鹫岭。一拳垂示，露赤体于龙峰。闻时富贵，见后贫穷。年老浩歌，归去乐从，教人唤住山翁。"黄太史鲁直闻而笑曰："无尽所言灵犀一点通，此藉直为虚空安耳穴。灵源作偈分雪之，是写一字不着画。"嗟乎！无尽于宗门可谓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宗师，于晦堂鉴裁安在哉？悦虽得无尽，乐出其门，其奈狭中娼忌，为丛林口实也。

死心禅师以大观元年丁亥九月，从洪帅李景直之命，住黄龙山。明年，揭榜于门曰："仰门头行者，宾客到来。划时报覆，即不得容纵浮浪小辈到此赌博。常切扫洒精洁，凡置三门者何也？即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今欲登菩提场，必由此门而入。然高低普应，遐迩同归，其来入斯门者，先空自心。自心不空，且在门外。戊子九月十八日，死心叟白。"死心平日佛祖在所诋诃，而于宾客不立涯岸如此。其言典而严，简而悉，于世出世间两得之矣。若使守法任者，具如是施为，何虑丛林之不振耶？

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最久，而与乌巨行禅师为方外友。曾尝于坐间，举东坡《宿东林闻溪声呈照觉总公之偈》："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程问行曰："此老见处如何？"行曰："可惜双脚踏在烂泥里。"程曰："师能为料理否？"行即对曰："溪声广长舌，山色清净身。八万四千偈，明明举似人。"二公相与叹服。吁！登时照觉能奋金刚椎碎东坡□□□，而今而后，何独美大颠之门？有韩昌黎□□乌巨向曾、程二公，略露锋芒，岂能洗丛林噬脐之叹哉？

苏州定慧信禅师，早以《百丈野狐颂》得丛林之誉。其颂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错。取舍未忘，识情卜度。执滞言诠，无绳自缚。春至花开，秋来叶落。错错，谁知普化摇铃铎。"又《贻老僧》曰："俗腊知多少，庞眉拥毳袍。看经嫌字小，问事爱声高。暴日终无厌，登阶渐觉劳。自言曾少壮，游岳两三遭。"信为明眼宗匠，此乃其游戏耳。然品题形貌之衰惫，模写情思之好尚，抑可谓曲尽其妙矣。

枢密蒋公颖叔与圆通秀禅师为方外友，公平日虽究心宗，亦泥于教乘，因撰《华严经解》三十篇，颇负其知见。元丰间，漕淮上，至长芦访秀而题方丈壁曰："余凡三日遂成《华严解》，我于佛法有大因缘。异日常观此地比觉城东际，惟具佛眼者当知之。"于时秀辨之曰："公何言之易耶？夫《华严》者圆顿上乘，乃现量所证。今言比觉城东际，则是比量，非圆顿宗。"又云："异日且一真法界，无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常念。若言异日今日，岂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然经云平等真法界，无佛无众生。凡圣情尽，彼我皆忘，岂有愚智之异？若待佛眼，则天眼人眼岂可不知哉？"公于是悔谢。及秀示寂，公以文祭之曰："方外之友，惟余与师。念昔相见，一语投机。师来长芦，我漕淮沂。亦复交臂，笑言熙怡。我论《华严》，师为《品题》。陷虎机缘，脱略径畦。曷为舍我，先其往而。蔬奠致诚，庶其歆之。"呜呼！公于《华严》非素业矣，而欲追踪枣柏大士游普贤行愿海，未免背驰。秀不敢孤方外照，为之辨明，然一字之师，似可羞张渭浪称于齐己

也。

襄阳谷隐显禅师，生于西蜀安枢密之别业田丁家。南游参仰山伟公，因致问如何是佛向上事？伟对以“日出东方夜落西”。显复进语：“东方向上，更望指示。”语未竟，而伟便打，于是有省。及住谷隐，以仰山忌日对灵拈香曰：“仰面不见天，低头不见地。不知大仰来不来，一炷旃檀表勤意。”显为人诚至，道学纯正。安公尝携家属致拜，且语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遂奏净觉禅师号，以伸敬焉。盖取其蕴，略其所出，可谓道一介则一介重也。

潭州云盖智和尚，居院之东堂。政和辛卯岁，死心谢事黄龙，由湖南入山奉觐，日已夕矣。侍僧通谒，智曳履且行且语曰：“将烛来，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绝叫：“把近前来，我要照是真师叔，是假师叔。”智即当胸殴一拳，死心曰：“却是真个。”遂作礼，宾主相得欢甚。及死心复领黄龙，至政和甲午十二月十五日示寂。时智住开福，得其讣音，即升座曰：“法门不幸法幢摧，五蕴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线，黄龙从此入轮回。”侍僧编次，易“入”为“出”，智见而大诟。是时智年九十，可谓宗门大老矣，视死心为犹子。闻讣叹法幢之摧，盖前辈以法道故。今则不然，生誉死毁，与市辈无异，真可羞也。

泉州教忠光禅师与李参政汉老在小溪云门庵妙喜会中，有同参契分，李因致光住教忠功德院。其疏有“三拜顿忘师弟子，一口吞尽佛众生”之句，为丛林传诵。既而李病将革，以偈寄光：“曩岁曾经度厄津，深将法力荷云门。如今稍觉神明复，拟欲酬师不报恩。”光即和之：“胡床稳坐已通津，何处更寻不二门。八苦起时全体现，不知谁解报深恩。”李得其报，阅罢而逝。其处生死之大变，泊然不乱，而其神明还复，可见平日所养矣。东坡谓生死之际，不容其伪，李殆庶几焉。

李文和公，大中祥符间尝作二句颂寄朱发运正辞。是时许郎中式亦漕淮南，朱遂以李颂示许。相与联成四句曰：“参禅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李）雨催樵子还家，（朱）风送渔舟到岸。”（许）仍命浮山远公和之曰：“参禅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通身虽是眼睛，也待红炉再锻。钼麑触树迷封，豫让藏身吞炭。鹭飞影落秋江，风动芦花两岸。”文和公寻复自和曰：“参禅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趋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今惟传后一颂而已。然世谓士夫学禅，只资谈柄，亦安知文和之唱，诸公之和，其语径正有宗门体裁也哉？

明州和庵主，从南岳辨禅师游，丛林以为饱参。及逸居雪窦之前山栖云庵，有志于道者，多往见之。雪窦主者嫉其轧己，因郡守周舍人闻其名而问之，对云：“一常僧耳。”和遂题三偈于壁，徙居杖锡山。一曰：“自从南岳来雪窦，二十余年不下山。两处居庵身已老，又寻幽谷养衰残。”二曰：“十方世界目前宽，抛却云庵过别山。三事坏衣穿处补，一条藜杖伴清闲。”三曰：“黄皮裹骨一常僧，坏衲蒙头百虑澄。年老懒能频对客，攀萝又上一崚嶒。”和之清名高德，出自所守，而神蕊形茹，亦何与于世。然犹取忌于时，卒致徙居。噫！德名累人，信矣夫！

百丈珍禅师有《开山大智禅师赞》曰：“要识百丈祖师，只这目前便是。若更顾伫思量，何止落在第二。向未遭喝已前，识渠面目，寻扭住作声时，全无巴鼻。谁云马驹蹈杀天下人，出得这一个得恁衰气。原来不直半分，始解儿孙满地。”珍乃建阳人，天资和雅，笃为杜多之行，搭以粗绘僧伽梨，韵致高古，由是得珍布衲之名于丛林也。

庐山慧日雅禅师，乃真浮高弟。尝著《禅本草》一篇曰：“禅味甘，性凉，安心脏，祛邪气，辟壅滞，通血脉。清神益志，驻颜色，除热恼，去秽恶，善解诸毒，能调众病。药生人间，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粗之异，获其精者为良。故凡圣尊卑，悉能疗之。余者多于丛林中吟风咏月，世有徒辈多采声壳为药食者，误人性命。幽通密显，非证者莫识。不假修炼，炮制一服，脱其苦恼，如缚发解。其功若神，令人长寿，故佛祖以此药疗一切众生病，号大医王，若世明灯，破诸执暗。所虑迷乱幽蔽，不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伤哉！”噫！世称韩昌黎《毛颖传》以文章为滑稽，若《禅本草》，宁免并按者欤？先佛号大医王，而修多罗藏得非方书乎？况《禅本草》从藏中流出，议病且审，使药且亲，其有服食，获证大安乐地也必矣。由是观之，雅岂徒然哉？湛堂准禅师与雅公为法门昆仲，因雅述《禅本草》，乃制《炮炙论》佐之曰：“人欲延年长生绝诸病者，先熟览《禅本草》。若不观《禅本草》，则不知药之温良，不辨药之真假，而又不谙何州何县所出者最良。既不能穷其本末，岂悟药之体性耶？近世有一种不读《禅本草》者，却将杜漏蓝作绵州附子，往往见面孔相似，便以为是，苦哉苦哉！不惟自误，兼误他人。故使后之学医者，一人传虚，万人传实，扰扰逐其末，而不知安乐返本之源。日月浸久，横病生焉。渐攻四肢，而害圆明常药之体。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枉丧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学粗心，师承莽卤，不观《禅本草》之过也。若克依此书，明药之体性，又须解如法炮制。盖炮制之法，先须选其精纯者，以法流水净洗，去人我叶，除无明根，秉八还刀，向三平等研碎剉，用性真空火微焙之。入四无量臼，举八金刚杵，杵八万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筛筛

之。然后成尘尘三昧，炼十波罗密为圆，不拘时候煎。一念相应，汤下前三三圆，后三三圆，除八风二见外，别无所忌。此药功验不可尽言，服者方知此药深远之力，非世间方书所载。后之学医上流，试取《禅本草》观之，然后依此炮制，合而服之，其功力盖不浅也。"

鼎州灵岩安禅师，为人奇逸机辩，自将佛性。泰公未出世时，安以师事之。及泰住德山，遣安通嗣书于蒋山圜悟禅师。尔时圜悟坐于丈室，安捧书趋前。圜悟曰："千里驰达，不辱宗风，公案现成，如何通信?"安曰："觌面相呈，更无回互。"圜悟曰："此是德山底，那个是专使底?"安曰："岂有第二人耶?"圜悟曰："背后底聻！安便度书。"圜悟曰："作家禅客，天然犹在。"安曰："分付与蒋山。"乃下通首座大众书于僧堂前，首座问曰："玄妙白纸此自何?"安呈起书曰："见么?"首座遂引手接，安复执却曰："久默斯要，不务速说。今日拜呈，幸希一鉴。"首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首座又喝，安打一书，首座拟议。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以书打一下曰："接圜悟与佛眼禅师立于法堂，且盼其作略。"圜悟厉声曰："打我首座死也。"佛眼曰："官马厮踏，有甚凭据?"安曰："说甚么官马厮踏，正是龙象蹴踏也。"圜悟曰："唤来唤来。"安复至法堂上，圜悟曰："我五百众中首座，你为甚么打他?"安曰："和尚也吃一顿始得。"圜悟顾佛眼吐舌而已。佛眼曰："未在。"乃顾安而问曰："只如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意作么生?"安低躬曰："所供并是诣实。"圜悟笑曰："原来是家里人。"遂至五祖自禅师处，自曰："书里说甚么?"安曰："文彩已彰。"自曰："毕竟说甚么?"安曰："当阳挥宝剑。"自曰："近前来，这里不识数字。"安曰："莫诈败自顾。"侍者曰："这是哪里僧?"安曰："莫。"侍者曰："曾在和尚会下去。"自曰："怪得恁么滑头。"安曰："曾被和尚钝置来。"自遂将书于炉上熏曰："南无三满多没驮喃。"安近前弹指而已。安再至，于蒋山坐夏，圜悟使分座接纳。秋辞归，圜悟曰："子何所需?"安曰："短歌须要十数丈，长句只消三两言。"圜悟乃以颂嘉赏之曰："使乎不辱命，临机贵专对。安禅捋虎须，着着超方外。不惟明窗下安排，掇向绳床拶崄崖。拈椎竖拂奋雄辩，金声玉振犹奔雷。九旬落落提纲宗，衲子济济长趋风。解粘去缚手段辣，驱耕夺食犹雍容。秋风忽作要归去，了却武陵一段事。勃窣理窟乃胸中，行行不惠无知已。临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与金刚圈。短歌须要十数丈，长句只消三两言。金毛狮子解翻身，个是丛林杰出人。不日孤峰大哮吼，五叶一花天地春。"自古禅会以专使为重任。礼貌机辩，兼而优为之者则不辱命矣。安之若此，可不谓全才乎?

耆旧续闻

[宋]陈　鹄撰　李开军整理

《耆旧续闻》十卷，南宋人陈鹄撰。该书杂采而成，于汴京故事及南渡后名人言行捃拾颇多，尤多载元祐诸人诗文词，可资考鉴者不少。

卷　一

朱司农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客有诵公之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对，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异日公往见，遂为知己，自此时获登门。偶一日谒至，典谒已通名，而东坡移时不出，欲留则伺候颇倦，欲去则业已达姓名，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于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抄《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钞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请："则不知先生所钞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命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邪?"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叔旸云)

中书待制公翌新仲尝言：后学读书，未博观人文字，不可轻诋。且如欧阳公与王荆公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欧公笑曰："介甫错认某意，所用事乃谢朓为吏部尚书，沈约与之书云：'二百年来无此作也。'若韩文公，迨（一作迄）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后名公诗话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欧公之言为信，而荆公之诗为误，不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见孙樵《上韩退之吏部书》"二百年来无此文也。"欧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尝曰："欧公坐读书未博耳。"虽然，荆公亦有强辩处。尝有诗云：黄昏风雨满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公见而戏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传语诗人仔细吟。荆公闻之，曰："永叔独不见《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邪?"殊不知《楚辞》虽有落英之语，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阴阳之精蕊，动以香净自润泽尔。所谓落英者，非飘零满地之谓也。夫百卉皆凋落，独菊花枝上枯，虽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动辄引经为证，故新法之行，亦取合于周官之书，其大概类此尔。

待制公十八岁时，尝作乐府云：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横枝亚。雪花飞下，全胜江南画。　白璧青钱，欲买应无价。归来也，风吹平野，一点香随马。朱希真访司农公不值，于几案间见此词，惊（一作叹）赏不已，遂书于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觉范见之，扣其所从得（一作来），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谒司农公问之，公亦愕然。客退，从容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对，既而以实告。司农公责之曰："儿曹读书正当留意经史间，何用作此等语邪?"然其心实喜之，以为此儿他日必以文名于世。今诸家词集及《渔隐丛话》皆以为孙和仲或朱希真所作，非也。正如《咏折叠扇》词云：宫纱蜂趁梅，宝扇鸾开翅，数折聚清风，一捻生秋意。　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余尝亲见稿本于公家，今《于湖集》乃载此词，盖张安国尝为人题此词于扇故也。大抵公于文不苟作，虽游戏嘲谑，必极其精妙。尝《咏五月菊》词云：玉台金盏对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庄严，端午不应忘却重阳。　菖蒲九节，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正卧羲皇。又《与秦师垣启》：鸡鸣函谷，孟尝由是以出关；雁落上林，属国已闻于归汉。盖秦尝留金庭，未几纵还，既而金人复悔，遣骑追之，已无及矣。公之用事亲切多类此，遂得擢用。

吕伯恭先生尝言："往日见苏仁仲提举，坐语移时，因论及诗。苏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严陵时，

汪彦章南迁，便道过新仲，适值清明，朱《送行》诗云：天气未佳宜且住，风波如此欲安之。盖用颜鲁公帖及谢安事，语意浑成，全不觉用事，二十年欲效此体，用意不到。比作《陆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残年但愿长相见，今雨那知更不来。盖用杜子美诗句'但愿残年饱吃饭'、'但愿无事常相见'，及《秋述》'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亦不觉用事也，恐可庶几焉。"乃知待制公之诗，在当时已为前辈所推重如此。（苏训直云。案：苏训直名玭，陆渭南集有墓志）

有问刘元城先生："'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说此多矣，但难得经旨贯串。"元城曰："子但熟味及字与亡字，自然意贯。'有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阙文。夫有马而借人乘，非难底事，而史且载此，必是阙文。及如及见之谓。圣人在衰周犹及见此等史，存而不敢削，亦见忠厚之意。至后人见此语颇无谓，遂从而削去之，故圣人叹曰：今亡矣。夫，盖叹此句之不存也。故圣人作《春秋》，于郭公夏五皆存之于经者，盖虑后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书之所以示训也。"故先生尝言："'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当为'正以直内'；'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当为'能研诸虑'。如此类者，五经中极多，前辈恐倡后生穿凿之端，故不敢著论。若或为之，倡后生竞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经无全书矣，其害多于无人论说之时。此前辈所以谨重，姑置之不言可也，此正有得于圣人阙文之意。"又问："汉之四皓，扬子云尝称其美行，子云于高帝世为近，必其事之不可诬者。司马温公作《通鉴》，削而去之，以为高祖不废太子者，但以大臣皆不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岂山林四叟片言能柅其事哉？若四叟实能制高祖，使不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留侯岂为是哉？此特辨士欲夸大其事，故云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斯言，果然否？"元城曰："此殆有深意。老先生作《通鉴》，欲示后世劝戒之意，正如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夫子既告之以'绘事后素'，又发起子之叹。至于删诗，则削而去之，今《硕人》诗之二章，无'素以为绚兮'一句。盖礼与生俱生，不可后也，子夏疑之，曰'礼后乎'，故夫子许其可与言《诗》。若此之类，又不可以概论。"（晋原伯云）

曾文清公吉甫，三孔出也，少从诸舅游，见元城先生谈论间多及《论语》，其言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真实处便是真知，才以不知为知，必是欺伪的人，如此则所丧者多矣，故老先生常守一个诚字。又言诚自不妄语中入，盖为是也。"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如此，则大有识义理者，岂可禁之使勿知？殊非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人可以为禹之意。盖当熟味使字，如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之义，圣人能以理晓人，至于知处，贵乎自得，非口耳可传授，故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陆太傅轸，会稽人，神采秀异，好为方外游。七岁犹不能语，一日乳媪携往（一作至）后园，俄而吟诗曰：昔时家住海三山，日月宫中屡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在人间。后仕至兵部郎官，力请老归稽山，宋元宪公、杜祁公，一时名胜皆有送行诗，篇中多及神仙之事，盖公之雅志也。公晚年专意炉鼎，丹将成，偶一日妻夫人因事怒击碎，其丹化为双鹤飞去。尝视诸孙中，指农师之弟倚承奉公曰："此儿有仙风道骨。"

承奉公倚，少无宦情，家人勉其从吏。初为余杭尉，沿檄出邑，道逢一皓鬓翁，遽下拜之，翁趋避，公随其所之，翁知其势不可辞，遂曰："尊官何以知某为异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独无，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学者何术邪？贫道有黄白之术当奉传。"曰不愿。又欲授以黄帝房中秘术，皆不愿，翁曰："然则尊官所欲者何？"曰："所愿延年益寿，神仙之术尔。"翁遂授之以秘诀，同行里许，忽不见。公即弃官，径归其家，筑草堂三间于家侧，日夜寝处其中，独有一老兵执役，每日濯其冠，弊则更之。老兵不执役，则屏于舍外，常闻其中若有对语者，近听之则寂然，如是者四十余年，虽去家跬步，未尝过而问焉。一日，忽召其子，令洒扫，具朝衣香案，其子怪问其故，公曰："少顷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阙，公谢恩毕，辞命复入草堂，其后将终，谓其子曰："死生如旦昼，勿以为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庆观羽士梦有神人告之曰："陆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骑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涨，浸没其家三尺许，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顷刻水退，舁敛，轻如纸，则公为水仙矣。

太傅公尝守会稽，上元夕放灯特盛，士女骈阗。有一士人从贵宦幕外过，见其女乐甚都，注目久之，观者狎至，触坠其幕，贵宦者执其士以闻于府，公呼而责之曰："为士不克自检，何邪？"对曰："观者皆然，竟自脱去，独某居后，所以被辱。"公观其应对不凡，必是佳士，因谓曰："子能赋此斑竹帘诗，当释子罪。"盖用斑竹帘为幕也。士子索笔，落纸立就，其诗曰：春风撼撼动帘帷，绣户朱门镇日垂。为爱好花成片段，故教直节有参差。又曰：昔年珠泪裛虞姬，今日侯门作妓衣。世事乘除每如此，荣华到底是危机。公览诗大奇之，延为上客。（子逸云）

卷　二

陆辰州子逸左丞，农师之孙，太傅公之玄孙也。晚以疾废，卜筑于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间，不复有荣念。对客（一作客至）则终日清谈不倦，尤好语及前辈事，缅缅倾人听。余尝登门，出近作赠别长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绵，吹绵时杜鹃。公赏诵久之，是后从游颇密。公尝谓余曰："曾看东坡《贺新郎》词否?"余对以世所共歌者，公云："东坡此词，人皆知其为佳，但后撷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尝于晁以道家见东坡真迹，晁氏云：'东坡有妾，名曰朝云、榴花，朝云死于岭外，东坡尝作《西江月》一阕，寓意于梅，所谓"高情已逐晓云空"是也。惟榴花独存，故其词多及之，观"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可见其意矣。'又《南歌子》词云：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　冰簟堆云髻，金樽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意有所属也。或云赠王晋卿侍儿，未知其然否也?"

余谓后辈作词，无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转换尔。《三山老人语录》云："从来九日用落帽事，东坡独云'破帽多情却恋头'，尤为奇特。"不知东坡用杜子美诗"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整冠"。近日陈子高作《谒金门》云：春满院，飞去飞来双燕。红雨入帘寒不卷，小屏山六扇。乃《花间集》和凝词"拂水双飞来去燕，曲槛小屏山六扇。"赵德庄词云"波底夕阳红湿"，红湿二字以为新奇，不知盖用李后主"细雨湿流光"与《花间集》"一帘疏雨湿春愁"之湿。辛幼安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人皆以为佳，不知赵德庄《鹊桥仙》词云：春愁元是逐春来，却不肯随春归去。盖德庄又本李汉老《杨花词》"蓦地便和春带将归去"。大抵后之作者，往往难追前人。盖唐词多艳句，后人好为谑语，唐人词多令曲，后人增为大拍，又况屋下架屋，陈腐冗长，所以全篇难得好语也。公之词传于曲编者，独《瑞鹤仙》"脸霞红印枕"之句，有和李汉老"叫云吹断横玉"，词语高妙，惜其不传于世，其词云："黄橙紫蟹，映金壶潋滟，新醅浮绿。共赏西楼今夜月，极目云无一粟。挥麈高谈，倚栏长啸，下视鳞鳞屋。轰然何处，瑞龙声喷蕲竹。　何况露白风清，银河澈汉，仿佛如悬瀑。此景古今如有价，岂惜明珠千斛。灏气盈襟，冷风入袖，只欲骑鸿鹄。广寒宫殿，看人颜似冰玉。"观公之词，可以知其风流蕴藉矣。

鲁直跋东坡道人黄州所作《卜算子》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此真知东坡者也。盖"拣尽寒枝不肯栖"，取兴鸟择木之意，所以谓之高妙。而《苕溪渔隐丛话》乃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当为东坡称屈可也。又古词"水竹旧院落，樱笋新蔬果"，盖唐制四月十四日堂厨及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此乃夏初词，正用此事，而《丛话》乃云"莺引新雏过"，而以樱笋为非，岂知古词首句多是属对，而樱笋事尤切时耶?

赵右史家有顾禧景蕃《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云："按唐人词旧本作'试教弹作忽雷声'，盖《乐府杂录》云：'康昆仑尝见一女郎弹琵琶，发声如雷；而文宗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忽雷、小忽雷，郑中丞尝弹之'。今本作'辊雷声'，而傅幹注亦以辊雷为证，考之传记无有。"又云："余顷于郑公实处，见东坡亲迹《书〈卜算子〉断句》云：寂寞沙汀冷。今本作'枫落吴江冷'，词意全不相属也。"又："《南歌（一作柯）子》云：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十三间楼在钱塘西湖北山，此词在钱塘作，旧注云汴京旧有十三楼，非也。"

曩见陆辰州，语余以《贺新郎》词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书其语，今十年矣，亦未尝深考。近观顾景蕃续注，因悟东坡词中用白团扇、瑶台曲，皆侍妾故事。按：晋中书令王珉好执白团扇，婢作《白团扇歌》以赠珉。又，《唐逸史》许澶暴卒复悟，作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惟见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重，千（一作十）里下山空月明。复寝惊起，改第二句，云："昨日梦到瑶池，飞琼令改之，云不欲世间知有我也。"按：《汉武帝内传》所载董双成许飞琼，皆西王母侍儿，东坡用此事，乃知陆辰州得榴花之事于晁氏为不妄也。本事词载榴花事，极鄙俚，诚为妄诞。

徐师川云："东坡《橄榄》诗云'纷纷青子落红盐'，盖北人相传以为橄榄树高难取，南人用盐擦，则其子自落。今南人取橄榄虽不然，然犹有此语也，东坡遂用其事。正如南海子鱼出于莆田通应王祠前者味最胜，诗人遂云'通印子鱼犹带骨'，又云'子鱼俎上通三印'，盖亦传者之讹也。世只疑红盐二字，以为别有故事，不知此即《本草》论盐有数种，北海青，南海赤，橄榄生于南海，故用红盐也。又《太平广记》云：'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数尺，有末盐红紫，色鲜味甘。'本朝建炎间亦有贡红盐者。红盐字雅宜用之。"

吕紫微居仁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一作得）此理。

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

规模次第。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读韩文，则工夫自见。韩退之《答李翱书》、老苏《上欧阳公书》，最见为文养气妙处。

西汉自王褒以下，文字专事词藻，不复简古，而谷永等书杂引经传，无复己见，而古学远矣。此学者所宜深戒。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

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

学者须做有用文字，不可尽力虚言。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议论文字须以董仲舒、刘向为主，《周礼》及《新序》、《说苑》之类，皆当贯串熟考，则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

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

学者当以质直为本。孔子曰："质直而好义。"孟子曰："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放勋曰："康之直之。"孟子曰："以直养而无害。"《楞严经》亦言："三世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觉，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维摩经》言："直心是菩萨净土。"但（一作历）观古人为学，只是一个直字，学者不可忽也。

学问当以《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为主，此数书既深晓，然后专治一经，以为一生受用。说受用已是不是，只要成自己之性而已。

大凡为学，须以见贤为主。孟子言："友一乡之善士，至友天下之善士。"孔子言："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所谓贤者，必须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谓定其交而后求者是也。既能见贤，须尊贤，若但见而不能尊，则与鲁畜之无异。今人于有势者则能屈，而于贤者则不能尊，是未之熟思。韩退之作《师说》，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古人以为荣，今人以为耻，于不能尊贤之类是也。

威仪辞令，最是古人所谨。春秋时，人以此定吉凶兴衰，曾子临死以此等事戒孟敬子。此等事最宜留意，最是君子养成处。

作文不可强为，要须遇事乃作，须是发于既溢之余，流于已足之后，方是极头，所谓既溢已足者，必从学问该博中来也。

后生为学，必须严定（一作立）课程，必须数年劳苦，虽道途疾病，亦不可少渝也。若是未能深晓，且须广以文字，淹渍久，久之间自然成熟。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

老杜歌行并长韵、律诗，切宜留意。

老苏作文，真所谓意尽而言止也，学者亦当细观。外弟赵承国，至诚乐善，同辈殆未见其比，盖其性质甚良，不可以他人语也，若少加雕琢，少下勤苦，便当不愧古人。政和三年四月，相遇于楚州宝应，求余论为学之道甚勤，因录予之闻于先生长者本末告之，随其所问，信笔便书，不复铨次，当更求充之考人印证也（案：考人或古人之讹）。

古人年长而为学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寡耳。近时司马子立，年逾二十不甚知书，人多以为懦弱，后更激励苦学，不舍昼夜，从伊川张思叔诸人讲求大义，数年之间，洛中人士翕然称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此学之不可以已也。承国既以余言为然，便当有力行之实，临川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此真要语也。

东莱此帖，今藏承国之家，承国乃侍讲荥阳公之外孙也。

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吏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故苏有闻太皇太后服药赦诗（一本云：故苏后闻太皇太后不豫有诗）及挽词，甚哀。

王嵎升之，少从东坡学，甚俊敏，东坡既除西掖，乃以古槐简赠嵎，曰："此笏曾奉制策入三等，曾召对议事，不合而逐，曾对御史诏狱，曾不试除三字，毋轻吾笏。"

宣和间，重华葆真宫（曹王南宫也）烧灯都下。癸卯上元，馆职约集，而蔡老携家以来，珠翠阗溢，僮仆杂行，诸名士几遭排斥。已而步过池北，游人纵观。时少蓬韩驹子苍咏小诗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峥嵘。谁言水北无人到，亦有槃跚勃窣行。

大观初，上元赐诗曰：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群臣应制，皆莫能及，独府尹宋乔年诗云：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央。乃赵鱗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学于陈无己，有句法（一本此则在第三卷之首）。

陈无己少有誉，曾子固过徐，徐守孙莘老荐无己往见，投贽甚富，子固无一语，无己甚惭，诉于莘老。（下有脱文）子固云："且读《史记》数年。"子固自明守亳，无己走泗州，间携文谒之，甚让，曰："读《史记》有味乎？"故无己于文，以子固为师。元祐初，东坡率莘老、李公择荐之，得徐州教授，徙颍州。东坡出守，无己但呼二丈，而谓子固南丰先生也。《过六一堂》诗略云：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世虽嫡孙行，名在恶子中。斯人日已远，千岁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湿寒蛩。盖不以东坡比欧阳公也。至论诗，即以鲁直为师，谓豫章先生。无己晚得正字，贫且病，鲁直《荆州南》十诗曰：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春风吹泪

古藤州。无已殊不乐，以闭门觅句为歉，又与死者相对为恶，未几果卒也。

卷　三

陈恭公执中当国时，曾鲁公由修起居注除待制群牧使。恭公弟妇，王冀公孙女，曾出也。岁旦拜恭公，恭公迎谓："六新妇，曾三除从官喜否?"王固未尝归外家，辄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录，但太夫人不乐，责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废学，丞相姻家备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几，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举，失于夷考也。女子之警敏有如此者。

晁无咎闲居济州金乡，葺东皋归去来园，楼观堂亭，位置极萧洒，尽用陶语名目（一无目字）之。自画为大图，书记其上，书尤妙。始无咎请开封解，蔡儋州以魁送，又叶梦得舅也，故比诸人独获安便。尝以长短句曰《摸鱼儿》者寄蔡，蔡赏叹，每自歌，其群从之。道语余："梦无咎监泗（一作池）州税，何祥也?"已而吏部调知达州，张无尽改泗州，言者论罢，令赴通州。无咎不乐舣舟收税亭下，以疾不起。（一本有"而蔡梦"三字）果有数乎?

晁咏之之道，美叔子，奇士也，宏词第一人，负其才可凌厉要途。以元符封事废，有诗曰：元年四月朔，日食国有赦。又有"已失青云空老去"之语。后为西京管库，蔡元度留守稍礼之，以系籍，不能荐，忽谓晁曰："如子之才，何必上书之道罔措?"徐曰："只是没处顿文章。"蔡亦大笑。之道年四十余终朝请郎（一有而已二字）。

许尚书光凝君谋（一作谟，下同），论本朝内制惟王岐公《华阳集》最为得体。盖禹玉仕早达，所与唱和无四品以下官，同朝名臣，非欧阳公与王荆公铭其葬者，往往出禹玉手，高二王狄武襄碑尤有史法，而贵气粲然。君谋，岐公婿也。

黄鲁直少有诗名，未入馆时，在叶县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诗已卓绝。后以史事，待罪陈留，偶自编《退听堂诗》，初无意，尽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帅洪州，首为鲁直类诗文为《豫章集》，命洛阳朱敦儒、山房李彤编集，而洪炎玉父专其事。遂以退听为断，以前好诗皆不收，而不用吕汲老杜编年为法，前后参错，殊牴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东坡全集》，殊有叙，又绝少舛谬，极可赏也。庐陵守陈诚虚中刊《欧阳公居士集》亦无伦次，盖不知编摩之体耳。

祖宗故事，凡仆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保武威军节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靖康初，白丞相请外，特进大观文，时李河内公士美当国，考故事除判寿春府。建炎四年，吕相及刘少傅光世，皆以使相分镇江浙，吕知池州，刘知镇江府，又失之也。吕以使相罢平章事，不加食邑食实封，亦非故事。

陈述古诸女，亦多有文。有适李氏者，从其夫任晋宁军判官，部使者以小雁屏求诗，李妇自作黄鲁直小楷题其上二绝，云：蓼淡芦欹曲水通，几双容与对西风。扁舟阻向江乡去，却喜相逢一枕中。曲屏谁画小潇湘，雁落秋风蓼半黄。云淡雨疏孤屿远，会令清梦绕寒塘。

林文节子中帅并门，席间与幕府唱和，有徐姓帅属忘其名，内子能诗，林公每出首唱，徐密写韵归，众方操觚，内子诗已来，必可观也。一日，幕府有醉起舞者，时和林公藜字，其诗曰：幕中舞客呈鸲鹆，帐下牙兵困蒺藜。又送一属官径（一作往）除监司，林公押僚字，徐妇和曰：华衮自宜还旧物，绣衣先见冠同僚。监司，故相家也，林公甚赏之。

程文简公就试，梦观音从天乘彩车下降，惊觉乃类旌旗车辂事，果试《德车结旌赋》。平生五更诵观音菩萨数百遍，晚年亦不废（一本云其后老年不废）。

蔡絛作《西清诗话》，载江南李后主《临江仙》，云围城中书，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后主《七佛戒经》及杂书二本，皆作梵叶，中有《临江仙》，涂注数字，未尝不全，其后则书李太白诗数章，似平日学书也。本江南中书舍人王克正家物，后归陈魏公之孙世功君懋。余，陈氏婿也。其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后有苏子由题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声也。"

嘉祐治平间，韩氏吕氏，人望盛矣，议者谓魏公将老，置辅非韩即吕，故王介甫结韩持国，又因持国以结子华。持国入政府，每言介甫知经术，可大用，神宗初政，即以学士召。又与子华同入爰立，遂用晦叔为中丞，已而不合，虽子华极力弥缝，亦不乐，而持国、晦叔几若世仇。然介甫微时，与曾子固甚欢，曾又荐于欧阳公，既贵而子固不屈，故外补近二十年，元丰末方召用。又每于上前力诋子固与苏子瞻，《日录》可考也。

介甫既（一作晚）归钟山，有诗曰：穰侯老擅关中事，常恐诸侯客子来。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

便惊猜。此盖平生之志，非特丘壑间也（赵伯山云）。

《书评》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体，盖米法欹侧，颇协不堪位置之意。闻薛绍彭尝戏米曰："公效羊欣，而评者以婢比欣，公岂俗所谓重僮者耶?"

世传米芾有洁病，初未详其然，后得芾一帖："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以此得洁之理，靴且屡洗，余可知矣。又，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择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此岂以文滑稽者耶？

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笔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须鞭勒，无不当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过得外貌，高视阔步，气韵轩昂，未究其中本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也。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不为绝赏，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趋向。然家鸡野鹄，与草木俱腐者。（案：此条未完，一本连下为一条，似误）

徽庙尤喜书，立学养士，惟得杜应稽（一作杜康稽）一人，余皆体仿，了无精（一作神）气。因念东晋渡江后，犹有王谢而下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至若绍兴以来，杂书游丝书惟钱塘吴说，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疑是余）皆碌碌，可叹其弊（一作衰）也。

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法书名迹皆归秘府。先帝时又加采访，赏以官联金帛，至遣使询访，颇尽采讨。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缣素，备成卷帙，皆皂鸾鹊水锦褾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印章，其间一印，以秦玺书法为宝，后有内府印，标题品次，皆宸翰也。舍此褾轴，悉非珍藏。其次储于外秘。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褾轴字法，亦显然可验。（高宗御书赐曹勋）

仁庙将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检寻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国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宫有晋阳之号，若明皇永穆、常芬、唐昌、太华，皆为美名。"乃诏封长女福康公主，次女崇庆公主，盖用明皇故事也。

国朝命妃，未尝行册礼，然故事须候旨方以诰授之。凡降诰，皆自学士院待诏书词，送都堂列三省衔，官诰院用印，然后进入。庆历间，加封张贵妃，时宋翰林当制，宣麻毕，宋止就写告直取官诰院印用之，遽封以进。妃宠方盛，欲行册命之礼，怒掷地，不肯受。宋祁落职，知许州，乃令丁度撰文，行册礼。宋氏子弟云：元丰末，东坡赴阙，道出南都，见张文定公方平，因谈及内庭文字，张云："二宋某文某文甚佳，忘其篇目，惟记一首是《张贵妃制》。"坡至都下，就宋氏借本看，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张贵妃制》，今见本集。

宋子京素有士望，而才高为众所媢，竟不至两地。初在翰苑时，兄莒公执政一日对昭陵，天颜不怿，久乃曰："岂有为人兄而不能诏其弟乎?"莒公知谮者，因答云："臣弟兄才薄非据，冒荣过分，方俟乞外。"昭陵曰："甚好，将取文字来。"对毕，同时上章，告退。已而莒公守维扬，子京守寿春。凡贵臣出守，朝辞例有颁赐，子京告下，遂入朝辞榜子，宰相吕许公于漏舍呼阁门询之曰："宋学士甚日朝辞?"阁门云："已得班。"许公于是愕然，曰："敏哉。"盖欲放谢辞截其颁赐也。子京辞退，到都堂叙述兄弟久叨至庇，今兹外补扬寿，相去不远，尽出陶镕之恩。许公曰："更三年后相见。"此语宋氏子弟云。

宋子京知定州日，作十首《听说中山好》，其一云：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新将相，刻石好文章。有谮于韩魏公者，魏公于是亦不喜之。

欧阳文忠撰《薛参政墓志》云："明道二年，章献明肃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见太庙，臣下依违不决，公独争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见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夺，为改他服。"则是太后不以衮冕谒庙。而宋景文公奏议乃云："太后晚节恪于还政，弗及永图，厌内闱之靓闲，乐外朝之焜照，执镇圭乘大辂，垂十二旒之冕，被十二章之衮，率百官陈万骑，跪奉币瓒，历见祖宗，古今未闻典礼，不载，此亦一胜之咎，所共知也。"盖是时有旨差赴编修《明道参谢宗庙记》所检讨校勘，故宋公奏议如此，然则墓志又不足据。此事正与东坡记欧阳公作《范文正神道碑》相类："碑载章献太后临朝时，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争乃罢。其后轼先君修太常因革礼，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牍具在，本末无谏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验，先君质之于文忠，文忠曰：'文正实谏而卒不从，墓碑误也，当以案牍为正。'"余谓文忠于志不苟作，况一时耳目所闻，睹二事岂皆误耶？盖所以书于墓志者，不欲开后世弱人主强母后之渐，而公文必传于不

朽，其为戒深矣。

卷　四

闻州有三雅池，《潘远记闻》云："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铜器，状如酒杯，各有二篆，曰伯雅曰仲雅曰季雅。或谓刘表二子好酒，尝制三爵，大曰伯雅，受一㪷，次曰仲雅，受七升，小曰季雅，受五升。"赵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饮器也。"余以问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躯干大，升合小。"王仲弓《伤寒证治》论汤剂，注云：古方三两当今一两，三升当今一升。然则存之之言信矣。余按《广韵》，盉字注云：酒器，盉雅同音。则盉字盖借用三雅，乃酒杯也，无可疑者。

过曾大中书室，因论《法帖》载孙权遣方士取鳊鱼作脍，人皆不解，鳊鱼作图，音读。靖康元年，余以事至合流镇，见人家壁间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经》：终日行而不离輜重，輜字偏旁作畐，乃悟鳊为鲻也。然则考古者，不可不博也。（《温氏杂志》）

天禧元年八月，敕自今两省谏舍宗室将军以上，许乘狨毛暖座，余悉禁止，仍绝采捕，此乃狨座之始也。

故刑部胡尚书尝云："祖宗时，馆职暑月许开角门，于大庆殿廊纳凉，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对，寻有约束，自后不复开矣。"

故事：馆职每洛阳贡花到，例赐百朵，并南库法（一有过字）酒。此二者《麟台故事》不载，因并志之。

曾元忠谏议云："先朝郎官兼修日历者，衔上但称兼著作，无郎字。"

庆历二年，西方用兵，张安道奏议乞并枢密院归中书，因除昭文相吕申公兼判枢密院，除集贤相章郇公兼枢密使，而加晏元献同平章事，依旧枢密使。时宋元宪知维扬，王荆公为佥判，代作贺启三首，内昭文一首，宋公别撰，涂抹殆遍，前辈于礼仪语言间，谨重如此。宋氏稿副尚存，顷获观之，乃具录焉。荆公启云："恭审肃被宠灵，参司枢要，伏惟庆慰。窃以安危所系，文武相须。眷注意之殊特，崇仰成之异礼。至若万务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门。简在休辰，职由全德。恭以昭文相公，风华博照，天韵雄成。挟旦奭之谋谟，袭韦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弥高。清议被民，卓冠一时之杰；丰规振俗，遹跻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边吏，有严天讨，爰整王师。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谋而取重。异兹全责，钦若壮猷。舆讼所同，岩瞻惟允。昔馈通函谷，系沛邑之宗臣；威被匈奴，实汉家之良相。宜今具美，与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烦善庇。伏藩城而待罪，隐若自安；占宿邸之移文，翟然滋喜。依归之素，有过等夷。"宋公自作启云："右某启：近得本州进奏院状报，伏承诞膺明制，兼管鸿枢，伏惟庆慰。恭以昭文仆射相公，业总将明，地尊弼直。绸缪三事，敷变九功。穆骏假以无言，陟大猷于同体。屡还休册，专逊硕肤。列让弥高，群瞻益洽。向属戎亭之警，载系庙略之勤。唯是本兵，别归谋幄，弥纶虽一，名分或殊。果咨相府之尊，并统机庭之重。特颁圣训，参告治朝，创宥密之判规，宠裁成之政本。协修一德，允赖于汤臣；外抚四夷，更光于汉业。安危所注，左右咸宜。"观元宪之意，谓国朝未有判枢密之院者，以上之注意尤重，故云"创宥密之判规，宠裁成之政本"也。

四声分韵，始于沈约，至唐以来，乃以声律取士，则今之律赋是也。凡表启之类，近代声律尤严，或乖平仄，则谓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时有不拘此格者，《缄启新范》载：李秀才贺滕学士一启，全用侧声结句，其辞云："伏审荣承紫涣，进联闺彦。某被遇有素，起抃慚后。且贤者器业，本不在于文藻；而国之钧轴，实藉此而进用。恭以某官，率志雅远，持论忠实，惜舒卷尚曰淹晚。今幸以材而抡擢，必将副之。必知所谓豪俊，骤扬庭选，伫见风节，耸闻天下。某成乐樊圃，系心京毂，伏冀上为宗稷，精治兴寝。"

梅圣俞尝云："古人造语，有纯用平声琢句，天然浑成者如'枯桑知天风'是也，有纯用侧声作诗，云：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

内翰洪公帅会稽日，余尝乘间问曰："禹穴有二处，其一在禹庙告成观，穴上有窆石是也；其一去禹庙十余里，名曰阳明洞天，即稽山之麓，有石径丈余，中裂为一罅，阔不盈尺，相传指此为禹穴。《图经》云：禹治水，投玉简于此穴中。未知孰是?"公云："禹穴二字出司马迁书，虽其事不经，必是秦汉以来相传如此。张晏注《汉书》云：禹巡狩至会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间云禹入此穴，又不经之尤者。要之，子长谓'上会稽探禹穴'，言极其高深也，探者取极深之义。今阳明穴中，投物于中，不知其底止，当以此为禹穴可也，非谓禹葬之地。"又问："若耶溪去镜湖二十余里，乃一小涧，水溪旁人烟极萧条，但有云门寺犹存焉。唐人诗中多言若耶溪畔采莲女，何也?"公曰："所谓采莲女者，亦指西子而言也。时之盛衰不同，唐之初年必是胜地。何以知之?今去耶溪三里许，地颇平旷，世传以为虞世南宅之旧

址，杜子美诗云：若耶溪，云门寺，青鞋布袜从此始。则为唐之胜地（一作境）可知矣。”予因言：“《史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出游，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所谓狭中者，即今富阳县绝江而东，取紫霄宫路是也，江流至此极狭，去步才一二百步，水波委蛇，始皇正从此渡，取暨阳界，至会稽山。今暨阳县外有始皇祠宇，乃经从之处。徐广注《史记直指》以为在余杭，不知余杭非江流之所经也。”公深以为然。

郑戬字天休，知开封府，府吏冯元者奸巧，通结权贵，号为立地京兆尹，戬穷其罪，流于海岛。后移守长安，有表曰：“听严宸之钟鼓，未卜何辰；植劲柏于雪霜，更观晚节。”上称诵者数四。代范仲淹为西路招讨，置府于泾州，元昊拥众临黑山，戬勒兵巡边趋莲花堡。时天寒风劲，置酒高会，旗帜绛野，铙鼓聒天，虏众十万不敢动，元昊曰：“已遣使称臣，何为复用此公护诸将?”观此，则守帅谢表亦可以见其志节也。范文正公守饶州，谢表云：“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天下叹公至诚许国，终始不渝，不以进退易其守也。王元之守滁日，谢表云：“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藉君恩。”欧阳公取其语发为歌咏云：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亦见身在外服，不忘其君之义也。自祖宗以来，凡外郡谢表，未有不报行者，庆元初，权奸用事，轮对官希旨乞勿报行，遂以为例矣。

许下士夫云：“章子厚当轴，喜骂士人，常对众云：‘今时士人如人家婢子，才出外求食，个个要作行首。’张天觉在旁云：‘如商英者，莫做得一个角妓否?’章笑，久之遂迁职。”子厚之孙章大方云：“不然。天觉好诙谐，先祖丞相曰：‘岂有禁从作是俳语?好挞。’天觉应声云：‘某权其职。’且二年，切告相公挞下权字，丞相笑，未几，乃落权字。”

子厚为商州推官时，子瞻为凤翔幕佥，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子瞻云：“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异时奸计已见于此矣。

卷　五

古人作文多为伐山语，盖取诸书句要入之文字中，贵其简严。杜子美诗云：配极元都闷，取是谓配天之极也。又尝见宋宣献《青词》用渊宗二字，取渊兮似万物之宗也。此类甚多，而配极、渊宗二语特妙。（《温氏杂志》）

又云：作诗用经语，尤难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赐衣》诗“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轻”，自天、当暑皆经语，而用之不觉其弱，此可为省题诗法。至落句云“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其语又妙。余谓近日辛幼安作长短句，有用经语者，《水调歌头》云：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亦为新奇。

又云：诗有律。子美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余少学诗，乡先生云：“‘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此细律也。唐之诗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龟父诗云：琅玕严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珰鸣佛屋’，亦谓于律不合也。”余谓：陆务观尝学诗于曾文清公，有《赠赵教授》诗云：忆昔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元机。律令合时方贴妥，工夫深处却平夷。每愁老死无人付，不谓穷荒有此奇。世间有恨知多少，未得从君谒老师。亦以合律为工。‘穷荒有此奇’见东坡帖“穷荒有此奇观”，用字皆有来处。

前辈曰：为文叙事，要在切当，不必引证以求奇也。唐李石镇荆南日，崔铉为从事，未几入为司勋员外郎，历翰林学士，不二岁，拜中书侍郎平章事，而石尚在镇，其贺崔相状曰：“宾筵初启，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熔之下。”盖节度巡官李陟词也。其后，崔铉自右仆射镇淮海，杨收以前太常博士从铉为支使，未几入为侍御史吏部员外郎，历翰林学士，甫二岁，拜兵部侍郎平章事，亦未移镇，其贺杨相状曰：“前时里巷，初迎避马之威；今日藩垣，已仰问牛（一作乌）之化。”盖崔澹之词也。

四六用经史全语，必须词旨相贯，若徒积叠以为奇，乃如集句也。杨文公居阳翟时，谢希深与之启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弗顾，公其如苍生何?”文公书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盖善其用经史语如自己出，特为豪健。张安道为曹修节度使副制云：“世载其德，有狐赵之旧勋；文定厥祥，实姜任之高姓。”王荆公知制诰，见其稿，深加叹赏，此亦全语最亲切者也。

东坡自海外归，谢表云：“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盖亦用班史之全句而不觉也。

曾元丰为南宫舍人，时相令撰秋宴乐语，因问坐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对甚语?”久之，坐客云：“苦无全句可偶，当劈破用。”曾于是云：“始降霜而

休百工，正得秋而成万宝。”坐客称善。既而文成，颂圣德一联云：“惟天为大，荡荡乎无能名焉；如日之并，皓皓乎不可尚已。”坐客皆击节赏之。

东坡谪黄冈，元丰末移汝州团练副使，制词云：“苏某谪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坡甚叹服，盖王子发词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与子发同僚，和子发诗云：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盖为此也。

唐制给事中亦行词，高宗改给事中曰东台舍人是也。德宗时，给事中袁高宿直，当撰卢（一作虞）新州为饶州刺史诰，高执以诣宰相，宰相不从，乃命舍人撰之。

靖康初，陈莹中赠大谏词云：“汲黯何为，坐致淮南之惧；魏公若在，必辍辽东之行。”盖谭勉翁词也。其后勉翁赠官，汪彦章为之词云：“虽甄济佯瘖，终逃天宝之难；而龚胜已死，不见南阳之兴。”识者美之。吴丞相元中谕燕山父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养之休；忠义百年，系父老训诲之力。”徽庙极称赏之。又宣和末，为徽庙罪己诏云：“重念累圣仁厚之德，涵养天下百年之余；岂无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识者韪之。又《谢右揆表》云：“上圣中兴，方拥风云之会；下臣孤进，忽叨梦卜之求。”又云：“从唐尧于汾水之阳，骇莫惊于思虑；赞黄帝于涿鹿之野，恨未畅于声威。”词人多美之。元中居仪真时，复职奉祠，谢表云：“流年往矣，渐知蘧瑗之非；此道茫然，未愿漆雕之仕。”人皆传诵。王达可自翰苑出知镇江，吴元中与之诗云：醉中掷笔金鸾殿，睡起鸣笳铁瓮城。可谓壮语。

东坡十岁时，侍老苏侧，诵欧公《谢对衣金带马表》，因令坡拟之，其间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笑曰：“此子他日当自用。”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为承旨谢表，乃益以两句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梅和胜执礼，宣和初为给事中，与时相王黼论事不合，改礼部侍郎守蕲，复落职责守滁。王黼罢，复职镇江，靖康初以翰林学士召，其谢表云：“喜照壁间而见蝎，乍离枫下而闻钟。”盖“照壁喜见蝎”，此韩退之诗也，而“离枫下闻钟”事偶不记，后数年，因阅刘禹锡《自武林例召赴京》诗，曰：云雨湘江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盖用此也。和胜，婺之浦江人也，未冠时家极贫，而亲老无以为养，大雪中以诗谒邑宰云：有令可干难闭户，无人堪访懒移舟。邑令延之，令训其子弟，后蔡薿榜登科，终于户部尚书，死于靖康之难（庚溪）。

温叔皮《杂志》云：舍人行词或有未当，则执政请以稿议改定。杨文公有重名于世，尝因草制为执政者多所点窜，杨甚不平，因以稿上涂抹处，以浓墨傅之，就加为鞋底样，题其榜曰：世业杨家鞋底。或问其故，曰：“是他别人脚迹。”当时传以为嘘噱，自后舍人行词，遇涂抹者必相谑云：“又遭鞋底。”

杨文公常草答契丹书，有“邻壤交欢”之语，进草既入，章圣自注其侧云：“鼠壤粪壤。”文公遽改为邻境，盖当时以改制为常。又即位之次年，赐李继迁姓名，复进封西平王，时宋白、苏易简、张洎在翰林草诏册，皆不称旨，惟宋湜赜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进词曰：“先帝早深西顾，欲议真封。属轩鼎之俄迁，逮汉坛之未遂。故兹遗命，特付眇躬。尔宜望弓剑以拜恩，守疆垣而效节。”上大喜，不数日，参大政。

仁宗朝，晏元献撰《章懿李皇太后神道碑》，破题云：“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盖言诞育圣躬实系章懿，然仁庙夙以母仪事明肃太后，膺先帝拥幼之托，难为直致，才者虽爱其善比，独仁庙不悦，谓晏曰：“何不直言诞育朕躬，使天下知之？当更别改。”晏曰：“已焚稿于神寝。”上终不悦。逮升祔二后赦文，孙抃丞旨当笔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拥庆衍，实生眇冲。顾复之恩深，保绥之念重。神御既往，仙游斯藐。嗟夫！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颜，不及乎四海之致养。念言一至，追慕增结。”上览之，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赉之，岁余遂参大政。

景祐初，张唐乡榜赐特恩出身章服等，诰词略云：“青衿就学，白首空归。屡尘乡版之书，不预贤能之选。靡务激昂以自励，止期皓首以见收。”仁宗怒曰：“后世得不贻子孙之羞乎？”御笔抹去。宋郑公庠别进云：“久沦岩穴，夙蕴经纶。莺迁未出于乔林，鹗荐屡先于乡版。纵䜩诚希于远到，抟鹏勉屈于卑飞。”上颇悦。

庆历七年春旱，杨察隐甫草诏，既进，上以罪己之词未至，改云：“乃自去冬时雪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威震动，以戒朕躬。兹用屈己谢愆，归诚上叩。冀高穹之降监，悯下民之无辜。与其降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自今避殿减膳，中外实封言事。”（《金坡遗事》）

自苏子美监（一有察字）奏邸，旧例鬻故官賸以赛神，因而宴客。时馆阁诸名公毕集，独李定不预，遂捃摭其事，言于中丞王拱辰。御史刘元瑜迎合时宰

之意，兴奏邸之狱，一时英俊（一作隽）斥逐殆尽，有一网打尽之语。故梅圣俞有诗云：一客不得食，覆羹伤众宾。盖指李定也。自此禁苑阙人，上谓少年轻薄不足为馆阁重，时宰探上意，乃引彭乘备数。乘，蜀人，少时常欲贽所业于张忠定公，因门僧文鉴求见，僧先以所贽示公，公览之殆遍，都掷于地，乘大惭而退，其谬可知矣。及在翰林，有边帅乞朝觐，上许候秋凉即途，乘为批答，诏云："当俟肃肃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两蜀荒歉，饥民流离，况即发仓赈济，既而上表待罪，乘又当批答，云："才度岩岩之崄，便兴恻恻之情。"人传以为笑。后观赵子崧《中外旧事》云：嘉祐丁酉，李驸马都尉和文之子少师端愿作来燕堂，会翰林赵叔平概、欧阳永叔修、王禹玉珪、侍读王原叔洙、舍人韩子华绛，永叔命名，原叔题榜，联句刻之石，可以想见一时人物之盛。盖仁宗末年，文富二公为相，引用得人如此。

淳熙间，周益公子充久在禁苑，及除右揆，李巘子山当制，词中有"三母之戒"，公力辞不拜命。寿皇宣谕令改之，然制麻已廷告，既而复改，人颇异之。不知祖宗朝改制率以为常，但改之于未宣之前尔。又有中书舍人权直崔敦诗，时谢后自贵妃册后，内廷文字颇多，崔非所长，苦思遂成瘵疾，临卒，有子尚幼，手书一纸，戒其子无学属文，悉取其所为稿焚之。王右司公衮吉老尝语余云："余后读本朝名臣传，翰林学士彭乘不训其子文学，参军范宗翰学士责之曰：'王氏之琪珪玘琰，器尽璠玙；韩氏之综缝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二事绝相类。今人教子惟恐不能文，二公乃以属文为戒，与窦禹钧、麻希梦之训子异矣。"此可以续《金坡遗事》。

卷 六

本朝名公，四六多称王元之、杨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献、夏文庄、二宋、王岐公、王荆公、元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补外，贺同时在翰林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鹤驾之游；六学士中，犹有渔翁之叹。"又《滁州谢表》云："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全赖君恩。"文公以母病不谒告，兄弟径归许下，责授秘书监分司西京，谢表云："介推母子，愿归绵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阳之饿。"后除汝州，言者攻击不已，公又有启云："已挤沟壑，犹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弯弓而相射。"文正公初随母嫁朱氏，后复姓，谢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文庄父官河北，契丹犯界，没于王事，后丁母忧，起复奉使契丹，辞表云："父没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荆公尤工于四六，并见本集。吕吉甫监杭州酒务时，元厚之自侍从出守，每过之，必论文至通夕。他日，吉甫见荆公，问："钱塘往来之冲，有佳士子乎?"吉甫曰："才士极难得，如元某，好个翰林学士。"公曰："有甚制作?"吉甫乃于书（一作画）瓮中出其一编，皆元所为文也，荆公熟味甚喜。已而元为词臣，多士犹未深知之，及荆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砺与舟，世莫先于汝作；惟衮及绣，人久伫于公归。"于是众皆叹服。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县簿，吉甫一见奇之，未知其有文也。会熙河奏捷，履道代为贺表，云："方叔壮猷，顾自嗟于老矣；皋陶赓载，尚希赞于康哉。"盖能发其微也。

南渡内外制，多出汪内翰彦章之手，脍炙人口。同时有孙仲益、韩子苍、程致道、张焘、朱新仲、徐师川、刘无言，后有三洪兄弟。至辛巳岁，容斋草亲征诏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岁星临于吴分，定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战。"是时岁星在楚。檄书曰："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徯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绹复官制》曰："圣人之心，如权衡之公法无私者；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卫侯醇谨，初岂有于他肠；颜子庶几，尚何忧于贰过。"《赐王绹为从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诏》曰："昔羊舌坐诛，靡连叔向；王敦稔恶，犹赦茂宏。盖古者君臣相与于腹心之间，未尝以兄弟辄投于形迹之地。"《代嘉王谢及第表》："鹏击天潢之浪，莺迁帝苑之春。昔惭假宠于分茅，今喜成名于拾芥。"《知徽州乡郡谢封新安郡侯表》："久客还家，方憩南飞之鹊；通侯授印；忽成左顾之龟。宋人洴澼以得封，望胡（一作敢）及此；汉将银黄而夸里，荣乃过之。"《贺收复杭州表》："河有防而蚁为之决，稼太盛则螟生其间。唯兹啸聚之徒，盖以承平之久（一作故）。敢摇蜂虿之毒，盗弄萑蒲之兵。折棰一笞，投戈四溃。旆戎所向，举江山归指顾之中；帅藩复完，他郡县可谈笑而得。"靖康末《代群臣劝进表》："辄慕周勃安刘之计，庶伸程婴存赵之忠。幸率土相从而归启，且诸侯不辍以事周"。又表："整襄城之驾，而早戒修途；除高邑之坛，而亟临大宝。方图后效，如成王小毖之诗；光复丕基，迈文帝大横之兆。"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诏："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韩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词章为一时之冠，《辞免直学士院状》云："顾仙岭之提鳌，自存大手；矧明庭之仪凤，方集奇才。"《谢内相表》："视淮南之书，岂但矜夸于下国；听山东之诏，固当裨助于中兴。"《谢衣带鞍马表》："褐衣褐见，莫陈流戍之便宜；马去马归，敢计塞翁之倚伏。"除大观文判潭州，以言者夺

职罢镇，后复职，仍判潭州，到任谢表云："谓昔之销印，重违白笔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示清衷之本意。跨类雁门之复，梦成鹿野之真。"又《谢复职表》云："华阳黑水，裂地而封；旧物青毡，从天而下。"人皆传诵。

郑元枢惠叔知建宁日，因前所荐舒光改秩，后光以赃败，公坐降两秩，谢表云："视所以观所由，不加详审；听其言信其行，竟堕欺诬。迨兹累年，果尔连坐；亦羿有罪，于予何诛？"又云："敢不励缁衣好贤之心，谨推毂下士之礼。期不坠于家世，庶少酬于国恩。"盖用郑家事，尤为亲切。

吕洞宾先生多游人间。丁晋公通判饶州日，洞宾往见之，语公曰："君状貌颇似李德裕，他日富贵皆如之。"公咸平初与杨文公言其事，今已执政。张洎家居，忽外有一隐士通谒，乃洞宾名姓，洎倒屣迎见之。洞宾自言："吕渭之后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载。"索笔八分书七言四韵留与洎，颇言将佐鼎席之意，末句云"成功当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识也。滕宗谅守巴陵，回道士上谒滕，口占曰：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别我留何处，秋空一剑横。回大笑而去。吕有诗在人间极多：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又：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又：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锅内煮山川。并见杨公《谈苑》。又：卖墨年年到鼎州，无端知府问踪由。家居北斗魁星下，剑挂南窗月角头。《东坡诗话》云：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士过沈东老，饮酒用石榴皮，写绝句壁上，自称回道人，出门至石桥上，先度桥数十步，不知所在。或曰：此吕洞宾也。诗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此东坡倅钱塘之日。今在石村沈家，画壁犹在，所画之像，藤蔓交蔽其体，惟面貌独出，余往来苕霅，屡见之。其他如磨铁镜，舞画鹤，设僧供于长沙，隐姓名于谷客，其异迹固多有之。惟渡江以来，近在辛卯岁，尝游毗陵，系青结巾黄道服，皂绦草履，手持椶笠，自题曰知命先生，自呼于市。荆门守胡公传闻其声，颇异，延之问命，先生曰："公有寿，且得见，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即在清明后七日。"至期忽得报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后又得报云：见政有召命。胡始知其为异人，乃悟知命字皆从口，必是吕洞宾无疑，深恨不款延之，日夜追想其状貌，欲使画工图之，不可得。及至荆门半载，忽一日，公厅肃客有急足声，喏云："某知州府有书信，今且往某州下书，回途却请回书。"客退开书，通寒暄外无他语，有一轴信，开视乃是南京石本吕公画像，与在毗陵日所见，衣巾状貌无少异，公益叹慕。胡后守滁州，为刻石以志其事，余乙亥岁为滁教，距辛卯岁五十余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尝不游人间，但世人少有仙风道骨，遇之者鲜矣。

华山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身，尝作《雪》诗云：七星仗剑搅天池，倒卷银河落地机。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又《鹰》诗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其诗怪谲多类此。韩魏公在鄜延日，元以策干公，不用，后流落窜西夏，教元昊为边患。及公抚陕右，书生姚嗣宗献诗云：踏破贺兰石，扫空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张元矣。"遂表荐官之。又尝题诗于关中驿舍云：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东坡见而志之，后闻乃嗣宗诗。又有诗云：崆峒山叟笑不语，静听松风饱昼眠。皆豪语也。

施逵字必达，建阳人，少负其才，有诗名。建炎间，早擢上第，为颍州教官，秩满而归，时范汝为为寇，据建城，执逵而胁之，令书旗帜，遂陷贼党。朝廷命韩世忠讨之，城破乃捕逵付军帐，至临安送府狱，编隶湖外。离家之日，度此去必无生还，乃嘱其妻令改适，其妻悲泣鬻衣，具所有以给行囊。及出狱，赂防送卒，使缓其行，买一獲自随，所至宿舍，纵其通淫。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饮，中夜酣卧，手刃二卒及婢，乃变衣易姓名窜于淮甸滁黄间。后朝廷图影重赏，捕之甚急，逵乃为僧，行入边界山寺中，主僧见其执役惟谨，亦异顾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众使出，独留逵在，呼而问曰："朝廷严赏捕囚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实告，我却为汝寻一生路脱去；不然，不独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门。"逵力讳拒，僧曰："我观汝面目不是庸人，爱汝故尔。"逵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其疑己，谓曰："我即坐此，汝自往吾卧内取一箱袱来。"预作一书并白金数两，取出赠之云："可速入彼界，寻某寺僧某投之。"逵拜谢而去，遂至某寺，岁余，主寺见其能书翰，甚喜之。逵于暇日买北庭举业习之，易名宜生，举进士，廷试《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赋》云："圣天子内敷文德，外扬武功。云屯一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仕于金国，后为中书舍人，入翰苑。绍兴庚辰，逆亮谋犯淮，先遣逵为贺正使，凭狐据慢，朝廷以尚书张焘为馆伴使，每以首丘桑梓之语动之，意气自若，临岐顾张曰："北风甚劲。"张因奏早为备。逵少时尝有诗云：久坐乡关梦已迷，归来投宿旧沙溪。一天风雨龙移穴，半夜林峦鸟择栖。卖菜无人求好语，种瓜何地不成畦。男儿未老中原在，寄与鹍鸡莫浪啼。又《严子陵钓台》诗：悬崖断壑少人踪，只合先生卧此中。汉业已无一抔土，钓台今是几秋风。同学刘郎已冕旒，未应换与此羊裘。子云到老不晓事，不信人间有许由。《至黄州吊东坡》诗：文星落处天应泣，此老已知吾道穷。

事业漫夸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至一寺中，为僧题屏风八景，其《平沙落雁》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芦伐尽洲渚阔。欲下未下风悠扬，影落寒潭三两行。天涯是处有菰米，如何偏爱来潇湘。此诗已有异志。又《感春》诗云：感事伤怀谁得知，故园闲日自晖晖。江南地暖先花发，塞北天寒迟雁归。梦里江河依旧是，眼前阡陌似疑非。无愁只有双蝴蝶，解趁残红作阵飞。又《感钱王战台》诗：层层楼阁捧昭回，元是钱王旧战台。山色不随兴废去，水声长逐古今来。年光似月生还没，世事如花落又开。多少英雄无处问，夕阳行客自徘徊。此诗是出塞作。又《题将台》诗：梅花摘索未全开，老倦无心上将台。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鸿时送客愁来。此诗奉使本朝时作。又《题壁》云：君子虽穷道不穷，人生自古有飘蓬。文章笔下千堆锦，志气胸中万丈虹。大抵养龙须是海，算来栖凤莫非桐。山东宰相山西将，莫把前功论后功。逵尝卜葬地，卜者曰："若近里葬，三纪后可出侍从，子孙绵远；近前，一纪年穷困，后方显达，但不归家乡。"逵曰："子孙富贵何预于我邪?"即从前葬。韩蕲王之孙枝（一作杖）尝语余云："后见赵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难，有族人陷于北境，叶倅者，建宁人，仕于南京，亦留金国，逵为其子叶寀执伐，娶赵氏。后和好既成，金还河南地，于是陷金者皆得归江南。"寀今为杂卖场监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逵祖坟今在邵武建宁县施村，土人犹能言其事，墓尚存。

卷　七

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陆德明作《释音》，韵切亦多浙音，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与旂相近，缓急何以分别？《小雅·庭燎》诗：言观其旂。《左传》：龙尾伏辰，取号之旂。然则此旂当为芹音耳。关中人言清浊之清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则为萋音，又以中为蒸，虫为尘。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语转，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闽人以高为歌，荆楚人以南为难，荆为斤，文士作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考官闽人，遂中选。（《古今诗话》）

荆南进士为《雪》诗，始用先字，后云"十二峰峦旋旋添"，以添为天也。向敏中镇长安，土人不敢卖蒸饼。（陈辅之）

余闻英华之事旧矣。岁在庚辰，道出缙云，访其遗迹，得缙云令林毅夫《赠英华诗集》一编，考其年代姓名，乃元丰二年（一作三年）夏五月，县令开封李长卿女也。李有二女，慧性过人，闻诵诗书皆默记之，姿度不凡，俄染痨疾而逝，殡于邑之仙岩寺三峰阁，李公满罢，因舁以归。宣和庚子，盗起严之青溪，所过焚燎无遗，惟三峰阁独存。主簿以为廨舍，每见女子，态貌绰约，彩衣翩跹，啸歌自得，命玉虚羽士奏词，终莫能去。簿遂移于寺之浴堂故址，别创廨宇，遂无所见。代者济南王传庆长兴，与弟传及、内表曹颖偕来馆，曹于厅治之东，未几曹神气恍惚，若有所凭。一夕吏散，庭空月明，曹与女罗觞豆，献酬欢洽，严更者黎明告于簿，簿惊愕，力扣曹，曹不可隐，具言："有女子每夕扣扃而至，与语皆出尘气象，诘其姓氏，曰开封李长卿女，秀尊其名，英华其字。父任邑令，随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谷有年，身轻于羽，蓬莱虽远，一念至，则瞬息间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游息之所也，仙都洼尊特侨寓尔。知子鳏居，故来相慰。更唱迭和，殆无虚日。"时长至节，传庆休于中堂，空中闻笑语声，王云："汝非英华邪?"揖而问焉，与曹之言无少异。自是形迹不秘，去来不时，窗壁题染，在在可录，王尽室见之，不以为怪。有亲陈观察者，挽之从军，将就道，英华情不忍释，祖于黄龙之僧舍，与诀曰："妾与子缘断矣。念寓簿舍日，子尝求我辟谷方，岂靳而不与者？但子宿缘寡浅，尘业未偿，非仙举之姿。他时当有兵难，妾岂能终为子保？敬授灵香一瓣，有急请爇以告，当阴有所护。不然，亦无如之何也。"曹公勇为朔方之行，不意获譴麾下，追惟英华之言，欲取所遗香爇之，军行无宿火，卒正法。英华诗百余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怀》二绝云：三月园林丽日长，落花无语送春忙。柳绵不解相思恨，也逐游蜂过短墙。园林簇簇日晖晖，白蝶黄蜂自在飞。公子醉眠芳草岸，风移花片点春衣（一云落花片片点春衣）。又云：醒酒清风摇竹去，催诗小雨过山来。又：缘发照波秧正暖，黄云卧陇麦初成。非诗人所易到也。其诗无凄凉悲怨之词，皆艳丽欢愉之语，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曾生之遇，尤异。余友人曾亨仲，少随表兄陈梦良任岳之嘉鱼尉，秩满移寓于崔府君祠下，馆会于东庑。忽一夕，闻窗外异香扑鼻，微吟云：芳心欲割凭谁诉，惟有清风明月知。次夜复吟。曾穴窗视之，仿佛有女子过庑下，但见云鬟斜亸，若懒妆之态。是夕忽入，与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强绝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问其年若干，云："年当二八时。"又问何故懒妆，云："对妆慵览镜。"又问："答我一似吟诗。"云："拈笔爱题诗。"一日，曾往祠下，遍阅无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觉，欲绝之，女云："君若见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姬百辈候迎于门，延至中堂茶汤罢，登望月台，罗列肴馔酒果，甚设酬劝浃洽（一作欢洽）。台旁有碑，记其岁月，云无为子撰，曾问："无为子是何人?"云："即妾也。"酒罢已五鼓，曾携果核归，醉寝，其子侄至，取其果与之，无异人间者。又尝吟云："欲择纯良婿，须求才学儿。期君终远大，富贵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间善恶祸福，各有簿，吾尝窃视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

"遇鸡年即发。"自此每夕寝处如常，但神情颇瘁，其家疑为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实告。郡有孔法师，符法甚灵，乃密以状告，孔为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见报。"是夕，府君从窗外长叹而过，有数狱卒押其女随后，女举手指曾数其负约。翌旦，孔咒符与饮，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为漕试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复来，自后往来不可禁，唱和诗词盈轴，其家视以为常，亦不复怪。来春，曾欲试上庠，女泣别曰："与君相从许，久苦留不住，先动必有灾，前途宜自谨。"曾至黄池镇，一夕被寇席卷而去，曾狼狈而归，至中都复丁母艰，始验其言。后累举，遇鸡年皆不验，后馆于赵大资德老之门，至癸酉岁果请浙漕荐，年几七旬矣。女子之言异哉。余谓：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毙者，独二子所遇不能为之害，曹果死于兵难，曾虽蹭蹬不第，年逾八帙以寿终。余淳熙甲辰，初识曾于临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尝为作传以纪其事矣。亨仲乃郑鉴自明之内表，尝以其事语于伯恭先生，士夫间亦有闻之者，偶读李英华集，某以其事正相类，因并录之。

温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沪渎，余谒之。因谈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过泗州，有解太素脉者诊之，云：'公来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当得何病?'曰有痈疽病。士留五日，求为处一方，脉者竟不能为之，乃指京师某人者俾访之。士子到京，来年果登第，求诊脉于医，医问：'君所嗜何物?'答曰：'物物皆吃。'医曰：'吃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买二百许，每日食毕，恣啖之。一两旬，复谒医，医问：'啖多少梨?'答云二百许。医曰：'可喜!今君无事矣，然须生疮。'既而三四日间，遍身患大疮，以药调和其内，寻愈。出京过泗州，见向诊脉者，问：'君得官又安乐，医以何药疗君病?'答云：'某不病，但生疮尔。'医者诘之，乃以食梨事对，脉者呼其子设香案，望京师而拜曰：'不可谓世间无人。'乃志其方，盖以梨发散其痈疽之气，变作浑身疮尔。士子及太素脉者忘其姓名，唯记京师医者是大马刘家。"

张文定公年十六发解入京，从汴岸日者问休咎，日者曰："子来正及时，吾嗜酒，然术甚高，每醉则不能推测，今日偶不饮，当为尽言。"良久曰："言之勿怒，子更十年当以三人及第，又二年当为状元。"文定大怒曰："三人及第，岂再魁乎?"拂衣而去。是岁下第，后十年始以茂才异等除校书郎，知昆山县，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举贤良方正，除将作监丞通判睦州，状元恩例也。文定公孙婿曾统云。(同上)

郑燕公居中达夫，开封人，少游上庠，登舍选职学事，每休沐，常与郑绅游。绅尝为省直官，官罢，贫不事生产，公每给之。一日，同至相国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万钱，公如其数，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贵，与蔡太师相类。"究其详，则拾起卦子不复言矣。行数步许，语郑曰："汝试令看。"郑笑曰："我有万钱即登旗亭痛饮，决不与此曹。"公云："吾为偿金。"强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时可预录下，来日见访。"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默然良久，云："怪咤！这五行又与孟太尉相类。"公颇不乐而去。盖公少年驰声学校，意气方盛，得日者言，益喜，试以郑验其术何从解贵，然心怀觊望。又语郑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纳，谕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贵，先看者将来与蔡太师同官，后看者却先发，大抵相去不远。"公复问："何时当贵?"日者曰："若见雪纷纷下时，却来相谢。"公戏郑曰："术者道我贵，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贵亦不难。谓汝贵，时恐无此理。"郑徐答曰："我亦有少寅缘，但不欲言。"公力诘之，乃曰："某自丧偶后，有息女甫七岁，无人鞠养，将与中贵为养女，间尝进入内，性极慧黠，颇得宠遇，恐异时因此进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语人。"公闻之沾沾自喜，且欲验日者之言，与郑剧饮而归。后复与郑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时，汝当贵。"郑曰："今得一杯暖寒足矣，望岂及此。"公因留外馆，流连逾日。忽有快行屡至学，寻问颇急，学臧辈不知公寓处，及归乃以告，公亦惊讶，未知何事。语未竟，复至，喜曰："幸得见学士。慈德宫郑押班欲寻其父，遍问莫有知其家者，闻常与学士相过。"公曰："少顷须至，但贫甚，吾每赒之，更宽两日，为办些衣服方可去。"时公新婚，奁具甚厚，有银盂在侧，持以予之曰："漫为酒资，可以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过望，悉以其语达押班，甚德之。及郑入见，具言居贫，每藉公赒恤，谊过手足。郑自此有居第，庖供日丰，与公往还，情好愈笃。及徽庙登极，慈德太后以押班赐上，封贤妃，未几为贵妃，恩宠日盛，六宫无出其右。政和元年，册后，以绅为乐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真定教官，绍圣初，为太学博士，上即位，迁大宗正丞，崇宁间，自礼部郎召试中书舍人，除知枢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丞太宰兼门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与之同相。日者之言异哉！葛文安公与公之孙为僚婿，尝语余云。

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满罢，除浙东机幕待次，有相士赵蓑衣者，谓某曰：'公面有忧色，主服，然便得见任。'不待终，更召为学官，历清要，不出国门，至宰相，月余果丧偶，又数月，报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刘侍郎孝维榻前特荐，除太学博士。及为给舍时，赵来见，某令看两府谁先入相。时赵雄为枢密，相士所言皆不验，岂其术偶中，亦有时而差邪?"余后读范蜀公蒙求云：张邓公尝谓范公曰："某举进

士时，与寇莱公游相国寺，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张齐贤、王随，复往卜之，卜者大惊曰：'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顾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声，不复有人问之，卒穷饿以死。"其后四人皆如其言。邓公欲为之作传，因循未能，时公已致仕，犹能道其姓名，今余又忘之。

绍兴初，日者韩操、曹谷皆奇术也。汤丞相进之史丞相二公微时，尝往扣之。一日调官中都，复同往，韩偶修屋，无延坐处，其家绐云："出去。"韩，瞽者，闻其声而诧之，亟呼曰："二相公来，岂可不留坐？"后皆如其言。又，刘枢密珙父、吕检详仲发同访之，时二公已京秩为干官，韩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刘后当至枢使，吕为卿监。后刘果为枢密，但非使尔，吕为检详，直显谟阁，终朝议大夫，亦卿监资序。又余同里前辈林佥判元祖，省试已迫期，病甚，肩舆往扣之，韩云："今年当第。"临试前一日自愈，是岁果第。余幼年犹及见之，与余言及曹谷，与韩齐名，晚年术多差。曹，丹阳人，有士人初荐，问省试得失，曹不许，云："须至免举年方登第。"果下省，至免举，复扣之，曹又不许，士子曰："公向年许我免举登第，何相反邪？"曹曰："若果是曹谷相许，但以往日之言为据，是时命运通利所言无不中，今时运不如昔，故亦有时而差尔。"后果第。然则日者之术验否，亦系时运，不专在术邪？

卷　八

王钦若乡荐赴阙，张仆射齐贤时为江南漕，以书荐于钱希白易。钱时以才名独步馆阁，适延一术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谒，王局蹴门下，厉声诟阍人，术者遥闻之，谓钱曰："不知何人耶？若声形相称，世无此贵者，但恐形不副声尔。愿延之使某获见。"希白召之。冀公单微远人，神貌竦瘦，复赘于颈，举止山野，希白蔑视之，术者悚然，侧目谛视。既退，术者稽颡兴叹曰："人中之贵有此十全者！"钱戏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术者正色曰："公何言欤？且宰相何时而无？此君不作则已，若作则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庆而无吊。不完者，但无子而已。"钱戏曰："他日当陶铸吾辈乎？"术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愿公毋忽。"后希白方为翰林学士，冀公已真拜。

马尚书亮使淮南时，吕许公为布衣，侍其父罢江外县令，亦至淮甸，上书求见，马公一阅知其必贵，遂以女妻之。马公知江宁时，陈执中以光禄寺丞经过，马谓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相。"令其诸子出拜："愿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预陶铸之末。"曾致尧谏议一日在李侍郎虚己坐上见晏元献公，公，李之婿也，时方奉礼郎。曾熟视之，曰："他日甚贵，但老夫不及见子为相也。"

黄朝美云："风鉴一事，乃昔人甄识人物、拔擢贤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贾鬻取赀者。"前世郭林宗、裴行俭又考器识以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概，尝与富文忠论之，文忠曰："观子之论多取丰厚，若（一作者）是，屠儿饦饦师皆贵矣。"余复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气与心术，更或丰厚，其福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于语中，如：照地骐（音佶）麟袍，雪摆胡（音鹘）腾衫、栏干三百六十（音谌）桥。晏殊尝评之曰："诗人乘俊语当如此用字。"故晏公《与郑侠》诗云：春风不是长来客，主张（去声）繁华能几时。然杜诗如此用字亦多：将军只数汉嫖姚。《汉书》音漂鹞，而杜作平声之类。李嘉祐诗云：门临苍茫经年闭，身逐嫖姚几日归。又张祐诗：洛水暮天横苍莽，邙山落日露崔嵬。东坡诗：峥嵘依绝壁，苍茫瞰奔流。苍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声，而此作仄声。又《石鼻城》诗：独穿暗月朦胧里，愁渡奔河苍茫间。亦作仄声。鲁直亦多如此用字。

沈存中《笔谈》云："治平初（一作中），杭州南新县（今新城）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予亲见之，书法类颜真卿，极有笔力。其木剖偶，当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两画并一脚，皆旁挺出半指许，如木中之节，以两木合之如合契焉。"是时正中原全盛之时，安知有驻跸临安之事？此正符中兴渡江之兆。偏方之地谓之大国，而天字不破，乃中兴再纂绍鸿图之谶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记其字体之异，岂知有后日之事邪？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祐反江东时年号。太祖受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岂非威灵（一作棱）将及，而符谶先著邪？又刘贡父诗话云："太祖欲改元，须古来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为请，且言前代所无。三年正月平蜀，有宫人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其镜奁，背有乾德四年，大惊，曰：'安得四年所制乎？'宰相不能对，陶谷窦仪奏对曰：'蜀少主曾有此号。'太祖叹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然二公又不知辅公祐已有此号矣。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叛，参政文彦博请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贝字加文为败，卿擒贼必矣。"逾月以捷报闻，诏拜平章事，改贝为恩，此与真宗幸澶渊，院（一作校）尉宋捷迎驾，上喜以为必破虏，其先兆相类。

凤凰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淙下，猿狖不能至。凤凰巢其上，彼人呼为凤凰山。所食亦虫鱼，遇大风雨或飘坠，其雏小者犹如鹤而足差短，南人或取其嘴，谓之凤凰杯。古书凤凰生于丹穴，即南方也，盖此禽独出于尘寰之外，能远罗弋，其智能远害，逢时而出也。本朝常集清远合欢树。

腊茶出于福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为上。自景祐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铸上。鲁直与陈季常帖云："双井前所选，乃家园第一，如所论（一作谕）不可解，窃意似南方士人观国尔。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见县巷燕支铺群婢，即叹息以为燕赵之绝色，及其游界南北，真见妖丽之姝，遂复寻常尔。岂曩时所见长鹰爪者，初至县巷者乎？今漫寄数两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题之后，双井之名益著，东坡虽欲臣双井，其可得哉？

东坡云："唐人煎茶用姜，故薛能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着更夸。据此则又有用盐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佳也，盐则不可。"东坡之说如此，不知今吴门、毗陵、京口煎点茶用盐，其来已久，却不曾有用姜者，风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诗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蔡君谟谓公曰："今茶绝品者甚白，翠绿乃下者尔。"欲改为玉尘飞、素涛起。君谟之说固然，然今自头纲贡茶之外，次纲者味亦不甚良，不若正焙茶之真者，以带微绿为佳。近日士夫多重安国茶，以此遗朝贵而夸，茶不为重矣。唐李泌《茶》诗：旋沫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为贵，今诸郡产茶去处，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论。

前辈谓：伊川尝见秦少游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又见晏叔原词"梦魂惯得无拘检（一作束），又踏杨花过谢桥"，乃曰："此鬼语也。"盖少游乃本李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过于媟渎，少游竟死于贬所，叔原寿亦不永，虽曰有数，亦口舌劝淫之过。

管宁泛海，几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头，三晨晏起，其过在此。"今人有愧于冥冥之中者，其过何止科头晏起而已哉？东坡云："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尔。'"《晁氏客语》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与苏子由云"但置一卷历子，日有所为皆书之"相类。

后唐明宗，公卿大夫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贽见前辈，各以所业，止投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秀者投之，行两卷，号曰双行，谓之多矣。故桑魏公维翰只行五首赋，李相愚只行五首诗，便取大名以至大位，岂必以多为贵哉？裴说补阙，只行五言十九首，至来秋复行旧卷，人有讥之者，乃云："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见知，何暇别卷哉？"余谓：国初尚有唐人之风，赵叔灵（一作琳，误。案：叔灵名湘，诗名《南阳集》），清献之祖也，初举进士，主司先题其警句于贡院壁上，遂擢第。有诗集数十篇，闲雅清淡，不作晚唐体，自成一家。清献漕成都日，宋祁公镇益都，为序其诗（案：叔灵《南阳集》近有聚珍版本行世，予从宋本《严陵集》复得佚诗五首，附录于此。《新定旅馆中作》云：岁月乡关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闭雨，独客夜闻鸿。病使新髭出，贫令旧业空。思归不得梦，欹枕近梧桐。《桐江晚望》云：叠浪浸天青，离愁望处生。雨余孤岛暝，花落一船横。岸远红兰湿，鱼狂白鸟惊。无人问行客，山寺暮钟声。《暮冬新定郡楼闲望》云：江城逢岁暮，独自倚楼台。积雪明孤岛，微阳在早梅。水摇冰欲泮，春近雁思回。故国还如此，归心但暗催。《秋晚舟泊桐江》云：严子陵边水自流，夕阳无语倚松舟。乍逢风月羞为客，及到溪山识尽秋。移树断蝉初过雨，立沙孤雁偶随鸥。乡心旅思何人会，芦苇萧萧一笛幽）。

卷九

夏文庄举制科对策罢，方出殿门，遇杨徽之，见其年少，遽邀与语曰："老夫他则不知，唯喜吟咏，愿丐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笔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砚中旗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公叹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杂记》所载。又，《东轩笔录》与此少异，云：公举制科对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阅人多矣，视贤良他日必贵，求一诗以志今日之事。"因以吴绫手巾展前，公乘兴题曰：帘内衮衣明黼黻，殿中旗旆杂龙蛇。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诗用字之工，所谓宦者以吴绫手巾求诗，想必有此。至今殿试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诗，但句语少有工者，诗亦不足重矣。

祖宗朝，一时翰苑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诗：西掖深沈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书。天关启钥趋朝后，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黄扉陪汉相，彩笔代尧言。又《和人见贺》：分班晓入翔鸾阁，直阁旁联浴凤池。彩笔闲批五色诏，好风时动万年枝。又：太□西入凤池边，□阁凌云为起烟。彩笔时批尺一诏，直庐深在九重天。又《内直》诗：紫泥初熟诏书成，红

药翻阶画影清。屋瓦生烟宫漏永，时闻幽鸟自呼名。李昉《燕会》诗：衣惹御香拖瑞锦，笔宣皇泽洒春霖。贾黄中：青纶辉映轻前古，丹地深严隔世尘。钱若水：日上花梢帘卷后，柳遮铃索雨晴初。杨徽之：诏出紫泥封去润，朝回莲烛赐来香。皆灿然有贵气。

王元之尝作《三黜赋》以见志，后知制诰，忤时相，出知黄州。苏易简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余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臣欲令榜下诸生送于郊。"奏可之，禹偁作诗谢曰：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时交亲循时好恶，不敢私近，独窦元宾执手泣于阁门。公后以诗谢之曰：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权德舆不由科第知贡举，三年，门下诸公继为公相，以元之之才不得知贡举，抑命也夫。

前辈论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传为钟王顾陆之笔，见者争售，此所谓耳鉴。又有观画以手模之，相传以谓素隐指者为佳画，此又在耳鉴之下，谓之揣骨听声。画之妙当以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于评画者。然余观近代酷收古帖者，无如米元章，识画者，无如唐彦猷。元章广收六朝笔帖，可谓精于书矣，然亦多赝本。东坡跋米所收书云：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山谷和云：百家传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见诸水。又云：拙者窃钩辄折趾。盖讥之也。杨次翁守丹阳，元章过郡，留数日，元章好易他人书画，次翁作羹以饭之，曰："今日为君作河豚。"其实他鱼，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无疑，此赝本尔。"因以讥之。唐彦猷博学好古，忽一客携黄筌《梨花》，卧鹊于花中敛羽合目，其态逼真。彦猷蓄书画最多，取蜀之赵昌、唐之崔彝数名画较之，俱不及，题曰："锦江钓叟笔，绢色晦淡，酷类唐（一作古）缣。"其弟彦范揭图角绢视之，大笑曰："黄筌唐末人，此乃本朝和买绢印，后人矫为之。"遂还其人。以此观之，真赝岂易辨邪？世之溺于书画者，虽不失为雅好，然亦一癖尔。欧阳公有《牡丹图》，一猫卧其下，人皆莫知，一日，有客见之，曰："此必午时牡丹也，猫眼至午精细而长，至晚则大而圆。"此亦善于鉴尽者。

欧阳公《石月屏序》云："张景山在虢州时，命治石桥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中有树森森然，其文黑而枝叶老劲，虽世之工于画者不能为，盖奇物也。景山因谪留以遗予，因令善画工模写以为图，并书以遗苏子美。其月满，西旁微有不满处，正如十三四时，其树横生，一枝外出，皆其实如此，不敢增损，贵可信也。子美、圣俞皆有诗。"余尝于赤岸陈文惠裔孙忠懿家，出示余此屏，自言："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树、枝、叶与公之序无少异，但其图与石屏微不类尔。岂公所谓世之工于画者不能为乎？"忠懿且求余跋语，余谓："欧公方夸此石，自云每到月满时，石在暗室光出檐，圣俞则曰：'曾无纤毫光，未若灯照席，徒为顽璞一片圆，温润又不如圭璧。'何贬此石之甚邪？虽然，此屏不幸而遇圣俞，亦幸而有圣俞，则此屏可以长宝而不为好事者夺，岂愿复有欧阳公者，出而见之乎？"

容斋先生语余云："唐金城冯贽编《云仙散录》，不著出处，皆为伪撰，初无此事。予偶得此本，退而读之，有张曲江语人曰：'学者常想胸次吞云梦，笔头涌若邪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殊不知若邪在会稽云门寺前，特一涧水耳，何得言涌耶？以此知其伪明矣。观贽自叙之文，乃是近代人文格，亦非唐人之文也。世有伪作《东坡注杜诗》，内有《遭田父泥饮篇》'欲起时被肘'云：'孔文举就里人饮，夜深而归，家人责其迟，曰："欲命驾，数被肘。"工部造诗要妙，胸中无国子监书者，不可读其书。'此大疏脱处，不知国子监能有几书，亦何尝有此书邪？"余谓：笔头涌若邪溪与胸中无国子监书可谓的对，后以语容斋，遂共发一笑。

伪注《赠王中允维》末句云：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旧注虞卿著《白头吟》以人情乐新而厌旧，义自明白。伪注乃云："张骏欲娶妾，其妻曰：'子试诵《白头吟》，妾当听之。'骏惭而止。此妇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头吟》为文君事，有何干涉？往往特引史传所有之事及东坡已载于笔录者，饰伪乱真，其言又皆鄙谬。近日有刊《东莱家塾诗武库》如引伪注"苦吟诗瘦翠屏晚"对"眼前无俗物，短发不胜簪"、"日月不相饶，独立万端忧"等事。伪作《东坡注》不知此何传记邪，世俗浅识辈又引其注为故事用，岂不误后学哉？所谓《诗武库》者，又伪指为东莱之书也。余后观周少隐《竹溪录》云：东坡《煮猪肉》诗有"火候足"之句，乃引《云仙录》火候足之语以为证。然此亦常语，何必用事？乃知少隐亦误以此书为真，后来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词·汉宫春》，人皆以为李汉老作，非也，乃晁叔用赠王逐客之作。王甫（一作仲甫）为翰林，权直内宿，有宫娥新得幸，仲甫应制赋词云：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锦裀舞彻凉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唤，六宫多少人愁。翌旦，宣仁太后闻之，语宰相曰："岂有馆阁儒臣应制作狎词耶？"既而弹章罢。然馆中同僚相约祖饯，及期无一至者，独叔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词》赠别，云：无情燕子，怕春寒、轻失花期。正谓此尔。又云：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指翰苑之玉堂。《苕溪丛话》却引唐人诗"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枝开"，谓人间之玉堂，盖未知此作也。又：伤心故人去后，零落清诗。今之歌者类云冷落，

不知用杜子美《酬高适》诗“自从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盖零字与冷字同音，人但见冷字去一点为冷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父字明之，自号为逐客，有《冠卿集》行于世。（陆务观云）

余尝见本事曲《鱼游春水》词云：因开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词，以为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绿杨轻拂黄金穗。盖用唐人诗“杨柳黄金穗，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处，乃改作黄金蕊或黄金缕。又如周美成《西河》词“赏心东畔淮水”，今作伤心。如此之类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多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云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曰：“霞散绮，月沈钩，帘卷未央楼。夜深河汉截天流，宫殿锁清秋。　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上大悦。

熙宁中，高丽遣使入贡，且求王平甫学士京师题咏，有旨令权知开封府元厚之内翰钞录以赐。厚之自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诗戏之曰：谁使诗仙来凤沼，欲传贾客过鸡林。

王建宫词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往往见于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拓（一作传）得滕王《蛱蝶图》。滕王元婴，高帝子，新、旧《唐书》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画录》略言其善画，不云其工蛱蝶也。唐世一艺之善如公孙大娘舞剑器、曹刚琵琶、米嘉荣歌，皆见唐贤诗句，遂知名于当世。其时山林田亩潜德隐行君子，不闻于世者多矣，而贱工末技得所附托，乃垂于不朽，盖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喜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称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鲎鱼繁，豉添莼菜紫。魏泰尝于圣俞处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其间乎?”乃知诗人好恶去取，不可强同也。

元献尝问曾明仲云：“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发（一作育）之生。”晏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语乃健。”（宋景文《笔记》）

赵龙图师民，名重当世，而文章之外，诗思尤精，如：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又：晓莺林外千声啭，芳草阶前一尺长。前辈名流所未到也。

卷　十

东坡论柳子厚诗在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则不及也。所贵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一作腴），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类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也。周少隐云：“诗人多喜效渊明体者，非不多，但使渊明愧其雄丽耳。韦苏州诗云：霜露悴百草，时菊独妍华。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浊醪，日夕会田家。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非惟语似，而意亦大似。故东坡论柳子厚诗，晚年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诗之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子厚南迁后诗：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清深纡余，大率类此。故谓子厚诗在渊明下，苏州上。山谷书柳子厚诗数篇与王观复，欲知子厚如此学渊明乃能近之耳。如白乐天，自云效渊明数十篇，终不近也。”

沈存中云：“馆阁每夜轮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则虚其夜，谓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过四，遇豁宿，历名下书：肠肚不安免宿。故馆阁宿历相传谓之害肚历。”余为太学诸生，请假出宿，前廊置一簿，书云感风，则害肚历可对感风簿。

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裛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三月题（案：《齐东野语》云绍兴乙亥岁）。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案：《齐东野语》云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今不复有矣。公官南昌日，代还，有赠别词云：雨断西山晚照明。悄无人，幽梦自惊。说道去多时也，到如今真个是行。远山已是无心画，小楼空斜掩绣屏。你更早收心呵，趁刘郎双鬓未星。又，闲居三山日，方务德帅绍兴，携妓访之，公有词云：三山山下闲居士，巾履萧然。小醉闲眠，风引飞花落钓船。二词并不载于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会稽，为近属。士家最盛园亭，甲于浙东，一时坐客皆骚人墨客，陆子逸实预焉。士有侍姬

盼盼者，色艺殊绝，公每属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预捧觞之列，陆因问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犹在脸，公为赋《瑞鹤仙》，有“脸霞红印枕”之句，一时盛传之，逮今为雅唱，后盼盼亦归陆氏。二陆兄弟俱有时名，子逸词胜，而诗不及其弟。

秦埙以状元及第，李文肃公邴贺秦相：“一经教子，素钦丞相之贤；累月笞儿，敢起邻翁之羡。”秦甚喜。浮溪贺启：“三年而奉诏策，固南宫进士之所同；一举而首儒科，乃东阁郎君之未有。虽迫于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而结此眷知，行见鲁公之拜后。”或以为讥刺，用是得谤。文肃《贺除太师启》云：“推赤心于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勋于天下，相自比于姬公。”秦以为讥己，答云：“君既同于光武，仰归美报上之诚；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贪天之戒。”文肃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终不加害也。

徐渊子《贺谢相深甫二子登科启》云：“三槐正位，人瞻衮绣之荣；双桂联芳，天发阶庭之秀。出则告辰猷于虎拜稽手之际，入则训义方于鲤趋过庭之时。沧海珠胎，发为朝采；蓝田玉种，积有夜光。”又云：“虽官爵乃公家之自有，而世科岂人力之能为?”谢以为讥己，亦不乐之。

本朝状元多同岁，但数问术者，无从晓之尔。徐奭、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张师德皆生于戊寅，吕溱、杨寘皆生于甲寅，贾黯、郑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陈尧佐、王整皆生于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钱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时生，王十九日，钱二十日，钱以嘉祐二年（案：□海刻《青箱杂记》作六年）六月卒，时王公已病。或谓王公起于寒素，早岁蹇剥，庶可以免灾，侍郎掌公曰：“钱虽少年荣进，晚节滞留，王虽早岁奇蹇，晚节迁擢，长短比折，祸福适均。”王公竟不起。王端明素、卢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时生，而王出于贵胄，卢起于军伍，王卒于边藩，卢薨于殿帅，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卢之寿耇有过于王，得非以少年微贱耶?（《青箱杂记》）

刘贡父、王介（一有甫字，下文亦只作介）同为考试官，因忿争，介以恶语侵攽，攽不与较，遂皆赎金。中丞吕公著意不乐攽，以为议罪太轻，遂夺主判，攽谢表曰：“彍弩射市，薄命难逃；飘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术，惟恐不伤；而田主之牛，夺之已甚。”然《左传》“蹊人之田而夺之牛”，本无主字，语又俗，惟恐不伤是全句，已甚字外来，盍云“在伤人之矢，惟恐不深；而蹊田之牛，夺之已甚”方停匀?贡父工于四六者，岂不知?盖出于一时之愤气，不暇精思尔。熙宁初，张扶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诗贺王介甫，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说燕台。陆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观此，则二公之文章优劣可知矣。

唐刘邺特赐进士第，韦岫贺之曰：“三十浮名，每科皆有；九重知己，旷代所无。”

进士褚载投贽于苏威侍郎，有数字犯讳，谢启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点；殷浩之兢持太过，翻达空函。”

《国史补》云：元和之后，文章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正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鲁直《书王元之〈竹楼记〉后》：或传云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谓：出此言未失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论文之工拙。盖尝观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而劣《醉翁记》是荆言，无疑也（案：以上全是黄书后语，似当连下为一则，以各本俱分为二，姑仍之）。

东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又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叔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昼记》，退之亦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陈后山云：“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少游谓：“《醉翁亭记》亦用赋体。”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诵，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但以记其名醉为号耳。富文忠公尝寄公诗云：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气豪一吐阊阖风。盖谓公寓意于此，故以为出茫昧始，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岂不知记体耶?观二公之论，则优《竹楼》而劣《醉翁亭记》必非荆公之言也。

刘昌言，太宗时为起居郎，善捭阖以迎主意，未几以谏议知密院。一旦上眷忽解，曰：“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字不得。”虽是君臣隆替有限，亦是捭阖之术穷矣。

王嗣宗，太祖时以魁甲登第，多历外郡，晚方入朝。真宗时为副枢，以老辞位，真宗遽止之，嗣宗

曰："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迟开二十年。"

蔡忠怀公持正为某州司理日，韩康公宣抚陕右河东，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乐语口号，一联云：文价早归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康公极喜，请相见，观其人物高爽，议论不凡，谓群将曰："蔡司理非池中物。"因相与荐之，改秩，已而荐与弟持国。时持国知开封府，初置八厢，乃辟为都厢，暇日相见，颇加礼接，后已举为府曹。持国既入翰苑，刘彦（一作庠）尹京趋上幕府阶墀，持正独否，刘大怒，奏闻，得旨取勘，持正不答，乞移棘寺，乃供状云："京朝官著令无阶墀。盖太宗、真宗为牧时讲此礼，今辇毂之下，比肩事主，虽故事不可用，而开封府尚仍旧例，未当。"大理卿求对，特袖蔡所供呈奏，裕陵喜曰："蔡确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馆职。"到馆复进百官图，识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相。"久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贬，程颢有忧色，盖忧其已甚也。

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食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见日食。是日有皇子之庆，百官入贺，蔡持正为枢副，献诗，前四句曰：昨日薰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潜随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庆诞、云阴不见日食，四句尽之，当时无能过之者。

西溪丛语

[宋]姚　宽撰　孔凡礼整理

《西溪丛语》上、下二卷，南宋姚宽（一一〇五——一一六二）撰。此书以考证字词，探讨典故，记载宋代朝野的若干重要史实及杂事为主。其中“卢秉盐法”、“会稽论海潮碑”等是反映王安石熙宁新政和古代科技史的重要资料。本整理本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版本和《永乐大典》、《唐诗纪事》、《嘉泰会稽志》等六十余种古籍。

自　叙

尝读《新论》云：若小说家合丛残小语，以作短书，有可观之辞。予以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履历见闻，疑误考证，积而渐富，有足采者。因缀缉成篇，目为《丛语》，不敢夸于多闻，聊以自怡而已。绍兴昭阳作噩仲春望日，剡川姚宽令威识。

卷　上

《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巷”，与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飞”字。后世遂改为“肥”字。九师《道训》云：“遯而能飞，吉孰大焉。”张平子《思玄赋》云：“欲飞遯以保名。”注引《易》“上九，飞遯，无不利”，谓去而迁也。曹子建《七启》云：“飞遯离俗。”程氏《易传》引《渐》“上九，鸿渐于陆”，为“鸿渐于逵”，以“小狐汔济”，“汔”当为“讫”，岂未辨证此耶？

《论语》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览》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时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专一，尚不时成，况于大事乎！”觚，木简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与众异。”注云：“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书。觚者，棱也，有棱角也。”

许氏《说文》：忿，音呼介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忿”。今所传《孟子》曰“为不若是恝”。赵岐注云：“恝，无愁貌。公明高以为孝子不得意于父母，自当愁怨，岂可恝恝然无忧哉！”许氏《说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忿”字，恐为正也。

旧于会稽得一石碑，论海潮依附阴阳时刻，极有理。不知其谁氏，复恐遗失，故载之：

观古今诸家海潮之说者多矣。或谓天河激涌（见葛洪《潮说》）。亦云地机翕张（见《洞真》、《正一二经》）。卢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应，挺空入汉，山涌而涛随（施师谓僧隐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见窦叔蒙《涛志》）。源殊派异，无所适从，索隐探微，宜伸确论。

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诏按察岭外，尝经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东，过海康（雷州）。历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住南海（广州），迫由龙川（惠州）抵潮阳（潮州），洎出守会稽（越州），移莅勾章（明州）。已上诸郡，俱沿海滨，朝夕观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汐，音夕，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进；息，退也），十年用心，颇有准的。

大率元气嘘翕，天随气而涨敛，溟渤往来，潮随天而进退者也。以日者，众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阴之精，水乃阴类，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盈于朔望，消于朏（朏，敷尾切）。魄，虚于上下弦，息于辉朒（朒，女六切。朔而日见东方也），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时，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对月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过月望，复东行，潮附日而又西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复会于子位，其小尽则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对月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

半，日月潮水，亦俱复会于子位。于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临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尽矣。或迟速消息之小异，而进退盈虚，终不失其期也。

或问曰："四海潮平皆有渐，惟浙江涛至，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水岸横飞，雪崖傍射，澎腾奔激。吁，可畏也！其涨怒之理，可得闻乎？"

曰："或云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岸狭势逼，涌而为涛耳。"

若言"狭逼"，则东溟自定海（县名，属四明郡）。吞余姚、奉化二江（江以县为名，一属会稽，一隶四明）。侔之浙江，尤其狭逼，潮来不闻涛有声也。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地名，属会稽）。北望嘉兴大山（属秀州），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畏避沙浬，不由大江（水中沙为浬，徒旱切），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浬，南北亘连，隔碍洪波，蹙遏潮势。夫月离震、兑，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未至，洎月经乾、巽，潮来已半，浊浪堆滞，后水益来，于是溢于沙浬，猛怒顿涌，声势激射，故起而为涛耳，非江山浅逼使之然也，宜哉。

段成式《酉阳杂俎》有《诺皋记》，又有《支诺皋》，意义难解。《春秋左氏传·襄公十八年》："秋，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坠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疑此事也。

晁伯宇《谈助》云：《灵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月，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喏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无敢见我，我为大帝使者。'乃断取五寸，阴乾百日，为簪二七，循头还着人中，人不见。"晁说非也。

昔楚襄王与宋玉游高唐之上，见云气之异，问宋玉。玉曰："昔先王梦游高唐，与神女遇，玉为《高唐之赋》。"先王谓怀王也。宋玉是夜梦见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状，使为《神女赋》。后人遂云襄王梦神女，非也。古乐府诗有之："本自巫山来，无人睹容色。惟有楚怀王，曾言梦相识。"李义山亦云："襄王枕上元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今《文选》本"玉"、"王"字差误。

古文篆者，黄帝史衙人苍颉所作也。苍颉姓侯刚氏。衙音语。

杜甫诗《丹青引》："学书须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卫夫人名铄，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弟，恒之从妹，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中书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师善钟法，能正书，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岁，已有书意，夫人书《大雅吟》赐之。

杜甫诗："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薛仓舒注杜诗引车频《秦书》云："苻坚造金银绿沉细铠，金为綖以缧之。绿沉，精铁也。"《北史》："隋文帝尝赐张奫绿沉甲、兽文贝装。"《武库赋》云："绿沉之枪。"唐郑概联句有"亭亭孤笋绿沉枪"之句。《续齐谐记》云："王敬伯夜见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绿沉漆榼。"王羲之《笔经》："有人以绿沉漆竹管见遗，亦可爱玩。"萧子云诗云："绿沉弓项纵，紫艾刀横拔。"恐绿沉如今以漆调雌黄之类，若调绿漆之，其色深沉，故谓之绿沉，非精铁也。

李义山《代魏宫私赠》诗云："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代元城吴令质暗为答》云："背阙归藩路欲分，水边风日半西曛。襄王枕上元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第一篇注云："黄初三年，已隔存殁，追逮其意，何必同时。"

按，此诗当是四年作。甄后：黄初二年，郭后有宠，后失意，帝大怒，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洛神赋》云："黄初三年，朝京师，还，济洛川。"李善云："三年，立植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师。"又，《文纪》云："三年，行幸许。"又曰："四年三月，还洛阳。"《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矣。

"怨盛年之不当。"李善云："谓少壮之时，不能得当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黄初二年，植与诸侯就国，监国谒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故贬爵安乡侯，改封鄄城侯。后求见帝。黄初四年，来朝。帝责之，置西馆，未许朝。上《责躬诗》。裴铏《传奇》载《感甄赋》之因，文字浅俗不可信，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韵》有"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何也？

李善注《感甄赋》云，"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忘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下。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以枕赍植。植还，度轘辕，将息洛水上，忽见女子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又云：'岂不欲常见，但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掩面，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耳。'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因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云。

《孔融传》云："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掠，而操子丕纳袁熙妻甄氏。"《魏略》云："邺城破，文帝入绍舍，后怖，胁伏姑膝上，帝令举头就视，见其颜色非常。太祖闻其意，为迎取之。"

李太白《过彭蠡湖》诗云："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余将振衣去，羽化出嚣烦。"江文通《拟王征君》诗云："水碧验未黩，金膏灵讵缁。"翰曰：

“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药也。”又《拟郭璞》云：“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谢灵运《入彭蠡湖口作》：“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灭其明光，止其温润。”《穆天子传》：“河伯示汝黄金之膏。”《山海经》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浔阳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常见《墨子》、道书，大药中有水脂碧者当是。洪炎《杂家》引旧说云：“宫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围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采。”梅圣俞《听潘歙州话庐山》诗云：“绝顶水底花，开谢向渊腹。风力岂能加，日气岂能燠。揽之不可得，滴沥空在掬。”岂非水碧耶！予久游庐山，不闻有此。

柳子厚诗云：“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欸，音袄；乃，音霭：相应之声也。今人误以二字合为一。刘言史《潇湘游》云：“夷女采山蕉，缉纱浸江水。野花满髻妆色新，闲歌暖乃深峡里。暖乃知从何处生，当时泣舜断肠声。”此声同而字异也。“暖乃”即“欸乃”字。

李义山《崇让宅宴》诗：“风过迴塘万竹悲。”洛阳有崇让坊，有河阳节度使王茂先宅，李即茂先之婿。韦氏《述征记》云：“此坊出大竹及桃。”

《离骚·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载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数名之，如《七启》、《七发》，非以其章名。或云《国殇》、《礼魂》不在数。若除《国殇》、《礼魂》，只二十三篇。韩文公云：“屈原《离骚》二十五。”王逸云：“《渔父》以上二十五，合《国殇》、《礼魂》也。”刘渊林注《魏都赋》引《九章》之辞，曰“蕗也必独立”，引《卜居》之辞，曰“横江潭而渔”。今阅二篇，又无是二句，信有阙文。渊林出汉后，何为独见全书也？尝有《策问》云：萧统《文选》载《九歌》，无《国殇》、《礼魂》。晁无咎谓《大招》古奥，疑原作。今起《离骚经》、《远游》、《天问》、《卜居》、《渔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惜誓》尽叙原意，末云：“鸾凤之高翔，见盛德而后下。”与贾谊《吊屈原文》云：“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断章趣同，将谊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选》去《国殇》、《礼魂》，以《大招》、《惜誓》补，则二十五篇，似为足矣。“横江潭而渔”，扬雄《答客难》有之，如贾逵、班固于《离骚经》，尝以所见改易无疑，则《九章》、《卜居》，如王逸辈或有改易，未可知也。书之阙文，未易深考。

杜甫：“野航恰受两三人。”晋郭翻乘小舟归武昌，安西将军庾亮造之，以其船狭小，欲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贱而猥辱临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李商隐诗云：“何人书破蒲葵扇，记看南塘移树时。”蒲葵，棕榈也。《晋阳秋》：谢太傅乡人有罢中宿县诣安，安问归资，答曰：“唯有五万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执之，其价数倍。又，王羲之见老姥持六角扇卖之，因书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难色，羲之谓曰：“但云右军书，以求百金。”姥从之，人竞买之。乃二事误用也。

杜甫《洗兵马》。左太冲《魏都赋》云：“洗兵海岛，刷马江州。”《六韬》：“武王问太公：‘雨辎车至轸，何也？’曰：‘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将将行，雨濡衣冠，是谓洗兵。”

海上人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晕。”

凡木一岁生一节，来岁复于节上再长也。

赵纯师孟云：澶渊之役，班师，留兵器于开德府，谓之御前甲仗库。著令监官四员，两员宗室。库内有张承业《财计书》、李克用《兵法》。此书，今亡。

真赝。赝，伪也。韩非子云：“宋人求谗鼎。鲁人云：‘真也。’齐人曰：‘赝也。’”

《夏归藏》云：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妻子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饥与丧，臣妾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绸缪”两字，而有数义。《诗》云：“绸缪牖户。”注云：“缠绵也。”王粲云：“绸缪清燕娱。”五臣云：“绸缪，亲重貌。”吴质《答东阿王书》云：“是何慰喻之绸缪乎？”注云：“绸缪，殷勤之意也。”

老杜《送孔巢父》：“几岁寄我空中书。”用史宗引小儿腾空觉脚下有波涛寄书事，乃蓬莱仙人也。洪庆善云“空中书乃雁足书”，非也。

酒谓之欢伯。焦贡《易林坎之兑》、《遁之未济》辞云：“酒为欢伯，除忧来乐。福喜入门，与君相索。”伯音博，协音也。

王琪君玉《金陵饮酒》诗云：“蜀江雪浪来天际，一派泉舂宝钗碎。”盖谓水碓舂金钗糯也。金钗乃糯米之名。诗载荆公集中，非是。

杜牧之诗云：“娉娉嫋嫋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不解“豆蔻”之义。阅《本草》，豆蔻花作穗，嫩叶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头，深红色，叶渐展，花渐出，而色微淡。亦有黄白色，似山姜花，花生叶间，南人取其未大开者谓之含胎花，言尚小于妊身也。

东坡《和陶》诗云：“再游兰亭，默数永和。”考兰亭之会，自右军、谢安，凡四十二人。后，大历中，朱迪、吕渭、吴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经兰亭故池联句，有“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陶渊明《闲情赋》必有所自，乃出张衡《同声歌》云：“邂逅承际会，偶得充后房。情好新交接，飂栗若探汤。愿思为管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东坡《浊醪有妙理赋》云："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饮吾友。"仆谓我也，或以为奴仆，误矣。

《吴越春秋》云："吴国亡，西子被杀。"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东坡词云："五湖间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予问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苏，一舸自逐范蠡，遂为两义，不可云范蠡将西子去也。"尝疑之，别无所据。因观唐《景龙文馆记》宋之问分题得《浣纱篇》云："越女颜如花，越王闻浣纱。国微不自宠，献作吴宫娃。山薮半潜匿，苎罗更蒙遮。一行霸勾践，再笑倾夫差。艳色夺常人，效颦亦相夸。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始觉冶容妄，方悟群心邪。"此诗云复还会稽，又与前不同，当更详考。

蔡中郎《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隶三体书《五经》，刻石于太学。至魏正始中，又为《一字石经》，相承谓之七经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论语》二卷，岂邕《五经》之外，复有此乎？《隋·经籍志》，凡言《一字石经》，皆魏世所为；有《一字论语》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为邕所作，恐《唐史》误。北齐迁邕《石经》于邺都，至河滨，岸崩，石没于水者几半。隋开皇中，又自邺运入长安，寻兵乱废弃。唐初，魏郑公鸠集所余，十不获一，而传拓之本，犹存秘府。当时《一字石经》犹数十卷，《三字石经》止数卷而已。由是知汉《石经》之亡久矣。魏《石经》近世犹存，堙灭殆尽。

往年，洛阳守因阅营造司所弃碎石，识而收之，凡得《尚书》、《论语》、《仪礼》，合数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长安，其上马日磾等所正定之本，据《洛阳记》日磾等题名，本在《礼记碑》，而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为也。《尚书》、《论语》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国、郑康成所传之本也。独《公羊》当时无他本，故其文与今文无异。然皆残缺已甚。

宋敏求《洛阳记》云：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石。熹平四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定《六经》刊于碑后，诸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衢。其碑为古文、篆、隶三体，立太学门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隶、古文《三字石经》，又刊文帝《典论》六碑，附其次于太学，又非前所谓《一字石经》也。

又，晋《石经》，隶书、至东魏孝静迁于邺，世所传《一字石经》，即晋隶书，又非魏碑也。今汉碑不存，晋、魏《石经》亦缪谓之蔡邕字矣。唐秘书省内有蔡邕《石经》数十段，后魏末自洛阳徙至东宫，又移将作内坊。贞观四年，魏征奏于京师秘书内省置，武后复徙于秘书省，未知其《一字》与《三字》也。

《左氏》："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杜预曰："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据《风俗通》，不举寤生子，俗说儿堕地未可开目便能视者，谓之寤生子，妨父母。郑武公老终天年，姜氏亦然，岂有妨父母乎！其说与杜预异。

绍兴府轩亭临街大楼，五通神据之，士人敬事。翟公巽帅越，尽去其神，改为酒楼。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为和旨楼。取《食货志》"酒酤在官，和旨便人"。

昔张敏叔有《十客图》，忘其名。予长兄伯声尝得三十客：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桃为妖客，杏为艳客，莲为溪客，水犀为岩客，海棠为蜀客，踯躅为山客，梨为淡客，瑞香为闺客，菊为寿客，木芙蓉为醉客，酴醾为才客，腊梅为寒客，琼花为仙客，素馨为韵客，丁香为情客，葵为忠客，含笑为佞客，杨花为狂客，玫瑰为刺客，月季为痴客，木槿为时客，安石榴为村客，鼓子花为田客，棣棠为俗客，曼陀罗为恶客，孤灯为穷客，棠梨为鬼客。

襄汉隐者躬耕数亩，因古冢为亭，往来题诗甚富。一日，柱间得一绝，相传吕公作也："冢上为亭鬼莫嗔，冢头人即冢中人。凭栏莫起存亡意，除却虚空总是尘。"

长兄伯声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张，中题云："山虚水深，万籁萧萧。古无人踪，惟石嶕峣。"状其声也。其外漆下隐有朱书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云。圣朝容隐逸，时得咏南薰。"此诗见《宋之问集》。

滕达道蓄雷威琴，中题云："石山孙枝，梓剪伏羲。将扶大隐，永契神机。"徐浩书字，类石经，今归居氏矣。

尝见一琴，中题云："唐大历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于杂花亭合。"

莫承之琴池之侧，有隶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吴中断斫。"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钱氏物也。中题云："峄阳孙枝，匠成雅器。一听秋堂，三月忘味。"故号忘味云。为当代第一。

长兄伯声云："昔至渑邑，获一古琴，中题云："合雅大乐，成文正音。徽弦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斫，欧阳询书。"陕郊处士魏野家藏，后归渑人温氏。予得之，喜而不寐。野尝有诗云："棋退难饶客，琴生却问儿。"声又过忘味云。

檇李僧智和蓄一琴，云和梓，天池上题云："南溟夷岛产木，有坚如石文横银屑者，夷名曰伽陀罗。余爱其坚，又贵其异，遂用作此。临岳制。"五行，行七字，下横四字"李阳冰书"。后，智和云：没官，乃入乐府，遂入禁中。或云蔡叔羽以钱五万得之，妄矣。

伊南田户店筼筜谷隐士赵彦安获一琴，断文奇古，真蛇蚹也，声韵雄远。中题云"雾中山"三字，

人莫晓也。后得《蜀郡草堂闲话》，中载云“雷氏斫琴，多在峨眉，无为雾中三山”，方知为雷琴矣。

何都巡出古镜，背龟纽以莲叶承之，左右弹琴仙人，一凤皇对舞。蒂有铭云：“对凤皇舞，铸黄金蒂。阴阳各有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

李晦之一镜，背有八柱十二兽，面微凸，蒂有铭，云：“尚方佳贡大毋伤，左龙右虎辟牛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

近见一镜，如钟样，鼻有大环，有隶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无角，后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谜也。

近得一夹镜，大鼻，叩之中虚。有冠剑四人，一题忠臣伍子胥，一吴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妇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隶字，制作奇古。沈存中云：“夹镜最难得。”

宣和贵人家，有写《唐会要》一轴，系第七卷，后题行官杨小瑛书，字画颇佳。其《议山陵疏》中，有称虞世南者，至再。上疏则不称姓，止云世南。

《树萱录》引杜诗云：“虬须似太宗，色映寒谷春。”又云：“子章髑髅血模糊，怀中泻出呈大夫。”

李商隐有当句对诗云：“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亦有当句对而两句不对者，如陆龟蒙诗云：“但说漱流并枕石，不辞蝉腹与龟肠。”

齐斧。虞喜《志林》：“齐，侧阶切。凡师出，齐戒入庙受斧，故云齐也。”陈琳云：“腰领不足以膏齐斧。”服虔注云：“《易》：‘丧其资斧。’”张晏云：“斧，钺也，以整齐天下。”应劭云：“齐，利也。萧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萧斧以伐朝菌。”萧之义未详。《太平御览》引汉书《王莽传》：“丧其齐斧。”音斋。

刘梦得诗有“杯前胆不豩”。赵嘏有“吞船酒胆豩”。《礼部韵》、《唐韵》并无。《集韵》在山字韵，音呼关切，顽也。

鱼皆逆水上。近有词云：“江水东流郎又西，问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乐府·缓声歌》云：“思东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鱼。”

“大木百围生远籁，朱弦三叹有遗音。”东坡、介甫皆有此句。

东坡诗云：“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李太白诗也。

梁昭明《渊明集叙》曰：“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此二句，出陈思王《求自试表》。李善注云：“《越绝书》：范蠡自楚之越，越王与言尽日。大夫石贾进曰：衒女不贞，衒士不信，客历诸侯，无因自致，非真贤也。”

李商隐《烧香曲》云：“八蚕茧绵小分炷，兽焰微红隔云母。”左太冲《吴都赋》云：“乡贡八蚕之绵。”注云：“有蚕，一岁八育。”《云南志》云：“风土多暖，至有八蚕。”言蚕养至第八次，不中为丝，只可作绵，故云“八蚕之绵”。

刘向《别录》云：雠校书，一人持本，一人读对，若怨家，故曰雠书。

世传《樊川别集》为杜牧之诗，乃许浑诗。浑有《丁卯集》乌丝栏上本者，唐彦猷家有数十首，皆《樊川外集》中诗也。丁卯，乃润州城南桥名。浑居桥北，谓之丁卯庄。故基尚在。

杜甫诗云：“弩影落杯中。”《风俗通》：应彬为汲令，请主簿杜宣，赐酒，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宣恶之，谓蛇入腹，遂病。后至其故处，知弩影，遂解。与广客事相类。梁简文《卧疾》诗云：“沉痾类弩影。”

刘禹锡：“龙墀遥望曲尘丝。”使“曲尘”字者极多。《礼记·月令》：“荐鞠衣于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尘色。”《周礼·内司服》：“鞠衣。”郑司农云：“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尘，象桑叶始生。”乃知用“曲”、“麴”字非是。

杜甫《月》诗云：“尘匣元开镜，风帘自上钩。”乃用沈云卿《月》诗：“台前疑挂镜，帘外自悬钩。”又云：“春水船如天上坐。”沈云：“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又云：“嫩蕊浓花满目斑。”沈云：“园花瑇瑁斑。”虽一字，亦有所本也。

山谷《题牧护歌后》云：“向常问南方衲子，《牧护歌》是何种语，皆不能说。后见刘梦得作夔州刺史，乐府有《牧护歌》，似是赛神语，亦不可解。及来黔中，闻赛神者夜歌‘听说侬家《牧护》’，末云‘奠酒烧钱归去’，虽长短不同，要皆自叙五七十语，乃知苏溪夔州故作此歌学巴人曲，犹石头学魏伯阳作《参同契》也。”

予长兄伯声，尝考火祆字，其画从天，胡神也，音醯坚切，教法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本起大波斯国，号苏鲁支，有弟子名玄真，习师之法，居波斯国大总长如火山，后行化于中国。

宋次道《东京记》：“宁远坊有祆神庙。”注云：“《四夷朝贡图》云：康国有神名祆，毕国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庙。或传晋戎乱华时立此。”又据杜预《左传注》云：“睢受汴，东经陈留、梁、谯、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也。”此即火祆之神，其来盖久。

至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以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有者准此。”

武宗毁浮图，籍僧为民。会昌五年敕：大秦穆护火祆等六十余人，并放还俗。然而根株未尽，宋公言祆立庙，出于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

又尝见《官品令》，有祆正。祆法初来，以鸿胪

寺为礼远令邸，后世因用以僧尼隶焉。设官来历如此。袄之有正，想在唐室。

段成式《酉阳杂俎》："孝亿国界三千余里，举俗事袄，不识佛法，有袄祠三千余所。"又："铜马俱在德建国乌浒河中，滩流中有火袄祠，相传袄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因立袄祠。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小庐舍，向西，人向东礼神。有一铜马，国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空中，后足入土，自古数有穿视，竟不及其蹄。西夷以五月为岁，每岁自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如金，与此铜马嘶鸣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袄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则袄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国，蔓衍如此。康国盖在西。《朝贡图》之言，与此合也。

《教坊记》曲名有《牧护子》，已播在唐乐府。《崇文书》有《牧护词》，乃李燕撰六言文字，记五行灾福之说。则后人因有作语为《牧护》者，不止巴人曲也。袄之教法盖远，而穆护所传，则自唐也。苏溪作歌之意，正谓旁门小道似是而非者，因以为戏，非效《参同契》之比。山谷盖未深考耳。且袄有祠庙，因作此歌以赛神，固未知刘作歌诗止效巴人之语，亦自知其源委也。

元丰初，卢秉提点两浙刑狱。会朝廷议盐法，秉谓：

> 自钱塘县杨村场上流，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钱清场等，水势稍淡，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县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至岱山、昌国，又东南为温州双穟、南天富、北天富，十分。着为定数。盖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炼盐，所谓熬波也。自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鹻以淋卤，以分记之，十得六七。盐官、汤村用铁盘，故盐色青白，而盐官盐色或少黑，由晒灰故也。汤村及钱清场织竹为盘，涂以石灰，故色少黄，竹势不及铁，则黄色为嫩，青白为上，色黑多卤，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东，虽用竹盘，而盐色光白，以近海水咸故尔。

后来法虽小变，公私所便，大抵不易卢法。

《秦誓文》有三本传于世：岐阳《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亚驼》。岐阳之石，在凤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蔡挺家；亚驼之石，在洛阳刘忱家。

其言述秦穆公与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诅盟之罪。以《史记·世家》考之，秦十八世当惠文王，与楚怀王同时，纵横争霸，此诅政为怀王也。怀王十一年，李兑约五国以伐秦，怀王为从长，（《史记》云：苏秦约六国伐秦，怀王为长。是年，魏、韩、赵、燕、楚击秦，齐独后。时苏秦已死，《战国策》云李兑，明甚。）秦逆击之，皆引而归。今文云"熊相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是也。后五年，怀王忿张仪之诈，发兵攻秦，败于蓝田。文又云"悉兴其众，以逼我边境"是也。惠王后十三年，王遣庶长章拒楚师，明年大败之丹阳，遂取楚汉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剂楚师，复略我边城"是也。

或以为熊商时。商与相，声相近，而事非是。或以为顷襄时。顷襄王横立，乃在秦昭王九年，历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时，楚已失郢，微弱已甚，秦何所畏而诅之哉！或以熊相芈姓。《元和姓纂》有熊相宜僚；又有熊相祈，为怀王将，然亦非是。熊相，疑怀王名。《史记世家》作槐，当时脱误，遂不可考。今存石本，随字辨释，录之于后。

>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于不（读作丕）显大沈久湫（久，读作故。湫，音子由反。亚驼，即滹沱河也，在并州。巫咸，在解州盐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即朝那湫也。以下字多假借）。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王之望读作寔），缪（勠）力同心，两邦若壹，绊以婚姻，袗（音之忍反）。以齐盟，曰叶万子孙，毋相为不利，亲印（仰）大沈久湫而质焉。今楚王熊相，康（庸）。回无道，淫失（佚）。甚（音耽）乱，宣奓（古侈字）竞从（纵），变输（渝）盟刺。内之剽（古则字，下同），虣（音薄报反），虐不姑，（巫咸、亚驼并作辜字）刑戮孕䢵（妇）幽刺䢵（亲）戚，拘圉其叔父，置者（读作诸，下同）冥室椟棺之中。外之则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烈）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诅盟，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欲划伐我社稷，伐威（音许劣反）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恤祠圭玉羲（牺）牲，逑取偣（古我字）。边城新郢（音皇，县名）及邘长䢵，我不敢曰可。今又悉兴其众，张矜意（音于力反，满也，籀文亿字）怒，饰甲底兵，奋士盛师，以逼我边竟（境），将欲复其䚄迹。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輸（读作释），鞫（音俞）。栈舆，礼使介老将之以以自救也。（《巫咸》、《亚驼》作殹，古也字）。亦应受（读作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几灵德，赐声（古克字）。剂（音遵为反。《尔雅》云：剪齐也。《巫咸》作劀字，古制字。《亚驼》作劀字。《巫咸》作"克劀楚，楚且复略我边城"无师字）。"楚师，日复略我边城，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箸（著）者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杜邺子夏尤长小学。小学，谓文字之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书。故因名云。邺子林好古有雅才，建武中，历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过于邺，故言小学者宗于杜林。

《三苍》：《苍颉篇》、《训纂篇》、《滂喜篇》。《三苍》一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苍颉篇》，扬雄作《训纂篇》，后汉郎中贾鲂作《滂喜篇》，故曰《三

苍》；梁有《苍颉》二卷，杜林注：见隋《经籍志》。又，《小学篇》一卷，晋下邳内史王义撰。又，《少学》九篇，杨方撰。《始字》一卷。《勤学》一卷，蔡邕撰。司马相如作《凡将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学》二卷，朱育撰；《始学》十二卷，吴郎中项峻撰；又《月仪》十二卷。亡。《发蒙记》一卷，晋著作佐郎束皙撰；张挹《字诂》。

汉《张衡传注》有《苍颉篇》。《汉安纪注》云："《苍颉篇》云：邸，舍也。"又曰："帝年十岁，好学《史书》。"注云："《史书》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书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传》云："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善苍雅虫篆。"《通典》云："《汉官仪》云：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为尚书郎。"《法言》："学《苍颉史篇》。"注谓多知奇难之字。

《三苍训诂》三卷，《埤苍》二卷，并张揖撰。《广苍》一卷，樊恭撰。见唐《经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文》，有吕忱《字林》、郭璞《三苍解诂》、阮孝绪《字略》。

杜甫《石笋行》云："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

范晔《后汉书·方术任文公传》："公孙述时，武担石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当之。'三月，果卒。"唐章怀太子贤注云："武担，山，在今益州成都县北百二十步。扬雄《蜀王本纪》云：'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绝，盖山精也。蜀王纳以为妃，无几，物故，乃发卒之武都担土，葬于成都郭中。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华阳国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其石，今俗名为石笋。'"

又《梁益纪》云："石笋二，在子城西门外。"按《图经》，在少城中夏门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余，围六七尺，云其下即是海眼，非也，或云古誓蜀之碑。旧说昔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毁，此其遗迹。每雨后，人多拾得珠翠异物。章怀太子贤，乃高宗第六子，注《汉书》在仪凤中。岂杜甫作诗时，《汉注》未传耶？抑老杜流寓四方，未之见耶？或见而不以贤言为然耶？

《酉阳杂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杂色小珠，俗谓之地当海眼，莫知其故。"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说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时有孔者，得非是乎？《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阳编》有瑟瑟幕，其色轻明虚薄，无与为比。

《乐府解题》有《梁父吟》。《蜀志·诸葛亮传》云："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艺文类聚·吟门》云："《蜀志》：诸葛亮《梁父吟》云：'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又《青州图经·临淄县冢墓门》云："三士冢，在县南一里。三坟周围一里，高二丈六尺。"张朏《齐记》云，是烈士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三士冢，所谓"二桃杀三士"者。

唐褚亮《梁甫吟》曰："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内有三坟，累累皆相似。借问谁家冢？田疆、古冶子。"李白有《梁甫吟》一篇，云："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杜甫《李邕登历下亭》云："不阻蓬荜兴，得兼《梁父吟》。又《登楼》诗云："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陆士衡《拟今日良燕会》云："齐僮《梁父吟》。"李善注云："蔡邕《琴颂》曰：'梁父悲吟。'"不知名为《梁父吟》何义。张衡《四愁》诗云："欲往从之梁父艰。"注云："泰山，东岳也。君有德，则封此山，愿辅佐君王，致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恐取此意。

唐李舟作《能大师传》：五祖弘忍告之曰："汝缘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为法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言说稍稀，时谓人曰："吾道南矣。"时人未之悟。壬申，公灭度后，诸弟子求衣不获，始相谓曰："此非卢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大师归至曹溪，追者未至，遂隐于四会、怀集之间，不言鸡足峰前提不起事。

杜甫《秋日夔府咏怀》有"身寄双峰寺，门依七祖禅"。鲍钦止注云：第五祖弘忍，在蕲州东山开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岭南，为六祖。一神秀，在北扬化。引《传灯录》云：北宗神秀禅师，尉氏人，访道至蕲州双峰东山寺，遇五祖忍师，以坐禅为务，乃叹服，曰："此真吾师也。"其后，神秀门人普寂立其师为六祖，而自称七祖。

因检《传灯录》，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禅师无机缘语句。《神秀录》云："门人普寂、义福等，并为朝野所重。"《江西志彻录》云："自南北分宗，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但不见普寂自称七祖事耳。

按《宝林传》："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师，姓司马氏，本居河南，还于蕲州广济，而生隋开皇中，从璨大师受业。至唐武德七年甲申岁，往蕲州破头山。至贞观中，方改为双峰山。第三十二祖弘忍，七岁出家，事信。"又云："能大师传法衣处，在曹溪宝林寺。宝林后枕双峰。咸亨中，有晋武侯玄孙曹叔良者，住在双峰山宝林寺左，时人呼为双峰曹侯溪。至仪凤中，叔良惠地于大师。自开元、天宝、大历以来，时人乃号六祖为双峰和尚。天监二年，韶阳太守侯敬中奏请为宝林寺。唐中宗改中兴寺，神龙中改为

广果，开元中改为建兴，上元中改国宁。"

《传》后题云，《安南越记》："晋初，南方不宾，敕授恒山立曹溪为镇界将军，兼知平南总管。晋室复，后封曹侯为异姓王，居石角、双峰二峤之间。自仪凤二年，叔良惠地于大师，愿陪贵寺，方呼为双峰曹侯大师也。"

绍兴壬子夏，随侍先公，应副都督驻军建康，寓保宁寺，登凤凰台，有小碑在亭上，云：

> 五言三十韵诗一首，题凤台山亭子，陈献司空，乡贡进士宋齐丘上。
>
> 嵯峨压洪泉，岝峉撑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驱亦不凿。上有布政台，八顾皆城郭。山蹙龙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骥相搏攫。画栋泥金碧，石路盘崆埆。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鹤。凿池养蛟龙，栽桐栖鸑鷟。梁间燕教雏，石罅蛇悬壳。养花如养贤，去草如去恶。日晚严城鼓，风来萧寺铎。扫地驱尘埃，剪蒿除鸟雀。金桃带叶摘，绿李和衣嚼。贞竹无盛衰，媚柳先摇落。尘飞景阳井，草合临春阁。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调谑。当轩有直道，无人肯驻脚。夜半鼠窸窣，天阴鬼敲椓。松枯不易立，石丑难安着。自怜啄木鸟，去蠹终不错。晚风吹梧桐，树头鸣嚗嚗。峨峨江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话兴亡事，举首思渺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笼鹤羡凫毛，猛虎爱蜗角。一日贤太守，与我观橐龠。往往独自语，天帝相唯诺。风云偶不来，寰宇销一略。我欲烹长鲸，四海为鼎镬。我欲取大鹏，天地为缯缴。安得长羽翰，雄飞上寥廓。

后题云：

> 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题，后唐升元三年二月八日，奉敕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王绍颜奉敕书，银青光禄大夫兼监察御史王仁寿镌。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石。

后数月，一夕风雨，亭颓倒，石断裂。

据《湘山野录》载："宋齐丘相江南李先主昪及事中主璟，二世皆为左仆射，璟爱其才，而知其不正。尝献《凤凰台诗》，中有'我欲烹长鲸，四海为鼎镬，我欲罗凤凰，天地为矰缴'之句，皆欲讽其跋扈也，而主终不听。不得意，上表乞归九华，其略云：'千秋载籍，愿为知足之人；九朵峰峦，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诈也。"

试考之。先主昪，旧名知诰，为徐温养子。以天祐九年迁升州刺史，饶洞天荐宋齐丘于先主。齐丘困于逆旅，邻娼魏氏女窃赂遗数缗，获备管幅，遂克投贽，一见，先主宾之以国士。今观题《凤台山亭子诗》，陈献司空，乃乡贡进士时，岂当时所投贽之诗乎？后题天祐八年，恐记事者差一年也。

齐丘后事先主为相，至嗣主时为太傅，多植朋党，以专朝权，躁进之士多附之，陈觉、李徵古之徒，恃其势尤骄慢。徵古尝劝后主因天变逊位齐丘，赖陈乔以为不可，后主乃止。钟模以李德明之死怨齐丘，及奉使归唐，以陈觉矫周帝之命斩严续事言于唐主，唐主命殷崇义诏暴齐丘等事，听归九华旧隐，官爵悉如故。后命锁其第，穴墙给食。齐丘叹曰："吾尝谋让皇族于泰州，宜其及此。"乃缢而死，谥曰缪丑。《野录》载其跋扈，主终不听，上表乞归九华，谬矣。

《生民》诗："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注云："揄，抒米以出臼也。"笺云："舂而抒出之。"《周官·舂人》："女舂抌二人。"郑注云："抌，抒臼也。《诗》云：'或舂或抌。'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揄，时女反。"据许叔重《说文》：揄，引也，羊朱切。抒，挹也，神与切。舀，抒臼也。从爪臼。引《诗》云："或簸或舀。"又作㧚、𦤵，音以沼切。又《集韵》：抌、舀、揄，并音由。又㧚、舀，音以绍切。缘《诗》揄与舀并音由，义亦同，故后人改舀为蹂也。音以沼者，乃今人以手舀物之舀也。

建州龙焙，面北，谓之北苑。有一泉，极清澹，谓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即坏茶味。唯龙园胜、雪白茶二种，谓之水芽。先蒸后拣，每一芽，先去外两小叶，谓之乌蒂。又次取两嫩叶，谓之白合。留小心芽置于水中，呼为水芽。聚之稍多，即研焙为二品，即龙园胜、雪白茶也。茶之极精好者，无出于此。每胯计工价近三十千。其他茶虽好，皆先拣而后蒸研，其味次第减也。

茶有十纲。第一、第二纲太嫩，第三纲最妙，自六纲至十纲，小团至大团而止。第一名曰试新。第二名曰贡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龙园胜、雪白茶、万寿龙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供清、龙凤英华、玉除清赏、承平雅玩、启沃承恩、雪叶、雪英、蜀葵、金钱、玉华、寸金。第四有十二色：无比寿芽、宜年宝玉、玉清庆云、无疆寿龙、万春银叶、玉叶长春、瑞雪翔龙、长寿玉圭、香口焙、兴国岩、上品拣芽、新收拣芽。第五次有十二色：太平嘉瑞、龙苑报春、南山应瑞、兴国岩小龙、又小凤、续入额、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瑞雪翔龙、先春太平嘉瑞、长寿玉圭。已下五纲，皆大小团茶也。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

赵岐注云："未可与言而强与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贤人可与言，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注云："取人不失其臧否。"孙奭《音义》曰："今按古本及诸书并无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谓挑取物也，其字从金。"今其字从食，与《方言》不同，盖传写误也。本亦作鲇，音奴兼反。按《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达兼反，古甜字。然则字书非无此字，第于《孟子》言餂之义不合耳。

今以《孟子》之文考餂之义，则赵岐以餂训取是

也。当如郭氏《方言》，其字从金为铦。据《玉篇》、《广韵》：铦，音他点反，取也。其义与《孟子》文合。《广韵》：上声，铦，音忝而平声，又有铦字，音纤，训曰利也。许氏《说文》以铦为臿属，乃音纤者，其义与音忝者不同，各从其义也。

孙爽曰："本亦作餂，音奴兼反。"此别本《孟子》也。古之经书，皆有别本，其用字多异同。《广韵》：又，餂，音黏，食麦粥也。于《孟子》之文愈不合，盖别本《孟子》误讹尤甚。

《汉官仪》云："光禄大夫，秩比千石。不言属光禄勋，门外特施行马以旌别之。"

《魏志》："黄初四年，杨彪为光禄大夫，诏给吏卒，门施行马。"《晋纪》云："致仕及逊位者，给床、帐、簟、褥，赐钱二十万，给吏卒，门施行马。"王隐《晋书》云："刘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以光禄大夫致仕，门施行马，赐钱百三十万。"《晋书》云："王览为宗正卿，致仕，诏遣殿中监疗疾给药，后转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干宝《晋书》记尚书仆射李涓母丧，拜金紫光禄大夫，给吏卒，门施行马。《晋中兴书》："蔡谟免。皇太后诏以谟为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遂以疾笃不朝，诏赐几杖，门施行马。"《晋书》："华表，字伟容，歆字也。太始中为太中大夫，赐禄与卿同，门施行马。"

江季恭说：杜甫《赠李龟年》诗，非甫所作。盖岐王死时，与崔滌死时，年尚幼。又甫天宝乱后，未尝至江南也。

范摅《云溪友议》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龟年奔迫江潭，甫以诗赠龟年。"云云。又云："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阕，莫不望行在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殡殓，经四日乃苏，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兰苕唱祓禊毕，放还。且言主人即复长安，而有中兴之主也。谓龟年，汝何忧乎！"时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诗，更须考究。

《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传曰："木瓜，楙木，可食之木也。"

按诗之意，乃以木为瓜、为桃、为李，俗谓之假果者，盖不可食、不适用之物也，亦犹画饼、土饭之义尔。投我以不可食、不适用之物，而我报之以琼玉可贵之物，则投我之物虽薄，而我报之实厚。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卫人思之，欲厚报之，则投我虽薄，而我思报之实欲其厚，此作诗者之意也。郑笺以木瓜为楙木，则是果实之木瓜也，误矣。《初学记》、《六帖》于《果实木瓜门》，皆引《卫风·木瓜》之诗，亦误。

昔之记言者谓孔子曰："吾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焉。"按《木瓜》诗、投报之辞，以为喻尔，未见真有投报也，恐非孔子之言。

《溱洧》诗："赠之以勺药。"《古今注》："勺药，一名可离，将行则送之。"江淹《别赋》："下有勺药之诗。"

《子虚》、《南都》二赋言勺药者，乃以鱼肉等物为醢，食物也。子建《七发》、张景阳《七命》"勺药"云云。五臣注："勺，音酌；药，音略。"《广韵》亦有二音。《子虚赋》诸家皆误以为《溱洧》之勺药。韩退之《偃城联句》诗云："两相铺氍毹，五鼎调勺药。"又曰："但掷顾笑金，难祈却老药。"二药不同音也。

唐李济翁《资暇录》云："古使字作岑。《左氏春秋传》言行李乃是行使，后人误为李字。"《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传》云："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困乏。"杜预曰："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传》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预曰："行李，行人也。"又《昭公十三年》，《左氏传》曰："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杜预曰："行理，使人通聘问者。"或言理，或言李，皆谓行使也。但文其言谓之行李，亦作理耳，以此知其非改古文为岑也。古文字多矣，李济翁不言岑字出何书，未可遽尔泛举而改作也。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云："少年李六郡，遨游遍五都。"李作使音。

故相王甫将明为馆职时，夜梦至一山间，古松流水，杳然幽深，境色甚异，四无人迹。忽遇一道人，引至一处，过松下，有废丹灶，又入，有茅屋数间，道人开之，云："公之所居也。"尘埃蓬勃，似久无人居者。壁间见题字，云："白发高僧酷爱闲，一瓶一钵老山间。只因窥井生一念，从此松根丹灶闲。"恍然悟其前世所居。已失道人，遂回。天大雷雨，龙起云中，意甚恐惧，遂寤。其婢亦魇于室中，呼之觉，问之，云："适为雷雨所惊。"颇异之。来日，馆中曝书，偶观架上小说，内载妇人窥井生男事云。孙仲益有《王太傅生日》诗云："了了三生梦，松根冷煅炉。"用此事也。窥井事，见《博物志》。

罗隐《牡丹》诗云："可怜韩令功成后，虚负秾华过此身。"据白廷翰《唐蒙求韩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师贵游尚牡丹，一本直数万。韩滉私第有之，遽命劚去，曰：'岂效儿女耶！'"

李挺之，讳之才。庆历中，以殿中丞为泽州从事。时韩中令宣抚河东，委以秦凤铸铁钱事。行次凤州，为《绝句》云："去年三月洛城游，今日寻春到凤州。欲托双鱼附归信，嘉陵江水不东流。"挺之族孙君翁，熙宁中，为邵尧夫言之。

蔡州褒信县有棋师闵秀才说："尝有道人善棋，凡对局，率饶人一先。后死于褒信，托后事于一村叟。数年后，叟为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诗云：'烂柯真诀妙通神，一局曾经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

《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顾陶为《唐诗类选》，如元、白、刘、柳、杜牧、李贺、张祐、赵嘏皆不收。姚合作《极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常建有《题破山寺后院》诗云："竹迳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余观《又玄集》、《唐诗类选》、《唐文粹》，皆作"通"。熙宁元年，欧阳永叔守青，《题廨宇后山斋》云："竹迳遇幽处。"有以青社石本往河内以示邢和叔。始未见时，亦颇疑其误，及见碑，反覆味之，亦以为佳，竟不知有别本耶？抑永叔自改之耶？古人用一字，亦不苟也。

李绅《题天衣寺》诗："殿涌全身塔，池开半月泉。"此泉隐于岩下，虽月圆，池中只见其半，最为佳处。绍兴初，愚秃法聪遂凿开岩上，易名为满月泉，甚可惜也。

熙宁间，江宁府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被发跣足，与簿剧谈，饮酒终日，书一诗，留别而去，莫知所之。诗云："岩下相逢不忍还，狂歌醉酒且盘桓。仇香莫问神仙事，天上人间总一般。"

王防元规尝云："杜诗古本：'辞人解作《清和颂》，诗成珠玉在挥毫。'盖为和舍人，故云。"又云："'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盖为送扶侍，故云。"

《刘贡父诗话》云："文人用事误错，虽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复汉萧何。'据光武谓邓禹'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参尝为功曹，云酂侯，非也。"按：萧何为主吏掾，即功曹也。注在《史记高祖纪》。贡父博洽，何为不知？杜谓之诗史，未尝误用事。

青州有刘概，方富韩公守青时，遇之甚厚。因得临朐县西南官地曰冶源，结茅居之。有杂文及诗歌，其子印行。青人传其诗，有"西轩忽见好溪山，一丈闲愁减三尺"。末句云："读书误人四十年，有时醉把栏干拍。"别见《温公诗话》。

杜诗云："吾闻驾鼓车，不合用骐骥。"皆言汉文帝以千里马驾鼓车，殊不知《南史》王融与宋弁等论骐骥驾鼓车也。按，汉文止却千里马，建武中以千里马驾鼓车尔。

"洞庭春水绿于云，日日征帆送远人。曾向木兰舟上过，不知元是此花身"。一小说："唐末，馆阁数公泛舟，以木兰舟为题。忽一贫士，登舟作此，诸公览诗大惊，物色之，乃李义山之魄，时义山下世久矣。又《岚斋集》载此诗，陆龟蒙于苏守张抟座上赋此木兰堂诗。未知孰是？

后汉范滂母谓滂曰："汝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唐人谓李白、杜甫为李、杜。子美诗云："李、杜齐名真忝窃。"用后汉事也。《南史》谓鲍照、谢玄晖为鲍、谢。又鲍防与谢良弼友善，人谓之鲍、谢。

或谓诗史者，有年月、地理、本末之类，故名诗史。盖唐人尝目杜甫为诗史，本出孟棨《本事》，而《新书》亦云。

"太一峰前是我家，满床书籍旧生涯。春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此仵磐艮翁诗。终南人。父信，本军职，终文思副使，以荫补借职。元丰中，监青州临淄酒税。或以此诗题酒楼，皆云是神仙作也。

予监台州杜渎盐场，日以莲子试滷，择莲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莲、四莲，味重；五莲，尤重。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莲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莲沉于底，而煎盐不成。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滷味重，则正浮在上；咸淡相半，则二物俱沉。与此相类。

淋下滷水，或以他水杂之，但识其旧痕，以饭甑盖之于中，掠去面上水，至旧处，元滷尽在，所去者皆他水。或以甑箄隔之亦可，以他物则不可分矣。此理未晓。孔融论云："弊箄不能救盐池之滷。"即此事也。《炼化术》云："饮食过咸，以饭箄竹数条炙之，着其中，则汁便淡。"

青龙寺老柏院，有布衣张在题一绝于院壁："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寻芳去又回。唯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元祐中，州学教授毕仲愈题跋，刻石于平岚亭上。

杜甫《赠韦十六评事》："子虽躯干小。"《晋书·载记》："刘曜时，壮士陈安战死，陇上歌之曰：'陇上健儿有陈安，躯干虽小腹常宽'。"《秋兴》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盖用宁子视君如弈棋事。《绝句》云："即看翡翠兰苕上。"用郭景纯《游仙》诗。《移居赠卫大郎》："清襟照等夷。"用任彦升《王文宪集序》引袁粲《答俭》诗："之子照清襟。"

《李君翁诗话》："《卜居》云：'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诗人皆以为宋玉事，岂《卜居》亦宋玉拟屈原作耶？庾信《哀江南赋》云：'诛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据而言？"

此君翁之陋也。唐余知古《渚宫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赋曰："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归荆南》云："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在夔府《咏怀古迹》云："摇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诗云："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盖归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也。李义山亦云："却将宋玉临江宅，异代仍教庾信居。"

何逊诗云："跃鱼如拥剑。"孟浩然诗云："游鱼拥剑来。"按，拥剑，如彭蜞之类，蟹属，一螯偏大，故谓之拥剑，非鱼也。

杜甫诗："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社日用伏日事，苏、黄皆以为误也。《史记·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汉方有春秋二社，与伏

分也。

老杜："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陆农师引《水经》："鱼龙以秋日为夜。"按，龙，秋分而降，则蛰寝于渊。龙以社日为夜，岂谓是乎？又，鸟鼠同穴者，鼠与鸟为雌雄，似鼠而尾短，在内，鸟在外。鱼龙，水名。鸟鼠，山名。鸟鼠秋而鱼龙夜，是诗两句而含三事也。

李嘉祐《守台州》诗云："春塘露冕归。"《华阳国志》云："郭贺为荆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乔卿。'明帝到南阳巡狩，赐三公之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见之，以彰有德。"

富阳北十里，有妙庭观，荐经焚毁，无碑志可考，独见于东坡诗《董双成故宅绝句》云："人去山空鹤不归，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怜九转功成后，却把飞仙乞肉芝。"刻石作"肉芝"。道流云："元本作'内'，东坡见之，无他语。"今印本作"肉芝"。"内"之与"肉"，皆未晓。其鼎，宣和间取去，三足中空，病者取以煮药，甚有效。

陈德润云："一贵人知成都日，朝廷遣御史何郯入蜀按事。贵人遍召幕客，询何人与御史密者。或云有贤良某人。延之，令出界候迎，兼携名娼王宫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王善舞，保公醉，喜题其项帕云：'按彻《梁州》更《六么》，西台御史惜妖娆。从今改作王宫柳，舞尽春风万万条。'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复措手而归。

被紫荷橐。按，荷橐，即持荷之荷也，或以为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预从豹乘。"皆沿习之误。《南史·刘杳传》言簪笔持橐事甚详。

《临安府仁和县图经》：出橐龠沙。在县东四里。海际之人，采用鼓铸铜锡之模，诸州皆来采，亦犹邢沙可以碾玉也。

石子惠云：中书舍人系红鞓犀带，自叶少蕴始有。旧服色不佩鱼，后，王照请于朝，方佩。妇人、孺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鱼，乃张崇启请。

杜甫诗云："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楚国先贤传》谓婿如龙也，女得贤婿，谓之乘龙。黄宪为司徒，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时人谓之桓叔元女俱乘龙。

韩退之《灯花》诗云："黄裹排金粟，钗头缀玉虫。"乃用何逊诗"金粟裹搔头"之句。

陈克子高诗云："鸟声妨客梦，花片搅春心。"句甚佳。唐杜审言诗云："啼鸟惊残梦，飞花搅独愁。"下句为工也。子美诗云："树搅离思花冥冥。"亦有所自矣。

王珩彦，楚人。尝梦中得诗，云："杖屦步斜晖，烟村景物宜。溪深水马健，霜重橘奴肥。春罢鸡争黍，人行犬吠篱。可怜田舍子，理乱不曾知。"

杜少陵《闷》诗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唐僧栖白《闲》诗云："卷帘当白昼，移坐向青山。"

苴。《说文》：展贾切。土苴，糟魄物，又云不真物。一音子余切，训包也。韩文公《进学解》："补苴罅漏。"当读作平声。

许叔微精于医，云："五脏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难治。当用獭爪为末，调药，于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虫上行也。"

孟蜀王《水殿》诗，东坡续为长短句："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开明月解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夜深琼户寂无声，时见飞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闽、广人食槟榔，每切作片，蘸蛎灰以荖叶裹嚼之。荖，音老，又音蒲口切。初食微觉似醉，面赤，故东坡诗云："红潮登颊醉槟榔。"

南人不善乘船，谓之苦船。北人不善乘车，谓之苦车。苦，音库。

《左传·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杜预注云："养威仪以致福。"班固《五行志》云："能者养之以福。"颜师古云："能养生者，则定礼义、威仪，自致于福。"此注与杜同。《左氏》本误。

韩退之《答柳柳州食虾蟆》诗云："虾蟆虽水居，未得变形貌。强号为蛙蛤，于实无所校。居然当鼎味，岂不辱钓罩。余虽不下喉，近又能稍稍。尝惧染蛮夷，平生性不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按，《周礼·蝈氏》，郑司农云："掌去蛙黾。"即虾蟆属。元谓蝈，今御所食蛙也。《汉书》："霍光擅减宗庙羔免蛙。"不知古为上食也。

马监场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蚕蛊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矾末令尝，不涩，觉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浓煎石榴根皮汁，饮之下，即吐出有虫，皆活，无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矾牙茶捣为末，冷水饮之。"

《墨子》云："楚灵王好细腰，故其臣皆三饭为节，胁息然后带，缘墙然后起。"《韩非子》云："楚灵王好细腰，而国有饿死。"又，《尹文子》云："楚庄王好细腰，一国皆有饥色。"刘禹锡《踏歌行》云："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未知孰是？

司马安善宦，四至九卿。《儒林传》：许商四至九卿。

李贺诗："攒虫锼古柳。"刘禹锡诗："秋虫镂宫树。"此二句皆善。

《毛诗·伯兮》篇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注云："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于鳏居之人，然伯之暂出，未尝死也。但其花未尝双开，故有北堂之义。《说文》：萲、萱、蕿、萲，皆一字也。今人忘忧通作"谖"。据《尔雅》，谖，训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谖草字。嵇康《养生论》云："合欢捐忿，萱草忘忧。"《本草》云："利心志，令人

欢喜忘忧。"《风土记》云："妇人有妊，佩之，生男子，故谓之宜男草。"陆士衡诗云："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襟。""忘归"之义未详。

台州杜渎监之北安圣院僧师肇，端午日，昼与僧对坐。忽闻屋瓦有声，火光一线，下至地。少顷，遂大如车轮，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于背，不见，久之，复为一线，飞去，出屋，即震雷一声。其僧仅有气，且举衣视之，背后袈裟一圆孔，如钱，中单圆孔，如椀，脊下，烧一圆疮，痛楚甚，皆以为天火不可治。予以汤火药涂之，月余遂无事。怪异如此。

诗人用字各有所宜，梅言横，松言架。何逊诗云："枝横却月观，花绕临风台。"江淹诗云："风散松架险，云郁石道深。"杜甫诗云："南望青松架短壑。"

卷　下

《孟子》言："去齐，接淅而行。"淅，渍米也。"接"字殊无理。许慎《说文》引《孟子》："去齐，滰淅而行。"滰，音其两切，漉干渍米，言不待炊而行也。《异闻集》李吉甫铭曰："《孟子》去齐而滰淅。"唐本作"滰"字。

王介甫云："'俟我于城隅'，言静女之俟我以礼也。其美外发，其和中出，其节不可乱者，彤管也。'贻我彤管'，言静女之贻我以乐也。"徐安道注音辩云："彤，赤漆也。管，谓笙箫之属。"

按，《静女》诗："贻我彤管，彤管有炜。"注云："炜，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笺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谓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郑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后汉·皇后纪》序云："颁官分务，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左氏传·定公九年》："《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预云："《诗·邶风》也，言《静女》三章之诗，虽说美女，义在彤管。彤管赤笔，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以此考之，不闻谓之乐也。

陶潜《读山海经十三首》用事，今本多差误，各为注释之。

第一篇"泛览《周王传》"，乃《周穆天子传》，荀勖校定本是也。"流观《山海图》"，乃《山海经》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

第二篇云："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颜。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

《西山经》云："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头戴胜，是司天之厉主五残。"《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丰沮玉门，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昆仑为宫，亦有离宫别窟。"郭璞云："不专住一山也。"《穆天子传》云："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于瑶池之上。"又："天子升于奄山，即西王母之山也。奄山，即崦嵫山也。西王母宴穆王于瑶池之上，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与穆王往复数诗，不具载。

第三篇云："迢迢槐江岭，是谓玄圃丘。西南望昆墟，光气难与俦。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

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其阳多丹粟，其阴多采黄金银，实为帝之平圃。郭璞注云："即玄圃也。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其上多藏琅玕，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淫，音遥。"《穆天子传》："天子铭迹于玄圃之上。"

第四篇云："丹木生何许，乃在峚山阳。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白玉凝素液，瑾瑜发奇光。岂伊君子宝，见重我轩皇。"

《西山经》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音密）山，其上多丹木，圆叶而赤茎，黄花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色乃清。"

第五篇云："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

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广圆百里。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竹书》云："穆王西征，至青鸟所解。"又蛇巫之山，一曰龟山，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鸟，主给使也。

第六篇云："逍遥芜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万寻，森散覆旸谷。灵人侍丹池，朝朝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见烛。"

黑齿国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汤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树，寄生赤水阴。亭亭凌风桂，八干共成林。灵凤抚云舞，神鸾调玉音。虽非世上宝，爰得王母心。"

欢朱国，在赤水之阴，有三珠树，如柏，叶皆为珠，其树若彗。《海内南经》："桂林八树，在番隅东。八树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乃凤也。自歌自舞。女床之山有鸟，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自歌。见则天下康宁。

第八篇云："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赤泉给我饮，员丘足我粮。方与三辰游，寿考岂渠央。"

《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国名曰终北，四方悉平，周以乔陟。当国之中有山，名曰壶领，状若甔甀，顶有口，状若圆环，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臭过椒兰，味过醪醴，一源分为四，埒注于山下，经营一国，亡不悉遍。土气和，亡扎厉，不夭不病，人倦则饮神瀵。周穆王北游，过其国，三年忘归。"今赤泉，《山海经》无之，知古文缺失也。

第九篇云："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海外北经》云："夸父与日逐走，渴，欲饮于河、渭，不足，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遂之禺谷。郭璞云："禺渊也。"今作虞渊。

第十篇云："精卫衔微石，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而文首白喙，名曰精卫。其鸣自设；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反，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东海。奇肱之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钦䲹违帝旨。窫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鵕鹗岂足恃。"

钟山神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耳，是与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葆江，即祖江也。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䍃崖。䲹，音下邳之邳。䍃，音遥。曰"巨猾肆威暴"者，谓钦䲹杀祖江，贰负臣杀窫窳也。"猾"作"危"字，非是。钦䲹化为大鹗，鼓亦化为鵕鸟。鹗，音谔。鵕，音俊。或云"鵕鸡"字，非也。窫窳者，蛇身人面，为贰负臣所杀。开明东有巫，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变为龙首，居弱水中食人。音轧俞。

第十二篇："鸱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青丘有奇鸟，自言独见尔。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毗，东望长右，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鸣自号，见则其国多放士。放，逐也。怀王之世，谓屈原也。青丘国有奇鸟，不详其状。鸱鴸或为鵃鹅，或为鸣鹊，皆非也。

第十三篇云："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仲文献诚言，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

《竹书纪年》："尧欲禅舜，共工、鲧谏以为不可。舜即位，殛《鲧》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海内经》云："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神异经》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鬣，蛇身人手，四足，食五谷、禽兽，顽愚，名曰共工。东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志加通塞，为人自用，欲为欲息，名曰鲧。"下云："仲文、姜公，未详。"

柳子厚诗云："空斋不语坐高春。"薛能诗云："隔江遥见夕阳春。"或云见春米，大非也。

《淮南子》云："日至于虞渊，是谓高春。"注云："虞渊，地名。高春时始戌，民碓春时也。""至于连石，是谓下春。"注云："连石，西山名，言将暝，下民悉春，故曰下春。"

古乐府陆瑜有《仙人览六箸篇》："九仙欢会宾，六箸且娱神。戏石闻余地，铭山忆旧秦。避敌情思巧，论兵势重新。问取南皮夕，还笑拂棋人。"初不晓何戏。

《西京杂记》云："许博昌，安陵人，善陆博，窦婴好之，尝与居处，法用六箸，或谓之究，以竹为之，长六分。"王逸解《楚辞》云："投六箸，行六棋，故为六博。以篦簬作箸，象牙为棋，丽而且好也。"《说文》云："六箸，十二棋也。"

鲍昭《行药至城东桥》诗，五臣注云："昭因疾服药，行而宣导之。"杜甫《舟中伏枕》诗云："行药病涔涔。"汉许皇后云："我头岑岑，药中得无有毒乎?"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张平子《东京赋》云："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始于宫邻，卒于金虎。"五臣注云："幽、厉用小人，与君子为邻，坚若金，恶若虎，卒以此亡。"陆士衡诗云："望舒离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毕、昴之属，俱白虎也。《河图》云：亡金虎，喻秦居也。

陆士衡《诗》云："大辰匿曜，金虎习质。"甘、石《星经》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乱。"

沈存中《笔谈》云："马融《笛赋》云：'裁以当篴使易持。'李善注：'篴，马策也。裁笛以当马篴，故使易持。'此缪说也。笛安可以为马策！篴，管也，古人谓乐之管为篴。故潘岳《笙赋》云：'修篴内辟，余箫外逶。裁以当篴者余器，多裁众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篴，五音皆具，当篴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据《说文》，篴、挝并音张瓜反，箠也。不闻以篴为乐管。潘岳《笙赋》乃用挝字，云："修挝内辟。"注云："修长挝大辟开也。"自与"篴"字不同。言羌人裁之以当马策，言易执持而复可吹也，牵强为说，殊无义理。

汝南陈敬伯路逢归忌，必反邮亭，后坐诛。无禁忌者多谈为缪。注云："四孟在壬，四仲在寅，四季在子。"今阴阳书云："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巳、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日。"与旧法不同，故不足信也。

杜甫《送高三十书记》云："触热向武威。"程晓《三伏》诗云："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据《炙

毂子》云："褦襶，笠子也。"《集韵》："褦，音奈；襶，音戴。"二字，不晓事也。

《望江南》者，朱崖李太尉镇关西日，为亡姬谢秋娘所作，后进入教坊。

和凝尝以宰辅自期，登第之日，名在第十三。后览范质文，大加赏叹，即以第十三处之。场屋间，谓之传衣钵，若禅宗之相付授。其后，质果继凝登相位，亦为太子太傅、鲁国公，搢绅以为美谈。后，冯当世知贡举，擢彭器资为首，后赠彭诗云："当时已自传衣钵，羞愧犹为食肉僧。"谓此也。

天福初，窦贞固知贡举。旧制，夜试以三烛为限。长兴二年，改令昼试，贞固以短景难成，文不尽意，失取士之道，奏复夜试。

孙天举云："尝见吴天用家藏一《易》书，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乾坤有毁时，故终之以《未济》。盖乾坤毁则有水火之灾，水之灾多在东南，火之灾多在西北。故西北多山，东南多水，东南之山，皆水冲激而成，有连亘三四十山不绝者，乃地脉也。后兵火失其书，亦不能尽记其说。"

卢思道挽诗独八首，比时人最盛，时人谓之八米卢郎。八米，关中语。岁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谷取八米，取数之多也。

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红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自问，宫人手里过茶汤。"恐是用红丝砚，江南李氏时犹重之。欧公《砚谱》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此砚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工砚，又作洪砚，皆非也。《云溪友议》载元子芝明经制策入仕，亦有此一篇，未知孰是？

毕景儒有李重光黄罗扇李自写诗一首云："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后细字书云"赐庆奴"。庆奴，似是宫人小字。诗似柳诗。

宋公庠言："金日磾'日'字不音弥毕切，只是如字，别无借音。"又言："人皆言解体音古买反，司马温公读作古隘切。"又云："父在呼其子为令嗣，侍下呼某房，甚无谓也。"

柳子厚《闻彻上人亡寄杨丈侍郎》云："东越高僧还姓汤，几时琼佩触鸣珰。空花一散不知处，谁采金花与侍郎。"盖用慧休《菊问赠鲍侍郎》诗云："玳枝兮金英，绿叶兮紫茎。"鲍照有答诗，《类文》题作《菊问》，照集又云《赠答》。

姓氏之学，莫盛于《元和姓纂》。皆自南北朝，以官职富贵相高。溢至于唐，崔、卢、李、郑，纠纷可鄙。若以圣贤所本，如子姓、妫姓、姬姓、姜姓之类各分类，圣人受姓所从来，以讫《春秋》所纪，用《世本》、《荀况谱》、杜预《公子谱》为法，则唐、虞三代列国诸侯，俱可成书，此似是太史公欲为而未就者耳。汉以后，精力博求，不难考其渊源至今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义》谓方牍简策。《周礼·内史》："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郑司农引《春秋传》："王命内史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策谓以简策书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注云："赞为之，为之辞也。以方出之，以方版书而出之。"杜子春云："方直，谓今时牍也。"《仪礼·聘礼》："束帛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而读之。

南山宣律师《感通录》云："庐山七岭，共会于东，合而成峰。"因知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所自矣。

传《新唐书·李德裕》："德裕徙镇海军代王璠。先是大和中，漳王养母杜仲阳归浙西，有诏在所存问。时德裕被召，乃檄留后使如诏书。璠入为尚书左丞，而漳王以罪废死，因与户部侍郎李汉共谮德裕尝赂仲阳导王为不轨，帝惑其言。"窦革《音训》云："杜牧作《杜秋》诗，乃云：'漳王得罪后，秋，始被放归本郡。'疑即仲阳也。与此不同，似牧之之误。"《南部新书》云："杜仲阳，即杜秋也。始为李锜侍人，锜败填宫，亦进帛书，后为漳王养母。大和中，漳王黜，放归浙西。续诏令观院安置，兼加存恤，故杜牧有《杜秋》诗称于时。"此说与牧之合。《漳王凑传》："黜为巢县公。时大和五年也。命中人封诏，即赐且慰曰：'国法当尔，无他忧。'八年薨，赠齐王。郑注后以罪诛。帝哀凑被谗死不明，开成三年，追赠怀懿太子。"盖大和五年，漳王虽黜，尚特诏赐慰云。故德裕"檄留后使如诏书"，至八年废死后，德裕方被谮也。恐牧之诗不误。

蒋防作《霍小玉传》，书大历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轻黄衫，挟朱筋弹。李至，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时也。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巢燕引雏浑去尽，红花结子已无多。黄衫年少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考作诗时，大历间，甫政在蜀，是时想有好事者传云，作此诗尔。

兰亭惟定武旧本最佳。薛帅别刊木易之。新本"湍"、"流"、"带"、"右"、"天"五字，损，可以验，旧本皆全。

杜甫《忆李白》诗云："俊逸鲍参军。"亦有讥焉。鲍昭《白纻辞》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如"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阴铿诗也。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神衔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强良。""亦在畏兽书中。"此书今亡矣。

《宜都山水记》："佷山溪有釜滩，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钴镆。"柳子厚《钴鉧潭记》"鉧"字，字书无之。《集韵》：锄、钴，并音胡，黍稷器。夏曰瑚，商曰琏，周曰簠簋。又，𨭌，音满补反。钴𨭌，温器。

言潭石如此大小尔。

《高氏小史》云："周颙，字彦伦，始置四声切韵行于时。"

《南部烟花录》，文极俚俗。又载陈后主诗云："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诗，六朝诗语不如此。《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与裴铏《传奇》载秦人事乃赋唐俚诗无异。

李义山《定子》诗："堪笑吃虚隋炀帝，破家亡国为何人。"《北里志》："刘泰娘门有樗树，赠诗云：'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汉高新破咸阳后，英俊奔波遂吃虚。'"

老杜《望岳》诗云："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述征记》云："柏谷，谷名也。汉武帝微行至谷中，无回车地，夹以高原，柏林阴翳，穷日幽暗，殆弗睹阳景。"凤翔岐山。《禹贡》云："治梁及岐。"又曰："荆岐既旅。"其山本以有两岐，故呼为岐路之岐，今俗犹呼为箭筈岭。出《唐史》，系《地理志》。

谚云："干星照湿土，来日依旧雨。"王建《听雨》诗云："半夜思家睡里愁，雨声落落屋檐头。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烂庭花不肯休。"

李义山《柳枝诗》序，有"湔裙水上"之语。《北史》："窦泰母梦风雷有娠，期而不产，甚惧。有巫者曰：'度河湔裙，产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见一人云：'当生贵子，可徙而南。'母从之。俄而生泰。及长，为御史中尉。"(别见《荆楚岁时记》。)

徐浩会稽诗云："法士多瓌能。"盖言异能也。鲁直谓能乃三足鳖，言僧似鳖耳。虽似戏语，然能有二音，皆通，不必指能是鳖也。后汉《黄琬传》云："旧制，光禄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异行。时权富子弟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注云："能，乃来切。"

范文正守鄱阳，喜乐籍，未几召还，作诗寄后政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到京，以绵胭脂寄其人，题诗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

肃宗乾元二年，史思明与诸将期会汴州。李光弼巡河上诸营，闻之，还入汴州，谓节度使许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来救。"光弼还东京，思明至汴，叔冀战不胜，遂与濮州刺史董秦降，思明待之甚厚。《新书》云："董秦夜挈五百人归光弼，诏加殿中监，赐姓李，名忠臣，即天宝末骁将也。粗暴不知书，晚污朱泚伪命，诛。"玉川子《月蚀》诗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覆尸无衣巾。"详味此句，董秦当是无功而享厚禄者。如此者多，不知玉川子说李忠臣何也?

李太白《平虏将军妻》诗云："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缠绵。"李济翁《资暇录》云："谚有曰：'千里井，不反唾，或云㓶。'言昔人经驿舍，反马余㓶于井，后经此井，汲水，为㓶所哽。"

国朝用汉腊，盖冬至后第三戌，火墓日也，是为腊。已酉年闰八月冬至后第三戌，乃在十一月末，太史局著历，遂以十一月第三戌为腊。识者云：古法遇如此闰岁，即以第四戌为腊，腊不可在十一月也。癸亥年合闰三月，遂闰四月。南渡后，图书散失所致。

尝闻习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闻登州竹山、驼基诸岛之外，天晴无云，可远望平州城壁。今自二浙至登州与密州，皆由北洋，路极险恶，然有自胶水镇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杜甫《后出塞》云："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及《昔游篇》云："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其事可见。

《名山记》云："松有两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马鬣形。"李贺有《五粒小松歌》云："新香几粒洪崖饭。""五粒"，未详。

潘岳《秋兴赋》云："斑鬓彪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五臣注云："彪，发下垂貌。"《说文》云："白黑发杂也。"李善注云："彪作髟，音方料切。"

李义山《娇儿》诗云："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按，《吴史》云："徐知训怙威，娇淫调谑，王无敬畏之心。尝登楼狎戏，荷衣木简，自号参军，令王髽髻鹑衣为苍头以从。"欧公《五代史·吴世家》云："知训为参军，隆演鹑衣髽髻为苍鹘。"前云"苍头"，非也。

《南唐世家》："号犍马牌。"按，《南唐史》亦作"犍"字。举世以为"揵"字，非也。《说文》："犍字，从建，音纪偃切，马行不利也。"《考工记》云："终日驰骋，左不犍。"是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越绝书》云："始皇以三十七年来游会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钱唐浙江岑石，石长丈四尺，南北面广一尺，东西面广一尺六寸，刻文于大越东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里。"《水经》云："秦始皇登会稽山，刻石纪功，尚在山侧。"孙畅之《述征记》云："丞相李斯所篆也。"

《南史》："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范云为主簿。云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韵，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韵；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详。云夜取《史记》读之，明日登山，读之如流。"张守节云："会稽山，刻李斯书，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

予尝上会稽东山，自秦望山之巅并黄茅，无树木。其山侧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别无他石。石笋并无字。复自小迳，别至一山，俗名鹅鼻山。又云："越王栖于会稽，宫娥避于此。"又云娥避山。山顶，

有石如屋大，中开，插一碑于其中，文皆为风雨所剥，隐约就碑，可见缺画，如禹庙《没字碑》之类。'不知此石果岑石欤？非始皇之力，不能插于石中。此山险绝，罕有至者，得一采药者，引之至耳，非伪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

杜甫诗云："尝果栗皱开。"或作"雏"字，殊不可解。《集韵》："皱，侧尤切，革纹蹙也。"《汉上题襟》周繇诗云："开栗弋之紫皱。"贯休云："新蝉避栗皱。"又云："栗不和皱落。"皱，栗蓬也。

《左传》云："故讲事以度轨（绝句），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绝句），采谓之物。"

《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王元泽引古本《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为书。"书安可无也，学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则不如勿学而已矣。

尝观《八师经》："佛时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时有梵志，名曰邪旬，来诣佛所，欲质所疑，曰：'吾闻佛道，厥义宏深。巍巍堂堂，犹星中月。神智妙达，众圣中王。愿开盲瞑，释其愚痴。所事何师？'天尊曰：'吾前世师，其名难数。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师也。'"始悟东坡《宸奎阁碑铭》云"巍巍仁圣，体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师传"之意。所谓八师者：不杀、不盗、不淫、不恶、口不饮酒、老、病、死。王莹夫云："坡公手写《八师经》，顷尝见之。"

沈休文山阴《柳家女》诗云："还家问乡里，讵堪持作夫。"乡里，谓妻也。《南史·张彪传》呼妻为乡里，云"我不忍令乡里落他处"。今会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潘岳《闲居赋》："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云："朱仲李，未详。"按，《述异记》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园三十六所。"许昌节度使小厅，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乱，魏太祖挟令迁帝自洛都许。许州有小李子，色黄，大如樱桃，谓之御李子，即献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枝赋》云："房陵缥李。"

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云："可怜谁家妇，缘流洒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何，月就云中堕。"刘禹锡《泰娘歌》"月堕云中"之句，盖本于此。

《汉·樊哙传》："从攻项籍屠煮枣。"晋灼曰："《地理志》无，今清河有煮枣城。《功臣表》有煮枣侯。"颜师古曰："既云攻项籍，屠煮枣，则其地当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详其处耳。"予考《后汉·地理志》，济阴郡冤句有煮枣城，此正在大河之南也。可以补《汉史》之缺。

许志仁云："昔秦王舍舟于余杭，因曰杭州。不从舟而从木，以《诗》'一苇杭之'之义。"

齐丘仲孚少好学读书，常以中宵钟鸣为限。唐人张继诗："夜半钟声到客船。"则半夜钟其来久矣。

揲蓍之法，用老阳、老阴多少之数求之，即偏而不均，若以奇耦之数求之，最为精妙。三奇老阳，三耦老阴，一奇两耦，少阳两奇，一耦少阴。少阳，震、坎、艮也。少阴，巽、离、兑也。

陶渊明诗云："闻有田子春，节义为士雄。"《汉书·刘泽传》云："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书干泽，泽大悦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如长安，幸谒者张卿，讽高后，立泽为琅琊王。"晋灼曰："《楚汉春秋》云，"田生，字子春。"

《香奁集》云："后魏时，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备，因补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蛮锦红。未解有情梦梁苑，何曾自媚妒吴宫。谁教牵引知酒味，因令怅望成春慵。海棠花前秋千畔，背人撩鬓道匆匆。'"韩偓所补，似言闺房之意，大非其实。

《北史》："李安世出为相州刺史。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不已。刺史薛道标讨之，大为所破，公私成患。百姓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等杀之，州内肃然。"

白乐天《自咏》诗云："朱砂贱如土，不解烧为丹。玄鬓化为雪，不解休为官。"又《不二门》诗云："亦曾烧大药，消息乖火候。至今残丹砂，烧干不成就。"《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员外》诗云："阅水年将暮，烧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发自须生。"《对酒》云："谩把《参同契》，难烧伏火砂。有时成白首，无处问黄芽。"《赴忠州至江陵舟中示舍弟》云："幼学将何用，丹烧竟不成。"《酬元郎中书怀》云："终身拟作卧云伴，逐月须收烧药钱。"《与故刑部李侍郎早结道友以药术为事》诗云："金丹同学都无益，水竹邻居竟不成。"《赠江州李使君》云："迹为烧丹隐，家缘嗜酒贫。"《题别遗爱草堂》云："曾在庐峰下，书堂对药台。"《竹楼宿》诗："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

《后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叙烧丹事甚详，有云："简寂馆钟后，紫霄峰晓时。心尘未净洁，火候遂参差。万寿觊刀圭，千功失毫厘。先生弹指起，姹女随烟飞。始知缘会间，阴骘不可移。药灶今夕罢，诏书明日追。"《对酒》云："丹砂见火去无迹，白发泥人来未休。"《赠杜录事》云："河车九转宜精炼，火候三年在好看。"《酬梦得》云："丹砂炼作三铢土，玄发看成一把丝。"又《烧药不成命酒独酌》云："白发逢秋至，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是乐天久留意金丹，为之而不成也。

又有《感事》诗云："服气崔常侍，烧丹郑舍人。"又云："唯知恋杯酒，不解炼金银。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又作《醉吟先生传》云："设不幸吾好药，治衣削食，炼铅烧汞，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之何。今吾幸不好彼。"又《答客》诗云："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则是晚年药术竟

无所得，乃归依内典耳。

李善《文选》，引证精博，五臣无足取也。惟注《北山移文》"植薪歌于延濑"，李善云未详。吕向云："苏门先生游于延濑，见一人采薪，谓之曰：'子以终乎？'薪人曰：'吾闻圣人无怀，以道德为心，何怪乎而为哀也？'遂为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注《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为二老，乃云"只太公为一老，不闻二老"。其缪如此。

汲冢琐语晋《春秋篇》载平公梦朱罴窥屏，《左氏》、《国语》并云黄能。

谢灵运诗云："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五臣注《文选》云："牵丝，谓牵王如丝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牵丝，初仕，解龟，去官也。应璩云：'不悟牵朱丝，三署来相寻。'"

《华阳国志·蜀志》云："蚕丛、鱼凫之后，有王曰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嵋为城郭，江、潜、绵、络为池泽，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蜀人悲之，故闻子鹃之鸣，即曰望帝也。"左太冲《蜀都赋》云："鸟生杜宇之魂。"五臣注引《蜀记》云："有王曰杜宇，号望帝，俗说云化为子鹃。子鹃，鸟名也。蜀人闻其鸣，即曰望帝也。"故鲍照、杜甫皆云是古帝魂，其实非变化也。

《春秋左氏传》："闻晋公子骈胁，欲观（绝句），其裸浴（绝句），薄而观之。"

《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偾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又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仅有存者。"如此称"者不在此位"，何以观射，乃"不"字作上声，连上句，即于义无爽。今本《家语》无二"不"字。

韩退之《泷吏》诗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国家不。得无风其间，不武亦不文。仁义饬其躬，巧奸败群伦。"古本"风"作"虱"字，或引阮嗣宗"虱处裈中"为解，非也。

按，秦《公孙鞅书·靳令篇》云："国以功受官予爵，则治省言寡。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此言十二，乃止九条）。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战，能行其法，基秦为强，曰彼仁义虱官也，可以置之。（注云："置之，言不用也。"）"此昌黎之意也。

端砚。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坚致，温润而泽，储水发墨，叩之有声。但性质坚，矿断裂，尤多瑕疵。

秋枫岩，石色微淡，可亚下岩，坚润不及。

梅根岩，一名中岩，桃花岩，一名上岩。二岩石俱皆沙壤相杂，无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疏，然中岩又胜上岩。

新坑，石色带红紫，其文细密，材质厚大无瑕，然止是崖石，颇乏坚润。

后历，石与新坑略相似，又处其次。

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歙石，粗罗纹，而发墨过之，石眼圆晕数重，青白黄黑相间，极大者为最胜。

土人以晶莹圆明、中无瑕翳者为活眼，形模相类、不甚鲜明者为泪眼，形体略具、内外皆白、殊无光彩者为枯眼。

唐《食货志》云："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方，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又云："开元二十六年已后，钱甚恶，诏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肃宗上元元年，以'开元'旧钱一当十。"

孔毅夫云："'开元通宝'钱，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并书，回环可读，俗不知以为'开元'钱明皇所铸。《六典》谓之'开通元宝'。"司马光云："薛珰《唐圣运图》云：'初进蜡样，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钱上有甲痕焉。'"凌璠《唐录政要》以为窦皇后。是时窦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审言《记闻》云："唐之钱文如'乾元'、'开元'曰重宝、通宝，世俗浅者有云'乾重'、'开通'，朝士尚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

马永卿云："'开元通宝'，盖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洛、并、幽、桂等州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记号偶相合耳。"

《楚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华也。"《类篇》云："英，草荣而无实者。"后汉冯衍赋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华之英。洪兴祖《补注楚辞》云："秋花无自落者，读如'我落其实，而取其华'之'落'。"此言为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蕊不落耳，若云"黄菊飘零满地金"，即诗用《楚辞》之句。且《宋书·符瑞志》沈约云："英，叶也。言食秋菊之叶。"据《神农本草》："菊服之，轻身耐老。三月采叶。"《玉函方》王子乔《变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采，名曰玉英。"是英谓之叶也。晋许询诗云："青松凝素体，秋菊落芳英。"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当效而行之，如山之高当仰之。今人书简有使"景仰"者，疏矣。魏文帝《书》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为是。任彦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肃然望慕。"虽引《诗》"陟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

之意也。

《庄子》："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郭象不注。成元英疏云："果然，充饱也。"陆德明《音义》云："果，如字，又苦火切。众家皆云饱貌，言依旧果然。或云：犹，如也，言腹之饱如果然兽也。"《吴录·地理志》云："九真浦县县有兽名果然，猨狖类也。"《南州异物志》云："交州以南有果然兽，其鸣自呼，尾长，腹圆，过其头，胁边斑文，皮集十余，可得一蓐。繁文丽好，细厚温暖。"魏钟毓有赋。

伊尹负鼎干汤。《庄子》成元英疏云："负玉鼎以干汤。刘孝标《栖山志》云：'故有忽白璧而乐垂纶，负五鼎而要卿相。'"《楚辞·天问》云："缘鹄饰玉，后帝是飨。"王逸云："后帝，谓殷汤也。言伊尹始仕，因缘烹鹄鸟之羹，修玉鼎以事于汤，汤贤之，遂以为相。"独《孟子》以为不然也。

刘禹锡云："翁仲遗墟草树平。"《魏略》云：明年，景初元年，徙长安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卒，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徒门外。后汉鄗南千秋亭有石坛，坛庙之东枕道，有两石翁仲，南北相对。

谢惠连云："漾舟陶嘉月。"王褒《九怀》云："陶嘉月兮总驾。"王逸云："及吉时也。"

百六。从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积年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三通周，余六百一十三年。又除第一第二"百六"，共五百七十三年，余年入第三"百六"。从贞观十六年壬寅，入第二"百六"，至吴乾贞三年己丑。第二"百六"数穷。又从吴太和二年庚寅入第三"百六"，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十七年，更二百五十一年，方入第四"百六"。

阳九。从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积年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二通周，余四千四百五十三年，又以阳九数除之，得九，余年入第十阳九。从武德元年戊寅，入第十阳九，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百四十九年，更一百七年，第十阳九数穷，重起第一阳九。

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燃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设斋行香，事无经据，乃罢。宣宗复释教，行其仪。朱梁开国，大明节，百官行香祝寿。石晋天福中，窦贞固奏，国忌行香，宰臣跪炉，百官立班，仍饭僧百人，即为规式。国朝至今因之。

蔡谟初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诣谢尚而说之。尚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勤学死。"

据《荀子·劝学篇》云："蟹六跪而二螯。"注云："跪，足也。"引《说文》云："蟹，六足二螯首也。"

今考《神农本草》，蟹八足二螯，其类甚多。六足者名蛫（音跪），四足者名北，皆有大毒，不可食。《尔雅》云："螖蠌曰螖，即彭螖也。似蟹而小。螖，王穴切。"谢尚云"读《尔雅》不熟"，必《尔雅》说蟹。今本止有彭螖一事，而他更无，恐《尔雅》脱文也。"勤学"当作"劝学"，恐《晋书》本误以"劝"为"勤"也。《建康实录》所引不误。今许叔重《说文》云："蟹有二螯八足，旁行。"杨倞引云"六足"，亦误，又衍一"首"字，亦误。《韩非子》云："蟹，螯首如钺。"即当有"首"字。文字脱落，疑误学者，可为叹息。

佛经颂云："莨菪拾花针。"《本草》云："莨菪，使人健行见鬼。《药性论》云：'热，有大毒。生，能泻人见鬼，拾针狂乱。'雷公云：'勿误食，眼生暹火。'"《史记》："淳于意治王美人怀子而不乳，以莨荡药一撮，用酒饮之，旋乳。"今医方并不言能通乳，或云性寒，或云热，皆不能晓。

《上林赋》云："仁频。"《仙药录》云："槟榔，一名仁频。"《林邑记》云："叶如甘蕉。"频音宾。吴普《本草》云："一名槟门。"

《上林赋》："蜚鸓。"《史记》作蠝，《汉书》作鸓。郭璞音诔，《神农本草作鼺鼠；音羸，飞鼠也，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飞。《尔雅》："鼯鼠，一名夷由。"郭璞云："状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尾项胁毛紫赤色，背上苍艾色，腹下黄，喙颔杂白，脚短，爪长，尾三尺许。飞且乳，亦谓之飞生。声如人呼。食灶烟，能从高赴下，不能从下上高。"陶隐居云："鼺是鼯鼠，一名飞生，产妇持之，易生。"

杨、柳二种。杨树叶短，柳树叶长，花即初发时，黄蕊子为飞絮。今絮中有小青子，着水泥沙滩上，即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东坡谓絮化为浮萍，误矣。

人参。许氏《说文》：人蓡。字与参同。扁鹊云：有毒。或生邯郸，三月生叶，小花，核黑，茎有毛，九月采根，有头足手，面目如人。《春秋运斗枢》云："摇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礼斗威仪》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广雅》云："参，地精人参也。"《梁书》："阮孝绪母疾，须人蓡。旧传钟山所出，有鹿引之，鹿灭，得此草。"《异苑》与《广五行记》皆云："土下有呼声，掘之，得人参。如人形，四体备具，声遂绝。"

石斛。出始兴六安山傍石上；或生木上，谓之木斛，不中用。盛弘之《荆州记》云："隋郡《永阳县》有泷石山，山上多石斛，精好如金环。"

王治知南恩州，其子荩臣云："海边有石山觜，每蟹过之，则化为石，蛇亦然。"

洪炎《杂家》："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化银液。说者云：此膏北来则及祸。韩约都护安南，得其膏，持归。是岁。京师乱，约以附会郑注，竟赤其族。今黄白家烧金干汞，必有阴祸也。"

《会要》：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还，《行

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烟气涌起，而无云雾。至夕，火焰如炬火，照见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鞋，若皮为底者即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今俗谚云："如'盐药'，言其少而难得。"《本草·戎盐部》中陈藏器云："盐药，味咸，无毒，疗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诸州，山石似芒消，入口极冷，可傅疮肿。"又，《本草》："独自草，作毒箭，唯盐药可解。"《戎盐》条中不言，恐有脱误。

《异苑》云："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山冈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矾石，葬而石生热，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发看，果得大墓，内有矾石满茔。"

据本经，矾石性寒。《异苑》云热，盖误矣，乃礜石也。又：魏武六年，平乌丸，王粲犹在荆州，其说非也。一说粲在荆州与刘表登彰山，尝见此异。

《鸡跖》载："摩跸石，出西番山石涧中，辟诸毒炉火。"《本草》云："阳石也。出南中，人传之不经，云是观音菩萨所居山座若手按者也。"此说大谬。

《寰宇记》："三佛齐国，南海水中，有山，五色耸峙，其石有小焰。每船舶过其下，水流如涌，人或以刀斫击之，有石迸入船中者，是此石也。烧之，有硫黄气。"又谓："舶船上下，爱其山石者，多以手扪之，故云摩跸石。"非前说也。匮五金，伏三黄，制铅汞。

升玄子《伏汞图》有《试鸟场消石法》，云："其色青，取白石英炙令热，将点上，便消入石中。道书言出鸟场国，能消金石为水，服之，尽得长生。其石出处，气极秽恶，飞鸟不能过其上。人或单服从之过，身上诸虫尽化为水而得长生矣。形若鹅管者佳。"

狐刚子《粉图》云："青消石，一名北帝玄珠。"又，《三十六神水方》，《化曾青方》，用正消石。观此，则今世间谓之消石，似非正也。

《药名隐诀》云：自古传消石能化一切金石为水者，服乃长生。不闻所出之处，徒有其名，而与无无异。近代陶隐居撰《本草》，乃言朴消是消石之朴，又言芒消与石脾合煮，成为真消石。石脾无复识者，寻其事由，殊为乖僻。则消石有正有赝，信矣。然经谓消石天地至神之物，陶言今无正石，亦未为全失。今《图经》引梁、隋间方书，谓虽非真石，而其功效既相近，亦可通用，则今世所用者或可也。

崔昉《炉火本草》云："消石，阴石也。"此非石类，即咸卤煎成，今呼焰消。是河北商城及怀、卫界沿河人家刮卤淋汁所就，与朴消、小盐一蔀煎之，能制伏铅，出铜晕。南地不产朴消，能熟皮芒消可入药用。今"消石"注乃云此即地霜，所在山泽，冬月地上有霜扫取，以水淋汁后，乃煎炼而成，盖以能化诸石，故名消石，非与芒消、朴消一类而有消名也。

《图经》又云：今医方家但以未炼成块微青者为朴消，炼成盆中上有芒者为芒消，其芒消底澄凝者为消石。又云：炼朴消或地霜而成坚白如石者，乃消石也。则杂炼朴消、地霜而成消石是矣，非别有消石也。

余谓不假煎炼，如仙经所言，乃正消石。设煎炼而成者，亦名消石，乃今世所用焰消。亦能伏八石，而芒消可入药，且据所有用之耳，非必消石为天地至神之物也。《丹房镜源·诸消篇》有马牙消、朴消、芒消、缩砂、坑消五种。若消石，则列在《诸石篇》中，可见也。

《仁和县图经》云："盐消，出县东十里，炼成朴消。又有冬月自地中涌起消，通透光莹者名霜花，亦名剑脊消。药中用为玄明粉、紫雪之属。"

唐秘书省有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六人。潢。《集韵》："音胡旷切。"《释名》："染纸也。"《齐民要术》有《装潢纸法》，云："浸蘗汁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染则年久色暗，盖染黄也。"后有《雌黄治书法》云："潢讫治者佳，先治，入潢则动。"《要术》，后魏贾思勰撰。则古用黄纸写书久矣。写讫入潢，辟蠹也。今惟释藏经如此，先写后潢。《要术》又云："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则打纸工盖熟纸匠也。予有旧佛经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诏于大明宫译，后有鱼朝恩衔，又有经生并装潢人姓名。

《春秋》：夏姬乃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弑君。徵舒行恶逆，姬当四十余岁，乃鲁宣公十一年。历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窃以逃晋，又相去十余年矣。后又生女嫁叔向，计其年六十余矣，而能有孕。《列女传》云：夏姬内挟技术，盖老而复壮者，三为王后，七为夫人。或云：凡九为寡妇，当之者辄死。《左氏》所载当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妆台记》序云："春秋之初，有晋、楚之谚曰：'夏姬得道，鸡皮三少。'"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一作计）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

嘉报以诗云：

帝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河广无舟梁，道远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属。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持赠厚，惭

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淑又答诗一首：

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沈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晖。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嘉与妻书曰：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随俗顺时，僶勉当去。知尔所苦，故尔未有瘳损。想念悒悒，劳心无已。当涉远路，趋走飞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又计往还，将弥时节。念发同怨，意犹迟迟。欲暂相见，有所属托。今遣车往，想必有方。

淑答书曰：

知屈圭璋，应奉岁使。策名王府，观国之光。虽失高素皓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自初承问，心愿东还。迫疾惟亟，抱叹而已。日月已尽，行有伴列。想严装已办，发迈在近。谁谓宋远，企予望之。室迩人遐，我劳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斯亦难矣。长路悠悠，而君是践。冰霜惨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动而辄俱；体非比目，何得同而不离。于是诵萱草之咏，以消两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将来之欢。君适乐土，优游京邑。观王都之壮丽，察天下之珍妙，得无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嘉重报妻书曰：

车还空反，甚失所望。兼叙远别怅恨之情，顾尤怅然间，得此镜，既明妍媸，及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宝钗一双，妙香四种，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娱耳。

淑又报嘉书曰：

既惠音令，兼赐诸物。厚意殷勤，出于非望。镜有文彩之丽，钗有殊异之观。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异物于鄙陋，割所珍以相赐。非丰恩之厚，孰肯若斯！览镜执钗，情意仿佛。操琴咏诗，思心成结。敕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镜鉴形，此言过矣，未获我心也。昔诗人有飞蓬之感，班婕好有谁荣之叹。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未奉光仪，则宝钗不列也。未侍帐幄，则芳香不发也。

梁钟嵘《诗评》曰："二汉为五言，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宝钗》之作，亚《团扇》矣。"

东坡《志林》云："谢瞻《张子房》诗云：'苛慝暴三殇。'此谓上中下殇，言秦无道，戮及孥稚也。五臣注乃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谓夫与父为殇，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乎？"

余观宣远诗云："王风哀以思，周道荡无章。卜洛易隆替，兴乱罔不亡。秦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殇。息肩缠民思，灵鉴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来拱兴王。"恐为穆公杀三良，不使终其天年，此《黄鸟》之诗所以哀也。殉葬乃始于秦，其苛慝可知。

葛蘩校苏州《韦刺史集》十卷，今平江板本是也。刺史，洛阳人，姓韦氏，名应物。贞元中，以左司郎中，出为苏州刺史。书目、姓名，略见《唐书·艺文志》，其详不载于正史，不可得而考也。

今观其《逢杨开府》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惸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唯有故人知。"又《温泉行》云："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锤命如纸。作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又云："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是尝为三卫而踪迹不羁也。

《燕李录事》诗云："与君十五侍皇闱。"又《京师叛乱寄诸弟》云："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当天宝十五载六月，明皇避安禄山之难，是年，应物年二十。至宝应元年建巳月，上皇崩。则武皇升仙之时，应物年二十七。

又《示从子河南尉班诗序》云："永泰中，予任洛阳丞。"则应物年二十九。

及其来吴，《赠旧识》云："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蹉跎三十载，今日海隅行。"则少尝游太学。盖武皇升仙后，二年入太学，遂为丞也。

自洛阳丞为京兆府功曹。大历十四年，自鄠县令别除栎阳令，以疾归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资除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改判江州，改左司郎中。贞元初，又历苏州。罢守，寓居永定精舍。以诗考之，历官次序如此。

《广德中洛阳作》云："蹇劣乏高步，缉遗守微官。"广德二年，乃当永泰之元时，为洛阳丞。自京师叛乱之后，至德、乾元、上元、宝应数年间，折节读书，遂入仕，而因谓之微官也。

《善福精舍书》注："建中二年除比部。"则应物年四十五。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师兵乱，自滁州间道遣使。明年兴元甲子岁五月九日，使还，寄诸弟，作诗，云："岁暮兵戈乱京国，帛书间道访存亡。"乃德宗幸奉天时，应物年四十八。自后守九江，至为苏州刺史，计其年五十余矣。以集中事及时人所称考，其仕宦如此，得非遂止于苏耶？

按，白居易苏州《答刘禹锡》诗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盖谓应物也。官称止于此。其集中诗，《寄大梁诸友》云："分竹守南谯，弭节过梁地。"

则是守亳时也。篇末云："相敦在勤事，海内方劳师。"似与兴元甲子不远也。

又唐小说载与诸公倡和，称韦十九。林宝《姓纂》云："周逍遥公夐之后，左仆射扶阳公持价生司门郎中令仪，令仪生銮，銮生应物，应物生监察御史、河东节度掌书记庆复。"

李肇《国史补》云："为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席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风韵。"又云："开元以后，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张长史、独孤常州、崔比部、梁补阙、韦苏州。"其大略可见如此。

《诗·常棣》，燕兄弟也，悯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毛注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以亲之。"《史记》、谯周皆以召公为周公之庶兄。《左氏传》："王怒，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云云。孔颖达云："此诗自是成王之时周公所作，以亲兄弟。但召穆公见厉王之时，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诗，以亲之耳。"不言召公所作，当别有据。

"青衫白发老参军，旋粜黄粱买酒樽。但得有钱留客醉，也胜骑马上人门。"此诗脍炙人口，不知谁作。见施佥判德权，云："乃德清人法原之祖卢政议诗。"更有一绝："十月都门风薄衣，捣砧声里雁南飞。野人不识长安乐，且趁鲈鱼一棹肥。"

古诗云："灯檠昏鱼目。"读檠为去声。《集韵》："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声，榜也。"非灯檠字。韩退之云："墙角君看短檠弃。"亦误也。

吉姓。《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后，以王父字为氏，汉有汉中太守吉恪。"贾昌朝《音辨》云："吉，氏也。"引《诗》谓之尹吉，其乙切。《崧高诗注》云："尹，官氏也。"《风俗通》云："师尹，三公，官也。以官为姓，周有尹喜、尹吉甫。"《姓纂》又云："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因氏焉。"然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后，但《诗注》以尹为官，以吉为姓，未知孰是?

欧公父《墓表》云："回顾乳者，剑汝于其旁。"《曲礼》曰："负剑辟咡诏之。"注云："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

绛县老人云："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谓已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才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

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岁在己巳，襄公之三十年，岁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盖谓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谓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画在上，并三六为身，如"筭"之六。盖古之亥字如此写，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画如"筭"字三个六数也。所谓下二如身，是其日数则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数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万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则前所谓其季于今三之一，谓其末一甲子才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谓之日，而谓之旬者，盖古以甲子数日，故谓之旬。如今阴阳家所谓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类是也。与书"期，三百有六旬"同。

《集韵》引向秀云："孟浪，无取舍之谓。"孟，音母朗切。

《唐书》载："李宗闵知贡举，门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举、袁都辈，时谓之玉笋。"玉笋班，恐因此而得名。

唐初功臣，皆云图形凌烟阁。而《河间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阁，岂凌烟先名戢武而后改之耶？又《段志玄碑》亦云图形戢武阁。

封德彝名伦，房玄龄名乔，高士廉名俭，颜师古名籀，而皆云以字行。颜之推云："古者，名终则讳之，字乃以为子孙，江北士人全不辩之，名亦呼为字，字固为字。"颜师古《匡谬正俗》云："或问：人有称字而不称名，何也?"颜师古考诸典故，故以称名为是。颜师古立论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晓也。

唐《河侯新祠颂》，秦宗撰，云："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潼乡华阴人也。"章怀《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云："冯夷，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石，得水仙，为河伯。"又引《龙鱼河图》云："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三说虽异，其实皆无所据。

东魏《大觉寺碑》阴，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隶书，今之正书也。"张怀瓘《六体书论》亦云："隶书，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书。"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公《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也。

杜甫《越王楼》诗云："绵州州府何磊落，显庆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楼下长江百丈清，山头落日半轮明。君王旧迹今人赏，转见千秋万古情。"《绵州图经》云："越王台，在绵州城外，西北有台，高百尺，上有楼，下瞰州城。唐显庆中太宗子越王贞任绵州刺史日作，诗云'孤城西北起高楼，碧瓦朱甍照城郭'是也。"

韦苏州《送黎六郎》诗云："闻话嵩峰多野寺，不嫌黄绶向阳城。钓台水绿荷已生，少姨庙寒花始遍。"杨炯撰《少姨庙碑》："《汉·地理志》云：嵩高少室庙。其神为妇人像者，故老相传云，启母涂山氏之妹也。"

唐《吕公表》，吕諲也。元结撰。前太子文学、翰林待诏顾诫奢书。即杜甫所赠顾八分文学诗是也。

唐《六公咏》，李邕撰，胡履虚书。杜甫《八哀》诗云："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六公者，五王为一章，狄丞相别为一章云。

《北史》："后周武帝天和二年甲辰，立露门学，置生七十二人。六年春正月己酉朔，以露门未成故，废朝。"又，建德三年春正月，朝群臣于露门。宣皇帝大象元年春正月己丑，受朝于露门。天成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门学，行释奠礼。静帝二年，宣帝寝疾，诏宰相入宿露门。世用露门劝讲，二字未详所出。

杜牧之《朱坡》诗云："小莲娃欲语，幽笋稚相携。"言笋如稚子。与杜甫"竹根稚子无人见"同意。

琼田草。生于分宁山谷间。有《琼田草经》一卷。八月十五日采之。草有十名，曰不死草、长生草，又云苦夭之类。

《本草》："蝉壳谓之蝉花。"今成都有草名蝉花。今有干者，视之，乃蝉额裂面抽茎，上有花，善治目，未知如何用也。

元祐三年，《状元笏记》，黄鲁直代云："密对天光，恭承圣训。曾是草茅之贱，获沾雨露之恩。"又云："顾得助于众贤，更图宁于多士。"

天运八十一岁差一度，名曰岁差。洛下闳云五百年当差一度，后人臆说也。

犀以黑为本。其色黑而黄，曰正透；黄而有黑边曰倒透。正者，世人贵之，其形圆，谓之通天犀。南中有伪者。磨之渐热，乃验。犀性凉，磨之不热。

宣徽使及建节钺，则称判某州，余则知。

每大起居，宰执侍班于垂拱隔门外东廊庐中，三帅庭下声喏。卷帘及半，起身答之，祖宗之制也。

《前汉·梅福传》："福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或云吴门乃洪州，今有吴门镇，九江去亦不远矣。

资政、观文二小殿，横列禁中。宰相出镇带资政殿大学士，执政无大字。苏易简出，被遇独厚，迁紫宸之日，以称呼不便，更用观文。因此，宰、执出镇优遇者，则除之。

藩郡带钤司酝酒不限数。惟会稽则不然，必有由也。

麻三剥四。谓麻制一行三字，剥麻一行四字。

宇文伯修有一古鼎，款识云："犨酌宫。"

大庆殿玉磬十六，新造也。其下趺以凤。初以狮子不出于三代，故易之。

官制。以在内官不当有使名，尽略之。无枢密使，只云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旧制，枢密使独班知院并参政，用拜命先后为立班之序。

砅。邻知切，又力智切，又力制切。引《诗》"深则砅"。今《诗》本改作"厉"字。"砅"出《集韵》、《类篇》，履石渡水也。

唐昌观玉蕊花，今之散水花。扬州琼花，今之聚八仙，但木老耳。

唐会昌五年，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又，《会要》："元和二年，官赐额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僧辉记：梵云拓斗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传笔者讹"拓"为"招"，去"斗奢"为"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㒓。音豹，越也。唐制，官新到官府，并上者谓之㒓。今俗谓程外课作者，谓之㒓工。《玉篇》云："㒓，连直也。"凡当直之法，自给、舍、丞、郎入者，三直无㒓；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㒓；御史、补阙入者，七直两㒓；其余杂入者，十直三㒓。或有作豹伏之义，非也。

江邻几云：《山海经》云："象胆在四足。"今《山海经》无此语。象胆随四时在足，见《酉阳杂俎》。

毗陵古寺柱间，有雷神书字一行云，"石床侯十三火人"，下有绪月二字。"绪月"见佛书。

杜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早归来。"李太白，青山人，多游匡庐，故谓之匡山。《绵州图经》云："戴天山，在县北五十里，有大明寺。开元中，李白读书于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谓'康山读书处'也。"恐《图经》之妄。

《淮南子》云："武王破纣，杀之于宣室。"许叔重云："宣室，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宫名。一曰：宣室，狱也。音宣和之宣。汉未央前殿有宣室，温室。音暄，见《集韵》。

《西京杂记》："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裸葬于终南山。其子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复盖之以石。"又张崇文《历代小志》："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晋帝时为蜀郡太守。"今《汉书》皆不载其名，姑录于此。

《汉·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应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师古曰："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手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崔豹《古今注》云："执金吾，棒也。以铜为之，金涂两末，谓之金吾。"二说不同。

大礼毕，赏给诸军次第：

第一曰殿前左右班御龙直、骨朵直、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只候、金枪班、银枪班、东第一至第五。西第一至第二，茶酒新旧班、招箭班、弓箭直、弩直、散直、钧容直，习驭直、随龙忠佐。

第二曰捧日二十指挥（*左第一军至第二军，右第一军至第二军*），天武二十指挥（*同上*），拱圣十四指挥，神勇十四指挥，胜捷十指挥，骁骑十四指挥（*左右各一至第七*），骁胜六指挥（*左右各一至第三*），宣武十五指挥，殿虎六十指挥（*左右各三军，军各十指挥*），水军指挥宣朔第一龙猛六指挥、广勇二十一指挥、骁骑第七第八管节度使。

第三曰龙卫二十指挥（*左右各二军，军各五营*），神卫二十指挥（*同上*），云骑七指挥，步虎六十指挥

(左右各三军，军各十指挥)，步虎水军飞山甲指挥第一第二，床子弩指挥第一第二（自择日已后，计三百二十六指挥)。

马世父云："其先公在户部日，尝检宣和间旧例。"所闻如此。

《水经》，世以为桑钦撰。予读易水注云："易水经其东南，合滱水，故桑钦曰：'易水出新城西北，东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称矣。又，广阳县溪水亦引桑钦说，且《水经》正文，皆无此语。恐非桑钦撰，当别有书也。古书散亡，良可叹已。

老学庵笔记

[宋]陆　游撰　王育济整理

《老学庵笔记》十卷，南宋陆游（一一二五——一二〇九）撰，以记载两宋史实，尤其是南宋政局为主，兼及宋前历史。有《津逮秘书》、《学津讨原》、《稗海》本等，以中华书局点校本最为精良。本整理本以明毛晋汲古阁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版本。《老学庵续笔记》已无全本，现据《说郛》节录本以及《寄园所寄》所引条目加以整理。佚文三条，录自中华书局繁体整理本，标点略有变动。

卷　一

徽宗南幸至润，郡官迎驾于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顶轿子，一宦者立轿旁呼曰："道君传语，众官不须远来！"卫士胪传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还京，服栗玉并桃冠、白玉簪、赭红羽衣，乘七宝辇。盖吴敏定仪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钱大主入觐，见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张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烟脂皂荚多，相公已有语，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时赵鼎、张浚作相也。

建炎苗、刘之变，内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扬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还行在，尚未得对，亦死焉。又有萧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绌为外郡监当，前一日出城，遂免。

临安父老言，苗、刘戕王渊在朝天门外，今都进养院前。然《日历》及诸公记录皆不书，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彪所录谓"死于第"，尤非也。

鼎澧群盗如钟相、杨么（乡语谓幼为么），战舡有车船、有桨船、有海鳅头，军器有拏子（其语谓拏为铙）、有鱼叉、有木老鸦。拏子、鱼叉以竹竿为柄，长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敌。程昌禹部曲虽蔡州人，亦习用拿子等，遂屡捷。木老鸦一名不藉木，取坚重木为之，长才三尺许，锐其两端，战船用之尤为便捷。官军乃更作灰炮，用极脆薄瓦罐，置毒药、石灰、铁蒺藜于其中，临阵以击贼船，灰飞如烟雾，贼兵不能开目。欲效官军为之，则贼地无窑户，不能造也，遂大败。官军战船亦仿贼车船而增大，有长三十六丈、广四丈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飞以步军平贼。至完颜亮入寇，车船犹在，颇有功云。初，张公之行，赵元镇丞相以诗送之云："速宜净扫妖氛了，来看钱塘八月潮。"

鼎澧群盗，惟夏诚、刘衡二砦据险不可破。二人每自咤曰："除是飞过洞庭湖。"其后卒为岳飞所破，盖语谶云。

赵元镇丞相谪朱崖，病亟，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镇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发，东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国人使，九盏：第一，肉咸豉，第二，爆肉双下角子，第三，莲花肉油饼骨头，第四，白肉胡饼，第五，群仙炙太平毕罗，第六、假圆鱼，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鱼，第九，水饭咸豉旋鲊瓜姜。看食：枣馉子、膸饼、白胡饼、環饼（淳熙）。

绍兴辛酉与虏交兵，虏遁，议者谓当取寿、颍、宿三州屯重兵，然后淮可保，淮可保然后江可固。惜

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为险固，其受敌惟东北两面，而壕堑重复，皆可坚守。至绍兴间，已二百余年，所损不及十之一。

汉人入仕，有以赀为郎者，司马相如、张释之是也；有入钱入谷赏以官者，卜式、黄霸是也。入钱谷则今买官之类，以赀则非也。

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获，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则被疑，安知公归而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

黄元晖为左司谏，论事忤蔡氏，谪昭潭，后复管勾江州太平观。谢表曰："言之未尽，悔也奚追。"

张芸叟作《渔父诗》曰："家住耒江边，门前碧水连。小舟胜养马，大罟当耕田，保甲元无籍，青苗不着钱。桃源在何处？此地有神仙。"盖元丰中谪官湖湘时所作，东坡取其意为《鱼蛮子》云。

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傩，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

明州江瑶柱有二种：大者江瑶，小者沙瑶。然沙瑶可种，逾年则成江瑶矣。海桧亦有二种：海桧夭矫坚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音杜）桧。海桧绝难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桧也。

晁以道为明州船场，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访之，坐间小雨，以道语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当之，必验无疑，君宜戒之。"士人辞去，至港口。践滑而仆，胫几折，疗治累月乃愈。

国初士大夫戏作语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谓朱衣吏及金带也。宣和间，亲王公主及他近属戚里，入宫辄得金带关子。得者旋填姓名卖之，价五百千。虽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腊破钱唐，时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带者数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时谚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仁宗赐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长也。其后"世"字之曾孙又曰"伯"，则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车驾幸候潮门外大校场大阅。是日，上早膳毕出郊，从驾臣僚及应奉官并戎服撒带子着靴。大阅毕，丞相、亲王以下赐茶。是日，驾出丽正门，入和宁门，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战船，略计其费四百料。八橹战船长八丈，为钱一千一百五十九贯；四橹海鹘船长四丈五尺，为钱三百二十九贯。

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故赠之诗曰："翛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斜骑马归。"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虽不常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乃改"读书"作"视书"。又尝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简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诗语也。"公又笑曰："自首减等。"

秘阁有端砚，上有绍兴御书一"顽"字。唐有准敕恶诗，今又有准敕顽砚耶。

潘子贱《题蔡奴传神》云："嘉祐中，风尘中人亦如此。呜呼盛哉！"然蔡实元丰间人也。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师人谓蔡奴为郜六。

绍圣、元符间，汪内相彦章有声太学。学中为之语曰："江左二宝，胡伸、汪藻。"伸字彦时，亦新安人，终符宝郎。

曾文清夙兴诵《论语》一篇，终身未尝废。

先左丞言，荆公有《诗正义》一部，朝夕不离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谓荆公忽先儒之说，盖不然也。

靖康国破，二帝播迁。有小崔才人与广平郡王（**道君幼子，名棣**）俱匿民间，已近五十日，虏亦不问。有从官馈以食，遂为人所发，亦不免，不十日虏去矣。城中士大夫可罪至此。

金贼劫迁宗室，我之有司不遗余力。然比其去，义士匿之获免者犹七百人，人心可知。

国初，《韵略》载进士所习有《何论》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习《何论》一首。《何论》盖如“三杰佐汉孰优”、“四科取士何先”之类。

嘉兴人闻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过蔬豆而已。郡人求馆客者，多就谋之。又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予少时与之同在敕局，为删定官。谈经义滚滚不倦，发明极多，尤邃于小学云。

张芸叟过魏文贞公旧庄，居者犹魏氏也。为赋诗云：“破屋居人少，柴门春草长。儿童不识字，耕稼郑公庄。”此犹未失为农。神宗夜读《宋璟传》，贤其人，诏访其后，得于河朔，有裔孙曰宋立，遗像、谱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军矣。欲与一武官，而其人不愿。乃赐田十顷，免徭役杂赋云。其微又过于魏氏，言之可为流涕。

政和末，议改元，王黼拟用“重和”。既下诏矣，范致虚问白上曰：“此契丹号也。”故未几复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宫门名，犹我之宣德门也，年名则实曰重熙。逮建中靖国后，虏避天祚嫌名，追谓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维扬南渡时，虽甚仓猝，二府犹张盖搭狨坐而出，军民有怀砖狙击黄相者。既至临安，二府因言：“方艰危时，臣等当一切贬损。今张盖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并权省去，候事平日依旧。”诏从之，实惩维扬事也。

林自为太学博士，上章相子厚启云：“伏惟门下相公，有猷有为，无相无作。”子厚在漏舍，因与执政语及，大骂云：“遮汉敢乱道如此！”蔡元度曰：“无相无作，虽出佛书，然荆公字说尝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复大骂曰：“荆公亦不曾奉敕许乱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赂虏，诏群臣服金带者权以通犀带易之，独存金鱼。又执政则正透，从官则倒透。至建炎中兴，朝廷草创，犹用此制。吕好问为右丞，特赐金带。高宗面谕曰：“此带朕自视上方工为之。”盖特恩也。绍兴三年，兵革初定，始诏依故事服金带。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营使，以丞相领之，执政则为副使。上御朝，御营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后三省、密院相继奏事。其重如此。

张晋彦才气过人，然急于进取。子孝祥在西掖时，晋彦未老，每见汤岐公自荐。岐公戏之曰：“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是公合作底官职。余何足道！”所称之官，盖辅臣赠父官也，意谓安国且大用耳。晋彦终身以为憾。

绍兴末，巨公丁丑生者数人。或戏以衰健放牓，陈福公作魁，凌尚书景夏末名，张魏公黜落。

绍兴末，朝士多饶州人。时人语曰：“诸公皆不是痴汉。”又有监司发荐京官状，以关节欲与饶州人。或规其当先孤寒，监司者愤然曰：“得饶人处且饶人。”时传以为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为光禄丞，李德远亦召为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灵幕次，李谓王曰：“见公告词云：‘其镌月廪，仍褫身章’。”谓通判借牙绯，入朝则服绿，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见君告词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羡，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枢之字。”盖谓史丞相、张魏公也，满座皆笑。

予去国二十七年复来，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无复旧人，虽吏胥亦无矣。惟卖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话旧怆然。西湖小昭庆僧了文，相别时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与奉常诸公同检视郊庙坛壝，过而访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遗像，乃一老僧。使今见其人，亦不复省识矣。可以一叹。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

秦会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参政，委任颇专，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办，假手于士人陈丰。丰以其姓魏，遂以“晋绛和戎”对“郑公论谏”。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约、万俟元忠并拜左右揆。翰苑者仓猝取丰所作制以与沈公，而忘易晋绛、郑公之语。《实录》例载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删此一联，会去国不果。

陈福公长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相，然议者拟其少英伟之气。予为编修官时，一日，与沈持要、尹少

稷见公于都堂阁。公忽盛怒曰："张德远以元枢辄受三省枢密院诉牒，虽是勋德重望，亦岂当如此！"方言此时，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尝见此公怒也。古人有贵在于怒者，此岂是耶。

李庄简公泰发奉祠还里，居于新河。先君筑小亭曰千岩亭，尽见南山，公来必终日。尝赋诗曰："家山好处寻难遍，日日当门只卧龙。欲尽南山岩壑胜，须来亭上少从容。"每言及时事，往往愤切兴叹，谓秦相曰咸阳。一日来坐亭上，举酒属先君曰："某行且远谪矣，咸阳尤忌者，某与赵元镇耳。赵既过峤，某何可免？然闻赵之闻命也，涕泣别子弟。某则不然，青鞋布袜，即日行矣。"后十余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诸暨，归而言曰："泰发谈笑慷慨，一如平日。问其得罪之由，曰不足问，但咸阳终误国家耳。"（咸阳指桧。）

张枢密子功，绍兴末还朝，已近八十，其辞免及谢表皆以属予。有一表用"飞龙在天"对"老骥伏枥"，公皇恐，语周子充左史托言于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则曰："某方丐去，恐人以为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谓志千里者，正以老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虽筋力衰，岂无报国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盖其谦如此。又尝谓予曰："先人有遗稿满箧，皆诸经训解，字画极难辨，惟某一人识之，若死，遂皆不传，岂容不亟归耶！"

汪廷俊从梁才甫辟为大名机幕，专委以修北京宫阙，凡五年乃成。岁一再奏功，辄躐迁数官。五年间，自宣教郎转至中奉大夫，其滥赏如此。

予在南郑，见西陲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建炎初，宗汝霖留守东京，群盗降附者百余万，皆谓汝霖曰宗爷爷，盖此比也。

陈莹中迁谪后，为人作石刻，自称"除名勒停送廉州编管陈某撰"。刘季高得罪秦氏，坐赃废。后虽复官，去其左字，季高缄题及作文皆去左字，不以为愧也。孙仲益亦坐以赃罪去左字，则但自称"晋陵孙某"而已，至绍兴末复左朝奉郎，乃署衔。

予尝与查元章读《太宗实录》，有侯莫陈利用者。予问有对否，元章曰："昨虏使有乌古论思谋可对也。"予曰："虏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侯莫陈可析为三姓，乌古论亦然，故为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学至忘寝食，经史多成诵。喜大骂剧谈，绍兴初，招徕直谏无所忌讳。德昭对客议时事，率不逊语，人莫敢与酬对，而德昭愈自若。晚来临安赴省试，时秦会之当国，数以言罪人，势焰可畏。有唐锡永夫者，遇德昭于朝天门茶肆中，素恶其狂，乃与坐，附耳语曰："君素号敢言，不知秦太师如何？"德昭大骇，亟起掩耳，曰："放气！放气！"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燃无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入城，予亲见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两草堂，一在万里桥之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万里桥故迹湮没不可见，或云房季可园是也。

蜀人爨薪，皆短而粗，束缚齐密，状如大饼饺，不可遽烧，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为业者。孟蜀时，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为斧形，号"破柴都"。

谢景鱼名伦涤砚法：用蜀中贡余纸，先去墨，徐以丝瓜磨洗，余渍皆尽，而不损砚。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麸，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喑，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喑矣。

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闻之曰："此先生饮酒，但饮湿而已。"

魏道弼参政使金人军中，抗辞不挠。虏酋大怒，欲于马前斩之，挥剑垂及颈而止。故道弼头微偏。

使虏，旧惟使、副得乘车，三节人皆骑马。马恶则蹄啮不可羁，钝则不能行，良以为苦。淳熙己酉，完颜璟嗣伪位，始命三节人皆给车，供张饮食亦比旧加厚。

淳熙己酉，金国贺登宝位使，自云悟室之孙，喜读书。著作郎权兵部郎官邓千里馆之。因游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问曰："林公尝守临安耶？"千里笑而已。

谢子肃使虏回云："虏廷群臣自徒单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单年过九十矣。"又云："虏姓多三两字，又极怪，至有姓斜卯者。"己酉春，虏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权改作九月一日。"其内乡之意，亦可嘉也。

杨廷秀在高安，有小诗云："近红暮看失燕支，远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见桃惟见李，一生不晓退之诗。"予语之曰："此意古已道，但不如公之详耳。"廷秀愕然问："古人谁曾道？"予曰："荆公所谓'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是也。"廷秀大喜曰："便当增入小序中。"

卷二

张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余，步趋拜起健甚。自言夙兴必拜数十，老人血气多滞，拜则支体屈伸，气血流畅，可终身无手足之疾。

鲁直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曲"。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

秦会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设醮于天台桐柏观。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岭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颇有俊气，问季曰："公为太师奏章乎？"曰："然。"士人摇首曰："徒劳耳。数年间，张德远当自枢府再相，刘信叔当总大兵捍边。若太师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复敢与语，即上车去，醮之。明日而闻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钟山，涉锦溪，至灵泉，乃出石处，有数家专以取石为生。其佳者质温润苍翠，叩之声如金玉，然匠者颇閟之。常时官司所得，色枯槁，声如击朽木，皆下材也。

叶相梦锡尝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盖邻家。邻家讼之，谓他日且占地。叶判曰："东家屋被西家盖，仔细思量无利害。他时折屋别陈词，如今且以壁为界。"

蜀人任子渊好谑。郑宣抚刚中自蜀召归，其实秦会之欲害之也。郑公治蜀有惠政，人犹觊其复来，数日乃闻秦氏之指，人人太息。众中或曰："郑不来矣！"子渊对曰："秦少恩哉！"人称其敢言。

秦会之以孙女嫁郭知运，自答聘书曰："某人东第华宗，南宫妙选，乃肯不卑于作赘，何辞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赘"字，曰："太恶模样。"秦公曰："必如此乃束缚得定。"闻者笑之。

张子韶对策，有"桂子飘香"之语。赵明诚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

王荆公作相，裁损宗室恩数，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厉声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于是皆散去。

吕正献平章军国时，门下客因语次，或曰："嘉问败坏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吕惠卿，何况族党？此人妄意迎合，可恶也。"公又不答。既归，子弟请问二客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真君各有诗，多训戒语，后人取为签，以占吉凶，极验。射洪陆使君庙以杜子美诗为签，亦验。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临行，遣僧则华往求签。得《遣兴诗》曰："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网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予读之惕然。顾迫贫从仕，又十有二年，负神之教多矣。

李知几少时，祈梦于梓潼神。是夕，梦至成都天宁观，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以是为名字，则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几。是举过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长，病右臂，以左手握笔，而字法劲健过人。宗室不微亦然，然犹是自幼习之。梁子辅年且五十，中风，右臂不举，乃习用左手。逾年，作字胜于用右手时，遂复起作郡。

赵广，合肥人，本李伯时家小史。伯时作画，每使侍左右。久之遂善画，尤工作马，几能乱真。建炎中陷贼。贼闻其善画，使图所掳妇人，广毅然辞以实不能画。胁以白刃，不从，遂断右手拇指遣去。而广平生实用左手。乱定，惟画观音大士而已。又数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时观音，多广笔也。

禁中旧有丝鞋局，专挑供御丝鞋，不知其数。尝见蜀将吴珙被赐数百緉，皆经奉御者。寿皇即位，惟临朝服丝鞋，退即以罗鞋易之。遂废此局。

今上初即位，诏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皆进素膳。

旧制：皇帝曰“御膳”，中宫曰“内膳”。自寿成皇后初立，恳辞内膳，诏权罢。今中宫因之。

驾头，旧以一老宦者抱绣裹兀子于马上。高庙时犹然，今乃代以阁门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圣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赐宴罢，有振武都头卒，不堪一行人须索，忽操白刃入斫圣美。其子冒死直前护救，中三刀，左臂几断。虞候卒继至，伤者六人，死者一人，圣美脑及耳皆伤甚。明日，不能与虏使相见，告以冒风得疾。虏使戏之曰：“曾服花蕊石散否?”

前辈传书，多用鄂州蒲圻县纸，云厚薄紧慢皆得中，又性与面黏相宜，能久不脱。

刘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出局则杜门校雠，不与客接。既归蜀，亦分作三船，以备失坏。已而行至秭归新滩，一舟为滩石所败，余二舟无他，遂以归普慈，筑阁贮之。

隆兴中，议者多谓文武一等，而辄为分别，力欲平之。有刘御带者，辄建言谓门状、牓子，初无定制，且僧道职医皆用门状，而武臣非横行乃用牓子，几与胥吏卒伍辈同。虽不施行，然哓哓久之乃已。

饶德操诗为近时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纵酒自晦，或数日不醒。醉时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恸哭，达旦乃下。又尝醉赴汴水，适遇客舟，救之获免。

徐师川长子璧，字待价，豪迈能文辞。尝作书万言，欲投匦，极言时政，无所讳避。师川偶见之，大惊，夺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读书，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才三四行，性之已尽一纸。后生有投贽者，且观且卷，俄顷即置之。以此人疑其轻薄，遂多谤毁，其实工拙皆能记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子。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之，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

先君言：旧制，朝参，拜舞而已；政和以后，增以喏。然绍兴中，予造朝，已不复喏矣。淳熙末还朝，则迎驾起居，阁门亦喝唱喏，然未尝出声也。又绍兴中，朝参止磬折遂拜。今阁门习仪，先以笏叩额，拜拜皆然，谓之瞻笏。亦不知起于何年也。

德寿宫、德寿殿二额，皆寿皇御书，旁署“臣某恭书”四字。今重华宫、重华殿二额，亦用此故事，今上御书。

予初见《梁欧阳頠传》，称頠在岭南，多致铜鼓，献奉珍异；又云铜鼓累代所无。及予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皆精铜，极薄而坚，文镂亦颇精，叩之冬冬如鼓，不作铜声。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此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初非古物，实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时已珍贵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阳卢秀才墓志》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盖谓世虽农夫、卒伍，下至臧获，皆能言孔夫子，而卢生犹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学也。若曰周公、孔子，则失其指矣。

《酉阳杂俎》云：“茄子一名落苏”，今吴人正谓之“落苏”。或云钱王有子跛足，以声相近，故恶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钱王名其居曰握发殿，吴音“握”、“恶”相乱，钱塘人遂谓其处曰：“此钱大王恶发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兴颂》，刻之瞿唐峡峭壁上。明年峡涨，有龙起碳中，适碎石壁，亦可异也。方刻石时，有夔州司理参军以恩牓入官，权教授，出赋题曰：“歌颂大业刻金石。”或恶其佞，谓之曰：“韵脚当云：‘老于文学乃克为之。’”闻者为快。

秦会之当国，有殿前司军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斩马刀，邀于望仙桥下斫之，断轿子一柱而不能伤。诛死。其后秦每出，辄以亲兵五十人持挺卫之。初，斩全于市，观者甚众，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

吕元直作相，治堂吏绝严。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颊。吏官品已高，惭于同列，乃叩头曰：“故事，堂吏有罪，当送大理寺准法行遣，今乃如苍头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体。”吕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着草履行泥泞中，此何等时，汝乃要存事体？待朝廷归东京了，还汝事体未迟。”众吏相顾称善而退。

秦会之问宋朴参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对曰：“太师过郭子仪，不及张子房。”秦颇骇，曰：“何故?”对曰：“郭子仪为宦者发其先墓，无如之何；今太师能使此辈屏息畏惮，过之远矣。然终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勋业。太师是去不得底勋业。”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骤荐用至执政。秦之叵测如此。

洪驹父窜海岛，有诗云："关山不隔还乡梦，风月犹随过海身。"

《北户录》云："岭南俗家富者，妇产三日或足月，洗儿，作团油饭：以煎鱼虾、鸡鹅、猪羊灌肠、蕉子、姜、桂、盐豉为之。"据此，即东坡先生所记盘游饭也。二字语相近，必传者之误。

护圣杨老说："被当令正方，则或坐或睡，更不须觅被头。"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后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乐也。"予虽未之试，然觉其言之有味。后读李端叔诗云："粥后复就枕，梦中还在家。"则固有知之者矣。

陂泽惟近时最多废。吾乡镜湖三百里，为人侵耕几尽。阆州南池亦数百里，今为平陆，只坟墓自以千计，虽欲疏浚复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镜湖之比。成都摩诃池、嘉州石堂溪之类，盖不足道。长安民契券，至有云"某处至花萼楼，某处至含元殿"者，盖尽为禾黍矣。而兴庆池偶存十三，至今为吊古之地云。

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遂宁出罗，谓之越罗，亦似会稽尼罗而过之。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

故都李和煼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煼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

往时执政签书文字卒，着帽，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也。

予童子时，见前辈犹系头巾带于前，作胡桃结。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带。长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系之，散腰则谓之不敬。至蔡太师为相，始去勒帛。又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衣一箧，裤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祖妣云："当时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归乡，幕客来，亦必着帽与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从其子出仕，必着帽，遍别邻曲。民家或留以酒，亦为尽欢，未尝遗一家也。其归亦然。

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车。惟城北郭氏车最鲜华，为一城之冠，谓之"郭家车子"。江渎庙西厢有壁画犊车，庙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车子也。"

吴几先尝言："参寥诗云：'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时，不当云'无数满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临平山下路'，则不佳矣。"几先云："只是君记得熟，故以五月为胜，不然止云六月，亦岂不佳哉！"

仲翼有书名，而前辈多以为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尝见其飞白大字数幅，亦甚工，但诚不免俗耳。

慈圣曹太后工飞白，盖习观昭陵落笔也。先人旧藏"美"字，径二尺许，笔势飞动，用慈寿宫宝。今不知何在矣。

贾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孙也。资禀甚豪，尝谓仕宦当作御史，排击奸邪，否则为将帅攻讨羌戎，余不足为也。故平居惟好猎，常自饲犬。有妾焦氏者，为之饲鹰鹞。寝食之外，但治猎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晚守泗州。翁彦国勤王不进，久留泗上。表之面叱责之，且约不复饷其军。彦国愧而去。及张邦昌伪赦至，率郡官哭于天庆观圣祖殿，而焚其赦书伪命，卒不能越泗而南。所试才一郡，而所立如此。许、颍之间猎徒谓之贾大夫云。

淮南谚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验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鸡寒上距，鸭寒下嘴耳。"上距谓缩一足，下嘴谓藏其喙于翼间。

陈亚诗云："陈亚今年新及第，满城人贺李衙推。"李乃亚之舅，为医者也。今北人谓卜相之士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谓以其巡游卖术，故有此称。然北方人市医皆称衙推，又不知何谓。

《字说》盛行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字说备检》一卷，又以类相从为《字会》二十卷。故相吴元中试辟雍程文，尽用《字说》，特免省。门下侍郎薛肇明作诗奏御，亦用《字说》中语。予少时见族伯父彦远《和霄字韵诗》云："虽贫未肯气如霄。"人莫能晓。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说》霄字，云：凡气升此而消焉。"其奥如此。乡中前辈胡浚明尤酷好《字说》，尝因浴出，大喜曰："吾适在浴室中有所悟，《字说》直字云：在隐可使十目视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时此学既废，予平生惟见王瞻叔参政笃好不衰。每相见，必谈《字说》，至暮不杂他语；虽病，亦拥被指画诵说，不少辍。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庭珪、张遇以下，皆有之。李黄门邦直在真定，尝寄先左丞以陈赡墨四十笏，尽以为伯祖寿。晚年择取尤精者，作两小箧，常置卧榻，爱护甚至。及下世，右司伯父举箧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宝，汝宜谨藏之。"不取一笏也。

承平时，滑州冰堂酒为天下第一，方务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清宫桧至多，桧花开时，蜜蜂飞集其间，不可胜数，作蜜极香而味带微苦，谓之桧花蜜，真奇物也。欧阳公守亳时，有诗曰："蜂采桧花村落香。"则亦不独太清而已。

柳子厚诗云："海上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东坡用之云："割愁还有剑铓山。"或谓可言"割愁肠"，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晋张望诗曰：'愁来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处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谓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苏季明书张横渠事，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华喜读书，每语人曰："天上无凡俗仙人。"此妙语也。《仙传》载：有遇神仙，得仙乐一部，使献诸朝，曰："以此为大唐正始之音。"又有僧契虚过异境，有人谓之曰："此稚川仙宫也。"正始乃年号，稚川乃人字，而其言乃如此，岂道华所谓"凡俗仙人"耶？

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其后少缓，而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朱砂、纸笔、沉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又久之，而北取燕蓟，调发非常，动以军期为言。盗贼大起，驯至丧乱，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归明官一州至百余员，通判、钤辖多者至十余员云。

本朝废后入道，谓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华阳教主，其实乃一师号耳。政和后，群黄冠乃敢上道君尊号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瑶华宫，遂去教主之称，以避尊号。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

卷　三

任元受，字尽言。事母尽孝，母老，多疾病，未尝离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饮食，或以燥湿，或以语话稍多，或以忧喜稍过。尽言皆朝暮候之，无毫发不尽，五脏六腑中事皆洞见曲折，不待切脉而后知，故用药必效，虽名医不迨也。"张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辞曰："尽言方养观，使得一神丹可以长年，必持以遗老母，不以献公。况能舍母而与公军事耶？"魏公太息而许之。

僧法一、宗杲，自东都避乱渡江，各携一笠。杲笠中有黄金钗，每自检视。一伺知之。杲起奏厕，一亟探钗掷江中。杲还，亡钗，不敢言而色变。一叱之曰："与汝共学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适已为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礼而行。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就！"此其证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汉，自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宫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大保请官教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

会稽天宁观老何道士喜栽花酿酒以延客，居于观之东廊。一日，有道人状貌甚伟，款门求见。善谈论，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数日乃去。未几，有妖人张怀素号落托者谋乱，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系狱，以不知谋得释。自是畏客如虎，杜门绝往还。忽有一道人，亦美风表，多技术，观之西廊。道士曰："张若水介之来谒。"何大怒曰："我坐接无赖道人，几死于囹圄，岂敢复见汝耶！"因大骂，阖扉拒之。而此道人盖永嘉人林灵噩也。旋得幸，贵震一时，赐名灵素，平日一饭之恩必厚报之。若水乘驿赴阙，命以道官，至蕊珠殿校籍，视殿修撰，父赠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尝骂之，朝夕忧惧。若水为挥解，且以书慰解之，始少安。观中人至今传笑。

老叶道人，龙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八，平生未尝有疾。居会稽舜山，天将寒，必增屋瓦，补墙壁，使极完固。下帷设帘，多储薪炭，杜门终日，及春乃出。对客庄敬，不肯多语。弟子曰小道人，极愿悫，尝归淮南省亲。至七月望日，邻有住庵僧，召老叶饭。饭已，亟辞归。问其故，则曰："小道人约今

日归矣。”僧笑曰：“相去二三千里，岂能必如约哉！”叶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尝妄也。”僧乃送之归。及门，小道人者已弛担矣。予识之已久，每访之，殊无他语。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才入门，即引入卧内，烧香，具道其遇师本末，若先知者，亦异矣夫。

韩退之诗云：“夕贬潮阳路八千。”欧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谓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为歇后，非也。《书》：“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论语》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会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孙为门客，王会以妇弟为亲客，郭知运以离婚为逐客，吴益以爱婿为娇客，施全以剸刃为刺客，李季以设醮奏章为羽客，某人以治产为庄客，丁禩以出入其家为狎客，曹泳以献计取林一飞还作子为说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怀鸡絮号恸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遗之，遂为吊客，足十客之数。

乡里前辈虞少崔言，得之傅丈子骏云：“《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八句，盖古帝王相传以为大训，非箕子语也。至‘曰皇极之敷言’，以‘曰’发之，则箕子语。”傅丈博极群书，少崔严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详叩尔。

辛参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应天启运宫内臣武师说，平日郡中待之与监司等。企李初视事，谒入，谓客将曰：“此特竖珰耳，待以通判，已是过礼。”乃令与通判同见。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师说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为动，顾卒曰：“但扶，自当具奏。”雍容终礼。既退，遂奏待罪。朝廷为降师说为泉州兵官云。

秦会之初赐居第时，两浙转运司置一局曰箔场，官吏甚众，专应副赐第事。自是讫其死，十九年不罢，所费不可胜计。其孙女封崇国夫人者，谓之童夫人，盖小名也。爱一狮猫，忽亡之，立限令临安府访求。及期，猫不获，府为捕系邻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猫。凡狮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赂入宅老卒，询其状，图百本，于茶肆张之。府尹因嬖人祈恳乃已。其子熺，十九年间无一日不锻酒器，无一日不背书画碑刻之类。

张文潜言：“王中父诗喜用助语，自成一体。”予按，韩少师持国亦喜用之，如“酒成岂见甘而坏，花在须知色即空”；“居仁由义吾之素，处顺安时理则然”；“不尽良哉用，空令识者伤”；“用舍时焉耳，穷通命也欤。”

岑参在西安幕府，诗云：“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韦应物作郡时，亦有诗云：“宁知故园月，今夕在西楼。”语意悉同，而豪迈闲澹之趣，居然自异。

童贯既有诏诛之命，御史张达明持诏行。将至南雄州，贯在焉。达明恐其闻而引决，则不及正典刑。乃先遣亲事官一人，驰往见贯，至则通谒拜贺于庭。贯问故，曰：“有诏遣中使赐茶药，宣诏大王赴阙，且闻已有河北宣抚之命。”贯问：“果否？”对曰：“今将帅皆晚进，不可委寄，故主上与大臣熟议，以有威望习边事，无如大王者，故有此命。”贯乃大喜，顾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达明乃至，诛之。贯既伏诛，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银镜，径三四尺，俄而敛缩不见。达明复命函贯首自随，以生油、水银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胜捷兵有死士欲夺贯首，达明恐亡之，乃置首函于竹轿中，坐其上。然所传盖妄也。

张达明虽早历清显，致位纲辖，然未尝更外任。奉祠居临川，郡守月旦谒之，达明见其驺导，欢曰：“人生为五马贵。”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得。”吕居仁用此意作诗云：“好诗正似佳风月，解赏能知已不凡。”

汤岐公自行宫留守出守会稽，朝士以诗送行甚众。周子充在馆中，亦有诗而亡之。岐公以书再求曰：“顷蒙赠言，乃为或者藏去。”子充极爱其遣辞之婉。

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其间数言信中者，盖范寥也。高宗得此书真本，大爱之，日置御案。徐师川以鲁直甥召用，至翰林学士。上从容问信中谓谁，师川对曰：“岭外荒陋无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时为福建兵钤，终不能自达而死。

范寥言：鲁直至宜州，州无亭驿，又无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适为崇宁万寿寺，法所不许，乃居一城楼上，亦极湫隘，秋暑方炽，几不可过。一日忽小雨，鲁直饮薄醉，坐胡床，自栏楯间伸足出外以受雨，顾谓寥曰：“信中，吾平生无此快也。”未几而卒。

华州以华山得名，城中乃不见华山，而同州见之。故华人每曰：“世间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华

山。”张芸叟守同，尝用此语作绝句，后二句云：“我到左冯今一月，何曾得见好孱颜。”盖同州亦登高乃见之尔。

淳化中，命李至、张洎、张佖、宋白修《太祖国史》。久之，仅进《帝纪》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吴淑修《太祖国史》，亦终不成。元丰中，命曾巩独修《五朝国史》，责任甚专，然亦仅进《太祖纪·叙论》一篇，纪亦未及进，而巩以忧去，史局遂废。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尝住余姚法性，贫甚，有颂曰：“大树大皮裹，小树小皮缠。庭前紫荆树，无皮也过年。”后住雪窦，雪窦在四明，与天童、育王俱号名刹。一日，同见新守，守问天童觉老，“山中几僧?”对曰：“千五百。”又以问育王谌老，对曰：“千僧。”末以问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亚，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复拱手曰：“敝院是实数。”守为抚掌。

处士李璞居寿春山，一日登楼，见淮滩雷雨中一龙腾拏而上。雨霁，行滩上，得一蚌颇大。偶拾视之，其中有龙蟠之迹宛然，鳞鬣爪角悉具。先君尝亲见之。

晏安恭为越州教授，张子韶为佥判。晏美髯，人目之为晏胡。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张戏之曰：“来何晏乎?”满座皆笑。

晏景初尚书请僧住院，僧辞以穷陋不可为。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妇安能作无面汤饼乎?”景初曰：“有面则拙妇亦办矣。”僧惭而退。

蜀俗厚。何耕类省试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时名，会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贺，而不议其偶近暗号也。师浑甫本名某，字浑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试。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浑甫也。俄遂登第，浑甫因以字为名，而字伯浑，人人尽知之。弟仕亦至郡倅，无一人议之者。此事若在闽、浙，讼诉纷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庙闻其清修独处，甚爱之。一日因得对，褒谕曰：“闻卿出局，即蒲团、纸帐，如一行脚僧，真难及也。”起莘顿首谢。未几，遂擢为谏官。张真父戏之曰：“吾蜀人如刘韶美、冯圜仲及仆，盖皆无妻妾，块然独处，与君等耳。君乃独以此见知得拔擢，何也?当挝登闻鼓诉之。”因相与大笑而罢。起莘方为言事官，而真父戏之如此，虽真父豪气盖一时，亦可见向来风俗之厚。

吴人谓杜宇为“谢豹”。杜宇初啼时，渔人得虾曰“谢豹虾”，市中卖笋曰“谢豹笋”。唐顾况《送张卫尉诗》曰：“绿树村中谢豹啼。”若非吴人，殆不知谢豹为何物也。

徽宗南幸还，至泗州僧伽塔下，问主僧曰：“僧伽傍白衣持锡杖者何人?”对曰：“是名木叉，盖僧伽行者。”上曰：“可赐度牒与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近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

泸州自州治东出芙蕖桥，至大楼曰南定，气象轩豁。楼之右，缭子城数十步有亭，盖梁子辅作守时所创，正面南下临大江，名曰来风亭。亭成，子辅日枕簟其上，得末疾，归双流。蜀人谓亭名有徵云。

筇竹杖蜀中无之，乃出徼外蛮峒。蛮人持至泸、叙间卖之，一枝才四五钱。以坚润细瘦，九节而直者为上品。蛮人言语不通，郡中有蛮判官者为之贸易。蛮判官盖郡吏，然蛮人慑服，惟其言是听。太不直则亦能群讼于郡庭而易之。予过叙，访山谷故迹于无等侍佛殿。西庑有一堂，群蛮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为之，长寸余而匾，状若牌子，折竹为筹，以记胜负。剧呼大笑，声如野兽，宛转毡上，其意甚乐。椎髻獠面，几不类人。见人亦不顾省。时方五月中，皆被毡毳，臭不可迩。

孔安国《尚书序》言：“无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隶为隶书，古为科斗。盖前一简作科斗，后一简作隶书，释之以便读诵。近有善隶者，辄自谓所书为隶古，可笑也。

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犹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主于笺启，故谓手书为小简，然犹各为一缄。已而或厄于书吏，不能俱达，于是骈缄之，谓之双书。绍兴初，赵相元镇贵重，时方多故，人恐其不暇尽观双书，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单纸，直叙所请而并上之，谓之品字封。后复止用双书，而小简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师当国，有谄者尝执政矣，出为建康留守，每发一书，则书百幅，择十之一用之。于是不胜其烦，人情厌患，忽变而为劄子，众稍便之。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十幅，每幅皆具衔，其烦弥甚。而谢贺之类为双书自若。绍兴末，史魏公为参政，始命书吏镂版从邸吏告报，不受双书，后来者皆循为例，政府双书遂绝。然笺启不废，但用一二矮纸密行细书，与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犹然。然外郡则犹用双书也。

元丰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观佛书，每以故金漆版书藏经名，遣人就蒋山寺取之。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书帖与朋侪往来者。已而苦其露泄，遂有作两版相合，以片纸封其际者。久之，其制渐精，或又以缣囊盛而封之。南人谓之简版，北人谓之牌子。后又通谓之简版，或简牌。予淳熙末还朝，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简版几废，市中遂无卖者。而纸肆作手简卖之，甚售。

士大夫交谒，祖宗时用门状，后结牒"右件如前谨牒"，若今公文。后以为烦而去之。元丰后，又盛行手刺，前不具衔，止云"某谨上。谒某官。某月日。"结衔姓名，刺或云状。亦或不结衔，止书郡名，然皆手书，苏、黄、晁、张诸公皆然。今犹有藏之者。后又止行门状，或不能一一作门状，则但留语阍人云："某官来见。"而苦于阍人匿而不告，绍兴初乃用榜子，直书衔及姓名，至今不废。

石藏用名用之，高医也。尝言今人禀赋怯薄，故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非独人也，金石草木之药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故藏用以喜用热药得谤，群医至为谣言曰："藏用檐头三斗火。"人或畏之。惟晁之道大喜其说，每见亲友蓄丹，无多寡，尽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惊骇，急告以不宜多服。之道大笑不顾，然亦不为害。此盖禀赋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书丹，为石冷所逼，得阴毒伤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丝子凡数年，所服至多，饮食倍常，气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背觉肿。急视之，随视随长，赤焮异常，盖大疽也。适四、五月间金银藤开花时，乃大取，依良方所载法饮之。两日至数斤，背肿消尽。以此知非独金石不可妄服，兔丝过饵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医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邓王生月余，得痫疾，危甚，群医束手。虞世独以为必无可虑。不三日，王薨。信乎医之难也。

佛经戒比丘非时食，盖其法过午则不食也。而蜀僧招客，暮食谓之非时。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谓勤苦不游嬉也。馆中著庭有园，每会饭罢，辄相语曰："今日窥园乎?"此二事甚相类。

范丞相觉民，拜参知政事时，历任未尝满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内侍官为承受，实专其事，长贰皆取决焉。梁师成为秘书省承受，坐于长贰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学士院而已。

赵高为中丞相，龚澄枢为内太师，犹稍与外庭异。童贯真为太师，领枢密院，振古所无。

吴玠守蜀，如和尚原、杀金平、仙人原、潭毒关之类，皆创为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尝知，可谓名将矣。

蜀孟氏时，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数百房，皆并蒂。图其状于圣寿寺门楼之东颊壁间，谓之《瑞花图》，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无世无之。

曹孝忠者，以医得幸。政和、宣和间，其子以翰林医官换武官，俄又换文，遂除馆职。初，蜀人谓病风者为云，画家所谓赵云子是矣。至是，京师市人亦有此语。馆中会语及宸翰，或谓曹氏子曰："计公家富有云汉之章也。"曹忽大怒曰："尔便云汉!"坐皆惘然，而曹肆骂不已。事闻，复还右选，除阁门官。

宣和末，妇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竹骨扇以木为柄，旧矣，忽变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彻头"，皆服妖也。

种彝叔，靖康初以保静节钺致仕，居长安村墅。一夕，旌节有声，甚异，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时，安重诲、王峻皆尝有此异，见《周太祖实录》，二人者皆得祸。彝叔虽自是登枢府，然功名不成，亦非吉兆也。方彝叔赴召时，有华山道人献诗曰："北蕃群犬窥篱落，惊起南朝老大虫。"

崇宁中，长星出，推步躔度长七十二万里。

卷　四

谒丞相，虽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经筵或内祠奉朝请；班退，亦与从官同，卷班而出。三公无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与贵戚诸人杂立。

故相、前执政入朝，当张盖，史魏公始撤去。见任执政为宣抚使，旧用劄子，关三省、枢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参政始改用申状。

百官入殿门，阁门辄促之曰："那行（那去声，若云糯）。"予去国二十七年复还，朝仪浸有不同，唯此声尚存。

四川宣抚使置司利州或兴元府，以见任执政为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移文宣抚司，当用申状，而倔强不伏，又以见任执政无用牒之理，于

是但为申宣抚某官，不肯申宣抚司。此当拒而不受。或闻之朝廷，而宣抚使依违不能问也。

李公择、孙莘老平时至相亲厚，皆终于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择卒，三日，莘老卒，先后才一日。

曾子宣以大观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开以三日卒，先后才一日。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张文潜三子：秬、秸、和，皆中进士第。秬、秸在陈死于兵。和为陕府教官，归葬二兄，复遇盗见杀。文潜遂亡后，可哀也。

予年十余岁时，见郊野间鬼火至多，麦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复不见。盖是时去兵乱未久，所谓人血为磷者，信不妄也。今则绝不复见，见者辄以为怪矣。

太母，祖母也，犹谓祖为大父。熙宁、元丰间称曹太皇为太母。元祐中，称高太皇为太母，皆谓帝之祖母尔。元符中谓向太后为太母，绍兴中谓韦太后为太母，则非矣。

宣和末，郑伸自检校太师，忽落检校，为真太师，国初以来所无有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故神庙所以养慈圣、光献者，备极隆厚。佾官至中书令，会慈圣上仙，佾解官行服。服阕，当还故官，而官制行使相不带三省长官，例换开府仪同三司，于是特封佾济阳郡王。及薨，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例，后岂可用哉。

建炎大驾南渡后，每边事危急，则住常程，谓专治军旅，其他皆权止施行。又急则放百司，谓官吏权听自便。幸明州时，吕相欲并从官听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驾驻跸南京、扬州，而东京置留守司。则百司庶府为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后大驾幸建康、会稽，而六宫往江西，则亦分为二：曰“行在某司”、“行宫某司”。已而大驾幸建康，六宫留临安，则建康为行在，临安为行宫。今东京阻隔，而临安官司犹曰“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复也。

郭子仪三十年无缌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卿枢密逾二纪无功缌之戚，乃近岁事也。

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盖香兽也。故晏公《冬宴诗》云：“狻猊对立香烟度，鹭鹭交飞组绣明。”今宝玉大弓之盗未得，而奉使至虏庭，率见之，真卿大夫之辱也。

南齐胡谐之谮梁州刺史范柏年于武帝曰：“欲擅一州。”柏年已受代，帝欲不问。谐之曰：“见虎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赐死。绍圣中，谪元祐大臣过岭，吕吉甫闻之，嘻笑曰：“捕得黄巢，笞而遣之。”

颜夷仲为少蓬，尚无出身，久之乃赐第，除西掖。

予在严州时，得陆海军节度使印，藏军资库，盖节度使郑翼之所赐印也。翼之南渡后死。

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榄，有犵狫，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其负物则少者轻，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妇人负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嫁娶先密约，乃伺女于路，劫缚以归。亦忿争叫号求救，其实皆伪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阳怒却之，邻里共劝，乃受。饮酒以鼻，一饮至数升，名钩藤酒，不知何物。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贮缸酒于树阴，饥不复食，惟就缸取酒恣饮，已而复歌。夜疲则野宿。至三日未厌，则五日，或七日方散归。上元则入城市观灯。呼郡县官曰大官，欲人谓己为足下，否则怒。其歌有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盖《竹枝》之类也。诸蛮惟犵狑颇强，习战斗，他时或能为边患。

童贯平方寇时，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比事平，有司计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吴元中丞相在辟雍，试经义五篇，尽用《字说》，援据精博。蔡京为进呈，特免省赴廷试，以为学《字说》之劝。及作相，上章乞复《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择之时为左相，语人曰：“吴相此举，虽汤、武不能过。”客不解，择之曰：“逆取而顺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谋劫虏寨，钦庙以询种彝叔，彝叔持不可甚坚。及平仲败，彝叔乃请速再击之，曰：“今必胜矣。”或问：“平仲之举为虏所笑，奈何再出？”彝叔

曰："此所以必胜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栗，无能用者。彝叔可谓知兵矣。

綦翰林叔厚《谢宫祠表》云："杂宫锦于渔蓑，敢忘君赐；话玉堂于茆舍，更觉身荣。"时叹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马，倘邂逅于初心。"尤佳。

秘书新省成，徽庙临幸，孙叔诣参政作贺表云："蓬莱道山，一新群玉之构；勾陈羽卫，共仰六飞之临。"同时无能及者。

钱逊叔侍郎，少时溯汴，舟败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犹苦腰痛，不悟其故。视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识，若擎其腰间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辽相李俨作《黄菊赋》，献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诗题其后以赐之，云："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

会稽法云长老重喜，为童子时，初不识字，因扫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诗。其警句云："地炉无火客囊空，雪似杨花落岁穷。拾得断麻缝坏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辟修撰守会稽，闻喜名，一日召之与游蕺山上方院，索诗。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观山外山。"盖戏用公辟体也。

吕吉甫在北郡，甚爱晁之道。之道方以元符上书谪官，吉甫不敢荐，谓曰："君才如此，乃自陷罪籍，可惜也。"之道对曰："咏之无他，但没著文章处耳。"其恃气不挠如此。

晁之道与其弟季比同应举，之道独拔解。时考试官葛某眇一目，之道戏作诗云："没兴主司逢葛八，贤弟被黜兄荐发。细思堪惜又堪嫌，一壁有眼半壁瞎。"

张文潜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为名，而字文潜。

张文潜《虎图诗》云："烦君卫吾寝，起此蓬荜陋。坐令盗肉鼠，不敢窥白昼。"讥其似猫也。

白乐天有《忠州木莲诗》。予游临邛白鹤山寺，佛殿前有两株，其高数丈，叶坚厚如桂，以仲夏发花，状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时有声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尝见。

旧制，两省中书在门下之上，元丰易之。

旧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仆射则去姓。元丰新制，以仆射为相，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梳洗床、火炉床家家有之，今犹有高镜台，盖施床则与人面适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间不复用尔。

顷岁驳放秦埙等科名，方集议时，中司误以"驳"为"剥"。众虽知其非，畏中司者护前，遂皆书曰"剥"，可以一笑。

余深罢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实绝大而美，名曰"亮功红"。"亮功"者，深家御书阁名也。靖康中，深谪建昌军。既行，荔枝不复实。明年，深归，荔枝复如故。乃知世间富贵人皆有阴相之者。

绍圣中，蔡京馆辽使李俨，盖泛使者，留馆颇久。一日，俨方饮，忽持盘中杏曰："来未花开，如今多幸。"京即举梨谓之曰："去虽叶落，未可轻离。"

宣和末，黄安时曰："乱作不过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复苏，是将使之身受祸也。天下其能久无事乎！"

唐拾遗耿纬《下邽喜叔孙主簿郑少府见过诗》云："不是仇梅至，何人问百忧。"苏子由作绩溪令时，有《赠同官诗》云："归报仇梅省文字，麦苗含穟欲蚕眠。"盖用纬语也。近岁均州版本，辄改为"仇香"。

僧宗昂住会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复相，宗昂被敕住持。郎官马子约题诗法堂壁间曰："十年衰病卧林泉，鹓鹭群飞竞刺天。黄纸除书犹到汝，固知清世不遗贤。"

慎东美字伯筠，秋夜待潮于钱塘江，沙上露坐，设大酒樽及一杯，对月独饮，意象傲逸，吟啸自若。顾子敦适遇之，亦怀一杯，就其樽对酌。伯筠不问，子敦亦不与之语。酒尽各散去。伯筠工书，王逢原赠之诗，极称其笔法，有曰："铁索急缠蛟龙僵。"盖言其老劲也。东坡见其题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篾束枯骨耳。"伯筠闻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今惟丹阳有戴叔伦碑，是其遗迹。

予为福州德宁县主簿，入郡，过罗源县走马岭，见荆棘中有崖石，刻"树石"二大字，奇古可爱。即令从者薙除观之，乃"才翁所赏树石"六字，盖苏舜

元书也。因以告县令项膺服，善作栏楯护之云。

铜色本黄，古钟鼎彝器大抵皆黄铜耳。今人得之地中者，岁久色变，理自应耳。今郊庙所制，乃以药熏染令苍黑，此何理也?

曾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阳夏县伯。曲阜今仙源县，阳夏今城父县，方疏封时，已无二县矣，司封殆失职也。

蔡京为太师，赐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称“公相”。童贯亦官至太师，都下人谓之“媪相”。

馆职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钱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时，尝戏曰：“岂所谓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旧谓馆职为省官，故云。

赵相初除都督中外军事，孙叔诣参政时为学士，当制，请曰：“是虽王导故事，然若兼中外，则虽陛下禁卫三衙皆统之，恐权太重，非防微杜渐之意。”乃改为都督诸路军马。制出，赵乃知之，颇不乐。

吕居仁诗云：“蜡烬堆盘酒过花。”世以为新。司马温公有五字云：“烟曲香寻篆，杯深酒过花。”居仁盖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师川拟荆公‘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云：‘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盖师川专师陶渊明者也。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今云细数落花，缓寻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虽设要常关。云向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

傅丈子骏奏事，误称名，退而移文阁门，请弹奏。阁门以殿上语非有司所得闻，不受。子骏乃自劾。诏放罪。

从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极康宁。自言少时因读《千字文》有所悟，谓“心动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尝动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军者，贝州也。王则据州叛，既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节镇。及宣和中复幽州，乃建为永清军节度，以命郭药师。药师果亦叛，盖不祥也。

绍圣中，贬元祐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

鲁直诗有题扇“草色青青柳色黄”一首，唐人贾至、赵嘏诗中皆有之。山谷盖偶书扇上耳。至诗中作“吹愁去”，嘏诗中作“吹愁却”，却字为是。盖唐人语，犹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黄陵庙碑》辨“陟方”事，非也。古盖谓适远为陟，《书》曰：“若陟遐必自迩。”犹今人言上路也。岂得云南方地势下耶?

常瑑字子然，河朔人，本农家。一村数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谱。子然既为御史，一村之人名皆从玉，虽走吏下令皆然，无如之何。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谓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也，意使人不可效耳。

汤丞相封庆国公，命下，汤公谓此仁宗赐履之国，自天圣以来，无封者，欲请避之。或曰：“何执中尝封庆国公矣。”汤公曰：“执中不知引避，此何足为法哉!”卒辞之，改封岐。

古所谓长夜之饮，或以为达旦，非也。薛许昌《宫词》云：“画烛烧阑暖复迷，殿帷深密下银泥。开门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谓长夜之饮也。

王逸少《笔经》曰：“有人以绿沉漆竹管及镂管见遗。”老杜所谓“苔卧绿沉枪”，盖谓是也。

欧阳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诗》。欧诗云：“雪里花开人未知，摘来相顾共惊疑。便须索酒花前醉，初见今年第一枝。”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耳。及游成都，始识所谓小桃者，上元前后即著花，状如垂丝海棠。曾子固《杂识》云：“正月二十开，天章阁赏小桃。”正谓此也。

王定国素为冯当世所知，而荆公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

汪彦章草赦书，叙军兴征敛，其词云：“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忘；一时社稷之忧，非予获已。”最为精当。人以比陆宣公兴元赦书。然议者谓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并道君数之，又不应曰“祖宗”，彦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难也。

“童汪锜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本谓幼而能赴国难耳，非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贯告词云“尔祖汪锜”，误也，或云故以戏之。

刘长卿诗曰“千峰共夕阳”，佳句也。近时僧癞可用之云：“乱山争落日。”虽工而窘，不追本句。

李后主《落花诗》云：“莺狂应有限，蝶舞已无多。”未几亡国。宋子京亦有《落花诗》，云：“香随蜂蜜尽，红入燕泥干。”亦不久下世。诗谶盖有之矣。

《隋唐嘉话》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为太常卿，于厅事后起一楼，正与尚书省相望，时号‘崔公望省楼’。”又《小说》载：御史久次不得为郎者，道过南宫，辄回首望之，俗号“拗项桥”。如此之类，犹是谤语。予读郑畋作学士时《金莺坡上南望诗》，云：“玉晨钟韵上空虚，画戟祥烟拥帝居。极目向南无限地，绿烟深处认中书。”则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林下何曾见一人”，灵澈诗也；“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诗也；“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鹤诗也；“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也；“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也；“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朱湾诗也；“自已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也；“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也；“在家贫亦好”，戎昱诗也。

汉隶岁久风雨剥蚀，故其字无复锋芒。近者杜仲微乃故用秃笔作隶，自谓得汉刻遗法，岂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尝排蔡京于钦圣太后帘前，太后不以为然。曾公论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盖禁中语，欲遣之使退，则曰“耐辛苦”也。京已出太原，复留。

赵正夫丞相薨，车驾临幸。夫人郭氏哭拜，请恩泽者三事，其一乃乞于谥中带一“正”字。余二事皆即许可，惟赐谥事独曰：“待理会。”平时徽庙凡言“待理会”者，皆不许之词也。正夫遂谥清宪。

富郑公初请功德院，得敕额曰“奉亲”。已而乃作两院，共用一名，谓之南奉亲院、北奉亲院。

陈鲁公薨，以其遭际龙飞，又薨于位，与王岐公同，于是诏用岐公元丰末赠典，超赠太师，其他恩数皆视岐公，犹可也；及其家请谥，遂特赐谥曰文恭，盖亦用岐公谥。用他人之谥以为恩数，自古乌有此事哉！

谚有曰“濮州钟”，世不知为何等语。尝有人死，见阴官，濮州人也，问以此，亦不能对。予案，此事见《周世宗实录》：显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观。先是，乾明门外修太清观成，上闻濮州有大钟，声闻十里，乃命徙之，以赐是观。至是往观焉。

予参成都议幕，摄事汉嘉，一见荔子熟，时凌云山、安乐园皆盛处，纠曹何预元立、法曹蔡迨肩吾皆佳士，日相与同乐。薛许昌亦尝以成都幕府来摄郡，未久罢去，故其《荔枝诗》曰：“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但闻名。”盖恨不及时也。每与二君诵之。

东坡守杭，法外刺配颜巽父子。御史论为不法，累章不已。苏公虽放罪，而颜巽者竟以朝旨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药涂盐钞而用，既毁抹，赂主者浸洗之，药尽去而钞不伤，虽老于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众。有司稍按治，辄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奸党，苏某亲旧，故观望害我。”公形状牒。时治党籍方苛峻，虽监司郡守，得其牒，辄畏缩，解纵乃已。大观中，胡奕修为提举盐事，会计已毁抹盐钞，得其奸，奏之，黥窜化州，籍没赀产，一方称快。

天下名山惟华山、茅山、青城山无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坏之，今复葺于旁里许。

僧可遵者，诗本凡恶，偶以“直待众生总无垢”之句为东坡所赏，书一绝于壁间。继之山中道俗随东坡者甚众，即日传至圆通，遵适在焉，大自矜诩，追东坡至前涂。而涂中又传东坡《三峡桥诗》，遵即对东坡自言：“有一绝，却欲题《三峡》之后，旅次不及书。”遂朗吟曰：“君能识我汤泉句，我却爱君《三峡诗》。道得可咽不可漱，几多诗将竖降旗。”东坡既悔赏拔之误，且恶其无礼，因促驾去。观者称快。遵方大言曰：“子瞻护短，见我诗好甚，故妒而去。”径至栖贤，欲题所举绝句。寺僧方砻石刻东坡诗，大诟而逐之。山中传以为笑。

卷 五

种徵君明逸，既隐操不终，虽骤登侍从，眷礼优渥，然常惧谗嫉。其《寄怀诗》曰：“予生背时性孤僻，自信已道轻浮名。中途失计被簪绂，目睹宠辱心潜惊。虽从鹓鸾共班序，常恐青蝇微有声。清风满壑石田在，终谢吾君甘退耕。”其忧畏如此。又有《寄二华隐者诗》曰：“我本厌虚名，致身天子庭。不终高尚事，有愧少微星。北阙空追悔，西山羡独醒。秋风旧期约，何日去冥冥？”然其后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为轻出者之戒。世传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书《中酒诗》云：“中酒事俱妨，偷眠

就黑房。静嫌鹦鹉闹，渴忆荔枝香。病与慵相续，心和梦尚狂。从今改题品，不号醉为乡。”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绍兴中，有贵人好为俳谐体诗及笺启，诗云：“绿树带云山罨画，斜阳入竹地销金。”《上汪内相启》云：“长楸脱却青罗帔，绿盖千层；俊鹰解下绿丝绦，青云万里。”后生遂有以为工者。赖是时前辈犹在，雅正未衰，不然与五代文体何异。此事系时治，忽非细事也。

承平时，鄜州田氏作泥孩儿名天下，态度无穷，虽京师工效之，莫能及。一对至直十缣，一床至直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余，无绝大者。予家旧藏一卧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制。”绍兴初，避地东阳山中，归则亡之矣。

隆兴间，有扬州帅，贵戚也。宴席间语客曰：“谚谓‘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吃饭。’仆欲作一书，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书名。”通判鲜于广，蜀人，即对曰：“公方立勋业，今必无暇及此。他时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书耳。请先立名曰《逸居集》。”帅不之悟。有牛签判者，京东归正官也，辄操齐音曰：“安抚莫信，此是通判骂安抚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是甚言语！”帅为发怒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晁子止云：曾见东坡手书《四州环一岛诗》，其间“茫茫太仓中”一句，乃“区区魏中梁”，不知果否。苏季真云：《寄张文潜桃榔杖诗》，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边独曳桃榔杖，林下闲寻荜拨苗。”“盛孝章”又误为“孝标”。已而悟，故尽易之。虽其家所传，然去今所行亡字韵殊远，恐传之误也。

范至能在成都，尝求亭子名，予曰：“思鲈。”至能大以为佳，时方作墨，即以铭墨背。然不果筑亭也。

临邛夹门镇，山险处，得瓦棺，长七尺，厚几二寸，与今木棺略同，但盖底相反。骨犹不坏。棺外列置瓦器，皆极淳古。时靖康丙午岁也，李知几及见之。

市人有以博戏取人财者，每博必大胜，号“松子量”，不知何物语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为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辈，必有所据。

今官制：光禄大夫转银青，银青转金紫，金紫转特进。五代以前，乃自银青转金紫，金紫转光禄，光禄转特进。据冯道《长乐老序》，所载甚详。

庄文太子，初封邓王。予为陈鲁公、史魏公言，邓王乃钱俶归朝后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邓王，当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诏，俟郊礼改封可也。”庄文竟早世。

东坡《赠赵德麟秋阳赋》云：“生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盖寓“畤”字也。

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尝于吕居仁舍人坐上记历日，酒一行，记两月，不差一字。

肃王与沈元用同使虏，馆于燕山愍忠寺。暇日无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词皆偶俪，凡二千余言。元用素强记，即朗诵一再。肃王不视，且听且行，若不经意。元用归，欲矜其敏，取纸追书之。不能记者阙之，凡阙十四字。书毕，肃王视之，即举笔尽补其所阙，无遗者。又改元用谬误四五处，置笔他语，略无矜色。元用骇服。

靖康兵乱，宣和旧臣悉已远窜。黄安时居寿春，叹曰：“造祸者全家尽去岭外避地，却令我辈横尸路隅耶！”安时卒死于兵，可哀也。

高宗除丧，予以礼部郎入读祝，至几筵殿，盖帝平日所御处也。殿三楹，殊非高大，陈列几席、椸枷之类，亦与常人家不甚相远。犹想见高庙之俭德也。

“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潘逍遥诗也。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刘隋州诗：“海内犹多事，天涯见近臣。”言天下方乱，思见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见天子近臣已足自慰，况又见之于天涯乎！其爱君忧国之意，郁然见于言外。

绍兴间，复古殿供御墨，盖新安墨工戴彦衡所造。自禁中降出双角龙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画也。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灶，取西湖九里松作煤。彦衡力持不可，曰：“松当用黄山所产，此平地松岂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国夫人，大观庚寅在京师病累月，医药莫效，虽名医如石藏用辈皆谓难治。一日，有老道人状貌甚古，铜冠绯氅，一丫髻童子操长柄白纸扇从后。过门自言：“疾无轻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问其术。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砖灸之。祖母方卧，忽觉

腹间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径去，曰“九十岁”。追之，疾驰不可及。祖母是时未六十，复二十余年，年八十三乃终。祖母没后，又二十年，从兄子楫监三江盐场，偶饮于士人毛氏，忽见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师灸砖事，言讫遽遁去，遍寻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为灸屋柱十余壮，病脱然愈。方欲谢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为渺茫，岂不谬哉。

《齐民要术》有咸杬子法，用杬木皮渍鸭卵。今吴人用虎杖根渍之，亦古遗法。

曹咏为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灵异者。咏问汪王若为对，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对曹漕。”咏以为工，遂爱之。曾觌字纯甫，偶归正官萧鹧巴来谒。既退，复一客至，其所狎也。因问曰：“萧鹧巴可对何人?”客曰：“正可对曾鹑脯。”觌以为嫚己，大怒，与之绝。然“鹧巴”北人实谓之“札八”。

童贯为太师，用广南龚澄枢故事；林灵素为金门羽客，用闽王时谭紫霄故事。呜呼异哉!

元丰间，建尚书省于皇城之西，铸三省印。米芾谓印文背戾，不利辅臣。故自用印以来，凡为相者，悉投窜，善终者亦追加贬削，其免者苏丞相颂一人而已。蔡京再领省事，遂别铸公相之印。其后家安国又谓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迁尚书省于外以避之。然京亦窜死，二子坐诛，其家至今废。不知为善，而迁省易印以避祸，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请朝假归咸平焚黄，画舫数十，沿路作乐，固已骇物论。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不足，择取于浙西一路，凡数百艘，皆穷极丹雘之饰。郡县监司迎饯，数百里不绝。平江当运河，结彩楼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缈若在云间，熺处之自若。

秦太师娶王禹玉孙女，故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为浙东仓司官属，郡宴必与提举者同席，陵忽玩戏，无所不至。提举者事之反若官属。已而又知吴县，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子溶遣县吏呼伎乐伶人，即皆驰往，无敢留者。上元吴县放灯，召太守为客，郡治乃寂无一人。又尝夜半遣厅吏叩府门，言知县传语，必请面见。守狼狈，揽衣秉烛出问之。乃曰：“知县酒渴，闻有咸齑，欲觅一瓯。”其陵侮如此。守亟取遗之，不敢较也。

司马安四至九卿，当时以为善宦，以今观之，则谓之拙宦可也。彼汨丧廉耻，广为道径者，不数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赐第，有六鹤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蚁。

故都里巷间，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谓十为谌，盖语急，故以平声呼之。白傅诗曰：“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宋文安公《宫词》曰：“三十六所春宫馆，一一香风送管弦。”晁之道诗亦云：“烦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诗。”则诗家亦以十为谌矣。

周宇文护与母阎书曰：“受形禀气，皆知母子。谁知萨保如此不孝。”此乃对母自称小名。南齐武帝崩，郁林王即位，明帝谋废立，右仆射王晏尽力助之。从弟思远谓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赞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劝之引决。及晏拜骠骑，谓思远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劝我自裁。若用其语，岂有今日!”思远曰：“如阿戎所见，犹未晚也。”此乃对兄自称小名。毕景儒《幕府燕闲录》载：“苏易简初及第时，与母书，自称岷岷。”亦小名也。从伯父右司，小名马哥，在京师省祖母楚国夫人。出上马矣，楚国偶有所问，自出屏后呼“马哥”。亲事官闻之，白伯父曰：“夫人请吏部。”盖此辈亦习闻之也。今吴人子弟稍长，便不欲人呼其小名，虽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风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烛诗》云：“但喜明如蜡，何嫌色似黳。”烛出延安，予在南郑数见之。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能熏污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贵之。

胡基仲尝言：“韩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对曰：“此诗至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其言羲之俗书，未为可骇也。”基仲为之绝倒。

王广津《宫词》云：“新睡起来思旧梦，见人忘却道胜常。”胜常犹今妇人言万福也。前辈尺牍有云“尊候胜常”者，胜字当平声读。

拄杖，斑竹为上，竹欲老瘦而坚劲，斑欲微赤而点疏。贾长江诗云：“拣得林中最细枝，结根石上长身迟。莫嫌滴沥红斑少，恰是湘妃泪尽时。”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赏音。

唐韩翃诗云：“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近世晏叔原乐府词云：“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气格乃过本句，不谓之剽可也。

张文昌《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

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此未尝至成都者也。成都无山，亦无荔枝。苏黄门诗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盖眉之彭山县已无荔枝矣，况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归，道中遇异人，自称方五。见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要。施公，睦州桐庐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盖有缘契矣。

张文昌《纱帽诗》云：“惟恐被人偷翦样，不曾闲戴出书堂。”皮袭美亦云：“借样裁巾怕索将。”王荆公于富贵声色，略不动心，得耿天骘（宪）竹根冠，爱咏不已。予雅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叹，然亦赖古多此贤也。

故都时，御炉炭率斵作琴样，胡桃纹，鹁鸽青。高宗绍兴初，巡幸临安，诏严州进炭，止令用土产，勿拘旧制。

东坡自儋耳归，至广州舟败，亡墨四篋，平生所宝皆尽，仅于诸子处得李墨一丸、潘谷墨两丸。自是至毗陵捐馆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闻之苏季真云。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绝“淡扫蛾眉簪一枝”及“只比江梅无好枝”者，见于李端叔集中，恐非端叔所及也。贺方回作《王子开挽词》“和璧终归赵，干将不葬吴”者，见于秦少游集中。子开大观已丑卒于江阴，而返葬临城，故方回此句为工。时少游已没十年矣。《水仙花》则不可考，然气格似山谷晚作，不类端叔也。

吴武安玠葬德顺军陇干县，今虽隔在虏境，松楸甚盛，岁时祀享不辍，虏不敢问也。玠谥武安，而梁益间有庙，赐额曰“忠烈”。故西人至今但谓之吴忠烈云。

姚福进者，兕麟之祖也，德顺军人，以挽强名于秦陇间。至今西人谓其族为“姚硬弓家”。

曲端、吴玠，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玠能书，今阆中锦屏山壁间有其书，奇伟可爱。

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美髯一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邦人云：“蜀贼李顺也。”

邛州僧寺中版壁有赵谂题字。字既凡恶，语亦浅拙，不知当时何以中第如此之高。盖希时事力诋元祐，故有司不复计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军导江县迎祥寺有唐女真吴彩鸾书《佛本行经》六十卷。予尝取观之，字亦不甚工，然多阙唐讳。或谓真本，为好事者易去，此特唐经生书耳。

利州武后画像，其长七尺。成都有孟蜀时后妃祠堂，亦极修伟，绝与今人不类。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举其领犹拂地，两肩有污迹。

老杜《海棕诗》，在左绵，所赋今已不存。成都有一株，在文明厅东廊前，正与制置司签厅门相直。签厅乃故锦官阁。闻潼川尤多，予未见也。

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陕之铁牛，但望之大概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

承平日，甚重宫观。宣和中，晁以道知成州，有请，吏部报云：“照会本官，历任已曾住宫观，不合再有陈乞。”遂致仕而归。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势险固。本朝太平兴国中，丁晋公为转运使，始迁于瀼西。瀼西地平不可守，又置瞿唐关使，于白帝屯兵，下临瀼西。使有事，宜多置兵，则夔帅不能亲将，指臂倒置；若少置兵则关先不守，夔州必随以破，可谓失策。大抵当时蜀已平，乃移夔州；晋已平，乃移太原，皆不可晓。若使晋、蜀复为豪杰所得，彼能据一国，独不能复徙一城以就形胜耶？若虽有外寇，而其地尚为我有，乃舍险就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陕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白乐天诗乃云：“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罗绮煗，被君融尽玉壶冰。”以今观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当是不堪司马闲冷，骤易刺史，故亦见其乐尔。可怜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为哲庙言：“章子厚以隐士帽、紫直掇系绦见从官，从官皆朝服。其强肆如此。”上曰：“彼见蔡京亦敢尔乎?”京时为翰林学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真奸人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镆厅举进士者，先所属选官考试

所业，通者方听取解。至省试程文纰缪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赎铜放，永不得应举。天圣间，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诏文臣许镖厅两次，武臣止许一次，其严如此。近岁泛许人应博学宏辞，遂有妄以此自称。或假手作所业献礼部，亦许试。而程文缪不可读，亦无以惩之，殆非也。

秦所作郑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泾阳，皆以泾水为源。白渠灌泾阳、高陵、栎阳及耀州云阳、三原、富平，凡六县。斗门百七十余所，今尚存，然多废不治。郑渠所灌尤广袤，数倍于白渠。泾水乃绝深，不能复入渠口，渠岸又多摧圮填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长吉云："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白乐天云："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陆鲁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虚己侍郎，字公受，少从江南先达学作诗，后与曾致尧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诗虽工，恨哑耳。"虚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献，元献以授二宋，自是遂不传。然江西诸人，每谓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响，亦此意也。

沈义伦谥恭惠，其家诉于朝，欲带一"文"字，议者执不可而止。张知白谥文节，御史王嘉言请改谥文正，王孝先为相，亦不肯改。欧阳文忠公初但谥文，盖以配韩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与文忠相失，乃独谓公有定策功，当加忠字，实抑之也。李邦直作议，不能固执，公论非之。当时士大夫相谓曰："永叔不得谥文公，此谥必留与介甫耳。"其后信然。

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庙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李允则，真庙时知沧州。虏围城，城中无炮石，乃凿冰为炮，虏解去。近时陈规守安州，以泥为炮，城亦终不可下。

信州龙虎山汉天师张道陵后世，袭虚静先生号、蠲赋役自二十五世孙乾曜始，时天圣八年也。今黄冠辈谓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独谓三十二代为张虚静，亦非也。

卷　六

太宗朝，胡秘监周甫贬坊州团练副使，擅离徙所，至鄜州谒宋太素尚书，被劾，特置不问。元祐中，陈正字无已为徐州教官，亦擅离任至南京别东坡先生。谏官弹之，亦不加罪。祖宗优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

欧阳公记开宝钱文曰"宋通"。予按：周显德钱文曰"周通"，故国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独开宝也。至太平兴国以后，乃以年号为钱文，至今皆然。欧公又谓宝元钱文曰"皇宋"。按《实录》所载亦同，然今钱中又有云"圣宋"者，大小钱皆有之。大钱折二，始于熙宁，则此名乃或出于熙宁以后矣。

周世宗时，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称唐国主，而周称之曰江南国主。国书之制曰："皇帝致书恭问江南国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艺祖，于李煜则遂赐诏如藩方矣。仁宗时，册命赵元昊为夏国主，盖用江南故事。然亦赐诏，凡言及"卿"字处，即阙之，亦或以"国主"代"卿"字。当时必有定制，然不尽见于国史也。

欧阳文忠公立论《易·系辞》当为《大传》，盖古人已有此名，不始于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伪作韩退之《与僧大颠书》，引《系辞》谓之《易·大传》，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论，遂为之跋曰："此宜为退之之言。"予尝得此书石刻，语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予按梁甄彬尝以束苎就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金五两，送还之，则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为，古今一揆，可设法严绝之也。

先君入蜀时，至华之郑县，过西溪。唐昭宗避兵尝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爱。亭曰西溪亭，盖杜工部诗所谓"郑县亭子涧之滨"者。亭旁古松间支径入小寺，外弗见也。有楠木版揭梁间，甚大，书杜诗，笔亦雄劲，体杂颜、柳，不知何人书，墨挺然出版上甚异。或云墨着楠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国姓为之，然不必宗室也。元丰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设官乃于濮安懿王，始权任甚重，颇镌损云。

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祥符东封，命王钦若、赵安仁并判兖州，二公皆

见任执政也；庆历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兴，陈执中、范雍知永兴，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当时如何分职事？既非长贰，文移书判之类必有程式，官属胥吏何所禀承，国史皆不载，莫可考也。然当时谏官御史不以为非，诸公受之亦不力辞，岂在其时亦为便于事耶？宣和中复幽州，以为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药师同知。既增“同”字，则为长贰，与庆历之制不同。

晁以道读《魏书》，以为魏收独无刑祸，既以寿终，又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文贞，以此攻韩退之避修史之说。然收死后，竟以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冢被发，弃骨于外，得祸亦不轻矣。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说》无“益”字。苏东坡祖名序，故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为未安，遂改作“引”，而谓“字序”曰“字说”。张芸叟父名盖，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古谓带一为一腰，犹今谓衣为一领。周武帝赐李贤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是也。近世乃谓带为一条，语颇鄙，不若从古为一腰也。

黄巢之入长安，僖宗出幸。豆卢瑑、崔沆、刘邺、于琮、裴谂、赵濛、李溥、李汤皆守节，至死不变。郑綦、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缢而死。以靖康京师之变言之，唐犹为有人也。

晋语儿、人二字通用。《世说》载桓温行经王大将军墓，望之曰：“可儿，可儿。”盖谓“可人”为“可儿”也。故《晋书》及孙绰《与庾亮笺》，皆以为“可人”。又陶渊明不欲束带见乡里小儿，亦是以“小人”为“小儿”耳，故《宋书》云“乡里小人”也。

晋人所谓“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晋年名。胡武平《上吕丞相启》云：“手提天铎，锵正始之遗音；梦授神椽，摈夺朱之乱色。”盖不悟正始为年名也。

俗说唐、五代间事，每及功臣，多云“赐无畏”，其言甚鄙浅。予儿时闻之，每以为笑。及观韩偓《金銮密记》云：“面处分，自此赐无畏，兼赐金三十两。”又云：“已曾赐无畏，卿宜凡事皆尽言。”直是鄙俚之言亦无畏。以此观之，无畏者，许之无所畏惮也。然君臣之间，乃许之无所畏惮，是何义理？必起于唐末耳。

国初，举人对策皆先写策题，然策题不过一二十句。其后策题浸多，而写题如初，举人甚以为苦。庆历初，贾文元公为中丞，始奏罢之。

故事，台官无侍经筵者。贾文元公为中丞，仁祖以其精于经术，特召侍讲迩英，自此遂为故事。秦会之当国时，谏官御史必兼经筵，而其子熺亦在焉。意欲搏击者，辄令熺于经筵侍对时谕之，经筵退，弹文即上。

予与尹少稷同作密院编修官，时陈鲁公、史魏公为左右相。一日，过堂见鲁公，语少款，少稷忽曰：“穑便难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穑是右相荐，右相面上人。”又云：“穑是相公乡人，处处为人关防。”鲁公笑答云：“康伯往年使虏，有李愈少卿者来迓客，自言‘汉儿’也。云：‘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汉儿不好。北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愈之言，无乃与君类耶？”一座皆笑。

吴处厚字伯固，既上书告蔡新州诗事，自谓且显擢。时已为汉阳守，比秩满，仅移卫州。予少时尝见其谢表，曰：“今李常已移成都，则余人次第复用。臣有两子一婿，俱是选人，到处撞见冤仇，何人更肯提挈？”处厚本能文，而表辞鄙浅如此者，意谓太母见之易晓尔。

王黼在翰苑，尝病疫危甚，国医皆束手。二妾曰艳娥、素娥，侍疾坐于足。素娥泣曰：“若内翰不讳，我辈岂忍独生！惟当俱死尔。”艳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无可奈何，姊宜自宽。”黼虽昏卧，实具闻之。既愈，素娥专房燕，封至淑人，艳娥遂辞去。及黼诛，素娥者惊悸，不三日亦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验。

蜀老言：绍兴初，漕粟嘉陵，以饷边。每一斛至军中，计其费为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为帅，始议转船折运，于是费十减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谓承公为“湖州镜”。

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诵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质之，无一语缪。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方大驾南渡，典章一切扫荡无遗，甚至祖宗谥号亦皆忘失，祠祭但称庙号而已。又因讨论御名，礼部申省言：“未寻得《广韵》。”方是时，性之近在二百里内，非独博记可询，其藏书数百箧，无所不备，尽护致剡山，当路藐然不问也。

王伯照长于礼乐，历代及国朝议礼之书悉能成诵，亦可谓一时之杰。绍兴末，为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犹兼少卿事，可谓得人。俄坐台评去。近时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买婢，谓未尝入人家者为一生人，喜其多淳谨也。予在蜀中，与何搢之同阅报状，见新进骤用者，搢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进。"予怪而诘之，搢之曰："曾为朝士者，既为人所忌嫉，又多谤，故惟新进者常无患。"盖有激也。

杜诗"夜阑更秉烛"，意谓夜已深矣，宜睡，而复秉烛，以见久客喜归之意。僧德洪妄云："更当平声读。"乌有是哉!

谢景鱼家有陈无已手简一编，有十余帖，皆与酒务官托买浮炭，其贫可知。浮炭者，谓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谓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则浮故也。白乐天诗云"日暮半炉桴炭火"，则其语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他倣此。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

予游邛州天庆观，有陈希夷诗石刻云："因攀奉县尹尚书水南小酌回，舍辔特叩松扃，谒高公。茶话移时，偶书二十八字。道门弟子图南上。"其诗云："我谓浮荣真是幻，醉来舍辔谒高公。因聆玄论冥冥理，转觉尘寰一梦中。"末书"太岁丁酉"。盖蜀孟昶时，当石晋天福中也。天庆本唐天师观，诗后有文与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观都威仪何昌一也。希夷从之学锁鼻术。"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衮臣约饭，不能尽记，后卒不暇再到，至今以为恨。

予游大邑鹤鸣观，所谓张天师鹄鸣化也。其东北绝顶，又有上清宫，壁间有文与可题一绝，曰："天气阴阴别作寒，夕阳林下动归鞍。忽闻人报后山雪，更上上清宫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观，在城上，或云即万岁楼。京口人以为南唐时节度使每登此楼西望金陵，嵩呼遥拜，其实非也。《京口记》云：晋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万岁楼诗》，见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权德舆《晚渡杨子江诗》云："远岫有无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维语；欧阳公长短句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诗人至是盖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于平山堂为宜，初不自谓工也。东坡先生乃云："记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则似谓欧阳公创为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中如："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归揖二千石"、"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金锁贤"、"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之类，浅陋有索客之风。集中此等语至多，世俱以其词豪俊动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亲。"宜其终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还俗僧诗》云："云发不长寸，秋寒力更微。独寻一径叶，犹挈衲残衣。日暮千峰里，不知何处归。"此诗盖会昌寺废佛寺时所作也。又有《斫竹诗》，亦同时作，云："寺废竹色死，官家宁尔留。霜根渐随斧，风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处寄悠悠。"词意凄怆，盖怜之也。至李端叔《还俗道士诗》云："闻道华阳客，儒衣谒紫微。旧山连药卖，孤鹤带云归。柳市名犹在，桃源梦已稀。还家见鸥鸟，应愧背船飞。"在道士还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讥之耳。

闻人茂德言："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问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与外国者等。自此中国方有沙糖。"唐以前书传，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姜皆是。

汉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间，时闻洞中泉滴声，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黄鲁直题诗云："古人题作东丁水，自古丁东直到今。我为改名方响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杨文公《谈苑》云七月七日，误也。

马鞭击猫，筇竹杖击狗，皆节节断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罚弗及嗣"，更无他语。此必绍圣、元符间有欲害元祐党人子孙者，故帝书此言。祖宗盛德如此。故老言："大臣尝从容请幸金明池，哲庙曰："祖宗幸四池必宴射，朕

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杨琪作龙舟，极奇丽。或请一登之，哲庙又曰：“祖宗未尝登龙舟，但临水殿略观足矣。”后勉一幸金明，所谓龙舟，非独不登，亦终不观也。

唐人本谓御史在长安者为西台，言其雄剧，以别分司东都，事见《剧谈录》。本朝都汴，谓洛阳为西京，亦置御史台，至为散地，以其在西京，号西台，名同而实异也。

唐人本以尚书省在大明宫之南，故谓之南省。自建炎军兴，蜀士以险远，许就制置司类试，与省试同。间有愿赴行在省试者，亦听之。蜀士因谓之赴南省，以大驾在东南也。尤非是。

《北户录》云：“广人于山间掘取大蚁卵为酱，名蚁子酱。”按此即《礼》所谓“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为食矣。然则汉人以蛙祭宗庙，何足怪哉!

祖宗以来至靖康间，文武臣僚罢官，或服阕，或被罪，叙复到阙，皆有期限。如有故，须自陈给假。至建炎初，以军兴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后有特许从便赴阙，犹降旨云：“候边事宁息日依旧。”然遂不复举行矣。

今人书“某”为“厶”，皆以为俗从简便，其实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范宁注曰：“邓，厶地。”陆德明《释文》曰：“不知其国，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邻几《嘉祐杂志》言：“唐告身初用纸，肃宗朝有用绢者，贞元后始用绫。”予在成都见周世宗除刘仁赡侍中告，乃用纸，在金彦亨尚书之子处。

《嘉祐杂志》云：“峨眉雪蛆治内热。”予至蜀，乃知此物实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时常有积雪，弥遍岭谷，蛆生其中。取雪时并蛆取之，能蠕动。久之雪消，蛆亦消尽。

会稽镜湖之东，地名东关，有天花寺。吕文靖尝题诗云：“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间庐舍，前临一支港，与诗殊不合，岂陵谷之变遽已如此乎？或谓寺本在湖中，后徙于此。

苏叔党政和中至东都，见妓称“录事”，太息语廉宣仲曰：“今世一切变古，唐以来旧语尽废，此犹存唐旧为可喜。”前辈谓妓曰“酒纠”，盖谓录事也。相蓝之东有录事巷，传以为朱梁时名妓崔小红所居。

张真甫舍人，广汉人，为成都帅，盖本朝得蜀以来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风雷，龙起剑南西川门，揭牌掷数十步外，坏“南”字，爪迹宛然，人皆异之。真甫名震。或为之说曰：“元丰末，贡院火，而焦蹈为首魁，当时语曰“火焚贡院状元焦”，无能对者，今当以“雷起谯门知府震”为对。然岁余，真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时，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谄者谓之玉芝。予按《酉阳杂俎》“芝白为丧”，真甫当之。

自元丰官制，尚书省复二十四曹，繁简绝异。在京师时，有语曰：“吏勋封考，笔头不倒。户度金仓，日夜穷忙。礼祠主膳，不识判砚。兵职驾库，典了袴裤。刑都比门，总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见鬼。”及大驾幸临安，丧乱之后，士大夫亡失告身、批书者多；又军赏百倍平时，赂贿公行，冒滥相乘，饷军日滋，赋敛愈繁，而刑狱亦众，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饶，他曹寂寞弥甚。吏辈又为之语曰：“吏勋封考，三婆两嫂。户度金仓，细酒肥羊。礼祠主膳，淡吃虀面。兵职驾库，咬姜呷醋。刑都比门，人肉馄饨。工屯虞水，生身饿鬼。”

高宗行幸扬州，郡人李易为状元；次举驻跸临安，而状元张九成亦贯临安，时以为王气所在。方李易唱第时，上顾问：“此人合众论否?”时相对曰：“易乃扬州州学学正，必合众论。”人笑其敷奏之陋。

唐以来，皇子不兼师傅官，以子不可为父师也。其后失于检点，乃有兼者。治平中，贾黯草《东阳郡王颢检校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后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师者，悉改为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师、少傅、少保，皇子乃复兼师傅，自嘉王楷始。

今参知政事恩数比门下、中书侍郎，在尚书左右丞之上，其议出于李汉老。汉老时为右丞，盖暗省转厅，可径登揆路也。吕丞相元直觉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为定制。

蔚蓝乃隐语天名，非可以义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华山诗》云：“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犹未有害。韩子苍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蓝”，乃直谓天与水之色俱如蓝耳，恐又因杜诗而失之。

胡子远之父，唐安人，家饶财，常委仆权钱，得钱引五千缗，皆伪也。家人欲讼之，胡曰：“干仆已死，岂忍使其孤对狱耶?”或谓减其半价予人，尚可得二千余缗。胡不可，曰：“终当误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动心。其家暴贵，宜哉。

杜子美《梅雨诗》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

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盖成都所赋也。今成都乃未尝有梅雨，惟秋半积阴气令蒸溽，与吴中梅雨时相类耳。岂古今地气有不同耶？

卷　七

熙宁癸丑，华山阜头峰崩。峰下一岭一谷，居民甚众，皆晏然不闻，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杂下如簸扬，七社民家压死者几万人，坏田七八千顷，固可异矣。绍兴间，严州大水。寿昌县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随水漂至五里外，而两傍草木庐舍比水退，皆不坏，则此山殆空行而过也。

韩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当蔬盘，度亦始于近时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节，外甥亦然。或云襄阳魏道辅家世指少一节。道辅之姊嫁子宣，故子孙肖其外氏。

故都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焚之。视盆倒所向，以占气候；谓向北则冬寒，向南则冬温，向东西则寒温得中，谓之盂兰盆，盖俚俗老媪辈之言也。又每云："盂兰盆倒则寒来矣。"晏元献诗云："红白薇英落，朱黄槿艳残。家人愁溽暑，计日望盂兰。"盖亦戏述俗语耳。

欧阳公谪夷陵时，诗云："江上孤峰蔽绿萝，县楼终日对嵯峨。"盖夷陵县治下临峡，江名绿萝溪。自此上溯，即上牢下牢关，皆山水清绝处。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万竹间，亦幽邃可喜，峡人岁时游观颇盛。予入蜀，往来皆过之。韩子苍舍人《泰兴县道中诗》云："县郭连青竹，人家蔽绿萝。"似因欧公之句而失之。此诗盖子苍少作，故不审云。

秦会之跋《后山集》，谓曾南丰修《英宗实录》，辟陈无已为属。孙仲益书数百字诋之，以为无此事，南丰虽尝预修《英宗实录》，未久即去，且南丰自为吏属，乌有辟官之理，又无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辨，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实，则二公俱失也。南丰元丰中还朝，被命独修《五朝史实》，许辟其属，遂请秀州崇德县令邢恕为之。用选人已非故事，特从其请。而南丰又援经义局辟布衣徐禧例，乞无已检讨，庙堂尤难之。会南丰上《太祖纪·叙论》，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浸缓。未几，南丰以忧去，遂已。会之但误以《五朝史》为《英宗实录》耳，至其言辟无已事，则实有之，不可谓无也。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终。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终，谓之待旦。盖更终则上御盥栉，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于政事如此。

予儿时见宋修撰辉为先君言："某艰难中以转饷至行在，时方避虏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吕相元直雅不相乐，乃曰：'宋辉系直龙图阁，便除待制，太超躐，欲且与修撰。修撰与待制，亦只争一等。候更有劳，除待制不晚。'遂除秘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某命也。"顷予被命修《高宗圣政》及《实录》，见《日历》所载，实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庙驻跸临安，艰难中，每出犹铺沙藉路，谓之黄道，以三衙兵为之。绍兴末内禅，驾过新宫，犹设黄道如平时。明日寿皇出，即撤去，遂不复用。

族伯父彦远言：少时识仲殊长老，东坡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与数客过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崇宁中，忽上堂辞众。是夕，闭方丈门自缢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胜计。邹忠公为作诗云："逆行天莫测，雉作渎中经。沤灭风前质，莲开火后形。钵盂残蜜白，炉篆冷烟青。空有谁家曲，人间得细听。"彦远又云："殊少为士人，游荡不羁。为妻投毒羹胾中，几死，啖蜜而解。医言复食肉则毒发，不可复疗，遂弃家为浮屠。邹公所谓'谁家曲'者，谓其雅工于乐府词，犹有不羁之余习也。"

晏元献为藩郡，率十许日乃一出厅，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论事，率因亲校转白，校复传可否以出，遂退。吕正献作相及平章军国事时，于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端坐自若，虽从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复起一揖，未尝离席。盖祖宗时辅相之尊严如此，时亦不以为非也。

东坡诗云："大弨一弛何缘彀，已觉翻翻不受檠。"《考工记》："弓人寒奠体。"注曰："奠，读为定。至冬胶坚，内之檠中，定往来体。"《释文》："檠，音景。"《前汉·苏武传》："武能网纺缴，檠弓弩。"颜师古曰："檠，谓辅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东坡作平声叶，盖用《汉书》注也。

丰相之于舒信道，邹志完于吕望之，其为人似不类，然相与皆厚甚，不以乡里及同僚故也。相之为中司时，犹力荐信道。志完元符中进用，则实由望之荐也。及以直谏远窜，望之坐荐非其人，褫官。谢表云："臣之与浩，实匪素交。以其尝备学校之选于先

朝，能陈诗赋之非于元祐，比缘荐士，遂取充员。岂期蝼蚁之微，自速雷霆之谴。"其叙陈终不以志完为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赐诸道节度观察防团刺史知州以下贺登极进奉诏书》云："朕仰承先训，缵嗣丕基。眷命历之有归，想寰区之同庆。卿辍由俸禄，恭备贡输，遥陈称贺之诚，知乃尽忠之节。省览嘉叹，再三在怀。"实真庙登极时诏书也。乃知是时贡物，皆守臣以俸禄自备。今既以库金为贡，而推恩则如故，可谓厚恩矣。

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辈置酒饮客，终席不褫带。毛达可守京口时尚如此。后稍废，然犹以冠带劝酬，后又不讲。绍兴末，胡邦衡还朝，每与客饮，至劝酒，必冠带再拜。朝士皆笑其异众，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丰七年秋宴，神庙举御觞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风疾，手弱觞侧，余酒沾污御袍。是时京师方盛歌《侧金盏》，皇城司中官以为不祥，有歌者辄收系之，由是遂绝。先楚公进《裕陵挽词》有云："輅从元朔朝时破，花是高秋宴后萎。"二句皆当时实事也。

天圣、明道间，京师盛歌一曲曰《曹门高》。未几，慈圣太后受册中宫，人以为验矣。其后宣仁与慈圣皆垂箔摄政，而宣仁实慈圣之甥，以故选配英庙，则征兆之意若曰："曹门之高，当相继而起也。"何其神哉！

赵相挺之使虏，方盛寒，在殿上。虏主忽顾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盖阉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药，色正黄，涂挺之两耳周匝而去，其热如火。既出殿门，主客者揖贺曰："大使耳若用药迟，且拆裂缺落，甚则全耳皆堕而无血。"扣其玉合中药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药市中亦有之，价甚贵，方匕直钱数千。某辈早朝遇极寒，即涂少许。吏卒辈则别有药，以狐溺调涂之，亦效。"

辽人刘六符，所谓刘燕公者，建议于其国，谓："燕、蓟、云、朔，本皆中国地，不乐属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虏主宗真问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敛于民者十减其四五，则民惟恐不为北朝人矣。"虏主曰："如国用何?"曰："臣愿使南朝，求割关南地；而增戍阅兵以胁之。南朝重于割地，必求增岁币。我托不得已受之。俟得币，则以其数对减民赋可也。"宗真大以为然，卒用其策得增币。而他大臣背约，才以币之十二减赋，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为相，复请用元议。洪基亦仁厚，遂尽用银绢二十万之数，减燕、云租赋。故其后虏政虽乱，而人心不离，岂可谓虏无人哉！

仁宗皇帝庆历中尝赐辽使刘六符飞白书八字，曰："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会六符知贡举，乃以"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而以"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为韵，云："出南朝皇帝御飞白书。"六符盖为虏画策增岁赂者，然其尊戴中国尚尔如此，则盟好中绝，诚可惜也！

王荆公素不乐滕元发、郑毅夫，目为"滕屠"、"郑酤"。然二公资豪迈，殊不病其言。毅夫为内相，一日送客出郊，过朱亥冢，俗谓之屠儿原者，作诗云："高论唐虞儒者事，卖交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报恩。"

予幼岁侍先君避乱东阳山中，有北僧年五十余，戆朴无能，自言沈相义伦裔孙，携遗像及告身诏敕甚备。且云义伦之后，惟己独存，欲诉于朝，求一官还俗。不知竟何往也。

《诗正义》曰："络纬鸣，懒妇惊。"宋子京《秋夜诗》云："西风已飘上林叶，北斗直挂建章城。人间底事最堪恨，络纬啼时无妇惊。"其妙于用事如此。

孙少述一字正之，与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别少述诗》云："应须一曲千回首，西去论心有几人！"又云："子今此去来何时，后有不可谁予规?"其相与如此。及荆公当国，数年不复相闻，人谓二公之交遂睽。故东坡诗云："蒋济谓能来阮籍，薛宣真欲吏朱云。"刘舍人贡父诗云："不负兴公《遂初赋》，更传中散《绝交书》。"然少述初不以为意也。及荆公再罢相归，过高沙，少述适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见，惟相劳苦及吊元泽之丧，两公皆自忘其穷达。遂留荆公置酒共饭，剧谈经学，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无由再见。"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谢矣。"然惘惘各有惜别之色。人然后知两公之未易测也。

杭僧思聪，东坡为作《字说》者，大观、政和间，挟琴游梁，日登中贵人之门。久之，遂还俗，为御前使臣。方其将冠巾也，苏叔党因浙僧入都送之诗曰："试诵《北山移》，为我招琴聪。"诗至已无及矣。参寥政和中老矣，亦还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渊明《游斜川诗》，自叙辛丑岁年五十。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盖与渊明同甲子也。是岁得园于许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庄，初谥文正，刘原父持以为不可，至曰："天下谓竦邪，而陛下谥之'正'。"遂改今谥。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温厚粹深，天与其正。"盖谓夏公之正，天与之，而人不与。当时自有此一种议论。故张文定甚恶石徂徕，诋之甚力，目为狂生。东坡《议学校贡举状》云："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其言亦有自来。欧公作《王洙源叔参政墓志》曰："夏竦卒，天子以东宫恩赐谥文献。洙为知制诰，封还曰：'此僖祖谥也。'于是太常更谥文庄。"与他书异。

壹、贰、参、肆、伍、陆、柒、捌、玖、拾，字书皆有之。参，正是三字；或读作七南反耳。柒字，晋、唐人书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

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舛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诸晁读杜诗："稚子也能赊"，"晚来幽独恐伤神"，"也"字、"恐"字，皆作去声读。

蜀人石耆公言："苏黄门尝语其侄孙在庭少卿曰：'《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冗而凡，《哀江头》简而高。'在庭曰：'《常武》与《桓》二诗，皆言用兵，而繁简不同，盖此意乎？'黄门摇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岁有岭南监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观报状，见岭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辄叹曰："此郡守必是权贵所主。"问："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须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无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为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

寿皇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分数旋取旨，盖酒户大小已尽察矣。

韩魏公声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为二公若无此二事，皆非大臣之相。

庆历中，河北道士贾众妙善相，以为曾鲁公脊骨如龙，王荆公目睛如龙，盖人能得龙之一体者，皆贵穷人爵。见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龙爪，虽当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则贵矣。"庠果为南省第一，不及廷对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讴，醉则浩歌不止。故荆公赠之诗曰："鲁山眉宇人不见，只有歌辞来向东。借问楼前踢千芳，何如云卧唱松风。"又云："暮年要与君携手，处处相烦作好歌。"不知者以为赋诗也。紫芝之弟清老，欲为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简目之为琳公，然清老卒未尝祝发也。

临江萧氏之祖，五代时仕于湖南，为将校，坐事当斩，与其妻亡命焉。王捕之甚急。将出境，会夜阻水，不能去，匿于人家溜槽中。湘湖间谓溜为笕。天将旦，有扣笕语之曰："君夫妇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脱。卒不知告者何人，以为神物，乃世世奉祀，谓之笕头神。今参政照邻，乃其后也。

晁以道《明皇打球图诗》："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沈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又《张果洞诗》云："怪底君王惭汉武，不诛方士守轮台。"皆伟论也。

欧阳公《早朝诗》云："玉勒争门随仗入，牙牌当殿报班齐。"李德刍言："自昔朝仪，未尝有牙牌报班齐之事。"予考之，实如德刍之说。问熟于朝仪者，亦惘然以为无有。然欧阳公必不误，当更博考旧制也。

王荆公所赐玉带，阔十四掏，号玉抱肚，真庙朝赵德明所贡。至绍兴中，王氏犹藏之。曾孙奉议郎琦始复进入禁中。

舅氏唐居正（意），文学、气节为一时师表。建炎初，避兵武当山中。病歿，遗文散落，无复存者，独滁州汉高帝庙碑阴尚存，今录于此："滁之西曰丰山，有汉高帝庙。或云汉诸将追项羽，道经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为高帝生日，远近毕集，荐殽觞焉。某尝从太守侍郎曾，祷雨于庙，因读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传，盖以五月十七为高帝忌日。按《汉书》，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于长乐宫，五月丙寅葬长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岁，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岁在丙午），凡积一百九十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万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亿七百二十四万六千八百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则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记汉初北平侯张苍所有《颛帝历》晦朔、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于朔，而此食于晦，则先一日矣。岂非丙寅乃当时十七日乎？不然，岁月久，传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书其碑阴。绍圣二年五月旦记。"

剑门关皆石无寸土，潼关皆土无拳石，虽皆号天下险固，要之潼关不若剑门。然自秦以来，剑门亦屡破矣，险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丞相，元丰间帅庆州。未至，召还；至陕府，复还庆州，往来潼关。夫人魏氏作诗戏丞相曰："使君自为君恩厚，不是区区爱华山。"

南丰曾氏享先，用节羹、饛鹅、则粥。建安陈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富贵不加，贫贱不废也。

苏子由晚岁游许昌贾文元公园，作诗云："前朝辅相终难得，父老咨嗟今亦无。"盖谓方仁祖时，士大夫多议文元，然自今观之，岂易得哉！其感慨如此。

卷　八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学士院移文三省，名"咨报"。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蜀人见人物之可夸者，则曰"呜呼"；可鄙者，则曰"噫嘻"。

张邦昌既死，有旨月赐其家钱十万，于所在州勘支。曾文清为广东漕，取其券缴奏，曰："邦昌在古法当族诛，今贷与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节死事之家？"诏自今勿与。予铭文清墓，载此事甚详，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为恨。

兴元城固县产礜石，不可胜计，与凡土石无异，虽数十百担，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窑中煅三过，不可用。然犹动能害人，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礜石辅以干姜、乌头之类，名"匈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见也。

阴平在今文州，有桥曰阴平桥。淳熙初，为郡守者大书立石于桥下曰："邓艾取蜀路。"过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车驾仓卒南渡，驻跸于杭。有侍臣召对者，既对，所陈劄子首曰："恭惟陛下岁二月东巡狩。至于钱塘。"吕相颐浩见之，笑曰："秀才家，识甚好恶！"

淳熙中，黄河决入汴。梁、宋间欢言，谓之"天水来"。天水，国姓也。遗民以为国家恢复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转而至太师，中间近三十年，福寿康宁，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转，蔡太师自司空三转，秦太师自少保两转而已。

郑康成自为书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谓"父子之间不责善"也。盖不责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责其必从耳。陶渊明《命子诗》曰："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语也。

自唐至本朝，中书门下出敕，其敕字皆平正浑厚。元丰后，敕出尚书省，亦然。崇宁间，蔡京临平寺额作险劲体，"来"长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夸尚，谓之"司空敕"，亦曰"蔡家敕"，盖妖言也。京败，言者数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类，偶不及蔡家敕。故至今敕字蔡体尚在。

东坡《海外诗》云："梦中时见作诗孙。"初不解。在蜀见苏山藏公墨迹《叠韵竹诗》，后题云："寄作诗孙符"，乃知此句为仲虎发也。

绍兴末，谢景思守括苍，司马季思佐之，皆名伋。刘季高以书与景思曰："公作守，司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闻者绝倒。

东坡《牡丹诗》云："一朵妖红翠欲流。"初不晓"翠欲流"为何语。及游成都，过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鲜翠红紫铺。"问土人，乃知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东坡盖用乡语云。蜀人又谓糊窗曰"泥窗"，花蕊夫人《宫词》云："红锦泥窗绕四廊。"非曾游蜀，亦所不解。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宋白尚书诗云："《风骚》坠地欲成尘，春锁南宫入试频。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怜无个解诗人。"又云："对花莫道浑无过，曾与常人举好诗。"大抵宋诗虽多疵颣，而语意绝有警拔者，故其自负如此。

白乐天诗云："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本朝太宗时，宋太素尚书自翰苑谪鄜州行军司马，有诗云："鄜州军司马，也好画为屏。"又云："官为军司马，身是谪仙人。"盖此音"司"字作入声读。

故事：谪散官虽别驾司马，皆封赐如故。故宋尚书在鄜时诗云："经时不巾栉，慵更佩金鱼。"东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鹤发惊全白，犀围尚半红"是也。至司户参军，则夺封赐。故世传寇莱公谪雷州，借录事参军绿袍拜命，袍短才至膝。又予少时，见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谪廉州司户，亦借其侄绿袍拜命云。

绍兴十六七年，李庄简公在藤州，以书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谓得计。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来，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仙传·老子篇》。"某人"者，前执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秦丞相晚岁权尤重，常有数卒，皂衣持梃立府门外，行路过者稍顾视、謦欬，皆呵止之。尝病告一二日，执政独对，既不敢他语，惟盛推秦公勋业而已。明日入堂，忽问曰："闻昨日奏事甚久。执政惶恐曰："某惟诵太师先生勋德，旷世所无。语终即退，实无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盖已嗾言事官上章，执政甫归，阁子弹章副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

韩魏公罢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公累章牢辞，至以为恐开大臣希望僭忒之阶。遂改淮南节度使。元丰间，文潞公亦加两镇，引魏公事辞，卒亦不拜。绍兴中，张俊、韩世忠乃以捍虏有功，拜两镇，俄又加三镇。二人皆武臣，不知辞。当时士大夫为之语曰："若加一镇，即为四镇，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又创立官府，扁榜一新。好事者取以为对曰："钤辖诸道进奏院，详定一司敕令所"，"王防御契圣眼科，陆官人遇仙风药"，"干湿脚气四斤丸，偏正头风一字散"，"三朝御裹陈忠翊，四世儒医陆太丞"，"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药铺西蜀"，"费先生外甥，寇保义卦肆"，如此凡数十联，不能尽记。

高庙谓："端砚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何必以眼为贵耶。"晁以道藏砚必取玉斗样，喜其受墨沛多也。每曰："砚若无池受墨，则墨亦不必磨，笔亦不必点，惟可作枕耳。"

吕吉甫问客："苏子瞻文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苏秦、张仪。"吕笑曰："秦之文高矣，仪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诵其表语云："面折马光于讲筵，廷辩韩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问而退。

陈师锡家享仪，谓冬至前一日为"冬住"，与岁除夜为对，盖闽音也。予读《太平广记》三百四十卷有《卢顼传》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诗·唐风》："日月其除。"除音直虑反。则所谓"冬住"者，"冬除"也。陈氏传其语，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诗》云："上马不用扶，每扶必怒瞋。"东坡《送乔仝诗》云："上山如飞瞋人扶。"皆言老人也。盖老人讳老，故尔。若少壮者，扶与不扶皆可，何瞋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建炎中，商归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兴，忽见一塔十三级，浮水上南来。金碧照耀，而随波倾贴，若欲倒者。商举家及舟师人人见之，皆惊怖诵佛。既渐近，有僧出塔下，举手揖曰："元是装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灾，大师将塔往海东行化去。"语未竟，忽大风作，塔去如飞，遂不见。未几，乃闻塔废于火。舒州僧广勤与商船同行，亲见之。

段成式《酉阳杂俎》言扬州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沈存中以谓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见万寿塔，成都见正法塔，蜀州见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纤悉皆具。或自天窗中下，或在廊庑间，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彦猷《砚录》言："青州红丝石砚，覆之以匣，数日墨色不干。经夜即其气上下蒸濡，着于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红丝砚必用银作匣。"凡石砚若置银匣中，即未干之墨气蒸上腾，其墨乃著盖上。久之，盖上之墨复滴砚中，亦不必经夜也。铜锡皆然，而银尤甚，虽漆匣亦时有之，但少耳。彦猷贵重红丝砚，以银为匣，见其蒸润，而未尝试他砚也。

贺方回状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俗谓之贺鬼头。喜校书，朱黄未尝去手。诗文皆高，不独工长短句也。潘邠老《赠方回诗》云："诗束牛腰藏旧稿，书讹马尾辨新雠。"有二子，曰房、曰廪。于文，"房"从方，"廪"从回，盖寓父字于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寿，父公巽，参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一日往见许觊彦周。彦周髽髻，着犊鼻裈，蹑高屐出迎，伯寿愕然。彦周徐曰："吾晋装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庙纳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驾出宣德门行亲迎之礼。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为天地合日，夫妇当异寝，违犯者必夭死，故世以为忌。当时太史选定，乃谓人主与后犹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将降诏矣，皇太妃持以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独以为此语俗忌耳，非典礼所载，遂用之。其后诏狱既兴，宦者复谓："若废后可弭此祸。"上意益不可回矣。

政和以后，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监长官视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谓"视待制"可对"如夫人"，盖为清议贬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赐金带，朝路混淆，然犹以旧制不敢坐狨。故当时谓横金无狨鞲，与阁门舍人等耳。

聂山、胡直孺同为都司，一日过堂，从容为蔡京言道流之横。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风日炽，姑以斋醮少间之，不暇计此曹也。"京之善文过如此。

蔡京赐第，宏敞过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御，遂至无设床处，惟扑水少低，间架亦狭，乃即扑水下作卧室。

秦熺作状元时，蔡京亲吏高栋犹在，谓人曰："看他秦太师，吾主人乃天下至缪汉也。"栋当蔡氏盛时，官至拱卫大夫，领青州观察使。靖康台评所谓厮养官为横行是也。有王俞者，与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间，俞停废，栋犹以武功大夫为浙东副总管，遂终其身，不复褫削。议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辨鸡舌香为丁香，亹亹数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元魏贾思勰作《齐民要术》，第五卷有合香泽法，用鸡舌香，注云："俗人以其似丁子，故谓之丁子香"。此最的确，可引之证，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难也。

颜延年作《靖节徵士诔》云："徽音远矣，谁箴予阙？"王荆公用此意作《别孙少述诗》："子今去此来何时，后有不可谁予规？"青出于蓝者也。

先君读山谷《乞猫诗》，叹其妙。晁以道侍读在坐，指"闻道猫奴将数子"一句，问曰："此何谓也？"先君曰："老杜云'暂止啼乌将数子'，恐是其类。"以道笑曰："君果误矣。《乞猫诗》'数'字当音色主反。'数子'谓猫狗之属多非一子，故人家初生畜必数之曰：'生几子。''将数子'犹言'将生子'也，与杜诗语同而意异。"以道必有所据，先君言当时偶不叩之以为恨。

翟公巽参政，靖康初召为翰林学士。过泗州，谒僧伽像，见须忽涌出长寸许，问他人，皆不见，怪之。一僧在旁曰："公虽召还，恐不久复出。"公扣之，曰："须出者，须出也。"果验。

唐人诗中有曰无题者，率杯酒狎邪之语，以其不可指言，故谓之"无题"，非真无题也。近岁吕居仁、陈去非亦有曰"无题"者，乃与唐人不类，或真亡其题，或有所避，其实失于不深考耳。

翟公巽参政守会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视曰："不似，不似。"即日毁之别塑，今告成观西庑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贺仲清在旁亲见之，而不敢问。

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方其时，惟王氏子弟为之。故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项乌，但闻哑哑声。"即今喏也。

荆公诗云："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刘宾客诗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舍人子苍取作一联云："推愁不去还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比古句盖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

明州护圣长老法扬，藏其祖郑舍人向所得仁庙东宫日《回贺岁旦书》，称"皇太子某状"，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时犹为馆职也。

汤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牍有云"生人妇"者。高庙问："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妇人与无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顾问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无，臣所不能记。然'生人妇'之语，盖出《三国志·杜畿传》。"上大惊，乃笑曰："卿可谓博记矣。"益公阴忌，独谓岐公纯笃不忌也。

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支，欲啖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请众客放下荔支。"魏公为一笑。"恶发"，犹云怒也。

唐自相辅以下，皆谓之京官，言官于京师也。其常参者曰常参官，未常参者曰未常参官。国初以常参官预朝谒，故谓之升朝官，而未预者曰京官。元丰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预宴坐，仍谓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条制及吏牍，止谓之承务郎以上，然俗犹谓之京官。

唐所谓丞郎，谓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书虽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谓之丞郎，犹今言侍从官也。俗又谓之两制，指内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两制"，正如丞郎之称。契丹僭号，有"高坐官"，亦侍从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谓丞郎为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实录》：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诏曰："释典微妙，净业始于慈悲；道教冲虚，至德去其残暴。况乎四时之禁，毋伐麛卵；三驱之礼，不取顺从。盖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经邦，咸率斯道。朕祗膺灵命，抚遂群生，言念亭育，无忘鉴昧。殷帝去网，庶踵前修；齐王舍牛，实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断屠杀。"此三长月断屠杀之始也。唐大夫如白居易辈，盖有遇此三斋月，杜门谢客，专延缁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减去食羊钱，盖其遗制。

卷　九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有李顺者，孟大王之遗孤。初，蜀亡，有晨兴过摩诃池上者，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顺是也。"故蜀人惑而从之。未几，小皤战死，众推顺为主，下令复姓孟。及王师薄城，城且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有带御器械张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及真庙天禧初，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谓：顺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视曰："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数十年寿。"亦可怪也。又云方顺之作，有术士拆顺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败。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于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西北三百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于三交，而榆次复为县。国史所载颇略。方承平时，太原为大镇，其兴废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备书。今陷没几七十年，遂有不可详者矣。

唐小说载：有人路逢奔马入都者，问何急如此。其人答曰："应不求闻达科。"本朝天圣中，初置贤良方正等六科，许少卿监以上奏举，自应者亦听，俄又置高蹈丘园科，亦许自于所在投状求试，时以为笑。予少时为福州宁德县主簿，提刑樊茂实以职状举予曰："有声于时，不求闻达。"后数月，再见之，忽问曰："何不来取奏状?"予笑答之，曰："恐不称举词，故不敢。"茂实亦笑，顾书吏促发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严。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鼓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又士人家子弟，无贫富皆着芦心布衣，红勒帛狭如一指大，稍异此则共嘲笑，以为非士流也。

《周礼》蝈氏注云："蝈，今御所食蛙也。"《汉书·霍光传》亦有"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此何等物，而汉人以供玉食及宗庙之荐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真宗御集有《苑中赏花诗》十首，内一首《龙柏花》。李文饶《平泉山居草木记》有"蓝田之龙柏"，宋子京又有《真珠龙柏诗》，刘子仪、晁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予长于江南，未尝见也。或云本出鄜、坊间。

舒焕尧文，东坡公客，建炎中犹在。有子为湖南一县尉，遇盗烧死，尧文年九十矣，忧悸得病而卒。

陈无己子丰，诗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谢陈十二郎诗卷》是也。建炎中，以无已故，特命官。李邺守会稽，来从邺作摄局。邺降虏，丰亦被系累而去，无已之后遂无在江左者。丰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刘道原壮舆，载世藏书甚富。壮舆死，无后，书录于南康军官库。后数年，胡少汲过南康，访之，已散落无余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斋于僧寺，多相与遍游寺中，因游傍近园馆。或斋于道宫亦然。按张文昌《僧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官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乃知唐斋禁之严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韩子苍诗，喜用"拥"字，如"车骑拥西畴"、"船拥清溪尚一樽"之类；出于唐诗人钱起"城隅拥归骑"也。

政和神霄玉清万寿宫，初止改天宁万寿观为之，后别改宫观一所，不用天宁。若州城无宫观，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宫观，止改僧寺。初通拨赐产千亩，已而豪夺无涯。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二万一千亩，赁舍钱、园利钱又在其外。三泉县以不隶州，特置。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骎骎日张，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赐威仪，设于殿帐座外。面南，东壁，从东第一架六物：曰锦伞、曰绛节、口宝盖、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从东第二架六物：曰丝拂、曰幡、曰鹤扇二、曰金钺、曰如意。西壁，从东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鹤扇二、曰幡、曰丝拂；西壁，从东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宝盖、曰绛节、曰锦伞。东南经兵火，往往不复在。蜀中多徙于天庆观圣祖殿，今犹有存者。

神霄以长生大帝君、青华帝君为主，其次曰蓬莱灵海帝君、西元大帝君、东井大帝君、西华大帝君、清都大帝君、中黄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东西台吏，二十有二人，绘于壁。又有韩君丈人，祀于侧殿，曰此神霄帝君之尚宾也。其说皆出于林灵素、张虚白、刘炼。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宝牌赐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汞炼之成金，可镇分野兵饥之灾。时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赐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宝轮仪制，而虏寇已渡河矣。

本朝康保裔，真庙时为高阳关都部署。契丹入寇，战死；祖志忠，后唐明宗时讨王都战死；父再遇，太祖时为将，讨李筠战死；三世皆死国事。

天圣初，宋元宪公在场屋日，梦魁天下。故事，四方举人集京师，当入见，而宋公姓名偶为众人之首，礼部奏举人宋郊等，公大恶之，以为梦征止此矣。然其后卒为大魁。绍兴初，张子韶亦梦魁天下，比省试类榜坐位图出，其第一人则张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试，唱名亦冠多士，与元宪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还，不降诏，止于茶药合中赐御飞白"王钦若"三字，而中使口传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国门，辅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师在钱塘，一日中使赐茶药，亦于合中得大玉环径七寸，色如截肪。京拜赐，即治行。后二日，诏至，即日起发。二事略相似，然非二人者，必无此事也。

《孙策传》：张津常着绛帕头。帕头者，巾帻之类，犹今言幞头也。韩文公云"以红帕首"，已为失之。东坡云："绛帕蒙头读道书。"增一"蒙"字，其误尤甚。

贵臣有疾宣医、及物故敕葬，本以为恩，然中使挟御医至，凡药必服，其家不敢问，盖有为医所误者；敕葬则丧家所费，至倾竭赀货，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谚曰："宣医纳命，敕葬破家。"庆历中，始有诏："已降指挥敕葬，而其家不愿者听之。"西人云："姚麟敕葬乃绝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韩子苍《和钱逊叔诗》云："叩门忽送铜山句，知是赋诗人姓钱。"盖唐诗人钱起赋诗以姓为韵，有"铜山许铸钱"之句。

抚州紫府观真武殿像，设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为女子像。黄次山书殿牓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观旧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赐名），而像设亦醴泉旧制也。

东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乐府词》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余字，叙述甚备。欲刻石传后，为定武盛事，会谪去，不果，今乃不载集中。至有立论排诋，以为非公作者，识真之难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过松林甚茂，问驭卒："此何处？"答曰："师塔也。"盖谓僧所葬之塔。于是乃悟杜诗"黄师塔前江水东"之句。

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又庾肩吾传梁简文《与湘东王书》，论文章之弊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又曰："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任昉传》又有"沈诗"、"任笔"之语。老杜《寄贾至严武诗》云："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杜牧之亦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亦袭南朝语尔。往时诸晁谓诗为诗笔，亦非也。

东蒙盖终南山峰名。杜诗云："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皆长安也。种明《东蒙新居诗》亦云："登遍终南峰，东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诗者妄引颛臾为东蒙主，以为鲁地。

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言者排之，至讥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尝与人异也。"然张文潜元祐初《赠赵景平主簿诗》曰："明道新坟草已春，遗风犹得见门人。定知鲁国衣冠异，尽戴林宗折角巾。"则是自元祐初，为程学者幅巾已与人异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讥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党人及元符上书籍记，不许入国门者数人，之道其一也。尝于郑、洛道中，遇降羌，作诗云："沙场尺箠致羌浑，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凤阙，一生肠断国西门。"方是时，士大夫失职如此，安得不兆乱乎？

郑介夫喜作诗，多至数千篇。谪英州，遇赦得归，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车费，尚欠城中酒药钱。"绝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苏子由为户部侍郎，建言："都水监本三司之河渠案，将作监本三司之修造案，军器监本三司之甲胄案。三司，今户部也，而三监乃属工部。请三监皆兼隶户部，凡有所为，户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迟速。"朝廷从其言，为立法。及绍圣中，以为害元丰官制，罢之。建中靖国中，或欲复从元祐，已施行矣，时丰相之为工部尚书，独持不可，曰："设如都水监塞河，军器监造军器，而户部以为不可则已矣，若以为可，则并任其事可也。今若户部吝其费裁损之，乃令工部任河之决塞、器之利钝，为工部者不亦难乎？"议遂寝。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

徽宗尝乘轻舟泛曲江，有宫嫔持宝扇乞书者。上揽笔亟作草书一联云："渚莲参法驾，沙鸟犯钩陈。"俄复取笔涂去"犯钩陈"三字，曰："此非佳语。"此联实李商隐《陈宫诗》，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东坡在黄州时，作《西捷诗》曰："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闲八尺龙。露布朝驰玉关塞，捷烽夜到甘泉宫。似闻指麾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放臣不见天颜喜，但觉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诗为非东坡作耶，气格如此，孰能办之？以为果东坡作耶，此老岂誉王中正者？盖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南朝谓北人曰"伧父"，或谓之"虏父"。南齐王洪轨，上谷人，事齐高帝，为青冀二州刺史，励清节，州人呼为"虏父使君"。今蜀人谓中原人为"虏子"，东坡诗"久客厌虏馔"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为"虏官"。晁子止为三荣守，民有讼资官县尉者，曰："县尉虏官，不通民情。"子止为穷治之，果负冤。民既得直，拜谢而去。子止笑谕之曰："我亦虏官也，汝勿谓虏官不通民情。"闻者皆笑。

绍兴末，予见陈鲁公。留饭，未食，而扬郡王存中来白事，鲁公留予便坐而见之。存中方不为朝论所与，予年少，意亦轻之，趋幕后听其言。会鲁公与之言及边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谓当列兵淮北，为守淮计，即可守，因图进取中原；万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说非也。士惟气全乃能坚守，若俟其败北，则士气已丧，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据大江之险，以老彼师，则有可胜之理。若我师克捷，士气已倍，彼奔溃不暇，然后徐进而北，则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兵岂易言哉！"予不觉太息曰："老将要有所长。"然退以语朝士，多不解也。

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予读宋白尚书《玉津杂诗》有云："坐卧将何物？陶诗与柳文。"则前人盖有与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郑公园中

一株，挺然独立，高四丈，围三尺余，花大如杯，旁无所附。宣和初，景华苑成，移植于芳林殿前，画图进御。

政和、宣和间，妖言至多。织文及缬帛，有遍地桃冠，有并桃香，有佩香曲，有赛儿，而道流为公卿受箓。议者谓：桃者，逃也；佩香者，背乡也；赛者，塞也；箓者，戮也。蔡京书神霄玉清万寿宫及玉皇殿之类，玉字旁一点，笔势险急。有道士观之曰："此点乃金笔，而锋芒侵王，岂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胜之亲闻其言，尝以语先君。又林灵素诋释教，谓之"金狄乱华"。当时"金狄"之语，虽诏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为灵素前知金贼之祸，故欲废释氏以厌之，其实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练故事，或为之语曰："上若问学校法制，当对曰：'有刘士祥在。'问典礼因革，当对曰：'有齐闻韶在。'"士祥、闻韶，盖国子监太常寺老吏也。史院有窃议史官者，曰："史官笔削有定本，个个一样。"或问"何也"，曰："将吏人编出《日历》中，'臣僚上言'字涂去'上'字，其后'奉圣旨依'字亦涂去，而从旁注'从之'二字，即一日笔削了矣。"

政和后，道士有赐玉方符者，其次则金方符，长七寸，阔四寸，面为符，背铸御书曰："赐某人，奉以行教。有违天律，罪不汝贷。"结于当心，每斋醮则服之。会稽天宁万寿观有老道士卢浩真者，尝被金符之赐。予少时亲见之。

世传《唐吕府君敕葬碑》。吕名惠恭，僧大济之父。大济，代宗时内道场僧也，官至殿中监，故惠恭赠官为兖州刺史，而官为营葬。宣和中，会稽天宁观道士张若水官为蕊珠殿校籍，赠其父为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尝见其母赐诰云："嘉其教子之勤，宠以宜家之号。"诗人林子来亦有《赠道官万大夫焚黄诗》。然二人者，品秩犹未高，若林灵素以侍晨，恩数视执政，则赠官必及三代矣。大抵当时道流，滥恩不可胜载，中更丧乱，史皆不得书，此偶因事见之耳。

北都有魏博节度使田绪《遗爱碑》，张弘靖书；何进滔《德政碑》，柳公权书，皆石刻之杰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颁《五礼新仪》。

近世名士：李泰发（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说之），一字伯以；潘义荣（良贵），一字子贱；张全真（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芮国器（烨），一字仲蒙；林黄中（栗），一字宽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称之，多以旧字，其作文题名之类，必从后字，后世殆以疑矣。

王荆公熙宁初召还翰苑。初侍经筵之日，讲《礼记》"曾参易箦"一节，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见于床笫之间。君子以仁行礼，其勤至于垂死之际。姑息者，且止之辞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于且止者也。"此说不见于文字，予得之于从伯父彦远。

卷十

世多言白乐天用"相"字，多从俗语作思必切，如"为问长安月，如何不相离"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声，至今犹然，不独乐天。老杜云："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亦从入声读，乃不失律。俗谓南人入京师，效北语，过相蓝，辄读其牓曰大厮国寺，传以为笑。

中贵杨戬，于堂后作一大池，环以廊庑，扃鐍周密。每浴时，设浴具及澡豆之属于池上，乃尽屏人，跃入池中游泳，率移时而出，人莫得窥，然但谓其性喜浴于池耳。一日，戬独寝堂中，有盗入其室，忽见床上乃一虾蟆，大可一床，两目如金，光彩射人。盗为之惊仆，而虾蟆已复变为人，乃戬也。起坐握剑，问曰："汝为何人?"盗以实对。戬掷一银香球与之曰："念汝迫贫，以此赐汝，切勿为人言所见也。"盗不敢受，拜而出。后以他事系开封狱，自道如此。

庙讳同音。"署"字常恕反，"树"字殊遇反，然皆讳避，则以为一字也。《北史·杜弼传》："齐神武相魏时，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取署字。'子炎读'署'为'树'，神武怒其犯讳，杖之。"则"署"与"树"音不同，当时虽武人亦知之，而今学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间，朝士如宋次道、苏子容辈，皆精于小学，亦不以为言，何也?

东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试，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号，则章持致平，而廌乃见黜。故东坡、山谷皆有诗在集中。初，廌试罢归，语人曰："苏公知举，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后。"及被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儿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闭门睡，至夕不出。发壁视之，自缢死矣。廌果终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杨文公云："岂期游岱之魂，遂协生桑之梦。"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称其用"生桑之梦"为切当，不知"游岱之魂"出《河东记》韦齐休事，亦全句也。

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

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衔赘其后。烧必乳香，食必红蕈，故二物皆翔贵。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斋。"予尝诘之："此魔也，奈何与之游？"则对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遇妇人所作食则不食。"然尝得所谓明教经观之，诞谩无可取，直俚俗习妖妄者所为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读徐常侍《稽神录》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则明教亦久矣。

芰，菱也。今人谓卷荷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谓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乐天《池上早秋诗》云："荷芰绿参差，新秋水满池。"乃是言荷及菱二物耳。

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子"。秦太师作相时，裹头巾，当面偶作一折，谓之"太师错"；折样第中窗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余作疏棂，谓之"太师窗"。

张魏公有重望，建炎以来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独目魏公为张右相；丞相带都督亦数人，而天下独目魏公为张都督，虽夷狄亦然。然魏公隆兴中再入，亦止于右相领都督，乃知有定数也。

东坡《绝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阑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绍兴中，予在福州，见何晋之大著，自言尝从张文潜游，每见文潜哦此诗，以为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东坡固非窃牧之诗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潜爱之深也，岂别有所谓乎？聊记之以俟识者。

今人谓后三日为"外后日"，意其俗语耳，偶读《唐逸史·裴老传》，乃有此语。裴，大历中人也，则此语亦久矣。

严州建德县有崇胜院，藏天圣五年内降劄子设道场云："皇太后赐银三十两，皇太妃施钱二十贯，皇后施钱十贯，朱淑仪施钱五贯。"有仁庙飞白御书，今皆存。盖院有僧尝际遇真庙，召见赐衣及香烛故也。犹可想见祖宗恭俭之盛。予在郡初不闻，迫代归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为恨。

徐敦立侍郎颇好谑，绍兴末尝为予言："柳子厚《非国语》之作，正由平日法《国语》为文章，看得熟，故多见其疵病。此俗所谓没前程者也。"予曰："东坡公在岭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与陶渊明并称二友。及北归，与钱济明书，乃痛诋子厚《时令》、《断刑》、《四维》、《贞符》诸篇，至以为小人无忌惮者。岂亦由朝夕䌷绎耶？恐是《非国语》之报。"敦立为之抵掌绝倒。

蔡攸初以淮康节领相印，徽宗赐曲宴，因语之曰："相公公相子。"盖是时京为太师，号"公相"。攸即对曰"人主主人翁"。其善为谐给如此。

白乐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晏元宪云："绿树新蝉第一声。"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忆似闻蝉第一声。"三用而愈工，信诗之无穷也。

苏子容诗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众引声长。"苏子由诗云："明日白麻传好语，曼声微绕殿中央。"盖昔时宣制，皆曼延其声，如歌咏之状。张天觉自小凤拜右揆，有旨下阁门，令平读，遂为故事。

蔡元长当国时，士大夫问轨革，往往画一人戴草而祭，辄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门而进。"及童贯用事，又有画地上奏乐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验。及二人者废，则亦无复占得此卦。绍兴中，秦会之专国柄，又多画三人，各持禾一束，则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颇验。及秦氏既废，亦无复占得此卦矣。若以为妄，则绍兴中如黑象辈畜书数百册，对人检之，予亲见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间，亦未易测也。

祖宗时，有知枢密院及同知、签署之类。治平后，避讳改曰签书。政和以后，宦者用事，辄改内侍省都知曰知内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内侍省事，押班曰签书内侍省事，盖僭视密院也。建炎中，始复旧。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结衔曰知天枢院事，亦有称同知、签书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记》"弓人"注云："脂，亦粘也；音职。"今妇人发有时为膏泽所粘，必沐乃解者，谓之脂，正当用此字。

司马侍郎朴陷虏后，妾生一子于燕，名之曰通国，实取苏武胡妇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国史不书，其家亦讳之。

太祖开国，虽追尊僖祖以下四庙，然惟宣祖、昭宪皇后为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则太祖初不以僖祖为始祖可知。真宗初，罢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诏复之。然未尝议及僖祖，则真宗亦不以僖祖为始祖可知。今乃独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余年，太祖尚不正东向之位，恐礼官不当久置不议也。

兴国中，灵州贡马，足各有二距。其后灵州陷于

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贡马亦然，而北虏之祸遂作。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

太宗时史官张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圣谕及史官采摭之事，分为朱墨书以别之，此国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绍圣皆尝修《神宗实录》。绍圣所修既成，焚元祐旧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内侍梁师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书元祐所修，朱书绍圣所修，稍稍传于士大夫家。绍兴初，赵相鼎提举再撰，又或以雌黄书之，目为黄本。然世罕传。

先太傅庆历中赐紫章服，赴阁门拜赐，乃涂金鱼袋也。岂官品有等差欤？

史丞相言高庙尝临《兰亭》，赐寿皇于建邸。后有批字云："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盖两宫笃学如此。世传智永写《千文》八百本，于此可信矣。

晋人避其君名，犹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邓岳改名嶽。

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时犹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讳"欤？

唐王建《牡丹诗》云："可怜零落蕊，收取作香烧。"虽工而格卑。东坡用其意云："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超然不同矣。

张继《枫桥夜泊诗》云："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公嘲之云："句则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钟时。"后人又谓惟苏州有半夜钟，皆非也。按于邺《褒中即事诗》云："远钟来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会稽严维宅诗》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此岂亦苏州诗耶？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谪鄜畤诗》云："九月一日奉急宣，连忙趋至阁门前。忽为典午知何罪，谪向鄜州更怃然！"盖当时谪黜者，召至阁门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于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而燥，故速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邵公济牧汉嘉时，数以遗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尝为玉津令，则汉嘉出此物几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书，真庙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怪者也。"罢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赐对，徽宗亦异之，赐名于"虎"上加"竹"。然字书初无此字，乃自称"埙篪"之"篪"。而书名不敢增，但作"箎"云。

吴中卑薄，斸地二三尺辄见水。予顷在南郑，见一军校，火山军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锄䦆所及，烈焰应手涌出，故以"火山"名军，尤为异也。

《楚语》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治之不疚也，犹自为未艾。"荆公尝摘取"睿广"二字入表语中。蔡京为翰林学士，议神宗谥，因力主"睿广"二字，而忘其出《楚语》也。范彝叟折之曰："此《楚语》所载，先帝言必称尧、舜，今乃舍六经而以《楚语》为尊号，可乎？"京遂屈。韩丞相师朴亦云："睿广但可作僧法名耳。"时亦以为名言。

今人谓贝州为甘陵，吉州为庐陵，常州为毗陵，峡州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严州有严光钓濑，名严陵濑。严陵乃其姓字，濑是钓处，若谓之严濑尚可，今俗乃谓之严陵，殊可笑也！

唐质肃公参禅，得法于浮山远禅师。尝作《赠僧诗》云："今日是重阳，劳师访野堂。相逢又无语，篱下菊花黄。"

今人谓娶妇为"索妇"，古语也。孙权欲为子索关羽女，袁术欲为子索吕布女，皆见《三国志》。

元丰间，有俞充者，谄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极口称之。一日，充死，中正辄侍神庙言："充非独吏事过人远甚，参禅亦超然悟解。今谈笑而终，略无疾恙。"上亦称叹，以语中官李舜举。舜举素敢言，对曰："以臣观之，止是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谓路寝，犹今言正厅也。故诸侯将薨，必迁于路寝，不死于妇人之手，非惟不渎，亦以绝妇寺矫命之祸也。近世乃谓死于堂奥为终于正寝，误矣。前辈墓志之类数有之，皆非也。黄鲁直诗云："公虚采苹宫，行乐在小寝。"按鲁僖公薨于小寝。杜预谓"小寝，夫人寝也。"鲁直亦习于近世，谓堂为正寝，故以小寝为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虚采苹宫"，又云"在小寝"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闳孚作待制，造朝财十四岁，都

人目为“胡孙待制”。

晋人所谓“见何次道，令人欲倾家酿”，犹云欲倾竭家赀以酿酒饮之也。故鲁直云：“欲倾家以继酌。”韩文公借以作簟诗云：“有卖直欲倾家赀。”王平父《谢先大父赠簟诗》亦云：“倾家何计效韩公”。皆得晋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尽欲倾家酿，久客谁能散橐金。”用“家酿”对“橐金”，非也。

钱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难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钱穆父风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纻美丈夫，坐于西偏，俗以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谓穆父为九子母夫。东坡赠诗云：“九子羡君门户壮。”盖戏之也。

保寿禅师作《临济塔铭》云：“师受黄蘗印可，寻抵河北镇州城东，临滹沱河侧小院住持，名临济。其后墨君和太尉于城中舍宅为寺，亦以‘临济’为名。”（*墨君和名见《唐书》及《五代史》*）其事甚详。近见吕元直丞相《燕魏录》载：“真定安业坊临济院，乃昭宪杜太后故宅。”按保寿与临济乃师弟子，不应有误。岂所谓临济院者，又尝迁徙耶？

谢任伯参政在西掖草《蔡太师谪散官制》，大为士大夫所称。其数京之罪曰：“列圣诒谋之宪度，扫荡无余；一时异议之忠贤，耘锄略尽。”其语出于张文潜论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废革略尽；贞观之风俗，变坏无余”也。

吕进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李义山诗云：“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进伯之说观之，则粗可见，然恨其艺之不传也。魏文帝善弹棋，不复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谓绝艺，及召见，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说今尤不可解矣。大明龙兴寺佛殿有魏宫玉石弹棋局，上有黄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诸晁谓“婿为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讹为“倩盼”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绍圣、元符之间，有马从一者，监南京排岸司。适漕使至，随众迎谒。漕一见怒甚，即叱之曰：“闻汝不职，正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来见我耶！”从一皇恐，自陈湖湘人，迎亲窃禄，求哀不已。漕察其语南音也，乃稍霁威云：“湖南亦有司马氏乎？”从一答曰：“某姓马，监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则勉力职事可也。”初盖误认为温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从一刺谒，但称监南京排岸而已。传者皆以为笑。

蔡太师父準，葬临平山，为驰形。术家谓驰负重则行，故作塔于驰峰。而其墓以钱塘江为水，越之秦望山为案，可谓雄矣。然富贵既极，一旦丧败，几于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师之不可信如此。

《该闻录》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为吴越丞相。父璨，为元帅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据此，则日休未尝陷贼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光业见《吴越备史》颇详。孙仲容在仁庙时，仕亦通显，乃知小说谬妄，无所不有。师鲁文章传世，且刚直有守，非欺后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为袭美雪谤于泉下。

邹忠公梦徽庙赐以笔，作诗记之。未几，疾不起。说者谓“笔”与“毕”同音，盖杜牧梦改名毕之类。

唐小说载李纾侍郎骂负贩者云：“头钱价奴兵。”“头钱”，犹言“一钱”也。故都俗语云“千钱精神头钱卖”，亦此意云。

杨朴处士诗云：“数个胡皴彻骨干，一壶村酒胶牙酸。”《南楚新闻》亦云：“一楪毡根数十皴，盘中犹自有红鳞。”不知“皴”何物，疑是饼饵之属。

白乐天《寄裴晋公诗》云：“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王禹玉《送文太师诗》云：“精神如破贝州时。”用白语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老学庵续笔记

[宋]陆　游撰　王育济整理

《麻姑传》王方平曰："吾子不喜作狡狯事。"盖古谓戏为"狡狯"，《列异传》云"北地传书，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狯"是也。今人间为小儿戏为"狡顽"，盖本于此。或谓奸猾为狡狯，则失之。

吴会当为吴兴、会稽两郡邑，吾固言之。偶读《文选》魏文帝诗云："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两用"会"字为韵，昔人所无。后一韵为会稽之"会"，何疑焉。然误为都会之"会"已久，虽名辈或承误用之。又《南史·隐逸·褚伯玉传》："齐高帝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

《隋书·元胄传》："文帝尝于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时胄不在，上即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赐宴极欢。"正月十五日登高，不见他书，尝考之韩退之有《人日登高诗》。

唐初，魏郑公等撰《隋书》，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皆谓之"诚"，谓死事之臣为《诚节传》，书中凡忠臣皆曰"诚臣"。书作于唐，犹为隋避讳，骤读之，殆不可晓。太宗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亦是避隋讳耳。

海南儋、崖诸郡出勒竹杖，大于涩竹，肤有芒，可以剉爪。东坡云"倦看涩勒暗蛮村"者是也。

嘉祐四友：王荆公、吕申公、司马温公、韩少师。

元祐四友：苏子瞻、钱穆公、王仲至、蒋颖叔。

梅宛陵诗好用"案酒"，俗言"下酒"也。出陆玑《草木疏》："荇，接余也。白茎，叶紫赤色，正圆，径寸余，浮水上，根在水底，与之深浅。茎大如钗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茎，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今北方多言"案酒"。

余在蜀，见东坡先生手书一轴曰："黄幡绰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哉！"味东坡语，似以"白打"为搏击之意。然王建《宫词》云："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则白打似是博戏耳，不知公意果何如耳？

王羲之之先讳"正"，故《法帖》中谓"正月"为"一月"，或为"初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

唐有一种色，谓之退红。王建《牡丹诗》云："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王贞白《娼楼行》云："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花间集·乐府》云："床上小薰笼，韶州新退红。"盖退红若今之粉红，而髹器亦有作此色者，今无之矣。绍兴末，缣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谓之不肯红，亦退红类耶？

老泉布衣时，初未有名。雅安守刘太简简夫独深知之，以书荐于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张文定公，辞甚切至，文亦高雅，今蜀人多传其本，而东坡、颍滨二公独无一语及太简者。老泉集中，与太简往来亦止有《辞召试》一书耳。如《与太简请纳拜书》，蜀人至今传之，集亦不载。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苏所作《太简墓铭》，亦不在集中，乃知编集时有意删去。不知其意果何如也。

蔡元庆对客喜笑，溢于颜面，虽见所甚憎者，亦亲厚无间，人莫能测，谓之"笑面夜叉"。盛章尹京典藩，以惨毒闻，杀人如刈草菅，然妇态雌声，欲语先笑，未尝正视人。或置人死地时，亦柔懦不异平日。此尤可怪也。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继之。秦王败，但命近臣权知开封，百余年间，非东宫亲王，不去权字。意谓尹京师，祖宗曾为之，故人臣不敢居。犹唐以太宗尝为尚书令，三百年之间无敢为者，虽郭尚父之勋业，亦避之也。

市井中有补治故铜铁器者，谓之“骨路”，莫晓何义。《春秋正义》曰：“《说文》云：‘锢，塞也。’铁器穿穴者，铸铁以塞之，使不漏。禁人使不得仕宦，其事亦似之，谓之禁锢。”余案：“骨路”正是“锢”字反语。

《汉书》酂侯音赞，今亳州酂县乃音才何反。而《字书》“郿”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一作酂；而赞字部又有“酂”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铭》云：“文昌四友，汉有萧何；序功第一，受封为酂。”唐杨巨源《丹凤楼宣赦上门下相公诗》云：“请问汉家功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是字有二音，颜注未必是也。

太史公作《张耳陈余传》：“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四句叠用四“良”字。《冯唐传》：“上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两句叠用三“吾”字，而语若飞动，减一字不得。杜少陵《曲江诗》云：“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间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三联中叠用三“花”字，而意不重复，又何好也!

王元之诗云：“两株红杏映篱斜，妆点香山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语虽极工，然大风折树而莺犹不去，于理未通，当更求之。

佚文三条

苏叔党宣和辛丑岁得隙地于许昌之西湖，葺为园亭。是年叔党甫五十，尝曰：“陶渊明以辛丑岁游斜川，而诗云‘开岁忽五十’，是吾与渊明同甲子也。今吾得园之岁，与渊明游斜川之岁适同，因以‘小斜川’名之。”或者谓叔党家本川人，而在元祐邪籍，故名“斜川”，恐不然也。(《永乐大典》卷二四〇一)

东都定力院井泉甘寒，可亚阁门井。佛殿庭下有七叶树，一名莎罗树，亦他处所无。朝士使人汲泉，辄令取树一叶为验。(《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三七)

今燕俗于公服下着二襜，故躯干夭矫，便于乘马。或笑以为似一大粽。然故事重吾辅臣，赐公服衫裤外，以红绣直系及三襜，但不知其制何如耳。(《永乐大典》卷一九七九二)

梁溪漫志

[宋]费　衮撰　武怀军整理

《梁溪漫志》十卷，南宋费衮（约一一九二年前后在世）撰。该书所载颇为丛杂，前两卷记载朝廷典故，第三卷多记杂事，第四卷则全述苏轼故事，五卷至九卷多考证史传，品评诗文，最后一卷又涉神怪故事。有《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常州先哲遗书》等版本。今据前者标点整理。

序

前辈之学不徒为空言也，施之于用，然后为言，故掌制作命则言抗疏，论谏则言知人安民，矢谟则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谓垂世立教者，则亦不得已云尔。予生无益于时，其学迂阔无所可用，暇日时以所欲言者记之于纸，岁月寖久，积而成编，因目以漫志。嗟夫！竟何谓哉。顾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虫逢秋自吟自止，识者当亦为之叹笑邪？绍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溪费衮补之序。

卷　一

本朝殿阁建官

本朝因殿建官今见于除拜者曰观文，曰资政，曰端明。观文本旧延恩殿也，庆历七年以文明殿名犯真庙谥，改为紫宸。明年丁文简罢政，为紫宸殿学士，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为官称，于是改延恩为观文殿，置学士。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为紫宸，天和为观文矣。资政则自景德中王冀公罢政真宗，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至于端明则始于后唐明宗，国初改殿为文明，而学士仍领端明之职，太平兴国中并改学士为文明殿学士，雍熙初又改文明殿为文德，明道间改承明殿曰端明，复置学士，与文明之职并建，后又改端明曰延和。然迄无拜文明学士者，盖禁中已无此殿矣，其实与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置修撰，右文殿（政和五年改集贤为右文），始为集贤院，则有学士，洎建则易官为修撰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学士为延康殿学士，枢密直学士为述古殿直学士，五年置宣和殿学士。宣和元年改宣和殿为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复以延康为端明殿学士，述古为枢密直学士，保和之除则止于宣和之末，自龙图至焕章七阁皆藏祖宗谟训，与秘阁并建官，均号贴职，然秘阁有修撰而无待制学士，惟天章阁初止除待制，后亦遽止，至今不除学士等官，盖难于称呼，与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自元丰废而元祐复，元符又废，至绍兴六年范元长（冲）始除翰林侍读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之下，而恩数如之。乾道末职制令删去密学，则八年一除胡承公（世将），至今亦缺不除。

宰辅沿革

国初宰相凡三员皆带职，首相为昭文馆大学士，次监修国史，次集贤大学士，皆平章事。其后除拜不常，至嘉祐时始只两相，元丰改官制，宰相始不带职，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其后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参知政事之职。政和初改左右仆射为太少宰，靖康复改太少宰为左右仆射，建炎初以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而废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仆射为左右丞相，盖用汉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绍兴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人，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宪（庠）、何丞相（㮚）、梁文靖（克家），而王、李、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入云。

宰相出处

本朝宰相出处之盛前辈备记之矣，自中兴至于淳熙戊申，宰相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朱、吕、秦、

赵、张、汤、陈、史、梁），宋次道记赵中令以来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来尤众，范丞相觉民登庸时才三十二，张忠献三十九，秦忠献四十二，李丞相伯纪四十五，其他未五十而相者此比可数也。

监修提举国史

祖宗时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监修国史，次集贤。昭文虽首相始得之，然但虚名，独监修国史有职事为重也，若止除两相，则首相监修。赵中令独相以集贤监修，久乃迁昭文。薛文惠、沈恭惠并相，薛领监修而沈领集贤，其后毕文简、寇忠愍亦然。乾兴元年令冯魏公专切提举，监修《真宗实录》，于是又增提举之名，至天圣中诏王沂公监修先朝正史，又别敕命之提举，于是监修、提举始分而为二职矣。绍兴初吕忠穆公再为首相，差提举，修国史，乞改命辅臣，盖是时但修日历例指为国史，而提举日历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辞，诏不允。初监修之职自元丰王岐公以来，久不以入衔，至是始有提举之命，其后朱忠靖独相监修，赵忠简、张忠献并相，时范元长修史，忠简以亲嫌乞改命忠献监修，忠献引故事当命首相，忠简既罢，忠献始带监修，而秦忠献独相以监修兼提举。自是而后凡两相，则首相监修，次相提举，或首相缺而次相已提举，则命参知政事权监修，迨次相转厅，则改充监修，而命右相提举，或不拜右相，则命参知政事权提举，相位皆虚，则监修、提举悉以参政摄事云。

宰相父子袭爵

吕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献亦封申。韩忠献初封仪公，其子文定亦封仪。本朝父子为相，独此两家，且袭其爵，亦盛事也。

封国当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太宗封晋王，至真宗封寿王，乃升寿为大国，在晋国之下。景德三年诏寿、宋、梁、赵四国自今不得更封，而晋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晋王，寇准尝曰：晋是藩邸旧封，今以为赠，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谓为晋公，盖有司之过也，陛下建国于昇，宜进为大国，而与晋皆毋得封。从之。然予尝考之，真宗始封韩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韩公；仁宗始封庆国公，而王黼、白时中皆封庆公。绍兴辛酉秦师垣转厅，亦封庆公，有司皆失于检照也。隆兴元年十二月汤丞相转厅自荣，国亦进封庆，乃始辞避，诏改封岐云。

三省勘当避讳

旧制三省文字下部勘当，本谓之勘会，嘉祐末曾鲁公当国，省吏避其父名，改为勘当，至今沿袭。省中出敕旧用准字，辄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时省吏亦避其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准，而寇莱公亦尝作相，不知书敕避讳自何时始也，近年稍稍复旧。

枢密置使

祖宗时枢密置使则有副使，置知院则有同知院，枢使、知院二者未尝并除。熙宁元年七月陈秀公自大名入西府，时文潞公、吕惠穆为使，韩康公、邵安简为副使，神宗以秀公三至枢府，欲稍重其礼，乃以为知院事，元枢并除自此始。元丰四年以枢密联职辅弼，非出使之官，止置知院、同知院，馀悉罢。绍兴丁巳正月诏宥密本兵之地，用武之际，事权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枢密使、副使，其知枢密院事同知院，签书并仍旧，于是秦忠献以宰相入为枢密使，自后除使者多自知院而迁，至于副使，则八年除王敏节（庶），十一年除岳武穆（飞），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抚等使名

故事二府总师为宣抚使，其次曰招讨，宣抚有副使，有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经制等使。中兴以来建使为多，大者以宰相为御营使、为都督或为宣抚兼处置使，次相或执政为御营副使，大将皆为方面宣抚使，亦或为御营副使或招讨使，次为招抚使，执政或从官为大帅者带制置大使、安抚大使，有营田处带营田大使，从官亦或为招抚使。都统制等官则或为都巡检使，或充某处捉杀盗贼制置使，或止充捉杀使，或裂数州或止一州为镇抚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独赵忠简公知枢密院为之。盖初除川陕宣抚，执政谓与蜀中诸帅使名无异，乃亟改为都督。绍兴辛巳壬午命执政出使，亦止为督视，隆兴癸未张忠献亦以枢密使为都督，然前为相时尝督师矣。明年汤丞相为都督，杨武恭副之，未几就除都督，前此未有，盖其官为太傅，赐爵为王，故特命之。

二府总师

中兴外攘之际，以宰相执政总师，建炎己酉二月首以吕忠穆公为同签枢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张忠献公以枢密同知为川陕、京西、湖北路宣抚处置使，明年以京西、湖北相去辽远，又已分镇，始全付以川陕之任。绍兴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诸军，开府于镇江，未几还阙，以朱忠靖为同都督，辞不拜，乃以孟庾权同都督。四年八月赵忠简公以知枢密院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寻改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将行，而张忠献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献行边。五年二月忠简、忠献并相，皆带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献复出，荡平湖寇。六年正月又诏忠献视师，七月再视师，以都督行府为名，忠简特居中总政事，中外相应，竟不复行也。

同知、签书虚位

元丰官制枢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签书，除授虽不皆同时，然未尝频年虚位。绍圣元年五月刘仲冯自签

书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签书。政和元年九月王襄自同知出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懋始以同知副蔡攸，凡同知虚位者十三年，签书虚位者三十年，政和间童贯乃以宦寺为签书，然才三月遽躐为领院矣。

功臣号、勋官

唐文武臣有赐功臣号，有勋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尊号。吴丞相冲卿因乞罢功臣号，冯当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诏管军至诸军班衔内带功臣者并罢，而勋官至政和中亦罢。绍兴六年执政议复旧制，赐功臣号以示劝奖，于是诸大将以次赐号，惟勋官则自绍兴癸丑始命礼部尚书洪拟、翰林学士綦宗礼讨论旧典，甲寅岁大理寺丞韩仲通继以为言，丙辰岁庙堂又请武臣有边功者带勋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岁议者又以为言，复下之有司，八年间凡四议之，然卒无赐勋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则赐勋如故。盖国初检校官宪衔与赐勋之类皆袭唐官职，故不之改也。

大礼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礼使用宰相，仪仗使用御史中丞，顿递使又增桥道之名，用京尹，礼仪使（唐本以太常卿为之）及卤簿使则以学士及他尚书为之。大中祥符中东封五使皆命辅臣，以重非常之礼。天圣二年亲郊，晏元献以翰林学士为仪仗使，薛简肃以御史中丞为卤簿使，议者以为非故实。治平二年当郊，以贾直孺中丞为卤簿使，贾遂引故事以请，乃以为仪仗使。元符郊祀礼仪使以下改差执政官，然自后五使自宰执外继以从官之长或使相为之。

摄官典礼

故事冬至祀圜丘，摄太尉掌誓百官，摄侍中进五币，并奏请致斋及辇辂前奏请，政和以左辅、右弼易侍中、中书令，大礼行事以左辅摄事。靖康诏三省长官并依元丰官制，自是复初。绍兴癸丑上昭慈谥，孟信安以摄太尉奉册，于是权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汉唐以来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执政摄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后降太尉不得为三公，今杂压，乃在特进观文殿大学士之下，而奉册宝犹称摄太尉，自上摄下，名实不相副，兼不以三公奉册，不应典礼，遂诏今后摄三公行礼，自是皆摄太傅。乾道壬辰既改左右仆射为丞相，删去侍中、中书尚书二令。淳熙初复有诏：侍中、中书令虽已删去，每遇大礼，并乃摄事，贵存旧名，以备礼文。乙巳之冬举行庆寿礼，王鲁公以首相摄太傅，梁郑公以次相摄侍中，周益公以枢密使摄中书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

时政记

唐故事宰臣每于阁内及延英奏论政事，退归中书，惟知印宰臣得书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馆，名时政记。其后议者谓所奏事非一端，移数刻之，久或但记出己之辞，而忘同列之对，恐有遗漏，乞令宰臣人自为记。国初以扈蒙之言诏卢多逊录时政，月送史馆，然迄不能成书。太平兴国末直史馆胡旦言五代自唐以来中书、枢密皆置时政记，周显德中密院置内庭日历，望令枢密院依旧置内庭日历，诏自今军国政要并委参知政事李昉撰录，枢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馆，昉因请每月先奏御后付所司，时政记奏御自昉始。端拱二年中书门下建言，所录时政记缘御前殿、枢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谕无由闻知，乞差副枢二人钞录，送中书。遂诏枢密副使张宏、张齐贤共钞录送中书，同修为一书，以授史官，然止送中书，未得自为记也。大中祥符五年王钦若、陈尧叟在西府，乃请别撰，不附中书，其后不止宰相与密院，凡执政人人皆自为书，而所记益广，然循袭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往愆期，妨于修撰。绍兴初始命每月终录送著作院云。

台谏见政府

祖宗时台谏得见政府，而不得自相往来，如王沂公亲谕韩魏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争郭后，面与吕许公辩；吕献可争濮议，面与韩魏公辩；司马温公乞立皇子，亲见魏公纳札子；张横渠至中书见王荆公争新法之类。韩魏公问陈师道（洙）：司马近日论何事？答以彼此台谏不相往来，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后台谏得相往来，而不得见政府，吕汲公对帘前以备位执政，不敢与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淳父谕旨于刘器之，是台谏已不可见政府矣。苏子由、王彦霖诸公击吕吉甫，会议于与国浴室院，则台谏相见无所拘也，今沿袭此制云。

卷　二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丰、政和更新，其后增改亦不一，因合而书之，以备稽考云。元丰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阶易官，寄禄新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元祐右银青光禄大夫）、宣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左光禄大夫）、正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右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通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右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中奉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左中散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奉直大夫（大观新置元祐右朝议大夫），六曹郎中前行为朝请大夫，中行为朝散大夫，后行为朝奉大夫，员外郎前行为朝请郎，中行及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后行及左右司谏为朝奉郎，左右

正言、太常、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郎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政和改宣教），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宣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大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崇宁初又因刑部尚书邓洵武有请以留守节察判官换承直郎，节度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换儒林郎，留守节察推官、军事判官换文林郎，防团推官、监判官换从事郎，以录事参军、县令为通仕郎，以知录事参军、知县令为登仕郎，以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尉为将仕郎。五年改太庙郊社斋郎为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又诏旧将仕郎已入仕，不可称将仕，可为迪功郎，旧登仕郎为修职郎，旧通仕郎为从政郎，寻又以假版官行于衰世，姑从版授，盖非真官，于是却以此三官易假授官，以处未入仕者，假将仕郎去假字为将仕郎，假承务郎为登仕郎，假承事、承奉郎为通仕郎云。政和二年易武选官名内客省使为通侍大夫，延福宫使为正侍大夫、宣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协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福殿使为中侍大夫，客省使为中亮大夫，引进使为中卫大夫、翊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亲卫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馆使为拱卫大夫，东上閤门使为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协忠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客省副使为中亮郎，引进副使为中卫郎、翊卫郎（政和六年增置）、亲卫郎（政和六年增置）、拱卫郎（政和六年增置），东上閤门副使为左武郎，西上閤门副使为右武郎，皇城使为武功大夫，宫苑使、左右骐骥使、内藏库使为武德大夫，左藏军使、东作坊使、西作坊使为武定大夫（寻改武显），庄宅使、六宅使、文思使为武节大夫，内团使、洛苑使、如京使、崇仪使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库使为武经大夫，西京作坊使、东西染院使、礼宾使为武义大夫，供备库使为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备库副使为武功郎至武翼郎（今呼武功大夫以下为正使，武功郎以下为副使），内殿承制为敦武郎（淳熙改训武），内殿崇班为修武郎，东头供奉官为从义郎，西头供奉官为秉义郎，左侍禁为忠训郎，右侍禁为忠翊郎，左班殿直为成忠郎，右班殿直为成义郎（寻改保义），三班奉职为承节郎，三班借职为承信郎，三班差使为进武校尉，三班借差为进义校尉，下至军大将等易为副尉，殿侍为下班祗应及更医官名有差。

翰苑降诏

故事近臣有所请乞辞免，其从与违，皆当令学士院降诏。建炎掌故者省记凡请乞辞免唯不允者始降诏。绍兴初吕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宫观，赵忠简公谢任伯乞朝见，并从所请而无诏书，綦叔厚（崇礼）时为学士，引故事论之，取荆公内制答富郑公乞判汝州、韩魏公乞判相州，东坡内制答文潞公、吕正献辞免拜、安厚卿辞迁官诸允诏以为据，从之。寻又言近年急于除用人材，并无降诏之礼，乃或有，如敢迁延，重置典宪指挥，非待贤之道，望举行故事，凡六尚书及翰林、端明殿学士以上职任与曾任宰相、执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应赴行在者，并令尚书省日下报学士院颁降诏书，以示待遇之礼，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离其官守制可，于是礼文稍稍复旧。

学士不草诏

唐制惟给事中得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封还遂国夫人词头，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缴。元祐间东坡在翰林当草，文潞公、吕申公免拜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辞迁官、宗晟辞起复诏皆以为未当，不即撰进，具所见以奏朝廷，多从之。盖学士实代王言，视外制为重，命令有所未韪，舍人犹得缴还，岂亲为内相者？顾乃不可，固应执奏，以示守官之义理，则然尔。

知制诰不试而命

欧阳公《归田录》载知制诰不试而命者杨文公、陈文惠及公凡三人，盖误也。实始于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负词名，令加奖擢，乃不试而入西阁，自国初以来不试而命者周翰实为之首，而杨公继之，叶少蕴左丞（梦得）《避暑录话》乃谓周翰与薛映、梁鼎亦皆不试而用，此亦误，映、鼎盖与大年并命者，独大年不试而后命云。

学士带知制诰

翰林学士带知制诰本于唐制，唐自开元末改翰林供奉为学士院，专掌内命，号为内相，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但备顾问、参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诰以中书舍人或前行正郎为之，本朝亦自有知制诰如钱若水、苏易简皆自知制诰入为翰林学士，然唐之学士必带知制诰之三字者，所以别其为作文书之学士也。若本朝翰林学士未始有不作文书者，则带知制诰徒成赘尔。元丰改官制，失于删去，况知制诰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罢寇忠愍政事，召知制诰晏元宪示以除目，元宪辞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职是也。建炎元年谢任伯参政（克家）除翰林学士，以知制诰犯祖名为言，有旨权不系知制诰三字，任伯力辞，言翰林学士祖宗时若兼领他官，止与职名同，元丰官制既行，专典内制则必带知制诰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讵可辄缘微臣轻有改革，卒辞不拜。然元丰以前省台寺监皆领空名，则固与职名同，官制既行，赐之以阶，而省台寺监各选所职，则翰林学士自应专典内制矣，何必更带知制诰三字为哉？任伯第不详考尔。

北门、西掖不以科第进

北门、西掖之除，儒者之荣事也，其有不由科

第，但以文章进者，世尤指以为荣。熙宁则韩持国，崇宁则林彦振，皆尝直北门。绍兴初徐师川（俯）赐出身为翰林学士，任世初（申先）、苏仲虎（符）皆赐出身为中书舍人，而吕居仁（本中）赐出身兼掌内外制。乾道、淳熙以来韩无咎（元吉）、王嘉叟（秬）、刘正夫（孝韪）皆以门荫特命摄西掖，而刘正夫有召试之命，因力辞，言国朝之制词命之臣皆先试而后命，自渡江以来发而不举，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称塞，虽可其奏，然摄词命，几三年乃罢。

二史扈从

二史立螭旧多服绿者，谓之一点青，其职曰记言、记动，则人主起居之际皆所当侍，而遇乘舆行幸未尝扈从，此亦阙文。近岁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从驾，乃合建官本意。

三馆馆职

唐三馆者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是也，五代卑陋，仅于右长庆门筑屋数十间为三馆。国初太平兴国二年度地在升龙门东北一新之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于左右掖门外建院，天禧初诏崇文外院以三馆为额。天圣九年乃徙三馆于崇文院，前列三馆，后建秘阁，修史、藏书、校雠皆其职也。中兴以来复建秘书省，而三馆之职归之。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本朝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绍兴初犹仍此称，盖旧典也。

秘书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乐章、赞颂、敕葬、祓祭文，夏国人使到驿燕设教坊白语，删润经词及回答高丽书，并送秘书省官撰，盖学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琐细文字付之馆职，既足以重北门之体，且所以试三馆翰墨之才，异时内外制阙，人多于此取之，所谓馆职储材，意盖本此。

检校官

检校官盖唐制，本以为武臣迁转之阶，至祖宗时特崇重之，凡文臣为枢密使，副必以检校官，兼正官为之。大中祥符五年王冀公（钦若）以吏部尚书、陈文忠（尧咨）以户部尚书为使，晁文元当制，误削去检校太傅，诏并存之。自后王景庄（嗣宗）、曹襄悼（利用）为副枢，又用赵韩王例，不带正官，直以检校太保为之。独太平兴国中石元懿（熙载）止以户部尚书充使，乾兴中钱思公（惟演）亦以兵部尚书为使，当时以为有司之失，检校之阶凡十有九，三少而上有六等，后虽枢廷不复带，然自节度使而迁者必除检校官，盖节钺之上止有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检校官者，盖祖宗重惜名器之深意，为之等级，不肯轻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检校、尚书而下，亦或以为散官。熙宁中祖无择责授检校工部尚书，其后东坡黄州之贬，亦检校水部员外郎，此比颇多。

百官谥命词与否

故事百官谥不命词，政和以来有不经太常考功议而特赐谥者始命词。绍兴三年陈去非参政（兴义），在西掖引故事以请，乃诏今后特恩赐谥命词给告，馀给敕。其后应太常考功定谥者亦径陈乞赐谥，例多命词。朝论以为言止坐议状给告，虽特恩得谥者亦然。然今之从臣磨勘转官，尚应命词，特恩赐谥，乃人主非常之泽所宜，命词以示褒宠，若法应定谥者则当坐议状给告可也。至淳熙丁未陈魏公赐谥正献、梁郑公赐谥文靖，乃特诏命词给告云。

文正谥

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谥文贞，后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为文正，其实非本谥也。如张文节、夏文庄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论迄不可，此谥不易得如此，其为厉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谥多同

臣下谥多同，盖以节行适相当，固难于相避，然其间有姓谥皆同者往往称谓紊乱。尝考之本朝，有两王文康（溥、曙）、两张文定（齐贤、方平）、两张忠定（咏、焘）、两陈忠肃（瓘、过庭）、两刘忠肃（挚、珙）、两李忠愍（中官舜举、若水）、两朱忠靖（谔、胜非）、两王恭简（岩叟、训中），而韩魏公谥忠献，韩宗魏谥忠宪，赵阅道谥清献，赵挺之谥清宪，字虽不同，声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过郡长吏例送迎，张安道镇南京，高丽使经过，公言臣班视二府，不可为陪臣屈，诏独遣少尹。其后韩玉汝镇颍昌，亦言交趾小国，其使人将过臣境，臣尝备近弼，难以抗礼。按元丰中迓以兵官，饯以通判，使副府谒，其犒设令兵官主之，请如故事，从之，仍诏所过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蒋颖叔帅熙河，西使卒于中国，柩过其境，官属议奠拜，颖叔独曰：生见尚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胡？乃奠而不拜，识者是之。故事外夷国王来朝，宰相出笏见之，使者则否。绍兴初丽使入贡，宰相乃出笏见之，非故事。时翟公巽为参政，尝以为不可，明年复入贡，始检会张安道例，下之经由州郡云。

知军州事

太守谓之知某州军州事者，言一州之军事、州事无所不统也，而或遇朝廷一时推行申严之事，往往皆以系衔，如堤岸递角之类，彼既长是郡，则一郡之事

皆所当为，似不须一一入衔也。

都厅、签厅

州郡签厅旧谓之都厅，欧阳公、尹师鲁在钱思公幕中有都厅闲话是也。宣和辛丑尚书省公相厅改为都厅，内外都厅并行，禁止怀安军奏本军都厅，乞以签厅为名，从之，诏诸路依此，签厅之名所由始也。

谒　刺

熙丰间士大夫谒刺与今略同，而于年月前加一行云：牒件状如前，谨牒。后见政宣间者则去此一行，其间有僧官参监司，亦只书实官，如提刑、宣德之类，其末称裁旨，此风尚淳古焉。

座主门生

唐世极重座主门生之礼，虽当五代衰乱，典章隳坏之馀，然故事相仍，此礼犹不敢废。在唐知举所放进士以已及第时名次为重，和凝举进士及第时第五，其后知举选范质为第五，质后拜相，封鲁国公，官至宫傅，皆与凝同，当时以为荣。裴皞久在朝廷，宰相马裔孙、桑维翰皆皞礼部所放进士也，后裔孙知举，放榜引新进士诣皞，皞喜作诗曰：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亦荣之。维翰已作相，尝过皞，皞不迎不送，人问其故，皞曰：我见桑公于中书，庶僚也；桑公见我于私第，门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为当。

卷　三

入　阁

唐有入阁之制，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阁。然衙，朝也，其礼尊；阁，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已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阁有仗，习见既久，遂以入阁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阁，其后亦废，至唐明宗初即位，御史中丞李琪请复朔望入阁，然有司不能讲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见。中兴殿，便殿也，此入阁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阁，琪皆不能正，故欧阳公讥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阁，自后屡踵而行之。太平兴国二年诏以八月一日入阁，会雨而止，又以入阁旧图承五代草创，礼容不备，于是命史馆修撰杨徽之等讨论故事，别为新图。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礼于文德殿，右谏议大夫张洎既与徽之等同撰定新仪，又独奏疏其略曰：窃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万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举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为内朝，在汉为宣室，在唐为上阁，即只日长朝之殿也。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置紫宸上阁，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则有大驾法从之盛，御殿则有钩陈羽卫之严。故虽只日常朝，亦须立仗，前代谓之入阁仪者，盖只日御紫宸上阁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俟勘契毕，唤仗即自东西阁门入，故谓之入阁。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阁，甚非宪度，窃见长春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伏请改创此殿，以为上阁，作只日立仗视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为双日常时听断之所，庶乎临御之式，允叶常经，今舆论乃以入阁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甚无谓也。臣又闻唐初五日一朝，景云初始修正观故事，自天宝兵兴之后四方多故，肃宗而下咸只日临朝，双日不坐，其只日或遇大寒、盛暑、阴霪、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双日宰相当奏事，即时特开延英召对，或蛮夷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紫宸引见。臣欲望依前代旧规，只日视朝，双日不坐，其只日遇大寒、盛暑、阴霪、泥泞亦放百官起居。其双日于崇德、崇政两殿召对宰官，常参官以下及非时蛮夷入贡、勋臣归朝亦特开上阁引见，并请准前代故事处分。奏入不报。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阁。旧制入阁惟殿中省细仗，随两省供奉官先入陈于庭，太宗以为仪卫太简，命有司更设黄麾仗，其殿中省细仗仍旧从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司依新定仪制重画入阁图，有唐朝职官悉改之，从东上阁门使魏昭亮之请。景祐元年二月知制诰李淑上《时政十议》，其第十议乞修起入阁之仪。宝元二年仁宗谓辅臣曰：唐有入阁礼，今不常行，其久废不讲，抑不可以行于今乎？于是参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蒙圣问有唐入阁之仪，今不常行，臣退而讨寻故事，夫入阁乃有唐只日于紫宸殿受常朝之仪也。谨案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在大内之东北，世谓之东内，而谓大内为西内，自高宗以后天子多在大明宫，制度尤为华备，宫之正南曰丹凤门，门内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会则御之，对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又对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谓之上阁，亦曰内衙，只日常朝则御之。据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须立仗于正衙殿，或乘舆止御紫宸殿，既唤仗自宣政殿两门入，是谓东西上阁门也。若以国朝之制，则今之宣德门唐丹凤门也，大庆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阁本意，施于仪典，即须先立仗于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唤仗自东西阁门入，如此则差与旧仪相合。但今之诸殿比于唐制，南北不相对，值此为殊耳，故后来论议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叶以

还，双日及非时大臣奏事，别开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为入阁，而叔世离乱，五代草创，大昕之制更从简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废，其后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见，乃或谓之盛礼，甚不然也。今之相传入阁图者是官司记常朝之制也，如阁门有仪制敕杂坐图耳，是何足为希阔之事哉？况唐开元旧礼本无此制，至开宝中诸儒增附新礼，始载月朔入阁之仪，又以文德殿为上阁，差舛尤甚，盖当时编撰之士讨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张洎亦有论奏，颇为精洽，窃恐朝廷他日修复正衙立仗，欲下两制使预加商榷，以正旧仪，而议者以今之殿阁与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宁三年五月壬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议，始诏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罢入阁仪，入阁之本末如此。

元祐党人

吾州苍梧先生胡德辉（珵）尝对刘元城叹息张天觉之亡，元城无语，苍梧疑而问之，元城云：元祐党人只是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为此言时实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盖绍圣初章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为党，无非一时愿贤七十八人者可指数也。其后每得罪于诸人者骎骎附益入籍，至崇宁间京悉举不附己者，籍为元祐奸党，至三百九人之多，于是邪正混淆，其非正人而入元祐党者盖十六七也。建炎绍兴间例加褒赠推恩，其后而议者谓其间多奸邪，今日子孙又从而侥幸恩典，遂有诏甄别之。

行　卷

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宣和间苍梧胡德辉见刘元城尚仍此礼。近年以来率俟相见之时以书启面投，大抵皆求差遣匄私，书干请乞怜之言，主人例避谢，而入袖退阅一二，见其多此等语，往往不复终卷，彼方厌其干请，安得为之延誉？士之自处既轻，而先达待士之风至此亦扫地矣。

氏　族

氏族之讹久矣，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三者实一姓也，自分为三派，寖远寖忘，则为三姓矣。退之所谓徐与秦俱出、韩与何同姓之类是也。扬子云于蜀无他扬，今此扬姓不复见，亦皆杂于杨矣。钱镠有吴越，吴越之人避其讳，以刘去偏傍而为金。王审知据闽，闽人避其讳，以沈去水而为尤，二姓实一姓也。今之称复姓者皆从省文，如司马则曰马，诸葛则曰葛，欧阳则曰欧，夏侯则曰侯，鲜于则曰于，如此之类甚多，相承不已，复姓又将混于单姓矣。唐永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为于，以音与宪宗名同也，至今二于无复可辨。如豆卢盖唐大族，钦、望、瑑、革皆尝为相，而此姓今不复见，其殆混于卢邪？

王文贞婿入蜀

王文贞公为相，长女婿韩忠宪例当守远郡，得洋州，公私语其女曰：韩郎入川，汝第归吾家，勿忧也。吾若有求于上，他日使人指韩郎缘妇翁奏免远适，则其为损不细矣。忠宪闻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窃谓王公此举于当国则甚公，于处家则似未尽，且妇从夫者也，死生祸福率当同之，今其夫特为远郡，遽俾其女归享安佚之乐，而使其夫独被遐征之劳，岂所以教为妇之道哉？唐李晟正岁崔氏女归宁，责曰：尔有家而姑在堂，妇当治酒食，且以待宾客。即却之不得进。晟武人尚知此，为公计者政使其女不肯远适，尤当以义责，使偕行，使人知公虽父子之爱，亦不肯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则于为国处家之际两尽其至矣。

司马温公读书法

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馀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尝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犹知尊敬其书，岂以吾儒反不如乎？当宜志之。

高密辞起复

《文选》载李令伯乞养亲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读者恻然动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复判大宗正事，连章力辞，其言亦曰：念臣执丧报亲之日短，致命徇国之日长。东坡时直禁林，当草答诏，见其疏而哀之，因入札子乞听所守，诏从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内翰之母梦邓禹来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梦得。温公与之帖云：按《邓仲华传》：仲华内文明笃行淳备，辄欲更表德曰淳备。既协吉梦，又可止讹，且与令德相应，未审可否？次日复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备字太显，而尽不若单字淳临时配以甫、子而称之，五十则称伯仲，亦犹子路或称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刘仲原父、贡父、钱穆父皆只一字，或谓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盖伯仲与甫之类本语助，特后世以便于称谓，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类为助者皆取单字，盖亦古之遗意焉尔。

射雁堂

闲乐先生陈公伯修（师锡）在太学与了翁友善，一日同集宗室淄王圃中，有雁阵过，相与戏曰：明年魁天下者当中首雁。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须臾又有雁阵过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后榜耶？了翁曰：果然，当为公代。其明年徐铎榜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后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为昭庆军节度掌书记，果相与为代，因名便厅为射雁堂。先是了翁将唱第问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状元否？应曰：无时一，有时三。了翁惘然莫测，是岁时彦魁天下，了翁居其三，始悟前语。

闲乐异事

闲乐陈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昼寝，梦至一处，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卫环列，赞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谓曰：卿平生论事章疏可悉录以进呈。公对曰：臣在杭州日因陈正汇事，郡守贾伟节遣人搜取，多已焚灭，今恐不能尽记。帝曰：能记者录以进。即有仙官导公至庑下幕中，设几案笔砚，有一青册，公方沉吟间，仙官曰：不必追记，尽在是矣。开册示之，则平日所草章疏具在，虽经焚毁者亦备载无遗，公即袖以进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觉，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顶，则十字裂如小儿囟，其热如火，谓之曰：与吾书谒刺数十，将别亲旧，吾去矣。其子请曰：大人何往？公告以梦，子曰：此吉梦，其殆有归诏耶？公曰：不然，豐相之临终亦梦朝帝，盖永归之兆也。已而再寝，顷之觉，复谓其子曰：适又梦入黑漆屋三间，此棺椁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纯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适尊公有状乞挂冠，正康强，何乃尔？莫测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闻传呼陈殿院来，若已知其故者，谓太守曰：死生定数也，公何讶？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归携亲戚数十人酌酒告别，既退，命诸子、子妇皆坐置酒，谆谆告戒家人。见公无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迨夜入寝，有婢杏香奔告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状。诸子亟走至，则已趺坐，而一足犹未上，命其子为收之，才毕而终。终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吊其家，以素不之识，止之。僧云：我诚不识公，但畴昔之夜在瓜洲忽梦一官人著朱骑马，导从甚盛，凌波而北，人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陈殿院也。洎入城，见群僧来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遗像，非有所求也。时名流多作挽诗纪其事，黄冕仲（裳）云：不须更草《玉楼记》，已作仙官第六人。张子韶（九成）云：凌波应作水中仙。盖谓此乃知世之伟人，皆非混混流转者，传说骑箕而为列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时士大夫论四六，多喜其用事精当、下字工巧，以为脍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辈表章固不废此，然其刚正之气形见于笔墨间，读之使人耸然，人主为之改容，奸邪为之破胆。元符末刘元城自贬所起帅郓，当过阙，公谢表云：志惟许国，如万折之而必东；忠以事君，虽三已之而无愠。坐是遂不得入见。大观间陈了翁在通州编修政典局取《尊尧集》，了翁以表缴进其语，有云：愚公老矣，益坚平险之心；精卫眇然，未舍填波之愿。后竟再坐贬。此二表于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气节凛凛如严霜烈日，与退之所谓登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王定国记东坡事

王定国《甲申杂记》云：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李定鞫治东坡狱正急，一日将朝，忽于殿门谓同列曰：苏轼诚奇才也。众莫敢对。定曰：虽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东坡自熙宁初刔公行新法，自是诗语多及新法之不便。元丰二年言者论其作诗讥讽，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藉使能记二三十年作诗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为东坡道也。定国记此，特爱东坡之过云尔。

卷　四

东坡教人读《檀弓》

东坡教人读《檀弓》，山谷谨守其言，传之后学。《檀弓》诚文章之模范，凡为文记事常患意晦而辞不达，语虽蔓衍而终不能发明，惟《檀弓》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至有两句而书一事者，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此所以为可法也。

东坡识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雄乡里，兄弟皆从老苏游，东坡所谓“大任刚烈世无有，疾恶如风朱伯厚”者，其后在京师有哭遵圣诗云：老任况豪俊，先子推辈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负珠在掌。见之龆龀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后立朝，果著大节，即德翁也。东坡眼目高，观人于龆龀间已能如此，妙矣夫。

东坡西湖了官事

东坡镇馀杭，遇游西湖，多令旌旗导从出钱塘门，坡则自涌金门从一二老兵泛舟绝湖而来，饭于普安院，徜徉灵隐天竺间。以吏牍自随，至冷泉亭则据案剖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已乃与僚吏剧饮，薄晚则乘马以归，夹道灯火，纵观太守。有老僧绍兴末年九十馀，幼在院为苍头，能言之。当是时此老之豪气逸韵可以想见也。

东坡改《和陶集引》

东坡既和渊明诗以寄颖滨，使为之引，颖滨属稿寄坡，自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其下云：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东坡命笔改云：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粟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馀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此文今人皆以为颖滨所作，而不知东坡有所笔削也。宣和间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于颖滨第三子（逊），因录以示人，始有知者。

东坡教人作文写字

葛延之在儋耳从东坡游，甚熟，坡尝教之作文字云：譬如市上店肆，诸物无种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摄得，曰钱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难得者是钱。今文章词藻、事实乃市肆诸物也；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汝若晓得此，便会做文字也。又尝教之学书云：世人写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则不然，胸中有个天来大字，世间纵有极大字，焉能过此？从吾胸中天大字流出，则或大或小，唯吾所用。若能了此，便会作字也。尝为作《龟冠诗》送其行，葛以语胡苍梧，苍梧为记之。此大匠诲人之妙法，学者不可不知也。

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

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集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谨之。后人得罪迁徙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缺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欲令作营屋三百间，又荐都监王约、指使蓝生同干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馀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坡以为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并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为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牒令，修复公宇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分了钱造成一座河楼桥，乞选一健干吏来了此事。又与广帅王敏仲书，荐道士邓守安，令引蒲涧水入城，免一城人饮咸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

东坡缘在东南

东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间，其始通守馀杭，后又为守杭，人乐其政而公乐其湖山。尝过寿星院，恍然记若前身游历者。其于是邦每有朱仲卿桐乡之念。谪居于黄凡五年，移汝，既去黄，夜行武昌山上回望，东坡闻黄州鼓角，凄然泣下，赋诗云：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寻上章乞居常州，其后谢表有“买田阳羡，誓毕此生”之语。在禁林与胡完夫、蒋颖叔酬唱，皆以卜居阳羡为言。晚自儋北归，爱龙舒风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隐士李惟熙买田以老。已而得子由书，言桑榆末景，忍复离别，遂欲北还颖昌。作书与惟熙云：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愿君志之，未易尽言也。至仪真乃闻忌之者犹欲攻击，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薨。缘在东南之语乃尔明验，古之伟人自能前知，所谓有开必先者不假数术也。

东坡卜居阳羡

建中靖国元年东坡自儋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之游，独士人邵民瞻从学于坡，坡亦喜其人，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访山水为乐。邵为坡买一宅，为钱五百缗，坡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与邵步月，偶至一村落，闻妇人哭声极哀，坡徙倚听之曰：异哉，何其悲也！岂有大难割之爱触于其心欤？吾将问之。遂与邵推扉而入，则一老妪，见坡泣自若，坡问妪何为哀伤至是，妪曰：吾家有一居，相传百年，保守不敢动，以至于我。而吾子不肖，遂举以售诸人，吾今日迁徙来此，百年旧居一旦诀别，宁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为之怆然，问其故居所在，则坡以五百缗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抚，徐谓之曰：妪之旧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还旧第，竟不索其值。坡自是遂还毗陵，不复买宅，而借顾塘桥孙氏居暂憩焉。是岁七月坡竟殁于借居。前辈所为类如此，而世多不知，独吾州传其事云。

东坡懒版

东坡北归至仪真得暑疾，止于毗陵顾塘桥孙氏之馆，气寖上逆不能卧。时晋陵邑大夫陆元光获侍疾卧内，辍所御懒版以献，纵横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为便，竟据是版而终。后陆君之子以属苍梧胡德辉为之铭曰：参没易箦，由殪结缨，毙而得正，匪死实生，堂堂东坡，斯文栋梁，以正就木，犹不忍僵，昔我邑长，君先大夫，侍闻梦奠，启手举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诒万子孙，无曰不祥之器。

《毗陵东坡祠堂记》

东坡自黄移汝，上书乞居常，其后谢表有“买田阳羡，誓毕此生”之语。在禁林与胡完夫、蒋颖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又云：雪芽我为求阳

羡，乳水君应饷惠山。晚自儋耳北还，崎𡼖万里，径归南兰陵以歿。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而郡无祠宇奠谒之所，邦人以为阙文。乾道壬辰太守晁疆伯（子健）来始筑祠于郡学之西，塑东坡像其中，又于士大夫家广摹画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间，而晁侍郎（公武）为之记，其略曰：公武闻诸世父景迂生，崇宁间贼臣擅国，颠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祸，莫敢庄语公之葬也。少公黄门铭其圹，亦非实录，其甚者以赏罚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坏元丰，指温公才智不足，而谓公之斥逐出其遗意；称蔡确谤讟可赦，而谓公之进用自其迁擢；章子厚之贼害忠良，而谓公与之友善；林希之诋诬善类，而云公尝汲引之。呜呼，若然，则公之《上清储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诸奏议著述皆诞谩欤？公武因子健之请，伏自思念，岁月滋久，耆旧日益沦丧，存者皆邈然后进，则绪言将零落不传，于是不敢以不能为解，而辄载其事。惟公当元祐时起于谪籍，登金门玉堂，极礼乐文章之选，及章、蔡窜朋党于岭表，而公独先；朝廷追复党人官爵，而公独后。立朝本末彰明较著如此，岂有他哉！昔陈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为贤，从者詈楚公子曰：隶也不力。非以为不肖，皆有为而发，岂少公之意或出于此，非耶？后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则为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语，俾刻之乐石，庶异日网罗旧闻者有考。记成，疆伯刻石为二碑，一置之郡斋，一置之阳羡洞灵观。用杜元凯之法，盖欲俱传不朽，其措意甚美。然东坡公之名节固自万世不磨矣。

武臣献东坡启

东坡帅定武，有武臣状极朴陋，以启事来献。坡读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问：何者最为佳句？端叔曰："独开一府，收徐庾于幕中；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谁识之者。端叔笑谓坡曰：视此郎眉宇间决无是语，得无假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即为具召之，与语甚欢，一府皆惊。竹坡老人周少隐（紫芝）闻之，李端叔尝记其事。

东坡戴笠

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箬笠戴之，著屐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群吠。竹坡周少隐有诗云：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便是牧羊奴。应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物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今时亦有画此者，然多俗笔也。

东坡《荔支诗》

东坡《食荔支诗》有云：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常疑上句似泛，此老不应尔。后见习闽广者云：自福州古田县海口镇至于海南凡辛上木松桧之外，悉杂植荔支，取其枝叶荫覆，弥望不绝，此所以有伴松桧之语也。

东坡用事对偶精切

东坡词源如长江大河，汹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骇可愕，而于用事对偶精妙切当，人不可及。如《张子野买妾诗》全用张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诗》用《古战场》"日五色"，皆当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饮，作诗戏之，用徐邈、孟嘉饮酒事，仍各举当时全语以为对。其通守馀杭日《答高丽使私觌状》云：归时事于宰旅，方劳远勤；发私币于公卿，亦蒙见及。发币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馈之故实乎？

退之、东坡用先后语

退之《南山诗》云：或齐若友朋，或差若先后。人多不知先后之义，练塘洪庆善吏部（兴祖）引《前汉志》云：见神于先后宛若。其注云：兄弟妻关中呼为先后子。观东坡《徐州谢上表》云：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或疑先后不可对坎井，盖不知亦出于此也。

东坡文效唐体

东坡之文浩如河汉，涛澜奔放，岂区区束缚于堤防者，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鸣燕诗序》全用四六，效唐人体而益工，盖以文为戏邪？

东坡录沿流馆诗

东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储祥宫碑》，哲宗亲书其额。绍圣党祸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长别撰《玉局遗文》，中有诗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题云：绍圣中得此诗于沿流馆中，不知何人作也，戏录之以益箧笥之藏。此诗乃东坡自作，盖寓意储祥之事，特避祸故托以得之，味其句法则可知矣。

石屋洞题名

临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题名二十五字云：陈襄、苏颂、孙奕、黄灏、曾孝章、苏轼同游，熙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内东坡姓名磨去，仅存仿佛，盖崇宁党祸时也。

柳展如论东坡文

东坡归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闳），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岭南所作也，甥试次第之。展如曰：《天庆观乳泉赋》词意高妙，当在第一；《钟子翼哀词》别出新格，次之；他文称是舅老笔，甥敢优劣邪？坡叹息以为知言。展如后举似洪庆善，庆善跋东坡帖，具载其语。

贬所敬苏、黄

元祐党祸烈于炽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观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党人之尘点污之也。而东坡之在儋，儋守张中事之甚至，且日从叔党棋以娱东坡，洎张解官北归，坡凡三作诗送之。鲁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调护其逆旅之事，无不可人意。当是之时而二守乃能如此，其义气可书，张竟以此坐谪云。

昌化盛事

东坡眉人，贬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后亦贬昌化。张才叔赠德翁诗云：儋耳百年经僻陋，-眉山二老继驱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泽逮昆虫罪未除。苏任两公同乡里，同贬所，大节相望，顾儋耳独何幸也！

侍儿对东坡语

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卷　五

优孟《孙叔敖》歌

《史记》载优孟言孙叔敖事曰：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馀，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何谓？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馀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邱。《史记》所载如此，予尝游浮光，叔敖即是郡期思县人也。期思今废为镇，予得汉延熹中所立碑，书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临卒，将无棺椁，令其子曰：优孟曾许千金贷吾。孟，楚之乐长，与相君相善，虽言千金，实不负也。卒后数年，庄王置酒以为乐，优孟乃言孙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数行（缺一字）投首王，王心感动觉悟，问孟，孟具列对，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缺一字）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湿垅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潘即固始也。而所载歌绝奇曰：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卖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味其词语，愤世疾邪，含思哀怨，过于恸哭。比之《史记》所书远甚，听者安得不感动也。欧阳公《集古录》谓：微斯碑，后世遂不复知叔敖名饶。又谓碑亦罕传。余以集录二十年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史载祸福报应事

史书载祸福报应事当示劝惩之意，班固书田蚡杀魏其、灌夫事，其末云：蚡疾，一身尽痛，若有击者，謼服谢罪，上使视鬼者瞻之曰：魏其与灌夫共守笞，欲杀之。竟死。其意盖谓蚡虽幸逃人戮，鬼得而诛之矣。故书之所以示戒也。《唐书》载崔器议达奚珣罪抵死，后器病，叩头云：达奚尹诉于我。三日卒。夫珣之叛君附贼，死有馀罪，器守正据法，尚何所诉？又安能为正人之厉哉！徒使逆徒用以藉口，此等事削而不书可也。

古者居室皆称宫

古者居室贵贱皆通称宫，初未尝分别也。秦汉以来始以天子所居为宫矣。《礼记》云：父子异宫。又云：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林子中在京口作诗寄东坡云：欲唤无家一房客，五云楼殿镖鳌宫。而东坡和云：叩头莫唤无家客，归扫峨眉一亩宫。盖本诸此。

诸父大人

伯叔父谓之诸父，兄弟之子谓之犹子，故皆可称为父子，二疏传受乃广之兄子。而班固书曰：即日父子俱移病。又今人称父为大人，而此书受叩头曰：从大人议。则诸父亦通称，犹孟子之所谓大人者，盖皆尊者之称尔。

子者男子通称

子者男子之通称，若文字间称其师则曰子某子，复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异于常称，曰吾所师者则某子云尔。《列子》乃其门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书其弟子称其为子公羊子，至隐十一年称子沈子，何休注曰：子沈子，后师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师也。陈后山以《南豐瓣香》称为子曾子，盖用此法。刘梦得自为传，乃加子于上者，非是。而今人承其误，亦多以自称，或称其朋友，皆失之矣。

前言往行有所感发

士大夫多识前言往行，岂独资谈柄为观美，盖欲施之用也。国初遣卢多逊使李国主，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送与之。于是多逊尽得其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以归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至扬州牒州取地图，是时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规模供造，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秀公之举，盖因前事有所感发也。

老而能学

曹孟德尝言老而能学惟吾与袁伯业，东坡云：此事不独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东坡以《论语解》寄文潞公，书云：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予窃谓年齿寖高而能留意于学，此固非易事，然于其中亦自有味，盖老者更事既熟，见理既明，开卷之际迎刃而解，如行旧路而见故人，所谓温故知新者。人于少年读书与中年、晚年所见各不同，其作文亦然，故老而能学，盖自有以乐之也。

温公论商鞅

温公论魏惠王有一商鞅而不能用，使还为国害，丧地七百里，窜身大梁。予窃谓商鞅刻薄之术始能帝秦，卒能亡秦，使用之于魏，其术犹是也。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惠王犹不能听其言，其庸妄可知矣。温公不责惠王以不听孟子仁义之言，而乃责其不用商鞅功利之说，何耶？公于此必有深意，特予未之晓尔。

辨高祖卧内夺韩信军

《史记》西汉所书，高祖即卧内夺韩信军事殊可疑，且信为汉名将，凡用兵之法，敌人动息，尚当知之，岂有其主夜宿传舍而军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见矣。周亚夫屯细柳，天子先驱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卧内，称汉使者至麾，召诸将易置其军而犹不知，信方起乃知独汉王来，大惊。则其军门壁垒荡然无禁，所谓纪律果安在邪？设或敌人仿此而为之，其败亡可立而待也。项羽死，高祖又袭夺其军，夫为将而其军每为袭夺，则真成儿戏尔。信号能申军法，恐不应至是也。

《平淮西碑》误

唐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剑南西川刘阚自称留后，十一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杨惠琳伏诛，十月戊子刘阚伏诛，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盖误也。《新唐书》载此碑，删去“明年平夏”一句。

《晋史》书事鄙陋

《晋史》书事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论阮孚好屐、祖约好财，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夫蜡屐固非雅事，然特嗜好之僻尔，岂可与贪财下俚者同日语哉？而作史者必待客见其料财物，倾身障簏，意未能平，方以分胜负，此乃市井屠沽之所不若，何足以污史笔，尚安论胜负哉？许敬宗之徒污下无识，东坡以为人奴不为过也。

论姚崇序进郎吏

姚崇序进郎吏，明皇仰视殿屋，崇再三言之，终不应。崇惧趋出，高力士侍侧，曰：大臣奏事，陛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天下事，当进贤退不肖，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会力士传旨省中，为道帝语，崇乃喜，闻者皆服帝识人君之体，后之论史者亦美之。予谓明皇怠心已兆于此，夫官吏虽有崇卑之异，然一吏不肖则一事隳，君相共议亦理之常，不应以其微而忽之。政使欲示信任之意，亦当因是面加开谕，使崇晓然于心，岂宜傲睨峻拒，忿然不答，则是厌万机之繁，畏恶之意已形于外，不复顾省矣。其后竟委政于李林甫，专擅国柄；付边事于安禄山，卒致大乱，盖胎于拒姚崇之时也。

晁错名如字读

晁错之名古今皆读如措字，潘岳《西征赋》云：越安陵而无讥，谅惠声之寂寞。吊爰丝之正议，仗梁剑于东郭。讯景皇于阳邱，爰信谗而矜谑。殒吴嗣于局下，盖发怒于一博。成七国之称乱，翻助逆以诛错。恨过听之无讨，兹沮善而劝恶。据此则乃如字读，而前辈初不然，不知岳何所据耶？

西汉句读

西汉极有好语，患在读者乱其句读（去声），如《卫青传》云：人奴之生得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之”为一句，“生得无笞骂足矣”为一句，生读如“生乃与哙等为伍”之生，谓人方奴我，平生得无笞骂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则语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句，便凡近矣。

《西汉·沟洫志》

《西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冈。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读者多善其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予谓其源盖出于《禹贡》自“导河积石”而下至“九州攸同”一段，才二百馀字而用东至、北至者凡三十馀，皆连属重复，读之初不觉其烦，政如崇山峭壁先后崛

立，愈险愈奇，班固盖法此。

作史华实相副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作史者当务华实相副，须能摹写当时情状，如在目前，乃为尽善。若惟务语简，则下笔之际必有没其本意者。如始皇见茅焦之时，记事者书云：王仗剑而坐，口正沫出。观“口正沫出”四字，则始皇鸷忍虎视之状赫然可见矣。作史之法当然也。

论季布

季布面折廷争，欲斩樊哙，殿上皆恐，吕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其刚直可知矣。曹邱生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谈等，与窦长君善，布以书谏长君，使勿与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邱来见，初无他说，止进谄辞以悦之，谓其得声梁楚间，欲游扬其名于天下，其奸佞取媚亦犹所以待赵谈、窦长君耳。为布者当骂而弗与通，如袁盎之绝富人，可也。顾乃大悦，引为上客，布至此何谬耶？

辨唐太宗臂鹞事

《通鉴》载唐太宗尝自臂鹞，望见魏征来，纳之怀。征奏事故久不已，鹞竟死怀中。按白乐天元和十五年献《续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谏元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及璟趋出，鹞死握中。故开元事播于无穷，则是宋璟谏明皇，非魏征谏太宗也。乐天在当时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误，抑岂二事皆然，适相似邪？

五代典章

五季承唐以后，虽兵革相寻，然去唐未远，制度典章人犹得以持循，如萧希甫论内宴枢密使不当坐，李琪为仆射太常礼院言无送上之文，马缟、赵咸议嫂叔之服，崔棁以宰相改其所草制而引经固争，使当时人人能守唐制如此，岂不能久立国乎？

老泉赞画五星

老泉赞吴道子画五星云：妆非今人，唇傅黑膏。予尝疑霄汉星辰之尊，而妆饰乃如是之妖，何也？及观唐《五行志》元和末妇人为圆髻、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若悲啼。乃悟唐之俗工作时世妆，嫁名道子，以绐流俗，星辰不如是也。

痛饮读《离骚》

昔人有云：痛饮读《离骚》，可称名士。世往往道其语，予常笑之，方痛饮时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乃复攒眉于幽忧悲愤之作，而顾称名士邪？张季鹰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真达者之言也。

《通鉴》不载《离骚》

邵公济（博）著书言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士欲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沉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绨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四六谈麈》差误

古今人作诗话多矣，近世谢景思（伋）作《四六谈麈》，王性之（铚）作《四六话》，甚新而奇，前未尝有此。然《谈麈》载陈去非草《义阳朱丞相起复制》云：眷予次辅，方宅大忧。有以宅忧为言者，令贴麻，陈改云：方服私艰。说者又以为语忌。又云叔祖逍遥公（谢显道也）初不入党籍，朱子发（震）内相以初废锢，乞依党籍，例命一子官。伋为作谢启云：刻石刊章，偶逃部党。按景思记此二事皆误。宅忧二字乃有旨令綦处厚贴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贴改也。谢显道崇宁元年入党籍，至四年立奸党碑时出籍久矣。一子得致仕恩，仅监竹木务而卒。故子发为请于朝，复得一子官，其奏牍云：“名在党籍”是也。景思记当时所见，偶尔差舛，恐误作史者采取，故为是正之。

庄嶽齐地名

《孟子》论齐语而曰：引而置之庄嶽之间数年。注：庄嶽，齐地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乱，伐内宫，弗克，又陈于嶽。注：嶽，里名也。曹参为齐相，属后相曰：以齐嶽市为寄，勿扰也。狱字合从嶽音，盖谓嶽市，乃齐阛阓之地，奸人所容，故当勿扰之耳。

卷　六

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于东汉初平中，气象雄浑，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岁月，刻于东楹，至今千馀年，岿然独存，殆犹鲁灵光也。绍兴丙辰高宗因府学教授范仲殳有请，亲御翰墨，书大成之殿四字赐之。其后胡承公（世将）宣抚川陕，治成都，诣殿周视栋梁，但为易其太腐者，增瓦数千，而不敢改其旧云。

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

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其改窜处甚多，玩味之可发学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学问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于"臣"字上涂去"而"字。"窃以人臣之献忠"改作"纳忠"，"方多传于古人"改作"古贤"，又涂去"贤"字复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学则过"改"学"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察为明"改作"以苛刻为能"，"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后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驭将之方"先写"驭兵"二字，涂去，注作"治民"。"改过以应天变"改作"天道"。"远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圣明，若得贽在左右，则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并涂去，改云："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汉文闻颇牧之贤"改"汉文闻"三字作"冯唐"。"论取其奏议，编写进呈"涂去"编"字，却注"稍加校正缮"五字。"臣等无任区区爱君忧国感恩思报之心"改云"臣等不胜区区之意"。《获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劳"而下云："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廷，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后乃悉涂去不用。"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号称右臂"改作"古称"。"非爱尺寸之疆"改作"非贪"。"自不以贼遗子孙"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毡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祸心，与将鬼章首犯南川后"，乃自"与将"而上二十六字并涂去，改云："而西蕃首领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诸将"改作"申命诸将"。"盖酬未报之恩"改作"争酬"。"生擒鬼章"改作"生获"。其下一联初云："报谷吉之冤，远同强汉；雪渭水之耻，尚陋有唐"，亦皆涂去，乃用此二事别作一联云："颉利成擒，初无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报谷吉之冤"。末句"务在服近而柔远"改作"来远"。

温公论碑志

温公论碑志谓古人有大勋德勒铭钟鼎，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命文士褒赞功德，刻之于石，亦谓之碑。降及南朝复有铭志，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贤耶？则名闻昭显，众所称颂，岂待碑志始为人知？若其不贤也，虽以巧言丽辞，强加采饰，徒取讥笑，其谁肯信？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乃藏于圹中，自非开发，莫之睹也。盖公刚方正直，深嫉谀墓而云然。予尝思之，藏志于圹，恐古人自有深意。韩魏公四代祖葬于赵州，五代祖葬于博野，子孙避地，历祀绵远，遂忘所在。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韩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盖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当时不纳志于圹则终无自而知矣。故予恐古人作事必有深意，藉志以谀墓则固不可，若止书其姓名、官职、乡里，系以卒葬岁月而纳诸圹，观韩公之事，恐亦未可废也。

唐严火禁

唐火禁严，甚罪抵死。元微之《连昌宫词》叙觅念奴事云：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街中燃烛亦常事，至特敕乃许，则火禁之严可知。然吴元济拒命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燃烛。裴晋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之乐，而中朝之法亦严，不知裴公弛禁之后当时又何以处此邪？

二唐论宰相

唐质肃公尝论文潞公灯笼锦，而唐林夫（坰）尝以新法弹王荆公。后人文字间多误，谓父子论宰相为唐氏一门盛事。原其致误之由，盖质肃之子淑问、林夫之父彦猷（询）俱尝为监察御史，唐氏父子皆为台官，则有之。至论宰相，则非出于一家也。

文字用语助

文字中用语助太多，或令文气卑弱，典谟训诰之文其末句初无耶、欤、者、也之辞，而浑浑灏灏噩噩列于六经。然后之文人多因难以见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邪"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邪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覆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纡徐不迫之态，二公固以为游戏，然非大手笔不能也。

夏英公四六

欧阳公《归田录》载夏英公《辞免奉使启》云：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鞮鞨之音。欧阳公称之。其中又有一联云：王姬作馆，接仇之礼既嫌；曾子回车，胜母之游遂辍。亦不减前语，然是时文章方扫除五代鄙陋之习，故此等语见称于时，自是而后四六之工盖十倍于此矣。

翟忠惠四六

翟公巽参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间和买缣帛四十馀万为部使者所劾，贬秩，公谢表云：欲安刘氏无嫌晁氏之危，岂若秦人坐视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将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牒以来，即书其上云：固知京兆姑为五日之留，无使稽山复用一钱之送。其用事精当若此。

四六用事

四六用事固欲切当，然雕镌太过则反伤正气，非

出自然也。国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语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诗赋擢第，予为之作启云：年逾贾谊，亦滥置于秀材；齿少陆机，顾何能于《文赋》。盖二者之年齿适相上下也。

吴丞相著书

吴元中丞相（敏）宣和间著《中桥见闻录》，记当时事，不敢斥言，大抵多为廋语，其称安者谓蔡攸，盖攸字居安；实者谓童贯；木者谓林灵素或朱勔也，他皆类是。

嬾真子辨太公名

马大年（永卿）著《嬾真子录》言前汉初去古未远，风俗质略，故太公无名，母媪无姓。然唐《宰相世系表》叙刘氏所出云：豐公生煓，字执嘉，生四子邦，汉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汉史不载其名，而唐史乃载之，此事亦可一笑。予谓风俗虽质略，安有无姓之理，母媪无姓特史逸之尔。至于太公之名则《汉史》已具载。按后汉章帝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注：太上皇，高祖父也，名煓，一名执嘉。欧阳公盖本此，特误以执嘉为字，然太公之名初非唐史创书之也。

晋人言酒犹兵

晋人云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无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饮流多喜此言。予谓此未为善饮者，饮酒之乐常在欲醉未醉时，酣畅美适如在春风和气中，乃为真趣。若一饮径醉，酩酊无所知，则其乐安在邪？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序》云：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其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馀。因和渊明《饮酒诗》，庶几仿佛其不可名者。东坡虽不能多饮，而深识酒中之妙如此，晋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胁，颠倒狂迷，反为所累，故东坡诗云：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此言真可以砭诸贤之肓也。

《地里指掌图》

今世所传《地里指掌图》不知何人所作，其考究精详，诠次有法，上下数千百年一览而尽，非博学洽闻者不能为，自足以传远。然必托之东坡，其序亦云：东坡所为。观其文浅陋，乃举子缀缉对策手段，东坡安有此语？最后有《本朝升改废置州郡》一图，乃有崇宁以后迄于建炎、绍兴所废置者，此岂出于东坡之手哉？

大观廷策士

大观三年徽宗临轩策士，赐贾公（安宅）以下六百八十八人及第，时方行三舍法，先一岁辟雍会试，郡国贡士凡数千人，其升诸司马命于天子者仅百有四十人，而吾州至三十有二人，为天下最，其用他州户籍而登名者又不止是。徽宗大喜，命推赏守臣教官，下诏曰：学校兴崇，人材乐育，法备令具，劝惩已行，深虑有司失实，尚有遗材，传不云乎"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阅前日宾兴之数，校其试中多寡，惟常州为众，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尚赏之意，其知州、教授特与转一官。于是知州事若蒙进官朝请大夫，州学教授虙迁宣德郎。诸生相与刻诏书于石，而信安程子山（俱）为之碑，是榜晋陵张氏（宰 宷，后、改名官宇）、无锡李氏（上行、端行）兄弟皆中选。初张氏崇宁中参政，公（守）既擢第，至是三兄弟又同升，而弟泰州通判（实）复以上舍试礼部中优等，偶戾式被驳。于是郡太守徐公（伸）取"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其闾曰椿桂坊。是举也，邦人仕于朝者多知名，宦达者踵相蹑。先大父（讳肃）亦是岁贡士也。高宗开大元帅府于郓，实在馈运幕中，后驻跸广陵，首召入馆，馆罢归隐锡山。建炎末枢密富公（直柔）为中执法，以先大父及参政陈公（与义）、中书舍人张公（犯御名）论荐，高宗记忆先大父姓名，亟加收召，二公既赴阙，并跻显用，而先大父独不起。参政张公（守）累书勉谕，卒不行，天下高之。建炎召札，今名儒钜公嘉尚清节，题跋盈轴云。

青唐、燕山边赏

先大父有手记云：余靖康丁未正月六日被随军漕檄差专一主管受给兵马大元帅府犒军金帛钱物二十万贯匹两，因见梁正夫说收复燕山，时童贯于瓦桥置司，朝廷支一百万贯匹两犒军，曰降赐库，而河朔诸郡助军之数不与焉。是时吕元直为河北转运使，以本司钱四十万缗献之，贯顾吕公笑曰：此甚微末，公以为功耶？贯昨收复青唐，时朝廷支降一千八百万贯，辟置官属六百馀员，每一次犒赏，得金盂重五十两者，比比皆是。至结局第功上等，转五官，升五职，其下增秩亦如之。

道乡记毗陵后河

吾州道乡先生书郡中后河兴废曰：郡城中所谓后河者乃旧守国子博士李公馀庆创开，李公精地理，诱率上户共成此河。且曰自此文风寖盛，士人相继登高科，三十年当有魁天下者，尔之子孙咸有望焉。河成未几，学者果盛，已而紫微钱公公辅登第为第三，右丞胡公宗愈继为第二，吏部余公中遂魁天下，其去河成之日适三十年，盖熙宁癸丑也。自后濒河之民多侵岸为屋及弃物水中，由是堙塞，久不通舟。崇宁初年给事中朱公彦出守于此，询究利病，得其实，于是浚而通之，向之形胜复出矣。今给事中霍公端友遂于次年魁天下士，是岁岁在癸未，去熙宁癸丑适又三十

年。霍氏居河上游，河势曲折，朝揖其门，钟聚秀气，世有名人。今知太平州霍公汉英与其侄给事数十年间相望起东南，为时显用，然则形胜之助孰谓不可信乎（李公葬州之横山，民病疟者取其坟土服之辄愈。今朝散郎撰乃其孙也）？右道乡所记详悉如此，盖有望于后之人。是河自罗城南水门分荆溪之流，经月斜、金斗、顾塘、葛桥至于土桥以入于漕渠，近岁堙塞将成通衢矣，至淳熙十四年林太守（祖洽）始复浚之。

江西长老

绍兴末江西一僧忘其名，住饶州荐福寺，寺傍旧多隙地，寖为人侵渔，僧自度力不能制，乃谓其徒曰：寺有主者所以主张是寺也，坐视地为他人有而不能直，焉用主者为？吾甚愧之，今当去矣。即升座鸣鼓，集众高吟曰：江南江北水云乡，千顷芦花未著霜。好景不将零碎卖，一时分付谢三郎。遂闭目不语，众愕眙视之，已逝矣。

石刻多失真

石刻多失真者非惟摹搨肥瘠差谬而已，至于刊造之际，人但知深刻可以传远，设若所书字本清劲，镌刻稍深，则打成墨本，纸必陷入，洎装褫既平以书丹，笔画较之往往过元本倍蓰，此大弊也。欧阳公记李阳冰书《忘归台铭》等三碑，比阳冰平生所篆最细瘦，世言此三石皆活，岁久渐生，刻处几合，故细尔。后之建碑者倘遇此等石，则其失真尤可知矣。

《唐·藩镇传叙》

或云欧阳公取《新唐书》列传令子叔弼读而卧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叙笔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镇传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政如《项羽传赞》掇取贾生《过秦论》，故奇崛可观，而非迁固之文也。

退之《赠李愿诗》

退之《赠李愿诗》云：往取将相酬恩仇。夫得时得位而至将相，平生所学政欲施用，顾乃悻悻然为酬恩仇设邪？古人谓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诚浅薄之论，退之亦为此言，何也？

张横浦读书

张侍郎（九成）谪南安，病目，执书倚柱向明而观者凡十四年，岁月既久，砖上双趺隐然。洎北归，乃书此事于柱，后人为刻之。

《楚词》落英

王荆公有"黄昏风雨满园林，篱菊飘零满地金"之句，欧阳公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荆公闻之，引《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为据。予按访落《诗》"访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尔雅》：俶落，权舆，始也。郭景纯亦引"访予落止"为注。然则《楚词》之意乃谓撷菊之始英者尔。东坡《戏章质夫寄酒不至诗》云：谩绕东篱嗅落英。其义亦然。

米元章拜石

米元章守濡须，闻有怪石在河壖，莫知其所自来，人以为异而不敢取。公命移至州治，为燕游之玩，石至而惊遽，命设席拜于庭下曰：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言者以为罪，坐是罢去。其后竹坡周少隐过是郡，见石而感之，为赋诗，其略曰："唤钱作兄真可怜，唤石作兄无乃贤。望尘雅拜良可笑，米公拜石不同调"云。

孟子之平陆

孟子之平陆，与其大夫言反复再四，至言之齐王处，然后尽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简严，此文章之法也。

叵　字

"叵"字乃"不可"二合，其义亦然，史传多连用叵可字，盖重出，如《安禄山传》"叵可忍"之类是也。

论书画

书与画皆一技耳，前辈多能之，特游戏其间，后之好事者争誉其工，而未知所以取书画之法也。夫论书当论气节，论画当论风味，凡其人持身之端方，立朝之刚正，下笔为书，得之者自应生敬，况其字画之工哉？至于学问文章之馀，写出无声之诗，玩其萧然，笔墨间足以想见其人，此乃可宝。而流俗不问何人，见用笔稍佳者则珍藏之，苟非其人，特一画工，所能何足贵也？如崇宁大臣以书名者后人往往唾去，而东坡所作枯木竹石万金争售，顾非以其人而轻重哉！蓄书画者当以予言而求之。

卷　七

作诗押韵

作诗押韵是一奇，荆公、东坡、鲁直押韵最工，而东坡尤精于次韵，往返数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诗》、《雪诗》押暾字、叉字，在徐州与乔太博唱和押粲字，数诗特工。荆公和叉字数首，鲁直和粲字数首，亦皆杰出，盖其胸中有数万卷书，左抽右取皆出自然，初不着意，要寻好韵而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此所以为好。若拘于用韵，必有牵强处，则害一篇之意，亦何足称。坡在岭外《和渊明怀古田舍诗》云：休闲等一味，妄想生愧靦。自注云：渊明本用缅字，

今聊取其同音字《和程正辅同游白水岩诗》云：恣倾白蜜收五稜，细劚黄土栽三桠。自注云：来诗本用砑字，惠州无书，不见此字所出，故且从木奉和。且东坡欲和此二韵似亦不难矣，然才觉牵合则宁舍之，不以是而坏此篇之全意也。后人不晓此理，才到和韵处以不胜人为耻，必剧力冥搜，纵不可使，亦须强押，正如醉人语言，全无伦类，可以一笑也。

诗人咏史

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来本朝诗人最工为之，如张安道《题歌风台》，荆公咏范增、张良、扬雄，东坡《题醉眠亭》、《雪溪乘兴》、《四明狂客》、《荆轲》等诗皆其见处高远，以大议论发之于诗，汪遵《读秦史》、章碣《题焚书坑》二诗亦甚佳，至如世所传胡曾《咏史诗》一编只是史语上转耳，初无见处也。青社许表民读《项羽传》作诗云：眼中谩说重瞳子，不见山河绕雍州。其识见亦甚高远。

作诗当以学

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诗不工者皆以才为诗故也。退之一出"馀事作诗人"之语，后人至谓其诗为押韵之文，后山谓曾子固不能诗，秦少游诗如词者亦皆以其才为之也。故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大凡作诗以才而不以学者正如扬雄求合六经，费尽工夫，造尽言语，毕竟不似。

诗作豪语

诗作豪语当视其所养，非执笔经营者可能。马子才作《浩斋歌》，似亦豪矣，反覆观之，雕刻工多，意随语尽。予谓《孟子》七篇乃真《浩斋歌》也。欧公作"庐山高气象壮伟"，殆与此山争雄，非公胸中有庐山，孰能至此？郭功甫作《金山行》，前辈多称之，虽极力造语而终窘边幅，信乎不可强也。

东坡论石曼卿《红梅诗》

东坡尝见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曰：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故东坡作诗，力去此弊，其《观画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言可为论画作诗之法也。世之浅近者不知此理，做《月诗》便说明，做《雪诗》便说白，间有不用此等语，便笑其不着题，此风晚唐人尤甚。坡尝作《谢赐御书诗》，叙天下无事、四夷毕服、可以从容翰墨之意，末篇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又云：文思天子师文母，终闭玉关辞马武。小臣愿对紫薇花，试草尺书招赞普。盖因事讽谏，三百篇之义也。而或者笑之曰：有甚道理，后说到陕西献捷。此岂可与论诗？若使渠为之，定只做一首写字诗矣。

东坡《放鱼诗》

东坡《和潜师放鱼诗》云：况逢孟简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产，非子美也，岂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为子美邪？予按《左氏》杜预注：子产，一字子美。

东坡《雪诗》

东坡《雪诗》：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或疑五更自应有晓色，亦何必雪？盖误认五更字，此所谓五更者甲夜至戊夜尔。自昏达旦皆若晓色，非雪而何，此语初若平易而实新奇，前人未尝道也。

王逢原《孔融诗》

王逢原《孔融诗》云：戏拨虎须求不啮，何如缩手袖中归。虚云座上客常满，许下惟闻哭习脂。按《汉书》融被害，莫敢收者，惟京兆脂习哭之。而逢原乃作习脂，读书卤莽，不自点检。顾点检孔文举，又尝作《严子陵诗》，讥切其隐。文举一世豪杰，奸雄所惮而不敢动，而顾使之归；子陵傲睨万物，帝王所不能臣，而顾使之仕。逢原之颠倒类如此，可发后世君子之一笑。

潘邠老重阳句

谢无逸尝从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谓邠老之兴正易败也。阮籍为竹林之游，王戎后至，籍戏之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戎笑曰：如卿辈意复易败耳。此足见戎之高致，若使子闻秋声得句，方题壁间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败邪？贾岛炼敲推字至冲京尹节而不知，此正得诗兴之深者。

孟东野诗

自六朝诗人以来古淡之风衰，流为绮靡，至唐为尤甚。退之一世豪杰而亦不能自脱于习俗，东野独一洗众陋，其诗高妙简古，力追汉魏作者，政如倡优杂沓前陈，众所趋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绅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所以深嘉屡叹而谓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过，盖矫世不得不尔。当时独李习之见与退之合，后世不解此意，但见退之称道东野过实，争先讥诮东野，反为退之所累，惜乎！无有原其本意者也。

唐诗工靡丽

唐人诗偏工靡丽，虽李太白亦十句九句言妇人，其后王建、元稹、韩偓之徒皆然。如裴说者盖未尝以

诗名，至作《寄边衣诗》则美丽可喜，盖当时词章习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语也。

张文潜诗

张文潜诗云：春波一眼去凫寒。晁无咎称之。至东坡则云：春风在流水，凫雁先拍拍。有无尽藏之春意。

诗人用字

王平甫诗云：山月入松金破碎。其流盖出于退之"竹影金琐碎"之句，然斜阳映竹则交加乱射，若相琐然，故于琐字为宜。至于月华散漫，松影在地，则破字佳，诗人用字皆不苟也。

杜少陵《闷诗》

杜少陵作《闷诗》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或曰：人之好恶固自不同，若使吾居此，当卒以乐死矣。予以为不然，人心忧郁则所触而皆闷，其心和平则何适而非快。青山白水本是乐处，苟其中不快，则惨澹苍莽适足以增闷耳。少陵又有诗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鸟本是平时可喜之物，而抑郁如此者，亦以触目有感，所遇之时异耳。

方言入诗

方言可以入诗，吴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谓之惏露，九月霜降而云谓之护霜，竹坡周少隐有句云：雨细方惏露，云疏欲护霜。方言又有"勃姑鸦舅"、"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之类，诗人皆用之，大抵多吴语也。

《明妃曲》

古今人作《明妃曲》多矣，皆道其思归之意，欧阳公作两篇，语固杰出，然大概亦归于幽怨。白乐天有绝句云：汉使若回烦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其指意颇新，然问"黄金何日赎蛾眉"则亦寓思归之意，要当言其志在为国和戎，而不以身之流落为念，则诗人之旨也。

陈子高《观宁王进史图诗》

陈子高观宁王进史图，作诗云：汗简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纳寿王妃。世称其工，然太露筋骨矣。李义山《骊山诗》云：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祗寿王。此则婉而有味，《春秋》之称也。

陈辅之论林和靖《梅诗》

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殆似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阴散漫，乌得横斜也哉？

张芸叟词

张芸叟词云：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人喜诵之。乐天《题岳阳楼诗》云：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盖芸叟用此换骨也。

诗人相呼

古者风俗淳厚，朋友相呼以名。至唐诗人犹以名相呼，或直呼其行而不忌，如杜子美赠李太白诗而云"白也诗无敌"之类是已，直呼其行者尤多。今人闻呼其名，其不怒骂者几希。至于文字间欲呼其行，或继之以丈，或继之以兄，或继之以官，亦未尝敢徒呼其行也。

禁东坡文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阴纵之。

王左丞《同名诗》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师见何人家亭上题字，笔势洒落，不著姓而其名则安中也，王惊问何人所书，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与己名同，恐人莫之辨，戏书一诗于其后云：蜀客更名缘好尚，汉臣书姓为同官。孟公自合名惊座，子夏尤宜便小冠。益号文章缘两李，掞书制诰有诸韩。二元各自分南北，付与时人仔细看。终篇皆用同名事云。

雍孝闻

雍孝闻蜀人，崇宁间廷试对策，力诋时政缺失，驳放。后虽授以右列，然卒不仕，浪迹山林，遂遇异人得道。政和末变姓名为道士，入内说法，徽宗谓其得林灵素之半，因赐姓木，更名广，莫竟不知其为孝闻也。孝闻尝自咏云：百万人中隐一身，深如勺水在沧溟。独醒自负贤人酒，天阔难寻处士星。照影自怜湖水碧，高吟赢得蜀山青。城南老树如相问，不枉翻空过洞庭。

二州酒名

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诗》云：重碧倾春酒，轻红擘荔枝。今叙州公酝遂名以重碧。东坡在齐安，有"春江绿涨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韩子苍舍人（驹）作守，有旨添赐郡酿，因名其库曰"蒲萄醅"。仍有诗云：孤臣政术不堪论，尚得君王赐酒尊。父老异时传盛事，蒲萄醅熟记初元。

三处西湖

三处皆有西湖，东坡连镇二州，故表谢云：入参

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与二邦，辄为西湖之长。晚谪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秘书杨监（万里）使广东，过惠游丰湖，赋诗云：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更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

毗陵二画

吾州天庆观画龙，太平寺画水，胜绝之笔闻于天下，凡四方来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观焉。龙盖姑苏道士李怀仁所画，怀仁者，酒豪不羁，尝呼龙松江之上，狎而观之，遂画龙入神品。过毗陵天庆观，大醉，索墨浆数斗，曳苕帚，裂巾袂濡墨，号呼奋踯，斯须龙成，观者失声辟易，惧将搏也。怀仁后不知所终，而好事者每呼画工就龙模写，工运笔之际辄眩晕欲仆，竟不能成，观者骇异。水则郡人徐友画，清济贯河，一笔纡绕，长数十丈不断，却立而观，涛澜汹涌，目为之眩。仰首近之，凛然若飞流之溅于面也。郡人吴德辉因与客论近世名画曰：予每至画龙处，辄谛玩弥时不能休，乃赋古风曰：道人龙中来，醉与神物会。写兹蜿蜒质，日月为冥晦。崩翻江海姿，素壁起涛濑。呼吸见雌雄，抉石疑可碎。萧森殿阴古，众真俨飞旆。注观恐腾跃，夜半失像绘。飞光者明珠，灵秘一何怪。烂烂照甍栋，那得久在外。偷儿伺酣睡，不怕婴鳞害。愿言慎所托，未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杨诚斋为太守，过太平寺，为赋画水长句曰：太平古寺劫灰馀，夕阳惟照一塔孤。得得来看还不乐，竹茎荒处破殿虚。偶逢老僧听僧话，道是壁间留古画。徐生绝笔今百年，祖师相传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许，徐生画水才盈堵。横看侧看只么是，分明是画不是水。中有清济一线波，横贯万里浊浪之黄河。雷奔电卷尽渠猛，独清元自不随他。波痕尽处忽掀怒，搅动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是画，老眼向来元自误。佛庐化作金梔楼，银山雪堆风打头。是身飘然在中流，夺得太一莲叶舟。僧言此画难再觅，官归江西却相忆。并州剪刀剪不得，鹅溪匹绢官莫惜，貌取秋涛悬坐侧。是二画为一郡之胜处，而二公又形之赋咏间，真足以传不朽矣。

画　水

东坡作《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云：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此固作画之法。然不惟竹也，画水亦然。坡尝记蜀人孙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以此言之，则心手相应之际，间不容发，非若楼台人物可以款曲运笔，经日而成也。予尝疑少陵《主宰画山水图歌》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此殆是言王宰之画不易得，当听其累日经营，不可促迫之意尔。其歌有云：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观其气势如此，则笔所未到，气已吞食，顷已为久，若必俟十日乃成，则其画不足观矣。

卷　八

苏子美《与欧阳公书》

苏子美奏邸之狱，当时小人借此以倾杜祁公、范文正，同时贬逐者皆名士，奸人至有一网打尽之语。独韩魏公、赵康靖论救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庆历四年之十一月，时欧阳公按察河北，子美贻书自辩于公，词极愤激，而集中不载，今录于此以补史所遗者云：舜钦再拜。冬凛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尝拜书，甚疏略，必已通呈。舜钦不晓世病，蹈此祸机，虽为知己者羞，而内省实无所愧。恐流言奉惑，不避缕述。自杜丈入相已来，群公日相攻谤，非一端也。九月末间尝与子渐胜之邸中小饮，之翰、君謩见过胜之，言论之间时有高处，二谏因与之辩折，本皆戏谑，又无过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喧然以谓谤及时政，吁可骇也。故台中奏疏（赵祐怒二谏尝论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诬，不下其削，台中郁然不快，无所泄愤，因本院神会，又意君謩预焉（时君謩与赴会诸君同出馆过邸门），于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诸台益忿，重以秽渎之语上闻，列章墙进，取必于君，知二相胆薄畏事，必不敢开口以辩。既而起狱，震动都邑，又使刻薄之吏当之（陶翼本宪长所举中人，追押席客皆翼之请也），希望沾激，深致其文，栅掠妓人，无所不至，设有自诬者则席宾皆遭污辱矣。且进邸神会，比年皆然，亦尝上闻，盖是公宴，台中谓去端闱不远，以榷货务较之孰近（榷务后邸中两日作会甚盛）？若谓费用过当，以商税院比之孰多？舜钦或非时为会，聚集不肖，则是可责也。原叔、济叔辈皆当世雅才，朝廷尊用之人，因事宴集，安足为过？卖故纸钱旧已奏闻，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记前后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不系诸处帐管），比之外郡杂收钱岂有异也（外郡于官地种物收利之类甚多，下至粪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筵会）？当时本恶于胥吏辈率醵过多，遂与同官各出俸钱外，更于其钱中支与相兼，皆是祠祭宴会上下饮食共费之。今以监主自盗定罪，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与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始府中救断追两官，罚铜二十斤，后六日府中复遣吏来取出身文字，殊不晓）。阁下观其事，察其情，岂当然乎？舜钦虽不足惜，为国计者岂不惜法乎（自有他条不用私贷官物，有文记准盗论，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轻）？审刑者自为重轻，不由二府，苟务快意，坏乱典刑（丁度怒京兆不逐之输也）。二相恐栗畏缩，

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上有怒意皆不敢承当）。复令坐客因饮食被刑，斥逐奔窜，衔愤沥血，无人哀矜，名辱身冤，为仇者所快，辇毂之下尚尔，远民冤滥，孰肯更为辨之？近者葛宗古、滕宗谅、张亢所用官钱钜万，复有入己，惟范公横身当之，皆得末减，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体实有所补多矣。国朝本以仁爱抚天下，常用宽典，今一旦台中蓄私憾，结党绳小过以陷人，审刑持深文以逞志，伤本朝仁厚之风，当途者得不疾首而叹息也。舜钦年将四十矣，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故当缄口远遁，不复更云。但以遭此构陷，累及他人，故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时复嵘嵫于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间无所赴愬。天子仁圣，必不容奸吏之如此，但举朝无一言以辩之，此可悲也（掖垣诸君列章论馆中人，此自古未有，唯赵叔平不署，且有削，极言辨之，可重可重）。舜钦素为永叔奖爱，故粗写大概，幸观过而见察也。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钦再拜。欧阳公书其后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又联书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盖公已自谏省出矣。予近见子美墨迹一卷，皆自书其所作诗，行草烂然，龙蛇飞动，其中有《独酌》一诗云：一酌浇肠俗虑奔，鹞微鹏大岂堪论。楚灵当日能知此，肯入沧江作旅魂。卷尾题云：庆历乙酉十月书于姑苏驿舍。考其时，盖是被罪之明年居沧浪时所书，其诗语闲放旷达如此，或谓流落幽忧以终，非也。

陈少阳遗文

陈少阳遗其家书，南徐刻本以传，人多知之，而其为文世所罕见。胡苍梧尝得其跋蔡君谟《茶录》，予惜其流落不传，为载于此，少阳跋云：余闻之先生长者，君谟初为闽漕时，出意造密云小团为贡物，富郑公闻之叹曰：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为此。余时为儿，闻此语亦知感慕，及见《茶录》石本，惜君谟不移此笔，书《旅獒》一篇以进。

韩蕲王词

绍兴间韩蕲王自枢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马数童，飘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苏仲虎尚书宴客，蕲王径造其席，喜甚醉归。翌日折简谢，饷以羊羔，且作二词，手书以赠苏公，缄藏之，亲题其上云：二阕三纸勿乱动。淳熙丁未，苏公之子寿父（山）丞太府，携以示蕲王长子庄敏公，庄敏以示予，字画殊倾欹，然其词乃林下道人语。庄敏云：先人生长兵间，不解书，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词《临江仙》云：冬看山林萧疏净，春来地润花浓，少年衰老与山同。世间争名利，富贵与贫穷。荣贵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讽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其一《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男宿业缠。年迈衰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道山林有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世忠上。

烈女守节

中兴死节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节者亦多有之。洪鸿父（羽）之女适繁昌焦洧，一日遇巨盗于江中，欲逼之，女义不受污，投江而死。两侍儿大曰宜恩，小曰均奴，姓吴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艺，亦相随赴水死。焦之甥徐伯远传其事，竹坡周少隐为之赋二诗云：就死由来不自疑，玉颜那为贼锋低。了知今日投渊妇，犹胜当年断臂妻。虏骑骎骎战舰骄，春江漫漫湿金翘。但将红袖供歌舞，却为周郎笑二乔。丁文简公五世孙女世为郑州新郑县人，年十六，嫁进士张晋卿，靖康中与其夫避地大隗山，虏至，丁被擒，挟之上马，丁投地以丑语诋之，且曰：我宁死耳，誓不辱于汝辈也。虏始亦不怒，但屡扶上马，丁骂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绝于梃下。晏元宪公四世孙女，其父孝广为邓州南阳县尉，女小字师姑，年十五，从叔孝纯官于广陵，建炎三年陷于虏，系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辄掷身于地，僵仆气绝，或自经，或投于井，皆救而获免，其主母爱之，抚育如己出，虏中争传夸焉。又有陈氏女，其父寿隆绍兴初为湖北提刑，卒于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吴，欲适吕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贼，其家被害，贼欲逼，女力拒之，大声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无为贼辱。因跃入水死，其尸浮数里不没，贼怒，因撞以矛，乃没，女时年十四。洪氏事周少隐既赋诗，关子东（注）亦写之乐府，丁晏二事则朱少章（弁）奉使归奏之，陈氏事则故老为予言。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灭无传者何可胜数，是以表而出之。

《改德士颂》

宣和庚子改僧为德士，一时浮屠有以违命被罪者，独一长老遽上表乞入道，其辞有"习蛮夷之风教，忘父母之发肤，倘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以擎拳"等语。彼方外之人，乃随时迎合如此，亦可怪也。又一长老道行甚高，或戏之曰：戴冠儿稳否？答曰：幸有一片闲田地。此意甚微婉，直以为游戏耳。时饶德操已为僧，因作《改德士颂》云：自知祝发非华我，故欲毁形从道人。圣主如天苦怜悯，复令加我旧冠巾。旧说螟蛉逢蜾蠃，异时蝴蝶梦庄周。世间化物浑如梦，梦里惺惺却自由。德士旧尝称进士，黄冠初不异儒冠。种种是名名是假，世人谁不被名谩。衲子纷纷恼不禁，倚松传与法安心。瓶盘钗钏形虽异，还我从来一色金。小年曾着书生帽，老大当簪德士冠。此身无我亦无物，三教从来处处安。

英雄先见

古之英雄智略相当，其所以为胜负者无他，正如

弈棋，特争先法尔。曹操赤壁败归，道经华容，地多芦苇，先使老弱践之以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若使人纵火，吾属无类矣。王稽载范睢入秦，值穰侯行郡邑，睢匿车中，穰侯果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睢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向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睢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馀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且穰侯既疑有人，当即索之，投机之会，间不容发，顾去而复来，则已堕睢计中矣。后人论曹操、刘备之强弱，穰侯、范睢之成败，不必求诸他，止观此二事足矣。

树稼灵佺误

《唐会要》：开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树，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宁王见而叹曰：此所谓树架者也，谚云：树架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吾其死矣。《新唐书·五行志》记永徽年凝冻封树，引刘向语亦谓之树介，而《旧唐书》作树稼。白乐天乐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见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注云：开元初突厥数寇边，天武军牙将郝云岑斩默啜，献首阙下，自谓有不世之功。时宋璟为相，以天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云岑遂恸哭呕血而死。按此则名云岑，而《旧唐书》作灵俭，《新唐书》作灵佺，《资治通鉴》作灵荃，《考异》中亦无之。

陆宣公裒方书

陆宣公在忠州裒方书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祸，盖君子之存心，无所不用其至也。前辈名士往往能医，非惟卫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耻言之。近时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验方流布甚广，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单方近已刻于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诸公文集杂说中名方尚多，未见有类而传之者。予屡欲为之，恨藏书不广，倘有能用予言，集以传诸人，亦济物之一端也。

药方传人

有蓄药方之验者可传诸人，得饮食之法者不可传诸人，非谓自珍口腹之奉也。盖传人以药则能卫生，教人饮食则必伤生。君子以仁存心，故不当尔。而世人有疾病得名方而愈者，往往秘藏不肯示人，至于烹物命以资匕箸，一有适口则夸诧广坐，人人相效，所杀不胜计，其用心相反如此，得无谬误乎？

《闻见后录》论田横

邵公济（博）著《闻见后录》云：田横居万里海外，高祖必欲其来，不则发兵诛之。四皓近在商山，以高祖之暴而不能致，盖四皓振世之豪，与高祖同，高祖已帝则可隐矣。故高祖全之，非不能屈也。大父康节云：公济之说如此，予窃以为不然。方高帝时群雄逐鹿，惟田横最得人心，至从海岛者五百人，蹈死不变，其得士可知矣。高帝汲汲欲其来，万里召之，岂真有意于招贤人哉？其意谓同心协力数百人萃于一国，彼岂终帖帖者邪？外以礼诱之，终以兵胁之，必使之死而后已，此高帝本心也。若夫四皓则高帝视之邈然，其于进退初无益于汉之成败，当时逃秦人皆此徒耳。汉初无轻重于其间也，其后为太子羽翼，适会高帝势有不可，又叔孙通之徒争之力，故子房倡为上素高此四人之语，以遮当世耳目。而邵氏独以道里远近为言，又谓康节之说如此，岂其然邪？

程文简碑志

《闻见后录》又云：某公在章献明肃后垂箔日，密进唐武氏《七庙图》，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负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但欲为忠耳。后既上宾，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后竟除平章事。盖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旧恶故也。自某公死，某公为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云。予按颍滨《龙川略志》载进《七庙图》乃程文简也。夫善恶之实公议不能掩，所谓史官不记，天下亦皆记之矣。然程公墓志、《神道碑》皆欧阳公所为，凡碑志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孙之请扬善掩恶，理亦宜然。至于是是非非则天下自有公论，欧阳公一世正人，而谓受润笔帛五千端，人不信也。

称象出牛之智

智之端人皆有之，惟智过人者能发其端，后人触类而长之，无所不可。魏曹冲五六岁有成人之智，孙权曾致巨象，曹操欲知其重，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而载之，则校可知矣。操大悦而行之。本朝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中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府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以紫衣，此盖因曹冲之遗意也。

士人祈闲适

有士人贫甚，夜则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闻空中神人语曰：帝悯汝诚，使我问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过望，但愿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间水滨，以终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乐，汝何从得之，若求富贵则可矣。予因历数古人极贵念归，而终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盖天之靳惜清乐百倍于功名爵禄也。

蔡絛著书

蔡絛奸人，助其父为恶者也。特以在兄弟间粗亲翰墨，且尝上书论谏，故在当时稍窃名。著书甚多，大抵以奸言文其父子之过，此固不足怪。至《谈丛》

所载其家侥幸滥赏、可丑可羞之事，反皆大书特书以为荣，此乃窜南荒时所作，至是犹不悟，真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卷 九

刘高尚事

刘高尚者滨州安定人，家世为农，生九岁不茹荤。后稍稍不语，问以事则书而对，其语初若不可晓，已而辄验。家人为筑别室以居，久之言皆响应，远近以为神，声闻京师，徽宗三使往聘之，辞疾不奉诏。宣和间赐号高尚处士，而建观以居其徒，因以其号名之。靖康之扰，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车邀之，不至。一日弃滨而来，滨人大恐，后二日滨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为扫邮传，供帐以舍之。高尚见之笑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滨人或持金帛携家室以就其庐者，人往往笑之，既而敌骑大至，城且陷，人之死于兵者以万数，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赖以免。敌人见高尚皆下马罗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尝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问文章杀天下。后世识者尊为名言，镂板以传。竹坡周少隐既为之传，又推广其言，而为之说曰：此佛、菩萨、老聃、庄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还真之论，岂区区为世俗言语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途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至于衽席之上，饮食之间，其祸有甚于畏途者而不知戒，则是终不知嗜欲之能杀身矣。黩货嗜利之士食厚禄而取民财，虽丧亡之祸仅免其身，而千金之产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费，人祸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后，则货财岂不足以杀其子孙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赵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间天下之人不死于刑而死于兵盖不知其几千百万。桑弘羊开利说以中主欲，不过欲自售一身而已，祸流后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镈之徒皆用其说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数蒙诛求之祸，其杀人固无异于以梃与刃。行政之弊一至于是，岂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与《本草》者，或劝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误不过杀一人，注《周易》而误则其祸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辟杨墨，子云之诋申韩，退之之斥佛老，其忧天下后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后世断章析句、背正失理之学兴，其徒从而和之，更相标榜，迭相师授，以盗名声而取富贵，寖不可救，岂非至人之前知，知其必有斯祸而为是说乎？紫芝闻先生之言，尝私窃以为嗜欲之杀身，货财之杀子孙与夫政事之杀人三者，人犹得而知之。若夫学问文章杀天下后世，则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农家子，未尝读书事师而有是言，岂神仙中之知道者乎？此与夫熊经鸟伸，吐故纳新，区区积岁月之功而欲著名于仙籍者固有间矣。

事有专验于一数

天下事固莫不有数，然士大夫或有终身专验于一数者，殆不可晓。韩康公行第三，发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数，故苏子容作挽诗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尊。何清源第五，微时从人筮穷达，其人云：公不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大笑，连称奇绝，因曰：公凡遇五即有喜庆。何以熙宁五年乡荐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岁随龙，崇宁五年拜相，每迁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其验如此。二事不知何故，深于数者必能知之。

谭 命

近世士大夫多喜谭命，往往自能推步，有精绝者。予尝见人言日者阅人命，盖未始见年月日时同者，纵有一二必唱言于人以为异。尝略计之，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人，一日当生十二人，以岁计之，则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计之，止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人而已。今只以一大郡计其户口之数，尚不减数十万，况举天下之大，自王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亿兆，虽明于数者有不能历算，则生时同者必不为少矣。其间王公大人始生之时则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此说似有理，予不晓命术，姑记之以俟深于五行者折衷焉。

江阴士人强记

江阴士人葛君忘其名，强记绝人，尝谒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轩骜，葛敝衣孑孑来揖之，殊不顾。葛心不平，坐良久谓之曰：君谒太守亦有衔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请观之，其人素自负，出以示，葛疾读一过即以还之，曰：大好。斯须见守，俱白事毕，葛复前曰：某骫骳之文，此官人窃为己有，适以为贽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请诵之。即抗声诵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视此人且杂靳之，其人出不意，无以自解，仓皇却退，归而惭恚得疾，几死。葛浮沉闾里间，家傍有民张染肆，置簿书识其目，葛尝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翻阅。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书皆烬焉。物主竞来索数倍偿，民无以质验，忧挠不知所出，其子谋诸父曰：吾闻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记，渠昨过吾家，尝阅此籍，或能记忆，盍以情叩乎？即日父子诣葛，言其状，葛笑曰：汝家张染肆，且吾何从知其数邪？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壶酒来，当能知之。民喜，亟归携酒肴至，葛饮毕，命取纸笔为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数百条，所书月日、姓氏、名色、丈尺无毫发差。民持归呼物主，读以示之，皆叩头骇伏。胡苍梧记张文定诸公取相国寺前染簿，各记十版，此或出于用意，故能默识，非若葛之无心而然。信天禀记问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谈其

事云。

《本草》误

张文潜好食蟹，晚苦风痹，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满贮巨杯而食之。尝作诗云：世言蟹毒甚，过食风乃乘。风淫为末疾，能败股与肱。我读《本草》书，美恶未有凭。筋绝不可理，蟹续牢如絙。骨萎用蟹补，可使无骞崩。凡风待火出，热甚风乃腾。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冰。欲传未必妄，但恐殊爱憎。《本草》起东汉，要之出贤能。虽失谅不远，尧跖终殊称。书生自信书，俚说徒营营。文潜为此诗殆嗜蟹之僻而为之辩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则洗涤数十过，俟色如雪方敢烹。故梅圣俞诗云：烹炰苟失所，入喉为镆铘。而《大观本草》乃云：河豚性温无毒。所谓注《本草》误而能杀人者，殆此类邪？

张文潜《粥记》

张文潜《粥记赠潘邠老》云：张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脏腑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每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或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渴，盖能畅胃气，生津液也。今劝人每日食粥，以为养生之要，必大笑。大抵养性命，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正在寝食之间耳。或者读之，果笑文潜之说。然予观《史记》阳虚侯相赵章病，太仓公诊其脉曰：法五日死。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由是观之，则文潜之言又似有证。后又见东坡一帖云：夜坐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养胃，僧家五更食粥，良有以也。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尤不可说，尤不可说。

著书称谓

古人文字间于辈行称谓极严，凡视子犹父者则名之，马大年尝论退之作诗名籍彻而字东野，则知东野乃其友而籍彻辈则弟子也。大观政和间有达官著书于欧阳叔弼、苏叔党，皆直名之，如曰"予见棐言"又曰"予见过当问之"之类，此达官于六一东坡既非辈行，以前辈著书之法观之，恐不当名其子也。

作字提笔法

陈寺丞（昱）闲乐先生伯修之子也，少好学书，尝于闲乐枕屏效米元章笔迹，书少陵诗。一日元章过闲乐，见而惊焉，闲乐命出拜，元章即使之书，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笔之法，曰：以腕着纸，则笔端有指力无臂力也。陈问曰：提笔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因顾小史索纸书其所作《进黼扆赞表》，笔画端谨，字如蝇头，而位置规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顾叹服。因请其法，元章曰：此无他，惟自今已往每作字时不可一字不提笔，久久当自熟矣。

何秘监语

蜀人何道夫秘监（耕）常言一切世间虚幻留之不住，将之不去，士大夫惟当做留得住将得去底事耳。又云官不必高，但愿衣冠不绝，而常为士类；家不必富，但愿衣食粗足，而可以及人。道夫平生香火祷祈每及于此，乐善者锓版以传其言。道夫仕宦得任子恩，辄先及犹子，既殁，三子泽皆不及，已而德彦、德固联登淳熙丁未进士第。绍熙庚戌德方亦决科，识者知其为善之报焉。

官户　杂户

律文有官户、杂户、良人之名，今固无此色人，谳议者已不用此律。然人罕知其故，按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家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长令远京邑，配岭南为城奴也。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杂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盖本于此。

惟扬澄江

古今称扬州为惟扬，盖掇取《禹贡》"淮海惟扬州"之语，然此二字殊无义理，若谓可用，则他州亦可称惟徐、惟青之类矣。又多以江阴为澄江，意取谢元晖"静如练"之句，然元晖作诗初不指此地而言也。滁州环城多山，故《醉翁亭记》首言"环滁皆山也"，流俗至以环滁目是邦，此尤可笑。

戚氏词

程子山（敦厚）舍人跋东坡《满庭芳》词云：予闻之苏仲虎云：一日有传此词以为先生作，东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绘一香篆槩乎？然观其间如"画堂别是风光"及"十指露"之语，诚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说固人所共晓。予尝怪李端叔谓东坡在中山，歌者欲试东坡仓卒之才，于其侧歌戚氏，坡笑而领之，邂逅方论穆天子事，颇摘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才点定五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间他辞，亦不容别进一语。临分曰：足以为中山一时盛事。然予观其词有曰：玉龟山东皇灵，媲统群仙。又云：争解绣勒香鞯。又云：銮辂驻跸。又云：肆华筵，间作脆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又云：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又云：浩歌畅饮，回首尘寰烂漫，游五辇东还。东坡御风骑气，下笔真神仙语，此等鄙俚猥俗之词殆是教坊倡优所为，虽东坡灶下老婢亦不作此语，而顾称誉若此，岂果端叔之言邪？恐疑误，后人不可以不辨。

薛能诗

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初未尝考究其实而相承以为然者。世传秦宗权始为薛能吏，坐法笞背，薛因唱云：素脊鸣秋杖。良久不继，因幕吏白事，续云：乌靴响暮厅。乃命决行。其后宗权起兵，首捕薛，令举前诗，因又续云：刃飞三赤雪，白日落文星。遂害之。按《唐史》广明元年九月忠武大将周岌逐其节度使薛能，能将奔襄阳，乱兵追杀之。先是军未变，泰宗权以许牙将调发至蔡，闻能死许州乱，托云赴难，募蔡兵，遂逐刺史，据其城，因以宗权为蔡州刺史。然则能死于许州时宗权自在蔡州，安有联诗被害之事邪？杂说中如此类甚多，殆不胜掊击也。

陈子车殉葬

《檀弓》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耶律德光之母述律左右有过者多送木叶山，杀于阿保机墓隧中，曰：为我见先帝于地下，后以事怒大将赵思温，使送木叶山，思温辞不肯行。述律曰：汝先帝亲信，安得不往见之？思温对曰：亲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从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国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断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谏，乃断其一腕，而释思温不杀。此二事略同，思温虽本中国人，然武夫安识前言往行，盖理之所在有不约而同耳。

乌江项羽神

和州乌江县英惠庙其神盖项羽也，灵响昭著。绍兴辛巳敌犯淮南，过庙下驻军，入致祷，掷珓数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庙，俄大虺见于神座，耸身张口，目光射人，敌骇怖而出，随闻大声发于庙后，若数百人同时暗呜叱咤者，举军震恐，即移屯东去，竟不敢宿其地云。郡上其事于朝，诏封神为灵祐王，邦人益严奉之。

二儒为僧

近世儒者绝意声利、飘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饶节字德操，临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礼为上客，陈了翁诸公皆与之游，往来襄、邓间，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长老，与之语，欣然有得。尝令其仆守舍，归见其占对异常，怪而问之，仆曰：守舍无所用心，闻邻寺长老有道价，往请，一转语忽尔觉悟，身心泰然，无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径往白崖问道，八日而悟，尽发囊橐与其仆，祝发为浮屠。德操名如璧，仆名如琳，遍参诸方，陈了翁、关子开兄弟皆以诗称美之。至江浙乐灵隐山川，因挂锡焉。琳抱疾，德操躬进药饵，既卒，尽送终之义。后主襄阳天宁夏均父（倪）为请疏，其略云：无复挟书，更逐康成之后；何忧成佛，不居灵运之先。又云：岂惟江左公卿，尽倾支遁；独有襄阳耆旧，未识道安。时称其精当。德操自号倚松道人，所为诗文皆高迈，号《倚松集》云。吴元中丞相之弟名叙字元常，亦能诗，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弃官为僧，法名正光，历住万年、国清诸刹，晚主衢之乌巨寺。一子亦早夭，其妇守志不嫁，光年益老，感疾，妇必躬造饮馔以进，积久不懈。后元中丞相薨，当家无人，其祖母韩夫人奏乞元常归故官，诏许之，元常迄不就，凡住名刹四十年而终。

天生对

前人记"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以为的对。绍兴中冯侍郎（檝）、罗侍御（汝檝）在朝，或戏为语云：侍郎侍御檝汝檝。无能对者，时范检正（同）、陈检详（正同）俱为二府掾属，徐敦济（康）续云：检正检详同正同。时以为天生此对也。

唐重氏族

唐自太宗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本恶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自矜地望，乃更以皇族为首，是亦自矜陇西著姓也。然魏征、房元龄家皆盛，与山东诸族为婚，由是旧望不减。至显庆中许敬宗等又升后族为第一等，于是益尚门阀，谄谀之徒不称人以官，而呼之为郎，犹奴之事主，盖当时门地高者以此名为贵重。宋广平呼张易之为卿天官侍郎，郑杲谓宋曰：中丞奈何卿五郎？宋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杨再思为宰相而呼张昌宗为六郎，安禄山兼三镇节度使而呼李林甫为十郎，裴坦之子勋至呼其父为十一郎，明呈不以天子为贵，而自呼为三郎，当时献《五角六张赋》者，亦呼其君为三郎，流弊可骇如此。

卷　十

陆鸿渐为茶所累

人不可偏有所好，往往为所嗜好掩其他长，如陆鸿渐本唐之文人达士，特以好茶，人止称其能品泉别茶尔。所著书甚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潮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然世所传者特《茶经》，他书皆不传，盖为《茶经》所掩也。巩县有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鸿渐嗜茶而终遭困辱，嗜好之弊至此，独不可笑乎？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见《山谷集》，负才

豪纵不羁，家始饶给，从其叔分财，一月辄尽之，落寞无聊赖，欲应科举，人曰：若素不习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即以成都第二名荐送。益纵酒，遂殴杀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盖增损其姓字为廋语，遂匿傍郡为园丁，久之技痒不能忍，书一诗于亭壁，主人见之愕然曰：若非园丁也。赠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称进士，谒一钜公忘其人，钜公与语，奇之，延致书室教其子。范暮出，归辄大醉，复殴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诣某州，持状投太守翟公(思)，求为书吏，翟公视其所书绝精妙，即留之。时公巽参政立屏后，翟公视事退，公巽前问曰：适道人何为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观其眸子非常人，宜诘之。乃召问所以来，范悉对以实。问习何经，曰治《易》书。翟公出五题试之，不移时而毕，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惊，敬待之。已而归南徐，置之郡庠，以钱百千畀州教授，俾时赒其急缺，且嘱之曰：无尽予之，彼一日费之矣。顷之翟公得教授者书云：自范之留，一学之士为之不宁，已付百千与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几翟公捐馆于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闼径诣穗帷，阍者不能禁，翟之人皆惊，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劳苦留之宿，天明则翟公几筵所陈白金器皿荡无孑遗，访范亦不见。时灵帏婢仆门内外人亦甚多，皆莫测其何以能携去而人不之见也。遂径往广西见山谷，相从，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携翟氏器皿尽货之，为山谷办后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忘其名），师素知其人，问曰：汝来何为？曰：欲出家耳。能断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断色欲之念乎？曰：能。如是问答者十馀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托道人，即张怀素也，有妖术，吕吉甫、蔡元长皆与之往来，怀素每约见吉甫，则于香盒或茗具中见一圆药跳掷，久之旋转于桌上，渐成小人，已而跳跃于地，骎骎长大，与人等，视之，则怀素也。相与笑语而去，率以为常。时怀素方与吴储侔谋不轨，储侔见范愕然，私谓怀素曰：此怪人，胡不杀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储侔又与怀素谋，怀素出观星象曰：未可。范微闻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秘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无多地，愿往取之。怀素许诺。范既脱，欲诣阙而无裹粮，汤侍郎（东野）时为诸生，范走谒之，值汤不在，其母与之万钱。范得钱径走京师上变，时蔡元长、赵正夫当国，其状止称右仆射而不及司空、左仆射，盖范本欲并告蔡也。是日赵相偶谒告，蔡当笔据案，问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声对曰：草茅书生不识朝廷仪。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识朝廷仪。即下吏捕储侔等狱具。怀素将就刑，范往观之，怀素谓曰：杀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尔。又谓刑者曰：汝能碎我脑，盖乃可杀我。刑者以刃斫其脑，不入，以铁椎击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与储侔等坐死。洎第赏，范曰：吾不能知此，汤东野教我也。遂急逮汤，汤惶骇不测其由，既至，白身为宣德郎御史台主簿，范但得供备库副使勾当，在京延祥观，后为福州兵钤。其人纵横豪侠，盖苏秦、东方朔、郭解之流云。

投水屈原

有士人尝以非辜至讼庭，守不直之，士人愤懑大声称屈，守怒曰：若为士，乃敢尔，为我属对，不能，且得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应声曰：杀人曾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层）字，汝之不学明矣，顾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学尔，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尝研究否？守惭，释遣之。

祠庙之讹

祠庙之讹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邺中有西门豹祠，乃于神像后出一豹尾。舂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轮困。流俗之无知亦已甚矣。

伏波崔府君庙

后汉马文渊、路博德皆尝为伏波将军，又皆有功于岭南，海上有伏波祠，古今所传，莫能定于一。东坡作碑，谓两伏波均当庙食。政和中因修《九域图志》，以睢阳双庙为例，令祀两神。盖义理当于人心，虽是时正讳东坡议论，而亦不能废也。绍兴乙卯董令升舍人（棻）为吏部郎，以尝持节广西乞两庙封爵一等，诏从之。然不知政和未并建庙以前竟孰当此血食也？磁州有崔府君庙，邦人严奉，又京师北郊亦建庙，中兴驻跸临安，加封真君，筑祠西湖上，像设尤严，或以其神为崔子玉，非也。神乃唐正观中相州滏阳令，迁蒲州刺史，有惠爱于滏阳，后为磁州，民为立祠，殁，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诏曰：眷是灵祠，本于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结蒲人，生著令猷，没司幽府，案求世系，虽史逸其传，尸祝王官而民赖其福，崔府君宜特封护国显应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临安旌忠庙

绍兴初张、杨、郭三大将建永乐三侯庙于临安柴垛桥之东，赐额旌忠，各有封爵，三侯者高将军名永能，程阁使名博古，景崇仪名思谊。高西州人，世总蕃落，边人赖以安。程河南人，文简其诸父也，世业儒，独程以材武奋。景普州人，其大父讷有将材，西人畏之。永乐之役徐德占拔一时名将以行，故三侯皆被选，程首与虏战殁，高以策不用，知必败，以弓弦绝脰死，景入说贼，被害。旧庙建于延安之膚施县，有古雍施巨济所作记云。然今临安新庙无复此碑，而故老犹能诵其略，三侯既庙食西边，每王师与虏战，屡施阴助，诸将来东南讨方腊，亦著灵异。故相与作庙于临安，庙初成，有匠者醉溺于庭，立死。时时有

三蛇出没殿庑，或行庭下，大者长尺许，鳞鬣齿爪悉具，通身小方，胜如金色；其次长八九寸；又其次稍小，自首至尾其脊皆有金线，身纹尽同，惟次者尾稍秃。天宇晴明，变化数百，往来游戏于庭卉芭蕉间，或缘幡而上。近岁乃不复出，人或谓为陕西三龙王，盖三侯以节死，其英魂忠魄变幻飞潜，无所不可。东坡铭张龙公云：相彼幻身，何适不通。地行为人，天飞为龙。惠于有生，我则从之。信哉！今迁庙于豐乐桥之东北，故觉苑寺基也。

二相公庙乞梦

京师二相公庙世传子游、子夏也，灵异甚多，不胜载。于举子问得失尤应答如响，盖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观间先大父在太学，有同舍生将赴廷试，乞梦于庙，夜梦一童子传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辈，将来成名在二相公上。觉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无疑。窃自喜，暨唱名，乃以杂犯得州文学，大愤闷失意，私念二相之灵不宜有此，沉吟终夜，忽骇笑曰：《论语》云：文学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诘旦以语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谑如此哉！

蜀僧东明寺题诗

蔡元长南迁，道出长沙，卒于城南五里东明寺，遂草殡于寺之观音殿后。有蜀僧游方，过之慨然，因题诗于壁曰：三十年前镇益州，紫泥丹诏凤池游。大钧播物心难一，六印悬腰老未休。佐主不能如傅说，知几那得似留侯。功名富贵今何在，寂寂招提一土邱。

《梵志诗》

山谷以茅季伟事亲引“梵志翻袜”之句，人喜道之。予尝见梵志数颂，词朴而理到，今记于此。其一曰：欺诳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来生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又曰：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又曰：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盖是分钱人，口哭原来心里喜。又曰：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心里为欺谩，口中佯念佛。又曰：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又曰：劝君休杀命，背面彼生嗔。吃他他吃汝，循环作主人。又曰：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又曰：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不论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空饭手捻盐，亦胜设酒肉。

王虚中

王虚中名日休，龙舒人，早为太学诸生，传注经子数十万言，然不利于场屋，晚以特奏名廷试，不用条对式，但如科举答策，坐是竟不得官。独好佛，著《净土文》，直指西方净土，慧辩了然，观者起敬，或自力，或劝人裒金，走建安刊《净土文》板逾二十副，愿力洪深，修行尤精，苦讽诵礼拜，夜以继昼。馆于庐陵某通守家，一日谒通守，谓之曰：某去矣，以后事累公。通守愕然，虚中乃著白衫诣佛堂，合掌念佛，顷之，立化于植木矣。倾城纵观，累日不能遏，通守亦明眼人，乃命具棺，指虚中谓人曰：先生平时照了诸妄，坐卧自如，今请先生卧。即举而入棺。子旧见建安陈应行季陆道此，后访南北山云游诸僧，欲问其岁月并通守姓名，漫无知者，记其大略如此。

惠历寺轮藏

临江军惠历寺初造轮藏成，寺僧限得千钱则转一匝。有营妇丧夫，家极贫，念为转藏以资冥福，累月辛苦收拾，随聚随费，终不满一千。迫于贫乏，无以自存，嫁有日矣，而此心眷眷不能已，遂携所聚之金号泣藏前，掷金于地，轮藏自转，阖寺骇异，自是不复限数云。

江东丛祠

江东村落间有丛祠，其始巫祝附托以兴妖，里民信之，相与营葺，土木寖盛。有恶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庙，肆言诋辱，巫骇愕不知所出，聚谋曰：吾侪为此祠劳费不赀，一旦为此子所败，远迩相传，则吾事去矣。迫夜共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状若固知之，倘因成吾事，当以钱十万谢。若少年喜问其故，因教之曰：汝质明复入庙，詈辱如前，凡庙中所有酒脩举饮啖之，斯须则伪为受械祈哀之状，庶印吾事，今先赂汝以其半。少年许诺受金，翌日果复来庙廷，袒裼䠨呼，极口丑诋不可闻。庙傍民大惊，观者踵至，少年视神像前方祭赛罗列，即举所祀酒悉饮之，以至脩馔无孑遗，旋俯躬如受縶者，叩头谢过，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窍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传，傍郡祈禳者云集，庙貌绘缮极严，巫所得不胜计。越数月其党以分财不平诣郡，反告乃巫置毒酒中杀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馀分隶诸郡，灵响讫息。

作赋赎罪

旧传滕达道未遇时与诸生讲学于僧舍，主僧出，诸生夜盗其犬而烹之。事闻，有司欲治其罪，滕公为匄免，守素闻其能赋，因谕之曰：如能为《盗犬赋》，则将释之。滕公即口占其辞曰：僧既无状，犬诚可偷。辍蓝宫之夜吠，充绛帐之晨羞。抟饭引来，犹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难回顾兔之头。守大笑，即置不问，今人相传为口实。绍兴初予妻之祖强公叔章通守（巖）为临安录事参军，时予祖母之弟陈公宗卿侍郎（之渊）为府学教授，适学帑被盗，逻者夜搜沟中，而所盗金在焉。府学生黄其姓者立于傍，遂录送

府，系之狱。生自辩数，然踪迹颇疑似。强公与府司户毛季中谋曰：行之则污辱士类，为学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赋故事，言于府，乞俾之试。府主张公如莹尚书（澄）许之，俾诣都厅试，以《取伤廉》为题，生仓皇不成文，强公潜代为之，其一联云：门人窃屦，何伤孟子之贤；同舍诬金，始见直生之量。张公见之喜，即于赋后判云：黄某盗金情状颇著，曹官试赋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归本学，聊从五等，薄示诸生。遂以付学，陈公亦阴纵之，以此见前辈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俚语盗智

俚语谓盗虽小人，智过君子。此语固可鄙笑，然盗之奸诈实有出人意表者，可诛也。高邮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驰数百里，气势猛壮，非得树不能止，为盗寖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邮阛阓间，日则张食肆，夜则为盗。一日晨起，方坐肆间，有道人来食汤饼，食已，邀尉至闲处，呼为师父，且拜之。尉讶之曰：何为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师下远甚，闻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愿偕师行，庶凭藉有所获。尉许诺，使之先往，道人即驰去。逮夜尉张灯闭肆，怒其仆执事不谨，殴之，仆纷拏不服，乃呼逻者厢官，俱系之，须翌日送郡尉。密谓逻曰：吾与若厚，且家于此，必不窜，若姑纵吾归，明当复至也。逻许之，尉得释，即逾城驰二百里，至楚城外鼕鼕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见喜甚，尉自屋窗入，约道人伺于外。既入其室，视所藏金珠锦绮烂然溢目，即以百缣掷出，道人分两囊负之，斯须尉复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为愈已，不如杀之，即拔刃断其首，随坠地，视之，则纸所为也，尉由他户复驰归高邮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负重行迟，为追者所及，执送楚州狱，自列与尉同为盗状，州为檄高邮，高邮报云：是夕尉自与仆有讼，方系有司，无从可为盗也。道人终始堕其计，卒自伏辜。尉狡险万端，有术以自将，屡为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调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张茗坊，与染肆相直，士无事日凭茶几阅过者，一日见数人往来其前数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讶之。一夫忽前耳语曰：某辈经纪人也，欲得此家所曝缣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预吾事，而肯饶舌耶？其人拱谢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于通衢之前，白昼万目共睹，彼若有术可窃，则真黠盗也。因谛观之，但见其人时时经过，或左或右，渐久渐疏，薄暮则皆不见。士笑曰：彼妄人果给我。即入房将索饭，则其室虚矣。

野客丛书

[宋]王　楙撰　林　威整理

《野客丛书》三十卷，宋王楙（一一五一——一二一三）撰。楙字勉夫，时人称“读书君”。该书内容博洽，经史子集，无不涉及，“骚人墨客佚事，细大不捐。”以考辨典籍、杂记宋朝及历代轶事为主，“分析具载，厘正时误”。《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位置于《梦溪笔谈》、《缃素杂记》、《容斋随笔》之间无愧色也。”该书有《四库全书》本、《稗海》本、《说郛》本（十五卷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此整理底本为《丛书集成》（据《稗海》）本，并参校了其他版本。

小　序

仆间以管见随意而书，积数年间卷帙俱满。旅寓高沙，始命笔吏，不暇诠次，总而录之为三十卷，目之曰《野客丛书》。井蛙拘墟，稽考不无疏卤，议论不无狂僭，君子谓其野客则然，不以为罪也。

皇宋庆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长洲王楙书于不欺堂之西偏。

此书自庆元改元以来凡三笔矣，继观他书，间有暗合，不免为之窜易，转乌舄，吏笔舛讹，以俟订正，续有数卷，见《别录》云。

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楙再书于仪真郡斋之平易堂。

卷　一

汉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与门人论阴阳消长之理，以谓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门人因曰：“汉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稽侯姗来朝，此汉极盛时也。是年，王政君得幸于皇太子，生帝骜于甲观画室，为世嫡皇孙，此新室代汉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阴之时。”先生曰：“然汉再受命，已兆朕于景帝生长沙定王发之际矣。”盖谓光武长沙定王之后故也。仆谓生长沙定王之时，已萌芽汉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为兆朕也。兆朕之时，其见于程姬所避之际乎？当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有所避，而饰唐姬以进。有所避者，颜师古谓月事也。上醉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觉其非程姬，及生子，因名发。发之云者，谓语己之谬也。向使程姬无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天实使之也。杜牧之诗曰“织室魏豹俘，作之太平基，误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其推原远矣。

班史略于节义

班史于节义事率多疏略，如纪信诳楚而烧杀，不为立传；周苛骂羽而烹死，因《周昌传》略载。此固失矣，然犹得其姓名，可以传于后世。郑当时其先郑君尝事项籍，籍死属汉，高祖悉令诸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于是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此事见于《郑当时传》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单于无礼，骂单于，遂死于匈奴中，此事见于《朱建传》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谓郑君、之子，不知其何人也。当昭帝初立之时，殿中尝有怪，霍光召符玺郎求玺，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符玺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系风教之本，可以示劝激之义，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郑君名荣。

欧公讥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则托文见志，往往反物理以为言，以见造化之不可测也。屈原《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盖借此以自谕，谓木兰仰上而生，本无坠露而有坠露；秋菊就枝而殒，本无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变则然。吾憔悴放浪于楚泽之间，固其宜也，异时贾谊过湘，作赋吊原，有莫邪

为钝之语。张平子《思玄赋》有“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此意正与二公同，皆所以自伤也。古人托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残菊飘零事，盖祖此意。欧公以诗讥之，荆公闻之，以为欧九不学之过。后人遂谓欧公之误，而不知欧公意盖有在。欧公学博一世，《楚辞》之事，显然耳目之所接者，岂不知之？其所以为是言者，盖深讥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谓荆公得时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落英反理之谕似不应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盖欲荆公自观物理，而反之于正耳。

文帝露台

汉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仆考汉金一斤万钱，露台之资才千缗耳，于恭俭之德未为损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产而不敢妄费，其爱惜天下之财如此。观翼奉疏曰“文帝欲作一台，度用百金，重民之财废而不为，其积土基至今犹存。”是则固尝兴工筚土以筑露台之基矣，特未营材植耳，因念有所费而中辍之，止其役于已为，尤见文帝之所以贤也。

兰亭不入选

《遁斋闲览》云：季父虚中谓王右军《兰亭序》以“天朗气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选。余亦谓“丝竹管弦”亦重复。仆谓不然，“丝竹管弦”，本出《前汉·张禹传》；而“三春之季，天气肃清”，见蔡邕《终南山赋》；“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见潘安仁《闲居赋》；“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见张平子《归田赋》。安可谓春间无天朗气清之时？右军此笔，盖直述一时真率之会趣耳。修禊之际，适值天宇澄霁，神高气爽之时，右军亦不可得而隐，非如今人缀缉文词，强为春间华丽之语以图美观。然则斯文之不入选，往往搜罗之不及，非固遗之也。仆后观吴曾《漫录》亦引《张禹传》为证，正与仆意合。但谓右军承《汉书》误，此说为谬耳，《汉书》之语岂误邪？

高帝弃二子

前辈谓《晋史》诞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邓攸遭贼，欲全兄子，遂弃己子，其子追及，缚于道傍。如此则攸灭天性甚矣，恶得为贤？仆观高祖与项羽战于彭城，为羽大败，势甚急，跋鲁元公主、惠帝弃之，夏侯婴为收载行。高祖怒，欲斩婴者十余。借谓吾力不能存二子，不得已弃之可也，他人为收，岂不甚幸，何断断然欲斩之？其天性残忍如此。高祖岂特忍于二子，于父亦然。当项羽置太公于高俎之上，赫焰可畏，无地措身，而分羹之言，优游暇豫，出于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项羽听项伯之言而赦之，万一激其愤怒，果就鼎镬，高祖将何以处？后人见项羽不烹太公，遂以为高祖之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见无嫌

古者内外之防甚严，然男女间以故相见，亦不问其亲疏贵贱。田延年以废昌邑事告杨敞，敞惧不知所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从东箱谓敞云云。延年更衣还，敞夫人与参语，曾不以为嫌。岂惟常人，虽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祖欲废太子，昌廷争甚切，吕后侧耳东箱听，见昌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文帝在上林，所幸谨夫人与皇后并坐，盎前引而却之。郅都侍景帝至上林，贾姬在厕，帝目都视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却帝姬之坐，几于僭矣。至帝姬处溷秽之地，使人臣亲往视之，无乃媟甚乎！揆之人情，似无是理，恐非溷厕之厕。《史记》谓如厕，未可据也。

东　箱

《周昌传》吕后侧耳于东箱听，《司马相如传》青龙蚴蟉于东箱，《金日磾传》莽何罗袖刃从东箱上，《晁错传》错趋避东箱，《东方朔传》翁主起之东箱，《前汉书》称东箱率多用竹头，颜师古注谓正寝之东西室皆曰箱，如箱箧之形。《尔雅》及其他书东西厢字，并从序头，谓廊庑也。其实一义，但所书异耳。《埤苍》云：箱，序也，亦作厢。东箱字见《礼记》。

炎凉世态

炎凉世态，自古而然。廉颇为赵将，宾客尽至；及其免归，宾客尽去；后复为将，客又至，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即从；君无势，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颇无以应。孟尝君为齐相，宾客尽至；及其废黜，宾客尽去；后复为相，客又至，孟尝君曰：“客何面目见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君独不见夫朝趋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者掉臂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尝君卒善遇之。异时翟公事正与此二事同。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大书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无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说苑》载此语，而加“一浮一没，交情乃出”二句。

张杜酷恶之报

张汤、杜周皆武帝时酷吏。观班史所载，大率无以相远，汤坐诛，周幸免，同恶异报。始甚疑之，及考《史记》，见褚先生言田仁刺举三河时，河南、河内太守杜周子弟皆下吏诛死，然后信祸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恶之报，不在其身，在其子孙。汤之祸不能逃诸身，周能逃诸身，不能逃诸子。祸福明验，安可不信？今人勇于诛罚，虽足以快一时之意，而报应在于

异日，无谓此理未必果然，观张杜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传杜周，但言两子夹河为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终，非逸之也，无乃隐恶之意乎？仆考《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寿、延考、延年，则知本传所谓二子夹河为郡守者，即延寿、延考。本传惟载少子延年，而不载前二子之名，因表而出之。

张杜皆有后

张汤酷恶而安世为中兴名臣，纯亦显于东都之世，传国八叶。唯室先生论此以谓天理之变则然。仆谓唯室之论固善，然其显幽施报之道亦已尽矣。汤酷恶之报，已及其身，何至绝其后哉？然汤之身后赫奕不绝者，非汤之德，是其子孙所积如此。且如杜周亦以酷恶著名，而得全首领以殁，亦可谓幸免矣。使其子孙改弦易辙，务从宽厚，亦足以盖其父之愆，奈何继以酷暴，是益其诛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内太守诛后，其少子延年与孙五人皆至大官。后有杜笃者，以才学显于东都；有杜畿者，至子孙显于三国；有杜预者，至子孙显于东西晋；逮唐尤盛，为宰相者十一人，如晦、淹、元颖、审权、让能、黄裳、佑、悰、正伦、鸿渐、迟是也。其门户赫弈，又过于张，此岂杜周之遗泽哉？盖自有以致之耳。今人但知汤有后，不知周亦有后，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决狱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其传文如此，而应劭所载，微有异同，曰：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所谓《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闻。仆观东晋咸和间贺乔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断二事，姑著于此，以资博闻。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纯儒，汉朝每有疑议，未尝不遣使者访问，以片言而折衷焉。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儿乙，养为己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己出，《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后长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告于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夫拾儿路旁，断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条。其予夺不亦明乎？于言若此。

王章孔融儿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测之祸，使儿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闻者酸鼻。王章下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狱死。孔融弃市时，七岁女、九岁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欲尽杀之。及收，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戮，神色不变。自古儿女子为家门累者，不为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伤者。夫七岁小女而勇决如是，虽圣门结缨赴难者，不是过也！此事甚异，不知何以致之，此正与李翱所著高妹妹事同。《世说》谓孔文举有二子，大者六岁，小者五岁，相去才一岁耳，而传谓十二男、七岁女，相去悬绝，不可深诘。

文无害

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赵禹为丞相亚夫吏，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不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张汤给事内史为宁氏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颜师古注：无害，言最胜。又曰：伤害也，言无人能伤害之者。仆观《后汉·百官志》“秋冬遣无害都吏案讯诸囚”注：案律有无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汉书音义》曰：文无所枉害。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无害吏亦汉律中语。齐永明间策文亦曰“贤牧分陕，文而无害”，此意正与萧何“文无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于人”，则与师古之言异。

三公治狱阴德

《于定国传》曰：东海有孝妇，养姑甚谨。姑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验治，孝妇诬服，郡决曹于公争之，弗得，乃抱其狱哭于府，因辞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尝曰：“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冤。子孙必有兴者。”后子定国为丞相，定国子永为御史大夫。《前汉书》所载治狱阴骘，止见于公一事，不知当时又有二事。前书不载，见于后书。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时为郡决曹。太守欲枉杀人，燕谏，不听，遂杀囚而黜燕。囚家称冤，诏覆考，燕死于狱。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与于公同，皆为郡决曹，皆以狱事争于太守不听，是后皆显。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时为廷尉，与张汤同时。汤持刑深刻，而敞务在仁恕，数与汤争，虽不尽得，然所济以千数。注载《何氏家传》云：有老妪谓比干“公有阴德，天赐君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符策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孙佩印绶当如此数。比干有六男，代为名族。此一事亦为狱官，亦以狱事与同列相争，是后亦显。信知平反阴德为不浅矣！前书但云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时正武、昭之世，而何比干与张汤同事，当时冤滥，有不待言，以宣帝综核之朝，而

州郡之狱未免如是，可为太息。于公事因定国而著，周燕事因嘉而著。

臣瓒误引事

《前汉·食货志》“作酒一均，率开卢以卖。”臣瓒注曰：卢，酒瓮也，言开一瓮酒也。赵广汉入丞相府破卢瓮。仆按《赵广汉传》，直突入霍禹第，椎破卢罂也，但尝将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辞而已。瓒误以二事并为一事引之。卢者，卖酒之处，絫土所筑，形如锻卢，以居酒瓮，非瓶罂。文君当卢、黄公酒卢者，是也。师古之说得之。

汲黯逊周阳由

《宁成传》末载：周阳由为郡守，汲黯、司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尝敢均茵。司马安不足言也，仆观汲长孺与大将军亢礼、长揖丞相、面责九卿，矫矫风力，不肯为人下，至为周阳由所抑，何哉？盖周阳由亡赖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为骄暴，凌轹同事，若无人焉。汲盖远之，非畏之也。异时，河东太守胜屠公不堪其侵权，遂与之角，卒并就戮。玉石俱碎，可胜叹恨！士大夫不幸而与周阳由辈同官，逊而避之，不失为厚德，何苦与之较，而自取辱哉！观长孺、胜屠，盍亦知所处矣。

隽不疑刘德

《隽不疑传》云：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久之病免。《刘德传》亦云：大将军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后免为庶人，屏居田间。霍光皆欲以女归二公，而二公不受。当炙手炎炎之际，乃能避远权势，甘心摈弃，非有高识，孰能及此！观范明友之祸，益信二公之见为不可及也。仆甚怪二公所见皆同如此，因而求之史。不惟所见同，而官位所为大率亦相似。不疑为青州刺史，后为京兆尹；德亦为青州刺史，后行京兆尹事，是后皆不显。其同如此。而二公之为京兆也，又皆多所平反，见于传文。刘、隽事同有如此异者。

卷 二

杨兴妄作

前汉杨兴无传，见于他传者，班班可考。观其为人，倾险反覆，不安分守，姑摭出为小人妄作之戒。《匡衡传》曰：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萧望之为副。高与望之有隙，长安令杨兴说高曰：“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彼诚有所闻也。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远方。将军诚召置幕府，学士翕然归仁，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高然其言，辟衡为议曹吏，荐衡于上，为郎中，迁给事中。《刘向传》曰：恭、显疾周堪用事，而上内重堪，患众口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问兴曰：“朝臣断断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者，为国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诛？”兴曰：“可赐爵，勿令与事，此最策之得也。”上于是疑之。《贾捐之传》曰：石显用事，捐之数短显，以故不得官。而长安令杨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见，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县官尝言兴愈薛大夫，君房胜充宗远甚。”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鼎贵，上信用之。今欲进，弟从我计，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曰：“窃见石显，本山东名族，有礼义之家，持正六年，未尝有过，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荐兴曰：“窃见长安令兴，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师有颜、闵之材，荣名闻于四方。为长安令，吏民敬向，道路皆称其能。观其下笔属文则董仲舒，进谈则东方生，置之争臣则汲直、用之介胄则冠军侯，施之治民则赵广汉，抱公绝私则尹翁归，兴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坚固，执义不回，临大节而不可夺，国之良臣也。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捐之弃市，兴髡钳为城旦。夫兴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无忌惮。当是之时，不特兴也，如华阴守丞上封事，荐朱云可为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荐两府之重。当时小臣何不安分如此？盖值元帝威权不振之际，此曹敢肆其妄。观黄霸为丞相，荐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书责问，谓“侍中高，朕所自亲，君何越职而举？”免冠谢罪，数日乃决。且宰相荐贤，职也，宣帝尚且责其越职，况下僚乎？使此曹当宣帝之时，无所容其妄矣。

持国秉

《汉书》、《史记·周亚夫传》并曰：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注：秉，并作彼命切，呼为柄字。三刘无注，是以柄字为无疑矣。《管子》曰“治国不失秉”，诸公之见，想亦以此。然仆又观《史记·蔡泽传》，泽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政。’有之乎？”因疑《亚夫传》“持国秉”下脱一政字，秉只合作上声呼。盖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国秉又皆得于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汉书》诸言秉字处，未尝更有作柄字用者。

诬罔难明

人以诬罔见加，安可置而不辩？直不疑买金偿郎、陈重买裤偿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为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见获，吾诬遂明；苟或不获，吾何安而

受此诬哉？事惟其实而已，吾果有是实，受是名则可；吾既无是实，冒是名，可乎哉？此犹可也，万一诬我以杀人，将何以处？一取物之诬，杀人之诬所积也。仆观陈、直二公之诬，因思天下之人，蒙暧昧之冤者，何可胜数！讷者不能辩，廉者不肯辩，仁者不忍辩，善者不容辩，脱有一辩者，又未必见察，诬又未必伸，独奈何哉！

龚张对上无隐

前汉尚有纯实气象，虽小人有时乎不敢自欺。龚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即问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对。上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议曹教臣也。"兒宽为廷尉汤作奏，即时得可。异时汤见，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以宽对。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龚遂可也，汤或为之，则知当时人物犹为近古。

杨恽有外祖风

司马迁遭腐刑，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故人任安予书，责以古人推贤进士之义，迁报书，情词幽深，委蛇逊避，使人读之，为之伤恻，可以想象其当时亡聊之况。盖抑郁之气，随笔发露，初非矫为故尔。厥后其甥杨恽以口语坐废，其友人孙会宗与书，戒以大臣废退、阖门皇惧之意，恽报书，委曲敷叙，其怏怏不平之气，宛然有外祖风致。盖其平日读外祖《太史公记》，故发于词旨，不期而然。虽人之笔力高下，本于其材，然师友渊源，未有不因渐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狱中一书，情词凄惋，亦放迁作，惜笔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诗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来处。渠字，作平声用。按《庭燎》诗，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据切。当呼遽，只此一音，谓夜未遽尽也。《古乐府》王融《三妇艳诗》曰"丈人且安坐，调弦未遽央"，又《长安狭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调弦讵未央"，渊明诗曰"寿考岂渠央"，鲁直诗曰"木穿石盘未渠透"，并合呼遽。《史记》尉佗曰："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班史作"何遽不若汉？"益可验也。

当时佚事

事有存于当时，史传没其实而不闻者，何可胜数。如高祖时，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兒汤举秋，贡禹举冬，此事不因魏相检举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条正在高皇帝所述诏书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载者，又不知何事。《史记》所载褚先生曰：田仁刺举三河，河南、河内太守皆杜周子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仁刺三河，皆下吏诛死。今《前汉·杜周传》但言两子夹河为郡守，治皆残酷，不言所终，而石丞相子孙，又不载所谓河东太守者。后汉梁统疏曰：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定律。数年之后，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择其先害于治体者，傅奏于左。今《王嘉传》及《刑法志》并无其事。晋段灼疏曰：帝骛委政舅家，使权势外移。帝幸禹家，拜禹床下，问天灾事。禹低卬五侯之间，苟取容媚，是以朱云抗节，求尚方剑以戒其余。今《朱云传》但云，张禹以师傅位特进，甚尊重。云上书请尚方剑斩佞臣一人张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马温公作《通鉴》却连是文，正合段灼之言。举此数端，益知自古以来，善恶之实漏网于史策间多矣。天子所服一条又见于《汉杂事》，乃知五时衣始于此。

卑之无甚高论

今人以卑之无甚高论之语，却所说之卑者，甚失当时之意。按《张释之传》：释之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所谓"卑之，无甚高论"者，文帝惧释之陈五帝三王上古久远之事，无益于时，故令陈今可行之说。释之遂言秦汉之事，文帝所以称善。则"卑之，无甚高论"，自是两句，今人作一句读之，所以失当时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汉书》，所以寓劝戒意深矣。仆观其作列传七十卷而以陈胜为传首，盖次其时之先后故尔。然作胜传，未言其他，首曰：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而叹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胜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固首载此语，有以见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项籍传》，又言秦始皇东游会稽，梁与籍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为此语，益以验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后知高祖之起，所以应天顺人者也。

次公何义

《笔谈》云：景祐中，审刑院断狱，有使臣何次公具狱。主判官方进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义？"主判官不能对。是时，庞庄敏公为殿中丞、审刑院详议官，从长官上殿，乃越次对曰："臣尝读《前汉书》，黄霸字次公，盖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黄霸之为人。"上颔之。仆谓庞证既迂，其说无义，不若曰："臣读《汉书》，盖宽饶字次公，魏丞相所谓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宽饶为人公廉鲠直，无所回避，此人必慕宽饶之为人。"此说为得。且《前汉书》所载四次公，又有张次公、桓次公者，奚独霸哉？庄敏想仓卒之间，偶记得黄霸字次公，故以为对耳。仆考

汉人字次公之意，为其兄弟间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庞谓“霸次王”，凿矣。《玉壶清话》载此事，谓梁适。吴曾《漫录》载此，不辨所以，但谓非适云云。

楚王好细腰

《传》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荀子》乃曰：“楚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细腰，国多饿人。”《淮南子》亦曰：“灵王好细腰，民有杀食而自饥也。”人君好细腰，不过宫人，岂欲朝臣与国人皆细腰乎？天下之事，讹谬之远，大率如此，岂独一细腰事乎？

经书因误

经书间亦有流传之误，因迁就为本文者甚多，如《礼记》引《君牙》之词，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谓资读为至，齐、梁之语，声之误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礼记》中误写咨为资，而下文又脱一咨字，遂曲为之说，以全其文义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隐行怪”，《汉志》则曰“索隐行怪”，此如《书序》八卦谓之八索，徐邈以为八素，盖索与素字，文相近故耳。

称汉年数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汉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余，历载数百。”杜笃《论都赋》曰“创业于高祖，嗣传于孝惠，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历岁三百。”然汉家至此，才二百余年耳。或谓数百，或谓三百，无乃过乎？大抵文人纪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学·啖助传赞》云“孔子殁数千年”，考孔子至是时，实未满千五百年也。

事有见于他传

班史事有本传不载，而见于他传者。帝骜时，立赵飞燕为皇后，怒刘辅直谏，因之掖庭。左将军辛庆忌等上书救辅，遂得减死。朱云请尚方剑斩张禹，上怒将杀之。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死争。”叩头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庆忌本传不载，而见《刘辅》、《朱云传》。武帝时，兒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贯宽，复用之。此事《兒宽传》不载，而见《刘向传》。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与中郎将卬宴语，卬道“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于上，欲诛之。卬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传》不载，而见《赵充国传》。

官名沿革轻重不同

汉大将军甚重。宣帝中兴，霍光功居第一，为大将军，麒麟画像，不敢书名。而张安世、韩增之徒，则曰车骑将军、卫将军，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间官爵虚滥，至以大将军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轻也。汉侍中虽比二千石，其职甚微，分掌乘舆服物，下至持亵器虎子之属。武帝以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坐唾壶，当时荣之。故旧仪谓侍中为执虎子，至唐，遂以为宰相之任，又如仆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为宰相之号。其轻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陈平语

何敞曰：“陈平生于征战之世，犹知宰相之分”，云“外镇四夷，内抚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陈平传》：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敞以四夷为外，诸侯为内，而不知平以四夷、诸侯皆为外，而以亲附百姓为内也。此盖一时引用不审细故耳。

殷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节，要其终而后信。区区于一时，仆未敢以为必然者。殷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请以为属不从，屏居墓所，且几十年，时人拟之管、葛。王濛、谢尚，当代伟人，亦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废，因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反，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贻书，勉为时起，浩因辞，褚裒力荐于简文，征为扬州刺史。浩又上疏逊谢，简文答书力挽之，浩复辞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后勉强受之。可见殷浩当时不肯出仕，而士大夫属望于浩如此之切，虽商之伊尹、周之吕望，殆不过此。浩之出也，窃意必能康济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经略中原，疏而无术，与桓温不协，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衄。浩之出，不惟一事无立，而丧师辱国，殆有甚焉，朝野于是大失所望，削爵贬窜，固其宜也；而咄咄书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贬所，其甥告归，洒然起贫贱亲戚离之感，至于挥泪，何遽至此！后桓温遗书，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戏耳。浩一闻其说，欣然许之，答书虑有乖谬，以忤其意，开闭数十，竟达空函。临事颠错，如此可笑，其胸中可知！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态，何必苦为悲戚；仇人见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从之，其无耻如此，尤可鄙也。且殷浩一殷浩耳，向也诸公翕然引用，坚执不起；今也一闻桓温之言，便欣然相从。向也志节甚厉，爵禄不动；今也贬所失侣，遂至悲泣，何其无特操邪！是盖浩平日区区矫饰者，至此而败矣。人惟诚实不可破，苟或矫伪，未有不败者。仆尝论之，向使殷浩始终不起，竟守此志，则天下后世将

抱不足之恨。浩之为浩，遂指以为夷、齐、四皓之伦，高名伟德，照耀史册，与日月争光可也。彼安、导辈，岂能望其仿佛哉？及是一出，一败涂地，而浩之为浩，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为笑端，于是知士大夫之名节，要其终而后定，而始之区区，皆得以欺人。仆深有感于殷浩之事，且笑晋人几为殷浩所欺，故极论之。

晋惠问虾蟆声

晋惠帝时，政出群下，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势陵物，风俗至不美也。王沉于是作《释时论》，鲁褒于是作《钱神论》，杜嵩于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时之敝而为是言。以仆观之，恐亦不能无私意。《嵩传》略不得而考也。褒为贫，沉为时豪所抑，故尔。使褒富于财而沉得志，二者之论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于《惠帝纪》末特表三子疾时之作，且继之曰：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无亦密寓其讥之之意与？观汉唐党人言事者，不为不当，然互相摩轧，适为乱阶；又不知所言者，为官乎？为私乎？

率迩遐听

《史记》司马相如《封禅书》曰"率迩者踵武，逖听者风声"，《汉书》作听逖。《汉书》严安书曰"合从连衡，驰车毂击"，而《史记》作击毂。二处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袭也久矣。所谓率迩逖听、驰车毂击之语，其亦《楚辞》"吉日时良"句法与？江揔表"逖听前事"，沈约启"逖听所未书"。

卷　三

论语点句

《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读此，知《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盖于之字上点句。

欧公论驺虞

欧阳文忠公《诗义》引贾谊《新书》，谓驺虞非兽，以证毛、郑之失。"驺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兽者也。"谓当《毛诗》未出之前，说者不闻以驺虞为兽，汉儒多言鸟兽之祥，然犹不以为言，是初无此义。仆观司马相如《封禅书》"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又曰"般般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喜。""盖闻其声，今视其来。"师古注：驺虞也。则是驺虞之兽，果见于武帝之时矣。太公《六韬》、《淮南子》皆曰：文王拘于羑里，散宜生得驺虞献纣。张平子《东京赋》曰"圄林氏之驺虞，扰泽马与腾黄"，何平叔《景福殿赋》曰"驺虞承献，素质仁形"。晋安帝时，新野有驺虞见。以驺虞为兽者，似此之类甚多，不可谓无是兽也。其他不可信，则太公在毛、郑之前，相如、淮南王与毛公同时，在郑之前，其言亦尔，安得不信乎？则是毛、郑之释，亦不为无据。仆又观欧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读《蜀书》，至于龟、龙、麟、凤、驺虞，莫不毕出，吾不知其为何物也？当谊之时，其说如此。然则以为兽者，出于近世之说乎？"仆谓欧公是未考太公《六韬》、司马相如《封禅书》与夫《淮南子》耳。

汉唐酒价

历阳郭次象多闻，尝与仆论唐酒价。郭谓前辈引老杜诗"速令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以此知当时酒价。然白乐天《与刘梦得沽酒闲饮诗》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当刘、白之时，酒价可太不廉哉！仆谓不然。十千一斗，乃诗人寓言，此曹子建乐府中语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诗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维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崔辅国诗曰"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许浑诗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权德舆诗曰"十千斗酒不知贵"，陆龟蒙诗曰"若得奉君欢，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类然。一斗三百钱，独见子美所云，故引以定当时之价。然诗人所言，出于一时，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别无可据。《唐·食货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验乎？又观杨松玠《谈薮》，北齐卢思道尝云"长安酒贱，斗价三百"。杜诗引此，亦未可知。仆因谓郭曰："曾知汉酒价否？"郭无以应。仆谓汉酒价每斗一千，郭谓出于何书，仆曰："此见《典论》，曰'孝灵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证也。"

唐时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饮甜酒，殆不可晓。子美曰"人生几何春与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仆谓唐人以酒比饴蜜者，大率谓醇乎、醇者耳，非谓好饮甜酒也。且以乐天诗验之，曰"瓮头竹叶经春熟，如饧气味绿粘台"，曰"春携酒客过，绿饧粘盏杓"，曰"宜城酒似饧"，曰"粘台酒似饧"。乐天诗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极论，则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虽洁不芳馨"，曰"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曰"瓮揭闻时香酷烈，瓶封贮后味甘辛。"酒味至于甘辛，乃为佳耳。乐天之诗又如此，岂好甜酒哉？且退之诗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语，又岂尝专好甜酒邪？然乐天"户大嫌甜酒"之句，正属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适口，古今所同，岂唐之所好与今异邪？三山盖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与《巴子歌》同。《巴子歌》曰"香醪甜似蜜，峡鱼美可鲙。"

女侍中

《金石录》载：赵彦深母傅太妃碑额题“齐故女侍中宜阳国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后魏女侍中视二品，然本后宫嫔御之职，今以宰相母为之，惟见于此。仆谓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义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类不一，则知当时女侍中之号，非必专处后宫嫔御，盖有近宗与夫臣下妻母为之者，正以示殊宠耳。然以宰相之母，尊为太妃，其礼可见。

束缊还妇

《蒯通传》曰：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缊请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妇。故里母，非谈说之士也；束缊乞火，非还妇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适可。《韩非子》所载与此同，而其言稍异，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妇而逐之。邻媪闻之，束缊而诣之曰：“昨夜狗争骨，须火以烛之。”主悟，乃归妇。通盖用此语尔，而注不云。

萧何强买民田宅

《邵氏闻见录》谓：《汉史·萧何传》先言何强买民田宅，上书言者数千人。后言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仆谓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为，信皆有之。前谓强买民田宅者，盖当功遂危疑之际；后谓买田宅必穷辟处者，盖其平居无事之时。二者自不相关，何谓反覆？高祖既定天下，于诸功臣不能无疑，萧何惧所不免，一闻鲍生之言，则遣子诣军；一闻召平之言，则悉家财佐军，急急自防，惟恐不及。当上自将兵击黥布时，何守关中，上数遣使问相国“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灭之说，复献以买田自污之计。何虽知其不可，其势不得不然，谓买民田其罪小，不释君疑其祸大。上既罢兵而归，见上书告相国强买民田事者如此之众，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国，但以民所上书笑以示相国，俾自谢而已，可见其疑至此释然。是则何买田宅，必穷辟处者，正其本心；而强买田宅，致民之讼者，盖出于不得已也。本朝赵韩王普强买人第宅，聚敛财贿，为御史中丞雷德骧所劾，不知赵亦用萧何之术。而萧何此计，又祖王翦之故智耳。类而推之，如陈平当吕氏异议之际，日饮醇酒，弄妇人；颜真卿当安禄山牙孽之际，日与宾客泛舟饮酒；裴度当宦官熏灼之际，退居绿野，把酒赋诗，不问人间事。古人明哲保身之术例如此，皆所以绝其疑也。

太 牢

太牢者，谓牛羊豕具。少牢者，谓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礼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为非。《嘉祐杂志》载常禹锡判太仆，供祫享太牢，秖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则流俗承误如此。观唐人呼牛僧孺为太牢，呼杨虞卿为少牢，《东都赋》“太牢飨”，注：牛也。知此谬已久。

东汉呼万岁

东汉臣下多呼万岁。冯魴既降群盗，赦其罪，各返农桑，皆称万岁。耿恭于虏围中拜井得泉，众皆称万岁。马援曰：“今赖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纡佩青紫。”吏士皆称万岁。岁旦，门下掾王望请上太守寿，掾史皆称万岁。臣下往往若此，不以为僭。此犹可也，观汉刻中有《故民吴仲山碑》，其铭中有子孙万岁之语，民犹称万岁，官吏可知，鲜有非之者。惟窦宪为将军，至长安，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韩棱正色曰：“礼无臣下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所避忌者，惟此语。此语在当时不无讳避，但不至如后世之切耳。

喜人附己

喜人附己，恶人异己，人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吕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尔。唐人如韩退之之贤，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难克也！观《李翱集》中有《与退之书》曰“如兄颇亦好贤，必须甚有文词，兼能附己，顺我之欲，则引拔之。若或不然，则乞丐之不暇，安肯为之先后？此退之，秦汉之间尚侠行义之豪俊耳。”观翱此言，可以见退之平日乐然推与之人，是必以顺其意故尔。翱书亲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

周顗处暧昧召祸

人不可自处暧昧之地，暧昧之地，灾祸之所由生，可不戒哉！仆观晋王处仲作乱，刘隗劝帝尽诛王氏，王导率群从诣阙请罪，值周顗将入，导呼顗谓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纯，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至醉而出。导犹在门，又呼顗。顗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杀贼奴，取金印如斗大系肘。”顗既出，又上表明导，言甚切至。导不知救己而衔之。处仲既得志，问导曰：“周顗南北之望，当登三司。”导不应。又曰：“若不三司，便应令仆。”又不答。处仲曰：“若不尔，当诛。”又无言。顗竟至死。导后检中书故事，见顗表救己殷勤款至，执表涕泣告诸子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此顗自召祸端，无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顗盖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为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应，出入殿门有扬扬自得之色，且至有杀贼奴之骂？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则其在内可知，不惟

不能救己，反以陷己必矣，安得无此疑？当此之际，虽使善人长者，亦所不能堪，导岂陷贤者？当处仲三问而三不答，可见导中心有不能堪者。颛死而后，方知向者訑訑见拒之际，乃拳拳申救之时，吁无及矣，人谁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处于暧昧之地，而况立朝于危疑之际，尤为难事，稍有间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开祸隙以示人哉？宜颛之不得其死也，将以避恩，反以召祸，哀哉！

古文奇字

刘棻尝从扬雄学作奇字。所谓奇字者，古文之变体者也。自秦坏古文，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王莽时，使甄丰改定古文，复有六书：一曰古文，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秦篆书也；四曰佐书，即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书，所以书幡信也。《唐书·艺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韩退之谓略识奇字是也。仆怪司马相如赋，其间古字聱牙，殆不可读，而当时天子，一见大悦，则知当时君臣素明古字之学。后世士大夫读书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谓古字之学，漫不复传，往往以为不急之务，而不知有不识字之诮。

妇人封命

汉制：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父死而子不侯，不得称也。仆观杜佑《通典》注，谓晋亦有之，如羊祜卒二岁而吴平，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祜庙，依萧何故事，封其夫人为万岁乡君。又诏太傅、寿光公郑冲，太保、郎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绶，皆如郡公侯之类是也。仆谓此不见妇人封命夫死从子之意。观《南史》宋鄱阳侯孟怀玉之母封檀国太夫人，有司奏行，当时御史中丞袁豹劾谓，妇人从夫爵，怀玉父绰见为大司农，妻不宜从子。于是奏免尚书等官。又观《通典》，谓唐世命妇各视其夫、子之品，若夫、子两有官及爵，从高荫。然观欧阳询妻徐夫人墓志，谓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寻加渤海郡夫人，后以子封，乃为太县君，似亦太夫人之意。盖其子官卑，未当封母为太夫人故也。

杨胡有后

后汉杨震九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居摄二年，与两龚、蒋翊俱征，遂遁逃不知所处；光武高其节，建武中，公车征，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为东京显族。此见《杨震传》，而《前汉书·杨敞传》不言所祖喜者，《汉书·鲍宣传》后历叙汉末清节之士，如龚、蒋之徒，又不及杨宝者，其殆史之逸乎？敞无甚可纪。震、秉、赐、彪四世荣显者，无亦杨宝之所遗乎？又胡广六世祖刚，清高有志节，王莽居摄，刚解衣冠悬府门而去，遂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后广仕汉，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功名烜赫，汉世鲜俪。推原所自，是亦胡刚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与应曜同，是皆啬其光而不耀，所以覃后昆之庆如此。《汉书·高士传》不载所谓胡刚者，不因胡广立传。所谓刚者，孰得而知之？又知当时清节之士，遗逸于史笔者多矣。仆因表而出之。晋之佺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后也。考《世系》，杨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汉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为相，以奉行故事劝宣帝，人以为识时务之宜。仆谓当是之时，固欲奉行故事。所谓奉行故事者，循其大纲而已，节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学，大率施为乖陋无取，岂足为后世法程？于此不为厘正，顾乃例循故辙，魏相之识，于是为陋。仆观贡禹一书，有以知当时敝政，不便于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好女数千人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未必称武帝之意。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时，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禹之此言，正讥魏相，又及于齐三服、官属、金银器、织室、马厩，种种过度，费用不赀，是皆武帝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责也，魏相号为中兴贤相，而因陋承弊，不以为怪，是可不为痛惜也哉！

晋史舛误

庾敳曰："峤森森如千丈松，磊砢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庾敳传》作温峤。《世说》与《和峤传》作和峤。《晋书》、《世说》并言，周嵩因酒以烛投兄敳，敳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案阿奴乃谟小字，当言"阿嵩火攻"，误以阿嵩为阿奴也。《王祥传》曰：祥，汉谏议大夫吉之后。案王吉在汉宣帝时为谏大夫。而谏议大夫，起于光武之世，谓谏议大夫亦误也。

班马史文

《容斋随笔》曰：《汉书》袁种告盎饮亡何，《史记》谓曰饮亡苛。二义不同。仆谓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实一义耳。观《汉书·贾谊传》，谓"大谴大何"，《新书》谓"大谴大苛"，可证也。史传又有传写讹舛，而认以为正文。如《汉书·卫绾传》"不孰何绾"，而《史记》作"不谯呵绾"，疑《史记》谓"不

谁何绾"，传写误以为谯呵也。又如《史记》谓，大将军出窳浑，《汉书》则曰出寘浑。《汉书》谓禽黎为河綦侯，《功臣表》则曰乌黎。《汉书》谓调虽为常乐侯，《功臣表》则曰稠睢。此类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鱼鲁之耳。

卷　四

公子非暴胜之字

武帝末，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逐捕盗贼，威震州郡。隽不疑上谒曰："窃伏海濒，闻暴公子威名旧矣。"颜注：公子，胜之字也。仆谓此公子者，如言贵公子耳，非称其字也。固虽当时风俗之厚，不应以一介之士，与部使者初未相识，进谒之始称其字之理。颜之推谓字以表德，古者无嫌，岂其然乎？且孔门弟子称仲尼者，是退而记其所言，非当面之称也。

张辅妄论班史

晋张辅尝论班固不如司马迁有三：其一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仆取《史记》、《汉书》复之，知辅之言为甚妄。二史铺叙错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详错之所陈，而迁史略而不载耳。其贬错之词，迁则有之；嘉错之忠，固何尝亡是？而张辅反云尔者，殆不可晓。传文平叙无可言者，只以赞验之，可见其妄。太史公曰："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正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班固曰："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免见害，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观此，亦可以见二公之去取矣。张辅言此，无乃不考其故乎？

赵周守节优劣

士大夫不幸遗其亲于不测之地，要当委曲回护，无戾吾大节可也。苟惟固执忠义，不顾其亲，君子无取焉。仆观汉赵苞、晋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当此逆境，然全身远害，正在人区处耳。赵苞为辽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为贼所虏，贼出母示苞，苞悲号泣谓母曰："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惟当万死，无以塞罪。"遂进破贼，母、妻被害。苞谓人曰："食禄以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欧血而死。周虓为梓潼太守，遣骑送母、妻归，道为苻坚将所获，虓不得已亦降。坚以为尚书郎，虓曰："蒙国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见获，失节于此。母子获全，秦之惠也。虽公侯之贵，不以为荣，况郎仕乎？"坚乃止。虓虽在秦，抗节不挠，时人以谓有苏武之贤。夫苞守区区之节，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义，虽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节亦未尝亏，忠孝两全，正圣门所深贵者。故士大夫脱有不幸，当为周虓，无为赵苞。又尝观田邑《报冯衍书》曰："间者老母诸弟执于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傥使故朝尚在，忠义可立，虽老亲就戮，妻子横分，邑之愿也！"呜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赵苞之徒与？

汉宣亲政事

《邵氏闻见录》曰：《前汉书·循吏传》云：孝宣自霍光薨后，始躬揽万几，厉精为治，五日一听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退。五日一听政，史臣以为美，则孝宣而上，不亲揽天下之政可知矣。仆谓邵氏错认此意，史言孝宣自霍光薨后，始亲万几者，谓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专。光薨后，宣帝始得亲政事。非谓宣帝以前人主不亲政事也。

荆　轲

邹阳曰："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应劭云："荆轲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没也。"师古云：此说谓湛七族，无荆字也。寻诸史籍，荆轲无湛族之事，不知阳所言者何人也。仆谓湛之为义，言隐没也，谓轲以得罪于秦，故凡荆轲亲属皆窜迹隐遁，不见于世，非谓秦灭没其七族也。《史记》曰：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姓名，匿于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密害晁错

爰盎与晁错素不相能，自吴王所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愿请间者，盖欲以错恶密启嘉。而嘉虑其以吴私事见告，难以区处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盎薄以语讥之，嘉遂引为上客，而请间之说得行。想从容燕侍，力陈错恶，异时，嘉奏请诛错，未必不自盎日夜从臾之故。奈何帝为错言先入，嘉奏沮格，发愤而死，得非盎有以误之乎？盎恨嘉死，益忿错之所为，求其害错者而不可得。窦婴亦与错有隙，会七国反，乃以盎荐上，上召见盎问计安出，正投其害错之机。盎又请间，而错竟不能免矣。盎之请间，无非言错委蛇曲折，为计甚密，故卒遂其所图。盎亦可谓深矣！嘉惟不密，反为错所陷，盎肯蹈故辙哉！错计出于嘉上，而盎计又出于错上，信乎天下无第一手也！

田叔善导骄主

辅导骄主，亦是难事，不可面折其过，正使自愧为佳耳。仆观田叔之相鲁，何其温良而乐易也。田叔不独可以相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顺旨，可以转祸而为福，反恶而为善。叔之相鲁，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财物自言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鲁王闻之

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叔曰："王自使人偿之。不尔，是王为恶，相为善也。"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叔常暴坐苑外终不休，曰："吾王暴露，独何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规正，大率如此。不伤和气，而俾归于正，此田叔所以为善相骄主也。彼仲舒陈道义以缓江都之问，龚遂哭社稷以规昌邑之所为，皆此机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异日七国谋反，正缘无善导者之过。应高之辈，日夜从臾，所言何事？当是之时，使有田叔者居其间，吾知反谋无自而起，惜汉君之虑不及此。

尚书牴牾

《尚书大传》与《古文尚书》所载不同。《大传》谓：周公死，王诵欲葬于成周。天乃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梅福、张奂等皆引以为言。据今《尚书》言"大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见于周公居东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时。以此一事观之，则知《大传》与经抵牾多矣。岂惟《大传》如此，今之《尚书》与汉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对，引皋陶戒舜之语，曰："无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师古注谓《虞书·咎繇》之词，言有国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当戒谨危惧，以理万事之几。敖字与教字意甚相远，而敖之意为尤长。元城先生谓恐敖字转写作教字耳。仆又观陈蕃疏曰"皋陶戒舜无教逸游"，则于今本教字初未尝差也。汉人引经，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书》"天齐于人，俾我一日"，而杨赐则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尚书》"上刑适轻，下刑适重"，而刘恺则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尚书》"黎民于变时雍"，而阳朔二年诏则曰"黎民于蕃时雍"。《尚书》"方命圮族"，《蜀志》、《晋书》皆曰"放命圮族"。《尚书》"平章百姓"，《史记》曰"便章百姓"。徐广注：便，平也。《刘恺传》曰"辨章百姓"，郑玄注：辨，明也。似此之类甚多，汉人各习其师，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谢安以为不如献之。仆谓此特以一时之言，察其优劣耳，未考其终身之行也。《子猷传》所载，率多旷达，如不答长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顾主人，坐舆而造竹下；山阴雪夜咏《招隐诗》而访戴逵。观此数事，胸中洒落，亦自不凡，未易贬之也。然《传》又云"人钦其才而秽其行。"仆观此语，始知其为人内行不谨，为当时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没其迹而不书，盛陈前数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后世闻其风者，击节赏叹，以为不可及，而莫知有大节之累云。

王涯学太玄

元城先生论甘露之祸，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号留心《太玄》，亦罹其祸。且《太玄》惟以进退消息之为说，涯知其说而不能行，故尔。仆谓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禄阁，为后世笑，尚何以责学《太玄》者邪?

刘向讥恭显

刘向《说苑》载：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谓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之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术之士，欲明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术之士不得进用，此国家之所深患也。"刘向借此以讥恭、显，卒为恭、显所噬。盖疾小人不可形之言，岂不重其毒乎！观此可以为戒。

萧疏二傅

萧望之为元帝傅，与石显为仇，贪位不去，卒为石显所陷。疏广亦为元帝傅，与许伯为恶，飘然引去，许伯莫能肆其毒。萧、疏事体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势异也。且元帝仁柔不断，疏傅盖熟察其为人，今吾结怨于权贵，逆知非异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携而去之。人徒知疏傅之去为高，而不知所以去者，盖以此耳。仆读萧傅传，益叹疏傅之不可及。东坡谓二疏之去，盖鉴韩、杨、赵、盖之诛，顾弗深考耳。

前汉有两万石君

《前汉书》石奋及长子建、次甲、次乙、次庆，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严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东海号其母曰"万石严妪"。此外无闻。仆观《后汉·冯勤传》，勤曾祖父扬，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子八人，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号曰"万石君"。父子九人，皆为二千石，几二万石矣！殆不止万石而已，其门户显融，又过于严、石二家，而前书不载。今人第知前汉有一万石君，有一万石妪，而莫知此也。

苏武在匈奴

《前汉书》载：苏武在匈奴，卫律白单于，幽武大窖中，绝不与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刘向《新序》又载：武在匈奴，卫律

绝不与饮食，武数日不降，当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坚，终不屈挠。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剧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剧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饱食安眠于广厦之间，隆寒盛暑，优游自得，而犹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新书所云

贡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畏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居官而致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于是。贡禹此语，大率与贾谊《新书》所载同。《新书》亦曰“胡以孝弟循善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谊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攘臂为政，行虽犬彘，家富财足，隐机盱视。”与夫父子兄弟相劝勉之意甚同，而谊疏不载此语，益信当时风俗不美如此。《新书》又载“秦俗日败，假父耰钼杖彗，虑有德色；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如此，而谊疏不详见之。

胶东之诈

《容斋随笔》云：龚遂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为圣主之功。宣帝悦其有让，迁遂水衡都尉，以王生为丞。以谓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为赏，而悦其佞词，宜其起王胶东之伪也。仆考胶东王相受赏，在地节三年之春，而龚遂自渤海太守迁水衡都尉，乃在地节四年间耳。此事在后，谓遂鉴王胶东冒赏之弊则可，不应反谓王胶东因帝悦遂佞词而起其诈也。

蜀先主读书

《蜀书》言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仆观三顾草庐，与夫用兵行师，甚有得于书之旨，先主岂真不乐读书哉？盖当吴魏相持之际，正藉武人以输其力，一示以读书之说，此曹将至解体，此正与汉高骂儒之意同。不然，临终何以戒其子曰“可读《汉书》、《礼记》，历观诸子、《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观此可见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论孔明

《蜀书》袁孝尼言，张子布荐诸葛亮于孙权，亮不之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仆观孔明之遇先主，如鱼水之相欢，纵使孙权能尽孔明，孔明岂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张子布之所荐，不欲深拒，姑设此辞耳，非真有意也。又郭冲言，亮刑罚峻急，刻剥百姓，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仆观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无不济。”恶有反峻急如此？纵惩刘璋暗弱之敝，不无振作，不应刻剥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叹之理。此言恐过耳。

穆生邹阳

初，楚元王每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仆谓穆生之去，初不为醴，盖托醴而去耳。此正与吾夫子“膰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之意同。绝交无恶声，出妻可再嫁，其宽容之量，甚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窥测。观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异日休侯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与！待季父尚尔，待宾之礼可知。穆生高蹈远举，意盖有在，逆知异日必不能免，非知几畴克尔哉！又邹阳与枚乘、严忌仕吴，数进忠言，吴王不听。三人于是一旦舍吴而之梁，未几，吴难果作。是皆有先见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穆生谢病，以免楚难；邹阳北游，不同吴祸。”信哉！

石显谮望之

史谓，石显闻众人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恐天下学士姗己，病之，乃荐贡禹，历位九卿。议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仆谓使显不杀望之则已，使其果有此事，岂以荐一贡禹而能免天下之议哉？杀与不杀，而天下之公议自存。今谓众人匈匈，言杀萧望之，是天下皆知显为杀望之矣。又言议者于是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何当时公论无定论如此？仆恐不然，史氏饰词之过耳。

汉贵荐贤

史谓，邓通无他技能，有所荐达，独自谨身媚上而已。邓通何者而责以荐达贤才之事？盖汉世士大夫率贵于荐士，所以司马迁被刑之后，其故人任安责以古贤臣荐士之义，而迁辞以“刀锯之余，奈何荐天下豪俊！”卫青既贵，而天下贤士大夫无称。其故吏苏建亦勉以观古名将招选之义，而青谢以“魏其、武安厚宾客，天子尝切齿，人臣奉法，何与招士?”举此二者，他可知矣。

卷　五

唐人言牡丹

欧公谓，牡丹初不载文字，自则天以后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寂无传焉，惟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一诗，初不言其异。苕溪渔隐引刘梦得、元微之、白乐天数诗，以证欧公之误，且引开元时牡丹事，以证欧公所谓则天以后始盛为信然。近时《容斋随笔》亦引元、白数诗，以证欧

公之误，且谓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容斋盖未见渔隐所言故尔。仆尝取唐六十家诗集观之，其为牡丹作者几半。仆不暇缕数，且以《刘禹锡集》观之，有数篇：浑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赏牡丹，皆有作，岂得谓惟有一篇？欧公不应如是卤莽，得非或者假欧公之说乎？二公引元、白数诗，以证欧公之误，要未广也。《龙城录》载：高宗宴群臣赏双头牡丹，舒元舆序谓"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国日盛。"则知牡丹在唐，已见于高宗之时，又不可引开元事为证也。阅李绰《尚书故实》，言北齐杨子华画牡丹，《谢康乐集》言水际竹间多牡丹。陆农师作《埤雅》拾欧公之说，亦谓牡丹不载文字，自则天以后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寂无篇什，惟刘梦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蕊花

《容斋随笔》云：物以希见为珍。长安唐昌观玉蕊花，鲁直所谓"山矾"者，江东弥山亘野；唐昌所产，至于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践玉峰之约，不特土俗罕见，神仙亦然。仆考《李卫公集》有《为润州招隐玉蕊花诗》，云"玉蕊天中树，金銮昔共窥。"注谓：禁林有此木，吴人不识，因余赏玩始得名。又曰：内署沈大夫所居阁前有此树，每花开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诏之暇，邀余同玩。"大夫谓沈传师也。又观《晏元献公集》有《翰林盛谏议借示扬州庙玉蕊诗》，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琼花，亦谓之玉蕊。"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种邪？或各异邪？据《春明退朝录》，招隐玉蕊即后土琼花也。若然，则玉蕊自是琼花，非山矾也。所谓事有似是而实非者。此花以罕见为贵。《高斋诗话》、《蔡宽夫诗话》与《随笔》之说一同。

后世务省文

《史记·卫青传》曰：封青子伉为宜春侯，青子不疑为阴安侯，青子登为发干侯。叠三用青子字，不以为赘。《汉书》则一用青子字，而其余则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为宜春侯，子不疑为阴安侯，子登为发干侯。视《史记》之文，已省两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则一用子字，其余曰某某而已。后世作文，益务简于古；然字则省矣，不知古人纯实之气已亏。

玉树青葱

杨子云《甘泉赋》"玉树青葱"，颜师古注：玉树，武帝所作，集众宝为之。向注《文选》亦谓武帝植玉树于此宫，以碧玉为叶。仆案《三辅黄图》云：甘泉宫北有槐树，今谓玉树，根干盘峙，三二百年木也。杨震《关辅古语记》曰：耆老相传，咸以谓此树即扬雄《甘泉赋》"玉树青葱"者也。又观《隋唐嘉话》、《国史纂异》、《长安记》、《闻见录》等杂书，皆言汉宫以槐为玉树。因知晋人所谓"芝兰玉树"者，盖指此物也。又考《汉武故事》，上起甲帐、乙帐，前庭种玉树，珊瑚为枝，碧玉为叶。自在神宫中，只非甘泉宫事。知师古与向之注为甚谬，而左思之见未审也。古来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挚虞、庾倏、傅选、庾信之徒，皆有槐赋，其述种于宫殿之间矣，美致曲尽，独未有以玉树为言者，何邪？纪少瑜诗"玉树起千寻"，曹植诗"绿萝缘玉树"，得非即此乎？后汉梁刘《七举》亦曰"玉树青葱"。

敬　字

《嘉祐杂志》谓：敬字，左讫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庙讳改姓苟，误矣。仆谓此误已见于石晋之时，不但石晋也，六朝盖已然矣。仆观《南史·何敬容传》，敬容为宰相，时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为父，小为口。陆倕戏之曰："公家苟既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讥之也。又观《张敬儿传》，其母于田中梦大了有娠而生敬儿，故初名苟儿，又生一子名猪儿。宋明帝嫌苟儿名鄙，改为敬儿。观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为苟且之苟字明矣。

颜驷事与冯唐同

《汉武故事》载颜驷一事，甚与冯唐同，曰：上至郎署，见一老郎，鬓首皓白，问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以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叶不遇。"上感其言，擢为会稽都尉。然人往往误以此事为冯唐用，如白氏《六帖》曰：汉文帝时，冯唐白首为郎。帝问之，对曰："臣三朝不遇。"乐天诗亦曰"重文疏卜式，尚少弃冯唐。"杨巨源诗曰"此地含香从白首，冯唐何事怨明时?"刘孝标《辨命论》曰"贾大夫沮志于长沙，冯都尉皓发于郎署。"左太冲《咏史诗》曰"冯唐岂不伟？白首不见招。"杨烱《浑天赋》曰"冯唐入于郎署，□两君而未识。"皆有白首不遇之说。是以颜驷事为冯唐用也。东坡诗曰"为是先帝白发郎"，李注亦引冯唐之事。如此甚多，诸诗误引，承袭而然，《六帖》云云，尤为可笑。

惠帝讳字

《容斋随笔》曰：李陵诗"独有盈尊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敢用此语。仆观《古文苑》所载枚乘《柳赋》曰"盈玉缥之清酒"，《玉台新咏》载枚乘《新诗》曰"盈盈一水间"。梁普通间，孙文韬所书《茅君碑》谓，太元真君讳盈，汉景帝中元间人。观此二事，知惠帝之讳，在当时盖有不讳者。然又怪之，当时文字间或用此字，出适然，犹为有说，至以庙讳为名，甚不可晓。

相如上林赋

孙尚书仲益谓，司马相如《上林赋》，盖令尚书

给笔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夸苑囿之大，固无荒怪不经之说，后世学者，往往读之不通，寻绎师古《音义》，从老先生叩问，累数日而后晓焉。仆谓相如此赋，决非一日所能办者。其运思缉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见，因以发挥。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请为天子游猎之赋。"是知此赋已平时制下，而非一旦仓卒所能为者。《西京杂记》谓，相如为《上林》、《子虚赋》，几百日而后就。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绿沉枪

《竹坡诗话》云：杜少陵《游何将军山林诗》有"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言甲抛于雨，为金所锁；枪卧于苔，为绿所沉，有将军不好武之意。薛氏《补遗》乃以绿沉为精铁，如隋文帝赐张奫以绿沉甲是也。不知金锁甲当是何物。赵德麟《侯鲭录》谓，绿沉为竹，引陆龟蒙诗"一架三百竿，绿沉森杳冥。"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隐所言也。仆谓周说凿甚。杜之绿沉枪，正谓精铁枪耳。且《唐百家诗》亦曰"校猎绿沉枪"，此岂枪卧于苔，为绿所沉邪？竹坡谓：以绿沉为精铁，则金锁甲当是何物？仆谓金锁甲者，即黄金锁子甲耳。贯休诗曰"黄金锁子甲，风吹色如铁。"此亦用金锁甲事，安谓何物？竹坡言枪卧于苔，为绿所沉，固已甚凿；言甲抛于雨，为金所锁，尤为不通。仆尝考之，所谓绿沉者，不可专指一物，顾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绿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绿沉漆管笔遗王逸少，是指笔也；如刘邵赋"六弓四弩，绿沉黄间"，古乐府"绿沉明月弦"，唐太宗诗"羽骑绿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间，广州作绿沉屏风，石重龙用绿沉扇，是亦有绿沉之说。岂可专指一物为绿沉哉？《侯鲭录》引龟蒙诗，以证绿沉为竹，见亦未广。前此郑概诗尝曰"亭亭孤笋绿沉枪"，则知龟蒙之言，不为无自。然则绿沉又不可专谓精铁，盖有物色之深者为绿沉也。吴曾《漫录》论"苔卧绿沉枪"，不取精铁之说，不知《漫录》以绿沉枪为何等物邪？

王维诗误

《西清诗话》曰：唐人以诗为专门之学，虽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误。王维诗曰"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不败由天幸，乃霍去病，非卫青也。《邵氏闻见录》亦如此言，乃以此诗为张籍之作，且云"《汉书音义》数作朔，则亦不可对天矣。"仆谓此诗误用天幸事，固已无疑。然考山谷之言，谓颜师古以数奇为命只不耦，则数乃命数之数，非疏数之数也。宋景文公《笔录》：得江南《汉书》本，乃所具反。传写误以所具反为所角反耳。仆观黄、宋二公之说，则知此诗以天幸对数奇，不为失也。又观杜子美诗曰"数奇谪关塞，道广存箕颍。"白乐天诗集序曰"文士以数奇，诗人尤命薄。"乐天以数奇对命薄，子美以数奇对道广，益信黄、宋二公之言为有验，是皆以数为命数之数。若柳子厚碑曰"不遇兴时，郁龙眉之都尉；数奇见惜，挫猿臂之将军。"杨蟠诗曰"仲父尝三逐，将军老数奇。"此乃为疏数字用也。

高适诗误

谬用卫、霍事，不独王维为然。仆观高适诗亦曰"银鞭玉勒绣鳌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按《汉书》，不学孙、吴兵法，乃霍去病，非卫青也。此诗亦与王维同。是亦以去病事为卫青用，盖卫霍同时为将，而二传相近，故多误引用之。

麦　秋

《缃素杂记》载：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园观刈麦诗》，曰"农扈方还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谨按物熟谓之秋，取秋敛之义，故谓四月为麦秋。黄朝英引《北史·苏绰传》"麦秋在野"之语，以谓麦秋之说，其来旧矣。仆谓此说，朝英盖不读《月令》之过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麦秋至。"麦秋之说，已见此书，何待引《北史》所载邪？百谷各以初生为春，熟为秋。麦以初夏熟，故以四月为麦秋。此说见蔡邕《月令章句》。

文选注谬

《文选·萧杨州荐士表》曰"窃见王暕，字思晦，七叶重光，海内冠冕。"良注：七叶，谓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昙首，凡七叶，冠冕不绝。仆谓良不考究，妄为之说。仆考暕正王览之下，非祥下也。暕盖俭之子，僧绰之孙，昙首之曾孙。注以暕父昙首，又谬也。祥、览为兄弟，自览至昙首六世，至暕则九世矣。注谓祥至昙首七世，亦谬也。李善注谓暕览之下，此说是矣。然谓览生导，又非也。按《晋书》，览生裁，裁生导。王筠亦曰："未有七叶名德重光，爵位相继如吾门者。"筠盖与暕再从兄弟，皆昙首曾孙，所以俱有七叶重光之语。仆又考之，自导至褒，九世立传，著在国史；自洽至肅，九世有集，行于晋、宋、隋、唐之间。自古名门济美，鲜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传注

《夏侯胜传》末曰：胜从父子建，字长卿。师古注：从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长卿。从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弟之子，何哉？此正与《霍光传》谓博陆侯禹及从昆弟云、山之谬相反。按禹于云、山，乃从昆弟之子，非从昆弟也。

孙公谈圃

临汀刊《孙公谈圃》三卷，近时高沙用临汀本复刊于郡斋，盖高沙，公乡里故尔。仆得山阳吴氏家藏

建炎初录本校之，多三段，其后二段，乃公之甥朱椁所记，并著于此，庶几异时好事者取而附于卷末。其一曰：仁庙女兖国太长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语左右曰："夜来梦杨太妃特来与我做女。"顾左右笑之。明日凌晨，阍者报门外有人遗下一新生女子在门台上，公主使人收养之，如己女也。稍长，适向经，遂生今太后。经卒时，太后临吊，其从者皆辇官，称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缓为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说如此。其二则孙公之甥朱椁所记二段。一曰：熙宁三年，余待亲守官泗上，时公为盱台主簿。一日见公，言梦中有羽客遗诗一绝，其后二句云"更约与君三十载，北陵原上望残霞。"公自言北陵残霞，非佳语也。熙宁三年，岁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于临汀，正三十载。二曰：高邮军南楼东，去河丈余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传云，郑道光女尝汲此水炼丹，飞仙去，故世号玉女井。其东二十余步，即公之第宅也。公尝言，嘉祐中治厅屋，得废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按《图经》，即此为其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妄为之尔。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丧，其井辄浮泥而浊且苦，逾月复故。其后十五、六年，公又失长子，而占相者言，厅东南不利有此井。寻汲之，又复淤浊，遂命撤去石栏，以石版蔽之。今公殁十五年余矣，旧宅已为东邻茆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复发握汲取也。

中和乐职诗

今卒以《中和》、《乐职》诗为太守事用。仆考《王褒传》，神爵、五凤间，天下殷富，宣帝修武帝故事，作歌诗。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使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何武传》所载，大率亦然。此是监司颂朝廷之德化，何与太守事？今人颂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乐职之语，似不考当来之意。所谓《中和》、《乐职》、《宣布》诗者，三篇诗名耳。注谓中和者，言政教修平，得中和之道；乐职者，谓百官万姓乐得其常道；宣布，谓德化周洽，编于之海。岂郡守之所安哉？张曲江任洪州日，自有诗曰"乐职在中和"，此语益谬矣。王裒《四子讲德论》亦曰"所谓《中和》、《乐职》、《宣布》之诗，刺史见太上圣明，股肱竭力，德泽洪茂，黎庶和睦，天人并应，屡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诗，以歌咏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裒作《甘泉颂》，有曰"想圣主之优游，咏《中和》之诗，读太平之颂。"观此益知其事非郡守所当用者。

二公言宫殿

诗人讽咏，自有主意，观者不可泥其区区之词。《闻见录》曰：乐天《长恨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岂有兴庆宫中夜不点烛，明皇自挑灯之理？《步里客谈》曰：陈无己《古墨行》谓"睿思殿里春将半，灯火阑残歌舞散。自书小字答边臣，万国风烟入长算。""灯火阑残歌舞散"，乃村镇夜深景致，睿思殿不应如是。二说甚相类。仆谓二词正所以状宫中向夜萧索之意，非以形容盛丽之为，固虽天上非人间比，使言高烧画烛，贵则贵矣，岂复有此恨等意邪？观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翱湜待退之之异

唐史谓李翱、皇甫湜游韩门，而刘贡父、石林、容斋亦皆谓韩门弟子。仆观退之固尝曰："李翱从仆学文，颇有所得。"明知其师退之也。然翱《答退之书》曰"如兄颇亦好贤"，"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作汴州，我还自徐，始得交游，视我无能，待我以友"，又《与陆傪书》曰"我友韩愈"，《荐所知于张徐州书》曰"昌黎韩愈"，是待退之以同辈，而不以师礼事之。翱又尝言曰："行已莫若是贵，此闻之于师者也；迫之以利而审其邪正，此闻之于友者也。"又曰："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于师，虽朋友亦名之。"翱言如此，而称愈如彼，是不以师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称退之，动曰先生，又有以验翱湜、所以待退之之异也。

卷　六

荆公读苏文

《冷斋夜话》载：王荆公居钟山，一日于客处得东坡《宝相藏记》，展诵于风檐之下，喜见须眉，曰："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客请愿闻之，公曰："日胜日贫，不若日胜日负。"东坡闻之，拊掌大笑，以为知音。又潘子真《诗话》载：东坡作《表忠观碑》，荆公置坐隅，有客问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绝似西汉。"坐客叹誉不已。公笑曰："西汉谁文可拟？"坐客或比以司马相如、扬雄之流。公曰："相如赋《子虚》、《大人》，洎《谕蜀文》、《封禅书》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未见其叙事典赡若此。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如《楚汉以来诸侯王年表》。"苕溪渔隐以谓熙宁间介甫当国，力行新法，子瞻讥诮其非，形于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于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笔，恐非其实。仆谓二公皆一时伟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议论间耳。然其文章妙处，各自心服，何尝以平日议论不相能之故，并以其所长者忌之？苟如是，何以为二公？渔隐以市井常态测二公，过矣！此如颜师古谓萧望之忌韩延寿之能出己之上之说一同。

作　字

蔡宽夫《诗话》曰：诗人用事，有乘语意到，辄从其方言为之者，亦自一体，但不可为常耳。吴人以

作为佐音，退之诗“非阁复非船，可居兼可过。君欲问方桥，方桥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当时所呼通尔，或是戏语也。仆按《广韵》，作字有三音：一则洛切，二臧路切，三则逻切。退之诗韵正叶则逻切，音佐耳。又《后汉·廉范传》云：“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五裤。”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又苕溪渔隐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以谓此语已先于退之用矣。仆谓何止老杜，与杜同时，如岑参诗“归梦秋能作，乡书醉懒题。”在杜之先，如《安东平》古调“微物虽轻，拙手所作。余有三丈，为郎别厝。”此类甚多。在退之之前，不但杜用此语也，古词所叶，正与廉歌一同。《明道杂志》引皮日休诗“共君作个生涯”之语，谓作读为佐，不止退之一诗。仆谓张右史亦失记杜、岑之作尔。权德舆诗“小妇无所作”，自注音佐。仆考“小妇无所作”，乃《古乐府》中语，以作为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诗》“侯祝侯作”，字作诅字读。

毛诗异同

《梦溪笔谈》曰：书之缺误，有见于他书者，如《诗》“夭夭是椓”，《蔡邕传》作“夭夭是加”。“彼岨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记》曰“君子之道，譬则坊焉”，《大戴记》则云“譬犹坊焉”。仆谓此一字犹不甚碍理者，他有碍理处甚多。《尚书》异同，仆已疏大略于前。《诗》之异同，如贾山书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而今《诗》则曰“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又如杨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驰驱”，而今《诗》则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汉人所引与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盖尝考之，汉人引经，间有可以证其缺误，然其传谬亦不为无之，又不可尽以汉人所引为是，折衷于理斯可矣。

乐天姬侍

《随笔》云：世言乐天侍儿，惟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有诗曰“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红，皆臧获名。若然，红、紫二绡亦妓也。仆谓乐天之妓，又不止此。观《刘梦得集》中有《赠小樊》一诗曰“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时。终须买取名春草，处处将行步步随。”又《同州与乐天诗》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则知乐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诗曰“小奴捶我足，小婢捶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诗句用嫖姚事

苕溪渔隐曰：杜子美诗云“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汉朝频遣将，应拜霍嫖姚。”按汉史颜师古注：并去声呼，而此作平声用，盖从服虔之音尔。王荆公诗亦曰“莫教空说霍嫖姚”，亦以平声呼，盖承袭子美之意也。《闻见录》亦以子美用嫖姚字为失，且讥之曰：“退之云：‘凡为文词，宜略识字。’有以也夫？”仆谓二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声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荆公二人而已。观梁萧子显诗“夫婿仕嫖姚，十八贯登朝”，庾信诗“寒衣须及早，将寄霍嫖姚”，王褒诗“楼兰校尉称嫖姚”，唐人前诗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诗“身逐嫖姚几日归”，高适诗“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诗“将军兼领霍嫖姚”，张祜诗“二十逐嫖姚”，罗隐诗“尊罍合伴霍嫖姚”，李益诗“君逐嫖姚将”，韦应物诗“嫖姚恩顾下”，“中有霍嫖姚”，张籍诗“曾将顺策佐嫖姚”，“为佐嫖姚未得还”，杜牧之诗“鏖兵不羡霍嫖姚，”李商隐诗“五年从事霍嫖姚”，郎士元诗“壮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元之诗“绣服霍嫖姚”，刘贡父诗“嫖姚不复顾家为”，陈后山诗“故家文物尚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为平声字用者，未见有作去声呼，盖承袭而然。二公但见子美、荆公用此，遂以为疑。不知前后之人，所用已如此也。仆又考《汉志》歌曰“五音六律，依韦响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注：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赋》“飘姚乎愈庄”，姚字无音，服虔之为是音，亦不为无据。安可以不识字疵二子？

露　盘

《缃素杂记》载：《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垒，大发卒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又《汉晋春秋》曰：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垒。而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云，“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而西，取汉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泣下。”黄朝英谓《明帝纪》青龙五年三月改为景初元年，是岁，徙长安铜人，重不可致，而贺以为青龙九年八月。盖明帝以青龙五年三月改为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则无青龙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仆谓贺所引清龙固失，然据今本《李贺集》云，青龙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误认元年为九年耳。

东坡梅词

东坡在惠州，有梅词《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盖悼朝云而作。苕溪渔隐曰：王直方《诗话》载晁以道云，说之初见东坡此词，便知道此老须过海，只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须罚教去。此言鄙俚，近于忌人之长，幸人之祸，且谓直方无识，载之《诗话》，宁不畏人之讥乎？仆谓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长，幸人之祸也。盖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夺天地造化之巧，故有谪罚之语。直方所载，当有所自，而渔隐至以无识讥之，是不思之过也。《高斋诗话》载王昌龄《梅诗》云“落落莫莫路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坡盖用此事也。梦云又

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诗》曰“月寒空阶曙，幽梦彩云生”。

苏明允不能诗

《后山诗话》载：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苕溪渔隐引苏明允“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心还傍醉中来”等语，以谓后山谈何容易，便谓老苏不能诗，何诬之甚！仆谓后山盖载当时之语，非自为之说也。所谓明允不能诗者，非谓其真不能，谓非其所长耳。且如欧公不能赋，而《鸣蝉赋》夫不佳邪？鲁直短于散语，而《江西道院记》脍炙人口，何邪？渔隐云尔，所谓痴儿面前不得说梦也。

弋人何簒

三山老人云：扬子云《法言》“鸿飞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作簒，故退之诗云“肯效屠门嚼，久嫌弋者簒。”仆观《后汉·逸民传》序云：扬子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簒焉？”注：簒本作慕。《法言》簒，宋衷注曰：簒，取也。今人谓以计取物曰簒。乃是簒字，又非簒字也。故《陈子昂碑》曰“弋人何簒，鸿飞高云。”张曲江诗曰“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则用元字。梁萧《四皓赞》曰“弋者何思，鸿飞冥冥”，又转为思字。

携家居省

晋宋以后，尚书官僚，多携家居省，此例至陈犹然。虞荔有疾，帝欲临问，令将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地，乞停城外，帝不许，乃令住兰台。又都官省旧多鬼祟，尚书周祐入居卒，于是徐孝先携家居之，两年之间，其变遂息。是可证也。又观东汉赵岐，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因知携家居省，自汉已然矣。

毛诗谐声

《笔谈》云：古人谐声，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与李字协用；庆字、正字，多与章字平声用，恐别有理。仆谓古人谐声，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与羽字音协，家字音多与居字音协。如《诗》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麀鹿麌麌。”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于渊，或在于渚。”曰“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是野字与羽字音协之例也。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育，复我邦家。”是家字与居字音叶之例也。盖当时自有此音，且有字协李字者，不但《毛诗》为然，汉刻中如《吴仲山碑》亦然，庆字协章字，不胜其多也。

来南协声

蔡宽夫《诗话》云：秦汉以来，字书未备，既多假借，而音无反切，平侧皆通用，如庆云、卿云，皋陶、咎繇之类，大率如此。《诗》“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皆以为协声。仆谓宽夫之说是矣，然此二字未为不协也。来字协思字者，非来字，是厘字耳。如匡衡诗曰“莫学《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是亦以来字协诗字。今吴人呼来为厘，犹有此音。南字协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选》贾谧诗曰“昔与二三子，游息承华南，拊翼同枝条，翻然各异寻”是也。唐人韩、柳韵语，如《孟先生诗》、《复志赋》、《贞符诗》，多以此协。仆因而考之，古人协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诗》以下字协故字者，是户字耳；家字协蒲字者，是孤字耳；庆字协阳字者，是羌字与卿字耳。如《诗》“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万寿无疆”之类是也。学者当以类推之。

莪仪同音

洪丞相景伯《隶释》曰：《周官》注莪、仪二字，皆音俄。《诗》以“实惟我仪”协“在彼中河”，“乐且有仪”协“在彼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仪”协“不偏不颇”，《左传》音蛾作蚁，徐广音舣船作俄，汉碑凡蓼莪皆作蓼仪，而《司隶鲁峻碑》又作蓼蕤。仆谓此犹商之阿衡，或为倚衡、猗衡之例也。盖古者率多以阿、猗、莪、蕤等字，同为一音。又观贾谊《鹏赋》曰“请问于服，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岑彭传》舆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是以灾字协时字音，则灾字合读为缁。汉人书灾为菑，正此音也。观菑、灾字协时字，则知古人不独以来字协厘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传不同

《春秋》五传，而驺、夹二氏不传，所传者，《左氏》、《公羊》、《谷梁》而已。韩退之诗有“《春秋》五传束高阁”之句，五字疑三字传写之误耳。三传所记，率多牴牾。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左氏》以为哀姜，《公羊》以为声姜，《谷梁》以为成风。以哀姜为说者，则以哀姜既绝于鲁，又杀于齐，当与鲁绝，不当与夫人终之以禘致为非礼。以声姜为说者，则以声姜僖公夫人，今乃归于庙见也。以成风为说者，则以成风者，庄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为君，故得与祭。又如隐公时夫人子氏薨，或以为

隐公母，或以为隐公夫人，其说纷纭不同如此。

文人递相祖述

《容斋随笔》曰：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扬子云《逐贫赋》，几五百言，《文选》不收，《初学记》所载，才百余字，今人有未见者，辄录于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穷词》亦工。仆观《逐贫赋》备载于《古文苑》、《艺文类聚》中，洪氏何未之见乎？《送穷文》虽祖《逐贫赋》，然亦与王延寿《梦赋》相类，疑亦出此。仆谓古今文人递相祖述何限，人局于闻见，不暇远考耳。据耳目之所及，皆知韩、柳二作拟扬子云矣，又乌知子云之作无所自乎？《续笔》谓文公之后，王振又作《送穷词》矣，又乌知子厚之后，孙樵亦作《乞巧对》乎？樵又有《逐痁鬼文》甚工，其源正出于《逐贫赋》，类以推之，何可胜纪！

喷　嚏

《随笔》曰：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按《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注：女思我心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仆观《类要编·风篇》正有是说。

古语稚拙

宋子京曰：古人语有稚拙不可掩者，《乐府》曰"何以销忧，惟有杜康。"仆观束晰赋"杜康咥其胃"，乐天诗"杜康能解闷"，潘佑诗"直拟将心付杜康"，盖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为事用者，如东坡诗"独对红蕖倾白堕"，按《洛阳伽蓝记》"白堕春醪"，自是造酒者。江东人姓刘名白堕，或谓因其能造酒，遂为酒名。又近时称主簿为仇香，似此之类甚多，其与"汤燖右军"、"醋浸曹公"之说何异。

苏杭妓名

苏杭妓名，见于乐天诗中，姑录出以资好事者一笑。其诗曰"移领钱塘第二桥，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栗沈平笙。"又曰"长洲茂苑绿万树，齐云楼高酒一杯。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又曰"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又曰"花前置酒谁相劝，满坐唱歌容起舞。"又曰"黄菊繁时佳客到，碧云合处美人来。"注谓遣英、倩二妓与舒员外同游。又曰"真娘墓头春草碧，心奴头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杨琼在，堪上东山伴谢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后辈风流是阿谁？"又《忆杭州因叙旧游》有曰"沈谢双飞出故乡"，又有《九日代罗、英二妓招舒著作诗》，则所谓玲珑、谢好、陈宠、沈平、李娟、张态、真娘、心奴、杨琼、容、满、英、倩、罗等，皆当时妓姓名。所谓黄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周礼中言糕字

宋景文公曰：梦得尝作九日诗，欲用糕字，思六经中无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诗》曰"刘郎不肯题糕字，虚负人生一世豪。"仆读《周礼疏》"羞笾之实，糗饵粉糍"，郑笺：今之糍糕。安谓六经中无此字邪？又观扬雄《方言》亦有此字。苕溪渔隐谓古人九日诗，未有用糕字，惟崔德符《和吕居仁》一诗，有"买糕沽酒"之语。仆谓景文诗"刘郎不肯题糕字，虚负人生一世豪。"兹岂古人诗未用糕邪？

卷　七

拾遗记言传说

王子年《拾遗记·殷汤门》载：傅说赁为赭衣，舂于深岩以自给，梦乘云绕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卦。岁余，汤以玉帛聘而为阿衡。仆谓汤所聘者伊尹，而傅说起于高宗之世，相去二十来世。如此之远，而此言汤时傅说云云，无乃误乎？

二书中言饧字

刘禹锡尝曰：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疑此字僻，因读《毛诗·有瞽》注，乃知六经中惟此注有饧字。仆观扬雄《方言》有此一字，观《樊儵传》"三岁献甘醪膏饧"，知汉人尝有此语。又考《周礼》"少师掌教箫"注，亦有饧字。则是饧字，六经中不但《诗》注有此一字，又见于《周礼》注矣。禹锡所言，是未深考。仆因观唐人诗集，有曰"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诗》也。有曰"岭表逢寒食，春来不见饧。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诗也。禹锡举考功"马上逢寒食"之言，而缀以佺期"春秋不见饧"之句，是又误以二诗为一诗言耳。然则"春来不见饧"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损益前人诗语

《诗眼》曰：沈佺期诗"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子美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不免蹈袭。《随笔》曰：子美诗"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乐天诗"巫山夜足沾沙雨，陇水春多逆水风。"白用杜句如此。仆谓此非袭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诗语而以己意损益之，在当时自有此体。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诗"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而王维诗"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薛据诗"省署开文苑，沧浪学钓翁"，而子美诗"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钓翁。"刘长卿诗"柳色孤城外，莺声细雨中"，而武伯苍诗"千条翠柳衡门里，百啭黄鹂细雨中。"增前人之语者如此。又有损前人句语

者，如王维诗“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诗“阊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贴之者，如沈云卿“云白山青千万里，几时重谒圣明君。”而子美则曰“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为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诗“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诗“秦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谓王维好窃人对，范元实谓老杜不免蹈袭，斯见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此语又有所自。观陈释慧标诗“舟如空里泛，人似镜中行。”王逸少诗“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诗曰“春水船如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卢怀谨曰“楼台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镜里悬。”是皆体贴此意。

韩李设谕

韩退之《自荐书》曰“假如贤者至，阁下乃一见之；愚者至，不得见焉，则贤者莫不至，而愚者日远矣。假如愚者至，阁下以千金与之；贤者至，亦以千金与之，则愚者莫不至，而贤者日远矣。”李翱《荐所知书》曰“兹有二人偕来，其一人贤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礼貌，不加崇焉，则贤者行。贤者行，则常常之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之礼貌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二公均以是意设谕，别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于文笔者不及此。

韩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龟年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韩退之《井诗》曰“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暍死时。”杜诗“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韩诗“已呼孺人戛鸣瑟，更遣稚子传清杯。”因知韩诗亦自杜诗中来。储光羲诗“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趋走。”孺人对稚子，又出于江淹《恨赋》。

承露丝囊

懒真子读杜牧之诗“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谓汉以金盘承露，而唐以丝囊，丝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仆谓懒真是未深考。按《华山记》，弘农邓绍八月晓入华山，见童子执五彩囊，盛柏叶露食之。此事在汉武帝之前，是以武帝于其地造望仙等宫观。又观梁文帝《眼明囊赋》序曰：“俗之妇人，八月旦多以锦翠珠宝为眼明囊，因凌晨拭目。”唐人千秋节，以丝囊盛露，亦袭其旧，正八月初故事。

不识撑犁事

《缃素杂记》云：永叔代王状元谢启，“陆机阅史，尚靡识于撑犁；枚皋属文，徒自成于骫骳。”沈元用启，“读撑犁而靡识，敢谓知书？问祈招而不知，尚惭寡学。”陆机不识撑犁事，竟不知载何书。仆谓此见《玄晏春秋》，曰“予读《匈奴传》，不识撑犁孤涂之事，有胡奴执烛，顾而问之，奴曰：‘撑犁，天子也。’言匈奴号撑犁，犹汉人称天子也。于是旷然发寤。”其事亦著《艺文类聚》、《类要》诸书。然则不识撑犁者，乃皇甫谧，非陆机也。欧公谓陆机，得非别有所据乎？

豹文鼮鼠

郭璞注《尔雅》，谓豹文鼮鼠，汉武帝时得此，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其后如崔倮佺、刘士玄之徒，皆知其说。唐《艺文类聚》亦云，终军知豹文鼮鼠，武帝赐绢百匹。仆考前汉诸书，不闻终军有此事。读《后汉·窦攸家传》：光武宴百僚于云台，得豹文之鼠，问群臣，莫知之，惟窦攸曰：“此鼮鼠也”。诏问所出，曰：“见《尔雅》”。验之果然。赐绢百匹，诏公卿子弟就攸学《乐雅》。是以徐陵谢启曰：“虽贾逵之颂神爵，窦攸之对鼮鼠，方其宠锡，独有光前。”得非即此事而误以为终军乎？挚虞《三辅决录》亦谓窦攸。

紫荷囊

前辈谓尚书紫荷囊事，案《晋志》“八坐尚书荷紫，以生紫为袷，缀之外服，加于肩上。”又《梁史》，周舍问刘杳“尚书着紫荷橐，竟何所出?”杳曰：“《张安世传》‘持橐囊也’。”荷乃负荷之荷，人读为平声，遂有此误。虽欧阳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仆谓不然，紫荷囊事，其说已久，非欧、宋之误也。观《唐类表》有云“佩苍玉，负紫荷”，欧、宋之语，岂无自邪？仆因考之，沈约《宋志》、萧子显《齐志》皆谓：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负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缀紫荷，录令、左仆射左荷，右仆射、尚书右荷”。是则紫荷之说，自晋、宋以来有之。刘杳谓“持橐簪笔”出《张安世传》，不知出于《赵充国传》。《漫录》谓左荷、右荷出《隋·乐志》，不知出于《礼志》。

五技之鼠有二

今读《荀子》“鼫鼠五技而穷”，为猫鼠之鼠。唐《艺文类聚》亦编入鼠门。仆考之，乃蝼蛄，非鼠也。按《本草》、《广雅》，皆谓荀之鼫鼠为蝼蛄，一名硕鼠。《易》“晋如硕鼠”，孔颖达《正义》引蔡邕《劝学篇》云“硕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鼫鼠五技而穷”，并为蝼蛄也。而魏诗《硕鼠》刺重敛，传注皆谓大鼠。则《尔雅》所谓硕鼠，关中呼为鼩鼠。陆机云：“今河东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两脚于颈上，跳舞善鸣，食人禾苗，人逐则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谓之雀鼠。”

然则蝼蛄与此鼠同名硕鼠，皆有五技，但蝼蛄技穷，而此鼠技不穷故耳。陆农师《埤雅》谓五技而穷者为飞生，与诸说不同。

鹰犬谕人

颂人之美，以飞走比况者有之，不过用麟、凤、虎、豹、鹰、鹏之类而已，然罕有以犬为美况者。观后汉《张表碑》，云"仕郡为督邮，鹰撮卢击"，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媚上官，奔用为用者，为鹰犬，乃知亦有自云。

陈平用张辟强计

世称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夐非平之所能。仆尝著《良平论》，辨之详矣，兹不复论。因阅前汉《外戚传》，见张辟强劝陈平进用台、产辈以解吕后之愤，乃信有乃父风。当惠帝崩，太后发丧，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郎，年十五，谓丞相陈平曰："太后独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陈平曰："何解?"辟强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请拜吕台、吕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丞相如辟强计请之，太后说，其哭乃哀。夫陈平至是时，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至此，亦可谓熟矣。然受教于张辟强十五岁之子，从容解吕后之愤，是平之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远甚。扬子云美辟强之觉陈平，而李德裕非之。仆谓辟强正料台、产庸材，有不足虑，故使之暂掌二军，使其材不可制，决不出此计矣，有以见辟强术高。《诗》曰"是以似之"，辟强之谓与？《张良传》末但言子不疑嗣侯，不闻辟强之名，何邪?

杜荀鹤句

《高斋诗话》曰：山谷尝云：杜荀鹤诗"举世尽从愁里老"，正好对韩退之诗"谁人肯向死前休"。仆考荀鹤诗元有是对。其诗曰"南来北去二三年，年去年来两鬓斑。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退之易闲字为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语。仆谓"谁人肯向死前休"与"谁人肯向死前闲"，二句皆当理。然岂可诬举世之人"尽从愁里老"邪？盖有春风和气中过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从忙里老"。

苏黄互相引重

渔隐云：元祐文章，世称苏黄。然二公争名，互相讥诮。东坡谓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山谷亦曰："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此指东坡而言也。殊不知苏、黄二公同时实相引重，黄推苏尤谨，而苏亦奖成之甚力。黄云东坡文章妙一世，乃谓效庭坚体，正如退之效孟郊、卢仝诗。苏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其互相推许如此，岂争名者哉？诗文比之蝤蛑、江珧柱，岂不谓佳？至言"发风动气，不可多食"者，谓其言有味，或不免讥评时病，使人动不平之气，乃所以深美之，非讥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此语盖指曾子固，亦当时公论如此，岂坡公邪？以坡公诗句不逮古人，则是陈寿谓孔明兵谋将略非其所长者也。此郭次象云。

陈文惠诗句

张文潜云："陈文惠公《题松江诗》，落句云'西风斜日鲈鱼香'，言松江有鲈鱼耳，当用此乡字，而数本见皆作香字。鱼未为羹，虽嘉鱼，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诗话》曰："鱼虽不香，作羹，芼以姜橙，而往往馨香远闻。故东坡诗曰'小船烧薤捣香齑'，李伯巽诗曰'香齑何处煮鲈鱼'，鱼作香字，未为非也。"仆谓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刘梦得诗曰"湖鱼香胜肉"，孰谓鱼不当言香邪？但此鲈鱼香云者，谓当八九月鲈鱼肥美之时节气味耳，非必指鱼之馨香也。张右史之说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复强牵，引苏黄二诗以证鲈鱼香之说，且谓"芼以姜橙，往往馨香远闻"，其见谬甚。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鲈鱼香字比鲈鱼乡，甚觉气味长，更与识者参之。

割名割炙

《汉书》载扬雄《解嘲》曰："司马长卿窃訾于卓氏，东方朔割名于细君。"师古注谓以肉归遗细君，是割损其名。而《文选》载此文，则曰"东方朔割炙于细君"，良注谓方朔拔剑割肉以归，炙亦肉也。二说虽不同，皆通于理。《汉书》又曰"欲谈者宛舌而固声。"师古注谓，宛，屈也；固，闭也。而《文选》则曰"欲谈者宛舌而同声。"翰注则又曰：同声，谓候众言举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载，则曰"含声而冤舌。"《汉书·张耳传》"外黄富人语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记》谓"外黄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张耳。"二义不同。《汉书·李广传》载程不识语曰"李将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而其士亦佚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虏亦不得犯我。"而《史记》所载则曰："李广军极简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而我军"云云。以李军对吾军而言，士卒佚乐，故咸乐为之死。读《史记》之文，知《汉书》为疏卤也。

唐坏麻事

《唐书》曰：阳城为谏议大夫，帝欲相裴延龄，城曰："脱以裴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会要》曰"延龄傥相，吾惟抱白麻恸哭。"《世说》曰"李甘为侍御史，郑注求入相，甘言于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兹叨窃！白麻若出，吾必坏之！'"《会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磎为相。宣制日，知

制诰刘崇鲁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磎太子少师。"

萧张封地

鄼有二地名，属南阳者音赞，属沛郡者音嵯。按《茂陵书》曰"萧何国在南阳"，则是萧何封赞明矣。而沛有泗水亭，班固铭曰："文昌四友，汉有萧何，序功第一，就封于鄼。"误以为沛地之嵯矣。杨巨源诗曰"请问汉家功第一，麒麟阁上识鄼侯。"姚合诗曰"鄼侯宅过谦"，贾岛诗曰"往岁鄼侯镇"，诸家皆承此谬。刘晏岁输至，天子曰："卿，朕鄼侯也。"《唐书释文》"鄼，南阳县名，则旰切。"此正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陈留。王叔原诸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仆考张良碑正在彭城之留，子房庙中，东汉时所立，知叔原等所考为信然。而乐史《寰宇记》引《城冢记》，乃谓张良封陈留侯，食邑小黄一万户，此说谬矣。范石湖《留侯庙诗》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复时，其失已久。《漫录》谓，徐州沛县，今留城镇，有留侯庙存焉。

地理讹舛

载籍之间所言地理，讹舛甚多，不可胜述。姑举数端，汉文帝封淮南王长子阳周侯赐为庐江王，应劭曰："庐子国"，庐子国即卢戎之地。按《左传》，卢戎自在宜城山中。劭误以中庐之庐，为庐江之庐矣。楚之熊绎所封丹阳，正南郡枝江之丹阳，而《西汉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阳为楚所封。舜渔雷泽，正城阳之雷泽，而周处《风土记》，乃以吴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为舜渔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嘉兴东南，而张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为子胥之山。李白读书于匡山，正绵州大匡山、小匡山之处，而《寰海记》旧注，乃指江州匡庐山，为白读书之所。楚之云梦跨江南北，《左传》曰"王以田江南之梦"，则知云在江北，而郭璞注《尔雅》，乃以岳阳巴丘湖为楚之云梦。后汉樊丹封谢阳侯，正《诗》所谓"申伯番番，既入于谢"之谢地也，而《传》乃以为射阳。按射阳在山阳西，即高祖封项缠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谢阳之孙"，此可验也。

鞅挟三术

《汉书》载：宾戏曰："商鞅挟三术而钻孝公。"应劭注谓，王霸、富国、强兵为三术。师古注谓，王一也，霸二也，富国强兵三也。仆谓三术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说秦孝公，用此三术也，事见本传，虽继之以富国之说，即霸者之用耳。钻者，取必入之义，是说得之。张曲江诗曰"既闻持两端，复见挟三术。"又曰"虽致负乘器，初无挟术钻。"正用此事。今人怀所制求上官知者，目曰"钻具"，正此义也。

三公诗句

杜子美诗"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姚合诗"惊飚坠邻果，暴雨落江鱼。"皮日休诗"高风翔砌鸟，暴雨失池鱼。"

卷　八

南岳首阳历山涂山

张翠微云：南岳有三：一衡阳之衡山，二庐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汉武帝以衡阳辽旷，故移其神于庐江，今土俗皆号为南岳。又《九域志》云：舒州怀宁县有灊山，为汉之南岳。一名天柱山，即汉武登灊天柱山是也。仆谓南岳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岳，即庐之南岳，非有异也。案庐州，古庐子国，即春秋舒国之地。张揖《广雅》曰"天柱谓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庐江潜县，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天柱亦为霍山。"是则霍山与天柱一而已，南岳岂三邪？首阳山有三：一蒲阪、二陇西、三洛阳。《论语》注以蒲阪为夷齐所饿之地。以仆考之，洛阳者为是。阮瑀吊伯夷曰："适彼洛师，瞻彼首阳，敬吊伯夷。"《论语》注谓蒲阪，非也。历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齐州历阳县、三冀州、四濮州雷泽县，皆有舜之遗迹。《翠微考异》以濮阳之历山，正舜耕之所。涂山亦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钟离县、四宣州当涂县，皆立禹庙。《翠微考异》以宣之当涂，正禹之娶所。

种田养蚕

稽叔夜《养生论》曰："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安有一亩收百斛米之理？《前汉·食货志》曰："治田勤则亩益三升；不勤，损亦如之。"一亩而损益三升，又何其寡也？仆尝以二说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稽之所谓斛，《汉》之所谓升，皆斗字耳。盖汉之隶文书斗为斗字，文绝似升字。汉史书斗字为㪷字，字文又近于斛字，恐皆传写之误。左太冲《吴都赋》曰"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茧"，注谓有蚕一岁八育。仆按《广记》，日南一岁八蚕，以其地暖故尔。俞益期笺曰"日南蚕八熟。"张文昌桂州诗曰"有地多生桂，无时不养蚕。"此言可验矣。而《海物异名记》乃谓八蚕共作一茧，与前说异。

二老归周

《文选》载此文，翰注则曰："太公归文王而周业盛，是为一老，不闻其二老。李善引伯夷与太公为二老，误矣。且伯夷去绝周粟，死于首阳，奈何云归周也？扬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误也。"仆谓翰未读《孟子》及《史记》耳。《孟子》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天下之大

老，而归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记》载伯夷、叔齐闻西伯善养老而归之。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文王木主而东伐纣，夷、齐谏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齐耻之，竟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则知伯夷始尝归周，不食周粟，饿死首阳，乃其后来耳，孰谓伯夷未尝归周也？李翰以为扬雄用事之误，自不深考。陶渊明引《孟子》此数语，谓出《尚书大传》，知《孟子》引《逸书》之词。

苍茫作上声

东坡诗曰“苍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苍茫间”，赵注谓苍茫两字，古人用之，皆是平声，而先生所用，乃是仄声。苍字，《广韵》音粗朗反，而茫字，上声〔此处有脱误〕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处，以俟博闻。仆观扬雄《校猎赋》“鸿濛沆茫”，字音莽，白乐天《雪诗》“寒销春苍茫”，又曰“野道何茫苍”，注并音上声。近时苏子美诗亦曰“淮天苍茫背残腊，江上委蛇逢旧春。”自注，苍茫仄声。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传》曰：光和元年七月，诏邕与光禄大夫杨赐等诣金马门，问灾异。邕悉心以对。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续汉志》引蝗虫及雌鸡二事而已。仆考邕集，当时答诏问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阳门；三雌鸡化雄；四日蚀地动，风雨不时，疾疠流行，迅风折树；五星辰错谬；六蝗虫冬出；七平城门武库屋坏；八令邕分别皂囊封上，勿漏所问。邕对悉有据依，皆传所不载。传文谓献帝迁都长安，董卓宾客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邕以为宜须关东平定，然后议之。观集中有《表太尉董公为相国》一表，其词甚切，谓卓功参周、霍，而止于三事，无异于众，宜以为相国，位在太傅上，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亦传所不闻。乃知异时卓为相国，正邕之所启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书》云：牛僧孺三贬至循州，本传不言，漏略也。仆验牛公墓志与夫神道碑，知《新书》所说信然。墓志云：河南少尹吕述与李太尉书，言“刘稹破，报至，公出声叹恨。”上见述书，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贬至循州员外长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蘖公与刘从谏反，上怒，旬月三贬公至循州长史。仆又观韩云卿所撰《徐昕碑》云，昕为并州录事参军，相国姚元之为法曹，部人诬元之以反状。天后临朝，方树刑威，诏公按诘，公表直之，则天大怒，将贻鼎镬，终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伟操，唐史不载其事。昕即有功从弟也。有功能全仁恕于雷震之朝，史氏甚见嘉美，而昕事亦然，没而不载，可谓得于其兄，失于其弟也。

误引毕万后

曹子建作《王仲宣诔》曰：“流裔毕万，末胄称王，厥姓斯氏，条分叶散。世滋芳烈，扬声秦、汉。”向注，秦有王离、王翦，汉有五侯，是扬声也。仆按王粲系毕公高之后，毕封于魏，后十代，文侯盛，至孙称惠王，因以王为氏。而秦之离、翦，自周太子晋之后。汉之五侯，自齐田和之后。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离、翦、五侯为毕氏裔，条分叶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孙，以姚、妫、陈、田、王氏五姓为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与四姓为婚，而己自取王䜣之女，魏东莱王基为子纳太原王沉女，皆不以为嫌，盖知此也。庾信作《宇文杰墓志》，亦有是误。《文苑策问》曰“巨君之姓，曾非驭鹤之苗。”

童乌已已

童乌，旧说谓扬子云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读《法言》，谓“吾家之童”为一句，乌连乎字作“呜呼”字读，谓叹声也，似亦理长。仆观后汉《郑固碑》曰“大男有扬乌之才，年七岁而夭。”苏顺赋“童乌何寿之不将。”是时去子云未远，所举想不谬。于是知童乌为子云之子小名。又观韩退之作《薛公达墓志》，集本云“以公仪之子为我后”，石本作“以公仪之子已已后我。”赵德夫谓已已，盖其小字。仆观《金石录》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与今本传，率多差谬，或以字为名，或以名为字，或添减不同，似此类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显然著于史策者，尚尔不可辨，况所谓小名小字者哉！此犹暗昧，难以稽考。《南史》王询亦小字童乌。

鲁直诗体

鲁直诗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今谓此体鲁直创见。仆谓不然，唐诗此体甚多。张祐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吴兴近无消息，张长公贫苦寂寥”；贯休曰“郭尚父休夸塞北，裴中令莫说淮西”；杜荀鹤曰“卷一箔丝供钓线，种千林竹作渔竿”，皆此句法也。读之似觉龃龉，其实协律。

禁用黄

禁门曰黄闼，公府曰黄阁，郡治曰黄堂。三公黄阁，前史无其义，人往往不得其说。案《礼记》，士韠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玄注：士贱，与君同，不嫌也。朱门洞启，当阳之正色。三公之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阁以示谦。盖是汉制，张超《与陈公笺》“拜黄阁将有日”是也。此见沈约《宋志》，而卫宏《汉仪》亦谓丞相听事阁曰黄阁。或者不晓，谓三公近于君，故谓黄阁。然名为黄阁，初非用黄。仆又考《南史》“何尚之与婢共洗黄阁”，益信黄阁非虚名也。郡治之黄堂，由春申君在郡，涂雌黄以厌火

灾，遂为黄堂故事，外臣下室庐鲜有谓黄者。然服饰犹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宝间，因韦韬奏“御案床褥，望去紫用黄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黄矣。敕旧用白纸，唐高宗上元间，以施行之制既为永式，白纸多蠹，遂改用黄。除拜将相制书用黄麻纸，其或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所以有黄麻、白麻之异也。诏，晋时多用青纸，见楚王伦、太子遹等传，故刘禹锡诗曰“优诏发青纸”。表亦用黄纸，观《前燕录》载岷山公黄纸上表，《北史》邢邵为人作表，自买黄纸写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书之纸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赐予、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抚军旅曰书，用黄麻纸；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谓之青词；凡诸陵荐告上表，用白麻纸。”《石林燕语》曰“唐中书制诏有四：画纸而施行者，曰发、曰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用涓黄纸。或云取其不蠹也。”《东斋杂记》治平间，以馆中书多蠹，更以黄纸写。又知易白以黄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专为君命而然。

晋郑焉依

《左传》“晋、郑焉依”，焉今读为延字，非嫣字也。然观庾信有“晋、郑靡依”之语，是读为嫣字矣。考《颜氏家训》、诸子书，焉字，鸟名。或云语词皆音嫣。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嫣，如“于焉嘉客”，“于焉逍遥”，“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如送句及助语，当音延，如“有民人焉”，“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分为二音，河北混为一音。然则“晋、郑焉依”者，谓晋郑相依耳。焉者语助，而庾信谓“靡依”，则失其义。

徐彭年谬论

世传《徐彭年家范》率多谬论。开元钱一也，谓明皇时，有富民王元宝，因命铸钱司，皆书其名，遂有元宝字，举世皆以为宝也。其后又云：通宝，此钱背有指甲文者，开元皇帝时铸，杨妃之爪甲也。仆谓二说不然，按开元通宝乃唐高祖武德中铸，所谓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杨妃也。其钱字文，或循环读为开通元宝。彭年既谓元宝字用王元宝名，则是钱为开通矣，非开元也，安可指为开元皇帝时钱邪？又岂有国家铸钱，而书王元宝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据而谬为此说。仆观《玉泉子》载：钱文有元宝名，因呼为王元宝，疑徐误引此。

开元乾元二钱

仆尝怪开元钱流传至今四五百年，而于诸钱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钱见于今者有二：开元通宝与夫乾元重宝。案《食货志》，开元通宝，高祖时铸，径八分，得轻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监，赐秦王、齐王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高宗复行开元通宝钱，天下皆铸之。玄宗亦铸此钱，京师藏皆遍天下。而乾元重宝钱，肃宗命第五琦铸，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琦为相后，命绛州铸此钱，径一寸二分，每缗重二十斤，与开元通宝并行，以一当十。乾元钱惟肃宗朝铸，而开元钱铸于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见于前

被甲上马以示可用，人知马援，不知其事先见于廉颇；葬母择万家之地，人知韩信，不知其事先见于秦太后；日暮涂远，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见于伍子胥；高鸟尽，良弓藏，人知韩信，不知其事先见于范蠡；饮醇酒，弄妇女，人知陈平，不知其事先见于信陵君；败军之将，不可语勇，人知广武君以此对韩信，不知范蠡以此语越人；不知佞人为谁，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语高欢。此类至多，姑举其略。案《史记·伍子胥传》、《前汉·主父偃传》皆曰“日暮途远，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此处疑有脱误〕误以施字为旅字，多于道二字。《史记·主父偃传》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汉·匈奴传》所载甚略，但曰：“竟宁元年，单于入朝，愿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如此而已。而《西京杂记》甚详，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竟其事，画工毛延寿等皆弃市。《后汉·匈奴传》载此，与《记》小异，曰：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如《杂记》则是昭君因不赂画工之故，致元帝误选己而行。如《后汉》所说，则是昭君因久不得见御，故发愤自请而行。二说既不同，而《后汉》且不闻毛延寿之说。《乐府解题》所说近《西京杂记》，《琴操》所说近《后汉·匈奴传》。然其间又自有不同，《琴操》谓单于遣使朝贺，帝宴之，尽召后宫，问谁能行者，昭君盛饰请行。如《琴操》所言，则单于使者来朝，非单于来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请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汉》既略，当以《后汉》为正，其他纷纷，不足深据。

嵇康集

《嵇康传》曰：康喜谈理，能属文，撰《高士传赞》，作《太师箴》、《声无哀乐论》。仆得毗陵贺方回家所藏缮写《嵇康集》十卷，有诗六十八首。今《文选》所载康诗才三数首。《选》惟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首，不知又《与吕长悌绝交》一书；《选》惟载《养生论》一篇，不知又有《与向子期论养生难答》一篇，四千余言，辩论甚悉。集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一首、《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其词旨玄远，率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时之风致。《崇文总目》谓《嵇康集》十卷，正此本尔。《唐·艺文志》谓《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谓何。

东道主等语

自《左传》有"倚郑为东道主"之言，后汉光武谓耿弇邓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谓成阳王曰："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于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说。史传之间，独未闻西道主之说耳。又观《赵肃传》，独狐信东讨，肃监督粮储，军用不竭，周文帝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又有洛阳主人之说。《容斋随笔》但引《左传》、《后汉》"东道主人"、"北道主人"语出处，而不考其他。

抑扬人物

抑扬人物，固自有体。唐史赞韩愈，则曰："自视司马迁、扬雄、班固以下不论也。"退之评柳子厚文，则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不过如此。李阳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后，《风》、《骚》以来，驱驰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扬、马何罪，而至鞭挞哉？斯可谓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称钱为阿堵，盖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晋人方言，犹言这个耳。王衍当时指钱而为是言，非真以钱为阿堵也。今直称钱为何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且顾长康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谢安曰："明公何须壁间着阿堵辈。"殷中军曰："理应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岂必钱邪？此与王子猷以竹为此君之意同，裴迪诗曰"竹君"者是也。

卷　九

李陆娱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问家事，自适其适，非其胸中能摆脱世累，未易及此。仆读《陆贾》、《李迁哲》二传，深喜其得娱老之趣。陆贾为太中大夫，而归家好畤，出橐中装，分与五子，令各生产。贾常带百金宝剑，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与诸子约"过女，女给人马酒食之费，极则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以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过，数击鲜，毋久溷女为也。"李迁哲为刺史归，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十里间，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童仆、侍婢、阍人守护。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间，纵酒欢宴，尽平生之乐。子孙参见，或忘其名，披籍以审之。二公临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见邪？其有断断焉计较口腹，疲精竭力，为子孙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者，人之贤愚相去几何哉！

魏舒无聊

人在世间，不必赢余，粗足伏腊，心下无事，子孙同乐，此政乐尔。苟为不然，虽官尊年高，何益于事？晋魏舒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寿非不高，然惟有一子一孙，皆先逝，茕然独处，愁苦无聊，天子于是下诏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处穷独之苦，每怛然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养气、增滋味品物，仍赐阳燧安车，出入观省，或以散忧。"宠则宠矣，乐安在哉？仆谓当此之时，不如一介之士，无荣无辱，优游蓬荜之下，仰事俯育，团緣笑语，和气满怀，有足乐者。理有不可致诘，既与其贵，又与其寿，又何不与其后以慰其心？岂非傅其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余，补其不足哉？今与其贵，又与其寿，而不与其后，使其悲苦无聊，则所与贵与寿者，无补其为乐，又不如不与之为愈也。不知天与其贵与寿者，将荣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诘也。

贾逵传误

《贾捐之传》云：捐之，谊之曾孙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贾逵传》云：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傅。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扶风。仆尝考之，谊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计文帝即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余年，谊之后方至三世，而《贾逵传》谓，文帝时之谊为九世祖，而宣帝时之光为曾祖。自谊至光且七世，而逮事四朝，又何其太速！谊视捐之为三世孙，视光为六世孙，岂有三世孙仕元帝，而六世孙仕宣帝之理？疑传之误。

元白韩柳

世称"元白"，而元之所为，视白为甚惭。世称"韩柳"，而韩之所守，非柳之所及。仆尝求之，元、白、韩、柳，始未尝不同。所以异者，中道而变耳。元稹为监察御史，动皆守正，及其召还，次敷水驿，与中使抗，略不少贬，由是获罪。当是之时，李绛、崔群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与乐天同也。使稹

自此确然不变，终始一节，亦何愧于乐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及附其徒，平生志节，于是扫地。子厚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是其与退之同。为监察御史，与王叔文相附，此所以与退之异也。使子厚自入仕后不附叔文之党，又何惭于退之也？元稹附会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会小人，反为终身之累。是稹做着，子厚做不着，且子厚一废不起，较其所图，孰得孰失？善乎刘高尚曰："君子赢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讳

古今书籍，其间字文率多换易，莫知所自，往往出于当时避讳而然。仆不暇一一深考，姑着大略于兹，自可类推也。秦始皇讳政，呼正月为征月，《史记·年表》又曰"端月"，卢生曰"不敢端言其过"，《秦颂》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汉高祖讳邦，汉史凡言邦皆曰国。吕后讳雉，《史记·封禅书》谓"野鸡夜雊"。惠帝讳盈，《史记》万盈数作万满数。文帝讳恒，以恒山为常山。景帝讳启，《史记》微子启作微子开，《汉书》启毋石作开毋石。武帝讳彻，以彻侯为通侯，蒯彻为蒯通。宣帝讳询，以荀卿为孙卿。元帝讳奭，以奭氏为盛氏。光武讳秀，以秀才为茂才。明帝讳庄，以老庄为老严，以办装为办严，或者以为称人当曰办严，自称曰办装，不知办严即办装也。殇帝讳隆，以隆虑侯为林虑侯。安帝父讳庆，以庆氏为贺氏。魏武帝讳操，以杜操为杜度。吴太子讳和，以禾兴为嘉兴。蜀后主讳宗，以孟宗为孟仁。晋景帝讳师，以师保为保傅，以京师为京都。文帝讳昭，以昭穆为韶穆，昭君为明君，《三国志》韦昭为韦耀。愍帝讳业，以建业为建康。康帝讳岳，以邓岳为邓岱，山岳为山岱。简文郑后讳阿春，以春秋为阳秋，晋人谓"皮里阳秋"是也，富春为富阳，蕲春为蕲阳。齐太祖讳道成，薛道渊但言薛渊。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绢。隋祖讳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为侍内，中书为内史，殿中侍御为殿内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书御史代之，中庐为次庐。至唐又避太子讳忠，亦以中书郎将为旅贲郎将，中舍人为内舍人。炀帝讳广，以广乐为长乐，广陵但称江都。唐祖讳虎，凡言虎率改为武，如武贲、武丘之类是也。高祖讳渊，赵渊为赵文深。太宗讳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谓治人、生人、富人侯之类是也，民部曰户部。高宗讳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东汉注引王吉语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怀太子避当时讳也。武后讳照，以诏书为制书，鲍照为鲍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润，刘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讳旦，张仁亶改曰仁愿。玄宗讳隆基，惠文太子隆范、薛王隆业，并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一"，并作其字，隆州为阆中，隆康为普康，隆龛为崇龛，隆山郡更名仁寿郡。代宗讳豫，以豫章为钟陵，苏预改名源明，以薯蓣为薯药，至本朝避英宗讳曙曰山药，签署曰签书。德宗讳适，改括州为处州。宪宗讳淳，淳州更名蛮州，韦纯改名贯之，韦淳改名处厚，王纯改名绍，陆淳改名质，柳淳改名灌，严纯改名休复，李行纯改名行谌，崔纯亮改名仁范，程纯改名弘，冯纯改名约。穆宗讳恒，以恒山为平山。敬宗讳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讳昂，宋缇《会要》作宋混，郑涵避文宗旧讳涵，改名瀚。武宗讳炎，贾炎改名嵩。宣帝讳忱，常谌改名损，穆谌改名仁格。石晋高祖讳敬瑭，拆敬氏为文氏、苟氏，至汉而复姓敬。本朝避翼祖讳敬，复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讳禁，以禁中为省中。武后父讳华，以华州为太州。韦仁约避武后家讳，改名元忠。窦怀贞避韦后家讳，而以字行。刘穆之避王后讳，以宪祖字行，后又避桓温母讳，更称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后母讳，改名预。淮南王安避父讳长，故《淮南子》书，凡言长悉曰修。晋以毗陵封东海王世子毗，以毗陵为晋陵。唐避章怀太子讳贤，以崇贤馆为崇文馆。王馆除会稽内史，以犯祖讳会字，以会稽为郐稽。贾曾以父讳至中，不肯拜中书舍人。韦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太子司议郎。柳公绰迁礼部尚书，以祖讳换左丞。李涵为太子少傅，吕渭劾涵谓不避父名少康。刘温叟以父讳岳，不听丝竹之音。李贺以父名晋肃，不赴进士举。司马迁以父讳谈，《史记》赵谈曰赵同，张孟谈为孟同。范晔以父讳泰，《后汉》郭泰曰郭太。李翱祖父讳楚金，故为文皆以今为兹。钱王讳镠，以石榴为金樱，改刘氏为金氏。杨行密据扬州，扬人呼密为蜂糖。伪赵避石勒讳，以罗勒为兰香。宋高祖父讳城，以武成王为武明王，以武成县为武义县。古人避讳，似此甚多，不可胜举。《闻见录》谓德宗立，议改括州，适处士星应括州分野，遂改为处州。处州合上声呼，呼去声，非也。《容斋随笔》谓严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严州，盖取严陵滩之意。子陵乃庄氏，避明帝讳，以庄为严，合为庄州。李祭酒涪谓晋讳昭，改名佋。案《说文》自有佋穆字，以昭为佋，盖借音耳，公之论如此。仆又观韩退之《讳辨》，谓武帝名彻，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今《史记·天官书》谓车通，此非讳车辙之辙乎？前辈谓马迁《史记》不言谈，今《李斯传》言宦者韩谈，此非《史记》言谈乎？又谓《汉书》无庄字，今《爰盎传》"上益庄"，《郑当时传》"郑庄千里不赍粮"，兹非《汉书》言庄乎？《汉书》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类。《晋书》与唐人文字皆然，《缃素杂记》亦莫晓而可。仆考之，盖唐初为世祖讳耳。

王易简诗句

《遁斋闲览》云：诗人类以解官归隐为高，而谓轩冕荣贵为外物，然鲜有能践其言者。故灵彻答韦丹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赵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若身事了，则

仕进之心益炽，愈无归期矣。王易简云："青山得去且归去，官职有来还自来。"是岂能忘情于轩冕邪？仆谓人之官职，要皆自有定分，无固不可强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一进一退，贵乎顺理，非必以忘情轩冕之为高也。观三公诗，颇以易简之言为当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归去，官职有时还自来。"

瓶粟鬓丝

东坡曰：渊明《归去来辞》"瓶无储粟"，使瓶有储粟，亦无几，此翁只于瓶中见粟。欧公曰：孟郊诗"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几何？二公戏言之耳，非真讥之也。仆谓诗固言志，然才人志士，笔端造化，抑扬高下，不可以一律观，譬之水泉，扬之可以滔天，抑之不过涓涓于沟洫间尔，文章亦犹是。且如乐天诗句，率多优游不迫，至言穷苦无聊之状，则曰"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侍衣甚蓝缕，妻愁不出房。"乐天之窘，岂至是邪？则知诗人一时之言，不可便以为信，其托讽之意，盖亦有在，正与宋玉《大言》、《小言赋》之意同。

禹锡平淮诗

《隐居诗话》曰：人岂不自知，及爱其文章，乃更太谬。刘禹锡《称平淮西诗》云"州中喔喔晨鸡鸣，谯楼鼓角声和平。"以为尽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年。"以为尽宪宗之美。吾不知此句为何等语？此隐居之言也。仆谓诗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锡之意，隐居自不解耳，岂可以目前之语疵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灵运至谓有神助，则灵运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锡所谓"州中喔喔晨鸡鸣，谯楼鼓角声和平"，所以见李愬不动风尘，晓入蔡州，擒捕丑虏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载，四海重见升平年"，所以见宪宗当德宗姑息藩镇之后，能毅然削平祸乱，使人复见太平官府如此。仆尝味之，此两联正得当时之意。隐居以为何等语，是不思之过也。

子美闷诗

《西清诗话》曰：人之好恶，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闷诗》，乃云"卷帘惟白水，隐儿亦青山。"若使余若此，从王逸少语，当卒以乐死，岂复有闷邪？仆谓《西清诗话》此言，是未识老杜之趣耳。平时见青山白水，固自可乐，然当愁闷无聊之时，青山白水，但见其愁，不见其乐，岂可以常理观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无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为闷邪？曾子固谓"以余之穷，足以知人之穷。"仆因知子美之言，为不妄也。

景仰前修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轩，名为未当。《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则仰之，明行则行之。自魏、晋间所谓景庄、景俭等，从一人差误，遂相承谬。仆谓此谬自汉已然，非始于魏晋也。仆观东汉《刘恺传》曰："今恺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则知此谬其来尚矣。近时名公如东坡，亦承此谬。孙巨源作景疏楼，东坡有诗曰"不独二疏为可慕，他时当有景孙楼。"岂特俞清老之谬而已？

张长公

唐诗中多用张长公事，如陈子昂诗曰"世道不相容，嗟嗟张长公。"此盖言张释之子耳。释之子名挚，字长公，隐而不仕。见推于时。据《南史》，又有一张长公，简文帝开文德省，置学士，以吴郡张长公与庾肩吾充其选。陈宣亦曰："昔吴国张长公耽酒，年六十，自言引满大胜少年时。"是则有两张长公矣。长公者，犹言长卿、长君耳。前汉人语，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长、次、幼、少、稚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长、次、幼等字为次第。如张释之字季，其兄字仲，计必有长兄字孟或伯者。郑弘字稚卿，兄昌字次卿，计必有长兄字长卿者。杜延年字幼公，考《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寿、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计其二兄必字长公、次公，此理明甚。张长之名，自陶渊明发之。

髯奴事

鲁直《次炳之玉版纸诗韵》曰"王侯须若绿坡竹"，注：王褒《髯奴词》曰"离离若缘坡之竹，郁郁若春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载，《髯奴词》乃黄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者《僮约》耳。《诗话》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诗，大以为憾。炳之，仆曾大父也，上字讳伯，下字讳虎，仕至户部郎，家有画像存，为髯而肥。鲁直此笔藏于家，有《过庭集》三十卷行于世。旧有《坡仙简牍》，王会之挟老秦取之去，今不知所在矣。

诗句纪时

张华《劳还师歌》曰"昔往冒隆暑，今来白雪霏。"刘禹锡曰"昔看黄菊与君别，今见玄蝉我却回"。权德舆曰"去时楼上清明夜，月照楼前撩乱花。今日成阴复成子，可怜春尽未归家。"皆纪时也。此祖《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诗曰"去时初种庭前树，树已胜巢人未归。"

度曲二音

《汉元帝赞》"自度曲，被歌声。"应劭注：自隐度作新曲。瓒注谓，歌终更授其次，引张平子《西京赋》"度曲未终"之语为证。师古曰"应说是也，太各切。"仆观《西京赋》复引元帝自度曲为证，正如瓒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意义，岂一律哉！元

帝度曲乃隐度之度，音铎，如应劭所注，师古所音是也。《西京赋》乃度次之度耳，音杜，岂《元赞》之意哉！注但见《元赞》有此二字，故引为证，而不知其意自别。《古文苑》宋玉《笛赋》"度曲羊肠"，此语却可以为证，而又在《汉赞》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观《艺苑雌黄》辨此二音，颇与仆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语，夫岂未之考乎？今人词中用"度曲"二字，类谓祖《元赞》，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为除赠，曰司空公、司徒公、太尉公是也。而赠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赠司空公，王衍之徒赠太尉公，又如贺拔钦昔除司空公，及薨，赠太尉公之类不一，示尊崇之义尔。仆观汉《孔庙碑》有曰"吴雄为司徒公"，"赵戒为司徒公"，知是之称，不为无自矣。

唯室青词

唯室先生作《追荐弟青词》，有曰："气分父母，孰如兄弟之亲；痛切肺肝，无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为切当于理。仆观白乐天《祭弟文》，有曰"亲莫爱于弟兄，别莫痛于死生"，唯室此言，盖乐天意耳。

卷　十

宣帝待霍氏

陈右史君举论宣帝在民间，知霍光骄恣日久，以其亲握天子玺，而帝之未欲决去，是以阳厚之以权，而阴伺其间，不约以礼而汰其欲，以盈其罪，此正与郑庄公以京敝段之意同。仆谓不然，霍光何负于己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旧恩，恐宣帝不应如此之薄。仆观平日所以待遇光者，无所不用其诚，逮其死也，所以送终，所以存恤其后，莫不备至，亦足以见宣帝拳拳于光也。显等见权不出己，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横，凡百不臣之状，视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请治，帝一切置而不问，但不过夺其权而已。且杨、韩、赵、盖四君子，稍有过累，帝戮之不恤，今霍氏祸稔恶盈，帝岂不能治之哉？顾独隐忍不发者，是盖念大将军夙恩之故，观其诏曰"乃者云等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诛，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兹正见宣帝之本心，使显等稍自悛改，则霍氏富贵，将来未艾；奈何悖逆之节，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谓帝何？其势不得不诛耳！是则帝诛霍氏，大出于不得已，岂故设阱以陷之哉？斯言过矣。

佛入中国

傅奕、韩退之皆言，佛自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此盖论其显然者。仆谓佛法之入中国，其来久矣。观《魏略·西戎传》曰：昔汉哀元寿元年，博士景虑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又观刘向《列仙传·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则知汉成哀间已有佛经矣。观《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宫。金人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问东方朔，朔曰："可问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时已入中国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国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记仲尼师老聃，师竺乾，审是，则佛入中国又不止于武帝。

周侍郎词意

苕溪渔隐谓，周侍郎词"浮萍破处，檐花帘影颠倒"，檐花二字，用杜少陵"灯前细雨檐花落"，全与出处意不相合。又赵次公注杜少陵诗，引刘邈"檐花初照日"之语。仆谓二说皆考究未至。少陵"檐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迟诗曰"共取落檐花"，何逊诗曰"燕子戏还飞，檐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语尔。赵次公但见刘邈有此二字，引以证杜诗；渔隐但见杜诗有此二字，引以证周词，不知刘邈之先，已有"檐花落"三字矣。李白诗"檐花落酒中"，李暇亦有"檐花照月莺对栖"之语，不但老杜也。详味周用檐花二字，于理无碍，渔隐谓与少陵出处不合，殆胶于所见乎？大抵词人用事圆转，不在深泥出处，其组合之工，出于一时自然之趣。又如周词"午妆粉指印窗眼，曲理长眉翠浅。问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春梦还，帘影参差满院。"非工于词，讵至是？或谓眉间为窗眼，谓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说非无据，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远。盖妇人妆罢，以余粉指印于窗牖之眼，自有闲雅之态。仆尝至一庵舍，见窗壁间粉指无限，诘其所以，乃其主人尝携诸姬抵此，因思周词意恐或然。"社日停针线"，张文昌句。

生子锡赉

《世说》载，晋元帝生子，普赐群臣。殷羡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猥蒙颁赉。"帝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后南唐时，宫中尝赐洗儿果，有近臣谢表云"猥蒙宠数，深愧无功。"此正用《世说》事，而李后主亦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东坡《洗儿词》谓"深愧无功，此事如何著得侬？"又用南唐史中语。仆又观《北史》有一事亦相类。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颁赐群官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于群臣何事，乃妄受赏。"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隐耳。

晋　帖

《阁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吊丧问疾。国子祭酒李涪所撰《刊误》云，"短启出于晋、

宋兵革之际，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辄行尺牍，故义之书首云‘死罪’，是违令也。”仆观书牍首云“死罪”，自汉、魏以来已多如此，不但晋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钦、陈琳诸人书笺，皆先言死罪，然后云云。晋、宋以来，如阮嗣宗、谢玄晖、任彦升之徒亦然。仆又观《墨客挥犀》，谓《法帖》中多吊丧问疾者，盖唐帝好晋人墨迹，舍吊丧问疾之书，悉入内府，后归昭陵，无有存者。惟吊丧问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间。二说不同。

汉碑引经语

汉人专门之学，各习其师所传经书，不无异同。然当时亦有假借用字，所以与今文不同。因观汉碑中引经书语疏大略于此。《灵台碑》曰“德被四表”，《张公碑》曰“元亨利正”，《蒋君碑》曰“遵五屏四”，《刘修碑》曰“动乎俭，中鬼神，富谦乡党，逊逊如也”，《祝睦碑》曰“乡党逡逡，朝廷便便”，《孔彪碑》曰“无偏无党，遵王之素”，《费氏碑》曰“导齐以礼，有耻且格”，《王君庙碑》曰“庶绩咸喜”，《张表碑》曰“畔桓利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笃恕”，《薛君碑》曰“永矢不愃”，《严发碑》曰“镌坚仰高”，此类甚多。《费凤碑》有曰“泥而不滓”，洪氏谓此“涅而不淄”，非假借则传异也。仆观《史记·屈原传》有曰“皭然泥而不滓”，刘勰《辨骚》则曰“皭然涅而不缁”，知此语尚矣。洪氏不引此，夫岂未之考乎？东汉如《熊君碑》、《隗嚣传》亦皆有是语，不特《费凤碑》也。

萱堂桑梓

今人称母为北堂萱，盖祖《毛诗·伯兮》诗“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按注，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其意谓君子为王前驱，过时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谖草种于北堂，以忘其忧。盖北堂幽阴之地，可以种萱，初未尝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为母事。借谓北堂居幽阴之地，则凡妇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独母哉？传注之学，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与以乡里为桑梓之谬同。《诗》意谓桑梓人赖其用，犹不敢残毁，寓恭敬之意，而况父子相与，非直桑梓而已，非谓桑梓为乡里也。然自东汉以来，乃以桑梓为乡里用矣。

韩信之幸

韩信始伐魏，既整师而问郦生：“魏得毋用周叔为大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击魏，益为疑兵，陈船于临晋，而伏兵于夏阳，以木罂渡军，而袭安邑，虏魏王豹。则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为将，则信将望风而服，尚安能行木罂渡军之计乎？惟魏不用周叔为将，故韩信得以侥幸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继伐赵，广武君者请奇兵以间道绝粮道，劝成安君深沟高垒，勿与韩信、张耳战，且谓不出十日两将之头可致麾下。其料敌如是之审，决非为尝试之谋也。使成安君听其计，则信、耳之头特未可保。当是之时，信盖岌岌乎敛兵旁次，觇其计之用与否也。有报成安君不用诈谋奇计，而广武君之说不行，信于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轻骑入赵壁，立汉帜以乱其军，斩成安君于泜水上。是信破赵之功，又侥幸于再胜矣。信始归汉，平此二国，最为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岂非天邪？其后以之取燕，以之拔齐，势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资于降虏广武君之策。观信解广武君缚，东向坐而师事之，悉心归计以进取之问，则知广武君料敌制胜之谋，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则周叔之不用于魏，广武君之策不行于赵，而反行于信，此信之所以战胜攻取，为汉家之人杰也与！

名字相沿

前辈有云，前汉有郦食其、审食其，名字相沿，不知何义。仆谓此必慕其为人，如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独郦、审二公也，前有司马食其，见《战国策》，后有赵食其，见西汉。想郦生辈慕司马食其为人，故名食其，其后赵食其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自郦、审始，不知郦、审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汉有金日磾，后汉有马日磾，而晋又有段匹磾，魏有于粟磾者。

太上皇名

懒真子云：汉初去古未远，风俗质略，故太上皇无名，母媪无姓。然《唐·宰相表》叙刘氏所出云：太公名煓，字执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汉高帝也。高帝之父，汉史不载其名，唐史乃载之，此事亦可大笑。仆谓太上皇名已先见《后汉·章帝纪》注中，不但《唐书》也。《章纪》注谓，名煓，一名执嘉，与《唐书》所说微异，而不注所自。仆考之，盖出于皇甫谧《帝王世纪》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张后、文帝薄后，以至蒲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记》、《汉书》本传初未尝闻也。且太上皇之名、母媪之姓，不见《汉书》者，史氏不载耳。马永卿谓风俗质略，上皇无名，母媪无姓，此说失矣。

文王之囿

《后汉·杨赐传》乐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章怀太子注，《孟子》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与《孟子》不同。仆观《世说》举乐松之语云，齐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当时史文于五字下脱一十字。盖七十里近于百里，四十里近于五十里，乐松举其大纲耳。扬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齐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为百里。文王之囿岂真百里邪？章怀太子不深考耳。

晋元帝

《随笔》云：秦始皇乃吕氏之子，楚幽王乃黄氏之子，所谓嬴、芊之先，当不歆非类。仆考晋元帝乃牛氏子，非司马氏也。然西晋当怀、愍之际，国祚绝矣，得元帝兴于江左，顾以续二百余年祚。司马氏相传才五十余年耳，而牛氏相传乃至一百四十余年。虽司马之庙不歆非类，然赖以延其国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晋室，决非偶然也，所以当时有牛马之谶云。

青州从事

《徐彭年家范》：其子问"人称酒为青州从事，谓何?"曰："《湘江野录》云：昔青州从事善造酒，故云。"仆考《世说》与此说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别酒，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盖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言好酒下脐，而恶酒在膈上住也。从事美官，而督邮贱职，故取以为谕。

桥玄佚事

《后汉书》云：玄举孝廉，补洛阳左尉，时梁不疑云云，弃官还乡里，后四迁为齐相。考《蔡邕碑》云"举孝廉，除郎中、洛阳左尉云云，解印绶去，辟司徒，举高第，补侍御史，以诏书考司隶校尉赵祈事，廷尉郭贞私与公书，公封书以闻，辟大将军梁公幕府。羌戎匪茹，震惊陇汉，西府举公，拜凉州刺史，不动干戈，挥鞭而定西域。又值饉荒，诸郡饥馁，公开仓廪以救之，主者以旧典宜先请，公曰：'若先请，民已死矣。'廪讫奏之，诏嘉有汲黯忧民之心，迁齐相。"皆《传》所不载，又《传》谓光和六年卒，《碑》谓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对床

人多以夜雨对床为兄弟事用。如东坡《与子由诗》引此，盖祖韦苏州《示元真元常诗》"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之句也。然韦又有诗《赠令狐士曹》曰"秋檐滴滴对床寝，山路迢迢联骑行。"则是当时对床夜雨，不特兄弟为然，于朋友亦然。异时白乐天《招张司业诗》云"能来同宿者，听雨对床眠。"此善用韦意，不胶于兄弟也。仆又观郑谷《访元秀上人诗》曰"且共高僧对榻眠"，《思圆昉上人诗》曰，"每思闻净话，夜雨对绳床。"夜雨对床施于僧，亦不为无自，然则听雨对床，不止一事。今人但知为兄弟事，而莫知其他，盖此诗因东坡拈出故尔。乐天非不拈出别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论是否，得当代名贤提拂，虽轻亦重。不然，虽重亦轻，韦诗固佳，重以东坡引以为用，此其所以显然著在耳目，为兄弟故事。

员贡二书

员半千上书曰："臣家赀不满千钱，有田三十亩，粟五十石。闻陛下封神岳，举豪英，故鬻钱走京师"云云。此正祖贡禹之意。贡禹上书，尝曰："臣禹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微臣，卖田百亩，以共车马。"二书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实，而为是言，非矫情饰词也。后世读之，纯实之风可想。而今人求外补，其干誉以为异。呜呼！率天下为伪之风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莼羹

《晋书》：载陆机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陆曰："卿吴中何以敌此?"陆曰："千里莼羹，末下盐豉。"或者谓千里、末下皆地名，莼、豉所出之地。而《世说》载此语，则曰"千里莼羹，但末下盐豉耳。"观此语，似非地名。东坡诗曰"每怜莼菜下盐豉"，又曰"未肯将盐下莼菜"，坡意正协《世说》。然杜子美诗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莼。"张钜山诗曰"一出修门道，重尝末下莼。"观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为地名矣。前辈诸公之见不同如此。仆观见湖人陈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产莼菜甚佳，计末下亦必地名。《缃素杂记》、《渔隐丛话》皆引《世说》之言，以谓末下当云未下，而渔隐谓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阳杂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莼。仆谓末下少见出处，千里莼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载沈文季谓崔祖思曰："千里莼羹，非关鲁、卫。"梁太子启曰："吴愧千里之莼，蜀惭七菜之赋。"吴均移曰："千里莼羹，万丈名脍。"千里之莼，其见称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傅玄《琵琶赋·序》曰"故老言汉送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马上奏之。"石崇《明君词》亦曰"匈奴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则知弹琵琶者，乃从行之人，非行者自弹也。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而赋词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鲁直《竹枝词》注引傅玄序，以谓马上奏琵琶，乃乌孙公主事，以为明妃用，盖承前人误。仆谓黄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词》故耳。

汉田亩价

东方朔曰："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杜笃曰："厥土之膏，亩价一金。"《费凤碑》曰"祖业良田，亩值一金。"按汉金一斤，为钱十千，是知汉田每亩十千，与今大率相似。仆观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征理，所在多为良田，大家争售，至倍其直。而迩年以来，有司狃于姑息，所在习顽为风，举向来膏腴之土，损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乡迩。世态为之一变，甚可叹也。

石冻春

东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诗“勤买抛青春”，《国史补注》“荥阳土窟春、富平石冻春、剑南烧春”，子美诗“云安曲米春”。仆观郑谷《赠富平宰诗》曰“易博连宵醉，千缸石冻春。”知富平石冻春信矣。观白乐天诗，有“青旗沽酒听梨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酿酒，听梨花时熟，号为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诗“瓮中百斛金陵春”，刘梦得诗“鹦鹉杯中若下春”。

并食天厨

今岁首门神，有书曰“口食天仓”。观顾长康所画《清夜游西园图》，梁朝诸王跋尾，有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知此语旧矣。

卷十一

郭解剧孟

《汉书》郭解“为人静悍”。师古注：性沈静而勇悍。《史记》则曰：“为人精悍”，非静字也。《汉书》又曰：臧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师古注：臧命作奸剽攻者，臧亡命之人剽劫也，攻谓穿窬而盗也。休乃铸钱掘冢者，不报仇剽劫，则铸钱发冢也。然验以《史记》之文，则“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为及字，其文势不同如此。又《汉书·剧孟传》曰“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师古谓乘传东将者，乘传车东出为大将也。《史记》则曰“乘传车，将至河南”，乃知《汉书》误以车字为东字，而将字本方将之将，非将帅之将也。

汉唐人丐闲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数几当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图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说。仆尝考之汉人乞退之章，尝有是体。如王凤上疏乞骸骨谢上曰：“阴阳不调，灾异数见，咎在臣凤。奉职无状，此臣一当退也。五经传记，师所诵说，咸以日食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此臣二当退也。河平以来，臣久病连年，数出在外，旷职素餐，此臣三当退也。”

师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银青光禄大夫为阶官，此沿汉制金印紫绶、银印青绶之称也。《夏侯胜传》“取青紫如拾芥”，青紫谓绶耳。颜师古以青紫为卿大夫之服，汉卿大夫盖未服青紫。师古但据当时所见。仆观扬雄《解嘲》“纡青拖紫”，师古注曰：青、紫，谓绶之色。观此语岂无见耶？然所谓服者，佩服云尔，汉人亦有以绶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银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龟紫绂之饰，非臣容体所当佩服”，以是而观，师古之注，未为谬也。仆又考之，秦时光禄勋有中大夫，汉武帝更名光禄大夫，皆银章青绶，魏晋以来，有左右光禄大夫。光禄三大夫，皆银章青绶，其重者诏加金章紫绶，则谓之金紫光禄大夫。既有金紫之号，故以本光禄为银青光禄大夫。晋时如王翘之尝为此官，而任遐为光禄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启转为金紫是也。是则金紫、银青光禄大夫之阶，萌于汉武，成于晋，非始于唐也。

米价贵贱

《前汉·食货志》曰：汉兴，接秦之敝，民失其业，大饥，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汉。又按《高祖纪》“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就食蜀汉。”皆一时事所书，米价不同，恐稍先后，亦未可知。王莽末，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晋愍帝时，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钱二十缗，一石粟为钱二百缗也。后汉末，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万。唐潼关失守，鲁炅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谷为钱五百缗也。梁侯景食石头常平粟尽，米一斗七八万钱，是一石米为钱七八百缗也，自古米贵，未有如是之甚者。汉明帝永平间，粟斛三十，正与唐太宗米斗三钱之价同。东魏元象间，谷斛九钱。《赵充国传》“金城湟中谷斛八钱”，《汉宣纪》“谷石五钱”，自古米贱，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谷耳，贱而至于五钱，贵而至于七八百缗，无乃太悬绝乎？

二公言时政

虞预陈时政曰：“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穷奢极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范宁陈时政曰：“方镇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胜计。监司相容，初无纠弹，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标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百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役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胙，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今送故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二公陈时政，皆以送迎之费为言，想晋时之弊，莫此为甚。观宁所谓“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百户”，资官廪布而力入私门，有以见当时去官不恤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错道路，所费不訾，而势力之家私占军役，不以为非者，其殆晋之流风乎？

魏证蒯通

初，魏证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证谓曰：“汝何为离我兄弟？”众恇惧，证容止自若，对曰：“先太子若从证言，必无今日之祸。”此语盖祖蒯通之故知尔。初，蒯通教韩信云云，信既伏诛，上召通曰：“若教淮阴侯反乎？”通曰“然。臣固

教之，竖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计，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虽异，其意则同。是皆不以事败而遽变前说，要胸中有守而然，异乎仓皇失措，遽变前说者也。是以于此反有以见知。

壶关三老

戾太子遭巫蛊事，与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上书讼太子冤甚力，谓充衔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其言甚当，上虽感悟，而不为罢兵。吏围益急，太子度不得脱，即自经。继而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谓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上大感悟，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为丞相。至壶关三老，竟不闻尺寸之赏。此甚与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也。壶关三老，班史不著姓名，荀悦《汉纪》谓令狐茂。

古者金价

《惠帝纪》云：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郑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晋灼曰：近上二千石赐钱二万。此言四十金，实金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金，钱也。《食货志》：黄金一斤，直万钱也。后汉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鱼”，亦谓一金万钱。《缃素杂记》引一金万钱，以证晋王导所市练布之价。则是一金万钱，不但秦汉为然，自三代至晋，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间，金价一律如此？今日之价，视古又何倍蓰邪?

少翁致神

《抱朴子》谓：《前汉书》及《史记》皆云，齐人少翁为文成将军，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见之。仆考《史记·武帝本纪》及《封禅书》“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术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汉书·外戚传》“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记》谓王夫人，《汉书》谓李夫人，二说自不同。《抱朴子》谓二书皆云李夫人，谬矣。徐广注《封禅书》，谓《外戚传》曰“赵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诗》曰“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又以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遗记》则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于纱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　请

今呼朝请郎及奉朝请，并作上声。仆考《汉书》，朝请其说有二：一说汉律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请，此合从去声，如“窦婴不得朝请”、“王陵竟不朝请”之类是也。师古注：才姓反。又一说奉朝请，无定员，本不为官位。东京罢省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云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故韩退之、东坡诗，并作上声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汉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绵历稍深，望实稍重，然后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权既轻，其责甚重，往往人以为难。且以后汉杜诗观之，诗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称，辟大司马府，岁中三迁为侍御史，安集洛阳，还以状闻。世祖赐以棨戟，复使河东，剪灭贼徒，拜成皋令。且诗自功曹超三迁为侍御史，又两持使节，方为县令，则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权重不敢动摇，是以一邑之治，无难能者。观汉碑，严䜣凡七为县，不以为烦，盖以此也。今人为邑，得一满秩，如释重负，虽有过人之材，孰肯希于再试乎?

正五九到官

《随笔》云：《齐书》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晓其义。仆观前汉张敞为山阳太守，奏曰：“臣以地节三年五月视事”。其言如是，则知前汉之俗，未尝忌五月也。然张敞在山阳监护骄贺，其责甚难，卒以无事，其后征为胶东相，亦不闻有凶横之说。又观后汉《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诏书迁衙令，五年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说，起于两汉之后，然又观《独孤及集》有《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讫”，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诸州唐人题名，见不避正、五、九处亦多。

汉诸君末年

前汉诸君末年，甚有异者。文帝十六年，改为后元年。其说出于新垣平之诈，候日再中，以为吉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继而诈觉而被诛矣。景帝犹且因之，景帝即位元年，至七年称中元年，又六年称后元年，至三年而终。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屡更年号，最后更为后元，而以二年终，不知当时何所据而分中与后，谓之后，则疑若有尽，乃不讳何邪？自是之后，不复建后元之号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异者。宣帝末年号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十二月帝崩。元帝末年号竟宁元年，正月单于又来朝，五月帝崩。哀帝末年号元寿二年，正月单于来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谓匈奴从上游来厌之，故中国辄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晓也。

借书一鸱

李正文《资暇集》曰：借书集，俗谓借一痴，与

二痴，索二痴，还四痴。又杜元凯遗其子书，曰“书勿借人。古谚云：‘借书一嗤，还书一嗤。’”后人生其词至三四，讹为痴。或曰痴甚无谓，当作瓻。仆观《广韵》注、张孟《押韵》，所载瓻字，皆曰“借书、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还郑侍郎通鉴诗》曰“借我以一鉴，饷公无两瓻。”然又观鲁直诗曰“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苏养直诗曰“休言贫病惟三箧，已办借书无一鸱。”又曰“去止书三箧，归亡酒一鸱。”曰“惭无安世书三箧，滥得扬雄酒一鸱。”乃作鸱夷之鸱。近见《渔隐后集》亦引黄诗为证，与仆暗合。

丁晋公治第

丁晋公治第，杨景宗为督役，丁后籍没，而景宗贵显，乃以其第赐景宗。钱思公嫁女，令银匠龚美造妆奁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为妹婿。向者器皿，乃归美家。二事甚异。仆谓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来无定，安可强执在己者以为我有哉？岂独物然，虽天下亦莫不然。曹氏为汉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汉室者，曹氏也。司马氏为魏抗吴蜀，吴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马氏也。刘裕为晋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晋室者，刘氏也。天下事率多类此。区区之势，岂足恃哉！观杨、龚二事，甚与卫青娶平阳公主事同。

班范议论

班史言淮南王谋反，惮汲黯守节死义，至说公孙弘等，如发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论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其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议论悬绝，虽毁人亦然。坏前汉之风俗者，莫过乎孔光、张禹。晋人谓光、禹之罪，深于莽、卓。使范晔作光、禹传，则必直书其罪而诛之也。固则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其优游不迫如此，以此见古人忠厚气象。

汲冢书

《史记·燕世家》所载，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此说甚背经旨。前辈往往致疑。《战国策》亦有是语，司马贞注曰：经传无闻，未知所由。仆尝考之，其说出于《汲冢书》。《汲冢书》凡七十五篇，出于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与今经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国卜筮，师春是造书之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缴书》二篇，论弋射法。此类不一，今《崇文总目》有《汲冢周书》十卷。

蔡邕女贤

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后娶蔡邕女。孔氏生发，蔡氏生承、祜。时发与承俱病，度不能两存，乃专心养发，故得济，承竟病死。其贤如此，视古烈女何愧！后阅《蔡邕传》无闻，《烈女传》但载邕女为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丧乱中为胡骑所获，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嗣，遣使以金璧赎之，琰不能死节，更为生子，谓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粮给之数

古者粮给之数，尝考其大略。《周礼·廪人》“中岁人食，月三釜。”注云，六斗四升曰釜。三釜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则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汉赵充国曰：“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马日麦二斗七升也。《匈奴传》曰“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是一人日糒六升也。《后汉·南蛮传》曰“计人廪五升，用米六十万斛。”晋顾臻曰：“北方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两汉上下粮给之数，所得大略如此。仆又考之，古斛甚小，汉二斗七升，当今五升四合。所谓人食米八升者，当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谓人食米六升者，当今一升六合。所谓人食米五升者，当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　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仆谓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观《张说文集·三月三日诗》“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据也，《曲水侍宴诗》“三月重三日”，此可据也。

喉唇喉吻

或者谓《文选·沈约碑》“献替帷扆，实掌喉唇”，尚书为喉舌，而以为喉唇，无乃好异。仆谓此语承袭已久，不但约也，如宋赵伯符表曰：“无宜复司喉唇”，宋文帝目送王华等，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掌喉唇。”宋孝武曲水联句，臣偃曰：“喉唇废职方思让”，裴子野曰“张吏部有喉唇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喉唇事如此之多，且沈约所言不但此碑也，于《范云墓志》亦曰“乃作喉唇，帝猷必举。”是知此语，非独一处也。仆又观崔骃《尚书箴》曰“龙作纳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实司喉吻。”不但喉唇也，又有喉吻之说。是以胡宗愈启曰：“崇禁台喉吻之司，首岩廊股肱之寄。”

王建袭杜意

王建诗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浆马有粟。”

此正杜子美"肯访浣花老翁无，与奴白饭马青刍"之意。仆考杜意，又出于傅休奕《盘中诗》，曰"惜马蹄，归不数，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马肥麦与粟。"

卷十二

郦生事不同

《史记·郦生正传》与《朱建传》尾所述郦见高祖事不同。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岂非以此两存之乎？《正传》所述，与今班史一同，曰：郦生闻沛公略地陈留，其麾下骑士适里中子，谓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辄溺之，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第言之。"骑士从容为言。沛公至高阳传舍，使召郦生入谒，见沛公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欲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摄衣，延生上坐，谢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赐食，问计安出，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不满万人，欲径入强秦，所谓探虎口者也。陈留，天下之冲，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其《正传》所言如此。《朱建传》尾则曰：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诛不义，愿得口画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何如人，使者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郦生叱使者曰："吾高阳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自言高阳酒徒。"沛公遽雪足延入见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将兵讨不义，而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沛公谢曰："乡者闻先生之容，今见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问所以取天下者。郦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陈留。陈留，天下之冲，兵之会地，积粟数千万石，守垒甚坚。臣素善其令，愿为足下说之。不听，臣请为足下杀之，而下陈留。"沛公从之，于是郦生夜见陈留令说之，陈留令云云。郦生夜半斩陈留令报沛公，遂下陈留。其说又如此，由前所说，则沛公倨洗见郦生；由后所说，则方洗见使者。由前所说，则谓陈留令不听，足下举兵攻之；由后所说，则谓臣为足下杀之。其他语意详略多不同，故备录之，以资阅史者。

史记简略

《汉书·兒宽传》曰：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法吏。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会廷尉时有疑奏，掾史莫知所为，宽为言意，掾史因使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兒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乡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汉书》载宽事如此之详。《史记》但曰：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汤，汤以为长者，数誉之"，才此数句而已，不见所谓在廷尉不署曹之说，不见北地视畜数年之说，不见还至府为汤作疑奏之说，不见上疑奏即时赐可之说。兒宽平生善处，有此数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见，以至上问《尚书》、开六辅渠、议封禅事，《汉书》历载，而《史记》皆不书，何其太略也！以《史记》而考兒宽行事，不几泯没乎？大抵迁史失之略，如《丙》、《魏》等传皆然。

汉狱吏不恤

汉狱固酷，狱吏尤不恤。试摭数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韩安国抵罪，蒙狱吏田甲辱之，安国曰："死灰不复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狱，狱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叹曰："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死有余责。"欧血而死。萧望之不肯入狱，仰天叹曰："吾备位宰相，老入狱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饮药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狱吏尚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温舒上书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今治狱之吏，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获？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温舒一书，深切如此，使人读之，不觉毛竦，想秦弊之存于当时者，莫此为酷。观勃等所云，益可验矣。锻炼周内，文致其罪，在汉已然，况今日乎？

经怪二字

曩岁，平江乡试，有词科人为考官，出策题用

"经怪"二字，莫知所自。仆读《后汉·蔡邕传》、晋嵇康书，皆用此二字。又观唐人文集，如刘禹锡、皇甫湜书中，亦多用之。经，常也。《汉书》常字多作经，如曰"难以为经"。

披雾睹天

今用披雾睹青天事，多指乐广。如梁孝元诗"还思逢乐广，能令云雾褰。"骆宾王诗"情披乐广天"是也。往往谓此语创见于晋，不知此语已先见于徐干《中论》，曰"文王畋于渭水，遇太公钓，召而与之言，载之而归。文王之识也，灼然若驱云而见白日，霍然如开雾而睹青天。"晋人盖引此语以美乐广耳。曹植《谢入觐表》曰"若披浮云而晒白日。"

痟消二义

《周官·疾医》"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郑注：痟，酸削也。司马相如消渴，则所谓消中之疾也。痟首、消中，二疾既异，而其字亦自不同，后人往往不辨，指为一疾，鲜有别之者。后汉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贤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复引《周官》为证，是以消中、痟首为一义。以至《玉篇》、《广韵》之类，皆以痟为消病，惟《礼部韵》痟字下注酸痟头痛，是为得之。张孟《押韵》注酸痟头痛，又渴病。虽明知二疾为不同，是认二字为一体矣。

公门有公

田文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其言起此。后曹植疏亦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南北史》引处甚多，李彪曰："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此皆兼二者言也。独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暕可谓相门有相矣。"宋武帝谓王镇恶曰："可谓将门有将。"是皆祖田文之语尔。而《续释常谈》独推王训、王镇恶二事，以证"将门有将，相门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说也。晋王沈又有"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之语。

王延扣冰

晋王延事母甚孝，夏则扇枕，冬则温被。母尝盛冬求生鱼，延求而不获，扣冰而哭，忽有一鱼踊出冰上，取以进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鳞，扇席而驱暑，虽黄香、孟宗，抑为伦辈。"仆谓不若易孟宗为王祥，尤为切当。为母而致冰鲜，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后有延。

江淹儗古

《遁斋闲览》云：《文选》有江淹《儗汤惠休诗》曰"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今人遂用为休上人诗故事。仆谓此误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韦庄诗曰"千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许浑《送僧南归诗》曰"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秋思长。"曰"汤师不可问，江上碧云深。"权德舆《赠惠上人诗》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云。"孟郊《送清远上人诗》曰"诗夸碧云句，道证青莲心。"张祜《赠高闲上人诗》曰"道心黄檗老，诗思碧云秋。"雪窦诗曰"碧云流水是诗家"，曰"汤惠休词岂易闻，暮风吹断碧溪云。"此等语皆以为汤诗用，惟韦苏州《赠皎上人诗》曰"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词"，似不失本意。吴曾《漫录》但引乐天与唐上人对答二诗为证，岂止此邪？

王介诗

王介出守湖州，尝有诗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替阎罗。"后两句事见《北史·韩擒虎传》，擒虎曰："生为上柱国，死为阎罗王，亦足矣。"夫子称祝鮀之佞，盖美其有材耳，谓卫灵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传》亦谓祝鮀排难解纷，贤者也。介以谄媚者为祝鮀，是狃于流俗之见。观晋王沉为豫州刺史，下教曰："达幽显之贤，去祝鮀之佞。"《北史》曰"群犬吠新客，佞僮排疏宾。望卫惋祝鮀，眄楚悼灵均。"知此说久矣。不知佞有二义，有才佞之佞，有谄佞之佞。

药 栏

李济翁《资暇集》曰："园庭中药栏。"栏即药，药即栏，犹言围援，非花药之栏。《汉·宣帝纪》"池药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汉书》"阑入宫禁"，率多作草下阑，则药栏尤分明也。有误者以藤架蔬圃作对。仆谓此说固是，然考《汉·宣帝纪》"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非药字。又观古人诗，如梁庾肩吾曰："向岭分花径，随阶转药栏。"唐李商隐曰"水精眠梦是何人，栏药日高红髲鬌。"王维曰"药栏花径衡门里"，又曰"新作药栏成"，杜子美曰"乘兴还来看药栏"，许浑曰"竹院昼看笋，药栏春卖花。"又曰"栏围红药盛"，张籍曰"借宅常欣事药栏"，多作花药之栏用也。近见苕溪渔隐亦引籞为证。

如律令

《资暇集》曰：符祝之类，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为如饮酒之律令，速去不得迟也。一说谓汉朝每行下文书，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书行下，当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读如零。律令是雷边捷鬼，此鬼善走，与雷相疾，故曰"如律令"。仆谓雷边捷鬼之说，出于近世杂书，西汉未之闻也。汉人谓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岂知所谓捷鬼邪！此语近于巫史，不经之甚。宋时有"文书如千里驿行"之语，正汉人如律令之意也。

开八帙

以十年为一帙，其说见《白乐天集》中，诗云"年开第七帙，屈指几多人。"是时，六十三元日诗也。又曰"行开第八帙，可谓尽天年。"注曰：时俗谓七十以上开为第八帙。盖以十年为一帙尔。近时寿圣皇太后庆八十，而庙堂有辞免恩例札子，曰"昌运协千龄之会，东朝开八帙之期。"又曰"庆闱开八帙之算，三世奉万年之觞。"盖改开为登字。

古人引用经子语

古人有引用经、子语，不纯用其言，往往随意增减，间亦有害理处。如范晔曰："孔子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学约之，弗畔矣夫。"贾逵曰："孔子称：于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阎缵曰："孟轲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轲云：众人皆曰杀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杀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杀之，然后察之，乃置于法。"此等语虽不无损益，然不甚碍理。如刘向曰："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袁著曰："舜禹相戒：毋若丹朱。"按今《尚书》此语，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谓之相戒亦非。如此等语，似于当来之意未安也。或者谓范晔举孔子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恐《论语》中脱一道字。仆考《前汉》引此语，初无道字，而《礼记·坊记》则曰"贫而好乐，富而好礼。"

诛全甲

《汉书》载："霍去病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师古注：全甲，谓军中之甲不丧失也。《史记》载此大略相同，但于"短兵"下无"鏖皋兰下"一句，于"斩卢胡王"下却言"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徐广注：诛全甲，一作诛金甲，此三字较之《汉书》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记》之文，传流之误，后人不考，因其误而为之注耳。

称翁姑为官家

吴人称翁为官，称姑为家。钱氏纳土，盖尝奏过，谓其土俗方言。观范晔临刑，其妻骂曰："君不为百岁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忆。"袁君正父疾，不眠，专侍左右。家人劝令暂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吴人之语，为不诬也。

男人傅粉

《世说》载：何晏洁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汤饼试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仆考《魏略》，晏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则知晏尝傅粉矣。《前汉·佞幸传》"籍孺、闳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东汉《李固传》章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偃仰，从容冶步，略无惨怛之心。"《颜氏家训》谓梁朝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后汉中常侍张逊权倾天下。逊父死，归葬颍川。一郡毕至，名士无往者。逊甚耻之。陈寔于是独往吊焉，后诛党人，逊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论谓，当时士风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为贵也。旨哉斯言！仆观本朝，张茂则虽宦官之贤者也，元祐间尝请诸名公啜茶观画，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辞曰："某素不识画，亦不喜茶。"伊川所谓正与太丘反经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识，乌能及此！

卧雪二安

《录异传》载：汉大雪，洛阳令行至袁安门，无路入，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之，僵卧于床。又《先贤行状》载：胡定字元安，时雪满其室，县令遣掾排雪问，定已绝谷，妻子皆僵。二事甚相类，皆雪中高卧，皆县令来抚问。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协，安得不认为一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关两处者，何可胜数！如沉瘦事，前有约，后有昭略；望尘之潘，前有党，后有岳；书红叶之郑，前有虔，后有谷；致冰鲜之王，前有祥，后有延。

灰钉事

刘锴注李商隐《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丧贝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恨不知灰钉事。前辈谓杜笃赋"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商隐雕篆如此。仆谓此二字出于《南史·陈高祖纪》《九锡策》曰"王斧将挥，金钲且戒，妖酋震慑，遽请灰钉。"商隐用此耳。后见《艺苑雌黄》亦引此辨，与仆暗合。

联合古人句

仆尝用古人全句合为一联，曰"笼中剪羽，仰看百鸟之翔；侧畔沉舟，坐阅千帆之过。"自以为工。近观《漫录》谓任忠厚有投时相启，正有此一联，但改侧字为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录》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韩退之诗，下句乃刘梦得诗。韩曰"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刘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卷十三

解经恶穿凿

韩退之谓《论语》"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

字。仆观《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刘原父谓《尚书》"愿而恭"，恭疑泰字，盖愿而加恭，则愈拘而不和矣，岂济其不及哉？仆观《南史》顾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则知恭字盖古也。郭次象谓《孟子》"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少当读如多少之少，谓人既知好色，则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耆艾之艾。此说亦佳。然观《离骚》"竦长剑兮拥幼艾"，《战国策》"不以子工，乃与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语，又"齐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谓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为幼美，自古已然矣。后世解经有极佳处，然观史传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殚举。仆旧从老先生授《论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已"，谓孔子每事谦逊，不应自谓人不如我好学，只移焉字下一点于焉字上，以焉字作烟字读，文意复别。然观《北史》引此语，则曰"如丘者焉"，因知后学之解圣经，正不必用意过当，为穿凿之说，无悖于圣人经旨斯可矣。

晋王氏数派

晋王氏最盛，然数派非一族也。仆不暇尽数，姑择其显然者疏之。浑、济、坦之、濛、修之属，皆太原之裔，后汉隐士霸之后也。祥、览、敦、导、羲、献之流，皆琅玡之裔，前汉御史大夫吉之后也。浑、戎、衍、澄，亦琅玡裔，祥、览别派也。肃、恂、虔、恺，兰陵人，后汉良之后也。仪，阳城人，魏修之后也。浚、彝、矩、畅，弘农人。晋王氏无虑十余派，惟琅玡之派最盛。王导之孙，珣、珉、谧、穆十三子，仕宋大显，而庆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则天时，有玙、有抟者，亦相继为时显人，皆导之适派也，见于史传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凤阁王侍郎传论赞序》曰"太子晋之后，有错为魏将，剪为秦将；自秦至汉，有吉有骏；自汉至晋，有祥有览。其正绪也，则悦、洽、珣、珉；其旁支也，则浑、戎、衍、经。"此说正得其源流。仆衰绪出自太原，自晋避地徙于闽中。按家谱，十世祖讳棨，仕唐为水部郎中，见《闽川名士传》。七世祖讳仁偾，闽王审知辟为大理评事，不就，避于刹头。乡里服其节义，至今称"刹头王家"焉。

二书一意

韩退之《上于襄阳书》曰"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然而千百载乃一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与？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闻于人。侧闻阁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书》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辞其亲，甘穷饥而乐离别者，岂有贰事哉？笃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声茂功，铄光保大，不绝勋而穷名者，亦无异术焉，乐育材而得人也。人无所知，虽贤如仲尼，穷死而道屯，况其下者乎？未得其人，虽圣如唐尧，水不抑而凶未去，况其下者乎？故上之于人，下之求知，相须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难者何也？盖以在位者居高而听深，在下者行卑而迹贱，其事势不同，出处相悬故也。况乎上之人负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负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须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难也。湜自学圣人之道，诵之于口，铭之于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虚华，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犹郁郁而无语，窃以阁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书皆用此意。

陈遵投辖

大抵观史，当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陈遵传》云：遵每大饮酒，宾客满堂，辄闭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如传所云，则遵闭门投辖，率以为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闭门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辖投井中邪？盖投辖事，一时偶然耳，非谓其常如是也。遵间尝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车辖投于井中。史家纪此一事，以见遵平时好留客如此，后人不考其意，遂谓常取人车辖投井中。如李方叔诗"可笑陈孟公，好客常投辖"，何不晓事如此？

阿买

晋宋人多称阿，如云阿戎、阿连之类，或者谓此语起于曹操称阿瞒。仆谓不然，观汉武帝呼陈后为阿娇，知此语尚矣。设谓此妇人之称，则间以男子者，如汉《淆坑碑》阴有阿奉、阿买、阿兴等名。韩退之诗"阿买不识字"，知阿买之语有自。

士君子立论之难

甚哉！士君子立论之难也。东坡曰："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仆谓汉取天下虽不无诈力，何尝不以仁义？汉守天下虽不无仁义，何尝不以诈力？宣帝尝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此语甚当。似不若曰：杂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杂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汉也。温公曰："才德兼全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仆谓，圣人，道化之妙应变无方者也，岂可以才德论邪？才德兼全，固虽天然资禀甚高者能之，然在圣人似不当

以是论。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斯可谓善论圣人矣。仆晚进寡陋，不足以窥前辈藩篱之万一，鄙见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两全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灶，又欲为知制诰，尝曰："使我得水银银半两、知制诰三日，平生足矣。"二愿竟不遂而卒。白乐天弃冠冕而归，锻炼丹灶，未成，除书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盖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为官，又欲为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谶

仆自幼尝闻乡中长老言，潮至夷亭出状元，不晓所谓。己亥庚子，连岁大旱，咸卤之水果至昆山境上所谓夷亭末地。是时，黄由魁天下。次举，乡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为信也，甲辰岁卫泾又魁天下。苏之为州，自本朝开国以来，未有占大魁者，而连举预焉，甚为乡中伟观。仆尝作启贺卫魁，一联有曰"谓夷亭两见潮水，君其应吉谶而登大魁；而姑苏连出异人，我欲作雅歌而纪盛事。"盖实录也。

书词轻重

无垢先生为郎曹日，唯室先生通书，则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书词之礼顿加，称官而不称字。门人疑之，或以问，唯室曰："今为天子从臣，不比向来，当还其礼，岂以故旧之私废之。"时人以为识体。仆伯祖公达与许右丞少伊有笔研之旧，洎许入政府，伯祖犹为士人，书问往来不废，俱以字称。或谓伯祖，许公隆贵，毋称其字。伯祖曰："不然，故旧之义，安可以穷达异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许亦不以为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许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录》载：韩玉汝家有王莽铜枓，状如勺，以今尺度之，长一尺三寸，其柄有铭曰"大官乘舆十湅铜枓，重三斤九两，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闳、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二十六枓食器。"其文如此。又观《隶释》载新莽《候钲铭》，"候钲重五十来斤，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啬夫放、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省。"其文意亦如此。二铭甚相类。仆考新莽传，建国八年改天凤，天凤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为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又案天凤四年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毕，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后劾孔仁亦曰"右杖威节，左负威斗。"玉汝家所藏铜斗，正此物也。观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后所制固自不同。又观《南史》，有人开玄武湖，于右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朝士，何承天谓"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启冢，又得一斗，复有石铭"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识。又知当时威斗，有以赐大臣者如此。候钲无所考据，然不观《候钲铭》，无以验铜枓为真新始物也。《候钲铭》云："重五十来斤"，来字上加一点，是桼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齐文宣以七为桼而诛弟上党王涣，其指亦有自。

汉人居丧

汉人居丧，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终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遗诏，令臣子勿久丧，已葬则除，自后因而弗改，习以成俗。故翟方进为相，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然当时亦知终三年丧为尽礼，如原涉行父丧三年，显名天下；河间惠王行母丧三年，诏书褒称，以为宗室仪表；薛宣后母死，其弟修去官，持三年丧，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汉碑中有居丧二交菲五五者，则以为美谈。如李翊、费凤之徒，以为至孝，铭为"考忧释绋，公义卓休"，其见推往往如此，则知当时丁父母忧持三年丧者鲜矣。不特不能持三年丧，且居忧而迁除者有之，如鲁峻居母忧，自乞拜议郎是也。汉人居丧，大率可见，夺情废礼，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过于厚者，如高阳令杨著遭从兄忧而去官，度尚遭从父忧而解秩，又有为其师服斩丧三年而不释者，礼之过不及如此。

汉人下语

邹阳曰"高皇帝收敝民之倦"，谷永曰"陛下当盛壮之隆"，太史公《年表》、杨恽皆曰"当盛汉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宽仁之厚，"杜延年曰"晋献被纳谤之谗，申生蒙无罪之辜"，枚乘曰"马方骇鼓而惊"，东方朔曰"赐清燕之闲"，汉人文章有如此下语者，似觉意叠，要不害于理。近时有直学士院制诰中，用龙光之宠之语，而上不喜，以谓意重，惜当时无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语者，踌躇久之，谓宠字难改。仆谓求便于时，作龙光之渥为稳帖也。仆又考之，龙光二字，六经中别无出处，惟《诗》有之。据《诗》为龙乃宠字，借宠为龙耳，然汉人碑刻以龙光对言鹤鸣，是又以为龙凤之龙矣。

弟侄献言

兄弟之子，犹子也，古人视侄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事叔亦以子礼。叔侄之分与父子同，是以后世赠言不敢施于叔父者，正惧其僭也。仆谓古人叔侄之分虽有间，而事有可告，则不可得而

隐。古人叔侄之间，自有相与之至情，初不以尊卑为间者。仆观爰盎为吴相，临行辞其兄子种，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君欲刻治彼，不上书告君，则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亡何说王母反而已，如此则幸得脱。"观此数语，断断乎治吴之药石也。种为此言，不以为嫌；盎受其说，不以为罪，盎用种计，迄善于吴，此正侄规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亚之、欧阳詹、权德舆之徒，皆有《送叔序》，岂非祖此意乎？芮城府君为御史，将行，谓文中子曰："何以赠我？"子曰："清而无介，直而无执。"此又弟献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游士持书干谒

今游士持朝士书，走江淮，谒州郡，往往视书之轻重而次第之，此风其来尚矣。仆观《沈亚之集》有《与路鄜州》一书，其间言"某自某方来，以某执事书，视书为之轻重。书多者馆善宇，饱善味。书之次者，又次之。其有无因而至者，虽辩智过人，犹以为狂，即与偶然之辈、侥幸之徒，退栖陋室，与百姓杂处，饭恶味。且是谒阁下者，不独尽穷饿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于阁下。合一贯以礼，而以书不书为轻重，窃恐天下之士其来阁下门者，皆争赍书为粮。受阁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书而礼我。'何有愧于阁下？不惟不愧，且将愤怨，阁下劳费以无益。"观亚之所言，可以见当时游谒之士。

王勃等语

王勃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以为工。仆观《骆宾王集》亦曰"断云将野鹤俱飞，竹响共雨声相乱"，曰"金飚将玉露俱清，柳黛与荷缃渐歇"，曰"缁衣将素履同归，廊庙与江湖齐致"，此类不一，则知当时文人皆为此等语。且勃此语，不独见于《滕王阁序》，如《山亭记》亦曰"长江与斜汉争流，白云将红尘并落。"欧公《集古录》载德州《长寿寺碑》与《西清诗话》，如此等语不一。仆因观《文选》及晋、宋间集，如刘孝标、王仲宝、陆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语，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隐曰"青天与白水环流，红日共长安俱远"，陈子昂曰"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曰"新交与旧识俱欢，林壑共烟霞对赏。"

二史下即字

班马二史下即字，曰"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虽文致法，往往释之"，曰"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曰"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曰"今单于即能前，天子自将兵讨，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曰"言无男即喜，言汉廷治有男即怒"，曰"温舒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视之如奴"，曰"今能入关破秦甚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曰"即有缓急，真可将兵"，曰"即无事，当穷究"，曰"汉即来，我即发"，曰"即上云云，大王即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即之为言就也，亦当时史文之语助耳。

丈　人

今人呼丈人为泰山，或者谓泰山有丈人峰故云。据《杂俎》载唐明皇东封，以张说为封禅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转一品。说以婿郑镒官九品，因说迁五品。玄宗怪而问之，镒不能对，黄番绰对曰："泰山之力也。"与前说不同。后山送外舅诗"丈人东南英"，注谓丈人字，俗以为妇翁之称，然字则远矣。其言虽如此，而不考所自。仆观《三国志》裴松之注"献帝舅车骑将军董"句下，谓"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时人，呼妇翁为丈人，已见此时。

晋官品占田

晋平吴之后，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国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与晋同，而较之旧制已减半矣。

卷十四

王圭母妻识见

《新唐书》载：王圭始隐居时，与房、杜善，母李尝曰："儿必贵，然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试与偕来。"会玄龄等过其家，李窥大惊，敕具酒食，尽欢终日，喜曰："二客公辅才，汝贵不疑。"杜子美《送重表侄王砅诗》曰："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入怪鬓发空，吁嗟为之久。自陈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正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六宫师柔顺，法则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传不朽。"杜诗所载如是之详。观诗言房杜来沽酒留饮之意，似与传文同，然此是圭妻杜氏，非关母李氏事。前辈往往疑之，终莫能辨，或以为传误，仆谓观者正不必深泥，要当兼考，于理为

得。传言母李，而诗言妻杜，有以知妇姑皆贤，其高识远见，甚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见房杜，则谓“二客公辅才，汝贵不疑。”妻见太宗，则谓“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异。诗传互相发明，皆可为据也。赵次公曰“虬髯十八九”谓太宗。又曰“有《虬髯公传》”。仆谓引《虬髯公传》误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张三郎者。所谓虬髯公者，亦伟人，见隋室不靖，亦欲规图基业，太宗既出，见其英武，为不可及，于是过海自立为扶余国王。其事甚明，见《太平广记》，此事甚与陈希夷返华阴山意同。

贾岛事众说不同

《新唐书》载：贾岛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韩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当其苦吟，虽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一日，见京兆尹，跨驴不避，诘之，久乃得释。累举不中第，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簿。《唐遗史》载贾岛初赴举在京，一日，在驴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退之为京兆尹，车骑方出，岛不觉，行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道所得诗句，退之遂并辔归，为布衣交。后累举不第，乃为僧，号无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闻钟楼上有吟声，遂登楼，于岛案上取诗卷览之，岛攘臂夺之曰：“郎君何会此邪?”宣宗既去，岛知，亟谢罪，乃除遂州长江簿，后迁晋州司仓卒，故程锜以诗悼之，有“骑驴冲大尹，夺卷忤宣宗”之句。《摭言》又载贾岛太和中，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街，时秋风正厉，黄叶可埽，岛吟曰：“落叶满长安”，求一联不可得，不知身之所从，因冲京兆尹刘栖楚节，被系，一夕释之。又尝遇武宗于定水精舍，岛尤肆慢，武宗讶之，初曰：“令与一官。”授长江簿，至晋州司仓卒。三者所载异同如此。《新书》谓先为浮屠，后举进士。《遗史》谓后因不第，乃为僧，得“僧敲月下门”之句，冲京尹韩退之节。《摭言》谓联“落叶满长安”之句，冲京尹刘栖楚节。《新书》谓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簿。《遗史》谓夺诗卷忤宣宗，除长江簿。《摭言》又谓肆慢武宗云云。其纷纷之论不同如是，不可晓。仆观集中载大中八年赐岛为长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则岛出仕于宣宗之时似合遗史之说矣。考苏绛所撰墓志，则曰：“罹飞谤，责授长江簿，三年秩满，迁晋州司仓，会昌癸亥岁，终于郡官舍，殁未浃旬，又转当州司户，于我何有?”此正与传文所载同，要当以此为正。岛死于武宗之世，不应至宣宗之时方仕，墨制疑后人所假，以附会遗史之说。不然，则太和误为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轻信

文帝虽天资仁厚，然失于轻信，赏罚之命，往往出于一时，而不加审细，所以当时之人卒能救止，不至丽于有过之地。季布为河东守，人或言其贤，则召以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则罢归故郡。贾谊通诸家之书，廷尉言其能，则召以为博士，绛灌言其擅权，则弃之长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则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则赦出之。太仓令或者言其过，遽下腐刑。缇萦言妾父廉平，则恕之。孟舒、魏尚守云中，皆有能称，稍有所闻，则下吏削爵，一闻田叔、冯唐之言，遂复其故职。至于以口钝而责上林尉，以辩给而迁啬夫；以犯跸而欲致其死，以盗环而欲致之族，是皆出于一时之喜怒，而赖张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轻于赏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轻信之过，向非有以救之，能无损于文帝之仁乎？

汉人多引逸经

汉人多引逸经之词。汉武元朔诏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元鼎诏曰“《诗》云‘四牡翼翼，目征不服’”，杨终曰“《诗》云‘皎皎练丝，在所染之’”，张衡曰“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引《逸诗》者如此。《晁错赞》“《书》曰‘毋为权首，将受其咎’”，《王商传》：《周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师古注，《逸书》之词。《萧何传》：《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律历志》：《书》曰“先其算命”，《萧望之传》：《书》曰“戎狄荒服”，《陈汤传》：《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主父偃传》：《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师古注，此《周书》者，本《尚书》之余。引《逸书》者如此。

取亭馆名

东坡见人读《晋书》，问其间得几亭名。范石湖亦尝与立之伯父言，凡亭馆名，须于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籍，要未为古，似不宜取。仆谓借如本朝欧公、荆公、苏、黄诸公，以其名重，就其诗句取之，犹未为过。近时稍有诗声，遂采以为扁榜，甚无谓也。大抵名不可过实，与其浮夸，不若少贬。以温公学术，而园曰独乐，堂曰读书，初未尝夸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饰其处，不顾己之所安，如悬车扁曰见一是也。时人好夸不止一端，如名宠婢，如书桃符，皆然。桃符书惟“天佑于一德，八荒开寿域”，此等语不知常人何以当之？仆叔祖尝以桃符丐唯室先生书，先生书曰“但愿儿孙勤笔墨，不妨老子自婆娑。”此语甚得体。

金条脱事

《南部新书》载：大中间，上赋诗有“金步摇”未能对，令温飞卿续之，飞卿以“玉条脱”应之。宣宗令以甲科处之，为令狐绹所沮，除方城尉。绹尝问其事于飞卿，曰：“出《南华真经》，非僻书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甚怒。后飞卿诗有“悔读南华第二篇”之句。《北梦琐言》谓《南华真经》无玉条脱事，不知当时何所据也。仆谓真诰玉条脱

事，正在第一篇中，谓华阳第一篇可也，岂南华第二篇邪？然考飞卿集，有《题李羽故里》一诗，尾句曰“终知此恨销难尽，孤负华阳第一篇。”无“悔读《南华》第二篇”之句，得非别诗乎？此事数处所载，率有异同。《卢氏新记》又曰：唐文宗一日问宰臣古诗“轻衫衬条脱”，条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安妃有金条脱，是臂饰也。”《北梦琐言》又谓宣宗尝有“金步摇”未能对，求进士对之。温庭筠以“玉条脱”续之，帝赏焉。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修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告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中书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宗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帝，诘之曰：“公非长史乎？”曰：“非也。”谪为方城尉，流落至死。《摭言》又谓庭筠与执政有恶，奏其搅扰场屋，黜为方城尉。说者不一如此。

杜荀鹤罗隐诗

唐人诗句中用俗语者，惟杜荀鹤、罗隐为多。杜荀鹤诗，如曰“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曰“乍可百年无称意，难教一日不吟诗”，曰“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曰“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曰“世间多少能言客，谁是无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曰“莫道无金空有寿，有金无寿欲何如？”罗隐诗，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几多力，不受阳和一点尘”，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头上来”，曰“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曰“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曰“明年更有新条在，绕乱春风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语，往往不知谁作。

古文尚书

《遁斋闲览》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杀令尹子辛，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乎不刑，因举《虞书》“成允成功”为证。又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传》引“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此皆《大禹谟》之文。杜预注曰，《逸书》也。是未尝读《古文尚书》耳。仆谓当是之时，《古文尚书》未出，而预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国语》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韦昭注皆曰，今书无此文，其散亡乎？又引“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此等语甚多。韦昭皆注以为《逸书》。按今《尚书》数处本文具存，初未尝散失也。非特《国语》为然，又如《礼记》引《君陈》“此谋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惟朕文考无罪。”郑氏注亦以为无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预之见正与韦昭、郑玄同，皆以本文为逸词，非不读《古文尚书》。盖《古文尚书》未行于时故尔。且预所见不独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慎始敬终，终以不困”，“皋陶迈种德，念兹在兹”，“圣有谟勋，明征定保”，如此等语，预皆注为《逸书》。又如穆叔举《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预注谓今《尚书》无此文。诸儒疑之，按诸语具存今《尚书》中。“圣有谟训”作“圣有谟勋”，注谓圣哲有谋功者。此一字与今不同。

金叵罗

《漫录》曰：东坡诗“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案《北史》，祖珽盗神武金叵罗，盖酒器也。韩子苍诗亦曰“劝我春风金叵罗”。仆谓金叵罗入诗中用，已见李太白矣，不但苏、韩二公也。虽知金叵罗为酒器，然观祖珽盗金叵罗置髻上，髻上岂可以置酒器乎？黄朝英亦有是疑。

奚斯颂鲁

颜师古作《正俗》引《鲁颂》云，“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庙，而王延寿《灵光殿赋》不当云“奚斯颂僖”。此说是矣，不知其失不自延寿始，自班固始也。观《两都赋序》曰“皋陶歌虞，奚斯颂鲁”，知此语旧矣。案《鲁颂·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閟宫》卒章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毛苌注曰“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庙也。”郑笺曰“奚斯者，教护属功课章程也。”知史克作颂，奚斯作庙矣。班固乃以《鲁颂》为奚斯所作，岂非误邪？贾氏《群经音辨》谓班氏将见前世传诗学者，或有异说与？仆观李善《文选注》曰：《韩诗·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乃知此语有自。宋鲍昭《河清颂》亦曰“藻被歌颂，则奚斯之徒。”

众口铄金

屈原《九章》曰“故众口其铄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补引邹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语在后，岂应引证？不知在楚人之前，尝有此语矣。观《邓析子》曰“古人有言：众口铄金，三人成虎。”邓析，春秋鲁定公时人。邓谓古人有言，则此语又见于邓之先矣。补引汉人语，是未见《邓析子》书耳。且在邹阳之前，张仪亦尝有此语。其后李善注《文选》，邹阳语引《国语》伶州鸠“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要未为广。《论衡》曰“众口铄金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与火直，故云。”

樱桃无香

渔隐曰：退之《樱桃诗》曰“香随翠笼擎初重，色映银盘泻未停”，樱桃无香，退之言香，亦是语病。仆谓凡丽于土而被雨露之发育者，皆有香。香者气也，谓草无香，则曰“风吹花草香”，谓竹无香，则

曰“风吹细细香”，岂可谓樱桃无香哉？渔隐不参物理，但谓芬馥者为香，而不知物之触于鼻观者，非香而何？

天开图画记

朝应期作《真州天开图画楼记》曰“公试为我矫首而望，江都宅其东，牙樯锦缆，还有隋炀帝之遗迹可鉴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铁马，还有魏太武退师之故道可袭乎？南则建业，孙仲谋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则临淮，南霁云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偿乎？”此意出于汪彦章《京口月观记》、《米南宫壮观亭记》。《月观记》曰“尝与子四顾而望之，其东曰海门，鸱夷子皮之所从遁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尝至也；若其北广陵，则谢太傅之所筑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则祖豫州之所击节而誓也。”《壮观亭记》曰“尝试与客指天末之叠巘，望林表之平陆，曰，此吴、蜀之所争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刘玄德之所摧败奔北，而陆逊、周瑜之所得志而长驱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陆梁而睢盱也；此孙皓、陈叔宝穷侈极丽，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渔隐谓东坡《超然台记》，其略云“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威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此语本祖习凿齿书意，其后《月观记》等从而效之。习书曰“吾来襄阳，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

端　午

《容斋随笔》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献之。”《唐类表》有宋璟《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仆观《续世说》，齐映为江西观察使，因德宗诞日端午，为银瓶高八尺以献，是亦有端午之说。

承准字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书“準”，说者谓因寇公当国，人避其讳，遂去十字，只书“准”。仆考魏晋石本，吏文多书此“承准”字。又观秦汉间书与夫隶刻，平準多作“准”，知此体古矣。《干禄书》、《广韵》注，谓准，俗準字。既古有是体，不可谓俗书，要皆通用。《石林燕语》言：京师旧有平準务。自汉以来，有是名，蔡鲁公为相，以其父名準，改为平货务。仆谓平準字，自古以来，更革不一。观《宋书》平準令避顺帝讳，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处，所避可知。

徐忻诗

《西清诗话》：徐忻作诗，有唐人风气。有诗曰“剑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阑干。年来有事消磨尽，只有青山好静看。”仆记得一杂说，谓一妇人能诗，举其一绝，末联云“年来万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语工于徐。

卷十五

富公奉使语

《漫录》曰：东坡撰《富郑公神道碑》载，公奉使语曰“北虏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予按唐郑元璹谓颉利曰：“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将士，在可汗一无所得，不如和好，国家必有重赉，币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颉利纳其言。乃知郑公之言，出于元璹。仆谓东坡固尝言之矣。郑公此言，正祖严安论徇西南夷之议，《漫录》未之闻邪？自严安为是说后，三国志陆抗亦尝用此意谏吴主矣。时，师旅仍动，百姓疲敝，抗疏曰：“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雕瘁，寇不为衰，我已大病矣。今争帝王之资，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国家之良策也。”元璹又祖其意。晋顾雍所言，亦是此意，非特抗也。

逍遥溪愚溪

王建《逍遥溪亭诗》曰“逍遥公在此徘徊，帝改溪名起石台。车马到春常借问，子孙因选暂归来。稀疏野树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开。无主青山何所直，卖供官税不如灰。”刘禹锡《伤愚溪诗序》曰“柳子厚殁三年，有僧来告曰：‘愚溪无复曩时矣。’悲不自胜，遂为七言以寄恨。”曰“草圣数行留坏壁，木奴千树属邻家。惟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寞出樵车。”仆观二诗，深有感焉。当逍遥公隆盛之日，太官载酒，奉常抱乐，銮舆翟祎，增贲泉谷，见夸于诸公者不一。韦公去此，才数世耳。向者逍遥之地，至于“卖供官税不如灰”。当子厚无恙之日，所游愚溪，皆一时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残阳寂寞出樵车”。是何堕废一至于此？观此二事，重使人恻然。前人基绪后人鲜克保持，虽欲委曲为计，有不可得。李卫公《平泉山居戒子孙》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士也。”谆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几为洛阳大族有力者取去。呜呼，兹岂告戒所及哉！

握发等事

今言吐哺握发，必归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

载是也，不知先此大禹，盖尝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握发矣，事见《淮南子》。今言持竿诵经不知雨之流麦，必称高凤，不知先此朱买臣，盖尝孜孜修学，不觉雨之漂粟矣，事见《邹子》。《前汉书》载韩信微时从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时，盖尝从击绵女子乞食矣，事见《吴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罕传焉。

古人名字隐而不彰者

《孟子题辞》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名轲，字则未闻也。"《前汉志》颜师古注曰：《圣证论》云，轲字子车，而此志无字，只曰孟子，未详其所得。仆谓孟子之字见于《孔丛子》，夫岂未之见邪？因知古人名字隐而不彰者，何可胜数？往往见于传注碑刻杂说，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舆姓陆名通，伯乐姓孙名阳，许由字仲武并见《庄子释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达，叔齐名亢字公信，夷、齐乃谥也，见《论语注》；皋陶字廷坚，见《左传》；孔安国字子国，见《孔丛子》；汉高祖父太公名煓字执嘉，见皇甫谧《帝王世纪》；高祖兄仲名喜，曹参字敬伯，汉申公名培，见《史记》；逢蒙之弟名鸿超，杨朱之弟名布，见《列子》；郑子真名朴，叔孙通名何，见《楚汉春秋》；项伯名缠字伯，见《汉书注》；杨王孙名贵，见《西京杂记》；陈仲子字子终，见《高士传》；商山四皓，园公姓园名秉，字宣明，见《陈留志》；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见《崔氏谱》；箕子名余胥，见司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见孔颖达《左氏疏》；伏生名胜字子贱，叔敖名饶字叔敖，并见碑；彭祖姓篯名铿，见《姓苑》。篯音剪，见《论语》"窃比老彭"疏。胡如村乃作笺字用，《千姓编》亦然，非也。

行状不宣等语

《漫录》谓《文选·杨修答临淄侯笺》末曰"造次不能宣备"，书尾用不宣语起此。仆观汉高祖初定天下，诸侯王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此正不宣语之所从出也。又谓自唐以来，为墓志必先有行状。盖南朝以来，已有行状，如梁江淹之作是也。仆观《吴志》周条等甄别行状上疏云云，此行状之名，所由始也。

设　法

今用女倡卖酒，名曰"设法"。或者谓汉晋未闻。仆谓此即卓文君当垆之意，晋人阮氏醉卧酒垆妇人侧，司马道子于园内为酒垆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是矣。

贱庶出之子

自古贱庶出之子。王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孝武曰："崔道固如此，岂可以偏庶侮之？"《颜氏家训》曰："江左不讳庶孽，河北鄙于侧出。"江左丧室之后，多以妾媵主家事；河北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至唐而此风犹存。观褚遂良《请千牛不荐嫡庶表》曰："永嘉以来，王涂不竞，在于河北，风俗乖乱，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远，独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圣朝深革前弊，人以才进，不论嫡庶，于今二纪。今日荐千牛舍人，仍此为制，礼所未安。"观此，可以见汉晋以来重嫡而轻庶矣。窃又考之，赵简子使姑布子卿相诸子，至母恤，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对曰："天之所授，虽贱必贵。"于是以母恤为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泰夫人

汉碑有书"太夫人"为"泰夫人"。或者以为异。仆谓汉人多书"太"为"泰"，如《前汉书》泰平、泰一、泰甚之类是也。范晔避家讳，故《后汉书》皆书"泰"为"太"，如郭泰、郑泰为郭太、郑太是也。汉碑所以书泰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书"是非"为"氏飞"，而或者笑之。仆谓此固好奇，不可谓无所本。古人书字，率多借用。盖尝考之，汉书以颁示字书视看字，如"视其节俭"是也。荀子以视看字书是否字，如"是其庭可抟瓦"是也。《汉志》以是否字书氏族字，如"至玄孙氏为庄王"是也。书非字为飞者，如汉碑所谓"飞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飞字之所据也。

螟　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为螟蛉。观《南史》宋明帝"负螟之庆"，言废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养子字螟蛉。又观董仲舒断甲无子养非所生，引《诗》"螟蛉有子，蜾蠃负之"之义，知此说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汉《禁中起居注》，验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录》云，知汉起居注，在宫为女史之职。自魏晋以来，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录，不复女职矣。今考《隋书·经籍志》，自汉献帝以来，至隋开皇间，所谓起居注，凡有四十四部。《隋志》谓晋时得汲冢书，有《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注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周官》"内史掌王之命，遂书其副而藏之"，是其职也。又谓《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复知。观葛洪所引，则知尚存于晋，至隋始亡。

唐时扬州通州

唐时，扬州为盛，通州为恶，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语，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其气象可知。张祜诗曰"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曰"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承平日，犹自

笙歌彻晓闻。”徐凝诗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扬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乐天诗曰“通州海内恓惶地，司马人间冗长官。”元微之诗曰“折君灾难是通州”，又曰“黄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谓神仙，一谓黄泉，相去霄壤矣。

千秋一日九迁

《文选·任彦升表》曰“虽千秋一日九迁，荀爽十旬远至。”李善注曰“《东观汉记》谓车丞相自高寝郎一月九迁为丞相，日当为月字之误也。”仆谓李善注此，未为尽善。考《汉书》高寝郎田千秋讼太子冤，武帝立拜为大鸿胪。师古注：立拜者，立见而即拜之，言不移时也。谓千秋因此一言，顷刻之间，自高寝郎超迁九叔至大鸿胪，非谓一日之间九次迁除也。谓之一日，正不为失。李善误认此意，乃以一月九迁为丞相。又案《汉书》千秋为大鸿胪，数月，代刘屈牦为丞相，封富民侯。《汉史》谓“千秋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盖以此也。则知千秋为相封侯，乃在鸿胪数月之后，所谓旬月者，十月也，岂一月九迁为丞相哉？善盖引《东观记》之谬耳。

萧何留守

《漫录》曰：留守字，案汉《外戚传》，戚夫人从上之关东，吕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纪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仆谓汉高祖出征，留萧何守关中，此正留守本意。后之所谓留守者，正祖此尔。吕后妇人，岂所当据？其后如晁错请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内、晋惠帝幸长安荀藩在洛阳留台承制、隋炀帝幸辽东命樊子盖东都留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纪原》谓留守起于唐，何其太卤莽邪？推而上之，则又出于石祁子守之意，后观《史记·越世家》，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惟太子留守，知此意又远矣。

归去来辞语

《漫录》曰：渊明《归去来辞》云“临清流而赋诗”，盖用嵇康《琴赋》中语。仆谓渊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成，不应规仿前人之语，其间意到处，不无与古人暗合，非有意用其语也。傥如《漫录》所言，则“风飘飘而吹衣”出于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于潘安仁，此类不一，何独用嵇康之语哉！

人生何须

《南史》张绪谓柳世隆曰：“观君举措，当以清名遗子孙。”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裴昭明历郡清勤，不事储畜，常谓人曰：“一身之外，复何须乎？子孙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经。”二说出于齐勉。

衙牙二字

《漫录》曰：孔氏《杂说》，牙者，旗也。太守出则有门旗，遗法也。后遂以牙为衙，或以舍廨为衙。《唐韵》曰：衙，府也。是亦讹耳。案《语林》，近代通谓府廷为公衙，字本作牙，讹为衙。大司马掌武备，猛兽以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门外，谓之“牙门”，以次引进。牙门始见于此。《续释常谈》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门虚寂”，为牙门所自。仆谓皆未也，牙门已见后汉。观邹义到公孙瓒营拔其牙门、三国魏文帝置牙门将、晋陆机袭父爵为牙门将，案后汉汪真人《水镜经》，凡军出立牙，必令坚完。若折，将军不利。是以古兵法择吉日祭牙。后汉滕辅、晋袁宏、顾恺之、宋王诞，皆有祭牙文，吴胡综有《大牙赋》，皆谓武备之意，而牙衙之说信矣。谓讹牙为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门虚寂”，《北齐书》何以书衙？

奏记礼重

《两汉博文》谓前书“郑明奏记于萧望之”，奏记自朋始也。仆观《隶释》，秦汉以来有此奏记。仆不暇远考，在前汉时，丙吉奏记霍光、李寻奏记翟方进，非特郑朋而已。考丙吉在郑朋之前，不可谓自朋始也。奏记之体，在东汉之时其礼甚重。观《孔子庙碑》，鲁相奏记司徒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鲁相某等叩头死罪敢言”云云，中又云“叩头死罪谨案某人”云，末云“某皇恐叩头死罪，上司空府。”凡一记三用叩头死罪，而其间连言叩头，连言死罪，宛类表章之体，第不称臣耳，有以见当时上下官守甚严。

致仕官禄

石林谓东汉郑均致仕，章帝赐尚书禄终身，时号“白衣尚书”，则知汉致仕无禄也。唐制亦然，时亦有特给者。仆谓汉唐致仕者，亦皆有禄。据《通典》谓汉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不可谓汉致仕无禄也。又观唐令诸职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给半禄。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请半禄，料从敕出日，于本贯及寄居处州府支给。

雌　霓

沈约制《郊居赋》，其间曰“驾雌霓之连蜷，泛大江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读雌霓为雌鹝，约喜谓曰：“霓字惟恐人读作平声。”司马温公谓非霓字不可读为平声也，盖约赋协侧声故尔。仆考之雌霓二字，东方朔《七谏》中已尝用之矣。张衡《七辩》亦曰“建雌霓以为旗”。

曾子之书

曩时，国学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论”，而一时士

子说光大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语，不知曾子之书，乃高明广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虽据仲舒之所举，要以曾子之书为正。仲舒又谓"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则曰"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拘。"曰"巧言令色，虽少行而笃，难于仁矣。"此语与今《论语》微异。又如所谓"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所谓"良贾深藏若虚"，所谓"与君子游，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皆见曾子之书。诸书所引，盖本于此。

台笠缁撮

《毛诗》"台笠缁撮"，传谓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缁撮缁布冠也。郑笺谓台，夫须也。以台皮为笠，缁布为冠。故谢玄晖诗曰"台笠聚东菑"，注：台御日，笠御雨。是以为二事，盖本毛之说。曲信陵诗曰"台笠冒山雨，渚田耕荇花"，以台笠对渚田，是以为一事，盖祖郑之说。二诗皆有据依。考孔颖达《正义》，台可为笠则一也，传分之者，笠本御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纠，因可御雨"，故传分之以充二事，则知毛之见如此。

不可为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击之不已，其报必酷。仆因观《北史》，神龟之间，张仲瑀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清品。一时武人，攘袂扼腕，至无所泄其愤，于是羽林武贲几千人，至尚书省诟骂，直造仲瑀之第，屠灭其家，群小悉投火中，及得尸体，不复辨识，惟以髻中小钗为验。其受祸如此之毒，事势相激，乃至于此，为可伤也。《庄子》谓"刻核太过，则不肖之心应之。"今人徒知锐于攻击，逞一时之快，而识者固深惧之。

酒分圣贤

皇甫嵩作《醉乡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为圣，色浊如金而味醇且苦者为贤，色黑而酸醨者为愚，以家醪糯觞醉人者为君子，以家醪黍觞醉人者为中庸，以巷醪麦觞醉人者为小人。"其说虽不同，然以酒分圣贤者，其意祖《魏人廋语》所谓"清者为圣，浊者为贤"之说。然又考之，魏人之说又有所自，邹阳赋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醨。清者圣明，浊者顽騃。"仆尝评之，酒之清者为圣可也，若与浊者为贤何哉？当为顽愚。《魏人廋语》与夫《醉乡日月》，其说有疵，不若邹阳之语为善也。《魏略》以白酒为贤。

卷十六

亭长

《懒真子》曰：唐秘书省吏凡六十七人，典书四人，亭长六人。世但知乡村之长谓之亭长，不知唐诸司皆有之。尚书省，《唐志》曰："以亭长启闭传禁约"，则知三省亦有也。仆谓诸司之置亭长，自古已然，不特唐也。如晋时特进光禄大夫，亦有门亭长门下书佐一人。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说者多端。沈约《宋志》谓"旧记有郭虞者，有三女，于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于东流水上祈禳祓洁。"挚虞引《续齐谐记》，则曰"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束皙引周公卜邑于洛，此礼已行，故《逸诗》曰"羽觞随波"，则知上巳祓除，其来久矣。又观《汉书》"八月祓于灞上"，故刘桢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汉人祓除亦有在秋间者，不必春暮。自汉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女子长跪

古词"长跪问故夫"，前辈引此以证古者女子未始不跪拜。仆谓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验也。如吕后跪谢周昌、苏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证也。或谓长跪二字，如秦王长跪请教、桓范谓"我宁见三公长跪"之类是也。仆谓此言男子长跪，非女子也。观《吴越春秋》，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长跪以餐与之"，此正女子长跪事。

汉唐俸禄

贡禹上书曰："臣为谏大夫，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及为光禄大夫，俸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富。"盖宽饶为司隶，俸钱月数千，半以给吏民为耳目言事者。或者往往疑以谓俸入不及今之簿尉，而能俭以足用如此。仆谓汉之士风固虽近古，汉之钱物固虽艰得，不应仅得数千。或谓家以日富，盖俸钱之外，又有禄米及其他颁赉之属。据史，汉百官腊及春有赐。汉之谏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隶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二公俸钱之外，每月所得禄米如是，又能俭以用度，所以为有余也。汉人诚实可喜如此，非如后人以有为无，以多为寡，务以欺人。因而考之，汉制，三公号为"万石"，谓一岁共食万斛。然考汉制，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岁计之，四千余斛

耳。成帝时，益大司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马俸钱月六万，御史大夫俸钱月四万。延平间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钱九千，米七十斛；真二千石，钱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钱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视前汉，米减三之二，钱减太半。当时士夫亦罕以俸薄为言者。唐初禄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钱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钱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钱七千，大率如此。自艰难以来，增置使额。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刺史无大小皆千贯，其视两汉不啻数倍。而两汉职田无闻，唐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禄多于两汉如此。当时词人见于歌诗，如元微之《在政府与妻诗》曰"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朝暮复营斋"，《通州司马诗》曰"月储三万养教闲"，白乐天诗曰"典校在秘书，一马两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孟郊诗曰"赣人年六十，每月请三千"，见于诗者往往如此。仆谓唐人俸禄，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僚，未免为薄。观孟郊所谓"每月请三千"之说，可以类推矣。然考唐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诗废务，上官差官以摄其职，分其半禄。酸寒之状，可想而知，观此语亦可以发一笑也。而下僚俸禄所得虽不等，要无鲜薄之叹。夫国家设禄，本以养廉，而所得不足以育妻孥，且动迟数年之次，责其廉隅得乎？故汉人增俸，多增于下僚，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矣，百石以下加于旧秩。盖知此也。

致敬宰相母

赵隐辅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诣第升堂庆母。岁时公卿必参问讯。懿宗诞日宴慈恩寺，隐侍母以安舆临观，宰相率百官拜恩于庭，即回班候夫人起居，缙绅以为荣。后崔彦昭、张濬当国，遂踵其礼。李宗谔谓唐人之礼如此。仆谓此礼自晋、宋以来有之，如沈约为右仆射，封建昌国侯，拜其母建昌国太夫人，奉策之日，左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咸来致敬，朝野以为荣。晋虞潭亦然。

黄鸟嘤嘤

《东皋杂录》曰：《诗》"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郑笺云"嘤嘤，鸟声。"正文与注皆未尝及黄鸟。自乐天作《六帖》，始类鹦门中，又作诗每用之，其后多祖述之也。洪驹父谓《禽经》称鹦鸣嘤嘤，要是后人附合。仆观张平子《东京赋》"雎鸠丽黄，关关嘤嘤"，然则以嘤嘤为黄丽用，自汉已然，不可谓自乐天始也。

螳螂捕蝉

刘向《说苑》：吴王伐荆，有谏者死，舍人少孺子怀弹后园，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来何沾衣如此？"对曰："园有榆，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之在后；螳螂之知捕蝉，不知黄雀之在后；臣执弹丸，欲求黄雀，不觉沾衣。"《韩诗外传》曰："楚王伐晋，敢谏者死。孙叔敖谏王曰：'臣园中有榆，榆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后也。'"一谓吴王伐荆，一谓楚王伐晋，二说小异。

广　陵

西汉扬州，治无定所，后汉治历阳，后治寿春，后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广陵耳。今之广陵，自后汉至晋，皆属徐州，至东晋侨置青、兖二州，故广陵以青兖徐为一镇，至宋乃为南兖州，齐为东广州，后周为吴州，隋唐始为扬州耳。然则今广陵之为扬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议论，多失于不契勘，往往便谓今之广陵为古扬州之地，如韩皋谓诸葛诞等为扬州都督，举兵讨晋，事败，故名"广陵散"，不知广陵是时未为扬州也。今广陵境上有黄相公冢，《大观图经》谓黄霸冢，盖霸尝为扬州刺史也，不知是时扬州刺史未治广陵。周日用注《博物志》，谓"淮南王安得道轻举，今维扬马迹尚存。"不知汉之淮南王正非今之维扬，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广陵之名，其来旧矣。至隋炀帝悦其地之繁盛，置离宫别馆，而行幸焉，当时改言江都，而不言广陵者，正避炀帝讳也。然炀帝恋江都之盛而不归，竟死于广陵，得非广陵之名为炀帝先谶乎？

旄头罼网

沈约曰："案《周礼》辨载法物，必不详究，然无相风、罼网、旄头之属，此非古制明矣。"仆观张华《相风赋》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职，辨风候方，必立准极。"乃知本《周礼》保章之意。所谓"罼网旄头"，其说不一，备见《宋志》"魏命晋王建天子旌旗，置旄头云罕"。徐广注：云罕疑是罼罕。《诗序》曰："齐侯田猎罼戈。"晋武帝问侍臣旄头何义，彭推对曰："秦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惟是畏旄头，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张华曰："有是言而事不经。臣谓壮士之怒，发踊冲冠，义取于此。"挚虞《决疑》无所是非，惟徐爰曰："案天文毕昴之中，谓之天街，故车驾以罼罕前引。毕方昴员，因其象。《星经》'昴，一名旄头'，故使执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说。然则薛综《东京赋》、潘岳《藉田赋》，所谓云罕者，即罼网也。《齐》、《陈》、《梁书》载仪卫处，亦曰"旄头云罕"，彭推所推见《列异传》。

香　橙

《南史》宋蔡撙奏王筠为殿中郎，武帝推曰："牒于香橙地上。"又梁萧猷为州，颇荐滥客，筵内有香橙，不置连榻。武帝知之，以此为愆。所谓香橙者，疑几凳之类而无据。观《通典》，当时大驾及皇后卤

簿中，皆有香蹬，内给使四人舁，知卤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则异，又观姚思廉《陈书》，谓检晋宋成服仪，称“灵舆梓宫空侠御及香橙。”本此橙字。

板 舆

世率以板舆为奉母亲事用，如乐天诗“朱旛四从板舆行”，取潘安仁《闲居赋》“太夫人乃御板舆”之意，不知当时三公告老，亦许以板舆上殿，如傅祗者，是则板舆事不可专为奉母也。梁韦睿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则知板舆不止一事。

以珠为名

《海录碎事》曰：“越俗以珠为宝。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儿。绿珠之意用此。”仆谓不然，以女名珠者，珍爱之意也，如彭宠之女名女珠，奇章公牛僧孺爱姬名真珠，皆珍爱之谓。且彭宠南阳人，初非越俗也。

相如大人赋

小宋状元谓，相如《大人赋》全用屈原《远游》中语。仆观相如《美人赋》，又出于宋玉《好色赋》。自宋玉《好色赋》，相如儗之为《美人赋》，蔡邕又儗之为《协和赋》，曹植为《静思赋》，陈琳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玚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色赋》，沈约为《丽人赋》，转转规仿，以至于今。

大节七日假

国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节为七日假，所谓“前三后四”之说，仆考之，其来尚矣。观《通典》论冬夏至日寝鼓兵一条，瓒曰：“按汉制，有冬至绝事不听政之条，而无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应寝鼓事。郑瑶曰：“寻冬至寝鼓之义，虽无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贵生恶杀，冬至少阳，初发萌芽之渐，欲省方奉顺动之象，以应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鸣鼓？夏至少阴，肇起杀气自兴，宜有鸣鼓，以遏小人方长之害。二至之义，否泰道异，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则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后四等于冬至也。”郑瑶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又观《薛宣传》“日至休吏，贼曹张扶坐曹治事，宣出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师古注：“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仆谓据于瓒所引，则汉制无夏至休吏之说。

拨剌乖剌

杜子美诗“跳鱼拨剌鸣”，不晓者读为拨次。案张衡《思玄赋》曰“弯威弧之拨剌”，注：剌，力达反。太白诗曰“双鳃呀呷鬐鬣张，跋剌银盘欲飞去。”李以拨为跋。所谓拨剌者，划烈震激之声，箭鸣亦然。又势有不便顺，谓之“乖剌”。乖剌者，乖戾也。如东方朔谓“吾强乖剌而无当”，杜钦谓“陛下无乖剌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顺，犹有此语。剌呼为赖，声之转也。

男子称寡

《王制》曰：“老而无妻谓之鳏，老而无夫谓之寡。”鳏寡，老年不复嫁娶之名。《孝经注》：“丈夫六十无妻曰鳏，妇人五十无夫曰寡。”知此为限者，以《内则》“妾虽年老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则妇人五十不复御，明不复嫁矣。《正义》谓知称寡以此为断。然妇人无称鳏之文，男子亦称寡。《左传》曰“崔杼生成及强而寡。”《尔雅》曰“无夫无妇，并谓之寡”，则知男子亦称寡也。

驳娑承明

“驳娑殿”娑字，诸处音素可反，惟扬雄赋先河反。“承明庐”承明，本平声，而张曲江、李文饶作侧声用。寒山诗“八风吹不动”，而乐天诗“汰风吹不动”，汰音闼。龑龎之龑，与夫地名不龑，本音耕，而《鲁颂》、《楚辞》、《急就章》皆读为郎。今俗谓相抵曰挨，正书此字，而乐天诗“坐依桃叶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乌皆反，正挨字。今言不正者为夭邪，夭读为幺，而乐天诗曰“莫言苏小小，人道最夭邪。”夭，伊邪反，非么字。东坡《梅诗》祖此用夭邪语，今人多读为幺邪，而不知为非也，似此甚多。又如船人使风曰帆风，帆字作去声呼，案《唐韵》，去声有此一音，是以张说之律诗曰“夏云随北帆，同日过江来。”

随笔议论

后人议论，往往多与前人暗合。近时《容斋随笔》出入书史，考据甚新。然观以前杂说，不约而同者，十居二三，如谓真宗摘孟蜀王箴中语“尔俸尔禄”数言为《戒石铭》，此说已见《野人闲话》。谓《广韵》杬字注，杬木汁可渍鸭子，谓之咸杬，此说已见《唐书音训》。谓山谷诗“月出虎夔藩”，出于老杜《伐木诗序》，此说已见《艺苑雌黄》。谓诗“愿言则嚏”，人说我则嚏，此说见《观风编》。此类甚多。如论牡丹玉蕊之属，亦皆前人论过，容斋其未知邪？前二事，亦见《续释常谈》咸杬事，见《玉篇》、《齐民要术》。

七发客难

《随笔》谓，枚乘作《七发》，东方朔作《客难》，其后纷然规仿。儗《七发》者，有《七激》、《七辩》、《七依》、《七广》之作；儗《客难》者，有《解嘲》、《达旨》、《宾戏》之作，了无新意。仆谓古人制作，动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为《德阳殿赋》，其后王延寿效之为《灵光殿赋》，何晏、韦诞、夏侯玄为《景福殿赋》，宋武帝刘义恭、何尚之为《消暑殿赋》。

又如扬雄为《蜀都赋》，其后班固儗之为《西都赋》，张衡为《南都赋》，徐干为《齐都赋》，刘桢为《鲁都赋》，刘邵为《赵都赋》，庾阐为《扬都赋》，以至本朝周美成为《汴都赋》，转转规仿，以至于今。曹植、潘岳、庾阐皆有《闲居赋》，其后沈约赋《郊居》，谢灵运赋《山居》。以居止为赋，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闲居赋》，而不知潘岳之先已尝有此作。

古之媵者

说者谓，古之媵犹今之从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谓妾为媵，如女英随娥皇事舜是也。仆案《公羊传》曰"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诗正义》"凡送女适人者，男女皆谓之媵。"僖五年《左传》，晋人袭虞，执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传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虽男亦名媵也。《毛诗》"求尔新特"，由不以礼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妇女，皆无肯媵之，独自而来，故谓之新特。

退之毛颖传

小宋状元谓，退之《毛颖传》，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庆善谓，《毛颖传》，柳子厚以为怪，予以为乌有子虚之比。《容斋随笔》谓，《毛颖传》，人多以为怪，子厚独爱之。诸公往往皆以此文创见，退之前此未有其体。仆恐不然。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观《隋志》谓，《古俳谐文》三卷，袁淑《俳谐文》十卷，《续俳谐集》十卷。袁淑《俳谐》，文如沈约《弹芭蕉文》亦载其间，乌知自古以来无《毛颖传》之比者？退之淹该今古，而又资以城南邺侯三万轴之书，笔端运用，动有源流，非如后人创意制作。抑又观《蜀志》，先主嘲张裕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人之称曰'诸毛'云云。"《毛颖传》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间如曰，自结绳以及秦，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九流、百家之书，皆所详悉，此意出于蔡邕《成公绥笔赋》、郭璞《笔赞》。异时文嵩作《松滋侯传》，司空图作《容成侯传》，而本朝东坡先生又作《罗文》等传，其机杼又自退之始也。

相承叠用数语

诗人相承叠用数语，如"于鹄蓬头十二三"，则韩退之"年至十二三"。刘禹锡"花面丫头十三四"，承梁简文"可怜年几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则阮籍"昔年十四五"。权德舆"年至十五六"，则纪少瑜"女儿年几十五六"。杜子美"郎今才年十六七"，则司马宣王"年几十六七"。杜子美"虬髯十八九"则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谓十八九字见《丙吉传》，不知入诗中用自焦仲卿始也。史传间有折计数目之语，如"七八五十六"见马融，"三七二十一"见苏秦，"九九八十一"见颜率，"五七三十五"见《通典》，"六六三十六"见《鱼经》，"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见《齐书》，"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见《考异》邮又考之，"三三九"，"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并见子夏之语。似此甚多，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见施肩吾诗，"十年三千六百日"见北齐谣言，"百年三万六千日"见李白诗、肩吾诗，又出东汉《周泽传注》。

卷十七

贺知章上升

《贺知章传》云："天宝初，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赐镜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赋诗，皇太子百官饯送。"仆寻考《会稽集》，得明皇所为送贺老归越之序与诗，及朝士自李适以下三十七人饯别之作。是时，正天宝三载正月五日也，青门祖帐，冠盖如云，虽汉二疏，无以加此，观者如堵，甚以为宠。《传》又谓"卒年八十六"。仆观徐铉序中谓，有彭汭者，于会稽郡之延寿院泥中得一石，乃许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间载"贺监知章得摄生之妙，不死，负笈卖药，如韩康伯。近于台州上升，遍于人听。元和已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间所作，相去未远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观李白《忆贺监诗》有云"昔好栢中物，今为松下尘"，又云"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则是知章实死矣。唐人好奇，华山女子事，诸公夸诩不一。使知章有上升之事，亦侈大而言之，不应隐没而不传也，疑徐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南野录》载，陈陶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诗》之类也，虚实不可深信如此。

药名诗

《西清诗话》云：药名诗起自陈亚。非也，东汉已有离合体，至唐始著药名之号，如张籍《答鄱阳客诗》云"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岂君知"是也。仆谓此说亦未深考，不知此体已著于六朝，非起于唐也，当时如王融、梁简文、元帝、庾肩吾、沈约、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体盛行，如卢受采、权、张、皮、陆之徒多有之。吴曾《漫录》谓，药名诗，庾肩吾、沈约亦各有一者，非始于唐。所见亦未广也。本朝如钱穆父、黄山谷之辈，亦多此作。

鸟名诗

叶天经谓，退之"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唤起、催归，二鸟名。鸟名诗起此。仆考之，其体亦

自六朝。观梁元帝尝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当时为杂体诗至不一也，梁元帝所作为多，不但鸟名也，如兽名、歌曲名、龟兆名、针穴名、将军名、宫殿名、屋名、车名、船名、树名、草名，率皆有作。鸟名诗，如云"晨凫移去舸，飞燕动归桡"。兽名诗，如云"水涉黄牛浦，山过白马津"歌曲名诗，如云"啼乌怨别鹤，曙鸟忆还家"龟兆诗，如云"土膏春气生，倡女协春情。"此类甚多。

昬字

世谓昬字合从民，今有从氏者，避太宗讳故尔。仆观《唐三藏圣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书，其间"重昬之夜"，则从民，初未尝改民以从氏也。谓避讳之说，谬矣。盖俗书则然。又观《温彦博墓志》，正观间欧阳询书，其后言民部尚书唐俭云云，当太宗时，正字且不讳，而况所谓偏旁乎？又有以见太宗不讳之德。

善学柳下惠

姚合诗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汴水如今不复浑。"孟郊诗曰"自公领兹部，山水无滓泥"。又曰"君生霅水清，君没霅水浑"。此等语皆祖老杜"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之意。乐天诗曰"安得万里裘，尽裹周四垠。"又曰"我有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人。"此又祖老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俱欢颜"之意。乐天可谓善学柳下惠者。

后世珠少

说者谓古者金多，后世金少，疑复归山泽耳。仆谓不然，宝物之丰耗，系时之气数，此殆造化之妙，有不容深致诘者。后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动以斗斛计，项羽遗张良二斗，孙权遗宗预一斛，今人相遗有二斗一斛者乎？卢琳《四王启事》曰："张方劫帝西迁，辇真珠百余斛。"今内府之储，又不知有百斛否？金犹有熔铸销折之患，珠则无所蠹耗，虽南渡以前，亦不闻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难以理诘之者也。以三分之吴，犹以一斛与人，则当时珠多，不言可知。

过与不及

前辈有论卢怀谨身为宰相而妻子常至饥寒，恐无是理。仆谓怀谨贤相，固未可知，然世间不可谓无此等人。仆因观《北史》，库伏连为开府仪同三司，其家富厚。妻病，尝以百钱买药，每恨之。家口百余，盛夏人料食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至死惟着敉裤，而别藏积绢至二万匹而不动。观此一事，固知世人往往有过不及，鲜有得中道者。既有伏连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钱用者，又有刘毅之徒，家无儋石而一掷输百万者。为大官而妻子常饿寒，前此如王晏、裴子野、祖鸿皆然。

用管苏事

《范镇碑》云"韬律大理，综皋陶甫侯之风"，又云"膺姿管苏，靖共卫上"，洪氏谓盖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谢皋苏"，注以苏忿生，此云管苏谓夷吾与忿生也。此说似是矣。仆又观《州辅碑》云"昔管苏之尹楚，以直见疏"。《刘梁传》曰"管苏以憎忤取进"。此亦用管苏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诸大夫曰："管苏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共卫上"之语？

汉碑疑字

《孙叔敖碑》云"视事一纪"，赵氏谓，汉时令有在官一纪不迁者，洪氏谓，前碑言临县一载，此云一纪，盖以一纪为一年耳。仆观汉人文字，罕有以一纪为一年用者，疑此"祀"字耳，借纪为祀，祀与纪字亦相似也。《毛诗》"终南何有，有纪有堂"，注，纪音祀。可证也。又《杨司隶碑》云"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厥位，以汉诋焉"。欧公谓诋字未详，洪氏谓诋音抵，不释其义。仆疑此借用氏字耳，非抵字也。盖诋字言从氏，非从氐。然汉碑多以氏为祇，既加以女，安知其不加以言邪？《汉书》妖字写作讠夭，以言易女，可据也。谓汉氏，犹言虞氏、夏氏耳。又《成阳台碑》云"五运精还，汉受濡期"，欧公谓莫晓"汉受濡期"之义。仆谓濡犹言延也，言汉家受基业延长尔。《史晨飨孔庙碑》亦云"大汉延期，弥历万亿"，是亦此意。前辈学问，甚非后世小生所敢望其万分一，然亦间有一时见不到处。兹三者，管见如此，又未知是否，姑著于兹，以俟博闻君子。

潘安仁言遁逃字

《前汉书·贾生传》云"九国之师，遁巡而不敢进"，师古注：遁巡，谓疑出而却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书本，巡字误作逃，读者因为遁逃之义。潘安仁《西征赋》曰："遁逃以奔窜"，误矣。仆谓师古是未深考耳。《史记》之文曰"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又曰"月氏遁逃而常怨匈奴"，曰"豫让遁逃山中"。遁逃二字，马迁屡用之矣。《前汉·匈奴传》"戎狄遁逃窜伏"，《陈汤传》"单于遁逃远舍"，其义正与《史记》一同。遁逃字又见于班固之笔矣，不可谓安仁之误也，推而上之，如荀卿、管仲，推而下之，如张说、王维之徒，皆有是语，又不特见于班马之书而已。杜子美诗曰"近闻犬戎远遁逃"，曰"汉阴槎头远遁逃"，而注诗者谓遁逃之语出于《萧望之传》，又误矣。

崖蜜

东坡《橄榄诗》曰"待得征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冷斋夜话》谓，事见《鬼谷子》"崖蜜，

樱桃也。”漫叟、渔隐诸公，引《本草》石崖间蜂蜜为证。仆谓坡诗为橄榄而作，疑以樱桃对言，世谓枣与橄榄争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蜂蜜则非其类也。固自有言蜂蜜处，如张衡《七辩》云“沙饧石蜜，”乃其等类。闽王遗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仆尝考之，石蜜有数种，《本草》谓崖石间蜂蜜为石蜜，必有所谓乳饧为石蜜者，《广志》谓蔗汁为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义，又安知古人不以樱桃为石蜜乎？观魏文帝诏曰“南方有龙眼荔枝，不比西园蒲萄石蜜”，以龙眼荔枝相对而言，此正樱桃耳，岂饧蜜之谓邪？坡诗所言，当以此为证。

原道中语

韩退之《原道》有曰“道与德为虚位”，或者往往病之，谓退之此语似入于佛老。仆谓不然，退之之意，盖有所自。其殆祖后汉徐干《中论》乎？干有《虚道》一篇，亦曰“人之为德，其犹虚器与？器虚则物注，满则止焉。故君子常虚其心而受之。”退之所谓虚位，即干所谓虚器也，言虽异而意则一。

一抔土事

骆宾王代李敬业檄斥武后云“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一抔字正用《前汉书》张释之所谓盗长陵一抔土事。据注，步侯切，乃裒字。今人不晓者，读为杯盏之杯。仆观《欧阳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剪一枝材焉”，刘禹锡诗“血污城西一杯土”，欧阳询《艺文类聚》，于杯门编入长陵一抔土事，是知明以抔字为杯盏字用矣。仆又考之，古词中有以酒杯字作抔土字押者，如《陇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尝以此二字通用。

罗珦事

《胡氏杂记》云“绍兴间，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罗珦为寿州日所立者。考《新唐书·罗珦传》，但尝为庐州刺史，不闻为寿州，疑别一人。”仆得权文公所著《罗珦墓志》，考之，珦尝刺庐、寿二州，自寿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为司农卿、京兆尹。今《唐书》但言自庐州再迁京尹，亦不闻中丞、司农之除，其疏卤如此。珦表表循吏，所纪尚且如此，况其他乎！故仆每观人文集与夫碑刻，所以深致意于稽考者，正以此也。又如碑言“珦为庐日，强家占田，而婺人无告；乡校废落，而冗吏猥多；病者舍医事淫祀，公皆去其弊。”而《传》但言，“珦为庐日，民间病者，舍医祷淫祀，下令止之。”可谓舍其大而言其细者。又考《合肥志》亦曰“珦为庐江七年，迁寿阳。”

北固怀古诗

李德裕《北固怀古》诗曰：“自有此山川，于今几太守。近世二千石，毕公宣化厚。丞相量纳川，平阳气冲斗。三贤若时雨，所至跻仁寿。”注：毕构政事为开元第一，丞相陆象先，平阳齐浣，三贤皆为此郡。仆考之传，独象先不闻为润州。此恐史之佚耳。毕构，中宗景龙初为润州，政有惠爱，景龙末，召为御史大夫，谓政事为景龙间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杨字

今人称姓杨人为木易。案杨氏姓，文左从木，右从昜，非从易。《周易》之易乃从日月，此昜亦阳字耳。今人书鄱阳有省文为番昜者，盖知此意。仆观《真诰》，其间有为姓杨人作《离合书》曰“偃息盛木，玩执周书。”其意谓周书为易，木加易即杨字也，乃知以木易为杨姓，其误久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吴曾《漫录》曰“《论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前辈多以束脩为束脯。余按《后汉·马援》、《杜诗》、《延笃传》注，皆谓年十五，束带修饰之意，乃知以束脩为束脯者，非是。”仆谓后汉传注，出于唐人之说，未可以为据。观《盐铁论》，桑弘羊曰：“臣结发束脩得束卫”，此正明验汉人之语，以束脩为束带修饰矣，且在马援诸人之先，可无疑者。然又观《北史》“刘焯不行束脩，未尝有所教诲”，此又可以验程门诸先生之说。要之，二说皆通，不可谓束脩为束脯非也。《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礼。《通典》州学生束脩之礼注，“束帛一篚一匹，脯一案五脡，学生皆服青衿。”

语益精明

韦苏州诗曰“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而白乐天诗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杜子美诗曰“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而东坡颂曰“奋鬣长鸣，万马皆喑”等一意耳，其后用之益精明。仆尝用是语为一联，云“六宫无色回眸笑，万马皆喑奋鬣鸣”。吴曾《漫录》谓，乐天“回眸一笑百媚生”，盖祖李白《清平词》“一笑皆生百媚”之语。仆谓李白之语，又有所自。观江总“回身转佩百媚生，插花照镜千娇出”，意又出此。

二李诗

《雪浪斋日记》谓，六一居士诗“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岂不似少陵。仆观是联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楼诗》，非六一也。《石林诗话》谓，“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与“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此两联虽小说，实佳句。仆谓上联在《李君虞集》中，此即古词“风吹窗帘动，疑是所欢来”之意。梁费昶亦曰“帘动意君来”，柳恽曰“飒飒秋桂响，非君起夜来”，《丽情集》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齐谢朓《怀故

人诗》“离居方岁月，故人不在兹。清风动帘夜，明月照窗时”，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语，亦出于古词意。

福不盈眦

《隐居诗话》曰“诗戒蹈袭古人意，亦有袭而愈工。魏人章奏曰‘福不盈眦，祸将溢世’，韩退之则曰‘欢华不满眼，咎责塞两仪’。”仆谓“福不盈眦，祸溢于世”，乃班固答宾戏，见西汉叙传。袁术议称尊号，尝引以为言。此语非出于魏人之口。鲍昭《河清颂》曰“物不盈眦，美溢金石”。

古人名诗

《石林诗话》曰“荆公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以古人姓名藏句中。或谓前无此体，自公始见。余读《权德舆集》，见其一篇，知德舆有此体。”仆谓此体其源流亦出于六朝，至唐而著，不但德舆也，如皮日休、陆龟蒙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对偶

《容斋续笔》曰“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词》蕙蒸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散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仆谓此体亦出于三百篇之《诗》，不但《楚词》也，如“玄衮赤舄”，“钩膺镂锡”，“朱英绿縢”，“二矛重弓”之类是焉。

作文受谢

《续笔》曰“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犹长碑碣，天下多赍金帛求其文。”仆谓此亦未之考耳。作文受谢，非起于晋宋。乞米受金，为人作传，不足道也。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此风西汉已然，孙登《相如赋》曰“长门得赐金”。

周孔醒醉

后汉周泽为太常清修，时人为之语曰“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南史》孔觊明晓政事，判决无壅，众为之说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他二十九日醒。”一则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晓事；一则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办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仆尝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间一联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万六千场容我生之长醉。”

银瓮酒库

都下有银瓮酒库，或问何谓。仆考《瑞应图》，王者宴不及醉，则银瓮呈祥，盖取此意。真州郡斋旧有酒名，谓之“花露”，人亦莫晓。仆读姚合诗“味轻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又太真妃宿酒初消，吸花露以润肺，见《开元遗事》。

卷十八

汉人释经

《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汉成帝采刘向、谷永之言报皇后以此，且释之曰：“王者处民上，如鸟之处巢。不顾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悦笑，其后必号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与今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说固非一端，然谓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与丧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师古注此，谓解在《谷永传》，今《谷永传》无此语。

何武言误

《前汉书》淮南王曰：“一日发兵，即刺大将军卫青，而说丞相弘下之，如发蒙耳。《汲黯传》又言，淮南王谋反，惮黯守节死义，至说公孙弘等，如发蒙耳。《李寻传》曰“淮南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以为公孙弘等不足道也。”则知淮南不敢肆其奸谋者，正畏汲黯之故，岂畏卫青哉！而何武《封事》则曰“虞有宫之奇，晋献不寐；卫青在位，淮南寝谋”；此说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晋文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李寻亦曰：“淮南作谋，其所难者，独有汲黯”，此说为得。

汉臣仆衣皂白

汉官吏著皂，其给使贱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衣之吏”，张敞曰“敞备皂衣二十余年”，注云，虽有四时服，至朝皆著皂衣。《两龚传》曰：“闻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给使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内之属。晋陶渊明谓“白衣送酒”是也。又观《战国策》，左师公谓“臣有贱息，愿令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知官吏著皂旧矣。

大人尊称

《东轩笔录》谓，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盖父母通称，不独父也。仆谓大人云者，极尊称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曰“从大人议”，是称叔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是称显达者也。今称王公大人、执事大人，是皆施于尊敬者，岂独父母邪？

万　机

《尚书》“一日二日万几”，几，微也。而前汉王嘉奏一日万机，乃以几微字为枢机字。李正文谓，自嘉谬从木旁，始误后学。仆谓《古文尚书》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汉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罚”为

"龚行"，"懋迁有无"为"楙迁"，"方命圮族"为"放命"，此类甚多。后人不悟汉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谓然，非当时用字之失也。观《魏相传》"宣帝始亲万机"，《萧望之传》"明主躬万机"，《汉书》皆用此机字，岂独王嘉也？汉碑书"万机"处不一。

魏表非误

《退朝录》曰"宗道谓，世传魏钟繇表云：'痡愤怨之众'，痡非可通勉厉之意，疑误。"仆谓此正借用，非误也。汉碑书厉为痡之处甚多，宗道未之见耳！如《衡方碑》曰"砥仁痡义"，《帝尧碑》曰"痡我以仁"是也。

汉人用事

汉人简质，用事率无拘碍。仆因观汉碑，著大略于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长克君。"《衡方碑》曰"剖符守藩，克长克君。"《济阴太守碑》曰"吕君宰政，垂拱无为，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帅伏。"《槁长碑》曰"无为而治，荡荡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郑产、密豹，殆不及矣。"《成汤令碑》曰"吏民慕恋，轮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郑固碑》曰"为郡功曹，忠以卫上，犯颜謇谔，造膝俛辞。"《张素碑》曰"入为主簿，蹇蹇匪躬。"《魏元丕碑》曰"其仕州县，躬素忠謇，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荡荡之功，他可知也。贾谊赋曰"农夫垂拱无事"，此语尚矣。

儗妇人不以其伦

汉人儗人不以其伦，不特男子，于妇人亦然。仆观霍光妻霍显比祁太伯母祁夫人。《张酺传》谓，群臣阿窦宪，至比邓夫人于文母。《郭辅碑》曰"笃生七子，钟天之祉，堂堂四俊，硕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姒。"《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圣母"。《刘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姒"。王粲《思亲诗》"穆穆显妣，志侔姜姒。"动以古圣母为比，岂其类乎？

东汉注

唐太子贤引事注《东汉书》，极有不可晓者，如《匈奴传》论曰："窦宪并恩两护，以私己福，弃蔑天公。"注谓天公，天子也。前书云，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秃翁，即天公也。夫秃翁何与乎天公？而此云尔，甚不可解。

杨牧二子

范史载，"杨牧，富波相。孙奇"云云，而不及其子。仆考汉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统，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阳令者。统在金城，威德并行，功效显著；而繁阳令以叔父忧去官，吏民攀辕卧辙，不得去。既去，历年上书乞留，至二千余人，输谷万斛，助官振贫，乞还杨君，可见其政得民之深。虽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事迹见于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补史文之佚云。

汉人作字

《华山庙碑》以中宗为仲宗，《郭究碑》以仲尼为仲泥，民皆非之，谓帝者庙号，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为仲泥，则狎侮之罪，大于子云之准易。仆谓不然，汉人作字不一，有省笔者，有增笔者。省笔如写爵作时、写鹤作隺之类是也，增笔如写春作㫐、写秋作穐之类是也，又有假借字体，如以仲为中、以泥为尼之类是也，此皆当时之习所尚。自后世观之，则怪也。且莫尊于天地，而汉人书天地字为兲坠、昊苍为浩仓，岂如此书便不敬天地邪？后世以省文作字为简薄，而今碑乃以增笔作字为不虔，亦过矣。

张说误引宋璟世系

张说撰《宋璟遗爱颂》，有曰"尚书东汉之雅望，黄门北齐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济其美。"盖指宋均与宋钦道也。仆考之，钦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与传所著甚明，可证也。此史文差误耳。又如《后汉·循吏传》"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为姓童，考碑乃姓黄耳，非童也。有士大夫为童氏作墓志，远引恢为言，此谬正与宗均同。史传人名，率多差误，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于舛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为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汉中尉昌之后，昌自代邸迎立文帝，甚有功。说碑自宜引此。

碑 阴

今碑阴列人姓名著由钱下项，盖汉碑之体。汉人碑刻，率多门生故吏所出钱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韩敕碑》阴条六十二人，曲成侯王暠二百，不为多矣，表而出之，可见汉世钱重如此。又今州郡间有祥瑞之证，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汉碑之体。

唐书叙事疏卤

《唐书》叙事疏卤甚多，如李绛救郑絪一段，《唐书》载，绛曰："絪任宰相，识名节，不当如犬彘枭獍，与奸臣外通，恐吉甫势轧内忌，造为丑辞。"考绛《论事集》，则曰"身居宰参，泄陛下密谋于奸臣，虽行同犬彘，性如枭獍，亦不至此。况絪颇识名节，莫是同列不便，造为此谋。"且吉甫与绛同事，不应对君直言吉甫内治之丑，亦须婉为之辞。观集然后知史文之失。又如论采择良家子事，传曰"绛上疏云云，帝曰：'朕以丹王等无侍者，命访闾里，以赀致之。彼不谕朕意，故至哗扰。'乃悉归所取。"其述宪宗改过不吝，如是而已。而《论事集》则曰"明日，延英对见，上举手谓绛曰：'昨日见卿状所论事，非

尽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宫中，难知外事，已后脱有处分不合事宜，须依此论谏，不得遂成朕错。朕或未从，直须两度三度恳论，以至于五六，以开悟为限。'"观此，又有以见宪宗有导人使谏之诚心，而史没而不载，可恨也已！按《论事集》系当时蒋偕作序，知集中之语，所载为甚的。

陈惊坐

《前汉书·陈遵传》云：时列侯有与遵同姓字者，每至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目其人为"陈惊坐"。王僧虔《名画录》说陈惊坐异是，曰：陈遵，杜陵人，善篆书。每坐，一坐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坐"。

晋有二阿大

世称王徽之为王大，词有王大访戴之语。此虽戏谑，仆间考之，羲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应第大。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献之，皆见本传。四肃之，传不载，见王氏谱。仆又考之，晋有两王大。或称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谓"王大固自濯濯"，"阿大罗罗清疏"，"王大劝恭饮，恭不饮"，此指王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谓"一门叔父，有阿大中郎"，"与阿大语蝉连，不得归"，"僧弥王大选草"，此指王悦耳。悦，导长子。导尝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为第行也。忱，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谱牒亦自不同。人见忱、悦二字相似，又且同时，俱称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说》云："谢太傅语真长，阿龄于此事故欲太厉。"注：阿龄，王胡之小字。仆谓胡之本字修龄，呼阿龄者，即其字耳，非小字也。犹桓公呼殷源为阿源、王处仲呼王平子为阿平之类也。阿之一字，顾所施用，有缀以姓者，有缀以名者，有缀以字者，有缀以第行者。缀以姓如阿阮，缀以名如阿戎，缀以字如阿平，缀以第行如阿大，讵可因其称阿，遂以为小字乎？注又谓，王恺妻，桓温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恺也。

薛戎事

《唐书·薛戎传》云：柳冕为福建使，辟戎为佐。冕病免，复为藩府交奏，稍迁河南令，累迁浙东观察使。载戎履历，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转侍御史给事中，拜刑部员外郎，改河南令，迁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浚荻塘百余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观察浙东而卒。其更迭内外如许之多，凡典四州，并不一见。传文疏略如此之甚，不独一《薛戎传》如此，他传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无浮夸，然载履历则甚详且确也。故仆于碑率以此补史文之阙，又考《越州题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东观察使，长庆元年九月，随表入觐而卒。碑与传皆言薨于越州，此为不同。

姚泓徐敬业

《逸史》载：唐南岳僧，有人绿毛覆体来僧前，云是晋姚泓，"当时我国为刘裕所灭，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类我者，斩之以立威。我实泓也。"因陈晋末历代事如指诸掌。有史氏阙而不书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实升仙，而迁、固状以叛逆伏诛。此说不经，难以为信，往往见于杂说，史传无闻，好事者附会亦未可知。又如徐敬业事，《唐书》则曰：敬业亡命，不知所之。而《纪闻》所载甚详，谓敬业擒所养似己者斩之，而敬业逃入山为僧。天宝初，有老僧年九十余，名住括者，正敬业也。而《本事诗》亦言敬业之败，与骆宾王俱逃，捕之不获。敬业为衡山僧，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周岁卒。杂说所载，有可以裨史传之阙者，而荒诞者在所不取，《龙城录》亦载其事。

孔门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陈、蔡一时所从之徒，非谓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后人错认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为十哲。而学宫之中，塐坐于夫子殿上，其余弟子则绘立于两庑之下。虽曾参之贤，亦不预殿上之列，谓参非十哲之数也。至于州县每岁春秋释奠，亦以此为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袭至今，而莫之革也。仆又推而上之，观东汉末徐干《中论》有曰："人之行莫大于孝，莫显于清。曾参之孝，原宪之清，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则知此说自汉已然，不止于唐也。

兴雨祈祈

颜之推《家训》引班固《灵台诗》"祈祈甘雨"之句，以为诗之"有渰萋萋，兴云祈祈"，当是兴雨，俗写误耳。赵明诚又据《汉无极山碑》"兴云祈祈"之语，以谓毛诗本作云字，后来皆作雨字，因颜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传》"兴雨祈祈"，以证此语非起于颜氏。仆谓古人引经书语，取其大意，不泥其字，又云雨皆一意，安用区别？且"兴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观《盐铁论》亦有是语，岂止雄邪？然《前汉·食货志》乃作"兴云祈祈"，要之，曰雨、曰云二说初无定论，且班固一人，其说亦自不同，况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颖达《正义》谓，定本作兴雨，或作兴云，误也。

子美棕拂诗

渔隐云：杜子美《棕拂子诗》云"不堪代白羽，

有足除苍蝇。"山谷谓事见《新唐书》，适从何处来者也？仆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后，山谷引之误矣。仆谓扇驱苍蝇，宋史尝有是说。然杜诗此联，初非用故事。盖棕拂者，唐人用以驱蝇。杜诗之意，谓此虽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驱苍蝇，非谓代白羽以除苍蝇也。杜诗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认之，故有此误。韦应物亦有《棕榈蝇拂歌》曰"棕榈为拂登君席，青蝇掠乱飞四壁。"举此可验杜诗之意。

李白事说者不一

李白事所说不一。魏颢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朋游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就，许中书舍人。以张洎谗逐，游海岱间，年五十余，尚无禄位。"乐史作《别集序》，则又曰："上与太真在沉香亭赏木芍药，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词》。白宿酲未解，援笔赋之。会高力士挟脱靴之恨，谮白于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辄为妃沮。"刘全白作《碣记》，又曰："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为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遂浪迹天下。"范传正《新墓碑》曰："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论当世务，草答蕃书，玄宗嘉之，遂直翰林，专掌密命，将处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被酒，于翰苑中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既而上疏请远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其说纷纭不同如此，惟乐史所说颇与传文合。传曰：白供奉翰林，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颒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帝爱其才。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诗以激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之。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恳求归山，帝赐金放还。所载亦如此。仆谓李白不容于朝，固虽因高力士之谮，然其为人疏旷不密，观传正所谓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又观李阳冰《草堂集序》，谓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就谤，疑其于醉中曾泄漏禁中事机。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疏之。

五更转

陈伏知道《从军五更转》，有曰"一更刁斗鸣，校尉遑连城。遥闻射雕骑，悬惮将军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长。试开弓并月，聊持剑比霜"，"三更夜警新，横吹独吟春。强听落梅花，误忆柳园人"，似此五转。今教坊以五更演为五曲，为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词，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卷十九

诗　谶

《王直方诗话》举东坡、少游、后山数诗，以为诗谶。渔隐以为不然，谓人之得失生丧，自有定数，乌有所谓诗谶云者，其不达理如此。仆谓此说亦失之偏。诗谶之说，不可谓无之，但不可谓诗诗皆有谶也，其应也，往往出于一时之作。事之与言，适然相会，岂可以为常哉？渔隐举东坡诗之不应者为证，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祸福之来，必有先兆，固有托于梦寐影响之间。而诗者，吾之心声也，事物变态，皆能写就，而况昧昧休咎之征，安知其不形见于此哉？但泥于诗谶则不可。

诗句相近

唐人诗句不一，固有采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诗"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武元衡诗"河阳县里玉人间"；姚合诗"文字当酒栝"；贾岛诗"灯下南华卷，祛愁当酒栝"，许浑诗"百年便作千年计"，李后主诗"人生不满百，刚作千年画"；柳子厚诗"款乃一声山水绿"，张文昌诗"离琴一声罢，山水有余辉"；姚合诗"买石得花饶"，王建诗"买石得云饶"；王维诗"珥笔趋丹陛"，储光羲诗"珥笔趋文陛"；杜牧之诗"乞酒缓愁肠"，武元衡诗"歌酒换离愁"；刘瑗诗"侍儿能劝酒，贯客解弹琴"，王无功诗"老妻能劝酒，少子解弹琴"；杜子美诗"试吟青玉案，莫弄紫罗囊"，刘梦得诗"学堂青玉案，彩服紫罗囊"；孟东野诗"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许浑诗"雨中耕白水，云外劚青山"。此类甚多。

白蛾蔽日

《汉纪》"白蛾蔽日"，师古注：蛾，蚕蛾，音五河反。仆谓蛾，古蚁字，经史间多读蛾为蚁，如《礼记》"蛾子时术之"是也。《萧何传》"发纵指示"，注：子用反，发纵，谓解纵而放之。仆谓纵即踪字，汉碑率以纵为踪，如郭鲁二碑曰"有山甫之纵，比纵豹产"是也。李德裕亦曰：酂侯指纵对诸葛心化，以内展指纵对外施武力。益可验矣。

贱子具陈

杜子美《上韦左丞诗》曰"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云云。此诗正用鲍昭《东武吟》意。昭曰："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云云。前此应休琏诗尝曰"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而与杜同时如王维亦曰"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否"。古诗尝曰"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

杜诗合古意

阮籍诗"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杜诗"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鲍昭诗"昔如韝上鹰，今如槛中猿"，杜诗"昔如水上鳞，今如罝中兔"。庾信诗"细管缠钟格，圆花钉鼓床"，杜诗"绣段装檐额，金花帖鼓腰"。鲍昭诗"北风驱雁天雨霜"，杜诗"驱马天雨雪"。沈约诗"山樱花欲燃"，杜诗"山青花欲燃"。杜诗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闻。又如子美《鹰诗》"侧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彦深赋为言，不知状似愁胡，乃晋孙楚《鹰赋》中语耳。杜诗"速令相就饮一斗"，人多引鲍昭"且愿得志数相就"，以证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饮三字见庾信诗"野人相就饮"。至如杜诗"巡檐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见隋炀帝诗。"市桥官柳细"，官柳二字，见晋《陶侃传》。前辈谓老杜诗无两字无来历，山谷亦云，老杜诗、退之文，无一字无来处。信哉!

司字作去声

《容斋随笔》云：白乐天好以司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军司马，三见岁重阳"是也。又以相字作入声，如云"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声读，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绿涨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是也。以琵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弦不似琵琶声"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须张司马，不言名利尚相从"。仆谓二诗司字非入声，乃去声耳。观白诗无注，《广韵》入声不收，《集韵》去声伺字韵收，曰：司，主也。仆观《西汉·叙传》与夫《文选》，司字作伺字协，疑此诗亦以司为伺。如琶字、相字，洪谓作入声，此说是已。白诗多犯鄙俗语，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协入声。如请召之请协平声，谅暗之暗协去声，似此之类甚多。其诗句有曰"况对东溪野枇杷"，"烛泪粘盘枭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协入声者也。又曰"当时绮季不请钱"，"商宗谅暗中"，是协平声去声者也。仆又考之，不特白诗为然，唐人之诗多有如是者，如张祜曰"生摘枇杷酸"，曰"宫楼一曲琵琶声"，姚合曰"每月请钱共客分"，张文昌曰"锦江楼下三江流"，是皆随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诗"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白诗"靖节先生尊长空，广文先生饭不足"。杜诗"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白诗"眼前无俗物，身外即僧居"。杜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白诗"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古来稀"。

征有二义

征有二义，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东征、西征为名者，不可不审。如曹植《东征赋》，崔駰、徐干《西征赋》，班固、傅毅《北征颂》，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谓也。如袁宏、班昭《东征赋》，潘安仁《西征赋》，张缵《南征赋》，班彪《北征赋》，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总以为一义，失矣。

古乐府名

唐子西曰：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后人用乐府为题者，当代其人而措辞，如《公无渡河》须作妻止其夫之词，太白辈或失之。仆谓后人之作，失古词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汉《铙歌十八曲》中，有《朱鹭》、《艾如张》、《巫山高》等词，后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鹭者，据《乐志》，建鼓，殷所作，栖鹭于其上，取其声扬。或曰："鹭，鼓精也。"或曰："《诗》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颂声息，饰鼓以存鹭。"虽所说不一，然鹭则鹭鸶之鹭，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谓路车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词，解题曰"古词言江淮水深，无梁可度，临水远望，思归而已"。至齐王融之徒《巫山高》词，乃杂以阳台神女之事，无复故意。《艾如张》，艾与刈同如训，而古词之意谓刈而张罗。至陈苏子卿词，则曰"张机蓬艾侧"，是以艾为蓬艾之艾矣。此类不一。

李杜诗意

杜子美诗"子规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诗"子规夜啼江树白"，李贺诗"雄鸡一声天下白"，温飞卿诗"碧树一声天下晓"，按古诗《鸡鸣歌》"汝南晨鸡登坛唤，月没星稀天下旦。"子美诗"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牧诗"尧舜周孔皆为灰"，《南北史》和士开云："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

灵运得句

《石林诗话》云：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此语之工，正在于无心猝然与景相遇，备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仆谓灵运制《登池楼诗》而于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梦惠连得此句，遂足其诗，是非登楼时仓卒对景而就者，谓猝然与景相遇，备以成章，殆恐未然。盖古人之诗，非如今人牵强辏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则不肯成章。故此语因梦得之自然，所以为贵。

颜延年五君咏

《潘子真诗话》曰："颜延年《阮始平诗》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盖谓山涛三荐咸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勖一麾之，则左迁始平太守。仆谓延年赋此，盖有为也。徐羡之不悦延年，出为始安太守，谢晦谓延年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为始安，可谓二始。"延年后复为刘湛出为永嘉太守，

怨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疏旷，刘湛出为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诗》，则延年正以领步兵好酒，见黜于时，与阮同也。其咏五君，意皆有在。

展江亭语

《西清诗话》曰：许昌西湖展江亭就，宋元宪留题，有“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之句，皆旷古未有，然本于五代马殷据潭州时，建明月圃，徐仲雅诗“凿开青帝春风圃，移下姮娥夜月楼。”仆谓又不止此。观唐沈彬《望庐山诗》“压低吴楚潸涵水，约破云霞独倚天。”前此盖有是意。皮日休《潺溪洞诗》亦曰“敲碎一轮月，熔销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辈马诗用著鞭二字，多引《刘琨传》“祖生先吾著鞭”事。如山谷诗“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而任渊所注是也。仆谓此大纲言著鞭耳，非为马设。前此二字盖尝有为马而言者，按《三国志》，蜀何祗谓杨洪曰：“故吏马不敢驶，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局于所见，推究不广类如此。又如前辈《蛙诗》用聒耳鸣事，人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蛙鸣聒耳，王曰：“殊废丝竹之听。”或者又引齐孔琸事，以为在梁之前。仆谓皆未也，按《周礼》“蝈氏掌去蛙黾”。注，为聒人耳。其事祖此。《谈薮》以孔圭事为陆稚圭，《续释常谈》引此以证聒人耳之所自，非也。

李习之为郑州

《贡父诗话》曰：唐文人李习之不能诗，郑州掘石刻有郑州刺史李翱诗云云。此别一李翱，非习之。《唐书·习之传》不记为郑州。王深甫谓《习之集》乃收此诗，为不可晓。渔隐亦谓，习之未尝为郑州刺史。仆谓诸公不深考耳。为郑州者，即习之也。习之为郑州事，史略而不载。其履历之详，具见《僧录》中，曰“翱正元十四年登第，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权职方员外郎，授考功员外郎兼史职，出为朗州刺史，太和初，入为谏议大夫，寻以本官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以谬举柏耆，左迁少府少监，俄出为郑州刺史，五年，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御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征为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中卒”。其详如此，传但云“始调校书郎，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再迁考功员外郎，除朗州刺史，召为礼部郎中，出为庐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知制诰，改中书舍人，坐柏耆事，左迁少府少监，后迁桂管湖南观察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卒”。以传视《僧录》，疏略甚多，其间亦有不同处。习之为郑州日，正在为桂州前，而史不载。贡父遂以为别一人，因知传文之误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废王后立武昭仪，当时大臣褚遂良、长孙无忌之属皆以死争。帝问李绩，绩独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帝意遂决。其后明皇因武惠妃之谮，欲废太子瑛等。当时如张九龄之属，固争以为不可，独李林甫谓“此陛下家事”一语而决，遂基唐室之祸。人谓林甫此语，绝似李绩，是皆以陛下家事为辞，不肯力争，遂成祸基。仆因考之，李绩此语又有所自，观后周宇文护欲废闵帝，以问群臣，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废闵立明帝。李绩之言，非出于此乎？又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赐甄后玺书，以问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后周之语，又出于曹魏。

化鹤二事

化鹤二事相类。《续搜神记》云：辽东城门有华表柱，忽一白鹤飞集，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载今来归。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又《神仙传》云：苏仙公，桂阳人，升云而去。后有白鹤来，止郡城楼上，人或弹之。鹤以爪书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我何为?”《洞仙传》谓，仙公即苏耽也。是以鲁直《次韵苏翰林公山邀诗》曰：“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苏家故事也。

颠倒用事

李湜撰《东林寺舍利塔碑》，曰：“庞统以才高位下，遂滞题舆；陈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展骥。”按，展骥是庞统事，题舆是陈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误乎？其碑盖开元十八年建也。

韩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韩退之而大备，无可疵者。后之学者，于是取则，其体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并言两事，而终只以一事结者；有以一意起，而终以两意者。如《为人求荐书》曰“某闻木在山、马在肆，匠石过之而不盼，伯乐遇之而不顾，然后知其非栋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娅之后，是生于匠石之园，长于伯乐之厩也”，是以木、马两事并起也。然终之曰“昔人有鬻马不售于市者，知伯乐之善相也，从而求之，伯乐一顾，价增三倍”，某与其事相类，故终始言之耳，是弃木而说马也。又如《送孟东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鸣者而假之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周衰孔子之徒鸣之，屈原鸣楚，李斯鸣秦”，又曰：“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是则鸣者，盖有出于自然者矣，岂可谓专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两意终者如此。

拗句格

《禁脔》云：鲁直有换字对句法，如曰“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虽问不纳履，坐下适来何处蝇”，前此未有人作此体，自鲁直变之。苕溪渔隐曰：此体出老杜，如“宠光蕙叶与多碧，点缀桃花舒小红”者是也。今俗语谓之“拗句格”。仆谓此体非出于老杜，与杜同时，如王摩诘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疑亦久矣。张说诗曰“山接夏空险，台留春日迟”，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讳

或者读晋潘尼举孔子言“一言而丧国”者，汉避高祖讳，至此犹存。仆谓承袭如此，非避讳也。且《左传》引《周书》之文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引《周诗》曰“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当是之时，高祖之讳未行也，而易邦以国者是出于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讳处，如《汉书》引“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曰“善人为国百年，可以胜残去杀”，王嘉曰：“无教逸欲有国”，蔡邕《石经》凡邦字易国字，如此之处，可以言避讳矣。何则？彼皆汉人也。非汉人则不可谓避讳矣。

以鸟对僧

贾岛诗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或者谓句则佳也，以鸟对僧，无乃甚乎？仆观岛诗又曰“声齐雏鸟语，画卷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鸟，相寻海畔僧”。薛能诗曰“槎松配石山僧坐，蕊杏含春谷鸟啼”。杜荀鹤诗曰“沙鸟多翘足，岩僧半露肩”。姚令诗曰“露寒僧出梵，林静鸟巢枝”。曰“幽药禅僧护，高窗宿鸟窥”。曰“夜钟催鸟绝，积雪阻僧期”。陆龟蒙诗曰“烟径水涯多好鸟，竹床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诗曰“讲席旧逢山鸟至，梵经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鸟对僧多如此，岂特岛然？仆又考之，不但对鸟也，又有对以虫对、以禽对、以猿对、以鹤对、以鹿对、以犬者，得非嘲戏之乎？又有“时闻啄木鸟，疑是扣门僧”。出东坡《佛印语录》。

卷二十

规仿古诗意

《石林诗话》云：江淹拟汤惠休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古今以为佳句。然谢灵运“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谢玄晖“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即是此意。仆观《古乐府》曰“黄云暮四合，高鸟各分飞。寄语远游子，月明何未归。”此正江淹之意。淹两句，此四句，以碧云为黄云耳。仆尝谓晋宋间人诗，虽规模不同，然大意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淹等诗，即《毛诗》“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非出于此意乎？又如张孟阳《四愁诗》“佳人遗我绿绮琴，何以报之双南金？佳人遗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即《毛诗》“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之意也。

鲁直荼蘼诗

《冷斋夜话》云：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尘俗哉！山谷作《荼蘼诗》曰“露湿何郎傅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类也。仆谓山谷此联，盖出于李商隐之意，而翻案尤工耳。商隐诗曰“谢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炉更换香”，以此联较之，真不侔矣。

杏花雨

前辈谓“深院无人杏花雨”之句极佳，此非风雨之数，当作去声呼。仆观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诗曰“谁家旧宅春无主，深院帘垂杏花雨。”佑两句意，此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声，非去声也。其下曰“香飞绿锁人未归，巢燕承尘燕无语。”岂语字亦当作去声邪？唐《花间集》亦曰：“红窗寂寂无人语，黯淡梨花雨。”

诒厥爰于等语

洪驹父云：世谓兄弟为爰于，谓子孙为诒厥，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幽花皆爰于”，退之诗曰“谁谓诒厥无基址”，虽韩杜未能免俗。吴曾《漫录》乃引《南史》刘洪等爰于之语，以证子美所用为有自。仆谓《漫录》所引，末也。仆考诸史，自东汉以来，多有此语，曰“居诒厥之始”，曰“爰于之情愈厚”，西汉未之闻也，知文气自东汉以来浸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则哲之类甚多，此语至入于诗中用。可见后世文气日不逮古如此。近时四六，多以爰立对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谓爰立者，训于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即立，瞻即望，头上安头，甚可笑也。仆又考之，曹氏命司马氏文曰“违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愿陛下追收谬眷，则具瞻革望”，魏晋人已有此谬。

河间传意

客或讥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雠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涉应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仆谓此柳子厚《河间传》之意也。《史

记·吕不韦传》述太后云云，《河间传》又用其语。古人作文要必有祖，虽秽杂之语，不可无所自也。

少游斜阳暮

《诗眼》载：前辈有病少游"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谓斜阳暮似觉意重。仆谓不然，此句读之，于理无碍。谢庄诗曰"夕天际晚气，轻霞澄暮阴"，一联之中，三见晚意，尤为重叠。梁元帝诗"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复言高春，岂不为赘？古人为诗，正不如是之泥。观当时米元章所书此词，乃是"杜鹃声里斜阳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庙讳而改为暮乎？

珊瑚舂黄縻

《隐居诗话》曰：杜牧之诗，有趁韵而撰造非事实者，如"珊瑚破高齐，作婢舂黄縻"是也。李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无縻字。仆谓既言衣青衣而舂，添一字何害？但縻自是粥，作米粱字用，恐有所未安耳。舂黄縻之语，牧盖祖《后汉志》"慊慊舂黄縻"之意，不知縻岂可以言粱邪？

胡广子孙

《后汉·胡广传》与碑，并不言其后。观《蔡邕集》，有《陈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讳硕，字季睿，太傅乐乡侯少子也。又观《幼童胡根碑》云"故陈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于是知硕为广之子，根为硕之子，皆先广而殂。《碑》谓"硕孝于二亲，虽曾、闵、颜、莱无以尚，正佳弟子"。根才七岁，而其家生相与立碑，此正与逢童相似，得非为乃祖之故乎？

殍饴二字

沈存中《笔谈》曰：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如乐天《题坐隅诗》"俱化为饿殍"，作夫字押。杜牧之《杜秋娘诗》"厌饫不能饴"，饴乃饧，非饮食也。仆观晋王荟以私粟作粥饴饥者、郗鉴甚穷乡人共饴之。饴字岂不作饮食用？然考晋音乃音嗣，非贻字也。仆谓牧之用作贻字，必别有所据。又观《后汉·许杨传》，举谣歌曰"饴我大豆享芋魁"，饴字无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饿殍之殍作夫字用，按《唐韵》敷字韵收，抚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饿死也。是则殍字有二音，乐天所押，盖从《唐韵》之平声者，二字皆有所据。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读书灭裂非之？扬雄《箴》曰"野有饿殕"。

北固甘罗

杜牧之《登北固山诗》曰"谢朓诗中佳丽地"。或者谓朓诗"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润州也。仆谓当时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为然。唐人江宁诗，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验也。又如张氏《行役记》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赵璘《因话录》言：李勉至金陵，屡赞招隐寺标致。盖时人称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有诗曰"甘罗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谓《史记》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后因说赵有功，始皇封为上卿，未尝为秦相也。仆考《北史·彭城王勰传》曰"昔甘罗为秦相，未闻能书"，《仪礼疏》曰"甘罗十二相秦，未必要至五十"，则知此谬已久。牧之盖循袭用之耳。

人物名字不同

《淮南子》曰：神农尝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纪》曰：伏羲尝和百药。《淮南子》曰：炎帝主于火死而为灶神。《事始》曰：灶，黄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黄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汉·临江王传注》谓，黄帝子累好远游，死于道，故后人以为行神。《汉·马氏传注》则曰：共工氏子修好远游，故祀以为祖神。《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圣贤冢墓记》亦曰：冯夷者，弘农华阴堤首人，服八石得为水仙，为河伯妇。一说又谓河伯乘两龙，一曰冰夷，二曰冯夷。《史记·相如传注》则又曰：冯夷，河伯字也。《山海经》曰：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郁櫑。《风俗通》亦曰：黄帝时，有神荼、郁櫑兄弟二人，性能执鬼，故《东京赋》曰"守以郁櫑，神荼副焉"。《括地图》曰：度朔山尖桃树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櫑。高诱注《战国策》则又曰：一曰余与，一曰郁雷。其纷纭如此，殆不可晓。书籍间人物名字不同，似此之类甚多。

参军簿尉

杜诗"脱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辞"。鲍注曰：非谓簿尉受杖，杖有罪者尔。退之谓"栖栖法曹掾，敲榜发奸偷"，此岂受杖者邪？仆谓不然，子美之意正谓属吏受官长之杖，非谓杖有罪者。官属受杖，其来久矣。且前汉王嘉为宰相，裸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马迁谓"陵夷至于捶楚之间"，观此则知古人当官有过，亦必受杖。此犹有说，谓臣下有过，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仆观后汉戴宏为郡督邮，曾以职事见诘，府君欲挞之云云。《三国志》黄盖为守长，署两掾教曰："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宜各尽心。"此正明验古人吏属受杖之说也。自晋至唐，此类尤多。注诗者自不深考耳。姑摭数端，《世说》载太守刘淮杖主簿向雄，后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复修君臣之好。《北史》库狄连为郑州刺史，开府参军皆加捶挞；魏收为中外府主簿，频被棰楚。《唐书》邕州经略使陈县怒判官刘缓，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观察使韩皋封杖决安吉令孙解，臀杖十下而死；刘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讫而奏；杜牧之谓，尹坐堂上，阶下拜两赤县令属官将百人，悉可笞辱，其诗又曰"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韩退之诗曰"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

埃间”，举此以验杜诗之意可见矣，岂谓杖有罪者邪？古之官属，动必加杖。加杖犹可，或致之死，如张敞弃絮掾市之类是也。上官之权甚重，而属吏益卑，凛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临。唐犹庶几，汉时尤甚，自入国朝，官守上下之分虽严，然此例削矣。上自宰相，下至监当，均谓比肩事主，非惟无棰笞之辱，且省廷拜之礼，正所以示一统尊王之意云。

郎官令史

汉明帝谓郎官“上应列宿，不可轻畀”，乃以杖撞郎药崧，自亵慢如此。仆尝考之，当时郎吏，虽谓清选，其实位卑，亲主文案，与令史不异，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汉士往往耻为此职。至于用杖，其轻可知。此风至齐犹在，齐明帝时，尚书郎坐杖罚者皆科行。萧琛谓“郎有杖自后汉始，至魏晋以来，其职稍重，今方参用高华，吏部又近于通贵，不应遵昔科罚。仓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无人不惭，可特输赎。”帝纳之。仆又观《世说》，桓温在荆州，耻用刑罚，令史受杖，从朱衣上过。或者以“上捎云根，下拂地足”之语讥之。夫服朱衣而使之受杖，亦可谓甚矣。此正明验郎官、令史之秩卑如此。

诗中重押韵

蔡氏曰：杜子美《饮中八仙歌》船、眠、天字并再押，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见其体。尝执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异，虽重押何害，亦《周诗》分章之意也。《闻见录》亦引此诗及李太白、韩退之诗为疑。《松江诗话》引杜子美一诗押两萍字，东坡一诗押两耳字，谓字同而意异，不妨重叠。又谓子美《八仙歌》押两船字，在歌行则可，他不可为法。仆谓诸公各肆臆说于古人之诗，是未深考。诗中重押字，自古有之，岂但李、杜、韩、苏四公而已。姑引数章于此，苏子卿诗曰“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赠远人”，又诗曰“欢娱在今夕，嬿婉及良时”，又曰“努力爱春花，莫忘欢乐时。”沈休文诗曰“多值息心侣，结架山之足”，又曰“所愿从子游，寸心于此足。”阮嗣宗诗曰“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又曰“惜无怀乡志，辛苦谁为归。”张景阳一诗押两生字，任彦升一诗两押生字、三押情字，古诗重叠押韵，如此之多，岂可谓古未见此体？亦不可谓古人分章之意，与夫惟歌行之体有此。以是知李、杜诗皆有所祖。沈云卿一诗，凡四叠韵。

余粮栖亩

晋左思赋“余粮栖亩而不收”，后晋干宝、宋刘裕皆有是语。近时场屋中，用《南史》刘裕所言出处，出《余粮栖亩省题诗》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后矣。仆又考此语，非始于思，在思之前，盖尝有是言矣。观《蔡邕集》中《胡公碑》云“余粮栖于畝亩”，知左思此语，祖邕也。

鲁直玉花骢诗

乌戍张仲思家，多前人墨迹。有鲁直亲染《题李伯时画欲骤玉花骢后》一诗，其间云“此篇晁无咎、蔡天启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见允蹈斋官书工，有士人写繁城隶，笔法秀整，试为问姓名，当求写此诗本著马后。”鲁直此纸，笔力劲甚，非寻常石刻者比。其诗三句一换，三叠而止，《禁脔》谓之“促句换韵”。仆又观当时名公如鲍夷白亦多此作。渔隐第言鲁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谓唐人亦有此体。以仆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盖出于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诗是也。

杜　撰

包弹对杜撰，为甚的。包拯为台官，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故言事无瑕疵者曰“没包弹”。杜默为诗，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为“杜撰”。世言杜撰、包弹本此。然仆又观俗有杜田、杜园之说。杜之云者，犹言假耳。如言自酿薄酒，则曰“杜酒”。子美诗有“杜酒偏劳劝”之句。子美之意，盖指杜康，意与事适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与杜撰之说同。《湘山野录》载，盛文肃公撰《文节神道碑》，石参政中立急问曰：“谁撰”？盛卒曰：“度撰”。满堂大笑。文肃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说，其来久矣。

谢玄晖诗

谢玄晖诗曰“淮阳股肱守，高卧犹在兹。”李周翰注，汉淮阳太守汲黯上书言病，上曰：“淮阳吾股肱郡，卿为我卧理之。”按《汉书》，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谓汲黯，则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初无“淮阳吾股肱郡”之说，翰盖误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汲黯传》言“淮阳卧治”，初无高卧之说。异时刘禹锡诗，亦有“肯放淮阳高卧人”，盖祖元晖诗也。

词句祖古人意

《后山诗话》载，王平甫子斿谓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于江南李后主“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意。仆谓李后主之意，又有所自。乐天诗曰“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刘禹锡诗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无限似侬愁”，得非祖此乎？则知好处前人皆已道过，后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词有“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语，伊川先生闻之，以为媟黩上天。是则然矣，不知此语盖祖李贺“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尔。类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盖出于老杜“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戴叔伦“还作江南梦，翻疑梦里逢”，司空曙“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之意。谢无逸词“我共扁舟江上两萍叶”，出于乐天“与君

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之意。鲁直诗“趁此花开须一醉，明朝化作玉尘飞”，出于潘佑“劝君此醉直须欢，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类极多。

鹰鹘史传不闻

一杂说谓鹰鹘之鹘，史传不载，其名起于近世。仆读唐《张子寿集·鹰鹘图赞序》，正有是论，曰“鹰也，名扬于《尚父》，义见于《诗》；鹘也，迹隐于古人，史阙其载。岂昔之多识，物亦有遗？将今而嘉生，材无不出，为所呼之变，与所记不同者邪?”仆谓子寿亦未深考。张衡《东京赋》“鹘雕春鸣”，《北史》文宣谓思好曰“尔击贼如鹘入鸦群”，《左传》“鹘鸠氏司事也”。枚乘《赋》扬雄《方言》、《尔雅》、《说文》俱有此字，岂可谓“迹隐于古人，史阙其载”邪?

卷二十一

方言序

《汉书·扬雄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赋》。仆考《方言》，雄《答刘歆书》曰“雄始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堣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见”。乃知客者杨庄，荐雄文者《县邸铭》等，以为似相如者，帝骛之语，非客所荐之词。又《方言序》云“雄为郎一岁，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及天下上计孝廉，雄问异语，纪十五卷，积二十七年。汉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书，从取《方言》。仆以歆雄二书与传考之，取《方言》乃哀帝非帝骛也。不然，歆书何以称帝骛谥?何以言先君云云?雄书何以及《太玄经》邪?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识一丁字，祖《唐书》“挽雨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出处。仆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续世说》书此个字，盖个与丁相似，传写误焉。后又观张翠微《考异》，亦谓个字，乃知《世说》之言为信。仆又观《蜀志》、《南史》皆有“所识不过十字之语，《史通》谓“王平所识仅通十字”，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与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据也。此与《淮南子》言宋景公“荧惑徙三舍”之谬同，《史记》谓“三度”。

诗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诗曰“不远明光殿，致于丹青地。”洙注曰：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汉殿名。《元后传》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东坡诗曰“何人先入明光宫”，又曰“老死不入明光宫”，赵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仆尝考之，汉有两明光宫、一明光殿。按《三辅黄图》，一明光宫属北宫，一明光宫属甘泉宫。属北宫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属甘泉宫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谓明光殿，自在桂宫。三者元不相干。今观诸家之注，往往认为一处，颠倒错乱，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为去病用，事甚疏卤，极可笑。仆又考《汉纪》，太初四年起明光宫。师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宫。盖谓此。师古之注，已有此谬。

车作居音

《佩觿》曰：牛车之车，尺遮反，本无居音。丧予之予，戈汝反，本无余音。其变古如此。韦昭亦曰：车子从汉始有居音。仆观经书中凡言予处，皆音上声，知《佩觿》之说为当，则是汉以前文字，凡言车者，尽合作尺遮反。凡言予者，尽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观《战国策》冯欢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出无车”，《说苑》载淳于髡禳田之词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满车，传之后世，洋洋有余。”视此语，似与居音相协。又观《毛诗》“其淆维何，炰鳖鲜鱼。其赠维何，乘马路车”。《周易》“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则知车作居音，其来已古，非始于汉也。

字文增减

古之阴影字用景字，如《周礼》“以土圭测景”之类是也。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为阴影字。古之战阵字用陈字，如“灵公问陈”之类是也。至王羲之《小学章》独目旁作车为战阵字，而今魏汉间书，或书影字阵字，后人改之耳，非当时之本文也。《春秋》汉东之国随为大。其后杨坚建国，见周齐不遑宁处，故去辵文只作隋。今欧阳询《九成宫碑》书作随者，推本当时之意尔。古之叠字用三日合作曡，新莽以三日太盛，改从三田。今东汉碑，叠字仍旧有三日者。古之对字举下从口，据《说文》谓，汉文帝以口多非实，改从土，然观《大夫始鼎铭》，则知对字从土者旧矣。古之罪字，自下从辛，秦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从网从非。古之劭字从刀，南朝宋太子名劭，而恶字文为召刀，遂改刀为力。汉人洛字书雒，盖汉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土行，土，水之母，故去隹仍用水。帋字或书作纸，盖古者以缣帛而书，故从系，后蔡伦剉故布捣作纸，故其字从巾。

兰茶二种

世言春兰秋兰，各有异芬，不知秋兰之香，尤甚于春兰也。兰有二种，邵伯温曰：细叶者，春花，花少；阔叶者，秋花，花多。《离骚》“级秋兰以为佩”，又曰“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今沅澧间所生，在春则黄，在秋则紫，然春黄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谓古之茶，即今之茶，不知茶有数种，非一端也。

《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类。《周礼》“掌荼”，《毛诗》“有女如荼”者，乃茗荼之荼也，正萑苇之属。惟荼槚之荼，乃今之茶也。世但知兰荼而莫辨，故辨之。

鲁直渔父词

徐师川云：张志和《渔父词》曰“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顾况《渔父词》曰“新妇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故鲁直取张、顾二词，合为《浣溪沙》，曰“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儿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阳细雨转船头。”东坡曰：“鲁直此词，清新婉丽。其最得意处，以山光水色赞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然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阔浪乎？”仆观权德舆诗，亦曰“新妇矶头云半敛，女儿滩畔月初明”。新妇矶对女儿浦，唐人不止顾况。

望云怀乡

狄仁杰登太行山，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此正与《北史》元树之意同。元树奔南，每见嵩山云，未尝不引领歔欷。又梁瑄不归，弟兄每见东南白云，立望惨然久之。杜子美诗曰“每望东南云”，用此意也。

鸾栖枳棘

今有人作县尉启，误用鸾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闻之，惭无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仆谓尉用簿事固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一事自解，则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仆观刘长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诗》曰“惜君滞南楚，枳棘徒栖凤”，是分明以簿事为尉用也。不但尉也，张说《送广武令岑羲序》曰“河洛东门，俯栖鸾于制邑”，又以栖鸾事为县令事用也。出于一时之率然未可知，岂可以为证邪？

秕缪皮傅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纰缪不考。”注，全无义理，即为纰缪。按此二字，见《礼记大传》“五者一物纰缪”，考《礼部韵》，纰，篇夷切，缯坏也。仆又观《后汉·卢植传》曰“《周礼》诸经发起秕缪”。注，秕粟不成，谕义之乖僻也。是亦一说。今人言所得肤浅为皮肤，按扬雄《方言》曰“秦晋言非其事，谓之‘皮傅’”。谓不深得其情核皮肤浅近，强相傅会也。故《张衡集》云“后人皮傅，无所容篡。”

杜诗言荔枝

杜诗“侧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宫与玉壶。云壑布衣台背老，劳生重写翠眉须。”欧本作劳人害马，或者又引西汉害马出处，以证二字所自。仆谓此二字初非为荔枝之故。杜诗之意自有所据，按汉和帝时，南海献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唐羌上书曰：“交州献荔枝，生鲜致之，驿马昼夜传送，至有遭虎狼之害，顿仆死亡，不绝道路。”杜诗劳人害马，正述此耳，其意因伤时事，故引此故实为言，非虚语也。子美自伤以有用之才，见弃丘壑，终老不用。果物夺于爱姬之嗜欲，及时致之，虽劳人害马，有所不恤，时政如此，为可伤也。杜诗之意如此，题曰“解闷”，信有以夫！杜又有诗曰“忆昔南州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举此以验劳人害马之说为不诬矣。或者乃曲为之说，谓“劳人重写翠眉须”，作须眉之须，凿甚矣。仆又考之，贡荔枝自赵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帝，盖起于武帝之时。观《三辅黄图》，谓汉武帝破南粤，起荔枝宫，荔枝自交趾连年移植于庭，无一生者，后遂不复莳，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敝于道，极为生民之患，至后汉安帝时，始罢其贡。

萧华传

《唐书·萧华传》曰：“上元初，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辅国用事，求宰相，华拒之，辅国怨。会肃宗大渐，矫诏罢华为礼部尚书，引元载以代。方代宗谅暗，载助辅国，贬华为峡州司马卒。”其言如此。仆考刘长卿《祭萧华文》，曰“龙潜少海，公佐储闱，朝有巨奸，动履危机，十年调护，不处嫌疑，国移大盗，公隐虏围，忍受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贼党，来赴京师，天地载开，君臣相逢，独持一心，翊戴两宫，明略戡难，丹诚徇公，辅国佞幸，敢乱朝经，潜申谠言，请夺禁兵，谋泄隙开，反为所倾，仓卒之际，播迁无名，东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沧江，泛若浮萍，水国生疾，炎州促龄。”读刘祭文，则知华尝佐储宫，调护甚至，尝陷虏围，全节而归。华之去国，史但谓辅国用事，求宰相，华拒之，以此致怨，不知华尝建言于朝，夺辅国兵柄，谋之不密，反为所倾如此。史又谓“贬华为峡州司马卒”，而祭文谓江州刺史，且曰“水国生疾，炎州促龄”。疑华出为江州刺史，在任得疾，继贬南方而卒，皆传所不闻也。

温庭筠

《唐书》载，温庭筠才思神速，多为人作文。大中末，试有司，廉视尤谨，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执政鄙之，授方城尉。仆观其集，有《开成五年抱疾不赴乡计书怀百韵，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陈李二侍御、苏端公、韦少府兼呈袁郊、苗绅、李逸》一诗，其间有云“赋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诬。昔皆言尔志，今亦畏吾徒。有气干牛斗，无人辨辘轳。积毁方销骨，微瑕惧掩瑜。蛇矛犹转战，鱼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诛？”是时先大中末几二十年，其不平之气，见于诗者已如此，则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东观奏记》有《责授庭筠随州随县》一词，乃裴坦

之作。

董仲舒公孙弘

《前汉·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公孙弘传》曰：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纪》则曰：建元元年，诏丞相等举贤良。自是五年之后，改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于是出焉。据传所言，则公孙弘复举贤良，在元光五年。据纪所言，则元光元年公孙弘、董仲舒出焉。二说不同如此。仆尝考之，武帝即位以来，凡两开贤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诏征吏民明当世务者，不闻有贤良之举，且仲舒之举，本传虽不明载岁时，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纪》谓元光元年，与公孙弘出焉者，史氏失于并书耳。考弘之出，正系此时。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传》谓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贤良征，年八十薨。考之《帝纪》，薨于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即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于元光元年，再举贤良，明甚。而本传谓五年，亦误也。又况元光元年贤良制，正系弘所对者。而仲舒所对，有及于《春秋》谓一为元之说，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无疑者。《史记》、《西京杂记》亦皆言元光五年，弘举贤良，失矣。《石林燕语》亦然，第未深考耳。

张良有后

《随笔》论：张良无后，谓有二事。其一，劝沛公因懈而击秦军，既解而追项羽，此事甚于杀降，宜其无后。仆谓不然，良既仕汉，则尽忠于汉，奚暇他恤哉？观其借箸前筹，从容弭七国之争；通四老人，谈笑定储君之位，其功德为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杰。而运筹决胜，得子房之力。"则是基四百年之汉，子房之功为不薄矣，岂得以无后报哉！仆因考之，后汉司空皓、晋司空华、唐宰相嘉贞、延赏、弘靖、九龄，皆良之后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谓之无后哉？《后汉·张皓传》曰"六世祖良"。仆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孙，非六世也。良生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皓，皓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数至皓，恰九世。《吴郡图经》亦曰"良七世孙睦，后汉为蜀郡太守，始居吴郡，张氏皆其后。"白乐天作《张公碑》曰"良后睦避地渡江，始居于吴，其子孙称吴郡人"。然而吴郡之张，正良之后尔。《随笔》之说，正与刘梦得谓"张曲江无后"之意同。案曲江之后，初亦未尝绝也。

食　酒

《汉书》载，于定国食酒数石不乱。仆甚疑之，固虽汉斛小，安有一人饮至数石之理？后观《笔谈》，亦言其妄，正与鄙见同，不复辩矣。所未辩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犹言喜酒也。师古曰：食酒，谓能多饮酒，费尽其酒，犹云食言。今流俗书本，辄改食字作饮字，失其真也。仆观《论语》"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虽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谓无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无谓，师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与人谓之饷，然后义安。而《汉书》谓，闽王饷荃葛，且荃葛非食物，岂可以言饷乎？盖古人通以饷为遗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系辞》"润之以风雨"，《左传》"牛马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车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体，不可不知也。

麻　胡

今人呼"麻胡来"以怖小儿，其说甚多。《朝野佥载》云：伪赵石虎以麻将军秋帅师。秋，胡人，暴戾好杀，国人畏之。有儿啼，母辄恐之曰："麻胡来！"啼声即绝。又《大业拾遗》云：炀帝将去江都，令将军麻祜浚阪。祜虐用其民，百姓惴慄，呼麻祜来以恐小儿，转祜为胡。又《南史》载，刘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为名，至今畏小儿啼，语曰："刘胡来！"啼辄止。又《会稽录》载，会稽有鬼号"麻胡"，好食小儿脑，遂以恐小儿。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缃素杂记》止得二事。

傅说刑人

《西斋诗话》曰：孙仅《傅岩诗》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业煌煌照古今。"谓当时有胥靡修筑岩道，而傅说在困约中代之，以假其赀，是为胥靡佣资也。仆谓此说是矣。然谬用者不独一孙仅而已，自荀卿以来，盖已失之矣。荀子曰："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指傅说也。贾谊《鵩赋》亦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斯游遂就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张晏注曰：傅说被刑，筑于傅岩，武丁以为相。师古注不辩其非，但曰：胥靡相随之刑，是皆以傅说为刑人矣。且傅岩之作，岂特孙仅之误？前此如吕温作《傅岩铭》，亦尝曰"脱刑人之衣，而被公衮之服"，又曰"说始胥靡，武丁即祚。"盖已如此言矣。

误以翟公为方进

隋李元操诗曰"听琴旋蔡子，张罗避翟公"，是矣。唐翁绶诗曰"君看西汉翟丞相，凤沼朝辞暮爵罗。"是误以翟公为翟方进矣。人皆以门设爵罗，惟翟公一出处，不知前此尝有是语。《鬻子》曰"禹一馈而七起，曰：'吾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当朝门可设爵罗。"

卷二十二

后汉无二名

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蠹伪之政一切扫除而更张之，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恐非为莽也。两字名不为无之，但不至如寻常之多耳。就传考之，苏不韦字公先、王延寿字文考、谢夷吾字尧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为二名者。又有如蓟子训、计子勋、费长房之徒，则知后汉未尝绝然无二名者。欧公《集古录》、赵氏《金石录》，所载东汉碑刻，凡称二字者，必曰"汉人之字"。仆固不敢深必以为汉人之名也，然观《武梁碑》，其间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孙子侨躬修"，孝道安有子孙于父祖墓碑中而称字者乎？欧公《跋杨震碑阴》曰"此碑谓贾伯锜、刘显祖之类，凡若干人，疑其所书皆字。盖后汉时人，见于史传者，未尝有两字名者。"仆谓欧公不深考《后汉》，安可谓史传未尝有两字名邪？

先　醒

今称先生之语，古者亦有单称一字为礼者。叔孙通与诸弟子共为朝仪，曰："叔孙生，圣人也。"梅福曰："叔孙先，非不忠也。"师古注：先，犹言先生。又观张释之、龚遂等传，所谓王生结袜，公卿数言邓先、张谈先，皆此意也。贾谊《新书》载，怀王问贾君曰："人之谓知道者为先生，何也？"贾曰："此博号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谓先生为先醒也，取其俱醉独先醒之义。"

儒人不作释氏语

《随笔》谓，韩文公《送文畅序》言儒人不当举浮屠之说以告僧，其语云"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请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记》云"佛书之妙奥，僧当为予言，予不当与僧言。"二公之语，可谓至当。仆观李翱《答开元寺僧书》曰"翱学圣人之心焉，则不敢逊乎知圣人之道者也。吾之铭是钟也，吾将明圣人之道焉，则于释氏无益也。吾将顺释氏之教而述焉，则给乎下之人甚矣。何贵乎吾之先觉也？"亦是此意。韩李二公，盖卓然守是见者，元公所言，未免狥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当之语，仆于韩李则然。

古诗香事

王直方《诗话》云：古诗曰"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又曰"氍毹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广志》，都梁香出交广，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赋》。信乎！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也。苕溪渔隐谓，王直方何卤莽如此，方论古诗香事，初不论杜诗，遽有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杜诗之语。仆谓渔隐不深察耳。直方盖谓大凡古诗中多有事迹，但人读书不多，见识不广，所以不知。使不观《广志》等书，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谓"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杜诗"之语为信然。渔隐自卤莽如此，反谓直方卤莽，其可笑也。《迷迭赋》，当时如曹植、王粲、应玚、陈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萧琛曰："迷迭成章"，江总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郑氏诗笺

郑氏《诗笺》极有害理处，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辞，如《四月诗》"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此诗盖刺幽王在位贪残怨乱并兴而作。注谓"我先祖非人乎？人则当知患难，何为使我当此乱世？"詈先祖为非人，岂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为人乎？何忍使我当此乱世？"

陈胡二公评诗

东坡云："诗人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物不可当此。"林和靖《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杏诗。皮日休《白莲诗》"无情有恨何人见，月冷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仆观陈辅之《诗话》谓和靖诗近野蔷薇。《渔隐丛话》谓皮日休诗移作白牡丹，尤更亲切。二说似不深究诗人写物之意。"疏影横斜水清浅"，野蔷薇安得有此萧洒标致？而牡丹开时，正风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风清"之气象邪？陈标《蜀葵诗》曰"能共牡丹争几许"，柳浑《牡丹诗》曰"也共戎葵较几多"，辅之、渔隐所见，正与二公一同。

杨妃袜事

李肇《国史补注》言，杨妃死于马嵬梨树下，店媪得锦袜一只，过客传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遗录》又载，高力士于妃子临刑遗一袜，取而怀之，后玄宗梦妃子云云，询力士曰："妃子受祸时遗一袜，汝收乎？"力士因进之，玄宗作《妃子所遗罗袜铭》，有曰"罗袜罗袜，香尘生不绝"。二说虽不同，皆言妃子有遗袜事。仆始疑其附会，因读刘禹锡《马嵬行》有曰"履綦无复有，文组光未灭，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邮童爱踪迹，私手解鞶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乃知当时果有是事，甚合《国史补注》之说。

以蒲为脯

《文选》潘安仁《西征赋》曰"野蒲变而为脯，

苑鹿化而为马"，铣注：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以蒲为脯，以鹿为马，献于二世，群臣言蒲与鹿者阴诛之。按今《史记》，但闻指鹿为马，不闻以蒲为脯之说。此见汉人杂说，臧荣绪《晋书》常引以为言。欧阳询《蒲柳门》载赵高此事，谓出于《史记》，误矣。

鼻祖耳孙

今人多以鼻祖对耳孙，自以为的对，往往不究其义。仆观扬雄《反离骚》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纪》应劭注曰：耳孙，玄孙之子也，言去高曾益远，但耳闻之耳。李斐曰："耳孙，曾孙也。"皆臆说耳。惟晋灼曰："耳孙，玄孙之曾孙也，诸侯王表在八世。"师古曰：耳音仍。《尔雅》"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昆孙，昆孙之子为仍孙，从己而数，是为八叶。"此与晋说同是，则耳当为仍，非耳字也。考《方言》"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然则鼻与祖皆始之别名，以鼻祖为始祖，似未为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后有耳目之属。今画人亦然，必先画鼻。仆尝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为是。近观《漫录》，亦有是言，甚与仆暗合。

侯霸员半千宋璟

《嘉祐杂志》所载三碑，仆尝考焉。一、原甫得《汉延熹金乡守长侯君碑》云"君讳成，防东人。其先出自周文之后，封于郑，共伯赐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国。汉侯公济太上皇鸿沟之戹，谥曰安国君。曾祖酺，封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大司徒于陵侯"。仆考《后汉·侯霸传》"霸，河南密人，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之乎？二、白水县民得《员半千墓志》云"十八代祖凝，自宋入魏，本姓刘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员，遂赐姓员"。仆考《唐书》本传，其先彭城刘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齐受禅，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员，因自姓员。或谓凝十世祖，或谓十八世祖，或谓自姓员，或谓赐姓员，传文与碑不同如此。三、邢台村所得《颜鲁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作《长松篇》、《梅花赋》，苏味道以为有王佐之才。上尝赐钟乳，使医持归炼之。或以上药不宜委之，公曰'推信待物，犹惧不信。'作相廷奏二张，则天失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则天下安，起则天下危'。张喜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阅堂案，见公危言谠论，扼腕长叹。"今本传并不载此数事，而刘禹锡书则曰"宋广平沉下寮也。苏公味道时为绣衣直指使者，广平投以《梅花赋》，苏盛称之，自是则天闻之。"皮日休《赋序》曰"宋广平有《梅花赋》，清新富艳，得南朝徐、庾之体。后苏公味道得而称之，广平之名遂振。"广平碑之数事，既不见于史矣，而《梅花赋》一事，或谓广平投绣衣使者苏公而见称，或谓苏公后得此赋见称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陈元方事

《陈纪传》云：董卓入洛阳，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将，不得已至京师，迁侍中，出为平原相，往谒卓。时欲徙都长安，谓纪曰："今欲西都，何如？"纪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纪名行，无所复言。时议欲以为司徒，纪见祸乱方作，不复办严，即时之郡，玺书追拜太仆，又征为尚书令。所载如此。邯郸淳所著《陈纪碑》则曰"用大将军何进表选名儒，君为举首，公车特征，起家拜五官中郎将，到迁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会孝灵晏驾，贼臣秉政，肆其凶虐，剥乱宇内，州郡幅裂，视事未期，会刺史败于黄巾，幽冀二州争利其土，乃辞而去之。于是老弱随慕，扳辕持毂，轮不得转，遂晨夜间行，寓于邳郯之野。袁术恣睢，僭号江淮，图覆社稷，结婚吕布，送女在涂，君为国深忧，奋策出奇，以夺其心，卒使绝好，追女而还。离遂奸谋，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书令"。二处所载，互有不同。《传》言纪受董卓之招，《碑》言纪用何进之荐；《传》言纪阻董卓迁都之计，《碑》言纪败袁吕结婚之谋，兼摭出以资阅史者。

汉人规戒

魏相为扬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而光禄大夫丙吉予之书，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愿少谨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为霁威严。翟方进为京兆尹，搏击豪强，京师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书，曰"窃开政令甚明，为京兆恐有所不宜。"方进心知所谓，少弛威严。二事甚相类，汉人规戒，率多如此。又如扬恽既废，家居治产，以财自娱，其友孙会宗予书，戒以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通宾客。段会宗年老而远为都护，其友谷永予书，戒以因循旧贯，无求奇功。司马迁尊宠任职，其故人任安，责以古贤人之义。卫青既贵，而天下士夫无称，其故吏苏建责以观古名将之意。汉人于交友故旧，动存规戒，其不肯阿意顺旨，以陷于非义，此风凛然可喜。

呼吸古人名字

《前汉·魏相传》相字无音，人多呼为平声。以弱翁之字观之，合作去声。唐诗曰"身依魏相尊"，可据也。《郊祀志》公玉带为公宿带，据颜师古注，引《吕氏春秋》齐有公玉丹，盖其旧族，合呼为本音。而单姓玉者音宿，如后汉玉况，乃姓宿尔。《晁错传》错字无音，据班固《叙传》曰"故安执节，责通诛错。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读，而潘安仁赋乃曰"殒吴嗣于局下，盖获怒于一博，济七国之称乱，翻助逆而诛错"，是协入声韵也。此如《史记》

司马错，错，七各反，又七故反。仆又考之，文字间言惊悖不定曰“错愕”，二字多读为入声。而东汉“错愕不能对”，乃音措互，知二音盖通用。四皓之园公，据陈留圈公彭祖风俗记，合云姓篯名铿，〔此处疑有脱误〕据《史记注》、《论语注》、《离骚注》，篯字音剪，只此一音。而前辈诸公多作平声呼，如胡峄长短句是也，盖用《唐韵》音耳。《唐韵》有平上二音。

苻符二姓

苻坚，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谶文改为苻。符融，其先鲁顷公孙，仕秦为符玺郎，以为氏。故苻坚之姓从草，符融之姓从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义阳郡王符璘碑》合从竹，而书作苻。而苻坚之苻，又有书从竹者，皆失于不契勘耳。仆又考之，汉碑隶书，率以竹为草，少有从竹者，如符节之字皆然。今西汉书，符瑞多从草。魏晋以下，真书碑亦有书符节为苻节者，盖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颜鲁公《干禄书》曰“从草者为姓，从竹者为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凤尾虎头

皮日休诗，以凤尾诺对虎头岩。东坡以凤尾诺对虎头州。按晋帝批奏书，诺字之尾如凤尾之形，故谓凤尾诺。齐帝令江夏王学凤尾诺，一学即工。诺者，犹言制可也。诺字与诏字相似，而又有凤诏之语。故观者往往误以为凤尾诏焉，如《陆龟蒙集》所刊是也。

苏州

苏州在《禹贡》为扬州之域，至周为吴，至秦汉为会稽郡治，所统甚大。按《图经》，秦汉会稽郡，举今两浙之地皆在焉。武帝制诏，所谓东指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时，严助、朱买臣等皆为是郡，其任甚重。至后汉顺帝时，分会稽之半为吴郡之地，尚全有浙西之地，亦未为狭也。自孙皓分吴郡为吴兴郡，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苏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晋天福间，钱武肃又分嘉兴、海盐二县为秀州，其隶于苏者，惟吴、长洲、昆山、常熟、吴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今之苏州，不得汉会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为巨镇，为是守，顾亦伟且大矣，而况严、朱之在汉，统全浙之地乎？其势隆重，不言可知。

陆士衡

陆士衡《齐讴行》曰“东被姑尤侧，南界聊摄城。海物错万类，陆产尚千名。孟诸吞云梦，百二侔秦京。”仆以为不若以“八九吞云梦”，对“百二侔秦京”，不惟亲切，且混然也。

大唐唐国二钱

今唐国通宝、大唐通宝乃南唐钱，或者不知，求之三百年之唐，谬也。按《南唐书》，元宗即位，铸唐国通宝、大唐通宝，通用数年渐弊，百姓盗铸，极为轻小。元宗即璟也。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亲若邻，设酒肴之具，以相暖热，名曰“开荤”，于理合曰“开素”，此风已见六朝。观东昏侯丧潘妃之女，阉竖共营肴羞，云为“天解菜”，正其义也。

二迹

傅毅《迪志》诗曰“于赫我祖，显于殷国。二迹阿衡，克光其则。”潘岳《西征诗》曰“赫赫大晋，奄有四方。二迹陕西，实惟我王。”《艺文类聚》此诗张华作。

面以斤两为斗

今面以二斤某两为斗，盖沿唐旧。观《唐会要》，天宝间，面以三斤四两为斗。

吾丘寿王论

容斋哀举汉世论议之臣，如严、乐、晁、董、贾、马之徒，凡十九人，谓皆极言秦之虐如此。仆谓此皆传之所有，人所共知，有一事见于他集中，传所不载，人所罕知。姑摭出以资博闻。吾丘寿王尝著《骠骑论功》一论甚详。骠骑将军霍去病征匈奴，立克胜之功，寿王作《士大夫之论》，称武帝之德，曰“士问于大夫曰：‘侧闻强秦之用兵也，南不逾五岭，北不渡大河，海内愁怨，以丧其国。汉兴六十余载，命将帅以抗愤，用干戈于四荒，南极朱崖，北建朔方，拓地万里，海内晏如。敢问其纵？’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诈不以诚，内用商鞅、李斯之谋，外用王翦、白起之兵，既并海内，以威力为王道，以权诈为要术，遂非唐笑虞，绝灭旧章，防禁文学，行是古之戮，严诽谤之诛，十余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汉，反秦政，务宽厚，六世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汉人极言秦失者也。容斋惟举寿王议中数语，而不知寿王又有此论，故表其略焉。《班固传》谓“固感寿王、东方之徒，创造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注，寿王作《士大夫论》、《骠骑将军颂》。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客难》也。魏卞兰献赋，太子报曰：“昔吾丘寿王、何武以歌诗得金帛之赐。”今考二传，何武则然，寿王自议挟弓得鼎后，不闻有他制作，谓以歌诗得金帛之赐，计亦有之，史缺而不载耳。

卷二十三

古者拜礼

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首，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邪？乃知禹闻善言则拜，如揖之类是也，岂仆仆之谓哉？今人或以顿首施于卑下，不知拜头叩地岂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为别。自唐武后尊妇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见张建章《渤海国记》，不为无据，然又观《北史》，周时，诏内外命妇拜宗庙及天台皆俯伏，则知前此妇人，盖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干日出

欧公诗“迩来不觉三十年，岁月才如熟羊胛。”于夹字韵内押，用史载及《通典》骨利国事。骨利国地近扶桑，昼长夜短，夜煮一羊胛，才熟，而东方已明，言其疾也。《渔隐丛话》又引《资治通鉴》云“煮羊脾熟，日已出矣。”所纪与史载《通典》小异。郭次象谓羊脾至微薄，不应太疾如此，当以胛为是。仆考《唐书·骨利干传》，亦曰“羊脾”，然又观《唐书·天文志》，则曰“羊髀”，此一字三说不同，盖脾、胛、髀字文相近。诸公姑存其旧，不敢必以为孰为正也。然胛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虽不同，为熟之时，似不相远，至脾则太速矣。鲁直诗亦曰“数面欣羊胛，论诗在雉膏。”羊胛字，鲁直亦尝用之，不但欧公也。

苍头称将军

《随笔》云：今人呼苍头为“将军”，其事本为彭宠为奴所缚，谓妻曰：“趣为将军治装。”注，呼奴为将军，欲其赦己也。仆谓此说固是，然观《陈胜传》，将军吕臣为苍头军，是则语苍头为将军，亦已久矣。又卫青为奴，后为大将军。唐至德后，官爵虚滥，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而身执贱役者，故岑参歌曰“紫绂金章左右趋，问着即是苍头奴。”李商隐诗曰“厮养为将军”，则知苍头奴为将军事甚多。又按《前汉·鲍宣传》苍头庐儿注，汉名奴为苍头，知此名起于汉矣。观《后汉注》，秦人呼为黔首，谓奴为苍头者，以别于良人。又知苍头之名，自秦已然。又读《战国策》，魏有苍头军二十万，又知苍头之名，不但秦也，他国亦然。苍头庐儿解在《鲍宣传》而颜师古注《萧望之传》，谓在《贡禹传》，误矣。

汉人称谓

晁错更令，诸侯欢哗。错父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错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称子为公，盖以此尔，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当时之实谓也。如《史记·陆贾传》，贾谓其子曰：“数烹鲜，无久溷公为也”，此亦称子为公，陆贾子何尝为三公哉？《汉书》作“毋久溷汝为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实谓，不独此也。又如《史记·袁盎传》，其兄之子种谓盎曰：“君能日饮亡苛”，《汉书》作“丝能日饮亡何。”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诘也，固虽当时风俗浑厚，又不应以侄对叔，辄称其字之理。

咄　嗟

刘贡父以司空图诗中咄喏二字，辨《晋书》石崇豆粥咄嗟为误。石林谓孙楚诗有“咄嗟安可保”之语，此又岂是以喏为嗟？自晋以前，未见有言咄嗟，殷浩谓咄咄逼人，盖拒物之声。嗟乃叹声，咄嗟犹呼吸，疑晋人一时语耳。仆观魏陈暄赋“汉帝咄嗟”，《抱朴子》“不觉咄嗟复雕枯”，李白诗“临歧胡咄嗟”，王绩诗“咄嗟建城市”，张说诗“咄嗟长不见”，陈子昂诗“咄嗟吾何叹”，司空图诗“笑君徒咄嗟”，此诗于花字韵押，是亦以为咄嗟。贡父所举，乃别一诗，曰“咄喏休休莫莫”，且陈暄、葛稚川、左太冲、陈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图之前，其言已可验矣。况复图有前作咄嗟字，无可疑者。仆又推之，窃谓此语，自古而然，非特晋也。《前汉书》“项羽意乌猝嗟”，李奇注，猝嗟，犹咄嗟也。后汉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验汉人语矣。又《战国策》有叱咄、叱嗟等语，益知此语，自古而然。贡父所说，固已未广，石林引孙楚诗，且谓晋人一时之语，亦未广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语。石林谓殷浩，误也。殷浩语乃“咄咄书空”。

唐人用一麾事

《笔谈》曰：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事，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拟把一麾江海去”，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仆因考唐人诗，如杜子美、柳子厚、许用晦、独孤及、刘梦得、陆龟蒙等，皆用一麾事，独牧之谓把一麾为露圭角，似失延年之意。若如张说诗“湘滨拥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缃素杂记》谓牧之意则善矣，言拟把则谬也。自谓一麾，于理无碍，但不可以此言赠人。宋景文公诗曰“使麾请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领州麾”，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尝谬用也。仆谓黄朝英妄为之说耳。牧之之误，正坐以指麾之麾为旌麾之麾。景文之误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

谓牧之不当言儗把，而景文自用为宜。然则牧之“儗把一麾江海去”，岂不自用？景文“使麾请得印垂腰”，独非旌麾邪？朝英又谓一麾事但不可以赠人。仆谓以景文诗使麾州麾字语人，又何不可？所谓贬辞者，麾去云尔。既是旌麾，何贬之有？朝英又谓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则是延年以一麾为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无一合理，甚可笑也。《笔谈》谓今人守郡为建麾，谓用颜诗事，自牧之始。仆谓此说亦未为是，观《三国志》“拥麾守郡”，《文选》“建麾作牧”，此语在牧之前久矣。谓把一麾之误自牧之始，则可；谓建麾之误，则不可。

金钗十二

唐人诗句多用金钗十二事，如乐天诗“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盘龙有功，上送金钗二十枚，与其爱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钗十二，不闻用金钗二十，亦循袭而然。“金钗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齐肩比立为钗十二行。白诗《酬牛思黯》有“金钗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颇多，故云。似协或者之说，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阳女儿名莫愁，头上金钗十二行”，是以一人带十二钗，此说为不同。

陈简斋诗

简斋《腊梅诗》曰“黄罗为广袂，绛帐作中单。”既言帐又言中单，似觉意重。仆观东坡诗曰“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恐简斋用东坡意，绛纱作中单，而传写误以为绛帐耳。

韩白诗意同

乐天诗有纪年月日者，于以见当时之气令，亦足以裨史之缺。如曰“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爞爞”，有以见宪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诗曰“元和岁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阴夜飞雪，连宵复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见元和六年二月晦为寒食，当和暖之时，而雰霈大雪，其气候乖谬如此。又诗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又见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冻，民不聊生如此。仆按《东汉书》，延熹间大寒，洛阳竹柏冻死。襄楷曰：“闻之师曰：‘柏伤竹槁，不出三年，天子当之。’”乐天此语，正所以纪异也。又观韩退之《辛卯年雪诗》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归，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围。”此说正与乐天同。

东坡用如皋事

前辈谓东坡诗曰“不向如皋间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按《左传》，贾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如训往也，非地名曰如皋，坡误用之耳。仆观《古乐府》、张止见、毛处约、江总等《雉子斑诗》皆以如皋为地名用，知此误非始于坡。仆得此诗后，检诸家诗注，见赵次公亦引其间一诗，乃知暗合孙吴。又观《宋书》，明帝射雉无所得，谓侍臣曰：“吾旦来如皋，空行可笑。”陈萧有《射雉诗》“今日如皋路，能将巧笑回。”

东坡用西施事

东坡诗曰“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姓西。”赵次公注，按《寰宇记》东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旧姓西，坡不契勘耳。仆谓坡公不应如是之疏卤，恐言旧住西，传写之误，遂以住字为姓字耳。既是姓西，何问新旧？此说甚不通。“应记侬家旧住西，”正此一字，语意益精明矣。

东坡用计魁梧

东坡《和刘贡父诗》曰“青派连淮上，黄楼冠海隅。此诗尤伟丽，夫子计魁梧。”赵次公引《前汉·张良传赞注》曰：苏林注，梧音悟；师古谓魁大貌也，言其可惊悟。今人读为吾，非也。颜之说如此，而先生作平声，则别从己见为义乎？计魁梧者，计度其魁梧耳。此赵次公所言也。仆谓次公亦未深考，以梧为吾，非东坡自为己义，而计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后汉》臧洪“体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诗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后汉》意。又按《史记·张良世家》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后曾文清诗亦曰“乃翁容貌计魁梧”，是又用《史记》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后人皆用过，安可谓坡公自为己义而无所本乎？次公但见《前汉》所云，未睹《史记》、《后汉》故尔。仆又考之，汉史之赞张良曰“张良之智勇，以为魁梧奇伟，反若妇人女子。”此意正祖赵人述孟尝君之意。赵人闻孟尝君之贤，出而观之，皆曰：“始以薛公为魁梧，然今观之，眇小丈夫耳。”然则魁梧二字，其来又远。

集注坡诗

集注坡诗有未广者，如《看潮诗》曰“安得□□□□□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自注，吴越王尝以弓弩射潮，与海神战，自尔水不近州。赵次公注，三千强弩字，杜牧《宁陵县记》中语。不知此语已先见《前汉·张骞传》，曰“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强弩事，何但牧言？坡诗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钦传》“来年桃花水”，赵注，“三月桃花浪”见《前汉志》，不知此事已见《月令》“仲春之月，桃始华，雨水生”。坡诗又曰“崎岖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书“崎岖历落可笑人”也。按白书“嵚嵌历落”，非崎岖历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盖用《晋书》季伦“嵚嵌历落可笑人”之语。此类甚多，不可胜举。此犹可也，至有牵合附会极可笑者，不特坡诗如此，诸家诗

注亦然。

韩杜诗意

子美《萤诗》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青霜重，飘零何处归？"退之诗曰："朝蝇不须驱，暮蚊不须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啖咋。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二诗皆一意，所以讽当世小人妄作威福者尔。

松江诗话

《松江诗话》曰：有《松棚诗》一联曰"采来犹带烟霞气，月明满地金钗细"。以为佳句，恨不见全篇。仆谓月照松影，但见参差黑影耳，安知其为金钗？松叶，比之金钗者，谓架上月照映，则可，不可谓地上之影也，不如曰"月明满架金钗细"，此语为得。前辈谓韩退之联句中"竹影金锁碎"之语。所谓金锁碎者，非直谓竹影也，谓竹间之日影耳，以此验之，益信仆之说为然。韩偓诗曰"长松夜落钗千股"，此语无病。李涉诗曰"疏林透明月，散乱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锁碎"。

枫　桥

杜牧之诗曰"长洲茂苑草萧萧，暮烟秋雨过枫桥。"近时孙尚书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枫桥修造记》与夫《枫桥植枫记》，皆引唐人张继、张祐诗为证，以谓枫桥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诗，而不及牧之。按牧与祐正同时也。又怪白乐天、韦应物尝典吴郡，又以诗名；皮日休、陆鲁望与吴中士大夫赓咏景物，如皋桥、乌鹊桥之属，亦班班见录，顾不及枫桥二字，何也？崔信明诗"枫落吴江冷"，江淹诗"吴江泛丘墟，饶桂复多枫"。又知吴中自来多枫树。

诗品所载

《南史》与《世说》并曰：颜延年问鲍昭，己与谢灵运优劣。昭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延年每薄汤惠休诗，谓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间歌谣耳。"钟嵘《诗品》则曰"颜延年诗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汤惠休云"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颜终身病之。二说不同。钟嵘《诗品》谓郭景纯《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度，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考今《文选》景纯《游仙诗》七章，无"奈何虎豹姿"，"戢翼栖榛梗"之句。此盖别章，删去而不载于《选》耳。

地名语讹

庆州有乐蟠县，本汉略畔道地，后讹为乐蟠。华州东有潼关，《水经》谓河水自龙门南流，冲激华山，故名冲开，后讹为潼关。镇戎军有笄头山，隗嚣使王元猛塞鸡头道即此也，后讹为讦屯山。凉州有姑臧县，《河西旧事》谓旧匈奴盖藏城也，后讹为始臧。婺州长山县，本长仙县，其地赤松子采药之所，后讹为长山。北京馆陶县有屯氏河，汉《沟洫志》谓河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后讹为毛氏河。临江新喻县，本新渝县，盖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宝后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楼县，本汉吐军县，后魏置吐京县，亦胡语之讹也。此类甚多。

鷽匹蠵三事

《毛诗》"弁彼鷽斯"，鷽，鸟名也。斯者衍辞，如曰螽斯、鹭斯之类。而刘孝标乃谓鸟名鷽斯，失矣。《曲礼》"庶人之挚匹"，郑笺谓，说者以匹为鹜。按《广雅》，鸩鸥，鳬也。盖古字省文作匹。郑当直解匹为鹜，何待引说者之云？《东京赋》"渊游龟蠵"，郭璞谓灵蠵能鸣，则此龟属鸣者也。而《尔雅》新旧本皆引吕忱《字林》大龟似猬，不知似猬，乃以胃二字传写误加偏旁耳。按《周礼·考工记》，梓人刻画祭器，状诸虫，有以胸鸣者，有以胃鸣者。蠵盖胃鸣之虫。

绝交论

刘孝标《绝交论》，如曰"宠钧董石，权压梁窦，摩顶至踵，堕胆抽肠，是曰势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赀巨程罗，山擅铜陵，家藏金穴，是曰贿交，其流二也。颔颐蹙頞，涕唾流沫，叙温燠则寒谷成暄，论严苦则春丛零叶，是曰谈交，其流三也。阳舒阴惨，忧合欢离，是曰穷交，其流四也。衡重锱铢，纩微影撤，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义同贾鬻"云云。此正韩退之《送穷文》铺叙五穷之体。五穷之大意，祖扬子云《逐贫赋》、王延寿《梦赋》，而铺叙又用此体，焉得谓无所本哉？

古人博识

《幽明录》曰：楚文王猎，有人献鹰得异物，时有博物君子曰："此鹏雏也。"文王厚赏之。《异类传》曰：汉武帝时，西域献黑鹰得鹏雏，众莫识，惟东方朔识之。二说不同，《尚书故实》谓孝武时，尝有献异鸟者，时人莫识，东方朔曰："此毕鸾也。"问何以知之，曰："见《山海经》。"《洽闻记》曰：后汉时，有鸟头长五尺，鸡首燕颔，备五色而多青。光武问百官，咸以为凤。蔡衡独曰："多青者，鸾也。"上善其对。《晋说》曰：时人有得鸟毛，长三丈，以示张华。华惨然曰："此海凫毛也。出则天下乱。"《外国异事》曰："汉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披发，反缚枷一手足，以问群臣，莫能对。刘向独曰："此贰负之臣也。昔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于疏属之山。"帝问所出，曰："见《山海经》。"上大惊。于是群臣多奇《山海经》。光武时，有得豹文之鼠，

问群臣莫知。惟窦攸曰："此鼮鼠也。"诏问所出，曰："见《尔雅》。"验之果然，诏公卿子弟就攸学《尔雅》。古人博识如此等众，往往得之于《山海经》、《尔雅》。独蔡谟读《尔雅》不精，误食蟛蜞，取后世讥，为勤学者之诮。

卷二十四

欧阳公词意

欧公词曰"池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云云，末曰"水晶双枕，旁有堕钗横"。此词甚脍炙人口，旧说谓欧公为郡幕日，因郡宴，与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欧词以逸过，公遂赋此词。仆观此词，正祖李商隐《偶题》诗，云"小亭闲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纹簟上琥珀枕，旁有堕钗双翠翘。"又"池外轻雷"亦用商隐"芙蓉塘外有轻雷"之语。"好风微动帘旌"用唐《花间集》中语。欧词又曰"栏干敲遍不应人，分明窗下闻裁剪"，此语见韩偓《香奁集》。

二花睡足

《杨妃外传》载，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时，太真卯酒醉未醒，侍儿扶而至。明皇曰："是岂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故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用此事也。仆又观李贺诗"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沉檀。辘轳咿哑转鸣玉，惊起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为西施用，亦佳。唐诗亦有"一枝娇卧醉芙蓉"之语。

五言协律

杜牧之诗曰"几席延尧舜，轩墀立禹汤。一千年际会，三万里农桑"。又曰"四百年炎汉，三十代宗周"。曰"二三里遗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诗曰"见说祝融峰，擎天势似腾。藏千寻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诗多有此体，虽若龃龉，其实协律，不但七言为然，元微之诗曰"庾公楼怅望，巴子国生涯"。贾岛诗曰"一千寻树直，三十六峰寒"。

赤令与中丞分道

韩退之《论京尹不台参书》曰"赤令尚与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元微之论亦曰"京令得与御史丞分进道路，以其补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谓唐赤令如此之重。仆谓此盖沿习晋宋典故，观沈约《宋书》，文帝时，有司奏旧科御史中丞专道，而扬州刺史、毋阳尹、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赤令分道。又《北史》元志为洛阳令，与御史中尉李彪争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华盖，安有洛阳令与臣抗衡？志言，神乡县主，岂有俯同众官趋辟中尉？孝文曰："洛阳我之丰沛，自应分路扬镳。自今而后，可分路而行。"及出，志与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唐盖循此制耳。仆因考之，中丞自魏晋以来，其权愈重，与司隶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专督行马内，司隶专督行马外。至梁犹然，皇太子在宫门行马内违法，皆得纠之。后魏改为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畏避，其余百僚，下马弛车止路旁。其违缓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俯与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语入诗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诗中用者，如张祐诗"银注紫衣擎"，许浑诗"橘边沽酒半坛空"，元微之诗"橹窡动摇妨客梦"，杜子美诗"遮莫邻鸡下五更"，权德舆诗"遮莫雪霜撩乱下"，杜荀鹤诗"子细寻思底模样"，曰"帝乡吾土一般般"，曰"万般无染耳边风"，张祐诗"归来不把一文钱"，曰"酒引娇娃活牡丹"，戴叔伦诗"秋风里许杏花开，杏树旁边醉客来"，王建诗"杨柳宫前忽地春"，曰"万事风吹过耳轮"，曰"朝回不向诸余处"，曰"若教更解诸余语"，曰"新晴草色暖温暾"，白乐天诗"池水暖温暾"，此类甚多。旁边二字，见徐陵《杂曲》。

杜诗言沈宋

《学林新编》曰：子美《怀郑监李宾客诗》曰"郑李光时论，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沈宋9356联翩。"盖谓阴铿、何逊、沈约、宋玉也，四人皆能诗文，为时所称者。仆谓沈、宋非沈、约、宋玉，乃沈佺期、宋之问也。佺期、之问，联名当时，见《文艺传》。司空图曰："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典之后，杰出江宁，宏思于李、杜极矣。"元稹论李杜亦曰："上该曹、刘，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刘之先，若谓宋玉，不应言下薄。

间平等语

事有承袭用之不以为异者，如宗室用间平二字之类是也。河间、东平，汉家二王封号，间平难以拆用，间犹言中耳，今言间平，似无义理，然用此二字，其来旧矣。仆观《北史》论齐文襄诸子"虽有谢间平"，徐陵启有"间平就国"之语。又人之双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磾之类是也。东汉《费风碑》有"司马慕蔺相"，宋《庾信铭》有"年消张辟"，诗有"无复申包"之语。

借　对

借对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衮。"江总作《陆尚书诔》"雁行攸序，龙作间才。"沈约《墓志》"以彼天爵，郁为人龙"之类是也。对偶中有关两字者，如梁元论曰："虽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径；虽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之类是也。

阿房宫赋

杜牧之《阿房宫赋》曰“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杨敬之《华山赋》曰“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二文同一机杼也。或者读《阿房宫赋》至“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风雨凄凄，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击节叹赏，以谓善形容广大如此。仆谓牧之此意，盖体魏卞兰《许昌宫赋》曰“其阴则望舒凉室，义和温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宇之深邃，致寒暑于阴阳”，非出于此乎？

蝶粉蜂黄

《草堂诗余》载：张仲队《满江红》词“蝶粉蜂黄都褪却”，注，蝶粉蜂黄，唐人宫妆。仆观李商隐诗，有曰“何处拂胸资蝶粉，几时涂额藉蜂黄”。知《诗余》所注为不妄。唐《花间集》却无此语。或者谓蝶交则粉落，蜂交则黄落。

用事相等

鲁直诗“罷矮金壶肯持送，挼莎残蘜更传杯。”注诗者但知挼莎字见《曲礼》，不择手注；至罷矮则引《玉篇》注曰，罷，短也。矮，不长也。不知此二字见《春官附音》注下谓，罷雉，上皮买反，下苦买反，方言，桂林之间谓人短为罷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前辈用事，贵出处相等，传注中用事，必以传注中对。此如荆公诗“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护田、排闼、皆西汉语也。谢迈诗亦曰“挼挲蕉叶展新录，从便桃花舒小红。”

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犹豫等语，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虑，故曰“狐疑”。犹恐人害己，每豫上树，故曰“犹豫”。谓人解事曰“能”，无人同共曰“独”。能与独，亦兽也。据《说文》，能，熊之类，兽中称贤。独如虎，行止无侣。以至谓狙狯、狡猾之类皆是也。又造次谓之率然，按《杂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触之，中首则尾至，中尾则首至，中腰则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孙子兵法》所谓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则曰“狼飧”，言其恣取则曰“狼贪”，言其威顾则曰“狼顾”，言其乱走则曰“狼窜”，言其陆梁则曰“狼扈”，言其专愎则曰“狼狠”，言其不恤则曰“狼戾”，言其不检则曰“狼籍”，言其乖谬则曰“狼狈”。

东坡水调

淮东将领王智夫言，尝见东坡亲染所制《水调词》，其间谓“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知后人讹为强虏。仆考《周瑜传》，黄盖烧曹公船时，风猛，悉延烧岸上营落，烟焰涨天，知樯橹为信然。

荐疏称字与年

孔融上表荐祢衡，曰：“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应瞻上疏荐韦泓，曰：“伏见议郎韦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纯心清冲，才识备济。”萧扬州荐士表曰“窃见秘书丞琅琊臣王暕，年三十一，字思晦，七叶重光，海内冠冕。”古之荐人，皆言几岁及称其字。今之荐章，罕有此体，岂当时以其字素著故邪？此体至唐犹在，观令狐楚荐齐孝若，亦曰：“窃见前进士高阳齐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云让封侯表曰“晋安郡候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栖约，思致恬淡。”此称年而不称字。而唐韦处厚荐皇甫湜、崔颙荐樊衡，亦用此体，乃知唐人撰述，皆有所祖。

无恙无他

今人言无恙无他，按《说文》，古人草居，患他，相问无他乎，音徒何反。徐铉注云，今俗作蛇，食遮反。如鲁直诗于坡字韵协，“岁晚喜无他”之句是也。又《风俗通》曰：恙，毒虫也，喜伤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问必曰无恙。此意与无他同。东方朔《神异经》谓北方大荒中，有兽食人，咋人则病，名曰㺊。尝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黄帝杀之。由是北方得无忧病谓之无恙。《神异经》谓毒兽，与前说不同。

杨妃窃笛

《容斋续笔》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宝初已无存者，杨太真以三载方入宫。而元稹《连昌宫词》云“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笑之也。仆考唐史，申王以开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宁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杨妃以二十四年入宫，号太真，遂专房宴。是时，申岐薛三王虽已死，而宁邠二王尚存，是以张祐目击其事，系之乐章，有曰“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卷畏人猜。黄番绰指向西树，不信宁王回马来。”又曰“虢国潜行韩国随，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舆远幸无人见，偷把邠王小管吹。”盖纪其实也。惟容斋认杨妃为天宝三年方入宫，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宝初，太真进册贵妃，非入宫时也。集中谓虢国窃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谓妃子窃宁王笛，此说不同。

张祐经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载：杨妃窃笛，张祐诗云云。《剧谈录》载：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张祐诗云云。一述明王

时事，一述武宗时事，二事经涉八九十年，其悬绝如此。张祐《唐书》无传，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见于《松陵集·颜萱序》中曰“过祐丹阳故居，已易他主。祐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儿、桂儿、椅儿、杞儿，三已物故，惟杞为遗孕，与女尚存。故姬崔氏，霜鬓黄冠，杖策迎门，与之话旧，历然可听。琴书图籍，今属他人。横塘之西，有田数百亩，力既贫篓，十年不耕，岁赋万钱，求免无所。”陆龟蒙亦序曰“祐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或荐之天子，书奏不下，受辟于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辄自劾去。居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产为身后计，死未二十四年，而故姬遗孕，冻馁不暇。”观二公所序，可以见祐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时事在咸通间，龟蒙所谓死未二十年之语推之，祐死于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祐经涉十一朝也，计死时且百二十岁，其寿如此之长，是未可深诘也。祐尝有诗曰“椿儿绕树春园里，桂子寻花夜月中。”又诗曰“一身扶杖二儿随”，《桂苑丛谈》惟知祐有此二子，不知又有所谓椅儿、杞儿者，并表而出之。

东坡卜算子

山谷曰：“东坡在黄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词意高妙，非吃烟火食人语。”吴曾亦曰：“东坡谪居黄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属意王氏女也。读者不能解。张文潜继贬黄州，访潘邠老得其详，尝题诗以志其事。”仆谓二说如此，无可疑者，然尝见临江人王说《梦得》，谓此词东坡在惠州白鹤观所作，非黄州也。惠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东坡至，喜谓人曰：“此吾婿也。”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外。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温具言其然。坡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未几，坡过海，此议不谐。其女遂卒，葬于沙滩之侧。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怅然为赋此词。坡盖借鸿为喻，非真言鸿也。“拣尽寒枝不肯栖”者，谓少择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说之言如此，其说得之广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于此，以俟询访。渔隐谓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苇间。“拣尽寒枝不肯栖”此语亦病。仆谓人读书不多，不可妄议前辈诗句。观隋李元操《鸣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飞空井旁。”坡语岂无自邪？

在人贤识其大

《论语》“在人贤者识其大者”，又曰“多见而识之”，识字无音，今人多读如正字，如近时上庠出《贤者识文武之大赋》题，其与选者皆作入声押，不知乃志字。仆观《刘歆传》、蔡邕《石经》，皆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沟洫志》“多见而志之”，是读识为志也。《论语》“亡之命矣夫”，亡训死。而楚王嚣曰：“蔑之命矣夫”，蔑训无，是以死亡字为有无字读矣。《论语》“因不失其亲”，《南史》王元规曰：“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辄婚非类？张说之碑，亦曰“姻不失亲，官复其旧”，是以相因字为婚姻字用矣。《论语》“风乎舞雩，咏而归”。后汉仲长统曰“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是以风字为讽字用矣。《论语》“远佞人”，李绘曰：“□□□□□□□□□□□□□□□□以远离字为远近字呼矣。《周易》“君子道长”，长字，傅咸、韩退之等诗，并作平声协，是以生长字作长短字呼矣。《毛诗》“唱予和女”，和字本去声读。鲍昭“高唱好相和”，作平声押。

古人句法

《礼记·曲礼》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其间数车以对，独转其语曰“以车数对。”此古人错综文体。《左传》曰“我之不共，鲁故之以。”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倒用文势，如此下语。此与《匈奴传》“必我也为汉患者”，同一句法。

葺　辑

《左传》叔孙所馆，虽一日，必葺其墙屋。世言修葺，祖此语也。又前汉朱云折槛，上曰：“因而葺之。”注，葺，搜集同，补合之也。仆考《周礼》“葺屋参分”，注，七八反。《刘音集》，知葺辑□意。

大小言作

晋梁间多戏为大、小言诗赋。郭茂倩《杂体诗集》谓此体祖宋玉，而许彦同谓乐府记大小言作，不书始于宋玉，岂误也？仆谓此体，其源流出于庄、列鲲鹏、蟭螟之说，非始宋玉也。《礼记》曰“语小天下莫能破，语大天下莫能加。”屈原《远游》曰“其小无内，其大无限。”

饥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剥榆皮以塞饥肠，所至榆林弥望皆白。或者咨嗟，谓不知何以知此？仆读《前汉·天文志》，河平元年，旱伤麦，民食榆皮。《淮南万毕术》亦曰“八月剥榆，令人不饥。”知古者尝以此为弭饥之具，是以庾信《谢赉米启》曰“剥榆皮于秋塞，掘蛮鼠于寒山。”掘鼠事，见苏武、臧洪等传。

乌龙黄耳

今谚有唤狗作乌龙语。按《搜神记》、张然《续仙传》，韦善俊家有犬名乌龙，呼犬有自也。陆机黄耳传书事，前辈有谓黄耳非犬，恐家僮姓名。仆考本传与夫《述异记》，知其为黄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黄耳。”二者名犬旧矣。

杨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乐，则有唱杨白花之说，其事见

《北史》。时有杨华者，本名白花，容貌瓌伟。胡太后逼幸之，华惧祸及，改名华，遁去。胡后追思不已，为作《杨白花歌》，使宫人昼夜连臂蹋歌之，声甚凄恻。柳子厚有《杨白花诗》，此正与汉宫人歌《赤凤来》曲相似，见《赵后外传》。

卷二十五

鸾凤万举

《汉宣帝纪》元康三年，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神爵四年，“鸾凤万举，蜚览翱翔。”师古曰：万举，犹言举以万数。仆谓凤皇上瑞之物，岂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后一出。故衰周非其时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叹。今宣帝之时，凤皇之出，无虑十数次，且每至动以万数，又何其多邪？窃恐非凤如皇者耳，黄霸所指鹖雀之类者也。此鸾凤万举，史家大其说耳，且凤所以异者，为其罕见且艰得故尔。今其数出至于万数，与燕雀何异，安足贵邪？

刘穆之

仰看飞鸟则应人必错，心在鸿鹄则学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载刘穆之甚异，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远近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词讼，手答笺记，耳行听受，口企酬对，不相参错，悉皆赡举。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书籍。其精力聪给，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无二用，安有五官兼应如此，而事事皆当，无几微错谬之理？此疑史言之过。

夏商铸钱

世言钱起于周太公《九府圜法》。《前汉志》云：凡货金钱布帛为用，夏殷以来，其详靡记。汉《盐铁论》亦曰：夏后以贝，殷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钱。仆观太公《六韬》曰：武王入殷，散鹿台之金钱，以与殷民。《史记》曰：纣厚赋敛，以入鹿台之钱。又曰：散鹿台之钱，以赈济贫民。高谦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历山金铸钱，救人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人之卖子。是三代皆已铸钱，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谓：居简以行简，则失之太简；惟居敬以行简，则简不为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陆氏碑》，乃曰：“处众㧑谦，居简行敬。”不知简岂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审于义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数目

文士言数目处，不必深泥。此如九方皋相马，指其大略，岂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诗》“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纵有百丈松，岂有百丈之檐？汉通天台可也。又如《古柏行》“黛色参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此如晋人“峨峨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极高耳。若断断拘以尺寸，则岂复有千丈松之理？仆观诸杂记深泥此等语，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续释常谈

《续释常谈》引中朝故事，以证蚊幮之说。仆观《南史》，宋武妃碧绡蚊帱。帱音畴，禅帐也，正蚊幮之义。元稹有《旧蚊帱诗》，蚊幮事见齐威公。《续释常谈》引《谈薮》，高祖谓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以证俗谓口臭之说。仆谓前此应劭《官仪》载，刁协年老口臭，帝赐鸡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犹未也，又前而西汉高帝谓柏直是口尚乳臭，则口臭二字，其来又远，不可引六朝为证也。

齐已诗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为平声，祖《三国志》“中圣人”、“中贤人”之语。然齐已《柳诗》曰“秾低似中陶潜酒，软极如伤宋玉风。”乃作仄声。或者谓平仄一意。仆谓中酒之中，从仄声，自有出处。按《前汉·樊哙传》“军士中酒”，注：竹仲反。齐已祖此。

不用南人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为相。仆尝求之古矣，亦有是说。观《南史》，齐高帝欲用张绪为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佳誉，诚美选矣。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彦回曰：“俭少年或未谙耳，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为则。”宋武帝亦尝谓沈文季曰：“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文季曰：“南风不竞，非复一日。”

古人对偶

《石林诗话》云：晋魏间诗，尚未知声律对偶。陆云相谑之辞，所谓“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者，乃正为的对。至于“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乃知此体，不待沈约而后能也。仆谓晋魏以前对偶之语，不为无之。然出于自然，不期对而自对，非如后人牵强纽合以为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其气质为如何？《毛诗》不必问，只如《虞书》，元首明对股肱良，便已亲的。

诗人断句人他意

《步里客谈》云：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山倚

江阁”是也。鲁直《水仙诗》亦用此体，“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至陈无已“李杜齐名吾岂敢，晚风无树不鸣蝉。”直不类矣。仆谓鲁直此体甚多，不但《水仙诗》也，如《书酺池寺诗》“退食归来北窗梦，一江风月趁渔船。”《二虫诗》“二虫愚智俱莫测，江边一笑人无识。”词曰“独上危楼情悄悄，天涯一点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门雪诗》曰“夷门贫士空吟雪，夷门豪士皆饮酒。酒声欢兰入雪消，雪声激烈悲枯朽。悲欢不同归去来，万里春风动江柳。”

晋惟尉用一印

晋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则重铸，非若今之官府专用一印也。观孔琳之于义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胜言。愚请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仰补天府，非惟无益。”观此，知晋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贾赵二后

《晋·愍怀太子传》载：贾后使人毒杀太子事，首尾甚悉，微而婢妾应答之语，亦载其间。此笔正仿《前汉·赵后传》作，赵后使人毒杀曹宫，而司隶解光所奏千有余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狱词，事理灼然。使人读之，百世之下，犹为之愤惋，况当时乎？

谥文与正

本朝单谥文者，惟杨大年、王荆公二三人而已。单谥正者无之，盖正之一字，未易当尔。复谥文正，则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马之流。仆考《唐会要》，单谥文者十九人，单谥贞者四十人，如阎立本辈亦曰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谥，未免过许。

卜式何预学校

舒元舆撰《国庠记》曰：“诗书礼乐，国之洪源。浚其源，天下可以光润；窒其源，天下为之憔悴，嬴室之自绝于天下。汉初才息干戈，复浚其源，而后生公孙弘、兒宽、卜式之徒，竞出维持战争之汉。二百年间，无所失坠。”仆观卜式“朴鲁不学”，但能为天子牧羊。汉家文治，彼无所预，而元舆例言，失矣！谓仲舒可也。班史谓儒雅，公孙弘、董仲舒、兒宽；质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论，元舆何谬于去取乎？

王建宫词

王建《宫词》曰“丛丛洗手绕金盆，旋拭红巾入殿门。”又曰“纵得红罗手帕子，当心画出一双蝉。”知唐禁中用红手巾、红帕子。又曰“圣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须属内监。自写金花红榜子，前头先进凤凰衫。”知圣节内人通写金花榜子，进凤凰衫。又曰“天宝年来勤政楼，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当时以三日为千秋节，可见其盛。按《会要》“千秋节，咸令宴乐休假三日。”

利益后嗣

贡禹上书曰：“臣犬马之齿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岁方有子矣。其艰得嗣息如此！观其晚年上疏，论民间以产子三岁出口赋钱，重困，生子辄杀，宜令儿七岁出口钱。其词甚切，想禹艰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观北魏永平间，将诛元愉妾李氏，群臣无敢言者。敕崔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怀妊，戮至刳胎，桀纣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长，未有储体，皇子褪褓，寻至夭失。乞舒李狱，以俟育孕。”帝欣然纳之，是亦以后嗣为念，免至杀胎。夫魏主以残忍之性，恣行诛戮，宜若不可回，然一闻是语，甚为之恻然，少弛刑禁，则知人谁无是心，有能动其机，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观二公之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为利益后嗣计者，顾以惨刻为术，求媚于时，呜呼哀哉！

文帝薄葬

汉文帝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示从俭也。班固赞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刘向亦曰：“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谓知帝矣。观《晋·索琳传》，不能无疑。三秦人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晋帝问琳曰：“汉陵中物何多邪？”琳对以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金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仆观此说，以谓武帝固应如是多藏金钱财物，已见于贡禹所陈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贡禹杜陵宫人数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节俭，人无间言，临终遗至薄之制，微至铜锡，不以为饰，炳然载诸史册，以薄送终；而山陵中畜积如此之富，是不可晓，得非景帝违治命之意乎？又考《晋·愍帝纪》，建兴二年，盗发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彩帛，不可胜计。敕收其余，以实内库。可验畜积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赋曰“咄嗟骊山之阜，惆怅霸陵之原，文若俭而无隙，嬴发掘其何言。”鲍溶诗曰“俭风本自张廷尉，霸陵一代无毁发。”白乐天诗亦曰“骊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盗掘坟陵破。可怜宝玉归人间，暂借泉中买身祸。奢者狼狈俭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则霸陵初未尝发也，不知前说何以纷纷如此？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为尊，左丞相次之。如汤以伊尹为

右相，以仲虺为左相；汉以陈平功第一，为右丞相，周勃功第二，为左丞相之例是也。后世以左丞相为上，右丞相次之，如晋以王睿为左丞相，以王保为右丞相。《北史》斛律金进位右丞相，迁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为上，其来久矣，驯至于今日。仆观国家班次与夫乡党齿序之类，无以左为尊。至于官职名号，又往往为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选，中书之有左右司，记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后右者，初不可一概论也。白乐天制曰"魏晋以还，右卑于左。"

元二之灾

《容斋随笔》曰：邓骘为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民饥荒。注：即元元也，二字，二点也。汉碑有《杨孟文石门颂》云：中遭元二，西夷残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赵氏《金石跋》云：若读元元，不是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注非也。按王充《论衡·恢国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则所谓元二者，谓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国地震大水，邓骘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将军，则知所谓元二者，谓永初元年二年也。仆观《陈忠传》曰：自帝即位以后，频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盗贼并起。忠以为忧，上疏曰："臣窃见元年以来，盗贼连发"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谓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于永初中，则所谓元二之时，正与邓骘之时甚合，益知《随笔》所考，为有验矣。

汉嫁娶丧葬过制

杨王孙生厚自奉养，及病且终，属其子以羸葬，此正与吾夫子以速朽之说，救桓司马石椁之意同。祁侯不晓其意，以书责之。王孙报曰："吾羸葬，将以矫世也。厚葬无益于死者，俗人竞以相高。"仆观《盐铁论》，乃知汉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孙所云者，曰"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贫者画荒衣袍，缯囊缇橐"，又曰"今生不能致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敝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黎民相效，至于发屋卖业"，又曰"无而为有，贫而强夸，送死殚家，遣嫁满车。富者空减，贫者称贷"。贡禹亦曰："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可见当时厚葬之敝也。夫孝无哀戚之心，而以厚葬为礼。梓者，东园秘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于殚家，遣女至于满车，风俗之靡，从可知矣。不特凶礼如是，吉礼亦然。汉近古尚尔，况寥寥于千百载下乎？后汉王符亦极言嫁娶丧葬费用过制，甚与《盐铁论》意同。

郭璞先知

《随笔》云：《世说》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此说盖以郭为先知也。世俗《锦囊葬经》，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即为元龟。然能知水之为陆，独不能卜吉以免祸乎？仆谓不然，一饮一啄，莫非素定，况生死之大乎？故术之精者，可以预知，而不可以预计。景纯对王处仲谓今日必死，亦知吾数止此，无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纯自度不能以人术胜天理也，如此孰谓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灾延寿之理，则有一说，莫若修德。

掖庭收养曾孙

《随笔》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为之族江充家。黄门苏文助充谮太子，至于焚杀之。李寿加兵刃于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为丞相。又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然其孤孙囚系于郡邸，独不能释之，至于掖庭令养视而不问也。岂非汉法至严，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虽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仆谓不然，武帝既知太子无辜，而为重戮其害己者，大用其爱己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后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孙乎？揆人情，似无此理。盖武帝自太子死后，已属意于钩弋之子矣。钩弋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孙襁褓小儿，固知其无足虑者，然其外氏如卫、如许，徒党犹炽，盖恐因此追悔之后，湔拂其孙，适以起纷纷之变。帝明知其无辜，故特置而不问，但令掖庭收养而已，一面自谋立钩弋之子。此武帝绳墨自出于胸中，丝毫之机不露如此，非刚决孰能尔哉！

魏其侯传

《汉书》载魏其侯事，曰"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破，封为魏其侯，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四年，立栗太子，以婴为傅。七年，栗太子废，婴争弗能得，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下。"《史记》载此，则曰"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废，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满百字，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婴字，两用魏其字；《史记》两用婴字，六用魏其字。班史无孝景字，史记凡三用之。

史文因误

《汉书·宁成传》曰"为人上，操下急如束湿。"师古谓束湿，言其急之甚也。湿物则易束。《史记》则曰"如束湿薪"。《李广传》曰"诸妄校尉，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张晏谓妄，犹凡也。《史记》则曰"诸部校尉"。《田蚡传》曰"窦婴为大将军，蚡为诸

曹郎，未贵，往来侍酒婴所，跪起如子姓。”师古谓姓，生也，言同子礼，若己所生。《史记》则曰“跪起如子侄。”观《史记》之文，殊不费分解。虽子姓之语，出于《礼记》，子侄二字，亦近人情。

卷二十六

隶 释

洪氏集汉人碑刻为《隶释》，甚有补于后学。然亦间有意未到处，如《郙阁颂》“行理咨嗟”，则释为行李。仆按《左传》昭公“行理之命”，杜预注云：行理，使通问者。洪以行理为行李，不为无据，然释以行里，亦似意顺，盖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远而迩”，而字无释。仆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即古能字也。盖汉人书字有增偏旁者，有损偏旁者。增偏旁者，如书英为瑛；损偏旁者，如书继为迷之例是也。增玉为瑛，损糸为迷，又安知此碑不以理为里、而为耐乎？又《郑固碑》有“逡遁退让”之语。洪氏谓用《史记》引贾生“逡巡遁逃”之语。仆谓非用《史记》之语，盖用《前汉·外戚传》“太伯逡循固让”之文尔。逡遁即逡巡之义，合读为逡循。而洪氏谓合读如本字。仆谓虽“逡巡遁逃”贾生有是语，今单读为逡遁，于文势顺乎？按《前汉·叙传》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传》曰“太伯逡循固让”，《平当传·赞》曰“平当逡遁有耻”，师古注：遁读与巡同。此可验也。《管子》亦曰“蹴然逡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兹衰微，三命缩赢。背尒嫔俪，孤嗣单茕。”洪氏谓“爰兹衰微，三命缩赢”者，知其尝贡选也；“背尒嫔俪，孤嗣单茕”者，知其有妻孥也。仆谓三命者，即阴阳家五星三命之说，犹言寿命短促也。《严䜣碑》亦云“经说三命，君获其央”，《孙根碑》云“赢缩有命，不可增损”，即此意也。洪谓贡选之说，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议其文

《容斋续笔》曰：欧公作《尹师鲁墓铭》，但称文章简而有法。或以为未尽，公怒，至贻书他人责之。荆公作《钱公辅母墓铭》但云：“子官于朝，丰显矣。”公辅不满，公曰：“宜以见还。”二公不喜人议其文如此。仆谓荆公人有片善，称赞不已。欧公制作，窜改无余。二公好善，动皆若此，岂有吾文未尽，而反讳人议之理！不知前辈作文，轻重贵于适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极力称借，岂二公之所乐乎？昔韩熙载尝为江南一贵人制墓铭，其间无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满，再丐润色，韩书一绝却之，如此风尚矣。仆谓使其议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论故耳。容斋谓二公皆不喜人议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万横行

北齐卢询祖表曰“十万横行，樊将军请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归。”时人以为工。仆谓此八字已先见于梁矣。王僧孺《与何逊书》曰“脑日逐，髓月支，拥十万以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又为《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万而横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张空拳而报主；横行十万，勒燕岭以酬君。”何书“脑日逐，髓月支”，即杨子云“脑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诏亦曰“南脑劲越，西髓刚戎。”

录尚书事

汉置录尚书，盖取舜纳大麓之义。此汉儒释经之蔽。按《书》本意，麓即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此说正得经意。释者乃谓舜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其凿甚矣！是习闻当时之说尔。领尚书事，自武帝时置，历世不改，如张安世、霍光、王凤、师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时，乃改为录尚书事，以赵憙等为之。章帝盖专其一时之权，以一字易之，不知权重无以复加，贻患于后世。其权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则置之，犹古者冢宰总己之义。魏晋之世，权臣移鼎之衅，往往由此。吁，可叹也！今州官有录事，县吏有押录，恐承此名。

乌头白

今人喻事之难济，有“老鸦头白”之说。仆观燕太子丹质于秦，欲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事见《风俗通》、《论衡》。是以曹子建诗曰“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鲍昭诗曰“洁诚洗志朝暮年，乌白马角宁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马生角。”

汉人用积薪字

贾谊曰：“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此说出于《战国策》、《鬼谷子》。《战国策》曰“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趋火，燥者先然。”《邓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贾、董之言祖此。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此语出于《文子》。黯盖引而言之耳。汉书二处用积薪字，皆无音，是以积字从本音也。仆谓此二字宜本之《周礼》“甸人积薪”，音子赐切，《汉书》合从此音。

长安浩穰

《张敞传》曰“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隐作平声用，其为京兆表，曰“曲蒙恩泽，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欢，合首无疆之祝。”穰字作平声呼，固虽一意，然于理合从

《汉书》上声用。

乌　鬼

老杜诗"家家养乌鬼"，说者不一。《懒真子》以为猪，蔡宽夫以为乌野七神，《冷斋夜话》以为乌蛮鬼，沈存中《笔谈》、《缃素杂记》、《渔隐丛话》、陆农师《埤雅》以为鸬鹚，四说不同。惟冷斋之说为有据。观《唐书·南蛮传》，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一姓白蛮，五姓乌蛮。所谓乌蛮，则妇人衣黑缯；白蛮，则妇人衣白缯。又以验《冷斋》之说。刘禹锡《南中诗》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头。"又有所谓青鬼之说，盖广南川峡诸蛮之流风，故当时有青鬼、乌鬼等名。杜诗以黄鱼对乌鬼，知其为乌蛮鬼也，审矣。然观元微之诗曰"乡味尤珍蛤，家神悉事乌。"又曰"病赛乌称鬼，巫占瓦代龟。"注：南人染病，竞赛乌鬼。此说又似不同，据《南蛮传》，乌即乌黑之乌，而元诗以蛤对乌，则以为乌鸦之乌。

唐言金印

欧公《集古录》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闵撰，有云"拜御史丞，持节观察黔中，赐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随身鱼而青紫为服色，宗闵谓赐金印者，谬也。仆谓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闵而已。《刘禹锡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锡朱衣银章。"《王公碑》曰"摄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监察御史，赐朱衣银印。"《柳子厚集·阳道州碣》曰"皇帝以银印赤绂，即贬所起阳公。"《柳公墓表》曰"迁大理评事，加朱裳银印。"《张燕公集·郭知运碑》曰"嗣子英杰，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盖以当时服色言之，非真所谓汉印绶者。

唐袍服用花绫

唐人袍服用花绫。仆观白乐天《谢裴常侍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诗》曰"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腰飞。"《弟行简赐章服诗》曰"荣传锦帐花联萼，彩动绫袍雁趁行。"注：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喜刘苏州赐金紫诗》曰"鱼佩葺鳞光照地，鹘衔瑞草势冲天。"《方镇诗》曰"通犀排带胯，瑞草勒袍花。"白诗多言此。按《唐会要》，德宗诏："顷来赐衣，文彩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节度使宜以雕衔绶带，取其武毅，以靖封内。观察使宜以雁衔威仪，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仪也。"威仪委瑞草也，《唐志》亦详。

孟尝非谥

《史记·孟尝君传》云：婴卒谥为靖郭君，文卒谥为孟尝君。仆谓苟如是，则是田婴、田文在时未为靖郭、孟尝君，死后乃称耳。婴不必考也，按冯欢告秦王曰："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又曰："使齐重于天下者，孟尝君也。"似此称孟尝君者甚多，考之当时孟尝君正在，安得谓之谥乎?

野　航

《渔隐丛话》云：杜子美诗"野航恰受两三人"，航当作艇，航是大舟。仆谓渔隐盖见左思赋"长鲸吞航"，子美诗"已具浮天航"，乐天诗"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说，不知航亦有小者。《诗》所谓"一苇杭之"，岂大舟也?"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其稳贴如此，不应改也。

半夜钟

欧公云：唐人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说者云，句则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王直方诗话》引于鹄、白乐天、温庭筠半夜钟句，以谓唐人多用此语。《诗眼》又引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丘仲孚读书限中宵钟、阮景仲守吴兴禁半夜钟为证。或者以为无常钟。仆观唐诗言半夜钟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诗曰"杳杳疏钟发，中宵独听时。"王建《宫词》曰"未卧尝闻半夜钟"，陈羽诗曰"隔水悠扬半夜钟"，许浑诗曰"月照千山半夜钟"，按许浑居朱方，而诗为华严寺作，正在吴中，益可验吴中半夜钟为信。然又观《江南野录》载，李昇受禅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钟，满州皆惊，召将斩之，曰："偶得月诗"云云，遂释之。或者谓如《野录》所载，则吴中以半夜钟为异。仆谓非也，所谓半夜钟，盖有处有之，有处无之，非谓吴中皆如此也。今之苏州能仁寺钟亦鸣半夜，不特枫桥尔。又人定钟事，见《唐·柳公绰传》。

宣帝之致良吏

《汉·循吏传·序》载：宣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仆谓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于久任劝励之外，又有所谓保全之术，使之不能动摇，故其得以肆志于职业间，而无恐惧不安之态，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观王嘉尝曰："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宣帝爱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当时良吏，又济以此术，不因王嘉言，孰从而知之?

丹阳有数处

今润州丹杨，馆书从木，其属县丹阳，书从阜。或者疑之。仆考《晋·地理志》，谓山多赤柳，故名丹杨。《江南地志》谓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阳。二说皆有据也。抑又考之，两汉丹阳郡治宛陵，而丹阳县则

今建康也。至移郡治于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于是以建康守为丹阳尹。至唐天宝初，始以今京口为丹阳郡，而以曲阿为丹阳县，然则今润之丹阳，正非汉丹阳之故治也。丹阳凡有数处，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阳，则在今归州秭归县。后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县，亦曰丹阳。汉于宛陵置丹阳郡，隋于丹州置丹阳郡，唐于京口置丹阳郡，其地不一，而《西汉志》乃以曲阿之丹阳为楚所封，误矣。

刘梦得乌衣巷诗

刘禹锡《金陵五咏·乌衣巷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摭遗小说》载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榭航海入乌衣国事，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刘诗指此。仆谓刘诗之意，盖指江左王、谢二家，非言王榭也。盖谓江左王、谢二家，为当时名阀，多居此巷。世代更改，旧时王、谢故宅，今为丘墟，非复旧观。经过是处，为之感伤，所以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句。此感伤乌衣巷之意尔。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寻常百姓家？审此则刘诗之意明矣。仆考《丹阳记》，乌衣巷乃吴时乌衣营，非燕子国乌衣之谓。盖王、谢与王榭相类，而又有乌衣之名，或者往往误焉。乌戍张仲均家有陈唯室亲染此诗，谢字从言，盖此也。后观吴曾《漫录》、《艺苑雌黄》所说，时与仆合。但谓乌衣营者，取军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释乳母之过

《史遗》载，韩晋公为浙东观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杀之。顾况为之营救，诣公问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况曰："公幼时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为侯伯，乳母焉用？诚宜杀也。"公遽舍之。仆谓顾况盖用郭舍人之术。汉武帝乳母家横暴，有司请徙乳母家于边。奏可，乳母入，先见郭舍人为泣下。舍人曰："第行，见辞，去还顾。"乳母如其言，舍人骂曰："老女子，陛下已壮矣，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乃下诏无徙乳母，罚谮之者。此事见《史记·滑稽传》。

五松事

《缃素杂记》云：《史记》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遂封其树为"五大夫"。唐陆贽《松诗》"不羡五株封"，李商隐有《五松驿诗》，李白序谓"风雨暴作，五松受职"，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诗"老松先得大夫封"，此为得之。仆谓黄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谬也。按应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为五大夫。盖当时大夫系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终南山诗》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树松。"五树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岂谓李白等谬误？朝英但见唐人有此数处用五松事，与《史记》之文不合，故有是说。不知此事见于应劭所载，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盘谷序

欧公《跋〈盘谷序〉》云：盘谷在孟州济源县。贞元中，县令刻石于其侧。令姓崔名浃，今已磨灭。其后书云：昌黎韩愈，知名士也。当时退之官未显，未为当时所宗，故但云知名士。当时送愿者不少，独刻此序，盖其文已重。仆家有鲁直所校石本，与今刊本差异："隐者之所盘"，无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多字；"道古今以誉盛德"，非而字；"利泽施于人"，非於字；"惟适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处污秽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于王，用力于当世之为也"，无上字与所字；"盘之土，可以稼"，非"维子之稼"；"盘之泉，可濯而湘"，非"可灌可沿"；又无"喜有赏，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后有高从所《跋》曰"陇西李愿隐者也，不干誉以求进，每韬光而自晦，寄迹人世，游心太清，乐仁智于动静之间，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韩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贤，故序而送之。县大夫博陵崔君徕披其文，稽其实，是用命工勒石于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贞元辛未岁建丑月，渤海高从"。所谓磨灭之文，其全如此。欧公谓令姓崔名浃，而此谓姓崔名徕，必有一字之误。观《前汉·外戚传》"洿秽不修"，非羞字。

宫　殿

《石林燕语》曰：古者天子之居总言宫，其别名皆曰堂是也。故《诗》曰"自堂徂基"，《礼》言"天子之堂"，初未尝有称殿者。《秦始皇纪》言作阿房宫、甘泉殿，《萧何传》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见。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宫，疑皆起于此时。仆观黄帝有合宫，尧有贰宫，汤有镳宫，周有蒿宫，楚有兰台宫，韩有鸿台宫，齐有雪宫，《列子》有化人宫，《神异经》有天淫宫，古之言宫者如此。宋玉赋谓"高殿以广意"，商君谓"天子之殿"，《战国策》谓"苍鹰击于殿上"，《说苑》谓"齐有飞鸟，下止殿前"，《庄子》谓"入殿门不趋"，"奉剑于殿下"，《史记》"毛遂定从于殿上"，"优孟入殿门"，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则知宫殿之称，其来久矣，非但始于秦始皇也，但殿未闻专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亩之宫，象往入舜宫，霍光第中鸮鸣殿前，黄霸居丞相府举孝子先上殿是也。《艺文类聚》谓，萧何、曹参、韩信皆有殿。

报罗二说

一杂说谓进士放榜，须有一人谢世，名曰"报罗使"，言报大罗天也。《摭言》又谓，罗玠贞元中及第，开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后有开试前卒者，谓之"报罗"。二说不同。

卷二十七

姓名同者

汉刻中有郑子真残碑，毁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为谷口郑子真。以仆考之，郑子真见于所载者有二，一即谷口者，一郑玄之孙，见《真诰》。谷口者，系哀平之世。郑玄之孙，计其时在三国，而此碑乃灵帝熹平四年，相去俱远，乃知又别一人。是所见三郑子真也，想不止此。仆因观史传，闲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余人，后见益多，不暇一一笔录。只如公孙弘有三人，张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宫适、伏子贱、朱买臣、孔安国、张长公、杨雄、龚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后周自有两宇文贵，前汉自有两贡禹，唐有两李光进俱为将，有两裴巽俱尚主。古有两羿，俱善射。《类说》谓凡有三王乔。以仆观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岂能括尽？不过随所见言之耳。《崇文总目》谓有《同姓名录》一卷，《名贤姓字相同录》三卷，缺考。《隋志》：《同姓名录》一卷，乃梁元帝撰。

东阳沈隐侯

今人言沈约则曰东阳。仆考约为东阳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齐隆昌初，约以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明帝即位，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永元初，复为司徒左长史，进号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禅，为尚书仆射，迁右仆射，迁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迁尚书令，改左仆射，领中书令，领太子少傅，转左光禄大夫。约自东阳太守之后，其履历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岂可但言东阳邪？又约谥隐侯，为其有怀不实，故曰“隐”。隐者，贬词，非佳语也。今乌戍《西寺土地祠牌》曰“东阳沈隐侯祠”，似未为允。又诗词有“沈腰清瘦”之语。仆又考之，约之言曰“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移孔，以手握臂，计月小半分。”于传文初无腰瘦之语词，盖述其意尔。仆观王约戏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却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蒙求》“江革忠孝，王览友弟。”诸家注，尽引后汉江革。且后汉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仆读《南史》，梁时亦有一江革，年十六，丧母，以孝闻，后为魏人所执，词色庄正，不少屈服而归。梁明帝曰：“今日始见苏武之节”。此正兼忠孝二事。

汉赐金晋赐布帛

汉赏赐多用黄金，晋赏赐多用绢布，往往各因其时之所有而用之。汉初，以黄金四万斤与陈平间楚，其用如此，所积可知。梁孝王临死，府库尚有黄金四十余万斤。吴国悬赏，斩大将者，黄金五十斤，以次赏金各有差等。王国尚尔，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声，则增秩赐金；复有功臣不时之赏，费用浩瀚，不闻告乏。数千斤之赐甚多，不可胜举，如黄霸、严䜣、尹翁归等，动与百斤。周勃赐五千斤，霍光前后所赐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黄金尚积六十万斤。董卓郿邬，亦不可胜数。是知当时黄金多也。晋时赏赐绢布。绢百匹，在所不论。阮瞻千匹，温峤、庾亮、荀崧、杨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复、唐彬、琅琊王伷等皆六千匹，王浑、杜预等皆八千匹，贾充前后至九千匹，王浚、张华、何攀等皆至万匹，王导前后近二万匹，桓温前后近三十万匹。苏峻之乱，台省煨烬，时尚有布二十万匹，绢数万匹，又可验晋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与《三说》皆谓，退之《淮西碑》多归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诉之于帝，谓愈文不实，遂斫其碑，更命段文昌为之。而丁用晦《芝田录》则曰“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缚来杀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别撰。罗隐《石烈士说》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尝为李愬前驱。一旦，熟视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仅倾状者再三。吏执之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贼之本末，命段学士更为之。”二说皆谓因老卒推碑，与前说不同。又读李商隐《淮西碑》诗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负以灵鳌戴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观商隐所说，又非关老卒推仆碑石，乃为当时之人谗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别刻文昌之作。诸说不同，并著于此。

古人谚语

古人谚语，见于书史者甚多，姑著大略于此，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国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曰“一朝不朝，其间受刀。”曰“当出不出，间不容发。”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曰“一人左朝，百人一带。”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曰“千人所指，无病自死。”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宦无中人，不如归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尪；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曰“彀弩射市，薄命先死。”此类不

可胜举，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说，知此语久矣。

唐宰相视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礼，自陈夷行始奏罢之。按文宗时，王涯为仆射，当时御史中丞宇文鼎耻为之屈，奏仆射视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与其废礼，不如避位以存旧典。帝诏尚书省杂议。李固言："受册官始上无不答拜，而仆射亦受册，礼不得独异。虽相承为故事，然人情难安，岂可不改?"帝不能决，竟用旧仪。武宗时，陈夷行为左仆射，乃奏仆射视事，受四品官拜，无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为仆射下拜阶下，谓之隔品致敬。准礼，皇太子见上台群官先拜，而后答拜，以无二上故也。仆射与四品官并列朝廷，不容独优，左、右仆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仆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约三公上仪著令。诏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阶下，而仆射巍然坐受于堂上，不几于甚乎？仆尝考之，唐初未尝有是礼。自明皇尊崇张说，乃始习为故事，初非旧典。说初行此，时人亦惊异之，或征所从来，说引圣历间李日及豆卢钦望同日拜相用此仪。其言如此，初无据也。

汉朝臣见三公礼

或者谓唐朝臣见三公礼，则闻之矣。汉世朝臣见三公礼，班史不载，是以后世无闻焉。仆谓汉世朝臣见三公礼并拜，至丞郎见入坐皆持版揖，事见《汉仪》及《汉旧仪》。是以卫青为大将军，或谓汲黯大将军尊重，不可不拜，黯谓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陈蕃为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以公仪诣蕃，执版入阁，至坐，蕃不夺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责蕃曰："以阶级言之，滂宜有敬；以类数推之，至阁宜省。"敬止在门，汉世三公之礼，与百僚绝席，如此之异，至入坐之礼则杀矣。此有以见其大略。沈约《宋书》亦尝引以为言。

唐阶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视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换五品服色，衣银绯，封赠荫子。未至朝散，虽职事官高，未许易服色。封赠之制，虽宰相只许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禄大夫许门设棨戟，吏三十考转银青，此其大略也。仆观白乐天为中书舍人、知制诰，元简为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犹著绿。其诗所谓"凤阁舍人京兆尹，白头犹未脱青衫。南宫启请无多日，朝散何时复入衔?"刘梦得《贺给事加五品》诗曰"八舍郎官换绿衣"，元微之作《武儒衡升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级，则服色骤加，诚足贵矣。"乐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荫子封妻，岂惟腰白金而已?"权德舆罢相，为检校尚书、兴元节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纳检校尚书，请回赠祖官，不许纳官，特赠祖倕礼部郎中。吕温《代郑相公谢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银青；战勋十二，乃号柱国。"

省中画壁

鲁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画雪。仆因考之，汉省中皆粉壁画古列士、列女，见《汉官典职》，而沈约《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画古列贤、列士。"唐翰苑粉壁画海中曲龙山，宪宗临幸，中使惧而涂之，是后皆画松鹤，见李德裕诗"画壁看飞鹤"，注：秘阁廊壁。薛稷画鹤，见郑谷诗"浅井寒芜入，迴廊叠藓侵。因看薛稷鹤。共起五湖心。"《画断》云：毕宏大历二年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集贤注记》云：集贤院南壁画阴铿诗图，北壁画丛竹双鹤，四库当门画夫子坐于玄帐，左右诸弟子执经问道。《东观记》谓灵帝诏蔡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唐录》谓文宗自撰集《尚书》君臣事迹，命画于太液亭省禁画壁。见于所载，班班若此。应劭谓画堂画九子母，疑有所据。

醉翁亭记

欧公作滁州《醉翁亭记》，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谓此体创见，欧公前此未闻。仆谓前辈为文，必有所祖。又观钱公辅作《越州井仪堂记》，亦是此体，如其末云"问其办之岁月，则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问其作之主人，则太守刁公景纯也。问其常所往来而共乐者，通判沈君典宗也。谁其文之，晋陵钱公辅也。"其机杼甚与欧记同，此体盖出于《周易·杂卦》一篇。

嵇康幽愤诗

《石林诗话》曰：嵇康《幽愤诗》"昔惭柳下，今愧孙登"，盖志钟会之事。仆谓钟会所以害康者，因吕安兄讼弟之故。观其集，有《与吕长悌绝交》一书甚详。其间曰"阿都开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许吾不击都，以子父六人为誓，吾乃感足下重言尉解都，都遂释然。何意足下包藏祸心，密表击都？今都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盖康尝为安致解于其兄，兄给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为是书，与其兄绝交，遂牵连入狱。《幽愤》之诗，正志其事，所以继有"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之语。《魏氏春秋》谓，吕巽诬其弟安不孝，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而《晋史》亦曰：康与吕安友善，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词相证引，遂复收康。康谨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盖孙登尝谓康曰："子才多识寡，难免于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孙之语。乐天《杂感》诗曰"吕安兄不道，都市杀嵇康。"

应璩百一诗

《石林诗话》曰：梁钟嵘论渊明出于应璩。应璩

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与陶诗不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多违法，应璩作诗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区区在位者，何足以概其心哉？仆读《杂体诗集》，应璩《百一诗》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谓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录》一说，凡有数说。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应休琏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何宴独无怪也。”李充《翰林论》曰“应休琏作五言诗百数十篇，有诗人之旨。”孙盛《晋阳秋》曰“应璩作诗百三十篇，言时事颇有补益。”《七志》曰“应璩谓之新诗，以百言为一篇，谓之《百一诗》。”《乐府广题》曰“百者，数之终。一者，数之始。士有百行，终始如一。故云‘百一’。应璩为曹爽大将军长史，前后为诗百余篇以讽爽，揉以习俗之言，傅会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于祸。”《百一诗序》曰“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文章录》曰“曹爽多违法，璩为是诗以讽焉。意者以为百分有一补于时政。”《唐·艺文志》“应璩有百一诗，八卷。”钟嵘谓“应璩诗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乐天诗纪岁时

白乐天诗多纪岁时，每岁必纪其气血之如何，与夫一时之事，后人能以其诗次第而考之，则乐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谓“诗史”者焉。仆不暇详摘其语，姑摭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发”，“不展愁眉欲三十”，“三十生二毛”，“三十为近臣”，“又过三十二”，“忆昔初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纪余”，“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銮”，“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来四十一”，“病鬓愁心四十三”，“面瘦头斑四十四”，“发鬓苍苍四十五”，“衰颜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时三月尽”，“鬓发苍苍四十七”，“应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纶”，“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发”，“平头五十人”，“长庆二年五十一”，“五旬已过不为夭”，“前岁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头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犹去悬车十五载”，“每恩儿戏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苏杭两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过六年时”，“身为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后”，“欲年六十始归来”，“天明平头六十人”，“六十衰翁儿女悲”，“不准假身年六十”，“六旬犹健天亦怜”，“冉冉老去过六十”，“位逾三品过六旬”，“已过潘安三十年”，“来岁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头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五岁”，“无喜无忧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将七十”，“今年登七秩”，“已开第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孙三岁”，“七十我年幸过之”，“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难再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过三更较希”，“七十四年身”，“寿及七十五”。考本传，白公年七十五薨。自三十至七十五，往往必见于诗。又有“去时十二三”之句，及“数行乡泪一封书”，则题曰“年十五时作”，《王昭君词》则题曰“年十七时作”。“少年已多病”，则题曰“年十八时作”。“我年二十君三十”，又纪其少年之所作如此。仆观白公年十八时，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安强寿考，至于七十有五，而后不禄，既有姬侍，不能无耗蚀气血，故寿夭虽系所禀，然方寸泰然，不汲汲于荣利，是亦养寿一端。今士大夫精耗于内，而神惊于外，所以罕终天年。观白公之诗，率多宽适，有以验其寿云。

景帝杀周亚夫

《容斋续笔》曰：景帝非杀卿大夫者，独至于周亚夫而忍为之，何哉？窃尝原其说，亚夫屯细柳，天子劳军，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驱驰，介胄之士不拜，以军礼见，谓乘舆制于将帅，岂人臣之礼哉！则其傲睨帝尊，故赐食不设箸，有不平之气，鞅鞅非少主臣，见于词色之间，以是殒命，其可惜也！仆谓此说不然。景帝忌刻少恩，颍滨先生尝言之矣。其残忍所及，非特一亚夫而已。释之以劾奏之恨斥死，邓通以吮痈之怨饿死，晁错为国远虑而诛死，此犹未也。临江王荣以母失爱，使酷吏杀之；吴王世子以博争道，提博局杀之；梁王纵之骄，复致于忧死，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肆其残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谓景帝非好杀者，独忍于亚夫哉？且天子劳军细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驱驰，介胄之士不拜，正亚夫好处，所以见治军严整如此，岂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礼敬，劳军而去，谓亚夫岂得而犯，以霸上棘门为儿戏，其意可见。异时，以“缓急真可将兵”属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随用以平七国之难，则亚夫军容整肃，其效立见。仆尝谓使为将者，人人如亚夫之治兵，则兵何患乎不精？敌何患乎不克？然则景帝之杀亚夫者，正自其残忍之性，杀臣下不以为怪，虽如亚夫之挺挺，亦所不免。岂亚夫有以致之邪？前辈谓人主杀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琴诗

退之《听琴诗》曰：“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此意出于阮瑀《筝赋》“不疾不徐，迟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砾盘纡，壮士之节也”。阮瑀此意，又出于王褒《洞箫赋》。褒曰：“澎濞沆瀣，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

卷二十八

封赠外祖

唐制，封赠虽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赠，不但其祖，虽异姓亦及之。如权德舆以检校尚书恩乞及其祖，赠礼部郎中；户部尚书杨于陵请回赠祖，赠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赠其祖者也。又如刘总外祖故瀛州刺史张懿赠工部尚书，制曰“有外孝孙，为吾贤帅，自义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赠赵国夫人，制曰“段公威德，当流庆于外孙。令伯孝心，愿推恩于祖母。”是以恩回赠其外祖者也。此例极多。

二史赞论

《前汉·董仲舒赞》曰“刘向称董仲舒‘虽伊吕何以加’，至向子歆以为‘伊吕圣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班固引其三代评论如此。《后汉·皇甫嵩论》曰：“前史晋平原华峤称其父光禄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称，时人说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战，归功朱儁；张角之捷，本之卢植。”范晔引其三代传闻如此。范之较班，颇觉辞费。

浮云蔽日

潘子真《诗话》云：陆贾《新语》曰：“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太白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盖用此语。仆观孔融诗曰“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曹植诗曰“悲风动地起，浮云翳日光。”傅玄诗曰“飞尘污清流，浮云蔽日光。”《史记·龟策传》曰“日月之明，蔽于浮云。”枚乘诗曰“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此皆祖《离骚》“云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之意。注：云气冥冥，使昼日昏暗，谕小人之蔽贤也。东方朔《七谏》亦曰“浮云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又曰“何泛滥之浮云兮，蔽此明月；顾皓日之显行兮，云蒙蒙而蔽之”，皆指谗邪害忠良之意。苻坚时《赵整歌》亦曰“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

诗意重叠

《续笔》曰：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检点者，如杜老《夔府诗》，前云“满坐涕潺湲”，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微之诗》一篇之中，说酒十一句。东坡《中隐堂五诗》为四韵，亦有坡伏鳖、崖伏龟之语，近于意重。仆谓古人之诗，古人之意也，正不当以是论，但晚辈规仿前作，不可用此为格。此鲁男子所谓柳下惠则可，吾则不可，岂失于检点哉！

名与本传不同

古人名字，有与本传不同者甚多。如《晋书》曰邓艾，碑曰邓乂，疑古人艾、乂字通用。如《石经》“乂用三德”，为“艾用三德”也。后汉谓虞诩字升卿，碑谓字定安。陈寔字仲弓，碑谓仲躬。《论语》曰申枨，《史记》与汉碑皆曰申党。《唐·凉国公主传》谓字华庄，碑谓花妆。《史记·始皇纪》丞相隗林，观《铁秤权铭》则曰隗状，非林也。有得汉周恶夫印，或疑恶非亚字，刘原父谓亚恶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记》卢绾孙封恶谷侯，《汉书》作亚谷侯是矣。《海陆碎事》谓，渊明一字泉明，李白诗多用之。不知称渊明为泉明者，盖避唐高祖讳耳，犹杨渊之称杨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鹅群

《西清诗话》曰：太白诗“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案《晋书》，右军写《道德经》换道士鹅，非《黄庭》也。仆观陶谷《跋黄庭经》曰“山阴刘道士，以鹅群献右军，乞书《黄庭经》。”此是也。谷亦谓《黄庭》，得非承太白之误乎？黄鲁直诗“为君写就《黄庭》了，不博山阴道士鹅。”梅圣俞诗“道士虽换《黄庭经》”，又曰“《黄庭》换白鹅”，皆承此谬。或者谓《晋史》但言道士鹅群，不知谷何以知其为道士刘君也？仆考晋帖，献之有“刘道士鹅群亦复归也”。无乃据此乎？

退之注论语

《闻见录》曰：张籍《祭韩退之诗》曰“鲁论未讫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尝有《论语注》而未成也。今世所传“宰我昼寝”作画，“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仆考李汉《序退之集》曰“有《论语注》十卷，后世罕传，然缙绅先生往往有道其三义者。近时钱塘汪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刊于会稽郡斋，目曰韩文公《论语笔解》，自《学而》至《尧曰》二十篇。文公与李翱指摘大义，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谓三义者。观此，不可谓鲁论未讫注，后世罕传也。然观《闻见录》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笔解》无此语，往往亦多遗佚，或谓韩公所解多改本文，近于凿。仆又观《退之别集·答侯生问〈论语〉》一书，有曰“愈昔注解其书，不敢过求其意，取圣人之旨而合之，则足以取信后生辈耳。”韩公以此自谓，夫岂用意于凿乎？

三叟百余岁

綝髫龀时，侍叔父，问路旁三叟之说。谓出于近时小说，因阅《类要》，见应璩一诗，正有是语，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钼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词，室内姬粗丑，中叟前致词，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词，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乃知此古语尔。

呼物之音

世为戏语嘲姓奚者，以谓鸭姓奚，呼奚必来。因

观应劭《风俗通》，谓鸡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来。不觉发笑。又观施肩吾诗曰“遗却白鸡呼㖨㖨”，㖨音祝，得非朱与祝声相近邪？此语已见于古。今呼犬为卢，则《战国策》有韩卢，《齐诗》有卢令，而卢之声亦久矣。

湖日荡船

《竹坡诗话》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异》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为荡。以余观之，落字为佳。仆谓竹坡未参此语尔。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见。其工正在荡之一字，胜落字远甚。此一字不但施于湖日为精明，其他亦工，如谢混诗“惠风荡繁圃”，姚合诗“春风荡城郭”，陆龟蒙诗“微雨荡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别。

笔架沾雨

少陵诗曰“笔架沾窗雨”，谓笔架为窗雨所沾耳。《开元遗事》载，苏颋有花石笔架，天欲雨，则石架津出，以此沾雨无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当作占。又“老妻画纸为棋局”，见李秀《四维赋》“画纸为局，削木为棋”。又“无行乱眼多”，见庾信《鹅诗》“雪光偏乱眼。”

太公之年

《懒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词》曰“太公九十乃显荣”，东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设谋于文武。”仆谓二说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举太公于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邹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说苑》曰“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为天子师。”《淮南子》曰“吕望年七十始学兵书，九十佐武王伐纣。”《魏志》曰“尚父九十秉旄钺”，白诗曰“七十遇文王”，此类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岁月，无经典正文，盖尝求之诸说，互有不同。《雒师谋》注云：文王既诛崇侯，乃得吕尚于磻溪之崖。是太公遇文王于伐崇之年。《书传》云：散宜生、南宫括、闳夭三子相与学于太公，四人遂见西伯于羑里。是太公遇文王于被囚之年。《史记·齐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伐崇，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归其二，太公之谋居多。则是太公归周，又在断虞、芮之前也。《左传》称吕伋为王舅，则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既得太公，相知之深，然后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应是时方娶其女。此尤汗漫，难以稽考。

唐人一诗见两处

唐人一诗见两处刊者甚多。如“万愁生旅夜，百病犊衰年”，“时过无心求富贵，身闲不梦见公卿。”此二诗既见《姚合集》，又见《王建集》。“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此一诗既见《杨巨源集》，又见《王建集》。“有月皆同赏，无秋不共悲。”此诗在《卢纶集》，则曰《忆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则曰《忆卢纶》，不知果谁为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鱼给郡守，以右鱼留郡库。每郡守之官，以左鱼合郡库之右鱼，以此为信。自周显德间废，而此制不可复。唐之鱼符，即古者铜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节，左以与郡守，右以留京师，非谓留郡库也。谓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师之右符，以防其伪。其或遣使调发于郡国，则请内库之右符，以合郡国之左符。如魏公子无忌入王卧内，窃虎符以召晋鄙之兵，救平原之难是也，大略如此。然观《唐志》，谓符宝郎掌国之符节，藏其左而班其右。《环济要略》铜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则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后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为不同。今《刑统》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内，右者在外也。说者谓请内库之左符，以合郡国之右符耳。

祸福不相远

汉高祖与卢绾同里同日生，及壮，学书又相爱。终之高祖帝汉，卢绾王燕，皆处非常之地，则知庚甲稍同，祸福亦不甚相远。因而推之，李浚与李宗谔同宗同甲，后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谔死，浚后一日死。李挚与李行敏同宗，同年发科第，同甲子又同门。挚尝《答行敏诗》曰“因缘三纪异，契分四般同。”武元衡与李吉甫同年，又同日为相，及出镇，又分扬、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后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祸福之同，有如此者。

谅暗登遐

吴曾《漫录》曰：孙绰表哀作诗，其序云“自丁荼毒，不胜哀号，作诗一首，敢冒谅暗之讥，以申罔极之痛。”虽人臣亦可以言谅暗也。仆谓人臣而称谅暗，不特孙绰也。晋人如山涛居母丧，诏曰“山太常居谅暗，情在难夺。”盖当时未甚避忌故尔。又如登遐二字，晋人臣下亦多称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孙楚《除妇服诗》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诔王骠骑》曰“奄忽登遐”，自此称登遐者不少，亦当时未避忌尔。然不可谓臣下亦可称也，案暗字何休读为音，郑氏读为谙，白乐天诗曰“商宗谅暗中”，读为暗。

事有定数

灌口城，汉灌婴所筑。至建平中，孙权经此城，命凿井，适中古甃，得石函。铭曰：“汉六年颍阴侯开。”下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为应运

者所开。"权欣然以为己瑞。樗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后百年当有天子宫夹吾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考《樗里子》，至汉高帝造二宫之时，实一百有二年。夫以一井之开塞，二宫之建创，其先定已如此，况他事乎？要知万事皆有定数，世徒知一井开于孙权，而不知已定于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宫作于高帝之时，而不知樗里子已定于百年之始矣。盖战国之士，多深于数，所以能知未来之事，至汉犹然。

禽经

章茂深尝得其妇翁石林所书《贺新郎词》，首曰"睡起啼莺语"。章疑其误，颇诘之。石林曰："老夫尝考之矣，流莺不解语，啼莺解语，见《禽经》。"仆因求之，《禽经》止一卷，不载所著人名。自《汉·七略》、《隋·经籍志》、《唐·艺文志》、本朝《崇文书目》皆不载。观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为。观《埤雅》及诸书述《禽经》所载，而今《禽经》无之，尚数十条，如"鹤以怨望，鸱以贪顾，鸡以嗔视，鸭以怒睨，雀以猜惧，燕以狂盱，莺以喜啭，乌以悲啼，鸢以饥鸣，鸽以洁唳，枭以凶叫，鸱以愁啸"，"鹅飞则蜮沉，鵙鸣则蚓结"，"鹊俯鸣则阴，仰鸣则晴"，"陆生之鸟咮多锐而善啄，水生之鸟咮多圆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长脚者多立"，凡此，在今书皆所不闻，疑《禽经》非全本，此语得之鲍夷白。仆又观之，如"鹭目成而受胎，鹤影接而怀卵"，"鸳鸯交颈，野鹊传枝"，此见《变化论》，"鹤以声交，鹊以意交，鸡鹊以睛交而孕"，此见《尔雅疏》，"鱼瞰鸡睨，鸟无肺胃，蜃无脏"，见《崇有论》。此类甚多，皆《禽经》所当收者。鲍夷白谓《禽经》非后人作。仆考《古今群书类目》，并无《禽经》。又观《三国志》，陈长文引《牛经》、《马经》、《鹰经》及诸《相印》、《相笏》等经，谓皆出于汉世，独不闻《禽经》之说。今《崇文书目》载《马经》、《鹤经》、《驼经》、《鹰经》、《龟经》，亦无《禽经》，疑后人所作，《埤雅》谓师旷作。

古今之学

范晔《后汉论》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颜氏家训》曰："古之学者为己，辅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济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二说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语

《汉皋诗话》曰：字有颠倒可用者，如罗绮、绮罗之类，方可纵横。惟韩愈、孟郊辈才豪，故有慨慷之语，后人亦难放效。仆谓慨慷二字，退之、东野亦有所祖，非二公自为也。然慷字多作平声用，观曹孟德《短歌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第一章协歌、何、多，第二章协慷、忘、康，退之、东野辈盖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后名人如左太冲、张文昌、王昌龄、岑参等，皆用此语。仆不暇缕举，如岑参诗廿五韵并于平声方字韵押，其一联有曰"苍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语。古人颠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凄惨作惨凄，琴瑟作瑟琴，参商作商参，皆随韵而协之耳。又如曹子建、袁阳源等，皆以西字与先字协，则汉赵壹盖尝如是。潘安仁等以负荷之荷作平声协，则《班超赞》固已然矣，《班超赞》又出于《楚辞》。蔡宽夫《诗话》谓此体至魏晋犹在，仆谓不但魏晋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诗是也，类而推之，何可胜数！又如绸缪二字，张敞则曰"内饰则结缪绸。"

心坚石穿覆水难收

世言"心坚石也穿"，案《真诰》，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积七年而太极老君诣之，与之木钻，使穿一石盘，厚五尺许，云："穿此盘，当得道。"其人乃昼夜穿之，积四十七年，钻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鲁直《观伯时画马》诗曰"木穿石盘未渠透"，即此也。又言"覆水难收"，案姜太公妻马氏，不堪其贫而去。及太公既贵，再来，太公取一壶水倾于地，令妻收之，乃语之曰："若言离更合，覆水定难收。"光武诏亦尝引此。

卢氏四世

唐卢怀谨清素有守，为时名相。怀谨少子奕，死于禄山，以贞烈著，见《忠义传》。奕子杞，佞邪误国，见《奸臣传》。杞子元辅，端静纯正，能绍其祖烈。卢氏四世，趋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后有杞，而又喜杞之后有元辅也。故元辅历显剧，而人不以杞之恶为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饬，以赎其过，正君子世论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劲所以尽死节，以刷沈充负国之耻者，盖知此也。

唐书用媒蝎字

或者议宋景文公修《唐书》用媒蝎二字，司马迁用媒孽二字。仆观曹氏《秸田论》曰：封人有以轻凿修钩去树之蝎者，曰："不识天下亦有蝎乎?"曰："三苗、共工，非尧之蝎与？齐之诸田、晋之六卿、鲁之三桓，非诸侯之蝎乎?"宋公之意本此。

卷二十九

后宫嫔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

八十一女御。自世妇以下，不过备后宫侍御给使之役而已，岂必皆在宠幸之数！《毛诗正义》谓百二十人，排次当夕，各有定期，半月周遍。此说似拘，其说引《内则》"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则怨旷。故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侄娣两两而御则三日，次两媵则四日，次夫人专夜则五日也。天子则自九嫔以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后。御女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十五夕而遍，自望后反之。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当九夕，以数准之，故九嫔以下，皆九人当一夕也，夫人自然当一夕，是十五日一遍，三十日再遍，与望数相期，当以九人当一夕，半月之间，百二十人俱遍，后半月复然，周而复始。其说如此，不知其果然乎？今贵公子，多畜姬媵，倚重于区区之药石，伐真气而助强阳，非徒无益，反以速祸。虽明理君子如韩退之，有所不免，情欲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绿丧身殒命，何可胜数！前覆后继，曾不知悟，射工狐狸，工于迷人，正自不能不尔。呜呼！安得广成子之术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张仪相秦，为文檄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此段文连五句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与子胥谓夫差"我令而父霸"等数语同。

石头石城西塞

有两石头，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王处仲、苏峻之所据之地也。在豫章者，即韩退之《次石头驿诗》是也。晋殷洪乔为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书百函，次石头，悉投之水中。吴曾《漫录》谓，传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书于金陵之石头尔，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书渚者，后人意之耳。有两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即左思所谓"戎车次于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即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词，乃以金陵石城为莫愁事用，无乃误乎？有两西塞，一在霅川，一在武昌。案《唐书·张志和传》，谓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敝漏，请更之，志和曰："愿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又志和词中有"霅溪湾里钓鱼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霅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师之城。洪内翰作《西塞渔社图》亦尝辨此。而《漫录》乃谓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见亦误矣。

五言诗

晋唐以来，文人类多以五言诗起于李陵。或者又引《毛诗》五言之句，谓李陵五言出于三百篇之诗。仆谓是则然矣。往往李陵之诗，首尾彻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考耳。仆观徐陵《玉台新咏》，有枚乘《杂诗》九章，皆五言彻章。此正明为五言诗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则岂可谓五言诗起于李陵乎？林少颖先生所类《观澜集》，收枚乘诗数章，题曰《古诗》。注谓不知时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诗。林先生未见《玉台新咏》故尔。

鹖冠子

《三山老人语录》云：性命生死之说，自秦后，贾谊独窥其奥。其为长沙传，赋鹏自广，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无不可，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智离形，超然得丧。乘流则逝，得坻则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泛乎若不系之舟"，此语自汉以来，皆不能出其右。汉文帝朝，惟贾谊颖然独出，论性命，尽天地，后世无以加也。仆谓谊此等语，皆出于《鹖冠子》。案袁淑《真隐传》，鹖冠子，楚人，隐居深山，以鹖为冠，号鹖冠子，著书言道家事，冯谖事之，显于赵。刘向亦载其事，《前汉·艺文志》有《鹖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谓"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物使之然"，皆出于是。韩退之独非其书，以为好事者伪为是本，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之有取于此也。晚进小生，不敢妄据此书，书此以俟识者。

武王镜铭

唐太宗曰："朕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镜铭》曰"以镜自照者见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于此乎？

用张家故事

张子野晚年多爱姬，东坡有诗曰"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正均用当家故事也。案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元稹与李绅语其事，作《莺莺歌》。汉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又曰：张祐妾名燕燕，其事迹与夫对偶，精切如此。莺莺对燕燕，已见于杜牧之诗，曰"绿树莺莺语，平沙燕燕飞。"前辈用者，皆有所祖。鲁直作《苏翰林出游诗》曰"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为法也。仆尝有一词为张仪真寿，曰"三杰后，福寿两无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妩眉京兆眷方兹，富贵莫推辞。门两戟，却棹一纶丝，莼菜秋风鲈鲙美，桃花春水鳜鱼肥，笑傲霅溪湄。"

杜诗用玉盘二字

吴曾《漫录》曰：梁沈约《咏梨诗》"摧折非所吝，但令入玉盘"，梁简文《朱樱诗》"已丽金钗瓜，

兼美玉盘橘。”故子美诗“竹里行厨洗玉盘”。仆谓前后赋果蓏用玉盘字，何可胜数，不独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杨梅颂》云“为我羽翼，委君玉盘。”梁武帝诗“玉盘著朱李，金梮盛白酒。”梁简文《橘诗》“无假存雕饰，玉盘予自尝。”徐摛《橘诗》“愧以无雕饰，徒然登玉盘。”谢惠连《橘赋》“受以玉盘，登君子堂。”吴均《橘赋》“金衣之果，亦委体于玉盘。”王维《樱桃诗》“中使频倾赤玉盘”，似此甚多，不可缕举。《漫录》谓子美用此二字，起于沈约，非也。

挽河洗兵

吴曾《漫录》曰：杜诗有《洗兵马》，末云“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案《说苑》，武王伐纣，风霁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谏曰：“此非妖与？”王曰：“非也。天洗兵也。”仆观梁简文诗“洗兵逢骤雨，送阵出黄云。”《裴行俭碑》曰“洗兵诸真之水，刷马草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语。所谓“挽天河”语，子美之前罕闻。张说诗“贯索挽河流。”

一　顿

《漫录》曰：食可以言顿。《世说》罗友曰：“欲乞一顿食。”仆谓顿字岂惟食可用，如《前汉书》“一顿而成”，是言事也。《唐书》“打汝一顿”，是言杖也。《晋书》“一时顿有两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时以大饮为上顿，是言饮也，岂独食哉！《续释常谈》引《世说》，以证一顿二字出处，不知二字已见《前汉书》矣。

陈平祖人故智

陈平祖人故智，如说汉王曰：“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于《尉缭子》。尉缭子说秦王曰：“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群臣，以乱其谋，不过二三万金，即诸侯可尽矣。”又如当诸吕用事之时，日饮醇酒，戏妇人。此意出于信陵君。信陵君自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之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平之二策，无乃祖此乎？石林谓饮醇酒，戏妇人，以远世故，盖自陈平以来用此策，失记信陵君之事乎？

俗语有所自

吴曾《漫录》曰：江西俚俗骂人曰“客作儿”。案陈从易《寄荔枝与盛参政诗》“橄榄为下辈，枇杷客作儿。”仆谓斥受雇者为客作，已见于南北朝。观袁翻谓人曰：“邢家小儿为人客作章表。”此语自古而然，因知俗语皆有所自。近龚养正作《续释常谈》二十卷，仆病其未广，更俗续之。未果，姑疏大略于兹。楼罗见《南史》，噤门见《晋书》，主故见《东汉》，人力见《北史》，承受见《后汉》，证左见《前汉》，相仆见《吴书》，直日见《礼记注》，门客见《南北史》，寮子见《唐书》，驵侩见《前汉》，求食见《左传》，措大见《唐书》，高手医见《晋书》，小家子、无状子见《前汉》，浮浪人见《隋书》，茶博士见《语林》，酒家儿见《栾布传》，厨下儿见《吴书》，家常使令见《卫子夫传》，快活三郎见《开元传信录》，掉书袋见《南唐书》，同年友见《刘禹锡集注》，斋衬钱、年月日子、入粗入细、看人眉睫见《南北史》，近市无价见《曾子》，巧诈宁拙诚见《说苑》。十指有长短，痛惜皆相似，见曹植诗；卖浆值天凉，见姜子牙语；近朱赤，近墨黑，见傅玄《太子箴》；积财千万，不如薄艺随身、教儿婴孩，教妇初来，见《颜氏家训》；生为人所咀嚼，死为人所欢快，见左雄语；举头三尺有神明，见徐铉语；龙生龙，凤生凤，见丹霞语；对牛弹琴，作死马医，冷灰豆爆，皆见《禅录》。似此等语，不可枚举。今鄙俗语谓“不在被中眠，安知被无边”，而卢仝诗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赵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谓“让一寸，饶一尺”，则曹氏令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谓“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吃饭”，而曹氏令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又如谓“一鸡死，一鸡鸣”，此语亦有自也。观《前汉·郅都传》曰“亡一姬，复一姬”，疑是此意，讹一姬为一鸡耳。

白鸥波浩荡

《漫录》曰：东坡谓杜诗“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波乃没字，谓出没于浩荡间耳。《漫录》谓予观鲍昭诗，有“翻浪扬白鸥”，李颀诗有“沧波双白鸥”，二公言白鸥而继以波浪，此又何邪？仆谓善为诗者，但形容浑涵气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鸥波浩荡”之语，有以见沧浪不尽之意，且沧浪之中，见一白鸥，其浩荡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没邪？改此一字，反觉意局，更与识者参之。或者又引鸥好没为证。仆案《禽经》“凫好没，鸥好浮。”

东坡赏花诗

《漫录》曰：东坡《赏花诗》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国色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南部新书》记严恽诗“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栖。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东坡全用此两句。仆谓用前人一联，足以己意，古人盖有此体。观宋于侯《董娇娆诗》曰“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而曹植《艳歌曲》曰“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则一也。唐人诗多有此体，如昌黎诗“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鹤则改一字，曰“谁人肯向死前闲”是也。

棠阴蛮榼

颂人惠爱用棠阴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

义。据诗无阴字，然用棠阴字久矣，如谢庄策文“棠阴虚馆”，梁简文诗“棠阴君讵邻”是也。又有一棠阴事，见《沈约碑》曰“痛棠阴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类知棠阴为甘棠之阴，而落棠山事，鲜有知者。白乐天诗有两小蛮事，如“杨柳小蛮腰”，即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蛮榼二三升”，曰“还携小蛮去，试觅老刘看。”此小蛮，乃酒榼名耳。

功参微管

语有不当文理，而承袭用之，不以为异者。如宋氏诏曰“谢元勋参微管”，陈萧沇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发”，“微禹，吾其鱼”之谓，而曰“勋参微管”、“功深微禹”，似不当文理。前此潘安仁诗尝曰“岂敢陋微管”，谢玄晖诗“微管寄明牧”。后此如《刘义康传》“臣以顽昧，独献微管。”《傅亮碑》“道亚黄中，功参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彦升《弹文》曰“惟此庸固，理绝言提。”取《毛诗》“言提其耳”之义，谓言提，歇后语。《陈》、《梁书》中亦有是语。

不磷不缁

《论语》“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今读磷字，多作去声；读缁字，多作平声。而古来文人以磷字为平声，如挚虞、傅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缁字作去声协，见沈约《高士赞》，今礼部押韵，缁字只平声一音。盖当时未分四声故尔。《论语》“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声读，故高适诗“忆昔相逢论久要，哂君与我轻常调。”曾文清公诗“久要不忘吾辈事，交情自昔几人全。”皆作去声用，而张孟押韵作平声收，谬矣。又如“君子道长，称物平施”，长字施字，并合作去声读。而傅咸、韩退之诗、梁氏诏，并作平声用。“天子万乘”，诸经音训皆作去声，而傅咸《高祖赞》作平声协。此类难一二记。

续释常谈

龚养正著《续释常谈》。仆恨其搜罗未至，推究未广，盖尝以耳目所及，拾其遗者，疏大略于前矣。所谓推究未广者，亦匪一端，姑摘其显然者言之。如家贫亲老，则引《新序》闻丘卬之语，不知子路、曾子盖尝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则引吴王濞、邹阳之语，不知越句践、晋文公夫人、樊于期、韩信亦有是语。如亲家公，则引《五代史》，不知已见于《北史》。泪阑干，则引《谈薮》、魏元景，不知已见于《吴越春秋》。人伦鉴，则引《南史》，不知已见于《后汉书》。所谓骄子，所谓太公，所谓博徒，并引《后汉书》，不知皆见于《史记》。所谓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见于《礼记》。所谓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见于《三国志》。所谓市买，引《魏略》，不知已见于《田蚡传》。所谓待罪，引韩延寿、康衡，不知已见于季布。所谓一通，引《独断》，不知已见于仲长统。所谓某甲，引《三国志》，不知已见于《左传注》。所谓郎君，引《世说》，不知已见于《后汉书》、《焦仲卿词》。此类不一，虽然，天下之书，岂能遍睹？持尺寸之绠，而欲穷万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养鹰化凤

陈登谓吕布曰：“登见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虎，当饱以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权翼》拾其说，指慕容垂谓苻坚曰：“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则飏去。”皇甫嵩谓董卓曰：“昔与公为鸿鹄，不意今日变为凤凰。”范云拾其说，谓江祐曰：“昔与将军俱为黄鹄，今将军化为凤凰。”

唐　突

《漫录》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马融《长笛赋》“奔遁砀突”，注：徒郎切，以唐为砀。李白《赤壁歌》“鲸鲵唐突留余迹”，刘禹锡《镜诗》“瓦砾来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斗诗》“行彼土山头，欻起相搪突。”见《太平广记》。仆谓砀、搪、唐三字不同，皆一意尔。东汉陈群曰：“芫菁唐突人蔘在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诗用搪突字，则《魏志》子建谓韩宣“岂应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晋人“无盐唐突西施”之语，乃用汉人之意，岂但见于唐人刘、李二公而已。汉碑有“乘虚唐突”之语，孔融传有“唐突宫掖”。

青溪一曲制一弄

《琴书》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访鬼谷先生所居，有五曲，一曲□一弄，有《游仙曲》、《绿水曲》。马融甚异之。《文类俗说》曰“郗僧施青溪中泛舟，一曲处辄作一篇诗。谢益寿见其诗而叹曰：“青溪之曲复何尽!”

前辈与叔手帖

《漫录》曰：晏元献与兄手帖曰“殊再拜，庄客至，知大事礼毕”云云，此外“希顺变不备，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仆家有富郑公一帖，正与晏元献一同，前后皆云“弼再拜几叔几婶。”乃知前辈以再拜二字，施于尊长，不肯轻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则以为轻己，虽平交亦不敢，况兄与叔乎?

集灵宫

《漫录》曰：文忠公《集古录》谓，武帝集灵宫，他书皆不见，惟见《西岳华山碑》。桓君山赋序云，余少时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郊先置华阴集灵宫，在华山下，武帝所立，欲以怀集仙者。仆观《三辅黄图》，有集灵宫、集仙宫，俱在华阴县界，岂得谓他书皆不载，惟见华山碑?《漫录》引桓君山序，

见亦未广也。

卷三十

古本汉书

前辈论作史，诸王合自叙一处，如《陈书》、《唐书》之类，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于诸传之中，其体盖祖班固《西汉》之作，不知班史以诸王杂于诸传之间者，盖今本尔。古本班史正自别作一处，按《刘之遴传》，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谓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杂在诸传后。古本悉类《外戚传》下，《陈》、《项传》前，则知古本班史盖如此。分于诸传之中者，乃后本尔。不特此也，又谓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古本《叙传》号中篇，今本称为《叙传》。今本《叙传》载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传》在《西域传》后，而古本《外戚传》在《帝纪》下。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兮，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腾。”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谈，而今本无此卷。似此九十条，今本与古本不同如此。所谓古本《汉书》，乃萧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赍一葫芦，中有《汉书·叙传》。僧曰：“三辅耆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饷鄱阳王，见《萧琛传》。

猫　鬼

南北朝多事蛊毒，有所谓猫鬼者。观《隋·独狐陁传》，其家每夜以子时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杀者，所死之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故当时下诏禁之甚力，谓畜猫鬼之家，投四裔。仆始不晓猫鬼为何物，因观巢氏《病源》，如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变而为鬼蜮，而依附于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脏，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边韶昼眠

宰予昼寝，夫子讥之。寝者，寝室也。盖昼当居外，夜当居内。宰我昼居内，未必留意于学，故夫子讥之，非谓其昼眠也。游夫子之门，安有昼眠之理？《后汉书》载，边韶昼日假寐，弟子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闻而应之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此虽一时戏语，以仆观之，韶之为人，计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为其一时假寐而为是言也。观韶为《塞赋》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试习其术，以惊睡救寐，免昼寝之讥而已。”观此，有以验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贪，不信盗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贪不廉之实素著于听闻，人信之极也。惟其望实不著，而处于不夷不惠之间，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观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时之毁誉，亦有屈于名实者。唐史载王播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银碗数千、绫绢四十万，遂再得相，时论鄙之。考其时，正文宗即位之初，太和元年事。仆谓文宗固柔懦，然践祚之始，方以俭德率下，不应受王播所献，与之为相。盖其献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即位，适除为相，天下事适相符合。此类甚多，毁誉之际，可不察夫！

麋鹿性异

人之服药，当深辨阴阳之性，与夫本末功用之宜，盖有同等药物，而阴阳实相反者。又有一体气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茸为补精益血之剂，而一种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异。麋茸补阳，利于男子；鹿茸补阴，利于妇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陨角而应阴，麋以冬至陨角而应阳，故知二者阴阳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阳为体；麋肉寒，以阴为体。以阳为体者，以阴为末；以阴为体者，以阳为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长，其次角难长，最后骨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惟麋鹿自生，至兼无两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余斤。虽草木至易生者，亦莫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强精髓也。头为诸阳之会，与诸处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以代茸者，谓茸亦血，此又谬也。

聘后金数

汉高制聘皇后仪，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黄金五十斤，马四匹。晋宋纳后，皆尝引以为言。而平帝纳王莽女，有司奏汉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百万，莽深辞，受四千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有诏复益二千三百万，合为三千万。成帝纳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汉仪，依孝惠帝纳后故事，金二万斤。视汉高初制，顿增百倍，其悬绝如此。

画　龙

后汉孔僖，因读夫差事，叹曰：“辟如画龙不成反类狗者也。”刘注：按古语皆云“画虎不成”，此误以为画龙。仆谓此非误也，盖章怀太子避唐讳尔。正如令狐德棻《后周书》，引韦法保语，古人称“不入

兽穴，不得兽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顺天钱

庞元英《文昌录》曰：后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汉马步使朱守殷于积善坊役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沈存中《笔谈》亦曰：熙宁中，发地得大钱三十余千，钱文皆曰“顺天”、“得一”。仆考《唐书·志》，史思明据东都，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庞始疑史传无此年号，后得钱氏《钱谱》，乃知史思明铸。仆谓此见《唐书》甚明，元英其未考邪？仆家旧有得一元宝一钱，字文方重如颜体，轮郭甚古，后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钱，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圣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为言也，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梁书》引《易》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其视今《易》，皆去“其唯圣人乎”一句。《蜀志》谓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语。王肃谓《易》上句作“其唯愚人”，下句作“其唯圣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圣人”者，正如《论语》“天何言哉”，“禹吾无间然”之意。

白朴

仆读元微之诗，有曰“白朴流传用转新”，注云：乐天于翰林中，专取书诏批答词撰为矜式，禁中号为“白朴”。每新入学，求访宝重过于《六典》。检《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无闻，每访此书不获，适有以一编求售，号曰“制朴”，开帙览之，即微之所谓“白朴”者是也，为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阶勋等，中卷制头、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将相、刺史、节度之类，此盖乐天取当时制文编类，以规后学者。

健儿跋扈

《漫录》曰：今以军为健儿，往往以杜诗“健儿胜腐儒”为证。非也，按《世说》，祖逖过江，常使健儿鼓行劫钞。东晋时已有健儿之称。仆谓健儿之名，见于东汉。观朱遵战死，吴汉表为置祠，为健儿庙。又见于《三国志》甚多，不可引东晋为证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见《诗》注。《毛诗》曰“无然畔援”，注：畔援，犹跋扈也。班固《高祖纪·赞》曰“项氏畔援”，注跋扈。仆谓郑注班史，皆后汉人语。王莽时，崔篆《慰志赋》曰“黎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此语《朱浮传》光武诏曰“赤眉跋扈长安”，又在二公之前。冯衍《志赋》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广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韩信破赵，得广武君，解其缚，东乡坐，西乡而师事之。问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有功？”广武君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臣何足以权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广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缪公获百里奚归释其囚，与语国事。百里奚曰：“亡国之臣，何足以问？”越王云云，范蠡亦曰：“败军之将，不可语勇。”缪公谓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缪公与语三日，大说。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唇、鲤鱼尾与夫熊掌之类。观李贺曲曰“郎食鲤鱼尾，妾食猩猩唇。”其说旧矣。又观《吕氏春秋》伊说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纣作象箸，必为玉桮，玉桮必盛熊蹯、豹胎。晋灵公食熊蹯，胹不熟。

甪里

四皓中甪里先生。甪音禄，今呼为阁里，则发笑。仆考之，禄亦甪也。鲁直诗曰“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甪。”虽读为禄，实则角尔。鲁直此语，岂无自哉？傅玄《盘中词》曰“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甪。”是亦以甪为禄也。按《玉篇》、《广韵》注二音皆通用。《群经音辨》古岳切，兽甪也。《礼》“黄钟为甪”，音禄，又如字。《资暇录》谓《孔氏秘记》虑将来之误，直书为禄里，谓《诗·甪里》为禄里。汉魏之人多然，如繁钦《禄里先生训》亦书为禄。《资暇录》所谓《孔氏秘记》者，孔氏即孔安国，其《秘记》不可得而闻，其事见《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汉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既长，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所谓犬子者即小名耳。然当时小名小字之说未闻，自东汉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于生养，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长，向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犹有此意，其理甚明，非谓其少时学击剑而名犬子也。观者不可以上文惑之，师古注谓父母爱之，不欲称斥，故为此名。此说未尽，洪驹父作《侍儿小名录》，或者又作《续侍儿录》，谓搜罗尽矣。观诸书，知尚多遗逸，欲更续之，未暇也，往往见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笔之，得八百来件，而侍儿、倡优等名不录也。可为五卷，愧未甚广。《唐·艺文志》、《崇文总目》，皆谓陆龟蒙有《小名录》五卷，恨不得而见之。

僮约　香方

前辈多谓汉王褒《僮约》，鲁直效之作《跛奚奴

文》。仆谓鲁直之前，石崇效之，尝作《奴券》矣。唐侯味虚作《百官本草》，贾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谓前此未闻。仆谓此意祖范晔《和香方》。晔撰《香方》，悉以比类当时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虚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湿，比沈演之。""枣膏昏钝，比羊元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丹松苏合，比慧琳。""沈实寡和，以自比况。"所不同者，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点心为小食

《漫录》谓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已有此语。郑傪为江淮留后，夫人曰："尔且点心。"或谓小食亦罕知出处，仆谓见《昭明太子传》曰"京师穀贵，改常馔为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谓陈江总《怨行》诗曰"团扇箧中藏不分，纤腰掌上讵胜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掌上舞。仆谓赵飞燕体轻能掌上舞，见《外传》，《漫录》何舍此举彼邪？

民应如兰

班固作《文帝叙赞》曰"我德如风，民应如草。"用《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作《晋世祖诔》曰"我德如风，民应如兰。"傅玄《四箱乐歌》曰"上教如风，下应如卉。"古诗曰"袖中有短书，欲寄双飞凫。"而沈约诗曰"盈尺书绸缪，欲寄东飞凫。"

五总龟九龄

《唐书》载：殷践猷博学，与贺知章相善。知章尝号为"五总龟"，谓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而颜真卿所撰《践猷墓碑》曰"颜元孙、韦述、贺知章、陆象先与践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总龟。'"其说不同，又今称一龄为一年，如扬子"童乌九龄"，孙绰"越在九龄"，皆以九龄为九岁，不知文王世子"梦帝与我九龄"，以九龄为九十岁矣。

火浣布

尝见一杂说论火浣布，或谓木皮所织，或谓鼠毛所织，未知孰是。仆谓二说皆有之，观《搜神记》曰"昆仑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鸟兽草木之皮，则其鸟兽之毛也。"又按沈约《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猪猢兽。人捕之，斩刺不伤，积薪烈火，缚以投火中，而此兽不焦。又火山国，家有火，虽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则皮焦，得火则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织布，为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为布也。

足寒伤心

龚养正《续释常谈》谓：足寒伤心，人劳伤骨，见《朝野佥载·俗谚篇》。仆谓此语引者甚多，其源出于黄石公《三略》。其间如《刘子》、《五代史》，皆尝引以为言，不但《佥载》也。贾谊书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董仲舒策曰"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犹金在熔，惟冶者之所铸。"此等语皆见《管子》。

刘琨、卢谌赠答诗

《文选》载刘司空琨、卢中郎谌赠答诗，止一二首。而琨文集载赠答诗，往返四首。琨《重赠卢谌诗》，有曰"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今《选》、本传俱载是诗，而不闻卢谌所答。按琨集中有谌答，曰"谁言日向暮，桑榆犹启晨。谁言繁英实，振藻耀芳春。百炼或致屈，绕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卢子谅谨笺诣刘司空，并赠司空诗，然后刘司空答子谅书与诗云云。今《选》先载答而后载赠，失其序矣。钟嵘《诗品》曰：越石诗，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矣。观此，有以见二公之浅深。考《唐·艺文志》，《刘琨集》十卷。仆家藏正本十卷。

野老纪闻

[宋]王大成撰　张友臣整理

《野老纪闻》一卷，南宋王大成撰。是书纪北宋诸大臣杂闻轶事，虽诠次无序，但颇能补史之阙。是书由大成之子王楙（一一五一——一二一三）汇录，作为《野客丛书》之附录刊行，后亦有单刊本行世。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先人旧在唯室陈先生讲席，及见诸所从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纪闻》数篇，未暇诠次，姑录梗概于此。

林文节作启谢诸公，于苏子由，有一联云："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晁董公孙之对。"言渊云司马皆蜀人。及绍圣中，行子由谪词云："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惊愚惑众。"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邪？"绍圣初，在外制行元祐诸公谪词，是非去取，固时相风旨，然而命词似西汉诏令，有五言体。于苏子瞻一词，尤不草草。苏见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词有云："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诋诬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又曰："虽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君亲，又将谁怼？"

或问《新唐书》与《史记》所以异，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书》如近世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太史公书》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

子瞻问欧阳公曰："《五代史》可传后也乎？"公曰："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苏公曰："韩通无传，恶得为善善恶恶？"公默然。通，周臣也。陈桥兵变，归戴永昌，通擐甲誓师，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词云："郭氏有永巷之严，裴公有绿野之胜。"乃饯文公归洛致语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书舍人启，称"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荜书生。"子瞻以笔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蔡元长作何宗良麻词曰："遂升开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归裴度。李愬不服，后命段文昌为之。东坡作上清储祥宫碑，后坐元祐党人所为，命蔡元长易之，文词相去什伯矣。

蔡元长题泗州塔，名"泗州大圣之塔"。及鲁直过，改题为"大圣僧伽之塔"。

靖康末，虏人立张邦昌，颜博文作赦书，云"无德者亡，知讴歌之已去；当仁不让，信历数之有归"等语，无非吠尧之辞，闻者骇愕。及以大宝归，上表云："孔子从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纪信乘汉王之车，誓将诳楚。"

宣和乙巳，上皇内禅，吴敏元中建议。及谢门下侍郎表云："上皇倦勤，授皇图于元子；微臣摄直，适视草于禁中。初无一言，以赞大议。"君子与其不伐。

司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余篇，皆求瑕语。余欲作《辨疑》示后人，未暇也。晁说之以道自云受学于司马公，因作《诋孟》一书。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谓不善学柳下惠矣。"

国朝修史书，盗贼王捉鬼之属，不满数千人，亦载于史，义似未安。齐豹书盗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负之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辜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道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白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终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谋也。

蔡京为翰林承旨，陈莹中已言："治乱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济问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诸宦者，京得志，则宦者用，京与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乱？"靖康初，贬京分司，与莹中赠谏议大夫命齐下。

方惟深子通隐于吴，吴人宗之。以诗行，其诗格高下，似晚唐诸人。绝不喜苏子瞻诗文，至云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胡文仲连因语及苏诗云："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问何至，曰："子通及识苏公，苏公之讥评诗文，殆无逃者。"子通必尝见薄于苏，故终身衔之。

李景夏问章子厚曰："邹浩谏立后，何不与闲曹塌可？却置狱远贬，就其名声。"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汉老云："汪彦章、孙仲益，四六各得一体，汪善铺叙，孙善点缀。"

林季野观鲁直诗，细绎再四，云："诗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与了翁有笔砚之旧，了翁深疾之。尝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众莫敢仰视，京注目，久而不瞬。谓同省曰："此公真大贵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贵，胡不少贬？而议论之间有不恕，何邪？"了翁诵老杜诗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国家之大贼，天下之大蜮。"遂以急速公事，请疏京悖逆奸诈十事。

杨龟山见李伯纪，责降中造宅，谓人曰："李三好闲不得。"

余尝论作诗文，若不得其道，则千诗一诗，千句一句，自少壮至老熟，犹旦暮也。居仁之于诗，每一见一变，至于今骎骎乎其未已，此岂偶然哉？

山谷云："诗意无穷，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韩退之《答李翱书》，老苏《上欧公书》，最见为文养气妙处。西汉自王褒以下文字，专事词藻，不复简古。而谷永等书，杂引经传，无复己见，而古学远矣。此学者所宜深戒。

《汉高纪》诏令雄健，《孝文纪》诏令温润，去先秦古书不远，后世不能及。至孝武诏令，始事文采，亦浸衰矣。

凡读史，每看一传，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义，或才德。大节无亏，人品既定，然后看一传文字如何。全篇文体既已了然，后采摘人事，可为何用，奇词妙语，可以佐笔端者记之。如此读史，庶不空遮眼也。若于此数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为尽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东坡三马赞："振鬣长鸣，万马皆暗。"此皆记不传之妙，学文者能涵泳此等语，自然有入处。

东坡云："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

石林每夜必延诸子女儿妇列坐说《春秋》。听者不悦曰："翁又讲说《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馆于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间，门人有见之者，方坐，复有谒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编书，题云：文格十七。启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当时相类者。

石林凡看文字，采两字以上对句，举子用作赋，入仕用作四六，显达用作制诰。两字议论，举子用作论策，入仕用作长书，显达用作劄子。

陈莹中云："元丰乙丑，为礼闱检点官。时范淳夫同在院，与淳夫同舍，因语及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问曰：'伯淳谓谁？'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谢曰：'生长东南，实未知之。'余时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阴生为姤，二阴生为遁。阴，小人象。阴至于二，则二与五相应，是君子与小人相应，而君子则当遁矣。故二阴生，卦则为遁。此沈浚道源云。

齐地有虫类蚯蚓，大者人谓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声也。孟子所谓：'吾必以仲子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盖先尝谓蚓，而后充其操。注以为大指，非也。

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从而招之。说者以为苙阑也，非也，香白芷之类异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说者也。

秦相桧，自遭施全见刺之后，常独处一阁，虽奴仆，非命不敢辄入。季年违豫三衙，杨存中、成闵、赵密往问疾，召入室中，款语久之。言及近日表勋酒颇佳，表勋，赐酒名也，各赠两器，皆降阶谢复坐。顾无仆从，自携出室，亦见驾驭之术。

税欲外严而内宽，酒欲内严而外宽。

显仁遗诏曰："东宫有千八百三十万缗，奇数为献，遗世多疵。"文潞公遗张贵妃灯笼锦，事甚暧昧，盖家人之节不谨故尔。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谤而不辨，益见文公之容。

释氏但知极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学本于和顺，于道德至理于义则违之，故治国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风，宰相与庶官书启，具衔，前名后押字，外封全写衔，封皮上头乘签子云：'书上某官'。士人用名纸，有官即不用。吊慰人即用名纸，如见士人。敬之者亦用门状，见常人即以手状。"

诚斋挥麈录

[宋]杨万里撰　武怀军整理

《诚斋挥麈录》三卷，南宋杨万里（一一二四——一二〇六）撰。杨万里，字廷秀，诚斋为其书室名，后人遂称其为诚斋先生。该书主要记载宋代官制和科举制度以及与其有关人物轶事，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据《学海类编》本标点整理。

卷　上

《唐明皇实录》云：开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诞之日，大置酒合乐，燕百僚于花萼楼下。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百官上表，愿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群臣燕乐休假三日，下诏从之。诞日建节盖肇于此。天宝七载八月己亥诏改为天长节。其后肃宗以九月三日生，为地平天成节，史不书日。文宗以十月十日生，为天成节。武宗六月十二日生，为庆阳节。懿宗十月二日生，为延庆节。僖宗八月五日生，为应天节。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生，为嘉会节。哀帝十月三日生，为延和节。梁太祖十月二十一日生，为太明节。末帝九月十二日生，为明圣节。后唐明宗九月九日生，为应圣节。晋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为天和节。出帝六月二十七日生，为启圣节。后汉高祖二月四日生，为圣寿节。隐帝三月七日生，为嘉庆节。周太祖七月二十八日生，为永寿节。世宗九月二十四日生，为天清节。恭帝八月四日生，为天寿节。本朝太祖二月十六日生，为长春节。太宗十月七日生，为乾明节，后改为寿宁节。真宗十二月二日生，为承天节。仁宗四月十四日生，为乾元节。英宗正月三日生，为寿圣节。神宗四月十日生，为同天节。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为兴龙节。徽宗十月十日生，为天宁节。钦宗四月十三日为乾龙节。太上皇五月二十一日生，为天申节。今上十月二十二日生，为会庆节。而章献明肃皇后正月八日生，为长宁节。宣仁圣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为坤成节，以尝临朝故耳。五代诸君节名不见于正史，以郑向《开皇纪》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兴节见令狐绹文集中，唐顺宗圣寿节见于《齐抗会稽舍宅为寺碑》，后唐清泰帝千春节见于《五代史·晋家人传》，皆亡其日。近董令升作《诞圣录》，不如是之详也。

祖宗神御像设在南京则鸿庆宫，西京则奉先寺之兴先、会先，会圣宫之降真殿，扬州曰彰武，滁州曰端命，河东曰统平，凤翔曰上清太平宫。及真宗亲征北郊，封泰山，祀汾阴，则有澶渊之信武，嵩山崇福之保祥，华阴云台之集灵。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旧域，建奉先资福院为庆基殿，以奉宣祖。艺祖则太平兴国之开先，太宗则启圣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灵宫天兴殿以奉圣祖。其后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孝严、英宗之英德，皆在其侧也。又有慈孝之崇真、万寿之延圣、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献。明肃在崇真之傍，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后，曰广孝。章惠在延圣之后，曰广爱。在普安者二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丰中神宗以献飨先后失序，地偏且远，有旷世不及亲祠者，乃诏有司：神御之在京师，寓于佛祠者，皆废撤而迁之。禁中由英德而上五世合为一宫，凡十一殿以世次列东西序。帝殿一门，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庑绘画容卫、公王、名将罗立左右，内有宴寝温清之室，玩好毕陈。而母后居其北。改庆基曰天元，后曰太始；开先曰皇武，后曰俪极；永极曰太定，后曰辉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庆；孝严曰美成，后曰继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来宁，曰燕娭，曰云游，曰凝神，曰天游，曰冷风，曰太灵，曰丹台，曰灵昆，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于新宫，大赦天下，绘像侍臣于后。元祐初即治隆之后宣光殿以奉神宗。绍圣初辟宫之东偶为显承殿，以宣光殿故址为徽音殿，以奉宣仁圣烈。建中靖国元年诏：以显承介于一偏，庙号未称，于是度驰道之西东直大定南北广袤地势并撤府寺、创为西宫，建大明殿以奉神宗为馆御之首，曰迁奉亲祠，为不祧之庙，以视推崇之意。曲赦四畿，录功臣后，如元丰故事云。

南京应天寺本后唐夹马营。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诞圣之地建寺，赐名东京。启圣院本晋护圣营，以太宗诞圣之地，太平兴国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赐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大统。治平二年建齐州为兴德军。熙宁八年八月诏潜邸为佛寺，以本镇封之，赐名兴德禅院，仍给淤田三千顷。太祖尝诏重修先代帝王祠庙，每庙须及百五十间以上，委逐州长吏躬亲点检，索图赴阙，遣使覆验。令太常礼院重定配享功臣，检讨仪相，画样给付。女娲祠在晋州，书传无功臣可配；太昊以金提句芒配，祠在陈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黄帝以后土风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阳以元冥配，祠在澶州；高辛以稷配，祠在宋州；唐尧以司徒卨配，祠在郓州；虞舜以咎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成汤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明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盘传说配，祠在陈州。周文王以师鬻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王以周公旦、唐叔升、虞叔配；康王以太公、毕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汉高祖以萧何配；文帝以周勃、陈平、刘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亚夫、窦婴、申屠嘉、晁错配；武帝以公孙宏、霍去病、卫青、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张安世配。以上十帝并祀，祠在长安。后汉世祖以邓禹、吴汉、耿弇、贾复配；明帝以东平王苍柏荣配；章帝以牟融、赵意、宋安配，以上三庙并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钟繇、荀攸、程昱配，庙在相州。文帝以贾诩、王朗、曹真、辛毗配；晋武帝以羊祜、张华、王濬、杜预配，二庙在河南府。后魏孝文帝以王祥、鲁肃、长孙晟配；后周文帝以宇文宪、苏绰、燕公于谨、卢辨配，二庙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宏、高颎、贺若弼配，庙在凤翔府。唐高祖以河间王孝恭殷、开山刘政会、淮安王神通配，庙在耀州。太宗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配，庙在京兆府。明皇以张说、郭元振、王琚配，庙在河中府。肃宗以苗晋卿、裴冕配，庙在京兆府。宪宗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庙在同州。宣宗以夏侯端、白敏中、马植配，庙在耀州。朱梁太祖以刘鄩、敬翔、葛从周、袁象先配；后唐庄宗以郭崇韬、李嗣肱、符存审配；明宗以霍彦威、安重进、任园配；石晋高祖以桑维翰、赵莹配，以上并在河南府。皆著之仪制。是时吴蜀未平，六庙帝朝阙而不载。本朝曹武惠配享太宗，武穆配享仁宗，韩忠献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无也。

李和文《遗事》云：仁宗尝服美玉带，侍臣皆注目。上还宫问内侍曰：侍臣目带不已，何耶？对曰：未尝见此奇异者。上曰：当以遗虏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宝，赐外夷可惜。上曰：中国以人安为宝，此何足惜。臣下皆呼万岁。

李和文《遗事》又云：其家书画最富，有吴道子《天王》，胡瑰《下程图》，唐净心《须菩提》，黄居寀《竹鹤》，孙知微《虎》，韩幹《早竹圃》、《梅》、《鸡》，傅古龙江南画佛，唐希雅竹，李成山水，唐画《公子出猎图》，黄居寀《雕狐图》，黄筌雨中牡丹，李思训设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枝杏花，徐崇嗣没骨芍药、江南草虫，独幅山水，黄筌金盆鹁鸽、大窠山茶。书有怀仁真迹，集右军《圣教序》，贞观《兰亭诗叙》，右军《山阴帖》、《乐毅论》，颜鲁公书《刘太冲序》，皆冠世之宝。

熙宁八年四月岐王颢、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赐臣方团、玉带各一条，准阁门告报，著为朝仪。臣等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带以赐二王，固辞。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并以玉鱼赐之，玉带为朝仪始于此。

北齐显祖高洋、晋阳公李元忠、南齐竟陵三萧子良、隋长孙览，俱谥文宣，孔子盖出四谥之后。大中祥符元年始加元圣二字，后以避圣祖讳易为至圣。熙宁中欲加谥至神元圣帝，礼官李邦直以谓夫子周臣也，周室诸君止称王，执以为不可，卒从其议。

元魏献欲置学官，上郡国高允表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闻经典、履行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秀，言行循谨，堪束修名教者先进，次及中等。帝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事载允本传，本朝高承纂《事物纪原》，自谓博极，而不取此，何耶？

唐高宗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故御史台呼为南台。赵璘《因话录》云。璘又曰：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肃政之号，当时亦谓之左台、右台，则宪台未曾有东台、西台之称。尝记张鷟《朝野佥载》对天后为戏语云：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台目之。唐李栖筠为御史大夫，不乐者呼为栖台，盖斥其名也。太祖以归德军节度使创业，后升宋州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寿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储，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以齐州为兴德军。神宗自颍王升储，以汝阴为顺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储，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为肇庆府。钦宗自定王建储，前已升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兴，升康州为德庆府。今上自建王建储，升建州为

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进状以英宗尝为钜鹿郡公，又知岳州，孙勰建言英宗尝为岳州防御使，诏加封。论时邢州已升安国军，遂诏邢州为信德府，岳州为岳阳军。是岁十月又诏以列圣潜邸所领地再加讨论，以真宗尝为襄王，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尝为庆国公，以庆州为庆阳府；英宗尝为刺吏，以宜州为庆远军；神宗尝为安州观察使，以安州为德安府，又为光国公，以光州为光山军；哲宗尝为天平军节度使，以郓州为东平府，又为均国公，以均州为武当军；徽宗尝为宁国公，以宁州为兴宁军，其后又以徽宗尝为平江军节度使，并升为府；太宗尝为睦州防御使，升睦州为遂安军。

国朝承五代抢攘之后，三馆有书仅一万二千卷，乾德以后平诸国，所得浸广。太宗乡儒学下访，搜访民间，以开元四部为目，馆中所缺及三百以上卷者，与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馆之书别为书库，目曰秘阁。真宗咸平三年诏：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一卷及千卷，判馆看详委是所少书数及卷帙，别无差误，方许收纳，其所进书及三百卷以上，量材试问，与出身。又令三馆写四部书一本，一置禁中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便观览。八年荥王宫火延燔三馆，焚爇殆遍，于是出禁中本，就节阁传写，且命儒臣编类雠校，校勘校理之官始于此也。嘉祐五年又诏中外士庶，许上所缺书，每一卷支绢一匹，及五百卷特与文资。元丰中建秘书省，三馆并归省中，书亦随徙。元祐中重写御前书籍，又置校对黄本，以馆职资浅者为之，又置重修《晋书》局，不久皆罢去。宣和初蔡攸初举秘书省，建言置补完御前书籍所，再访天下异书以资校对，以侍臣十人为参详官，馆为校勘。又以进士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未毕而国家多故，靖康之变，诸书志不存。太上警跸南渡，屡下搜访之诏，献书补官者凡数人。秦熹提举秘书省，奏请命天下专委守臣，又有旨录会稽陆氏所藏书上之，今中秘所藏之书亦良备矣。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群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官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于雠校也。吴明可帅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万里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但仆既簿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尽心。漫盈厢箧，以误后人，不若已也。

绍兴初，昭慈圣献皇后升遐，外祖曾公公卷以江东漕兼摄二浙应办，用元符末京西漕陈向故事也，朝论欲建山陵，外祖议以为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附矣，宜以攒宫为名，佥以为当，遂用之。绍兴戊午徽宗梓宫南归有日，丞相秦桧当相，请以永固为陵名，先人建言北齐叱奴皇后实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妇人也，尤当避。秦大怒，几陷不测。后数年卒，易曰永祐。近见邵博公济所著小说诋先君此议，然后知当时沮此议者即此人也。

国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侍从转一官，宰执换东宫官。熙宁初欧阳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师带观文殿学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谢表云：道愧师儒乃忝春宫之峻秩，身居畎亩犹书玉殿之隆名。是以为例。

国朝侍从以上，自有寄禄官，如左右正言、二史给谏、吏礼部郎中之类是也，若庶僚曾经饰擢，至于杂流甄叙，志皆有别，一见刺字，便知泾渭。元丰官制既行，混而为一，故王荆公有流品不分之语。旧年如侍从致仕，转官所表赠之官，皆令其于迁官上加之。今则加官至升朝则转，赠仅正员郎而已。

蒲傅正在翰林，自入对。神宗曰：学士职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仪未宠，自今宜加佩鱼。遂著为令，见于《神宗实录》。东坡谢翰林表云：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中书舍人系红鞓犀带，自叶少蕴始。旧假服色不□□，崇宁末王照尚书详定敕令，启请许之，自是为例，仍许入衔，二字具载诏书。其后以除敕中不载，多不署鱼袋二字。

卷下

祖宗朝最重先代陵寝，每下诏申樵采之禁，至于再三。守冢户遂处长吏及本县令佐常切检校罢任，具有无废缺，书于历子。太昊葬宛丘，在陈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桥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阳葬临河县故城东；高辛葬濮阳顿邱城南台阴城；唐尧葬城阳榖林，今郓州界；舜葬零陵郡九疑，今永州界；女娲葬华州界；夏禹葬会稽山，今越州会稽县；商汤葬宝鼎县；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府，咸阳县界；汉高祖葬长陵，在耀州安北；后汉世祖葬原陵，在洛阳县界；唐高祖葬献陵，在耀州三原县东；太宗葬昭陵，在醴泉县北九嵕山，以上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户，每岁春秋祀以太牢，御书名祝板，诸处旧有祠庙祭飨。商中宗帝太戊葬内黄县东南阳；武丁葬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皆葬毕，在咸阳县界；汉文帝葬霸陵，在长安东南；宣帝葬杜陵，在长安南；魏武帝葬高陵，在邺县西；晋武帝葬峻阳陵，在洛阳；后周太祖文帝葬成陵，在耀州富平县；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县，以上十帝置三户，岁一飨以太牢。秦始皇帝葬昭应县；汉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阳陵，在长安东北；武帝葬茂陵，在长安西；后汉明帝葬显节陵，章帝葬敬陵，并在洛阳东南；魏文帝葬首阳，陵在偃师县；后魏孝文帝葬永宁，陵在富平县；唐明皇泰陵，

宪宗景陵，俱在奉天县；肃宗建陵，葬醴泉县；宣宗正陵，在云泉县；朱梁太祖葬兴极陵，在伊门；后唐庄宗葬伊陵，在新安县；明宗葬徽陵，在洛阳东北；石宋高祖葬显陵，寿安县，以上十五帝各置守陵两户，三年一祭以太牢。凡祭祀使令长史行礼，所用太牢以羊代之。陵户并以陵近小户充，除一税，外免诸杂差徭。周桓王葬渑泄县东北；灵王葬河南县五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洛阳县中西北隅；西汉元帝葬渭陵，在长安县；成帝葬延陵，在咸阳县；哀帝葬义陵，在扶风；平帝葬康陵，在长安北；后汉武帝葬汉陵茔中庚地；东汉安帝葬恭陵，在长安西北；顺帝葬顺陵，冲帝葬怀陵，并在洛阳之西；质帝葬静陵，桓帝葬宣陵，并在洛阳之东；灵帝葬文陵，在洛阳西北；献帝葬禅陵，在渭城北；魏明帝葬高平，陵在河清县；高贵乡公葬洛阳瀍涧之滨；陈留王葬王原陵，在邺西；晋惠帝葬太阳陵，在洛阳；魏文帝葬富平县东南；魏孝静帝葬邺县；唐高宗乾陵，睿宗桥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并葬奉天县西；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文宗章陵，懿宗简陵，并葬富平县；德宗崇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并葬三原县；昭宗和陵，葬河南缑氏县；梁末帝葬伊阙县；后唐末帝葬明宗陵内，以上三十八帝，常禁樵采。此乾德四年十月诏也，著于甲令。其后又曾经开发者在，重制礼衣裳服棺椁重葬焉。东晋以降，六朝陵寝多在金陵、丹阳，人阙皆可考职而制书不载者，当时江左未平故耳。修纂历代陵名，自汉高帝建名以来，虽后妃追崇僭霸无有遗者，今行于世。

国朝凡登从班，无在外闲居者，有罪则落职归班，亦奉朝请，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则告老挂冠。熙宁间始置在外宫观，本王荆公意以处异论者，而荆公首以观使闲住钟山者八年。

官制惟光禄大夫及中散朝议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分也，元祐间范忠宣当国，始带左右。绍圣初罢去，大观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撤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左右字。绍兴初枢密院编修官杨愿启请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为重。

前宰相为枢密使者宋元宪、富郑公、文潞公、陈秀公。宣和二年郑华原以故相领院事，绍兴七年宰相秦桧亦以前揆拜枢密使，未几复登庸，近岁张魏公亦然。李邦直、许冲元、曾令绰、韩师朴为二府，后皆入为尚书，然不久复柄用，惟令绰竟止八座。

旧制：枢密使知枢密事，奏荐子弟皆补班行。故富郑公之子绍京、文潞公之子贻庆，皆为阁门祗候，元丰后方授文资。

神宗朝诏枢密院编修《经武要略》，以都承旨张诚一提举。诚一，武臣也，乞差编修官二员。诏以王正仲、胡完夫为馆职，诏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举改作管幹，诘朝执政改启上所以，上云：已差馆编修，岂可令武臣提举？而枢密院编修官创自此也。枢密院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用，熙宁中王荆公怒李平，罢去，命曾令绰为都承，自是始吏用文臣矣。

神宗以大中祥符七年由庆国公出阁，隆兴初易，特进封庆国公，尝以故事启之。遂上章辞不敢受，改封荣国。然王将明、白蒙亨宣和间皆封庆公而不辞，岂忘之耶？国朝范鲁公质、王文献溥、魏宣懿仁浦秉钧史馆，昭文、集贤三相俱全。太宗初即位，薛文惠居正、沈恭惠伦、卢多逊。真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沆、向文简敏中、吕文穆蒙正。仁宗至和三年，刘文忠沆、文潞公彦博、富郑公弼。元祐初司马温公为左仆射，文潞公平章军国重事，吕正献同平章军国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温公薨，文、吕二公在位，而吕汲公大防、范忠宣纯仁为左右仆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本朝宰相兼公师者，范鲁公、王文献、赵韩王、薛文惠、王文贞、丁晋公、冯文懿、王文公、吕文靖、薛忠献、曾宣靖、富韩公、文潞公、吕正献、蔡师垣、秦师垣、陈鲁公而已，馀皆罢政后拜。近日惟张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赵韩王、吕文穆、文靖、张邓公、文潞公，蔡元长虽四入而不克有终。国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韩康公、章子厚，近年陈鲁公亦旷典也。

元符末曾文肃自知枢拜相，是夕召文昭镤宿禁林而对，喻旨草制，昭力辞。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检见韩绛故事矣，不须辞。文昭始拜命。盖熙宁初韩康公入相，实持国当制。国朝已来两家而已。《銮坡遗事》载钱希白为文僖草麻，虽云仪同钧衡，实未尝秉政也。

国朝宰相享耆寿者，宋惠安八十，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韩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献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庞颍公七十六，苏丞相八十二，文潞公虽至九十四，而薨贬秩中，蔡师垣九十一，晚节拘籍南迁，殂于中路，不得全有富贵考终。

国朝名公多厄于六十六，韩忠献、欧阳文忠、司马温公、王荆公、苏翰林，而秦师垣亦然。国朝宰相登庸年少者宋常山，《春明退朝录》备见之，然无逾近岁范觉明丞相，廷告曰方三十一，但寿止三十七。其后张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夫人康健，罢相之外迁谪，居外几二十年，后虽再入，竟不拜元宰。国朝身为宰相寿考康宁再见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

吕文穆相太宗，犹子文靖参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为英宗枢副，为神宗枢使；次子正献为神宗知枢，相哲宗。正献孙舜徒为太上皇右丞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

国朝一家为宰执者，吕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弟者，韩忠献亿，子康公绛、黄门维、庄敏缜；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纯仁、左辖纯礼；石元懿熙载，子文定中立；吕参政馀庆，弟正惠端；陈参政恕，子恭公执中；曹武惠彬，子武穆玮；任安惠中师，弟康懿中正；张参政垍，左辖璪；王惠□化基，子安简举正；陈文忠尧叟，弟文惠尧佐；王文献溥，孙康清贻永；章文宪得象，从孙枢密楶、丞相惇；王枢密博文，子忠简畴；吴正肃育，弟正惠充；曾宣靖公亮，子枢密孝宽；韩魏公琦，子定忠彦、曾孙枢密肖胄；胡文恭宿，从子左丞宗愈；梁懿肃适，孙中书子美；蔡忠怀确，子枢密懋；林文节希从，子中书摅；蔡太师京，子枢密攸；邓枢密洵武，弟左辖洵仁。近日如参政钱端礼之于文僖亦一家，而参政洪适、枢密洪遵为伯仲，数十年未见也。韩奉常治之妻鲁国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孙，魏公之孙妇，仪公之冢妇，吕穆之外孙，鲁简公肃之外曾孙，吕文靖之曾外孙，见其子肖胄为枢密，婿亿年为资政殿大学士，仪同执政，他子与孙俱被饰擢，寿逾八秩，妇人中罕有。唐张延赏苗夫人可俪之也。

宣和中蔡居安提举秘书省，夏日会馆职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征瓜事，各疏所忆，每一条食一片。坐客不敢尽言，居安所征为优。欲毕，校书郎董彦远连征数事，皆未闻，悉有据依，坐客咸叹伏之。识者谓彦远必不能安，后数日果补外。

曾文肃帅定武，一日晨起，忽语诸子曰：吾必为宰相，然须南迁。请其所以，公曰：吾昨夕梦十郎绿袍北向谢恩，岂非他日贬司户之征乎？后十年累登庸，既为蔡元长所挤，徙居衡阳，已而就降廉州司户参军，勑到取幼子绯朝服以拜命，果符前梦。十郎即绯排行也。

张咸汉州人，应制举，初出蜀，过夔州郡将，知名士也，一见遇之甚厚，因问曰：四科优劣之差，见于何书？无以对。守曰：载《孟子注》中。因检示之。且曰：不可不牢记之也。张道中漫思索著论成篇，至都阁试第一，以此为首题，张更不伫思而就。主文范淳夫也，览之大喜，过阁第一。黄元文叔愚能记守之姓名，尝以见告，今已忘之。张即魏公乃翁也。

已酉岁二月金人举国南寇，时太上驻跸维扬，虏既次临淮郡，相距甚迩，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馀人拒敌。是日也，尘氛蔽日，虏初不测其多寡，遂相拒逾半日，尉与众竟死不退，于是探骑得疾走上闻，乘舆百僚仅得南渡。倘非尉悉力以拒其锋，俾探骑得上闻，则殆矣。尉之姓名不传于世，可恨。友人王彦国献臣能道其详，他日当问之，为求大手笔作传，近见程可久云。

郭稹字仲微，仕至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幼孤母边，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丧。知礼院宋祁言稹服丧为过礼，请下有司博议，因冯元奏听解官申心丧，申丧盖始于稹。

云麓漫钞

[宋]赵彦卫撰　杨　止整理

《云麓漫钞》十五卷，南宋赵彦卫著。该书杂记宋代及前朝人文杂事、天文地理、风俗制度。所记史实大都有作者自己的考论，较为翔实。该书又名《拥炉闲话》、《拥炉闲记》，有《稗海》、《四库全书》以及古典文学出版社标点本和中华书局标点本等多种版本。此据别下斋校本整理，参校了其他版本。

序

《拥炉闲纪》十卷，近刊于汉东学宫，颇有索观者，无以应其求。承乏来此，适有见版，并五卷，刻诸郡斋。近有《避暑录》，似与之为对，易曰《云麓漫钞》云。开禧二年重阳日，新安郡守赵彦卫景安书于黄山堂。

卷　一

常州宜兴县之善拳寺，唐李玭旧宅也。山上有九斗坛，其下有乾水二、善拳洞。寺有碑，其略云："准内门承奏院刑司帖，据清讼院申，有常州善拳寺僧冲伟执状立桥，称抑屈者。右，似此立桥等人当司奉批旨就问，仍取文字，遂领到冲伟责问。据状：'先在义兴善拳寺住持，寺墙内有九斗坛，自来属寺。建隆元年，被县令欧阳度奏陈改差道流主持，蒙下吏、礼部，太常寺，刑部定；奉批旨，下待制院，奉院不详省寺元定，却改付道流。续次陈奏，蒙下御史台，台司却牒过省部厅，并不与冲伟理定。缘此立桥乞下按鞫院诸司行遣奏。元承刑部牒，奉制，中外诸司刑狱，如有冤诉，并大理寺推覆；大理寺有冤，即送御史台断；又未息诉，即命大僚置制院推覆。此件公事，合命大僚详覆。'御批：'此小事何劳大僚详定，但问累代兴创如何。见说星辰，便是道门中事。且如郊祭天地星辰，山川岳渎，不用道士行礼，既久系僧主管。辄因造次所奏，故致词诉，可令仍旧隶善拳。或有请祷，只用僧祈，泽寺祈祷，见差道士，互有参杂，亦可差僧，永为定式。如此去，更有如欧阳度小官人子乱挠公方，有所陈述，不得取旨。水旱灾沴，乃孤之不德，非因道士、和尚。'"嗣淳熙十三年，蒙国史院于余家取索旧时徽宗朝文字，尝以此碑缴纳史馆。

我渊圣皇帝居东宫日，亲洒宸翰，画唐十八学士，并书姓名序赞，以赐宫僚张公叔夜。靖康初，张以南道总管自邓领兵勤王京师，拜枢密，以不肯推戴异姓，取过军前，饮恨而薨。长子慈甫从行，慈甫阁中携画南来，诸叔屡取之，不与。有以势力来图者，慈甫令人以赝本遗之，今豫章刻是也。丞相李公伯纪为之颂序，以为阎立本画，褚亮赞，而御书十八人姓名，画既不精，而赞中字亦有故与改之者，李初不考也。后虏人请和，慈甫来取其室人，有旨还之。先妣乃枢密公之侄，而枢密夫人亦先人诸姑。先人在枢密勤王幕中经理诸孤南来，慈甫之阁，留此宸翰付先君以行。庆元五年，余为天台倅，尝以宸翰刻诸台倅公廨，并载其事，丞相京公得其本，答书云："乡里所刻为赝本无疑矣。"

高宗尝书《车攻篇》赐枢密沈公与求必先，字甚大，重字皆更一体书，云汉昭回，今古罕俪，圣政书作赐宰臣，误矣。尝敬观于孙公侍郎处（侍郎公讳诜）。

卢龙河在北方。《唐书》云："狄人谓黑为卢，谓水为龙。"《书》云："卢弓矢千"，笺云："卢，黑弓也。"《战国策》："韩卢，天下之骏犬。"《诗》亦有"田卢"，笺云："卢，黑也。"犬之黑色者，多善走而猛，故田犬以卢名之；若守犬则不以善走为事矣。大抵牛、马之类，黑者健于黄、白，不独犬耳。以此观之，古人皆以卢为黑，非北狄语也。

《晨风诗》，每章皆释之为草木，独解"六驳"云是兽。按崔豹《古今注》云："山有木，叶似豫章，皮多癣驳，名六驳。"则六驳亦木也，方与上下章意

协。

《易纬》有六日七分之说，巫史附会之学，非圣人之意也。而学者惑之。其说以六十卦为候卦，坎、离、震、兑为四至，居中分四时；震主春，离主夏，兑主秋，坎主冬；六十卦分四方，主五日一候。卦有六爻，每月分五卦，主六候；五卦之中三十爻，故主一月之日，而候则每候五日，一月六候，故五卦分主六爻。说者以为杨子云之作太元，本易者如此。是何窥圣人之浅也！子云首为卦气，已非夫子之意；且卦气起于中孚，为冬至，又当坎之初，此说已无理，子云又配之以中；卦气以屯直小寒，又当坎之九二，而太元配以闲；卦气以升直大寒，又当坎之六三，而太元配以干；卦气以小过直立春，元亦配以差；卦气以渐当惊蛰，而元亦配以锐。其它仿此，皆强为之说，非理之自然。使以直小寒之卦而直大寒，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更相移易，有何不可。殊不知《易》之为义，岂可专以卦气求？其间盖有真可配时、月，确然不可迁易者。如一阳生为复，二阳为临，三阳为泰，四阳大壮，五阳为夬，六阳为乾；一阴为姤，二阴为遁，三阴为否，四阴为观，五阴为剥，六阴为坤。以此配十二月，是岂可更互移易哉！若因此为例，而欲以六十四卦每一爻直一日，则非大易之旨矣，不可不辨也。今图于后，以见卦气之谬。

六十卦准气候并天度图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此言夫子与弟子游行所见，圣人岂有机心哉！禽方回翔，亦识其颜色，而后集；言“集”，则非一雉矣。方春领雏而食，非雌而何？夫子叹其得时，子路取饮食之余以饲之，乃三嗅而飞起。今解者云：“子路捕而共夫子。”子路虽好勇，乌至是哉？或云：“圣人寓意于人物。”亦未必如此。尝举似东莱吕先生，云此说甚通。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头圆象天，足方法地，五脏六腑，疑莫不然。今医家言，喉管之下即有肺，肺属金；肺之下有心，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肾属水。窃谓心居中虚，治五官，心当属土；肺在上为华盖，庇覆五脏，当属火；始应天地造化。不然，则五行错乱，失其叙矣。而前辈罕言之。及观《月令》，仲春盛德在木，故所主皆属木，而祭先脾；仲夏盛德在火，所主皆属火，而祭先肺；仲秋盛德在金，所主皆属金，而祭先肝；仲冬盛德在水，所主皆属水，而祭先肾；中央盛德在土，所主皆属土，而祭先心。《正义》云：“《古文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按《月令》四时所祭与古文同，则知先儒已有此说，后人不能明之，往往流入于医家，良可叹也。或恐难易，岂不见天文家所用五行，地理家则反其位而用之，谓之大五行，此吾儒所说五脏，彼医家所说不必拘也，何伤乎？

古者天子，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故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周室中微，二伯不能举职，八州之伯，各以其力讨服不庭，以尊王室。至其末也，假尊王之名，以力服于诸侯，故王室不竞而伯盛，伯转而为霸，异其称号，逼斯甚矣。《诗》：“既伯既祷。”《释文》：“伯作祃音。”古者，行师必先祷马祖，二伯以兵威诸侯，常有祃祭。祃、霸声相近，恐以此讹。《孟子》不过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荀卿凡言王，必继之以霸；如曰：“粹而王，驳而霸。”“王任德，霸任刑。”殊不知王，天子之事；霸，人臣之事。君臣之分，乌可乱也！

子见南子，子路不悦。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或者致疑于此。周制，诸侯曰国君，妻曰小君；礼，小君预祭，臣子得见小君。孔子既见卫君，见其小君，礼也。子路不晓此意，故孔子有“予所否者，天厌之”之语。天厌，言天之所弃则不见。卫之南子虽淫乱，而居小君之位，焉得不见乎？

公山弗扰以费畔，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盖公山弗扰、佛肸皆季氏之臣，季氏叛鲁者也；二人叛季氏，则必归鲁，圣人喜之，然亦卒不往。

礼，食必先祭。释者谓祭先制饮食之人；释氏亦祭，谓之出生，则修鬼道；儒释之分如此。

牛之为用，见于《经》，曰“肇牵车牛”，曰“服牛乘马”，惟用于车，周官牛人，亦不云耕也。自赵过为汉搜粟都尉，始教民代田，有牛耕之制。又云：“冉耕字伯牛。”岂周晚已用牛耕，但未广及于天下？或云：“伯牛之字，后人所记。”苟如此，则牛之有功于农厚矣！代田事，《通典》载甚详。

礼，居士锦带。释者谓：“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谦，举事力者，命之于其君，居士即命民。”《韩非子》书东海上有居士狂矞、华仕昆弟二人，今之赐处士号是也。

《诗》言："不显文王。"释者谓："不显，言甚显也。"周齐侯钟款识，有"不显皇祖"之语，不字作𠀚，始知为丕字，盖移下一画居上耳。与《书》言"丕显哉文王谟"同义。盖古字少，往往借用，或左右移易，或省文，不可以一概论，当以意求。三代铭器存者甚多，如祖作且，仲作中，伯作白，空作工；子孙字持戈戟者，铭武功也。又诸国字或不同，故见于鼎彝文亦皆有异；有王者则一道德以同风俗，然后车同轨，书同文。世人但知秦以前有古篆，而不知如此多品也。

三江，其说不同。孔颖达《尚书正义》云："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东至会稽、阳羡县东入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入海。"韦昭又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今浙西之地，受上流诸郡之水以入江海，其大源有三：一自宁国、建康等处积上流众水入溧阳为金渊，即子胥沉金之所；至镇江之金坛、延陵为长塘湖，至常州、宜兴、武进、晋陵为隔湖；又自宜兴环无锡、平江之吴县、吴江、湖州之乌程为太湖，又东为松江，自昆山、秀州、嘉兴、华亭入海。其二自宁国、徽、严界聚上流之水，下入杭州界，合临安之于潜、新城、昌化等县之水，东入江涨桥运河，北自湖州市入太湖。其三自广德军界积聚山北及上源之水，下入宜兴、安吉，合长兴等县水入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此《尚书疏义·禹贡》之三江也。但说得不分晓，故后人指江东之水为广德诸山限隔，焉得南下？今云："广德军山北上源之水"，始涣然矣。或云："此三水皆由太湖、松江入海，只可云一江，合以浙江受二浙之水为一江，扬子江为一江。"理亦通。盖此三江，皆独入海。松江下又自有三江，郦善长云："松江东南行七十里入小湖，自湖东南出，谓之谷水；谷水出小湖，迳由拳县故城下，即秦之长水县，又东南迳嘉兴县，城西盐官县故城，南过武原，出为散浦，以通巨海。谷水既湮废，故吴中多水，松江东流，聚为小湖；西北接白蚬、马腾、瑇瑁四湖。谷湖即谷水。又南接三江。今松江北迳七十里，江水分流，谓之三江口，即《吴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口入五湖是也。"庾仲初《扬都赋注》云："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派，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太湖发源既远，汇为巨壑，水不入海，则民不奠居，故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或云："自岷山导江，所包地里阔远，今三江萃于东南。"殊不知三江既入，系于扬州，岂可舍扬而它求哉？

《经》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此言漾、汉之水，自入江，循江之北而行，不与江混也。又"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以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言江水至此盛大，居中而行，故曰"为中江"，非谓别有南江也。漾、汉二水，不与江杂，《经》反复言之，解者因见有中、北二江之文，遂又添南江，失《经》旨矣。

《书》云："云土梦作乂。"孔安国注云："云梦在江南。"按《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并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郧，则云在江北也。《左传》："郑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云梦之名互见，诸书不同。郑伯"田江南之梦"，《地理志》云："南郡华容县南有云梦泽。"杜预云："南郡支江县西有云梦城，江夏安陆县亦有云梦。"或曰："南郡华容县东南有青丘湖，江南之梦。"云梦一泽，而每处有名者，司马相如赋云："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则此泽跨江南北，皆有名焉。在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武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皆是也。

今人折竹长寸余者三，以手弹于几，以占吉凶，命曰五兆，大意仿佛灼龟。按《楚词》："索琼茅以筳篿，命灵氛，为余占之。"注："琼茅，灵草也；筳篿，算也。"又云："小破竹也。楚人结草，折竹卜，曰篿。灵氛，古之善卜者。"则知今之五兆，盖始于楚之筳篿，二字音廷专。

虏使来贺正，多值冰雪，有司作浮筏，前设巨碓以捣冰，谓之"冰簰"；又以小舟摇荡于其间，谓之"滉舟"。其制始于王荆公当国，熙宁中欲行冬运，汴渠旧制，有闭口，十月则舟不行；于是以小船数十，前设碓以捣冰。役夫苦寒，死者甚众。京师谚语有"昔有磨，磨浆水，今有碓，捣冬凌"之诮。

绍兴中，李侍郎椿年行经界，有献其步田之法者，若五尺以为步，六十步以为角，四角以为亩；使东西南北之相等，则各以其数乘之；一者一也，二者四也，三者九也，四者十六也，五者二十五也，六者三十六也，七者四十九也，八者六十四也，九者八十一也；使东西为一等，南北为一等，则以短者为口，以长者为弦，以口之一而乘弦之十则十也；以口之二而乘弦之十则二十也。至于东西南北之不相等，则合东于西，合南于北，而各取其半而乘之，如上法。又有圆田之法，取圆之数相乘，积之十二而得一也。圭田之法，取方之多，补锐之少，并二而得一也。所谓覆月者半圆也，取圆之径半而除之，乘圆之数再除其半，其步可见也。所谓勾股者，半圭也，以短为勾，以长为股，以尤长为弦，取勾之半乘股之数，其步可见也。有名腰鼓者，中狭之谓也；有名大股者，中阔之谓也；有名三广者，三不等之谓也；三者皆先取正长，倍加中广，四而得一也。四而得一，与十二而得一，非少之也，加虚数而究其实也。此积步之法，见于田形之非方者然也；既已得积步之数，欲捷于计亩，则一除二四、二除四八、三除七二、四除九六、五除一二、六除一四四、七除一六八、八除一九二、九除二一六。盖一亩者，除二百四十也；二亩者，除

四百八十也；三亩者，除七百二十也。推而上之，十亩除二千四百也，二十亩除四千八百也，三十亩除七千二百也。又推而上，一百亩者，除二万四千也；二百亩者，除四万八千也；三百亩者，除七万二千也。

在上言之为制，下承之为诏，故汉有待诏金马门，待诏公车。唐武后名曌（音照）遂改待诏为待制，迄今不改。

许翁，翁亳人，少尝取隶军籍，以功补官，遇异人，遂弃家入襄汉山中学道。山上捕麝鹿如飞。乾道间来临安，已年九十余矣，双眸炯然，饮啖异常，能针，出于方伎之外。史丞相苦脾气痛，在经筵时，屡更医矣，无效。闻许之名，招而使治之，一针而愈。自是声动京师。好作诗、多言神仙剑术。尝得其三诗："九十余年老古锤，虽然鹤发未鸡皮。曾拖竹杖穿云顶，屡鞁藤鞋看海涯。志在鬼神钦仰处，心同天地未分时。匣中于越冰三尺，粲烂光辉说与谁?""我疑麋鹿是前身，九十余年作隐沦。飘瓦驭风离碧落，虚舟随水到红尘。无恩可报空磨剑，有道欲传难得人。回首孤山无限好，不如归去任天真。""耳无风雨眼无花，九十余年鬓始华。世味审知嚼素蜡，人情全似咍清茶。穷通偶耳非干志，进退因而熟处家。不得一生忠信力，却归山去卧烟霞。"后过常州之宜兴山间，不知其终。

常州宜兴县张渚镇，临溪，有山水之胜，乃过广德大路。镇有张氏名大年，临涧为圃，号桃溪，尝倅黄，藏书教子，一子登第，一恩科。岳侯尝馆于其家，题其厅事之屏云："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雠之万一。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遗迹隐然。按《小历》右仆射杜充在建康，方欲讨李成，而虏掩至，遣统制官陈淬同统制岳飞等领兵二万与贼战，前军统制王瓊引军先遁，飞等败，建康失守，通判杨邦义骂贼而死，充下诸将溃去，多行摽掠，独飞屯宜兴，不扰居民。晋陵士大夫避寇者，赖飞以全，时誉翕然称之，浙江制置使张俊荐飞为通泰镇抚使，飞献金人之俘囚，上呼问得实，付军中磔之，乃此时也。

绍兴中，秦少傅伯阳有诗送其舅王亨道知湖州："暂别甘泉豹尾中，隼旟仍驻水晶宫。文昌地禁论思久，燕寝香凝簿领空。可但龚黄宜共理，使应颜谢与同风。饱闻回老榴皮字，试问溪头鹤发翁。"说者谓吕仙尝到湖之东林访沈东老，留诗云："西邻既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已而，登东林寺，于壁间以石榴皮自画其像，人初不知之，及秦诗出，观者不绝。所谓鹤发翁者，乃给事刘公（一止）给事之祖都官，善摄生，东坡有诗，故秦末句及之。

春秋晋楚战于邲，邲又音汳，即汴河，或恶有反，文改从汴。汉乐浪人王景，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浚仪即今开封也。永平十二年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晋太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将通之，不果。义熙十三年，刘裕西征姚秦，复浚汴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溃，裕更疏凿而漕运焉。大业二年，诏尚书左丞皇甫谊发河南男子百万开汴河水，起荥泽入淮，千余里，仍目渠河为通济渠。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于扬子江，三百余里，自是南北水始通。世言大业凿汴，以此考之，汉晋已有渠，炀帝特开耳。

老圃云：芙蓉花根三年不除，杀人。因忆古诗云："昔为芙蓉花，今成断肠草。"则古人已曾言矣。

自讲好，关中之地中分为界，如南关、大散、仙人、饶风、武休等皆为我有；仙人关外分左右二道，自城州径天水县，出阜郊堡，直抵秦州。顷年，吴璘大军尝由此以出西道，地皆平衍，即其地为壕堑，纵横引水缕行，名曰地网，以遏奔冲，此仙人关左出之路也。自两当县趋凤州，直出大散关，耳关，距和尚原才咫尺，彼尝凭原下视散关，仅如蚁蛭，故其势易以危，卒有缓急，仙人关可恃耳，此仙人关右出之路也。凤州之东，兴元之西，褒斜谷在焉。谷口三山，翼然对峙，南曰褒，北曰斜。在唐为驿路，所以通巴汉，旁连武休关，又极东为饶风关，地斗入，粮运难致，异时独倚饶风以控商虢，由武休以达长安，故当关为蜀之咽喉，向来撒离合寇饶风以迫仙人，吴玠、刘子羽以死守，故不失西蜀，则今诸关其可不严其备乎？蜀边阔远，绍兴分三都统屯要地，听命于宣抚司；宣司旧在利州，后移兴元，去关密迩，临制为便。居则藉其威重以镇抚，有警则命一将东略商虢，一将西据秦陇，宣司建上将鼓旗，直趋陈仓，恢复之形成矣。今并归制置司，深入内地，往来待报为难，有警当如绍兴之制可也。

卷　二

五谷之名，见于《诗》、《书》甚详，人多不考；《本草》所著，殊乖谬，既以青粱、黄粱、白粱、丹黍米、粟米、蘖米、秫米载之中品，复以黍米、粳米、稷米著之下品；又分彫胡穄米之属。其"稷米"注云："稷米，人不识。"又云："黍与稷相似。"又有"稌米，不知是何米。"至引《诗》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麦，此八谷也，人不能辨。"及所言五谷之性，味咸、味酸、味甘、味苦、性寒、微

寒、主下气、止泄、利小便。“稻米”则云：“令人多热。”以此言之，不惟不能辨其谷，且不知其性，岂不知黍稷北方之禾，焉有性寒？稻米南方水所种，何得云热？亦不特主下气、止泄而已。今以《诗》与诸家说释之，按《诗名物解》云：“黍稷，古人用以祭祀，出青冀等州，自扬州以南，人多不识，此二物极相似，惟本土老农能辨之。其形状可以辨者，黍叶有毛，稷叶无毛；黍穟妥帖而密，稷穟蓬松而疏；黍米淡黄，稷米深黄；黍米黏而可酿酒，稷米利而可以为饭。二物皆夏收，而稷先熟，黍与麦争场，此其别也。”黍稃有丹、黑、白三种，而米色无异，土人呼稷为穄，盖语讹也。古文无穄字，《玉篇》曰：“关西谓稷为糜。”《说文》曰：“稷，五谷长，祭祀谓之粢。”《曲礼》云：“稷曰明粢。”《诗》云：“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毛氏云：“秬，黑黍也，一稃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尔雅》曰：“虋赤苗。”《诗》作糜；郭璞曰：“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有十余种，粱盖总名耳。”《诗》曰：“禾麻菽麦。”董仲舒曰：“禾是粟苗。”孔颖达曰：“苗生既秀，谓之禾。”以此推之，北方曰黍稷，南方曰粳糯，盖稷是诸粟之总名，而黍黏可以为酒；南方粳诸谷之总名，糯可以为酒。《字林》曰：“糯，黏，粳，稻之不黏者。”郭璞云：“沛国人呼稻为粳。”崔豹《古今注》：“稻之黏者为秫，禾之黏者为黍，亦谓之穄，亦曰黄黍。”今稻之属不下十余种，而稻其总名，从可知矣。北人云青粱、黄粱、白粱，南人云赤须、乌须、上秆青、红莲之类是也。《书》曰：“稼穑作甘。”五谷味皆甘。《本草》当以诸粟总之于禾，而下列青、黄、白与粟之别；总曰黍，而下列秬、秠之分；南方稻总曰粳，而下分赤须、乌须、白须、香粳之类；总曰糯，而亦疏早糯、中糯、晚糯，则焕然矣。谷之性，当云味甘平，无毒，益气，坚筋骨，通利十二经络，生精液，强智力，实肠胃，益脾止饥，久食延年。或有性不同，各著于下。凡稷、粟、粱、禾、稻、谷、米亦皆总名，在田曰禾，“唐叔得禾”是也。稷，先熟者；粟、粱，晚熟者，已收为稻，离干为谷，去壳为米云。

张钦甫《登南岳》诸诗，言山顶极冷；范至能《登青城山》诗，言六月山巅积雪，苦寒，尽取使燕时貂裘衣之，不能支。天积气耳，非若形质而有拘碍，盖愈高则愈清，愈清则愈寒，为神灵之所居，三光之所悬。故其诗云：“上覆白玉盂，下盛白玉盘。”上下俱有云气耳。所以青城、天台、大洪诸山，多出光怪。

子由《古史商纪》有曰：“自夏殷以来，天子杂称帝，至夏去帝号，称王，与殷周为三王。”按《礼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则自商以前，生曰王，立之主曰帝，非是生称帝也。如李唐生曰帝，措之庙曰宗，后人追记前事亦曰某宗，非生称宗也。《虞书》称尧曰：“惟帝其难之。”亦此类。

魏晋以前，不为生日。南北朝江南风俗，儿生一期，随男女以纸笔针缕置前，观其所取，号为试儿。每至此日，饮酒宴乐，后人因为生日，梁孝元帝于其诞辰，常设斋讲；唐太宗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翻成伤感，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明皇始置千秋节，自是列帝或置或不置，自五季始立为定制。臣下化之，多为歌词以颂赞之。厥后又有献遗，故不得不置酒以复之。因人有言，遂降旨以禁之，著为令。以梁唐三帝犹如此，今人宁不思念我生之初，父则忧愁，母则痛楚，具庆偏侍，犹曰娱亲，永感之时，焉得不动心乎！颜鲁子侍郎尝以此镂板，劝人于是日斋讲，或习俗之久，亲戚馈惠有不得辞，会于它日可也。

宣政间，蔡太师；绍兴间，秦太师。盛矣。自秦薨。〔此条下有脱误〕

九宫推移之法，《乾坤凿度》云：“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于十五。”注云：“太乙，北辰之名也；居其所曰大帝，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太一。或曰天一出入所由消息，紫微宫之外，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承神，犹侍卫也。”四正四维者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太一出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每卒即复；太一下八卦之宫，周四方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太一，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宫，从坎宫始，故曰一；坎中男，从中始，亦言通也。自此而徙于坤宫，坤，母也。自此而徙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徙于巽宫，巽为长女，所行半矣。还息于中央宫，既又自此而徙于乾宫，乾，父也。又自此而徙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而徙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徙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天一之星而反紫微宫，行始坎宫，终离宫，数因太一行之次为名耳。出从中男，入从中女，亦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之徙。自坎宫必先之于坤者，母与子养之；其先动者次之震，又次之巽，巽从异姓而来，此其所以敬为主者。自巽中而复之，乾者，父也，于子教之而已，于事逸也。次之兑，又次之艮，父或老顺其心所爱，大小之行有法，此皆合十五言，有法也。于唐天宝中，术士苏嘉庆始基九宫坛于城东，其坛一成高三尺，四阶上依位置九小坛，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太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天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至国朝太平兴国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贵神；而五福所居，无兵疫。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则又与汉唐不同。据《凿度》，太一只一神，即北辰之名，游行九宫；今则衍而为十，虽皆出于方士之书，然屈原《离骚》已有东皇太一，疑出于周末云。

《韩延寿传》“明府”注一“郡骑吏称太守为明

府，齐梁人亦如之。”唐人则以明府称县令，杜子美诗《从韦二明府续处觅锦竹诗》云：“华轩蔼蔼它年到，锦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题终明府水楼》云“看君宜著王乔履”是也。既称令为明府，尉遂曰少府。

《诗寄太原学士》：“风灯泡沫两相悲，未肯遗荣自保持。颔下藏珠当猛取，身中有道更求谁？才高雅称神仙骨，智照灵如大宝龟。一半青山无买处，与君携手话希夷。”元祐七年九月九日钟离权书。颍川庄绰跋云：“昔维扬有何仙姑者，世以为谪仙，能与其灵接；一日钟离过之，使治黄素，乃书此诗。”吕公亦跋其后，令俟王学士至而授之，后数日，王古敏仲自贰卿出守会稽，至维扬，访姑，即以与之，王秘不以示人。宣和丙午，其子诚为西京留司御史，绰有中外之好，得其临本。后王氏家残于兵。

《史记·高纪》云：“高祖尝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班固删去一观字，失多少意思。

国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牓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后临轩唱名，兹制遂废。吴郡于太平兴国中，钱氏纳土，士始试于京师焉。端拱元年，郡人龚识初登科，其牓帖至今藏于龚元孙明之子昱处，乡人入之石。

《诗》“齿如瓠犀”，又曰“八月断壶”，《鲁语》曰：“吾岂匏瓜也哉！”今人不知别，或呼为壶卢，或呼为瓢，或呼为匾蒲。按《古今注》：“匏，瓠也，壶卢，瓢之无柄者，瓢有柄者曰悬瓠，可为笙，曲沃者良。至秋乃可用，漆其里。”上古土尊瓦甂。《诗》曰：“酌之用匏”，《礼》：“陶瓠祀天”，《周礼》：“朝践用两壶尊。”则知古以壶为酒器。周用铜谓之壶尊，亚于尊彝，有方圆之别；周又有瓠壶，形长一尺二寸六分，阔五寸，口径一寸，两鼻有提梁，取便于用。挈壶氏掌挈壶，然致挈者，非有环梁不可；益知长者为瓠，在夏中则可食，至秋坚实，乃为器。《诗名物解》云：“瓢与瓠一物，甘者名瓢，苦者名瓠，瓠以器言也。瓢亦名壶，齐鲁间，长者为瓢，团者为胡卢。”今人又有匾蒲之名，匾蒲即壶之反切也。形长嫩而可食为瓠，经霜而坚则谓之瓢，圆或匾为胡卢，其间盖有苦者，初不以此别也。匏又八音之一云。

永嘉人呼柑之大而可留过岁者曰海红，按《古今注》：“甘实形如石榴者，谓之壶甘。”

周以夏四月为正月，于时卦属乾，正阳用事故也。《诗》：“正月繁霜”，作政音呼。秦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因名正，自后作征音呼。秦以十月为岁首，夏则建寅之月，当为四月，从此遂以建寅月为正月；自后不改。至本朝以与仁宗御名同音，当时欲改正月作端月，或曰一月；有以政音为言者，正遂作政音，如蒸饼则改曰炊饼，凡平声呼者悉改焉。今人作征音呼非是，奏对尤不可。

军额有御龙骨朵子直，《宋景文公笔记》云：“关中谓大腹为孤都，语讹为骨朵。”非也，盖挝字古作菙，尝饰以骨，故曰骨菙。后世吏文略去草而只书朵，又菙朵音相近，讹而不返，今人尚有挝剑之称，从可知矣。

新莽大黄布刀文，谱家皆云“布刀”，细观篆文，其中一点重，即千字也。此币有布形，无刀形，谓之刀，误也，况刀与布二物，不可得兼，曰千者，当千用之。

古印文有汉叟邑长。《说文》叟作叜。《书·牧誓注》云：“西蜀叟。”孔颖达曰：“叟者，蜀夷别名。”东汉兴平元年，马腾等谋诛李傕，益州牧刘焉遣叟兵五千助之。叟邑，汉蜀夷地名。

古印文多云臣某者，说者谓秦汉已前，与人往复皆自称臣，不必君前。东汉而下，史传中方无泛称臣者；其间又有臣某言事，臣某言疏，此则彻于君前无疑。汉印皆方寸，今观之差殊不等，岂人自为度，不必较以官尺耶？

历家用算，多寡不同，要皆本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一度为一日，至于三百六十五日，则有奇数四分之一，以一日为百刻，一岁之中，当有奇刻二十五，故必计之以算世历。不知天道有复，而即此算数，至于不可胜计，故繁而多失。若今推一岁奇二十五刻，至于四岁已合成一日，自可断而复起。且一岁积刻之算，二万六千五百二十五，四岁而有十四万六千一百，历算莫多于此，而用算亦止于此，故简而无差。且日行天度，初岁起于子中，次岁起于午中，第四岁起于酉中，至于第五岁复起于子中，乃所谓天道有复，起于子中者，至中而复者也。此历法之本，简易如此，而世历不知，故自太初以来，未有不差之历。

后魏孝庄时用钱稍薄，高道穆曰：“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纪其始。”古钱中文有太平五铢，太平百钱，孙亮时，亦有太平号，钱文所载则魏号也。

《瘗鹤铭》在今镇江府大江中焦山后岩下，冬月水落，布席仰卧，乃可摹印。绍兴中，访旧本，有使者过，命工凿取之；石顽重，不可取，只得十许字。又以重不能携，但携一两字去，弃其余，今通判东厅者是也。

范文正在陕西，言边面阔远，屯垒虽多而人少，或为虏冲突，自边至长安，无以为固。欲收兵于近里州郡，据要害为三四大屯。当时虽不得行，绍兴置松江诸垒，得其本意。

僧楚祥有道行，明州人也。仁宗尝召对，留京师相国寺，后乞南归，江阴人造寺以居之。临辞时，仁宗赐御书十余轴，每轴两字。黄罗上飞白字大盈尺，旁书云：“赐江阴军华藏寺楚祥长老。”又赐佛牙一，贝叶一，今并存。御书有为前住持人窃取之者，惜哉！寺后赐名寿圣，于乾道初，改名广福，在乾明寺之旁，乾明已废；予尝言之于郡守向侯（子丰），向

闻之朝，并为乾明广福院，今悉徙从乾明基矣。有泛海观音像。

舒州皖公山洞，留题者甚众，沈枢密（复）曩尝游，见洞上莓苔剥落处，露一字，日下火，知非今人名，试命抉剔之，乃唐李翱题，字甚劲健。予尝亲到，名公题刻已遍，山水殊胜。

岳州华容县玉真观有谢仙大字，常州宜兴县善拳寺佛殿柱上有侯米谢字，湖州项王庙觉海寺亦有侯米等字，皆倒书。《六一集·跋龙书》云："恐是簿筏中记号。"

建宁府松溪县瑞应场去郡二百四十余里，在深山中。绍兴间，乡民识其有银脉，取之得其利。隆兴初，巡辖马递铺朱姓者言于府，府俾措置，大有所得。事不可掩，闻于朝，赐名瑞应场，置监官。朱死于场中，一子与人斗，亦死于场中，祀为神，号七宝大王。初场之左右皆大林木，不二十年，去场四十里皆童山，场之四畔围以大山，虽盛夏亦夹衣，日正中方见日光。乾道中，人入穴凿山，忽山合夹死五十余人，血自石缝中流出。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数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以火煅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与坑户三七分之，官收三分，坑户得七分，铅从官卖，又纳税钱，不啻半取矣。它日又炼，每五十两为一锭，三两作火耗。坑户为油烛所熏，不类人形；大抵六次过手，坑户谓之过池，曰过水池、铅池、灰池之类是也。

《南史》，凡朝廷遣大臣督诸军于外，谓之行台。自台出师，谓之台兵。或有自行台被弹者，因仍故号，则自称朝廷为台，如言向台及台遣使之类是也。与汉人言县官无异，甚至目京师之城为台城，梁呼建康为台城，至今言之。

宣和书画学之制：学生习篆者，虫鱼古今大小二篆；习隶者习羲、献、欧、虞、颜、柳真行；习草者习章草、张芝；兼习诸家者听。诸书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笔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或方而有圆，或圆而有方，或瘠而不怯，或肥而不浊，若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瘠，仿古人得其笔画而不得其均齐可观者为下。诸画笔意简全，不模仿古人而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为上；模仿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象其物宜，而设色细，运思巧为中；传模图绘，不失其真为下。其习有六，一曰佛道，二曰人物，三曰山川，四曰鸟兽，五曰竹花，六曰屋木，各以释名。

盐池在中条山之北，处四高中下之地，东西五十里，南北七十里。《公羊传》："河千里一曲。"唐梁肃谓："河自昆仑来会，溟涨九里，在盐泉谷。"又唐崔教谓："盐池之数有九，一在幽朔，二在河东。"所谓河东者，大梁之东也。一在盐州，一在解梁，盖河势屈曲回抱，而中有盐泉，水性至曲而折，盐性至折而聚。《洪范》曰："润下作咸。"积千里之润，去海既远，是以伏脉地中，聚而作咸，此盐水之所自由也。解州盐池自解县东抵安邑之南，凡五十里，南北广七十里，中随两邑之境分之，曰解池、安邑。其雇于官而种盐者曰揽户，治畦其旁，盛夏引水灌畦而种之，得东南风，一息而成，取而暴之，已而乃入之庵中，其外作重堰，逻卒百人，曰护宝都，以防盗者。《图经》引《穆天子传》有"安邑观盐"之语；《春秋传》鲁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饶而近盐。"即此地也。淮浙煎盐，布灰于地，引海水灌之，遇东南风，一宿盐上聚灰，暴干，凿地以水淋灰，谓之盐卤。投干莲实以试之，随投即泛，则卤有力，盐佳。值雨多即卤稀，不可用。取卤水入盆，煎成盐。牢盆之制不一，有用铁者，以数片铁合成，中叠砖为柱以承之，亦有以竹为盆者。盐户谓之亭户，煎大穿木履立于盆下，上以大木杴抄和，盐气酷烈，熏蒸多成疾。

补陁落迦山，自明州定海县招宝山泛海，东南行两潮至昌国县；自昌国县泛海，到沈家门，过鹿狮山，亦两潮至山下。正南一山曰玩月岩，循山而东曰善财洞，又东曰菩萨泉，又东曰潮音洞，即观音示现之处。又东曰仙人迹，又东曰甘露潭，东即大海。南逾海曰善财醮，南亦大海。自玩月峰之上过一山，中有平地，四山包之，即补陁寺。寺后正北曰狮子岩，左曰真歇庵，右曰佛迹石，狮子岩上曰妙应峰，乃最高处。东曰盘陁，又东曰白衣峰，又东曰圜通岭，又东曰古寺基，又东曰里党外党，又东曰桑木湾，下曰木粒，东即大海。白衣峰下曰无畏石，又下曰象岩，自妙应峰西曰石观音，下即佛迹，又西曰善财峰，又西曰西方岩，又西曰弥陁峰，西即大海。自西登舟，有路曰高丽道头，循东经普门岭，上有塔子峰，旁曰梅岑；自此又东复南入寺；由普门岭自南有路，循玩月岩北至善财洞，及观音岩寺前路；循东到古寺基，过圜通岭，即山之北，亦大海。此山在海中，初高丽使王舜封船至山下，见一龟浮海面，大如山，风大作，舡不能行，忽梦观音，龟没浪静。申奏于朝廷，得旨始建寺，时乃元丰三年也。《华严经》云："补怛洛迦山，亦云小白花山，今此山皆白丁香花。东南天水混合无边际，自东即入辽东、渤海、日本、毛人、高丽、扶桑诸国。自南即入漳泉福建路云。"观音多现于洞中，或于岩上及山峰，变化不一，甚著灵验。

文潞公作家庙，求得唐杜岐公旧址，止余一堂，四室、两翼。公增置前两庑及门，东庑以藏祭器，西庑以藏家谱，祊在中门之右，省牲涤器在中门之左，庖厨在东南外门，再重西折而南。大观四年，议礼，执政官以上祭四亲庙，手诏："古无四世之文，执政官视古诸侯，祭五世不为过。"高祖以上一祖，称五世祖，一堂五室，中室置五世祖，东二昭、西二穆、夫人并祔。屋九架、厦两间，饰以黝垩，共七间。每

位笾十二、豆十二、簠四、簋四、铏鼎一、俎二、壶尊二、壶罍二、爵坫三、祝坫一、烛台三、登二，共用罍一副，爵洗一副。神版之制，文潞公用晋荀安昌公祠制作版；采唐周元阳议，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斋一日。受诏之四方，酌古诸侯载迁主之义，作车奉神版以行。按大观议礼，神版长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祖考某封之神座，每室各有神幄。贮以帛囊，缄以漆函，祭则出于位。行礼用四孟月柔日，今濮秀邸用仲月，谓之仲享。今人有用伊川主制，一本判其半，中书字，复以所判之半入于中，或误入及迎送迁徙而脱落，则为不敬，不若用版为当，则是大观所载神版之制，宜为当世传用也。

艺祖登内南门，指牌上"之"字问近臣，用此字何义，或对是助语词。艺祖云："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命去之。按《史记》武帝太初元年更印章以五字，张晏注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自后习见为常。"门名云"正阳之门"，大类一印，便觉文弱，如尚书省、枢密院、诸路军额，不用"之"字，则知赘矣。

《史记·武帝纪》："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寻阳，今之江州，在江南，与彭蠡接，枞阳则又在其东北，属江北，去彭蠡远矣。不应自西而东，复自东而西，南入彭蠡，如此迂也。必是自枞阳出寻阳，过彭蠡，颠倒书此一字，不然，后人传写之误。余尝亲到枞阳，登鲁直达观亭细考之。

五祀见于《周礼》、《礼记》、《仪礼》，杂出于史传多矣。特牲祭法，加司命、泰厉为七祀；《左传家语》，五祀，《月令》以门、行、户、灶、中霤；《白虎通》、刘昕、范晔、高堂隆以五祀，门、井、户、灶、中霤。郑氏释《太宗伯》五祀则用《左氏》《家语》说；释《小祀》之五祀，用《月令》说；释《王制》五祀，用祭法；七祀不见于它经，郑氏谓周制，五祀为商制；《仪礼》虽士亦祷五祀，门户，人所资以出入；中霤，人所资以居；灶，人所资以饮食。两汉晋魏五祀，井预焉。隋用《月令》祭法，李林甫本《月令》祀行而不祀井。五祀切于人者，今人不祀，而广祀天神地祇、人鬼之不当祀者，皆不为怪。

唐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如玄龄、如晦、思廉、志宁、世长、褚亮、薛收、颖达、文达、德明、元敬，开元以无量、行冲、韦坚、张说之辈为学士，见《艺文志》，盖唐有两十八学士，画家不辨。

《周礼》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大司马之职；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将军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鼙所以令鼓也，铎所以作众，镯所以行众，铙所以止众，錞所以和鼓。今之锣，即古之铙，而所谓铎、镯、錞，不复见，金声亲矣。以意求之，官府夜提铃，即铎以作众；舟车鸣锣，即镯以行众；释氏击小铜铮，即錞和鼓之余意。

古碑首作垂带屈下，往往额多偏一边，后人亦仿而为之。予好收古碑，盖尝疑此，及出守汉东，而郡斋有五大夫碑，碑首作垂带六，四在碑面，二在碑之左侧，后面却连右侧自上转过为之，正视则碑额甚偏，及摹时，碑面连左侧，背连右侧，方见其正且博，盖是文多石小，故尔四边皆刻字故也。今人不知此，特爱其偏，失古意远矣。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即日还国，留沛公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汉书》，王陵以兵属汉，项籍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又《南越传》，王太后置酒，汉使者皆东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大臣皆西向侍。《史记》，代王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注，如淳曰："或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让不受，群臣犹称宜，乃更回坐，示变即君位之渐。"使如注言，西向逊示不欲东，既已南向，又何逊为？则知《史记》以东向为尊矣。

卷　三

唐制：诸州有军，故刺史衔带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今之厢军是也。至国朝，分京师三衙之兵屯诸州，秋高更戍，如江阴则戍太平州，福兵则戍广之类。于建炎初，始罢更戍之制，今之禁军是也。百姓则列五军，有前、后、左、右、中军之别，军校有前军、后军、中军、兵马使、左右厢虞候，又有都知兵马使、左右押衙教练使，其目颇繁，择民之豪富者为之。唐建中赦许带宪衔，遇赦加恩，踵为故事，有积阶至司徒、司空、仆射、太保者，甚为乡里之荣。《青琐高议》云："曹钧梦龙求援，钧如所约，他日复梦致谢曰：'欲相酬，要何宝?'曹曰：'惟愿子孙世世不离乡里而荣者。'叟再问何官，曰：'都押衙。'"后罢民兵，权轻矣。在国初，有士夫被谴而责为衙校者，如海外数州，每阙守，帅司或差衙校摄州郡，宴设、修造则令赔补及出犒赏，遂有破家之患。荆公当国，始罢差法，敛民钱，雇人为之，今之衙前是也。湖州有胡夫人墓志，载其夫履历，细考之，方知为衙前。今台州凡吏人妻必自称夫人，盖亦沿袭也。初遇赦，即带银、酒监，武，银谓银青光禄大夫，酒谓检校国子祭酒，监谓监察御史，武谓武骑尉也。绍兴三十六年六月，衡州人诉其乡人胡厚冒称官户，索出告命，乃其高祖再迁于乾德四年为衡州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武如式，省部契勘云：元丰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时，衙校各带宪衔，止是吏职，不合理为官户，始立法云。

幞头之制，本曰巾，古亦曰折，以三尺皂绢，向

后裹发。晋宋曰幕后，周武帝遂裁出四脚，名曰幞头，逐日就头裹之，又名折上巾。唐马周请以罗代绢，二脚系于上前，法武也；二脚垂于后，法文也。两边各为三折，法三才，又加巾子，制度不一。隋大业十年吏部尚书牛宏上疏曰："裹头者，内宜着巾子，以桐木为内，外黑漆。"唐武德中，尚平头小样者，证圣二年则天临朝，以丝葛为之，以赐百官，呼为武家样。又有高头巾子，亦呼为武家诸王样巾子。景龙四年，内宴赐百官内样巾子，高而后隆，目为英王样巾子。明皇开元十四年，赐臣下内样巾子，圆其头是也。又裴冕尝自制巾子，谓之仆射巾。自唐中叶已后，诸帝改制其垂二脚，或圆或阔，用丝弦为骨，稍翘翘矣。臣庶多效之，然亦不妨就枕。陈宏画明皇裹头坦腹仰卧吹玉笛图，又郑谷诗云"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笏眠"，其便如此。唐末丧乱，自乾符后，宫娥宦官皆用木围头，以纸绢为衬，用铜铁为骨，就其上制成而戴之，取其缓急之便，不暇如平时对镜系裹也。僖宗爱之，遂制成而进御。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湖南马希范二角左右长尺余，谓之龙角，人或误触之，则终日头痛。至刘汉高祖始仕晋为并州衙校，裹幞头，左右长尺余，横直之，不复上翘，迄今不改。国初时，脚不甚长，巾子势颇向前，今两脚加长，而巾势反仰向后矣。

《金刚经》凡有六译：姚秦鸠摩罗什、元魏菩提流支、陈真谛、隋笈多、唐元奘、义净。古今所宗，惟秦译。慧命须菩提六十三字，世传因僧灵幽入冥得之。又云：魏菩提流支文，后人参入之，经中有"即则"二字。高丽大安六年以义天之祖名稷，故易"即"为"则"。寿昌元年刊于大兴王寺，后从沙门德诜则瑜之请，仍还本文，而以则音呼之，此本或传入国中故也。佛书初来，首有《遗教经》四十二章，《楞迦经》译师汉人，故文亦简古。自《楞严经》房氏笔受，有咒一卷，后每经必有咒，乃是尊宿译经毕，留数句不译之文，使不知义理者见之加敬，寓此意耳。本朝有译经院，凡得西域书，令晓蕃语通文义人充译语官，译从华言讫，僧鉴义等删定译经润文，使与之润色，每遇圣节，进新经藏中，有《宋朝新经》是也，王荆公诸人皆尝为之。释氏自汉明帝始通，人竞信之，何耶？盖其法似墨翟，周衰，杨墨之道炽，孔孟力辟之。秦尚刑名，汉文尚黄老，武帝表六经，故不得而滋蔓。民俗实乐其俭素，及其徒东来，加以神怪，民情翕然畏爱之。杨氏为我，即老氏；墨氏兼爱，即释氏，沿民心素，有从风而靡，后之寓祝寿荐严于其间，有大不敬之嫌，牢不可破矣。

国忌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遗教经》云："比丘欲食，先烧香呗讚之。安法师行香定坐而讲，所以解秽流芬也，斯乃中夏行香之始。"唐高宗时，薛元超、李义府为太子设斋行香，中宗设无遮斋，诏五品以上行香，不空三藏奏，为神尧而下七圣忌辰设斋行香，至文宗朝，宰臣崔蠡奏："国忌设斋行香，事无经据。"遂罢之。宣宗再兴释教，诏京城及外道州府国忌行香，并须精洁，以伸追荐之道。朱梁开平三年大明节，百官始行香祝寿。石晋天福中，窦正固奏："国忌行香，宰臣跪炉，百官列坐，有失严敬。"今后宰臣跪炉，百官立班，仍饭僧百人，永为定式。至本朝淳化中，虞部员外郎李宗讷请："国忌，宰臣以下行香，复禁食酒肉，以表精虔。"从之。

直省官，旧制，补诸州别驾司马。故事：上佐借绯，当时号为朱衣。自改官制，不复补别驾司马，而仍旧衣绯。军人之衣绯紫，亦是别其军号，今厢禁军皆衣紫，惟浙漕司兵士独衣绯衲，颇存往制。

诞圣节始于唐明皇，号曰千秋节，又改为天长节；肃宗，地平、天成；代宗，天兴；文宗，庆成；武宗，庆阳；宣宗，寿昌；懿宗，延庆；僖宗，应天；昭宗，嘉会；哀帝，乾和；梁祖，大明；末帝，明圣；唐庄宗，万寿；明宗，应圣；末帝，千秋；晋高祖，天和；少帝，启圣；汉高祖，圣寿；隐帝，嘉庆；周太祖，永寿；世宗，天清；恭帝，天寿；遂成故事。

古人书字有误，即墨涂之；今人多不涂，旁注云卜。谚语谓之卜煞，莫晓其义。近于范机宜（华）处见司马温公与其祖议《通鉴》书，有误字，旁注云"⺊"，然后知乃非字之半耳，后人又省云。

古碑有重字，多作叠画，今人或写又字，不若作叠画为雅驯。秦峄山碑，李斯小篆所题，御史大夫有夫而不著大，但于下作叠画。卫宏说夫大夫也，古一字有两名者，因就注之，孔子作"大夫"及"千人"字如此。夫字从大从一，盖夫中有大字；千字从十从人，千中有人字，古人从简，每遇此二字则作叠画。

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帝位之三年也，东行上峄山，立石颂秦德。自泰山至会稽，凡六刻石，《史记》皆载其词，惟不著峄山刻，观其语，皆相类，三句辄一换韵。二世立，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石，旁著大臣从官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唐封演叙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历代摹为楷式，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上官求请，人益劳甚，有孙令取旧文勒于他石，人间所传，皆新刻也。其词曰："'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辆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着经纪。'二世诏，'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

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廿，如拾切，今人作二十字读，非是。乐石，颜师古谓取泗滨磬石，作此碑石。皆宋莒公所记，而学易先生河间刘斯立复著论，世传泰山篆可读者，惟有二世诏五十许字，始皇刻辞，皆谓已亡。宋莒公镇东平日，遣工就摹，得别刻新石，止有卌八字。《集古录》亦云："江邻几才得此数十字，余尝以大观二年登泰山，宿绝顶，访秦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不等，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摹；其三面残缺，人不措意，余审观之，刮摩垢蚀，渐若可辨。及政和三年秋，复宿岳上，亲以氈椎从事，始为完善；盖四面周围悉有字，总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从西面起，以北东南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制曰可'三字复在西南棱上；十二行是始皇辞，十行是二世辞，以《史记》证之，文意具。如'亲轫远黎'《史》作'亲巡远方黎民'，'金石刻'《史》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作圣'，'陲'作'垂'，'体'作'礼'，'昆'作'后'，皆史家误。北海王寿茂崧刻于石。"宣政间，张漴侍郎知袭庆府，特奉诏书修东岳庙碑，尝登山访秦篆，与此说同，子观复备能言之。

蔡邕独断：汉百户小吏称天子曰大家。晋曰天。唐人多曰天家，又云官。今人曰官家，禁中又相语曰官里。官家之义，盖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明皇自称三郎，何耶？

李肇补国史：唐宰相呼曰堂老，两省官曰阁老，丞郎曰曹长，郎中、员外、侍郎、补遗曰院长，御史相呼曰端公。今人呼中官之次者曰阁长，京都缉事人曰院长。亲事官呼上名曰端公。古今之殊如此。

百里之长，周曰县正，春秋时，鲁卫谓之宰，楚谓之公尹，晋谓之大夫，秦谓之令。汉因之，大曰令，次曰长。至唐不改，唐末始有知县之称。练湖碑，南唐时立，云："知丹阳县镇县公事"，盖镇则有兵，如知州云知某州军州事也。本朝以知县为高，令为次，或兼兵马都监，亦知县镇之义。

绍兴末，宿直中官以小竹编联笼，以衣画风云鹭丝作枕屏，一时无名，号曰画丝，好事者大其制，施于酒席以障风，野次便于围坐，人竞为之，或以名不雅，易曰挂罳。又云：出于虏中，目曰话私，言遮蔽可以话私事。顾乾道间，使者尝求其故，则不然矣。且以言为话，南人之方言，非北人语也。按崔豹《古今注》："罘罳，屏也；罘者，复也；罳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复思所奏之事于其下。"颜师古注："罘罳，谓连阙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之处，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郑《礼记》注："屏谓之树，今浮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广雅》云："复思谓之屏，王莽坏渭陵园门罘罳，曰：'使民无复思汉。'"唐《苏鹗演义》称："罘罳，织丝为之，轻疏浮虚，象罗网交文之状，施宫殿檐户之间也。"又《文宗实录》："太和中，甘露之祸，群臣奉上出殿北门，裂罘罳而去。"又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辩书》云："罘罳书卷，阊阖晨开。"段成式《酉阳杂俎》称："上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罳。"则是汉以屏为罘罳，唐以殿间网为罘罳。以其字考之，二字皆从网，有网之义。汉屏疑亦有维索以为限制，今云挂丝，第言以丝挂于竹骨之上，若用罳字，亦取罘罳之义，其实围屏也。《开宝遗事》云："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兹其始也（东坡守汝阴，以帷幕为择胜亭，尝作记，亦此义）。

古者，有国之君，称其妻曰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后世封爵亦此义。若夫封郑国公，而妻却封周国，此近代之制。惟司马温公曾祖政、祖炫、父池皆赠温国公，曾祖妣薛、祖妣皇甫、妣聂皆赠温国夫人。文潞公赠三代为燕、周、魏国公，配各为其国夫人，深得古遗意。又有封两国夫人之制，但表其尊崇，而不知害理。政和间，改郡县君为孺、安、宜、恭、令、硕、淑人。元降指挥并令带夫爵，如某县子令人之类，今亦不系夫爵矣。

《周礼》有五齐三酒。五齐以供祭祀，三酒以酌有事者。今临安岁供祠祭酒一千六百余瓶坛，又供天章阁景灵宫及取赐酒一万四千二百余瓶坛，其酒名则曰"玉练槌珍珠"、"中和堂"、"有美堂"等。"玉槌珍珠"，名既不典，而"中和""有美"乃守臣便坐，因以名酒，遂以供御及祭祀，失礼甚矣。予尝言之，今祠祭酒，宜酌五齐之名，以供祠祭；三酒之名，以酌有事者；取赐酒则别为一名，庶几名正理顺。

今之太常所用祭器雅乐，悉是绍兴十六年礼器局新造，祭器用博古图，雅乐用大晟府制度，大晟乐用徽宗君指三节为三寸，如崇宁四年所铸景钟是也。绍兴之制，则用前皇祐二年制造大乐中黍尺，景钟高九尺，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中容九斛，中声所极，退藏则八斛有一焉。时铸匠郑真以谓高九尺，约度金分厚薄，取应声律，退藏可容二十斛数，即不应八斛有一；缘九尺之高，则金分太薄，难以取应声律，故止令高九尺，厚薄样则随宜铸造。

《礼运》云："修其祝嘏。"祝，谓以主人之词飨神；嘏，谓以尸之词致酒而嘏主人，故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案特牲少牢礼，祝称孝孙某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是祝为主人飨神之词，即今祝文是也。《小雅》云："锡尔纯嘏，子孙其湛。"是嘏致福于主人之词也。汉祠宗庙有嘏词，《蔡邕集》载："高皇帝使工视承，致多福无疆于尔嗣曾孙皇帝，使尔受禄于天，宜此旧都，万国和同，兆民康乂，眉寿延年，子子孙孙，永守民庶，勿替引之。"今祠官有祝文而无嘏词，不知自何代省去。

政和五年，命工部侍郎孟揆鸠工，内官梁师成董

役，筑土山于景龙门之侧，以象余杭之凤凰山，最高一峰九十尺，山周十余里，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石大者高四十尺，赐名“神运昭功”，封“磐固侯”，一名凤凰山，后神降，有“艮岳排空霄”之语，以在都城之艮方，故曰艮岳。南山成，易名曰寿岳，都人且曰万岁山。所谓余杭之凤凰山，即今临安府大内丽正门之正面；按山上有天柱宫及钱王郊坛，尽处即嘉会门。山势自西北来，如龙翔凤舞，掀腾而下，至凤凰山止。山分左右翼，大内在山之左腋，后有山包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太庙，第四包即执政府，包尽处为朝天门。端诚殿在山之右腋，后有山包之，第二包即郊坛，第三包即易安斋，第四包即马院；东南皆大江，西为西湖，北临平湖，地险且壮，实为一都会，其兆先见于东都为山之时（为山见《国史补》）。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阁。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入阁。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阁门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随入以见，故谓之入阁。然衙，朝也，其礼尊；阁，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以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阁有仗，其后习熟，遂以入阁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阁。此欧文忠公折简问刘贡父者也。按《通典》，隋文帝欲斩大理吏来旷，少卿赵绰固争，帝乃拂衣入阁，绰又矫言欲理他事，帝命引入阁。绰曰：“臣本无他事，而谬言求入，死罪也。”会献皇后在坐，命赐绰酒，则隋时已有入阁之语。正观元年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则正观又有入阁之语矣，不待开元朔望改御紫宸，云入阁也。玄宗优人服绯，求赐鱼，玄宗云：“鱼袋者，五品以上入阁，则合符，汝则不可。”参诸众说，则阁者，殿后之便室无疑矣。本朝殿后皆有主廊，廊后有小室三楹，室之左右，各有廊通东西正廊，每乘舆自内出，先坐此室，俟报班齐，然后御殿。今临安殿后亦然，故隋后得至此，而太宗又恐闲燕处多肆，故许谏官入，随失即谏。玄宗云：“非合符不得入也。”室之左右小廊通处，即阁门；自前殿唤仗入后殿，必自东西阁门过，所谓入阁，过此门耳，非谓后殿可名阁也。内中目中宫之居为殿，余为阁，贵妃阁、婉仪阁是也。小室亦曰阁子。谓殿为阁，近世之语。

梁武帝崇奉释氏，置放生池，谓之长命洲。唐太平公主于京西撅地，赎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谓之放生池，见《刘悚传记》。乾元二年三月，左骁卫郎将史元琮、中使庭玉奉宣于天下州县临江带郭处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讫于升州秦淮太平桥，凡八十一所，见颜鲁公《湖州放生池记》。天下置放生池始于此。

释氏写经一行，以十七字为准，故国朝试童行诵经，计其纸数，以十七字为行，二十五行为一纸。

柳子厚《游山诸记》，法《穆天子传》；欧阳文忠公《醉翁亭记》，体公羊穀梁解《春秋》；张忠定《谏用兵疏》，效韩退之《佛骨表》；黄鲁直跋奚文，学汉王子渊《便了券》；唐人《大槐国传》，依《列子·汤问》。此所谓夺胎换骨法。

前代妇人以黛画眉，故见于诗词，皆云：“眉黛远山。”今人不用黛而用墨。按《墨谱》：“周宣帝令外妇人以墨画眉，禁中方得施粉黛。”则知墨填眉，始于后周。

古人称父曰大人，又曰家父，捐馆则曰皇考。今人呼父曰爹，语人则曰老儿，捐馆曰先子，以“儿”、“子”呼父习以为常，不怪也。羌人呼父为爹，渐及中国。《法帖》：陈隋诸帝与诸王书，自称耶耶。韩退之《祭女孥文》，自称曰阿爹、阿八，岂唐人又称母为阿八？今人则曰妈。按《诗》：“来朝走马，率西水浒。”马，音姆，岂中国之人，因西音而小转耶？先子，《礼》、《经》皆曰先君子，惟《孟子》载曾西之语曰“吾先子”，盖称父之爵耳。

今人言元孙之外孙，云第几世孙；《汉·平纪》，立梁孝王元孙之耳孙为王，可谓善造语矣。

《魏世家》，魏王如姬窃兵符，发晋鄙兵，以救赵。诸侯得尚王姬，今云如姬，言宠爱如王姬，即《左传》如夫人之义。

天宝六年杨护榜试《魍魉赋》，何待士之薄哉！

释氏法论：供父母曰恩田，佛僧曰敬田，贫穷曰悲田。

唐之东都，连虢州，多猛兽，人习射猎而不耕蚕，迁徙无常，俗呼为山棚。今人谓锡宴所结采山为山棚。

今国家有庆事，臣僚上表进马称贺，蔡邕有《上加元服与群臣上寿表》，末云：“仅奉牛一头，酒九钟，稽首再拜，上千万岁寿。”

蔡邕《光武济阳宫碑》，载世祖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有武帝行过宫，常封闭，帝将生，考以令舍下湿，开宫门后殿居之。建元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时赤光满室中，卜者王长卜之，曰：“此吉事，不可言。”《汉书》不载。

子者，男子之通称，子张、子夏是也。亦为爵，公、侯、伯、子、男是也。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亦称子，若宣子、武子之类是也。

唐人尚氏族，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至于封爵，亦复如是，殊失尊祖敬宗之义。

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

杨子云太元，其卦有作…者，今观《商卦》、《象

卣》所刻，器作☰，盖作☱，象天一，象地一，象人，其说已见于商。子云多识先秦古书，《太玄》之学，必有自来。

古皆说屦，《曲礼》："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毋践屦""侍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履不敢当阶，就屦跪而举之。"盖古人铺筵设席，不脱屦则有尘污之嫌；今释氏作佛事，脱屦即席，颇有古意。又《礼》，尸坐不脱屦。《少仪》，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盖祭不跣，主敬也；燕则有跣，为欢也。屦之有绚，所以示戒，童子不绚，未能戒也。丧屦无绚，去饰也，人臣去国，鞮屦，以丧礼处之也。今人为皮鞋，不用带线，乃古丧屦。

《龟策传》有乡呈兆，首仰，足肣，足开，外内自桥，根格，身折，内格上柱下柱，安安，挺诈等语，学者多不晓，予尝询诸灼龟者，云：龟板以中心脉为主，旁分部有上乡、水、火、木、金、土等兆，即所谓乡也。顺乡作卦即呈兆，拗乡作卦即横兆。头昂即首仰，足收即肣，足发即足开，外内桥今云身中费力，根格今云坐脉，身折今云身断，上柱下柱今云里外枝，安安今云安静，挺诈今云有鬼贼。按《周礼》义，体象谓兆之墨纵横其形体，象似金木水火土；凡欲作龟之时，以龟足象四时而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为木兆，直下向足者为水兆，邪向背者为火兆，向下者为金兆，横者为土兆，色是兆气也，就兆中视其气色，似雨及止等是也。

《风俗通》云：《礼传》曰"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汉曰腊。"宫之奇曰："虞不腊矣。"则周已有腊名，秦始皇改腊曰嘉平，从夏之旧耳。

唐《卢氏杂记》云："丧乱以来，封书多以空漏子。"盖古人封书皆实封，今人用空漏子套书，盖始于唐。又宣宗于内中置杖，杖内官；今内中有杖，始于宣宗。又代宗于文武殿设道场，佛见光，大官近侍咸睹，文武百僚拜表贺。今呼内官阁长以上为大官，亦始于唐。

今人呼劝酒瓶为酒京，《侯鲭录》云："陶人为器，有酒经。"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小颈、环口、修腹，容一斗；凡馈人牲，兼置酒。书云一经，或二经、五经，它境人游是邦，不达是义，闻送五经，则束带迎于门，盖自晋安人语，相传及今。

卷　四

官府多用申解二字，申之训曰重，凡以状达上官，必曰申闻，施于简劄，亦曰劄子申呈，然皆无重意。解，古隘切，训曰除豢，而词人上于其长曰解，士人获乡荐亦曰得解，皆无除去之义。举世咸用之，与欧阳子言打字同。

版行东坡长短句，《贺新郎》词云："乳燕飞华屋。"尝见其真迹，乃"栖华屋。"《水调歌》词，版行者末云："但愿人长久。"真迹云："但得人长久。"以此知前辈文章为后人妄改亦多矣。

宋景文公修《唐书》，稿用表纸朱界，贴界以墨笔书旧文，傍以朱笔改之。尝见所修《韩退之传》，稿末云"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涂之，改云"景星凤凰"，复涂之，仍书"泰山北斗"字。

《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当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旨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及五代"私酒犯者处死"之类，不可为训，皆当删去。

《三礼图》出于聂崇义，如爵作雀背承一器；牺象尊，作一器，绘牛象。而不知爵三足，有雀之仿佛，而实不类雀；牺象皆作牛象形，空其背复，以实酒，今郊庙尽用此制，而国子监所画，与方州所用，则从崇义说，不应中外自为差殊。

张忠文公叔夜嵇仲，靖康间以南道总管知邓州，首提兵勤王，以不推戴异姓，取过军前。既议和，传到讣音云："靖康丙午闰十一月内提兵次安上门，除签书枢密院，在国子监街东陶潜园子内住。十二月二十五日京城破，以不推戴异姓，取过军前，丁未年三月二十七日离京北去，道中不食，至白沟，或曰过界河也，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薨在易州孤山寨，五月十六日也。抬三程，遂火化。第六子仲熊，字慈甫，随行祭祀，丁巳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东京相国寺慧林禅院，后于天寿院前幕士冯真家下，戊午年十月十七日丙时葬于阳翟县旌忠功德坟寺，及录到挽诗四首，追授朝奉大夫，汴京副留守，赐紫金鱼袋。"李俦二首："声名凛凛动寰区，忠义存心老不渝。奋不顾生惟尽节，虑无遗策悉嘉谟。独提南服三千旅，首冒重围万死涂。时事已更身已逝，惟将阴德付鹓雏。""命世文章伯，鸿枢柱石臣。殒身因卫社，嗣德岂无人？丹旐西原路，輀车万里春。一门蒙待遇，徒有泪沾巾。"清河张孝纯二首："畴昔中朝士，簪绅仰令名。恩威彰辅郡，忠孝卫都城。许国志何壮，为山功莫成。西风故林道，萧瑟感秋声。""季世遭奇祸，烦冤痛可论。交情伤死别，亲属恸遗言。空想还家梦，难招去国魂。一朝成万古，斜日下平原。"李俦、张孝纯皆属本朝旧臣，视忠文公自当愧死，何颜面复为此诗？故书之以戒为臣之不忠者。绍兴间赠太傅，谥忠文，录用其子孙。省劄云："尚书省勘会到：张叔夜靖康间勤王，及以不推戴异姓，取过军前，所有叔夜初除签书枢密，及罢政，恩数难以引用，别因事故釐革，并特令给还。"事具《列传》。从弟克戬守忻州，亦死事，赠延康殿学士，谥忠确，一门死事者二人，盛哉！

自汉以来，中国财用耗于虏，惟东汉为甚。《段颎传》云："永初诸羌反，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本规三年之费，用五十四亿。后平东羌，费四十四亿。"《袁安封事》

云："汉之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向来议者但怪遗契丹之数多，而不知汉之费尤甚。

汉天子崩，皆葬后祔庙毕，新君即位于庙中，始行以日易月之制，故葬日甚速。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十三日，惟哀帝最久，一百五十日，时王莽专政，葬之迟速不较也。

汉为吏长，子孙居官为姓氏，于夏侯婴可见矣。婴自高祖起沛为太仆，历惠、吕、文三朝不改。

地理家不知起于何时，自黄帝令大挠定甲子，以支干相配而分五行，今地理家则有大五行之说，如壬属水，地理家曰属火之类。参以人之姓，归五音，分三十八将山，以定吉凶。近年又多用郭璞《锦囊》，先看山从何来，得金山或木、水、火山、土山，各以五音生旺轮之；吉方则要山高水来，凶方反是；复以七星配之，谓之天星法。又有用古《青囊》者，只使三垣，以壬亥为紫微垣，丑艮为天市垣，乙卯为天乙，巽巳为六尚书，丙巳为少微垣，丙丁为老人星，辛酉为午太乙，庚酉为天纲柄，水出入俱无妨，惟坤申是地母，不可用，皆非圣人卜其宅兆之意，然世人贪于名利，多惑其说。

古人戴冠，上衣下裳，衣则直领而宽袖，裳则裙。秦汉始用今道士之服，盖张天师汉人，道家祖之。周武帝始易为袍，上领、下襕、穿袖、幞头、穿靴，取便武事。五代以来，幞头则长其脚，袍则宽其袖，今之公服是也。或云：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掇，亦古逢掖之衣。

司马温公作《通鉴》，两汉用荀悦、袁宏《汉纪》，唐用《旧唐书》，故与《汉书》及《新唐书》语不同。非不欲始于三皇五帝，盖周平王以来，包《春秋》，《经》不可损益，又不欲继"获麟"，贻续《经》之讥，故断自命韩赵魏为诸侯。然《春秋》以后，事杂见于诸家而无统纪。刘恕道原在局中，探公意，自三皇五帝接于《通鉴》为前纪。其言曰："鲁隐之后，止据左氏《国语》、《史记》、诸子而增损，不及《春秋》，则无预于圣人之经。"其书载三代事颇详，苟得大手笔，稍删其冗，附于《通鉴》，与之并行，上下数千年事，如指诸掌。司马公与之作序，亦此意也。刘续改《前纪》作《外纪》，然非《通鉴》外事，盖不欲先于司马也。

选人之制，始于唐，自中叶以来，藩镇自辟召，谓之版授，时号假版官，言未授王命，假摄之耳。国朝既收诸镇权，自一命以上，皆注吏部选，而选人有七阶，留守判官至观察判官为一等，今承直郎。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为一等，今儒林郎；防御团练、军事判官京府至观察推官为一等，今文林郎；防御团练、军事推官为一等，今从事郎；县令、录事参军为一等，今从政郎；试衔知县、知录事为一等，今修职郎；军巡判官、司户等参军、主簿尉为一等，今迪功郎；宣和间方改从今制，有举官五员，及六考以上无过，许改入京官考。国初任子，进士甚鲜，内而侍从官、常参官，外而监司守倅，皆得荐举；历任及四考，有举官四员，许改官，增考为六考，举官为五人。于皇祐罢常参官荐举；于康定罢知杂御史以上荐举；于治平罢通判荐举；于熙宁禁补发；于乾道削荐纸，严岁额；于淳熙增教官，添县丞诸司属官，而员益冗，举削日减，人有淹滞之叹。

临安知府迁职至殿撰，多兼工部、兵部侍郎尚书，盖二部事减故也。虽出于近制，然亦是故事。开封尹自真宗由此建储，不置尹，改少尹，作权知府，以翰林学士之久次兼之，谓之省府学士。若以侍从充知府，则望重，有事即当面奏，自庶官进侍从，则未免委曲应酬，而权轻矣。

绍兴既讲和，务与民休息，禁网疏阔，富家巨室，竞造房廊，赁金日增。庚午、辛未年间，知江阴军赵隽之稍镌房金，民间乐之。相传云："有旨蠲减。"镇江卖药人高嵩，年十九，携小刀，假皂衫、幞头，如京都亲事官状，袖黄纸一，绐府门子云："秦太师令赍知府迁转文字来。"府中人欣然与之通传。时知府张楠才仲，就便坐见之，展刺拜谒如礼，云："秦太师有指挥，乞退左右。"张挥去之，嵩出袖中黄纸，徐步展于侧边桌上，笼手近前，遂出刀刺之，张皆避过，微划损面上；又刺其颈，张仰首，刀自其吻过，张啮住一指，嵩负痛，刀落，巾为风飘出外。虞候等入视，见两人相持，遂捕送狱，鞫成，具奏，伏诛。黄纸写云："镇江府张楠违背圣旨，不放房钱。"自是后，房缗顿减矣。

徽庙既内禅，寻幸淮浙，尝作小词，名《月上海棠》，末句云："孟婆且与我做些方便。"而隆祐保祐之功，盖谶于此。谚语谓风为孟婆，非也。段公路《北户录》云："南方祝船神，名曰孟姥孟公。"梁简文《船神记》云："又呼为孟公孟姥。"刘思贞云："元冥为水官，死为水神。"冥、孟，声相似，即元冥也。

王荆公之生也，有獾出于市，一道人首常戴花，时人目为戴花道人，来访其父曰："此文字之祥，是儿当之，他日以文名天下。"因述其出处甚详，俟至执政，自当见之。荆公父书于册，自后休证不少差，荆公甚神之。洎拜两地，戒阍者，有戴花道人来，不问早暮即通。一日，道人果来，荆公见之，述父所记、渴见之意。道人曰："自此益得君，谨无复仇。"荆公扣之，曰："公前身，李王也，戒之。"遂辞去。出《戴花道人传》。

高宗即位之初，隆祐送小冠，谓曰："此祖宗闲燕之所服也。"盖在国朝，帽而不巾，燕居虽披袄，亦帽，否则小冠。

宣政之间，人君始巾，在元祐间，独司马温公、伊川先生以孱弱恶风，始裁皂绸包首，当时只谓之温公帽、伊川帽，亦未有巾之名；至渡江方着紫衫，号为穿衫，尽巾，公卿皂隶下至闾阎贱夫皆一律矣。巾

之制，有圆顶、方顶、砖顶、琴顶，秦伯阳又以砖顶服去顶内之重纱，谓之四边净，外又有面袋等，则近于怪矣。魏道弼参政欲复衫帽，竟不能行。

宣和以前，士大夫辈行相等，皆称字，虽通上官，亦不过呼，若大夫以上，只云运判大夫之类。秦忠献与人简尺，多云丈，世俗效之，虽贻晚进书，亦云丈，知州以上则称朝议，以下皆学士。秦薨，臣寮论列，未几，昔日之朝议进而为大中，学士进而为朝议。近年尤甚，知州而上，皆有大中通奉之称矣。

古尺牍之制，某顿首或再拜或启，唐人始更为状，末云："谨奉状谢，不宣，谨状。"或云："谨上状，不宣，谨状，月日某官姓名，状上某官。"《北梦琐言》云："唐卢光启受知于租庸使张濬，濬出征并汾，卢为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后不闻他人为之。唐末以来，礼书庆贺为启，一幅前不具衔，又一幅通时暄，一幅不审迩辰，颂祝加餐，此二幅每幅六行，共三幅。至宣政间，则启前具衔，为一封，又以上二幅六行者同为公启，别叠七幅为一封。秦忠献当国，有投以劄子者，其制，前去顿首再拜，而后加又谨具申呈月日，具官姓名，劄子多至十余幅，平交则去申字。庆元三年，严叠楮之禁，只用三幅云。"后又只许用一幅，殊为简便。

国初公状之制，前具官别行，叙事后云："牒件状如前，谨状。"至宣和以后，始用今制，前具官别行，稍低，叙事讫，复别作一行稍高，云："右谨具申闻，谨状。"

国朝印制，仍唐旧，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枢密院宣徽三司、尚书省诸司印方二寸，惟尚书省印不涂金；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涂金，余印方一寸八分；观察使印亦涂金；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外处职司及军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今之印记多不如制，军校印尚有存者，盖可考也。

绍兴初，尝获北方探事人云：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

绍兴中，军旅之兴，急于用度，度牒之出无节；上户和籴所得，减价至二三十千。时有"无路不逢僧"之语，觉果了诸人，皆青出蓝者，每人会下不啻一二千人，徜徉江浙间，士夫富室巨家为之倾动，小民亦信向，佛法之盛，无出斯时。东坡云："殆非浮屠氏之福者"，是也；果之南迁，亦坐此。后禁度牒，二十余年间，僧徒消烁殆尽，福建诸寺多用保甲看管。今度牒卖八百贯，人竞买之。守之以坚，真良法也。

古者，马以驾车。非朝臣正礼也。宣帝时，韦元成以列侯侍祠孝惠庙，晨入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坐削爵。唐睿宗时，太子将释奠，有司草仪注，从臣皆乘马着衣冠。左庶子刘子元曰："古大夫乘车，为马骓服；魏晋朝士驾牛车；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代，据鞍顾盼；则鞍马行于军旅，戎服所便。江左尚书郎乘马，御史治之；颜延年罢官，骑马出入，世称放诞。"自唐以迄本朝，却以乘马朝服为礼，如入朝及谒庙，先乘车至门外，换马入宫门。若从驾，则宰执侍从官皆骑从，南郊祀上帝，则宰相骑导。以此言之，古以乘车为礼，骑为不恭，今人以骑为礼，乘车为不恭，古今异宜如此。

汉以丞相御史为两府，《杜延年传》，"与两府及两廷尉分章"，《赵充国传》，"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是也。按本朝自改官制，以少师、少傅、少保革太尉司徒、司空；宣政间，改武官，又以太尉为武阶之长，为真两府，盖比参政、枢密也。自五代以来，尚书省为东府，枢密院为西府，自是参、枢亦云两府也，而太尉即呼为两府太尉云。

陆羽《茶经》云："江左日近，方有蜡面之号，李氏别取乳作片，或号京挺的乳及骨子。"又云："浙西湖州为上，常州次之，湖州出长城（今长兴）顾渚山中，常州出义兴（今宜兴）君山悬脚岭北岸下。"唐《重修茶舍记》："贡茶御史大夫李栖筠典郡日，陆羽以为冠于他境，栖筠始进。"故事，湖州紫笋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分赐近臣。紫笋生顾渚，在湖、常间。当茶时，两郡太守毕至，为盛集，见蔡宽夫《诗话》。玉川子谢孟谏议寄新茶，有"手阅月团三百片"，又云，"天子须尝阳羡茶"，则孟所寄乃阳羡茶也。又湖守袁高诗云："捣声昏系晨，众功何枯栌。"则阳羡又知是饼茶，不特始于李氏也。袁诗又云："黎氓辍耕耘，采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阴岭茶未吐，使曹牒已频。"今人不复为饼，岂坐是耶？

今之蜡梅，按山谷诗后云："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功捻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木身与叶乃类蒴藋，窦高州家有一丛，能香一园。"王立之《诗话》云："蜡梅，山谷初见之，戏作二绝，缘此盛行于京师。"诗云："金蓓锁春寒，恼人香未展。虽无桃李颜，风味极不浅。""体熏山麝脐，色染蔷薇露。披拂不满襟，时有暗香度。"

山谷《山矾花》二首，《序》云："江南野中有一种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野人号为郑花。王荆公尝欲求此花栽，作诗而陋其名，予请名曰山矾。野人采郑花叶以染黄，不借矾而成色，故名山矾。海岸孤绝处，补陁落伽山，译者以谓小白花山，予疑此山矾花尔，不然何以观音老人坚坐不去耶?"杜渊释之云："此诗及序，皆以山谷手迹校过。"近世曾慥端伯作《高斋诗话》云："唐人有题唐昌《观玉蕊花诗》云：'一树珑璁玉刻成，飘廊点地色轻轻。'今玚花即玉蕊花也，介甫以比玚，谓当用此玚字，盖玚玉名，取其白。山谷又更其名为山矾，谓可以染也。庐陵段谦叔家有杨汝士与白二十二一帖，'唐昌玉蕊以少，

故见珍耳。自来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则知玚花之为玉蕊，断无疑矣。诗云：'北岭山矾取意开，轻风正用此时来。平生习气难料理，爱著幽香未拟回。高节亭边竹已空，山矾独自倚春风。二三名士开颜笑，把断花光水不通。'则知二花因山谷而名始著。"

水仙花有单叶者，有千叶者。杨诚斋云："世以水仙为金盏银台，盖单叶者，其中真有一酒盏，深黄而金色。至千叶水仙，其中花片卷皱密蹙一片之中，下轻黄而上白，如染一截者，与酒杯之状，殊不相似，安得以旧日俗名辱之？要之，单叶者当命以旧名，而千叶者乃真水仙。"云："薤叶葱根两不差，重蕤风味独清佳。薄揉肪玉围金钿，浅染鹅黄剩素纱。台盏元非千叶种，丰容要是小莲花。向来山谷相看日，知是它家是当家。"

晏元献公《鹿葱花诗》云："宫后扇开青雉尾，羽人衣翦赤霜文。农皇药录真无谓，不向萱丛辨纠纷。"注云："《本草经》云：'萱一名忘忧，一名鹿葱。'"今验此花，中有鹿斑文，与萱小同而大异，其开花亦不并时，则知当以有鹿斑者为鹿葱，无斑文者为萱云。

李卫公《草木记》有永嘉之簇蝶，今此花来于浙东，四布如蝶，中有攒蕊；晏元献云："疑是簇蝶也。"公有《玉蝴蝶诗》，注此于下。苏子由又有《万蝴蝶花诗》云："谁唱残春蝶恋花？一团粉翅压枝斜。美人懒向钗头插，犹恐惊飞避鬓鸦。"则知簇蝶、万蝴蝶，即今之玉蝴蝶也。

今人用折叠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贵家或以象牙为骨，饰以金银，盖出于高丽。《鸡林志》云："高丽叠纸为扉，铜兽靥环，加以银饰，亦有画人物者，中国转加华侈云。"

"字"有二义，二十冠而字，《礼》：成人之道也，仪父子突是已。五十有伯仲之字，《檀弓》谓周道也，仲遂叔肸是已。今人不复到既冠，而便加伯仲，非礼也。

金石刻，盖欲传久，故必择石之良者。《峄山碑》云："刻此乐石。"说者以谓石之可以为乐，如泗滨浮磬之类。近地惟吴县之太湖铅山石最佳；浙东石多带砂，刻则费刀，印多则字边倒，顿失字体。尝见会稽禹庙一碑无字，脉络凸起，甚奇古，背有宣和间人刻字云："初过时见有字，今重来字皆剥落，恐后人疑作古碑，非也，碑额乃南朝人字体。"后台州军资库前一碑，下一分已剥落无字，正与禹庙碑相似。上二分则有字，乃是石之成层者，缘打多震起。故余刻《台州登瀛图》，取太湖石，既坚且莹，击之有声，郡人以为奇云。

汉郡守权重，据数千里之地，官属皆自辟置，生杀亦自己出，故唐高祖易郡为州，置刺史，凡前日郡守之制，皆不可用。至中叶置节度以统之，权反甚于汉之郡守，五代其权为尤重。及艺祖，尽收节度使归京师，授以虚名而赋厚禄，命朝臣出知州事，则前日节度之制，亦不可用。复置转运、提刑为监司，以督察之。其法暗合于唐，而制御之术益尽善矣。

《建康图经》，有孔子巷。晋孝武太元十一年，立宣尼庙，后移庙过秦淮水北，以旧处为孔子寺巷，曰孔子巷。今平江府亦有孔夫子巷，盖崇观间。兴三舍，于此建长洲县学，后罢舍法，学亦废。今基址如故，地则归临安裴氏，目为孔夫子巷。嘉泰改元，郡立坊名，不知考此，遂榜为孔圣坊。大抵南中言孔夫子巷者，皆此义，正如道家说黄帝，凡山水耸秀，皆云黄帝于此上升，曾不知黄帝未尝南游也。

柩之有旐，《礼》曰："死者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古人施于柩侧，近俗多用竹悬出于屋外，阴阳家从而附会之，以为死之魂，悠扬于太空，认此以归。如浙东温、台以至江东诸郡，兼采释氏之论，从而易为幡，植巨木高入云表，苟多子则立幡相接，尤可怪。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者，以一日分为四分，日之一分也），每月行二十九度半余，则十二月计行三百四十八度，又加十二半余，总六度，计成三百五十四度，所剩小月余度，六日并五及四分度之一，六日共十二日以起闰月一月，一周天又二十九度半，遂与日会。且月以二十九日过半，而日不可分，故两月各以二十九日半通，一月作小，一月作大也。太元八十一首，每首当四日半；七百二十九赞，每日当二赞，计七百二十九赞，只当三百六十四度之半，欠半度并四分度之一，计欠三分，将踦赢二赞足其数，成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据每赞当一日二赞计，四分却剩了一分。老苏自为加分之法，将踦赢二赞除去，却将踦赢所加四分，分作一百八分，又开作四分，每分当二十七，除去一分外，所存三分，有八十一分，每首加一分，则与周天数合。

古者于宗庙之祭，盖九献始作乐，九变以降，神尸在室中，王用圭瓒，酌郁鬯灌于地求神，而后以璋瓒酌郁鬯，以亚灌。王乃迎牲于庙门之外，而大夫赞币从牲，祝则迎尸出于堂户牖间之位，后先荐笾八豆八于前，而王丽牲于碑，射而杀之，以毛告纯，以血告杀，然后体为七体，腥之以献。王以玉爵酌醴，齐以献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齐以献尸。用酌献尊，此之谓朝践，则朝事之笾是也。馈食，朝践之后，体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将献之时，后又先荐笾八豆八以配王之荐。熟尸未入室之前，王与后再酌醴，齐以献，谓之馈食。既讫，后又献加笾八加豆八，而王又酌以酳尸，后亦从王酳尸，此之谓加笾之实，而羞笾自此进矣。既酳而后又献羞笾八羞豆八，而诸臣进以酳尸焉。故王与后各一灌而三献，与诸臣之酳是为九祭，太祝又索祭于祊，乐舞入以乐皇尸，兼作六代之乐，遂行加爵为旅酬之始。加爵者，太子，三公之长一人，九卿之长一人，各行一加爵，复有三献，若祭天，则七献。汉世五供，但一献，人主即坐于东

厢，后世虽备三献，但责之有司，而王后不预。

古人多自称下官，见于传记不一，盖汉晋诸侯之国，并于其主称臣，宋孝武孝建中，始有制，不得称臣，止宜云下官。《文选·江文通诣建平王书》是也。今人犹有言者。

使臣之义，始于藩镇当国，初武官处以三班，号袛应官，有左、右班，供奉班是也。至太宗，以其资品少，又创三班借职，三班奉职；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东西头供奉官，有司号为小使臣；内殿崇班、内殿承制为大使臣。宣、政改制，易为郎，使臣之名不改，二字害义为多，即与汉晋诸侯王得臣其境内一同，况此自是王官，而称于比肩事主之人，尤碍理。

《西京杂记》：李广与兄弟共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射之即毙，断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象其形为溲器，示厌辱之也。故汉人目溺器为虎子，郑司农注《周礼》，有是言。唐讳虎，改为马，今人云厕马子者是也。

汉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毛皆以秋兔之毫，今多言宝跗，盖出《西京杂记》。

卷　五

本朝凡前代僧寺道观，多因郊赦，改赐名额，或用圣节名，如承天、寿圣、天宁、乾宁之类是也。隋唐旧额，鲜有不改者；后来创建寺，多移古名，州郡亦逼于人情，往往曲从；然岂有敕赐于彼，而臣下可移于此？特不思耳。甚至富民功德寺，皆有名额，申令两府以上得造功德寺赐名，往往无力为之，反不若富民也。

郦道元《水经注》云：吴兴郡、吴郡、会稽郡，谓之三吴。汉顺帝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

钱塘，《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又《钱塘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符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张君房《辨钱塘》，引《十三州记》云："杭州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钱塘县南十二里，灵隐寺正坐其山。寺之东西瀵二水，东龙源，横过寺前，即龙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钱源，其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过横坑桥，入于钱湖，盖钱源之聚滀也。钱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圣湖，湖有金牛，遇圣明即见，故有二名焉，钱湖即本名也。今万松岭下西城第一门曰钱湖门，可验其实；行次北第二门曰涌金门，即金牛出见之所也；第三门曰钱塘门，乃县廨在焉。盖自前古以来，居人筑塘以备钱湖之水，故曰钱塘，与《图经》不同。

北人谚语，曰胡孙为马流。《交广志》，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家十余家，不反，居寿泠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相婚姻。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历年既长，人物与之俱化，语言啁哳，故取譬云。

魏置河东郡，郡多杂流徙民，有刘堕者，工酿，王公庶友牵拂相招饮，每云索郎，有顾思同旅语。索郎返语为桑落也，桑落酒名；今僧徒饮酒亦有廋语，呼为般若汤，又云不喏，言不揖而径饮也。

夫子之门，授业身通六艺者三千人，列于四科者十人，此见于经者也。后世乃有七十二子之说，质诸传记，既非夫子之言，又且多寡不同。刘歆谓："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杨雄谓："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司马迁《夫子世家》谓："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文翁《孔子庙图》汉东京肃宗、安帝幸阙里之所祀是也。有多至七十七人，《史记·仲尼弟子传》，《家语·仲尼弟子解》是也。开元礼用此数，而去取复不一，琴张、申枨、林放、陈亢、蘧瑗不在录中。国初，断以七十子之说，取琴张等五人，而公夏守等十人复不预。大观四年，始参定弟子名，宋公夏字子乘、后处字子里、公肩定字子仲、颜祖字子里、鄡单字子家、罕父里字子章、秦商字子丕、厚元字子籍、乐颜字子声。《唐会要》开元礼互见之，悉赠侯爵。盖尝考之，《史记》、《家语》之所均无者四，蘧瑗、林放、申枨、琴张；《史记》之所无，《家语》之所有，曰陈亢、琴牢；《家语》之所无，《史记》之所有，颜何、秦商。苏子由作《古史》，有云："《史记》、《家语》二书既不可偏废，而琴张、陈亢又见于《论语》。"此言为当，故并录之，凡七十九人。

光武二十八将，前史以为上应列宿，求其当于机会者不过九人耳。如邓禹、冯异之殄赤眉，寇恂之破朱鲔，耿弇之戮张步，贾复之诛五校，岑彭、吴汉之平公孙，邳彤之守信都，此七事一失不可，其他臧宫之徒，特小才耳。

汉高之兴，群臣来从者，其名非一：以中涓、以令史、以舍人、以将属、以客、以厩将、以将军、以职志谒者、以执盾、以特将、以卒、以左令尹、以中卫、以门尉、以连敖，以都骑、以执盾队史、以中涓骑、以郎将、以中谒者、以骑士、以郎中骑将、以弩将、以客吏、以右司马、以骑司马、以车司马、以军匠；外又有以赵将、以越户将、以越队将、以河南将军、以魏太仆、以曲城户将、以燕将军、以梁将、以赵卫将军、以赵羽林、以齐将、以燕令、以燕相、以荆令尹、以楚将、以魏郎、以越连敖、以故群盗长从。名称古雅，散在《表》、《传》。

平江有张省幹者，病伤寒，眼赤、舌缩有膏、唇口生疮、气喘、失音，脏腑利已数日，势甚危。此证伤寒家不载，诸医皆欲先止脏腑，忽秀州医僧宝鉴大师者过，投以茵陈五苓散、白虎汤而愈。诸医问出何书，僧曰："仲景云：'五脏实者死。'今赖大肠通，

若更止之，死可立而待也。五苓以导其小肠，白虎以散其邪气也。”诸人始服。

陈吉老，淮人，业医，名动京师。开封府有富人，只一子，忽见正物皆以为偏，凡几案书册之类，排设整齐，必更移令斜，自以为直；以至书写尺牍，莫不皆然。父母甚忧之，历聘医者皆不晓，人以吉老为言，遂携子致恳，既告退，独留其子；父怪久不归，遣人询之，则曰已办筵设矣。声乐颇盛，酬劝无算，酣醉乃罢，置卧轿中，使人扛之，高下其手，常令倾侧，展转久之，方令登榻，安寝达旦，酒醒，遣之归。前日斜侧物皆理之使正，父母再三试之，病已脱然矣。媪厚为之谢，且问治之方。吉老云：“令嗣无他疾，醉中尝闪倒，有肝一叶搭在肺上，不能下，今复饮之醉，则肺胀，展转之则肝亦垂，目视自如旧矣。”后过南方，绍兴中，名倾浙右。

唐人书皆有楷法，今得唐碑，虽无书人姓氏，往往可观。说者以为唐以书判试选人，故人竞学书，理或然也。国朝亦重楷法，如欧阳永叔、蔡君谟诸公是也。自苏、黄、米一洗翰墨蹊径，而行书多矣。

《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又曰：“寝不逾庙。”士大夫建大第，至祖考则舍之庑间。今州郡亦古之侯国，郡斋无不壮丽，未有一州有太守家庙者，盖习俗所移，不以为怪。或以为未颁庙制，在昔仁祖时，尝议立群臣家庙，以议袭爵不定而止，若必待袭爵而后立庙，祖考之得祀者盖鲜矣。况乎政和《五礼新仪》已有定制。唐以前，士大夫之家，无有不立庙者；王珪自奉甚薄，不立家庙，太宗为立庙以愧之，则不待朝廷立庙，明矣。自唐中叶，藩镇跋扈，朝廷为羁縻之术，故赐第京师，立家庙，命词臣为碑，或赐铁券，讵可自处于此而为例耶？

春秋时，县大而郡小，有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至战国则郡大而县小，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实郡也。”

今之州通判，盖秦郡监、隋郡通守之比，故今人亦有言监郡者，若用司马别驾事，不亲切矣。

石头城有二，又有石城。“钟阜龙蟠，石城虎踞”，此金陵之石头城也。梁萧勃父子，余孝顷所据，此豫章之石头城也。汪彦章为《豫章石头驿记》，引洪乔附书投诸水事，乃金陵之石头。周美成作《西河词》，有云：“莫愁艇子谁系？”此郢州之石城，皆误用。莫愁，郢人，《古乐府》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道莫愁来。”人不知考。

妇谓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婿谓妇之父曰外舅，妇之母曰外姑。子谓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亦曰姑。皆言与父母行同故也。今人呼妻兄弟却曰舅，妻父曰丈人，至有与婿书自称曰丈人者，不亦陋哉！泰山下有丈人山，或又称之曰泰山。

《周官》，其属皆六十，今有不止六十者，盖冬官之属杂于五官中，如染人等是也。以是知《冬官》亦非全阙。

汉，县有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隋改尉为县正；唐置七司，一如郡制；丞为副贰，如州上佐；主簿上辖，如录事参军，其曹谓之录事司；司功以下，有六曹尉分掌之，如州判司，总为七曹。今江西尚有呼县尉为户尉者，沿唐故也。

天宝七年九月，敕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蓄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时，式覃中外。至八年六月，敕其南口给使，王公家不得过三十人，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天宝之时，尚知有限制，岂可不为之禁哉？

《先主纪》：十二年，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刘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关羽传》：先主为汉中，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刘表传》：代王睿为荆州刺史，是时山东兵起，表亦合军襄阳；表顾问蒯越，越曰：“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后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张济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孙坚传》：初平三年，袁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又《魏武故事》载令曰：“楚有江汉山川之险，后复先疆，与秦争衡，荆州其故地也。”今江汉之北有樊邓二城，张济犯穰城已谓入荆州界，则南阳亦荆州隶也。要之江陵、襄阳俱是荆州要地；东汉末，分天下为州，如唐之道，本朝之路，非如今之州，但指一郡言也。是时荆州牧治襄阳，犹今之帅府治某州。今之荆南，东汉而来，或谓之江陵，或谓之南郡。

罄扑食物，法有禁。惟元正、冬至、寒食三节，开封府出榜放三日，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他百物，无不然，非如今常得罄扑也。

汉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为十二等；魏更为九品，梁为十八班，陈复为品，后周更为九命，隋复为品，逮今不改。

代言之职，西汉多命文士视草，司马相如等是也。东汉则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汉仪》曰：“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魏文孝谓高闾曰：“卿为中书监，职典文辞，若情思不至，应谢所任。”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谓之凤凰池。齐有中书通事舍人，后去通事，直曰中书舍人，专掌诏诰，兼呈奏之事，自是诏诰之事，舍人专之。又王献之为中书令，启瑯琊王为中书监，表曰：“中书职掌诏命，非轻才所能独任，自晋建国，尝命宰相参领；中兴以来，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弥徽，德音四塞，则亦宰相之任也。”至唐置翰林学士，以文章侍从，而本朝因

之。翰林学士司麻制批答等，为内制；中书舍人六员，分房行词，为外制云。

杜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棰楚辞。"韩昌黎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棰楚尘埃中。"姜皎为秘书监，杖死。周子亮为监察御史，以言事杖于朝堂。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吏，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不特判司卑官也。若本朝待士大夫有礼，自开国以来，未尝妄辱一人；惟犯赃罪，或死或黥，非常法。自升朝官以上，还朝则有朝集院处之，差破人从，其爱惜人才如此。

秦起西戎一所用之礼则从其国俗，自襄公列为诸侯，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祀白帝，牲用骝驹、黄牛、羝羊。文公作鄜畤，后又有吴阳、武畤、密畤等。四仲之月，月祠畤，驹四匹，木寓龙一驷，木寓车各一。汉高祖增北畤，文帝增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武帝常三岁一郊，又荐五畤，各加一牛以燎。亳忌太一所用雍一畤物，醴枣脯，杀一犛牛，余皆燎之。太初又以木寓马代驹。河间献王采三代礼献之，卒不用。元帝罢诸淫祀四百七十所，立南郊，大风坏竹宫，复五畤，丞相衡议复长安郊祀。新莽，天地合祭，有夫妇同牢之说。光武中兴，东平王苍，又请复古礼。虽为圆坛，而多采用前汉故事，以正月上辛祠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目为五供。考其祀仪，书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引客就位，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阶，拜神，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升者皆神座后，公卿谒神座，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礼乐阕，君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占谷于神前。魏、晋始定南北郊，以后稍稍用古礼，而皇帝一献再拜，受福礼毕，器席有司烧埋之。宋文帝元嘉中，始复三献之礼，寓龙马，即古之明器。自周亡至元嘉，而祭礼稍如古，其间岂无贤良儒学之士？卒不能正二王，请复古礼，而莫之能行，习俗移人如此。

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纸为之，谓之冥器，钱曰冥财。冥之为言，本于《汉武纪》："用冥羊马。"不若用明字为近古云。

司马迁易编年为纪传，成一家之书，自后史官莫不踵之，然业巨事繁，鲜有独成一书者。司马既没之后，十篇缺焉。今《景纪》、《武纪》、《礼乐》、《兵书》、《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传》等皆非迁笔，而褚先生之功为多。班彪又取司马史，起高祖至王莽诛，为《汉书》，未成，而子固续之。《五行志》皆刘歆。《洪范传》、《古今人表》，亦后出。范晔成《后汉书》而诸志皆刘昭补注。太宗命房玄龄，褚遂良撰《晋书》，遂奏许敬宗、来济、陆元、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分撰，以臧荣绪《晋书》为主，文骈俪；惟李淳风明星历，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有法；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故题曰御撰。至本朝修《唐书》，曾鲁公提举，欧阳公分修《帝纪》，宋祁公修《列传》，而《志》《表》乃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义叟分修。今观《百官志》乃《唐六典》，《地理志》乃《十道志》，《礼乐志》乃《开元礼》云。

《唐史》好用"叵"字（音颇，不可也），《南史》好用"便"字。

本朝军制：有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殿前司有殿前都点检、都副指挥使、都虞候。都点检自太祖尝领，后不置。侍卫亲军司亦有都副指挥使、都虞候、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雍熙以来，田重进、傅潜、王超为侍卫亲军都虞候，后迁副都指挥使。自超罢，不除人，只置侍卫马军步军都校，始分为三，号曰三衙。殿前司，盖唐之十六卫，侍卫亲军，唐之六军也。

《礼部韵略》，始于科举用律赋，取六经中字为之，故曰略。绍兴中，黄启宗又取六经诸子史常用字为《献元降指挥》，今附于《礼部韵略》之后，令学者通知。淳熙重刊《韵略》，则分入于逐韵之末，既无明文许用，举子多不敢使。然其间有碍理者，如齐字子兮切，《礼》："地气上齐"，云当于跻，字下亦作齐。矜字与鳏同，至于矜寡，云当于鳏，字亦作矜。如此之类甚多，殊不知二字只有此出处，岂可因此借用，遽改齐矜作跻鳏用之也？若云一作则可矣，此乃黄启宗自媒之文，非取名《礼部韵略》之意也。

予家有米元章《评书》云：善书者历代有之。梁武帝评书，从汉末至梁得三十四人；襄阳米芾评书，隋唐及今又得一十四人。僧智果书虽骨气清健，大小相杂，如十五贵人，谓偏性方循绳墨，忽越规矩。褚遂良如熟战御马，举动从人意，而别有一种骄色。虞世南书如学术休粮道士，神虽清而体势瘦困。欧阳询书如新瘥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苦。柳公权书如深山得道之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颜真卿书如项羽挂剑，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书如乍富小民，举动崛强，礼节生疏。徐浩书如蕴德之士，容颜温厚，举措端正，体气纯白。沈传师书如龙游天表，虎啸溪傍，神采自如，骨法清虚。周越书如轻薄少年舞剑，空健而锋刃交加。钱易书如美丈夫，肌体充悦而神气清秀。蔡襄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妖饶，行步缓慢，多饵铅华。苏舜钦书如五陵少年，访云寻雨，骏马春衫，醉眠芳草，狂歌玩乐。张友直书如宫女插花，嫱嫔对鉴，端正自照，别有一种情态。继其人者，襄阳米芾也。

今人目钱有文处为字，背为漫。按《汉书·大宛传》：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荀悦云："幕音漫，无文也。"张晏云："钱之文面作人乘马，钱之幕作人面形。"韦昭云："幕，钱背也。"包恺音漫，《史记》亦云。

《诸侯年表》：天子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淮南王安传》：孽子不害最长，不害子建父，独

不得为侯。显宗初即位，赐爵人二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子。随州有后汉修《义井记》，悉列出钱人姓名，云：五大夫某郡某，钱若干，凡六七十人；下列分子某郡，钱若干，亦数十人。五大夫秦汉爵，但分子不晓其义。岂五大夫爵高，不许迁，得如诸侯王及显宗时公乘以上，移与子，谓之分子乎？当有晓之者。

优人杂剧，必装官人，号为参军色。按《西京杂记》：京兆有古生尝学纵横，揣摩弄矢摇丸樗蒲之术，为都掾史，四十余年，善訑谩二千石，随以谐谑，皆握其权要而得其欢心。赵广汉为京兆，下车而黜之，终于家。至今排戏皆称古掾曹。又《乐府杂录》：汉馆陶令石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令衣白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按本朝景德三年，张景以交通曹人赵谏，斥为房州参军。景为《屋壁记》曰："近到州，知参军无员数，无职守，悉以旷官败事违戾改教者为之；凡朔望飨宴，使预焉。人一见必指曰参军也，倡优为戏，亦假为之，以资玩戏。"今人多装状元进士，失之远矣。

东坡《四月十一日食荔枝诗》云："海中仙人绛罗襦，红绡中单白玉肤。"又曰："似开江珧斫玉柱，更洗河鲀烹腹腴。"注云："予尝食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子无比，惟江珧柱、河鲀近之。"又云："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龙眼。'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云：'荔枝似江珧柱。'应者怃然，仆亦不辨此。"可谓善于比类者。魏文帝以荔枝方之蒲桃，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昔在邺都，食蒲桃甚美。"陈昭曰："作何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体物，何不言似荔枝？"《艺苑雌黄》亦云。

河豚腹胀而斑，状甚丑，腹中有白曰讷，有肝曰脂。讷最甘肥，吴人甚珍之，目为西施乳，东坡云"腹腴"者是也。东坡在资善堂尝与人谈河鲀之美，云："也直一死。"其美可知。其间子最毒，能杀人，次即眼与血；在年前后，土人忌之，须水至、荻芽出时，江东方有之。梅圣俞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鲀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是也。

东坡云："菜之美者有吾乡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见，当复云吾家菜耶！'因谓之元修菜。"东坡诗云："彼美君家菜，铺田绿茸茸。豆荚圆且小，槐芽细而丰。"汉东人以豌豆苗为菜，云蜀人以为漫头，号巢菜，以坡诗求之，良不诬。今临安人目之曰豆菜，连角子卖，则知豌豆苗荚，即巢菜也。

嘉泰二年六月，绍兴府山阴农人，辟地得古砖于黄闵冈，字十行，云："郎耶王献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广汉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归王氏，柔慎恭勤，善属文，能草书，解释老旨趣。年七十，兴宁三年，岁在乙丑，二月六日，无疾而终（下阙十二字）。望葬会稽（下阙九字），冈下。殉以曲水小砚，交螭方壶；树双松于墓上，立贞石而志之，悲夫。后八百余载，知献之保母宫于兹土者，尚（下阙二字）焉。"尚书李公大性伯和，时持浙东宪节，尝见，云：砚色紫而润，后有"晋献之"三字，傍有"永嘉"二字。砚后归钱清王畿家。畿好古，三槐王氏后，模得其本，出以示余。志字大小，甚类《兰亭叙》，其间曲水会稽字，尤逼叙，笔力遒逸，真有父风。或云：乃近人伪为之，有五验：盖集王字，故大小不等，一也。书"晋献之"三字，而不著姓，献之决不若是，二也。妇人谓嫁曰归，既为人保母，不当言归；复云志行高秀，皆非学者语，三也。献之非善日者，而云八百余载，四也。古人墓砖文皆突起，无刊字者，五也。以此推之，良有理。

南岳有三，衡山一也。汉武南狩舒之潜山，望祀，后人因潜为南岳，二也。常之宜兴有南岳，产茶，云以吴孙皓时得名。

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秠、三佛齐国则有真珠、象牙、犀角、脑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玛瑙、玳瑁龟、简栀子、香蔷薇、水龙涎等。真腊亦名真里富，三泊、缘洋、登流眉、西棚、罗斛、蒲甘国则有金颜香等。渤泥国则有脑版。阇婆国多药物。占城、目丽、木力千、宾达侬、胡麻巴洞、新洲国则有夹煎。佛啰安、朋丰、达啰啼、达磨国则有木香。波斯兰、麻逸、三屿、蒲哩唤、白蒲迩国则有吉贝布、贝纱。高丽国则有人参、银、铜、水银、绫布等物。大抵诸国产香略同。以上舶船候南风则回，惟高丽北风方回。凡乳香有拣香、瓶香（分三等）、袋香（分三等）、榻香、黑榻、水湿黑榻、缠末。如上诸国，多不见史传，惟市舶司有之。

《荆门军·图经》，关将军庙在当阳县玉泉山。绍兴初，潭州人有得其印于水者，二十有三年，寺僧法源白于高使君，得公牒，之潭取之，归于寺，其文为"寿亭侯印"四字，方广一寸有半，其上有穿，穿有环，广如其印。又其上，并二环，各广七分，加其半以为之长。色皆刚莹异常。铜环，古所以佩也。三十有二年，艮斋谢先生自夷陵考试回，尝见之。荆门太守王公录云："余幼时，侍先公为湖南提举常平时，得观之，印方二寸余，纽上有双环，阔可六七寸，篆不古，非汉魏间字体，莫可推晓。"或云："晋宋以下，别有封寿亭侯者，亦未可知。"予以庆元中，因职事，尝于左藏封椿库见之，如其制。又有关南司马一印，字皆作叠篆，不知何时在左藏，则是别有此二印也。毗陵人张驹千里好古，曩尝云："建炎二年六月，复州宝相禅院因科修城木，于三门前大树下，斸四尺余，得此印。环上刻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环上却无此字，又与荆门军所载不同。

卷　六

古人祭器，以竹木为之，《传》曰："大夫祭器不假。"《尔雅》曰："木豆谓之豆，瓦豆谓之登，旊人为簋。"《周礼》四命受器。郑司农云："受祭器为上大夫，苟有功德，则又得铭其祖考之功烈。"故铭款多云："敢对扬天子之丕显休命。"所谓铭施于鼎彝者是也。三代鼎匜有存至今，皆大夫以上得受器者之所为。宣和《博古图》遂以聂崇义竹木之说为非，抑不思耳。

绍兴中，有渔者得一石于淮，状如瓜，于瓜瓣凸处有字，屡鬻而不售。淳熙十一年，王仲行尚书守庐，得之，出以示予。予曰："乃新莽律权石。"字甚细，篆体类诅楚文，因为释之，曰："律权石，重四钧。黄帝初祖，德□于虞。虞帝始祖，德币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工德受正号即真，改正建□。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当前□，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方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按《汉书·律历志》："王莽征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义和刘歆等典领条奏。"其《权衡篇》曰："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均物、平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王莽传》："梓潼人哀章作铜匮，述符命。莽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敢不钦承，以戊辰直定。'"师古注："于建除之次，其日直定。"又《资治通鉴》："莽始初元年，岁在戊辰，明年改元，始建国，岁在己巳。"故其文有"皇初祖黄帝，始祖虞帝，戊辰直定"之语。赵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圆石，状如水碓，铭曰："律衡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续。"咸议是王莽时物，与此同；其间有一两字疑者阙之，以俟博识之君子。

辛应仲云：妇翁陆少卿在襄阳修城，得一碑，字颇佳，而父子同名曰靖。出其墨本示予，碑额书云："大唐罗君墓志。"文前复题云："隋处士罗君夫人志铭。君讳靖，字礼，襄阳广昌人，春秋三十有一，隋仁寿四年五月终。"则罗君，隋人也。继云："夫人张氏，年八十四，龙朔二年六月终。"则夫人唐人也。今题罗君曰唐，夫人曰隋，已大谬。碑乃靖之子绍嗣善祐所立，而呼其父为君；所书三代，目靖为父，又类已所立碑。故辛氏有父子同名之疑，因知文章工拙，初无古今。

淳熙四年间，车驾幸太学，建石经阁，遂新两学。议者以旧像无福厚气象，合改塑。既毕工，始悟旧像无著处，欲迁于富阳县学，武成王迁于殿前司庑下。富阳县中诸生不愿易，殿帅亦以不便为词。时汤村新建东岳行祠，两廊未有像设，将迁焉；已定送祠之仪，行下临安府具鼓吹，学中士人襕鞹送至门外。予时为临安幕属，以为骇俗，其旧像经两朝祭奠，宜奉安首善阁。诸公以为然，议遂定，自是绘像一变，与古不同矣。

汉大要以军吏立国，萧曹起郡吏而为相，自绛灌至申屠嘉，皆向时椎埋狗窃之人，至赵广汉尹翁归张敞王尊之徒，非郡狱吏，则卒史胥佐也。治效皆显著史册，及公孙洪以儒（下阙）胥史耶。

汉高祖诏守尉长吏善遇高爵，惠帝令民得买爵，高后文帝赐天下民爵，七年赐民爵户一级，当为父后者爵一级。景帝三年赐民爵一级，四年五年又赐爵一级。赐天下民为父后者爵可矣，赐民爵户一级，景帝三年间三迁其爵，苟有犯法、不知当时守尉长吏何所施其治？景帝于七国反后，连年赐爵，与高后之户一级同，皆欲收人心，殊非先王固结人心之实。

金国每年贺正旦生辰遣使，所过州县，日有顿，盱眙、镇江、平江、赤岸有宴。平江排办司数：捽船、当直、防护、枪旗、棹手、火台、火把、岸棹、灯笼，共用五千三百一十四人。

防护禁军一百三十二人，邻州替。

捽船人二千六人。

使副当直一百六十人。

准备阻风添捽船一百五十人。

旗枪队一百二十人。

运使捽船二百九十六人。

盱眙、镇江、平江三押宴，防护、当直、捽船一百五十人，使船捽手六十人。

押进马至邻州十三人。

沿流五巡尉，火台、火把、岸棹三千一百七十六人。

火台一千八百六十二座。

灯笼四百七十一碗。

火把船九十八只。

接伴使副当直五十人。

捽船二百四十人。

递马船十只。

每程用带毛角羊二千斤，四程计八千斤。

北果钱五百贯。

御筵果卓十行，行十二楪。

食十三盏并双下。

顿食使副每分

羊五斤	猪五斤	面四斤
粳米五升	鸡一只	鸭一只
鲤四斤	油半斤	柴三十斤
炭二秤	四两烛一对	酒一斗
果三十楪	蜜煎十楪	

油盐酱菜料物各有数。

点心

栗一升	羊一斤半
猪腰子一对	面一斤半

上中下节各有降晒，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

都管九钱一分　上中节七钱六分

下节四钱五分半

御筵不坐折金七钱。

姑苏馆批支一千五十六贯八百十五文。

公使库一千六百一十九贯四百五十八文。

军资库八千七百六十七贯一百五十九文。

凡贺正生辰来回程，御筵顿食等每次用二万贯，共四万贯，他州亦不减此。

唐科目至繁，《唐书·志》多不载，或略见于《列传》，今裒集于此。

制科及第（永徽三年）　志烈秋霜（显庆三年）洞晓章程（四年）

材称栋梁，志标忠梗。

政均卓鲁，字俗之化通高。

安心畎亩，力田之业夙彰。

道德资身，乡闾共挹。

养志丘园，嘉遁之风载远。

材堪应幕　学综古今

茂材异行（麟德元年）　消声幽薮

幽素（乾封六年）　词赡文华

直言极谏　抱儒素（光宅元年）

韬钤　词操文庄

孝弟梗直（天授二年）　临难不顾，循节宁邦。（长寿三年）

长材广度，沉迹下寮。（证圣元年）

文艺优长（万岁通天二年）　绝伦

经邦（圣历三年）　疾恶（大定二年）

龚黄　拔萃

贤才（神龙元年）　才膺管乐

才高位下　贤良方正

材堪经邦　孝悌廉谨

草泽遗才　文学优长

茂才异行　藏器晦迹

抱器怀能（景龙二年）　宰臣

文可以经邦（景云元年）　文以经国

藏名负俗　怀才抱器

明三经，通大义。　抱一史，知其本末。

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

经国治人（先天元年）　藻思清华

道侔伊吕　才堪刺史

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

文章俊拔，越超流辈。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开元二年）。

哲人奇士，隐沦屠钓。

良才异等　文儒异等

文史兼优　博学通议（六年）

文辞雅丽　武足安边（十五年）

高才草泽，沉沦自举。

才高未达，沉迹下寮（十七年）。

多才（二十一年）　宏词超绝流辈（二十二年）

王霸（三十二年）　知谋将帅

平判入等（三十四年）　国子明经

上书中书，试同进士及第

文词秀逸（天宝元年）　风雅古调（四年）

词藻宏丽（十三年）　乐道安贫

文辞清丽（建中元年）　经学优深

高蹈丘园　军谋

孝悌力田，闻于乡闾。

超绝（贞元元年）　识洞韬略，堪任将帅。

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四年）。

书判拔萃（元和元年）　五经

开元礼　学究

律令　明习律令

才识兼茂，明于体用。

达于吏理，可使从政。

三礼（二年）　传通坟典，达于教化。

军谋宏远，材任将帅。

详明政术，可以理人。

神童（六年）　宝黄（十二年）

处士（十五年）　山人（长庆二年）

日试百篇　道举（三年）

日试万言　长念九经（宝历二年）

学究周易处士（大和二年）

草泽应制　三传（七年）

三史　童子明经（大中元年）

明算　童子学究

说者皆以嘉礼不野合；古不墓祭。《春秋》："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自汉世祖令诸将出征拜墓，以荣其乡，至唐开元诏许寒食上墓，同拜埽礼，沿袭至今，遂有墓祭。然是时有使子弟皂隶上墓，而延亲知者，唐贤有甚不敬之叹。殊不知嘉礼不野合，谓两君相遇于境，成事而退，不称宴好，非指祭礼也。《周官·冢人》有祭墓为尸"之语，则墓祭亦三代礼，先贤尝言之。

《唐野史》云：贞观中，太宗尝与魏征论书，征奏曰："王右军昔在永和九年莫春之月，修禊事于兰亭，酒酣书《序》时，白云先生降其室而叹息之。此帖流传至于智永，右军仍孙也，为浮屠氏于越州云门寺，智永亡，传之弟子辩才。"上闻之，即欲诏取之。征曰："辩才宝此过于头目，未易遽索。"后因召至长安，上作赝本出示，以试之。辩才曰："右军作此三百七十五字，始梦天台子真传授笔诀，以永字为法。此本乃后人模仿尔！所恨臣所收真迹，昔因隋乱，以石函藏之本院，兵火之余，求之不得。"上密遣使人搜访，但得智永千文而归。既而辩才托疾还山，上乃夜祝于天，是夜，梦守殿神告以此帖尚存，遂令西台御史萧翼持梁元帝画《山水图》、大令书《般若心经》为饵，赚取以进。翼至越，舍于静林坊客舍，着纱帽，大袖布衫，往谒辩才，且诳以原从师出家，遂留

同处。乃取《山水图》并《心经》以遗之。辩才曰："此两种料上方亦无之，去岁上出《兰亭》模本，唯老僧知其伪，试将真迹睨秀才，如何？"翼见之，佯为轻易，且云："此亦模本尔。"辩才曰："叶公好龙，见真龙而慑；以子方之，顾不虚也。"一日辩才持钵城中，携翼以往。翼潜归寺中，给守房童子以和尚令取净巾，遂窃《兰亭》及《山水》、《心经》复回客舍，方易服报观察使，至后亭召辩才，出诏示之。辩才惊骇，举身仆他，久之方苏。翼日即诣阙投进，上焚香授之，百僚称贺。拜翼献书侯，赐宅一区，钱币有差。及赐辩才米千斛，二十万钱。上于内殿学书，不舍书夜，既成，书以赐欧阳询等。张彦远《法书要录》亦载。刘疏《嘉话》云："《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献之宣帝。隋平陈，因献晋王，王不之宝，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终不从索。果师死后，弟子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因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后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取得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后褚遂良请秘于昭陵。"又《南部新书》："《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诈求之，始入秦府。麻道至嵩教拓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于时天下草创，秦王虽亲万机，《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得其模本耳。"《尚书故实》云："太宗酷好法书，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作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欧阳《集古录》："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乱，为温韬所发，其所藏书，尽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晋魏以来，诸贤墨迹复落人间。"李端叔《跋》云："贞观中，既得《兰亭》，上命供奉官拓书，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各拓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而一时能书如欧、虞、薛辈人皆临拓相尚，故《兰亭》刻石流传数多，当有数百，今所得，独定州本为最。"滕章敏公元发尝以语人云："庆历中，宋景文为定帅，有游士携此石走四方，最后死于定武营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献于京，爱而不敢有，留之公帑。自是《兰亭》传天下，此定本得石之始也。"至元丰中，薛师正为帅，始携去。其长子别留赝本，上镵损"湍流带右天"五字为证，然其亲友犹于薛氏得旧本也。大观间，其次子嗣昌，始内之御府。胡羯之乱，不知所在。世人多误宝镵本为定武本。或云："第五行有僧字，盖是时拓本至多，惟此僧永所藏为真。"又云："当其行间是僧权押缝，后权字磨灭，'曾不知老之将至'误用僧字。"何子楚《跋语》云："石晋之乱，契丹自中原辇宝货图书，至真定，德光死，汉祖起太原，遂弃此石于中山。至庆历中，李学究者得之，秘不示人。韩忠献守定武，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别刻本以献。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后负官缗，宋景文为帅，出公帑代输，取石匣藏库中，非故旧莫得见之。熙宁中，薛师正为守，其子绍彭别刻本，易归长安。大观间，诏取石龛置于宣和殿。丙午与岐阳石鼓俱载以北。"又云："定武初得刻于杀胡林，后置郡廨，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沓至，薛恶磨打有损，自刊别本，留谯楼下。多持此以售求者，盖先后已二刻。薛之子绍彭私又摹刻，易元杀胡林本以归。欲以自别，乃取杀胡林本'湍流带右天'各劖一二笔，私以为记。"又谓："定武本仰字如针眼，殊字如蟹爪，到字如丁形。"又云："一本正肥，是唐古本。"语《兰亭》者，不出此；今人多惑野史之言，不知最为谬。按《唐书》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至德三年改采访为观察处置，太宗时，焉得有观察使？一谬也。又龙朔二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太宗时焉得有西台御史？二谬也。《三藏记》云："玄奘法师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唐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宏福寺翻译圣文，凡六百五十部，《心经》预焉。"右军时焉得有《心经》？其谬三也。唐太宗一朝，文字最为详备，所谓拜献书侯与夫赐宅，及百寮称贺等，不应史册不载，其谬四也。《兰亭》盖是右军适意书，他日别书之，终不及前，岂有白云先生、天台子真、守殿神告等事？其谬五也。萧翼为御史，焉得潜出关而朝野皆不知，至与僧为侍人？其谬六也。太宗开国之文君，不应赚脱一僧而取玩好，其谬七也。观其词有"赚取"、"睨秀才"，皆浙人语，必是会稽人撰此以神其事，不可不知也。

契丹用兵，步骑车帐，不从阡陌，东西一概而行，大帐前及东西两面，差大首领三人，各率万骑，分散游奕，百十里外，交相巡逻，谓之栏子马。戎主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穹庐，以近及远，只折木梢屈之为三丫铺，不设枪营堑栅之备，或闻人声砍寨，皆不实也。每军行听鼓三伐，不问昏昼，一发便行。未逢大敌，不乘战马，俟敌近，即竞乘之，所以战蹄有力也。其用兵之术，成列而战，休兵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互相举火，馈饷自赍，退败无耻，散而复聚。

《请盟录》载女直用兵之法，戈为前行，号曰硬军。人马皆全甲，刃棓自副，弓矢在后，非在五十步内，不射；弓力不过七斗，箭镞至六七寸，形如凿，入不可出，人携不过百枚。其法，什伍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人将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能同负战没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资。凡将军皆自执旗，众视所向而趋之，自军帅至步卒，皆自驭，无从者。军行大会，使人献策，主帅听之，有中者为特奖其事。师还，又会，问有功者，随高下与之金，人以为薄，复增之。

李白有《赠参寥子诗》云："著论穷天人，千春秘麟阁。长揖不受官，拂衣归林壑。"东坡所与交游

参寥，乃僧人也。

战国有四公子，谓春申、平原、孟尝、信陵。梁亦四公子。大通中，帝谦恭待士，忽有四人来，貌可七十，鹑衣蹑履，入丹阳郡建康里，行乞经年，无人知。帝居同泰寺讲佛经，僧瑳、永安、僧憕，通会妙旨，与之谈论。四人同谒，二僧柱口。帝惊，召入仪贤殿，给汤沐。帝问三教九流及汉朝旧事，了如目前。问其姓名，一人曰姓蠋（音携）名闯（琛去声），一人曰姓䜲（音万）名杰（音傑），一人姓䟘（音赎）名䵶（音湍），一人曰姓仉（音掌）名訔（音睹）。合朝无识者，惟昭明太子识之。四人喜，揖昭明如旧交，目为四公子。

南朝有贡计馆，在建康县东二里洲子岸上，诸州府秀才选举，皆憩此馆。

六朝，自石头东至运署，总二十四度，皆浮航往来。建康城外有朱雀航，即今之浮桥是也。今浙西临流州县，凡载行旅之舟，谓之航船，义或取此。

所之名见于六朝，永昌二年置牺所，又有钱所。天监中，有刻漏所。

《尔雅》曰："山南曰阳，水南曰阴。"故华阴、山阴皆在山之北，淮阴、济阴、江阴皆在水之南。

汉明帝梦金人，而摩腾竺法始以《白马陁经》入中国，明帝处之鸿胪寺。后造白马寺居之，取鸿胪寺之义。隋曰道场，唐曰寺，本朝则大曰寺，次曰院。在法寺有寺主，郡有僧首，总称主首。而宣和三年禁称主字，改曰管勾院门，同管勾院门事，供养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至建炎初，避御名，并改曰住持。

班固才识不逮司马迁远甚，于《高祖纪》见之。《史记》第云："高祖姓刘氏，母媪。"盖司马，汉臣，不敢斥其君名。班固为《汉书》，尽用司马迁旧文，却云："高祖讳邦，字季。"意谓补其遗缺，不知害义。至于世系却当推究，反不书，只于《赞略》曰："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太公讳，合言之，亦从略，可见才识下于司马矣。

东坡《黄州词》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盖疑其非也。今江汉间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惟江夏合于史。汉阳之说，出于《荆州记》。汉川之说，盖以赤壁草市，今其近处，亦有乌林。唐《汉阳图经》云："赤壁又名乌林，在汉川县西八十里，跨汉南北（汉川即汉川）。"据此二说，相去不远。然曹操初败赤壁，再败乌林，赤壁乌林乃二地；今指一地二名，已失之。况曹操舟师，自江陵顺流而下，周瑜自柴桑（今江州），溯流而上，两军相遇于赤壁，则赤壁当临大江。今临嶂、汉川皆非临江处。《通典》、《元和郡国志》皆尝辨汉川缪，则临嶂缪亦可知。黄州出于《齐安拾遗》，以赤鼻山为赤壁（见《水经》），以三江下口为夏口，以武昌华容镇为曹操败走华容，其说尤缪。盖周瑜自柴桑至樊口，会刘备，与备进军逆操，而后遇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今赤鼻止在鼻口对岸，何待进军而后遇？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而后有乌林之败，则赤壁当在江南岸，今赤壁乃在江北岸，亦非也。又曹操既败，自华容道走保南郡，汉南郡，今江陵、华容、监利、石首、武昌，华容岂走南郡路？嘉鱼之说，唐章怀太子注《东汉·刘表传》云："赤壁，山名也，今在鄂州蒲圻。"《通典》引《括地志》亦同。《元和郡县志》则云："赤壁山在蒲圻县一二十里，北岸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唐蒲圻临江，今析为嘉鱼，故说者据之而指今石头口为地。然石头口初未尝以赤壁名，而《嘉鱼县图经》亦云："此地无赤壁。"考之《水经》，则不然。《水经》云："江水左源流至今巴陵之下。"云："江水左迳至乌林。"（江水东注，凡《水经》言左者，皆北岸，右者，皆南岸）郦道元注云："村居也，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又云："江水至今汉阳界。"云"江水左迳百人山南。"郦道元注云："右迳赤壁山，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处。"据此，则赤壁、乌林相去二百余里。《元和志》所指乌林，已与此合，而赤壁则不同。今汉阳百人山对岸大江中，有赤矶者在。《江夏县境江图》谓之赤圻，为江夏之说者曰："此即道元所指也。曰矶、曰圻者，壁之误耳。"尝以为乌林、赤壁二战相继，乌林之捷，又自赤壁始，不应两地悬绝如此。及观《江表志》，赤壁败后，黄盖与操作诈降书，给操以众寡不敌。交锋之日，盖为前锋，当因事变化，至战日，盖始用火攻之策，操败走。如此，则二战初不同日。方是时，操师八十万，首尾相接二百里，不足讶。《水经》之言为然，《后汉纪》总书乌林赤壁，故后人指为一地。

卷 七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谓之台院，殿中侍御史谓之殿院，监察御史谓之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乐悬院、神厨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枢密院、盐铁院、粮斛院等，品秩亦不甚高。本朝枢密本兵、礼均二府。又有学士院、舍人院为两制，下则粮料、审计、进奏、官告、登闻、检鼓，是为六院。皇子之居，谓之某王宫；王子则分院，世俗目之曰官院。僧寺亦赐名院，而院之为义，始不一矣。

唐人多称使，郡守一职也，以其领兵，则曰节度；治财赋，则兼观察；以至河堤、处置、功德之名。故杨国忠领四十余使，下逮州郡，莫不然，其名猥杂。本朝则多称官，如提领官、参谋官、检讨参议官、考校官、覆考官、详定官、参详官、判官、推官；下至吏胥，则有通引官、专知官、孔目官、直省官；走卒则有散从官；流外有剋择官、阴阳官；军校有辇官、天武官之号；推其原，亦本于唐。

上古结绳而治，二帝以来，始有简策，以竹为

之，而书以漆，或用版以铅画之，故有刀笔铅椠之说。秦汉末，用缣帛，如胜、广书帛内鱼腹，高祖书帛射城上。至中世渐用纸，《赵后传》所谓赫蹄者，注云："薄小纸。"然其实亦缣帛。《蔡伦传》："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伦乃用木肤麻皮等。"则古之纸，即缣帛，字盖从系云。故今人呼书曰册子，取简册之义；又曰第几卷，言用缣素也。江南竹简，处州作椠版，尚仿佛古制。卢仝诗云："首云谏议送书至，白绢斜封三道印。"岂唐人又曾用绢封书耶？

靖康元年，赵子潒知宁陵县时，徽宗既逊位，过亳州烧香，道由其邑，赐金带；赵时服绿，许于绿袍上系。

盘庚将治亳，《商》三篇之《书》，谆谆训诰，既言其不得已，又言诸臣之先，以诱之。三代之臣，皆世族大家，枝叶扶疏，根株盘固，如鲁三桓、郑七穆是也。若本朝尚科举，显人魁士，皆出寒畯，观此可见世家气象。

《吴志》：天玺元年，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曰石室。郡表为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封禅国山，大赦，改明年为天纪。即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后有《封禅碑》，土人目曰《囤碑》，以其石圆八出，如米廪云。字画奇古，岁久多磨灭，访得旧刻，以今文写之，前缺廿六字。之（缺三字）予兹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蠉飞蠕动，无不归仁。是故（缺十四字）略（缺七字）上尊（缺廿七字）靡不遑假，民用丕作，于（缺一字）丞相（缺一字）奉迎（缺六字）率礼备仪，（缺十九字）宫（缺廿四字）所临，非徊西巡，遂基大宫，王烛（缺三字）泽（缺一字）清，万民子来，不日（缺六字）延颈跂足，（缺二字）来庭，柔服以仁，（缺四字）日昃不暇，（缺一字）观六经，旁贯百家，思该道根，数世陵迟，大繇未光，阖立东观，（缺三字）言，建论坟典，采询微闻，穷神极化，无幽不阐，举逸远佞，宽罪宥刑，尊道尚功，嘉善矜弱，哀贱愍凶，（缺二字）朽枯，上天感应，（缺五字）践祚初升，特发神梦，膺受篆图玉玺，启自神匮，神人指授金册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见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气，黄旗紫盖，覆被宫阙，显著牛斗者一十有九；麟凤龟龙，衔图负书三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鸾凤鱼鸟，二十有二；白虎、白獐、白鹿、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乌、白鹊、白鸠一十有九；赤乌、赤雀二十有四，白雀白鸾二十有七；神鱼吐书，白鲤腾船者二；灵絮神蚕，弥被原野者三；嘉禾秀颖，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干连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大珠，璧流离三十有六；大贝、余眂、余泉七十有五；大宝、神璧、水青榖三十有八；玉燕（缺字）玉羊、玉鸠者三；宝鼎、神钟、神瓮、夏祝、神鬲三十有六；石室山、石阃、石印、石羊（缺三字）石（缺二字）天谶，彰石镜光一十有七；神（缺一字）颂歌、庙灵（缺二字）者三；（缺一字）石（缺二字）湖泽门通，应谶合谣者五；神（缺二字）僮，灵母神女，告征表祥者三十有七；灵梦启谶，神人授书，著验（缺二字）者十；秘记谶文，玉版纪真者（缺一字）玉刀、玉印，文采光发者八；（缺二字）玉琯、玉玦、玉瑗、玉钩、玉称，殊辉异色者三十有三；玉尊、玉碗、玉盘、玉罂，清洁光朗者九；孔子、河伯、子胥、王（缺一字）言：天平地成，天子出东门鄂者四；大贤司马微，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发事兴运会者二；其余飞行之类，植生之伦，希古所觌，命世殊奇，不比瑞命之篇者，不可称而数也。于是旃蒙协洽之岁，月次辄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渊献，行年所值，实惟兹岁，帝出乎震，因易实著，遂受上天玉玺，文曰："吴真皇帝。"玉质青黄，解理洞彻，拜受祗逐，夙夜惟寅。夫大德宜报，大命宜彰，乃以柔兆涒滩之岁，钦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纪号天玺，实彰明命。于是丞相沇、大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执金吾修、城门校尉歆，屯骑校尉悌、尚书令忠、尚书昏、直、晃、昌、国史莹、核等，佥以为天道元默，以瑞表真；今众瑞毕至，四表纳贡，幽荒百蛮，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泽；率按典繇，宜先行禅礼，纪勒天命。遂于吴兴国山之阴，告祭刊石，以对扬乾命，广报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中书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臣苏建所。其文大概言符瑞，初无可取，故备录之，以见皓之亡有自矣。

韩退之《南溪诗》，据张籍《祭文》，盖绝笔于此。当时同集者，《贾岛集》中有《同韩侍郎泛南溪诗》。籍诗云"坐有贾秀才"，盖岛也。二公实同为此游，二集可互见。

《周礼》：鼓人以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军事，鼛鼓鼓役事，晋鼓鼓金奏。郑氏注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鼖鼓，两面鼓也。"鼛、晋鼓不言几面，则一面无疑矣。故《乐府》用其说，乃作一鼓而八出或六出四出，不惟不能考击，所谓两面者，但以两头有革者便为两面，则鼛、晋与鼖鼓无别矣。陈祥道《礼书》，释云："八面、六面、四面，犹言八枚、六枚、四枚。"按《周礼》："䩨人为皋陶，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鼖鼓。为皋鼓，长寻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郑司农云："鼓四尺谓面四尺。"司农去周不远，其言当有所据，不应前后自异，则八面、六面、四面、两面，从可知矣。皋有磬折之势，而礼家反不以此为据，何耶？

古有九州，秦汉分置郡县，《东汉志》，仍以九州总之。唐改郡为州，统以十二道使；至本朝，多仍唐旧，有一州而四名者，如会稽郡，名越州，名绍兴府，名镇东军额（额，依下文疑作类）。有一郡而三名者，如吴郡，名苏州，名军与府，名皆曰平江。有一郡而二名者，如毗陵郡，又曰常州之类，是也。又有名交互而难别者，如颍州曰顺昌府，许州曰颍昌府

之类。

祖宗时，三衙军兵每年拣汰下诸郡养老，皆优其禄，诸郡亦得以守仓库。绍兴中，沿江大屯仿此。淳熙间，刘邦翰侍郎乞只汰在本军，给半粮，自是诸军始有老弱之人，而亲戚亦多，遂有食不足之叹。

绍兴甲寅乙卯间，刘麟导虏南侵，其时车驾驻平江。有赵九龄者，策士也，请决淮西水以灌虏营，朝廷不能用。已而韩世忠得虏酋约战书曰："闻江南欲决淮西水以浸吾军。"书到之明日，虏实退师，当时但以为却敌之功，殊不知九龄之力为多。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所谓螭首者，盖殿陛间压阶石上镌凿之饰，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于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应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唐三司使有三，凡鞫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卿为三司使。中叶以后，有二司使，总户部、盐铁、度支。皇太子监国，则詹事、左右庶子，亦号三司使。

《唐书·志》：道士、女冠、僧、尼见天子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自何时。

仪制：宰臣、使相出使到阙，百官城外相见，赞请对拜，前期差知班申如"不判，请不集"字，即申三省及报百官。元祐元年四月，文潞公以致仕官，不敢依仪制，有旨特许书判。

国朝例，崇政殿试举人，景福殿考覆。自熙宁后，以逐殿增置内帑库屋，难以就置幕次，遂移于集英殿。见《哲宗御集》。

唐国子祭酒李涪《刊误》云："短书出晋宋兵革之际，时国禁书疏，非吊丧问疾，不得行尺牍，故羲之书云'死罪'，是违制令故事也。启事论兵，皆短而缄之，贵易于隐藏。"

故事：百官入朝，并乘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许暂乘车轿，不得入宫门，候路通，依常制。自渡江后，方乘轿，迄今不改。

建炎中兴，张、韩、刘、岳为将，人自为法，当时有张家军、韩家军之语。四帅之中，韩、岳兵尤精，常时于军中角其勇健者，令为之籍。每旗头押队阙，于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众者为之；将副有阙，则于诸队旗头押队内取之。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嵬，悉于四等人内角其优者补之。一入背嵬，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嵬军，无有不破者。见范参政致能说。燕北人呼酒瓶为嵬，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嵬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嵬即罍，北人语误，故云："韩军误用字耳。"

朱勔之父朱冲者，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一日至虎丘，主僧听其声，甚惊，出观之，但见憩于廊庑下，延之，设茶，语以它日必贵，自是主僧颇周给之。其子勔，有干材，蔡太师憩平江，冲携以见蔡，因得出入门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属童贯以军功补官，遂取吴中水窠以进，并以工巧之物输上方，就平江为应奉局，百工技艺皆役之。间以金珠为器，分遗后宫，宫人皆德之，誉言日闻。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寻丈，皆运至阙下，又令发运司津置，谓之花石纲。勔与其子汝贤得以自恣，每还吴中，辄自称降御香，张锦帆，郡县官鼓吹以迎之。勔所衣锦袍，云前徽宗尝以手抚之，绣御手于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过泗州，官吏迎见，汝贤传指挥到城中相见。及至亭通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着矣。"是冬金人入寇，勔父子以小舟东下，不敢见人，人亦不往见。旬日间，京师权贵与内侍来者颇多，往往皂衣衫行于市。又数日，传云："上皇已在发运衙。"人初不信，但见坐船一，泊于河步，绯幕张于船前，问之，果然。又数日，军马方至，街上皂衣人益多，所闻贵幸皆在焉，童贯亦坐帐中，续又闻高俅于南山把隘。时徽宗幸发运衙城上亭观渔，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众，方至，虏已逼城。南京遣兵来侍卫，虏退师后，上皇还京师，往来皆亲至泗州塔下烧香，施僧伽钵盂袈裟，至亲著于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大半为神霄宫，至是经御笔画图，以半还之，寺僧皆欢喜鼓舞。方上皇初至，已将寺之紧要屋退还，及回，所还益多，道流尽拆去窗户之属，及再还，并所拆悉取去，道流褫气矣。至靖康初，勔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

当涂当水陆之冲，素无城壁，建炎三年八月中，得旨创筑，时先公为吕丞相辟督其役，儒林郎当涂令钟大方、朝散郎知芜湖县周方将、朝散郎繁昌丞赵士康主簿夫，儒林郎司理参军王传都壕寨，欲以闰八月五日兴工，七月二十九日贼刘麟犯城，十一月十八日金人渡江，遂并力兴筑。凡役夫一万余人，用夜义任木等五十余万条，城成，周六里半零六十五步，高三丈，门楼、靴城、马面、敌楼悉备，开壕阔十二丈，深二丈。四年正月旦，贼卢进领兵据芜湖。二月，邵青、张琪踵至，七月崔增围，闭一十七日。至绍兴元年五月十六日，青领单德忠、孙立、魏义、阎在驱众数万，驾大小战舰数千直入姑溪河，布兵围城，札硬寨，开河水以没堤，掘断援路。地方二百里，发火焚民居，掠乡民三千余人，沿江采青薪，垒慢道，二贼首执刀秤驱逼，稍缓即斩首，以尸垒路，一日与城平。下瞰城中，射火箭烧楼橹，执孕妇十有二人，至城下，剖腹取胎以卜。自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昼夜攻击，攻击不息，用云梯三梢五梢，大炮百余座，天桥、对楼、鹅车、洞子，四面填壕，志在必得。先公召募长枪敢死士，下城四壁劫寨，乘东风急，发火烧贼垒慢道，风猛火盛，延烧贼炮、鹅车、洞子、云梯，贼救接不暇。驱强壮无残疾乡人，衣以锦绣巾裹，拥至江口，剖腹取心，欲祭转西风，反烧楼橹。官军劫中贼寨，连夜接战，杀死贼兵不计其数，头项

贼首，往往中箭炮搒归。及相度得姑溪河水面高于贼营，遂于二十六夜募军民下城决河，水势湍急，淹浸贼寨。计穷，遂于二十七日申时拔寨顺流而去。凡守御十有二日。是时，先公中流矢，得归朝人参议马观国万金良剂即裹创巡城，士气鼓作，卒保一城生聚。

台州临海县章安祥符寺法堂上有高庙御坐，寺僧师颜年八十余矣，能言东巡事，云："时年方十四，事悟讲主。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间讙言天子航海东来，泊金鳌山下；二十八日平明，有十六人皆以战袍，步自金鳌，入寺，有黄领者坐顷之，问寺有素食否？时方修《岁忏》，乃取炊饼五枚以进之，食其三，已又食其半，悟讲主复撷园蔬，芼以姜盐，进之。闻有旨，取一内人，乃借民间小竹舆乘之以来。立语良久，复令登舟，晚遂复幸金鳌。凡留十四日，始航海幸永嘉。又留四十五日，复航海幸金鳌。又留八日，忽闻六军皆呼万岁，捷书至也，于是航海由四明还绍兴。"李正民侍郎《乘桴录》云："己酉十二月五日，车驾至四明，十五日大雨，遂登舟至定海，十九日至昌国县，二十六日移舟之温台。自是连日南风，舟行虽稳，而日仅行数十里。二十九日岁除，庚戌正月二日北风稍劲，晚泊台州港。三日早至章安，知台州晁公为来。上幸祥符寺，从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余杭把隘官陈彦报，人马至县，迎击乃退。六日，得张俊奏云：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正月二日凡三遇敌，杀伤相当。八日张思正奏云：张浚出兵击退虏骑。十四日张浚自台州来，十八日移舟离章安，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㴩门，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国史》载此事，皆在四年正月，与颜言不合，然今《岁忏》，皆开岁乃修，则颜所记误耶？金鳌，盖一独峰，坡陁郁茂，若鳌背然。正与栅浦相对，两涘之间，略辨牛马，东看海门，云飞波翻，渺然无际。山顶有善际寺与夫祥符塔院，绍兴三十二年始赐额。先是有人题诗云："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多处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向金鳌背上行。"及高庙览之，以为诗谶，求其人，不可得矣。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别造以黄蒙之，壁间有诗云："黄帽当年驾舳舻，东浮鲸海出三吴。中兴事业风波恶，好作君王坐右图。"不著姓氏。

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于瓮，字皆章草，朽败不可诠次。得此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得车骑将军莫府文书，上郡属国都尉，二千石守丞，廷义县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绶，发夫讨畔羌，急急如律令。马四十匹，驴二百头，日给。"内侍梁师成得之，以入石。未几梁卒，石简俱亡，故见者殊鲜。吴思道亲睹梁简，故赋其秘古堂云："异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奁藏汉草。"荣次新吴出也，得其模本示余。按章草今在世益少，唯《急就章》见在，并诸帖所传耳。然《急就》转模，失真愈远；《官帖章草》，《皇象索靖》等书，与张芸叟所珍《鹖雀赋》，又率是赝作，黄长睿已尝辨于《东观余论》。然则此檄，当为今章草第一也。米元章《淮鳞帖》卷内称，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概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由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故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移，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由去隶未远故也。右军作草，犹是其典型，故不务为冗笔。逮张旭、怀素辈出，则此法埽地矣。但檄文讨羌，岁月与史不合，此史误无疑，黄长睿已详辨，不复述。急急如律令，汉之公移常语，犹今云符到奉行。张天师汉人，故承用之，而道家遂得祖述。

《史记·龟策传》："孔子曰：'日为德而君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佑，见食于虾蟆。'"卢仝《月蚀诗》，盖用此事。《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尧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又《山海经》："黑齿之北，曰旸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乌。"《春秋元命苞》云："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

清微子《服饰变古录》云："燕脂，纣制，以红蓝汁凝而为之。官赐宫人涂之，号为桃花粉。蓝地水清，合之色鲜，至唐颇进贡，后妃得赐，曰燕脂。"崔豹《古今注》云："燕支叶似蓟，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支。中国亦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今人以重绛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为红蓝耳，旧谓赤白之间为红，即今所为红蓝也。"《西河旧事》云"'失我祁连岭，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红蓝，北人采以染绯，取其英鲜者作燕脂。"《本草》："红蓝花堪作燕脂，生梁汉及西域，一名黄蓝。"《博物志》云："黄蓝，张骞所得，今沧卫亦种，近世人多种之，收其花，俟干，以染帛，色鲜于茜，谓之真红，亦曰干红，目其草曰红花。以染帛之余为燕支，干草初渍则色黄，故又为黄蓝也。"《史记·货殖传》："若千亩卮茜。"徐广注云："卮，音支，鲜支也；茜，音倩，一名红蓝，其花染缯，赤黄也。"又知今之红花，乃古之茜；而今之茜，又谓之乌红，系用苏方木、枣木染成，则非古之茜矣。

江海之有潮，辰刻不移，昔人尝论之。《山海经》则以为海鳅出入穴之度。《浮屠书》以为神龙之变化。窦叔蒙《海峤志》以为水随月之盈亏。卢肇《海赋》以谓日出于海，冲击而成。王充《论衡》以谓水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独徐叔明《传墨卿高丽录》云："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气升降于大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与元气升降互为抑扬，而人不觉，亦犹坐于船中者不知船之自运也。方其气升而地浮，则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沉，则海水缩下而为汐。计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气为阳，而阳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昼。由午至亥，其气为阴，而阴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夜。一昼夜合阴阳之气，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间，潮汐皆再焉。然昼夜之晷，

系乎日，升降之数，应乎月。日临于子，则阳气始升，月临乎午，则阴气始升，故夜潮之期，月则临子，昼潮之期，月皆临午焉。又日行迟，月行速，应迟二十九度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会，谓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临子，月朔之昼潮日亦临午焉。且昼即上天而言之，天体西转，日月东行，自朔而往，月速渐东，至午渐迟，东而潮亦应之以迟于昼；故昼潮自朔后迭差而入于夜，此所以一日午时，二日午末，三日未时，四日未末，五日申时，六日申末，七日酉时，八日酉末。夜即海下而言之，天体东转，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渐西，至子渐迟，西而潮亦应之以迟于夜；故夜潮自朔后迭差而入于昼，此所以一日子时，二日子末，三日丑时，四日丑末，五日寅时，六日寅末，七日卯时，八日卯末，九日加以时有交变，气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大小。当卯酉之月，则阴阳之交也，气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异于余月。当朔望之后，则天地之变也，气以变而盛出，故潮之大也异于余日。

世目状元第二人为榜眼，第三人为探花郎。《秦中岁时记》云："期集谢恩了，从此使著披袋箧子骡从等，仍于曲江点检，从物无得有阙，阙即罚钱。便于亭子小宴，召小科头同（一作国乐），至暮而散。次即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辈二人少俊者，为两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开牡丹芍药来者，即各有罚。"

卷　八

余外舅家，收柳公权亲笔起草二纸，皆小楷，字仅盈分，而结体遒媚，意态舒远，有寻丈之势。纸长不过七寸，广亦如之。及中兴，重兴秘省，贺方回之子，首以献书得官，秦太师付以搜访遗逸，外舅之兄张公观言以所得，托贺纳之秦府，秦进之上。方张自待次虔州瑞金簿，易监文思院，其季复以所得投之中人，引秦事为证，亦归于天上，独外舅两启尚存。云："上翰林柳学士璨，某谬至显荣，皆承阙乏。昨者玺书慰勉，兰省迁超，虽上意欲壮于军威，在外臣转深于官谤，此皆学士曲垂奖会，潜为扶持，继音容于北风，为主人于东道；况兼姻媾，早接清华，推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诸姨之敬，念深外妹，亦爱愚夫。不然，则安得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转尊而志愈下！藏之不忘，佩以弥芳；思奉冰霜，邈同云汉。仰计亘霄路于高阁，隔人烟于禁垣。啸傲霞高，从容日近；闲挥采笔，时弄紫泥。益彰叔则鸾鹤之姿，转映王恭神仙之状。便当乘风浩气，濯弄瑶池，秉阴阳之炉锤，辅天地之橐籥。异时获赐，今日先知；瞻望风猷，常在魂梦。某再拜。"又："侍郎颉颃重霄，腾凌迥汉，刻名仙馆，绝迹人寰。润饰洪猷，承迎中旨；金茎瑞露，云表先尝。玉辇灵桃，窗间暗识；方兹独步，谁敢争衡？况艺奋神工，时推妙翰；凤鸾异态，龙虎殊姿。白首何人，墨池谁子；后生是畏，前圣有言。若非思与神凝，韵无俗累；则安能致兹遒逸，迢彼等夷，穷钟蔡之楷模，入王羊之阃域。往者韦相公尝谓侍郎能以书谏者，今则行执陶钧，坐登台辅；终提一笔，以绝百僚；后命之来，延颈而俟。某素无勋效，叨滥宠荣；一授藩垣，两迁官秩。犹以处床操扇，粗识孤虚；跨马弯弓，未为迟暮；誓将丹恳，以奉休明。所冀侍郎猥录孤微，终垂庇遇，使其晚节，无愧平生，下情……"云云。前辈俱跋为柳笔，然非柳亦不能造此。但启中有笔谏之语，岂它人上柳启，柳自书之耶？当有辨之者。

近世行状、墓志、家传，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往往文过其实，人多喜之，率与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东都故事·赵普传》，与正史迥然如两人，正史几可废。前辈尝以《邵氏闻见录》与石林《避暑》、《燕居录》等，以岁月参之，皆不合。《汪彦章集》有《题陈文惠公逸事后》云，"文惠陈公之相仁祖，每内批夜下不过十刻。一日夜分，有御封至，公不启封。来日袖进曰：'今中宫虚位，张贵妃有宠，恐奸人附会，请正母仪，非出陛下本意也。'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贵妃即进册温成皇后也。"当时墓碑不敢书，公之曾孙衮始录以示人。按李氏《长编》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宝元元年三月罢，温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侍御选才人，距文惠罢相凡三年余，虽当时已被宠幸，不应谀臣便有正位中宫之请。"汪所见衮说，非事实也。其它往往类此。

汉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岁尽诣京师奏事，不言所处之地。唐戴叔伦《抚州刺史厅壁记》云："汉置十三郡刺史，以察举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传奏事，居靡定处，权不牧人。"其言必有据。又《江西节度观察判官壁记》云："开元二十年，四方都会之州，各置采访使，以总覆囚按察之任，使臣有土，自此始也。"乾元二年，天下聚兵，罢采访而加防御，寻代之以专征，而讨逆伐叛，则以节度主之，其间复置观察，而悉与三使并。《唐书》载建置领不详，故并记之。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王荆公取而删为《唐百家诗》。或云，荆公当删取时，用纸帖出付笔吏，而吏惮于巨篇，易以四韵或二韵诗，公不复再看。余尝取《诸家诗》观之，不惟大篇多不佳，余皆一时草课以为贽，皆非其得意所为，故虽富而猥弱。今人不曾考究，而妄讥刺前辈，可不谨哉！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杨文公始为西崑体，穆伯长、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学者宗之。王荆公为《新经说文》，推明义理之学，兼庄老之说。

洎至崇观黜史学，而中兴悉有禁，专以孔孟为师。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绍熙尚程氏，曰洛学。

景祐元年四月间，上谓宰臣曰："近年以来，阴阳不顺，卦气乖舛，此必应天之道，有未合于天心，而违于人意者，宜推明咎征之本。"臣僚上言："早岁陈彭年等定中外醮仪，列圣祖天尊在北极之上。伏缘北极大帝总领万物，主宰中极，而圣祖司命真君因荐尊号，骤居紫微帝君之上。既定位非顺，自兹天下郡县多致灾伤。伏望重行详定。"礼院详定，当院与道众参详。天下道观圣祖，每遇醮设，于本殿供献，则圣祖天尊及六位仙官即与众真各无相妨，仍别用青词奏告；如无圣祖殿处，即别设醮位为便。从之。后道士欲得山，圣祖杂于其间，以重其教，复合之。自渡江后，朝廷作醮，亦从其说。老氏之教，本以清虚淡泊为本，五千文不可易也。故窦太后、汉文帝用之，皆能治国。外又有方士神仙家祠官太祝，与夫按摩导引书符咒水，《史记》皆以家名，初未尝合也。秦皇汉武始好神仙，方士祠祀始有观。始皇曰："我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相通，于此候神仙。《汉武故事》：于上林作飞廉观，高四十丈，长安作桂观、益寿馆以候神人，犹未居道士。元帝被疾，远求方士，汉中送道士王仲都能忍寒，遂即昆明观处仲都。故自后道士所居曰观，六朝多曰馆，亦武帝故事。后魏嵩山道士寇谦之，修张道陵之术，以其教太冷淡无所得，自言遇老子降，授以辟谷轻身之法，及《科戒》二十卷。崔浩师事之，始合为一，已见《通鉴》。唐置崇元学，专奉老氏，配以庄、列。道家者流，以谓天地未判，有元始天尊为祖气，次有道君以阐其端，老子以明其道。老子乃李氏之祖，取郊祀配天之义以尊之，号曰三清，然未尝殿而祀之。至本朝更定醮仪，设上九位，失于详究，以昊天上帝列于周柱史之下，故在景祐有此施行。谓宜仿效景祐之制少变之，奉三清于殿，以为教门之祖；若醮，则祭昊天上帝于坛，以为百神之宗，庶不失崇敬之义，亦唐崇元学之旧。醮仪当更为奏章之制，而去其邀迎之僭，庶景贶来临矣。

姓氏，后世不复别，但曰姓某氏，虽史笔亦然。按《史记·帝纪》注引《春秋左氏》："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注者云："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赐姓者，谓若舜之妫，禹之姒，伯夷之姜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吕是已。于字则叔牙、季友、展无骇、臧僖伯是已。于谥则文、武、成、宣、宋戴恶、卫齐恶是已。氏于官则司马、司徒之类是已。氏于邑则韩、魏、赵是已。详此，诸侯既命于天子为某公侯，则是命之氏，诸侯位卑不得赐姓，其有以王父及以字为氏，或以官以邑，既无土可分，则姓与氏无别。注《史记》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别名"之语。姓者统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别子孙，如鲁、卫、毛、聃、邢、晋、应、韩之分。又春秋之时，诸侯之子为大夫则称公，子孙则称公孙，公孙之子与异姓之臣未赐族，而身为大夫则称名，无骇侠之类是也。已赐族而使之世为大夫则称族，如仲孙、叔孙、季孙之类是也。此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从可知矣。若夫《易》云："黄帝尧舜氏作。"尧舜虽非姓氏，既是天子，当一代称曰尧舜，氏义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后汉·徐稚孺子传》云："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礼逊，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豫章太守，以礼请为功曹，稺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稺来特设一榻，去则收之。"及《陈蕃传》，不书此事，却云："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时为置一榻，去则收之。璆字孟玉，临济人，有美名。"而司马温公《通鉴》亦只书徐稺事，不及周，故周璆之名益不显。细考之，盖陈蕃能尊敬贤士，为豫章太守则下徐孺之榻，为乐安太守则下周璆之榻，范晔不能发明之耳。

正月旦日，世俗皆饮屠苏酒，自幼及长，或写廜廯千金方云：廜廯亦不知何义。按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是日进椒柏酒，饮桃汤，服却鬼元，敷于散，次第从小起。"注云："以过腊日，故崔实《月令》，过腊一日，谓之小岁。"又云："小岁则用之汉朝，元正则行之晋世。"盖汉尝以十月为岁首也。又云："敷于散即胡洽方之许山赤散，并有斤两。"则知敷于音讹转为屠苏，小岁讹而为自小起云。

自东京至女真，所谓御寨行程：东京四十五里至封丘县，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县，腰顿。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馆，二十五里至濬州，七十里至汤阴县腰顿。三十五里至相州安阳馆，六十里至磁州滏阳驿，腰顿。七十里至邯郸县馆，四十里至临洺镇，七十里至信德府邢台驿，三十五里至皇甫村驿柏乡县，五十里至赵州平棘驿，一百里至真定驿，六十里至新乐县，五十里至中山驿，五十里至望都县，七十里至保州金台驿，四十里至梁台驿，三十里至固城，五十里至马村铺，五十里至涿州本道馆，六十里至良乡县，六十里至燕京永平馆。始望东行，六十里至潞县，九十里至三河县，七十里至蓟州，八十里至永济务，九十里至七个岭，九十里至平州，八十里至新安县，六十里至润州。自此皆沿海行，四十里至迁州，八十里至来州，八十里至隰州，八十里至淘河岛，八十里至胡家务，八十里至新城，八十里至梯己寨，六十里至仓官寨，三十里至广宁府，三十里至显州，五里至东馆，八十里至兔儿埚，八十里至梁虞务，六十里至辽河大口平津馆，七十三里至广州广平馆。复望北行，七十里至沛州乐郊馆，

八十里至兴州兴平馆，五十里至银铜馆，九十里至咸州咸平馆，三十里至宿州宿宁馆，八十里至贾道铺怀方馆，四十里至杨八寨通远馆，五十里至合叔孛革铺同风馆，三十里至义和馆，五十里至如归馆，四十里至信州彰信馆，七十里至胜州来德馆，五十里至山寺铺会方馆，五十里至威州威德馆，五十里至龙骧馆，六十里至详州常平馆，六十里至滨州混同馆，六十里至高平馆，四十里至同流馆，五十里至没搭合孛董来同馆，七十里至乌龙馆，三十里至虏寨，号御寨。今之使虏者，止至燕，未有至乌龙馆者。

《长安图》，元丰三年正月五日，龙图阁待制知永兴军府事汲郡吕公大防，命户曹刘景阳按视，邠州观察推官吕大临检定，其法以隋都城大明宫，并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旧图及韦述《西京记》为本，参以诸书及遗迹。考定太极、大明、兴庆三宫，用折地法，不能尽容诸殿，又为别图。汉都城，纵广各十五里，周六十五里，十二门，八街九陌，城之南北曲折有南斗、北斗之象。未央、长乐宫在其中。未央在西直便门，长乐在东直社门。隋都城，外郭纵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广十八里百十五步，周六十七里，高一丈八尺。东西南北各三门，纵十一街，横十四街，当皇城朱雀门南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纵十一街，各广百步；皇城之南横街十，各广四十七步；皇城左右各横街四，三街各六十步；一街直安福延喜门，广百步；朱雀街之东市一坊五十五，万年治之；街之西市一坊五十五，长安治之。坊之制，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东西二门，纵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广各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广各四百五十步。皇城之内共七十四坊，各四门，广各六百五十步；皇城左右之南六坊，纵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纵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各六百步；四面街各广百步，面各二门。皇城纵三里一百四十步，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纵五街，横七街，百司居之；北附宫城，南直朱雀门，皆有大街、各广百步；东西各二门，南三门。太极宫城广四里，纵二里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东一门，西二门，南六门，北三门，宫城之西有大安宫。唐大明宫城在苑内，广二里一百四十八步，纵四里九十五步，东北各一门，南五门，西二门。禁苑广二十七里，纵三十里，东一门，南二门，北五门。西内苑广四里，纵二里，四面各一门。东内苑广二百五十步，纵四里九十五步，东一门。以渠道水入城者三：一曰龙首渠，自城东南导浐至长乐坡，酾为二渠，一北流入苑，一经通化门兴庆宫，由皇城入太极宫；二曰永安渠，导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导坑水自大安坊东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极宫。城内有六高岗，横列如乾之六爻。初隋建都以九二置宫室，九三处百司，九五不欲令民居，乃置元都观兴善寺。右汉隋唐宫禁城邑之制，而《西京记》云："街东西各五十四坊。"《六典注》："两市居其中，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今除市居二坊外，各五十五坊，当以《六典注》为正。又《六典注》："土阁之西延英。"李庚赋："东则延英耽耽。"当以庚赋为正。又《西京记》："大兴城南直子午谷。"今据子午谷乃汉城所直，隋城南直石鳖谷西。又《唐志》："大明宫纵一千八百步，广一千八十步。"今实计纵一千一百一十八步，广一千五百三十五步，此旧说之误也。唐高宗始营大明宫于丹凤后，南开翊善、永昌二坊，各为二外郭，东北隅永福一坊筑入苑；先天以后为十六王内宅，又高宗以隆庆坊为兴庆宫，附外郭为复道，自大明宫经过通化门，磴道潜通，以达此宫，谓之夹城。又制永嘉坊西百步入宫外郭东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地高不便，隔在郭外，为芙蓉园，引黄渠水注之，号曲江，明皇增筑兴庆宫夹城直至芙蓉园。又武宗于宣政殿东北筑台曰望仙，今人误以为蓬莱山。武宗又修未央宫为通光亭；宣宗修宪宗遗迹，于夹城中开便门，自芙蓉园北入至青龙寺，俗号新开门，自门至寺，开敦化以北四坊各为二，此迁改之异也。大抵唐多仍隋旧，故吕公爱其制度之密，而伤唐人冒袭，史氏没其实，遂刻而为图，故志之。

汉以司徒、司马、司空为宰相，盖六国时有此三卿，汉采用之，但改司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国三卿。三卿盖诸侯之制，汉人只采六国之旧，而不知周家天子故事，失之矣。

释氏《智论》云："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洲，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赡部洲，二六十月则照东，三七十一月则照西，四八十二月则照北。"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荤，百官不支羊钱，迄今不改。阴阳家袭其说，不知其义，乃曰："臣下属商，而本朝以火德，故臣下避之。"其法始于唐，唐以土德，岂亦有所避耶？

郭公元迈，字英远，其先籍开封，自高祖知白仕于吴，因家焉。英远少孤，能自立。政和初，由乡贡入上庠，宣和中上舍。及高宗驻跸维扬，英远随驾免省，时募使虏通两宫者，闽人魏行可请行，英远亦慨然上表，感动天听，补右武大夫和州团练使，为之副。既次河朔，子弟皆泣下。英远曰："吾有尺纸付汝，到家可启封。"后开缄，首云："出疆当艰棘时，尤难保其全，身已许国，何暇有二而已！"既至，贻书虏帅黏罕，反覆论辨用兵利害，乞归二圣，旋被拘留。绍兴壬戌，忠宣洪尚书归自虏，奏王伦与公以身殉国，词极剀切，既而朱公弁亦以使事还，乃言在燕及宜州时与英远倡酬，携其亲染诗文数篇以归，属对警拔，翰墨精妙，诚可宝。奉使张公邵自军前回，有奏劄云："自靖康迄于建炎，使于虏而不返者数人，若陈过庭、聂昌、司马朴、滕茂实、崔纵、魏行可、郭元迈。臣尝有请于彼，乞挈崔纵、魏行可之榇以归，命下，发遣，而魏行可之榇有挈之往中京者，乃不果，而崔纵之榇金人付臣护之而来，谨置之临安府

城内妙行寺，乞赐检举，特与恤典，访其亲，而官助葬之。”又张早自建炎二年七月二十日，自建康被圣旨差充奉使，祭崔尚书十都辖于虏中，八月二十三日入界，经一十三年还阙，有画一、奏状一项。向来节次，天之生此民也，可以元之，所以然者皆去，二十日以次奉使，侍郎司马朴见在真定府，枢密宇文虚中一行人见在会宁府，尚书洪皓见在幽州混同江之东王涉左丞私第，教导子弟，尚书崔纵于宜州身亡，副使郭元明见在宜州，侍郎魏行可于兴中府身亡，副使郭元迈、尚书张邵、副使杨宪并官属崔渊等并在宜州，已上奉使官吏并不剃头换官。郭初离阙，许补五资恩泽，已得其三云。

《尚书》：“至于岱宗，柴。”又：“柴望，大告武成。”柴虽祭名，考之礼，焚柴泰坛。《周礼》：“升烟燔牲首。”则是祭前焚柴升烟皆求神之义，因为祭名。后世转文，不焚柴而烧香，当于迎神之前用炉炭爇之。近人多崇释氏，盖西方出香，释氏动辄烧香，取其清净，故作法事，则焚香诵咒，道家亦烧香解秽，与吾教极不同。今人祀夫子，祭社稷，于迎神之后，奠币之前，三上香，礼家无之，郡邑或用之。

韩纲，字子礼，父盈胄，祖蹈，知荆南，曾祖公彦之。绍兴八年任潭州判官，上书论和议之非，知州李昭祖得其副本，申于朝廷。得上旨：“韩纲小官，动摇国是，降官，编管循州。”告词云：“守臣坐汝之罪，来上。”及到贬所，又为将官韩京所招，举家死。

卷　九

朱雀、元武、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祥符间避圣祖讳，始改元武为真武，元冥为真冥，元枵为真枵，元戈为真戈。后兴醴泉观得龟蛇，道士以为真武现，绘其像为北方之神，被发黑衣，仗剑蹈龟蛇，从者执黑旗。自后奉祀益严，加号镇天佑圣，或以为金虏之谶。

今人呼洗为砂锣，又曰厮锣，凡国朝赐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语。究其说，军行不暇持洗，以锣代之。又中原人以击锣筛锣，今南方亦有言之者。筛沙音相近，筛之为厮，又小转也。书传目养马者为厮，以所执之锣为洗曰厮锣。军中以锣为洗，正如秦汉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饭，取其便耳。

世传《遁甲书》，甲既不可隐，何取名为遁？及读《汉郎中郑固碑》有云：“逡遁退让。”遁即循字，盖古字少，借用，非独此一碑也。则知遁甲当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环推数故也。

秦《越绝书》，隋《经籍志》云“子贡作”。其书杂记秦汉事，疑后人所传属，内载春申君李园事，《史记》、《战国策》、《列女传》，不载女嬛之名，仅见于此，其策画始终，皆出女嬛，尤为异也。至书：“烈王死后，李园相，春申君方封于吴，又立其子为假君。”皆与《史记》、《国策》不合。

自浙江东南溪行，而溪水浅涩湍急，深五七寸，碎石作底，小者如弹，大者不过盆碗，齿齿无数，五色可爱，行三五步一滩，即四边或上流，有拥起碎石，或如堆阜，或如堤堰，水势喷激怒如瀑，而舟人所用器，特与他舟异，篙用竹，加铁钻，又有肩篙拐篙，皆用木加拐，如到书某字于其上。每遇滩碛，即舟师足踏樯竿，手执篙，仰卧空中撑舟，忽翻身落舟上，覆面向水急撑，谓之身搌篙。舟师每呼“肩篙”“头篙”“转身篙”“抢篙”，诸人即齐声和曰“嗷嗷”，诸人皆齐力急撑。所谓肩篙者，覆面向水用肩撑；所谓头篙者，覆面向水用头撑；转篙者，自身左移舟右转；转身篙者，或仰面即覆面，覆面即仰面云；抢篙者，舟尾有穴，每诸篙出水，即一人急用一大木挺抢船尾，盖恐舟复下也。一舟复数人自水牵挽，水深处亦不过膝，自处之青田至温州，行石中，水既湍急，必欲令舟屈曲蛇行以避石，不然，则碎溺为害，故土人有“纸船铁梢工”之语，言寄命于舟师也。厥惟艰哉!

近世官中行遣，多用劝勉二字，考之经，其说有二：谓之劝，则不出于自然而已乐为之；谓之勉，则出于不得已而人强勉之。故《诗》言：“劝以义”，则劝非出于自然；《诗》言：“勉其夫以正”，则勉非出于得已。

世俗，岁将除，乡人相率为傩，俚语谓之打野胡。按《论语》：“乡人傩，朝服立于阼阶。”注：“大傩驱逐疫鬼也。”亦呼“野云”戏。今人又讹耳。

永安诸陵，皆东南地穹，西北地垂，东南有山，西北无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虽有冈阜，不甚高，互为形势。自永安县西坡上观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柏林如织，万安山来朝，遥揖嵩少三陵，柏林相接，地平如掌，计一百一十三顷，方二十里云。今绍兴横宫朝向，正与永安诸陵相似，盖取其协于音利，有上皇山新妇尖，隆祐横宫正在其下。

昆仑，一作崐崘。《禹本纪》：“昆仑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华池。”《河图》云：“昆仑，天中柱，气上通天。”《水经》云：“昆仑虚，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天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尔雅》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为邱。”注云：“昆仑山三重，故以名。”昔人引《山海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又曰：“钟山西六百里有昆仑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经》内：“昆仑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有木禾，面有九折，以玉为槛。面有五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别有小昆仑也。”《淮南子》曰：“昆仑虚中有增城九重，有木禾、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

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十洲记》云："昆陵即昆仑，中狭上广，故曰昆仑。山有三角，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其处有积金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神异经》云："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十里，圆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居。"又一说云："大五岳者，中岳昆仑在九海，中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博雅》云："昆仑虚，赤水出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之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张骞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乌迟国，乌国之西复有海，西海之滨有小昆仑，高万仞，方八百里。"《援神契》曰："河水上应天河。"《山海经》："昆仑山有青河、白河、黄河、黑河环其墟，其白水出东北陬，向东南流，为中国河。"《尔雅》曰："河出昆仑虚色白渠，凡千七百所，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淮南子》："河出昆仑，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也。"《水经》云："昆仑三仞，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元圃，一名阆风，上层城一名天庭。"《淮南》又云："元圃、阆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水虏于蒲类海上。唐章怀太子注，谓："昆仑山名，因以为塞，在今肃州酒泉县西南，山有昆仑之体，故名之。周穆王见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台，则又知周穆王西游，初不出中国云。"凡诸书云昆仑，悉注于此。

古之圣王讳，世皆不知避。有一时暴起与僭伪之主，至今讳而不改者，如昭穆本作招穆读，以晋文帝讳改呼韶。城避朱梁讳改曰州，如东都州、南州、北州是也。戊字本作茂读，亦以李唐讳改云武，或曰务。浙人避钱氏讳，改刘为金，果有石榴，呼曰金樱。江东人以杨行密讳，呼蜜为蜂糖。太一十神有君基民基，避唐明皇讳改作棋，至今不改。《本草》有薯蓣，避唐代宗讳改云薯药，避英宗讳又改为山药，则与薯蓣似不相干，今当云山蓣可也。

虙子贱，或写作密子贱。按《颜氏家训》，虙字从虍，宓字从宀下必，俱为孔子弟子。宓子贱，即虙羲之后，俗字以为宓，或宓加山。《子贱碑》云："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是知虙之与伏，古来通用，误以为密。

《说文》："羿，帝喾时射官。"《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命羿射其九。"《商书》曰："有穷后羿。"则羿是射官，世有其人，非一人也。

东坡先生既得自便，以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还次京口，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某惶恐再拜端明尚书（台座）：某伏闻旌旆还自南越，扬舲江海，蹑履岭峤，执事者良苦，数岁以来，艰险备至，殆昔人之所未尝，非天将降大任者岂易堪此？窃惟达人大观，俯仰陈迹，无复可言。不审即日尊体动止何似？伏念某离远门墙，于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数计？传闻车马之音，当欢欣鼓舞，迎劳行色，以致其积年慕恋，引领举足，崎岖瞻望之诚。今乃不然。近缘老亲重被罪谴，忧深虑切，忘寝与食，始闻后命，方在浙东，即欲便道省觐，又顾幼稚须携挈，致之所居，今暂抵此，治任裹粮，旦暮远行，交亲往来，一切皆废，此则自侪于众人，宜其所以未获进见者。某于门下，岂敢用此为解？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是为有罪，况于不克见者乎？逡巡犹豫，事为老亲，固当审思耳。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进陪国论，今也使某得见，岂得泊然无意哉！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南海之滨，下潦上雾，毒气薰蒸，执事者亲所经历，于今回想，必当可畏，况以益高之年，齿发尤衰，涉乎此境，岂不惴惴？但念老亲性疏豁，不护短，内省过咎，仰戴于上恩，庶有以自宽，节饮食，亲药物，粗可侥幸岁月。不然者，借使小有悰濦之情，悴于胸次，忧思郁结，易以伤气，加以瘴疠，则朝夕几殆，何可忍言？况复为淹久计哉！每虑及此，肝胆摧落，是以不胜犬马之情，子私其父，日夜觊幸。今圣上慈仁，哀矜耆老，沛然发不世之恩诏，稍驰罪罟，尚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此微贱之祷，悲伤涕泣，斯须颠沛，不能忘也。倘问焉而执事者以为未然，使某也将何以为怀？诚不若勿卜而徒自然，庶几之为愈也。倘以为可凯也，固愚情所欲闻，然而旬数之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所忖度者幸而既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见，可以远迹避嫌，杜谗慝之机，思患而预防之为善也。若乃思世故多端，纷纭轇轕，虽弥日信宿，未可尽剖，勃艉，所谓君其知之矣，宁须多言。独恨九年之间，学不益博，文不益进，以此负门下。然古人有闻之而不言，能之而不为，存之而不论者，窃尝留意焉，未若面得之也。请俟它日，仰叩绪余论，不胜拳拳之情，敢言之执事者，伏惟财幸。暑溽异甚，伏望保护寝兴，万万珍重。不宣。某惶恐再拜。"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命从者伸楮和墨，书以答之："某顿首致平学士：某自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茫然不知致平在此，辱书乃渐醒悟。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船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兹闲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内养丹，切不可外服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续养生论》一首，甚愿写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叠检获，当录呈也。所云穆卜，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幸更徐听其

审。又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即先饱，今且归毗陵，聊自欺：此我里，庶几且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某顿首再拜致平学士阁下。六月十四日。”此纸乃一挥，笔势翩翩。后又写《白术方》，今在其孙洽教授君处。既归宜兴，七月疾革，折简钱世雄云：“径山老惟琳来问疾，有偈云：‘扁舟驾兰陵，目换旧风日。君家有天人，雌雄维摩诘。我口答文殊，千里来问疾。若以偈相答，稽柱皆笑出。’先生答云云。”盖与惟琳、世雄问答而终，乃二十八日也。今刊行先生《年谱》不载此，以补阙文云。先生集中有《答致平书》，而章书人多不曾见，故不能晓其答意。元祐三年，先生知举时，致平为举子。初，致平之文法荆公，既见先生知举，为文皆法坡，遂为第一，逮揭榜，方知子厚子。

《青箱杂记》载南唐徐铉至义兴，读《汉太尉许馘碑》，其阴有八字云：“谈马砺毕，王田数七。”莫晓其指，铉以“黄绢幼妇”语意求之，云：此谓“许碑重立”也。义兴字犯本朝熙陵嫌名，改宜兴，予家先茔在焉。屡访许碑不可得，邑人张驹千里云：“今县治之南有数丛冢，形制特大，《图经》以为许氏墓，上有一碑，字似汉《张平子墓铭》篆体，首云：‘司农夫人刘氏，山阴人。’自后为韵语，漫灭不可读，所谓《太尉碑》，则不复可见矣。”绍兴丙子冬，过颐山，访故人邵子门，有残碑，云：“舟行许氏墓侧，见有此石，居民以为浣垢之具，意谓人所弃而不有者，戏取以归，索水洗而读之，虽首尾不足，知其为馘碑也。”其文云：“历司农卫尉太仆，遂登太尉。”所谓司农夫人者，其馘之配乎？碑叙官爵，若永乐少府，悉汉代所有，字古隶与今文相错，旧隶漫处，则以今文足之，疑后人不忍砻去旧文，以今文刻于漫处，所谓许碑重立也。因模取墨本，跋其后以遗邵子，使之知宝此石，无使后复有如子者负之而趋云。

彭祭酒，学校驰声，善破经义，每有难题，人多请破之，无不曲当。后在两省，同寮尝戏之，请破“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彭停思久之，云：“运于上者无远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欢之异。”人益叹伏。此两句，乃吴中舟师之歌，每于更阑月夜，操舟荡桨，抑遏其词而歌之，声甚凄怨。唐人有诗云：“从倚仙居凭翠楼，分明宫漏静兼秋。长安一夜家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盛行于时，具载《辇下岁时记》，云是章孝标制，与此意同。

公孙贺为丞相，其子敬声为太仆，骄奢不奉法，盗用北军钱千九百万贯，时诏捕阳陵大侠朱安世甚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上许之。且索一豪民，亭长之责，至烦丞相亲捕。主守盗赃至于千九百万贯，以捕一匹夫便得赎，汉网可谓阔疏矣。至武帝以后则不然也。

《周礼》：“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又“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又“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又《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晦，晦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其制若不同，又且烦碎，学者多不考。盖比闾之法，所以保养斯民，相生相养，使邻里各有恩义。秦汉间，但令有罪相纠，而风俗坏矣。欲行三代之政，则比闾之法，不可不讲。卒伍之法，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此即后世保伍之法，逐捕盗贼是也。均土地，稽人民，此言民数；大约四家计口二十有四人，其堪任使者十人，凡一井八家，为堪任使者二十人，可见周家役民不穷其力。井田之制，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百里者，《孟子》曰：“方里而井。”计之则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名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邱为甸，甸与成，其实一也。郑解成为甸表里之意，共出兵车一乘，故谓之甸。甸，乘也。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是当甸在其中，旁一里以治洫，故注云：“方十里为成，成中容一甸，方八里，出田税，缘边一里治洫不税。”《论语注》：“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是据成方十里出车一乘也。成，元年《左传》服注，引《司马法》云，“四邑为邱，邱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三牛。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戎楯备具，谓之乘马。”是据甸方八里，出车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据一焉。若然，成出兵车一乘，为七十五人耳。而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成方十里，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当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则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家不尽行，故一车士卒惟七十五人。少康言众一旅，盖尽举大众，故与出赋异也。《司马法》乃言舆赋之数，据前项民数，一井八家可任使者二十人，今六十四井为五百十有二家，其堪役通一千二百八十人，而籍于司马之法者，才七十有五人，盖四百七十家有余，只赋兵二十五人耳。《司马法》又有炊家子、厩巷、衣装、樵汲二十五人当出外。又《法》，晦百为夫，至徒二千人，此言征调之数，据前项兵籍，四邑为邱，邱十六井，今云十井为通，促零就整，以十起数耳。田制八家为井起

算，兵制十人为什起算，各从其宜，非有损益也。比间亦以整数，四邱为甸，凡六十四井，其籍七十有五，今十通为成，加前一邱三十六井之地，为百井八百家，是谓二百八十八家，其兵亦当添一甲有零，只调三十人，盖四分常兵之数而征发其一，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也。积数凡百井八百家，得为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十分二千之一有奇为一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强，止发三十人耳。百里千里皆然，车马亦然。自邱备一乘，乘四马，但赋一马，积四邱为甸，凡四甸方赋一乘，故促十六井为一通，出一马，后加百井为一成，出一车，亦无增减。甸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七十人、徒二十人，盖调特差择宜为士者居多也。

卷十

《能改斋漫录》，记问亦博矣。第一卷书佛法，乃引《列子》商太宰答问之语曰："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以谓佛法原天地之始。夫列御寇之书，与《庄子》皆宗老氏，多寓言，《列子》多非旧文，前贤固言矣。老氏之徒所云"西方"谓西王母之类，故周穆王西游，非佛之西方也。佛之法入中国，明注之史，岂有为儒而信非圣之书，反诬先哲耶？今佛之书见在，观其入山修道，芦茅穿肘，降魔驱鬼，属意空寂，有所谓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与尧舜，民无能名者乎？借使其法果与天地并原，则人类灭已久矣。只此一事，便见所学。又言："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诗云：'无穷基有无穷问，第一人为第一官。'其后，言者以为过，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辈类多有之，如荆公、东坡，皆有曾鲁公张文定《生日诗》。"又载："曾郎中《献秦十绝》，'裴度只今称圣相'之句。解云："李义山《韩碑诗》：'帝得圣相相曰度'，盖取《晏子春秋》：'仲尼，鲁之圣相也'意。"以禁《生日诗》为非，圣相为可称，其它诋訾前贤为不少。又如诗人得句，偶有相犯，即以为蹈袭。及恃记博，妄有穿凿，不暇一一论。夷考其人，姓吴名曾，字虎臣，抚州临川人，秦益公当轴时，上所业得官。绍兴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为玉牒检讨官。秦薨，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称不乐京局，且不能委曲时好，恐以罪去，以此惑后人。盖癸酉岁正是秦兴大狱，追治贤士大夫时，则必有以取媚，致身清要。宜乎取圣相，而以禁生日为非，释氏之教与天地并原也。

今三衙有殿帅、马帅、步帅。马帅俗呼马军。杜诗："洗盏开尝对马军。"唐已有此语。

陶谷使越，钱王因举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对曰："口耳王，圣明天子要钱塘。"宣政间，林摅奉使契丹，国中新为碧室，云如中国之明堂。伴使举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对曰："口耳王，圣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识字，只有口耳壬，即无口耳王。"林词窘，骂之，几辱命。彼之大臣云："所争非国事，岂可以细故成隙？"遂备牒奏上，朝廷一时为之降黜；后以骂虏，进用至中书侍郎。

杜少陵《故武卫将军挽词》，有曰："赤羽千夫膳，黄河十月冰。"修可注云："《家语》：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师曰："古诗云：'桃花乱落如红雨'，赤雨言落叶也。此章言将军善舞剑及弯弧，故曰：'舞剑过人绝，鸣弓射兽能。铦锋行惬顺，猛噬失跻腾。赤羽千夫膳，黄河十月冰。横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称。"则赤羽谓箭，言弦不虚发，发必得兽，可以供千军之膳。苟如所注，则不与下句对，而意殊远矣。

汉尚书令、仆、丞、郎，月给喻麋墨大小二枚，萧子良《答王僧虔书》曰："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又陆云《与兄书》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今送二螺。"不知喻麋石墨果何物为之。近世贵松烟，取烟之远者为妙，故江南李氏时有墨务官，李廷珪等墨见存。东坡时，欧阳季默以油烟墨二遗坡，谢以诗，有云："书窗拾轻煤，佛帐埽余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盖是埽灯烟为之。迩来墨工以水槽盛水，中列粗碗，然以桐油，上复覆以一碗，专人埽煤，和以牛胶，揉成之，其法甚快便，谓之油烟。或讶其太坚，少以松节或漆油同取煤，甚佳。

唐房千里《竹室记》，有云："环堵所栖，率用竹以结其四角，植者为柱楣，撑者为榱桷。"王元之《竹楼记》，盖其余意。予尝至江上，见竹屋，截大竹长丈余，平破开，去其节，编之；又以破开竹覆其缝脊，檐则横竹夹定，下施窗户，与瓦屋无异。西人又有板屋，《诗》云："在其版屋。"各从其土俗云。

近日优人作杂班，似杂剧而简略。金虏官制，有文班、武班；若医卜倡优，谓之杂班。每宴集，伶人进，曰："杂班上。"故流传及此。

陆羽别天下水味，各立名品，有石刻行于世。《列子》云："孔子言，淄渑之合，易牙能辨之。"易牙，齐威公大夫。淄渑二水，易牙知其味，威公不信，数试皆验。陆羽岂得其遗意乎？

古之祭墓，与后世不同，随州有随侯冢山，形如飞凤，冢在其背，于对山下筑台，号为祭墓台，至今人呼为随侯祭墓台。

汝阴王明清，字仲言，有《挥麈录》，云《麈史》亦其从祖王彦辅所撰，则二书皆出一家。彦辅多国史中事。《挥麈录》载："张耆既贵，尝欲置酒邀禁从，上许之。既昼集，罗帏翠幕，稠叠绕围，继以烛，列屋蛾眉，豪侈不可状。每数杯各少憩，如是者三数，暨至彻席出户，则云已再昼夜矣。"恐未必然，盖侍从官有朝殿，每日一次，入局治事。况人一夕不寝必

困倦，岂有两昼夜而不觉，朝廷为之废务？殆几于烂柯之说矣。所以孟子有“尽信书”之叹。

今之民间所纳夏秋二税，盖唐大中间，取一年诸色科敛最重者，定为二税，则诸色科敛已在其间。后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后，于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麹钱伍文足陌，一任造麹酒货卖，则是再增酒麹钱矣。又置坊户，以三年为界，界满必增钱，实封投状，百日限满拆封，给价高人，上户增价攘夺。洎其久也，课高难办，又创万户酒之说，将一坊酒额尽均苗头上。旧坊户既有酝具，其上户亦有力造酒酤卖，五等下户白令出钱，数且零细，家至户到，贻害良农。目今浙东、湖北，皆有斯弊，悉缘达官慕爱民之虚名，忘久远之利病，为无穷之害。予向在汉东，偶有为此举，力争得免，故书以告来者。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宫，汉武阿娇金屋。晋尤甚，阿戎、阿连等语极多。唐人号武后为阿武婆。妇人无名，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妇人供状，皆云阿王、阿张，盖是承袭之旧云。

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立，为苏黄门婿，故兄弟皆从二苏游。子高后受学于荆公，旧有周琼姬事，胡徽之为作传，或用其传作《六么》，东坡复作《芙蓉城诗》以实其事。迥后改名蘧，字子开，宅在江阴。予曩居江阴，常见其行状，著受学荆公甚详。绍兴间，其家尽裒东坡兄弟往来简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孙寀以母宗女恩得右职常为镇江都统司机宜，开其所得帖于都统司。又有《谢赐御书诗》，“绣裳画衮云垂地”者，并表用绢，朱界以写之，其自珍如此。机宜公之外祖齐安郡王士褒，取去为寿光尧，今在天上矣。

洞庭有山水之分，吴中太湖内，乃洞庭山，产柑橘，香味胜绝，韦苏州、吴融、王维、苏子美《诗序》，皆指山为言。楚之洞庭乃湖，连亘数州，边湖亦产柑橘。《襄阳记》：“李叔平敕子曰：‘龙阳洲有千头木奴。’”龙阳洲在洞庭侧旁。张华云：“橘在湘水侧。”刘瑾云：“寄生于南楚。”谢惠连《甘赋》：“倾予节兮湖之区。”皆言湖边，初不指湖为言。今湖南多云鼎甘，亦此义，洞庭名同，其别如此。

秦太师十客：施全刺客，郭知运逐客，吴益娇客，朱希真上客，曹泳食客，曹冠门客，康伯可狎客，又有庄客，以及词客，汤鹏举恶客。施全乃殿前司军校，不愤和议，以斩马刀覊于街旁，俟秦舆过害之，赖直伞兵执住伏诛。郭，临安人，登科，以少俊选为孙婿，秦每夕必留三杯。郭多出久，至中夜或它宿，留门以俟。秦尝以佩刀分遗子婿，一日宴集，皆佩之，而郭已遗人矣。秦大怒，适会其夜出，令门者无纳，遂罢亲。吴常之，宜兴人，门荫，为人纯谨，遂令继郭，改秩为临安倅，骤得次对。秦薨，以无实历，不得亲民，荫补不行，后得一子，官，晚还其致仕遗表恩。朱希真，洛人，以遗逸召，既致仕复出，多记中原事，秦喜之，秦薨复归嘉禾。曹泳，戚里，与其子熹为姻家，颇有才，用事为户部侍郎，后安置新州。曹娄之，东阳人，登甲科，为秦门客，不一岁躐进奉常簿中书检正。秦既败，追其科甲，复还上舍，后再登第，难于入差遣，有为之地者，得佥幕荆门军。康伯可，捷于歌诗及应用文，为教坊应制，秦每宴集，必使为乐语词曲。汤，金坛人，本亦出秦门，既薨，攻之不遗余力。余二人则忘之矣。

翟公巽《祭仪》，谓或祭于昏，或祭于旦，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其意出于《洞微志》返魂香事。是舍三代圣人之说，取不根之言，可乎？

《书序》云：“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今观《史记》载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即接慎徽五典，此乃伏生本文，盖二典尧舜事相连，虞朝方成书，故曰《虞书》；则知今《舜典》，孔安国所分无疑。《舜典》曰：“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闻，乃命以位。’”皆依效《尧典》文为之。详味其文，与《尧典》不类，安国虽分为二典，卒不行于世。隋始得于航头，遂与《尧典》并行。《史记》多载《尚书》语，不为无补也。《经》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古文简奥，学者当于圣人分上体贴，方见得舜，盖舜有顽嚚之父母，傲慢之弟，而能尽孝，曲意承顺，内则得其欢心，外则使无犯于乡曲，盛德日著，尧闻之妻以二女，即后世尚主之意。尧非不能召舜而留于帝室，以舜有父母，故又以二女嫔之，家齐身正，举而加之上位。《孟子》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此语得之，岂复有浚井捐廪，就时受杖等事？此皆是将小夫贱隶事体贴圣人，《孟子》又复书之，何耶？使其嫂果治栖，所谓百官，尧遣以随主者，主为强暴攘略，百官乌得不以上闻？而尧亦岂能但已也？可发一笑。《史记》多改《尚书》本文，人疑之，盖时未有训诂，晓者少，故易从汉言耳。自安国变隶古，后人不复见古文，时于《史记》见之。

李太白诗：“吴姬压酒唤客尝。”说者以为工在压字上，殊不知乃吴人方言耳。至今酒家有“旋压酒子相待”之语。

青瓷器，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陆龟蒙有《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传杯。”则知始于江南与钱王皆非也。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

医书，论人脉有寸、关、尺三部，手掌后高骨下为寸，寸下为关，关下为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脉指尽处，得寸为寸。则是切尺脉指尽处，上至中指尖，岂非尺乎？古人以身为度，故寓于脉以言之。今医家但屈中指，以两纹尽处为寸，或侧手论。夫长短虽不相

远，至问尺寸何以名脉，则不能答。

楚世为强国，以齐威公之霸，与之为敌，谓之齐楚；晋文公之霸，亦与之为敌，谓之晋楚；秦雄曰秦楚；吴强曰吴楚；自三代以来，有国历年，可谓久矣。其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方城在唐汝之间，则是邓、唐、汝皆其北境，钟离、居巢为东界，及灭越，至以徐、沂为东疆，地亦可谓广矣。初熊绎都丹阳，即今枝江；康为勾亶王，今江陵；红为鄂王，今武昌；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文王熊訾始都郢，今之郢州，古号鄢郢。昭王畏吴，去郢，北徙鄀东西。盖屡迁矣。

《孟子》曰："恶紫之夺朱也。"盖朱与紫相乱久矣。仁宗晚年，京师染紫，变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谓之油紫，后人指为英宗绍统之谶，已见王氏书。自后只以重色为紫色，愈重人愈珍之，与朱大不相类。淳熙中，北方染紫极鲜明，中国亦效之，目为北紫，盖不先染青，而以绯为脚，用紫草极少，其实复古之紫色而诚可夺朱。按《周礼义疏》："以朱湛丹秫，三月末乃炽之，即以炊下汤淋所炊丹秫，取其汁。"又《尔雅》："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竀，三染谓之纁。"《士冠》有朱纮之文，郑云："朱则四入。"是更以纁入赤汁则为朱。《论语》："君子不以绀缬饰。"纁入赤汁则为朱，不入赤而入黑汁则为绀，更以此绀入黑则为缬，是五入为缬也；若更以此缬入黑汁则为元，是六入为元也；更以此元入黑汁，则七入为缁矣。则知古之朱赤汁染之紫，与朱实相去不多，今之浅紫，其近之矣。

文士轻薄，不顾理道，有甚害义者。孔平仲《杂说》载：陈侗，陈汝义同在礼院为博士职，掌宗室鈒祭，每一次得绢五十匹，见一老宗室在朝路，指视曰，"此鈒材也，我当得之。"二人相争。它日，见有联骑造朝者，则又曰："此皆鈒材也，我当得之。"岂有活人遽欲得财而愿其死？仁人固如是乎？宗籍凡袒免以上，赐名受官，有亲兄弟名士揭、士苣、士崑、士绥者，乃寓不典之言于其间，又有矢之、绥之，亦此义也。其他令诛、令鲧等，不可概举。后又取怪僻字，但欲为戏笑。致于撰字行，尤当致思，使与国姓无妨，如不字连国姓，固不美矣。故皆以恶字缀之，不衰等是也。然不亦训甚，《诗》曰："不显文王。"言甚显文王，则不衰为甚衰，得乎？高宗行实为不字，而孝宗从别派入。近又撰与字、若字、必字，亦非可连国姓，人无言者。不独此耳，徽宗书阁曰敷文，取"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以寓讥诮，其刻薄不逊如此。

林高，闽人，擢第，终屯田郎中。子概，亦擢第，为集贤校理，入儒学传，终于京师。妻黄氏，携其孤扶护将归葬闽，道出姑苏，时蒋公侍郎堂知姑苏。二子，长子希，次子旦，方年十二三，贽文上谒，蒋大奇之，留姑苏，给以戴城桥官屋，后号孺学坊；为葬二榇于宝华山。蒋公遣其子与二林读，希字子言，后为枢密；旦亦为从官。蒋之子，即之奇，字颖叔，亦为枢密。子言昆弟六人，希、旦、绍、颜并登科，遂为姑苏人。

本朝自收诸镇之权，今朝臣知其州事，提刑转运以纠察之，而兵实无总之者。绍圣二年，置帅府兼兵马钤辖。大观二年，又带马步军都总管。宣和元年，改钤辖为安抚使，虽带此职，而沿袭实不复可否事。靖康召兵，卒无应者，绍兴以后其权始重，四川尚带钤辖。乾道间，尝差总管，至与帅臣争坐位，盖法制不一也。又如都督府，太宗朝降制罢之，今又不晓，见唐时有此号，妄写某州大都督府，尤见不知故事。

本朝有粮料院，《韵略》："料字平声，解云量也。"按乃是量度每月合支粮食之处，作侧声呼非是。盖俚俗以马食为马料，误矣。

名年，始于汉武，往往皆寓美意，或记一时盛事。唐德宗时，思继先烈曰贞元，盖欲法贞观、开元也。若本朝改隆兴，取建隆、绍兴之义。或云，赵稔曾用之，改乾道，又改纯熙。《诗》曰："时纯熙矣。"有言纯旁作屯，不可用，复改淳熙，取淳化、雍熙。绍熙则法绍兴、淳熙，庆元法庆历、元祐，开禧则取开宝、天禧矣。

溧阳县有东汉《潘长史校官碑》，或疑其为校官字。按范晔《汉书》："永平十年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篪和之，乐嘉宾。"则东汉乡县有校官矣。

国朝进士累举不第者，限年许赴特奏，名号为恩科。在汉初平三年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即今之恩科也。详此，又知唐制，大凡补官为大理评事、著作佐郎、郎中之类，当时以为官称不理事，别有兼守判知之官，则知汉补郎中太子舍人，亦不领事，以此为官名耳；不然，郎中舍人何其冗也！

《晋书》有载记，其名盖始于班孟坚《东汉史》。显宗时，有人上书告固私作国史，召诣秘书郎，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白云一也，而有数义。郯子以秋官为白云。《类要》云："白云司职，人命是悬，"皆言官名也。陶洪景诗："山中何所有？陇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状景也。狄仁杰见白云孤飞，曰："吾亲舍其下。"人以为思亲事。梁瑄不归，璟每见东南白云，即立望，惨然久之，复以为思兄事。白乐天诗："清光莫独占，亦对白云司。"盖指秋云言也。

赵充国屯田事，乃兵家计策，不惟宣帝与汉庭诸公先零罕幵为之惑，班固亦不识其几。汉用兵皆调发于郡国，千里行师，遇虏辄北。今罕幵等羌亦乌合，充国知其不能久，故欲以计挫之，但云："兵难隃度，愿至金城，图上方略。"又曰："明主可为忠言，兵当以全取胜。"及到彼，但欲为留屯计，凡与汉庭往复论难者，不过粮草多寡耳，几初不露也。羌人见其设施，出于所料之外，实不可久留，故输款而退，赵亦奏凯而还。在边不过自冬徂夏，元不曾收得一粒谷，想亦不曾下种；不然，五月谷将穗，那肯留以遗羌邪？学者不以时月考之，每语屯田必为称首，可笑。

东晋时，有检校御史专掌行马外事，以吴混为之。沿袭至唐，有检校官，自三公三师，左右仆射，至水部郎十三阶，国朝因之，官制行并省。中兴用武，节度一转即入开府仪同三司，再转为少保，以太速，故又取未改官制检校官，置三公三少检校官，即检点之义，未与正官，且令检点其事，故子美有"园官检校"之语。唐以前常言耳，自为官称，人不复云。

问人之年，若二十则曰弱冠，盖不习句读，将两句作一句读了。《礼》曰，人生十年曰幼学，亦两句读，论年则幼，在《礼》则当学矣。二十曰弱冠，年虽弱，在《礼》当冠矣。三十始壮，在《礼》当有室矣。四十曰强，而仕矣。五十曰艾，在《礼》则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礼》可以指使人矣。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在《礼》不加刑矣。皆当作两句点，今人并作一句点，误矣。律文言"黄幼丁"，实取此。

见孙仲益《尚书说》东都秘阁《建隆遗事》，载艺祖嘱赵韩王事，在前三二年，寝疾时，明日着灸乃省，因赐器币，非是临上仙时。或移向后，非元本。又说，《实录》后来重修窜改，失本意者多，祥符间，禁沈义伦本，自后沈本难得，今亦时见之，可以参照。

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庙，八百有余岁矣。周衰，宋之社亡，鼎沦入于泗水。秦始皇灭周，斋七日，使万人没水求之不获。宋，今南京；洙泗，今兖州，远矣。盖周人设词以拒人之说，正如楚子问鼎，而答以九九八十一万人可挽，何涂而至之？斋之事同，秦不悟而力欲得之。妄矣。

唐八司马皆天下奇才，岂皆见识卑下而附于叔文？盖叔文虽小人，欲诛宦官，强王室，特计出下下，反为所胜被祸耳。善良皆不免，当时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诛而力诋之。后人修书，尚循其说，似终不与为善者，非《春秋》之意也。惟范文正公尝略及之，八司马庶乎气稍伸矣。

唐制，县令阙，佐官摄令曰"知县事"，李翱《任工部志文》云"摄富平尉知县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县，差选人曰令，与唐异矣。又诸道判官资历未至，第曰签书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今亦反之。

绍兴初，陕西五路，惟熙河曲端将兵二十万，时鄜延路安抚使王公庶，忽承曲命来议事，王委政路分兵官卜热，自将数十人到鄜延，留月余不得见。某将官谭（即谭元猷尊人）年少气锐，与众言曰："安抚过熙河不还，我将迎之。"卜执不可，谭自以二千骑行，密得王帅所寓之地，径至其前。王甚惊，谭语其故，且恐有它意。王悟，遂上马径回。曲闻之亦不追，王公归而憾之，未几召为枢密，遂治曲反状，下狱，以火逼杀之。（元猷弟说）

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侵晨，日出如在水面，色淡而白，中有二人，一南一北，南者色白，北者色黑，相与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射人，以水照之，只见南白一人，余不见。是年十二月逆亮送死于淮南，方悟黑人为亮云。

《史记·西门豹传》说河伯，而《楚辞》亦有河伯词，则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 说，而河伯无闻矣。

尝编周孔训子事为图，目曰《周孔家训》。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受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子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今人多言故实，《史记·鲁世家》作"固家"，徐广注："一作故。"

艺祖御笔："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虽人才之出无定处，然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古亦有此语。其后王荆公首变法，吕惠卿实为谋主，章子厚、蔡京、蔡卞继之，卒致大乱，圣言可谓如日矣。渡江后，士大夫不复言，仅见于《邵氏闻见录》及《长编》。汉高祖谓王濞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汝耶?"圣人高见远识，固不可以小智测度也。

卷十一

辩《易》九六论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闻诸颖达曰：'阳尊得兼乎阴，阴不得兼乎阳也。"他日，予与董生言及《易》，生曰："吾闻诸毕中和云：举老而称也。请征诸揲蓍，夫端策者一变而逢少，与归奇而为五；再变而逢少，与归奇而为四，三变如之，是老阳之数分措乎指间者十有三策焉。其余三十有六，四四而运之得九是已，故《易·系注》

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变而遇多，与归奇而为九，再变而遇多，与归奇而为八，三变如之，是老阴之数分措乎指间者二十有五策焉。其余二十有四，四四而运得六是已，故《易·系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变而遇少，再变三变而遇多，是少阳之数分措乎指间者二十有一策。其余二十有八，四四而运得七，一变而遇多，再变三变而遇少，是少阴之数分措乎指间者十有七策。其余三十有二，四四运得八，故九与六为老，老为变爻，七与八为少，少为定位，故曰举老而称，亦曰尚变而称。且夫筮为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乾矣。在《左氏》《国语》有之。晋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八，非变爻，故不曰有所之。按坎二世而为屯，屯之六二为世爻；震一世而为豫，豫之初六为世爻，盖屯六二在坎则为阳爻，自震变豫则初六亦阳爻，屯之二，豫之初，皆少阴不变，斯非八乎？卦由老数而举曰六，筮由蓍数，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传》有之，曰：'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夫艮☶☶（艮下艮上）之随，（震下兑上）唯二不动，斯遇八也。余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为卦主，变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史以为东宫实幽也，遇此为不利，故从变爻而占，苟以说于姜也。何则？卦以少为主，若定者五而变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观之否，师之临类是也。变与定均即决以内外，今变者五，定者一，宜从少占，惧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谓艮之随。是谓之云者，苟以说，故穆姜终死于东宫，与艮会耳。而杜元凯于此注，以为杂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极之理也。"《刘子》曰："余与董生言六九之义，信与理会，为不诬矣。"余又于左氏二书参焉，若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间，曰："生之名孰与颖达著邪？而材孰与元凯贤邪？历载旷日，未尝有闻人明是说者。"虽余愤然用口舌争，特貌从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数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观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犹贵听而贱视，断断然莫可更也，矧无形之理，不可见之道邪？余独悲而志之，以俟夫后觉。初董生言本毕中和，中和本其师，师之学本一行云。

第一指（余一益二，余二益二，余三益一，余四益四。）

第二指（余一益二，余二益一，余三益四，余四益三。）

第三指（与第二指同。）

右揲蓍数（挂从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极法天，故同。）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挂一为五，遇三遇二并同，谓之少与一同。）

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挂一为四。）

第三指（遇一益二，并挂一为四。）

右三指，俱遇少通，计十三策，其余三十六策，四四运之得九为老阳，故《易·系》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阳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遇四益四，与挂一为九。）

第二指（遇四益三，与挂一为八，遇三一同。）

第三指（遇第二指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计二十五策，其余二十四策，四四运之得六为老阴，故《易·系》云："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谓阴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挂一为五。）

第二指（遇四益三，并挂一为八。）

第三指（与第二指同。）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为主，通计二十一策，其余二十八策，四四运之得七为少阳。

第一指（遇四益四，并挂一为九。）

第二指（遇一益二，并挂一为四。）

第三指（与第二指同。）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指少，以多为主，通计一十七策，其余三十二策，四四运之得八为少阴。

第一指（遇少谓一二也，并止于五。）

第二指（遇多谓三四也，并止于八。）

第三指（又遇少谓一二也，并止于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为主，通计一十七策，其余三十二策，四四而运得八为少阴。

第一指（遇多谓四也，止于九。）

第二指（又遇多谓三四也，止于八。）

第三指（遇少谓一也，止于四。）

右初指第二指并多，第三指独少，以少为主，通计二十一策，其余二十八策，四四运之得七为少阳。

第一指（遇少止于五。）

第二指（又遇少止于四。）

第三指（遇多止于八。）

右初指二指并少，三指独多，以多为主，通计一十七策，其余三十二策，四四运之得八为少阴。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为艮之随，"夫艮☶☶（艮下艮上）之随，（震下兑上）唯二爻不动，余五尽变，变者遇九六也。二不动者遇八也。晋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夫屯☵☳（震下坎上）六位尽不遇九六，故不动，既无所之，即以世爻为占。按屯是坎宫二世卦，故以二为占则遇八；夫豫☳☷（坤下震上）是震宫一世卦，以初六为占亦遇八。韦昭于此注云：内曰贞，外曰悔，震下坎上为屯，坤下震上为豫，言得此两卦，震在屯为贞，在豫为悔，八谓震两阴爻，在贞在悔皆不动，所以筮史占之谓闭而不通者，爻无

为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谓阳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当二百一十六。言三十六者，举老阳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谓阴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当百四十有四。言二十四者，举老阴也），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六十四卦都三百八十四爻，阴阳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阳爻一爻三十六策，合为六千九百一十二。阴爻一爻二十四策，合为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数

一行《大衍论》云："三变皆刚，太阳之象也。三变皆柔，太阴之象也。一刚二柔，少阳之象也。一柔二刚，少阴之象也。少阳之刚，有始、有壮、有究。少阴之柔，有始、有壮、有究。因综四象之变，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阳始动，施于太阴，而生震象之七（谓少阳之七，为震初九）；再动于壮，而生坎象之七（谓三索而得男也）；三动于究，而生艮象之七（谓三索而得男也）。太阴始动，施于太阳，而生巽象之八（谓少阴之八，为巽初六）；再动于壮，而生离象之八（谓再索而得女也）；三动于究，而生兑象之八（谓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分为八象。"

右《大衍论》

《国语》又曰："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矣?'"韦昭云："泰三至五，震象为侯，阴爻不动，其数皆八，与贞屯悔豫义同。"刘子曰："昭此说用互体有震，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体全，内外位正，内为身，外为事，卜得国事也。以外卦为占，六五居尊位，故统论卦下辞，小往大来，爻遇归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取互体也。"

右白乐天与董生言《易》

《易解》 十八变而成卦，八变而成小卦

四营而一变，三变而一爻，六爻为十八变也。三变之余，四数之得九为老阳，得六为老阴，得七为少阳，得八为少阴。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为老，七八为少，其说未之闻也。或曰：阳极于九，其次则七也，极者为老，其次为少，则当老于十，而少于八也。曰阴不可加于阳，故十不用，犹当老于八，而少于六也。则又曰：阳顺而上，其成数极于九，阴逆而下，其成数极于六。自下而上，阴阳均也。稚于子午，而壮于己亥，始于复姤，而终于乾坤者，阴犹阳也。曷尝有进阳而退阴，与逆顺之别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惟唐一行之学则不然，以为《易》固言之矣，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则十八变之间，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变之初，有多少，其一变也不五则九，其二与三也不四则八，八与九为多，五与四为少，多少奇耦之象也。三变皆少，则乾之象也。乾所以为老阳而四数，其余得九，故以九名之，三变皆多，则坤之象也。坤所以为老阴而四数，其余得六，故以六名之，三变而少，少者一，则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为少阳而四数，其余得七，故以七名之，三变而多，多者一，则巽离兑之象也。巽离兑所以为少阴而四数，其余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四者，因余数以名阴阳，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变之间，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学也。

右东坡说。

《左传》筮卦

庄廿二年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坤下巽上）之否☰☷（坤下乾上否，观六四变而为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周易》观卦六四爻辞，《易》之为书六爻皆有变，又有互□，圣人随其义而论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闵元年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震下坎上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变而为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坤为众），六体不易（初一爻变有此六义，不可易也），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闵二年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离上，大有）之乾（乾下乾上，大有，六五变而为纯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僖十五年　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巽下艮上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于《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胜晋之卦也。今此所言盖卜筮书杂辞，以狐蛊为君，其义欲以喻晋惠公，其象

未闻)。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则夏之七月孟秋也，艮为山，山有木，今岁已秋，风吹落山木之实，则材为人所取)。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三败及韩。

僖公四年　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勿听。

僖公十五年　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兑下震上归妹）之睽，☲☱（兑下离上睽，归妹上六变而为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周易》归妹上六爻辞也。衁，血也。贶，赐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职。上六无应，所求不获，故下刲无血，上承无实，不吉之象也。离为中女，震为长男，故称曰士女)。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二卦变，而气相通)。为雷为火，为嬴败姬（嬴，秦姓，姬，晋姓。震为雷，离为火，火动炽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为嬴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輹，车下缚也；丘，犹邑也。震，为车；离，为火。上六爻，在震则无应，故车脱輹，在离则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车火之用也。车败旗焚，故不利行师，火还害母，故败不出国，近在宗邑)。归妹睽孤，寇张之弧（此睽上九爻辞也，处睽之极，故曰睽孤。失位孤绝，故遇寇难，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侄其从姑（震为木，离为火，火从木生，离为震妹，于火为姑，谓我侄者，我谓之姑，谓子圉质秦)，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杀怀公于高梁。高梁，晋地，在平阳杨氏县西南，凡筮者用《周易》则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则临时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气，或取于时日旺相，以成其占，若尽附会以爻象，则构虚而不经，故略言其归趣，他皆仿此）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不能变吉凶，故先君败德，非由筮数所生，虽复不从史苏，不能益祸）《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僖十七年　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过期，卜招父与其子卜之。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质，妾为宦女焉。

僖公廿五年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离上，大有）之睽☲☱（兑下离上睽，大有九三变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辞也，三为三公而得位，变而为兑，兑为说，得位而说，故能为王所宴享)，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方更总言二卦之义，不系于一爻)，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为天，兑为泽，乾变为兑，而上当离，离为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泽，天子在上，说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言去睽卦论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离卑，降尊下卑，亦其义也）

宣六年　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离下震上丰）之离，☲☲（丰上六变而为纯离也。《周易》论变，故虽不筮，必以变言其义，丰上六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义取无德而大其屋，不过三岁必灭亡）弗过之矣。”（不过三年）间一岁，郑人杀之。

宣十二年　晋师救郑，及河，闻郑及楚平，桓子欲还。随武子曰：“善。”彘子曰：“不可。”以中军佐，济。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坎下坤上，师）之临，☷☱（兑下坤上，临，师初六变而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坎为众，今变为兑，兑柔弱)，川壅为泽（坎为川，今变为兑，兑为泽，是川见壅)，有律以如己也（如，从也。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坎为法象，今人众则散，为川则壅，是失法之用，从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败也。坎变为兑，是法败)。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则竭涸也)。不行之谓临（水变为泽，乃成临卦；泽，不行之物也)，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襄九年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礼》大卜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震下兑上，随，史疑占易遇八为不利，故史以《周易》占，变爻得随卦，而论之)，随其出也（史谓随非闭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易筮皆以变者占，遇一爻变，义异则论彖，故姜以彖为占也。史据《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

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襄公廿五年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坎下兑上，困）之大过。☴☱（巽下兑上，大过；困六三变为大过）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坎为中男，故曰夫。变而为巽，故曰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风能陨落物者，变而陨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六三爻辞）。困于石，往不济也（坎为险为水，水之险者石，不可以动）。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坎为险，兑为泽，泽之生物而险者蒺藜，恃之则伤）。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据而据，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将至，妻其可得见邪？今卜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无应，则丧其妻，失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庄公通焉，后崔子弑庄公。

昭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巽下艮上蛊，巽为长女，为风，艮为少男，为山，少男而说长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风而落。）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昭五年　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庄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离下坤上，明夷）之谦☶☷（艮下坤上谦，明夷初九变为谦）以示卜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离，为日，夷，伤也，日明伤）。日之数十，（甲至癸）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当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皁，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昳，为台，隅中、日出阙，不在第，尊王公，旷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当王），食日为二（公位），旦日为三（卿位）。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融，明也，离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变为谦，谦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庄叔，卿也，卜豹为卿，故知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离为日，为鸟，离变为谦，日光不足，故当鸟，鸟飞行，故曰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于日为未融，于鸟为垂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应君子象也。在明伤之世，居谦下之位，故将避难而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时，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离艮合体故）。于人为言（艮为言），败言为谗（为离所焚，故言败），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离变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见烧，故主人有言，言而见败，故必谗言）。纯离为牛（易，离上离下，离，畜牝牛吉，故言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适离，故曰：其名曰牛（离焚山，则离胜，譬世乱则谗胜，山焚则离独存，故知名牛也。竖牛非牝牛，故不吉）。谦不足，飞不翔（谦道冲退，故飞不远翔），垂不峻，翼不广（峻，高也，翼垂下，故不能广远），故曰：其为子后乎？（不远翔，故知不远去）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旦日，正卿之位，庄叔父子世为亚卿，位不足以终尽卦体，盖引而致之）。

昭十二年　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不指其事，泛卜吉凶），遇坤☷☷（坤下坤上，坤）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变）曰："黄裳元吉。"（坤六五爻辞）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坎险故强，坤顺故温，强而能温，所以为忠）；和以率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昭廿九年　史墨引《周易》，言龙、言真龙。

昭三十二年，史墨言季氏出其君，曰："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乾下震上，大壮，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犹臣大强壮，若天上有雷）

哀九年，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水火之兆），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赵鞅，名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神农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它。"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泰）之需☵☰（乾下坎上，需，泰六五变）曰："宋方吉，不可与也。"（不可与战，泰六五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帝乙，纣父，立为天子，故称帝乙。阴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愿，受福禄而大吉）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汉《律历志》云："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故曰：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又况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虚其五，故用五十。"京房谓："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也。"马季长云："《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运转而用也。且一、十、百、千、万，百居一、十、千、万之中，分而取五十用之，中之又中，所以用五十也。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五六天地之中数，五五而二十五，是天数二十五也；五六三十，是地数三十也。又所谓一、三、五、七、九，而备天数二十五也；二、四、六、八、十，而备地数三十也。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今而大衍之数五十虚其五，是为五十也。五十之数其用四十有九者，虚其一也。虚其一者以况太极。正犹人君端拱无为，百官效职焉。

分而为二，以象两。

合同未分则用五十，既虚其一，则以四十九茎蓍分之于左右手也。分之于左右以象两仪。两仪者，动仪、静仪，天地是也，一阴一阳之谓也。

挂一，以象三。

先于天之左手，分挂其一，以象天、地、人之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以四数之，以象四时也。四数数之以包十，十数，《庄子》曰："数者，一、二、三、四是也，故天下之数不过十。"而甲子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十日象焉。

归奇于扐，以象闰。

归天手之奇于扐，以象三年之一闰也。《尧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每岁余六日也。月之小尽，又余六日，共成十二日，故三年而一闰也。

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又于地手逐四数之，归其余数于扐，以象五年之再闰也。一年而剩六日，又月之小尽六日，共十二也。三年一闰，外剩六日，所以五年再闰，而后挂者，分挂之于一处也。自大衍之数五十至再扐，而后挂。

今参之古今，得简易法。

周蓍四十九茎。

第一揲不五则九，第二揲不四则八。

第三揲与第二揲同。

三者俱少，为老阳，爻重。

谓初得五，次四，又四，余三十六。

两少一多，为少阴，爻拆。

谓初得五，次八，又四，余三十二。

三者俱多，为老阴，爻交。

谓初得九，次八，又八，余二十四。

两多一少，为少阳，爻单。

谓初得九，次八，又四，余二十八。

纳甲例说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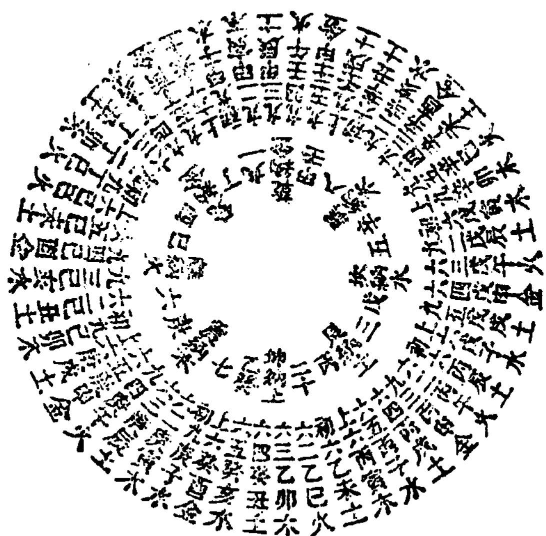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甲者，五行之首，六甲也。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谓之十干；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谓之十二支。干以十言之，支以十二言之。每支配干得五。纳者干支相配，而纳归之为五行也。

八卦：乾、坤、震、坎、艮、巽、离、兑。

乾坤纳两头，乾纳甲与壬，坤纳乙与癸，上下包之也，配合而归五行也。其源出于八卦。乾坤为父母，包括始终，故乾甲坤乙，乾壬坤癸，包十干而无为。震，庚干而支子午，盖有长子代乾之义。巽，辛干而支丑未，盖有长女代坤之义。坎，戊干而支寅申；离，己干而支卯酉；寅申、卯酉者，日月出入之门户。艮，丙干而支辰戌，故艮为土之阳。兑，丁干而支巳亥，故兑为金之柔。

纳甲之法，可以究天地生育之理。乾纳甲壬，坤纳乙癸，上下包之也。震、巽、坎、离、艮、兑纳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于乾坤之包中，如物之处胎甲者；左三刚爻，交乾之气也；右三柔爻，交坤之气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纳子午（以乾之初爻纳子午也）；中爻交于坤，生坎，故坎初爻纳寅申（震纳子午顺转寅申也）；上爻交于坤，生艮，故艮初爻纳辰戌（亦顺转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初爻纳丑未（以坤初爻纳丑未也）；中爻交于乾，生离，故离初爻纳卯酉（以巽丑未逆转卯酉也）；上爻交于乾，生兑，故兑初爻纳巳亥（亦逆转也）。乾坤始于甲乙，其次纳丙丁，终宜纳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所以先初爻，次中爻，终乃至上爻，此《易》之叙，亦胎育之理也。物之处胎中，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自然之理也。又曰甲乙者，十日之始也；壬癸者，十日之终也。乾坤者《易》之门，亦终始之理具焉。故始于甲乙，终于壬癸。甲娶己而生庚，乙娶戊而生辛，庚辛长男长女也，故以配震巽焉。壬娶丁而生戊，癸娶丙而生己，戊己中男中女也，故以配坎离。庚娶乙而生丙，辛娶甲而生丁，丙丁少男少女也，故以配艮兑焉。由乾坤而有震巽，由甲乙而壬癸而有庚辛，此其叙也。



纳甲图

术家纳甲歌

乾金甲子首，　　　　坎水戊寅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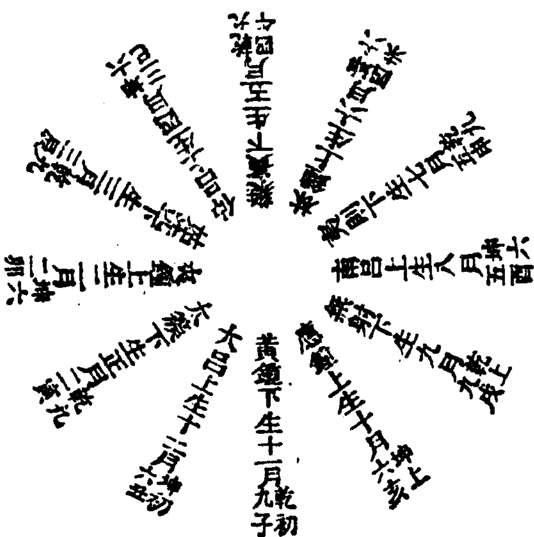
艮土丙辰位，　　　　震木庚子求。

巽木辛丑起，　　　　离火己卯游。

坤土乙未转，　　　　兑金丁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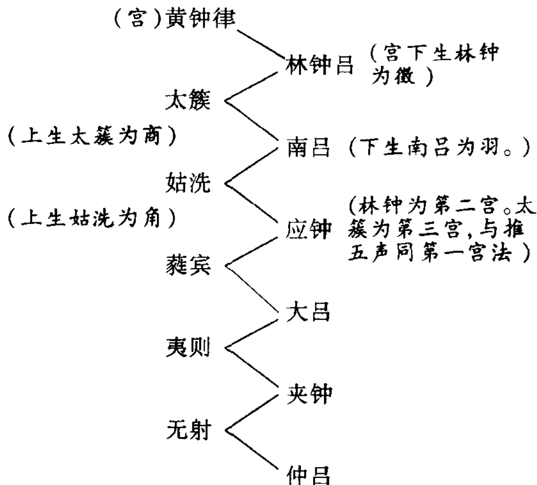
凡得卦本之以纳甲，参之以世应，又有飞伏。若夫六神、五行相克，则术家自有诀。

卷十二



十二律图（《吕不韦春秋》）

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此六者为阳月之管，谓之律。律者，法也，言阳气施生，各有法也。又律者，述也，所以帅导阳气，使之通达。所谓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此六者为阴月之管，谓之吕。吕者，助也，言阴气沉伏，各有助也。泠州鸠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一，曰黄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三曰姑洗，所以清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四曰蕤宾，所以安静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所以咏歌九德，平民无贰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以扬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间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钟，出四隙之细也；三间仲吕，宣中气也；四间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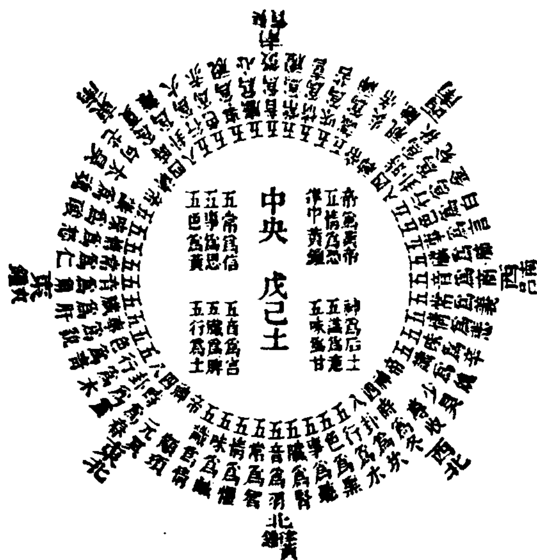
六律名　　　　六吕名

钟，和展百事，俾肃纯恪中也；五间南吕，赞阳秀也；六间应钟，均利器用，俾应复也。"

黄钟：中色，君之服也。钟者，种也。天之中数五，五为声，声尚宫，五声莫大焉。故阳气施钟于黄宫，滋萌万物，为六气元也。以黄色名元气律者，著宫声也。宫以九唱六，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位于子，十一月。大吕：吕，旅也，言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也。位于丑，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位于寅，正月。夹钟：言阴夹助太簇宣四方之气而出种物也。位于卯，二月。姑洗：洗，洁也，言阳气洗物姑洁之也。位于辰，三月。中吕：言微阴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气齐物也。位于巳，四月。蕤宾：蕤，继也；宾，导也。言阳始导阴气，使继养物也。位于午，五月。林钟：林，君也，言阴气受任物也，助蕤宾主种物，使长大茂盛也。位于未，六月。夷则：则，法也，言阳气正法度，而使阴气夷当伤之物也。位于申，七月。南吕：南，任也，言阴气旅助夷则任成万物也。位于酉，八月。无射：射，厌也，言阳气究物而使阴气毕剥落之，终而复始，无厌已也。位于戌，九月。应钟：言阴气应无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阂钟也。位于亥，十月。十二月还相为宫。

伏羲氏作《易》，纪阴阳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五声之正也。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为宫，而商徵以类从事。

十二月管相生之次，至中吕而匝。黄钟为第一宫，下生林钟为徵，上生太簇为商，下生南吕为羽，上生姑洗为角。林钟为第二宫，太簇为第三宫，其余为宫与推五声，同第一宫法。



四正旁通图

古十二律，京房衍为六十律，以律所生者为夫妇，以吕所生者为母子。律所生者常同位，吕所生者常异位，故曰律取妻，吕生子。律左旋，吕右转。黄钟为天统者，黄钟十一月阳始生，故黄钟为宫以祀天；林钟为地统者，林钟六月坤始生，故林钟为宫以祀地；夹钟为人统者，夹钟二月即日之所自出，夹钟为宫以祀先祖；皆以类求之。先作律准，准之状如瑟，而长丈，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蔡邕已曰："今无能为者。"魏列和制十二笛以求律，故有笛律，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调，此二尺九调。典簿郎刘秀、邓昊等，以三尺二寸者应无射之律，若宜用长笛执乐者，曰请奏无射。它十一律笛皆类此，于制为雅，是因笛以求律也。宣和间，作乐求徵声不得，尝创为燕乐，曰《黄河清曲》，其声杂，故当时有落韵诗之诮。《周礼疏》："浊者是角音，清者徵音。"今人却以军中所吹角为角声，则角声不可考矣。按八音，惟笛可以推寻。《晋书·志》："黄钟笛南吕为羽，第三孔也。林钟为徵，第四孔也。"又曰："宫有三：一曰政声，二曰下徵，三曰清角。宫有七声，错综用之，凡二十有一；变伏四孔，一曰正角，出于角上；二曰倍角，近笛下；三曰变宫，近于宫孔倍，令下；四曰变徵，远于徵孔倍，令高，或倍或半，或四分一，皆不足孔而取其度，以近进退上下之法。"即今笛家于其孔按以指之或半、或上、或下、取声者是也，谓之折搭。《晋书》又谓："准之用弦，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则知笛诚可以求律，今人忽而不知求，虽范蜀公、司马文正公，亦皆泥于上党之黍，宜乎律法日熄。尝欲求善笛而问之，未暇。当有因余言而探赜者，律庶乎复显矣。观律准，则又知今之瑟，乃汉时律准，非古瑟也。古瑟，盖五十弦云。

国朝州郡役人之制：

衙前入役，曰乡户，曰押录，曰长名。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优者曰衙职。建隆以来，并召募，惟乡户、押录主持管押官物，必以有物力者，其产业估可二百缗，许收系，更重难，日久有劳，至都知兵马使试验其才，遣赴阙与补官。如衙前阙，即抽差年满押录、里正，押录三年，里正二年替，限内各管重难一次，诸州各有额。熙宁四年，行募法，令民出免役钱。元祐初，罢募法，改招税户投充乡户，衙前别立法优之，如公使库等上京纲运之类，并别差使臣将校，其高强户许出役钱，免得重难分数。绍圣初，复熙宁法。建炎元年，减三分之一，仍召募下诸色公人皆用此雇，与差保正不同。今人不知，云既差作保正，又令出雇钱。

吏人。建隆四年，使院人吏员阙，并募有田产谙公事人充，不足则据数均于属县曹司正员内差补。开宝六年，诸州主户三万以上者，使院书表司□院共五十人，州司三十人。熙宁中，吏额颇增，许投名。元祐行差法，复损如旧。绍圣复差法。建炎减三之一。

贴司。建隆初，诸州惟有私名书手，在京及监司，即置贴司。景德二年，量私名书手数立额，许正行人吏保明籍定姓名，只应人吏有阙，选无过犯者充。元丰中，始有攒司（试书算）。又人吏不足，听差贴司权行。绍兴五年，州县贴司，每案不得过五人。二十七年，言者请以吏额之半置贴司。

造帐司。建隆以来，以使院人吏有阙，抽诸县曹司充。治平二年，以县所差人率不谙攒算，放归县。熙宁四年，令募能造帐人充转，主造帐，非造帐月分，从其便，优与请给，以免役钱支，仍立定酬赏。元丰给雇钱。元祐罢给，听于吏人内抽差三年，无过转一资、与优轻酬奖一次。

祗候典。初请县各遣人吏赴州承领文贴，付解子达于县。熙宁四年，始令募人。绍圣四年，以使院守阙人充。

散从官。初诸州有承符直、散从直、步奏官，追催公事；又有人力当直，并差税户或坊郭有行止人，二年替。咸平编敕三万户以上，节院散从步奏官，并杂职一百人。嘉祐八年，百人外，置杂职。熙宁三年，改人力承符，并为散从官。

院虞候。建隆以来，并依承符散从官例，以乡户差其节级自转充，三年替归农。熙宁二年，更募法，以无过人投充，遂于四等户差，一年替。元丰至绍圣，并募，投名不给雇钱。政和，狱子给重禄，两狱六人，半年替，直司四人，一季替。宣和罢重禄，杂职差如院虞候。建隆以来，三周年替，若年限满未愿归农者听。咸平中，并散从官、步奏官为额。熙宁在散从官外，别置。绍兴二十年，再补二人充指教。

斗子。国初，斗掏并选下户有行止人充。熙宁并投充不给钱。绍兴召保产五十千以上充拦头。至道二年，诸道拦头委转运副使拣选充。咸平三年始招客户。祥符六年，陈尧咨奏请于第五等税户差。熙宁募，元丰以来不给雇钱。

诸县人吏。国初，押司、录事于等第户差选谙吏道者充。遇衙前阙，即抽差年满押、录。建隆法，诸县曹司主户二万户以上三十人，一万户以上二十五人，七千户以上二十人，五千户以上十七人，三千户以上十五人，一千户以上十二人，不满千户十人，抽等第户充。康定二年，施昌言奏县吏差税户，多不省文书，乞依州军例，召有产业人投名，不足则差。既而复行各抽充。州吏以二年替，仍输上州充祗候典。治平二年，裁减吏额。熙宁十年，募祗候典替县曹司，自是县吏不复帖差。

国朝诸郡，惟有厢军、牢城，既又自京或它路遣至诸州屯驻，每年更戍它州，如福建则多戍二广，秋遣春归，故习险阻，忘顾恋，缓急征行，人皆可用。至靖康罢更戍，为郡禁军。初，熙宁二年六月，诏州郡厢军，即前代本处镇守之兵军，料拣强壮团结教阅，常留在城以备盗贼，今后不得申奏乞差禁军防托。逐州团结，分番差往本州界及本路州军巡检下披带，一年一替。五年八月，别立定人数为额，令教习弩枪刀摽牌捍棒。元丰二年升为下禁军，余为不教阅厢军。大观拨隶诸将。熙宁中，枢密院奏诸路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凡二百二十三，其间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有事存而名未可废，又有剩员，及牢城、壮城例非差出者，又别为一军。令逐路教阅厢军已立定额外，欲将别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其余并从省废，仍令逐路相度州郡大小，排定次第，每指挥不得过五百人。从之（淳熙中，罢招刺，而监司属官教官职官只得差厢军，多留存百姓代，名数猥多，反甚于存留厢军时）。壮城，元丰三年五月，敕诸路已置壮城兵士，其有城壁楼橹去处，以城围大小分为两等，大城五十人，小城三十人，专充修城，不许招拣填别军分。用熙宁八年枢密院之请也。崇宁五年，河东提举李大年以潞州城壁颓圮，申乞诸路州军招置壮城兵士，工部检准元符令诸城池军器及应干军政或训练有陈请者，申总管安抚钤辖司专行，唯以所用物料责转运司应副，下其说于诸路。大观元年，复奉御笔，东南城壁，土恶易于沦塌，往往作砖城石城，或为木栅，或施瓦为屋，以覆城身，非西北比，可令帅府置壮城兵士四百人，列郡三百人，依元丰法制，以土起筑，仍开壕，如土恶，乃以砖石随宜施行。继有旨罢。政和三年，因陈光弼请，帅府、列郡、沿边量数兴复。

剩员指挥。大中祥符四年，敕诸路转运使副巡行属部，同知、通都监监押拣选本城牢城人员节级兵士。庆历五年，乃差内臣往福建等路拣选，其就粮禁军及本城兵士，如病患可医者减充半分，剩员久或不堪，与给放停公据，若曾有战功，及阵亡人子弟侄子孙令仍旧。自后每监司分拣，于是有剩员指挥。

国初，里正、户长掌课输，乡书手隶里正，里正于第一、户长于第二等差乡书手。天圣以来，以上户多占色役，于第四等差耆长，掌盗贼烟火之事，其属有壮丁；耆长差第一、第二等户，壮丁差第四、第五等户。至和元年，罢里正，增差户长。熙宁二年，募耆长壮丁。四年，仍旧于本等人户轮差。五年，罢户长。六年，行保甲法，始置保正副、大小保长，机察盗贼，别召承帖人隶其下。七年，轮保丁充甲头催税。绍圣元年，耆户长壮丁复雇募法，不许以保正长保丁充代。寻复保正长法，既又罢甲头，以大保长催税，其保正长不愿就雇者，仍旧法，募税户充耆户长壮丁。建炎元年，罢户长催税，复甲头。绍兴初，拘取耆户长钱，寻罢。七年，大保长仍旧催科。九年，令保正长专管烟火盗贼，不得承受文帖及课输事。十年，以耆户长雇钱充总制窠名。又明年，复拘壮丁钱充。三十一年，令保甲催税。乾道二年罢，四年复，八年罢。

随州大洪山，本名大湖，介于随郢之间。其山高峻，上有三峰，中有积水，实为龙渊，云昔有二龙斗，穿崖而出，水遂涸，落石尚存山下，今曰落湖。唐有僧自五台来，遇异人云："遇湖即止。"僧至，问地名，遂止。适逢大旱，乡人皆屠牛祈雨，僧为祈禬，成丰岁，遂入山，断足祭龙以谢。乡人张素敬之，父子俱入山，与之俱逝。节帅以闻，僧赐号灵济菩萨，二张封将军。土人相与即水落处建伽蓝，至本朝尤盛。建炎绍兴初，随陷于贼，而山中能自保，有带甲僧千数，事定皆命以官。《汪彦章集》有《补大洪山监寺承信郎告》。自后多说神怪，以桀黠者四出，号端公，诳取施利，每及万缗，死则塑作将军，立于殿寺。循山而上，壁立在云霄中，地窄依岩为层楼，云雾所蒸，屋易坏，且无水蓄，四檐屋溜于池以饮。《石林》云："居高山，常患无水。"京口甘露，吴灵岩、雪川之道场，此亦其一也。

自熙宁、元丰后，议礼者纷然，大节目有三：一曰郊祀，按《周礼》，岁有九、南北郊，上辛祈谷，孟夏雩五方帝，在本朝皆行之，以上公摄事。三岁则又合祭天地于南郊，备六引、勘箭、鸡竿、肆眚，列八宝，犦槊、象引，犒赏诸军，皆后世之制，二者不同明矣。若用《周礼》，则当于每岁九祀中省仪卫，如享太庙、景灵宫，至斋于前殿，至日出，郊，亲行

事；至三岁，自不妨用后世之缛仪。《周礼疏义》引《尔雅》曰："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则皆有禘称。祭法，禘黄帝而郊喾，四代亦然，皆祭天于圜丘。《大》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据《夏正》即郊天。《论语》："禘自既灌。"郑云："三者皆禘，大祭也。亦岂止王莽用之，而鄙其同牢邪！每年既用周礼行九祀，又于三年大禘，天地合祭于郊，有何不可，乃欲以后世三年之祭，与周礼每年之祀并行而为，南北之辨，几同聚讼，盖无有以禘为言者。二曰宗庙，在礼，庙有堂有室，堂则南面，室则西面东向，故祖庙在室常东向，昭穆分左右，置祏室以藏主，如出而祭于堂上，则南向，以西为上，东都庙制亦然。张方平尝有东向之请矣，熙宁大臣非之，以谓安昌二陵，如周之文武，唐之太高，事有相因，不当遽撤。后朱震、王普相继言之，谏臣赵霈沮而不行，曾三复不是考，又申前说，遂撤安陵，而止有八庙。虽号为正东向之位，而临安庙制有堂无室，卒无东向之位可正。

熙宁间，议诸王袭封，司马温公以谓今定于百年之后，宜推当来，某王薨，某为嫡子，某为嫡孙，则袭封之人见矣。王荆公以谓如此则是舍亲而爵疏，当以今之服近者为之，俟遍父行，方及子行。故今袭爵不问嫡，但毕父行，然后及子行，如令字袭毕，始及子字之类。袭者皆老人，不一二年又须推择，有司不豫定其次，每求袭安定郡王者，则行下诸郡，而郡中至有揭榜以求之，亦有白身而遽加王爵者。

明肃皇后既临朝，名所居殿曰会庆，阜陵圣节亦曰会庆。西京太宗神御殿曰帝华，寿皇宫曰重华。龚养正云：钦宗神御殿曰端庆，后有所碍，略增加其点画，皆有司失考也。

高宗幸杭，有日者姓杨，忘其名，召问之，杨奏曰："自今可贺矣。杭字于文离合之，有兀朮字。且杭者，降也，兀朮其降乎？

古印文作白字，盖用以印泥紫泥封诏是也。今之米印及印仓敖印近之。自有纸始用朱字，间有为白字者，或不知其义。

今人呼路岐乐人为散乐。按《周礼》："掌教散乐。"释云："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员内，谓之散乐。

古之礼乐，于野人尚有可仿佛者。今之响铁即编钟，今之舞蛮牌即古武舞，舞三台与调笑即古文舞，盖古舞皆有行缀。自胡舞入中国，《大曲》、《柘枝》之类是也，古舞亡矣，今反以三台为简淡。古以钟鼓为乐，凡乐先击钟，继之鼓。孟子曰："百姓闻王钟鼓之声。"今但用鼓，是以杖鼓易编钟矣。钟声和缓，鼓声急逼，磬则人皆不识，盖释氏击铜钵号曰磬。尝见碑本，宣尼十哲有持钵者，是误认为磬也。

从驾多云扈从，前贤解之者多矣。至有用跋扈者。《左氏》传："少皞氏以鸟名官，有九扈。"注云："行扈啃啃。"则扈从之语，其本于此乎？若夫跋扈即溜，悉魏时回切语，即溜切就字，跋扈切固字。《周礼》：负固不服，则侵之。

卷十三

韩退之作《李虚中墓志》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相旺，斟酌推人之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求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历翁，莫能与之较得失。"古惟有卜相与夫阴阳星数而已，未有以人之生月日时支干配合著论者，今取世俗所谓命书观之，往往皆近时语，推尊《珞琭子》，尤非古文，盖知始于李常容明甚。业其术者，托名于鬼谷子、王子晋，可谓忘本矣。自后其书益繁，今撮其吉凶神名，仿太史公《年表》例，为之图，具于左方：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支吉神

合　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

凤凰支　（有两合是）　（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

朝元禄　（日时干头之禄在本命）（日时带癸）
甲乙（或丙或丁或戊或巳）　庚辛　壬

天地合　（支干皆合者是）

马　（一名文曲星，一名驿马，在寅申巳亥四位）
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

库　（一名华盖，一名三奇，在五行墓处）　辰丑戌未辰丑戌未辰丑戌未

三合　（五行生旺库处）　（申辰）水（巳酉）金（午戌）火（亥未）木（申子）水（酉丑）金（寅戌）火（亥卯）木（子辰）水（巳丑）金（寅午）火（卯未）木

生成马　甲寅辛亥庚申丁巳甲寅辛亥庚申丁巳甲寅辛亥庚申丁巳

四孟生气全　（申巳亥）（寅申亥）（寅巳亥）（寅申巳）

四仲旺气全　（午卯酉）（子午酉）（子卯酉）（子午

卯）

四季墓气全　（辰戌未）（戌丑未）（辰戌丑）（辰丑未）

五行正印　（得乙丑金）（得壬辰水得丙辰土）（得癸未木）（得甲戌火）

引从全　（卯引辰引巳引午引未引申引酉引戌引亥引子引丑引寅引酉　从戌从亥从子从丑从寅从卯从辰从巳从午从未从申从）

进神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

包承格　（丑月寅月卯月辰月巳月午月未月申月酉月戌月亥月子月　亥日子日丑日寅日卯日辰日巳日午日未日申日酉日戌日）

连珠　（丑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未未申申酉酉戌戌亥亥子子丑　卯辰辰巳巳午午未未申申酉酉戌戌亥亥子子丑丑寅寅卯）

自生马　（丙寅）火（己亥）木（甲申）水（戊申）土（辛巳）金（丙寅）火（己亥）木（甲申）水（戊辰）土（辛巳）金（丙寅）火（己亥）木（甲申）水（戊申）土（辛巳）金

自旺马　（以临官代帝旺）　（庚寅）木（癸亥）水（壬申）金（乙巳）火（庚寅）木（癸巳）水（壬申）金（乙巳）火（庚寅）木（癸巳）水（壬申）金（乙巳）火

三合带本家　（要在日时上）　（丙子旺乙丑丙寅生辛卯　旺丙子旺乙丑丙寅生辛卯旺丙子旺乙丑丙寅生辛卯旺甲申生辛巳生戊午旺乙亥生甲申生辛巳生戊午旺乙亥生甲申生辛巳生戊午　旺乙亥生壬辰癸酉旺甲戌癸未壬辰癸酉旺甲戌癸未壬辰癸酉旺甲戌癸未）

天德　（以下四项，并于月上求之。如子月人，天德在巽之类，不以年论也）　巽庚丁坤壬辛乾甲癸艮丙乙

月德合　丁乙辛己丁乙辛己丁乙辛己

月空　丙甲壬庚丙甲壬庚丙甲壬庚

将星　（冲前一辰是论年逢此月）　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

攀鞍马　（马侧一辰是）　（有寅有亥有申有巳有寅有亥有申有巳有寅有亥有申有巳　又丑又戌又未又辰又丑又戌又未又辰又丑又戌又未又辰）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支凶神

劫杀　（一名右弼主凶刑）　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

鬼门关　（主贫寒）酉　未申　丑　巳辰

六害　（妨亲属）　未　（阴男阳女尤忌）辰　寅　（阳男阴女尤忌）子（阳男阴女尤忌）酉申

四冲全　（午卯辰戌申巳子午戌丑寅申子卯辰戌寅巳子午辰丑寅申　酉　未　亥　酉　未　亥　酉　丑　亥　卯　未　巳）

无礼刑　（并相刑）　卯　子

恃势刑　（刑戌未）　（刑丑戌）　（刑未丑）

无恩刑　（刑巳申）（刑申寅）（刑寅巳）

自刑　（午酉亥）（辰酉亥）（辰午亥）（辰午酉）

冲　（一名七星，又名一七杀，并前四冲兵为七，故云一七杀）　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

破官符　（一名破军，又名亡神。在寅申巳亥四位，与劫杀对宫）　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

退神　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咸池杀　（在子、午、卯、酉四位）　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

自病马　（不临官处为自病）　（壬寅）木（丁亥）水（丙申）金（癸巳）火（壬寅）木（丁亥）水（丙申）金（癸巳）火（壬寅）木（丁亥）水（丙申）金（癸巳）火

自绝马　（壬寅）金（乙亥）火（庚申）木（癸巳水壬丁巳土寅）金（乙亥）火（庚申）木（癸巳水壬丁巳土寅）金（乙亥）火（庚申）木（癸巳水丁巳土）

自死马　（不生处是）　（甲寅）火（辛亥）木（戊申土乙庚申土巳）金（甲寅）火（辛亥）木（戊申土乙庚申土巳）金（甲寅）火（辛亥）木

（戊申土乙庚申土巳）金

阳差 （即阳男阴女元辰冲前一辰是） 未 酉 亥 卯

阴错 （即阴男阳女元辰冲后一辰是） 午 戌

白虎杀 （在纳音所王对宫） 午酉子卯

阳命勾 （后三辰巳往为前未来为后） 卯月巳月未月酉月亥月丑月

阳命绞 （前三辰） 酉月亥月丑月卯月巳月未月

阴命勾 （前三辰） 戌月子月寅月辰月午月申月

阴命绞 （后三辰是） 辰月午月申月戌月子月寅月

金神七杀 （在巳酉丑） 巳丑酉巳丑酉巳丑酉巳丑酉

孤神 寅寅巳巳巳申申申亥亥亥寅

寡宿 戌戌丑丑丑辰辰辰未未未戌

大耗杀 （一名旋头，主破财） 未午酉 亥戌 卯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干吉神

合 （一名六合） 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

官 （一名官印，剋我者是） 辛庚癸壬乙甲丁丙己戊

财 （一名天财，我剋者是） 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

禄 （一名贪狼星，一名禄神） 寅卯己午己午申酉亥子

凰凤干 （干两重合） （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

夹贵窠 （两贵人所夹之辰也） （得戌月）（得辰月）

福星 寅丑寅亥申未午巳辰丑

暗禄 （一名禄合全与禄合处是） 亥戌申未申未巳辰寅丑

食神 （干头隔一位是）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

名位禄 （禄带食神） 丙寅丁卯 壬申癸酉

金舆禄 （禄前第二位是）午己申酉申酉亥戌寅卯

生成禄 （专谓纳音自具本家禄）（甲寅乙卯）上（丁巳戊午）上（庚申辛酉）上（壬子癸亥）上

文星贵人 （支干合为文星杀） 午巳申酉申酉亥戌寅卯

顺连合 （次乙 次丁 次己 次辛 次癸 次丙 次戊 次庚 次壬 次甲）

逆连合 （次丙 次戊 次庚 次壬 次甲 次丁 次己 次辛 次癸 次乙）

外财 （财上带长生）戊申戊申辛巳辛巳壬申壬申乙亥乙亥丙寅丙寅

夹禄 （一名夹藏窠禄前后辰是） （丑寅辰巳辰巳未申戌亥 卯卯午未午未酉戌子丑）

阴官贵人 酉申子亥卯寅午巳午巳

三奇 戊庚丙丁乙丙乙丁甲庚甲戌

偏官 （如甲乙人以庚辛为官，甲正以辛为官，则庚为偏官也。乙正以庚为官，则辛为偏官也。） 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

干神一字 （甲甲乙乙丙丙丁丁戊戊己己庚庚辛辛壬壬癸癸 甲甲乙乙丙丙丁丁戊戊己己庚庚辛辛壬壬癸癸）

生成财 （干头生旺库） （戊申戊辰戊子）上（辛巳辛酉辛丑）上（壬申壬辰壬子）上（乙亥乙卯乙未）上（丙寅丙午丙戊）上

自生财 （干头带财纳音纳为自生） （戊申土己亥木）上（辛巳）金上（甲申）水上（丙寅）火上

自旺财 （干头带财纳为自旺） （戊午）火上（辛卯木庚申土）上（癸酉）金上（丙子）水上

生成官　（剋我者任长生临官帝旺之地）　（辛巳庚申辛酉）同上（壬申癸亥壬子）同上（乙亥甲寅乙卯）同上（丙寅丙午丁未）同上（戊申己亥戊子）同上

天一贵人　（一名武曲贵人）（丑子亥亥丑子丑午卯卯未申酉酉未申未寅巳巳）

天一贵人全　（戊庚巳　丙丁　甲庚乙　甲戊癸　壬丑未子申亥酉亥酉丑未子申丑未　卯巳卯巳）

神藏杀没全　（甲庚丙壬乙辛丁癸是也依五行足例）（庚丙辛丁甲庚乙辛　壬　癸　壬　癸　甲丙乙丁甲庚乙辛　壬　癸　丙　丁）

干头连珠　（乙丙丙丁丁戊戊己己庚庚辛辛壬壬癸癸甲甲乙丁戊戊己己庚庚辛辛壬壬癸癸甲甲乙乙丙丙丁）

进神　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

带库生成官　辛丑辛丑壬辰壬辰乙未乙未丙戌丙戌戊辰戊辰

自旺官　（纳音逢自旺）　（辛卯）水上（癸酉）金上　（丙子）水上（戊午）火上

冠带官　辛未上壬戌上甲戌上丙辰上戊戌上

官学堂　辛巳　壬申乙亥　丙寅　戊申

食神学堂　（食神自带本家长生）　丙寅　戊申辛巳壬申　乙亥

文学学堂　（干头同类下带本家长生）　乙亥乙亥丙寅丙寅戊申戊申辛巳辛巳壬申壬申

禄马同乡　（申子辰得寅）（寅午戌得申）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干凶神

羊刃　（禄前一神是）　卯辰午未午未酉戌子丑

倒食　（倒却食神）　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退神　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空亡　（与逐旬空亡说异）　午午申申巳巳寅寅丑丑

生成鬼　（官在死绝处）　（庚子庚寅）上（癸卯癸巳）上（甲午甲申）上（丁酉丁亥）上（己卯己巳）上

五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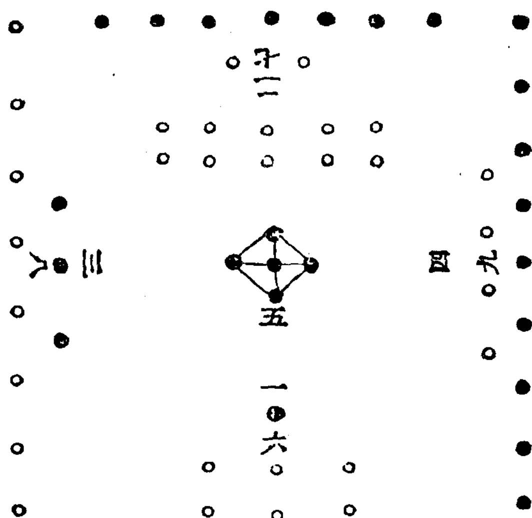
	木	火	土	金	水
长生	亥	寅	申	巳	申
沐浴	子	卯	酉	午	酉
冠带	丑	辰	戌	未	戌
临官	寅	巳	亥	申	亥
帝旺	卯	午	子	酉	子
衰	辰	未	丑	戌	丑
病	巳	申	寅	亥	寅
死	午	酉	卯	子	卯
墓（库）	未	戌	辰	丑	辰
绝	申	亥	巳	寅	巳
胎	酉	子	午	卯	午
养	戌	丑	未	辰	未
合	亥卯未	寅午戌	巳酉丑	申子辰	
支属	寅卯	巳未	（辰未戌丑）	申酉	亥子
干属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化气	丁壬	戊癸	甲巳	乙庚	丙辛
休	水	木	火	土	金
囚	金	水	木	火	土
旺	木	火	土	金	水
相	火	土	金	水	木
死	土	金	水	木	火

卷十四

《洪范》一书，学者惑于传注，说愈多而愈不通。其失有四：一曰惑于"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以谓禹亲受之于洛，而不究《大易》，"河出图，洛出书"之义。二曰惑于"汩陈其五行"，以谓《洪范》主于五行，取其五之可合者类之，其不可合如三德八政等，则弃而不言。三曰惑于"一五行"至"九五福"，为《洛书》本文，以为天神言语，陈列字数，而不究天何言哉。四曰惑于禹次之数，自初一至九为五十五数，而弃五行五事，至五福不言。夫《河图》《洛书》，俱出于羲皇之前，有其数而无其义，天生圣禹，能究其旨，叙而演之，安假天神言语文字，始见其五？以谓非五行不足以体之，故以五行为初一，次取其五曰敬用五事，三取其八曰农用八政，四取其五曰五纪，五取其极曰皇极，六取其三曰三德，七取其七曰稽疑，八取其五曰庶征，九取其五六曰五福六极。始也，龟文只有五五八五五三七五五六之数，分布于龟背，皇极则中虚，总而数之凡五十，若加以中虚之数，则为五十五，禹观《洛书》，次其数，犹伏羲睹《河图》而画八卦；箕子陈《洪范》，犹文王重《易》而系《卦辞》。自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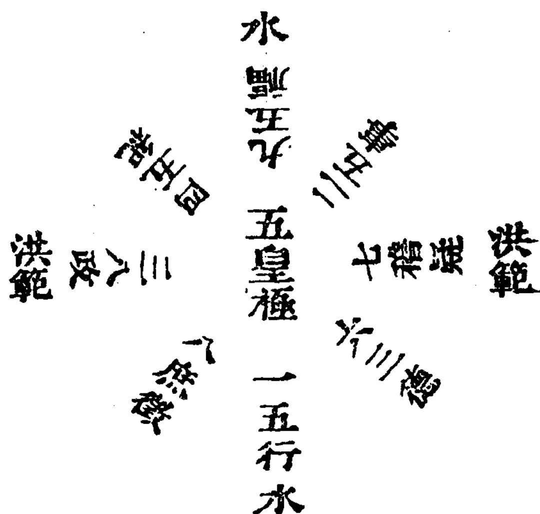
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下皆箕 子释禹次之文，他皆类此。禹次之八政，亦必有释，今亡矣。五纪历数下，前辈云：当继以“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乃箕子释五纪之辞。七稽疑者，因其有雨、霁、蒙、驿、克、贞、悔凡七，故就著而为稽疑。庶征，曰雨、旸、燠、寒、风凡五，各以其时，故曰：“五者来备”，目曰“庶征”。若夫皇极则中虚，而五居其中，大禹以谓五福六极，人事之成，故并于九，而大法备矣。以此观《洪范》，与《易》更三圣世历三纪何异？则《洪范》一书血脉通贯，初无五行之拘，又不为三德八政之弃，已别有解，新旧图具于左方。

九类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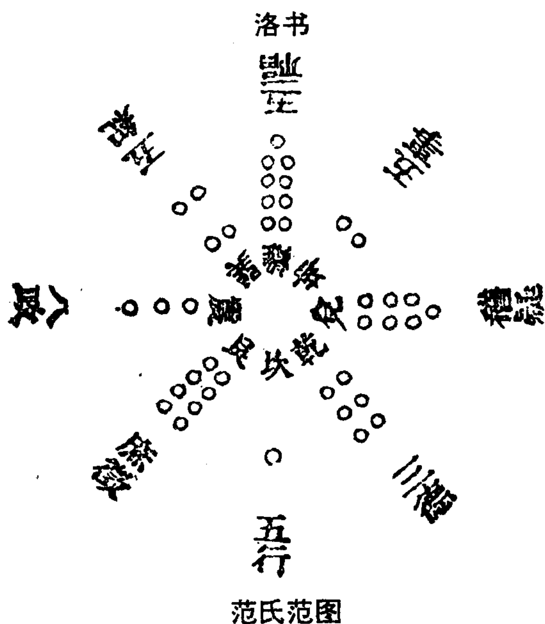


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朋，三动而左与八为友，四处于右而与九同道，五处于中与十相守。

洪范九畴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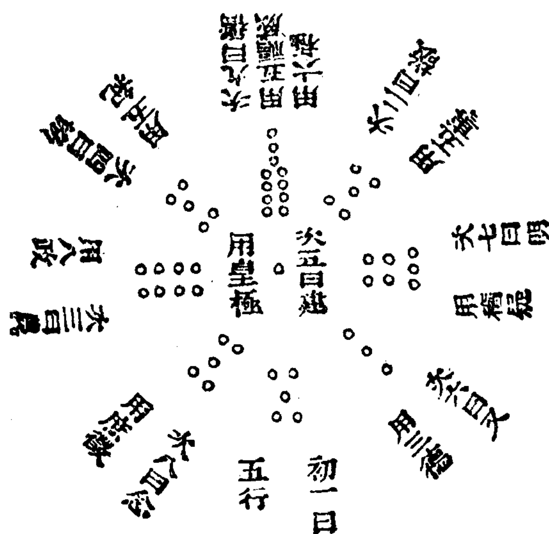
洛书



范氏范图

	貌恭肃	木曲直	时雨
皇极	言从乂	金从革	时旸
	视明哲	火炎上	时燠
之建	听聪谋	水润下	时寒
	思睿圣	土稼穑	时风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恒雨
皇极	言不从僭	金不从革	恒旸
	视不明豫	火不炎上	恒燠
不建	听不聪急	水不润下	恒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穑	恒风

今定洛书本数禹所次图



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其略云：“古文衰

于汉末，先秦古书存者为学士大夫剽窃之资，五言之妙，与《三百篇》、《离骚》争烈可也。自李杜之出，后莫能及。韩、柳、孟郊、张籍诸人，自出机杼，别成一家。元和之末，无足论者，衰至唐末极矣。然乐府长短句，有一唱三叹之音，至国朝文物大备，穆伯长、尹师鲁始为古文，成于欧阳氏，歌诗至于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亡余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原流皆出豫章也。宗派之祖曰山谷，其次陈师道（无己）、潘大临（邠老）、谢逸（无逸）、洪朋（龟父）、洪刍（驹父）、饶节（德操，乃如壁也）、祖可（正平）、徐俯（师川）、林修（子仁）、洪炎（玉父）、汪革（信民）、李錞（希声）、韩驹（子苍）、李彭（商老）、晁冲之（叔用）、江端本（子之）、杨符（信祖）、谢迈（幼槃）、夏倪（均父）、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立之）、善权（巽中）、高荷（子勉），凡二十五人，居仁其一也。议者以谓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必甘为宗派。若徐师川则固尝不平曰："吾乃居行间乎?"韩子苍云："我自学古人。"均父又以在下为耻。不知居仁当时果以优劣铨次，而姑记姓名？而纷纷如此，以是知执太史之笔者，戛戛乎难哉！又不知诸公之诗，其后人品藻，与居仁所见又如何也。

绍兴初，盛传《苏武令词》："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黄阁，未成图报。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云李丞相（纲）作，未知是否。

枢密胡公松年，绍兴间使虏。彼盛称甲兵之富。胡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既归，作《石州词》二首："月上疏帘，风射小窗，孤馆岑寂。一杯强洗愁怀，万里堪嗟行客。乱山无数，晚秋云物苍然，何如轻抹淮山碧。喜气拂征衣，作眉间黄色。役役马头尘暗，斜阳陇首，路回飞翼。梦里姑苏城外，钱塘江北。故人应念我，负吹帽佳时，同把金英摘。归路且加鞭，趁梅花消息。"又《歌阙》："阳关肠断，短亭惟有离别。画船送我薰风，瘦马迎人飞雪。平生幽梦，岂知塞北、江南，而今真叹河山阔。屈指数分携，蚤许多时节。愁绝雁行点点，云垂木叶。霏霏霜滑，正是荒城落日，空山残月。一尊谁念我，苦憔悴，天涯陡觉生华发。赖有紫枢人，共扬鞭丹阙。"

李氏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德夫之室，李文叔女，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已版行于世，他文少有见者。《上韩公枢密诗序》云："绍兴癸丑五月，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使虏，通两宫也。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落，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作古律诗各一章，以寄区区之意，以待采诗者云。三年夏六月，天子视朝久。凝旒望南云，垂衣思北狩。如闻帝若曰：岳牧与群后。贤宁无半千，运已遇阳九。勿勒燕然铭，勿种金城柳。岂无纯孝臣，识此霜露悲？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谁当可将命，币厚词益卑。四岳佥曰俞，臣下帝所知。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身为百夫特，行足万人师。嘉祐与建中，为政有皋夔。匈奴畏王商，吐蕃尊子仪。夷狄已破胆，将命公所宜。公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墀，曰臣敢辞难，此亦何等时！家人安足谋，妻子不必辞。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单于定稽颡，侍子当来迎。仁君方恃信，狂生休请缨。或取犬马血，与结天日盟。胡公清德人所难，谋同德协心志安。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皇天久阴后土湿，雨势未回风势急。车声辚辚马萧萧，壮士懦夫俱感泣。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投书干记室。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葵丘践土非荒城，勿轻谈士弃儒生。露布词成马犹倚，崤函关出鸡未鸣。巧匠何曾弃樗栎？刍荛之言或有益。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灵光虽在应萧萧，草中翁仲今何若？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郭。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子孙南渡今几年，漂流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坯土。又：想见皇华过二京，壶浆夹道万人迎。连昌宫里桃应在，华萼楼头鹊定惊。但说帝心怜赤子，须知天意念苍生。圣君大信明如日，长乱何须在屡盟！"又有《投内翰綦公（崈礼）启》："清照启：素习义方，粗明诗礼。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丁已具。尝药虽存弱弟，膺门惟有老兵。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僶俛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局地扣天，敢效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难求，自陈何害？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岂惟贾生羞绛灌为伍，何啻老子与韩非同传？但祈脱死，莫望偿金。友凶横者十旬，盖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岂是人为？抵雀捐金，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实自谬愚，分知狱市。此盖伏遇内翰承旨，搢绅望族，冠盖清流。日下无双，人间第一。奉天克复，本缘陆贽之词；淮蔡底平，实以会昌之诏。哀怜无告，虽未解骖，感戴鸿恩，如真出己；故兹白首，得免丹书。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高鹏尺鷃，本异升沉；火鼠冰蚕，难同嗜好。达人共悉，童子皆知。愿赐品题，与加湔洗。誓当布衣

蔬食，温故知新。再见江山，依旧一瓶一钵；重归畎亩，更须三沐三薰。忝在葭莩，敢兹尘渎。”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此白乐天守姑苏游太湖诗，想见当时气象。至绍兴初，金人犯江浙，苏守移治洞庭，前后守臣孙仲益觌、胡茂老松年皆罢守寓彼。胡有诗曰：“白苹风静碧波沉，画舸来游着意深。愿觅灵文窥秘钥，更追遗范写良金，姓名便合联真隐，出处何妨拟醉吟？畴昔光阴费行乐，中原鼙鼓正伤心。”时节不同如此。

古人文字但取其声音之协，初无切韵之说。郑康成云：“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协，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因其乡，同声异字，同字异言，转生议论。”杨收论音律，李善注《啸赋》，皆有曰：“均者，韵也。汉晋言均同。孙炎始为反切语。魏晋以降，南北分列，人尚词章，清浊重轻，锱分铢别，用而愈切，不胜异意。刘臻与陆法言论四声音韵，而取诸家之书，定为《唐韵》五卷。详究古人切韵之始，至简易而切当，使其字的有所归，而不可以疑似转。盖一字有四声，或只有三声者，以侧声纽平声，以平声纽侧声，故有双声叠韵之别。如章字，有章、掌、障、灼四声。以侧声灼字纽平声，则灼良为章；又以平声纽侧声，则章两为掌，章亮为障，章略为灼。盖良略是双声，章良是叠韵。以此推之，他皆仿此，岂不简易而切当哉！自唐人清浊之分，乃有三十六字母以归之，益繁碎而难晓。如一东、二冬，各分清浊，行、更、生与兵、明、平，归作一韵，若此甚多，且四方之音不同，国、墨、北、惑字，北人呼作谷、木、卜、斛，南方则小转为唇音。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若以四声切之，则北人之字可切，而南人于四声中，俱无是字矣。

唐朝定《六经》，释具载诸音，不敢去取，向有人欲删定归一音者。乾道间议论，以为《六经》犹月日，人人皆欲绘画，岂可拘于一家？其间意义极多，有借用字，有避俗音字，有五方音不同字，门类亦不一，不可不知也。

董仲舒、刘向于五行灾异，凡一虫一木之异，皆推其事以著验。二子汉之大儒，惓惓爱君之心，以为人主无所畏，惟畏天畏祖宗，故委曲推类而言之，庶有警悟，学者未可遽少之也。

《易》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以至天九地十，故曰天数五，地数五，乌睹所谓二十有五与三十哉？盖天地之初，皆有自然之数，及降而在物，莫不皆有其用。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以其五而生土，五行备矣。阴阳不能以独成，生于阳者必成于阴，故复以地之六成水，配天一以为七；天之七成火，配地二以为九；地之八成木，配天三以为十一；天之九成金，配地四以为十三；地之十成土，配天五以成十五；然后天之一、三、五、七、九者，散而为二十有五，地之二、四、六、八、十者，散而为三十。人但知其次，而不知其衍。

三代以礼乐为政，王畿不过千里，而四方之诸侯，比年入觐，又一年，王乃时巡。方其入觐也，自郊劳至于出郊，献享之礼，莫不有制，是以膳庖饔烹，下至百工技艺，皆列属以司之。盖有一日不可阙者，与唐人置殿监、分六尚，不同矣。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耳，非精鉴者之事也。不知此论为是否，余非知画者，强为之说，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谓好画者，恐未能知此也。此事不乃伤俗耶！

介甫尝言，夏月昼睡，方枕为佳，问其何理，曰：“睡久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是则真知睡者耶。余谓夜弹琴，惟石晖为佳，盖金蚌瑟瑟之类，皆有光色，灯烛照之则炫耀，非老翁夜视所宜，白石照之无光，惟目昏者为便。介甫之睡真懒者，余知琴晖直以老而目暗尔，是皆可叹也。

余家石晖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两手中指挛，医者言惟数运动以导其气之滞者，谓惟弹琴为可，亦寻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物理损益相因，不能穷至于此，此老庄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以也哉。

廉耻，士君子之大节，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之尔。物有为其所胜，虽善守者或牵而去。故孟子谓之勇过贲育者，诚有旨哉。

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而今人求速誉，遂得速毁以自损者，理之常然。

往时有风法华者，偶然至人家，见笔便书，初无伦理，久而祸福或应，岂非好怪之士为之迁就其事耶？余每见笔辄书，故江邻几比余为风法华。

清浊二声，为乐之本。而今自以为知乐者，犹未能达此，安得言其细微之旨？妙论精微，言不以多为贵，而非人聪明不能达其义。余尝听人读佛书，其数万言，谓可数语而尽，而溺其说者，以谓欲晓愚下人，故如此尔。然则《六经》简要，愚下独不得晓耶？右六事六一先生《试笔书》。自元祐以来，诸公跋者甚众，其文不载集中，故录之。

蔡君谟《跋丁道护兴国寺碑》云：“此书兼后魏遗法，与杨本微异。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杨本开皇六年，去此十七年，书当益老，亦稍纵也。甲辰治平初元日莆阳蔡襄记。”六一先生跋云：“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予所藏书，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谓道护所书如此。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而往往不著名字，每执卷惘然，为之叹息，惟道护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录千卷，止有此尔。有太学官杨褒者，喜收书画，独得其所书《兴国寺碑》，是梁正明

中人所藏，君谟所谓杨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为不知碑所在，然不难得则不足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者，谓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后一日太庙斋宫书。”以上七事见欧《跋》，不载《集》中。

韩退之文二首，不见于《集》，得于汪达道家，《潮州谢孔夫子戣状》：“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某贬刺史，特加优礼，以州小俸薄，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者。开缄捧读，惊荣交至；顾已量分，惭惧益深。欲致辞为让，则乖伏属之礼；承受享贶，又乖循省之道。进退反侧，无以自宁。某妻子男女并孤遗孙侄尚未到官，穷州使宾罕至，身衣口食，绢米足充；过此以往，实无所用。积之于室外，廉者所不为；受之于官，名且不正。”又《嵩山题名》：“元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余与著作郎樊宗师、处士卢同自洛中至少室，谒拾遗李徵君渤。樊次玉川寺，疾作，归。明日，与李、卢、道士韦濛、僧荣并少室而东，抵众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禅坛下石室，遂自龙川寺钓龙潭，遇雷。明日启母石入此观，与道士赵元遇。闰四月三日，国子博士韩愈题此石刻也。”并得三诗：《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得同字》，洛阳令窦牟：‘仙客诚难访，吾人岂易同？独游应驻景，相顾且吟风。药畹琼林秀，斋轩粉壁空。不题三五字，何以达壶公？’《得寻字》，都官员外郎韩愈：‘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凫骑，来访驭风襟。院闭青霞入，松高野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得师字》，河南令韦执中：‘早尚逍遥境，尝怀汗漫期。星郎同访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侣，人间失我师。不知烂柯者，何处看围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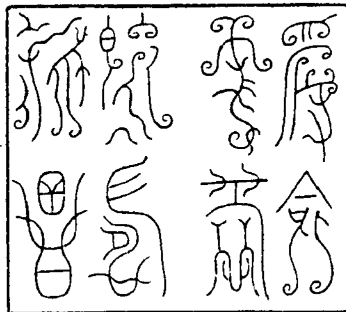
杜预云：“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预之言得之，未有无是事而书之，有是事而去之者。且如即位事，观成王顾命与康王即位之仪，则古之人君即位，当皆有仪制，以见群臣，以朝祖庙。惟近时王氏说最简要，云：“不书即位，礼之不举也。新君逾年即位，由阼阶三揖而后升，谓之践祚，礼之不举，故不得而书也。”盖隐以不由王命不举此礼。庄、闵、僖不得其始，亦不敢举此礼，威、宣、定无所受命，辄举此礼。皆据实书之，褒贬自见，何用多说乎？

政和六年，以通真善演、修文辅教、说经谈论、书符咒水、修真养命、诗书琴乐、煅炼金石七科铨择道士，许直以所学自陈道录院，考试一科合格，即保明解礼部审试，得实给牒补充本科出身，以备差遣。其按仪斋醮、法事声赞两科，不在置科铨择之限。八年置道官视品：六字、四字、二字先生；六字法师：太虚、清虚、紫虚、碧虚、冲虚大夫视卿监。四字、二字法师：太素、元素、正素大夫视正郎，太虚、清虚、紫虚郎视员郎，碧虚、冲虚、太素郎视升朝，元素、正素、翠微、碧落郎视京官，左华、右极、琼台、南昌、南华、丹林、金坛郎视选人，冲和、葆光、燕颐、蕊珠、凝神殿侍晨视待制，葆光、燕颐、蕊珠、凝神殿校籍视殿撰，燕颐、蕊珠、凝神殿授经视修撰，又有校仪名品。宣和元年，佛寺改为宫，僧寺为观，诸陵佛寺改为陵，名明真宫；臣庶坟等改两字，合掌和南不审改作擎拳稽首，佛赐天尊服，改塑菩萨，罗汉作道服冠簪，佛号大觉金仙。文殊封安慧文静大士，普贤封安乐妙静大士，泗州大圣封巨济大士，傅大士封应化大士，达麼封元一大士，二祖同慧大士，三祖善明大士，四祖灵应大士，五祖静心大士，六祖德明大士，永嘉宿觉封金德大士，菩萨称仙人，罗汉称无漏，金刚称力士，僧伽称修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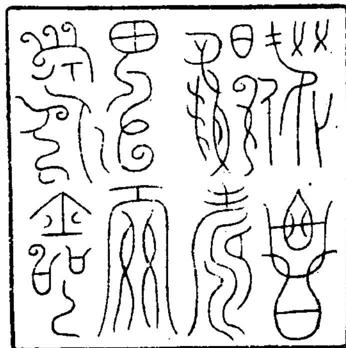
卷十五

博陵崔逢《传国玺谱》内所载玺

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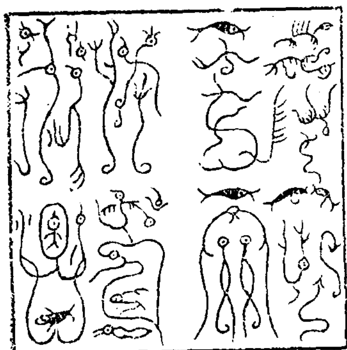


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



元符所得玺

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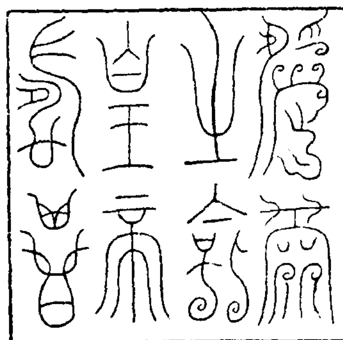


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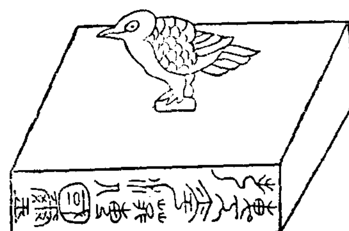
检

魏　玺

受天之命　皇帝寿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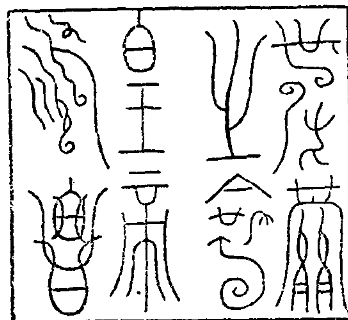


崔逢《谱》云魏太祖又于侧命皇象小篆七字云魏所受汉传国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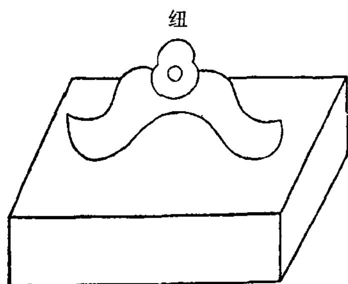


碑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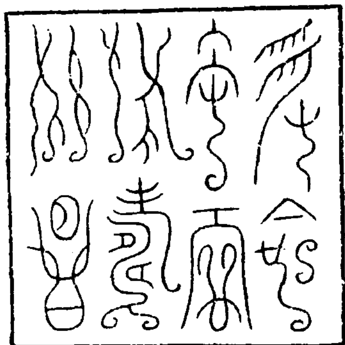
受天之命　皇帝寿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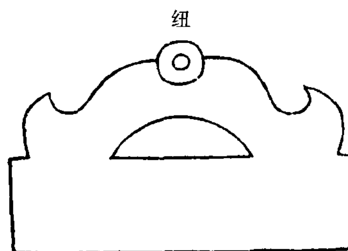
纽



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



纽



《左传》：襄公在楚，武子使季冶问玺，书而与之。此诸侯大夫称玺也。秦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此天子称玺也。注，玺者，印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纽，惟其所好。云秦得卞和所献玉，命丞相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其文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王子婴献之高祖，传至平帝。王莽篡位，从元帝王皇后求玺，莽逼取之，后怒投之，鼻螭一角与足折，至今一角小缺。至东汉献帝出奔，玺则失之。后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故皆云得玺。孙坚以谓得之洛阳甄官井，袁术拘坚夫人吴氏取之不获。荆州刺史以谓得之袁氏，送之许昌，魏太祖于其侧又刻小篆曰"魏所受汉传国玺"。晋受魏禅，不闻得玺。五胡乱华，往往窃造，魏太武始元七年夏四月，毁邺城五层浮屠，云于泥像中得玉玺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则知此玺乃元魏时为之，比人不知。考曹操虽为汉丞相，至子丕方受汉禅，不应操于为丞相时，先取其宝，刻云"魏所受汉传国玺"，其理甚明。元魏但欲以为魏有国之符，而又玺上立一雀，形状不古，则知董卓之乱，焚烧宫室，帝出奔，此玺已亡。至唐高祖得隋禅，亦不言得玺。太宗贞观十六年，始刻受命玺，白玉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详其文即是依仿秦玺文为之。长寿二年，改玉玺为宝。神龙元年，复为玺。天宝十载，制八宝。五代之乱，清泰之亡，累朝宝玉，秉畀炎火。故邪律德光入汴求玺，少帝云："先帝受命，旋令玉工制造。"则知后来所造伪玺，亦皆亡矣。崔《谱》又云："秦玺两面皆有文。"不知何据。文如前。周广顺中始造二宝，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皇帝神宝"，太祖受命，传其二宝。太祖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纽，系以晕锦大绶，赤小绶连环；玉检，高七寸，广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三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饰以金环，以红锦加红罗泥金夹帕，纳于小盝，以金装，内设金床晕锦褥，饰以杂色玻璃、碧钿石、珊瑚、金精石、码碯。又斸二重，皆装以金，覆以红罗绣帕，载以腰舆。及行马，并饰以金。朝会陈于御坐前，大礼则列于仗。真宗又改"皇帝受命"为"皇帝恭承天命之宝"。元符元年春正月甲寅，永兴军咸阳县民段义鸱地得古玉印，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定验以闻。三月丙辰，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奉敕讲议定验咸阳民段义所献玉玺。义称：'绍圣三年十二月，内河南乡刘银村掘土得之。'臣等按所献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检文与玺相合，大小不差毫发，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惟德允昌'者，石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其虫书鸟迹之法，于今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能作明矣。今陛下嗣守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晋汉以来，得宝鼎瑞物，犹告庙改元，肆眚上寿，况传国之器乎？其缘宝法物礼仪，乞下所属施行。"诏礼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详定以闻。有司讨论故实来。上，择日祗受，改元曰元符，大赦天下，百寮称贺。《国史补》："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诏依古作天子皇帝六玺，而玉时未成。大观初始得玉工之善者琢之，但叠篆而已，亦不大良。又元符初，得汉传国玺，实秦玺，乃蓝田玉，李斯之鱼篆也。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然独得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传，考验甚详，传于世上。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因自刊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时又得古小玉印，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者，上又以其文仿李斯鱼虫篆作宝，大将五寸，为螭纽，盖鲁公命季子修以意撰之。《受

宝记》言‘有以古篆进’者，谓是也。名为镇国宝，与受命宝为二宝，合天子皇帝六玺是为八宝，乃於大观二年元日受之，上自为之记焉。”鱼虫篆者，始于李斯，以古帝之瑞，若所谓黄帝之大螾，有虞氏之凤凰，周之赤乌白鱼，杂肖其形，而为之篆尔。其后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使奉表至，故事学士院召译者出表语，而后为答诏，其表有云：“日出东方，赫赫火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条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火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当时传以为笑，久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上又制一宝，亦螭纽，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凡十六字，实命鲁公赋其文，篆亦鱼虫，然韵颇不古，乃梁师成所主，命睿思殿文字外库人为之，不知为何人书也。至于制作之工，则几于秦玺矣。其宝大九寸，有检亦九寸，古人所无，号曰“定命宝”，合前八宝为九，下诏以乾元用九焉。又于政和八年元日受之，凡两受宝，皆赦天下。上曰：“八宝者，国之神器也。至于‘定命宝’，乃我受命所自制者也。”居常赦文前后皆翰林学士主之，其间事目与行文，乃中书门下诸房排定进呈，独《大观八宝赦》乃鲁公多自草，故异于常赦。靖康之变，悉不存。隆祐太后遣孟忠厚以“大宋之宝”奉迎高宗。本朝故事，虽存前代之制，常所用曰“书诏之宝”；书诏则用之；“御书之宝”，宸翰则用之；“御前之宝”，宣命缄封则用之；奏钞则用“天下合同之宝”；祭祀则用“皇帝恭承天命之宝”，六。谨按《汉官仪》，天子不佩玺，侍中组负以从。秦以前为方寸玺。卫宏亦云：“秦以前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徐璆传》：“献帝迁许，璆以廷尉征，当诣京师道，为袁术所劫。术死军破，璆得其盗国玺还许，上之。司徒赵温谓曰：‘君遭大难，犹存此邪?’璆曰：‘昔苏武用于匈奴，不坠七尺之节，况此方寸印乎!”《吴书》亦云“方围四寸”，则知秦玺方寸耳。后之玺大若此，其为伪无疑。后世转相仿效，不胜其繁。善乎，昌黎子之言曰：“若传国玺，狂嬴贼斯，童心侈意而为。”又曰：“卞玉之玺，何代而不传，何伪而不得?”旨哉。噫！圣人大宝曰位，苟能畏天修己，不以富贵无敌为乐，而以勤俭保邦为务，皇天眷佑，神器永归，奚用泥于得秦玺哉！享国之久，莫过三代，初未闻凭藉于无情之金石也。偶得元符玺，又并石刻诸玺，文模于前，以证诸家之谬，祛后来之惑，以贻博识者云。

二老堂杂志

[宋]周必大撰　张富祥　王继训整理

《二老堂杂志》五卷，南宋周必大撰。周必大（一一二六——一二〇四），字子充，又字弘道，自号平园老叟，南宋著名学者。该书以记载宋代轶事遗闻为主，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笔记。据《学海类编》本标点整理。

卷　一

黜　陟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终身于一职。盖所谓陟，若今磨勘转官年劳换服色也欤。

夔制乐

夔始制乐，以赏诸侯，非谓制乐始于夔也。制乐以赏诸侯或自夔耳。

明　夷

文王重爻之时，纣虽虐而商未危。箕子尚为商臣，其明未夷，卦之六五已曰："箕子之明夷利正。"此赵宾所以凿为荄兹之说也。

教子教国子

孔子教子止于《诗》、《礼》而不及《乐》，盖为学之道成于《乐》故也。周官教国子，则乐德、乐语、乐舞在所先焉，圣人所望于公族其至矣乎!

后艰终吉

《诗》称无后艰，《易》称有终吉，一也。

记闻人滋五说

闻人滋以《诗》言祖妣为姜嫄，其说可用。盖《周官·大司乐》以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亦谓姜嫄也。

《礼记·内则》载养老一段并与《王制》同，滋曰："贵老为其近于亲也。"

《豳诗》首言觱发栗烈，而后言于耜举趾。滋曰："豳地多寒故也。"

滋曰：《论语》凡称或者，其所言皆无可取，故略其姓名。如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或问禘之说，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或曰管仲俭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对曰申枨之类。

滋曰：经史中言五谷以稻为贵，古人各以其类配之。如以杀鸡配为黍，谓野人之食也。以啜菽配饮水，谓贫者之孝也。以稷食对菜羹，谓贬降之食也。以麦饭对葱叶，谓草具之食也。惟食稻则对衣锦言之。又，祭记则以稻为嘉蔬，公享大夫则稻为嘉膳，是五谷以稻为贵也。

天　王

谓王为天王，疑自《春秋》始，盖孔子之深意也。或曰：《曲礼》不云乎：临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何谓也？曰：《曲礼》，汉儒所记耳，且其下文云：措之庙立之王曰帝。崔灵恩以谓为记时有王入庙称帝之义，记者录以为法。然则天王某甫者，亦皆汉儒传闻之辞耳。或又曰：《庄子》载尧舜问答，而云天王用心何如？则天王之号岂必始于《春秋》？予曰：庄周所载，未必尧舜本语也。

论富贵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富而不可求，从吾所好。"孟子取阳虎之言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可以力求，不可以知为，此孔孟之学也。小人求富为富无所不至，甚者败国、忘家，皆求富为富者也。

论德诚

或问以德行仁者王，何谓也？曰：德者，诚也。以诚行仁，然后可以王。《书》曰："恭俭惟德，无载尔伪。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是皆以德对伪。故曰：德者，诚也。

酒　诰

杨子曰："昔之说《书》者，序以百，《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以杨子所见为古文耶？则《酒诰》实未尝亡。而汩作九共稿饫之类，逸者甚众，何为皆不言也？以杨子所见为今文耶？则安得浑浑灏灏噩噩之语？必有能辨之者。

郑子产

郑子产，火不禳、水不萗（昭公十九年龙斗）、不觌民，以怪也。

以智笼愚

上驷、中驷之说，即狙公诳狙、朝三暮四之说也。列子曰："圣人以智笼群愚。"何必圣人哉？

古人作文以事系月

司马相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文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

井蛙骅骝

井蛙不可以语海，其见小也。骅骝不可以捕鼠，其用大也。小大虽殊，其不适用一也。

楚熊渠子李广射石

《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开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复射之，矢摧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开，况人心乎？李广在右北平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视之石也。他日射之，终不能入。二事正相类。

高祖先主功业

高祖自汉中而兴帝业，先主乃区区梁益而无成功。皆天也，非人力也。予尝作《诸葛孔明赞》云："昔我高祖，肇迹于兹，欲肯其堂，敢废厥基。"

高祖武帝待士重轻

世言汉高祖最知人，故论三杰之功，则字谓张良曰子房，至萧何、韩信乃名呼之。彼待下固有轻重，溺冠踞见者，特庸人耳。其后武帝雄才大略，颇有高祖之风。据厕而视大将军，不冠而见公孙丞相，至汲黯不冠不见也。主父偃智不足以知此，西入关欲困卫青以求用，而不知武帝所以待青者至薄，岂以荐士责之哉？其不省也宜矣。偃后朝奏书而暮召士，固当自致耶？

张良不祀

张良之于高祖，盖天授也。运筹帷幄姑置未问，鸿门之会，微项伯以良故，背其主而翼蔽沛公，则沛公之肉不足以齿项庄之剑矣，尚敢望数百年血食哉？此社稷功也。子孙纵有大过，犹将十世宥之，奈何不疑嗣爵才十年，遽夺其国。按《功臣表》则曰坐与门大夫杀，故《楚内史良传》则曰坐不敬。其罪皆不至于不祀，而孝文视之蔑如也。至元康四年，仅复其家，卒不绍封，汉家真少恩哉。或曰良多阴谋奇计，造物所忌，故虽能以智终，而留国不祀，忽诸！信乎，非也？

袁安吴雄葬地

汉袁安父没，母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指一处云葬此，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按安理楚狱之连系，还匈奴之生口，临事如此，平时用心仁恕可知矣。神物兆祥使之昌炽，此岂人力所能至哉？范史载之亦足垂劝，而世之泥于阴阳家者，往往籍以为口实，谓贵贱、贫富、死生、祸福一系邱墓，殊不问行己之如何？于是庸师、妖巫始得售其术矣。若河南吴雄，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丧事趣辨不问时日，医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雄既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而子欣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此亦范蔚宗所记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告不修人事而以袁安为口实者。

皋　陶

《后汉·杨赐传》："三后成功，皋陶不与。"《左传》云："皋陶、庭坚不祀，忽诸！"禹固不待言矣，契之后为汤，稷之后为周，至唐乃谓系出皋陶，天宝中，追尊为德明皇帝。

以曾子为圣人

《论语·泰伯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曾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谓孔子所称以问，孔颖达对曰："此圣人教人谦耳。"一时君臣之问对，史氏之笔削皆不正之，而直以曾子为圣人，何也？

唐开元钱

《旧唐书》："武德四年七月丁卯，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谈宾录》以谓欧阳询所书，而《青琐集·杨妃别传》乃谓此钱开元所铸，背有掐痕，出于杨妃。吴曾《漫录》已载辨误中。予谓唐铸钱多矣，今惟此钱遍天下，特为光明，烧之有水银出，可治小儿急惊。而余钱皆不复见，何也？

韩退之鳄文台参

《韩退之传》载潮州逐鳄事，而《李翱行状》、《皇甫湜神道碑墓志铭》皆不书。又传言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李绅为中丞劾奏愈，愈以诏文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而罢之。而《行状》、《墓碑》自缘李绅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

以尹杖杖之，公纵囚去。翱、湜时人，不应谬忘，岂以鳄近语怪，故删去乎？若有诏免台参，李绅何敢争？湜谓绅有宠旦夕且相先生，不诣固为耻矣。因舍囚事，宰相两改其官，此当可信。《本传》止据《昌黎集》所载而书之耶？

薛元超不以字行

《唐书》以字行者必明言之，微如阎让字立德是也。薛收之子名振，字元超，见杨炯所作行状，而史直作元超，不云以字行，何也？

卷 二

史官改定制诏

本朝列圣实录，凡当时所下制诏，往往为史官改易，殆以文体或未古也。宋景文公《笔记》亦尝言之。唐魏帅田布以死事赠右仆射，白居易草制甚美，而《旧唐书》别载一制全不相类。文虽可观，然不若居易之宏畅。未知当时果用何制，其为修史者所改无疑。本朝太祖受周恭帝禅诏，元本载《五代开皇纪》，与今《实录》无一字同，此事繇来久矣。

记李煜与刘钅长书全文

太祖皇帝尝令江南李煜作书，谕广南刘钅长令归中国。煜命其臣潘佑视草，文甚辨丽，累数千言，今载之《太祖实录》。饶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载最后十句，盖私礼不敢以闻也。予年十余岁，因随侍至广州，尝得其全文，今尚能记。其辞曰：“皇帝宗庙垂庆，清明在躬，冀日广徽猷，时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恋，难穷报德之情。望南风而永怀，庶几抚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复何言！”

告词用上语

绍兴十二年，太母还宫，百僚班贺。上曰：“朕自东朝之归，方知南面之乐。”故权中书舍人程敦厚《行太母侄女韦氏十娘封郡夫人制》云：“朕自东朝之归，方知南面之乐，宜时懿戚，同此体用。”盖全用上语也。

察官兼翰苑

绍兴二十四年春，直学士院汤思退以礼部侍郎同知贡举。时百官多阙，大抵一人兼数职，故凡以进士入官者，皆预考校。独监察御史汪纶不入，盖备拆号也。内制既阙官，有旨命王纶时暂兼权，适刘婉仪进位贵妃，纶草其制，润笔殆万缗，上称有典诰体，竟至大用。前此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经筵官给告

近制兼职，虽宰相领国史实录院、敕令所、玉牒所，降敕而已。惟讲读官下至说书皆命词给告，可见崇儒重道之意也。

侍读说书

近事，侍从以上兼经筵则曰侍讲，庶官则曰崇政殿说书，故左右史兼讲筵者，亦曰侍讲，如程敦厚、赵卫是也。绍兴二十六年，王伦为起居舍人，止带崇政殿说书，误矣。先是，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皆兼说书，而珉以家讳辞，遂并升侍讲，盖从权也（胡铨以左史兼侍讲，既而改宗正少卿而侍讲如故。其后张栻为左司亦侍讲）。

李益能召试

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诏将作监主簿李益能，令中书后省召试时务策一道取旨。益能，李擢德升子也，为右丞相万俟卨所荐，将特赐出身而用之。方试而卨薨，王纶、周麟之、赵逵在后省，以六经疑难发问，益能所对稍略，又参知政事张网亦论赐第之恩不可启止，自监簿迁宗正寺丞。初，词科惟有出身人许应，上即位，以用武权停。绍兴初，擢任工部侍郎，请复其科，而有司看详，兼许任子就试，亦为益能计也。科第固未足道，然益能垂成辄坏，可为有心者之戒。

给事中降诏

故事：除授六曹侍郎、杂学士以上除遇辞免，则降诏不允，给舍权侍郎则否。绍兴二十七年六月，户部侍郎王师心除给事中，亦降不允诏书，盖师心旧官合答诏。是岁九月，贺允中自权礼部侍郎除给事中，遂袭王师心例降诏，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王晞亮自权工部侍郎迁，夕拜不复降诏（金安节又降诏）。

皇子食邑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禅。九月一日，三皇子并拜节钺真王，各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按旧制，皇子封王便合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一千户，此有司之失也。

张德远始终为右相

高宗绍兴乙卯春，张德远拜右相，丁巳秋方罢，盖独相也。后几三十年当壬午岁，寿皇及禅，陈长卿实为首台。七月复召前左相汤进之为右相，十二月长卿罢。明年改元隆兴，正月张任枢密使。寿皇过德寿宫，议除二公相，高宗曰各还其旧，盖以顷年汤左而张右也。按德远相时，汤尚未任。其后陈以权侍郎同知贡举，时史直翁方过省方中宏词。后汤为左相，久之，陈拜右相。汤去，陈始升左而史为右相。予在后省，尝语陈云：“相公汤相坐主，乃迭为左右相。”陈笑指史云：“今右相亦当时进士也。”仕宦迟速固不齐，但张以三十年旧相，当并拜之日，适以汤尝居

左，意不少进，斯亦异矣。国朝偶值二相俱阙，往往自执政径升首台，近岁如沈守约、叶子昂皆是也。

高宗朝进士第二人官过大魁

高宗中兴以来，十放进士，其榜眼官职往往过于状头。戊申，惟杨李易止于中书舍人待制，而王大宝乃为尚书杂学士。绍兴二年，张九成止权侍郎，而凌景夏乃为尚书。五年，汪应辰仕至尚书端明，而莫中元以有官降第二。后来官职亦相似，其实应辰第二人也。八年，黄公度止于考功郎官，而陈俊卿作相。十二年，陈诚之知枢密院似难及矣，而秦熺亦尝历元枢府任少卿。十五年，刘章为尚书，而王刚中入枢府。十八年，王佐终八座，而董德元参政。二十一年，赵达中书舍人而蒋芾为相。二十四年，张孝祥止于中书舍人杂学士而秦埙为正侍郎。二十七年，王十朋仅除权侍郎，晚授詹事不能供职，而阎安中正为中书舍人，特职名不及十朋耳。三十年，许克昌为状元，以有官降第二人，而升梁克家为魁。至孝宗朝，梁乃拜相，本第二人也。

本朝宰相书敕著姓

祖宗朝宰相官至仆射（即今特进），敕后乃不著姓。其它相阶官自吏部尚书（即今金紫光禄）而下，皆著姓。后来因改平章事为左右仆射，遂不问何官，一例去姓。其它执政列衔皆书阶官。绍兴以前尚如此，只自近岁乃不书阶官。又旧制：执政必转谏议大夫（即今大中）。神宗爱惜名器，诏下一等，以中大夫为执政官而加一守字，近岁亦不复用此字。盖旧法官过于职，为行相当则不用。其下为守，又其下为试，其职钱亦微降杀云。

馆职召试

绍兴乙卯，谏官何溥请馆职学官，皆试而后除。学官固不容试，馆职人亦以为惮，遂碍进拟。久之，王十朋始以大魁直除校书郎，不试。未几阙员浸多，遂召刘仪凤、朱熙载，既而二人皆辞改他官。复召予与程大昌试，初欲除校书郎，或谓选人特除，止有徽宗朝李邴一二人，乃止除正字。其后无不试者。至乾道元年，诸王宫教授黄石轮对，论东宫不宜以诗文为学士，上大喜，擢校书郎，仍特免试，俄除著作佐郎。自廷魁之外，不试者惟石而已。

汪丞相坠笏

汪伯彦初拜相于维扬，正谢上殿而笏坠中断，上以它笏赐之，非吉徵也。未几，果有南渡之扰。己卯十二月九日谒梁大方德全，抚干闻之，梁盖汪之外孙也。

记观秘阁御书

辛巳九月乙酉，敬观太宗皇帝御书，凡经传、要语、古今杂诗皆用隶草，其一轴大书示敦朴为天下先，御押赐卢多逊，尤奇伟。又杂书数轴赐才人朱惠贞，又诫谕京朝官印纸数通，其一赐凌策，策所历郡皆批课绩于后。乙未午后登秘阁纵观四朝御书。英宗在濮邸所与侍禁家问，辞翰精详，争雄寒士。神宗多论边防利害外，有奖谕张方平制诏，及申谕台官言欧阳修帷箔事数幅，王言宸翰出人意表。哲宗元祐初，以扇面学书，多赐李环，内杜甫《迟日江山丽绝句》一篇，乃经筵赐顾临者。徽宗亦多端邸学书，以赐郑祥，余则道家科醮文字多成篇帙。十二月己未，观唐李绅《自淮南入相告身》，即伪蜀李闵得而藏之者，上亲录本末于卷尾。又观唐人细书《法华经》卷轴甚小，织成佛像以为引首其精巧，非近世所能为也。画品尤多奇绝，有小本李白写真，崔令钦题。壬午正月丙子，雪始消，登秘阁敬观昭陵御书。嘉祐中赐李玮飞白甚多，其榜，皆书公照道号和光子，龙翔凤翥，妙绝今古楷字。赐净因长老《怀琏十七颂》，即明州宸奎阁之藏也。其一曰："六祖明达了见机，二真戒喝决时威。青山般若如如体，御颂收将甚处归。"盖用琏韵也（琏颂云：六载皇都唱祖机，两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隐去欣何得，满箧惟将御颂归）。昔苏轼作《阁记》云："至和中，琏上书乞归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体也，将安归乎?'"其说取诸此。四月壬辰，敬观真宗御书，凡青词多自草其式云：皇帝某伏观，再降瑞雪者入词，某无任感恩抃欣激切之至，谨具状申谢上闻，谨状。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皇帝某状上又有咨目，大略类此。《春日赐宿国长公主园林诗》一首，仁宗跋云：皇祐五年九月十六日恭题真宗圣制御书，今赐李端愿等依旧家藏。押。英宗跋云：治平三年九月十四日恭题真宗圣制、仁宗御书，今却赐端愿等依旧家藏。

卷　三

谏省阙官

隆兴二年闰十一月，谏议大夫尹穑罢，右正言王速又徙吏部郎官，谏院阙官累月。明年四月，方除程叔达为正言，七月迁司谏，九月丁忧，十二月方除汪涓为司谏，谏省全阙官者累月。

庆国不当封

隆兴甲申二月，左仆射汤思退言：蒙恩除左仆射，自荣国徙封庆国公，正谢已逾月。近者稽访典故，乃知天圣以来，廷臣无以庆国为封（仁宗尝封者），诏改岐国公。予按宣和四年十二月，太宰王黼自崇国进封庆国公，五年五月方进封晋国，又宣和七年十二月太宰崇国公白时中亦进封庆国公。其误久矣，所谓晋国尤非所宜，今已著令不封。

相位久虚

乾道元年二月，陈丞相长卿既薨，不除相，至十二月三日始除洪景伯右仆射。淳熙二年九月，叶梦锡免相，复虚位者三年半，中间尝宣谕龚李二参政云，近三台星不明，至五年三月始拜史直翁云。

大宴金狮子

殿上大宴，有蛮人控金狮子，对设柱间。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后日照殿门。予作乐语云："香袅狻猊杂，瑞烟于彩仗，雪残鳷鹊耀，初日于金铺。"盖纪实也。初，欲用香直麒麟以对雪残鳷鹊，皆杜工部诗。然殿上今无麒麟，不若狻猊为得实。

三省密院覆奏朝殿所得旨

淳熙丁酉四月五日，垂拱殿大参，曾觌以使相趁起居讫，肩与归第，直省官贾光祖、散祇候李处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皆骑从。已而参政龚茂良奏事毕，驰马入堂，遂踵相摄。街司促光祖等避道，光祖等曰：参政能得几时？其实朝路吏卒辈喜生事，在前故缓行以轧后乘，在后则追促前者，盖常态也。光祖隶籍三省首司，处和隶籍密院，一时轮差而往。茂良闻之大不平，明日奏其事，上谕觌往致谢。又明日，觌令干办官杨师颜申省云：光祖处和并承信郎本府使臣唐章，今月五日随开府朝参回，于轿后行马，不期参政头踏相继，有失回避。除唐章别作施行外，其光祖、处和申所属施行。上谓茂良先权冲替二人，然后施行；茂良亟下临安府，杖一百，勒罢。八日，上批问：茂良昨已而谕，何遽也？九日茂良常致斋待罪，不入，午后差御药林椿年宣押赴常致斋收回御批。五月二十五日，户部郎官谢廓然赐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书舍人林光朝不肯书黄，上用廓然意固有在，而光朝适与茂良同乡相善，不能无疑。二十七日，光朝改权工部侍郎，力请祠。六月三日，除集撰与郡。七日茂良求去，降诏不允。八日再上表，又不允。九日第二押晚批出，除资政殿学士知镇江府。是日谢廓然对。十一日茂良再辞镇江，又不允。十四日早，廓然再对，未时茂良内殿朝辞，许免镇江。十五日茂良落职放罢，行廓然章疏也。于是觌之姻家韩彦古献议：三省密院旧奏事退，径批圣旨，非是乞朝退逐一覆奏，禁中详观，乃付出，专为径断直省官而设也。上大以为然。自此每事于奏目后，用黄纸贴，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改则改，留则留，遂以为常。是月末，有蜀人张唐卿者，玩之侄孙，赵雄在密院力主之，欲用淮南旧赏改官，而都承旨王抃执不可，雄乃请改次，物合入官。既覆奏，止令循两资。明日宣谕三省云：若非覆奏，几误推赏，此可为万世法，虽有强臣跋扈不能易也。国初，自范质进拟已更旧制，至是复创覆奏，乃本朝大典故，史官必不详知本末，故备言之。七月十六日，廓然又论，茂良散官英州安置。

记恭请圣语

淳熙七年，少保宁武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曾觌奏，三月十八日车驾诣德寿宫，恭请太上皇帝、寿圣皇后。于是乘舆至大内开于凌虚阁下，三面设牡丹、酴醾花，皆层级高数尺，一面垂帘设乐庭下。乐作，太上皇帝、寿圣皇后就坐。今上初欲着帽御赭黄袍玉带，太上皇帝宣谕止之，巾裹赭袍赴太上、寿圣皇后榻前各再拜。太上云毋拜，令左右扶掖。今上仍拜，起，捧觞上千万岁寿。进奉仪物酒三行太上皇帝寿，圣皇后联步辇以行，今上亦步辇从。至翠寒堂，栋宇显敞不加丹雘，太上皇帝指以示臣觌云：营造如何？臣觌奏曰：宏壮精巧，二者兼之。臣不闲营造，今开府仪同三司郑藻留心于此，尝向臣言京师亦未尝见如此之工也。太上曰：是。今上皇帝即曰：凡此钜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赐，且莹洁无节目，所以更不采饰。酒复数行，至水堂中路石桥上，肩舆少憩。面对酴醾花架，高柳参天，酴醾引蔓垂稍而下，其长袤丈，芳菲照坐，馥郁袭人。今上亦满引更相劝酬者再三，今上云：苑圃池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积累之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云：吾儿圣孝感通神明，海内无事垂二十年，安得为无功。臣觌奏曰：父慈子孝，家给人足，可谓太平之盛。臣觌目睹斯宴，超冠古今，可无纪述以示外廷，辄不揆纪实，以备执史笔者之阙云。三月二十五日三省奉圣旨宣付史馆。

记黎州事

淳熙七年夏，兴州都统制吴挺、兴元都统制田世卿密申，黎蛮自四月二十三日犯汉界。本州驻扎路分统领高晃，平日失于措置，迎敌错乱失利退入州城，致蛮人深入抄掠一空。制置使胡元质既调发锦州屯驻军一千五百八人（系兴州军马），又调潼州屯驻军五百人（系兴元军马），急于星火，夜行百三四十里。制置司仍起复前成都钤辖成光延、节制司马与、本提刑折知常、制司参议官吕某、运司主管官唐某并往黎州。是时蛮人已退，而官军冒暑远涉，疲劳病瘴。光延、晃侥幸功赏，驱率将士于盘陀岭修筑堡垒，昼夜不休，虚发捷旗，公肆诞谩。至六月九日，蛮人于三角平出没，诱致官军，光延、晃遽率兵赴之，既为蛮人所乘，即上马先遁，蛮据羊纳隘桥截断官军归路，坠崖死亡甚众，遂弃新堡军须粮食。蛮人进至富庄城，距州城三十里。城中扰乱几至失守，统领武顺将官张琦皆死，官兵死者四百余人，瘴疫死者不在其数。今制置司又亟调两都统司，剑阆利州屯驻军三千人，比之锦州潼州军马道里又远，岂可使不谙战阵败军之将，复踏前悔。望正其罪以慰忠魂。虽黎州非挺等所隶边，而所卫兵皆挺等部曲，谨具以闻。至七月，四川制置司胡元质奏黎蛮已返巢穴，乞渐抽回大

军，量留戍卒。九月，蛮进马三百匹，献珊瑚等乞盟，诏却其献而许互市。初，知常以提刑督捕，而败蛮既纳款，就权黎州。十一月十四日夜，戍兵利州左军怨知常不推功赏，又令徙居僧寺，相率攻州宅，纵火作乱。知常走避，三日而后归。贼劫府库，纵狱囚，执通判李照及知常之子三签判欲俱入番。主兵官王去恶率衙兵出城，驻相公岭，邀止之，得其首领仵进石景并叛兵七十八人，械送黎州狱。李照复入城抚定军民。雅州巡尉伏路把截，亦获叛兵陈忠孝等五十七名解雅州，随身各有军器、金帛。其后，胡元质宫观，知常追三官勒停汀州居住，光延、晃并除名勒停，光延达州编管，晃军前自效。于是蜀人谚曰："胡制置果然胡制置，折提刑毕竟折提刑。高路分却成低路分，成将军乃是败将军。"或云此语亦达禁中。

皇太子幕次

淳熙己巳九月七日有旨，皇太子垂拱殿幕次移在东廊。初，亲王序位宰相下，故殿幕宰执在东，亲王在西，既升储因仍不改。予为詹事时，东宫尝及此，予以告诸公不能正也。至十二日，常朝皇太子侍班幕次移在宰职之上。初，宣谕时，梁相奏乞移皇太子于东廊而宰职过西廊，阁门疑宰执过西，则使相却在东。予时为枢密使，谓不若只在东廊，但移皇太子在宰执上可也。阁门云："适商量亦如此。"兼集英及后殿皆然，于是遂定。

纳南郊卤簿字图

己巳十一月五日，兵部尚书宇文价、郎官梁汝永同以劄子纳南郊卤簿字图。如此亦有繇。淳熙丙申郊祀，曾觌以使相充五使。旧例：兵部长贰携字图面纳。予时为兵部侍郎，不欲登其门，又不容不纳，然以申状则礼重，乃令吏具公劄缴送，自后遂循例。它人莫知其所以然，大抵朝廷典故出于一时者多矣。

郊坛行礼

己巳十一月二十日，上自景灵宫入太庙宿斋。夜行礼，天气晴和，上喜，令内侍谕太史局，寻常行礼大宴，不应丑后。自今依时，勿得迁就。二十一日宿青城。午未间天气忽阴，复有旨令今夜若阴，则依常时行礼，或晴乃用昨日指挥。既行事，微雨，或作或止，行礼甚速。上既遵太宗故事，止就坛上褥位一就行礼，不再升降，又趣亚献终献先登坛伺候。既毕，止诣望燎位，而令大礼使王淮诣望瘗位，皆从权也。

盘雕金眼睛紫窄衫

己巳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在景灵宫。行宫使甘升、殿帅郭棣所服盘雕金眼睛紫窄衫，与其它行宫使带御器械不同。尝问郑兴裔，乃云："此非旧制，本徽宗时以殿帅高俅官使相特加宠，异□人紫衫黑花而已。"近岁兴裔之伯郑藻为大礼行宫使，亦缘官至使相，故有此赐。升与棣官未至，上特以此宠之，所谓金眼睛者，以金饰所绣盘雕两眼，望之灿然。

绯紫阶品

元丰官制，朝奉大夫为从六品，即服阶绯。大中大夫为从四品，服紫，与古不同。如唐文散官至朝散大夫，方服绯，盖从五品也。三品方服紫，故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亦在正三品。近世士大夫为人作铭志，凡赐紫则曰三品服，赐绯则曰五品服，失之矣。惟欧阳文忠公所作志文，绯则曰绯鱼，紫则曰金紫。

敕用准字

敕牒准字去十为准，或谓本朝因寇准为相而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准而避。"其实不然，予见唐告已作准，又考五代堂判亦然。顷在密院令吏辈用准字，既而作相，又合三省如此写，至今遂定。后世岂能推其源流耶？大抵朝廷典故，若涉同僚共议，不问轻重，必惑例惮改，惟吏辈密移则更不复问。如西清阁名皆主于宸文，所谓天章阁，祖宗朝从官人人历学士待制之类。绍兴以前，何尝不除授，如章谊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谕奉使借官令稍新，即衔天章阁学士，同僚坚执谓非臣下称呼。予谓："龙图宝文亦岂臣子事。"坚不从而止。

追　班

垂拱常朝，驾坐，吏揖，宰臣以下先序立殿门内，皆南向背殿，上以俟追班。数年前，上自御榻望见衣履于门阈之间（御殿则去阈盖备两侧开门），遂传旨令二府在门内东西相向立侍从，以下门外相向立。

四朝国史误字

《四朝国史》淳熙间所进也。吉州人萧服为御史，坐直章綖私铸狱，为蔡京所治，羁管虔州，盖邻郡也。其家批书印纸常存，史乃书为处州，盖虔处二字相近。绍兴间，因齐述乱改虔为赣，史官偶不思耳。又仁宗驸马《李玮传》，兄弟三人璋字公明，珣字公粹，惟玮独无字。予作《梁汝嘉神道碑》，其子季秘以玉石砚为润笔，皆刻篆字，乃玮讲道斋所用，字曰公照。此书洪迈用功为多，迈号博闻，缘出众手，无由尽正其误也。

高宗实录误字

史官宜用才学识三长，又须专任乃无抵牾。近世止作兼职，人人为之。《高宗实录》成，尝求外祖王给事中靓《列传》观之，殊可叹。盖行状乃子隆兴元年托尹穑少稷撰留馆中，其载宣和间知东平府却回请东封父老一事，最为奇特。当时几获罪，赖虞奕在从班救止之，此见汪藻所进《事实》可据。乃复削去其官，止通奉大夫。初，赠止光禄。后来因子遇恩，累

赠少保，自不应书。今直云赠少保，何其误也？又日历《李邴传》，邴自端殿朝散郎签书枢密，除尚书左丞，例合转中大夫，犹宣教郎以下除从官须转通直郎也，传却云特转七官。

侍从不带职正郎奏荐

章茂献侍郎询奏荐曲折，予告之云："外祖政和间任给事中，奏补长子籍京官。次年与郡，该遇后郊大礼，系不带职正郎陈乞奏荐。"吏部告示谓，庶官合隔郊，遂引崇宁间慕容尚书彦逢亦是前郊，系从官次郊，正郎不带职，作初遇放行。后来范至能任中书舍人，奏补予京官次郊，以朝奉郎集撰知静江，陈乞奏荐。缘渠为不晓事，吏人献说："引曾任谏议大夫以上，以理去官遇郊，依见任之条。乞奏京官，吏部阻难不行不免。"告之云："此法固然，但有注脚。"云："中奉大夫方用此令，盖中奉自不隔郊，止是与京官恩数耳。今官未至，只合如外祖例陈乞。"彼自无词，后遂得之。

卷　四

贤关边琐

太学贤士之所关，而近世以关为实字。边琐非边徼，乃文书之录耳，士大夫亦多误用。夏英公《永兴谢二府启》云："议西鄙之羽书，按东台之边琐。"乃为合理。

辨宋景文公任器字

宋景文公博极群书，其《笔记》云："余见今人为学不及古人之有根抵，每亦自愧。常读式目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详，且任器乃荷担之具，杂见子史中，何言未详？"予谓《周礼》"牛人以载公，任器乃六经"语，而景文但引子史，何耶？

陈无己字称欧阳公

陈无已作《平甫文集后序》，以字称欧阳文忠公，至曾子固则曰南丰先生，又曰先生之后陈师道。呜呼！无已学于南丰，尊之宜矣，然尊其父而轻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欧永叔也，无已何尊焉？至于得道之师，则不可以不别。"

记陆务观二说

陆务观云："苏子容闻人引故事，必就令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册，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又曰："元丰中，何洵直请改归陕之陕从山，以别陕西之陕。朝廷从之，下少府监改铸峡州印。监丞欧阳棐言：陕从两人，陕从两入，不当改。然卒用洵直言改之。"

辨楮币二字

古有三币，珠玉为上，金次之，钱为下。自秦汉专以钱为币，近岁用会子，盖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为楮币，自以为雅，通上下皆效之，遂入殿试御题。乾道中试贤良李厚，时相叶梦锡委密院编修官楼锷代撰策题，其中亦用此二字。币者可用之物，俗人创楮币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犹纸钱也，乃以为文，何耶？其后，丙戌策士、辛卯试贤良亦复通用，寿皇《圣政录》亦循例用之矣。

楷　木

槐简以楷木为上，予家世传一笏，登第者乃许执。兵火后，旧物无孑遗，独此笏在予处，每叹子弟未有能当之者。木纹纵者，如点横者，特异于他木，出于兖州之孔林。顷在长沙见教授项安世云："其妇翁任澹尝倅阶州，境内产楮槐。"疑即此木。盖孔子时武都属氐羌，未通中国，弟子自远方携植墓林中，后世转阶从木而音则同。

临安四门所出

车驾行在临安，土人谚云：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西门则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严州富阳之柴聚于江下，繇南门而入。苏湖米则来自北关云。

辨知后典误

唐藩镇于邸院，有知后官。《五代会要》载曾任节度至刺史等，则责本道进奏知后院状。唐明宗问赵凤："进奏官此外何官？"凤曰："府县发递知后之流。"上曰："乃吏卒耳。"本朝诸县至今各有之，掌付受往来文书，其来已久。杨大年《别集》第六卷答《董太传书》云"本县知后官送到书一封"，此其证也。予年十五六时，见一亲戚初权县，知后典展参怒曰："汝卤莽，乃以只候为知后乎？"予窃哂之。后十余年，则所在往往改称只候矣。比官湖南，读新修《长沙志》亦用只候字。因命搜旧牍，惟五十年前，潮阳刘昉方明为守，曾令改正，随即如故。

亭堂单用二字

凡亭堂台榭牌额单用所立之名，而不书亭堂之类，始于湖上僧舍。中官流入禁中，往往效之，今无间贤愚例从之矣。设若一字，如名怡亭快阁之类、又当如何也？

蛰　燕

予尝记岁暮舟行吉水江路，值天气暄甚，偶岸圯，蛰燕满江而飞。又寓昆山时，归家拆旧土桥，易以砖石，其中皆蛰燕，以此辟海上乌衣国之说。后见

朱翼新仲《猗觉寮杂记》亦载此事，且引晋郗鉴为兖州刺史，掘野鼠蛰燕食之，又引元稹诗："春风吹送廓庑间，秋社吹将嵌孔里。"其理甚明。

卜昭庆钟

临安西湖南山昭庆寺，有钟在楼上。东坡写竹尚可辨，竹下题云："夫子方明弼、康道、嘉甫、子瞻同游南昭庆寺，庚午八月日题。"予绍兴庚辰往观，明年再往，则已茫昧，后移往镇江府谢后功德院，不复可见。

牛　鱼

绍兴辛巳，予为秘书省正字。正月癸未，迎驾。同馆王十朋望见周麟之枢密，目为鱼头公。问其故，云："前岁为大金哀谢使，虏主喜之，享以所钓牛鱼，非旧例也，枢公糟其首归献于朝，故有此号。虏中甚贵此鱼，一尾直与牛同。"（赞宁《物类相感志》引《博物志》：东海有牛鱼，其形如牛，剥其皮悬之。潮水至，则毛起，退则毛伏。今东牟有海牛岛，其牛无角，足似龟，长丈余，尾若点云）

齿后官卑主事

省中合夏药，予以齿后众人当主其事。洪景卢云："京师宰执八人，右丞以官卑掌堂厨。"亦此义也。

省吏补牒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省吏自孔目官沈濬而下，递迁一级，皆给绫牒，赞辞如补太学生者。其首云"牒件某人"云云，其末云"补充史馆某职"。盖熙宁以前定本也。

州名为戏

或云："京师省榜将出，人谓秀才得则阆州梓州，落则邛州汉州。"盖取州名侮之也。

划　龟

客云："欲放龟当划其甲，如是乃不神而可以全生。"

荞　花

客云："清明日收荞菜花悬灯上，可避飞蛾。"

蟠桃核酒杯

九月己卯，读张唐英《后蜀纪事》："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书舍人刘光祚进蟠桃核酒杯，云得于华山陈抟，赐帛五十匹。"因记先世尝藏桃核，可受酒二升，与此正同。

治头风方

张大猷太监云："治头风而吐泻，用枳壳、白术末煎汤下。青州白丸子神效，李与几左司中也。"

以名相戏

辛巳正月癸未，校书郎冯方云："刘敞尝因事戏王觌云：'公何故见卖？'王答云：'卖公值甚分文。'"各指其名也。

谢石拆字

谢石善拆字，徽宗尝书朝字密遣人试之，石即呼万岁。其人曰：不得乱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谁？高宗幸浙，书杭字，石曰：兀术且至矣。梁汝嘉再召，朝廷复欲处以户部尚书，写阁字，石曰：门字为两户，必再为地官。十八日见帝，或又书闲字，石曰：公□改官日有余，而月不足，亦谓门字也。其人果因以闰月计数少十八日。又有以此字问之，则曰士也，门中有人就木，已而皆验。既归，蜀人有士人文觉戏以乃字为问，谓其无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终身不及第。有人遇于途，告以妇不能产，书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验如此。每于肆中以牌写千字，不识字者任其所指，祸福皆应。邵溥尚书第三子不肖，遇其拆字即加窘辱，石甚畏之。石在徽宗时，尝特补承信郎，后因范觉民作相，讨论追夺。一日谓石："我能拆字。"石诘之，则曰："尔姓谢，所谓身在讨论之中。名石则终身右选不能出头。"闻者大笑。

州郡请印牌

予少年随侍，见州郡请印银裹牌，其下并刻旧官押字。新官既上，执书者唱云："取指挥劈牌，即以刀碎之意"，不以为然。其后守潭，则请印银牌下无押字。遇请印，旋押，印出即拭去，遂免。交承劈牌似为得体不知他处。今如何又三省枢密院于牌之下，用纸腰封而请押字。若遇改易，不过换封，亦有体也。

漳州少侍从

淳熙十二年八月，祭酒颜师鲁除权礼部侍郎。师鲁漳州人，自言本朝二百余年，虽士人不少，然未有官至近侍者。考之杂说，唐元和中曾有潘存实为户部侍郎，然亦不审也。

宪　台

宪部刑部也，宪台御史台也。今直以诸路刑狱为宪，虽圣旨处分，敕令所立法及凡安抚提刑司处，皆以师宪为称，而提刑告词并曰宪台，其失多矣。

辨幞字

帊幞之幞音服，当如此写。故《玉篇》与帊字相连，今通上下皆作复字，乃福音。如学士院自祖宗时赐外蕃及群臣进物，皆云夹复，今既重复，不应又用

夹字。

种植之法

史直翁云："种竹法正月用一日，二月用二日，自是随月定日，无不活者。"庆元丙辰春，故人前梧州守祝华继张相过，云顷在严州，见康与之以糟杂细糠和土种竹，随即茂盛，明年生笋成林。种荷花以羊角提水池中立成。又永丰宰汪文振子泉云临安贵人家种竹木以麦拌土置根下，虽盛夏亦生。

张循王赐第

张循王俊赐第，以绍兴壬戌六月六日盖造，至嘉泰壬戌六月六日焚荡，惟馀一楼。甲子正周，亦异事也。

天井巷井

临安府有天井巷，莫知其繇。壬戌岁，张循王府房廊遗漏，掘得古井，阔数丈，其水甚清，井口刻后唐清泰二年开，盖钱王时也。今以嘉泰二年复出，方悟巷名以此。

纪　梦

丁丑十一月二巳甲子，夜梦从人问出世法、甚切而不许。大略告以世缘薄福基浅，毋贪禄以招祸，纵欲以损年，此殆《周官》所谓正梦耶？壬午三月戊戌雨夜梦，题门关曰宵距。

曾少监梦

徐汉英宫教云："今军器曾少监乙卯省试，梦汪汪作状元，遂改名汪以应之。"是年汪洋作魁，而特奏名第一人乃汪乔年也。二汪皆信州人。

记李秀叔梦

乾道中，李彦颖秀叔为吏部郎官，尝语予："梦李泰发参政相访争坐主位"，泰发云："我李参政也"，秀叔亦云："我李参政也"，纷争久之。又出一纸记责降两府姓名。予戏之云："公必为参政。"秀叔亦自喜。至淳熙中龚茂良实之既去，秀叔以参政行相事，会史浩直翁将再相，出知绍兴府。后数年再召，复与予同为参政。枢庭阙长予尝逊，彦颖以其先进当迁也，寿皇不可。秀叔尝曰："只为同知，亦何不可?"盖疑前梦也。不数月，坐谏议大夫张大经论列而去，信乎官职皆前定也，不特如此，二人皆有子登甲科。年皆八十余，但泰发早达晚困，秀叔晚达而享福以终耳。

记先太师先夫人寿数偶同

先人年三岁能指姓字，政和中上舍释褐第一，除京秩当为学官，而时宰不乐，除郊州教授。到官未几，朝廷知其非，遂拜太学博士。平生读书，一见辄不忘，下笔辄数千言，少以功名。自期尝北游幽燕，西至泾原，览观形势。建炎初，奉使湖南，卒年三十八岁。先妣曾高以来皆守边，外祖始登元祐甲科，政和中仕至中书舍人、给事中历帅守。靖康元年以显谟阁待制知平江府卒。外祖母盖宋元宪之孙也。先妣早寡事姑嫜尽孝，博通经史，亲教二子于孩提，且择良师友与之处，既归宁，而外祖母卒，号慕切。至日惟一蔬食，昼夜诵佛书，逾年而卒，年亦三十八。

记先夫人损寿

先夫人生于崇宁壬午，而以绍兴戊午弃世。始某闻之阴阳家云："夫人寿当至四十有七。"凡精于艺者，其说举同。丁巳春，外祖母淑国夫人宋氏病甚，先夫人然臂刲股无所不用其至。又请命于天，愿损已十年以益淑国，淑国竟薨，明年先夫人亦卒，盖年三十七矣。阴阳家说固未可深信，然何为数之相符也?世俗皆云："祈损寿以益人者，所损如其言。"然则十年之夭其偶然耶？抑有谓而然耶？某尝痛心疑之，后读《眉山唐子西母史夫人行状》，见其因，夫疾殆请死，炉香未绝，史疾暴作，卒以不起。乃知世俗之说不尽为荒唐矣。虽然，史氏为其夫耳，夫安而已亡，犹可解也。若母则为亲也，可谓孝矣，既不能已亲之疾而徒损寿焉，彼苍者天独无以相之欤？噫嘻痛哉!

卷　五

记昆山登览

绍兴戊寅正月一日，予在平江府昆山县，挈家同邑宰程沂咏之游山寺。寺名慧聚，负山为居，小院星列而气象粗闳丽。唐朝塑像间有存者，旧传陆探微壁画，今漫灭不可辨。寺有山王堂，土人奉事甚至，故岁时游者辐辏而僧辈亦有所赖云。上月华阁陟中峰访古，上方下视，陂田漫漫，盖其佳处也。张祐尝题诗云："宝殿依山险，凌虚势欲吞。画檐齐木末，香砌压云根。远景窗中岫，孤烟竹里村。凭高聊一望，归思隔吴门。"王荆公安石通判舒州日，被檄来视水涝，游览竟日，夜读此诗至"凌虚势欲吞"，大喜曰："好与一吞"，遂次祐韵："峰岭互出没，江湖相吐吞。园林浮海角，台殿拥山根。百里见渔艇，万家藏水村。地偏来客少，幽兴抵柴门。"孟郊亦有诗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对石床。锡杖莓苔渍，袈裟松柏香。晴磬无短韵，昼灯含永光。有时乞鹤归，还放逍遥场。"安石次韵："僧蹊蟠青苍，莓苔上秋床。露翰饥更清，风葩远亦香。扫石出古色，洗松纳空光。久游不忍还，迫迮冠盖场。"昆山在苏为大邑，求一亩之园乃不可得。所谓行乐之地惟此尔。后遭焚爇一空。

记金陵登览

绍兴戊寅春，予赴金陵教官，古迹虽载图志，然

不能尽考。姑记二年间足迹所至者。赏心白鹭亭，在城上。元丰中，东坡留题云："江山之乐，倾想平生。"天庆观吴治城故基，卞壶墓在焉。李氏有江南，立忠正亭于其北，穿地得断碑，名氏尚存，徐锴为记。本朝庆历中，知府叶清臣又封墓刻石表之，改亭为忠孝，前帅叶梦即记壶之祠堂甚详，犹未刻石。府学门外，下临秦淮，有舞雩亭，其傍有真儒堂，甚雄壮，太守王循友为秦丞相设也，今废。保令寺在城中，初开宝中，王师下金陵，升元瓦棺皆随飞烟，惟保令独存。建炎间，遂不能免，土人云："高宗移跸之初，以为行宫。"寺后旧有览辉亭，凤凰台，台亡亭已重立。登临豁然，李太白所谓"山落水分"，刘梦得"周遭故国"之句，皆在目中。下瞰城邑历历可数，老兵指寺左营寨中堆阜云："此凌虚台也"。其右营寨云："瓦棺阁故基也。"虽皆道听涂说，参考升元寺要在城内西南隅。云：长干寺故老相传废于梁、陈间，南唐以其地为散从官营。本朝天禧中，地发神光，诏复兴葺，今但曰天禧寺，非承平时屋矣。古有阿育王女所制铜像，唐武德中，京师取去，僧辈尚记。剑以眩流俗，又出佛牙，传大士屐片，梵书贝多叶，水精玻璃等，宝云昭陵赐物也。寺之南轩甚明爽，前临大池面对雨华台，又有北窗与城相直。土人以城下路为王谢乌衣巷。云：鹿苑寺在城内寨中，相传佛座后石穴即萧梁郗后蟒窟，未可信也。旧有子隐台并堂，今惟一碑存，寺甚破弊。府治玉麟堂颇雄丽。晁谦之侍郎造其傍，即后园中有山光阁、端明殿。张公新创于眺望甚宜，而褊隘朴拙，盖惜费耳。金陵旧因李氏宫城为牙署，车驾南渡，复取为行宫，而以漕司为府治。云：东门即白门也，五里至保宁寺，本王介甫旧宅。元丰中，奏舍为寺，赐今额。兵火后，败屋数间，土人但呼半山寺，言自城去蒋山十里，此适半涂也。迥野之中，鸡犬不闻，介甫居时已如此。介甫入城，必以小舟循沟而西，若东过蒋山则跨驴云。顷之，至蒋山精舍，盖王氏功德院。近年募缘重造，殿甚华焕，有修武郎某人脱尺籍与其媪然指苦行，前后化钱帛助土木费以万计。宝公塔在钟山顶，此山孤立于蒋山之内，坐木末先照新月，三轩形势皆可见。问宝公刀尺帚，太宗时取入内矣。今无古物，惟秦熺施锦衣、七宝念珠而已。饭罢笋舆访八功德池，水皆山行中，路有支径过定林，子柔步径，予负杖以俟。回望万山甚平阔，亦见大江。既而子柔归，云：定林无足观。遂同至池上。移时乃下山，复与子柔驰马穿松林，约四五里到介甫坟庵，一僧守之。平甫、和甫、元泽诸坟相望也。日斜归憩半山，主僧出介甫画像，屋壁之后陷，小碑刻介甫谢公墩绝句及它诗数篇。自蒋山望幕府覆舟诸山，气象甚佳。清凉寺在西门外，即石头城也。前临江后依山，以其当暑而凉，故以名寺。式谓齐梁之别宫，异时最为名刹，今方葺治但存形势耳。李氏祭文及堂榜俱存刻石，静隐院、南唐报慈寺、御前诸军教场在北门外，古元武湖陈平潴水菿出，今为平陆。城中铁塔寺，闻有二铁塔甚奇，元懿太子殡堂在焉，不可入。漕司北厅乃王介甫宅。既舍半山寺遂居城中，府中有三段石，吴孙皓时碑。城中青溪入秦淮，颇堙废。道边有庙，塑二女郎，云：张丽华孔贵妃也。南门外有铁索寺，或曰：东晋时，尼自西竺来，为置此以居之。忠襄杨公庙，杨名邦乂字敏道，吉水人，建炎间倅金陵，虏人破城，寺臣纳款，邦乂骂贼而死，朝廷赠恤加等。前帅叶少蕴右丞常作庙碑，近得其本，赞有位者，刻石有所避，故不果。赏心亭望城外新开河，或云：王介甫作守时，开以避栾家矶数十里之险。土人又云：顷兀术陷金陵，韩世忠围之甚急，一夕穿别港达于江而遁，亦名新河。华藏寺未兵火时，竹木茂盛，栋宇轮奂，府寮暇日辄来投壶饮酒，今无复此景矣。南门外有高座寺，经兵火无足观。土人云：异时松竹幽邃名蓝也。予按梁慧皎《高僧传》载：西域帛尸黎密多罗，晋永嘉中到中国，时人呼为高座（疑若今时谓僧为上坐。《高僧传》云：孙权初立塔寺，故号建初），值乱渡江，止建初寺，王导、庚亮、周颉等皆重之。咸康中卒，年八十余，葬石子冈。成帝为树刹冢所，后有沙门于冢处起寺，仍曰高座寺。云石子冈者，孙峻投诸葛恪尸之地，《三国志·恪传》云：建业南有长陵，名石子冈，葬者依焉。至今冈下民皆乱葬，其来旧矣。上雨华台，凡此邦山川城郭皆见之，其高又出览辉之上，而数椽新创。冈峦犹赭，方稍为栽插计。又春时，酒官辄取为旗亭，甚不称也。按唐道宣《续高僧传》载，梁僧法云尝于一寺讲《妙法华经》，忽感天，花状如飞雪满空而下，讲讫方去，即此台得名之繇。法宝寺相近，予问诸父老，但能指似三阁移基尔。按《吴志》孙权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今城东北覆舟山是也。六朝台城虽稍南徙，然其大半犹在今北城之外，故出北门数里地，皆平衍。其又北，今教场地方，为当时元武湖也。南唐立国，宫室、城市益向西南。本朝因之，故晋之治城乃在今城内，为天庆观。而晋之石头城以御外虞，今仅在西门外。晋之朱雀航跨淮水，亦为防遏之冲，今则包之城中矣。盖自吴以来，凡三徙，每徙则舍东北而就西南，至于面对牛首山，以为天阙。左映钟山龙盘之势，右带石头虎踞之形，今为得之。主僧奉深年五十余，颇能道旧事，云：兵火前，寺傍皆园亭，四时游者不绝，今尽为营寨，惟此寺不经焚毁，讲堂甚庳，相传南唐旧屋也。殿侧奉宝公像，云梁朝所刻，就使不然亦已久矣。寺前三品石各高丈余，甚丑怪，一名阙石。政和间，辇致京师，而辱井石栏又在今行宫中，遗迹无复可见，叹息而已。辱井者三人俱投之。井也，在寺之南甚小，而水可汲。意其地良是，而井则可疑。世传二妃将坠，泪渍石栏，故石脉类胭脂，俗又呼胭脂井。或云：以帛拭之，尚为此色，岂有是哉？奉深言：旧有井亭揭诗牌数百，今亡矣。又云：某犹见居民因锄地得柱础，

刻蛟龙甚精巧，殆宫殿遗物，民皆屑之。

记镇江府金山

山在京口江心，号龙游寺，登妙高峰望焦山，海门皆历历。此山大江环绕，每风涛四起，势欲飞动。故南朝谓之浮玉山，别有小岛，相传为郭璞墓。大水不能没，下元水府亦在此。承平时，寺极盛，楼观几万楹。兵乱后，十无一二。绍兴末，复遭回禄。以虏使年例，登赏官亟营葺之，复不逮于前。惟自歙州门过经藏，屡经兵火，岿然独存。当时歙人造此，因以为名。谚云："金山山里寺，焦山寺里山。"

记太平州牛渚矶

己卯九月甲申，自宣城考试回，过太平州，回至采石镇，渡夹登牛渚矶，（凡有石临水曰矶）俯见大江，闵然犀之，取祸傍顾荒台。痛捉月之陨，身遥瞻西岸，思樊若水之献策。登临虽乐，随以怅然。中元水府祠在矶上，又有蛾眉亭，望天门山最为绝景。天门山即东梁山，西梁山在太平州之南，太白诗云："两岸青山相对出"，谓此也。望夫山在镇之下十里，太白姑熟十咏之一也。世传太白因醉溺江，故有捉月台，而梅圣俞诗云："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下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盖信此而为之说也。《旧唐书本传》乃云："白饮酒过度死于宣城。"《新唐书》云："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而卒（是时当涂未为州隶宣城）。"而阳冰序白集亦谓："白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集序。"初无捉月之说，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邪，抑小说多妄而诗老好奇，姑假以发新意邪否者？白诚不幸兴极，而忘生亦哀之而已，何以讳为哉？

记西湖登览

壬午三月己亥晴，与芮国器、程泰之、蒋子礼同行，上风篁岭酌龙井，入寿圣寺，拜赵清献公、苏翰林。僧辨才画像观。乙亥二月，与张德庄、周孟觉同游，时题字。寺有海棠一株，盖苏公手植，僧颇有能道。元祐间，诸公谈论自言得于其师云。午饭后，过长耳相院，泰之读书处也。与国器弈于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院，无足观，遂徭支径扣邓氏时思庵。庵僧导至石屋，嵌空可爱，进寻水乐洞声，如今琴筑。音节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舍马上烟霞岭。国器子礼至中道，惮其险，予乃与泰之自往至寺亦惫矣。少休，秉烛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阔近城郭，不易得也。归饮净慈，食鸡甚美。微事戏为联句数十，韵如日膳、双月、攘一之类语，甚工。

易安斋

易安斋溪石画开，仿佛虎邱之剑池，但小耳。山径甚邪狭，斩曲木随其形势而为栏楯。其上有数小亭，傍结草庵仅容膝。自窗中望涛江际天，如发鸡瓮也。僧宗表年八十八，上遇郊禋，宿斋，往往过之。至今设御榻，而皇城司遣亲事官为阍者。

记阁皂登览

乾道癸巳春，予蒙恩守富沙郡。自卢陵舟行，望东岸山势连延，如豫章之西山。舟人曰："此阁皂山也。"行次清江，引疾丐祠。冬十月始得报可，遂以丁卯黎明肩舆为阁皂之游。初谓峤岭路差，近至则峻甚，约三十里乃抵山间。阁言山形，皂言山色（按乐氏《寰宇记》，此山为神仙之修馆，旧隶吉州，今属江之清江县），盖七十二福地之一，惟凌云峰最为峻极。汉张道陵、丁令威，吴孙权时葛孝先，皆有炼丹坛井（闻在后山顶，不果游）。流水号葛憩源，葛君燕息处也。水自宫后出，流半里余，声潺潺，行石间，桥跨其上，号鸣水台。傍有古杉，根围数丈，十余年前为过客所焚（宫中尚有古杉一株，横枝四出，盘如鹿角，不知其几年矣）。入门即御书阁，横连十一间，徭阁而望，四山环合，仅有一径斜出，其外复锁以华山两重（江行望之连延如两山），真神仙窟宅也。阁后即坛，翼以修廊，又其后即殿宇，道士数十，房分居左右，各治厅馆，颇华洁，仍为楼，以奉像设，有足观者。按古碑，此本灵山馆，焚于隋，至唐有道士程信然，望气至此，掘得铁钟一口，下有玉石像一座，高尺余，逐立草堂。先天元年，孙道冲始立台殿，赐名阁皂观。大唐三洞道士许元真撰《山记》云："吉州属邑，曰新淦。去县癸地八十里，有阁皂山。山北有金仙观，相传丁令威修道之所。宝应元年亦移于此，令威坛井及石上履迹存焉。咸通中遭火，惟古钟玉像存，寻有处士杨荐父子，次第葺之（已上并见唐广明元年道士许元真记中所谓：玉石天尊像甚小而重，又有两躯侍立亦玉石也。钟在殿傍，视其文乃咸通十三年铸。而云：隋开皇十四年钟何也？岂别有钟而不存耶）。"本朝熙宁间，吉州通判，双渐郡人。中大夫杨申及元祐中江西运副张商英等，并有记事，多异同，盖失于互考耳，大概言此观在江南。李氏号元都，至真宗祥符元年避讳，改景德观。天禧庚申，尝经火，熙宁丙辰又火，政和八年用守臣之请，改赐《崇真》为额，给元始万神铜印一，授法箓则用之，盖天下受箓惟许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龙虎山与此山为三云。晚管辖道士李汉卿、知客王次鼎来置酒，道士陈彦举者年七十五。稍能诗以二篇为赠，又出政和中礼部给经论科出身黄牒，且云："尝为丹林郎，犹文臣修职郎也。"夜宿客馆，读天复四年孙偓、李洞、宋齐邱、沈彬、孟宾于、徐铉、陶渊诗牌，本朝陶弼有诗，得道之士伊梦昌有诗，又有通判陈孟阳长韵。备通山中景物，常平周彦质三诗亦好。《图经·河图记》云："诸山之形宛转朝揖，大则如城，小则如阁，草木茂异，土良水清。"戊辰，早瞻礼玉像及四朝御书（太宗、真宗、仁宗、德寿宫）、芝草（封禅泰山，凡得一十八万有余，分赐名山宫观，而

二本在此)、葛先封冲应真人告（崇宁三年慕容彦逢行），授箓印。道士徐次坚识予于庐陵，邀至其院，求快轩诗，未暇作也。李汉卿再具饭，遂行。繇白坑入沙路冈，冈之下有龙兴院。饭仆而行，地颇平，非峤岭比，晡时复至舟中。

挥麈前录

[宋]王明清撰　张成水　徐　鸿整理

《挥麈前录》四卷，南宋王明清撰。王氏出身于学术世家，其父王铚为北宋史学名家，著有《国朝史述》等。《挥麈前录》意在“探寻旧事”，“以续先志”，对宋代朝野故实、典制，尤其是两宋之际的政局，多有详细记载。此书作于南宋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书成即引起广泛重视，为众多修史者所采用。后世版本较著者有明毛晋汲古阁影钞本和据此而成的《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以及中华书局点校本等。本整理本以《津逮秘书》中的毛晋校订本为底本，参考了上述各版本。底本中毛氏校语删去，小标题原集中在底本目录中，现分缀于各有关正文之前，以便检索。

卷　一

诞节立名自唐明皇千秋节始

唐《明皇实录》云：“开元十七年秋八月，上降诞之日，大置酒合乐，燕百僚于华萼楼下。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百官上表，愿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着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使燕乐，休假三日。诏从之。”诞日建节，盖肇于此。天宝七载八月己亥，诏改为天长节。其后肃宗以九月三日生，为地平天成节，史不书日。文宗以十月十日生，为庆成节。武宗六月十二生，为庆阳节。懿宗十月二日生，为延庆节。僖宗八月五日生，为应天节。昭宗二月二十二日生，为嘉会节。哀帝十月三日生，为延和节。梁太祖十月二十一日生，为大明节。末帝九月十二日生，为明圣节。唐明宗九月九日生，为应圣节。晋高祖二月二十八日生，为天和节。出帝六月二十七日生，为启圣节。后汉高祖二月四日生，为圣寿节。隐帝三月七日生，为嘉庆节。周太祖七月二十八日生，为永寿节。世宗九月二十四日生，为天清节。恭帝八月四日生，为天寿节。本朝太祖二月十六日生，为长春节。太宗十月七日生，为乾明节，后改为寿宁节。真宗十二月二日生，为承天节。仁宗四月十四日生，为乾元节。英宗正月三日生，为寿圣节。神宗四月十日生，为同天节。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为兴龙节。徽宗十月十日生，为天宁节。钦宗四月十三日生，为乾龙节。太上皇五月二十一日生，为天申节。今上皇帝十月二十二日生，为会庆节。而章献明肃皇后正月八日生，为长宁节，宣仁圣烈皇后七月十六日生，为坤成节，以尝临朝故耳。五代诸君节名，不见于正史，以郑向《开皇记》考得之。唐代宗十月十三日天兴节，见令狐绹文集中。唐顺宗圣寿节，见于齐抗《会稽舍宅为寺碑》。后唐清泰帝正月二十三日千春节，见于《五代史晋家人传》。近董令升作《诞圣录》，惜乎未尽也。

祖宗御像所在

祖宗神御像，设在南京则鸿庆宫，西京则奉先寺之兴先。会圣宫之降真殿，扬州曰彰武，滁州曰端命，河东曰统平，凤翔曰上清太平宫。及真宗亲征北郊，封泰山，祀汾阴，则有澶渊之信武，嵩山崇福之保祥，华阴云台之集真。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旧域，建奉先资福院，为庆基殿以奉宣祖。艺祖则太平兴国之开先。太宗则启圣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灵宫天兴殿，以奉圣祖。其后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孝严，英宗之英德，皆在其侧也。又有慈孝之崇真，万寿之延圣，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献明肃在崇真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后，曰广孝。章惠在延圣之后，曰广爱。在普安者二：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丰中，神宗以献飨先后失序，地偏且远，有旷世不及亲祠者，乃诏有司：神御之在京师寓于佛祠者，皆废彻而迁之禁中，由英德而上，五世合为一宫，凡十一殿，以世次别东西序。帝殿一门，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庑，绘画容卫，公王名将，罗立左右。内有燕寝温清之室，玩好毕陈。而

母后居其北。改庆基曰天元，后曰太始。开先曰皇武，后曰俪极。永极曰定大，后曰辉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庆。孝严曰美成，后曰继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来宁，曰燕娭，曰灵游，曰凝神，曰天游，曰冷风，曰太灵，曰丹台，曰灵昆，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于新宫，大赦天下。绘像侍臣于后。元祐初，即治隆之后宣光殿以奉神宗。绍圣初，辟宫之东隅为显承殿，以宣光殿故址为徽音殿，以奉宣仁圣烈。建中靖国元年，诏以显承介于一偏，庙号未称，于是度驰道之西，东直大定，南北广袤地势，并撤省寺，创为西宫，建大明宫以奉神宗，为馆御之首。涓日迁奉亲祠，永为不祧之庙，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录功臣后，如元丰故事云。

祖宗圣诞之地建寺赐名

西京应天寺，本后唐夹马营，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诞圣之地，建寺锡名。东京启圣院，本晋护圣营，以太宗诞圣之地，太平兴国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赐名。二寺皆奉祖宗神御。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大统，治平二年建齐州为兴德军。熙宁八年八月，诏潜邸为佛寺，以本镇封赐名兴德禅院，仍给淤田三十顷。

开基节名因孟若蒙乞置

开基节建名，世多无知者。建炎初，尝诏："如后来所立元圣、真元节名之类，除开基节外，悉皆罢去。"始知为未久。因考建中以后诏旨，政和二年，南京鸿庆宫道士孟若蒙进状言："本宫每遇正月初四日为创业之日，修设斋醮，乞置节名，以永崇奉。"诏从其请。近见曾仲躬云："若蒙亦能诗文。清作南京少尹日，尝与之游。乱后复会于三衢。绍兴间，若蒙又以前绩自陈。时秦会之当轴，令敕住临安府天庆观，非其所欲，拂衣而归，老于衢云。"仰惟太上皇帝中兴再造，复在南都，符命岂偶然哉。

太祖诏修三代帝王祠庙配享所在

太祖皇帝朝，尝诏修先代帝王祠庙，每庙须及一百五十间以上，委逐州长吏躬亲点检，索图赴阙，遣使覆检。令太常礼院重定配享功臣，检讨仪相，画样给付。女娲祠在晋州，书传无功臣可配。太昊以金提、勾芒配，祠在陈州。炎帝以祝融配，祠在衡州。黄帝以后土、风后、力牧配，祠在坊州。高阳以玄冥配，祠在澶州。高辛以稷配，祠在宋州。唐尧以司徒卨配，祠在郓州。虞舜以咎繇配，祠在道州。夏禹以伯益配，祠在越州。商帝成汤以伊尹配，祠在河中府。中宗太戊以伊陟、臣扈配，祠在大名府。高宗帝武丁以甘盘、傅说配，祠在陈州。周文王以师鬻熊配，武王以召公配，成王以周公旦、唐叔、虞叔配，康王以太公、毕公配，秦始皇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汉高帝以萧何配，文帝以周勃、陈平、刘章、宋昌配，景帝以周亚夫、窦婴、申屠嘉、晁错配，武帝以公孙弘、卫青、霍去病、金日磾、霍光配，宣帝以丙吉、魏相、霍光、张安世配，以上十帝并祠在长安。后汉世祖以邓禹、吴汉、耿弇、贾复配，明帝以东平王苍、桓荣配，章帝以牟融、赵意、宋安配，以上三庙并在河南府。魏武帝以钟繇、荀攸、程昱配，庙在相州。文帝以贾诩、王朗、曹真、辛毗配，晋武帝以羊祜、张华、王濬、杜预配，二庙在河南府。后魏孝文帝以王祥、王肃、长孙晟配，后周文帝以宇文宪、苏绰、燕公于谨、卢辩配，二庙在耀州。隋高祖以牛弘、高颎、贺若弼配，庙在凤翔府。唐高祖以河间王孝恭、殷开山、刘政会、淮南王神通配，庙在耀州。太宗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配，庙在京兆府。明皇以张说、郭元振、王琚配，庙在河中府。肃宗以苗晋卿、裴冕配，庙在京兆府。宪宗以裴度、杜佑、李诉配，庙在同州。宣宗以夏侯孜、白敏中、马植配，庙在耀州。朱梁太祖以刘鄩、敬翔、葛从周、袁象先配，后唐庄宗以郭崇韬、李嗣昭、符存审配，明宗以霍彦威、安重进、任圜配，石晋高祖以桑维翰、赵莹配，以上并在河南府。皆著之仪制。是时吴、蜀未平，六朝帝庙阙而不载。

本朝功臣配享

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韩忠献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无也。

高宗用人纳言皆有明见

明清侧闻，绍兴初。刘大中以监察御史宣谕诸路回，宰巨以其称职，拟除殿中侍御史。太上皇帝云："且令除秘书少监。"宰臣启其所以，太上曰："大中所至多兴狱，尚有未决者。一除言路，外方观望，恐累及无辜。"德寿之号，称哉。后因阅《会要》，恭睹宏休，恐中秘之书，臣下莫得而悉窥，今载其略。绍兴三年四月十六日，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卖盐宽剩钱壹万贯文省，买到金一百六十余两，银壹千八百两投进。"诏："纵有宽剩，自合归之有司，非守臣所当进纳。或恐乱有刻剥，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罢，以惩妄作。所进物退还。"绍兴十三年四月一日，宰执进呈前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范正国言："本路上供及州郡经费，全仰盐息应办。比因全行客钞，遂或阙乏，欲自今本路州郡凡属屯驻兵马去处，许依客人买钞请盐，各就本州出卖，所得息钱，专充军费。"上曰："法必有弊然后改。未见其弊，遽先改，非徒无益，必致为害。凡法皆然，不独盐也。"又建炎元年十月十二日，宰执诣御舟御榻前奏事讫，上曰："昨日有内侍自京师赍到内府真珠等物一二囊，朕投之汴水矣。"黄潜善曰："可惜！有之不必弃，无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毁珠，小盗不起。朕甚慕之，庶几求所以息盗尔。"四年三月七日，

宰执进呈宣抚处置使奏："大食国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曰："大观、宣和间，茶马司川茶不以博马，唯市珠玉，故马政废阙，武备不修，遂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捐数十万缗，贸易无用珠玉，曷若爱惜其财，以养战士？不若以礼赠而谢遣之。"乃降旨宣司，并不得受，令量度支赐，以答远人之意。绍兴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荆湖南路马步军副总管孔彦舟言："于潭州州城莲池内收得玉一片，堪篆刻御宝，乞差人宣取。"诏："御宝已足备，兼自艰难以来，华靡之物，一无所用。令彦舟不须投进。"此与夫却千里马、还于阗玉，适相符合，诚帝王之盛德也。

仁宗不以玉带为宝，以人安为宝

《李和文遗事》云："仁宗尝服美玉带，侍臣皆注目。上还宫，谓内侍曰：'侍臣目带不已，何耶?'对曰：'未尝见此奇异者。'上曰：'当以遗虏主。'左右皆曰：'此天下至宝，赐外夷可惜。'上曰：'中国以人安为宝，此何足惜！'臣下皆呼万岁。"

李和文其家书画皆冠世之宝

《和文遗事》又云："其家书画最富。有吴道子《天王》，胡环《下程图》，唐净心《须菩提》，黄居采《竹鹤》，孙知微《虎》，韩干《早行图》、《梅鸡》，传古《龙》，江南画《佛》，唐希雅《竹》，李成《山水》，唐画《公子出猎图》，黄居采《雕狐图》，黄筌《雨中牡丹》，李思训《设色山水》，周昉《按舞》、《折支杏花》，徐崇嗣《没骨芍药》，江南《草虫》、《独幅山水》，黄筌《金盆鹁鸽》、《大窠山茶》。书有怀仁真迹，集右军《圣教序》，贞观《兰亭诗序》，右军《山阴帖》、《乐毅论》，颜鲁公书《刘太冲序》。皆冠世之宝。"

以玉带为朝仪始于熙宁

熙宁八年四月，岐王颢、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赐臣方团玉带各一条，准阁门告报，著为朝仪。臣等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上命工琢玉带以赐二王，二王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并以玉鱼赐之。玉带为朝仪，始于此。

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北齐显祖高祥、晋阳公李元忠、南齐竟陵王萧子良、隋长孙览俱谥文宣，孔子盖出四谥之后。大中祥符元年，始加"玄圣"二字，后避圣祖讳，易为"至圣"。熙宁中欲加谥"至神元圣帝"，礼官李邦直以谓夫子周臣也，周室诸君止称王，执以为不可。卒从其议。

郡国立学自元魏献文始

元魏献文欲置学官于郡国，高允表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履行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束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帝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事载允传。本朝高承纂《事物纪原》，自谓博极，而不取此，何耶？

东台西台立号所始

唐高宗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故御史台呼为南台。赵璘《因话录》云："璘又云：'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肃政之号，当时亦谓之左台、右台。则宪台未曾有东台、西台之称。'"明清尝记张鷟《朝野佥载》对天后为戏语云："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是也。本朝李建中为分司西京留司御史，世以西台目之。李栖筠为御史大夫，不乐者呼为"栖台"，盖斥其名也。

崇政殿讲书肇于开宝

明清五世祖拾遗，开宝八年，以近臣荐，自布衣召对，讲易于崇政殿，然后命官。崇政殿说书之名，肇建于此。行事具载《三朝国史》。

本朝列圣潜藩升府

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创业，升宋州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寿春府。仁宗以昇王建储，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史入继，以齐州为兴德军。神宗自颖王升储，以汝阴为顺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储，升延州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为肇庆府。钦宗自定王建储，前已升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兴，升康州为德庆府。今上以建王建储，升建安为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邢州民董世多进状，以英宗尝为钜鹿郡公；又知岳州孙勰进言："英宗尝为岳州防御使。诏加讨论，时邢州已升安国军，遂以邢州为信德府；岳州为岳阳军。是岁十月，又诏以列圣潜邸所领地，再加讨论，以真宗尝为襄王，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尝为庆国公，以庆州为庆阳府；英宗尝为宜州刺史，以宜州为庆远军；神宗尝为安州观察使，以安州为德安府，又尝为光国公，以光州为光山军；哲宗尝为东平军节度使，以郓州为东平府，又尝为均国公，以均州为武当军；徽宗尝为宁国公，以宁州为兴宁军，其后又以徽宗尝为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并升为府；又以太宗昔尝为睦州防御使，升睦州为遂昌军；今上皇帝即位之初，升隆兴、宁国、常德、崇庆诸府；皆以潜藩拥戏之地也。

英宗与令铄同年月日时生

英宗在濮邸，与燕王宫族人世雄厚善。两家各生

子，同年月日时。是生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铄也。神宗后即帝位；令铄进士及第，为本朝宗室登科第一。

皇朝列圣搜访书籍

国朝承五代抢攘之后，三馆有书仅万二千卷。乾德以后，平诸国，所得浸广。太宗向儒学，下诏搜访民间，以开元四部为目，馆中所阙及三百已上卷者，与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馆之书，别为书库，目曰秘阁。真宗咸平三年，诏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一卷，给千钱。送判馆看详，委是所少书数，及卷秩别无差误，方许收纳。其所进书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试问，与出身。又令三馆写四部书二本，一置禁中龙图阁，一置后苑之太清楼，以便观览。八年，荥王宫火，延燔三馆，焚爇殆遍。于是出禁中本，就馆阁传写，且命儒臣编类仇校。校勘、校理之官，始于此也。嘉祐五年，又诏中外士庶，许上所阙书，每卷支绢一匹；及五百卷，特与文资。元丰中，建秘书省，三馆并归省中，书亦随徙。元祐中，重写御前书籍，又置校对黄本，以馆职资浅者为之。又置重修晋书局。不久皆罢去。宣和初，蔡攸提举秘书省，建言置补御前书籍所，再访天下异书，以资校对，以侍臣拾人为参详官，余为校勘，又以进士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未毕而国家多故，靖康之变，诸书悉不存。太上警跸南渡，屡下搜访之诏，献书补官者凡数人。秦熺提举秘书省，奏请命天下专委守臣，又有旨录会稽陆氏所藏书上之。今中秘所藏之书，亦良备矣。

士大夫家藏书多失于仇校

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于仇校也。吴明可帅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明清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办。但仆既簿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它人，孰肯尽心？漫盈箱箧，以误后人，不若已也。"

绍兴帝后陵寝以攒宫为名

绍兴初，昭慈圣献皇后升遐，外祖曾公公卷以江东漕兼摄二浙应办，用元符末京西漕陈向故事也。朝论欲建山陵，外祖议以谓："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祔矣。宜以攒宫为名。"佥以为当，遂用之。陈向权漕事，见汪彦章所撰《徐丞相夫人陈氏墓志》。夫人，向之女也。

徽宗永固陵为永祐

绍兴戊午，徽宗梓宫南归有日，秦丞相当国，请以永固为陵名。先人建言："北齐叱奴皇后实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当避。"秦大怒，几蹈不测。后数年，卒易曰永祐。

卷　二

祖宗重先代陵寝，诏禁樵采

祖宗朝重先代陵寝，每下诏申樵采之禁，至于再三。置守冢户，委逐处长吏及本县令佐常切检校，罢任具有无废阙，书于曆子。太昊葬宛丘，在陈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橋山，在上郡，今坊州界。高阳葬临河县故城东。高辛葬濮阳顿丘城南台阴城。唐尧葬城阳谷林，今郓州界。舜葬零陵郡九疑山，今永州界。女娲葬华州界。夏禹葬会稽山，今越州会稽县。商汤葬宝鼎县。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府咸阳县界。汉高祖葬长陵，在耀州安北。后汉世祖葬原陵，在洛阳县界。唐高祖葬献陵，在耀州三原县东。太宗葬昭陵，在醴泉县北九嵕山。以上十六帝，各置守陵五户，每岁春秋祠，御书名祝板，祭以太牢。诸处旧有祠庙者，亦别祭飨。商中宗帝太戊葬内黄县东南阳，武丁葬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皆葬毕，在咸阳县界。汉文帝葬霸陵，在长安东南。宣帝葬杜陵，在长安南。魏武帝葬高陵，在邺县西。晋武帝葬峻阳陵，在洛阳。后周太祖、文帝葬成陵，在耀州富平县。隋高祖文帝葬太陵，在武功县。以上十帝，置三户，岁一飨以太牢。秦始皇帝葬昭应县。汉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阳陵，在长安东北。武帝葬茂陵，在长安西。后汉明帝葬显节陵，章帝葬敬陵，并在洛阳东南。魏文帝葬首阳陵，在偃师县。后魏孝文帝葬永宁陵，在富平县。唐明皇泰陵、宪宗景陵，俱在奉天县。肃宗建陵，葬醴泉县。宣宗正陵，在云泉县。朱梁太祖葬兴极陵，在伊阙县。后唐庄宗，葬伊陵，在新安县。明宗葬徽陵，在洛阳东北。石晋高祖葬显陵，在寿安县。以上十五帝，各置守陵两户，三年一祭，以太牢。凡祭祀，皆令长吏行礼。所用太牢，以羊代之。陵户并以陵近小户充除，二税外，免诸杂差徭。周桓王葬渑池县东北。灵王葬河南县桓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洛阳城中西北隅。前汉元帝葬渭陵，在长安县。成帝葬延陵，在咸阳县。哀帝葬义陵，在扶风。平帝葬康陵，在长安县北。后汉和帝葬慎陵，茔中庚地。安帝葬恭陵，在长安西北。顺帝葬顺陵，冲帝葬怀陵，并在洛阳西。质帝葬静陵，桓帝葬宣陵，并在洛阳东。灵帝葬文陵，在洛阳西北。献帝葬禅陵，在渭城北。魏明帝葬高平陵，在河清县。高贵乡公葬洛阳瀍、涧之滨，陈留王葬王原陵，在邺西。晋惠帝葬太阳陵，在洛阳。魏文帝葬富平县东南。东魏孝静帝葬邺。唐高宗乾陵，睿宗桥陵，穆宗光陵，僖宗靖陵，并葬奉天县。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文宗章陵，懿宗简陵，并葬富平县。德宗崇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并葬三原县。昭宗和陵，葬河南缑氏县。梁末帝葬伊阙县。后唐□□□

□□□□□□□□□□□□□□□末帝□□□□□□□葬明宗陵内。以上三十八帝，常禁樵采。此乾德四年十月诏也，著于甲令。其后又诏：曾经开发者，重制礼衣常服棺椁，重葬焉。东晋以降，六朝陵寝多在金陵、丹阳之间，皆可考识，而制书不载者，当时江左未平故耳。先子尝纂《历代陵名》，自汉高帝建名以来，虽后妃、追崇、僭霸，无有遗者，今行于世。

欧阳文忠公以太子少师带观文殿学士致仕

国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迁一官回授；任子、侍从，仍转一官；宰执换东宫官。熙宁初，欧阳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师带观文殿学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谢表云："道愧师儒，乃忝春宫之峻秩；身居畎亩，犹兼书殿之隆名。"自是以为例。

国朝侍从官以上自有寄禄官

国朝侍从以上自有寄禄官，如左右正言、二史、给谏、吏礼部郎中之类是也。若庶僚曾经饰擢，至于杂流，甄叙悉皆有别。一见刺字，便知泾渭。元丰官制既行，混而为一，故王荆公有"流品不分"之语。

旧制侍从致仕加赠四官

旧制，如侍从致仕、转官、遗表赠四官，皆自其合迁官上加之。今则寄禄官至升朝转赠，仅止员郎而已。

翰林佩鱼自蒲传正始

蒲传正在翰林，因入对，神宗曰："学士职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仪未宠，自今宜加佩鱼。"遂著为令。见于《神宗实录》。东坡先生谢入翰林表曰："玉堂赐篆，仰淳化之弥文；宝带重金，佩元丰之新渥。"中书舍人系红鞓犀带，自叶少蕴始，见姚令威《业语》，而石林自记却不及。旧假服色，不佩鱼，崇宁末，王照尚书详定敕令启请，许之，自是为例。仍许入衔，具载诏书。其后以除敕中不载，多不署鱼袋二字。

熙宁间始置在外宫观

国朝凡登从班，无在外闲居者。有罪则落职。归班亦奉朝请，或黜守偏州，甚者乃分司安置，不然则告老挂冠。熙宁间，始置在外宫观，本王荆公意，以处异论者。而荆公首以观使闲居钟山者八年。

本朝官制分左右字沿革

官制后，惟光禄大夫及中散、朝议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也。元祐间，范忠宣当国，始带左右。绍圣初罢去。事见常希古奏疏。大观二年，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彻中散、朝议左右字。绍兴初，枢密院编修官杨愿启请，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为重。

本朝宰相再为枢密使

前宰相为枢密使者，宋元宪、富郑公、文潞公、陈秀公。宣和二年，郑华原以故相领院事。绍兴七年，秦师垣亦以前揆拜枢密使，未几复登庸。近岁张魏公亦然。李邦直、许冲元、曾令绰、韩师朴为二府，后皆再入为尚书，然不久复柄用。惟令绰竟止八座。

枢密使子弟皆补班行

旧制，枢密使知枢密院，奏荐子弟，皆补班行。故富郑公之子绍京，文潞公之子贻庆，皆为阁门祗候。元丰后方授文资。

馆职编修不可令武臣提举

神宗朝，诏枢密院编修《经武要略》，以都承旨张诚一提举。诚一，武臣也，乞差编修官二员。时王正仲、胡完夫为馆职，诏令兼之。是夕，忽御批提举改作管勾。诘朝，执政启上所以，上云："已差馆职编修，岂可令武臣提举？"而枢密院编修，自此始也。

密院承旨文武互用自王荆公始

枢密院旧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然。国初二曹俱尝为之。熙宁中，王荆公怒李评，罢去，命曾令绰为都承旨，自是方文武互用矣。

汤特进封庆国公，上章不受

仁宗以大中祥符七年由庆国公出阁。隆兴初，汤特进封庆国公，明清尝以故事启之，遂上章辞不敢受，改封荣国公。王将明、白蒙亨宣和间皆封庆公而不辞，岂一时忘之耶？

州县官带学事系衔

政和中，诏天下州县官皆带提举，管勾学事。时姚麟以节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系阶，朝廷许之。靖康初除去。绍兴中复增，但改庶官为主管。时孟信安仁仲来帅会稽。先人寓居。孟氏与家门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语先人云："忠厚与秦会之虽为僚婿，而每怀疑心。今省谒攒宫，先入朝然后开府，从兄求一不伤时忌对札。"先人举此，仁仲大喜，为援麟旧请草牍以上，奏入即可。寻又降旨。自此武臣帅守，并免入衔，行之至今。

五朝俱立三相

国朝范鲁公质、王文献溥、魏宣懿仁浦秉钧史馆、昭文、集贤，三相俱全。太宗初即位，薛文惠居正、沈恭惠伦、卢大戎多逊。真宗咸平二年，李文靖沆、向文简敏中、吕文穆蒙正。仁宗至和二年，刘文

忠沆、文潞公彦博、富韩公弼。元祐初，司马温公为左仆射，文潞公平章军国重事，吕正献同平章军国事，皆三相也。至三年，温公薨，文、吕二公在位，而吕汲公大防、范忠宣纯仁为左右仆射，殆四相，然不久也。

本朝宰相兼公师

本朝宰相兼公师者，范鲁公、王文献、赵韩王、薛文惠、王文贞、丁晋公、冯文懿、王文公、吕文靖、韩忠献、曾宣靖、富韩公、文潞公、吕正献、蔡师垣、秦师垣、陈鲁公而已。余皆罢政后方拜。近日惟张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

本朝三入相者六人

本朝三入相者，赵韩王、吕文穆、文靖、张邓公、文潞公。蔡元长虽四入，而不克有终。

本朝自外拜相者四人

国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韩康公、章子厚。近年陈鲁公，亦旷典也。

弟草兄麻国朝以来有两家

元符末，曾文肃自知枢拜相，公弟文昭为翰林，锁宿禁中，面对喻旨草麻，文昭力辞。上云："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已检见韩绛故事矣，不须辞。"文昭始拜命。盖熙宁初韩康公入相，实持国当制。国朝以来，两家而已。《金坡遗事》载钱希白为文僖草麻，虽云仪同钧衡，实未尝秉政也。是时母氏年九岁，偶至东府门外观阅，归告文肃云："翁翁明日相矣。适见快行家宣叔翁入内甚急，以是逆料。"已而果然。

国朝宰相享富贵耆寿者十人

国朝宰相享耆寿者：宋惠安八十，张邓公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献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庞颖公七十六，苏丞相八十二。文潞公虽至九十四而薨，贬秩中。蔡师垣亦八十，晚节拘籍南迁，殂于中路，不得全有富贵考终。

本朝名公多厄于六十六

本朝名公，多厄于六十六。韩忠献、欧阳文忠、王荆公、苏翰林。而秦师垣复获预其数。吕正惠、吕文穆亦然。

本朝宰相年少，无逾范觉民、张魏公

本朝宰相登庸年少者，宋常山《春明退朝录》备见之，然无逾近岁范觉民丞相，廷告日方三十一，但寿止三十七。其后张魏公入相，亦未四十，且太夫人康健；罢相之后，迁谪居外几二十年，后虽再入，竟不拜元宰。

宰相见子入政府，惟曾宣靖一人

国朝身为宰相，寿考康宁，再见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一人而已。

本朝吕氏一家执七朝政

吕文穆相太宗。犹子文靖参真宗政事，相仁宗。文靖子惠穆为英宗副枢，为神宗枢使；次子正献为神宗知枢，相哲宗。正献孙舜徒为太上皇右丞。相继执七朝政，真盛事也！

本朝父子兄弟为宰执者二十余人

本朝一家为宰执者，吕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弟者：韩忠宪亿、子康山绛、黄门维、庄敏缜。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纯仁、左辖纯礼。石元懿熙载、子文定中立。吕参政余庆、弟正惠端。陈参政恕、子恭公执中。曹武惠彬、子武穆玮。任安惠中师、弟康懿中正。张参政洎、孙左辖璪。王惠献化基、子安简举正。陈文忠尧叟、弟文惠尧佐。王文献溥、孙康靖贻永。章文献得象、从孙壮恪楶、丞相惇。王枢密博文、子忠简畴。吴正肃育、弟正惠充。曾宣靖公亮、子枢密孝宽。韩魏公琦、子文定忠彦、曾孙枢密肖胄。胡文恭宿、侄左丞宗愈。张荣僖耆、曾孙忠文叔夜。梁懿肃适、孙中书子美。蔡忠怀确、子枢密懋。林文节希、从子中书摅。蔡太师京、子枢密攸。邓枢密洵武、弟左辖洵仁。近日如钱参政端礼之于文僖，史签书才、从子丞相浩，亦一家。而洪右相适、枢密遵为伯仲，数十年未尝见也。王文公安石、弟左辖安礼、富韩公弼、孙知枢直柔。

韩奉常之妻，可俪于唐之苗夫人

韩循之奉常治之妻鲁国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孙，魏公之孙妇，仪公之冢妇，吕惠穆之外孙，鲁简肃之外曾孙，吕文靖之曾外孙。身见其子肖胄为枢密，婿郑亿年为资政殿大学士，仪同执政。他子与孙，俱被饰擢。寿踰八秩。妇人中罕有，唐张延赏、苗夫人可俪之也。

钱氏富贵三百年相续，前代未见

钱武肃镠自唐乾宁中尽有二浙之地，享国五世。至忠懿王俶以版图来归，改封邓国王，子弟皆换节旄。其后第十四子文僖惟演以文章进仕昭陵为枢密使。文僖子次对晅，次对子景臻尚秦鲁公主，位至少保，生子伯诚忱，亦至少师，它子悉建节。伯诚子处和端礼，今参知政事。忠懿兄废王倧之子希白易。希白子修懿明逸、子飞彦远兄弟，对掌内外制；父子又中大科。子飞子穆勰元祐中入禁林。穆子逊叔伯言至枢密直学士。他位显庸尚多。虽间有以肺腑进，然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

古砚犀带皆王氏旧物

晏元献夫人王氏，国初勋臣超之女，枢密使德用之妹也。元献婿，富郑公也。郑公婿冯文简。文简孙婿蔡彦清、朱圣予。圣予女适滕子济。俱为执政。元献有古砚一，奇甚，王氏旧物也。诸女相授，号传婿砚，今藏滕氏。朱之孙女适洪景严，近又登二府，亦盛事也。又有古犀带一，亦元献旧物，今亦藏滕氏，明清尝于子济子珙处见之。

本朝居政府在具庆下者十七人

本朝居政府在具庆下者，王文献、卢大戎、包孝肃、张文孝、吴长文、吴正肃、吕吉父、章子后、安厚卿、冯彦为、曾令绰、王彦霖、李士美、王将明、蔡居安、林彦振、王元忠。

本朝状元登庸者六人

本朝状元登庸者，吕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宪。故诗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龙首，身到黄扉止四人。"王文安览之不悦。后数十年，李士美、何文缜亦以廷魁至鼎席。

本朝父子兄弟俱居翰苑

唐朝世掌丝纶，以为美谈。而本朝以来，兄弟居禁林者：窦可象仪、弟望之俨。宋元宪、景文。王荆公、和父。韩康公、持国。苏翰林、子由。曾文肃、文昭。蔡元长、元度。邓子裳、子文。张康伯、宾老。宇文仲达、叔通。父子则李文正、昌武。晁文元、文庄。梁翰林固、懿肃适。蔡文忠、仲远延庆。钱希白、子飞。苏仪甫、子容。一家则张尚书洎、唐公环、邃明璪。范蜀公、子功、淳父、元长，而淳父、元长又父子也。钱氏又有纯老、穆父焉。叶道卿、少蕴。而蔡君谟之于元长兄弟，亦一族也。外制则前人俱尝掌之，惟曾南丰与文昭、文肃兄弟三人焉。孔经父、常父，刘遵父、赣父，与从子少冯又对掌内外制也。近日于洪忠宣父子再见之。

雍孝闻三世俱以罪废

雍孝闻，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声太学，学者推重之。崇宁初，省试奏名第一。前此屡上封事剀切，九重固已默识其名。至是，殿策中力诋二蔡及时政未便者，徽宗大怒，减死窜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亲批云："雍孝闻昨上书致罹刑辟，忠诚可嘉。特开落过犯，授修武郎阁门宣赞舍人。"命敀而孝闻死矣。于是录其子子纯为右选。绍兴初，从张魏公入蜀，魏公令属赵喆军中。喆诛，子纯坐编管。既死，魏公怜之，复致其子安行一官。绍兴间，以告讦流领外，不知所终。三世俱以罪废，与前所纪诸家不侔，然亦不幸也。

本朝族望之盛

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自祖宗以来，故家以真定韩氏为首，忠宪公家也。忠宪诸子，名连系字，康公兄弟也。生宗字。宗生子，名从玉字。玉生子，从日字。日生元字。元生子，从水字，居京师，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树目之，以别"相韩"焉。"相韩"则魏公家也。魏公生仪公兄弟，名连彦字，彦生子，名从口字。口生子，从胄字。胄之子，名连三画，或谓魏公之命，以其名琦字析焉。东莱吕氏，文穆家也。文穆诸子，文靖兄弟也，名连简字。简字生公字。公字生希字。希字生问字。问字生中字。中字生大字。大字生祖字。河内向氏，文简公家也。文简诸子，名连传字。传字生子，从纟字。纟字生，从宗字，钦圣宪肃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字生水字。水字生土字。土字生公字。两浙钱氏，文僖兄弟名连惟字。惟字生日字。日字生景字。景字生心字。心字生之字，在长主孙则连端字，赐名也。曹武惠诸子，名连玉字。玉字生人字，慈圣光献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生纟字。高武烈诸子连遵字。遵字生士字，宣仁圣烈兄弟也。士字生公字。公字生世字。世字生之字。晁文元诸子，名连宗字，文庄兄弟也。宗字生仲字。仲字生端字。端字生之字。之字生公字。公字生子字。李文定本甄城人，既徙京师，都人呼为"濮州李家"。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李邯郸宅并念佛桥，以桥名目之。陈文惠居近金水门，以门名目之。王文贞手植三槐于廷，都人以"三槐"表之。王文正本北海人，以"青州王氏"别之。王景彝居太子巷，以巷名目之。王审琦太师九子，以"九院"呼之。张荣僖以位显名，以"侍中家"目之。贾文元居厢后，宋宣献居宣明坊，亦以巷名目之。宋元献兄弟安陆人，以"安州"表。以上数家，派源既繁，名不尽连矣。在江南则两曾氏，宣靖与南丰是也，曾文清兄弟亦以儒学显，又三族矣。三苏氏：太简、仪父、明允。两范氏：蜀公与文正是也。若莆田之蔡，白沙之萧，毗陵之胡，会稽之石，番阳之陈，新安之汪，吴兴之沈，龙泉州之鲍，皆为今之望族。而都城专以戚里名家又数家，不能悉数也。

建州浦城有四甲族

建州浦城，最为僻邑，而四甲族皆本县人。杨氏则起于文庄，章氏则肇自郇公，盖练夫人、孙夫人阴德，世多传焉。黄氏本于子思，陈氏本于秀公。轩裳极盛，今仕途所至有之。

浦城章氏登科题名

浦城章氏，尽有诸元。子平为廷试魁，而表民望

之制科第一，子厚惇开封府元，正夫楶锁厅元，正夫子綡为国学元，子厚子援为省元，次子持为别试元。其后自闽徙居吴中，族属既殷，簪裳益茂，至今放榜，必有居上列者。章氏自有登科题名石，刻在建阳。

卷　三

蜀中大族犯高宗御名，各易其姓

太上皇帝中兴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游宦参差不齐，仓卒之间，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勾涛是也。加金字者，钩光祖是也。加纟字者，绚纺是也。加草头者，苟谌是也。改为句者，句思是也。增而为句龙者，如渊是也。繇是析为数家。累世之后，婚姻将不复别。文潞公自云敬晖之后，以国初翼祖讳而改。今有苟氏子孙，与文氏所云相同。盖本一族，亦是杜于南北，失于相照，与此相类。

三世探花郎

李昌武宗谔之子昭遘，十八岁锁厅及第。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不逾是岁登甲科。凡三世俱曾为探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

钱氏一家盛事，常占天台

吴越国忠献王钱佐薨，其弟倧袭位，未几为其大将胡进思所废。时忠懿王俶为台州刺史，进思迎立之。元丰中，王之孙暄知台州，其子景臻自郡入都，选尚仁宗女，是为秦鲁长主。靖康末，胡骑犯阙，主避狄南来，因遂卜居。后数年，诏即州赐第。主享之二十年，寿八十六，薨于天台。其子伯诚居之又二十年，官至少师，年亦八十余。少师子，即处和也。处和之女，又自台州被选为王妃。去岁处和既为执政，别营甲第，南北相望甚伙。一家盛事，常占此境。

本朝苏、蔡、吕人相故事

官制行，置左右丞。二府中班最下，无有爰立者。元祐中，苏子容丞相自左辖登庸，时以为异恩。崇宁初，徽宗亟欲相蔡元长，遂用此故事。时有献诗者曰："磊落仪形真汉相，阔疏恩礼旧苏公。"绍兴初，吕元直自签书枢密院入相，前此所无也。

子孙当为祖父讳名

张垍乃张说之子，敬翔为敬晖之孙。本朝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至其孙几，乃自度曲，预修《乐书》，可笑。近有吴铸者，乃国初功臣吴廷祚之后，祖元扆，复尚主，而失节于刘豫，仕伪庭至枢密使，为其用事。此一律吁可叹哉。（李叔佐云）

本朝以遗逸起者二人

本朝以来，以遗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崇、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间多不与之也。王君仪、尹彦明后亦登禁从，距今亦三十年矣。虽屡下求贤之诏，州郡间有不应聘者，而羔雁不至于岩穴也。易简即寓之父，九江人，大观中家祖守郡，首荐之。其后改节，以媚权臣，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寓仕靖康，骤拜二府，被命使虏，托梦寐以辞行，钦宗震怒，窜岭外。父子南下，中途为盗所害。（寓字元忠）

国初取士极少，无逾宣和之盛

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后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于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镈卷子，神宗大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后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至八百五人。盖燕、云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后无逾此岁之盛。

配享宣圣，兖邹并列

崇宁中，以王荆公配宣圣亚兖公，而居邹公之上，故迁邹于兖之次。靖康初，诏黜荆公，但昇塑像，不复移邹公于旧位。至今天下庠序，悉兖、邹并列而虚右。虽后来重建者，举皆沿袭，而竟不能革也。（沈文伯云）

刘器之殿试取马巨济，巨济不称门生

刘器之晚居南京，马巨济涓作少尹。巨济廷试日，器之作详定官所取也，而巨济每见器之，未尝修门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语客。客以讽巨济，巨济曰："不然。凡省闱解送，则有主文，故所取士得以称门生。殿试盖天子自为座主，岂可复称门生于他人？幸此以谢刘公也。"客以告器之，器之叹服其说，自是甚欢。（陆务观云）

薛叔器家有古关外侯印

亡友薛叔器家有"关外侯"印，甚奇古。后考之，魏建安二十三年尝置此名也。又友人家有"荡虏将军"章，及明清有"横武将军"印，皆不可考。伯氏有"新迁长"印，后考《前汉书》，乃新室尝以上蔡为新迁也。又友人家有"多睦子家丞"印。多睦，郡名，既亡，子之家丞秩甚卑，然篆文印样，皆出诸印右。尝抚得之。或云亦王莽时印。毕少董家有"雍未央"，姓名见于《急就章》。

台吏杨涤、丹阳李格，藏多唐纶轴告命

明清少游外家。年十八九时，从舅氏曾宏父守台州。有笔吏杨涤者，能诗，亦可观，言其外氏唐元相国之裔，一日持告身来，乃征之拜相纶轴也。销金云凤绫，新若手未触。白乐天行并书。后有毕文简、夏文庄、元章简诸公跋识甚多。寻闻为秦熺所取，恨当时不能入石，至今往来于中也。又丹阳吕城闸北委巷竹林中，有李格秀才者，自云唐宗室，系本大郑王房。出其远祖武德、贞观以来告命敕书凡百余，亦有薛少保、颜鲁公书者，奇甚。明清每语亲旧，经繇不惜一访而阅之，李生亦不靳人之观也。

欧、宋唐书不著文中子，而李习之、刘禹锡等载之甚详

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欧阳文忠公、宋景文修《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书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然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书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于《文粹》。

欧、苏二公作文，多避祖讳

欧阳文忠公父名观，文多避之，如"《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之类。苏东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叙。近为文者或仿此，不知两先生之意也。

赐生辰器币，至遣使命

赐生辰器币，起于唐，以宠藩镇。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赐之，自是执政为例。

庆历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

至和三年，宋元宪建言："庆历郊祀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终不能推述先典，明喻上指，因循顾望，遂逾十载，使王公荐绅，下同闾巷。昭穆杂用，家人缘偷习币，甚可嗟也。臣近因进对，屡闻圣言，谓诸臣专殖第产，不立私庙，岂朝廷劝戒有所未孚，将风教颓龄，终不可复？反复至意，形于叹息。臣每求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诚亦有由。盖古今异仪，封爵殊制，自疑成殚，遂格诏书。礼官既不讲求，私家何由擅立？且未信而望诚者，上难必责；从善而设教者，下或有违。若欲必如三代有家嫡世封之重，山川国邑之常，然后议之，则坠典无可复之期矣。夫建宗祏，序昭穆，别贵贱之等，所以为孝。虽有过差，是过为孝。殖产利，营居室，遗子孙之业，或与民争利，顾不以为耻。逮夫立庙，则曰不敢。宁所谓去小违古，而就大违古者。今诸儒之惑，不亦甚乎！"于是下两制与礼官详定制度，而王文安以下，定官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庙，知枢、参政、同知枢、签枢以上，前任见任宣徽、尚书、节度使、东宫三少以上皆立三庙，余官祭于寝。凡得立庙者，许嫡子袭爵以主祭。其袭爵世降，一世死则不得别立。祔庙别祭于寝。自当立庙者即祔其主，其子孙承代不许庙祭、寝祭并以世数亲疏迁祧。始得立庙者不祧，以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庙五庙。庙因众子立，而长子在，则祭以嫡长子主之。嫡子死，则不传其子，而传立庙之长。凡立庙，听于京师，或所居州县。其在京师者，不得于里城及南郊御路之侧。既如奏，仍令别议袭爵之制。其后终以有庙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难尽推袭恩之典，遂不果行。其略已见宋次道《退朝录》。至嘉祐中，文潞公为相，乃上章引礼官详定制度，平章事以上许立四庙，欲乞于河南府营创庙，诏从之。政和中，蔡元长赐宅京师，援潞公之请，既允所奏，且命礼制局铸造家庙祭器，并余丞相深以下二府皆赐之。绍兴中，秦会之表勋锡第，又举二例，诏令讨论，悉如政和之制云。

衣绯绿，赐金紫

钱宣靖、吕文靖知制诰，衣绿。张益之友直，邓公子也，为天章阁待制勾当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犹衣绯，仁宗顾见，即赐金紫。吕文穆、李仲询及许冲元为两制，衣绯。蔡元长、王子发官制行后，为中书舍人，皆衣绯。贾季华琰为枢密直学士正谏大夫，衣绿。

本朝父子兄弟俱为状元有四家

本朝父子状元及第：张去华子师德，梁颢子固。兄弟：孙何、孙仅，陈尧佐、尧咨四家而已。后来沈文通孙晦以祖孙相继。近年许克昌实许安世之亲侄孙；而王资深子洋，具为榜眼。

监司遇前宰执帅守处，即入客位通谒

旧制，监司虽官甚卑，遇前执政宰藩，亦肩舆升厅事。宣和初，薛肇明自两地出守淮南，有转运判官，年少新进，轻脱之甚，肇明每不堪之。到官未几，肇明还旧厅，因与首台蔡元长语及之，且云："乘轿直抵脚踏子始下。呵舆之声惊耳，至今为之重听。其他可知也。"元长大不平，翊日降旨诸路监司，遇前宰执帅守处，即入客位通谒。自是为例。（王孟玉云）

张载贤者，不当使鞠狱

熙宁中，神宗命馆职张载往两浙，劾知明州苗振。吕正献与御史程伯淳俱言："载贤者，不当使鞠狱。"上曰："鞠狱岂贤者不可为之事邪？"弗许。

立法贵得中制

明清家有徐东湖所记太上皇帝圣语。其略曰："大宗正行司将至行在，南班宗子所居当作屋百间。上曰：'修营舍宇，固非今所急。然事有不得已者，

故《春秋》于此事得其时制则不书。不书者，圣人之所许也。近时营造之制一下，百姓辄受弊，盖缘州县便行科配矣。'又尝语宰臣等曰：'为法不可过有轻重。惟是可以必行，则人不敢犯。太重则决不能行，太轻则不足禁奸。朕尝语徐俯：异时宫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军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推其理，但以常法处之，后更无犯者。乃知立法贵在中制，所以决可行也。'"

太宗还西夏所献鹘

淳化三年，西夏李继捧遣使献鹘，号海东青。上赐诏曰："朕久罢畋游，尽放鹰犬。卿地控边塞，时出捕猎，今还以赐卿，可领之也。"宣和末，耶律禧繇此失国。乌乎，太宗圣矣哉。

朱绂自陈与奸人同姓名，蔡元长大喜

元祐名卿朱绂者，君子人也。尝登禁从。绍圣初，不幸坐党锢。崇宁间，亦有朱绂者，苏州人，初登第，欲希晋用，上疏自陈与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后世以为疑，遂易名谔，字曰圣予。蔡元长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谢而卒，年方四十。（薛叔器云）

徐德占读诏，声音之讹

熙宁中，御史言徐德占奉祠太庙，尝广坐云"仁宗有遗行"。诏问状坐客，客不敢对，以为无。德占云："臣比行事至章懿太后室，因为客言，章懿实生仁宗而不及养，后以帝女降后之侄玮，主乃与玮不协，使仁宗有遗恨。臣实洪州人，声音之讹，遂至风闻。"上以其言有理，笑而薄罚之。

董彦远连徵蔡居安瓜事，果补外

宣和中，蔡居安提举秘书省。夏日，会馆职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征瓜事，各疏所忆，每一条食一片。坐客不敢尽言，居安所征为优。欲毕，校书郎董彦远连征数事，皆所未闻，悉有据依，咸叹服之。识者谓彦远必不能安，后数日果补外。（苏训直云）

曾文肃梦衣绿谢恩

曾文肃帅定，一日晨起，忽语诸子曰："吾必为宰相，然须南迁。"启其所以，公曰："吾昨夕梦衣十郎绿袍，北向谢恩，岂非它日贬司户之征乎？"后十年果登庸，既为蔡元长所挤，徙居衡阳，已而就降廉州司户参军，敕到，取幼子纡朝服以拜命，果符前梦。十郎，即纡排行也。

虏主犀带磁盆

韩似夫与先子言："顷使金国，见虏主所系犀带，倒透中正透，如圆镜状，光彩绚目。似夫注视久之。虏主云：'此石晋少主归献耶律氏者。唐世所宝日月带也。'又命取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主所献。中有画双鲤存焉，水满则跳跃如生，覆之无它矣。'二物诚绝代之珍也。"盆盖见之范蜀公《记事》矣。

建隆遗事词多诬谤

《建隆遗事》，世称王元之所述，其间率多诬谤之词。至于称赵普、卢多逊受遗昌陵，尤为舛缪。案《国史》，韩王以开宝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始再秉衡钧。当太祖升遐时，政在外，何缘前一日与卢丞相同见于寝邪？称太祖长子德昭为南阳王，又误矣。初未尝有此封。元之当时近臣，又秉史笔，岂不详知？且载《秦王传》中云云，安有淳化三年而见《三朝国史秦王传》邪？可谓乱道。此特人托名为之。又案，元之自有《小畜集序》及《三黜赋》，与《国史》本传俱云："淳化二年自知制诰舍人贬商州。至道二年，自翰林学士黜守滁上。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齐安郡。"而此序年月次序，悉皆颠错，其伪也明矣。

张贤良应制科，遇所著论中选

张贤良咸，汉阳人。应制举，初出蜀，过夔州，郡将知名士也，一见遇之甚厚。因问曰："四科优劣之差，见于何书？"张无以对。守曰："载《孟子注》中。"因检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拢之也。"张道中漫思索，著论成篇。至都，阁试六论，以此为首题，张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钱穆父览之大喜，过阁第一。黄六丈叔愚能记守之姓名，尝以见告，今已忘之。张即魏公乃翁也。

久在馆中，始呼学士

唐文皇聚一时名流于册府，始有十八学士之号。后来凡居馆殿者皆称之。国朝以来，仕于外，非两制，则虽帅守监司，止呼寄禄官；惟通判多从馆中带职出补，如蔡君谟湖州，欧阳文忠公滑州，王荆公舒州，东坡先生杭州，如此之类甚多。刘贡父《赴泰倅诗》云："璧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早梅。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寻云气望蓬莱。"盖在道山五载，然后得之。学士之称施于外者，繇通判而然。今外廷过呼，大可笑矣。

高宗得尉拒敌，故得南渡

建炎己酉岁二月，金人举国南寇，时太上驻跸维扬，虏既次临淮郡，相距甚迩。有招信尉以所部弓手百余人拒敌，是日也尘氛蔽日，虏初不测其多寡，遂相拒。逾半日，尉与众竟死不退，于是探骑得疾走上闻，乘舆百僚，仅得南度。傥非尉悉力以扼其锋，俾探骑得上闻，则殆矣。尉之姓名不传于世，可恨。友人王彦国献臣能道其详，他日当问之，为求大手笔作传。近见程可久云："尉姓孙。"亦尝以白国史汪圣锡矣。"（后闻孙名荣）

饮酒谈禅贵安自然

《三朝史钱俨传》云："俨能饮酒，百卮不醉，尝患无敌。或言一军校差可伦拟，问其状，曰：'饮酒多手、益恭。'俨曰：'此亦变常，非善饮也。'"《东轩笔录》云："冯文简在太原，以书姹王灵芝曰：'并门歌舞妙丽，吾闭目不窥，但日与和甫谈禅耳。'平父答曰：'所谓禅者，只恐明公未达耳。盖闭目不窥，已是一重公案。'冯深伏其言。"以二条观之，万事莫不安于自然也。

国初吏部给出身，兼说岁数形貌，以防伪冒

本朝及五代以来，吏部给初出身官付身，不惟著岁数，兼说形貌，如云"长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有若干痕记"；或云"短小，无髭，眼小，面瘢痕"之类，以防伪冒。至元丰改官制，始除之。靖康之乱，衣冠南渡，承袭伪冒，盗名字者多矣，不可稽考，乃知旧制不为无意也。

靖康追褒，或有侥幸

靖康间，欲追褒司马温公，舆论以谓惟范忠宣在元祐间尤为厚德，可俪，而有司一时卤莽，乃误书文正之名，批旨行下，遂俱赠太师。盖不知文正以忠宣、德孺为宰执，已追赠至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久矣。适何文缜在中书，以乡曲之故，乃以张天觉厕名其间，亦赠太保。而天觉熙宁中自选人受章子厚知，引为察官，事见《邵氏辩诬》。为舒信道发其私书，贬斥流落于外。绍圣初，子厚秉钧，再荐登言路，攻击元祐诸贤，不遗余力，至欲发温公、吕正献公之墓，赖曾文肃公力启于泰陵，始免。其为惨酷甚矣。晚既免相，末年以校雠《道藏》复职，又有"二苏狂率，三孔阔疏"之表，诗有"每闻同列进，不觉寸心忙"之句。常希古亦力言其奸。后来闽中书坊间《骨鲠集》，辄刊靖康诏书于首，繇此天下翕然推尊之。事有侥幸乃如此者，可发一叹！（张文老云）

张文潜元带阁职

建炎末，赠黄鲁直、秦少游及晁无咎、张文潜俱为直龙图阁。文潜生前，绍圣初自起居舍人出，带此职盖甚久，亦有司一时稽考之失也。

李成因子觉为国博，赠光禄寺

李成，字咸熙，系出长安，唐之后裔。五代避地，徙家营丘。弱而聪敏，长而高迈。性嗜杯酒，善琴弈，妙画山水，好为歌诗。琐屑细务，未尝经意。周世宗时，枢密使王朴与之友善，特器重之，尝召赴辇下。会朴之亡，因放诞酣饮，慷慨悲歌，遨游搢绅间。太府卿卫融守淮阳，遣币延请，客家于陈。日肆觞咏，病酒而卒，寿四十九。子觉，仕太宗，两历国子博士。其后以觉赠至光禄寺丞云。此宋白撰《志文》大略如此。王著书，徐铉篆。觉字仲明，列《三朝国史儒学传》，叙其世家又同。觉子宥，仕至谏议大夫，知制诰，有传载《两朝史》。传云："祖成，五代末以诗酒游公卿间，善摹写山水，至得意处，殆非笔墨所成。人欲求者，先为置酒。酒酣落笔，烟云万状，世传以为宝。"欧阳文忠公《归田录》乃云"李成仕本朝尚书郎"，固已误矣；而米元章《画史》复云"赠银青光禄大夫"，又甚误也！

卷　四

王素同姓名者二，李定同姓名者三

王丝，字敦素，越之萧山人。景祐初为县令，会岁歉，丝每家支钱一千以济之，期以明年夏输绢壹匹，邑人大受其惠，称为德政。繇此当路荐之。盖是时一缣售价，不逾其数尔。仕止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为作墓志，具载其事。王荆公当国，仿其法施之天下，号为和买。久之，本钱既不复俵，且有折帛之害。世误传始于王仪仲素。仪仲，文正公之子，早即贵达，未尝为邑，官至八座没，谥懿敏，《国史》本传可考。其子巩，字定国，与东坡先生游。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献公之甥，文亦奇，欲预赛神会，而苏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兴大狱，梅圣俞谓"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者也。其孙即商老彭，以诗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资深，元丰御史中丞，其孙方叔正民兄弟，皆显名一时，扬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来，以风采闻，尝遍历天下诸路计度转运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敦老如冈之祖，盖济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为一，不可不辩。（李豸，阳翟人，东坡先生门下士，亦字方叔。两方叔俱以文鸣，诗章又多，互传于世。）

心丧始于郭稹

郭稹，字仲微，仕至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幼孤，母边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丧。知礼院宋祁言稹服丧为过礼，请下有司博议，因冯元等奏，听解官。申心丧始此。

三泉县令许发贺表奏补

太祖皇帝立极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县令间道驰骑赍贺表，率先至阙下。上大喜。平蜀后，诏令三泉县不隶州郡，遇贺庆，许发表章直达榻前。至今甲令，每于诸州军监下注云："三泉县同"，是矣。元符末，龚言序为县尉，妇弟江端本子之薄游至邑。令簿素与龚不叶，相帅游山，经宿未回，龚摄县事，忽赦书至，徽宗登宝位，龚即宣诏称贺，偶未有子，亟令子之奉表诣都，令归已无及。铨曹以初品官无奏、异姓无服亲之文沮之。子之早负俊名，曾文肃当国，

为将上取旨特补河南府助教，今之上州文学也。后子之官与职俱至正郎，一时以为异事。绍兴初，四川制司建言升县为军，失祖宗之指矣。

张逸知蜀，断政如神

张逸，字天隐，郑州人。登进士。初尝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蜀人谙其民风。华阳县乡长杀人，诬道旁者，县吏受财，狱具，乃令杀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气不直。岂守者杀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诛之。蜀人以为神。岁饥，民多杀耕牛食之，犯者皆配关中。逸奏："民杀牛以活，将废穑事。今岁小稔，请一切放还，复其业。"报可。凡四守益州。逸子峋、嵫，亦有显名于世。嵫诸孙，即端明殿学士澄也。

南朝沙合出宰相

《两朝史》章文宪得象传末云："初闽人谣曰：'南台沙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时，沙涌可涉。"政和六年，沙复涌，已而余丞相深大拜。十余年前，外舅方公务德帅福唐，南台沙忽再涌，已而朱汉章、叶子昂相继登庸。

昔人重契义，书札严分守

昔人最重契义。朋从年长，则以兄事之；齿少，以弟或友呼焉。父之交游，敬之为丈，见之必拜，执子侄之礼甚恭。丈人行者，命与其诸郎游。子又有孙，各崇辈行，略不紊乱，如分守之严。旧例书札止云启或止，稍尊之则再拜，虽行高而位崇者不过曰顿首、再拜而已。非父兄不施覆字。宰辅以上方曰台候，余不敢也。前辈名卿尺牍中可考。今俱不然，诚可太息。

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

太平兴国六年五月，诏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来上云："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黄羊平，其地平而产黄羊。度砂碛，无水，行人皆载水。凡二日，次都罗罗族，汉使过者，遗以财货，谓之打当。次历茅家娲子族，临黄河，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或以囊驰牵木筏而度。次历茅女王子开道族，行入六窠砂，砂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不育五谷，砂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历楼子山，无居人，行砂碛中，以日为占，旦则背日，暮则向日，日下则止；又行望月，亦如之。次历卧羊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次历太子大虫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锦绵，器用金银，马乳酿酒，饮之亦醉。次历屋地目族，盖达于于越王子之子。次至达干于越王子族。此九族，达靼中尤尊者。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次历阿墩族，经马鬃山望乡岭，岭上石庵，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罗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次至托边城，亦名李仆射城，城中首领号通天王。次历小石州。次历伊州，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地有野蚕，生苦参上，可为绵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励石，剖之得宾铁，谓之吃铁石；又生胡桐树，经雨即生胡桐律。次历益都。次历纳职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地无水草，载粮以行，凡三日，至思谷，曰避风驿，本俗法试出诏押御风，御风乃息，凡八日，至泽田寺，高昌闻使至，遣人来迎。次历宝庄，又历六钟，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石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葱岭皆数千里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人皆穿池为穴以处；飞鸟群萃河滨，或起飞，即为日气所烁，坠而伤翼；屋室覆以白垩；开宝二年，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有水出金岭，导之周绕国城，以溉田园，作水硙；地产五谷，惟无乔麦；贵人食马，余食牛及凫雁；乐多箜篌；出貂鼠、白氎、绣文花蕊布；俗多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以银或鍮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游，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后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司、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国中无贫民，绝食者共振之；人多寿考，率百余岁，绝无夭死。时四月，狮子王避暑于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国，先遣人致意于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来，礼不当拜。'复问曰：'见王拜乎?'延德曰：'礼亦不当拜。'阿多于越复数日始出相见，然其礼颇恭。狮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寨。又五日，上金岭、温岭，即多雨雪，上有《龙王刻石记》云：'小雪山也。'岭上有积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其王烹羊马以具膳，尤丰洁。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牧放于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北廷川长，广数千里，鹰鹞雕鹘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鼬，鸷禽捕食之。其王遣人来言，择日以见使者，愿无讶其淹久。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声，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燕。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

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泰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烟气涌起，而无云雾，且又光焰若炬，照见禽鼠皆赤。采硇砂者，着木底鞋，若皮为底者即焦。下有穴，生清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楼台草木。人白皙端正，惟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善马直绢一匹；其驽马充食者，才直一丈。贫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还其国，其王始至。亦闻有契丹使来，唇缺，以银叶蔽之，谓其王曰：'闻汉遣使入达靼而道出王境，诱王窥边，宜早送至达靼，无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汉土，汉使来觇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犬戎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自六年五月离京师，七年四月至高昌，所历以诏赐诸蕃君长，袭衣金带赠帛。八年春，与其谢恩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师。延德初至达靼之境，颇见晋末陷虏者之子孙，咸相率遮迎，献饮食，问其乡里亲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自叙云："此虽载于国史，而世莫熟知。用书于编，以俟通道九夷八蛮将使指者，或取诸此焉。"

王仲言弱龄见知于朱希真、徐毅立二公

绍兴丙辰，明清甫十岁，时朱三十五丈希真、徐五丈敦立俱为正字，来过先人，先人命明清出拜二公，询以国史中数事，随即应之无遗，繇是受二公非常之知于弱龄。希真之相，予多见其词翰中。后二十年，明清为方婿，敦立守滁阳，以书与外舅云："闻近纳某字之子为婿，岂非字仲言者乎?"具道畴昔时事，且过相溢美。又数年，敦立为贰卿，明清偶访之，坐间忽发问曰："度今此居号侍郎桥，何邪?"明清即应以仁宗朝郎简，杭州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居此里，人德之，遂以名桥。又问郎表德谓何?明清云："《两朝国史》本传字简之。《王荆公集》中有《寄郎简之》诗，甚称其贤。"少焉，司马季思来，其去，复问明清云："温公兄弟何以不连名?"明清答以："温公之父天章公生于秋浦，故名池。从子校理公生于乡中，名里。天章长子以三月一日生，名旦；后守宛陵，生仲子，名宣；晚守浮光，得温公，名光。承平时，光州学中有温公祠堂存焉。"敦立大喜曰："皆是也。"且顾坐客云："卒然而酬，博闻如此，可谓俊人矣!"乌乎，敦立今墓木将拱，言之于邑。

郭熙画山水有名

郭熙画山水名盛，昭陵时尝为翰林院待诏。熙宁初，其子思登进士第，至龙图阁直学士，更帅三路。既贵，广以金帛收赎熙之遗笔，以藏于家，繇是熙之画人间绝少。思亦多材艺，有《笑谈》、《可用集》行于世。

吕微仲安厚卿二公贤否

元祐中，吕微仲当轴，其兄大忠自陕漕入朝，微仲虚正寝以待之，大忠辞以相第非便，微仲云："界以中溜，即私家也。"卒从微仲之请。时安厚卿亦在政府，父日华尚康宁，且具庆焉，厚卿夫妇偃然居东序。时人以此别二公之贤否。

姚令威得会稽石碑，论海潮依附阴阳时刻

姚宽令威，明清先友也，著《西溪残语》，考古今事，最为详备。其间一条云："旧于会稽得一石碑，论海潮依附阴阳时刻，极有理，不知其谁氏，复恐遗失，故载之。'观古今诸家海潮之说多矣，或谓天河激涌（葛洪《潮说》），亦云地机翕张（见《洞真正一经》），卢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应。挺空入汉，山涌而涛随（施师谓僧隐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见窦叔蒙《涛志》）。源殊派异，无所适从。索隐探微，宜伸确论。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诏按察岭外，尝经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东过海康（雷州），历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住南海（广州），迫由龙川（惠州），抵潮阳（潮州），洎出守会稽（越州），移莅句章（明州），是以上诸郡，皆沿海滨，朝夕观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汐音夕，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息进退），十年用心，颇有准的。大率元气嘘吸，天随气而涨敛；溟渤往来，潮顺天而进退者也。以日者重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阴之精，水者阴，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盈于朔望，消于朏（敷尾切），魄于上下弦，息于辉朒（女六切，朔而日见东方），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时，潮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对月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过月望，复东行，潮附日而又西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复会于子位。于是知潮当附日而右旋。以月临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尽矣。或迟速消息又小异，而进退盈虚，终不失于时期矣。或问曰：四海潮平，来皆有渐，唯浙江涛至，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水岸横飞，雪崖傍射，澎腾奔激，吁可畏也。其可怒之理，可得闻乎?曰：或云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岸狭势逼，涌而为涛耳。若言狭逼，则东溟自定海（县名，属四明郡）吞余姚、奉化二江（江以县为名，一属会稽，一隶四明），侔之浙江，尤甚狭逼，潮来不闻涛有声耳。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亭（地名，属会稽），北望嘉兴大山（属秀州），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滩（水中沙为滩，徒旱切），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滩，南北亘乏隔碍，洪波蹙遏潮势。夫月离震兑，他

潮已生。惟浙江水未泊月径潮，巽潮来已半，浊浪推滞，后水益来，于是溢于沙滩，猛怒顿涌，声势激射，故起而为涛耳，非江山浅逼使之然也。'宜哉!"令威以该洽闻于时，恨不能知其人。明清心谓必机博之人。后以《真宗实录》考之，大中祥符九年，以燕肃为广东提点刑狱，遂取《两朝史燕公传》观之，果尝自知越州移明州。卷末又云："尝著《海潮论》、《海潮图》，并行于世。"则知为燕无疑。

自跋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亲会稽，居多暇日，有亲朋来过，相与晤言，可纪者归考其实而笔录之。随手盈秩，不忍弃去，遂名之曰《挥麈录》，非所以为书也。长至日，明清识。

丘明、子长、班、范、陈寿之书，不经它手，故议论归一。自唐太宗修《晋书》，置局设官，虽房玄龄、褚遂良受诏，而许敬宗、李义府之徒厕迹其间，文字交错，约史自此失矣。刘煦之《唐书》，薛居正之《五代史》，号为二氏，而职长监修，未始措辞。嘉祐重命大儒再新《唐史》，欧阳文忠、宋景文各析纪传，故《直笔》、《纠缪》之书出。国朝《三朝史》，为大典之冠，而进呈于天圣垂帘之际，名臣大节，无所叙录居多；或有一事，见之数传，褒贬异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屡更。先人于是辑《国朝史述》焉，直欲追仿迁、固，铺张扬厉，为无穷之观。虽前日宗工笔削，不敢更易，但益以遗落，损其重复。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传之次；增以宗室、宰执、世系，与夫陟黜岁月三表，如《唐书》之制。绍兴戊午中，执法常公闻其事，诏奉祠中，视史官之秩，尚方给札。奏御及半，而一秦专柄，不尽以所著达于乙览，独存副本私室。先人弃世，野史之禁兴，告讦之风炽，荐绅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亡所掩匿，手泽不复敢留，悉化为烟雾。又十五年，巨擾没而公道开，再命会稽官以物办访遗书于家，但记忆残缺，以补册府之阙而已。故旧文居多。此举盖自先祖早授学于六一翁之门，命意本于六一。其后先人承之。故先人迁官制云："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属词比事，度越辈流。"痛哉斯文，虽不传于后代，而王言可训于万世也。明清弱龄过庭，前言往行，探寻旧事，晁夕剽聆。多历年所，忧苦摧挫，万事瓦解，不自意全，莫能髣钤，以续先志。乾道之初，窃业祠之禄，偏奉山阴，亲朋相过，抵掌剧谈，偶及昔闻，间有可记，随即考而笔之，曰《挥尘录》。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览而大喜，手录而识于后，繇是流传。又尝取司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与夫陈和叔及《绍兴拜罢录》，参考弼臣进退，次第年月，列为四图表，置之坐隅，以便观览，今镂板于闽、蜀、江、浙矣。丁酉春，觅官行都，获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门，命与其子仲信游。春容间偶出二编，公一见称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处下询，如：黄寔，章子厚之甥，不丽其舅，而卒老于外；方轸，蔡元长之姻娅，引登言路，而首论其非，遂罹远窜；潘兑，朱勔里人，不登其门而摈斥；李森为中司，不肯观望；王黼穷邓之纲之狱而被逐；燕、云之役，盖成于陈尧臣；王采之枉，繇盛章父子欲害刘炳兄弟，世皆亡其事迹。明清不量其愚，为冥搜伦类，凡二十余条，摭据依本末告之。公益喜，大加敬叹。又云："仆兼摄天官，睹铨榜有临安龙山监税见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禄，而相与讨论。徐请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辞以名迹不正，且非其人而归。未几，公父子俱去国，明清饯别于秀州之杉青闸下，舟中相持怅然。后数年，仲信没于蜀。公后虽复召领史局，而明清适官远外，参辰一见。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试邑穷塞，公事无多，翻箧复见旧藁，怆念父祖以来，平生用心。嗟夫，师友之沦没，言犹在耳，孰令听之邪？投老残年，感叹之余，姑以胸中所存识左方。后之揽者，亦将太息于斯作。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请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汝阴王明清书。

挥麈后录

[宋]王明清撰　张成水整理

《挥麈后录》十一卷，南宋王明清撰，为《前录》的续编，成书于南宋光宗绍熙五年（一一九四），仍以杂记宋代朝野故实为主，"总一百七十条，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大抵皆为耳闻目睹，有"不愧实录"之誉。原书为六卷，后世版本则析为十一卷，有明毛晋汲古阁影钞本和据此而成的《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续编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等。现据《津逮秘书》毛晋订校本标点整理，参校上述其他版本。底本中的毛氏校语删去，小标题原集中于底本目录中，现分缀于各有关正文之前，以便检索。

卷　一

自汉哀帝以来历代加上皇帝尊号

古之尊称，曰皇、曰帝、曰王。自秦并天下，始兼皇帝之尊，穷宠极崇，度越前载，后虽有作，亦无加焉。汉哀帝建平二年，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宇文周宣帝以大象元年禅位于皇太子衍，自称天元皇帝。唐高宗上元元年，帝自称曰天皇，皇后曰天后。武后垂拱三年五月，尊为圣母神圣皇帝；天授元年九月，尊为圣神皇帝；长寿二年九月，为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正月，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万岁元年九月，为天册金轮圣神皇帝。中宗反正后，神龙元年正月，尊为则天大圣皇帝。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尊号应天皇帝；三年八月，尊号应天神龙皇帝。玄宗先天二年十二月，尊号开元神武皇帝；二十七年二月，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二月，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七载五月，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十三载二月，上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至德元载七月，传位后，肃宗上上皇天帝；三载正月，上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乾元元年正月，改太上圣皇天帝。肃宗正德三载正月，尊号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乾元元年正月，上乾元光天孝感皇帝；二年正月，上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代宗广德元年七月，尊号宝应元圣文武仁孝皇帝。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尊号圣神文武皇帝；顺宗元和元年正月，传位后，宪宗上应乾圣寿太上皇。宪宗元和三年正月，尊号睿圣文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加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穆宗长庆元年七月，尊号文武孝德皇帝。敬宗宝历元年四月，尊号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加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尊号圣敬文思神武光孝皇帝。懿宗咸通三年正月，尊号睿文明圣孝德皇帝；十二年正月，加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尊号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昭宗大顺元年三月，尊号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梁太祖开平三年正月，尊号睿文圣武广孝皇帝。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四月，尊号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明宗长兴元年四月，尊号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四年八月，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晋高祖天福三年，契丹遣使奉尊号英武明义皇帝。周太祖圣明文武仁德皇帝。国朝太祖乾德元年冬十一月，上尊号应天广运仁圣文武皇帝；开宝元年十一月，上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四年九月，上应天广运兴化成功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九年正月，上应天广运一统太平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帝以汾、晋未平，不欲号"一统"，诏罢之；至三月，晋王群臣复上应天广运立极居尊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卒不受。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上尊号应运统天圣明文武皇帝；六年十一月，上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皇帝；九年八月，上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仁德广孝皇帝。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诏："自前所上尊号，并宜省去。今后四方所上表，只称皇帝。"宰相吕蒙正等固以为不可。上曰："皇帝二字，本难兼称。朕欲称王，但嫌与诸王同耳。"宰相又上

表，请改上尊号为法天崇道文武皇帝，后诏省去“文武”二字。淳化元年三月，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三年九月，上法天崇道明圣仁孝文武皇帝；至道元年十二月，改法天崇道上圣至仁皇帝。真宗咸平二年十一月，上尊号崇文广武圣明仁孝皇帝；五年八月，上崇文广武应道章德圣明仁孝皇帝；景德二年九月，上崇文广武应乾尊道圣明仁孝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上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钦明仁孝皇帝；三年七月，上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钦明上圣至德仁孝皇帝；天禧元年正月，上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三年正月，上体元御极感天尊道应真宝运文德武功上圣钦明仁孝皇帝；乾兴元年二月，改应天尊道钦明仁孝皇帝。仁宗天圣二年十一月，上尊号圣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八年七月，上圣文睿武体天钦道仁明孝德皇帝；明道二年二月，上睿圣文武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景祐二年十一月，上景祐体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宝元元年十一月，上宝元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英睿孝德皇帝；康定元年，帝以蝗雨之灾，诏省去“睿圣文武”四字。英宗治平四年正月，上尊号曰体乾膺历文武圣孝皇帝。神宗元丰三年七月十六日，诏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业，因时制名，用配其实。何必加崇称号，以自饰哉。秦、汉以来，尊天子曰皇帝，其亦至矣。朕承祖宗之休，托士民之上，凡虚文烦礼，尽已革去。而近者有司群辟，犹咸以号称见请，虽出于归美报上之忠，然非朕所以稽考先王之意。今后大礼，百官拜表上尊号，并罢。”先是，百官上尊号，翰林学士司马光当答诏，因言：“治平二年，先帝当郊，不受尊号，天下莫不称颂。末年有建言者，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彼有尊号，而我独无，足为深耻，于是群臣复以非时上尊号。昔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悦，手诏光曰：“非卿，朕不闻此言。善为答词，使中外晓然，知朕至诚，非欺众邀名者。”自是终身不受尊号。徽宗大观元年季秋，将行明堂礼，大臣议检举皇祐故事，上为亲降御笔云：“粤在季秋，将行宗祀，辅臣有请愿举尊称。浮实之美毋重，辞费不须上表。今后更不检举。”政和七年四月己未，群臣上表尊为教主道君皇帝，诏止于教门章奏中称，不可令天下混用。宣和五年七月丁卯，太傅楚国公王黼等上皇帝尊号曰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御笔批答曰：“朕获承至尊，兼三王五帝，以临九有之师，无有远迩，罔不臣服。荷天之鉴，四序时若，祥瑞洊至。薄言兴师，燕、朔归附，大一统于天下，盖祖宗之灵，庙社之庆。惟我神考诒谋余烈，顾朕何德以堪之？而群公卿士，犹以炎、黄、唐、虞之号为未足称，循末世溢美之辞来上，朕甚愧焉。所请宜不允。”凡三上表，皆不允。自是内外群臣、皇子郓王楷以下、太学诸生耆老等上书，以请者甚众皆不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尊号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钦宗建炎元年五月初二日，上尊号曰孝慈渊圣皇帝。高宗皇帝绍兴六年六月丁未，臣秦桧以太母回銮之久，和议已定，士民曹溥等一千三百人诣阙进表乞上尊号，上谦抑不受，令有司无得复收。二十一年三月戊寅，上谓宰执曰：“闻大金有诏上尊号。前此士庶，屡尝有请，既却而不受。”秦桧曰：“盛德之事，它国亦知师仰。”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上尊号曰光尧寿圣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十二月，加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太上皇帝；淳熙二年十月，加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淳熙十二年十月，加号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孝宗皇帝淳熙十六年二月，上尊号曰至尊寿皇圣帝。今上庆元年十一月，上尊号曰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前代者见于宋元宪《尊号录》，明清更以他书详考之。国朝者，以史册及前后诏旨续焉。

太祖兴王之兆

太祖皇帝草昧日，客游睢阳，醉卧阏伯庙，梦中觉有异，既醒，焚香殿上，取木珓珓以卜平生，自裨将至大帅皆不应，遂以九五占之，珓盘旋空中。已而大契，太祖益以自负。后以归德军节度使建国号大宋，升府曰应天。晏元献为留守，以诗题庙中云：“炎宋肇英祖，初九方潜鳞。尝用蓍蔡占，来决天地屯。庚契大横兆，謦咳如有闻。”东坡先生作《张文定碑》云：“熙宁中，公判应天府。新法既粥坊场河渡，又并祠庙粥之。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慢侮秽践，无所不至。公建言：‘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王。阏伯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二祠独不免于粥乎？’裕陵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天下祠庙，皆得不粥。’”其后高宗皇帝炎精复辉，中兴斯地。灼见天命，猗欤休哉。（晏元献《五州集》载前段）

滁州创端命殿崇奉太祖御容

滁州清流关，昔在五季，太祖皇帝以五千之兵败江南李氏十五万众，执皇甫晖、姚凤以献周世宗，实为本朝建国之根本。明清昨仕彼郡，考之《图经》云：“皇祐五年十月，因通判州事王靖建言，始创端命殿宇于天庆观之西，奉安太祖御容。初以兵马都监一员兼管。至元丰六年，专差内侍一名管勾香火。每月朔望，州官朝拜，知州事酌献。岁朝、寒食、冬旦至节，诏遣内侍酌献。”今焉洊罹兵革，殿宇焚荡之久，茂草荆棘，无片瓦尺椽存者，周视太息。还朝上言，以谓太祖皇帝历试于周，应天顺人，启运立极，功业自此而成，王基自此而创，故号端命，诚我宋之咸、镐、丰、沛，命名之意可见。乞再建殿宇，以永崇奉。得旨下礼部讨论，而有司以谓增置兵卫，重有浮费，遂寝所陈。盖明清亲尝至其地，恭睹太祖入滁之伟绩。当其始也，赵韩王教村童于山下，始与太祖

交际，用其计画，俾为乡导，提孤军，乘月夜，指纵衔枚，取道于清流关侧芦子氿，浮西涧，入自北门，直捣郡治。皇甫晖方坐帐中燕劳将士，养锐待战，仓黄闻变，初不测我师之多寡，跃其爱马号千里电奔东郊，太祖追及于河梁，以剑挥之，人马俱坠桥下，晖遂擒。姚凤即以其众解甲请降。自此兵威如破竹，尽取淮南之地。凤之投降，时正午刻，击诸寺钟以应之，至今不改。绍兴壬戌，郡守赵时上殿陈其事，诏付史馆。东渡犹有落马桥存焉。如是，则端命之殿，其可置而不问邪!

祖宗规模宏远

太祖尝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后至真宗朝，以为使人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宣和中，童贯为宣抚，统兵取燕、云，悉命剪薙之。逮胡马南骛，遂为坦途。使如前日有所蔽障，则未必能卷甲长驱。如此亦祖宗规模宏远之一也。（王嗣昌云）

太祖藏弓弩于扬州郡治，宣和间得用

承平时，扬州郡治之东庑，扃锁屋数间，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书牌云："非有缓急，不得辄开。"宣和元年，盗起浙西，诏以童贯提师讨之，道出淮南见之，焚香再拜启视之，乃弓弩各千，爱护甚至，俨然如新。贯命弦以试之，其力比之后来过倍，而制作精妙，不可跂及。士卒皆叹伏，施之于用，以致成功。此盖太祖皇帝亲征李重进时所留者。仰知经武之略，明见于二百年之前，圣哉帝也。（辛仲由为先人言）

祖宗置公库以待过客，欲使人无旅寓之叹

太祖既废藩镇，命士人典州，天下忻便，于是置公使库，使遇过客，必馆置供馈，欲使人无旅寓之叹。此盖古人传食诸侯之议。下至吏卒，批支口食之类，以济其乏食。承平时，士大夫造朝，不赍粮，节用者犹有余以还家。归途礼数如前，但少损。当时出京泛汴，有上下水船之讥。近人或以州郡饰厨传为非者，不解祖宗之所以命意矣。然贪污之吏，倘有以公帑任私意如互送卷怀者，又不可不痛惩治之也。（刘季高云）

太宗收用旧臣，处之编修，以役其心

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朱希真云）

钱氏《逢辰录》言朝廷典故甚详

太宗既得吴越版籍，继下河东，天下一统，礼乐庶事，粲然大备。钱文僖惟演尝纂书名《逢辰录》，排日尽书其父子承恩荣遇及朝廷盛典，极为详尽。明清家有是书，为钱仲韶竽假去乾没。至今往来于中，安得再见，以补史之阙文。

章献太后命儒臣编书，镂板禁中

仁宗即位，方十岁，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章献素多智谋，分命儒臣冯章靖元、孙宣公奭、宋宣献绶等采摭历代君臣事迹，为《观文览古》一书；祖宗故事为《三朝宝训》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仪仗为《卤簿图》三十卷，诏翰林待诏高克明等绘画之，极为精妙，叙事于左，令傅姆辈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释诱进，镂板于禁中。元丰末，哲宗以九岁登极，或有以其事启于宣仁圣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仿此为帝学之权舆，分锡近臣及馆殿。时大父亦预其赐，明清家因有之。绍兴中为秦伯阳所取。（先人云）

天圣中诏修《三朝国史》

天圣中，章献明肃太后临朝，诏修《三朝国史》。时巨珰罗崇勋、江德明用事，以为史院承受故官属，每遇进书，推恩特厚，下至书史庖宰，亦沾醲赏。后来因之。（徐敦立云）

昭陵降诞之因

章懿李后初在侧微，事章献明肃。章圣偶过阁中，欲盥手，后捧洗而前，上悦其肤色玉耀，与之言，后奏："昨夕忽梦一羽衣之士，跣足从空而下云：来为汝子。"时上未有嗣，闻之大喜，云："当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诞育昭陵。昭陵幼年，每穿履袜，即亟令脱去，常徒步禁掖。宫中皆呼为赤脚仙人。赤脚仙人，盖古之得道李君也。（张昌诗嗣祖云，见其祖《邓公家录》。）

神宗圣学非人所及

熙宁中，神宗问邓绾云："西汉张良如何?"绾以班、马所论对。上曰："体道。"绾以未喻圣训，请于上，上又曰："不唱。"绾退，因取《子房传》考之，自从沛公入秦宫阙，至召四皓侍太子，凡所运筹，未有一事自其唱之。始知天纵之学，非人所及。（邓雍语先人云）

神宗置封桩库，以为开拓境土之资

神宗遵太祖遗意，聚积金帛成帑，自制四言诗一章云："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每库以一字目之。又别置诗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后来所谓御前封桩库者是也。上意用此以为开拓西北境土之资。始命王韶克青唐，然后欲经理银、夏，复取燕、云。元丰五年徐禧永洛衄师之后，帝心弛矣。

（林宓《裕陵遗事》云）

神宗诏史院赐筵，史官就席赋诗

神宗朝，诏修仁、英《两朝国史》。开局日，诏史院赐筵。时吴冲卿为首相，提举二府及修史官，就席上成诗赋。冲卿唱首云："兰台开史局，玉斝赐君余。宾友求三事，规摹本八书。汗青裁仿此，衰白盍归欤。诏许从容会，何妨醉上车。"王禹玉云："晓下金门路，君筵德召余。簪缨三寿客，笔削两朝书。身老虽逢此，恩深尽醉欤。传闻访余事，应走使臣车。"元厚之云：殿帷昕对罢，省户雨阴余。诏赐尧樽酒，人探禹穴书。夔、龙方客右，班、马盖徒欤。径醉俄归弁，云西见日车。"王君贶云："累圣千年统，编年四纪余。官归柱史笔，经约鲁麟书。班、马才长矣，仁、英道伟欤。恩招宴东观，酾酒荷盈车。"冯当世云："天密丛云晓，风清一雨余。三长太史笔，二典帝皇书。接武知何者，沾恩匪幸欤。吐茵平日事，何惮污公车。"曾令绰云："御府酚醇酿，君恩锡饯余。赐筵遵故事，细史重新书。燕饮难偕此，风流不伟欤。素餐非所职，愧附相君车。"宋次道云："二圣垂鸿烈，天临四纪余。元台来率属，赐会宠刊书。世业叨荣甚，君恩可报欤。衮衣相照烂，归拥鹿鸣车。"王正仲云："上圣思论著，前言摭绪余。琼筵初赐醴，石室载䌷书。徽范贻来者，成功念昔欤。欲知开局盛，门拥相君车。"黄安中云："礼敌三事宴，史发两朝余。偶缀金闺彦，来䌷石室书。法良司马否，辞措子游欤。盛事逢衰懒，重须读五车。"林子中云："调元台极贵，须宴帝恩余。昔副名山录，今裁史观书。天心忧作者，国论属谁欤。寂寞怀铅客，容瞻相府车。"可见一时人物之盛。真迹今藏禹玉孙晓处。尝出以示明清。晓云："史院赐燕唱和，国朝故事也。"

录绍圣谤语与史院

乾道辛卯岁，明清因观《元符诏旨》，《钦圣献肃皇后传》载元丰末命，其所引犹存绍圣谤语，即以白于外舅方务德，云："今提衡史笔汪圣锡，吾所厚也，当录以似之。"继而以书及焉。旬日得汪报云："下喻昨日偶因奏事，即为敷陈。天语甚称所言为当，即诏史院删去，以明是非之实矣。"汪书之亲笔，今存外舅家。

曾布等议复瑶华本末

昭慈孟后，绍圣三年以使令为禳禬之法。九月二十日，诏徙处道宫。已见《泰陵实录》。曾文肃《奏对录》述其复位本末为备，今具载之。元符三年五月癸酉，同三省批旨，令同议复瑶华。先是，首相韩忠彦遣其子跂来相见云："因曲谢，上谕以复瑶华，令与布等议。若布以为可，即白李清臣。俟再留禀，乃白三省。且云恐有异议者。"布答之云："此事固无前比。上亦尝问及，布但答以故事止有追策，未有生复位号者。况有元符，恐难并处。今圣意如此，自我作古，亦无可违之理。若于元符无所议，即但有将顺而已。三省自来凡有德音及御批，未闻有逆鳞者，此无足虑。但白邦直不妨。"跂云："若此中议定，即须更于上前及帘前再禀定，乃敢宣言。"至四日，再留不易前议。师朴云："已约三省。"因相率至都堂。行次，师朴云："惇言从初议瑶华法时，公欲就重法，官不敢违。"及至都堂，惇又云："当初是做厌法，断不得。唯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布云："公既知如此，当初何以不言？今却如此议论？当时议法论罪，莫须是宰相否？布当时曾议依郭后故事，且以净妃处之。三省有人于上前犹以为不须如此。其后又欲贬董敦逸，布独力争得不贬。此事莫皆不虚否？今日公却以谓议法不当，是谁之罪？"惇默然。布云："此事且置之。今日上及帘中欲复瑶华，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诏。近因有旨，令蒋之奇进入所降手诏，乃云是刘友端书。外面有人进文字，皇太后并不知，亦不曾见，是如何？"惇遽云："是惇进入。先帝云：已得两宫旨。令撰此手诏大意进入。"布云："手诏云：'非此人其谁可当。'皆公之语，莫不止大意否？"惇云："是。"众莫不骇之。卞云："且不知有此也。"布云："颖叔以谓太后手诏中语，故著之麻词，乃不知出自公。"之奇亦云："当时只道是太后语，故不敢不著。今进入文字，却看验得刘友端书，皇太后诚未尝见也。"惇颀然无怍色，众皆骇叹。是日，布又言："此事只是师朴亲闻，布等皆未曾面禀。来日当共禀知，圣意无易，即当拟定圣旨进呈。"遂令师朴草定，云："瑶华废后，近经登极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号礼数，令三省、密院同详议闻奏。"遂退。晚见师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六日，遂以简白师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当如今日所改定进拟。"师朴答云："甚善。"然尚犹豫。七日，布云："所拟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师朴所。"众皆称善。今所降旨，乃布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谕帘中，欲废元符而复瑶华。布力陈以为不可，如此则彰先帝之短，而陛下以叔废嫂，恐未顺。上亦深然之，令于帘前且坚执此议。众皆议两存之为便。上又丁宁，令固执。卞云："韩忠彦乃帘中所信，须令忠彦开陈，必听纳。"忠彦默然。及帘前，果云："自古一帝一后，此事盖万世议论。相公已下，读书不浅，须议论得稳当乃可行。兼是垂帘时事，不敢不审慎。"语甚多，不一一记省。众皆无以夺。惇却云："臣思之亦是未稳当。"众皆目之。师朴遂出所拟批旨进呈云："且乞依已降指挥，容臣等讲议同奏许之。"然殊未有定论。再对，布遂云："适论瑶华事，圣谕以谓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无可议。臣亦具晓圣意，盖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然此事出于无可奈何，须两存之。乃使章惇误晓皇太后意旨，却以复瑶华为未稳当。此事本末误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太后谕蒋之奇以立元符手诏，

皇太后不知亦不曾见，及进入，乃是刘友端书写。臣两日对众诘惇云：'昨以皇太后手诏立元符为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曾见。及令蒋之奇进入，乃是友端所书，莫是外面有人撰进此文字否？'惇遽云：'是惇撰造。先帝云：已得两宫许可，遂令草定大意。'臣云：'莫非止大意否？诏云：非斯人其谁可当。乃公语也。'之奇亦云：'当时将谓是太后语，故著之制词。'惇云：'是惇语。'众皆骇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扬者，以为先帝尔。今若以此废元符固有因，然上则彰先帝之短，次则在主上以叔废嫂未顺。故臣等议，皆以两存之为便。如此虽未尽典礼，然无可奈何须如此。"太母遂云："是无可奈何。兼以元符又目下别无罪过，如此甚便。"布云："望皇太后更坚持此论。若稍动着元符，则于理未便。"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尝谕密院云："俗于瑶华未复位号前，先宣召入禁中，却当日或次日降制，免张皇。"令以此谕三省，众亦称善。布云："如此极便。若已复位号，即须用皇后仪卫召入，诚似张皇。"上仍戒云："执元符之议及如此宣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语。"及至帘前，三省以箔中语未定，亦不记陈此一节。布遂与颖叔陈之，太后亦称善。退以谕三省云："适敷陈如此，论已定矣。"遂赴都堂，同前定奏议，乃布与元度所同草定。师朴先以邦直草定文字示众人，众皆以为词繁不可用，遂已。师朴先封以示布，布答之云："瑶华之废，岂可云主上不知其端，太后不知其详？又下比于盗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尔。"是日，太后闻自认造手诏事，乃叹云："当初将谓友端稍知文字，恐友端所为，却是他做。"布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曾有似此宰相否？"之奇亦云："惇更不成人，无可议者。"是日，瑶华以犊车四还禁中。至内东门，太母遣人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闻者，莫不欢呼。是夕，锁院降制，但以中书熟状付学士院，不宣召。初，议复瑶华，布首白上："不知处之何地？"上云："西宫可处。"布云："如此甚便（外议初云："东宫增创八十间，疑欲以处二后。"众以为未安），缘既复位，则于太母有妇姑之礼，岂可处之于外？"上亦云然。太母仍云："须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顺。"又云："将来须令元祐从灵驾，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患无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谕密院云："先帝既立元符，寻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随尝取宣仁所衣后服以披元符，先帝见之甚骇，却笑云：'不知称否？'"又云："元祐本出士族，不同。"又称其母亦晓事。二府皆云："王广渊之女也。神宗尝以为参知政事，命下而卒。"又云："初聘纳时，常教他妇礼。以至倒行、侧行，皆亲指教。其他举措，非元符比也。"布云："当日亦不得无过。"布云："皇太后以为如何？"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却不能执定得，是不为无过也。"布云："皇太后自正位号，更不曾生子。神宗嫔御非不多，未闻有争竞之意。在尊位，岂可与下争宠？"太母云："自家那里更惹他烦恼，然是他神宗亦会做得，于夫妇间极周旋，二十年夫妇不曾面赤。"布云："以此较之，则诚不为无过。"颖叔亦云："忧在进贤岂可与嫔御争宠。"太母又对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气，今犹恐其不相下。"布云："皇太后更当训敕，使不至于有过，乃为尽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各有言语。兼下面人多，此辈尤不识好恶。"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饬，必不敢尔。"太后又云："他两人与今上叔嫂亦难数相见。今后除大礼圣节宴会可赴，余皆不须预。他又与今皇后不同也。"三省亦皆称善。其他语多，所记止此尔。已上皆曾《录》中语。制词略云："惟东朝慈训，念久处于别宫。且永泰上宾，顾何嫌于并后。"至崇宁元年，蔡元长当国。十二月壬申，用御史中丞钱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右司谏左肤疏，诏后复居瑶华，制有云："台臣论奏，引义固争；宰辅佥同，抗章继上。"逾二十年，靖康末，金人犯阙，六宫皆北，后独不预，逃匿于其家。张邦昌知之，遣人迎后垂帘，仪从忽突入第中，后惶恐不知所以，避之不免。及思陵中兴，尊为隆祐太后，盖后之祖名元，易"元"为"隆"字。建炎间，皇舆小驻会稽，后微觉风痃，本阁有宫人，自言善用符水咒疾可瘳，或以启后，后吐舌曰："又是此语，吾其敢复闻也？此等人岂可留禁中邪？"立命出之。（王嗣昌云）

曾布奏事，上深惮服

徽宗初践祚，曾文肃公当国。禁中放纸鸢落人间，有以为公言者。公翌日奏其事。上曰："初无之，传者之妄也。当令诘治所从来。"公从容进曰："陛下即位之初，春秋方壮。罢朝余暇，偶以为戏，未为深失。然恐一从诘问，有司观望，使臣下诬服，则恐天下向风而靡实，将有损于圣德。"上深惮服，然失眷始于此也。（舅氏曾纮父云）

徽宗好学，潜心词艺

徽宗居藩邸，已潜心词艺。即位之初，知南京曾肇上所奉敕撰《东岳碑》，得旨送京东立石。上称其文，且云："兄弟皆有文名，又一人尤著。"左相韩师朴云："巩也。"子宣云："臣兄遭遇神宗，擢中书舍人，修《五朝史》，不幸早世。其文章与欧阳修、王安石皆名重一时。"上颔之。繇是而知上之好学问，非一日也。

徽宗初郊事迹

建中靖国，徽宗初郊，亦见曾文肃《奏事录》，言之甚详。在于当日，为一时之庆事。十一月戊寅凌晨，导驾官立班大庆殿前，导步辇至宣德门外，升玉辂，登马导至景灵宫，行礼毕，赴太庙。平旦雪意甚暴，既入太庙，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门，其势未已，卫士皆沾湿。上顾语云："雪甚好，但不及时。"

及赴太庙，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药黄经臣至二相所，传宣问："雪不止，来日若大风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礼尚在后日，无不晴之理。"经臣云："只恐风雪难行。"布云："雪虽大，有司扫除道路，必无妨阻。但稍冲冒，无如之何。兼雪势暴，必不久。况乘舆顺动，理无不晴。若更大雪，亦须出郊。必不可升坛，则须于端诚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颁告天下，何可中辍?"经臣亦称善，乃云："左相韩忠彦欲于大庆殿望祭。"布云："必不可。但以此回奏。"经臣退，遂约执政会左相斋室，仍草一札子以往。左相犹有大庆之议。左辖陆佃云："右相之言不可易。兼恐无不晴之理。若还就大庆，是日却晴霁，奈何?"布遂手写札子，与二府签书讫进入，议遂定。上闻之，甚喜。有识者亦云："临大事当如此。"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布以礼仪使赞引就罍洗之际，已见月色。上喜云："月色皎然。"布不敢对。再诣罍洗，上云："已见月色。"布云："无不晴之理。"上奠瓒至神宗室，流涕被面。至再入室酌酒，又泣不已。左右皆为之感泣。是日，闻上却常膳蔬食以祷。己卯黎明，自太庙斋殿步出庙门，升玉辂，然景色已开霁，时见日色。巳午间至青城，晚遂晴，见日。五使巡仗至玉津园，夕阳满野，人情莫不欣悦。庚辰四鼓，赴郊坛幕次，少顷，乘舆至大次，布跪奏于帘前，请皇帝行礼，（景灵、太庙皆然）遂导至小次前升坛奠币，再诣罍洗，又升坛酌献。天色晴明，星斗灿然，无复纤云。上屡顾云："星斗灿然。"至小次前，又宣谕布云："圣心诚敬，天意感格，固须如此。"又升坛饮福。行过半，蒋之奇屡仆于地。既而当中，妨上行，布以手约之，遂挽布衣不肯舍而力引之。行数级，复僵仆。上问为谁?布云："蒋之奇。"上令礼生掖之登坛，坐于乐架下。至上行礼毕，还至其所，尚未能起。上令人扶掖，出就外舍，先还府，又令遣医者往视之。及亚献升，有司请上就小次，而终不许，东向端立。至望燎，布跪奏礼毕，导还大次。故事，礼仪使立于帘外，俟礼部奏解严乃退。上谕都知阎守勤、阎安中，令照管布出壝门，恐马队至难出，恩非常也，众皆叹息，以为眷厚。五鼓，二府称贺于端诚殿。黎明，升辇还内。先是，礼毕，又遣中使传宣布以车驾还内，一行仪卫，并令攒行，不得壅阙。布遂关卤簿司及告报三帅，令依圣旨。及登辇，一行仪仗，无复阻滞。比未及巳时，已至端门。左相乃大礼使，传宣乃以属布，众皆怪之。少选，登楼肆赦。又明日，诣会圣宫。宫门之两庑下所画人马，皆有流汗之迹。云庆历西事时，一夕人马有声，至明观之，有汗流，至今不灭。又有一小女塑像，齿发爪甲皆真物，身长三尺许，云太祖微时所见，尝言太祖当有天下。然无文字可考。像龛于殿之侧坐殿内（盖殿门也）。

程若英上言皆验

又云："是月，奉职程若英乃文臣程博文之子，上书言：'皇子名亶，及御名皆犯唐明宗名，宜防夷狄之乱。'诏改皇子名。至是，又上书乞换文资，从之。"时亦建中靖国元年，后来果验，亦异事也，因著之。

邓洵武乞正选人官称

神宗更定官制，独选人官称未正。崇宁初，吏部侍郎邓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创法，厘正官名，使省台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而制禄。命出之日，官号法制，鼎新于上，而彝伦庶政，攸叙于下。今吏部选人，自节、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尝欲以阶寄禄而未暇，愿造为新名，因而寄禄，使一代条法，粲然大备。"徽宗从其言，诏有司讨论。于是置选人七阶。蔡元道《官制旧典》乃失引之。

政和中废毒药库，并罢贡额

政和四年六月戊寅，御笔："取会到入内内侍省所辖苑东门药库。见置库在皇城内北隅，拱宸门东。所藏鸩鸟、蛇头、葫蔓藤、钩吻草、毒汗之类，品数尚多，皆属川、广所贡。典掌官吏三十余人。契勘元无支遣，显属虚设。盖自五季乱离，纪纲颓靡，多用此物以剿不臣者。沿袭至于本朝，自艺祖以来，好生之德，洽于人心。若干宪网，莫不明置典刑，诛殛市朝，何尝用此。自今可悉罢贡额，并行停进。仍废此库，放散官吏，比附安排。应毒药并盛贮器皿，并交付军器所，仰于新城门外旷阔迥野处焚弃。其灰烬于官地埋瘗，分明封堠标识，无使人畜近犯。疾速措置施行。"仰见祐陵仁厚之心，德及豚鱼。敬录于编，以诏无极。

靖康中邓善询随车驾次雍丘，召县令计事

靖康元年正月戊辰，金贼犯濬州。徽考微服出通津门，御小舟，将次雍丘，命宦官邓善询召县令至津亭计事。善询乃以它事召之，令前驱至近岸，善询从稠人中跃出，呼令下马，厉声斥之。令曰："某出宰畿邑，宜示威望。安有临民而行者乎?"善询曰："太上皇帝幸亳社，聊此驻跸。"令大惊，舍车疾趋，舟前山呼拜蹈，自劾其罪。徽宗笑曰："中官与卿戏耳。"遂召入舟中。是夕阻浅，船不得进，徽宗患之，夜出堤上，御骏骡名鹁鸽青，望睢阳而奔，闻鸡啼。滨河有小市，民皆酣寝，独一老妪家张灯，竹扉半掩，上排户而入，妪问上姓氏，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卫士皆笑，上徐顾卫士亦笑。妪进酒，上起受妪酒，复传爵与卫士。妪延上至卧内拥炉，又爇劳薪，与上释袜烘趾。久之，上语卫士，令记妪家地名。及龙舟还京，妪没久矣，乃以白金赐其诸孙。（蜀僧祖秀云）

编类元祐党人，立碑刊石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崇庆撤帘，泰陵亲政。时事鼎新，首逐吕正愍、苏文定。明年，改元绍圣。四月，自外拜章子厚为左仆射。时东坡先生已责英州。子厚既至，蔡元度、邓温伯迎合，以谓《神宗实录》诋诬之甚，乞行重修，繇是立元祐党籍，凡当时位于朝者，次第窜斥，初止七十三人，刘器之亦尝以语胡德辉珵，见之《元城道护录》，其间亦自相矛盾，如川、洛二党之类，未始同心也。徽宗登极，复皆召用，有意调一而平之。蔡元长相矣，使其徒再行编类党人，刊之于石，名之云元祐奸党，播告天下。但与元长异意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有前日力辟元祐之政者，亦饕厕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别。元长意欲连根固本牢甚，然而无益也，徒使其子孙有荣耀焉，识者恨之。如近日扬州重刻《元祐党人碑》，至以苏轾为苏过。叔党在元祐年犹未裹头，岂非字画之误乎？尤为无谓。轾字彦远，东坡先生之族子，登进士第，为泸川令，元符末应日食上言，尤为切直。蔡元长既使其徒编类，上书邪等，彦远为邪上尤甚，又入元祐党籍之石，坐削籍编管华州，遇赦量移潼川，牵复为普州岳安尉，卒于官。绍兴初，特赠宣教郎。事见王望之赏所作彦远妻《史夫人墓志》及《重修泸川灵济庙碑》。

宰相枢密分合因革

明清顷访徐五丈敦立于霅川，徐询以创置右府与揆路议政分合因革，明清即为考证以对，徐甚以击节，即手录于其所编，今列于后。案，唐代宗永泰中，始置内枢密使二员，以宦者为之。初不置司局，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昭宗光化二年九月，崔胤为宰相，与上密谋，欲尽诛宦官，中尉刘季述、王仲元，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阴谋废上，请太子监国。已而太子改名缜即位。十二月，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三人，除夜伏兵诛季述等。翌日，昭宗复位。三人赐姓李，除使相，加号三功臣，宠遇无比。崔胤与陆扆乞尽除宦者，上与三人谋之，皆曰："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者。若属南司，必多更变，不若仍归之北司为便。"上喻胤等曰："将士意不欲属文臣，卿等勿坚求。"于是复以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然唐自此乱矣。朱梁建国，深革唐世宦官之弊，乃改为崇政院，而更用士人敬翔、李振为使。二人官虽崇，然止于承进文书、宣传命令，如唐宦者之职。今士大夫家犹有《梁宣底》四卷，其间所载，大抵中书奏请，则具记事，与崇政使令于内中进呈；所得进止，却宣付中书施行。其任止于如此。至后唐庄宗入汴，复改为枢密院，以郭崇韬为使，始分掌朝政，与中书抗衡。宰相豆卢革为弘文馆学士，以崇韬父名弘正，请改弘文为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即位，以安重诲、范延先为枢密使，二人尤为跋扈。晋高祖即位，思有以惩戒，遂废之。至开运元年，复置。末帝以其后之兄冯玉为之。自是相承不改。国朝因之，首命赵韩王普焉。号称二府，礼遇无间。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端拱三年，置签书院事，以资浅者为之，张逊是也。官制旧典，误以为邓公。庆历二年，二边用兵，富文忠公为知制诰，建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国初范质、王溥以宰相兼参知枢密事。今兵兴，宜使宰相兼领。"仁宗然之，即降旨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且书其检。吕许公时为首相，以内降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夺权。"富公方力争，会西夏首领乞砂等称伪将相来降，各补借职，羁置湖南。富公复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当厚赏以劝来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书，而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极论之。时张文定为谏官，亦论中书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院事。未几，或曰："二府体例，判字太重。"于是复改吕公亦为枢密使。五年，贾文元、陈恭公同为宰相，乞罢兼枢密使，以边事宁故也。有旨从之。仍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议施行。"而枢密院亦自请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张文定复言："宰相既罢兼枢密院，则更不聚厅。万一边界忽有小虞，两地即须聚厅，每事同议。"自是，常事则密院专行；至涉边事而后聚议，谓之开南厅。然二府行遣，终不相照。熙宁初，滕达道为御史中丞，上言："中书、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保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矣。夫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神宗善之。其后竟使枢密院事之大者，与中书同奏，禀讫先下，俟中书退后，进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称三省、密院同奉圣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营使，本以车驾行幸，总齐军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领之，故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干预。吕元直在相位，自以谓有复辟之功，专恣尤甚。台谏以为言，元直既罢政，遂废御营司。而宰相复兼知枢密院事，自范觉民为始，尔后悉兼右府矣。秦会之独相十五年，带枢密使。至绍兴乙亥，会之殂。次年，沈守约、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带，中书与枢府又始分矣。

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

徐敦立语明清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

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尽废云。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书》，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夫纵有私家所记，多不肯轻出之。度谓史官欲广异闻者，当择人叙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邺侯家传》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以其间所记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秩。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也。"

自秦相擅政，纪录不足传信

敦立又语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圆备。秦会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度比在朝中，尝取观之，太息而已。"

太祖誓不杀大臣言官

明清尝谓本朝法令宽明，臣下所犯，轻重有等，未尝妄加诛戮。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此诚前代不可跂及。虽卢多逊、丁谓罪大如此，仅止流窜，亦复北归。自晋公之后数十年，蔡持正始以吴处厚讦其诗有讥讪语贬新州。又数年，章子厚党论乃兴，一时贤者，皆投炎荒，而子厚迄不能自免，爰其再启此门。元祐间治持正事，二三公不无千虑之一失。使如前代，则奸臣藉口，当渫血无穷也。明清尝以此说语朱三十五丈希真，大以为然。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

治平宰执进草熟状

明清尝得英宗批可进状一纸于梁才甫家，治平元年，宰执书臣而不姓，且花押而不书名，以岁月考之，则韩魏公、曾鲁公、欧阳文忠公、赵康靖作相、参时也。但不晓不名之义。后阅沈存中《笔谈》云："本朝要事对禀，常事拟进入，画可然后施行，谓之熟状；事速不及待报，则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谓之进草。熟状白纸书，宰相押字。"始悟其理。不知今又如何耳。

卷　二

徽宗幸高宗幄次，见金龙蜿蜒榻上

宣和中，燕诸王于禁中。高宗以困于酒，倦甚，小憩幄次。徽宗忽询："康王何往乎?"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视之，甫入即返，惊鄂默然。内侍请于上，上云："适揭帘之次，但见金龙丈余，蜿蜒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叹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异待焉。（赵士钱彭老云）

高宗阅奏，求其生路

高宗尝语吕颐浩云："朕在宫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阅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戒刑寺官，凡于治狱，切当留心，勿草草。"颐浩再拜赞，即以上旨喻之。（姜安礼处恭云）

高宗兴王符瑞

曹功显勋语明清云："昨从徽宗北狩至燕山逃归，显仁令奏高宗曰：上为康王，再使虏中，欲就鞍时，二后洎宫人送至厅前，有小婢招儿者，见四金甲人，状貌雄伟，各执弓剑，拥卫上体，婢指示众，虽不见，然莫不畏肃。后即悟曰：我事四圣，香火甚谨，必其阴助。今陷虏中，愈当虔事。自后夜深必四十拜止。更令奏上，宜严崇奉，以答景贶。高宗后驻跸临安，即诏于西湖建观像，设以祀，甚为壮丽。"又云："后未知上即位，尝用象戏局子，裹以黄罗，书康王字，贴于将上，焚香祷曰：'今三十二子俱掷于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一掷，其将子果入九宫，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额，喜甚，即具奏徽庙。大喜，复谓后曰：'瑞卜昭应异常，可无虑矣。'"

徽宗御制艮岳记，命李质、曹组为古赋并百咏诗，及诏王安中赋诗

元符末，掖庭讹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刘混康者，以法箓符水为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闻，得出入禁中，颇有验。崇恩尤敬事之，宠遇无比。至于即其乡里建置道宫，甲于宇内。祐陵登极之初，皇嗣未广，混康言京城东北隅地叶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岗阜，已而后宫占熊不绝。上甚以为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兴矣。一时佞幸，因而逢迎，遂竭国力而经营之，是为艮岳。宣和壬寅岁始告成，御制为记云："京师天下之本。

昔之王者，申画畿疆，相方视址，考山川之所会，占阴阳之所和，据天下之上游，以会同六合，临观八极。故周人胥宇于岐山之阳，而又卜涧水之西。秦临函谷、二淆之关，有百二之险。汉人因之，又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带以黄河、清渭之川，宰制四海。然周以龙兴，卜年八百；秦以虎视，失于二世；汉德弗嗣，中分二京。何则？在德不在险也。昔我艺祖，拨乱造邦，削平五季，方是时，周京市邑，千门万肆不改，弃之而弗顾。汉室提封五方，阻山浮渭，屹然尚在也，舍之而弗都。于胥斯原，在浚之郊，通达大川，平皋千里，此维与宅。故今都邑广野平陆，当八达之冲，无崇山峻岭襟带于左右，又无洪流巨浸，浩荡汹涌，经纬于四疆。因旧贯之居，不以袭险为屏。且使后世子孙，世世修德，为万世不拔之基。垂二百年于兹，祖功宗德，民心固于泰、华；社稷流长，过于三江、五湖之远。足以跨周轶汉，盖所恃者德而非险也。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其作灵台，则庶民子来，其作灵沼，则于仞鱼跃。高上金阙，则玉京之山，神霄大帝，亦下游广爰。而海上有蓬莱三岛，则帝王所都，仙圣所宅，非形胜不居也。传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是山可为，功不可书。于是太尉梁师成董其事。师成博雅忠荩，思精志巧，多才可属，乃分官列职，曰雍、曰琮、曰琳，各任其事，遂以图材付之。按图度地，庀徒僝工，累土积石，畚插之役不劳，斧斤之声不鸣。设洞庭、湖口、丝溪、仇池之深渊，与泗滨、林虑、灵壁、芙蓉之诸山，取瓌奇特异瑶琨之石。即姑苏、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栏曲槛。而穿石出罅，岗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右水，后溪而旁陇，连绵弥满，吞山怀谷。其东则高峰峙立，其下则植梅以万数，绿萼承趺，芬芳馥郁。结构山根，号萼绿华堂。又旁有承岚、昆云之亭。有屋外方内圆，如半月，是名书馆。又有八仙馆，屋圆如规。又有紫石之岩，析真之嶝，揽秀之轩，龙吟之堂。清林秀出其南，则寿山嵯峨，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涟漪，凫雁浮泳水面，栖息石间，不可胜计。其上亭曰噰噰。北直绛霄楼，峰峦崛起，千叠万复，不知其几千里，而方广无数十里。其西则参、术、杞、菊、黄精、芎䓖，被山弥坞，中号药寮。又禾、麻、菽、麦黍、豆、粳、秫，筑室若农家，故名西庄。上有亭曰巢云，高出峰岫，下视群岭，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岗脊两石间，绵亘数里，与东山相望。水出石口，喷薄飞注，如兽面，名之曰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亭，罗汉岩。又西，半山间楼，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后，号万松岭。上下设两关，出关，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两洲，东为芦渚，亭曰浮阳；西为梅渚，亭曰云浪。沼水西流，为凤池；东出为研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馆有阁，曰巢凤；堂曰三秀，以奉九华玉真安妃圣像。东池后，结栋山下，曰挥云厅。复由嶝道，盘行萦曲，扪石而上，既而山绝路隔，继之以木栈。木倚石排空，周环曲折，有蜀道之难，跻攀至介亭。最高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许，号排衙，巧怪崭岩，藤萝蔓衍，若龙若凤，不可殚穷。麓云半山居右，极目萧森居左。北俯景龙江，长波远岸，弥十余里。其上流注山间，西行潺湲，为漱玉轩。又行石间，为炼丹凝亭、观圌山亭。下视水际，见高阳酒肆、清斯阁。北岸万竹苍翠蓊郁，仰不见明。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飞岑亭。无杂花异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为山庄、为回溪。自山蹊石罅搴条下平陆，中立而四顾，则岩峡洞穴，亭阁楼观，乔木茂草，或高或下，或远或近，一出一入，一荣一雕，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重山大壑，幽谷深岩之底，而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也；又不知郛郭寰会，纷华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所能为者。此举其梗概焉。及夫时序之景物，朝昏之变态也，若夫土膏起脉，农祥晨正，万类胥动，和风在条，宿冻分沾，泳渌水之新波，被石际之宿草。红苞翠萼，争笑并开于烟暝；新莺归燕，呢喃百转于木末。攀柯弄蕊，藉石临流，使人情舒体堕，而忘料峭之味。及云峰四起，列日照耀，红桃绿李，半垂间出于密叶；芙蕖菡萏，荐蓼芳苓，摇茎弄芳，倚縻于川湄。蒲菰荇蕖，茭菱苇芦，沿岸而溯流青苔绿藓，落英坠实，飘岩而铺砌。披清风之广莫，荫繁木之余阴，清虚爽垲，使人有物外之兴，而忘扇箑之劳。及一叶初惊，蓐收调辛，燕翩翩而辞巢，蝉寂寞而无声。白露既下，草木摇落，天高气清，霞散云薄，逍遥徜徉，坐堂伏槛，旷然自怡，无萧瑟沉寥之悲。及朔风凛冽，寒云暗幕，万物调疏，禽鸟缩栗，层冰峨峨，飞雪飘舞，而青松独秀于高巅，香梅含华于冻雾，离榭拥幕，体道复命，无岁律云暮之叹。此四时朝昏之景殊，而所乐之趣无穷也。朕万机之余，徐步一到，不知崇高贵富之荣，而腾山赴壑，穷深探险，绿叶朱苞，华阁飞升，玩心惬志，与神合契，遂忘尘俗之缤纷，而飘然有凌云之志，终可乐也。及陈清夜之醮，奏梵呗之音，而烟云起于岩窦，火炬焕于半空。环佩杂遝，下临于修涂狭径；迅雷掣电，震动于庭轩户牖。既而车舆冠冕，往来交错，尝甘味酸，览香酌醴，而遗沥坠核纷积床下。俄顷挥霍，腾飞乘云，沉然无声。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信矣。朕履万乘之尊，居九重之奥，而有山间林下之逸，澡溉肺腑，发明耳目，恍然如见玉京、广爰之旧，而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胜，飒爽溟涬，参诸造化，若开辟之素有，虽人为之山，顾岂小哉。山在国之艮，故名之曰艮岳。则是山与泰、华、嵩、衡等同，固作

配无极。壬寅岁正月朔日记。”又命睿思殿应制李质、曹组各为赋以进。质云：“宣和四年，岁在壬寅，夏五月朔，艮岳告成，命小臣质恭诣作古赋以进。臣俯伏惴栗，惧学术荒陋，不足以奉诏，正衣冠，屏息窃诵宸制，如日月照映。至于经营终始，与其命名之意义，备载奎文。使执笔之臣，徒震汗缩伏，辞其不能。虽然，臣之荣遇，千载一时，敢不祗若休命。于是虚心涤虑，再拜稽首而献赋焉。”其词曰：“伟兹岳之宏厚兮，固磐基于坤轴。跨穹隆之高标兮，俯万象于林麓。一气肇其吐吞兮，割阴阳于晦昱。信天造而地设兮，行圣心之神欲。相美利于艮维兮，膺亿载之假福。允定命以匹休兮，同涧、瀍之乃卜。惟重熙兮累洽，固帝祚之无疆。繄浚都之是宅，陋周原之匪臧。诚体国之有制，拟形势而辨方。伊冈聊与阜属，翼庆瑞兮绵长。仰黄屋之非心，融至道以垂裳。即崇山之奥区，翳荟郁其苍苍。纷川泽之沮洳，限江湖之渺茫。类曾城与丹丘，仍飚驭之求翔。鸣辽鹤于昼寂，啸巴猿于夜央。霭烟霞之超绝，殆未邈乎康庄。时万机之余暇，顿六辔以高骧。逸天步之辙迹，怡圣情而弗忘。俾飞云以川泳，均草木之有光。轩重闉之敞敞，植梅桃以时岗。挺八仙之桂桧，涨润气以疏香。屹舞手之奇石，导风袂以前郸。仰奎文之圣述，如震栗乎春雷。兼虞、商之浑灏，类云汉之昭回。虮虱之臣不敢久以伏读兮，一再诵而心开。灿八龙之神藻，觉虎卧之煤埃。惟明光之绚练，永作镇于钧台。俄北行而少进，惊泛雪之虚辟。屏分翠绿以双抗兮，沃泉中湛而凝碧。伊留云与宿雾，佐清致于瑶席。饮瓯面之琼腴，贮风生于两腋。登和容于射圃，惧弧矢之神威。流芳馨于素华，且舒笑而忘归。抚跨云之栏楯，惊倚翠之翚飞。陟半山而前瞩，虚庑亘其绳直。耸凝观而北列，视鉴湖之浞浞。忽峥嵘而环合，想圜山之嘉色。敞玉霄之闳洞，仙真过而寓息。冀炼丹以服饵，生身体之羽翼。辟琼津与清斯，望龙江而西东。何茂修之夹植，中演漾而溶溶。觌山庄之派别，引回徯而曲通。挹飞岑于秀发，倚蹑云之崇崇。虚萧闲之邃宇，贮毫楮于厥中。延胜筠之宿润，发五盖之游蒙。无杂卉以周布，端此君之迎逢。委桧阴之修迳，出高阳之酒亭。奉千钟之湛露，倾葵藿于尧龄。欲洗练其神宅，耳漱琼之泠泠。度金霞而娇首，介亭屹其上征。险羊肠于九折，升云栈而心惊。有排衙之巨石，间珍木之敷荣。为巉妙之绝巘，类箫台之玉京。宜帝真之下堕，后电掣而雷鸣。继神光之烛坛，响环佩之琮琤。何天人之无间，本皇上之精诚。路逶迤而东转，经极目之萧森。下来禽之茂岭，披合欢之华林。始祈真于磴杪，终揽秀于轩阴。启龙吟之虚堂，面紫石之高壁。分竹斋于向背，沸不老之泉液。爰挥云之翔鳞，若腾跃于天地。逾万松之峻岭，设两关而嵚崎。垂濯龙之瀑布，与蟠秀而东驰。憩练光以容与，仰奇峰而登跻。矧梅、芦之二渚，结云浪与浮阳。俄就夷而绝险，复渊澄而沼方。池名凤以号砚，乃余波之洋洋。既流碧之霞错，又环山之翼张。严宏堂之三秀，奉九华之玉真。怅白云之已远，追音徽之尚存。壮阿阁以巢凤，拥万木之严春。何涟漪之飒爽，仰拱霄之是邻。觌书馆之幽致，擅著古之佳名。极惊蛇而走虺，知草圣之纵横。临清流而喜赋，郦秋风之淫声。揭昆云兮承岚，相岧峣而抗衡。彼会真之高馆，总群玉之邃清。俨疏梅之盈万，常沐雨而披烟。俪冰姿于萼绿，非取媚而争妍。骇白龙之喷激，落银汉于九天。方巢云之入望，亘黄果之绵连。登绛霄以游目，耸万寿之南山。泻乌龙之垂溜，注雁池于石间。企嶕嶢之峻亭，谅绝尘而可攀。欣药寮之西辟，蕴丹华之秀岩。罗玉芝与云桂，产南烛之非凡。下丁香之密迳，有间植之松杉。嗟禾麻兮菽麦，黍稷兮惟艰。开西庄以务本，信农事之匪闲。俯明秀之杰阁，睎梅岩及春华。偃霜风之老桧，跂凤翼之欹斜。荫檀栾之芸馆，豁凝思之雅堂。备上台之珍文，若星灿而霞章。臣盖闻赤县神州之说，方壶、员峤之言，既不周之具载，亦同纪于昆仑。定洪荒之无考，宜姑置而勿论。穷山川于畴昔，效子长之飞蹇。登岱宗而伫眙，尝历井于天门。瞻巍然之日观，视凫绎之骏奔。维祝融之巨镇，郁紫盖之奇峰。摽赤城而霞起，滴九疑之翠浓。观罗浮与雁荡，望庐阜之横空。陟嵩高之峻极，有二室之重峦。森峨峨之太华，若秀色之可餐。耸天平于林虑，睇王屋之仙坛。何诸山之环异，均赋美于一端。岂若兹岳，神模圣作，总众德而大备，富千岩兮万壑。何小臣之荣观，忽承诏而骇愕。舍荜门之圭窦，诣钧天之广乐。惊蓬心与蒿目，荡胸次之烦浊。欲粗穷其胜概，徒喙息乎林薄。蜂房栉比，视闾阎也。垤蚁往来，观市人也。萦纡如线，贯汲流也。布算纵横，俯阡陌也。累块积苏，罗层台也。翾飞蚊聚，听轮迹也。其体穹崇，旁日月也。其用浩博，行变化也。尘翳翳以电扫兮，云溶溶而承宇。既崛起以酱举兮，又盘互而深阻。远而望之，则或抗戾以分睽，或附从而党伍，或企然而仰，或偃然而俯，或相蹲踞，或相旁午。迫而视之，则或如跃龙，或如啸虎，或若会同之冠冕，或若隐翳之环堵，或引援而维持，或参差而龃龉，或名三奇，或号太古，万形千状，不可得而备举也。而又瑕石诡晖，嶙峋巉岩。灵璧之秀，发于淮之北；太湖之异，来自江之南。伏犀抱犊，紫金之峰；凌云透月，琼玉之岩。遂根拿而固结，成耸翠之烟岚。植湘水之丹橘，列洞庭之黄柑。盈待凤之椅梧，耸负霜之楩柟。筼筜篁簜，榛矗以森萃；青纶紫荚，晔晔而鬖髿。遂凌岑而跨谷，仰缔构于其间。虹梁并亘，旅楹有闲。嘉玉与之辉润，睇云楯之烂班。临飞陛之揭孽，淼平波之汪湾。舣青翰，投文竿，却龙舟而弗御，规就桥而处安。得元珠于赤水，仰神圣之在宥。推无为于象先，扩尧仁之天覆。且帝泽之旁流，复上昭而下漏。宜乎绝珠殊祥，骈至迭辏。潜生沼之丹鱼，萃育薮之皓兽。神爵栖其林，麒麟臻其囿。屈轶茂而蓂荚滋，紫

脱华而朱英秀。何动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臣又闻积水成渊而蛟龙生，积土成山而风雨兴，皆物理之自然，岂人力之所能？盖尝观云气之霭霭，时出没而相仍。作寰区之润泽，肇五谷之丰登。霈为霖而复敛，抱虚壁之层层。举兹山之尽美，渠可得而诵称？尔乃或遐瞩以寄情，或周览以托兴。众彩迭耀，臣目迷而不能得视；群籁互鸣，臣耳惑而不能得听。何神用之莫测，使凡气之无定。品物流形，各正厥命。如文王之在灵台，民乐其有德；武王之居镐京，物不失其性。岂若左太华而右褒斜，为《长杨》之夸；南丹水而北紫渊，为《上林》之盛而已哉。夫昔唐尧访四子于藐姑射之山，周穆宾西王母于瑶池之上，是皆笃要妙而有轻天下之心，务逸举而有和云谣之唱。盖翠华之远游，徒赤子之在望。惟吾皇之至神，扩广爱之遐想，曾何远于九重，迈蓬瀛之清赏，得忠嘉之信臣，协规制于明两。罄丹款以爰谋，念贤劳之鞅掌。迄成功于九仞，说见知于天奖。凡经营于六载之间，而为万世无穷之休，岂不广哉。”曹组云：“臣伏蒙圣慈宣示李质所进《艮岳赋》，特命臣继作。顾臣才短学疏，岂能仰副睿旨。进退皇惧，不知所裁。谨斋心百拜以赋，其辞曰：客有游辇毂之下，以问京师之主人曰：‘东北之隅，地势绵连，冈岭秀深，气象万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国家寿山，子孙福地，名曰艮岳。’客曰：‘盖闻五星在天，五岳在地。东有泰山，甲于区宇，下临沧溟，旁跨齐、鲁。南有衡山，祝融紫盖，湘潭为址，九向九背。西有太华，三峰插天，枕瞰函谷，横斜渭川。北则常山，以限天骄，太河朔汉，仰其岧峣。中则嵩高，与天峻极，襟带河、洛，屏翰京国。复见兹于中都，何前此而未识？且山岳之大，天造地设，开辟之初，元气凝结，是岂人为？愿闻其说。’主人曰：‘清浊既分，爰其阴阳，播之大钧，孰为主张？是必造物，区处维纲。今以一人之尊，大统华夏，宰制万物，而役使群众，阜成兆民，而道济天下。夫惟不为动心，侔于造化，则兹岳之兴，固其所也。而况水浮陆走，天助神相，凡动之沓来，万物之享上，故适再闰而岁六周星，万壑千岩，芳菲丹青之写图障也。’客曰：‘岳有五焉，今益其一，在于五行，数则差失。’主人曰：‘客不闻五行在天乃六气，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运行，曾无越次。矧此有形，创于神智，生生不穷，悠远之义。然则五岳视三公之官，艮岳为多男之地，乃其宜也。夫何拟议。’客首肯久之曰：‘吾见乎岳之外矣，吾闻乎岳之说矣。独有未详，孰知其中。盖禁钥十二，皇居九重，深严秘奥，内外莫通，愿子陈其次弟，庶几因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则可以概举，其细则莫能缕数。唯乘舆有时临幸，虽山岳亦类于庭庑。请先陈其岩谷冈峦之体势，后状其楼观池台之处所。皆圣作而神述，尽宏规而杰矩。夫艮者，八卦之列位；岳者，众山之总名。高为峰则秀拔，拱为岫则峥嵘。霁色晚静，风光晓凝。陟崔嵬而直上，俯蹬道以宽平。杂花异香，莫知其名；佳木繁阴，欣欣其荣。唯特立于诸峰之右者，乃主乎寿，照之以南极之星。所谓山者如此。浅若龙龛，深若云窦，锁烟霞于杳冥，留风雨于昏昼。或秉炬而可入，或扪扃而可叩。石磊磊以巉岩，木森森而耸秀。间则流润云蒸，可卜以阴晴之候。所谓洞者如此。为山之屏，为洞之扃。承乎上则安若榱桷，庇于下则覆若檐楹。珍丛幽芳，古木长藤，茏络蔽亏，高低相层。鸟啼花发，则春容淡荡，霜降木脱，则石角峻嶒。所谓岩者如此。两山之间，气聚其中，众木斯茂，泉流暗通。或重罗以瞑昼，或偃草而进风。袅长春之翠茎，挺坚节之霜松。每晨曦之照耀，霭朝雾以空濛。所谓谷者如此。又有冈则隐然而起，势连山谷，殊萃屼之峰峦，类萦纡之林麓。白雪照夜，则寒梅盛开；红云娇春，则仙桃极目。恍如望千亩之锐，非岩之秀。横石壁垒，亘若冈阜。既草木以敷荣，复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隔绝遐荒；落落万松，得名钱塘。今移根于南北，亦不限于炎凉。至若溶溶大波，潴为巨派，其流则小，其合则大。莹上下之天光，溉浅深之湍濑。有巨鱼以潜波，扈龙舟而夹载。岸容万柳，春风柔柯。飞花满空，长条拂波。或趁景而移棹，或鸣根而笑歌。此谓之江者。回环山根，萦带奇石，浅以荡谷，深以凝碧，潺湲不穷，流衍漱激。泛桃花之露红，浮洞天之春色。轻鸥文禽，栖息其侧；荷花不断，云锦舒张。或聚而为曲沼，或涨而为横塘。烟梢露茎，交翠低昂。此之谓溪者。夫山洞岩谷，冈岭江溪，既略陈矣。子独不见楼有绛霄，朱栏倚空，跨晴云之缥缈，挂瑞日之曈昽。绮疏凝雾，天香散风。觉星辰之逼近，如霄汉之穹隆。招飞仙于蓬壶，揖素娥于蟾宫。霓旌鹤驭，税驾其中。又不见阁有巢凤，异乎高岗，岂丹穴之瑞应，无雄构以翱翔。即其轩楹，架以杰阁。芘五彩之鸳雏，下九霄之鸑鷟。因太平之象，会廊庙之人，置酒大嚼，归美逢辰，续夏日之句，颂南风之薰。其北也，诸山之上，众木之杪，俯云壑之沉沉，视烟霄之杳杳。西瞻太行于晴霁，东望海霞于清晓。山宠岌，石嶙峋。挹长风之回玉宇，导明月之涌冰轮。斋心尝比于崆峒，精祷每延乎上真。见飘飘之仙驭，随袅袅之青芬。视其榜曰介亭。有排衙，苍碧之前陈者也。因山高下，周以回廊，如璧月之环坐，复晴曦之腾光。玩牙签之甲乙，发宝书之秘藏。徐绕砌而散步，间挟策而寓兴。花虽芳而昼寂，鸟虽啼而人静。效隐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迳。其榜曰书馆，岂蓬户陈编之可并者也？亭有胜筠，周以美竹。何禁籞之宝槛，迸蓝田之丛玉。已交戛而近砌，复扶疏而出屋。分月影之琐碎，听风声之断续。游尘不到，清意自生。目苍云之翳翳，面霜节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时长青。宸襟对爽，固以贶名。且馆曰萧闲，深庭邃宇。来万籁之清风，无九夏之剧暑。栖寓怀之宝玩，备宸章之毫楮。前横江练，傍列山庄。或遣乘槎而上汉，或笑喝石而为羊。超然燕处，真逍遥自适之

乡。杂花争妍，红紫相鲜。或引绳而为迳，或弥望而成川。锦绣照空而明焕，风露散晓而香传。肃然行列，若羽林之万骑。粲然艳妆，如宫女之三千。四时之候，参差不齐。异尘埃之桃李，杂纷蹂以成蹊。斯号林华之苑，见镂玉之珍题。至若山庄竹篱，萝蔓蓊郁。睨绿筠之共茂，夹修迳而高出。俯以爱苍苔之承步，仰以见云梢之蔽日。轩亭栏槛，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绮，涧焕秀澜，随所寓而不一。晴波融怡，是为雁池。望风中之飞练，接云际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苍翠，北渚湛若而涟漪。听雍雍之下集，观肃肃以高飞。朝离乎雪霜之野，暮宿乎葭苇之湄。唯恩波之可泳，岂隨阳之恨迟？练以幽芳，萼绿华堂。何玉颜之澹伫，见奇姿之异常。鄙江梅之尚红，陋腊梅之太黄。得天上碧桃之露，掩薰炉清远之香。恍圣情而异禀，蒙天笑以增光。故赐神仙之号，阔珠户而敞文窗。然而如此之类，安能悉纪？若梦游仙，仿佛而已。’客曰：‘子之所陈，心存意识。或欲周知，何从皆得？’主人曰：‘人间天下，飞潜动植，率在其中，不可殚极。姑陈述乎二三而已，傒累言于千百。非若《子虚》、《上林》之夸大，《两京》、《三都》之缘饰。顾难状于言辞，徒充塞于胸臆。’客曰：‘姑置是事，请质所疑。何一隅之形势，若千里之封圻？’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际，何可以意测。思虑不至，孰可以强知。望壶中者，初不察其天地。游武陵者，亦岂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纷华之地，藏十洲、三岱之奇。’客又曰：‘盖闻橘不逾淮，貉不逾汶。今兹草木，来自四方，原莫知夫远近。物理地宜，请得而论。’主人曰：‘天子神圣，明堂颁制，视四海为一家，通天下为一气。考其迹则车书混同，究其理则南北无异。故草木之至微，不变根荄于易地，是岂资于人力，盖已默然运于天意。故五岳之设也，天临宇宙；五岳之望也，列于百神。兹岳之崇也，作配万寿。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壮天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运，非特役巨灵而驱五丁。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客恍然闻所未闻，于是鼓舞欢忻，颂咏太平，等乾坤之永久。”又诏二臣共作《艮岳百咏诗》以进。《艮岳》：势连坤轴近乾岗，地首东维镇八方。江不风波山不险，子孙千亿寿无强。《介亭》：云栈横空入翠烟，跻攀端可蹑飞仙。介然独出诸山上，磊磊排衙石满前。《极目亭》：千里飞鸿坐上看，山川风月在凭栏。不知地占最高处，但觉恢恢天宇宽。《圌山亭》：轩楹正在翠微中，欲雪云生四面峰。璀璨地铺红玛瑙，嵘岏山耸碧芙蓉。《跨云亭》：地高天近怯凭栏，下视浮云咫尺间。只怪轻雷起岩际，不知飞雨过山前。《半山亭》：凭高玉辇每从容，中路尝闻憩六龙。尘外有人如到此，便须行彻最高峰。《萧森亭》：晓日珍珑宿雾开，四檐时有好风来。不应班竹林中见，却似松根琥珀堆。《麓云亭》：山下深林起白云，白云飞处断红尘。伴行直到高峰上，舒卷纵横不碍人。《清赋亭》：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欲追林下骚人意，却是临流得句多。《散绮亭》：断虹飞雨过天涯，碧落浮云不复遮。明日阴晴真可卜，倚栏来此看余霞。《清斯亭》：天波万斛泻镕银，跨水横桥丽构新。但取真堪濯缨意，玉阶金阙本无尘。《炼丹亭》：药炉龙虎正交驰，五色云生固济泥。凡骨欲逃三万日，君王曾赐一刀圭。《璇波亭》：水影摇晖动碧虚，日华凌乱上金铺。安知不是鲛人宝，往往渊中得美珠。《小隐亭》：古木回环石路横，居山初不在峥嵘。圣人天下藏天下，小隐聊为戏事名。《飞岑亭》：微云将雨洗层峦，石磴莓苔路屈盘。正是江南最佳处，仰看苍翠俯澄澜。《草圣亭》：落笔纵横走电光，近臣时得赐云章。龙盘凤翥皆天纵，渴骥惊蛇不足方。《书隐亭》：吾皇圣学自天衷，载籍源流一一通。宵旰万机营四海，更将心醉六经中。《高阳亭》：仙舟时倚碧溪湾，花外青旗映浅山。不醉阆风缘底事，要看豪饮似人间。《噰噰亭》：圣主从来不射生，池边群雁恣飞鸣。成行却入云霄去，全似人间好弟兄。《忘归亭》：玉景金霞长不夜，松篁泉石更留人。广寒宫殿秋偏好，待看林梢月色新。《八仙馆》：蟠桃初熟玉京春，圆屋如规户牖新。尽是瑶池高会客，岂容尘世饮中人。《环山馆》：峰峦回合耸云屏，岩霭溪光面面横。开户忽惊千仞翠，凭高方见九重城。《芸馆》：玉堂、金马尽名儒，黄本牙签付石渠。向此别藏三万卷，不忧中有蠹书鱼。《书馆》：莲烛词臣在外庭，青钱学士已登瀛。回廊屈曲随岩阜，挟策何妨取次行。《萧闲馆》：书草吹来种种香，好风移韵入松篁。丹台紫府无尘事，倚觉壶中日月长。《漱琼轩》：浅碧分江入众山，山深无处不潺潺。开轩最近寒溪口，喷薄松风向佩环。《书林轩》：甲乙森然尽宝书，校雠曾授鲁中儒。万机多暇时来此，玉轴牙签自卷舒。《云岫轩》：山上飞云片片轻，云山相似倚空明。从龙本合封中去，触石光从望处生。《梅池》：玉钿匀点鉴新磨，香逐风来水上多。应为横斜诗句好，故教疏影泻平波。《雁池》：暮天飞下一行行，浅渚平沙足稻粱。有此恩波好游泳，何须辛苦去衡阳。《砚池》：黑云凌乱晓光凝，气接昆仑冷不冰。龙饼麝元皆御墨，游鱼吞却化鲲鹏。《林华苑》：连云复道映楼台，茂苑奇花日日开。但得如春天一笑，芳菲何必晓风吹。《绛霄楼》：翼瓦飞甍跨阆风，卷帘沧海日曈昽。佳时自有群仙到，笑语云霞缥缈中。《倚翠楼》：梯空窗户半山间，滴滴岚光照画栏。六月火云挥汗日，云来唯觉石屏寒。《奎文楼》：龙蟠鳌负出风云，镂玉填金圣制新。自与六经垂日月，更令群目仰星辰。《巢凤阁》：朝阳鸣处有亭梧，争似珠帘映绮疏。丹穴来仪听九奏，不妨于此长鹓雏。《竹岗》：苍云蒙密竹森森，无数新篁出翠林。已有凤山调玉律，正随天籁作龙吟。《梅岗》：阔连峰岭玉崔嵬，春逐阳和动地来。不似前村深雪里，夜寒唯有一枝开。《万松岭》：苍苍森列万株松，终日无风亦自风。白鹤来时清露下，月明天籁满秋空。《蟠桃岭》：不到瑶台白玉京，海中仙果但闻

名。何人为报西王母，岭上如今种已成。《梅岭》：雪林横夜月交光，万壑风来处处香。圣主乾坤为度量，包藏曾不限遐荒。《三秀堂》：窗户深沉昼不开，凤凰时下九层台。月明夜静闻环佩，知有霓旌羽扇来。《萼绿华堂》：绿萼承趺玉蕊轻，清香续续度檐楹。天教不杂开桃李，赐与神仙物外名。《岩春堂》：桂影亭亭漾碧溪，寻芳曾被暗香迷。碧桃开后晴风暖，花外幽禽自在啼。《蹑云台》：万本琅玕密不开，林深明碧锁高台。更无一点游尘到，但觉云随步步来。《玉霄洞》：披香寻径百花中，蝶引蜂随路不穷。但见凌霄缠古木，洞天应与碧虚通。《清虚洞天》：玉关金锁一重重，只见桃源路暗通。行到水云空洞处，恍如身世在壶中。《和容厅》：白羽流星一点明，上林飞雁几回惊。弓开月到天心满，风外唯闻中的声。《泉石厅》：萦迂流碧与环山，月地云阶在两间。有此清泠居物外，方知尘土属人环。《挥云亭》：天风吹作海涛声，挥斥浮云日更明。波上石鲸时吼雨，只知楼阁是蓬、瀛。《泛雪厅》：月团携下九重天，来试人间第一泉。正在水声山色里，六花浮动紫瓯圆。《虚妙斋》：武王屈己尊箕子，黄帝斋心问广成。惟道集虚观众妙，超然将见不能名。《寿山》：惇大崇高秀气连，清风不老月长圆。春游玉座时相对，花发莺啼亿万年。《杏岫》：山上晴霞兴彩云，芳菲时节避花繁。分明自有神仙种，不是青旗卖酒村。《景龙江》：润通河汉碧涵空，影倒光山晓翠重。闻说巨鱼时骇浪，只应风雨是神龙。《鉴湖》：水天澄澈莹寒光，一片平波六月凉。移得会稽三百里，不教全属贺知章。《桃溪》：霏霏红雨落清浔，流出山中直至今。休道仙源在平地，空教人向武陵寻。《回溪》：穿云透石落潺潺，恋浦余波尚绕山。只怪岚光迷向背，不知流水止回环。《滴滴岩》：苍苔青润石嶙皴，泉脉涓涓湿白云。疑有天仙深夜过，丁当环佩月中闻。《榴花岩》：绝域移根上苑栽，又分红绿向岩隈。累累子已枝间满，灼灼花犹叶底开。《枇杷岩》：结根常得近林峦，晚翠谁怜却岁寒。不见龙文横杆面，方知垂实作金丸。《日观岩》：朝阳初上海霞红，五色云生碧洞中。回首烂柯人自老，棋声犹在石门东。《雨花岩》：纷纷泊泊弄晴晖，曾逐春风上绣衣。不为胡僧翻贝叶，仙家长有碧桃飞。《芦渚》：万叶梢梢秋意初，斜风细雨忆江湖。谁知雪压波澄后，更与宫中作画图。《梅渚》：只借晴波为晓鉴，不随花岛作江云。未须吹笛风中去，多得清香水际闻。《榠查谷》：折花宜与酒相薰，结子难随酒入唇。一阵暗香无处觅，不知幽谷巧藏春。《秋香谷》：玉屑花繁淡淡黄，碧岩曾伴紫栏芳。月明露洗三秋叶，山过风传七里香。《松谷》：云藏烟锁昼苍苍，得地何须作栋梁。闻道九龙扶辇过，一山风又作笙簧。《长春谷》：洞天风物几人知，暗得阴阳造化机。不似寒乡待邹律，四时岩际有芳菲。《桐径》：不嫌春老花飞湿，要听秋来雨打声。一自移根来禁籞，朝阳常有凤凰鸣。《松径》：夹路成行一样清，吟风筛月自亭亭。云章正写人间瑞，坐待云根长茯苓。《百花径》：红紫交加一径通，翠条柔蔓浴玲珑。日晴烟暖微风度，百和香薰锦绣中。《合欢径》：彩丝拂拂机中锦，绣缕茸茸马项缨。却似汉宫三十六，黄昏时节掩罗屏。《竹径》：翠叶吟风长淅沥，寒梢擎露忽高低。有时杳杳穿云去，碧玉交加四望迷。《雪香径》：夹径梨花玉作英，年年寒食半阴晴。要看雪色无边际，十二楼前月正明。《海棠屏》：清明微雨欲开时，收什狂香付整齐。但得浣花春在眼，不须枝上杜鹃啼。《百花屏》：众香芬馥著人衣，云母光寒露未晞。围得春风胜绣幕，纷纷红紫斗芳菲。《蜡梅屏》：冶叶倡条不受羁，翠筠轻束最繁枝。未能隔绝蜂相见，一一花房似蜜脾。《飞来峰》：突兀初惊倚碧空，翠岚仍与瑞烟重。吴侬莫作西来认，真是蓬莱第一峰。《留云石》：白云何事苦留连，中有嵌空小洞天。却恐商岩要霖雨，因风时到日华边。《宿雾石》：飞烟自绕龙楼驻，瑞气长随海日开。独有春风花上露，夜深多伴月明来。《辛夷坞》：山中常厌早梅开，不待暄风暖景催。似与东君书造化，笔头春色最先来。《橙坞》：磊磊金丸画不如，空濛香雾几千株。应怜绿橘秋江上，却被人间唤木奴。《海棠川》：清明时候暖风吹，叶暗花明满目开。石在剑门犹北向，锦江春色亦须来。《仙李园》：亳社灵踪亘古存，混元龙蜕出风尘。移根更接蟠桃岭，结子开花万万春。《紫石壁》：没水攀萝琢马肝，赍持坚润出风湍。潜藩每恨端溪远，叠作山中峭绝看。《椒崖》：团枝红实见秋成，曾按方书合五行。不遣汉宫涂屋壁，此间吞饵得长生。《濯龙峡》：山束苍烟细路通，喷泉飞雨洒晴空。真龙岂许寻常见，故作云间饮涧虹。《不老泉》：来从云窦不知远，涌出碧岩无暂停。花落莺啼春自晚，潺湲长得坐中听。《柳岸》：牵风拂水弄春柔，三月花飞满御楼。不似津亭供怅望，一生长得系龙舟。《栈路》：六丁开处只通秦，此地天临万国春。驻跸有时思叱驭，服劳王事爱忠臣。《药寮》：已闻颁朔向明堂，百草犹思一一尝。天意应怜民疾苦，欲跻仁寿佐平康。《太素庵》：结草铺茅不用华，白云深处列仙家。萧骚风玉千竿竹，翠叶浓阴衬碧霞。《祈真磴》：台上炉香袅翠烟，云间风驭已翩翩。吾皇奉道明灵降，惟德从来可动天。《踯躅岗》：春风晓日乱晴霞，艳艳初开一岗花。疑是仙琴红玉轸，醉归遗在紫皇家。《山庄》：重崖置屋亦常关，下法龙眠小隐山。纵有青牛不耕稼，但闻犬吠白云间。《西庄》：低作柴扉短作篱，日晴鸡犬自熙熙。躬耕每以农为本，稼穑艰难旧亦知。《东西关》：天上人间自不同，故留关钥限西东。姓名若在黄金籍，日日朝元路自通。《敷春门》：帝力无私万国通，尚思寒谷待春风。欲将和气均天下，都在熙熙造化中。又诏翰林学士王安中，令登丰乐楼望而赋诗云："日边高拥瑞云深，万井喧阗正下临。金碧楼台虽禁御，烟霞岩洞却山林。巍然适构千龄运，仰止常倾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岐路不容寻。"质

字文伯，熙陵时参知政事昌龄之曾孙。组字元宠，颍昌阳翟人。俱有才思，晚始际遇，悉授右列，侍祐陵。时宠臣皆内侍梁师成所引，遂得爱幸。质少不检，文其身，赐号锦体谪仙。后随从北狩。组逢辰未久而没，官止副使，有子即勋也，颇能文，祐陵即以其父官补之，后获幸高宗，位至使相。录之于秩，以纪当时之盛。近王称作《东都事略》，载蜀僧祖秀所述《游华阳宫记》，不若是之备也。是时，独有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其末句云："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诏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纪启其事，荐其才，召对，赐进士出身，后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于当日。肃字志宏，南剑人，有文集，号《栟榈遗文》，三十卷，诗印集中。

近日官制紊乱

祖宗以来，除拜二府，必迁六曹侍郎或谏大夫，当时为寄禄官，在今皆太中大夫以上，是以从官入参机务也。登两制，必左右正言前行郎中为之，今承议郎以上，是以朝臣而论思献纳也。元丰官制行，裕陵考《唐六典》太宗用魏郑公为秘书监参知机务故事，易执政为中大夫，王和父、蒲传正是矣。而从臣易为通直郎，犹曰朝官，舒亶、徐禧是也。已为杀矣。近日钱师魏登政府，坐谬举降三官，明清即以启之，以谓自昔以来，未有朝请大夫而参知政事者，且大臣有过，当去位，不当降罚。不报。

欧阳文忠与刘原父书，问答入阁仪词

明清尝观欧阳文忠与刘邃父书问答入阁仪词甚谆，复见两贤文集中。近阅田宣简《儒林公议》，语简而详，今载于左："国家承五代大乱之余，每朔望起居及常朝，并无仗卫，或数年始一立冬正仗，当世人士或不识朝廷容卫，迄至缺然。太宗朝，常诏史馆修撰杨徽之等校定《入阁旧图》，时江南张洎献状，述朝会之制得失明著且要云：'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为外朝，在唐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百国，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在周为中朝，在汉为前殿，在唐为正衙，凡朔望起居，册拜后妃、皇太子、王公大臣，对四夷君长，试制策科举人，在此殿也。昔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阁，唐置紫宸上阁，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则有大驾法从之盛，御殿则有勾陈羽卫之严，故虽只日常朝，亦犹立仗。前代谓之入阁仪者，盖只日御紫宸上阁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候勘契毕，唤仗即自东西阁门入，故谓之入阁。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权宜为上阁，甚非宪度。况国家继百王之后，天下隆平，凡曰宪章，咸从损益，惟视朝之礼，尚自因循。窃见长春殿正与文德殿南北相对，殿前地位，连横街亦甚广博，伏请改创此殿作上阁，为只日立仗视朝之所。其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是也，为双日常时听断之所。庶乎临御之式，允协前经。今论以入阁仪注为朝廷非常之礼，甚无谓也。臣窃按旧史，中书、门下、御史台谓之三署，为侍从供奉之官。今常朝之日，侍从官先次入殿庭东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时起居，其侍从官则东西对拜，甚失北面朝谒之礼。今请准旧仪，侍从官先次入，起居毕，在左右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故谓之蛾眉班；然后宰相率执政班入起居，庶免侍从官有东西对拜之文，得遵正礼。'至庆历三年，予知制诰时，始诏台省侍从官随宰相正班北面起居，其他则无所更焉。"

吴缜著《唐史纠缪》、《五代史纂误》之因

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距之，缜鞅鞅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缪》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宦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绍兴中，福唐吴仲实元美为湖州教授，复刻于郡庠，且作后序，以谓针膏肓、起废疾，杜预实为左氏之忠臣，然不知缜著书之本意也。（张仲宗云）

《皇王宝运录》载黄巢王气一事，欧阳文忠未曾见

明清家有《续皇王宝运录》一书，凡十卷，王景彝家所藏，印识存焉。多叙唐中叶以后事，至于诏令文檄悉备。《唐史》新旧二书之阙文也。但殊乏文华。所恨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未曾见之。其载黄巢王气一事，尽存旧词，姑缀于编："中和三年夏，太白先生，自号太白山人，不拘礼则。又云姓王，竟不知何许人也。金州耆宿云：'每三年见入州市一度。自见此先生卖药，已仅三四十年，颜貌不改不老。'其年夏六月三日，太白山人修谒金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崔尧封云：'本州直北有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且大寇之帅黄巢凌劫州县，盗据上京，近已六年。又伪国大齐，年号金统。必虑王气在北牛山。伏请闻奏蜀京，掘破牛山，则此贼自败散。'尧封听之大喜，且具茶果，与之言话。移时，太白山人礼揖而去。尧封遂与州官商量，点诸县义丁男，日使万工掘牛山，一个月余，其山后崖崩十丈以来，有一石桶，桶深三尺，径三尺，桶中有一头黄腰兽，桶上有一剑，长三尺，黄腰见之，乃呦然数声，自扑而死。尧封遂封剑及画所掘地图所见石桶事件闻奏。僖宗大悦，寻加尧封检校司徒，封博陵侯。黄巢至秋果衰，是岁中原克平。"如昭洗王涯等七家之诏，亦见是书也。

京官朝参差回，纲船乘归

旧制，京官造朝，不许步行。每自外任代还朝参日，步军司即差兵士三人马一匹随从，得差遣。朝辞

毕，所属径关排岸司应副回纲船乘座以归，如在苏、杭间居止，即差浙西纲船。选人改官，授告有日，阁门关步军司差人马，如五人改官，即五骑、十五人伺候。内前授告了，各乘马。以故一时戏语云："宜徐行，照管踏了选人。"

人不堪命，皆去为盗

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每三亩之地，止收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人不思乱。政和间，谋利之臣建议，以为彼处减匿税赋，乃创置一司，号西城所，命内侍李彦主治之，尽行根刷拘催，专供御前支用。州县官吏，无却顾之心，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其推行为尤者，京东漕臣王宓、刘寄是也。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贾，已不可行。至靖康初，智勇俱困。有启于钦宗者，命斩彦，窜斥宓、寄，以徇下宽恤之诏，然无乡从之心矣。其后散为巨寇于江、淮间，如张遇、曹成、钟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外舅云。

宰相奏补于第，止授九品京官，自吕文穆始

沈义伦、卢多逊为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后遂以为常，今之朝奉郎也。吕文穆为相，当任子，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能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此宠命，恐罹谴责。乞以臣释褐时所授官补之。"自是止授九品京秩，因以为定制，以至今日。

通判运判所举人数沿革

太平兴国五年，诏通判得举选人充京官。运判所举人数，与提刑等。至熙宁三年，置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各添举员。有旨：今后通判更不举选人充京官，运判比提刑减人数之半。

磨勘进秩，自孙何耿望建言始

唐制，郊祀行庆，止进勋阶。五代肆赦，例迁官秩。本朝因之，未暇革也。章圣时，左司谏孙何与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上嘉纳之，遂定三年磨勘进秩之法。（《孙邻几家传》云）

富文忠封还词头，卢襄赞执奏不行

官制未改时，知制诰今之中书舍人，但演词而已，不闻缴驳也。康定二年，富文忠为知制诰。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备选。章献一见，以为妖艳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乃以嫁其侄从德，而择郭后位中宫。上终不乐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刘氏姻党，屡典名藩。未几，从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国夫人，许入禁中。文忠适当草制，封还，抗章甚力，遂并寝其旨。外制缴词头，盖自此始。崇、观奸佞用事，贿赂关节，干祈恩泽，多以御笔行下，朱书其旁云："稽留时刻者，以大不恭论，流三千里。"三省无所干预，大启倖门，为宦途之捷径。宣和五年，有黄冠丁希元者，得幸为侍晨道录。自云晋公之孙。忽降御笔："丁谓辅相真宗。逮仁宗即位，有定策之功。未经褒赠，可特赠少保。官其后五人。"时卢襄赞元为吏部尚书，袖其牍请对，启于上云："使谓过可湔洗，则累朝叙恤久矣，独至今乎？倘罪恶显然，一旦褒录，岂不骇四方之听？"于是命格不下。自是御笔遂有执奏不行者矣。二者皆甚盛之举也。

张唐英述《仁宗政要》与《嘉祐名臣传》

张唐英，字次功，西蜀人，与天觉为同胞兄也。熙宁中，仕至殿中侍御史。尝述《仁宗政要》上于朝，又尽作昭陵朝宰执近臣知名之贤诸传于其中，今世所谓《嘉祐名臣传》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门耳，然印本亦未尽焉。明清家有《政要》全书可考。次功父文蔚，范蜀公作墓碑。

韩魏公、章子厚为山陵使

韩魏公嘉祐末以翊戴功辅英宗。既为永昭山陵使，使事毕而上不豫矣，不敢辞位。四载而永厚鼎成，以元宰复护葬于洛。魏公先自上疏云："自有唐至于五代，山陵使事讫求去。今先帝已祔庙，而臣两为山陵使，恬然不能援故事去位，则是不知典故，何以胜天下之责？虽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顾中外公议且谓臣何？"神宗再三留之，卧家不出。遂以司徒两镇节度使判乡郡相州。元符末，章子厚为永泰山陵使。子厚专权之久，人情郁陶。有曾诞敷文者，作词略云："草草山陵职事，厌厌罢相情怀。"谓故事也。绍兴间，会稽因山，秦会之为固位之计，乃除孟仁仲为枢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机，事竣犹入国门。会之怒，讽言路引以论列，出典金陵。

韩魏公出判相州不敢预闻国命，吕吉父出守延安乞与枢密同奏事

熙宁初，韩魏公力辞机政，以司徒侍中判相州，已命未辞，忽报西边有警，曾宣靖乞召公同议廷中，神宗从之，公辞云："已去相位，今帅臣也。但当奉行诏书，岂敢预闻国论？"时人以为得体。元丰末，吕吉父以前两地守延安过阙，乞与枢密院同奏事。上亲批云："弼臣议政，自请造前。轻躁矫诬，深骇朕听。免朝辞，疾速之任。"已而落职知单州。其后吉父贬建州安置，东坡先生行制，辞云："轻躁矫诬，德音犹在。"谓此也。

丞相吴冲卿忌郭逵成功，其孙吴侔以左道伏诛

孙叔易近为先人言："大观中，自南京教授差作

试官，回次朱仙镇，阅邸报，吴侔兄弟以左道伏诛。坐中监镇使臣云：'某少日作吴冲卿丞相直省官，亲见元丰中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诏郭逵讨之。神宗问所以平交趾者，逵曰：兵难预度，愿驰至邕管上方略。师往，遂复邕州。进次富良江，又破之，获贼将洪真太子者，于是乾德议降。而逵以重兵压富良江，与交人止一水之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师。逵逗遛不进，交人大入，全军皆覆，逵坐贬秩。侔、储，冲卿孙也。此盖天报之云。'当时诗人陈传作《佐郎将》云：'林中生致左郎将，名王头颅十四五。乾德可禽嗟不谋，同恶相济能包羞？降书冉冉过中洲，中军传呼笑点头。蛮首算成勿药喜，君臣称觞弭多垒。元戎凯旋隔天水，夜经桄榔趋决里。驱将十万人性命，换得交州数张纸。'"

新法之行施于天下，独永康无和买

明清《前录》载和买起于王丝。后阅范蜀公《东斋记事》云："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绝时，预给官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于官。和买绸绢，盖始于此。"然在昔止是一时权宜，措置于一岁之间，或行于一郡邑而已。至熙宁新法，乃施之天下，示为准则。是时越州会稽县民繁而贫，所贷最多，旧额不除，至今为害而不能革。惟婺州永康县有一桀黠老农，鼓帅乡民，不令称贷，且云："官中岂可打交道邪?"众不敢请。独此一邑，遂无是患。闻今不然。

刑和叔用章子厚语以答虏使

绍圣初，孟后废，处道宫。偶辽国遣使来，诏命邢和叔馆之。邢白时宰章子厚曰："北使万一问及瑶华事，何以为词?"子厚曰："当云罪如诏书。"已而北人不及之，忽问曰："南朝近日行遣元祐人，何邪?"邢即以子厚语答之。归奏，泰陵大喜，以谓善于专对。(刘季高云)

吕氏为侍郎者三人，俱有子孙为相

五代时有姓吕为侍郎者三人，皆各族，俱有后，仕本朝为相。吕琦，晋天福为兵部侍郎，曾孙文惠端相太宗。吕梦奇，后唐长兴中为兵部侍郎，孙文穆蒙正相太宗，曾孙文靖夷简相仁宗，衣冠最盛，已具《前录》。吕咸休，周显德中为户部侍郎，七世孙正愍大防，相哲宗。异哉!

邵尧夫讥富郑公肉食者鄙

富郑公晚居西都，尝会客于第中，邵康节与焉。因食羊肉，郑公顾康节云："煮羊惟堂中为胜，尧夫所未知也。"康节云："野人岂识堂食之味，但林下蔬笋，则常吃耳。"郑公赧然曰："弼失言。"(邵公济云)

总管之总字，但从手不从丝

治平初，诏改诸路马步军部署为总管，避厚陵名也。考之前史，"总"字皆从手，合作"摠"字，非从丝无疑。出于一时稽考不审，沿袭至今，不可更矣。

李涛李择常本出一族

李成季昭玘，元祐左史，自号乐静居士，五代宰相李涛五世孙。涛至本朝，以兵部尚书莒国公致仕。尚书，当时阶官也。其家自洛徙齐。成季犹子，汉老邴也，中兴初，位政府，一时大诏令多出其手。秦少游作《李公择常行状》云："远祖涛，五代时号称名臣，仕皇朝为兵部尚书，封莒国公。莒公少时仕于湖南，有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孙也。所以今为南康建昌人，世号山房李氏。"成季与公择，乡里虽各南北，要是本出一族，子孙皆鼎盛，不知后来两家曾叙昭穆否耳。

陈崇仪庙食事因

侬贼犯交、广，毒流数州，诸将久无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颛征，首责崇仪使陈曙，斩之。余襄公皇恐，降阶祈求。武襄尉藉遣之。于是军声大振，竟破贼。而桂人为崇仪建庙貌，祀事至今唯谨。东坡先生以书抵广西宪曹子方云："闲居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仪陈侯，忠勇绝世，死非其罪。庙食西路，威灵肃然。愿公与程之邵议，或同一削，乞载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于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无滥诛，而广人奉事之益严，又有东坡之说如此，不可晓也。隆兴初，帅臣张维奏，诏赐其庙额曰忠愍。曙，高邮人，进士及第，后换右列。灵芝王平甫撰其碑志甚详。其婿许光疑，始以布衣自岭外护其丧以归，人皆多之。后登第，终吏部尚书。

唐宰相以宗室进者十三人，如何史赞乃云七人

《唐书》特立《宗室宰相传》，赞乃云："宰相以宗室进者九人。林甫奸谀，几亡天下。程、知柔在位，无所发明。"林甫在《奸臣传》。知柔相昭宗，附《惠宣太子业传》后（第五卷）止叙七人（适之、岘、勉、夷简、程、石、回）。然李麟乃懿祖后，李逢吉、李蔚俱陇西同系，李宗闵出郑王房，李揆亦出陇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传，何耶?

卷　三

熙宁以来宰相封国公

宋兴已来，宰辅封国公者，已见宋次道《春明退朝录》。自熙宁以后者，今列于后：

陈丞相（秀）
王文公（舒、荆）
王文恭（郇、岐）
韩献肃（康）
章子厚（申）
韩文定（仪）
蔡元长（嘉、卫、魏、楚、陈、鲁）
童　贯（泾、成、益、楚、徐、豫）
何正宪（荣）
郑文正（崇、宿、燕）
余源仲（丰、卫）
刘文宪（康）
邓子常（莘）
王　黼（崇、庆、楚）
蔡　攸（英、燕）
白丞相（崇）
吕忠穆（成）
张忠献（和、魏）
秦忠献（莘、庆、冀、秦、魏、益）
张循王（济、广、益）
韩蕲王（英、福、潭）
秦　熺（嘉）
陈文恭（信、福、鲁）
汤进之（荣、庆、岐）
虞忠肃（济、华、雍）
史文惠（永、卫、鲁、魏）
陈正献（申、福、魏）
梁文靖（仪、郑）
赵丞相（沂、卫）
王丞相（信、福、冀、鲁）
周丞相（济、益）
留丞相（申）
京丞相（魏）
谢丞相（申、岐、鲁）

蔡元道作《官制旧典》，事有抵牾

蔡元道作《官制旧典》，极其用心，甚为详缜。但事有抵牾，或出于穿凿者，有所未免。明清尝略引旧文以证数项于印本上，佥贴呈似遂初尤丈，延之深以叹赏。其帙尚存尤丈处，不复悉纪，姑以一条言之："熙宁三年，许将以磨勘当迁，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之进取，遂转太常博士。初下笔，方成大字，堂后官以手约定，具陈祖宗旧制，当迁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右笔作口字。因知前辈堂后官犹能执祖宗之法耳。时先公掌外制，乃见而知之者。"明清以谓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得而专纵。使有之，王荆公之文过执拗，世所共知，当新法之行，虽韩、富、欧、范、司马诸公与之争，悉不能回其意，岂一堂吏能转其笔耶？元道云先公，即延庆。王荆公荐李资深时，苏子容、李才元、宋次道缴其改官除监察御史之命，荆公改授延庆，即为书行。延庆字仲远，文忠齐之子也。别命书读始此。

方轸论列蔡京章疏

方通，兴化人，与蔡元长乡曲姻娅之旧，元长荐之以登要路。其子轸，宏放有文采，元长复欲用之。轸闻之，即上书讼元长之过。既达乙览，元长取其疏自辩云："大观元年九月十九日，敕中书省送到司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魏国公蔡京札子。奏伏蒙宣示方轸章疏一项，论列臣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神灵为无物，玩陛下不啻若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媒之计，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恐赫天下。威震人主，祸移生灵，风声气焰，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议，小臣保寸禄不敢言。颠倒纪纲，肆意妄作，自古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为甚。爰自崇宁已来，交通阉寺，通谒宫禁，蠹国用则若粪土，轻名器以市私恩。内自执政侍从，外至帅臣监司，无非京之亲戚门人。政事上不合于天心，下悉结于民怨。若设九鼎，铸大钱，置三卫，兴三舍，祭天地于西郊，如此之类，非独无益，又且无补，其意安在？京凡妄作，必持说劫持上下曰，'此先帝之法也'，'此三代之法也'，或曰，'熙、丰遗意，未及施行。'仰惟神考十九年间，典章文物，粲然大备，岂蔡京不得驰骋于当年，必欲妄施于今日，以罔在天之神灵？凡欲奏请，尽乞作御笔指挥行出，语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挥更不施行，则又语人曰：'京实启之也。'善则称己，过则称君，必欲陛下敛天下怨而后已，是岂宗社之福乎？天下之事无常是，亦无常非，可则因之，否则革之。惟其当之为贵，何必三代之为哉。李唐三百年间，所传者二十一君，所可称者太宗一人而已。当时如房、杜、王、魏，智虑才识，必不在蔡京之下。窃观贞观间未尝一言以及三代。后世论太宗之治者，则曰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京不学无术，妄以三代之说欺陛下，岂不为有识者之所笑也？元丰三年，废殿前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间，造尚书省，分六曹，设二十四司，以总天下机务。落成之日，车驾亲幸，命有司立法：诸门墙窗壁，辄增修改易者，徒贰年。京恶白虎地不利宰相，尽命毁坼，收置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谓之绍述乎？括地数千里，屯兵数十万，建置四辅郡，遣亲信门人为四辅州总管，又以宋乔年为京畿转运使。密讽兖州父老诣阙下，请车驾登封，意在为东京留守，是欲乘舆一动，投间窃发，呼吸群助。不知宗庙社稷何所依倚？陛下将措圣躬于何地？臣尝中夜思之，不觉涕泗横流也。臣闻京建议立方田法，欲扰安业百姓。借使行之，岂不召乱乎？又况数年间行盐钞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脱赚客旅财物。道途行旅谓朝廷法令，信如寒暑，未行旬浃，又报盐法变矣。钞为

故纸，为弃物，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生灵怨叹，皆归咎于陛下。然京自谓暴虐无伤，奈皇天后土之有灵乎？所幸者祖宗不驰一骑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万一有垄上之耕夫，等死之亭长，啸聚亡命于一方，天下响应，不约而从，陛下何以枝梧其祸乎？内外臣僚，皆京亲戚门人，将谁为陛下使乎？京乘此时，谈笑可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义士，明目张胆，思见太平，投匦以陈己见者，无日无之。京钳天下之口，欲塞陛下耳目，分为邪等，贼虐忠良。天下之士，皆以忠义为羞，方且全身远害之不暇，何暇救陛下之失乎？奈何陛下以京为忠贯星日，以忠臣义士为谤讪诋诬，或流配远方，或除名编置，或不许齿仕籍。以言得罪者，无虑万人矣，谁肯为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顽童耳，京遣攸日与陛下游从嬉戏，必无文、武、尧、舜之道，启沃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笼禽槛兽，舟车相衔，不绝道路。今日所献者，则曰臣攸上进；明日所献者，则又曰臣攸上进。故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乱也。久虚谏院不差人，自除门人为御史。京有反状，陛下何从而知？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与京皆壶山人也。案谶云：水绕壶公山，此时方好看。京讽部使者凿渠以绕山。日者星文谪见西方，日蚀正阳之月，天意所以启陛下聪明者，可谓极也。奈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帝意。止于肆恩赦，开寺观，避正殿，减常膳，举常仪，以答天戒而已。然国贼尚全首领，未闻枭首以谢天下百姓，此则神民共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陛下勿谓雉鸣乎鼎，穀生于朝，不害高宗、太戊之德；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害尧、汤之圣。古人之事，出于适然。今日之事，祸发不测，天象人情，危栗如是。伏惟陛下留神听览，念艺祖创业之难，思履霜坚冰之戒。今日冰已坚矣，非独履霜之渐。愿陛下早图之。后悔之何及！臣批肝为纸，沥血书辞，忘万死，叩天阍。区区为陛下力言者，非慕陛下爵禄而言也，所可重者祖宗之庙社，所可惜者天下之生灵，而自忘其言之迫切。陛下杀之可也，赦之可也，窜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系于重轻。陛下上体天戒，下顾人言，安可爱一国贼而忘庙社生灵之重乎！冒渎天威，无任战栗之至。谨备禄如后。臣读之，骇汗若无所容。臣以愚陋，备位宰司，不能镇伏纪纲，讫无毫发报称，徒致奸言，干浼圣听。且人臣有将必诛之刑；告言不实，有反坐之法。臣若有是事，死不敢辞。臣若无是事，方轸之言不可不辩。伏望圣慈，付之有司，推究事实，不可不问。取进止。”诏轸削籍流岭外，后竟殂于贬所。元长犹用其兄会为待制。家间偶存此疏，录以呈太史李公仁甫，载之《长编》。当是时也，元长领天下事，谁敢言者。轸独能奋不顾身，无所回避如此。使九重信其言，逐元长；元长悟其说，急流勇退，则国家无后来之患，元长与轸得祸俱轻，三者备矣。

强渊明上《景钟颂》

宣和元年八月丁丑，皇帝诏大晟作景钟。是月二十五日，钟成，皇帝以身为度，以度起律；以律审声，以声制钟；以钟出乐，而乐宗焉。于以祀天地，享鬼神，朝万国，罔不用乂。在廷之臣，再拜稽首上颂：“明明天子，以身为度。有景者钟，众乐所怙。于昭于天，乃眷斯顾。扬于大庭，罔不时序。亿万斯年，受天之祐。”此翰林学士承旨强渊明之文也。偶获斯本，谨录于右。

王采为林灵素中伤，与刘炳俱见诛

王采辅道，枢密韶之子，少豪迈有父风，早中甲科，善议论，工词翰，曾文肃、蔡元长荐入馆为郎，后以直秘阁知汝州。考满守陕。年未三十，轻财喜士，宾客多归之。坐不觉察盗铸免官，自负其材，受辱不羞。是时羽流林灵素以善役鬼神得幸，而辅道之客冀其复用，乘时所好，昌言辅道有术，可致天神出。灵素上挶不得施。盖其客亦能请紫姑作诗词，而已非林之比。辅道固所不解，然实不知客有此语也。辅道尝对别客谓：“灵素太诞妄，安得为上言之？”其言适与前客语偶合。工部尚书刘炳子蒙者，辅道母夫人之侄孙也，及其弟焕子宣，俱长从班，歆艳一时。时开封尹盛章新用事，忌炳兄弟，进思有以害其宠，未得也。初，炳视辅道虽中表，然炳性谨厚，每以辅道择交不慎疏之。会炳姑适王氏，于辅道为嫂。一日，辅道语其嫂曰：“某久欲谒子蒙兄弟奉从容，然不得其门而入，奈何？”嫂曰：“俟我至其家，可往候之。”辅道于是如其教，候炳于宾舍，久之始得通，炳逡巡犹不欲见，迫于其姑，勉强接之。既就坐，谈论风生，亹亹不倦，炳大叹服，入告其姑曰：“久不与王叔言，其进乃尔，自恨不及也。”因遣持马人归，止宿其家，自是始相亲洽。殆至兴狱，未及岁也。前客语既达灵素，灵素忿怒，泣请于上，且增加以白之曰：“臣以羁旅，荷陛下宠灵，而奸人造言，累及君父。乞放还山以避之。不然，愿置对与之理。”上令逮捕辅道与所言客姚坦之、王大年，以其事下开封。使者至，辅道自谓无它，亦不以介意，语家人曰：“辩数乃置，无以为念也。”至狱中，刻木皆出纸求书，且谓辅道曰：“昔苏学士坐系乌台时，卫狱吏实某等之父祖。苏学士既出后，每恨不从其乞翰墨也。”辅道喜，作歌行以赠之，处之甚怡然。而盛章以炳之故，得以甘心矣。因上言词语有连及炳者，乞并治之。上曰：“炳从臣也，有罪未宜草草。”炳既闻上语，不疑其他。一日，上幸宝篆，驻跸斋宫，从官皆在焉。炳越班面奏帘外曰：“臣猥以无状，待罪迩列。适有中伤者，非陛下保全，已齑粉矣。”再拜而退。炳既谢已，举首始见章在侧注目瞪视，惶骇失措，深以为悔。翌日，章以急速请对，因言：“采与炳腹心。

诽谤事验明白，今对众越次，上以欺罔陛下，下以营惑群臣，祸将有不胜言者。幸陛下裁之。”上始怒，是日有旨，内侍省不得收接刘炳文字。炳犹未知之，以谓事平矣，故不复闲防。章既归，遣开封府司录孟彦弼携捕吏窦鉴等数人，即讯炳于家。炳囚服出见，分宾主而坐，词气慷慨，无服辞。彦弼既见其不屈，欲归。而窦鉴者语彦弼曰：“尚书几间得采一纸字，足以成案矣。”遂乱抽架上书，适有炳著撰稿草，翻之至底，见炳和辅道诗，尚未成，首云：“白水之年大道盛，扫除荆棘奉高真。”诗意谓辅道尝有嫉恶之意；时尚道，目上为高真尔。鉴得之，以为奇货，归以授章，章命其子并释以进云：“白水谓来年庚子采举事之时。炳指采为高真，不知以何人为荆棘？将置陛下于何地？岂非所谓大逆不道乎？”但以此坐辅道与客，皆极刑。炳以官高，得弗诛，削籍窜海外。焕责授团练副使，黄州安置。凡王、刘亲属等，第斥谪之。并擢为秘书省正字，数日而死，出现其父，已为蛇矣。华阳张德远文老，子蒙之婿也；又并娶德远之妹，目睹其事。且当时亦以有连坐，送吏部与监当，故知之为详。尝谓明清曰：“德远死，无人言之者矣。子其因笔无惜识之。”文老尝为四川茶马。东坡先生赋《张熙明万卷堂诗》，即其父也。文老博极群书，尤长史学，发言可孚，故尽列其语。又益知世所传辅道遇宿冤之事为不然云。

刘康孙启孙贵妃夺王景彝故弟果报

王景彝故弟在京师太子巷。初，开宝间，江南李后主遣其弟从善入贡，留不遣，建宅以赐，故都人犹以太子目之也。从善死后，归王氏。宣和初，崔贵妃者得幸祐陵，未育子。有刘康孙者，卜祝之流，以术蒙恩甚厚，为遥郡观察使，言之于崔之兄曰：“王氏所居，巷名既佳，而宅中有福气，宜请于上。”崔遣人告于妃，妃以致恳上，上喻京尹王革，令善图之。革即呼王氏子弟，导指意。王诸子愚呆，不知时变，迟迟未许。崔欲速得之。会舍旁有造磬者，时都下初行当十钱，崔沭人诬告王诸子与邻人盗铸，革即为掩捕，锻炼黥窜，而没其宅，遂以赐崔。崔氏既得之，上幸其居，设醐三日，荣冠一时。未几崔命康孙祷于宅中树下，适有争宠者谮于上及中宫云：“崔氏姊弟夜祠祭，与巫觋祝诅叵测。”会上尝梦明节刘妃泣诉，以为人厌胜致死，上因以语妃，妃抗上语，颇不逊。上怒，付有司，捕康孙等穷治。康孙款承，实尝以上及崔妃所生年月祷神求嗣，且祈固宠，咒诅则无之。犹坐指斥，诏脔康孙于宅前，国医曹孝忠并坐流窜。孝忠亦倖进，为廉车，二子济、涣俱冒馆职，至是皆斥之。孝忠尝侍明节药故也。仍命悬康孙首于所祝树上。制云：“贵妃崔氏，乏柔顺进贤之志，溺奸淫罔上之私。惑于奇邪，阴行媚道。散资产以掠众誉，招术者以彰虚声。祝诅同列，以及于死生；指斥中宫，而刑于切害。谈命术以徼后福，挟厌胜以及乘舆。可降充庶人，移居别院。崔兄除名，嫂姊妹并远外编管。”距王氏之籍，不及一岁云。陈成季迪云：“时任大理卿，亲鞫其事。”

蔡元长不启印匣用印，印复在匣

承平时，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后开。蔡元长秉政，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吏以白元长，元长曰：“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复携以归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开匣则印在焉。或以询元长，元长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复得，徒张皇耳。”

张柔直劝蔡元长收拾人材，以救丧乱

蔡元长晚年语其犹子耕道曰：“吾欲得一好士人以教诸孙，汝为我访之。”耕道云：“有新进士张觷者，其人游太学，有声，学问正当，有立作，可备其选。”元长颔之，涓辰延致入馆。数日之后，忽语蔡诸孙云：“可且学走，其它不必。”诸生请其故。云：“君家父祖奸骄以败天下，指日丧乱。惟有奔窜，或可脱死，它何必解耶？”诸孙泣以诉于元长，元长愀然不乐，命置酒以谢之，且询以救弊之策。觷曰：“事势到此，无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拾人材，改往修来，以补万一。然无及矣。”元长为之垂涕。所以叙刘元城之官，召张才叔、杨中立之徒用之，盖由此也。耕道名佃，君谟之孙。觷字柔直，南剑人，后亦显名于时。（已上二事，尤丈延之云）

解习除知河中府，以箝口丧躯

靖康中，有解习者，东州人。为郎于朝，未尝与人接谈。虏骑南寇，择西北帅守，时相以其谨厚不泄，谓沈鸷有谋，遂除直龙图，知河中府。习别时相云：“某实以讷于言，故寻常不敢妄措辞于朝列。今一旦付委也如此，习之一死固不足惜，切恐朝廷以此择人，庙谋误矣。”解竟没于难。世人以饶舌掇祸者多；而习乃以箝口丧躯，昔所未闻也。（外舅云）

兰亭石刻既存而复失

薛绍彭既易定武《兰亭石》归于家，政和中，祐陵取入禁中，龛置睿思东阁。靖康之乱，金人尽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虏所识，独得留焉。宋汝霖为留守，见之，并取内帑所掠不尽之物，驰进于高宗。时驻跸维扬，上每置左右。逾月之后，虏骑忽至，大驾仓猝渡江，竟复失之。向叔坚子固为扬帅，高宗尝密令冥搜之，竟不获。（向端叔云）

张达明报唐钦叟，令衔命诛童贯

靖康初，童贯既以误国窜海外，已而下诏诛之。钦宗喻宰执云：“贯素奸狡，须得熟识其面目者衔命追路，即所在而行刑，庶免差误。”唐钦叟时为首相，云：“朝臣中有张澄字达明者，与贯往还。宜令其

往。"诏除澄监察御史以行。澄字达明，有一小女，十余岁，玉雪可怜，素所爱。时天寒，欲卯饮，忽闻有此役，骇愕战掉、袖拂汤酒碗，沃其女立死。达明号恸引道，怨钦叟切骨。至南雄州而贯就戮。明年，钦叟免相留京，二圣北迁，虏人立张邦昌为主，且驱廷臣连衔列状，钦叟佥名毕，仰药而殂。建炎中，达明为中司，适钦叟家陈乞恤典，达明言钦叟不能抗虏之命，虽死不足褒赠。繇是恩数尽寝，至今不能理也。（俞彦时云）

冯楫雷观同为学官相排

冯楫济川、雷观公达，靖康中俱为学官于京师，皆蜀士也。而观以上书得之，楫实先达焉。一日，楫出策题问诸生经旨，观摘其疵讦之于稠人中曰："自王安石曲学邪说之行，蔡京挟之以济其奸，遂乱天下。今日岂可尚习其余论耶!"楫曰："子去岁为学生，尝以书属我求为蔡氏馆客，岂忘之耶？前牍尚存，偩张为幻乃尔，是由同浴而讥裸裎也!"二人大忿，坐是论列，皆绌为监当。（邵公济云）

贺子忱李邈诈疾退避

贺子忱允中，靖康中为郎。或有荐其持节河北者，子忱微闻之，忽就省户作中风状，颠仆于地，呼之不醒。同舍郎急命舁之以归，即牒开封府乞致仕，得敕买舟南下，初无所苦也。李邈彦思以武官为枢密都承旨，朝论亦将有所委任，亦效子忱之举。时聂山尹都，以谓此风不可长，翌日启上，以谓邈诈疾退避，后来何以使人？诏邈降两官，除河北提点刑狱，兼摄真定府。日下出门，竟死于难。子忱绍兴初以李泰发荐落致仕，又三十年为参知政事。晚节末路，持禄固位而已。（向荆父云）

粘罕欲根刷玉牒名字，赖秦中丞得免

秦会之尝对外舅自言："靖康末，与莫俦俱在虏寨。粘罕二太子者谓：'搜寻宗室，有所未尽。'俦陈计于二贼，乞下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尽行根刷，无能逃矣。会之在傍曰：'尚书之言误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不少有服属虽近而情好极疏者；有虽号同姓，而恩义反不及异姓者多矣。平时富贵，既不与共，一旦祸患，乃欲与之均，以人情揆之，恐无此理。'粘罕者曰：'中丞之言是。'由此异待之。"

郑居中与蔡京交恶

王、刘既诛窜，适郑达夫与蔡元长交恶，郑知蔡之尝荐二人也，忽降旨应刘炳所荐并令吏部具姓名以闻，当议降黜。宰执既对，左丞薛昂进曰："刘炳，臣尝荐之矣。今炳所荐尚当坐，而臣荐炳何以逃罪?"京即进曰："刘炳、王采，臣俱曾荐之。今大臣造为此谋，实欲倾臣。臣当时所荐者，材也。固不保其往。今在庭之臣，如郑居中等，皆臣所引，以至于此。今悉叛臣矣，臣亦不保其往。愿陛下深察。"上笑而止，由是不直达夫，即再降旨：刘炳所荐并不问。（亦文老云）

追赠范忠宣，误作文正。

明清《前录》记靖康中赠范"文正"，恐是误书。近日李文授孟传云："当时乃是进拟'忠宣'，钦宗改'文正'之名，付出身。仍于其矜其旁批云：'不欲专崇元祐。'"文授云："得之于曾文清。"文清，吴元中妻兄，宜知其详。

温禹弼与曾文肃相失

温益，字禹弼。徽考以端邸旧僚，即位未久，擢尹开府。钦圣因山，曾文肃为山陵使，益为顿递使。梓宫次板桥，以人众柱折几陷。时外祖空青公侍文肃为山陵所主管文字，偶问左右曰："顿递使何在?"不虞益之在旁，忽应曰："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髓。时蔡元长已有中禁之援，使运力为引重，至于斥文肃于上前。元长大感之，遂以为中书侍郎，兴大狱，欲挤文肃父子于死地，赖上保全之，得免。未几，益卒于位。后元长复用其子万石为阁学士以报之。（曾玉隆云）

苏东坡作陈公弼传

东坡先生平生为人碑志绝少，盖不妄语可故也。其作陈公弼希亮传，叙其刚方明敏之业，殆数千言，至比之长孺。非有以心，未易得之。然其后无闻，心窃疑焉。比阅孙叔易《外制集》，载其所行陈简斋去非为参知政事封赠三代告词，始知乃公弼之孙。取张巨山所作去非墓碑视之，又知为公弼仲子忱之孙焉。简斋出处气节、翰墨文章，为中兴大臣之冠。善恶之报，时有后先，其可谓无乎!

卷　四

徽宗燕赏元宵，命王安中、冯熙载进诗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谟殿张灯预赏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书侍郎冯熙载为诗以进。安中云："上帝通明阙，神霄广爱天。九光环日月，五色丽云烟。紫袖开三极，琼瑰列万仙。希夷尘境断，仿佛玉经传。妙道逢昌运，真王抚契贤。龟图规大壮，龙位正纯乾。穹昊亲无间，皇居掇自然。刚风同变化，祥气共陶甄。层观星潢上，重闉斗柄边。摩空七雉峻，冠峤六鳌连。梦想何尝到，阶升信有缘。昕朝初放仗，密宴忽闻宣。清禁来鸣珮，修廊入并肩。兽铺金半阖，鸾障绣微褰。霁景留庭砌，雷文绘桷梴。宫帘波锦漾，殿榜字金填。花拥巍巍座，香浮秩秩筵。高呼称万亿，韶奏侍三千。华岁推尧历，元玑候舜璿。冰霜知腊后，梅柳认春前。造

化应呈巧，芳菲已斗妍。椤枝雕槛小，多叶露桃鲜。错落飞杯斝，锵洋杂管弦。承云歌历历，回雪舞翩翩。黼幄祥氛合，铜壶永漏延。镐京方置醴，羲驭自停鞭。乃圣情深渥，诸臣意更虔。宗藩亲鲁、卫，相芾拱闳颠。侧弁恩光浃，中觞诏跸旋。宝薰携满袖，御果得加笾。要赏嬉游盛，俄追步武遄。腾身复道表，送日夹城壖。仰揖苍龙象，旁临艮岳巅。讴歌纷广陌，箫鼓乐丰年。赫奕攒轻幰，珍奇集市廛。博卢多袒跣，饮肆竞蹁跹。蕃衍开朱邸，崔嵬照彩椽。桥虹湾矗矗，江练泮溅溅。击柝周庐晚，张灯别院先。余霞摇绮晕，列宿舍珠躔。浩荡三山岛，棱层十丈连。再趋天北极，却立榻东偏。既用家人礼，仍占圣制篇。兕觥从酩酊，蟾魄待婵娟。转盼随亲指，环观得纵穿。曲屏江浪蹙，巨柱赤虬缠。光透垂枝井，晶衔带壁钱。萧台千级峻，重屋八窗全。就席花墩匝，行樽紫袖揎。交辉方烁烁，起立复阗阗。邃宇会宁过，中宵胜赏专。铺陈尤有韵，清雅不相沿。户箔明珠串，栏缸水碧棬。规模商甗铸，款识鲁壶镌。秦曲移筝柱，唐妆俨鬓蝉。窄襟珠缀领，高朵翠为钿。喜气排寒冱，轻飔洗静便。层琳藉玑组，方鼎炷龙涎。玛瑙供盘大，玻璃琢盏圆。暖金倾小榼，屑玉酿新泉。帝子天才异，英姿棣萼联。频看挥斗碗，端是吸鲸川。推食俱均逮，攘餐及坠捐。海螯初破壳，江柱乍离渊。宁数披绵雀，休论缩颈鳊。南珍夸饤饾，北馔厌烹煎。赐橘怀赪卵，酡颜酾宝船。言归荷慈惠，末节笑拘挛。放钥严扃启，笼纱逸足牵。冰轮挂银汉，夜色映华轩。人识重熙象，功参独断权。五辰今不忒，六气永无愆。天纪承三古，时雍变八埏。比闾增板籍，疆场罢戈铤。文轨包夷夏，弦歌遍幅员。恢儒荣藻荐，作士极鱼鸢。庆胄贻谋显，多男景福绵。迓衡常穆穆，遵路益平平。亭障今逾陇，耕耘久际燕。信通鹏海涨，威窜犬戎膻。东拟封云、岱，西将款涧、瀍。琳科宣蕊笈，玉府下云轩。帝籍勤初播，宫蚕长自眠。玺丝登六寝，稃米秀中田。庙鹤垂昭格，坛光监吉蠲。灵芝滋菌蠢，甘醴涌潺湲。合教龙凤革，颁经众疾痊。雨随亲祷降，河避上流迁。执契皇猷洽，披图福物骈。太和输橐籥，妙用绝蹄筌。此际君臣悦，应先简册编。《雅》称鱼罩罩，《颂》述鼓咽咽。讵比千龄遇，犹闻四始笺。羁臣起韦布，陋质愧驽铅。骤俾陪机政，由来出眷怜。恩方拜纶綍，报未效尘涓。密席叨临劝，凡踪窜曲拳。虽无三峡水，曾步八花砖。渝望知难称，才悭合勉旃。钧天思尽赋，縢续白云笺。"熙载云："化工欲放阳春到，先教元冥戮衰草。疑冰封地万木僵，谁向雪中探天巧。璿玑星回斗指寅，群芳未知时已春。人心荡漾趁佳节，灯夕独冠年华新。升平万里同文轨，井邑相连通四裔。兰膏竞吐夜烘春，和叔回车避羲辔。巍巍九禁倚天开，温风更觉先春来。试灯不用雨花俗，迎阳为却寒崔嵬。宣和初载元冬尾，瑞白才消尘不起。穆清光赏属钦邻，锦绣云龙颁宴喜。初闻传诏开睿谟，步障几里承金铺。调音度曲三千女，正似广乐陈清都。遏云妙唱韩娥侣，回雪飞花称独步。千春蟠木效红英，献寿当筵岂金母。上林晚色烟霭轻，景龙游人欢笑声。霞裾月佩拥仙仗，翠凤挟辇趋平成。铜华金掌散晶彩，翠碧重重簇珠琲。先从前殿望修廊，日出绮霞红满海。神光通透云母屏，骊龙出舞波涛惊。煌煌黼座承天命，座下错浴如明星。榻前玉案真核旅，兽炭银炉夜初鼓。宪天重屋讶云屯，崇道箫台疑蜃吐。前楹火柱回万牛，蔺卿璧碎色光浮。周围照耀眼界彻，冰壶漾月生珠流。点点金钱尽衔璧，豹髓腾辉粲银砾。丝篁人籁有机缄，缴绎清音传屋壁。须臾随跸登会宁，如骖鸾鹤游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纤云不点惟光明。四壁垂帘玉非玉，银缸吐艳相连属。棼楣横带碧玻璃，一朵翠云承日毂。万光闪烁争吐吞，烛龙衔耀辉四昆。又如电母神鞭驰，金蛇着壁不可扪。端信奇工通造化，岂比胡人能幻假。丹青漫数顾虎头，盘礴解衣未容写。此时帝御钧天台，紫垣两两明三台。尚方饮器万金宝，古玉未足诧云雷。帝傍侍女云华品，玉立仙标及时韵。四音促柱泛笙箫，应有翔鸾落千仞。龙瓶泻酒如流泉，御厨络绎纷珍鲜。榻边争欲供天笑，快倒颇类虹吸川。厌厌夜饮方欢浃，玉漏频催鼓三叠。金门初下醉归时，正见冰轮上城堞。微臣去岁陪清班，恶诗误辱重瞳观。小才易穷真鼠技，再赋愈觉相如悭。"履道、彦为二集中，今不复印行，故录于此。

陈尧臣进退终始事迹

宣和初，徽宗有意征辽，蔡元长、郑达夫不以为然，童贯初亦不敢领略，惟王黼、蔡攸将顺赞成之。有谍者云："天祚貌有亡国之相。"班列中或言陈尧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伦，登科为画学正。黼闻之甚喜，荐其人于上，令衔命以视之，擢水部员外郎，假尚书，以将使事。尧臣即挟画学生二员俱行，尽以道中所历形势向背，同绘天祚像以归。入对即云："虏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谨写其容以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进兵。兼弱攻昧，此其时也。"并图其山川险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尧臣右司谏，赐予钜万。燕、云之役遂决。时尧臣方三十三岁，迁至侍御史。会蔡元长复将起预政事，黼讣尧臣望风上疏以元长前日不合人情状攻之。初榜朝堂，然上犹眷元长，黜尧臣为万州监税。而元长竟不告廷，尧臣继寝是行。黼败，尧臣亦遭斥。建炎中，监察御史李采疏其为黼鹰犬，误国之罪，始诏除其职。初，秦会之主泮高密，尧臣以沧州掾曹同为京东漕同试官，因以厚甚。会之擅国，遂尽复故官。虽不敢用，招至武林，每延致相府，款密叙旧。尧臣以前所锡万金，筑园亭于西湖之上，极其雄丽，今所谓陈侍御花园是也。会之殂，汤致远为御史，欲露台评，而周为高方崇，尧臣之妻兄，致远之腹心，力回护之，遂免，先以寿终。李仁父《长编》载胡交修缴其祠命之

章，尤摘其奸。其嗣息为高作行状，以盖前迹，为高后亦悔之。会之炎炎时，前御史敢于国门外建第，以此可见。（为高之子乐云）

靖康中，黄时偁、徐揆、段光远三人上虏酋书

靖康之变，士大夫纪录，排日编缀者多矣。其间盖亦有逸事焉。近从亲旧家得是时进士黄时偁、徐揆、段光远三人所上虏酋书云："大宋进士黄时偁谨斋沐裁书于大金二帅曰：尝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若夫乐软熟而憎鲠切，取谀美而舍忠良，虽尧、舜无以致治。时偁淮右寒生，家袭儒业，老父每训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罔可轻言，自取戮辱。'由是钳口结舌，守分固穷，未曾敢以片言辩时是非。方今国家艰难，苟有见闻，宁忍甘蹈盲聋之域？非不知身为宋民，不当以狂妄之辞干冒元帅聪德也；非不知一言忤意，死未塞责也。直欲内报吾君之德，外光二元帅之名，一身九死，又何憾焉！时偁切观我宋自崇宁以来，奸臣误国，窃升威柄者有之，妨公害民者有之，大启倖门、壅遏言路者有之，所以元帅因之遂有此举。道君太上皇帝亲降诏书，反己痛责，断出宸心，乃传大宝。今皇帝即位未久，适丁国难，以孝行夙彰，天人咸服。今元帅敛城不下，盖为此也。时偁伏睹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国书，正为催督金银表段。有云须索之外，必不重取；礼数优异，保无它虞。柰何都民朝夕思念，燃顶炼臂，延颈跂踵，以望御车之尘也？元帅岂不念天生万民，而立之君，以主治之。乃复须索他物，络绎不绝，参酌以情，虽不足以报再生之万一，然方册所载，自古及今，未闻有大事既决，反缘细故而延万乘之君者。证以国书，似非初意，愚切惑之。念我国家曩昔伤财害民之事，结怨连祸之人，尚可目也。曰内侍、伶伦、美女是已，曰宫室、衣服、声乐是已。今军前一一须索，唯复谓此悉皆国害。坚欲为我痛锄其根株耶？亦欲驱挈归境以为自奉之乐耶？军机深密，非愚陋可得而知也。法曰：'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又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者，必禁之。'愿元帅详览此章，熟思正论。杀人以梃与刃，无以异也。傥使宿奸复被新宠，是犹禾莠相杂，而耕者未耘；膏肓之疾，而医者未悟，则将日渐月稽，习以成风，不害此而害彼，何时已矣？时偁懵不知书，愚不练事。言切而其意甚忠，事虽小而所系甚大。方议修书铺陈管见，未及形言，众乃自祸。呜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蠹巨恶，难于逃覆载之中也。且如内侍蓝欣、医官周道隆、乐官孟子书、俱为平昔侥滥渠魁。今取过军前，坐席未暖，乃忘我宋日前恩宠之优，不思两国修讲和好之始，尚循故态，妄兴间谍，称有金银在本家窖藏，遂烦元帅怪问。考诸人用心，虽粉骨碎躯，难塞滔天之罪。请试陈之。今焉明降御笔，根括金银，以报大金活生灵之恩，切须尽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报大金者，虽发肤不惜。只是要有，尽取于是。有司累行劝谕，及指为禁物，稍有隐藏，以军法从事。其措置根括，非不尽心。上至宗庙器皿，下至细民首饰，罄其所有，欲酬再造。而天子且曰：'朕可以报金国者，虽发肤不惜。'凡为臣子，固当体国爱君，匹两以上，尽合送纳。蓝欣等不务济朝廷之急，报元帅之仁，辄抵冒典宪，埋窖金银，悭吝庸逆，无如此之甚者。若使未过军前，则人人蓄为私宝，论当时根括指挥，已合诛戮，切恐逐人。昨缘有司根取犒赏，亦尝囚禁，挟此为仇，意要生事，厥罪尤不可赦。愚谓正当扰攘之际，犹敢怀奸罔上，取佞一时，异日安居，为国患也必矣。亮元帅智周万物，不待斯言，察见罪状。文王问太公主听如何，太公答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圣人垂教，良有以也。伏望元帅扩乾坤之度，垂日月之明。毋纳谀情，以玷大德。将蓝欣等先赐行遣，徇首京城。不惟扫荡宿孽，又可以惩戒后人。仍愿元帅务全两国之欢，以慰生灵之心。请我銮舆，早还禁御。军前或有所阙，朝廷亦必不违。书之青史，传为盛事，岂不韪欤！""太学生徐揆等谨献书于大金国相元帅太子元帅。揆等闻昔春秋鲁宣公十一年，伐陈，欲以为县，申叔时谏曰：'诸侯之从者，曰讨有罪也。今县陈，是贪其富。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乃复封陈。后之君子，莫不多申叔时之善谏，楚子之从谏。千百岁之下，犹且想其风采为不可及。昔上皇任用非人，政失厥中，背盟致讨，元帅之职也。大肆纵兵，都城失守，社稷几亡而复存，元帅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廛，生灵几死而幸免，元帅之仁也。虽楚子入陈之功，未能远过。我宋皇帝以万乘之尊，两造辕门，议赏军之资，加徽号之请。越在草莽，信宿逾迈。国中喁喁企望，属车尘者屡矣。今生民无主，境内骚然，忠义之士，食不下咽。又闻道路之言，以金银未足，天子未还。揆等切惑之。盖金银之产，不在中国而在深山穷谷之间，四方职贡，岁有常赋。邦财既尽，海内萧然，帑藏为之一空，此元帅之所明知也。重以去岁之役，增请和之币，献犒赏之资。官吏征求，及于编户。都城之内，虽一妾妇之饰，一器用之微，无不输之于上，以酬退师之恩也。又自兵兴以来，邦国未宁，道路不通，富商大贾，绝迹而不造境。京师豪民，蓄积素厚者，悉散而之四方矣。间有从宦王畿，仰给于俸禄者，饩粥之外，储无长资，岂复有金银之多乎？今虽天子为质，犹无益于事也。元帅体大金皇帝好生之德，每以赤子涂炭为念，大兵长驱，直抵中原，未尝以屠戮为事，所以爱民者至矣。凡元帅有存社稷之德，活生灵之仁，而乃以金银之故质君，是犹爱人子弟，而辱及其父祖，与不爱奚择？元帅必不为也。昔楚子围郑，三月克之，郑公肉袒牵羊以迎。左右曰：'不可许。'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春秋》书

之，后世以为美谈。揆等愿元帅推恻隐之心，存终始之惠，反其君父，损其元数，班师振旅，缓以时月，使求之四方，然后遣使人献，则楚子封陈之功，不足道也。国中之人，德元帅之仁，岂敢弭忘？《传》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揆等虽卑贱，辄敢浼死以纾君父之难，唯元帅矜之。""大宋进士段光远谨斋沐裁书，百拜献于大金元帅军前。仆尝读《春秋左传》，有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又尝读《礼记聘义》，有曰：'轻财重礼，则民逊矣。'读至于斯，未尝不三复斯言，掩卷长叹，切谓非贤圣之人，畴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天明命，以揖逊受禅，奄有神器，为天下君，创业垂统，重熙累洽，垂二百年，东渐西被，南洽北畅，薄海内外，悉为郡县，殊方绝域，悉为邻国，聘问交通，络绎道路。其间义重礼隆，恩深德渥，方之他国，唯大金皇帝为然。比年以来，本朝不幸奸臣用事，宦官挠权，罔知陈善闭邪而格其非，罔知献可替否而引之当道。欺君误上，蠹国害民，靡所不至。奸臣可罪，庶民可吊，事一至此。则吊民问罪之师，有不得已而举也。共惟大金元帅举问罪之师，施好生之德，念今圣之有道，悯斯民之无辜，敛兵不下，宗社再安，生灵获全。深厚之惠，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赐，若天覆而地载。两国永和，万姓悦服。夫如是，则亲仁善邻，曷以加于此哉！特枉銮舆，为民请命；重蒙金诺，与国通和。帝谓'发肤亦所不惜，况于金帛，岂复有辞！'宵旰焦劳，不遑寝食，官户根括，急于星火，竭帑藏之所积，罄贫下之所有，甘心献纳，莫或敢违。虽旷荡之恩，难以论报，而有限之财，恐或不敷。久留圣驾，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礼废于朝；号泣旻天，痛君之民满于道。仰望恩慈，再垂矜念，冀圣驾之早还，慰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则轻财重礼，曷以加于此哉！伏念光远草茅寒士，沐浴膏泽，涵泳圣涯，阴受其赐，于兹有年，才疏命薄，报德无阶。今兹圣驾蒙尘于外，仆虽至愚，噫呜泣涕，疾首痛心，其于庶民，尚幸仰赖元帅再生之恩，若天地无不覆载，于人无所不容。仆是以敢输忠义激切之诚，干冒威严，仰祈垂听，俯赐矜怜。无任战惧皇恐哀恳之至。不宣。"俶扰之际，排难解纷，伏节死谊，有如此者。嘉其忠义慨慷，岁久虑不复传，所以录之。

张邦昌僭伪事迹

张邦昌为虏人所立，反正之功，盖出于吕舜徒。吕氏自叙甚详，不复重纪。启其端者，堂吏张思聪也。应天中兴，思聪已死，诏特赠宣教郎。思聪字谋道，知书能文，尝从先人学。今其子孙尚有事刀笔于省中者，然亦不振。虏人立张伪诏，与其谢牍，并录于后。"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与方国，措于治平。粤惟有宋，爰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斯于万世，永保无穷。盖我大造于宋也。（指斥不录）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诚非贪土，遂致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咨睿哲，在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傒，择其贤者，非子其谁，是用遣使诸部宫都署尚书左仆射权签书枢密事韩昉持节，备礼仪，以玺绶册命尔为皇帝，以授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对新疆场。仍世辅王室，永作藩臣，贡礼时修。汝勿疲于述职、聘问、岁致。汝无缓于忱诚。于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而临之。君不能独理，故树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非贤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欤？子懋乃德，嘉乃丕休。日慎一日，虽休勿休。钦哉，其听朕命。""天会五年三月日，大楚皇帝邦昌谨致书于国相元帅皇子元帅。今月初七日，依奉圣旨，特降枢臣俯加封册。退省庸陋之资，何堪对扬之赐。寻因还使，附致感悰。愿亟拜于光仪，庶少伸于谢礼。未闻台令，殊震危衷。遂遣从官，具敷诚恳。重蒙敦谕，仰戴眷存。然而掩目未前，抚躬无措。恐浸成于稽缓，实深积于兢惶。伏望恩慈早容趋诣，俟取报示，径伏军门。拳拳之诚，并留面叙。不宣。谨白。"建炎元年诏云："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张邦昌初闻以权宜摄国事，嘉其用心，宠以高位。虽知建号肆赦，度越常格，支优赏赐钱数百万缗，犹以迫于金人之势，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鞠治他狱，始知在内中衣赭衣，履黄裀，宿福宁殿，使宫人侍寝。心迹如此，甚负国家，遂将盗有神器。虽欲容贷，惧祖宗在天之灵。尚加恻隐，不忍显肆市朝。今遣奉议郎试殿中侍御史马伸问状，止令自裁。全其家属，仍令潭州日给口券，常切拘管。"先是，祐陵在端邸，有妾彭者，稍惠黠，上怜之。小故出嫁为都人聂氏妇。上即位，颇思焉，复召入禁中。以其尝为民妻，无所称，但以彭婆目之，或呼为聂婆婆，其实未有年也。恩幸一时，举无与比。父党夫族，颇招权、顾金钱。士大夫亦有登其门而进者。逮二圣北狩，彭以无名位，独得留内庭。虏人强立邦昌僭位之后，虽窃处宸居，多不敢当至尊之仪。服御之属，未始易也。寝殿之邃，不敢履也。一夕，偶置酒，彭生乘邦昌之醉，拥之曰："官家，事已至此，它复何言。"即衣之赭色半臂。邦昌醉中犹能却。彭呼二三宫人力挽而穿之，益之以酒，掖邦昌入福宁殿，使宫人之有色者侍邦昌寝。邦昌既醒，皇恐而趋，就它室急解其衣，固已无及矣。邦昌卒坐此以死，盖诏中及之者也。姑叙邦昌初终于秩焉。乌乎，彭生者诚可诛矣。然当时在庭之臣，被二圣宠荣者，尚奉贼称臣，卖降恐后。彼小人也，又何足道哉。（彭事，陆务观云）

夏人沮粘罕之气

粘罕相金国，取大辽，继扰我朝。既归，乃欲伐夏国。夏人阴为之备久矣。忽求衅于夏，言欲马万

匹。夏人从其请，先以所练精兵，每一马以二人御之，给言于金人曰："万马虽有，然本国乏人牵拢。今以五千人押送，请遣人交之。"粘罕遣人往取，皆善骑射者，其实欲以窥之也。至境，未及交马，夏人群起，金国之兵悉毙。夏人复持马归国。粘罕气沮，自此不敢西向发一矢。（王隆外祖云）

卷　五

论熙宁以来谥法

谥以节惠。《孟子》谓："名之幽、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易。"三代以来，君臣务取美称，遂至失实。国朝诸谥，宋常山《退朝录》备载之，止于熙宁三年。明清谨续之于后，然闻见未广，姑存所记忆。遗落尚多，当嗣益之。

后谥

慈圣光献
宣仁圣烈
昭慈圣献　昭怀
钦圣献肃　钦成　钦慈
显恭　显肃　显仁　明节
宪节　宪圣慈烈
成穆　成恭

妃谥

昭静（沈贵妃）
明达懿文（后追册为明达皇后）
明节和文（后追册为明节皇后）
靖淑（王贤妃）

太子谥

冲宪（茂）
元懿（敷）　庄文（愭）

诸王谥

端献（吴王颢）　端懿（益王頵）
冲僖（柽）　悼敏（椅）　冲穆（材）
哀献（俊）　冲厚（僩）　惠（价）。
冲惠（偶）

公主谥

贤惠（蜀国公主。王晋卿室）
贤穆（韩嘉彦室）
贤德懿行（王师约室）
贤穆明懿（钱景臻室）
贤惠（张端礼室）
贤静（柔志公主）
淑和（端福公主）
冲懿（贤福公主）
悼穆（徽福公主）
顺穆（介福公主）

宗室谥

恭宪（世雄）　恭孝（宣旦、仲諟、士𬸦、克宽）
荣穆（宗晖）　僖简（宗景）
康孝（仲御）　僖靖（承裕）
僖安（仲汾）　恭僖（宗博）
僖穆（宗璞）　和恭（承显）
康僖（克戒）　勤孝（宗惠）
敦和（克和）　僖惠（宗隐、宗勉）
修安（克敦）　孝靖（宗绰）
简献（仲忽）　安宪（宗悌、士□）
孝恪（仲芮）　敦恪（仲操）
良僖（仲婴、世恩、叔峤）
孝僖（宗兖、仲癸）
僖惠（仲隗）　荣思（宗谔）
孝良（仲幂、令蘧）　修简（仲葩）
和僖（仲防）　钦修（仲硕）
荣孝（仲嗟、仲革）　孝穆（世肱）
惠孝（仲佺）　孝修（世奖、令穆）
孝恪（世膺、全稼）　安恪（仲玘）
孝简（世辉）　顺思（仲惆）
孝恪（仲掺）　孝恭（世恪、世恬）
敦孝（仲越）　孝敦（仲仆）
恭惠（叔统）　纯僖（仲丽）
惠和（检之）　忠孝（世表、叔武、叔充）
荣惠（世设）　良恪（克章、叔琉、令瓘）
安良（世括）　容孝（叔亚）
惠恭（世采）　荣恪（叔雅、叔黔）
恭宜（世鸣）　荣敏（叔纵）
良恭（世亨）　良宪（叔敖）
益（世逢）　孝敏（士会）
思裕（叔安）　庄靖（叔苗）
庄节（叔照）　温献（令图）
良裕（士空）　忠敏（令穰）
孝荣（令铎）　良懿（令瑶）
安惠（世颙）　安僖（秀王）　温靖（士栈）
恭靖（士傢、不微、士樽）
襄靖（令珸）　文献（令祉）
忠靖（士珸）　康（宗旦）

宰相谥

宣靖（曾鲁公公亮）　忠献（韩魏王琦）
文忠（富韩公弼、张天觉商英）
忠烈（文潞公彦博）　正献（吕申公公著）
忠肃（刘同老挚、虞并武允文）
正愍（吕汲公大防）　忠宣（范尧夫纯仁）
忠怀（蔡持正确）
文恭（王禹玉圭）　正宪（吴冲卿充）
庄敏（韩玉汝缜）
文定（韩仪公忠彦）　文（王荆公安石）
献肃（陈秀公升之）
文宪（刘德初正夫、何清源执中）
文正（司马温公、郑达夫居中）

清宪（赵正夫挺之）
文肃（曾鲁公布） 忠穆（吕成公颐浩）
文和（李士美邦彦）
忠定（李伯纪纲、汪廷俊彦伯）
文恭（陈鲁公康伯）
正献（陈福公俊卿）
文惠（洪景伯适、史直翁浩）
文靖（梁叔子克家）
文忠（京丞相镗）

执政谥

文宪（苏公易简）
文定（张太保方平、许公将）
文忠（欧阳太师修）
清献（赵少保抃） 康靖（赵叔平概）
章简（元厚之绛、苏黄门辙、张子公焘）
简翼（张公璪） 修简（胡公宗愈）
庄定（王正仲存）
恭敏（蒲传正宗孟） 定简（温虞弼益）
忠定（孙传）
忠穆（郭公逵、张公懿） 安简（邵公亢）
襄敏（王公韶）
康懿（何中正） 康节（张公升）
忠肃（陈公过庭）
文敏（吕吉父惠卿、李汉老邴） 恭愍（聂昌）
恭敏（薛公向）
献简（傅公尧俞） 敏肃（蔡公挺）
懿简（赵天观瞻）
温靖（孙公固） 庄敏（章公楶）
文节（林子中希）
文简（张康国、邓洵武） 文正（蔡元度卞）
忠宪（种公师道）
忠肃（刘立道大中）
忠文（张嵇仲叔夜、李彦颖）
文懿（管归善师仁）
安惠（邓圣求温伯） 忠武（韩蕲王世忠）
忠烈（张循王俊）
忠献（胡成公世将） 敏肃（魏道弼良臣）
武穆（岳公飞）
敏节（王子尚庶）
章简（张彦正纲、程元鳞克俊）
忠敏（沈必克与永）
庄定（刘共父珙） 庄简（李泰发光）
简穆（辛起季次膺）
简惠（周数义葵） 庄敏（汪明远彻）
文安（洪景严遵）
安简（王公刚中） 荣敏（谢开之廓然）
愍节（王正道伦）

文臣谥

文穆（范成大） 忠文（范蜀公镇、宋尹乔年）
文恪（王中丞陶）
章敏（滕元发甫） 懿恪（王宣徽拱辰）
文宪（强翰林渊明、洪尚书拟）
文简（蔡儋、程大昌） 宣简（李浦邦彦父）
忠愍（徐给事禧、李侍郎若水）
忠宪（耿传） 忠毅（向子韶）
忠简（张克戬、赵令几、胡邦衡铨、张大猷阐）
忠显（刘公韐） 文昭（曾翰林肇）
庄节（王复）
恭愍（钱归善、唐重） 定愍（胡唐老）
威愍（郑骧、宗汝霖泽）
刚愍（曾逢原孝序） 文靖（杨侍郎时）
文定（胡待制安国）
忠襄（杨邦乂） 勇节（郭永）
庄敏（蔺中谨、韩彦直子温、林栗黄中）
忠壮（章且叟谊） 康节（邵先生雍）
节孝（徐仲车积）
忠定（刘元城安世） 文康（葛银青胜仲）
忠惠（蔡君谟襄）
文忠（东坡先生） 忠宣（洪光弼皓）
献简（陈邦彦良翰）
献肃（胡周伯沂、张大经彦文） 康肃（吴明可芾）
文清（曾吉父几）
忠肃（陈莹中瓘、傅公晦察）
忠介（王子飞云） 清敏（丰相之稷）
清孝（葛君书思） 僖敏（张如莹澄）
贤节（王庠）
忠（邹志完浩） 忠确（张公克戬）
僖简（庄公徽）
肃愍（宇文虚中） 节肃（龚彦和夬）
文惠（韩公梓彦）
文僖（姚祐寿祖） 忠敏（任德翁伯雨）
惠懿（杨子宽契）

武臣谥

忠愍（高永年） 武庄（郝质） 武恪（贾逵）
忠敏（姚麟） 武愍（刘法） 忠节（李彦仙）
忠壮（徐徽言、李邈、马彦博）
穆武（高继勋） 恭勇（杨惟忠）
勤惠（王德恭） 勤毅（宋守约）
康理（杨应询）
康简（高敦复） 威肃（刘仲武）
勇节（郭永）
忠勇（苏缄） 武安（吴玠） 武顺（吴璘）
庄愍（种师中） 毅肃（刘公昌祚）
忠介（杨宗闵）
恭毅（杨震） 武恭（杨存中） 刚烈（刘位）
忠（朱冲） 勤威（冯守信） 武僖（刘光世）
武穆（刘锜） 忠烈（赵立） 义节（王忠植）
庄敏（王厚） 毅勇（关师古） 壮愍（曲端）
襄毅（杨政）

外戚谥

恭敏（李端悫、王师约）　壮恪（刘永年）

惠节（向传范）

康懿（向经）　良僖（刘安民）

荣穆（刘从愿）

良显（王宪）　荣纵（向宗回）

荣僖（高公绘）

荣穆（陈守贵）　荣毅（张缊）　荣安（王说）

端节（韩嘉彦）　僖靖（郑绅）

恭荣（郑翼之）

恭简（邢焕）　安毅（郑崇义）

忠节（高世则）

荣怀（高公纪）　忠定（曹诱）

恭靖（韩同卿）

端靖（郭帅禹）

内臣谥

忠靖（刘有方）　忠良（贯详）　忠简（刘瑗）

僖俭（张茂则）　忠愍（李舜举）　僖敏（宋用臣）

忠敏（李宪）　安恪（卢守勤）　忠宪（梁和）

荣恪（郝随）　恭僖（王中正）　恭敏（裴诜）

恭节（冯世宁）　勤惠（王仲）　荣节（康履）

材人所畏者尉曹

大中祥符间，章圣祀汾阴，至泰山下，聚观者几数万人，阗拥道路，警跸不能进。上以询左右，或云："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弹压之。"即命亟召之。少焉，一绿衣少年跃马疾驰而前，群氓大呼："官人来矣！"奔走辟易而散。上笑云："我不是官人邪？"（王mathematical季夷云）

江氏令樊若水献下江南之策，宋咸、郑毅夫记其事甚详

樊若水夜钓采石，世多知之。宋咸《笑谈录》云："李煜有国日，樊若水与江氏子共谋。江年少而黠。时李主重佛法，即削发投法眼禅师为弟子，随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凉寺，号曰小长老，眷渥无间。凡国中虚实尽得之，先令若水走阙下，献下江南之策，江为内应。其后李主既俘，各命以官。江后累典名州，家于安陆，子孙亦无闻。"郑毅夫为《江氏书目记》，载文集中，云："旧藏江氏书数百卷，缺落不甚完。予凡三归安陆，大为搜访，残秩坠编，往往得之。闾巷间无遗矣，仅获五百十卷。通旧藏凡千一百卷，江氏遗书具此矣。江氏名正，字元叔，江南人。太祖时，同樊若水献策取李氏，仕至比部郎中。尝为越州刺史，越有钱氏时书，正借本誊写，遂并其本有之。及破江南，又得其逸书。兼吴、越所得，殆数万卷。老为安陆刺史，遂家焉，尽辇其书，筑室贮之。正既殁，子孙不能守，悉散落于民间，火燔水溺，鼠虫啮弃，并奴仆盗去市人，裂之以藉物。有张氏者，所购最多。其贫乃用以为爨，凡一篋书为一炊饭。江氏书至此穷矣。然余家之所有，幸而仅存者，盖自吾祖田曹始畜之，至予三世矣。于余则固能保有之，于其后则非余所知也。然物亦有数，或存或亡，安知异日终不亡哉。故记盛衰之迹，俾子孙知其所自，则庶乎或有能保之者矣。书多用油拳纸，方册如笏头，青缣为褾，字体工拙不一。《史记》、《晋书》，或为行书，笔墨尤劲。其末用越州观察使印，亦有江氏所题。余在杭州，命善书者补其缺，未具也。"明清案，马令作《南唐书》，及龙衮作《江南野史》云："北朝闻李后主崇奉释氏，阴选少年有经业口辩者往化之，谓之一佛出世，号为小长老，朝夕与论六根四谛、天堂地狱、循环果报，又说令广施梵刹，营造塔像，身被红罗销金三事。后主因让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读《华严经》，争知佛富贵？'自是襟怀纵恍，兵机守御之谋，慌然而弛；帑廪渐虚，财用且竭。又使后主于牛头山大起兰若千间，聚徒千众，旦暮设斋食，无非异方珍馔。一日食之不尽，明旦再具，谓之折倒。时议谓折倒为煜之谶。及大兵至，获为营署。北朝又俾僧于采石矶下卓庵，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后主遣使赍供献以往，佯为不受，乃阴作通穴，及累石为塔，阔数围，高迫数丈，而夜量水面。及王师克池州，而浮梁遂至，系于塔穴，以渡南北，不差毫厘，师徒合围。召小长老议其拒守，对曰：'臣僧当揖退之。'于是登城大呼而旨麾，兵乃小却。后主喜，令僧俗兵士诵救苦观音菩萨，满城沸涌。未几，四面矢石雨下，士民伤死者众。后主复使呼之，托疾不起。及诛皇甫继勋之后，方疑无验，乃鸩而杀之。"观宋、郑所记，则知李氏国破之际，所鸩者非真。又以计免而归本朝，遂饕岳牧之任也。

蜀孟昶上周世宗书

《三朝史·孟昶传》云："其在蜀日，改元广政。周世宗既取秦、凤，昶惧，致书世宗，自称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礼，不答。"其书真迹，今藏楼大防所，用录于左："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谨致书于大周皇帝阁下。窃念自承先训，恭守旧邦，匪敢荒宁，于兹二纪。顷者晋朝覆灭，何建来归。不因背水之战争，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审辽君归北，中国且空，暂兴敝邑之师，更复武都之境。（下阙数字。）实为下国之边陲。其后汉主径自并、汾，来都汴、浚，闻征车之未息，寻神器之有归。伏审贵朝先皇帝，应天顺人，继统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剑之空遗。但伤嘉运之难谐，适叹新欢之且隔。以至前载，忽劳睿德，远举全师。土疆寻隶于大朝，将卒亦拘于贵国。幸蒙皇帝惠其首领，颁以衣裘，偏裨尽补其职员，士伍遍加于粮赐，则在彼无殊于在此，敝都宁比于雄都。方怀全活之恩，非有放还之望。今则指挥使萧知远、冯从说等押领将士子弟共计八百九十三人，已到

当国。具审皇帝迥开仁慜，深念支离，厚给衣装，兼加巾履，给沿程之驿料，散逐分之缗钱。仍以员僚之回还，安知所报。此则皇帝念疆场则已经革几代，举干戈则不在盛朝，特轸优容，曲全情好。永怀厚义，常贮微衷。载念前在凤州，支敌虎旅，偶于行阵，曾有拘擒，其排阵使胡立已下，寻在诸州安排，及令军幕收管，自来各支廪食，并给衣装。却缘比者不测宸襟，未敢放还乡国。今既先蒙开释，已认冲融，归朝虽愧于后时，报德未稽于此日。其胡立已下，今各给鞍马衣装钱帛等，专差御衣库使李彦昭部领送至贵境，望垂宣旨收管。矧以昶昔在韶亂，即离并都，亦承皇帝凤起晋阳，龙兴汾水，合叙乡关之分，以陈玉帛之欢。傥蒙惠以嘉音，即伫专驰信使。谨因胡立行次，聊陈感谢。词莫披述，伏惟仁明洞垂鉴念不宣。”明清尝跋其后云：“欧阳文忠公《五代史世家序》云：‘蜀险而富，故其典章粲然。’此书文亦奇。尤先生所谓：‘岂非出于世修降表李昊。’斯言信欤?”顷岁姚令威注《五代史》，惜乎不见是卷也。

国朝父子兄弟叔侄联名显著

国朝以来，父子兄弟叔侄以名望显著荐绅间，称之于一时者，如二吕：正献（端）、左丞（余庆）。二窦：可象（仪）、望之（俨）。二孙：次公（何）、邻几（仅）。二宋：元宪（庠）、景文（祁）。二钱：子高（彦远）、子飞（明逸）。二苏：才翁（舜元）、子美（舜钦）。二吴：正肃（育）、正宪（充）。二程：明道先生（颢）、伊川先生（颐）。二章：庄敏（楶）、申公（惇）。二张：横渠先生（载）、天祺（戬）。二邵：安简（亢）、不疑（必）。二蔡：元长（京）、元度（卞）。二郑：德夫（久中）、达夫（居中）。二邓：子能（洵仁）、子常（洵武）。三陈：文忠（尧叟）、文惠（尧佐）、康肃（尧咨）。三苏：文安先生（洵）、文忠（轼）、文定（辙）。三沈：存中（括）、文通（遘）、睿达（辽）。三王：荆公（安石）、平父（安国）、和父（安礼）。三孔：经父（文仲）、常甫（武仲）、毅甫（平仲）。三曾：南丰先生（巩）、文肃（布）、文昭（肇）。三韩：康肃（绛）、持国（维）、庄敏（缜）。三范：蜀公（镇）、子功（百禄）、淳夫（祖禹）。三刘：原父（敞）、赣父（攽）、仲冯（奉世）是也。

黄巢、明马儿、李顺皆能逃命于一时

《太宗实录》：“淳化五年五月，李顺之平，带御器械张舜卿奏事言：‘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太宗云：‘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上怒叱出，将斩之，徐曰：‘前代帝王，暴怒杀人，正为此辈。然其父戍边以死。’遂贳之，但罢近职。舜卿父训为定远军节度使，卒于镇，故上念之。”明清后观沈存中《笔谈》云：“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枭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除阁门祗候。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始王小波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常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如此，则当平蜀时逃去，无可疑矣。信知盗亦有道焉。然舜卿非太宗之全宥，则刑归于滥矣。顷见王仁裕《洛城漫录》云：“张全义为西京留守，识黄巢于群僧中。”而陶穀《五代乱纪》云：“巢既遁免，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龙门，号翠微禅师。”而世传巢后住雪窦，所谓雪窦禅师即巢也。然明州雪窦山有黄巢墓，岁时邑官遣人祀之至今。而《太平广记》载：“则天时，宋之问谪官过杭州，遇骆宾王于灵隐寺，披缁在大众中，与之问诗有‘楼观沧海日，门枕浙江潮’之句。”《唐夷坚集》言：“南岳寺僧见姚泓。”《五季泛闻录》云：“太祖仕周，受命北伐，以杜太后而下寄于封禅寺。抵陈桥，推戴。韩通闻乱，亟走寺中访寻，欲加害焉，主僧守能者，以身蔽之，遂免。太祖德之，即位后，极眷宠之。年八十余，临终，语其弟子曰：‘吾即泽州明马儿也。’马儿，五代之巨寇也。”赞宁《续传载》云：“开宝末，江州圆通寺旦过寮中，有客僧将寂灭，袒其背以示其徒，有雕青‘李重进’三字，云：‘我即其人。脱身烟焰，至于今日。’”而近日陆务观《清尊录》言：“老内侍见林灵素于蜀道。”季次仲季自云：尝遇姚平仲于庐山，授其八段锦之术。未知果否？要是桀黠之徒，多能逃命于一时，皆此类。文琏，洪进之子也。

蔡伯俙以神童授官，食禄七十五年

《真宗实录》：“召试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后，寂无所传。明清因于故书中得其奏状一纸，今录于此：“司农少卿管勾江州太平观蔡伯俙奏。臣辄陈愚悃，仰渎睿聪。退省愆尤，甘俟窜殛。臣见系知州资任，乞管勾宫观，奉敕授前件差遣于舒州居住，自熙宁八年八月三日到任。伏念臣先于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达宣召赐对，试诵真宗皇帝御制歌诗，即日蒙恩，释褐授守秘书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岁。及赐臣御诗云：‘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终篇后批：‘闰六月十五日敕赐。’见刊刻在本家收秘。续蒙宣赴东宫，侍仁宗皇帝读书，

朝夕亲近，颇历岁年。以臣父龟从进士及第，臣幼小难以住京，因乞将带出外，又蒙恩赉优渥。其后臣年一十七岁，以家贫陈乞差遣，仁宗皇帝圣念矜怜，特依所乞，仍有旨余人不得援例。自兹累历任使。今来本任，至来年二月当满。切念臣幼稚幸会，效官从事，勉励愚拙，今已白首。重念臣生事萧条，累族重大，又无得力儿男，可以供侍，一日舍禄，无以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无一物失所，其于老者，惠恤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岁；甲子庚申节，未至衰老。欲望圣慈特赐，许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观一任，觊仍廪，稍得养单贫。袛饬闺门，相传忠孝，庶几补报，以尽余龄。候敕旨。"盖元丰初，计其年尚未七十。司农少卿，今之朝议大夫也。碌碌无所闻，岂非聪明不及于前时邪？御诗明清偶记其全篇："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初当移步来朝谒，方及能言便诵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千里看前期。"后阅朱兴仲《续归田录》云："伯俙字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识其姓名，必曰'藩邸旧臣，且令转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岁矣。监司荐之，乞落致仕，与宫祠，其辞略云：'蔡伯俙年八十岁，食禄七十五年。'余谓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绵长如此者。"以上朱《录》中语，因并载之。

张耆燕禁从诸公

张耆既贵显，尝启章圣，欲私第置酒，以邀禁从诸公，上许之。既昼集尽欢，曰："更愿毕今夕之乐，幸毋辞也。"于是罗帏翠幕，稠叠围绕，继之以烛。列屋蛾眉，极其殷勤，豪侈不可状。每数杯，则宾主各少憩。如是者凡三数。诸公但讶夜漏如是之永，暨至彻席出户询之，则云已再昼夜矣。（朱新仲言）

韩忠献四子奏名礼部

韩忠宪亿景祐中参仁宗政事，天下称为长者。四子：仲文综、子华绛、持国维、玉汝缜，俱礼部奏名。忠宪启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虽非有司观望，然臣既备位政府，岂当受而有之？天下将以谓由臣故致此，臣虽不足道，使圣明之政，人或以议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为荣观哉。乞尽免殿试唱第，幸甚。"诚恳再三，上嘉叹而允所请。忠宪既薨，仲文、子华、玉汝相继再中科甲。独持国曰："吾前已奏名矣，当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远方耶？"不复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荐持国疏云："曾预南宫高荐，从不出仕宦。"其后仲文知制诰；子华、玉汝皆登宰席；持国赐出身，至门下侍郎。为本朝之甲族云。（玉隆外祖云："韩元吉著《桐阴旧话》，却不及此。"）

卷　六

韩持国人仕首末

韩持国既以忠宪任为将作监主簿，少年清修，不复以轩冕为意。将四十矣，犹未出仕。宋元宪欲荐孔宁极旼，偶观其诗卷，乃得持国所和篇，诵之大喜，遂舍宁极而荐持国，繇是赐第入馆。嘉祐中，与司马文正、吕正献、王荆公号为四友。元祐初，登政府。后坐弃地，入党籍，谪居均州。遇赦复官，以朝议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尝语其婿王仲弓实曰："以昔日受命覃恩上课，计以岁月寄禄，恰及是官，复何憾邪！"元龙、元吉，即其后也。（杨如晦云）

王平为司理，不阿旨以杀无辜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圣时，初为许州司理参军。里中女乘驴单行，盗杀诸田间，褫其衣而去。驴逸，田旁家收系之。吏捕得驴，指为杀女子者，讯之四旬。田旁家认收系其驴，实不杀女子。保衡意疑甚，以状白府。州将老吏，素强了，不之听，趣令具狱。保衡持益坚，老守怒曰："掾懦耶？"保衡曰："坐懦而奏，不过一免耳。与其阿旨以杀无辜，又陷公于不义，校其轻重，孰为愈邪？"州将因不能夺。后数日，河南移逃卒至许，劾之，乃实杀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后因众见，州将谢曰："微司理，向几误杀平人。"此与夫钱淡成何异，位虽不显。保衡娶曾氏宣靖之妹，生三子：回字深父，冋字子直，向字容季，俱列《两朝史儒学传》。所著书传于荐绅为多。深父子汶，字道原，诗文尤奇。有集，先人作序行于世。阴德之报，有从来矣。

李邯郸命诸子名

李邯郸命诸子名，世人难晓。后见孙长文云："邯郸之长子寿朋，取'三寿作朋'之义；次子复圭，本'三复白圭'；幼子德刍，以'三德苾刍'。"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司马温公人望所归

司马温公元丰末来京师，都人叠足聚观，即以相公目之，马至于不能行。谒时相于私第，市人登树骑屋窥瞰，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所愿识者，司马相公之风采耳。"呵叱不退，屋瓦为之碎，树枝为之折。一时得人之心如此。（晁武子云）

温公不自矜伐

温公在相位，韩持国为门下侍郎。二公旧父相厚，温公避父之讳，每呼持国为秉国。有武人陈状省中，词色颇厉，持国叱之曰："大臣在此，不得无

礼。”温公作皇恐状曰：“吾曹叨居重位，覆倲是虞，讵可以大臣自居邪！秉国此言失矣，非所望也。”持国愧叹久之。于此亦见公之不自矜也。（李梓伯云）

王荆公死兆

王荆公在金陵，有僧清晓，于钟山道上见有童子数人，持幡幢羽盖之属，僧问之，曰：“往迎王相公。”幡上书云：“中含法性，外习尘氛。”到寺未久，闻荆公薨。（薛大受叔器云：“其妇翁蔡文饶目睹。”）

晏元献、元厚之怒人犯父讳

晏元献父名固。在相位，有朝士乃固始人，往谒元献，问其乡里，朝士曰：“本贯固县。”元献怒曰：“岂有人而讳始字乎?”盖其始欲避之，生狞误以应也。前人亦尝记之。又元厚之作参知政事日，有下状陈乞恩例者启曰：“为部中不肯依元降旨挥。”厚之亦怒曰：“止为汝不依元降旨挥耳。”（梓伯云）

时君卿称王荆公于上前

治平中，有时君卿者，郑州人，与王才叔广渊为中表，游学郡庠，坐法被笞，以善笔札，去为颖邸书史。裕陵以其有士风，每与之言。时王荆公贤誉翕然，君卿数称道于上前，宸心繇是注意。践祚之后，骤加信任。然初非荆公结之，而才叔是时亦光显矣。君卿后至正任团练使，卒于元祐间，《哲宗实录》有传存焉。其子希孟，以医学及第，南渡后康志升允之帅浙西，辟为机幕。明受之变，楼上乃有从逆之言，为章宜叟谊斥退者。复辟之初，流于岭外。宜叟繇此大用。

蔡持正之父黄裳戒其子必报陈氏

蔡持正之父黄裳，任陈州录事参军，年逾七十，陈恭公自元台出为郡守，见其老不任职，挥之令去，黄裳犹豫间，恭公云：“倘不自列，当具奏牍窜斥。”黄裳即上挂冠之请，以太子右赞善大夫致仕，今之通直郎也。卜居于陈，力教二子持正与硕，苦贫困，饘粥不继。久之，持正登第。黄裳临终，戒以必报陈氏。其后持正登政路。恭公之子世儒，以群婢杀其所生坐狱，而世儒知而不发，持正请并坐。神宗云：“执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如何?”持正云：“五刑之赎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其可赦邪!”竟置极典。世儒子后以娶宗女补武官。或云：大将陈思恭即其孙。思恭子龟年，尝为东宫春坊。（孙长文云）

王和父德政如神

熙宁中，王和父尹开封，忽内降付下文字一纸云：“武德卒获之于宫墙上，陈首有欲谋乱者姓名凡数十人。”和父令密究其徒，皆无踪迹，独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库为业。和父令以礼呼来，至廷下，问之云：“汝平日与何人为冤?”薛云：“老矣，未尝妄出门，初无仇怨。”再三询之，云：“有族妹之子，沦落在外。旬日前忽来见投，贷贞不从，怒骂而去，初亦无他。”和父云：“即此是也。”令释薛而追其甥，方在瓦市观傀儡戏，才十八九矣。捕吏以手从后拽其衣带，回头失声曰：“岂非那事疏脱邪?”既至，不讯而服。和父曰：“小鬼头，没三思至此！何必穷治。”杖而遣之。一府叹伏。（刘季高云）

汪辅之就试，自知登第

汪辅之，宣州人，少年有俊声。皇祐中，觅举开封，以“周以宗强”为赋题，场中大得意。既出，宣言于众，必为解魁。偶与数客饮于都城所谓寿州王氏酒楼，闻邻阁有吴音士人，亦同场试者，诵其所作。辅之方举酒，失措坠杯，即就约共坐，询其姓氏，乃云湖州进士沈初也。辅之云：“适闻公程文，必夺我首荐。然我亦须作第二人。”后数日榜出，果然是汪辅之登第。熙宁中，为职方郎中广南转运使。蔡持正为御史知杂，摭其谢上表有“清时有味，白首无能”，以谓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后数年，兴东坡之狱，盖始于此。而持正竟以诗谴死岭外。（韩德全云）

滕元发因舍弟申，与杨元素失眷

元丰中，先祖访滕章敏公元发于池阳，时杨元素过郡。二公同年生，款留甚欢。一日，元素忽问公曰：“令弟贼汉在否?”先祖坐间甚讶其语，伺小间因启公，公曰：“熙宁初，甫与元素俱受主上柬知非常，并居台谏。偶同上殿，陈于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贤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来?’明日相约再对。草疏已毕，舍弟申见之，夜驰密以告曾。暨至榻前，未出奏牍，上怒曰：‘岂非欲言某人耶？其中事悉先来辩析文字，见留此。卿等为朕耳目之官，不慎密乃尔！’言遂不行。吾二人繇此失眷。元素所以深恨之。”东坡先生作滕公挽诗云：“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谓受裕陵眷简最先也。又云：“高平风烈在，威敏典刑存。”滕盖范文正之外孙，而授兵法于孙元规。滕公奋身寒苦，兄弟三人，誓不异居，而有象傲之弟，即申焉，恃其爱，无所不至，公一切置之。元祐中，公自高阳易镇维扬，道卒。丧次国门，先祖自陈留来会哭。朝士皆集舟次。秦少游时在馆中，少游辱公之知最早，吊毕来见先祖于舟，因为少游言其弟凌蔑诸孤状，少游不平，策马而去。翌日，方欲解维，开封府遣人寻滕光禄舟甚急，乃御史中丞苏辙札子，言元发昔事先帝，早蒙知遇，有弟申，从来无行，今元发既死，或恐从此凌暴诸孤，不得安居。缘元发出自孤贫，兄弟别无合分财产，欲乞特降旨挥，在京及沿路至苏州已来官司，不得申干预家事及奏荐恩泽，仍常觉察。奉圣旨，令开封府备坐榜舟次。询之，乃少游昨日径往见子由，为言其事，所以然耳。昔人笃于风谊乃尔。今苏黄门章疏中，备

载其札子。

苏东坡改王兵部滕元发行状为墓铭

先祖从滕章敏莫府逾十年，每语先祖曰："公不但仆之交游，实师友焉。"平日代公表启，世多传诵。今载东坡公文集中者，寔先祖之文也。章敏死，先祖为作行状。东坡公取以为铭诗，其序中易去旧语，裁十数字而已。章敏初名甫，字元发。元祐初，以避高鲁王讳，以字为名。

曾氏一门六人同榜及第

曾密公讳易占，字不疑。欧阳文忠识其碑曰："少有大志，知名江南。"为文忠所称如此，则其人固可想矣。既以豪侠自任，□信州玉山令，有过客杨南仲，文采可喜，气概颇相投，公厚赆其行。会与郡将钱仙芝不叶，捃摭公以客所受为贿，公引伏受垢，不复自辩，竟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将诉其事于朝，行次南都而卒。时公子南丰先生子固，已名重于世，适留京师，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来逆旅，为办后事。公既不偶以卒，再娶朱夫人，年未三十，无以自存，领诸孤归里中。南丰昆弟六人，久益漻落，与长弟烨应举，每不利于春官。里人有不相悦者，为诗以嘲之曰："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南丰不以介意，力教诸弟不怠。嘉祐初，与长弟及次弟牟、文肃公、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几一门六人，俱列乡荐。既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有遗者。楚俗，遇元夕第三夜，多以更阑时微行听人语言，以卜一岁之通塞。子固兄弟被荐时，有乡士黄其姓者，亦预同升。黄面有瘢，俚人呼为黄痘子。诸曾俱往赴省试，朱夫人亦以收灯夕往闾巷听之，闻妇人酬酢造酱法云："都得，都得。黄豆子也得。"已而捷音至，果然入两榜，文昭中弟。兄弟三人，数年之间，并跻华贯。曾氏繇此遂兴。（公永外祖云）

冯京作主文，取张芸叟置优等

张芸叟治平初以英宗谅暗榜赴春试，时冯当世主文柄。以"公生明"为赋题，芸叟误叠压明字，试罢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窃自念，省场中卤莽乃尔，然未尝辄以语人也。当世后不相闻。至元祐中，芸叟以秘书监使契丹，当世留守北门，经由，始修门生之敬，置酒甚欢。酒半，当世谓芸叟曰："京顷作知举时，秘监赋中重叠用韵，以论策甚佳，因自为改去，擢置优等，尚记忆否?"芸叟方饮，不觉杯覆怀中，于是再三愧谢而去。前辈成人之美，有如此者。然得人材如芸叟者，虽重叠用韵，亦何愧哉。（朱希真先生云）

曾文肃荐王兵部居言路，不就

曾文肃为相，王明清祖王兵部作郎。一日，文肃曰："主上令荐台谏，当以公应诏。"先祖辞曰："某辱知非常，一旦使居言路，傥庙堂有所不当，言之则有负恩地，不言则实辜任使。愿受始终之赐，幸甚。"文肃叹息而寝其议。故外祖祭先祖文曰："昔我先公，知公最久。引公谏垣，公辞不就。进退之际，益坚素守。"谓此也。

曾文肃为相首末

曾文肃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壹意信任，建言改元建中靖国，收召元祐诸贤而用之，首逐二蔡，而元长先已交结中禁，胶固久矣，虽云去国，而眷柬方浓，自是屡欲召用，而文肃辄尼之。一日，徽宗忽顾首相韩文定云："北方帅藩有阙人处否?"文定对以大名府未除人。少刻，批出蔡京除端明殿学士，知大名府，仍过阙朝见。文肃在朝堂，一览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师朴可谓鬼劈口矣。"翌日白上，以为不可。上干笑曰："朕尝梦见蔡京作宰相，卿焉能遏邪?"数日后，台谏王能甫、吴材希旨攻文肃，上为罢二人，文肃自恃以安。然元长来意甚锐，如蔡泽之欲代范雎也。甫次国门，除尚书右丞。逾月之后，文肃拟陈祐甫守南都，元长以谓祐甫文肃姻家，讦之于上前，因遂忿争。次日，入都堂，方下马，则一顶帽之卒，喏于庭云：钱殿院有状申。启视之，乃殿中侍御史钱遹论文肃章疏副本。文肃即上马，径出城外观音院，盖承平时执政丐外待罪之地也。是晚锁院，宣翰林学士郭知章草免文肃相制，知章启上，未审词意褒贬如何？上云："当用美词，以全体貌。"诘旦告廷，以观文殿学士知润州，寻即元长为相，时崇宁元年六月也。陛辞之际，尉藉甚渥，云秋晚相见。抵润未久，而诏狱兴矣。台谏纳副本，始于此。（玹父舅云）

中使宣押蔡卞为右丞

钱穆父与蔡元度俱在禁林，二公雅相好。元祐末，穆父先坐命词，以本官知池州。元度送之郊外，促膝剧谈，恋恋不忍舍。忽群吏来谒元度云："已降旨，内翰除右丞。中使将来宣押矣。"穆父起庆之，元度喜甚，卒然而应曰："卞也何人，不谓礼绝之敬，生于坐上。"虽穆父亦为色动。（蔡子因云）

夏人寇庆州，老卒保其无他

范德孺帅庆州日，忽夏人入寇，围城甚急。郡人惶骇，未知为计。畴诸将士，无有以应敌其锋者。麾下有老指挥使，独来前曰："愿勒军令状，保无它。"范信之。已而师果退去。德孺大喜，厚赐以赏之，且询其逆料之策。老卒曰："实无它术。吾但大言，以安众耳。傥城破，各自逃窜，何暇更寻一老兵行军法

邪!”（晁武子云）

赵正夫与黄鲁直戏剧，衔怨切骨

赵正夫丞相元祐中与黄太史鲁直俱在馆阁，鲁直以其鲁人，意常轻之。每庖吏来问食次，正夫必曰：“来日吃蒸饼。”一日聚饭行令，鲁直云：“欲五字从首至尾各一字，复合成一字。”正夫沈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鲁直应声曰：“来力敕正整”，叶正夫之音，阖坐大笑。正夫又尝曰：“乡中最重润笔，每一志文成，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鲁直曰：“想俱是萝匐与瓜齑尔。”正夫衔之切骨。其后排挤不遗余力，卒致宜州之贬。一时戏剧，贻祸如此，可不戒哉。（陆务观云）

林仲平二子立名

林仲平概，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颜，早擅克家之业。仲平没，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长，两兄乃析其名，示不忘父训，曰希、曰旦、曰邵、曰颜。后皆为闻人，衣冠指为名族。（陈齐之云）

苏东坡不肯写司马文正墓志

范景仁尝为司马文正作墓志，其中有曰：“在昔熙宁，阳九数终。谓天不足畏，谓民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乃哀顽鞠凶。”托东坡先生书之，公曰：“二丈之文，轼不当辞。但恐一写之后，三家俱受祸耳。”卒不为之书。东坡可谓先见明矣。当时刊之，绍圣之间，治党求疵，其罪可胜道哉!（陆务观云）

欧阳观行状异同

“欧阳观，本庐陵人。家世冠冕，一祖兄弟，自江南至今，凡擢进士第者六七人。观少有辞学，应数举，屡阶魁荐。咸平三年登第，授道州军州推官。考满，以前官迁于泗州，当淮、汴之口，天下舟航漕运鳞萃之所。因运使至，观傲睨不即见；郡守设食，召之不赴，因为所弹奏殆于职务，遂移西渠州，逭成资而卒于任所。观有目疾，不能远视，苟瞩读行句，去牍不远寸。其为人义行颇腆。先出其妇，有子随母所育。及登科，其子诣之，待以庶人，常致之于外。寒燠之服，每苦于单弊。而亲信仆隶。至死曾不得侍宴语。然其骨殖，卒赖其子而收葬焉。”右龙衮字君章所著《江南野录》载欧阳观传。观乃文忠父。文忠自识其父墓云：“太仆府君长子讳观，字仲宾。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以文行称于乡里。少孤，事母至孝。丁潘原太君忧时，尚贫，其后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岁时祭祀，涕泗呜咽，至老犹如平生。喜待士，戒家人俸勿留余，而居官以廉恕为本。官至泰州军州判官，卒年五十九。（大中祥符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终于官），葬吉水县沙溪保之泷岗，累赠兵部郎中。夫人彭城太君郑氏，年二十九而公卒，居贫子幼，守节自誓，家无纸笔，以荻画地，教其子修学书，卒年七十二（皇祐四年三月十七日卒于南京留守廨舍），祔葬泷岗。（墓志起居舍人知制诰吕臻撰，工部郎中知制诰王洙篆盖，大理平事陆经书石）。有子曰□，早卒；曰修。”观文忠所述，则观初无出妇之玷。文忠又叙其考妣之贤如此。衮，螺江人，与文忠为乡曲。岂非平时有宿憾，与夫祈望不至云尔？信夫毁誉不可深信，不独《碧云騢》一书而已。不可不为之辨。文忠公亲笔，今藏其孙伋家，明清亲见之。

余行之结连外界罪状

元丰中，太原府推官郭时亮首教授余行之有文字结连外界。神宗语宰相王岐公曰：“小人妄作，固不足虑。行之士人，为此恐有谋非便。”时陆农师为学官，岐公素不相知，欲乘此挤之，奏曰：“学官陆佃，与之厚善，乞召问之。”翌日，上令以佗事召直讲陆佃对事，未宣也。上徐问曰：“卿识余行之否?”佃曰：“臣与之有故，初亦甚厚。臣昨归乡里越州，行之来作山阴尉，携其妻而舍其母，臣以此少之，自是往来甚疏。”上曰：“傥如此，不足以成事矣。”然农师由此遂受知神宗，不次拔擢。乃知穷达有命，虽当国者不能巧抑其进焉。行之既腰斩，时亮改京秩，辞不受。时人有诗云：“行之三截断，时亮一生休。”行之，靖之族孙也。（陆务观云）

李端叔行状文章

李端叔之仪，赵郡人，以才学闻于世。弟之纯，亦以政事显名，为中司八座，终以“老龙”帅成都。兄弟颉颃于元祐间。端叔于尺牍尤工，东坡先生称之，以为得发遣三昧。东坡帅定武，辟为签判以从，朝夕酬唱，宾主甚欢。建中靖国初，为枢密院编修官。曾文肃荐于祐陵，拟赐出身，擢右史。成命未颁，而为御史钱遹论列报罢。去国之后，暂泊颖昌。值范忠宣公疾笃，口授其指，令作遗表。上读之，悲怆之余，称赏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长入相，时事大变。祐陵裂去御书世济忠直之碑，及降旨御书院，书碑指挥，更不施行。且兴狱治遗表中语，端叔坐除名，编管太平州。会赦复官，因卜居当涂，奉祠著书，不复出仕。适郭功父祥正亦寓郡下，文人相轻，遂成仇敌。郡娼杨姝者，色艺见称于黄山谷诗词中。端叔丧偶无嗣，老益无憀，因遂畜杨于家，已而生子，遇郊禋受延赏。会蔡元长再相，功父知元长之恶端叔也，乃讣豪民吉生者讼于朝，谓冒以其子受荫，置鞫受诬，又坐削籍。亦略见《徽宗实录》。杨姝者亦被决。功父作俚语以快之云：“七十余岁老朝郎，曾向元祐说文章。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其不乐可知也。初，端叔尝为郡人罗朝议作墓志，首云：“姑熟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浊。”清者，谓罗公也。盖指濯者为功父。功父益以怨深刺骨焉。久之，其甥林彦振摅执政，门人吴可思道用事。于时相予讼其冤，方获昭雪，尽还其官与子。端叔终

朝议大夫，年八十而卒。代忠宣之表，今载于此："生则有涯，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毕余忠。辄将垂尽之期，仰渎盖高之听。臣中谢。伏念臣赋性拙直，禀生艰危，忠义虽得之家传，利害率同于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誉，不敢患失以营私。盖常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粤自治平擢为御史，继逢神考，进列谏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拥节，持橐守边。晚叨宥密之司，再席钧衡之任。遇事辄发，更不顾身；因时有为，止欲及物。故知盈满之当戒，弗思祸衅之阴乘。万里风涛，仅脱江鱼之葬；四年瘴疠，几从山鬼之游。忽遭睿圣之临朝，首图纤介之旧物，复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无复仰瞻于舜日；身犹可勉，或能亲奉于尧言。岂事理之能谐，冀神明之见啬。未复九重之入觐，卒然四体之不随。空惭田亩之还，上负乾坤之造。犹且强亲药石，贪恋岁时。傥粗释于沉迷，或稍纾于报效。今则膏肓已逼，气息仅存，泉路非遥，圣时永隔。恐叩阍之靡及，虽结草以何为。是以假漏偷生，刳心沥恳，庶皇慈之俯览，亮愚意之无他。臣若不言，死有余恨。伏望皇帝陛下仁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于精微，扩仁心于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搜抉幽隐，以尽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风俗。爱惜生灵，而无轻议边事；包容狂直，而无遽逐言官。若宣仁之诬谤未明，致保祐之忧勤不显。本权臣务快其私忿，非泰陵实谓之当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圣恩而特叙。尚使存殁犹污，瑕疵又复。未解疆场之严，几空帑藏之积。有城必守，得地难耕。凡此数端，愿留圣念，无令后患，常轸渊衷。臣所重者，陛下上圣之资；臣所爱者，宗社无疆之业。苟斯言之可采，则虽死而犹生。泪尽词穷，形留神逝。"绍兴中，赵元镇作相，提举重修《泰陵实录》，书成加恩，吕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对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阴灵不显"于麻制中，时人以为用语亲切，不以蹈袭为非也。端叔自号姑溪老农，文有集六十卷，与先人往还者为多，今尚有其亲笔藏于家。杨生之子名尧光，坠其家风，止于选调。家今犹在宛陵、姑熟之间村落中。明清前年在宣幕，亦尝令访问，则狼狈之甚，至有不可言者。盖繇端叔正始之失，使人惋叹。王偁《东都事略》云，端叔姑熟人，非也。

东坡杭州湖上会客

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之还，实一时之胜事也。（姚令云）

昭灵侯行状首末

"昭灵侯南阳张公，讳路斯。隋之初，家颍上县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经第。唐景龙中，为宣城令，以才能称。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罢归，常钓于焦氏台之阴。一日，顾见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归，归辄体寒而湿。夫人惊问之，公曰：'我龙也。蓼人郑祥远者，亦龙也，与我争此居，明日当战，使九子助我。领有绛绡者，我也；青绡者，郑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绡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过为溪谷，以达于淮，而青绡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为龙穴山。九中皆化为龙。而石氏葬关洲。公之兄为马步使者。子孙散居颍上，其墓皆存焉。事见于唐布衣赵耕之文，而传于淮、颍间父老之口，载于欧阳文忠之《集古录》云。"以上东坡先生所撰《颍州昭灵侯庙碑》。米元章作《辩名志》刻于后云："岂有人而名路斯者乎？盖苏翰林，凭旧碑，'公名路'，当是句断。'斯颍上人也'，唐人文赘多如此。"米刻略云尔。明清比仕宁国，因民讼，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张路斯祠堂基者。坡碑言侯尝任宣城令，则知名路斯无疑，元章辩之误矣。明清向入寿春幕，尝以职事走沿淮，有昭灵行祠，而六安县有郑公山，山下有龙穴，今涸矣，乃与公所战者郑祥远也。因并记之。

曾文肃、王大卿结为契家

曾文肃自高阳帅易青社，道出相台，冯文简作守，相见云："本郡有一寄居王大卿，名尚恭，年高不出仕，有乡曲之誉。愿一见公，露少恳款。使其自言，相予共饭可乎？"文肃颔之。翌日，俾之同坐，即之甚温。请间云："某有一子，颇知宦学趣向，不幸早死。启手足际，自云初任荆南掾曹，秩满，赁舟泛江而下，偶与一嫠妇共载，因而野合，有娠。既抵京师，分首。闻妇人免身得雄，后售与曾尚书家作妾。今计其子，亦十余岁矣，不知果否？"文肃云："某向任三司使日，置一获，云本贵种，失身自售，携一小儿来见，俱随行，某以儿子畜之。"坐上因令呼来。大卿公一见，抱持大恸，云面貌与亡儿无少异者，今愿以见予。文肃云："虽如此，然事不可料。闻公今岁当任子，愿为内举毕，赍补牒来，当遣人送归。"王且悲且喜。彼此后皆如文约。文肃诸子兄弟，名连丝字，表德上以公字，此子取名约，字公详，示不忘曾氏。而公详之异母弟，亦连名绚，字公敏，后易敏功。公详仕至郡守，终奉直大夫。敏功子炎，以公详荫入仕，尝为枢密使。嫠妇在文肃家生二子。至今两族如一家焉。妇亦姓王，果名族。从弟乃信孺革，与其子鼎相继尹京云。（外祖手记）

卷　七

国朝以来自执政径登元台

国朝以来，自执政径登元台，不历次揆而升者：薛文惠、吕正惠、毕文简、丁晋公、王文惠、庞庄敏、韩献肃、司马文正、吕正愍、章申公、何清源、郑华原、白蒙亨、徐择之、沈守约、叶子昂。独相而久者，章子厚是也。故其罢相制云："为之不置次辅，所以责其成功。"后来秦师垣岂止倍其数邪？前此如王文公、蔡师垣，虽信任之笃，古今所无，见之训词，然中书、右府，各皆官备，而未始专持柄权，岁月之深如是。秦得志之后，有名望士大夫，悉屏之远方；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自小官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厅，循故事伴拜之制，伴食充位而已。盖循旧制，二府一员伴拜，不可阙也。稍出一语，斥而去之，不异奴隶。皆褫其职名，恩数奏荐俱不放行，犹庶官云。

本朝先正御书碑额与御书阁名

御书碑额，其始见之宋次道《退朝录》。御书阁名，或传蔡元度为请祐陵书以赐王荆公家，未详也。次道所纪碑名之后，韩忠献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曾宣靖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富文忠曰"显忠尚德"，司马文正曰"清忠粹德"，赵清献曰"爱直"，高武烈曰"决策定难显忠基庆"，高康王曰"克勤敏功钟庆"，韩献肃曰"忠弼"，孙温靖曰"纯亮"，范忠宣曰"世济忠直"，韩文定曰"世济厚德"，姚兕曰"世济忠武"，赵隆曰"旌忠"，冯文简曰"吉德"，王文恭曰"元丰治定弼亮功成"，蔡持正曰"元丰受遗定策勋臣"，折可适曰"旌武"，刘仲偃曰"旌忠褒节"，陈长卿曰"褒功显德"，秦敏学曰"清德启庆"。御书阁名，王文公曰"文谟丕承"，蔡元长曰"君臣庆会"，元度曰"元儒亨会"，吴敦老曰"勋贤"，梁才父曰"耆英"，刘德初曰"儒贤亨会"，杨正父曰"安民定功□运兴德"，史直翁曰"清忠亮直"，秦会之曰"决策和戎精忠全德"，郑达夫云"勋贤承训"，何伯通云"嘉会成功"，蔡攸曰"济美象贤"，余源仲曰"贤弼亮功"，邓子常曰"世济忠嘉"、曰"蒙亨"、曰"醇儒"，王黼曰"得贤治定"，蔡持正曰"褒忠显功"，蔡攸曰"缁衣美庆"，朱勔曰"显忠"，童贯曰"褒功"，高俅曰"风云庆会"，秦会之曰"一德格天"，杨正父曰"风云庆会"，史直翁曰"明良亨会"。其它尚多，未能尽纪，当俟续考。

滕章敏访荆公，临别赠言

元丰中，先祖同滕章敏、王荆公于钟山。临别赠言云："立德、广量、行惠，非特为两公别后之戒，安石亦终身所行之者也。"先祖云："以某所见，前二语则相公诚允蹈之。但末后之言，相公在位时，行青苗免役之法于天下，未审如何？"公默然不应。

东坡知举时，刘无言论效《醉白堂记》

东坡先生为韩魏公作《醉白堂记》，王荆公读之云："此韩、白优劣论尔。"元祐中，东坡知贡举，以《光武何如高帝》为论题，张文潜作参详官，以一卷子携呈东坡云："此文甚佳，盖以先生《醉白堂记》为法。"东坡一览，喜曰："诚哉是言。"擢置魁等。后拆封，乃刘焘无言也。

晁以道跋《鱼枕冠颂》

"东坡先生为兵部尚书时，为说之言黄州时陈慥相戏曰：'公只不能作佛经。'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经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虑出耳。'曰：'君知子不出思虑者，胡不以一物试之。'陈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题目，今何可相烦者。'复强之，乃指其首鱼枕冠曰：'颂之。'曰：'假君子手为予书焉可也。'陈于是笔不及并墨，茶且笑曰：'便作佛经语耶！'说之请公书是颂曰：'不揆辄欲著其作颂始初本末如此，以视后之学者。'而留落颓堕，负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颂归谢甥伋，伋闻而有请，所不得辞，遂亟识之，并以当时所书李潭《马赞》归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请大夫致仕晁说之题。"右晁四丈以道跋东坡书，著之于编，欲使后人知作文之所因。真迹今藏谢景思家。

曾文肃夫人招李子约母妻

李撰，字子约，毗陵人。曾文肃在真定，李为教授。家素穷约。夫人尝招其母妻燕集，时有武官提刑宋者，妻亦预席。宋妻盛饰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妇所服浣衣不洁清。各携其子俱来：宋之子眉目如画，衣装华焕；李之子蠢甚，然悉皆弦诵如流。左右共哂之，夫人笑曰："教授今虽贫，诸郎俱令器，它时未易量。提刑之子虽楚楚其服，但趋走之才耳。"子约五子，四登科，三人至侍从，二人为郎，弥纶、弥大、弥性、弥逊、弥正也。宋之子浚，止于阁门祗候，果如夫人之言。（*老亲云*）

徐师川改陈虚中判语

陈瑊虚中，莹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师川通判郡事。师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尝取虚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长也。虚中语师川曰："足下涂抹瑊之批判，虽不足道。然公所改抹未当，奈何。况夫佐官妄改长官已判，于法不轻。"即呼通判厅人吏，将坐以罪。师川知己之屈也，祈原之。虚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瑊之前判如故，即便释吏矣。"师川于是以粉笔涂去己之改字，以呈虚中。虚中遂贯之。虚中能以理服，师川不复饰非，皆可喜也。

蔡元度与门下士观画壁

蔡元度为枢密，与其兄内相搏，力祈解政，迁出于郊外观音院，去留未定也。平时门下士悉集焉。是时所厚客已有叛元度者，元度心不能平。饭已，与诸君步廊庑，观壁间所画炽盛光佛降九曜变相，方群神逞威之际，而其下趋走，有稽首默敬者。元度笑以指示群公曰："此小鬼最叵耐。上面胜负未分，他底下早已合掌矣。"客有惭者。

扬康功使高丽

元祐初，扬康功使高丽，别禁从诸公，问以所委，皆不答，独蔡元度曰："高丽磬甚佳，归日烦为置一口。"不久，康功言还，遂以磬及外国奇巧之物，遗元度甚丰，它人不及也。或有问之者，康功笑曰："当仆之度海也，诸公悉以谓没于巨浸，不复以见属。独元度之心，犹冀我之生还，吾聊以报其意耳。"（韩简伯云）

方达源乞重修汴河短垣奏疏

汴水湍急，失足者随流而下，不可复活。旧有短垣，以限往来，久而倾圮，民佃以为浮屋。元祐中，方达源为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护其堤岸。疏入报可，遂免淹溺之患。达源名蒙，桐庐人，陈述古婿。多与苏、黄游。奏疏见其家集中，用载于此："臣闻为治先务，在于求民疾苦，与之防患去害。至于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于沟中。昔者子产用车以济涉，未若大禹思溺者之由己溺之心如此，故能有仁民之实，形于政令，而下被上施，欣戴无斁。今汴堤修筑坚全，且无车牛泞淖，故途人乐行于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坠者不救。顷年并流筑短墙为之限隔，以防行人足跌、乘马惊逸之患，每数丈辄开小缺，以通舟人维缆之便，然后无殒溺之虞。比来短墙多隳，而依岸民庐，皆盖浮棚，月侵岁展，岸路益狭，固已疑防患之具不周矣。近军巡院禁囚有驰马逼坠河者，果于短墙隳圮之处也。又闻城内续有殒溺者。盖由短墙但系河清兵士依例修筑，而未有著令，故官司不常举行。欲望降指挥，京城沿汴南北两岸，下至泗州，应系人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并流修墙，以防人跌马惊之患，每数丈听小留缺，不得过二尺。或有圮毁，即时循补。其因装卸官物权暂拆动者，候毕即日完筑。或有浮棚侵路，亦令彻去。委都水监及提举河岸官司常切检察，令天下皆知朝廷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圣时之仁术也。"达源生三子：元修字时敏，元若允迪，元桀道纵，皆有才名于宣、政间。允迪尝为少蓬。世以为阴德之感。时敏之子，即务德也。

东坡舟次泗上

东坡先生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燕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云："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邪！切告收起，勿以示人。"东坡笑曰："轼一生罪过，开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张唐佐云）

建中士人与曾蔡启语两易

建中初，曾文肃秉轴，与蔡元长兄弟为敌。有当时文士，与文肃启，略云："扁舟去国，颂声惟在于曾门；策杖还朝，足迹不登于蔡氏。"明年，文肃南迁，元度当国，即更其语以献曰："幅巾还朝，舆颂咸归于蔡氏；扁舟去国，片言不及于曾门。"士大夫不足养如此。（老亲云："米元章。"）

曾文肃腊沙粥

绍兴中，章子厚在相位，曾文肃居西府。文肃忽苦腹疾，子厚来视病。坐间，文肃忽思腊沙粥，时外祖空青先生曾公卷在侍侧，咄嗟而办。文肃食之甚美。子厚犹未去也，询其速致之术。空青云："适令于市中货腊沙馅担中买来，取其穰入粥中，故耳。"子厚赏叹云："它日转运使才也。"其后空青仕宦，果数历输挽。

石豫言邹志完再窜及降复元祐人

石豫者，宁陵人。外戆而中狡。崇宁初，以交通阉寺，姓名遂达于崇恩，繇是至位中司。首言邹志完，再窜昭州。昭慈复从瑶华降复，元祐人立党籍碑，皆其疏也。当时士大夫莫不愤其奸凶。后五十年，其子敦义为广东提刑，坐赃黥隶柳州。

毛泽民和蔡元度鸳鸯诗

毛泽民受知曾文肃，擢置馆阁。文肃南迁，坐党与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镇润州，与泽民俱临川王氏婿。泽民倾心事之惟谨。一日家集，观池中鸳鸯。元度席上赋诗，末句云："莫学饥鹰饱便飞。"泽民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贪恋恩波未肯飞。"元度夫人笑曰："岂非适从曾相公池中飞过来者邪？"泽民惭，不能举首。（吴傅朋云）

钱昂轻童贯

钱昂治郡有声，以材能称于崇、观间。尝帅秦州。时童贯初得幸，为熙、河措置边事，恃宠骄倨。将迎不暇，独昂未尝加礼。昂短小精悍，老而矍铄。一日，赴天宁开启，待贯之来。久之方至，昂问之曰："太尉何来暮邪？"贯曰："偶以所乘骡小而难骑，动必跳跃。适方欲据鞍，忽盘旋庭中甚久，以此迟迟。"昂曰："太尉之骡雄也雌耶？"贯对曰："雄者也。"昂曰："既尔难，奈何不若阉之。"贯虽一时愧怒，而莫能报。其后贯大用事，卒致迁责。（陆务观云）

黄鲁直浯溪碑，曾公衮不欲书姓名

崇宁三年，黄太史鲁直窜宜州，携家南行，泊于零陵，独赴贬所。是时外祖曾空青坐钩党，先徙是郡。太史留连逾月，极其欢洽，相予酬唱，如《江樾书事》之类是也。帅游浯溪，观《中兴碑》。太史赋诗，书姓名于诗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诗文一出，即日传播。某方为流人，岂可出邪？公又远徙，蔡元长当轴，岂可不过为之防邪？"太史从之。但诗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随"，盖为外祖而设。

郭概善于择婿

元祐中，有郭概者，东平人，法家者流，遍历诸路提点刑狱，善于择婿。赵清宪、陈无己、高昌庸、谢良弼，名位皆优，而谢独不甚显。其子乃任伯，后为参知政事，无己集中首篇《送外舅郭大夫》诗是也。赵、高子孙甥婿，皆声华籍甚，数十年间，为荐绅之荣耀焉。良弼，显道之弟也。

王庆曾不随曾国老济江，乃免于难

曾国老弼，崇宁中为湖北提举学事。时王庆曾作学事司干当公事，按行诸郡，与之偕行。次汉阳，欲绝江之鄂渚，国老约庆曾晨炊，相与同渡，庆曾辞以茹素，自于客馆饭毕，而后追路。国老怏怏，亟登舟。庆曾食未竟，忽闻国老中流不济，舡中无一人免者。庆曾后四十年为参知政事。国老弟即文清，用其恤典补官，身贵而后有闻。（仲躬云）

唐质肃公孙女识受厘殿名

钱忱伯诚妻瀛国夫人唐氏，质肃公介之孙。既归钱氏，随其姑长公主入谢钦圣向后于禁中，时绍圣初也。先有戚里妇数人在焉，俱从后步过受厘殿。同行者皆仰视，读厘为离。夫人笑于旁曰："受禧也。盖取'宣室受厘'之义耳。"后喜，回顾主曰："好人家男女，终是别。"盖后亦以自谓也。（陆子逸云）

王岐公在翰苑，命门生供经史对

明清于王岐公孙晓浚明处见岐公在翰苑时令门生辈供经史对偶全句十余册。恨当时不曾传之也。

王兵部为尉，验亲识弓手杀人

先祖初任安州应城尉，有村民为人所杀，往验其尸，而未得贼。先祖注观之次，有弓手持盖于后，先祖即令缚之，云："此人两日前差出是处，面有爪痕，而尸手爪有血，以是验之，当尔。"讯治果然。

米元章倚蔡元长，凌大漕张励

米元章崇宁初为江、淮制置发运司勾当直达纲运，置司真州。大漕张励深道见其滑稽玩世，不能俯仰顺时，深不乐之，每加形迹，元章甚不能堪。会蔡元长拜相，元章知己也，走私仆诉于元长，乞于衔位中削去所带制置发运司五字，仍降旨请给序位人从，并同监司。元长悉从之，遣仆持人敕命以来。元章既得之，闭户自书新刺，凌晨拜命毕，呵殿径入谒，直抵张之厅事。张惊愕莫测，及展刺，即讲钧敌之礼，始知所以。既退，愤然语坐客云："米元章一生证候，今日乃使着矣。"后元章以能书，得幸祐陵，擢列星曹。国朝以任子为南宫舍人者，惟庞懋贤元英与元章二人。元章晚益豪放，不拘绳检。故蔡天启作其墓碑云："君与西蜀刘泾巨济、长安薛绍彭道祖友善。三公风神萧散，盖一流人也。"又云："冠服用唐规制，所至人聚观之，视其眉宇轩然，进趋襜如，音吐鸿畅，虽不识者，知其为米元章也。"

吕元直奏除李良辅名

李良辅者，俭人也。元符末，在永州主岐阳簿。有教授李师晌祖道，蜀中老儒，黄太史鲁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迁是郡，祖道作诗庆其生初，有"江边闲舣济川舟"之句。良辅与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辅用赏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吕元直当轴，良辅造朝求差遣，元直旧知其事，询所以然。良辅犹以为绩效，历历具陈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详，正欲公自言之尔。"即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人皆快之。（余晋仲云）

钟正甫治邹志完狱，刘景鞫谢景思

邹志完元符三年自右正言上疏论中宫事，除名窜新州。钟正甫将漕广东。次年上元，广帅朱行中约正甫观灯，已就坐矣，忽得密旨，令往新州制勘公事。正甫不待杯行，连夜星驰以往。抵新兴，追逮志完赴司理院，荷校囚之。正甫即院中治事，极其暴虐。志完甘为机上肉矣。诘旦，忽令推吏去其杻械，请至帘下，劳问甚勤，云："初无其它。正言可安心置虑，归休偈处。某亦便还司矣。"志完出，正甫果去。且遣骑致馈极腆。志完惘然不知所以。又明日，郡中宣徽宗登极赦书，盖正甫先已知矣。未几，志完被召，遂登禁路。绍兴二年，秦会之罢右仆射制略云："自诡得权而举事，当耸动于四方；逮兹居位以陈谋，首建明于二策。罔烛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夺在我，岂云去朋党之难；终始待卿，斯无负君臣之义。"此綦叔厚之文。褫职告词云："耸动四方之听，朕志为移；建明二策之谋，尔材可见。"谢任伯之文。綦，谢姻家也。秦大憾之。先是，高宗有亲批云："秦桧不知治体，信任非人，人心大摇，怨读载路。"丁卯岁，启上诏毁《宰执拜罢录》，谓载训词也。至乙亥岁，秦复知御札在任伯之子伋景思处，作札子自陈大概云："陛下是时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从伋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姻党曹泳为择酷吏刘景者，擢守天台，专欲鞫勘。景

思寓居外邑黄岩山间。景视事之次日，遣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传檄县令，差人防护甚峻。景思自分必死。将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见景备郊迎之仪，一见执礼甚恭。至馆舍，则美其帷帐，厚其饮食。景思叵测。是晚置酒延伫，座间笑语，极欢而罢。始闻早已得会之讣音矣。又逾旬，景思拜处牧之命。二事绝相类，然终不知所兴之狱谓何也。

王氏书为陈元则所得

先祖早岁登科，游宦四方，留心典籍，经营收拾，所藏书逮数万卷，皆手自校雠，贮之于乡里。汝阴士大夫，多从而借传。元符末，坐党籍谪官湖外，乃于安陆卜筑，为久居计，辇置其半于新居。建炎初，寇盗蜂起，惟德安以邑令陈规元则帅众坚守，秋毫无犯。事闻，擢守本郡。先祖之遗书，留空宅中，悉为元则载之而去。后十年，元则以阁学士来守顺昌，亦保城无虞，先祖汝阴旧藏书犹存，又为元则所掩有。二处之书，悉归陈氏。先人每以太息，然无理从而索之。先人南渡后，所至穷力抄录，亦有书几万卷。明清优患之初，年幼力弱，秦伯阳遣浙漕吴彦猷渡江，攘取太半。丁卯岁，秦会之擅国，言者论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初未知为李泰发家设也。是时明清从舅氏曾宏父守京口，老母惧焉，凡前人所记本朝典故与夫先人所述史稿杂记之类，悉付之回禄。每一思之，痛心疾首。后来明清多寓浙西妇家，煨烬之余，所存不多。诸侄辈不能谨守，又为亲戚盗去，或它人久假不归。今遗书十不一存，每一归展省旧箧，不忍复启，但流涕而已。

叶少蕴书火于弁山，李泰发藏书火于秦

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隋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于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于后代。"靖康俶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南度以来，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置之霅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贮之，极为华焕。丁卯冬，其宅与书俱荡一燎。李泰发家旧有万余卷，亦以是岁火于秦。岂厄会自有时邪？

东坡在张厚之家，再见徐君猷家姬为之感动

徐得之君猷，阳翟人，韩康公婿也。知黄州日，东坡先生迁谪于郡，君猷周旋之不遗余力。其后君猷死于黄，东坡作祭文挽词甚哀。又与其弟书云："轼始谪黄州，举眼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君猷后房甚盛，东坡常闻堂上丝竹，词中谓"表德元来字胜之"者，所最宠也。东坡北归，过南都，则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厚之开燕，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君猷子端益，字辅之，娶燕王元俨孙女，为右阶，粗有文采。建炎中，富季申登枢府，以其故家，处以永嘉路分都监。时曾觌为双穗盐场官，与其子本中厚善。曾既用事，荐本中于孝宗，遂得密侍禁中。韩氏子弟，亦有攀缘而进者。本中娶赵氏从圣野之孙，即磻老家女也。（苏训直云）

童贯以承宣使乘狨坐，由是为例

故事，两制以上方乘狨座，余不预也。大观中，童贯新得幸，以泰宁军承宣使副礼部尚书郑久中使辽国，遂俱乘狨座，繇是为例。（韩勉夫云）

赵谂伪号隆兴

隆兴改元岁，明清在会稽，因为友人言："先人初为曾氏婿，尝于外家手节《曾文肃公日录》。有庚辰岁在相位日一帙真迹，外家后来失去，见于外祖曾空青《三朝正论后序》矣。先人节本偶存焉，其中一则，记赵谂事。谂弟谚，于渝州所居柱上题云：'隆兴二年，天章阁待制荆湖南北等路安抚使。'再题云：'隆兴三年，随军机宜李时雍从行。'谂不轨事发，凿取其柱，赴制勘所，并具奏其所题之意，谚坐此亦死。如此，则隆兴之号，岂可犯耶？"友人云："愿借一观。"遂以假之。亟驰元本送似当轴者，继即开陈，遂改乾道之号。友人繇此乃晋用。然先人手泽，不可复取，而此书不传于世矣。友人后登从班，交往既厚，不欲书其姓名。初，谂以甲科为太常博士，谒告省其父庭臣于蜀道中，梦神人授以诗云："天锡雄材孰与戡，征西才罢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繇此有猖狂之志。伏诛时适及岁。刑部郎中王吉甫独引律中文，以谓"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状。"吉甫坐绌。诏改渝州为恭州。谂初登第时，太常少卿李积中女，有国色，即以妻之。成婚未久而败。或云，冯时可者，谂遗腹子也。

高俅本东坡小史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扎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逾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

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胡元功云）

卷　八

陈举摘鲁直塔记贬宜州，举复以进青蛇青钱罚俸

黄太史鲁直本传及文集序云："太史罢守当涂，奉玉隆之祠，寓居江夏，尝作《荆南承天寺塔记》。湖北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指，采摘其间数语，以为幸灾谤国，遂除名，编隶宜州，时崇宁三年正月也。"明清后阅徽宗诏旨云："大观二年二月壬午，淮南转运副使陈举奏：'臣巡按至泗州临淮县东门外，忽见一小蛇，长八寸许，在臣船上。寻以烛照之，已长四尺有余，知是龙神，以箱复金纸迎之，遂入箱中。并箱复送至庙中。知县黄巩差人报称：所有箱内揭起金纸钱，已失小蛇，止有开通元宝钱一文，小青虫一个。次日早，差人赍送臣船。臣切思之，神龙之示人以事，必以其类。以臣承乏漕事，实主财赋。不示以别物，而示以钱者，以其如泉之流，行于天下而无穷也。不示以别钱，而示以开通元宝，以其有开必有通而无壅也。示之以青虫一者，其虫至微，背首皆青，腹与足皆金色。青，东方色也，示其有生意；金，西方物也，示其有成意也。臣切以谓神龙伏见陛下复修神考漕运与盐法，使内外财赋丰羡流通，不滞一方而无有壅塞，公私通行，靡有穷竭，故见斯异。臣不敢隐默，谨述事由，并开通元宝钱一文及小青虫一个，盛以涂金银合子，谨专人诣阙进呈。'奉圣旨：'陈举特罚铜二十斤。其进开通钱并青虫儿涂金银合封全，并于东水门外投之河中，以戒诡诞。'敬缀于编，仰见祐陵圣聪，明察奸欺。"繇是而知所谓陈举者，诚无忌惮之小人，所为若是，不独宜州之一事也。遗臭千载，可不戒哉。

王彦辅村里侍从

伯祖彦辅，以文学政事扬历中外甚久。元符中，为司农卿，哲宗欲擢贰版曹，已有定论。有卖卜瞽者过门，呼而问之云："何日可以有喜？"术者云："目下当动，殊不如意。寿数却未艾，更五年后，作村里从官。"是时伯祖已为朝议大夫，偶白事相府，言忤章子厚，遂挂冠去国。明年，徽庙登极，已而遇八宝恩转中大夫，又以其子升朝迁太中大夫。又数年，年八十一乃终。伯祖名得臣，自号凤台子，有注和杜少陵诗、《麈史》行于世。

范寥告张怀素变

大观中，有妖人张怀素，以左道游公卿家。其说以谓金陵有王气，欲谋非常，分遣其徒游说士大夫之负名望者。有范寥信中，成都人，蜀公之族孙，始名祖石，能诗，避事出川，以从怀素。怀素令寥入广，以𫍲黄太史鲁直。时鲁直在宜州危疑中，闻其说，亟掩耳而走。已而鲁直死，寥益困，遂诣阙陈其事，朝廷兴大狱，坐死者十数人。寥以无学籍，授左藏库副使，赐予至厚。寥又言润州进士汤东野德广实资助其垂橐，而趣其行。德广自布衣授宣义郎司农寺簿，赐绯衣。寥每对客言其告变，实鲁直纵臾之。使鲁直在，奈何。（舅氏曾宏父云）

毕仲游杖张怀素

张怀素，本舒州僧也。元丰末，客畿邑之陈留，常插花满头，佯狂县中，自称戴花和尚。言人休咎颇验，群小从之如市。知县事毕仲游怒其惑众，禽至廷下，索其度牒，江南李氏所给也。仲游不问，抹之，从杖一百，断治还俗，递逐出境。自是长发，从衣冠游，号落托野人。初以占风水为生，又以淫巧之术走士大夫门，因遂猖獗。既败，捕获于真州城西仪真观，室中有美妇人十余。狱中供出踪迹本末。时仲游死已久，诏特赠太中大夫，官其二孙。史册不载，毕氏干照存焉。

蔡文饶馆李易

蔡文饶薿帅维扬，郡庠有士子李者，不拘细行，以豪自任。文饶闻其名，呼与之言，遂延致书室，以教诸子，且不责以课程。已而文饶易镇青社，携与俱行。邦人疑之。经岁辞归，文饶赠遗甚厚，又惠槐简一云："此薿释褐所赐。足下不晚亦当魁天下，官职寿数，与薿悉相埒。"后皆如其言。李即顺之易，建炎龙飞第一人也。（廉宣仲云）

李汉老为李涛五世孙

五代李涛与弟浣俱负才望。浣仕晋为内相，耶律德光犯京师，虏之以归，仕契丹，亦显。有《应历集》十卷。涛后相汉，犹及见本朝，有传载《三朝史》中。涛五世孙，即汉老邴也。汉老之弟唐老郯，建炎初守越州，随虏北去，亦为之用。事有可笑如此者。

李譓进万岁蟾蜍

道家者流，谓蟾蜍万岁，背生芝草，出为世之嘉祥。政和初，黄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为献者，譓即以上进。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称贺于廷，上表云："九天睿泽，溥及含灵。万岁蟾蜍，聿生神草。本实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寿。乃合为于一体，允特异于百祥。"命

以金盆储水，养之殿中。浸渍数日，漆絮败溃，赝迹尽露。上怒，黜谦为单州团练副使。谢表云："芹献以为美，野人之爱则深。舆乘而可欺，子产之志焉在?"谦，至之孙也（舆乘疑作鱼烹）。

贾明仲治童贯第，得谢逾数万缗

政和中，将作监贾说明仲奉诏为童贯治赐第于都城，既落成，贾往谢之，贯云："久劳神观，而匆匆竟未能小款。翌早朝退无它，幸见过点心而已。"明仲领其意。诘朝既见，宾主不交一谈。顷之，一卒持二物，若宝盖璎珞状，张于贯及己之上，视之，皆真珠也。各命二双鬟捧卓子一只至所座前，又令庖人持银镣灶，即厅之侧燎火造包子。以酒食行，凡三。每一行易一卓。凡果楪、酒杯之属，初以银，次金，又次以玉，其制作奇绝，目所未睹。三杯即彻。贾亦辞出，暂至局中，然后归舍。见数人立于门云："太傅致意，适来大监坐间受用一分器皿及双鬟，悉令持纳。"计其直逾数万缗，贾繇此雄豪，至今以富闻湘中。说，逵之孙也。（贾虞仲云）

曾空青极力照瞩陈莹中

宣和庚子，蔡元长当轴，外祖曾空青守山阳。时方腊据二浙，甚炽。初，元长怨陈莹中，以陈尝上书诋文肃，编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既至，外祖极力照瞩之。适莹中告病，外祖即令医者朝夕诊视，具疾之进退，与夫所俱药饵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众下至凶肆之徒，悉入状用印系案。僚吏以为何至是，外祖曰："数日之后当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转运使陆长民体究云："盗贼方作，未审陈瓘之死虚实。"外祖即以案牍缴奏以闻，人始服先见之明。（中父舅云）

王宣赞召刘斯立而距李延年，至兴狱累宾主

刘斯立跂，忠肃同老之子，克家能文。自号学易老人，有集行于世。政和中，以忠肃在党籍，屏居东平，杜门却扫，息交绝游，人罕识其面。有戚里子王宣赞者，来为州钤辖，家饶财，多声妓，重义好客。廨舍适同里巷，闻斯立之贤，有愿交之意，托人寄声，欲致一饭之款。斯立从之。且并招斯立所厚善者预席，从郡中假侑觞之人，极其欢洽。有李延年者，尝坐法失官，亦居是邦，愿厕其间，王君距之，延年大不平。适往京师理雪，时王黼为中司，延年与之有旧，因往谒之。黼问东平近有何事？延年即以王君开燕为言。黼又询席间有何说？延年云："广坐中及宫闱二月九日之事。"客退，黼遣吏以纸授延年，令笔其语。延年出于不虞，宛转其词。黼见之，怒云："当先送大理寺。"延年皇恐，迎合以迁就之，且引坐客李禔为证。黼即以上闻，诏付廷尉鞫治，遣吏捕斯立于郓。方以忠肃讳日，饭僧佛寺，就斋所禽赴天狱，锻炼讯掠，极其苦楚。惟禔抵谰不承。方欲移理间，斯立之犹子长言，闻斯立之困辱，年少气锐，遂自陈言从己出。狱具，长言真刑，窜海岛；斯立编管寿春府；席间主宾，既皆坐罪，下至奔走执事倡优侍姬，悉皆决杖。延年诏复元官。此亦一客不得食而然。然比之奏邸狱冤，则尤为酷焉。禔，清臣子。斯立，王定国婿也。（赵子通及忠肃孙董云）

王伦随李相至禁中，自陈于殿下

王伦，字正道，三槐王氏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显。母晁氏，昭德族女。家贫无行，不能治生，为商贾，好椎牛酤酒，往来京、洛，放意自恣，浮沉俗间，亦以侠自任，周人之急。数犯法，幸免。闻士大夫之贤者，倾心事之。先人在京师，正道间亦款门。先人以其倜傥，待颇加礼。一日，从先人乞诗送行，云天下将乱，欲入庐山为道士。宣和末，先人去国，不复相闻。正道少与孙仲益有布衣旧，仲益官中都，每周旋之。靖康末，李士美罢相就第，正道忽直造拜于堂下，士美问其所以，自言"愿随相公一至禁中，有欲白于上。"士美曰："方退闲，荐士非所预也。"正道自此日扫其门。会有旨，令前宰执赴殿廷议事。正道又拜而恳曰："此伦效鸣之时也。"士美不得已，因携之而入。伦自陈于殿下曰："臣真宗故相王旦之孙也。有致君泽民之术，无路而不得进。宣和中尝上书，言大辽不可灭，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围城既急，它无计策。臣谨当募死士数万，愿陛下侍上皇，挟诸王，夺万胜门，决围南幸。"钦宗忠之，慰劳甚厚，解所佩夏国宝剑以赐，且以片纸批曰："王伦事成日，可除尚书兵部侍郎。"伦既拜赐，翌日再对，自言："已得豪侠万余，悉愿效死，幸陛下勿疑即行。"时宰相何文缜已主和议，正道怒发上冲冠。文缜斥曰："若何人，敢至此耶!"正道曰："尔何人，乃至此耶!"又曰："万一天子蒙尘，虽诛相公数百辈何益!"文缜怒，以谓狂生，言既不用，恐为乱，请上诛之，且乞就令卫士执之。上意未决。正道惧无以自脱。时仲益在禁中，因求计仲益。仲益曰："昨日所拜小戎文字在否?"正道腰间取御批以示之。仲益曰："得此足矣。子但立于从班中，谁敢呵子？岂有无故就殿上擒一侍郎之理乎?"伦从其言，入厕侍臣之列，人果不敢前。翌日，文缜始画旨送御史府，伦已得间出都矣。二圣北去，高宗即位于宋，伦走行在所，上书自伸前志，乞使沙漠，问二圣起居。自布衣拜五品，借侍从以往。制词略云："胄出公侯，资兼智勇。朕方俯同晋国，命魏绛以和戎；汝其远慕侯生，御太公而归汉。"经年始还，不用。久之，徽宗凶问至，起拜龙图阁学士，为梓宫奉迎使，浸登二府。凡三四往返，竟留虏中。伦虽无大过人，然胆大敢为。既贵之后，凡往日故旧，与夫屠贩之友，悉以自随，而任以官。既拘于虏，虏人欲用为留守，不从而杀之。褒恤甚厚。李平仲、孙长文互言如此。先人

为之作《御剑铭》，今载家集中。

舍人草东坡复官制，院吏教为结尾

靖康中，东坡先生追复元职。时汪彦章在掖垣，偶不当制。舍人不学而思涩，彦章戏曰："公无草，草渠家焚黄三字。"惭而怨之。又一日，当草一制，将毕矣，偶思结尾不来，省中来催促，不容缓，愈牵窘。搜思甚久，院吏仓猝启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钦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陈述并治郑良，俱死而旅攒并室

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茶商，交结阉寺以进，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恃恩自恣。部内有巨室，蓄一玛瑙盆，每盛水则有二鱼跃其中。良闻之，厚酬其价不售，乃为一番舶曾讷者所得。良遣人经营，云已进御矣，初未尝也。良即奏以谓讷厚藏宝货，服用僭拟乘舆。得旨令究实。良即以兵围其家，捕其妻孥，械系而搜索之。讷之弟谊方醉卧，初不知其繇，仗剑而出，遂至纷敌。良即以谊拒命杀人闻奏，奏下，谊伏诛，讷配沙门岛。靖康初元，讷以赦得自便，至京师，知时事之变，击鼓讼冤。初，蔡攸窜海外，继遣监察御史陈述明作追路诛之。述度岭而攸授首，就以述为广漕代良，并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讯，施以惨酷，良即承罪，锢押往英州听敕，敕未下而良死，旅殡僧寺。述复奸利不法，为人所讼，制勘得情，诏述除名，英州编管。至郡，寓僧舍，纵步廊间，睹良旅榇在焉，惊悸得疾而卒。攒室相并，至今犹在。贪暴吞噬，何异酷吏之索铁笼耶？（赵子通浚云）

江子我不信卜者之言

江子我端友，知经明道，驰誉中外。后尽弃旧业，鳏居孑然。年亦迟暮，惟留心内典，苦身自约，不复有世间之意。结庐都城之外，惟先人时时过之，每春容毕景也。乙巳岁春，与之俱至相蓝，访卜肆。子我云："吾既无功名之心，何所问也？"先人强之。瞽者布八字毕曰："官人，来年状元及第矣。"子我顾先人云："术者之妄，有如此者。"相予一笑而去。次年，值钦宗登极，下诏搜访遗逸，吴元中作上台，以子我名闻，赐对便殿，有言动听，自布衣拜承事郎尚书兵部员外郎。可谓奇中矣。子我，休复孙也。

朱新仲代王彦昭致语，用鲁公帖及柳词

朱新仲，少仕江宁，在王彦昭幕中。有代彦昭《春日留客》致语云："寒食止数日间，才晴又雨；牡丹盖十数种，欲拆又芳。"皆《鲁公帖》与《牡丹谱》中全语也。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醒。"又皆柳词中语。

苏叔党不从贼胁，通夕痛饮而卒

苏过，字叔党，东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绿林，胁使相从。叔党曰："若曹知世有苏内翰乎？吾即其子，肯随尔辈求活草间邪？"通夕痛饮。翌日视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节也。（赵表之云）

苏叔党属李植于向伯恭

苏叔党以党禁屏处颍昌，极无憀。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乡风慕义，岁一过之，必迟徊以师资焉，且致馈馕甚腆。叔党怀之。宣和末，向伯恭出为淮漕，自京师枉道以访叔党，留连请委，叔党道李之义风，而属其左顾之。伯恭入境，首令访问，加礼以待。未几，金虏南寇，高宗以元帅在河北，伯恭即命李赍金帛往，访问行府犒师，并上表劝进。行数程而与前驱遇。已而飞龙御天，补承务郎，繇是遂被眷知。后来官职俱至列卿。（王献臣云）

蔡元长贬潭，自叹失人心且作词以卒

蔡元长既南迁，中路有旨取所宠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来索也。元长作诗以别云："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东风。如今去逐它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类，问知蔡氏，皆不肯售。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吏为驱逐之，稍息。元长轿中独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后数日卒。门人吕川卞老醵钱葬之，为作墓志，乃曰"天宝之末，姚、宋何罪"云。（冯于容云）

高宗擢用徐师川

明清尝于吕元直丞相家睹高宗御札一幅云："朕比观黄庭坚集，见称道其甥徐俯师川者。闻其人在靖康中立节可嘉，今致仕已久，想不复存。可赠左谏议大夫。或尚在，即以此官召之。"其后乃知师川避地广中，即落致仕，以右奉直大夫试左谏议大夫赴行在所。门荫者以为荣观。师川既至阙，入对，益契上意，赐出身，入禁林，不旋踵遂登政府。初，师川仕钦宗为郎。二圣北去，张邦昌僭位，师川独不拜庭下，持其用事之臣，大呼号恸，卒不自污，挂冠以去，故上有立节可嘉之语。围城中，尝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来，即呼至前驱使之。既登宥密，颇骄傲自满。朱藏一、赵元镇并居中书，师川蔑视之。每除一登第者，则曰"又一经义之士"。尝与元镇论兵，视元镇曰："公何足以知此！"元镇曰："鼎固不足以知之，岂若师川之读父书邪！"师川大不堪，而无以酬之。卒不安位而去。后终于知信州。师川，

德占禧之子也。德占以吉甫荐命官，后为给事中，计议边事。永洛之败，死之。事具国史。东坡先生行吉甫谪词，有云："力引狂生之谋，驯致永洛之祸"，是也。德占一子，裕陵怜之，襁褓中补通直郎，后来一向以诗酒自娱，放浪江南山川间，食祠禄者四十年，始调通判吉州。平生厘务者三，数考，宣和末方入朝，后来登用甚骤焉。既没而眷宠终不少衰。其子瑀尝出示高宗所赐御书《光武纪》，后复亲批云："卿近进言，使朕熟看《世祖纪》，以益中兴之治。因思读之十过，未若书一编之为愈也。先以一卷赐卿。虽字札恶甚，无足观者。但欲知朕不废卿言耳。"师川没后十年，瑀贫不能家，上表缴进此书，乞任使，托明清为表。既干乙览，上为之怆然，面谕执政，令即日除瑀官云。

叶宗谔得妇人济江

建炎初，高宗驻跸维扬，虏骑忽至，六飞即日南渡。百僚窜身杨子江津，舟人乘时射利，停桡水中，每渡一人，必须金一两，然后登船。是时叶宗谔为将作监，逃难至江浒，而实不携一钱，彷徨无措。忽睹妇人于其侧，美而艳，语叶云："事有适可者。妾亦欲凌江，有金钗二只，各重一两，宜济二人。而涉水非女子所习，公幸负我以趋。"叶从之，且举二钗以示。篙师肯首令前。妇人伏于叶之背而行。甫扣船舷，失手，妇人坠水而没。叶独得逃生，怅然以登南岸。叶后以直龙图阁帅建康。其家影堂中设位，云"杨子江头无姓名妇人"。岂鬼神托此以全其命乎？（许彦周云）

李元量魁天下

李釜，字元量，淮水人。家世业儒。其母怀娠诞弥之日，晨起，庖下釜鸣，甚可畏，声绝免身育男，其父即名之曰釜。既长，乃负才名于未第时。建中靖国龙飞，遂魁天下。政和末，自省郎出牧真州。向伯恭为判官，忤漕意，对移六合尉，伯恭但书旧衔。时蔡元长之甥陈求道为通判郡事，釜席间戏语云："此所谓终不去帝号者也。"是时语禁正严，求道告讦于朝，兴大狱，釜坐免官，就擢求道守仪真。"死则死矣，终不去帝号。"事见《晋书载记》，小寇王始之语。（向仲德云）

卷　九

王廷秀《阅世录》载明受之变甚备

王廷秀，字颖彦，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荐为台属。高宗即位，擢登言路。著书号《阅世录》，其中一条载明受之变甚备。盖其所目击。是时宰辅，如朱、吕、二张，俱有记录，矜夸复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讼。不若颖彦之明白无偏。今录于左：建炎己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胜非为相，罢叶梦得。左丞王渊自平江来，上殿对毕，除签书枢密院。既受命之次日，有旨只依两府恩例，不预省事。四日，廷秀入对，以初除察官，未经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毕，复宣麻殿门。即闻外变，宫门已闭。廷秀与察官林之平同宿，留于翰林院前（翰林院以临安府使院为之）。久之，入学士直舍。李邴为内翰从官，王绹、孙觌、都司叶份亦在。少次，闻宣宰执云："苗、刘兵杀内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择、蓝圭。"有一阉走入学士院，自刭不死，卧前厕。闻驾御楼，军士山呼。康履走入内中，步军太尉吴湛寻捕，得于小亭仰尘上，擒以付苗、刘，即时斩首摽之。宣谕以"内侍有过，当为治之。二将与转官。"其下对："我等若欲转官，只用牵两匹马与内官，何必来此？"已而复召侍从百官。廷秀从诸公上楼，见上座金漆椅子，宰执从官并三衙卫士百官，皆侍立左右。楼下兵几千数，苗、刘与数人甲胄居前，出不逊语，谓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此语乃陈东应天上书中有之，故二凶挟以协制，欲上为内禅之事。宰相从百官出门下，委曲喻之，使退，不从。左右请言太后出处分，于是上遣人请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舆，从四老宫监至楼上，命仪鸾司设帷幄，垂帘置坐，不能具，止坐舆中传旨下谕，亦不肯从。又肩舆至门下，太后在舆中亲宣谕，且以上仁孝，晓夕思念二圣，励兵选将，欲复仇雪耻，太尉等皆名家，不须如此。二凶抗言，必欲太后辅太子听政。太后曰："以太平时，此事犹不易。况今强敌在外，太子幼小，决不可行。不得已，当与皇帝同听政。"委喻久之。坚不从。太后复上楼。上白事于竹舆前，言事无可奈何，须禅位。太后未允。又令与百官同议。自朱胜非以下，皆不敢出言。独有一着绯官员进前曰："陛下当从三军之言。"众甚骇之。时有杭州通判章谊面折之曰："如何从三军之言！"其人逡巡无语。上亦怪而问其姓名，自陈云："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抚司机宜文字时希孟。"上顾翰林学士李邴，令草诏。邴乞上御札，取纸笔就椅子上写诏，以金人强横，当退避云云。写毕，令持诏下，宣示二凶，兵退。上亦徒步归内中，时已未刻。百官方出，见道傍卧尸枕籍，皆内侍也。是日，凡宦者非入直在内，皆为其所杀，而财物尽劫取。明日，太后垂帘，朱胜非辞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召，又命执政亲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复遣老宫监宣喻，乃出。自是二凶更至朝堂，道间传呼都统太尉，从以强虏凶焰可畏，行者开道避之。迫胁要索，惟意所欲。初一札子凡十事，如改元，请上徙外宫之类。宰执委曲调护。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张浚自平江遣士人冯缁来议，欲以上为元帅领兵，移书痛责二凶。二凶讽朝廷以尚书召张浚，不从。又拜韩世忠节度使，除张俊秦凤路总管，使领兵归，不从。复降麻建节度，使知秦州，遣人赍麻制授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狱。又欲起两浙新旧弓手之

半赴行在，廷秀入疏止之。时吕颐浩、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同议引兵问罪复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刘蒙直阁，吴说金部郎中兼提举市舶，小人鼓动，乘时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转运判官冲之子，祖禹之孙也，尝陷虏逃归，日与二凶交游，其宾客王世修、张逵、王钧甫、马柔吉皆缔昵。五日之事，仲熊实与闻。至是，二凶讽颜岐荐上殿，除省郎，言凡台谏章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盖欲言者惧二凶，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圣宫，以显忠寺为之也。内人六十四人，肩舆过。二凶遣人侦伺，恐匿内侍故也。擒到内官曾择，太后降旨贬岭外，既行一程，复追回斩之，亦二凶意也。又欲以其亲兵代禁卫守睿圣宫，挟天子幸徽、宣并浙东，宰相曲折谕以祸福，且以忠义归之，以安其反侧。颐浩等领兵次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听诏书，大意云：狄人以睿圣不当即位，兵祸连年，今当降位为皇太弟兵马大元帅，嗣君为皇太侄，皇太后临朝听政，退避大位，务在息兵。在庭愕然。廷秀与中司欲留班论列。以台谏唯廷秀与郑瑴二人，遂不果。就退睿圣宫，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罢，宰执上殿奏事，议论几数刻，传宣令百官先退。仍云"已会得"。复闻上语宰执云："若此传之后世，岂不贻笑哉。"次日早，郑瑴入对，且言："既降位号，则乘舆服御，亦皆降杀，岂将易赭服紫耶?"当夜归，亦作奏状，令吏写，亭午方毕，即进入。未后，太后宣召，同中丞对帘前，宰执皆在，郑瑴对乞，次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执商量，且欲睿圣皇帝总领兵马耳。"廷秀对曰："臣不知其佗。但人君位号，岂容降改?闻之天下，孰不怀疑?虽前世衰乱分裂之时，固未有旬日之间易二君，一朝降两朝位号也。"太后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见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堂看前后文字，便见本末。"既退，即随两府至都堂，朱胜非、颜岐、王孝迪、路允迪、张澄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数纸，次第以示，最上乃持服人奉议郎宋邴书，次即张浚奏言睿圣皇帝当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下数纸不暇详观。其间亦有士人上书者，意皆略同。廷秀语朱相云："此事朝廷当有善后计。但天子位号欲降，于理未安。廷秀既当言责，不敢嘿嘿。章疏言语狂直。"朱曰："公为言官，自当言责"。盖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复语诸公曰："昨日之诏，不可布于外，必召变。"而张澄云："若以五日时事势，岂争此名位耶!"张欲行诏出，廷秀请少缓。明日，郑瑴入章，引舜禅禹而亲征有苗，唐睿宗上畏天戒禅位太子而大事自决。用其议，遂寝二十五日诏书。郑瑴遂迁西枢，以中书舍人张守为中丞。颐浩等会兵，克日将至，凶徒气挫，乃使王世修与宰执议天子复正。往来数日。四月一日辰时，降旨召百官睿圣宫起居。门外侍班次，见宰执遣吏来问户部尚书孙觌借金带。至立班次，忽有戎装（紫衫带子也）官员缀从官班，问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赐袍带未至，先令缀班，方悟假带之繇。盖自渡江后，宰执从官并系犀带，今此异数，用安反侧。世修，王能甫之侄，前此选人，知郑州荥泽县，虏兵偶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纲特与改官，遂为苗傅幕宾。午后，上出，百官起居毕，即上马。百官掩班先行，迎于内东门外（杭州太守常视事在大厅之北）。至是，世修具袍带。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副之。使其避张、韩之兵，别路而往。又颁制赐铁券带砺之誓。三日，闻韩将前军至临平，为二凶设伏掩杀。四日夜，二凶拔寨，道余杭门出，转龙山，繇富阳而去。明日，韩将、刘兵皆入，以张浚签书枢密，颐浩右仆射，朱胜非知洪州，张澄知江州。韩将遣人擒王世修，鞫始谋，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刘光世处断。晚有文字至台，申差察官就审实，朝廷亦恐诸将锻炼非实情也。是时察官唯陈戬，独员将台吏并司狱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实款。其初，王世修尝与二凶语阉宦恣横，而刘尤嫉之。上自扬州奔播过浙西，道吴江，左右宦者以射鸭为乐。至杭州日，群阉游湖山。世修以札子具陈其事，张澄不纳，世修懵愣而退。以其札子示正彦，愤然曰："公甚忠义。要须与公协力，同去此辈。"俄又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苗、刘乃与世修等谋，先斩王渊，然后杀内侍。议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马，且使人语渊云："临安县界有强盗，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于城西桥下，俟渊过，即捽下马斩之。继遣人围康履家，分兵捕内官，凡无须者皆杀。然后领兵伏阙请罪，胁天子禅位。此皆始谋实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于市。吴湛以辅二凶领中军寨于宫门前申请除宰执侍从，余人悉于中军寨门下马使悍卒持梃谁何，至欧击从人，损坏舆轿，廷秀两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阑入法理会，仅以章行，而悍将复匿之而不出，廷秀以台中被受榜于皇城司前，军士方少戢。至是，湛亦戮焉。并贬王元、左言，皆殿帅，以当日坐视二凶之悖，不略谁何故也。六日，廷秀对疏，言钱塘非可居，当图建康为暂都计。上亦知此非处。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刘蒙、吴说、范仲熊。读至论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如是?"对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进用，实出梁师成门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便欲枭首。宰执言此当自有论列，故廷秀章上，乃贷希孟死，流岭南。而赏谊两官。

颖彦又记高宗幸海事

颖彦又记高宗六龙幸海事云："己酉十一月，驾幸会稽。觇者报虏人分兵渡江，一自采石入建康，一自黄州过兴国军。度采石者，杜充兵要击于中流，小捷，奏乞上亲征。二十五日，驾起会稽，至钱清，闻虏人十九日已度大江。二十六日，驾自钱清回明州避虏。十二月七日，至明，侍从百官皆散，唯宰执从行。留张俊军于越。辛企宗领中军、李质领禁卫护从，士卒不满数千。泉、福州海船皆至，庙堂即为航

海计。卫兵不欲行，九日遂群噪，欲狙击宰执。十一日，以张思正兵索城中，捕乱者，戮其为首数人，余分隶五军。以御营使司参议官刘洪道知明州，与张汝舟两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东渡门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县。二十日，参政范宗尹入城探报，十六日已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从驾。张俊以所领军自越来明。知越州李邺遣兵邀虏于浙江，三捷，既而众寡不敌，邺遂遣人赍书投拜虏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乘贼先而恣掠卤。时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为名，环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餉之，幸免。与纷争，杀之。有城南汤家子，先殴其卒，走啸众来，痛击垂死，积稻秆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肤体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虏引兵自余姚道蓝溪入黄郊车厩，直抵湖塘，分屯于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御之，小却。于是虏人自城下呼请遣人来寨中议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虏寨，虏因释甲与语，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后相持不敢动。正月二日午间，西风，虏兵乘之叩西门，时俊与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擒毙二酋。虏奔北，堕田间，或坠水。势当追而鏖败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略相当，仅能却之而已。且张皇奏凯，而策勋其后。肆眚文云：“鄞水剿绝其大半。”盖谓是也。其夜，虏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虏人驻余姚治攻具，请于临安之大酋，益兵将复来。俊托以上旨，召扈从，八日尽起其众，入台，行甚速，而李质亦以班直继行。思正千余徒屯江东。而质、思正、洪道犹过从，夜饮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众叩洪道马首，愿留以御贼。洪道绐曰：“予当数克敌而胜。若等事无虑。”复下令民迁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储峙。于是舟入城者数千只。洪道择其大者，留使官属取公使高丽两库金银器皿轹压之，而实于篚舆帑藏储粮，载之海舶。而洪道所将精卒仅千人，横肆乘乱剽掠，州人怨之。十三日夜，洪道微服出城，既过东岸，恐人追袭，乃使尽揭浮桥之版。居人扶携，沿絙索而渡。卒复邀夺其所赍，拥排遏抑，坠水者数千，哀号震天地，城中惟崇节作院厢军与无赖恶少仅千人，以监甲仗使臣并监酒务李木者将之。凡此皆欲侥倖贼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虏果复至，营广德湖旧寨前，遣老弱妇女运瓦砾填堑。十五夜，植炮架十余，对西门。十六日，以数炮碎城楼，守者奔散，奏东南缒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逃村落者，与贼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人迹不到处，皆虏人。搜剔丛榛，如探巢取卵，杀掠不可胜数。既而破定海，以舟绝洋，劫昌国县，复欲攻象山县。至碕头，风雹大作（俗谓转碕。海道最险处也），遂回。大率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长请于临安之大酋（大酋乃四太子），云搜山检海已毕。其明州取指挥报云：依杨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面放火，城中惟东南角数佛寺与僻巷居民偶得存者。虏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盗取公私钱物，而村落凶顽，杀人攘劫，毒甚于虏。州县官逃避未还。有蒋安义、张鼐者，受虏人伪命，蒋为安抚，张为通判，且授安义以两浙运司印一纽，安义遂领州事，系衔出牓，自命其子知鄞县，啸不逞以攘取。十二日，慈溪县令林叔豹领乡兵入城，见安义，夺其印。遗虏人十二人在开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诛之。十六日，通判蒋赓自象山归，郡官稍稍继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县，言已受命制置浙东，且桩粮料兵。遂之越，不知傅崧卿前此已收复也。洪道留奉化县，比向日诛求益甚，而所将精卒，暴横市肆。邑人蒋琏，凶悍人也，前此群聚防守，幸虏兵不至，自以为功，方肆强梁，会洪道卒有殴其党者，一夕，啸引数千人围岳林寺，欲纵火而杀洪道，县丞白彦奎哀祈泣恳以和解之，必使洪道杀殴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与张思正纵其麾下斸民居窖藏。逃遁之家，偶脱死，馁饿甚矣，归故址取所藏给朝夕，则群卒强夺之。虽焚余椽楹藩篱可为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数百辈持长竿大钩，捞摝河陂池井间，谓之阑遗钱物。输公十不一二。洪道复苛配强敛，并得四万缗，献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舆自温航海至明，时井邑已焚荡。舟由城外径之越。因言者罢洪道，以向子忞知明州。”颖彦家居四明之海滨，宜知其详。

高宗命王兵部撰楚州守将赵立死事传

建炎庚戌，先人任枢密院编修，十月，淮南宣抚司奏楚州城陷，镇抚使赵立死之，高宗命先人撰其传以进乙览，嘉叹久之。今载于后：“赵立，徐州张益村人。政和初，隶州之武卫军中，出戍江南，值方腊乱，从军往。立习知山川人情向背，累历战功，声名隐然。又戍大名府，以捕贼功，补本军都虞候。资政殿学士王复守徐州，立在帐下。是时金贼已尽得河北，兵势弥炽。转战京东，所至官吏望风避去。建炎三年三月，犯徐州，重围既合，复率军民登城力战，命立专往来守御。外援不至，孤城益危。立六中飞矢，三中兵刃，犹拔矢裹疮，洒血以战。复忠之，自持卮酒，挥涕以赏立。贼帅粘罕在城下，愤其难拔，大益攻具。城破，复坚坐厅事，不肯逃，遣人谓贼曰：‘死守者，我也。监郡而次，无预焉。愿杀我而舍僚吏与百姓。’贼犹喻复投降，复不从，骂贼求死。由是与尽室百口俱被害。立巷战，夺门以出，为贼所得。夜杀守者，入城潜求复尸，抚之恸哭，亲为掩藏。立知贼兵乘胜贪得，城中弛备，鼓率残兵，邀击于外，断贼归路，尽焚营垒。夺舟船金帛数千计，扰击纷散四出，军声复振。尽团乡民为兵，歃血相誓，戮力平贼，退者必斩。立之叔㞐后期而至，立谓曰：‘叔以我故乱法，何以临众?’促命斩之，威震诸军，一鼓破贼。遁去，追蹑，杀护甚多。遂推立为长。乘疮痍之后，拊循其民，恩意户至，召使复业，井邑一

新。朝廷授忠翊郎，权知徐州事。立奏为复置庙城中，赐名忠烈。每出师与遇岁时，必率众泣祷曰："'公为朝廷守节以死，必能阴佑遗民也。'齐人闻之，归心焉。杜充守建康军兼淮南、京东宣抚使，命会兵楚州，立提忠义山寨乡兵数万人赴。是时贼号托落郎君者，围楚益急。往来艰梗，立斩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阴，与贼遇，自昕至夕，且行且战，出没贼中，凡七破贼，无有当其锋者，遂抵城下。楚人被围久，闻立来，欢迎鼓舞。是时立中箭镞，入舌下，坚不可取，命医以铁箝破齿，凿骨钮去，移时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发皆耸，而立颜色屹然不变。建康失守，就命立权楚州事，时四年正月也。然贼骑未退，益兵不已。用鹅车对楼飞炮架数百事攻州南门，半月间登城者数十，立皆率兵捍战。后分四门出师掩杀，贼大败解围，驱残兵去。渡淮六十里，驻孙村浦，立又败之。至五月，贼号四太子军者，自二浙归，又寨于州之九里泾，欲断楚粮道，立又大破之。会朝廷分置诸镇，嘉立殊勋，超转徐州观察使，承、楚州涟水军镇抚使，兼知楚州。初，刘豫窃据郓州，闻立在徐州，遣立故人葛进等三人赍书，诱令供税赋，立大怒，不撤封，斩之。至是，又遣沂州进士刘偲自郓挟两黥兵持旗榜诱立降，且言金人大兵将临，必屠一城生聚。立令拽出就戮。偲呼曰：'我非公故人乎？愿公闻一言而就死。'立曰：'吾知忠义为国，岂恤故人耶！'速令缠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廷。于是立忠义之声倾天下，远迩响风下之。贼又益以太子兵。留天长诸兵，皆会孙村浦。立念敌以众抗孤军，非鏖战不能成功，提师袭之，贼大败，夺器甲数千计，诸小寨皆溃。立私谓僚属曰：'今贼自山东济师不已。城中粮且尽，则无以善其后。将先取京东已陷没诸郡，窒贼路及求粮旁邑，则吾事济矣。且京东诸州，本吾民也，闻我之来，必解甲相迎。'是时盐城县水贼张荣者，乘乱鸱张，立亲往禽之，并是粮食。将经营京东，行至宝应县，而承州报贼复聚杨州。立遂归，而贼再傅城。立慨然曰：'贼终不舍去，惟有竭节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门，临城濠外誓众曰：'不进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并族尔家矣。'于是又大捷，生致首领三百人。贼以数十艘循潮河观城，立取火箭射船，贼趣往救，则出兵劫之，焚溺死者净尽无余，擒渤海千户李药师等五十人。立每劫贼寨，必杀获不赀。或命伪于城头张乐宴饮，贼疑立在座，立乃缒城潜入贼寨杀戮矣。立念贼倾国而至，愤懑激烈，致三书于贼酋龙虎大王等曰：'尔拥金帛万艘，我以楚州全师，能各见大阵较胜负，亦英雄也！'贼不答。至九月初，城守百余日矣，贼并兵列大寨城下。立拥六骑出呼曰：'我镇抚也！首领骁贼，其来接战。'南寨有二骑袭其背，立跋马回顾左右，手夺两枪，贼俱坠地，夺双骑将还，俄北寨中发五十余骑追立，立怒目大呼，人马俱辟易。明日，列三阵邀战，立以三队应之。贼旁铁骑数百，横分其阵而围之。又中飞矢，立奋身突出重围，持梃左右大呼，贼落马者不知数。是月十六日，贼大进攻，具鹅车洞炮架以千计，薄东门。又明日，填濠将进。立率进备木寨卧龙，穿火濠，筑月城，靡不备。忽报贼将分布兵马近城矣，立笑曰：'将士不用相随，吾将观其诡计浅深，且令此贼匹马只轮不返。'上城东门，未半，忽自外飞炮中其首，左右驰救之，犹曰：'我终不能与国灭贼矣。'令舆致三圣庙中，声言疾病祈祷，使贼不悟。言绝而终。然人闻其死，知城必陷，失声巷哭不可止。众以参议官程括权镇抚使，犹守旬日。至二十九日，贼闻哭声，知立死，百计攻城，烈火亘天，然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事闻，天子震悼。御史谓立之功，近世一人。虽张巡、许远不能过。诏辍朝一日，特赠奉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赐谥忠烈，与十资恩泽。俟复楚，用监护葬事。建立庙宇，以旌其忠。时驻跸越州，令寺观作仙佛斋醮，为立及战没将士资冥福。所以致厚于其终者，靡有不及。观立自起小校，至为将帅，忠义之气挺然，铁石其心，虽手搅虎兕，足蹈河海，不少变渝。与士卒同甘苦，一饭必上下均济，故人固其志以死。每掞奏，必言：'贼行灭矣，无足忧者。愿上宽宵旰之念。'方主上以文武之略，启中兴之运，擢立于卑晦隐微，授以淮南一道，其知之深矣。右仆射兼知枢密院范宗尹，当轴处中，与廊庙大臣，皆嘉立忠义，每于劝赏应酬于内者，惟恐后也。而立亦不负君相之知又如此。是时，王复之子佾为枢府官属，朝廷命专主楚州奏报。闻立被围，又命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大将陈思恭会诸道兵，水陆并进，质责将帅，促令渡江，以援楚州。故贼闻救兵且至，乘之益急。使立而无死，将尽殄群丑，少刷人神之愤。然观其所建立，足以震耀于世。虽未能酬其灭贼之心，而气亦伸矣。赞曰：'身与义不两立，义存而身可亡，此古烈丈夫专于报国忠孝之心，托以死而无悔也。观立天挺英勇，风节凛烈，岂彭城从昔名将帅所出，其山川气俗，性习所钟然耶！先是，诏州县遇寇至，许携其民退保山谷，而立不为也。意其不忍与城俱亡，使少假之，肯与贼俱存哉。所以立死至城破，天为沉阴昼晦，而褒赠隐恤，照烂竹帛。其心明著天，与圣主知之矣。智力虽踬于一时，而名誉慢动万世也。张巡、许远，皆出缙绅卿相之族，闻见习熟，临难行其所知，易矣。立起自行伍，奋不谋身，较其时与势，比巡、远为尤难也。列其终始大节，与攻战百数特详焉，庶几为后世忠臣义士之劝。'"

卷　十

吴傅朋上殿，高宗自谓九里松牌不如吴说

吴傅朋说知信州，朝辞上殿。高宗云："朕有一

事，每以自慊。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自书易之，终不逮卿所书，当令仍旧。”说皇恐称谢。是日降旨，令根寻旧牌，尚在天竺寺库堂中，即复令张挂，取宸奎榜入禁中。说所书至今揭于松门。仰见圣德谦仁之不伐也。（傅朋自云）

王殊掩匿御府器玩服御

靖康末，驸马都尉王师约之子殊为龙德宫都监。祐陵北狩，御府器玩服御不能尽从者，悉为其掩有，携以南度。事露，下廷尉，伏罪，高宗欲戮之，时叔祖子裳为棘卿，启于上曰：“殊诚可杀。但倘非其隐匿，则诸物悉为虏得，无从复归天上矣。”上于是贷而不诛。先人攀得其古玉印数十，今假于杨伯虎文昺未归。

高宗从王子裳言，释苗刘卤掠妇女

建炎己酉，高宗暂驻跸于建康。闽中禽苗傅、刘正彦，献俘于朝，槛车几百两。先付之大理狱，将尽尸诸市。子裳请对以陈云：“在律俱当诛死。然其中妇女，有雇买及卤掠以从者，倘杀之，未免无辜。愿赐哀矜。”上矍然曰：“卿言极是。朕思虑之所不到。”即诏除二凶妻子之外，余皆释放，欢呼而出。

钱穆《收复平江记》

周望，字仲弼，蔡州人，有口材，好谈兵。尝为康邸记室。建炎初，吕元直从而引用之，骤拜二府。高宗幸明、越，命其经略淮、浙，付委甚重。而昧于戎机，驾驭无术，遂至纷乱。平江一城，最为荼毒。责昭化军节度副使，连州安置以死。绍兴己卯，其家自理，诏复故官，泽及其子。时凌明甫哲为右正言。明甫，平江人也，亲见其乡里被害之酷，遂上疏疏其罪，命乃寝。吴越钱穆作《收复平江记》，悉从纪实，不能采其文华之要。虽有浮冗之词，不欲易之：“建炎四年庚戌春二月，金人首领四太子者，自明、越还师，由临安府袭秀州，二十五日犯平江府，午漏未尽四刻，兵自盘门入，劫践官府民居，庴廪积聚，虏掠子女金帛，乃纵火延烧，烟焰见二百里，凡五昼夜。三月初一日，出阊西，寇常、润，于是平江府烧之既尽。士民前后迁避得脱者，十之二三；迁避不及或杀者，十之六七。谨按，靖康之乱，金人再犯阙，太上皇帝、渊圣皇帝北狩，今上皇帝即位于睢阳，改元建炎。是年秋，移幸江都。三年己酉春，金人南牧淮甸。二月初三日，大驾渡杨子江，幸杭州。金人叩江而不济，已乃归国。四月，大驾西还，驻跸于金陵，宠其府号，易江宁为建康。议者谓金陵六朝建国，襟带大江，岗岭回合，北贯淮、汴，西引川、峡，南洞襄、汉，东压吴、越、瓯、闽、荆、广之区，四达之国也。资其富饶，基本王业，以经理中原，收复京、洛，实为胜算。开封尹杜充久司留钥，天下属望，至是召赴行在，命为淮南、京东、西宣抚处置使，俾提重兵，保诸路。又请隆祐太后领皇太子，帅六宫及宗室近属，前往江表。百司庶府，非与军兴之事者，悉从焉。上独与宰相吕颐浩暨三数大臣以次侍从官留金陵治兵。诏书有‘誓坚一死，以保群生’之语，士民读诏，感泣奋厉，以为中兴之期，可指日而庆矣。杜公既有成命，淹回未遣，人心稍惑之。闰八月一日诏云：‘朕嗣位累年，寅奉基绍，爱育生灵，凡可以和戎息兵者，卑辞降礼，无所不至，而敌人猖獗，迫逐凌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惮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江之北，左右应接，我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敌之可来者五六，兵家胜负，难可预言，所议众多，未易偏废。轸念旬月，莫适决择。朕将定居建业，不复移跸。与夫右趣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长，步骑之所宜，何险可守，何地可战，甚地之钱物可运，甚郡之粟谷可漕，其各悉心致思，以告于朕。昔汉高帝谋臣良将多矣，都雒之计已定，及闻娄钦一言，而用之之意立决。吾士大夫之确论，朕岂不能虚怀而乐从哉。三省可示行在职事官，共条具以闻。’于是群臣争进避敌之计。拜杜公尚书右仆射，留镇金陵，不复北渡矣。二十五日，大驾乃复南巡。九月初四日，驻跸于平江府。二十五日，诏休兵已兼旬，可涓日进发。词臣引《孟子》巡狩补助为说。始，平江人犹幸于驻跸，倚以为安。至是惶遽失望。盖前此驾后诸军，多阻乱不静，人既畏之；又虑胡骑乘冬深入。于是远有散之浙东、闽部者，而近者亦自匿于山巅水涯之际。诏以工部侍郎汤东野为守臣，又命同知枢密院周望为淮、浙宣抚使，宿兵府城，将官陈思恭、巨师古、张俊、鲁珏、李贵（俗号李阎罗者）等悉隶望节制。又诏驾后诸军，尽命先启行，独以禁卫请班扈跸。九月初四日，驾兴，平江幸无衅，其民复稍稍安集。周望遣诸将各部署所隶兵，分护境内。河内降贼郭仲威领其下万众，至自通州，屯泊于虎丘山。时大驾驻会稽。十一月，有旨，金人于和州欲渡采石，及自黄州渡兵，已至兴国军界，取二十五日移跸前去浙西，为迎敌之计。吴人复引领望。幸未几建康府报，是月十八日，砺砂渡将官张超失守，贼登岸，杜丞相遣都统制官陈淬，提领岳飞、刘刚等二万人，分阵头迎战，又命王𤫉全军一万三千人相继往来策应。二十日，陈淬与贼遇于马家渡，凡十余合，日暮战酣，胜负略相若。会王𤫉领西兵畔敌。檄镇江府韩世忠、江州刘光世应援，皆不赴。世忠已望风循海道潜去。于是陈淬孤军力弱，不能当，贼进逼建康城下，守臣陈邦光降之，通判杨邦义死焉。杜丞相奔仪真，收拾溃亡，移保淮甸。大驾顿于越州之萧山县，群臣复劝南避，乃幸四明。于是平江大震恐，周望、汤东野集耆艾士夫僧道，访问所以为计者。且曰：‘今战守皆已无策矣。’盖其意在迎降，而欲众发其端。士民不答而罢。望敛诸将兵归城中，惧其抗贼取怒也。已而金人自建康取捷径，劫广德军，掠湖州

南境，破属邑长兴、武康、安吉，遂犯临安府之余杭县，急趋临安府。守臣康允之去之，民自为守。六日而陷，渡钱塘江，降越州守臣李邺，遂犯四明，以窥行在。有诏周望、汤东野等固守平江等。望自谓虏不敢犯境而过，始少安，遂倚郭仲威为腹心，俾尽护诸将，与张俊、鲁珏居城中，遣巨师古控扼吴江，陈思恭屯楞伽山，李阎罗屯常熟县。思恭兵无纪律，村落五十里间，皆被其害，周望诘责之，斩队将武节郎张振，乃戢。而郭仲威居城府外，为忠勇之论，望委任之不疑，士民亦顾望，信以为重，晏然按堵如平日，而郊居迁避之家，往往而复。平江城堞完壮，而地下聚水，四围渠堑深广。周望又竭取民财钱谷，以钜万计，库廪充牣，兵器犀利，沛然有余力，以是人益安之。过明年春正月，而来传言者多云，贼自越州蹑来路返金陵；或又谓，自临安府昌化县道宣、歙趋当涂渡江而归，杭无匹马只轮矣。望等素不严斥堠，而四境无尉，野无烽火，但以传言为信。乃遣张俊、陈思恭等统兵，规入杭州，以邀收复之功。俊等行涉旬，才及秀州，陈思恭侦知传言者非实，走间道潜军于湖州乌墩镇以观变。二月十八日，张俊驰报，金人犯秀州崇德县，俊统兵迎击于宣店，走之。平江之人，且喜且惧，以俟后捷。十九日，征乡兵，发太湖洞庭东西山千艘，命舟头巡检汤举总之，前赴吴江，阵于简村。二十一日，金人犯吴江县，巨师古兵不战而溃，更以太湖民舟为向导，归于西山。二十二日，郭仲威遣千兵拒守于尹山，已而退师。二十三日，府中令民逐便出城，留少壮者登埤以守。是日，金人游骑掠城东，郭仲威兵未合而返。守臣汤东野出奔，周望以郡印付仲威。二十四日，仲威会诸将饮城上，士民老幼数万，叩头出血，请加守御之备。仲威奋髯语众曰：'即发遣骑兵。虏行破矣，民慎无扰。'人犹信之。日欲晡，金人大集于城下。仲威及鲁珏兵火广化寺，又火医官李世康宅，望、仲威等皆宵遁。其下自城南转劫居民，北出齐门而去。民之得出郭者，多为所害。明日，金人遂据城。诸将奔遁，潜伏外邑，觇胡人之行也，竞以兵还。三月初二日，张俊至自昆山。初三日，巨师古至自洞庭，李阎罗、鲁珏、郭仲威等至自常熟。初五日，陈思恭至自乌墩。各以力胜，惟仲威窃据之，揭榜于市曰：'本军已逐退金人，收复府城。'或闻亦用此奏上。周望自遁所良久乃出，领兵之吴兴。十五日，始有诏周望等平江失守，可发遣诸将兵往常州以北冲袭金人，以功赎过云。初，金人烧劫之余，金帛钱谷尚多，仲威即据城纵兵掠取，昼夜搜抉不已。遗民间访旧居，即执之，笞责苦楚，穷问瘗藏之物，民益冤愤。故自金人南渡硎砂，破金陵、广德、杭、秀、常、润、明、越，惟平江被害最深。盖以兵多将庸，民始倚之而不去，既堕虏计，则又再遭官军之毒。是夏疾疫大作，米斗钱五百。有自贼中逃归者，多困饿僵仆，或骤得食而死，横尸枕籍，道路泾港为实，哭声振天地，自古丧乱之邦，未有如是之酷也。穆目睹其事，幸以身免。因迹阶乱之由，与夫败亡，次叙记之，以备后世史官采择。目之曰《收复平江府记》者，本郭仲威揭示之文，具为吴人讳于不复云。建炎四年四月二十日记。"仲威出于寇盗，号郭大刀。明年，除杨、真二州镇抚使。在郡长恶不悛。刘平叔光世为淮、浙宣抚，置司京口，遣其将王德禽仲威至麾下杀之。

秦会之修和盟，胡铨上书除名，张仲宗《送行词》削籍

绍兴戊午，秦会之再入相，遣王正道为计议使，以修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邦衡上书曰："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用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今日无故诱致虏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刘豫我也。且豫臣事丑虏，南面称王，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虑，捽而缚之，父子为虏，商监不远。而伦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祖宗之位，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虏人，则祖宗社稷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衽；朝廷之宰辅，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稚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见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以陛下为何如主也？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则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不为恸哭流涕，长太息哉！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尚未肯臣虏，况今国势既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较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不侔。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欲臣之，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故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固不足道也，秦桧为心腹大臣，而不为之计。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于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顷者礼部侍郎曾开以古议折之，桧乃厉声责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独

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知。而乃建议日令台省侍臣佥议可否，盖畏天下议己，令台省侍臣共分谤耳。有识者皆以谓朝廷无人，吁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尚能变左衽之躯，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裳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也！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知可否。桧曰虏可讲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三不答，但云已令台谏侍臣议之矣。呜呼，身为执政，不能参赞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若虏骑长驱，近还能折冲御侮耶？窃谓秦桧、孙近，皆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疏入，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入差遣，注福州签判，盖上初无深怒之意也。至壬戌岁，慈宁归养，秦讽台臣论其前言弗效，诏除名勒停，送新州编管。张仲宗元干寓居三山，以长短句送其行云："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陌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生，易老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销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断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唱金缕。"邦衡在新兴，尝赋词云："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罗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郡守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编管。棣乃择使臣之刻核者名游崇，管押封小项筒过海。邦衡与其骨肉，徒步以涉瘴疠，路人莫不怜之。至雷州，太守王彦恭趯，虽不学而有识，适使臣者行囊中有私茶，彦恭遣人捕获，送狱奏治，别差使臣护送，仍厚饷以济其渡海之费，邦衡赖以少苏。彦恭繇此，贤士大夫推重之。棣讦邦衡后，即就除湖北提举常平，乘轺一日而殂。又数年，秦始闻仲宗之词。仲宗挂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焉。邦衡囚朱崖几一纪，方北归。至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八十余而终，谥忠简。此天力也。（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为删定）

卷十一

孙仲益作墓碑

孙仲益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有为晋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志铭，先遣人达意于孙云："文成，缣帛良粟，各当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笔，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纸笔、龙涎、建茗代其数，且作启以谢之。仲益极不堪，即以骈俪之词报之，略云："米五斗而作传，绢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见也。立道旁碣，虽无愧词；谀墓中人，遂成虚语。"（翟无逸云）

徐康国傲忽，触韩璜刘刚

韩璜叔夏为司谏，奉使江外回，赴堂白事。徐康国为两浙漕，亦以职事入谒中书。康国自谓践扬之久，率多傲忽。既诣省，候于廊庑，以待朝退，一绿衣少年已先在焉。天尚未辨明，康国初不知为叔夏也，貌慢之，偃然坐胡床，双展两足于火踏子之上，目视云霄久之，始问曰："足下前任何处？"绿衣曰："乍脱州县。"时方事之殷，外方多以献利害得审察之命，因以求任使者。康国疑为此等，易之曰："朝廷多事之际，随材授官。乍脱州县者，未易遽干要除。"有堂吏过与之揖，康国且诧于绿衣曰："此某中奉也。某在此，傥非诸公调护，亦焉能久安耶？"语未终，丞相下马，遣直省吏致意康国曰："适以韩司谏奉使回，得旨有所问，未及接见。"吏引绿衣以登，回首揖康国而趋。康国始知为谏官，惊怅恐怖，脚蹙踏子翻空，灰火满地，皇灼而退。是时有流言刘刚据金陵叛，刚知之，束身星驰，诣阙自明。适康国翌日再造，有黦袍后生武士复在焉。康国反前日之辙，先揖而问之曰："适从何来？"武士曰："来自建康。"康国遽问曰："闻刘刚已反，公来时如何？"武士作色曰："吾即刘刚！吾岂反者，想公欲反耳。"康国又惭而去。越数日，竟为叔夏弹其"交结堂吏，臣所目睹"而罢。（外舅云）

傅崧卿触二执政名

傅崧卿子骏以都司奉使二浙，回行在所，时王唐翁、张全真为参政，子骏既至堂中，诸公问以部使者郡太守治状，子骏曰："浙东提点刑狱王翻殊不职。"次欲启知明州张汝舟，始悟适犯唐公讳矣，思所以避之，卒然曰："明州张守尤无状。"顷刻之间，二执政姓名俱及之。（钱德载云）

范择善迁葬

范择善同宣和中登第，得江西教官，自当涂奉双亲之官，其父至上饶而殂，寓于道旁之萧寺中，进退彷徨。主僧怜之云："寺后山半，适有一穴，不若就葬之，不但免般挈之劳，而老僧平日留心风水，此地朝揖绝胜，诚为吉壤。"择善从之，即其地而殡之。其后择善骤贵，登政府，乃谋归祔于其祖兆，请朝假以往改卜。时老僧尚在，力劝不从。才徙之后，择善以飞语得罪于秦会之，未还阙，言者希指攻之云："同以迁葬为名，谒告于外，搔扰州县。"迁谪而死。（赵宣明云）

秦会之答李元老启

季汉老与秦会之《贺进维垣启》云："推赤心于

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勋于天下，相自比于姬公。”秦答之云：“君既同于光武，仰归美报上之诚；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贪天之戒?”汉老得之，皇恐者累月。

御史希秦会之言，罢镌汰滥赏

建炎末，范觉民当轴，下讨论之制，论崇、观以来，泛滥受赏迁擢，与夫入仕之人，官曹淆乱，宜从镌汰。自此侥幸之徒，屏迹不敢出。绍兴辛酉，御史乃言以谓方事之殷，从军之人，多有受前日之滥赏者，愿亟罢此文，以安反侧。诏从之。盖是时秦会之初用事也。先是，宣和初，郑达夫为相，达夫与会之俱华阳王氏婿。会之以其兄楚材梓嘱于达夫，会傅墨卿使高丽，达夫俾楚材以傔从墨卿，补下班，只应泊回，即以献颂，直赴殿试。《祐陵实录》亦略载之。又王显道映以达夫婿冒宠，位中大夫秘阁修撰，且会之夫人同包也。金彦行安节为谏官，尝陈其事于会之疏中。二人摈迹累年。至是御史希会之之旨，以为之地。由此二人俱被峻用，不及一岁，皆登从班。

王承可以名同偏旁，缘秦会之诬罔，以至侍从

建炎末，先人为枢密院编修官，被旨专一纂集《祖宗兵制》，书成进呈，高宗皇帝览之称善，谕宰臣范觉民宗尹云：“王某所进《兵制》甚佳。朕连夕观之，为目痛。可改官与陞擢差遣。赐其书名曰《枢庭备检》。”时秦会之为参知政事，素与先人议论不同。虽更秩，然自此去国矣。王铁，字承可，会之舅氏，王本观复之子，会之心欲用之，荐于上，谓有史才，名适与先人偏旁相似。上忽问云：“岂非修《兵制》者乎?”会之即应之云：“是也。”诏再除枢属。徐献之琛，亦王氏甥，与会之为中表，而师川之族弟。会之知高宗眷念师川不替，一日奏事，启上云：“徐俯身后伶俜可怜，有弟琛，能承兄之业，愿陛下录用之。”上从其请。其后承可、献之，皆为贰卿。会之并缘罔上，率皆类此。

周葵言梁仲谟语洩去位

绍兴己未，周敦义葵为侍御史，梁仲谟汝嘉为户部尚书。敦义欲论之，甫属稿而泄其事于仲谟。时秦会之秉钧，仲谟致恳款于会之，会之领略之。是夕，敦义牒阁门，明朝有封事求对。翌日，会之奏事，即拟除敦义为左史，天意未允。敦义方侍引，会之下殿，即喻阁门云：“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义立螭直前诉之，高宗喻会之云：“周葵遽易之，何也?”会之云：“周葵位长言路，碌碌无所建明。且进退百官，臣之职也。傥以臣黜陟不公，愿先去位。”上云：“不须如此。”是日，批出周葵与郡，遂出守霅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误之。未几，易守平江。会李仲永椿年为浙漕，应办北使。会之喻意仲永，使为之所。仲永之回，即入奏敦义在郡，锡燕虏使，饮食臭腐，致行人有词。讲和之初，不宜如此。敦义落职罢郡，谢表云：“虽宰夫是供，各司其职耳。然王事有阙，是谁之过欤?”自是投闲十五年。

秦会之使冯济川探高宗意

绍兴庚申秋，虏人败约，复取河南故地。秦会之在相位，踪迹颇危。时冯济川楫为贰卿，一日相见，告之云：“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如前此元老大臣，皆不足虑，独君乡衮，未测渊衷如何，公其为我探之。”翌日，济川求对，启上云：“金寇长驱犯淮，势须兴师，如张某者，当且以戎机付之。”高宗正色曰：“宁至覆国，不用此人。”济川亟以告秦，秦且喜且感。济川云：“适观天意，楫必被逐。愿乞泸川，以为昼绣。”至晚，批出冯楫令与外任。遂以楫为待制，帅泸南，在任凡十二年。（张文老云）

方庭实强勉人广

方公美庭实，兴化人。其父宣和中尝为广南提学以卒。公美后登科，至绍兴间，自省郎为广东提刑，以母忧去官，服阕，复除是职，公美辞以不忍往，秦会之不乐，降旨趣行。公美强勉之官，谢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遗爱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远。”读者哀之。已而，竟没于岭外。（苏少连云）

马子约、梁扬祖因议断强盗罪不咸

马子约纯，绍兴中为江西漕时，梁企道扬祖为帅，每强盗敕下贷命，必配潮州，喻部吏至郊外即投之江中，如此者屡矣。子约云：“使其合死，则自正刑典。以其罪止于流，故赦其生，犹或自新。既断之后，即平人尔。倘如此，与杀无罪之人何以异乎?”二公由此不咸。后以它事交诉于朝，俱罢去。初，熙宁中，子约父处厚默知登州，建言乞减放沙门岛罪人。处厚时未有嗣，梦天锡一子，当寿八十，仕至谏议大夫，前人已记之矣。子约隆兴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寿八十一而终。太中，盖官制前谏议大夫也。

朱希真《雪溪集序》

绍兴丁卯岁，明清从朱三十五丈希真乞先人文集序，引文既成矣，出以相示，其中有云：“公受今维垣益公深知，倚用而不及。”明清读至此，启云：“窃有疑焉。”朱丈云：“敦儒与先丈，皆秦会之所不喜。此文传播，达其闻听，无此等语，至掇祸。”明清云：“欧阳文忠《与王深父书》云：‘吾徒作事，岂为一时？当要之后世，为如何也。’”朱丈叹伏，除去之。

名家子知邵州，希合秦会之，按辛永宗，籍其家

近有名家子知邵州时，辛永宗为湖南总管，驻扎

郡下。永宗兄弟，早侍上有眷。秦会之方自虏中来归，与富季申争宠，指诸辛为党，会之深嫉之。及会之登师垣，既窜其兄企宗、道宗，郡守迎合，按永宗冒请全俸，合计以赃，会之得所申，大喜，下本郡阅实焉。永宗实以尝立军功许给，有御札非伪，守先以计取得之，以送秦矣。秦既当路，无从辩白，竟准以盗论，流端州，尽籍其家以责欠。选郡僚之苛酷者使录橐，一簪不得与。偿既及数，犹谓所遣官云："前赴其家燕集，以某器劝酒，今乃不见，岂隐之邪？"残刻有如是者。（吕稽中）

解潜为韩世忠草奏配岭外

绍兴壬戌，罢三大帅兵柄。时韩王世忠为枢密使，语马帅解潜曰："虽云讲和，虏性难测，不若姑留大军之半于江之北观其衅。公其为我草奏，以陈此事。"解用其指为札子，韩上之。已而付出，秦会之语韩云："何不素告我而遽为是邪？"韩觉秦词色稍异，仓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识字。此乃解潜为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贬潜单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竟死岭外。（张子韶云）

荣茂世不受岳飞父子不轨之诉

荣茂世嶷为湖北漕，置司鄂州。有都统司统制官王俊，以其旧主帅岳飞父子不轨状诣茂世陈首，茂云："我职掌漕计，它无所预。"却之。俊遂从总领汪叔詹陈其事，汪即日上闻。秦会之得之，藉以兴罗织之狱，杀岳父子。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于茂世有霸府之旧，秦屡加害而不从。秦死，荣竟登从班。汪讦岳之后，狱方竟而殂，岂非命欤。（荣次新云）

曾宏父小鬟诵《赤壁》二赋

舅氏曾宏父，生长绮纨，而风流酝藉，闻于荐绅。长于歌诗，脍炙人口。绍兴中守黄州，有双鬟小鬟者，颇慧黠，宏父令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二赋，客至代讴，人多称之，见于谢景思所叙刊行词策。后归上饶，时郑顾道、吕居仁、晁恭道俱为寓客，日夕往来，杯酒流行，顾道教其小获亦为此技，宏父顾郑笑曰："此真所谓效颦也。"后来士大夫家与夫尊俎之间，悉转而为郑、卫之音，不独二赋而已。明清兄弟儿时，先妣制道服，先人云："须异于俗人者乃佳。旧见黄太史鲁直所服绝胜。"时在临安，呼匠者教令染之，久之始就，名之曰"山谷褐"。数十年来，则人人效之，几遍国中矣。

高宗问陈桷

秦会之为相，高宗忽问："陈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闲却，当与一差遣。"会之乃缪以元承为对，云："今从韩世忠，辟为宣司参议官。"元承、季任，适同姓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岂肯从军耶？"因此遂召用。（仲舅云）

秦会之以姚宏不签名，卒以祈雨死大理狱中

姚宏，字令声，越人也。父舜明廷晖，尝任户侍。令声少有才名，吕元直为相，荐为删定官，以忧去。秦会之当国，屡求官，不报。张如莹澄与令声为中表，令声托为扣之，秦云："廷晖与某，靖康末俱位柏台。上书粘罕，乞存赵氏，拉其连衔，持牍去，经夕复见归，竟不佥名。此老纯直，非狡狯者，闻皆宏之谋也，由是薄其为人。"如莹以告令声，令声曰："不然。先人当日固书名矣。今世所传秦所上书，与当来者大不同，更易其语，以掠美名，用此诳人。以仆尝见之，所以见忌。"已而言达于秦，秦大怒，思有以害之。会令声更秩，调知衢州江山县，适当亢旱，有巡检者自言能以法致雷雨，试之果然，而邑民讼其以妖术惑众，追赴大理，竟死狱中。初，令声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应者，能知人休咎，语令声云："君不得以令终。候端午日伍子胥庙中见石榴花开，则奇祸至矣。"令声初任监杭州税任三载，足迹不取登吴山。将赴江山也，自其诸暨所居，趋越来访帅宪。既归，出城数里，值大风雨，亟憩路旁一小庙中，见庭下榴花盛开，妍甚可爱，询祝史，云"此伍子胥庙。"其日乃五月五日。令声惨然登车，未几遂罹其酷。弟宽，字令威，问学详博，注《史记》行于世，三乘九流，无所不通。绍兴辛巳岁，完颜亮举国寇淮，江、浙震恐，令威云："木德所照，当必无它。"故诏书云"岁星临于吴分"者是也。高宗幸金陵，以其言验，令除郎，召对奏事之际，得疾仆于榻前。徐五丈敦立戏云："太史当奏：客星犯帝座甚急。"上念之，亟用其弟宪于朝。宪无它材能，不逮二兄，后登政府，命也。

熊彦诗贺启

熊叔雅彦诗，伯通之孙，早有文名。绍兴初，入馆权郎。秦会之秉钧，指为赵元镇客，摈不用者十年。慈宁回銮，会之以功升维垣，叔雅以启贺之云："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会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后王日严晞为少蓬，权直禁林，会之加恩，取其联入制词中，翌日即除礼部侍郎。甲戌岁，策士于庭，有引此以对大问者，遂魁天下。（薛仲藏云）

钱遹迎拜虏寇，痛毁时政，为寇所杀

外舅方务德有《闻见手记》近事凡六条，今悉录之：钱遹为侍御史，有长子之丧，闻曾文肃失眷，亟上弹章，即施行，然后谒告，寻迁中执法。吴伯举天用当制，其词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几，击吴罢去。郑亨仲云："虏寇犯浦江境上，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对渠魁痛毁时政，以幸苟免。寇谓

通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为讪上之言，亟命其徒杀之。”亨仲居浦江，目睹其事。汪彦章诏旨中作通传，亦甚诋之。

李孝广以费乂试卷谤讪，窜广南死；其子病，乂为祟

李孝广，崇宁间为成都漕，以点检邛州士人费乂、韦直方私试，试卷词理谤讪；庞汝翼课册系元祐学术，讥诋元丰政事上闻。三人并窜广南，孝广迁官。后绍兴庚戌，孝广之子倞属疾于婺州，谓有妖孽，招路时中治之。时中始不肯言，倞托亲旧扣问其详，时中云：“有一费乂者独不肯。但已且莫知其故。”寻以告倞，倞云：“若尔，某疾不复起矣。”因自道向来费乂等事实。倞以告其父。后乂辈俱客死于路。

方允迪以先得御注《老子》，为毛达可所赏

政和初，方允迪将就廷试，前期闻御注《老子》新颁赐宰执，欲得之以备对。会允迪与薛肇明有连，亟从问之，乃云无有也。一日，入薛书室，试启书箧，忽见之，尽能记忆。洎廷试，果发问。毛达可友得对策，大喜，即欲置魁选。而强隐季渊明为参详官，力争，谓其间赞圣德处有一二语病，必欲置十名之后。达可尤力辨。既而中夜思之，时中人络绎于诸公间，万一转而上闻，非徒无益，乃议置十二名，犹在甲科。是时陈彦方以术得幸，又令使预占今岁甲科几人，彦云七人，而中人辈欲神其说，密喻主司仅取此数。既而傅崧卿以上舍，薛尚友、盛并以执政子皆置甲科，卒取十人；允迪乃在乙科第四。允迪即外舅之仲父也。

谭稹、梁师成言早来玉音可畏

绍兴初，经从严陵邢钤辖招饭，时老珰赵舜辅在焉。坐间，邢、赵相语云：“颇记吾曹同在延福宫时事否?”赵唯唯。因叩其事。邢云：“一日，梁师成、谭稹坐于延福宫门下，二人实从。主管西城所李彦者过门，下马致礼于谭、梁甚恭。既去，谭谓梁：‘早来闻玉音否？可畏哉!’赵问梁何言？答云：‘适见李彦于榻前纳西城所羡余三百万缗，上顾彦云：李彦，李彦，莫教做弄。一火大贼来，斫却你头后怎奈何!’”不数年，彦果以横敛被诛。

孟富文为执政

孟富文庾为户部侍郎，绍兴辛亥之岁，边遽少宁，庙堂与一二从官共议，以谓不若乘时间隙，分遣诸将削平诸路盗贼。其方张不易擒者，莫如闽之范汝为，乃以命韩世忠。而世忠在诸将虽号勇锐，然病其难制，或为州县之害，当选从官中有风力者一人置宣抚使，世忠副之以行。而在廷实喜其选。众乃谓孟人物既庬厚，且尝为韩所荐，首迁本部尚书遣之。又以为韩官已高，亦非尚书所能令，乃欲以为同签书。上意已定。时洪成季拟为礼部尚书，吕丞相以孟除与成季参预之命同进。上留拟状，值连数日假告，而已甚播。初，沈必先为侍御史时，尝击去成季，至是沈召还旧列，成季亦复为宗伯，以吕丞相初拜，未欲论也，至是闻将大用，亟奏成季罢去。上意以谓二相初拜，荐二执政，其一已先击去，其一万一又有议之者，二相俱不安矣。遂亟批出：富文除参知政事。盖适记前日除富文，误当成季所拟官。二相亦恐纷纷，不复申前说也。然亦议定，俟闽中使还，即罢之。而会逢多事，在位独久，凡三年然后去国。

王庆曾畏秦会之，不为显仁偿虏使金，会之卒喜

绍兴壬戌夏，显仁皇后自虏中南归，诏遣参知政事王庆曾次翁与后弟韦渊迓于境上。时虏主亦遣其近臣与内侍凡五辈护后行。既次燕山，虏人惮于暑行，后察其意，虞有他变，称疾请于虏，少顷秋凉进发，虏许之。因称贷于虏之副使，得黄金三百星，且约至对境倍息以还。后既得金，营办佛事之余，尽以犒从者，悉皆欢然。途中无间言，由此力也。既将抵境上，虏必欲先得所负，然后以后归我。后遣人喻指于韦渊，渊辞曰：“朝廷遣大臣在焉，可征索之。”遂询于王。初，王之行也，事之纤粟，悉受颐指于秦丞相，独此偶出不料。虏人趣金甚急，王虽所赍甚厚，然心惧秦，疑其私相结纳，归欲攘其位，必贻秦怒，坚执不肯偿。相持界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曲折，但与先报后渡淮之日。既愆期，张俊为枢密使，请备边。忧虑百出，人情汹汹，谓虏已背盟中变矣。秦适以疾在告，朝廷遂为备边计，中外大恐。时王晪以江东转运副使为奉迎提举一行事务，从王知事急，力为王言之，不从。晪乃自裒其随行所有，仅及其数以与之，虏人喜，后即日南度，疑惧释然，而王不预也。王归白秦，以谓所以然者，以未始禀命，故不敢专。秦以王为畏己，果大喜。已而后泣诉于上：“王某大臣，不顾国家利害如此。万一虏生它计，于数日间，则使我母子不相见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诛之。初，楼炤仲辉自枢府以母忧去位，终制，起帅浙东，储之欲命谢于虏廷。至是，秦为王营救回护，谓宜遣柄臣往谢之，于是辍仲辉之行，以为报谢使，以避上怒。逮归，上怒稍霁，然终恶之。秦喻使辞位，遂以职名奉祠，已而引年，安居于四明。秦终怜之，愧问不绝。秦之擅国，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过忤其指，例以罪行。独王以此，情好不替。王卒，特为开陈，赠恤加厚；诸子与婿，亲戚族人，添差浙东者又数人，以便其私。议者谓秦居政府二十年间，终始不贰者，独见王一人而已。

曾吉父答启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从学于毅父。文

清以荫入仕，大观初以铨试合格，五百人为魁，用故事赐进士出身。绍兴中，明清以启贽见云："传经外氏，早侍仲尼之间居；提笔文场，曾宠平津之为首。"文清读之，喜曰："可谓着题矣!"后与明清诗云："吾宗择婿得羲之，令子传家又绝奇! 甥舅从来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难为。"徐敦立览之，笑云："此乃用前日之启为体修报耳。"

孙立为盗，得寿州钤辖印

孙立者，寿春人。少为盗，败露，窜伏淝河中。觉有物隐然，抱持而出，乃木匣一，启视之，铜印一颗云："寿州兵马钤辖之印"。印背云："太平兴国八年铸"。后三十年，以从军之劳，差充安丰军钤辖。安丰即昔日寿州也，遂用此。明清为判官日，亲见之。

王公明为王原所疑

杨原仲愿，秦会之腹心，为之鹰犬，凡与会之异论者，驱除殆尽，以此致位二府，出守宣城。王公明与原仲为中表，原仲为之经营，举削改官，得知蕲水县。往谢原仲款集，醉中戏语原仲云："昔尝于吕丞相处得公顷岁所与渠书，其间颇及秦之短，尚记忆否?"公明初出无心也，原仲闻之，色如死灰，即索之，云"偶已焚之"。原仲自此疑公明，虑其以告秦，出入起居，跬步略不暂舍；夜则多以人阴加防守。公明屡求归而不从，深以为苦，如此者几岁。原仲移帅建业，途中亦如是焉。既抵金陵，馆于玉麟堂后宇。诸司大合乐开燕，守卒辈往观优戏，稍怠。公明忽睹客船缆于隔岸，亟与其亲仆挈囊，唤而登之遁去。会散，原仲呼之，则已远矣。即遣人四散往访之，邈不可得。原仲忧挠成疾而毙。(苏训直云)

秦师坦谓魏道弼莫胡思乱量

魏道弼良臣与秦会之有乡曲共学之旧，秦既得志，引登禁路。道弼恃其久要，一日启于秦曰："某昨夕不寐，偶思量得一事。非晚郊祀，如迁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内徙，以召和气。"秦曰："足下今作何官?"道弼云："备员吏部侍郎。"秦复曰："且管了铨曹职事，不须胡思乱量。"翌日降旨，魏良臣与郡。出守池州，已而罢去。世言秦有度量，恐未必然也。

陆农师

建中靖国初，陆农师执政。时天下奏案，率不贷命。农师语时相云："罪疑惟轻。所以谳上，一门引领以望其生。今一切从死，所伤多矣。"时相然其言，自是有末减者。乾道初，忽降旨挥云："法令禁奸，理宜画一。比年以来，旁缘出入引例为弊，殊失刑政之中。应今后犯罪者，有司并据情款直引条法定断，更不奏裁。"是时外舅方务德为刑部侍郎，入议云："切详今来旨挥，今后犯罪者，有司并据情款直引条法定断，更不奏裁。切恐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贵之类，州郡难以一切定断。今来除并不得将例册引用外，其有载在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欲乞并依建隆二年二月五日敕文参详到事理施行。"得旨从请。二者皆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明清顷焉不自度量，尝以闻见漫缉小帙，曰《挥麈录》，辄以锓板，正疑审是于师友之前久矣。窃伏自念，平昔以来，父祖谈训，亲交话言，中心藏之，尚余不少。始者乏思，虑笔之简编，传信之际，或招怨尤。今复惟之，侵寻晚景，倘弃而不录，恐一旦溘先朝露，则俱堕渺茫，诚为可惜。若夫于其中间，善有可劝，恶有可戒，出于无心可也，岂在于因噎而废食。朝谒之暇，濡毫纪之，总一百七十条，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厘为六卷，名之曰《挥麈后录》。尚容思索，嗣列于左。绍熙甲寅上元日，汝阴王明清书于武林官舍半山楼。

挥麈三录

[宋]王明清撰　张成水　徐　鸿整理

《挥麈三录》三卷，南宋王明清撰，为《前录》、《后录》之续编，杂记宋代朝野史实，以南宋时期为主。成书于南宋宁宗庆元元年（一一九五），原名为《挥麈第三录》。后以现名行世，有关版本及整理情况同前、后录。

卷　一

孝宗登真如寺钟楼

佛宇挂钟之阁，多虚其中，盖欲声之透彻也。孝宗潜跃，在幼岁时，偶至秀州郡城外真如寺，登钟楼游戏，而僧徒先以蘧篨覆空处，上误履其上，遂并坠焉。旁观之人，失色无措，亟往视之，乃屹然立于席上，略无惊怖之状。此与夫国史所载太祖皇帝少年日人马俱堕于汴都城楼者，若合一契焉。（陈揆彦强云）

高宗东狩四明日录

明清前年虱底百僚，夏日访尤丈延之，语明清云："中兴以来，省中文字亦可引证。但建炎己酉之冬，高宗东狩四明，登泊涉险，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数月之间，翠华驻幸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即应之曰："自昔以来，大臣各有日录，以书是日君臣奏对之语。当时吕元直为左仆射，范觉民为参知政事，张全真为签书枢密院，皆从上浮于海。早晚密卫于舟中者，枢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逐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吕、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真乡里常州。若行下数家，取索日录参照，则了然不遗时刻矣。"延之云："甚善！便当理会。"继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吴陵，舟过茂苑，访一亲旧，观其所藏书，因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词掖，从行航海，所纪颇备。明清所缉《后录》，取王颖彦、钱穆记录其间，于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生不及见之耳。其目云《中书舍人李正民乘桴记》。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车驾在金陵。初一日下诏，奉隆祐太后，六宫，外泊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签书枢密院事滕康、资政殿学士刘珏同知从卫。三省枢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细务及从官郎吏，皆分其半从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辞于内东门。闰八月一日，内出御笔，以固守建康，或左趋鄂、岳，右驻吴、越，集百官议于都堂。群臣皆以鄂、岳道远，恐馈饷难继，又虑车驾一动，即江北群盗，必乘虚以窥吴、越，则二浙非我有。乃决吴、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吕颐浩为左仆射，杜充为右仆射。继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抚使留守建康府，沿江诸将，并听节制。二十四日，从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车驾离守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学士张守签书枢密院、周望为两浙宣抚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为江南、荆、湖宣抚使，驻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颐浩不可离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从官以下先发。初五日，车驾离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归朝官某人云：'自寿阳来报，金人数道并入，已自采石济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报，朝廷大骇，集从官议，欲移跸江上，亲督诸将为迎敌之计。宰相、侍从同对于便坐，或谓且遣兵将，或谓宜募敢战士以行，宰相吕颐浩又自请行，议未决，退诣都堂。午间，得周望奏状，录到杜充书，虏骑至和州，已召王璎移师南渡，杜充亲督师，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从官乃请遣兵应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虑胡骑自江、黄间南渡，或径趋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为浙东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备衢、信。得江州报，胡人破黄州，由鄂州渡江向兴国军、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来云：'隆祐一行，已于十一月初八日起发往虔州矣。'二十二日，从官又请对，虑胡骑不测驰突，请以郭仲荀轻兵三千从车驾至平江府，倚周望、韩世忠兵以为援。仲荀方自杭来，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计。而令张俊兵以次进发。既对，上以张俊重兵不可留，遂决议皆行。退命直学士院汪藻草诏，晓谕军兵以迎敌之说。乃以二十三日先发兵三千。车驾以二十五日起行，既

至钱清堰宿顿，是夜得杜充奏，我师败绩；又康允之奏，人马已自建康府径路犯杭州界。遂仓猝回銮。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从官对于河次亭，上议趋四明。吕颐浩奏，欲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上以为不可，曰：'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于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参知政事。是日早，驾诣都堂，抚谕将士，移御舟过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门，雨作。自是路中连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胜其苦。命两浙转运使陈国瑞沿路排顿，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给卫士云。十二月五日，车驾至四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监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继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亲从班直百余人，因宰执早朝，至行宫门外，邀宰相问以'欲乘海舟何往？'颐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军，尽捕诸班直囚之。十三日，诛其首者十有余人，并降隶诸军。以侍御史赵鼎为御史中丞。十四日，台谏请对，上喻以不得已之意。又探报虏人已入杭州，刘俊引兵出战不胜，康允之走保赭山。诏六曹百司官吏并于明、越、温、台从便居住，于是左右司御营使司参议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门，有旨放散，惟宰执入对。既退，车驾遂登舟，至定海，宰执从行。十六日，从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苏望之以疾辞不至，诏给宽假。给事中汪藻乞陆行以从。十八日，闻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赵鼎复回明州以修贽。既至，乃前所遣报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车驾至昌国县。二十四日，遣权户部员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钱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邺奏云：'虏人已在西兴下寨。别令人马自诸暨趋嵊县，径入明州。'乃议移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赵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启行。自是连日南风，舟行虽稳，而日仅行数十里云。二十九日岁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风，碇海中。二日，北风稍劲，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镇，驻舟。知台州晁公为与李承造皆来。上幸祥符寺，从官迎拜于道左。是日，得余姚把隘官陈彦报：'人马至县，迎击乃退。'又得韩世忠奏：'见在青龙镇就粮。欲俟敌人之归为击计。'初命世忠驻兵镇江控扼，后闻胡人自采石济师，上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军常州，吕颐浩请以御笔召之，上曰：'朕与世忠约坚守。'今闻乃来，于是遣中使赍诏。世忠闻采石失守，已离镇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优诏答之。四日，象山县报：'人马至明州。张俊为战守备。明州西城外民居，尽爇之矣。'然其意亦欲来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缴到杜充书，已在真州与刘位聚兵，为邀击计。徐州赵立，以师三千来援。建康守陈邦光及户部尚书李棁皆降于虏。'六日，张俊奏云：'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敌杀伤相当。'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赍到二级。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应。又出手诏，趣杜充、赵立、刘位，激励使战，以为后图。皆亲书示宰执，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绯抹额贼众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贼。赤心队刘晏出战，败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弃城，保华亭县。又探建康人马皆焚粮草，收金银，稍稍渡江北去，自称李成人马云。'八日，张思正奏云：'张俊出兵，击退虏骑。思正与刘洪道、李质分兵追蹑。'九日，张俊已自台州陆趋行在，意恐金人小舸，济师而来，力不能拒尔。前此屡奏求海舟，朝廷报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以为忧。又虑李邺已迎降虏人，以越为巢穴，其经营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责授汝州团练副使，广州安置。以擅离越州，及妄支散钱帛，又夜过行在不乞朝见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报云：'十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马至吉州东岸，知州杨渊弃城走。'朝廷深虑胡人追蹑。然本谋南昌之行，意谓虏人未必侵犯。虽离建康日，得密旨，令缓急取太后圣旨便宜以行。后至平江，议者乃云：'自蕲、黄渡江，陆行二百余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为忧。遂命刘光世自淮南移军于江州，以为南昌屏蔽。既至，而军中月费十三万缗，知州事权邦彦以用度不足，告于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应副。至十一月中，权邦彦乃奏言，得东平府故吏卒报，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虽遽命起复，而邦彦已离郡去。及胡骑渡江，光世乃言初谓蕲、黄间贼寇，遣兵迎击，既知其为金人，遂回军。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骑以十四日到城下，于是知州王子献以下皆走，胡骑入犯抚州，执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权知州事，令根括境内金银，走洪州送纳，虏怒其少，云'抚州四县，不及洪州一县。'乃知信州陈机探报也。十三日，刘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陈彦在余姚，屡获首级。'及称'李邺并无关报文字。然台州探报，越州并放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虏人，与之饮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张俊自台州来，执胡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军张瑀奏：'有光泽县弓手，同胡人一骑至军，称有大军千余人继至。已行斩首。'于是福建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迈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余姚，朝廷欲遣张公裕以海舟数千载兵直抵钱塘江下，烧爇胡人所集舟船。众以公裕素不知兵，又虑海舟反为胡人所得，皆以为不可。十六日，雨雷发声。十七日，刘洪道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陆并进，直至城下。洪道与张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质已擅趋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令还四明，已无及矣。又闻南昌胡骑入潭州，而洪、抚、建昌之间，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迈申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军事付训练官承信郎蔡延世，凡八日而回，延世拒而不纳。十八日，移舟离章安镇。始，张俊既移军，朝廷议分遣其将领，率兵应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谓他时驻跸之后资以弹

压。盖行在诸军，此皆精甲全装，稍整齐尔。又批令刘洪道等皆退避其锋。然议者皆虑明既失守，则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门。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问安隆祐宫。自后不复记录，闻行在已驻温州矣。"已上李所记云耳。明清又闻是岁越州郡守李邺既以城降，通判曾悳骂贼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独乳婢抱一婴儿获免。有宣教郎知余姚县李颖士者，募乡兵数千，列其旗帜，以捍拒之。贼既不知其地势，又不测兵之多寡，为之小却，彷徨不敢进者一昼夜，由是大驾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诏特赠悳直秘阁，命其弟恷、子崇以官。颖士迁两官，擢通判州事。时又有宋辉者，为大漕，治事秀州之华亭县，闻龙艭已涉巨浸，即运米十万石，以数大舶转海，访寻六飞所向。至章安镇，而与御舟遇。百司正阙续食，赖此遂济。多事之际，若二人辉与颖士者，亦可谓奇绩；而悳之忠节，皆恨世人未多知之。颖士，字茂实，福州人，登进士第。绍兴中为刑部郎中。辉，敏求之孙，后为秘阁修撰，知临安府。悳，南丰先生之孙。崇，即所逃婴儿也，尝知南安军。

刘希范责邹志完书

邹志完既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继又遭温益、钟正甫之困辱，祸患忧畏，濒于死所。建中靖国之初召还，自流人不及一年，遂代言西掖。伤兮之后，噤不出一语。吴兴刘希范时为太学生，以书责之，陈义甚高，云："珏少而学经，究观《春秋》责备贤者之义，私切疑之。以谓世之贤者，不易得也。求之百余年间，所得不过十数人。求之亿万人间，所得不过一二人。苟有未至，犹当掩蔽以全其名，奈何反责其备哉。及长，式观史氏，眇觌昔人，特立独行以自著见者甚众，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能终始一德，以全公忠之节者几希？称于当年，罕全令名；著于史氏，鲜有完传。岂特贤者之过哉，亦当时君子不能相与辅其不及之罪也。然则《春秋》责备之义，是乃垂戒万世，欲全贤者之善。此某所以不避僭易，辄献所疑于门下也。某自为儿童，即闻阁下场屋之名。及有知识，又诵阁下场屋之文。固以阁下为当今辞人，然未敢直以古人大节望阁下也。暨游太学，在诸生中往往有言前数年有博士邹公，经甚明，文甚高，行甚修，不能低回当世，以直去位，方且叹息，愿见风采而不可得。未几阁下被遇泰陵，进列谏垣，极言时政，万里远谪。方是之时，某亦东下，所过郡县，每见亲朋故旧，下及田夫里妇，必问阁下貌孰似？年今几？逢天子之怒，谁与解之？家累之重，谁与恤之？莫不咨嗟称诵，或至泣下。前此以言得罪者众矣，阁下之名独隐然特出，不知何以致此？岂忠信之诚，感于人心者深而然耶！则天下所以待阁下，雅亦不为不重矣！今天子嗣位，首加褒擢，授以旧职，继拜司谏，乃直起居，乃典文诰，岁未再周，职已五易，越录超等，罕见其比。则天子所以望阁下，雅亦不为不大矣！爰自入朝以来，天下之士翘首跂踵冀阁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谓若今之为起居舍人者，止司记录而已也；不谓若今之为中书舍人者，止事文笔而已也。逾年之间，不过言一张寅亮之不可罪尔，其佗不闻有所发明，言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有识之士，私切疑之！始阁下之为博士，不顾爵位，力言经术取士之美，拂衣而归，非知有绍圣之报也；其为谏官，不避诛责，极陈中宫废立之失，远贬蛮徼，非知有今日之报也；诚以信其所学，行其所志耳。然昔以博士而言之，今以侍从而不言；昔未信于君而言之，今信于君而不言，此人之所以疑也。为阁下解者曰：'阁下之不言，以职非台谏也。'疑者曰：'唐文宗命魏謩以两省属皆可论朝廷事，故范希文为秘阁校理，则言人主不宜北面为寿；为东南安抚，则言郭后不宜以小过废；为天章阁待制，则言时政所以得失；为开封尹，则言迁进所以公私。后世之议希文者，必称其爱君忠国，不闻罪其侵官也。今以职非台谏而不言，是不以希文自处也。'为阁下解者又曰：'阁下之不言，以当今无大得失也。'疑者曰：'唐太宗尝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谏者数十不止，褚遂良谓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横流，则无复事矣。当今庶政之行，虽曰尽善，亦岂无过举者乎？百官之间，虽曰多才，亦岂无奸佞者乎？从官相继而出，岂皆以不称职乎？言官相继而逐，岂皆以其罪乎？事之若制器、雕俎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则阁下不免天下之疑必矣！'方阁下有正言之命，人人相贺。其君子曰：'为我寄声正言公。柳宜城坚于守政，不以久位为心，自谓舌不可禁，故能全其名。白居易力争安危，不以被斥介意，晚益不衰，故能全其节。公其勿倚勿跛，引明主于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其小人曰：'为我善祝正言公。汲直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爰丝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公其慎言，毋去朝廷。'今阁下未肯力言时事，岂亦哀怜小人，不忍违其所请乎？岂亦有意君子所谓有待而言乎？伏愿阁下上思圣主进用之意，下思君子跂望之心，数陈谠言，以辅圣政，使尧、舜、成、康之治，复于一朝，阁下之功，岂浅浅哉！某性介且僻，动与世忤，又恶奔竞之风。往来京师几五岁矣，其于公卿权贵，虽有父兄之旧，未尝一登其门。辄造门下，以献所疑，非敢求知也，盖以天子仁圣，切于治正，古人所谓难得之时，每欲自为一书以献，又耻与觊觎恩赏者同受疑于世，私念当今天子素所深信，莫如阁下者，公忠直道而行，亦莫如阁下者，阁下不言，谁为吾君言之？故陈所疑，以裨万一。狂易之罪，诚无所逃。然区区之意，非独为阁下计也；为朝廷计也，非独为朝廷计，为天下计也。未识能赐垂听否？"志完由是复进谠论，曾文肃荐之祐陵，欲令再位言路，不契上指。文肃云："臣近日

屡探赜，其议论极通疏，兼稍成时名，愿更优容。”上云：“何可得它如此。”上又云：“宰相、执政所引人才，如浩前年是宣德郎，今作两制已多时。朕所欲主张人才，又却似难。”盖崇恩以宿憾，言先入矣。未几，文肃罢政，志完再窜昭州。此文肃手记云尔。希范名珏，后登第，浸登华要。建炎初，拜同知三省枢密院，竟以劲节闻于时，为中兴之名臣。子唐稽、孙三杰也。

娄陟明上高宗书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圣取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说，制诏英祖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忧勤，备尝艰难，春秋鼎盛，自当则百斯男。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臣恐祀丰于昵，仰违天鉴，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二圣所以未有回銮之期，黠虏所以未有悔祸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时也。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更加广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尉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臣本书生，白首选调，垂二十年。今将告归，不敢终默。位卑言高，罪当万死，惟陛下裁赦。”此娄陟明上高宗皇帝书也。陟明，名寅亮，永嘉人。早负才名，游上庠有声。南度后，始为上虞丞。大驾暂驻越上，陟明扣阍抗疏，以陈是说，首发大计之端。上读之，大以叹寤。富季申时为枢密，从而荐之，即令召对，改官除监察御史，告词云：“汝俊造策名，慷慨自任，上书论事，忧国甚深。深有大用之意。未几，会秦师垣入相，嫉之，摭其前任微罪，废弃以终。先人与之有太学同舍之旧，封事之初，实纵臾之。手写副本，以见遗云。时绍兴元年十一月也。或云，陟明被谴后还乡，值江涨，父子没于巨浸，未知果否？

吴处厚与蔡持正不和

蔡持正既孤居陈州，郑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从毅夫作赋。吴处厚与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来谒毅夫，间与持正游。明年，持正登科，浸显于朝矣。处厚辞王荆公荐，去从滕元发。薛师正辟于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进。元丰初，师正荐于王禹玉，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处厚乞怜颇甚，贺启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释天下霖雨之望，尉海内岩石之瞻。帝渥俯临，舆情共庆。共惟集贤相公，道包康济，业茂赞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遏群邪以持百度。始进陪于国论，俄列俾于政经。论道于黄阁之中，致身于青霄之上。窃以闽、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泽干秦而聘辩，汲汲霸图；义辅汉以明经，区区暮齿。孰若遇休明之运，当强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廷之贵；代天理物，遂跻鼎石之崇。处厚早辱埏陶，窃深欣跃。豨苓马勃，敢希乎良医之求；木屑竹头，愿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终无汲引之意。是时，王、蔡并相。禹玉荐处厚作大理寺丞。会尚书左丞王和甫与御史中丞舒亶有隙。元丰初改官制，天子励精政事，初严六察，亶弹击大吏，无复畏避，最后纠和甫尚书省不用例事，以侵和甫；和甫复言亶以中丞兼直学士院，在官制既行之后，只合一处请给，今亶仍旧用学士院厨钱蜡烛为赃罪。亶奏事殿中，神宗面喻亶，亶力请付有司推治，诏送大理寺。亶恃主眷盛隆，自以无玼，欲因推治益明白。且上初无怒亶意，姑从其请而已。处厚在大理，适当推治亶击和甫，而和甫与禹玉合谋倾亶。亶事得明，必参大政；亶若罪去，则禹玉必引和甫并位，将代持正矣。处厚观望，佑禹玉，锻炼傅致，固称亶作自盗赃。是时大理正王吉甫等二十余人咸言亶乃夹误，非赃罪明白。禹玉、和甫从中助，下亶于狱，坐除名之罪。当处厚执议也，持正密遣达意救亶，处厚不从。故亶虽得罪，而御史张汝贤、杨畏先后论和甫讽有司陷中司等罪，出和甫知江宁府，致大臣交恶。而持正大怒处厚小官，规动朝听，离间大臣。欲黜之，未果。会皇嗣屡夭，处厚论程婴、公孙杵臼存赵孤事，乞访其坟墓。神宗喜，禹玉请擢处厚馆职。持正言反覆小人，不可近。禹玉每挽之，惮持正辄止。终神宗之世，不用。哲宗即位，禹玉为山陵使，辟处厚掌笺表。禹玉薨，持正代为山陵使，首罢处厚。山陵毕事，处厚言尝到局，乞用众例迁官，不许，出知通利军。后以贾种民知汉阳军，种民言母老不习南方水土，诏与处厚两易其任。处厚诣政事堂言：“通利军人使路已借紫矣，改汉阳则夺之一等作郡。请仍旧。”持正笑曰：“君能作真知州，安用假紫邪!”处厚积怒而去。其后，持正罢相守陈，又移安州。有静江指挥卒当出戍汉阳，持正以无兵，留不遣，处厚移文督之。持正寓书荆南帅唐义问固留之，义问令无出戍。处厚大怒曰：“汝昔居庙堂，固能害我，今贬斥同作郡耳，尚敢尔耶!”会汉阳僚吏至安州者，持正问处厚近耗，吏诵处厚《秋兴亭近诗》云：“云共去时天杳杳，雁连来处水茫茫。”持正笑曰：“犹乱道如此!”吏归以告处厚，处厚曰：“我文章蔡确乃敢讥笑耶!”未几，安州举子吴扩自汉江贩米至汉阳，而郡遣县令陈当至汉口和籴，吴袖刺谒当，规欲免籴，且言近离乡里时，蔡丞相作《车盖亭》十诗，舟中有本，续以写呈，既归舟，以诗送之。当方盘量，不暇读，姑置怀袖。处厚晚置酒秋兴亭，遣介亟召当，当自汉口驰往，既解带，处厚问怀中何书？当曰：“适一安州举人遗蔡丞相近诗也。”处厚亟请取读，篇篇称善而已，

盖已贮于心矣。明日，于公宇冬青堂笺注上之。后两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户，至侍下，处厚迎谓曰："我二十年深仇，今报之矣。"柔嘉问知其详，泣曰："此非人所为。大人平生学业如此，今何为此？将何以立于世？柔嘉为大人子，亦无容迹于天地之间矣。"处厚悔悟，遣数健步，剩给缗钱追之，驰至进邸，云邸吏方往阁门投文书，适校俄顷时尔。先子久居安陆，皆亲见之。又，伯父太中公与持正有连，闻处厚事之详。世谓处厚首兴告讦之风，为搢绅复仇祸首，几数十年，因备叙之。（先人手记）

曾南丰辟陈无己，邢和叔为实录检讨官

秦会之暮年作《示孙文》云："曾南丰辟陈无已、邢和叔为《英宗皇帝实录》检讨官，初呈稿，无己便蒙许可，至邢乃遭横笔，又微声数称乱道。邢尚气，跽以请曰：'愿善诱。'南丰笑曰：'措辞自有律令。一不当，即是乱道。请公读，试为公檃括。'刑疾读，至有百余字，南丰曰：'少止。'涉笔书数句。邢复读，南丰应口以书，略不经意，既毕，授归就编。归阅数十过，终不能有所增损，始大服。自尔识关楗，以文章轩轾诸公间。"以上秦语。其首略云：文之始出，秦方气焰熏天，士大夫争先快睹而传之，今犹有印行者存焉。是时明清考国史及前辈所记，即尝与苏仁仲训直父子言之矣。案，曾南丰元丰五年受诏修《五朝史》，为中丞徐禧所沮寝命，继丁忧而终，盖未尝濡毫，初亦不曾修《英宗实录》也。陈无已元祐三年始以东坡先生、傅钦之、李邦直、孙同老荐于朝，自布衣起为徐州教授，距南丰之没后十年始仕，亦未始预编摩也。邢和叔元丰间虽为崇文馆校书郎，不兼史局。《英宗实录》，熙宁元年曾宣靖提举，王荆公时已入翰林，请自为之，兼实录修撰，不置官属，成书三十卷，出于一手。东坡先生尝语刘壮舆义仲云："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不知秦何所据而云。义仲，道原子也。（先人手记）

卷 二

龙眠三李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鸣荐绅间，与苏、黄游，两集中有与其唱和。而李伯时以善丹青，妙绝冠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来鼎彝之类，为《考古图》。又有李元中，字画之工，追踪钟、王。时号"龙眠三李"。同年登进士第，出处相若。约以先贵毋相忘，其后位俱不显。

宋惠直乐语

先大父大观初从郎曹得守九江，自乡里汝阴之官，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为德化县主簿，迎侍其父以来，先祖爱其清修好学，甚前席之，教以习宏词科，日与出题，以其所作来呈，不复责以吏事。会王彦昭涣之出帅长沙，令作乐语，以燕犒之。时有王积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为佥书节度判官，且俾预席。其稿不存，但记忆三联云："少年射策，有贾太傅之文章；落笔惊人，继沈中丞之翰墨。从来汝、颍之间，固多奇士；此去潇、湘之地，遂逢故人。况有锦帐之郎官，来为东道；且邀红莲之幕客，共醉西园。"先祖读之大喜，以谓句句着题，荐之于时相何清源，即除书局。已而中词科，自此声名籍甚。惠直字子温。其子乃贶也，绍兴间鼎贵，亦不复相闻。今又未知其子孙犹知之否？

九江碑工李仲宁不肯刊党籍姓名

九江有碑工李仲宁，刻字甚工，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苏叔党善画窠石

宣和中，苏叔党游京师，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见快行家者同一小轿至，传旨宣召，亟令登车。叔党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则以物障其前，惟不设顶，上以小凉伞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飞，约行十余里，抵一修廊，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黄背子，顶青玉冠，宫女环侍，莫知其数。弗敢仰窥，始知为崇高莫大之居。时当六月，积冰如山，喷香若烟雾，寒不可忍，俯仰之间，不可名状。起居毕，上喻云："闻卿是苏轼之子，善画窠石。适有素壁，欲烦一扫，非有它也。"叔党再拜承命，然后落笔，须臾而成。上起身纵观，赏叹再三，命宫人捧赐醽酒一钟，锡赉极渥。拜谢而下，复循廊间，登小舆而出，亦不知经从所历何地，但归来如梦复如痴也。（胡元功云）

徽宗宣曾空青至行宫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驻跸郡治，外祖曾空青以江南转运使来摄府事应办，忽宣至行宫，上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命乔贵妃者出焉。上回顾语乔曰："汝在京师，每问曾三，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识耳。"盖外祖少年日喜作长短句，多流入中禁，故尔。取七宝杯，令乔手擎满酌，并以杯赐之，外祖拜贶而出。明清少依外氏，宝杯犹及见之，今不知流落何所。

钱逊叔治宿州

钱逊叔伯言，穆父之子，临政有风采。知宿州日，有虹县士民陈词举留邑宰。宰贪酷之声，逊叔先已闻之。至是，众趋廷下，逊叔令吏卒举梃击出。左

右言："似不须如此。"逊叔笑云："彼中打将来，此间打回去!"（苏仁仲云）

张夫人哭魏夫人诗

曾文肃熙宁初为海州怀仁令，有监酒使臣张者，小女甫六七岁，甚为惠黠，文肃之室魏夫人怜之，教以诵诗书，颇通解。其后南北暌隔。绍圣初，文肃柄事枢时，张氏女已入禁中，虽无名位，以善笔札，掌命令之出入，忽与夫人相闻。夫人以夫贵，疏封瀛国，称寿禁庭，始相见叙旧。自后岁时遣问。夫人没，张作诗以哭云："香散帘帏寂，尘生翰墨闲。空传三壶誉，无复内朝班。"从此绝迹矣。后四十年，靖康之变，张从昭慈圣献南渡，至钱唐。朱忠靖《笔录》所记昭慈遣其传导反正之议，张夫人者，即其人也，年八十余终。（先娘子云）

刘季高谒詹安世

刘季高岑未达时，詹安世度帅中山，以贫甚，携王履道书往谒之，既至彼馆，问劳甚至，酒食游戏，征逐无虚日，而略无一语及他。时河北盗贼已充斥，留连逾月，季高兴怀归之念，因漫扣之。詹云："足下之来何干，度岂不能晓？其敢苦相挽留耶。"少刻，便令差将兵二百，防护行李，以济大河，乃回。三日之间，馈饷稠叠，所得凡万缗云。（姚令则云）

秦桧之陈议状

靖康丙午，真戎乱华。次岁之春，京城不守，恣其号舞，妄有易置。时秦会之为御史中丞，陈议状云："桧切缘自父祖以来，七世事宋，身为禁从，职当台谏，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大金重拥甲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威制官吏军民等，必欲灭宋易姓。桧忘身尽死，以辩非理，非特忠其主也。欲明圣朝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余年，功德基业，比隆汉、唐，实异两晋。顷缘奸臣叛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嗣君皇帝致躬出郊垧，求和于军前。两元帅并议，已布闻于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积，追取銮舆服御之所用，割两河之地，共为臣子。今乃变异前议，自败斯盟，致二主衔怨，庙社将倾，为臣之义，安得忍死而不论哉。自宋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数万里，覆载之内，疆场为大，子孙蕃衍，充牣四海。德泽在外，百姓安业，前古未有。兴亡之命，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新室篡夺，东汉中兴于白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王蜀；唐为朱温窃取，李克用父子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继志之德泽，在人者浅深。根基坚固，虽陵迟之甚，然四海英雄，必畏天之威，而不敢窥其位。古所谓'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之谓也。西晋武帝，因宣、景之权，以窥魏之神器，德泽在人者浅，加以惠帝昏乱，五王争柄，自相残戮，故刘渊、石勒以据中原，犹赖王导、温峤辈辅翼元皇，江左之任，逾于西京。石勒欺天罔上，交结外邦，以篡其主。晋于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无德泽，下及黎庶，特以中国藩篱之地，以赡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灭晋也。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汉、唐，实异两晋。切观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策定计，所以必灭宋者，非忠于大金也，假灭大宋以报其怨尔。曾不知灭大辽者，大金、大宋共为之也。大宋既灭，大金得不防闲其人乎？顷者上皇误听奸臣李良嗣父兄之怨，灭契丹盟好之国，乃有今日之难。然则因人之怨以灭人之国者，其祸不可胜言。缪为计者必又曰：'灭宋之国，在绝两河怀旧之恩，除邻国复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无敌天下。中国之民，可指挥而定。'若大金果能灭宋，两河怀旧之恩，亦不能忘；果不能灭宋，徒使宋人之宗属贤德之士，唱义天下，竭国力以北向，则两河之民，虽异日抚定之后，亦将去大金而归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国，方域至异也。晋为契丹所灭，周世宗复定三关，是为晋祚报恨。然则今日之灭赵氏，岂必赵氏然后复仇哉，虽中原英雄，亦将复报中国之恨矣！桧今竭肝胆，捐躯命，为元帅言废立之义，以明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不恤群议，深思国计，以辩之于朝。若或有谗佞之言，以矜己功能，伤敌国之义，适贻患于异日矣。又况祸莫大于灭人之国。昔秦灭六国，而六国灭之；苻坚灭燕，而燕灭之。顷童贯、蔡攸贪土地以奉主欲，营私而忘国计，屯兵境上，欲灭大辽，以取燕、云之地，方是时也，契丹之使，交驰接境，祈请于前。为贯、攸之计，宜伪许而从其请，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贻患于主，而宗庙危。今虽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帅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雠间之论，矜一己之功，其于国计，亦云失矣。贯、攸之为，可不鉴哉！自古兵之强者，固有不足恃。刘聪、石勒，威足以制愍、怀，而衄于李矩数千之众。苻坚以百万之师，衄于淝水之孤旅。是兵强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岁问罪中国，入境征伐，已逾岁矣。然所攻必克者，无他，以大金久习兵革，中国承平百年，士卒弭练，将佐不得其人而然也。且英雄世不乏材，使士卒异日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肃、代之臣，大金之于中国，能必其胜负哉？且世之兴亡，必以有德而代无德，以有道而易无道，然后皇天佑之，四海归之。若张邦昌者，在上皇时专事燕游，不务规谏，附会权倖之臣，共为蠹国之政。今日社稷倾危，生民涂炭，虽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诛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以为大金之屏翰矣。大金必欲灭宋而立邦昌者，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稽考古今，深鉴斯言，复君之位，以安四方

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实大金万世之利。不胜皇恐恳告之至。”第二状云：“桧已具状申大元帅府。外有不尽之意，不敢自隐，今更忍死沥血，上干台听。伏念前主皇帝违犯盟约，既已屈服，而今日存亡继绝，惟在元帅；不然，则有监国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来，镇抚居民，上下帖然，或许就立，以从民望。若不容桧等伸臣子之情，则望赐矜念，赵氏祖宗，并无失德，内外亲贤，皆可择立，若必择异姓，天下之人，必不服从，四方英雄，必致云扰，生灵涂炭，卒未得苏。桧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来，德泽在人，于今九世，天下之人，虽匹夫匹妇，未忍忘之，又况桧等世食君禄？方今主辱臣忧之时，上为宗社，下为生灵，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赐矜察，无任哀恳痛切皇恐陨越之至。”此书得之于丹阳苏著廷藻，云：“顷为秦之孙埙客，因传其本。”词意忠厚，文亦甚奇。使会之诚有此，而无绍兴再相，擅国罔上，专杀尚威，则谓非贤可乎？昔人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王幼安草檄

靖康末，虏骑渡河，直抵京城，危蹙之甚，钦宗命王幼安襄为西道总管，招集勤王之师，以为救援。幼安辟先人为勾当公事，先人为草檄文，晁四丈以道读之，激赏不已，云：“此《出师表》也”。今录于后：“叛服者，夷狄之常性，势有污隆。忠义者，臣子之大方，道无今古。矧黄屋有阽危之虑，而赤县无援助之师。念圣神施德于九朝，方黎庶痛心于四海。敢缘尺牍，尽露肺肝。在昔高帝被围于平城，文皇求盟于渭水，将相失色，智勇吞声。盖自竹帛已来，有斯妖孽之类，致鬼区兽夷之肆暴，岂人谋神理之能容？蠢彼小羌，尤为遗烬，声教仅通于上国，名号不齿于四夷。缘威怀之并施，乃信义之俱弃。圣上天临万宇，子育群生，宵忧兼夷夏之心，夕惕绍祖宗之业。宣恩屈己，犹负固以跳梁；继好息民，更执迷而猖獗。始鸱张于沙漠，再豕突于帝畿。既边围之弛防，又庙堂之失策。窥窬旁吞于黑水，搀抢直拂于紫躔。睥睨望万雉之墉，蹂践连千里之境。鲸鲵我郡邑，鱼鳖我人民。氛祲烟尘，共起焰天之势；衣冠士庶，咸罹涂地之冤。赤子何辜，苍天不吊。寇攘驱掠，不可数知；焚荡伤夷，动以万计。然而天惟助顺，神必害盈，终无摩垒之兵，仅保傅城之众。能接岁而再至，既经时而何施。今则脊尾俱摇，腹背受敌，旧地皆失，内溃有强邻之侵；众心自离，外骤无诸国之助。咸闻气夺，尚敢尸居。匪惟难犯于金汤，固已自迷于巢穴。鼠无牙而穿屋，情状可知；羊羸角以触藩，进退不果。尚假息游魂于城下，已叩阍请命于军中。而况六师用壮以方张，诸将不谋而同会。熊罴之旅，则带甲百万；騄骥之足，则有骍三千。人知逆顺，而四面声驰；士识恩仇，而万方响动。务施远略，必解长围。速劳貔虎之师，尽扫犬羊之众。啸聚之党，将就戮除；噍类之徒，寻当殄灭。涓时并进，旨日克平。义动显幽，包胥泣秦庭之血；诚开金石，霁云射浮图之砖。盍思古人，谓誓死起救于将颠；勿令后日，讥拥兵坐观而不赴。某恭被睿算，外总戎昭。筹笔非良，敢效流马之运；轮蹄并进，尽提水犀之军。戈矛相望于道涂，舳舻衔尾于淮、海，已浮楚泽，前压师滨，誓资卫社之同盟，共济勤王之盛举！望龙虎之气行，瞻咫尺之天听。鸟乌之声益劳，方寸之地□□。同扶王室，各奉天威。誓为唇齿之依，期壮辅车之势！共惟某官，诚深体国，义切爱君，忠孝贯于神明，威名慑于夷虏。决策定难，素高平日之谋；拯溺救焚，岂有淹时之久。雪宗祧之大愤，拯黎庶之横流。势方万全，士在一举。九金鼎就，难逃魑魅之形；万里尘清，永肃乾坤之照。乘彼瓜分之后，在我鼓行而清。陨涕而言，至诚斯尽。”

王禀、徐徽言、李邈忠义事迹

“窃惟国家道德仁义，蓄养天下，自一命以上，随其器宇，各沾恩泽。祖宗以来，平时奖待群臣之恩至厚者，盖虑一旦缓急之间，责其尽节死职，以忠报朝廷。伏见顷者虏兵所加，靡然风偃，知名之士，几无而仅有。于乱离中阴访得三人焉，若不论之朝廷，实虑忠臣义士，衔冤负愤，无以自明！太原总管王禀，当虏人作难之时，在围城中奋忠仗义，不顾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两日，辄领轻骑出城，马上运大刀，径造虏营中，左右转战，得虏级百十，方徐引归，率以为常。宣抚使张孝纯视城之危，一日会监司食，谋欲降虏。禀知之，率所将刀手五百人谒孝纯，列刀于前，起论曰：‘汝等欲官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立功，则官可得。’又曰：‘汝等欲赏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御敌，则赏可致。’且曰：‘汝等既欲官，又欲赏，宜宣力尽心，以忠卫国。借如汝等辈流中有言降者，当如何?’群卒举刀曰：‘愿以此戮之!’又曰：‘如禀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曰：‘宣抚与众监司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孝纯自后绝口不复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权尽在禀矣。又于守城，过有堤备。虏人巧设机械，屡出奇计见攻。禀候其来，必以意麾解之。后围益急，民益困，仓库军储且尽，城中之人互相啖食，披甲之士致煮弓弩筋胶塞饥。势力既竭，外援不至。城既陷，父子背负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又有晋宁知军徐徽言，虏骑攻城，极力保护，绵历时月，婴城之人，疲于守御。虏骑既登城，军士散走，徽言奋臂疾呼，独用弓矢斧钺，尽杀先登者。众见知军如此，气乃复振，虏亦稍却。后为监门官宣赞舍人石赟开门，纵敌已入，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儿女于空室中，积薪自焚。且仗剑坐厅事前，虏人至者，皆手刃之。须臾，积尸多，虏众群至，遂为所擒。酋长赏其英毅，深欲活之，使降，徽言不降。

使之跪，徽言不跪。与酒令饮，既授酒，以杯掷虏面曰：'我尚饮虏贼酒乎!'谩骂不已。虏怒，持刃刺，徽言袒裼就刃，刃未及死，骂声不绝。又有真定帅臣李邈，城破被虏，复令作帅。邈曰：'坐邈不才，使一城生灵，陷于涂炭。纵邈无耻，复受官爵，有何面见朝廷及一城父老乎!'卒不肯受。寻之燕山，虏亦欲保全之，而邈意略不少屈，又不肯去顶发，虏人责之，邈髡而为僧，谓曰：'更以二分润官。'虏大怒，牵赴市，令斩。将刑，神色不变，言笑如平时，告刑者曰：'愿容我辞南朝皇帝以死。'拜讫，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民，皆为之流涕。此三者，盖人杰也。惜不逢时，使不得成功于世。然当是之时，怙乱要生，靡所不有。而禀辈风节如此，质之古人，诚未多得。虑朝廷未能究之，使忠义之士，与庸人共就湮没，实可悯悼。伏望矜恤，将禀等忠烈，宠之爵命，葬之衮服，建祠以图其像，载事实以刊之碑。仍乞访寻子孙，重加旌异。且令札付史官，以奖忠孝，少厉偷俗之弊。"右此纸顷岁得之故人荣芑次新几间，虽失所著人姓氏，嘉其用心忠愤激切，故用录之。因而夷考三人行事：禀，开封人，追封安化郡王，锡赉甚腆，擢其子为枢密院属官。曾丞相怀，即其婿也。徽言，衢州人，赠晋州观察使，谥忠壮。程致道为作志铭。邈，临江军人，名儒中之子，曾南丰之甥，进士及第，累为监司。与蔡元长不叶，换右阶，以青州观察使死节，赠少保，谥忠壮。有道处士迥之兄也。

吕张以勤王檄诸郡

建炎己酉，苗傅、刘正彦反，吕、张二公檄诸州之兵以勤王，檄至霅川，郡守梁端会寓客谋之。外祖曾公卷在坐，众未及言，公奋然曰："逆顺明甚，出师无可疑者!"间数日，二凶取兵，公请械系使人，毋令还。当是时，微公几殆。高宗反正，中司张全真守白发其忠，诏进职二等赴阙。全真《奏议集》中载其荐牍，亦已刊行，故不复录。

曾空青跋真草千字文略

外祖跋董令升家所藏真草书《千文》，略云："崇宁初，在零陵见黄九丈鲁直云：'元祐中，东坡先生、钱四丈穆父饭京师宝梵僧舍，因作草书数纸，东坡赏之不已。穆父无一言。问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见藏真真迹尔。庭坚心切不平。绍圣，贬黔中，始得藏真自叙于石扬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回视前日所作可笑，然后知穆父之言不诬也。'"

李夫人尽获群贼

钱义妻德国夫人，李氏和文之孙女，早岁人物姝丽。建炎初，侍其姑秦鲁大主避虏入淮，次真州而为巨寇张遇冲劫，骨肉散走。度大江，抵句容境上，复为贼之溃党十余人所略，同时被虏。侪类六七辈，姿色皆胜。驱之入村落阒无人迹之境，悉置一古庙中。每至未晓，则群盗皆出，扃锁甚固。至深夜乃归，必携金绘酒肉而来，盖椎埋得之。逾旬，无计可脱。一日午间，忽闻庙外有嗽咳之音，诸妇出隙中窥之，一男子坐于石上，即呼来，隔扉与之语。男子云："我荷担于此，所谓货囊者。"妇各以实告，且祈哀以求生路，许以厚图报谢。其人复云："此距巡检司才十余里，吾当亟往告之，以营救若等。今夕必济，幸无怖也，何用报乎。"至夜，盗归，醉饱而寝。忽闻锣声甚振，乃巡检者领兵至矣，尽获贼徒，无一人脱者。询妇辈，各言门阀，皆名族贵家，于是遣人以礼津送其归。夫人后享富贵者数十年。顷岁，其子隽道端英奉版舆过天台，夫人已老，亲为明清言之。

向伯恭徐端益忠义

向伯恭为淮南漕，张邦昌僭窃于京师，遣向之甥刘逵赍伪诏来，伯恭不启封焚之，械系逵于狱，遣官奉表劝进高宗于河北，其后以此柬上之知，至位法从，挂冠而去，宠遇极渥，世所共知，而胡仁仲宏作其行状，亦尝及焉。时又有徐端益，字彦思，婺州人也，为宿州虹县武尉，邦昌赦书至邑，邑令以下，迎拜宣读如常仪，端益不屈膝而走。事定，伯恭为言于朝，诏换文资，后终于朝请大夫。子亦登科。彦思博学多闻，与先人游从，所厚者也。先人尝以诗著其节谊。淳熙戊申冬，明清调官于临安，邂逅其次子于相府，方识之。以其父前绩，祈造化于周益公，坐客莫有知者。于立谈间，乃指明清为引证旧闻，益公将上，得旨令与属官差遣。

赵叔近守秀州

赵叔近者，宗室子，登进士第，有材略。建炎初，为两浙提刑，统兵平钱塘之乱，擢直龙图阁。时大驾驻维扬，以选抡守秀州，治绩甚著。或有言其贪污者，免所居官，拘系于郡。遣朱芾代其任。芾到官未久，颇肆残酷，军民怨愤。有茶酒小卒徐明者，帅其众囚芾，迎叔近复领州事。叔近知事不可遏，登厅呼卒徒，安慰而告之曰："新守暴虐，不恤致汝辈，所以为此。我当为汝等守印，请于朝，别差慈祥恺悌之人来拊此一方。"群卒俯伏，不敢猖獗。奏牍未及彻阍，而朝廷已闻，诏遣大军往讨之矣。先是，王渊在京为小官，时狎露台，娼周者，稔甚，乱后为叔近所得，携归家。渊每对人切齿。是时，适渊为御营司都统制，张、韩俱为渊部曲。渊命张提师以往。张素以父事渊，拜辞于廷，渊云："赵叔近在彼。"张默解其指。将次秀境，叔近乘凉舆，以太守之仪郊迎于郡北沈氏园，张即叱令供析。方下笔，而群刀悉前，断其右臂。叔近号呼曰："我宗室也!"众云："汝既从逆，何云宗室?"已折首于地。秀卒见叔近被杀，始忿怒返戈，婴城以距敌。纵火欧略，一郡之内，喋血荼毒。翌日，破关，诛其首恶。虽曰平定，然其扰尤甚。凯旋行阙，第功行赏焉。张于乱兵中获周娼以献

于渊。渊劳之曰："处置甚当。但此妇人，吾岂宜纳。君当自取之。"张云："父既不取，某焉敢耶？"时韩在旁，渊顾曰："汝留之，无嫌也。"韩再拜而受之。既归，韩甚以宠嬖，为韩生子。韩既贵盛，周遂享国封之荣。〔陈确，字叔能，秀人也，目睹□□□，为察官上疏论其事。〕朝廷后知叔近之死于不幸，诏特赠集英殿修撰。制词云："士有以权济事，当时赖之。未几奸人图之，于今公议归之。此朕所深悼者也，可无愍典，以光泉壤哉？尔属籍之英，吏能优裕。昨者嘉禾适所临典，旁近部狂寇三发，悉赖尔以定，一方怗然。而适与祸会，可谓真不幸矣。御史以冤状闻，朕用轟伤，追荣论撰，式表忠勤。尚或有知，歆此休命。"官其二子。（邹浩然云）

卷　三

刘廷、黄大本、朱弁行状

刘廷者，开封人，向氏甥。颇知书。少年不检，无家可归，从张怀素左道于真州。一日，怀素语廷云："吾尝遣范信中往说诸迁客于湖、广间，久之不至，闻从京口入都矣，岂非用心不善乎？子其往京师侦探之。"廷假装西上，道中小缓而进，比次国门，则见怀素与其党数人，皆锁颈累累而过，防护甚严。廷皇怖，休于旅邸，又数日，变易名姓，买舟南下。有二白衣隶辈，与之共载。既相款洽，忽自云："我开封府捉事使臣也。君识一刘廷秀才否？近以通谋为逆，事露，官遣我捕之。君其为我物色焉。"廷略不露其踪迹，次临淮岸分背。自此遁迹江、淮间。建炎初，思陵中兴应天，乃更名诲，上书自奋应募，愿使虏廷，召对称旨，自韦布授京秩，直秘阁，借侍从以行。将命有旨，擢直显谟阁，守楚州。制词云："昨将使指之光华，备历征途之险岨。命分忧于凋郡，并进直于清班。"己酉岁，金寇渡淮，诲走奔钱塘，时大驾已幸四明，杭守康志升允之委城而遁，军民乃共推诲领郡。适虏寨于郊外，诲登钱塘门楼，遣人下与计事。有唱言诲欲以城献贼者，为众所杀。时有黄大本者，江湖浪人也。靖康初，蔡絛效丁晋公赂海商遣表之计，使大本持书于吴元中云："自谓不出蔡氏，可乎心应知之。"盖谓其父畴昔有保护东宫之功。果为开封府所获，上之。元中坐此免相，然元长竟得弗诛。大本己酉岁亦以上书补京官，假朝奉大夫直秘阁奉使北方，既归，为池州贵池县丞。坐赃，赵元振秉钧，恨其前日与蔡氏为地，使元长得逃于戮，遂正刑典。又有朱弁，字少张，徽州人，学文颇工。早岁漂泊，游京、洛间。晁以道为学官于朝，一见喜之，归以从女。弁以启谢之云："事大夫之贤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虚中之术，较量休咎，游公卿间。六飞在维扬，有荐之者，授修武郎阁门宣赞舍人，副王正道伦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归，赍表于上云："节上之旄尽落，口中之舌徒存。叹马角之未生，魂飞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上览之感怆，厚恤其家。留匈奴凡十九岁，绍兴壬戌，始与洪光弼、张才彦俱南归，易宣教郎，直秘阁，主管佑神观以终，旅殡于临安。近朱元晦以其族人为作行状，而尤先生延之作志铭，迁葬于西湖之上。有《聘游集》三十卷；《曲洧纪闻》一书，事多出于晁氏之言，世颇传之；及与洪、张为《輶轩唱和集》。去岁，朝廷录其孙为文学云。

高宗召见张九成

明清顷有沈必先《日记》，言奏事殿中，高宗云："近有人自东京逃归，闻张九成见为刘豫用事，可怪！"必先奏云："张九成在其乡里临安府盐官县寄居，去行阙无百里而远。两日前方有文字来。乞将磨勘一官回授父改绯章服。幸陛下裁之。"上云："如此，则所传妄矣。可笑。不若便与一差遣召来。"盖子韶廷试策流播伪齐，人悉讽诵，故传疑焉。翌日，降旨除秘书郎。

吕元直赵元镇相排

吕元直秉钧既久，又侍上泛海。回越益肆其功，自任威福。赵元镇为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移元镇为翰林学士，元镇引司马温公故事，以不习骈俪之文，不肯就职，且辞且攻之，章至十数上，元直竟从策免，以优礼而去。元镇径除签书枢密院事，时建炎四年四月也。

许志仁善戏谑

许志仁，龙舒之秀士，能诗善谑，早为李伯纪之门宾。伯纪捐馆，诸子延缁徒为佛事，群僧请忏悔之词于许，乃取汪彦章昔所行谪词中数语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灭，欺世盗名罪消灭"，如此者不一。诸子愤怒，询其所由，知出于志仁，诟责而逐之。（李元度云）

靠背交椅自梁仲谟始

绍兴初，梁仲谟汝嘉尹临安。五鼓，往待漏院，从官皆在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笑之。又一人云："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仲谟请之，其说云："用木为荷叶，且以一柄插于靠背之后，可以仰首而寝。"仲谟云："当试为诸公制之。"又明日入朝，则凡在坐客，各一张易其旧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备焉。莫不叹伏而谢之。今达宦者皆用之，盖始于此。

曾空青辩谤录

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尝辩宣仁圣烈诬谤，以进于高宗皇帝，首尾甚详。今备录之："切伏惟念宣仁圣烈皇后遭无根之谤四十余年，陛下践祚之初，首

降德音，昭示四方，明文母保祐之功，诛奸臣贪天之慝，赫然威断，风动天下，薄海内外，鼓舞欢呼。小臣么微，尝冒万死，于建炎元年八月内备录先臣遗记，扣阍以陈。盖自绍圣以来，大臣报复元祐私怨，造为滔天之谤，上及宣仁。先臣某方位枢管，论议为多。臣于家庭之间，固已与闻其略，而先臣亲书记录，尤为详尽。其后蔡渭缴文，及甫等伪造之书，附会废立之谤。当时用事之臣，至以谓神考非宣仁所生，以实倾摇废立之迹，欲以激怒哲宗。赖哲宗皇帝天姿仁孝，洞照谬妄，而又先臣每事极论，痛伐贼谋，故于宣仁终不能遂其奸计。是时，蔡京撰造仁宗欲以庶人之礼改葬章献，意在施之宣仁。先臣所陈，乃以谓天命何可移易，宣仁必无此心，乞宣谕三省，于诏命之中，推明太母德意。时哲宗圣谕云：'宣仁乃妇人之尧、舜。'又蔡京以谓：'不诛楚邸，则天下根本未正。'先臣所陈，乃以谓：'就令楚邸有谋，亦当涵容阔略，岂唯伤先帝笃爱兄弟之恩，亦恐形迹宣仁，上累圣德。'时哲宗又有'他必不知'之语。虽追贬王珪，力不能回，而于珪责词中，犹用先臣之言增四句云：'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哲宗至再三称善。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践祚，钦圣献肃垂帘之初，先臣又尝陈三省言元祐废立之事，钦圣云：'冤他。娘娘岂有此意。'又云：'无此事。'又云：'当时不闻。谁敢说及此事。'盖钦圣受遗神宗，同定大策，禁中论议，无不与闻。叹息惊嗟，形于圣语，诬罔之状，明白可知。逮崇宁之后，蔡京用事，首逐先臣，极力倾挤，置之死地。一时忠良，相继贬窜。方遂其指鹿为马之计，岂复以投鼠忌器为嫌。颠倒是非，甘心快意。至与蔡懋等撰造宫禁语言事迹，加诬钦圣，欺罔上皇，以诳惑众听。国史所载，臣虽不得而见，然以绍圣不得伸之奸谋，施于崇宁。擅权自肆之后，其变乱是非，巧肆诬诋，亦不待言而后知也。然彼不知者，公论所在，判若黑白，于陛下圣听亦已久矣。又况二圣玉音如在，先臣记录甚详。乃欲以一二奸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败，必至之理也。本末事实，尽载先臣《三朝正论》。伏望圣慈万机之暇，特赐省览，付之外廷，宣之史官，播告中外，使天下后世，晓然皆知哲宗仁孝之德，初无疑似；钦圣叹息之语，深切著明。而四十余年间，止缘二三奸臣贼子，兴讹造讪，以报帘帏之怨；贪天之力，以掩巍巍之功。使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大德返遭诬蔑。今者考正是非，诛锄谤蠹，阴霾蔽蚀之际，然后赫然日月之光，旁烛四海，焜耀万世，与天地合德于无穷也。先臣不昧，亦鼓舞于九泉之下矣。"此绍兴三年五月也。《三朝正论》，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岳侯与王枢密葬地一同

绍兴庚申岁，明清侍亲居山阴，方总角，有学者张尧叟唐老，自九江来从先人。适闻岳侯父子伏诛，尧叟云："仆去岁在羌庐，正睹岳侯葬母，仪卫甚盛，观者填塞，山间如市。解后一僧，为仆言：'岳葬地虽佳，似与王枢密之先茔坐向既同，龙虎无异。掩圹之后，子孙须有非命者。然经数十年，再当昌盛。子其识之。'今乃果然，未知它日如何耳。"王枢密乃襄敏，本江州人，葬其母于乡里，有十子。辅道既罹横逆，而有名宇者，为开封幕，过桥堕马死；名端者，待漏禁门，檐瓴冰柱折坠，穿顶而没。后数十年，辅道之子炎弼、彦融，以勋德之裔，朝廷录用以官，把麾持节，升直内阁。炎弼二子，万全、万枢，今皆正郎。而诸位登进士第者接踵。岳非辜之后，凡三十年，涤洗冤诬，诸子若孙，骤从缧绁进蹑清华。昔日之言，犹在耳也。

黄达如监察御史

绍兴癸亥，和议初成，有南雄太守黄达如者，考满还朝，献言请尽诛前此异议之士，庶几以杜后患。秦会之喜之，荐为监察御史。方数日，广东部使者韩球按其赃污钜万，奏牍既上，虽秦亦不能掩，仅止罢绌，人亦快之。

洪景伯试《克敌弓铭》

洪景伯兄弟应博学宏词，以《克敌弓铭》为题，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铺老卒，睹于案间，以问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韩世忠太尉之部曲，从军日，目见有人以神臂弓旧样献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制以进御，赐名克敌。"并以岁月告之。洪尽用其语，首云："绍兴戊午五月大将"云云。主文大以惊喜，是岁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盖熙宁中西人李宏中创造，因内侍张若水献于裕陵者也。(李平叔云)

郑亨仲节制尊严

郑亨仲刚中为川、陕宣抚，节制诸将，极为尊严。吴璘而下，每入谒，必先阶墀，然后升厅就坐。忽璘除少保，来谢，语主阍吏，乞讲钧敌之礼。吏以为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虽高，犹都统制耳。倘变常礼，是废军容。少保若欲反，则取吾头可矣。阶墀之仪，不可易也!"璘皇恐听命，人皆韪之。

曹庭坚遭遇秦相

政和末，秦会之自金陵往参成均，行次当涂境上，值大雨，水冲桥断，不能前进。涂中居民，开短窗延一士子，教其子弟。士子于书室窗中窥见秦徒步执盖，立风雨中，淋漓凄然，甚怜之，呼入令小憩。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翌日晴霁，送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既自叙其详，复询士之姓名，云曹筠庭坚也。秦登第即宦显，绝不相闻。久之，曹建炎初以太学生随大驾南幸至维扬，免省策名，后为台州知录，老不任事，太守张偁对移为黄岩

主簿，无憀之甚。时秦专权久矣。曹一夕偶省悟其前此一饭之恩，因谋诸妇。妇吴越钱族，晚事曹，颇解事，谓曰："审尔何不漫诉之。"筠因便介，姑作诗以致祈恳，末句云："浩浩秦淮千万顷，好将余浪到滩头。"其浅陋不工如此。秦一览，慨然兴念，以删定官召之。寻改官入台，遂进南床。高宗恶之，亲批逐出。秦犹以为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几，坤维阙帅，即擢次对，制阃全蜀。到官之后，弛废不治，遂致王孝忠之变。秦竟庇护之，奉祠而归。秦没，始夺其职云。

建炎荆州遗事

方务德帅荆南，有寓客张黜者，乃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所记《建炎荆州遗事》一编示务德云："孔彦舟领众十余万破荆南城。是时朝廷方经理北虏，未暇讨捕群盗。张单骑入城说谕彦舟，使之效顺朝廷，著名青史，勿挂丹书，为天下笑。彦舟感悟，与部下谋，咸有纳款之意。张又语之云：'太尉须立劳效，庶为朝廷所信。四川宣抚，乃我之叔父也。目今去朝廷甚远，俟见太尉立功，当为引领头目人入川参宣抚，以求保奏推赏，如何?'彦舟云：'甚好。今有一项虏人往湖南劫掠，闻朝夕取道襄阳以归北界，待与拦截剿杀，以图报国。'张云：'此项虏寇，人数不多，又是归师，在今日无甚利害。鼎州一带，有贼徒钟相，众号四十万，乃国家腹心之疾。太尉倘能平此，朝廷必喜。将士以此取富贵，何患不济?'诸将皆喜，云'此亦何难。'彦舟亦首肯，张遂促其出师，一战而胜，贼徒奔溃。张遂与彦舟具立功人姓名及归降文字，与彦舟心腹数人，俱入蜀谒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剧贼刘超者，拥数万众，欲往湖南劫掠。张又以说彦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相从，我当并往宣抚司言之。超亦听命，驻军于夔州，不为卤掠之计，以俟朝命。张行未及宣抚司数舍，遇族兄自魏公处来，问何干，且以两事告之。族兄者从而攫金。张答以此行止为朝廷宽顾忧，及救数路生灵之命，岂有闲钱相助? 其人不悦径返，往见魏公，先言以为张受三贼赂甚厚，其谋变诈不可信。魏公然之。张至宣抚司乞推赏孔彦舟部曲，以彦舟为主帅，且令屯驻荆南，使之弹压钟相余党，招抚襄、汉、荆、湖之人，复耕桑之业。魏公悉不从，姑令彦舟领部曲往黄州屯驻。大失望，徒党皆不乐黄州之行，以谓宣司不信其诚心，遂率众渡淮降虏。绍兴初，杨么复啸聚钟相余党二十万，占洞庭湖，襄、汉、湖、湘之民，蹂践过半，至今州县荒残，不能复旧。刘超者，只驻军夔州。后遇刘季高自蜀被召趋朝，携降书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进用，由此而得之。"以上悉张自叙云尔，不欲易之。

汤致远帅浙东

汤致远鹏举守婺州，与通判梁仲宽厚善。仲宽者，越人也，晚得一婢，甚怜宠之，一旦辞去，遂为天章寺长老德范者所有，纳之于方丈，梁邑邑以终。汤时帅长沙，有过客为汤言之，且悲且愤，识之胸中。明年，汤易帅浙东，入境即之天章，甫至寺中，急呼五百禽主僧，决而逐出，大以快意。然德范者与婢一舸东去已逾月，被挞之髡，入院盖未久也。

陈师禹责降

陈师禹汝锡，处州人也。以才猷宣力于中兴之初。高宗自四明还会稽，领帅浙东，当抢攘之后，安辑经理，美效甚着。适秦会之自北方还朝，素怀睚眦，以它罪坐师禹，贬单州团练副使，漳州安置。既行一程，次枫桥镇，客将朱礼者，晨起鼓帅于众曰："责降官在法不当差破。"送还人一喏而散。师禹不免雇赁使令，以之贬所。时王昭祖扬英为帅属，在旁知状，虽愤怒之，而莫能何也。后十八年，昭祖以吏部郎出为参谋官，朱礼者已为大吏。适汤致远来为帅，汤素负嫉恶之名，开藩未久，昭祖白其事于汤，令搜访其奸赃，黥窜象州，一郡翕然。师禹孙，师点也。

孟仁仲上表

吴棫才老，舒州人。饱经史而能文。决科之后，浮湛州县，晚始得丞太常。绍兴间尚须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贫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帅浙东，言者论谢上表中含讥刺，诏令分析，仁仲辩数，以谓久弃笔研，实托人代作。孟虽放罪，寻亦引闲。秦会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台评遂上，罢其新任，由是废斥以终。有《毛诗叶韵》行于世。

万俟元忠荐汪明远

汪明远澈任衡州教授，以母忧归。从吉后造朝，从秦会之仍求旧阙，词甚恳到。秦问："何苦欲此?"汪云："彼中人情既熟，且郡有两台，可以求知。"秦愈疑之，不与，乃以沅州教授处之。既不遂意，而地偏且远，汪家素贫，称贷赴官，极为不满。到郡，见井邑之荒凉，游从之寥落，尤以郁陶。心窃怒秦而不敢言也。适万俟元忠与秦异议，自参政安置秭归，后徙沅江。汪因谒之，投分甚欢。日夕往还，三载之间，益以胶固。万俟还朝，继而大拜。首加荐引，力为之地。入朝七年间，遂登政府。事不可料，有如此者。

郑恭老上殿陈札子

郑恭老作肃甲戌岁自知吉州回，上殿陈札子云："郡中每岁以黄河竹索钱输于公上。黄河久陷伪境，钱归何所? 乞行蠲免。其他循袭似此等者，亦乞尽令除放。"高宗嘉纳，且喻秦丞相而称奖再三焉。秦大怒，讽部使者诬以为在任不法，兴大狱而绳治之。逮吏及门而秦殂，遂免。

陈忠肃得罪秦师垣

绍兴己卯，陈莹中追谥忠肃，其子应之正同适为刑部侍郎，往谢政府。有以大魁为元枢者，忽问云："先丈何事得罪秦师垣邪?"应之曰："先人建中初为谏官，力言二蔡于未用事时，其后以此迁谪，流落无有宁日。"其人若醒悟状，曰："此所以南度后便为参政也。"盖后误以为陈去非，然不知初又以为何人也?

李泰发寓书秦相

李泰发之迁责海外也，欲寓书秦丞相，以祈内徙，而无人可遣。门人王彦恭趯罢雷守，闲居全州，泰发乃作秦书，托王为寻端便。王之邻居有李将领者，坐岳侯事编置于郡，与闾里通情，趯令其子司法者，从李将就雇一隶，遣往会稽，授书于泰发家。既至越，泰发子弟不敢以人入都，乃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达于秦，忽令问："李参政今在何所?"远人仓猝遽对云："李参政见在全州，与王知府邻居。"盖误以李将为泰发也。且云："有王法司与李参政亲以书付我令来。"盖错愕之际，又称司法为法司也。秦怒，于是送大理寺根勘，行下全州，体究"李光擅离贬所，如何辄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趯并王法司赴狱。而全州适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与彦恭舍甚迩，俱就逮。后体究得泰发初未尝离昌化，但诬彦恭以前任过愆除名，勒停编管辰州。王法司者，懵然不知，亦勒认赃罪杖脊。当时闻者，无不笑而怜之。

汪明远宣谕荆襄

汪明远为荆、襄宣谕使，逆亮遣刘萼领兵，号二十万，侵犯襄、汉间。荆、鄂诸军屡捷，俘虏人多佥军，语我师云："我辈皆被虏中佥来。离家日父兄告戒云：'汝见南朝军马，切勿向前迎敌，但只投降。他日定放汝归，父兄再有相见之期。倘不从诲戒，必遭南军杀戮。'"有闻此语以告明远者，遂与幕僚谋之，建议尽根刷俘虏之人，借补以官，纵遣北归，欢跃而去。乾道改元，虏人再来侵犯，荆、鄂亦出师入北界，纵遣之人，有来为乡道者，诸将皆全璧而归。

王权和州与虏接战

逆亮篡位之后，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阙廷有畏耆者，遂有轻我之心，即谋大举佥刷以北人为兵，欲以百万南攻，止得六十七万，以二十七万侵淮东，敌刘信叔；亮以四十万自随，由淮西来，与王权相遇，而王权之众不能当，在和州对垒。权尽遣渡船过南岸，与其众誓云："国家养汝辈许时，政要今日以死上报。"众皆唯唯。两军坚壁不动。权以二三腹心自随，手执诸军旗号，戒谕诸将云："不可妄动。且看虏军有阵脚不固、不肃者，看吾举逐军旗号，先举动。"虏军数重之内，有紫伞往来传呼者，莫知其意。虏军先来犯阵，遇大雨，遂退，复驻军于旧寨，无一不肃。诸将遂语权云："虏军如此，我军如何可战?"权云："诸公不可说此语。今日正当报国之时，宜尽死于此，不可有一人异议!"诸将云："太尉欲与诸军死此，却将甚军马与国家保守江面?"权悟其言，遂言："当从诸人议，往南岸叫船渡军马还，与国家保江。却自往朝廷请罪。"又与诸将计算，军马渡江，有殿后者，必为虏骑所追，合损折一军半人马，又要一将殿后。统制官时俊云："愿为殿后，保全军马过江。"众服其勇。王琪是时为护圣马军统制，亦同行。云："所部军马，乃主上亲随，太尉不可失却他一人一骑。"遂令护圣马军先渡，诸军次第而济，虏骑果下马来追袭，时俊牌手当之，幸所失不致如算之数。诸军遂就采石，各上战舰，以备虏人。权为枢密行府押诣朝廷，窜于海外。逆亮筑台江岸，刑白马祭天，自执红旗，麾诸军渡江。行至中流，为采石战舰迎敌。时俊在舟中，令军士以寸札弩射，虏人赴水者多，尽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备，遂全军过杨州。军士奏凯，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参赞军事偶至采石，遂与王琪报捷于朝。虞自中书舍人除兵部尚书，自此遂柬眷知。琪除正任观察使。诸将在江中获捷者，亦皆次第而迁。水军统制盛新功多而获赏最轻，壹郁而死，建康、采石军士，至今怜之。次年春初，明清从外舅起帅合肥，道出采石，亲见将士言之。直书其语，不复润色以文云。

胡昉夸诞

隆兴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诞，当国者以为天下奇才，力加荐引，命之以官。曾未数年，为两浙漕。一日，语坐客云："朝廷官爵，是买吾曹之头颅，岂不可畏!"适闻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趋前云："也买脱空!"胡默然。

汤进之封庆国公

《前录》载汤进之封庆国公也，明清尝陈之，章圣之初封，汤始疑以为未然，于史馆检阅，然后封章。其所上札子乃云："自天圣以来，未有敢以为封者。"然又不知宣和中王黼、白蒙亨皆尝受，而失于辞避，是不曾详于稽考也。

尤延之博物洽闻

明清晚识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见倾盖，若平生欢，借举引重，恩谊非轻。公任文昌，一日忽问云："天临殿在于何时邪?"明清云："自昔以来，盖未有之。绍圣初，米元章为令畿邑之雍丘，游治下古寺，寺僧指方丈云：'顷章圣幸亳社，千乘万骑经从，尝憩宿于中。'元章即命彩饰建鸱，严其羽卫，自书榜之曰天临殿。时吕升卿为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以谓下邑不白朝廷，擅创殿立名，将按治之。蔡元长作内相，营救获免。闻有自制殿赞，恨未见之。"尤即从袖间出文书，乃元章所书赞也，云："才方得之。公

可谓博物洽闻矣。”翌日入省，形言称道于稠人广众中焉。楼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矩所画《重屏图》，祐陵亲题白乐天诗于上，有衣帽中央而坐者，指以相问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顷岁大父牧九江，于庐山圆通寺抚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此绘容即其人。文矩丹青之妙，在当日列神品，盖画一时之景也。”亟走介往会稽，取旧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服，无豪发之少异。因为跋其后。楼深以赏激。继而明清丐外得请，以诗送行，后一篇云：“遂初陈迹遽凄凉，击节青箱极荐扬。谈笑于侬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强。《重屏》唐画论中主，古殿遗文话阿章。旧事从今向谁问，尺书时许到淮乡。”

明清前年厕迹跸路，假居于临安之七宝山，俯仰顾盼，聚山林江湖之胜于几案间，襟怀洒然，记忆旧闻，纂《挥尘后录》，既幸成编。去岁请外，从欲赘丞海角。涉笔之暇，无所用心。索之胸次，随手濡毫，又获数十事，不觉盈帙，漫名曰《挥尘第三录》。凡所闻见，若来历尚晦，本末未详，姑且置之，以待乞灵于博洽之君子，然后敢书。斯亦习气未能扫除，犹难肋之余味耳。庆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书于吴陵官舍佳客亭。

挥麈后录余话

[宋]王明清撰　张成水　徐　鸿整理

《挥麈后录余话》二卷，南宋王明清撰，为前、后及第三录之续编，成书于南宋庆元二三年间。除杂录宋代朝野故实外，兼及诗文碑铭，有一定史料价值。版本及整理情况同前、后及第三录。

卷　一

帝王自有真

永昌陵卜吉，命司天监苗昌裔往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引董役内侍王继恩登山颠，周览形势，谓继恩云："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断恩默识之。太宗大渐，继恩乃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布衣潘阆谋立太祖之孙惟吉。适泄其机，吕正惠时为上宰，锁继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帝位。继恩等寻悉诛窜。前人已尝记之。熙宁中，昌龄之孙逢登进士第，以能赋擅名一时，吴伯固编《三元衡鉴》，祭九河合为一者是也。逢素闻其家语，与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荧惑宗室世居，共谋不轨，旋皆败死。详见国史。靖康末，赵子崧守陈州。子崧先在邸中剽窃此说，至是适天下大乱，二圣北狩，与门人傅亮等歃血为盟，以俟非常。传檄有云："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断知高宗已济大河，皇惧归，命遣其妻弟陈良翰奉表劝进。高宗罗致元帅幕。中兴后，亟欲大用。会与大将辛道宗争功，道宗得其文缴进之，诏置狱京口，究治得情。高宗震怒，然不欲暴其事，以它罪窜子崧于岭外。此与夏贺良赤精子之言、刘歆易名以应符谶，何以异哉。岂知接千秋之统，帝王自有真邪。

王荆公荐常秩

熙宁初，王荆公力荐常夷父，乞以种放之礼召之。上云："放辈诗酒自娱而已，岂有经世之才？如常秩肯来，朕当以非常之礼待之。"故制词云："幡然斯来，副朕虚伫。"盖宣德音也。

任世初上书乞取燕云

靖康初，李伯纪荐任申先世初自布衣锡对。钦宗忽问云："卿在前朝，曾上书乞取燕、云。"世初云："诚有之。臣是时为见辽国衰弱，谓我若训练甲兵，迟以岁月，乘此机会，可以尽复燕、云旧地。初非欲结小羌檮其巢穴。此书尚在，可赐睿览。"上云："曾见之。使如卿言，燕、云之地，何患不得。"继以叹息，即批出赐进士出身，自是进用。世初，伯雨之子也。

高宗却献烧金及药术

高宗应天中兴之初，大臣有荐泸州草泽彭知一者有康济之略，隐居凤翔府。得旨令守臣钱盖等津发至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烧金及药术为献。诏云："朕不忍烧假物以误后人。仰三省发遣，赴元来去处，日下施行。仍将烧金合用什物，于街市捶毁。"

叶梦得奏对圣语

建炎己酉，以叶梦得少蕴为左丞，才十四日，而为言者所攻而罢，其自记奏对圣语，备列于后。一日，进呈知婺州苏迟奏，乞减年额上供罗。圣训问："祖宗额几何？"臣等对："皇祐编敕一万匹。"问："今数几何？"臣等指苏迟奏言："平罗、婺罗、花罗三等，共五万八千七百九十七匹。"圣训惊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书，诸崇宁以后增添上供过数，非祖宗旧制，自合尽罢。今迟奏乞减一半。"圣训曰："与尽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与祖宗时不同，却恐减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抛买，或致失信。"欲且与减二万匹并八千有零数。臣等奏："陛下至诚恤民，可谓周尽。"圣训复云："如此好事，利益于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笔即从中出曰："访闻婺州上供罗，旧数不过一万匹。崇宁以后，积渐增添，几至五倍。近岁无本钱，皆出科配，久为民病，深可矜恤。今后可每年与减二万八千匹并零数者，为永法。仍令本州及转运司每年那融应副本钱足备。"臣等即施行。

车驾初至临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毕，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宫居必隘窄，且东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润，非京师比。圣训曰："亦不觉窄，但卑湿尔。然自过江，百官六军皆失所，朕何敢独求安？至今寝处尚在堂外，当俟将士官局各得所居，迁从之人稍有所归，朕方敢迁入寝。"臣等皆言："圣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动！"车驾始至临安府，手诏郎官以上悉皆许荐人材，盖特恩也。一日，进呈侍从官等奏状，圣训谕臣等曰："今次所荐人材，不比已前。当须择其可取者，便擢用之。"乃命并召赴都堂审察。翌日，复命臣等曰："郎官等所荐士，不若便令登对，朕当亲自延见之。早朝退，遍阅诸处章奏，未尝闲。今后进膳罢，令后殿引见。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得款曲。"臣等奏："但恐上劳圣躬。若陛下不倦接见疏远，搜访贤能，天下幸甚！"于是再批旨行下。一日，初进对，圣训首言："陈东、欧阳彻可赠一官，并与子或弟一人恩泽。始罪东等，出于仓猝，终是以言责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诏，使士庶皆得言事，当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奉诏，言"甚善"！圣训复曰："马伸前此责去，亦非罪。可召还。"或曰："闻伸已死。"圣训曰："不问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责为罪之意。"乃问伸自何官责，臣等皆曰："自卫尉少卿。"圣训曰："可复召为卫尉少卿。"臣等奉诏而退。东等于是皆赠官，及与子或弟恩泽一人，并诏所居优恤其家。进呈湖州民王永从进钱五十万缗佐国用。臣等言："户部财用稍集，亦不至甚阙。"圣训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或曰："已纳其伍万缗矣，今却之，则前后异同。"圣训曰："既不阙用，可并前已纳还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臣等皆言："圣虑及此，东南之民，闻风当益感悦。"一日，圣训谕臣等言："过江器械皆散亡，甲所失尤多。朕每躬擐甲胄，阅武于宫中，以励卫士，乃知旧所造甲，有未尽善，如披膊皆用铁，臂肘几不可引以当胸，缓急如何屈伸？今皆亲自裁定损益，与旧不同，极便于施行。令两浙路诸州分造甲五十副，一以新样为之。"臣等皆言："陛下留意武事，前所未讲，尽经圣虑。此前史所以称汉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朝退，内出新样甲一副示臣等，旧转肘铁叶处，皆易以皮，屈伸无不利便，佗皆类此。其后陈东、欧阳彻俱赠秘撰，各又官其二子，仍赐田十顷。

建炎符兆

高宗建炎二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东。初度钱塘，至萧山，有列拜于道侧者，揭其前云："宗室赵不衰以下起居。"上大喜，顾左右曰："符兆如是，吾无虑焉。"诏不衰进秩三等。是行虽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不衰即善俊之父。此与太宗征河东"宋捷"之祥一也。是时，选御舟棹工，又有赵立、毕胜之谶。

高宗幸台州祥符寺

建炎庚戌正月三日，高宗航海，次台州之章安镇，落帆于镇之祥符寺前。屏去警跸，易衣，徒步登岸。时长老者方升座，道祝圣之词。帝趾忽前，闻其称赞之语，甚喜，戒左右勿令惊惶而谛听之。少焉，千乘万骑毕集，始知为六飞临幸。野僧初不闲礼节，恐怖失措，从行有司始教以起居之仪。（李承造升之云）

赵元镇责黄彦节

绍兴中，赵元镇为左相。一日，入朝，见自外移竹栽入内。奏事毕，亟往视之，方兴工于隙地。元镇询谁主其事，曰："内侍黄彦节也。"元镇即呼彦节，诟责之曰："顷岁艮岳花石之扰，皆出汝曹。今将复蹈前辙邪？"命勒军令状日下罢役。彦节以闻于上。翌日，元镇奏事，上喻曰："前日偶见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数十竿，非欲以为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渐如此，可谓尽忠尔。后倘有似此等事，勿惮以警朕之不逮也。"（彦节自云）

沈之才引经被逐

沈之才者，以棋得幸思陵，为御前祗应。一日，禁中与其类对弈。上喻曰："切须子细。"之才遽曰："念兹在兹。"上怒云："技艺之徒，乃敢对朕引经邪？"命内侍省打竹篦二十逐出。（廉宣仲云）

孝宗储祥

秀州外医张浩自云："少隶军籍，尝为杉清闸官虞候。一日晚出，郊过嘉兴县，忽睹丞厅赤光照天，疑为回禄，亟入视之，云赵县丞之室适免身得雄。是诞育孝宗也。"浩之子朴，今为医官，家于县桥之西，可质焉。（张浩自云）

绍兴中选择宗子

绍兴壬子，诏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畤，访求宗室伯字号七岁以下者十人，入宫备选。十人中又择二人焉，一肥、一癯，乃留肥而遣癯，赐银三百两以谢之。未及出，思陵忽云："更子细观。"乃令二人叉手并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尔而过，何为遽踢之？轻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癯而逐肥者。癯者乃阜陵也。肥者名伯浩，后终于温州都监。（赵子导彦涡云）

张思廉言事多验

辛巳岁，颜亮寇淮，江浙震动。有处州遂昌县道流张思廉者，人称为有道之士，言事多验。时李正之大正为邑尉，从而问之。思廉以片纸书云："昚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晓。次年，阜陵改名，正储登极。（李正之云）

祐陵与蔡元长赓歌

明清顷于蔡微处得观祐陵与蔡元长赓歌一轴，皆真迹也。今录于后：已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斋宫即事赐太师："报本精禋自国南，先期清庙宿斋严。层霄初扩同云霁，暖吹俄回海日暹。十万军容冰作阵，九街鸳瓦玉为檐。肃雍显相同元老，行庆均厘四海沾。"太师臣京恭和："雪晴至日日初南，帝举明禋祀事严。万瓦沟中寒色在，一轮空外晓光暹。云和龙轸开冰辙，风暖鸾旗拂冻檐。共喜天心扶圣德，珠玑更误宠恩沾。""展采齐明拱面南，浓云深入夜更严。风和不放琼英落，日暖高随玉漏暹。照地神光临午陛，鸣皋仙羽下重檐。五门回仗如天上，看举鸡竿雨露沾。""衮龙朱履午阶南，大辇鸾鸣羽卫严。玉轸乍回黄道稳，金乌初上白云暹。五门晓吹开旗尾，万骑花光入帽檐。已见神光昭感格，鹤书恩下万邦沾。""饮福初回八陛南，凝旒衮对百神严。晛消尘入康衢润，神应光随北陛暹。丹槛雉开中扇影，朱绳鹤下五门檐。群生鼓舞明禋毕，却忆花飞舞袖沾。"清庙斋幄，常有诗赐太师，已曾和进。禋祀礼成，以目击之事，依前韵再进。今亦用元韵复赐太师，非特以此相困，盖清时君臣赓载，亦一时盛事耳。"灵鼓黄麾道指南，紫坛苍璧示凝严。联翩玉羽层霄下，烜赫神光爱景暹。为喜銮舆回凤阙，故留芝盖出虬檐。礼天要作斯民福，解雨今当万物沾。"太师以被赐暹字韵诗，前后凡三次进和，盖欲示其韵愈严而愈工耳。复以前韵又赐太师："天位迎阳转斗南，千官山立尽恭严。共欣奠玉烟初达，争奉回鸾日已暹。归问雪中谁咏絮，冥搜花底自巡檐。礼成却喜歌盈尺，端为来麰万寓沾。"（*唐杜甫诗："巡檐索共梅花笑。"盖雪事也*）《太师臣京题神霄宫》："下马神霄第一回，晴空宫殿九秋开。月中桂子看时落，云外仙骈特地来。""参差碧瓦切昭回，绣户云轺次第开。仙伯九霄曾付托，得随真主下天来。"神霄玉清万寿宫庆成，卿以使事奉安圣像，闻有二诗书壁，俯同其韵，复赐太师："碧落金风爽气回，蘂霄乍喜瑞霞开。经营欲致黎元福，敢谓诗人咏子来。""曈曚日驭晓光回，金碧相宜王府开。步武烟霞还旧观，百神应喜左元来。"昨日召卿等自卿私第泛舟经景龙江，游撷芳园灵沼，闻卿有小诗，今俯同其韵赐太师："景龙江静喜安流，玉色闲看浴翅鸥。已觉西风颇无事，何妨稳泛济川舟。""登山想见留云际，赏日还能傍水涯。对此已多重九兴，先输黄发赏黄花。""锦绣烟霄碧玉山，萦纡静练照晴川。留连不惜厌厌去，雅兴难忘既醉篇。"上清宝箓宫立冬日讲经之次，有羽鹤数千飞翔空际，公卿士庶，众目仰瞻。卿时预荣观，作诗纪实来上，因俯同其韵，赐太师以下："上清讲席郁萧台，俄有青田万侣来。蔽翳晴空疑雪舞，低徊转影类云开。翻翰清泪遥相续，应瑞移时尚不回。归美一章歌盛事，喜今重见谪仙才。"又《上巳日赐太师》："金明春色正芳妍，修禊佳辰集众贤。久矣愆阳罹暵旱，沛然膏雨润农田。乘时剩挟花盈帽，胥乐何辞酒满船。所赖燮调功有自，伫期高廪报丰年。"微，元长之孙，自云："当其父祖富贵鼎盛时，悉贮于隆儒亨会阁。此百分之一二焉。国祸家艰之后，散落人间，不知其几也。"（*御名扩字*）

蔡元长作太清楼特燕记

祐陵癸巳岁，蔡元长自钱唐趣召再相，诏特锡燕于太清楼，极承平一时之盛。元长作记以进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诏，臣京宥过眚愆，复官就第。命四方馆使荣州防御使臣童师敏赍诏赴阙，臣京顿首辞。继被御札手诏，责以大义，惶怖上道。于是饮至于郊，曲燕于垂拱殿，祓禊于西池，宠大恩隆，念无以称。上曰：'朕考周宣王之诗，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其可不如古者？'诏以是月八日开后苑太清楼，命内客省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带御器械臣谭稹、同知入内内侍省事臣杨戬、内客省使保康军节度观察留后带御器械臣贾祥、引进使晋州管内观察使勾当内东门司臣梁师成等伍人，总领其事。西上阁门使忠州刺史尚药局典御臣邓忠仁等一十三人，掌典内谒者职。有司请办具上，帝弗用。前三日，幸太清，相视其所，曰：'于此设次'、'于此陈器皿'、'于此置尊罍'，'于此膳羞'，'于此乐舞'。出内府酒尊、宝器、琉璃、马瑙、水精、玻璃、翡翠、玉，曰：'以此加爵，致四方美味。'螺蛤虾鳜白、南海琼枝、东陵玉蕊、与海物惟错，曰：'以此加笾。'颁御府宝带，宰相、亲王以玉，执政以通犀，余花犀，曰：'以此实篚。'教坊请具乐奏，上弗用，曰：'后庭女乐，肇自先帝。隶业大臣未之享。'其陈于庭，上曰：'不可以燕乐废政。'是日，视事垂拱殿。退，召臣何执中、臣蔡京、臣郑绅、臣吴居厚、臣刘正夫、臣侯蒙、臣邓洵仁、臣郑居中、臣邓洵武、臣高俅、臣童贯，崇政殿阅弓马所子弟武伎，引强如格，各命以官。遂赐坐，命宫人击鞠。臣何执中等辞，请立侍，上曰：'坐。'乃坐。于是驰马举仗，翻手覆手，丸素如缀。又引满驰射，妙绝一时，赐赉有差。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门，就次以憩。诏臣蔡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昔言者所谓金柱玉户者也，厚诬宫禁。其令子攸掖入观焉。'东入小花径，南度碧芦丛，又东入便门，至宣和殿，止三楹，左右挟，中置图书、笔砚、古鼎、彝、罍、洗。陈几案台榻，漆以黑。下宇纯朱，上栋饰绿，无文采。东西庑侧各有殿，亦三楹，东曰琼兰。积石为山，峰峦间出。有泉出石窦，注于沼北。有御札静字榜梁间，以洗心涤虑。西曰凝方，后曰积翠，南曰瑶林，北洞曰玉宇。石自壁隐出，崭岩峻立，幽花异木，扶疏茂密。后有沼曰环碧，两旁有亭曰临漪、华渚。沼次有山，殿曰云华，阁曰太宁。左蹑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垂云、骞凤、层峦，不大高峻，

俯视峭壁攒峰，如深山大壑。次曰会春阁，下有殿曰玉华。玉华之侧有御书榜，曰三洞琼文之殿，以奉高真。旁有种玉、绿云轩相峙。臣奏曰：'宣和殿阁亭沼，纵横不满百步，而修真观妙，发号施令，仁民爱物，好古博雅，玩芳、缀华咸在焉。楹无金瑱，壁无珠珰，阶无玉砌，而沼池岩谷，溪涧原隰，太湖之石，泗滨之磬，澄竹山茶，崇兰香茝，葩华而纷郁。无犬马射猎畋游之奉，而有鸥、凫、雁、鹜、鸳鸯、鸂鶒、龟、鱼驯驯，雀飞而上下。无管、弦、丝、竹、鱼龙、曼衍之戏，而有松风竹韵，鹤唳鹦啼，天地之籁，适耳而自鸣。其洁齐清灵雅素若此，则言者不根，盖不足恤。'日午，谒者引执中以下，入女童乐四百，靴袍玉带，列排场，肃然无敢謦咳者。宫人珠笼巾玉，束带秉扇，拂壶巾剑钺，持香球，拥御床以次立，亦无敢离行失次。皇子嘉王楷起居，升殿侧侍，进趋庄重，俨若成人。臣执中等前贺曰：'皇子侍燕，宗社之庆。'乐作，节奏如仪，声和而绎。群臣同乐，宜略去苛礼，饮食起坐，当自便无间。执事者以宝器进，上量满酌以赐，命皇子宣劝，群臣惶恐饮釂。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琖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上曰：'日未晡，可命乐。'殿上笙簧、琵琶、箜篌、方响、筝箫登陛合奏，宫娥妙舞，进御酒。上执爵命掌樽者注群臣酒，曰：'可共饮此杯。'群臣俯伏谢。上又曰：'可观。'群臣凭陛以观，又顿首谢。又命宫娥抚琴擘阮。已而群臣尽醉。臣窃考《鹿鸣之什》，冠于《小雅》，而忠臣嘉宾，得尽其心。既醉太平之时，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在昔君臣施报之道，在于饮食燕乐之间。太清自真祖开宴，以迄于今，饮食之设，供张之盛，乐奏之和，前此未有。勤侑之恩，礼意之厚，相与无间之情，亦今昔所无。实君臣千载之遇，而臣德辖智殚，曾不足仰报万分。昔仲甫徂齐，式遄其归；而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召虎受命，锡以圭瓒，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然则上之施光，下之报宜厚。而臣老矣，论报无所。切不自量，慕古人之□，谨稽首再拜，诵曰：'皇帝在御，政若稽古。昔周宣王，燕嘉吉甫。曰来汝京，实始予辅。厥初有为，唱予和汝。式遄其归，远于吴、楚。劳还于庭，饮至于露。既又享之，其开禁御。有来帝车，相视其所。于此膳羞，于此乐舞。海物惟错，于以加俎。何锡予之，实篚及筥。箫鼓锵锵，后庭委女。帝曰宣和，不远跬步。人昔有言，金柱玉户。帝命予攸，尔掖尔父。乃瞻庭除，乃历殿庑。绿饰上栋，漆朱下宇。梁无该雕，槛不采组。有石岩岩，有泉湑湑。体道清心，于此燕处。彼言厚诬，何恤何虑！帝执帝爵，劝酬交举。毋相其仪，毋间笑语。有喜惟王，饮之俾饫。臣拜稽首，千载之遇。君施臣报，式燕且誉。臣拜稽首，明命是赋。天子万年，受天之祐！'"

蔡元长《保和殿曲燕记》、《延福宫曲燕记》

蔡元长所述《太清楼特燕记》，既列于前，又得《保和殿曲燕》、《延福宫曲燕》二记，今复载于左方："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越王俣、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童贯、臣嗣濮王仲忽、臣冯熙载、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鯈、臣蔡翛、臣蔡鞗东曲水朝于玉华殿。上步西曲水，循酴醾架，至太宁阁，登层峦、琳霄、骞风、垂云亭，景物如前，林木蔽荫如胜。如至保和殿，三楹，楹七十架，两挟阁，无彩绘饰侈，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崇桧，已森然蓊郁。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古鼎彝器。王左挟阁曰妙有，设古今儒书、史子楮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柜玉笈之书，与神霄诸天隐文。上步前行，稽古阁有宣王石鼓。历邃古、尚古、鉴古、作古、传古、博古、秘古诸阁，藏祖宗训谟，与夏、商、周尊彝鼎鬲爵斝卣敦盘盂，汉、晋、隋、唐书画，多不知识骇见，上亲指示，为言其概。因指阁内：'此藏卿表章字札无遗者。'命开柜，柜有朱隔，隔内置小匣，匣内覆以缯绮，得臣所书撰《淑妃刘氏制》。臣进曰：'札恶文鄙，不谓袭藏如此。'念无以称报，顿首谢。抵玉林轩，过宣和殿、列岫轩、天真阁。凝德殿之东，崇石峭壁，高百丈，林壑茂密，倍于昔见。过翠翘、燕阁诸处。赐茶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略君臣夷等，为臣下烹调，震悸惶怖，岂敢啜？'顿首拜。上曰：'可少休。'乃出瑶林殿。中使冯皓传旨，留题殿壁，喻臣笔墨已具，乃题曰：'琼瑶错落密成林，桧竹交加午有阴。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顷之就坐，女童乐作。坐间赐荔子、黄橙、金柑相间，布列前后，命师文浩剖橙分赐。酒五行，再休。许至玉真轩，轩在保和西南庑，即安妃妆阁。命使传旨曰：'雅燕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看安妃。'诏臣赓补成篇，臣即题曰：'保和新殿丽秋辉，诏许尘凡到绮闱。'方是时，人自谓得见妃矣。既而但画像挂西垣，臣即以谢奏曰：'玉真轩槛暖如春，只见丹青未有人。月里嫦娥终有恨，鉴中姑射未应真。'须臾，中使召臣至玉华阁，上手持诗曰：'因卿有诗，况姻家，自当见。'臣曰：'顷缘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诗请。'上大笑。妃素妆，无珠玉饰，绰约若仙子。臣前进，再拜叙谢，妃答拜。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劝太师。'臣奏曰：'礼无不报，不审酬酢可否？'于是持瓶注酒，授使以进。再坐，彻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细乐，作《兰陵王》、《杨州散》古调，酬劝交错。上顾群臣曰：'桂子三秋七里香。'七里香，桂子名也。臣楷顷许对曰：'麦云九夏两岐秀。'臣攸曰：'鸡舌五年千岁枣。'臣曰：'菊英九日万龄黄。'乃赓载歌曰：'君臣燕衎升平际，属句论文乐未央。'臣奏曰：'陛下乐与

人同，不间高卑。日且暮，久勤圣躬，不敢安。'上曰：'不醉无归。'更劝，迭进酒行无算。上忽忆绍圣《春宴口号》二句，问曰：'卿所作否？余句云何？'臣曰：'臣所进诗，岁久不记。'上曰：'是时以疾告假，哲宗召至宣和西阁，问所告假者，对曰：臣有负薪之疾，不果预需云之燕。哲宗曰：蔡承旨有佳句曰：红腊青烟寒食后，翠华黄屋太微间。不可不赴。上曰：臣敢不力疾遵奉。是日，待漏东华，哲宗已遣使询来否。语罢，命郝随持杯以劝，凡三酬，大醉，免谢扶出。'因沉吟曰：'记上下句有曰集英班者。'继而曰：'牙牌晓奏集英班，日照云龙下九关。红腊青烟寒食后，翠华黄屋太微间。'继又曰：'三天乐奏三春曲，万岁声连万岁山！欲识君臣同乐意，天威咫尺不违颜。'臣顿首谢曰：'臣操笔注思，于今二十年。陛下语及，方省仿佛，然不记一字。陛下藩邸已知臣，盖非今日，岂胜荣幸。'再拜谢。上轮指曰：'二十四年矣。'左右皆大惊。非圣人孰与夫此！臣又谢曰：'臣被知藩邸，受眷绍圣，两朝遭遇。臣驽下衰老，无毫发称报。'上曰：'屡见哲宗道卿，但为章惇辈沮忌，不及用。朕时年八岁，垂髫侍侧。一日，哲宗疑虑，默若有所思。问曰：大臣以谓不当绍述，朕深疑之。奏曰：臣闻子绍父业，不当问人，何疑之有？哲宗骇曰：是儿有大志如此。由是刘挚、吕大防相继斥逐，绍述自此始。'臣奏曰：'陛下曲燕御酒，乐欣交通。而追时惟哲宗付托与绍述之始，孝友笃于诚心，非臣之幸，社稷天下之幸。'因再拜贺。黼已下皆再拜。上又曰：'尝记合食与卿否？'臣谢曰：'是时大礼禁严，厨饔不得入，贸食端邸，蒙陛下赐之。臣被遇，自兹终身不敢忘。'又曰：'崇政殿试，卿在西幕详定时，因入持扇求书，得二诗，皆杜甫所作，诗曰：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臣曰：'崇宁初蒙宣谕扇犹在？'上曰：'今尚在也。'臣曰：'自古人臣遭遇，或以一能一技见知当时，名显后世。臣章句片言，二十年前已蒙收录。崇宁以来，被遇若此。君臣千载，盖非一日。君之施厚，臣之报丰。臣无尺寸，孤负恩纪，但知感涕！'上曰：'卿可以安矣。'臣又奏曰：'乐奏缤纷，酒觞交错。方事燕饮，上及继述，下及故老，若朋友相与衔杯酒，接殷勤之欢，道旧论新。顾臣何足以当？臣请序其事，以示后世，知今日燕乐非酒食而已。'夜漏已二鼓五筹，众前奏丐罢，始退。十三日臣京序。"

《延福宫曲宴记》："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特召学士承旨臣李邦彦、学士臣宇文粹中与，示异恩也。是日初御睿谟殿，设席如外廷赐宴之礼，然器用殽品，瑰奇精致，非常宴比。仙韶执乐，和音曼声，合变争节，亦非教坊工人所能仿佛。上遣殿中监蔡行谕旨曰：'此中不同处廷，无弹奏之仪，但饮食自如。食味果实有余者，自可携归。'酒五行，以碧玉醆宣谕。（侍宴诸臣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尝宣劝，今出异数。"）少憩于殿门之东庑。晚，召赴景龙门，观灯玉华阁，飞升金碧绚耀，疑在云霄间。设衢樽钧乐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戏，继以歌诵，示天下与民同乐之恩，侈太平之盛事。次诣穆清殿，后入崆峒洞天，过霓桥，至会宁殿，有八阁东西对列，曰琴、棋、书、画、茶、丹、经、香。臣等熟视之，自崆峒入，至八阁，所陈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彻焜煌，心目俱夺。阁前再坐，小案玉斝，珍异如海陆羞鼎，又与睿谟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诣殿侧纵观。上谓保和殿学士蔡翛曰：'引二翰苑子细看，一一说与。'谆谕再三。次诣成平殿，凤烛龙灯，灿然如画，奇伟万状，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醆面，如疏星澹月，顾诸臣曰：'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既而命坐，酒行无算，复出宫人合曲，妙舞蹁跹，态有余妍，凡目创见。上谕臣邦彦、臣粹中曰：'此尽是嫔御。自来翰林，不曾与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谁修？'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彦。'上顾臣邦彦曰：'好。《翰林志》可以尽载此事。此卿等荣遇。'臣邦彦谢不敏。琼瑶玉舟，宣劝非一。上每亲临视使釂，复顾臣某曰：'李承旨善饮！'仍数被特劝。夜分而罢。臣仰惟陛下加惠亲贤，共享太平。肆念词臣，许陪鼎席宗工之末，周于待遇，略去常仪。臣邦彦、粹中首膺异数，亲承玉音，俾编载荣遇，以侈北门之盛。盖陛下崇儒右文，表异豁禁，用示眷瞩之意，诚千载幸会也。窃伏惟念一介微臣，粤自布衣，叨膺识擢，凡所蒙被，度越伦辈。曾微毫忽，以助山岳。兹侍燕衎，咫尺威颜，独误睿奖，至官而不名，岂臣糜捐，所能称塞？臣切观文、武之盛，始于忧勤，而逸乐继之。鹿鸣之燕群臣，嘉宾得尽其心。故天保之报，永永无极。臣虽么陋，敢忘归美之义？辄扬盛迹，备载于篇。使视草之臣，知圣主曲宴内务，自臣等始。谨录进呈，伏取进止。"

祐陵召东宫

宣和末，祐陵欲内禅，称疾作，令召东宫。先是，钦宗在朱邸，每不平诸倖臣之恣横。至是，内侍数十人拥郓王楷至殿门。时何瓘以殿帅守禁卫，仗剑拒之。郓王趋前曰："太尉岂不识楷耶？"瓘指剑以示曰："瓘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皆皇恐辟易而退。始亟趋钦宗入立。（李子成可久云）

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

建炎庚戌，先人被旨修《祖宗兵制》，书成，赐名《枢廷备检》，今藏于右府。其详已见《后录》。独有引文存于家集，用录于后："臣窃闻祖宗兵制之精者，盖能深鉴唐末、五代之弊也。唐自盗起幽陵，藩镇窃据，外抗王命，内擅一方，其末流至于朱温以编户残寇，挟宣武之师，睥睨王室，必俟天子禁卫神策

之兵屠戮俱尽，却迁洛阳，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非不忠义，旋以遐方孤镇，同盟欲□，王室皆悲叱愤懑，坐视兇逆，终不能出一兵内向者，昭宗亲兵既尽，朱温羽翼已就，行密辈崎岖于一邦，初务养练，不能遽成，此内外俱轻，盗臣得志之患也。后唐庄宗萃名将，握精兵，父子转战二十余年，仅能灭梁，功成而骄，兵制不立，弗虞之患，一夫夜呼，内外瓦解。故李嗣源以老将养痾私第，起提大兵，与赵在礼合于甘陵，返用庄宗直捣大梁之术，径袭洛阳，乘内轻外重之势，数日而济大事。其后甘陵旧卒，恃功狂肆，邀求无穷，至一军尽诛，血膏原野，而明宗为治少定。如李从珂、晋高祖、刘知远、郭威皆提本镇之兵，直入中原，而内外拱手听命者，循用庄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知其弊，始募天下亡命，置于帐下，立亲卫之兵，为腹心肘腋之用。未及期年，兵威大振。败泽潞，取淮南，内外兼济，莫之能御。当是时，艺祖皇帝历试诸难，亲总师旅，庆天顺人，历数有归，则躬定军制，纪律详尽。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功臣勋爵，优视公师。至检校官皆令仆台宪之长，封叙父母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郊祀赦宥，先务赡军衔士，金币缗钱，无所爱惜。然令以威驾，峻其等差，为一阶一级之法，动如行师，俾各伏其长。待之尽矣。为出戍法，使更出迭入，无顾恋家室之意。殊方异邦，不能萌其非心。仅及三年，已复更戍。为卒长转员之例，定其功实，超转资级。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又其下懔懔，每有事新之惧。枢府大臣侍便殿，专主簿员，限三日毕事。命出之后，一日迁陟，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则大指也。器甲精坚，日课其艺而无怠惰者矣。选为教首，严其军号，精其服饰，而骄锐出矣。中都二防，制造兵器，旬一进视，谓之旬课。列置武库，故械器精劲，盈牣充积。前世所无，至纤至悉。举自宸断，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一日而列于环卫，皆俯伏骇汗，听命不暇。更用侍从、馆殿、郎官、拾遗、补阙代为守臣，销累朝跋扈偃蹇之患于呼吸俄顷之际。每召藩臣，朝令夕至，破百年难制之弊。使民享安泰于无穷者，宸心已定，利害素分，刚断必行故也。其定荆、湖，取巴、蜀，浮二广，平江南者，前后精兵不过三十余万。京师屯十万，足以制外变；外郡屯十万，足以制内患。京师天下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京师之内，有亲卫诸兵；而四城之外，诸营列峙相望；此京师内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营，云屯数十万之众，其将副视三路者，以虞京城与天下之兵，此府畿内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兵，皆内外相制也。以勇悍忠实之臣，分控西北边孔道：何继筠守沧、景，李汉超守关南以拒虏；郭进在邢州，以御太原；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守通远军，以捍西戎。倾心委之，谗谤不入。来朝必升殿赐坐，对御饮食。锡赉殊渥，事事精丰。使边境无事，得以尽力削平东南僭伪诸国者，得猛士以守四方，而边境夷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州郡节察防团刺史，虽召居京师，谓之遥授。至于一郡，则尽行军制：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城郭与乡村相资，无内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钱斛之出入，士卒之役使，令委贰郡者当其事。一兵之寡，一米之微，守臣不得而独预。其防微杜渐深矣。出铜虎符契以发兵，验其机括，不得擅兴，以革伪冒。节度州有三印：节度印随本使，在阙则纳于有司；观察印则长吏用之；州印则昼付录事掌用，至暮归于长吏。凡节度使在镇，兵杖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判状焉；田赋之属，则观察属官用本使印签状焉；刺属县，则用州印本使判状焉。故命师必曰某军节度、某州管内观察等使、某州刺史，必具此三者。言军则专制兵旅，言管内则专总察风俗，言刺史则治其州军。此祖宗损益唐制，军民之务，职守之分，俾各归其实也。逐县置尉，专捕盗贼，济以县巡检之兵；不足，则会合数州巡检使之兵；又不足，则资诸守臣兼提举兵甲贼盗公事，与一路帅臣兼兵马钤辖者。故兵威强盛，鼠偷草窃，寻即除荡。盖内外相维，上下相制，若臂运指，如尾应首，靡不相资也。凡统驭施设，制度号令，人不敢慢者，功过必行，明于赏罚而已。明于赏罚，则上下奋励，知所耸动，而奸宄不敢少逾绳墨之外，事必立就也。怒蜀大将之贪暴也，曹彬独无所污，自客省使随军都监，超授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以赏之；御便殿阅武，第其艺能，连营俱令转资。至于荆罕儒战死，责部将不效命，斩石进等二十九人。雄武兵白昼掠人于市，至斩百辈乃止。川班直诉赏，则尽戮其将校而废其班。太祖尝曰：'抚养士卒，不吝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然神机所照，及物无遗。察人之心，而人尽死力。班太原之师，则谓将士曰：'尔辈皆吾腹心爪牙，吾宁不得太原，岂忍令害尔辈也！'或诉郭进修第用筒瓦如诸王制，则曰：'吾于郭进，岂减儿女耶！'祖宗赏罚虽明，有诚心以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警之后，兵增至六十万。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万矣。故翰林学士孙洙，号善论本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内外之兵百余万，而别为三四，又离为六七也。别而为三四：禁兵也，厢兵也，蕃兵也。离而为六七者，谓之兵而不知战者也：给漕挽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缮河防者，兵也；供寝庙者，兵也；养国马者，兵也；疲老

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如今日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盖常率计，天下之户口千有余万，自皇祐一岁之入一倍二千六百余万，而耗于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军者又数百万也。总户口岁入之数，而以百万之兵计之，无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矣。其兵职卫士之给，又浮费数倍，何得而不大蹙也？况积习刓弊，又数十年。教习不精，士气不振。拣兵则点数而已；宣借则重叠妄滥，逃亡已久，而衣粮自如，疲癃无堪，而虚名具数。'元丰中，神宗谓宰臣吴充曰：'祖宗以来，制军有意。凡领在京殿前马步军司所统诸指挥，置都使虞候分领之。凡军中之事，止责分领节度之人，则军众自齐。责之既严，则遇之亦优。故军校转员，有由行伍不久，已转至团练使者。王者之众，不得不然。若诸路，则军校不过各领一营耳。周室虽盛，至康之后，寖已衰微。本朝太平百余年，由祖宗法度具在，岂可轻改也。自昔夷狄横而窥中国者，先观兵之盛衰。然则兵备可一日忘哉！'盖祖宗相承，其爱民之实，若出一心。谓民之作兵者多，与兵之仰者众，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张齐贤欲益民兵，吕蒙正曰：'兵非取于民不可。'而真宗以深念扰动边人，遂止。河东、河北既置义勇军，以韩琦忠亮，急于备边，犹欲刺陕西民为义勇，谏官司马光抗章数十万言其不可。熙宁申命天下教保甲，盛于元丰，本《周官》寓兵于农之意，联什伍之民，族党相保。举三路言之，凡有百万人，天下称是。旋亦废置。盖兵虽可练，而民不可重扰也。本朝既以民作军矣，又求之畎亩，则州郡内外皆兵，前世所未有也。此祖宗重以民为兵也。臣谨列自建国已来兵制沿革，与夫祖宗御戎备边，又诸军兴废所因，详著于篇者，凡二百卷。又原祖宗圣意之不见于文字者，为之序。然窃尝谓后世诵帝尧之德，惟知'茅茨不剪，土阶三尺'而已，至史谓'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则尧及物之功，与天地等矣。惟《书》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具是四者，尧德乃备。则固由所见浅深欤。共惟祖宗以圣神文武，斡运六合，鞭笞四夷，悉本于兵。其精神心术之微，盖不在迹。然效神宗重规叠矩之盛，在本圣心，而其迹顾岂能尽？今臣之浅拙，虽欲紬绎传载所有，不能知也。"

王文恭草制办下多时

熙宁三年，曾宣靖为昭文相，以疾乞解机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王文恭为内相，当制，进草。神宗读至"高旗钜节，遥临践土之邦；间馆珍台，独揖浮丘之袂；"顾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备下多时。"文恭云："诚如圣训。"归语其子仲修云："吾自闻鲁公丐去，即办此一联。"叹服上之精鉴如此。（苏仁仲云）

近世衣冠之盛

裕陵怀韩魏公定策之勋，崇德报功，不次擢其子仪公忠彦登禁路。未及柄用，而魏公薨，甚为不满，故亟用曾宣靖之子令绰执事枢柄。时元丰官制初行，肇建东、西二府，俾迎宣靖，入居虞侍之□，为搢绅之美谈。后二十年，仪公始相祐陵。思陵中兴，兴念故家，所以富郑公之孙季申直柔，仪公之孙似夫肖胄，相继赐第为右府。又三十年，令绰之孙钦道怀亦赐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若蔡元长之于攸，秦会之之于熺，盖恩泽侯，不足道也。

蔡敏肃帅平凉，作喜迁莺词

熙宁中，蔡敏肃挺以枢密直学士帅平凉，初冬置酒郡斋，偶成《喜迁莺》一阕："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汗马嘶风，边鸿翻月，垄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难报。塞垣乐，尽双鞬锦带，山西年少。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圣主忧边，威灵遐布，骄虏且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词成，闲步后园，以示其子朦。朦置之袖中，偶遗坠，为黁门老卒得之。老卒不识字，持令笔吏辨之。适郡之娼魁，素与笔吏洽，因授之。会赐衣袄中使至，敏肃开燕。娼尊前执板歌此，敏肃怒，送狱根治。倡之侪类，祈哀于中使，为援于敏肃。敏肃舍之，复令讴焉。中使得其本以归，达于禁中，宫女辈但见"太平也"三字，争相传授，歌声遍掖庭，遂彻于宸听，诘其从来，乃知敏肃所制。裕陵即索纸批出云："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阙，留以待汝。"以赐敏肃。未几，遂拜枢密副使。御笔见藏其孙稹家。史言"献肃交结内侍，进词柄用"，又不同也。

东坡入翰林被旨

元祐二年，东坡先生入翰林，暇日会张、秦、晁、陈、李六君子于私第，忽有旨令撰《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口宣茶药诏》，东坡就牍书云："于赫神考，如日在天。"顾群公曰："能代下一转语否？"各辞之。坡随笔后书云："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群公大以耸服。《导引鼓吹词》盖亦是时作，真迹今藏明清处。（二事曾国华云）

富文忠上章自劾

富文忠公熙宁二年再相，王荆公为参知政事，始用事，与文忠不协。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继改亳州。今录于此："清时窃禄，难逃素食之讥；白首佐朝，遂起蔽贤之谤。幸圣明之洞照，举毫发以无遗。顾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谢。切念臣业非经远，识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借群俊；长脱簿书之秩，获事三朝。仁宗之顾遇匪轻，英庙之丁宁尤甚。旋属大人继照，飞龙在天。思肯构于先基，忽遐遗于万物。涧苹何美，杂圭璧以荐羞；槽驭已疲，复骅骝之共驾。殚力虽劳于负岳，小心更甚于履冰。果不克堪，遂贻弹劾。如安石者，学强辩

胜，年壮气豪。论议方鄙于古人，措置肯谐于僚党？至使山林末学，草泽后生，放自得之良心，乐人传之异说。莘莘者子，诜诜其书，足以干名，足以取贵。拖绅朝序者非安石之党，则指为俗吏；圜冠校学者异安石之学，则笑为迂儒。叹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将丧。臣切观安石平居之间，则口笔丘、旦；有为之际，则身心管、商。至乃忽故事于祖宗，肆巧讥于中外。喜怒惟我，进退其人。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台谏官以兹切齿，谓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动心，以朝廷安用彼相！为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笔华衮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方当渊默尧舜，中和禹汤。同天德之尚阁，待人臣之有体。徒高唇吻，莫补聪明。且区区晋都，尚有相先之下佐；况赫赫昭代，岂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众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断，大决群疑。正安石过举之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后言之罪，而俾归田里。如其尚矜微朽，处以便藩，不唯有遂于物情，亦以不妨于贤路。如是则始终事圣，史传不附于奸朋；去就为臣，物议庶归于直道。”其临薨二表，尤为恳切，明清家旧有之，今不复存。东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遗表，使其子之上”者也。徐敦立《国纪》亦载其略。至于谓“宫闱之臣，不可使之专总兵柄。人心不服，易以败事。”后来童贯之徒是矣。韪哉，先见之明焉。

司天监亢瑛上奏

熙宁初，司天监亢瑛奏：“后三十年，西南有乱出于同姓。”是时方议皇族补外官，于是诏宗室不得注授川峡差遣。至建中靖国初，赵谂叛于渝州，相距果三十年，其言乃验。继而瑛又言：“丙午、丁未，汴都不守，乘舆有播迁之厄。不可轻改祖宗之法，恐致召乱。”王荆公大怒，启裕陵窜瑛英州。（韩知命云）

曾文肃有寿词

曾文肃十子，最钟爱外祖空青公。有寿词云：“江南客家，有宁馨儿。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籍甚众多，推千里足。来自渥洼，池莫倚善。题鹦鹉，赋青山。须待健时归，不似傲当时。”其后外祖果以词翰名世，可谓父子为知己也。

陈禾节义敢言

陈禾，字秀实，四明人。政和初，为右正言，明目张胆，展尽底蕴，时称得人。徽宗批出，除给事中。会宦官童贯、黄经臣恃贵幸骄险，且与中执法卢航相为表里，搢绅侧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备位台谏，朝廷有至可虑者。一迁给舍，则非其职。此而不言，后悔何追！”未受告命，即抗疏上言，力陈汉、唐之祸，不可不戒，此隙一开，异日有不胜言者，惟陛下留意于未然。论列既久，上以日晚颇饥，拂衣而起，曰：“朕饥矣。”禾褰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上为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它日受危亡之祸。孰为重轻，愿陛下择之。”上衣裾脱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岂惜碎首以报陛下！”其言激切，上为之变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节。”翌日，经臣率其党诉于上前曰：“国家极治如此，安得有此不祥之语。”继而卢航上章，谓禾一介书生，言事狂妄。东台之除既寝，复责授信州监酒。久之，自便丐祠，奉亲还里。先是，陈莹中寓居郡中，禾交游日久，又遣其子正汇来从学。后莹中论列蔡元长得罪，禾上书力为救解。及正汇告发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监狱者知莹中与禾游，谓言必自禾发，移文取证。禾答以事诚有之，罪不敢逃。人谓禾曰：“岂宜以实对？”禾曰：“祸福死生，吾自有处。岂肯以一死易不义耶？傥得分贤者罪，固所愿也。”朝廷指以为党，勒停。宣和中，起守龙舒以卒。事见高抑崇閌所述行状。绍熙间，史直翁再相，上其所著《易》与《春秋传》，特官其孙。近修《四朝史》，无人为之立传，此节义遂失传于后世，可胜太息！

林子中《野史》

林子忠有《野史》一编，世多传之。其间议论与平日所为极以背驰，殊不可晓。岂非知公论不可掩，欲盖其迹于天下后世耶！

黄庆基摘东坡语以为诋诬

东坡先生虽窜斥于绍圣、元符，然元祐中黄庆基、赵君锡、贾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训词中语，以为诋诬。后来施行，盖权舆于是，史册可以具考。

士林佳话

近人作好事，如郑介夫、邹志完、陈莹中，士林每以为佳话。然如王和父之救东坡先生，江民表之乞不深治蔡邸狱，丰相之于裕陵前辩元祐诸公之无罪，方轸之上书力诋蔡元长之失，雍孝闻之奉廷对，李彪之拟《贤良策》，数二蔡之奸，二人者俱罹刑辟之类尚多，皆人之所难言。惜乎世人之不尽知也。

景焕述《野人闲话》

成都人景焕《野人闲话》，盖乾德三年所述，其间载蜀后主一条，今录于后：“蜀后主孟氏，讳昶，字保元，尊号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道号玉霄子。承高祖纂业，性多明敏，以孝慈仁义，在位三纪已来，尊儒尚学，贵农贱商。初用赵季良、毋昭裔知政事，李仁学、赵廷隐等分主兵权，李昊、徐光浦掌笺檄，王处回为枢要。无何，政教壅滞，恩泽杂遝，一旦赫怒，诛权臣张业，出王处回，自命二相，李昊、徐光浦。开献纳院，创贡举场。不十余年，山西潭隐

者俱起，肃肃多士，赳赳武夫，亦一方之盛事。城内人生三十岁有不识米麦之苗者。每春三月、夏四月，有游浣花香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阗咽，贵门公子，乘彩舫游百花潭，穷奢极丽。诸王功臣已下，皆置林亭异果名花，小类神仙之境。兵部王尚书珪题亭子诗，其一联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皆此类也。自大军收复，蜀主知运数有归，寻即纳款，识者闻之嘉叹。蜀主能文章，好博览，知兴亡，有诗才。尝为箴诫颁诸字人，各令刊刻于坐隅，谓之《颁令箴》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爵，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诫，体朕深私。'"治平中，张次功著《蜀梼杌》，亦书是箴，与此一同。

事有相类而祸福不侔

章献明肃初自蜀中泛江而下，舟过真州之长芦，有闽僧法灯者，筑茅庵岸旁。灯一见，听其歌声，许以必贵，倒囊津置入京，继遂遭际。及位长乐，灯尚在。后捐奁中百万缗，命淮南、两浙、江南三路转运使创建大刹，工巧雄丽，甲于南北，俾灯住持，赐予不绝。李邯郸为之碑，至今存焉。皇祐初，名僧谷全号全大道，以道行价重禅林，住庐山圆通寺。忽一男子，货药入山，自云帝子。全见其状貌颇异，厚资其行，使往京师自陈。鞫治得其妄，乃都人冷绪之男青也，诛之。全坐黥配郴州，郡中令荷筑城之土。经岁，当盛暑，忽弛担市中，作颂云："今朝六月六，老全受罪足。若不登天堂，定是入地狱。"言讫，趺坐而化。郡人即其地建塔焉。事有相类而祸福不侔如此者。徐敦立《国纪》乃云"全与青俱弃市"，误矣。

王文穆荐同年尉

王文穆钦若以故相来守杭州，钱唐一老尉，苍颜华发矣，文穆初甚不乐，询其履历，乃同年生，恻然哀之，遂封章于朝，诏特改京秩。尉以诗谢之云："当年同试大明宫，文字虽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东君元没两般风。"（晁武子云）

东坡送章守湖州诗

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岁不自拘检。妻之母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产之时，杨氏欲不举，杨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贮水，缄置其内，遣人持以还俞。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雇乳者谨视之。既长登第，始与东坡先生缔交。后送其出守湖州诗，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以为讥己，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俞尚无恙，尝犯法，以年八十，勿论。事见《神宗实录》。绍圣相天下，坡渡海，盖修报也。所谓燕国夫人墓，独处而无祔者，即杨氏也。（章房仲云）

钱穆父行章子厚告词

元丰末，章子厚为门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时钱穆父为中书舍人，行告词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间，穆父在翰苑，诏书中有"不容群枉，规欲动摇"，以指子厚，尤以切齿。绍圣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国门，蔡元度饯别，因诵其前联，云"公知子厚不可撩拨，何故诋之如是？"穆父愀然曰："鬼劈口矣！"元度曰："后来代言之际，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来劈一劈了去！"（朱希真先生云）

周美成再进汴都赋表

周美成邦彦，元丰初以太学生进《汴都赋》，神宗命之以官，除太学录。其后流落不偶，浮沈州县三十余年。蔡元长用事，美成献《生日诗》，略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元长大喜，即以秘书少监召，又复荐之，上殿契合，诏再取其本以进。表云："六月十八日赐对崇政殿，问臣为诸生时所进先帝《汴都赋》，其辞云何？臣对曰：'赋语猥繁，岁月持久，不能省忆。'即敕以本来进者。雕虫末技，已玷国恩，刍狗尘言，再干睿览，事超所望，忧过于荣。切惟汉、晋以来，才士辈出，咸有颂述，为国光华，两京天临，三国鼎峙，奇伟之作，行于无穷。共惟神宗皇帝盛德大业，卓高古初，积害悉平，百废具举。朝廷郊庙，罔不崇饰；仓廪府库，罔不充仞；经术学校，罔不兴作；礼乐制度，罔不厘出；攘狄片地，罔不留行。理财禁非，动协成算。以至鬼神怀，鸟兽若。缙绅之所诵习，载籍之所编记，三、五以降，莫之与京。未闻承学之臣，有所歌咏，于今无传，视古为愧。臣于斯时，自惟徒费学廪，无益治世万分之一，不揣所堪，裒集盛事，铺陈为赋，冒死进投。先帝哀其狂愚，赐以首领，特从官使，以劝四方。臣命薄数奇，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漂零不偶，积年于兹。臣孤愤莫伸，大恩未报，每抱旧稿，涕泗横流。不图于今得望天表，亲承圣训，命录旧文。退省荒芜，恨其少作，忧惧怕惑，不知所为。伏惟陛下执道御有，本于生知；出言成章，匪由学习。而臣也欲晞云汉之丽，自呈绘画之工，唐突不量，诛死何恨。陛下德侔覆焘，恩浃飞沉，致绝异之祥光，出久幽之神玺。丰年屡应，瑞物毕臻。方将泥金泰山，鸣玉梁父，一代方册，可无述焉。如使臣殚竭精神，驰骋笔墨，方于兹赋，尚有靡者焉。其元丰元年七月所进《汴都赋》，并书共二策，谨随表上进以闻。"表入，乙览称善，除次对内祠。其后，宣和中，李元叔长民献《广汴都赋》，上亦甚喜，除秘书省正字。元叔，定之孙也。

词人蹈袭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阴铿诗也。李太白

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诗》云："李白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后人以谓以此讥之。然子美诗有"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一联，已见《晋书载记》矣。如"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孟蜀王诗，东坡先生度以为词。昔人不以蹈袭为非。《南部烟花录》："'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唐人方域诗。"《新唐书艺文志》有《方域诗》一卷。《烟花录》一名《大业拾遗记》，文词极恶，可疑。而《大业幸江都记》自有十二卷，唐著作郎杜宝所纂，明清家有之，承平时杨州印本也。

沈睿达书裙带词

沈睿达辽，文通之同包。长于歌诗，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肃学其笔法，荆公得其清劲，而文肃传其真楷。登科后，游京师，偶为人书裙带，词颇不典。流转鬻于相蓝，内侍买得之，达于九禁近幸，嫔御服之，遂尘乙览。时裕陵初嗣位，励精求治，一见不悦。会遣监察御史王子韶察访两浙，临遣之际，上喻之曰："近日士大夫全无顾藉。有沈辽者，为倡优书淫冶之辞于裙带，遂达朕听。如此等人，岂可不治！"子韶抵浙中，适睿达为吴县令，子韶希旨，以它罪劾奏。时荆公当国，为申解之，上复伸前说，竟不能释疑，遂坐深文，削籍为民。其后卜居池阳之齐山。有集号《云巢编》行于世。

卷　二

丁晋公端研

丁晋公自海外徙宅光州，临终，以一巨篋寄郡帑中，上题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来此作通判，可分付开之。"至是岁，有丁姓者来贰郡政，即晋公之孙，计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启视之，但一黑匣，贮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窍，以一棋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无有歇时，温润之甚，不可名状。丁氏子孙，至今宝之。又陈公密缜未达时，尝知端州，闻部内有富民蓄一研，奇甚，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谓熨斗焦者，成一黑龙，奋迅之状可畏；二鸲鹆眼，以为目。每遇阴晦，则云雾辄兴。公密没，归于张仲谋询，政和间，遂登金门，祐陵置于宣和殿，为书符之用。靖康之乱，龙德宫服御多为都监王球藏匿。事露，下大理，思陵欲诛之。子裳叔祖为棘卿，为之营救，止从远窜。其后北归，以此研谢子裳，至今藏于家。二研真希世之宝也。

王荆公集句词

明清尝于王莹夫瓘处见王荆公手书集句词一纸云："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今不知在何所。

周美成梦中得《瑞鹤仙词》

周美成晚归钱塘乡里，梦中得《瑞鹤仙》一阕："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犹恋孤城阑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惊飙动幕。犹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归来洞天自乐。"未几，方腊盗起自桐庐，拥兵入杭。时美成方会客，闻之仓黄出奔，趋西湖之坟庵。次郊外，适际残腊，落日在山，忽见故人之妾，徒步亦为逃避计。约下马，小饮于道旁旗亭，闻莺声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余醺，困卧小阁之上，恍如词中。逾月贼平，入城，则故居皆遭蹂践，旋营缉而处。继而得请提举杭州洞霄宫，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尝自记甚详。今偶失其本，姑追记其略而书于编。

周美成《风流子词》

周美成为江宁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洽于尊席之间。世所传《风流子》词，盖所寓意焉："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一作见）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噎，愁转清商。暗想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却与，佳音密耗，拟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新绿、待月，皆簿厅亭轩之名也。（俞羲仲云）

蔡元度燕曾文肃

曾文肃初与蔡元长兄弟皆临川王氏之亲党，后来位势既隆，遂为仇敌。崇宁初，文肃为元长攘其相位。文肃以观文守南徐，时元度帅维扬，赴镇过郡，元度开燕甚勤，自为口号云："并居二府，同事三朝。帐契阔于当年，喜逢迎于斯地。"又云："对掌紫枢参大政，同扶赫日上中天。"谬为恭敬如是，而中实不然。已而兴狱，文肃遂迁衡阳。

耿南仲席上不作诗

元祐初，滕章敏帅定武时，耿晞道南仲为教授。偶燕集郡僚，章敏席间作诗，坐客皆和，独晞道辞云："某以经义过省，不习为诗。"章敏之婿何洵直，滑稽名世，忽云："熙宁中，裕陵后苑射弓，而殿帅林广云：'不能。'上询其故，云：'臣本出弩手。'"阖坐大笑。（黄六丈叔愚云）

张如莹与聂贲远、王将明同官

李处迈，邯郸之孙。政和初，以直秘阁知相州。外甥张澄如莹，由宗女夫为承节郎，侍行，掌札牍之

寄。时聂贲远山为郡博士，王将明甫为决曹掾。如莹处甥馆，既与二公往还，且周旋甚至，悉皆怀感。王、聂，同年生也，始甚欢；而聂于乐籍中有所属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聂恨之，因而遂成仇怨。其后，甫改名黼，为相，荐如莹易文阶，除枢密院编修，已而更秩为郎。聂后以蔡元长称其刚方有立，荐之。改名昌，擢侍从。黼大用事，贬聂散官，安置衡州，益衔黼矣。靖康时，事大变，召登政府。黼之诛死，聂有力焉。而聂亦以是岁出使至绛州，被害。黼初败，如莹踪迹颇危，赖聂之回互，竟无它。南渡之后，出入中外，浸登要途，至端明殿学士、宣奉大夫，拜庆远军节目以终。四十三年无一日居闲，中兴以来，如莹一人而已。(孙长文云)

徐典乐制《转调二郎神》

徐干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为太常典乐，出知常州。尝自制《转调二郎神》之词云："闷来弹鹊，又搅碎，一帘花影。谩试着春衫，还思纤手，薰彻金虬烬冷。动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来多病。嗟旧日沈腰，如今潘鬓，怎堪临镜？重省。别时泪滴，罗襟犹凝。为我厌厌，日高慵起，长托春酲未醒。雁足不来，马蹄难驻，门掩一亭芳景。空伫立，尽日栏干倚遍，昼长人静。"既成，会开封尹李孝寿来牧吴门。李以严治京兆，号李阎罗。道出郡下，干臣大合乐燕劳之，喻群娼令讴此词，必待其问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询之，干臣蹙頞云："某顷有一侍婢，色艺冠绝。前岁以亡室不容，逐去。今闻在苏州一兵官处，屡遣信欲复来，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赋此。词中所叙，多其书中语。今焉适有天幸，公拥麾于彼，不审能为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难，可无虑也。"既次无锡，宾赞者请受谒次第。李云"郡官当至枫桥。"桥距城十里而远。翌日，舣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风股栗。李一阅刺字，忽大怒云："都监在法不许出城，乃亦至此，使郡中万一有火盗之虞，岂不殆哉!"斥都监下阶，荷校送狱。又数日，取其供牍判奏字。其家震惧求援，宛转哀鸣致恳。李笑云："且还徐典乐之妾了来理会。"兵官者解其指，即日承命，然后舍之。(曾仲恭云)

东坡记发冢小话

东坡先生出帅定武，黄门以书荐士往谒之。东坡一见云："某记得一小话子。昔有人发冢，极费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语盗曰：'公岂不闻此山号首阳，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盗慊然而去。又往它山，镢治方半，忽见前日裸衣男子从后拊其背曰：'勿开，勿开！此乃舍弟墓也。'"(徐敦立云)

艮岳奇石

政和建艮岳，异花奇石，来自东南，不可名状。忽灵壁县贡一巨石，高二十余丈，周围称是。舟载至京师，毁水门楼以入，千夫舁之不动。或启于上云："此神物也，宜表异之。"祐陵亲洒宸翰云："庆云万态奇峰。"仍以金带一条挂其上，石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顷刻至苑中。(李平仲云)

朱勔葬父

潘兑，字说之，吴门人，仕祐陵为侍从。宣和初，奉祠居里中。时郡民朱勔以倖进，宠眷无比。父冲殂，勔护丧归葬乡间，倾城出迓，而潘独不往。潘之先茔，适有山林形势，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于潘，杜门弗纳。勔恃恩自恣，遣人讽之，且席以薰天之势。潘一切拒之。勔归京师，果愬于上，降御笔夺之。已而又讽御史诬之以罪，而褫潘之职。虽抑之于一时，而吴人至今称之。(曾育当时云)

风和尚知人休咎

祐陵时有僧妙应者，江南人，往来京、洛间，能知人休咎。其说初不言五行形神，且不在人之求而告之。佯狂奔走，初无定止。饮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为风和尚。蔡元长褫职居钱塘，一日忽直造其堂，书诗一绝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摇头摆脑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张牙劈口吃众生。"又书其下云："众生受苦，两纪都休。"已而悉如其言。绍兴初，犹在广中，蜕寂于柳州。明清《投辖录》中亦书其略。(苏训直玭云)

蔡攸曲燕禁中

蔡攸尝侍徽宗曲宴禁中，上命连沃数巨觥，屡至颠仆。赐之未已，攸再拜以恳曰："臣鼠量已穷，逮将委顿，愿陛下怜之。"上笑曰："使卿若死，又灌杀一司马光矣。"始知温公虽遭贬斥于一时，而九重固自敬服如此。(乐寿之云)

李邈换武

李彦思邈，曾文肃之甥，早岁及第，文采为政，称于一时。蔡元长与之连，初亦喜之。后元长与文肃交恶，始恶之。政和初，自江外作邑归，时元长以师垣秉钧。入谒之后，元长语其所厚曰："李邈面目如此，所欠一黥耳。"彦思闻之皇恐，即上书欲愿投笔。比再见元长，元长曰："公乞易武，早已降旨换授庄宅使矣。"邈闻语，即趋廷下，效使臣之喏云："李邈谢太师!"更不再升阶而出。元长笑云："李彦思元来了得遮一解。"即除知保州见阙。(中父舅云)

詹坚老与李端初交代

詹大和坚老来京师，省试罢，坐微累下大理。时李传正端初为少卿，初入之时，坚老哀鸣曰："某远方举人，不幸抵此，祈公怜之。"端初怒，操俚谈诟曰："子嘴尖如此，诚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所犯既轻，在法应释，得以无事。自此各不相

闻。后十余年，端初为淮南路转运副使，既及瓜，坚老自郎官出为代，端初固忘之，而坚老心未能平也。相见各叙昧生平而已。既再见，端初颇省其面目，犹不记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岂尝邂逅朝路中邪？风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坚老答曰："风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见。但不知比往时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寤。端初有子，即粹伯处全也。粹伯乃外祖之遗体，不但曾氏之指节可验，而高明豪放酷肖之。粹伯亦不自隐，礼待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传正，邯郸公淑孙也。

黄谦狡狯

凤翔府太平观主道士张景先，出入黄安中之门甚久。安中坐此，弹章中颇及之。有闽人黄谦者，狡狯人也，自买度牒，远投景先，求为弟子，因得以识安中，后归闽，遂住武夷山，每对客，必目安中为家兄。人以其名连《易》卦，颇以为然。安中至里中焚黄，谦亦谒之，安中以景先之故，稍礼之。逮安中北还，谦宣言送伯氏出闽，以山轿迹其后，所至官吏皆所睹，示不疑也。安中既多在北方，而闽距京师稍远，安中名重一时，谦藉其声势，大为奸利，人不敢何。一日，安中遣侄归邵武，间有客道其事者，侄大不平云："须当痛治之。"谦伺其来，候于道左伏谒，礼甚恭。方欲诘其事，谦曰："无广此言，聊假虎威耳。"举初甚厚，遂为款留数日，不问而去。自是众益信之。人之无良，有如是者。谦后至政和间，遂得幸为道官。（黄宋翰云）

王履道咏梁师成赐第

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监仓任满至京师，茫然无所向，会梁师成赐第初成，极天下之华丽，许士庶入观，履道髽两角，以小篮贮笔墨径入，就其新堂大书歌行以美之，末云"初寮道人"。掷笔而出。主隶辈见其人物伟胜，词翰妙绝，众目叵侧。时方崇尚道教，直以为神仙降临，不敢呵止，亟以报师成。师成读之，大喜，即令物色延见。索其它文，益以击节，荐之于上。不数年，登禁林，入政府，基于此也。（谢景思云）

刘跛子知人祸福

刘跛子者，洛阳人，知人死生祸福，岁一至京师，前辈杂说中多记之。至宣和犹在，蔡元长正炎盛，闻其入都，在大房中下。大房者，外方居养福田院之类。即令其子絛屏骑从往访之，跛子以手挥之勿令前，且取一瓦砾，用土书一"退"字，更无它语。絛归，以告于元长，元长悟其言而不能用，遂至于败。

蔡元长令费孝先画卦影

蔡元长帅成都，尝令费孝先画卦影，历历悉见后来，无差豪之失。末后画小池，龙跃其中。又画两日两月，一屋有鸱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晓其理。后元长南窜，死于潭州昌明寺。始悟焉。（蔡徽云）

蔡元长建第钱塘

蔡元长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今行在殿前司是也。宣和末，金寇豕突，尽以平日之所积，用巨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靖康初，下籍没之诏，适毛达可友守杭州，达可，元长门下士也，缓其施行，密喻其家藏隐逾半，所以蔡氏之后皆不贫。又尝以金银宝货四十担寄其族人家海盐者。已而蔡父子兄弟诛窜，不暇往索，尽掩为己有。至今海盐蔡氏，富冠浙右。（胡元功云）

胡宗哲、陈举冰清玉润

绍圣初，治元祐党人。秦少游出为杭州通判，坐以修史诋诬，道贬监处州酒税。在任，两浙运使胡宗哲观望罗织，劾其败坏场务，始送郴州编管。黄鲁直罢守当涂，寓居荆南，作《承天院塔记》，湖北转运判官陈举迎合中司赵正夫，发其中含谤讪，遂编管宜州。陈举者，乃宗哲之婿，可谓"冰清玉润"也。

苏元老谢表

苏在廷元老，东坡先生之从孙，自幼即卓然，东坡许之。元符末入太学，东坡已度海。每与其书，委曲详尽。宣和中，历馆职、郎曹、奉常。言者论其宗元祐学术，罢为宫观。而谢表乃云："念昔党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颇少之。（张文老云）

李泰发谢表

靖康中，蔡元长父子既败，言者攻之，发其奸恶，不遗余力，盖其门下士如杨中立、孙仲益之类是也。李泰发光时为侍御史，独不露章，且劝勿为太甚，坐是责监汀州酒税。谢表云："当垂涕止弯弓之射，人以为狂。然临危多下石之徒，臣则不敢。"士大夫多称之。（陆务观云）

潭州天宁寺有平楚楼

张邦昌僭位，国号大楚。其坐罪，始责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安置。既抵贬所，寓居于郡中天宁寺。寺有平楚楼，取唐沈传师"目伤平楚虞帝魂"之句也。朝廷遣殿中侍御史马伸赐死，读诏毕，张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事者趣迫登楼，张仰首，急睹三字，长叹就缢。（钱秉之元成云）

韦绚嘉话虚诞

赵德夫明诚《金石录》云："唐韦绚著《刘公嘉话》，载武氏诸碑，一夕风雨，失龟趺之首，凡碑上武字皆不存。已而武元衡遇害。后来考之，武字皆完，龟首固自若。韦绚之妄明矣，而益知小说传记不

足信也。”明清后见《元和姓纂》，绚乃执谊之子，其虚诞有从来也。

向子固维扬梦果应

建炎戊申冬，高宗驻跸维扬，时未经兵烬，井邑全盛。向子固叔坚来赴，调于行在所，冠盖阗委。偶邂逅金坛士子郭珣瑜者，因与共处于天宁寺佛殿之供卓下。一夕夜半，忽呼郭觉而语云：“有一事甚异。适梦吾服金紫来领此郡，皆荆榛瓦砾之场，非复今日。入城，亦有官吏父老辈相迎，皆萧索可怜。公衣绿袍于众客中。不可晓也。”已而虏人南寇，六飞度江，城之内外悉遭焚毁。后二十年，叔坚果握帅符。郭登第未久，为郡博士，迓于郊外。始悟前梦，相与感叹。（向荆父云）

康倬诡易姓名

康倬，字为章，元祐名将识之子。少日不拘细行。游京师，生计既荡析，遂偶一娼。始来，即诡其姓名曰李宣德。情意既洽，妇人者亦恋恋不忍舍。为章谓曰：“吾既无室家，汝肯从我南下为偕老之计乎?”娼大然之。橐中所有甚富，分其半以遗姥。指天誓日，不相弃背。买舟出都门，沿汴行裁数里，相与登岸，小酌旗亭。伺娼之醉，为章解缆亟发。娼拗怒，戟手于河浒，为章弗顾也。娼既为其所绐，仓黄还家。后数年，为章再到京师，过其门，娼母子即呼街卒录之。为章略无惮色。时李孝寿尹开封，威令凛然。既至府，为章自言平时未尝至都下，无由识此曹，恐有貌相肖者，愿试询之。尹以问娼，娼曰：“宣德郎李某也。”为章遽云：“己即右班殿直康倬也。”尹曰：“诚倬也，取文书来。”为章探怀中，取吏部告示文字以呈之。尹抚案大怒曰：“信知浩穰之地，奸欺之徒，何所不有!”命重杖娼之母子，令众通衢；慰劳为章而遣之。李尹自以谓益显神明之政矣。为章自此折节读书，易文资，有名于世。后来事浸露，李尹闻之，尝以语外祖曰：“仆为京兆，而康为章能作此奇事，可谓大胆矣!”与之，其子也。（宏父舅云）

王俯戏向宗厚

向宗厚履方，建炎末为枢密院计议官。履方美髯而若滑稽之状，裹华阳巾，缠足极弯，长于钩距。同舍王俯公为尝戏语之曰：“君唐明皇时四人合而为一，何邪?”向曰：“愿闻之。”公为曰：“君状类黄幡绰，头巾类叶法善，脚类杨贵妃，心肠似安禄山。”席间一笑。履方不欢。后程致道行其祠部员外郎告词云：“汝佩服高古，操履甚恭。”又以戏之。（向止叔云）

宋毅叔医田登母

宋道方毅叔以医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请，病者扶携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忧去。杀此人，不过斥责。”即遣人禽至延下，荷之云：“三日之内不痊，则吾当诛汝以徇众。”毅叔曰：“容为诊之。”既而曰：“尚可活。”处以丹剂，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时相困辱，然岂可不刷前耻乎?”用太守之车，从妓乐，酬以千缗，俾群卒负于前，增以彩酿，导引还其家。旬日后，田母病复作，呼之，则全家遁去，田母遂殂。盖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药缓其死耳。（程可久云）

王子亨医吐舌

王况，字子亨，本士人，为南京宋毅叔婿。毅叔既以医名擅南北，况初传其学，未精，薄游京师，甚凄然。会盐法忽变，有大贾睹揭示，失惊吐舌，遂不能复入。经旬食不下咽，尪羸日甚，国医不能疗。其家忧惧，榜于市曰：“有治之者，当以千万为谢。”况利其所售之厚，姑往应其求。既见贾之状，忽发笑不能制，心以谓未易措手也。其家人怪而诘之，况谬为大言答之曰：“所笑者，辇毂之大如此，乃无人治此小疾耳!”语主人家曰：“试取《针经》来。”况谩检之，偶有穴与其疾似是者，况曰：“尔家当勒状与我。万一不能活，则勿尤我。当为若针之，可立效。”主病者不得已，亦从之。急针舌之底，抽针之际，其人若委顿状，顷刻舌遂伸缩如平时矣。其家大喜，谢之如约，又为之延誉，自是翕然名动京师。既小康，始得尽心《肘后》之书，卒有闻于世。事之偶然有如此者。况后以医得幸，宣和中为朝请大夫。著《全生指迷论》一书，医者多用之。（外舅云）

李氏医肠痈

杨介吉老者，泗州人，以医术闻四方。有儒生李氏子，弃业，愿娶其女，以受其学。执子婿礼甚恭，吉老尽以精微告之。一日，有灵壁县富家妇有疾，遣人邀李生以往。李初视脉云：“肠胃间有所苦邪!”妇曰：“肠中痛不可忍，而大便从小便中出。医者皆以谓无此证，不可治，故欲屈君子。”李曰：“试为筹之。若姑服我之药，三日当有瘳。不然，非某所知也。”下小元子数十粒，煎黄耆汤下之。富家依其言，下脓血数升而愈。富家大喜，赠钱五十万。置酒以问之，曰：“始切脉时，觉芤脉现于肠部。王叔和《脉诀》云：‘寸芤积血在胸中，关内逢芤肠里痈。’此痈生肠内所以致。然所服者，乃云母膏为丸耳。”切脉至此，可以言医矣。李后以医科及第，至博士。李稙元秀，即其从子也。（王宪臣云）

王定观服丹砂

王称定观者，元符殿帅恩之子。有才学。好与元祐故家游。范元实温《潜溪诗眼》中亦称其能诗。政和末，为殿中监，年二十八矣，眷柬甚渥。少年贵仕，酒色自娱。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

得一异人，能制丹砂，服之可以长生久视。炼治经岁而成，色如紫金。卿为试之。”定观忻跃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觉胸间烦燥之甚。俄顷，烟从口中出。急扶归，已不救。既殓之后，但闻棺中剥啄之声，莫测所以。已而火出其内，顷刻之间，遂成烈焰，室庐尽焚。开封府尹亟来救之，延烧数百家方止，但得枯骨于余烬中，亦可怪也。（范子济云）

丁广服丹药

丁广者，明清里中老儒也。与祖父为辈行。尝任保州教授。郡将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以酒色沈纵。会有道人过郡，自言数百岁，能炼大丹，服之可以饱嗜欲，而康强无疾，然后飞升度世。守、贰馆之，以先生之礼事之。选日创丹灶，依其法炼之，四十九日而成。神光属天，置酒大合乐相庆，然后尝之。广闻之，裁书以献，乞取刀圭，以养病身。道人者以其骨凡，不肯与。守、贰怜之，为请，仅得半粒。广忻然服之。不数日，郡将、通判皆疽发于背。道人宵遁。守、贰相继告殂。广腰间亦生疖，甚皇恐，亟饮地浆解之，得愈。明年，考满改秩，归里中，疾复作，又用前法，稍痊。偶觉热躁，因澡身，水入创口中，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此者。并书之于此，以为世诫云。

秦会之还朝人相

秦会之初自虏中还朝，泛海至楚州。楚守杨揆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揆曰：“万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遣赴行在，真假自辨矣。”揆于是遣人阴加防闲，护送至会稽。会之既相，访寻当可，官其二子。揆屏迹天台，不敢出者逾二十年。会之末年，始得刘景，以为台州守，欲与綦、谢二家并治之，而会之死。高宗偶记其姓名，召用之，后为次对，累典名藩。斯亦命也。

印行书籍自毋丘俭始

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事载陶岳《五代史补》。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存焉，后题长兴二年也。

靖康议状乃马伸之文

明清《第三录》载秦会之靖康末议状全篇。比见表侄常保孙言：“尝闻之于游定夫之孙九言云：‘乃马伸先觉之文也。初，会之为御史中丞，虏人议立张邦昌以主中国。先觉为监察御史，抗言于稠人广坐中曰：‘吾曹职为争臣，岂可坐视缄默，不吐一词？’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会之不答。少焉属稿，遂就呼台史连名书之。会之既为台长，则当列于首。以呈会之，会之犹豫。先觉帅同僚合辞力请，会之不得已，始肯书名。先觉遣人疾驰，以达虏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犹云‘桧等’也。先觉中兴初任殿中侍御史，以亮直称于一时，为汪、黄所挤，责监濮州酒税。后高宗思之，以九列召，示以大用，而先觉已死。会之还自虏中，扬言己功，尽掠其美名，遂取富贵，位极人臣，势冠今古。先觉子孙，漂泊闽中。先觉有甥何琥者，慷慨自任，得其元稿，累欲上之，而马氏子止之云：‘秦会之凶焰方炽，其可犯邪！’绍兴乙亥春，琥忽梦先觉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将败，趣使往陈之。琥即持其稿以叫阍。会之大怒，诬以他罪，下琥大理，窜岭外。抵流所未几，而会之果殂。其家讼冤，诏复琥故官，后至员郎。先觉忠绩，遂别白于时。”游与马邻墙而居，得其详云。

秦会之诋范觉民

秦会之、范觉民同在庙堂，二公不相咸。虏骑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临江军，弃城而走；抚州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会之妇翁也，觉民欲宽之。会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质于贼，甚么话不曾说。岂可贷邪！”盖诋觉民尝仕伪楚耳。

秦会之以秦熺为乞字

秦熺，本王唤之孽子。唤妻郑氏，达夫之女。唤繇妇家而早达，郑氏怙势而妒。熺既诞，即逐其所生，以熺为会之乞子。会之任中司，虏拘北去，夫妇偕行，独留熺于会之夫人伯父王仲嶷丰父家。丰父子时侨而傲，每凌侮之。其后会之用其亲党，遍跻要途，独时每以参议官处之。（王浚明云）

王岐公复官

王仲嶷字丰父，岐公暮子，有风采，善词翰，四六尤工。以名字典郡。政和末，为中大夫，守会稽，颇著绩效，如乾湖为田、导水入海是也。童贯时方用事，贯苦脚气，或云“杨梅仁可疗是疾。”丰父裒五十石以献之，才可知矣。后擢待制。再任不历贴职，径登次对，前后惟丰父一人。初，岐公为首台，元丰末命。或云：“岐公有异议。”绍圣亲政，追贬万安军司户，诸子皆勒停，不得入国门；夺所赐第，以予王荆公家。崇宁初，以为臣不忠，列党籍碑。至是，丰父既有内援，而又郑达夫岐公之婿，相与申理，遂洗前诬，诏尽复岐公爵谥。祐陵又题其墓刻云：“元丰治定弼亮功成之碑。”御笔云：“嘉祐中，英宗立为皇子，王珪时为学士，预闻大议。近因其子仲嶷以其诏稿来上，始得究其本末。乃知神考擢置政府，厥有攸在。协赞事功，维持法度，十有六年。元丰末，上自有子，发言自珪，遂定大策，安宗庙。坠碑未立，恻然于怀。赐额亲笔书题。”此政和七年二月丙子也。丰父谢表，有“金杯赐第，玉篆题碑”之对。建炎

初，知袁州，虏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与马子约皆寓居永嘉。丰父兄仲山同时牧临川，以城降坐废。子约酒酣，戏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后秦会之再入相，会之，仲山婿也，丰父以启恳之云："黄纸除书，久无心于梦寐；青毡旧物，尚有意于陶熔。"会之为开陈，诏复元官，奉祠放行。奏荐时，丰父寄禄已为通议大夫，不问职名，所以诸孙皆奏京秩。年八十余卒。有子晓，亦能文。

杀帅蜀之职自王历始

祖宗以来，帅蜀悉杂学士以上方为之。李璆西美坐蔡元长党，久摈不用。绍兴中，乃以女适秦会之夫人之弟王历，因而内相昵结，起帅泸南，已而复次对，制阃成都。自是蜀帅职始杀矣。其后曹筠、王刚中是也。（张文老云）

宗室入蜀自赵德夫始

熙宁三年，诏宗室出官从政于外方，惟不许入蜀。郑亨仲，本秦会之所引，自温州判官，不数年登禁近，遂以资政殿大学士宣抚川、陕。亨仲驾驭诸将有理，诸将虽外敬而内惮之。适亨仲有忤秦之意，因相与媒孽，言其有跋扈状。秦闻之，谋于王显道映，映云："不若遣一宗室有风力者往制之。"因荐赵德夫不弃焉。于是创四川总领财赋，命德夫至坤维。得晁公武子止于冷落中，辟为干办公事，俾令采访亨仲阴事，欲加以罪。又以德夫子善究为总领司干办公事，越常制也。子止又引亨仲所逐使臣魏彦忠者，相与物色其失上闻，遂兴大狱，窜籍亨仲，即召德夫为版曹云。（张文老云）

廉宣仲再居霅川

廉宣仲布，建炎初自其乡里山阳避寇南来，所携钜万。至临安，寓居吴山之下。舍馆甫定，而郡兵陈通等乱，囊橐悉为劫掠，一簪不遗。夫妇徬徨。宣仲昔在京师为学官日，与侍晨道士时若愚游，至是闻若愚用事贼间，姑往访之。一见，甚笃绨袍之义。且云："吾从盗所得宝货盈屋。败露指日，悉录于官矣。纵尽以与君，无憾，然度必不能保。今有两箧，以授子。可亟去，此庶有生理。"又令二校防护出关而返。宣仲夫妇既幸脱厄，买舟趋霅川，来依外祖空青公。空青馆置于所泊僧舍。宣仲，张子能婿也。外祖戏曰："君真是没兴徐德言矣。"按堵之后，启箧视之，皆黄金也，计其所失，无毫厘之差。宣仲后坐姻党摈不用，藉此得以自存焉。（宣仲自云）

秦会之擢张师言

靖康初，秦会之自御史丐祠，归建康，僦舍以居。适当炎暑，上元宰张师言昌访之。会之语师言："此屋粗可居，但每为西日所苦，奈何！得一凉棚备矣。"翌日未晓，但闻斤斧之声，会之起视之，则松棚已就。询之，匠者云："县宰中方创一棚，昨日闻侍御之言，即辍以成此。"会之大喜。次年，会之入为中司，北去。又数年还朝，已而拜相。时师言年逾七十，会之于是就官簿中减去十岁，擢知楚州，把麾持节者又逾十年，然后挂冠，老于潜、皖，近九十而终。师言诗文甚佳，多传于外。（李元度云）

向伯恭奏补陈序

陈彦育序，丹杨士子。从后湖苏养直学诗，造其三昧。向伯恭为浙漕，访养直于隐居，彦育适在坐，一见喜之，邀与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爱姬寇氏嫁之携归。逾年，伯恭登从班，乃启于思陵云："寇氏，莱公之元孙，其后独有此一女，乞以一官与其夫。"陈序遂诏特补和州文学。伯恭为自制簪裳靴笏，令人赍黄牒往并授之，并以白金为饷。彦育方教村童于陋巷，持书人至，彦育疑非其所有。至出补牒，见其姓名，始拜命。望逾意表，不胜惊喜。闾巷为之改观。其后终于删定官。明清有其诗一秩，至今尚存也。（向止叔云）

王俊首岳侯状

明清壬子岁仕宁国，得王俊所首岳侯状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御使差充京东东路兵马钤辖御前前军副统制王俊右。俊于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来，张太尉使奴厮儿庆童来请俊去说话。俊到张太尉衙，令虞候报覆，请俊入宅，在莲花池东面一亭子上。张太尉先与一和尚何泽，点着烛，对面坐地说话。俊到时，何泽更不与俊相揖，便起向灯影黑处潜去。俊于张太尉面前唱喏。坐间，张太尉不作声。良久问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张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公得出，那里去？'张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得衢州，则无事也。有甚烦恼？'张太尉道：'恐有后命。'俊道：'有后命如何？'张太尉道："你理会不得？我与相公从微相随，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翻朝见，我去则不必来也！'俊道：'向日范将军被罪，朝廷赐死。俊与范将军从微相随，俊元是雄威副都头，转至正使，皆是范将军。兼系右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心怀忠义，到今朝廷何曾赐罪？太尉不须别生疑虑。'张太尉道：'更说与你。我相公处有人来，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张太尉道：'我遮人马动，则便是救他也。'俊道：'动后甚意似？'张太尉道：'这里将人马老小，尽底移去襄阳府不动，只在那驻扎。朝廷知，必使岳相公来弹压抚喻。'俊道：'太尉不得动。人道若太尉动人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张太尉道：'你理会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来时，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交相公来时，我将人马分布，自据襄阳府。'俊道：'诸军人马，如何起发得？'张太尉道：'我虏劫舟船，尽装载步人老小，令马军便陆路前去。'俊道：'且看

国家患难之际，且更消停。'张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着。待我交你下手做时，你便听我言语。'俊道：'恐军中不伏者多。'张太尉道：'谁敢不伏？傅选道伏我不伏？'俊道：'傅统制慷慨之人，丈夫刚气，必不肯伏。'张太尉道：'待有不伏者剿杀。'俊道：'这军马做甚名目起发？'张太尉道：'你问得我是。我假做一件朝廷文字教发。我须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阳府，后面张相公遣人马来追袭如何？'张太尉道：'必不敢来赶我。投他人马来到这里时，我已到襄阳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阳府，张相公必不肯休，继续前来收捕，如何？'张太尉道：'我又何惧！'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来夹攻。太尉南面有张相公人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处置？'张太尉冷笑：'我别有道理。待我遮里兵才动，先使人将文字去与番人。万一支吾不前，交番人发人马助我。'俊道：'诸军人马老小数十万，襄阳府粮如何？'张太尉道：'这里粮尽数着船装载前去。郢州也有粮，襄阳府也有粮，可吃得一年。'俊道：'如何这里数路应副，钱粮尚有不前？那里些小粮，一年已后无粮，如何？'张太尉道：'我那里一年已外不别做转动？我那里不一年，交番人必退。我迟则迟动，疾则疾动，你安排着。'张太尉又道：'我如今动后，背嵬、游奕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张太尉道：'姚观察背嵬王刚、张应、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明日来，我这里聚厅时，你请姚观察、王刚、张应、李璋，云你衙里吃饭，说与我这言语。说道张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后命。今自家懑都出岳相公门下，若诸军人马有语言，交我怎生置御？我东则东，随他人。我又不是都统制，朝廷又不曾有文字交我管。他懑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后，俊归来本家。次日天晓二十三日早，众统制官到张太尉衙前，张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观察，于教场内亭子西边坐地。姚观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张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烦恼。道破言语，交俊来问观察如何？'姚观察道：'既相公不来时，张太尉管军事。节都在张太尉也。'俊问观察道：'将来诸军乱后如何？'姚观察道：'与他弹压，不可交乱。恐坏了这军人马。你做我覆知太尉：缓缓地，且看国家患难面。'道罢，各散去，更不曾说张太尉所言事节。俊去见张太尉，唱喏。张太尉道：'夜来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请王刚等，只与姚观察说话。来覆太尉道：恐兵乱后，不可不弹压。我游奕一军，钤束得整齐，必不到得生事。'张太尉道：'既姚观察卖弄道他人马整齐，我做得尤稳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来。自后不曾说话。九月初一日，张太尉起发赴枢密院行府，俊去辞，张太尉道：'王统制，你后面粗重物事转换了著。我去后，将来必共这懑一处。你收拾，等我来叫你。'重念俊元系东平府雄威第八长。行日本府阙粮，诸营军兵呼千等结连俊，欲劫东平府作过，当时俊食禄本营，不敢负于国家，又不忍弃老母，遂经安抚司告首，奉圣旨补本营副都头。后来继而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从军旅于京城下，与金人相敌斩首，及俊口内中箭，射落二齿，奉圣旨特换授成忠郎。后来并系立战功，转至今来官资。俊尽节仰报朝廷。今来张太尉结连俊起事，俊不敢负于国家，欲伺候将来赴枢密行府日，面诣张相公前告首。又恐都统王太尉别有出入，张太尉后面别起事背叛，临时力所不及，使俊陷于不义。俊已于初七日面覆都统王太尉讫。今月初八日纳状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实，乞依军法施行。乃俊自出官已来，立到战功，所至今来官资，即不曾有分毫过犯。所有俊应干告敕宣札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千等补副尉都头宣缴申外，庶晓俊忠义，不曾作过不敢负于国家。谨具状披告，伏候指挥。"次岁，明清入朝，始得诏狱全案观之，岳侯之坐死，乃以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以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师者凡十三次，以为抗拒诏命。初不究"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之义。又云："岳云与张宪书，通谋为乱。"所供虽尝移缄，既不曾达，继复焚如，亦不知其词云何，且与元首状了无干涉。锻炼虽极，而不得实情，的见诬罔，孰所为据，而遽皆处极典，览之拂膺！傥非后来诏书湔洗道褒，则没地衔冤于无穷。所可恨者，使当时推鞫酷吏漏网，不正刑典耳！王俊者，初以小兵，徒中反告，而转资，晚以裨将而妄讦主帅，遂饕富贵。驵卒钤奴，一时倾险，不足比数。考其终始之间，可谓怪矣。首状虽甚为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

南都老盗自陈

田登知南都。一日词状，忽二人扶一癃老之人至庭下，自云："平日善为盗。某年日某处火烧若干家，即某为之。假此为奸，至于杀人。或有获者，皆冤也。前后皆百余所，未尝败露。后来所积既多，因而成家，遂不复出。所扶之人，即其孙也。今年逾八十，自陈于垂死之际，欲得后人知之而已。"登大惊鄂，命左右缚之，则已殂矣。（程可久云）

吕元直除马子约英州

马子约纯负材自任，好面折人，人敬长之。建炎中，吕元直作相，子约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见阙，公可往否？"子约曰："领钧旨。待先去为相公盖一宅子奉候。"（朱新仲云）

吴幵、莫俦窜逐

靖康之末，二圣北狩，四海震动，士大夫救死不暇，往来贼中，洋洋自得者，吴幵，莫俦二人，路人所知也，事定皆窜逐岭外。秦会之为小官时，幵在禁林，尝封章荐之，疏见其文集中，称道再三，秦由此进用。后为相，遂放二人逐便。幵，滁人也，内自愧怍，不敢还里，卜居于赣上。秦乃以其婿曾端伯慥知

虔州。

国朝六曹尚书寄禄

国朝以来，六曹尚书寄禄，今之金紫银青光禄大夫之官也。虽不登二府，亦循途而迁。国初，如窦仪、陶穀、邢昺，后来杨文庄、张忠定、晁文元、孙宣公、马忠肃、余襄公。元丰官制后易今名，如滕章敏、王懿敏、王懿恪、范蜀公之类。祐陵时，温万石、孟昌龄、王革父子、宋乔年、盛章、詹度，皆为金紫银青光禄大夫，极多，不止此。中兴后，宋贶益谦、洪景卢迈俱宣奉大夫，上课陈乞，悉柅不行。

王兵部跋李伯时古器图语

李伯时自画其所蓄古器为一图，极其精妙。旧在上蔡毕少董良史处。少董尝从先人求识于后。少董死，乃归秦伯阳熺。其后流转于其婿林子长桷，今为王顺伯厚之所得。真一时之奇物也。先人跋语云："右《古器图》，龙眠李伯时所藏，因论著自画，以为图也。今藏予友毕少董家。凡先秦古器源流，莫先于此轴矣。昔孔子删《诗》、《书》，以尧、舜、殷、周为终始，至于《系辞》，言三皇之道，则罔罟、耒耨、衣裳、舟楫所从来者，而继之曰：'后世圣人者，欲知明道、立法、制器咸本于古也。'本朝自欧阳子、刘原父始辑三代鼎彝，张而明之，曰：'自古圣贤所以不朽者，未必有托于物，然物固有托于圣贤而取重于人者。'欧阳子肇此论，而龙眠赓续，然后涣然大备。所谓'三代邈矣，万一不存，左右采获，几见全古'，惟龙眠可以当之也。此图既物之难致者而得之，又少董以闻道知经，为朝廷识拔，则陈圣人之大法，指陈根源，贯万古惟一理，其将以春秋侍帝傍矣。"顺伯录以见予。

刘士祥奸利

靖康之乱，省部文字散失不存。南渡之后，有礼部老吏刘士祥者，大为奸利。士子之桀黠者，相与表里，云"某岁曾经省试下合该年免"，既下部，则士祥但云"省记到"，因而侥幸，遂获推恩者，不知其数。（薛叔器云）

张彦实居西掖

张彦实扩，番易人，子公参政大父行。有《东窗集》行于世。自知广德军秩满造朝，除著作郎。秦会之当轴，其兄楚材为秘书少监，约彦实观梅于西湖。楚材有诗，彦实次其韵云："天上新骖宝辂回，看花仍趁雪英开。折归忍负金蕉叶，笑插新临玉镜台；女堞未须翻角调，锦囊先喜助诗材。少蓬自是调羹手，叶底应寻好句来。"时楚材再婚，故及玉镜台事。会之见之，大称赏，曰："旦夕当以文字官相处。"迁擢左史，再迁而掌外制。杨原仲并居西掖，代言多彦实与之润色。初亦无他。彦实偶戏成二毫笔绝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笔阵仍推兔作锋。未用吹毛强分别，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为诮己，大怒，愬于会之，讼言路弹之。彦实以本官罢为宫祠。谢表云："虽造化之有生有杀，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赏或刑，咸其自取。"屏居数年，求休致。先除次对，帅南昌。虽生不及拜命，而身后尽得侍从恩数。

王仲言作《慈宁殿赋》

绍兴壬戌夏，显仁皇后归就九重之养，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宁殿赋》以进，云："臣闻乾天称父，坤地称母。天地至大，必言之以父母者，明其尊崇博厚，无以加也。是以圆首方足，皆仰之、寿之，欲报、欲奉，无不极尽。由古以来，圣人之盛，莫过尧、舜，而孟子以谓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皇帝陛下，继大人之照，宜日中之丰，体尧迈舜，宪古明王，以治天下，发为号令典诰，庙谟宸断，亲仁善邻，开物成务者，莫不以孝为首。臣闻孔子谓曾参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灾害不生，祸乱不作。'仰惟陛下，曩者以皇太后扈从未还，愿见之心，致轸宵旰；四方兆民，延颈指日，以冀来音久矣。斯焉天人交孚，邻邦修睦，櫜弓箙矢，息师偃革，寰宇之间，遂臻安堵。恭奉骝驾，言归阙庭。凡在动植，孰不手舞足蹈，翼鼓膺奋！遹观古初，敻无前此。臣伏以老氏三宝，以慈为首；乾元之道，万国咸宁。洪惟慈宁之殿，合为嘉名，超轶前世。致安之道，由是以始。形势制作，焕乎其有文章，仪刑万邦，风化际薄，无所不及。若尧之光被四表，舜之丕冒海隅苍生者，行见于今日，甚盛烈也。臣生长当世，薰陶渐摩，德义之久，目睹心欣，不能自已，思欲颂良图，协恭式，化成规，诚开金石，感动远迩，以彰圣治莫大之庆，而昭述巨美者有日矣。辄因殿之名，以推原万一。至于辞意浅陋，言语肤率，不能抉奇摘异以为伟，不惟不能，亦所不敢也。臣谨昧死再拜而作赋焉。臣恭惟皇帝之嗣位十六载也，海宇澄清，四方砥平，受上天之眷命，绍洪基于大明。迩安远至，措刑寝兵。人熙熙兮春台，物荡荡兮由庚。六服承德，众心成城。所以复炎德之辉，而迓周邦之衡。先是骝驾从狩邻国，克享天心，咸有一德，式遄来归，欢动九域。乃命群工，择基之隆，储祥之胜，坼建问安之上宫。列辟肃然而赴职，百执枪然而效忠。爰即行阙，以成厥功。于是上高拟天，下蟠法地，削甘泉之繁缛，屏含元之侈丽，揆太极之宸模，就坤灵之宝势。乃諏龟筮，龟筮协从；乃稽万物，万物无异。帝曰'钦哉！'乃彰鸿名。慈以覆育于天下，宁以镇服于寰瀛。盖将昭徽音于太姒，而表思齐于周京者也。有严有凭，或降或升。揆之以日，筑之登登。经始勿亟，百堵皆兴，伎者献其伎，能者精其能。否往兮泰来，阊决兮垠开。仓昊驰耀兮，黄祇助培。运郢硕之斤斧，攻杞梓之良材。万杵散雨兮，千镵转雷；离娄督绳兮，而公输削墨；夏育治砾兮，孟

赀掇亥。声隆隆兮伐乔枚，势槛槛兮豁层厓。长林巨植兮，千年之产而万年之材。辗如闯、直如矗兮，崔嵬于时。山壤献灵，川流效祉。陆架水浮，风屯云委。辐凑鳞集，衡行栉比，以萃于殿之址也。于是匠氏经营，百艺骈并。斫焉而斫，硎焉而硎。高下曲折，涂塈丹青。此兴造之本意，而动作之形容也。既而四周凌天而岌岦，九门参空而伶俜。阙百常兮屋十寻，皆楗爵兮建瓴。儋儋千楯，闲闲旅楹。岫绮对砌，窗霞翼櫺。彤墀洋洋，金碧煌煌。神鸱展吻而呃呀，文犀厌牖而赫张。宝排象拱，列星间梁。榱桷栾楶，黼藻铅黄。玫瑰玳瑁，翡翠明珰。方疏圆井，琑连斗扛。枅欂上承，柱石下当。腾双猊兮盘础，刻怒兕兮伏桓。其蟠也颜九渊之虬屈，其翥也若千仞之凤翔。或倒文漆于卫社，或荐孤桐于峄阳。乌柹横截，缃蘖交相。第楞栵与椅棂，积楩柟兮豫章。盖天下之奇干，尽羽粲而国穰。夫然未足以比其制，未足以形其雄。胶葛龙炊，飞云架空。出入兮日月，吸呼兮雨风。开重轩兮累玉，鳞万瓦兮游龙。高下发直，左右翼从。西八东九，金砾珉熔。平写三山之景，坐移群玉之峰。喜泄泄兮乐融融，入如遇兮出如逢。映斗杓而疃昽，挹天汉兮春容。观其巨镇在南，长江在东，前拥后顾，盘错洼隆。占皇图之奕奕，郁佳气之葱葱。天海相际，造化溟蒙。雕题贯胸，大编峒艨。寻橦戴斗兮航浮，索援皆驰驱而致恭。采肃慎之楛矢，职夷黔之布赍。上则天目、于潜之山，凤凰南北之巅，巉岩巀嶭，窈窕回旋。状群羽之集麓，若万马之奔川。海门之潮，沧溟之渊，濠汹奔放，势如朝焉。皆足以小崤、函而吞泾、渭，等河、雒而隘陇、岍。夫以此而驻跸，实一制而万全。然而不以为离宫，不以为别宇，而独以奉长乐之安，而为承颜之所，故能远迈汉、唐，夸历三、五，则虽兼天下之奉，极天下之贵，亦人所乐而天所与也！凡臣所铺翼而陈之者，尚可名言之也。非比三吴之盛丽，九旂之容卫，六宫之深严，万物之侈冶，不足以隆一人之孝于无穷。于是俯而拜，仰而重曰：当乎法驾言归，宗祐生辉，千丈万骑，如指如麾，备一时之盛礼，庆万国之洪禧。望阊阖兮瑞霏微，劃觚棱兮祥威蕤。驭严严之玉辇，建猎猎之朱旗。华盖效杠，天骥骖非。增日星之光明，阒老幼之提携。千官之班兮鸳鹭，兆民之欣兮婴慕。喜懽动于堪舆，泽周流于道路。乐极者或至于抃跃，感深者争先于驰骛。沈寥晏然兮屏翳收风，霡霂不兴兮丰隆霁怒。双阙敞兮如升，万室昂兮如诉。若乃万寿诞日之辰，一人会朝之际。济济峨峨，群臣在位，皆辅皋而弼夔，过房、杜兮丙魏。奉玉卮兮琼甓，展采仪兮文陛。皇帝躬蹈事亲之美，以独高于万世。进退礼乐，抑崇下贵。隆帝业兮亿载，欢祝圣人兮千万岁。然后敷兹睿化，遍于中下。尊卑模范兮盈里闻，膏泽滲漉兮盛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农在野。百度修明，万几间暇，无有遐遗。睦如姻娅，四海安若。覆盂九有，基如太、华。于是有客相谓曰：子闻今日之盛事欤？曰：然，嘻。为尧、舜神人以和运，绍五帝狱讼讴歌，但无为而已矣，于致养以云何？岂若我皇躬勤俭之资，恢隆平之时，约己以奉太母之训，致美以化群黎之为。端壹心而应感，斥众异之盱睢，焕烂方册，照溢《书》、《诗》哉！且客闻历代之制乎？土阶之卑，不免乎俭固；雕椽之饰，不免乎骄奢。鲁夸灵光，而但述土木之巧；魏称景福，而徒为制作之华。俱游观之是云，奚文辞之足夸！又岂若我皇绥定邦家，以成孝道，允邵义、娲哉！且上栋下宇，圣人所取也；至德要道，圣人之孝也；作可楚室，能修泮宫，诸侯之功也。与其论诸侯，曷若言圣道；与其言雄壮，曷若言圣德。明明我宋，得天下之统。蒸哉祖宗，膺器之重，殆二百年，休声无壅。下之所奉者惟君，上之所承者惟亲。当君享九重之实，而亲安万乘之尊，盖匹夫之孝，曾、闵所难，不足以言，惟据域中之大，飨天下之养，然后为重也。已析而合，既失而得，然后为喜之至也！旷古所无，一旦在己；汉、唐所恨，自我而得。凡是数者，兼而有之，不特为四方之贺，又将为万世之光宠也。今是殿也，不奢不陋，不高不卑，合礼之界，与天下齐。以是为固，巩于鼎龟；以是为宝，保若山溪。虽广八荒而为城，开溟、渤而为池，倚圆天而为盖，立栋梁于四维，亦奚有宜乎！于是再拜而歌曰：苍苍高旻，覆下民兮。与物为春，泽无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开，不可移兮。上下合契，定大议兮。法驾六骢，言还归兮。敕以慈宁，为殿名兮。厥功告成，百室盈兮。居之克安，若石磐兮。四方瞻观，化益宽兮。天人合应，助其证兮。光启中兴，祖武绳兮。绍复大运，法尧、舜兮。旋泽曲轸，翕然顺兮。孝道克全，鉴上天兮。寿禄万年，其永延兮。圣人孝兮，感人深责。成贤辅兮，隽功克忱。广殿轩轩兮，巨厦深沉。晨昏之养兮，万乘亲临。财丰俗阜兮，写于薰琴。百姓克爱兮，诸侯克钦。亘万国兮，得其欢心。宫殿之制，已陈之矣；天子之孝，既备述矣；四方之心，见于斯矣；口软字碎，其言卑矣；欲昭圣孝，永无极矣；日月为字，天为卑矣！”许头彦周跋云：“王仲信此赋，如河决泉涌，沛乎莫之能御也。天资辞源之壮，盖未之见。昔柳柳州云：‘辨如孟轲，渊如庄周，壮如李斯，明如贾谊，哀如屈原，专如扬雄。’柳州论之古人，以一字到，今不可移易。愿吾仲信，兼用六语，而加意于庄、屈，当与古人并驱而争先矣！”伯氏天才既高，辅以承家之学，经术文章，超迈今古；真草篆隶，沉着痛快；天文地理，星官历翁之所叹伏；肘后卜筮，三乘九流，无不玄解；丹青之妙，模写烟云，落笔人藏以为宝。奏赋之时，与范志能成大诏俱赴南宫。其后志能登第，名位震耀，而伯氏坎壈以终。兴言流涕。如昔人《二老归西伯赋》云：“一为尚父，一为饿者。”虽升沈之不同，其趣一也。

相蔡元长题超览堂字

蔡元长元符末间居钱塘，无憀中，春时往霅川，游郊外慈感寺，寺僧新建一堂，颇伟胜，元长即拈笔题云“超览堂”。适有一客在坐，自云能相字，起贺云：“以字占之，走召入见，而臣字旁观如月，四字居中，当在初夏。”已而果然。

林开相蔡元度子

蔡元度娶荆公之女，封福国夫人。止一子，子因仍是也。谈天者多言其寿命不永，元度夫妇忧之。一日，尽呼术者之有名，知林开之徒集于家，相与决其疑。云当止三十五岁。元度顾其室云：“吾夫妇老矣，可以放心，岂复见此逆境邪?”其后子因至乾道中寿八十而终。然其初以恩幸为徽猷阁学士，靖康初，既蔡氏败，例遭削夺，恰年三十五，盖其禄尽之岁。由是而知五行亦不可不信也。

九江舟中盗铸钱

大观丁亥，家祖守九江，夜登庾楼，远望大江中灯焰明灭。坐客以为渔火。家祖曰：“不然，是必为奸者。”遣吏往捕之，顷刻而至，乃舟中盗铸钱。其模如火甲状，每出炉则就水中蘸而取之焉。

赏心亭长短句

宣、政中，有两地，早从王荆公学，以经术自任，全乏文采，自建业移帅维扬，临发，作长短句题于赏心亭云：“为爱金陵佳丽。乃分符来此。拥麾忽又向淮东，便咫尺，人千里。画鼓一声催起。郑内人齐跪。江山有兴我重来，斟别酒，休辞泪。”官中以碧纱笼之。后有轻薄子过其下，刮去“有”字，改作“没”字，“我”字易作“你”字。往来观之，莫不启齿。

张、韩奏凯

唐牛奇章《玄怪录》载：“萧至忠欲出猎，群兽求哀于山神云：‘当令巽二起风，滕六致雨。’翌日，风雨，萧不复出郊。”建炎中，金寇驻楚、泗间，时张、韩拥兵于高邮。虏誓于众，整师大入。二将自料非其敌，深以为怯。将欲交锋之际，风雨大作，虏众辟易散走，损折甚多，因遂奏凯。范师厚直方，滑稽之雄也。为参赞军事。笑云：“焉知张七、韩五，乃得巽二、滕六力邪!”闻者为之哄堂。

秦会之题跋郑德象

郑德象滋，晚守京口，怠于为政。汤致远鹏举为两浙漕，宣言俟应办虏使，至郡按治之。时秦会之当国，德象求援于秦。盖宣和初，秦赴试南宫，郑为参详官，其所取也。至是，汤别秦以行，秦云：“郑德象久不通问，有少书信，烦为提携，达因面授之。”汤视缄题云：“禀目申呈判府显学侍郎先生。门下具位秦桧谨封。”汤得之，皤然而改。乃奏其治状，遂移帅江东。

甄保义、贾机宜

靖康间，戎务方殷，有士子贾元孙者，多游大将之门，谈兵骋辩，顾揖不暇，自称贾机宜。时有甄陶者，奔走公卿之前，以善干事，大夫多使令之，号甄保义。空青先生尝戏以为对云：“甄保义非真保义，贾机宜是假机宜。”翟公巽每诵之于广坐，以为笑谈。元孙，建炎龙飞，为特奏名第一人。

唐崔相国德政碑

明清绍兴壬午从外舅帅合肥。郡治前有《四丰碑》，屹然有楼基在焉。上云：“《唐崔相国德政碑》。李华文，张从申书。”天宝中所立也。词翰俱妙。念欲摹打，是时大兵后，工匠皆逃避未归。已而明清持牧贡造朝，私念复来必须偿此志。继而外舅易镇京口。后十年，明清赴寿春幕，道出于彼，始再往访之，则不复存。询之，云：“前岁武帅郭振者，取以砌城矣。”大以怅然。悍卒无知，亦何足责，付之一叹!

颜鲁公墨帖

明清去夏扫松山阴，郡斋中见王成之信所刊其宝藏颜鲁公墨帖，自题其后，极为夸大，固已讶其字画不工，及观其后有云：“杨徽之、苏易简、张洎、钱易同观于玉堂之署”，尤为可疑。遂亟取玉堂题名及史册诸传考之：杨文庄初未尝入翰苑；虽苏太简自雍熙六年至淳化五年出入禁林十年，而钱希白以天圣四年方掌内制，距太简之在院，相去凡隔四十五年；希白卒年五十五，是时方为儿童，何缘而同造金坡邪?今春高邮守张仲思颇寄以其家藏秦少游所临兰亭刻置黄堂墨本见遗，后少游题云：“元丰二年八月书，时年五十九。”案，少游本传及志铭云：“以建中靖国元年卒，年五十三。”而《龙井题名》：“元丰五年，三十六。”则又焉得元丰二年年五十九乎?二物皆赝甚明。由是而知凡入石跋识，不可不审也。

团石谶语

绍兴甲子岁，衢、婺大水，今首台余处恭未十岁，与里人共处一阁，凡数十辈在焉。阁被漂几沉，空中有声云：“余端礼在内，当为宰相，可令爱护之。”少选，一物如鼋鼍，其长十数丈，来负其阁，达于平地，一阁之人，皆得无它。又，三衢境内地名张步，溪中有石，里人号曰团石。有谶语云：“团石圆，出状元；团石仰，出宰相。”乙丑岁，水涸，石忽如圜镜。明年，刘文孺章魁天下。前岁，大水，石乃侧仰。而去年余拜相。此与闽中“沙合南台”盖相似也。(沈信叔说云)

独醒杂志

[宋]曾敏行撰　范学辉整理

《独醒杂志》十卷，南宋曾敏行撰。以记载两宋政坛大事为主，兼及名臣言行、文士轶闻和当时民俗风情，是宋代一部重要的野史笔记，曾得到杨万里、周必大等当时著名学者的较高评价。本整理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

序

古者有亡书，无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谚之言，晏子诵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异地，夏周殊时，而其言犹传，未必垂之策书也，口传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简，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则言与书孰坚乎哉？虽然，言则坚矣，而言者有在亡也，言者亡则言亦有时而不坚也。书又可废乎。书存则人诵，人诵则言存，言存则书可亡而不亡矣，书与言其交相存者欤。庐陵浮云居士曾达臣，少刻意于问学，慨然有志于当世，非素隐者也。尝与当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杰，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论谏。知武侯终身无成，而知司马仲达实非其对。知邓禹之师无敌，而知其短于驭众。知孙权之兵不勤远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车为活城，以纸鸢为本于兵器，谈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于时，而没则有传于后，夫岂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传者多矣，其不传者亦不少也，岂有司之者欤？抑有幸不幸欤？抑其后世之传不传，亦如当时之用不用，皆出于适然欤？是未可知也。若达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叹也。既不用世，岂遂不传世欤？达臣既没，吾得其书所谓《独醒杂志》十卷于其子三聘，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盖有予之所见闻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见闻者无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无不信也。后之览者，岂无取于此书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诚斋野客杨万里序。

卷　一

蔡端明事母至孝，尝步行遇一妪，貌甚龙钟，问其年，曰百单二矣。端明再拜，曰："愿吾母之寿如妪。"后果符其言。

包孝肃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闾巷火作。救焚方急，有无赖子，相约乘变调公。亟走，声喏于前曰："取水于甜水巷耶？于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斩之。由是人益畏服。

向文简公为庐陵倅时，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星历知人祸福，文简召问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问，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简自庐陵罢官，阅数年即大拜。仲元之术不吝于告人，吉凶寿夭不差毫发，时人即之者如市，后官于京师而卒，惜其术无传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与毛君卿俱以七岁应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时皇嗣后未生，上见二人年甚幼而颖悟过人，特爱之，留居禁中数日。正臣能作大字，宫人有以裙带求书者，正臣书曰：《关雎》，后妃之德也。上尝以梨一颗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逡巡不应，上怪问其故。对曰："父母在上，不敢分离。"上大喜，以为皆能知其大义。翌日，御便殿，俱赐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洲上人，后仕至宝文阁待制。君卿字公弼，吉水龙城人，终于朝散大夫。

刘丞相名景宏，南唐时为吉州牙将，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县，杀略吏民，协景宏以从。景宏度势不敌，乃佯许之，随之往来，故吉之城邑独不被残

毁。玕既败，景宏以兵归南唐，遂家吉之永新县。尝谓人曰："我伪从彭玕之协，可活万人。吾虽不偶于时，后必有兴者。"因号所居后山曰后隆。景宏既没，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孙皆荣显，至今世禄不绝。

杨文公大年，美须髯。一日早朝罢，至都堂，丁晋公时在政府，戏谓之曰："内翰拜时须扫地。"公应声曰："相公坐处幕漫天。"晋公知其讥已，而喜其敏捷，大称赏之。天禧末，寇公诸人皆贬远方，文公实预谋，而晋公爱其才，终不忍害也。

蔡元长尝论荐毛友龙，召对，上问曰："龙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龙不能对，遂不称旨。退，语元长。元长曰："是不难对，何不曰尧舜在上，臣愿与夔龙为友。"他日再荐之，复召对，上问大晟乐。友龙曰："讹。"上不谕其何谓也。已而元长入见，上以问答语之，对曰："江南人唤和为讹，友龙谓大晟乐主和尔。"上颔之，友龙乃得美除。

刘丞相沆冲之守陈州时，尝梦登谯楼，抱鼓而寝。既觉，家人告曰："夜漏不闻四鼓，何也?"明日，丞相问故，更吏对曰："夜将四鼓，有蜈蚣长三尺许，旋辟鼓上，惴恐莫敢近，遂不报四更。"丞相因悟昨梦，乃不之责。此与欧阳公闻榆荚香而悟身为鹳鸽者何异。

刘伟明弇，少以才学自负，擢高第，中词科，意气自得，下视同辈。绍圣初，因游一禅刹，时东坡谪岭南，道庐陵，亦来游，因相遇，互问爵里姓氏。伟明遽对曰："庐陵刘弇。"盖伟明初不知其为东坡，自谓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复问东坡所从来。公徐应曰："罪人苏轼。"伟明始大惊，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见所畏。"东坡亦嘉其才气，相与剧谈而去。

江南呼蜜为蜂糖，盖避杨行密名也。行密在时，能以恩信结人，身死之日，国人皆为之流涕。予里中有僧寺曰南华，藏杨、李二氏税帖，今尚无恙。予观行密时所征产钱，较之李氏轻数倍。故老相传云，煜在位时纵侈无度，故增赋至是。欧阳谓行密为盗亦有道，岂非以其宽厚爱人乎。

祖宗时，堂吏官止朝请郎。蔡元长为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议己，遂许至中奉大夫。宣和间，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余人，虽有诏汰之而不能复旧，至今遂为定制。

王冀公，新喻人，微时往观社求祭肉。众问尔为谁，曰："我，秀才也。"众曰："何所能?"曰："能诗。"时无纸笔，即取炭画猪皮上，曰"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阳"。后之人谓此句有宰相气象。汪圣锡幼年与群儿聚学，有谒其师，因问能属对者，师指圣锡，客因举对云："马蹄踏破青青草。"圣锡应对曰："龙爪拏开淡淡云。"客大惊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圣锡年未冠，果廷试第一。

李仁甫《通鉴长编》仁宗皇帝纪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赐故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洵，吉州人，进士及第，又中书判拔萃科。其父国子博士应佺，与其母卒于窦州。洵徒跣护丧归里中，负土成坟，毁瘠而卒。特恤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应佺与洵墓铭，皆余襄公靖所撰。应佺字子真，罢窦州回，尚历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终于当涂官署。其配高氏寿春县君，终于池阳之舟次。次子溥，以毁卒。故余公铭之有曰：哀殒庭兰，悲摧舞鸾。洵与兄渐奉丧归葬于华原，结庐墓所，凡二十一月，毁瘠如初丧之仪，舆疾归家，数日而卒。郡以孝行闻，诏赐粟帛以旌显之。则子真非卒于窦州。意者仁甫未尝考余公墓铭耳。

天圣八年，应书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试之，中选者六人，余襄公、尹师鲁、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则失其姓名。问题十通，一问：戊不学孙吴，丁诘之，曰顾方略如何尔。二问：丙为令长，无治声，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岂以小大为异哉。三问：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张，重轻不同，若为科处。四问：丁出见癸缧系于路，解左骖赎之，归不谢而入，癸请绝。五问：甲与乙隔水将战，有司请逮其未半济而击之，甲曰不可。及阵，甲大败，或让之，甲不服。六问：应受复除而不给，不应受而给者，及其小徭役者，各当何罪？七问：乙用牛衅钟，牵引过堂下，甲见其觳觫，以羊易之。或谓之曰：见牛不见羊。八问：官物有印封，不请所由官司，而主典擅开者，合当何罪？九问：庚请复乡饮酒之礼，辛曰古礼不相沿袭。庚曰澄源则流清。十问：死罪囚，家无周亲，上请，敕许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时襄公除将作监丞、知海阳县，师鲁武胜军掌书记、知河阳县，子仁镇东军推官、知宣城县，惇裕大理寺丞、知华亭县，皆以民事试之也。

毛子仁博学能文，年十九登进士，二十六中书判拔萃，时誉翕然。陈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献臣、王总之十二人，各为诗以饯其归。杜公诗有曰"判就十题彰敏妙，学穷千古见兼该。其推重如此。子仁孝于其亲，初为抚州司法，以亲养在远匄罢。后知宣城县，丁父忧，哀毁成疾。前死之夕，梦一绛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书，谓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觉而异之，次日疾甚，自谓必不能起。援笔为赞曰：生为幻人，死为天真。改幻从真，无根无尘。书毕而逝。

故事，进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将作监丞，迁著作郎，次迁右正言。熙宁中，许冲元将以磨勘当迁，王荆公为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拟令转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与右正言同为一等，然祖宗分别流品，以太常博士为有出身人迁转，非以待第一人也。荆公方下笔作太字，时堂吏以手约笔，具陈祖宗之制，荆公乃改太字右笔作口字，冲元遂迁右正言。

李氏建国，国中无马，岁与刘铢市易。太祖既下岭南，市易遂罢，马益艰得。惟每岁入贡，得赐马百余匹耳。朝廷未悉其有无也。王师南伐，煜遣兵出战，骑兵才三百，至瓜州，尽为曹彬之裨将所获。验其马，尚有印文，然后知其为朝廷所赐也。

王荆公诗经义成书，神宗令以进呈，阅其序篇未毕，谓荆公曰："卿谓朕比德文王，朕不敢当也。"公曰："陛下进德不倦，从谏弗咈，于文王何愧。上曰："诗称陟降庭止之类，岂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为尧舜，陛下何自谦如此。"上摇首曰："不若改之。"

庐山圆通寺在马耳峰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时赐田千顷，其从数百众，养之极其丰厚。王师渡江，寺僧相率为前锋以抗。未几，金陵城陷，其众乃遁去。使李煜爱民如僧，则其民亦皆知报国矣。

马正惠公尝珍其所藏戴嵩斗牛图，暇日展曝于厅前，有输租氓见而窃笑，公疑之，问其故对曰："农非知画，乃识真牛，方其斗时，夹尾于髀间，虽壮夫膂力不能出之，此图皆举其尾，似不类矣。"公为之叹服。

谢民师名举廉，新淦人，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者尝数百人。民师于其家置讲席，每日登座讲书一通。既毕，诸生各以所疑来问，民师随问应答，未尝少倦，日办时果两盘，讲罢，诸生啜茶食果而退。东坡自岭南归，民师袖书及旧作遮谒，东坡览之，大见称赏。谓民师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子十七贯五百。"遂留语终日，民师著述极多，今其族摘坡语名曰《上金集》者，盖其一也。尝有稿本数册，在其婿陈良器处，予少从良器学，屡获观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严毅，见僚属未尝解颜。知河南日，梅圣俞时为县主簿，一日袖所为诗文呈公，公览毕，次日对坐客谓圣俞曰："子之诗有晋宋遗风，自杜子美没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由是礼貌有加，不以寻常待圣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师，闻徐仲车之孝行，遂致书以通殷勤，托其门人江季共端礼持以往。季共见仲车言曰："友人陈师道好贤乐善，介然不群于流俗，闻先生之风，因愿纳交于下执。有书，托端礼以致于左右。"公欣然发缄，读已，谓季共曰："陈君真贤者，某虽未之见，子谓不群于流俗，今读其书辞，敢以为信。然某年来未尝以诗文入京，故不能为谢，子其为我谢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车之介，当于古人中求。他日扫门，未晚也。"闻者两贤之。

今之风争，古之纸鸢也，创始于韩淮阴。方是时，陈豨反于代，高祖自将征之，淮阴与豨约从中应，作纸鸢以为期，谋败身戮。而纸鸢之制，今为儿戏。使木罂渡军、沙囊壅水，皆如纸鸢之无成，则何以助汉王成业也。

新淦县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尝梦有道士曰何得一者来见，遂以姓名及状貌图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闻，上大喜，即令送至阙下。既召见，山野龌龊，不能应对，甚不称上意。时方集道流于宝录宫作醮，因命得一预焉。建醮毕，授丹林郎遣归。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梦，必有所得，因问其有何技能。得一以为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状如龙，又尝噀水于壁间，成覊画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闻。后人诘其故，杖乃木根，初无他异。而噀水成画者，因醉后呕吐成沥耳。至今人传以为笑。

徽宗初建宝录宫设醮，车驾尝临幸。迄事之夕，道士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时不起，其徒与旁观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问其故，对曰："臣章疏未上时，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对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从臣苏轼为之。"上默然。

卷　二

绍兴甲戌，省试别院，以中和节为诗题。举人上请，主司答云："元宵已过，寒食未来。"盖谓此二月节也。然按后汉《周举传》，太原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在其七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辄皆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间或寒死，故因谓寒食为禁烟节。举既为刺史，作吊书以解民之惑。则所谓寒食者，果何与于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为寒食，不知又何据也。

刘丞相沆为士人时，携一仆赴礼部。夜卧，忽惊起哭，丞相怪问，仆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诘之，曰："梦主君为人斫去头。"丞相曰："此乃吉证，斫去头，留得项，我当为第二人。"果于王拱辰牓第二人赐第。"

坡、谷同游凤池寺。坡公举对云：张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来。时称名对。张丞相诗云：八十老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来。坡公盖取此也。

汉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郎，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补诸侯太博，此制最合人情。予尝欲依仿汉制，以处今之特奏名进士。盖特奏第五等人，皆以为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犹或至于纳敕不愿受者，辞其名而冀其禄也。夫市井、巫医、祝卜、技艺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于科目而与之无别，宜其不乐闻也。予谓不若因补为本贯州县学职，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岁而易，新故相代，盖以州县学职言之，则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禄，则其礼优。况今居是职者，往往多后生新进，躐取而强处之，人多不服，倘举以授旧人，亦得尚齿之义。

范忠宣公寓居永州东山寺时，诸孙尚幼。一日戏狎，言语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骂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诵言过之语颇侵公，公不之顾。家人闻之，或以告，公亦不应。翌日，僧悔悟大惭，遂诣公致谢，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尝闻也。

宣和中，太白见，甚高。尚书刘公才邵时在中秘，见而叹曰："是兵象也，国家其有外患乎?"因与僚友同观，忧形颜色。未几，敌犯畿甸。后周芭秀实来倅庐陵，赠诗云：刘郎校书天禄阁，太白下观光昭灼。心知汉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尚书字美中。

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两府例得坟院。欧阳公既参大政，以素恶释氏，久而不请。韩公为言之，乃请泷冈之道观。又以崇公之讳，因奏改为西阳宫，今隶吉之永丰。后公罢政，出守青社，自为阡表，刻碑以归。江行过采石，舟裂碑沈，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将出。"有顷，石果见，遂得以归，立于其宫。绍兴乙卯宫焚，不余一瓦，碑亭独无恙，信有神物护持云。

毛文捷，字长卿，吉水人，淳化三年进士及第。王冀公与之为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羁，冀公素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县，冀公时知枢密院，荐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独以韬略许之。真宗召至阙下，亲御便殿，试以平西夏方略。文捷对极详明，上大喜，除秘书省校书郎。其制词云：毛文捷，通经典礼，廷对方谋，兹谓硕材，可宜旌劝。

夏英公帅江西日，时豫章大疫，公命医制药分给居民。医请曰："药虽付之，恐亦虚设。"公曰："何故?"医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公曰："如此则民死于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为巫者杖之，其著闻者黥隶他州。一岁，部内共治一千九百余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公谪永州，年七十余矣。每朔望日，必陈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赐器皿于堂上，率其子孙罗拜其下。拜毕，缄藏如初。然后长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归，未尝或辍。先君官零陵时，与公之去相望才二十余年。士人多有识公者，具言如此。

国初，江西亦用铁钱。尝见玉笥山玉梁观所藏经卷，尾有题字云：太平兴国三年太岁戊寅，新淦县扬名乡胡某，使铁钱一百二十贯足陌，写经六十卷。玉梁观后改为承天宫。

徽宗尝内宴，顾问梁师成曰："先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今西北既宾服，天下幸无事，朕因得游宴耳。"师成对曰："臣闻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问蔡京曰："师成之言如何?"京曰："乐不可极尔。"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莱公谪居道州，初至，不谙风土，欲得楼居以御岚瘴之气，而力不能举。一日，与客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语郡人，于是争为出力营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绘公像祠于楼上，至今奉事唯谨。

吕丞相大防微仲，罢相，以大观文出知颍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后，与政历九年之间。有国以来，首相踵三人之久。盖自国初至元祐，为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出于奎娄之间。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颇焦劳。台官吴执中等屡上章言蔡京罪恶，上亦寝薄京之所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给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责，须有章疏。及所得圣语文字，俱合过门下省。今京降官罢相，乃止有麻制。又录黄各一道，并无事因。乞依自来体例，备今

来行遣过门下省，作定本关报，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状。”上从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给事，字忠孺。

国朝自章圣，始命致仕者给半俸，然非得旨者不与，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敕不给俸。今致仕者例给其半，与旧制异矣。

仁宗皇帝尝闲步禁中，闻庑外有哗者，稍逼听之，乃二卫士。甲曰：“人生富贵在命有无。”乙曰：“不然，今日为宰相，明日有贬削为匹夫者。今日为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没之者。其权正在官家耳。”因相与诘难，未服，故争辨不已。帝因密识其人。一日，出金奁，封缄甚密，特呼乙送往内东门。行将达，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惧愆其期，偶与甲遇，令代捧以先。门司启奁，乃得御批云：去人给事有劳，可保明补官。乙随至，则辨曰：“已得旨送奁，及门疾作，令甲代之尔。”门司覆奏，帝命与持至者，甲遂补官。

唐子西《内前行》，为张天觉作也。天觉自中书侍郎除右仆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欢呼，善类增气。时彗星见而遽没，旱甚而雨，人皆以为天觉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书商霖二字以赐之，且谓之曰：“高宗得传说，以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谓耶?”故子西之诗具言之，其诗云：内前车马拨不开，文德殿下听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台。旄头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秃帚。明日化为甘雨来，官家唤作调元手。周公礼乐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恶。乡来两公当国年，民间斗米三四钱。

张楚僭伪，遣快行亲事往庐州省视其家，经由淮南。向公子諲伯恭时为发运使，因拘囚之，验其文券，见南京副总管尝资给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可污张巡、许远之地等语。后达上听，深嘉伯恭之慷慨忠节也。

蔡绦约之，好学知趋向。为徽猷阁待制时，作《西清诗话》一编，多载元祐诸公诗词。未几，臣寮论列，以为绦所撰私文，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有误天下学术。遂落职勒停。

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迁转凡数等。自将作监主簿至秘书监，其迁秩各视其品（将作主簿，今承务郎。秘书监，今中大夫）。若卿列馆职，则为一等。出身人，则为一等。荫补人，则为一等。杂流，则为一等。所以甄别流品，为至严密也。自谏议大夫至吏部尚书，其迁除则为一等（谏议大夫，今大中大夫。吏部尚书，今金紫光禄大夫）。盖两制、两省官，皆极天下之选，论思献纳，号为侍从，故不复分等级。然其超等而迁，则惟宰相执政而已（宰相超三官，执政超两官）。

湖湘官道，穷日之力仅能尽两驿。父老相传，以为寇莱公为丁、曹所诬蔑，谪为道州司马，欲以忧困杀之，阴令于衡湘间，十里则去一堠，以为五里，故道里之长如是。公既居道，一日宴客，忽报中人传敕来，且有持剑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为动。中人既至，公谓曰：“愿先见敕。”中人出敕示，乃贬雷州司户。因就郡僚假绿绶拜命，终宴而罢。

江西自国初以来，士人未有以状元及第者。绍圣四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对策居第一，里人传以为盛事。故谢民师有诗寄忠孺云：万里一时开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盖记时人之语也。

东坡还至庾岭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问从者曰：“官为谁?”曰：“苏尚书。”翁曰：“是苏子瞻欤?”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祐善人也。”东坡笑而谢之，因题一诗于壁间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徐公师川尝言东坡长短句有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白乐天诗云：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净润两字，当有能辩之者。

刘公仲偃自河东河北宣抚使召归，除京城四壁守御使。与时相议不合，镌官落职奉祠。京城既失守，敌欲得公，用事者绐公以割地遣诣敌营。敌得公喜甚，即馆于僧寺，遣人为言国相知公名，将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国相盖谓粘罕，公守真定时，敌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真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车驾既北狩，敌复遣人谓公曰：“请以家属北去，取富贵，无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陈灌谓曰：“国破主迁，乃欲用我，我宁死耳。”即手书片纸付灌持归报其子，以衣绦自缢死。粘罕闻而叹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敛，颜色如生，人以为忠节之气所致云。朝廷褒其死节，谥忠显，又赐碑额为旌忠褒节之碑。公名韐，建安人。

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绍圣中，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扬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累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已前所书大异。始信穆父之言为不诬，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尝自谓得草法于涪陵，恨穆父不及见也。

米元章有嗜古书画之癖，每见他人所藏，临写逼真，尝与蔡攸在舟中共观王衍字，元章即卷轴入怀，起欲赴水。攸惊问何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尝有此，故宁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赠之。

豫章晷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学，宣和初登进士第，授南昌县尉。时龙图孙公为帅，深加爱重。南仲因请更定晷漏，帅大喜，命南仲召匠制之。遂范金为壶，刻木为箭，壶后置四盆一斛，壶之水资于盆，盆之水资于斛，其注水则为铜虬张口而吐之。箭之旁为二木偶，左者昼司刻，夜司点，其前设铁板，每一刻一点，则击板以告。右者昼司辰，夜司更，其前设铜钲，每一辰一更，则鸣钲以告。又为二木图，其一用木，荐之以测日景。其一用水，转之以法天运。制器甚精，为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仲夜观乾象，每预言其迁移躔次。尝言有某星某夜当过某分，时穷冬盛寒，仰卧床上，彻其屋瓦以观之。偶睡著霜下，遂为寒气所侵而死。其学惜无传焉。独晷漏之制，其子尝闻其大概，今江乡诸县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庐陵睦陂人也。

南仲尝谓：古人揆景之法，载之经传杂说者不一，然止皆较景之短长，实与刻漏未尝相应也。其在豫章为晷景图，以木为规，四分其广而杀其一，状如缺月，书辰刻于其旁为基以荐之，缺上而圆下，南高而北低，当规之中植针以为表，表之两端，一指北极，一指南极。春分已后，视北极之表。秋分已后，视南极之表。所得晷景与刻漏相应。自负此图以为得古人所未至。予尝以其制为之，其最异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无景，独其侧有景，以其侧应赤道，春分已后日入赤道内，秋分已后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无景也。其制作穷赜如此。

卷　三

东坡北归至岭下，偶肩舆折杠，求竹于龙光寺。僧惠两大竿，且延东坡饭。时寺无主僧，州郡方令往南华招请。未至，公遂留诗以寄之，诗云：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谓赣石也。东坡至赣，留数日，将发舟，一夕江水大涨，赣石无一见。越日而至庐陵，舟中见谢民师，因谓曰："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光诗谶也。"民师问其故，东坡因举以诗之本末。

秦少游、贺方回，相继以歌词知名。少游有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其后迁谪，卒于藤州光华亭上。方回亦有词云：当年曾到王陵铺，鼓角悲风。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后卒于北门，门外有王陵铺。人皆以为词谶云。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护丧北归，其婿范温候于零陵，同至长沙，适与山谷相遇。温，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没，山谷亦未吊其子，至是，与二子者执手大哭，遂以银二十两为赙。湛曰："公方为远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归计亦粗办，愿复归之。"山谷曰："尔父，吾同门友也，相与之义几犹骨肉。今死不得预敛，葬不得往送，负尔父多矣。是姑见吾不忘之意，非以赙也。"湛不敢辞，既别，以诗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许我同门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达。又曰：秦郎水江汉，范郎器鼎彝。逝者不可寻，犹喜二子在。又曰：往时高交友，宰木已枞枞。今我二三子，事业在灯窗。今集中载晚泊长沙走笔寄秦处度范元实五诗是也。前辈于死生交友之义如此。

绍兴庚辰殿试，上取特奏名进士试卷阅之。一日御小殿，召对读问云："鹤鸣却写作鹤鸣，鸣呼却写作鸣呼何也？"临川人李德远浩，时以删定官充对读，即启云："臣读至此，亦窃疑之。然以其本正如此，不敢改易。尝以针穿记其侧，乞宣正本审验。"上令取视之，果如其言，称叹德远之精审者久之。

客舍中有题诗一联云：水向石边流处冷，风从花里过来香。或云唐人诗，亦妙句也。

杜少陵卒于荆楚，归葬于陕，此元微之墓志所载。而衡之耒阳有少陵墓，史氏因以为聂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聂令因为之藁葬。微之之志云：旅殡岳阳，其孙元和中改葬于巩，请志其墓。当以是为正，史氏未详本末也。陶母不知终于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阛阓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传乘醉捉月溺死于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东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阳少陵墓，殆此类耳。

梅圣俞《送欧阳辟晦夫诗》有曰：我家无梧桐，安可久栖凤。凤巢在桂林，乌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尝从圣俞学，及其南归，故以是诗赠之。苏明允初至京师时，东坡与子由年甚少，人鲜有知者。圣俞独奇之，故赠明允诗有云：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后东坡谪海南，过合浦，始识晦夫。谈论累日，晦夫因出圣俞赠行之诗。东坡读毕，执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虽少一而白发苍颜，大略相似，困穷亦不甚相远，圣俞所谓凤例如此。天下皆言圣俞以诗穷，吾二人又穷于圣俞之诗，可不大笑乎。"

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

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玉笥飚御庙，乃西狱之别祠，初为云腾庙。许觉之书三大字，后改赐今名。唐之神多唐衣冠，传闻其像皆唐所塑，帝像不冕而冠，盖章圣东封后始册帝号。士人屡欲更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祷辄应。远近数百里举子当秋赋，亦皆往谒。如因刘公美中尝致祷，神降之梦，有诗云：来年三月春盛时，骅骝稳步金街西。刘公自是举进士，中词科，出入中外，终于兵部尚书、显谟阁学士，故皆以为梦之符如是。外舅谢公世林方舍法盛时，再贡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数里，岁时奉祠惟谨。一日，以科目祷焉，梦中亦得诗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乃乐天诗也。外舅自是不复南宫大廷之试，寻以疾终。

玉笥山清真宫，乃太秀法乐洞天。两山回合，涧水横陈，门外三峰如削玉，古木寿藤，幽森清峭。环此山十里无居人，道书谓九天司命真君在焉。辄以血食入宫，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来宿者，夜亦惊魇不能寐。凡病于宫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气厌厌不绝，必舁出十里外乃绝。相传云山中不容有死气，此最异也。

范信中名寥，为士人时慷慨好侠，故山谷诗《寄校理范寥》有“黄犬苍鹰伐狐兔”之句。舒州张怀素以幻术游公卿间，号落魄野人，与朝士吴安诗子侄吴侔、吴储等结连，信中以其谋为不靖也，欲入京告变，而无其资。汤东野实资送之，朝廷逮捕怀素等，穷竟其事，大观元年狱成，坐累者余百数，而侔、储十数人皆处极刑，虽其父母亦皆窜贬。信中获赏赉甚厚，乃推以与东野，故东野由监簿积累至从官，寥亦以供备库副使累迁诸路戎钤，晚年终于闽中。

丁晋公家，书画填委。南迁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余轴，他物往往称是。初，晋公自两制出守金陵，陛辞之日，章圣以八幅袁安卧雪图赐之，旁题云：臣黄居寀定到神品。盖不知为谁笔也。其所画林石庐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态，无不逼真。侈上之赐，于金陵城西北隅筑堂曰赏心，施此图于巨屏，观者惊异，乃知公之嗜画，上且时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从官典藩，数与贼战不利。既召还，一日于朝路中戏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给事。”盖其人欲溲溺，而时适兼二职耳。未及对，熊叔雅应声曰：“弃甲曳兵而走，安抚尚书。”闻者以为善对，而被诮者不堪。

祖宗时，知开封府多以翰林学士为之，若除知制诰给谏待制卿列，则为权发遣，然须用天下之望，且有政术者。姜公遵谓之姜擦子，薛公奎谓之薛出油，皆以为政清严公正，使人爱而畏之。若包孝肃之政，至今人以为称说。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为执政也。

崇宁钱文，徽宗尝令蔡京书之，笔画从省，崇字中以一笔上下相贯，宁字中不从心。当时识者谓京有意破宗，无心宁国，后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国，本谓建大中之道，无熙宁元祐之分也。将令学士撰诏，曾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时年号，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禅位年号，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诏不疑。蔡京复用，尽变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宁。崇宁者，谓崇熙宁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实识之。一日问客曰：“某人何故未归?”对曰：“将试教官。”公不悦，曰：“初登第，当勤吏事。若为教官，是自惰也。”叹惜久之。

胡安定居湖学，建治道斋，俾讲政事者居之。刘彝以论治水见称，后治郡，率能兴水利。彝守章贡，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

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

杜镐在江南时，待试于有司。一日，旅邸方昼寝，忽有鼠衔文一卷，自门窦而入。镐寤而逐之，鼠不惊走，以书置之床前而去。取其书而观之，乃《孝经注疏》也。镐心异其事，遂取读数过。既入试，问题正出疏中。镐遂中选。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尝欲以郊恩奏补，辞不愿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论荐，召试玉堂，亦以疾辞，时有诏太学篆石经，廷臣复荐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阙下。篆毕，除将作监簿，伯益固辞，朝廷知其不愿仕，亦不之强。伯益书画今皆名世，惟词章不多见焉。

欧阳公之父崇公，与母韩国太夫人，皆葬于沙溪泷冈。胥、杨两夫人之丧，亦归祔葬。公辞政日，屡乞豫章，欲归省坟墓，竟不得请，里中父老至今相传

云：公葬太夫人时，尝指其山之中，曰此处他日当葬老夫。后葬于新郑，非公意也。

斫琴贵孙枝，或谓桐本已伐旁有蘖者为孙枝，或谓自本而岐者为子干，自子干而岐者为孙枝。凡桐遇伐去，随其萌蘖，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干岐生者，虽大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虽未详其取材，然以百衲之意推之，似谓众材皆小，缀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干而岐生者为孙枝也。孙枝既难得，纵有，非久藏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间，得其材，当试于水中，没入数尺，徐观其浮，取其阳者用之，此亦古人遗意。若僧寺木鱼，岁年虽久，而扣击之余，声散质伤，不足用也。

世宝雷琴，乡人董时亮蓄一琴，以为雷氏旧物。予尝见之，顾莫能辩也。绍兴中，偶一部使者闻之，因愿得以供上方。时亮未许，则借观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两为谢，即日以献内府。辨之，曰："琴古且异，以为雷琴则欺矣。"却不纳。献者念费之博，返琴而索银，更谓时亮曰："倘以为无虚辱，则请留百金。"时亮闻之，喜曰："以琴归我，正所欲也，银何用为。"尽举而复之，封识尚存，闻者莫不叹服。时亮名正工，官至朝议大夫，而家无生理，后其子仕岭表死，不知琴今归谁氏。

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景德中，邵晔出为西帅，兼领漕事，始请于朝，愿赐圣惠方与药材之费，以幸一路。真宗皆从其请，岁给钱五百缗，今每岁夏至前，漕臣制药以赐一路之官吏，盖自晔始。

岐山西北十余里有周公祠，祠后山下泉涌出，甘冽特异于他所，土人谓之润德泉。相传云有大变则涸而不流。崇宁中，泉脉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终不能复旧也。

兴国富池庙碑神，乃三国吴将甘宁也。绍兴初，巨盗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大掠江西诸郡，来祷于庙以决所向，持环珓掷之，几及地，忽跃起高丈余，坠神所坐之后。贼惊曰："神不我与矣。"遂转战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赐也。后郡守以闻于朝，加封王爵，敞大祠宇，龛藏环珓，而表之曰灵珓。

东坡《水龙吟》笛词，高云翔云："后之笺释者，独谓楚山修竹如云，是蕲州出笛竹。至异材秀出千林表之语，不知是东坡叙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后长者必过前竹，其不能过者多死。一林内特一竹可材，远而望之，或伐取数十百竿，错乱终不可识。蔡邕仰视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后无至鉴，独有此法可求耳。"云翔尝赴礼部，与仲兄及诸乡人饮于酒肆，有数老乐工相近，谈论音律，云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辈大晟府旧人，适有所谈而诸学士发笑，必某言不协理也。"云翔时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诸工骇听失色，设拜而去。次日，诣云翔之馆求教，云翔辞之。云翔洞晓音律，能移宫转羽，子弟朋友间无能授其法。再举不第而死。云翔名骧，吉水人。

刘执中彝，知虔州，以其地近岭下，偏在东南，阳气多而节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医作《正俗方》，专论伤寒之疾。尽籍管下巫师，得三千七百余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医为业。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仿执中此举，亦政术之一端也。

孔毅甫为举子时，尝梦有以五色线系角黍来馈者，毅甫食之既。其年试于南宫，遂中选。

大观中，士人李彪久留太学，慷慨好直言。睹时政之弊，欲上书论其事。蔡氏之党知之，乃密以告。元长大怒，付狱推治，且谓开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余责。"人惧，莫敢救者。会张天觉代相，彪得从末减。后元长复位，欲竟其事，遂流彪于海外。

卷　四

岳将军既死，部下多奇才。时既寝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积功至修武郎。一日，弃官竟入玉笥山，结屋数椽于山之三会峰上，盖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来宫观间，与道流颇相善。一日忽谓之曰："来日我居庵作少事，子来访我，则先击石，若庵中有声相应则不须来。"道流如其言。数日后，乃始访之。击石数四，寂无应者，惧而退。又数日，率众再往，启其户视之，则何被发而逝。时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几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谓之不凡矣。

花光仁老作墨花，陈去非与义题五绝句，其一云：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徽庙见而喜之，召对擢用。画因诗重，人遂为此画。绍兴初，花光寺僧来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杨补之、谭逢原与之往来，遂得其传，补之所作，后益超出，格韵尤高。然觞次醉余，虽娼优墙壁肯为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难。逢原每不乐补之所为，而墨花实不逮，唯长于平远，遇志同气合者始为作之。若以游艺请，则牢辞固拒，如不愿闻。故其画亦不多见，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时变新火，今人苟简，家所用火不知何从来，亦不计其岁年也。儿时在湖湘，见一僧舍有长明灯，众云灯有神异，其焰不热。试以指炙之，信然。后加考究，凡道宫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灯，有数百年者，焰青而昏，往往皆不甚热，盖久则力尽尔。今人但知择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独以清浑甘寒有易晓者，如火齐烹饪，气焰着人，与水功用一等，苟不必变，古人何苦多事。

汪彦章为豫章幕官。一日，会徐师川于南楼，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剪财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彦章颔之。逾月，复见师川曰："自受教后，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师川喜谓之曰："君此后当能诗矣。"故彦章每谓人曰："某作诗句法，得之师川。"

丰中丞相之名稷，绍圣间数任言责，有正直之声。与章质夫友善，而不乐章子厚。与曾子固友善，而不乐曾子宣。其论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陈不少恕。初不以质夫、子固之故，而为之掩覆也。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还，三入相矣。时大柄多归北司，京求为固宠禄、保富贵之计。于是内兴大役，外招强敌，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妇之号，欲绝天下之议己，尽假御笔以行之。

孔经甫文仲为台州司户日，范蜀公举应制科。经甫对策，极言青苗、免役之害，语大忤。直宋次道为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韩持国详定，从初考。王荆公见而恶之，密启于上，以御批点之，遂下诏发还本任。孙给事固封还制书，极言其不可。经甫将归，往见蜀公，公叹息其不遇。经甫曰："苟不负科目及公知人之鉴，足矣。不敢以穷达为念也。"公甚壮之，谓曰："君气节如此，无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则某之所愿也。"经甫元祐中为谏议大夫，果以抗直为时所推重云。

孔经甫年六七岁能作诗，其父司封君尝对客，召经甫侍立。客命经甫为《莲实诗》，经甫立成，记其一联云：一茎青竹初出水，数个黄蜂占作窠。语虽未工，而比类亲切，客大奇之。经甫自此知名。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罢官归，遂谒庞安常求医。安常诊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命公弼食之，且云："当有所下。"明日，安常视之，曰："毒未去。"问食几何？才进两盂。安常曰："某煮此药，升合铢两自有制度，不尽不可。"于是再煮，强令进之。已乃洞泄斓斑五色，安常视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脚当弱，不可复饵他药。"因赠牛膝酒两瓶，饮尽，遂强如初。公弼有一女，尝苦呕吐，亦就求医。安常与之药，曰："呕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则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呕作，不可为矣。"公弼既还家，以其女归沙溪张氏。年余而孕，果以呕疾死。世传安常医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传当不诬矣。

柳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饮于耆卿墓侧，谓之吊柳会。

江州德化县楚城乡，乃陶渊明所居之地，诗中所谓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渊明祠，洪刍驹甫为之记。祠前横小溪，溪中盘屹一石人，谓渊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撷菊酹奠祠下，岁以为常。

里中有峻岭，号曰王岭，相传彭玕反于吉州，僭号称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数败，遂退保于此以死守。余尝登岭，上可置数万人，仓廪府库皆有遗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见玕之僭也。旁有山，视王岭为卑小，曰张钦寨，以为南唐遣钦来讨之，驻兵其上。玕有谋士曰刘守真，挟邪术，能呼风哄雨，故钦与战辄不利。距岭三十里有山曰云火峡，玕之先垅在焉。后守真死，钦复遣人发其先垅，棺上有小赤蛇，蛇两旁有蚁，运土为弓剑形，已而玕败。今循驿道而上有刘仙崃，其旁有刘仙师坛，皆刘之遗迹。土人遇旱祷于坛下，间亦雨应。

湖湘岩窦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状如海物中瓦垅。每天雨，则迸出堕地。采以入药，以左右顾分雌雄，性大热。时有虞都巡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煅之以火，透红则出而渍酒中，候冷复煅，既煅复渍，如是者无算度。干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钱七擦齿上，漱咽以酒。虞时年五十，服此药二年，肤发甚泽，才如三十许人，自谓服药之功。一日，忽觉热气贯两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药，鲜有不为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有石岩，中空，可容千人。东南有石窗，眺望甚远。相传以为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旧有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时有隐者曰周贞实，尝隐于岩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荐贞实，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贞实不起，遂化为石岩。去州二十余里，旁有寺观，往来者无虚日。土人谓岩之幽胜，当与浯溪朝阳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独无品题，甚可怪也。山谷谪宜州时尝至岩下，今其诗之卒章曰：惜哉

次山世未显，不得雄文镵翠珉。盖纪永人之语。

神宗尝对执政言："吕诲墓志是司马光撰，刘航书，航亦无所顾忌耶?"韩绛子华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许光为书石，后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惧也。"上曰："苟恐惧，则不为书矣。"子华不能对。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与门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顾周种，曰："司马十二，君子人也。"种默不对。公复前行，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时岂深悔为惠卿辈所误耶?

东坡自惠迁儋耳，子由自筠迁海康，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将至雷之境，郡守张逢以书通殷勤，逮至郡，延入馆舍，礼遇有加。东坡将渡海，逢出送于郊。复官出钱僦居以馆子由。帅臣段讽闻之大怒，劾逢馆留党人苏轼，及为苏辙赁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东坡知贡举时，得章贡孙勰之文于黜籍中，见而异之，擢置第五。榜帖既传，诽议藉藉，以勰尝游公之门也。会廷试，勰复中第五，舆论始服文章之定价。勰，即坡公所赠《刚说》孙介夫之子也。

政和间，置大晟乐府，建立长属。时晁冲之叔用作《梅词》以见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于乐府中得一人。"元长览之，即除大晟丞。词中云：无情燕子，怕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来塞雁，年年长占开时。以为燕、雁与梅不相关而挽入，故见笔力。

赵谂，元祐九年擢进士第二名，时第一名毕渐，当时榜帖，偶然脱去渐字旁点水，天下遂传名云毕斩赵谂。谂后谋不轨伏诛，果符其谶。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啖以枣，因遂绝粒，而能前知人事。独居一阁，往来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侬出永州，以兵事问之。对曰："公必不见贼，贼败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归仁铺，先锋与贼战，贼大败，智高遁走入大理国，其言有证类如此。阁中有遗像，尝往观之。

西融守陆济子楫遗黄钢剑，且云惟融人能作之，盖子楫未详黄钢之说矣。予居湘时，见徭人岁来谒象庙，各佩一刀，乃所谓黄钢者，惟诸蛮能作之。其俗，举子，姻族来劳视者，各持铁投其家水中。逮子长，授室，大具牛酒，会其所尝往来者，出铁百炼，尽其铁以取精钢，具一刀，不使有铢两之羡。故其初偶得铁多者，刀成，铦利绝世，一挥能断牛腰，其次亦非汉人所能作，终身宝佩之。汉人愿得者，非杀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赝者。予尝访之老冶，谓之到钢，言精炼之所到也。今人才以生、熟二铁杂和为钢，何炼之有，融剑殆是耶。

东坡坐诏狱，御史上其寄黄门之诗，神宗见之，即薄其罪，谪居黄州。郑介夫既下吏，狱官得介夫所厚者往还诗文，悉以奏闻，上见晏叔原所赠绝句，亦从而释之。神宗爱惜人才，不忍终弃如此。晏诗有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掌繁华得几时。

曹子建《七启》云：寒芳莲之巢龟，脍西海之飞鳞。注云：今之肚寒也。古乐府名都篇，亦有寒鳖炙熊膰之句。因知今人食品有所谓蒸汗假鳖者，夫岂承其舛而讹其语耶?

琵琶词《绿头鸭》云：路漫漫，汉妃出塞。夜悄悄，商妇移船。徐师川云："非是当云路漫漫汉妃马上，夜悄悄商妇江边?"出塞愁思，移船感恨，乃当时语。

王荆公作《字说》。一日，踌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妇适侍，见，因请其故。公曰："解飞字未得。"妇曰："鸟反爪而升也。"公以为然。

天圣中，毛应佺守窦州。朝廷《赐虑囚敕书》云：敕毛应佺，朕念三圣之爱育蒸黔，垂著典法，申戒官吏，简恤刑章，深切丁宁，斯为至矣。方郡守长，如能刻意遵奉，与我共此，何患不臻于讼息而治平哉。今歊燠戒时，动植咸茂，而圜墙幽圄，犹有系缧，愀然以思，当食兴叹，汝宜体是忧恻，加于抚循，无使狴犴之间，重有沦胥之困。躬勤省察，称朕意焉。《敕书》到日，汝可速指挥泥饰洒扫，狱房尝须净洁，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狱内监逐人力刷汤枷杻，及逐日供给水浆。兼罪人内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医疗，其委无骨肉者，支与吃食。有人供送茶饭者，亦须画时转送，不得邀难减剋。无使罪人或至饥渴。所有合归法者，候处断之时，给与酒饭。如小可罪犯，便须逐旋决遣。若是大段刑禁，事关人命，亦须尽理速行勘断，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内，汝宜尝切提举，无令旷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讫，闻奏。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夏热，汝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又《赐衣敕书》云：敕毛应佺，汝外分忧寄，善布化条。眷言守土之良，适及颁裘之候。特申渥赐，用洽朝仪。今赐汝紫干色大绫绵旋襕衫一领，至可领也，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时应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虽远方小郡，敕书亦且遍赐，今帅守皆无之，不知自何时废也。

卷 五

刘丞相在位时，族人偶有逋负官租数十万，丞相不知也，前后官吏望风不敢问。程公珦为庐陵县尉，主赋事，追逮囚系，责令尽偿而后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赋入不时，吾家之罪，县官安可屈法也。"乃致书谢之。后珦罢官至京师，丞相延见，礼貌有加。珦出，谓人曰："刘公伟量，非他人能及，真宰相也。"

江之神，今封安济顺泽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为神见。王荆公尝泛江归金陵，或见于舟，状稍异，舟人请公致礼，公从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无拜侯之礼。"俄顷不见，盖其时未封王爵也。

南昌潘兴嗣延之，号清逸居士，五岁受官。既长，不仕进。赵清献、唐质肃荐之于朝，除校书郎，固辞不就。绍兴中，赵丞相元镇帅豫章，奏言兴嗣廉退自守，足以风化有位。元符中，尝官其孙淳。蔡京当国，乃追夺其官。今兴嗣孙涛尚在，乞赐推恩以旌善人。涛遂补初品官。

客有谓东坡曰："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工摹临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予尝见子厚在三司北轩所写兰亭两本，诚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时，苦目疾，不复观书。有来谒者，亦时举诸经大义告之，然未尝以为己出。每举一说终，则曰："此先公之训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语也，此明复先生之语也。"公尝言："学者当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林灵素，以方士得幸徽庙，跨一青牛，出入禁卫，号曰金门羽客。一日，有客来谒，门者难之，客曰："予温人，第入报。"灵素与乡人厚，即延见焉。客入，灵素问曰："见我何为?"客曰："有小术，愿试之。"即捻土炷炉中，且求杯水噀案上，覆之以杯。忽报车驾来幸道院，灵素仓皇出迎，不及辞别而其人去。上至院中，闻香郁然，异之。问灵素何香?对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类，屡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诘颇力。灵素不能隐，遂以实对，且言噀水覆杯事。上命取杯来，牢不可举，灵素自往取，愈牢。上亲往取之，应手而举，仍得片纸，纸间有诗云：捻土为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张天觉，四海闲人吕洞宾。灵素自是眷衰，未几，放归温州而死。

秦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

秦少游所赋《浯溪中兴诗》，过崖下时盖未曾题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纵步入市中，见一士人家门户稍修洁，遂直造焉。谓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纸笔借我，当写诗以赠。"主人仓卒未能具，时廊庑间有一木机莹然，少游即笔书于其上，题曰张耒文潜作，而以其名书之。宣和间，其木机尚存。今此诗亦勒崖下矣。

欧阳公自南京留守，奉母丧归葬于泷冈。将兴役，忽阴雨弥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忧惧。里之父甲往告公曰："乡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庙祀于此，里人遇水旱祷之必应，盍以告焉。"公乃为文，斋洁而谒于神，曰："修扶护母丧，归祔先域，大事有日，阴云屡兴，今即事矣，幸神宽之，假三日之不雨，则终始之赐，报德何穷。"翌日，天宇开霁，始克举事。公后在政府，一夕忽梦如坐官府，门外列旗帜甚众，视其名号，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闻于朝。沙山，今在祀典。

道乡邹公志完《论立刘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为后，则永平中贵人马氏未尝有子。所以立为后者，以冠德后宫故也。祥符中，德后刘氏亦未尝有子，所以立为后者，以钟英甲族故也。今若贤妃德冠后宫亦如贵人，钟英甲族亦如德后，则何不于孟氏罪废之初，用立慈圣光献故事便立之。必迁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内批贬志完新州。疏留中不降出，时人亦不知有何说也。元符末，崇庆眷方盛，时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伪为志完之疏，传之中外。其间有云：杀卓氏而夺之子，欺人可也，距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废孟后而立刘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刘氏何德哉。因指摘此语，谓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之由，复申元稿不存。诸人遂诬志完以为实有此说，诏令应天尹孙囊，以槛车往新州收赴京师。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寝。崇宁初，将再贬志完。乃先下诏曰：朕仰惟哲宗皇帝，严恭寅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奸人造言，谓非后出。比阅臣僚旧疏，适见椒房诉章，载加考详，咸有显证。其时两宫亲临抚视，嫔御执事在旁，何缘外人得入宫禁，杀母取子?实为不根。为人之弟，继体承祧，岂使沾名之贼臣，重害友恭之大义。诋诬欺罔，罪莫大焉。其邹浩可重行黜责，以戒

为臣之不忠者。庶称朕昭显前人之意。如有更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衡州别驾永州安置。

建炎二年，庐陵城颓圮，太守杨渊兴役修治之，掘土数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镜。役工方聚观，或以告渊。渊令取镜，洗而视之，其背有文曰：唐兴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爱子役筑于庐陵，殒于西垒之垠。未卜窆于他所，就瘗于西垒之巅。吾卜斯土，后当火德九五之间，世衰道败，丧乱之时，浙梁相继章贡邦昌之日，吾子亦复出于是邦。东平鸠工，决使吾季爱子听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记。渊览而异之，急遣问石函所在，则役夫以为不祥，弃之于江矣。

宣和六年，山后将入版图，大农告乏，蔡、李诸人遂建免夫钱之议。江西一道，凡赋钱一百五十七万，而漕运之费不预焉。令下之日，州县莫知所措，乃令税一千者输一万，约日而集，督责加峻。时赋敛遽起，民间嗟怨，守令有观望风旨者，建皂纛以令曰：稍愆期，即以乏军兴论。人益皇惧，小民往往去而为盗。后夫钱之纲将至淮甸，而敌骑已及郊，钱皆为船人所私矣。

太祖时，或诣司天官苗光裔问卜。光裔布算成卦，谓曰："当迁徙。"其人问："不损人口否?"光裔曰："无害。"既去，又一人至，其占如前。又顷之，又一人来占，亦同仍有前问。光裔疑之，熟视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间。光裔起，曳其裾，诘曰："尔为谁?"其人不得已，对曰："我，金明池龟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广池，且及我穴，恐见杀，故来问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释之，即以奏闻。已而凿池，果得龟十数万，下令不得伤一龟，尽辇送水中。

王枢密伦初使金归，一行官吏恩数甚厚。暨再使，争愿随往。伦至金，留不得还。欲发一官属归报，纷然请归，伦于是皆不遣。方再使时，请云到金有表归，书伦名引笔出钩外则可归，不出则不归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伦时以佥书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伦死于金，朝廷秘其事，所以礼遇其家者如初。后其子弟因游观作乐，秦相适闻之，呼枢密使府目，谓曰：枢密死矣。本欲更迁延以厚恩数，今已不可，须即日发哀云。

秦丞相、董参政同执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见，参政戒其夫人无妄奏对，惟丞相夫人是从。退归，丞相果问参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无所言。"丞相喜，于是待参政益亲。

洪忠宣公皓，绍兴初以礼部尚书使金，留之十五年。既归，母太硕人董氏年八十余矣。请补外以便养，秦丞相桧素不乐公，乃以徽猷阁学士出守乡郡。明年大水时，内侍白锷从慈宁太后北归，负恃旧恩，宣言燮理乖盭，洪尚书名闻远近，顾乃不以为相。语闻，秦相大怒，付锷于理。谏官承风旨，遂谓公与锷为刎颈交，更相誉说，由是罢郡，锷遂髡流岭表。言者复谓公睥睨钧衡，谋为不靖，遂贬英州。居九年，不及内徙而薨。公，饶州人，字光弼。

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国寺货杂物处，凡物稍异者皆以番名之，有两刀相并而鞘，曰番刀。有笛皆寻常，差长大，曰番笛。及市井间多以绢画番国士马以博塞。先君以为不至京师才三四年，而气习一旦顿觉改变。当时招致降人，杂处都城，初与女真使命往来所致耳。

燕山招纳之举，多出于蔡攸。攸父子晚年争权相忌，至以茶汤相见，不交他语。王师败于白沟河，元长尝以诗寄攸曰：老懒身心不自由，封书寄与泪横流。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征涂盍少休。目送旌旗如昨梦，心存关塞起新愁。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诗稍传入禁中，徽宗命京以进呈。上阅毕，曰："三伏征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师。"诗复以还。观此诗，则知是举非惟当时人知其非，虽其父亦知之矣（郑禹《危史》作老惯人间不解愁，置身帷幄若为筹。禹，京之客，宜得其真）。

余乡民有烧畲于山岗，每晨往，必见人憩于阴树之石，望之仿佛如释教所谓观音像者。稍逼近，则不见矣。一日再往，所见如前，即石求之，莹然如玉，其中隐隐有观音像，类今之绘者。民以石归龛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饶，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兄请尽以家赀与弟而唯求其石，弟亦愿得石而尽举家赀以逊其兄，争之不已。诉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财，由是争息。郡经兵火，帑藏皆毁，石失所在。老吏执事其时者尝见之，为言如是。

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时人，尝守其地。有龙为孽，太守捕之，且凿崖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锁孽龙于离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号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膻，不设他物，盖有自也。

予藏章伯益草虫九便面，笔势飞动，几夺造化，后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诸公题识。客有谓伯益以篆名世，何为善画复如此不多见也。予观《修水

集》，有题伯益飞岐图，亦嘉其游艺之精。则伯益之墨戏，当亦有藏之者矣。

东坡多雅谑，尝与许冲元、顾子敦、钱穆父同舍。一日，冲元自窗外往来，东坡问何为？冲元曰："绥来。"东坡曰："可谓奉大福以来绥。"盖冲元登科时赋句也。冲元曰："敲门瓦砾，公尚记忆耶？"子敦肥硕，当暑袒裼，据案而寐，东坡书四大字于其侧，曰顾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时有九子，东坡曰："穆父可谓之九子母丈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尝写其诗一卷，投许冲元，云："芾自会道言语，不袭古人。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已前所作，平生不录一篇投王公贵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则以往。元丰中至金陵，识王介甫。过黄州，识苏子瞻。皆不执弟子礼，特敬前辈而已。"其高自誉道如此。至评章伯益书，乃云："如宫女插花，嫔嫱对镜，自有一般态度，继其后者谁欤，襄阳米芾。"则元章于字画间乃有所推重。世谓元章学罗让书，盖其少时，非得法于让也。

董公敦逸，永丰人，元祐中立朝为侍御史，弹击不避贵近。人畏惮之，京师呼为白须御史。元符厌诅事起，皇城司具狱，哲宗御批令公录问，中书不预知也。公入狱引问，见宫官奴婢十数人肢体皆毁折，至有无眼耳鼻者，气息仅属，言语亦不可晓。问之，只点头，不复能对。公大惊，阁笔不敢下。内侍郝随传旨促之，且以言语胁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人亦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之也。臣尝录问，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诚恐得罪于天下后世。上大怒，将议贬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狱出于近侍，故特命敦逸录问，今又贬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几，竟出之。

卷　六

胡邦衡《春秋》之学，受教于萧子荆。子荆名楚，庐陵人。绍圣间，贡于乡，不第，因留太学。时方尚词赋，子荆独崇经术，尤深于《春秋》，从其学者尝百余人。会蔡京当国，黜《春秋》之学，子荆慨然引还。移书谓冯澥曰："蔡氏废麟经，忘尊王之义矣。是将为宋王莽，吾不愿仕。"澥得书，不敢答。澥亦尝受《春秋》大义。邦衡擢进士甲科而归，子荆尚无恙，谓邦衡曰："学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杀，学不可辱，无祸吾《春秋》。"子荆建炎四年卒，以未尝娶，故无子，门人私谥曰清节先生。有《春秋经辩》，行于庐陵。

曾外祖严府君颢，举进士，皇祐方平治时，四为县宰，所居称职，廉介自持，不求闻达。祖母为余言，府君为惠州河源令三年余，禄不足以养，而丝毫无扰于吏民。罢归，人惜其去，争饯以海错。舟行十里余，家人发缶，得黄金以告，府君亟命掩缶，召馈者还之。其清谨视古廉吏，惜名不闻于太史氏云。

米元章以书名，而词章亦豪放不群。东坡尝言自海南归，舟中闻诸子诵其所作《古赋》，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论荐，除太常博士。时内史吴拭行词，多所褒奖。元章喜，作诗以谢之，其末章有云：中间有一萧间伯，学道登仙初应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应怪须眉白。盖自谓也。未入谢，言者谓其倾邪险怪，诡诈不近人情，人谓之颠，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寝。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诉其事，以为在官十五任，荐者四五十人，此岂颠者之所能。竟不报。后四年，始得召，复归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宽袖博带，人多怪之。又有洁疾，器用不肯令人执持。尝衣冠出谒，帽檐高不可以乘肩舆，乃撤其盖，见者莫不惊笑。所为类多如此。

东坡谪岭南，元符末始北还。舟次新淦，时人方础石为桥，闻东坡之至，父老儿童二三千人，聚立舟侧，请名其桥。东坡将登舟，谒县宰，众人填拥不容出，遂就舟中书"惠政桥"字与之，邑人始退。然字画差褊小，不似晚年所书，盖当时仓卒迫促而然尔。

范忠宣公居于永，太守观望时政，与公相忘，岁时亦不加礼。建中靖国初，朝廷将起公，遣中使宣赐茶药，问劳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将行，皆出送于四五十里外。公辞之，不可，乃一一延见，慰藉有加。或进谓公曰："时事一变，朝廷将复用公矣。"公谢曰："某罪大责薄，蒙恩内徙，若得正邱首，幸矣。他非所愿也。"言者惭谢而退。

永丰董体仁德元，少年魁乡举，士林中亦知名，后累试礼部不第，流落困踬，竟就特奏名补文学。初任道州宁远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刘氏子，邀与俱试漕司，复预荐，试礼部合格，廷对遂为天下第一。遣书报其家人，有诗云：御笔题封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若问登科事，便是当初老榜官。庐陵之俗，谓特奏名为老榜。初，体仁既预漕举，谒一达官，干东上之费。达官语坐客有老榜之语，体仁颇不能平，故其诗及之。时绍兴戊辰，体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当国，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参知政事。秦相死，体仁以言章罢，归于庐陵。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洊历二府，七换节钺，位将相五十余年，平章事四十二

年。历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兴，五判河南府，两以太师致仕，为本朝名臣福禄之冠。

李布梦祥言成都合江园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华楼。前后植梅极多。故事，腊月赏燕其中。管界巡检营其侧，花时日以报府，至开及五分，府坐领监司来燕，游人亦竞集。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谓之梅龙。余尝闻山阴有古梅，极低矮，一枝才三四花，枝干皆苔藓。每一窠至都下，贵家争取之，又以小为贵者。梅花见重于世，盖多寡大小，皆有风韵耳。

江彦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诗，事母极孝。母尝有疾，彦明携笔砚坐床下，进药之余，吟诗自遣，遂以诗名。尝记其《晚春诗》云：斗草事空犹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词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师郝，与彦明相友善，俱有诗声，酬倡甚多。师郝有诗云：叫月子规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尤为彦明所称赏。彦明名玮，崇观间，吉守尝以八行荐于朝，不报。自号獠阳居士。师郝名处俊，登建炎龙飞乙科，不及禄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诗今多传于江西。

俞师郝尝因重九日赋长短句云：残蝉断雁政西风，萧索夕阳流水，落木无边幽眺处，云拥登山屐齿。岁月如驰，古今同梦，惟有悲欢异。绿尊空对，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当年，五云行殿，咫尺天颜喜。清晓胪传仙仗里，衣染玉龙香细。今日天涯黄花零乱，满眼重阳泪。艰难多病，□陵无奈秋思。词既出，邑人争歌之，或曰：词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师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时在维扬，以重九日唱名，故词中及之。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从弟吏部叔豹为守，政事有体，识度甚高，遇僚属严重。先君从之逾年，一日袖出荐章，其辞云：检身清慎，率职公勤。时一同僚迫于代满，望公合尖而公不与，先君愿推以授之。公曰："君之举削，可推以及人。而吾之举辞，不可妄以许人。"其相知如此。

鱼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冲赋所谓嘉鱼出于丙穴。杜诗云：鱼知丙穴由来美是也。赋注云：丙，地名，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尝以三八日取之。郦善长云：丙穴之鱼不独汉中有之，柏枝山有丙穴，方数丈，尝有嘉鱼。或以为鱼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鱼何能择日出入耶？戊方，则所谓燕避戊己，鹊避太岁，是也。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绍兴间，为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托于贵要，其肯应公家之漕者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为贵家之舟者勿役，第贵家虑有不时之用，当谨伺之，辄以他运则有罪。"召其一舟之肯应公家者，假以资费，俾多造舟，令于众曰："商贾往来，惟许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争愿听役，自是贵要护舟之挠自戢。其为政多此类，时誉翕然。都下酒家至为之语曰："酒似淳安知县彻底清。"语达上听，召见，与郡，未几而卒。尝记《南史》顾宪之为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饮酒醇旨，辄号顾建康，与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闻强记，与先君同仕湘中，以乡里故相友善。靖康之难，商老以江华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偕谒提举曾吉甫，吉甫因出示关报，先君欲假以付吏缮录，商老耳语曰："吾已识之，不用录也。"追至馆，索笔为书数百言，不遗一字。其登科时年甚少，复中法科，继闻以法科进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札。尝宰一二壮县，皆有能称。在新喻时，每治事，听吏民坐两庑纵观，逋疑滞讼，剖析如流，庑下之人抚掌称赞。然性狷介，寡与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于倅。商老名躬，永新人。

番阳董氏，藏怀素草书千文一卷，盖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逌从驾在维扬，适敌人至，逌尽弃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弅尤极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毕，上顾谓曰："闻怀素千文真迹在董弅处，卿可令进来。"丞相谕旨，弅遂以进。

赵君贶为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风，百姓呼为赵佛子。方赣卒之扰，王师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亿不周。而卒将闻其为人，无所需求而去。其母卒于官，贫无以殓，囊中之绵不能具一衣。郡守遗金十两以为归资，君贶谋之妇，妇曰："君所受金才十两，他日郡帑之籍，数宁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却不受，后得旧俸百余千，乃归。道茶陵，为盗所邀，君贶曰："我无他物，仅有银数两以献，幸容我护丧归葬。"盗熟视之，惊曰："乃赵军使耶？"罗拜谢罪，且曰："我辈知军使名，前有他盗，恐终不免。"送之出其境，君贶往尝宰茶陵，其所至能感人如此。君贶，名锡。

吉水有南华院者，在山谷之穷绝处，山行可十里，院傍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圆折，宛然曲水流觞之胜。石上有履痕，土人呼为仙人迹。院有白云堂，在最高处。刘伟明未达时，馆于山前之富家，亦尝寓书剑于此堂。有二诗曰：紫翠浮浮夺晓昏，生涯谷汲与松焚。客尘一点自应少，终日到门惟白云。又云：野兴由来惬杖藜，层峦影里见翚飞。虚堂一炷起凝碧，化作九天云染衣。老僧云原题字壁间，幼尝见之，兵火之后，始失去矣。今寺僧于堂之坎建阁，牓曰浮翠。阁之下为堂，曰云到。盖摘其诗

语也。

玉笥山旧多隐君子，皆梁、宋以来避乱者也。最著者孔邱明、杜昙永、萧子云，皆当时禁从，其居今悉为宫观。山谷诗曰：郁木坑头春鸟呼，云迷帝子在时居。风流扫地无人问，惟有寒藤学草书。即题萧子云宅也。子云善草书，其题郁木洞诗云：伐我万古石，纪我千载名。欲知古人处，白云中相寻。又诗云：千载云霞一径通，暖烟迟日锁溶溶。鸟啼春昼桃花拆，独步溪头采碧茸。山谷之诗本此。此山幽深盘曲，延袤百余里，泉石水竹之胜概固无恙，道宫虽环据，而其流反役于衣食，不能标白之，多为蓬藋瓦砾之场，亦可惜也。

王德升名齑，新淦人，困踬场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与龄，独居白云斋十余年。予闻其名久矣，因与诸子入山设醮，德升来相访，时年六十余，论诗谈理，亹亹不倦。予问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绝句纪玉笥之胜。因得其一编，其《磬山道中诗》曰：溅石韵寒泉，依稀言语处。回头觉无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诗》曰：山樵竹里居，略彴才堪渡。落日澹平畴，牛羊点寒莫。语意萧散，皆此类。非远外声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予之题慧力寺松风亭六言云：天涯芳草尽绿，路旁柳絮争飞。啼鸟一声春晚，落花满坐人归。予尝以语王德升，德升曰："造语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经点化。啼鸟一声，落花满地。几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烟草风絮，幽鸟残花，则一诗无可议者。"

绍兴中有于吴江长桥上题《水调歌头》云：平生太湖上，来往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邱壑漫蹉跎。鲙新鲈，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长，不谓今日识兵戈。欲卷三江雪浪，静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不题姓氏，后其词传入禁中，上命询访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请降黄牓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隐者也，自谓银艾非吾事，可见其泥涂轩冕之意，秦丞相请招以黄牓，非求之，乃拒之也。

张子韶廷对时，欲写至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等语，诸珰在殿下者来窃窥之，子韶卷卷，正色谓曰："方欲言，诸君幸勿观也。"皆惭恚而退。

子韶又论刘豫事，云："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天下徒见其背叛君亲，委身夷狄耳。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间牒得之，传以示豫，豫大不平，会其左右，出其文，令牓于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尝为之动。其事达上听，他日子韶陛对，上语之曰："刘豫牓卿廷策，谋以致害，非卿有守，岂能独立不惧乎。"褒嘉久之。

罗钦若、李东尹与胡邦衡同在学舍，甚相得。他日同就试，钦若见邦衡试卷，问曰："此欲何为?"邦衡曰："觅官也。"钦若因抚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讳字，谓曰："与汝一官。"邦衡改之，是牓遂中选。故邦衡有启谢钦若，具述与一官之语。胡公既为侍从，东尹亦仕至中大夫，钦若止正郎。尝谓余曰："顷在学舍，偶乏仆供庖，同舍不免自执烹饪，邦衡能操刀，东尹能和面，某无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职小大已定于此。"钦若名秉恭，东尹名孝恭。

世传烧炼点化之术，有干汞死朱砂、雌雄黄、硫黄之法，因鏖为金银，诬诞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谓无此术。余族祖少尝好之，挟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传，赀用以此而匮，而好之未厌也。一日，遣一仆入城市水银，道遇一客，亦旧尝至其家者。呼仆来前，问其主翁之无恙，且问所携何物？对曰："市水银归也。"客开壶，捻少土投之，笑遣仆曰："为我谢主翁，水银若容易干，得无处著钱矣。"仆归以告，族祖惘然，视壶中水银，则皆凝而为银矣。自是始悟，不复留意。

卷　七

南丰之曾，曰巩、曰牟、曰宰、曰布、曰肇。章贡之曾，曰弼、曰懋、曰班、曰开、曰几。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显，南丰之最著者子固、子开，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贡之最著者叔夏、天猷，若吉甫虽晚遇，亦终次对。此二族盖甲于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鲁公一传而有枢密孝宽，再传而为秘监诚，三传而为今丞相怀，又曾氏之最著者也。按《千姓篇》，曾氏望出庐陵，自孔门点、参、元、西之后，至汉才有尚书郎伟一人耳。而江西之曾居庐陵，尤多散在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陂，派别枝分，不可尽纪。予家在吉，吉水自为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独相传以为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龙君章野史列传，曾氏有讳崇范者，庐陵人，献书李唐，遂家金陵。李氏归朝，而其子乃以丧归。则知曾氏自金陵归庐陵，初非自金陵徙庐陵也。予家有坟墓在赣之宁都，疑与章贡之族通。而自南丰来，言者以为吉赣抚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见谱牒，莫可推寻。然庐陵之族讳干度者，在本朝首举进士，终于卿监。其诸族相继登科，无虑数十人，视章贡南丰终无显者。睦陂之族，如晦运干，讳

彦明，登宣和甲辰乙科，与诸父相弟兄。尝言尚书之后，历及唐五六百年，曾氏无闻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从者如是。盖本朝以火德兴，曾氏以火音合，言虽附会，未为无验也。

涪陵谯定字天授，幼学释氏，伊川之贬涪也，始尽弃其学而学焉。伊川教以中庸诸书，多有颖悟，后伊川得归，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间，兵戈扰攘，天授尚无恙。一日，忽弃家隐于青城山，莫知所终。方士为余言，今之或有见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几何矣。伊川尝谓道家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山林间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则有之。审如是，则天授诚不死矣。

许知可尝梦有客来谒，知可延见，坐定，客问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为医者所误，今不及致菽水之养，一也。自束发读书而今年逾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门户，二也。后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于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乡无良医，某既长立，因刻意方书，期以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疠大作，某不以贫贱，家至户到，察脉观色，给药付之。其间有无归者，某舆置于家，亲为疗治，似有微功，人颇相传。"其人曰："天政以此将命汝官及与汝子，若父母则不可见矣。"因复取书一通示之，知可略记其间语曰："药市收功，陈楼间阻。殿上呼卢，喝六作五。既觉，异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绍兴二年，策进士第六，升作五，乃在陈祖言、楼材之间。其年仍举子，始知梦中之言无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济本事方》，今行于世。

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烧金之术，因曾绘以见刘承珪，承珪荐之王冀公，遂得召见，时人谓之王烧金。捷能使人随所思想，一一有见，人故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与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罂中，埋之野外，狐见而欲食，喙不得入，馋涎流堕罂内，渍入肉中。乃取其肉曝为脯末，而置人饮食间。又闻以狐涎和水颒面，即照见头目，变为异形。今江乡吃菜事魔者多有此术。尝有一人往从之，以水令颒面，其人但颒其半，颒处变为异，未颒处乃如初，因知水中有异也。

绍兴九年，金人归河南之地，欲讲和罢兵，朝廷许之。明年春，蓝公佐使金回，和议颇变，朝廷遂命骑帅刘锜信叔为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锜至顺昌，方与郡守陈规相见，忽报金师入寇，已抵泰和县。警书还至，锜会诸将议曰："吾军方自远来，曾未苏息，而敌人压境，策将安出?"诸将或欲迎战，或欲固守，或欲顺流而下。锜伏兵于城下以待，有余骑渡颖河而来，伏兵起袭之，无一还者。翌日，敌将韩、翟两将军兵至，去城三十余里而砦。锜夜遣人袭击。明旦，复与战，败之，杀伤千余人。敌复增兵来援，直逼城下。锜于城上以破敌弓射中敌将，敌稍退。乃以步兵邀击，复大败之。敌归砦固守，锜复出精骑五百夜劫敌砦，乘胜直至中军，杀其酋长，死者不可胜数。敌自此，一夕尝四五惊。时方六月盛暑，皆被甲不敢下马，得间谍，谓求援于兀术甚急。或劝锜曰："今已屡胜，不如全师而归。"锜不听。兀术果自将至，遣数骑直来索战，谓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个日头。"战既合，兀术自将牙兵三千往来策应，锜出军五千接战，自西而南，转战四门，往来驰逐，自辰至戌，金师大败，退走，归砦不出。声言造炮架桥，必欲破城。越三日，兀术乃引军北归。获降人，言其军中自谓南侵十五年，未尝少衄，惟和尚原以失地利败于吴玠，今又数败于此，他朝莫是外国借得兵来。自后遂决意求和矣。

岳公飞之破固石洞也，贼砦据山之巅，悬崖百仞，登者跻攀而上，不胜其劳。官军每登山，贼辄凭高据险，投刃转石，士卒皆重伤而却。公既至，直入洞中，与贼砦相对，而营贼畏公威名，坚守不复下山。公一日令曰：来日当破贼。军中不知所谓。明日凌晨，令诸军阵于山下，与贼砦相距甚近。既成列，公临后登高以望之，贼在上见官军逼近，亦整顿以待战。其酋长乃一女子，号廖小姑，持刃叫呼曰："今日官军要破我砦，除是飞来。"公闻其言，顾左右曰："飞，即我也。"击鼓进师，鼓声方合，有众先登，公望其旗曰："此前军第三队也，当作奇功。"诸军竞进，遂破贼砦，生擒其酋以归。

绍兴六帅，皆果毅忠勇，视古名将。岳公飞独后出，而一时名声，几冠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余尝访其士卒，以为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能得人心。异时尝见其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行之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盖其每驻军，必自从十数骑周遭巡历，惟恐有一不如纪律者。时裨将杨贵怒一卒擅离队伍，遂脔而尸之，卒尚未死，飞见之，问其故，以为不应死，顾左右求其生，不可，则绝之，而解衣以殓焉。召贵，诘曰："擅离队伍，罪未至是，汝当以死偿之。"贵皇惧不敢对，诸将罗拜祈免乃已。犹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责使招降焉。不然，复其罪。贵后能致其人者，始获免。

方腊之变，经制使陈公亨伯馆先君于幕府，时洪尚书光弼以南京国子博士被檄主饷事，因与定交。先君与尚书同年同月生，故极友善。寇平论功，先君补初官，尚书迁京秩。后更兵戈，音问浸疏。先君既勤王而归，即扫轨朝市，尚书亦以使事见执于绝域者，累年而后归，卒莫能申叙，先君每切恨叹。

方腊家有漆林之饶，时苏杭置造作局，岁下州县征漆千万斤，官吏科率无艺，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先诱杀县令，兵吏无与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从之，众至数十万。是时，天下晏安久，州县士卒皆不习于兵，望风奔溃，腊声势益张。复陷婺、歙等州，乃入钱唐，观灯饮犒连日，因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骸骨，加以唾骂。王师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锋。后腊以食少人众，势稍窘促，遂独从千余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童贯不能谁何。乃命部将伪为朝廷招降者，诱之以官。既出，则絷之，父子皆槛送京师，戮死于市，余党遂平。初，腊之入杭也，有太学生吕将者为之画策，以为不如直据金陵，因传檄尽下东南郡县，收其税赋，先立根本，徐议攻取之计，可以为百世之业。若止于屠略城邑，是乃盗尔。腊不以为然，曰："吾家本中产，无他意，第州县征敛无度，故起兵，愿得贼臣而甘心耳。"先君尝谓天下无叛民，其或至于此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贯之讨方腊也，尽檄东南诸路兵凡数十万，贯独总之。既累月无功，朝廷颇加督责，贯惧无以为计，乃出令，与贼战而不能生获者，许斩首以献，亦议推赏，辄欺者抵罪。诸军自后每出战，或夜劫贼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杀之，以其首来，贯即授赏，不问其是贼与否也。军士因大为欺罔，偶出遇往来人，亦皆杀之，因告其主将曰：道逢贼众，因与斗敌，遂斩其首。主将纵知其非，亦不敢言。陈公亨伯尝见贯，谓曰："闻诸军每战多杀平民，要须禁止。且治盗与治夷狄不同，彼夷狄状貌与中国大异，故可以级论功。今平民与盗初无别，军士利于得赏，何惮而不杀平民乎。"贯不听。既而腊招降，余党溃散，军士追奔，或入民居，全家杀之，以其首献。贯欲张大其功，亦不问也。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诏，应天下方镇郡县，各率师募众，勤王捍边。湖南帅郭公三益独起民兵，命县宰各统所部，犒劳甚厚。时先君为永州东安簿，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贰以先君易之，会有是举，守以属先君。或劝曰："邑固有令，君独何为。"先君挥之曰："此岂臣子辞难之时。"即日治兵以行。部署整肃，一路莫能及。既至淮甸，闻京城失守，蔡亳有叛卒，肆剽于道路，兵至是多引归。先君独与二三公勒兵趋南京，时光尧未即尊位，留守乃朱丞相胜非。其时官吏多逃散，朝班无几，共表劝进，乃筑坛于州治仪门外东南隅上，登坛受宝，北向痛哭，班立者无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师罢归，官吏各推赏有差。先君谓是行也勤劳有之，功效则无，岂忍受赏。既以兵归零陵，尚余犒赏银千两，悉上送官。自举兵至讫事，文移数箧，崎岖兵火，毁失殆尽，仅存印历，至勤王事，止见之差出条耳。

衣冠南渡，刘发运宁止来自真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适遇金骑，一时行舟皆为所焚，发运仅以身脱。顾无所归，问之乡之长者，得外大父刘公仪仲，徒步归之。外大父因授馆，且为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囊三四，吏卒十数，舟焚，余其底，尚得钱数百千。时方俶扰，虽山谷间一日亦四五惊，卒有长吁于外者，刘闻之诘曰："天步方艰，吾身不敢自爱，尔曹乃嗟怨耶?"立命斩之。先君时留外氏，因与游处。先君少为治乱之学，当崇观间，以策干当路，辄不受。逮浙江盗作，诸公方思硕画，由是勉出为世用，而志已倦游矣。刘一见先君，以为伟人，语及零陵勤王始末，叹曰："世不无义士，顾勇于义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邀与俱趋章贡隆祐在所，先君辞以久出远归，不忍复去亲旁。临分，谓先君曰："观君不乐仕进，殆将隐矣，后会无期。"因以驼裘识别而去。先君既不复出，而刘后为吏部侍郎，不久亦罢，卒不复相闻。

张孝纯守太原，敌人攻城甚力，孝纯遣蜡丸求救者凡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师中往援，师中兵败于榆次。复欲命李公伯纪为宣抚，帅师救之。伯纪辞以不知兵，朝廷不许。御史陈过庭率其属陈公辅等言曰："李纲儒者，不习军旅。若师出再衄，则太原失守，遗忧近甸，祸实不测，非计之善也。"疏亦不报。既而解潜等果失利，孝纯以粮尽城陷，敌人长驱而来，无复后顾矣。

胡文定公廷试，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继以其引经皆古义，不用王氏说，降为第三人。为荆南教官，与杨龟山中立交承，遂相与讲学。及为提学官，与谢上蔡显道从游亦厚。崇观间，尝为太学官，虽当时禁习元祐学术，而公独留意《正蒙》诸书，与杨、谢诸公通问不绝。故绍兴以来，论伊洛之学者，胡氏为得其传。而公尝自言：谢、游、杨三公，皆义兼师友，实尊信之。公名安国，字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于世。

刘尚书美中，兄弟终鲜，父大中极怜之。大观初，贡于乡，将赴南宫试，大中令一老仆从行。至中涂，尚书一夕忽暴病而死，仆惊，救甚至。越半日，未苏，逆旅主人皆劝之具棺敛。仆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尽，今惟此尔。若又死，则是无天地也，且我何面归见主翁。"于是以席藉地，置尚书于上，坐于其旁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则诚死矣。"越再夕，尚书手足复动，医救数日，疾平，遂入京师。次年，中进士第。

卷　八

欧阳在政府日，台官以闺阃诬讪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诏赐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亲批出诘问，因依从来，要卿知。"又诏曰："春暖，久不相见，安否？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累次批出，再三诘问其从来事状，讫无以报。前日见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过，今日已令降出，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视事如初，毋恤前言。"又涂去塞字，改作释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侍郎敦逸仕于朝，招一乡人在太学者训其诸子。暇日，课其习业不加进，侍郎责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学，甘虀盐者凡几载，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乡人曰："公言过矣，侍郎乃董十郎儿，贤郎乃董侍郎儿，其好学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建炎三年，伪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独通判庐陵杨公邦义毅然不屈，先自书其衣裾曰：宁为赵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仆，曰："吾即死矣。"敌居数日，其酋帅有张太师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纸书死活二字，使示公曰："无多言，欲不降，书死字下。若归于我，书活字下。"公视吏有傍簪笔者，即夺笔书死字下。敌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数日，囚公以见四太子，公大骂不绝口，敌怒甚，杀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敌去，州白其事于朝，褒录死节，初赠直秘阁，继又赠次对，谥忠襄。赐官田，官其诸子，令立庙于金陵。赠告云：懦夫每生，名不称于没世。烈士砥节，死有重于泰山。汝禀性刚方，值时艰危，介胄之士望风而速奔，城郭之臣蒙耻以求活，独汝能明事君之义，抗死节之忠，誓不屈于番酋。宁自甘于血刃，口不绝詈，言不忍闻。绰有张御史之风，无愧颜常山之节。肆颁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阁直之华，昭哉庙食之远。并推宠秩，以及遗孤。非止往居之荣，实是臣工之劝。尚祈不昧，知享止哉。

欧阳全美名珣，庐陵人，登崇宁进士第。靖康初，全美调官京师。时金人欲求三镇，全美行次阌山，以乐府寄其内曰：雁字成行，角声悲送，无端又作长安梦。青衫小帽这回来，安仁两鬓秋霜重。孤馆灯残，小楼钟动，马蹄踏破前村冻。平生牵系为浮名，名垂万古知何用。全美至京，有诏许上封事，论御戎之策。全美应诏陈利害，时有九人同召对，全美奏曰："割地，敌亦来。不割，亦来。特迟速有间。今日之策，惟有战耳。"时宰执有主弃地之议者，不悦，即除将作监丞。使金，竟不复还。朝廷录其节而官其婿，乃从兄叔谦也。

叔谦为余言，绍兴十一年夏客临安。一日，有客垢衣破笈，若远至者，来同邸。即一室闭之，遽诣尚书省，自言明日召见，已而命之官。后询其人姓李名微，邵武人。是时尚书洪公留绝域，得皇太后书，遂遣微以蜡丸致之。上得书大喜，谓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问且十五年，虽遣使百辈，不如此一书。"遂命微以官。尚书公以使命见执于金，其间遭罹危辱者屡矣，而能仗汉节，誓死不变。间关万里，遣致皇太后书以宽天子孝思，可不为忠乎！

李忠愍公若水为大名府元城县尉日，有村民持书一封，公得书，读竟即火之。诘其人何所从来？对曰："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汝来日往县西，逢着铁冠道士，索取关大王书，下与李县尉。'既而如梦中所见，故不敢隐。"公以其事涉诡怪，遂纵其人弗治。因作绝句记之曰：金甲将军传好梦，铁冠道士寄新书。我与云长隔异代，翻疑此事太空虚。公初以书付火之时，母妻子弟惊讶，求观弗获，独见其末曰：靖康祸有端，公卒践之之语。其后二圣北狩，公抗节金营，将死而口不绝骂。则知天生忠义，为神物者已预知其先矣。

国家初与金人结好，遣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归，朝廷复选其子扩为使。宣和末，金人败盟，举兵入寇。扩尚以使事留金，后得脱归。未至太原，而敌骑已长驱南下矣。扩乃舍使事，说童贯，愿招集忠勇以遏贼锋，贯许之。扩过真定，时刘公韐为帅，公以扩屡使于金，知金之情伪，心颇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扩潜遣一卒之保州，为逻者所获，刘公益疑而未有所处也。公之子子羽谓公曰："马扩首尾计议边事，不以虚实告朝廷，遂使戎马深入，震惊京师，且复潜遣兵士，焉保心腹。不若声其罪而诛之，庶绝后患。"公以为然，遂召扩立于庭下，责其误国，令拽出斩之。扩叫呼不服，乃以付狱推治。未几，刘公召还，金人陷真定，扩得免死。

契丹为金人攻击，穷蹙无计，萧后遣其臣韩昉来见童贯、蔡攸于军中，愿除岁币，复结和亲。且言女真本远小部落，贪婪无厌，蚕食种类五六十国，今若大辽不存，则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贯与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辽宋结好百年，誓书具存。汝能欺国，独能欺天耶？"昉去，贯亦不以闻于朝。辽既亡，金人果背约。

靖康初，召种师道赴京师，才入国门，即日引见。上殿，渊圣起迎之，曰："朕久望卿来，何其迟也，涂中跋涉不易。"师道谢毕，上赐坐，问曰："国

步多艰，敌人深入，卿何以御之?”师道曰：“兵事难预料，容臣登城观敌势如何，却得奏闻。但敌若在三十里外顿砦，则难退。如逼近，则易耳。”明日，敌移军三十里外。师道因得于城上修饬备御之具，敌屡进攻，皆却，遂结盟解围而去。师道其初所言，盖知有间谍，乃欲误之尔。敌人果中其计，但禁庭密议，不知何从知也。

朝廷之召种师道也，使者促之，项背相望。师道老矣，或劝之弗行。师道谓其子曰：“朝廷近来议论不一，吾纵有谋画，未必得用。然世受国恩，今而辞难，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随诏使，日夜疾驰，至阙下，画策以退敌，人赖少安。金兵北还，师道请邀击之，李邦彦等不许。师道谓何㮚曰：“敌深入吾地，止邀金帛而还。彼非惟惧春深死伤士马，盖虑三镇之议其后也。吾观敌衅未已，今既不用吾计，吾不复言。然切料敌必再来，要当先为之备也。”朝廷不听。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师。

京师戒严，金人发炮攻城甚力。有献策欲结索网以障之，其人归自太原围城中，具见张孝纯、王禀等设此而炮无所施。朝廷反以为迂，不肯试一为之。盖不知吴越将孙琰守苏州城，尝用此拒炮而淮南不能攻，时号为孙百计也。

崇宁四年，中书奉行御笔。时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台谏多有驳难，故请直以御笔付有司。其或阻格，则以违制罪之。自是中外事无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复敢有异议者。祖宗以来，凡军国大事，三省、枢密院议定，面奏画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状进入，画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或有未当，中书则舍人封缴之，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尚书方得奉行。犹恐未惬舆议，则又许侍从论思，台谏奏劾。自御笔既行，三省台谏官无所举职，但摘纸尾书姓名而已。大观中，吴执中子权为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宪，不许直牒差官，及论轻赐予以蠹邦用，捐爵禄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给事昌言封驳麻制，乞以罪状宣布四方，时人以为盛事。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绍圣四年进士第一。徽宗朝，累迁为给事中。张商英罢，蔡京复用，遂以散官出，居闲十有余年，物论归之。渊圣即位，复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几，金人再犯京师，二圣北狩，太子、诸王、宰职、侍从皆从，而昌言逃匿太子宫沟中，偶得不行。张邦昌僭号，因更其名。及隆祐垂帘，始欲复旧，而人言已不可掩，恚愤成疾而死。

李仲谦大有，新喻人，靖康初为赣守。京城戒严，即调赣卒勤王。诸郡以承平之久，士卒懵不知兵。及当调发，间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观者莫不窃笑。惟赣卒独勇锐，器械亦精明，仲谦号令整肃，师行秋毫无犯。人谓仲谦既知兵，而赣卒亦闲习纪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师，亦无及矣。仲谦绍兴初尝立朝，即上书言兵事，以为用兵当有机有权，明于此而后可以决胜。光尧皇帝览之大喜，即降付中书。时赵元镇丞相当国，一日奏事毕，上谓丞相曰：“李大有书涉兵机，故不欲付外看详。昔张齐贤上取河东之策，太祖裂其奏掷之于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归，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东，当用齐贤策。’太宗后平河东，用齐贤为相。二祖沈几先物，朕当以为法。”观圣语如此，则将大用之矣。未几而殁，终于检正。

绍兴戊午冬，奉使王伦与金使来和，欲天子授伪诏。国论未定，朝士无敢言者。胡邦衡铨时为枢密院编修官，上书请羁留金使，斩主议者之首，以谢天下。语大愤直，上怒其讦，将褫官窜昭州。时御史中丞郑刚中、谏议大夫李谊、吏部尚书晏敦复、户部侍郎李弥逊、向子諲、礼部侍郎曾开、张九成入对便坐，引救甚力。时丞相秦桧、参政孙近亦迫于公论，请从台谏侍从议，谪广州监盐仓御史。再以为言，乃以为福州签判云。

胡邦衡自福唐贬新州，王民瞻以诗送之，有曰：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尝为茶陵县丞，累年不调。居乡里，以诗名家。二诗既传，或以为讪，由是亦坐谪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守亦讦其诗，云无尽指宰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再迁儋耳。其后邦衡还朝，尝以诗人荐民瞻，凡再召见，初除国子监簿，后除直敷文阁，终于家。

禅家合众而不哗，无怒而有制。执事者不辞其劳，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门，升其堂，整整截截，动有条理。明道先生尝见其会食，因叹以为得三代之礼乐。吾人族姻并居同室，未必如其众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肃者，往往女子、童稚实始之。此禅家所以至于屏妻绝子也。

卢文纪与崔协不平，协子举进士，文纪谓知贡举王延曰：“吾尝誉子于朝，今子历士，当求实效，无取虚名。昔越人善泅，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对曰：‘其父善泅，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卢公之言，谓崔协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选协子颀甲科，人以为公举。异时，公卿有以子孙魁天下者，其父祖盖自谓善泅者也。使延为主司，吾知其与选颀者反矣。

予尝传登瀛图本，规模布置，气象旷雅，每思创始者必非俗笔。又有石本，皆书名氏。后有李丞相伯纪赞跋，乃钦庙在东宫，得阎立本此画，亲为题识以赐詹事李诗。二本绝不同。尝见郑昺尚明所赋长句云：阎公十八学士图，当时妙笔分锱铢。惜哉名姓不题别，但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马一匹驴，五士无马应直庐。五鞍施狨乃禁从，长孙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观鹅凭栏立，一人运笔无乃虞。树下乐工鸣瑟竽，八士环列按四隅。笑谈散漫若饮彻，盘盂杯勺一物无。坐中题笔清而癯，似是率更闲论书。其中一着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树各相语，一人系带行徐徐。后有一人丰而胡，独吟芭蕉立踟蹰。一时登瀛客若是，贞观治效真不诬。书林我曾昔曳裾，三局腕脱几百儒。雄文大笔亦何有，餐钱但日縻公厨。邦家治乱一无补，正论出口遭非辜。时危王石一焚扫，览画思古为嗟吁。考其所序列意，郑必为画本赋之。然长孙、王、魏元不在其中，不知郑诗何为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记》，开元中张燕公等十八人为集贤学士，于东都含象亭图写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后人皆以为贞观学士耳。

今人制陶砚，惟武昌万道人所制以为极精。余初未信也。庐陵有刘生者，自言传万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辄败，至有三五年遂刓泐不可用者。余顷因歉岁，有野人持一风字样求售，易以斗米，涤濯视之，亦陶砚也。其底有万字篆文，意其为万所制，用之今余三十年，受墨如初，虽高要歙溪之佳石，不是过也。闻武昌今尚有制者，乃万之后。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挟此艺者日至。其母夜卧忽惊起，问其故，云梦吞一枯棋也。初意日所尝见，是以形于梦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岁，厥祖与客对弈而败，卓明忽从旁指曰："公公误此一着耳。"其祖败而不平，怒谓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数着，果胜，厥祖大惊，因与对棋，其布置初若无法度，既合，则皆是。数日间，遽能与厥祖为敌。迨十余岁，遂以棋名，四方之挟艺者才争先耳。往岁，有客以棋求见，朋友因共招卓明与较之，卓明连胜，客曰："胡秀才野战自得，而某以教习不离规模，是以不胜。"

凡学书，当先学偏旁，上下左右，与其近似者皆不相远。熟一偏旁，则数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调笔，使毫墨相受，燥润适宜，厚墨则藏锋，纸平身正，腕定指固，则结字有准矣。

庐山王元甫有诗名，隐居山中，不与士大夫相接。东坡自岭南归，过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见之，元甫辞曰："吾不见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复从宾赞，幸为我谢之。"东坡叹赏而退。

刘尚书美中尝夜梦与一方士谈禅，往复辨论宗乘中事甚详。美中因问之曰："仙家亦谈佛耶？"方士曰："仙佛虽二，理岂有二哉？"美中既寤，颇异其事，遂纪之以诗云：北风吹云肃天宇，蕙帐寒生月当户。颓然就枕睡思浓，梦魂悠悠迷处所。仙君胜士肯见临，促席从容款陪语。自言本事清灵君，学佛求仙两无阻。云軿白日降瑶空，天衣飘飘就轻举。方诸宫深云海阔，金碧禅房隔烟雨。与君粗有香火缘，聊复东来相劳苦。方游昆阆还无期，君住世间须善为。尘劳足厌何足厌，等是实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尘外人，端为世缘縻此身。重闻妙语发深省，若更离尘佛亦尘。方平羽节何时来，道宫佛殿随尘埃。未须苦说扬尘事，东海波声政似雷。美中以为诗中皆纪其问答之语，故尽录之。

董体仁之祖名扆，生前尝自卜地以为寿藏。既死，而其子易之。将葬，扶护适过其地，柩忽重不可举，子始惊异，因欲就葬。掘地丈余，忽遇大石，其上有扆字，乃其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卷 九

建炎末，吕丞相颐浩以勤王复辟之功进登相位，尝在中书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帻，吏对祖宗以来，宰相无去堂吏巾帻法。公曰："去堂吏巾帻，当自我始。"吏不能对。

苗刘之变，张魏公自平江兴兵讨贼，二人惧甚，朱丞相胜非因说之曰："兵至，则不必战，战而不胜则汝危矣。不若先次复辟以赎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复辟。初，魏公之起兵也，先遣士人冯辐入奏，因以好词谕二人，欲款其谋。辐与二人之幕客马柔吉相善，因令宿于柔吉之所，以觇军情。辐至而事略定，胜非因奏补辐京官，除郎中。其后乃谓人曰："辐，蜀人，德远遣之来，不过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绍兴讲解既成，上自执政大臣，下至台谏侍从，以为非是者稍稍引去，于是登显位，据要途者，皆阿附时宰以为悦。外之监司、郡守，或倾陷正人以希进。流人、逐客之落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则劾奏赵丞相，湖南帅则阴中张魏公，儋耳则睥睨李大参，春陵则诬治王枢密，其他纷纷，不可胜数。

蔡元长为相日，置讲议司官吏数百人，俸给优异，费用不赀。一日，集僚属会议，因留饮，命作蟹

黄馒头。饮罢，吏略计其费，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又尝有客集其家，酒酣，京顾库吏曰："取江西官员所送咸豉来。"吏以十瓶进。客分食之，乃黄雀肫也。元长问尚有几何？吏对以犹余八十有奇。

龙德宫出幸，童贯自太原窜归，时廷议欲请渊圣亲征，命贯留守。贯闻之，心不自安，乃将胜捷军三千余人追从龙德之驾。继而朝廷论贯不告而逃，及首祸罪恶，请诛之。而贯在外领兵以扈从为名，恐复生事，遂诏聂山为江淮发运使，密图其事。山既陛辞，将出国门，左丞李纲言于上曰："贯之罪恶虽已著明，然今在上皇左右，投鼠不可不忌器，若欲诛斥，明出一诏书足矣，何用诡秘如此。"上深然之，遂贬贯池阳，继有岭南之命。

范公宗尹廷对讦直，人所难言，绍兴以来，鄙夫贱隶犹能诵之。渊圣在东宫时知其名，及即位，遂以兵部侍郎召。宗尹既立朝，首论崇宁以来上下欺罔，复论蔡京、童贯、朱勔等罪恶，物望太耸。及金人犯阙，耿南仲主和义，宗尹力附其说。时廷臣有进言金不可和者，宗尹在殿上厉声叱曰："朝廷大论已定，小臣不敢有异论。"议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执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或三四郡，使数大将镇抚之。又于沿江易置帅藩，创立安抚大使，但约每帅相去七百里，不问形势如何，虽池州僻陋小邦，亦置江东大帅。其后，李成以蕲、黄、舒、光四州叛，乃镇抚之人也。

余居之西背驿道，有地曰金牛驿，意古之邮亭也。驿旁有长沙王墓，远望如邱阜。故老相传曰：此汉长沙王墓也。长沙王在汉固多，特未知其为谁。余游赣，闻有金精山者，始因吴芮将兵征南越尉陀，闻此山有美玉，凿石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吴芮尝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军所营尔。建炎叛卒尝发之，劚地寻丈见石椁，皆锢以铁，卒不能启。其下有饮酒湖，地洼以深，可坐百人，俗传为奠酹成池。若非军旅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产茶有四十六所，广袤三十余里，分内外园。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晋公行漕事，始制龙凤团以进，然岁不过四十饼。庆历中，蔡端明为漕，复有增益。元丰中，神宗有旨造密云龙，其品又高于小龙团。今岁贡三等十有二纲，四万九千余铐。

赣之雩都尉，厅后旧有灌婴庙，临其池上。庙毁，往往瓴甓堕池中。岁年不可计矣，因刀镊工，取半瓦为砺石。人见而异之，遂求其瓦为砚，于是有灌瓦之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铜雀瓦不复有，亦漫蓄之。

南粤俗尚蛊毒诅咒，可以杀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杀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毙。往有客游南中，暑行憩林下，见一青蛇长二尺许，戏以杖击之，蛇即逝去。客旋觉体中不佳，夜宿于逆旅，主人怪问曰："君何从有毒气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对。主人曰："试语今日所见。"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谓报冤蛇，人有触之，不远百里袭迹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当至。"客惧求救，主人许诺，即出龛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置枕旁，通夕张灯尸寝以俟，闻声即启之。"客如戒。夜分，有声在屋瓦间，俄有物堕几上，筒中亦窣窣响应，举之，乃蜈蚣，长尺许，盘跚而出，绕客之身三匝，径至几上，有顷，复归筒中。客即觉体力醒然。逮旦视之，则前所见蛇毙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妄，重谢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与其子睥睨客所携，客疑之，乃物色翁所为。觇见其父子出猕猴绘像，祷之甚谨。乃戒仆终夕不寐，仗剑以伺。已乃有推户而入者，即一猕猴，人身而长，挥剑逐之，逡巡失去。有顷，闻哭声，则舍翁之子死矣。

陈忠肃公居南康日，一夕忽梦中得六言绝句，云："静坐一川烟雨，未辨雷音起处。夜深风作轻寒，清晓月明归去。"既觉，语其子弟，且令记之。次年，徙居山阳，见历日于壁间，忽点头曰："此其时矣。"以笔点清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谓，乃以其年清明日卒。

刘宽夫倜，丞相沆之孙也。崇观中，为次对。靖炎间，废罢。尝得旨叙复秘阁修撰，臣僚论列，以为其所历差遣，则为大晟府按协声律及提举道箓院管干文字。其所转官，则缘按乐精熟，及修道箓院，与管干明节皇后园陵。其所赐带，则因撰《祥应记》。其所被谴，则以臣僚论其交结附会。宽夫由是终身不复职名。

宣和甲辰，廷试进士，以气数为问。周表卿执羔素通此学，对策极该博，自谓当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从貂珰假筹布算，而后答问。表卿惊曰："果尔，吾当少逊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胪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时，改僧为德士，僧皆顶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于像上。忽天地晦冥，风雨骤至，冠裂为两，飞坠于门外，举城惊怖，莫知所为。守遽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强。"遂止。

徽宗时，边事大兴，程邻于西广置隆、兑二州，又置大观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职，与内地等，费不可胜计。靖州初无赋入，岁于湖广拨钱七八万以养官兵，有损无益。绍兴中，朱子发内翰，尝奏欲废

为一县，以御边徼。上颇许之，且曰："前朝开拓土疆，似此等处，尤为无益，首议之臣深为可罪。"既而事亦寝而不行。乡人李秀实尝守是郡，为余言州虽无益于朝廷，然屯驻重兵，非假之事权，则不足以镇抚。倘并归辰、沅，一州而置军使则亦足矣。

维扬后土庙，有花洁白而香，号为琼花。宣和间，起花石纲，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还其地，花开如故。是殆风气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东安一士人善画，作鼠一轴献之邑令。令初不知爱，漫县于壁。旦而过之，轴必坠地，屡悬屡坠，令怪之。黎明物色，轴在地而猫蹲其旁。逮举轴，则踉跄逐之。以试群猫，莫不然者。于是始知其画为逼真。其作八景图，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则不见月，江天莫雪则不见雪，第状其清朗苦寒之态耳。若潇湘夜雨尤难形容，常画者至作行人张盖以别之，渠但作渔舟吹火于津渡，以火明仿佛有见，则危亭在岸，连檣在步耳。潇湘旧有故人亭，往来舣舟其下，故藉此以见也。米元章谓八景图为宋迪得意之笔，意其如此。

吉水元潭观临大江上，江中有旋涡，相传云有舟没于此，久而不见踪迹，乃出于豫章吴城山下。以为江有别道，由旋涡而入。晋时有蛟为害，尝出没涡中，许旌阳捕逐至其处，旁有巨石，裂而为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阳试剑石。且云：旌阳铸铁作盖覆涡上，今水泛时，其涡乃见。

大观四年，张天觉商英为相，蔡元长致仕时，忽有伪诏传布天下，其间谓元长公行狡诈，行迹谄谀，复云今后州县有蔡京踪迹，尽皆削除。有蔡京朋党，悉皆贬削。陈州守臣以闻。朝廷诏诸路以五百千为赏，捕撰造者，其罪不以赦原。竟不能获。

张怀素、吴储、吴侔等谋反事觉，中外缙绅多与交结，而蔡元度与储、侔之父安诗为僚婿，故元长父子与怀素书问往来尤密。惧其根株牵连，罪且相及，遂讽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曰："若能使不见累，他日当有以报。"深等会其意。翌日，索中外所与怀素、储、侔往来书札，置案上，问狱吏曰："此何文也？"对曰："与怀素等交通之书也。"深诟曰："怀素等罪状明白，人与往来书问，不过通寒暄耳，岂尽从之反耶。存之徒增案牍。"令悉焚之。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众。未几，摅迁中书侍郎，深左丞。

何执中居相位时，京师童谣曰：杀了穜蒿割了菜，吃了羔儿荷叶在。说者谓指童贯、蔡京、高俅三人及执中也。

崇宁二年，铸大钱，蔡元长建议俾为折十，民间不便之。优人因内宴，为卖浆者，或投一大钱，饮一杯而索偿其余，卖浆者对以方出市，未有钱，可更饮浆，乃连饮至于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钱，奈何。"上为之动，法由是改。又大农告乏时，有献廪俸减半之议。优人乃为衣冠之士，自冠带衣裾被身之物辄除其半，众怪而问之，则曰："减半。"已而两足共穿半裤，蹩而来前。复问之，则又曰："减半。"问者乃长叹曰："但知减半，岂料难行。"语传禁中，亦遂罢议。

童贯窜岭南，言者谓贯奸凶，不宜置之远地。且其误国之罪，当正典刑。渊圣以为然，乃命监察御史张澂乘驿斩之。既出国门，复得御札三字"速密全"，即昼夜兼行，追至南安驿舍，斩之，函首京师，枭于东市。

邵武人黄南强，字应南，与先君俱调官都下，倾盖定交。时仲兄侍侧，应南与先君齐年。一日，谓先君曰："初意二君为兄弟，不敢以为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娶，不已晚乎？"先君后数年弃诸孤，又十余年而应南来守庐陵，求访先君，则宰木已拱矣。应南晚得子而康强寿考，及见其成人。因知人患无寿，不患无子也。应南当官持廉，所至见称云。

车战之法，既不尽传于后世。兵车之制，亦不复见于南方。在春秋时，申公巫臣奔吴，教之乘车，教之射御，则江之南亦可用矣。江乡有一等车，只轮，两臂以一人推之，随所欲运，别以竹为篰，载两旁，束之以绳，几能胜三人之力，登高度险，亦觉稳捷，虽羊肠之路可行。余谓兵家可仿其制而造之，行以运粮，止以卫阵，战以拒马。若凿池筑城，非仓卒可办，得此车周遭连比，则人马皆不能越。或进或退，惟我所用。欲名之曰活城。

柳公度云：不以气海熟生物，暖冷物。时号善养生者。余异时数蹈之，未知悔也。年逾五十，老形具见，因诵少陵诗云：衰年关膈冷，味暖并无忧。特书坐间以自警。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尝步行入岩谷间。少憩，觉和气燠然，心甚爱之。已而忘归，迨暮，家人寻至其地，问故，翁曰："我觉此山中气暖与他处异，若我死，当葬于此。"逾年而殁，其家从其言，后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经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县之西冈。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静时微行，听人言语，以占一岁之所为通塞。新喻李仲谦为举子时，是夕行于溪上，见渔者炬火捕鱼，其一连呼曰："里大有，里

大有。”仲谦闻而异之。其年秋试，更名大有，遂中选。

刘殿院次庄，长沙人，自幼喜书，尝寓于新淦，所居民屋墙壁窗户，题写殆遍。临江郡庠有法帖十卷，释以小楷，他法帖之所无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里中先达，两家碑志，多其所书者。

卷　十

近年大魁多齐年，木待问、赵汝愚皆生于庚申，郑侨、黄定皆生于癸丑，王佐、萧国梁皆生于丙午，沈晦、李易皆生于甲子。推而上之，吕蒙正、冯京皆生于甲寅，蔡薿、何昌言皆生于丁未，徐奭、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张师德皆生于戊寅，吕溱、杨置皆生于甲寅，贾黯、郑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砺、许安世皆生于辛巳，陈尧咨、王整皆生于庚午。所传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尚有之。

汪圣锡本名洋，集英胪唱赐第，御笔更名应辰，或谓取王拱辰十八岁作大魁之义。

赣之龙南、安远，岚瘴甚于岭外。龙南之北境有地，曰安宁头，言自县而北，达此地，则瘴雾解而人向安矣。欧公记至喜亭，以为道岷江之险者至亭下而后喜，皆谓入其地者垂于死亡，出境乃免也。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纳北人，因命泾原经略招讨使种公师道为河东、河北、陕西路宣抚司，都统制王禀、杨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径赴本司，师道既至高阳，见宣抚使童贯，问出师之日，因极论其不可，曰：“前议某皆不敢与闻，今此招纳事，恐不可以轻举。苟失便利，谁执其咎。”贯曰：“都统不用多言，贯来时面奉圣训，不得擅杀北人。王师过界，彼当箪食壶浆来迎，又安用战。今特藉公威名以压众望耳。”遂作黄旗，大书圣语，立于军中以誓众。督师道行甚亟，师道不得已，遂调军过界河。师道未济，已有北人来迎敌，我师既不敢与之交兵，惟整阵避之而已，杨可世与麾下皆重伤，士卒死者甚众。复还界河之南。北人隔河来问违背誓书，师出何名？师道遣其属康随，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陈乞事答之。众哗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军，箭发如雨。师道于是遣康随诣宣司，告以北人之语，且问进退之策。宣司不知所为，乃令移兵暂回，北人追袭，直至城下。属大风雨，士卒惊走，自相蹂践，兵甲填满山谷。知真定府沈积中，以其事闻于朝，上怒甚，遂罢师道兵柄，责授右卫将军致仕。师道上表称谢云：总戎失律，误国宜诛。厚恩宽垂尽之年，薄责屈黜幽之典。孤根有托，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旧族，读皂囊之遗策，知黄石之奇书。妄意功名，以传门户，荏苒星霜之五纪，始终文武之两涂。缓带轻裘，自愧以儒而为将。高牙大纛，人惊投老而得侯。属兴六月之师，仰奉万全之策。众谓燕然之可勒，共知颉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时，才非应变，筋力疲于衰残之后，聪明耗于昏瞀之余，顿成不武之资，乃有罔功之实。何止败乎国事，盖有玷乎祖风。深念平生，大负今日。岂意至仁之度，不加既耄之刑，俾上节旄，亟归田里。乾坤施大，蝼蚁命轻。皇帝陛下，睿智有临，神武不杀，得驾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临敌失机，不出求全之过计。念臣守边积岁，尝收可录之微劳。许免窜投，获安闲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发以数衍。烟阁图形，既已乖于素望。灞陵射猎，将遂毕于余生。

岳公飞微时，尝于长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飞时贫甚，翁熟视之，曰：“子异日当贵显，总重兵，然死非其命。”飞曰：“何谓也?”翁曰：“第识之，子，猪精也，猪硕大而必受害，子贵显则睥睨者众矣。”飞，靖炎间起偏裨为大将，位至三孤，竟为谗邪所害。

建炎初，里中有狂者，自称为毛道人，往来诸大姓家，人不以为甚异。一日，江涨，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其溺。既济，衣裾皆不濡，人始异之。尝馆于马田胡氏，夜半忽举火焚其门，主人惊救，毛升屋大笑，众怒，以戈逐之。不见所在，有顷，乃闻其声在米斛中。欲启钥殴之，赖救获免。明早，遂顾之他，于其门上书字曰胡某九十，其人未几而卒。毛莫知所然。《玉笥实录》以为隐于山中云。

路真官为儿童时，有一道人谓曰：“能办二十千来，用当授子以一术。”路信之，然尚为儿童，累时营求，然后能具。道人者持钱去。数日，邀路往一屋回闲，屋中有油与密数瓮，令食之，久而后尽，大泻血秽几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书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则尽举其符印文书藏去。寻又得之，父意其窃取，诘责，对曰：“非窃也，不知又何从来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书。有顷，符印、文书复具。父乃知其有异，不复禁其所为。路能作太阳丹，置蒸饼面果粒于掌，望太阳嘘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红，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观间，有宫婢病狂邪，如有所凭。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哗曰：“不曾带得厢王家药料来耳。”盖京师厢王家卖胭脂也。路曰：“适被召，迫促而来，神气不定，故丹不成，乞赐盥漱再造。”有旨赐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咽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术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孙尝为人言其得术之初如此（回闲，疑扃闲之讹）。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鳖，其家厮役争求供之。一日，有庄氓馈巨鳖，翁喜，亟付之庖。庖人解其甲，则见肉理盘旋，与常鳖殊不类，亟以告翁。呼馈者诘之，对曰："前三日过溪上，见一蛇于草间吐吞涎沫，蟠缩不动，后再过之，不复见蛇，而鳖殆蛇之变，尚新甲，虽鳖而身尚蛇也。"翁自是不复食鳖。又《道士传》得一言，儿时捕鱼溪中，尝获一鳜，而尾有二足，细视之，则老蟆也，由是知老蟆亦能变而为鱼。今思老蟆与鳜鱼之形亦相肖，世常言蛇化为龙，不知亦有化鳖者。经云雀化为蛤，而不知蟆或变为鱼也。

禅僧问话，语几于俳。尝记一禅寺，每主僧开堂，辄为一伶官所窘。后遇易僧，必先致赂，乃始委折听服。盖旁观者以其人之应酬，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复以为请，僧曰："是何能为，至则语我。"明日果来，僧望见之，遽曰："衣冠济济，仪貌锵锵，彼何人斯?"其人已耻为僧发其故习，乃袖出一白石，问曰："请献药石。"僧应曰："吾年耄矣，齿牙动摇，不能进是，烦贤细抹将来。"观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屠家子，既为僧，颇以禅学自负，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问曰："卖肉床头也有禅。"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来。"问者初未授教下句，仓猝无言，乃笑谓僧曰："汝欲吃耶?"闻者绝倒。

舍法之后，诸州解额多未复其旧，庐陵解六十八名。至绍兴癸酉，其数亦未足。时郑少卿作肃为守，既拆号书榜毕，谓诸考官曰："解额未尽复，诸公尚有试卷可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数。诸试官因将所留卷择之，添取一名，乃刘廷隽，廷隽遂擢第。

维扬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龙德幸维扬时，尝欲往观，先遣人排办供奉，诸珰环视之，叹赏曰："京师无此制作。"有一僧从旁厉声曰："何不取充花石纲。"众愕然，龙德寻闻之，遂罢幸。

朱勔，本一巨商，与其父杀人抵罪，以贿得免死。因遁迹入京师，交结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显。欲假事归以报复仇怨，先搜奇石异卉以献。探知上意，因说曰："东南富有此物，可访求。"受旨而出，即以御前供奉为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往来商贩于淮浙间。凡官吏、居民旧有睚眦之怨者，无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数石，勔求之不得，即遣兵卒彻其屋庐而取之。惠山有柏数株在人家坟墓畔，勔令掘之，欲尽其根，遂及棺椁。若是之类不可胜数。故陈朝老以谓，东南之人，欲食其肉。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一日，京戏问之曰："汝曹日啖饭，试为我言米从何处出。"其一人遽对曰："从臼子里出。"京大笑。其一从旁应曰："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盖京师运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陈忠肃公在宣政间，尝大书杜少陵《哀江头》一诗，人莫有知其意者。盖公明于数学，逆知国家靖康之变，而不欲言之尔。

王履道安中初学东坡书，后仕于崇观、宣政间，颇更少习。南渡以来，复还其旧。尝见其晚年所书，真得东坡笔法者。

东湖先生尝会棋于湖山堂，食罢偃息，倏起，疾言曰："予作诗数十年矣，适于床头得《少陵集》，试阅之，忽有所见，元来诗当如此作。遂有'不知何处雨，已觉此间凉'之句。自是落笔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学。

少陵古诗，有歌行吟叹之异名，每与能诗者求其别，讫未尝犁然当于心也。尝观《宋书·乐志》，以为诗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岂无能别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旧闻京师一知数者将死，谓其妻与子曰："我死之后，汝母子必大穷困，无以自活，然无轻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于门，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当有所济。"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货其居者屡矣，念其父死时之言，迁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门。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恳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请，徐诘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谓曰："汝父之术亦异矣。"指示其东厢下，俾劚地求之，得银数百两。惜不传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与翟参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于都堂议事不合，秦据案叱翟曰："狂生。"翟亦应声骂曰："浊气。"二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擅以私意治吏，事伤国体，不可施行。"翟因力陈其故，且乞罢政。退复上疏，以为秦桧私植党与，谗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避，必为睚眦中伤。疏犹留中，而台章遽言翟与宰相不协，因防秋托事求去。汝文遂罢政，依旧致仕。

里谚有张果老撑铁船之语，以为难遇，不复可见也。乡人杨元皋为举子时，尝梦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撞着张果老撑铁船。"元皋心甚疑之。绍兴初，以乡举就吉州类试，一禅刹为试院，元皋试毕，忽回顾壁间有画一老人撑船，旁题云：此是张果老撑

铁船处。元皋喜，以为符梦中之言。牓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人，元皋预其一。元皋，名迈。

董体仁参政少时乡举对策，其篇首曰：圣人序卦，噬嗑之后继之以贲，习坎之后继之以离。噬嗑者，有物为间之象也。习坎者，乘时履险之象也。为我之间者，不可以不去。既已去矣，用文之时也。故贲之象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我之险者，不可以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时也。故离之象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说云云。后遂为举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试复用其说，策入四等，补文学出官。继获漕举，复试礼部合格，廷试仍以此说为对。时圣策以汉光武为问，体仁申其说曰："光武取诸新室，则去间除险之时也。又恢一代之规模，则观文重明之时也。"遂为天下第一。后数年登朝籍，兼崇政殿说书。讲《易卦》偶至噬嗑，体仁仍用去间观文之说，甚称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再迁，遂参知政事。

庐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阅不能归，偶知旧以舶舟浮海，邀彭与俱。彭适有数千钱，谩以市石蜜。发舟弥日，小憩岛屿，舟人冒骤暑，多酌水以饮。彭特发奁，出蜜遍授饮水者。忽有蜑丁十数跃出海波间，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怀出珠贝为答。彭因出蜜纵啗，群蜑属餍，报谢不一，得珠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随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瓮犬鸡提孩之属，皆小儿戏具者。登市，群儿争贺，一儿出珠相与贸易，色径与常珠不类，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既归，忽然风雾昼晦，雷霆轰吼，波涛汹涌，覆溺之变在顷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遵海，未尝遇此变，是必同舟有异物，宜速弃以厌之。"相与诘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异，其或是也。"急启箧视之，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间，隐隐见虬龙攫拿以去，须臾变息。暨舶至止，主者谕其众曰："某氏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鱼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客各称所携以谢之，于是舶之凡货皆获焉。

鼠　璞

[宋]戴　埴撰　武怀军整理

《鼠璞》一卷，南宋戴埴（约一二四一年前后在世）撰。埴字仲培，生平不详。该书“皆考证经史疑义及名物典故之异同，持论多为精审”。有一卷本和二卷本，但内容无异。《百川学海》、《格致丛书》、《四库全书》等为一卷本。《学津讨原》本等为二卷本。此据《百川学海》本整理。

媵　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说，郑引《公羊》：“诸侯一娶九女，二国媵之”及引《昏礼注》：“古者女嫁，侄娣送之”。晦翁以此诗不见劳而无怨之说，以序为疑。予固不敢妄议，然考经传：媵，特送昏之名，犹丧之赗与赙。《史记》载伊尹为有莘媵臣，古史载汤婚有莘，乃以伊尹为媵送女。《春秋》载公子结媵陈妇于鄄与执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伊尹、公子结、虞公、井伯、析归父皆尝为媵。初不言某国之女为某国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异姓则否。不过谓同姓至亲，可讲馈送嫁女之礼，异姓则可略也。然《春秋》书“齐人来媵”与卫晋无异辞，书人不书女，其事甚明。矧当时鲁为弱国，尝为齐晋所凌，犹恐不屑以女为媵，齐晋大国，肯以女为鲁女从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与否，皆不可知。考之经传，断不以妾训媵。《楚辞·九章》云：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波来迎，鱼来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释文》云：滕，达也。郑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训为送。以此证媵为送，益明。《尔雅》曰：媵，将送也。注：远于将之，释曰：谓从行。孙炎曰：将行之送也。即不指为妾。《公羊》：禘于太庙，用致夫人，称姜氏，贬也，讥以妾为妻胁于齐媵之先者。《汉志》谓董仲舒以嫠娶于楚而齐媵之，胁公立为夫人，此乃汉儒之论，恐因《诗》序而讹。自后记传所载，妾媵纷然矣。

去　国

世以去朝廷为去国，用孔子去父母国出处。然今与列国时不同，春秋之世，去鲁之齐、去秦之晋可言去国。既天下一家，非能北走胡、南走越，虽辞荣阙庭，退藏岩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为爹

梁萧憺刺荆州还，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时来哺乳我。《传》谓：爹，徒我反，荆土方言。今浙人以父为爹，字同音异，亦随土声而变。《广韵》：爹，陟斜切。注：羌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说甚明。奢，正奢切，注：吴人呼父。爷，以遮切，注俗为父。声音大率相似，隋回纥传以父为多，亦此类。

驺　虞

以驺虞为兽，始于相如《封禅书》“囿驺虞之珍群”。欧公引贾谊《新书》“驺，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辟之。汉儒尚符瑞，以龙、麟、凤、龟为四灵，后增驺虞以配五行，曰：龙，仁兽；凤，礼兽；驺虞，义兽；龟、麟，知与信兽。诬罔可知。驺虞为兽不见他书，谊以虞为官，得之矣。以驺为囿则又穿凿。考之《传》：驺虞、乐官备也。又曰：天子田猎，七驺咸驾。是虞固山泽之官，而驺亦官也。意文王田猎，虽驺从与虞人之贱俱有仁心，诗人于是叹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齐侯于沛，必招虞人。驺虞并称于经旨无碍。若不食生食，不践生草之说，予不敢信。

篙　师

海壖呼篙师为长年。按杜诗：长年三老歌声里，白昼摊钱高浪中。《古今诗话》谓川陕以篙手为三长老，盖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　宫

鲁泮宫，汉儒以为学。予观《菁菁者莪·序》谓乐育人才，而诗叙教养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为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颂僖公能修泮宫。而诗

言“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则征伐之事，言“顺彼长道、屈此群丑”则克敌之功，言“淮夷攸服”、“既克淮夷”、“淮夷卒获”则颂淮夷之服。借曰受成于学，“献馘”、“献囚”，可也。于此受“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之毕集，何也？或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养之功，而继以“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不过从迈之多贤，何也？又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设教，然不言教化及于群才，而先以“其马蹻蹻，其音昭昭”，不过宴游之和乐，何也？合序与诗，初无养才之说，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书莫大于复古，僖公登台望气，小事也，左氏犹详书之。学校久废而乍复，盖关吾道之盛衰，何经传略不一书，其可疑二也。《坰·序》言史克作颂以修伯禽之法，足用爱民、务农、重谷数事，使果能兴崇学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东序、西序，夏制也；左学、右学、东胶、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学，使诸侯之学果名泮宫，何他国略无闻焉，其可疑四也。记《礼》多出于汉儒，其言頖宫，盖因《诗》而讹。郑氏解《诗》：泮言半，诸侯之学，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其解《礼记》：頖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郑氏确信为学，何随字致穿凿之辞，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过作宫于泮地，乐成之际，诗人善祷，欲我公戾止，于此“永锡难老”而服戎狄，于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于此献囚献馘而受琛贡。此篇与宣王考室之诗相表里，特周为居处之室，鲁为游从之宫，祝颂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鲁郡乃古鲁国，郡有泗水县，泮水出焉。然后知泮乃鲁水名，僖公建宫于上。《诗》言“翩彼飞鸮，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为半水，泮林亦为半林乎？泮为地名，与楚之渚宫、晋虒祁之宫无以异。于是又求之《庄子》言历代乐名：黄帝、尧、舜、禹、汤、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为天子学，亦非也。《诗》言：“于论鼓钟，于乐辟雍”，又云：“镐京辟雍，无思不服”，亦无养才之意。《庄子》去古未远，必有传授。汉儒因解泮水复言辟雍，求之义不可得，故转辟为璧，解以员水。

正、五、九三长月

今俗人食三长月素，按释氏《智论》：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唐人于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长月，节镇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释为可欺也，妄诞可笑。然《月令》于春孟言：无伤胎卵，毋聚大众，不可称兵；于仲夏言：君子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节嗜欲，静事毋刑；于季秋言：命众百官，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岂时令当然耶？

左氏筮《易》

《易》说变卦起于左氏，如郑伯廖论公子曼为卿，自《丰》上六变为《离》；晋师救郑，自《师》初六变《临》；子展论楚子之死，自《复》上六变为《颐》；蔡墨论龙见于绛，自《乾》初九变为《姤》，曰：潜龙勿用。九二变为《同人》，曰：见龙在田。九五变为《大有》，曰：飞龙在天。上九变为《夬》，曰：亢龙有悔。纯《乾》变纯《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上九变为《剥》，曰：龙战于野。其说变卦，往往不过一爻及一卦，泛立议论，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变动。左氏所载占筮，悉不出一爻之变。陈敬仲之筮，《观》六四变《否》；毕万之筮，《屯》初九变《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变《乾》；晋伯姬之筮，《归妹》上六变《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变《睽》；齐棠姜之筮，《困》六三变《大过》；鲁穆子之筮，《明夷》初九变《谦》；婤始生之筮，《屯》初九变《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变《比》；晋救郑之筮，《泰》六五变《需》。此十事更无重爻以上变者，惟晋伐郑之筮遇《复》。以全卦言，而季武子报聘之筮，《艮》八之《随》以六二不变爻，取义岂一卦与一爻变与不变者，其象纯一，可以立论，姑假是致附会之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筮占之应何无两爻以上变者可书耶？左氏失之诬，予于此得之。

探花郎

《摭言》载：唐进士赐宴曲江，置团司年最少为探花郎。本朝胡旦榜冯拯为探花，太宗赐诗曰：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宽夫《诗话》亦言：期集，择少年为探花，是杏园赏花之会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贵重之称。今以称鼎魁，不知何义。《东轩笔录》谓期集，选年少三人为探花，使赋诗。熙宁余中为状元，乞罢宴席、探花以厚风俗，从之。恐因此讹为第三人。

彭铿经

俗以素女术出于彭铿，予考《列仙传》，铿云：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后人集其采纳之术，号《彭祖经》。是铿之采纳，以存真葆卫为先务，与世之论大相反。所谓丧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岁之寿且久耳。《汉·艺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谓圣王制外乐，不禁内情，为之节文，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陷命，即此类也。

扶 桑

《离骚》云：饮马咸池，总辔扶桑。《东京赋》云：登天光于扶桑。谢庄《月赋》云：擅扶桑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张衡《思玄赋》：凭云遐逝，夕

宿扶桑。东坡云：一醉扶桑暾，半夜扶桑开。《淮南子》曰：日出旸谷，拂于扶桑。注曰：东方之野。《山海经》曰：旸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乌。如此则扶桑在沉寥之表。及观南齐《扶桑传》沙门慧深来说云：扶桑在大汉东二万里，土多扶桑木，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绩其皮为布锦及纸。其地乃在中国东，或谓日出扶桑以日自东方出耳，犹倭自谓日出处天子耳。《山海经》多诞，不足为据。杨炯《浑天赋》谓扶桑临于大海。李白诗谓：西海栽若木，东溟植扶桑。竟以扶桑为日。《西京赋》复与濛汜对说。

俗 字

俗字皆有所出，释常谈载之详矣。予复得数字，晋挚虞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絓阂（上，胡话反；下，胡爱反）而不通"，即今之絓阂字。《晋·礼仪志》有《懊侬（上，乌浩反；下，奴浩反）歌》，即今之懊侬字。卫恒说字势曰："或黝黈（上纸下主）点黮，状似连珠"，即今之黝黈字。王沉《释时论》曰：鼻䶇䶊（上寥下吊）而刺天。成公绥《啸赋》曰：訇礚芳曹。即今之䶇䶊、劳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见为俗，何耶？

虎石蛇杯

大率奇事易失实。虎石、蛇杯意义略同，皆有二出。《汉书》：李广出猎，见虎，射之，没矢，视之石也。射不入矣。《韩诗外传》：熊渠子夜见虎，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石，复射，矢摧无迹。《晋书》：乐广赐客酒，杯中有蛇，既而疾。广意厅壁角影，复置酒，客顿愈。《风俗通》：应郴请杜宣酒，杯中如蛇，宣得疾。后于故处设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于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 对

今人以唐百官入阁待制次对，以次对呼待制。然唐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两人随仗以备顾问。正元七年于常参日引见二人次对，访以政事。元和间武元衡有请，合而为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此官。建隆诏：每内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以次轮对。淳化诏：百官次对，遇起居日常参官两人次对。皇祐诏：两制、两省、台谏、三馆、带职省府推判官次对。是次对即轮对，非待制之职也。本朝侍从本与百官轮对，元祐以王存奏罢之，复行于绍圣四年，绍兴中用吕祉奏，始有已见请对之制。是则次对、轮对本无别议。

琉 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泽光润，逾于众玉，其色不常。《魏略》云：大秦国出绿、缥、青、绀、赤、白、黄、黑、红、紫十种琉璃。《西京杂记》载：武帝以白光琉璃为鞍，暗室照十馀丈，如昼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销冶石汁以众药灌而成之，始于元魏，月氏人商贩到京能铸石为琉璃，采矿铸之，自此贱不复珍，非真物也。《广雅》以琉璃为珠，近之。

馄 饨

《续释常谈》引《资暇录》云：馄饨以象浑沌，不正书混沌，从食。不载故事。《事物纪原》并无此名件。《唐逸史》载：李宗回客知人饮馔，将同谒华阴令，客曰：与公吃五般馄饨。及见果然。《酉阳杂俎》云：今衣冠家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是旧有此名。《本草》载艾叶疗一切鬼气，炒作馄饨，吞三五枚，以饭压之。取混沌之义，信矣。俱从食边，何耶？

鬻 爵

今之鬻爵泛滥，极矣。多咎晁错之作俑。余谓今之弊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虚利归于上。鬻官所鬻者，实利归于下。鬻爵虽非正论，然晁错令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不过予之虚爵以免罪，初非任以官事。文帝时张释之以赀为郎，武帝令吏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灵帝鸿都榜卖公卿，及州郡黄散、段颎、张温、崔烈虽有功勤名誉，亦以货贿得之。晁错复生必大为所笑。

傲 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予观世俗如脂如韦之人，亦本气质之自然。《诗》曰：蘧篨，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体柔也，卑屈以柔顺人。天苟赋以此质，望其刚毅自立，可乎？

大人堂

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内府治北，俗呼曰阚相公祠。侍郎高闶撰记谓节度使钱亿祠，土人不敢称其名，尊曰大人。《新志》疑之，以其义不明也。按亿吴越王俶弟，自汉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终于仕，首尾二十三年。时俶据吴越，亿在镇久，官府即家也。自乾德五年至开宝七年，虽莫考所继之人，然亿以前如铧元球、瓘元珣皆钱氏子弟，亿死非子世袭，置家庙于府治，则开宝八年侄惟治为节度使，创为祠，以奉香火。盖大人之名特子弟尊称诸父之通号。《家语》曾子曰：参得罪大人。《汉书》高帝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疏受答叔广曰：从大人议。以大人名祠，钱氏子及侄惟治祀亿甚明，谓之堂即祠堂也，以便于往来，立祠于府治内。矧亿浚湖筑塘、修它山堰等，有功于民，建奉国节度自亿始，与泛为郡守不同。亿既久任，惟治在镇又五六年，继此遂列祠于五庙。若谓阚燔，燔无显功，且吴越家臣，无缘钱氏子弟肯奉祠

于治所。以大人称之，无嫌也。今所谓阚相公者，以皤乃钱氏臣，曾守此土，从祀其旁，民有祈祷者不敢渎其尊而请于阚，后遂知有阚，不知有亿。今又有阚相公五通神之号，尤可笑。或讹为吴太傅阚泽，泽慈水人，不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不应先有此祠。大人之名，益为无据。

姓从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谢、射，落、洛，踈、束，蔓、萬，姒、似，莘、辛，桥、乔，熊、能，随、隋，止十馀姓。惟去邑者多，如郲、朱，郧、兒，郤、谷，鄫、曾，邵、召，鄣、章，鄁、背。亦有分为二姓，微有添减，则甚去邑从衣，郇去邑添草，部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务省繁文。姓字从邑者多，或谓避地、避难、避仇，未必皆然。

旗纛将军

《唐·百官志》：节度使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立六纛，入境筑节楼，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节门旗二，受赐藏之公宇私室，号节堂。朔望次日祭之，号衙日。盖有旌节则有神祀，今节镇重此，祠节堂衙礼废矣。

《诗》《书》篇名

《书》篇名所谓分大禹、皋陶、益稷为三，特竹简不能多载，不得不分。以有暨益暨稷之辞，名曰益稷，犹《论语》、《孟子》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则求文义太过。《诗》篇名之例不一，《关雎》、《葛覃》之类，取其首章；《权舆》、《驺虞》之类，取其末章；《召旻》、《韩奕》之类，取一章之义合而成文；《氓》与《丰》、《荡》与《绵》之类，取章中一字；《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则取章中一句。惟《雨无正》、《酌》、《赉》于诗无所取，毛氏强为之辞曰：雨自上下，曰赉予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虽支辞强辩，与《诗》绝不类。亦有例同而名异者，"绵绵瓜瓞"与"绵绵葛藟"同，一取《绵绵》之义，一以《葛藟》为名，"绵蛮黄鸟"与"交交黄鸟"同，一取《绵蛮》之义，一以《黄鸟》为名。意编《诗》者谩取以为名耳。

穆生疏广知机

师儒所以明道出处，尤当知机。穆生因醴酒不设，楚将钳我于市，遂称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罚。疏广见元帝不慧，谓宦成名立不去，将后悔，遂移病，而望之受牢狱之祸。于是知穆、疏、萧优劣。

香药卓

坡公《与章质夫帖》云：公会用香药皆珍物，极为番商坐贾之苦，盖近造此例，若奏罢之，于阴德非小补。予考坡仙以绍圣元年抵五羊案为帅，广通舶出香药，时好事者创此，它处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药别卓为盛礼，私家亦用之，作俑不可不谨。

魏相许伯

士大夫出处如浑金白玉，不可玷阙。魏相，贤相也，始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径于许伯，于是霍氏杀许后之谋乃得闻。即诏相给事中。给事中，近习之官也，汉初不加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进之不正也。用平恩以护太子家，疏广能言，相谓非臣所及，相岂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谏耳。王吉言许史贵宠，谢病归而相不能留。汉以外戚中绝，是相启之，秉汉史直笔者当书曰：汉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尚书为文昌

今以六曹尚书为文昌，按《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上将、次将、贵相、司命、司禄、司灾。《后汉志》谓出纳王命，敷奏万机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书犹天之北斗，令及左丞，总领纲纪。仆射、右丞，分掌廪谷是也。汉又有录尚书事，令、录、仆、丞总以尚书言之，即今尚书省，古纳言职也。本朝令、录不置，有二仆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仆射、左右丞为宰执，即中兴后之左右相及参政。六曹分职，既非尚书省长贰，乃称曰文昌，是文昌宫之将相反为列曹之属矣。

麟　趾

今称宗寺曰麟寺，玉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盖本于《诗序》，言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谓：后世虽衰，宗犹振振信厚。前辈谓：文王化行，虽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与有商孙子侯于周服同。二说皆有衰世之辞，亦是语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书用星履、曳履熟事也，二出处皆不可用。汉郑崇为尚书仆射，曳革履，上曰：我识郑尚书履声。乃仆射事。唐韦见素为吏部侍郎，杜甫诗曰：持衡留藻鉴，听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绿野堂白莲社

闲居用绿野，乃裴度于文宗时留守东都治堂，虽野服萧散不问事，时尚保釐留台，非闲居事也。宫观用莲社，乃白居易致仕，与僧如满在香山修净土，号白莲社，是致仕后事。

雁塔题名

予得唐雁塔题名石刻，细阅之，凡留题姓名，僧道士庶前后不一，非止新进士也。唐进士特于曲江宴赏之暇有此会，犹今北使过钱塘，例于浙江观潮、天竺烧香耳。若泛以雁塔题名为登第庆贺之辞，则观潮

烧香亦可专言穹庐之来使乎？

防　海

舟师始于吴越，惟曹刘赤壁为大战，南北分境，仗以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说，犹与求言虏造海舟，虑为虚声以惧我。议者多欲于明州向头设备，闻海舟自京东入海，必由泰州港口、通州料角，东则通明镇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头。料角水势湍险，一失水道，舟必沦溺，得沙上水手方转。料胡人舍马不能有所为，一舟容几马，可谓至当之论。绍兴末年，李宝放苏州洋，三日风怒，舟散漫不能收。酹酒自誓，风止，退泊明州关岘，追集散舟，浃旬后方复故。欲乘机速发而风作，波涛如山，经月不得进。南人谙海道者也，于舟楫非不便利，犹艰阻如此，况北人乎？胶西之战，女真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动。采石之胜，亦以女真不谙江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过数人，尽死于中流。今人不考本末，北风一警即湍湍于海道。予尝询之并海篙工，谓北舟皆枣，诸杂木遇咸水多湿且重滞，登莱一带惟平底可用过，料用尖底，既非一潮可到，必有栖泊之处，船少则无以取胜，多则一放大洋，岂能成踪钱塘。同时发渡迟速上下犹不可必，其能并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习水，尚彼此不相保，况仗篙师欲一举入吾腹心以全取胜，决无此理。昔叶义问谓土豪谙练海道，凭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户，欲于江海要处分寨以为豪主。使土豪挠于舟楫之间，官兵扼于塘岸之上，则官无虚费，民无横扰。此策甚善。盐城、石港、料角等处，皆可举行，近浙则各屯大军，规摹已备，不必虑也。

丽正门名

今行在内南门名曰丽正，本取重离丽正之义，然丽正乃唐集贤院名，张说谓丽正乃礼乐之司。丽正书院，开元五年建，十三年改为集贤院。

中书见胡旦

《湘山野录》载：胡旦乞入见，王沂公奏旦瞽废，乞送中书问求见之。因至堂，沂公与诸相具诸生礼列拜，旦长揖而坐。中书堂，宰相治事之地，表仪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对，送中书引问，自有公礼，何暇讲师生之私敬。旦于都堂巍然受诸相之拜而不辞，决无此理。

一字师

《南唐野史》载张迥《寄远诗》：蝉鬓凋将尽，虬髭白也无。齐己改为：虬髭黑在无，迥拜为一字师。陶岳《五代史补》：齐己携诗诣郑谷，咏早梅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拜谷为一字师。一谓张迥礼齐己，一谓齐己礼郑谷，岂一事讹为两人，将齐己以其师人者还为人师耶？然改白也为黑在，则是两字师也。陈辅之《诗话》云：萧楚才知溧阳，乖崖作牧，有一绝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作幸，一字师也，此却用前故事。

温公申公议论

司马温公与吕申公友善，同召试知制诰，温公试而申公辞，改天章阁待制。温公以为不及，命下力逊谓：同召而独就，是公著廉逊而臣无耻，遂亦除此职。予意温公借此以辞宠耳，士大夫立身行己，各有规绳，一进一退，惟心之安，岂在苟同。范景仁与温公为异姓兄弟，心未尝不合，元祐出处各行其志，不失为同也，人安得议其优劣。

中　涓

今人通竿椟言典签，王府官也，记府、掌记，幕府官也，已难用之书吏。中涓之称尤更为僭，汉石奋为中涓，受书谒，此岂臣下之所宜用。

桂　玉

马存子长游谓子游：京师薪如束桂，膏肉如玉。世以桂玉之地为京师。按《战国策》苏秦曰：楚国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见如鬼，王难见如天帝。乃楚国故事。

家　道

圣贤言家道，如齐家、御家、闲有家，皆有肃然不犯之意。妫汭之嫔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于大姒，必曰：刑于寡妻。齐、御、闲、刑皆以严为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妇子嘻嘻。终吝治家之道，与其失于宽宁过于严。严虽觉防范太过，无宽裕气象，终则吉。宽则纵溢放肆，纲纪荡然矣。故家之将兴，父子、夫妇济济有礼，于肃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节，则宽纵太过，父不父，子不子，夫妇不成夫妇，乱伦败度，靡所不有，乖争凌犯之风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橄榄诗》

东坡《橄榄诗》云：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注引杜诗：崖蜜松花落。《本草》：崖蜜，蜂黑色作房于岩。崖，高峻处，然坡诗与橄榄对说，非真蜜也。《鬼谷子》曰：崖蜜，樱桃也。它无经见。予读《南海志》：崖蜜，子小而黄，壳薄味甘，增城、惠阳山间有之。虽不知与樱桃为一物与否，要其类也。注坡诗者引小说橄榄与枣争，枣曰：待你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换崖蜜作对耳。山谷咏橄榄云：想共馀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坡公取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义山《蜂诗》：红壁寂寥崖蜜尽。此但作蜜用，非是。

寓钱

《法苑珠林》载：纸钱起于殷长史。唐《王玙传》载：汉来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寓钱，王玙乃用于祠祭。今儒家以为释氏法，于丧祭皆屏去。予谓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谓之明器，神明之也。汉之瘗钱，近于之死而致生，以纸寓钱，亦明器也，与途车刍灵何以异？俗谓果资于冥途，则可笑。

恩科

《闻见录》载：至和间富公当国，立一举三十年推恩法。盖公与段希元、魏升平同场屋相善，不欲私之，故为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于富公。予谓不然，仁宗开天章阁，召范、富条当世务，方以止侥幸、澄汰不才吏为说，无缘以私意创此科。考本朝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进士十五年以上，司马浦等赐出身。祥符八年诏进士六举以上，虽不合格并奏赐，特奏名七十八人。天圣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为匠簿，四年诏进士实应三举免取解，景祐元年诏进士五举年五十，虽试不合格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宝元元年被恩赐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柬之以校年累举，不责词艺，谓之恩泽四五百人，欲革之，孙汴等条具将上。嘉祐元年诏罢特奏名，时公正当国也。嘉祐二年复赐特奏名及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时诏罢特奏，庙堂因行裁减耳。然嘉祐三年再详定科举条制，亦不该载一举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吴薛综谓孙权曰：日南男女裸体，可谓虫豸。五代卢程骂任圜曰：尔何虫豸。按《尔雅》：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豸字合丈尒反。十二獬韵豸字下亦云：虫无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触邪？按《说文》：獬，廌兽也。古者决讼，令触不直。廌字合丈蟹反。然四纸韵廌字下亦注：獬豸，兽名。然则廌与豸义本互通，若有獬字，下虽丈尒切，亦兽也。如止一字，纵丈蟹反，亦虫也。今人见御史旧有獬豸冠，单呼为豸，可笑。

正衙常参

唐文武职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监察御史、员外、太常博士日朝，为常参。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为九参。五品以上及折冲当番，五日一朝，为六参。三日不趁常参即横行参假。时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飧而退。开元以朔望上宗庙牙盘，避正殿，移御紫宸，即唤仗及侯正衙者自东上阁门入，谓之入阁。唐末乱离，既不常御外朝，入阁亦废。常参官赴正衙对立，宰臣押班，传不坐即退。后唐明宗令五日一度，赴内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台寺监应在京厘务官以妨职事，求免，宰臣内朝奏事，中书聚厅，无暇押班，不废正衙，独待次及辞谢官、武班诸卫无本品，摄以使臣十员。元丰间始罢常参，日参则左右史及尚书、侍郎、御史大夫以上；六参则三省及御史台官、寺监、长贰以上；两参则寺监丞、大理评事以上；月参则寄禄官通直郎以上；除朔望参外，每以初五、十一、廿一、廿五为参日。渡江后虽有日参官，正衙既不日御，又无入阁之制，内殿废起居之礼，四参日分或大暑、祈寒、风雨、沾湿及假，故向车驾诣德寿或国邮中行宫中之仪多免常朝，参日无几。嘉定末年臣僚申严此制，寄禄官通直郎以上既不比承平之时，一入国门即破白，直及马。虽欲趁赴朔望，不可得，参日多免，犹前日也。

陈东伏阙

靖康孙觌论太学生陈东诱众伏阙为乱，建炎黄潜善辈置东极刑。觌、潜善不足道也。张魏公亦奏胡理笔削东书，欲使布衣挟进退大臣之权，几至召乱。遂以讽谕狂生，规摇国是，将理追勒编置。或谓魏公乃潜善客，理则李纲客也，因借此去之。公为一代人物宗主，亦复有此失。所言六贼及荐李纲、去潜善辈乃天下之公言，理果笔削之，其心皆止于爱君。乃不论所言之是非，以草莱之士挟权为罪，瞽诵工谏，何所逃谴？使建炎果用东言，必无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閧为惧，不欲伏阙，却不以言罪人。它日赠东官，祭东墓，赡其家而官其后，以生前布衣为身后法从，于东亦无憾。尝曰：朕即位，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赠官推恩未足称朕悔过之意，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圣心恻怛如此，予深为魏公惜之。

十五国风　二雅　三颂

风雅之正变，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变；鄘、卫、郑、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风化所基，何皆言变风？《节南山》至《鱼藻》，治固变矣；《六月》、《车攻》、《斯干》诸诗，何以言变小雅？《民劳》至《桑柔》，治固变矣；《嵩高》、《韩奕》、《烝民》、《江汉》诸诗，何以言变大雅？或曰：卫、郑与秦皆国人私美其君，不合于治之正。豳以周公遭变，宣王功业不终，悉难曰正风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尽废，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复兴，变雅不始于厉王而始于宣王，何也？若专以治言，则溢美其君岂得为诗，夫子安得存之？《周礼·籥章》歌豳诗、豳雅、豳颂，豳治未纯于正，胡用之于乐章？况《七月》陈王业与公刘戒民事无以异，一系正雅，一系变风，何也？《诗》大小雅以治言，则受命作。周代商继伐为政之大，宴群臣嘉宾、宴兄弟朋友为政之小，《嘉鱼》、《山台》、《菁莪》、《卷阿》、《棫朴》均为养才用才之诗，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车攻》、《江汉》、《常武》均为宣王中兴之诗，何以分政之小大？周、鲁、商三颂以盛德成

功为主，则周颂之荐宗庙、告神明，称述祖宗功业，极其形容，自称曰："惟予小子"、"闵予小子"、"曾孙笃之"，皆谦冲退托。而商颂言"假祖之孝"，曰"汤孙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汤孙"，言"奉祀之诚"，曰"汤孙之将"，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孙子"，不过颂美主祭之君。周颂简严，商颂敷畅，已非一体。鲁颂称美之辞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鲁，奔走于霸主之号令，惴惴自保不暇，乃谓其惩荆舒、服戎狄、修复伯禽之法度，与经传大率相戾。圣人合商周与鲁并以颂称，又何也？谓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则豳何以有雅？谓美盛德、告成功，则豳何以有颂？予谓求《诗》于《诗》，不若求《诗》于乐。夫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及言《关雎》之乱，洋洋盈耳。以乐正《诗》，则风雅与颂以声而别。古者诗存于乐，延陵季子观乐于鲁，使工为之歌，乃于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常。《记礼》言：郑、宋、卫、齐之音与声淫及商和，非武音，歌、颂、大小雅以为声歌，各有所宜。《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周礼》教六诗，以六律为之音。《左传》：晋得楚囚，问其族，曰伶人也。与之琴，操南音。《文子》曰：乐操土风，不忘旧也。有娀之北音，涂山之南音，夏之东音，周之西音，专以音乐为主，声相形，故生变。五音，乐之正也；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乐之变也。后之言乐有三宫、二十一变，乐有正声，必有变声。夫子正《诗》于乐，岂独风雅有正声而无变声哉？故国风，十五国之土歌，土歌之正为正风，土歌之变为变风，采诸者以声别之。列国非无正音，散而不传耳。豳风、秦风，周之变音。周南、召南，周之正音。其雅乐之正变也，亦然。瞽诵工歌，既别其声之正变，复析为小雅、大雅，亦不过雅音之大者为大乐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为小乐章，小宴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鸣》而后拜。韩子以舍其大、拜其细为问，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两君相见之乐，皆不敢当。《鹿鸣》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见雅音小大即乐章之小大也。以言于颂，周颂虽简，商鲁之颂虽繁，周颂虽敬惧而谦恭，商鲁之颂虽侈丽而夸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颂。人不以言求《诗》而以乐求《诗》，始知风雅之正变、小大与三颂之殊途同归矣。孔颖达云：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言政而参以音。其论得之矣。盖乐与政通，谓无关于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则有不可解者。今之乐章至不足道，犹有正调、转调、大曲、小曲之异，风、雅、颂既欲被之弦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别其声之小大、正变哉？

王俭红莲

庾杲之为王俭卫将军，长史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绿水，依芙蓉，何其丽也。今台郡幕客多用红莲故事，始此。按齐卫将军实预朝政，犹汉三公开府，岂泛常僚属可比用之。枢、宰、掾则其类也，不然则用于诸戎之干官，却无害。

庙议

本朝以太祖、太宗开基，真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非英宗则裕陵无自而继，高宗又有中兴之功，于义皆百世不迁庙祧，未可轻议。宝庆庙议，竟无定论。予考郑康成、王肃辈议论虽详，朱震惟取刘歆之说，谓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七者，其正法可常数也，宗不在此数，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于商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无逸》举商三宗，宗无数也。劝帝者之德博矣。《礼》：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菑则祀之。异姓有功德犹且特祀，况先祖乎？又说：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以歆议观之，太祖庙固在七庙之内，而三宗庙则在七庙之外，不然则商祖契而宗汤。今太甲、太戊、武丁已为五庙，岂有身为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汉守祖有功、宗有德之说，凡尊之为宗，则万世不毁，不待集议于迁易之时而尊谥之。始其论已定，光武既为中兴之祖，其后宗名世为陵寝号，庙制不可行矣。蔡邕以和帝而下，功德无殊，不应为宗，及馀非宗者皆奏毁。是既宗其功德则不可祧，欲祧则当如邕议，省去其号方可。本朝圣明相继，宗以虚名而复毁其庙，于理未允。

鬻熊孟尝

鬻熊年九十见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国事，尚少也。孟尝谓楚丘先生：春秋高，多遗忘矣。楚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车赴马，何暇见老。深谋远计，役精神而决嫌疑，吾始壮矣。周家尊事黄者，不过乞言，非劳其筋力，强之以事也。大夫七十致仕，礼之常也。间有特异之贤，尊而礼之，任其德而不任其力也。使鞭钝策朽以尽瘁于群有司，何补于其国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庄为严、殷为戴、恒为元、奭为盛，以义改也。理为李、求为仇、舅为咎、籍为席、弘为洪、朝为晁，以音改也。棘为枣、疏为束、仲为种、槩为暨、熊为能、鄫为曾、慎为真、刘为金、胙为作、敬为文为苟，以字改也。蔓、落、姒、莘、桥、郲、郳、郤、郭、鄯、郦、邵、随、滕，为万、洛、似、辛、乔、朱、兒、会、章、背、成、召、隋、滕，合音与字而改也。亦有因一事为万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车改为车，谢服出征改射氏，仪以民无上改为是，刘遵考以忠谏，比伍员改为员，犹有源流可考，逃难山谷，强氏曰潜，遂失本姓。一姓改为数姓者，如香横四子守坟墓者改为是，居徐者为香，

居幽者为桂，居华阴者为炷，此四姓同一昚也。勾姓本避高宗讳，勾涛则仍字更音，钩光祖则加金，绚纺则加丝，苟谌则加草，句思则易字，勾龙如渊则加龙，此六姓同一勾也，后世昏姻何自而辨。又有因二音而讹者，员音运。俞，敕救反，叶音摄，今从正音。甄音坚，宣和唱名以坚呼之不应，讹为真矣。缪或为穆，遂成二姓。岂源流之固异耶？复姓多北人，而中国望族不可以义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诸葛则诸县之葛，申屠则屠原之申，毌胡则毌丘之胡，闾丘则顿丘之闾，所谓同门而异户也。

楮券源流

券书昕称责以传别，特民间私相称责以为符验，公家未尝为之。汉皮币，王侯贵人用相朝觐，遇聘享载以荐璧，民间未用。唐宪宗时商贾至京委钱诸道，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裴武欲禁，卢坦请于三司，飞钱给据，更相兑为钞。祥符中张咏镇蜀，患铁钱之重，设质剂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界，使富民十六户主之，资产寖耗不能即偿。薛田请官为置务。天圣元年寇瑊守益，置益州交子务。绍兴间钱端礼议令榷货务给降诸军见钱，公据关子三百万，及以分数给朝士俸。于市肆要闹处置五场同见钱收换，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总不过四百馀万。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见钱，无欠数，贴偿脚乘之费，竞欲得之，有不止用官价者。其后所造稍多，价渐亏损。乾道三年出内库银二百万两，易楮币焚之。孝宗谓：朕以会子，十年睡不着。淳熙间至二千四百万，令宰相叶衡用钱收换。曰：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可谓讲究本末，详且悉也。庆元后券日增，开禧所出益夥，第十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万，几及一亿四千万，其价浸损。朝廷始诏江浙诸道，必以七百七十行用，终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顿损其半，法禁并行，令既严而价未定，持空楮于市无有肯售者，公私大弊。旱蝗求言，用太学生吴幼存等封事，还籍没富室之产，悉弛其禁，楮价反增。虽七百六百，诸处不等，不至十分折阅，以楮稍损于开禧，自然而然也。后无以为廪给忠义及庆宝之费，且谓青齐皆可通用，遂广行印造。盱楚江闽用兵所费日广，十四界十一千二百六十三万，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万，几及三亿三千万，盖溢开禧之数。郁攸为灾，土木费多，所印第十六界本为换易之用，不免权宜出之。至绍定癸巳，岁用过九千四百馀万，一界计一亿十三千三百五十五万，止三千九百万未支出。以三亿二千万之数，欲强以七百七十之价，人知其难。孟冬易相，惩创两贯换一之非，高折金银及以官诰度牒与第十七界新券贴换，徒据榷货务旧数纽算，都不知十四、十五两界旧多破损，屡尝换易，积于封桩，未及焚毁，又复移用，其数遂不可计。伪造者不与焉。虽可易旧为新，而换两界旧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物贴换，不能悉偿。凡州郡椿积与七月所纳之券，悉为干没，设有水旱、盗贼，县官既已无备，且有兵事，悉取办于楮。两界之用于东南已逾二亿，所造日增，常患不给，乃以州郡不能秤提为病。予谓钱与楮犹权衡也，有轻重则有低昂，分毫之力不与焉。盖钱与楮皆本无用，可以贸有用之物则人用之。使如古所谓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无可以相易，则何资于钱？如古所谓治田百亩，岁用千五百之类，小大粗足于日用，何资于楮？自物货难以阜通，于是假圜法以流转，故言钱则曰平准，所以见有是钱必有是物，而后可准平也。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自商贾惮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兑换，故言楮则曰秤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秤提之也。楮多易得，则金钱贵重。此绍兴以后议论也。准平、秤提皆以权衡取义，而低昂有在于重轻，明矣。陆贽谓：钱多则轻，必作法以敛之。赵开谓：楮多则轻，必用钱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钱少。如欲钱与楮俱多，则物益重矣。且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盖古贸通有无，止钱耳。钱难得则以物售钱而钱重；钱易得则以钱售物而钱轻。复添楮以佐钱，则为贸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贵。古人惟重本政，谷、粟、桑、麻及诸用物、食物，食物，本也，钱，末也，楮又末之，末楮惟便于商贾。今乃强之收藏，价必用七百三十，使刑禁可行，则庆元、开禧、嘉定尝用之，既无验而复效尤焉。且曰：奸民销毁也，蓄商般贩也。吁！此弊久矣，固所当禁，而不足以救目前之急。盖自王安石罢铜，禁奸民销钱为器，边防海舶不复议钱之出，非特今日。今之所虑在楮日益而不知止耳。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此秤提大术也，今日悉欲取法孝宗独楮币一事，与孝宗议论相反，何耶？

无恙

《战国策》赵威后问齐使：岁无恙耶？王亦无恙耶？晋顾恺之《与殷仲堪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隋日本遣使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风俗通》云：恙，毒虫也，喜伤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劳问曰无恙。《神异经》：去北大荒中有兽，咋人则病，名曰㺊。㺊，恙也，常入人室屋，黄帝杀之。北人无忧病谓无恙，苏氏《演义》亦以无忧病为恙。恙之字同，或以为虫，或以为兽，或谓无忧病。广干《禄书》兼取忧及虫。《事物纪原》兼取忧及兽。予看《广韵》，其义极明，于恙字下云：忧也，病也，又噬虫，善食人心也。于㺊字下云：㺊兽，如狮子，食虎豹及人。是㺊与恙为二字，合而一之，《神异经》诞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贾谊，谊之前则商鞅见孝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席。谊之后则苏绰见周文帝，陈申韩之

道，帝不觉膝之前席。鞅绰言杂霸，贾谊言鬼神，感动主听则均，今独取宣室事，何耶？

佽飞庙

《四明旧图经》称：佽飞庙昔有碑，今亡。神姓氏无传。《淮南子》云：荆佽飞渡江，两蛟夹挠，拔剑断蛟。金翊《纂异》记唐开元改鄞为明，郡名奉化，军号佽飞。考此盖军将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飞走之飞。今庙榜称，荆佽飞侯，岂好事者附会以荆字欤？《新志注》：有蛟池，镇以庙。又云：唐末刺史黄晟初为佽飞都副兵马使，保护乡井，设而祠之。是新旧图、志皆无定论。佽非事始见于《吕春秋》。按汉《百官表》，武帝更左弋射为佽飞。注：周时渡江，越人在船下，将覆之，佽飞入水杀之。与《吕春秋》、《淮南子》人与蛟小异。以非为飞则已久矣。古字初未尝拘，《隶释》载橐长《蔡君颂》曰：飞陶唐其孰能。非与飞其义自通，何必有是非、飞走之疑。汉军号既取荆佽飞之武勇，如宣帝发飞射士诣金城，元帝发佽飞射者击羌。隋大业改左右卫所领军士名佽飞。唐建佽飞军于明，节镇之号，乃遣卫士留屯，若今飞虎、虎翼军耳。郡有城隍，军有主宰，当时佽飞屯军于明必建本军香火，以荆佽飞侯王为额，如今东三班之祠关王，秘书省之祠苍史王及各建天王堂之类。军废，此祠遂存，庙碑无改。所信者，额及《九域志》耳。《旧志》指额为附会，又以名字不同，疑《九域志》，遂有军将之说。《新志》因刺史黄晟尝为兵马使，又讹为晟自建军，为使凡几人，安知为晟？何不言黄刺史而言荆佽飞侯王？庙额已久，既以侯王为称，决难迁就。又自蛟池立说，尤为臆度。既立佽飞之庙，必凿池以象其事。或旧有池因庙而讹，若因池建庙，古之斩蛟如周处、许旌阳之类甚多，何独取于佽飞，人与军名相合耶？

发人私柬

唐穆宗时钱徽掌贡举，段文昌、李绅以书属所善士，不从，言于上曰：今岁礼部不公，皆关节得之。乃贬徽刺江州。或劝徽奏所属书，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奈何奏人私书。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台谏李兑等言：比岁臣僚有缴交亲往还简尺，遂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从之。缴奏私书，非特士君子不为，亦法令所禁。

教官称冷官

唐玄宗爱郑虔之才，以不事事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而无曹司。杜甫诗：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非以学馆为冷及以登台省为进用，盖言诸公日趋局，独广文无职掌耳。今以教导之职为冷官，意正相反。广文馆与四门、太学、国子并列，亦郡文学之职。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贺玠曰：家有《坟》、《素》，何须蝇头细书？答曰：检阅既易，且手写不忘。诸王从而效之。古未有刊本，虽亲王亦手自抄录。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间从学官杨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挟书，非备巾箱之藏也。

《抑》之《诗序》

《诗序》以《抑》为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记·诸侯年表》：宣王十六年卫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王十四年卒。《卫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武公立，犬戎杀幽王，武公将兵佐平戎，命为公，五十五年卒。温公《稽古录》悉用《史记》纪年，刘恕《通鉴外纪》用汲冢纪年，以为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后止差一年，以此改武公即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间又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厉王之后二十七年公即位也。《国语》云：武公年九十五犹箴于国，作懿诗以自警。注曰：懿诗，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于耄年，去厉王之世几九十载，谓此诗为刺厉王，深所未晓。

世事未尝无对

《唐宋遗史》载：张崇帅庐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觐，人谓渠伊必不来。崇计口率渠伊钱。再入觐，人不敢言，捋须相庆，崇率捋须钱。《五代史补》载：赵在礼自宋移永兴，人曰眼中拔却钉矣。在礼乞还，每日率拔钉钱。方镇不法，信非一处，此二事雅可为对。

唐进士贬官

唐以进士为重，入仕为轻，《缃素杂记》及《禹锡嘉话》载贾岛事，一谓累举不第，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簿；一谓岛为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于案上取诗卷览之，岛攘臂夺去，帝惭恧，遂除岛长江簿。《唐宋遗史》所载略同。程锜有"夺卷忤宣宗"之句。《摭言》载开成中温庭筠以文为货，执政恶其搅扰场屋，黜随州方城尉，裴坦为责词有泽畔长沙之比。《北梦琐言》载：制辞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夫士子起布衣为簿尉，今为异恩矣，时则为贬黜，何唐士之贵且重也。《卢氏杂说》云：文宗言进士之盛，时宰对举场中云：乡贡进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实录也。

燕巢诗

《云溪友议》载：元和下第士人多为诗刺主司，独章孝标为《归燕诗》留献侍郎庾承宣云：旧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归。连云大厦无栖处，更望谁

家门户飞。承宣吟讽，恨遗才，及重典礼闱，孝标擢第。《青琐高议》载：唐僖宗时干化成依中丞蔡授门馆，一日告去，作《燕离巢诗》，主人复留之，与前章一同，但改落字为驖，岂化成窃孝标之旧什，将《青琐》所传之谬耶？

蓄 米

古窖藏多粟，次以谷，未尝蓄米，载于经史可考。武王发巨桥之粟，廪人掌九谷之数，仓人掌粟之藏，廪人继粟。晋饥，秦输之粟。李斯入仓，见鼠食积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敖仓藏粟甚多。赵充国日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郑吉田渠犁积谷。魏太祖许下屯田，所在积谷，以太仓谷千斛，垣下谷千斛赐袁涣家。晋《天文志》谓：三星，天厨主藏廪五谷也。南四星，天庾积厨粟所也。虽谷粟言其大概，然藏米绝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吴会并海，卑湿尤甚，且盖藏无法，不一二载即为黑腐，三年之令不复举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吴尚书令纪亮与子中书令陪朝会，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于亮。后汉郑弘为太尉，举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遂听置云母屏分隔其坐。由此为故事，是隔坐发端于门生坐主也。

唐进士无耻

《唐摭言》载：裴思谦从仇士良求状头，高锴庭谴之。次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怀士良一缄，易紫衣趋阶下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书中与求巍峨，锴欲略见之，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人物堂堂，锴见改容，从之。《集异录》载：王维文章音律为岐王所重，时公主已荐张九皋为解头，王令维衣锦绣、赍琵琶同诣主，第诸伶旅进。维妙年都美，主顾问，王答曰：知音者也。令独奏新曲，主询名，维曰：郁轮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词学无出其右。维献诗卷，主惊曰：皆我所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作解头，一举登第。此二事无廉耻甚矣，虽得一名，何足为重？纪载以为盛事，何耶？

左 右

汉以右为尊，谓贬秩为左迁，仕诸侯为左官，居高位为右职。周昌相赵，高帝曰：吾极知其左迁。陈平以右丞相逊周勃，位第一，平为左丞相，位第二。谓左戚右贤、居客之右、朝廷无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谏议、左右司谏正言皆不以右为尊，犹以右文为秘省殿名，何耶？

程苏争致斋

《东坡年谱》载：程、苏当致斋，厨禀造食荤素，苏令办荤，程令办素，苏谓致斋在心，岂拘荤素，为刘者左袒。时馆中附苏者令办荤，附程者令办素。予谓不然，斋之禁荤见于法令。乃禁五辛，虑耗散人之气，间其精诚，与禁饮酒、听乐、嗜欲、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于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荤为鱼肉，徒有是非之辨。《庄子》载颜回不饮酒，不茹荤。谓祭祀之斋是也。

桃 符

《风俗通》曰：黄帝书称上古之时，有兄弟二人荼与郁，用度朔上桃树以制百鬼。于是县官以腊除饰桃人，垂苇索。《岁时记》：桃者，五行之精，压伏邪气，制百鬼。《本草经》曰：枭桃在树不落，杀百鬼。《山海经》云：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东北曰鬼门，万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郁垒。黄帝象之，立桃版于户。《淮南子》曰：羿死于桃棓。注云：棓，大杖，以击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岁旦植门以辟鬼。《后汉·礼仪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梗。梗，更也。《庄子》曰：插桃枝于户，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见于传记者不一，而六经亦自可考。《檀弓》曰：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传》曰：楚人使公视禭，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殡。《周礼》：戎右赞牛弭桃茢。郑司农于《丧祝》云：丧，祝与巫以桃厉执戈，在王前以桃茇除。虽圣人不废，例以巫家之说而鄙之，可乎？

艾 子

世传艾子为坡仙所作，皆一时戏语，亦有所本。其说一蟹不如一蟹，出《圣宋掇遗》。陶穀奉使吴越，因食蝤蛑，询其族类忠懿，命自蝤蛑至蟹凡十余种以进，穀曰：真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 甲

汉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诏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充传注》：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章帝诏曰：令丙：箠长有数。当时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为令甲，非也。此与言乙夜之览不同，古人虽以更数为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观事、乙夜观书出处可用。

东 阁

今人以宰相子为东阁，按：公孙弘为丞相，开东阁，不过招延宾客之地，于子弟初无预。今之引用，乃李商隐《九日诗》：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由再得窥。上言郎君乃令狐绹，下言东阁犹是令狐楚之旧

馆。东坡《九日诗》因引此事合而言之：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此虽使令狐绹绝义山故事，然东阁之开闭于郎君何预。又云：南屏老宿闲相过，东阁郎君懒重寻。以郎君加于东阁下，犹言宰相子也。与汪龙溪云：东阁郎君之未有用之，皆无病。今竟以东阁呼郎君，岂为父者不能专招贤之责，子得以盗其权耶？

严　更

《西都赋》：卫以严更之署。注：严更，督夜行鼓也。此卤部中所谓严更警长也。严与发严及中严外办，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为一严，侍中奏开宫门、城门；五刻槌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群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为三严，侍中、中书令以下俱诣西阁奉迎。严即严肃之义，今以办严为办装，因讳而改，恐难例论。

鼯鼠五技

《本草》谓蝼蛄为鼫鼠，即《荀子》鼯鼠五技而穷者，谓之鼫鼠，而引鼯鼠事，全不可晓。《荀子注》称：鼯，能飞，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缘，不能穷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许氏《说文》言：今河东有硕鼠，大能人立，前两脚于头上跳舞。善鸣，食人禾黍。逐则走入空树中，有五技。《本草》之论，其果然耶？《尔雅》于螌曰：天蝼也。不闻有鼯、鼫之说。疏曰：一名硕鼠。疏作于本朝诸公，非正文也。于鼫鼠注虽引蔡邕蝼蛄之说，郭璞以为形大如鼠，头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关中呼为鼩鼠，则与蔡说不同。于鼯鼠夷由注云：似蝙蝠，肉翅，飞且乳，亦名飞生，音如人，食火烟。又与螌不类。郭璞《鼯鼠赞》曰：鼯之为鼠，食烟栖林，载飞载乳，乍兽乍禽，反藉孕妇，人为大任。《鼫鼠赞》曰：五能之鼠，伎无能执，应气而化，翻飞鸳集，诗人歌之，无食我粒。是鼯、鼫判然二物，非鸳明矣。前辈诗用鼯处极多，韩愈诗：猿呼鼯啸鹧鸪啼；蛟龙出没猩鼯号。李白诗：鼯啼桂方秋；饥鼯嚬呻。杜甫诗：抨弓落颠鼯；饥鼯诉落藤。苏诗：麏鼯号古戍；饥鼯嗅空案。俱不及于五技。黄诗虽云：五技鼯鼠笑鸠拙。亦不以为螌，前辈尝以蔡说为非，《本草》必因邕而附益之。不然则蝼蛄之五技偶与鼯鼫同，因以名之。若鼠头、兔尾、人立、跳舞与飞乳、人音，决非蝼蛄，明矣。

樊迟学稼

樊迟学稼学圃，子曰：不如老农老圃，且谓小人哉樊须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须无志于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谓不如农圃则是真实之辞。古者人各有业，一事一物皆有传授，问乐必须夔，问刑必须皋，农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麦、秬、秠、穈、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芑种褎、发秀颖粟，各有前后之序，本末源流，特概见于《生民》、《七月》。《周礼》敛职事曰：稼、穑、树、蓺及任农以耕事、任圃以树事，是各有职。老农、老圃，盖习闻其故家遗俗，穷耕植之理者也，此许行所以学农家。今以所传《齐民要术》，亦可想农圃之梗概。《管子·地员》一篇载土地所宜，比《禹贡》尤详悉。亢仓子说农道大有意义，稼容足，耨容耰，耘容手，谓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缓。稼欲产于尘而殖于坚，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馀，畎欲深而端，亩欲沃以平，下得阴，上得阳，然后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长；强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树肥无扶疏，树埆不欲专生而独居。肥而扶疏则多秕，埆而专居则多死。其说禾、黍、稻、麻、菽、麦得时失时尤详且悉，与《吕氏春秋》大概略同。昔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艺文志》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氾胜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传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须，遂谓无此学也。

倚　门

俗说母之望子曰倚门。按：《战国策》王孙贾事闵王，王走，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晚而来，则吾倚门望汝；汝暮出而不还，吾倚闾望汝。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门，若出稍久当言倚闾，盖门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用倚门事，岂以暮出不还为俗忌耶？

张范议论仁恕

唐裴伷先得罪，张嘉正请杖之。张说曰：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故士可杀不可辱。嘉正不悦，说曰：若国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辈。庆历中晁仲约得罪，富公议欲诛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富公愠。范曰：轻导人主以诛戮，它日手滑，虽吾辈未敢保。张范二公可谓仁人君子之言，然谓恐及吾辈与吾辈未敢保，意借以开释同列耳。若预为己计而故纵，则不可。昔豫让报国士之知曰：将以愧后世为臣怀二心者。高允不欺于君曰：恐负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节也。由己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诛杨嗣复，李珏、杜悰见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语却无病。

临安金鱼

坡公《百斛明珠》载旧读苏子美《六和塔寺诗》：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初不谕此语，及倅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投饼饵，久之略出，不食，复入。自子美至今四十年，已有迟留之语，苟非难进易退不妄食，安得如此寿。观此则金鲫始于钱塘，惟六和寺有之，未若今之盛。南渡驻跸，王公贵

人园池竞建，豢养之法出焉。有金银两种鲫鱼，金鳅时有之，金鳌为难得。鱼子多自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捞起曝干，复换水，复生鱼黑而白，始能成红。或谓因所食红虫而变，然投之饼饵，无有不出，能不食复入者盖寡。岂习俗移人，虽潜鳞犹不能免耶？

蚕马同本

唐《乘异集》载：蜀中寺观多塑女人披马皮，谓马头娘，以祈蚕。《搜神记》载女思父，语所养马：若得父归，吾将嫁汝，马迎得，父见女辄怒，父杀马，曝皮于苞中，皮忽卷女飞去。桑间俱为蚕俗，谓蚕神为马明菩萨，以此。然《周礼》：马质禁原蚕，注：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蚕马同气，物不能两大，禁再蚕者为伤马。旧祀先蚕与马同祖，亦未可知。

盬 盐

《西汉·中食货志》：猗顿用盬盐。注：盬，盐池也，于盬造盐，故盬音古。予观《采薇》注：王事靡盬。盬，不坚固也。颤羽注：盬不攻致。《周礼》：盐人共其苦。盐，杜子春读为盬，谓盐盬直用不练治。以《诗》《礼》注观之，则盬为不攻致及不练治，以《食货志》注观之，则盬乃盐池，二说似异，然海盐练治后成其为盐也，难坏；池盬出水即成其为盐也，易坏。其理一也。

传 注

《艺文志》：《易经》二十九篇，《传》四十一篇，《毛诗》三十九篇，《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春秋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先汉经自为经，传自为传，自马融注《周礼》省学士之两读，以传连经。杜预为《经传集解》亦合为一。然于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别之，读者固知其彼为经而此为传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辞，初未尝乱，《乾》之卦，首篇繇辞，次以爻与彖象；它卦以彖系于繇辞下，以象系于逐爻之下，均为圣人之言，一之犹可。欧阳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谓也”与“子曰”乃讲师对答之辞。所谓元、亨、利、贞四句，鲁穆姜之言，必讲师引以伸其说。《诗序》旧以为夫子、子夏所作，然郑康成解《诗》于经谓笺。笺，重也，以经文既有毛注，郑则重为发明。于序则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文，则毛公岂得无注，毛苟有注，则郑亦必言笺。《丝衣·序》云高子曰“灵星之尸也”与《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闷宫注》云孟仲子曰“媒宫也”，无以异，一系之序，一见之注，讲师附益可见。《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宛》、《小旻》四诗序谓刺幽王，郑谓刺厉王之诗，序谓卫庄姜送归妾，郑于《礼》之《坊记》为定姜之诗。使序出于夫子、子夏，康成其敢为异同之论乎？经传既混而为一，其间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辞，亦不可辨。晦庵解《诗》，纯用正经，盖有见于此。

温公蜀公议乐律

予观范蜀公《与司马温公议乐律书》，蜀公谓房庶赤法古本《汉书》：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为赤，纵置太长，横置太短，新赤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则大其空径四厘六毫，是以乐声太高，皆由谈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随其长短断之为黄钟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长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径，数合则律正，是度由量起。温公据《汉书》正本谓律法以一黍之广定为度之九十分，得黄钟之长，是度由律起。予谓先王吹嶰竹以听凤鸣，六律六吕生焉。天地未尝无自然之中声，复惧其中声之不传，于是因十二筩以制律，而验之于气，气之应有浅深，管之入地有长短，验子于黄钟，验未于林钟，验寅于太簇，气至则灰飞，管差则不验，律建而天地之中声有所考。复起于黄钟之长，取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凡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寸、尺、丈、引定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长短有所考。复起于黄钟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考。复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斤、钧、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轻重有所考。四者具存，或自源而徂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流寻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既亡，周汉之议已为不同，司马迁、刘歆、班固以为一上一下，刘安、京房、郑康成以蕤宾为重上生，吕不韦以大吕为重下生，或代律以准，或代律以钟，或代律以笛，卒无一定之论。况二公当汉唐五代之后，欲争《律历志》之全脱，以定一代之制，人固知其为难。然主蜀公之说者，但当辨子穀秬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之有合于度与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也。主温公之说者，但当辨一千二百黍积实管中为九寸，取其三分以为空径，果有合于量与否，不必曰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观天而验历，太史局算历以测天，所得苟精，未尝不合。倘温公因《律历志》之元本取为度以作律，验之于气灰飞，苟应则度可为律。蜀公因《律历志》之古本取为量以作律，验之于气灰飞，苟应则量可为律。盖有天地之中土，则有天地之中气，而中声应焉。律、度、量、衡者，起于黄钟，《月令》于中央土有律中黄钟宫之说，是律吕之出于自然，岂有古今之殊，不能求律于人而求律于天，气验则律验，度、量、衡亦于是而论定矣。正不待较古本、今本之异同也。

义役

今之义役，朝臣以为便，奏欲通行之。予谓此法在民则为义，在官则大不义。义役莫如周，比长察奇衰，闾师、县师征赋贡，皆以上中下士为之，不以役名也。秦汉三老掌教化，有秩、啬夫收税赋，游徼巡盗贼，无秩。无秩则以非义，徒役之矣。元魏取乡之强谨为三长，皆有复。汉唐胥吏有公解钱加役者免租调，民犹乐于趋义。本朝以乡户为胥役，不堪衙前之破荡。熙宁令出钱助役，雇吏正长复除。然当时计物力差耆长曰役法，以收税赋；计户籍差正长曰保甲法，以巡盗贼。后废县之五等而都为之等，以正长收税而两法俱弊。绍兴取雇役钱封椿之，隶经总司，胥吏多无缘，始虐正长代输，追捕与官吏往来科配供给之费皆取办焉。正长有破荡之患，于是众鸠金买田以供役，盖出于大不得已。不咎官吏以非义虐正长，乃谓率钱以饱溪壑之欲者，可通行于天下，可乎？夫力役之出庸并于两税，继有徭役之雇钱以隶经总司，复使率钱为义役，是三出钱而不免役，以为义，未见其为义也！

性善恶

世之论性者二，善恶而已，人往往取《孟》而辟《荀》。予合二书观之，《孟子》自天性见所谓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持养之功，《大学》诚其意之谓也；荀卿自气性见所谓恶，必指其谬，戾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强哉矫之谓也。气性与天性不同，苟非上圣，得无过与不及之病。荀卿于是名之为恶，曰柔胆猛戾也，曰齐给便利也，曰庸众驽散也。或柔之以调和，或一之以易良，或辅或节，或抗或劫，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则孟子之学澄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学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补于后觉则一。

瓜戍

今人到官，贺谢语必言瓜戍。按：齐侯使连称、管至之戍葵丘，瓜时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弗许，遂作乱弑齐侯。此岂好出处，矧戍役比之官则为猥贱，尤难用之于庆贺。

太公《六韬》

武王问周公曰：诸侯攻天子，胜之有道乎？公曰：攻礼为贼，攻义为残，失民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即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之说。虽出传记，于理无害。孟子说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于武、成取二三策，盖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韬》之书，凡文武反覆问难无非由奸诈以倾覆人国，如言养其乱臣以迷之，近美女淫声以惑之，亲其所爱以分其威，赂其左右以得其情，八符阴秘，三部分书，诡伏设奇，远张诳诱。少知道者不为，文、武、太公其为之乎？果尔，则文、武岂为仁义之师，太公岂为王者之佐。刘恕作《通鉴外纪》亦惑之，至谓文王与太公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然《汉书·艺文志》注谓吕望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术者所增加。汉时已尝疑之，今反使右科习为正经，可耶？

《麦秀》《黍离》之歌

箕子过故殷墟，感宫室生禾黍，作《麦秀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周大夫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其颠覆，作《黍离诗》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所以咎亡国之君与言狡僮无以异。第箕子之歌简而直，周人之诗微而婉，体有不同耳。旧传靖康渊圣狩虏营，有人作《忆君王辞》云：依依宫柳拂宫墙，宫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独立黄昏人断肠。语意悲凄，读之令人泪堕，真爱君忧国之语也。

高帝封雍齿

高帝未封，诸将往往坐沙中语，留侯欲帝封平生所憎以安之，遂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喜曰：雍齿尚侯，我属无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载：晋文公过曹，里凫须盗其资而亡，公馁，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凫须请见曰：君去国久，民臣多过自危，凫须为贼大矣，君诚使骖乘游于国中，百姓见之自安。文公悦而从之，民臣皆曰：里凫须不诛，吾何惧也。岂留侯之策与此暗合耶？

盐法

前辈谓欧阳公作罢茶盐法，诏言：私藏盗贩，实繁有徒，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外数千里设陷井而陷吾民也。每叹息以为真王言，是时虽未至设陷井以陷民，其弊必至于此。自崇宁初蔡京作茶盐钞，初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已而变易对数，买新钞带给旧钞之半。季年又变为循环法，未几复令贴钱给盐。凡三输钱始获一值之货，民无赀更钞，已纳钱悉干没。商贾破荡，盗贩者多，追捕日繁而盗贼炽矣。皆老奸之误国也。后之议臣乃祖述其说，对折带发，更易不常，近因易楮令，贴纳钱越次打发，非惟商贾，无可贴纳者多，钞盐贵则私贩行，不免严追捕之令，利之所趋，何所顾藉，数十为群，易至生变。予尝询之亭丁，谓：仓台给降本钱以一万缗计之，使司退三千缗为敖底盐钱，二千缗为官吏费，止有五千缗到场，移借侵用之馀，散及亭户者无几，每斤必双秤，所请本钱莫偿灯卤买薪之费，非藉私鬻，破家荡产，岂足供官，惟有逃窜而已。盐贾盐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贩，只生事以激变耳。绍兴间何溥请禁科卖仓盐，高宗曰：盐虽居民间常用之物，科卖则为大害，朕在京东目击之，其后盗由此起，今当严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　章

俗谓章奏为囊封本于汉，凡章奏皆启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则用皂囊重封以进，若州县之紫袋。刘向惧恭显之倾危上，乃上封章以谏疏，其末云：臣谨重封，昧死上。汉漏泄之法极重，师丹使吏书奏，丁传得其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本朝于章奏，凡论治大体及有关于圣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锡谏疏，悉类聚于禁中，是也。今例从内降付中书，虽泛言敬天修德之类，往往批依以入报，非故事也。

东宫东朝

今以太后为东朝，盖用《叔孙通传》惠帝东朝长乐事。然颜延年诗曰：君彼东朝，金昭玉粹。东朝则太子朝也。今以太子为东宫，盖用《班彪传》东宫初建事。然成帝报许后曰：皇后其孝东宫，毋阙朔望。东宫则太后宫也。此皆随地以言，初无定论，后世以东朝为太后，以东宫为太子，可谓拘泥。

萱　堂

俗谓母为萱堂，考之《诗》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注云：背，北堂也。笺云：忧以生疾，恐将危身，欲忘之。是诗既以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而作，以忘忧解之，极通，于母有何干预？坡诗"我非儿女萱"却是鄙之之辞，或引用树萱事，则不可用《诗》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坛之雄师，世谓以作《河间传》不入馆阁。然亦有所本，《汉书·原涉传》涉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耶？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壹为盗贼所污，遂行淫行，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其意正相类。

《月令》

《月令》陆德明以为《吕氏春秋》，后人删为此记。蔡邕、王肃以为周公所作。先儒以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非太尉之职，太尉，秦官，决非周公之书。予谓不然，《月令》之书自大挠作甲子占斗所建，伶伦制十二律以节四时之度，尧命羲和敬授人时，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验之于人，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占之于鸟兽，东作、南讹、西成、朔易应之于事，终之以允釐百工，庶绩咸熙，此夏时之所由起。《夏小正》之书，辞简理明，固已备《月令》之体，周以农开国，犹以时令为先务，大概具见《七月》，周公制礼作乐，得无一代之成书？使此书尽出不韦之手，不应以十二令为纪，各以数篇解释于后，合为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徒与太史、乐正、乐师、泽人、虞人、四监之类皆周官也。予意不韦不过改司马为太尉耳。盖赞杰俊、遂贤良、与行爵出禄虽非太尉之职，而设仪辨位、进贤兴功、制畿分封则大司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韦增益周公之书，其间岂得无改窜。《淮南·时则训》比吕氏十二纪又有异同，此可为证。

椒　房

应劭《汉官仪》曰：皇后称椒房，取其实蔓盈升。予考之《江充传》：先治甘泉宫，转至未央椒房。《上官桀传》：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刘辅传》：于是减省椒房掖廷用度。及马援以椒房不预云台之次。椒房殿为后所居，固分明。师古注：椒房谓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芳。却有此理。《诗》曰：贻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悦，交情好也。其义恐出此。《离骚经》云："播椒房兮成堂"与石崇涂屋以椒，不过取其芬香，于蔓行盈升初无关涉。成帝宠赵昭仪，复建椒风殿以居之。今例以椒风为皇后事，非是。

宣帝宪宗励精

宣帝励精而汉中兴，卒任许、史、恭、显辈以基谗佞用权之祸；宪宗励精而唐中兴，卒任梁守谦、王守澄、陈志玄辈肇太和甘露之变。自昔英主政自己出，虽不任群臣，耳目必有所寄。宫闱之内，非在外戚，则在宦寺，势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如挈裘振领，但当选择贤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于宰执，付耳目于台谏，寄心膂喉舌于侍从。百执事所以通下情、绝壅蔽，其纪纲极正。委任一偏，犹有弄权于廊庙之上者，况宦寺外戚乎？

士　气

本朝南渡后，宰相得政最久且专者二，一以威权劫制天下士，诛窜愈多而士气愈振，无异东汉之季；一以爵禄豢养天下士，容受愈广而士气愈衰，无异西汉之季。绍兴易相之后，一时人才，彬彬辈出，天下犹可为，不至举一世之人团揉如绵，悉入笼络驾驭之中，委靡成风，如灯消膏，浸微浸灭，精神气焰索然无馀也。于此时欲振起之，以致励精之治，可乎？

袁张相术

唐《定命录》：李峤昆弟皆年三十卒，母忧之，问天纲，答曰：神气清秀，寿苦不永。又请连榻而寝，视峤睡无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贺曰：必大贵寿，是龟息也。《广异记》云：魏元忠谒张冏藏，待之甚薄，质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冏藏遽曰：君相在怒中，当位极人臣。袁张天下奇术也。袁非得之睡，将以寿为夭；张非得之怒，将以贵为贱。见人于目睫间，欲断平生祸福，诚难。又有因人事而变者，如《芝田录》载：葫芦生始不许白中令之贵，后因还妇人所遗宝带，谓近种阴德，位极人臣。《遁斋

闲览》载：胡僧始言大宋不失甲科，后因渡蚁，谓丰神顿异，如活数百万命，小宋今岁首捷，公不出其下。今人尽以祸福委之定命，可乎？

金　滕

观书不可先立议论，只当平平看去。《金滕》孔谓请命之书，藏于柜，缄以金石，不欲人开，二公倡王启之，故见此书。伊川亦谓二公导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也。予反覆读之，二公初不知周公有此事，自武王疾，二公始欲穆卜。周公有代武王之说，只得自以为功。史乃册，祝以命于元龟，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入并是告。启龠即启金滕之龠也。太史占筮之书藏于金柜，既取此书以观筮文而未缄，迨公归乃纳册于金滕。以公归二字细味之，则诸史自将所祀册与所占书，并藏于柜，公亦未知其并藏此册也。既云自以为功，二公安得而知？至群叔流言，周公但告二公以我之弗辟，无以告我先王。亦不言此举以明其心，至天大雷电以风，王与大夫尽弁，命史开龠取占书以观灾祥，忽见周公所自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始问诸史与执事，对曰：信有此册，公命，我勿敢言。古人质直，无缘二公知之诈，以问诸史，诸史尝以告二公诈，言我勿敢言也。王执书以泣曰：始欲卜天变之灾祥，今不必穆卜。周公勤劳如此而我不及知，此固天大动威以彰公之德。于是翻然悔悟。天应昭格，大抵君臣不交则为否，君臣交则为泰，精祲既孚，呼召和气在一念之间。使成王非自然而感悟，岂能致天应如此其速，前后本末分明如此，首尾以二公为辞，盖言周公不令二公知我之心，二公亦不知周公有此举也。成王之知公，天实启之，使二公果知周公有此事，何必迟迟二年之后待至天灾巧为设计，启王开之，虽先儒有此说，予不敢信。

东坡非武王

《坡公志林》以武王非圣人，且谓孔子曰：大哉，尧舜禹无间然。盖不足于汤武，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服事殷，可谓至德。夷齐谓武王为弑君。夫子予之，其罪武王甚矣。周公作《无逸》，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有以哉！坡公藉是立万世训则可，所取证据则非也。子曰：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使夫子以放桀罪汤，则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取之？《尧曰》载二帝三王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圣及汤武历述昭告之辞，有《汤誓》所不载者，复摭《泰誓》、《武成》语以颂美之，可见尧舜咨命、汤武誓师同归一道，夫子得邦家，犹是也。卫公孙朝问仲尼，学于赐，赐以文武之道为答。盖夫子平日以此自任，门弟子之所熟闻，未始有文武之别。其言三分事殷，盖明周家之应天顺人，出于不得已耳。其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则传注之讹。《乐记》载孔子与宾牟贾言《武》之声淫及商，对曰：非《武》音，有司失其传也。若非失传，武王之志荒矣。夫子谓苌弘亦有是言，宾牟贾却问《武》迟之又久，子曰：乐，象成者也。总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公之治也，以及周道四达，礼乐交通，无非称美武王之德业。夫子特谓《韶》乐美矣，而音声不失，又为尽善。《武》乐固美，而音声失传，未为尽善。使有惭德而象之武，岂得为尽美耶？夫子称夷齐，盖以二子弃其国封与不食周粟而死。视景公有马千驷，贫富不同，而民之所称则在此，不在彼。它日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终之以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因夫子予夷齐便谓加罪于武王，可乎？周公之作《无逸》，大抵以享国之久长为言，中宗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五十年，皆享国之久者。成汤即天子位止十三年，武王在位止十一年，所以终篇不及汤武。公之告君奭以成汤受命，则伊尹格于皇天，武王诞将天威，惟四人昭武王冒，丕单称德。言伊尹四人之功，则汤武可知。《立政》之告嗣王：及成汤丕釐帝命，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且欲扬武王之大烈，周公之告成王果不及汤武乎？兴灭国，继绝世，此天下所以归心。坡公乃以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谓武庚之必叛，不待知者而后知。复引弃父事仇为证，如此则舜之殛鲧用禹，亦有可议者矣。

权行守试

本朝职事官并以寄禄官品高下为权行守试。侍郎、尚书始必除权，即真后始除试守行。予考之汉试守即权也。《年纪》：令吏二百石以上满秩如真。如淳曰：诸官吏初除皆试守，一岁为真，食全俸。赵广汉守京兆，韩延寿守冯翊，尹翁归守扶风，皆满岁为真。是守试即权，未得为真也。权字唐始用之，韩愈权知国子博士，三岁为真。今以权与守试分真假，全无意义。

肯綮录

[宋]赵叔问撰　徐大军整理

《肯綮录》一卷，宋代赵叔问撰，该书对宋代朝野市井流行的俚俗字义多有记载和辨析，对物名亦有考释。

俚俗字义

《归田记》云："京师食店卖酸馅者，皆大牌榜于衢路，而俚俗昧于字法，转酸从食，馅从臽。有滑稽子曰：'彼家所卖馂（音俊）臽不知为何物也。'"以余观之，《山谷法帖》见于世者皆作酸。慊，《韵略》上声，《集韵》与陷同音，在去声。注云："饼中馅也。"《篇韵》皆无馅字，不知欧阳公从何得也。《俚方言》云：关东西谓甑为甗（音辇），或曰鬵（音岑），或谓之酢馅。而《唐韵》甗（音谳）鬵（音寻）与《方言》所音已不同矣。岂特此也，今士大夫因循相承，信笔而书，极为未允。因从陆法言《唐韵》摘世间所常用者，以示儿曹于后。

谓人发乱曰鬔松（音蓬松）。惺惚（耳慧也）。膀肛（音庞缸，肥大也）。敧（以箸取物曰敧，音羁）。嗞嗟（嗟叹声）。锁镯（锁杜曰镯，镯音须）。匾匾（物之薄者曰匾匾，音梯）。竵斜（物之不正曰竵斜，音呙）。闯门（角于门曰闯门，《国语》曰闯门而与之言）。颊（颐下曰颊）。叉（以拳加物曰皆反）。瘑（恶疮曰痱）。膘腱（以貌丑曰膘腱，上力怀切，下二怀切）。跸（久坐曰跸，音拴）。痠（音酸）。手足麻痹曰疒（音眶）。香有戬香（音戋）。举物曰揵（音虔）。头凹曰顱（于交切）。目深曰窅（同上音）。而不平曰眑（同上音）。声杂曰唧嘈（音即糟）。齿不齐曰齺跌（上音蹉）。以肩负物曰佗（音陀）。取棋子曰掔棋（音婆）。身短曰矬（昨禾切）。锹曰锞锹（锞音华）。一斗曰一匚（音方）。人面色紫曰糖（音唐）。怒目视人曰睥盯（音盲枨）。不善人曰狞恶（上乃庚切）。脚细曰跉跰（音零丁）。触突人曰抮触（抮数同音枨）。小儿衣曰绷褯（下慈夜切）。铁臭曰鉎。鱼臭曰鮏（音星）。使性曰剑利（上音婺）。疼曰癵（音形）。不定曰尤豫（上音由）。呼鸡曰喌喌（音竹）。饭不中曰馊（音搜）。目深曰眍眢（音鸥抠）。系物桩曰扰（音沈）。不洁曰腌臜（腌匝平声）。衣弊曰褴衫（音三），又曰褴褛（音缕）。汤中瀹肉曰燅（音寻）。称量曰敁敪（上丁兼反）。尘起曰埲塕（上蒲蠓切，下乌孔切）。不肖曰傝㒌，或作阘茸，或作毾㲪（并音塔冗），粗而不媚曰傥傋（上武当切，下音讲）。屈曲曰骫骳（音委避）。姜好曰茈姜（上音子）。齿伤于酸曰齭（音楚）。五采鲜明曰鱸鱸（音楚）。饱声曰唉（哀上声）。物下重曰隊䅳（上音蓄，下都罪切）。鱼败曰馁（音绥）。发美曰鬈（音采）。缝衣曰緼（音隐）。口吃曰謇（音蹇）。生产曰解挽（音免）。圆曰颐（音混）。草束曰捆（音衮）。皮起曰皵（音茧）。火烧物曰燎（音了）。羞惭曰懡㦬（上音么，下来可切）。人丑曰醜䰩（昌者切）。不谨愿曰𡤎㛂（上力兑切，下除瓦切）。瘦曰瘦瘠（音省）。以水和面曰溲（疏有切）。行不正曰跳踵（上良用切，下丑用切）。点笔曰泚笔（音姊）。软物而不断曰韧（音刃）。器破未离有痕曰璺（音问）。疮肿曰瘀（音焮）。染蓝曰靛，亦作淀（音殿）。好儿曰俏醋（上音峭）。船不稳曰舭（音钞）。狠强曰拗（音鞫）。米不佳曰㪚（与粃同）。蛇退皮曰蜕（音唾）。横木曰杩（音骂）。浊曰泱瀼（上音盎，下怒浪切）。酒曰泼醋（下去声）。挑灯杖曰棕（忝去声）。不平曰㩻（音莫）。弃物曰掐（于陷反）。农具曰碌碡（音六轴）。不伸曰趋趓（上居六反，下音缩），瓻砖（音鹿专）。骂人曰偺㑩（音扎室）。舂米曰晡（音伐）。舟不稳曰舤（音兀）。低头曰圣（音窟）。去水曰斠（音豁）。垢曰垢圿（音戛）。

签美误

今人多不识臉美字，直写作签，士大夫亦如此。一云脸字。

梅　雨

今人谓梅雨，梁元帝《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风俗占》曰：芒种日谓之入梅，夏至日午后为出梅，梅尽时号曰时雨，合共三十日。

伯夷、叔齐名字

孔毅夫云："伯夷、叔齐姓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孤竹君之子也。夷、齐，谥也。"见《论语疏引》、《春秋少阳篇》，世多不知，故特拈出。但《春秋少阳》之书，今人罕见，而《孔丛子注》并孤竹君出之曰"伯夷、叔齐，孤竹君墨台初二子"，毅夫不载也。"台"当读为"胎"。

筠为竹

《礼记》云："松柏有心，竹箭有筠。"《篇韵》皆解"筠"字为竹皮之美质。今人直指筠为竹，不可也。

圣节香钱

今圣节道场，三省察院作两日开启满散，盖始于五代也。广顺中，刺史臣僚遇圣节，止于寺观起道场，中书门下与百官、枢密院诸司使副各共设斋前，此道场皆是率醵。则今都下命官出香钱，其犹当时率醵乎？

万俟音墨其

今有万俟姓墨其，字同音非，点画有异也。北齐已有，特进万俟普矣。

九方皋

《唐韵》云："九方甄，秦穆公时人，善相马。"一名皋，《列子》乃云："秦穆公时，九方皋善相马也。"九，姓也。方皋，名也。甄音因。

孟子字

西汉《艺文志》："孟轲字子车。"《孔丛子》亦云。而《唐韵》：轲，口个切，轗轲，不遇也。孟子居贫轗轲，字子居。轗、轲皆去声。

晋宋前南方鹅贵

今自淮而北，极难得鹅。南渡以来，虏人奉使必载之以归。予谓晋宋以前虽南方亦不多得，以武陵王之手自割炙，刘毅谓庾悦曰："自今年未得子鹅，岂能残炙见惠?"庾不答，至为死仇。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王右军求市不得，至携亲友命驾就观。又为道士写五千言而易鹅，则知当时亦难得见也。唐时价每只犹二三千。

震灵丹

大丹药中有所谓震灵丹者，前辈多强为解说。按《唐韵》："返魂树在西海中聚窟洲上，有花叶，香闻数百里，状如枫香。煎其汁可以为丸，死尸在地，闻气乃活。亦名反生香，又名却死香。其丸为震灵丸。"出《十洲记》。则是贵其药，假借其名耳。

涕　洟

《五经文字》云："涕音体，洟音替，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今人写作鼻涕，亦只作涕，误矣。亦音夷。士大夫作字，从《五经文字》为佳。

伊蒲塞非素馔

东汉《楚王英传》："诏还缣，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注云："伊蒲塞，即优婆塞也。"中国翻为近住，言受戒行堪僧住也。当时用梵语已可笑，后人引见，直以为素馔，尤非也。今讲僧以伊蒲塞为近住男也。

钟馗小妹

今人家岁首贴钟馗于门。高承《纪原》引："开元中，明皇痁疾，梦二鬼，一大一小，小者鞹一足，悬一履于腰间，窃太真紫香囊，又拈玉笛吹之，颇喧扰。大者曰：'臣武举所弃钟馗，将为陛下杀之。'遂擒小者，以右指摘其目食之。至昼觉而疾愈，遂命吴生如梦图之。"至今人画者，往往如此，所谓始于此也。沈存中《笔谈》乃谓不知起自何时。皇祐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乃朱宗悫母郑夫人，云有妹钟馗，便谓钟馗之设亦远，且明皇病中之梦何足凭信。郑夫人之妹偶然有此名耳，未必便为擒鬼者。今人家举动相效，何止此一事，但今人画钟馗，又画一女子于旁，谓之钟馗小妹，其讹至此。

呠漱书

余顷在萧山时，地近武林一族人家，好养鹰。一日，有中贵人以百余千买一鹰去。尝见其几间有书一帙，上题"呠漱"二字。初不晓，取视之，则皆饲鹰鹘之语，字书纸籍极皆如法。问其所从来，则曰："吾父顷在北司，诸阉往来甚厚，以此见遗。"且曰："饲养法皆可用也。"尝以二字遍询相知，莫有知者。而"呠"字《篇韵》皆所不载，疑其误书，或俗子命字。后见沈存中《笔谈》载养鹰鹘者，其类相语谓之呠漱（呠，以麦切）。《三馆书目》有《呠漱书》三卷，皆养鹰鹘法及医疗之术。始知读书不广不可妄有诋訾也。但此书三卷，言多鄙猥，窃其名尔，或附益近事也（呠，一作以陆切）。

燕　脂

王睿《炙毂子》："燕脂，本阏氏夫人所造，以红花为之，中国呼为红蓝。"《本草》亦作"燕脂"，惟《集韵》作垭赦。今人所写不一，惟从《本草》，庶易识而有据。

客　作

今人指佣工之人为"客作"，三国时已有此语。焦光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

紫姑伸狱

常州酒官郑思永为予言：岳飞死之明年，因元夕会饮，有失器皿库数事，相与请紫姑神卜之。方焚香，箕已重不可举，忽大书曰："辛苦提兵十二秋，功多过少未为仇。主恩未报遭谗谤，幽壤含悲阁点头。"其后乃书飞押字也。库官辈识之，初不知飞坐狱，及死于除夜也，泣而祷曰："观押字乃是相公押字，相公别无可否?"自是不复再书。又明年，军人有来临安请衣粮者，茶肆中偶与人言，遂为逻事者所捕，以送棘寺。穷究其狱，库官并吏辈数人皆追逮流窜焉。思永时为棘寺推官。

火骨成灰

萧山县有百姓项十五者，沉酣于酒，朝夕未尝醒，未满四十而死。其俗尚火化，化讫收其骨殖，皆成灰，不可拾。或云酒所致也。

长物　长作去声

今人谓什物冗杂曰冗长（去声）。按《集韵》："长，条也。"王恭曰："吾平生无长物。"东汉威宗诏已有此语，云："其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省损。"亦作去声，皆本于左氏也。

元　二

今人凡作两字，多止写上一字，其下一字作两点，非也，合作二字。《东汉·邓隙传》："时遭元二之灾。"今赵明诚《金石录》载《石门颂》，有"中遭元二，西戎虐残，桥梁断绝"之语，若读为元元，则不成文意。

井　干

干，井垣也。字本作韩，古书多作干，而音韩也。

纮当作弦

《五经文字》琴瑟之弦皆从弓。作纮者，非。

抨　棋

奕棋谓之抨棋。抨，普耕切，弹也，其字从手。韦洪嗣《博奕论》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豫不过方罫之间。"枰，音平，博局也，其字从木。二字颇相乱，因出之。洪嗣又云："枯棋三百。"李善引邯郸淳《艺经注》云："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今之棋局十九道，合三百六十一道，三百子不足用矣。则知古之棋局与今不同也。

他字恙字乃虫义

他，《说文》曰虫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犹言无恙也。恙，小虫，亦蛇属。今人用无他之语，承误也。

九　拜

拜字，古𢷎。《周礼》大祝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肃𢷎。"今人但用稽首或顿首，余不闻也。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已见《礼经》，解释独不明，《汉·明帝纪》注谓："'三老'知天、地、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明帝诏三老李躬年耆学明。前辈以更字作"叟"字，笔误，至今"嫂"字亦有作"更"者，大不然也。

香　薷

药有所谓香薷者，"薷"字不见于《篇韵》，独《本草》音柔。今人多不识此字，北人呼为香茸，南人呼为香菝，其实皆音讹耳。刘延世为孙君作谈圃，其说甚觏缕，医家亦多不识。

玉龙膏

今面油谓之玉龙膏，《文昌杂录》言："宋朝太宗皇帝始合此药，以白玉皴龙团合子贮之，因以名之。"

赵清真高士入冥

赵清真先生者，有道之士也，能入冥间观世间所谓地狱者，往往引人观之。苏子由尝谓清真曰："某能往乎?"先生曰："他人则可，公不可也。"再三诘之，乃言公此去大有官职，若见之则无复肯仕宦矣。其间大半为官员僧道四民，盖官员则恃势凌人，贪冒不忠孝，僧道四民亦然。僧道忌受用过当，不持五戒耳。

东坡易箦

东坡建中靖国初寓居毗陵，无何以疾请老。疾革，一日折简钱世雄济明云："昨日齿中出血，如蚯蚓状无数，盖是热毒，根深不浅，即今诸药尽，惟取人参、茯苓、麦门冬瀹汤，渴即饮之。《庄子》云：'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而此不愈，则天也。"又径山长老惟琳来问疾，乞偈答曰："□□与君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能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即无疾，平生笑什么，神咒真浪出。"琳问神咒事，索笔书："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虽不及事，而终并出。"一帖云："某岭海万里不死，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非命也耶？但死生亦细故耳。为佛法为众生自重。"盖绝笔于此。后二日，殆将属纩，闻根先惟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宜勿忘西方。"先生曰："西方不

无，但个里着力不得。”钱济明云：“先生平时践履至此，更须着力。”曰着力，即差语。绝而逝。

衡字从角

衡字，从角，见《玉篇》，角字，门，非鱼也。今人往往不识。

撰与择通

择日为撰日，《刘中山集》屡用之。撰字通见《集韵》，如有用撰述字则用譔字。

就馆

今士人就馆聚徒，皆谓之就馆，亦语忌也。按《元后传》：“张美人尝任身就馆。”今吴正仲《漫堂随笔》载：“王介甫对上曰：‘是时后宫方有二人就馆也。’”

容斋随笔

[宋]洪　迈撰　高广政　郑国玉整理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三笔、四笔亦各十六卷，五笔十卷。南宋洪迈撰。洪迈南宋绍兴进士，后官至端明殿学士。其一生好学，知识渊博，历数十载而成此五集七十四卷著作。“书中自经史诸子百家，以及医卜星算之属，靡不引证详洽……辨析精审。于宋代掌故，尤为娴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此书为南宋“说部之冠”。此书行世版本颇多，今据《津逮秘书》本标点整理，参校了其他多种版本。

卷　一

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淳熙庚子，鄱阳洪迈景卢。

欧率更帖

临川石刻杂法帖一卷，载欧阳率更一帖云：“年二十余，至鄱阳，地沃土平，饮食丰贱，众士往往凑聚。每日赏华，恣口所须。其二张才华议论，一时俊杰；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国士，出言便是月旦；萧中郎颇纵放诞，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阁山神诗》，先辈亦不能加。此数子遂无一在，殊使痛心。”兹盖吾乡故实也。

罗处士志

襄阳有隋《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字礼，襄阳广昌人。高祖长卿，齐饶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将军。祖养，父靖，学优不仕，有名当代。”碑字画颈楷，类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为不可晓。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长子亦名屈，祖孙同名，胡人无足言者，但罗君不应尔也。

唐平蛮碑

成都有唐《平南蛮碑》，开元十九年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为边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拔其九城。此事新、旧《唐书》及野史皆不载。肃宗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议者讥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盖有以启之也。裴光庭、萧嵩时为相，无足责者。杨氏苗裔，至今犹连“晟”字云。

半择迦

《大般若经》云：梵言“扇搋半择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择迦，总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择迦，此云妒，谓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择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义半择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择迦，此云割，谓被割刑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搋音丑皆反。

六十四种恶口

《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漏语，大语，高语，轻语，破语，不了语，散语，低语，仰语，错语，恶语，畏语，吃语，诤语，谄语，诳语，恼语，怯语，邪语，罪语，哑语，入语，烧语，地语，狱语，虚语，慢语，不爱语，说罪咎语，失语，别离语，利害语，两舌语，无义语，无护语，喜语，狂语，杀语，害语，系语，闲语，缚语，打语，歌语，非法语，自赞叹语，说他过语，说三宝语。”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为千秋节。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唐类表》有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

赞公少公

唐人呼县令为明府，丞为赞府，尉为少府。《李太白集》有《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盖阳曲丞、尉，石艾尉也，“赞公”、“少公”之语益奇。

郭璞葬地

《世说》：“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陆。’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此说盖以郭为先知也。世传《锦囊葬经》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仰为元龟。然郭能知水之为陆，独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厕上衔刀之见浅矣。

黄鲁直诗

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相得，孤鸾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会合，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鸾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绝》，尽取白乐天语，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颇有改易处。乐天《寄行简》诗，凡八韵，后四韵云：“相去六千里，地绝天邈然。十书九不达，何以开忧颜！渴人多梦饮，饥人多梦餐。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鲁直剪为两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书九不到，何用一开颜?”其二云：“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乐天《岁晚》诗七韵，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鲁直改后两句七字，作“冉冉岁华晚，昆虫皆闭关”。

禹治水

《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于梁、雍。所谓“彝伦攸叙”者，此也。与鲧之汨陈五行，相去远矣。此说予得之魏几道。

敕勒歌

鲁直题《阳关图》诗云：“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又集中有《书韦深道诸帖》云：“斛律明月，胡儿也，不以文章显。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闷，仓卒之间，语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耳。”予按《古乐府》有《敕勒歌》，以为齐高欢攻周玉壁而败，恚愤疾发，使斛律金唱《敕勒》，欢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词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鲁直所题及诗中所用，盖此也。但误以斛律金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欢败于玉壁，亦非困于敕勒川。

浅妄书

俗间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传《续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载《云仙录》中事，自秽其书。《开天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乏气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其一云：“姚元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果随夫贵达。”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后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以求富贵，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颋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颋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言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后生也。惟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事，《资治通鉴》亦取之，不知别有何据？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五臣注文选

东坡诋《五臣注文选》，以为荒陋。予观选中谢玄晖和王融诗云：“阽危赖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谓谢安、谢玄。安石於玄晖为远祖，以其为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谓王导，导与融同宗，言晋国临危，赖王导而破苻坚。牧谓谢玄，亦同破坚者。”夫以宗衮为王导固可笑，然犹以和王融之故，微为有说，至以导为与谢玄同破苻坚，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书，所谓小儿强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文烦简有当

欧阳公《进新唐书表》曰：“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夫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当也。《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但云：“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于《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

地　险

古今言地险者，以谓函秦宅关河之胜，齐负海

岱，赵、魏据大河，晋表里河山，蜀有剑门、瞿唐之阻，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长江万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国。唯宋、卫之郊，四通五达，无一险可恃。然东汉之末，袁绍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韩遂、马腾辈分据关中，刘璋擅蜀，刘表居荆州，吕布盗徐，袁术包南阳、寿春，孙策取江东，天下形胜尽矣。曹操晚得兖州，倔强其间，终之夷群雄，覆汉祚。议者尚以为操挟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时，方镇擅地，王氏有赵百年，罗洪信在魏，刘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东，王重荣在蒲，朱宣、朱瑾在兖、郓，时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杨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长安，凤翔、邠、华三镇鼎立为梗，李茂贞、韩建皆尝劫迁乘舆。而朱温区区以汴、宋、亳、颍巍然中居，及其得志，乃与操等。以在德不在险为言，则操、温之德又可见矣。

史记世次

《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国语》所载太子晋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释经旨

解释经旨，贵于简明，惟孟子独然。其称《公刘》之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而释之之词，但云："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其称《烝民》之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语以释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两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义昭然。彼训"曰若稽古"三万言，真可覆酱瓿也。

坤动也刚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王弼云："动之方正，不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动刚故应乾不违。"张横渠云："柔亦有刚，静亦有动，但举一体，则有屈伸动静终始。"又云："积大势成而然。"东坡云："夫物非刚者能刚，惟柔者能刚尔。畜而不发，及其极也，发之必决。"张葆光但以训六二之直。陈了翁云："至柔至静，坤之至也。刚者道之动，方者静之德，柔刚静动，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虽以柔静为主，苟无方刚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诸家之说，率不外此。予顷见临安退居庵僧昙莹云："动者谓爻之变也，《坤》不动则已，动则阳刚见焉。在初为《复》，在二为《师》，在三为《谦》，自是以往皆刚也。"其说最为分明有理。

乐天侍儿

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樊素二人。予读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若然，则红、紫二绡亦女奴也。

白公咏史

东坡《志林》云："白乐天尝为王涯所谗，贬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予读白集有《咏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词曰："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正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见矣。

十年为一秩

白公诗云："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又云："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是时年六十二，元日诗也。又一篇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注曰："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盖以十年为一秩云。司马温公作《庆文潞公八十会致语》云"岁历行开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晋公禊事

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裴公首赋一章，四坐继和，乐天为十二韵以献，见于集中。今人赋上巳，鲜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传》，是年起节度河东，三年以病乞还东都。文宗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赐以诗，使者及门而度薨，与前事相去正一年。然乐天又有一篇，题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之作》，是开成三年诗，则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为三年，误也。《宰相表》却载其三年十二月为中书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纪全失书，独《旧史》纪、传为是。

司字作入声

白乐天诗，好以司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一为州司马，三见岁重阳"，是也。又以相字作入声，如云："为问长安

月，谁教不相离"，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声读，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绿浪东西南北路，红栏三百九十桥"，是也，以琵字作入声读，如云："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忽闻水上琵琶声"，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须张司马，不言名利尚相从。"

乐天新居诗

白乐天自杭州刺史分司东都，有《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诗云："弊宅须重葺，贫家乏羡财。桥凭州守造，树倩府寮栽。朱板新犹湿，红英暖渐开。仍期更携酒，倚槛看花来。"乃知唐世风俗尚为可喜。今人居闲，而郡守为之造桥，府寮为之栽树，必遭讥议，又肯形之篇咏哉！

黄纸除书

乐天好用"黄纸除书"字，如："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黄纸除书到，青宫诏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诗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白乐天诗"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银章付老翁"，"朱绂负平生"，"扶病垂朱绂"之句。白乐天诗言银绯处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绯宜老大"，"一片绯衫何足道"，"暗淡绯衫称我身"，"酒典绯花旧赐袍"，"假著绯袍君莫笑"，"腰间红绶系未稳"，"朱绂仙郎白雪歌"，"腰佩银龟朱两轮"，"便留朱绂还铃阁"，"映我绯衫浑不见"，"白头俱未著绯衫"，"绯袍著了好归田"，"银鱼金带绕腰光"，"银章暂假为专城"，"新授铜符未著绯"，"徒使花袍红似火"，"似挂绯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笑我青袍故，饶君茜绶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绯"，"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绯年"，"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如："鱼缀白金随步跃，鹄衔红绶绕身飞。"

诗谶不然

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白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

青龙寺诗

乐天《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诗云："旧峰松雪旧溪云，怅望今朝遥属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动《北山文》。"顷于乾道四年讲筵开日，蒙上书此章于扇以赐，改"使臣"为"侍臣"云。

卷　二

唐重牡丹

欧阳公《牡丹释名》云："牡丹初不载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异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内《买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而《讽谕乐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绝道花之妖艳，至有"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语。又《寄微之百韵》诗云："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与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诗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醉归盩厔》诗云："数日非关王事系，牡丹花尽始归来。"元微之有《入永寿寺看牡丹》诗八韵，《和乐天秋题牡丹丛》三韵，《酬胡三咏牡丹》一绝，又有五言二绝句。许浑亦有诗云："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徐凝云："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又云："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然则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

长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此语诚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闻白乐天左降江州，作绝句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乐天以为："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怅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题为病中作，失其意矣。东坡守彭城，子由来访之，留百余日而去，作二小诗曰："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风吹松竹雨凄凄。"东坡以为读之殆不可为怀，乃和其诗以自解。至今观之，尚能使人凄然也。

韦苏州

《韦苏州集》中，有《逢杨开府》诗云："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味此诗，盖应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羁乃如此。李肇《国史补》

云："应物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各得风韵。"盖记其折节后来也。《唐史》失其事，不为立传。高适亦少落魄，年五十始为诗，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论云。应物为三卫，正天宝间，所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见时政矣。

古行宫诗

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绝句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

隔是

乐天诗云："江州去日听筝夜，白发新生不愿闻。如今格是头成雪，弹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诗云："隔是身如梦，频来不为名。怜君近南住，时得到山行。"格与隔二字义同，格是犹言已是也。

张良无后

张良、陈平，皆汉祖谋臣，良之为人，非平可比也。平尝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矣，以吾多阴祸也。"平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绝，后世不复绍封，其祸更促于平，何哉？予盖尝考之，沛公攻峣关，秦将欲连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击之。"公引兵大破秦军。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既解而东归矣，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其无后宜哉！

周亚夫

周亚夫距吴、楚，坚壁不出。军中夜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汉史》书之，以为亚夫能持重。按，亚夫军细柳时，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文帝称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军中夜惊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汉轻族人

爰盎陷晁错，但云："方今计，独有斩错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主父偃陷齐王于死，武帝欲勿诛，公孙丞相争之，遂族偃。郭解客杀人，吏奏解无罪，公孙大夫议，遂族解。且偃、解两人本不死，因议者之言，杀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汉之轻于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语

京房与汉元帝论幽、厉事，至于十问十答。西汉所载君臣之语，未有如是之详尽委曲者。盖汉法漏泄省中语为大罪，如夏侯胜出道上语，宣帝责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见帝时，出为御史大夫郑君言之，又为张博道其语，博密记之，后竟以此下狱弃市。今史所载，岂非狱辞乎？王章与成帝论王凤之罪，亦以王音侧听闻之耳。

田叔

贯高谋弑汉祖，事发觉，汉诏赵王，有敢随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钳随王。赵王既出，上以叔等为郡守。文帝初立，召叔问曰："公知天下长者乎？"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舒坐虏大入云中，免。上曰："虏入云中，孟舒不能坚守，士卒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叔叩头曰："夫贯高等谋反，天子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是乃所以为长者。"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随张王，今叔指言舒事，几于自荐矣。叔不自以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为过，一言开悟，为之复用舒，君臣之诚意相与如此。

孟舒魏尚

云中守孟舒，坐虏大入云中免。田叔对文帝曰："匈奴来为边寇，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驱之哉！"上曰："贤哉孟舒！"复召以为云中守。又冯唐对文帝曰："魏尚为云中守，虏尝一入，尚率车骑击之。士卒终日力战。上功幕府，坐首虏差六级，下吏削爵。臣以为陛下罚太重。"上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时为云中守，皆坐匈奴入寇获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复故官，事切相类，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国人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剧辛、乐毅，几灭强齐，辛、毅皆赵人也。楚悼王任吴起为相，诸侯患楚之强，盖卫人也。

曹参赵括

汉高祖疾甚，吕后问曰："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萧何事惠帝，病，上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参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参相齐，闻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赵括自少时学兵法，其父奢不能难，然不谓善，

谓其母曰："赵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后廉颇与秦相持，秦应侯行千金为反间于赵，曰："秦之所畏，独赵括耳。"赵王以括代颇将。蔺相如谏，王不听。括母上书言括不可使，王又不听。秦王闻括已为赵将，乃阴使白起代王龁，遂胜赵。曹参之宜为相，高祖以为可，惠帝以为可，萧何以为可，参自以为可，故汉用之而兴。赵括之不宜为将，其父以为不可，母以为不可，大臣以为不可，秦王知之，相应侯知之，将白起知之，独赵王以为可，故用之而败。呜呼！将相安危所系，可不监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龁，而赵乃以括代廉颇，不待于战，而胜负之形见矣。

信近于义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亲，近于礼义，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于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礼义而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况于尽礼义者乎?"范纯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爱必自亲始，亲亲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亲。"吕与叔分为三事。谢显道曰："君师友三者，虽非天属，亦可以亲，舍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于谄贱。惟亲不失其所亲，然后可为宗也。"杨中立曰："信不失义，恭不悖礼，又因不失其亲焉，是亦可宗也。"尹彦明曰："因其近，虽未足以尽礼义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予窃以谓义与礼之极，多至于不亲，能至于不失其亲，斯可为宗也。然未敢以为是。

刚毅近仁

刚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讷者，必不为巧言。此近仁鲜仁之辨也。

忠恕违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学者疑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贯道，子思恐人难晓，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虽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为道。故曰违道不远。"游定夫云："道一而已，岂参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违道，为其未能一以贯之也。虽然，欲求入道者，莫近于此。此所以违道不远也。"杨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尽道，然而违道不远矣。"侯师圣云："子思之忠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已是违道。若圣人，则不待施诸己而不愿，然后勿施诸人也。"诸公之说大抵不同。予窃以为道不可名言，既丽于忠恕之名，则为有迹，故曰违道。然非忠恕二字亦无可以明道者，故曰不远。非谓其未足以尽道也。违者违去之谓，非违畔之谓。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苏子由解云："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丽于形，则于道有间矣。故曰几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说与此略同。

求为可知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为之说者，皆以为当求为可知之行。唯谢显道云："此论犹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论则不然，难用而莫我知，斯我贵矣，夫复何求?"予以为君子不以无位为患，而以无所立为患；不以莫己知为患，而以求为可知为患。第四句盖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为可知，则亦无所不至矣。

里　仁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孟子论函矢巫匠之术，而引此以质之，说者多以里为居，居以亲仁为美。予尝记一说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于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则仁亦在夫择之而已矣。尝于郑景望言之，景望不以为然。予以为此特谓闾巷之间所推以为仁者，固在所择，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为道大矣，尚安所择而处哉?

汉采众议

汉元帝时，珠崖反，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待诏贾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捐之议是，上从之，遂罢珠崖郡。匈奴呼韩邪单于既事汉，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对十策，有诏勿议罢边塞事。成帝时，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议，议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以为不如勿受，天子从之。使者果诈也。哀帝时，单于求朝，帝欲止之，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黄门郎扬雄上书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安帝时，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会公卿集议，皆以为然，郎中虞诩陈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从诩议。北匈奴复强，西域诸国既绝于汉，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绝西域。邓太后召军司马班勇问之，勇以为不可，于是从勇议。顺帝时，交址蛮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兵赴之，议郎李固驳之，乞选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从固议，岭外复平。灵帝时，凉州兵乱不解，司徒崔烈以为宜弃，诏会公卿百官议之，议郎傅燮以为不可，帝从之，此八事者，所系利害甚大，一时公卿百官既同定议矣，贾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独陈异说。汉元、成、哀、安、顺、灵皆非明主，悉能违众而听之，大臣无贤愚亦不复执前说，盖犹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汉母后

汉母后预政，不必临朝及少主，虽长君亦然。文帝系周勃，薄太后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谢曰："吏方验而出之。"遂赦勃。吴、楚反诛，景帝欲续之，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郅都害临江王，窦太后怒，会匈奴中都以汉法。帝曰："都忠臣。"欲释之。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乎?"于是斩都。武帝用王臧、赵绾，太皇窦太后不悦儒术，绾请毋奏事东宫，后大怒，求得二人奸利事以责上，上下绾、臧吏，杀之。窦婴、田蚡廷辩，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宁能为石人邪!"帝不直蚡，特为太后故杀婴。韩嫣得幸于上，江都王为太后泣，请得入宿卫比嫣，后繇此衔嫣，嫣以奸闻，后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成帝幸张放，太后以为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田千秋郅恽

汉武帝杀戾太子，田千秋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当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公当遂为吾辅佐。"遂拜为丞相。光武废郭后，郅恽言曰："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帝曰："恽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为中山王太后，卒以寿终。此二人者，可谓善处人骨肉之间，谏不费词，婉而能入者矣。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为之族江充家，黄门苏文助充谮太子，至于焚杀之。李寿如兵刃于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为丞相，又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然其孤孙囚系于郡邸，独不能释之，至于掖庭令养视而不问也。岂非汉法至严，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虽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

灌夫任安

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同日免。蚡后为丞相，而婴不用无势，诸公稍自引而怠骜，唯灌夫独否。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才为校尉，已而皆为大司马。青日衰，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谓贤而知义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于族诛，事不可料如此。

单于朝汉

汉宣帝黄龙元年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又来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时，单于愿朝，时帝被疾，或言匈奴从上游来厌人。自黄龙、竟宁时，中国辄有大故，上由是难之。既不许矣，俄以扬雄之言，复许之。然元寿二年正月，单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卷　三

进士试题

唐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举，放进士郑朗等三十三人，后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试，驳放卢公亮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状论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试进士以来论奏者甚众。盖以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册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及驳放公亮等敕文，以为《孤竹管赋》出于《周礼》正经，阅其程试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试进士许挟书及见烛如此。国朝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后礼部贡院言，近年进士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日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

儒人论佛书

韩文公《送文畅序》，言儒人不当举浮屠之说以告僧。其语云："文畅浮屠也，如欲闻浮屠之说，当自就其师而问之，何故谒吾徒而来请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记》云："佛书之妙奥，僧当为予言，予不当为僧言。"二公之语，可谓至当。

和归去来

今人好和《归去来词》，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国书》云："足下爱渊明所赋《归去来辞》，遂同东坡先生和之，仆所未喻也。建中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下宾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日满人目前矣。参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赋，予谢之曰：'童子无居位，先生无并行，与吾师共推东坡一人于渊明间可也。'参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吴音曰：'罪过公，悔不先与公话。'今辄以厚于参寥者为子言。"昔大宋相公谓陶公《归去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五经》之鼓吹。近时绘画《归去来》者，皆作大圣变，和其辞者，如即事遣兴小诗，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势西北高而东南下，所谓东、北、南三海，其实一也。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诗》、《书》、《礼》经所载四海，盖引类而言之。《汉·西域传》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泽尔。班超遣甘英往条支，临大海，盖即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台。予按李阳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公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为序。"又李华作《太白墓志》，亦云："赋《临终歌》而卒。"乃知俗传良不足信，盖与谓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谗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其略云："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又云："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螮蝀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词殚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昊天是殛。"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

冉有问卫君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说者皆评较蒯聩、辄之是非，多至数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贤兄弟让，知恶父子争矣。"最为简妙。盖夷、齐以兄弟让国，而夫子贤之，则不与卫君以父子争国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语，而结意不同。尹彦明之说，与逢原同。唯杨中立云："世之说者，以谓善兄弟之让，则恶父子之争可知，失其旨矣。"其意为不可晓。

商　颂

宋自微子至戴公，礼乐废坏。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后又亡其七，至孔子时，所存才五篇尔。宋，商王之后也，于先代之诗如是，则其他可知。夫子所谓"商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盖有叹于此，杞以夏后之裔，至于用夷礼，尚何有于文献哉？郯国小于杞、宋，少昊氏远于夏、商，而凤鸟名官，郯子枚数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贤矣。

俗语有所本

俗语谓钱一贯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长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类。按《考工记》："殳长寻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寻，殳长丈二。"《史记·张仪传》："尺一之檄。"《汉·淮南王安书》云："丈一之组。"《匈奴传》："尺一牍。"《后汉》："尺一诏书。"《唐》："城南去天尺五"之类，然则亦有所本云。

鄱阳学

鄱阳学在城外东湖之北，相传以为范文正公作郡守时所创。予考国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岁四月知饶州，四年十二月，诏自今须藩镇乃得立学，他州勿听，是月，范公移润州。《余襄公集》有《饶州新建州学记》，实起于庆历五年乙酉岁，其郡守曰都官员外郎张君，其略云："先是郡先圣祠宫栋宇隳剥，前守亦尝相土，而未遑缔治，于是即其基于东湖之北偏而经营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学庄田记》云："庆历四年春，诏郡国立学，时守都官副郎张侯谭始营之，明年学成。"与余公记合。范公在饶时，延君卿置馆舍，使公有意建学，记中岂无一言及之？盖是时公既为执政，去郡十年矣。所谓前守相土者不知为何人？

国忌休务

《刑统》载唐大和七年敕："准令，国忌日唯禁饮酒举乐，至于科罚人吏，都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厘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在礼律固无所妨，起今以后，纵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旧唐书》载此事，因御史台奏均王傅王堪男国忌日于私第科决作人，故降此诏。盖唐世国忌休务，正与私忌义等，故虽刑狱亦不决断，谓之不合厘务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双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昼漏已数刻，若单忌独三省归休耳，百司坐曹决狱与常日亡异，视古谊为不同。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可证也。

汉昭顺二帝

汉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书之诈，诛桑弘羊、上官桀，后世称其明。然和帝时，窦宪兄弟专权，太后临朝，共图杀害。帝阴知其谋，而与内外臣僚莫由亲接，独知中常侍郑众不事豪党，遂与定议诛宪，时亦年十四，其刚决不下昭帝，但《范史》发明不出，故后世无称焉。顺帝时，梁商为大将军辅政，商以小黄门曹节用事于中，遣子冀与交友，而宦官忌其宠，反欲害之。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

等，与左右连谋，共谮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议废立，请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遂出矫诏收缚腾、贲。帝震怒，收逵等杀之，此事尤与昭帝相类。霍光忠于国，而为子禹覆其宗，梁商忠于国，而为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顺帝复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为人所称。

三女后之贤

王莽女为汉平帝后，自刘氏之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败，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杨坚女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愈甚。坚内甚愧之，欲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李昪女为吴太子琏妃，昪既篡吴，封为永兴公主，妃闻人呼公主，则流涕而辞。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贤父兄子弟

宋谢晦为右卫将军，权遇已重，自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兄瞻惊骇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此岂门户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又言于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及晦立佐命功，瞻意忧惧，遇病，不疗而卒。晦果覆其宗。颜竣于孝武有功贵重，其父延之，常语之曰："吾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尝早诣竣，见宾客盈门，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为孝武所诛。延之、瞻可谓贤父兄矣。

隋高颎拜为仆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尔!"颎由是常恐祸变，及罢免为民，欢然无恨色，后亦不免为炀帝所诛。唐潘孟阳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尔之材，而位丞郎，使吾忧之。"严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后，吾知免为官婢。"三者可谓贤母矣。

褚渊助萧道成篡宋为齐，渊从弟炤谓渊子贲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及渊为司徒，炤叹曰："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渊卒，世子贲耻其父失节，服除遂不仕，以爵与其弟，屏居终身。齐王晏助明帝夺国，从弟思远曰："兄将来何以自立？若及此引决，犹可保全门户。"及拜骠骑将军，集会子弟，谓思远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劝吾自裁，若从其语，岂有今日?"思远曰："如阿戎所见，今犹未晚也。"晏叹曰："世乃有劝人死者!"晏果为明帝所诛。炤、贲、思远，可谓贤子弟矣。

蔡君谟帖

蔡君谟一帖云："襄昔之为谏臣，与今之为词臣，一也。为谏臣有言责，世人自见疏，今无是焉，世人见亲。襄之于人，未始异之，而人之观故有以异也。"观此帖，乃知昔时居台谏者，为人所疏如此。今则反是，方为此官时，其门挥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张爵罗，风俗偷薄甚矣。又有《送荔枝与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来伏惟台候起居万福。闽中荔枝，唯陈家紫号为第一，辄献左右，以伸野芹之诚，幸赐收纳，谨奉手状上闻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阁下。"是时，侍从与宰相往还，其礼盖如是，今之不情苛礼，吁可厌哉!

亲王与侍从官往还

神宗有御笔一纸，乃为颍王时封还李受门状者，状云："右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题曰："台衔回纳。"下云："皇子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颍王名谨封。"名乃亲书。其后受之子覆以黄，缴进，故藏于显谟阁。先公得之于燕，始知国朝故事，亲王与从官往还公礼如此。

三传记事

秦穆公袭郑，晋纳邾捷菑，《三传》所书略相似。《左氏》书秦事曰："杞子自郑告于秦曰：'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出师。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公羊》曰："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尔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尔曷知!'师出，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即死，必于殽嵚岩，吾将尸尔焉。'子揖师而行，百里子与蹇叔子从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尔曷为哭吾师?'对曰：'臣非敢哭君师，哭臣之子也。'"《谷梁》曰："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于殽之岩唫之下，我将尸女于是。'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随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二子曰：'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则我死矣。'"

其书邾事，《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之。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公羊》曰："晋郤缺帅师，革车八百乘，以纳接菑于邾娄，力沛然若有余而纳之，邾娄人辞曰：'接菑，晋出也，貜且，齐出也。子以其指则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国压之，则未知齐、晋孰有之也。贵则皆贵矣，虽然，貜且也长。'郤缺曰：'非吾

力不能纳也，义实不尔克也。’引师而去之。”《谷梁》曰：“长毂五百乘，绵地千里，过宋、郑、滕、薛，夐入千乘之国，欲变人之主，至城下，然后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晋出也，貜且，齐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予谓秦之事，《谷梁》纡余有味，邾之事，《左氏》语简而切，欲为文记事者，当以是观之。

张嘉贞

唐张嘉贞为并州长史、天兵军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诏中书侍郎韦抗曰：“朕尝记其风操，今为北方大将，张姓而复名，卿为我思之。”抗曰：“非张齐丘乎？今为朔方节度使。”帝即使作诏以为相，夜阅大臣表疏，得嘉贞所献，遂相之。议者谓明皇欲大用人，而卤莽若是，非得嘉贞表疏，则误相齐丘矣。予考其事大为不然。按开元八年，嘉贞为相，而齐丘以天宝八载始为朔方节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时明皇临御未久，方厉精为治，不应置相而不审其名位，盖郑处诲所著《明皇杂录》妄载其事，史家误采之也，《资治通鉴》弃不取云。

张九龄作牛公碑

张九龄为相，明皇欲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执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书，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因是遂罢相。观九龄集中，有《赠泾州刺史牛公碑》，盖仙客之父，誉之甚至，云：“福善莫大于有后，仙客为国之良，用商君耕战之国，修充国羌胡之具，出言可复，所计而然，边捍长城，主恩前席。”正称其在凉州时，与所谏止尚书事，亦才一年，然则与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颜鲁公自书告身，今犹有存者。韦述《集贤注记》，记一事尤著，漫载于此：“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制加皇子荣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书者，就集贤院写告身以进。于是宰相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萧太师嵩，李尚书暠，崔少保琳、陈黄门希烈，严中书挺之，张兵部均，韦太常陟，褚谏议庭诲等十三人，各写一通，装缥进内。上大悦，赐三相绢各三百匹，余官各二百匹。”以《唐书》考之，是时，十三王并授开府仪同三司，诏诣东宫、尚书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帐设乐，悉拜王府官属，而不书此事。

典章轻废

典章故事，有一时废革遂不可复者。牧守铜鱼之制，新除刺史给左鱼，到州取州库右鱼合契。周显德六年，诏以特降制书，何假符契？遂废之。唐两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据一隅，谓之押角。晋天福五年，敕废之。

卷　四

张浮休书

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又有答孙子发书，多论《资治通鉴》，其略云：温公尝曰：“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人多少语言陵藉”，云云。此两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无此二篇，今豫章所刊者，附之集后。

温公客位榜

司马温公作相日，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某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孙伋出镇广州，道过赣，获观之。

李颀诗

欧阳公好称诵唐严维诗“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及杨衡“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句，以为不可及。予绝喜李颀诗云：“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且作客涉远，适当穷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凄恻，而闻檐外雨声，其为一时襟抱，不言可知。而此两句十字中，尽其意态，海水喻愁，非过语也。

诗中用茱萸字

刘梦得云：“诗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维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予观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余家，漫录于后。王昌龄

"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插鬓茱萸来未尽"，卢纶"茱萸一朵映华簪"，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醺"，白居易"舞鬟摆落茱萸房"，"茱萸色浅未经霜"，杨衡"强插茱萸随众人"，张谔"茱萸凡作几年新"，耿湋"发稀那敢插茱萸"，刘商"邮筒不解献茱萸"，崔橹"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贺"茱萸城里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渡河

宋苍梧王当七夕夜，令杨玉夫伺织女渡河，曰："见，当报我；不见，当杀汝。"钱希白《洞微志》载："苏德哥为徐肇祀其先人，曰：'当夜半可已。'盖俟鬼宿渡河之后。"翟公巽作《祭仪》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叶少蕴云："公巽博学多闻，援证皆有据，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过人。"予按天上经星终古不动，鬼宿随天西行，春昏见于南，夏晨见于东，秋夜半见于东，冬昏见于东，安有所谓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织女昏晨与鬼宿正相反，其理则同。苍梧王荒悖小儿，不足笑，钱、翟、叶三公皆名儒硕学，亦不深考如此。杜诗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梁刘孝仪诗云："欲待黄昏至，含娇浅渡河。"唐人七夕诗皆有此说，此自是牵俗遣词之过，故杜老又有诗云："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竟难候，此事终蒙胧。"盖自洞晓其实，非他人比也。

府名军额

雍州，军额曰永兴，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兴军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抚使"结衔。镇州，军额曰成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成德军府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结衔，政和中，始正以府额为称。荆州，军额曰荆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则曰"知荆南"，通判曰"通判荆南"，自余掾幕县官则曰"江陵府"，淳熙四年，始尽以"江陵"为称。孟州，军额曰河阳三城，无府额，而守臣曰"知河阳军州事"。陕州无府额，而守臣曰"知陕州军府事"，法令行移，亦曰"陕府"。

马融皇甫规

汉顺帝时，西羌叛，遣征西将军马贤将十万人讨之。武都太守马融上疏曰："贤处处留滞，必有溃叛之变。臣愿请贤所不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从。贤果与羌战败，父子皆没，羌遂寇三辅，烧园陵。诏武都太守赵冲督河西四郡兵追击。安定上计掾皇甫规上疏曰："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知其必败。愿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可以涤患。"帝不能用。赵冲击羌不利，羌寇充斥，凉部震恐，冲战死，累年然后定。按马融、皇甫规之言晓然易见，而所请兵皆不过五千，然讫不肯从，乃知宣帝纳用赵充国之册为不易得，所谓明主可为忠言也。

孟蜀避唐讳

蜀本石《九经》皆孟昶时所刻，其书"渊、世、民"三字皆缺画，盖为唐高祖、太宗讳也。昶父知祥，尝为庄宗、明宗臣，然于"存勖、嗣源"字乃不讳。前蜀王氏已称帝，而其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半阙，乃知唐之泽远矣。

翰苑亲近

白乐天《渭村退居寄钱翰林诗》，叙翰苑之亲近云："晓从朝兴庆，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妇，对院即储皇。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金钿相照耀，朱紫间荧煌。球簇桃花骑，歌巡竹叶觞。洼银中贵带，昂黛内人妆。赐禊东城下，颁酺曲水傍。樽罍分圣酒，妓乐借仙倡。"盖唐世宫禁与外廷不至相隔绝，故杜子美诗："户外昭容紫袖垂，又瞻御座引朝仪。"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近御筵。"而学士独称内相，至于与命妇分庭，见贵主冠服、内人黛妆，假仙倡以佐酒，他司无比也。

宁馨阿堵

"宁馨"、"阿堵"，晋宋间人语助耳。后人但见王衍指钱云："举阿堵物却。"又山涛见衍曰："何物老媪生宁馨儿？"今遂以阿堵为钱，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前辈诗"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其意亦如此。宋废帝之母王太后疾笃，帝不往视，后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观此，岂得为佳？顾长康画人物，不点目睛，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犹言"此处"也。刘真长讥殷渊源曰："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又谓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王导与何充语曰："正自尔馨。"王恬拨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至今吴中人语言尚多用宁馨字为问，犹言"若何"也。刘梦得诗："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盖得其义。以宁字作平声读。

凤毛

宋孝武嗟赏谢凤之子超宗曰："殊有凤毛。"今人以子为凤毛，多谓出此。按《世说》，王劭风姿似其父导，桓温曰："大奴固自有凤毛。"其事在前，与此不同。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贫民，使佃苑中，税其什之八；

自有牛者，税其七。参军封裕谏，以为魏、晋之世，假官田牛者不过税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盖晋法也。

为文矜夸过实

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拾，《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语，尤非所宜言。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

送孟东野序

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

喷嚏

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予按《终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姑摭真宗朝三事于左。

魏泰《东轩录》云：“真宗次澶渊，语寇莱公曰：‘虏骑未退，何人可守天雄军?’公言参知政事王钦若。退即召王于行府，谕以上意，授敕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饮之，命曰‘上马杯’，且曰：‘参政勉之，回日即为同列也。’王驰骑入魏，越十一日虏退，召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数进疑词于上前，故莱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渊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时莱公为次相，钦若为参政；闰九月，钦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罢政；三年，莱公罢相，钦若复知枢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

其二事者，沈括《笔谈》云：“向文简拜右仆射，真宗谓学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敏中应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门阑悄然。明日再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存中自注云：“向公拜仆射，年月未曾考于国史，因见中书记，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钦若亦加仆射。”予按真宗朝自敏中之前拜仆射者六人：吕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转，陈尧叟以罢枢密使拜，张齐贤以故相拜，王钦若自枢密使转。及敏中转右仆射，与钦若加左仆射同日降制，是时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谔也。

其三事者，存中《笔谈》又云：“时丁晋公从真宗巡幸，礼成，诏赐辅臣玉带。时辅臣八人，行在祗候库止有七带，尚衣有带，谓之‘比玉’，价直数百万，上欲以足其数。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谕有司：‘某自有小私带可服，候还京别赐可也。’既各受赐，而晋公一带仅如指阔，上顾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带。”予按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谓皆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谓始以参知政事从。时辅臣六人，王旦、向敏中为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为枢密使，皆在谓上，谓之下尚有枢密副使马知节，即不与此说合。且既为玉带，而又名“比玉”，尤可笑。魏泰无足论，沈存中不应尔也。

谤书

司马迁作《史记》，于《封禅书》中述武帝神仙、鬼灶、方士之事甚备，故王允谓之谤书。国朝景德、祥符间，治安之极，王文穆、陈文忠、陈文僖、丁晋公诸人造作天书符瑞，以为固宠容悦之计。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惧贻后世讥议，故请藏天书于梓宫以灭迹。而实录之成，乃文穆监修，其载崇奉宫庙，祥云芝鹤，唯恐不详，遂为信史之累，盖与太史公谤书意异而实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后，凡天书礼文、宫观典册、祭祀巡幸、祥瑞颂声之事，王文正公旦实为参政宰相，无一不预。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于清议，而固恋患失，不能决去。及其临终，乃欲削发僧服以敛，何所补哉？魏野赠诗，所谓“西祀东封今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可谓君子爱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欧阳公神道碑，悉隐而不书，盖不可书也。虽持身公清，无一可议，然特张禹、孔光、胡广之流云。

晋文公

晋公子重耳自狄适他国凡七，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皆不礼焉，齐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赠以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纳之，卒以得国。卫、曹、郑皆同姓，齐、宋、秦、楚皆异姓，非所谓“岂无他人，不如同姓”也。晋文公卒未葬，秦师伐郑灭滑，无预晋事，晋先轸以为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背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绖而伐之。虽幸胜于淆，终启焚舟之战，两国交兵，不复修睦者数百年。先轸是年死于狄，至孙縠而诛灭，天也。

南夷服诸葛

蜀刘禅时，南中诸郡叛，诸葛亮征之。孟获为夷汉所服，七战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蜀志》所载，止于一时之事。国朝淳化中，李顺乱蜀，招安使雷有终遣嘉州士人辛怡显使于南诏，至姚州，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云："当境有泸水，昔诸葛武侯戒曰：'非贡献征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今遣本部军将赍金龙二条、金钱二千文并设酒脯，请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虽千年如初。呜呼，可谓贤矣！事见怡显所作《云南录》。

二疏赞

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东坡先生作《二疏图赞》云："孝宣中兴，以法驭人。杀盖、韩、杨，盖三良臣。先生怜之，振袂脱屣。使知区区，不足骄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时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后二年盖宽饶诛，又三年韩延寿诛，又三年杨恽诛。方二疏去时，三人皆亡恙。盖先生文如倾河，不复效常人寻阅质究也。

李宓伐南诏

唐天宝中，南诏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丧士卒六万人。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时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募，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所在哭声振野。至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往击南诏。南诏诱之深入，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兵讨之。此《通鉴》所纪。《旧唐书》云："李宓率兵击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阁罗凤所擒。"《新唐书》亦云："宓败死于西洱河。"予按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一篇，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丞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予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其略曰："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其所称述如此，虽诗人之言未必皆实，然当时之人所赋，其事不应虚言，则宓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其年又非十三载也。味诗中掘鼠餐僮之语，则知粮尽危急，师非胜归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资尚书文集有《送许屯田》诗，曰："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因官射利疾，众喜君独不。父老争叹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来作知县不买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饶州不买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载许君之名。

卷　五

汉唐八相

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为汉、唐名相，不待诵说。然前六君子皆终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过三年。姚以二子及亲吏受赂，其罢犹有说，宋但以严禁恶钱及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明皇用优人戏言而罢之，二公终身不复用。宋公罢相时，年才五十八，后十七年乃薨。继之者如张嘉贞、张说、源乾曜、王晙、宇文融、裴光庭、萧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纮为贤，亦清介龊龊自守者。释骐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萧何且死，所推贤唯曹参；魏、丙同心辅政；房乔每议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继之以《屯》、《蒙》、《需》、《讼》、《师》、《比》，六者皆有《坎》，圣人防患备险之意深矣！

晋之亡与秦隋异

自尧、舜及今，天下裂而复合者四：周之末为七战国，秦合之；汉之末分为三国，晋合之；晋之乱分为十余国，争战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后又分为八九国，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传而为胡亥，晋武帝一传而为惠帝，隋文帝一传而为炀帝，皆破亡其社稷。独本朝九传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祸，盖三代以下治安所无也。秦、晋、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扫地，晋之东虽曰"牛继马后"，终为守司马氏之祀，亦百有余年。盖秦、隋毒流四海，天实诛之，晋之八王擅兵，孽后盗政，皆本于惠帝昏蒙，非得罪于民，故其亡也，与秦、隋独异。

上官桀

汉上官桀为未央厩令，武帝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至于受遗诏辅少主。义纵为右内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行此道乎?"衔之，遂坐以他事弃市。二人者其始获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纵及诛，可谓幸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没入宫，输黄门养马。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日磾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磾，独不敢。日磾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为马监，后受遗辅政。日磾与上官桀皆因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谓明而不遗矣。

汉宣帝忌昌邑王

汉废昌邑王贺而立宣帝，贺居故国，帝心内忌之，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戒以谨备盗贼。敞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上知贺不足忌，始封为列侯。光武废太子强为东海王而立显宗，显宗即位，待强弥厚。宣、显皆杂霸道，治尚刚严，独此事显优于宣多矣。

平津侯

《公孙平津本传》称其意忌内深，杀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称者两事：武帝置苍海、朔方之郡，平津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上使朱买臣等难之，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卜式上书，愿输家财助边，盖迎合主意。上以语平津，对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勿许。"乃罢式。当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概之后世，足以为贤相矣！惜不以式事载《本传》中。

韩信　周瑜

世言韩信伐赵，赵广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陉口，绝其粮道，成安君不听。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胜赵。使广武计行，信且成禽，信盖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于赤壁，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会东南风急，悉烧操船，军遂败。使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则瑜未必胜。是二说者，皆不善观人者也。夫以韩信敌陈余，犹以猛虎当羊豕尔。信与汉王语，请北举燕、赵，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他奇策矣。其与广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禽矣。"盖谦以求言之词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禽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不然，何以为信、瑜？

汉武赏功明白

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始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两将军，亡翕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后各以五万骑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户，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无封者。武帝赏功，必视法如何，不以贵贱为高下，其明白如此。后世处此，必曰青久为上将，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赏，亦当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无以使人，盖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观此二相，则刑措四十年，颂声作于下，不言可知。唐贞观三年二月，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魏征参预朝政。观此三相，则三百年基业之盛，概可见矣。

三代书同文

三代之时，天下书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载人名字，不以何国，大抵皆同。郑公子归生，鲁公孙归父，蔡公孙归生，楚仲归，齐析归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郑公子嘉，皆字子孔。郑公孙段、印段，宋褚师段，皆字子石。郑公子喜，宋乐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郑公孙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鲁公子翚，郑公孙挥，皆字子羽。邾子克，楚斗克，周王子克，宋司马之臣克，皆字曰仪。晋籍偃，荀偃，郑公子偃，吴言偃，皆字曰游。晋羊舌赤，鲁公西赤，皆字曰华。楚公子侧，鲁孟之侧，皆字曰反。鲁冉耕，宋司马耕，皆字曰牛。颜无繇、仲由，皆字曰路。

周世中国地

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后主梁武帝

东坡书李后主去国之词云："'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以为后主失国，当恸哭于庙门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乃对宫娥听乐，形于词句。"予观梁武帝启侯景之祸，涂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窦婴救灌夫，其夫人谏止之，婴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梁武用此言而非也。

诗　什

《诗·二雅》及《颂》前三卷题曰："某诗之什。"陆德明释云："歌诗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今人以诗为篇什，或称誉他人所作为佳什，非也。

易举正

唐苏州司户郭京有《周易举正》三卷，云："曾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注定传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举人等本，或将经入注，用注作经，小象中间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内移，后义却处于前，兼有脱遗，两字颠倒谬误者，并依定本举正其讹，凡一百三节。"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处载于此：《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今本于象文"霜"字下误增"坚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何"字。《师》六五："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元本"之"字行书向下引脚，稍类"言"字，转写相仍，故误作"言"，观注义亦全不作言字释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误倒其句。《贲》："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坎》卦"习坎"上脱"坎"字。《姤》："九四，包失鱼。"注："二有其鱼，故失之也。"今本误作"无鱼"。《蹇》："九三，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象："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注云："圣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养圣贤。"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误增"大亨"二字。《震》象曰："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今本脱"不丧匕鬯"一句。《渐》象曰："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注云："贤德以止巽则居，风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脱"风"字。《丰》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脱"志"字。《中孚》象："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鱼"二字。《小过》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象曰："密云不雨，已止也。"注："阳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误作"阳已上故止也。"《既济》彖曰："《既济》，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脱一"小"字。《系辞》："二多誉，四多惧。"注云："惧，近也。"今本误以"近也"字为正文，而注中又脱"惧"字。《杂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误作"杂"字。予顷于福州《道藏》中见此书而传之，及在后省见晁公武所进《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书也。

其惟圣人乎

《乾》卦："其惟圣人乎。"魏王肃本作"愚人"，后结句始作"圣人"，见陆德明《释文》。

易说卦

《易·说卦》荀爽《九家集解乾》"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为龙，为车，为衣，为言。《坤》后有八，曰：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后有三，曰：为王，为鹄，为鼓。《巽》后有二，曰：为杨，为鹳。《坎》后有八，曰：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后有一，曰：为牝牛。《艮》后有三，曰：为鼻，为虎，为狐。《兑》后有二，曰：为常，为辅颊。注云："常，西方神也。"陆德明以其与王弼本不同，故载于《释文》。按《震》为龙与《乾》同，故虞翻、干宝本作駹。

元二之灾

《后汉·邓骘传》："拜为大将军，时遭元二之灾，人士饥荒，死者相望，盗贼群起，四夷侵畔。"章怀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书字当再读者，即于上字之下为小二字，言此字当两度言之。后人不晓，遂读为元二，或同之阳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明验也。"汉碑有《杨孟文石门颂》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残。"《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轲，人民相食。"赵明诚《金石跋》云："若读为元元，不成文理，疑当时自有此语，《汉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论衡·恢国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年，黄龙见。"盖章帝时事。考之本纪，所书建初三年以后诸瑞皆同，则知所谓元二者，谓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称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为非灾眚之语，益可决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国地震、大水。邓骘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将军，则知所谓元二者，谓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汉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岂有《范史》一部唯独一处如此，予兄丞相作《隶释》，论之甚详。予修国史日，撰《钦宗纪赞》，用靖康元二之祸，实本于此。

圣人污

《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赵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识圣人。污，下也。言三人虽小污不平，亦不至于其所好，阿私所爱而空誉之。"详其文意，足以识圣人是一句。污，下也，自是一节。盖以下字训污也，其义明甚。而老苏先生乃作一句读，故作《三子知圣人污论》，谓："三子之智，不足以及圣人高深幽绝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说窃谓不然，夫谓"夫子贤于尧、舜，自生民以来未有"，可谓大矣，犹以为污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为阿好而言。"其说正与赵氏合。大抵汉人释经子，或省去语助，如郑氏笺《毛诗》"奄观铚艾"云："奄，久。观，多也。"盖以久训奄，以多训观。近者黄启宗有《补礼部韵略》，于"淹"字下添"奄"字，注云："久观也。"亦是误以笺中五字为一句。

廿卅卌字

今人书二十字为廿，三十字为卅，四十为卌，皆《说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数名，今直以为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颂德之辞，皆四字一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琅邪台颂》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芝罘颂》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东观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曰："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此《史记》所载，每称年者，辄五字一句。尝得《泰山辞》石本，乃书为"廿有六年"，想其余皆如是，而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耳，其实四字句也。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为礼，以處为处，以與为与，凡章奏及程文书册之类不敢用，然其实皆《说文》本字也。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處。"与字云："赐予也，與与同。"然则当以省文者为正。

负剑辟咡

《曲礼》记童子事曰："负剑辟咡诏之。"郑氏注云："负，谓置之于背。剑，谓挟之于旁。辟咡诏之，谓倾头与语。口旁曰咡。"欧阳公作其父《泷冈阡表》云："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正用此义。今庐陵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晓，遂易剑为抱，可叹也!

国初人至诚

真宗时，并州谋帅，上谓辅臣曰："如张齐贤、温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尝历枢近，或有固辞，宜召至中书询问，愿往则授之。"及召二人至，齐贤辞以恐为人所谗。仲舒曰："非敢有辞，但在尚书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赐都部署添给，敢不承命?"辅臣以闻，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强之。"王元之自翰林学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黄州，遣其子嘉祐献书于中书门下，以为："朝廷设官，进退必以礼，一失错置，咎在廊庙。某一任翰林学士，三任制诰舍人，以国朝旧事言之，或得给事中，或得侍郎，或为谏议大夫。某独异于斯，斥去不转一级，与钱谷俗吏，混然无别，执政不言，人将安仰?"予谓仲舒尝为二府，至于自求迁转及增请给；元之一代刚正名臣，至于公移笺书，引例乞转。唯其至诚不矫伪故也。后之人外为大言，避宠辞禄，而阴有营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风俗使然也。

史馆玉牒所

国朝熙宁以前，秘书省无著作局，故置史馆，设修撰、直馆之职。元丰官制行，有秘书官，则其职归于监、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绍兴中复置史馆修撰、检讨，是与本省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职归于卿、丞矣。而绍兴中复差侍从为修牒，又以他官兼检讨，是与本寺为二也。然则今有户部，可别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别置审官、审刑院矣。又玉牒旧制，每十年一进，谓甲子岁进书，则甲戌、甲申岁复然。今乃从建隆以来再行补修，每及十年则一进，以故不过三二年辄一行赏，书局僭赏，此最甚焉。

稗沙门

《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曰："譬如麦田，中生稗麦，其形似麦，不可分别。尔时田夫，作如是念，谓此稗麦，尽是好麦，后见穗生，尔乃知非。如是沙门，在于众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而彼痴人，实非沙门，是名稗沙门。"此喻甚佳，而文士鲜曾引用，聊志于此。

卷　六

建武中元

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云："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纪年通谱》乃云："纪、志所载不同，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殆亦不深考耳。韩庄敏家一铜斗，铭云："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国之后改天凤，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犹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诏犹系其故名之类耳，不可用中元为比也。

带职人转官

绍兴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秘阁，乞磨勘，吏部拟朝议大夫，时相以为既带职，则朝议、奉直为一等，遂超转中奉。其后曾慥踵之。绍兴末，向伯奋亦用此，继而续觱复然。后省有言，不应蓦三级，自是但得朝议。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时，前行郎中迁少卿，有出身，得太常，无出身，司农。继转光禄，即今奉直、朝议也。自少卿迁大卿、监，有出身，得光禄卿，无出身，历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至光禄。若带职，则自少农以上径得光禄，不涉余级，至有超五资者。然则浚明等不为过，盖昔日职名不轻

与人，故恩典亦异。又自承务郎至奉议词人，但三转，而带职者乃与余人同作六阶不小异，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穷竟，正虽庄、列、释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说也。《列子》："商汤问于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经》："'风住何处？'曰'风住虚空。'又问：'虚空为何所住？'答言：'虚空住于至处。'又问：'至处复何所住？'答言：'至处何所住者，不可宣说，何以故？远离一切诸处所故，一切处所所不摄故，非数非称不可量故，是故至处无有住处。'"二家之说，如是而已。

魏相萧望之

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言之：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有申繻、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而郑子孔之孙又为孔张。高氏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又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卫有石碏，齐有石之纷如，郑有石奠，周有石尚，宋有石彄。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叔敖，齐有孙书，吴有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

畏无难

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胜。"使秦不并六国，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炀帝不亡；苻坚不平凉取蜀、灭燕翦代，则无肥水之役；唐庄宗不灭梁下蜀，则无嗣源之祸；李景不取闽并楚，则无淮南之失。

绿竹青青

毛公解《卫诗·淇奥》，分绿竹为二物，曰："绿，王刍也。竹，萹竹也。"《韩诗》：竹字作薄，音徒沃反，亦以为萹筑。郭璞云："王刍，今呼白脚莎，即绿蓐豆也。萹竹似小藜，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侧人谓之绿竹。"按此诸说，皆北人不见竹之语耳。《汉书》："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寇恂为河内太守，伐淇园竹为矢百余万。《卫诗》又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之句，所谓绿竹，岂不明甚，若白脚莎、绿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孔子欲讨齐

陈成子弑齐简公，孔子告于鲁哀公，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传》曰："孔子请伐齐，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常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伐也。'"说者以为孔子岂较力之强弱，但明其义而已。能顺人心而行天讨，何患不克？使鲁君从之，孔子其使于周，请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予以为鲁之不能伐齐，三子之不欲伐齐，周之不能讨齐，通国知之矣。孔子为此举，岂真欲以鲁之半，力敌之哉？盖是时三子无君与陈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国，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难也。使三子者警，必将曰：鲁小于齐，齐臣弑君而欲致讨，吾三臣或如是，彼齐、晋大国，肯置而不问乎？惜其君臣皆不识圣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偪于三子而孙于越，比之简公，仅全其身尔。

韩退之

《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曰："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

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则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

诞节受贺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起于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肃宗亦然，代、德、顺三宗皆不置节名，及文宗以后，始置宴如初。则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书事

《左传》书晋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观此一节，正如狱吏治囚，蔽罪议法，而皋陶听之，何所伏窜，不待韩原之战，其曲直胜负之形见矣。晋厉公绝秦，数其五罪，书词铿訇，极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实皆诬秦。故《传》又书云：“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杜元凯注云：“据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观秦、晋争战二事，可窥一斑矣。

狐突言词有味

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以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载狐突所叹八十余言，而词义五转。其一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时卒，闷其事也。衣之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其四曰：“服以远之，时以闷之。”其五曰：“尨凉，冬杀，金寒，玦离。”其宛转有味，皆可咀嚼。《国语》亦多此体，有至六七转，然大抵缓而不切。

宣发

《考工记》：“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注：“头发颢落曰宣。《易》：‘《巽》为宣发。’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为寡发。”《释文》云：“本又作宣，黑白杂为宣发。”宣发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未几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终不蒙福，天道远而不可知如此。

杜悰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为相，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庆出书授悰，发之，乃宣宗大渐时，宦官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悰反复读，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公庆去，悰谓两枢密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今主上新践阼，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三相复来见悰，微请宣意，悰无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为他虑。”既而寂然。及延英开，上色甚悦。此《资治通鉴》所载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处大明宫，而郓王居十六宅。帝大渐，遗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久之，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独揖悰。他宰相毕诚、杜审权、蒋伸不敢进，乃授悰中人请帝监国奏，因谕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语之如前所云，庆色沮去，帝怒亦释。”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孤绹、曰萧邺、曰夏侯孜、曰蒋伸，至是时唯有伸在，三人者罢去矣。诚及审权，乃懿宗自用者，无由有斯事。盖野史之妄，而二书误采之。温公以唐事属之范祖禹，其审取可谓详尽，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难哉！

唐书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内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鲁成公八年，为晋所灭。沈子生逞，字修之，奔楚，遂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戌，戌生诸梁，诸梁子尹射，字修文。其后入汉，有为齐王太傅敷德侯者，有为骠骑将军者，有为彭城侯者。”《宋书》沈约《自叙》云：“金天氏之后，沈国在汝南平舆，定公四年，为蔡所灭。秦末有逞者，征丞相不就。”其后颇与《唐表》同。按聃季所封自是一国，与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晋侵沈，获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之师于鸡父，沈子逞灭。定四年，蔡灭沈，杀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为晋所灭，是文王之子寿五百余

岁矣。逞为吴所杀，而《表》云奔楚，《宋书》云秦召为丞相。沈尹戌为楚将，战死于柏举，正与嘉之死同时，而以为嘉之子。尹射书于《左传》，三十四年始书诸梁，乃以为其子。又春秋时人立字皆从子及伯仲，岂有修之、惟良、修文之比。《汉·列侯表》岂有所谓敷德、彭城侯？《百官表》岂有所谓骠骑将军沈达者？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嗤诮，又不分别两沈国。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黄之沈，封于汾川，晋灭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灭之，顾合而为一，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

鲁昭公

春秋之世，列国之君失守社稷，其国皆即日改立君，无虚位以俟者。惟鲁昭公为季孙意如所逐而孙于齐，又适晋，凡八年乃没。意如在国摄事主祭，岁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丧还故国，然后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国无此比也。岂非鲁秉周礼，虽不幸逐君，犹存厥位，而不敢绝之乎？其后哀公孙于越，《左传》终于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时立也。

州县失故名

今之州县，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异而县不同者。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乃隶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乃隶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乃隶泉州；韶州为始兴郡，而始兴县外属赣州为南康郡，而南康县外属郁林为州，而郁林县隶贵州；桂阳为军，而桂阳县隶郴州。此类不可悉数。

严州当为庄

严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虽以威严为义，然实取严陵滩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庄氏，东汉避显宗讳以“庄”为“严”，故史家追书以为严光，后世当从实可也。

卷　七

孟子书百里奚

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精思之则益也。”予读《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污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也。

韩柳为文之旨

韩退之自言：作为文章，上规姚、姒、《盘》、《诰》、《春秋》、《易》、《诗》、《左氏》、《庄》、《骚》、太史、子云、相如，闳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为文章，本之《书》、《诗》、《礼》、《春秋》、《易》，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韩、柳为文之旨，要学者宜思之。

李习之论文

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对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对也；‘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非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

魏郑公谏语

魏郑公谏止唐太宗封禅，中间数语，引喻剀切，曰：“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夺。此语见于公《谏录》及《旧唐书》，而《新史》不载，《资治通鉴》记其谏事，亦删此一节，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后，太宗夜梦见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随物化，倏移岁序。昨因夜梦，忽睹其人，追怀遗美，良增悲叹！宜资冥助，申朕思旧

之情。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躯。"夫太宗之梦世南，盖君臣相与之诚所致，宜恤其子孙，厚其恩典可也。斋僧、造像，岂所应作？形之制书，著在国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七　发

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闲》，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毛颖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虽裴晋公亦不以为可，惟柳子独爱之。韩子以文为戏，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华传》，至于近时，罗文、江瑶、叶嘉、陆吉诸传，纷纭杂沓，皆托以为东坡，大可笑也。

将军官称

《前汉书·百官表》："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国语》："郑文公以詹伯为将军。"又："吴夫差十旌一将军。"《左传》："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檀弓》："卫将军。"《文子》："鲁使慎子为将军。"然则其名久矣。彭宠为奴所缚，呼其妻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东汉书》注云："呼奴为将军，欲其赦己也。"今吴人语犹谓小苍头为将军，盖本诸此。

北道主人

秦、晋围郑，郑人谓秦盍舍郑以为东道主。盖郑在秦之东，故云。今世称主人为东道者，此也。《东汉》载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邓晨会光武于钜鹿，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蓟，将欲南归，耿弇以为不可，官属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宠将反，光武问朱浮，浮曰：'大王倚宠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后人罕引用之。

洛中盱江八贤

司马温公《序赙礼》，书闾阎之善者五人，吕南公作《不欺述》，书三人，皆以卑微不见于史氏。予顷修国史，将以缀于孝行传而不果成，聊纪之于此。温公所书皆陕州夏县人。曰医刘太，居亲丧，不饮酒食肉终三年，以为今世士大夫所难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谨。夏县有水灾，民溺死者以百数，永一执竿立门首，他人物流入门者，辄擿出之。有僧寓钱数万于其室而死，永一诣县自陈，请以钱归其子弟。乡人负债不偿者，毁其券。曰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为生，兄或时酗殴粲，邻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尝殴我，汝何离间吾兄弟也！"曰苏庆文者，事继母以孝闻，常语其妇曰："汝事吾母小不谨，必逐汝！"继母少寡而无子，由是安其室终身。曰台亨者，善画，朝廷修景灵宫，调天下画工诣京师，事毕，诏选试其优者，留翰林授官禄，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辞，归养于田里。南公所书皆建昌南城人。曰陈策，尝买骡，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养于野庐，俟其自毙。其子与猾驵计，因经过官人丧马，即磨破骡背，以衒贾之。既售矣，策闻，自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爱也，秘之。策请试以鞍，亢亢终日不得被，始谢还焉。有人从策买银器若罗绮者，策不与罗绮。其人曰："向见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质钱而没者，岁月已久，丝力糜脆不任用，闻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当与银器投炽炭中，曰："吾恐受质人或得银之非真者，故为公验之。"曰危整者，买鲍鱼，其驵舞秤权阴厚整。鱼人去，身留整傍，请曰："公买止五斤，已为公密倍入之，愿畀我酒。"整大惊，追鱼人数里返之，酬以直。又饮驵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为？"曰曾叔卿者，买陶器欲转易于北方，而不果行。有人从之并售者，叔卿与之，已纳价，犹问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对："欲效公前谋耳。"叔卿曰："不可，吾缘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岂宜不告以误君乎？"遂不复售。而叔卿家苦贫，妻子饥寒不恤也。呜呼，此八人者贤乎哉！

王导小名

颜鲁公书远祖《西平靖侯颜含碑》，晋李阐之文也。云："含为光禄大夫，冯怀欲为王导降礼，君不从，曰：'王公虽重，故是吾家阿龙。'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晋书》亦载此事，而不书小字。《世说》："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晋人浮虚之习如此。

汉书用字

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汉书》因之。《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

姜嫄简狄

毛公注《生民》诗，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从于高辛帝而见于天也。"《玄鸟》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鸟降，简狄配高辛帝，帝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其说本自明白。至《郑氏笺》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时，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遂有身，后则生子。"又谓："鳦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说本于《史记》，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简狄行浴，见燕堕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贤辞而辟之多矣。欧阳公谓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记》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讹缪之世次。按《汉书》，毛公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然则在司马子长之前数十年，谓为取《史记》世次，亦不然。盖世次之说，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书今亡。夫适野而见巨迹，人将走避之不暇，岂复故欲践履，以求不可知之机祥；飞鸟堕卵，知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尔，而谓古圣人之后妃为之，不待辨而明矣。

羌庆同音

王观国彦宾、吴棫材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他未有明证。"予按《扬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天颣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

佐命元臣

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不如是，不足以为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见于《诗》、《书》，可考也。汉萧何佐高祖，其始入关，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以周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高祖失职为汉王，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独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然后还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刘氏兴亡至计也。进韩信为大将，使当一面，定魏、赵、燕、齐，高祖得颛心与楚角，无北顾忧；且死，引曹参代己，而画一之法成；约三章以蠲秦暴，拊百姓以申汉德。四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唐房玄龄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独收人物致幕下，与诸将密相申结，引杜如晦与参筹帷。及为宰相，粲然兴起治功，以州县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调天下之财，以八百府、十六卫本天下之兵，以谏争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勣，御夷狄有道，用贤材有术。三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其后制节度使而州县之治坏，更二税法而租庸之理坏，变府兵为彍骑、诸卫为神策而军政坏，虽有名臣良辅，不能救也。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此三君子之后，代天理物，硕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谓一时之相尔。萧之孙有罪及无子，凡六绝国，汉辄绍封之。国朝褒录韩王苗裔，未尝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夺袭爵、停配享，讫唐之世不复续，唐家亦少恩哉!

名世英宰

曹参为相国，日夜饮醇酒不事事，而画一之歌兴。王导辅佐三世，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末年略不复省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谢安石不存小察，经远无竞。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赵韩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瓮，满则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陈一切报罢，云："以此报国。"此六七君子，盖非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真名世英宰也！岂曰不事事哉？

檀弓误字

《檀弓》载吴侵陈事曰："陈太宰嚭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按，嚭乃吴夫差之宰，陈遣使者正用行人，则仪乃陈臣也。记礼者简策差互，故更错其名，当云"陈行人仪使于师，夫差使太宰嚭问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诗》引斯事，亦尝辩正云。

薛能诗

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诗序》云："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子美于斯，兴象不出，没而有怀。天之厚余，谨不敢让，风雅尽在蜀矣，吾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青苔浮落处，暮柳闲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晏后恶风吹。香少传何许，妍多画半遗"而已。又有《荔枝诗序》曰："杜工部老居西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欤？白尚书曾有是作，兴旨卑泥，与无诗同。予遂为之题，不愧不负，将来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久闻名"而已。又有《折杨柳》十首，叙曰："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衒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能专于诗律，不爱随人，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虽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诸？"然其词不过曰："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桥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

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而已。别有《柳枝词》五首，最后一章曰：“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云：“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视刘、白以下蔑如也。今读其诗，正堪一笑。刘之词曰：“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白之词云：“红板江桥清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其风流气概，岂能所可仿佛哉！

汉晋太常

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爵者乃封侯，其次虽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为闲。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鄚侯萧寿成，坐牺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郸侯周仲居，坐不收赤侧钱；绳侯周平，坐不缮园屋；睢陵侯张昌，坐乏祠；阳平侯杜相，坐擅役郑舞人；广阿侯任越人，坐庙酒酸；江邹侯靳石，坐离宫道桥苦恶；戚侯李信成，坐纵丞相侵神道；俞侯栾贲，坐雍牺牲不如令；山阳侯张当居，坐择博士弟子不以实；成安侯韩延年，坐留外国文书；新畤侯赵弟，坐鞫狱不实；牧丘侯石德，坐庙牲瘦；当涂侯魏不害，坐孝文庙风发瓦；轑阳侯江德，坐庙郎夜饮失火；蒲侯苏昌，坐泄官书；弋阳侯任宫，坐人盗茂陵园物；建平侯杜缓，坐盗贼多。自鄚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夺国，武帝时也。自当涂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时也。下及晋世，此风犹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风，兰台主者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盖循习汉事云。

卷　八

诸葛公

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盖其操心制行，一出于诚，生于乱世，躬耕陇亩，使无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顾，则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必矣。其始见玄德，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氏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龟，终身不易。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亦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故废廖立而立垂泣，废李严而严致死。后主左右奸辟侧佞，充塞于中，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魏尽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为天下奇才。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不得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翳行窃步，事一旦之谲以规咸阳哉！司马懿年长于公四岁，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汉，非人力也。“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诗尽之矣。

沐浴佩玉

“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

谈丛失实

后山陈无已著《谈丛》六卷，高简有笔力，然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漫析数端于此。

其一云：“吕许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及西军罢，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吕既老，大事犹问，遂请出大臣行三边，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陕西，宿此院，相见云云。”按，吕公罢相，诏有同议大事之旨，公辞，乃庆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时，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枢密使而中辍，后二年莒方复入，安有五人同时之事？

其二云：“杜正献、丁文简为河东宣抚，任布之子上书历诋执政，至云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杜戏丁曰：‘贤郎亦要牢笼。’丁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苏子美进奏事作，杜避嫌不预，丁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杜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如此。”按，杜公以执政使河东时，丁以学士为副，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狱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罢，至五月，丁公方从翰林参知政事，安有深文论子美之说？且杜公重厚，当无以人父子为谑之理，丁公长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贤士大夫哉？

其三云：“张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作，求补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赂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按，张两知成都，其初还朝为户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时，丁方在侍从；其后自蜀知升

州，丁为三司使。岂有如前所书之事？

其四云："乖崖在陈，闻晋公逐莱公，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与之博，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按，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卒，后五年当天禧四年，寇公方罢相，旋坐贬，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兹四者所系不细，乃诞漫如此。盖前辈不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人纪述。后山之书，必传于后世，惧诒千载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砮

东坡作《石砮记》云："《禹贡》荆州贡砺、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贡砮、磬。至春秋时，隼集于陈廷，楛矢贯之，石砮长尺有咫，问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远取之肃慎，则荆、梁之不贡此久矣。颜师古曰：'楛木堪为笴，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为矢，至唐犹然，而用石为砮，则自春秋以来莫识矣。"按《晋书·挹娄传》：有石砮、楛矢，国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周武王时，献其矢、砮；魏景元末亦来贡；晋元帝中兴，又贡石砮；后通贡于石虎，虎以夸李寿者也。《唐书·黑水靺鞨传》：其矢，石镞长二寸。盖楛砮遗法，然则东坡所谓春秋以来莫识，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正长二寸，岂黑水物乎？

陶渊明

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裋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粳，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东晋将相

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壶、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赏鱼袋

衡山有唐开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马赵颐贞撰，荆府兵曹萧诚书，末云："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之名不可晓，他处未之见也。

浯溪留题

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其一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太中二年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分司优闲，诚为忝幸。"按《新唐书》："瓘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相，贬为明州长史，终桂管观察使。"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诗

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

人物以义为名

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襕、义领，合中小合子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鹘。

人君寿考

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竟何益哉！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韩文公佚事

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借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干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论韩公文

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拔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觝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从宦

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途，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赀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宦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他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成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记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卷　九

霍光赏功

汉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劝赏，凡将士有军功，无问贵贱，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平益州夷，斩首捕虏三万，但赐爵关内侯。盖霍光为政，务与民休息，故不欲求边功，益州之师，不得已耳，与唐宋璟抑郝灵佺斩默啜之意同。然数年之后，以范明友击乌桓，傅介子刺楼兰，皆即侯之，则为非是，盖明友，光女婿也。

尺棰取半

《庄子》载惠子之语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虽为寓言，然此理固具。盖但取其半，正碎为微尘，余半犹存，虽至于无穷可也。特所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火不热、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如是之类，非词说所能了也。

汉文失材

汉文帝见李广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贾山上书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贾谊，曾不得一官，史臣犹赞美文帝，以为山言多激切，终不加罚，所以广谏争之路。观此二事，失材多矣。吴、楚反时，李广以都尉战昌邑下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故赏不行。武帝时，五为将军击匈奴，无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陈轸之说疏

战国权谋之士，游说从横，皆趋一时之利，殊不顾义理曲直所在。张仪欺楚怀王，使之绝齐而献商于之地。陈轸谏曰："张仪必负王，商于不可得而齐、秦合，是北绝齐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谓善矣。然至云："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是轸不深计齐之可绝与否，但以得地为意耳。及秦负约，楚王欲攻之。轸又劝曰："不如因赂之以一名都，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亡地于秦，取偿于齐也。"此策尤乖谬不义。且秦加亡道于我，乃欲赂以地，齐本与国，楚无故而绝之，宜割地致币，卑词谢罪，复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轸之说于是疏矣。乃知鲁仲连、虞卿为豪杰之士，非轸辈所能企及也。

颜率儿童之见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颜率请借救于齐。乃诣齐王许以鼎，齐为发兵救周，而秦兵罢。齐将求鼎，周君又患之。颜率复诣齐曰："愿献九鼎，不识何涂之从而致之齐？"齐王将寄径于梁、于楚，率皆以为不可，齐乃止。《战国策》首载此事，盖以为奇谋。予谓此特儿童之见尔！争战虽急，要当有信。今一给齐可也，独不计后日诸侯来伐，谁复肯救我乎？疑必无是事，好事者饰之尔。故《史记》、《通鉴》皆不取。

皇甫湜正闰论

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前人论之多矣。盖以宋继晋，则至陈而无所终，由隋而推之，为周为魏，则上无所起。故司马公于《通鉴》取南朝承晋讫于陈亡，然后系之隋开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纪事，无所抑扬也。唯皇甫湜之论不然，曰："晋之南迁，与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种实匈奴，自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耶，晋实未改；谓之禅耶，已无所传。而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失之远矣。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为得天下统。则陈僭于南，元闰于北，其不昭昭乎？"此说亦有理。然予复考之，灭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时岁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灭，则为周也。

简师之贤

《皇甫持正集》有《送简师序》，云："韩侍郎贬潮州，浮图之士，欢快以抃，师独愤起访余求序行，资适潮，不顾蛇山鳄水万里之崄毒，若将朝得进拜而夕死者。师虽佛其名，而儒其行；虽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犹愈于冠儒冠，服朝服，惑溺于经怪之说以斁彝伦邪？"予读其文，想见简师之贤，而惜其名无传于后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于老人绝优。开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岁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马。二十七年，赦。百岁以上，下州刺史，妇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马，妇人县君；八十以上，县令，妇人乡君。天宝七载，京城七十以上本县令，六十以上县丞，天下侍老除官与开元等。国朝之制，百岁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庆寿之故，推恩稍优，遂有增年诡籍以冒荣命者。使如唐日，将如何哉！

唐三杰

汉高祖以萧何、张良、韩信为人杰，此三人者真足以当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张说、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赋《三杰》诗，自写以赐。其意盖以比萧、张等也。说与乾曜岂璟比哉！明皇可谓不知臣矣。

忠义出天资

忠义守节之士，出于天资，非关居位贵贱，受恩深浅也。王莽移汉祚，刘歆以宗室之隽，导之为逆，孔光以宰相辅成其事。而龚胜以故大夫守谊以死。郭钦、蒋诩以刺史、郡守，栗融、禽庆、曹竟、苏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陈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腊。萧道成篡宋，褚渊、王俭，奕世达官，身为帝甥、主婿，所以纵臾灭刘，唯恐不速。而死节者乃王蕴、卜伯兴、黄回、任候伯之辈耳。安禄山、朱泚之变，陈希烈、张均、张垍、乔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为之丞弼。而甄济、权皋、刘海宾、段秀实，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废斥列卿，捐身立节，名震海内。人之贤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屦乎！

刘歆不孝

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刘歆事父，虽不载不孝之迹，然其议论每与向异同。故向拳拳于国家，欲抑王氏以崇刘氏，而歆乃力赞王莽，倡其凶逆，至为之国师公，又改名秀以应图谶，竟亦不免为莽所诛，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惧乎！

汉法恶诞谩

李广以私忿杀霸陵尉，上书自陈谢罪。武帝报之曰："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张敞杀絮舜，上书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贼杀不辜，鞫狱故不直，死无所恨。"宣帝引拜为刺史。汉世法令，最恶诞谩罔上。广、敞虽妄杀人，一语陈情，则赦之不问，所以开臣下不敢为欺之路也。武帝待张汤非不厚，及问鲁谒居事，谓其怀诈面欺，杀之不贷，真得御臣之法。

汉官名

汉官名有不书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见者。如行冤狱使者，因张敞杀絮舜而见；美俗使者，因何并代严诩而见；河堤使者，因王延世塞决河而见；直指使者，因暴胜之而见。岂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罢乎？

五胡乱华

刘聪乘晋之衰，盗窃中土，身死而嗣灭，男女无少长皆戕于靳准。刘曜承其后，不能十年，身为人禽。石勒尝盛矣，子夺于虎。虎尽有秦、魏、燕、齐、韩、赵之地，死不一年，而后嗣屠戮，无一遗种。慕容儁乘石氏之乱，跨据河山，亦仅终其身，至子而灭。苻坚之兴，又非刘、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为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乱，尽复燕祚，死未期年，基业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乱华之臣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虏，为国八十年，传数酋矣，未亡何邪？

石宣为彗

石虎将杀其子宣，佛图澄谏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犹长，若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虎不从。明年，虎死。二年，国亡。《晋史》书之以为澄言之验。予谓此乃石氏穷凶极虐，为天所弃。岂一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彗孛乎？宣杀其弟韬，又欲行冒顿之事，宁有不问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误信而载之，《资治通鉴》亦失于不删也。

三公改他官

国初以来，宰相带三公官居位，及罢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质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吕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师是也。天禧以前唯赵普、王旦乃依旧公师，仍复迁秩。天圣而后，恩典始隆，张士逊致仕，至以兵部尚书得太傅云。

带职致仕

熙宁以前，待制学士致仕者，率迁官而解其职。若有疾就闲者，亦换为集贤院学士。盖不以近职处散地也。带职致仕，方自熙宁中王素始。后改集贤学士为修撰，政和中又改为右文云。

朋友之义

朋友之义甚重。天下之达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绝。"见于《诗》。"不信乎朋友，弗获乎上。"见于《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车马衣裘，与朋友共"，子路之志也；"与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礼》六行，五曰任，谓信于友也。汉、唐以来，犹有范张、陈雷、元白、刘柳之徒，始终相与，不以死生贵贱易其心。本朝百年间，此风尚存。呜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

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为通判，第一人才得评事、签判，代还升通判，又任满，始除馆职。王安石为政，又杀其法，恩数既削，得人亦衰矣。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郑文肃公戬、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概连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刘相沆、孙文懿公抃连名。杨寘榜，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韩康公绛、王荆公安石连名。刘辉榜，辉不显，胡右丞宗愈、安门下焘、刘忠肃公挚、章申公惇连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后，第一人作侍从，盖可数矣。

辛庆忌

汉成帝将立赵飞燕为皇后，怒刘辅直谏，囚之掖廷狱，左将军辛庆忌等上书救辅，遂得减死。朱云请斩张禹，上怒，将杀之，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争。"叩头流血。上意解，然后得已。庆忌此两事，可与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书于本传，但言其为国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争朱云时，公卿在前，曾无一人助之以请，为可羞也。

楚怀王

秦楚之际，楚怀王以牧羊小儿，为项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考之，东坡所谓天下之贤主也。项梁之死，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羽不敢争。见宋义论兵事，即以为上将军，而羽乃为次将。择诸将入关，羽怨秦，奋势愿与沛公西，王以羽慓悍祸贼，不许，独遣沛公，羽不敢违。及秦既亡，羽使人还报王，王曰："如约。"令沛公王关中。此数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孱主受令于强臣者，故终不能全于项氏。然遣将救赵灭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记》，当为之立本纪，继于秦后，追其亡，则次以汉高祖可也。而乃立《项羽本纪》，义帝之事特附见焉，是直以羽为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尝下诏，以秦皇帝、楚隐王亡后，为置守冢，并及魏、齐、赵三王，而义帝乃高祖故君，独缺不问，岂简策脱佚乎？

范增非人杰

世谓范增为人杰，予以为不然。夷考平生，盖出战国纵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关中，则当如约，增乃劝羽杀之，又徙之蜀汉。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坑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见之，未尝闻一言也。至于荥阳之役，身遭反间，然后发怒而去。呜呼，疏矣哉！东坡公论此事伟甚，犹未尽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废弃无余。唯学士入朝，犹有朱衣院吏双引至朝堂而止，及景灵宫行香，则引至立班处。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状，但尺纸直书其事，右语云："谘报尚书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谓之谘报。此两事仅存。

唐扬州之盛

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丘墟。杨行密复葺之，稍成壮藩，又毁于显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张祜诗

唐开元、天宝之盛，见于传记、歌诗多矣，而张祜所咏尤多，皆他诗人所未尝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灯》云："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上巳乐》云："猩猩血染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红袖一时招。"《春莺啭》云："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又有《大酺乐》、《邠王小管》、《李谟笛》、《宁歌来》、《邠娘羯鼓》、《退宫人》、《耍娘歌》、《悖拏儿舞》、《阿㑳汤》、《雨霖铃》、《香囊子》等诗，皆可补开、天遗事，弦之乐府也。

古人无忌讳

古人无忌讳。如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有父死，将出哭于巷者，曾子曰："反哭于尔次。"北面而吊焉。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哭于子贡寝门之外，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夫以国卿之寝阶，许外人入哭而葬，己所居室，而令门弟子哭其亲，朋友之丧，而受哭于寝门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圣贤所行，固为尽礼，季孙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万也。

宰我不诈

宰我以三年之丧为久，夫子以食稻衣锦问之曰："于女安乎？"曰："安。"后人以是讥宰我，谓孔门高第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为诈隐，所以为孔

门高第也。鲁悼公之丧，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达礼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闻矣，勉而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则食食。"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吾情！"谓勉强过礼也。夫不情之恶，贤者所深戒，虽孟敬子之不臣，宁废礼食食，不肯不情而为瘠。盖先王之泽未远，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卢纶诗

李益、卢纶，皆唐大历十才子之杰者。纶于益为内兄，尝秋夜同宿，益赠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愁与病，独对朗陵翁。"纶和曰："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问两衰翁。"二诗虽绝句，读之使人凄然，皆奇作也。

卷十

杨彪陈群

魏文帝受禅，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彪备汉三公，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乃授光禄大夫。相国华歆以形色忤旨，徙为司徒而不进爵。帝久不怿，以问尚书令陈群曰："我应天受禅，相国及公独不怡，何也？"群对曰："臣与相国，曾臣汉朝，心虽悦喜，犹义形于色。"夫曹氏篡汉，忠臣义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纵力不能讨，忍复仕其朝为公卿乎？歆、群为一世之贤，所立不过如是。彪逊辞以免祸，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盖自党锢祸起，天下贤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尽，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风不竞，悲夫！章惇、蔡京为政，欲殄灭元祐善类，正士禁锢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祸，其不为歆、群者几希矣！

袁盎温峤

赵谈常害袁盎，盎兄子种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文帝出，谈参乘，盎前曰："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与刀锯余人载？"上笑下谈，谈泣下车。温峤将去王敦，而惧钱凤为之奸谋，因敦饯别，峤起行酒，至凤，击凤帻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及发后，凤入说敦曰："峤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相谗贰。"由是凤谋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饮亡何

《汉书·爰盎传》："南方卑湿，君能日饮亡何。"颜师古注云："无何，言更无余事。"而《史记·盎传》作"日饮毋苛"，盖言南方不宜多饮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爰盎小人

爰盎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报私怨，初非尽忠一意为君上者也。尝为吕禄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礼下勃，何豫盎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语，谓勃不能争吕氏之事，适会成功耳。致文帝有轻勃心，既免使就国，遂有廷尉之难。尝谒丞相申屠嘉，嘉弗为礼，则之丞相舍折困之。为赵谈所害，故沮止其参乘。素不好晁错，故因吴反事请诛之。盖盎本安陵群盗，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唐书判

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余波，久而革去之。但体貌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宝为奇玩。然自春秋以来，固重之矣。经传所记，取郜大鼎于宋，鲁以吴寿梦之鼎赂荀偃，晋赐子产莒之二方鼎，齐赂晋以纪甗、玉磬，徐赂齐以甲父之鼎，郑赂晋以襄钟，卫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鉴纳鲁侯，乐毅为燕破齐，祭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玉蕊杜鹃

物以希见为珍，不必异种也。长安唐昌观玉蕊，乃今玚花，又名米囊，黄鲁直易为山矾者。润州鹤林寺杜鹃，乃今映山红，又名红踯躅者。二花在江东弥山亘野，殆与榛莽相似。而唐昌所产，至于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践玉峰之期，鹤林之花，至以为外国僧钵盂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逾百年，终归阆苑。是不特土俗罕见，虽神仙亦不识也。王建宫词云："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其重如此，盖宫禁中亦鲜云。

礼寺失职

唐开元中，封孔子为文宣王，颜子为兖公，闵子至子夏为侯，群弟子为伯。本朝祥符中，进封公为国公，侯为郡公，伯为侯。绍兴二十五年，太子皇帝御制赞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标，皆用

开元国邑，其失于考据如此，今当请而正之可也。绍兴末，胡马饮江，既而自毙，诏加封马当、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系四字王，当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处，庙令以旧告来，则已八字矣。遂郡为缴回新命，而别易二美名以宠之。礼寺之失职类此。方完颜亮据淮上，予从枢密行府于建康，尝致祷大江，能令虏不得渡者，当奏册为帝。洎事定，朝廷许如约。朱丞相汉章曰："四渎当一体，独帝江神，礼乎？"予曰："惩劝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长淮，受国家祭祀血食，不为不久，当胡骑之来，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险，坐遏巨敌之冲，使其百万束手倒戈而退，此其灵德阴功，于河、淮何如？自五岳进册之后，今蒋庙、陈果仁祠亦称之，江神之帝，于是为不忝矣。"朱公终以为不可，亦仅改两字。吁，可惜哉！

徐凝诗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东坡指为恶诗，故不为诗人所称说。予家有凝集，观其余篇，亦自有佳处，今漫纪数绝于此。《汉宫曲》云："水色帘前流玉霜，赵家飞燕侍昭阳。掌中舞罢箫声绝，三十六宫秋夜长。"《忆扬州》云："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相思林》云："远客远游新过岭，每逢芳树问芳名。长林遍是相思树，争遣愁人独自行。"《玩花》云："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将归江外辞韩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无人重布衣。欲别朱门泪先尽，白头游子白身归。"皆有情致，宜其见知于微之、乐天也。但俗子妄作乐天诗，缪为赏激，以起东坡之诮耳。

梅花横参

今人梅花诗词，多用参横字，盖出柳子厚《龙城录》所载赵师雄事，然此实妄书，或以为刘无言所作也。其语云："东方已白，月落参横。"且以冬半视之，黄昏时参已见，至丁夜则西没矣，安得将旦而横乎？秦少游诗："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消尽令人老。"承此误也。唯东坡云："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乃为精当。老杜有"城拥朝来客，天横醉后参"之句，以全篇考之，盖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谓之得谢，美名也。汉韦贤、薛广德、疏广、疏受，或县安车以示子孙，卖黄金以侈君赐，为荣多矣。至于龚胜、郑弘辈，亦诏策褒表，郡县存问，合于三代敬老之义。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宠以东宫师傅、侍从。耆艾若晁迥、孙奭、李柬之亦然。宣和以前，盖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后，故实散亡，于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内外高卑，率为此举。其最甚而无理者，虽宰相辅臣，考终于位，其家发哀即服，降旨声钟给赙，既已阅日，方且为之告廷出命，纶书之中，不免有亲医药、介寿康之语。如秦太师、万俟丞相、陈鲁公、沈必先、王时亨、郑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箦属纩，不复有请，间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则知与不知，骇惜其死，子弟游宦远地，往往饮泣不宁，谒急奔命，故及无事日，不敢为之。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部郎，因轮对，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当得致仕恩泽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后夷考其平生，非有赃私过恶于式有累者，辄官其后人。若真能陈义引年，或辞荣知止者，乞厚其节礼，以厉风俗，贤于率天下为伪也。"太上览奏欣纳曰："朕记得此事之废，方四十年，当如卿语。"既下三省，诸公多以为是，而首相汤岐公独难之，其议遂寝，今不复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来只以本官奉朝请。自隆兴以后，始带宫观使及提举。今嗣濮王、永阳、恩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称谓

除省郎者，初降旨挥，但云："除某部郎官。"盖以知州资序者，当为郎中，不及者为员外郎。及吏部拟告身细衔，则始直书之。其兼权者，初云"权某部郎官"，洎入衔及文书，皆曰"权员外郎"，已是他部郎中，则曰"权郎中"。至绍兴末，冯方以馆职摄吏部，欲为异，则系衔曰："兼权尚书吏部郎官。"予尝叩其说，冯曰："所被省札只言'权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札中岂有'尚书'二字乎？"冯无以对，然讫不肯改。自后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书，亦云"权郎官"，固已甚野，至于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谙熟故事，驯以致然，书之记注，为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龚遂为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议曹王生愿从，遂不忍逆。及引入宫，王生随后呼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悦其有让，笑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曰："乃臣议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为丞。予谓遂之治郡，功效著明，宣帝不以为赏，而顾悦其佞词乎！宜其起王成胶东之伪也。褚先生于《史记》中又载武帝时，召北海太守，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自请与太守俱。太守入宫，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守曰："选择贤材，各任之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誉自伐功，不可也。愿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

"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安所受之?"对曰："受之文学卒史。"于是以太守为水衡都尉，王先生为丞。二事不应相类如此，疑即龚遂，而褚误书也。

程婴杵臼

《春秋》于鲁成公八年书晋杀赵同、赵括，于十年书晋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记》乃有屠岸贾欲灭赵氏，程婴、公孙杵臼共匿赵孤，十五年景公复立赵武之说。以年世考之，则自同、括死后，景公又卒，厉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婴、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元丰中，吴处厚以皇嗣未立，上书乞立二人庙，访求其墓，优加封爵。敕令河东路访寻遗迹，得其冢于绛州太平县。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庙食于绛。后又以为韩厥存赵，追封为公。三人皆以春秋祠于祚德庙。且自晋景公至元丰，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圣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区区二士，岂复有兆域所在乎？绛郡以朝命所访，姑指他丘垄为之词以塞责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处厚之书进御，即除将作丞，狃于出位陈言以得宠禄，遂有讦蔡新州十诗之事，所获几何，贻笑无极，哀哉!

战国自取亡

秦以关中之地，日夜东猎六国，百有余年，悉禽灭之。虽云得地利，善为兵，故百战百胜，以予考之，实六国自有以致之也。韩、燕弱小，置不足论。彼四国者，魏以惠王而衰，齐以闵王而衰，楚以怀王而衰，赵以孝成王而衰，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所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闵王承威、宣之后，山东之建国莫强焉。而狃于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遂为燕所屠。虽赖田单之力，得复亡城，子孙沮气，孑孑自保，终堕秦计，束手为虏。怀王贪商于六百里，受诈张仪，失其名都，丧其甲士，不能取偿，身遭囚辱以死。赵以上党之地，代韩受兵，利令智昏，轻用民死，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几于社稷为墟，幸不即亡，终以不免。此四国之君，苟为保境睦邻，畏天自守，秦虽强大，岂能加我哉!

临敌易将

临敌易将，固兵家之所忌，然事当审其是非，当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龁而胜赵，以王翦易李信而灭楚，魏公子无忌易晋鄙而胜秦，将岂不可易乎？燕以骑劫易乐毅而败，赵以赵括易廉颇而败，以赵葱易李牧而灭，魏使人代信陵君将，亦灭，将岂可易乎?

司空表圣诗

东坡称司空表圣诗文高雅，有承平之遗风，盖尝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又云："表圣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如'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俭有僧态。"予读表圣《一鸣集》，有《与李生论诗》一书，乃正坡公所言者，其余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时天"，"雨微吟足思，花落梦无憀"，"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树密鸟冲人"，"夜短猿悲减，风和鹊喜灵"，"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客来当意惬，花发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五更惆怅回孤枕，由自残灯照落花"。皆可称也。

汉丞相

汉丞相或终于位，或免就国，或免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复召用者，但为光禄大夫或特进，优游散秩，未尝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则间为九卿、将军。至东汉则大不然。始于光武时，王梁罢大司空而为中郎将，其后三公去位，辄复为大夫、列卿。如崔烈历司徒、太尉之后，乃为城门校尉，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

册礼不讲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赠官，皆行册礼。文宗大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辞册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册，有腼面目。"从之。然则唐世以为常仪，辞者盖鲜。唯国朝以此礼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虽王公之贵，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礼益以不讲，良为可惜!

卷十一

将帅贪功

以功名为心，贪军旅之寄，此自将帅习气，虽古来贤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敛者也。廉颇既老，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致困郭开之口，终不得召。汉武帝大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卒有东道失军之罪。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曰："亡逾于老臣者矣。"即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虽全师制胜，而祸及其子卬。光武时，五溪蛮夷畔，马援请行，帝愍其老，未许。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用为将，果有壶头之厄。李靖为相，以足疾就第，会吐谷浑寇边，即往见

房乔曰："吾虽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国，而有高甑生诬罔之事，几于不免。太宗将伐辽，召入谓曰："高丽未服，公亦有意乎?"对曰："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帝悯其老，不许。郭子仪年八十余，犹为关内副元帅、朔方河中节度，不求退身，竟为德宗册罢。此诸公皆人杰也，犹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汉二帝治盗

汉武帝末年，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上使使者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时，群盗处处并起。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

汉唐封禅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车驾东巡，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令屯田。"从此群臣不敢复言。后二年，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感此文，乃诏梁松等按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遂奏三十六事，于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禅礼。唐太宗贞观五年，群臣以四夷咸服，表请封禅。诏不许。六年，复请。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颠，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已而欲从其请，魏郑公独以为不可，发六难以争之，至以谓崇虚名而受实害，会河南、北大水，遂寝。十年，复使房乔裁定其礼，将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会星孛太微而罢。予谓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禅之非，形诸诏告，可谓著明。然不能几时，自为翻覆，光武惑于谶记，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观之，盖所以累善政耳。

汉封禅记

应劭《汉官仪》载马第伯《封禅仪记》，正纪建武东封事，每称天子为国家，其叙山势峭崄，登陟劳困之状极工，予喜诵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窱，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赖赍酒脯，处处有泉水，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已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俯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据顿地，不避暗湿，前有燥地，目视而两脚不随。"又云："封毕，诏百官以次下，国家随后，道迫小，步从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骆驿，步从触击大石，石声正欢，但欢石无相应和者。肠不能已，口不能默。明日，太医令问起居，国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则后人所蹈，道峻危险，国家不劳。'"又云："东山名曰日观，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凡记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尝见称于昔贤，秦、吴、周三观，亦无曾用之者。今应劭书脱略，唯刘昭补注《东汉志》仅有之，亦非全篇也。

杨虞卿

刘禹锡有《寄毗陵杨给事》诗云："曾主鱼书轻刺史，今朝自请左鱼来。青云直上无多地，却要斜飞取势回。"以其时考之，盖杨虞卿也。按，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为相，与之论朋党事。时给事中杨虞卿、萧澣、中书舍人张元夫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上闻而恶之，于是出虞卿为常州刺史，澣为郑州刺史，元夫为汝州刺史，皆李宗闵客也。他日，上复言及朋党，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德裕曰："给事中、中书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然则虞卿之刺毗陵，乃为朝廷所逐耳，禹锡犹以为自请，诗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阳而四阴。《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刚，《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刚。而《屯》之爻曰"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盖《屯》二居中得正，不为初刚所诱，而上从九五，所以为贞。《蒙》三不中不正，见九二之阳，悦而下从之，而舍上九之正应，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择所从所处，尚监兹哉!

汉诽谤法

汉宣帝诏群臣议武帝庙乐，夏侯胜曰："武帝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赤地数千

里，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于是丞相、御史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遂下狱，系再更冬，会赦，乃得免。章帝时，孔僖、崔骃游太学，相与论武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及后恣己，忘其前善。为邻房生告其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下吏受讯，僖以书自讼，乃勿问。元帝时，贾捐之论珠崖事曰："武帝籍兵厉马，攘服夷狄，天下断狱万数，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岂非夏侯非议诏书，僖、骃诽谤，皆汉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则在所不问乎？

谊向触讳

贾谊上疏文帝曰："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又云："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此既于生时谈死事，至云"传之老母"，则是言其当终于太后之前，又目其嗣为"愚幼不肖"，可谓指斥。而帝不以为过，谊不以为疑。刘向上书成帝谏王氏事曰："王氏与刘氏，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此乃于国存时说亡语，而帝不以为过，向不以为疑，至乞援近宗室，几于自售，亦不以为嫌也。两人皆出于忠精至诚，故尽言触忌讳而不自觉。文帝以宽待下，圣德固尔，而成帝亦能容之，后世难及也。

小贞大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身为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之戒，谓当以渐而正之。说者多引鲁昭公、高贵乡公为比，予谓此自系一时国家之隆替，君身之祸福，盖有刚决而得志，隐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概论也。汉宣帝之诛霍禹，和帝之诛窦宪，桓宗之诛梁冀，魏孝庄之诛尔朱荣，刚决而得志者也。鲁昭公之讨季氏，齐简公之谋田常，高贵乡公之讨司马昭，晋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谋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汉隐帝之杀郭威，刚决而失者也。若齐郁林王知鸾之异志，欲取之而不能，汉献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图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温之必篡，欲杀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虽欲小正之，岂可得也？

唐诗戏语

士人于棋酒间，好称引戏语，以助谭笑，大抵皆唐人诗，后生多不知所从出，漫识所记忆者于此。"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杜牧《送隐者》诗也。"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诗也。"只恐为僧僧不了，为僧得了尽输僧"，"啼得血流无歇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杜荀鹤诗也。"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郑谷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明年更为新条在，挠乱春风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罗隐诗也。高骈在西川，筑城御蛮，朝廷疑之，徙镇荆南，作《风筝》诗以见意曰："昨夜筝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依稀似曲才堪听，又被吹将别调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进高睿

东汉末，何进将诛宦官，白皇太后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唯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颜色，死不恨矣。"子妇为言之，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不数日，进乃为让所杀，董卓随以兵至，让等虽死，汉室亦亡。北齐和士开在武成帝世，奸蠹败国。及后主嗣立，宰相高睿与娄定远白胡太后，出士开为兖州刺史。后欲留士开过百日，睿守之以死，苦言之。士开载美女珠帘赂定远曰："蒙王力，用为方伯，今当远出，愿得一辞觐二宫。"定远许之，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进说曰："臣出之后，必有大变，今已得入，复何所虑。"于是出定远为青州而杀睿。后二年，士开虽死，齐室亦亡。呜呼！奸佞之难去久矣！何进、高睿，不惜陨身破家，为汉、齐社稷计，而张让、士开以谈笑一言，变如反掌，忠良受祸，宗庙为墟。乃知背胁瘭疽，决之不可不速；虎狼在阱，养之则自贻害。可不戒哉！

南乡掾史

金石刻有《晋南乡太守司马整碑》，其阴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议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诸曹掾、史、书佐、循行、干百三十一人，从掾位者九十六人，从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将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晋史》考之，南乡本南阳西界，魏武平荆州，始分为郡。至晋泰始中，所管八县，才二万户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王孚之孙也。

汉景帝忍杀

汉景帝恭俭爱民，上继文帝，故亦称为贤君。考其天资，则刻戾忍杀之人耳。自在东宫时，因博戏杀吴太子，以起老濞之怨。即位之后，不思罪己，一旦于三郡中而削其二，以速兵端。正信用晁错，付以国事，及爰盎之说行，但请斩错而已，帝令有司劾错以

大逆，遂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七国之役，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周亚夫以功为丞相，坐争封匈奴降将事病免，心恶之，赐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于敬礼大臣之义，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冯异征赤眉，敕之曰："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光武此言，视景帝诏书，为不侔矣。

燕昭汉光武之明

乐毅为燕破齐，或谗之昭王曰："齐不下者两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斩言者，遣使立毅为齐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冯异定关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光武以章示异。异上书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及异破隗嚣，诸将欲分其功，玺书诮大司马以下，称异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异之为名将，然非二君之明，必困谗口矣。田单复齐国，信陵君败秦兵，陈汤诛郅支，卢植破黄巾，邓艾平蜀，王濬平吴，谢安却苻坚，慕容垂挫桓温，史万岁破突厥，李靖灭吐谷浑，郭子仪、李光弼中兴唐室，李晟复京师，皆有大功于社稷，率为谮人所屏，或至杀身。区区庸主不足责，唐太宗亦未能免。营营青蝇，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诗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义，"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为"南"字，则与上下文相应，盖简策误耳。"王者之风"，恐不当系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与召公自不相涉也。

易中爻

《易·系辞》云："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中爻者，谓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为《师》，而六五之爻曰"长子帅师"，以正应九二而言，盖指二至四为《震》也。《坤》《艮》为《谦》，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盖自是而上，则六二、九三、六四为《坎》也。《归妹》之六五曰"帝乙归妹"，以下配九二而言，盖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归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盖《震》体云。他皆类此。

卷十二

利涉大川

《易》卦辞称"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辞称"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讼》、《未济》，指《坎》体而言。《益》、《中孚》，指《巽》体而言。《涣》指《坎》、《巽》而言。盖《坎》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为木，木可为舟楫以济川。故《益》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虚"，《涣》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实取诸《涣》，正合二体以取象也。《谦》、《蛊》则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则中爻有《巽》。《颐》之反，对《大过》，方有《巽》体，五去之远，所以言"不可涉"，上则变而之对卦，故"利涉"云。

光武弃冯衍

汉室中兴，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诏令罢兵，辞不受召，于是始贰焉。更始方困于赤眉，而光武杀其将谢躬、苗曾，取洛阳，下河东，翻为腹心之疾。后世以成败论人，故不复议。予谓光武知更始不材，必败大业，逆取顺守，尚为有辞。彼鲍永、冯衍，始坚守并州，不肯降下，闻更始已亡，乃罢兵来归，曰："诚惭以其众幸富贵。"其忠义之节，凛然可称。光武不能显而用之，闻其言而不悦。永后以他立功见用，而衍终身摈斥，群臣亦无为之言者，吁可叹哉！

恭显议萧望之

弘恭、石显议置萧望之于牢狱，汉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讫可其奏，望之果自杀，帝召显等责问以议不祥，皆免冠谢，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帝内衔之，一旦赫怒，诏尚书奏诛薄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实无意诛也。窦宪恃宫掖声势，夺公主园，章帝切责，有孤雏腐鼠之比，然竟不绳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讥之矣。司马公谓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其欺既明，终不能治，可谓易欺而难寤也。予谓师傅大臣进退罪否，人主当决之于心，何为谋及宦者？且望之先时已尝下廷尉矣，使其甘于再辱，忍耻对吏，将遂以恭、显之议为是耶！望之死与不死，不必论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汉颠覆，章帝仁柔无断，后汉遂衰，皆无足责。

晁错张汤

晁错为内史，言事辄听，幸倾九卿，及为御史大夫，权任出丞相右。张汤为御史，每朝奏事，国家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汤。萧望之为御史，

意轻丞相，遇之无礼。三人者，贤否虽不同，然均为非谊，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逸诗书

逸《书》、逸《诗》，虽篇名或存，既亡其辞，则其义不复可考。而孔安国注《尚书》，杜预注《左传》，必欲强为之说。《书》“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单作《明居》”注云，“咎单，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传》“国子赋辔之柔矣”注云，“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马”。如此之类。予顷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颖为《书》学谕，讲“帝厘下土”数语，曰：“知之为知之，《尧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为不知，《九共》、《槁饫》，略之可也。”其说最纯明可嘉，林君有《书解》行于世，而不载此语，故为表出之。

刑罚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罚之事著于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罚敕法”，《丰》曰“君子以折狱致刑”，《贲》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噬嗑》、《旅》上卦为《离》，《丰》、《贲》下卦为《离》。离，明也。圣人知刑狱为人司命，故设卦观象，必以文明为主，而后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巽为鱼

《易》卦所言鱼，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鱼，九四无鱼。《井》内卦为《巽》，故二有射鲋之象。《中孚》外卦为《巽》，故曰“豚鱼吉”。《剥》卦五阴而一阳。方一阴自下生，变《乾》为《姤》，其下三爻，乃《巽》体也。二阴生而为《遁》，则六二、九三、九四乃《巽》体。三阴生而为《否》，则六三、九四、九五乃《巽》体。四阴生而为《观》，则上三爻乃《巽》体。至五阴为《剥》，则《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辞曰“贯鱼”，盖指下四爻皆从《巽》来，如鱼骈头而贯也。或曰：“《说卦》不言‘《巽》为鱼’，今何以知之？”曰：“以类而知之，《说卦》所不该者多矣。如‘长子’、‘长女’、‘中女’、‘少女’见于《震》、《巽》、《离》、《兑》中，而《坎》、《艮》之下，不言‘为中男’、‘为少男’之类，他可推也。”

三省长官

中书、尚书令在西汉时为少府官属，与太官、汤官、上林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为加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而秩稍增，尚书令为千石，然铜印墨绶，虽居几要，而去公卿甚远，至或出为县令。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初遂为三省长官，居真宰相之任，犹列三品。大历中乃升正二品。入国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师之上，然只以为亲王及使相兼官，无单拜者。见任宰相带侍中者才五人：范鲁公质、赵韩王普、丁晋公谓、冯魏公拯、韩魏王琦。尚书令又最贵，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赵韩王、韩魏王始赠真令，韩公官止司徒，及赠尚书令，乃诏自今更不加增，盖不欲以三师之官，赘其称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书令为左辅、右弼，而不置尚书令，以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为之，故郭子仪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侄王评事》诗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云云。“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观此诗，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赠礼部尚书。然细考其事，大不与史合。《蔡条诗话》引《唐书·列女传》云：“珪母卢氏，识房、杜必贵。”质之此诗，则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诗话》云：“不特不姓卢，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传》元无此事，珪传末只云：“始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二人过其家，母李窥之，知其必贵。”蔡说妄云有传，又误以李为卢，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与秦王不睦，以权相倾。珪为太子中允，说建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长年，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请行。其后杨文干之事起，高祖责以兄弟不睦，归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还任用。久之，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征尽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则珪与太宗，非素交明矣。《唐书》载李氏事，亦采之小说，恐未必然，而杜公称其祖姑事，不应不实。且太宗时宰相，别无姓王者，真不可晓也。

又有杜光庭《虬须客传》云，隋炀帝幸江都，命杨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谒，窃其一妓，道遇异人，与俱至太原，因刘文静以见州将之子，言其真英主，倾家资与靖，使助创业之举，即太宗也。按，史载唐公击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变。后高祖定京师，将斩之而止，必无先识太宗之事。且炀帝在江都者，杨素死已十余年矣。此一传，大抵皆妄云。

虎夔藩

黄鲁直《宿舒州太湖观音院》诗云：“汲烹寒泉窟，伐烛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盖言抵触之义，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

《课伐木》诗序云："课隶人入谷斩阴木，晨征暮返，我有藩篱，是阙是补，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撞突。夔人屋壁，列树白桃，镘焉墙，实以竹，示式遏。为与虎近，混沦乎无良宾客。"其诗句有云："藉汝跨小篱，乳兽待人肉。虎穴连里闾，久客惧所触。"乃知鲁直用此序中语。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诗，所谓"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无抵触之义，鲁直盖误用之。

又《寺斋睡起》绝句云："人言九事八为律，倘有江船吾欲东。"按《主父偃传》，"上书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谓八事为律令而言，则为字当作去声读，今鲁直似以为平声，恐亦误也。

曹操用人

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盐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河东未定，以杜畿为太守，而卫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习为刺史，而边境肃清。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冯翊困于鄜盗，付之郑浑而民安寇灭。代郡三单于，恃力骄恣，裴潜单车之郡，而单于讋服。方得汉中，命杜袭督留事，而百姓自乐，出徙于洛、邺者，至八万口。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汉士择所从

汉自中平黄巾之乱，天下震扰，士大夫莫不择所从，以为全身远害之计，然非豪杰不能也。荀彧少时，以颍川四战之地，劝父老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彧独率宗族往冀州，袁绍待以上宾之礼，彧度绍终不能定大业，去而从曹操，其乡人留者，多为贼所杀。袁绍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独往荆州，刘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从本初，避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不去，谗慝将兴。"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为表所害。曹操牧兖州，陈留太守张邈与之亲友。郡士高柔独以为邈必乘间为变，率乡人欲避之，众皆以曹、张相亲，不然其言。柔举家适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见袁绍，谓其谋臣辛评等曰："智者审于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难与共济大难，吾将更举以求主，子盍去乎？"评等曰："袁氏今最强，去将何之？"嘉不复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见，与论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钦数见奇于表，袭曰："所以俱来者，欲全身以待时耳。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许，俨曰："曹镇东必能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诣操。"河间邢颙在无终，闻操定冀州，谓田畴曰："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畴曰："颙，天民之先觉者也。"孙策定丹阳，吕范请暂领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众，岂宜复屈小职！"范曰："今舍本土而托将军者，欲济世务也，避犹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败，其亦范计，非但将军也。"策从之。周瑜闻策声问，便推结分好，及策卒权立，瑜谓权可与共成大业，遂委心服事焉。诸葛亮在襄阳，刘表不能起，一见刘备，事之不疑，此诸人识见如是，安得困于乱世哉！

刘公荣

王戎诣阮籍，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此事见戎传，而《世说》为详。又一事云，公荣与人饮酒，杂秽非类，人或讥之，答曰："胜公荣者，不可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亦不可不与饮，是公荣辈者，又不可不与饮，故终日共饮而醉。"二者稍不同。公荣待客如是，费酒多矣，顾不蒙一杯于人乎？东坡诗云："未许低头拜东野，徒言共饮胜公荣。"盖用前事也。"

元丰官制

元丰官制初成，欲以司马公为御史大夫，又将俟建储时，以公及吕申公为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于既老，议处以侍中、中书令，为言者所攻，乃改平章军国重事。自后习以为制，不复除此等官，以谓前无故事，其实不然也。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中批右正言张扶除太常卿，执政言自来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复言之，乃以为国子祭酒。近岁除莫济秘书监，济辞避累日，然后就职。已而李焘、陈骙、郑丙皆为之，均曰："职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余袁刘

张耳、陈余少时为刎颈交，其后争权，相与致死地而不厌，盖势利之极，其究必然。韩馥举冀州以迎袁绍，而终以惧死。刘璋开门延刘备，坐失益州。翟让提兵授李密，而举族不免。尔朱兆以六镇之众付高欢，而卒毙于欢手。绍、密、欢忘其所自，不足深责。孰谓玄德之长者而忍为此邪！

周汉存国

周之初，诸侯千八百国，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国耳，七战国与卫也。然赵、韩、魏分晋而立，齐

田氏代姜而兴，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旧邦。秦始皇乃吕氏子，楚幽王乃黄氏子，所谓嬴、芈之先，当不歆非类。然则惟燕、卫二姬姓存，而卫至胡亥世乃绝，若以为召公、康叔之德，则周公岂不及乎！

汉列侯八百余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阳、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夺国。平阳为曹参之后，富平为张安世之后，参犹有创业之功，若安世则汤子也，史称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然轻重其心，杀人亦多矣，独无余殃乎！汉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夺国，光武乃但许宗室复故，余皆除之，虽酂侯亦不绍封，不知曹、张两侯，何以能独全也？

曹操杀杨修

曹操杀杨修之后，见其父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磾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古文苑》载操与彪书，数修之罪，以为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且赠彪锦裘二领，八节角桃杖一枝，青牸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驱使二人。又遗其妻裘、靴、有心青衣二人，钱绢甚厚。卞夫人亦与袁夫人书云："贤郎有盖世文才，阖门钦敬，明公性急，辄行军法。"以衣服、文绢、房子官锦、香车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书引愆致谢。是时汉室将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为汉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呜呼危哉！

古人重国体

古人为邦，以国体为急，初无小大强弱之异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执言修辞，非贤大夫不能尽。楚申舟不假道于宋而聘齐，宋华元止之，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之。及楚子围宋既急，犹曰："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郑三卿为盗所杀，余盗在宋，郑人纳赂以请之。师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宋无人焉故也。"子罕闻之，固请而归其赂。晋韩宣子有环在郑商，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晋合诸侯于平丘，子产争贡赋之次，子大叔咎之。子产曰："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郑驷偃娶于晋，偃卒，郑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晋人来问，子产对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楚囚郑印堇父，献于秦，郑以货请之。子产曰："不获。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弗从，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读此数事，知春秋列国各数百年，其必有道矣。

卷十三

谏说之难

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至于知其所欲说，迎而拒之，然卒至于言听而计行者，又为难而可喜者也。秦穆公执晋侯，晋阴饴甥往会盟，其为晋游说无可疑者。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曰必报仇，君子曰必报德。"秦伯曰："国谓君何？"曰："小人谓之不免，君子以为必归；以德为怨，秦不其然。"秦遂归晋侯。秦伐赵，赵求救于齐，齐欲长安君为质。太后不肯，曰："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愿见，后盛气而揖之入，知其必用此事来也。左师徐坐，问后体所苦，继乞以少子补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曰："甚于妇人。"然后及其女燕后，乃极论赵王三世之子孙无功而为侯者，祸及其身。后既寤，则言："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于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长安遂出质。范雎见疏于秦，蔡泽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泽天下辩士也。彼一见秦王，必夺君位。"雎曰："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夺我位乎？"使人召泽，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对曰："然。"即引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事。雎知泽欲困己以说，谬曰："杀身成名，何为不可？"泽以身名俱全之说诱之，极之以闳夭、周公之忠圣。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劝其归相印以让贤。雎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辩，敬受命，延入为上客。卒之代为秦相者泽也。秦始皇迁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杀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请谏，王召镬将烹之。焦数以桀、纣狂悖之行，言未绝口，王母子如初。吕甥之言出于义，左师之计伸于爱，蔡泽之说激于理，若茅焦者真所谓蹈虎牙者矣。范雎亲困穰侯而夺其位，何遽不如泽哉！彼此一时也。

韩馥刘璋

韩馥以冀州迎袁绍，其僚耿武、闵纯、李历、赵浮、程涣等谏止之，馥不听。绍既至，数人皆见杀。刘璋迎刘备，主簿黄权王累、名将杨怀高沛止之，璋逐权，不纳其言，二将后为备所杀。王浚受石勒之诈，督护孙纬及将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斩之，果为勒所杀。武、纯、怀、沛诸人谓之忠于所事可矣，若云择君，则未也。呜呼！生于乱世，至死不变，可不谓贤矣乎？

萧房知人

汉祖至南郑，韩信亡去，萧何自追之。上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

"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亡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乃拜信大将，遂成汉业。唐太宗为秦王时，府属多外迁，王患之。房乔曰："去者虽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经营四方，舍如晦无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为名相。二人之去留，系兴替治乱如此，萧、房之知人，所以为莫及也。樊哙从高祖起丰、沛，劝霸上之还，解鸿门之厄，功亦不细矣，而韩信羞与为伍。唐俭赞太宗建大策，发蒲津之谋，定突厥之计，非庸臣也，而李靖以为不足惜。盖以信、靖而视哙、俭，犹熊罴之与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胫而至矣。

俞似诗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尝至其处，见法堂后壁题两绝句。僧云："广州钤辖俞似之妻赵夫人所书。"诗句洒落不凡，而字画径四寸，遒健类薛稷，极可喜。数年后又过之，僧空无人，壁亦隳圮，犹能追忆其语，为纪于此，其一云："莫遣鞲鹰饱一呼，将军谁志灭匈奴？年来万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传食胶胶扰扰间，林泉高步未容攀。兴来尚有平生屐，管领东南到处山。"盖似所作也。

吴激小词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出侍儿佐酒，中有一人，意状摧抑可怜，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赋长短句纪之，闻者挥涕。其词曰："南朝千古伤心地，还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相遇，仙姿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湿泪，同时天涯。"激字彦高，米元章婿也。

君子为国

《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古之为国，言辞抑扬，率以有人无人占轻重。晋以诈取士会于秦，绕朝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宋受郑赂，郑师慧曰："宋必无人。"鲁盟臧纥之罪，纥曰："国有人焉。"贾谊论匈奴之嫚侮，曰："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谓国有人乎？"后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敌之不可犯，犹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一士重于九鼎，岂不信然？

兑为羊

《兑》为羊，《易》之称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牵羊悔亡"，《归妹》之上六曰"士刲羊，无血"，皆《兑》也。《大壮》内外卦为《震》与《乾》，而三爻皆称羊者，自《复》之一阳推而上之，至二为《临》，则《兑》体已见，故九三曰"羝羊触藩，羸其角"，言三阳为《泰》而消《兑》也。自是而阳上进，至于《乾》而后已。六五"丧羊于易"，谓九三、九四、六五为《兑》也，上六复"触藩不能退"，盖阳方《夬》决，岂容上《兑》俨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兑》，而云"不羸"者，赖《震》阳之壮耳。

晏子扬雄

齐庄公之难，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及崔杼、庆封盟国人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与豫子所言众人遇我之义同，特不以身殉庄公耳。至于毅然据正以社稷为辞，非豫子可比也。扬雄仕汉，亲蹈王莽之变，退托其身于列大夫中，不与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没齿，与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剧秦美新》贬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诵述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直以戏莽尔。使雄善为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邀爵位，当与国师公同列，岂固穷如是哉？

一以贯之

"一以贯之"之语，圣贤心学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贡，而学者犹以为不同。尹彦明曰："子贡之于学，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于曾子，不待其问而告之，曾子复深喻之曰'唯'。至于子贡，则不足以知之矣，故先发'多学而识之'之问，果不能知之以为然也，又复疑其不然而请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贯之'。虽闻其言，犹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贡之失，而后语以至要。"予窃以为二子皆孔门高第也，其闻言而唯，与夫闻而不复问，皆已默识于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贡者，为其先然"多学而识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闻圣言如是，遽应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师之道也，故对曰"然"，而即继以"非与"之问，岂为不能知乎？或者至以为孔子择而告参、赐，盖非余人所得闻，是又不然。颜氏之子，冉氏之孙，岂不足以语此乎？曾子于一"唯"之后，适门人有问，故发其"忠恕"之言。使子贡是时亦有从而问者，其必有以诏之矣。

裴潜陆俟

曹操以裴潜为代郡太守，服乌丸三单于之乱。后召潜还，美其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单于反问果至。元魏以陆俟为怀荒镇将，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复请前镇将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过期年，郎孤必败，高车必叛。"世祖切责之。明年，诸莫弗果杀孤而叛。帝

召俟问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车不知上下之礼，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诸莫弗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悦其称誉，专用宽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骄慢，孤必将复以法裁之，众心怨怼，必生祸乱矣！"帝然之。裴潜、陆俟，可谓知为治之道矣。郑子产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宽，是以致萑苻之盗，故孔子有宽猛相济之说。乌丸、高车，不知礼法，裴、陆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渐施之以宽政矣。后之人读纸上语，专以鹰击毛挚为治，而不思救弊之术，无问华夷，吾见其败也。

拔亡为存

燕乐毅伐齐，下七十余城，所存者唯莒、即墨两城耳，赖田单之力，齐复为齐，尺寸之土无所失。曹操牧兖州，州叛迎吕布，郡县八十城皆应之，唯鄄城、范、东阿不动，赖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复安。古之人拔亡为存，转祸为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间，国家不竞，秦、魏、齐、韩之地，名都大邑数百，翦而为戎，越五十年矣，以今准古，岂曰无人乎哉？

孙吴四英将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策、权之雄略，然一时英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四人相继，居西边三四十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委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东坡罗浮诗

东坡游罗浮山，作诗示叔党，其末云："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汝应奴隶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梦书《新宫铭》者，云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巘巘。'又有蔡少霞者，梦人遣书碑铭曰：'公昔乘鱼车，今履瑞云，躅空仰涂，绮辂轮囷'。其末题云：'五云书阁吏蔡少霞书'。"予按唐小说薛用弱《集异记》，载蔡少霞梦人召去，令书碑，题云：《苍龙溪新宫铭》，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其词三十八句，不闻有五云阁吏之说。鱼车瑞云之语，乃《逸史》所载陈幼霞事，云苍龙溪主欧阳某撰。盖坡公误以幼霞为少霞耳。玄卿之文，严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纪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巘巘。雕珉盘础，镂檀竦楶。碧瓦鳞差，瑶阶肪截。阁凝瑞雾，楼横祥霓。驺虞巡徼，昌明捧阒。珠树规连，玉泉矩泄。灵飚遐集，圣日俯晳。太上游储，无极便阙。百神守护，诸真班列。仙翁鹄立，道师冰洁。饮玉成浆，馔琼为屑。桂旗不动，兰幄互设。妙乐竞奏，流铃间发。天籁虚徐，风箫泠澈。凤歌谐律，鹤舞会节。三变《玄云》，九成《绛雪》。易迁徒语，童初讵说。如毁乾坤，自有日月。清宁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予顷作广州《三清殿碑》，仿其体为铭诗曰："天池北阯，越领东鹿。银宫岝岝，瑶殿矗矗。陛纳九齿，阊披四目。楯角储清，檐牙衺缛。雕牖绀间，镂楹熠煜。元尊端拱，泰上秉箓。绣黼周张，神光晬穆。宝帐流黄，温屏结绿。翠凤于旗，紫霓溜褥。星伯振鹭，仙翁立鹄。昌明侍几，眉连捧纛。月节下堕，曦轮旁烛。冻雨清尘，矞云散縠。钧籁虚徐，流铃禄续。童初渟濎，勾漏蓄缩。岳君有衡，海帝维倏。中边何护，时节朝宿。飓母沦威，疟妃谢毒。丹崖罢徼，赤子累福。亿龄圣寿，万世宋箓。"凡四十句，读者或许之，然终不近也。

魏明帝容谏

魏明帝时，少府杨阜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房玄龄、高士廉问少府少监窦德素北门近有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大怒，谓玄龄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门小小营造，何预君事耶？"玄龄等拜谢。夫太宗之与明帝，不待比拟，观所以责玄龄之语，与夫严惮杨阜之事，不迨远矣；贤君一话一言，为后世法。惜哉！《魏史》以谓"群臣直谏之言，帝虽不能尽用，然皆优容之，虽非谊主，亦可谓有君人之量矣。"

汉世谋于众

两汉之世，事无小大，必谋之于众人，予前论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众议者。霍光薨后，宣帝出其亲属补吏，张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颛制，请罢三侯就第。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之。今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贤等，王嘉言："宜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暴平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长，其事亦议。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哀帝乃止。是知委曲迁就，使恩出君上，过归于下，汉代多如此也。

国朝会要

《国朝会要》自元丰三百卷之后，至崇宁、政和间，复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罢修书五十八所。时《会要》已进一百十卷，余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节次觊赏，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谓若朝廷许立限了毕，不过三两月可以投进。而黼务悉矫蔡京所为，故一切罢之，官吏既散，文书皆为弃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张渊道为太常博士，时礼寺典籍散佚亡几，而京师未陷，公为宰相言："宜遣官往访故府，取见存图籍，悉辇而来，以备掌故。"此若缓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后逆豫窃据，鞠为煨烬。吁，可惜哉！

孙膑减灶

孙膑胜庞涓之事，兵家以为奇谋，予独有疑焉，云："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方师行逐利，每夕而兴此役，不知以几何人给之，又必人人各一灶乎？庞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齐士卒亡者过半。"则是所过之处必使人枚数之矣，是岂救急赴敌之师乎？又云："度其暮当至马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遂伏万弩，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钻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夫军行迟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于车中，既云暮矣，安知树间之有白书？且必举火读之乎？齐弩尚能俱发，而涓读八字未毕。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而不精考耳。

虫鸟之智

竹鸡之性，遇其俦必斗。捕之者扫落叶为城，置媒其中，而隐身于后操罔焉。激媒使之鸣，闻者，随声必至，闭目飞入城，直前欲斗，而罔已起，无得脱者，盖目既闭则不复见人。鹧鸪性好洁，猎人于茂林间净扫地，稍散谷于上，禽往来行游，且步且啄，则以庾竿取之。麂行草莽中，畏人见其迹，但循一径，无问远近也。村民结绳为缳，置其所行处，麂足一絓，则倒悬于枝上，乃生获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识其穴，往往以长纸带黏于肉，蜂见之必衔入穴，乃蹑寻得之，熏取其子。虫鸟之智，自谓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卷十四

张文潜论诗

前辈议论，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父、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奚斯，姓氏明见于大序，可一概论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郑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岂其余不能过此乎？以是论《诗》，隘矣。

汉祖三诈

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度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

有心避祸

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然有不可一概论者。董卓盗执国柄，筑坞于郿，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殊不知一败则扫地，岂容老于坞耶？公孙瓒据幽州，筑京于易地，以铁为门，楼橹千重，积谷三百万斛，以为足以待天下之变，殊不知梯冲舞于楼上，城岂可保耶？曹爽为司马懿所奏，桓范劝使举兵，爽不从，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诛灭在旦暮耳，富可复得耶？张华相晋，当贾后之难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劝其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不如静以待之。"竟为赵王伦所害。方事势不容发，而欲以静待，又可嗤也。他人无足言，华博物有识，亦暗于几事如此哉！

蹇解之险

《蹇》卦《艮》下《坎》上，见险而止，故诸爻皆有蹇难之辞。独六二重言蹇蹇，说者以为六二与九五为正应，如臣之事君，当以身任国家之责，虽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济之，此解释文义之旨也。若寻绎爻画，则有说焉，盖外卦一《坎》，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为《坎》体，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动而免乎险矣。六三将出险，乃有负乘致寇之咎，岂非上承九四、六五又为《坎》乎？《坎》为舆为盗，既获出险而复蹈焉，宜其可丑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义云。

士之处世

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棰，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

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

张全义治洛

唐洛阳经黄巢之乱，城无居人，县邑荒圮，仅能筑三小城，又遭李罕之争夺，但遗余堵而已。张全义招怀理葺，复为壮藩，《五代史》于《全义传》书之甚略，《资治通鉴》虽稍详，亦不能尽。辄采张文定公所著《搢绅旧闻记》，芟取其要而载于此，曰："今荆襄淮沔创痍之余，绵地数千里，长民之官，用守边保障之劳，超阶擢职，不知几何人？其真能仿佛全义所为者，吾未见其人也，岂局于文法讥议，有所制而不得骋乎？全义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于农隙时，选丁夫，教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万余人，有盗贼即时擒捕。关市之赋，迨于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织者，知某家蚕麦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果，遗之布衫裙裤，喜动颜色。见稼田中无草者，必下马观之，召田主赐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则集众决责之。或诉以阙牛，则召责其邻伍曰：'此少牛，如何不众助？'自是民以耕桑为务，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人，在任四十余年，至今庙食。"呜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义之心施诸人乎？

博古图

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图》。予比得汉匜，因取一册读之，发书捧腹之余，聊识数事于此。父癸匜之铭曰"爵方父癸"。则为之说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号者，惟齐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则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时欤？故铭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为号，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皆然，编图者固知之矣，独于此器表为周物，且以为癸公之子称其父，其可笑一也。周义母匜之铭曰"仲姞义母作"。则为之说曰："晋文公杜祁让逼姞而己次之，赵孟云'母义子贵'，正谓杜祁，则所谓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为逼姞，杜祁但让之在上，岂可便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为襄公为杜祁所作，然则为谁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汉注水匜之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则为之说曰："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此言元年正月者，当是明年也。"按《汉书》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即真位，遂以其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称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盘之铭曰"齐侯作楚姬宝盘"。则为之说曰："楚与齐从亲，在齐湣王之时，所谓齐侯，则湣王也。周末诸侯自王，而称侯以铭器，尚知止乎礼义也。"夫齐、楚之为国，各数百年，岂必当湣王时从亲乎？且湣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称东帝，岂有肯自称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汉梁山錍之铭曰"梁山铜造"。则为之说曰："梁山铜者，纪其所贡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铸，为国之富，则铜有自来矣。"夫即山铸钱，乃吴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于梁国何预焉？其可笑五也。观此数说，他可知矣。

士大夫论利害

士大夫论利害，固当先陈其所以利之实，然于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当科别其故，使人主择而处之，乃合毋隐勿欺之义。赵充国征先零，欲罢骑兵而屯田，宣帝恐虏闻兵罢，且攻扰田者。充国曰："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诚令兵出而虏绝不为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非所以视蛮夷也。"班勇乞复置西域校尉，议者难曰："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盗贼，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为患微矣。若势归北虏，则中国之费不止十亿。置之诚便。"此二人论事，可谓极尽利害之要，足以为法也。

舒元舆文

舒元舆，唐中叶文士也，今其遗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祸死，文宗因观牡丹，摘其赋中桀句曰："向者如迓，背者如诀。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悦。"为之泣下。予最爱其《玉筯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其词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此铭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鲜知之。

绝唱不可和

韦应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诗曰："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其为高妙超诣，固不容夸说，而结尾两句，非复语言思索可到。东坡在惠州，依其韵作诗寄罗浮邓道士曰："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刘梦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乐天以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坡公仿之曰："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语惊世，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独此二者，比之韦、刘为不侔，岂非绝唱寡和，

理自应尔邪。

赠典轻重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从官丞、郎、直学士以降，身没大抵无赠典，唯尚书、学士有之，然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书得刑书，蔡君谟自端明、礼侍得吏侍耳。元丰以后，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后遂以为常典，而致仕又迁一秩。梁扬祖终宝文学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转光禄，遂赠特进、龙图学士，盖以为银青、金紫、特进只三官，故增其职，是从左丞得仆射也。节度使旧制赠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赠开府。秦桧创立检校少保之例，以赠王德、叶梦得、张澄，近岁王彦遂用之，实无所益也。元祐中，王岩叟终于朝奉郎、端明殿学士，以尝签书枢密院，故超赠正议大夫。杨愿终于朝奉郎、资政殿学士，但赠朝请大夫，以执政而赠郎秩，轻重为不侔，皆掌故之失也。

扬之水

《左传》所载列国人语言书讯，其辞旨如出一手。说者遂以为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润色整齐，则有之矣，试以诗证之：《扬之水》三篇，一《周诗》，一《郑诗》，一《晋诗》，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邶》之《谷风》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雅》之《谷风》曰“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侧”；“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在河之浒”，“在河之漘”，“在河之涘”；“山有枢，隰有榆”，“山有苞栎，隰有六驳”，“山有蕨薇，隰有杞桋”；“言秣其马”，“言采其虻”，“言观其旗”，“言韔其弓”。皆杂出于诸诗，而兴致一也。盖先王之泽未远，天下书同文，师无异道，人无异习，出口成言，皆止乎礼义，是以不谋而同尔。

李陵诗

《文选》编李陵、苏武诗，凡七篇，人多疑“俯观江、汉流”之语，以为苏武在长安所作，何为乃及江、汉？东坡云“皆后人所拟也”。予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盈字正惠帝讳，汉法触讳者有罪，不应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为可信也。

大曲伊凉

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凉州今转为梁州，唐人已多误用，其实从西凉府来也。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聊纪十数联，以资谈助。如：“老去将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公子邀欢月满楼，双成揭调唱《伊州》，”“赚杀唱歌楼上女，《伊州》误作《石州》声”，“胡部笙歌西部头，梨园弟子和《凉州》”，“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空数米嘉荣”，“《霓裳》奏罢唱《梁州》，红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听唱《凉州》双管逐”，“丞相新裁别离曲，声声飞出旧《梁州》”，“只愁拍尽凉州杖，画出风雷是拨声”，“一曲《凉州》今不清，边风萧飒动江城”，“满眼由来是旧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军报国仇，沙州都护破梁州”，“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皆王建、张祜、刘禹锡、王昌龄、高骈、温庭筠、张籍诸人诗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编》十卷，李商隐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纾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见于《文编》，余者大抵澶漫矫亢。而第八卷中所载gua方国二十国事，最为谲诞，其略云：“方国之僧，尽身皆方，其俗恶圆。设有问者，曰‘汝心圆’，则两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圆耶？’圆国则反之。言国之僧，三口三舌。相乳国之僧，口以下直为一窍。无手国足便于手。无足国肤行如风。”其说颇近《山海经》，固已不韪，至云：“恶国之僧，男长大则杀父，女长大则杀母。忍国之僧，父母见子，如臣见君。无鼻之国，兄弟相逢则相害。触国之僧，子孙长大则杀之。”如此之类，皆悖理害教，于事无补。次山《中山颂》与日月争光，若此书，不作可也，惜哉！

次山谢表

元次山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其序云：“州旧四万余户，经贼以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贬削’。于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吾将静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辞甚苦，大略云：“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更无宽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逋缓违诏令，蒙责固所宜。”又《贼退示官吏》一篇，言贼攻永破邵，不犯此州，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其诗云：“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二诗忧民惨切如此。故杜老以为：“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参错天下为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载其《谢上表》两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无武略，以制暴乱；若无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变通，以救时须，则乱将作矣。臣料今日州县堪征税者

无几，已破败者实多，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则刺史宜精选谨择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货贿出之权门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宁，赋敛未息，百姓流亡转甚，官吏侵刻日多，实不合使凶庸贪猥之徒，凡弱下愚之类，以货赂权势，而为州县长官。”观次山表语，但因谢上而能极论民穷吏恶，劝天子以精择长吏，有谢表以来，未之见也。世人以杜老褒激之故，或稍诵其诗，以《中兴颂》故诵其文，不闻有称其表者，予是以备录之，以风后之君子。次山临道州，岁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广德也。

光武仁君

汉光武虽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尝不以仁恩招怀为本。隗嚣受官爵而复叛，赐诏告之曰：“若束手自诣，保无他也。”公孙述据蜀，大军征之垂灭矣，犹下诏谕之曰：“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全，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遣冯异西征，戒以平定安集为急。怒吴汉杀降，责以失斩将吊民之义，可谓仁君矣。萧铣举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对，诛之于市，其隘如此，《新史》犹以高祖为圣，岂理也哉？

卷十五

张文潜哦苏杜诗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缔绝壁下。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万籁真笙竽，秋色正萧洒。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此老杜《玉华宫诗》也。张文潜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谒之，凡三日，见其吟哦此诗不绝口，大圭请其故。曰：“此章乃《风》、《雅》鼓吹，未易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赋，何必减此？”曰：“平生极力模写，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语。”遂诵其《离黄州诗》，偶同此韵，曰：“扁舟发孤城，挥手谢送者。山回地势卷，天豁江面泻。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雾岭，历历渔樵舍。居夷实三载，邻里通借假。别之岂无情，老泪为一洒。篙工起鸣鼓，轻橹健于马。聊为过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响节奏，固似之矣，读之可默喻也。又好诵东坡《梨花》绝句，所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者，每吟一过，必击节赏叹不能已，文潜盖有省于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汉武帝时能臣也，而《汉史》载其事甚略，褚先生曰：“两人俱为卫将军舍人，家监使养恶啮马。仁曰：‘不知人哉家监也！’安曰：‘将军尚不知人，何乃家监也！’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会贤大夫赵禹来，悉召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将军上籍以闻。诏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举三河，时河南、河内太守皆杜周子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诛死。”观此事，可见武帝求才不遗微贱，得人之盛，诚非后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贵，卫青故人门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卫将军进言仁为郎中。”与褚先生所书为不同。《杜周传》云：“两子夹河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书其所终，皆阙文也。

杜延年杜钦

《前汉书》称：杜延年本大将军霍光吏，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论议持平，合和朝廷；杜钦在王凤幕府，救解冯野王、王尊之罪过，当世善政，多出于钦。予谓光以侯史吴之事，一朝杀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谏。王章言王凤之过，天子感寤，欲退凤，钦令凤上疏谢罪。上不忍废凤，凤欲遂退，钦说之而止。章死，众庶冤之，钦复说凤，以为：“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则流言消释矣。”凤白行其策。夫新莽盗国，权与于凤，凤且退而复止，皆钦之谋。若钦者，盖汉之贼也，而谓当世善政出其手，岂不缪哉？

范晔作史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曰：“吾既造《后汉》，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赡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晔之高自夸诩如此。至以谓过班固，固岂可过哉？晔所著序论，了无可取，列传如邓禹、窦融、马援、班超、郭泰诸篇者，盖亦有数也，人苦不自知，可发千载一笑。

唐诗人有名不显者

《温公诗话》云：“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奂、畅诸二诗。二人皆当时所不数，而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予观《少陵集》中所载韦迢、郭受诗，少陵酬答，至有“新诗锦不如”，“自得隋珠觉夜明”之语，则二人诗名可知矣，然非编之《杜集》，几于无传焉。又有严恽《惜花》一绝云：“春光冉冉归何

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前人多不知谁作，乃见于皮、陆《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苏子由诗

苏子由《南窗诗》云：“京城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朝日升。展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故人远方来，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时所作也。东坡好书之，以为人间当有数百本，盖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云。

呼君为尔汝

东坡云：“凡人相与号呼者，贵之则曰公，贤之则曰君，自其下则尔汝之。虽王公之贵，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予谓此论特后世之俗如是尔，古之人心口一致，事从其真，虽君臣父子之间，出口而言，不复顾忌，观《诗》、《书》所载可知矣。箕子陈《洪范》，对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尔三王，自称曰予。至云：“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殆近乎相质责而邀索也。《天保》报上之诗，曰“天保定尔，俾尔戬谷”，《閟宫》颂君之诗，曰“俾尔炽而昌”，“俾尔昌而炽”，及《节南山》、《正月》、《板荡》、《卷阿》、《既醉》、《瞻卬》诸诗，皆呼王为尔。《大明》曰“上帝临女”，指武王也。《民劳》曰“王欲玉女”，指厉王也。至或称为小子，虽幽、厉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呜呼！三代之风俗，可复见乎？晋武公请命乎天子，其大夫赋《无衣》，所谓“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国，一天下，东游会稽，度浙江，搁然谓子孙帝王万世之固，不知项籍已纵观其旁，刘季起喟然之叹于咸阳矣。曹操芟夷群雄，遂定海内，身为汉相，日夜窥伺龟鼎，不知司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杀东昏侯，覆齐祚，而侯景以是年生于漠北。唐太宗杀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于并州。宣宗之世，无故而复河、陇，戎狄既衰，藩镇顺命，而朱温生矣。是岂智力谋虑所可为哉？

蔡君谟帖语

韩献肃公守成都时，蔡君谟与之书曰：“襄启：岁行甫新，鲁钝之资，日益衰老。虽勉就职务，其于精力不堪劳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闻年来补治有方，当愈强健，果如何哉？襄于京居，尚留少时，伫君还轸，伸眉一笑，倾怀之极。今因樊都官西行，奉书问动静，不一一。襄上子华端明阁下。”此帖语简而情厚，初无寒温之问，寝食之祝，讲德之佞也。今风俗日以偷薄，士大夫之狷浮者，于尺牍之间，益出新巧，习贯自然，虽有先达笃实之贤，亦不敢自拔以速嘲骂。每诒书多至十数纸，必系衔，相与之际，悉忘其真，言语不情，诚意扫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称，无复差等，观此其少愧乎！忆二纪之前，予在馆中，见曾监吉甫与人书，独不作札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约云：“曾公前辈可尊，是宜曰丈，余人自今各以字行，其过误者罚一直。”行之几月，从官郎省，欣然皆欲一变，而有欲败此议者，载酒饮同舍，乞仍旧。于是从约皆解，遂不可复革，可为一叹。

孔氏野史

世传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书于清江刘靖之所，载赵清献为青城宰，挈散乐妓以归，为邑尉追还，大恸且怒，又因与妻忿争，由此惑志。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马温公为通判，夫人生日，温公献小词，为都漕唐子方峻责。欧阳永叔、谢希深、田元均、尹师鲁在河南，携官妓游龙门，半月不返，留守钱思公作简招之，亦不答。范文正与京东人石曼卿、刘潜之类相结以取名，服中上万言书，甚非言不文之义。苏子瞻被命作《储祥宫记》，大貂陈衍干当宫事，得旨置酒与苏高会，苏阴使人发，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堕计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吕汲公、吴冲卿、傅献简诸公，皆不免讥议。予谓决非毅甫所作，盖魏泰《碧云騢》之流耳。温公自用庞颖公辟，不与潞公、子方同时，其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孙，佳士也，而跋是书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闻其言久矣，故录而藏之。”汪圣锡亦书其后，但记上官彦衡一事，岂弗深考云。

有　若

《史记·有若传》云：“孔子没，弟子以若状似孔子，立以为师。他日，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何以知此？’有若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谓此两事殆近于星历卜祝之学，何足以为圣人，而谓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损，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称“子夏、子张、子游，以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汉秋阳不可尚”而已，未尝深诋也。《论语》记诸善言，以有子之言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载有子闻曾子《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两语，以为“非君子之言”，又以为“夫子有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

夫子也。"则其为门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书，于是为失矣。且门人所传者道也，岂应以状貌之似而师之邪？世所图《七十二贤画像》，其画有若遂与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张天觉为人

张天觉为人贤否，士大夫或不详知。方大观、政和间，时名甚著，多以忠直许之。盖其作相适承蔡京之后，京弄国为奸，天下共疾，小变其政，便足以致誉，饥者易为食，故蒙贤者之名，靖康初政，遂与司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实考之，彼直奸人之雄尔。其外孙何麒作家传云："为熙宁御史，则逐于熙宁；为元祐廷臣，则逐于元祐；为绍圣谏官，则逐于绍圣；为崇宁大臣，则逐于崇宁；为大观宰相，则逐于政和。"其迹是矣，而实不然。为御史时，以断狱失当，为密院所治，遂摭博州事以报之，三枢密皆乞去，故坐贬。为谏官时，首攻内侍陈衍以摇宣仁，至比之于吕、武；乞追夺司马公、吕申公赠谥，仆碑毁楼；论文潞公背负国恩，吕汲公动摇先烈；辨吕惠卿、蔡确无罪。后以交通颍昌富民盖渐故，又贬。元符末，除中书舍人，谢表历诋元祐诸贤，云："当元祐之八九年，擢党人之二十辈。"及在相位，乃以与郭天信交结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誉，则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门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词，天觉所作，是以得执政云。

为文论事

为文论事，当反复致志，救首救尾，则事词章著，览者可以立决。陈汤斩郅支而功未录，刘向上疏论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诛猃狁。"次言："齐桓公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李广利靡亿万之费，捐五万之师，廑获宛王之首，孝武不录其过，封为列侯。"末言："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后极言："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于是天子乃下诏议封。盖其一疏抑扬援证，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书石显，出力沮害，竟不能夺。不然，衡、显之议，岂区区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连昌宫词

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长官清贫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至。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其末章及官军讨淮西，乞"庙谟休用兵"之语，盖元和十一、二年间所作，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

二士共谈

《维摩诘经》言，文殊从佛所将诣维摩丈室问疾，菩萨随之者以万亿计，曰："二士共谈，必说妙法。"予观杜少陵寄李太白诗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使二公真践此言，时得洒扫撰杖屦于其侧，所谓不二法门，不传之妙，启聪击蒙，出肤寸之泽以润千里者，可胜道哉！

张子韶祭文

先公自岭外徙宜春，没于保昌，道出南安，时犹未闻桧相之死。张子韶先生来致祭，其文但云："维某年月日具官某，谨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其情旨哀怆，乃过于词，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师老吏

京师盛时，诸司老吏，类多识事体，习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辄告。刘嗣明尝作《皇子剃胎发文》，用克长克君之语，吏持以请，嗣明曰："此言堪为长堪为君，真善颂也。"吏拱手曰："内中读文书不如是，最以语忌为嫌，既克长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岁都城受围，御敌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旧祭服数十，闲无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刘珏即具稿欲献于朝，以付书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无错误，珏将上马，立俟之，既至，而结衔脱两字。趣使更写，至于三，其误如初。珏怒责之，逡巡谢曰："非敢误也，某小人窃妄有管见，在《礼》，'祭服敝则焚之'。今国家迫急，诚不宜以常日论，然容台之职，唯当秉礼。少卿固体国，不若俟朝廷来索则纳之，贤于先自背礼而有献也。"珏愧叹而止，后每为人言，嘉赏其意。今之胥徒，虽公府右职，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猥浮，愿赇谢为业，簿书期会之间，乃漫不之晓，求如彼二人，岂可得哉！

曹操唐庄宗

曹操在兖州，引兵东击陶谦于徐，而陈宫潜迎吕布为兖牧，郡县皆叛，赖程昱、荀彧之力，全东阿、鄄、范三城以待操。操还，执昱手曰："微子之力，吾无所归矣。"表为东平相。唐庄宗与梁人相持于河上，梁将王檀乘虚袭晋阳。城中无备，几陷者数四，赖安金全帅子弟击却之于内，石君立引昭义兵破之于外，晋阳获全。而庄宗以策非己出，金全等赏皆不

行。操终有天下，庄宗虽能灭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概可睹矣。

云中守魏尚

《史记》、《汉书》所记冯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为云中守，与匈奴战，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臣以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重言云中守及姓名，而文势益遒健有力，今人无此笔也。

卷十六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虽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为失言，不可以训。文章岂小事哉!《易·贲》之彖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称帝尧焕乎有文章。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诗》美卫武公，亦云有文章。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圣贤，桀、纣、幽、厉之昏乱，非《诗》《书》以文章载之，何以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传？孔子至言要道，托《孝经》、《论语》之文而传。曾子、子思、孟子传圣人心学，使无《中庸》及七篇之书，后人何所窥门户？老、庄绝灭礼学，忘言去为，而五千言与《内篇》、《外篇》极其文藻。释氏之为禅者，谓语言为累，不知大乘诸经可废乎？然则诋为小伎，其理谬矣！彼后世为词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流宕自远，非文章过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宎奥"，"文章憎命达"，"名岂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诬"，"海内文章伯"，"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语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类，多指诗而言，所见狭矣!

三长月

释氏以正、五、九月为"三长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说云：天帝释以大宝镜，轮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临南赡部洲，故当食素以徼福。官司谓之"断月"，故受驿券有所谓羊肉者，则不支。俗谓之"恶月"，士大夫赴官者，辄避之。或人以谓唐日藩镇莅事，必大享军，屠杀羊猪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当尔也。然此说亦无所经见。予读《晋书·礼志》，穆帝纳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齐书》云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来已久，竟不能晓其义及出何经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与鲜于子骏书》云："今中书舍人皆以伯仲继直西垣，前世以来未有其事，诚国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书始下，中外欣然，举酒相属。"予以其时考之，盖元祐二年，谓苏子由、曾子开、刘贡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开之兄子固、子宣，贡甫之兄原甫，皆经是职，故少游有此语云。绍兴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兴二年，伯兄继之，乾道三年，予又继之，相距首尾九岁。予作谢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銮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凤阁之游。"比之前贤，实为遭际，固为门户荣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续树萱录

顷在秘阁抄书，得《续树萱录》一卷，其中载隐君子元撰夜见吴王夫差，与唐诸诗人吟咏事。李翰林诗曰："芙蓉露浓红压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马，梁间燕子三见归。"张司业曰："绿头鸭儿咂萍藻，采莲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战北窗风，霜叶沿阶贴乱红。"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白少傅曰："不因霜叶辞林去，的当山翁未觉秋。"李贺曰："鱼鳞甃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团璧。"三人皆未终篇。细味其体格语句，往往逼真。后阅《秦少游集》，有《秋兴》九首，皆拟唐人，前所载咸在焉。关子东为秦集序云"拟古数篇，曲尽唐人之体"，正谓是也。何子楚云："《续萱录》乃王性之所作，而托名他人。"今其书才有三事，其一曰贾博喻，一曰全若虚，一曰元撰，详命名之义，盖取诸子虚、亡是公云。

馆职名存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官至员外郎则任子，中外皆称为学士。及元丰官制行，凡带职者，皆迁一官而罢之，而置秘书省官，大抵与职事官等，反为留滞。政和以后，增修撰直阁贴职为九等，于是材能治办之吏、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其名益轻。南渡以来，初除校书正字，往往召试，虽曰馆职不轻畀，然其迁叙，反不若寺监之径捷。至推排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无别矣。

南宫适

南宫适问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

可贱而德可贵。其义已尽，无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叹其为君子，奖其尚德，至于再言之，圣人之意斯可见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为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当也。杨龟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于躬稼而已，孔子未尽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正之者，不责备于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与所谓'雍之言然'则异矣。"予窃谓南宫之问，初无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为有是言？若龟山之语，浅之已甚！独谢显道云："南宫适知以躬行为事，是以谓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当时发问间，必有目击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说最为切当。

吴王殿

汉高祖五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吴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赵佗先有南海，后击并桂林、象郡。则芮所有，但长沙一郡耳。按芮本为秦番阳令，故曰番君。项羽已封为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黄州也。复侵夺其地。故高祖徙之长沙而都临湘，一年薨，则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犹指郡正厅为吴王殿，以谓芮为王时所居。牛僧孺《玄怪录》载，唐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因止州宅诞育，为神人击死，后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汉鄱阳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皆非也。

王卫尉

汉高祖怒萧何，谓王卫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予，今相国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轻魏王，责之曰："我见隋家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踬顿，我自不许儿子纵横耳。"魏郑公曰："隋高祖不知礼义，宠纵诸子，使行非礼，寻皆罪黜，不可以为法，亦何足道。"观高祖、太宗一时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随即规正，语意既直，于激切中有婉顺体，可谓得谏争之大义。虽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听乎！

前代为鉴

人臣引古规戒，当近取前代，则事势相接，言之者有证，听之者足以鉴。《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书》曰："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鉴！"又曰："我不可不鉴于有殷。"又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公作《无逸》，称商三宗。汉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项氏所以失天下，命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张释之为文帝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贾山借秦为喻。贾谊请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观之。魏郑公上书于太宗云："方隋之未乱，自谓必无乱；方隋之未亡，自谓必无亡。臣愿当今动静以隋为鉴。"马周云："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也。"张玄素谏太宗治洛阳宫曰："乾阳毕功，隋人解体，恐陛下之过，甚于炀帝。若此役不息，同归于乱耳！"考《诗》、《书》所载及汉、唐诸名臣之论，有国者之龟镜也，议论之臣，宜以为法。

治盗法不同

唐崔安潜为西川节度使，到官不诘盗。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乃出库钱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杀盗于市。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为盗。予每读此事，以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择治齐州事，则又不然。齐素多盗，公择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盗，察其可用，刺为兵，使直事铃下。间问以盗发辄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为之囊。使盗自相推为甲乙，官吏巡捕及门，擒一人以首，则免矣。"公择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盗之家，皆发屋破柱，盗贼遂清。予乃知治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如安潜之法可谓善矣，而齐盗反恃此以为沉命之计，则变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诗当和意

古人酬和诗，必答其来意，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观《文选》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载。姑取杜集数篇，略纪于此。高适寄杜公云："愧尔东西南北人。"杜则云："东西南北更堪论。"高又有诗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言？"杜则云："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严武寄杜云："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杜则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迳欲教锄。"杜公寄严诗云："何路出巴山"，重岩细菊斑，遥知簇鞍马，回首白云间。"严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时"，"篱外黄花菊对谁，跂马望君非一度。"杜送韦迢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迢云："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郭受寄杜云："春兴不知凡几首？"杜答云："药里关心诗摠废。"皆如钟磬在虡，叩之则应，往来反复，于是乎有余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让"、"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孙之事追言之。是时，稷始封于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尝躬稼，因稷而称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给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无问其取士之门如何也。今之议者，多以科举经义、诗赋为言，以为诗赋浮华无根柢，不能致实学，故其说常右经而左赋。是不然。成周之时，下及列国，皆官人以世。周之刘、单、召、甘，晋之韩、赵、荀、魏，齐之高、国、陈、鲍，卫之孙、宁、孔、石，宋之华、向、皇、乐，郑之罕、驷、国、游，鲁之季、孟、臧、展，楚之斗、芳、申、屈，皆世不乏贤，与国终毕。汉以经术及察举，魏、晋以州乡中正，东晋、宋、齐以门第，唐及本朝以进士，而参之以任子，皆足以尽一时之才。则所谓科目，特借以为梯阶耳！经义、诗赋，不问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学术，邢居实以文采，有盛名于嘉祐、元丰间。然所为诗文，多怨抑沉愤，哀伤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寿，逢原年二十八，居实才二十。天界其才而啬其寿，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绝可笑者。如文官批书印纸，虽宫、观、岳、庙，亦必云不曾请假；或已登科级，见官台省清要，必云不曾应举若试刑法。予在西掖时，汉州申显惠侯神，顷系宣抚司便宜加封昭应公，乞换给制书。礼、寺看详，谓不依元降指挥于一年限内自陈，欲符下汉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别令勘当，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礼恩泽改奏一岁儿，吏部下饶州，必欲保官状内声说被奏人曾与不曾犯决笞，有无翦刺，及曾与不曾先经补官因罪犯停废，别行改奏；又令供与予系是何服属。父之于子而问何服属，一岁婴儿而问曾与不曾入仕坐罪，岂不大可笑哉!

靖康时事

邓艾伐蜀，刘禅既降，又敕姜维使降于钟会，将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围燕于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至数千人，相率请于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为慕容麟沮之而罢。契丹伐晋连年，晋拒之，每战必胜。其后，杜重威阴谋欲降，命将士出陈于外，士皆踊跃，以为出战，既令解甲，士皆恸哭，声振野。予顷修《靖康实录》，窃痛一时之祸，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矢、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虎旅云屯，不闻有如蜀、燕、晋之愤哭者。近读《朱新仲诗集》，有《记昔行》一篇，正叙此时事。其中云："老种愤死不得战，汝霖疽发何由痊?"乃知忠义之士，世未尝无之，特时运使然耳。

并韶

梁武帝时，有交趾人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而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遂还乡里谋作乱。夫用门地族望为选举低昂，乃晋、宋以来弊法，蔡撙贤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谶纬之学

图谶星纬之学，岂不或中，然要为误人，圣贤所不道也。眭孟睹公孙病已之文，劝汉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实应之，孟以此诛。孔熙先知宋文帝祸起骨肉，江州当出天子，故谋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实应之，熙先以此诛。当涂高之谶，汉光武以诘公孙述，袁术、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应之，以取灭亡，而其兆为曹操之魏。两角犊子之谶，周子谅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议牛僧孺，而其兆为朱温。隋炀帝谓李氏当有天下，遂诛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将窃国命，遂滥五娘子之诛，而阿武婆几易姓。武后谓代武者刘，刘无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杀之，而刘幽求佐临淄王平内难，韦、武二族皆殄灭。晋张华、郭璞，魏崔伯深，皆精于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于身诛家族，况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故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画图中"之语。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鹘"，"直讶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为假，以假为真，均之为妄境耳。人生万事如是，何特此耶?

容斋续笔

[宋]洪　迈撰　高广政　郑国玉整理

卷　一

是书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寿皇圣帝清闲之燕，圣语忽云："近见甚斋随笔。"迈竦而对曰："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无足采者。"上曰："赡有好议论。"迈起谢，退而询之，乃婺女所刻，贾人贩鬻于书坊中，贵人买以入，遂尘乙览。书生遭遇，可谓至荣。因复衰臆说缀于后，惧与前书相乱，故别以一二数而目曰续，亦十六卷云。绍熙三年三月十日迈序。

颜鲁公

颜鲁公忠义大节，照映今古，岂唯唐朝人士罕见比伦，自汉以来，殆可屈指也。考其立朝出处，在明皇时，为杨国忠所恶，由殿中侍御史出东都、平原。肃宗时，以论太庙筑坛事，为宰相所恶，由御史大夫出冯翊。为李辅国所恶，由刑部侍郎贬蓬州。代宗时，以言祭器不饬，元载以为诽谤，由刑部尚书贬峡州。德宗时，不容于杨炎，由吏部尚书换东宫散秩。卢杞之擅国也，欲去公，数遣人问方镇所便，公往见之，责其不见容，由是衔恨切骨。是时年七十有五，竟堕杞之诡计而死，议者痛之。呜呼！公既知杞之恶己，盍因其方镇之问，欣然从之。不然，则高举远引，挂冠东去，杞之所甚欲也。而乃眷眷京都，终不自为去就，以蹈危机，《春秋》责备贤者，斯为可恨。司空图隐于王官谷，柳璨以诏书召之，图阳为衰野，堕笏失仪，得放还山。璨之奸恶过于杞，图非公比也，卒全身于大乱之世，然则公之委命贼手，岂不大可惜也哉！虽然，公囚困于淮西，屡折李希烈，卒之捐身徇国，以激四海义烈之气，贞元反正，实为有助焉。岂天欲全畀公以万世之名，故使一时堕于横逆以成始成终者乎！

戒石铭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谓之《戒石铭》。按，成都人景焕，有《野人闲话》一书，乾德三年所作，其首篇《颁令箴》，载蜀王孟昶为文颁诸邑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凡二十四句。昶区区爱民之心，在五季诸僭伪之君为可称也，但语言皆不工，唯经表出者，词简理尽，遂成王言，盖诗家所谓夺胎换骨法也。

双生子

今时人家双生男女，或以后生者为长，谓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为长，谓先后当有序。然固有经一日或亥、子时生，则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时为弟，巳时为兄，则弟乃先兄一时矣。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何休注云："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乃知长幼之次，自商、周以来不同如此。

李建州

建安城东二十里，有梨山庙，相传为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书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请改之，盖以为李回也。后读《文艺·李频传》，懿宗时，频为建州刺史，以礼法治下。时朝政乱，盗兴相椎敚，而建赖频以安。卒官下，州为立庙梨山，岁祠之，乃证其为频。继往祷而祝之云，俟获感应，则当刻石纪实。已而得雨，遂为作碑。偶阅唐末人石文德所著《唐朝新纂》一书，正纪频事，云除建州牧，卒于郡。曹松有诗悼之曰："出旌临建水，谢世在公堂。苦集休藏箧，清资罢转郎。瘴中无子奠，岭外一妻孀。恐是浮吟骨，东归就故乡。"其身后事落拓如此。《传》又云："频丧归寿昌，父老相与扶柩葬之。天下乱，盗发其冢，县人随加封掩。"则无后可见云。《稽神录》载一事，亦以为回，徐铉失于不审也。

侍从官

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官，令文所载也。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于广陵，车驾将幸建康，从官列衔上奏，乞同班入对。时汤岐公以大观文为行宫留守，寄声欲联名，众以名位不同为辞。岐公曰："思退亦侍从也。"然竟不克从。绍熙二年，吏部郑尚书侨上章乞荐士，诏令在内近臣台谏、在外侍从，各举六人堪充朝士者。吏部遍牒，便及内任从官与在外待制以上，而前宰相执政皆不预。安有从官得荐人，而旧弼乃不然，有司之失也。

存亡大计

国家大策，系于安危存亡，方变故交切，幸而有智者陈至当之谋，其听而行之，当如捧漏瓮以沃焦釜。而愚荒之主，暗于事几，且惑于谀佞孱懦者之言，不旋踵而受其祸败，自古非一也。曹操自将征刘备，田丰劝袁绍袭其后，绍辞以子疾不行。操征乌戎，刘备说刘表袭许，表不能用，后皆为操所灭。唐兵征王世充于洛阳，窦建德自河北来救，太宗屯虎牢以扼之，建德不得进，其臣凌敬请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关中骇震，则郑围自解。诸将曰："凌敬书生，何为知战事，其言岂可用?"建德乃谢敬。其妻曹氏，又劝令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建德亦不从，引众合战，身为人擒，国随以灭。唐庄宗既取河北，屯兵朝城，梁之君臣，谋数道大举，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寇镇定，王彦章以禁军攻郓州，段凝以大军当庄宗。庄宗闻之，深以为忧。而段凝不能临机决策，梁主又无断，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东叛，耶律德光赴救，败唐兵而围之，废帝问策于群臣。时德光兄赞华，因争国之故，亡归在唐，吏部侍郎龙敏请立为契丹主，令天雄、卢龙二镇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楼，朝廷露檄言之，虏必有内顾之虑，然后选募精锐以击之，此解围一算也，帝深以为然。而执政恐其无成，议竟不决，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难，胡骑犯阙，孤军深入，后无重援，亦有出奇计乞用师捣燕者，天未悔祸，噬脐弗及，可胜叹哉!

唐人诗不传

韩文公《送李础序》云："李生温然为君子，有诗八百篇，传咏于时。"又《庐尉墓志》云："君能为诗，自少至老，诗可录传者，在纸凡千余篇。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任登封尉，尽写所为诗，投留守郑余庆，郑以书荐于宰相。"观此，则李、卢二子之诗多而可传。又裴迪与王维同赋辋川诸绝，载于维集，此外更无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诗云"知君苦思缘诗瘦"，乃迪也，其能诗可知。今考之《唐史·艺文志》，凡别集数百家，无其书，其姓名亦不见于他人文集，诸类诗文中亦无一篇。白乐天作《元宗简集序》云："著格诗一百八十五，律诗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遗文三十轴，轴轴金玉声。"谓其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况于诗乎!乃知前贤遗稿，湮没非一，真可惜也!

泰誓四语

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以来，不列于学官，故《左氏传》所引者，杜预辄注为逸书。刘向《说苑·臣术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责中外不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其语与《说苑》所载正同。而诸家注释，至于颜师古，皆不能援以为证。今之《泰誓》，初未尝有此语也。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然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今不复可考。

重阳上巳改日

唐文宗开成元年，归融为京兆尹，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赐宴，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阳，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郑谷所赋《十日菊》诗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亦为未尽也。唯东坡公有"菊花开时即重阳"之语，故记其在海南艺菊九畹，以十一月望，与客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书·志》："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劝。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也。"今之牙契投税，正出于此，田宅所系者大，奉行唯谨，至于奴婢马牛，虽著于令甲，民不复问。然官所取过多，并郡邑导行之费，盖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买者独输，故为数多者率隐减价直，赊立岁月，坐是招激讦诉。顷尝因奏对，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伪以息争，则自言者必多，亦以与为取之义。既下有司，而户部引条制沮其说。

公子奚斯

《闷宫》诗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其辞只谓奚斯作庙，义理甚明。郑氏之说，亦云作姜嫄庙

也。而《扬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尝晞尹吉甫，公子奚斯晞正考甫。宋咸注文，以谓奚斯慕考甫而作《鲁颂》，盖子云失之于前，而宋又成其过耳。故吴秘又巧为之说曰："正考甫《商颂》盖美禘祀之事，而奚斯能作闵公之庙，亦晞《诗》之教也，而《鲁颂》美之。"于义迂矣。司马温公亦以谓奚斯作《閟宫》之诗。兼正考甫只是得《商颂》于周大师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寿亦云奚斯颂鲁，后汉曹褒曰："奚斯颂鲁，考甫咏商。"注引薛君《韩诗传》云："是诗公子奚斯所作。"皆相承之误。

唐藩镇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意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余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苟如此，则死于执事之门无悔也。"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门人

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

晋燕用兵

万事不可执一法，而兵为甚。晋文公围曹，攻门者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言若将发冢者。师迁焉，曹人凶惧，因其凶而攻之，遂入曹。燕将骑劫攻齐即墨，田单纵反间言，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军乃尽掘冢墓，烧死人，齐人望见皆涕泣，其欲出战，怒自十倍，已而果败燕军。观晋、燕之所以用计则同，而其成败顿异者何邪？晋但舍于墓，阳为若将发冢，故曹人惧，而燕真为之，以激怒齐人故尔。

李卫公帖

李卫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饷以衣物，公有书答谢之，曰："天地穷人，物情所弃，虽有骨肉，亦无音书，平生旧知，无复吊问。阁老至仁念旧，再降专人，兼赐衣服器物茶药至多，开缄发纸，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拯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十月末，伏枕七旬，药物陈裛，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书后云闰十一月二十日，从表兄崖州司户参军同正李德裕状侍郎十九弟。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马贬崖州，所谓闰十一月，正在三年，盖到崖才十余月尔，而穷困苟生已如是。《唐书》本传云："贬之明年卒。"则是此书既发之后，旋踵下世也。当是时宰相皆其怨仇，故虽骨肉之亲，平生之旧，皆不敢复通音问。而某侍郎至于再遣专使，其为高义绝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后出付秘阁，今勒石于道山堂西。绍兴中赵忠简公亦谪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无一人敢辄寄声，张渊道为广西帅，屡遣兵校持书及药石、酒面为馈。公尝答书云："鼎之为己为人，一至于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状，略与卫公同。既而亦终于彼，手札今尚存于张氏。姚崇曾孙勖为李公厚善，及李谮逐，擿索支党，无敢通劳问。既居海上，家无资，病无汤剂，勖数馈饷候问，不傅时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与！

王孙赋

王延寿《王孙赋》，载于《古文苑》，其辞有云"颜状类乎老翁，躯体似乎小儿"，谓猴也。乃知杜诗"颜状老翁为"盖出诸此。

汉郡国诸官

西汉盐铁、膳羞、陂湖、工服之属，郡县各有司局干之，其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尝见于史传，今略以《地理》所载言之，凡铁官三十八，盐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纪其处。自余若京兆有船司空，为主船官。太原有挏马官，主牧马（元名家马官）。辽东有牧师官，交趾有羞官，南郡有发弩官，严道有水官，丹阳有铜官，桂阳有金官，南海有洭浦官，南郡江夏有云梦官，九江有陂官、湖官，朐忍、鱼复有橘官，鄱阳黄金采，主采金，亦有官。在内则奉常之均

官、食官，司农之斡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导官主择米，如是者盖以百数。

汉狱名

汉以廷尉主刑狱，而中都他狱亦不一。宗正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考工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又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受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之名。《张汤传》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东汉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东汉洎唐，虽鞫囚非一处，然不至如是其多。国朝但有大理及台狱，元丰、绍圣间，蔡确、章子厚起同文馆狱之类，非故事也。

卷　二

权若讷冯澥

唐中宗既流杀五王，再复武氏陵庙。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钦宗在位，惩王安石、蔡京之误国，政事悉以仁宗为法。左谏议大夫冯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孙之心，宁有厚薄。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愿无作好恶，允执厥中，则是非自明矣。"诏榜朝堂。侍御史李光驳之，不听，复为右正言崔鹏所击。宰相不复问，而迁澥吏部侍郎。按，若讷与澥两人，议论操持绝相似，盖澥在崇宁中，首上书乞废元祐皇后，自选人除寺监丞，其始终大节，不论可见。建炎初元，乃超居政地，公议愤之。

岁旦饮酒

今人元日饮屠酥酒，自小者起，相传已久，然固有来处。后汉李膺、杜密以党人同系狱，值元日，于狱中饮酒，曰："正旦从小起。"《时镜新书》晋董勋云："正旦饮酒先从小者，何也？勋曰：'俗以小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初学记》载《四民月令》云："正旦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刘梦得、白乐天元日举酒赋诗，刘云："与君同甲子，寿酒让先杯。"白云："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白又有《岁假内命酒》一篇云："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顾况云："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几偏应少，先把屠苏不让春。倘更数年逢此日，还应惆怅羡他人。"成文干云："戴星先捧祝尧觞，镜里堪惊两鬓霜。好是灯前偷失笑，屠苏应不得先尝。"方干云："才酌屠苏定年齿，坐中皆笑鬓毛斑。"然则尚矣。东坡亦云："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酥。"其义亦然。

存殁绝句

杜子美有《存殁》绝名二首云："席谦不见近弹棋，毕曜仍传旧小诗。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每篇一存一殁。盖席谦、曹霸存，毕、郑殁也。黄鲁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乃用此体。时少游殁而无己存也。近岁新安胡仔著《渔隐丛话》，谓鲁直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遂引此句，实失于详究云。

汤武之事

汤、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汉辕固、黄生争辩最详。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今桀、纣虽失道，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反因过而诛之，非杀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未为愚。"遂罢。颜师古注云："言汤、武为杀，是背经义，故以马肝为喻也。"东坡《志林》云："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轲始乱之，使当时有良史，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可谓至论。然予窃考孔子之序《书》，明言伊尹相汤伐桀，成汤放桀于南巢，武王伐商，武王胜商杀受，各蔽以一语，而大指皦如，所谓六艺折衷，无待于良史复书也。

张释之传误

《汉书》纪传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张释之为甚。本传云："释之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欲免归。中郎将袁盎惜其去，请徙补谒者，后拜为廷尉，逮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载，文帝即位三年，释之为廷尉，至十年，书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历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张驱为廷尉，则是释之未尝十年不调，及未尝以廷尉事景帝也。

张于二廷尉

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汉史》所称也。两人在职皆十余年。周勃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使以公主为证，太后亦以为无反事，乃得赦出。释之正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

犯跸、盗环一二细事耳。杨恽为人告骄奢不悔过，下廷尉案验，始得所予孙会宗书，定国当恽大逆无道，恽坐要斩。恽之罪何至于是？其徇主之过如此。传所谓决疑平法，务在哀矜者，果何为哉！

汉唐置邮

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其计。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

龙且张步

韩信击赵，李左车劝陈余勿与战，余曰："今如此避弗击，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遂与信战，身死国亡。是时，信方为汉将，始攻下魏、代，威声犹未暴白，陈余易之，尚不足讶。及灭赵服燕，则关东六国，既定其四矣。信伐齐，楚使龙且来救。或言汉兵不可当，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不足畏也，何为而止？"一战而没，项随以亡。耿弇讨张步，斩其大将军费邑，走邑之弟敢，进攻西安、临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蓝，势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来、大枪、延岑、彭宠、富平、获索矣。时步所盗齐地，太半为弇所得。然步犹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众，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弇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竟出兵大战，兄弟成擒。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龙且、张步，岂复识此哉！梁临川王宏伐魏，魏元英御之，宏停军不前。魏人劝英进据洛水，英曰："萧临川虽骙，其下有良将韦、裴之属，未可轻也。宜且观形势，勿与交锋。"宏卒败退，英之识见，非前人可比也。然遂进军围钟离，魏邢峦以为不可，魏主召使还，英表称必克，为曹景宗、韦睿所挫，失亡二十余万人。智于前而昧于后，为可恨耳！

义理之说无穷

经典义理之说最为无穷，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而数说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巳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辅嗣以降，大抵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巳字读如矣音，盖其义亦止如是耳。唯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予昔与《易》僧昙莹论及此，问之曰："或读作己（音纪）日如何？"莹曰："岂唯此也，虽作巳（音似）日亦有义。"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后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犹云从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阳，数极则变而之阴，于是为午，故巳日乃孚，犹云从此而变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凿附会，固各有说云。

开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㧑以开元十二年，宁王宪、邠王守礼以二十九年，弟岐王范以十四年，薛王业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宝时已无存者。杨太真以三载方入宫，而元稹《连昌宫词》云："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李商隐诗云："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皆失之也。

巫蛊之祸

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武帝居建章宫，亲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闭长安城门，大索十一日，巫蛊始起。又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己，乃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两事可谓异矣。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随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复开，则谪见于天，鬼瞰其室。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以兄子则屈牦，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

唐诗无讳避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固无牵白马，几至著青衣。""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兵气凌行在，妖星下直庐。""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骊山绝望幸，花萼罢登临。""殿瓦鸳鸯坼，宫帘翡翠虚。"七言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曾貌先帝照夜

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要路何日罢长戟，战自青羌连白蛮。""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如此之类，不能悉书。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元日仗》、《千秋乐》、《大酺乐》、《十五夜灯》、《热戏乐》、《上巳乐》、《邠王小管》、《李谟笛》、《退宫人》、《玉环琵琶》、《春莺啭》、《宁哥来》、《容儿钵头》、《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拏儿舞》、《华清宫》、《长门怨》、《集灵台》、《阿㜷汤》、《马嵬归》、《香囊子》、《散花楼》、《雨霖铃》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李晟伤国体

将帅握重兵居阃外，当国家多事时，其奉上承命，尤当以恭顺为主。唐李晟在德宗朝，破朱泚，复长安，功名震耀，盖社稷宗臣也。然尝将神策军戍蜀，及还以营妓自随，节度使张延赏追而返之，由是有隙。晟既立大功，上召延赏入相，晟表陈其过恶，上重违其意，乃止。后岁余，上命韩滉谕旨于晟使释怨，滉因使晟表荐，延赏遂为相。然则辅相之拜罢，皆大将得制之，其伤国体甚矣。德宗猜忌刻薄，渠能释然！晟之失兵柄，正缘此耳。国学武成王庙，本列晟于十哲，乾道中有旨，退于从祀，寿皇圣意岂非出此乎？

元和六学士

白乐天分司东都，有诗《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见过池上，泛舟举酒，话及翰林旧事，因成四韵。"后两联云："白首故情在，青云往事空。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此诗盖与李绛者，其词正纪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时考之，所谓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颖、崔群及绛也。绍兴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馆，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时同舍秘书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陈魏公应求、秘书郎史魏公直翁、校书郎王鲁公季海，皆至宰相，汪庄敏公明远至枢密使，恩数与宰相等，甚类元和事云。

二传误后世

自《左氏》载石碏事，有"大义灭亲"之语，后世援以为说，杀子孙，害兄弟。如汉章帝废太子庆，魏孝文杀太子恂，唐高宗废太子贤者，不可胜数。《公羊》书鲁隐公、威公事，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语，后世援以为说，废长立少，以妾为后妃。如汉哀帝尊傅昭仪为皇太太后，光武废太子强而立东海王阳，唐高宗废太子忠而立孝敬者，亦不可胜数。

卜子夏

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按《史记》所书，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时，周敬王四十一年，后一年元王立，历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为侯，去孔子卒时七十五年。文侯为大夫二十二年而为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岁计之，则子夏已百三岁矣，方为诸侯师，岂其然乎？

父子忠邪

汉王氏擅国，王章、梅福尝言之，唯刘向勤勤恳恳，上封事极谏，至云："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为后嗣忧，昭昭甚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歆乃用王莽举为侍中，为莽典文章，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名，皆所共谋，驯致摄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陈矫事曹氏，三世为之尽忠，明帝忧社稷，问曰："司马懿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懿竟窃国柄。至孙炎篡魏为晋，而矫之子骞乃用佐命勋，位极公辅。晋郗愔忠于王室，而子超党于桓氏，为温建废立之谋。超死，愔哀悼成疾。后见超书一箱，悉与温往反密计，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复哭。《晋史》以为有大义之风。向、矫、愔之忠如是，三子不胜诛矣！

苏张说六国

苏秦、张仪同学于鬼谷，而其纵横之辩，如冰炭水火之不同，盖所以设心者异耳。苏欲六国合从以摈秦，故言其强。谓燕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谓赵地亦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谓韩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之勇，一人当百；谓魏地方千里，卒七十万；齐地方二千余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至于张仪，则欲六国为横以事秦，故言其弱。谓梁地方不过千里，卒不过三十万；韩地险恶，卒不过二十万；临菑、即墨非齐之有；断赵右肩；黔、巫非楚有；易水、长城非燕有。然而六王皆耸听敬从，举国而付之，未尝有一语相折难者，彼皆长君，持国之日久，逮其临事，乃顾如桔槔，随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国之势，犹一家也。今夫主一家之政者，较量生理，名田若干顷，岁收谷粟若干；艺园若干亩，岁收桑麻若干；邸舍若干区，为钱若干；下至牛羊犬鸡，莫不有数，自非童騃孱愚之人，未有不能件析而枚数者，何待于疏远游客为吾借箸而筹哉？苟一以为多，一以为寡，将遂挈挈然举而信之乎？晁错说景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齐七十余城，楚四十余城，吴五十余城，分天下半。"以汉之广，三国渠能分其半，此错欲削诸侯，故盛言其大尔。胶西王将与吴反，群臣谏曰："诸侯地不能当汉十二，为叛逆非计也。"是时反者即吴、楚、诸齐，此胶西臣欲止王之谋，故盛言其小尔。二者视苏、张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则否，听之者惟能知彼知

己，则善矣。

卷　三

一定之计

人臣之遇明主，于始见之际，图事揆策，必有一定之计，据以为决，然后终身不易其言，则史策书之，足为不朽。东坡序范文正公之文，盖论之矣。伊尹起于有莘，应汤三聘，将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卒之相汤伐夏，俾厥后惟尧、舜，格于皇天。传说在岩野，爰立作相，三篇之书，皎若星日，虽史籍久远，不详纪其行事，而高宗克鬼方，伐荆、楚，嘉靖商邦，礼陟配天，载于《易》之《既济》，《书》之《无逸》、《诗》之《殷武》，商代之君莫盛焉。罔俾阿衡，专美有商，于是为允蹈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为强，虽圣门羞称，后世所贱，然考其为政，盖未尝一戾于始谋。韩信劝汉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功臣，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传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后，请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西会荥阳，至于灭楚，无一言不酬。邓禹见光武于河北，知更始无成，说帝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帝与定计议，终济大业。耿弇与光武同讨王郎，愿归幽州，益发精兵，定彭宠，取张丰，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常以为落落难合，而事竟成。诸葛亮论曹操挟天子令诸侯，难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可与为援而不可图。荆州用武之国，益州沃野千里，劝刘备跨有荆、益，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及南方已定，则表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已而尽行其说，至于用师未战而身先死，则天也。房乔杖策谒太宗为记室，即收人物致幕府，与诸将密相申结，辅成大勋，至于为相，号令典章，尽出其手，虽数百年犹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当五季草创之际，上《平边策》，以为："唐失吴、蜀，晋失幽、并，当知所以平之之术。当今吴易图，可挠之地二千里，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有也。既得江北，江之南亦不难平。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世宗用其策，功未集而殂。至于国朝，扫平诸方，先后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独幽州之举，既至城下，而诸将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颛国，言听计从，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师慕商鞅为人，苟可以取民者，无不尽，遂诒后世之害，则在所不论也。

秋兴赋

宋玉《九辩词》云："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潘安仁《秋兴赋》引其语，继之曰："送归怀慕徒之恋，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戚之疚心，遭一涂而难忍。"盖畅演厥旨，而下语之工拙，较然不侔也。

太史慈

三国当汉、魏之际，英雄虎争，一时豪杰志义之士，磊磊落落，皆非后人所能冀，然太史慈者尤为可称。慈少仕东莱本郡为奏曹吏，郡与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计败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为贼所围，慈为求救于平原，突围直出，竟得兵解融之难。后刘繇为扬州刺史，慈往见之，会孙策至，或劝繇以慈为大将军。繇曰："我若用子义，许子将不当笑我邪？"但使慈侦视轻重，独与一骑卒遇策，便前斗，正与策对，得其兜鍪。及繇奔豫章，慈为策所执，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时邪？"又称其烈义，为天下智士，释缚用之，命抚安繇之子，经理其家。孙权代策，使为建昌都尉，遂委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昏。至卒时，才年四十一，葬于新吴，今洪府奉新县也，邑人立庙敬事。乾道中封灵惠侯，予在西掖当制，其词云："神早赴孔融，雅谓青州之烈士。晚从孙策，遂为吴国之信臣。立庙至今，作民司命。揽一同之言状，择二美以建侯，庶几江表之间，尚忆神亭之事。"盖为是也。

谥　法

"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语出《表记》。然不云起于何时，今世传《周公谥法》，故自文王、武王以来始有谥。周之政尚文，斯可验矣。如尧、舜、禹、汤皆名，皇甫谧之徒附会为说，至于桀、纣，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谥以一字，至威烈、贞定益以两，而卫武公曰睿圣武公，见于《楚语》。孔文子曰贞惠文子，见于《檀弓》。各三字，意当时尚多有之。唐诸帝谥，经三次加册，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后多少不齐。代宗以四字，肃、顺、宪以九字，余以五字，唯宣宗独十八字，曰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国朝祖宗谥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盖蔡京所定也。

汉文帝受言

汉文帝即位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女缇萦，年十四，随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帝怜悲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议，请定律，当斩右止者反弃市，笞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轻刑之名，实多杀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乘时建明，以负天子德意，苍、敬可谓具臣矣。史称文帝止辇受言。今以一女子上书，躬自省览，即除数千载所行之刑，曾不留难，然则天下事岂复有稽滞不决者哉？所谓集上书囊以为殿帷，盖凡囊封之书，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云："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廷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读者或不晓其旨，以为画马夺真，圉人、太仆所为不乐，是不然。圉人、太仆盖牧养官曹及驭者，而黄金之赐，乃画史得之，是以惆怅，杜公之意深矣。又《观曹将军画马图》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内府殷红玛瑙盘，婕妤传诏才人索。"亦此意也。

诗国风秦中事

《周召》二南、《豳风》皆周文、武、成王时诗，其所陈者秦中事也。所谓沼沚洲涧之水，蘋蘩藻荇之菜，疑非所有。既化行江、汉，故并江之永，汉之广，率皆得言之欤？《摽有梅》之诗，不注释梅，而《秦风·终南》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毛氏云："梅，楠也。"笺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与楠异，亦非茂木，盖毛、郑北人不识梅耳。若《上林赋》所引江蓠、蘼芜、揭车、蘘荷、荪、若、荍、茅之类，自是侈辞过实，与所谓八川东注太湖者等也。

诗文当句对

唐人诗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对偶，谓之当句对。盖起于《楚辞》"蕙烝兰藉"、"桂酒椒浆"、"桂棹兰枻"、"斫冰积雪"。自齐、梁以来，江文通、庾子山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阁序》一篇皆然。谓若襟三江带五湖，控蛮荆引瓯越，龙光牛斗，徐孺陈蕃，腾蛟起凤，紫电青霜，鹤汀凫渚，桂殿兰宫，钟鸣鼎食之家，青雀黄龙之轴，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宇宙盈虚，丘墟已矣之辞是也。于公异《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尧、舜、禹、汤之德，统元立极之君，卧鼓偃旗，养威蓄锐，夹川陆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声塞宇宙，气雄钲鼓，貔兕作威，风云动色，乘其跆藉，取彼鲸鲵，自卯及酉，来拒复攻，山倾河泄，霆斗雷驰，自北徂南，舆尸折首，左武右文，销锋铸镝之辞是也。杜诗"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书签药裹封蛛网，野店山桥送马蹄"，"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烂漫，宫阙尚萧条"，"蛟龙引子过，荷芰逐花低"，"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百万传深入，寰区望匪他"。象床玉手，万草千花，落絮游丝，随风照日，青袍白马，金谷铜驼，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长年三老，捩柂开头，门巷荆棘底，君臣豺虎边，养拙干戈，全生麋鹿，舍舟策马，拖玉腰金，高江急峡，翠木苍藤，古庙杉松，岁时伏腊，三分割据，万古云霄，伯仲之间，指挥若定，桃蹊李径，栀子红椒，庾信罗含，春来秋去，枫林橘树，复道重楼之类，不可胜举。李义山一诗，其题曰《当句有对》云："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其他诗句中，如青女素娥，对月中霜里；黄叶风雨，对青楼管弦；骨肉书题，对蕙兰蹊径；花须柳眼，对紫蝶黄蜂；重吟细把，对已落犹开；急鼓疏钟，对休灯灭烛；江鱼朔雁，对秦树嵩云；万户千门，对风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东坡明正

东坡《明正》一篇送于伋失官东归云："子之失官，有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于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于爱也。"按《战国策》齐邹忌谓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复问其妾与客，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东坡之斡旋，盖取诸此。然《四菩萨阁记》云："此画乃先君之所嗜，既免丧，以施浮图惟简，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况于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长守此也，是以与子。'"而其末云："轼之以是与子者，凡以为先君舍也。"与初辞意盖不同，晚学所不晓也。

台谏不相见

嘉祐六年，司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谏院，上章乞立宗室为继嗣。对毕，诣中书，略为宰相韩公言其旨。韩公摄飨明堂，殿中侍御史陈洙监祭，公问洙："闻殿院与司马舍人甚熟。"洙答以"顷年曾同为直讲"。又问："近日曾闻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台谏官不相往来，不知言何事。"此一项温公私记之甚详。然则国朝故实，台谏官元不相见。故赵清献公为御史，论陈恭公，而范蜀公以谏官与之争。元丰中，又不许两省官相往来，鲜于子骏乞罢此禁。元祐中，谏官刘器之、梁况之等论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无章疏罢黜。靖康时，谏议大夫冯澥论时政失当，为侍御史李光所驳。今两者合为一府，居同门，出同幕，与故事异，而执政祭祠行事，与监察御史不相见云。

执政四入头

国朝除用执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入头"。固有尽历四职而不用，如张文定公（谓仁、英朝，至神宗初始用）、王宣徽之类者。赵清献公自成都召还知谏院，大臣言故事近臣自成都还，将大用，必更省府（谓三

司使、开封府），不为谏官。以是知一朝典章，其严如此。至若以权侍郎方受告即为参枢，如施钜、郑仲熊者，盖秦桧所用云。

无望之祸

自古无望之祸玉石俱焚者，释氏谓之劫数，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汉武帝以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独郡邸狱系者，赖丙吉得生。隋炀帝令嵩山道士潘诞合炼金丹不成，云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斩诞。其后方士言李氏当为天子，劝帝尽诛海内李姓。以炀帝之无道嗜杀人，不啻草莽，而二说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淳风言女武当王，已在宫中，欲取疑似者尽杀之，赖淳风谏而止。以太宗之贤尚如此，岂不云幸不幸哉！

燕　说

黄鲁直和张文潜八诗，其二云："谈经用燕说，束弃诸儒传。滥觞虽有罪，末派弥九县。"大意指王氏新经学也。燕说出于《韩非子》，曰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谓持烛者曰：'举烛。'已而误书'举烛'二字，非书本意也。燕相受书，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鲁直以新学多穿凿，故有此句。

折槛行

杜诗《折槛行》云："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此篇专为谏争而设，谓娄师德、宋璟也。人多疑娄公既无一语，何得为直臣？钱伸仲云："朝有阙政，或娄公不语，则宋公语。"但师德乃是武后朝人，璟为相时，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国文，言"群公间出，魏、杜、娄、宋"，亦并二公称之，诗言先皇，意为明皇帝也，娄氏别无显人有声开元间，为不可晓。

朱云陈元达

朱云见汉成帝，请斩马剑断张禹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御史遂将云去。辛庆忌叩头以死争，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辑与集同，谓补合也），以旌直臣。"刘聪为刘后起鹍仪殿，陈元达谏，聪怒，命将出斩之，时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先锁腰而入，即以锁绕堂下树，左右曳之不能动。刘氏闻之，私敕左右停刑，手疏切谏，聪乃解，引元达而谢之，易园为纳贤园，堂为愧贤堂。两人之事甚相类，云之免于死，由庆忌即时争救之故，差易为力。若元达之命在须臾间，聪之急暴且盛怒，何暇延留数刻而容刘氏得以草疏乎？脱使就刎其首，或令武士击杀亦可，何恃于锁腰哉？是为可疑也。成帝不易槛以旌云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不若聪之待元达也。至今宫殿正中一间横槛，独不施栏楯，谓之折槛，盖自汉以来相传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辈谓杜少陵当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今略纪其数语云："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如此之类非一。

栽松诗

白乐天《栽松》诗云："小松未盈尺，心爱手自移。苍然涧底色，云湿烟霏霏。栽植我年晚，长成君性迟。如何过四十，种此数寸枝？得见成阴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于乡里，乾道己丑岁，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稚松数十本，其高仅四五寸，植之云壑石上，拥土以为固，不能保其必活也。过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势，偶阅白公集，感而书之。

乌鹊鸣

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北齐书》，奚永洛与张子信对坐，有鹊正鸣于庭树间，子信曰："鹊言不善，当有口舌事，今夜有唤，必不得往。"子信去后，高俨使召之，且云敕唤，永洛诈称堕马，遂免于难。白乐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曰："南宫鸳鸯地，何忽乌来止。故人锦帐郎，闻乌笑相视。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我归应待乌头白，惭愧元郎误欢喜。"然则鹊言固不善，而乌亦能报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觜乌》一篇云："老巫生奸计，与乌意潜通。云此非凡鸟，遥见起敬恭。千岁乃一出，喜贺主人翁。此乌所止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考，下可宜田农。"按微之所赋云："巫言此乌至，财产日丰宜。主人一心惑，诱引不知疲。转见乌来集，自言家转孳。专职乌喜怒，信受若长离。"今之乌则然也。世有传《阴阳局鸦经》，谓东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乌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甲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干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盖不专于一说也。

卷　四

淮南守备

周世宗举中原百郡之兵，南征李景。当是时，周室方强，李氏政乱，以之讨伐，云若易然。而自二年

之冬，讫五年之春，首尾四年，至于乘舆三驾，仅得江北。先是河中李守贞叛汉，遣其客朱元来唐求救，遂仕于唐。枢密使查文徽妻之以女。是时，请兵复诸州，即取舒、和。后以恃功偃蹇，唐将夺其兵，元怒而降周。景械其妻，欲戮之。文徽方执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斩朱元妻，不杀查家女。"竟斩于市。郭廷谓不能守濠州，以家在江南，恐为唐所种族，遣使诣金陵禀命，然后出降。则知周师所以久者，景法度犹存，尚能制将帅死命故也。绍兴之季，虏骑犯淮，逾月之间，十四郡悉陷。予亲见沿淮诸郡守，尽扫官库储积，分寓京口，云预被旨许令移治。是乃平时无虞，则受极边之赏，一有缓急，委而去之，寇退则反，了无分毫绖于吏议，岂复肯以固守为心也哉？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杰，以衰乱之世，区区五六年间，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可谓一时贤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没半岁，国随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驱除。然考其行事，失于好杀，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虽素有才干声名，无所开宥，此其所短也。薛居正《旧史》纪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其子，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窦仪乘驲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于深刻，知州赵砺坐除名。此事本只马氏子一人遭杀，何至于族诛二十四家，其他可以类推矣。《太祖实录·窦仪传》有此事，史臣但归咎于仪云。

窦贞固

窦贞固，汉隐帝相也。周世罢政，以司徒就第。后范质用此官在中书，乃归洛阳。常与编户课役，贞固不能堪，诉于留守向拱，拱不听。熙宁初，富韩公为相，神宗尝对大臣称知河南府李中师治状。公以中师厚结中人，因对曰："陛下何从知之？"中师衔其沮己，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籍其户，令出免役钱，与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势之时，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师辈，固不乏也。

郑　权

唐穆宗时，以工部尚书郑权为岭南节度使，卿大夫相率为诗送之。韩文公作序，言："权功德可称道。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旧唐史·权传》云："权在京师，以家人数多，奉入不足，求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又《薛廷老传》云："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遗上疏，请按权罪，中人由是切齿。"然则其为人，乃贪邪之士尔！韩公以为仁者何邪？

党锢牵连之贤

汉党锢之祸，知名贤士死者以百数，海内涂炭，其名迹章章者，并载于史。而一时牵连获罪，甘心以受刑诛，皆节义之士，而位行不显，仅能附见者甚多。李膺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景毅之子，为膺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归。高城人巴肃被收，自载诣县，县令欲解印绶与俱去，肃不可。范滂在征羌，诏下急捕。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张俭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复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谓曰："张俭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叹息而去。俭得免。后数年，上禄长和海上言："党人锢及五族，非经常之法。"由是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此数君子之贤如是，东汉尚名节，斯其验欤？

汉代文书式

汉代文书，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国，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所载，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见者为明白。《史晨祠孔庙碑》，前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末云："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樊毅复华下民租碑》，前后与此同。《无极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末云："臣耽愚戆，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读为太常）承书从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雒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庙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阳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末云："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国，郡国上公府三式，始末详备。文惠公《隶释》有之。无极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阳宫，是日下太常，孔庙事，以壬寅日奏雒阳宫，亦以是日下鲁相，又以见汉世文书之不滞留也。

资治通鉴

司马公修《资治通鉴》，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

手帖论缵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兼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天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此外，如晋、宋诸胡僭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无关于社稷治乱。而周勃薨，乃不书。及书汉章帝行幸长安，进幸槐里、岐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鱼池，登青冈原，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如此行役，无岁无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庄王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灭萧。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溃，遂入郓。齐侯伐鲁，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遂取龙。夫以齐、楚之大，而莒一小国，萧一附庸，龙一边邑，方受攻之际，幸能囚执其人，强敌许以勿杀而退师，乃不度德量力，致怨于彼，至于亡灭，可谓失计。传称子产善相小国，使当此时，必有以处之矣。

田横吕布

田横既败，窜居海岛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横遂与二客诣雒阳。将至，谓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即自刭。横不顾王侯之爵，视死如归，故汉祖流涕称其贤，班固以为雄才。韩退之道出其墓下，为文以吊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凛然，至今犹有生气也。吕布为曹操所缚，将死之际，乃语操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杀之。布之材未必在横下，而欲忍耻事仇。故东坡诗曰："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盖笑之也。刘守光以燕败，为晋王所擒，既知不免，犹呼曰："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无足责者。

中山宜阳

战国事杂出于诸书，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而《赵世家》书武灵王以中山负齐之强，侵暴其地，锐欲报之，至于变胡服，习骑射，累年乃与齐、燕共灭之，迁其王于肤施。此去魏文侯时已百年，中山不应既亡而复存，且肤施属上郡，本魏地，为秦所取，非赵可得而置他人，诚不可晓。惟《乐毅传》云："魏取中山，后中山复国，赵复灭之。"《史记·六国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广曰："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阳于韩为大县，显王三十四年，秦伐韩，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阳。正是昭侯时。历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阳，相去几三十年，得非韩尝失此邑，既而复取之乎?

相六畜

《庄子》载徐无鬼见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马。《荀子》论坚白同异云："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史记》褚先生于《日者传》后云："黄直，丈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今时相马者间有之，相牛者殆绝，所谓鸡、狗彘者，不复闻之矣。刘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谓骨法之度数，今无一存。

卜筮不同

《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有"龟从，筮逆"之说。《礼记》："卜筮不相袭。"谓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以为渎龟筴。《左传》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鲁穆姜徙居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杜预注云："《周礼》大卜掌三《易》，杂用《连山》、《归藏》，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变爻得《随》卦也。"汉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 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

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则历卜诸家，自古盖不同矣。唐吕才作《广济阴阳百忌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历会同集》，搜罗详尽。姑以择日一事论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无一日可用也。

日　者

《墨子》书《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记》作《日者列传》，盖本于此。徐广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杀其方龙，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谓怪矣。

柳子厚党叔文

柳子厚、刘梦得，皆坐王叔文党废黜。刘颇饰非解谤，而柳独不然。其《答许孟容书》云："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诋诃万状，尽为敌仇。"及为叔文母刘夫人墓铭，极其称诵，谓："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诏禁中，道合储后。献可替否，有康弼调护之勤。讦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而夫人终于堂，知道之士，为苍生惜焉！"其语如此。梦得自作传云："顺宗即位时，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吕温、李景俭、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于是叔文贬死。"韩退之于两人为执友，至修《顺宗实录》，直书其事云："叔文密结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踪迹诡秘。既得志，刘、柳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及败，其党皆斥逐。"此论切当，虽朋友之义，不能以少蔽也。

汉武心术

《史记·龟策传》："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三族。"《汉书音义》，以为史迁没后十篇阙，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言辞鄙陋，《日者》、《龟策列传》在焉。故后人颇薄其书。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则是史迁指武帝，其载巫蛊之冤如是。今之论议者，略不及之。《资治通鉴》亦弃不取，使丘子明之恶，不复著见。此由武帝博采异端，驯致斯祸。倘心术趋于正当，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称

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为大任；方天若为元若；余圣求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修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盖蔡京当国，遏绝史学，故无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诏以昨臣僚建请，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圣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讳，又无经据，谄佞不根，贻讥后世，罢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将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滥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迁官论赏者五千余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兖州升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才二年，而转十官者。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猥冗，差注不行。"诏三省枢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诏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赏西陲诛讨之功，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与一子官，执政皆迁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京之罪恶至矣！

卷　五

秦隋之恶

自三代讫于五季，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秦之后即为汉，隋之后即为唐，皆享国久长。一时论议之臣，指引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征，是以其事暴白于方来，弥远弥彰而不可盖也。尝试裒举之。

张耳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头会箕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入关，为天下除残去贼。"陆贾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嬴氏。"王卫尉曰："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张释之曰："秦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贾山借秦为喻曰："为宫室之丽，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为驰道之丽，后世不得邪径而托足，为葬埋之丽，后世不得蓬颗而托葬。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天下已坏而弗自知，身死才数月耳，而宗庙灭绝。"贾谊曰："商君遗礼谊，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灭四维而不张，君臣乖乱，六亲殃戮，万民离叛，社稷为虚。"又曰："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视杀人若刈草菅然。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晁错曰："秦发卒戍边，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首倡，天下从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谗贼，民力罢尽，矜奋自贤，法令烦僭，刑罚暴酷，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绝祀亡世。"董仲舒曰："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群盗并起，死者相望，而奸不息。"淮南王安曰："秦使尉屠睢攻越，凿渠通道，旷日引久，发谪戍以备之，往者莫反，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吾丘寿王曰："秦废王道，立私议，去仁恩而任刑戮，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主父偃曰："秦任战胜之威，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暴兵露师，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乐曰："秦之末世，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严安曰："秦一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为知巧权利者进，笃厚忠正者退。法严令苛，意广心逸。兵祸北结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天下大畔，灭世绝祀。"司马相如曰："二世持身不谨，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宗庙灭绝。"伍被曰："秦为无道，百姓欲为乱者十室而五。使徐福入海，欲为乱者十室而六。使尉佗攻百越，欲为乱者十室而七。作阿房之宫，欲为乱者十室而八。"路温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贾捐之曰："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天下溃畔，祸卒在于二世之末。"刘向曰："始皇葬于骊山，下锢三泉，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为无道，削仲尼之迹，绝周公之轨，礼坏乐崩，王道不通，张诽谤之网，以为汉驱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刘歆曰："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凡汉人之论秦恶者如此。

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孙伏伽曰："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薛收传》："秦王平洛阳，观隋宫室，叹曰：'炀帝无道，殚人力以事夸侈。'收曰：'后主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为后世笑。'"张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乱者，得非君自专、法日乱乎？造乾阳殿，伐木于豫章，一材之费，已数十万工。乾阳毕功，隋人解体。"魏征曰："炀帝信虞世基，贼遍天下而不得闻。"又曰："隋唯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方其未乱，自谓必无乱，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亟动，徭役不息。"又曰："恃其富强，不虞后患，役万物以自奉养，子女玉帛是求，宫室台榭是饰。外示威重，内行险忌，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陨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骄其诸子，使至夷灭。"马周曰："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积布帛东都，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陈子昂曰："炀帝恃四海之富，凿渠决河，疲生人之力，中国之难起，身死人手，宗庙为墟。"杨相如曰："炀帝自恃其强，不忧时政。言同尧、舜，迹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弃之。"吴兢曰："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自是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垠以为炉，爨以毒燎，煽以虐焰，沸涌灼烂，号呼腾蹈。"李珏曰："隋文帝劳于小务，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论隋恶者如此。

汉唐二武

东坡云："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美哉斯言！汉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而巫蛊之祸，罗织之狱，天下涂炭，后妃公卿，交臂就戮，后世闻二武之名，则憎恶之。蔡确作诗，用郝甑山上元间事，宣仁谓以吾比武后；苏辙用武帝奢侈穷兵虚耗海内为谏疏，哲宗谓至引汉武上方先朝。皆以之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监兹！

玉川子

韩退之《寄卢仝》诗云："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昨晚长须来下状，隔墙恶少恶难似。每骑屋山下窥瞰，浑舍惊怕走折趾。立召贼曹呼五百，尽取鼠辈尸诸市。"夫奸盗固不义，然必有谓而发，非贪慕货财，则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贫，至于邻僧乞米，隔墙居者岂不知之？若为色而动，窥见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脚老婢陨命也，恶少可谓枉著一死。予读韩诗至此，不

觉失笑。仝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则其风味殊不浅，韩诗当亦含讥讽乎？

银青阶

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等。明宗长兴二年，诏不得荐银青阶为州县官，贱之至矣。晋天福中，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藩方荐论，动逾数百，乃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请自今节度州听奏大将十人，他州止听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从之。冯拯之父俊，当周太祖时，补安远镇将，以银青光禄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中，拯登朝，遇郊恩始赠大理评事。予八世从祖师畅，畅子汉卿，卿子膺图，在南唐时，皆得银青阶，至检校尚书、祭酒。然乐平县帖之，全称姓名，其差徭正与里长等。元丰中，李清臣论官制，奏言："国朝踵袭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银青光禄大夫阶，卒长开国而有食邑。"盖为此也。今除授蕃官，犹用此制。绍兴二十八年，广西经略司申安化三州蛮蒙全计等三百十八人进奉，乞补官勋，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带银青祭酒，而等第加勋，文安公在西垣为之命词。

买马牧马

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患。因读《五代旧史》云："唐明宗问枢密使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蓄只如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为骑士无所施。然则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

杜诗用字

律诗用自字、相字、共字、独字、谁字之类，皆是实字，及彼我所称，当以为对，故杜老未尝不然。今略纪其句于此："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山花相映发，水鸟自孤飞。""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百鸟各相命，孤云无自心。""胜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娱。""云里相呼疾，沙边自宿稀。""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猿挂时相学，鸥行炯自如。""自吟诗送老，相劝酒开颜。""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开不自觉，棣萼一别永相望。""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此以自字对相字也。"自须开竹径，谁道避云萝。""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哀歌时自短，醉舞为谁醒。""离别人谁在，经过老自休。""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此以自字对谁字也。"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正月莺相见，非时鸟共闻。""江上形容吾独老，天涯风俗病相亲。""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独字对相字也。

唐虞象刑

《虞书》："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汉文帝诏，始云："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诏亦云："唐虞画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着其衣，犯髌者以墨蒙其髌，犯宫者屝，屝，草屦也，大辟者布衣无领。"其说虽未必然，扬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说者引前诏以证，然则唐、虞之所以齐民，礼义荣辱而已，不专于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奸不息。国朝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营，其额常溢，殆至十余万，凶盗处之恬然。盖习熟而无所耻也。罗隐《谗书》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则髽者慕而冠者胜，九人髽而一人冠，则冠者慕而髽者胜。"正谓是欤？《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谓至言。荀卿谓象刑为治古不然，亦正论也。

崔常牛李

士大夫一时论议，自各有是非，不当一一校其平生贤否也。常衮为宰相，唐德宗初立，议群臣丧服，衮以为遗诏云："天下吏人三日释报"，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祐甫以为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三日释报。相与力争，衮不能堪，奏贬祐甫。已而衮坐欺罔贬，祐甫代之。议者以祐甫之贤，远出衮右，故不复评其事。然揆之以理，则衮之言为然。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

降。德裕遣兵据其城，具奏其状，欲因是捣西戎腹心。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彼若来责失信，上平凉坂，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文宗以为然，诏以城归吐蕃。由是德裕怨僧孺益深。议者亦以德裕贤于僧孺，咸谓牛、李私憾不释，僧孺嫉德裕之功，故沮其事。然以今观之，则僧孺为得，司马温公断之以义利，两人曲直始分。

盗贼怨官吏

陈胜初起兵，诸郡县苦秦吏暴，争杀其长吏以应胜。晋安帝时，孙恩乱东土，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支解之。隋大业末，群盗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陷京师，其徒各出大掠，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宣和中，方腊为乱，陷数州，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杭卒陈通为逆，每获一命官，亦即枭斩。岂非贪残者为吏，倚势虐民，比屋抱恨，思一有所出久矣，故乘时肆志，人自为怒乎？

作诗先赋韵

南朝人作诗多先赋韵，如梁武帝华光殿宴饮连句，沈约赋韵，曹景宗不得韵，启求之，乃得竞病两字之类是也。予家有《陈后主文集》十卷，载王师献捷，贺乐文思，预席群僚，各赋一字，仍成韵，上得盛病柄令横映夐并镜庆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掷斥坼哑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谧一瑟毕讫橘质帙实十字。如此者凡数十篇。今人无此格也。

后妃命数

《左传》所载郑文公之子十余人，其母皆贵胄，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贱妾燕姞生穆公，独继父有国，子孙蕃衍盛大，与郑存亡。薄姬入汉王宫，岁余不得幸，其所善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为言其故，王即召幸之，岁中生文帝，自有子后希见。及吕后幽诸幸姬不得出宫，而薄氏以希见故，得从子之代，为代太后。终之承汉大业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饬侍者唐儿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生长沙王发。以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汉之宗室十有余万人，而中兴炎祚，成四百年之基者，发之五世孙光武也。元帝为太子，所爱司马良娣死，怒诸娣妾，莫得进见。宣帝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旁长御问所欲，太子殊无意于五人者，不得已于皇后，强应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后，希复进见。然历汉四世，为天下母六十余载。观此四后妃者，可谓承恩有限，而光华启佑，与同辈辽绝，政君遂为先汉之祸。天之所命，其亦各有数乎？徽宗皇帝有子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复大业。显仁皇后在宫掖时，亦不肯与同列争进，甚类薄太后云。

公为尊称

柳子厚《房公铭》阴曰："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古之人通谓年之长者曰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东坡《墨君堂记》云："凡人相与称呼者，贵之则曰公。"范晔《汉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尝或紊。"如邓禹称邓公，吴汉称吴公，伏公湛、宋公宏、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陈公宠、桥公玄、刘公宠、崔公烈、胡公广、王公龚、杨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是也。三国亦有诸葛公、司马公、顾公、张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韩公、富公、范公、欧阳公、司马公、苏公为最著也。

台城少城

晋宋间，谓朝廷禁省为台，故称禁城为台城，官军为台军，使者为台使，卿士为台官，法令为台格。需科则曰台有求须，调发则曰台所遣兵。刘梦得赋《金陵五咏》，故有《台城》一篇。今人于他处指言建康为台城，则非也。晋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犹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赋诗故有"东望少城"之句。今人于他处指成都为少城，则非也。

卷　六

严武不杀杜甫

《新唐书·严武传》云："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为房与杜危之也。"甫传云："武以世旧待甫，甫见之，或时不巾。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衔之，一日欲杀甫，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旧史》但云："甫性褊躁，尝凭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为忤。"初无所谓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以为然。予按李白《蜀道难》，本以讥章仇兼琼，前人尝论之矣。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其归榇》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之句，故用证前说，引黄祖杀祢衡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

王嘉荐孔光

汉王嘉为丞相，以忠谏忤哀帝。事下将军朝者，光禄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上可其奏。光请谒者召嘉诣廷尉，嘉对吏自言："不能进贤退不肖。"吏问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不能进。"嘉死后，上览其对，思嘉言，复以光为丞相。按，嘉之就狱，由光逢君之恶，而嘉且死，尚称其贤，嘉用忠直陨命，名章一时，然亦可谓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贤，协媚王莽，为汉蟊蜮，尚得为贤也哉？

朱温三事

义理所在，虽盗贼凶悖之人，亦有不能违者。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其子守文守沧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尽，使人说以早降。守文应之曰："仆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全忠愧其辞直，为之缓攻。其后还师，悉焚诸营资粮，在舟中者凿而沉之。守文遗全忠书曰："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与其焚之为烟，沉之为泥，愿乞其所余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囷，沧人赖以济。及篡唐之后，苏循及其子楷，自谓有功于梁，当不次擢用。全忠薄其为人，以其为唐鸱枭，卖国求利，勒循致仕，斥楷归田里。宋州节度使进瑞麦，省之不怿，曰："宋州今年水灾，百姓不足，何用此为？"遣中使诘责之，县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为不足道，于全忠则为可书矣，所谓憎而知其善也。

文字润笔

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故杜诗云："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骥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又有《送斛斯六官诗》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盖笑之也。韩愈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刘义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刘禹锡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赠以车马缯彩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绢九千匹。穆宗诏萧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之后，例得貺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裴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因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柳玭善书，自御史大夫贬泸州刺史，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书德政碑。玭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谓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铭，乃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日，诏撰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道也。"彭子皇惧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汉举贤良

汉武帝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是时，对者百余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年，当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焉。《资治通鉴》书仲舒所对为建元。按策问中云："朕亲耕籍田，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对策曰："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戊为武

十干"戊"字只与"茂"同音，俗辈呼为"务"，非也。吴中术者，又称为"武"。偶阅《旧五代史》梁开平元年，司天监上言日辰，内"戊"字请改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语多曰"武"，朱温父名诚，以"戊"类"成"字，故司天谄之耳。

怨耦曰仇

《左传》师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按，许叔重《说文》，于"逑"字上引《虞书》曰："方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然则出于《虞书》，今亡矣。以"鸠僝"为"逑孱"，以"耦"为"匹"，以"仇"为"逑"，其不同如此。而"僝"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僝功。"自有二说。"旻"字下引《虞书》曰："仁闵覆下，则称旻天"，"埶"字下引《虞书》"雉埶"。今皆无此。

说文与经传不同

许叔重在东汉，与马融、郑康成辈不甚相先后，而所著《说文》，引用经传，多与今文不同。聊摭逐书十数条，以示学者，其字异而音同者不载。所引《周易》"百谷草木丽乎土"为"草木麗乎地"，"服牛乘马"为"犕（音备）牛乘马"，"夕惕若厉"为"若

賨"，"其文蔚也"为"斐也"，"乘马班如"为"驙如"，"天地絪缊"为"天地壹璮"，"繻有衣袽"为"需有衣絮"。书《晋卦》为"蚕"，"巽"为"顨"，"艮"为"邑"。所引《书》"帝乃殂落"为"勋乃殂"，"窜三苗"为"敹（塞也，音倅）三苗"，"勿以憸人"为"谂人"（谂，问也），"在后之侗"为"在夏后之诇"，"尚不忌于凶德"为"上不惎"，"峙乃糗粮"为"馃粮"，"教胄子"为"教育子"，"百工营求"为"夐求"，"至于属妇"为"媍妇"（媍，音邹，妊身也），"有疾弗豫"为"有疾不悆"，"我之弗辟"为"不辟"，"截截谝言"为"戋戋巧言"，又"圛圛升云，半有半无"，"獂有爪而不敢以撅"及"以相陵蔑"，"维缁有稽"之句，皆云《周书》，今所无也。所引《诗》"既伯既祷"为"既祃既裯"，"新台有泚"为"有玼"，"焉得谖草"为"安得萲草"，"墙有茨"为"有荠"，"棘人栾栾"为"脔脔"，"江之永矣"为"羕矣"，"得此戚施"为"䳕䵷"，"伐木许许"为"所所"，"儦儦俟俟"为"伾伾俟俟"，"啴啴骆马"为"痑痑"，"赤舄几几"为"己己"，又为"卬卬""民之方殿屎"为"方唸吚"，"混夷駾矣"为"大夷呬矣"，"陶复陶穴"为"陶𡨄"，（地也），"其会如林"为"其旝"，"国步斯频"为"斯矉"，"涤涤山川"为"蓧蓧"。《论语》"荷蒉"为"荷臾"，"亵裘"为"绁衣"，又有"跢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来"为"谖谖"（徐也），"接淅"为"滰淅"（滰，其两切，干渍米也），《左传》"龙凉"为"犹凉"，"芰（音泼）夷"为"登夷"，"圭窦"为"圭窬"，"泽之萑蒲"为"泽之目䉂"（禁苑也），"衷甸两牡"为"中佃一辕"，"楄柎藉干"，为"楄部荐干"。《公羊》"闯然"为"䚓然"（䚓，失冉切，暂见也）。《国语》"觥饭不及壶飧"为"侊饭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周亚夫

汉景帝即位三年，七国同日反，吴王至称东帝，天下震动。周亚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细矣，而讫死于非罪。景帝虽未为仁君，然亦非好杀卿大夫者，何独至亚夫而忍为之？窃尝原其说，亚夫之为人，班、马虽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行者。方其将屯细柳，秖以备胡，且近在长安数十里间，非若出临边塞，与敌对垒，有呼吸不可测知之事。今天子劳军至，不得入，及遣使持节诏之，始开壁门；又使不得驱驰，以军礼见，自言介胄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称谢，然后去。是乃王旅万骑，乘舆黄屋，顾制命于将帅，岂人臣之礼哉！则其傲睨帝尊，习与性成，故赐食不设箸，有不平之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见于辞气之间，以是陨命，甚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围邺，苻坚自长安赴之。至安阳，猛潜谒坚，坚曰："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今将军临敌而弃军，何也？"猛曰："亚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窃少之。"猛之识虑，视亚夫有间矣。

炀王炀帝

金酋完颜亮陨于广陵，葛王褒已自立，于是追废为王，而谥曰炀。迈奉使之日，实首闻之。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言及此，云北人戏诮之曰："奉敕江南干当公事回。"及归，觐德寿宫奏其事，高宗天颜甚悦，曰："亮去岁南牧，已而死归。人皆以为类苻坚，唯吾独云似隋炀帝，其死处既同，今得谥又如此，岂非天乎！"此段圣语，当不见于史录，故窃志之。

郑庄公

《左传》载诸国事，于第一卷首书郑庄公，自后纪其所行尤详，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说，唯诅射颍考叔，以为失政刑，此外率称其善。杜氏注文，又从而奖与之。按，庄公为周卿士，以平王贰于虢而取王子为质，以桓王畀虢公政，而取温之麦，取成周之禾。以王夺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子之师，射王中肩。谓天子不能复巡守，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不胜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颍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亲可谓乱臣贼子者矣！而曾无一语以贬之。书姜氏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虽失之于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书郑伯以齐人朝王曰："礼也。"杜云："庄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礼之。"书息侯伐郑曰："不度德。"杜云："郑庄贤"。书取郜与防归于鲁曰："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书使许叔居许东偏曰："于是乎有礼，度德而处，量力而行，相时而动，可谓知礼。"书周、郑交恶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是乃以天子诸侯混为一区，无复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劳王，杜云："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此段尤为悖理。唯公羊子于克段于鄢之下，书曰："大郑伯之恶"，为得之。

百六阳九

史传称百六阳九为厄会，以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阳九，次曰阴九。又有阴七、阳七、阴五、阳五、阴三、阳三，皆谓之灾岁。大率经岁四千五百六十，而灾岁五十七。以数计之，每及八十岁，则值其一。今人但知阳九之厄。云经岁者，常岁也。

左传易筮

《左传》所载《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变，未尝有两爻以上者。毕万筮仕，遇《屯》之《比》，初九变也。成季将生，遇《大有》之《乾》，六五变也。晋嫁伯姬，遇《归妹》之《睽》，上六变也。晋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变而之《睽》。叔孙庄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变而之《谦》。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变而之《大过》。南蒯作乱，遇《坤》，乃六五变而之《比》。赵鞅救郑，遇《泰》，

乃六五变而之《需》。占者即演而为说。然崔杼“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叔孙“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专为二子所作也。唯陈厉公生敬仲，遇《观》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予谓此正是用中爻取义，前书论之详矣。又有相与论事，不假蓍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郑公子曼满欲为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丰》之《离》。”晋先縠违命进师，知庄子曰：“《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楚王汰侈，子大叔曰：“在《复》之《颐》。”但以爻辞合其所行之事耳！至于“为嬴败姬”、“伐齐则可”等语，自是一时探赜索隐，非后人所可到也。卫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与毕万同，虽史朝与辛廖之言则异，然皆以“利建侯”为主。

钟繇自劾

汉建安中，曹操以钟繇为司隶校尉，督关中诸军。诏召河东太守王邑，而拜杜畿为太守。郡掾诣繇求留邑，繇不听，邑诣许自归。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书自劾曰：“谨按侍中守司隶校尉东武亭侯钟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见拔擢，显从近密，衔命督使。明知诏书深疾长吏政教宽弱，检下无刑，久病淹滞，众职荒顿。既举文书，操弹失理。轻慢宪度，不与国同心，为臣不忠，大为不敬。臣请法车召诣廷尉治繇罪，大鸿胪削爵土。臣辄以文书付功曹从事，伏须罪诛。”诏不许。予观近时士大夫自劾者，不过云乞将臣重行窜黜阖门待罪而已，如繇此章，盖与为他人所纠亡异也，岂非身为司隶，职在刺举，故如是乎！

大义感人

理义感人心，其究至于浃肌肤而沦骨髓，不过语言造次之间，初非有怪奇卓诡之事也。楚昭王遭吴阖庐之祸，国灭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竟以复国。汉高祖入关，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已而项羽所过残灭，民大失望。刘氏四百年基业定于是矣。唐明皇避禄山乱，至扶风，士卒颇怀去就，流言不逊，召入谕之曰：“朕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卿等仓卒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听各还家，朕独与子弟入蜀，今日与卿等诀。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众皆哭曰：“死生从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贼围张巡于雍丘，大将劝巡降，巡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而斩之，士心益劝。河北四凶称王，李抱真使贾林说王武俊，托为天子之语，曰：“朕前事诚误，朋友失意，尚可谢，况朕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从化。及奉天诏下，武俊遣使谓田悦曰：“天子方在隐忧，以德绥我，何得不悔过而归之？”王庭凑盗据成德，韩愈宣慰，庭凑拔刃弦弓以逆。及馆，罗甲士于廷。愈为言安、史以来逆顺祸福之理，庭凑恐众心动，麾之使出，讫为藩臣。黄巢伪赦至凤翔，节度使郑畋不出，乐奏，将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曰：“以相公风痺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旋起兵率倡诸镇，以复长安。田悦以魏叛，丧师遁还，亦能以语言动众心，誓同生死。乃知陆贽劝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谢天下，制书所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识者知贼不足平。凡此数端，皆异代而同符也。国家靖康、建炎之难极矣，不闻有此？何邪？

卷　七

田租轻重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亩，岁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盖十一之外，更无他数也。今时大不然，每当输一石，而义仓省耗别为一斗二升，官仓明言十加六，复于其间用米之精粗为说，分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则数外之取亦如之。庾人执概从而轻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给。至于水脚、头子、市例之类，其名不一，合为七八百钱，以中价计之，并僦船负担，又须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见，唯会稽为轻，视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为武帝言：“民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而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谓一岁之中，失其资产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言下户贫民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今吾乡俗正如此，目为“主客分”云。

女子夜绩

《汉·食货志》云：“冬，民既入，妇人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谓一月之中，又得半夜，为四十五日也。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战国策》甘茂亡秦出关，遇苏代曰：“江上之贫女，与富人女会绩而无烛，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以是知三代之时，民风和厚勤朴如此，非独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风》“昼尔于茅，宵尔索绹”，言昼日往取茅归，夜作绹索，以待时用也，夜者日之余，其为益多矣。

淮南王

汉淮南厉王死，民作歌以讽文帝曰：“一尺布，

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史》、《汉》所书也。高诱作《鸿烈解叙》，及许叔重注文，其辞乃云：“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为不同，后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厉王子安复为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艺文志·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于杂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盖《内篇》也。寿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处，传记不见姓名，而高诱叙以为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然唯左吴、雷被、伍被见于史。雷被者，盖为安所斥，而亡之长安上书者，疑不得为宾客之贤也。

薛国久长

《左传》载鲁哀公大夫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汉公孙卿语武帝云：“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按《王制》所纪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国，多寡殊不侔。以环移之，一君会朝所将吏卒，姑以百人计之，则万国之众，当为百万，涂山之下，将安所归宿乎？其为奰言，无可疑者。所谓存者数十，考诸经传，可见者唯薛耳。薛之祖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自此受封，历商及周末，始为宋偃王所灭，其享国千九百余年，传六十四代，三代诸侯莫之与比。薛壤地褊小，以诗则不列于《国风》，以世家则不列于《史记》，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视同侪邾、杞、滕、鄫，独未尝受大国侵伐，则其为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汉》历书皆不载，《日者列传》但有“建除家以为不吉”一句。惟《淮南鸿烈解·天文训篇》云：“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巳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今《会元官历》，每月逢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为月阳，破为月对，平、收随阴阳月递互为魁罡也。《酉阳杂俎·梦篇》云：“《周礼》以日月星辰各占六梦，谓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无此语。《正义》曰：“按《堪舆》，黄帝问天老事云‘四月阳建于巳，破于亥，阴建于未，破于癸，是为阳破阴，阴破阳。’”今不知何书所载，但又以十干为破，未之前闻也。

俗语算数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语算数，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苏秦说齐王之辞也。《汉书·律历志》刘歆典领钟律，奏其辞，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预注《左传》，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晋灼注《汉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语。

伾文用事

唐顺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东宫旧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暴闾巷，罢盐铁使之月进，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虽有名德才望，不复叙用，即追陆贽、郑余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又谋夺宦者兵，既以范希朝及其客韩泰总统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中人尚未悟。会诸将以状来辞，始大怒，令其使归告其将，“无以兵属人”。当是时，此计若成，兵柄归外朝，则定策国老等事，必不至后日之患矣！所交党与，如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刘禹锡、柳宗元，皆一时豪俊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谋务速，欲尽据大权，如郑珣瑜、高郢、武元衡稍异己者，皆亟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后世盖有居伾、文之地，而但务啸引沾沾小人以为鹰犬者，殆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乐天讽谏，元和四年作，其中《卖炭翁》一篇，盖为宫市，然则未尝能绝也。

五十弦瑟

李商隐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说者以为锦瑟者，令狐丞相侍儿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刘昭《释名》箜篌云：“师延所作靡靡之乐，盖空国之侯所作也。”段安节《乐府录》云：“箜篌乃郑、卫之音，以其亡国之声，故号空国之侯，亦曰坎侯。”吴兢《解题》云：“汉武依琴造坎侯，言坎坎应节也。后讹为箜篌。”予按《史记·封禅书》云：“汉公孙卿为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武帝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应劭曰：“帝令乐人侯调始造此器。”《前汉·郊祀志》备书此事，言“空侯瑟自此起。”颜师古不引劭所注，然而二乐本始，晓然可考，虽刘、吴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国名，其说尤穿凿也。《初学记》、《太平御览》编载乐事，亦遗而不书。《庄子》言“鲁遽调瑟，二十五弦皆动”，盖此云。《续汉书》云“灵帝胡服作箜篌”，亦非也。

迁固用疑字

东坡作《赵德麟字说》云：“汉武帝获白麟，司马迁、班固书曰‘获一角兽，盖麟云’，盖之为言，疑之也。”予观《史》、《汉》所纪事，凡致疑者，或曰若，若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姑以《封禅书》、《郊祀志》考之，漫记于此。“雍州好畤，自古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三神山，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

皆在焉。”“未能至，望见之焉。”新垣平望气言：“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绕焉。”“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出长安门，若见五人于道北。”“盖夜致王夫人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云。”“祭封禅祠，其夜若有光。”封栾大诏：“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河东迎鼎，“有黄云盖焉。”“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方士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获若石云于陈仓。”此外如所谓“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可为观，如缑城，神人宜可致。”“天旱，意干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词旨亦相似。

僭乱的对

王莽窃位称新室，公孙述称成家，袁术称仲家，董卓郿坞，公孙瓒易京，皆自然的对也。

月不胜火

《庄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众人焚和，月固不胜火，于是乎有焚和而道尽。”注云：“大而暗则多累，小而明则知分。”东坡所引，乃曰：“郭象以为大而暗，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为更之曰，月固不胜烛，言明于大者必晦于小，月能烛天地，而不能烛毫厘，此其所以不胜火也，然卒之火胜月邪？月胜火耶?”予记朱元成《萍洲可谈》所载：“王荆公在修撰经义局，因见举烛，言：‘佛书有日月灯光明佛，灯光岂足以配日月乎?’吕惠卿曰：‘日煜乎昼，月煜乎夜，灯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无差别也。’公大以为然，盖发言中理，出人意表云。”予妄意《庄子》之旨，谓人心如月，湛然虚静，而为利害所薄，生火炽然，以焚其和，则月不能胜之矣，非论其明暗也。

灵台有持

《庄子·庚桑楚篇》云：“灵台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谓不动于物耳，其实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则失也。”陈碧虚云：“真宰存焉，随其成心而师之。”予谓是皆置论于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复采庄子之语以为说，而于本旨殆不然也。尝记洪庆善云：“此一章谓持心有道，苟为不知其所以持之，则不复可持矣。”盖前二人解释者，为两“而”字所惑，故从而为之辞。

董仲舒灾异对

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此本传所书。而《五行志》载其对曰：“汉当亡秦大敝之后，承其下流。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故天灾若语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 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后淮南、衡山王谋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凡与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皆以罪轻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呜呼！以武帝之嗜杀，时临御方数岁，可与为善，庙殿之灾，岂无他说？而仲舒首劝其杀骨肉大臣，与平生学术大为乖刺，驯致数万人之祸，皆此书启之也。然则下吏几死，盖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献钱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宰相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绍兴三十年，镇江都统制刘宝乞诣阙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罢就散职。宝规取恩宠，扫一府所有，载以自随，巨舟连樯，白金至五舰，他所赍挟皆称是。其始谋盖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买。既至，趑趄国门，不许入觐，或以谓欲上诸内府。予时为枢密检详，为丞相言：“援祐甫所陈，乞以宝所赍等第赐其本军，明降诏书，遣一朝士以宝平生过恶，告谕卒伍，使知明天子惠绥恻怛之意。或宝靳固奄有，仞为己物，则宜因人之言，发命诘问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还充赐，尤可以破其溪壑无厌之谋。”汤岐公当国，不能用也。

宣　室

汉宣室有殿有阁，皆在未央宫殿北，《三辅黄图》以为前殿正室。武帝为窦太主置酒，引内董偃，东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厘于此，宣帝常斋居以决事。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则起于高祖时，萧何所创，为退朝听政之所。而《史记·龟策传》云：“武王围纣象郎，自杀宣室。”徐广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纣牧野，杀之宣室。”注曰：“商宫名，一曰狱也。”盖商时已有此名，汉偶与之同，《黄图》乃以为“汉取旧名”，非也。

昔昔盐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为隋炀帝所嫉。考其诗名《昔昔盐》，凡十韵：“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

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常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唐赵嘏广之为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时伴独啼。飞斜珠箔隔，语近画梁低。帷卷闲窥户，床空暗落泥。谁能长对此，双去复双栖。”《乐苑》以为羽调曲。《玄怪录》载“籧篨三娘工唱《阿鹊盐》”，又有《突阙盐》、《黄帝盐》、《白鸽盐》、《神雀盐》、《疏勒盐》、《满座盐》、《归国盐》。唐诗“媚赖吴娘唱是盐”，“更奏新声《刮骨盐》”。然则歌诗谓之“盐”者，如吟、行、曲、引之类云。今南岳庙献神乐曲，有《黄帝盐》，而俗传以为“皇帝炎”，《长沙志》从而书之，盖不考也。韦縠编《唐才调》诗，以赵诗为刘长卿，而题为《别宕子怨》，误矣。

将帅当专

《周易·师卦》：“六三，师或舆尸，凶。”“九五，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爻意谓用兵当付一帅，苟其俦杂然临之，则凶矣。舆尸者，众主也。安庆绪既败，遁归相州，肃宗命郭汾阳、李临淮九节度致讨。以二人皆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者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步骑六十万，为史思明所挫，一战而溃。宪宗讨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虽以韩弘为都统，而身未尝至。既无统帅，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数月即成功。穆宗讨王庭凑、朱克融，时裴度镇河东，亦为都招讨使，群帅如李光颜、乌重胤，皆当时名将。而翰林学士元稹，意图宰相，忌度先进，与知枢密魏简相结，度每奏画军事，辄从中沮坏之，故屯守逾年，竟无成绩。贞元之诛吴少诚，元和之征卢从史，皆此类也。石晋开运中，为契丹所攻，中国兵力寡弱，桑维翰为宰相，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虽杜重威、李守正、张彦泽辈，驽材反虏，然重威为主将，阳城之战，三人者尚能以身殉国，大败强胡，耶律德光乘橐驼奔窜，仅而获免。由是观之，大将之权，其可不专邪？

卷　八

蓍龟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于通神，龟为卜，蓍为筮，故曰“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纣，召公相宅，周公营成周，未尝不昆命元龟，袭祥考卜。然筮短龟长，则龟卜犹在《易》筮之上。《汉·艺文志》、刘向所辑《七略》，自《龟书》、《夏龟》之属，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后世无传焉。今之揲蓍者，率多流入于影象，所谓龟策，惟市井细人始习此艺。其得不过数钱，士大夫未尝过而问也。伎术标榜，所在如织，五星、六壬、衍禽、三命、轨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为君平，家家自以为季主，每况愈下。由是藉手于达官要人，舟车交错于道路，毁誉纷纭，而术益隐矣。《周礼》：“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颛帝之兆；瓦兆，帝尧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法，曰《连山》，曰《归藏》，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今独《周易》之书存，他不复可见。世谓文王重《易》六爻为六十四卦，然则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传》所载懿氏占曰：“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晋献公骊姬之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嫁伯姬之繇曰：“车说其輹，火焚其旗。寇张之弧，侄其从姑。”秦伯伐晋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文公纳王，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鄢陵之战，晋侯筮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郑，赵鞅卜救之，遇水适火，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敌，不可干也。”杜氏谓“鞅姓盈，宋姓子”，盖言“嬴”与“盈”同也。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卫庄公卜梦，曰：“如鱼赪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阖门塞窦，乃自后逾。”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说，故杜元凯云：“凡筮者用《周易》，则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则临时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气，或取于时日、王相以成其占。若尽附会以爻象，则架虚而不经。”可为通论，然亦安知非《连山》、《归藏》所载乎？

地名异音

郡邑之名有与本字大不同者，颜师古以为土俗各有别称者是也。姑以《汉书·地理志》言之：冯翊之栎阳为“药阳”，莲勺为“辇酌”；太原之虑虒为“庐夷”；上党之沾为“添”；河内之隆虑为“林庐”，荡阴为“汤阴”；颍川之不羹为“不郎”；南阳之郦为“掷”，堵阳为“者阳”，酂为“赞”；沛之酂为“嵯”，郸为“多”；清河之鄃为“输”；汝南之平舆为“平预”；济阴之宛句为“冤劬”；江夏之沙羡为“沙夷”；九江之橐皋为“拓姑”；庐江之雩娄为“吁闾”；山阳之方与为“房豫”；琅邪之不其为“不基”；东海之承为“证”；长沙之承阳为“烝阳”；临淮之取虑为“秋庐”；会稽之诸暨为“诸既”、太末为“闼末”；豫章之余汗为“余干”；广汉之汁方为“十方”；蜀郡之徙为“斯”；益州之味为“昧”；金城之允吾为“铅牙”，允街为“铅街”；武威之朴劐为“蒲环”；张掖之番禾为“盘和”；安定之乌氏为“乌支”；上郡之龟兹为“丘慈”；西河之鹄泽为“梏泽”；代郡之狋氏为“权精”；辽西之且虑为“趄庐”，令支为“铃祇”；辽东

之番汗为“盘寒”；乐浪之黏蝉为“黏提”；南海之番禺为“潘隅”；苍梧之荔浦为“肄浦”；交趾之羸𨱏为“莲篓”；九真之都庞为“都聋”；日南之西卷为“西权”；淮阳之阳夏为“阳贾”；鲁国之蕃为“皮”。皆不可求之于义训，字书亦不尽载也。

韩婴诗

《前汉书·儒林传》叙《诗》云，汉兴，申公作《鲁诗》，后苍作《齐诗》，韩婴作《韩诗》。又云，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婴为文帝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作《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武帝时，与董仲舒论于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难。其后韩氏有王吉、食子公、长孙顺之学。《艺文志》，《韩家诗经》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内传》四卷，《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今惟存《外传》十卷。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余字。”予家有其书，读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有处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抽觞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子贡曰：‘吾将南之楚，逢天暑，愿乞一饮以表我心。’妇人对曰：‘阿谷之水流而趋海，欲饮则饮，何问妇人乎？’受子贡觞，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礼固不亲授。’孔子抽琴去其轸，子贡往请调其音。妇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孔子抽絺绤五两以授子贡，子贡曰：‘吾不敢以当子身，敢置之水浦。’妇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观此章，乃谓孔子见处女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可乎？其谬戾甚矣，他亦无足言。

五行衰绝字

木绝于申，故神字之训为木自毙。水土绝于巳，故汜字之训，《说文》以为穷渎，圯字之训为岸圯及覆。火衰于戌，故烕为灭。金衰于丑，故钮为键闭。制字之义昭矣。

汉表所记事

《汉书·功臣表》所记列侯功状，有纪传所轶者。韩信击魏，以木罂缶度军，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将军属淮阴，击魏，罂（《史记》作“缻”）度军。盖此计由邑所建也。信谋发兵袭吕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书变，告信欲反。晋灼注曰：“《楚汉春秋》云，谢公也。”表有慎阳侯乐说《史记》作“栾说”，以淮阴舍人告反，侯，盖非谢公也。须昌侯赵衍从汉王起汉中，雍军塞渭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中牟侯单右车，始，高祖微时，有急，给高祖马，故得侯。邔侯黄极忠以群盗长为临江将，已而为汉击临江王。祁侯缯贺从击项籍，汉王败走，贺击楚追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祁王（《史记》作“侯”）。颜师古曰：“谓之祁王，盖嘉其功，故宠褒之，许以为王也。”他复有与传小异者。《史记·张良传》，项梁立韩王成，以良为韩申徒。徐广云：“申徒即司徒，语音讹转也。”而《汉表》，良以韩申都下韩。师古云：“韩申都即韩王信也，《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良与韩王信了不相干，颜注误矣。自“司徒”讹为“申徒”，自“申徒”为“申都”，自“申都”为“信都”，展转相传，古书岂复可以字义求也？韩信归汉，为治粟都尉，表以为票客。师古曰：“与纪传参错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宾客礼之，故云票客也。”《史记》作“典客”，《索隐》以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载者。如：孔聚以执盾从；周灶以长铍都尉；郭蒙以户卫；宣虎以重将，重将者，主将领辎重也；彤跖以门尉；棘丘侯襄以执盾队史；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备敌寇也；丁礼以中涓骑；爰类以慎将，谓以谨慎为将也；许盎以骈邻说卫，骈邻者，二马曰骈，谓并两骑为军翼也，说读曰税，税卫者，军行初舍止之时主为卫也；许瘛以赵右林将，林将者，将士林，犹言羽林之将也；清侯以弩将；留肹以客吏；冯解散以代大与，大与，主爵禄之官也，《史记》作“太尉”；靳强以郎中骑千人之类。聊纪于此，以示读史者云。

萧何绐韩信

黥布为其臣贲赫告反，高祖以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击赫，使人微验淮南。”布遂反。韩信为人告反，吕后欲召，恐其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称陈豨已破，绐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即被诛。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故俚语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语。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于信如此？岂非以高祖出征，吕后居内，而急变从中起，已为留守，故不得不亟诛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无罪

韩信、英布、彭越皆以谋反诛夷。信乘高祖自将征陈豨之时，欲诈赦诸官徒，发兵袭吕后、太子。布见汉使验问，即发兵东取荆，西击楚，对高祖言欲为帝，其为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称病不亲诣邯郸之故，上既赦以为庶人，而吕后令人告越复谋反，遂及祸。三人之事，越独为冤。且扈辄劝越反，越不听，有司以越不诛辄为反形已具。然则贯高欲杀高祖，张敖不从，其事等耳，乃以为不知状，而敖得释，何也？乐说告信，贲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仆告越不论赏，岂非汉朝亦知其故耶？栾布为越大夫，使于齐而越死，还奏事越头下，上召骂布，欲烹之，布谓越反

形未见，而帝以苛细诛之。上乃释布，拜为都尉。然则高祖于用刑，为有负于越矣，伤哉！

蜘蛛结网

佛经云："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庄子》云："惟虫能虫，惟虫能天。"盖虽昆虫之微，天机所运，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虑技解所可及者。蚕之作茧，蜘蛛之结网，蜂之累房，燕之营巢，蚁之筑垤，螟蛉之祝子之类是已。虽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间。蛛之结网也，布丝引经，捷急上下，其始为甚难。至于纬而织之，转盼可就，疏密分寸，未尝不齐。门槛及花梢竹间，则不终日，必为人与风所败。唯闲屋垝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为至危。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仓中之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岂不信哉？

孙权称至尊

陈寿《三国志》，固多出于一时杂史，然独《吴书》称孙权为至尊，方在汉建安为将军时，已如此，至于诸葛亮、周瑜，见之于文字间亦皆然。周瑜病困，与权书曰："曹公在北，刘备寄寓，此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破曹公还，权迎之，肃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吕蒙遣邓玄之说郝普曰："关羽在南郡，至尊身自临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继于道。"蒙谋取关羽，密陈计策，曰："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陆逊谓蒙曰："下见至尊，宜好为计。"甘宁欲图荆州，曰："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至尊当早规之。"权为张辽掩袭，贺齐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权欲以诸葛恪典掌军粮，诸葛亮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粮谷军之要最，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凡此之类，皆非所宜称，若以为陈寿作史虚辞，则魏、蜀不然也。

康山读书

杜子美赠李太白诗："康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说者以为即庐山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内《辨误》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诗补遗》云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康山，白读书于大康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称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吴君以是证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庐山也。予按当涂所刊《太白集》，其首载《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撰，凡千五百余字，但云："自国朝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自碎叶还广汉，因侨为郡人。"初无《补遗》所纪七十余言，岂非好事者伪为此书，如《开元遗事》之类，以附会杜老之诗邪？欧阳忞《舆地广记》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于此县。"盖亦传说之误，当以范碑为正。

列国城门名

郡县及城门名，用一字者为雅驯近古。今独姑苏曰吴郡吴县，有盘门、阊门、葑门、娄门、齐门，他皆不然。春秋时，列国门名见于《左氏传》者，郑最多，曰渠门、纯门、时门、将门、闺门、皇门、钊门、墓门。又有师之梁、桔柣之门。周曰圉门。鲁曰雩门、雉门、稷门、莱门、鹿门，又有子驹之门。《公羊传》有争门、吏门。宋曰彨门、桐门、卢门、曹门、泽门、扬门、桑林之门。邾曰鱼门、范门。卫曰阅门，盖获之门。齐曰雍门，亦有扬门、鹿门、稷门。吴曰胥门。宋垤泽之门，见《孟子》。

缁尘素衣

《陈简斋·墨梅》绝句一篇云："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只恨缁尘染素衣。"语意皆妙绝。晋陆机《为顾荣赠妇》诗云："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齐谢元晖《酬王晋安》诗云："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正用此也。

去国立后

齐高氏食邑于卢，高弱以卢叛齐，闾丘婴围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高酀，弱致卢而出奔晋。鲁臧氏食邑于防，臧纥得罪，使来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为，纥致防而奔齐。按弱、纥二人，据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齐、鲁之君，竟如其请，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盖当是时先王之泽未熄，非若战国务为诈力权谋之比，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者也。降及末世，遂有带甲约降，既解甲即围而杀之者，不仁孰甚焉！

诗词改字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黄鲁直诗："归燕略无三月事，高蝉正用一枝鸣。"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带、曰要，至用字始定。予闻于钱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残蝉犹占一枝鸣"。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鲁直所书东坡《念奴娇》，与今人歌不同者数处，如浪淘尽为浪声沉，周郎赤壁为孙吴赤壁，乱石穿空为崩云，惊涛拍岸为掠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生如梦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姑舅为婚

姑舅兄弟为婚，在礼法不禁，而世俗不晓。按

《刑统·户婚律》云："父母之姑舅、两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并不得为婚姻。"议曰："父母姑舅、两姨姊妹，于身无服，乃是父母缌麻，据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虽于父母无服，亦是尊属；母之姑、堂姑，并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从姨、堂外甥女亦谓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于身虽并无服，据理不可为婚。并为尊卑混乱，人伦失序之故。"然则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于婚娶，了无所妨。予记政和八年，知汉阳军王大夫申明此项，敕局看详，以为如表叔娶表侄女，从甥女嫁从舅之类，甚为明白。徽州《法司编类续降》有全文，今州县官书判，至有将姑舅兄弟成婚而断离之者，皆失于不能细读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时，禁中外及从母兄弟姊妹为婚，周武帝又诏不得娶母同姓以为妻妾，宣帝诏母族绝服外者听婚，皆偏闰之制。漫附于此。

卷　九

三家七穆

春秋列国卿大夫世家之盛，无越鲁三家、郑七穆者。鲁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东门氏、郈氏之类固多，唯孟孙、叔孙、季孙实出于桓公，其传序累代，皆秉国政，与鲁相为久长。若揆之以理，则桓公弑兄夺国，得罪于天，顾使有后如此。郑灵公亡，无嗣，国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辞以公子坚长。乃立坚，是为襄公。襄公将去穆氏，子良争之，愿与偕亡。乃舍之，皆为大夫。其后位卿大夫而传世者，罕、驷、丰、印、游、国、良，故曰七穆。然则诸家不逐而获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孙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贡薛韦匡

《汉·元帝纪赞》云："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谓贡禹、薛广德、韦元成、匡衡也，四人皆握龊自好，当优柔不断之朝，无所规救。衡专附石显，最为邪臣；广德但有谏御楼船一事；禹传称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元成传称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皆不著其有过。按《刘向传》："宏恭、石显白逮更生下狱，下太傅韦元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萧望之、周堪谋排许、史，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召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若以汉法论之，更生死有余罪，幸元帝不杀之耳。《京房传》：房欲行考功法，石显及韦丞相皆不欲行。然则韦、贡之所以进用，皆阴附恭、显而得之。《班史》隐而不论，唯于《石显传》云："贡禹明经著节，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后也。

儿宽张安世

《汉史》有当书之事，本传不载者。武帝时，儿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宣帝时，张安世尝不快上（所为不可上意），上欲诛之，赵充国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书于宽及安世传，而于刘向、充国传中见之。岂非以二人之贤为讳之邪？韩说能以一言救贤臣于垂死，而不于说传书之，以扬其善，为可惜也。

深沟高垒

韩信伐赵，赵陈余聚兵井陉口御之。李左车说余曰："信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愿假奇兵从间道绝其辎重，而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不至十日，信之头可致麾下。"余不听，一战成擒。七国反，周亚夫将兵往击，会兵荥阳，邓都尉曰："吴、楚兵锐甚，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而东北壁昌邑，深沟高垒，使轻兵塞其馕道，以全制其极。"亚夫从之，吴果败亡。李、邓之策一也，而用与不用则异耳。秦军武安西，以攻阏与。赵奢救之，去邯郸三十里，坚壁，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既乃卷甲而趋之，大破秦军。奢之将略，所谓玩敌于股掌之上，虽未合战而胜形已著矣。前所云邓都尉者，亚夫故父绛侯客也。《晁错传》云："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上书言军事，拜为城阳中尉。"邓公者，岂非邓都尉乎？亚夫传以为此策乃自请而后行，颜师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于己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犹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极，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极，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无生之地焉。"其说甚浅，且不解释后一节。唯苏子由以谓"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岂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无思无为之妙。"其论可谓尽矣。

臧氏二龟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为不智。蔡者，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以为名焉。《左传》所称"作虚器"，正谓此也。至其孙武仲得罪于鲁，出奔邾，使告其兄贾于铸，且致大蔡焉，曰："纥之罪不及不祀，子以

大蔡纳请，其可？”盖请为先人立后也。贾再拜受龟，使弟为为己请，遂自为也。乃立臧为。为之子曰昭伯，尝如晋，从弟会窃其宝龟偻句（龟所出地名），以卜为信与僭，僭吉（僭，不信也）。会如晋。昭伯问内子与母弟，皆不对。会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归而察之，皆无之，执而戮之，逸奔郈。及昭伯从昭公孙于齐，季平子立会为臧氏后，会曰："偻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龟故、皆以弟而夺兄位，亦异矣。

有扈氏

《夏书·甘誓》，启与有扈大战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为辞，孔安国传云：“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齐俗训》曰：“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高诱注云：“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此事不见于他书，不知诱何以知之？传记散轶，其必有以为据矣。庄子以为“禹攻有扈，国为虚厉”，非也。

太公丹书

太公《丹书》今罕见于世，黄鲁直于礼书得其诸铭而书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读《大戴礼·武王践阼篇》，载之甚备，故悉纪录以遗好古君子云：“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皆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王斋三日，尚父端冕奉书，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前左端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铭曰：‘所监不远，视尔所代。’机之铭曰：‘皇皇惟敬，□□生敬，口生垢，口戕口。’鉴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盥盘之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杖之铭曰：‘恶乎危？于忿疐。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带之铭曰：‘火灭修容，慎戒必共，共则寿。’履之铭曰：‘慎之劳，劳则富。’觞豆之铭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则逃。’户之铭曰：‘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无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剑之铭曰：‘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弓之铭曰：‘屈申之义，发之行之，无忘自过。’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凡十七铭。贾谊《政事书》，所陈教太子一节千余言，皆此书《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赵高之事，则为汉儒所作可知矣。《汉昭帝纪》“通《保傅传》”，文颖注曰：“贾谊作，在《礼·大戴记》。”其此书乎？荀卿《议兵篇》：“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盖出诸此。《左传》晋斐豹“著于丹书”，谓以丹书其罪也。其名偶与之同耳。汉祖有丹书铁契以待功臣，盖又不同也。

汉景帝

汉景帝为人，甚有可议。晁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丞相申屠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临江王荣以皇太子废为王，坐侵太宗庙壖地为宫，诣中尉府对簿责讯，王遂自杀。两者均为侵宗庙，荣以废黜失宠，至于杀之，错方贵幸，故略不问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错即夷族，其寡恩忍杀复如此。

萧何先见

韩信从项梁，居戏下，无所知名。又属羽，数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归汉。陈平事项羽，羽使击降河内，已而汉攻下之。羽怒，将诛定河内者。平惧诛，乃降汉。信与平固能择所从，然不若萧何之先见。何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请，得毋行。则当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献策弗用，及惧罪且诛，然后去之也。

史汉书法

《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周勃传》：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攻好畤，最；击咸阳，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夏侯婴传》：破李由军，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章邯，以兵车趣攻战疾；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灌婴传》：破秦军于杠里，疾斗，攻曲遇，战疾力；战于蓝田，疾力；击项佗军，疾战。又书：击项冠于鲁下，所将卒斩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王武军，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击武别将，所将卒斩都尉一人；击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击田横，所将卒斩骑将一人；从韩信，卒斩龙且（所将之卒）。身生得周兰；破薛郡，身虏骑将；击项籍陈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追至东城，所将卒共斩籍；击

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白题将一人；攻陈豨，卒斩特将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小将十人。《傅宽传》：属淮阴，击破历下军；属相国参，残博；属太尉勃，击陈豨。《郦商传》：与钟离眛战，受梁相国印；定上谷，受赵相国印。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之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又《史记·灌婴传》书：受诏别击楚军后；受诏将郎中骑兵；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受诏并将燕、赵车骑；受诏别攻陈豨。凡六书受诏字，《汉》减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诛诸吕功，益封赐金，尽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系急，昭为言太后，后以语文帝，乃得释。王恢坐为将军不出击匈奴单于辎重，下廷尉，当斩。恢行千金于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诛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汉世母后豫闻政事，故昭、蚡凭之以招权纳贿，其史所不书者，当非一事也。神宗熙宁七年，天下大旱，帝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争之，帝曰："比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更失人心。"安石曰："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耳。"是时，安石力行新法，以为民害，向经、曹佾能献忠于母后，可谓贤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当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圣烈后临朝，宰相蔡确乞复其官，后曰："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得免刑诛幸矣，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其圣如此，虽有昭、蚡百辈，何所容其奸乎？

文字结尾

《老子道经》"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结之。《左传》："叔孙武叔使郈马正侯犯杀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孟子》载："齐人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厌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妻瞷其所之，乃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复数十百语，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结之。《史记·封禅书》载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长陵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公孙卿、史宽舒、丁公、王朔、公玉带、越人勇之之属，所言祠灶，化丹沙，求蓬莱安期生，立太一坛，作甘泉宫台室，柏梁、仙人掌，寿宫神君，斗棋小方，泰帝神鼎，云阳美光，缑氏城仙人迹，太室呼万岁，老父牵狗，白云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鸡卜，通天台，明堂，昆仑，建章宫，五城十二楼，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二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至此。

国初古文

欧阳公书韩文后云："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有敝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又作《苏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以相夸尚，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学者稍趋于古。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可谓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后叙》云："予少嗜观韩、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见于世，《韩》则虽目其全，至所缺坠，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几定，时天圣九年也。"予读《张景集》中《柳开行状》云："公少诵经籍，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愈文仅百篇授公曰：'质而不丽，意若难晓，子详之，何如？'公一览不能舍，叹曰：'唐有斯文哉！'因为文章直以韩为宗尚。时韩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绍先。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书曰：'子之文出于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书杨昭俭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年矣。'"开以开宝六年登进士第，景作行状时，咸平三年。开序韩文云："予读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然则在国初开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长时数十年矣。苏、欧阳更出其后，而欧阳略不及之，乃以为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师鲁集序》亦云："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洎杨大年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师鲁与穆伯长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论最为至当。

卷　十

经传烦简

《左传》：蔡声子谓楚子木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其语本于《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晋叔向诒郑子产书曰："先王议事以制，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

之以敬，涖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其语本于《吕刑》“惟良折狱，哲人惟刑”也。旨意则同，而经传烦简为不侔矣。

曹参不荐士

曹参代萧何为汉相国，日夜饮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则然矣，然以其时考之，承暴秦之后，高帝创业尚浅，日不暇给，岂无一事可关心者哉？其初相齐，闻胶西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参于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然入相汉时，未尝引盖公为助也。齐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隐居深山，蒯彻为参客，或谓彻曰：“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进之于相国乎？”彻以告参，参皆以为上宾。彻善齐人安其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两人，两人卒不受。凡此数贤，参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传，则参不荐士之过多矣。

汉初诸将官

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相。如韩信初拜大将军，后为左丞相击魏，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后以相国代樊哙击燕。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迁为左丞相，以相国击燕。郦商为将军，以右丞相击陈豨，以丞相击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备守淮阳。陈涓以丞相定齐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载，盖萧何已居相位，诸人者，未尝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为重耳。后世使相之官，本诸此也。

汉官名

汉官名既古雅，故书于史者，皆可诵味。如“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听”，“郎中令善愧人”，“丞相议不可用”，“太尉不足与计”，“大将军尊贵诚重”，“大将军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车来邪”，“天官丞日晏不来”，“谢田大夫晓大司农”，“大司马欲用是忿恨”，“后将军数画军册”，“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罢”，“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之类。又如所书路中大夫、韩御史大夫、叔孙太傅、郑尚书、鲍司隶、赵将军、张廷尉，亦烨然有法。《后汉书》“执金吾击郾”，“大司马当击宛”，“大司马习用步骑”等语，尚有前史余味。

汉唐辅相

前汉宰相四十五人，自萧、曹、魏、丙之外，如陈平、王陵、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以功臣侯子孙，窦婴、田蚡、公孙贺、刘屈氂以宗戚，卫绾、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亚夫、王商、王嘉有刚直之节，薛宣、翟方进有材，其余皆容身保位，无所建明。至于御史大夫，名为亚相，尤录录不足数。刘向所谓御史大夫未有如儿宽者，盖以余人可称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余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征、王珪、褚遂良、狄仁杰、魏元忠、韩休、张九龄、杨绾、崔祐甫、陆贽、杜黄裳、裴垍、李绛、李藩、裴度、崔群、韦处厚、李德裕、郑畋，皆为一时名宰，考其行事，非汉诸人可比也。

汉武留意郡守

汉武帝天资高明，政自己出，故辅相之任，不甚择人，若但使之奉行文书而已。其于除用郡守，尤所留意。庄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赐书曰：“君厌承明之庐，怀故土，出为郡吏。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吾丘寿王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诏赐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从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汲黯拜淮阳太守，不受印绶，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观此三者，则知郡国之事无细大，未尝不深知之，为长吏者常若亲临其上，又安有不尽力者乎？惜其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间不见德泽，为可恨耳！

苦荬菜

吴归命侯天纪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黄耇家，有荬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广尺八寸，下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按图，名鬼目作芝草，荬菜作平虑草。以耇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唐·五行志》，中宗景龙二年，岐州郿县民王上宾家有苦荬菜，高三尺余，上广尺余，厚二分。说者以为草妖。予按荬菜即苦荬，今俗呼为苦苣者是也。天纪、景龙之事甚相类，归命次年亡国，中宗后二年遇害，虽事非此致，亦可谓妖矣。平虑草不知何状，扬雄《甘泉赋》“并闾”注，如淳曰：“并闾，其叶随时政，政平则平，政不平则倾也。”颜师古曰：“如氏所说自是平虑耳。”然则亦异草也。鬼目，见《尔雅》，郭璞云：“今江东有鬼目草，茎似葛，叶圆而毛如耳珰也，赤色丛生。”《广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饮酒。”《南方草木状》曰：“鬼目树，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鸭子，七月、八月熟，色黄，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诸郡有之。”《交州记》曰：“高大如木瓜而小，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东方宿，一名连虫陆，名羊蹄。”

唐诸生束修

《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

学皆如国子之法。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乃知唐世士人多攻书，盖在六馆时，以为常习。其《说文》、《字林》、《苍》、《雅》诸书，亦欲责以结字合于古义，不特铨选之时，方取楷法遒美者也。束修之礼，乃于此见之。《开元礼》载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修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讫，乃出。其仪如此，州县学生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纯粹忝冒固多，尤是家兄北归，遂解倒悬之念，庆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离均，借人至邓，本待家兄之来。今家兄虽得归颍昌，而尚未闻来耗。已累遣人禀问所行路及相见之期，人尚未还，未知果能如约否。盖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则须北去也。”予以其时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邓州分司，复故秩，许归颍昌府，则此贴当在五月间，忠宣犹未离永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帅河东，至于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过此则须北去，虽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为长吏，虽居蕞尔小垒，而欲送还兵士，唯意所须。若接人之来，视其私计办否为迟速耳，未尝顾法令以自儆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摄之，置士大夫于无过之地，亦所以善风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人常畏死，则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读者至此，多以为老氏好杀。夫老氏岂好杀者哉！旨意盖以戒时君、世主视民为至愚、至贱，轻尽其命，若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状，人人能与我为敌国，懔乎常有朽索驭六马之惧。故继之曰：“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轻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轻死。”且人情莫不欲寿，虽衰贫至骨，濒于饿隶，其与受僇而死有间矣，乌有不畏者哉？自古以来，时运俶扰，至于空天下而为盗贼，及衷考其故，乱之始生，民未尝有不靖之心也。秦、汉、隋、唐之末，土崩鱼烂，比屋可诛。然凶暴如王仙芝、黄巢，不过侥觊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岂复有滔天之患哉！龚遂之清渤海，冯异之定关中，高仁厚之平蜀盗，王先成之说王宗侃，民情可见。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训，思过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乱离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史传所书，尚可考也。郑烛之武、弦高从容立计，以存其国。后世至不可胜纪。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数人载于此。

武德初，北海贼帅綦公顺攻郡城，为郡兵所败，后得刘兰成以为谋主，才用数十百人，出奇再奋，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帅众五万来争，兰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袭之，扫空其众。

徐圆朗据海岱，或说之曰：“有刘世彻者，才略不世出，名高东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使迎之。世彻至，已有众数千，圆朗使徇谯、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

裘甫乱浙东，朝廷遣王式往讨，其党刘暀劝甫引兵取越，凭城郭，据府库，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别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甫不能用。

高骈之将毕师铎攻骈，乞师于宣州秦彦，彦兵至，遂下扬州。师铎遣使趣彦过江，将奉以为主。或说之曰：“仆射顺众心为一方去害，宜复奉高公而佐之，总其兵权，谁敢不服？且秦司空为节度使，庐州、寿州其肯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败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过江，彼若粗识安危，必未敢轻进，就使他日责我以负约，犹不失为高氏忠臣也。”师铎不以为然，明日，以告郑汉章，汉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获。

王建镇成都，攻杨晟于彭州，久不下，民皆窜匿山谷，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说其将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从而掠之，与盗贼无异。旦出淘虏，薄暮乃返，曾无守备之意，万一城中有智者为之画策，使乘虚奔突，先伏精兵于门内，望淘虏者稍远，出弓弩手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于三面各出耀兵，诸寨咸自备御，无暇相救，如此能无败乎？”宗侃矍然。先成为条列七事为状，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竞出如归市，浸还故业。

观此五者，则其他姓名不传，与草木俱腐者，盖不可胜计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唯《乾》、《坤》为能尽之。若《屯》、《随》二卦，但大亨贞。《临》、《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贞者十一，《蒙》、《同人》、《离》、《咸》、《兑》、《恒》、《遁》、《萃》、《涣》、《小过》、《既济》也。元、亨、利者一，《蛊》也。利、贞者八，《大畜》、《大壮》、《明夷》、《家人》、《中孚》、《蹇》、《损》、《渐》也。亨、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贲》、

《复》、《大过》、《异》、《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谦》、《节》、《坎》、《震》、《丰》、《未济》也。利者五，《讼》、《豫》、《解》、《益》、《夬》也。贞者四，《师》、《比》、《否》、《颐》也。唯八卦皆无之，《观》、《剥》、《晋》、《睽》、《姤》、《归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剥》、《睽》、《姤》犹可强为之辞，他则不复容拟议矣。

孙坚起兵

董卓盗国柄，天下共兴义兵讨之，惟孙坚以长沙太守先至，为卓所惮，独为有功。故裴松之谓其最有忠烈之称。然长沙为荆州属部，受督于刺史王睿。睿先与坚共击零、桂贼，以坚武官，言颇轻之。及睿举兵欲讨卓，坚乃承案行使者，诈檄杀之，以偿曩忿。南阳太守张咨，邻郡二千石也，以军资不具之故，又收斩之。是以区区一郡将，乘一时兵威，辄害方伯、邻守，岂得为勤王乎？刘表在荆州，乃心王室，袁术志于逆乱，坚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议也。

孙权封兄策

孙权即帝位，追尊兄策为长沙王，封其子为吴侯。按，孙氏奄有江、汉，皆策之功，权特承之耳，而报之之礼不相宜称。故陈寿评云："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而孙盛乃云："权远思盈虚之数，正本定名，防微于未兆，可谓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其说迂谬如此。汉室中兴，出于伯升，光武感其功业之不终，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后。司马昭继兄师秉魏政，以次子攸为师后，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业归攸。以孙权视之，不可同日论也。

逾年改元

自汉武帝建元纪年之后，嗣君绍统，必逾年乃改元。虽安帝继殇帝，亦终延平而为永初。桓帝继质帝，亦终本初而为建和。唐宣宗以叔继侄，亦终会昌六年，而改大中。独本朝太祖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为太平兴国元年，去新岁才八日耳。意当时星辰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说，而国史传记皆失传。窃计岭、蜀之远，制书到时已是二年之春。是时，宰相薛居正、沈伦、卢多逊失于不考引故实，致行之弗审，使人君即位而无元年，尤为不可也。若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贞。盖已称太上皇，嫌于独无纪年，故亟更之耳。刘禅、孙亮、石宏、苻生、李璟未逾年而改，此不足责。晋惠帝改武帝太熙为永熙，而以为欲长奉先皇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龙，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汉刘知远追用晋天福，隐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显德，皆非礼之正，无足议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盖畏朱温而不敢云。

贼臣迁都

自汉以来，贼臣窃国命，将欲移鼎，必先迁都以自便。董卓以山东兵起，谋徙都长安，驱民数百万口，更相蹈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鸡犬。高欢自洛阳迁魏于邺，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朱全忠自长安迁唐于洛，驱徙士民，毁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许，卒覆刘氏。魏、唐之祚，竟为高、朱所倾。凶盗设心积虑，由来一揆也。

舆地道里误

古今舆地图志所记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误。偶阅元祐《九域志》，姑以吾乡饶州证之，饶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于洪州书至饶，又衍二十里，是为七百六十里也。饶至信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东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为六百四十里也。饶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为五百七十里也。唐贾耽《皇华四达记》所纪中都至外国，尤为详备，其书虔州西南一百十里至潭口驿，又百里至南康县。然今虔至潭口才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载不及半也。以所经行处验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卷十一

古錞于

《周礼》："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四金者，錞、镯、铙、铎也。"以金錞和鼓"。郑氏注云："錞，錞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贾公彦疏云："錞于之名，出于汉之《太予乐》官。"南齐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广汉什邡民段祚以錞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圆如筒，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县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周斛斯征精《三礼》，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征曰："此錞于也。"众弗之信，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乃取以合乐焉。《宣和博古图说》云"其制中虚，椎首而杀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献为证云。今乐府金錞，就击于地，灌水之制，不复考矣。是时，有虎龙錞一，山纹錞一，圜花錞一，綮马錞一，龟鱼錞一，鱼錞二，凤錞一，虎錞七。其

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沣州慈利县周赧王墓傍五里山摧，盖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錞，高一尺三寸，上径长九寸五分，阔八寸，下口长径五寸八分，阔五寸，虎钮高一寸二分，阔寸一分，并尾长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绍熙三年，予仲子签书峡州判官，于长杨县又得其一，甚大，高二尺，上径长一尺六分，阔一尺四寸二分，下口长径九寸五分，阔八寸，虎钮高二寸五分，足阔三寸四分，并尾长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錞也。予家蓄古彝器百种，此遂为之冠。小錞无损缺，扣之，其声清越以长。大者破处五寸许，声不能浑全，然亦可考击也。后复得一枚，与大者无小异，自峡来，置诸箬笼中，取者不谨，断其钮，匠以药焊而栅之，遂两两相对。若《三礼图》、《景祐大乐图》所画，形制皆非。东坡《志林》记始兴王鉴一节，云："记者能道其尺寸之详如此，而拙于遣词，使古器形制不可复得其仿佛，甚可恨也。"正为此云。

孙玉汝

韩庄敏公缜字玉汝，盖取"君子以玉比德，缜密以栗，及王欲玉汝"之义，前人未尝用，最为古雅。按唐《登科记》，会昌四年及第进士有孙玉汝。李景让为御史大夫，劾罢侍御史孙玉汝。会稽《大庆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孙玉汝记。荣王宗绰书目，有《南北史选练》十八卷，云孙玉汝撰。盖其人也。

唐人避讳

唐人避家讳甚严，固有出于礼律之外者。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晋与进字同音，贺遂不敢试。韩文公作《讳辩》，论之至切，不能解众惑也。《旧唐史》至谓韩公此文，为文章之纰缪者，则一时横议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诗，盖其人云，裴德融讳"皋"，高锴以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讳'皋'，向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与同除郎官一人，同参右丞卢简求。到宅，卢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只候。"卢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苍遽出门去。观此事，尤为乖刺。锴、简求皆当世名流，而所见如此。《语林》载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而已。无何，仁晦复诣托之，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龟从，此又与高相类。且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皋，子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龟从，子不列姓归人于科籍，揆之礼律，果安在哉？后唐天成初，卢文纪为工部尚书，新除郎中于邺公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文纪坐谪石州司马。此又可怪也。

高锴取士

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颇得才实。始，岁取四十人，才益少，诏减十人犹不能满。此《新唐书》所载也。按《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进士元额二十五人，请加至四十人。"奉敕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锴在礼部，每举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为定，则《唐书》所云误矣。《摭言》载锴第一牓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紫衣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云："银釭斜背解明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然则思谦亦疏俊不羁之士耳。锴徇凶珰之意，以为举首，史谓颇得才，实恐未尽然。先是，大和三年，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悚又奏复之，事见《选举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书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铨选，文属吏部，武属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两部各列三铨。曰尚书铨，尚书主之。曰东铨，曰西铨，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为前行。故兵部班级在户、刑、礼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选称治。其后用人不能悉得贤，然兵部为甚。其变而为三班流外铨，不知自何时。元丰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选事，无论文武，悉以付吏部。苏东坡当元祐中拜兵书，谢表云："恭惟先帝复六卿之名，本欲后人识三代之旧，古今殊制，闲剧异宜，武选隶于天官，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盖纪其实也。今本曹所掌，惟诸州厢军名籍，及每大礼，则书写蕃官加恩告。虽有所辖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骐骥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实亡，一至于是！

武官名不正

文官郎、大夫，武官将军、校尉，自秦、汉以来有之。至于阶秩品著，则由晋、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阶二十九，自开府、特进之下，为大夫者十一，为郎者十六。武散阶四十五，为将军者十二，为校尉者十

六。此外怀化、归德大将军，讫于司戈、执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长臣仆。本朝因之。元丰正官制，废文散阶，而易旧省部寺监名，称为郎、大夫，曰寄禄官。政和中，改选人七阶亦为郎，欲以将军、校尉易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而西班用事者嫌其涂辙太殊，亦请改为郎、大夫，于是以卒伍厮圉玷污此名，又以节度使至刺史专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汉以处名流，观察使在唐为方伯，刺史在汉为监司，在唐为郡守，岂介胄恩幸所得处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将晚谬

自古威名之将，立盖世之勋，而晚谬不克终者，多失于恃功矜能而轻敌也。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禽，以败大事。西魏王思政镇守玉壁，高欢连营四十里攻围之，饥冻而退。及思政徙荆州，举韦孝宽代己，欢举山东之众来攻，凡五十日，复以败归，皆思政功也。其后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致书于崔猷，猷曰："襄城控带京洛，当今要地，如其动静，易相应接。颍川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莫若顿兵襄城，而遣良将守颍川，则表里俱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足为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请，且约，贼水攻期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烦赴救。已而陷于高澄，身为俘虏。慕容绍宗挫败侯景，一时将帅皆莫及，而攻围颍川，不知进退，赴水而死。吴明彻当陈国衰削之余，北伐高齐，将略人才，公卿以为举首，师之所至，前无坚城，数月之间，尽复江北之地。然其后攻周彭城，为王轨所困，欲遏归路。萧摩诃请击之，明彻不听，曰："搴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间，水路遂断。摩诃又请潜军突围，复不许，遂为周人所执，将士三万皆没焉。此四人之过，如出一辙。

唐帝称太上皇

唐诸帝称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顺宗凡四君。顺宗以病废之故，不能临政，高祖以秦王杀建成、元吉，明皇幸蜀，为太子所夺，唯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为史册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传位于皇太子，犹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决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谦、嗣升封王，皆以上皇诰而出命。又遣皇帝巡边。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诛，明日乙丑，即归政。然则犹有不获已也。若夫与尧、舜合其德，则我高宗皇帝、至尊寿皇圣帝为然。

杨倞注荀子

唐杨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注以为《伊训篇》，今元无此语。《致士篇》所引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顺事。"注以为《康诰》，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华州，方强藩悍镇，远近为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兴之业。水部郎中何迎，表荐国子博士朱朴才如谢安，朴所善方士许严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经济才。上连日召对，朴有口辩，上悦之，曰："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征矣。"上愤天下之乱，朴自言得为宰相，月余可致太平。遂拜为相，制出，中外大惊。《唐制诏》有制词，学士韩仪所撰，曰："梦傅严而得真相，则商道中兴；猎渭滨而载献臣，则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难，渴伫英贤，暗祷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辅，契予勤求。朱朴学业优深，识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弥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与语。理乱立分于言下，闻所未闻；兵农皆在于术中，得所未得。不觉前席，为之改容；须委化权，用昌衰运。自我拔奇，宁拘品秩；百度群伦，俟尔康济。"其美如此。仪者偓之兄，所谓"暗祷鬼神，明祈日月"之语，必当时所授旨意也。朴为相才半年而罢。后贬郴州司户参军，制云："不为自审之谋，苟窃相援之力，实因奸幸，潜致显荣。亦谓术可弭兵，学能活国，冒半岁容身之赞，无一朝辅政之功。唯辱中台，颇兴群论。"呜呼！昭宗当王室艰危之际，无知人之明，拔朴于庶僚中，位诸公衮，以今观之，适足诒后人讥笑。《新史》赞谓："捧豚臑而拒貙牙，趣亡而已。"悲夫！

杨国忠诸使

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按，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亦不及天宝时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辅

祖宗朝，宰辅名为礼绝百僚，虽枢密副使，亦在太师一品之上。然至其罢免归班，则与庶位等。李崇矩自枢密使罢为镇国军节度使，旋改左卫大将军，遂为广南西道都巡检使，未几遣使赍诏徙海南四州都巡

检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犹赠太尉。赵安仁尝参知政事，而判登闻鼓院。张熔尝知枢密院，而监诸司库务。曾孝宽以签书枢密，服阕，而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皆自见任枢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执政而为三司使、中丞者数人。官制既行，犹多除六曹尚书。自崇宁以来，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刘器之以待制为枢密都承旨，道遇执政出尚书省，相从归府第，刘去席帽凉衫，敛马遣人传语，相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归，呼门下省法吏，问从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检条，但有尚书省官避令仆，两省官各避其官长，而无两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乐。刘以此语人，以为有所据。然以事体揆之，侍从不避宰相，恐为不然，亦无所谓只避官长法，刘公盖饰说耳。按《天圣编敕》，诸文武官与宰相相遇于路皆退避，见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应元祐时不行用也。

百官见宰相

《天圣编敕》载文武百官见宰相仪。文明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列班于都堂阶上，堂吏赞云："请，不拜，班首前致词，讫，退，归位，列拜。宰相答拜。"两省官相次同学士之仪。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于中书门外，应节度使至刺史，并缀本班，中丞揖讫，入。宰相降阶，南向立于位，乃称班，文东武西，并北上，台官南行，北向东上。赞云："百僚拜，宰相答拜，讫，退。"内客省使至阁门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上列行拜，不答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下连姓称职展拜，不答拜；见参政副枢，并列行拜。若诸司副使、阁门只候见参枢，亦不答拜。国朝上下等威，其严如此。已而浸废。文潞公、富韩公至和中自外镇拜相，诏百官班迎于门，言者乃谓隆之以虚礼。元丰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为仆射，上日，始用此礼。其后复不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枢密吏寅缘得副承旨，每谒公府，与侍从同席升车而去。叶子昂为相，独抑之，使与卿监旅进，送之于右序，不索马。及王抃以国信所典仪吏为都承旨，且正任观察使，礼遂均从官矣。

东坡自引所为文

东坡为文潞公作《德威堂铭》，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军国重事，期年，乃求去，诏曰：'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则长者去之。公自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公读诏耸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诏，盖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缴还乞罢青苗状》云："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张文定公墓志》载尝论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结之云："世以轼为知言。"又述谏用兵云："老臣且死，见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责吕惠卿词亦然。乾道中，迈直翰苑，答陈敏步帅诏云："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后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为法也。

卷十二

妇人英烈

妇人女子，婉娈闺房，以柔顺静专为德，其遇哀而悲，临事而惑，蹈死而惧，盖所当然尔。至于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干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齐湣王失国，王孙贾从王，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处，汝尚何归？"贾乃入市，呼市人攻杀淖齿，而齐亡臣相与求王子立之，卒以复国。马超叛汉，杀刺史、太守。凉州参军杨阜出见姜叙于历城，与议讨贼。叙母曰："韦使君遇难，亦汝之负，但当速发，勿复顾我。"叙乃与赵昂合谋。超取昂子月为质，昂谓妻异曰："当奈月何？"异曰："雪君父之大耻，丧元不足为重，况一子哉！"超袭历城，得叙母，母骂之曰："汝背父杀君，天地岂久容汝，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杀之，月亦死。晋卞壶拒苏峻，战死，二子随父后，亦赴敌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秦苻坚将伐晋，所幸张夫人引禹、稷、汤、武事以谏曰："朝野之人，皆言晋不可伐，陛下独决意行之？"坚不听，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刘裕起兵讨逆，同谋孟昶谓妻周氏曰："我决当作贼，幸早离绝。"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能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观君举措，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指怀中儿示之曰："此儿可卖，亦当不惜！"遂倾赀以给之。何无忌夜草檄文，其母，刘牢之姊也，登橙密窥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复何恨！"问所与同谋者，曰："刘裕。"母尤喜，因为言举事必有成之理以劝之。窦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于虎牢。建德妻曹氏劝使乘唐国之虚，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于上源驿，左右先脱归者，以汴人为变告其妻刘氏，刘神色不动，立斩之，阴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克用归，欲勒兵攻汴，刘氏曰："公当诉之于朝廷，若擅举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黄巢死，时溥献其姬妾。僖宗宣问曰："汝曹皆勋贵

子女，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戮之于市。余人皆悲怖昏醉，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唐庄宗临斩刘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谯之曰：“事已如此，生复何益?妾请先死。”即伸颈就戮。刘仁瞻守寿春，幼子崇谏夜泛舟渡淮北，仁瞻命斩之。监军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妾于崇谏，非不爱也，然军法不可私，若贷之，则刘氏为不忠之门矣。”趣命斩之，然后成丧。王师围金陵，李后主以刘澄为润州节度使，澄开门降越。后主诛其家，澄女许嫁未适，欲活之。女曰：“叛逆之余，义不求生。”遂就死。此十余人者，义风英气，尚凛凛有生意也。虽载于史策，聊表出之。至于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阳公主在长安，其夫柴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往矣!我自为计。”即奔鄠，发家赀招南山亡命，谕降群盗，申法誓众，勒兵七万，威振关中，与秦王会渭北，分定京师。此其伟烈，又非他人比也。

无用之用

庄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又云：“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所谓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此义本起于《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一章。《学记》：“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备；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飞者以翼为用，絷其足，则不能飞。走者以足为用，缚其手，则不能走。举场较艺，所务者才也，而拙钝者亦为之用。战陈角胜，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为之用。则有用、无用，若之何而可分别哉?故为国者，其勿以无用待天下之士，则善矣!

龙筋凤髓判

《唐史》称张鷟早慧绝伦，以文章瑞朝廷，属文下笔辄成，八应制举，皆甲科。今其书传于世者，《朝野佥载》、《龙筋凤髓判》也。《佥载》纪事，皆琐尾擿裂，且多媟语。百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聊可味。如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愈多，使人不厌。聊载数端于此：“甲去妻，后妻犯罪，请用子荫赎罪，甲不许。判云：‘不安尔室，尽孝犹慰母心；薄送我畿，赎罪宁辞子荫?纵下山之有恕，曷陟屺之无情?’”“辛夫遇盗而死，求杀盗者，而为之妻。或责其失节，不伏。判云：‘夫仇不报，未足为非；妇道有亏，诚宜自耻。《诗》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礼》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丙居丧，年老毁瘠，或非其过礼，曰：‘哀情所钟。’判云：‘况血气之既衰，老夭耄矣；纵哀情之罔极，吾子忍之。’”丙妻有丧，丙于妻侧奏乐，妻责之，不伏。判云：‘俪衰麻之在躬，是吾忧也；调丝竹以盈耳，于汝安乎?’”“甲夜行，所由执之，辞云：‘有公事，欲早趋朝，所由以犯禁不听。’判云：‘非巫马为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故不退而假寐?’”“乙贵达，有故人至，坐之堂下，进以仆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云：‘安实败名，重耳竟惭于舅犯；感而成事，张仪终谢于苏秦。’”“丙娶妻，无子，父母将出之，辞曰：‘归无所从。’判云：‘虽配无生育，诚合比于断弦；而归靡适从，度可同于束缊。’”“乙为三品，见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称：‘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敌，敢不尽礼事君；今晋、郑同侪，安得降阶卑我?’”若此之类，不背人情，合于法意，援经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钱学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余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判两卷，粲然可观。张鷟，字文成，史云：“调露中，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骞味道见所对，称天下无双。”按《登科记》，乃上元二年，去调露尚六岁。是年，进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为无双，而不列高第?神龙元年，中才膺管乐科，于九人中为第五。景云二年，中贤良方正科，于二十人中为第三。所谓制举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唐制举科目

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尔，其实与诸科等也。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以《登科记》及《会要》考之，盖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劳使所举诸科九人，经邦治国、材可经国、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与此科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问殊平平，但云：“兴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贤审官，莫先任举。欲远循汉、魏之规，复存州郡之选，虑牧守之明，不能必鉴。”次及“越骑佽飞，皆出畿甸，欲均井田于要服，遵丘赋于革车”，并安人重谷，编户农桑之事，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九龄于神龙二年中材堪经邦科，本传不书，计亦此类耳。

渊有九名

《庄子》载壶子见季咸事云：“鲵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渊有九名，此处三焉。”其详见于《列子·黄帝篇》，尽载其目，曰：“鲵旋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滥水之潘为渊，沃水之潘为渊，氿水之潘为渊，雍水之潘为渊，汧水之潘为渊，肥水之潘为渊，是为九渊。”按，《尔雅》云“滥水正出”，即槛泉也。“沃泉下出，氿泉穴出，灉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决之泽为汧，肥者出同而归异。”皆禹所名也。《尔雅》之书，非周公所作，盖是训释三百《诗》篇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时，已有此书否?细碎虫鱼之文，列子决不肯留意，得非偶相同邪?《淮南子》有九璇之渊，许叔重云：

"至深也。"贾谊《吊屈赋》:"袭九渊之神龙。"颜师古曰:"九渊,九旋之川,言至深也。"与此不同。

东坡论庄子

东坡先生作《庄子祠堂记》,辩其不诋訾孔子。"尝疑《盗跖》、《渔父》则真若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反复观之,得其《寓言》之终曰:'阳子居西游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将迎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与之争席矣。'去其《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以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曰,吾惊焉,吾食于十浆,而五浆先馈。'然后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庄子之言未终,而昧者剿之,以入其言尔。"东坡之识见至矣、尽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争席满前,无复十浆而五馈。"用为一事。今之庄周书《寓言》第二十七,继之以《让王》、《盗跖》、《说剑》、《渔父》,乃至《列御寇》为第三十二篇,读之者可以涣然冰释也。予按《列子》书第二篇内首载御寇馈浆事数百言,即缀以杨朱争席一节,正与东坡之旨异世同符,而坡公记不及此,岂非作文时偶忘之乎!陆德明《释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弈》、《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汉·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予参以此说,坡公所谓昧者,其然乎?《阏弈》、《游凫》诸篇,今无复存矣。

列子书事

《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其言惠盎见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客将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于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闻也。"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弗敢击。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于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观此一段语,宛转四反,非数百言曲而畅之不能了,而洁净粹白如此,后人笔力,渠复可到耶!三不欺之义,正与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击者,不敢欺也;无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论三者优劣,斯言足以蔽之。

天生对偶

旧说以红生白熟、脚色手纹、宽焦薄脆之属,为天生偶对。触类而索之,得相传名句数端,亦有经前人纪载者,聊疏于此,以广多闻。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泥肥禾尚瘦,昼短夜差长","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北斗七星三四点,南山万寿十千年","迅雷风烈风雷雨,绝地天通天地人","筵上枇杷,本是无声之乐;草间蚱蜢,还同不系之舟",皆绝工者。又有用书语两句而证以俗谚者,如"尧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谚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谚曰"便重不便轻"之类是也。

铜雀灌砚

相州,古邺都,魏太祖铜雀台在其处,今遗址仿佛尚存。瓦绝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为砚,饷黄鲁直,东坡所为作铭者也。其后复归王氏。砚之长几三尺,阔半之。先公自燕还,亦得二砚,大者长尺半寸,阔八寸,中为瓢形,背有隐起六隶字,甚清劲,曰"建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领冀州牧,治邺,始作此台云。小者规范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兴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团。兴和乃东魏孝静帝纪年,是时,正都邺,与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余年矣。二者皆藏侄孙偁处。予为铭建安者曰:"邺瓦所范,嘻其是邪?几九百年,来随汉槎。淬尔笔锋,肆其滂葩。偁实宝此,以昌我家。"铭兴和者曰:"魏元之东,狗脚于邺。吁其瓦存,亦禅千劫。上林得雁,获贮归笈。玩而铭之,衰泪栖睫。"赣州雩都县,故有灌婴庙,今不复存。相传左地尝为池,耕人往往于其中耕出古瓦,可斫为砚。予向来守郡日所得者,刓缺两角,犹重十斤,沈墨如发硎,其光沛然,色正黄,考德仪年,又非铜雀比,亦尝刻铭于上曰:"范土作瓦,既埴既已。何断制于火,而卒以囿水?庙于汉侯,今千几年?何址厥祀歇,而此独也存。县赣之雩,曰若灌池。研为我得,而铭以章之。"盖纪实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显仕,他亦无传,而韩文公推奖之备至。其《蓝田丞壁记》云:"种学绩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赠崔评事》诗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顷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才豪气猛易语言,往往蛟螭杂蝼蚓。"其《寄崔二十六》诗云:"西城员外丞,心迹两崛奇。往岁战词赋,不将势力随。傲兀坐试席,深丛见孤罴。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为。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窥。佳句喧众口,考官敢瑕疵?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记云"贞元初,挟其能,战艺于京师,再进再屈于人",而诗以为"连年收科第",何其自为异也?予按杭本韩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进屈于人",《文苑》亦然。盖他本误以千字为于也。又《登科记》"立之以贞元三年第进士,七年,中宏词科",正与诗合。观韩公所言,崔作诗之多可知矣,而无一篇传于今,岂非蝼蚓之

杂，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汉书注冗

颜师古注《汉书》，评较诸家之是非，最为精尽，然有失之赘冗及不烦音释者。其始遇字之假借，从而释之。既云"他皆类此"，则自是以降，固不烦申言。然于"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于"给复"字下，必云"复音方目反"。至如说读曰悦，繇读曰徭，乡读曰向，解读曰懈，与读曰豫，又读曰欤，雍读曰壅，道读曰导，畜读曰蓄，视读曰示，艾读曰乂，竟读曰境，饬与敕同，繇与由同，敺与驱同，晻与暗同，娄古屡字，坠古地字，馕古饷字，奔古奔字之类，各以百数。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师诸官府，失职者失其常业，其重复亦然。贷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业也，称曰副也，靡曰无也，滋曰益也，蕃曰多也，图曰谋也，耗曰减也，卒曰终也，悉曰尽也，给曰足也，浸曰渐也，则曰法也，风曰化也，永曰长也，省曰视也，仍曰频也，疾曰速也，比曰频也，诸字义不深秘，既为之辞，而又数出，至同在一板内再见者，此类繁多，不可胜载。其豁、仇、恢、坐、郏、陕、治、脱、攘、蓺、垣、绾、颛、擅、酣、侔、重、禺、俞、选等字，亦用切脚，皆为可省。志中所注，尤为烦芜。《项羽》一传，伯读曰霸，至于四言之。若相国何，相国参，太尉勃，太尉亚夫，丞相平，丞相吉，亦注为萧何、曹参，桓、文、颜、闵必注为齐桓、晋文、颜渊、闵子骞之类，读是书者，要非童蒙小儿，夫岂不晓，何烦于屡注哉？颜自著《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烦翰墨"，殆是与今书相矛盾也。

古迹不可考

郡县山川之古迹，朝代变更，陵谷推迁，盖已不可复识。如尧山、历山，所在多有之，皆指为尧、舜时事，编之图经。会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颠，至于禹穴，则强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马子长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实今之河中所谓舜城者，宜历世奉之唯谨。按，张芸叟《河中五废记》云："蒲之西门所由而出者，两门之间，即舜城也，庙居其中，唐张宏靖守蒲，尝修饰之。至熙宁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为埏陶者尽矣。舜城自是遂废。又河之中泠一洲岛，名曰中潬，所以限桥。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阳王所为。以铁为基，上有河伯祠，水环四周，乔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冯襄，了无遗迹。中潬自此遂废。"显显者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记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然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谓物之废兴成毁，皆不可得而知，则区区泥于陈迹，而必欲求其是，盖无此理也。《汉书·地理志》，扶风雍县有橐泉宫，秦孝公起。祈年宫，惠公起。不以为穆公。

卷十三

科举恩数

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时制旨，未尝辄同，士子随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诉也。太平之二年，进士一百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丞，余皆大理评事，充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将作丞，余并为评事，充通判及监当。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二十三人皆将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则以下十八人，以评事知县，余授判司簿尉。未几，世则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录。明年，并迁守评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颢以下二十一人，才得节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权知诸县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至得光禄丞直史馆，而第三人姚揆，但防御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二人将作丞，二人评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拟。咸平元年，孙仅但得防推。二年，孙暨以下，但免选注官。盖此两榜，真宗在谅暗，礼部所放，故杀其礼。及三年，陈尧咨登第，然后六人将作丞，四十二人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节度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

下第再试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进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复试，又得洪湛等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遒丽，特升正榜第三。端拱元年，礼部所放程宿第二十八人，进士叶齐打鼓论榜，遂再试，复放三十一人，而诸科因此得官者至于七百。一时待士可谓至矣。然太平兴国末，孟州进士张两光，以试不合格，纵酒大骂于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斩之，同保九辈永不得赴举。恩威并行，至于如此。

试赋用韵

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次叙，元无定格。故有三韵者，《花萼楼赋》以题为韵是也。有四韵者，《蓂荚赋》以"呈瑞圣朝"，《舞马赋》以"奏之天廷"，《丹甑赋》以"国有丰年"，《泰阶六符赋》以"元亨利贞"为韵是也。有五韵者，《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是也。有六韵者，《止水》、《魍魉》、《人镜》、《三统指归》、《信及豚鱼》、《洪钟待撞》、《君子听音》、《东郊朝日》、《蜡日祈天》、《宗乐德》、《训胄子》诸篇是也。有七韵者，《日再中》、《射己之鹄》、《观紫极舞》、《五声听政》诸篇是也。八韵有二平六侧者，《六瑞赋》以"俭故能广，被褐怀玉"，《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径

寸珠赋》以“泽浸四荒，非宝远物”为韵是也。有三平五侧者，《宣耀门观试举人》以“君圣臣肃，谨择多士”，《悬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玄酒》以“荐天明德，有古遗味”，《五色土》以“王子毕封，依以建社”，《通天台》以“洪台独出，浮景在下”，《幽兰》以“远芳袭人，悠久不绝”，《日月合璧》以“两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动”为韵是也。有五平三侧者，《金用砺》以“商高宗命傅说之官”为韵是也。有六平二侧者，《旗赋》以“风日云舒，军容清肃”为韵是也。自大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唐庄宗时尝覆试进士，翰林学士承旨卢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侧，质所出韵乃五平三侧，大为识者所诮，岂非是时已有定格乎？国朝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其后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贞元制科

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为举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镈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而邪正复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镈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其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镈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糅，薰莸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熙宁间，康公、荆公为相，岐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贻子录

先公自燕归，得龙图阁书一策，曰《贻子录》，有“御书”两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云：“愚叟受知南平王，政宽事简”。意必高从诲擅荆渚时，宾僚如孙光宪辈者所编，皆训儆童蒙。其《修进》一章云，咸通年中，卢子期著《初举子》一卷，细大无遗。就试三场，避国讳、宰相讳、主文讳。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时把帛，虑有拽白之嫌。烛下写试无误笔，即题其后云“并无揩改涂乙注”，如有，即言字数，其下小书名。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元以东为上，倸以西为首，给、舍、员外、遗、补，多来突宴，东先辈不迁，而西先辈避位。及吏部给春关牒，便称前乡贡进士，大略有与今制同者，独避宰相、主文讳，不复讲双只，先辈之名，他无所见。其《林园》一章谓茄为酪酥，亦甚新。

金花帖子

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传已久，而世不多见。予家藏咸平元年孙仅榜盛京所得小录，犹用唐制，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衔，曰：翰林学士给事中杨，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右司谏直史馆梁，秘书丞直史馆朱，皆押字。次书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讳某，父讳某，私忌某日。然后书状元孙仅，其所纪与今正同。别用高四寸绫，阔二寸，书“盛京”二字，四主司花书于下，粘于卷首，其规范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废也。但此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名托籍，以为进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杨砺、李若拙、梁颢、朱台符，皆只为同知举。

物之小大

列御寇、庄周大言小言，皆出于物理之外。《列子》所载：“夏革曰：渤海之东，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叠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千而暨山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沈于大海。”张湛注云：“以高下周围三万里山，而一鳌头之所戴，而六鳌复为一钓之所引，龙伯之人能并而负之。计此人之形当百余万里，鲲鹏方之，犹蚊蚋蚤虱耳。太虚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庄子·逍遥游》，首著鲲鹏事云：“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二子之语大若此。至于小言，则《庄子》谓：“有国于蜗之左角，曰触氏，右角曰蛮氏，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列子》曰：“江浦之间生么虫，其名曰焦螟，群飞而集于蚊睫，弗相触也，栖宿去来，蚊弗觉也。黄帝与容成子同斋三月，徐以神视，块然见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气听，砰然闻之，若雷霆之声。”二子之语小如此。释氏维摩诘长者居丈室而容九百万菩萨并师子座，一芥子之细而能纳须弥。皆一理也。张湛不悟其寓言，而窃窃然以太虚无所不容为说，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书，但云：“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则明白洞达，归于至当，非二氏之学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贵之盛，未有出郭汾阳之右者。然至其女孙为宪宗正妃，历五朝，母天下，终以不得志于宣宗而死，自是支胄不复振。及本朝庆历四年，访求厥后，仅得裔孙元亨于布衣中，以为永兴军助教。欧阳公知制诰，行其词曰：“继绝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远，所以劝天下之为人臣者焉。况尔先王、名

载旧史，勋德之厚，宜其流泽于无穷，而其后裔不可以废。往服新命，以荣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书令之门，而需一助教以为荣，吁，亦浅矣！乃知世禄不朽，如春秋诸国，至数百年者，后代不易得也。

纪年兆祥

自汉武建元以来，千余年间，改元数百，其附会离合为之辞者，不可胜书，固亦有晓然而易见者。如晋元帝永昌，郭璞以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灵宝大亨，识者以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败。萧栋、武陵王纪，同岁窃位，皆为天正，以为二人一年而止，其后皆然。齐文宣天保，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终。然梁明帝萧岿亦用此，而尽二十三年。或又云，岿蕞尔一邦，故非机祥所系。齐后主隆化，为降死；安德正延宗德昌，为得二日。周武帝宣政，为宇文亡日；宣帝大象，为天子家。萧琮、晋出帝广运，为军走。隋炀帝大业，为大苦末。唐僖宗广明，为唐去丑口而著黄家日月，以兆巢贼之祸。钦宗靖康，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满岁，而高宗由康邸建中兴之业。熙宁之末将改元，近臣撰三名以进，曰“平成”，曰“美成”，曰“丰亨”，神宗曰：“成字负戈，美成者，犬羊负戈。亨字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为元丰。若隆兴则取建隆、绍兴各一字，与唐贞元取贞观、开元之义同。已而嫌与颜亮贞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纯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时守赣，贺表云：“天永命而开中兴，方茂卜年之统；时纯熙而用大介，载新纪号之文。”追诏至，乃为淳熙，盖以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际，畏其秽泄，敛不终日，肉尚未寒而就爇者矣。鲁夏父弗忌献逆祀之议，展禽曰：“必有殃，虽寿而没，不为无殃。”既其葬也，焚烟彻于上，谓已葬而火焚其棺椁也。吴伐楚，其师居麇，楚司马子期将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谓前年楚人与吴战，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卫人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燕骑劫围齐即墨，掘人冢墓，烧死人，齐人望见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则是古人以焚尸为大僇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㓟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秦之西方有仪渠之国，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熏则烟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此上以为政，下以为俗，而未足为异也。”盖是时其风未行于中国，故列子以仪渠为异，至与㓟肉者同言之。㓟音寡。

太史日官

《周礼》春官之属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传》“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为说。志，谓记也。史官主书，《国语》所谓《郑书》及《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则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职耳。故司马谈为汉太史令，而子长以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今太史局正星历卜祝辈所聚，其长曰太史局令，而隶秘书省，有太史案主之，盖其源流有自来矣。

汲冢周书

《汲冢周书》今七十篇，殊与《尚书》体不相类，所载事物亦多过实。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适纣所在，射之三发，而后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钺，县诸大白。商二女既缢，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庙，又用纣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纣，应天顺人，不过杀之而已。纣既死，何至枭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为淫侈，至于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罴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麂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虽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杀为仁，无缘所馘如此，盖大言也。《王会篇》皆大会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尧、舜、禹、汤后，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宝玉亿有百万。所纪四夷国名，颇古奥，兽畜亦奇崛，以肃真为稷真，徙人为秽人，乐浪之夷为良夷，姑蔑为姑妹，东瓯为且瓯，渠搜为渠叟，高句丽为高夷。所叙：“秽人前儿，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良夷在子（兽名），鳖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则鸣。扬州禺禺鱼、人鹿。青丘狐九尾。东南夷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东越海蛤、海阳、盈车、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区阳戎以鳖封，鳖封者，若彘，前后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康民以桴苡，其实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费费，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则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奇干（亦北狄）善芳，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眯。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独鹿，邛邛距虚。犬戎文马，而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闾，北闾者，其华若羽，以其木为车，终行不败。”篇末引伊尹《朝献商书》云：“汤问伊尹，使为四方献令。伊尹请令，正东以鱼皮之鞞、鲗酱、蛟瞂、利剑；正南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历（珠名）、龙角；

正北以橐驼、騊駼、駃騠、良弓为献。汤曰：善。”凡此皆无所质信，姑录之以贻博雅者。唐太宗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颜师古请图以示后，作《王会图》，盖取诸此。《汉书》所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以为《逸周书》，此亦无之，然则非全书也。

曹子建论文

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云：“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子建之论善矣。任昉为王俭主簿，俭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语。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为人诋诃，虽未形之于辞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欧阳公作《尹师鲁铭》文，不深辩其获罪之冤，但称其为文章简而有法。或以为不尽，公怒，至诒书他人，深数责之曰：“简而有法，惟《春秋》可当之，修于师鲁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此语若必求其可当者，惟孔、孟也。而世之无识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尔，岂恤小子辈哉!”王荆公为钱公辅铭母夫人蒋氏墓，不称公辅甲科，但云：“子官于朝，丰显矣，里巷之士以为太君荣。”后云：“孙七人皆幼。”不书其名。公辅意不满，以书言之，公复书曰：“比蒙以铭文见属，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如得甲科为通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荣辱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议其文亦如此。

雨水清明

历家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清明为三月节，谷雨为三月中气。而汉世之初，仍周、秦所用，惊蛰在雨水之前，谷雨在清明之前，至于太初，始正之云。

卷十四

尹文子

《汉·艺文志》名家内有《尹文子》一篇，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刘歆云：“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其书分为上下两卷，盖汉末仲长统所铨次也。其文仅五千言，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不足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又曰：“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治之术也。”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庄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术者，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盖亦尽其学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钘，而文不预。又别一书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及释氏，盖晋、宋时衲人所作，非此之谓也。

帝王训俭

帝王创业垂统，规以节俭，贻训子孙，必其继世象贤，而后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宫室，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颢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唐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亲正皇极，以致升平，随身服用，唯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明皇诣陵，至寝宫，问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肃敬如不可胜，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将何以愈此?”即命史官书之典册。是时，明皇履位未久，厉精为治，故见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责也，若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皆有俭德，而东昏、天元、叔宝、炀帝之淫侈，浮于桀、纣，又不可以语此云。

用计臣为相

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韦坚、杨矜、王𫓧，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大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

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蓦、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

州县牌额

州县牌额，率系于吉凶，以故不敢轻为改易。严州分水县故额，草书“分”字，县令有作聪明者，谓字体非宜，自真书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恶民持刃杀人者众，盖“分”字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远，素无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悉以所作隶字，换郡下扁牓，自谯楼、仪门，凡亭榭、台观之类，一切趋新，郡人以为字多燥笔，而于州牌尤为不严重，私切忧之。次年四月，火起于郡库，经一日两夕乃止，官舍民庐一空。

卢知猷

唐之末世，王网绝纽，学士大夫逃难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颠持危之计，能支大厦于将倾者，出力以佐时，则当委身山栖，往而不反，为门户性命虑可也。白马之祸，岂李振、柳璨数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独孤诸公有以自取耳。偶读《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见其仕于僖、昭，更历荣级，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致仕，可以归矣。然由间关跋履，从昭宗播迁，自华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终，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没于牖下，亦云幸也。《新唐书》有传，附于父后，甚略，云：“昭宗为刘季述所幽，感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祸，天复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时，相去五年。《传》云：“子文度，亦贵显。”而碑载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圣乃卢幕客，当时作志，必不误矣。《昭宗实录》：“光化四年三月，华州奏，太子太师卢知猷卒。以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与《新唐·传》同。盖唐武、宣以后诸录，乃宋敏求补撰，简牍当有散脱者，皆当以司空之碑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纪》：“十一月，车驾幸凤翔。朱全忠趋长安，文武百僚太子太师卢知猷已下出迎。”又为可证。《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讳讳恶

《周礼·春官》：“小史诏王之忌讳。”郑氏曰：“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礼记·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云：“讳者先王名，恶者忌日，若子卯。恶，乌路反。”《左传》：“叔弓如滕，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观此乃知忌讳之明文。汉人表疏，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皆戾本旨。今世俗语言多云“无忌讳”及“不识忌讳”，盖非也。

陈涉不可轻

《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余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某志岂小小者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冢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邪？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士丐韩厥

晋厉公既杀却氏三卿，群臣疑惧。栾书、荀偃执公，召士丐，丐辞不往，召韩厥，厥辞曰：“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丐、厥为罪，岂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与建成、元吉相忌害，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王诛之，王犹豫未决。问于李靖，靖辞，问于李世绩，世绩辞，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为将相，知其有所守也。晋、唐四贤之识见略等，而无有称述者，唐史至不书其事，殆非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也。萧道成将革命，欲引时贤参赞大业，夜召谢朏，屏人与语，朏竟无一言。及王俭、褚渊之谋既定，道成必欲引朏参佐命，朏亦不肯从，遂不仕齐世，其亦贤矣。

孔　墨

墨翟以兼爱无父之故，孟子辞而辟之，至比于禽兽，然一时之论。迨于汉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载惠盎见宋康王曰：“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邹阳上书于梁孝王曰：“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贾谊《过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乐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贤。”是皆以孔、墨为一等，列、邹之书不足议，而谊亦如此。韩文公最为发

明孟子之学，以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杨、墨耳。而著《读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此又何也？魏郑公《南史·梁论》，亦有"抑扬孔、墨"之语。

玉川月蚀诗

卢仝《月蚀诗》，唐史以谓讥切元和逆党，考韩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岁十一月。是年为元和五年，去宪宗遇害时尚十载。仝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说者谓"董秦"即李忠臣，尝为将相而臣朱泚，至于亡身，故仝鄙之。东坡以为："当秦之镇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难出狩，追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场，趣命治行，诸将请择日，秦曰：'父母有急难，而欲择日乎？'即倍道以进。虽末节不终，似非无功而食禄者。"近世有严有翼者，著《艺苑雌黄》，谓坡之言非也，秦守节不终，受泚伪官，为贼居守，何功之足云？诗讥刺当时，故言及此。坡乃谓非无功而食禄，谬矣！有翼之论，一何轻发至诋坡公为非为谬哉！予按是时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为而追刺之？使仝欲讥逆党，则应首及禄山与泚矣。窃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仝以为嬖幸擅位，故用董贤、秦宫辈喻之，本无预李忠臣事也。记前人似亦有此说，而不能省忆其详。

诗要点检

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检者。如杜老《夔府咏怀》，前云，"满坐涕潺湲"，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卮"，"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亦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之语，近于意重。

周蜀九经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募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嵘书。列宰相李谷、范质、判监田敏等衔于后。《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旧五代史》：汉隐帝时，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从之。正尚武之时，而能如是，盖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礼》、《礼记》，皆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周礼》者，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周易》者，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尚书》者，校书郎周德政书。《尔雅》者，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昶时所镌，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唯《三传》至皇祐元年方毕工，殊不逮前。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讳，并小书四字，曰"渊圣御名"，或径易为"威"字，而他庙讳皆只缺画，愚而自用，为可笑也。蜀《三传》后，列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衔，大书为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田员外郎孙长卿，各细字一行，又差低于况。今虽执政作牧，监司亦与之雁行也。

冢宰治内

《周礼·天官冢宰》，其属有宫正，实掌王宫之戒令纠禁。内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盖宫中官之长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无不列于属中。后世宫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闻也。《礼记·内则》篇记男女事父母、舅姑，细琐毕载，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则以其治内故也。

宰相爵邑

国朝宰相初不用爵邑为轻重，然亦尝以代升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后为太子太师，经太宗登极恩，但封祁国公。吕文穆自司徒谢事为太子太师，经东封西祀恩，不复再得三公，但封徐国、许国公而已。寇忠愍罢相，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处之，真宗令更与些恩数，惟演但乞封国公。王冀公钦若食邑已过万户，及谪为司农卿，于衔内尽除去，后再拜相，乃悉还之。汤岐公以大观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职镌爵。赵卫公坐举官犯赃，见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户。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实所无也。王黪相元封冀，嫌其与钦若同，屡欲改，适有进国史赏，予为拟进韩国制词，用"有此冀方，莫如韩乐"。既播告矣，而删定官冯震武以为真宗故封，不许用，遂贴麻为鲁，虽著于司封格，冯盖不知富韩公已用之矣。是时，黪相以食邑过二万户为辞，寿皇遣中使至迈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无体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拟定闻奏。遂以邑户无止法复命，乃竟行下。

杨子一毛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之书，不传于今，其语无所考。惟《列子》所载："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人人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阳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

乎？'曰：'为之。'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阳曰：'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观此，则孟氏之言可证矣。

李长吉诗

李长吉有《罗浮山人》诗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正用杜老《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之句。长吉非蹈袭人后者，疑亦偶同，不失自为好语也。

子夏经学

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

卷十五

紫阁山村诗

宣和间，朱勔挟花石进奉之名，以固宠规利。东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门，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闳辈济其恶，豪夺渔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即取，护视微不谨，则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决墙而出。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杨戬、李彦创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之徒，亦助之发物供奉，大抵类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扰，屡禁止之，然覆出为恶，不能绝也。偶读白乐天《紫阁山北村》诗，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录于此："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切勿语，中尉正承恩。"盖贞元、元和间也。

李林甫　秦　桧

李林甫为宰相，妒贤嫉能，以裴耀卿、张九龄在己上，以李适之争权，设诡计去之。若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终于位，陈希烈及见其死，皆共政六七年。虽两人伴食谄事，所以能久，然林甫以忮心贼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之。秦桧则不然，其始也，见其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执政。史才由御史检法官超右正言，迁谏议大夫，遂签书枢密。施钜由中书检正、郑仲熊由正言，同除权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谢，施即参知政事，郑为签枢。宋朴为殿中侍御史，欲骤用之，令台中申称本台缺检法主簿，须长贰乃可辟。即就状奏除侍御史，许荐举，遽拜中丞，谢日除签枢，其捷如此。然数人者不能数月而罢。杨愿最善佞，至饮食动作悉效之。秦尝因食，喷嚏失笑，愿于仓卒间，亦阳喷饭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历岁亦厌之，讽御史排击而预告之，愿涕泪交颐。秦曰："士大夫出处常事耳，何至是？"愿对曰："愿起贱微，致身此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师生成恩，过于父母，一旦别去，何时复望车尘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怜之，使以本职奉祠，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罢参政，或曰："胡不效杨原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气。笑曰："便打杀我，亦撰眼泪不出。"秦闻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尝以病谒告，政府独有余尧弼，因奏对，高宗访以机务，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见，上曰："余尧弼既参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与闻。"秦退，扣余曰："比日榻前所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牍阅视，皆已书押。责之曰："君既书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卖耳！"余离席辩析，不复应。明日台评交章。段拂为人愦愦，一日，秦在前开陈颇久，遂俯首瞌睡。秦退始觉，殊窘怖，上犹慰抚之，且询其乡里。少顷，还殿廊幕中。秦闭目诵佛，典客赞揖至三，乃答。归政事堂，穷诘其语，无以对，旋遭劾，至于责居。汤思退在枢府，上偶回顾，有所问。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为然，乞问汤思退。"上曰："此事朕岂不晓，何用问他汤思退？"秦还省见汤，已不乐，谋去之。会其病，迫于亡，遂免。考其所为，盖出偃月堂之上也。

注书难

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王荆公《诗新经》，"八月剥棘"解云："剥者，剥其皮而进之，所以养老也。"毛公本注云："剥，击也。"陆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后从蒋山郊步至民家，问其翁安在？曰："去扑棘。"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无之。洪庆善注《楚辞·九歌·东君》篇："縆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引《仪礼·乡饮酒》章"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为比，云："箫钟者，取二乐声之相应者互奏之。"即锓板，置于坟庵，一蜀客过而见之，曰："一本箫作櫹，《广韵》训为击也。盖是击钟，正与縆瑟为对耳。"庆善谢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禁苏氏学，蕲春一士独杜门注其诗，不与人往还。钱伸仲为黄冈尉，因考校上舍，往来其

乡，三进谒然后得见。首请借阅其书，士人指案侧巨编数十，使随意抽读，适得《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月地云阶漫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奴，齐东昏侯潘妃小字。临春、结绮者，东后主三阁之名也。"伸仲曰："所引止于此耳?"曰："然。"伸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纪》，记入薄太后庙，见古后妃辈，所谓月地云阶见洞仙，东昏以玉儿故，身死国除，不拟负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为没而不书?"士人怅然失色，不复一语，顾其子然纸炬悉焚之。伸仲劝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君几贻士林嗤笑。"伸仲每谈其事，以戒后生。但玉奴乃杨贵妃自称，潘妃则名玉儿也。剥枣之说，得于吴说、傅朋，箫钟则庆善自言也。绍兴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词，镂板钱塘，至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蔷薇罥"，"学画鸦黄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录》，如此甚多。

书易脱误

经典遭秦火之余，脱亡散落，其仅存于今者，相传千岁，虽有错误，无由复改。《汉·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以《尚书》校欧阳、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独孔氏古文，故不见二篇脱处。《周易·杂卦》自《乾》、《坤》以至《需》、《讼》，皆以两两相从，而明相反之义，若《大过》至《夬》八卦则否。盖传者之失也。东坡始正之。元本云："《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坡改云："《颐》，养正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谓如此而相从之次，相反之义，焕然若合符节矣。《尚书·洪范》"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便合继之以"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至于"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一章，乃接"五皇极"，亦以简编脱误，故失其先后之次。"五皇极"之中，盖亦有杂"九，五福"之文者。如"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是也。《康诰》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诰》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诰》，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继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继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后及"乃反商政"，以讫终篇，则首尾亦粲然不紊。

南陔六诗

《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苹》、《采蘩》"。窃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即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皙《补亡》六篇，不作可也。《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帛》、《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若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

绍圣废春秋

五声本于五行，而征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为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卞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国史以为尝游陕西，采访边事，遂诣阙上书。偶读《晁以道集·与熙河钱经略书》，云："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韩、范之论何？又其后有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窃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浅，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陇拶似若无能，颇闻有子存，实有不可不惧者。"此书盖是元祐初年，然则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时未得其说也。

《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尝上十策。若通唵厮啰之属羌。当时施用之，余皆不书，不知晁公所指为何也？

书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亡之夕尽焚之。隋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唐平王世充，得其旧书于东都，浮舟溯河，尽覆于砥柱。贞观、开元募借缮写，两都各聚书四部。禄山之乱，尺简不藏。代宗、文宗时，复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昭宗又于诸道求访，及徙洛阳，荡然无遗。今人观汉、隋、唐《经籍·艺文志》，未尝不茫然太息也。晁以道记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旧书，今其子孙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辟学馆以延学士大夫，不待见主人，而下马直入读书。供牢饩以给其日力，与众共利之。今其家仅有败屋数楹，而书不知何在也！宋宣献家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其富盖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灾为灰烬。以道自谓家五世于兹，虽不敢与宋氏争多，而校雠是正，未肯自逊。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谴。唯刘壮舆家于庐山之阳，自其祖凝之以来，遗子孙者唯图书也，其书与七泽俱富矣。于是为作记。今刘氏之在庐山者不闻其人，则所谓藏书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为靳靳也。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靖康荡析之余，尽归于燕，置之秘书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逐贫赋

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扬子云《逐贫赋》。韩公《进学解》拟东方朔《客难》，柳子《晋问》篇拟枚乘《七发》、《贞符》拟《剧秦美新》，黄鲁直《跛奚移文》拟王子渊《僮约》，皆极文章之妙。《逐贫》一赋几五百言，《文选》不收，《初学记》所载才百余字，今人盖有未之见者，辄录于此，云："扬子遁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好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戏土沙。居非近邻，接屋连家。恩轻毛羽，义薄轻罗。进不由德，退不受诃。久为滞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绣，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独藜飧。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宴，为乐不槃。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沾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女之为。舍女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贫曰：'唯唯，主人见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怀，愿得尽辞。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惑。饕餮之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室，华屋崇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崤。是用鹄逝，不践其朝。三省吾身，谓予无愆。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子独露居。人皆怵惕，子独无虞。'言辞既罄，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誓将去汝，适彼首阳。孤竹之子，与我连行。'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尔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唐宣宗时，有文士王振自称"紫逻山人"，有《送穷辞》一篇，引韩吏部为说，其文意亦工。

涧松山苗

诗文当有所本，若用古人语意，别出机杼，曲而畅之，自足以传示来世。左太冲《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白乐天《续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摧为薪。风摧此何意，风长彼何因？百尺涧底死，寸茎山上春。"语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顿挫，则不逮也。

男子运起寅

今之五行家学，凡男子小运起于寅，女子小运起于申，莫知何书所载？《淮南子·氾论训》篇云："礼三十而娶。"许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阴阳未分时俱生于子，男从子数左行三十年立于巳，女从子数右行二十年亦立于巳，合夫妇，故圣人因是制礼，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数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于寅，故男子数从寅起，女自巳数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于申，故女子数从申起。"此说正为起运也。

宰我作难

《史记》称宰我为齐临菑大夫，与田常作难，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苏子由作《古史》，精为辩之，以为子我者阚止也，与田常争齐政，为常所杀，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战国》之书误以为宰予。此论既出，圣门高第，得免非义之谤。东坡又引李斯《谏书》，谓"田常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是其不从田常，故为所杀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于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应宰我遇祸，略无一言。《孟子》所载三子论圣人贤于尧、舜等语，疑是夫子没后所谈，不然，师在而各出意见议之，无复质正，恐非也。然则宰我不死于田常，更可证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说云："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使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子皮谓范蠡也，蠡浮海变姓名游齐，时简公之

难已十余年矣。《说苑》亦云："田常与宰我争，宰我将攻之，鸱夷子皮告田常，遂残宰我。"此说尤为无稽，是以蠡为助田氏为齐祸，其不分贤逆如此。

古人占梦

《汉·艺文志·七略》杂占十八家，以《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甘德长柳占梦》二十卷为首，其说曰："杂占者，纪百家之象，候善恶之证。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周礼》："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郑氏以为致梦夏后氏所作，觭梦商人所作，咸陟者言梦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梦专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其别：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惧。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舍萌者，犹释采也。赠者，送之也。《诗》、《书》、《礼》经所载，高宗梦得说；周文王梦帝与九龄；武王伐纣，梦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罴虺蛇之梦，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左传》所书尤多。孔子梦坐奠于两楹。然则古之圣贤，未尝不以梦为大，是以见于《七略》者如此。魏、晋方技，犹时时或有之。今人不复留意此卜，虽市井妄术，所在如林，亦无一个以占梦自名者，其学殆绝矣。

卷十六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郡，执郡丞高德儒，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读史不熟者，但以为史氏虚设此语，以与指鹿为马作对耳。按隋大业十一年，有二孔雀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擢拜朝散大夫，余人皆赐束帛；仍于其地造仪鸾殿。距此时才二年余。盖唐温大雅所著《创业起居注》载之，不追书前事故也。《新唐书·太宗纪》，但书云："率兵徇西河，斩其郡丞高德儒。"尤为简略，赖《通鉴》尽纪其详。范氏《唐鉴》只论其被诛一节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钱至微，除一项之外，更无所谓料券、添给之类者。白乐天为校书郎，作诗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为翰林学士，当迁官，援姜公辅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户曹参军，既除此职，喜而言志，至云："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弟兄俱簪笏，新妇俨衣巾。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置酒延贺客，不复忧空樽。"而其所得者，亦俸钱四五万，廪禄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优饫处，固有倍蓰于此者矣，亦未尝以为足，古今异宜，不可一概论也。杨文公在真宗朝为翰林学士，而云："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盖是时尚为鲜薄，非后来比也。

计然意林

《汉书·货殖传》："粤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遂报强吴。"孟康注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句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复闻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而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颜师古曰："蔡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计研。班固《宾戏》：'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

予按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乌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骃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总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书，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与人，亦不取一介于人之类。其他所引书，如《胡非子》、《随巢子》、《缠子》、《王孙子》、《公孙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纬》、殷兴《通语》、《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邹子》、孙氏《成败志》、《蒋子》、《谯子》、《钟子》、张俨《默记》、《裴氏新言》、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陆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诸书，今皆不传于世，亦有不

知其名者。

思颍诗

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远在数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则举动为不宜轻。若夫以为得计，又从而咏歌夸诩之，著于诗文，是其一时思虑，诚为不审，虽名公钜人，未能或之免也。欧阳公，吉州庐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泷冈，公自为《阡表》，纪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颍，其《思颍诗序》云："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土厚水甘，慨然有终焉之志。尔来思颍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乃发旧稿，得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思颍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又《续诗序》云："自丁家难，服除，入翰林为学士，忽忽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遂，然未尝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颍连疆，因得以为旧老之渐。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时熙宁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遥于颍，盖无几时，惜无一语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为颍人，泷冈之上，遂无复有子孙临之，是因一代贵达，而坟墓乃隔为他壤。予每读二序，辄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东坡之居宜兴，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后自海外北还，无以为归，复暂至常州，已而捐馆。文定公虽居许，而治命反葬于眉山云。

刘蕡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之祸。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𫗧、库部郎中庞严，见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郃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蕡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网纪遂绝。臣所对不及蕡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报。予按是时宰相乃裴度、韦处厚、窦易直，易直不足信，裴、韦之贤，顾独失此，至于抑言者使勿论奏，岂不有愧于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于朝，而李郃亦不显，盖无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师礼，竟为宦人所嫉诬，贬柳州司户。李商隐赠以诗曰："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及蕡卒，复以二诗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曰："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才七年，未知蕡及见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微者随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瓶瓢，标帚秆，唐人多咏于诗。然其制盖自古以然矣，《韩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于酸。"所谓悬帜者此也。

贤宰相遭谗

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参其间乃可，不然必为所胜。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显显者言之，若褚遂良、长孙无忌之遭李义府、许敬宗，张九龄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晋公相宪宗，立淮、蔡、青、郓之功，唐之威令纪纲，既坏而复振，可谓名宰矣。皇甫镈一共政，则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闵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赵韩王以佐命元勋，而为卢多逊所胜，寇莱公为丁谓所胜，杜祁公、韩、范为陈执中、贾昌朝所胜，富韩公为王介甫所胜，范忠宣为章子厚所胜，赵忠简为秦会之所胜，大抵皆然也。

宋齐丘

自用兵以来，令民间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于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䌷、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氓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䌷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䌷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齐丘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靦于偏闰之臣乎？齐丘平生，在所不论也。

咸杬子

《玉篇·唐韵》释杬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

藏果及卵不坏。"《异物志》云："杬子，音元，盐鸭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盐渍之。今吾乡处处有此，乃如苍耳、益母，茎干不纯是木。小人争斗者，取其叶挼擦皮肤，辄作赤肿，如被伤，以诬赖其敌。至藏鸭卵，则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阳杂俎·天咫篇》，载月星神异数事。其命名之义，取《国语》楚灵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之说。其纪月中蟾桂，引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予记东坡公《鉴空阁》诗云："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镜。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正用此说。其诗在集中，题为《和黄秀才》。顷予游南海，西归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阁枕江流，标曰"鉴空"，正见诗牌揭其上，盖当时临赋处也。

唐二帝好名

唐贞观中，忽有白鹊营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太宗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放鹊于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天下毋得复采织，罢两京织锦坊。予谓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训于后，然大要出于好名。鹊巢之异，左右从而献谀，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毁其巢？珠玉锦绣，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户晓哉！治道贵于执中，是二者俱不可以为法。其后杨贵妃有宠，织绣之工，专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皋、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靡，九皋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明皇之始终，一何不同如此哉!

周礼非周公书

《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莽据以毒痡四海，如五均、六管、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故当其时，公孙禄既已斥歆颠倒《六经》毁师法矣。历代以来，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于治民发政，亦未尝循故辙。王安石欲变乱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与《诗》、《书》均匹，以作《三经新义》，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则安石所学所行实于此乎出。遂谓："一部之书，理财居其半。"又谓："泉府，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则非特摧兼并，救贫厄，因以足国事之财用。夫然故虽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赋，而国无乏事。"其后吕嘉问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遍生灵。呜呼！二王托《周官》之名以为政，其归于祸民一也。

醉尉亭长

李广免将军为庶人，屏居蓝田，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后广拜右北平太守，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武帝报曰："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王莽窃位，尤备大臣抑夺下权，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呵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棰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谢。予观此两亭尉长，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广，而广杀之，武帝不问，奉常亭长杀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皆以两字为义。今人但称《周易》曰《易》，非也。夏曰《连山》，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商曰《归藏》，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周曰《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太簇为人统，寅为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林钟为地统，未之冲丑，故为地正，商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黄钟为天统，子为天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乾》为首。此本出唐贾公彦《周礼正义》之说，予整齐而纪之。所谓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后汉陈宠论之甚详。本出《尚书大传》。

忠臣名不传

古今忠臣义士，其名载于史策者，万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无传者。南唐后主，淫于浮图氏，二人继踵而谏，一获徒，一获流。歙人汪焕为第三谏，极言请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写佛经，散发与僧践，舍身为佛奴，屈膝礼和尚，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

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之事。”后主览书，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当王师吊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敌。雄以国城重围，不忍端坐，遂东下以救之，阵于溧阳，与王师遇，父子俱没，诸子不从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讫亡，不沾褒赠，其事仅见于《吴唐拾遗录》。顷尝有旨合九朝国史为一书，他日史官为列之于《李煜传》，庶足以慰二人于泉下。欧阳公作《吴某墓志》云：“李煜时，为彭泽主簿，曹彬破池阳，遣使者招降郡县，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为李氏死尔。’乃杀使者，为煜守。煜已降，某为游兵执送军中，主将责以杀使者，曰：‘固当如是。’主将义而释之。”其事虽粗见，而集中只云“讳某”，为可惜也。如靖康之难，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予得朱弁所作《忠义录》于其子林，乃为作传于四朝史中，盖惜其无传也。

唐人酒令

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擊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

容斋三笔

[宋]洪　迈撰　郑国玉整理

序

王右将军逸少，晋、宋间第一流人也。遗情轩冕，摆落世故，盖其生平雅怀。自去会稽内史，遂不肯复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词致确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读所与谢万石书云："坐而获逸，遂其宿心。比尝与安石东游山海，颐养闲暇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依陆贾、班嗣之处世，老夫志愿尽于此也。"按是时逸少春秋才五十余耳，史氏不能赏取其高，乃屑屑以为坐王怀祖之故，待之浅矣。予亦从会稽解组还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贤，犹驽蹇之视天骥，本非伦儗，而年龄之运，逾七望八，法当挂神虎之衣冠，无假于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于宽闲寂寞之滨，穷胜乐时之暇，时时捉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于是《容斋三笔》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无序引。"因据写所怀，并发逸少之孤标，破《晋史》之妄，以诏儿侄，冀为《四笔》，他日嘉话。庆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卷　一

晁景迁经说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著一书，发明其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

谓《易》之学者所谓应、所谓位、所谓承乘、所谓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辞》言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类非一，未尝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然则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则又为承乘之说。谓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则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论《书》曰：予于《尧典》，见天文矣，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禹贡》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畴者不知数。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而流放窜殛之。穆王将善其祥刑，而先丑其耄荒。汤之伐桀，出不意而夺农时。文王受命为僭王，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而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板干而屋诛。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实春分之一时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于夏至而东方角、亢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说。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太阳所舍外，余出者过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间毕见哉？盖晁不识星故云尔。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欤！且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睹《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诲、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谓《子衿》、《候人》、《采绿》之《序》骈蔓无

益，《樛木》、《日月》之《序》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为不纯。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业，日称兵于母家，自丧服以寻干戈，终身战不知已，而序《渭阳》，称其"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纯孝欤？陈厉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门》责佗"无良师傅"，失其类矣。予谓康公《渭阳》之诗，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盖晋襄公耳，《传》云"子墨衰绖"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晋，盖徇其请。晋背约而与之战，康公何罪哉？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陈佗杀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非厉公罪也。晁诋厉以申佗，亦为不可。

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甯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决然不敢异同也。此论最善。

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

邳彤郦商

汉光武讨王郎时，河北皆叛，独钜鹿、信都坚守，议者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东坡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亦可谓汉之元臣也。"彤在云台诸将之中，不为人所标异，至此论出，识者始知其然。汉高祖没，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发丧。郦商见食其曰："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比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向以攻关中，亡可翘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发丧。然则是时汉室之危，几于不保，郦商笑谈间，廓廓无事，其功岂不大哉？然无有表而出之者！迨吕后之亡，吕禄据北军，商子寄给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则郦氏父子之于汉，谓之社稷臣可也。寄与刘揭同说吕禄解将印，及文帝论功，揭封侯赐金，而寄不录，平、勃亦不为之一言，此又不可晓者。其后寄嗣父为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书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谓服事者，美其能于纣之世尽臣道也。而《史记·周本纪》云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其后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为王。是说之非，自唐梁肃至于欧阳、东坡公、孙明复皆尝著论，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书，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及武王自称曰"周王发"，皆纣尚在位之辞。且大王居邠，犹为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称西伯，焉得言"诞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称周王，可乎？则《武成》之书不可尽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编简舛误，特其小小者云。

象载瑜

《汉郊祀歌·象载瑜》章云："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曰："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赤蛟》章云"象舆轙"，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载昭庭。"师古曰："象谓悬象也。悬象秘事，昭显于庭也。"二字同出一处，而自为两说。按乐章词意，正指瑞应车，言昭列于庭下耳。三刘《汉》释之说亦得之，而谓"白集西"为西雍之麟，此则不然。盖歌诗凡十九章，皆书其名于后，《象载瑜》前一行云"行幸雍获白麟作"，自为前篇"朝陇首，览西垠"之章，不应又于下篇赘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民，无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宝法。"观管、晏二子之语，一何相似，岂非传记所载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为一书，必不误，当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无录而王，故谓之霸。《历志》则云："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记·律书》："颛帝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帝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然《左传》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杜预云："共工氏以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盖其与炎、黄诸帝，均受五行之瑞，无所低

昂，是亦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为社。前所纪谓“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于怒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尤为诞罔。洪氏出于此，本曰“共”，《左传》所书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尧典》所称“共工方鸠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时以名官，故舜命垂为之。

汉志之误

昔人谓颜师古为班氏忠臣，以其注释纪传，虽有舛误，必委曲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显显者，与《尚书》及《春秋》乖戾为甚。桑谷共生于朝。刘向以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谷之异见。武丁恐骇，谋于忠贤。颜注曰：“桑谷自太戊时生，而此云高宗时，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未详其义，或者伏生差谬。”按《艺文志》自云：“桑谷共生，太戊以兴，鸣雉登鼎，武丁为宗。”乃是本书所言，岂不可为明证，而翻以伏生为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刘向以为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僖公不寤，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又载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刘向以为其后公子遂杀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刘向既书之，又误以为僖。颜无所辨。隐公三年，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其后郑获鲁隐。注引“狐壤之战，隐公获焉”。此自是隐为公子时事耳，《左传》记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董仲舒以为成公时。其他如言楚庄始称王，晋灭江之类，颜虽随事敷演，皆云未详其说，终不肯正诋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曰：“故滕国，周懿王子叔绣所封。”颜引《左传》“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为证，亦云未详其义。真定之肥垒，菑川之剧，泰山之肥城，皆以为肥子国，而辽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于此。”魏郡元城县云：“魏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县云：“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应两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虖池河，皆注云：“虖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云：“此五伯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注云：“谓昆吾、大彭、豕韦、齐威、晋文也。”均出一书，皆师古注辞，而异同如此。

汉将军在御史上

《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银印青绶，前后左右将军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绶。故《霍光传》所载群臣连名奏曰，丞相敞、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度辽将军明友、前将军增、后将军充国、御史大夫谊。且云群臣以次上殿。然则凡杂将军，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后左右也。

上元张灯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买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国史，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寓乂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

七夕用六日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著于甲令。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且名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时始。然唐世无此说，必出于五代耳。

宰相参政员数

太祖登极，仍用周朝范质、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罢，赵普独相。越三月，始创参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吕余庆，后益以刘熙古，是为一相三参。及普罢去，以居正及沈义伦为相，卢多逊参政。太宗即位，多逊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无一参。自后颇以二相二参为率。至和二年，文彦博为昭文相，刘沆为史馆相，富弼为集贤相，但用程戡一参。惟至道三年吕端以右仆射独相，而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参政，前后未之有也。

朱崖迁客

唐韦执谊自宰相贬崖州司户，刺史命摄军事衙推，牒词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颇谙公事，幸期佐理，勿惮縻贤。”当时传以为笑，然犹未至于挫抑也。卢多逊罢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为子求昏，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不得已，卒与为昏。绍兴中，胡邦衡铨窜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状，每旬呈，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是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其居去城三十里，尝邀致入山，见军守者，荷枷絣西庑下，酋指而语曰：“此人贪虐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切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要之为一州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

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擅杀人也。”酋悟，遽释之，令自书一纸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归，张诣门悔谢，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为上客。邦衡以隆兴初在侍从，录所作《生日诗》示仲兄文安公，且备言昔日事。乃知去天万里，身陷九渊，日与死迫，古今一辙也。

张士贵宋璟

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征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璟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韩欧文语

《盘谷序》云：“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醉翁亭记》云：“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欧公文势，大抵化韩语也。然“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殽前陈”之句，烦简工夫，则有不侔矣。

卷　二

汉宣帝不用儒

汉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匡衡为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不宜在远方。事下萧望之、梁丘贺。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故官。司马温公谓俗儒诚不可与为治，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说，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为而效之邪？既不用儒生而专委中书宦官，宏恭、石显因以擅政事，卒为后世之祸，人主心术，可不戒哉！

国家府库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岁赋入大数，是时，至道三年也，凡收谷二千一百七十万硕，钱四百六十五万贯，绢、䌷一百九十万匹，丝、绵六百五十八万两，茶四十九万斤，黄蜡三十万斤。自后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国家全盛，民力充足，故于征输未能为害。今之事力，与昔者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缗钱之入，殆过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术，为可虑耳。黄蜡一项，今不闻有此数。

刘项成败

汉高帝、项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怀王。及入关破秦，子婴出降，诸将或言诛秦王。高帝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至羽则不然，既杀子婴，屠咸阳，使人致命于怀王。王使如初约，先入关者王其地。羽乃曰：“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颛主约？今定天下，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怀王亡功，固当分其地而王之。”于是阳尊王为义帝，卒至杀之。观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犹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约，其末至于如此，成败之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高帝微时，尝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当如此矣！”至羽观始皇，则曰：“彼可取而代也。”虽史家所载，容有文饰，然其大旨，固可见云。

占术致祸

吉凶祸福之事，盖未尝不先见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杀身亡族之害者。汉昭帝时，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虫食叶曰“公孙病已立。”眭孟上书言，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索贤人而禅位，孟坐袄言诛，而其应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时，夏贺良以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遂有陈圣刘太平皇帝之事，贺良坐不道诛。及王莽篡窃，自谓陈后，而光武实应之。宋文帝时，孔熙先以天文图谶，知帝必以非道晏驾，由骨肉相残，江州当出天子，遂谋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义康。熙先既诛，义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祸，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宫，许负相之当生天子，豹闻言心喜，因背汉，致夷灭，而其应乃在汉文帝。唐李锜据润州反，有相者言，丹阳郑氏女当生天子，锜闻之，纳为侍人。锜败，没入掖庭，得幸宪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有术者善听人声，闻其子妇符氏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贞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于是决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为周世宗后。

绛侯莱公

汉周勃诛诸吕，立文帝以安刘氏，及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爰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绛侯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逊，臣主失礼，窃为陛下弗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击廷尉之祸，几于不免。寇莱公决澶渊之策，真宗待之极厚，王钦若深害之。一日会朝，准先退，钦若进曰：“陛

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钦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对曰：“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此举，是盟于城下也，其何耻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顾准稍衰，旋即罢相，终海康之贬。呜呼！绛侯、莱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与钦若以从容一言，移两明主意，讫致二人于罪斥，谗言罔极，吁可畏哉!

无名杀臣下

《传》曰：“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古者置人于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无罪杀之，而必为之名者。张汤为汉武造白鹿皮币，大农颜异以为本末不相称，天子不悦。汤又与异有隙。异与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后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后为人所谮，罚为徒隶，使人视之，词色不挠。操令曰：“琰虽见刑，而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遂赐琰死。隋炀帝杀高颎之后，议新令，久不决。薛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遂令自尽。冤哉此三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执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数及旒之多少为别。俗呼为平天冠，盖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纯礼知开封府，中旨鞫淳泽村民谋逆事。审其故，乃尝入戏场观优，归涂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主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对曰：“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杖之，足矣。”按，《后汉·舆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识，谓之平天冠。”然则其名之传久矣。

介推寒食

《左传》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遂与母偕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绵上者，西河介休县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记》则曰：“子推从者书宫门，有‘一蛇独怨’之语。文公见其书，使人召之，则亡。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山封之，名曰介山。”虽与《左传》稍异，而大略亦同。至刘向《新序》始云：“子推怨于无爵齿，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谓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后杂传记，如《汝南先贤传》则云：“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邺中记》云：“并州俗，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子推断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党、西河、雁门皆冱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为冬至后百有五日也。”按《后汉·周举传》云：“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举为并州刺史，乃作吊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然则所谓寒食，乃是冬中，非今节令二三月间也。

进士诉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言滑州进士杨世质等诉本州黜落，即取元试卷，付许州通判崔立看详，立以为世质等所试，不至纰缪，已牒滑州依例解发。诏转运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发缘由以闻，其试卷仰本州缴进。世质等仍未得解发。及取到试卷，诏贡院定夺，乃言词理低次，不合充荐，复黜之，而劾胡则、崔立之罪。盖是时贡举条制犹未坚定，故有被黜出来诉其枉者。至于省试亦然，如叶齐之类，由此登第。后来无此风矣。

《后汉书》载班固文

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仿佛，可谓尽善矣。然至《后汉》中所载固之文章，断然如出两手。观《谢夷吾传》云，第五伦为司徒，使固作奏荐之，其辞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语。其他比喻，引稷、契、咎繇、傅说、伊、吕、周、召、管、晏，以为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圣贤之盛者，皆无以过。而夷吾乃在《方术传》中，所学者风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过欤?

赵充国马援

前汉先零羌犯塞，赵充国平之，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西边遂定。成帝命扬雄颂其图画，至比周之方、虎。后汉光武时，西羌入居塞内，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讨之。羌来和亲，于是陇右清静。而自永平以后，讫于灵帝，十世之间，羌患未尝少息。故范晔著论，以为“二汉御戎之方，为失其本。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援徙当煎于三辅，不见其事。《西羌传》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事已具《援传》。然援本传，盖无其语，唯段纪明与张奂争讨东羌奏疏，正谓赵、马之失，至今为梗。充国、文渊，为汉名臣，段贬之如此，故晔据而用之，岂其然乎?

汉人希姓

两《汉书》所载人姓氏，有后世不著见者甚多，

漫纪于此，以助氏族书之脱遗。复姓如公上不害、合傅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单父右军、阳城延、息夫躬、游水发根、吾丘寿王、落下闳、梁丘贺、五鹿充宗、公户满意、堂谿惠、申章昌、浩星赐、阙门庆忌、安国少季、马适建、都尉朝、毋将隆、红阳长仲、乌氏赢、周阳由、胜屠公、毋盐氏、欧侯氏、士孙喜、索卢恢、屠门少、瓜田仪、工师喜、驳马少伯、公乘歙、鲑阳鸿、弓里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丰、友通期、公绪恭、公族进阶、水丘岑、叔先雄。单姓如缯贺、虫达、灵常、贳赫、其石、旅卿、秘彭祖、革朱、樛乐、冷丰、冥都、溏中翁、蒯彻、直不疑、闳孺、使乐成、栖育、制氏、猗顿、义纵、隽不疑、疏广、云敞、枚乘、终军、卤公孺、食子公、马干臂、倗宗、衡胡、乘宏、简卿、炔钦、所忠、假仓、眭孟、蓋恽、涂恽、射姓、后仓、姓伟、如氏、苴氏、百政、免公、发福、质氏、浊贤、稽发、萬章、眮氏、佗羽、绣君宾、漕中叔、栩丹、帛敞、迟昭平、汝臣、驹几、称忠、逯普、台崇、沐茂、匽氏、劳丙、抗徐、阙宣、沮俊、卑整、编䜣、寷诵、寻穆、夜龙、弓林、行巡、投讽、角闳、芳丹、坚镡、锡光、徭伟、重异、力子都、维汜、诗索、繇延、夷长公、防广、镡显、移良、缑玉、蕃向、渠穆、临孝存、脂习、笮融、茨充、处兴、兴渠、具瑗、谅辅、腾是、卿仲辽、谒焕、矫慎、晃华、洼丹、祢衡。

绛　灌

《汉书·陈平传》，“绛、灌等谗平。”颜师古注云：“旧说云，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而《楚汉春秋》，高祖之臣，别有绛灌，疑昧之文，不可据也。”《贾谊传》，“绛、灌、东阳侯之属尽害之。”注亦以为勃、婴。按《史记·陈平世家》曰：“绛侯、灌婴等咸谗平”，则其为两人明甚。师古不必为疑辞也。《楚汉春秋》陆贾所作，皆书当时事，而所言多与史不合。师古盖屡辨之矣。《史》、《汉·外戚·窦皇后传》，实书绛侯、灌将军，此最的证也。夏侯婴为滕令，故称滕公。而《史》并灌婴书为滕、灌，贾谊所称亦然，甚与绛、灌相类。《楚汉春秋》一书，今不复见，李善注《文选》刘歆《移博士书》云：“《楚汉春秋》曰，汉已定天下，论群臣破敌禽将，活死不衰，绛灌、樊哙是也。功成名立，臣为爪牙，世世相属，百出无邪，绛侯周勃是也。然则绛灌自一人，非绛侯与灌婴。”师古所谓疑昧之文者此耳。张耳归汉，即立为赵王，子敖废为侯，敖子偃尝为鲁王，文帝封为南宫侯，而《楚汉春秋》有“南宫侯张耳”。淮阴舍人告韩信反，《史记·表》云栾说，《汉·表》云乐说，而《楚汉》以为谢公。其误可见。

题咏绝唱

钱伸仲大夫于锡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筑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茔在其上，名曰“望云”；种桃数百千株，名曰“芳美”；凿地涌泉，或以为与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诗于一时名流，自葛鲁卿、汪彦章、孙仲益既各极其妙，而母舅蔡载天任四绝独擅场。《遂初亭》曰：“结庐傍林泉，偶与初心期。佳处时自领，未应鱼鸟知。”《望云亭》曰：“白云来何时，英英冠山椒。西风莫吹去，使我心摇摇。”《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种无边春。莫随流水去，恐污世间尘。”《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间，万派同一指。胡为穿石来？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诸公皆自以为弗及也。吴傅朋游丝书，赋诗者以百数，汪彦章五言数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因已超拔，而刘子翚彦冲古风一篇，盖为绝唱。其辞有：“圆清无瑕二三月，时见游丝转空阔。谁人写此一段奇，著纸春风吹不脱。纷纭纠结疑非书，安得龙蛇如许臞。神踪政喜萦不断，老眼只愁看若无。定知苗裔出飞白，古人妙处君潜得。勿轻漠漠一缕浮，力遒可挂千钧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轴之远寄悠然堂。谢公遗髯凛若活，卫后落鬓摇人光。翻思长安夜飞盖，醉哦声落南山外。乱离契阔四十秋，笔意与人俱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风流今绝伦。文章固自有机杼，戏事岂足劳心神？”此章尤为驰骋痛快，且卒章含讥讽，正中傅朋之癖。予少时见二公所作，殊敬爱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记忆，惧其益久而不传，故纪于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后，实为贡举科目之最，而今人恬于习玩，每闻以此称之，辄指为轻己。因阅《北史·杜正玄传》载一事云：“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曹司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使拟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盖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亦应时并就，文无点窜。然则可谓难矣。《唐书·杜正伦传》云：“隋世重举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伦一门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诸人，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故众口喧然，称为“秽史”。诸家子孙，前后投诉，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至于坐谤史而获罪编配，因以致死者。其书今存，视南北八史中，最为冗谬。其自序云：“汉初，魏无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彦，彦子歆，歆子悦，悦子子建，子建子收。”无知于收，为七代祖，而世之相

去七百余年。其妄如是，则其述他人世系与夫事业，可知矣！

卷　三

兔葵燕麦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云："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读《北史·邢邵传》载邵一书云："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然则此语由来久矣。《尔雅》曰："莃，兔葵。蘥，雀麦。"郭璞注曰："颇似葵而叶小，状如藜；雀麦即燕麦，有毛。"《广志》曰："菟葵，瀹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菟丝，何尝可络？道边燕麦，何尝可获?"皆见于《太平御览》。《上林赋》："葴析苞荔，"张揖注曰："析，似燕麦，音斯。"叶庭珪《海录碎事》云："兔葵，苗如龙芮，花白茎紫。燕麦草似麦，亦曰雀麦。"但未详出于何书。

北狄俘虏之苦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先公在英州，为摄守蔡寓言之，蔡书于《甲戌日记》，后其子大器录以相示，此《松漠记闻》所遗也。

太守刺史赠吏民官

汉薛宣为左冯翊，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钱，惭恐自杀。宣移书池阳曰："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颜师古注云："以此职追赠也。"后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吴悉达兄弟行著乡里，板赠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赠吏民官职，不以为过，后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诗启

建昌县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择尚书族子也，抱材尚气，不以辞色假人。崇宁中在大学，蔡薿为学录，元亮恶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礼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归乡。大观二年冬，复诣学，道过和州。蔡解褐即超用，才二年，至给事中，出补外，正临此邦。元亮不肯入谒。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门卒，凡士大夫往来，无问官高卑，必飞报，虽布衣亦然。既知其来，便命驾先造所馆。元亮惊喜出迎，谢曰："所以来，颛为门下之故。方修贽见之礼，须明旦扣典客，不意给事先生卑躬下贱如此，前贽不可复用，当别撰一通，然后敬谒。"蔡退，元亮旋营一启，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馆而见长者，古所不然，轻身以先匹夫，今无此事。"蔡摘读嗟激，留宴连夕，赠以五十万钱，且致书延誉于诸公间，遂登三年贡士科。元亮亦工诗，如"人闲知昼永，花落见春深"，"朝雨未休还暮雨，腊寒才过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迁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为元氏，而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以姓或重复，皆改之。于是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尉迟氏为尉氏，其用夏变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孙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赐蕃姓，如李弼为徒河氏，赵肃、赵贵为乙弗氏，刘亮为侯莫陈氏，杨忠为普六茹氏，王雄为可频氏，李虎、阎庆为大野氏，辛威为普毛氏，田宏为纥干氏，耿豪为和稽氏，王勇为库汗氏，杨绍为叱利氏，侯植为侯伏侯氏，窦炽为纥豆陵氏，李穆为擒拔氏，陆通为步六孤氏，杨纂为莫胡卢氏，寇儁为若口引氏，段永为尔绵氏，韩褒为侯吕陵氏，裴文举为贺兰氏，王轨为乌丸氏，陈忻为尉迟氏，樊深为万纽于氏，一何其不循乃祖彝宪也！是时盖宇文泰颛国，此事皆出其手，遂复国姓为拓跋，而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泰方以时俗文敝，命苏绰仿《周书》作大诰，又悉改官名，复周六卿之制，顾乃如是，殆不可晓也。

东坡和陶诗

《陶渊明集·归田园居》六诗，其末"种苗在东皋"一篇，乃江文通杂体三十篇之一，明言敩陶征君《田居》，盖陶之三章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故文通云："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正拟其意也。今陶集误编入，东坡据而和之。又"东方有一士"诗十六句，复重载于《拟古》九篇中，坡公遂亦两和之，皆随意即成，不复细考耳。陶之首章云："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坡和云："有客扣我门，系马庭前柳。庭空鸟雀噪，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谓遂与比辙者哉！

孔戣郑穆

唐孔戣在穆宗时为尚书左丞，上书去官，天子以

为礼部尚书致仕，吏部侍郎韩愈奏疏曰："戣为人守节清苦，议论正平，年才七十，筋力耳目，未觉衰老，忧国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辈，在朝不过三数人，陛下不宜苟顺其求，不留自助也。"不报。明年正月，戣薨。国朝郑穆在元祐中以宝文阁待制兼国子祭酒请老，提举洞霄宫，给事中范祖禹言："穆虽年出七十，精力尚强，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谢，则赐之几杖，祭酒居师资之地，正宜处老成，愿毋轻听其去。"亦不报。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绝相类。

陈季常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妓，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师子，指柳氏也。坡又尝醉中与季常书云："一绝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黄鲁直元祐中有与季常简曰："审柳夫人时须医药，今已安平否？公暮年来想渐求清净之乐，姬媵无新进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谕老境情味，法当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观山川，自可损药石，调护起居饮食而已。河东夫人亦能哀怜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则柳氏之妒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谥字

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故谓为易名。然则谥之为义，正训名也。司马长卿《谕蜀文》曰："身死无名，谥为至愚。"颜注云："终以愚死，后叶传称，故谓之谥。"柳子厚《招海贾文》曰："君不返兮谥为愚。"二人所用，其意则同。唯王子渊《箫赋》曰："幸得谥为洞箫兮，蒙圣主之渥恩。"李善谓："谥者号也，言得谥为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为谥，其语可谓奇矣。

高唐神女赋

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前赋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云气，问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所谓朝云者也。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后赋云："襄王既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复命玉赋之。"若如所言，则是王父子皆与此女荒淫，殆近于聚麀之丑矣。然其赋虽篇首极道神女之美丽，至其中则云："澹清静其愔嫕兮，性沈详而不烦。意似近而若远矣，若将来而复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欢情未接，将辞而去。迁延引身，不可亲附。愿假须臾，神女称遽。暗然而冥，忽不知处。"然则神女但与怀王交御，虽见梦于襄，而未尝及乱也。玉之意可谓正矣。今人诗词，顾以襄王藉口，考其实则非是。頩，音匹零反，敛容怒色也。柳子厚《谪龙说》有"奇女頩尔怒"之语，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礼记·缁衣》篇："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郑氏注不言何诗。今《毛诗·节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经典释文》云："从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诗皆无此语，或皆逸诗也。"予按《文选》张华《答何劭》诗曰："周任有遗规，其言明且清。"然则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无之，不知善何所据？意当时或有此书，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遗规之义，又不可晓。

侍从转官

元丰未改官制以前，用职事官寄禄。自谏议大夫转给事中，历三侍郎、左右丞，然后转六尚书，各为一官。尚书转仆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许转，今之特进是也。故侍从止于吏书，由谏议至此凡十一转。其庶僚久于卿列者，则自光禄卿转秘书监，继历太子宾客，遂得工部侍郎。盖以不带待制以上职，不许入两省给、谏耳。元丰改谏议为太中大夫，给、舍为通议，六侍郎同为正议，左右丞为光禄。兵、户、刑、礼、工书同为银青，吏书金紫。但六转，视旧法损其五。元祐中以为太简，增正议、光禄、银青为左右，然亦才九资。大观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议，正奉以易右光禄，宣奉以易左光禄，以右银青为光禄，而至银青者去其左字，今皆仍之。比仿旧制，今之通奉，乃工、礼侍郎，正议乃刑、户，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禄乃六尚书也。凡侍从序迁至金紫无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绍兴以来，阶官到此绝少，唯梁扬祖、葛胜仲致仕得之。近岁有司不能探赜典故，予以宣奉当磨勘，又该覃霈，颜师鲁在天官，径给回授一据，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达由宣奉纳禄不迁官，而于待制阁名升二等。程大昌亦然，以龙图直学士径升本学士，尤非也。予任中书舍人日，已阶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复为理年劳，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议，殊可笑。盖台省之中，无复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启

"原头火烧净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

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此韩昌黎《雉带箭》诗，东坡尝大字书之，以为绝妙。予读曹子建《七启》论羽猎之美云：“人稠网密，地逼势胁。”乃知韩公用意所来处。《七启》又云：“名秽我身，位累我躬。”与佛氏《八大人觉经》所书“心是恶源，形为罪薮”，皆修己正心之要语也。

奸鬼为人祸

晋景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孺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驰召名医许智藏，俊梦亡妃崔氏泣曰：“本业相迎，如闻许智藏将至，其人当必相苦，奈何!”明夜复梦，曰：“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诊俊脉，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奸鬼之害人，如出一辙。近世许叔微家一妇人，梦二苍头，前者云：“到也未?”后者应云：“到也。”以手中物击一下，遂魇。觉后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饵之，痛止而愈。此事亦与上二者相似。

监司待巡检

今监司巡历郡邑，巡检、尉必迎于本界首，公裳危立，使者从车内遣谒吏谢之，即揖而退，未尝以客礼延之也。至有倨横之人，责桥道不整，驱之车前，使徒步与卒伍齿者。予记张文定公所著《缙绅旧闻》中一事云：“余为江西转运使，往虔州，巡检殿直。康怀琪，乘舟于三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县，遂与偕行。及至县驿，驿正厅东西各有一房，予居其左，康处于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数百步，逼暮而退。夜闻康暴得疾，余亟趋至康所，康已具舟将归虔，须臾数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随之。”观此，则是使者与巡检同驿而处，同席而食，至于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见也。

十二分野

十二国分野，上属二十八宿，其为义多不然，前辈固有论之者矣。其甚不可晓者，莫如《晋·天文志》谓：“自危至奎为娵訾，于辰在亥，卫之分野也，属并州。”且卫本受封于河内商虚，后徙楚丘。河内乃冀州所部，汉属司隶，其他邑皆在东郡，属兖州，于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陇西、酒泉、张掖诸郡，自系凉州耳。又谓：“自毕至东井为实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属益州。”且魏分晋地，得河内、河东数十县，于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为秦，其下乃列云中、定襄、雁门、代、太原、上党诸郡，盖又自属并州及幽州耳。谬乱如此，而出于李淳风之手，岂非蔽于天而不知地乎?

公孙五楼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后，悉以国事付公孙五楼，燕业为衰。晋刘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岘之险，坚壁清野，大军深入，将不能自归。”裕曰：“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谓我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超闻有晋师，引群臣会议，五楼曰：“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险自固，焚荡资储，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可以坐制。若纵使入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超不听，裕过大岘，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举灭燕，观五楼之计，正裕之所惮也。超平生信用五楼，独于此不然，盖天意也。五楼亦可谓智士，足与李左车比肩。后世奸妄擅国，以误大事者多矣，无所谓五楼之智也。

荐士称字著年

汉、魏以来诸公上表荐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称其字。如汉孔融荐祢衡表云“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齐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示“秘书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候官令东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来乃无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国力非之。韩绛附会安石制置三司条例以得宰相，而弟维力争之。曾布当元符、靖国之间，阴祸善类，而弟肇移书力劝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卷　四

三竖子

赵为秦所围，使平原君求救于楚，楚王未肯定从。毛遂曰：“白起，小竖子耳！兴师以与楚战，举鄢、郢，烧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时，起已数立大功，且胜于长平矣。人告韩信反，汉祖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唯陈平以为兵不如楚精，诸将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书闻，上召诸将问计，又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夫白起、信、布之为人，材能不可掩，以此三人为竖子，是天下无复有壮士也。毛遂之言，只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从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为懦夫。至如高帝诸将，不过周勃、樊哙之俦。韩信因执而归，栖栖然处长安为列侯，盖一匹夫也，而哙喜其过己，趋拜送迎，言称臣，况于据有全楚万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语？英布固尝言：“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则竖子之对，可谓勇而无谋，殆与张仪诋苏秦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顾深知其非也。至于陈平，则不然矣。若乃韩信谓魏将柏直为竖子，则诚然。柏直庸庸无所知名，汉王亦称其口尚乳臭，真一竖子也。阮籍登广武，叹

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盖叹是时无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达，以为籍讥汉祖，虽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枢密称呼

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执政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从官事体

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发诸司公状不系衔，与安抚监司序官往还用大状不书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厅之类，皆杂著于令式。其明载国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尚书丞郎、两省给谏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转运使副者，承前例须申报。虽职当统摄，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签案检，令通判以下具衔供申。"张咏以礼部尚书知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签案检。"从之。绍兴中，范同以前执政知太平州，官系中大夫不带职，申诸司状系衔。提刑张绚封还之，范竟不改。次年转太中，再任，始去之。刘焞为江西运判，移牒属郡知、通云："请联衔具报。"迈时以太中守赣，以于式不可，乃作公札，同通判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知饶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欲居其上，刘不校，赵又畏人议己，于是遇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权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饶州，自处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职，除直宝文阁，知赣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尽用从官礼数。黄涣为通判，入都厅，为之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为东省所缴，不得供职，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状至提刑司，不系衔，为邓驲牒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虽本路，并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提举宋藻穿戟门诃殿，云浙东监司如何不得穿绍兴府门，将至厅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还。

九朝国史

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缵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

银牌使者

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厩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省钱百陌

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三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

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民间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旧官衔冗赘

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

吏胥侮洗文书

郡县胥史，揩易簿案，乡司尤甚。民已输租税，朱批于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复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后拟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盖初书黄时全文，故官告院据以为式，其制当尔。而告身全衔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予以语吏部萧照邻尚书曰：“如此则学士系衔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书谢表，当如何？”萧悚然。旋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来，则已改正，移职居官上，但减一“充”字，于行内微觉疏，其外印文，浓淡了无异，其妙至此。

宣告错误

士大夫告命，间有错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白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冒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

军中抵名为官

绍兴以来，兵革务烦，军中将校除官者，大帅尽藏其告命，只语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没者，亦不关申省部除籍，或径以付他人，至或从白身便为郎、大夫者。杨和王为殿帅，罢一统领使归部，而申枢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许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转，续以战功积累，今为武显大夫，既已离军，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职位。”超诣院诉，而不能为之词。予检详兵房，为言曰：“一时冒与，自是主将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当得。若武翼之后，皆用军功，使其战死于阵，则性命须要超承当。今但当刬除不应得九官，而理还其余资，庶合人情，于理为顺。”两枢密甚然予说，即奏行之。

祸福有命

秦氏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于是恶子之无俚者，恃告讦以进。赵超然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责汀州，吴仲宝以《夏二子传》流容州，张渊道以《张和公生日》诗几责柳而幸脱，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访何大圭，忽问：“君识天星乎?”答曰：“未之学。”曰：“岂不能认南方中夏所见列宿乎?”曰：“此却粗识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试仰观荧惑何在?”是时正见于南斗之西。后月余再相见，时连旬多阴，所谓火曜，已至斗魁之东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闻其语，固已竦然，明日来相访，曰：“吾曹元不洞晓天文，昨晚叶子廉见顾，言及于此，蹙頞云：‘是名魏星，无人能识，非荧惑也。’”予曰：“十二国星，只在牛、女之下，经星不动，安得转移?”圭曰：“乾象欲示变，何所不可？子廉云，‘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盖秦正封魏国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骇，不复敢酬应。他日，与谢景思、叶晦叔言之，且曰：“使迈为小人告讦之举，有所不能，万一此段彰露，为之奈何?”谢、叶曰：“可以言命矣！与是人相识，便是不幸，不如静以待之。”时岁在己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祸，乃始不恐。

真宗北征

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后来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鸩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宰相不次补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时无他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次补。寇准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刚，难独任，乃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政，才一月，并命士安、准为相，而士安

居上。旦、钦若各迁官而已。准在太宗朝已两为执政，今士安乃由侍从超用，惟辟作福，图任大臣，盖不应循循历阶而升也。

外制之难

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其以敏捷称者，如韦承庆下笔辄成，未尝起草，陆扆初无思虑，挥翰如飞，颜荛草制数十，无妨谈笑，郑畋动无滞思，同僚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书于史策。其迟钝窘扰者，如陆余庆至晚不能裁一言，和𡼖闭户精思，遍讨群籍，与夫"斫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盖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广顺初，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顼代草制词也。顼时为监察御史，亦责复州司户。自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札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段拂居官时，才还家即掩关谢客，畏其趣词命也。先公使虏归，除徽猷阁直学士，时刘才邵当制，日于漏舍嘱之，至先公出知饶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其他倩诿朋旧，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选者，不觉其难，殊与昔异。

文臣换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换授武使，皆不越级。钱若水自枢密副使罢守工部侍郎，后除帅并州，乃换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维以尚书，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观察。庆历初，以陕西四帅方御夏、羌，欲优其俸赐，故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皆以枢密、龙图直学士换为廉车。自南渡以来，始大不然。张澄以端明学士，杨倓以敷文学士，便为节度。近者赵师夔、吴琚以待制而换承宣使，不数月间遇恩，即建节钺。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换观察使，皆度越彝宪，诚异恩也。

卷　五

舜事瞽叟

《孟子》之书，上配《论语》，唯记舜事多误，故自国朝以来，司马公、李泰伯及吕南公皆有疑非之说。其最大者，证万竟涂廪、浚井、象入舜宫之问以为然也。《孟子》既自云尧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则井、廪贱役，岂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尧为天子，象一民耳，处心积虑杀兄而据其妻，是为公朝无复有纪纲法制矣！六艺折中于夫子，四岳之荐舜，固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然则尧试舜之时，顽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后，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亦允若。"既言允若，岂得复有杀之之意乎？司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语，烝烝之对，而不及益赞禹之辞，故详叙之以示子侄辈。若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所载，益相承而不察耳。至于桃应有瞽叟杀人之问，虽曰设疑似而请，然亦可谓无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顾再三为之辞，宜其起后学之惑。

孔子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责数之以为"野"。盖是时夫子在卫，当辄为君之际，留连最久，以其拒父而窃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适晋，闻其杀鸣犊，临河而还，谓其无罪而杀士也。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称朝歌，墨子回车，邑里之名不善，两贤去之，安有命世圣人，而肯居无父之国，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过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卫辄待以为政，当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将导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谓命驾虚左而迎其父不难也。则其有补于名义，岂不大哉！为是故不忍亟去以须之。既不吾用，于是慨然反鲁。则辄之冥顽悖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子路曾不能详味圣言，执迷不悟，竟于身死其难。惜哉！

潜火字误

今人所用潜火字，如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其义为防。然以书传考之，乃当为熸。《左传》襄二十六年，楚师大败，王夷师熸。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师熸。杜预皆注曰："吴、楚之间谓火灭为熸。"《释文》音子潜反，火灭也，《礼部韵》将廉反，皆读如歼音。则知当曰熸火。

永兴天书

《大中祥符》天书之事，起于佞臣，固无足言。而寇莱公在永兴军，信朱能之诈，亦为此举，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驯致雷州之祸，风德之衰，实为可惜！而《天禧实录》所载云："周怀政与妖人朱能辈伪造灵命，冀图恩宠，且日进药饵。宰相王钦若屡言其妄，复密陈规谏。怀政惧得罪，因共诬谮，言：'捕获道士谯文易，蓄禁书，有神术，钦若素识之。'故罢相也。"朱能之事，钦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则有之，谓其陈规谏，当大不然。倘非出于寇，则钦若已攘臂其间矣。《实录》盖钦若提举日所进，是以溢美，岂能弭后人公议哉！

王裒嵇绍

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鲧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议以诛之，故禹不敢怨，而终治水之功，以盖父之恶。魏王裒、嵇绍，其父死于非命。裒之父仪，犹以为司马昭安东司马之故，因语言受害，裒为

之终身不西向而坐。绍之父康以魏臣，钟会谮之于昭，昭方谋篡魏，阴忌之，以故而及诛。绍乃仕于晋武之世，至为惠帝尽节而死。绍之事亲，视王裒远矣！温公《通鉴》，犹取其荡阴之忠，盖不足道也。

张咏传

张忠定公咏，为一代伟人，而治蜀之绩尤为超卓，然《实录》所载，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为户部。使马知节自益徙延，难其代。朝廷以咏前在蜀，寇攘之后，安集有劳，为政明肃，远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国史本传略同，而增书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诋其知陈州营产业，且与周渭、梁鼎辈五人同传，殊失之也。韩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杰之才，逢时自奋，智略神出，勋业赫赫，震暴当世，诚一世伟人。”道州所刻帖，有公与潭牧书一纸，王荆公跋其后云：“忠定公殁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若公者少欤？”文潞公云：“予尝守蜀，睹忠定之像，遗爱在民，钦服已甚。”黄诰云：“公风烈如此，而不至于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无宰相之位？于公何损？有宰相之位，而无忠定之才，于宰相何益？公虽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观四人之言，史氏发潜德之幽光，为有负矣。

绯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丛自司勋员外郎为睦州刺史，上赐之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赐绯。”然则唐制借服色得于君前服之，国朝之制，到阙则不许。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见浙西提刑姚宪入对，紫袍金鱼。既退，一阁门吏踵其后嗫嚅。后两日，宪辞归平江，乃绯袍。予疑焉，以问知阁曾觌曰：“闻临安守与本路监司皆许服所借，而宪昨紫今绯，何也？”觌曰：“监司惟置局在辇下则许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则否，前日姚误紫，而谒吏不告，已申其罚，且备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盖失于审也，然考功格令既不颁于外，亦自难晓。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东提举常平，告身不借。予闻尝借者当如旧，与郎官薛良朋言之，于是给公据改借。后于江西见转运判官张坚衣绯，张尝知泉州，紫袍矣，予举前说，张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许，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虽运判、提举皆得如初，若他路则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该说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后知军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吴镒以知郴州除提举湖南茶盐，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枢密名称更易

国朝枢密之名，其长为使，则其贰为副使；其长为知院，则其贰为同知院。如柴禹锡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为使，则敏中改副使。王继英知院，王旦同知，继冯拯、陈尧叟亦同知，及继英为使，拯、尧叟乃改签书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钦若、陈尧叟知院，马知节签书，及王、陈为使，知节迁副使，其后知节知院，则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宁初，文彦博、吕公弼已为使，而陈升之过阙，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枢府，遂除知院。知院与使并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彦博耳。绍兴以来，唯韩世忠、张俊为使，岳飞为副使。此后除使固多，而其贰只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视宰相，而干道职制杂压，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为未然。

过称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记文官学士、武官大夫之谚，今又不然。《天圣》职制：内外文武官不得容人过称官品，诸节度、观察，虽检校官未至太傅者，许称太傅；防御使至横行使，许称太保；诸司使许称司徒；幕职官等称本官；录事参军称都曹；县令称长官；判司、簿、尉许称评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时本等检校所带之官也。自后法令不复有此一项，以是其风愈炽，不容整革矣。

仁宗立嗣

东坡作《范蜀公墓志》，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继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独上疏乞择宗室贤者，异其礼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韩维上言，谓其首开建储之议，其后大臣乃继有论奏。《司马温公行状》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时为并州通判，闻而继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为嘉祐元年，岁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张述者，以继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庙社稷之继，未有托焉。以嫌疑而不决，非孝也；群臣以讳避而不言，非忠也。愿择宗亲才而贤者，异其礼秩，试以职务，俾内外知圣心有所属。”至和二年丙申，复言之。前后凡七疏，最后语尤激切。盖述所论乃在两公之前，而当时及后来莫有知之者，为可惜也！

郎官员数

绍熙四年冬，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读至尚书郎，才有正员四人，其他权摄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记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礼部时，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曾历监司、郡守，故任馆职及寺监、丞者不可进步，其自外召用者，资级已高，曾不数月，必序迁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员冗滥，至于五十有五。侍御史张朴上殿，徽宗谕使论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下，趋操卑污，有如汪师心者；性资茸阘，柔佞取容，有如黄愿、汪

希旦者；浅浮躁妄，为胥辈所轻，有如李庄者；轻倪喧嚣，漫不省职，有如李扬者；粗冗不才，褊忿轻发，有如成禔者；人才碌碌，初无可取，有如张高者；志气衰落，难与任事，有如常环者；大言无当，诞诡不情，有如梁子海者；资望太轻，士论不厌，有如叶椿、唐作求、吴直夫、章芹、李与权、王良钦、强休甫者。乞行罢斥。”从之。考一时标榜，未必尽当，然十六人者后皆不显，视今日员数，多寡不侔如是。秦桧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独刑部有孙敏修一员，余皆兼摄，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张云，兵、工八司，并于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东坡慕乐天

苏公责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因忆苏诗，如《赠写真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入侍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跋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缚鸡行

老杜《缚鸡行》一篇云：“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儿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此诗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予友李德远尝赋《东西船行》，全拟其意。举以相示云：“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汗流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时，德远诵至三过，颇自喜，予曰：“语意绝工，几于得夺胎法，只恐行藏任理与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语。”德远以为知言，锐欲易之，终不能满意也。

油污衣诗

予甫十岁时，过衢州白沙渡，见岸上酒店败壁间，有题诗两绝，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诗太俗不足传，独后一篇殊有理致。其词云：“一点清油污白衣，斑斑驳驳使人疑。纵饶洗遍千江水，争似当初不污时。”是时甚爱其语，今六十余年，尚历历不忘，漫志于此。

北虏诛宗王

绍兴庚申，虏主亶诛宗室七十二王，韩昉作诏，略云：“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兹惟无赦，古不为非。不图骨肉之间，有怀蜂虿之毒。皇伯太师宋国王宗磐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皇叔太傅兖国王宗俊、虞王宗英、滕王宗伟等，逞躁欲以无厌，助逆谋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议岂容？不烦一兵，群凶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属籍讫。”绍熙癸丑，今虏主诛其叔郑王，诏曰：“朕早以嫡孙，钦承先绪。皇叔定武军节度使郑王允蹈，属处诸父，任当重藩，潜引凶徒，共为反计，自以元妃之长子，异于他母之诸王，冀幸国灾，窥伺神器。其妹泽国公主长乐牵同产之爱，驸马都尉唐括蒲剌睹狃连姻之私，预闻其谋，相济以恶。欲宽燕邸之戮，姑致郭邻之囚，询诸群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与男按春、阿辛并公主皆赐自尽，令有司依礼收葬，仍为辍朝。”二事甚相类，盖其视宗族至亲与涂之人无异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馆于中山，正其诛戮处，相去一月，犹血腥触人，枯骸塞井，为之终夕不安寝云。

州郡书院

太平兴国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主簿。洞在庐山之阳，尝聚生徒数百人。李煜有国时，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廪给之；选太学之通经者，俾领洞事，日为诸生讲诵。于是起建议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渐废。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丘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宋兴，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其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今岳麓、白鹿复营之，各自养士，其所廪给礼貌乃过于郡庠。近者巴州亦创置，是为一邦而两学矣。大学、辟雍并置，尚且不可，是于义为不然也。

何韩同姓

韩文公《送何坚序》云：“何与韩同姓为近。”尝疑其说无所从出，后读《史记·周本纪》，应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为韩后。”邓名世《姓氏书辩证》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韩原，为韩氏。韩王建为秦所灭，子孙散居陈、楚，江、淮间以韩为何，随声变为何氏，然不能详所出也。”韩王之失国者名安，此云建，乃齐王之名，邓笔误耳。予后读孙愐

《唐韵》云："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随音变，遂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卷　六

蕨萁养人

自古凶年饥岁，民无以食，往往随所值以为命，如范蠡谓吴人就蒲嬴于东海之滨；苏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实，及啮雪与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为酪；南方人饥饿，群入野泽掘凫茈；邓禹军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阳人拔取酸枣、藜藿以给食；晋郗鉴在邹山，兖州百姓掘野鼠、蛰燕；幽州人以桑椹为粮，魏道武亦以供军；岷蜀食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崌岷山在乐平、德兴境，李罗万斛山在浮梁、乐平、鄱阳境，皆绵亘百余里，山出蕨萁。乾道辛卯、绍熙癸丑岁旱，村民无食，争往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锄往掘，深至四五尺，壮者日可得六十斤。持归捣取粉，水澄细者煮食之，如粔籹状，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间无不出者，或不远数十里，多至数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终，蕨抽拳则根无力，于是始止。盖救饿羸者半年，天之生物，为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传记亦不载，岂他邦不产此乎？

贤士隐居者

士子修己笃学，独善其身，不求知于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无传。比得上虞李孟传录示四事，故谨书之。

其一曰，慈溪蒋季庄，当宣和间，鄙王氏之学，不事科举，闭门穷经，不妄与人接。高抑崇居明州城中，率一岁四五访其庐。季庄闻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对小室，极意讲论，自昼竟夜，殆忘寝食。告去则送之数里，相得欢甚。或问抑崇曰："蒋君不多与人周旋，而独厚于公，公亦惓惓于彼，愿闻其故？"抑崇曰："阅终岁读书，凡有疑而未判，与所缺而未知者，每积至数十，辄一扣之，无不迎刃而解。"而蒋之所长，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谓知己其是乎？

其二曰，王茂刚，居明之林村，在岩壑深处，有弟不甚学问，使颛治生以糊口，而刻意读书，足迹未尝妄出，尤邃于《周易》。沈焕通判州事，尝访之。其见趣绝出于传注之外云。气象严重，窥其所得，盖进而未已也。

其三曰，顾主簿，不知何许人，南渡后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于贫贱，不蕲人之知。至于践履间，虽细事不苟也。平旦起，俟卖菜者过门，问菜把直几何，随所言酬之。他饮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则玩心坟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不安其分、武断强忮者，相与讥之，曰："汝岂顾主簿耶？"

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丰人。操行介洁，为邑人所敬。开门授徒，仅有以自给，非其义一毫不取。家至贫，常终日绝食，邻里或以薄少致馈。时时不继，宁与妻子忍饿，卒不以求人。隆寒披纸裘，客有就访，亦欣然延纳。望其容貌，听其论议，莫不耸然。县尉谢生遗以袭衣，曰："先生未尝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之无伤也。"日章笑答曰："一衣与万钟等耳，倘无名受之，是不辨礼义也。"卒辞之。汪圣锡亦知其贤，以为近于古之所谓独行者。

是四君子，真可书史策云。

张籍陈无己诗

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而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何不相逢未嫁时？"陈无己为颍州教授，东坡领郡，而陈赋《妾薄命》篇，言为曾南丰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忍著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全用籍意。或谓无己轻坡公，是不然。前此无己官于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无己越境见之于宋都，坐是免归，故其诗云："一代不数人，百年能几见？昔为马首衔，今为禁门键。一雨五月凉，中宵大江满。风帆目力短，江空岁年晚。"其尊敬之尽矣。薄命拟况，盖不忍师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

杜诗误字

李适之在明皇朝为左相，为李林甫所挤去位，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故杜子美《饮中八仙歌》云："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正咏适之也。而今所行本误以"避贤"为"世贤"，绝无意义，兼"世"字是太宗讳，岂敢用哉？《秦州雨晴》诗云："天永秋云薄，从西万里风。"谓秋天辽永，风从万里而来，可谓广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浅矣。《和李表丈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晓，来诗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来时"，殊失所谓和篇本旨。

东坡诗用老字

东坡赋诗，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寿州龙潭》云"观鱼并记老庄周"，《病不赴会》云"空对亲春老孟光"，《看潮》云"犹似浮江老阿童"，《赠黄山人》云"说禅长笑老浮屠"，《元长老衲裙》云"乞与佯狂老万回"《东轩》云"挂冠知有老萧郎"，《侍立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蒜山亭》云"奇逸多闻老敬通"，《汶公东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韵韶

守》云“华发萧萧老遂良”，《游罗浮》云“还须略报老同叔”，《赠辩才》云“中有老法师”，《寄子由》云“青山老从事”，《赠眼医》云“忘言老尊宿”，“妙高台中老比丘”，《谢惠酒》云“青州老从事”，《谢饷鱼》云“谁似老方朔”，《赠吴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师”，《次韵李端叔》云“此是老牛戬”。是皆以为助语，非真谓其老也，大抵七言则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则于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错出，如“再说走老瞒”，“故人余老庞”，“老濞宫妆传父祖”，“便腹从人笑老韶”，“老可能为竹写真”，“不知老奘几时归”之类，皆随语势而然。白乐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盖亦有自来矣。

杜诗命意

杜公诗命意用事，旨趣深远，若随口一读，往往不能晓解，姑纪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断若神。时时用抵戏，亦未杂风尘。”第三联意味颇与前语不相联贯，读者或以为疑。按杜之旨，本谓技艺倡优，不应蒙人主顾眄赏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为治大要既无可损，则时时用此辈，亦亡害也。又如：“乱后碧井废，时清瑶殿深。铜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侧想美人意，应悲寒甃沉。蛟龙半缺落，犹得折黄金。”此篇盖见故宫井内汲者得铜瓶而作，然首句便说废井，则下文翻覆铺叙为难，而曲折宛转如是，他人毕一生模写不能到也。又一篇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柳长。仙游终一闷，女乐久无香。寂寞骊山道，清秋草木黄。”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画《骊山宫殿图》一轴，华清宫居山巅，殿外垂帘，宫人无数，穴帘隙而窥，一时伶官戏剧，品类杂沓，皆列于下。杜一诗真所谓亲见之也。

择福莫若重

《国语》载范文子曰：“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且士君子乐天知命，全身远害，避祸就福，安有迨于祸至择而处之之理哉？韦昭注云：“有两福择取其重，有两祸择取其轻。”盖以不幸而与祸会，势不容但已，则权其轻重，顺受其一焉。《庄子·养生主篇》云：“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夫孳孳为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于纵意为恶，而特以不丽于刑为得计哉？是又有说矣，其所谓恶者，盖与善相对之辞，虽于德为愆义，非若小人以身试祸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尽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为文，或采已用语言，当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则必诒论议。绍兴七年，赵忠简公重修《哲录》，书成，转特进，制词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忧勤不显。”此盖用范忠宣遗表中语，两句但易两字，而甚不然，范之辞云：“致保佑之忧勤不显。”专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实。今以保佑为哲庙，则了非本意矣。绍兴十九年，予为福州教授，为府作《谢历日表》，颂德一联云：“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时，又明章于庶证。”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谢历，蒙其采取用之，读者以为骈丽精切，予笑谓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尧在德寿，所谓‘考’者何哉？”坐客皆缩颈，信乎不可不审也。

李卫公辋川图跋

《辋川图》一轴，李赵公题其末云：“蓝田县鹿苑寺主僧子良贽于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辋川之第也。右丞笃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洁居逾三十载。母夫人卒，表宅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图实右丞之亲笔。’予阅玩珍重，永为家藏。”弘宪题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宪题。”弘宪者，吉甫字也。其后卫公又跋云：“乘闲阅箧书中，得先公相国所收王右丞画《辋川图》，实家世之宝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镇，故所藏书画多用方镇印记。太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观察等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润州刺史李德裕恭题。”又一行云：“开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饶记。”前后五印：曰淮南节度使印、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之印、剑南西川节度使印、山南西道节度使印、郑滑节度使印，并赞皇二字。又内合同印，建业文房之印，集贤院藏书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故后一行曰：“开元二年十一月三日。”虽今所传为临本，然正自超妙。但卫公所志，殊为可疑。《唐书·李吉甫传》云：“德宗以来，姑息藩镇，有终身不易地者。吉甫为相岁余，凡易三十六镇。”吉甫平生只为淮南节度耳，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镇，诚大不然。所用印记，如浙西、西川、山西、郑滑，皆卫公所历也；且书其父手泽，不言第几子，而有李字；又自标其字，皆非是，盖好事者妄为之。白乐天诗所说清源寺，即辋川云。洪庆善作《丹阳洪氏家谱序》云：“丹阳之洪本姓弘，避唐讳改。有弘宪者，元和四年跋《辋川图》。”亦大错也。

白公夜闻歌者

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题云《夜闻歌》者，时自京城谪浔阳，宿于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词曰：“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陈鸿《长恨传序》云：“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于渔色。”然鄂州

所见，亦一女子独处，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今诗人罕谈此章，聊复表出。

谢朓志节

荀彧佐魏武帝，刘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齐文宣，高颎佐隋文帝，刘文静佐唐高祖，终之篡汉、晋、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细矣。彧以不言伏后事与劝止九锡，饮酖而死。穆之居守丹阳，宋祖北伐，而九锡之旨从北来，愧惧而卒。德政以精神凌逼，为杨愔所谮，颎以为相畜妾，为独孤后所谮，文静以妾弟告变，为裴寂所谮，皆不免于诛。萧道成谋篡宋，欲引谢朓参赞大业，屏人与之语，朓无言。道成必欲引参佐命，以为左长史，从容间道石苞事讽之，朓讫不顺指。及受宋禅，方为侍中，不肯解玺绶，引枕而卧，步出府门，道成之子赜欲杀之，道成畏得罪于公议，曰："杀之适成其名，正当容之度外耳！"遂废于家。海陵王之世复为侍中，宣城王鸾谋继大统，多引朝廷名士，朓心不愿，乃求出为吴兴太守。其弟沦为吏部尚书，朓致酒与之，曰："可力饮此，无预人事！"其心盖恶鸾而末如之何也？朓之志节行义，凛凛如此，司马温公犹以为讥，斯亦可恕也已！《续笔》于士丐、韩厥下略及之，故复详论于此。

琵琶亭诗

江州琵琶亭，下临江津，国朝以来，往来者多题咏，其工者辄为人所传。淳熙己亥岁，蜀士郭明复以中元日至亭，赋《古风》一章，其前云："白乐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怀适意，视忧患死生祸福得丧为何物，非深于道者能之乎？贾傅谪长沙，抑郁致死；陆相窜南宾，屏绝人事，至从狗窦中度食饮。两公犹有累乎世，未能如乐天逍遥自得也。予过九江，维舟琵琶亭下，为赋此章。""香山居士头欲白，秋风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虚空，云梦胸中无一物。举觞独醉天为家，诗成万象遭梳爬。不管时人皆欲杀，夜深江上听琵琶。贾胡老妇儿女语，泪湿青衫如着雨。此公岂作少狂梦？与世浮沉聊尔汝。我来后公三百年，浔阳至今无管弦。长安不见遗音寂，依旧匡庐翠扫天。"郭君，成都人，隆兴癸未登科，仕不甚达。但贾谊自长沙召还，后为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误矣。吾州余干县东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刘长卿、张祜辈，皆留题。绍兴中，王洋元勃一绝句云："塞外烽烟能记否，天涯沦落自心知。眼中风物参差是，只欠江州司马诗。"真佳句也！

减损入官人

唐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玚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当时以其言为然。淳熙九年，大减任子员数，是时，吏部四选开具以三年为率，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盖过二千之数，甚与开元类也。

韩苏文章譬喻

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盛山诗序》云："儒者之于患难，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溜；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苏公《百步洪》诗云"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之类，是也。

唐昭宗赠谏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内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遗孟昭图、右补阙常濬上疏论事，昭图坐贬，令孜遣人沉之于蟆颐津，赐濬死。《资治通鉴》记其事。予读《昭宗实录》，即位之初，赠昭图起居郎，濬礼部员外郎，以其直谏被戮，故褒之。方时艰危，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鉴》失书之，亦可惜也！

卷　七

执政辞转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礼毕，推恩百僚，宰相以下迁官一等。时参知政事三人，陈彭年自刑部侍郎迁兵部，王曾自左谏议大夫迁给事中，张知白自给事中迁工部侍郎。而知白独恳辞数四，上敦谕，终不能夺。王曾闻之，亦乞寝恩命。上曰："知白无他意，但以卿为谏议大夫，班在上，己为给事中，在下，所以固辞，欲品秩有序尔。"于是从知白所请，而优加名数，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并赐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执七人，自文彦博仍前太师外，右仆射吕公著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中书侍郎吕大防除左仆射，同知枢密院范纯仁除右仆射，尚书左丞刘挚除中书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枢密院安焘不迁，乃自正议大夫特转右光禄。焘上章辞，令学士院降诏不允。学士苏轼以为："朝廷岂以执政六人，五人进用，故加迁秩以慰其心？既无授受之名，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诏，不知所以为词，伏望从其所请。"御宝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许诏书进入。"焘竟辞，始免。绍兴三十一年，陈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参政拜右相，时叶义问知枢密院，元居倬上，不得迁，朝论谓宜进为使。学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为

言，高宗不许。绍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极，拜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相，参政陈骙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少傅，乃系特迁，且非覃恩，正固辞，乃止。

宗室补官

寿皇圣帝登极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少，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殿试；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试，即补承信郎。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数计。偶阅《唐昭宗实录》载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书，皇三等以上亲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寺司起请承前旧例，九庙子孙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纳到文状，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纳到状，及违寺司条疏，不取宗室充系落下外，系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敕准赦书处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礼毕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亲，委中书门下各择有才行者量与改官，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然则亦有三等五等亲、陪位与不陪位之差别也。

孙宣公谏封禅等

景德、祥符之间，北戎结好，宇内乂宁，一时邪谀之臣，唱为瑞应祺祥，以罔明主，王钦若、陈彭年辈实主张之。天书既降，于是东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讲，满朝耆老方正之士，鲜有肯启昌言以遏其奸焰，虽寇莱公亦为之。而孙宣公奭独上疏争救，于再于三，《真录》出于钦若提纲，故不能尽载，以故后人罕称之。予略摘其大概纪于此。

一章论西祀，曰："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汉都雍，去汾阴至近；河东者，唐王业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远离京师根本之固，其为不可甚矣。古者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宠害政，奸佞当涂，以至身播国屯。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臣窃不取。今之奸臣，以先帝诏停封禅，故赞陛下，以为继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辞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倖之资，臣所以长叹而痛哭也！"

二章论争言符瑞，曰"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非窃笑，有识尽然。"

三章论将幸亳州，曰："国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观其祸败，足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谏，得非奸佞乎？明皇奔至马嵬，杨国忠既诛，乃谕军士曰：'朕识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觉寤。'然则已晚矣，陛下宜早觉寤，斥远邪佞，不袭危乱之迹，社稷之福也！"

四章论朱能天书，曰："奸憸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唇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诛，听之罪之，惟在圣断。昔汉文成、五利，妄言不雠，汉武诛之。先帝时，侯莫陈利用方术奸发，诛于郑州。唐明皇得灵符宝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为，不能显戮，今日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端士畏威而缄默。及禄山兆乱，辅国劫迁，大命既倾，前功并弃。今朱能所为是已。愿远思汉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断，中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奭之论谏，虽魏郑公、陆宣公不能过也。

赦恩为害

赦过宥罪，自古不废，然行之太频，则惠奸长恶，引小人于大谴之域，其为害固不胜言矣。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当乱离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时或不然。

代宗崇尚释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有子祸，仆固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此唐史所载也。予家有严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书，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闻于中夏，玄、肃、代三朝皆为国师。代宗初以特进、大鸿胪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内加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既亡，废朝三日，赠司空。"其恩礼之宠如此。同时又有僧大济，为帝党修功德，至殿中监。赠其父惠恭兖州刺史，官为营办葬事，有敕葬碑，今存。时兵革未尽息，元勋宿将，赏功赋职，不过以此处之，顾施之一僧，缪滥甚矣！

光武苻坚

汉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请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若

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凳，令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复言，其英断如此。然才二年间，乃因读《河图会昌符》，诏索《河雒》谶文言九世当封禅者，遂为东封之举，可谓自相矛盾矣。苻坚禁图谶之学，尚书郎王佩读谶，坚杀之，学谶者遂绝。及季年，为慕容氏所困，于长安自读谶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乃出奔五将山，甫至而为姚苌所执。始禁人为谶学，终乃以此丧身亡国。“久长得”之兆，岂非言久当为姚苌所得乎？又姚与遥同，亦久也。光武与坚非可同日语，特其事偶可议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齐，中原尽入舆地，陈国不足平也，而雅志节俭，至是愈笃。后宫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则其下保林、良使辈，度不过数十耳。一传而至宣帝，奢淫酣纵，自比于天，广搜美女，以实后宫，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遂同时立五皇后。父子之贤否不同，一至于此！

唐观察使

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元结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为“诸使诛求符牒二百余通”，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以为“忍苦哀敛”。阳城守道州，赋税不时，观察使数诮责，又遣判官督赋，城自囚于狱。判官去，复遣官来按举。韩愈《送许郢州序》云：“为刺史者常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常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韩皋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孙澥至死。一时所行大抵类此，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台省不预，毁誉善否，随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观察使比也。

冗滥除官

自汉以来，官曹冗滥之极者，如更始“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晋赵王伦“貂不足，狗尾续”，北史周世“员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补阙连车，拾遗平斗”之谚，皆显显着见者。中叶以后，尤为泛滥，张巡在雍丘，才领一县千兵，而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然则大将军告身博一醉，诚有之矣。德宗避难于奉天，浑瑊之童奴曰黄芩，力战，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周行逢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讥。李茂贞在凤翔，内外持管籥者，亦呼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是时，人奴腰金曳紫者，盖不难致也。

节度使称太尉

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师，故将帅悉称太尉。元丰定官制，尚如旧贯。崇宁中，改三公为少师、少傅、少保，而以太尉为武阶之冠，以是凡管军者，犹悉称之。绍兴间，叶梦得自观文殿学士，张澄自端明殿学士，皆拜节度。叶尝任执政，以暮年拥旄，为儒者之荣，自称叶太尉。张微时用邓洵武给使恩出身，羞为武职，但称尚书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滥刑

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敬瑭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瑭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硕，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太一推算

熙宁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终或复元之初。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灾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天圣己巳岁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望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诏度地于集禧观之东，于是为中太一宫。时王安石擅国，尽变乱祖宗法度，为宗社之祸，盖自此始，虽太一照临，亦不能救也。绍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人间殊为多事，寿皇圣帝厌代，泰安以久疾退处，人情业业，皆有忧葵恤纬之虑。时无星官历翁考步推赜，庸讵知非入元、复元之际乎？

赵丞相除拜

绍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特进、右丞相，议者或谓国朝无宗室宰相，且转官九级非故事。赵上章力辞，不肯入都堂莅职。越六日，诏改除枢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议大夫、枢密使。迈考按故实，宣和二

年，王黼自通议大夫、中书侍郎拜特进、少宰，凡迁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吴敏自中大夫、知枢密院，拜银青光禄大夫、少宰，亦迁八官，敏辞之，但以通议就职。秦桧当国，以其子熺为中大夫、知枢密院，已而除观文殿学士，恩数如右仆射，遂暗转通奉大夫，逾年，加大学士，径超七秩为特进，熺处之不疑。舍此三人外，盖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枢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时以陈执中为昭文相，竦为集贤相，御史言："竦向在陕西，与执中议论不协，不可同寅政地。"于是贴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报相麻，后报枢制，乃是经日已久，因固辞以然。又按国史，明道二年，宰臣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同日罢，士逊以左仆射判河南府，崇勋以节度使、平章事判许州，明日入谢，崇勋班居上。仁宗问之，士逊奏曰："崇勋系使相，臣官只仆射，当在下。"即再锁院，以士逊为使相。是时，学士盛度当制，犹用士逊作相衔，论者非之，谓应用仆射、河南为前衔也。乾道二年，叶颙以前参知政事召还，为知枢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迈当制，以新除知枢密院结衔。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阅八日，故称新除特进、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录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署。"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分。次年天复元年赦文，又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校书。按登科记，是年进士二十六人，光问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颜居末级。昭宗当斯时离乱极矣，尚能眷眷于寒儒，其可书也。《摭言》云："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特敕授官，制词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时谓此举为五老榜。"

卷　八

徽宗荐严疏文

徽宗以绍兴乙卯岁升遐。时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滞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场于开泰寺，作功德疏曰："千岁厌世，莫遂乘云之仙，四海遏音，同深丧考之戚。况故宫为禾黍，改馆徒馈于秦牢，新庙游衣冠，招魂漫歌于楚些。虽置河东之赋，莫止江南之哀，遗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欧血。伏愿盛德之祀，传百世以弥昌，在天之灵，继三后而不朽。"北人读之亦堕泪，争相传诵。其后梓宫南还，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国恩者，出迎于城北，搏膺大恸，虏俗最重忠义，不以为罪也。

忠宣公谢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衔命使北方，以淮甸贼蜂起，除兼淮南、京东等路抚谕使，俾李成以兵护至南京。公遣书抵成，成方与耿坚围楚州，答书曰："汴泗，虹有红巾，非五千骑不可往。军食绝，不克唯命。"公阴遣客说坚，坚强成敛兵。公行未至泗，谍云："有迎骑甲而来。"副使龚璹惮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馈饷稽缓，有引众纳命建康之语。今靳赛、薛庆方横，万一三叛连衡，何以待之？方含垢养晦之时，宜选辩士谕意，优加抚纳。"疏奏，高宗即遣使抚谕成，给米五万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须疏从中出，乃诣政事堂白副封。时方禁直达，忤宰辅意，以托事滞留为罪，特贬两秩，而许出滁阳路。绍兴十三年使回，始复元官。时已出知饶州，命予作谢表，直叙其故，曰："论事见从，犹获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屡沾旷荡之恩。始拜明纶，得仍旧秩。伏念臣顷繇乏使，不敢辞难。值三盗之连衡，阻两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间，辄露便宜，冀加勤恤。虽玺书赐报，乐闻充国之建言，而吏议不容，见谓陈汤之生事。亏除官簿，绵历岁时，敢自意于来归，遂悉还于所夺。兹盖忘人之过，与天同功。念臣昔丽于微文，蔽罪本无于他意，故从数赦，俾获自新。"书印既毕，父兄复共议，秦桧方擅国，见此表语言，未必不怒，乃别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亏除之戾。圣恩深厚，卒从拔拭之科。仰服矜怜，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临冲，欲搏人而肆毒，仗节宜图于报称，引车何事于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辞之体，申舟假道，初无必死之心。虽蒙贬秩以小惩，尚许立功而自赎。徒行万里，无补一毫，敢妄冀于隆宽，乃悉还于旧贯。兹盖忘人之过，抚下以仁。阳为德而阴为刑，未尝私意，赏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尽湔宿负"云云。前后奉使，无有不转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归仅复所贬，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终于此阶。

四六名对

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则属辞

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卬，讽味不厌，乃为得体。姑摭前辈及近时缀缉工致者十数联，以诒同志。

王元之《拟李靖平突厥露布》，其叙颉利求降且复谋窜曰："穽中饿虎，暂为掉尾之求；韝上饥鹰，终有背人之意。"《蕲州谢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

范文正公微时，尝冒姓朱，及后归本宗，作启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用范睢、范蠡，皆当家故事。

邓润甫行《贵妃制》曰："《关雎》之得淑女，无险诐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有警戒相成之道。"

绍圣中，《百僚请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临下而观四方；大哉乾元，当统天而始万物。"

东坡《坤成节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于载籍；养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慰国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显宗之孝，梦若平生。"《谢赐带马表》曰："枯羸之质，匪伊垂之而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而马不进。"

王履道《大燕乐语》曰："五百里采，五百里卫，外包有截之区；八千岁春，八千岁秋，上祝无疆之寿。"《除少宰余深制》曰："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时并蔡京为三相也。《执政以边功转官词》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宁人有指，敢弗于从。"

翟公巽行《外国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大赉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知越州日，以擅发常平仓米救荒降官，谢表曰："敢效秦人，坐视越人之瘠；既安刘氏，理知晁氏之危。"

孙仲益试词科日，《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曰："玉帛万国，干舞已格于七旬；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又曰："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龠之音。"自中书舍人知和州，既压境，见任者拒不纳，以启答郡僚曰："虽文书衔袖，大人不以为疑；然君命在门，将军为之不受。"邻郡不发上供钱米，受旨推究，为平亭其事，邻守驰启来谢，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问楚之师；辅车相依，自作全虞之计。"

汪彦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为中书舍人试潭州，进士何烈卷子内称臣及圣，间不举觉，坐罢职，谢表曰："谓子路使门人为臣，虽诚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圣，初亦何心？"又曰："书马者与尾而五，常负谴忧；网禽而去面之三，永衔生赐。"宋齐愈坐于金虏立诸臣状中，辄书"张邦昌"字，送御史台，责词曰："义重于生，虽匹夫不可夺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几于丧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说，岂所宜言？袁宏九锡之文，兹焉安忍？"责张邦昌词曰："虽天夺其衷，坐愚至此；然君异于器，代匮可乎？"知徽州，其乡郡也，谢启曰："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或一时同队之鱼。"

何抡除秘书少监，未几，以口语出守邛，谢启曰："云外三山，风引舟而莫近；海滨八月，槎犯斗以空还。"

杨政除太尉，汤岐公草制曰："远览汉京，传杨氏者四世；近稽唐室，书系表者七人。"谓杨震子秉、秉子赐、赐子彪，四世为太尉。李德裕辞太尉云："国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间才七人。"其用事精确如此。

蒋子礼拜右相，王诇贺启曰："早登黄阁，独见明公之妙年；今得旧儒，何忧左辖之虚位？"皆用杜诗语"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亦可称。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张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议者谓两淮保障不可恃，公亲往视之。会诏归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当制，其词曰："棘门如儿戏耳，庸谨秋防；衮衣以公归兮，庶闻辰告。"所谓儿戏者，指边将也，而读者乃以为诋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责备贤者，慨功业之惟艰；天子加礼大臣，固始终之不替。"所以怅惜之意至矣。《王大宝致仕词》曰："闵劳以事，圣王隆待下之仁；归絜其身，君子尽遗荣之美。"大宝有遗泄之疾，或又谓有所讥，而实不然。罢相后，起帅浙东，谢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怀会稽之章，遽叨进用。"《谢生日诗词启》曰："五十当贵，适买臣治越之年；八千为秋，辱庄子大椿之誉。"时正五十岁也。

绍兴壬戌词科《代枢密使谢赐玉带表》，文安公曰："有璞于此必使琢，恍惊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则有余，允谓便蕃之赐。"主司喜焉，擢为第一。

乙丑年，《代谢赐御书周易尚书表》，予曰："八卦之说谓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义莫得闻，坦然明白。"尾句曰："但惊奎壁之辉，从天而下；莫测龟龙之秘，行地无疆。"亦忝此选。《代福州谢历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乐于太平；岁月日时，又明章于庶征。"正用《诗凫鹥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洪范》庶征"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联文，未尝辄增一字。《渊圣乾龙节疏》曰："应天而行，早得尊于《大有》，象日之动，偶蒙难于《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应乎天而时行"，《左传》叔孙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彖辞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亦纯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监于成命之诗；艺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读者以为壮。后语曰："天地设位而圣人成能，既仆缊纷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过，式流汪涉之恩。"此文先三日锁院所作，冬至日适有雷雪之异，殆成谶云。叶子昂参知政

事，为谏议大夫林安宅所击罢去，林遂副枢密。已而置狱治其言，皆无实，林责居筠，叶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从有北之投，亟下居东之召。有欲为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无以我公归兮，大慰瞻仪之望。"本意用"公归"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仪"。而御史单时疑之，谓人君而称臣为我公，彼盖不详味词理耳。子昂坐冬雷罢相，予又当制，曰："调阴阳而遂万物，所嗟论道之非；因灾异而劾三公，实负应天之愧。"盖因有讽谏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临于精意；王孙子而本支百世，兹载锡于蕃厘。"又曰："春秋享祀，独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为刘氏之祭酒。"《士衎制》曰："克羞馈祀，事其先而万国欢心；肃倡和声，行于郊而百神受职。"《赐宰臣辞免提举圣政书成转官诏》曰："为天子父尊之至，永惟传序之恩；问圣人德何以加，莫越重华之孝。"《赐叶资政辞召命诏》曰："见晛曰消，顾何伤于日月；得时则驾，宜亟于风云。"《赐史大观文以新蜀帅改越辞免诏》曰："王阳为孝子，敢烦益部之行；庄助留侍中，姑奉会稽之计。"吴璘在兴元、修塞两县决坏渠为田，奖谕诏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见离堆之利；复陂谁云两黄鹄，讵烦鸿却之谣。"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进坏鸿却陂，童谣云"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等语也。刘共甫自潭帅除翰林学士，答诏曰："不见贾生，兹趣长沙之召；既还陆贽，宜膺内相之除。"《批执政辞经修哲宗宝训转官》曰："念叠矩重视，当贤圣之君七作；而立经陈纪，在谟训之文百篇。"哲庙正为第七主，而《宝训》百卷也。《答蒋丞相辞免》曰："永惟万事之统，知非艰而行惟艰；有不二心之臣，帅以正则罔不正。"礼部为宰臣以显仁皇后小祥请吉服，奏曰："练而慨然，礼应顺变，期可已矣，惧或过中。"又曰："汉中天二百而兴，益隆大业；舜至孝五十而慕，独耀前徽。"时高宗圣寿五十四也。《辛巳亲征诏》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岁星临于吴分，定成肥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是时，岁星在楚，故云。檄书曰："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徯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宁有种乎？人皆可致；富贵是所欲也，时不再来。"《紫宸大宴致语》曰："庙谟先定，百官修辅而厥后惟明；黼坐端临，五帝神圣而其臣莫及。"《修圣政转官词》曰："念五马浮江之后，光启中兴；述六龙御天以来，式时猷训。"又曰："荐于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焘之恩；问诸朝而朝不知，讵测形容之妙。"《汪观文复官词》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当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于明何损？"《步帅陈敏制》曰："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吴挺兴州制》曰："能得士心，吴起固西河之守；差强人意，广平开东汉之兴。"《起复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吊，坏万里之长城；有子而贤，作三军之元帅。"《萧鹧巴词》曰："随会在秦，晋国起六卿之惧；日磾仕汉，秺侯传七叶之芳。"《姚仲复官制》曰："李广数奇，应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终酬拜赐之师。"《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词》曰："举汉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独留遗恨。"时已封建三王也。《赵忠简谥制》曰："见夷吾于江左，共知晋室之何忧；还德裕于崖州，岂待令狐之复梦？"《王彦赠官词》曰："申带砺以丹书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虎之门，竟失戊营之校尉。"《向起赠官词》曰："驰至金城郡，方思充国之忠；生入玉门关，竟负班超之望。"《李师颜赠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严分阃之权；黑水惟梁州，怆失安边之杰。"《襄帅王宣赠官词》曰："黄河如带，莫申刘氏之盟；汉水为池，空堕羊公之泪。"王瀹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庙，忘设象尊、牺尊，降官词曰："牺象不设，已废司彝之供；饩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礼。"《潼川神加封词》曰："驾飞龙兮灵之斿，具严涣命；驱厉鬼兮山之左，终相此邦。"《青城山蚕丛氏封侯词》曰："想青神侯国之封，自今以始；虽白帝公孙之盛，于我何加？"《阳山龙母词》曰："居然生子，乘云气以为龙；惟尔有神，时雨旸而利物。"《魏丞相赠父词》曰："《大名之后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乐之和，幸哉有子。"魏盖以使虏定和议，旋致大用。《赠母词》曰："藏盟府之国功，不殊魏绛；成外家之宅相，重见阳元。"《封妻姜氏词》曰："筮仕于晋曰魏，方开门户之祥；取妻必齐之姜，孰盛闺闱之美？"《虞丞相赠父词》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于人者侔于天。"又《周仁赠父词》曰："有子能贤，高举而集吴地；受予显服，会同而朝汉京。"用东方朔《非有先生传》"高举远引，来集吴地"，及《两京赋》"春王三朝，会同汉京"也。《奖谕吴挺诏》曰："阃外制将军，方有成于东乡；舟中皆敌国，应于虑于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读制》曰："珍台闲馆，独冠皋、伊之伦魁；广厦细旃，尚论唐、虞之盛际。"又答诏曰："一言可以兴邦，念为臣之不易；三宿而后出昼，勉为王而留行。"《王丞相进玉牒加恩制》曰："载籍之传五三，壮太祖、太宗之立极；贤圣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诒谋。"《批以旱得雨请御殿》曰："念七月之间则旱，咎征已深；虽三日已往为霖，忧端未贳。"

余不胜书。唯记从兄在泉幕，淮东使者，其友婿也，发京状荐之。为作谢启曰："襟袂相连，夙愧末亲之孤陋；云泥悬望，分无通贵之哀怜。"皆用杜诗。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赠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亲，等级敢比肩。人生意气合，相与襟袂连。"此事适著题，而与前《送韦书记》诗句，偶可整齐用之，故并纪于此。但以传示子孙甥侄而已，不足为外人道也。

唐贤启状

故书中有《唐贤启状》一册，皆泛泛缄题。其间标为独孤常州及、刘信州太真、陆中丞长源、吕衡州温者，各数十篇，亦无可传诵。时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独孤有《与第五相公书》云："垂示《送丘郎中》两诗，词清兴深，常情所不及。'阴天闻断雁，夜浦送归人。'酞丽闲远之外，文句窈窕悽恻，比顷来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诵叹咏，大谈于吴中文人耳。"又云："昨见《送梁侍御》六韵，清丽妍雅，妙绝今时，掩映风骚，吟讽不足。"按第五琦乃聚敛之臣，不以文称，而独孤奖重之如此。观表出十字，诚为佳句，乃知唐人工诗者多，不必专门名家而后可称也。

卷　九

枢密两长官

赵汝愚初拜相，陈骙自参知政事除知枢密院，赵辞不受相印，乃改枢密使，而陈已供职累日，朝论谓两枢长，又名称不同，为无典故。按熙宁元年观文殿学士新知大名府陈升之过阙，留知枢密院。故事，枢密使与知院事不并置。时文彦博、吕公弼既为使，神宗以升之三辅政，欲稍异其礼，且王安石意在抑彦博，故特命之。然则自有故事也。

赦放债负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极赦》："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人不以为便。何澹为谏大夫，尝论其事，遂令只偿本钱，小人无义，几至喧噪。绍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为蠲三年以前者。按晋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债负取利及一倍者并放。"此最为得。又云："天福五年终以前，残税并放。"而今时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为断，则民已输纳，无及于惠矣。唯民间房赁欠负，则从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区区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冯道　王溥

冯道为宰相历数朝，当汉隐帝时，著《长乐老自叙》，云："余先自燕亡归河东，事庄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晋高祖、少帝、契丹主、汉高祖、今上，三世赠至师傅，阶自将仕郎至开府仪同三司，职自幽州巡官至武胜军节度使，官自试大理评事至兼中书令，正官自中书舍人至戎太傅、汉太师，爵自开国男至齐国公。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其不足者，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乐，何乐如之？"道此文载于范质《五代通录》，欧阳公、司马温公尝诋诮之，以为无廉耻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为相，至国朝乾德二年罢，尝作《自问诗》，述其践历，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举进士甲科，从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时同年生尚未释褐，不日作相。在廊庙凡十有一年，历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当此荣遇，十五年间遂跻极品，儒者之幸，殆无以过，今行年四十三岁，自朝请之暇，但宴居读佛书，歌咏承平，因作《自问诗》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见《三朝史》本传，而诗不传，颇与《长乐叙》相类，亦可议也。

周玄豹相

唐庄宗时，术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时明宗为内衙指挥使，安重诲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贵将也，此不足当之。"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为明宗言其后贵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为神。将召至京师，宰相赵凤谏，乃止。观此事，则玄豹之方术可知。然冯道初自燕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不可过用。"书记卢质曰："我曾见杜黄裳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于是荐道为霸府从事。其后位极人臣，考终牖下，五代诸臣皆莫能及，则玄豹未得擅唐、许之誉也。道在晋天福中为上相，诏赐生辰器币。道以幼属乱离，早丧父母，不记生日，恳辞不受。然则道终身不可问命，独有形状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钴鉧沧浪

柳子厚《钴鉧潭西小丘记》云："丘之小不能一亩。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予怜而售之。以兹丘之胜，致之沣水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苏子美《沧浪亭记》云："予游吴中，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三向皆水，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予爱而裴回，遂以钱四万得之。"予谓二境之胜绝如此，至于人弃不售，安知其后卒为名人赏践？如沧浪亭者，今为韩蕲王家所有，价值数百万矣，但钴鉧复埋没不可识。士之处世，遇与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后，台省胥吏旧人多不存，后生习学，加以省记，不复谙悉典章。而司封以闲曹之故，尤为不谨。旧法，大卿、监以上赠父至太尉止，余官至吏部尚书止。今司封法，余官至金紫光禄大夫，盖昔之吏书也，而中散以上赠父至少师止。按政和以前，太尉

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师，故凡称摄太尉者，皆为摄太傅，则赠者亦应如此，不应但许至少师也。生为执政，其身后但有子升朝，则累赠可至极品大国公。欧阳公位参知政事、太子少师，后以诸子恩至太师、兖国公，而其子棐亦不过朝大夫耳，见于苏公祭文及黄门所撰神道碑。比年汪庄敏公任枢密使，以子赠太师，当封国公，而司封以为须一子为侍从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说载于何法也？朱汉章却以子赠至大国公。旧少卿、监遇恩，封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自后再该加封，则每次增百户，无止法。今一封即止。旧学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户以上，每遇恩则加实封，若虚邑五百者，其实封加二百，虚邑三百、二百者，实封加一百。今复不然，虽前执政亦只加虚邑三百耳，故侍从官多至实封百户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该恩官封

晁无咎作《积善堂记》云："大观元年大赦天下，民百岁男子官，妇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岁。于是故漳州军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黄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询走京师状其事，省中为漳州请，漳州虽没，赦令初不异往者，丞相以为可而上之，封寿光县太君。"今自乾道以来，庆典屡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没者，其家未尝陈理，为可惜也。

学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杂学士除翰林学士，蒋世修以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时施圣与在政府，语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辈当自点检。"盖谓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绍兴中所除者，不暇缕述，姑从寿皇圣帝以后，至于绍熙五年，枚数之，为学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刘忠肃、王日严、王鲁公、周益公及予，其后李献之也。二兄、史、刘、王、周皆擢执政，日严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补郡，献之遂踵武。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则、黄德润、蒋世修、谢昌国、何自然也。辛、姚、黄皆执政，唯蒋补郡，昌国徙权尚书，即去国，自然以本生母优持服云。

汉高祖父母姓名

汉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见于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谧、王符始撰为奇语，云太公名执嘉，又名煓，媪姓王氏。唐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云："母温氏。是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与贾膺复、徐彦伯、魏奉古等执对反覆，深叹古人未闻，聊记异见。"予窃谓固果有此明证，何不载之于《汉纪》，疑亦后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尝在岭外，见康州龙媪庙碑，亦云姓温氏，则指媪为温者不一也。唐小说《纂异记》载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庙，见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长碑》昭然具载外族温氏。"盖不根诞妄之说。

君臣事迹屏风

唐宪宗元和二年，制《君臣事迹》。上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鉴者，集成十四篇，自制其序，写于屏风，列之御座之右，书屏风六扇于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进表称贺，白居易翰林制诏有批李夷简及百寮严绶等贺表，其略云："取而作鉴，书以为屏。与其散在图书，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绘素，目睹而躬行，庶将为后事之师，不独观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见其人。论列是非，既庶几为坐隅之戒；发挥献纳，亦足以开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谓详尽。又以见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于表贺，又答诏勤渠如此，亦几于丛脞矣。宪宗此书，有《辨邪正》、《去奢泰》两篇，而末年用皇甫镈而去裴度，荒于游宴，死于宦侍之手，屏风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诞节，诸州府奏荐僧道，其僧尼欲立讲论科、讲经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持念科、禅科、声赞科，道士经法科、讲论科、文章应制科、表白科、声赞科、焚修科，以试其能否。"从之。此事见《旧五代史记》，不知曾行与否，至何时而罢也。盖是时犹未鬻卖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废并寺院，有诏约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五百纸，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三百纸者，经本府陈状，乞剃头，委录事参军、本判官试验。两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坛，候受戒时，两京委祠部差官引试，其三处祗委判官，逐处闻奏。候敕下委祠部给付凭由，方得剃头受戒。"其防禁之详如此，非若今时只纳钱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经、读经之异，疑为背诵与对本云。

射佃逃田

汉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随宜损益，不害其为炎汉。唐之法制，大抵因隋，而小加振饰，不害其为盛唐。国家当五季衰乱之后，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时设施，固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显德二年，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诸州陷蕃人户来归业者，五周年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此外者，不在交还之限。"其旨明白，

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于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舍去物业三五十年，妄人诈称逃户子孙，以钱买吏而夺见佃者，为可叹也。

周世宗好杀

史称周世宗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置之极刑，予既书于《续笔》矣。薛居正《旧史》记载其事甚备，而欧阳公多芟去。今略记于此。樊爱能、何徽以用兵先溃，军法当诛，无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盗不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取耗，刑部员外郎陈渥以检田失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以桥道不谨，内供奉官孙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饭者，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以不奉使者命检视夏苗，左藏库使符令光以造军士袍襦不办，楚州防御使张顺以隐落税钱，皆抵极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义训

一字数义，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长最先之称，如所谓孟侯、孟孙、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类是也。《国语》："优施谓里克妻曰：主孟啖我。"注云："大夫之妻称主，从夫称也。"而谓孟为里克妻字则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记·吕后本纪》注中引此句，而司马贞《索隐》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啖我物。"其说无所据。班固《幽通赋》："盍孟晋以迨群。"李善乃注孟为勉。蜀王衍书其臣徐延琼宅壁为孟言，蜀语谓孟为弱，故以戏之。其后孟知祥得蜀，馆于徐第，以为已谶，此义又为无稽也。东坡与欧阳叔弼诗云："主孟当啖我，玉鳞金鲤鱼。"正用优施语。鲁之宝刀曰孟劳，不详其义。

向巨原诗

亡友向巨原，自少时能作诗。予初识之于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从吴傅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驾言出游"分韵赋诗。巨原得驾字，其语云："兹山何巍巍，气欲等嵩华。从公二三子，胜日饱闲暇。跻攀谢车舆，自办两不借。扪萝觅幽蹬，行椒得孤榭。侧送夕阳移，俯视高鸟下。登临记曩昔，岁月惊代谢。却数一周星，复命千里驾。身从泛梗流，事与浮云化。竭来共一尊，似为天所赦。明发还问涂，合离足悲吒。"诗成，观者皆服。傅朋游丝诗卷数百篇，巨原独不深叹美之，颇记其数句曰："先生著名节，百世追延陵。我评先生贤，不以能书称。功成磨苍崖，盛德颂日升。勿书陵云榜，华颠踏高层。"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规讽，与前所纪刘彦冲古风相类也。后裒其平生所作数千篇，目为《葵斋杂藁》，倩予为序。时予在章贡，及序成持寄之，则已卧病，仅能于枕上一读则已。巨原初见韩子苍，得一诗，曰："老子真祠地，君来觅纸题。文如士衡俊，年与正平齐。闻说钟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诗律在，佳处可时携。"而韩集佚不收，但见序中耳。

叶晦叔诗

亡友叶黯晦叔，尝除敕令所删定官。绍兴十九年，为福建帅属，予尝因春补诸生，白于府主，邀与同考校，锁宿贡院两旬。予作长句云："沈沈广厦清如水，市声人声不到耳。一闲十日岂天赐？惭愧纷纷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无此士。连床夜语不成寐，往往鸡声忽惊起。是中差乐真难名，昔者相过安得此？但怜时节不相谋，正堕清明寒食里。梨花已空海棠谢，外间物色知余几。只恐雨风摧折之，负此一春吾过矣。谢公寻山饱闲暇，应笑腐儒黏故纸。锦囊得句应已多，万一相思频寄似。"时谢景思为参议官，故卒章简之。晦叔和篇云："文章万言抵杯水，世上虚名徒尔耳。我常自笑一生痴，那更将痴笑群子。大屋沈沈余百年，到今所阅知几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间悲喜从何起？君闻我言亦大笑，为说万事总如此（缺两句）。急须了却公家事，门外不知春有几（缺三句）。飞雨时闻打窗纸。他年万一复相从，未必从容今日似。"其语意超新，惜不能尽忆。又尝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韵起，若以侧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是也。然此犹是作对，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忆荆州醉司马，谪官樽俎定常开'是也。"故予自福倅满归，晦叔以二诗送别，正用此体。一章云："一门伯仲知谁似？四海文章正数君。何事与予如旧识，由来于世两相闻。闲官各喜光阴剩，胜地空多物色分。忽复翩然从此去，便应变化上青云。"二章云："此地相从惊岁晚，登临况是客归时。却将襟抱向谁可？正尔艰难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恶，别于生世易为悲。梅花尽醉清江上，黯澹西风冻雨垂。"可谓奇作。然相别不两年即下世，每诵味其语，辄为悽然。因刻所作《容斋记》，尝识于末。

卷　十

词学科目

熙宁罢诗赋，元祐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除诏、诰、制、敕不试外，其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凡九种，以四题作两场引试，唯进士得预，而专用国朝及时事为题，每取不得过五人。大观四年，改立词学兼茂科，增试制诰，内二篇以历代史故事，每岁一试，所取不得过三人。绍兴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两科裁订，别立一科，遂增为十二体：曰制、曰诰、曰诏、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铭、曰记、曰赞、曰颂、曰序。凡三场，试六篇，每场一古一今，而许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试，为博学宏词科，所取不得过五人。任子中选者，赐进士

第。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于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戌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日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间，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余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唐夜试进士

唐进士入举场得用烛，故或者以为自平旦至通宵。刘虚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之句，及三条烛尽之说。按《旧五代史·选举志》云："长兴二年，礼部贡院奏当司奉堂帖夜试进士，有何条格者。敕旨：'秋来赴举，备有常程，夜后为文，曾无旧制。王道以明规是设，公事须白昼显行，其进士并令排门齐入就试，至闭门时试毕，内有先了者，上历画时，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须昼试，应诸科对策，并依此例。'"则昼试进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贡院又请进士试杂文，并点门入省，经宿就试。至晋开运元年，又因礼部尚书知贡举窦贞固奏，自前考试进士，皆以三条烛为限，并诸色举人有怀藏书册不令就试。未知于何时复有更革。白乐天集中奏状云："进士许用书册，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试朝暮也。

纳绸绢尺度

周显德三年。敕，旧制织造絁绸、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后并须及二尺五分。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絁绸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绸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

朱梁轻赋

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輦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坎离阴阳

《坎》位正北，当幽阴肃杀之地，其象于《易》为水为月。董仲舒所谓"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然而谓之阳。《离》位正南，当文明赫赫之地，于《易》为日为火。仲舒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然而谓之阴。岂非以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邪？司马贞云："天是阳，而南是阳位，故木亦是阳，所以木正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称北正者，火数二，二地数，地阴，主北方，故火正亦称北正。"究其极挚，颇似难晓，圣人无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论之者。

前执政为尚书

祖宗朝，曾为执政，其后入朝为他官者甚多。自元丰改官制后，但为尚书。曾孝宽自签书枢密去位，复拜吏部尚书。韩忠彦自知枢密院出藩，以吏书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尝为左丞，而清臣、存复拜吏书，宗孟兵书。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为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决，继又进拟宗孟兵部右丞。苏辙言："不如且止。"左仆射吕大防于帘前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遂已。胡宗愈尝为右丞，召拜礼书、吏书。自崇宁已来，乃不复然。

河伯娶妇

《史记》褚先生所书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问民所疾苦。长老曰："吾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分其余钱持归。巫行视小家女好者，即聘娶，为治斋宫河上，粉饰女，浮之河中而没。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豹曰："至娶妇时，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妪及三弟子并三老于河，乃罢去。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予按此事，盖出于一时杂传记，疑未必有实，而《六国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于何时，注家无说。司马贞《史记索隐》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然则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经用字

《六经》之道同归，旨意未尝不一，而用字则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书》为佑，在《易》为祐，在《诗》为右。惟、维、唯一也，而在《书》为惟，在《诗》为维，在《易》为唯，《左传》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礼》之法、眡、亮、鲜、盉、皋、渔、桌、斞、緉、箬等字，他经皆

不然。今人书无咎、无妄，多作无，失之矣。孝宗初登极，以潜邸为佑圣观，令玉册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无立人，只单作右字。"道士力争，以为观名去人，恐不可安迹。有旨特增之。

鄂州兴唐寺钟

鄂州城北凤凰山之阴，有佛刹，曰兴唐寺。其小阁有钟，题志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勒官阶姓名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之下，皆当有夫字，而悉削去，观者莫能晓。五代《新、旧史》、《九国志》并无其说，唯刘道原《十国纪年》，载杨行密之父名怤，怤与夫同音。是时，行密据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将佐为讳之。行密之子渭，建国之后，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宪，更可证也。鄱阳浮洲寺有吴武义二年铜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钟，皆刺史吕师造。题官称曰："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则亦非大宪也。王得臣《麈史》尝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刘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预。志传皆略而不书。"予又按杨溥时，刘存以鄂岳观察使为都招讨使，知新以岳州刺史为团练使，同将兵击楚，为所执杀，则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预也。

祢衡轻曹操

孔融荐祢衡，以为"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志怀霜雪，疾恶若雠，任座、史鱼，殆无以过，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衡素相轻疾，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因召之击鼓，裸身辱之。融为见操，说其狂疾，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宴，衡乃坐于营门，言语悖逆，操怒，送与刘表。衡为融所荐，东坡谓融视操，特鬼蜮之雄，其势决不两立，非融诛操，则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融、修皆死于操手，衡无由得全。汉史言其尚气刚傲，矫时慢物，此盖不知其鄙贱曹操，故陷身危机，所谓语言狂悖者，必诵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刘表复不能容，以与黄祖。观其所著《鹦鹉赋》，专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虽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翼于众禽?"又云："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又云："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以崄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又云："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卒章云："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予每三复其文，而悲伤之。李太白诗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石，句句欲飞鸣。挚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此论最为精当也。

禁中文书

韩魏公为相，密与仁宗议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寿皇圣帝自德寿持丧还宫，二十五日有旨召对，与吏部尚书萧燧同引。中使先谕旨曰："教内翰留身。"既对，乃旋于东华门内行廊下夹一素幄御榻后出一纸，录唐贞观中太子承干监国事以相示。萧先退，上与迈言，欲令皇太子参决万几，使条具合行事宜。仍戒云："进入文字须是密。"迈奏言："当亲自书写实封，诣通进司。"上曰："也只剪开，不如分付近上一个内臣。"迈又言："臣无由可与内臣相闻知，惟御药是学士院承受文字，寻常只是公家文书传达，今则不可，欲俟检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对面纳。"上曰："极好。"于是七日间三得从容。乃知禁廷机事，深畏漏泄如此。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无为、无名为本，至于绝圣弃智。然所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似于用机械而有心者。微言渊奥，固莫探其旨也。

孔丛子

前汉枚乘与吴王濞书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载子贡之言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镇之。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语。《汉书》注诸家皆不引证。唯李善注《文选》有之。予按《孔丛子》一书，《汉·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书之末，有《连丛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书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谓《丛子》者，本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至嘉祐四年，宋咸始为注释以进，遂传于世。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语》著录于《汉志》，二十七卷，颜师古云："非今所有《家语》也。"

小星诗

《诗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论之多

矣。唯《小星》一篇，显为可议。《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继之曰："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故毛、郑从而为之辞，而郑笺为甚，其释"肃肃宵征，抱衾与裯"两句，谓"诸妾肃肃然而行，或早或夜，在于君所，以次序进御。"又云："裯者，床帐也，谓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且诸侯有一国，其宫中嫔妾虽云至下，固非闾阎贱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况于床帐，势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说可谓陋矣。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与《殷其雷》之指同。

桃源行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系之以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为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诋，然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仁仲一诗，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

司封赠典之失

前所书司封失典故，偶复忆一事，尤为可笑。绍兴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资政殿学士楼炤，父已赠少师，乞加赠，司封以资政殿学士系只封赠一代，父既至少师，不合加赠，独改封其母范氏、欧阳氏为秦国、魏国夫人。盖楼公虽尝为执政，而见居官职须大学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从常格。资政殿学士施钜父仲说，已赠太子太保，加为宫傅，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赠祖为太保，而转运司移牒太平州，云准吏部牒，取会本路曾任执政官合封赠二代者。仲兄既具以报，又再行下时，祖母及父母已至极品，于是以祖为言，遂复赠太傅，命词给告，殊非端殿所当得。不知省部一时何所据也？

辰巳之巳

《律书》释十母十二子之义，大略与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据此，则辰巳之巳，乃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谓柳为注，毕为浊，昴为留，亦见于《毛诗》注及《左氏传》，如《诗》谓营室为定星也。

卷十一

碑志不书名

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当直存其名字，无所避隐。然东汉诸铭，载其先代，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翊碑》云，"牂柯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元子"之类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文，亦然，王荆公为多，殆与求文扬名之旨为不相契。东坡先生《送路都曹》诗，首言："乖崖公在蜀，有录事参军老病废事，公责之，遂求去，以诗留别，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者。公惊谢之曰：'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荐之。坡幼时闻父老言，恨不问其姓名。及守颍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诵此语，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诗送之。"其诗大略云："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则路君之贤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书其名，使之少获表见，又为可惜也！

汉文帝不用兵

《史记·律书》云："高祖厌苦军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拥兵阻厄，选蠕观望。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误居正位，常战战慄慄，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盛，粟至十余钱。"予谓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帝王讳名

帝王讳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于本庙中耳。"克昌厥后，骏发尔私。"成王时所作诗。昌、发不为文、武讳也。宣王名诵而"吉甫作诵"之句，正在其时。厉王名胡，而"胡为虺蜴"、"胡然厉矣"之句，在其孙幽王时。小国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郑，而郑不改封。至于出居其国，使者告于秦、晋曰："鄙在郑地。"受晋文公朝，而郑伯傅王。唯秦始皇以父庄襄王名楚，称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为一月。盖已非周礼矣。汉代所谓邦之字

曰国，盈之字曰满，彻之字曰通，虽但讳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讳。故戴胄、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为户部，世勣但为勣。讳公《讳辨》云："今上书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喻及机，以为触犯。"此数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然太祖讳下字内有从木从匀者，《广韵》于进字中亦收。张魏公以名其子，而音为进。太宗讳字内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为人姓如故。高宗讳内从勹从口者亦然。真宗讳从心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下画，则为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为常矣。

家讳中字

士大夫除官，于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焘仁甫之父名中，当赠中奉大夫，仁甫请于朝，谓当告家庙，与自身不同，乞用元丰以前官制，赠光禄卿。丞相颇欲许之。予在西垣闻其说，为诸公言，今一变成式，则他日赠中大夫，必为秘书监，赠太中大夫，必为谏议矣，决不可行。遂止。李愿为江东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为通议，盖近世率妄称太中也。李自称只以本秩曰朝散。黄通老资政之子为临安通判，府中亦称为通议，而受之自如。

记张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来入中国者，必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汉，脱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执失思力、阿史那社尔、李临淮、高仙芝、浑瑊、李怀光、跌跌光颜、朱邪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殚纪。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则为郭药师矣。倘使中国英俊，翻致力于异域，忌壮士以资敌国者，固亦多有。贾季在狄，晋六卿以为难日至；桓温不能留王猛，使为苻坚用；唐庄宗不能知韩延徽，使为阿保机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而其事本末，国史不书。比得田昼承君集，实纪其事云："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尝薄游塞上，观觇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姚题诗崆峒山寺壁，在两界间，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文正公巡边，见之大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之句。张为《鹦鹉》诗，卒章曰：'好着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亦有诗。将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不肯往，乃砻大石，刻诗其上，使壮夫拽之于通衢，三人从后哭之，欲以鼓动二帅。既而果召与相见，踌躇未用间，张、吴径走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时二人家属羁縻随州，间使谍者矫中国诏释之，人未有知者。后乃闻西人临境，作乐迎此二家而去，自是边帅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怀》诗曰：'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张有《雪》诗曰：'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吴诗独不传。观此数联，可想见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记如此。予谓张、吴在夏国，然后举事，不应韩、范作帅日尚犹在关中，岂非记其岁时先后不审乎？姚、张诗，笔谈诸书，颇亦纪载。张、吴之名，正与羌酋二字同，盖非偶然也。

宫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宫，写蜀、荆地材至关中，役徒七十万人。隋炀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大中祥符间，奸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兴土木之役，以为道宫。玉清昭应之建，丁谓为修宫使，凡役工日至三四万，所用有秦、陇、岐、同之松，岚、石、汾、阴之柏，潭、衡、道、永、鼎、吉之梌、柟、槠，温、台、衢、吉之梼，永、沣、处之槻、樟，潭、柳、明、越之杉，郑、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吴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宜圣库之银朱，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绿，磁、相之黛，秦、阶之雌黄，广州之藤黄，孟、泽之槐华，虢州之铅丹，信州之土黄，河南之胡粉，卫州之白垩，郓州之蚌粉，兖、泽之墨，归、歙之漆，莱芜、兴国之铁。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于京师置局化铜为鍮、冶金薄、锻铁以给用。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恶，于京东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宫成，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不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爇，但存一殿。是时，役遍天下，而至尊无穷兵黩武、声色苑囿、严刑峻法之举，故民间乐从，无一违命，视秦、隋二代，万万不侔矣。然一时贤识之士，犹为盛世惜之。国史志载其事，欲以为夸，然不若掩之之为愈也。沈括《笔谈》云："温州雁荡山，前世人所不见。故谢灵运为太守，未尝游历。因昭应宫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他可知矣。

岁月日风雷雄雌

虞喜天文论汉《太初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岁雄在阏逢，雌在摄提格，月雄在毕，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岁雄也，毕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为岁阳，故谓之雄，十二支为岁阴，

故谓之雌，但毕、觜为月雄雌不可晓。今之言阴阳者，未尝用雄雌二字也。《郎颛传》引《易雌雄秘历》，今亡此书。宋玉《风赋》有雄风雌风之说。沈约有“雌霓连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阴阳合而为雷。”《师旷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雳者，所谓雄雷，旱气也。其鸣依依，音不大霹雳者，所谓雌雷，水气也。”见《法苑珠林》。予家有故书一种，曰《孝经雌雄图》，云出京房《易传》，亦日星占相书也。

东坡三诗

东坡初赴惠州，过峡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诗云：“山僧本幽独，乞食况未还。云碓水自舂，松门风为关。石泉解娱客，琴筑鸣空山。”既至惠州，残腊独出，至栖禅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诗云：“江边有微行，诘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禅寺。堂空不见人，老稚掩关睡。所营在一食，食已宁复事。客行岂无得？施子净扫地。风松独不静，送我作鼓吹。”后在儋耳作《观棋》诗，记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云：“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见，句语之妙，一至于此。

天文七政

《尚书·舜典》：“以齐七政。”孔安国本注，谓“日月五星也”。而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谓荧惑也；第四曰煞土，谓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谓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谓岁星也；第七曰剽金，谓太白也。日月五星各异，故曰七政。”《尚书大传》一说，又以为：“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人道正而万事顺成。”三说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读书城南

《符读书城南》一章，韩文公以训其子，使之腹有《诗》、《书》，致力于学，其意美矣。然所谓“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语，乃是觊觎富贵，为可议也。杜牧之《寄小侄阿宜》诗亦云：“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其意与韩类也。予向为陈铸作《城南堂记》，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寿

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师，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着为令。韩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册，乞随班称贺，而降诏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经字义相反

治之与乱，顺之与扰，定之与荒，香之与臭，遂之与溃，皆美恶相对之字。然《五经》用之或相反，如乱臣十人，乱越我家，惟以乱民，乱为四方新辟，乱为四辅，厥乱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乱之类，以乱训治也。安扰邦国，扰而毅，扰龙，六扰之类，以扰训顺也。荒度土功，遂荒大东，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类，以荒训定也。无声无臭，故臭亶时，其臭膻，臭阴达于渊泉之类，以臭训香也。是用不溃于成，草不溃茂之类，以溃训遂也。郑康成笺《毛诗》溃成，与毛公皆释为遂，至于溃茂，则以为溃当作汇，汇，茂貌也。自为异同如此。

镇星为福

世之伎术，以五星论命者，大率以火、土为恶，故有昼忌火星夜忌土之语。土，镇星也，行迟，每至一宫，则二岁四月乃去，以故为灾最久。然以国家论之则不然，苻坚欲南伐，岁镇守斗，识者以为不利。《史记·天官书》云：“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军起。火、金、水尤甚。木、土，军吉。”又云：“镇星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已去而复，还居之，其国得土。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其居久，其国福厚；其居易，福薄。”如此则镇星乃为大福德，与木亡异，岂非国家休祥所系，非民庶可得侔邪？

东坡引用史传

东坡先生作文，引用史传，必详述本末，有至百余字者，盖欲使读者一览而得之，不待复寻绎书策也。如《勤上人诗集叙》引翟公罢廷尉宾客反覆事，《晁君成诗集叙》引李郃汉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书》引左史倚相美卫武公事，《答李琮书》引李固论发兵讨交趾事，《与朱鄂州书》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盖公堂记》引曹参治齐事，《滕县公堂记》引徐公事，《温公碑》引慕容绍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题名记》引羊叔子、邹湛事，《荔枝叹》诗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两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画工传其貌，好事者多写寄四远。《唐书·乐志》曰：“《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古词曰“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者是也。李义山诗曰：“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传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送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阳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

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似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者是也。卢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东家王”，莫详其义。近世周美成乐府《西河》一阕，专咏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系”之语，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

何公桥诗

英州小市，江水贯其中，旧架木作桥，每不过数年，辄为湍潦所坏。郡守建安何智甫，始叠石为之，方成而东坡还自海外，何求文以纪。坡作四言诗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载于后集第八卷，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是也。予侍亲居英，与僧希赐游南山，步过桥上，读诗碑。希赐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经党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赐所书也。赐因言何公初请记，坡为赋此诗，既大书矣。而未遣送，郡候兵执役者见之，以告何，何又来谒，坡曰：“轼未到桥所，难以想像落笔。”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车。”何谢不敢，乃并轿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诗，晚当奉戒。”抵暮送与之。盖诗中云：“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语耳。坡公作诗时，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予闻希赐语时，绍兴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忆前事，乃绍熙五年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卷十二

眄泰秋娘三女

白乐天《燕子楼诗序》云：“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眄眄，善歌舞，雅多风态。尚书既殁，彭城有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眄眄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白公尝识之，感旧游，作二绝句，首章云：“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苦，秋来只为一人长。”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冢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读者伤恻。刘梦得《泰娘歌》云：“泰娘本韦尚书家主讴者，尚书为吴郡，得之，诲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携归京师。尚书薨，出居民间，为蕲州刺史张愻所得。愻谪居武陵而卒，泰娘无所归。地荒且远，无有能知其容与艺者，故日抱乐器而哭。”刘公为歌其事云：“繁华一旦有消歇，题剑无光履声绝。蕲州刺史张公子，白马新到铜驼里。自言买笑掷黄金，月堕云中从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断雁哀弦风雨夕。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张好好诗》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来乐籍中，随公移置宣城，后为沈著作所纳。见之于洛阳东城，感旧伤怀，题诗以赠曰：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无。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身外任尘土，尊前极欢娱。飘然集仙客，载以紫云车。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门馆恸哭后，水云秋景初。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予谓妇人女子，华落色衰，至于失主无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见纪于英辞鸿笔，故名传到今。况于士君子终身不遇而与草木俱腐者，可胜叹哉！然眄眄节义，非泰娘、好好可及也。

颜鲁公祠堂诗

予家藏《元林绘监》册，有颜鲁公画像，徐师川题诗曰：“公生开元间，壮及天宝乱。捐躯范阳胡，竟死蔡州叛。其贤似魏征，天下非贞观。四帝数十年，一身逢百难。少时读书史，此事心已断。老来鬓发衰，慨叹功名晚。嗟哉忠义途，捷去不可缓。初无当年悲，只令后世叹。一朝绝霖雨，南亩常亢旱。小夫计虽得，斯民盖涂炭。长歌咏君节，千载勇夫懦。敬书子张绅，庶几古人半。”师川以诗鸣江西，然此篇不为工。尝记李德远举似童敏德游湖州题公祠堂长句曰：“挂帆一纵疾于鸟，长兴夜发吴兴晓。杖藜上访鲁公祠，一见目明心皦皦。未说邦人怀使君，且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卢杞相，出当斯位诚艰辛。生逆龙鳞死虎口，要与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奸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杀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复有，洗空凡马须骐驎。”童之诗，语意皆超拔，亦临川人，而终身不得仕，为可惜也！

闵子不名

《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并对其人回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字者，虽颜、冉高第，亦曰回，曰雍，唯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损名。昔贤谓《论语》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予意亦出于闵氏。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则可见矣。

曾晳待子不慈

传记所载曾晳待其子参不慈，至云因锄菜误伤瓜，以大杖击之仆地。孔子谓参不能如虞舜小杖则受，大杖则避，以为陷父于不义，戒门人曰：“参来勿内。”予窃疑无此事，殆战国时学者妄为之辞。且曾晳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有“浴乎沂，风乎舞雩”之言，涵泳圣教，有超然独见之妙，于四人之中，独蒙“吾与”之褒，则其为人之贤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几置之死地，庸人且犹不忍，而谓晳为之乎？孟子称曾子养曾晳酒肉养志，未尝有此等语也。

具圆复诗

吴僧法具，字圆复，有能诗声，予乃纪之于《夷坚志》中，殊为不类。比于福州僧智恢处，见其诗藁一纸，字体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滩声嘈嘈杂雨声，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门去，五湖风浪白鸥轻。"《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肠暮鹿头，十三官驿是荆州。具车秣马晓将发，寒烛烧残语未休。"《竹轩》云："老竹排檐谁手种，山日未斜寒翟重。六月散发叶底眠，冷雨斜风频入梦。冬雕峰木雪缟庐，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时吹笋排林上，吴州还见《竹溪图》。"《和子苍三马图》云："从来画马称神妙，至今只说江都王。将军曹霸实季仲，沙苑丞相犹诸郎。龙眠居士善画马，独与二子遥相望。两马骈立真骕骦，一马脱去仍腾骧。浣花老人今已亡，鸣呼三马谁平章！饱知画肉亦画骨，妙处不减黄无双。"又一篇云："烧灯过了客思家，独立衡门数暝鸦。燕子未归梅落尽，小窗明月属梨花。"皆可咀嚼也。吴门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禅刹，喜其旦暮见山，作绝句曰："四面峰峦翠入云，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门。"甚有诗家风旨，而或者谓山若欲去，岂容人掩住？盖吴人痴呆习气也，其说可谓不知音。

人当知足

予年过七十，法当致仕，绍熙之末，以新天子临御，未敢遽有请，故玉隆满秩，只以本官职居里。乡衮赵子直不忍使绝禄粟，俾之因任，方用赘食太仓为愧，而亲朋谓予爵位不逮二兄，以为耿耿。予诵白乐天《初授拾遗》诗以语之曰："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终身不渝。因略考国朝以来，名卿伟人负一时重望而不跻大用者，如王黄州禹偁，杨文公亿，李章武宗谔，张乖崖咏，孙宣公奭，晁少保迥，刘子仪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镇，郑毅夫獬，滕元发甫，东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开肇，彭器资汝砺，刘原甫敞，蔡君谟襄，孙莘老觉，近世汪彦章藻，孙仲益觌，诸公皆不过尚书学士，或中年即世，或迁谪留落，或无田以食，或无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则予之忝窃亦已多矣。

渊明孤松

渊明诗文率皆纪实，虽寓兴花竹间亦然。《归去来辞》云："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旋。"其《饮酒》诗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所谓孤松者是已，此意盖以自况也。

饶州刺史

饶州良牧守，自吴至今，以政绩著者有九贤，郡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盖鲜。《白乐天集》有《吴府君碑》云："君讳丹，字真存，以进士第入官。读书数千卷，著文数万言。生四五岁，所作戏辄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书，奉真箓，每专气入静，不粒食者数岁，飘然有出世心。既壮，在家为长属，有三幼弟、八稚侄，不忍见其饥寒，慨然有干禄意。求名得名，家无长物，澹乎自处，与天和始终。享寿命八十二岁，无室家累，无子孙忧，终于饶州。"官次大略如此。吴君在饶，虽无遗事可纪，以其邦君之故，姑志于书。吴为人清净恬寂，所谓达士，然年过八十尚领郡符，又非为妻子计者，良不可晓。唐之治不播弃黎老，故其居职不自以为过云。

紫极观钟

饶州紫极观有唐钟一口，形制清坚，非近世工铸可比。刻铭其上曰："天宝九载，岁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监察御史贬乐平员外尉李逢年铭，前乡贡进士薛彦伟述序，给事郎、行参军赵从一书，中大夫、使持节鄱阳郡诸军事、检校鄱阳郡太守、天水郡开国公上官经野妻扶风郡君韦氏奉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敬造洪钟一口。"其后列录事参军、司功、司法、司士参军各一人，司户参军二人，参军二人，录事一人，鄱阳县令一人、尉二人，又专检校官、鄱阳县丞宋守静，专检校内供奉道士王朝隐，又道士七人。铭文亦雅洁，字画不俗，但月朔庚申，则癸酉日当是十四日，镌之金石而误如此。浮洲开福院亦有吴武义年一钟，然非此比也。

兼中书令

绍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书令。此官久不除，学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为当入都堂治事。邸报至外郡，尤所不晓。迈考之典故，侍中、中书令为两省长官，自唐以来，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书令在侍中上。肃宗以后，始以处大将，故郭子仪、仆固怀恩、朱泚、李晟、韩弘皆为之，其在京则入政事堂，然不预国事。懿、僖、昭之时，员浸多，率由平章事迁兼侍中，继兼中书令，又迁守中书令，三者均称使相，皆大敕系衔而下书使字。五代尤多。国朝创业之初，尚仍旧贯，于是吴越国王钱俶、天雄节度符彦卿、雄武王景、武宁郭从义、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义李筠、淮南李重进、永兴李洪义、凤翔王彦超、定难李彝兴、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宁王晏、武胜侯章、归义曹元忠十五人同时兼中书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赵普以故相拜。真宗但以处亲王。嘉祐末，除宗室东平王允弼、襄阳王允良；元丰中，除曹佾，与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笔谈》谓有司以佾新命，言自来不曾有活中书令请俸则例，盖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并为开府仪同三司。元祐以后不复

有之，虽崇、观、政、宣轻用名器，且改为左辅、右弼，然蔡京三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诏于录黄及告命内除去侍中、中书令，遂废此官。今当先降指挥复置，则于事体尤惬当也。嗣王终不敢当，于是寝前命，而赐赞拜不名。

作文字要点检

作文字不问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点检，若一失事体，虽遣词超卓，亦云未然。前辈宗工，亦有所不免。欧阳公作《仁宗御书飞白记》云："予将赴亳，假道于汝阴，因得阅书于子履之室。而云章烂然，辉映日月，为之正冠肃容再拜而后敢仰视，盖仁宗皇帝之御飞白也。曰，'此宝文阁之所藏也，胡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从臣于群玉，而赐以飞白，予幸得预赐焉。'"乌有记君上宸翰而彼此称"予"，且呼陆经之字？又《登贞观御书阁记》，言太宗飞白，亦自称"予"。《外制集序》，历道庆历更用大臣，称吕夷简、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顾予何人，亦与其选"，又曰"予时掌诰命"，又曰"予方与修祖宗故事"，凡称"予"者七。东坡则不然，为王诲亦作此记，其语云"故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不及见其人矣"云云。是之谓知体。

侍从两制

国朝官称，谓大学士至待制为"侍从"，谓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为"两制"，言其掌行内、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则云"知制诰"，故称美之为三字。谓尚书侍郎为"六部长贰"，谓散骑常侍、给事谏议为"大两省"。其名称如此。今尽以在京职事官自尚书至权侍郎及学士、待制均为"侍从"，盖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沿《春秋通义》一书，至和元年，邓州缴进，二年有旨送两制看详，于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衔：学士七人，曰学士承旨、礼部侍郎杨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概、杨伟，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欧阳修，起居舍人吕溱，礼部郎中王洙；知制诰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谏贾黯，兵部员外郎韩绛，起居舍人吴奎，右正言刘敞。而他官弗预，此可见也。翰林本以六员为额，刘沆作相，典领温成后丧事，以王洙同其越礼建明，于是员外用之，尝为一时言者所论，正此时云。

片言解祸

自古将相大臣，遭罹谮毁，触君之怒，堕身于危棘将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转祸为福，盖投机中的，使闻之者晓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萧何为民请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为多受贾人财物，下何廷尉，械系之。王卫尉曰："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时相国守关中，不以此时为利，乃利贾人之金乎？"上不怿，即日赦出何。绛侯周勃免相就国，人上书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谓至危不容救，而于立谈间见效如此。萧望之受遗辅政，为许、史、恭、显所嫉，奏望之与周堪、刘更生朋党，请"召致廷尉"，元帝不省为下狱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视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免为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于是可见。

忠言嘉谟

《扬子法言》："或问忠言嘉谟，曰言合稷、契谓之忠，谟合皋陶谓之嘉。"如子云之说，则言之与谟，忠之与嘉，分而为二，传注者皆未尝为之辞，然则稷、契不能嘉谟、皋陶不能忠言乎？三圣贤遗语可传于后世者，唯《虞书》存，五篇之中，皋陶矢谟多矣，稷与契初无一话一言可考，不知子云何以立此谕乎？不若魏郑公但云"良臣稷、契、皋陶"，乃为通论。

免直学士院

庆元元年正月一日，郑湜以起居郎直学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赵汝愚罢相，制乃湜所草，议者指为褒词太过。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为故事所无。按熙宁初，王益柔以知制诰兼直学士院，尝奏中书熟状加董毡阶官之误，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罢其兼直，已而迁龙图阁直学士。湜亦以罢直求去，不许，越三月而迁权刑部侍郎，甚相类也。

大贤之后

杜诗云："大贤之后竟陵迟，荡荡古今同一体。"乃赠狄梁公曾孙者，至云"飘泊岷汉，干谒王侯"，则其衰微可知矣。近见余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时名宰，子孙亦相继达宦。然数世之后益为萧条，又经南渡之厄，今三裔并居余干，无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虽曰不显，犹簪缨仅传，而文正、文靖无闻，可为太息！

卷十三

钟鼎铭识

三代钟鼎彝器存于今者，其间款识，唯"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语，差可辨认，余皆茫昧不可读，谈者以为古文质朴固如此，予窃有疑焉。商、周文章，见于《诗》、《书》，三《盘》五《诰》，虽诘曲聱牙，尚可精求其义，他皆坦然明白，如与人言。自武王《丹书》诸铭外，其见于经传者，如汤之

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正考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桌氏量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祭射侯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卫礼至铭曰："余掖杀国子，莫余敢止。"孔悝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嗜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扶风美阳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旂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此诸铭未尝不粲然，何为传于今者，艰涩无绪乃尔。汉去周未远，武、宣以来，郡国每获一鼎，至于荐告宗庙，群臣上寿。窦宪出征，南单于遗以古鼎，容五斗，其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盖以其难得故也。今世去汉千年，而器宝之出不可胜计，又为不可晓已。武帝获汾阴睢上鼎，无款识，而备礼迎享，宣帝获美阳鼎，下群臣议，张敞乃以有款识之故绌之，又何也？

牺尊象尊

《周礼》司尊彝："祼用鸡彝、鸟彝，其朝献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汉儒注曰："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凰之形。献读为牺，牺尊饰以翡翠，象尊以象凤凰。或曰：以象骨饰尊。又云：献音娑，有婆娑之义。"惟王肃云："牺、象二尊，并全牛、象之形，而凿背为尊。"陆德明释《周礼》献尊之献，音素何反。而于《左氏传》"牺象不出门"，释牺为许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图》所写，牺尊纯为牛形，象尊纯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肃之说。然则牺字只当读如本音，郑司农诸人所云，殊与古制不类。则知目所未睹而臆为之说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礼器之外，郡县至以木刻一雀，别置杯于背以承酒，不复有两柱、三足、只耳、侈口之状，向在福州见之，尤为可笑也。

再书博古图

予昔年因得汉匜，读《博古图》，尝载其序述可笑者数事于《随笔》，近复尽观之，其谬妄不可殚举。当政和、宣和间，蔡京为政，禁士大夫不得读史，而《春秋三传》，真束高阁，故其所引用，绝为乖盾。今一切记之于下，以示好事君子与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释之曰："汤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说亦然。至父癸匜，则又以为齐癸公之子。乙鼎铭有"乙毛"两字，释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铭'乙'，则太丁之子也。"父己鼎曰："父己者，雍己也。继雍己者乃其弟太戊，岂非继其后者乃为之子邪？"至父己尊，则直云"雍己之子太戊为其父作"。予按以十干为名，商人无贵贱皆同，而必以为君，所谓"癸"即父癸，"己"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无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鼎铭只一字曰"非"，释之曰："据《史记》有非子者，为周孝王主马，其去商远甚。惟公刘五世孙曰公非，考其时当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强推古人以证之，可谓无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传》文八年所纪，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周丝驹父鼎曰："《左传》有驹伯，为郤克军佐，驹其姓也。此曰驹父，其同驹伯为姓邪？"予按《左传》，驹伯者郤锜也，锜乃克之子。是时郤氏三卿，锜曰驹伯，犨曰苦成叔，至曰温季，皆其食采邑名耳，岂得以为姓哉？叔液鼎曰："考诸前代，叔液之名不见于经传，惟周八士有叔夜，岂其族欤？"夫伯仲叔季，为兄弟之称，古人皆然，而必指为叔夜之族，是以"叔"为氏也。周州卣曰："'州'出于来国，后以'州'为氏。在晋则大夫州绰，在卫则大夫州吁，其为氏则一耳。"予按来国之名无所著见，而州吁乃卫公子，正不读《春秋》，岂不知《卫诗·国风》乎？遂以为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见于他传，惟周末卫文公时，有高克将兵，疑克者乃斯人，盖卫物也。"予按元铭文但云"伯克"，初无"高"字，高克《郑·清人》之诗，儿童能诵之，乃以为卫文公时，又言周末，此书局学士，盖不曾读《毛诗》也。周毁敦曰："铭云伯和父，和者卫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为公。"予按一时列国，虽子男之微，未有不称公者，安得平王独命卫武之事？周慧季鬲曰："慧与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虢姜敦有惠仲，而此鬲名之为惠季，岂非惠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按惠伯、惠叔，正与庄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类，皆上为谥而下为字，乌得以为氏哉？齐侯镈钟铭云："咸有九州，处禹之都。"释之曰："齐之封域，有临淄、东莱、北海、高密、胶东、泰山、乐安、济南、平原，盖九州也。"予按铭语正谓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岂得便以为州乎？宋公䜌钟铭曰："宋公成之䜌钟。"释之曰："宋自微子有国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按宋共公名，《史记》以为瑕，《春秋》以为固，初无曰"固成"者。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复名之可乎？剔成君为弟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云雷磬曰："《春秋》鲁饥，臧文仲以玉磬告籴于齐。"按经所书，但云"臧孙辰告籴于齐"，《左传》亦无玉磬之说。汉定陶鼎曰："汉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为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

高祖之子恢，是为定陶共王。”予按恢正封梁王，后徙赵。所谓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孙愐《唐韵》引此句及王弼别本以为琭琭，然又为录录、娽娽、鹿鹿、陆陆、禄禄凡七字。《史记》：“毛遂云：‘公等录录，因人成事。’”《唐韵》以为娽娽。《汉书·萧何赞》云：“录录未有奇节。”颜师古注：“录录犹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马援传》：“今更共陆陆。”《庄子·渔父篇》：“禄禄而受变于俗。”后生或不尽知。

占测天星

国朝星官历翁之伎，殊愧汉、唐，故其占测荒茫，几于可笑。偶读《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东壁西，慢流至羽林军没。主擢用文士，贤臣在位。”“绍圣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东，慢流入浊没。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贤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东没。主文士入国，贤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灵台，北行至轩辕没。主贤臣在位，天子有子孙之喜。”按是时宣仁上仙，国是丕变，一时正人以次窜斥，章子厚在相位，蔡卞辅之，所谓四星之占，岂不可笑也！子孙之说，盖阴谄刘后云。

政和宫室

自汉以来，宫室土木之盛，如汉武之甘泉、建章，陈后主之临春、结绮，隋炀帝之洛阳、江都，唐明皇之华清、连昌，已载史策。国朝祥符中，奸臣导谀，为玉清昭应、会灵、祥源诸宫，议者固以崇侈劳费为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为也。京既固位，窃国政，招大珰童贯、杨戬、贾详、蓝从熙、何䜣五人，分任其事。于是始作延福宫，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崑玉、群玉七殿，东边有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秾华、绿绮、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亦十五阁。又叠石为山，建明春阁，其高十一丈，宴春阁广十二丈。凿圆池为海，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鹤庄、鹿砦、孔翠诸栅，蹄尾以数千计。五人者各自为制度，不相沿袭，争以华靡相夸胜，故名“延福五位”。其后复营万岁山、艮岳山，周十余里，最高一峰九十尺，亭堂楼馆不可殚记。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过，有厌恶语，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变，诏取山禽水鸟十余万投诸汴渠，拆屋为薪，翦石为炮，伐竹为笓篱，大鹿数千头，悉杀之以啖卫士。

僧官试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为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予已论之矣。自其后习以为常，至本朝尚尔。元丰三年，详定官制所言，译经僧官，有授试光禄鸿胪卿、少卿者，请自今试卿者，改赐三藏大法师，试少卿者，赐三藏法师。诏试卿改赐六字法师，少卿四字，并冠以译经三藏。久之复罢。

大观算学

大观中，置算学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诏以文宣王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飨，十哲从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数之人，绘像于两廊，加赐五等之爵。于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其名，风后、大桡、隶首、容成、箕子、商高、常仪、鬼臾区、巫咸九人封公，史苏、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赵、史墨、裨灶、荣方、甘德、石申、鲜于妄人、耿寿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张衡、周兴、单扬、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萧吉、临孝恭、张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邓平、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遵、耿询、刘焯、刘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昙罗、李淳风、王希明、李鼎祚、边冈、郎颉、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马季主、洛下闳、严君平、刘徽、姜岌、张立建、夏侯阳、甄鸾、卢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条具，固有于传记无闻者，而高下等差，殊为乖谬。如司马季主、严君平止于男爵，鲜于妄人、洛下闳同定《太初历》，而妄人封伯，下闳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黄帝为先师云。

十八鼎

夏禹铸九鼎，唯见于《左传》王孙满对楚子，及灵王欲求鼎之言，其后《史记》乃有鼎震及沦入于泗水之说。且以秦之强暴，视衰周如机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辞以却？赧王之亡，尽以宝器入秦，而独遗此，以神器如是之重，决无沦没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内，使何人般舁而往，宁无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没水求之不获，盖亦为传闻所误。《三礼》经所载钟彝名数详矣，独未尝一及之。《诗》、《易》所书，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复置于通天宫，不知何时而毁。国朝崇宁三年，用方士魏汉津言铸鼎，四年三月成，于中太一宫之南为殿，名曰九成宫。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宝鼎，东北曰牡鼎，东方曰苍鼎，东南曰冈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为定鼎礼仪使。大观三年，又以铸鼎之地作宝成宫。政和六年，复用方士王仔昔议，建阁于天章阁西，徙鼎奉安。改帝鼐为隆鼐，余八鼎皆改焉，名阁曰圆象徽调阁。七年，又铸神霄九鼎，一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鼎，二曰苍壶祀天贮醇之鼎，三曰山岳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渊之鼎，五曰天地阴阳之鼎，六曰混

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灵光晃曜炼神之鼎，九曰苍龟大蛇虫鱼金轮之鼎。明年鼎成，置于上清宝箓宫神霄殿，遂为十八鼎。继又诏罢九鼎新名，悉复其旧。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数，唯朱忠靖公《秀水闲居录》略纪之，故详载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国史》本纪，皆迈为编修官日所作，至于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传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焘之手，其汇次整理，殊为有功，然亦时有失点检处。盖文书广博，于理固然。《职官志》云："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惟赵普得之。明道末，吕夷简罢，始复加使相，其后王钦若罢日亦除，遂以为例。"按赵普之后，寇准、陈尧叟、王钦若，皆祥符间自枢密使罢而得之。钦若以天圣初再入相，终于位，夷简乃在其后十余年。今言钦若用夷简故事，则非也。因记《新唐书》所载："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按崔圆乃肃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为圆引泌为让，甚类前失也。

宗室参选

吏部员多阙少，今为益甚，而选人当注职官簿尉，辄为宗室所夺，盖以尽压已到部人之故。按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论："祖宗时宗室无参选法，至崇宁初，大启侥幸，遂使任意出官，又优为之法，参选一日，即在阖选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贵，其间不为无人，而膏粱之习，贪淫纵恣，出为民害者不少。议者颇欲惩革，罢百十人之私恩，为亿万人之公利，诚为至当。若以亲爱未忍，姑乞与在部人通理名次。"从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祖宗时，未有宗室参部之法，神宗时，始选择差注一二。崇宁初，立法太优，宗室参选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压年月深远、劳效显著之人，复占名州大县、优便丰厚之处。议者颇欲惩革，不注郡守、县令，与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从之。此二段元未尝冲改，不知何时复紊也。

元丰库

神宗常愤北狄倔强，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于内帑置库，自制四言诗曰："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库，每库以一字揭之，储积皆满。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分揭于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国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宁元年，以奉宸库珠子付河北缘边，于四榷场鬻钱银，准备买马，其数至于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乾道以来，有封桩、南库所贮金银楮券，合为四千万缗，孝宗尤所垂意。入绍熙以来，颇供好赐之用，似闻日减于旧云。

五俗字

书字有俗体，一律不可复改者，如冲、凉、况、减、决五字，悉以水为冫（笔陵切，与"冰"同），虽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于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来久矣。唐张参《五经文字》，亦以为讹。

卷十四

三教论衡

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给事中徐岱及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帝大悦，赉予有差。此《新书》列传所载也。白乐天集有《三教论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第一座：秘书监白居易，安国寺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道士杨弘元。"其序曰："谈论之先，多陈三教，赞扬演说，以启谈端。臣学浅才微，猥登讲座。窃以义林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于大众中能师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然予观义林所问，首以《毛诗》称六义，《论语》列四科，请备陈名数而已。居易对以孔门之徒三千，其贤者列为四科，《毛诗》之篇三百，其要者分为六义。然后言六义之数，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复引佛法比方，以六义可比十二部经，四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难云："曾参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于四科？"居易又为辩析，乃曰："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然所问者不过芥子纳须弥山一节而已。后问道士《黄庭经》中养气存神长生久视之道，道士却问敬一人而千万人悦。观其问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测知，唐帝岁以此为诞日上仪，殊为可省。国朝命僧升座祝圣，盖本于此。

夫兄为公

妇人呼夫之兄为伯，于书无所载。予顷使金国时，辟景孙弟辅行，弟妇在家，许斋醮及还家赛愿。予为作青词云"顷因兄伯出使，夫婿从行。"虽借用《陈平传》"兄伯"之语，而自不以为然。偶忆《尔雅·释亲篇》曰："妇称夫之兄为兄公，夫之弟为叔。"于是改兄伯字为兄公，视前所用，大为不侔矣。《玉篇》妐字音钟，注云："夫之兄也。"然于义训不若前语。

政和文忌

蔡京颛国，以学校科举箝制多士，而为之鹰犬

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鲍辉卿者言："今州县学考试，未校文学精弱，先问时忌有无，苟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诸如此语，熙、丰、绍圣间，试者共用不以为忌，今悉绌之，所宜禁止。"诏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试文，有以圣经之言辄为时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与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以为'哉'音为'灾'同，而危乱凶悔非人乐闻，皆避。今当不讳之朝，岂宜有此？"诏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载于《四朝志》。

瞬息须臾

瞬息、须臾、顷刻，皆不久之辞，与释氏"一弹指间"，"一刹那顷"之义同，而释书分别甚备。《新婆沙论》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腊缚，二十腊缚，成一牟呼麦多，三十牟呼麦多，成一昼夜。"又《毗昙论》云："一刹那者翻为一念，一怛刹那翻为一瞬，六十怛刹那为一息，一息为一罗婆，三十罗婆为一摩睺罗，翻为一须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丰三年，诏知州军不应举京官职官者，许通判举之。盖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为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许之荐举。今以小使臣守沿边小郡，而公然荐入改官，盖有司不举行故事也。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刘述，久不磨勘，特命为吏部郎中。枢密院言："左藏库副使陈昉恬静，久应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职若效朝士养名，而奖进之，则将习以为高，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员外郎张问，十年不磨勘，特迁礼部郎中。其旌赏驾御，各自有宜，此所以为综核名实之善政。

绿竹王刍

《随笔》中载："毛公释绿竹王刍，以为北人不见竹，故分绿竹为二物，以绿为王刍。"熙宁初，右赞善大夫吴安度试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赋《绿竹诗》，背王刍古说，而直以为竹，遂黜不取。富韩公为相，言："《史记》叙载淇园之竹，正卫产也，安度语有据。"遂赐进士出身。予又记前贤所纪，仁宗时，贾边试《当仁不避于师论》，以师为众，谓其背先儒训释，特黜之。盖是时士风淳厚，论者皆不喜新奇之说，非若王氏之学也。

亲除谏官

仁宗庆历三年，用欧阳修、余靖、王素为谏官，当时名士作诗，有"御笔新除三谏官"之句。元丰八年，诏范纯仁为谏议大夫，唐淑问、苏辙为司谏，朱光庭、范祖禹为正言。宣仁后问宰执，此五人者如何？佥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独曰："故事，谏官皆荐诸侍从，然后大臣禀奏。今诏除出中，得无有近习援引乎？此门浸不可启。"后曰："大臣实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当明扬，何为密荐？"由是有以亲嫌自言者，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子厚曰："台谏所以纠大臣之越法者，故事，执政初除，苟有亲戚及尝被荐引者，见为台臣，则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同听万几，故事不可违。"光曰："纯仁、祖禹实宜在谏列，不可以臣故妨贤，宁臣避位。"子厚曰："缜、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怀奸当国者，例此而引其亲党，恐非国之福。"后改除纯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检放灾伤

水旱灾伤，农民陈诉，郡县不能体朝廷德意。或虑减放苗米，则额外加耗之入为之有亏，故往往从窄。比年以来，但有因赈济虚数而冒赏者，至于蠲租失实，于民不便者，未尝小惩。宣和之世，执政不能尽贤，而其所施行，盖犹慰人心。京西运判李祐奏："房州民数百人，陈言灾伤。知州李悝，取其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诉，用此其州蠲税不及一厘。"诏："李悝除名，签书官皆勒停。"祐又奏："唐、邓州蠲灾赈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尽减税，致有盗贼。"诏："均、房州守令悉罢，唐、邓守贰各增一官秩。"百姓见忧，出于徽宗圣意，而大臣能将顺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门高第弟子在战国之前所论次。其文章雄健精工，虽楚、汉间诸人不能及也。而郑康成所注，又特为简当，旨意出于言外，今载其两章以示同志。"卫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壮麻绖。"注云："惠子废适立庶，为之重服以讥之。""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习礼，文子亦以为当然，未觉其所讥。""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注："深讥之。""文子又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敢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适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注："觉所讥也。""子游趋而就客位。"注："所讥行。"按此一事，倘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晓。今用五"讥"字，词意涣然，至最后"觉所讥""所讥行"六字，尤为透彻也。"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注：

"见两贤相随，弥益恭也。"今人读此段，真如亲立季氏之庭，亲见当时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领云。

左传有害理处

《左传》议论遣辞，颇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艳之故，后人一切不复言，今略疏数端，以箴其失，传云："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杜氏谓："不复专任郑伯也。""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王叛王孙苏。"杜氏曰："叛者，不与也。"夫以君之于臣，而言贰与叛，岂理也哉！"晋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不义。"晋范吉射、赵鞅交兵。"刘氏、范氏世为昏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国，而言拜成。谓周于晋为欺大国。诸侯之卿跋扈于天子，而言讨。皆于名分为不正。其他如晋邢侯杀叔鱼，叔鱼兄叔向数其恶而尸诸市。其于兄弟之谊为弗笃矣，而托仲尼之语云："杀亲益荣。"杜氏又谓："荣名益己。"以弟陈尸为兄荣，尤为失也。

夫人宗女请受

戚里宗妇封郡国夫人，宗女封郡县主，皆有月俸钱米，春冬绢绵，其数甚多，《嘉祐禄令》所不备载。顷见张抡娶仲儡女，封遂安县主，月入近百千，内人请给，除粮料院帮勘、左藏库所支之外，内帑又有添给，外庭不复得知。因记熙宁初，神宗与王安石言，今财赋非不多，但用不节，何由给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贯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万缗，沈贵妃料钱月八百贯。闻太宗时，宫人惟系皂绸襜，元德皇后尝以金线缘幨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问献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仅得五贯耳。异时，中官月有止七百钱者。礼与其奢宁俭，自是美事也。一时旨意如此，不闻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蜀茶法

蜀道诸司，惟茶马一台，最为富盛，茶之课利多寡，与夫民间利疚，他邦无由可知。予记《东坡集》有《送周朝议守汉州》诗云："茶为西南病，甿俗记二李。何人折其锋，矫矫六君子。"注："二李，杞与稷也。六君子，谓思道与侄正孺、张永徽、吴醇翁、吕元钧、宋文辅也。"初，熙宁七年，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经画买茶，以蒲宗闵同领其事。蜀之茶园不殖五谷，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钱三百折绢一匹，三百二十折绸一匹，十钱折绵一两，二钱折草一围，凡税额总三十万。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刘佐体量，多其条画。于是宗闵乃议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场，蜀茶尽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吕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独行禁榷。况川峡四路所出茶货，比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于斯。且尽榷民茶，随买随卖，或今日买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闵作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罢去，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复极论榷茶为害，罢为湖北提点刑狱。利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复建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稷劾其疏谬，皆坐贬秩。茶场司行札子督绵州彰明县，知县宋大章缴奏，以为非所当用。稷又诋其卖直钓奇，坐冲替。一岁之间，通课利及息耗至七十六万缗有奇，诏录李杞前劳而官其子。后稷死于永乐城，其代陆师闵言其治茶五年，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缗，诏赐田十顷。凡上所书，皆见于国史。坡公所称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张之一，元钧乃吕陶，文辅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判府知府

国朝著令，仆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为判，其后改仆射为特进，官称如昔时。唯章子厚罢相守越，制词结尾云："依前特进知越州。"虽曰黜典，亦学士院之误。同时执政蒋颖叔以手简与之，犹呼云判府，而章质夫只云知府，盖从其实，予所藏名公法书册有之。吾乡彭公器资有遗墨一帖，不知与何人？其辞曰："某顿首，知郡相公阁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称。今世蕞尔小垒，区区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称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风俗淳浇之异，一至于此！

歌扇舞衣

唐李义山诗云："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同时人张怀庆窃为己作，各增两字云："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之诮。予又见《刘希夷代闺人春日》一联云："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绝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储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莲香入舞衣。"然则唐诗人好以歌扇、舞衣为对也。

官会折阅

官会子之作，始于绍兴三十年，钱端礼为户部侍郎，委徽州创样撩造纸五十万，边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数给朝士俸，而于市肆要闹处置五场，辇见钱收换，每一千别输钱十，以为吏卒用。商贾入纳，外郡纲运，悉同见钱。无欠数陪偿及脚乘之费，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实钱浸少，至于十而损一，未及十年，不胜其弊。寿皇念其弗便，出内库银二百万两售于市，以钱易楮焚弃之，仅解一时之急，时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迈自婺召还，见临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钱兑一楮，因入对言之，喜其复行。天语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著。"然是后蠹弊又生，且伪造者所在有之。及

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行用愈轻。追庆元乙卯，多换六百二十，朝廷以为忧，诏江、浙诸道必以七百七十钱买楮币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钱易纸，非有微利，谁肯为之？因记崇宁四年有旨，在京市户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许损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贸鬻如法，毋得辄损，愿增价者听。盖有所赢缩，则可通行，此理固易晓也。

飞邻望邻

自古所谓四邻，盖指东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丰以后，州县榷卖坊场，而收净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从而生。往往鬻其抵产，抑配四邻，四邻贫乏，则散及飞邻、望邻之家，不复问远近，必得偿乃止。飞邻、望邻之说，诚所未闻。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奏疏论之，虽尝暂革，至绍圣又复然。

衙参之礼

今监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参谒，至晡时，僚属复伺于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听进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礼，则翌旦又通谢刺。此礼之起，不知何时。唐岑参为虢州上佐，有一诗，题为《衙郡守还》，其辞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所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然则由来久矣。韩诗曰："如今便别官长去，直到新年衙日来。"疑是谓月二日也。

卷十五

内职命词

内庭妇职迁叙，皆出中旨，至中书命词。如尚书内省官，固知其为长年习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为主守之微者。至于红紫霞帔郡国夫人，则其年龄之长少，爵列之崇庳，无由可以测度。绍兴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时兼权中书舍人，高宗圣训云："有一事待与卿说，昨有宫人宫正者封夫人，乃宫中管事人，六十余岁，非是嫔御，恐卿不知。"兄奏云："系王刚中行词，刚中除蜀帅，系臣书黄，容臣别撰入。"上颔首。后四日，经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谕，永嘉郡张夫人告词，既得圣旨，即时传旨三省，欲别撰进。昨日宰臣传圣旨，令不须别撰。"上曰："乃皇后阁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岁，宫正乃执事者，昨日宰执奏欲换告，亦无妨碍，不须别进。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称呼耳。"盖昨训词中称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宝之季，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大集选人注拟于私第。故事，注官讫，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国忠呼左相陈希烈于座隅，给事中在列，曰："既对注矣，过门下了矣。"吏部侍郎二人与郎官同咨事，趋走于前，国忠夸谓诸妹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史策书此，以见国忠颛政舞权也。然犹令侍中、给事同坐，以明非矫。若蔡京之盗弄威柄，则又过之。政和中，以太师领三省事，得治事于家。弟卞以开府在经筵，尝挟所亲将仕郎吴说往见，坐于便室，设一卓，陈笔砚，置玉版纸阔三寸者数十片于上。卞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滞，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脱故职。"京问："何以处之？"卞曰："须与一提学。"京取一纸，书其姓名及提举学事字而缺其路分，顾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极贫，非得俸入优厚处不可。"于是书"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别有一兵赍一双缄及紫匣来，乃福建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简，以新茶献，即就可漏上书"秘撰运副"四字授之。卞方语及吴说曰："是安中司谏之子，颇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孙，与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见阙省局。"京问："吴曾踏逐得未？"对曰："打套局适阙。"又书一纸付出。少顷，卞目吴使先退。吴之从姊嫁门下侍郎薛昂，因馆其家，才还舍，具以告昂，叹所见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节次书黄矣。"始知国忠犹落第二义也。

题先圣庙诗

兖州先圣庙壁，尝有题诗者云："灵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鸦。惟有孔林残照日，至今犹属仲尼家。"不显姓名，颇为士大夫传诵。予顷在福州，于吕虚己处，见邵武上官校书诗一册，内一篇题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处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时京谪湖湘，子孙分窜外郡，所居第摧毁，索寞殆无人迹，故为古调以伤之。"凡三十余韵，今但记其末联云："君不见乔木参天独乐园，至今仍是温公宅。"其意甚与前相类。绍兴二十五年冬，秦桧死，空其赐宅，明年，开河，役夫辇泥土堆于墙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诗曰："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见洛阳图白发，但知郿坞积黄金。直言动便遭罗织，举目宁知有照临。炙手附炎俱不见，可怜泥滓满墙阴。"语虽纪实，然太露筋骨，不若前两章浑成也。左颇有才，最善谑，二十八年，杨和王之子锃，除权工部侍郎，时张循王之子子颜、子正，皆带集英修撰，且进待制矣。会叶审言自侍御史、杨元老自给事中，徙为吏、兵侍郎，盖以缴论之故。左用歇后语作绝句曰："木易已为工部侍，弓长肯作集英修。如今台省无杨叶，豚犬超升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请谒，人或畏其口，后竟终于布衣。

季文子魏献公

拟人必于其伦，后世之说也，古人则不然。鲁季文子出一莒仆，而历引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曰："舜

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晋魏献子为政，以其子戊为梗阳大夫，谓成鲔曰：“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鲔诵《大雅·文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为九德不愆。勤施无私曰类，择善而从之曰比。言：“主之举也，近文德矣。”且季孙行父之视舜，魏舒之视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谀不以为嫌，乃知孟子所谓：“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非过论也。

尊崇圣字

自孔子赞《易》、孟子论善信之前，未甚以圣为尊崇，虽《诗》、《书》、《礼》经所载亦然也。《书》称尧、舜之德，但曰“聪明文思”，“钦明文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至益之对舜，始有“乃圣乃神”之语。《洪范》“睿作圣”与“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同列于五事，其究但曰“圣时风若”，咎征至以蒙为对。“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则以狂与圣为善恶之对也。《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则以圣与否为对也。下文“或哲或谋，或肃或艾”，盖与五事略同。人之齐圣，不过“饮酒温克”而已。《左传》八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周官》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皆混于诸字中，了无所异。以故鲁以臧武仲为圣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而孟子以为否。

媵字训

媵之义为送，《春秋》所书，晋人卫人来媵，皆送女也。《楚辞·九章》云：“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其义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释文》云：滕，达也。九家皆作乘，而郑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训为送云。

周礼奇字

《六经》用字，固亦间有奇古者，然惟《周礼》一书独多。予谓前贤以为此书出于刘歆，歆常从扬子云学作奇字，故用以入经。如法为灋、柄为枋、邪为衺、美为媺、呼为嘑、拜为㩼、韶为磬、怪为傀、暴为虣、独为篤、风为飌、鲜为綜、槁为薧、螺为蠃、脾为膍、鱼为䱷、埋为貍、吹为箸、咳为祴、暗为韽、柝为欜、探为撢、翅为翨、摘为歒、骇为駴、击为毄、辜为橭、掬为拲、幂为幎、藻为澡、吴为𡖁、叩为敂、艰为囏、魅为鬽，与夫庮、䁟、胖、鱐、齍、眂、刉、酏、臬、麝、䈟、鬻、柶、缪、鬴、翣、椉、棘之类，皆他经鲜用，予前已书之而不详悉。若《考工记》之字，又不可胜载也。

大禹之书

《夏书·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谟训，舍《虞》、《夏》二书外，他无所载。《汉·艺文志》杂家者流，有《大命》三十七篇，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命，古禹字也，意必依仿而作之者，然亦周、汉间人所为，今寂而无传，亦可惜也。

随巢胡非子

《汉书·艺文志》，墨家者流，有《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书今不复存，马总《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随巢之言曰：“大圣之行，兼爱万民，疏而不绝，贤者欣之，不肖者怜之。贤而不欣，是贱德也，不肖不怜，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贤于圣人”之论，其于兼爱、明鬼，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者五等：负长剑，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罴，此猎徒之勇也；负长剑，赴深渊，折蛟龙，搏鼋鼍，此渔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鹄立四望，颜色不变，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视必杀，此五刑之勇也；齐威公以鲁为南境，鲁忧之。曹刿匹夫之士，一怒而劫万乘之师，存千乘之国，此君子之勇也。”其说亦卑陋无过人处。

别国方言

今世所传扬子云《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汉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书，从取《方言》，及雄答书。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为文，《汉史》本传但云：“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雄平生所为文尽于是矣，初无所谓《方言》。《汉·艺文志》小学有《训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杂赋有雄赋十二篇，亦不载《方言》。观其答刘子骏书，称“蜀人严君平”，按君平本姓庄，汉显帝讳庄，始改曰“严”。《法言》所称“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吾珍庄也”，皆是本字，何独至此书而曰“严”。又子骏只从之求书，而答云：“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则缢死以从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时子骏与雄书，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书称“汝、颍之间”，先汉人无此语也，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

纵　臾

《史记·衡山王传》：“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汉书》传云：“日夜纵臾王谋反事。”如淳曰：“臾读曰勇，纵臾，犹言勉强也。”颜师古曰：“纵，音子勇反。纵臾，谓奖劝也。”扬雄《方言》云：“食阎、怂恿，劝也。南楚凡己不欲喜，而旁人说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谓之食阎，亦谓之怂恿。”今《礼部韵略》收入，《汉》注皆不引用。

总持寺唐敕牒

唐世符帖文书，今存者亦少，隆兴府城内总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纸，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纸，中和五年，监军使帖僧神遇；第三纸，光启三年十一月，中书门下牒江西观察使。其后列衔者二十四人，曰：中书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杜逊能，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孔纬，此后检校左仆射一人，检校司空二人，检校司徒八人，检校太保三人，检校太傅一人，检校太尉三人，检校太师一人，皆带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书韦字，检校太师兼侍中一人，太师兼中书令一人，皆不著姓，舍杜、孔、韦三正相之外，余皆小书使字，盖使相也。后又有节度使钟傅两牒，字画端劲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时台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阳人职方员外郎李上交来豫章东湖，见所藏真迹，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张濬、朱玫、李福、李可举、李罕之、陈敬瑄、王处存、王徽、曹诚、李匡威、李茂贞、王重荣、杨守亮、王镕、乐彦祯、朱全忠、张全义、拓跋思恭、时溥、王铎、高骈也。而注云："见《僖宗纪》及《实录》。"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跋、乐彦祯、时溥、张濬、朱全忠、李茂贞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时使相，不应缺，而朱玫、王铎、王重荣、李福皆已死，所谓太师中书令者，史策不载，唯陈敬瑄检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后者其是欤？他皆不复可究质矣。

禁旅迁补

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谓之排连。大礼后，次年殿庭较艺，乘舆临轩，曰"推垛子"。其岁满当去者，随其本资，高者以正任团练使、刺史补外州总管、钤辖，小者得州都监，当留者于军职内升补，谓之转员。唯推垛之日，以疾不趁赴者，为害甚重。绍兴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对时将有使事，与上介张才甫同饭于皇城司。有一老头，幞头执黑杖子，拜辞皇城干办官刘知阁，泣涕哽咽，刘亦为恻然。予问其故，兵以杖相示，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营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曾立战功，积官至遥郡团练使，今年满当出职，若御前呈试了，便得正任使名，而为近郡总管。不幸小疾，遂遭拣汰，只可降移外藩将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监听管营部辖。三十年勤劳，一旦如扫，薄命不偶，至于如是。坐者同叹息怜之。按崇宁四年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病告满尚可疗者，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盖旧法也。

六言诗难工

唐张继诗，今人所传者唯《枫桥夜泊》一篇，荆公《诗选》亦但别诗两首，乐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载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冉酬之，而序言："懿孙，予之旧好，只役武昌，有六言诗见忆，今以七言裁答，盖拙于事者繁而费。"冉之意，以六言为难工，故衍六为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头日日人行。借问山阴远近，犹闻薄暮钟声。""水流绝涧终日，草长深山暮云。犬吠鸡鸣几处，条桑种杏何人？""门外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山绝东西多少，朝朝几度云遮。"皆清绝可画，非拙而不能也。予编唐人绝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为万首。而六言不满四十，信乎其难也。

杯水救车薪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如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予读《文子》，其书有云："水之势胜火，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土之势胜水，一块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时人，孟氏之言盖本于此。

诎一人之下

萧何谏高祖受汉王之封，曰："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六韬》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唯圣人能为之。'"然则萧何之言，其出于此，而《汉书》注释诸家，皆不曾引证。

秦汉重县令客

秦、汉之时，郡守县令之权极重，虽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为之宾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谓以礼物相庆也。司马相如游梁归蜀，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来过之，舍于都亭。临邛富人卓王孙、程郑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窃王孙女归成都，以贫困复如临邛，王孙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长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言县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时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为守令故人，往见者虽未必皆贤，岂复蒙此礼敬。稍或戾于法制，微有干托，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训变

汉高祖讳邦，荀悦云："之字曰国。惠帝讳盈，之字曰满。"谓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盖"之"字之义训变，《左传》："周史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谓《观》六四变而为《否》也。他皆仿此。

卷十六

蹇氏父子

蹇周辅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两路。其子序辰，在绍圣中，乞编类《元祐章疏案牍》，人为一帙，置在二府。由是缙绅之祸，无一得脱。此犹未足言，及居元符遏密中，肆音乐自娱。后守苏州，以天宁节与其父忌日同，辄于前一日设宴，及节日不张乐。其无人臣之义如是，盖举世未闻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于弩遗法，古未有也。熙宁元年，民李宏始献之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方受旨料简弓弩，取以进。其法以檿木为身，檀为弰，铁为蹬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札丝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二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神宗阅试，甚善之。于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绍兴五年，韩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敌弓"，以与金虏战，大获胜捷。十二年词科试日，主司出《克敌弓铭》为题云。

敕令格式

法令之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圣训曰："禁于未然之谓敕；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使彼效之，谓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厘之给，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丰编敕》用此，后来虽数有修定，然大体悉循用之。今假宁一门，实载于格，而公私文书行移，并名为式假，则非也。

颜鲁公戏吟

陶渊明作《闲情赋》，寄意女色。萧统以为白玉微瑕。宋广平作《梅花赋》，皮日休以为铁心石肠人，而亦风流艳冶如此。《颜鲁公集》有七言联句四绝，其目曰：《大言》、《乐语》、《嚵语》、《醉语》。于《乐语》云："苦河既济真僧喜，新知满坐笑相视。戍客归来见妻子，学生放假偷向市。"《嚵语》云："拈馅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过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门外强淹留。"《醉语》云："逢糟遇曲便酩酊，覆车坠马皆不醒。倒著接篱发垂领，狂心乱语无人并。"以公之刚介守正，而作是诗，岂非以文滑稽乎？然语意平常，无可咀嚼，予疑非公诗也。

纪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兴元之乱，思太宗贞观、明皇开元为不可跂及，故改年为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无所本。孝宗以来，始一切用贞元故事。隆兴以建隆、绍兴，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绍熙以绍兴、淳熙，庆元以庆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为太子中允，无出身人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时士大夫或不能晓，乃称中书舍人曰中舍，殊可笑云。苏子美在进奏院，会馆职，有中舍者，欲预席。子美曰："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国谓国子博士，舍谓中舍，虞谓虞部，比谓比部员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长恶

熙宁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时已两赦矣。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论务与众异，独此说为至公。近者六年之间，再行覃霈。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而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置杵臼内，捣碎其躯为肉泥，既鞫治成狱，而遇已酉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兹事可为冤愤，而州郡失于奏论。绍熙甲寅岁至于四赦，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奸长恶，何补于治哉?

奏谳疑狱

州郡疑狱许奏谳，盖朝廷之深恩。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蠹害，一切纵之，则为坏法。耿延年提点江东刑狱，专务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妇人，谋杀其夫甚明，曲贷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赣，一将兵逃至外邑，杀村民于深林，民兄后知之，畏申官之费，即焚其尸，事发系狱，以杀时无证，尸不经验，奏裁刑寺辄定为断配。予持敕不下，复奏论之，未下而此兵死于狱。因记元丰中，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又杀兄子，而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于官。邻里发其事，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审刑院奏欲贷，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奸乱之事，特出于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为无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杀其兄，仍戕其侄，又罔其父，背逆天理，伤败人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此旨可谓至明矣。

医职冗滥

神宗董正治官，立医官，额止于四员。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医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滥如此。三年五月始诏大夫以二十员，郎以三十员，医效至祗候，以三百人为额，而额外人免改正，但不许作官户，见带遥郡人并

依元丰旧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随龙医官、平和大夫、阶州团练使潘攸差判太医局，请给依能诚例支破。迈时在西掖，取会能诚全支本色，因依诚系和安大夫、潭州观察使，月请米麦百余硕，钱数百千，春冬绵绢之属，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极论之，乞将攸合得请给，令户部照条支破。孝宗圣谕云："岂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诚亦合住了。"即日御笔批依，仍改正能诚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罢医官局。

切脚语

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槃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顸，角为矻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窠为窟驼是也。

唐世辟寮佐有词

唐世节度、观察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属，牒语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词。李商隐《樊南甲乙集》、顾云编稿、罗隐《湘南杂稿》，皆有之。故韩文公《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云："撰书辞，具马币。"李肇《国史补》，载崖州差故相韦执谊摄军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时只以吏牍行遣也。钱武肃在镇牒钟廷翰摄安吉主簿云："敕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牒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钟廷翰，牒奉处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升官绪，寓居霅水，累历星霜，克循廉谨之规，备显湿恭之道。今者愿求录用，特议抡材，安吉属城印曹阙吏，俾期差摄，勉效公方，倘闻佐理之能，岂吝超升之奖？事须差摄安吉县主簿牒举者，故牒。贞明二年三月日。"牒后衔云："使、尚父、守尚书令、吴越王押。"此牒今藏于王顺伯家，其字画端严有法，其文则掌书记所撰，殊为不工，但印记不存矣。谓主簿为印曹，亦佳。

高子允谒刺

王顺伯藏昔贤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诸公谒刺，凡十六人，时公美、徐振甫、余中、龚深父、元耆宁、秦少游、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司马公休、李成季、叶致远、黄道夫、廖明略、彭器资、陈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资为中书舍人，余皆馆职。其刺字或书官职，或书郡里，或称姓名，或只称名，既手书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风流气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后之士大夫一付笔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谨谒；一曰，襄别洪州少卿学士。盖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谟书碑

欧阳公作《蔡君谟墓志》云："公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与人书。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敕公书，则辞不肯，曰：'此待诏职也。'"国史传所载，盖用其语。比见蔡与欧阳一帖云："曩者得侍陛下清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盖辞其可辞，其不可辞者不辞也。然后知蔡公之旨意如此。虽勋德之家，请于朝出敕令书者，亦辞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后世或未知之，故载于此。

杨涉父子

唐杨涉为人和厚恭谨。哀帝时，自吏部侍郎拜相。时朱全忠擅国，涉闻当为相，与家人相泣，谓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为汝累。"后二年全忠篡逆，涉为押传国宝使，凝式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此一杨涉也，方其且相，则对其子有不幸之语，及持国宝与逆贼，则骇其子劝止之请，一何前后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惩白马之祸，丧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节，托于心疾，历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贤乎哉！

佛胸卍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开卍字于胸前，蹑千轮于足下。"又《占相部》云："如来至真，常于胸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秽浊不善行故。"予于《夷坚丁志》中载蔡京胸字，言"京死后四十二年迁葬，皮肉消化已尽，独心胸上隐起一卍字，高二分许，如镌刻所就。"正与此同。以大奸误国之人，而有此祥，诚不可晓也。岂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数，故产此异物，以为宗杜之祸邪！

苏涣诗

杜子美赠苏涣诗，序云："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寓江侧，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肩舆江浦，忽访老夫，请诵近诗，肯吟数首，才力素壮，词句动人，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赋八韵记异，亦记老夫倾倒于苏至矣。"诗有"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之语。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苏涣侍御》云："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其褒重之如此。《唐·艺文志》，有涣诗一卷，云："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称'白跖'，以比庄跻。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湖南崔瓘辟从事，继走交、广，与哥舒晃反，伏诛。"然则非所谓静隐者也。涣在广州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府帅，其一

曰："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顷筐对空床，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祸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为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手持黄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送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读此二诗，可以知其人矣。杜赠涣诗，名为记异，语意不与他等，厥有旨哉！

岁后八日

《东方朔占书》，岁后八日，一为鸡，二为犬，三为豕，四为羊，五为牛，六为马，七为人，八为谷。谓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杜诗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用此也。八日为谷，所系尤重，而人罕知者，故书之。

门焉闺焉

《左氏传》好用"门焉"字，如"晋侯围曹，门焉"，"齐侯围龙，卢蒲就魁门焉"，"吴伐巢，吴子门焉"，"偪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及"蔡公孙翩以两矢门之"，"门于师之梁"，"门于阳州"之类，皆奇葩之语也。然《公羊传》云："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又杰出有味。何休注"堂无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绝语辞，堂不设守视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学可谓精切，能尽立言之深意。

郡县主婿官

本朝宗室袒免亲女出嫁，如婿系白身人，得文解者为将仕郎，否则承节、承信郎，妻虽死，夫为官如故。按唐贞元中，故怀泽县主婿检校赞善大夫窦克绍状言："臣顷以国亲，超授宠禄，及县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检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许取前衔婺州司户参军随例调集。"诏："许赴集，仍委所司比类前任正员官依资注拟。自今已后，郡县主婿除丁忧外，有曾任正员官停检校官俸料后者，准此处分。"乃知婿官不停者，恩厚于唐世多矣。绍兴中，高士轰尚伪福国长公主，至观察使。及公主事发诛死，犹得故官，可谓优渥。

乐府诗引喻

自齐、梁以来，诗人作乐府《子夜四时歌》之类，每以前句比兴引喻，而后句实言以证之。至唐张祜、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亦多此体，或四句皆然。今略书十数联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种芙蓉，复经黄檗坞。未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窗外山魈立，知渠脚不多。三更机底下，摸着是谁梭。""淮上能无雨，回头总是情。蒲帆浑未织，争得一欢成。"其两句者，如"风吹荷叶动，无夜不摇莲。""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围棋烧败袄，著子故依然。""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摘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黄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长。""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作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横眼底，方觉泪难裁。""中劈庭前枣，教郎见赤心。""千寻葶苈枝，争奈长长苦。""愁见蜘蛛织，寻思直到明。""双灯俱暗尽，奈许两无由。""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悲。""芙蓉腹里萎，怜汝从心起。""朝看暮牛迹，知是宿啼痕。""梳头入黄泉，分作两死计。""石阙生口中，衔悲不能语。""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皆是也。龟蒙又有《风人诗》四首云："十万全师出，遥知正忆君。一心如瑞麦，长作两岐分。""破檗供朝爨，须知是苦辛。晓天窥落宿，谁识独醒人。""旦日思双屦，明时愿早谐。丹青传四渎，难写是秋怀。""闻道更新帜，多应废旧期。征衣无伴捣，独处自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书离恨，因成别后悲。莫言春茧薄，犹有万重思。""镂出容刀饰，亲逢巧笑难。目中骚客珮，争奈即阑干。""江上秋声起，从来浪得名。逆风犹挂席，苦不会凡情。"刘采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串，争知炙里心。井边银钏落，展转恨还深。""簳蜡为红烛，情知不自由。细丝斜结网，争奈眼相钩。"尤为明白。七言亦间有之，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又有情。""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是也，近世鄙词，如《一落索》数阕，盖效此格。语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为。世传东坡一绝句云："莲子擘开须见薏，楸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盖是文与意并见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载。

容斋四笔

[宋]洪 迈撰 高广政 郑国玉整理

序

始予作《容斋随笔》，首尾十八年，《续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身益老而著书益速，盖有其说。曩自越府归，谢绝外事，独弄笔纪述之习，不可扫除。故搜采异闻，但绪《夷坚志》，于议论雌黄，不复关抱。而稚子檄，每见《夷坚》满纸，辄曰："《随笔》、《夷坚》，皆大人素所游戏。今《随笔》不加益，不应厚于彼而薄于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则乃退。重逆其意，则裒所忆而书之。檄嗜读书，虽就寝犹置一编枕畔，旦则与之俱兴。而天啬其付，年且弱冠，聪明殊未开，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爱怜少子，此乎见之。于是占抒为序，并奖其志云。庆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卷 一

孔庙位次

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于庙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祀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备，惟其人。"以书传考之，皆兼领六卿，未尝特置也。周公既为师，然犹位冢宰，《尚书》所载召公以太保领冢宰，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毕公以太师领司马，卫侯为司寇，毛公以太傅领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为先后，而师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书》孔氏所传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于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书》五篇，纪一时君臣吁咈都俞及识其政事，如《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诰》、《召诰》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终、《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则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为周公作。按此篇除册祝三王外，余皆《周史》之词，如"公乃自以为功"、"公归纳册"、"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王亦未敢诮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劳王家"之语，"出郊"、"反风"之异，决非周公所自为，今不复可质究矣。

云梦泽

云梦，楚泽薮也，列于《周礼·职方氏》。郑氏曰："在华容。"《汉志》有云梦官。然其实云也、梦也，各为一处。《禹贡》所书："云土梦作乂。"注云："在江南。"惟《左传》得其详，如郧夫人弃子文于梦中。注云："梦，泽名，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楚子田江南之梦。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楚子济江入于云中。注："入云泽中，所谓江南之梦。"然则，云在江之北，梦在其南也。《上林赋》："楚有七泽，尝见其一，名曰云梦，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马长卿夸言。今为县，隶德安，询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职方氏》以"梦"为"瞢"，《前汉·叙传》：子文投于梦中，音皆同。

关雎不同

《关雎》为《国风》首，毛氏列之于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鲁诗》云："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后汉·皇后纪序》："康王晏朝，《关雎》作讽。"盖用

此也。显宗永平八年诏云："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宋均云："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氏《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敬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燕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之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三说不同如此。《黍离》之诗列于王国风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齐诗》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此说尤为可议。

迷痴厥拨

柔词谄笑，专取容悦，世俗谓之"迷痴"，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见诸颜面者，谓之"腼腆"。举措脱落，触事乖忤者，谓之"厥拨"。虽为俚言，然其说皆有所本。《列子》云："墨尿、单至、啴咺、憋懯，四人相与游于世。"又云："眠娗、諈诿、勇敢、怯疑，四人亦相与游。"张湛注云："墨音眉，尿敕夷反，《方言》：江淮之间谓之无赖；眠音缅，娗音殄，《方言》：欺谩之语也。郭璞云：谓以言相轻嗤弄也。"所释虽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礼》："衣毋拨，足毋蹶。"郑氏注云："拨，发扬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馆秘阁

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范景仁为馆阁校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范镇有异才，恬于进取。"乃除直秘阁。司马公作诗贺之曰："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国士比为仙。玉槛钩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其重如此。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若余日则不许至，《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袭，既不可近俗，而务为奇涩亦非是。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问之曰："曾寻得好亭子名否?"盖谓其难也。秦楚材在宣城，于城外并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会稽，于后山作亭，目之曰"白凉"。亦用杜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之句。二者可谓甚新，然要为未当。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或标之曰："不更归"，取韩诗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钱

市肆间交易论钱陌者，云十十钱。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其语至俗，然亦有所本。《后汉书·襄楷传》引宫崇所献神书，其《太平经·兴帝王篇》云："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其书不传于今，唐章怀太子注释之时，尚犹存也。此所谓十十，盖言十种十生无一失耳，其尽死之义亦然，与钱陌之事殊，然其字则同也。

犀　舟

张衡《应间》云："犀舟劲楫。"《后汉》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曰："今俗谓刀兵利为犀。犀，坚也。""犀舟"，甚新奇，然为文者，未尝用，亦虑予所见之不博也。

毕仲游二书

元祐初，司马温公当国，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有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

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

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列子与佛经相参

张湛序《列子》云："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梦化等情。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予读《天瑞篇》载林类答子贡之言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节所谓与佛经相参者也。又云："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圣者欤？'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欤？真不圣欤？'"其后论者以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于孔子云。

韦孟诗乖疏

《汉书·韦贤传》载韦孟诗二篇及其孙玄成诗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风致，但韦孟讽谏云："肃肃我祖，国自豕韦。总齐群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我邦既绝，厥政斯逸。赏罚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应劭曰："王赧听谗受谮，绝豕韦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观孟之自叙乃祖，而乖疏如是，周至赧王仅存七邑，救亡不暇，岂能绝侯邦乎？周之积微久矣，非因绝豕韦一国，然后五服崩离也。其妄固不待攻，而应劭又从而实之，尤为可笑。《左传》书范宣子之言曰："匄之祖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杜预曰："豕韦国于东郡白马县，殷末国于唐，周成王灭之。"此最可证，惜颜师古之不引用也。

匡衡守正

汉元帝时，贡禹奏言：天子七庙，亲尽之庙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下其议，未及施行而禹卒。后乃下诏先罢郡国庙，其亲尽寝园，皆无复修。已而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诏问丞相匡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曰："亲庙宜一居京师，今皇帝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如诚非礼义之中，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又告谢毁庙曰："迁庙合祭，久长之策，今皇帝乃有疾，愿复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诸帝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乃在臣衡。"

予按衡平生佞谀，专附石显以取大位，而此一节独据经守礼，其祷庙之文，殆与《金縢》之册祝相似，而不为后世所称述，汉史又不书于本传，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疑缺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强死，魂魄为厉，故祠之。成帝时，匡衡奏罢之，亦可书。

西极化人

《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王敬之若神。化人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宫，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复谒王同游，意迷精丧，请化人求还。既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

诏令不可轻出

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汉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为皇后矣，时阴丽华为贵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九年，遂下诏曰："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不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皆前世妃嫔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废郭后及太子强，而立贵人为后。盖九年之诏既行，主意移夺，已见之矣。郭后岂得安其位乎？

战国策

刘向序《战国策》，言其书错乱相揉，莒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类者多。予按今传于世者，大抵不可读，其《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诸书所引用者，多今本所无。向博极群书，但择焉不精，不止于文字脱误而已。惟太史公《史记》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则

明白光艳，悉可稽考，视向为有间矣！

范晔汉志

沈约作《宋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晔本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后汉》，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不果。"此说与俨传不同，然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刘昭注《补志》三十卷，至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奭始奏以备前史之阙，故淳化五年监中所刊《后汉书》凡九十卷，惟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无志云。《新唐书·艺文志》："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昭为何代人。所谓志三十卷，当在其中也。

缮修犯土

今世俗营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谢土司章醮之文。按《后汉书·来历传》所载："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厨监邴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则古有其说矣。

卷　二

诸家经学兴废

稚子问汉儒所传授诸经，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请书其本末为《四笔》一则。乃为采摭班史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并他书，删取纲要，详载于此。

《周易》传自商瞿始，至汉初，田何以之颛门。其后为施仇、孟喜、梁丘贺之学，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至后汉，高氏已微，晋永嘉之乱，梁丘之《易》亡。孟、京、费氏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弼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欲置郑《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犹为世所重。韩康伯等十人并注《系辞》，今唯韩传。

《尚书》自汉文帝时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后为大小夏侯之学。古文者，武帝时出于孔壁，凡五十九篇，诏孔安国作传，遭巫蛊事，不获以闻，遂不列于学官，其本殆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尝为注解，至晋元帝时，《孔传》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肃所注《尧典》，分以续之，学徒遂盛。及唐以来，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云。

《诗》自子夏之后，至汉兴，分而为四，鲁申公曰《鲁诗》，齐辕固生曰《齐诗》，燕韩婴曰《韩诗》，皆列博士。《毛诗》者出于河间人大毛公，为之故训，以授小毛公，为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不列于学，郑众、贾逵、马融皆作《诗》注，及郑康成作笺，三家遂废。《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遵用。

汉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之《仪礼》也。《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十七篇，曰《后氏曲台记》，所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烦重及所缺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王莽时，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在《三礼》中最为晚出。

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穀梁、邹氏、夹氏。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兴于景帝时，《穀梁》盛于宣帝时，而《左氏》终西汉不显。迨章帝乃令贾逵作训诂，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矣。

《古文孝经》二十二章，世不复行，只用郑注十八章本。

《论语》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古论语》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集解》，今盛行于世。

汉人姓名

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皆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战国策》及《吕氏春秋》，齐有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明帝时，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高祖时，又有谒者贡禹。梁元帝时，有武昌太守朱买臣、尚书左仆射王褒。后汉安帝时，有太子厨监邴吉。南齐武帝之子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要直阁将军董蛮与同行，蛮曰："殿下癫如雷，敢相随耶？"子响曰："君敢出此语，亦复奇癫。"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酝藉。"乃改为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胜昔远矣。"然此人后不复见。

轻浮称谓

南齐陆慧晓立身清肃，为诸王长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诣，必起迎之。或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为卑官，而与尊者言话，称其侪流，必曰"某丈"。谈其所事牧伯监司亦然。至于当他人父兄尊长之前，语及其子孙甥婿，亦云"某丈"。或妄称宰相执政贵人之字。皆大不识事分者，习惯以然，元非简傲也。予常以戒儿辈云。

鬼谷子书

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华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荣，忽长久之功；轻乔、松之永延，贵一旦之浮爵。夫女爱不极席，男欢不毕轮，痛哉夫君！"《战国策》楚江乙谓安陵君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敝轩。"吕不韦说华阳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诗·氓》之序曰："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是诸说大抵意同，皆以色而为喻。士之嗜进而不知自反者，尚监兹哉！

有美堂诗

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诗》，颔联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海不能立，黄鲁直曰：盖是为老杜所误，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语雄峻，前无古人。坡和陶《停云诗》有"云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张天觉小简

张天觉熙宁中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经制夔夷，狎侮州县吏，无人敢与共语。部使者念独张可亢之，檄至夔。子厚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张著道士服，长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张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为上客。归而荐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张在荆南，与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亦不服暖药，唯以呼吸气昼夜合天度而已。数数梦见先相公，语论如平生，岂其人在天仙间，而老夫定中神游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孙简刻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岁，侄孙偲于长兴得墨本以相示，聊记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谓其所栖穴者得所凭依，此古语也，故议论者率指人君左右近习为城狐社鼠。予读《说苑》所载孟尝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何则？所托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用兵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虏主言欲举兵。公曰："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群臣争劝举兵者，此皆其自谋，非国计也。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是时，语录传于四方，苏明允读至此，曰："此一段议论，古人有之否？"东坡年未十岁，在旁对曰："记得严安上书云：'今徇南夷，朝夜郎，略蕨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正是此意。"明允以为然。予又记魏太武时，南边诸将表称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先其未发逆击之。魏公卿皆以为当。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伐，西平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南边诸将闻而慕之，亦欲南钞以取资财。皆营私计，为国生事，不可从也。"魏主乃止。其论亦然。

志文不可冗

东坡为张文定公作墓志铭，有答其子厚之一书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绝笔，计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书大事略小节，已有六千余字，若纤悉尽书，万字不了，古无此例也。知之知之。"盖当时恕之意但欲务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谒告数日方写得了，谨遣持纳。衰病眼眩，辞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志文正本凡七千一百字，铭诗百六十字云。予乡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状九千言，衢州士人诣阙上书二万言，使读之者岂不厌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梁氏竹斋，赵晋臣镌石于湖南宪司楚观。

赵杀鸣犊

《汉书·刘辅传》："谷永等上书曰：'赵简子杀其大夫鸣犊，孔子临河而还。'"张晏注曰："简子欲分晋国，故先杀鸣犊，又聘孔子。孔子闻其死，至河而还也。"颜师古曰："《战国策》说二人姓名云：鸣犊、铎犨。而《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窦犨。盖'铎'、'犊'及'窦'，其声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鸣犊一人，不论窦犨也。"韩退之《将归操》亦云："孔子之赵，闻杀鸣犊作。"予按今本《史记·孔子世家》，乃以为窦鸣犊、舜华。《说苑·权谋篇》云："晋有泽鸣、犊犨。"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汉盖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禅而死。故或云自后称天子为"官家"，盖出于此。今世无《韩氏易》，诸家注释《汉书》，皆无一语。惟《说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议：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博士鲍令之对曰：'天下官，则选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帝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此说可以为证，辄记之以补《汉》注之缺。蒋济《万机论》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语。

黄帝李法

《汉书·胡建传》："《黄帝李法》。"苏林曰："狱官

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将。'"颜师古曰："李者，法官之号也，其书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皋陶为尧大理，历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予按今本《汉书·天文志》骑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记·天官书》则为"李"，《说苑》载胡建事亦为"理法"。然则"理"、"李"一也。故《左传》数云"行李往来"。杜预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郑子产与晋盟于平丘，则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其义益明。皋陶作大理，传子孙不改，追商之季几千二百年，世官久任，仓氏、库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传文书之误

今代所传文书，笔吏不谨，至于成行脱漏。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检，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予令书库整顿，然后录之。他多类此。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板，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踬得免，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厕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以语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节甚类苏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义，则止当读如本音。尝记前人有说如此，《说苑·辩物篇》曰："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义昭然。

大观元夕诗

大观初年，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时再复湟、鄯，徽宗赋诗赐群臣，其颔联云："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开封尹宋乔年不能诗，密走介求援于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为时辈所称。子雍，汝阴人，曾受学于陈无已，故有句法。则作文为诗者，可无师承乎？

颜鲁公帖

颜鲁公忠义气节，史策略尽。偶阅临汝石刻，见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独赴谪地，而与其子孙者，无由考其岁月。千载之下，使人读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宁以来，士大夫资历之法，日趋于坏，岁甚一岁，久而不可复清。近年愈甚，综核之制，未尝能守。偶见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军国重事，宣仁面谕，令具自来除授官职次序一本进呈。公遂具除改旧制节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选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通判两任满，有举主，升知州、军，谓之常调。知州、军有绩效，或有举荐，名实相副者，特擢升转运使、副、判官，或提点刑狱，府推、判官，谓之出常调。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岁满多任三司使、副，或发运使。发运任满，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东西、荆湖、两浙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利、夔路为远小。已上三等路分，转运任满，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归任省府判官，渐次擢充三路重任。内提点刑狱，则不拘路分轻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荡然矣。京朝官未尝肯两任亲民。才为通判，便望州郡。至于监司，既无轻重远近之间，不复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诰

庆历七年，曾鲁公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阁待制。时陈恭公独为相，其弟妇王氏，冀公孙女，曾出也。当月旦出拜，恭公迎语之曰："六新妇，曾三做从官，想甚喜。"应声对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恭公问故，曰："外婆见三舅来谢，责之曰：汝第五人及第，当过词掖，想是全废学，故朝廷如此处汝。"恭公默然自失，后竟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第，不谙典故，致受讥于女子。而此女对答之时，元未尝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国家故事，修注官次补必知制诰，惟赵康靖公以欧阳公位在下，而欲先迁，司马公以力辞，三人皆除待制，其杂压先后可见云。

裴行俭景阳

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讨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更命徙营高冈。吏白："士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按《战国策》云："齐、韩、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女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阳之事不传。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于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于武陵王处求酒及甘蔗。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子虚赋》所云："诸柘巴且。"诸柘者，甘柘也。盖相如指言楚云梦之物。汉《郊祀歌》"泰尊柘浆"，亦谓取甘蔗汁以为饮。

卷　三

韩退之张籍书

韩公集中有《答张籍》二书，其前篇曰："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若商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后篇曰："二氏行乎中土，盖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为之未失也。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驳杂之讥，前书尽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乌害于道哉?"大略籍所论四事：乞著书、讥驳杂、谏商论好胜及博塞也。今得籍所与书，前篇曰："汉之衰，浮图之法入中国，黄、老之术，相沿而炽。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前以为欢，此有累于盛德。又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废弃日时，不识其然。愿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宏虑以接士，嗣孟轲、扬雄之作，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后篇曰："老、释惑于生人久矣，执事可以任著书之事。君子汲汲于所欲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后有所为，则或有遗恨矣。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礼，未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以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则拊抃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乃云"执事参于戎府"。按韩公以贞元十二年为汴州推官，时年二十有九，十五年为徐州推官，时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

韩公称李杜

《新唐书·杜甫传·赞》曰："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予读韩诗，其称李、杜者数端，聊疏于此。《石鼓歌》曰："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酬卢云夫》曰："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荐士》曰："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醉留东野》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感春》曰："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并唐志所引，盖六用之。

此日足可惜

韩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凡百四十句，杂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及其亡也，籍作诗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阳、庚二韵，其语铿锵震厉，全仿韩体。所谓"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者是也。

粉白黛黑

韩退之为文章，不肯蹈袭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语曰："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独粉白黛绿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筑中天之台，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满之。"《战国策》张仪谓楚王曰："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间，见者以为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泽只。"司马相如："靓庄刻饰。"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南子》："毛嫱、西施，施芳泽，正蛾眉，设笄珥，衣阿锡，粉白黛黑，笑目流眺。"韩公以黑为绿，其旨则同。

李杜往来诗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太白及怀赠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见一句。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逦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云："白窃慕高义，得趋末尘，何图谤言忽生，众口攒毁，将恐投杼下客，震于严威。若使事得其实，罪当其身，则将浴兰沐芳，自屏于烹鲜之地，惟君侯死生之。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誉其贵而且贤，名飞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棱威雄雄，下慑群物。予谓白以白衣入翰林，其盖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脱靴于殿上，岂拘拘然怖一州佐者邪?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大贤不偶，神龙困于蝼蚁，可胜

叹哉！白此书自叙其平生云："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炎月伏尸，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数年来，观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其存交重义如此。"又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其养高忘机如此。而史传不为书之，亦为未尽。

祝不胜诅

齐景公有疾，梁丘据请诛祝史。晏子曰："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晋中行寅将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为我祝，斋戒不敬，使吾国亡。"祝简对曰："今舟车饰，赋敛厚，民怨谤诅多矣。苟以为祝有益于国，则诅亦将为损，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祝不胜万诅，国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说若出一口，真药石之言也。

吕子论学

《吕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则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则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则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学，其智则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之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可谓善学者矣。"此说甚美，而罕为学者所称，故书以自戒。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访求其母沈太后，历顺宗，及宪宗时为曾祖母，故称为曾太皇太后，盖别于祖母也。旧、新二《唐书》纪，皆载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寿康太上时，已加尊称，若于主上则为曾祖母，当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尝以告宰相，而省吏以为典故所无，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可谓不知礼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兴为从叔祖，在绍熙为曾叔祖，庆元为高叔祖矣，而仍称皇叔祖如故。士歆视嗣秀王伯圭为从祖，今圭称皇伯祖，而歆但为皇叔祖，乃是弟尔。礼寺亦以为国朝以来无称曾高者，彼盖不知累朝尊属，元未之有也。

中天之台

中天之台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极化人见周穆王，王为之改筑宫室，土木之功，赭垩之色，无遗巧焉。五府为虚，而台始成。其高千仞，临终南之上，名曰中天之台。"其一，《新序》曰："魏王将起中天台，许绾负操锸入，曰'臣能商台。'王曰：'若何?'曰：'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高既如是，其趾须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必起此台，先以兵伐诸侯，尽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度八千里之外，当定农亩之地，足以奉给王之台者。台具以备，乃可以作。'王默然无以应，乃罢起台。"

实年官年

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藉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比者以朝臣屡言，年及七十者不许任监司、郡守，搢绅多不自安，争引年以决去就。江东提刑李信甫，虽春秋过七十，而官年损其五，坚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与之外祠。知房州章骃六十八岁，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罢去。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实为请，有旨听终任。知严州秦焴乞祠之疏曰："实年六十五，而官年已逾七十。"遂得去。齐庆胄宁国乞归，亦曰："实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岂可纪于史录哉?

雷公炮炙论

《雷公炮炙论》，载一药而能治重疾者，今医家罕用之，聊志于此。其说云："发眉堕落，涂半夏而立生。目辟眼䁾，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枤，裩系菪根。囊皱漩多，夜煎竹木。体寒腹大，全赖鸬鹚。血泛经过，饮调瓜子。咳逆数数，酒服熟雄。遍体疹风，冷调生侧。肠虚泄利，须假草零。久渴心烦，宜投竹沥。除症去块，全仗硝、硇。益食加觞，须煎芦、朴。强筋健骨，须是苁、鳝。驻色延年，精蒸神锦。知疮所在，口点阴胶。产后肌浮，甘皮酒服。脑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觅延胡。"凡十八项。谓眉发堕落者，炼生半夏茎，取涎涂发落处，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叶有雄雌，三叶为雄，五叶为雌，须使五叶者作末，酒浸用之，目䁾者正。脚有肉枤者，取莨菪根，系裩带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萆薢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饮调鸬鹚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捣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饮调服之，立绝。咳逆者，天雄炮过，以酒调一钱，匕服。疹风者，侧子（附子傍生者）作末，冷酒服。虚泄者，捣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症块者，以硇砂、硝石二味，乳钵中研作粉，同煅了，酒服，神效。不饮者并饮酒少者，煎逆水芦根并厚朴二味，汤服之。苁蓉并鳝鱼作末，以黄精汁圆服之，可力倍常日也。黄精自然汁拌细研神锦，于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蜜圆服，颜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阴胶即是甑中气垢，点少许于口中，即知脏腑所起，直彻至住处知痛，足可医也。产后肌浮，酒服甘皮立枯。头痛者，以硝石作末，内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

之。

治药捷法

药有至贱易得，人所常用，而难于修制者，如香附子、菟丝子、艾叶之类。医家昧其节度，或终日疲劳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丝子，暖汤淘汰去沙土，漉干，暖酒渍，经一宿，漉出，暴微白，捣之，不尽者，更以酒渍，经三五日乃出，更晒微干，捣之须臾悉尽，极易碎。"盖以其颗细难施工，其说亦殊劳费。然自有捷法，但捻纸条数枚置其间，则驯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后举投水钵内，候浸渍透彻，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捣臼，悉应手縻碎。艾叶柔软不可着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则即时可作细末（"驯帖"，馆本作"顷刻"）。

陈翠说燕后

赵左师触龙说太后，使长安君出质，用爱怜少子之说以感动之。予尝论之于《随笔》中。其事载于《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而《燕语》中又有陈翠一段，甚相似。云："陈翠合齐、燕，将令燕王之弟为质于齐，太后大怒曰：'陈公不能为人之国，则亦已矣，焉有离人子母者！'翠遂入见后曰：'人主之爱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爱子也，又不爱丈夫子独甚。'太后曰：'何也?'对曰：'太后嫁女诸侯，奉以千金。今王愿封公子，群臣曰，公子无功不当封。今以公子为质，且以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听，是以知人主之不爱丈夫子独甚也。且太后与王幸而在，故公子贵。太后千秋之后，王弃国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贱于布衣。故非及太后与王封公子，则终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妇不知长者之计。'乃命为行具。"此语与触龙无异，而《史记》不书，《通鉴》不取，学者亦未尝言。

燕非强国

北燕在春秋时最为僻小，能自见于中国者，不过三四，大率制命于齐。七雄之际，为齐所取，后赖五国之力，乐毅为将，然后胜齐，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苏秦说赵王曰："赵北有燕，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国小，西迫强秦，南近齐、赵，齐、赵强国也。"又曰："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昭王谓郭隗曰："孤极知燕弱小，不足以报齐。"苏代曰："一齐之强，燕犹不能支。"奉阳君曰："燕弱国也，东不如齐，西不如赵。"赵长平之败，壮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为赵所败。太子丹谓荆轲曰："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楚、汉之初，赵王武臣为燕军所得，赵厮养卒谓其将曰："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灭燕易矣。"彭宠以渔阳叛，即时夷灭。十六国之起，戎狄乱华，称燕称赵者多矣，未尝有只据幽、蓟之地者也。独安禄山以三十年节制之威，又兼领河东，乘天宝政乱，出不意而举兵，史思明继之，虽为天下之祸，旋亦殄灭。至于藩镇擅地，所谓范阳、卢龙，固常受制于天雄、成德也。刘仁恭、守光父子，僭窃一方，唐庄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属十余州，如拾地芥。石晋割赂契丹，仍其旧国，恃以为强，然晋开运阳城之战，德光几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关。但太平兴国，失于轻举，又不治败将丧师之罪，致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谓幽燕为用武之地，则不然也。

水旱祈祷

海内雨旸之数，郡异而县不同，为守为令，能以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时祷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视天府为节，下之诸道转运司，使巡内州县，各诣名山灵祠，精洁致祷，然固难以一概论。乾道九年秋，赣、吉连雨暴涨。予守赣，方多备土囊，壅诸城门，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台符令祷雨，予格之不下，但据实报之。已而闻吉州于小厅设祈晴道场，大厅祈雨。问其故，郡守曰："请霁者，本郡以淫潦为灾，而请雨者，朝旨也。"其不知变如此，殆为侮惑神天，幽冥之下，将何所据凭哉？俚语笑林谓"两商人入神庙，其一陆行欲晴，许赛以猪头，其一水行欲雨，许赛羊头。神顾小鬼言：'晴干吃猪头，雨落吃羊头，有何不可。'"正谓此耳。坡诗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此意未易为庸俗道也。

卷　四

今日官冗

元丰中，曾巩判三班院（今侍右也），上疏言："国朝景德垦田百七十万顷，官万员。皇祐二百二十五万顷，官二万员。治平四百三十万顷，官二万四千员。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后之郊费视前一倍。以三班三年之籍较之，其入籍者几七百人，而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岁溢，未见其止，则用财之端，入官之门，当令有司讲求其故，使天下之入如治平，而财之用官之数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余十年之蓄矣。"是时，海内全盛，仓库多有桩积，犹有此惧。庆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对，极言云："曩在乾道间，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员。绍熙二年，四选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员，侍左，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员，侍右，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十五员，合四选之数，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近者四年之间，京官未至增添，外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比绍熙增八百一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比绍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百五员（比绍熙增七千四百员），而今年科

举，明年奏荐不在焉。通无虑四万三千员，比四年之数增万员矣，可不为之寒心哉!”盖连有覃霈，庆典屡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远为间断，特奏名三举，皆值异恩，虽助教亦出官归正，人每州以数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以救之，亦无及已。

栾城和张安道诗

张文定公在蜀，一见苏公父子，即以国士许之。熙宁中，张守陈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丰初，东坡谪齐安，子由贬监筠酒税，与张别，张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曰：“可怜萍梗飘蓬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后七年，子由召还，犹复见之于南都。及元符末，自龙川还许昌，因侄叔党出坡遗墨，再读张所赠诗，其薨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两诗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于斯文。今世薄夫受人异恩，转眼若不相识，况于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苏四公

晋相和凝，以唐长兴四年知贡举，取范质为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贡举者，所放进士，以己及第时名次为重，谓之传衣钵。盖凝在梁贞明中居此级，故以处质，且云：“他日当如我。”后皆至宰相，封鲁国公，官至太子太傅，当时以为荣。凝寿止五十八，质止五十四。《三朝史》质本传亦书之，而《新五代史·和凝传》误为第五，以《登科记》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罢相，以太子少师致仕，后以南郊免陪位恩，连进至太子太师，年八十而薨。苏子容初筮仕为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处本末，曰：“子异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苏更践中外，名德殊与之相似。集中有《谢杜公书》，正叙此事。其罢相也，亦以太子少师致仕，进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贤谓贵人往往善相人，以所阅多之故也。此二者并官爵年寿皆前知，异矣。

外台秘要

《外台秘要》，载《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闭气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将虎来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两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气，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于是良久，又闭气三十五息，两手捻都监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图汝非李耳邪。汝盗黄帝之犬，黄帝教我问汝云何。’毕，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见。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张左手五指侧之，极势跳，手上下三度，于跳中大唤，咄曰：‘虎，北斗君使汝去!’虎即走。”予谓人卒逢虎，魂魄惊怖，窜伏之不暇，岂能雍容步趋，仗咒语七字而脱邪?因读此方，聊书之以发一笑。此书乃唐王珪之孙焘所作，本传云：“焘视母疾，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讨绎精明，世宝焉。”盖不深考也。

六枳关

盘洲种枳六本，以为藩篱之限。立小门，名曰六枳关。每为人问其所出，倦于酬应。今取冯衍《显志赋》中语书于此。衍云：“揵六枳而为篱。”按《东观汉记》作八枳。《逸周书·小开》篇云：“呜呼!汝何敬非时，何择非德?德枳维大人，大人枳维公，公枳维卿，卿枳维大夫，大夫枳维士。登登皇皇，维在国枳，国枳维都，都枳维邑，邑枳维家，家枳维欲无疆。”言上下相维，递为藩蔽也。其数有八，与《东观记》同。予详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贺宰相启》：“式维公枳。”盖用此云。

王荆公上书并诗

王荆公议论高奇，果于自用。嘉祐初，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敝，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当时富、韩二公在相位，读之不乐，知其得志必生事。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又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尝赋《兼并》诗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才。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其语绝不工。迨其得政，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吕惠卿复作手实之法，民遂大病。其祸源于此诗。苏子由以为昔之诗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黄州表

唐肃宗时，王玙以祠祷见宠，骤得宰相。帝尝不豫，玙遣女巫乘传，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护领，所至干托州县，赂遗狼藉。时有一巫美而艳，以恶少年数十自随，尤俭狡不法。驰入黄州，刺史左震晨至馆请事，门镝不启，震怒，破镝入，取巫斩廷下，悉诛所从少年，籍其赃得十余万，因遣还中

人。玙不能诘，帝亦不加罪。震刚决如此，而史不记其他事。予读《元次山集》，有《左黄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赞善大夫左振，出为黄州刺史，下车，黄人歌曰：'我欲逃乡里，我欲去坟墓；左公今既来，谁忍弃之去。'后一岁，又歌曰：'吾乡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杀之。'盖此巫黄人也。振在州三迁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将去，黄人多去思，故为作表。"予谓振（即震也）为政宜民，见于歌颂，史官当特书之于循吏中，而仅能不没其实，故为标显于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玙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书相，二年三月罢，本纪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传，以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罢，失之矣。乃承《旧史》之误也。

李郭诏书

唐代宗即位，郭汾阳为近昵所摇，惧祸之及，表上自灵武、河北至于绛州，两朝所诒诏书一千余卷。家传载其表语，其多如是。又读韦端符所撰《李卫公故物记》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者，卫公之胄，藏文帝赐书二十通，多言征讨事，厚劳苦，'其兵事节度皆付公，吾不从中治也'。暨公疾，亲诏者数四，其一曰：'有昼夜视公病大老妪令一人来，吾欲熟知公起居状。'权文公视此诏，常泣曰：'君臣之际乃如是耶！'"《新史》载其事云："靖五代孙彦芳，大和中，为凤翔司录参军，以高祖、太宗赐靖诏书数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摹诏本还赐彦芳。"即二事观之，唐世之所以眷礼名将相者，绸缪熟复至此。汉、晋以来所不及也。

两道出师

国家用兵行师，异道并出，其胜败功罪，当随其实而处之，则赏信罚明，人知劝戒。汉武帝遣卫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将四人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宣帝遣田广明等五将军击匈奴，又以常惠护乌孙兵共出，五将皆无功，而广明及田顺以罪诛，独常惠奉使克获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诸将柳元景等，既拔弘农陕城，戍潼关矣，而上以东军王玄谟败退，皆召还。其后玄谟贬黜，元景受赏。绍兴七年淮西大帅刘少师罢，湖北岳少保以母忧去。累辞起复之命。朝廷以兵部尚书吕安老、侍郎张渊道分使两部。已而正除宣抚，遂掌其军。岳在九江，忧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鄂，有旨复故任，而召渊道为枢密都承旨。安老在卢遭变，言者论罢张魏公，渊道亦继坐斥。隆兴中，北虏再动兵，张公为督帅，遣李显忠、邵宏渊攻符离，失利而退，一府皆贬秩。是时，汪庄敏以参知政事督视荆、襄，东西不相为谋，乃亦坐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韩用歇后语

杜、韩二公作诗，或用歇后语，如"凄其望吕葛"，"仙鸟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砺乃"，"僮仆诚自郐"，"为尔惜居诸"，"谁谓贻厥无基趾"之类是已。

唐明皇赐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为右相，颛付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前后同列，皆拱手备员。林甫死，杨国忠代之，其宠遇愈甚。天宝十三载，上御跃龙殿门，张乐宴群臣，赐右相绢一千五百匹，彩罗三百匹，彩绫五百匹，而赐左相绢三百，罗、绫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于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臣于禄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谓寒食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后至清明，历节气六，凡为一百七日，而先两日为寒食故云，他节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对月》一篇，江西宗派诗云"一百五日足风雨，三十六峰劳梦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之类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为禁烟游赏之地，寺僧欲建华严阁，请予作《劝缘疏》，其末一联云："大善知识五十三，永壮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来道俗之观。"或问一百六所出，应之曰："元微之《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诗

老杜《春日忆李白》诗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尝有武弁议其失曰："既是无敌，又却似庾、鲍。"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鲍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为无敌也。"今集别本一作无数，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诗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为无物堪比，何也？盖其意谓若无二物比伦，当如何说耳？读者当以是求之。

礜石之毒

读黄伯思《东观余论》，内评王大令书一节，曰："《静息帖》云：'礜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辄发痈。'散者，寒食散之类。散中盖用礜石，是性极热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刘表在荆州，与王粲登障山，见一冈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热蒸出外，故草木焦灭。'凿看果墓，礜石满茔。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谓之温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鹳伏卵以助暖气。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饵服。子敬之语实然。"《淮南子》曰："人食礜石死，蚕食之而不饥。"予仲兄文安公镇金陵，因秋暑减食，当涂医汤三益教以服礜石圆，已而饮啖日进，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

衄血斗余，自是数数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于捐馆。偶见其语，使人追痛，因书之以戒未来者。

会合联句

《韵略》上声二肿字险窄。予向作《汪庄敏铭》诗八十句，唯萧敏中读之，曰："押尽一韵。"今考之，犹有十字越用一董内韵。其词曰："维天生材，万汇倾竦。侯王将相，曾是有种？公家江东，世绎耕垄。桃溪之涘，是播是穜。孰丰厥培，艺此圭珙。公羁未奋，逸驾思駷。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径策名第，稍辞溁溿。横经湘沅，士敬如捧。蓬莱方丈，佩饰有琫。应龙天飞，荟蔚云滃。千官在序，摩厉从臾。吾惟片言，藉箸泉涌。正冠霜台，过者卞悚。颜颜殿陀，声气不动。显仁东横，巫史呼汹。昌言一下，恩浃千冢。獯粥孔炽，边戒毛氄。婥婀当位，左挚右壅。公云当今，沸渭混澒。天威震耀，谁不愤踊。遂迁中司，西柄是董。出关启旆，筹檄倥偬。业业荆襄，将儒曰拱。投袂电赴，如尊乃勇。邓唐蔡陈，驰捷系踵。佛狸归骴，民恃不恐。玺书赐朝，百揆参总。亚勋赞册，国势尊巩。督军载西，寄责采重。方规许洛，事援秦陇。符离罔功，奇画胶拲。钧枢建使，宰席亢宠。还临西州，夹道欢拥。有衔未啓，病癖且尰。曾不慭遗，使我心懵。湘湖高丘，草木蔚蓊。维水容裔，维山龙嵸。矢其铭诗，词费以冗。奈何乎公，万祀毋耸。"若韩、孟、籍、彻《会合联句》三十四韵，除蛴螬二字《韵略》不收外，余皆不出二肿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见涯涘，非琐琐潢污行潦之水所可同语也。其诗曰："离别言无期，会合意采重。病添儿女恋，老丧丈夫勇。剑心知未死，诗思犹孤耸。愁去剧箭飞，欢来若泉涌。析言多新贯，摅抱无昔壅。念难须勤追，悔易勿轻踵。吟巴山荦峃，说楚波堆垄。马辞虎豹怒，舟出蛟鼍恐。狂鲸时孤轩，幽狖杂百种。瘴衣常腥腻，蛮器多疏冗。剥苔吊斑林，角饭饵沈冢。忽尔衔远命，归欤舞新宠。鬼窟脱幽妖，天居觌清拱。京游步方振，谪梦意犹恟。《诗》《书》夸旧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写清越，愈病失肬肿。夏阴偶高庇，宵魂接虚拥。雪弦寂寂听，茗碗纤纤捧。驰辉烛浮萤，幽响泄潜蛬。诗老独何心，江疾有余尰。我家本百灉谷，有地介皋巩。休迹忆沈冥，峨冠惭阘茸。升朝高辔逸，振物群听悚。徒言濯幽泌，谁与薙荒茸。朝绅郁青绿，马饰曜珪珙。国仇未销铄，我志荡邛陇。君才诚倜傥，时论方汹溶。格言多彪蔚，县解无梏拲。张生得渊源。寒色拔山冢。坚如撞群金，眇若抽独蛹。伊余何所拟？跛鳖讵能踊。块然堕岳石，飘尔胃巢氄。龙旆垂天卫，云韶凝禁甬。君胡眠安然，朝鼓声汹汹。"其间或有颣句，然众手立成，理如是也。

卷　五

土木偶人

赵德甫作《金石录》，其跋汉居摄坟坛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坟坛，其一祝其卿坟坛。曰坟坛者，古未有土木像，故为坛以祀之。两汉时皆如此。"予案《战国策》所载，苏秦谓孟尝君曰："有土偶人与桃梗相语。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为人，雨下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谓土木为偶人，非像而何？汉至寓龙、寓车马，皆谓以木为之，像其真形。谓之两汉未有，则不可也。

饶州风俗

嘉祐中，吴孝宗子经者，作《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予观今之饶民，所谓家富户羡，了非昔时，而高甍巨栋连阡互陌者，又皆数十年来寓公所擅，而好善为学，亦不尽如吴记所言。故录其语以寄一叹。

禽畜菜茄色不同

禽畜、菜茄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间，猪黑而羊白，至江、广、吉州以西，二者则反是。苏、秀间，鹅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则呼为雁鹅，颇异而畜之。若吾乡，凡鹅皆雁也。小儿至取浙中白者饲养，以为湖沼观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为水茄。吾乡常茄皮白，而水茄则紫。其异如是。

伏龙肝

《本草》伏龙肝，陶隐居云："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灶有神，故呼为伏龙肝。并以透隐为名尔。"雷公云："凡使勿误用灶下土，其伏龙肝，是十年已来灶额内火气积，自结如赤色石，中黄，其形貌八棱。"予尝见临安医官陈舆大夫，言当以砌灶时，纳猪肝一具于土中，俟其积久，与土为一，然后用之，则稍与名相应。比读《后汉书·阴识传》云："其先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注引《杂五行书》曰："宜市买猪肝泥灶，令妇孝。"然则舆之说亦有所本云。《广济历》亦有此说，又列作灶忌日，云："伏龙在不可移作。"所谓伏龙者，灶之神也。

勇怯无常

"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

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此《吕氏春秋·决胜》篇之语，予爱而书之。

赵德甫金石录

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讫五季，鼎、钟、甗、鬲、槃、匜、尊、爵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见于石刻者，皆是正伪谬，去取褒贬，凡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比获见元稿于王顺伯，因为撮述大概云：

“予以建中辛巳归赵氏，时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贫俭，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宦，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留信宿，计无所得，卷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及连守两郡，竭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日勘校装缉，得名画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尽一烛为率。故纸札精致，字画全整，冠于诸家。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杯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饮而起。凡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误者，辄市之，储作副本。

“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闻虏犯京师，盈箱溢箧，恋恋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印本重大者，画之多幅者，器之无款识者，已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载尚十五车，连舻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锁十间屋，期以明年具舟载之，又化为煨烬。

“己酉岁六月，德甫驻家池阳，独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别。予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衾，次书册，次卷轴，次古器。独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径驰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时六宫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虏陷洪，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者，又散为云烟矣！独余轻小卷轴，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石刻数十副轴，鼎鼐十数，及南唐书数箧，偶在卧内，岿然独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于嵊县。庚戌春，官军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将军家。岿然者十失五六，犹有五七簏，挈家寓越城，一夕为盗穴壁，负五簏去，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仅存不成部帙残书策数种。

“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德甫在东莱静治堂，装褾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读其文而悲之，为识于是书。

韩文公荐士

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

韩文公《与祠部陆员外书》云：“执事与司贡士者相知识，彼之所望于执事者，至而无间，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职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摭言》作纾），此四子者，可以当首荐而极论，期于成而后止可也。沈杞、张弦（《科记》又作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于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案《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傪员外通榜，韩文公荐十人于傪，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等。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绅，二年，又放张后余、张弘。皆与《摭言》合。

陆傪在贞元间，时名最著，韩公敬重之。其《行难》一篇为傪作也，曰：“陆先生之贤闻于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师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详，位于朝者，吾取某与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与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旧之贤，都邑游居之良，齐咨涕洟，咸以为不当去。”则傪之以人物为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权公放榜时，既以去国，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负公议而采人望，盖与陆宣公同。

韩公与书时，方为四门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荐为犯分。故公作《权公碑》云：“典贡士，荐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

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又云："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踊相蹑为宰相达官，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凡百余人"梁肃及翛，皆为后进领袖，一时龙门，惜其位不通显也，岂非汲引善士为当国者所忌乎？韩公又有《答刘正夫书》云："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进名。"以是观之，韩之留意人士可见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杜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谓此耳。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流，指四子也。韩公《滕王阁记》云："江南多游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注谓："王勃作游阁序。"又云："中丞命为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则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吕览引诗书

《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高诱注皆曰："《逸书》也。庙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远，故于其所观魅物之怪异也。"予谓吕不韦作书时，秦未有《诗》、《书》之禁，何因所引讹谬如此？高诱注文怪异之说，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览》，亦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与《孝经》不合。又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注云："《周书》，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舜自作诗，"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为子产答叔向之诗。不知是时《国风》、《雅》、《颂》何所定也。宁戚《饭牛歌》，高诱全引《硕鼠》三章，又为可笑。

蓝田丞壁记

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皆京兆属城，在唐为畿甸，事体正同，而韩文雄拔超峻，光前绝后，以柳视之，殆犹碔砆之与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数处与今文小异，其"破崖岸而为文"一句，继以"丞厅故有记"，蜀本无而字。考其语脉，乃"破崖岸为文丞"是句绝。文丞者，犹言文具备员而已，语尤奇崛，若以丞字属下句，则既是丞厅记矣，而又云"丞厅故有记"，虽初学为文者不肯尔也。此篇之外，不复容后人出手。侄孙偉，顷丞宣城，后生颇有意斯道，自作《题名记》示予。予晓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至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偉时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见有为之者，吾家孙侄多京官调选，再转必为丞，虑其复有效尤者，故书以戒之。

钱武肃三改元

欧阳公《五代史》叙《列国年谱》云："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诸国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耳。"王顺伯收碑，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云："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云："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其发愿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贵彰国懿。天宝五年太岁壬申月日题。"顺伯考其岁年，知非唐天宝，而辛未乃梁开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肃是岁犹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云："钱镠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坛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皆贞明中登圣寺磨崖，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钱镠建。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是岁梁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云："宝大二年八月殁。"顺伯案，乙酉乃唐庄宗同光三年，其元年当在甲申。盖自壬申以后用梁纪元，至后唐革命，复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镠建。"是年为明宗天成。《招贤寺幢》云："丁亥宝正二年。"又小昭庆金牛、玛瑙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贡院前桥柱，刻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然则宝大止二年，而改宝正。宝正尽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观庵》经幢，复称长兴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肃薨。方寝疾，语其子元瓘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于是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然则有天宝、宝大、宝正三名，欧阳公但知其一耳。《通鉴》亦然。自是历晋、汉、周及本朝，不复建元。今犹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系契丹年）、乾祐、广顺、显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种，固未尝称帝也。

黄庭换鹅

李太白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盖用王逸少事也。前贤或议之曰："逸少写《道德经》，道士举鹅群以赠之。"元非《黄庭》，以为太白之误。予谓太白眼高四海，冲口成章，必不规规然，旋检阅《晋史》，看逸少传，然后落笔，正使误以《道德》为《黄庭》，于理正自无害，议之过矣。东坡雪堂既毁，绍兴初，黄州一道士自捐钱粟再营建，士人何颉斯举作上梁文，其一联云："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乃用太白诗为出处，可谓奇语。案张彦远《法书要录》，

载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有《黄庭经》云。注：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真迹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武后曝太宗时法书六十余函，有《黄庭》。"又徐季海《古迹记》："玄宗时，大王正书三卷，以《黄庭》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经》，则知乃《晋传》误也。

宋桑林

《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乐名。"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蓥不可。"予案《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诱注曰："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许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桑林"二说不同。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岂非是时未见其书乎？

冯夷姓字

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曰："河伯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太公金匮》曰："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谓为冯夷。《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冯夷服夷石而水仙。"《后汉·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又《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文曰："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数说不同，然皆不经之传也。盖本于屈原《远游》篇，所谓"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训》又曰："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许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此自别一冯夷也。

卷　六

韩文公逸诗

唐五窦《联珠集》载，窦牟为东都判官，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分韵赋诗。都官员外郎韩愈得寻字，其语云："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凫骑，来访驭云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今诸本韩集皆不载。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证访赜甚至，犹取《联珠》中窦庠《酬退之登岳阳楼》一大篇，顾独遗此，何也？

窦叔向诗不存

《窦氏联珠》序云，五窦之父叔向，当代宗朝，善五言诗，名冠流辈。时属贞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时进三章，内考首出，传诸人口。有"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禁兵环素帟，宫女哭寒云"之句。可谓佳唱，而略无一首存于今。荆公《百家诗选》亦无之，是可惜也。予尝得故吴良嗣家所抄唐诗，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传于世，今悉录之。《夏夜宿表兄话旧》云："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远书珍重何时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断续长门夜，清泠逆旅秋。征夫应待信，寒女不胜愁。带月飞城上，因风散陌头。离居偏入听，况复送归舟。"《春日早朝应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欢。御炉香焰暖，驰道玉声寒。乳燕翻珠缀，祥乌集露盘。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过檐石湖》云："晓发鱼门埭，晴看檐石湖。日衔高浪出，天入四空无。咫尺分洲岛，纤毫指舳舻。渺然从此去，谁念客帆孤。"《贞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妇道，六寝盛皇情。礼逊生前贵，恩追殁后荣。幼王亲捧土，爱女复连茔。东望长如在，谁云向玉京。""后庭攀画柳，上陌咽清笳。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寿宫星月异，仙路往来赊。纵有迎神术，终悲隔绛纱。"第三篇亡。叔向字遗直，仕至左拾遗，出为溧水令。《唐书》亦称其以诗自名云。

用柰花事

窦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晋史》，云成帝时，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验。绍兴五年，宁德皇后讣音从北庭来，知徽州唐辉使休宁尉陈之茂撰疏文，有语云："十年罹难，终弗返于苍梧。万国衔冤，徒尽簪于白柰。"是时，正从徽庙蒙尘，其对偶精确如此。

王廖兒良

贾谊《过秦论》曰："六国之士，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汉书》注家皆无所释，颜师古但音兒为五奚反，廖为聊而已。此八人者，带佗、兒良、王廖不知其何国人，独《吕氏春秋》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而注云："王廖谋兵事，贵先，建茅也。兒良作《兵谋》，贵后。"虽仅见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详也。廖、良列于孔、老之末，而汉四种兵书，有良《权谋》一篇。又贾谊首称宁越、杜赫为之谋。《汉书》亦不注。吕氏云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周威公师之。又称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则越、赫善谋，可以概见。漫书之以补《汉书》之缺。

徙木偾表

商鞅变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

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金，乃下令。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夜置表于南门之外，令于邑中曰："有人能偾表者，仕之长大夫。"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起仕之长大夫。自是之后，民信起之赏罚。予谓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盖以效起，而起之事不传。

建武中元续书

《随笔》所书《建武中元》一则，文惠公作《隶释》，于蜀郡守何君《阁道碑》一篇中，以为不然。比得蜀士袁梦麒应祥《汉制丛录》，亦以纪、志、传不同为惑，而云近岁雅州荣经县治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记》于崖壁间者，记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于是千载之疑，涣然冰释。予观何君《阁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荣经崖壁之记，盖是此耳。但以出于近岁，恨不得质之文惠，为之恻然。

草驹聋虫

今人谓野牧马为草马，《淮南子·修务训》曰："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马五尺以下为驹，放在草中，故曰草驹。"盖今之所称者是也。下文曰："形之于马，马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注曰："虫，喻无知也。"聋虫之名甚奇。

记李履中二事

崇宁中，蔡京当国，欲洗邢恕诬谤宗庙之罪，既拔拭用之，又欲令立边功以进身，于是以为泾原经略使，遂谋用车战法，及造舟五百艘，将直抵兴灵，以空夏国。诏以付熙河漕臣李复。复长安人，久居兵间，习熟戎事，力上疏诋切之。予顷书之于国史恕列传中。比得上饶所刊《潏水集》，正复所为文，得此两奏，叹其能以区区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传为不详尽，乃录于此。其《乞罢造战车疏》云："奉圣旨，令本司制造战车三百两。臣尝览载籍，古者师行，固尝用车，盖兵不妄动，征战有礼，不为诡遇，多在平原广野，故车可以行。今尽在极边，戎狄乘势而来，虽鸷鸟飞翥，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驻军，各以保险为利。其往也，车不及期，居而保险，车不能登，归则虏多袭逐，争先奔趋，不暇回顾，车安能收?非若古昔于中国为用。臣闻此议，出于许彦圭，彦圭因姚麟而献说，朝廷遂然之，不知彦圭剧为轻妄。唐之房琯，尝用车战，大败于陈涛斜，十万义军，无有脱者。畿邑平地且如此，况今欲用于峻阪沟谷之间乎?又战车比常车阔六七寸，运不合辙，牵拽不行。昨来兵夫，典卖衣物，自赁牛具，终日方进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弃车于道，大为诸路之患。今乞便行罢造，如别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牵拽前来。"其《乞罢造船奏》云："邢恕乞打造船五百只，于黄河顺流放下，至会州西小河内藏放。有旨专委臣监督，限一年了当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须乞于荆、江、淮、浙和雇。又丁线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观恕奏请，实是儿戏。且造船五百只，若自今工料并备，亦须数年。自兰州驾放至会州，约三百里，北岸是敌境，岂可容易?会州之西，小河咸水，其阔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岂能藏船?黄河过会州入韦精山，石峡险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数十尺，船岂可过?至西安州之东，大河分为六七道，水浅滩碛，不胜舟载，一船所载，不过五马二十人，虽到兴州，又何能为?又不知几月得至?此声若出，必为夏国侮笑，臣未敢便依旨挥擘画，恐虚费钱物，终误大事。"疏既上，徽宗察其言忠，遂罢二役。复字履中，为关内名儒，官至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昭玘尝赠诗云："结交赖有紫髯翁，鹤骨崭崭烂修目。五言长城屹千丈，万卷书楼聊一读。"可知其人矣。

乾宁覆试进士

唐昭宗乾宁二年试进士，刑部尚书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后，宣诏翰林学士陆扆、秘书监冯渥入内，各赠衣一副，及毡被，于武德殿前复试，但放十五人。自状头张贻范以下重落，其六人许再入举场，四人所试最下，不许再入，苏楷其一也。故挟此憾，至于驳昭宗"圣文"之谥。崔凝坐贬合州刺史。是时，国祚如赘疣，悍镇强藩，请隧问鼎之不暇，顾惓惓若此。其再试也，诗赋各两篇，内《良弓献问赋》，以"太宗问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声字，依轮次以双周隔句为韵，限三百二十字成。贻范等六人，讫唐末不复缀榜。盖是时不糊名，一黜之后，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黄滔者，是年及第，闽人也，九世孙沃为吉州永丰宰，刊其遗文，初试覆试凡三赋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赋》，以题中曲直两字为韵。释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恶。终篇只押两韵。《良弓献问赋》，取五声字次第用各随声为赋格。于是第一韵尾句云："资国祚之崇崇"，上平声也。第二韵："垂宝祚于绵绵"，下平声也。第三韵："曾非唯唯"，上声也。第四韵："露其言而粲粲"，去声也。而阙入声一韵。赋韵如是，前所未有。国将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丰人王正白，时再试中选，郡守为改所居坊名曰"进贤"，且减户税，亦后来所无。

临海蟹图

文登吕亢，多识草木虫鱼。守官台州临海，命工作《蟹图》，凡十有二种。一曰蝤蛑。乃蟹之巨者，两螯大而有细毛如苔，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拨棹子。状如蝤蛑，螯足无毛，后两小足薄而微阔，类人之所食者，然亦颇异，其大如升，南人皆呼为蟹，八

月间盛出，人采之，与人斗，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拥剑。状如蟹而色黄，其一螯偏长三寸余，有光。四曰彭蜎。螯微毛，足无毛，以盐藏而货于市，《尔雅》曰："彭蜞，小者蟧。"云小蟹也。蜞音泽，蟧音劳，吴人呼为彭越。《搜神记》言，此物尝通人梦，自称"长卿"，今临海人多以"长卿"呼之。五曰竭朴。大于彭蜎，壳黑斑，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障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蜎，壤沙为穴，见人则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壳白色，居则背坎外向，潮欲来，皆出坎举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蜎，居常东西顾睨，行不四五，又举两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蜠。大于常蟹，八足，壳通赤，状若鹅卵。十曰蜂江。如蟹，两螯足极小，坚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芦虎。似彭蜞，正赤，不可食。十二曰彭蜞。大于蜎，小于常蟹。吕君云："此皆常所见者，北人罕见，故绘以为图。又海商言，海中鼋鼍岛之东，一岛多蟹，种类甚异。有虎头者，有翅能飞者，有能捕鱼者，有壳大兼尺者，以非亲见，故不画。"李履中得其一本，为作记。予家楚，宦游二浙、闽、广，所识蟹属多矣。亦不悉与前说同。而所谓黄甲，白蟹、蟳、蠘诸种，吕图不载，岂名谓或殊乎？故纪其详以示博雅者。

东坡作碑铭

东坡《祭张文定文》云："轼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韩公、司马温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并张公，坡所自作。此外赵康靖、滕元发二志，乃代张公者，故不列于五人之数。《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准敕差撰故同知枢密院事赵瞻神道碑并书者，臣平生本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为光曾为臣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诏撰司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辞，然终非本志，况臣老病废学，文词鄙陋，不称人子所欲显扬其亲之意，伏望圣慈别择能者，特许辞免。"观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杭本奏议十五卷中不载。

洗儿金钱

车驾都钱塘以来，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则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饷献，随即致答，自金币之外，洗儿钱果，动以十数合，极其珍巧，若总而言之，殆不可胜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刘原甫在嘉祐中，因论无故疏决云："在外群情，皆云圣意以皇女生，故施此庆，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闻多作金银、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及铸金银为花果，赐予臣下，自宰相、台谏，皆受此赐。无益之费，无名之赏，殆无甚于此。若欲夸示奢丽，为世俗之观则可矣，非所以轨物训俭也。宰相、台谏，以道德辅主，奈何空受此赐，曾无一言，遂事不谏！臣愿深执恭俭，以答上天之贶，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损政体。"伟哉刘公之论，其劲切如此。欧阳公铭墓，略而不书。予为国史亦不知载于本传，比方读其奏章，故敬纪之。韩偓《金銮密记》云："天复二年，大驾在岐，皇女生三日，赐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铤子。"予谓唐昭宗于是时尚复讲此，而在庭无一言，盖宫掖相承，欲罢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祖宗时知制诰六员，故朝廷除授，虽京官磨勘，选人改秩，奏荐门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词，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举者，多出时相之意。刘原甫掌外制，以任颛落职，不降诰词，曾奏陈以为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刘元瑜、王琪降官，直以敕牒。刘又言非朝廷赏罚训诰慇重之意。今观刘集，有《太平州文学袁嗣立改江州文学制》云："昔先王简不帅教而不变者，屏之裔土，终身不齿，若尔之行，岂足顾哉！然犹假以仕版，徙之善郡，不赀之恩也。勉思自新，无重其咎。"未几，嗣立又徙洪州，制云："尔顷冒宪典，迁之寻阳，复以亲嫌，于法当避。夫薄志节、寡廉耻者，固不可使处有嫌之地，益徙豫章，思自湔涤。"嗣立之事微矣，乃费两诰，读此命书，可知其人。漫书之以发一笑。

扁字二义

扁音薄典切，《唐韵》二义：其一曰扁署门户，其一曰姓也，此外无他说。案《鹖冠子》云："五家为伍，十伍为里。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其上为县为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长。"盖如遂、党、都、保之称。诸书皆不载。

娑罗树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为娑罗树，不知所起。案《酉阳杂俎》云："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随伐而长，外国僧见曰，此娑罗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莲。唐天宝初，安西进娑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拔汗郍国，有娑罗树，特为奇绝，不比凡草，不止恶禽，近采得树枝二百茎以进。'"予比得楚州淮阴县唐开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罗树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亩，蔚映千人。恶禽翔而不集，好鸟止而不巢。深识者虽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虽沉吟称引而莫辨嘉名。随所方面，颇证灵应，东瘁则青郊苦而岁不稔，西茂则白藏泰而秋有成。尝有三藏义净，还自西域，斋戒瞻叹。于是邑宰张松质请邕述文建碑。"观邕所言，恶禽不集，正与上说同。又有松质一书答邕云："此土玉像，爰及石龟，一离淮阴，百有余载，前后抗表，尚不能称，赖公威德备闻，所以还归故里，谨遣僧三人，父老七人，赍状拜谢。"宣和中，向子𬱖过淮阴，见此树，

今有二本，方广丈余，盖非故物。蒋颖叔云："玉像石龟，不知今安在?"然则娑罗之异，世间无别种也。吴兴芮烨国器有《从沈文伯乞娑罗树碑》古风一首云："楚州淮阴娑罗树，霜露荣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当时为有北海书。荒碑雨侵涩苔藓，尚想墨本传东吴。"正赋此也。欧阳公有《定力院七叶木》诗云："伊洛多佳木，娑罗旧得名。常于佛家见，宜在月宫生。钿砌阴铺静，虚堂子落声。"亦此树耳，所谓七叶者未详。

卷 七

天 咫

黄鲁直和王定国诗《闻苏子由病卧绩溪》云："瀚袚瘴雾姿，朝趋去天咫。"蜀士任渊注引"天威不违颜咫尺"。予按《国语》，楚灵筑三城，使子皙问范无宇，无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韦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阳杂俎》有《天咫篇》。黄诗盖用此。徐师川《喜王秀才见过小酌翫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见天咫。庭户之间，容光能几？菰蒲之中，江湖之涘。一碧万顷，长空千里。"正祖述黄所用云。

县尉为少仙

《随笔》载县尉为少公，予后得晏几道叔原一帖《与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诗有《野望因过常少仙》一篇，所谓"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应是言县尉也。"县尉谓之少府，而梅福为尉，有神仙之称。少仙二字，尤为清雅，与今俗呼为仙尉不侔矣。

杜诗用受觉二字

杜诗所用受觉二字皆绝奇，今摭其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监河受贷粟"，"轻燕受风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两三人"，"一双白鱼不受钓"，"雄姿未受伏枥恩"。其觉字云："已觉糟床注"，"身觉省郎在"，"自觉成老丑"，"更觉松竹幽"，"日觉死生忙"，"最觉润龙鳞"，"喜觉都城动"，"更觉老随人"，"每觉升元辅"，"觉而行步奔"，"尚觉王孙贵"，"含悽觉汝贤"，"厨烟觉远庖"，"诗成觉有神"，"已觉披衣惯"，"自觉酒须赊"，"早觉仲容贤"，"城池未觉喧"，"无人觉来往"，"人才觉弟优"，"直觉巫山暮"，"重觉在天边"，"行迟更觉仙"，"深觉负平生"，"秋觉追随尽"，"追随不觉晚"，"熊罴觉自肥"，"自觉坐能坚"，"已觉良宵永"，"更觉彩衣春"，"已觉气与嵩华敌"，"未觉千金满高价"，"梅花欲开不自觉"，"胡来不觉潼关隘"，"自得隋珠觉夜明"，"放箸未觉金盘空"，"东归贪路自觉难"，"更觉良工心独苦"，"始觉屏障生光辉"，"不觉前贤畏后生"，"吏情更觉沧洲远"，"我独觉子神充实"，"习池未觉风流尽"。用之虽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杂于千五百篇中，学者读之，唯见其新工也。若陈简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频复者，盖只在数百篇内，所以见其多，如"未受风作恶"，"不受珠玑络"，"不受折简呼"，"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侵"，"饱受今日闲"，"却扇受景风"，"语闻受远响"，"坐受世故驱"，"庭柏不受寒"，"可复受忧戚"，"宁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风"，"坐受世褊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细雨"，"穷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规尘"，"了不受荣悴"，"意闲不受荣与辱"，"独自人间不受寒"，"枯木无枝不受寒"，"天马何妨略受靮"，"来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阴晴与寒暑"，"长林巨木受轩轾"。"未觉懒相先"，"未觉壮心休"，"未觉身淹留"，"未觉墉阴迟"，"未觉欠孟嘉"，"未觉有等伦"，"未觉风来迟"，"未觉经旬久"，"欲往还觉非"，"独觉赋诗难"，"稍觉夜月添"，"菰蒲觉风入"，"未觉此计非"，"高处觉眼新"，"意定觉景多"，"未觉徐娘老"，"未觉有荣辱"，"未觉饥肠虚"，"未觉平生与愿违"，"村空更觉水潺湲"，"眼中微觉欠扁舟"，"居夷更觉中原好"，"便觉杯觞耐薄寒"，"墙头花定觉风阑"，可谓多矣。盖喜用其字，自不知下笔所著也。

西太一宫六言

"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荆公《题西太一宫》六言首篇也。今临川刻本以"杨柳"为"柳叶"，其意欲与荷花为切对，而语句遂不佳。此犹未足问，至改"三十六陂春水"为"三十六宫烟水"，则极可笑。公本意以在京华中，故想见江南景物，何预于宫禁哉？不学者妄意涂窜，殊为害也。彼盖以太一宫为禁廷离宫尔。

由与犹同

《新唐书·藩镇传序》云："其人自视由羌狄然。"据字义，"由"当为"犹"，故吴缜作《唐书音训》有《纠谬》一篇，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顷与予作《唐书补过》，尝驳其说。予作文每用之，辄为人所疑问，今为详载于此。如"以齐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耻为弓"，"王由足用为善"，"是由恶醉而强酒"，"由己溺之，由己饥之"，"由射于百步之外"，"见且由不得亟"，其义皆然，盖由与犹通用也。

人焉廋哉

孔子论人之善恶，始之曰："视其所以。"继之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后重言之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盖以上之三语详察之也。而孟氏一断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

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说者谓：“人与物接之时，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则神精而明。不正，则神散而昏。心之所发，并此而观，则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犹可以伪为，眸子则有不容伪者。孔圣既已发之于前，孟子知言之要，续为之说，故简亮如此。”旧见王季明云，太学士子尝戏作一论，其略曰：“知人焉廋哉之义，然后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义。知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之义，然后知人焉廋哉之义。孔子所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详言之也。孟子所云人焉廋哉者，略言之也。孔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即孟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也。孟子之所谓人焉廋哉，即孔子之所谓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也。”继又叠三语为一云：“夫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虽曰不同，而其所以为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数百字，可资一笑，亦几于侮圣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万物，久而与之俱化，固其理焉，无间于有情无情，有知无知也。予得双雁于衢人郑伯膺，纯白色，极驯扰可玩，置之云壑，不远飞翔。未几，殒其一，其一块独无俦，因念白鹅正同色，又性亦相类，乃取一只与同处。始也，两下不相宾接，见则东西分背，虽一盆饲谷，不肯并啜。如是五日，渐复相就，逾旬之后，怡然同群，但形体有大小，而色泽飞鸣则一。久之，雁不自知其为雁，鹅不自知其为鹅，宛如同巢而生者，与之俱化，于是验焉。今人呼鹅为舒雁，或称家雁，其褐色者为雁鹅，雁之最大者曰天鹅。唐太宗时，吐蕃禄东赞上书，以谓圣功远被，虽雁飞于天，无是之速，鹅犹雁也，遂铸金为鹅以献。盖二禽一种也。

黄文江赋

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驾经马嵬坡》隔句云：“日惨风悲，到玉颜之死处；花愁露泣，认朱脸之啼痕。”“褒云万叠，断肠新出于啼猿；秦树千层，比翼不如于飞鸟。”“羽卫参差，拥翠华而不发；天颜怆恨，觉红袖以难留。”“神仙表态，忽零落以无归；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马归秦，却经过于此地；九泉隔越，几凄恻于平生。”《景阳井》云：“理昧纳隍，处穷泉而讵得，诚乖驭朽，攀素绠以胡颜！”“青铜有恨，也从零落于秋风；碧浪无情，宁解流传于夜壑。”“荒凉四面，花朝而不见朱颜；滴沥千寻，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寻，《玉树》之歌声邈矣；最堪惆怅，金瓶之咽处依然。”《馆娃宫》云：“花颜缥缈，欺树里之春风；银焰荧煌，却城头之晓色。”“恨留山鸟，啼百草之春红；愁寄垄云，锁四天之暮碧。”“遗堵尘空，几践群游之鹿；沧洲月在，宁销怒触之涛？”《陈皇后因赋复宠》云：“已为无雨之期，空悬梦寐；终自凌云之制，能致烟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楼中历历；满六朝之故地，草际悠悠。”《白日上升》云：“较美古今，列子之乘风固劣；论功昼夜，姮娥之奔月非优。”凡此数十联，皆研确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则自当时体如此耳。

沈季长进言

沈季长元丰中为崇政殿说书，考开封进士，既罢，入见，神宗曰：“《论不以智治国》，谁为此者？”对曰：“李定所为。”上曰：“闻定意讥朕。”季长曰：“定事陛下有年，顷者御史言定乃人伦所弃，陛下力排群议，而定始得为人如初，继又擢用不次，定虽怀利，尚当知恩，臣以此敢谓无讥陛下意。《诗序》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书》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陛下自视岂任智者，不知何自嫌疑，乃信此为讥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释然矣，卿长者，乃喜为人辩谤。”对曰：“臣非为人辩谤，乃为陛下辩谮耳。”他日，上语及前代君臣，因曰：“汉武帝学神仙不死之术，卿晓其意否？此乃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举措谬戾，祸贻骨肉，几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祸犹尔，则为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轻爵禄者少。”季长曰：“士而轻爵禄，为士言之，则可，为国言之，则非福也。人主有尊德乐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禄为耻，宁有轻爵禄者哉？至于言违谏咈，士有去志，故以爵禄为轻。”上曰：“诚如卿言。”按季长虽尝至修起居注，其后但终于庶僚，史不立传。王和甫铭其墓，载此两论，予在史院时未之见也。其子铢为侍从，恨不获附见之，故表出于是。

繁遏渠

《国语》鲁叔孙穆子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韦昭注曰：“《繁》、《遏》、《渠》，《肆夏》之三也，《礼》有《九夏》，皆篇名。”昭虽晓其义，而不详释。按《周礼·春官》：“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郑氏注引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竞》也。《渠》，《思文》也。”又曰：“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故《执竞》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予谓此说亦近于凿。

替戾冈

坡公游鹤林、招隐，有冈字韵诗，凡作七首，最后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戾冈。”小儿问三字所出，按《晋书·佛图澄传》，澄能听铃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刘曜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

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文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丰六年以太师致仕，时七十八岁矣。后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帘同听政，用司马公为门下侍郎，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镇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简宣谕曰："彦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于辅相中无处安排，又已致仕，难为复起。"公当时以新入，不敢复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仆射，乃再上奏曰："《书》曰：'人惟求旧。'盖以其历年之多也。彦博沉敏有谋略，知国家治体，能断大事，自仁宗以来，出将入相，功效显著，天下所共知，年逾八十，精力尚强。臣初曾奏陈，寻蒙宣谕。切惟彦博一书生尔，年逼桑榆，富贵已极，夫复何求？非有兵权死党可畏惧也。假使为相，一旦欲罢之，止烦召一学士，授以词头，白麻既出，则一匹夫尔，何难制之？有震主之威，防虑大过。若依今官制用之为相，以太师兼侍中，行左仆射，有何不可？倘不欲以剧务烦老臣，则凡常程文书，只委右仆射以下签书发遣，惟事有难决者，方就彦博咨禀。自古致仕复起，盖非一人，彦博今年八十一，不过得其数年之力，愿急用之，臣但以门下侍郎助彦博，恐亦时有小补。今不以彦博首相，而以臣处之，是犹舍骐骥而策驽骀也，切为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仆射，难为无故以他人易之，则臣欲露表举其自代。"奏入，不许。给事中范纯仁亦劝乞召致，留为师臣。未几，右仆射韩缜求去，后始赐司马公密诏，欲除彦博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其合行恩礼，令相度条具。公以名体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行左仆射，自守右仆射。诏曰："使彦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执奏言："臣为京官时，彦博已为宰相，今使彦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伦也。"于是召赴阙。既而御史中丞刘挚、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觌俱上言："彦博春秋高，不可为三省长官。"司马公又言："若令以正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亦足以尊老成矣。"四月，遂下制如公言，诏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朝廷有大政令，即与辅臣共议。潞公此命，可谓郑重费力，盖本不出于主意也。然居位越五年，屡谢病，乃得归，竟坐此贻绍圣之贬。

考课之法废

唐制，尚书考功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然后送省。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校京官考，一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一监京官考，一监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为上上。有三善，或无最而有四善，为上中。有二善，或无最而有三善，为上下。其末至于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外州则司录、录事参军主之，各据之以为黜陟。国朝此法尚存，庆历、皇祐中，黄亚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载考词十四篇，《黄司理》者曰："治犴狱，岁再周矣，论其罪弃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无有冤隐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书中。"《舞阳尉》者曰："舞阳大约地广，它盗往往囊橐于其间，居一岁，为窃与强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书中。"《法曹刘昭远》者曰："法者，礼之防也。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刻者为之，则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经举进士，始掾于此，若老于为法者，每抱具狱，必傅之经义然后处，故无一不当其情，其考可书中。"它皆类此。不知其制废于何时。今但付之士按吏据定式书于印纸，比者又令郡守定县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从出。若使稍复旧贯，似为得宜，虽未必人人尽公得实，然思过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笔谈》书国初时州县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贯九百六十俸，省钱且作足钱用"之语。黄亚夫皇祐间自序其所为《伐檀集》云："历佐一府、三州，皆为从事，逾十年，郡之政，巨细无不与，大抵止于簿书狱讼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补于国、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然月廪于官，粟麦常两斛，钱常七千，问其所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兹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识其愧。"予谓今之仕宦，虽主簿、尉，盖或七八倍于此，然常有不足之叹。若两斛、七千，只可禄一书吏小校耳！岂非风俗日趋于浮靡，人用日以汰，物价日以滋，致于不能赡足乎？亚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乃其子云。

卷 八

库路真

《新唐书·地理志》："襄州，土贡漆器库路真二品十乘花文五乘。"库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义不可晓。《元丰九域志》云"贡漆器二十事"是已。《于頔传》，頔为襄阳节度，襄有髹器，天下以为法。至頔骄蹇，故方帅不法者，称为"襄样节度"。《旧唐书·职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齐王下领三卫及库真、驱咥真，并为统军。疑是周隋间西边方言也。记白乐天集曾有一说，而未之见。

得意失意诗

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

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

狄监卢尹

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为耆英会，凡十有二人。时富韩公年七十九，最长，至于太中大夫张问，年七十，唯司马公方六十四岁，用狄监、卢尹故事，亦预于会。或问狄、卢之说，乃见唐白乐天集，今所谓九老图者。怀州司马胡杲年八十九，卫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龙武长史郑据八十四，慈州刺史刘嘉、侍御史卢贞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丰诸公之上。永州刺史张浑、刑部尚书白居易皆七十四。时会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秘书监狄兼謩，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故温公纪韩公至张昌言，而自不书。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卢二贤，以示儿辈。但唐两卢贞，而又同会，疑文字或误云。

项韩兵书

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其《权谋》中有《韩信》三篇，《形势》中有《项王》一篇，前后《艺文志》载之，且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项、韩虽不得其死，而遗书可传于后者，汉世不废，今不复可见矣。

承天塔记

黄鲁直初谪戎、涪，既得归，而湖北转运判官陈举，以时相赵清宪与之有小怨，讦其所作《荆南承天塔记》，以为幸灾，遂除名羁管宜州，竟卒于彼。今《豫章集》不载其文，盖谓因之兆祸，故不忍著录。其曾孙苗续编别集，始得见之。大略云：“余得罪窜黔中，道出江陵，寓承天禅院，住持僧智珠方彻旧浮图于地，而属曰：‘余成功之后，愿乞文记之。’后六年，蒙恩东归，则七级岿然已立，于是作记。”其后云：“儒者尝论一佛寺之费，盖中民万家之产，实生民谷帛之蠹，虽余亦谓之然。然自省事以来，观天下财力屈竭之端，国家无大军旅勤民丁赋之政，则蝗旱水溢或疾疫连数十州，此盖生人之共业，盈虚有数，非人力所能胜者邪!”其语不过如是，初无幸灾风刺之意，乃至于远斥以死，冤哉!

穆护歌

郭茂倩编次《乐府》诗《穆护歌》一篇，引《历代歌辞》曰：“曲犯角。”其语曰：“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黄鲁直题《牧护歌》后云：“予尝问人此歌，皆莫能说牧护之义。昔在巴、僰间六年，问诸道人，亦莫能说。他日，船宿云安野次，会其人祭神罢而饮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瓠》。其词有云：‘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数十句，皆叙贾人之乐，末云：‘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继有数人起舞，皆陈述己事，而始末略同。问其所以为木瓠，盖刳曲木状如瓠，击之以为歌舞之节耳。乃悟穆护盖木瓠也。”据此说，则茂倩所序，为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诗，如何便差排为犯角曲，殊无意义。

省试取人额

累举省试，锁院至开院，限以一月。如未讫事，则申展亦不过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为定数，不知此制起于何年。黄鲁直以元祐三年为贡院参详官，有书帖一纸云：“正月乙丑锁太学，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视今日为不侔也。此帖载于别集。

通印子鱼

鱼通印之语，本出于王荆公《送张兵部知福州》诗“长鱼俎上通三印”之句。盖以福州濒海多鱼，其大如此，初不指言为子鱼也。东坡始以“通印子鱼”对“披绵黄雀”，乃借“子”字与“黄”字为假对耳。山谷所云“子鱼通印蠔破山”，盖承而用之。陈正敏《遁斋闲览》云：“其地有通应庙，庙前港中子鱼最佳。王初寮诗‘通应子鱼盐透白’，正采其说。”郡人黄处权云：“兴化子鱼，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为上，所产之处，土人谓之子鱼潭而已，初无通应港之名。”有大神祠，赐额曰“显应”，乃《遁斋》所指之庙者，亦非“通应”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间，庳陋之甚，农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实《遁斋》之说，遂粉刷一扁，妄标曰“通应庙”，侧题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庙封额以名土物，它处未尝有也。

寿亭侯印

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钮，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皆系于印上。相传云：“绍兴中，洞庭渔者得之，入于潭府，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归之庙中。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为作记。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得此印，其环并背俱有文云：“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留于左藏库。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复买一钮于郡人张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环耳。予以谓皆非真汉物，且汉寿乃亭名，既以封云长，不应去汉字，又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闻嘉兴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云长以四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后人为之以奉庙祭，其数必多。今流落人间者，尚如此也。予为黄叔启作辨跋一篇，见《赘稿》。

茸附治疽漏

时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圣惠方》治腰痛者鹿茸、附子服之，月余而愈，《夷坚己志》书其事。予每与医言，辄云："痈疽之发，蕴热之极也，乌有翻使热药之理？"福州医郭晋卿云："脉陷则害漏，陷者冷也，若气血温暖，则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陷脉为瘘，留连肉腠。"注云："陷脉谓寒气陷缺其脉也，积寒留舍，经血稽凝，久瘀内攻，结于肉理，故发为疡瘘，肉腠相连。"此说可谓明白，故复记于此，庶几或有助于疡医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虽以其核种之，终与其本不相类。宋香之后无宋香，所存者孙枝尔。陈紫之后无陈紫，过墙则为小陈紫矣。《笔谈》谓焦核荔子，土人能为之，取本木，去其大根，火燔令焦，复植于土，以石压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小。里人谓不然，此果形状，变态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似龙牙，或类凤爪，钗头红之可簪，绿珠子之旁缀，是岂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树，结实数千颗，欲重其名，以二百颗送蔡忠惠公，给以常岁所产止此。公为目之曰"方家红"，著之于谱，印证其妄。自后华实虽极繁茂，逮至成熟，所存者未尝越二百，遂成语谶。此段已载《遁斋闲览》中，郡士黄处权复志其详如此。

双陆不胜

《新唐书·狄仁杰传》，武后召问梦双陆不胜，何也？仁杰与王方庆俱在，二人同辞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于是召还庐陵王。《旧史》不载，《资治通鉴》但书鹦鹉折翼一事。而《考异》云："双陆之说，世传《狄梁公传》有之，以为李邕所作，而其词多鄙诞，疑非本书，故黜不取。"《艺文志》有李繁《大唐说纂》四卷，今罕得其书，予家有之，凡所纪事，率不过数十字，极为简要，《新史》大抵采用之。其《忠节》一门曰："武后问石泉公王方庆曰：'朕夜梦双陆不胜，何也？'曰：'盖谓宫中无子，意者恐有神灵儆夫陛下。'因陈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庐陵王，复其储位，俾石泉公为宫相以辅翊之。"然则《新史》兼采二李之说，而为狄为王莫能辨也。《通鉴》去之，似为可惜。

华元入楚师

《左传》，楚庄王围宋，宋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惧，与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华元盖用此术，得以自通。"予按前三年晋、楚邲之战，随武子称楚之善曰："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军政不戒而备。"大抵言其备豫之固。今使敌人能入上将之幕而登其床，则刺客奸人，何施不得？虽至于王所可也，岂所谓军制乎？疑不然也。《公羊传》云："楚使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其说比《左氏》为有理。

公羊用叠语

《公羊传》书楚子围宋，宋人及楚人平事，几四百字。其称"司马子反"者八，又再曰"将去而归尔"，"然后而归尔"，"然后归尔"，"臣请归尔"，"吾亦从子而归尔"。又三书"军有七日之粮尔"，凡九用"尔"字，然不觉其烦。

文书误一字

文书一字之误，有绝系利害者，予亲经其三焉，至今思之，犹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还，过三衢，郡守何德辅问奏对用几札，因出草稿示之，其一乞蠲减鄱阳岁贡诞节金千两事，言此贡不知起于何时，或云艺祖初下江南，郡库适有金，守臣取以献长春节，遂为故事。误书"长春"为"万春"，乃金主褒节名也。德辅读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发赤，亟改之。三年，以侍讲讲《毛诗》，作发题，引孔子于《论语》中说《诗》处云："不学《诗》，无以言。"误书"言"为"立"，已写进读正本，经筵吏袁显忠曰："恐是言字。"予愧谢之。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赐安南国历日诏》云："兹履夏正，载颁汉朔。"书"夏正"为"周正"，院吏以呈宰执，周益公见而摘其误，吏还以告，盖语顺意同，一时不自觉也。

历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见于今，则自《尧》、《舜》二典。始，周之诸侯各有国史，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左氏为之传，《郑志》、《宋志》、晋齐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见焉。更纂异同以为《国语》。汉司马谈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传其子迁，紬金匮石室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述黄帝以来至于元狩，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变编年之体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张晏以为言辞鄙陋，今杂于书中。而《艺文志》有冯商续太史公七篇，则泯没不见。司马之书既出，后世虽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规制。班彪、固父子，以为汉绍尧运建帝业，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采纂前纪，缀辑旧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诛，大抵仍司马氏，第更八书为十志，而无世家，凡百卷。固死，其书未能全，女弟昭续成之，是为《前汉书》。荀悦《汉纪》则续所论著者也。后汉之事，初命儒臣

著述于东观，谓之《汉纪》。其后有袁宏纪，张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皆有书。宋范晔删采为十纪、八十列传，是为《后汉书》，而张璠以下诸家尽废，其志则刘昭所补也。三国杂史至多，有王沈《魏书》、元行冲《魏典》、鱼豢《典略》、张勃《吴录》、韦昭《吴书》、孙盛《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丘悦《三国典略》、员半千《三国春秋》、虞溥《江表传》，今唯以陈寿书为定，是为《三国志》。《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诸家，唐太宗诏房乔、褚遂良等修定为百三十卷，以四论太宗所作，故总名之曰"御撰"，是为《晋书》，至今用之。南北两朝各四代，而僭伪之国十数，其书尤多，如徐爰、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传。今之存者，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郑公《隋书》。其它国则有和包《汉赵纪》、田融《赵石记》、范亨《燕书》、王景晖《南燕录》、高闾《燕志》、刘昞《凉书》、裴景仁《秦记》、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武敏之《三十国春秋》。李太师延寿父子悉取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约以下八史虽存，而李氏之书独行，是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实录》，后唐修为书，刘昫所上者是已，而猥杂无统。国朝庆历中，复诏刊修，历十七年而成，欧阳文忠公主纪、表、志，宋景文公主传，今行于世。梁、唐、晋、汉、周谓之《五代》，国初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之。其后欧阳芟为《新书》，故唐、五代史各有旧新之目。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

贤者一言解疑谮

贤者以单词片言，为人释谤解患，卓卓可书者，予得两事焉。秦氏当国时，先忠宣公、郑亨仲资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谪籍，分置广东。方务德为经略帅，待之尽礼。秦对一客言曰："方滋在广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护结，得非欲为异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辄言。方滋之为人，天性长者，凡于人唯以周旋为志，非独于迁客然也。"秦悟曰："方务德却是个周旋底人。"其疑遂释。当时使一俭巧者承其问，微肆一语，方必得罪，而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谓大君子，当求之古人中。严陵王大卞赴曲江守，过南安，谒张先生子韶，从容言："大卞顷在检院，以罗彦济中丞章去国，其后彦济自吏书出守严，遂迁避于兰溪。彦济到郡，遗书相邀曰：'与君有同年之契，何为尔？'不得已，复还。既见，密语云：'前此台评，乃朱新仲所作，托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时失于审思，至今为悔。'此事既往，今适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惬，为之奈何？"张揣其必将修怨，即云："国先为君子为小人，皆在此举。"王悚然曰："谨受教。"至则降意弥缝，终二年，不见分毫形迹，盖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张公坐，闻其言，故追纪之。

卷 九

蒋魏公逸史

蒋魏公《逸史》二十卷，颖叔所著也，多纪当时典章文物。云旧有数百册，兵火间尽失之，其曾孙芾始攟摭遗稿，而成此书，将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传之天下后世，既而不果。蒋公在熙宁、元祐、崇宁时，名为博闻强识，然阅其论述，颇有可议，恨不及丞相在日与之言。其一云："行、守、试，视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带本官，吕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带金紫光禄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带官，不当著'守'字，故晦叔辨之，遂去'守'字，为正司空，议者谓超过特进、东宫三太、仪同矣。"予谓行、守、试必带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后，既为司空，自不应复带阶官。吕从金紫迁，只是超特进一级耳，东宫三太，何尝以为宰相官？仪同又系使相也，吕亦无自辨之说。其二云："文潞公既为真太师矣，其罢也，乃加'守'字，潞公怏怏，诸公欲为去之，议者谓非典故，潞公之意，止欲以真太师致仕耳，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为真太师则在宰相之上。'竟不去'守'字，但出札子，令权去之。"案潞公本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河东节度使致仕，入为平章军国重事，故系衔只云太师。及再致仕，悉还旧称，当时有旨于制词内除去"守"字，以尝正任太师也。所谓札子权去，恐或不然。其三云："旧制，执政双转，谓自工部侍郎转刑部，刑部转兵部，兵部转工部尚书。惟宰相对转，工部侍郎直转工书，比执政三迁也。"予考旧制，执政转官，与学士等。六侍郎则升两曹，以工、礼、刑、户、兵、吏为叙，至兵侍者，转右丞，至吏侍者，转左丞，皆转工书，然后细迁。今言兵侍即转工书，非也。宰相为侍郎者，升三曹，为尚书者，双转。如工侍转户侍，礼侍转兵侍，若系户侍，当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迁尚书。今言工侍对转工书，非也。其四云："杨察为翰林学士，一夜当三制，刘沆以参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参政下，则富当在刘下，乃误以居上，人皆不觉其失，惟学士李淑知之，扬言其事，遂贴麻改之。"予考国史，至和元年八月，刘沆以参知政事拜集贤相。二年六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昭文相，位第一，刘沆迁史馆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集贤相，位第三，其夕三制是已。而刘先一年已在相位，初无失误贴改之说。其五云："有四仪同：一曰开府仪同三司，二曰议同三司，三曰左仪同三司，四曰右仪同三司。"案自汉邓骘始为仪同三司，魏、晋以降，但有开府仪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为一阶，又

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又有开府、上开府，仪同、上仪同，班列益卑，未尝有左右之称也。后进不当辄议前辈，因孙偃有问，书以示之。

沈庆之曹景宗诗

宋孝武尝令群臣赋诗，沈庆之手不知书，每恨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并称其辞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军还，振旅凯入，武帝宴饮联句，令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予谓沈、曹二公，未必能办此，疑好事者为之，然正可为一佳对，曰："辞荣圣世，何愧子房?借问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后两句，亦自的切。

蓝尾酒

白乐天元日对酒诗云："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又云："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荆楚岁时记》云："胶牙者，取其坚固如胶也。"而蓝尾之义，殊不可晓。《河东记》载申屠澄与路傍茅舍中老父、妪及处女环火而坐，妪自外挈酒壶至曰："以君冒寒，且进一杯。"澄因揖，逊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当婪尾。"盖以蓝为婪，当婪尾者，谓最在后饮也。叶少蕴《石林燕语》云："唐人言蓝尾多不同，蓝字多作啉，出于侯白《酒律》，谓酒巡匝，末坐者连饮三杯，为蓝尾，盖末坐远，酒行到常迟，故连饮以慰之，以啉为贪婪之意。或谓啉为燷，如铁入火，贵其出色，此尤无稽。则唐人自不能晓此义。"叶之说如此。予谓不然，白公三杯之句，只为酒之巡数耳，安有连饮者哉?侯白滑稽之语，见于《启颜录》。《唐·艺文志》，白有《启颜录》十卷、《杂语》五卷，不闻有《酒律》之书也。苏鹗《演义》亦引其说。

欧阳公辞官

欧阳公自亳州除兵部尚书知青州，辞免至四，云："恩典超优，迁转颇数。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转左丞，未逾两月，又超转三资，除刑部尚书。今才逾岁，又超转两资。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累降诏不从其请。此是熙宁元年未改官制时，今人多不能晓。盖昔者左右丞在尚书下，所谓左丞超三资除刑书者，谓历工、礼乃至刑也。下云又超两资者，谓历户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书六曹，超转其五云。

南北语音不同

南北语音之异，至于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属，虽人所常用，固有不识者。如毛、郑释《诗》，以梅为楠，竹为王刍，蒌为翘翘之草是矣。颜师古注《汉书》亦然。淮南王安《谏武帝伐越书》曰："舆轿而隃领。"服虔曰；"轿音桥，谓隘道舆车也。"臣瓒曰："今竹舆车也，江表作竹舆以行。"项昭曰："陵绝水曰轿，音旗庙反。"师古曰："服音、瓒说是也，项氏谬矣。此直言以轿过领耳，何云陵绝水乎?旗庙之音，无所依据。"又《武帝纪》："戈船将军。"张晏曰："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为名。"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师古曰："以楼船之例言之，则非为载干戈也。此盖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鼍水虫之害。张说近之。"二说皆为三刘所破，云："今南方竹舆，正作旗庙音，项亦未为全非。颜乃西北人，随其方言，遂音桥。"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难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尝有置戈者，颜北人，不知行船。瓒说是也。"予谓项音轿字是也，而云陵绝水则谬，故刘公以为未可全非。张晏云"越人于水中负船"，尤可笑。

南舟北帐

顷在豫章，遇一辽州僧于上蓝，与之闲谈，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硕船。"辽僧之谈合于此。

魏冉罪大

自汉以来，议者谓秦之亡，由商鞅、李斯。鞅更变法令，使民不见德，斯焚烧《诗书》，欲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观秦所以得罪于天下后世，皆自挟诈失信故耳。其始也，以商于六百里啖楚绝齐，继约楚怀王入武关，辱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丧归，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户亡秦"之语遂验。而为此谋者，张仪、魏冉也。仪之恶不待言，而冉之计颇隐，故不为士君子所诛。当秦武王薨，诸弟争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为政，威震秦国，才六年而诈留楚王，又怒其立太子，复取十六城。是时，王不过十余岁，为此者必冉也。后冉为范雎所间而废逐。司马公以为冉援立昭王，除其灾害，使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强大者，冉之功也。盖公不细考之云。又尝请赵王会渑池，处心积虑，亦与诈楚同，赖蔺相如折之，是以无所成，不然，与楚等耳！冉区区匹夫之见，徒能为秦一时之功，而贻秦不义不信之名万世不灭者，冉之罪诚大

矣！

辩秦少游义倡

《夷坚己志》载潭州义倡事，谓秦少游南迁过潭，与之往来，后倡竟为秦死，常州教授钟将之得其说于李结次山，为作传。予反复思之，定无此事，当时失于审订，然悔之不及矣。秦将赴杭倅时，有妾边朝华，既而以妨其学道，割爱去之，未几罹党祸，岂复眷恋一倡女哉？予记国史所书温益知潭州，当绍圣中，逐臣在其巡内，若范忠宣、刘仲冯、韩川原伯、吕希纯子进、吕陶元钧，皆为所侵困。邹公南迁过潭，暮投宿村寺，益即时遣州都监将数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风绝江去，几于覆舟。以是观之，岂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辩而明，《己志》之失著矣！

姓源韵谱

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姑以洪氏一项考之，云："五代时有洪昌、洪杲，皆为参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汉僭主刘龑之子，及晟嗣位，用为知政事，其兄弟本连"弘"字，以本朝国讳，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与洪庆善序丹阳弘氏云："有弘宪者，元和四年尝跋《辋川图》。"不知弘宪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误正同，《三笔》已载此说。

誉人过实

称誉人过实，最为作文章者之疵病，班孟坚尚不能免。如荐谢夷吾一书，予盖论之于《三笔》矣。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三辱生书，书皆逾千言，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拟人必于其伦。生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是时，刘梦得在连，韩退之在潮，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诵，然今之好为谀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为子孙戒。张说贺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任。"即为二张所谗，几于陨命。此但形于语言之间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规仿前人，而音节锵亮不嫌于同者。如《前汉书赞》云："竖牛奔仲叔孙卒，郈伯毁季昭公逐，费忌纳女楚建走，宰嚭谮胥夫差丧，李园进妹春申毙，上官诉屈怀王执，赵高败斯二世缢，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蛊太子杀，息夫作奸东平诛。"《新唐书》效之云："三宰啸凶牝夺辰，林甫将蕃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刘梦得《因论儆舟》篇云："越子膝行吴君忽，晋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厉剑子西哂，李园养士春申易。"亦效班史语也。然其模范，本自《荀子·成相》篇。

书简循习

近代士人，相承于书尺语言，浸涉奇狷，虽有贤识，不能自改。如小简问委，自言所在，必求新异之名。予守赣时，属县兴国宰诒书云："潋水有驱策，乞疏下。"潋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尝知此，不足以为工，当言下邑、属邑足矣。为县丞者，无不采《蓝田壁记》语云，"负丞某处"，"哦松无补"，"涉笔承乏"，皆厌烂陈言。至称丞曰"蓝田"，殊为可笑。初赴州郡，与人书，必言"前政颓靡，仓库匮乏，未知所以善后"，沿习一律。正使真如所陈，读者亦不之信。予到当涂日，谢执政书云："郡虽小而事简，库钱仓粟，自可枝梧，得坐啸道院，诚为至幸。"周益公答云："从前得外郡太守书，未有不以窘冗为词，独创见来缄如此。"盖觉其与它异也。此两者皆狃熟成俗，故纪述以戒子弟辈。

健讼之误

破句读书之误，根著于人，殆不可复正。在《易·彖》之下，先释卦义，然后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蒙》卦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以"止"字为句绝，乃及于"蒙"，始系以"《蒙》亨，以亨行"。《讼》卦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以"健"字为句绝，乃及于"讼"，始系以"《讼》有孚"。《豫》卦"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随》卦"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蛊》卦"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恒》卦"巽而动，刚柔皆应，《恒》"，《解》卦"《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井》卦"巽乎水而上水，《井》"，皆是卦名之上为句绝。而童蒙入学之初，其师点句，辄混于上，遂以"健讼"相连，此下"说随"二字，尚为有说，若"止蒙"、"动豫"之类，将如之何？凡谓顽民好讼者，曰"嚚讼"，曰"终讼"，可也，黄鲁直《江西道院赋》云"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筠独不嚚于讼"，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据其文义，正与诸卦同，但多下一"曰"字，王弼以为"《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程伊川以为衍三字，恐不然也。

用史语之失

今之牵引史语者，亦未免有失。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汉之间事，帝称善。颜师古云："令其议论依附时事。"予谓不欲使为甚高难行之论，故令少卑之尔。而今之语者，直以言议不足采为"无甚高论"。又文帝问上林令禽兽簿，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对，帝曰："吏不当如此邪？"薛广德谏元帝御楼船，曰："宜从桥。"且有血污车轮之讦。张猛曰："乘船危，

就桥安。”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师古谓“谏争之言，当如猛之详婉也。”按两帝之语皆是褒嘉之词，犹云“独不当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晓人不当如是”。又韩公《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云：“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邺侯盖谓李繁，时为随州刺史，藏书既多，且记性警敏，故签轴严整如是。今人或指言虽名为收书而未尝过目者，辄曰：“新若手未触。”亦非也。

文字书简谨日

作文字纪月日，当以实言，若拘拘然必以节序，则为牵强，乃似麻沙书坊桃源居士辈所跋耳。至于往还书问，不可不系日，而性率者，一切不书。予有婿生子，遣报云：“今日巳时得一子。”更不知为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孙鼎臣，每致书，必题其后曰：“某节”，至云“小暑前一日”、“惊蛰前两日”之类。文惠公常笑云：“看孙鼎臣书，须著置历日于案上。”盖自元正、人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虽寒食、冬至，亦当谨识之，况于小小气候? 后生宜戒。

更　衣

雅志堂后小室，名之曰“更衣”，以为姻宾憩息地。稚子数请所出，因录班史语示之。《灌夫传》：“坐乃起更衣。”颜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变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颜注：“古者延宾必有更衣之处，”《卫皇后传》：“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卷　十

过　所

《刑统·卫禁律》云：“不应度关而给过所，若冒名请过所而度者。”又云：“以过所与人。”又《关津疏议》：“关谓判过所之处，津直度人，不判过所。”《释名》曰：“过所，至关津以示之。”或曰：“传，传转也，转移所在，识以为信。”汉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魏志》，仓慈为敦煌太守，西域杂胡欲诣洛者，为封过所。《廷尉决事》曰：“广平赵礼诣雒治病，门人赍过所诣洛阳，责礼冒名渡津，受一岁半刑。”徐铉《稽神录》：“道士张谨好符法，客游华阴，得二奴，曰德儿、归宝，谨愿可凭信。张东行，凡书囊、符法、过所、衣服，皆付归宝负之，将及关，二奴忽不见，所赍之物，皆失之矣。时秦陇用兵，关禁严急，客行无验，皆见刑戮，既不敢东度，复还，主人乃见二儿，因掷过所还之。”然过所二字，读者多不晓，盖若今时公凭引据之类，故裒其事于此。

露　布

用兵获胜，则上其功状于朝，谓之露布。今博学宏词科以为一题，虽自魏、晋以来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刘勰《文心雕龙》云：“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观听也。”唐庄宗为晋王时，擒灭刘守光，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为议者所笑。然亦有所从来，魏高祖南伐，长史韩显宗与齐戍将力战，斩其裨将。高祖曰：“卿何为不作露布?”对曰：“顷闻将军王肃获贼二三人，驴马数匹，皆为露布，私每哂之。近虽得摧丑虏，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则用绢高悬久矣。

东坡题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盖钱希白所镌，最为善本。吾乡程钦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帅桂林，东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观其藏帖，每册各题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诗至多，亦有徐、庾风气，而世不传，独于《初学记》时时见之。”第四卷云：“吴道子始见张僧繇画，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鸡野鹜之论，后乃以为伯英再生。今观其书，乃不逮子敬远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无恙。’宰相当是简文帝，殷生则渊源也邪?”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风味，故长沙法帖比淳化待诏所摹为胜，世俗不察，争访阁下本，误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观。”第九卷云：“谢安问献之：‘君书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尔。’曰：‘人那得知!’”已上所书，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庾亮及弟翼俱为征西将军，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诗曰：“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厌家鸡题六纸。”盖指翼前所历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山公启事

《晋书·山涛传》：“涛再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此语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涛言，臣近启崔谅、史曜、陈准可补吏部郎，诏书可尔。此三人皆众所称，谅尤质正少华，可以崇教，虽大化未可仓卒，风尚所劝，为益者多，臣以为宜先用谅。谨随事以闻。”观此一帖，可以概见。然所启三人，后

亦无闻，既云皆众所称，当不碌碌也。旧《潭贴》为识者称许，以为贤于他本，然于此奏“未可仓卒”之下，乃云“风笔恻然”，全无意义。今所录者，临江本也。

亲王回庶官书

《随笔》中载亲王与侍从往还礼数，又得钱丕《行年杂纪》云：“升王受恩命，丕是时为将作少监，亦投贺状，王降回书签子启头。继为皇太子，三司判官并通榜子，诣内东门参贺。通入后，中贵出传令旨传语。及受册宝讫，百官班贺；又赴东宫贺，宰相亲王阶下班定，太子降阶，宰相前拜，致词讫，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词叙谢。”一时之仪如此。

责降考试官

天禧二年九月，敕差屯田员外郎判度支计院任布、著作郎直史馆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贤院麻温其，并充开封府发解官。十月，差兵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杨侃、太子中允直集贤院丁度，并国子监发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人，解元郭稹。十六日，宣翰林学士钱惟演、盛度，枢密直学士王晦叔，龙图阁待制李虚己、李行简，覆考开封举人，为落解举人有讼不平者。及奏名，郭稹依旧，其余覆落，并却考上人数甚多。十二月，发解官并降差遣，任布邓州，徐奭洪州，杨侃江州，丁度齐州，并监税。此事见于钱丕《杂纪》。用五侍从覆考解试，前后未之有也。

青莲居士

李太白《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序》云：“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往往有乳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予茶数十片，其状如手，名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以见遗，兼赠诗，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太白之称，但有“谪仙人”尔，“青莲居士”，独于此见之，文人未尝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华山中亦颇有之，其状略如蕨拳也。

闽俗诡秘杀人

奸凶之民，恃富逞力，处心积虑，果于杀人，然揆之以法，盖有敕律所不曾登载，善治恶者，当原情定罪，必致其诛可也。闽中习俗尤甚，每执缚其仇，穷肆残虐。或以酒调锯屑逼之使饮，欲其黏著肺腑，不能传化，驯致痰渴之疾。或炒沙镕蜡灌注耳中，令其聋聩。或以湿荐束体，布裹卵石痛加殴棰，而外无痕伤。或按擦肩背，使皮肤宽皱，乃施针刺入肩井，不可复出。或以小钓钩藏于鳅鱼之腹，强使吞之，攻钻五脏，久而必死。凡此术者，类非一端，既痕肿不露于外，检验不得而见情犯，巨蠹功意两恶而法所不言。颜度鲁子为转运使，尝揭榜禁约。予守建宁，亦穷治一两事，吴、楚间士大夫宦游于彼者，不可不察也。

富公迁官

富韩公庆历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诰报聘契丹，还，除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不受。寻除翰林学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力辞。乃改资政殿学士，而谏议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复为副枢。盖昔时除目才下，即时命词给告，及其改命，但不拜执政，而犹得所进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议郎（旧为正言）、中书舍人（旧知制诰）、而为太中大夫（旧为谏议）、资政殿学士也。

唐藩镇行墨敕

池州铜陵县孚觋侯庙，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词云：“敕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使牒。当道先准诏旨，许行墨敕授管内诸州有功刺史、大将等，宪官具件如后：晋朝故晋阳太守兼扬州长史张宽牒。奉处分，当道先准诏旨，许行墨敕，奖劝功勋，虽幽显不同，而褒升一致。神久标奇绝，早揖英风，灵迹屡彰，神逵不昧。夫宠赠之典，非列藩宜为，神功既昭，乃军都颙请，是行权制，用副人心。谨议褒赠游击将军宣州都督。”后云：“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裴押。”邑人以为裴休，《秋浦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张魏公宣抚川、陕，便宜封爵诸神，实本诸此。

吏部循资格

唐开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材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请谥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盖今日吏部四选，乃其法也。予案元魏肃宗神龟二年，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尚书李韶铨注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沉滞者皆称其能。亮甥刘景安与书曰：“商、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材，魏、晋中正，虽未尽美，应什收六七。而朝廷贡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舅属当铨衡，宜须改张易调，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洛阳令薛琡上

书言："黎元命系长吏，若选曹惟取年劳，不简能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人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乞令王公贵人荐贤以补郡县。"诏公卿议之。其后甄琛等继亮，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至孝静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亮年劳之制，铨擢贤能，当是自此一变。光庭又祖亮故智云。然后人罕有谈亮、澄事者。

五行纳音

六十甲子纳音之说，术家多不能晓。原其所以得名，皆从五音所生，有条不紊，端如贯珠。盖甲子为首，而五音始于宫，宫土生金，故甲子为金，而乙丑以阴从阳。商金生水，故丙子为水，而丁丑从之。角木生火，故戊子为火。徵火生土，故庚子为土。羽水生木，故壬子为木。而己丑、辛丑、癸丑各从之。至于甲寅，则纳音起于商，商金生水，故甲寅为水。角木生火，故丙寅为火。徵火生土，故戊寅为土。羽水生木，故庚寅为木。宫土生金，故壬寅为金。而五卯各从之。至甲辰，则纳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为火。徵火生土，故丙辰为土。羽水生木，故戊辰为木。宫土生金，故庚辰为金。商金生水，故壬辰为水。而五巳各从之。宫、商、角既然，惟徵、羽不得居首。于是甲午复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从其类。

五行化真

五行运化，如甲、己化真土之类，若推求其义，无从可得，盖祗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谓丙寅月建也，丙属火，火生土，故甲、己化真土。"乙、庚之岁戊为头"，谓戊寅月建也，戊属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属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顺行流"，壬属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但向甲寅求"，甲属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说皆得之莆田郑景实。顷在馆中，见魏几道谈五行纳音，亦然。

钱忠懿判语

王顺伯家有钱忠懿一判语，其状云："臣赞宁，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今进呈，乞给下，取设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却欲重建，乞于仁政殿前夜间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并取圣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读后，于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在前花押。予谓钱氏固尝三改元，但或言其称帝，则否也。此状内"进呈"、"圣旨"等语，盖类西河之人疑子夏于夫子，故自贻僭帝之议，想它所施行皆然矣。

王逸少为艺所累

王逸少在东晋时，盖温太真、蔡谟、谢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怀物外，不为人役，故功名成就，无一可言，而其操履识见，议论闳卓，当世亦少其比。公卿爱其才器，频召不就。殷渊源辅政，劝使应命，遗之书曰："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岂可以一世之存亡，必从足下从容之适？"逸少报曰："吾素自无廊庙，王丞相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自儿娶女嫁，便怀尚子平之志，数与亲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将北伐，以为必败，贻书止之。殷败后，复图再举，又遗书曰："以区区江左，所营综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纪。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哉！若犹以前事为未工，故复求之于分外，宇宙虽广，何所自容！"又与会稽王笺曰："今虽有可欣之会，内求诸己，而所忧乃重于所欣，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愿令诸军皆还保淮，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其识虑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见于用耳。而为书名所盖，后世但以翰墨称之。《晋书》本赞，标为唐太宗御撰，专颂其研精篆素，尽善尽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语，略无一词论其平生，则一艺之工，为累大矣。献之立志，亦似其父。谢安欲使题太极殿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及韦仲将凌云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遂不之逼。观此一节，可以知其为人，而亦以书名之故，没其盛德。二王尚尔，况于他人乎！

鄂州南楼磨崖

庆元元年，鄂州修南楼，剥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崛可观。郡守吴琚见而爱之，命洗剔出圭角，即而谛视，乃磨崖二碑。其一刻两字，上曰"柳"，径二尺四寸，笔势清劲，下若翻书"天"字，唯存人脚，不可复辨，或以为符，或以为花押，邦人至褾饰置神堂，香火供事。或云道州学侧虞帝庙内亦有之，云柳君名应辰，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其一高丈一尺，阔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为九行，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乱，大吴将军出陈武昌，诏太守杨公出镇。"后云："荆、江、京、汉推忠、辅国、侍卫将军吴居中记。"案杨行密之子溥嗣吴王位，是岁，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贞，宋莒公《纪年通谱》书为"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鉴》亦同。而此直以为"乾正"，一时所立，不应有误也。

赏鱼袋出处

《随笔》书衡山《唐碑》别驾赏鱼袋，云"名不可晓"，今按《唐职林·鱼带门》叙金玉银铁带，及金银鱼袋云："开元敕，非灼然有战功者，余不得辄赏鱼袋。"斯明文也。

卷十一

京丞相转官

庆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宫徽称册宝，继又进敕令、玉牒、实录，大臣迁秩，于再于三，盖自崇宁至于绍熙，未之有也。于是京右丞相以十月受册宝赏，由正议转宣奉。十二月用敕局赏，当得两官，以一回授、一转光禄。三年二月，用提举玉牒实录院及礼仪使赏，有旨三项各转两官，辞之至四五。诏减为四官，其半回授，其二遂转金紫。四月之间，陟五华资，仍回授三帙。在法宰执转官与除拜同，故得给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者二十有四。迈记淳熙十四年，王左相进玉牒，并充国史礼仪使；梁右相进四朝史传、国朝会要，并充玉牒礼仪使。诏各与转两官。所谓各者，指二相也。时梁公误认为三者各两官，已系特进，谓如此则序进太师矣。中批只共为两官，复辞之，诏许回授，又辞，但令加恩，亦辞。适已罢相在经筵，讫于分毫不受，唯王公独加恩。今日之事全相类，而又已有去冬二赏矣。有司不谙练故实，径准昔年中旨行出，闻京公殊不自安，然无说可免，惜乎东阁贤宾客不告以十年内亲的故事，以成其美。迈顷居翰苑，答王、梁诸诏，尝上章开析论列，是以窃识其详。

熙宁司农牟利

熙宁、元丰中，聚敛之臣，专务以利为国，司农遂粥天下祠庙。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慢侮秽践，无所不至。南京有阏伯、微子两庙，一岁所得不过七八千，张文定公判应天府，上言曰："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王。阏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此二祠者独不可免乎！乞以公使库钱代其岁入。"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粥。又有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司农可之，唐之诸陵，因此悉见芟刈。昭陵乔木，翦伐无遗。御史中丞邓润甫言："熙宁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则敕吏致祭，德意可谓远矣。小人掊克，不顾大体，使其所得不赀，犹为不可，况至为浅鲜者哉！愿绌创议之人，而一切如故。"于是未耕之地仅得免。二者可谓前古未有，一日万几，盖无由尽知之也。

文与可乐府

今人但能知文与可之竹石，惟东坡公称其诗骚，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常恨不见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渊集》，盖其遗文也。于乐府杂咏，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阳秦王家，宫阙明晓霞。丹文映碧镂，光采相钩加。铜螭逐银猊，压屋惊蟠拿。洞户锁日月，其中光景赊。春风动珠箔，鸾额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闲弄玉指环，轻冰扼红牙。君王顾之笑，为驻七宝车。自卷金缕衣，龙鸾蔚纷葩。持以赠所爱，结欢期无涯。"其语意深入骚人阃域。又有《王昭君》三绝句云："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圆。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令人读之，缥缥然感慨无已也！

讥议迁史

大儒立言著论，要当使后人无复拟议，乃为至当，如王氏《中说》谓："陈寿有志于史，依大议而削异端，使寿不美于史，迁、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王氏之意，直以寿之书过于《汉》、《史》矣，岂其然乎？《元经》续《诗》、《书》，犹有存者，不知能出迁、固之右乎？苏子由作《古史》，谓："太史公易编年之法，为本纪、世家、列传，后世莫能易之，然其人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故因迁之旧，别为《古史》。"今其书固在，果能尽矫前人之失乎？指司马子长为浅近不学，贬之已甚，后之学者不敢谓然。

常　何

唐太宗贞观五年，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时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与语，甚悦，以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常何后亦不显，莫知其所以进。予案《李密传》，密从翟让与张须陁战，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遂杀须陁，常何之名盖见于此。唐史亦采于刘仁轨《行年河洛记》也。

李密诗

李密在隋大业中，从杨玄感起兵被获，以计得脱。变姓名为刘智远，教授诸生自给，郁郁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书如此。刘仁轨《行年河洛记》，专载密事，云："密往来诸贼帅之间，说以举大计，莫肯从者，因作诗言志，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垂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平野葭苇合，荒村葵藿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洛既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逢时会，千载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诸将见诗渐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寺监主簿

自元丰官制行，九寺、五监各置主簿，专以掌钩考簿书为职，它不得预。绍圣初，韩粹彦为光禄主簿，自言今辄预寺事，非先帝意也，请如元丰诏书。从之。如玉牒修书，主簿不预，见于王定国《旧录》，

予犹及见。绍兴中，太府寺公状文移，惟卿丞系衔，后来掌故之吏，昧于典章，遂一切与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温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临、大有字彦将，《旧史》不载彦博字，它皆同。三温，兄弟也，而两人以大为名，彦为字，一以彦为名，大为字。《宰相世系表》则云彦将字大有。而博、雅与传同，读者往往致疑。欧阳公《集古录》引《颜思鲁制》中书舍人彦将行，证《表》为是，然则惟彦博异耳，故或以为误。予少时因文惠公得欧率更所书《虞恭公志铭》，乃彦博也，其名字实然。后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炀帝遣使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方卧，闻而惊起，执彦弘手而笑。"据此，则三温之名皆从彦，而此书首题乃云大雅奉敕撰。不应于其间敢自称字。已而详考之，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酖，追尊为孝敬皇帝，庙曰义宗，列于太庙，故讳其名。如弘文馆改为昭文，弘农县改为恒农，徐弘敏改为有功，韦弘机但为机，李含光本姓弘，易为李，曲阿弘氏易为洪，则大雅之名，后人追改之也。颜鲁公作《颜勤礼碑》，叙颜、温二家之盛，曰：思鲁、大雅，愍楚、彦博，游秦、彦将。以雅为名，亦由避讳耳。钱闻诗在太学，以此为策问，而言欧阳作传，戾于闻见，彼盖不察宋子京之作云。

册府元龟

真宗初，命儒臣编修君臣事迹，后谓辅臣曰："昨见《宴享门》中录唐中宗宴饮，韦庶人等预会和诗，与臣寮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礼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编事迹，盖欲垂为典法，异端小说，咸所不取，可谓尽善。"而编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扬历之事，如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李石《开成承诏录》、韩偓《金銮密记》之类，又有子孙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邺侯传》、《柳氏序训》、《魏公家传》之类，或隐己之恶，或攘人之善，并多溢美，故匪信书。并僭伪诸国，各有著撰，如伪《吴录》、《孟知祥实录》之类，自矜本国，事或近诬。其上件书，并欲不取。余有《三十国春秋》、《河洛记》、《壶关录》之类，多是正史已有；《秦记》、《燕书》之类，出自伪邦；《殷芸小说》、《谈薮》之类，俱是诙谐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录》之类，多是故吏宾从述本府戎帅征伐之功，伤于烦碎；《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事多语怪；《奉天录》尤是虚词。尽议采收，恐成芜秽。"并从之。及书成，赐名《册府元龟》，首尾十年，皆王钦若提总，凡一千卷，其所遗弃既多，故亦不能暴白。如《资治通鉴》则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争，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师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皆本末粲然，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也！

汉高帝祖称丰公

《前汉书·高祖纪赞》云："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案上六句皆韵语，不知何人作此颂，诸家注释，大抵阙如。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初不记忆高帝之祖称丰公，比再阅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见于此。旧书不厌百回读，信哉！

枢密行香

唐世枢密使专以内侍为之，与它使均称内诸司，五代以来始参用士大夫，遂同执政。案实录所载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初枢密院言："旧例国忌行香，惟枢密使、副依内诸司例不赴，恐有亏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与中书门下同赴行香。"从之。枢密使副、翰林、枢密直学士并赴，自兹始也。然则枢密之同内诸司久矣。隆兴以来，定朝臣四参之仪，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枢密立殿上不预，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选》张景阳《七命》曰："浮三翼，戏中沚。"其事出《越绝书》，李善注颇言其略，盖战船也。其书云："阖闾见子胥，问船运之备。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胃、楼船、桥船。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又《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战船，而昔之诗人，乃以为轻舟。梁元帝云"日华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张正见云"三翼木兰船"，元微之云"光阴三翼过"。其它亦鲜用之者。

东坡诲葛延之

江阴葛延之，元符间，自乡县不远万里省苏公于儋耳，公留之一月。葛请作文之法，诲之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

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书诸绅。尝以亲制龟冠为献，公受之，而赠以诗曰：“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今集中无此诗。葛常之，延之三从弟也，尝见其亲笔。

用书云之误

今人以冬至日为书云，至用之于表启中，虽前辈或不细考，然皆非也。《左氏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者，立春、立夏；闭者，立秋、立冬；云物者，气色灾变也。”盖四时凡八节，其礼并同。汉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毕，登灵台观云物，尤可为证。而但读《左传》前两三句，故遂颛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则为一状，若立春则曰风从艮位上来，春分则曰风从震位上来，它皆仿此，只是定本，元非摭实。《起居注》随即修入，显为文具，盖古之书云意也。

张鷟讥武后滥官

武后革命，滥授人官，故张鷟为谚以讥之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唐《新、旧史》亦载其语，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举人石艾县令王山辉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霍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卫佐校书。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试官自此始也。其滥如此！《刘子玄传》：“武后诏九品以上陈得失，子玄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推、碗脱之谚。’”正为此设，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职，非所谓辄迁，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猥下

唐自高宗以后，诸王府官益轻，惟开元二十三年，加荣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属。浸又减省，仅有一傅一友一长史，亦但备员，至与其府王不相见。宝历中，琼王府长史裴简求具状言：“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摧毁，后付庄宅使收管，遂为公局。每圣恩除授，无处礼上。王官为众所轻，府既不存，官同虚设，伏乞赐官宅一区。”乃诏赐延康坊宅。予因阅《九经字样》一书，开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阶云朝议郎知沔王友，充翰林待诏。沔王名恂，宪宗之子，而以书吏为友，其余可知。案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刚明果断，为史所称，盖出于天性，然非资于师友成就也。

御史风闻

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从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此。齐沈约为御史中丞，奏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苏冕《会要》云：“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状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其后疾恶公方者少，递相推倚，通状人颇壅滞。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遂题告事人名，乖自古风闻之义。”然则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见《尉佗传》。

唐御史迁转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其殿中侍御史，旧十二月转，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十月转，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二月。”从之。案唐世台官，虽职在抨弹，然进退从违，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紧，观其迁叙定限可知矣。国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监察满四年而转殿中，又四年转侍御史，又四年解台职，始转司封员外郎。元丰五年以后，升沉迥别矣。

卷十二

小学不讲

古人八岁入小学，教之六书，《周官》保氏之职，实掌斯事，厥后浸废。萧何著法，太史试学童，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以六体试之。吏人上书，字或不正，辄有举劾。刘子政父子校中秘书，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为小学，次于六艺之末。许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诸家之学，就隶为训注，谓之《说文》。蔡伯喈以经义分散、传记交乱、讹伪相蒙，乃请刊定五经，备体刻石，立于太学门外，谓之《石经》。后有吕忱，又集《说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补之。唐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义，岁登下之。而考功、礼部课试贡举，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大历十年，司业张参纂成《五经文字》，以类相从。至开成中，翰林待诏唐玄度又加《九经字样》，补参之所不载。晋开运末，祭酒田敏合二者为一编，并以考正俗体讹谬。今之世不复详考，虽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韩子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又云：“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安有不识字而能书，盖所谓识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张氏、田氏之书，择今人所共昧者，漫载于此，以训子孙。本字从木，一在其下，今为大十者非。休字象人

息于木阴，加点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匔字古者以车战，故军从勹下车，后相承作军，义无所取。看字从手，凡视物不审，则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非。扬州取轻扬之义，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为字一体，今俗分别作乹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奠从酋从丌，作奠者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讹。耆从旨，作老下目者讹。漆、泰、黍、黎，下并从水。相承省作氺，今从小，从小者讹。決、沖、況、涼、盜并从水，作冫者讹。饑、饥二字，上谷不熟，下饿也，今多误用。至于果、刍、韭之加草，冈加山，攜之作携，钽作锄，恶作悪，霸作覇，筍作笋，鬚作髭，须加髟或从水，祕从禾，简作蕳，宝从尔，趋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鱼，启从又及弋，鼙从文，彻从去，麤作麁，蟲作虫，堕许规反，俗作隳，又以为惰，幡作旛，怪为恠，關为閞，炙从夕，間从日，功从刀，兹合从二玄而作兹，升作廾，辈从北，妒从后，姦为奸，纛从毒，吝作𠫤，冤上加点，鄰作隣，牟从午，互作乐，元从点，舌从千，蓋作盖，京作亰，皎从日，次从冫，鼓从皮，潛、譖、僭从替，出作二山，觉从与，游、於以方为才，皁为皂，曷为㬎，匹为疋，收作収，敍作叙，卧从臣从人，而以人为卜，改从戊己之己而以为卫，凡作九，允作㐬，館作舘，覽作覧，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癸，瞻作瞻，褓从衣，淫从壬，徧作遍，徼作侥，漾作瀁，琴瑟之弦从系，轻作轻，如是者皆非也。

主 臣

汉文帝问陈平决狱、钱谷，平谢曰：“主臣!”《史记》、《汉书》皆同。张晏曰：“若今人谢曰‘惶恐’也。”文颖曰：“惶恐之辞，犹今言死罪也。”晋灼曰：“主，击也。臣，服也。言其击服，惶恐之辞。”马融《龙虎赋》曰：“勇怯见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选》载梁任昉《奏弹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后继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继之曰“谨案某官臣景宗”，又《弹刘整》亦曰“整即主臣”。齐沈约《弹王源》文亦然。李善舍《汉》、《史》所书，而引王隐《晋书》庾纯自劾以谓然，以主为句，则臣当下读，殊为非是。不知所谓某人即主，有何义哉?

景华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书邪党，困于崇宁。后监洛南稻田务，尝送客于会节园，是时冬暮，梅花已开。明年春，监修大内，阉官容佐取以为景华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复骑瘦马与老兵游园内，坐梅下赋诗。其词曰：“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枝间。小憩藉清影，低颦啄微酸。故人不可见，春事今已阑。绕树寻履迹，空余土花斑。”次日，佐入园，见地上马粪，知为德符。是时，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尝谒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践。有旨勒停。家素贫，传食于诸贤之舍，久乃归阳翟。德符没于靖康，官卑不应立传，予详考本末为特书之，颇忆此段事，拟载于传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马永卿《懒真录》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纪于此。

州升府而不为镇

州郡之名，莫重于府，虽节镇不及焉，固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比年以来，升蜀州为崇庆府，剑州为隆庆府，恭州为重庆府，嘉州为嘉定府，秀州为嘉兴府，英州为英德府。蜀、剑既有崇庆、普安军之额，而恭、嘉以下独未然，故幕职官仍云某府军事判官、推官，大与府不相称，皆有司之失也。信阳军一小垒耳，而司户参军衔内带兼节推，尤为可笑。顷在中都时，每为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检举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尝为左选侍郎，是时，未知此也。

汉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汉高祖谓赵王如意类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谏而止。宣帝以淮阳王钦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数嗟叹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为嗣，而用太子起于微细，且早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吴王恪英果类我，欲以代雉奴。其后如意为吕母所戕，恪为长孙无忌所害，钦陷张博之事，殆于不免。此三王行事无由表见。然孝惠之仁弱，几遭吕氏之覆宗；孝元之优柔不断，权移于阉寺，汉业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为李氏祸尤惨。其不能继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盖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专指其容貌也，可谓知子矣。彼明崇俨谓英王哲（即中宗也）貌类太宗，张说谓太宗画像雅类忠王（即肃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视太宗，天壤相隔矣！汉成帝所幸姜曹宫产子，曰：“我儿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于婴孺之状邪!

当官营缮

元丰元年，范纯粹自中书检正官谪知徐州滕县，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而寝室未治，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时，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湿，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著册书。东坡公叹其廉，适为徐守，故为作记。其略曰：“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是记之出，新进趋时之士，媢疾以恶之。恭览国史，开宝二年二月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宇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僝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

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廨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著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视倾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奸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治历明时

《易·革》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魏、晋而降，凡及禅代者，必据以为说。案汉辕固与黄生争论汤、武于景帝前，但评受命之是非，不引《易》为证。卦之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其义了不相涉。偃孙颇留意历学，云按唐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曰："《颛帝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此谓治历也。至于三统之建，夏以寅为岁首，得人统；殷以丑，为得地统；周武王改从子，为得天统。此谓明时也。其革命之说，刘歆作《三统历》及《谱》，引《革·象》"汤、武革命"，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书》曰："先其革命。"颜师古曰："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盖谓是耳，非论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当四十九，然则专为历甚明。考其上句，尤极显白，然诸儒赞《易》，皆不及此，王弼亦无一言。

仕宦捷疾

唐傅游艺以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言其速也。国朝惟绿、绯、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别有六：庶僚黑角带，佩金鱼；未至侍从，而特赐带者，为荔枝五子，不佩鱼；中书舍人、谏议、待制、权侍郎，红鞓黑犀带，佩鱼；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端明殿阁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金御仙花带，不佩鱼，谓之横金；翰林学士以上正尚书，御仙带，佩鱼，谓之重金；执政官宰相，方团球文带，俗谓之笏头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进躐得者则不然。绍兴中，宋朴自侍御史迁中丞，施钜自中书检正、郑仲熊自右正言，并迁权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谢日拜执政。朴、钜以绯，仲熊以绿，服紫之次日，而赐球文带。盖侍从以下，俟正谢乃易带，而执政命才下，即遣中使赍赐，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职，可谓捷疾矣。若李纲则又异于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谢间，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骑将至京城，纲以边事求见。宰执奏事未退，纲语知阁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公事，欲与宰执廷辩。"孝庄曰："旧例，未有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者。"纲曰："此何时，而用例邪！"孝庄即具奏。诏引纲立于执政之末。时宰执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纲请固守，上曰："谁可将者？"纲曰："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白时中乞以为礼部尚书，纲曰："亦只是侍从。"即命除尚书右丞。纲曰："臣未正谢，犹衣绿，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赐袍带并笏，纲服之以谢，且言："方时艰难，臣不敢辞。"此为不经绯紫而极其服章，未之有也。

词臣益轻

治平以前，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为两制，自翰林罢补外者，得端明殿学士，谓之换职。熙宁之后，乃始为龙图，绍兴以来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其次及辞不为者，乃为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公是也。学士阙，则次补，或为宰相所不乐者，犹得侍读学士，刘原甫是也。在职未久而外除者，为枢密直学士，韩魏公是也；亦为龙图直学士，欧阳公是也。后来褒擢者，仅得待制，王时亨是也。余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处

夏英公既失时誉，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处。夏羌之叛，英公为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魏公副之。贼犯山外，韩公令大将任福自怀远城趋得胜寨，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朝论归咎于韩。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韩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韩，故但夺一官。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

祖宗用人，进退迟速，不执一端，苟其材可任，则超资越级，曾不少靳，非拘拘于爱惜名器也。宋琪自员外郎以正月擢拜谏议大夫，三月参知政事。太宗将用李昉，时昉官工部尚书，七月特迁琪刑书，遂并命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岁中至此。石熙载以太平兴国四年正月，自右补阙（今朝奉郎）为兵部员外郎（今朝请郎）、枢密直学士，才七日，签书院事，四月拜给事中（今通议大夫），为副枢，十月迁刑部侍郎（今正议），六年迁户部尚书（今银青光禄），为使，八年罢为右仆射（今特进），从初至此五岁，用今时阶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为特进也。当日职名，唯有密直多从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张齐贤、王沔皆自补阙、直史馆，迁郎中，充学士，越半岁并迁谏议、签枢。温仲舒、寇准皆自正言（今承议郎）、直馆，迁郎中，充职二年，并为枢密副使。向敏中自工

部郎中以本官充职，越三月同知密院。钱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馆，逾年擢知制诰，二年除翰林学士，遂以谏议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罢相后，只居京师，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乐天洛中九老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曰太子中允张好问，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运，年八十；故相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吴僧赞宁，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与昉，皆七十一。欲继其事为宴集，会蜀寇起而罢。其中两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丰耆英所无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耋老康宁，相与燕嬉于升平之世，而雅怀弗遂，造物岂亦吝此耶！

李文正两罢相

宰相拜罢，恩典重轻，词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兴国八年，以工部尚书为集贤、史馆相。端拱元年，为布衣翟马周所讼。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草制，罢为右仆射，令诏书切责。黄中言："仆射百寮师长，今自工书拜，乃为殊迁，非黜责之义。若以均劳逸为辞，斯为得体。"上然之，其词略云："端揆崇资，非贤不授。昉素高闻望，久展谟猷，谦和秉君子之风，纯懿擅吉人之美。辍从三事，总彼六卿，用资镇俗之清规，式表尊贤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复归旧厅。四年又罢，优加左仆射，学士张洎言："近者霖霪百余日，昉职在燮和阴阳，不能决意引退。仆射之重，右减于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劝？"上批洎奏尾，止令罢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诋，脑词云："燮和阴阳，辅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违在位，启沃无闻，虽居廊庙之崇，莫著弥纶之效。宜敷朝旨，用罢鼎司。昉自处机衡，曾无规画。拥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长中台，尚为优渥。可依前尚书右仆射，罢知政事。"历考前后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罢知政事者，洎创增之也。国史昉传云：昉厚善洎，及昉罢，洎草制乃如此。绍兴二十九年，沈该罢制，学士周麟之于结句后，添入可罢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盖用此云。

卷十三

科举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其尤者莫如铨试。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尝致法。吏部长贰帘试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儿戏，抑又甚焉。议论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风如决流偃草，未尝少革。或以谓失于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见恶辄取，于事无益，而祸谤先集于厥身矣！开宝中，太子宾客边光范掌选，太庙斋郎李宗讷赴吏部铨，光范见其年少，意未能属辞，语之曰："苟援笔成六韵，虽不试书判，可入等矣。"宗讷曰："非唯学诗，亦尝留心词赋。"即试诗赋二首，数刻而就。甚嘉赏之，翌日拟授秘书省正字。今之世，宁复有是哉！

宰执子弟廷试

太宗朝，吕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礼部高等荐名。既廷试，与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谔，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国史《许仲宣传》云，仲宣子待问，雍熙二年举进士，与李宗谔、吕蒙亨、王扶并预廷试。宗谔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参知政事蒙正之弟，扶盐铁使明之子。上曰："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时为度支使。仁宗朝，韩忠宪公亿为参知政事，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唐质肃公介参政，子义问锁厅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阁，介引嫌罢之。旧制，严于宰执子弟如此，与夫秦益公柄国，而子熺、孙埙皆于省殿试辄冠多士者异矣！

国初救弊

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旧弊，未暇更张者，故须赖于贤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谕以民间不便事，令一一条奏。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齐贤至蕲州，见南剑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视之。二人皆逢贩私盐者，为荷盐笼得盐二斤，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并黥决传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经过寄禁罪人，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于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齐贤上言："乞俟至京，择官虑问，如显有负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惩罚。自今只令发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尝市得牛肉，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而杀牛贼不获，齐贤悯之，即遣其妻子还。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减大半。是皆相循习所致也，齐贤改为，其利民如此。齐贤以太平兴国二年方登科，六年为使者，八年还朝，由密学拜执政，可谓迅用也。

房玄龄名字

《旧唐书》目录书房元龄，而本传云房乔字玄龄，《新唐书》列传房玄龄字乔，而《宰相世系表》玄龄字乔松，三者不同。赵明诚《金石录》得其神道碑，褚遂良书，名字与《新史》传同。予记先公自燕还，有房碑一册，于志宁撰，乃玄龄字乔松，本钦宗在东宫时所藏，其后犹有一印，曰"伯志西斋"。今亦不存矣。

二朱诗词

朱载上，舒州桐城人，为黄州教授，有诗云："官闲无一事，胡蝶飞上阶。"东坡公见之，称赏再三，遂为知己。中书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学，十八岁时，戏作小词，所谓"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桠"者。朱希真见而书诸扇，今人遂以为希真所作。又有摺叠扇词云："宫纱蜂赶梅，宝扇鸾开翅。数摺聚清风，一捻生秋意。摇摇云母轻，袅袅琼枝细。莫解玉连环，怕作飞花坠。"公亲书稿固存，亦因张安国书扇，而载于《于湖集》中。其咏五月菊词云："玉台金盏对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庄严端午，不应忘却重阳。菖蒲九节，金英满把，同泛瑶觞。旧日东篱陶令，北窗正傲羲皇。"渊明于五六月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用此事于五月菊，诗家叹其精切云。

金刚经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刚经》，用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其四句偈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又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予博观它本，颇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云："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而"不能见如来"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识不能知。"陈天竺三藏真谛译云："如如不动，恒有正说，应观有为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应得见我。由法应见佛，调御法为身，此法非识境，法如深难见。"唐三藏玄奘译云："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诸以色见我，以音声寻我，彼生履邪断，不能当见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唐沙门义净译前四句，与魏菩提本同，而后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起邪观，不能当见我。"后四句与玄奘本同。予案今人称六如，东坡以名堂者。谓梦幻泡影露电也。而此四译，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经》，第八会《世尊颂》，第九会《能断金刚分》二颂，亦与玄奘所译同。

四莲华之名

嗢钵摩华，青莲华也；钵特摩华，亦云波头摩，赤莲华也；拘毋陁华，亦云俱物头，亦去俱牟陁，红莲也；奔荼利华，亦云芬陁利，白莲也。堵罗绵，柳絮之类，即兜罗绵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异熟，所谓地狱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异熟，所谓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异熟，所谓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异熟，所谓预留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

多心经偈

《多心经》偈曰："揭帝揭帝，波罗揭帝，波罗僧揭谛，菩提摩萨诃。"又有《大明咒经》，鸠罗什所译，曰："竭帝竭帝，波罗竭帝，波罗僧竭帝，菩提僧莎呵。"

天宫宝树

"行行相值，茎茎相望。枝枝相准，叶叶相向。华华相顺，实实相当。"此《无量寿经》所言，天宫宝树，非尘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满，谓之白分；月亏至晦，谓之黑分。白前黑后合为一月。又曰，日随月后行，至十五日覆月都尽，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圆满，是名白半（"都尽"一作"都亏"）。

月双闰双

十五夜为半月，两半月为一月，三月为一时，两时为一行，两行为一年，二年半为一双。此由闰，故以闰月兼本月，此谓月双，非闰双也，以五年再闰为闰双。

逾缮那一由旬

数量之称，谓逾缮那，四十里也。《毗昙论》四肘为一弓，五百弓为一拘卢舍，八拘卢舍为一由旬，一弓长八尺，五百弓长四百丈，一拘卢舍有二里，十六里为一由旬。

七极微尘

七极微尘成一阿耨池上尘，七阿耨尘为铜上尘，七铜上尘为水上尘，七水上尘为兔毫上尘，七兔毫上尘为一羊毛上尘，七羊毛上尘为一牛毛上尘，七牛毛上尘成一向游尘，七向游尘成一虮，七虮成一虱，七虱成一穬麦，七穬麦为一指，二十四指为一肘，四肘为一弓。

宰相赠本生父母官

封赠先世，自晋、宋以来有之，迨唐始备，然率不过一代，其恩延及祖庙者绝鲜，亦未尝至极品。郭汾阳二十四考中书令，而其父赠止太保；权德舆位宰相，其祖赠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辅贵臣，始追荣三代，国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继从叔绍。昉再入相，表其事求赠所生父、祖官封，诏赠祖温太子太保，祖母权氏莒国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师，母谢氏郑国太夫人。可谓异数，后不闻继之者。

执政赠三代不同

文臣封赠三代，自初除执政外，凡转厅皆不再该，唯知枢密院及拜相乃复得之。然旧法又不如是。欧阳公作程文简公琳父神道碑，历叙恩典曰："琳参知政事，赠为太子少师。在政事迁左丞（系转一官），又赠太子太师。罢为资政殿学士，又赠太师、中书令。为宣徽北院使，又赠兼尚书令。"则是转官与罢政亦褒赠，而自宫师得太师中令，更为超越。它或不然。

唐孙处约事

《新唐书·来济传》云："初，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客宣城石仲览家，仲览衍于财，有器识，待四人甚厚。私相与言志。处俊曰：'愿宰天下。'济及智周亦然。处约曰：'宰相或不可冀，愿为通事舍人足矣。'后济领吏部，处约始以瀛州书佐入调，济遽注曰：'如志。'遂以为通事舍人。后皆至公辅。"《高智周传》云："智周始与郝处俊、来济、孙处约共依江都石仲览。仲览倾产结四人欢，因请各语所期。处俊曰：'丈夫惟无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济如之。处约曰：'得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纳可也。'后济居吏部，处约以瀛州参军入调，济曰：'如志。'拟通事舍人。毕，降价劳问平生。"案两传相去才一卷，不应重复如此，可谓冗长。本出韩琬所撰《御史台记》，而所载自不实。《处约传》："贞观中，为齐王祐记室。祐多过失，数上书切谏。王诛，太宗得其书，擢中书舍人。"是岁十七年癸卯。来济次年亦为中书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检校吏部尚书，是岁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岁。若如两传所书，大为不合，韩琬之说诚谬，史氏又失于不考。仲览乡里，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岂宣城人而家于广陵也？

夏侯胜京房两传

《汉书·儒林传》，欲详记经学师承，故序列唯谨，然夏侯胜、京房，又自有传。《儒林》云："胜其先夏侯都尉，以《尚书》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又事同郡简卿。传兄子建，建又事欧阳高。"而本传又云："从始昌受《尚书》。后事简卿，又从欧阳氏。从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凡百余字，而本传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房用之尤精。为石显告非谤政治，诛。"此两者近于重复也。若其它张禹、彭宣、王骏、倪宽、龚胜、鲍宣、周堪、孔光、李寻、韦贤、玄成、薛广德、师丹、王吉、蔡谊、董仲舒、眭孟、贡禹、疏广、马宫、翟方进诸人，但志姓名及所师耳。

汉人坐语言获罪

汉昭帝时，有大石自立，僵柳复起。眭孟上书，言："有从匹夫为天子，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恶之，论以妖言惑众伏诛。案孟之妄发，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盖宽饶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执金吾议以指意欲求禅，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为无罪。杨恽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张晏释以为言朝廷荒乱，百官谄谀。可谓穿凿。而廷尉当以大逆无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严助论汲黯辅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实系于一时祸福云。贾谊、刘向谈说痛切无忌讳，文、成二帝未尝问焉，《随笔》纪之矣。

枢密书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监修两朝正史；知枢密院王钦若、陈尧叟，参知政事赵安仁并修国史。后来执政入枢府，皆不得提举修书，非故事也。

知州转运使为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贵不可复贱。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时赵安易官宗正少卿，以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时有罗延吉者，既知彭、祁、绛三州，而除通判广州；滕中正知兴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郓二州，会秦王廷美迁置房州，诏崇仪副使阎彦进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辞既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陈若拙历知单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转运使，召归，会李至守洛都，表为通判；久之，柴禹锡镇泾州，复表为通判。连下迁而皆非贬降，近不复有矣。

范正辞治饶州

范正辞太平兴国中，以饶州多滞讼，选知州事。至则宿系皆决遣之。胥史坐淹狱停职者六十三人。会诏令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怀土惮行，以刃故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上诉，太宗召见正辞，庭辩其事。正辞曰："东南诸郡，饶实繁盛，人心易动，兴敢扇摇。苟失控驭，则臣无待罪之地矣。"上壮其敢断，特迁官，充江南转运副使。饶州民甘绍者，为群盗所掠，州捕系十四人，狱具将死。正辞案部至，引问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实，命徙他所讯鞫。既而民有告盗所在者，正辞潜召监军掩捕之。盗觉遁去。正辞即单骑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贼控弦持矟来逼，正辞大呼，以鞭击之，中贼双目，仆之。余贼渡江散走。被伤者尚有余息，旁得所弃赃，按其奸状伏法，十四人皆得释。此吾乡里事，而郡人多不闻之。

荣王藏书

濮安懿王之子宗绰，蓄书七万卷。始与英宗偕学于邸，每得异书，必转以相付。宗绰家本有"岳阳"

记者，皆所赐也，此国史本传所载。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进目录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袟，云："除监本外，写本、印本书籍计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观一袟之目如是，所谓七万卷者为不诬矣。三馆秘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予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但记其末句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公盖效之，似差不及也。

卷十四

祖宗亲小事

太宗朝，吕端自谏议大夫、开封判官左迁卫尉少卿。时群官有负宿谴者，率置散秩，会置考课院，每引对，多泣涕，以不免饥寒为请。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颍州副使，臣之愿也。"上曰："朕自知卿。"无何，复旧官。逾月，拜参知政事。上留意金谷之务，一日尽召三司吏李溥等对于崇政殿，询以计司利害。溥等愿给笔札，于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诏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盐铁使陈恕等，议其可否，遣知杂御史监议，赐溥等白金缗钱，悉补侍禁、殿直，领其职。谓宰相曰："溥等条奏事，亦颇有所长。朕尝语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辈固不可望卿，钱谷利病，彼自幼至长寝处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颜色，引令剖陈，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询问，旋以职事旷废，上召而责之，始顿首谢。王宾以供奉官充亳州监军，妻极妒悍。时监军不许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宾具以白上。上召见其妻诘责，俾卫士交捽之，杖一百，配为忠靖卒妻，一夕死。陈州民张矩，杀里中王裕家两人，知州田锡未尝虑问，又诣阙诉冤。遣二朝士鞫之，皆云："非矩所杀。"裕家冤甚，其子福应募为军，因得见，曰："臣非欲隶军，盖家冤求诉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置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贬，锡洎通判郭渭，谪为海、郢州团练副使。饶州卒妻诉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辞庭辩。且夫引见散秩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请；三司胥吏而引对正殿，命以官爵，听其所陈；一州都监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责辱之；一卒应募，而得入见，遂伸家冤，为贬责吏。万几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盖未能尽云。

王居正封驳

绍兴五、六年间，王居正为给事中，时王继先方以医进，中旨以其婿添监浙江税务，录黄过门下，居正封还。高宗批三省将上，及二相进呈，圣训云："卿等亦尝用医者否?"对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与酒，或与钱，或与缣帛，随大小效验以答其劳。"上曰："然则朕宫中用医，反不得酬谢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书读。"丞相退，即语居正曰："圣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给事不必固执。"居正唯唯，遂请对，上语如前，而玉色颇厉。居正对曰："臣庶之家，待此辈与朝廷有异，量功随力，各致陈谢之礼。若朝廷则不然，继先之徒，以技术庸流，享官荣，受禄俸，果为何事哉？一或失职，重则有刑，轻则斥逐。使其应奉有效，仅能塞责而已，想金帛之赐，固自不少。至于无故增创员阙，诚为未善，臣不愿陛下辄起此门。"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谅有守，高宗之听言纳谏，史录中恐不备载，故敬书之。迈顷闻之于张九成。

王元之论官冗

省官之说，昔人论之多矣，唯王元之两疏，最为切当。其一云："臣旧知苏州长洲县，自钱氏纳土以来，朝廷命官，七年无县尉，使主簿兼领之，未尝阙事。三年增置尉，未尝立一功。以臣详之，天下大率如是。诚能省官三千员，减俸数千万，以供边备，宽民赋，亦大利也。"其二云："开宝中，设官至少，臣占籍济上，未及第时，止有刺史一人，李谦溥是也，司户一人，孙贲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别不除吏。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毕士安是也。太平兴国中，臣及第归乡，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监军，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观此二说，以今言之，何止于可为长太息哉!

梁状元八十二岁

陈正敏《遁斋闲览》："梁灏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其谢启云：'白首穷经，少伏生之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此语既著，士大夫亦以为口实。予以国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试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进士甲科，至直史馆，卒年三十三。史臣谓："梁方当委遇，中途夭谢。"又云："梁之秀颖，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遁斋之妄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尧为两浙转运使，尝上言："去岁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纳及期，而苏、常、润三州，悉有逋负，请各按赏罚。"太宗以江、淮频年水灾，苏、常特甚。致尧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诏戒之，使倍加安抚，勿得骚扰。是事必已编入《三朝宝训》中，此国

史本传所载也。

潘游洪沈

绍兴十三年，敕令所进书删定官五员，皆自选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诚、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秘书省正字，张表臣正民以无出身，除司农丞，四正字同日赴馆供职。少监秦伯阳于会食之次，谓坐客言，一旦增四同舍，而姓皆从水傍，熺有一句，愿诸君为对之，以成三馆异日佳话，即云："潘游洪沈泛瀛州。"坐客合词赏叹，竟无有能对者。予因记《笔谈》所载，元厚之绛少时，曾梦人告之曰："异日当为翰林学士，须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无兄弟，疑为不然。及熙宁中除学士，同时相先后入院者，韩维持国、陈绎和叔、邓绾文约、杨绘元素，名皆从糸，始悟兄弟之说。欲用"绛绎绘维绾纶绰"为对，然未暇考之史录，岁月果同否也。

舞鸥游蜻

战国时，诸子百家之书，所载绝有同者。《列子·黄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沤（音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吕览·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蜓也）者，每朝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后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蜻皆从汝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蜻无至者矣。"此二说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资序

国朝官制既行，除用职事官，不问资序高下，但随阶品，而加行、守、试以赋禄，郎中、员外郎亦自为两等，颇因履历而授之。后来相承，必欲已关升知州资序者为郎中，于是拜员外郎者具改官后实历岁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细满八考则升知州，乃正作郎中，别命词给告。顷尝有旨，初除郎官者，虽资历已高，且为员外，候吏部再申，然后升作郎中。近岁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东提刑除吏部，时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闳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将作少监除度支，其告内即云郎中，与元指挥戾矣。

台谏分职

台、谏不相见，已书于《续笔》中，其分职不同，各自有故实。元丰中，赵彦若为谏议大夫，论大臣不以道德承圣化，而专任小数，与群有司较计短长，失具瞻体。因言门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礼，不宜处位。神宗以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秘书监。盖许其论议，而责其弹击为非也。元祐初，孙觉为谏议大夫，是时谏官、御史论事有分限，毋得越职。觉请申《唐六典》及天禧诏书，凡发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陈。然国史所载，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则盖许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造弃蔑典礼，辱天子侍臣。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陵，法吏自恣，请得论罪。"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然则居此二雄职者，在唐日了不相谋云。

贞元朝士

刘禹锡《听旧宫人穆氏唱歌》一诗云："曾陪织女度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在贞元任郎官、御史，后二纪方再入朝，故有是语。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谢上表》云："新建武之官仪，不图重见；数贞元之朝士，今已无多。"汪在宣和间为馆职符宝郎，是时，绍兴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谓精切。迈尝四用之，《谢侍讲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诏书，正尔恢张于治具；数贞元之朝士，独怜流落之孤踪。"以德寿庆典，曾任两省官者迁秩，蒙转通奉大夫，谢表云："供奉当时，敢齿贞元之朝士；颂歌大业，愿赓至德之中兴。"充永思陵桥道顿递使，转宣奉大夫，谢表云："武德文阶，愧三品维新之泽；贞元朝士，动一时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礼成，谢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举行，念贞元朝士之存，今其余几。"亦各随事引用。近者单夔以知绍兴府进文华阁直学士，谢表云："数甘泉法从之旧，真贞元朝士之余。"夔当淳熙中虽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余岁，似为未稳贴也。

表章用两臣字对

表章自叙以两"臣"字对说，由东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须要审度君臣之间情义厚薄，及姓名眷顾于君前如何，乃为合宜。坡《湖州谢表》云："知臣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登州表》云："于其党而观过，谓臣或出于爱君；就所短以求长，知臣稍习于治郡。"《侍读谢表》云："谓臣虽无大过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实，欲使朝夕与于讨论。"《颍州表》云："意其忠义许国，故暂召还；察其老病畏人，复许补外。"汪《谢徽州》云："谓臣不改岁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为陆藻谢给事中》云："知臣椎钝无他，故长奉贤王之学；悯臣践扬滋久，故亟升法从之班。"《为汪枢密谢子自虏中归不令入城降诏奖谕表》云："知臣齿发已凋，常恐邓攸之无后；怜臣肺肝可见，有如去病之辞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于君前者。刘梦得《代窦群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实，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盖本诸此。近年后生假倩作文，不识事体，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垒，亦辄云

知臣察臣之类，真可笑也。

刘梦得谢上表

郡守谢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然后入词。独刘梦得数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书，授臣使持节和州诸军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赍，不闻善最，恩私忽降，庆抃失容。臣某（中谢）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宝祚，光阐鸿猷，有汉武天人之姿，禀周成睿哲之德。发言合古，举意通神，委用得人，动植咸悦，理平之速，从古无伦。微臣何幸，获睹昌运。臣业在辞学，早岁策名。德宗尚文，擢为御史。出入中外，历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换符竹。分忧之寄，禄秩非轻，而素蓄所长，效用无日。臣闻一物失所，前王轸怀，今逢圣朝，岂患无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讫。伏以地在江、淮，俗参吴、楚，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谨当奉宣皇风，慰彼黎庶，久于其道，冀使知方。伏乞圣慈俯赐昭鉴。"首尾叙述皆与他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州》、《同州》、《苏州》，诸篇一体。迈长子梓常称诵之。及为太平州，遂拟其体，代作一表。其词云："臣迈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书，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谢）恭惟皇帝陛下睿知有临，神武不杀，慕舜之孝，见尧于墙，德冠古今而独尊，仁并清宁而遍覆。明见万里，将大混于车书；子来庶民，更精求于岳牧。臣家本儒素，时无令名，滥竽宏博之科，税驾清华之地，瀛山抱椠，郎省握兰。在绍兴之季年，污记注于右史。龙飞应运，凤历纪祥，不遗细微，兼取愚钝，遂以词赋之职，获侍清闲之欢。虽宿命应仙，许暂来于天上，而尘心未断，旋即堕于人间。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繇金华郡，还網石室书，从珍台闲馆之游，劝广厦细旃之讲。真拜学士，号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极三入承明之幸，使与大议，不专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当雄风，蹇步不足以胜重任。上恩惜其终弃，左符宠其余生。李广数奇，徒羡侯于校尉；汲黯妄发，敢叹薄于淮阳。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讫。伏以郡在江东，昔称道院；地邻淮右，今谓壮藩。谨当宣布恩威，奉行宽大，求民之瘼，问俗所宜。缓带轻裘，虽弗贤长城于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于盖公。庶几固结本根，少复报酬知遇。"全规模其步骤，然视昔所作，犹觉语烦。

陈简斋葆真诗

自崇宁以来，时相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政和后稍复为之，而陈去非遂以《墨梅绝句》擢置馆阁。尝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真宫池上避暑，取"绿阴生昼静"分韵赋诗，陈得"静"字。其词曰："清池不受暑，幽讨起予病。长安车辙边，有此万荷柄。是身唯可懒，共寄无尽兴。鱼游水底凉，鸟语林间静。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清风不负客，意重百金赠。聊将两鬓蓬，起照千丈镜。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许，柳色几衰盛。人生行乐耳，诗律已其剩。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咏》。重期踏月来，夜半啸烟艇。"诗成出示坐上，皆诧为擅场。朱新仲时亲见之，云京师无人不传写也。

仙传图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传之类，大抵荒唐谬悠，殊不能略考引史策。如卫叔卿事云："汉仪凤二年，孝武皇帝闲居殿上而见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国遣使献香。"案仪凤乃唐高宗纪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唐睿宗纪年名，而诞妄若是。自余山经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传记及故老谈说，就为图志，用心甚专，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夔守襄阳，命僚属作一书，其叙历代沿革云："在周为楚、邓、鄾诸国。"据《左传》，鄾乃邓邑，后巴人伐楚围鄾，盖楚灭邓，故亦来属，元非列国也。又引《左传》蔓成然事，以蔓为国。据成然乃楚大夫，灵王夺其邑，无所谓"蔓国"也。

卷十五

徽庙朝宰辅

蔡京擅国命，首尾二十余年，一时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后颇采公议，与为异同。若宰相则赵清宪挺之、张无尽商英、郑华原居中、刘文宪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执政位者，如张康国宾老、温益禹弼、刘逵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录。康国定元祐党籍，看详讲议司编汇奏牍，皆深预密议，及后知枢密院，始浸为崖异。徽宗察京专愎，阴令狙伺其奸，盖尝许以相。是时，西北边帅，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国曰："并塞当择人以纾忧，顾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随阙选用，定为格。京使御史中丞吴执中击之，康国先知之，具以奏。益镇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爱莫助之图》遂为京用。至中书侍郎，乃时有立异。京一日除监司郡守十人，将进画，益判其后曰："收。"京使益所厚中书舍人郑居中问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见所论事，舍人得举职，侍郎顾不许邪？今丞相所拟十人，共皆姻党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逵以附京至中书侍郎。京去相，逵首劝上碎元祐党碑，宽上书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厘正之。蒙在政地，上从容问蔡京何如人，对曰："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上颔首，且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凡此数端，皆见于国史本传。

教官掌笺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餉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然遇圣节乐语尝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两篇，每以自愧。邹忠公为颍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属撰兴龙节致语，辞不为。范公曰："翰林学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学士则可，祭酒、司业则不可。"范公敬谢之。前辈风节，可畏可仰如此。

经句全文对

予初登词科，再至临安，寓于三桥西沈亮功主簿之馆，沈以予买饭于外，谓为不便，自取家馔日相供。同年汤丞相来访，扣旅食大概，具为言之。汤公笑曰："主人亦贤矣！"因戏出一语曰："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良久，予应之曰："为长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赏而去。汪圣锡为秘书少监，每食罢会茶，一同舍辄就枕不至。及起，亦戏之曰："宰予昼寝，于予与何诛。"众未有言，汪曰："有一对，虽于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处。"云："子贡方人，夫我则不暇。"同舍皆合词称美。

北郊议论

三代之礼，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祭地于北郊。王莽于元始中改为合祭，自是以来，不可复变。元丰中，下诏欲复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议，而许将、顾临、范纯礼、王钦臣、孔武仲、杜纯各为一说。逮苏轼之论出，于是群议尽废。当时诸人之说有六：一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宣王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泽，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六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于禁中望祀。轼皆辟之，以谓无一可行之理，其文载于奏议，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诏议合祭，论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龄之议，最为简要。曰："天地之势，以高卑则异位，以礼制则异宜，以乐则异数。至于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时，皆有辨而不乱。夫祀者，自有以感于无，自实以通于虚，必以类应类，以气合气，然后可以得而亲，可以冀其格。今祭地于圜丘，以气则非所合，以类则非所应，而求高厚之来享，不亦难乎?"后竟用其议。此两说之至当如此。

讨论滥赏词

东坡公《行香子》小词云："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绍兴初，范觉民为相，以自崇宁以来，创立法度，例有泛赏，如学校，茶盐，钱币，保伍，农田，居养，安济，寺观，开封、大理狱空，四方边事，御前、内外诸司，编敕会要、学制、礼制、道史等书局，掖庭编泽，行幸，曲恩，诸色营缮，河埽功役，采石、木筏、花石等纲，祥瑞，礼乐，两城所公田，伎术，伶优，三山，永桥，明堂，西内，八宝，玄圭，种种滥赏，不可胜述。其曰应奉有劳、献颂可采、职事修举、特授特转者，又皆无名直与，及白身补官，选人改官，职名碍格，非随龙而依随龙人，非战功而依战功人等，每事各为一项，建议讨论。又行下吏部，若该载未尽名色，并合取朝廷指挥，临时参酌。追夺事件，遂为画一规式，有至夺十五官者。虽公论当然，而失职者胥动造谤，浮议蜂起。无名子因改坡语云："清要无因，举选艰辛。系书钱，须要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旅中愁，心中闷，部中身。虽抱文章，苦苦推寻。更休说，谁假谁真。不如归去，作个齐民。免一回来，一回讨，一回论。"至大字书写贴于内前墙上，逻者得之以闻。是时，伪齐刘豫方盗据河南，朝论虑或摇人心，亟罢讨论之举。范公用是为台谏所攻，今章且叟奏稿中正载弹疏，竟去相位云。

尺　八

唐卢肇为歙州刺史，会客于江亭，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遥望渔舟，不阔尺八。"有姚岩杰者，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此语载于《摭言》。又《逸史》云："开元末，一狂僧往终南回向寺，一老僧令于空房内取尺八来，乃玉笛也。谓曰：'汝主在寺，以爱吹尺八，谪在人间，此常吹者也。汝当回，可将此付汝主。'僧进于玄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孙夷中《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将死，预将管打破，告诸人曰：'可以同将就圹。'"亦谓此云。尺八之为乐名，今不复有。《吕才传》云："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王珪、魏征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太宗即召才参论乐事。"尺八之所出，见于此，无由晓其形制也。《尔雅释乐》亦不载。

三给事相攻

元祐中，王钦臣仲至，自权工部侍郎除给事中，为给事姚勔所驳而止。大观中，陈亨伯自左司员外郎擢给事中，为权官蔡薿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达在东省，以疾暂谒告两日，张天觉复官之命，过门下第四厅，给事方会论为畏缴驳之故，所以托病，遂罢知滁州。

朱藏一诗

政和末，老蔡以太师鲁国公总治三省，年已过七十，与少宰王黼争权相倾。朱藏一在馆阁，和同舍秋夜省宿诗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凉分胜负，顷刻变阴晴。"两人门下士互兴谮言，以为嘲谤。其后黼独相，馆职多迁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诗云："纷纷桃李春，过眼成枯萎。晚荣方耐久，造物岂吾欺?"或又谮于黼以为怨愤。是时，士论指三馆为闹蓝。

蔡京轻用官职

蔡京三入相时，除用士大夫，视官职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从以上先缘左降同日迁职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张商英为观文殿学士，中大夫王襄为延康殿学士，显谟阁待制李图南为述古殿学士，宝文阁待制蔡嶷、显谟阁待制叶梦得并为龙图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张近、通奉大夫钱即、右文殿修撰王汉之并为显谟阁直学士，中大夫叶祖洽为徽猷阁直学士，朝散大夫曾孝缊为天章阁待制，朝散郎俞㮚、朝议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孙鼛、朝议大夫王觉、右文殿修撰陈旸并为显谟阁待制，朝请郎蔡懋、中奉大夫庞恭孙、朝请郎洪彦昇并为徽猷阁待制。至十一月冬祀毕，大赦天下，仍复推恩。

节度使改东宫环卫官

太祖有天下，将收藩镇威柄，故渐行改革。至于位至侍中、中书令、使相者，其高仅得东宫官，次但居环卫。凤翔王晏为太子太师，安远武行德为太子太傅，护国郭从义为左金吾上将军，凤翔王彦超为右金吾上将军，定国白重赞为左千牛上将军，保太杨廷璋为右千牛上将军，静难刘重进为羽林统军。若符彦卿者，以太师中书令、天雄节度使直罢归洛，八年不问，亦不别除官。其庙谟雄断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节钺，乃稍用此制。钱景臻以少傅安武节度，刘宗元以开府仪同三司、镇安节度，并为左金吾上将军。范讷以平凉，刘敷以保信，刘敏以保成，张楙以向德，王舜臣以岳阳，朱孝孙以应道，钱忱以泸川节度，并为右金吾上将军。自后不复举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誉，使恩归己，故只以除用为意，而不任职及显有过举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徙。文惠公在相位，尝奏言："今之监司、郡守，其无大过者，台谏固不论击。但其间实有疲懦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转为民害。臣欲皆与祠禄，理作自陈，监司或就移小郡，庶几人有家食之资，国无旷官之失。"孝宗欣然听许。于是湖南转运判官任诏，改知复州，广东提举盐事刘景，改知南雄州。时太常丞阙，监左藏库许子绍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谕使小缓。子绍宛转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静江府。议者私谓若如此则是庙堂而兼台谏之职。殊不思进贤退不肖，真宰相之事耳。欲拟宫观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绍之出，遂织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国子录吴仁杰居职未久，便欲求迁，奏罢归吏部注签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汉太尉李固、杜乔，皆以为相守正，为梁冀所杀。故掾杨生上书，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梁冀之诛，权势专归宦官，倾动中外，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有帝欲不谛之语。桓帝得奏震怒，逮云下北寺狱。弘农五官掾杜众，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狱中。其后襄楷上言，亦称为李、杜。灵帝再治钩党，范滂受诛，母就与之诀，曰："汝今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谓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时著名，故韩退之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凡四李、杜云。

浑脱队

唐中宗时，清源尉吕元泰上书言时政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幕遮'，旗鼓相当，腾逐喧噪。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书》曰：'谋时寒若。'何必羸形体、欢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书闻不报。此盖并论泼寒胡之戏。唐史附于《宋务光传》末，元泰竟亦不显。近世风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为耍曲耍舞，如《勃海乐》之类，殆犹此也。

岁阳岁名

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疆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自后唯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阏逢为焉逢，旃蒙为端蒙，柔兆为游兆，疆圉为疆梧，著雍为徒雍，屠维为祝犁，上章为商横，重光为昭阳，玄黓为横艾，昭阳为尚章，大荒落为大芒落，协洽为汁洽，涒滩为汭汉，作噩为作鄂，阉茂为淹茂，大渊献、困敦更互，赤奋若乃为赤夺若，此盖年祀久远，传写或讹，不必深辨。但汉武帝太初元年太岁丁丑，而以为甲寅，其失多矣。《尔雅》又有月阳、月名。月在甲曰毕，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厉，在己曰则，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终，在癸曰极。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

为涂。考之典籍，唯《历书》谓太初十月为毕聚。《离骚》云："摄提贞于孟陬。"《左氏传》："十月曰良月。"《国语》："至于玄月。"它未尝称引。郭景纯注释云："自岁阳至月名，皆所未详通者，故阙而不论。"盖不可强为之说。非若《律书》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子，犹得穿凿傅致也。《资治通鉴》专取岁阳、岁名以冠年，不可晓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为明白尔。韩退之诗"岁在渊献牵牛中"，王介甫《字说》言"疆圉"，自余亦无说。《左传》所书"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岁在娵訾之口"，"岁五及鹑火"，"岁在颛帝之虚"，"岁在豕韦"，"岁在大梁"，皆用岁星次舍言之。司马倬跋温公《潜虚》，其末云："乾道二年，岁在柔兆阉茂、玄默执徐月、极大渊献日。"谓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岁名施于月日，尤为不然。汉章不自为文，殆是僚采强解事者所作也。

官称别名

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今漫疏于此，以示子侄之未能尽知者。太尉为掌武，司徒为五教，司空为空土，侍中为大貂，散骑常侍为小貂，御史大夫为亚台、为亚相、为司宪，中丞为独坐、为中宪，侍御史为端公、南床、横榻、杂端，又曰脆梨，殿中为副端，又曰开口椒，监察为合口椒，谏议为大坡、大谏，补阙（今司谏）为中谏，又曰补衮，拾遗（今正言）为小谏，又曰遗公，给事郎为夕郎、夕拜，知制诰为三字，起居郎为左螭，舍人为右螭，又并为修注，吏部尚书为大天，礼部为大仪，兵部为大戎，刑部为大秋，工部为大起，吏部郎为小选、为省眼，考功、度支为振行，礼部为小仪、为南省舍人，今曰南宫，刑部为小秋，祠部为冰（柄）厅，比部为比盘，又曰昆脚皆头，屯田为田曹，水部为水曹，诸部郎通曰哀乌、依乌，太常卿为乐卿，少卿为少常、奉常，光禄为饱卿，鸿胪为客卿、睡卿，司农为走卿，大理为棘卿，评事为廷平，将作监为大匠，少监为少匠，秘书监为大蓬，少监为少蓬，左右司为都公，太子庶子为宫相，宰相呼为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为曹长，御史、拾遗为院长。下至县令曰明府，丞曰赞府、赞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见前《笔》。

卷十六

汉重苏子卿

汉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独于苏子卿加优宠，盖以其奉使持节，褒劝忠义也。上官安谋反，武子元与之有谋，坐死。武素与上官桀、桑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宣帝立，录群臣定策功，赐爵关内侯者八人，刘德、苏武食邑。张晏曰："旧关内侯无邑，以武守节外国，德宗室俊彦，故特令食邑。"帝闵武年老，子坐事死，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曰："前发匈奴时，胡妇实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赎之。"上许焉。通国至，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称祭酒，甚优宠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将军皆敬重武。后图画中兴辅佐有功德知名者于麒麟阁，凡十一人，而武得预。武终于典属国，盖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縶留绝漠十五年，能致显仁皇太后音书，蒙高宗皇帝有"苏武不能过"之语。而厄于权臣，归国仅升一职，立朝不满三旬，讫于窜谪南荒恶地，长子停官。追诵汉史，可为痛哭者已！又案武本传云："奉使初还，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昭帝时，免武官。后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张安世荐之，即时召待诏，数进见，复为典属国。"然则豫定策时，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传》连名奏昌邑王时，直称典属国，《宣纪》封侯亦然，恐误也。

昔贤为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国军将皆命卿，处则执政，出则将兵，载于《诗》、《书》、《左传》，可考也。然此特谓将帅耳，乃若卒伍之贱，虽贤士亦为之，不以为异。鲁哀公时，吴伐鲁，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杜预云："卒，终也，谓于七百人中，终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盖后世斫营劫寨之类，而有若亦为之。齐伐鲁，冉求帅左师，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谓虽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杜预云："言能以义勇也。"皆孔门高弟，而亲卒伍之事，后世岂复有之？

兵家贵于备豫

晋盗卢循据广州，以其党徐道覆为始兴相，循寇建康，以为前锋。初，道覆遣人伐船材于南康山，至始兴贱卖之，居人争市之，船材大积，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装舰，旬日而办。萧衍镇雍州，以齐室必乱，密修武备，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积茅如冈阜，皆不之用。中兵参军吕僧珍觉其意，亦私具橹数百张。衍既起兵，出竹木装舰，葺之以茅，事皆立办。诸将争橹，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当冲要，乃缮城浚隍，积财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魏攻之，三旬不拔，烧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覆虽失所从，为畔涣之归，然其事固可称也。

渠阳蛮俗

靖州之地，自熙宁九年收复唐溪洞诚州，元丰四

年，仍建为诚州，元祐二年，废为渠阳军，又废为寨，五年复之，崇宁二年，改为靖州。始时渠阳县为治所，后改属沅州而治永平，其风俗复与中州异。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幙，邦人称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则加冠巾，余皆椎髻，能者则以白练布缠之，曾杀人者谓之能。妇人徒跣，不识鞋履，以银、锡或竹为钗，其长尺有咫。通以班絧布为之裳。纪岁不以建寅为首，随所处无常月。要约以木铁为契。病不谒医，但杀牛祭鬼，率以刀断其咽，视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头。凡昏姻，兄死弟继，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贿男家，否则争，甚则仇杀。男丁受田于酋长，不输租而服其役，有罪则听其所裁，谓之草断。凡贷易之逋，甲不能偿，则掠乙以取直，谓之准擎。长少相犯，则少者出物，谓之出面。言语相诬，则虚者出物，谓之裹口。田丁之居，峭岩重阜，大率无十家之聚。遇仇杀则立栅布棘以受之。各有门款，门款者，犹言伍籍也，借牛釆于邻洞者，谓之拽门款。方争时，以首博首，获级一二则溃去，明日复来，必相当乃止。欲解仇，则备财物以和，谓之陪头暖心。战之日，观者立其傍和劝之，官虽居其中，不敢犯也。败则走，谓之上坡。志在于掠，而不在于杀，则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纵之逸，谓之赶。败者屈而归之，掠其财而还其地，谓之入地。兵器有甲胄、标牌、弓弩，而刀之铁尤良。弩则傅矢于弦而偏架之，谓之偏架弩，以利侔中土神臂弓，虽暑湿亦可用。凡仇杀，虽微隙必发，虽昔衅必报，父子兄弟之亲不避也。子弟为士人者，隶于学，仇杀则归，罢则复来。荆湖南、北路，如武冈、桂阳之属瑶民，大略如此。

寄资官

内侍之职，至于干办后苑，则为出常调，流辈称之曰苑使。又进而干办龙图诸阁，曰阁长。其上曰门司，曰御药，曰御带。又其上为省官，谓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内侍转至东头供奉官则止，若干办御药院，不许寄资，当迁官则转归吏部。司马公论高居简云："旧制，御药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须出外，今独留四人，中外以此窃议。"言之详矣。后乃不然，逮其迁带御器械可带阶官，然后尽还所寄之资。至于宣政、宣庆诸使，遥郡防、团、观察，其高者为延福宫、景福殿承宣使。顷在枢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于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来谒，已转出为武显大夫。问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承旨比附武显郎，后用赏故尔。"盖亦寄资也。

亲王带将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开平元年五月，皇第五男友雍封贺王。及友珪篡位，以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贺王友雍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以亲王而阶将仕郎，仍试衔初品，虽典章扫地之时，恐不应尔也。

郡县用阴阳字

山南为阳，水北为阳，《穀梁传》之语也，若山北水南则为阴，故郡县及地名多用之，今略叙于此。山之南者，如嵩阳、华阳、恒阳、衡阳、镇阳、岳阳、峄阳、夏阳、城阳、陵阳、岐阳、首阳、萯阳、咸阳、栎阳、宜阳、山阳（属河内郡，太行在北）、广阳、辟阳、河阳、鲁阳、黎阳、枞阳、零阳、巫阳、东阳、韶阳、郴阳、揭阳、弋阳（属汝南郡，弋山在西北）、当阳、青阳、黔阳、寿阳、麻阳、云阳、美阳、复阳（南阳复山之阳）、上曲阳（属常山）、下曲阳（属钜鹿）、稒阳（属五原）、原阳（属云中）、水之北者，冯翊之池阳、频阳、郃阳、沈阳，扶风之杜阳，河东之大阳（大河之阳）、平阳（平河之阳），太原之晋阳、汾阳，及河阳，洛阳，荥阳，偃阳，渭阳，淮阳，汶阳，济阳，襄阳，滏阳，渔阳，辽阳，泗阳，伊阳，永阳，滁阳，潮阳，澧阳，灌阳，汧阳，洮阳，沭阳，东郡之濮阳、东武阳，颍川之颍阳、昆阳、舞阳，汝南之汝阳、鲖阳、细阳、灈阳、滇阳、新阳、安阳、博阳、成阳，南阳之育阳、湼阳、堵阳、蔡阳、筑阳、棘阳、比阳、朝阳、湖阳、红阳，江夏之西阳，庐江之寻阳，九江之曲阳，济阴之句阳（音钩，句渎之丘），沛郡之谷阳、扶阳、漂阳，魏郡之繁阳，钜鹿之堂阳，清河之清阳，涿郡之高阳、饶阳、范阳，勃海之浮阳，济南之般阳、朝阳，泰山之东平阳、东武阳、宁阳，北海之胶阳，东海之开阳、曲阳、都阳，临淮之射阳、兰阳，丹阳之丹阳、陵阳、溧阳，豫章之鄱阳、鄡阳，桂阳之耒阳、桂阳、浈阳，武陵之无阳、辰阳、酉阳、零阳，零陵之洮阳，汉中之旬阳、沔阳、安阳，犍为之江阳、武阳、汉阳，金城之枝阳，天水之略阳、阿阳，安定之泾阳、彭阳，北地之泥阳，上郡之定阳，雁门之沃阳、剧阳，上谷之沮阳，渔阳之要阳，辽西之海阳，右北平之夕阳、聚阳，苍梧之封阳，赵国之易阳，胶东之观阳，长沙之益阳，已上皆见《汉书·地理志》。其水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阳。合山水之称阳者，百有五六十，至阴字则甚少，盖面势在背，自难立国邑耳。山之北者，唯华阴、山阴、龟阴、蒙阴、鹑阴、雕阴、襄阴，水之南者，汾阴、荡阴、颍阴、汝阴、舞阴、济阴、汉阴、晋阴、蒲阴、湘阴、漯阴、河阴、湖阴、江阴、淮阴、圜阴，仅三十而已。若乐阳、南阳、合阳、被阳、富阳（属泰山者）、昌阳、建阳（属东海者）、武阳之类，尚多有之，莫能知其为山为水也。

杜畿李泌董晋

汉建安中，河东太守王邑被召，郡据卫固、范先请留之。固等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并州高干通

谋。曹操选杜畿为太守，固等使兵绝陕津，数月不得渡。畿曰："河东有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必伪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郖津度，固遂奉之。畿谓固、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数十日，诸将斩固等首。

唐贞元初，陕虢兵马使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军送之，泌请以单骑入。上加泌观察使。泌出潼关，鄜坊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泌写宣以却之，疾驱而前。抱晖不使将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视事。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丐汝馀生。"抱晖遂亡命。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疾病，其子乃为兵马使，欲为乱，都虞侯邓惟恭执送京师。诏以东都留守董晋为节度使。惟恭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晋。晋既受诏，即与仆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或劝晋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去城十余里，乃帅诸将出迎。晋入，仍委以军政。久之，惟恭内不自安，潜谋作乱，事觉，晋悉捕斩其党，械惟恭送京师。

观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晋，皆以单车入逆城，从容妥定，其智勇过人如此。唐史犹讥晋为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时，朝议以晋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陆长源为行军司马以佐之。长源性刚刻，多更张旧事，晋初皆许之，案成则命且罢，由是军中得安。初，刘玄佐、李万荣、邓惟恭时，士卒骄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时劳赐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谓之懦弛，实为失当。晋在汴三年而薨，长源代之，即为军士所杀。向使晋听用其言，汴乱久矣。又《李泌传》但云拜陕虢观察使，开车道至三门，及杀淮西亡兵。于赴镇事略不书，亦失之也。

严有翼诋坡公

严有翼所著《艺苑雌黄》，该洽有识，盖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说颇务讥诋东坡公，予尝因论玉川子《月蚀诗》，诮其轻发矣。又有八端，皆近于蚍蜉撼大木，招后人攻击。如《正误篇》中，摭其用五十本葱为"种薤五十本"，发丘中郎将为"校尉解摸金"，扁鹊见长桑君，使饮上池之水，为"仓公饮上池"，郑余庆烝胡芦为卢怀慎云，如此甚多。坡诗所谓抉云汉，分天章，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若用葱为薤，用校尉为中郎，用扁鹊为仓公，用余庆为怀慎，不失为名语，于理何害？公岂一一如学究书生，案图索骏，规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谓坡称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四族之诛，皆非殊死，为无所考据。《卢橘篇》中，谓坡咏枇杷云"卢橘是乡人"，为何所据而言。《昌阳篇》中《昌蒲赞》，以为信陶隐居之言，以为昌阳，不曾详读《本草》，妄为此说。《苦荼篇》中，谓"《周诗》记苦荼"为误用《尔雅》。《如皋篇》中，谓"不向如皋闲射雉"与《左传》杜注不合，其误与江总"暂往如皋路"之句同。《荔枝篇》中，谓四月食荔枝诗，爱其体物之工，而坡未尝到闽中，不识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数者或是或非，固未为深失，然皆不必尔也。最后一篇遂名曰《辨坡》，谓雪诗云，"飞花又舞谪仙檐"，李太白本言送酒，即无雪事。"水底笙歌蛙两部"，无笙歌字。殊不知坡借花咏雪，以鼓吹为笙歌，正是妙处。"坐看青丘吞泽芥"，"青丘已吞云梦芥"，用芥字和韵，及以泽芥对溪苹，可谓工新。乃以为出处曾不蒂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为老子只云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论文章，其意见亦浅矣。

曹马能收人心

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魏伐吴，三征各献计，诏问尚书傅嘏，嘏曰："希赏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司马师不从，三道击吴，军大败。朝议欲贬出诸将，师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宥之。弟昭时为监军，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师从之。未集，而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讨诸葛诞于寿春，王基始至，围城未合，司马昭敕基敛军坚壁。基累求进讨，诏引诸军转据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书奏报听。及寿春平，昭遗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心，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于制敌禽贼，虽古人所述，不过是也。"然东关之败，昭问于众曰："谁任其咎？"司马王仪曰："责在元帅。"昭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耶？"引出斩之。此为谬矣！操及师、昭之奸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际，以善推人，以恶自与，并谋兼智，其谁不欢然尽心悉力以为之用？袁绍不用田丰之计，败于官渡，宜罪己，谢之不暇，乃曰："吾不用丰言，卒为所笑。"竟杀之。其失国丧师。非不幸也。

取蜀将帅不利

自巴蜀通中国之后，凡割据擅命者，不过一传再传。而从东方举兵临之者，虽多以得俊，将帅辄不利，至于死贬。汉伐公孙述，大将岑彭、来歙遭刺客之祸，吴汉几不免。魏伐刘禅，大将邓艾、钟会皆至

族诛。唐庄宗伐王衍，招讨使魏王继岌、大将郭崇韬、康延孝皆死。国朝伐孟昶，大将王全武、崔彦进皆不赏而受黜，十年乃复故官。

李峤杨再思

李峤、杨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谀悦保位，为世所诋，然亦有可称。武后时，峤为给事中，来俊臣陷狄仁杰等狱，将抵死，敕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覆验。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异，峤曰："知其枉不申，是谓见义不为者。"卒与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为润州司马，然仁杰数人竟赖此获脱。峤此举可谓至难，而《资治通鉴》不载。神龙初，要官阙，执政以次用其亲。韦巨源秉笔，当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再思喟然曰："吾等诚负天下！"巨源曰："时当尔耳。"再思此言，自状其短，观过知仁，亦足称也。

容斋五笔

[宋]洪　迈撰　高广政　郑国玉整理

卷　一

天庆诸节

大中祥符之世，谀佞之臣，造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书等事，于是降圣、天庆、天祺、天贶诸节并兴。始时京师宫观每节斋醮七日，旋减为三日、一日，后不复讲。百官朝谒之礼亦罢。今中都未尝举行，亦无休假，独外郡必诣天庆观朝拜，遂休务，至有前后各一日。此为敬事司命过于上帝矣，其当寝明甚，惜无人能建白者。

虢州两刺史

唐韩休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税厩刍。休请均赋它郡，中书令张说曰："免虢而与它州，此守臣为私惠耳！"休复执论，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岂为政哉？虽得罪所甘心焉。"讫如休请。卢杞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谓食之便。"帝曰："守虢而忧它州，宰相材也。"诏以豕赐贫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逾年拜相。案两人皆以虢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见疑于名相，杞受知于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谚有"狐假虎威"之语，稚子来扣其义，因示以《战国策》、《新序》所载。《战国策》云："楚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新序》并同。而其后云："故人臣而见畏者，是见君之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俗谚盖本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车先生为楚州教授，每升堂，训诸生曰："诸君欲为君子，而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犹之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如此而不为可也；乡人荣之，父母欲之，何不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处士章詧隐者，其学长于《易·太玄》。为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复《摛》词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丑而有余者，恶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太玄》之道几矣。'此子云仁义之心，予之于《太玄》，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艰其言，迂溺其所以为数，而忘其仁义之大，是恶足以语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简易明白，学者或未知之，故表出于此。

张吕二公文论

张文潜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尝著论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是也。夫决水于江、河、淮、海也，顺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冲砥柱，绝吕梁，放于江湖而纳之海，其舒为沦涟，鼓为涛波，激之为风飚，怒之为雷霆，蛟龙鱼鳖，喷薄出没，是水之奇变也。水之初，岂若是哉！顺道而决之，因其所遇而变生焉。沟渎东决而西竭，下满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见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时学者仰以为至言。予作史，采其语著于本传中。又吕南公云："士必不得已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矣。观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无志于立

言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而为之。故毅然尽心，思欲与古人并。”此南公与人书如此，予亦载之传中。

郎官非时得对

唐肃宗在灵武，关东献俘百，将即死，有叹者。司膳员外郎李勉过而问之，曰：“被胁而官，非敢反。”勉入见帝曰：“寇乱之污半天下，其欲澡心自归无繇，如尽杀之，是驱以助贼也。”帝驰骑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时得入对，虽唐制不可详知，想兵戈艰难时，暂如是耳！

王安石弃地

熙宁七年，辽主洪基遣泛使萧禧来言河东地界未决。八年再来，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岭为界。诏询于故相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以可与及不可许之状，皆以为不可。王安石当国，言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于是诏不论有无照验，擗拨与之。往时界于黄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应、朔、武三州，既以岭与之，虏遂反瞰忻、代，凡东西失地七百里。案庆历中，虏求关南十县，朝廷方以西夏为虑，犹不过增岁币以塞其欲，至于土地，尺寸弗与。熙宁之兵力胜于曩时，而用萧禧坚坐都亭之故，轻弃疆场设险要害之处。安石果于大言，其实无词以却之也。孙权谓：“鲁肃劝吾借刘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关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辨，外为大言耳！”安石之语亦然。

双生以前为兄

《续笔》已书《公羊传》注双生子事，兹读《西京杂记》，得一说甚详。云：“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后生为弟，今虽俱日，亦宜以先生为兄。’或曰：‘居上者宜为兄，居下者宜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为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则以嚚为兄，以良为弟，若以在上者为兄，嚚亦当为弟矣。’许庄公一产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倩并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并以前生为长。霍氏亦以前生为兄焉。”此最可证。

风俗通

应劭《风俗通》虽东汉末所作，然所载亦难尽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遇冲、北平太守戢琼、东平太守到质、沐宠、北平太守卑躬、雁门太守宿详、五原太守督瓒、汝南太守谒涣、九江太守荆修、东海太守都熙、弘农太守移良、南郡太守为昆、酒泉太守频畅、北海太守处兴、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显、庐江太守贵迁、交趾太守赖先、外黄令集一、洛阳令诸于、单父令即卖、乌伤令昔登、山阳令职洪、高唐令用虬。”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县令，惟移良之名曾见于史，恐未必然也。

俗语有出

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谓之“摊”。案《广韵》摊字下云：“摊蒲，四数也。”竹工谓屋椽上织箔曰簾笪，《广韵》簾字下云：“筕簾，竹也笪。”采帛铺谓翦截之余曰畹子，畹，一欢切。注，裁余也。挑剔灯火之杖曰标，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济翁《资暇集》云：“意钱当曰摊铺，疾道之，讹其音为蒲。”此说不然。

昏主弃功臣

燕昭王伐齐，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单一旦悉复之，使齐复为齐。而襄王听幸臣九子之谮，单几不免。秦苻坚举百万之师伐晋，赖谢安却之，而孝武帝听王国宝之谗，安不能立于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暐，暐兵屡挫，议欲奔北，慕容垂一战，使燕复存，乃用慕容评之毁，垂窜身苻氏，国随以亡。朱泚据京师，德宗播迁奉天，李怀光继叛，李晟孤军坚壁，竟平大难，而德宗用张延赏之谮，讫罢其兵，且百端疑忌，至于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轻弃功臣如此，真可叹也！

问故居

陶渊明《问来使》诗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诸集中皆不载，惟晁文元家本有之，盖天目疑非陶居处。然李太白云：“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乃用此尔。王摩诘诗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韦郎归成都云：“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忆弟》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王介甫云：“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古今诗人怀想故居，形之篇咏，必以松竹梅菊为比、兴，诸子句皆是也。至于杜公《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诗云：“苔竹素所好，萍蓬无定居。远游长儿子，几地别林庐。杂蕊红相对，他时锦不如。具舟将出峡，巡圃念携锄。”每读至此，未尝不为之凄然。《寄题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别来忽三载，离立如人长。”尤可见一时之怀抱也。

唐宰相不历守令

唐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藩、裴垍皆称英宰，然考其履历，皆未尝为刺史、守令。绾初补太子正字，擢右拾遗，起居、中书舍人，礼、吏部侍郎，

国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调寿安尉，历藩府判官，入为起居、中书舍人，拜相；黄裳初佐朔方府，入为侍御史，太子宾客，太常卿，拜相；藩佐东都、徐州府，入为秘书郎，郎中，给事中，拜相；垍由美原尉四迁考功员外郎，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拜相。五贤行业，史策书之已详，兹不复论。然则后之用人，必言践扬中外，谙熟民情，始堪大用，殆为隘矣。

张释之柳浑

汉张释之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惊乘舆马，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罚金。上怒，释之曰："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颜师古谓："言初执获此人，天子即令诛之，其事即毕。"唐柳浑为相，玉工为德宗作带，误毁一銙，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识不类，怒其欺，诏京兆论死，浑曰："陛下遽杀之则已，若委有司，须详谳乃可。于法，罪当杖，请论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谓张、柳之论，可谓善矣，然张云"上使使诛之则已"，柳云"陛下遽杀之则已"，无乃启人主径杀人之端乎！斯一节未为至当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负海宇重望，久在君侧，为所敬畏，其究必至于招疑毁。汉高祖有天下，韩信之力为多，终以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至于诛灭。霍光拥昭立宣，势侔人主，宣帝谒见高庙，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周亚夫平定七国，景帝怒其固争栗太子，由此疏之，后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讫以无罪杀之。谢安却苻坚百万之众，晋室复存，功名既盛，险诐求进之徒，多毁短之，孝武稍以疏忌，又信会稽王道子之奸扇，至使避位出外，终以至亡。齐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为相，数强谏，帝不悦。谓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遂杀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将篡周，欲引高颎入府，颎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及帝受禅，用为相二十年，朝臣莫与为比。颎自以为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意。积为独孤皇后、汉王谅等所谮，帝欲成其罪，既罢之后，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炀帝，竟以冤诛。郭子仪再造王室，以身为天下安危，权任既重，功名复大，德宗即位，自外召还朝，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李晟以孤军复京城，不见信于庸主，使之昼夜泣，目为之肿，卒夺其兵，百端疑忌，几于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宗中兴，威名独重，宣宗立，奉册太极殿，帝退谓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毛发为之森竖。"明日罢之，终于贬死海外。若郭崇韬、安重海皆然也。

五经秀才

唐杨绾为相，以进士不乡举，但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请置《五经》秀才科。李栖筠、贾至以绾所言为是，然亦不闻施行也。

陶潜去彭泽

《晋书》及《南史·陶潜传》，皆云："潜为彭泽令，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赋《归去来》以遂其志。"案陶集载此辞，自有序，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彭泽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在官八十余日。"观其语意，乃以妹丧而去，不缘督邮。所谓矫励违己之说，疑必有所属，不欲尽言之耳！词中正喜还家之乐，略不及武昌，自可见也。

羌戎畏服老将

汉先零羌犯塞，赵充国往击之。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充国时年七十六，讫平之。唐代宗时，回纥、吐蕃合兵入寇，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复与之和。诸酋长皆大喜曰："向以二巫师从军，巫言：'此行甚安稳，不与唐战，见一大人而还。'今果然矣。"郭公是时年七十，乃知羌、戎畏服老将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归，故其言云："蛮夷之俗，畏壮侮老。"盖有为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为仲为伯，又为叔为季，其老而尊者为甫，盖无以两言相连取义。若屈原《离骚经》："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案《史记》原字平，所谓"灵均"者，释"平"之义，以缘饰词章耳。下至西汉，与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长、子云、子兄、子真、子公、子阳、子宾、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长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圣卿、长君、少君、稚君、游君、次君、赣君、近君、曼君、王孙、翁孙、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长公、君公、少叔、翁叔、长叔、中叔、子叔、长倩、曼倩、次倩、稚季、长孺、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长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宾、君倩、君敖、君兰、君长、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稚宾、稚圭、稚游、稚君、巨先、巨君、长宾、长

房、翁思、翁子、翁仲之类，其义只从一训，极为雅驯。至于妇人，曰少夫、君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单书一字者，若陈胜字涉，项籍字羽，彭越字仲，张欧、吴广、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云字游，爰盎字丝，张释之字季，郑当时字庄，刘德字路，眭弘字孟。迨东汉以下，则不尽然。

卷　二

二叔不咸

《左氏传》载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为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群叔流言，乃至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为庶人。"盖三叔也。杜预注以为周公伤夏、殷之叔世，疏其亲戚，以至灭亡，故广封其兄弟。是以方叙说管、蔡、郕、霍十六国，其义昭然。所言亲戚者，指兄弟耳。

官阶服章

唐宪宗时，因数赦，官多泛阶；又帝亲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计考；使府军吏以军功借赐朱紫，率十八；近臣谢、郎官出使，多所赐与。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品服太滥，人不以为贵，帝亦恶之，诏太子少师郑余庆条奏惩革。淳熙十六年，绍熙五年，连有覃霈，转官赐服者众。绍熙元年，予自当涂徙会稽，过阙，遇起居舍人莫仲谦于漏舍，仲谦云："比赴景灵行香，见朝士百数，无一绿袍者。"又朝议、中奉皆直转行，故五品官不胜计，颇类元和也。

月非望而食

历家论日月食，自汉太初以来，始定日食，不在朔则在晦，否则二日，然甚少。月食则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盖置望参错也。天体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为罗睺。交中者，计都也。隐暗不可见，于是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过能求朔望耳。若余日入交，则书所不载，由汉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历，皆然。姑以庆元丁巳岁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为入交中，七月为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连两夜，乃以二更尽月食之既，才两刻复明，十一月十八夜复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张五度，而计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张十七度，计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计都在张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阳末，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张六度，入交中阴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验如此。予窃又有疑焉，太阴一月一周天，必两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历翁之说，仍不拘月望，则玉川子之诗不胜作矣，当更求其旨趣云。顷见太史局官刘孝荣言："月本无光，受日为明，望夜正与日对，故一轮光满。或月行有迟疾先后，日光所不照处，则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宫，如月在日上，掩太阳而过，则日光为所遮，故为日食。非此二日，则无薄蚀之理。"其说亦通。

庆善桥

饶州学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书之矣。城内庆善桥之说，亦然。比因郡人修桥，拆去旧石，见其上镌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为待制，丙子知开封府，黜知饶州，后徙润、越，至庚辰岁乃复职，帅长安，既去此久矣。

西汉以来加官

《汉书·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并乘舆车。并，步浪反。案汉世除授此等称谓，殆若今之兼职者，不甚为显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给事中。它如刘向以宗正，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典属国；扬雄为诸吏，光禄大夫是也。至于金日磾以降虏为侍中，其子赏、建，诸孙常、敞、岑、明、涉、汤、融、钦，皆以左曹、诸吏、侍中，故班史赞之云："七世内侍，何其盛也！"盖如今时阁门宣赞、祇候之类。但汉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诸人，皆天下选，此其所以为人贵重。东汉大略亦然。晋、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皆为兼官，但视本秩之高下。已而复以将军为宠，齐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以戢资重，欲加常侍，褚渊曰："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唐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乃此制也。国朝自真宗始创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今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不刊之典，明白易晓，非若前代之冗泛云。

吕望非熊

自李瀚《蒙求》有"吕望非熊"之句，后来据以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韬》第一篇《文韬》曰："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彨，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遗汝师。'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皋陶兆。'"《史记》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后汉崔骃《达旨》，云"渔父见兆于元龟"，注文乃引《史记》"非龙非彨，非熊

非罴”为证。今之《史记》，盖不然也。“非熊”出处，惟此而已。

唐曹因墓铭

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尉陈庄发土得唐碑，乃妇人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祖、父皆仕于唐高祖之朝，惟公三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守。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旧，无不太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予案唐世上饶本隶饶州，其后分为信，故曹君为鄱阳人。妇人能文达理如此，惜其不传，故书之，以裨图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杨虞卿兄弟，怙李宗闵势，为人所奔向。当时为之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尚可，三杨杀我。”而《新唐书》减去“先”字。李德裕《赐河北三镇诏》曰：“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新书》减去“欲”字。遂使两者意义为不铿锵激越，此务省文之失也。

李德裕论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从计行。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德裕奏言：“管仲明于治国，其语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君尊国安，治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无赦。’又曰：‘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系于人也。’大和后，风俗浸敝，令出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无以治国。臣谓制置职业，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质贱臣，岂得以非所宜言，妄触天听，是轻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肃，而政出宰相，故感愤切言之。予谓德裕当国，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则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谏官、御史、给事、舍人之职废矣。弘质位给事中，亦非贱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汉武唐德宗

汉张汤事武帝，舞文巧诋以辅法，所治夷灭者多，旋以罪受诛。上惜汤，稍进其子安世，擢为尚书令。安世宿卫忠正，肃敬不怠，勤劳国家，卒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汤故耳。唐卢杞相德宗，奸邪险贼，为天下祸。以公议不容，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辅，至兵部侍郎。元辅端静介正，能绍其祖奕之忠规，陟之台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尔。且武帝之世，群臣不幸而诛者，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诸人，及考终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未尝恤其孤。德宗辅相之贤，如崔祐甫、李泌、陆贽，皆身没则已。而独于汤、杞二人惓惓如此，是可叹也！

诸公论唐肃宗

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还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是时，元次山作《中兴颂》，所书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直指其事。殆与《洪范》云“武王胜殷杀受”之辞同。其词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言重欢，则知其不欢多矣。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颜鲁公《请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以为彼知肃宗有愧于是也。黄鲁直《题磨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所以揭表肃宗之罪，极矣。

孙马两公所言

卢照邻有疾，问孙思邈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霓，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烝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胗也。寒暑不时，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焦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睿宗召司马子微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孙公、司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养性，宜无出此者矣。

元微之诗

《唐书·艺文志》元稹《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传于今者，惟闽、蜀刻本，为六十卷。三馆所藏，独有《小集》。文惠公镇越，以其旧治，而文集盖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

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阑干。”白乐天书之，题云“元相公《春游》”。钱思公藏其真迹，穆父守越时，摹刻于蓬莱阁下，今不复存。集中逸此诗，文惠为列之于集外。李端民平叔尝和其韵寄公云：“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干。”乐天所书，予少时得其石刻，后亦失之。

谏缭绫戏龙罗

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穆宗诏索盘绦缭绫千匹，德裕奏言：“立鹅、天马、盘绦、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优诏为停。崇宁间，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军国之用，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以二事观之，人臣进言于君，切而不讦，盖无有不听者。何常所论，甚与德裕相类云。

详正学士

唐太宗时，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置仇正二十员。后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之，功不就。显庆中罢仇正官，使散官随番刊正。后诏东台侍郎赵仁本等，充使检校，置详正学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时罢去。然秘省自有校书郎、正字，使正名责实足矣。绍兴中以贵臣提举秘书省，而置编定书籍官二员，亦其类也。

卷　三

人生五计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间，寿夭不齐，姑以七十为率：十岁为童儿，父母膝下，视寒暖燥湿之节，调乳哺衣食之宜，以须成立，其名曰生计；二十为丈夫，骨强志健，问津名利之场，秣马厉兵，以取我胜，如骥子伏枥，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计；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择利而行，位欲高，财欲厚，门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计；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间，智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过隙之驹不留，当随缘任运，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蚕作茧，其名曰老计；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阳衔山，倏尔就木，内观一心，要使丝毫无慊，其名曰死计。”朱公每以语人以身计则喜，以家计则大喜，以老计则不答，以死计则大笑，且曰：“子之计拙也。”朱既不胜笑者之众，则亦自疑其计之拙，曰：“岂皆恶老而讳死邪?”因为南华长老作《大死庵记》，遂识其语。予之年龄逾七望八，当以书诸绅云。

瀛莫间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泺之上有禽二种。其一类鹄，色正苍而喙长，凝立水际不动，鱼过其下则取之，终日无鱼，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缘。其一类鹜，奔走水上，不闲腐草泥沙，唼唼然必尽索乃已，无一息少休。名曰漫画。信天缘若无能者，乃与漫画均度一日无饥色，而反加壮大。二禽皆禀性所赋，其不同如此。

士大夫避父祖讳

国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讳，盖有不同。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在礼固然，亦有出于一时恩旨免避，或旋为改更者。建隆创业之初，侍卫帅慕容彦钊、枢密使吴廷祚皆拜使相，而彦钊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为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同二品。绍兴中，沈守约、汤进之二丞相，父皆名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自余未有不避者。吕希纯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辞。然富韩公之父单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诰，韩保枢之子忠宪公亿，孙绛、缜，皆历位枢密，未尝避。岂别有说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禄山表权皋入幕府，皋度禄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谏，欲行，虑祸及亲，因献俘京师，在道诈死，既含敛而逸去。皋母谓实死，恸哭感行路，故禄山不之虞，归其母。皋潜奉侍昼夜南奔。既渡江而禄山反。天下闻其名，争取以为属。甄济居青岩山，诸府五辟，诏十至，坚卧不起。安禄山入朝，求济于玄宗，授范阳掌书记，济不得已而起。察禄山有反谋，不可谏，因谒归，阳欧血不支，舁归旧庐。禄山反，使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断其首。”济引颈待之。使以实病告，庆绪复使强舆至东都。会广平王平东都，诣军门上谒，肃宗使污贼官罗拜，以愧其心。《唐书》列二人于《卓行传》，褒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挈父匿山中。贼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谓弟曰：“贼禄不可养亲，彼利吾名，难免矣。然不污身而死，吾犹生也。”贼既得，诱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闻，仰药死。事平，诏录伏节十一姓，而正为冠。皋、济之终，与正皆赠秘书少监。予谓皋、济得生，而正一门皆并命，故当时以为伏节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义》、《卓行》中，但附见于其祖万顷《文艺》之末，《资治通鉴》亦不载其事，使正之名寂寥不章显，为可恨也！白乐天作张诚碑云：“以左武卫参军分司东都，属安禄山陷覆洛京，以伪职淫刑，胁劫士庶，公与同官卢巽潜遁于陆浑山，食木实，饮泉水者二年，讫不为逆命所污。肃宗诏河南搜访不仕贼庭、隐藏山谷者，得六人以应诏，公与巽在焉。繇是名节闻于

朝，优诏褒美，特授密县主簿。”

萧颖士风节

萧颖士为唐名人，后之学者但称其才华而已，至以笞楚童奴为之过。予反复考之，盖有风节识量之士也。为集贤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不诣，林甫怒其不下己。后召诣史馆，又不屈，愈见疾，至免官更调河南参军。安禄山宠恣，颖士阴语柳并曰："胡人负宠而骄，乱不久矣。东京其先陷乎！"即托疾去。禄山反，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纳不用。叹曰："肉食者以儿戏御剧贼，难矣哉！"闻封常清陈兵东京，往观之，不宿而还，身走山南，节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公何遽轻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见。刘展反，围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宾客，陈女乐。颖士曰："天子暴露，岂臣下尽欢时邪！夫投兵不测，乃使观听华丽，谁致其死哉！"弗纳。颖士之言论操持如此，今所称之者浅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堕永王乱中，为终身累。颖士，永王召而不见，则过之焉。

石尤风

石尤风，不知其义，意其为打头逆风也。唐人诗好用之。陈子昂《入峡苦风》云："故乡今日友，欢会坐应同。宁知巴峡路，辛苦石尤风。"戴叔伦《送裴明州》云"潇水连湘水，千波万浪中。知君未得去，惭愧石尤风。"司空文明《留卢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难分此夜中。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计南朝篇咏，必多用之，未暇忆也。

江枫雨菊

作诗要有来处，则为渊原宗派。然字字执泥，又为拘涩。予于此学，无自得之见，少年时，尤失之雕琢。记一联，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枫。"后以其太险，改为："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枫。"比前句微有蕴藉。盖取崔信明"枫落吴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严武"江头赤叶枫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补衲衣裳，殊为可笑。聊书之以示儿辈云。

开元宫嫔

自汉以来，帝王妃妾之多，唯汉灵帝、吴归命侯、晋武帝、宋苍梧王、齐东昏、陈后主。晋武至于万人。唐世明皇为盛，白乐天《长恨歌》云"后宫佳丽三千人"，杜子美《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盖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谓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嘻，其甚矣！隋大业离宫遍天下，所在皆置宫女。故裴寂为晋阳宫监，以私侍高祖。及高祖义师经过处，悉罢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内侍监鱼朝恩，怙贵诞肆，凡诏会群臣计事，折愧坐人，出其上。虽宰相元载辩强，亦拱默。唯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衎，酬诘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怿，黜衎以动造，又谋将易执政，以震朝廷，乃会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时，屯军馈运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尚何赖乎？"宰相俯首，坐皆失色。造徙坐从之，因曰："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且军帑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党且害我。"此段载于《唐史·宦者传》中，不能记相里造之本末。予谓造当阉寺威权震主，生杀在手之时，以区区一郎吏，而抗身与为敌，后来名人议论，及叙列忠言鲠词，未见有称述之者，《通鉴》亦不书，聊纪于此，以章潜德。同时刘给事争幸河中，亦然。

先公诗词

先忠宣公好读书，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谪岭表九年，重之以风淫末疾，而翻阅书策，早暮不置，尤熟于杜诗。初归国到阙，命迈作谢赐物一札子，窜定两句云："已为死别，偶遂生还。"谓迈曰："此虽不必泥出处，然有所本更佳。东坡海外表云：'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杜老《羌村》诗云：'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正用其语。"在乡邦日，招两使者会集，出所将宣和殿书画旧物示之。提刑洪庆善作诗曰："愿公十袭勿浪出，六丁取将飞辟历！"辟历二字如古文，不从雨。公和之曰："万里怀归为公出，往事宣和空历历！"迈请其意，曰：亦出杜诗"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绍兴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词，不知为谁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传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张总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万里"之句，怆然曰："此词殆为我作！"既归不寐，遂用韵赋四阕。时在囚拘中，无书可检，但有《初学记》、韩杜苏白乐天集，所引用句语，一一有来处。北方不识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

其一，《忆江梅》云："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愬谁？　空凭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元注引杜公："忽忆两京梅发时。""胡笳在楼上，哀怨不堪听。""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华向晴昊！"乐天《忆杭州梅花》："三年闲闷在余杭，曾为梅花醉几场。"车驾时在临安。柳子厚："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

用慰远客?"江总："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蕊牵花来并笑。"高适："遥怜故人思故乡，梅花满枝空断肠!"卢仝："含愁更奏绿绮琴，相思一夜梅花发。"刘方平："晚岁芳梅树，繁华四面同。东风吹渐落，一夜几枝空。"东坡："忽见早梅花，不饮但孤讽。""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其二，《访寒梅》云："春还消息访寒梅。赏初开。梦吟来。映雪衔霜清绝绕风台。可怕长洲桃李妒，度香远，惊愁眼，欲媚谁?曾动诗兴笑冷蕊。效少陵，惭《下里》。万株连绮。叹金谷，人坠莺飞。引领罗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极丽，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绿珠楼下梅花满，今日曾无一枝在。"江总："金谷万株连绮甍，梅花隐处藏娇莺。"何逊："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杜公："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椒花媚远天。""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乐天："赏自初开直至落。""莫怕长洲桃李妒，明年好为使君开。"王昌龄梦中作梅花诗。梁简文赋"香随风而远度"，及赵师雄《罗浮见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嘈相顾诗》云："学妆欲待问花神。"崔橹："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

其三，《怜落梅》云："重闺佳丽最怜梅。牖春开，学妆来。争粉翻光何遽落梳台。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满，劝阿谁?　贪为结子藏暗蕊。敛蛾眉，隔千里。旧时罗绮。已零散，沈谢双飞。不见娇姿真悔著单衣。若作和羹休讶晚，堕烟雨，任春风，片片吹。"注引梁简文赋："重闺佳丽，貌婉心娴，怜早花之惊节，讶春光之遣寒。""顾影丹墀，弄此娇姿，洞开春牖，四卷罗帷。春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蛾眉。"又："争楼上之落粉，夺机中之织素。"梁王诗："翻光同雪舞。"鲍泉："萦窗落梳台。"江总："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骏马邀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风香。"谢庄赋："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觅不见，真悔著衣单!"东坡："抱丛暗蕊初含子，玉妃谪堕烟雨村。"王建："自是桃花贪结子。"

第四篇失其稿。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谓之"四笑《江梅引》"，争传写焉。

州县名同

晋、宋以来，置立州郡，惟以多为贵。先是中原陷胡、羯，本土遗民，或侨寓南方，故即其所聚为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旧名。如南徐、南兖、南豫、南雍州、南兰陵、南东海、南琅邪、南东莞、南鲁郡，其类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复然。国朝之制，州名或同，则增一字以别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广东者增南字；蜀有剑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声音颇同，患于舛误，则俗间称呼，自加上下东西为别。故称岳为上岳，鄂为下鄂。清州与青类，称为北清；郢州与颍类，称为西郢；融州与容类，称为西融者是也。若县邑则不问，今河南、静江府、巩州皆有永宁县，饶、邛、衡州皆有安仁县，蔡、英之真阳，庐、汝之梁，光、台之仙居，临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处、吉之龙泉，严、池之建德，渭、秀之华亭，信、吉之永丰，郴、兴国之永兴，衢、嘉之龙游，施、临江之清江，洪、万之武宁，福、循之长乐，郴、连之桂阳，福、桂之永福是也。

三衙军制

乾道四年正月，迈为中书舍人，因入对，论三衙军制名称不正："以祖宗之制论之，军职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曰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级辄废。一或有阙，即以功次递迁。降此而下，则分营、分厢，各置都副指挥使，如捧日左厢第一军、天武右厢第二军之类。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已，则复初。累圣相承，皆用此术，以制军诘禁。自南渡以后，触事草创，于是三帅之资浅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称。而都虞候以下，不复设置，乃以宿卫虎士而与在外诸军同其名，以统制、统领为之长。又使遥带外路总管、钤辖。考之旧制则非法，稽之事体则非是。以陛下圣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谓爪牙之士，岂无十数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诸军为诸厢，改统制以下为都虞候、指挥使，使宿卫之职预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系，异时拜将，必无一军皆惊之举。于以销厌未萌，循名责实，则环卫将军虽不置可也。乞下枢密院讨论故实，图议其当，恐或可以少赞布昭圣武之意。"读札子毕，孝宗甚喜，即批付枢密院。是时，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刘珙不乐曰："舍人要如何行?"对之以"但随所见敷陈，若施行与否，自系庙堂处分。"竟寝不行。后阅《华阳集》，王圭撰《高琼神道碑》云："王为殿前都指挥使，管军员阙，兼领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负薪之忧，谁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挥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职近事亲，易以第进，又使士卒预识其威名，缓急临戎，上下得以附习，此军制之大要也。'有旨从之。"据琼所言如此，正合前说。

欧阳公勋封赠典

吉州新刊《欧阳公文集》，于年谱下尽载官爵、制词，无一遗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虽非事之所

以损益，谩书于策，且记典章随时之异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勋，便得骑都尉，越过骁、武、飞、云四级。自龙图阁直学士初封爵，便得信都县子，越过男一等。翰林学士加恩而得五百户，初加实封，便得二百户。及罢政，为观文学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薨之后，以子登朝，遇大礼，自太子太师合赠司空，而躐赠太尉，盖超空、徒、保、傅四官。再赠即为太师，仍封国公。今殊不然，除勋官既罢外，侍从初封，亦从县男为始，每加不过三百户（侍制侍郎只二百）。初得实封财百户。执政去位，但与侍从同，均为虚邑三百而已。身后加赠，只单转一官，两子升朝，乃进二官，虽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宫师直赠太尉者（今太傅也）。又公任知制诰、知颍州转官而与直龙图阁、知亳州王洙同一词。《唐书》成，进秩，五人同制。公与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简公皆带从官职，而宋次道乃集贤校理耳。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韩公为宰相，欧阳公在翰林，包孝肃公为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讲在太学，皆极天下之望。一时士大夫相语曰："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欧阳公之子发、棐等，叙公事迹，载此语，可谓公言。

五方老人祝圣寿

圣节所用祝颂乐语，外方州县各当筵致语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圣而已。欧阳公集，乃载《五方老人祝寿文》五首，其东方曰："但某太山老叟、东海真仙，溜穿石而曾究始终，松避雨而备知岁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尝守寅宾之官；夷吾纪七十二君，尽睹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遗枣，笑方朔之偷桃。风入律而来自岩前，斗指春而光临洞口。昔汉武帝尝怀三岛之胜游，有羡门生欲谒巨公于昭代，今则紫庭降圣，华渚开祥，远离朝日之方，来展望云之恳。千八百国，咸归至治之风；亿万斯年，共祷无疆之寿。"其颂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处所作，今无复用之。

卷　四

作诗旨意

《诗》三百篇中，其誉妇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贵者，若"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夸服饰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赞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华"，"华如桃李"，"鬒发如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颜如舜华"，"洵美且都"。语嫁聘之侈者，若"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烂其盈门"。其词可谓尽善矣。魏、晋、六朝，流连光景，不可胜述。唐人播之歌诗，固亦极挚。若"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翠微匐叶垂鬓唇，珠压腰衱稳称身"，"深宫高楼入紫清，金作蛟龙盘绣楹。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筝"，"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楼上楼前尽珠翠，眩转荧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丽句也。予独爱朱庆余《闺意》一绝句上张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细味此章，元不谈量女之容貌，而其华艳韶好，体态温柔，风流酝藉，非第一人不足当也。欧阳公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工。"斯之谓也。庆余名可久，以字行。登宝历进士第，而官不达。著录于《艺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张籍酬其篇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直万金。"其爱之重之，可见矣。然比之庆余，殊为不及。

平王之孙

《周南》、《召南》之诗，合为二十有五篇。自汉以来为之说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无牴牾。如《何彼襛矣》，乃美王姬之诗，其辞有："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两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笺云："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郑氏不立说。考其意，盖以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若所谓武王载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与成者。然证诸《春秋经》，鲁庄公元年，当周庄王之四年，齐襄公之五年，书曰："单伯送王姬。"继之以"筑王姬之馆于外"，又继之以"王姬归于齐"。杜预注云："王将嫁女于齐，命鲁为主。庄公在谅闇，虑齐侯当亲迎，不忍便以礼接于庙，故筑舍于外。"末书"归于齐"者，终此一事也。十一年又书"王姬归于齐"，《传》言"齐侯来逆共姬"，乃桓公也。庄王为平王之孙，则所嫁王姬当是姊妹，齐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为武王女，文王孙，于义何取？

毛诗语助

《毛诗》所用语助之字，以为句绝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类，后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且"字，如"椒聊且，远条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齐子归止"，"曷又怀止"，"女心

伤止”。“思”字，如“不可求思”，“尔羊来思”，“今我来思”。“而”字，如“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见于《郑诗》，“而”唯见于《齐诗》。《楚词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经》：“其人有辑杭，可与过其。”至于“些”字，独《招魂》用之耳！

东坡文章不可学

东坡作《盖公堂记》云：“始吾居乡，有病寒有欬者，问诸医，医以为蛊，不治且杀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饮以蛊药，攻伐其肾肠，烧灼其体肤，禁切其饮食之美者。期月而百疾作，内热恶寒而欬不已，累然真蛊者也。又求于医，医以为热，授之以寒药，旦朝吐之，莫夜下之，于是始不能食。惧而反之，则钟乳、乌喙，杂然并进，而瘭疽、痈疥、眩瞀之状，无所不至。三易医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医之罪，药之过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今子终日药不释口，臭味乱于外，而百毒战于内，劳其主，隔其辅，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谢医却药，而进所嗜，气全而食美矣。则夫药之良者，可以一饮而效。’从之，期月而病良已。昔之为国者亦然。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萧何、曹参亲见其断丧之祸，而收其民于百战之余，知其厌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时，熙宁中，公在密州，为此说者，以讽王安石新法也。其议论病之三易，与秦、汉之所以兴亡治乱，不过三百言而尽之。

张文潜作《药戒》，仅千言，云：“张子病痞，积于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纳，从医而问之。曰：‘非下之不可。’归而饮其药，既饮而暴下。不终日，而向之伏者散而无余，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导达，呼吸开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数日，痞复作，投以故药，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辄愈。然张子之气，一语而三引，体不劳而汗，股不步而栗，肤革无所耗于外，而其中苶然，莫知其所来。闻楚之南，有良医焉，往而问之。医叹曰：‘子无叹是苶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于予心者，其末必有伤，求无伤于终者，则初无望于快吾心。痞横乎胸中，其累大矣。击而去之，不须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为也。必将击搏震挠而后可，其功未成而和气已病。则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伤矣。不终月而快者五，则和平之气，不既索乎？且将去子之痞，而无害于和乎！子归，燕居三月，而后予之药可为也。’张子归三月而复请之。医曰：‘子之气少全矣！’取药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终年而复常。且饮药不得亟进。’张子归而行其说。其初使人懑然迟之，盖三投其药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见其所攻，久较则月异而时不同，盖终岁而疾平。张子谒医谢，而问其故。医曰：‘是治国之说也。独不见秦之治民乎？敕之以命，捍而不听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听，治之不变，则秦之民尝痞矣。商君见其痞也，厉以刑法，威以斩伐，痛划而力锄之。流荡四达，无敢或拒，痞尝快矣。至于二世，凡几痞而几快矣。积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离，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终日而百疾皆起，欲运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应。故秦之亡者，是好为快者之过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尝痞矣。先王不敢求快于吾心，阴解其乱，而除去其滞，使之悠然自趋于平安而不自知。于是政成教达，悠久而无后患。则余之药终年而愈疾者，盖无足怪也。’”予观文潜之说，尽祖苏公之绪论，而千言之烦，不若三百言之简也。故详书之，俾作文立说者知所矜式。窃料苏公之记，文潜必未之见，是以著此篇；若既见之，当不复屋下架屋也。

韩文称名

欧阳公作文，多自称予，虽说君上处亦然，《三笔》尝论之矣。欧公取法于韩公，而韩不然。《滕王阁记》、《袁公先庙》为尊者所作，谦而称名，宜也。至于《徐泗掌书记壁记》、《科斗书后记》、《李虚中墓志》之类，皆曰愈，可见其谦以下人。后之为文者所应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称大理为棘寺，卿为棘卿，丞为棘丞，此出《周礼·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郑氏注云：“植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于枣同。”棘之字，两朿相并，枣之字，两朿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枣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则难以独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料后人藉此而言。《郑注》亦只引前说，此但谓其入朝立治之处，若以指刑部尚书亦可也。《易·坎卦》“系用徽缠，置于丛棘”，以居险阻囚执为词，其义自别。

晋代遗文

故箧中得旧书一帙，题为《晋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载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张敏者，太原人，仕历平南参军、太子舍人、济北长史。其一篇曰《头责子羽文》，极为尖新。古来文士皆无此作，恐《艺文类聚》、《文苑英华》或有之，惜其泯没不传，漫采之以遗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温长仁、颍川荀景伯、范阳张茂先、士卿刘文生、南阳邹润甫、河南郑思渊。余友有秦生者，虽有姊夫之尊，

少而狎之，同时昵好。张、荀之徒，数年之中，继踵登朝，而此贤身处陋巷，屡沽而无善价，抗志自若，终不衰堕。为之慨然！又怪诸贤既已在位，曾无伐木嘤鸣之声，又违王、贡弹冠之义，故因秦生容貌之盛，为头责之文以戏之。并以嘲六子焉。虽似谐谑，实有兴也。”文曰：“维泰始元年，头责子羽曰：‘吾托为子头，万有余日矣。大块禀我以精，造我以形。我为子莳发肤，置鼻耳，安眉额，插牙齿。眸子桥光，双权隆起。每至出入人间，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称君侯，或言将军，捧手倾侧，伫立踦躧。如此者，故我形之足伟也。子冠冕弗戴，金银弗佩，艾以当笄，帽以代带，百味弗尝，食粟茹菜，岁暮年过，曾不自悔。子厌我形容，我贱子意态。若此者，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仇，我视子如仇。居常不乐，两者俱忧。何其鄙哉！子欲为仁贤耶？则当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见封殖。子欲为名高耶？则当如许由、子臧、卞随、务光，洗耳逃禄，千载流芳。子欲为游说耶？则当如陈轸、蒯通、陆生、邓公，转祸为福，含辞从容。子欲为进趋耶？则当如贾生之求试，终军之请使，砥砺锋颖，以干王事。子欲为恬淡耶？则当如老聃之守一，庄周之自逸，漠然离俗，志凌云日。子欲为隐遁耶？则当如荣期之带索，渔父之瀺灂，栖迟神岳，垂饵巨壑。此一介之人，所以显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晞道德，中不效儒、墨，块然穷贱，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观子之志，退不为处士，进无望三事。而徒玩日劳形，习为常人之所喜，不亦过乎？’子羽愀然深念而对曰：‘凡所教敕，谨闻命矣。受性拘系，不闻礼义，误以天幸，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为忠耶？当如包胥、屈平；欲使吾为信耶？则当杀身以成名；欲使吾为节耶？则当赴水火以全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头曰：‘子所谓天刑地网，刚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则褰裳赴流。吾欲告尔以养性，诲尔以优游。而与虮虱同情，不听我谋。悲哉！俱御人体，而独为子头！且儗人其伦，喻子侪偶，曾不如太原温颙，颍川荀禹，范阳张华，士卿刘许，南阳邹湛，河南郑诩。此数子者，或謇吃无宫商，或尪陋希言语；或淹伊多姿态，或喧哗少智谞；或口如含胶饴，或头如巾齑杵。而犹以文采可观，意思详序，攀龙附凤，并登天府。夫舐痔得车，沉渊窃珠，岂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烂，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为权谋，譬犹凿地抱瓮，难以求富。嗟乎子羽！何异牢槛之熊，深阱之虎，石间饿蟹，灶中之鼠！事虽多，而见工甚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无所晞也。支离其形者，犹能不困，命也夫，与子同处！’”其文九百余言，颇有东方朔《客难》、刘孝标《绝交论》之体。《集仙传》所载神女《成公智琼传》，见于《太平广记》，盖敏之作也。邹湛姓名，因羊叔子而传，而字曰润甫，则见于此。

汉武帝田蚡公孙弘

尚论古人者，如汉史所书，于武帝则讥其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生民于涂炭；于田蚡则诋其负贵骄溢，以肺腑为相，杀窦婴、灌夫；于公孙弘则云：“性意忌，外宽内深，饰诈钓名，不为贤大夫所称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实有大功于名教。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六学散缺，高帝初兴，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于武帝，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帝详延天下多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著为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事，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史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盖已不能尽其美。然则武帝奢暴，固贻患于一时；蚡、弘之为人，得罪于公论，而所以扶持圣教者，乃万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诏书，尚能称弘之率下笃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国家南渡以来，典章文物，多不与承平类。姑以予所亲见者言之，盖月异而岁不同，今聊纪从官立班随驾、省试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驺从、朝报简削数项，以示子侄。

侍从常朝，绍兴中分立于垂拱殿隔门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犹然。暨淳熙，则引于殿门上，东西对立。车驾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观察使，以杂压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检校少保节度使，每出必处正尚书之后。而乾道以来，两班分而为二，唯使相不然。故开府仪同三司皆与执政官联行，而居其上。

绍兴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净慈，待词科试，见省试官联骑，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员以亲事官一人执敕黄行前。是时，知举、参详、点检官，合三十一员，最后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贡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参详官，既入内受敕，则各各乘马，不同时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贡举，则了与昔异。三三两两，自为迟速，其乘轿者十人而九矣。

宰府呼召之礼，始时庶僚皆然，已而卿、监、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缘提举官属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后，宰相益自卑，于是馆职亦免。迄于淳熙，则凡职事官悉罢此制。

朝士驺从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军司名籍，而帮钱米于左藏，率就雇游手、冗卒，两分可供一名。如假借于近郡者，给其半。初犹破省，马并一驭

者，后不复有焉。若乘轿，仅能充负荷而已。今日以益增，虽下列亦占十余辈。

进奏院报状，必载外郡谢上或监司到任表，与夫庆贺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则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录黄下吏部，则前衔后拟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权知、权发遣）。某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替某人。到任成资阙（或云年满），仍借紫借绯，候回日却依旧服色。"外官求休致，则云："某州申某官姓名，为病乞致仕。"或两人三人后，云："某时已降敕，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复行，但小报批下。或禁小报，则无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为讳者，故去之。外官表章闻，有一二欲士大夫见之者，须以属东省乃可。郡守更不报细衔。礼文简脱，一致于此。

卷　五

庾公之斯

《孟子》："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此一段既毕，而继之曰："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孟子书子濯、庾公一段，几二百字，其旨以谓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则必无逄蒙之祸。然前段结尾，自常为文者处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于尹公之他则可，不然，后段之末，必当云：以是事观之，羿之不善取友，至于杀身，其失如此，然后文体相属。兹判为两节，若不关联，而宫商相宣，律吕明焕，立言之妙，是岂步趋模仿所能仿佛哉？人为儿童时，便读此章，未必深识其趣，故因表出而极论之。《左氏传》书卫献公奔齐云："尹公他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他与差为孙林父追公，公孙丁御公。庾公差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射两钩而还。尹公他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他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后美恶皆不同。

万事不可过

天下万事不可过，岂特此也？虽造化阴阳亦然。雨泽所以膏润四海，然过则为霖淫；阳舒所以发育万物，然过则为燠亢。赏以劝善，过则为僭；刑以惩恶，过则为滥。仁之过，则为兼爱无父；义之过，则为为我无君。执礼之过，反邻于谄；尚信之过，至于证父。是皆偏而不举之弊，所谓过犹不及者。《扬子法言》云："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盖谄王莽也。后之议者，谓阿衡之事不可过也，过则反，乃诮莽耳。其旨意固然。

致仕官上寿

国朝大臣及侍从致仕后，多居京师。熙宁中，范蜀公自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同天节乞随班上寿，许之。遂著为令。元祐初，韩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还都，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册礼毕，乞随班称贺，降诏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风

王荆公集古《胡笳词》一章云："欲问平安无使来，桃花依旧笑春风。"后章云："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二者贴合，如出一手，每叹其精工。其上句盖用崔护诗，后一句久不见其所出。近读范文正公《灵岩寺》一篇云："春风似旧花犹笑。"以"仍"为"犹"，乃此也。李义山又有绝句云："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语意两极其妙。

严先生祠堂记

范文正公守桐庐，始于钓台建严先生祠堂，自为记，用《屯》之初九，《蛊》之上九，极论汉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财二百字。其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既成，以示南丰李泰伯。泰伯读之，三叹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某妄意辄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趢趚，拟换作风字，如何？"公凝坐颔首，殆欲下拜。张伯玉守河阳，作《六经阁记》，先托游士及在职者各为之，凡七八本，既毕，并会于府，伯玉一一阅之，取纸书十四字，遍示客曰："六经阁，诸子、史、集在焉，不书，尊经也。"时曾子固亦预坐，惊起摘伏。迈顷闻此二事于张子韶，不能追忆经阁所在及其文竟就于谁手，后之君子，当有知之者矣。

大言误国

隗嚣谋畔汉，马援劝止之甚力，而其将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马最强，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嚣反遂决，至于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汉。隋文帝伐陈，大军临江，都官尚书孔范言于后主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度邪？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

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帝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已而国亡，身窜远裔，唐元宗有克复中原之志，及下南闽，意以谓诸国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穷薄，且无良将。魏岑因侍宴言：“臣少游元城，好其风物，陛下平中原，臣独乞任魏州。”元宗许之。岑趋墀下拜谢，人皆以为佞。孟蜀通奏使王昭远，居常好大言，有杂耕渭上之志，闻王师入讨，对宾客援手言：“此送死来尔!乘此逐北，遂定中原，不烦再举也。”不两月蜀亡，昭远为俘。此四臣之佞，本为爵禄及一时容悦而已，亦可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光尧太上皇帝以圣寿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内，蒙被甚广。太学诸生，至于武学，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该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学者不预，诸人相率诣宰府，且遍谒侍从、台谏，各纳一札子，叙述大旨，其要以为：“德寿霈典，普天同庆，而玉牒支派，辱居胶庠，顾不获与布衣书生等。窃譬之世俗尊长生日，召会族姻，而本家子孙，不享杯酒脔炙，外议谓何?今庞鸿之泽如此，而宗学乃不许厕名，于义于礼，恐为未惬。”是时，诸公莫肯出手为言，迈以待制侍讲内宿，适蒙宣引，因出其纸以奏，仍为敷陈此辈所云尊长生日会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谕可谓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当有理。”时所携只是白札子，蒙径付出施行，遂一例免举。其人名字，今不复能记忆矣。

唐书载韩柳文

宋景文修《唐书》，《韩文公传》全载其《进学解》、《谏佛骨表》、《潮州谢上表》、《祝鳄鱼文》，皆不甚润色，而但换《进学解》数字，颇不如本意。元云“招诸生立馆下”，改“招”字为“召”，既言先生入学，则诸生在前，招而诲之足矣，何召之为?“障百川而东之”，改“障”字为“停”，本言川流横溃，故障之使东，若以为停，于义甚浅。改“跋前疐后”为“踬后”，韩公本用《狼跋诗》语，非踬也。其他以“爬罗剔抉”为“杷罗”，“焚膏油”为“烧”，以“取败几时”为“其败”。《吴元济传》书《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减节辄不稳当。“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减“西川”字。“非郊庙祠祀，其无用乐”，减“祠”、“其”两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减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节都统讨军”，以“讨”为“诸”，尤不然。讨者，如《左传》讨军实之义，若云“诸军”，何人不能下此语。《柳子厚传》载其文章四篇，《与萧俛》、《许孟容书》、《贞符》、《惩咎赋》也。《孟容书》意象步武，全与汉杨恽《答孙会宗书》相似，《贞符》仿班孟坚《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内闵悼，作赋自儆。”然其语曰：“逾再岁之寒暑。”则责居日月未为久，难以言不得召也。《资治通鉴》但载《梓人》及《郭橐驼传》，以为其文之有理者。其识见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冥灵社首凤

光尧上仙，于梓宫发引前夕，合用警场导引鼓吹词。迈在翰苑制撰，其《六州歌头》内一句云：“春秋不说楚冥灵。”常时进入文字，立待报者，则贴黄批急速，未尝停滞。是时，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请付出。太常吏欲习熟歌唱，守院门伺候。适有表弟沈日新在军将桥客邸，一士人乃上庠旧识，忽问楚冥灵出处，沈亦不能知，来扣予，因以《庄子》语告之，急走报，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珰霍汝弼，使释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转费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诗五章，其四云：“鼎湖龙去远，社首凤来迟。”当时不敢宣泄，而带御器械谢纯孝密以为问，乃为举王子年《拾遗记》，盖周成王事也。禁苑文书，周悉乃尔。

左传州郡

《左传》鲁哀公二年，晋赵鞅与郑战，誓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注云：“《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然则郡乃隶县，而历代地理、郡国志未之或书。又《传》所载地名，从州者凡五。“鲁宣公会齐于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齐地在泰山牟县西。”见于正经。它如“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注：“今敦煌也。”“楚庄王灭陈，复封之，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齐子尾使闾丘婴伐我阳州。”注：“鲁地。”后四十年，又书“鲁侵齐，门于阳州。”注：“攻其门也。”“苫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是齐、鲁皆有此地也。卫庄公登城以望，见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贫富习常

少时见前辈一说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弃其子而乳之；贫人有子不得自乳，而弃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懒行，而使人肩舆；贫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舆人。是皆习以为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习以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为异，悲夫!”甚爱其论。后乃得之于晁以道《客语》中，故谨书之，益广其传。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历诸曹尚书、御史大夫，领方镇，入为仆射、东宫师傅，而不得相者，若颜真卿、王起、杨于陵、马总、卢钧、韩皋、柳公绰公权、卢知猷是也。如人

主所欲用，不过侍郎、给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礼绝百僚，谏官、御史听命之不暇，顾何敢辄抨弹其失，与国朝异矣。其先在职者，仍许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萧嵩之引韩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陈希烈，杨国忠引韦见素，卢杞引关播，李泌引董晋、窦参，李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记简妙处

太史公书不待称说，若云褒赞其高古简妙处，殆是摹写星日之光辉，多见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读至《魏世家》、《苏秦·平原君鲁仲连传》，未尝不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无忌与王论韩事曰："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十余语之间五用魏字。苏秦说赵肃侯曰："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愿行，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请行，面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于堂下，其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卒定从而归。至于赵，平原君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秦围赵，鲁仲连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君曰："胜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见衍曰："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及见衍，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复，如骏马下驻千丈坡，其文势正尔。风行于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玉津园喜晴诗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车驾宿戒幸玉津园，命下，大雨，有旨许从驾官带雨具，将晓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归，迈进一诗歌咏其实云："五更犹自雨如麻，无限都人仰翠华。翻手作云方怅望，举头见日共惊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夸。上苑春光无尽藏，何须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从诣景灵宫朝献，蒙于幕次赐和篇，圣制云："比幸玉津园，纵观春事，适霁色可喜，卿有诗来上，因俯同其韵：有郊柔绿遍桑麻，小驻芳园览物华。应信吾心非暇逸，顿回晴意绝咨嗟。每思富庶将同乐，敢务游畋漫自夸？不似华清当日事，五家车骑烂如花。"后二日，兵部尚书宇文价内引，上举似此诗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华清车骑答之。"价拱手称赞。明日以相告云。

虢巨贺兰

天下国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为人臣者当随其事力，悉心尽忠，以致尺寸之效。苟为叨窃禄位，视如秦、越，一切惟己私之是徇，虽千百载后，睹其事者犹使人怒发冲冠也。唐天宝禄山之乱，可谓极矣。虢王巨为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继之，拥数道之兵，临要害之地，尊为征镇，有民有财，而汗漫忌疾，非徒无益，而反败之。巨在彭城，张巡在雍丘，以将士有功，遣使诣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巨惟与折冲、果毅告身三十通，不与赐物，巡竟不能立，徙于睢阳。先是太守许远积粮六万石，巨以其半给濮阳、济阴，远固争不得。二郡得粮，遂以城叛，而睢阳食尽。颜鲁公起兵平原，合众十万，既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时，进明为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书召之并力，进明度河，公每事咨之，军权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讨。后诣行在，因谮房琯，自岭南而易河南。张巡受围困棘，遣南霁云告急于其所治临淮，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阳失守，实二人之故。一时议者，皆不以为言，使之连据高位，显为佚罚。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为段子璋所杀，进明坐第五琦党，自御史大夫窜谪以死。天网恢恢，兹焉不漏。

卷　六

鄱阳七谈

鄱阳素无图经地志，元祐六年，余干进士都颉，始作《七谈》一篇，叙土风人物，云："张仁有篇，徐濯有说，顾雍有论，王德琏有记，而未有形于诗赋之流者，因作《七谈》。"其起事则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语则以"毕意子"。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险胜，番君之灵杰。其二章，言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顷，柔桑蚕茧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鱼鳖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铜冶铸钱，陶埴为器。其五章，言宫寺游观，王遥仙坛，吴氏润泉，叔伦戴堤。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尧山之民，有陶唐之遗风。凡三千余字，自谓八日而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为无慊。予偶于故簏中得之，惜其不传于世，故表著于此。其所引张、徐、王、顾所著，今不复存，更为可恨也！

经解之名

晋、唐至今，诸儒训释《六经》，否则自立佳名，

盖各以百数，其书曰传、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战国迨汉，则其名简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义也。《书》有《夏侯解故》，《诗》有《鲁故》、《后氏故》、《韩故》也。《毛诗故训传》，颜师古谓流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小学有杜林《苍颉故》。二曰微，谓释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铎氏微》、《张氏微》、《虞卿微传》。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论》名为《洼君通》，班固《白虎通》，应劭《风俗通》，唐刘知几《史通》，韩滉《春秋通》。凡此诸书，唯《白虎通》、《风俗通》仅存耳。又如郑康成作《毛诗笺》，申明传义，他书无用此字者。《论语》之学，但曰《齐论》、《鲁论》、《张侯论》，后来皆不然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龟为卜，筴为筮，皆兴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严，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应之至精。斋戒乃请，问不相袭，故史祝所言，其验若答。周史筮陈敬仲，知其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将必代齐有国。史苏占晋伯姬之嫁，而及于为嬴败姬，惠、怀之乱。至邃至赜，通于神明。后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饮食猥杂之际，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问四五，而责其术之不信，岂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坚之论曰："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及至衰世，懈于斋戒，而屡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谓《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诗·小旻》之章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言卜问烦数，狎嫚于龟，龟灵厌之，不告以道也。汉世尚尔，况在于今，未尝顷刻尽敬，而一归咎于淫巫瞽史，其可乎哉！

糖霜谱

糖霜之名，唐以前无所见，自古食蔗者始为蔗浆，宋玉《招魂》所谓"胹鳖炮羔有柘浆"是也。其后为蔗饧，孙亮使黄门就中藏吏取交州献甘蔗饧是也。后又为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本草》亦云："炼糖和乳为石蜜"是也。后又为蔗酒，唐赤土国用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国，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沈如其剂，色味愈于西域远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尽于此，不言作霜，然则糖霜非古也。历世诗人模奇写异，亦无一章一句言之，唯东坡公过金山寺，作诗送遂宁僧圆宝云："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黄鲁直在戎州，作颂答梓州雍熙长老寄糖霜云："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则遂宁糖霜见于文字者，实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四郡所产甚微，而颗碎色浅味薄，才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于近世。唐大历中，有邹和尚者，始来小溪之缴山，教民黄氏以造霜之法。缴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谓荻蔗也，曰红蔗，《本草》崑苍蔗也。红蔗止堪生啖，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浅，土人不甚贵，杜蔗紫嫩，味极厚，专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息之。霜户器用，曰蔗削，曰蔗镰，曰蔗凳，曰蔗碾，曰榨斗，曰榨床，曰漆瓮，各有制度。凡霜，一瓮中品色亦自不同，堆叠如假山者为上，团枝次之，瓮鉴次之，小颗块次之，沙脚为下；紫为上，深琥珀次之，浅黄又次之，浅白为下。宣和初，王黼创应奉司，遂宁赏贡外，岁别进数千斤。是时，所产益奇，墙壁或方寸，应奉司罢，乃不再见。当时因之大扰，败本业者居半，久而未复。遂宁王灼作《糖霜谱》七篇，具载其说，予采取之以广闻见。

李彦仙守陕

靖康夷虏之祸，忠义之士，死于守城，而得书史传者，如汾州之张克戬、隆德之张确、怀之霍安国、代之史抗、建宁寨之杨震、振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来，士之得其死者盖不少。兹读王灼所作《李彦仙传》，虽尝具表上进，然虑实录、正史未曾采用，谨识于此。

彦仙字少严，本名孝忠，其先宁州人也，后徙于巩。幼有大志，喜谈兵，习骑射，所历山川形势必识之。尚气，谨然诺，非豪侠不交。金人南侵，郡县募勤王军，彦仙散家赀，得三千人，入援京师。虏围太原，李纲为宣抚使，彦仙上书切诋，有司逮捕急，乃易今名，弃官亡命。顷之，复从种师中，师中败死，仙走陕州。守将李弥大问北事，条对详复，使扼殽、渑间。金人再围汴，陕西范致虚总六路兵进援，仙请曰："殽、渑险隘，难于立军，前却即众溃矣。宜分道并进，伺空以出。且留半军于陕，为善后计。"致虚曰："如子言乃逗挠也。"仙曰："兵轻而分，正可速达。"不从，争益牢，致虚怒，罢其职。既而败绩，卒无功。建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陕州，经制使王璞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仙为石壕尉，独如平时，归者缀属，即徙老稚入土花砦、三觜、石柱、大通诸山，拔武锐者分主之，自营三觜。谕众曰："虏实易与，今得地利，若辈坚守足矣。"少日虏复据陕，分军来攻，有健酋升前阜嫚骂，仙单骑冲击，挟之以归，始料众，正部伍。虏数万围三觜，仙邀战，伏精兵后崦，掩杀万计，夺马三百，虏解去。京、洛间多争附者，势益雄张，未阅月，破虏五十余壁。初，虏再入陕，官其土人，俾招复业者，人给符别之。仙阴纵麾下往，约日内应。二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虏方备南壁，而水军自新店，夜顺流薄城东北蒙泉坡龙堂沟以入，表里夹攻，僵尸相藉，遂复陕。始，河东之人倡义拒虏，仙约胡夜叉者为助，假以沿

河提举，意不满，叛趋南原。仙诱致杀之，夺五千众。邵隆、邵云本其党，欲为复仇，仙因客镌说，遂来归。乘胜渡河，栅中条诸山，蒲、解至太原皆响动，乃分遣隆、云等取安邑、虞乡、芮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几拔，会援至不克。以功迁阁门宣赞舍人，就畀陕，兼安抚司公事，悉哀所俘酋长护送行在。上咨叹，赐袍带、枪剑，许直达奏事，便宜处决。时关以东独陕在，益增陴、疏堑、蒐军、缮铠，广屯田，训农耕作。家素留巩，尽取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闻者感悦，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乌鲁撒拔围陕，仙背城鏖斗七日，虏伤甚跳奔。三年，娄宿孛堇自绛移屯蒲、解，谍知之，设伏于诸谷，鼓噪横突，俘馘十八，娄宿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轻军掎角，次虞乡，虏以万甲逆石钟谷口，终日战，斩级二千，迁武功大夫、宁州观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时河东土豪密附，期王师来为应。仙益治军，欲请于朝，乞诏陕西诸路各助步骑二万。会张浚经略处置川、陕，弗之许。十二月，娄宿众十万复围陕，仙夜使人隧地，焚其攻具，营部嚣乱，纵兵乘之，虏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傅垒，昼夜进攻，鹅车、天桥、火车、冲车丛进，仙随机拒敌，又为金汁炮，火药所及，糜烂无遗，而围不解。日凭堞须外援，浚为遣军，虏先阻雍，不得进，则令泾原曲端出鄜坊绕虏后。端素嫉仙声绩逾己，幸其败，诡托不行。丁巳，城陷，仙挟亲军巷城，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殊，战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先是，虏尝许以河南元帅，及围合，复言如前约，当退师。仙叱曰："吾宁鬼于宋，安用汝富贵为！"虏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将破，先令军中，生致者予万金。仙平时弊衣同士卒，及是杂群伍中死，虏不能察。其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虽亲属不贷。诸将败事，或有他过，其外屯者，辄封箠，遣帐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词。当是时，同、华、长安尽为敌薮，陕斗绝一隅，初无朝家素定约束，中立孤军日与虏确，但诵忠义，感励其众。每拜君赐暨取敌金资，悉均之，毛铢不入己。以是精兵三万，大小二百战，皆乐为用。军事独裁决，至郡政必问法所底，阖境称治。浚承制赠彰武军节度使，建庙商州。

邵云者，龙门人。城破被执，娄宿欲命以千户长，肆詈不屈，乃钉之木架上，置解州东门外。恶少抚其背涅文，戏曰："可鞘吾佩刀。"云怒，偃架扑之。后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詈不绝，喉断乃已。初行刑，将刓刃，云叱之，失刀而毙，其忠勇盖如此。

奸雄疾胜己者

自古奸雄得志，包藏祸心，窥伺神器，其势必嫉士大夫之胜己者，故常持"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说。若蔡伯喈之值董卓，孔文举、祢正平、杨德祖之值曹操，嵇叔夜、阮嗣宗之值司马昭、师，温太真之值王处仲，谢安石、孟嘉之值桓温，皆可谓不幸矣。伯喈仅仅脱卓手，终以之陨命。正平转死于黄祖，文举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东市之害。嗣宗沉湎佯狂，至为劝进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钱凤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谢公以高名达识，表里至诚，故温敬之重之，不敢萌相窥之意。然尚有"为性命忍须臾"，及"晋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为人夷旷冲默，名冠州里，称盛德人。仕于温府，历征西参军、从事、中郎、长史，在朝隤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辈轻与温合。然自度终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龙山落帽，岂为不自觉哉！温至云："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驭卿。"老贼于是见其肺肝矣！嘉虽得全于酒，幸以考终，然财享年五十一，盖酒为之累也。陶渊明实其外孙，伤其"道悠运促"，悲夫！

俗语放钱

今人出本钱以规利入，俗语谓之放债，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来。《汉书·谷永传》云："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颜师古注曰："言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汉书多叙谷永

予亡弟景何，少时读书甚精勤，昼夜不释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夭逝。尝见梁弘夫诵《汉书》，即云："唯谷永一人，无处不有。"弘夫验之于史，乃服其说。今五十余年矣，漫摭永诸所论建，以谍予在原之思。薛宣为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宣简在两府。谏大夫刘辅系狱，永同中朝臣上书救之。光禄大夫郑宽中卒，永乞以师傅恩加其礼谥。陈汤下狱，永上疏讼其功。鸿嘉河决，永言当观水势，然后顺天心而图之。成帝好鬼神方术，永言皆妄人惑众，挟左道以欺罔世主，宜距绝此类。梁王为有司奏禽兽行，永上疏谏止勿治。淳于长初封，下朝臣议，永言长当封。段会宗复为西域都护，永怜其老复远出，手书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请皇后就宫，令众妾人人更进。建始星孛营室，永言为后宫怀妊之象，彗星加之，将有绝继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对，言酒亡节之所致。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陨如雨，永言王者失道，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楼护传》言："谷子云之笔札。"《叙传》述其论许、班事。《许皇后传》云："上采永所言以答书。"其载于史者详复如此。本传云："永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盖谓是云。

玉堂殿阁

汉谷永对成帝问曰："抑损椒房、玉堂之盛宠。"颜师古注："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幸之舍也。"按《汉书·李寻传》："久污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宫。"翼奉疏曰："孝文帝时，未央宫又无高

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三辅黄图》曰：“未央宫有殿阁三十二，椒房、玉堂在其中。”《汉宫阁记》云：“未央宫有玉堂、宣室阁。”又引《汉书》“建章宫南有玉堂，璧门三层，台高二十丈，玉党内殿十二门阶，阶皆玉为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汉书·郊祀志》但云“建章宫南有玉堂璧门”，而无它语。晋灼注扬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黄图》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黄图》无此文。国朝太宗淳化中，赐翰林“玉堂之署”四字，其后以最下一字犯庙讳，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绍兴末，学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书“玉堂”二字，揭于直庐，麟之跋语，自有所疑。已而议者皆谓玉堂乃殿名，不得以为臣下直舍，当如承明故事，请曰“玉堂之庐”可也。今翰林但扁摘文堂三字，示不敢居，然则其为禁内宫殿明白，有殿、有阁、有台。谷永以配椒房言之，意当日亦尝为燕游之地，师古直以为嬖幸之舍，与前注自相舛异，大误矣！

汉武帝喜杀人者

汉武帝天资刚严，闻臣下有杀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称之。李广以故将军屏居蓝田，夜出至亭，为霸陵醉尉所辱。居无何，拜右北平太守，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伏。夫报忿除害，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胡建守军正丞（谓未得真官，兼守之也），时监军御史穿北军垒垣以为贾区，建欲诛之。当选士马日，御史与护军诸校列坐堂皇上，建趋至拜谒，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斩之。遂上奏曰：“案军法：‘正亡属将军，将军有罪以闻，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臣谨以斩。”谓丞属军正，斩御史于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或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将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显名。观此二诏，岂不开妄杀之路乎？

知人之难

霍光事武帝，但为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虽以小心谨饬亲信，初未尝少见于事也。一旦位诸百寮之上，使之受遗当国。金日磾以胡父不降，没入官养马，上因游宴见马，于造次顷刻间，异其为人，即日亲近，其后遂为光副。两人皆能称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时辅政，几于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则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为未能尽，此虽帝尧之圣而以为难也。

馆职迁除

建炎南渡，稍置馆职，绍兴初，始定制，除监、少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秘书郎二员，校书、正字通十二员为额，仿唐瀛州十八学士之数。其迁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论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后，有旨，须曾任为县，始得除台、察，曾任郡守，始得为郎。三馆之士固无有历此者，于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为将作、军器少监，旋进为监，既班在郎上，则无所不可为。欲径跻清要者，则由著迁秘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过兼权省郎，年岁间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归六院矣。尔后颇靳其选，俟再迁寺监丞簿，然后命之。向时郡守召用，虽自军垒亦除郎，今资浅望轻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卷　七

盛衰不可常

东坡谓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予每读书史，追悼古昔，未尝不掩卷而叹。伶子于叙《赵飞燕传》，极道其姊弟一时之盛，而终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国初时，工部尚书杨玢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以状诉其事，玢批纸尾，有“试上含元基上望，秋风秋草正离离”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宫殿已如此，殆于宗周《黍离》之咏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题一绝句，字极小而端劲，最为感人。其词曰：“汉国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旨意高远，不知为何人，必唐世诗流所作也。李峤《汾阴行》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明皇闻之，至于泣下。杜甫《观画马图》云：“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元微之《连昌宫词》云：“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闼树宛然。”又云：“舞榭欹倾基尚存，文窗窈窕纱犹绿。”“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晨光未出帘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钩。指似傍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凡此诸篇，不可胜纪。《飞燕别传》以为伶玄所作，又有玄自叙及桓谭跋语。予窃有疑焉，不唯其书太媟，至云扬雄独知之，雄贪名矫激，谢不与交；为河东都尉，捽辱决曹班躅，躅从兄子彪续司马《史记》，绌子于无所叙录，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为淮南相。”案是时淮南国绝久矣，可昭其妄也。因序次诸诗，聊载于此。

唐赋造语相似

唐人作赋，多以造语为奇。杜牧《阿房宫赋》

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兴引喻，如是其侈。然杨敬之《华山赋》又在其前，叙述尤壮，曰："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醯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后又有李庾者，赋西都云："秦址薪矣，汉址芜矣。西去一舍，鞠为墟矣。代远时移，作新都矣。"其文与意皆不逮杨、杜远甚。高彦休《阙史》云敬之"赋五千字，唱在人口。"赋内之句，如上数语，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诵念。牧之乃佑孙，则《阿房赋》实模仿杨作也。彦休者，昭宗时人。

张蕴古大宝箴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凡六百余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于《文艺·谢偃传》末，又不载此文，但云"讽帝以民畏而未怀，其辞挺切"而已。《资治通鉴》仅载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然此外尚多规正之语，如曰："惟辟作福，为君实难。主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有求，具寮陈其所倡。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就大。乐不可极，乐极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货，勿听亡国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音淫。勿谓我尊，而慢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情，物之鉴者，妍媸自生。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吾王拨乱，戡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其文大抵不凡，既不为史所书，故学者亦罕传诵。蕴古为丞四年，以无罪受戮，太宗寻悔之，乃有覆奏之旨，传亦不书，而以为坐事诛，皆失之矣。《旧唐书》全载此箴，仍专立传，不知宋景文何为削之也？

国初文籍

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炀荡析，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叙西汉郊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论，国朝元丰、元祐、绍圣中三议之矣，莫辩于东坡之立说，然其大旨驳当时议臣，谓周、汉以来，皆尝合祭，及谓夏至之日行礼为不便。予固赞美之于《四笔》矣。但熟考《汉史》，犹为未尽。自高皇帝增秦四畤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来，至于元、成，皆郊见甘泉。武帝因幸汾阴，始立后土祠于脽上，率岁岁间举之，或隔一岁，常以正月郊泰畤，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罢甘泉、汾阴之祭。元丰、祐、绍三议，皆未尝及此。盖盛夏入庙出郊，在汉礼元不然也。是时，坡公以非议者所起，故不暇更为之说，似不必深攻合祭为王莽所行，庶几往复考赜，不至矛盾，当复俟知礼者折衷之焉。

骞骞二字义训

骞骞二字，音义训释不同。以字书正之，骞，去乾切，注云："马腹絷，又亏也。"今列于《礼部韵略》下平声二仙中。骞，虚言切，注云："飞貌。"今列于上平声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骞亏之骞为轩昂掀举之义，非也。其字之下从马，马岂能掀举哉？闵损字子骞，虽古圣贤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亏少之义，则涣然矣。其下从鸟，则于掀飞之训为得。此字殆废于今，故东坡、山谷亦皆押骞字入元韵，如"时来或作鹏骞"，"传非其人恐飞骞"之类，特不暇毛举深考耳，唯韩公《和侯协律咏笋》一联云："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骞。"乃为得之。此固小学琐琐，尤可以见公之不苟于下笔也。

书麴信陵事

夜读白乐天《秦中吟》十诗，其《立碑》篇云："我闻望江县，麴令抚茕嫠（*麴，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岐。攀辕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妇涕皆垂。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予因忆少年寓无锡时，从钱伸仲大夫借书，正得信陵遗集，财有诗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贞元元年鲍防下及第，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读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于邑里，惨黩之政，施于黎元，令长之罪也。神得而诛之，岂可移于人以害其岁？"详味此言，其为政无愧于神天可见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乡贡进士姚辇，以其文示县令萧缜，缜辍俸买石刊之。乐天十诗，作于贞元元和之际，距其亡十五年

耳，而名已不传。《新唐·艺文志》但记诗一卷，略无它说。非乐天之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汝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

贡禹朱晖晚达

贡禹壮年仕不遇，弃官而归。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谏大夫迁光禄，奏言："臣犬马之齿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则禹入朝时，盖年八十，其生子时固已七十岁矣，竟再迁至御史大夫，列于三公。杜子美云："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晖在章帝朝，自临淮太守屏居，后召拜仆射，复为太守，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议事不合，自系狱，不肯复署议，曰："行年八十，得在机密，当以死报。"遂闭口不复言。帝意解，迁为尚书令。至和帝时，复谏征匈奴，计其年当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琵琶行海棠诗

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东坡谪黄州，赋《定惠院海棠》诗，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尔也。或谓殊无一话一言与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乐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写而后已哉？

东坡不随人后

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晋人成公绥《啸赋》，无所宾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词。枚乘《七发》，本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子建《七启》，遂有玄微子、镜机子。张景阳《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话非不工也，而此习根著未之或改。若东坡公作《后杞菊赋》，破题直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骞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翾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于诗亦然，乐天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坡则曰："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老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十日菊》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采旧公案，而机杼一新，前无古人，于是为至。与夫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之意，以为"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为一僧所嗤者有间矣。

元白习制科

白乐天、元微之同习制科，中第之后，白公《寄微之》诗曰："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矻矻，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锋锐若锥。"注云："时与微之结集策略之目，其数至百十，各有纤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目为毫锥。"乃知士子待敌，编缀应用，自唐以来则然，毫锥笔之名起于此也。

门生门下见门生

后唐裴尚书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门生马裔孙知举，放榜后引新进士谒谢于裴，裴欢宴永日，书一绝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时人荣之。事见苏耆《开谭录》。予以《五代登科记》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举，四年放进士八人，裔孙预焉。后十年，裔孙为翰林学士，以清泰三年放进士十三人，兹所书是已。裔孙寻拜相，《新史》亦载此一句云。白乐天诗，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篇。注云："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予考《登科记》，乐天以贞元十六年庚辰中书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宝应二年癸卯礼部侍郎萧昕下第九人登科，追郢拜太常时，几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进士之后，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礼部尚书再知贡举，可谓寿俊。观白公所赋，益可见唐世举子之尊尚主司也。

韩苏杜公叙马

韩公《人物画记》，其叙马处云："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牵者，奔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而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焉。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谓其叙事该而不烦，故仿之而作《罗汉记》。坡公赋《韩幹十四马》诗云："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之与记，其体虽异，其为布置铺写则同。诵坡公之

语，盖不待见画也。予《云林绘监》中有临本，略无小异。杜老《观曹将军画马图》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其语视东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也。杜又有《画马赞》云："韩干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瞻彼骏骨，实惟龙媒"之句。坡公《九马赞》言："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其词云："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此诗文数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矣。

风灾霜旱

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尝请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蛭虫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蟊贼也。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予因记元祐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苏公及此，可谓仁人之言。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旱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

卷　八

白苏诗纪年岁

白乐天为人诚实洞达，故作诗述怀，好纪年岁。因阅其集，辄抒录之："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鬓早改变，四十白发生"，"况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下有独立人，年来四十一"，"若为重入华阳院，病鬓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鬓蹉跎将五十，关河迢递过三千"，"青山举眼三千里，白发平头五十人"，"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学尔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丝纶"，"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欢娱"，"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头似霜"，"老校于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岁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犹强健，尚得闲行十五春"，"去时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我年五十七，归去诚已迟"，"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半百过九年，艳阳残一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拟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拟身年六十，游春犹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闲"，"今岁日余二十六，来岁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头雪白，假如醒黠欲何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轮"，"年开第七秩，屈指几多人"，"五十八归来，今年六十六"，"无忧亦无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岁，此生那足论"，"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问年几何，七十行欠二"，"更过今年年七十，假如无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将七十，犹须惭愧病来迟"，"且喜同年满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贫"，"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称寿考"，"昨日复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希，我年幸过之"，"白须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七旬（时年七十一）"，"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七十人难到，过三更较稀"，"七十三人难再到，今春来是别花来"，"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风光抛得也，七十四年春"，"寿及七十五，俸沾五十千"，其多如此。苏公素重乐天，故间亦效之，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莫日斜时，还为昔人叹"，正引用其语。又"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

宿"，"吾年四十九，赖此一笑喜"，"嗟我与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穷不死"，"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白发苍颜五十三，家人强遣试春衫"，"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纷纷华发不足道，当返六十过去魂"，"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逾"，"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玩味庄诵，便如阅年谱也。

天将富此翁

唐刘仁轨任给事中，为宰相李义府所恶，出为青州刺史。及代还，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没免官。其后百济叛，诏以白衣检校带方州刺史。仁轨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邪!"果削平辽海。白乐天有《自题酒库》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将富此翁。此翁何处富，酒库不曾空。"注云："刘仁轨诗：'天将富此翁。'以一醉为富也。"然则唐史以此为仁轨之语，而不言其诗，为未审耳。

白公说俸禄

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因读其集，辄叙而列之。其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亦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贬江州司马，曰："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壁记》曰："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罢杭州刺史，曰："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为苏州刺史，曰："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为宾客分司，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嵩洛供云水，朝廷乞俸钱。""老宜官冷静，贫赖俸优饶。""官优有禄料，职散无羁縻。""官衔依口得，俸禄逐身来。"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闲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诚贪俸钱厚，其如身力衰!"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七年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俸随日计钱盈贯，禄逐年支粟满囷。""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历官凡五六，禄俸及妻孥。""料钱随官用，生计逐年营。""形骸僶俛班行内，骨肉勾留俸禄中。"其它人者，如陕州王司马曰："公事闲忙同少尹，俸钱多少敌尚书。"刘梦得罢宾客，除秘监，禄俸略同，曰："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叹洛阳、长水二县令曰："朱绂洛阳官位屈，青袍长水俸钱贫。"其将下世，有《达哉乐天行》，曰："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后之君子试一味其言，虽日饮贪泉，亦知斟酌矣。观其生涯如是，东坡云："公廪有余粟，府有余帛。"殆亦不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为左赞善大夫，盗杀武元衡，京都震扰。居易首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以必得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悦，因是贬江州司马。此《唐书》本传语也。案是时宰相张弘靖、韦贯之，弘靖不足道，贯之于是为失矣。白集载与杨虞卿书云："左降诏下，明日而东，思欲一陈于左右，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于通衢中，迸血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栗不知所云，仆以书籍以来，未有此事。苟有所见，虽畎亩皂隶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耶？故武丞相之气平明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语以伪言，或陷以非语，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仆闻此语，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以此获辜，顾何如耳，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则一时指为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坠井死，而赋《新井篇》，以是左降。"前书所谓不以此为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记酒经

欧阳公《醉翁亭记》、东坡公《酒经》，皆以也字为绝句。欧阳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欧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之者盖无几。坡公尝云："欧阳作此记，其词玩易，盖戏云耳，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欧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为退之画记，退之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坡《酒经》每一也字上必押韵，暗寓于赋，而读之者不觉，其激昂渊妙，殊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今尽载于此，以示后生辈。其词云："南方之氓，以糯与粳，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烝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二两之曲，皆泽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捣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

者也。劲、正合为四斞，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不猛也。筥绝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力，则真味愈隽永，然未易为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乐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作诗兼呈刘梦得》，其末云：“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注：“与梦得俱典姑苏，而不获此石。”又有《感石上旧字》云：“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案陈结之并无所经见，全不可晓。后观其《对酒有怀寄李郎中》一绝句，曰：“往年江外抛桃叶，去岁楼中别柳枝。寂寞春来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叶，结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后结之之义始明。乐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诗云：“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因刘梦得有戏之之句，又答之云：“谁能更学孩童戏，寻逐春风捉柳花。”然其钟情处竟不能忘，如云“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金羁骆马近贯却，罗袖柳枝寻放还”，“觞咏罢来宾阁闭，笙歌散后妓房空”皆是也，读之使人凄然。

礼部韵略非理

《礼部韵略》所分字，有绝不近人情者，如东之与冬，清之与青，至于隔韵不通用。而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然终为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韵中，仍义训不一。顷绍兴三十年，省闱举子兼经出《易简天下之理得赋》。予为参详官，有点检试卷官蜀士杜莘云：“简字韵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尔，如‘杂物撰德’，‘体天地之撰’，‘异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屦’之类，皆不可用。”予以白知举，请揭榜示众。何通远谏议，初亦难之，予曰：“倘举场皆落韵，如何出手?”乃自书一榜。榜才出，八厢逻卒，以为逐举未尝有此例，即录以报主者。士人满帘前上请，予为逐一剖析，然后退。又静之与靓，其义一也，而以静为上声，靓为去声。案《汉书》贾谊《服赋》“澹虖若深渊之靓”，颜师古注“靓与静同。”《史记》正作静。扬雄《甘泉赋》“暗暗靓深”，注云“靓即静字耳”。今析入两音，殊为非理。予名云竹庄之堂曰“赏静”，取杜诗“赏静怜云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频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静字左傍乃争字，以故不定叠。”于是撤去元扁，而改为“靓”云。

唐臣乞赠祖

唐世赠典唯一品乃及祖，余官只赠父耳。而长庆中流泽颇异，白乐天制集有户部尚书杨于陵，回赠其祖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为郡夫人。马总准制赠亡父，亦请回其祖及祖母。散骑常侍张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时，崔植为相，亦有《陈情表》云：“亡父婴甫，是臣本生；亡伯祐甫，臣今承后。嗣袭虽移，孝心则在。自去年以来，累有庆泽，凡在朝列，再蒙追荣，或有陈乞，皆许回授。臣猥当宠擢，而显扬之命，独未及于先人。今请以在身官秩，并前后合叙勋封，特乞回充追赠。”则知其时一切之制如此。伯兄文惠执政，乞以己合转官回赠高祖，既已得旨，而为后省封还。固近无此比，且失于考引唐时故事也。

承习用经语误

经传中事实多有转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训故者，如：《邶·谷风》之诗，为淫新昏弃旧室而作，其词曰：“宴尔新昏，以我御穷。”宴，安也，言安爱尔之新昏，但以我御穷苦之时，至于富贵则弃我。今人乃以初娶为宴尔，非惟于诗意不合，且又再娶事，岂堪用也。《抑》之诗曰：“讦谟定命，远犹辰告。”毛公曰：“讦，大也；谟，谋也；犹，道也；辰，时也。”犹与猷同。郑笺曰：“犹，图也，言大谋定命。为天下远图庶事，而以岁时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谓上告下之义，今词臣乃用于制诏，以属臣下，而臣下于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与“入告尔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诗曰：“诞弥厥月。”毛公曰：“诞，大也；弥，终也。”郑笺言：“后稷之在其母，终人道十月而生。”案训弥为终，其义亦未易晓。至“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既释弥为终，又曰酋终也，颇涉烦复。《生民》凡有八诞字：“诞置之隘巷”，“诞置之平林”，“诞置之寒冰”，“诞置匍匐”，“诞后稷之穑”，“诞降嘉种”，“诞我祀如何”。若悉以诞为大，于义亦不通。它如“诞先登于岸”之类，新安朱氏以为发语之辞，是已。莆田郑氏云：“弥只训满，谓满此月耳。”今称圣节曰降诞，曰诞节，人相称曰诞日、诞辰、庆诞，皆为不然。但承习胶固，无由可革，虽东坡公亦云“仰止诞弥之庆”，未能免俗。书之于此，使子弟后生辈知之。《左传》：“王使宰孔赐齐侯胙，齐侯将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谓拜于堂下，而受胙于堂上。今人简牍谢馈者，辄曰“谨已下拜”，犹未为甚失，若“天威不违颜咫尺”，则上四字为天子设，下三字为人臣设，故注言：“天鉴察不远，威严常在颜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于表奏中言违颜，或曰咫颜、咫尺之颜，全与本指爽戾。如用龙颜、圣颜、天颜之类，自无害也。

长庆表章

唐自大历以河北三镇为悍藩所据，至元和中，田弘正以魏归国，长庆初王承元、刘总去镇、幽，于是河北略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颖、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长之策，轻徙田弘正，以启王庭凑之

乱，缪用张弘靖，以启朱克融之乱。朝廷以诸道十五万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嗣、李光颜当时名将，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遂以节钺授二贼，再失河朔，讫于唐亡。观一时事势，何止可为痛哭！而宰相请上尊号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无巾车汗马之劳，而坐平镇、冀；无亡弓遗镞之费，而立定幽燕。以谓威灵四及，请为'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无羞耻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学士元稹求为宰相，恐裴度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多从中沮坏之。度上表极陈其状，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劝上罢兵。未几拜相，居易代作《谢表》，其略云："臣遭遇圣明，不因人进，擢居禁内，访以密谋。恩奖太深，谗谤并至。虽内省行事，无所愧心，然上黩宸聪，合当死责。"其文过饰非如此。居易二表，诚为有玷盛德。

元白制科

元、白习制科，其书后分为四卷，命曰《策林》。其《策头》、《策项》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谦逊》、《塞人望》、《教必成》、《不劳而理》、《风化浇朴》、《复雍熙》、《感人心》之类，凡七十五门，言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备载于文集云。

八种经典

开士悟入诸佛知见，以了义度无边，以圆教垂无穷，莫尊于《妙法莲华经》，凡六万九千五百五字。证无生忍，造不二门，住不可思议解脱，莫极于《维摩经》，凡二万七千九十二字。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坏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凡三千二十字。应念顺愿，愿生极乐土，莫疾于《阿弥陀经》，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见，观真相，莫出于《观音普贤菩萨法行经》，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诠自性，认本觉，莫深于《实相法密经》，凡三千一百五字。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凡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种经典十二部，合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万佛之秘藏，尽矣。唐长庆三年，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所刻金字经，白乐天为作碑文，其叙如此。予窃爱其简明洁亮，故备录之。

卷　九

畏人索报书

士大夫得交朋书问，有懒傲不肯即答者。记白乐天《老慵》一绝句曰："岂是交亲向我疏，老慵自爱闭门居。近来渐喜知闻断，免恼嵇康索报书。"案嵇康《与山涛绝交书》云："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乐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于答书，其来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书白公钟情蛮、素于前卷，今复见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为之感叹，辄载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乐天既老，又病风。乃录家事，会经费，去长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籍在经费中，将放之。马有骆者，籍在长物中，将鬻之。马出门，骧首反顾。素闻马嘶，惨然立且拜，婉娈有辞，辞毕涕下。予亦愍然不能对，且命反袂，饮之酒，自饮一杯，快吟数十声，声成文，文无定句。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情者，事来搅情，情动不可柅，因自哂，题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骆马兮，放杨柳枝。掩翠黛兮，顿金羁。马不能言兮，长鸣而却顾。杨柳枝再拜长跪而致辞。辞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虺槐。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予俯而叹，仰而咍，且曰骆骆尔勿嘶，素素尔勿啼，骆反厩，素反闺。吾疾虽作年虽颓，幸未及项籍之将死，亦何必一日之内弃骓兮而别虞兮。乃目素兮，素兮为我歌《杨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与尔归醉乡去来。"观公之文，固以遣情释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后卷，故读之者未必记忆。东坡犹以为柳枝不忍去，因刘梦得"春尽絮飞"之句方知之。于是美朝云之独留，为之作诗，有"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语。然不及二年而病亡，为可叹也。

擒鬼章祝文

东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猕获禽，必有指踪之自。丰年多廪，孰知耘耔之劳？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庭，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其意盖以神宗有平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归功，谓武帝、宪宗亦经营于初，而绩效在于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苏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给事在临安所刻，并江州本、麻沙书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憬彼西戎，古称右臂。"正是好处，却芟去之，岂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迹，独得其全。坡集奏议中登州上殿三札，皆非是。司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作中丞日《弹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还翰林，而此章乃熙宁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孙，而为妄人所误，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内制有《温公安葬祭文》，云："元丰之末，天步为艰。社稷之卫，

中外所属。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当世，行满天下。措国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岁月未周，纲纪略定。天若相之，又复夺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圣母。驯致其道，太平可期。长为宗臣，以表后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怀！"而石本颇不同，其词云："元丰之末，天步惟艰。社稷之卫，存者有几？惟是一老，屏予一人。措国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岁未及期，纲纪略定。道之将行，非天而谁？天既予之，又复夺之。惟圣与贤，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圣母。驯致其道，终于太平。永为宗臣，与国无极。于其葬也，告诸其柩。"今莫能考其所以异也。

欧公送慧勤诗

国朝承平之时，四方之人，以趋京邑为喜。盖士大夫则用功名进取系心，商贾则贪舟车南北之利，后生嬉戏则以纷华盛丽而悦。夷考其实，非南方比也。读欧阳公《送僧慧勤归余杭》之诗可知矣。曰："越俗僭宫室，倾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耽耽拟侯王。文彩莹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悬百宝盖，宴坐以方床。胡为弃不居，栖身客京坊？辛勤营一室，有类燕巢梁。南方精饮食，菌笋比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晨兴未饭僧，日昃不敢尝。乃兹随北客，枯粟充饥肠。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余杭几万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起，云雾杂芬芳。岂如车马尘，鬓发染成霜？三者孰苦乐？子奚勤四方！"观此诗中所谓吴越宫室、饮食、山水三者之胜，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乐》三章送之归。勤后识东坡，为作《诗集序》者。

委蛇字之变

欧公《乐郊诗》云："有山在其东，有水出逶夷。"近岁丁朝佐《辨正》谓其字参古今之变，必有所据。予因其说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变。一曰委蛇，本于《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从迹也。"郑笺："委曲自得之貌。委，于危反。蛇音移。"《左传》引此句，杜注云："顺貌。"《庄子》载齐桓公泽中所见，其名亦同。二曰委佗，《诗·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从迹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迱，《韩诗》释上文云："公正貌。"《说文》："逶迤，斜去貌。"四曰倭迟，《诗》："四牡騑騑，周道倭迟。"注："历远之貌。"五曰逶夷，《韩诗》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诗："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孙绰《天台山赋》："既克阶于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李善注引《韩诗》"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险也。"七曰委移，《离骚经》："载云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云旗委移，长也。"八曰逶移，刘向《九叹》："遵江曲之逶移。"九曰逶蛇，后汉《费凤碑》："君有逶蛇之节。"十曰蟃蜒，张衡《西京赋》："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蟃蜒。"李善注："蟃蜒，声余诘曲也。"十一曰逸迤，汉《逢盛碑》："当遂逸迤，立号建基。"十二曰威迟，刘梦得诗："柳动御沟清，威迟堤上行。"韩公《南海庙碑》："蜿蜿蛇蛇"，亦然也。则欧公正用《韩诗》，朝佐不暇寻绎之尔。

东不可名园

今人亭馆园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东园、东亭、西池、南馆、北榭之类，固为简雅，然有当避就处。欧阳公作《真州东园记》，最显。案《汉书百官表》："将作少府，掌治宫室。属官有东园主章。"注云："章谓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东园大匠。"绍兴三十年，予为省试参详官，主司委出词科题，同院或欲以"东园主章"为箴，予曰："君但知《汉表》耳！《霍光传》：'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师古曰：'东园，署名也，属少府。其署主作此器。'《董贤传》：'东园秘器以赐贤。'注引《汉旧仪》东园秘器作棺。若是岂佳处乎？"同院惊谢而退。然则以东名园，是为不可。予有两园，适居东西，故扁西为西园，而以东为东圃，盖避此也。

一二三与壹贰叁同

古书及汉人用字，如一之与壹，二之与贰，三之与叁，其义皆同。《鸤鸠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仪一兮"。《表记》："节以壹惠。"注："言声誉虽有众多者，节以其行一大善者为谥耳。"汉《华山碑》："五载壹巡狩。"《祠孔庙碑》："恢崇壹变。"《祝睦碑》："非礼，壹不得犯。"而后碑云："非礼之常，一不得当。"则与壹通用也。《孟子》："市价不贰。"赵岐注云："无二贾者也。"本文用大贰字，注用小二字，则二与贰通用也。《易·系辞》："参天两地。"《释文》云："参，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礼》："设其参。"注："参，谓卿三人。"则三与参通用也。九之与久，十之与拾，百之与伯亦然。予顷在英州，访邻人利秀才。利新作茅斋，颇净洁，从予乞名。其前有两高松，因为诵《蓝田壁记》，命之曰"二松"。其季请曰："是使大贰字否？"坐者皆哂。盖其人不知书，信口辄言，以贻讥笑。若以古字论之，亦未为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咏"，而采借隶法，扁为"壹咏"，读者多以为疑，顾第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孙弘为丞相，以病归印，上报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颜师古注："恙，忧也。何忧于疾不止也。"《礼部韵略》训恙字，亦曰忧也。初无训病之义。盖既云罹疾矣，不应复云病，师古之说甚

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问人病为贵恙，谓轻者为微恙，心疾为心恙，风疾为风恙，根著已深，无由可改。

两汉用人人元元字

《前汉书》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纪》“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又曰“人人自安难动摇”，《元帝纪》“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货志》“人人自爱而重犯法”，《韩信传》“人人自以为得大将”，《曹参传》“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张良传》“人人自坚”，《叔孙通传》“吏人人奉职”，《贾谊传》“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扬雄传》“人人自以为咎繇”，《鲍宣传》“人人牵引所私”，《韩延寿传》“人人问以谣俗”、“人人为饮”，《张骞传》“人人有言轻重”，《李寻传》“人人自贤”，《王莽传》“人人延问”，《严安传》“人人自以为更生”，《王吉传》“人人自制”是也。《后汉书》亦间有之，如《崔骃传》“人人有以自优”，《五行志》“人人莫不畏宪”，《吴汉传》“诸将人人多请之”，《申屠刚传》“人人怀忧”，《王允传》“人人自危”，《荀彧传》“人人自安”，《吕强传》“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六经无所见，而《两汉书》多用之。如《前汉·文帝纪》“全天下元元之民”，《武纪》“烛幽隐，劝元元”、“所以化元元”，《宣纪》“不忘元元”，《元纪》“元元失望”、“元元何辜”、“元元大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元元骚动”、“元元安所归命”，《成纪》“元元冤失职者众”，《哀纪》“元元不赡”，《刑法志》“罹元元之不逮”，《严安传》“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严助传》“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贾捐之传》“保全元元”，《东方朔传》“元元之民，各得其所”，《魏相传》“尉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元”，《鲍宣传》“为天牧养元元”，《萧育传》“安元元而已”，《匡衡薛宣传》“哀闵元元”，《王嘉传》“忧闵元元”，《谷永传》“以慰元元之心”，《匈奴传》“元元万民”是也。《后汉·光武纪》“下为元元所归”、“贼害元元”、“元元愁恨”、“惠兹元元”，《章纪》“诚欲元元去末归本”、“元元未谕”、“深元元之爱”，《和纪》“爱养元元”、“下济元元”，《顺纪》“元元被害”，《质纪》“元元婴此困毒”，《桓纪》“害及元元”，《邓后纪》、《刘毅传》“垂恩元元”，《王昌传》“元元创痍”，《耿弇传》“元元叩心”，《郎𫖮传》“弘济元元”、“贷赡元元”，《曹褒传》“仁济元元”，《范升传》“元元焉所呼天”、“免元元之急”，《钟离意传》“忧念元元”，《何敞传》“元元怨恨”、“安济元元”，《杨终传》“以济元元”，《虞诩传》“遭元元无妄之灾”，《皇甫规传》“平志毕力，以庆元元”是也。予谓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万民，近于复重矣。故颜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韩公潮州表

韩文公《谏佛骨表》，其词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监临，臣不怨悔。”坐此贬潮州刺史。而谢表云：“臣于当时之文，未有过人者。至论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逊。而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考韩所言，其意乃望召还。宪宗虽有武功，亦未至编之《诗》、《书》而无愧，至于“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东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语，摧挫献佞，大与谏表不侔，当时李汉辈编定文集，惜不能为之除去。东坡自黄州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臣昔在常州，有田粗给饘粥，欲望许令常州居住。辄叙徐州守河及获妖贼事，庶因功过相除，得从所便。”读者谓与韩公相类，是不然。二表均为归命君上，然其情则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实迹，而所乞不过见地耳，且略无一佞词，真为可服。

燕赏逢知己

白乐天为河南尹日，有《答舒员外》云：“员外游香山寺，数日不归，兼辱尺书，大夸胜事，时正值坐衙虑囚之际，走笔题长句以赠之，曰：‘黄菊繁时好客到，碧云合处佳人来（谓遣英、蒨二妓与舒君同游也）。酡颜一笑夭桃绽，清冷秋声寒玉哀。轩骑逶迤棹容与，留连三日不能回。白头老尹府中坐，早衙才退暮衙催。’”谢希深、欧阳公官洛阳，同游嵩山归，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留守钱文僖公遣吏以厨传歌妓至，且劳之曰：“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王定国访东坡公于彭城，一日，棹小舟与颜长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来。坡时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伫立黄楼上，相视而笑，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定国既去，逾月，复与参寥师泛舟洪下，追忆曩游，作诗曰：“轻舟弄水买一笑，醉中荡桨肩相摩。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味此三游之胜，今之燕宾者宁复有之？盖亦值知己也。

端午贴子词

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子词，多用其事，然遣词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阁曈昽隐晓霞，瑶墀九御荐菖华。何时又进江心鉴，试与君王却众邪。”李邦直云：“艾叶成人后，榴花结子初。江心新得镜，龙瑞护仙居。”赵彦若云：“扬子江中方铸镜，未央宫里更飞符。菱花欲共朱灵合，驱尽神奸又得无？”又“扬子江中百炼金，宝奁疑是月华沉。争如圣后无私鉴，明照人间万善心。”又“江心百炼青铜镜，架上双纫翠缕衣。”李士美云：“何须百炼鉴，自胜五兵符。”傅墨卿云：“百炼鉴从江上铸，五时花向帐前施。”许冲元云：“江中今日成龙鉴，苑外多年废鹭陂。合照乾坤共作

镜，放生河海尽为池。”苏子由云：“扬子江中写镜龙，波如细谷不摇风。宫中惊捧秋天月，长照人间助至公。”大概如此。唯东坡不然，曰：“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深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监兴亡。”其辉光气焰，可畏而仰也。若白乐天《讽谏百炼镜》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又云：“太宗常以人为镜，监古监今不监容。”“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用意正与坡合。予亦尝有一联云：“愿储医国三年艾，不博江心百炼铜。”然去之远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竞渡之的，盖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诸祝颂，故必用镜事云。

卷　十

哀公问社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为之，初非求异而取义于彼也。哀公本不必致问，既闻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战栗”之语。其意谓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然其实则非也。孔子责宰我不能因事献可替否，既非成事，尚为可说，又非遂事，尚为可谏，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谓“使民战栗”一句，亦出于宰我，记之者欲与前言有别，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说。然战栗之对，使出于我，则导君于猛，显为非宜。出于哀公，则便即时正救，以杜其始。两者皆失之，无所逃于圣人之责也。哀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家，不克成，卒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盖在于此。何休注《公羊传》云：“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犹迫也，亲而不远，主地正之意也。栗犹战栗，谨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则战栗之说，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练主用栗。”则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柏、栗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说有之。

绝句诗不贯穿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此欧阳公绝妙之语。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贯穿，故名之曰《梦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论诗，尝立一说云：老杜近体律诗，精深妥帖，虽多至百韵，亦首尾相应，如常山之蛇，无间断龃龉处。而绝句乃或不然，五言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急雨捎溪足，斜晖转树腰。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知故道，帆过宿谁家”，“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扁舟轻袅缆，小径曲通村”，“日出篱东水，云生舍北泥。竹高鸣翡翠，沙僻舞鹍鸡”，“钓艇收缗尽，昏鸦接翅稀。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七言如“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之类是也。予因其说，以唐人万绝句考之，但有司空图《杂题》云“驿步堤萦阁，军城鼓振桥。鸥和湖雁下，雪隔岭梅飘”，“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竞飞。樵香烧桂子，苔湿挂莎衣”。

农父田翁诗

张碧《农父诗》云：“运锄耕斸侵晨起，陇畔丰盈满家喜。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杜荀鹤《田翁诗》云：“白发星星筋骨衰，种田犹自伴孙儿。官苗若不平平纳，任是丰年也受饥！”读之使人怆然，以今观之，何啻倍蓰也！

卫宣公二子

卫宣公二子之事，《诗》与《左传》所书，始末甚详，《乘舟》之诗，为伋、寿而作也。《左传》云：“宣公烝于庶母夷姜，生伋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宣姜与公子朔谮伋子。宣姜者，宣公所纳伋之妻，翻谮其过。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鲁隐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乱，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势须十五岁然后娶。既娶而夺之，又生寿、朔，朔已能同母谮兄，寿又能代为使者以越境，非十岁以下儿所能办也。然则十九年之间，如何消破？此最为难晓也。

谓端为匹

今人谓缣帛一匹为壹端，或总言端匹。案《左传》“币锦二两”注云：“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所谓匹也，二两，二匹也。”然则以端为匹非矣。《湘山野录》载夏英公镇襄阳，遇大礼赦恩，赐致仕官束帛，以绢十匹与胡旦，旦笑曰：“奉还五匹，请检《韩诗外传》，及诸儒韩康伯等所解‘束帛戋戋’之义，自可见证。”英公检之，果见三代束帛、束修之制。若束帛则卷其帛为二端，五匹遂见十端，正合此说也。然《周易正义》及王弼注、《韩诗外传》皆无其语。文莹多妄诞，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传》“乘马束帛”注云：“束帛谓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莹以此为证，犹之可也。

唐人草堂诗句

予于东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诗句书之壁而未暇也，姑录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堑西无树林”。白公有《别草堂》三绝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

刘梦得《伤愚溪》云："草堂无主燕飞回。"元微之《和裴校书》云："清江见底草堂在。"钱起有《暮春归故山草堂诗》，又云："暗归草堂静，半入花源去。"朱庆余："称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与雪为邻。"顾况："不作草堂招远客。"郎士元："草堂竹径在何处?"张籍："草堂雪夜携琴宿。"又云："西峰月犹在，遥忆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陆龟蒙："草堂祗待新秋景。"又云："草堂尽日留僧坐。"司空图："草堂旧隐犹招我。"韦庄："今来空讶草堂新。"子兰："策杖吟诗上草堂。"皎然有《题湖上草堂》云："山居不买剡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

公穀解经书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大抵志在尊王，至于纪年叙事，只因旧史。杜预见《汲冢书魏国史记》，谓"其著书文意大拟《春秋经》，推此足以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所谓书日不书日，在轻重事体本无所系，而《公羊》、《穀梁》二传，每事断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惟有公子益师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一说，其它亦鲜。今表二传之语，以示儿曹。《公羊》云："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葬者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邴。其日何？难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齐人伐卫。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录乎内也。""辛巳，晋败秦于殽。诈战不日，此何以日？尽也。""甲戌，败狄于咸。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隐之也。""即位不日。"《穀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诸侯日卒，正也。""日入，恶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阅崇武，故谨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败齐师。不日，疑战也。""公败宋师。其日，成败之也。""齐人灭遂。其不日，微国也。""公会齐侯，盟于柯，桓盟虽内与，不日，信也。""媵陈人之妇。其不日，数渝，恶之也。""癸亥，葬纪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闵纪之亡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见则日。""戊辰，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变也。""戊申，陨石于宋。是月，六鹢退飞。石无知，故日之。鹢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齐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谨而日之。日系于月，月系于时。其不月，失其所系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谨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晋处父盟。不言公，讳也。何以知其与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须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谨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辞也。""乙卯，晋、楚战于邲。日，其事败也。""癸卯，晋灭潞。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贤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进也。""癸酉，战于鞌。其日，或曰日其战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辞也。""庚申，莒溃。恶之，故谨而日之也。""秋，公至自会。不日，至自伐郑也。""丙戌，郑伯卒于操。其日，未逾竟也。""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其日，正纥之出也。""蔡世子弑其君。其不日，子夺父政，是谓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弑其君。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日，善是盟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决者，不以日决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释时月者亦然，通经之士，可以默喻矣。沙鹿、梁山为两说，尤不然。苏子由《春秋论》云："公羊、穀梁之传，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怒?"其意盖亦如此。

柳应辰押字

予顷因见鄂州南楼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识，后访得其人名应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时湖北人也，既载之《四笔》中，今始究其实，柳之名是已。盖以国朝宝元元年吕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题云："押字起于心，心之所记，人不能知。大宋熙宁七年甲寅岁刻，尚书都官员外郎武陵柳应辰，时为永州通判。"仍有诗云："浯溪石在大江边，心记闲将此地镌。自有后人来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阆中陈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为。押字古人书名之草者，施于文记间，以自别识耳。今应辰镌刻广博如许，已怪矣。好事者从而为之说，谓能祛逐不详，真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傍又有蒋世基《述梦记》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职方员外郎柳拱辰受代归阙，祁阳县令齐术送行至白水，梦一儒衣冠者曰：'我元结也，今柳公游浯溪，无诗而去，子盍求之。'觉而心异之，遂献一诗。柳依韵而和，其语不工。"拱辰以天圣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应辰兄也，辄并记之。

唐尧无后

尧、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后虽不有天下，而传至于陈及田齐，几二千载。惟尧之后，当舜在位时即绝，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原丹朱之恶，固在所绝。方舜、禹之世，顾不能别访贤胄为之立继乎？《左传》载子产之辞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

虞（谓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于晋者）。成王灭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氏，曰御龙。”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御龙氏。”然则封国虽绝，尚有子孙。武王灭商，封帝尧之后于蓟，而未尝一见于简策。史赵言楚之灭陈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臧文仲闻蓼与六二国亡，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尧之盛德，岂出舜、皋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孙，何也?

斯须之敬

今公私宴会，称与主人对席者曰席面。古者谓之宾、谓之客是已。《仪礼燕礼篇》：“射人请宾，公曰：‘命某为宾。’宾少进，礼辞。又命之，宾许诺。”《左传》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杜预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权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国，侍从共饯之于吏部尚书厅，陈应求主席，自六部长贰之外，两省官皆预，凡会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应求揖之为客，辞不就，曰：“常时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诸公言：“此席正为侍郎设，何辞之为?”薛终不可。予时为右史，最居末坐。给事中王日严目予曰：“景卢能仓卒间应对，愿出一转语折衷之。”予笑谓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侍郎姑处斯须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复如常时。”薛无以对，诸公皆称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辄有变故，非祸生于内，则夷狄外侮。三代远矣，姑摭汉以来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权归吕氏，几覆刘宗。武帝元光元年为丁未，长星见，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将出征匈奴，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屠夷死灭，不可胜数，及于巫蛊之祸，太子子父皆败。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复废，一岁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为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为新都侯，立赵飞燕为皇后，由是国统三绝，汉业遂颓，虽光武建武之时，海内无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刘渊乱华之衅，正是岁也。殇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东汉政乱，实基于此。桓帝终于永康丁未，孝灵继之，汉室灭矣。魏文帝以黄初丙午终，明帝嗣位，司马氏夺国，兆于此时。晋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东宫，五胡毒乱，此其源也。东晋讫隋，南北分裂，九县飚回，在所不论。唐太宗贞观之季，武氏已在后宫，中宗神龙、景龙，其事可见。代宗大历元、二，大盗初平，而置其余孽于河北，强藩悍镇，卒以亡唐。宝历丙午，敬宗遇弑。大和丁未，是为文宗甘露之悲，至于不可救药。僖宗光启之际，天下固已大乱，而中官劫幸兴元，襄王煴僭立。石晋开运，遗祸至今。皇朝景德，方脱契丹之扰，而明年祥符，神仙宫观之役崇炽，海内虚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愲乱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围，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总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灾，又惨于丙午，昭昭天象，见于运行，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祖宗命相

祖宗进用宰相，惟意所属，初不以内外高卑为主。若召故相，则率置诸见当国者之上，太平兴国中，薛文惠公居正薨，卢多逊、沈伦在相位，而赵韩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为集贤，而召故相吕文穆公蒙正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公钦若为参政，不次补，而毕文简公士安由侍读学士、寇忠愍公准由三司使，并命为史馆集贤，毕公虽历参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陈恭公执中罢，刘沆在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复为昭文，富为集贤，而沆迁史馆。熙宁三年，韩献肃公绛、王荆公安石同拜，韩在上而先罢，荆公越四年亦罢。韩复为馆相，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韩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于洛，司马公自门下侍郎，拜左仆射，固辞，乞令彦博以太师兼侍中行左仆射，而己为右以佐之。宣仁不许，曰：“彦博岂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仆射，会台谏有言，彦博不可居三省长官，于是但平章军国重事。崇宁以后，蔡京凡四入，辄为首台。此非可论典故也。隆兴元年冬，汤岐公思退为右仆射，张魏公浚为枢密使，孝宗欲命张为左，请于德寿，高宗曰：“汤思退元是左相，张浚元是右相，只仍其旧可也。”于是出命。

旧闻证误

[宋]李心传撰　张书学整理

《旧闻证误》四卷、《补遗》一卷，南宋李心传撰。李心传字微之，四川井研人。本书主要是作者对当时一些野史、笔记中关于宋朝掌故的某些错误记载进行驳正。“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误，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八）。主要版本有《函海》四卷本、《榕园丛书》四卷本和《藕香零拾》四卷补遗一卷本。本书以《藕香零拾》本为底本，参考《函海》和《榕园丛书》二本进行标点整理，并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卷　一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礼，二府必进官。天圣二年南郊，吕许公恳言之乃止。自是止加恩而已。（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按《国史》，太祖四郊，二府加恩而已，未尝进官。太宗六行大礼，惟雍熙南郊、端拱耤田，二府进秩，其四郊但加恩。真宗初郊，惟二相进秩。其后三郊，两府始迁官尔。宋所记差误。

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焉。（出张芸叟《画墁录》）按《国史》，仁宗用孙宣公之请，以贾文元等四人为崇政殿说书，崇政殿说书自此始。抱腹山人郭无为乃太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时为讲武殿，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五月始改。

唐至五代，国初，京师皆不禁打伞，自祥符后始禁，惟亲王、宗室得打伞。其后通及宰相、枢密。（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会要》，国初惟亲王得张盖。太宗时，始许宰相、枢密使用之。此云国初不禁，又云祥符后始及枢辅，皆误也。

乾德元年六月，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注》、《实录》，建隆二年十一月，以祠部郎中王景逊为河南令，不知诸书何故乃言知县始此，岂令与知县不同乎？（出李焘《长编》）按，京朝官出为赤县令者不复带本官，自唐以来皆然。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员外郎李琰为浚仪令，兵部员外郎柴自牧为□□令之类。至是奚屿始带大理正出知馆陶县，故史臣云“常参官知县”自屿始也。然建隆二年六月甲寅，曹州冤句令曹陟以清干闻，擢左拾遗，知县事又在奚屿之前，则“常参官知县”不自屿始矣。岂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不得为事始，而史臣特取“常参官自京都出知外县者”而记之耶？大抵国初之制，朝官出为县令则解内职，朝官出为知县则带本官。由此言之，令与知县不同甚明。

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览其镜背云“乾德四年铸”，上大惊，以问陶、窦二内相。二人曰：“蜀少主尝有此号，镜必蜀中所铸。”上曰：“作宰相须是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出刘贡父《诗话》。脱心传按语。今本《中山诗话》阙）

王晋公祐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祐还，以百口保彦卿。帝怒，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祐笑曰：“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出邵伯温《闻见前录》）按《国史》，开宝二年二月，以知制诰王祐知潞州。七月，魏帅符中令彦卿移镇凤翔。八月，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时王祁公罢相已六年，晋公实自上党徙魏，不应云“奉使还，与卿王溥官职也”。符令传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满百日免。明年，李庄武继勋镇大名，即魏州，晋公移襄州、潭州，代还，知吏部选事。六年，坐忤参知，（此时卢多逊）贬华州司

马。不应云“自魏州使还即贬也”。晋公本传，太平兴国三年，自华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为左司员外郎。八年，迁中书舍人。雍熙三年，知开封府。四年，以病罢为兵部侍郎。据此，则晋公自华阴再起恰十年。邵谓“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者，谬误尤甚。

本朝父子状元及第，张去华、子师德，梁灏、子固而已。（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开宝二年，安德裕状元及第，五年，子守亮继之，凡三家。仲言遗其一耳。

《石林燕语》云，国初取士犹用唐故事，礼部放榜。开宝六年，李文正知举，下第进士徐士廉击鼓自讼，诏卢多逊即讲武殿覆试。于是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为故事。《辨》云，时以李莹、侯陟、郝益考试，通得一百二十七人，并放及第。此云卢多逊覆试，又云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皆非。（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按，是举覆试，凡得进士二十六人，明经三十人，明礼十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总诸科为百有二十七。叶公所云专指进士，汪公并诸科言之，是以不同也。

上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伦为判官，临行朝辞，赴小殿燕饯，酒半，出一黄帕文字，顾彬曰：“汝实儒将，潘美、曹翰桀悍，恐不能制。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启之，自有处置。”诸人惶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劫，及江南城破，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面缚之，曹王以所授敕欲宣读，事遂解。如此者数四。功成还朝，曹王面奏沿路及至军前将佐皆用命一心，乞纳所降特敕。后有旨宣赴后苑，酒半，诸人起纳敕，上令潘美启封，曹翰执读，执政环立。展示，乃一张白纸，众皆失色。上笑，再命饮，极欢而退，（出《建隆遗事》）按，此一事诸杂记多言之，互有不同。然以史考之，有可疑者：《太祖实录》，开宝七年九月癸亥，命颍州团练使曹翰率兵先赴荆南。丙寅，以宣徽南院使曹彬、马军都虞侯李汉琼、判四方馆事田钦祚，同率军赴荆南领战，棹兵沿江而下。丁卯，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步军都虞候刘遇、东上阁门使梁迥，并领军赴荆南。十月壬辰，彬等离荆南。甲辰，以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美为都监，翰为先锋都指挥使。当出军时，曹、潘二公盖先后受命。然武惠尝平岭南，为大将，恐太祖不应有是言。沈伦者，本名义伦，时已为集贤相，太宗即位，去义字。此云沈伦为判官，妄也。沈相乃伐西川时为转运使耳。江南既平，曹翰攻江州，尚未下，九年五月屠之，六月赏功，为桂州观察使，判颍州。盖翰未尝还朝。此云美启封，翰执读，亦误矣。意者太祖此旨为曹翰、田钦祚辈设，而传者失之，不可不辨。

太祖遣曹彬取江南，潘美为副。太祖知美有谋难制，召二人升殿，谓曰：“但大使斩得副使，取得江南。”美震怖而出，由是迄无败事。（出《祖宗独断》）按《国史》，曹彬以宣徽使行，潘美以山南东道节度使，美不过阙也。太祖所言，盖翰、彬之副田钦祚等尔。

曹彬、潘美伐太原，将下，曹麾兵稍却，潘力争进兵，曹终不许。即归至京，潘询曹何故退兵不进，曹徐语曰：“上尝亲征不能下，下之则我辈速死。”既入对，太祖诘之，曹曰：“陛下神武圣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颔之而已。太祖亲征太原不能下，开宝二年春也。时曹武惠实掌兵扈驾。明年，命潘武惠伐岭南。四年，岭南平，留知广州。五年，兼岭南转运使。六年，还朝。七年，与曹武惠同伐江南诸国，八年克之，九年还朝。是岁，太祖崩。二公未尝共伐太原也。（阙书名。出王巩《随手杂录》）按《史》开宝元年尝伐北汉，李继勋为大将，曹王为都监。然上亲征乃在次年，此谓“神武圣智尚不能下”，盖误也。太平兴国四年，曹王为枢密使，潘武惠为北面都招讨制置使，二公同行。然是岁太宗乃亲平太原，亦与此录不合。又按，平晋之岁，太宗亲征幽州，不能下。雍熙三年，曹、潘二王同出，亦无功。疑所云“神武圣智不能下者”指此。然是役也，曹出山前，潘出山后，潘克云中五郡，以曹失律，遂班师，实不同行。此云“曹麾兵稍却，潘力争”，亦非也。曹既失律，召还下吏，责为卫将军。潘屯雁门如故，久之，乃入朝。此云“既还京，曹语潘”云云亦谬。

开宝后，命中书、枢密皆书《时政记》以授史官。（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实录》，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枢密院始置《时政记》，月终送中书，用王文穆、陈文忠之请也。大中祥符中，又命直送史馆，非始于开宝后，叶误矣。

太祖即位后有旨，诸房子并称皇子、皇女。有言恐无差别，上曰：“犹子即子也。新得天下便生分别，朕不欲为也。”至太宗即位，分皇子、皇侄矣。（阙书名）按《史》，太平兴国七年以前，燕、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称皇子，故魏悼王长子德恭初除贵州防御使，称皇第四子，与德昭、德芳同，而其长女亦封云阳公主，女婿韩崇业除右卫将军、驸马都尉，循故事也。七年夏，魏王得罪，下诏削其子女封爵，并云德恭、德隆宜称皇侄。于时，燕、秦二王已薨。此云“太宗即位，分皇子、皇侄”，盖误也。

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特取一百九人，

自唐以来未有也。辨云，国初取进士，每岁有不特三十人者。（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按，太祖一朝放进士十五榜：李肃榜六人，刘察榜七人，苏德祥、李景阳、张拱榜皆八人，刘蒙叟、柴成务、安德裕、安守亮榜皆十人，张去华、刘寅榜皆十一人，马适榜十五人，杨砺榜十九人，宋准榜二十六人。惟开宝八年王嗣宗一榜放三十一人，叶不误也。

太宗初即位，张齐贤方赴廷试，太宗欲其居上甲，而有司偶失抡选，置于丙科。帝不说，有旨，一榜尽与京官、通判。文定得将作监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出邵伯温《闻见前录》）按《会要》，太宗所取进士，太平兴国二年吕文穆蒙正榜凡五人，第一等除将作监丞，今之宣义郎；第二等除大理评事，今之承事郎，并通判诸州。三年，胡秘监旦榜七十三人；五年，苏参政易简榜百一十八人，皆仿此例。邵氏谓以文定故，一榜尽与京官、通判者，谬也。文定实吕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时止分两等，安得有第三甲也？后十五年，文定乃拜相。

旧时见任官应进士举，虽中选止令迁官，而不赐科第，不中者则停见任，其爱惜科名如此。自淳化后，遂皆赐第。《辨》云，太平兴国五年，单悚、周缮赐及第，余皆节度掌书记，非皆不赐第也。（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此所辨未尽。按《史》，不中者停见任，乃雍熙二年宋惠安、李文正两相之请，非旧皆如此也。真宗天禧二年，既申严其制，刘烨知制诰，又请已受荫者不许锁试，不行。明年，礼部贡院奏锁厅不及格人姓名，诏罚金十斤，今后不得应举。天圣四年，宋宣献为翰林学士，又请不及格人许再取应，从之。盖自雍熙至天圣四十余年未尝有停任者。

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以石熙载充枢密使。《注》，熙载以文资正官充使，不知带检校官否。据《实录》、《会要》，不带检校官乃自钱惟演始。（出李焘《长编》）按，石公初自朝散大夫、刑部侍郎除中散大夫、户部尚书充使，又自金紫光禄大夫、户部尚书罢为仆射，皆不带检校官。盖前此文臣惟赵韩王尝充而不带正官，至是以尚书代检校官也。及祥符中，陈文忠、王文穆并使，真皇眷之厚，乃不去正官，而加检校太尉。自是寇莱公、丁晋公、冯魏公辈皆因之。文简谓"不带检校官自钱文僖始"，盖引祥符以来近例，失于参考耳。

太宗时，宋白、贾黄中、吕蒙正、李至、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之以诗曰："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蒙正为宰相，黄中、至、易简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于承旨，皆为名臣。（出欧阳修《归田录》）按《国史》，此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事也。实李文恭穆与宋、贾、吕、李五公同入翰林，后二年，苏易简始为学士。

县吏受郡事而下之县者，今皆曰祗候典，讹也。《皇朝会要》，唐藩镇皆置邸京师，谓之上都留后院。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摭言》：夏侯孜仆曰，拟作西川留后官，以此言之，乃借唐藩镇留后吏目以为称，当曰知后典也。（阙书名。出程大昌《演繁露》。泰之，大昌字也）按《皇朝会要》，宋初缘旧制，藩镇皆置人为进奏官，军监、场务、转运使则差知后官，或副知掌之。太平兴国八年，汰进奏知后官，存百五十人，并充进奏官，罢知后官之名。咸平五年，复令进奏官各置守阙副知一名。泰之所云祗候典，当为知后者是矣，而以为法唐藩镇吏目以为称则误。盖知后官之名乃国初所创，下于进奏官一等，非唐之旧名也。

朱希真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会要》，太平兴国二年，命学士李明远、扈日用偕诸儒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广记》五百卷。明年，《广记》成。八年，《御览》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诸儒修《文苑英华》一千卷，雍熙三年成。与修者乃李文恭穆、杨文安徽之、杨枢副砺、贾参政黄中、李参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赵舍人邻几，皆名臣也。杨文安虽贯浦城，然耻事伪廷，举后周进士第。江南旧臣之与选者，特汤光禄、张师黯、徐鼎臣、杜文周、吴正仪等数人。其后，汤、徐并直学士院，张参知政事，杜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吴知制诰，皆一时文人。此谓"多老于文字之间"者，误也。当修《御览》、《广记》时，李重光尚亡恙，今谓因"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误矣。《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杨文公奉诏修，朱说甚误。

张融自密直守蜀，归为枢密副使，建第差壮丽。太宗一日语融曰："闻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库未成，可辍之。"融即日迁居佛寺，今新衣库是也。（出王巩《闻见近录》）按，陈和叔《拜罢录》，太宗朝副枢密者凡十七人，但有张逊、张宏，无张融也。《成都知府题名记》，太宗时亦无张融，但有张忠定耳。定国恐误。

寇忠愍为执政，尚少。太宗尝语人曰："寇准好宰相，但年尚少耳。"忠愍乃服何首乌，而食三白，须发遂变，于是拜相。（出王巩《闻见近录》）按，寇公以淳化二年入宥府，时年才三十一。四年，以与张逊不协，罢。五年，复为参知政事，至道二年又罢。真宗咸平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八月自三司拜相，

时年四十四矣。此所记皆误。

钱公若水为枢密副使时，吕相端罢。太宗明日谓辅臣曰："闻吕端命下哭泣不已。"钱公厉声曰："安有此！"退谓诸公曰："我辈眷恋爵禄，上见薄如此。"遂力请罢。（阙书名。出王巩《闻见近录》）此亦谬误。按，钱公以至道元年正月除同知枢密院事。四月，吕公相。三年三月，太宗崩。六月，钱公罢。咸平元年十月，吕公免相。皆与此不合。

唐有翰林侍书学士，柳公权尝为之。太宗以王著为卫尉寺丞、史馆祇候，使详定《急就章》等。后遂以为翰林侍书，而不加学士之名，盖惜之也。（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柳诚悬书何进滔等碑，并云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无学士字。《唐史》本传，诚悬初为侍书学士，耻以技进，求换散秩，改弘文馆学士。文宗立，复召侍书，充书诏学士。据此，则侍书带学士，或不带，未足为重轻。况国初翰林侍读、侍讲亦不带学士字，与侍书同，非谓靳之也。

咸平元年，上自即位以来，夜则召儒臣询问得失，或至夜分，其后率以为常法。《圣政录》云，召侍讲、侍读学士。二年七月，始置讲读学士，此时未有，今改为儒臣，庶不相妨。（出李焘《长编》）按，翰林侍读学士，唐开元中置，王涯、权德舆等尝为之，后废。太平兴国中，太宗复置翰林侍读，以吕文仲为之。寻又改为侍讲，迄真宗不易其任。石守道所谓讲读学士，即指此尔。

张忠定为御史中丞，弹奏张丞相齐贤，齐贤深以为恨。言于上曰："张咏本无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之。"禹偁前在翰林，作《齐贤罢相制》，其词丑诋，故并欲中伤之。公闻自辨，因以所为文进。上大说。（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脱心传按语）

祖宗时虽有磨勘法，然自朝官以上悉中书行之，盖以别流品耳。至道二年，太宗祀南郊，百官皆进秩。时寇莱公参知政事，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及不知者即序进之。广州左通判、右正言冯拯转虞部员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节乃转屯田员外郎。惟节自以素居冯下，章奏列衔皆仍旧不易。莱公怒，特诏冯毋得乱经制。冯愤，因上疏极论寇公擅权。太宗由是怒，寻命出守。此《国史》所书也。仲言谓"磨勘吏部成法，非宰相所专"，乃元丰官制后事，岂可谓蔡书抵牾耶？（阙书名）按，今郎官二十四阶，易以三朝郎、右正言。太常国子博士阶易以一承义郎。故磨勘止在吏部而已。蔡书诚有抵牾者，不在此条。

王沂公青州发解，及南省、廷试皆为第一。中山刘子仪时为学士，戏语之曰："状元试三场，一生吃着不尽。"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出魏泰《东轩笔录》）按《国史》，沂公以咸平五年第进士，后十八年，刘子仪始为学士。按刘子仪咸平元年及第，在沂公前四年耳。天禧四年，子仪为学士，此时沂公执政久矣。

寇忠愍公判天雄军，王文康公为转运使，奏公僭侈，太宗怒，问翰林承旨王明，明曰："此騃耳。"太宗从之。公后以女适文康，及谪雷州，赖文康当国，故得不死。（出《蒋魏公逸史》）按，寇公在长安，走马，承受奏其僭侈，真宗以问王魏公旦。旦奏云云。及谪雷州，王文康为密直，亦坐累免。蒋误记也。又，《国史》，寇公判天雄乃祥符初事，是时晁文元、李昌武、杨大年在翰苑，亦无王明。明初自右职换礼部侍郎，未尝入北扉，不知蒋何以卤莽如此。

北虏讲和，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文定曰："外宁必有内忧，三十年后东封西祀方在公等之手，吾不见也。"文正为相，果有东封西祀之事。（阙书名。出朱弁《曲洧旧闻》）按，契丹讲和在景德元年，后十二年，李公始自陕西都转运使入翰林为学士，此事当指李文靖。

真宗既与契丹和亲，王文正公问于李文靖公曰："和亲何如？"文靖曰："善则善矣，但恐人主侈心生耳。"文正亦未以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游，大修宫观，文正乃潸叹曰："李公可谓有先见之明矣。"（阙书名。出司马光《涑水记闻》）按《国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平，此时李文靖之薨久矣。

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复用。宋宣献为参知政事，甚善吕许公，许公时为昭文相，为沂公言曰："孝先求复相，公能容否？"吕公许诺。宣献曰："孝先于公交契不浅，果许，则善待之，不宜如复古也。"（谓李文定）吕公笑然之。遂奏言王曾有意复入，上许之。吕公愿以首相处之，上不可，许以亚相。乃使宣献问其可否，沂公无所择。既至，吕公专决，事不少让，二公又不协。（出苏辙《龙川别志》）按《国史》，景祐元年八月癸亥，枢密使王文康公薨。是月庚午，召王沂公于河南，为枢密使。明年三月，李文定公自集贤相罢，沂公以次辅代其位，恐非求复入也。癸亥、庚午相去七日尔，岂容往来问可否耶？既因人而求相，又居右而不择，沂公决不然。文定所记，疑得之张宣徽，大不可据。

真宗大渐之夕，李文定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执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令持去。

王见之大惊，意其有毒也，即上马去。（出邵伯温《闻见前录》）按，真宗以乾兴元年二月崩，此时李文定得罪，黜知郓州久矣。

枢密使罢政降麻，熙宁间吕惠穆公弼因争新法求去，王安石阴沮之，令送舍人院命词，此恩例遂废。（阙书名）按，国朝故事，枢密使以使相若节度使罢。又，枢密使带平章事而罢为散官，则学士院降麻。若枢密使不带平章事而以散官罢，则止舍人院命词。考之《实录》，太平兴国六年，楚景襄罢为上将军；皇祐五年高文庄、嘉祐四年田宣简罢为观文殿学士，皆不降麻。惟太平兴国八年石元懿以仆射罢，太宗眷之厚，乃降麻耳。外此降麻者十八人：吴侍中、李元靖、曹武惠、王忠肃、寇忠愍、曹襄悼、钱文僖、张荣僖、杨恭毅、王康靖、夏文庄、狄武襄、王武恭、贾文元、宋元宪、张康节、富文忠、文忠烈，盖皆以使相若节度使罢，故诞告焉。大中祥符七年，王文穆、陈文忠罢为尚书；八年，陈文忠再罢为仆射，皆降麻者，以二公悉带平章事故也。若楚景襄等则皆不降麻。旧典明甚，岂特吕宣徽哉？况吕以观文殿学士罢，正与田、高二公所除官同，似非介甫沮之也。淳化三年，王显罢，苏易简草麻，盖以建节之故。

谏议大夫张师德谒向文简公曰："师德两诣王相公门，皆不得见，恐为人轻毁，望公从容明之。"一日，方议知制诰，公曰："可惜张师德。"向公曰："何谓？"公曰："累于上前说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耳。若复奔竞，使无阶而进者当何如也？"向公方以师德之意启之。公曰："某处安得有人敢轻毁！"向公自称师德适有阙望，公弗遗。公曰："第缓之，使师德知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出《王文正遗事》）按《实录》，张尚贤以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及第。《掖垣丛志》，尚贤以天禧二年十一月知制诰，此时及第才七年耳。前一年，王公已免相，是时阁下乃盛文肃度、刘子仪、陈知微、王章惠随、夏文庄竦，凡五人。若有阙，则尚贤资甚浅，恐亦未在议中。曾子固《隆平集》云，尚贤守道不回，执政不说，在西掖者九年。如此，则似非奔竞者。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张齐贤卒。齐贤以右仆射奉朝请，与宰相向敏中争娶薛惟吉妻，敏中坐此罢。（阙书名）按，此咸平五年十月事也。张公实判永兴军。今云仆射奉朝请，盖误。

杨文公在禁林，真宗欲立章献为后，朝议欲得公作册文，使丁晋公谕旨，召至中书。扣所坐之床曰："幸得联此坐矣。"公曰："相公失言。"竟不撰册，公亦罢去。王文正在中书时，已立章献为宸妃矣，公亦短之。（阙书名）按，本朝故事，中宫册文多命二府大臣为之，学士但草制耳。然章献为后时，实不受册，文公盖不草制也。况是时王文正为首相，丁崖州但参知政事，何以独召文公至中书谕旨耶？章献但为德妃。明道初始创宸妃之名，以封章懿。此亦误也。

刘子仪在南阳，以翰林学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弥年，又召为学士，至西京，复加两学士，知郑州。《谢表》云："蓬山已到，屡为风引而回；长安甚遥，但觉日边之近。"（阙书名。出洪遵《翰苑遗事》）按《国史》，刘子仪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兴元年复入翰林，顷之以中丞罢，又知汝阴。天圣五年，三入为学士承旨，六年知庐州，以老罢。八年薨。据此，子仪实三入翰林，未尝守南阳、成都及郑州，亦未尝"加两学士"。曾记误也。（按《遗事》引曾纡《南游纪旧》）据此谢表，乃宋子京。然宋实自真定移守成都，自成都召为三司使。以言者论列，改三学士，知郑州，亦与曾所记不合。

国朝宰执未有兼东宫职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为皇太子，命宰相丁谓、冯拯兼少师、少傅，枢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为参政，钱惟演为枢副，皆兼宾客，前此所无也。（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仁宗初立为太子，李文定以参政兼宾客。后二年，李迁集贤相兼少傅。其年十一月，皇太子听政，遂命宰执悉兼东宫官。叶所云误。

王沂公当轴，尤抑奔竞。张师德久次馆阁，博学有时望，而不事造请，最为鲁简肃公深知。一日，中书议除知制诰一人，鲁盛称张才德，沂公以未识为解。鲁屡讽张往见沂公，公辞不见。他日，谓鲁曰："张君器识、德行足以为此，但尚有请谒耳。"逾年方命掌诰。沂公之取人如此。故当时士大夫务以冲晦自养。（出《渑水燕谈》）此尤谬误。按，张尚贤入西掖，戊午冬也。王孝先拜相，鲁贯文参大政，壬戌秋也，相去五年。

宋绶草丁谓贬辞，曰："无将之戒，深著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天下快之。（出《丁谓传》）按，《实录》载谪词首云："无将之戒，旧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龙川志》之误而不之考。

丁晋公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当降麻，而朝议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陈相执中罢使相除仆射，乃降麻；庞相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又不降麻，盖无定制也。（出欧阳修《归田录》）按唐制，节度使除仆射、尚书、侍郎谓之纳节，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国朝故事，罢使相则降麻，赵韩王、陈恭公、富文忠、贾文元、王文公是也；罢节度使则不降麻，李从善、李元靖、丁晋公、庞庄敏是也，安得谓无定制哉！韩忠献自武康军节度

使除三司，降麻，非旧制也。盖中书之误，而学士无正之者。又丁自保信军节度使除吏部尚书参政，此云自平江节度除兵部，亦误。

祖宗朝，宰相罢免，惟赵中令得使相，余多以本官归班，参、枢亦然。天禧中，张文节始以侍读学士知南京。天圣中，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知陕州。自庆历后，解罢免率皆得职焉。（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按，参知政事罢政得职名，自景德二年王文穆始。庆历以前，执政若薛简肃、宋宣献、李康靖、晁文庄之流，皆得资政殿学士。盖祖宗故事，参、枢善罢，例皆进秩。太宗执政三十九人，惟王永图、陈晋公、李文靖、贾娲民、寇忠愍、温恭肃六人以本官罢，外此无不进秩者。

章郇公以侍郎为参知政事，吕申公鄙其为人，时宋宣献以尚书为枢密副使，申公即以为参知政事，欲以逼公。公之亲友皆劝公引去，公不为动。久之，宣献卒，乃求避位。申公深愧之，言于仁宗，留之不遣。及申公薨，公遂秉政。（阙书名）按，此一段谬误尤甚。据《国史》，章文宪，景祐三年自学士承旨除同知枢密院，宝元元年拜相，未尝为参政也。又章拜相乃继王章惠、陈文惠之后，此时吕文靖为北京留守，实未薨。章、吕未尝相继秉政。宋宣献明道二年以侍郎参知政事，是时章郇公才入翰苑。康定元年，宋宣献以尚书再为参政，是时章郇公已位丞相。宋公尝知枢密院事，亦未尝为副枢也。

卷　二

仁宗天圣元年正月壬午，度支副使陈尧佐兼知制诰。故事，知制诰皆先召试于中书，尧佐预修《真宗实录》，特免试焉。（出李焘《长编》）按，叶梦得《避署录话》，本朝知制诰，循唐制不试。雍熙初，太宗以李文靖公沆与宋湜、王化基为之。化基上章辞不能，乃使中书并召试制诰二首，遂为故事。宋元宪撰《掖垣丛志》言，梁周翰老于文学，杨亿望实素著，尧佐以与修《实录》，皆免试焉。欧阳公谓有国百年，不试而命者才三人，盖误也。其后苏子瞻、刘贡父、许冲元、邓温伯亦不试而除。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曰："生女一人，早卒。无子。"仁宗恨之。及亲政，内出志文以示宰相，吕文靖解之，上默然，乃命殊出守金陵。如许公保全大臣，真宰相也。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往问疾。王曰："叔久不见官家，不知今谁作宰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图谶，胡为用之？"上并记志文事，欲重黜殊。宋祁草麻力争之，乃降二官，知颍州。词曰："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以他事罪之，殊免深谴，祁之力也。（出苏辙《龙川别志》）按《国史》，明道二年三月，章献崩。四月乙未，宰相吕夷简判澶州，执政晏殊等五人皆迁一官。罢恐非缘志文事也。是时，许公例罢去，安得救解元献耶？庆历四年正月，燕王薨。九月，晏公乃罢相，实用蔡君谟、孙之翰章疏也。"殖私""规利"亦章疏中语。文定所记二事皆误。

曾布云，晏元献当国，宋子京为翰林学士，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近，遂税一第于旁近，迁居之。遇中秋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翌日，晏罢相，宋当草词，颇极诋斥，至有"殖私"、"规利"之语。方子京挥毫之际，宿酲尚在，左右观者亦骇叹。（阙书名，出魏泰《东轩笔录》）按，"殖私"、"规利"章疏中语也。元献实以九月十二日罢，去中秋远矣。苏子由谓景文救解元献，曾子宣谓景文诋斥晏公，二者皆误。

明道二年七月，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往时孙祖德知谏院，范仲淹为左司谏，不知宗室谓谁，当考。（出李焘《长编》）按，范文正自开封贬知饶州，吕夷简执政，以仲淹尝密请立皇太弟侄，此景祐三年四月事也，距明道才三年耳（《长编》宝元元年亦载此事）。岂谮者之言，久已先入耶？

往时学士入札子不著姓，但云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并为学士，遂皆著姓以别之。其后遂以为故事。（出欧阳修《归田录》）按，《学士年表》，盛文肃景祐二年已迁参知政事，明年丁文简始入翰林，二公未尝并直也。

仁宗时一岁大旱，时相希温成旨（时相谓贾文元），请出宫人以弭灾，上从之，雨未应。上问台官李柬之，柬之曰："惟策免之议未行耳。"是夕锁院，时相出判北京，雨遂霪。（出王巩《闻见近录》）按，贾文元之罢，用中丞高文庄之议也。文元与吴正肃公不协，数争事上前。文庄谓大臣廷争为不肃，则雨不时若，因而罢之。《国史》所载如此。

庆历中，郑天休诸公复会李氏第，既退，达晓，道遇李翰林造朝，事遂喧传，言者论之。宰相吕许公曰："臣观赴会者姓名，皆举朝贤俊，安得许多人代之？愿召至中书戒励。"上从之。既召诸公，无一人至者。（出王巩《闻见近录》）按，庆历元年五月庚午，权三司使叶清臣知江宁府。辛未，参知政事宋庠知扬州，枢密副使郑戬知杭州。时宰相以庠、戬、清臣皆同年及第，而并据要地，以为朋党，故出之。此《仁宗实录》中语也。时吕公位昭文，定国之言为吕公地耳。然郑文肃、宋元宪皆已执政，可召之戒励耶？

张安道云，吕申公免相，晏元献为政，富郑公自西都留守入参知政事，深疾申公，乞多置谏官以广上听。上方向之，而晏公深为之助，乃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为谏官，谏官之势自此日横，于是私说遂胜，而朝廷轻矣。（出苏辙《龙川别志》）按，庆历三年三月戊子，吕公罢，章郇公、晏元献并相，富郑公自侍读学士除副枢密，固辞。癸亥，王懿敏、欧阳公、余襄公并知谏院，此时富公未受命也。四月己酉，蔡君谟知谏院。八月丁未，富公始复枢密副使，孙威敏公庆历元年已知谏院，此时出为两浙提刑。张公误记矣。

庆历中，亲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谕皇后、贵妃闭阁勿出。后谨听命，张贵妃直趋上前。明日，上对辅臣泣下，辅臣亦泣。首相陈恭公毅然无改容，上谓"贵妃冒不测而来，斯可宠也"。枢相乘间启废立之议。张文定得其说，即诣恭公以为不可，恭公持议甚坚。久而上复问之，梁相适进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声甚厉。既退，上留适曰："朕止欲稍加妃礼，本无他意，卿可安心。"群论遂止。（出王巩《闻见近录》。脱心传按语）

陈恭公当国，曾鲁公由修注除待制。恭公弟妇，王冀公孙女，曾出也。恭公谓妇曰："曾三徙官，喜否?"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录，但太夫人不乐。责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废学。丞相姻家备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几，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举，失于夷考耳。（阙书名。当出赵子崧《朝野遗事》）按，曾鲁公自修注当迁舍人，时首相贾文元，与曾皆陈崇公尧咨之婿，以亲嫌为请，乃除待制。庆历五年也。明年，文元罢，曾复为舍人。赵所记差误。

庆历八年三月甲寅，御史中丞鱼周询答手诏所问，居数日，复上对曰："近枢密院改内省条令，似与曩者负罪之人预为复进之地，中外喧然，以为不可。"枢密院改内省条令不见于《实录》，当考。（出李焘《长编》）按，此月丙寅，诏枢密院内臣诸司使副在边五年而无过者，遇带御器械阙，以名次取旨带御器械。五年而无过者，遇内侍省押班阙，亦如之。其内侍押班以上，并听特旨，乃除。此《仁宗实录》所载也。丙寅在甲寅后十二日，周询所条对当在三数日后，其复上对又居数日，则所言必指此耳。

唐子方言文潞公，仁宗大怒，顾召宰相。时宰相晏殊、文彦博皆在，枢密使庞籍以使相在殿傍，闻语高，亦登对，叱令下殿。（阙书名）按，晏元献公庆历四年罢相，去此十年矣。庞庄敏时亦不带平章事。

皇祐二年二月丙寅，追封故相臣王曾妻南阳郡太君蔡氏为莒国夫人，继室赞皇县太君李氏为沂国夫人。曾弟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子融辞一官，乞追封之。《注》，曾为宰相有年，何以妻无封，而子融为请，当考。（出李焘《长编》）按，国朝旧制，大臣封妻，则先亡者不得封。故宋子京为沂公《墓志》云，公始合姓于蔡，又合姓于李，继室以其妹，后夫人独偕老，故启许国享脂田焉。据《史》，蔡、李二夫人皆称太君，则必以其子升朝而加赠，是以未得国名也。仁宗以后，大臣妻存亡者皆得国封，视旧制为优，但未见所始耳。

皇祐四年二月，傅永为户部副使。初，关中用折十铁钱，盗铸不可胜计，公私患之。永请变钱法。至境问民所乏，贷以各种粮钱，令麦熟纳偿，而薄其息，民大说。永亟檄州县，凡散二百八十万缗大钱悉尽，乃以闻。已而朝廷变法，遂下令以小铁钱三折大铁钱一，民出不意，破产失业、自经死者甚众，而盗铸亦以衰止。《注》，永前贷民大钱，今但取小钱，又以小钱三折当大钱一，其名似优贷者，其实阴夺盗铸之利也。《永传》载此事殊不了了，今略加删润，使易晓。（出李焘《长编》）按，此傅永设策以罔民也，解之误矣。永初议废大钱，以官积大钱多，虑亏国计，故先以贷民而后更法。方其贷时，出大钱二百八十万，寻遂更制，则民间实止为八十四万缗尔。其后县官但按元籍取偿，故民不意破产失业，至于自经。使永出十而取三，则何用亟檄州县尽散大钱乃以上闻?使贷者得大钱万，而偿小钱三万，则当乐输矣，而何为失业、自经耶?故政和中改当十大钱为当三，先数日，执政争辇大钱市金银，既而敕下，中外传以为笑，即此比也。永之策大抵使官无所亏，而民受其患，实甚误矣。

至和元年八月，梁适除观文殿大学士。《注》，《碧云騢》言，适除大观文由内降。按，旧相除观文殿大学士，非异恩也。疑《碧云騢》毁适太甚，今不取。（出李焘《长编》）按，梁庄肃罢相，七月戊辰也；除观文殿大学士，八月丙午也，相去才三十几日。故事，宰相以言罢，其除职未有如此之遽者，当是内降不疑。以例考之，晏相殊罢政，后历三州，始除观文殿大学士。杜相衍终身不除职。庞相籍罢政后，二年始除节度使，知并州。皆十年内事耳。梅圣俞当有所据而云。

至和元年九月，吕溱、王洙并为翰林学士。故事，翰林学士六员，时杨察、赵概、杨伟、胡宿、欧阳修皆为学士，于是察加承旨，洙盖第七员也。温成皇后之丧，洙附会时事，钩摭非礼，陈执中、刘沆喜其助己，故擢洙员外，议者非之。（出李焘《长编》）按《学士年表》，太平兴国八年五月，在院学士李文恭、王文安、吕文穆、贾娴民、李言几，凡五人。而

扈日用为承旨，徐鼎臣兼直院，盖七人也。庆历八年十二月至皇祐元年三月，在院学士王文安、孙文懿、赵康靖、钱修懿、叶道卿、彭利建及杨公伟，凡七人。嘉祐元年二月至二年七月，在院学士赵康靖、胡文恭、欧阳文忠、孙文懿、王文恭、曾宣靖及杨公伟，亦七人，非始于王原叔也。《三朝会要》云，学士无定员，焘所云盖据王岐公《续会要》所书尔。

仁宗至和中铸钱，文曰“至和元宝”、“至和通宝”，皆真篆书二品。“至和重宝”真书一品。嘉祐元年铸钱，文曰“嘉祐元宝”、“嘉祐通宝”，并真篆文二品。（阙书名。脱心传按语）

嘉祐元年，范镇请立皇嗣疏。《注》：周王薨，真宗养宗室子。当考。（出李焘《长编》）按，真宗皇帝圣嗣未立，尝以绿车髦节召濮安懿王养之宫中。蜀公所言盖指此也。

进退宰相，其帖例草仪皆出翰林学士。旧制，学士有阙，则第一厅舍人为之。嘉祐末，王荆公为阁老，会学士有阙，韩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张方平为承旨，盖用旧学士也。既而魏公罢政，议论皆出安道之手。（阙书名。出魏泰《东轩笔录》）按《内外制题名记》，雍熙二年，学士扈日用罢，苏太简自第三厅舍人代之，而赵昌言、宋准皆位太简上，不问也。淳化二年，学士阙，召韩丕谏议及毕文简为之，而躐向文简。四年，韩、毕罢，钱宣靖为第二厅舍人代之，而遗柴成务。至道初，钱公入宥府，宋持正、王元之以第三第四厅继之，而复遗吕祐之、和𡺸。其后，若祥符中李相州、王沂公并入翰林，而躐朱阁老巽。天圣中，钱希白、蔡文忠、章文宪继除学士，而躐张阁老尚贤。如此者多矣。治平初，王荆公除内艰，累召不至。若便除北扉，恐无此例。韩公虽忌王，然以故事考之，未见其失。《仁宗实录》，天圣四年五月丁丑，蔡齐、章得象并为学士，时舍人院无知制诰，特诏学士夏竦草词。按，张师德此年闰五月辛未始以左谏议大夫出院，盖此时师德正移疾耳。

治平四年十一月，知谏院陈荐、杨绘皆请治薛向、种谔之罪，以安夏人，不听。（阙书名。出李焘《长编》）按，陈荐知谏院在熙宁元年正月，其二月，种谔乃贬，此不当附在四年，又云不听也。

熙宁元年七月戊戌，知谏院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请自今恩赐度牒皆减半，从之。《注》，前此未尝书卖度牒，因公辅言，表而出之。鬻度牒盖始此年。（阙书名。出李焘《长编》）按《实录》，治平四年十月庚戌，赐陕西转运司度牒千，籴谷振济。此云始于熙宁元年，盖误。

龙衮著《江南野录》云，欧阳观义行颇僙，先出其妇，有子登科，诣之，待以庶人。观乃文忠父，文忠自识其父墓，初无出妇之玷。衮与文忠为乡曲，岂非平时有宿憾与？夫祈望不至云尔。不可不为之辨。（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欧阳公《泷冈阡表》，以熙宁二年立，而云既葬之六十年，逆数之，葬时公才四岁耳。《表》中虽不见出妇事，然以《志》考之，观年五十九卒官，而郑夫人年方二十九，必非元配。盖观已出妇，其子固难言之。欧阳公撰《族谱》云观二子，昞当是其前妇之子，所谓卒赖以葬者也。文忠后任昞之子嗣，立为庐陵尉，见焚黄祭文中。又文忠《贬滁州·谢上表》云，“同母之亲，惟有一妹”，足见昞为前母之子无疑。仲言虽欲为欧阳公讳之，其意甚美，然非事实。况观之前妇实有过，亦未可知。孔子、子思尚明言之，特欧阳公不可自言，他人何讳之有？

祖无择知杭州，王介甫恶之，监司承风旨，以赃滥闻。遣御史王子韶按治，锻炼无所得，坐遗游客酒三百小瓶，责节度副使安置，士大夫冤之。同时有知明州苗振，监司亦因观望发其赃罪，朝廷遣张横渠先生按治，悉平反之，罪止罚金。其幸不幸有如此。（出邵伯温《闻见前录》）按《实录》，熙宁二年九月，诏御史王子韶体量苗振不法事。闰十一月，命沈衡鞫祖无择于秀州，徐九思鞫振于明州，皆以王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寻改命张载劾振。明年七月，无择贬散官，居寿州。九月，振贬散官，居复州。邵实甚误。

王安石荐李定，陈襄弹之，未行，间除御史。宋次道、李大临、苏子容不草制，封还之。其后摄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贤不肖于此可见。（出韩璜编《器之语录》）按，李资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远行之，非章衡也。

国朝致仕官带职，欧阳公始以太子少师带观文殿学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谢表》曰：“道愧师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居畎亩，犹兼书殿之隆名。”自是以为例。（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国朝臣僚带职致仕，自熙宁四年二月王仲仪始。是年六月欧阳公乃还政，非事始也。

熙宁四年十月庚申，利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鲜于侁权发遣转运副使。初，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侁以为本路民贫，二十万足矣，与瑜议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议，因以为诸路率，仍罢瑜，而侁有是命。又云，邓绾言瑜务聚敛，提刑周约同签书，乞重黜以警诸路，瑜、约皆坐责，寻复之。（出李焘《长编》）按《实录》，此年十月丁巳，利路转运判官鲜于侁为副使，后二十日丁

丑，利路转运使李瑜以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召，乃是美迁。明年四月戊午，御史张商英言，知州周永懿以赃败，转运使李瑜、提刑周约尝交章荐举，不可不惩。诏狱具，取旨后，瑜约及同提刑罗居中皆坐夺一官。据此，则初不缘役钱，二书皆误。

熙宁四年十一月，太学讲官六员：焦千之、王汝翼、梁师孟、颜复、卢侗皆罢，独留苏液。（出李焘《长编》）按《实录》，十一月戊申，判国子监常秩言，考定直讲焦千之、王汝翼为上等，梁师孟、颜复、卢侗为下等，诏悉罢之。是年十月丙辰，苏液已先除枢密院检详文字，未尝留液也。《元祐实录》差误，绍圣史臣已辨之，子贞复又误矣。据绍圣元年中书舍人、同修《国史》蔡卞奏，一，取到国子状苏液，熙宁三年离监，千之等系四年十一月罢职。今修《实录》官称留液，未悉凭何文字修纂。

熙宁五年三月戊戌，富弼授司空兼侍中，致仕。（阙书名）按，富公实以衮钺挂冠，此云左貂，盖误。

熙宁五年九月，先是检正官章惇使湖南，张商英为通川县主簿，惇嘉其才而荐之。（阙书名）按，章子厚以五年七月使湖北，张天觉四年十二月已除中书检正官。盖子厚四年三月使渝州时荐之，此误记也。商英时为武宁军节度推官，知渝州南川县。

熙宁六年，北人遣萧禧来议地界事，诏韩玉汝馆伴。至驿，神宗令李舜举以朱笔画一图子示禧，依此分拨。舜举初不与馆伴议，遽出图，韩急顾舜举，取置怀袖。禧果欲索看，韩云："李御药自与某论它事。"即已，因入奏，面陈山川形势，纤悉皆系利害，不可轻许。神宗云："卿言大是，朕思虑初不至此。"（阙书名。当出赵子崧《朝野遗事》。又《韩庄敏遗事》，见李焘《长编》注）按《史》，熙宁七年三月丙辰，辽主使兴复军节度使萧禧来求蔚、应、朔三州并边之田。先是，正月丁未，命知忻州萧士元、枢密院兵房检详文字吕大忠与北人议地界。禧既至，后五日，又命太常少卿刘忱同商量。癸亥，入辞。报书曰："窃惟两朝抚有万宇，岂以尺土之地而轻累世之欢？当遣官司各加覆视，傥事由夙昔，固难徇从，或诚有侵逾，岂吝改正。"甲子，遣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韩缜报聘。大忠乞命枢密院录前后诏据文字，令缜赍至北庭，使辽主知本末。其后，缜至辽，不果致，但与押燕蕃相仲熙略相酬对而还。四月丁酉，辽主遂遣枢密副使、同平章事萧素来议地界于代州境上。素自以使相，欲主南面，忱等不许。事闻，九月戊申，诏忱与素等会于大黄平，用宾主礼相见。时大忠以忧去，诏忱持议。不谐，则许以南北堡铺中间为两不耕地；又不可，则以中间为界。素不从。朝议以士元失辞，十一月丙申，起复大忠阁门副使，知石州，代士元议事。忱与素三会于大黄平，素漫指分水岭为界，忱不许，相持久之。八年三月庚子，辽主再使禧来聘，书词不逊。于是王安石再入相，曰："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辛丑，诏辅臣及忱、大忠同对资政殿。二人执不予，安石不然之，更遣缜及枢密都承旨张诚一乘传至河东，与辽人会议。大忠又言："辽人所求地，西起雪山，东接双泉，为地五百里，不可听。"又言："辽人利吾金帛，兵弱而惰，城池器械不精，民苦虐政，又虑西夏、鞑靼乘之，其不可动者五，请姑以五寨及治平中所侵十五铺予之。"安石不从。己酉，诏大忠持余服。缜将行，上遣禧复命，禧不听，又遣内侍李舜举谕以长城连六蕃岭许之，禧不受命。壬子，诏辅臣对资政殿。癸丑，命知制诰沈括报聘。戊午，括等对资政殿，时禧留京师已逾月，上许以辽人见开濠堑及置铺所在分水岭为界，又以报书示之。丙寅，禧乃辞去，括亦行。七月丙子，遣缜河东分书。戊寅，又遣四方馆使李评。十月己酉，又遣枢密承旨曾孝宽。十二月辛亥，缜画地界还，除群牧使。十年六月戊寅，缜以分画之劳，赐金带。十二月癸巳，上地图。盖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前后历四年，而地界始毕，凡东西弃地七百余里。其后元祐间台谏累章劾缜奉使辱国而罢相者，此也。伯山谓玉汝馆客时持不许之论，上以为然，全失其实。

地界事久不决，神宗令近珰刘惟简赍手札责韩玉汝云："疆事访问文彦博、曾公亮，皆言南北通好百年，生灵得以休息。有所求请，当且随宜应副。朝廷已许，而卿犹固执，万一北虏生事，卿家族可保否？"韩具奏："敌情无厌，累朝以来常患应接太遽，致令得遂狡谋。臣不敢以家族为虑，上误国事。"上察其忠，赐以御服貂裘。（阙书名。出《韩庄敏遗事》）按，熙宁七年十月壬申，上以北人诡词求地不已，遣使问韩、富、曾、文四公于外。韩忠献言："北人见形生疑，谓我有复燕、蓟之意。其事有七。宜遣使报聘，谕以疆土素定，其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则因而罢之。"富文忠言："朝廷诸边用兵，敌所以先期启衅。不若委边臣持旧来图籍与之诘难。万一入寇，但严兵备之。"文忠烈言："敌人之请，宜以誓书折之。若萌犯顺之心，当豫严兵备。"曾宣靖言："宜遣人报聘，以不可侵越谕之。万一犯边，先绝其岁赐。"盖四公悉持不予之论。此云"文曾皆言宜随宜应副"，妄矣。

冯当世为枢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门视之，顾近珰曰："急促马步司，就近遣两指挥兵士救之。"当世奏曰："故事，发兵须得枢密院宣旨，近臣传宣发兵，此事不可启。"上然之，即于榻前出宣，付近珰而出。神宗数嘉之，时论以为得体。（出王巩《闻见近录》）按《实录》，熙宁七年九月，三司火。考之《国史》，冯文简以熙宁三年六月自翰林除枢密副使，

九月迁参知政事。九年十月，自成都召知枢密院事。元丰三年九月，迁使。当三司火时，文简实在政涂，陈成肃升之为枢密使，吴正宪充、蔡敏肃挺为副使。定国误也。是月，马帅贾逵、步帅宋守约皆坐不救三司火，逵降秩，守约罚金。定国谓"遣马步两指挥"，恐误矣。

熙宁中，王和甫尹开封，忽内降文字一纸，乃陈首有谋乱者姓名，凡数十人。内有一薛六郎者，居甜水巷，以典库为业。和甫以礼呼至，密问与何人为冤。薛言："有族妹之子，近来贷负不从，怒骂而去。"和甫追其甥，方在瓦市观傀儡戏。失声曰："岂非那事疏脱也？"既至，不讯而服。和甫曰："小鬼头没三思至此，何必穷治？"杖而遣之，一府叹伏。(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蒋子礼所次其曾大父颖叔《逸史》，与此大意略同，但所告凡八十人，所呼乃张三郎，居城北，所怨乃刘永祚学究。和甫令永祚覆写其书，皆同。上遣内侍冯宗道监鞫，斩永祚于市。未几，和甫除右丞。心传按，蒋书首末最详，当以为正。考之《国史》，和甫以元丰五年自府尹拜右辖，熙宁中尚未尹开封。王《录》误也。况告数十人反，诏狱穷治不实，而但杖遣之，恐无此理。

京朝官四年磨勘，原无著令。熙宁中，审官院率行之，至今以为制。(出张芸叟《画墁集》)按，国朝旧制，百官无磨勘。遇郊赦则迁一官。真宗用孙汉公之议，始命京朝官三年一进秩。其后，天禧、天圣、明道、景祐、庆历之际，沿革不常。治平三年，始著令：待制以上六年迁二官，京朝官四年迁一官。芸叟误也。

元丰初，蔡确排吴充罢相，王珪畏之，引为执政。确谓珪曰："上厌公矣。"珪曰："奈何？"确曰："上久欲收复灵武，公能任责，则相位可保也。"珪喜谢之。适江东漕张琬有违法事，帝语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告都检正俞充，琬知之，上章自辨。帝以诘珪，珪谓充曰："某与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当除，君帅环庆，亟上取灵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帅环庆。其后，遂有灵武之役。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语之罪也。(阙书名。出邵伯温《闻见前录》)按《实录》，元丰三年五月，知庆州俞充罚铜三十斤，坐为都检正日，江东漕何琬劾知润州吕嘉问，充以语人。章未下，而嘉问上疏自理也。此时充帅环庆久矣。方蔡新州执政，吴正宪公尚在位，子文所记不必审。

诏议濮王典礼，王珪与礼官合奏，王宜称皇伯，三夫人当封大国，执政不以为然。其后，三夫人卒如珪议。(阙书名。出王偁《东都事略》)按《史》，三夫人未尝加封，故李邦直熙宁八年撰《韩魏公行状》曰："英宗所生，迄今为仙游县君。"识者皆疑其非礼，意元丰二年五月，始诏三夫人并称曰王夫人，迁祔濮园，未尝封大国也。李邦直撰《禹玉神道碑》亦云："治平中，议追尊濮王，公执用封期亲尊属故事，执政以为不然，公持之，卒不夺。其后谏官、御史争论，久不决，帝以手诏裁定，多如其初。"邦直所云，但指不称皇耳，此谓三夫人卒如珪议者，实甚误。

近岁，前执政官到阙，止系御仙花带，从官非带学士亦不敢系。待制自如本品，无职则在庶官班中，皆系皂带。盖阁门之制，不知冲改始何时。《辨》云，元丰二年，元绛罢政，以本官知亳州，特令服金带如学士，则非特旨，虽学士，所谓金带亦不得矣。(阙书名。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按，大观初著令，前执政许服球文带。而此书所记近岁阁门之制又如此，何耶？元厚之许服带如学士，谓得系御仙花金带，仍佩鱼也。厚之以言罢，不带职，故以此优之。此云"非特旨，虽学士亦不得"盖误矣。淳熙中，王仲行罢吏部尚书，不带职，帅浙东。入辞，服金带佩鱼而入阁门，吏却之，乃去鱼；不可，则改红带；又不可，则卒改皂带。仲行甚不平。后数年，始有旨，前侍从不带职许服红鞓黑犀带，仍佩鱼。遂为故事。

元丰五年十月壬申，发常平钱八百万缗，成元丰库。《注》，张舜民《小史》云，神宗于崇政殿后设二十四库，或即元丰库，当考。《实录》卷末云："每库以诗一字目之，诗凡三十二字，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但不知库名为何。(出李焘《长编》)按《国史·食货志》，上即景福殿库聚金帛。元丰元年，始更库名，凡三十二字。以《真宗实录》考之，景福殿库、崇政殿后库、内藏库皆一库也。盖艺祖始下诸国，聚其金帛于讲武殿后廊，谓之封桩库。太平兴国三年十月，改左藏北库为内藏库，改封桩为景福内库，并隶内藏，而讲武殿旋改为崇政。张芸叟所云，即内藏耳。元丰库，神宗所创，在太府寺南，非崇政殿后库明甚。

国初以来，开封府未尝三狱同空。元丰五年，王安礼知府，乃谋作"天府狱空"，以图进用。时有御史劾其诈妄，朝廷按视，狱皆空。御史以罪斥，安礼拜右丞。绍圣、崇宁以后，躁进之徒用此术，奏狱空者多矣，朝廷遂立迁一官为赏格。《长编》五年四月丁巳注，鲜于绰云："中行坐论安礼狱空黜。"(阙书名。当出蔡〔此处有脱漏〕)按《实录》，元丰五年四月，开封府言三院狱空，诏知府王安礼进一等；大理卿崔台符言本寺狱空，诏台符减三年磨勘。会五月大改官制，安礼以翰林学士与同列蒲宗孟俱执政，蒲左丞，王右丞。时侍御史蒲中行以与安礼争盗贼名簿不实罢，非为劾狱空也。据《国史》，天禧四年、五年，开封府比岁狱空。蔡所记四者皆谬。

元丰六年六月丁巳，执政将劾大辟不应谳者，刑部郎中韩晋卿适白事省中，因曰："谳而获戾，谳不至矣。"朝廷从之。（出《晋卿传》）按《实录》，是日，诏大理寺刑名疑虑及情法不称，奏裁公案送定断官看详，如非疑虑及情法不称，并免收坐。从本寺请也。此时晋卿为大理少卿，所书"刑中及因白事"皆小误。

元丰七年三月己巳，编敕成。自嘉祐后，立开封盗贼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至元丰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广矣。《注》，《刑法志》有"此不得其时，因编敕成附见"。（出李焘《长编》）按《会要》、《实录》，自嘉祐六年初命开封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治平二年九月，命开封府判官王靖提举捉杀府界及曹、濮、澶、滑州未获盗贼。三年四月五日，遂以开封之长垣、考城、东明县及曹、濮等四州为重法地分。熙宁四年正月丁未，淮南之宿州，京西之滑州，河北之澶州，京东之濮州，凡十三州，并行重法。十年五月八日，安厚卿以中书检正官体量河北、京东盗贼，又请之。六月壬午，诏山东、河北十七州皆行重法。（曹、澶、濮州仍在其中）十二月癸卯，又行之福建下四州。此云"不得其时"，何也？盖立盗贼重法自嘉祐至熙宁，而《刑法志》云元丰，盖史官之误。

韩魏公父谏议大夫国华尝仕于蜀，蜀中士人胡广善相术，见谏议而奇之，曰："是必生贵子，请纳女焉。"后谏议守泉，生魏公于泉州州宅。（阙书名。出马永卿《懒真子》）按李邦直撰《魏公行状》云："公之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觉之女，追封秦国太夫人。"此云名广，盖误。

故事，命相皆用上旬刚日。元丰八年拜蔡、韩二相，以五月二十六日，盖邓温伯失之。（阙书名。当出《蒋魏公逸史》）按《史》，神宗一朝命相，韩康公、王荆公以十二月十一日；韩康公再相以四月十九日；王荆公再相以二月十一日。吴冲公、王岐公拜相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蔡持正拜相以四月二十二日，皆在中下旬。且荆公、岐公、持正，制出皆柔日也。颖叔徒见熙宁中富郑公拜相以二月二日，故有上旬之论，不知亦偶然耳。如太祖初拜赵中令为相，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也。仁宗庆历三年，改命二相，四月二十一日也。至和二年，并命文忠烈、富文忠，六月十一日也。此三者不为不审矣，然皆在中下旬。中兴后，秦会之、朱藏一、赵元镇、张德远、叶梦锡等亦以下旬大拜，初无所拘。此说抵牾。

孙叔易言，尝见监朱仟镇使臣云："少日作吴冲卿丞相直省官，亲见元丰中郭逵讨交址，以重兵厌富良江，与交人止一水隔。冲卿忌其成功，堂帖令班师。逵逗遛不进，交人大入，全军皆覆。逵坐贬秩。伴储冲卿孙也，大观中以左道伏诛，盖天报之"云。（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国史》，郭仲通以南伐得罪，诏狱穷治，后得吴丞相书云："安南事宜，以经久，省便为佳。"时丞相已病，由是忧畏而薨，未尝下堂帖也。盖冲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为得之不足守而勤供费耳。使仲通成功，丞相必受上赏，又何忌邪？况班师大事，不得旨而下堂帖，丞相且获罪不轻。详见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辽史·国语解》，辽制，宰相凡除拜，行头子堂帖权差，俟再取旨，出给告敕，故官有知头子事。（出《阴山杂录》。脱心传按语）

卷　三

哲宗登极，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惟朱妃称号未定。太皇太后曰："母以子贵，朝廷宜详议，当优隆之。"时蔡确、章惇尚在朝，议久不决。谄谀者谓亦当为皇太后；守正者则曰"止合称皇妃太母"。曰："自古无并为皇太后之礼，当尊为皇太妃。"凡百礼仪，并依皇后：乘行龙担子；服用伞扇等皆红；百僚称臣太母；又增月给在皇后之上。哲宗喜慰。皇太妃谢曰："非太皇太后，妾何缘得此盛极。"（阙书名）按，此一段尤差误。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当诸公议神宗遗制时，已增入矣。此云"议久不决"者，妄也。元丰八年六月甲戌，诏皇太妃出入许乘担子。七月甲辰，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言，皇太妃在三年服内，衣褥从物并浅淡，生日节序物色，依皇后例；庆贺用笺，百官不称臣。己巳，礼部又言，皇太妃生日节序物色，其冠服之属减皇后五分之一。此云"服用红，百僚称臣，月给在皇后之上"，皆误也。元祐三年秋，诏增议太妃典礼。礼官请担子饰以龙凤，伞用红，冠服如皇后。绍圣元年，宣仁圣烈皇后既葬，上中批付礼官，于是坐六舆，立宫殿名，伞红黄兼用，月费内中批出，他仪制如皇后。盖前后十年而始定其典礼。此所记误矣。

元祐初，两省以上官多内降差人，韩玉汝患之，帘前论列。宣仁云："相公门知有吕夷简否？刘太后时多有内降，吕夷简亦如此奏。"陈章献云："相公知否，一小孩儿与一妇人不与人些恩泽，怎生把握天下？夷简拜谢，非臣所及。"韩曰："维持天下正须公议，不在私恩。"（阙书名）按，宣仁垂帘，内降差除两省以上官，盖范忠宣、范正献、苏文定、朱公掞之流也。章子厚尝奏云："得非左右所荐。"后云："皆大臣所荐，非左右。"玉汝为相，屡以除授私其子侄，为台谏所劾，而此乃以擢用忠贤为章献与人恩泽之

比，其诬罔抑甚矣。

章惇、蔡卞起同文馆狱，刘挚、梁焘同时死于岭南贬所，人亦疑之。又杖杀内臣陈衍，惇、卞至作废宣仁后诏。时宣仁服未除，请哲宗于灵殿宣读施行。钦圣后闻之，号哭于宣仁灵前，哲宗乃已。（出邵子文《辨诬》）按，宣仁后以元祐八年九月崩，后四年，同文狱起。其十一月，梁况之卒。十二月，刘莘老薨。又明年三月，乃杀陈衍，此时宣仁除服久矣。子文所记不诬，但年月差误。

章惇初贬谪元祐臣僚，尽以白帖子行事。焘按，李清臣与惇争论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时郑左丞雍以尝为二王官僚，屡致人言，迹甚危，欲结惇为自安计，谓惇曰："熙宁初，王荆公相，常用白贴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以白诸上，惇遂安。然郑竟罢政，寻被谪。（阙书名。当出邵子文《辨诬》）按，章惇将贬，元祐诸老先用林子中为中书舍人，李抡所编《丁未录》中载元祐诸公谪词甚备，是必有录黄，非用白帖子明矣。《范惇夫家传》云："绍圣四年徙宾州。元符元年移化州。"所被受止是白札子，疑子文指此而云。然绍圣二年十月郑公肃先出知陈州；十一月安厚卿又出知河南；四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京，当用白札子。时此三人皆不在政府，此说恐误。

元祐名卿朱绂者，君子人也。尝登禁从。绍圣初，不幸坐党锢。崇宁间亦有朱绂者，苏州人。初登第，欲希进用，上疏自陈：与奸人同姓名，恐天下后世以为疑，遂易名曰谔，字圣予。蔡元长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谢，卒。（出王明清《挥麈前录》。脱心传按语）

韩相缜有心术，章惇畏之。凡元祐执政从官，惇必以事中之，不敢及缜。至缜死，方使叶祖洽言不与赠谥而已。（阙书名。当出邵子文《辨诬》）按《哲宗实录》、《韩玉汝附传》，缜守颍昌，再上章引年，未许。给事中叶祖洽论缜垂帘之初，首登相位，交结张茂，则梁简（当出梁惟简）谄事司马光，持禄养交，以太子太保，仍旧职致仕，薨，上为辍朝，成服，赠司空，但不定谥而已。《史》所书如此。子文所记惇畏缜及不与赠官皆差误。况玉汝乃元丰执政，虽递迁于垂帘之初，而俄与章、蔡并逐，岂可厕之元祐大臣耶？

绍圣初，治元祐党人，凡尝为宰执者无不坐贬，惟苏子容一人得免。《辨》云，元祐宰相韩缜，执政李清臣、许将，绍圣以前皆无他，李、许乃再执政。此云"独子容得免"，非也。（出汪端明《辨石林燕语》）按，韩玉汝元丰执政，垂帘初，但与蔡持正递迁至相位，既而为元祐诸公所击去位，非子容比也。李邦直首建"绍述之议"，许冲元依违两可，历符、祐、崇、靖之间，皆为执政。若概之元祐宰执之间，误矣。

邢恕既为惇、卞起狱不成，每上殿，移时不下，惇果疑之，出。其元祐初谪随州时，上《宣仁后自辨书》，称宣仁功德，有"宗庙大计，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语，遂入元祐党，责知安南军，此元符元年十月事也。（阙书名）按，恕为右史时，尝上《宣仁后书》言五事，有"储贰之建，旬浃已前固已先定"之语，然实不曾降出。章惇所出恕谪汉东时所上疏，大抵称美元祐初政，且言已与司马公晚受神宗之知，却无此数语。

绍圣三年十月戊辰，知瀛州路昌衡言："伏睹朝旨，姚勔不与磨勘。谨按，勔罪大罚轻，未厌舆论。"诏勔落宝文阁待制，管勾洞霄宫。《注》，昌衡知瀛州，何故言姚勔？当考，恐字有脱误。（出李焘《长编》）按，此时每月以赏功罚罪事镂板下诸州，故昌衡奏状有伏睹之语。盖时方排击党人，是以出位论奏无害。亦元祐中吴处厚笺蔡确《车盖亭诗》之比耳。

按绍圣间，郑公肃不带职，周次元止带待制，非自西美始。绍兴后，萧德起、符正明亦以次对为制帅，不但曹、王二人也。西美初复次对，知成都府，后四年，乃升杂学士，充置使。此所记误。（此条证《挥麈余话》之误。脱正文）

崇宁五年冬末，朱勔始进黄杨木三本。（阙书名）按，二年，朱冲以献花石得三班奉职，不应以五年为始。

李孝广崇宁间为成都漕，以点检邛州士人费义、韦直方私试试卷词理谤讪，庞汝翼课册，系元祐学术讥诋元丰政事上闻，三人并窜广南。孝广迁官后，绍兴庚戌，孝广之子倞属疾于婺州，谓有妖孽，招路时中治之。时中始不肯，倞托亲旧叩问其详。时中云："有一费义者，独不肯去，吾亦莫知其故。"倞云："若尔，某疾不起矣。"因道向来费义等事实，倞以告其父。后义辈皆客死于路。（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此崇宁初事也。后二人以大礼赦得归，直方更名革，中进士第，终安居令。义更名允济，中进士甲科，终汉州推官。冯当可先生志其墓甚详。此云"客死于道"，盖误。又，绍兴无庚戌，庚戌乃建炎四年。而《志》云，张丞相宣抚陕州，费佐幕府，意峭直难合，出为汉州推官。据《史》，魏公以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至汉中，则费君入幕、出幕，又死于汉州，决非一岁间事。计李倞病时，费尚未死也，意者路时中亿度妄云之词，不足信。

安尧臣上书谏复燕云，安惇由此追复正奉大夫。(《安惇传·元符诏旨》) 按，惇以政和三年八月追复正奉大夫，以其夫人张氏自诉也。重和元年十一月己未御笔："惇虽未复旧官，可特与正奉大夫。"遗表恩泽，授尧臣承务郎。盖惇本官为光禄大夫，赠特进。今追复未尽，而特用所复官推恩。此云因尧臣上书复官，误矣。

政和初，上欲建延福宫，一日，鲁公命召诸巨珰来，且有事约束。时童贯、杨戬、贾祥、蓝从熙、何䜣皆奏禀，以此上默已晓，因戏之曰："汝等必作过，今为师臣，定行遣汝等矣。"诸珰莫测，咸变色。而诣省，鲁公则戒之曰："恐至尊暑热，汝等各办事，建一二纳凉之所，朝廷当一切应副汝也。"于是改作延福五位。(阙书名) 按，此政和三年事也。蔡京素与宦者交结，必相表里。此云"师臣行遣"，又云"诸珰变色"，皆妄也。况童贯已为太尉，恩数视二府矣，可召至都堂尔汝之邪？延福五位，何䜣、蓝从熙第一，李谷第二。此无谷名，亦误也。

李端叔为密院编修官，曾文肃荐于上，将以为右史。命未下，而为钱遹论罢，暂泊颍昌，为范忠宣草遗表。上读之称赏，将召用之，而蔡元长入相，时事大变，端叔坐除名，编管太平州。(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后录》) 按，范公薨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而蔡元长明年春始召还北门。若上将擢端叔用之，不应在朝逾年无除目也。端叔政和三年九月除名。

王仲嶷守会稽，颇著绩效，如干湖为田、导水入海是也。(出王明清《挥麈余话》) 按《史》，明越州监湖、夏盖、白马、竹溪、广德等十三湖，自唐长庆中创立，湖水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涝则递相输放，其利甚溥。自宣、政间楼异守明，王仲嶷守越，皆内交权臣，专事应奉，于是悉废二郡陂湖以为田，其租悉属御前。重和元年二月甲子，诏鉴湖田租以备缮修原庙之需，不许他司奏请。他皆类此。由是民失水利，而官失省税，不可胜计。绍兴元年，李庄简为吏部侍郎，奏请复之。上虞令赵不摇奉诏考究，自宣和元年至今，湖田凡得米三万三千余斛，入御前而纳放，省税米十四万六千余斛，得不偿失，遂复废。余姚、上虞二县湖田其本末如此。仲言所云亦诬矣。

宣和元年九月乙卯，范致虚以母忧罢。(阙书名。出王偁《东都事略》) 按，谦叔去位在八月癸卯。

宣和庚子，蔡元长当轴，外祖曾空青守山阳，时方腊据二浙甚炽。初，元长怨陈莹中，以陈尝上书诋文肃，编置郡中，欲外祖甘心焉。适莹中告病，外祖即令医者朝夕诊视，具疾之进退与夫所供药饵申官。已而不起，亦令作佛事，僧众下至凶肆之人，悉入状用印系案，僚吏以为何至是？外祖曰："数日之后当知之。"已而朝廷遣淮南转运使陆长民体究云，盗贼方作，未审陈瓘之死虚实。外祖即以案牒缴奏以闻，人始服其先见。(出王明清《挥麈后录》) 此尤谬误。按《国史》，宣和二年，方腊反时，陈忠肃在南康，有飞语云："其子婿为贼所得，欲以为相。"诏移楚州居住，命守臣察之。六年春，忠肃卒于楚，腊平久矣。

宣和三年辛丑，盗起东南，上慨然有一新政事之意。廷策有二士，对甚切直，初考官陆德先等谓非宜言，乞唱名日行遣。有旨送覆考，考置第三等。李丞相士美时以翰长充详定官，见二卷，大奇之，手疏论其忠鲠，仍定上上等，得旨甲乙科。已而呼胪，乃刘宁止、范宗尹也。(阙书名。当出赵子崧《朝野遗事》) 心传尝疑此事，后见杨文靖公作《周中丞·武仲墓志》云，为殿试考官，进士对策，有极言切直者，同列欲指为谤讪取旨。公云："今盗起东南，正国家开言路之时，岂可吾侪先加以此名?"遂改为涉异奏之。已而降旨，皆取于前列。伯山宣、政间本李士美客，由此观之，伯山所书，恐曲为士美地，未可尽信也。

宣和七年七月庚午，禁士民名字有犯天、王、君、圣及主字者。(阙书名) 按，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至此始罢之，今乃以为禁，非也。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二月禁君字，五月禁圣字，政和三年六月，禁王字，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

王正道，三槐之裔。祖端，父毅，俱以材显。靖康末，李士美罢相就第，正道直造拜于堂下，愿随至禁中，有欲白于上。会有旨，令前宰执赴殿廷议事，士美因携之而入。请募死士，奉两宫，决围南幸。钦宗忠之，以片纸批曰："事成日，可除尚书兵部侍郎。"(出王明清《挥麈后录》) 按，王正道乃文正弟旭之四世孙。旭官至兵部郎中，子端官至通议大夫，端子元官至朝散大夫，元子毅，崇宁中为朝散郎，上书勒停。如此所云，皆不审方城将破时，未尝召前宰执议事，且李士美亦不在城中也。敌人欲用正道为平滦漕，非留守也。

苏叔党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绿林，胁使相从。叔党曰："若曹知世有苏内翰乎？吾即其子，肯随尔辈草间求活耶?"通夕痛饮，翌日视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节也。(出王明清《挥麈后录》。脱心传按语)

曹功显自燕山逃归，显仁令奏高宗曰："上再使敌中，欲就鞍时，二后洎宫人送至厅前。有小婢招儿，见四金甲士卫上。"(出王明清《挥麈后录》) 按

《钦宗实录》，上自康邸出使，而显仁皇后以龙德宫婉容居禁中，召内知客韩公裔至权子门，属以调护意。此云“送至厅前”，当考。

二圣皇族既诣敌营，中议亦取元祐皇后。渊圣意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后以为兴复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纸尾批瘦语与府尹徐秉哲云：“赵氏注《孟子》，可相度分付。”会敌人以后废久，无预时事，故不复取。（出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按《实录》，敌取宗族，皆据管宫阁内侍所供名字，后实以废处外宫，不为敌所指名，未必欲取而复止也。况徐秉哲乃卖之尤者，岂可以情谕之邪？

秦会之尝对方务德言：“靖康末，与莫俦俱在敌寨，时搜索宗室有未尽者，俦陈计乞取玉牒，其中有名尽行根刷。会之在傍曰：‘尚书误矣！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不少，有虽号同姓，而情好极疏者，平时富贵既不与共，一旦祸患乃与之均，恐无此理。’尼堪曰：‘中丞之言是。’”由此异待之。（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实录》，二月癸酉，金人于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取南班宗室，自二王宫以下，近属及官序高者先取。此时秦会之未出城也。会之所论，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时。然俦献计之日，会之实不在傍。此说不足据。

熙宁法，宗子出仕者，见谢辞及独衔奏事，并不著姓。建炎元年，某知镇江府，上谢表，黄英州任中书侍郎，乃令进奏官退回，为不合不著姓，殆欲见沮而不考著令也。至今虽大宗正司宗室，亦称皇叔、皇兄，具官，仍著姓。矫枉太过，误矣。（阙书名。当出赵子崧《朝野遗事》）按，建炎指挥见《中兴会要》。时黄茂和在中书，取此旨也，然南班宗室初未尝有著姓者，此所云误。

国朝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坟、西坟，问诸宗子，多南渡后始生，无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汴州张抃奏劾其州官遁窜之罪。有赵叔潜者，结衔云：“保义郎添差管辖舒王已下坟园。”有承节郎王世赟者，其衔即云：“管辖魏王已下坟园。”此云舒魏二王坟即南、西二坟也邪？（阙书名。出程大昌《演繁露》）按，国朝宗子分三祖：艺祖、太宗葬西京，故宗子连“惟”字、“允”字以上者，并祔西洛。魏悼王葬汝州，故宗子连“承”字以下者，并祔温阳。所谓西坟，永安是也。所谓南坟，汝州是也。《国书》中自可考据。泰之尝为从官矣，乃不知此，何邪？

秦会之、范觉民同在庙堂，二公不相咸。敌骑初退，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康倬知临江军，弃城而走；抚守王仲山以城降。仲山，会之妇翁也。觉民欲宽之，会之云：“不可，既已投拜，委质于贼，甚么话不曾说！岂可贷耶？”盖诋觉民尝仕伪楚耳。（出王明清《挥麈余话》）按，敌入江西，建炎三年冬也。明年春，敌退，秦会之在达赍军中。其年十月乃得归。绍兴元年，始除参知政事。此大误矣。

建炎四年十二月，尼堪籍诸路客户，拘之入官。次年春，尽锁之云中，耳上刺“官”字以志之。河间府乐寿县，初，县客户六十八人，而误作六百八人以报。后尼堪不容诉，于是县官驱穷民孤旅五百四十人以补数，至则一例卖之，莫能辨也。（阙书名）按，建炎三年秋，已书升乐寿县为寿州。此仍称县者，误也。

方务德守荆南，有寓客张黜者，魏公之族子，出其乃翁所记《建炎遗事》一编云；孔彦舟领众十余万破荆南城，时朝廷方经理北敌，未暇讨捕。张单骑入城说谕彦舟，使之效顺。又令讨钟相，许以成功，入川从宣抚司求赏。相平，张遂与彦舟心腹数人入蜀，至夔，又降说剧贼刘超。未及宣抚司，道遇族兄攫金不得，乃先见魏公言：“张受贼赂厚，不可信。”魏公然之。张乞令彦舟屯荆南，公不从。令往黄州屯驻，其徒皆不乐，率众渡淮降金。（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三录》）按，钟相乃鼎州土豪，以左道惑众，率人守乡井。孔彦舟为东平钤辖，因事叛去，侵荆南诸郡，攻长沙，不克，乃伪称钟相，遂入之，反奏相叛。傅彦济以宣机督军，讨之不胜，相遂自称楚王。此建炎四年二月也。四月，彦舟获相送行在，拜利州观察使、湖北副总管。时朝廷命向伯恭帅潭，为彦舟所拒。贺子忱说巨寇马友击彦舟，逐之，彦舟引兵入江西。明年二月，吕元直奉诏讨李成，乃奏彦舟同击贼，成败，降刘豫。其秋，以彦舟为蕲黄镇抚使，实代成。明年五月，权端明邦彦入枢府。权故东平帅也，彦舟心不自安。偶韩良臣破闽、湘诸盗，顺流而东，彦舟疑其图己，遂引所部降伪齐。以首末考之，彦舟赏功及除拜皆朝命，非自宣抚司。且赏典已厚，又距其叛去已二年。盖张所记多大言，不足信。

按孟富文以辛亥九月自户部尚书除江湖宣谕制置使，使理财治盗，未尝兼闽中，亦不除韩良臣。是时，辛企宗已在建宁，朝廷又遣胡丞公督捕。十月二日，洪成季始自锁闼迁吏书，为言者论去。后五日，富文即除参知政事，此时成季吏书除目尚未下，安得云“上已留参政，拟状数日也”？十一月五日，富文除福建宣抚，良臣副之，其执事已弥月。盖方务德误记，而仲言又因之。（此条证《挥麈后录》之误。脱正文）

宗泽造战车，初是刘浩创造，试之不可用。每一两以二十五人为左角，二十五人为右角，二十五人为

前距，二十五人为后距，共四队，凡一车用百人。追元帅府分遣泽往开德，乃用浩车制旋造。（出赵甡之《遗史》）按，《宗公遗事》载其京城所造车式，每乘用五十有五：运车者十有一，执器械；辅车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应用。与赵公记殊不同。

李纲私藏过于国帑，厚自奉养，侍妾、歌僮，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飨客，殽馔必至百品。遇出，厨传数十担。其居福州也，张浚被召，纲赆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镂银装饰，样制如一，皆其宅库所有者。（出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按，李、张二公皆渡江后名相，此所云殊不可解。岂非以张自福州还朝而荐李公起为江西大帅，故以此污之邪?

卷　四

《日历》，绍兴元年六月，命知南外宗室正事令懬选艺祖后宗子二人，鞠之禁中，是岁辛亥也。明年闰月乙未，令畤除知宗正事。五月乙亥，阜陵入宫，相去才四十日。若德麟被旨，其所选未必如此之速。按令懬为思陵所眷，而德麟以旧事谭稹，为上所轻，恐未必以此委之。方阜陵入宫时，德麟亦未封王。其后二人偶先后袭封，或传者因之而误。然德麟时在行在，而令懬在泉南，当考。

张浚既受黜陟之命，参知政事席益签书枢密院事，徐俯大不平之，指以为僭。其敕，胜非在朝廷日尝见之，前云某司，次述事因，右语云“奉敕”如何，末以使御押字。黄纸大字，皆过于敕。（出朱胜非《秀水闲居录》）心传尝见永康军昭惠灵显真人复封王敕，右语云“右奉便宜圣旨”云云。绍兴元年月日，知枢密院事宣抚处置使臣张浚，书名不押字。朱公所云非也。

绍兴四年，赵鼎除知枢密院事，充川陕宣抚处置使。时胜非起复居位，已累章丐持余服。鼎窥宰席甚急，被命，殊不乐，申请数十条，皆不可行。如随军钱物须七百万缗，胜非参告进呈，指此一项言：“臣昔闻玉音，赵鼎出使如张浚故事。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给钱一百五十万缗，今鼎所须三倍以上，今岁郊恩所费不赀。”上曰：“奈何?”胜非曰：“可支三百万缗，半出朝廷，已如浚数，半令所部诸路漕司应付。”上可之。既退，鼎诟怒云：“令我作乞儿入蜀耶?”（出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按，赵忠简奏疏云：“臣随行钱帛各乞依张浚例，初乞钱百万，后乞五十万，度牒二万，止得三千。再乞得万八千，又乞始足元数。臣日侍宸扆，所陈乞已艰难如此，况在万里之外!”按，度牒是时每道直二百，千二万道共直四百万缗，通见镪为四百五十万缗，与此记不合。若以初乞所许计之，则钱牒止得一百十万缗，亦未及魏公所持之数，盖忠靖所记有误。

李端叔作范忠宣《遗表》，绍兴中，赵元镇作相，提举重修《泰陵实录》，书成，加恩。吕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二句云“惟宣仁之诬谤未明，致哲庙之阴灵不显”一对于麻制中，时人以为用语亲切，不以蹈袭为非也。（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绍兴八年六月，赵公以《哲录》成书，迁特进。曾尚书楙当制，无此二语。居仁所草乃再除特进，非加恩也。

绍兴壬戌，罢三大帅兵柄时，韩王世忠为枢密使，语马帅解潜曰：“虽曰讲和，敌性难测。不若姑留大军之半于江之北，观其衅。公其为我草奏，以陈此事。”解用指为札子，韩上之，已而付出。秦会之语韩云：“何不素告我而遽为是耶?”韩觉秦词色稍异，仓卒皇恐，即云：“世忠不识字，此乃解潜为之，使其上耳。”秦大怒。翌日，贬潜单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张子韶云。（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解承宣初以赵忠简引为步帅。绍兴八年，忠简罢，解力求去。九年夏，罢为福建总管。此时韩良臣为淮东宣抚使也。十一年四月，韩罢为枢密使，乃命张、岳二将往山阳总其兵，还屯京口。十四年三月，言者劾解本忠简之客，不从和议，乃责散官，安置南安军。王所闻皆误。先是七年十一月，秦会之为枢密使，奏令韩还屯京口。韩言：“敌情难测，将以计缓我，乞留此军遮蔽江淮。”上然之。乃留屯山阳。时忠简再相，解典步军在金陵，或指此也。然当张通古来时，韩五上疏力谏，及萧毅再至，又力论其非，请与敌使面议，且上疏论会之误国。由是观之，韩非仓卒退避而诿之他人者。子韶与解同谪居，不应误。王之言未深考。

绍兴戊午夏，熙州野外泺水有龙见。初，于水面见苍龙一条，良久没。次日，见金龙以爪托一婴儿，儿虽为龙所戏弄，略无惧色。三日，金龙如故。见一帝子乘白马，红衫玉带如少年中官状，马前有六蟾蜍，凡三时方没。郡人竞往视之，相去甚近，而无风涛之害。熙州尝以图示刘豫，刘不说。赵伯璘曾见之。（阙书名。出洪皓《松漠纪闻续》）按，刘豫以绍兴七年丁巳冬废，故其诏书有曰“建尔一邦，逮今八稔”，谓自建炎四年除节制河南诸州郡，至今通为八年也。龙见之时，豫已废徙矣，不知熙州何为以图示之，此所记误。

吴才老，舒州人。饱经史而能文，浮沉州县，晚始得丞太常。绍兴间，尚需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贫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帅浙东，言者论谢上表中含讥刺，诏令分析。仁仲辨诉，以谓久弃笔砚，实托人代作。孟虽放罪，寻亦引间。秦会之令物色，知假手

于才老，台评遂上赖，罢其新任，繇是废斥以终。（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三录》）按《史》，孟信安绍兴十二年四月，自判绍兴府奉诏迎梓宫，请礼官与俱，时才老为太常丞，被旨偕行。其年八月，才老坐朋附免。九月，信安除枢密使。十一月，山陵攒毕，孟出判福州，未行，改建康府。十四年春，移会稽。此所云皆误。

鲁国大长公主避兵南来，卜居台州，诏即州赐第，主享之二十年，薨于天台。（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大长公主以绍兴十二年秋入觐太母，其冬薨于临安，上临奠。此云薨于天台，误也。但归葬台州耳。

皇统四年秋，元帅遣使报监军（时监军者讨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胁，和约大定，除措置备御，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帅亲统十万众，水陆并集。（出王大观《行程录》）按，皇统四年甲子，本朝绍兴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画地界矣，不知乌珠何以历二年之久而后加兵于蒙古，恐必有误。

皇统七年春三月，国使还，蒙古许依所割地界，牛羊倍增。金国许赐牛羊各二十五万口，今又倍之。每岁仍赂绢三十万匹，绵三十万两，许从和约。（阙书名。当出王大观《行程录》）按，本朝岁赂北人银绢共二十五万匹两，而北人遗蒙古乃又过之，恐未必然。

绍兴初，昭慈圣宪皇后升遐，朝论欲建山陵，曾公卷持议，以为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袝矣，宜以攒宫为名，佥以为当。（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昭慈《遗诏》已云"权宜择地攒殡"。又曰："新制梓宫，取周吾身，以为异日迁奉之便。"公卷自金陵至行在，后升遐必已半月。《遗诏》既云，然则此议恐非其所建也。本朝母后经垂帘者，例称山陵。然昭慈是时止称园陵，此记亦误。

赵鼎起于白屋，有鄙朴之状，一旦得志，骤为骄侈，以临安相府为不可居，别建大堂，环植花竹，坐侧置四大炉，日焚香数十斤。使香烟四合，谓之香云。（出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脱心传按语）

王日严晅为少蓬，权直禁林，草秦会之加恩制，取熊叔雅启一联入词中云："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翊日，即除礼部侍郎。（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中兴玉堂制草》，此绍兴二十年五月，秦会之提举玉牒，进《高宗中兴圣统》加恩制也。时日严以右史直北扉，实当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严乃迁仪曹贰卿，仲言误。

绍兴己卯，陈莹中追谥忠肃，其子应之为刑部侍郎，往谢政府，有以大魁为元枢者忽问云："先又何事得罪秦师垣耶？"（出王明清《挥麈三录》）按，陈公赐谥在二十六年七月，是年丙子也。汤进之实为元枢，而陈资政诚之在翰林。九月，陈始除同知枢密院事，距忠肃赐谥已五旬，恐无缘始谢。盖一时好事者以为口实，仲言未之考也。

胡寅者，凶慝躁进之士也。赵鼎荐之词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词乖谬，众论不容，乃称父安国老疾，远在湖湘，乞归省，于是差知永州。寅携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奋贻书责之，寅以妾临蓐为辞。伯奋复曰："妾产与父疾孰重?"寅诉于鼎，改知严州。鼎旋罢，累月复相，欲召寅，议者以不省父止之。（阙书名。又，脱心传按语）

故事，两制以上方乘狨座，余不预也。大观中，童贯新得幸，以泰宁军承宣使，副礼部尚书郑允中使辽国，遂俱乘狨座，繇是为例。（出王明清《挥麈后录》）按，贯以大观二年建节，久之，进检校司空，易镇泰宁。政和元年秋，乃出使，此亦误。承宣使，政和七年始置。

本朝宰相兼公师者，范鲁公、王文献、赵韩王、薛文惠、王文贞、丁晋公、冯文懿、王文穆、吕文靖、韩忠献、曾宣靖、富韩公、文潞公、吕正献、蔡师垣、秦师垣、陈鲁公而已，余皆罢政后方拜。近日惟张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吕文穆、何伯通、郑达夫、余源仲、王将明，皆以宰相兼公师。吕元直尝除少保而不拜，文潞公、吕正献乃以公师平章国事，非宰相也。

韩退之诗"不知官高卑，玉带垂金鱼　若从本朝言之，则极品有不得兼者。本朝之制，惟亲王及勋旧大臣之为公师者，乃得赐玉带；即近属者与外戚之为郡王者，或亦赐之。真宗时尝遍赐两府大臣，其后止及元宰而已。渡江后，异姓王亦得之。（阙书名）按《庆元令节文》，诸带：三品以上许服玉，臣僚在京者不得施于公服。然则三品得服玉带，本朝与唐制尚同，但在京则不可施于朝服尔。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盖循旧如此，非谓法不可也。

白乐天《闻白行简服绯》诗有"彩动绫袍雁趁行"之句，注云："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则知唐章服以绫且用织花者，与今制不同。今宗室外戚之亲贵者，或赐花罗公服，亦此意也。宣政间，又有纱公服，今废。（阙书名。出程大昌《演繁露》。脱心传按语）

禁中钟鼓院在和宁门谯上，其上鼓记五更已竟，

而外间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杀五更后，谯上不复更击钟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数十声。王禹玉《宫词》云："禁鼓六更交直早，归来还是立班时。"禹玉谓六更者，明宫殿五更之外复有一更也。其实宫鼓以外间四更促为五更，故五更终竟时，蚤闻于外间耳。鼓节未尝溢六也。车驾宿斋青城，则斋殿门内五更均促使短如宫中常节，至青城门外，则五夜平分，须晓乃竟。（阙书名。出程大昌《演繁露》）按，蔡绦《百衲丛谈》云，五更已满，将晓之时，则又有谓之夜漏不尽刻。文德殿钟鼓院于夜漏不尽刻，天既未晓，则但挝鼓六通，而无钲点也。故不知者乃谓禁中有六更。吾于政和戊戌曾侍祠于宣和殿，尝备闻之。据此，则承平时盖击鼓六通。此云椎数十声，未知孰是也。杨廷秀云，绍熙庚戌岁考试，殿庐夜漏杀五更之后复打一更，问之鸡人，云："宫漏打六更。"按蔡、程、杨三人皆从官也，所谓六更者，皆亲闻之，而或云打一更，或云挝鼓六通。成云椎鼓数十声，竟无定论，当考。

学士院具员，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御使以上。盖防御使有超除节度使之理，故皆入具员。（阙书名。当出《蒋魏公逸史》）按，国朝防御使，虽有殊功，未尝径建节也。绍兴末，李宝以胶西之捷，自遥察除节度使，时号创见。蒋所记误。

唐制，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五代赵凤为之，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唐刘瑑撰《王巨镛碑》，称"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瑑；柳公权撰《何进滔碑》，称"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朝议大夫、守工部侍郎、知制诰柳公权"；《白居易集》载《初除拾遗书》，称"翰林学士、将仕郎、守左拾遗白居易"。据此类皆职在官上。又按，元稹《祭·李尚书文》，称"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元稹"；崔群《谢官状》称"朝议郎、守尚书库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崔群"；王源中撰《李藏用碑》，称"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据此类皆职在官下。五代赵凤所移，乃端明殿学士。叶误记也。

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上，或在官下，无定制。予家藏《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王巨镛碑》撰者言"翰林学士、中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刘瑑"，瑑仍不称知制诰，不可晓。（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学士官至紫微舍人，则衔内不系知制诰三字，所从来远矣。

唐自代宗后，历德、顺、宪、穆、敬五帝及懿宗，皆不置节名。（出叶梦得《石林燕语》）按，懿宗延庆节，此云不置，非也。

前世牌额，额必先挂而后书，牌必先立而后刻。魏凌云台至高，韦诞书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验也。今则先书而后挂。（阙书名）按《晋书王献之传》，太元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笔书之，比讫，须发尽白，才余气息。"据此，则乃一时匠者之误，非古人皆先挂而后书也。

台州笔吏杨涤者，能诗，亦可观。其外氏，唐元相国之裔，偶持告身来，乃微之拜相纶轴也。销金云凤，绫新若手未触。白乐天作并书，后有毕文简、夏文庄、元章简诸公跋识甚多。寻闻为秦熺所取，恨当时不能入石也。（阙书名。出王明清《挥麈前录》）按，考唐《白傅集》，其在翰林尝当五相制，乃裴垍、张弘靖、李绛、韦贯之、武元衡尔。其在中书尝草微之谕德及翰林两制。盖乐天以元和初为学士，而微之长庆二年始入中书，其相去远矣。此所记必有误。

王景彝藏《续皇王宝运录》十卷，多载唐中叶以后事。所恨宋景文、欧阳文忠诸公未曾见之。其中载黄巢王气一事云："金州太白山人，中和三年夏，见刺史崔尧封云：'州北有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今黄巢年号金统，必虑王气在此牛山，请掘之，则贼自败散。'尧封大喜，调义夫万人掘牛山。月余，崖崩十丈，有一石桶，上有一剑，桶中有一黄腰兽，自扑而死。尧封奏其事，加检讨司徒。至秋，中原克平。"（出王明清《挥麈后录》。脱心传按语）

蔡元长帅成都，尝令费孝先画卦影，末后画小池，龙跃其中。又画两日两月，一屋有鸱吻，一人掩面而哭，不晓其理。后元长南窜，死于潭州昌明寺，始悟焉。（出王明清《挥麈余话》）按《实录》，蔡京死于崇教寺。

辽亡，达锡林牙亦降，后与尼堪双陆，争道，堪心欲杀之，而口不言。达锡惧，及归帐，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为帝。（出洪皓《松漠记闻》）按《三国谋义录》、《两国编年》皆云，天祚出夹山，以图兴复，达锡谏不听，乃称疾不行。天祚被执，达锡率残众奉梁王北奔。据此，则达锡未尝降，使其果降，则梁王何以得免？洪记恐误也。天祚四年，赵、晋、秦、许四王，晋王先诛死，而无梁王，或者其后一王改封，亦未可知，姑从《记闻》。

《高丽历日》，自契丹天庆八年以后皆阙不纪。壬戌岁，改皇统，辛未改天德，癸酉改贞元，丙子改正丰。至癸未岁又阙，直至壬辰岁，方纪大定十二年，

不可考云。按壬戌，绍兴十二年也。熊子复《中兴小历》，改皇统在十四年。（阙书名）按，辛酉岁乌珠与本朝书已称皇统元年，而王大观《行程录》亦云，皇统八年岁次戊辰，戊辰绍兴十八年，逆数之，当以十一年改元为正，此所记误。又，正隆乃海陵年号，见于《隆兴时政记》，亦不当作正丰。辛巳岁葛王即位于会宁，改元大定，至壬辰为十二年，不误。但不知癸未岁何以缺，岂非金方纷乱，不暇颁历于属国故耶？

补遗

太祖改乾德年号，宰相令文士检阅前代不犯此名。既颁赦，果有言前伪蜀王衍有此号，太祖召宰相，语以检阅失于精详。赵普曰："已颁行，不可追改。"自是始重博学多闻之士。（按改元时，赵中令未入相。阙书名）此亦误。按，太祖以癸亥岁改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览其镜背云"乾德四年铸"，上大惊，以问陶、窦二内相。二人曰："蜀少主尝有此号，鉴必蜀中所铸。"上曰："作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此所云"既颁赦，果有言"，又云"赵韩王言不可改"，皆小误。

王文正公扈从在澶渊，雍王元份留守。暴得疾，命公代之。公曰："愿宣寇准来，臣有所陈。"准至，公奏曰："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如何？"上良久乃黯然曰："立皇太子。"（《王文正遗事》）按《实录》，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巳，以参知政事王旦权东京留守，时契丹已平矣。后一日甲午，车驾即还京。考之《国史》，是时悼献太子已薨，仁宗未生，真宗未有嗣，不知王公欲谁立也？

寇准为枢密使，当罢，使人私求公，请为使相。公大惊曰："将相之任岂容私请耶？"准恨之。已而制出，除准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准入谢曰："非陛下主张，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所以荐准语。准始愧叹，以为不可及。（阙书名）按故事，枢密相善罢，仍带相印者，吴侍中延祚、曹侍中彬是也。枢密使不带平章事，而以使相罢者，王中令显是也。祥符中，王文穆、陈文忠为枢相，坐与马正惠公忿争，得罪，故罢守本官。寇忠愍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善罢，自不应解相印。其后曹郓公、张徐公、王郑公、夏郑公、王鲁公、贾魏公、宋郑公、富韩公、文潞公，自枢密相罢，皆为使相及使。侍中狄武襄青、张文节昪，仍自枢密使加平章事罢。莱公之命，殆常典也。

弭德超为诸司使，诬奏侍中曹公彬有不轨谋，太宗疑之，拜德超枢密副使。不数月，赵普再相，因为疑雪，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王沂公《笔录》）按《国史》，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赵令相。八年正月，曹王罢，弭德超为枢副，此时赵令再相久矣。四月，德超流琼州。十月，赵令罢相。盖曹王初罢，赵令未敢争。其后，始能从容解之耳。然德超之罢，亦坐有不逊语，为同列王显所陈。此记微误。

寇准知京兆府，都监朱能献天书。上问王旦，旦曰："始不信天书者，准也。今天书降，准所当，令准上之，则百姓将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从之。使中贵人逼准，准亦因此复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刘侍读撰《莱公传》）按，莱公复相，天禧三年事也。前二岁王文正公已薨矣。

国朝旧制，有殿前承旨，颇甚繁杂。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称呼不别，又恶其与清贵混淆，诏改为三班奉职。（苏耆《次续翰林志》）按《实录》，淳化二年正月，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时宋文安白为承旨久矣。九月，宋公贬，苏文简始为承旨学士。耆谬矣。

保安军奏获李继迁母，太宗甚喜。是时寇准为枢密副使，吕端为宰相。上独召准与之谋，准请斩于保安军北门之外，以戒凶逆。上然之。端闻，请对，具道其不可，请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以招来继迁。上拊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后病亡，继迁亦死，其子竟纳款请命。（温公《涑水记闻》）按，寇忠愍公淳化二年为枢密副使，时李文正、张文定在相府。四年六月，寇公罢，吕公始拜参知政事。又二年，吕公相。又三年，吕罢相而薨。后十七年，寇准始为枢密使，二公未尝同在两府也。考之《国史》，雍熙二年九月，获继迁母，此时二公皆未执政，温公误矣。

李继隆与转运使卢之翰有隙，诬奏乏军兴，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驰取卢之翰、窦玭及某人首。丞相吕端、枢密使柴禹锡皆不敢言，惟副使钱若水力争之，上大怒。已而意解，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及鞫验，事皆虚，继隆坐罢招讨，知秦州。（阙书名）按《国史》，至道二年四月，以李继迁剽掠刍粟，命李继隆讨之。转运副使窦玭以违诏运粮被掠，系狱。七月，玭及转运使宋太初、副使卢之翰并除名。方玭系狱时，继隆初受命，非用继隆奏也。柴禹锡前一年罢，此时亦不在枢府。其年十一月，漕臣陈纬、梁鼎乃用继隆奏，削三资。温公皆误。明年，真宗即位，罢西讨，继隆自都部署还朝，未尝为招讨使也。

上将立章献后，李迪为翰林学士，屡上疏谏，以后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献深衔之。（阙书

名）按《国史》，大中祥符五年立刘德妃为皇后。后四年，李文定始为学士。

文臣为枢密使，皆带检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兴元年，钱文僖以兵部尚书充使，不带检校官，盖有司之失也。（阙书名）按《拜罢录》，太平兴国六年，石元懿自枢密副使除兵部尚书充使，不带检校官。大中祥符后，王文穆、陈文忠、冯文懿始皆带检校太傅。丁晋公、寇莱公始皆带检校太尉（建隆初，赵韩王带检校太保充使，盖自兵部侍郎换宣徽南院使，不带文官故也）。

国朝范鲁公、王沂公、魏仆射三相罢，赵令独相，始置参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吕文穆、李文靖、向文简三相。又至和中，文潞公、刘丞相、富郑公三相。（阙书名）按，开宝九年，薛文惠、沈恭惠、卢崖州；太平兴国六年，赵忠献、沈恭惠、卢崖州，亦三相。

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将立为嗣，坚辞不肯，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废。故当时以为狂，而实非狂也。（《龙川志》）按《国史》，太平兴国四年，太祖长子武功郡王德昭暴薨。六年，其弟荣阳公德芳继卒。明年，宰相赵普如京使柴禹锡告秦王廷美与卢多逊交通，言涉不顺，坐是废死房陵，于是太祖子弟尽矣。其年，太宗乃封长子元佐为卫王。明年，进封楚王。又三年，元佐以病狂纵火废。此时太祖诸子之卒久矣（或曰元佐请秦王之罪，忤上旨，因得心疾也）。

真宗疾甚，丁谓、李迪俱罢相。中人雷允恭传宣谓家，以中书阙人，权留请发遣。谓召学士刘筠谓曰："圣旨令谓复相，可草麻。"筠不可。佗日，又语学士钱惟演，惟演即从命。（阙书名）按，此天禧四年十一月事也。时钱文僖执政久矣。草谓制乃晏元献也。

真宗时，尝遣曾致尧副温仲舒安抚陕西。致尧于阁门疏劾仲舒，言"不足与共事"，轻锐之党无不称快。李沆在中书，不喜也。因用佗人为副，而罢致尧。（阙书名）按《实录》，咸平五年，右仆射张齐贤为邠宁等路经略使，曾致尧为判官。既而致尧以狂躁上章，责黄州副使，此史官所书也。王文公撰《致尧神道碑》略曰："张齐贤经略陕西，署公判官以从。公曰：'西兵十万皆属王超，恐丞相不能制。'真宗难其言，会行，召赐金紫。公谢曰：'臣尝言丞相向敏中未效，不敢受赐。'"由是贬黄州。盖曾未尝副温恭肃也。苏所记误。是时吕公蒙正为首相，文靖乃次揆耳。

丁谓复相，逐李文定公及其党，正人为之一空。将草公责词，时宋宣献当直，请其罪名。谓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从之。以《仁宗实录》考之，李公责词但言"附下济恶"耳，无"无将""不道"之语也。（阙名书。荃孙按，"从之"以下当是心传按语）

真宗皇帝时，向文简除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上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必甚喜，卿往观之。"昌武归候丞相，丞相方谢客，门阑悄然。昌武径入叙贺，公但唯唯。明日，具以所见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沈存中《笔谈》）按《国史》，天僖元年，向文简以集贤相转右仆射。前此，吕正惠、吕文穆、李文靖、王文正、王文穆皆先拜仆射，在文简前，真宗不应云"朕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也。是岁，学士乃晁文元、李文定、李观察维三人，时李昌武之卒久矣（据张文定、陈文忠亦先拜仆射，然皆在罢政后。今但记宰相为右仆射者，凡五人耳）。

国朝未改官制以前，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惟赠官方有之。元丰中，曹郡王以元舅兼中书令，下度支给俸，有司言，自来未有活中书令，请受则例。（阙书名）按，国朝异姓中书令宰相特拜者一人，赵忠献是也。节度使兼者十二人，王元靖、石武烈等是也。安得谓"自来未有活中书令"？存中误矣。

天圣中，宋莒公知制诰，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枢密院事。王沂公为相，以故事未有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政。（阙书名）此宝元元年三月一日事也，王沂公之薨久矣。（下有阙文）亦载此事，但云，中书言故事无知制诰除执政者，乃先召入翰林。谨按《国史》，是日王章惠、陈文惠二公同罢相，韩忠宪、石文定二参同罢政，张文懿、章文宪、王忠穆、李康靖四人同入中书，恐未必即日进拟也。国朝政事，副枢密二员。是日，王仲明、陈恭公已并除同知院，疑无阙。若谓前此将除宋公，则当时章文宪、王忠穆（下阙）

（上阙）三司使，而以晋公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阙书名）按《实录》，咸平六年，复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以权知开封府寇准为三司使，而吏部侍郎陈恕代知开封。盐铁使王嗣宗、户部使梁颢、判度支薛映皆以佗官罢。此时晋公罢盐铁使已久，莱公未为枢密使也。明年，晋公始自京尹罢为集贤院学士。

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仁宗以问李文靖公，公执不可，遂寝其事。及公薨数日，乃卒拜焉。（阙书名）按《仁录》，天圣四年正月甲辰，上谓宰相曰：

"驸马都尉柴宗庆求为使相如何?"王曾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历行阵有劳,晚年方除使相,岂容私请也?"乃止。其后王公罢,柴竟为使相。又按,李文靖、石庄武皆定陵时薨,未尝逮事仁庙也。道辅记之不审,误以王为李,柴为石尔(《国史》,景德元年七月,李沆薨。八月,石保吉平章)。

宝元中,御史府久阙中丞,仁宗偶问李淑,李奏曰:"此乃吕夷简欲用苏绅。臣闻夷简已许绅矣。"仁宗疑之。异时因问许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许公奏曰:"中丞风宪之长,当出自圣择。"仁宗颔之。自是知其直矣。(阙书名)按《国史》,宝元元年、二年,宰相王章惠随、陈文宪尧佐、张文懿士逊、章文宪得象也。康定元年五月,张文懿致仕,吕许公始再入。按,是时孔原鲁道辅为中丞。宝元二年,原鲁罢,即以柳翰林植代其位。此谓"久阙中丞"者误也。苏仪甫庆历元年始自知制诰除学士,无缘宝元中吕公已许用为中丞,况吕公此时正在北京,道辅误矣。李献臣固非长者,然道辅记之不详,不可不辨。

王参政化基,兴国二年及第于吕蒙正榜。释褐,授赞善,知岚州。赵韩王学术平浅,议以骤进少年,无益于治,抽诏改淮幕。公抗表自荐,太宗壮之,曰:"化基自结人主,慷慨之士也!"亟用之。(阙书名)按《实录》,吕许公榜及第进士凡百三十人,并除京官、通判,诸科出身人乃除幕职耳。道辅所记恐误。是时薛文惠昭文、沈恭惠史馆、卢崖州集贤,赵韩王罢政久矣。

澶渊之役,唯寇莱公首乞亲征,李沆、宋湜赞之。时群下终以未必胜为言。上召莱公问之云云,遂决澶渊之行。(阙书名)按,宋持正之薨,咸平三年也。李文靖之薨,景德元年七月也。澶渊之役元年十一月也。道辅误甚矣。按,咸平二年,契丹入寇,真宗尝幸北边,于时李、宋皆在政府,疑道辅指此而言。然是年契丹不大侵,莱公亦未再秉政,此录抵牾。

真宗寝疾,仁宗幼冲,流言有夺嫡之议。高琼时统禁旅,亦闻之。仁宗即位,琼帅将校将入贺,乃约其众曰:"见嗣君未得拜,当听吾令。"遂直入殿中,举仁宗帽就视之,挥其众曰:"真嗣君也。"乃下拜。(传献简《嘉话》)按《国史》,此时高烈武王之卒十有七年矣。

嘉祐末,仁宗曲宴群玉殿,公以监察御史与焉。近世台谏官未尝得预曲宴,当时以为荣。(阙书名)按,谏官与曲宴自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始。御史与赏花观书之会,自真宗天禧二年始。非始于嘉祐也。

澶渊之役,章圣既渡大河,至浮桥一半,高琼执御辔曰:"此处好唤宰相吟两首诗也。"盖当时宰相王钦若、陈尧叟辈好为诗赋以薄此辈,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语。(马永卿编《元城语录》)按《国史》,是时毕文简、寇忠愍为宰相,王文穆才参知政事,陈文忠签书枢密院事。

神宗自颍川郡王即位,熙宁初,升颍州为顺昌军。久之,知其谬,遂升许州为顺昌府。(张芸叟《画墁集》)按《国史》,裕陵先领忠武军节度使,许州也。久之,进封颍王,颍州也。裕陵尝封淮阳郡王耳,示尝封颍川郡王。颍乃王封,升军额非谬也。

李文定公参知政事,曹利用为枢密使。一日宰相冯文懿公在告,阁门以利用为班首,文定亟前谓阁门吏曰:"但道参知政事李迪以下起居",时议壮之。(阙书名)此王沂公与曹利用争官观使班也。时冯文懿久已薨,国朝参知政事亦无位枢密使上者。蒋实甚误。

王荆公执政时,上元夜,其家于宣德门棚上观灯,有亲事官于棚下喧哄,诸弟令押赴开封府,而荆公不知也。杨景略谓两府判,云执政家所送当便与行遣,于是两府判不立案,各断臀杖十七。中官张若水奏之,荆公闻,急请治开封府官吏。盖禁围亲事官,非开封府当决。上怒两府判,皆赎金。(阙书名)此熙宁六年事也。其实荆公从上观灯,乘马入宣德门,卫士呵止之,挝伤其马。荆公怒白罢句当御药院内侍,又执卫士十人付开封杖之。已而,御史蔡持正言,宰相下马失其处,卫士所当呵,而府官乃科以不应为之法,由是两府判皆罚金。荆公犹不平,力求解政,上遣元泽谕解之,乃出视事。蒋误也。

薛文惠公相太祖,尝请建储。太宗即位,召问公,且诘之曰:"独不闻太后遗诏乎?"公曰:"此母子私恩,臣之所言万世大法也。且太祖皇帝已误,陛下无容复误也。"太宗不能夺。(阙书名)按,"太祖已误",乃赵韩王答太宗语也。

桯史

[宋]岳　珂撰　张书学整理

《桯史》十五卷，南宋岳珂撰。岳珂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孙子。本书主要记载了两宋时代遗闻轶事，尤其是南宋时代的朝野见闻，"可补史传之阙"（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主要版本有宋刻本，元刻本，明成化本、《津逮秘书》本，清《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续编》本和近代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本等。本书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卷　一

张紫微原芝

高宗览娄陟明（寅亮）之议，垂意祖烈，诏择秦支，并建二王邸，恩礼未有隆杀也。会连岁芝生太宫，百执事多进颂诗，张紫微（孝祥）时在馆，独献文曰《原芝》。绍兴二十四年，芝生于太庙楹，当仁宗、英宗之室，诏群臣观瞻，奉表文德殿贺。既二年，芝复生其处，校书郎（臣）张孝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祖宗在天，笃丕祐于子孙，明告之符，於惟钦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为公，授我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钦哉！我圣天子躬济大业，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庙之灵，亦靡克宁飨，有烨兹芝，胡为乎来？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和气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庙产旃；曷不于他？于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岁再出，於惟钦哉！夫意则然，我祖宗之意则然，於惟钦哉！小（臣）敢告我圣天子，告我圣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计，惟一无贰。纷以贰起，辛伯有言，惟贰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图之，忧惟贰之惧。敢告圣天子为万世利，蠢尔小臣，越职罪死。弗罪以思，惟我圣天子〔此处疑有脱误〕，言有一得，以裨吾国，万死奚恤，渠敢爱死而畏越厥职。"上得之喜，即擢为南宫郎。于是内廷始渐有所别，迄于建储云。

艺祖禁谶书

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第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国朝会要》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诸州解到习天文人，以能者补灵台，谬者悉黥流海岛，盖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铉入聘

国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又其白眉者也。会修述职之贡，骑省实来，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辞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请，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获已，竟往渡江。始燕，骑省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骑省叵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与之酬复者，亦倦且默矣。余按当时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其后，王师征包茅于煜，骑省复将命请缓师，其言累数千言，上谕之曰："不须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大哉圣言，其视骑省之辩，正犹萤爝之拟羲舒也。骑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概为昆弟。余嘉定辛未在故府，楼宣献（钥）尝出手编《辨鸾冈三墓》，余谢不前考。

后读周文忠必大《游山录》，有卫尉卿延休、骑省铉、内史锴，盖父子甚明。而余已去国，不复得请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国江左，台城为天阙，复筑石头城于右，宿师以守，盖如古人连营之制。然古今议攻守者，多疑以为分兵力而无用。东阳陈同父（亮）尝上书乞移都建康，谓古台城当在今钟山，而大司马门在马军新营之侧，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筑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则不费侯景辈数日力，何以历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长干，兀术上雨花台，城中秋毫不能遁。余尝亲历其地，其说皆是，第指古台城所在，要未有明据，亦出臆度。自清凉寺而上，皆古石头颓墉，犹可识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则六朝非不知备也。杨文节（万里）持漕节，尝有诗曰："已守台城更石城，不知并力或分营。六师只合环天阙，一垒真成借寇兵。向者王、苏俱解此，冤哉隗协可怜生。若言虎踞浑堪倚，万岁千秋无战争。"其旨明矣。淳熙乙未，郭棣帅淮东，筑维扬城，又旁筑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余数里。虽牵制之势亦不相及，竟不晓何谓，犹不若石城之得失相半也。

汤岐公罢相

汤岐公（思退）相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以烦言罢。洪文安（遵）在翰林当直，例作平语，谏官随而击之，以祠去。孝宗朝再相，隆兴二年复罢。文安之兄文惠（适）适视草焉，又作平语，侍御史晁（公武）亦击之，文惠请外，上曰："公武言卿党思退，朕谓平词出朕意。"固却其章，仍徙户侍矣。盖其相两朝，再罢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后若出一辙，可笑如此。岐公中词科时，与文敏（迈）实同年云。

南陔脱帽

神宗朝，王襄敏（韶）在京师，会元夕张灯，金吾弛夜，家人皆步出将帷观焉。幼子（寀）第十三，方能言，珠帽襐服，冯肩以从。至宣德门，上方御楼，芗云彩鳌，箫吹雷动，士女仰视，喧拥阗咽，转盼已失所在，驺驭皆恇扰不知所为。家人不复至帷次，狼狈归，未敢白请捕。襄敏讶其反之亟，问知其为南陔也，曰："他子当遂访，若吾十三，必能自归。"怡然不复求。咸叵测。居旬日，内出犊车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诸车，家人惊喜，迎拜天语。既定，问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奸人利其服装，自襄敏第中已窃迹其后。既负而趋，南陔觉负已者之异也，亟纳珠帽于怀。适内家车数乘将入东华，南陔过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悦其韶秀，抱置之膝。翌早，拥至上阁，以为宜男之祥。上问以谁氏，竦然对曰："儿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顾以占对不凡，且叹其早惠，曰："是有子矣。"令暂留，钦圣鞠视；密诏开封捕贼以闻，既获，尽戮之。乃命载以归，且以具狱示襄敏，赐压惊金犀钱果，直钜万。其机警见于幼年者，已如此。南陔，寀自号，政和间有文声，敢为不讪，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与其孙（遇）游，传其事。

张元吴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张曰吴，皆华州人。薄游塞上，觇览山川风俗，慨然有志于经略。耻于自售，放意诗酒，语皆绝豪崄惊人，而边帅豢安，皆莫之知。怅无所适，闻夏酋有意窥中国，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无以动其听。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门之酒家，剧饮终日，引笔书壁曰："张元、吴昊，来饮此楼。"逻者见之，知非其国人也，迹其所憩，执之。夏酋诘以入国问讳之义。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会，乃理会名耶！"时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国赐姓也。于是竦然异之，日尊宠用事。宝元西事，盖始此。其事国史不书，诗文杂见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笔谈》、洪文敏《容斋三笔》，其为人概可想见。文敏谓二人名，偶与酋同，实不详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义丰诗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抚州守，尝从张紫微学诗。紫微罢荆州，侍总得翁以归，偕之游庐山。暇日，出诗卷相与商榷，自谓有得。山南有万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书二章，其一曰："老干参天一万株，庐山佳处著浮图。秪因买断山中景，破费神龙百斛珠。"其二曰："庄田本是昭陵赐，更着官船载御书。今日山僧无饭吃，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诗，独怃然不满意，曰："先生气吞虹蜺，今独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复言，送之江津。别去才两旬，而得湖阴之讣矣。紫微盖于此绝笔。阮是时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龙去奎文在，万岁灵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击节，自以为不及。既而复过是寺，又题其碑阴曰："碧纱笼底墨才干，白玉楼中骨已寒。泪尽当时联骑客，黄花时节独来看。"亦纡徐有味云。阮所作诗，号《义丰集》，刻江泮，其出于蓝者盖鲜，校官冯（椅）为之序。

琵琶亭术者

淳熙己酉，哲文倦勤，诏以北宫为重华宫。光宗既登极，群臣奉表请以诞圣日为重明节，如故事。时先君召还省闼，过乡邦，维舟琵琶亭。新暑初祥，小憩亭上，有术者以拆字自名，过矣。因漫呼问家人字迹，多奇中，命饮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报乎！重华、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立，亟以数镮谢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与太平兴国一人六十之谶无异。岂天道证应，固有数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开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诎焉。耆老相传，谓赵中令鸠工奏图，初取方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旁注云："依此修筑。"故城即当时遗迹也。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熙宁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鉴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及政和间，蔡京擅国，亟奏广其规，以便宫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数十里，一撒而方之如矩，墉堞楼橹，虽甚藻饰，而荡然无曩时之坚朴矣。一时迄功第赏，侈其事，至以表记，两命词科之题，概可想见其张皇也。靖康胡马南牧，黏罕、斡离不扬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炮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沉几远睹，至是始验。宸笔所定图，承平时藏秘阁，今不复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乡校，有僧过焉，与之言，引之鳣堂下，风檐杲日，援手周视曰："余善风鉴，子有奇相，故欲验予术耳。归，它日当语子。"又数年，过诸涂，宜生方蹶场屋，不胜困，欲投笔，漫征前说，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壶，与之藉草饮，复援其手曰："面有权骨，可公可卿，而视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则必有以合乎此，而后可贵也。"时范汝为讧建剑，宜生心欲以严庄、尚让自期，而未脱诸口，闻其言大喜，杖策径谒，干以秘策，汝为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为败，变服为佣，渡江至泰。有大姓吴翁者，家僮数千指，擅鱼盐之饶。宜生佣其间，三年，人莫之觉也。翁独心识之。一日，屏人问曰："天下方乱，英雄铲迹，亦理之常。我视汝非佣，必以实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佣事惟恭，主人乃尔置疑，请辞而已。"翁固诘之，则请其故。翁曰："汝动作皆佣，而微有未尽同者。余日者燕客，执事咸竣，而汝独孙诸侪，撤器有噫声，若欿然不怡，此鱼服而角也。我固将全汝，而何以文为?"宜生惊汗，亟拜曰："主实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购方急，图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龟山有僧，可托以心，余交之旧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从之，翁赆之金，隐之衲，至寺，服缁童之服以求纳。主僧者出，俨然乡校之所见也，启缄而留之。余数旬，持桡夜济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贵命耳！予无求报心，天实命汝，知复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国，逆而顺，天所祐也。"虏法无验不可行，遂杀一人于道，而夺其符，以至于燕。上书自言道国虚实，不见用，縻而致之黄龙。会赦得释，因以教授自业。虏有附试畔归之士，谓之归义，试连捷。逆亮时有意南牧，校猎国中，一日而获熊三十六，廷试多士，遂以命题，盖用唐体。宜生奏赋曰："圣天子，讲武功，云屯八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亮览而喜，擢为第一。不数年，仕至礼部尚书。绍兴三十年，虏来贺正旦，宜生以翰林侍讲学士为之使。朝廷闻之，命张忠定（焘）以吏部尚书侍读，馆之都亭。时戎盟方坚，国备大弛，而谍者传造舟调兵之事无虚日，上意不深信。馆者因以首丘风之，至天竺，微问其的。宜生顾其介不在旁，忽廋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间笔扣之，曰："笔来！笔来！"于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衅，而我粗有备矣，宜生实先漏师焉。归为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显时，龟山僧至其国，言于亮而尊显之，俾乘驿至京，东视海舟，号"天使国师"，不知所终。僧踪迹有异，淮人能言之。出入两境如跳河，轻财结客，又有至术，髡而侠者也。逆而显，顺而戮，岂其相然耶！椎埋于先，一折枝而赎其恶，固神理之所不容也。国史逸其事，余闻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晋盆杅

余居负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筑时，尝为戎帅皇甫斌宅，斌归于袁，虚其室。山有坚土，凡市之涂塈版筑，咸得而畚致之。无孰何者，遂罄其半，独余一面壁立。余家既来，始厉其禁，而山已不支。庆元元年五月，大雨隤其巅，古冢出焉。初仅数甓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晋永宁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张某，下有文如押字。隶或得之以献，莫知所从来。居数日而山隤，塈周半堕，骨发棺椁，皆无存矣。两旁列瓦碗二十余，左壁有一灯，尚荧荧，取之即灭。犹有油如膏，见风凝结不可抉。碗中有甘蔗节，它皆已化。有小瓷瓶，如砚滴，窍其背为虾蟆形，制其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蓺器。有铜带数銙，黟合，余者一片傅木，如铁。有半镜。一铜盆绝类今洗罗，殊无古制度，中有双鱼，盆底有四镮附着，不测其所以用。一铜杅，穴底，与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甓著年月姓名，如先获者，环塈皆是。碣曰："晋征虏将军墓"，余既哀而掩之，既数日复雨，山无址，竟埋焉。余考《晋书》，永宁盖惠帝年号，距今九百余载。是时盖未有城郭，征虏之名，汉虽有之，在晋以此官显者，不著于史，又无名氏可见。甓范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为起于唐韦陟五朵云，而不知晋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又不可强识，亦可异也。凡物皆腐，而灯烛尚明，骊山人鱼之说，固容有之。萧统《文选·吊冥漠君文》，亦有蔗，意其殽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隤皆碎裂，余或为亲识间持去。盆杅仅在，而余侍亲如闽，留于家。丙辰岁，诏禁挟铜者。州家大索以输严之神泉监，家人惧，杅复借送官，独盆偶椟它所，今乃岿然存。其出其毁，要必有时，亦重可叹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识。

卷　二

行都南北内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舆之气，钟而为吴，储精发祥，肇应宅纬。负山之址，有门曰朝天，南循其狭为太宫，又南为相府，斗拔起数峰，为万松八盘岭，下为钧天九重之居，右为复岭，设周庐之卫止焉。旧传谶记曰："天目山垂两乳长，龙翥凤舞到钱塘。山明水秀无人会，五百年间出帝王。"钱氏有国，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语之闻，因更其末章三字曰"异姓王"，以迁就之，谶实不然也。东坡作《表忠观碑》，特表出其事，而谶始章。建炎元二之灾，六龙南巡，四朝奠都，帝王之真，于是乎验。朝天之东，有桥曰望仙，仰眺吴山，如卓马立顾。绍兴间，望气者以为有郁葱之符，秦桧颛国，心利之，请以为赐第。其东偏即桧家庙，而西则一德格天阁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桧薨于位，熺犹恋恋，不能决去，请以其侄常州通判烜为光禄丞，留莅家庙，以为复居之萌芽。言者风闻，遂请罢烜，并迁庙主于建康，遂空其居。高宗将倦勤，诏即其所筑新宫，赐名德寿居之，以膺天下之养者。二十有七年，清跸躬朝，岁时烨奕，重华继御，更慈福、寿慈，凡四侈鸿名，宫室实皆无所更。稍北连甍，为今佑圣观，盖普安故邸。庄文魏王、光宗皇帝，实生是间，今上亦于此开甲观之祥，益知天瑞地灵，章明有待，斗筲负乘，固莫得而妄据云。

犇麤字说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其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闿，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

李顺吴曦名谶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顺继之。明年正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两川招安使王继恩克成都，顺就擒。开禧三年正月，大将吴曦叛蜀，归款于虏；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虏册。二月乙亥，随军转运安（丙）奉密诏枭曦于兴州。说者析顺字，谓居川之傍一百八日；折曦字，谓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较其即位、受册之日，不差毫发，又俱终始于蜀，嘻！亦异矣。

隆兴按鞠

隆兴初，孝宗锐志复古，戒燕安之鸩，躬御鞍马，以习劳事，仿陶侃运甓之意。时召诸将击鞠殿中，虽风雨亦张油帟，布沙除地。群臣以宗庙之重，不宜乘危，交章进谏，弗听。一日，上亲按鞠，折旋稍久，马不胜勚，逸入庑间，檐甚低，触于楣。侠陛惊呼失色，亟奔凑，马已驰而过。上手拥楣，垂立，扶而下，神彩不动，顾指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称万岁，盖与艺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节，英武天纵，固宜有神助也。

东坡属对

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寔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国旧有一对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数言者，必犯其上一字，于是遍国中无能属者。首以请于坡，坡唯唯谓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国之礼。'四诗风雅颂'，天生对也，盍先以此复之。"介如言，方共叹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对，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谓我忘其一耶？谨闷而舌，两朝兄弟邦，卿为外臣，此固仁祖之庙讳也。"使出不意，大骇服。既又有所谈，辄为坡逆夺，使自愧弗及，迄白沟，往反龉舌，不敢复言他。

富翁五贼

东阳陈同父资高学奇，跌宕不羁。常与客言，昔有一士，邻于富家，贫而屡空，每羡其邻之乐。旦曰，衣冠谒而请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归斋三日，而后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复谒，乃命待于屏间，设高几，纳师资之贽，揖而进之，曰："大凡致富之道，当先去其五贼。五贼不除，富不可致。"请问其目，曰："即世之所谓仁、义、礼、智、信是也。"士卢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辄掀髯曰："吾儒不为五贼所制，当成何等人耶！"既魁癸丑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尝以诖误系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诏赦之。是岁胪传，有因廷策指时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联镳入团司，同父见之不悦，终期集如始见云。

太学祭斋碑

国学以古者五祀之义，凡列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祭之。遂以为炉亭守岁之酌，祝辞惟祈速化而已。群儒执事者，帽而不带，以绍代之，谓之叨冒。爵中皆有数鸭脚，每献则以酒沃之，谓之侥幸。凡今世之登科级者，人或窃以此目之，则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乃有愿而不获者乎！余谓不然，蜡狂之戏，以弛张观之，可也。余里士柳三聘肄业立礼斋，尝为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龟，其傍有天圣间皇城使苏某者

墓，后垅中断，田其间，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骁卫将军鉴墓于石龙山之原，山折而南，沟而绝之，曰“掘断岭”。石门涧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据其支之腰皆田，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种石余，曰“铜钉丘”。传者谓其地有休符，太史尝占之，以闻于朝，有诏夷铲。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辄役万鬼而填之，役夫不得休。有宿其傍者，闻鬼言，以为所畏者犬厌耳。遂烹群犬而置骨焉，钉以铜，为书符篆以绝地脉。或曰杀童男女瘗其下为厌胜，是为童丁，说皆不根诞谩。然余尝亲历其地，丘乃一平畴，在大畈中支阜之下，犹十余里，所止处初无冢穴，莫知其所以用。洋与岭俱隐然有锄治故迹，耕者或谓得骨于故处。考之业主之质剂，则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晓。清台考验，近世罕有精者。妄一男子，谓某所有某气，辄随而发之，戕人用牲，劳民以夷堙，诧应于恍惚，固清朝之所不为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洼，相袭而益讹。考之载籍，皆无所见。惟《续皇王宝运录》有唐金州刺史崔尧封，用太白山人之说，掘牛山黄巢谷金桶水一事，不书于唐史，盖不经之说。而余所书崇宁凿阜城王气，仅杂见于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垅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杨诚斋尝乘轺过之，题诗壁间，曰：“函关只有一穰侯，瀛馆宁无再帝丘？天极八重心未死，台星三点拆方休。只看壁后新亭策，恐作移中属国羞。今日牛羊上丘垅，不知丞相更嗔不？”复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狱，必杀张德远、胡邦衡等五十余人，不知诸公杀尽，将欲何为？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节似苏子卿，而晚谬。”余尝过其地，二刹正为其家不检子孙所挠，主僧相继而逃去。有一支位者主之，以寺归之官，刻大碑于门，不许其家人之与其事，始稍复振。桧墓前队碑，宸奎在焉，有其额而无其辞。卧一石草间，曰：“当时将以求文，而莫之肯为，今已矣！”桧在虏，不久即逃归，挞辣实纵之，不知何以似子卿也？

黠鬼酝梦

清漳杨汝南，少年时，以乡贡试临安。待捷旅邸，夜梦有人以油沃其首，惊而寤。膀既出，辄不利，如是者三，窃怪之。绍兴乙丑，复与计偕，惧其复梦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殽，明烛张博具，相与剧饮，期以达旦。夜向阑，四壁咸寂，有仆曰刘五，卧西庑下，呻呼如魇。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执灸之勚，视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窃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楼而登，仓皇若有所访，顾见主之在坐也，执而注之，我怒而争，是以魇。汝南闻之大恸，曰：“二千里远役，今复已矣！”同邸亦相与叹咤，为之罢博。及明，漫强之观榜，而其名俨然中焉。视榜陈于地，黯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渍其上，盖御史莅书淡墨，以夜仓猝覆灯碗，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吴胜之（柔胜），淳熙辛丑得隽于南宫，将赴廷对，去家数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经。里之士夜梦有语之者曰：“吴胜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诸人，时吴有亲，在垂白，意其或厄于行也，私忧之，既而无他。集英赐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继之者曰唐（广），始悟所梦。里士怒曰：“吴胜之登科，何与我事，鬼乃侮我耶！”二事绝相类。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记》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杨宜人之兄，外家能诵传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与胜之为僚，皆亲闻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陈国瑞，以铁冶起家。尝为其母卜地，青乌之徒辐集，莫适其意。有建宁王生者，以术闻，延之逾年，始得吉于近村，村有张翁者业之。国瑞治家，未尝问有无，一以诿其子。王生乃与其子计所以得地，且曰：“陈氏卜葬，环数百里莫不闻，若以实言，则龙断取赀，未易厌也。”于是伪使其冶之隶，如张翁家，议圈豕，若以祷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誉之曰：“吾冶方乏炭，此可窑以得赀，翁许之乎？”张翁固弗疑也，曰：“诺！”居数日，复来，遂以钱三万成约。国瑞始来，相其山，大喜，筑垣缮庐，三阅月而大备，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王与子偕，忽顾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几？”子以实告。又顾王曰：“使不以计胜，则为直当几何？”曰：“以时贾商之，虽廉犹三十万也。”国瑞亟归，命治具鞚马，谒张翁而邀之，至则馆焉。盛殽酝，相与款洽者几月，语皆不及他。翁既久留，将告归，复张正堂而宴之。酒五行，辇钱缗三百，置之阼，实缣于篚，酌酒于斝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谓其直之朘，请以此为翁寿。”翁错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万过矣，此恶敢当！”国瑞曰：“不然！葬而买地，宜也；诡以为冶，则非也。余子利一时之微，以是绐翁。人皆曰直实至是，用敢以为请，凡予之为，将以愧吾子之见利忘义者。”翁卒辞曰：“当时固已许之，实又过直，子欲为君子，老夫虽贱，可强以非义之财耶！”固授之，往反撑拒，诘旦拂衣去。国瑞乃怒其子曰：“汝实为是，必为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犹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钱之争，至于死而不悔，闻二人之风，亦可以少愧乎！

刘改之诗词

庐陵刘改之（过）以诗鸣江西，厄于韦布，放浪荆、楚，客食诸侯间。开禧乙丑，过京口，余为饷幕庾吏，因识焉。广汉章以初（升之），东阳黄几叔（机），敷原王安世（遇）、英伯（迈），皆寓是邦。暇

日，相与蹠奇吊古，多见于诗，一郡胜处皆有之。不能尽忆，独录改之《多景楼》一篇曰："金焦两山相对起，不尽中流大江水。一楼坐断天中央，收拾淮南数千里。西风把酒闲来游，木叶渐脱人间秋。关河景物异南北，神京不见双泪流。君不见王勃词华能盖世，当时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阁中悲帝子。又不见李白才思真天人，时人不省为谪仙。一朝放迹金陵去，凤凰台上望长安。我今四海游将遍，东历苏杭西汉沔。第一江山最上头，天地无人独登览。楼高意远愁绪多，楼乎楼乎奈尔何！安得李白与王勃，名与此楼长突兀。"以初为之大书，词翰俱卓荦可喜，嘱余为刻楼上，会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岁，改之在中都，时辛稼轩（弃疾）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苏公等，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诸人者，都掉头不顾，只管传杯。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看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山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莱阁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别，周之千缗，曰："以是为求田资。"改之归，竟荡于酒，不问也。词语峻拔，如尾腔对偶错综，盖出唐王勃体而又变之。余时与之饮西园，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应之曰："词句固佳，然恨无刀圭药，疗君白日见鬼证耳！"坐中哄堂一笑。既而别去，如昆山，大姓某氏者爱之，女焉。余未及瓜，而闻其讣。以初后四年来守九江，以忧免，至金陵亦卒。游从历历在目，今二君墓木拱矣，言之于邑。

金华士人滑稽

叶丞相（衡）罢相，归金华里居，不复问时事，但召布衣交，日饮亡何。一日，觉意中忽忽不怡，问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后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对曰："佳甚！"丞相惊顾，问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归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满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王中父（观之）宰德化，暇日，为余戏言。士人姓金，滑稽人也。

贤已图

元祐间，黄、秦诸君子在馆。暇日观画，山谷出李龙眠所作《贤已图》，博奕、樗蒲之俦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兹，而一犹旋转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观皆变色起立，纤秾态度，曲尽其妙，相与叹赏，以为卓绝。适东坡从外来，睨之曰："李龙眠天下士，顾乃效闽人语耶！"众咸怪，请其故，东坡曰："四海语音言六皆合口，惟闽音则张口，今盆中皆六，一犹未定，法当呼六，而疾呼者乃张口，何也？"龙眠闻之，亦笑而服。

卷　三

岁星之祥

建炎庚戌，狄骑饮海上，躬御楼船，次于龙翔。秋，驻跸会稽。时虏初退，师尚宿留淮、泗，朝议凛凛，惧其反旆，士大夫皆有杞国之忧。范丞相（宗尹）荐朝散大夫毛随有甘石学，有诏赴行在所。随入对言："按《汉志》，岁星所在，国不可伐。昔汤之元祀，岁星顺行，与日合于房，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丰之明年，岁星顺行，与日合于柳，留于张，柳、张，河、洛分也。故汤征无敌，余庆贻衍，犹及微子。武王定鼎郏、鄏，而周公迄营成周，四方以无侮。今年冬，岁当躔而兴宋，自此虏必不能南渡矣。然御戎上策，莫先自治，愿修政以应天道。"上大喜，既而果不复来。绍兴辛巳，逆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岁，虏且送死，诏以问太史，考步如言。陈文正（康伯）当国，请以著之亲征诏书，故其辞有曰："岁星临于吴分，冀收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当决韩原之胜。"盖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验，不差毫厘。盖宋，国之号，而吴则今时巡之所都，天意笃棐，于是益昭昭矣。随家衢之江山，后亦不显。

梓潼神应

逆曦将叛前事之数月，神思昏扰，夜数跃起，寝中叱咤四顾，或终夕不得寝，意颇悔，欲但已。其弟晛力怂恿之，曰："是谓骑虎，顾可中道下耶？"曦家素事梓潼，自玠、璘以来，事必祷，有验。乃斋而请。是夕，梦神坐堂上，已被赭玉谒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谓事必遂。时安以随军漕在鱼关驿，召以归，命以爰立。安顾逆谋坚决，触之且俱糜，惟徐图可以得志，不得已诺之。犹辞相印，遂以丞相长史权知都省事授之。居逾月而成获嘉之绩，梓潼在蜀，著应特异。绍兴壬子，泸人杀帅张孝芳，盖尝正昼见于阅武堂，逆党恇溃，以迄天诛。相安之梦，得之蜀士；泸之变，在京魏公（铨）帅蜀时，庆元己未，余在中都，亲闻之。其他盖不可缕数云。

机心不自觉

秦桧在相位，颐指所欲为，上下奔走，无敢议者。曹泳尹天府，民间以乏见镪告，货壅莫售，日嚣而争，因白之桧。桧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络绎，奔而来，亟谕之曰："适得旨，欲变钱法，烦公依旧夹锡样铸一缗，将以进入，尽废见镪不用。"约以翌午毕事。院官不敢违，唯而退，夜呼工鞲液，将以及期。富家闻之大窘，尽辇宿藏，

争取金粟，物贾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样上省，寂无所闻矣。都堂左揆阁前有榴，每著实，桧嘿数焉。忽亡其二，不之问。一日，将排马，忽顾谓左右取斧伐树。有亲吏在旁，仓卒对曰："实甚佳，去之可惜。"桧反顾曰："汝盗吾榴。"吏叩头服。盖其机阱根于心，虽鬼琐弗自觉，此所谓莫见乎隐者，亦可叹也！

馆娃浯溪

灵岩、中宫为苏、永胜概，吊古者多诗之。近世王义丰、杨诚斋为之赋，植意卓绝，脱去雕篆畦畛。余得之王英伯录藏焉。义丰赋馆娃曰："泛浮玉之北堂，得馆娃之遗基，从先生而游焉，揖夫差而吊之。或曰：是可唾也，奚以吊为哉！夫沈湎以丧国，固君人之失道，然而有钟鼓者，胡可以弗考，闻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妃之当爱，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则女乐亦可少乎！必曰夏有末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而吴以西子，苟求其故，未必专于此也。齐有六嬖，威公以兴，正而不谲，圣人称焉。非夫九合一正之业，得仲父以当其任，则其一己之内，少有以自适者，举不足以害成耶！关大夫进，夏德岂昏；微子得政，商岂秽闻。苏公、家父并用，则烽火岂得妄举；子胥不见戮，则吴之离宫、别馆，至于今可存。抑夫差之资异，在列国亦翘楚，一战而越沮，再会而诸侯惧。使仅得一中佐，置双翼于猛虎，惟自剖其骨鲠，而放意于一女。敌乘其间，无以外御，杯酒之失何足问，独为此邦惜杀士之举也。此士不遭杀，夫差不可愚，苎罗之姝，适足为我娱，胡得而窃吾之符；荣楯可居，适足华吾庐，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良之既诛，始猖狂而自如。台兮姑苏，舟兮太湖；食兮鲙鲈，曲兮栖乌。宿兮嫔嫱，修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捧心兮专房。径兮采香，屧兮响廊；笑倚兮玉床，奈乐兮东方。稻蟹种兮不遗，争盟兮黄池；无人兮箴规，有仇兮相窥。至德之庙，遂为禾黍，悉陂池与台榭，倏一变而梵宇。入笙歌于海云，令声钟而转鼓，俨麋鹿之容与，瞰僧仪而观睹。骇越垒以在望，奚五戎之阅武，松引韵以鸣咽，柳颦眉而凝伫。山黯黯兮失色，水汹汹兮暴怒，追此谬于千里，本差之于毫厘。譬之养生，捐其良医，逮疾作于中夜，懵药石之不知。志士仁人，所为太息于斯焉，盖尝反覆于此。窃谓种、蠡亦可哂也。勾践方明，举国以听，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此众战，何伐不定，何至假负薪之女，为是可耻之胜哉！始其土城，诲淫自君，终焉五湖，合欢其臣。青溪之典不正，金谷之义不立，滟滟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脱鼎中之鱼，而群沙头之鹭；返耶溪之莲，而吐洞庭之橘，窃谓越之君臣何其陋于此役也。越则陋矣，吴亦太庸。士目既抉，夫谁纳忠，可罪人之亡已，其自反而责躬乎！公既然雍，相与欽容，起视四山之中，觉萧萧兮悲风。"诚斋赋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招渔舟，薄游三湘。风与水兮俱顺，未一瞬而百里；敛两峰之际天，俨离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萧然若仙客之鉴清漪也；其一蹇蹇谔谔，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镬也。怪而问焉，乃浯溪也。盖唐亭在南，峿台在北；上则危石对立而欲落，下则清潭无底而正黑；飞鸟过之，不敢立迹。余初勇于好奇，乃疾趋而登之；挽寒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窥。余忽心动，毛发森竖；乃迹故步，还至水浒；削苔读碑，慷慨吊古。倦而坐于钓矶之上，喟然叹曰：惟彼中唐，国已膏肓；匹马北方，仅或不忘。观其一过不父，日杀三庶，其人纪有不斁矣夫！曲江为篋中之羽，雄狐为明堂之柱，其邦经有不蠹矣夫！水、蝗税民之亩，融、坚椎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虽微禄儿，唐独不队厥绪哉？观马嵬之威垂，涣七萃之欲离；殪尤物以说焉，仅平达于巴西。吁不危哉！嗟乎！齐则失矣，而楚亦未为得也。灵武之履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虽然，天下之事，不易于处而不难于议也。使夫谢奉册于高邑，将禀命于西帝；违人欲以图功，犯众怒以求济：天下之士，果肯欣然为明皇而致死哉？盖天厌不可以复祈，人溃不可以复支；何哥舒之百万，不如李、郭千百之师？推而论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躯，以从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龙凤而攀日月，践台斗而盟带砺也。一复荏以耄荒，则夫千麾万旟，一呼如响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古语有之：'投机之会，间不容穟。'当是之时，退则七庙之忽诸，进则百世之扬觯：嗟肃宗处此，其实难为之。九思而未得其计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驶于箭。回瞻两峰，江苍茫而不见。"义丰赋中称先生，盖时从范石湖（成大）游。诚斋则以环辙湘、衡，过颜元碑下耳。二地出处本不伦，笔力到处，便觉夫差、肃宗无所逃罪。独恨管子趋霸之说，不可以训，如为唐谋则忠。今两刹中皆无此刻，而醒梦复语，往往满壁间云。

天子门生

盘石赵（逵），以绍兴辛未魁集英之唱。后三年，以故事召归为校书郎。时秦桧老矣，怙权杀天下善类以立威，搢绅胁息。赵至，一见光范，桧适喜，欲收拾之。问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来？"赵对以贫未能致，桧顾吏嗫嚅语，有顷，奉黄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费。"赵出不意，力辞之。吏从以出。同舍郎或劝以毋怫桧意者，赵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独何人哉！君谓冰山足恃乎！"劝者缩颈反走。吏不得已归，犹不敢以其言白。桧已不乐，居久之，语浸闻，桧大怒曰："我杀赵逵，如猕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尔耶。"风知临安府曹泳，罗致其隶辈，而先张本于上曰："近三馆士不检，颇多与宫邸通，臣将廉之，其酝祸不浅矣。"会得疾，十月而有绛巾之招。高宗更化，微闻其事。十一月，亟诏兼宫朱邸，继复召对，擢著作佐郎，谓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桧日荐士，曾无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权

贵，真天子门生也。”又曰：“两王方学诗，冀有以切磋之。”上意盖欲以此破前谤。赵之未召，实为东川佥幕。总领符（行中）有子预荐，意其为类试官，密以文属之，赵不启缄，掷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预榜，总因以他事捃摭之甚峻，然卒不能污。赵之介特有守，盖已见于初筮云。

姑苏二异人

姑苏有二异人，曰何蓑衣，曰呆道僧，踪迹皆奇诡。淳熙间名闻一时，士大夫维舟者，率往访之，至今吴人犹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阳朐山人，书生也。祖执礼，仕至朝议大夫，世为鼎族，遭乱南来，寓于郡。尝授业于父，已能文，一旦焚书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既乃归，被草结庐于天庆观之龙王堂，佯狂妄谈，久而皆有验。卧草中，不垢不秽；晨必一至吴江，溲焉。郡至吴江五十里，往反不数刻，人固讶之。会有一瘵者，拜谒乞医，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传蓑可愈病。亦有求而不得，随辄不起者，于是远近稍敬异之。孝宗在位，忽梦有蓑而跣、哭而来吊，问之，曰：“臣，苏人也。”诘其故，则不肯言。寤以语左珰，时上意颇崇缁抑黄，弗深信也。居月余，成恭后上仙，庄文继即世。珰因进勉释而及之，意欲以验前定宽上心，上矍然忆昨梦，辍泣而叹。珰进曰：“臣微闻苏有何姓者，类其人，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为，上大惊，有诏谕遣，不至。上尝燕居深念，以规恢大计，累年未有所属；且坤仪虚位，图所以膺佐馂承颜之重者，焚香殿中，默言曰：“何诚能仙，顾必知朕意。”遂授珰以香茗，曰：“汝见何，则致贽而已，问所以来，则曰：‘陛下自祷，我不及知。’视其何以复命。”珰承命惟谨。何忽掉首吴音曰：“有中国人，即有蕃人，有日即有月，不须问。”趣之去，既复呼还曰：“所问者姓，我犹忘之，但言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归奏，上曰：“是能知我心。”遂赐号通神先生，筑通神庵于观之内，亲御宝跗书扁以宠之。已而，成肃正中宫，归谢氏，盖本朝故事。惟钦成本姓崔，后育任氏、朱氏，既而惟从朱姓，不复归，上意尝欲以为比而未决也；北伐之议，亦少息焉。先是观中诸黄冠以殿宇既毁，欲试其验，群造其庐，拜且白之，何从求疏轴。主者谩以与，何笑曰：“来日自有施者。”至午，使者果来，既答，则曰：“我不能入觐，以此累使者。”上闻而益奇之。会浙西赵宪（伯骕）亦为之请，遂肆笔金阙寥阳殿额，出内帑缗钱万，绘事一新，以答其意。上每岁以珰将命，即其居设千道斋，合云水之士，施予优普。一岁偶逾期，咸讶而请，亟起于卧，摇手瞬目而招之曰：“亟来！亟来！”珰是日舟至平望，乃见何在岸浒，招而呼。踵庐言之，众白何固未尝出也，因言所以，其状良是。呆道僧者，实本郡人，为兵家子，少有所遇，何旧与之友狎。不知几何时，髡而髽，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状不慧，而言发奇中，与何颉颃。好荡游市井间，见人必求钱，止于三，随即与之贫者。何既不趋召，它日珰或荐道僧，上欲见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将捉汝、缚汝、监汝、不容汝来矣。”道僧来见于内殿，不拜，所言不伦。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随龙人元居实总管者馆之。元惧其逃，猝无以应上命，果日使十人从之，所至不舍。逾年归见何，何以杖诟逐之，至死，讫不与接一谈。重华倦勤，复使召之，不肯就，邀守万端，三年而致之。绍熙甲寅春，道僧入北内，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珰咸笑，顾曰：“尔满身皆雪，而笑我狂耶！”相与罔测，亦莫以为意。至季夏八日，而至尊厌代矣，缟素如言焉。二人勇于啖肉，食至十数斤，独皆不饮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何又能耐寒暑，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岁七十矣，尝言自丱角见之，颜色无少异。苏有妄道士，日从之游，将仿其为，何不怒，独冒雪驰至垂虹而浴，道士不能偕，惭而去。余兄往见之，颇能言宦历所至，酷不喜韩子师。方为守，千骑每来，则提击而骂之，亦有人所不堪者，子师素严厉，于此不以为忤也。道僧先数年卒；何，庆元间犹在，相传百余岁矣。洪文敏《夷坚辛志乙三志》亦杂载其事，虽微不同，要皆履奇行怪，有不可致诘者，故著之。

赵希光节概

吴畏斋（猎）谕蜀，有邛守杨熹者，颇从輶轩，狃所闻，因道资中赵希光节概甚悉。余兄德夫，时从幕府，得其书以示余，杨之言曰：“赵昱，字希光，淳熙宰相卫公（雄）之子。少苦学，以司马、周、程氏为师，每谓存天性之谓良贵，充诸已之谓内富，故漠然不以利禄动其心。出仕二十余年，仅一磨勘，历任不满三考，其恬退如此。汛扫一室，左图右书，尽昼夜积日月不舍，终身弗改。先是卫公相孝宗皇帝，一日奏事，上从容语及郑丙，曰：‘郑丙不晓事，问他吴挺，乃云：小孩儿解甚底！’卫公曰：‘以大将比小儿，丙诚不晓事。然以臣见，挺虽有所长，亦有所短。’上曰：‘何故？’公曰：‘为人细密警敏，此其所长；然敢于欺君父，又恃其俭巧，而愚弄士大夫，此其所短。但朝廷用之，不得其地。’上曰：‘何谓不得其地？’卫公曰：‘往年恢复至德顺，中原父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敌钱，大失民望，迄以无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朝廷乃使之世为西将，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挺亦望宣抚之任久矣。蜀虽名三军，二军仅当其偏裨，虽陛下神武御将，百挺何能为？然古帝王长虑却顾，为子孙万世之计，似不如此。’上大感悟。后挺死，朝廷虽略行其言，已而复故。开禧丁卯，吴曦僭叛，昱每念卫公此语，辄投地大恸，或至气绝不苏。初，欲买舟顺流而东，贼以兵守蜀门，弗果行。于是制大布之衣，每有自关表避乱而归者，辄号泣吊之。亟贻书成都帅臣杨辅，谓逆雏骄竖，干乱天纪，

痛哉宗社！哀哉苍生！此直愚呆无知，为虏所唊，逆顺昭然，其下未必皆乐从，肘腋之间，祸将自作，事尚可为，因劝以举义。遂绝粒，至于卧疾不能起，犹昼夜大号，声达于外，置一剑枕间，每举欲自刺，辄为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数四，终不食而死。"熹所纪具是，不复损益。余生虽晚，尚及识卫公父子。绍熙壬子冬，先君捐馆于广，余甫十龄，护丧北归。卫公以宁武之节，来治于洪。余舟过章江，亟命幕属来唁，亲以文奠焉。余已卒无时之哭，因谒棨下，援手言畴昔，歔欷不自胜。顾余甚幼，遣使从先夫人求余程业，颇奇其不慑，赏其词语而怜其蚤孤也。余归，未释绖而卫公薨，软车西泝，余辂希光于琵琶，颀然温厚，今想见之，已足以信熹之传。时方暑，待亭上，亲吏言希光方治养生术，以子午时有所行，谢客，移数晷，乃得见，冲澹无竞，其素也。卫公止一子，希光虽重继体之托，亦无訾云。

稼轩论词

辛稼轩守南徐，已多病谢客，予来筮仕委吏，实隶总所，例于州家殊参辰，旦望贽谒刺而已。余时以乙丑南宫试，岁前莅事仅两旬，即谒告去。稼轩偶读余《通名启》而喜，又颇阶父兄旧，特与其洁。余试既不利，归官下，时一招去。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概者，则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孙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每见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诉，天应嗔耳'之序，尝以为其言不诬。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两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语之合，益加厚，颇取视其骩骳，欲以家世荐之朝，会其去，未果。是时，润有贡士姜君玉（荃中），尝与余游，偶及此，次日携康伯可《顺庵乐府》一帙相示。中有《满江红》作于婺女潘子贱席上者，如："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番沉陆。且置请缨封万户，径须卖剑酬黄犊。恸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之句，与稼轩集中词全无异。伯可盖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读其全篇，则它语却不甚称，似不及稼轩出一格律。所携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晓也。《顺庵词》令麻沙尚有之，但少读者，与世传俚语不同。

卷 四

寿星通犀带

德寿在北内，颇属意玩好。孝宗极先意承志之道，时罔罗人间，以共怡颜。会将举庆典，市有北贾，携通犀带一，因左珰以进于内。带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寿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复问价，将以为元日寿卮之侑。贾索十万缗，既成矣，傍有珰见之，从贾求金。不得，则擿之曰："凡寿星之扶杖者，杖过于人之首，且诘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视之，如言，遂却之。此语既闻遍国中，无复售者。余按《会要》，开宝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晋王及吴越国王钱俶，其子惟濬射苑中，俶进御衣、金器、寿星通犀带以谢。带之著于前世者，仅此一见耳。

周梦与释语

余里中士，每秋赋与计偕，贫不能行者，或仰给劝驾。嘉泰辛酉，永嘉周梦与（吕龄）宰德化，垂满矣，士有以故例请者，弗报。贽以启，束装而俟，又弗报，怒而索其贽。余适谒琴堂，坐间，梦与口占授札吏复之曰："伏承宠翰，见索长笺，爱莫能留，感而且骇。珠巩在侧，固知酬应之难；笔研生尘，未免纾迟之咎。赵客有辞而取璧，楚人敢讶于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无由洗眼，观夺锦之归来。更冀恢洪，以基光大。"毕缄，顾余作释语曰："予非摩诃萨埵，乃诸公之提婆达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掷其报章于门而去。阍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为室间书庋。"无所问，里士不欲名。梦与老儒，自号牧斋，精史学，议论亹亹，起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愠不形于色，独微有卜商之短，仕终安丰倅云。

郑广文武诗

海寇郑广，陆梁莆、福间，帆驶兵犀，云合亡命，无不一当百，官军莫能制。自号滚海蛟，有诏勿捕，命以官，使主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隶帅阃，广旦望趋府。群僚以其故所为，遍宾次，无与立谭者。广郁郁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群僚偶语风檐，或及诗句，广矍然起于坐曰："郑广粗人，欲有拙诗白之诸官，可乎？"众属耳，乃长吟曰："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满坐惭噱。章以初好诵此诗，每曰："今天下士大夫愧郑广者多矣，吾侪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盗

吾乡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观前，畜犬数十，皆西北健种，晨绁昏纵，穿窬者无敢睨其藩。一日，起观扃钥有异，发笼空焉。亟集里正视验，迹捕四出，杳莫知所从。居三日，始获之。初，盗得赀分涂，一盗出蛇岗山，将如赣、吉。昼日尝过其下，见道傍梅有繁实，夜渴甚，登木而取之。有蛇隐叶间，伤其指，负伤而逃。至侯溪，则指几如股矣，不能去，卧旅邸中。主人责炊，曰："予无它藏，独余铤银，可斧而售。"既而无砧不可碎，归之。盗又出囊珠，主人念山谷间无售者，时德寿宫中贵人刘奭庐石耳峰下，持以求质。奭曰："姑畀汝万钱，诘朝归汝余金。"奭已闻周氏之盗，意疑其是，驰仆示之，曰："吾家物也。"捕于邸，赃证一网而得，因以迹余党，如言无脱者。又有马屠居城东，为伪券乱真，岁以其券售舒、蕲间。得马驴，驱以归，羮于肆以粥，尽复出。人但见其驱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来。适黄有逋寇，黄陂之捕吏即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实盗也，觉其意，入肆啜羮，坐而袒裼，自褫其巾，呶于众，哄而出。捕者以其变服，弗之识也。讶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见其入，今暮矣，杳不再觌，是家非囊盗者乎!"遂偕入搜之，盗则逸去，而伪券之印楮帘臼，俨然皆存。因遂告之官。夫二盗之彰亦异矣：梅实偶然而藏虺，捕吏无心而得验，天固以此启之耶！抑稔慝当露，适因其所值耶！犬不能吠，诘之以繇，则曰："是夕也，以豚蹄傅麻苎、杂草乌烹之，犬至辄投苎缠齿，噤无复声者。"马驴每至，贱贾而售，使门庭翕然嗔咽，既非其所仰，益可肆于廉取，它日语人曰："吾以薄取致厚赀，售之速耳，市人弗觉也。"此盗亦有道者欤!

叶少蕴内制

童贯以左珰幸大观间。缘开边功，建武康节钺，公言弗与，而莫敢撄也。其三年二月，将行复洮州赏，石林叶少蕴在北门，微闻当遂为使相，惧当视草，不能自免，出语沮之。蔡元长颇愧于众论，丁酉锁院，乃自检校司空、奉宁节度，进司徒，易锁镇、洮而已。少蕴黾勉奉诏，制出告廷，郑华原素不乐少蕴，摘语贯曰："叶内翰欺公，至托王言以寓微风。"贯问其故，华原曰："首词有云：'眷言将命之臣，宜懋旌劳之典'。凡今内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则当曰将命；修一处寺观，造数件服用，转官则曰旌劳。公以两府故事为宣威，麻辞乃尔，是以黄门辈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训，位事惟能，德因敌以威怀，于以制四夷之命，赏视功而轻重，是将明八柄之权。'《尚书·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贤'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谓'公非贤尔'、'视功轻重'之语，亦以公之功止于如此，不足直酴赏也。"贯初垂涎仪同，已大失望，闻之赪面，径揖起归，质诸馆宾，俾字字解释而已。听之。其言颇符，则大怒，泣诉于祐陵，纳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龙学出少蕴汝州，继又落职，领洞霄祠。少蕴时得君甚，中以阴事，始克去之；华原意以轧异己，不知适以张阉宦之威也。少蕴自志其事，以余观之，三公论道官，虽曰检校，亦不若终沮以正之，均为一去云。洞霄在中朝，从官常莅之，不专以处宰执，南渡以后，乃不然也。

宣和御画

康与之在高皇朝，以诗章应制，与左珰狎。适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绘事特为卓绝，上时持玩流涕，以起羹墙之悲。珰偶下直，窃携至家，而康适来，留之燕饮，漫出以示，康绐珰入取肴核，辄泚笔几间，书一绝于上，曰："玉辇宸游事已空，尚余奎藻绘春风。年年花鸟无穷恨，尽在苍梧夕照中。"珰有顷出，见之大恐，而康已醉，无可奈何。明日伺间扣头请死，上大怒，亟取视之，天威顿霁，但一恸而已。余尝见王卢溪作《宣和殿双鹊图》诗，曰："玉鑾宫扉三十六，谁识连昌满宫竹。内苑寒梅欲放春，龙池水暖鸳鸯浴。宣和殿后新雨晴，两鹊蜚来东向鸣。人间画工貌不成，君王笔下春风生。长安老人眼曾见，万岁山头翠华转。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观画图。"卢溪、与之，虽非可伦拟者，第详玩诗语，似不若前作简而有味云。

乾道受书礼

绍兴要盟之日，虏先约毋得擅易大臣。秦桧既挟以无恐，益思媚虏，务极其至。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渝平，孝皇以奉亲之故，与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乾道五年，陈正献（俊卿）为相，上一日顾问，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骑兵于建康，以示北向。会归正人侍旺未遣，虏屡以为言，正献恐召衅，执不可，亟奏曰："臣早来蒙圣慈宣问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愤切，便当理会。属今者有疑似之迹，彼必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为备。万一先动，吾事力未办，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迟。若专遣使，则中外疑惑，使者既行，只宜便相听许，犹为有名，苟或未从，殊失国体，天下之人以为陛下舍其大而图其小也。适蒙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旨本末，今遣使不为无辞。臣之愚见，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间因贺正使，遣王卞偕行，先与北馆伴议论，言朝廷将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许遣，则有必从之理；若其不许，犬羊岂可责以礼度，则臣愿陛下深谋远虑，磨万以须，忍其小而图其大。他时剪除丑类，恢复故疆，名分自正，国势自强，在于今日，诚未宜计虚名而受实害也。臣浅陋愚暗，念虑及此，更乞宸衷少赐详酌，天下幸甚。"上为少止，而终以为病。其秋，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鼷

对。时范石湖自南宫郎崇政说书，为右史侍讲，天意攸属。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将先以陵寝为词，而使使者自及受书，以御札问正献曰："朕痛念祖宗陵寝，沦于腥膻，四十余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请，依巫伋、郑藻例施行，卿意以为何如？可密具奏来。"正献复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咨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顾臣浅陋，岂足上当天问，恭读圣训，不胜感泣。仰惟陛下焦劳万机，日不暇给，规恢远略，志将有为。痛祖宗之陵寝未还，念中原之版图未复，精诚所感，上通于天，天祐圣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愤切，思以仰赞庙谟，为国雪耻，恨不即日挂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铭。然而性质顽滞，于国家大事，每欲计其万全，不敢为尝试之举。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为使者当遣，但目前未可，恐泄吾事机，以实谍者之言，彼得谨为备。若镇之以静，迟一二年，彼不复疑，俟吾之财力稍充，士卒素饱，乃遣一介行李，往请所难；往反之间，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师临我，然后徐起应之，以逸待劳，此古人所谓应兵，其胜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为之有机，动惟厥时，孔子曰：'好谋而成。'使好谋而不成，不如无谋。臣之愚暗，安知时变，不过如向所陈，不敢改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违以规免罪戾，不敢侥幸以上误国事。疏狂直突，罪当万死，惟陛下怜其愚而录其忠，不胜幸甚。"上不听，正献遂去国。范迁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观使兼侍读、丹阳郡开国公，为祈请使以行。上临遣之曰："朕以卿气宇不群，亲加选择，闻外议汹汹，官属皆惮行，有诸？"范封曰："无故遣泛使，近于求衅，不执则戮，臣已立后，乃区处家事，为不还计，心甚安之。"玉色愀然曰："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毡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负卿耳。"范奏乞国书，并载受书一节，弗许，遂行。虏遣吏部郎中田彦皋、侍御史元颜温迓焉。范知虏法严，附请决不可达，一不泄语，二使不复疑。至燕，乃夜蔽帷秉烛，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亲王受书，其辞云云。大昕而朝，遂怀以入，初跪进国书，随伏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昨尝附元颜仲、李若川等口陈，久未得报，臣有奏札在此。"搢笏出而执之，雍酋大骇，顾谇其宣徽副使韩钢曰："有请当语馆伴，此岂献书启处耶？自来使者未尝敢尔。"厉声令绰起者再三，范不为动，再奏曰："奏不达，归必死，宁死于此。"雍酋怒，拂袖欲起，左右掖之坐。又厉声曰："教拜了去！"钢复以笏抑范拜，范跪如初。雍酋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达，当下殿百拜以谢。"乃宣诏令纳馆伴处。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上臣僚往来纷然。既而，虏太子谓必戮之以示威，其兄越王不可而止。顷之，引见如常仪，归，馆伴果宣旨取奏去。是日钢押宴，谓范曰："公早来殿上甚忠勤，皇帝嘉叹，云可以激厉两朝臣子。"范唯唯谢，廷议才毁。会夏国有任德敬者，乃夏酋外祖，号任令公，再世用事，谋纂其国，事败而族。蜀宣司故尝以蜡书通问，为夏人所获，致之虏庭，雍酋益怒。范朝辞，遂令其臣传谕诘之，范答以奸细之伪不可测。退朝而馆伴持真书来，印文皦然可识。范笑曰："御宝可伪，况印文乎！"虏直其词，遂不竟。十月，范还，虏之报章有曰："抑闻附请之辞，欲变受书之礼，出于率易，要以必从。"上于是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后八年，迄参大政云。受书乃隆兴以后盟书大节目，故备记其事特详，当时尚他有廷臣谋议可参见，日月尚迩，惜乎其未尽闻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节，其为西掖时，上用知阁门事。枢密都承旨张说为佥书，满朝哗然起争，上皆弗听。范既当制，朝士或过问当视草与否，笑不应，独微声曰："是不可以空言较。"问者不惬，又哗然谓范党近习取显位，范亦不顾。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词犹未下。忽请对，上意其弗缴，知其非以说事，接纳甚温。范对久将退，乃出词头纳榻前，玉色遽厉。范徐奏曰："臣有引谕，愿得以闻。今朝廷尊严，虽不可以下拟州郡，然分之有别，则略同也。阁门官日月引班，乃今郡典谒吏耳。执政大臣，倅贰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无容议，但圣意以谓有一州郡，一旦骤拔客将吏为通判职曹官，顾谓何耶！官属纵俯首，吏民观听，又谓何耶！"上霁威沉吟曰："朕将思之。"明日，说罢。后月余，范丐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当，朕方听言纳谏，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撰帅静江。明年春，说遂申命，实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顷，理明辞正，虽不能终格，犹足为公议立赤帜云。

苏葛策问

东坡先生，元祐中，以翰苑发策试馆职，有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左正言朱（光廷）首摘其事，以为不恭。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时朝议哗然起。宣仁临朝，为之宣谕曰："详览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是议讽祖宗。"纷纷逾时始小定，既而亦出守。绍圣、崇宁治党锢言者，屡以藉口，迄不少置也。政和间葛文康（胜仲）为大司成，又发策私试，有曰："圣上懋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综核励精，遹追宁考，殆将收二柄而总揽之也。今欲严督责，肃逋慢，而无刻核之迹；隆牧养，流岂弟，而无姑息之过，诸生谓当如何？"其问今见《丹阳集》中。是时语忌最严，而无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从，哀荣始终。二策问语意如一而祸福乃尔大异，是盖有命也。

卷　五

刘观堂读赦诗

绍兴己未，金人归我侵疆，曲赦新复州县，赦文曰："上穹开悔祸之期，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兀术读之，以谓不归德其国，明年，遂指为衅，以起兵复陷而有其地。后二年，和议成，秦桧惧当制者之不能说虏也，以孽子熺及其党程克俊补鳌。故其文曰："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轺，许（光宗庙讳）盟好，来存殁者万余里，尉契阔者十六年。礼备送终，天启固陵之吉壤；志伸就养，日承长乐之慈颜。"于是邮传至四方，遗黎读之有泣者。蜀士刘望之作诗曰："一纸盟书换战尘，万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访沈空遗恨，郢国怜怀尚有人。收拾金缯烦庙算，安排钟鼎诵宗臣。小儒何敢知机事，终望君王赦奉春。"时语禁未大严，无以为风者。望之有集自号《观堂》，它书多谄秦，所谓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部胥增损文书

先君之客耿道夫（端仁）为余言，其姻张氏，不欲名，淳熙间，尉广之增城。有黠盗刘花五者，聚党剽掠，官司名捕，累载弗获。一日，有告在邻邑之境民家者，民素豪，枳关环溪，畜犬狞警，吏莫敢闯其藩。张欲躬捕，弓级陈某者奋而前曰："是危道，不烦亲行，我得三十人侥取之。"使之往，信宿而得。鞠其徒侣，凡十余辈，散迹所往，咸絷而来。赃证具，以告之县，于法应赏矣。先是张以它事忤令，盗之至，令讯爰书，以实言府，张以非马前捕不应。令将论报，张乃知之，祈之椽史，咸曰："案已具府，视县辞而已，事且奏，不容增。"府尹适知己，又祈之，亦弗得，自分绝望。又一年，秩满买舟如京，过韶，因谒宪台。坐谒次，有它客纵谭一尉事，适相类，漫告之。客曰："是不可为，然于法情理凶虐，尝悬购者，虽非躬获，亦当免试，或循资，盍试请一公移，傥可用。"张方虑关升荐削不及格，闻之大喜，遂白之宪。宪命以成案录为据付之。至临安，果以初筮无举员，当入残零，张良窘。偶思有此据，以示部胥，胥视之色动曰："丐我一昔，得与同曹议。"居二日，来邀张至酒家剧饮，中席谓之曰："君欲改秩乎!"张错愕不敢谓然。胥曰："我不与君剧，君能信我，事且立办。"诘所以，笑不答，遂去。明日，复至其邸。张疑未泮，出谋之道夫，道夫曰："胥好眩诩，志于得钱，然亦有能了事者。不可信，亦不可却，盍为质而要其成。"张归，胥又来，则曰："君不深信我，我请毋持钱去，事成乃见归。"许诺，索缗二千，酬酢竟日，以千缗成约。张贷其半千道夫，同缄识于霸东周氏，两月不复来，顾以为妄，相与深咎轻信，徒取愒日。忽夜三鼓有扣门者，乃胥焉，喜见眉睫，曰："幸不辱命。"文书衔袖，取观之，则名登于进卷矣。张大骇，旦，质之左铨，良是，三代爵里皆无讹。又扣之省闼，亦然，以为自天而下，然终莫测其繇也。欣然畀谢赀，又厚以馈而问其故，胥不肯泄曰："君第讫事，何庸知我。"既而班见如彝，得宰福之永福去，亦自闷不言。惟道夫知之。先君为侍左郎，道夫在馆，因密访其事。盖胥初得宪司据，见所书功阀，皆曰："增城县尉司弓级陈某，获若干盗。"因不以告人，夜致之家，于每司字增其左画曰同，则如格矣，笔势秾纤无少异，同列不之觉。征案故府胥，亦随而增之，但时矫它曹賨缘之命促其行，委曲遮护，徒以欲速告，迄不下元处而赏遂行。刻木辈舞文，顾赇谢乃其常，盖未有若此者。以此知四选蠹积，盖不可胜算，司衡综者，可不谨哉!

看命司

中都有谈天者，居于观桥之东，日设肆于门，标之曰"看命司"，其术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称，一妄庸术，乃以有司自命，岂理也哉!"相与谋讼之，一人起曰："是不难，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对衢，亦易其标曰"看命西司"，过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轧敌，乃有谕于不言者，亦可谓巧矣，书之以资善谑。

宣和服妖

宣和之季，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腹围，谓之腰上黄；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明年，徽宗内禅，称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虏乱华，卒于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比欤!

安庆张寇

两淮自开禧抢攘之后，惟舒仅全。嘉定己巳，岁洊饥，溃兵张军大煽乱，始犯桐城。掠寓公朱少卿（致知）之家，颇得民马，益合亡命，两夕而浸多，遂鸱张闯郡。太守林（仲虎）弃城遁。入自北门，至于逵路，号于邦人曰："凡吾之来，将以为父兄子弟，非有掠夺之心也，谨无捐而居，无弃而业，无婴我兵锋。"于是逃者稍稍抱马足乞生，贼亦弗杀。至谯门，立马视楼扁，四顾曰："我射而中安字之首点则入，不然舍去。"一发中之，登郡厅，大发府库以予民，翕然争趋。惟尸胥魁一人，曰："是舞文而虐吾民者，相为除之而已。"即日去屯潜山，营于真源宫，将大其所图基以哀兵。会有诏池阳兵千捕他盗，偶遇之，踵而登山，贼不虞其至之速也，颇惧。时官军未知贼众寡，莫敢先入，环而守之。贼计穷，越山而跳，絷道流而夺其巾衣，伪为逬逸者，告于官军曰："贼众

方盛，宜少须。”军士不之疑，皆趣使去。已而帜蠡木间，马嘶庑下，钲鼓刁斗，鞾鞨四发，益信其有人。将谋于军曰：“贼在内，徒株守无益，焚其宫，是将焉往?”是日风盛，百燎并举，徒闻号呼，而竟莫有出者。宫既荡尽，以为贼亦灰矣，亟奏功。朝廷初闻仲虎失守，亟诏池出兵，继得扑灭之报，将第赏。而张军大乃自望江劫二舟，载所获妇女，浮江而下。至建康，登层楼，挥金自如，一饮而费二十万。察奸者疑其为，执讯得实，乃知焚死者多絷留之黄冠也。狱具，肆于市而尼前赏，舟中多衣冠家人，递牒送其所居。真源无孑遗，其徒适有游方者归，旋理瓦砾，为复营计，今尚未完。匹夫奋草莽，凶岁常事，然骤得一郡，即市恩忍杀，其志盖不浅；脱身烟焰，智足周身。卒以所嗜败，此亦天网之不可逃者欤!

阳山舒城

建炎航海之役，张俊既战而弃鄞，兀术入之。即日集贾舟，募濒海之渔者为乡导，将遂犯跸，而风涛稽天，盘薄不得进。兀术怒，躬命巨艘，张帆径前，风益猛，自度不习舟楫，桅舞舷侧，窘惧欲却而未脱诸口也。遥望大洋中，隐隐一山，顾问海师此何所，对曰：“阳山。”兀术慨然叹曰：“昔唐斥境，极于阴山，吾得至此足矣。”遂下令反棹。其日，御舟将如馆头，亦遏于风，不尔几殆，盖天褫其魄而开中兴云。龙舒在淮最殷富，虏自乱华，江浙无所不至，独不入其境，说者谓其语忌，盖以舒之比音为输也。

宸奎坚忍字

光尧既与子孝爱日隆，每问安北宫，间及治道。时孝宗锐志大功，新进逢意，务为可喜，效每落落。淳熙中，上益明习国家事，老成乡用矣。一日，躬朝德寿，从容宴，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坚忍，终于有成而已。”上再拜，请书绅，归而大字揭于选德殿壁。辛丑岁，将廷策多士贡名者，或请时事于朝路间，闻其语而不敢形于大对，且虑于程文不妥帖，仅即其近侣为主意，或曰持守，或曰要终。既而御集英胪唱，宰执进读，独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人主不可无坚忍之心。”上览而是之，遂为第一，盖亲擢也。周伯兄常诵此事，谓凡文字，明白痛快当如此，余闻于其客刘达夫。

何处难忘酒

自唐白乐天始为《何处难忘酒》诗，其后诗人多效之。独近世王景文（质）所作，隽放豪逸，如其为人。余得其四篇，曰：“何处难忘酒，蛮夷大不庭。有心扶白日，无力洗沧溟。豪杰将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时无一盏，壮气激雷霆。何处难忘酒，奸邪大陆梁。腐儒空有鄙，好汉总无张。曹赵扶开宝，王徐卖靖康。此时无一盏，泪与海茫茫。何处难忘酒，英雄太屈蟠。时违聊置畚，运至即登坛。《梁甫吟》声苦，干将宝气寒。此时无一盏，拍碎石阑干。何处难忘酒，生民太困穷。百无一人饱，十有九家空。人说天方解，时和岁自丰。此时无一盏，入地诉英雄。”景文它文极多，号《雪山集》，大略似是。余又读王荆公《临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处难忘酒，君臣会合时。深堂拱尧舜，密席坐皋夔。和气袭万物，欢声连四夷。此时无一盏，真负《鹿鸣》诗。”二公同一题，而喑呜叱咤，一转于俎豆间，便觉闲雅不侔矣。余尝作一室，环写此诗，恨不多见云。

见一堂

孝宗朝尚书郎鹿（何）年四十余，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惊谕宰相，使问其繇，何对曰：“臣无他，顾德不称位，欲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语奏，上曰：“姑遂其欲。”时何秩未员郎，诏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诗而祖之。何归，筑堂扁曰“见一”，盖取“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尝见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国时，齿发壮，不少衰，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较其积阀，谓虽居位，犹未该延赏，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运，余在故府时，昌运为左帑，尝因至北关送客，吴胜之为余道其事，今知连州。

义骗传

吾乡有义骗事甚奇，余尝为作传曰：“义骗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铠骑也。成家世隶尺籍，开禧间，虏大入淮甸，成以卒从戎四方山，屡战有功，稍迁将候骑。方淮民习安，仓卒间，虏至而逃，畜孳满野。成徇地至花靥，见病骗焉，瘠而瘠，骨如堵墙，行逐水草，步且偃，乌鸢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适为主，絷而得之。会罢兵归，饲以丰秣，几半年，肤革仅完，毛彨复生。日置之槽枥，慭慭然与群马不相顾，时一出系庑下，顾景嘶鸣，若自庆其有所遇，成亦未始异之。牙治在城陬，每旦与同列之隶帐下者，率夜漏未尽二刻，骑而往。屏息庭槐下，执树候晨，雁鹜行立，俟颐指尽，午退以为常。马或蹶苶不任，相通融为假借。一日，有告马病，从成请骗往。始命鞍，踶鸣人立，左右骧拒不可制，易十数健卒，莫能孰何。乃以归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驭羸卒持鞚来，则帖耳训服如平时，振迅通衢，磬控缓亟无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则受之，他人则复弗受。虽日浴于河，群马皆裼而骑，相望后先。骗之驭者，终莫敢窃睨其膺鬣，稍前即噬啮之，军中咸指为骛悍，摈弗啮。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砺，盗弄潢池，兵庚符下，统府调兵三千人以往，成与行。崎岖山泽，夷若方轨，至吉之月余，寇来犯龙泉栅，成出搏斗四五合，危败之矣，或以钩出其腋及鞬而队死焉。官军亟鸣钲，骗屹立不去，踯躅徘徊，悲鸣尸侧。贼将顾曰：‘良马也。’取之。元砺有弟，悍很恃执，每出掠，率强取十二三。适见之，色动曰：‘我欲之。’将不敢逆，遂试之，蹴

蹰进退，折旋良惬，即不胜喜，贮以上厩，煮豆粟，瀹泉窦，用金玉为铠，华鞯沃绥，极其鲜明，群渠皆酾酒来贺。辎重卒有为贼掠取者，知之，曰：'骗他日未当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贼耶！'窃怪之。于是日游其骗于峒峡间，上下峻坂，无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驰骋，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后旬浃，复犯永新栅，官军闻有寇至，披鹿角出迎击。鼓声始殷，果乘骗以来，骗识我军旗帜，亟驰。贼觉有异，大呼勒挽不止，则怒以铁槊击之，胯尽伤。骗不复顾，冒阵以入，军士识之者曰：'此王校之骗也，是异服者必其酋。'相与逐之，执以下，讯而得其实，则缚以徇于军，曰："得元砺之弟矣。"噪而进，贼军大骇，军士勇跃争奋，遂败之。急羽露书以出奇获丑闻，槛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徯吉语，闻而嘉之，第赏有差。众耻其功之出于马也，没骗之事，骗之义遂不闻于时。居二日，骗归病伤，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今视骗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为正，报施以为仁，巽以用其权，而决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义以死，非德其孰能称之也。彼仰秣而恋豆，历跨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虽有奔尘绝景之技，才不胜德，媿之驽骀，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将有取也，而居是乡，详其事，故私剟取著于篇。"

凤凰弓

郑华原（居中）在宥府，和子美（诜）知雄州，尝以事诣京师，召与语而悦之，遂荐于徽祖。敷奏明鬯，大契宸旨，进横阶一等，俾还任。诜因上制胜强远弓式，诏施行之。弓制实弩，极轻利，能破坚于三百步外，即边人所谓"凤凰弓"者。绍兴中，韩蕲王（世忠）因之稍加损益，而为之新名曰"克敌"，亦诏起部通制，至今便焉。洪文敏《容斋三笔》谓祖熙宁神臂之规，实不然也。诜知兵，尝沮伐燕之议，以及于责；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盖两河名将云。

大小寒

韩平原在庆元初，其弟仰胄为知阁门事，颇与密议，时人谓之大小韩。求捷径者争趋之。一日内燕，优人有为衣冠到选者，自叙履历材艺，应得美官，而留滞铨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拟，方徘徊浩叹。又为日者弊帽持扇过其旁，遂邀使谈庚甲，问以得禄之期，日者厉声曰："君命甚高，但于五星局中，财帛宫若有所碍。目下若欲亨达，先见小寒，更望成事，必见大寒可也。"优盖以寒为韩，侍燕者皆缩颈匿笑。余忆庆元己未岁，如中都，道徽之祁门，夜憩客邸，见壁间一诗，漫味语意，乃天族之试南宫者所作，其辞曰"蹇卫冲风怯晓寒，也随举子到长安。路人莫作亲王看，姓赵如今不似韩。"旁有何人细书八字，墨迹尚新，但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而已。余谓优语所及，亦一骖乘也。蒙其指目者，反懵然若不少悟，何耶？

赵良嗣随军诗

赵良嗣既来降，颇自言能文，间以诗篇进，益简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续通鉴长编》重和元年十二月丁未，推修《国朝会要》，帝系、后妃、吉礼三类赏，良嗣实窜名参详，与转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据矣。后既坐诛，其所自为集凡数十卷，时人皆唾去不视，荡毁无收拾者。余读《北辽遗事》，见良嗣与王铚使女真，随军攻辽上京城破，有诗曰："建国旧碑胡月暗，兴王故地野风乾。回头笑向王公子，骑马随军上五銮。"上京盖今虏会宁，乃契丹所谓西楼者，实耶律氏之咸、镐、丰、沛。犬羊固不足恤，而良嗣世仕其国，身践其朝，贵为九卿，一旦决去，视宗国颠覆殊无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为人从可知也。纵有名篇，正亦不足录，况仅止尔耶！五銮乃上京殿名，保机之故巢也。

卷　六

汪革谣谶

淳熙辛丑，舒之宿松民汪革，以铁冶之众叛，比郡大震，诏发江、池大军讨之，既溃，又诏以三百万名捕。其年，革遁入行都，厢吏执之以闻，遂下大理狱，具枭于市。支党流广南。余尝闻之番易周国器（元鼎），曰："革字信之，本严遂安人，其兄孚师中尝登乡书，以财豪乡里，为官榷坊酤，以捕私酝入民家，格斗杀人，且因以掠夺，黥隶吉阳军。壬午、癸未间，张魏公都督江、淮，孚逃归，上书自诡，募亡命为前锋，虽弗效，犹以此脱黥籍，归益治赀产，复致千金。革偶阋墙不得志，独荷一伞出，闻淮有耕冶可业，渡江至麻地，家焉。麻地去宿松三十里，有山可薪，革得之，稍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铁冶其居旁。又一在荆桥，使里人钱某秉德主焉，故吴越支裔也，贫不能家，妻美而艳，革私之。邑有酤坊在仓步白云，革讼而擅其利，岁致官钱不什一。别邑望江有湖，地饶鱼蒲，复佃为永业。凡广袤七十里，民之以渔至者数百户，咸得役使。革在淮仍以武断称，如居严时，出佩刀剑，盛骑从。环数郡邑官吏，有不惬志者，辄文致而讼其罪，或莫夜啸乌合，殴击濒死，乃置。于是争敬畏之，愿交欢奉颐旨。革亦能时低昂，折节与游，得其死力，声焰赫然，自侪夷以下不论也。初江之统帅曰皇甫倜，以宽得众，别聚忠义为一军，多致骁勇。继之者刘光祖，颇矫前所为，奏散遣其众。太湖邑中有洪恭训练，居邑南门仓巷口，旧为军校，先数年已去尺籍，家其间。军士程某，二人素识之，往归焉。恭无以容，又不欲逆其意，革之长子某，好骑射，轻财结客，遂以书荐之往，果喜，留之。一年而尽其技，革赀用适窘，谢以铁镪五十缗，

二人不满。问其所往，曰将如太湖，革因寄书以遗恭。革与恭好，有私干，期以秋，以其便之，弗端，亶书纸尾曰：'乃事俟秋凉即得践约。'二人既出，饮它肆，酣，相与咨怨，窃发缄窥之而未言。至太湖见恭，恭门有茗坊，延之坐，自入于室，取四缣将遗之。恭有妾曰小姐，躬蚕织劳，以恭之好施也，恪不予缣。屏后有詈言，二人闻之，怒。恭坚持缣出，不肯受，亦不投以书，径归九江。扬言于市，谓革有异谋，从我学弓马兵阵，已约恭以秋叛，将连军中为应，我因逃归。故使逻者闻之，意欲以籍手冀复收。光祖廉得之，恐，捕二人送后司，既无以脱，遂出其书为证。光祖缴上之朝，有诏捕革。郡命宿松尉何姓，忘其名，素畏其豪，弯卒又咸辞不敢前，妄谓拒捕，幸其事之它属以自解。时邑无令，有王某者以簿摄邑事，郡檄簿往说谕。革已闻之，颇为备，饮簿以酒，烹鹅不熟而荐，意绪仓皇，簿觉有异，不敢言而出。行数里，解后，郡遣客将郭择者至。择与汪革交稔，故郡使继簿将命，从以吏卒十余人，簿下马道革语，劝勿往，择不可，曰：'太守以此事属择，今徒还，且得罪。'遂入，革复饮之。时天六月方暑，虐以酒，自已至申，不得去。择初谓革无他，既见，乃露刃列两厢门下，憧憧往来，袒裼呼啸，颇惧，亶孙辞丐去。革毕饮，字谓择曰：'希颜，吾故人，今事藉藉，革且不知所从始，雀鼠贪生，未敢出，有楮券四百，丐希颜为我展限。'择阳诺，方取楮，捕吏有王立者，亦以革之饷饮也，醉，闻其得钱，扣窗呼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取谋反人，教练乃受钱展限耶?'革长子闻之，跃出缚择，曰：'吾父与尔善，尔乃匿圣旨文书，给吾父死地。'户阖，甲者兴，王立先中二刀，仆，伪死。尽歼捕吏，钩曳出置墙下。将杀择，探怀中，得所藏郡移，择搏颊祈哀曰：'此非他人，乃何尉所为，苟得尉辨正，死不恨。'革许之，分命二子往起炭山及二冶之众。炭山皆乡农，不肯从，争进逸；惟冶下多逋逃群盗，实从之。夜起兵，部分行伍，使其腹心龚四八、董三、董四、钱四二及二子分将之，有众五百余。六日辛亥，迟明，蓐食趋邑 。数人者故军士，若将家子弟，亦有能文者，侠且武，平居以官人称，革皆亲下之。革有三马，号惺惺骝、小骢骒、曰番婆子，骏甚，驭曰刘青，骁捷过人。革是日被白锦袍，属櫜鞬，腰剑，总鹅梨旋风髻，道荆桥，秉德之妻闯于垣，匿，弗之见，乃过之。未至县五里，钱四二有异心，因谓革曰：'今捕何尉，顾不足多烦兵，君以亲骑入，大队姑屯此可也。'革然其言，以三十骑先入郭门，问尉所在，则前一日以定民讼，舍村寺未归。乃耀武郭中，复南出，刘青方鞚，忽顾革曰：'今虽不得尉，能质其家，尉且立来。'革曰：'良是。'反骑趋县，尉廨在县治，革将至，有长人衣白立门间，高与楼齐，其从俱见之，人马辟易，亟奔还。则钱四二者已与其众溃逃略尽，惟龚、董守郭择不去者，尚五六十人，计无所出，乃杀择而还麻地。其居屋数百间，藏书甚富，谷粟山积，尽火之。幼孙千一甫十一岁，使乘惺惺骝，如无为漕司，分析非敢反，特为尉迫胁状。遂杀二马，挈其孥至望江，以五舟分载入天荒湖，泊苇间，与龚、董洒涕别去，曰：'各逃而生，毋以为君累也。'其次子有妇张，实太湖河西花香盐贾张四郎之女，有智数，尝劝革就逮，弗从，至是与其子相泣，自湛于湖，时人哀之。王立既不死，负伤而逃，归郡。郡闻革起聚民兵，会巡尉来捕，且驿书上言，诏发两统帅偏裨扑灭，勿使炽。居十日，而兵大合，徒知其在湖，不敢近。视舟有烟火，且闻伐鼓声，稍久不出，使闯之，则无人焉。烟乃焫麻屑，为诘曲如印盘，缚羊鼓上，使以蹄击，革盖东矣。革之至江口，劫二客舟，浮家至雁汉、采石，伪官归峡者，谒征官而去，人莫之疑。舒军既失革，朝廷益虑其北走胡，大设赏购。革乃匿其家于近郊故死友家，夜使宿弊窑，曰：'吾事明，家可归师中兄。'遂入北关，遇城北厢官白某者于涂，白尝为同安监官，识革，方骇避，革曰：'闻官捕我急，请以为君得。'束手诣阙，下天狱，狱吏讯其家所在，备楚毒，卒不言。从狱中上书，言臣非反者，蹭蹬至此，盖尝投匦请得以两淮兵，恢复中原，不假援助，臣志可见矣。不知讼臣反而捕者为谁，请得以辨。乃诏九江军送二人，捕洪恭等杂验，皆无反状，书所言秋期乃它事，革亶坐手杀平人，论极典，从者末减。二人亦以首事妄言，杖脊窜千里。方其孙诉漕司时，递押系太湖，荷小校过棠梨市，国器尝见之，惺惺骝弃野间，为人取去。宿松人复擒之，以瘠死。革之婿曰毛翥，字时举，第百一，居仓步，亦业儒，以不预谋，至今存。后其家果得免，依乎而居。后一年，事益弛，乃如宿松，识故业，董四从。有总首詹怨之，捕送郡，郭择家人逆诸门，搏击之，至郡庭，首不发矣。其捕董时，亦赏缗千，郡不复肯畀，薄其罪，仅编管抚州。革未败，天下谣曰：'有个秀才姓汪，骑个驴儿过江。江又过不得，做尽万千趋锵。'又曰：'往在祁门下乡，行第排来四八。'首尾皆同，凡十余曲，舞者率侑以鼓吹，莫晓所谓。至是始验。革第十二，以四合八，其应也。二人初言，盖谓革将自庐起兵如江云。国器又言，革存时，每酒酣，多好自舞，亦不知兆止其身。宿松长人，或谓其邑之神，曰福应侯，威灵极着，革时亦欲纵火杀掠，使无所睹，邑几殆。时守安庆者李，岁久，亦不知其为何人也。"

铁券故事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西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正彦有挟乘舆南走之谋，傅不从，朝廷微闻而忧之，幸其速去。其属张逵为画计，使请铁券，既朝辞，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曰："上多二君忠义，此必不吝。"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

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不得住滞。二凶大喜，是夕遂引遁，无复哗者，时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命延之入，傅曰："昨得堂帖，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傅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后傅论功迁一官，忠靖尝自书其事云。

鸿庆铭墓

孙仲益（觌）《鸿庆集》，太半铭志，一时文名猎猎起，四方争辇金帛请，日至不暇给。今集中多云云，盖谀墓之常，不足咤。独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间，乃俨然一珰耳，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之为大恨，言必称公，殊不怍于宋用臣之论谥也。其铭曰："靖共一德，历践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摇。"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时，有同朝士为某人作行状，言者摘其事，以为士大夫之不忍为，即日罢去，事颇相类，仲益盖幸而不及于议也。

苏衢人妖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为太府簿。时姑苏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长皆丈有二尺，里人谓之唐大汉，不复能嫁娶。每行倦，倚市檐憩坐，如堵墙。不可出，出辄倾市从观之。日啖斗余，无所得食，因适野，为巨室受困粟，盖立囷外，即可举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伛。有珰以辂使客，见之，大惊，遂入奏，诏廪之殿前司。时郭隶为帅，周伯间一往，必敬喏，其声如钟。德寿时，欲见之，惧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河，至望仙专舟焉。又，江山邑寺有缁童，眉长逾尺，来净慈，都人争出视之，信然。事闻禁中，诏给僧牒，赐名延庆寺僧，日坐之门，护以行马，士女填咽炷香，谓之活罗汉。遂裒施赀为殿寺，有故铜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期而成。周伯亦亲见之。是非肖貌赋形之正，近于人妖矣。后数年周伯去国，皆不知所终。

快目楼题诗

江西诗派所在，士多渐其余波，然资豪健和易不常，诗亦随以异。庐陵在淳熙间，先后有二士，其一曰刘改之，余及识之，尝书之矣。旧岁在里中，与张漕仲隆（栎）之子似仲游，因言刘叔儗诗句。叔儗名儗，才豪甚，其诗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间，余兄周伯持浙东庾节，待次，一日过仲隆，同登其家后圃快目楼。有诗榈间曰："上得张公百尺楼，眼高四海气横秋。只愁笑语惊阊阖，不怕阑干到斗牛。远水拍天迷钓艇，西风万里袭貂裘。眼前不着淮山碍，望到中原天际头。"周伯读而壮之，问知其儗。居月余，儗来谒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诗人在此，亟践胜约。"既至，一见如旧交。坐中以二诗遗周伯。其一曰："昔年槌鼓事边庭，公相身为国重轻。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刑。笔头风月三千字，齿颊冰霜十万兵。天亦知人有遗恨，定应分付与中兴。"其二曰："已买湖山卜葬居，因君又复到康庐。十年到处看诗卷，一日湖边从使车。南渡忠良知有种，中原消息定关渠。从今便是门阑客，时出山来探诏除。"诗成风檐，展读大喜，遂约之入浙。明年，叔儗过会稽，留连累月，饷之缗钱甚多。叔儗又有题岳阳楼一篇，周伯喜诵之，余得其亲录本曰："八月书空雁字联，岳阳楼上俯晴川。水声轩帝钧天乐，山色玉皇香案烟。大舶驾风来岛外，孤云衔日落吟边。东南无此登临地，遣我飘飘意欲仙。"余反覆四诗，大概皆一轨辙，新警峭拔，足洗尘腐而空之矣。独以伤露筋骨，盖与改之为一流人物云。叔儗后亦终韦布，诗多散轶不传。

记龙眠海会图

李龙眠既弃画马之嗜，寘作补陁大士相，以施缁徒。垂老，得匹楮，戏笔五百应真像，几年乃成。平生绘写，具大三昧，仅此轴耳。先君在蜀得之，母氏雅敬浮屠，常棲致香火室中。余来京口，因暇日出示王英伯，遂仿贝叶语，为作记其右曰："南阎浮提，有大善知识，现居士宰官妇女身，在家修菩萨梵行。有一初学与其子游，以是因缘得至其舍。一日，出示五百大阿罗汉海会妙相一轴，于是合掌恭敬，叹未曾见，如人入暗，忽睹光明，心大欢喜，莫可喻说。宛转谛观，神通变化，皆得自在，小大长短，老幼妍丑，各有所别。足踏沧海，如履坦途，蛟、蜃、鼋、鮀、鱼、鳖、蛙、蛤，俯首听命，如乘安车。天龙八部，夜叉罗刹，诸恶鬼众，前后导从，如役仆厮。宝花缤纷，天乐竟集，金桥架空，琪树蔽日。或闯而窥，或倚而立，瓶钵杖拂，各有所执，凌云御风，升降莫测。或解衣渡水，或濯足坐石，或挽或负，状邈迭出。以种种形，成于一色，于一色中，众妙毕具，如幻三昧，随刹现形，千变万化，不离一性。如是我闻，释迦文佛，既成道已，乃于耆阇崛山集阿罗汉。有学无学，菩萨摩诃萨，次第授记，陈如号曰'普明'，五百阿罗汉，亦同一号，名曰'普明'。既受佛记，即得如来方便法，而《金刚经》云：'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则是诸大阿罗汉，有法无法，有相无相，皆不可知，不可测。飘流大海，一切众生，天龙八部，诸鬼神众，若有若无，若隐若显，亦不可知，不可测。如梦中语，如水中尘，如暗中影，如空中花，谓之有相可乎？谓之有法可乎？是又不可知，不可测。然则斯图之作，沧海浩渺，神通变化，奇形异状，曲极其妙，求诸法耶？求诸相耶？是又愚所不可知，不可测。夫佛于贤劫中，在大梵天，未出母胎，居摩尼殿，集天释梵八部之众，演畅摩诃衍法，度无量无边众生。其殿百宝装严，众妙殊特，匪因缘而

有，匪自然而成，则是殿是佛，是法是相，谓之有乎？谓之无乎？如此则知海之为海，罗汉之为罗汉，蛟、蜃、鼋、鮀、鱼、鳖、蛙、蛤，天龙八部，夜叉罗刹，似耶否耶？有耶无耶？匪大圆觉，合凡圣于一理，混物我于一心，是否两忘，色空俱灭。则法且无有，何况于相，相且无有，何况于画，画且无有，何况于记。虽然，是理也，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说。若夫即心是佛，因佛见性，善男子、善女子，有能于一切法一切相而生敬心，则聚沙为塔，画地成佛，皆是道场。何况图画装严，尽形供养，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所得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于往昔时，有大居士号曰龙眠，得画三昧，始好画马，念念勿忘。有大比丘，见而语之，由此一念，当堕马腹，于是居士矍然忏悔，乃于一切诸佛诸大菩萨而致意焉。端严妙丽，随念现形，皆得三昧，是罗汉者，居士之所作也。以居士之一念，画此罗汉，以大善知识之一念，得此罗汉，当知是画为第一希有。画者，得者，匪于过去无量阿僧只劫承佛受记，未易画此，亦未易得此。至于有法无法，有相无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是记也，盖为画设，开禧二年百六日，初学王迈谨记。”英伯它文亦多奇，累试词闱不偶，今尚在选调中，余前书京口故游，盖其人也。

卷　七

吴畏斋　猎　谢赞启

开禧兵隙将开，忧国者虑其不终。乙丑之元，吴畏斋自鄂召，过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来访余，亟送出南水门，谢不敏。既而留中为大蓬，未几，遂以秘撰帅荆，复出闸西泝。时北事已章灼，余念数路出师，具有殷鉴，虽上流运奇，先王有遗规，而今未必能。且是时招伪官，遣妄谍，亹亹多费，实无益于事，天下寒心，而谋国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启代贽，及之曰：“骑虹过贺，曾亲謦欬之承；仓鼠叹斯，尚堕尘埃之梦。喜拜重来之命，试伸一得之愚。窃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虏污中原，又阅一甲子。自崇、观撤藩篱之蔽，而炎、兴纷和战之谋。诞谩败事，而巽懦则有余，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实。有志者以拘挛而废，无庸者以积累而升，牢笼易制之人才，玩愒有为之岁月。肉食者鄙，亡秦当可进而失机，骨殖而争，逆亮以难从而求衅。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犹欲睥睨化龙之都。决策和亲，姑谓奉春之孰计，卧薪自厉，谁为勾践之盛心。金汤恐喝于豫图，玉帛联翩于远馈，百年弃置，亦已久矣。万口和附，以为当然，不特首足混于无别，而反使有加，将见膏血困于常输，而未知所止。有识每一置念，终夕为之寒心，今虽欲为，后乃益甚。窃闻九世之大议，仅积三时之成规，踪迹张皇，已同兽斗，议论噂沓，坚辟狐疑。徒欲快一决而侥前功，讵曰计万全而为后虑，畎亩有怀于忧国，匦旌无路而陈情。敢忘末学之微衷，试请丈人之静听，尝观古昔中兴之业，或因东南全盛之基，规模虽狭于未宏，功业亦随其所就。孙氏北无淮而西无蜀，距江尚固于周防；晋室内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于克捷。彼皆未尽有今日之所有，我乃类欲为当时之不为。边草未摇，纷纷抵掌，塞尘一警，惴惴奉头。弛张以道，固曰随时，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尝有十年之生聚，但闻以千里而畏人，惟昧以天下转移之机，所以成流俗衰颓之弊。愿姑置寻常，以破未识时之说，特欲举一二，以释妄乘势之疑。夫江淮为唇齿之邦，关陕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则不当固其内而舍其外；欲远攻，则安可即所后而忘所先。况天险可守，共守则险亦均，地利可据，能据则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旧规。襄阳，关中之喉，兵易进而亦易退；京师，海内之腹，守可暂而不可常。通秦蜀两道之势，则兵力不宜轻，居陈梁四战之郊，则守备不必泥。使灵旗再图北指，讵不先出岘之师，而大驾一日东归，似难执居汴之策。盖设崄象存于习坎，而趋时患在于用常，诚由泗宿以下灵壁之师，因登、莱而济海道之众，淮西则出寿春而窥许境，关外则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谓正兵，皆为危道。盖河南虽可得而难于持久，舟师虽可用而未为全谋，即平壤以制敌，蹉跌则不支，用崄道以出兵，馈饷则难继。故显忠卒成符离之衄，而至于溃，李宝仅济胶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贻明彻之忧，陆运制武侯之出，非陈言之是袭，亦商监之可稽。若夫运上流之奇，此端系大贤之责。一军下虢、洛，中原之势已摇，万骑出颍昌，京畿之地旋复。南城分徇而首尾互应，朱仙进击而手足猖披。惟是时之举，偶困于谤书，而此日之功，难言于覆篑，苟尽得策，岂复至今。自两河而言，则铜梁为旧疆，自九郡而论，则金坡为限塞，平州与三关，异路而不豫计，真儿戏哉！白沟仅一水，累世而不敢逾，亦幸安耳。今欲为能胜而必不可胜，固当审所图而弃其难图，岂徒舍败绩而趋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实祸。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变，隆兴之战，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远而虑之深，庶功可成而忧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携固上策，而纳归正乃自困之资；用间诚至谋，而遣妄谍乃无益之费。伪官换授，是当诛而蒙赏，厚赀轻畀，是以实而易虚。虽至愚犹且知其非，岂在上顾甘循其弊？许移治者，是许其弃地，令择利者，是令其退师，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窃爵禄之宠。边城保鄣，以庙堂使阙，而不免于屡迁，戎阃事机，以主帅豢安，而常淹于难达。偃然以承平文饰之体，巍乎居要境藩维之权，塞下之粟，反内徙以自虚，军中之弊，犹日朘而不止。岁市骏而不能偿耗，谁兴开元监牧之谋，曰计漕而未足馈军，孰启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虚员，奈何欲兴不世之隽功，尚尔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概，初未效

于涓埃，已不胜贾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宫鸣剑之议。试捺闷闷，毋谓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国正论，贯兼资于文武，视一节于险夷。归自乘轺，公议浩然而归重，畀之阃阃，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顾之忧，公特任北门之寄。风露三神之顶，溶尔褰裳，旌旗千骑之来，翟然望履。从列城之观望，屹外阃之蕃宣，当尽远猷，庶销过计。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屡矣蹉跎，虽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简，得毋贻小子之嗤。或可执鞭，愿供磨盾，其诸软熟之贡，徒致高明之烦。嗣听策勋，别当修贽。"畏斋在丹阳馆，一览辄喜，亲作数语谢曰："抗身以卫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门闾，将表食牛之气。有来相过，允荷不忘，监仓学士，风烈承宗，词华振俗，喜北平之有后，幸郎君之克家。庾氏卑官，王孙令器，必有表荐，以发忠嘉。至于陈谊之甚高，与夫期待之太过，此则诸君子之责，而非一郡守之忧。某行官沔鄂之间，即有兵民之寄，当呼老校退卒，问先烈之宏规，将与群公贵人，诵故侯之名绪。叙谢之意，匆草莫殚。"于是一得之谋，颇彻于诸公间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顾斋闻之，从章以初录本去，会除次对，谬以充自代荐，且有志识不群之褒，初未相识也。故余投谢骈俪有曰："初不求于识面，亶自得于知心。"盖指此。它日，又特刻亟称之于庙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缗故箧，偶见存本，因悼殄瘁，潸然出涕，书之以志余之愧于知已者焉。

楚齐僭册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师。明年，太宰张邦昌僭帝位，是岁邦昌伏诛。又三年，尽陷中原地，殿中侍御史刘豫复僭帝位。九年，豫就执北去。余尝得其二册文，乃删其吠尧者而剟录之。邦昌之册曰："维天会五年，岁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区夏，务安元元，肆朕纂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与万国格于治。粤惟有宋，实乃通邻，贡岁币以交欢，驰星轺而讲好。期于万世，永保无穷，盖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图变誓渝盟，以怨报德，开端招祸，反义为仇。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诚非贪土，遂命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资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仍人情之所徯，择其贤者，非子而谁。是用遣使备礼，以玺绂宝册，命尔为皇帝，以援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为藩臣。贡礼时修，勿疑于述职，问音岁至，无缓于披诚。於戏！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临之，君不能独理，故设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贤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谨欤！予懋乃德，嘉乃丕绩，日敬一日，虽休勿休，钦哉！其听朕命。"豫之册曰："维天会八年，岁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于御物，不以天下为己私，职在牧民，乃知王者为通器，威罚既已殄罪，位号宜乎授能。乃者有辽，运属颠危，数穷否塞，获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黄钺而拯黎元，麾白旄而誓师旅，妖气既殄，区宇大宁。爰有宋人，来从海道，愿输岁币，祈复汉疆。太祖方务善邻，即从来议，重念斯民，久罹涂炭，未获昭苏，不委仁贤，孰能保定？咨尔刘豫，夙擅直言之誉，素怀济世之才，居于乱邦，生不偶世。百里虽智，亦奚补于虞亡，三仁至高，或显从于周仕。当奸贼扰攘之际，正愚氓去就之间。举郡来王，奋然独断，逮乎历试，厥勋克成。夫委之安抚，教化行；任之尹牧，狱讼理；付之总戎，盗贼息；专之节制，郡国清。况有定衰救乱之谋，必挟拯变扶危之策，使民无事则櫜弓力穑，有役则释耒荷戈。罢无名之征，捐不急之务，征隐逸，举孝廉，振纪纲、修制度，省刑罚而去烦酷，发仓廪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协应，比下明诏，询考舆情，列郡同辞，一心仰在，宜即归仁之地，以昭建业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庆裔，副使礼部侍郎知制诰韩昉，备礼以玺绂宝册，命尔为皇帝，国号大齐，都于大名。岁修子礼，永贡虔诚，畀尔封疆，并从楚旧。更须安集，自相攸居，尔其上体天心，下从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难谌，惟命靡常，谨厥德，保厥位，尔其勉哉！匆匆朕命。"玉册皆以六十六方为制，每方字两行，以金书之。於虖！犬羊乱华，颠倒冠履，一至于此，读此者，得不起鲁仲连之愧乎！

优伶诙语

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丁丑，赐银绢万匹两，钱千万，彩千缣，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恢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忽堕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镮，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镮？"曰："二胜镮。"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请取银绢例物，此镮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于是语禁始益繁，芮烨令衿等吻祸，盖其末流焉。

嘉禾篇

张丞相（商英）媚事绍圣，共倡绍述，崇宁二年，遂为尚书左丞。会与蔡元长异论，中执法石（豫）、殿中御史朱（绂）、余（深）以风旨将劾奏之，而无以为说。或言其在元祐中，尝著《嘉禾篇》，拟司马文正于周公；且为开封府推，当其薨时，代府尹为酹祭文，有褒颂功德语，因请正其罚。有诏张商英秉国政机，论议反覆，加之自取荣进，贪冒希求，元祐之初，诋訾先烈，台宪交章，岂容在列，可特落职，依前通议大夫知亳州。余家旧有石刻，正其所谓

《嘉禾篇》者，文既尔雅，论亦醇正，惜乎其好德之不终也。因录之，以表其初终焉。篇之言曰："维元祐丁卯十月，定襄守臣得禾，异亩同颖，部使者臣张商英，敬作《嘉禾篇》。神宗既登遐，嗣皇帝冲幼，中外震惧，罔知社稷攸托。惟太母晦圣德于深宫，五十有四年，克庄克明，克仁克简，肆膺顾命，保佑神孙，以总大政。既临延和，乃告于侍臣曰：'呜呼！先皇帝聪明文武，宏规伟图，轶于古先。丕惟曰，禹贡九州之域，久封裔壤，掐于殊俗，豺狼野心，终不可豢，序弗底平，时以忧贻，于我后昆。乃备材力，乃督事功，务除大害，不恤小怨。今既坠厥志，罹家多艰，其弛利源，与民共之。所不欲一切蠲罢，庶事肇革，众志未孚，新故相刑，爱恶相反，议论乘隙，纷纶互建。疑生于弗亲，忿生于弗胜，其睽成仇，其合成党，盈庭睢盱，震于视听。'惟圣母烛以纯静，断以不惑，去留用舍，不归于偏归于是。越三载，群慝斯嘉，群乖斯和，群异斯同。馨闻于上帝，风雨时若，英华丰美，被于草木。发珍祥于兹嘉禾，厥本惟三，厥垅惟五，厥穗惟一。臣闻曰：在昔成王冲幼，周公居摄，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成王灼知忠邪之情，诛伐谗慝，卒以天下听于周公，时则唐叔得禾，异亩同颖以献。推古验今，迹虽不同，理或胥近。臣商英敢拜手稽首，旅天之命，曰：'呜呼！先民有言，众贤和于朝，万物和于野，和气致祥，乖气致异，治平之时，君臣罔不咸有一德。在虞舜时，百僚师师，在文王时，多士济济。降及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其诗曰：潝潝訿訿。又曰：噂沓背憎。呜呼！卿士庶尹敬之哉，曲直之辩，是非之判，罔或不异。如禾之本，终以合颖，利害之当，予夺之中，罔或不同；如禾之颖，非离于本，无有作同，害于而公。'臣吴安操、臣李昭叙等立石，余又尝求其开封祭文而观之，颂之极挚者，亦特曰：'公在熙宁，谪居洛京。十有五年，《资治》书成。帝维宠嘉，以子登瀛。方渴起居，而帝在天。太母垂帘，保祐神孙。畴咨在庭，属以宗社。介特真淳，无易公者。公来秉钧，久诎而伸。五害变法，十科取人。孰敢弗良，孰敢弗正。有倾其议，必以死争。日月徂征，思速用成。心剿形瘵，胡卫余生。嘉谋嘉猷，百未有告。讣音夜奏，九重震悼。爵惟太师，开国于温。莫惠我民，门巷烦冤。乃命贰卿，葬其先原。公殓具资，一给于官。悠悠苍天，从古圣贤。损益盛衰，与时屡迁。功亏于篑，志夺于年。古也如斯，岂公独然？已矣温公，夫何憾焉。'如此而已，虽违时论，亦非大溢美者。"盖五害等字，乃当时之所深讳，是以亟黜而不留也。张之立朝，其初议论具是，暨哲宗亲政，首为谏官，乃指吕汲公、范淳夫辈为大奸，而以司马文正、文忠烈为负国，甚者至以宣仁比吕武，殊视此文为不同，反覆之言，圣谟其得之矣。其后入党籍，却反成滥置，大观爰立，本以其能与蔡立异而用之，亦不能久也。钦皇嗣服，会时相主其人，赠以太保，与范、司马二文正并命，天下莫不疑之。王称作《东都事略》，载张罢左丞，以言蔡京奸邪，有"自为相国，志在逢君"等语，台臣以为非所宜言而谪之。考之史谍，盖专坐此篇，称书误甚。当因其异同之迹，而遂从传疑，其实非也。

朝士留刺

秦桧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显美，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人怀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迁，重内轻外之弊，颇见于时。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间。一日，坐于秦府宾次，朝士云集，待见稍久。仲荀在隅席，辄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众官久俟，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众知其善谑，争竦听之。乃抗声曰："昔有一朝士，出谒未归，有客投刺于门，阍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门状，俟归呈禀。客忽勃然发怒，叱阍曰：'汝何敢尔！凡人之死者，乃称不在，我与某官厚，故来相见，某官独无讳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俟其来，面白以治汝罪。'阍拱谢曰：'小人诚不晓讳忌，愿官人宽之。但今朝士留谒者，例告以如此，若以为不可，当复作何语以谢客。'客曰：'汝官既出谒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阍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宁死，却是讳出去二字。'"满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门，预亵客，老归建康以死。谈辞多风，可隽味，秦虽煽语祸，独优容之，盖亦一吻流也。

卷　八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汉灌婴所筑也，灌井在焉。故余家晋盆杅事，犹有冢居城中，城负江面山，形胜盘据，三方阻水，颇难于攻取。开宝中，曹翰讨胡，则逾年不下。或献计于翰曰："城形为上水龟，非腹胁不可攻。"从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在北阛新仓后。郡治之前，对康庐，有峰曰"双剑"。乾道间，蜀人唐立方（文若）来为守，谓翰实屠城，而李成等寇，亦尝入郛残其民，取阴阳家说，意剑所致，乃辟谯楼前地，筑为二城，夹楼矗其上，谓之"匣楼"，曰匣实藏剑。江人相劝成之。有曰者过其下，曰："是利民而不利于守。"立方闻之，不以为意，居一年，果卒官。其异如此，立方故知名，尝为中书舍人，终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职

近世清台占候，颇失其守，虽试选甚艰，多筌蹄之学，以故证应之验，视前世为疏。开禧丙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芗风亭。余莅事庾中归，过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申，忽觉天半砰訇有声甚厉。矫首正见一星南队，曳尾如帚，逶迤久之，

始灭，相与叹异。未几而兵衅开，江、淮荐饥，死者几半。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色将至。从行一僮，忽卬而惊呼，视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见，而色绀青，尾焰煜煜，自南徂北，行颇迅，亦隐隐鸣于空中。时虏酋易位，蒙鞑闯其境，兵祸纠结，数年犹不解，则所队之方，盖有妖焉。余不甚习变星，二星所偶见，皆白昼出，太史且未尝问，亦不闻奏报，其它躔度微忒，意必不能详也。

紫宸廊食

余为匭簿日，瑞庆节随班上寿紫宸殿。是岁，虏方孥兵北边，贺使不至，百官皆赐廊食。余待班南廊，日已升，见有老兵持二粿牌至，金书其上，曰："辄入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毕集，无帟幕限隔，仅以镣灶刀机自随，繇蕞檐下。侑食首以旋鲊，次暴脯，次羊肉，虽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两旁，上以黄纸书品尝官姓名以待进。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乐，伶人自门急趋折槛，以两襜为作止之节。廊下设缬褥，置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银而厚其唇，为之，一耳，颇不便于饮，上镌绍兴十二年某州所造，盖和议成而举弥文，责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举酒，玳合自东庑入廊，馔继至，适卢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艺祖旧制。在汴京时，天造草昧，一日长春节，欲尽宴廷绅，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许，令市脯，随其有以进，仍诏次序勿改，以昭示俭之训，如锡宴贡院，前二醆止以果实荐，无品食，盖当时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醆亦首以旋鲊云。余闻之典仪吏曰："它日戎贽在廷，则百官皆称寿而退，无赐食七十年矣。"此乃适因其不来而举行者，故窃志之。

阜城王气

崇宁间，望气者上言，景州阜城县有天子气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颇言之，有诏断支陇以泄其所钟。居一年，犹云气故在，特稍晦，将为偏闰之象，而不克有终。至靖康，伪楚之立，逾月而释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酋，调丁缮治其故尝夷铲者，力役弥年，民不堪命，亦不免于废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孚论事

孝宗初政，袁（孚）为右正言。一日，亟请对，论北内有私酤，言颇切直，光尧闻之震怒。上严于养志，御批放罢，中使持玺封至堂。时陈文正当国，史文惠为参预，未知其倪，启封相顾罔测。文惠曰："上新即位而首逐一谏官，未得其名，此决不可，请俟审奏。"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请，玉音峻厉，遽曰："谓已行下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陈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虑之一，愿留身以陈。"班退，文惠问孚何罪也，上谕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寿宫中无士人乎？"曰："何谓也？"曰："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若非几个村措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上竦而悟，天颜少和。文惠进曰："不特此事，争臣无故赐罢，天下咸以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为罪，则两宫之间且生，四方闻之，必谓陛下方以天下养，而使北内至于有此，非供亿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当因其自请而听之可耳。"上释然霁威曰："善。"将退，复前曰："后之日，复当五日之朝，愿陛下试以意白去孚，傥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上许诺，既归自北宫，亟召文惠而谕之曰："太上怒袁孚甚，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太上赐酒一壶，亲书'德寿私酒'四字于上，使朕踢蹐无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虽然，终不可暴其事。"居数日，孚请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谏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请以职名华其行。遂除直秘阁，外朝竟不及知。自是纤人知潜之不行，亦无复投隙者。一言回天，体正谊得，两宫慈孝，终始无间，此举实足以权舆之云。

鹦䳇谕

蜀士尚流品，不以势诎。乾道间，杨嗣清（甲）有声西州，清议推属。初试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颇以绣衣自骄，怒其不降意，诬劾以罪。赵卫公方为左史，闻之，不俟车，亟往白庙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邻，卜日而致之，将以咋鼠也。鼠暴未及问，而首抉雕笼，以噬鹦䳇，其情可恕乎！"当国者问其繇，告以故，相与大笑，劾牍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显，有弟曰嗣勋（辅），位至从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谈谑，以排根善类者为猫噬鹦䳇，王中父尝为余道，而忘其所为邑之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时，尝岁校猎塞上。一日夜归，笳鼓竞奏，辚轹杂袭。曦方垂鞭四视，时盛秋，天宇澄霁，卬见月中有一人焉，骑而垂鞭，与己惟肖。问左右，所见皆符，殊以为骇，嘿自念曰："我当贵，月中人其我也。"扬鞭而揖之，其人亦扬鞭，乃大喜，异谋繇是益决。德夫兄至蜀，安大资（丙）与之宴，亲言之。夫妄心一萌，举目形似，此正与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牸牧相卫

先茔吕田原之北二里许，山岖焉，不合如砺，土名曰焦库。有周氏坟，其间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趋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昼，有詹氏子十九岁，牧一牸坟侧。方偃于背，邻之二儿甫龀，戏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牸。二儿痴，不识为虎，掷瓦砾，噉而逐之。虎顾牸，不肯去，二儿倚徙观，稍前，乃

缘登木。牧子念其家贫，惟恃此以耕，不胜愤，径归取斧，将以杀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母视其来也，遽问而告其故，顾东作方殷，家无男子，乃集里妇数人，噪而从。既至，二儿观酣，嬉笑自若，牸以角拒，虎爪啮无完革矣。牧子视牸且困，挥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牸来。时木影漏日，刃环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缩，作势奋迅，欲以攫取。牸少憩力苏，乃前斗，虎舍牧子，与之相持。牧子气定更进，虎又舍牸。牸与牧迭抗虎，如此者弥半日顷，群妇莫之孰何。既而山下民闻者，持梃欢呼，来渐多，虎遂弃而去，牸牧竟全。余时倚垩冢下，仆辈亲见之，来告；遣视，民方环睨，虎犹未逸也。畜而义，不忘卫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奋不顾死，皆可尚。二儿不知畏，不被搏噬，东坡沙上抵首之说，谅可信云。

解禅偈

余尝得东坡所书司马温公《解禅偈》，其精义深韫，真足以得儒释之同，特表其语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为西方之圣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则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者伥伥然益入于迷妄，故余广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禅偈》六首。若其果然，则虽中国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则非余之所知也。忿气如烈火，利欲如铦锋。终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狱。颜回安陋巷，孟轲养浩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光明藏》。言为百代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坏身。道义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菩萨佛。"於虖！妄者以虚辞岐实理，以外慕易内修，滔滔皆是也，岂若是偈之坦明无隐乎！盍反而观之。

玉虚密词

徽祖将内禅，既下哀痛之诏，以告宇内，改过不吝，发于至诚。前一夕，即玉虚殿常奉真驭之所，百拜密请，祈以身寿社稷。夜漏五彻，焚词其间，嫔嫱巨珰，但闻谒祷声，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华阁，召宰执，书"传位东宫"四字，以付蔡攸。又二日，钦宗遂即位，实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门，以如亳社。斡离不既退师，龙德行宫在京口，纤人乘间有剑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请归京师。驾至睢阳，李忠定（纲）奉诏迎谒，见于幄殿。既辞，遂出所焚词稿，俾宣示宰执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辞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阳三五、璇玑七九、飞元大法师，都天教主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阳总真、自然金阙。臣曩者君临四海，子育万民，缘德菲薄，治状无取，干戈并兴，弗获安靖。以宗庙社稷生民赤子为念，已传大宝于今嗣圣。庶几上应天心，下镇兵革，所冀迩归远顺，宇宙得宁，而基业有无疆之休，中外享升平之乐。如是贼兵偃戢，普率康宁之后，臣即寸心守道，乐处闲寂，愿天昭鉴，臣弗敢妄。将来事定，复有改革，窥伺旧职，获罪当大。已上祈恳，或未至当，更乞垂降灾咎，止及眇躬，庶安宗社之基，次保群生之福，五兵永息，万邦咸宁，伏望真慈，特赐省鉴。臣谨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赍臣密表一道，上诣神霄玉清三府，引进仙曹，伏愿告报。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再拜以闻。"於虖！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圣心其有以得于天矣。"按蔡絛《国史后补》载徽祖教门尊号为"玉京金阙、七宝元台、紫微上官、灵宝至真玉宸明皇大道君"，与此不同，意归美之称，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会昌《投龙文》，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今茅山龙虎阁皂，实有三坛，符箓遍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称谓，或者帝王之号，又有其别，殆未可知也。

太岁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诏增修大内。时太岁在戌，司天监以兴作之禁，移有司，毋缮西北隅。艺祖按视见之，怒问所繇。司天以其书对，上曰："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太岁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岁且将谁凶？"司天不能答，于是即日莅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号于达理者，每易一椽，覆一篑，翦翦拘泥，不得即决，稽之圣言，思过半矣。

逆亮辞怪

金酋亮未篡伪，封岐王，为平章政事，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强，憨憨有不为人下之意，境内多传之。且骤施于国，东昏疑焉，未及诛，而有霄仪之祸，宗族大臣以亮有素誉，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无忌，佳兵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时，好文辞，犹不辍，余尝得其数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驿有竹，辄咏之曰："孤驿潇潇竹一丛，不同凡卉媚春风。我心正与君相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又书壁述怀曰："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既而过汝阴，复作诗曰："门掩黄昏染绿苔，那回踪迹半尘埃。空亭日暮乌争噪，幽径草深人未来。数仞假山当户牖，一池春水绕楼台。繁花不识兴亡地，犹倚阑干次第开。"又尝作雪词《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渔浦，今日琼川玉渚。山色卷帘看，老峰峦。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花剪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一日，至卧内见其妻几间有岩桂植瓶中，索笔赋曰："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般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着赭黄。"味其词旨，已多圭角，盖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将图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来贺天申节，隐画工于中，使图临安之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以归。既进绘事，大喜，晌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

间软屏，更设所献，而于吴山绝顶，貌己之状，策马而立，题其上曰："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迁汴之岁，已弑其母矣。又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赋《鹊桥仙》，曰："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子细看嫦娥体态。"明年竟遂前谋。使御前都统骠骑卫大将军韩夷耶将射雕军二万三千围，子细军一万，先下两淮。临发，赐所制《喜迁莺》以为宠，曰："旌麾初举，正駃騠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此去，无自堕。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试展卧龙韬韫，果见成功旦莫。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余又尝问开禧降者，能诵忆尚多，不能尽识。观其所存，寓一二于十百，其桀骜之气，已溢于辞表，它盖可知也。犬狺鸮鸣，要充其性，不足乎议。软屏诗，《正隆事迹》以为翰林修撰蔡珪所作，诡曰御制。反覆它作，似出一机杼，或者传疑益讹，抑其余皆出于视草，亦无所致诘。录所见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坚支景》仅载其二，它不传。

卷　九

裕陵圣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昼憩便寝，英祖忽顾问何在，左右褰帐，方见偃卧，有紫气自鼻中出，盘旋如香篆，大骇，亟以闻。英祖笑曰："勿视也。"后三年，亦以在寝寤惊，钦圣请其故，曰："方熟寐，忽觉身在云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呼耳！"既而果登大宝，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诏录圣瑞之详，付宗正寺。

状元双笔

内黄傅珏者，以财雄大名。父世隆，决科为二千石。珏不力于学，弁鹖碌碌下僚，独能知人。尝坐都市，阅公卿车骑之过者，言它日位所至，无毫发差。初不能相术，每曰："予自得于心，亦不能解也。"尝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乡举，珏偶俟其姻于棘围之外，遇之，明日，以双笔要而遗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无相忘。"闻者皆笑。珏不为怍，遂定交，倾赀以助其用，沂公赖之。既而如言，故沂公与其二弟以兄事之，终身不少替。前辈风谊凛凛固可敬，而珏之识亦未易多得也。珏死明道间，官止右班殿直，监博州酒。其孙献简（尧俞），元祐中为中书侍郎，自志其墓，余旧尝见前辈所记，与志微不同。

尧舜二字

欧阳文忠知贡举，省闱故事，士子有疑，许上请。文忠方以复古道自任，将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变文格，盖至日昃，犹有喋喋弗去者，过晡稍闻矣。方与诸公酌酒赋诗，士又有扣帘，梅圣俞怒曰："渎则不告，当勿对。"文忠不可，竟出应，鹄袍环立观所问。士忽前曰："诸生欲用尧舜字，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观者哄然笑。文忠不动色，徐曰："似此疑事诚恐其误，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它日每为学者言，必蹙頞及之，一时传以为雅谑。余按《东斋记事》，指为杨文公，而徒问其为几时人，岁远传疑，未知孰是。然是举也，实得东坡先生，识者谓不啻足为词场刷耻矣，彼士何喻。

正隆南寇

金国伪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书李通，刑部尚书胡励，翰林直学士萧廉，赐坐而语之曰："朕自即位，视阅章奏，治宫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内寝。畴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亲觌有二青衣，持幢节自天降，授朕以幅纸若牒，谓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鞶铠，将从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骓号小将军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骑。既行，但觉云雾勃郁，起马蹄间，下如海涛汹涌。方觉心悸，望一门正开，金碧焜耀，青衣指之曰：'天门也。'朕随入焉。又里许，至钧天之宫，严邃宏丽，光明夺目。朕意欲驰，二金甲人谓朕曰'此非人间，可下马步入。'及殿下，垂帘若有所待。须臾，有朱衣出，赞拜，仿佛闻上语，如婴儿，使青衣传宣畀朕曰：'天策上将，令征某国。'朕伏而谢。出复就马，见兵如鬼者，左右前后，杳无边际。发一矢射之，万鬼齐喏，声如震雷，惊而寤，喏犹不绝于耳。朕立遣内侍至厩，视小将军，喘汗雨浃，取箭箙数之，亦亡其一矣。昭应如此，岂天假手于我，令混江南之车书乎？方与卿等图之，谨无泄。"众皆称贺，于是始萌芽南牧之议矣。明年夏五月，复召通及翰林学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晖、翰林直学士韩汝嘉入见薰风殿，问曰："朕欲迁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内一统，卿意如何？"通以天时人事不可失机为对，亮大悦。永固却立楹间，亮顾见之，问之，故徐进曰："臣有愚虑，请殚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见德，而黩兵是闻，皇统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虽如梁王之武毅，犹以和为长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缯缔好，岁事无阙，遽欲出无名之师，以事远征，臣窃以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数载，帑藏虚乏，丁庄疲瘁，营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缮争战丘墟之地，尤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对。"因伏地请死。亮以问晖、汝嘉，晖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传宣二臣殿侧听旨，继而

召翰林待制綦戬讲汉史，戬及陆贾《新语》事，亮怒稍霁，乃赦之。明日，通为右丞，晖为参知政事，永固遂请老。又明年，左丞相张浩及晖，与叛臣孔彦舟、内侍梁汉臣卒营汴焉。帝昶之祸实昉此。汝嘉又二年来盱眙传命谕，却我使人徐嘉等，归而微谏，竟不免戮。余读张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记，而得其颠末。熊克《中兴小历》，书于绍兴二十八年者，盖误以薰风之事，合于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术之封，李大谅《征蒙记》谓尝追册以帝号。按绍兴辛巳，高景山来求淮汉地，指初画疆事，亦以为梁王，要当以国中通言者为正。

鳖渡桥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赞督议，既却逆亮于采石，还至金陵，谒叶枢密（义问）于玉帐，留钥，张忠定（焘）及幕属冯校书（方）、洪检详（迈）在焉，相与劳问江上战拒之详。天风欲雪，因留卯饮，酒方行，流星警报沓至，盖亮已惩前衄，将改图瓜洲。坐上皆恐，谓其必致怨于我也。时刘武忠（锜）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议遣幕府合谋支敌。众以雍公新立功，咸属目，叶四顾久之，酌卮醪以前曰："冯洪二君虽参帷幄，实未履行阵，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为国家，卒此勋业，义问与有赖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则不妨，然记得一小话，敢为都督诵之。昔有人得一鳖，欲烹而食之，不忍当杀生之名，乃炽火使釜水百沸，横筱为桥，与鳖约曰：'能渡此则活汝。'鳖知主人以计取之，勉力爬沙，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桥甚善，更为渡一遭，我欲观之。'仆之此行，无乃类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镇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简上知，驯致魁柄。鳖渡，本谚语，以为蟹，其义则同。

燕山先见

宣和将伐燕，用其降人马植之谋，由登、莱航海以使于女真，约尽取辽地而分之，子女玉帛归女真，土地归我。议既定矣，宇文肃愍（虚中）在西掖，昌言开边之非策，论事亹亹，王黼恶之。及童贯、蔡攸以宣威建台，遂使之参谋，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时有旨，兵兴避事，皆从军法。肃愍不得免，乃上书极谏曰："臣伏睹陛下恢睿圣英武之略，绍祖宗之诒谋，将举仁义之师，复燕云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参预机密。臣被命之初，意谓朝廷未有定议，欲命臣经度，相视其事。及至河北诸路，见朝廷命将帅，调兵旅，厉器械，转移钱粮，已有择日定举之说。臣既与军政，苟有所见，岂敢隐嘿，辄具利害，仰干渊听。臣闻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虚实，知彼知己，以图万全。今论财用之多寡，指宣抚司所置，便为财用有余，若沿边诸郡帑藏空虚，廪食不继，则略而不问。论士卒之强弱，视宣抚司所驻，便言兵甲精锐，若沿边诸郡，士不练习，武备刓缺，则置而不讲。夫边圉无应敌之具，军府无数日之粮，虽孙、吴复生，亦未可举师，是在我者，未有万全之策也。用兵之道，御攻者易，攻人者难；守城者易，攻城者难；守者在内，而攻者在外，在内为主而常逸，在外为客而常劳，逸者必安，劳者必危。今宣抚司兵，约有六万，边鄙可用，不过数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略辐凑，素得士心，国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进兵于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轻兵绝吾粮道，又自营平以重兵压我营垒，我之粮道不继，而耶律淳者激励众心，坚城自守，则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胜之兆也，夫在我无万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胜，兹事一举，乃安危存亡之所系，岂可轻议乎？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间有贪婪，不过欲得关南十县而止耳；间有傲慢，不过对中国使人稍亏礼节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封殖拯救，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国，彼既籍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也，不可以言说谕也。视中国与契丹，拏兵不止，鏖战不解，胜负未决，强弱未分，持卞庄两斗之说，引兵逾古北口，抚有悖桀之众，系累契丹君臣，雄据朔漠，贪心不止，越逸疆圉，凭陵中夏。以百年怠堕之兵，而当新锐难敌之虏；能寡谋持重、久安闲逸之将，而角逐于血肉之林，巧拙异谋，勇怯异势，臣恐中国之边患，未有宁息之期也。譬犹富人有万金之产，与寒士为邻，欲肆并吞，以广其居，乃引强盗而谋曰：'彼之所处，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盗从之。寒士既亡，虽有万金之富，日为切邻强盗所窥，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见窃以为确喻。望陛下思祖宗创业之艰难，念邻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议。傥臣言可采，乞降诏旨，罢将帅还朝，无滋边隙，俾中国衣冠礼义之俗，永睹升平，天下幸甚，冒昧尽言，不任战栗。"书下三省，黼读之，大怒，捃以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战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辽又有降将曰郭药师，统其卒曰"常胜军"，怙宠负众，渐桀骜不可驯。肃愍忧之，力言于朝，请以恩礼，留之京师，尽使挈致家属，居于赐第，缓急有用，只以单骑遣行，事毕即归，以杜后患，亦弗听。既而金人寒盟，药师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肃愍以宣谕使事归奏，徽祖见之，叹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为藩篱之议，是以有此。"是日，遂诏于榻前草诏罪己，大革弊政，其略曰："百姓怨怼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悦。议者以比陆贽感泣山东之诏云。植之归，以童贯。先改姓名李良嗣，后赐国姓，靖康初伏诛。药师仕金，至安邦镇国功臣，其子孙显。

蠲毒圆

高皇毓圣中原，得西北之正气，夙赋充实，自少至耄，未尝用温剂。每小不怡，辄进蠲毒圆数百，一

以芫花、大黄、大戟为主，侍医缩颈，而上服之自如。有王泾者，以伎进，侈言勇往，居之不怍，间奉圭匕，先意持论，自诡无伤。孝宗素危之，屡诘责，要以祸福，弗之顾。淳熙丁未，圣寿逾八龄矣。一日，进馄饨，觉胸膈欻壅，泾犹主前药，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渐。孝宗震怒，立诏诛之。慈福要上苦谏，薄不获已，减死黥流，杖脊朝天门。中使莅焉，方觊其速毙，泾货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医王继先幸绍兴，始用是，取验。孝宗在朱邸，扈跸视师至建康，馆秦桧故第。史文惠为讲官，实从行，燕之正堂，而命庄文醴、曾龙于后圃。孝宗乐，饮以码碯觥，釂者十二，因游于圃，二臣复各献一卮。后三日，属疾，高皇赐药，使内侍视之服。文惠闻之，疑其为蠲毒，亟袖人参圆入，问而信，遂窃易之，仅愈。是日微文惠，几殆。高皇盖主此，而不知南北之异禀也。泾祖继先之绪余，株守不变，是以败云。

宪圣护医

宪圣后在慈福，庆元丁巳，朝廷方卜郊，而后不豫，始犹自强起，曰："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斋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还御端门，肆眚竣事，趣驾至宫，而大渐矣。先是旬日忽寝疾，侍医进药，辄却之。咸请其故，喟然曰："吾寿八帙，而以医累人耶?"意惩王泾之得罪也。故庙谥之议曰："却药辍进，务全护医。"盖纪实云。京魏公（镗）时当轴，尝亲为客言。慈圣所谓只此日去，免烦他百官，其达死生之变，真若出一揆也。

鲁公拜后

庆元间，有宿儒，以文名入鳌掖为承旨，朝议谓且大用。会韩平原有归子曰葎，先钤吴门兵时，出妾方娠，鬻当湖巨室鲁氏，得男焉，葎也。既贵，无他子，遂以重币请于鲁而归之。始至，而平原适有恩制当降麻，偶不详知，遂于廷纶中，用鲁公拜后事，意盖指忠献耳。有欲进者忌之，摘其语，谓含讥刺。平原读之，见其姓之偶符，大怒，不逾月，遂去国，终其身不复用。当其下笔时，初不自觉转喉之触。谓祸福不可以智力胜，当于此乎占之。

金陵无名诗

熙宁七年四月，王荆公罢相，镇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无名子题诗赏心亭，曰："青苗免役两妨衣，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随钧旆过江东。"荆公一日饯客至亭上，览之不悦，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为何人也。

万岁山瑞禽

艮岳初建，诸巨珰争出新意事土木。既宏丽矣，独念四方所贡珍禽之在圃者，不能尽驯。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扰为优场戏，请于童贯，愿役其间，许之。乃日集舆卫，鸣跸张黄屋以游，至则以巨柈贮肉炙粱米，翁效禽鸣，以致其类，既乃饱饫翔泳，听其去来。月余而囿者四集，不假鸣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间，不复畏。遂自命局曰"来仪"，所招四方笼畜者，置官司以总之。一日，徽祖幸是山，闻清道声，望而群翔者数万焉。翁辄先以牙牌奏道左，曰："万岁山瑞禽迎驾。"上顾罔测，大喜，命以官，赉予加厚。靖康围城之际，有诏许捕，驯籞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飧云。

王泾庸医

宇文忠惠（绍节）在枢府，余间见焉。因及五行之理，相与纵谭，有客在坐，偶曰："黥医王泾者，昨鞭背都市，流远方。及平原用事，始得归，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尝袒而示某以背，完莹无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后见他医，言杖皆有瘢，惟噬肤之初，傅以金箔，则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胝足之药售于市者，辄揭扁于门曰：'供御'。或笑其不根，闻于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复增四字曰：'曾经宣唤'。今此方无乃其比耶！子将谁售。"客亦笑不敢应。时忠惠未识泾也。其二年，余在里下，闻忠惠不起，为位以哭，及都人来，乃云："泾实用蠲毒泻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追泾所复官，免杖流永兴，"余因忆在京华时，傅著作（行简）、姚胄丞（师皋）皆甘泾饵，目击其殒。著作未启手足，犹进一刀圭，不脱口而逝。余一日随班景灵，见胄丞殿门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劳苦。则曰："王御医实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数斗，今顾疲苶，他则无恙。"余闻而私忧之，谓未必能胜，未旬，果卒。嗟夫！医之害如此哉，追思畴昔之言，为之流涕，并志颠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医师

余稚年入闽过福，闻有黑虎王医师者，富甲一郡，问之，则继先之别名也。继先世业医，其大父居京师，以黑虎丹自名，因号"黑虎王家"。及继先幸于高宗，积官留后，通国称为医师，虽贬犹得丽于称谓焉。初，秦桧擅权而未张，颇赂上左右以固宠，继先实表里之。当其盛时，势焰与桧挈大，张去为而下不论也。诸大帅率相与父事，王胜在偏校，因韩蕲王以求见，首愿为养子，遂帅金陵军。闻者争效，不以为怪。桧欲贵其姻族，不自言，每请进继先之党与官；继先亦乘间为桧请，诸子至列延阁，金紫盈门。掩顾赇谢，攘市便腴，抑民子女为妾侍，罪不可胜纪，而衣凭城社，中外不敢议者三十年。绍兴辛巳六月，蜀人杜（华老）为南床，拟击之而未发。会边衅启，继先首辇重宝为南遁计，都城为之骚然。上闻之不乐。刘武忠（锜）帅京口，请以先发制人之策，决用兵。上意犹隐忍不决，亶欲以兵应。继先素怯，犹幸和议之坚以窃安，因间言于上曰："边鄙本无事，

盖新进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斩一二人，和可复固。”上不答，徐谓侍貂曰：“是欲我斩刘锜耶?”于是素轧其下而不得逞者，颇浸润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张抡往聘，亮以非指，使谏议大夫韩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适在刘婕妤阁，当馈辍食，婕妤怪之，问诸侍貂而得其繇，进说宽譬，颇与继先之言符，上大惊，问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隐，具以所闻对。遂益怒。丁未，诏婕妤归别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进读，玉色犹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执法事陛下，不能去一医，死不敢退。”犹未许，因密言外议谓继先以左道幸，恐谤议丛起，臣且不忍听。上始变色首肯，罢朝，使宣旨曰：“朕以显仁饵汝药，故假尔宠，今言者如此，当不复有面目见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图之。”辛亥，遂诏继先居于福，子孙勒停，都城田宅皆没官，奴婢之强鬻者从便。令下，中外大悦。继先以先事闻诏，多藏远徙，故虽籍不害其富也。迄今其故居华栋连甍，犹号巨室，一传而子弟荡析，至不能家。或者谓其致不以其道，宜于厚亡。赵甡之作《中兴遗史》，载继先始末极详，参以所闻，而著其事。

卷　十

永泰挽章

建中靖国初，徽祖自藩王入继大统，虚心纳谏，弊政大革，海内颙想，庶几庆历、元祐之治。曾文肃为相，颇右绍述，谏官陈（祐）六疏劾之，不从，赐罢，纶言以观望推引责之。右司谏江（公望）闻而求对，面请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谏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丰、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祸乱之源。”上意感格，危从之矣。会前太学博士范（致虚）上书言太学取士法不当变，且言臣读圣制《泰陵挽章》曰：“‘同绍裕陵’尊。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愿守此而已。”时黄冠初盛，范因右街道录徐知常，以其姓名闻禁中，且陈平日趋向，谓非相蔡京不可。上皤然，亟召见，曰：“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才供职，首论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绍圣无以察正元祐之诋谤，今复诏参修，是纷更也，愿令史官，条具绍圣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诉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绍圣命安享蹇序辰驳正，固当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则诉理为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则两朝之谤终在疏奏，上益向之，于是国论始决。是秋，江以论蔡邸狱，责知淮阳军。范驯致尚书左丞云。

殿中鹇

徽祖居端邸时，艺文之暇，颇好驯养禽兽以供玩。及即位，貂珰奉承，罗致稍广。江（公望）在谏省闻之，亟谏，上大悦，即日诏内籞，尽纵勿复留。殿中有一鹇，蓄久而驯，不肯去，上亲以麈尾逐之，迄不离左右。乃刻公望姓名于麈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去国，享上之论兴，浸淫及于艮岳矣。都城广莫，秋风夜静，禽兽之声四彻，宛如郊野，识者以为不祥，益思江之忠焉。

刘蕴古

刘蕴古，燕人也。逆亮将南寇，使之伪降以觇国，而无以得吾柄，乃以首饰贩鬻，往来寿春，颇言两国事，见淮贾，辄流涕曰：“予何时见天日耶!”因纵谭亮国虚实，以啖朝廷，自诡苟见用，取中原，灭大金，直易事耳。边臣不疑，密以名闻，时兵衅已启，诏许引接。至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巍科，惟己两荐礼部而未第，因谋南归，以成功名。当国者喜之，遂授迪功郎、浙西帅司，准备差遣，时绍兴三十一年九月癸巳也。蕴古犹不厌意，日强聒于朝，辩舌泉涌，廷臣咸奇之。会亮诛，未得间以北，继改京秩为鄂倅。隆兴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万余人，应募欲以营田，蕴古闻而有请，愿得自将以与虏角，毋使徒老耒耜间。左揆陈文正、参预张忠定、同知辛简穆咸是之，次相史文惠独不可，曰：“是必奸人，来为虏间，国家堤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万人，藉手反国耳。”诸公杂然谓逆诈，文惠顾行首吏召之曰：“俟其来，尝可见也。”相与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谓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议者犹以为可斩，子得万乌合，何能为?”蕴古素谓庙议咸许其来也，意得甚，卒闻此语，大骇失色。遽曰：“某意无他，此万人家口皆不来，必不为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挟去为一拍，事幸成，犹不可知耳。”文惠顾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万人固不留，独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时蕴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内褐不得对，比茶瓯至，战灼不复能执，几堕地，遂退。诸公犹不然，然迄得不遣。既逾月，张忠献奏改倅太平州，往来都督府，禀议军事。后数载，蕴古私使其仆骆昂北归，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讯，则皆刺朝廷机事也。乃伏其诛，于是始服文惠之先识焉。初，吴山有伍员祠，瞰阛阓，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赀为扁额，金碧甚侈。蕴古始至，辄乞灵焉，妄谓有心诺，辍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惊，曰：“以新易旧，恶其不华耳。易之而不如其旧，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独曰：“是不难晓。他人之归正者，侥倖官爵金帛而已。蕴古则真细作也。夫谍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闻者怃然不信，后卒如言。余尝谓纳降非上策，昂于前录，吴畏斋启、文惠之谋国，可以言智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见奸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称者，今世殆不多见也。

大散论赏书

绍兴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抚使吴（璘）谋取雍，使大将姚（仲）攻大散关，不下。仲久于军，妄谓军士不用命，实赏给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参预（之望）时总军赋，仲之幕属曰朱绂，尝登门焉，以书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学，当艰难险阻之时，凡百施设，莫非经久。顾兹全蜀，久赖绥抚，虽三边用兵之际，无征输重困之劳，自非先生以体国爱民为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势固有不两立者，兵与民是也。兵不可不费财，而责其万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财，而济其一时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两相为用之策，闻蜀民自军兴之后，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费，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绂为先生门下士，岂敢自隐，且时异事异，故宜改更，不可执一。自虏人九月六日叩关，于时事出仓卒，诸将云，大军一出，必遂破敌。初，宣抚吴公，自谓可以两月为期，必能克敌，既而虏壁愈坚，相持已逾四月矣，将帅牵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谓之暴露。如今日事势，与前日不同，先生当相时之宜，以取必胜，兹其时也。闻之诸军斗志不锐，战心不壮，且曰：'使我力战，就能果立微劳，其如赏给在何处，伺候核实保明，申获宣司、总司、旨麾，往返数旬，岂能济急？'大率在今之势，与前既异，不立重赏，何以责人。前宣抚吴公，仅能保守全蜀，盖赏厚而战士用命也。先生详酌事机，别与措置，略于川蜀科敷军须之费十分之一，多与准备给赏钱物近一二百万，自总所移文诸帅，明出晓示，号令诸军，各使立功，以就见赏。谓如散关一处，设使当初有银绢各一二万匹两，钱引一二十万道，椿在凤州，宣抚吴公、节使姚公，以上件赏给，明告诸军，遣二三统制官便宜，各以其所部全军一出，谕之曰：'当进而退，则坐以军法；进而胜捷，能破关隘，则有此重赏。'如是而军不用命，虏不破灭，无有也。说者谓方今朝廷财用匮乏，若夤缘军兴，而费耗国用，则先生所不取。绂曰：不然！先生体国爱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当更张而不更张，则悠久相持，不能力济机会，一劳而久逸，暂赏而永宁，正在此举。绂之区区，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为可教，则一览付火。"王读之，大骇，乃答书曰："辱示札目，见咎不科敷百姓，异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财赋为职事，应副诸军，自当竭力。若是军须阙乏，有功将士合赏，但于王少卿取办可也，至于科敷，他人何预哉。仆中原人，蜀中无一钱生业，亦无亲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于蜀。盖以大军十余万众，仰给于此，不得不爱养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则有三军，四川民穷，则三军坐困矣。如足下辈月俸岁廪，不从空虚中来，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务宽恤，东南调度如此，不闻敛取于民，四川独可加赋乎？国家养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谓军民不两立，恐非安民和众、制用丰财之义。又云，用兵本约两月，今已四个月，然则解严未可期也。若本所当时便徇诸处无艺之求，只作两个月计，则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则所费无限，且不爱民力，以备方来之须，将如异日何？仆之敛于民，乃所以为诸军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粮、草料、银绢、钱引，所在委积，未尝乏兴。而足下乃云尔，不知军行出入，何处阙钱粮草料。累次犒犒，并朝廷支赐，自是诸军应报稽缓，文字才到，本所立便给散，略无留阻。若是激赏，则须俟有功；诸军既无功状，本所凭何支破。散关前日不下，闻自有说，莫不为无银绢钱引否？不知散关是险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无银绢钱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岂计司之责，必有任其咎者；况闻攻关之日，死伤不少，则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来兵家行动，若逗挠无功，多是以粮道不继，嫁祸于有司以自解，亦未闻以无堆垛赏给为词者也。国家息兵二十年，将士不战，竭四川之资以奉之；一旦临敌，更须堆垛银绢而后可用，则军政可知矣。且如向来和尚原、丁刘圈、杀金平诸军大捷，近日吴宣抚取方山原、秦州等处，王四厢取商、虢等州，吴四厢取唐、邓州，不闻先垛银绢，始能破贼也。朝廷赏格甚明，本所初无悭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关状，即时行下鱼关支散，何尝稍令阙误？兼鱼关签厅，所备金帛钱物，充满府藏，宣抚不住关拨，岂是无椿办也？顾生民膏血，不容无功而得耳。假令仆重行科敷，积金至斗，诸军衣粮犒设支赐之外，若无功效，一钱岂容妄得哉？果有功，岂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赏乎！诸军但务立功，无患赏给之不行也，但管取足，无问总所之科敷也。刘晏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勋，李晟屯东渭桥，无积赀输粮，以忠义感人，卒灭大盗。足下以书生，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规赞主帅，而反咎王人以不敛于民，岂不异哉！九月以后，兴元一军，支拨过钱引二十八万道，银绢二千匹两，而糗粮草料与犒设、赏钱之类不与焉，亦不为不应副矣。若皆及将士，岂不可以立功？有功赏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职，各有所主，而于财贿出纳为尤严，经由检察，互相关防，所有屡降旨挥，凡有支费，宣司审实，总所量度，此古今通义，而圣朝之明制也。足下独不便，何哉？来书谓攻散关，若得银绢一二万匹两，钱引一二十万，椿在凤州，有此重赏，而虏不破灭无有也。椿在凤州，与鱼关何异，方宣抚以攻守之策，会问节使时，亦不闻以此为言。今散关、凤翔未破，足下可与军中议，取散关要银绢钱引若干，取凤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当一切抱认，足下可结罪保明具申，当以闻于朝廷。如克敌而赏不行，仆之责也，若本所抱认而不能成功，足下当如何？仆前后见将帅多是忠义赴功、捐躯报国之人，只缘幕中导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帅之贤，固不妄听，然足下自不应为此异论也，万一朝廷闻之，得无不可乎？之望尝备员刻荐，预有惧焉，且宜勉思婉

画，谨重话言，勿恤小利，以败大事，但得主帅成功，足下复何求哉？信笔不觉喋喋，幸照。”绂得书，颇自惭悔，仲亦大恐。闰月癸酉，率诸军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尝从蜀士大夫得其书，谓今世言功者，多约取而丰责，先事质偿，如宿逋然，神州未复，端坐此耳。王之尽理，仲之补过，绂之服义，要皆可书，故剟取其详而传之。

成都贡院

成都新繁有藏艺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长交事棙护，畀付惟谨。淳熙间，胡给事（元质）制置四川，闻之，谓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归之府。议以为乾德平僭伪，虽銮舆不亲幸，而耆定一方，实为隽功，欲扳援章武端命故事，建殿以严毖奉。遂斥羡财鸠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筑宫有日矣。僚寀或谓郡国私建宗庙，谊盍先以闻，俟报可。胡竦然，乃暂辍役，驿书请于朝廷。议果不以为然，弗之许。胡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动观瞻，不容已，会贡院敝甚，因撤而新之，既毕工，壮丽甲西州焉。事有适会乃如此，向子西能言其详，因伶语而及兹说。

万春伶语

胡给事既新贡院，嗣岁庚子适大比，乃侈其事，命供帐考校者，悉倍前规。鹄袍入试，茗卒馈浆，公庖继肉，坐案宽洁，执事恪敬，訚訚于于，以邑于文，士论大惬。会初场赋题出《孟子》，“舜闻善若决江河”，而以“闻善而行沛然莫御”为韵。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长而尚先达，每在广场，不废请益焉。晡后，忽一老儒擿礼部韵示诸生，谓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为颠沛，一为沛邑，注无沛决之义，惟它有霈字，乃从雨为可疑。众曰：“是。”哄然扣帘请。出题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经意，亶云：“礼部韵注义既非，增一雨头无害也。”揖而退，如言以登于卷，坐远于帘者，或不闻知，乃仍用前字。于是试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将试《论语》，籍籍传，凡用沛字者皆窘。复扣帘，出题者初不知昨夕之对，应曰：“如字。”廷中大喧，浸不可制，噪而入，曰：“试官误我三年利害不细。”帘前闱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执考校者一人殴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或又咎其误，曰：“第二场更不敢也。”盖一时祈脱之辞。移时稍定，试司申鼓噪场屋，胡以不称于礼遇也，怒，物色为首者，尽系狱，韦布益不平。既拆号，例宴主司以劳还，毕三爵，优伶序进。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揖之，相与诧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试所诵忆。其一问：“汉四百载，名宰相凡几？”儒服以萧曹而下枚数之，无遗，群优咸赞其能。乃曰：“汉相吾言之矣，敢问唐三百载名将帅何人也？”旁揖者亦诎指英、卫，以及季叶，曰：“张巡、许远、田万春。”儒服奋起争曰：“巡、远是也，万春之姓雷，历考史谍，未有以雷为田者。”揖者不服，撑拒滕口，俄一绿衣参军，自称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质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诟，袒裼奋拳，教授遽作恐惧状，曰：“有雨头也得，无雨头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风己也。忽优有黄衣者，持令旗跃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学给事台旨，试官在坐，尔辈安得无礼。”群优亟敛容，趋下，喏曰：“第二场更不敢也。”侠沲皆笑，席客大惭，明日遁去。遂释系者。胡意其为郡士所使，录优而诘之，杖而出诸境，然其语盛传迄今。

山谷范滂传

山谷在宜州，尝大书《后汉书·范滂传》，字径数寸，笔势飘动，超出翰墨迳庭，意盖以悼党锢之为汉祸也。后百年，真迹逸人间，赵忠定得之，宝置巾篋，搢绅题跋，如牛腰焉。既乃躬蹈其祸，可谓奇谶。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宪）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说堂。

紫岩二铭

张紫岩谪居十五年，忧国耿耿，不替昕夕。适权奸新毙，时宰恃虏好而不固圉，紫岩方居母丧，上疏论事，朝廷以为狂，复诏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儿间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铭，以寓意。墨之铭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为潇湘之宝，予将与之归老。”而逍遥杖之铭曰：“用则行，舍则藏，惟我与尔；危不持，颠不扶，则焉用彼。”或录以示当路，大怒，以为讽己，将奏之，会病卒，不果。它日，陈正献（俊卿）为孝皇诵之，摘其一铭，书于御杖焉。

卷十一

李白竹枝词

绍圣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谪黔南。道间，作《竹枝词》二篇，题歌罗驿，曰：“撑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头。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书其后，曰：“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今不传。余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世传之不子细，忆集中无有，三诵而使之传焉。其辞曰：‘一声望帝花片飞，万里明妃雪打围。马上胡儿那解

听，琵琶应道不如归。'‘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命轻人鲊瓮头船，日瘦鬼门关外天。北人堕泪南人笑，青壁无梯闻杜鹃。'”今《豫章集》所刊，盖自谓梦中语也，音响节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真，亦寓言之流欤！

蚁蝶图

党祸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图遗之者，绘双蝶翾舞，罥于蛛丝而队，蚁憧憧其间，题六言于上曰："胡蝶双飞得意，偶然毕命网罗。群蚁争收坠翼，策勋归去南柯。"崇宁间，又迁于宜，图偶为人携入京，鬻于相国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长，元长大怒，将指为怨望，重其贬，会以讣奏仅免。其在黔，尝摘香山句为十诗，卒章曰："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如何春来梦，合眼在乡社。"一时网罗之味，盖可想见。然余观其前篇，又有"冥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之句，浩然之气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蚁计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两朝。庆元间，以退傅居于吉，隐然有东山之望，当路忌之。时善类引去者纷纷，一皆指为伪学。婺有吕（祖泰）者，东莱之别派也，勇义敢言，愤时事之日非，奋然投匦上书，力诋用事者，且乞以益公为相。皂囊下三省，朝论杂然起，或以为益公实颐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谓淳熙之季，王鲁公为首台，益公尝挤而夺之位，以身为伪学标准，羽翼其徒，使邪说横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诱致狂生，扣阍自荐，以觊召用，乞加贬削。上不以为然，言者益急，乃镌一官为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窜之。益公上表谢。余时在里中，传得之，今尚忆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贬官一等，洪造难名。敢期垂尽之年，犹丽估终之罪。中谢，伏念臣疏庸一介，际遇四朝，逮事高皇，已遍尘于台省，受知孝庙，复久玷于机衡。不思勉效于同寅，乃敢与闻于异论，既肺肝众所共见，岂口舌独能自明。惟光宗兴念于元僚，亦屡分于阃寄，肆陛下曲怜其末路，爰俾遂于里居。首将正于狐丘，巢忽危于燕幕，狂生妄发，姓名辄及于樵苏；公议大喧，论罚盖输于薪粲。仅削司徒之秩，犹存平土之官，兹盖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宽，驭民敬故。国皆曰杀，虽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用惟轻之典，遂令衰朽，亦与生全。臣有愧积中，无阶报上，省諐田里，视桑荫之几何；托命乾坤，比栎材而知免。"初当路入浸润，欲文致以罪，而难其重名，意或有辨论，乃置于贬。及奏至，引咎纡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释。既而东朝奉宝册，诏复其秩，时北门者当制，廷纶有曰："骇匹夫狂悖之上闻，乃片言诖误之并及，既有疑于三至，姑薄褫于一阶。朕方建皇极而融会于党偏，尊重闱而濡浃于庆施，申念三朝之遗老，仅同下国之灵光，宁屈彝章，以全晚节。属外亲之诣阙，在更生初岂预知，贬宫保以居间，矧彦博已尝得谢，犹不谓非罪也。"嘉定更化，诏湔祖泰过名，授以文资，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褒赠赐谥，于是其言始伸。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据案作色，莅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为天族，同国休戚，某乃为何人家计安危，而获斯辱也。"尹亦惭，趣讫其罪，使去，行都人至今能诵其详，犹有为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寔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今尚识其故处，层栖杰观，晃荡绵亘，不能悉举矣。然稍异而可纪者，亦不一，因录之以示传奇。獠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称谓聱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籀，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复入于堂以谢。居无溲匽。有楼高百余尺，下瞰通流，谒者登之。以中金为版，施机蔽其下，奏厕铿然有声，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有池亭，池方广凡数丈，亦以中金通甃，制为甲叶而鳞次，全类今州郡公宴燎箱之为而大之，凡用铤铤数万。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尝有数柱，欲泝于朝，舶司以其非常有，恐后莫致，不之许，亦卧庑下。后有窣堵波，高入云表，式度不比它塔，环以甓，为大址，絫而增之，外圜而加灰饰，望之如银笔。下有一门，拾级以上，由其中而圜转焉如旋螺，外不复见其梯磴。每数十级启一窦，岁四五月，舶将来，群獠入于塔，出于窦，啁哳号呼，以祈南风，亦辄有验。绝顶有金鸡甚钜，以代相轮，今亡其一足。闻诸广人，始前一政雷朝宗（豫）时，为盗所取，迹捕无有。会市有窭人鬻精金，执而讯之，良是，问其所以致，曰："獠家素严，人莫闯其藩。予栖梁上，三宿而至塔，裹耖粮，隐于颠，昼伏夜缘，以刚铁为错，断而怀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问其所以下，曰："予之登也，挟二雨盖，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风，鼓以为翼，乃在平地，无伤也。"盗虽得，而其足卒不能补，以至今。他日，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后三日，以合荐酒馔烧羊以谢大僚，曰："如例。"龙麝扑

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无同槽故态。羊亦珍，皮色如黄金，酒醇而甘，几与崖蜜无辨。独好作河鱼疾，以脑多而性寒故也。余后北归，见藤守王君（兴翁）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匽皆废，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罗围”，赀乙于蒲，近家亦荡析。意积贿聚散，自有时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熙宁，神祖虚心以听，荆公自以为遭遇不世出之主，展尽底蕴，欲成致君之业，顾谓君不尧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诸老力争，纷纭之议，殆偏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尽废老成，务汲引新进，大更弊法，而时事斩然一新。至于元丰，上已渐悔，罢政居钟山，不复再召者十年。其后元祐群贤迭起，不推原遗弓之本意，急于民瘼，无复周防，激成党锢之祸，可为太息。余尝侍楼宣献及此，宣献诵荆公《是时尝因天雪有绝句》曰：“势合便疑埋地尽，功成直欲放春回。农夫不解丰年意，祗欲青天万里开。”其志盖有在。余应曰：“不然，旧闻京师隆冬，尝有官检冻死秀才、腰间系片纸，启视之，乃喜雪诗四十韵，使来年果丰，已无救沟中之瘠矣。况小人合势，如章、曾、蔡、吕辈，未知竟许放春否?”宣献忻然是其说。及今观之，发冢之议，同文之狱，以若人而居位，岂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于是孤矣。

尊尧集表

《目录》一书，本熙宁间荆公奏对之辞，私所录记。绍圣以后，稍尊其说，以窜定元祐史谍。蔡元度（卞）又其婿，方烜赫用事，书始益章。建中靖国初，曾文肃（布）主绍述，垂意实录，大以据依。陈了翁（瓘）为右司员外郎，以书抵文肃，谓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厌宗庙，不可。文肃大怒，罢为外郡，寻谪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尧集》，为十论，亶辨其所纪载，犹未敢以荆公为非。及北归，又著《四明尊尧集》，为八门，曰圣训、曰论道、曰献替、曰理财、曰边机、曰论兵、曰处已、曰寓言，始条分而件析之，无婉辞矣。政和元年，徽祖闻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时了翁坐其子（正汇）狱，徙通州，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进，乞于御前开拆。初，崇宁既建辟廱，诏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肇创坐像，了翁愤之，并于奏牍寓意。其略曰：“代言之笔，尽目其徒为儒宗，首善之宫，肇塑其形为坐像，礼官无礼而行谄，吏书献佞而请观。光乎仲尼，乃王雱圣父之赞；比诸孔子，实卞等轻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将圣，当时不得配太庙之飨，后世所以广上丁之祠。今比安石为钦王之臣，则方神考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学，列辟班随，至尊拜伏于炉前，故臣骄倨而坐视，百官气郁，多士心寒，自有华夏以来，无此悖倒之礼。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终不过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弃置不召者十载，八字威加于邓绾，万机独运于元丰，岂可于善述之时，忽崇此不逊之像。”又曰：“又况临川之所学，不以《春秋》为可行，谓天子有北面之仪，谓君臣有迭宾之礼，礼仪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岂是先王访道之法。赣川旧学，记刊于四纪之前，辟水新廱，像成于一婿之手。唱如声召，应若响随。”其自叙则曰：“愚公老矣，益坚平险之心，精卫眇然，未舍填波之愿。殁而后已，志不可渝。望虽隔于戴盆，梦不忘于驰阙，丹诚上格，天语遥询。要观尊主之恭，缓议奸时之罪，渊冰在念，枭磔宁逃。”书奏，有旨，陈瓘自撰《尊尧集》，语言无绪，并系诋诬；不行毁弃，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羁管。今本州当职官，常切觉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书省。于是庙堂意叵测，识者为了翁危之。了翁不顾，至天台剡谢之辞，犹曰：“知诋诬之不可，志在尊尧；岂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语言无绪，议论至迂，独归美于先猷，遂大违于国是。不行毁弃，有误咨询，虚消十载之光阴，靡恤一门之沟壑。果烦揆路，特建刑章，若非蒙庇于九重，安得延龄于再造。”其凛凛不屈盖如此。余后因读《夷坚支乙》，见其记优人尝因对御，戏设孔子正坐，颜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蒙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颜子，颜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名世真儒，位貌有间，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皇惧，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婿。”其意以议卞也。时方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右，为此而止，是知当时公议，虽小夫下俚，犹不惬，不特了翁也。其后朝论，变颇疑于礼文，遇车驾幸学，辄以屏障其面。是时荆公位实居孟子上，与颜子为对，未尝为止，《夷坚》误矣。国初旧制，兖、邹二公东西向，今郡县学，二公所以并列于左者，盖靖康撤荆公像之时，徒撤而不复正耳，其位尚可考也。然徽祖圣孝根心，每以裕陵笃眷之故，不忍以荆公为非。翠华北狩，居五国城，一日燕坐，闻外有货《日录》者，亟辍衣易之，曹功显（勋）亲纪其事，羹墙之念，本无一日忘。了翁之辨虽明，其迄不见省者，亦政、宣大臣无以正救为将顺者欤!

三忠堂记

庐陵号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辈出，里人图所以尊显风厉以垂无穷者。嘉泰四年八月，始为堂，县庠以祀三忠。时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岁多不怿，稍谢碑版之请，不肯为。一日，韦布款其门者百数，阍辞焉，弗可，乃强为通。益公方卧，奋然起曰：“是当作。”即为属稿，文不加点而成，邑人惬

望。四方闻其复秉笔，求者沓至，益公实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盖绝笔焉。后四年，余得录本于李次夔（大章），其文曰："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逾也。吉为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二百余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欧阳公（修），以六经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术复明，遂以忠言直道，辅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从而谥曰文忠，莫不以为然。南渡抢攘，右相杜充，拥众臣虏，金陵守陈邦光就降，惟通判杨邦乂戟手骂贼，视死如归，国势凛凛，士大夫复翕然尊之，天子从而褒赠之，赐谥曰忠襄，则又莫不以为然。时宰议礼，众论汹汹，惟一编修官胡（铨）毅然上书，乞斩相参、虏使，三纲五常赖以不坠，士大夫复翕然尊之，厥后天子从而褒赠，赐以忠简之谥，则又莫不以为然。是之谓三忠。虽然此邦非无宰相，如刘（沆）冲之在朝，尝力荐文忠，留置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勋臣之令，而谥则未闻，子瑾孙倜，俱为待制，迄不能请，矧被遇之从臣乎？夫然后知节以一惠，天子犹不敢专，亦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庐陵宰赵汝厦即县庠立三忠祠，岁时率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学者固仰其炜煌。若夫百世之下，闻清风而兴起，得无慕休烈扬显光者耶！汝厦用意远矣。"其后楼宣献铭益公墓，称其精确简严，士谓纪实。益公谥文忠。余谓它日有尚贤者在位，跻配其间，尚可谓四忠也。

临江四谢

临江谢氏，世以儒鸣。元丰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其子举廉、世充，同登进士第，连标之盛，侈于一时，时人谓之临江四谢。举廉字民师，东坡尝以书与之论文，今载集中。艮斋谔，绍熙间位中执法，以厚德著，盖其族孙也。

卷十二

王卢溪送胡忠简

胡忠简（铨）既以乞斩秦桧，掇新州之祸，直声振天壤。一时士大夫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独王卢溪（廷圭）诗而送之，今二篇刊集中曰："囊封初上九重关，是日清都虎豹闲。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堕南州瘴海间。岂待它年公议出，汉庭行召贾生还。""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将独力拄倾危。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端能饱吃新州饭，在处江山足护持。"于是有以闻于朝者，桧益怒，坐以谤讪，流夜郎，时年七十。既而桧死，卢溪因读韩文公《猛虎行》，复作诗寓意曰："夜读文公《猛虎诗》，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来事，虎死方羞前所为。昨日犹能食熊豹，今朝无计奈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唤作痴儿果是痴。"盖复前说也。寻许自便。孝宗初政，召对寤合，诏曰："王廷珪粹然耆儒，凛有直节，顷以言语文字，牴牾权臣，流落排根，殆逾二纪，召对便殿，敷奏详华，可特改左承奉郎，除国子监主簿。"廷珪不留，乞崇道祠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对便殿，上又留之，不可，乃诏复禄以祝厘。后告老终于家，寿九十三。其再召也，庙堂欲予一子官，既而不果。识者谓以忠得寿，而泽不及嗣，天人报施，犹若少偏。时又有朝士陈（刚中）、三山寓公张（仲宗），亦以作启与词为饯而得罪，桧之怨忠简，盖流贻不少置也。

秦桧死报

秦桧擅权久，大诛杀以胁善类。末年，因赵忠简之子（汾）以起狱，谋尽覆张忠献、胡文定诸族，棘寺奏牍上矣。桧时已病，坐格天阁下，吏以牍进，欲落笔，手颤而污，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后摇手曰："勿劳太师。"桧犹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数日而卒。狱事大解，诸公仅得全。初，汾就逮，自分必死，然竟不知加以何罪，嘱其家曰："此行无全理。脱幸有恩言，当于馈食中置肉笑靥一，以为信，毋忘！"既入狱，月馀无所问，亶日施惨酷，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昼，置之暗屋，仰絣之，使视椽榱，偶见屋上一窍如钱，微有日影，须臾稍转射壁上，有一反字。汾解意，亟承异谋，遂得小梃，惟数晷以待尽。忽外致食于橐，满其中皆笑靥，汾泣曰："吾约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绐我。"既而狱吏皆来贺，即日脱械出，则桧声钟给賻矣。忠献是时居永，亦微闻当路意，汾既系，昕夕不自安，且念为太夫人忧，不敢明言。忽外间报中都有人至，亟出视，一男子喘卧檐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测，众环睨缩颈，忠献素坚定，于是亦色动。有顷，掖之坐，稍灌以汤饵而苏，犹未出语，亶数指腰间，索之，得片纸。盖故吏闻桧讣，走介星驰，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颠踣。顷刻之间，堂序欢声如雷。王卢溪在夜郎，郡守承风旨，待以囚隶，至不免旬呈。适邮筒至，张燕公堂以召之，卢溪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邀者系踵，不得已，趋诣，罢燕之明日，始闻其事，守盖先得之矣。故卢溪既得自便之命，题诗壁间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长安信息希。二十年兴搢绅祸，一终朝失相公威。外人初说哥奴病，远道俄闻逐客归。当日弄权谁敢指，如今忆得姓依稀。"盖志喜也。同时谢任伯之子景思伋，家在天台，为郡守刘景所捕，既至而改礼，王仲言《挥麈录》详纪之，与夜郎守略同。是知桧稔恶得毙，为善类之福不赀，要非幸灾也。

吕东莱祭文

吕东莱（祖谦）居于婺，以讲学唱诸儒，四方翕

然归之。陈同父盖同郡，负才颉颃，亦游其门，以兄事之。尝于丈席间，时发警论，东莱不以为然。既而东莱死，同父以文祭之曰："呜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遗其精，则流而为度数刑名。圣人之妙用，英豪窃闻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则变而为权谲纵横。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趋天下之变，而材术辩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经，在人道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虽高明之洞见，犹小智之自营，虽笃厚而守正，犹孤垒之易倾。盖欲整两汉而下，庶几及见三代之英，岂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剧论，叹古来之未曾。讲观象之妙理，得应时之成能，谓人物之间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独疑其未通，我引数而力争，岂其于无事之时，而已怀厌世之情。俄遂婴于末疾，喜未替于仪刑，何所遭之太惨，曾不假于馀龄。将博学多识，使人无自立之地，而本末具举，虽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尝诵子皮之言曰'虎帅之听，孰敢违子，人之云亡，举者莫胜。'假使有圣人之宏才，又将待几年而后成，孰知夫一觞之恸，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复鼓，而洞山之灯，忍使其遂无所承。眇方来之难恃，尚既往之有灵。"朱晦翁见之，大不契意，遗婺人书曰："诸君子聚头磕额，理会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论。"同父闻之不乐。它日，上书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谓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扬眉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意盖以微风晦翁，而使之闻之，晦翁亦不讶也。此说得之蔡元思念成。

猫牛盗

余辛未岁，官中都，居旌忠观前。家素蓄一青色猫，善咋鼠，家人咸爱之。一日正午，出门即逸去，购求竟不获。又忆总角时，先夫人治家政，城南有别墅，一牯甚腯，为人所盗，先夫人不欲扰其邻，弗捕。既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群斗而讼在邑，余时尚幼，家无纪纲，仆莫能弊，讼又弗问。从邑中自断，后推其月日，乃同一夕，盖远在百里外，牛举趾缓，迄不知何以致也。它日，余闲以问客，有能知闾里之奸者，为余言内北和宁门，实有肆其间，号曰"鬻野味"，直廉而肉丰，市人所乐趋。其物则市之猫犬类也，夜宵犬负而趋，犹幸不遇人；若猫则皆昼攫。都人居浅隘，猫或嬉敖于外，一见不复可遁，每得之，即持浸户外防虞缸桶中，猫身湿辄舐，非甚干不已，以故无鸣号者。有见而逐之，则必问以毛色，自袖出其尾，皆非是。传闻其手中乃有十数尾，视其非者而出之，都人习尚不穷奸，虽知其盗，以为它人家猫，则亦不问也。夜则皆入于和宁之肆，无遗育焉。牛嗜盐，盗者持一钩、一竿、一绳，竿通中，行则为杖策，而匿钩绳于腰间，见者固莫疑其联。伺夜入栏，手盐以饲牛，牛引舌，则钩之。夙导绳通中，急趣其杪，牛负痛，欲触则隔竿之长，欲鸣，则碍钩之利。钩者奔，牛亦奔，故虽数舍直一瞬耳。又它日，以质之捕吏之良者，道盗之智甚悉，所闻皆信然。嗟夫！盗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于义，大熟能御哉。一有所移，而用止于是，观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择焉，斯可矣。

味谏轩

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尝过之。延以饮，有小轩极华洁，槛外植余甘子数株，因乞名焉，题之曰："味谏"。后王子予以橄榄遗山谷，有诗曰："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共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时盖徽祖始登极，国论稍还，是以有此句云。

龙见赦书

金国熙宗亶，皇统十年夏，龙见御寨宫中，雷雨大至，破柱而去。亶大惧，以为不祥，欲厌禳之。左右或以为当肆赦，遂召当制学士张钧视草。其中有"顾兹寡昧"及"眇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译者不晓其退托谦冲之义，乃曰："汉儿强知识，托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惊问故，译释其义曰："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亶大怒，亟召钧至，诘其说，未及对，以手剑劙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译之为愚为奸也。其年亶弑，亮于登宝位赦，暴其恶而及此。

丹棱巽岩

眉山秀出岷峨，蜀邑丹棱者，李文简（焘）实家焉。邑有山曰龙鹤，文简读书其上，命曰巽岩，因以自号，士夫至今以为称。尝自为记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负东南，面西北，其位为巽，为乾。盖处己非乾健无以立，应物非巽顺无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陈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讲学之序也。语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夫人各有所履，善恶分焉。惟能谦，可与共学，惟能复，可与适道。知所适而无以自立，则莫能久，故取诸常使久于其道，或损之，或益之。至于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随邑而迁，则所以自立者成矣。虽然，吉凶祸福，横发逆起，有不可知，将合于道，其惟权乎！然非巽则权亦不可行，学而至于巽，乃可与权，此圣贤事业也。"文简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记时，年二十四。

郑少融迁除

孝宗在位久，益明习国家事，厉精政本，颇垂意骨鲠，以强本朝。淳熙六年，郑少融（丙）初拜西掖，首疏官冗赏滥，力指时政之失。且谓卿监丞簿，事简官备，馆职史官，至二十员，学官书局，各以十数，监司郡守，叠授三政，参议祠庙，归正添差，养

老将校，充满外路。东宫徹章，馆阁进书，杂流厮役，例沾赏典，曰随龙，曰应奉。开河修堰，并场蠲赋，无时推恩，他司钱物，漕乞移用，尉不捕贼，诡奏有功，张大虚声，横被醶赏。累数百言，上览而壮之。奎札付中书曰："赏功迁职，不以滥予，郑丙言是也。给舍遇书读，宜随事以闻。"于是廷臣始侧目。既而少融益亹亹论事，敢于剽上，上亦忻然纳之，无忤。八年，遂兼夕拜东宫春坊。陈龟年女嫁巨室裴良珣，裴死于酒，兄良显诉陈女利其富，死有冤事，下天府，语连龟年，尹不敢治，诏送大理，左右有为之地者。诏漕司先审责良显，"不实，反坐"状始得行。少融驳奏曰："愿少存国法，为子孙万世计。"竟如初诏。韩子师以自觌援，有起废意，少融极口诋之曰："是人仰累圣德。"后大臣或指二言之切为卖直。上不听，谕少融曰："朕自喜给舍得人。"亟迁吏书以矫其谗。时王谦仲（兰）丞宗正，进对曰："今日不欺陛下，惟郑丙，惜其爱莫助之耳。"上喜，亦迁监察御史。谦仲七击搏，不畏强御，驯致大用，奖直厉断，盖隐然有亨阿封即墨之风焉。至今士夫间，犹能诵其独立敢为之实也。少融继守数郡，治微尚严云。

沙世坚

乾道间，有归正官曰沙世坚，素武勇，坐赃配隶静江府。郑少融为广西宪，命之捕盗，有功，稍复其官。庆元中，为德安守，麄暴自如，酷不喜文吏。余乡有晁仲式（百辟）者，世名家，为安陆宰，实为其僚。晁好饮而敢为，初亦相得，久益厌，乃枘凿不谋。世坚捕邑胥，罗致其罪，欲刻奏之，先对易外邑一尉，章垂上而病，稍自悔，尼不发檄。晁归府，见之卧内，命妾以杯酒酌之，颇道初意之谬，谓人实浸润，非我也。晁唯唯谢，因历历嘱后事，且诿其与它僚同任责，既而曰："沙世坚，武人，性直，没许多事，一句是一句，知县不相怨否?"晁素滑稽，忽抑首微对，曰："百辟岂敢怨太尉？但心里有些忡忡地。"沙大怒，亟叱使去，力疾发邮筒，又旬而死。晁竟坐是不得调者十年，遂终于家。一言轻发，横挑黥夫之辱，晁固不无罪也。

淮阴庙

楚州淮阴，夹漕河而邑于泽国，诸聚落尤为荒凉。开禧北征，余舟过其下，舟人指河东岸弊屋数椽，曰："是为楚王信庙。"亟维缆登焉。堂庑倾攲，几不庇风雨，两旁皆过客诗句，楹楣户牖，题染无余，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读。左厢有高堵，不知何人写杨诚斋二诗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笔画，余以意揣录之。其一曰："来时月黑过淮阴，归路天花舞故城。一剑光寒千古泪，三家市出万人英。少年跨下安无忤，老父圯边愕不平。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其二曰："鸿沟秪道万夫雄，云梦何销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还负室前钟。古来犬毙愁无盖，此后禽空悔作弓。兵火荒余非旧庙，三间破屋两株松。"音节悲壮，伦儗抑扬，遍壁间殆无继者。本题文成为宣成，余按张留侯谥，与霍博陆自不同，后得麻沙印本《朝天续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两淮阴，虽意不同，疑亦传复。金既入塞，旧庙当无复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金鲫鱼

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牖间，以供玩。问其术，秘不肯言，或云以阛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未暇验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质而黑章，的皪若漆，曰玳瑁鱼，文采尤可观。逆曦之归蜀，汲湖水浮载，凡三巨艘以从，诡状瑰丽，不止二种。惟杭人能饵蓄之，亦挟以自随。余考苏子美诗曰："松桥扣金鲫，竟日独迟留。"东坡诗亦曰："我识南屏金鲫鱼，"则承平时盖已有之，特不若今之盛多耳。

张贤良梦　张浚父　张栻祖

张贤良君悦，咸家蜀绵竹，世以积德闻。绍圣初，再试制科，宰相章惇览其策，以所对不以元祐为非，大怒，虽得签书剑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废矣。仕既不甚达，益笃意植𡑞㢮庆，以遗后人。尝一日昼寝，梦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尔子名德作宰相。"惊而寤，未几而魏公生。时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悦不欲更所从，乃字魏公曰德远。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励名，为中兴第一，天固有以启之者欤!

乾坤鉴法

政和初，濮有异人曰王老志，以方术幸，赐号洞微先生。蔡絛《国史后补》已详其事，不复复纪。所履既奇崛，道幽显事，益涉于诞，惟掉头禄豢，时出危言，与灵素等异趣为可称。其在京师，每心非时事，亦屡以意风蔡元长，使迁于善而弗听也。徽祖尝召之入禁籞，显肃后在坐，老志率然出幅纸于袖曰："陛下它日与中宫皆有难，臣行死，不及见矣。臣有乾坤鉴法，可以厌禳，然尤当修德，始可回天意。请如臣法铸鉴，各以五色流苏垂之，置于寝殿，臣死后当时坐鉴下。记忆臣语，日儆一日，思所以消变于未形者。"上竦然受其说，左右皆大惊。既有诏尚方庀工，鉴成进御，而老志归于濮，遂病以死。靖康陟方之祸，二宫每宝持之，且叹其先识。古今方士多矣，亿中不足奇，而能弃已所嗜，纳君于正，斯可嘉也。剟而载之，以见圣德之兼容者。

卷十三

范碑诗跋

赵履常（崇宪）所刊四说堂《山谷范滂传》，余

前记之矣。后见跋卷，乃太府丞余伯山（禹绩）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谪居是邦，慨然为之经理舍馆，遂遣二子滋、浒从之游。时党禁甚严，士大夫例削札扫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执诸生礼。一日携纸求书，山谷问以所欲，拱而对曰："先生今日举动，无愧东都党锢诸贤，愿写范孟博一传。"许之，遂默诵大书，尽卷仅有二三字疑误。二子相顾愕服，山谷顾曰："《汉书》固非能尽记也，如此等传，岂可不熟。"闻者敬叹。若著满秩，持归上饶，家居宝藏之。再世散逸，归东武周氏，又归忠定家。伯山仅传摹本，其子子寿铸为四明制属，携之笈中之官，楼攻愧见之，为作诗曰："宜人初谓宜于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记》顾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滨。贤哉别驾眷迁客，不恤罪罟深相亲。哀哀不容处城闉，夜遣二子从夫君。一日携纸丐奇画，引笔行墨生烟云。南方无书可寻问，默写此传终全文。补亡三箧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张巡。岩岩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载无比伦。坡翁侍母曾启问，百谪九死气自伸，别驾去官公亦已，身虽既衰笔有神。我闻此书久欲见，摹本尚尔况其真。辍君清俸登坚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迹呈似。攻愧乃复题其后，又面命幼子治录里士俞惠叔（畤）诗一篇，亟称其佳焉。其辞曰："貂珰群雏擅天纲，手驱名流入钩党。屯云蔽日日光无，卵金神器春冰上。汝南节士居危邦，志划萧艾扶兰芳。致君生不逮尧舜，死合夷齐俱首阳。千年兴坏真暮旦，殷鉴讵应如许远。安知后人哀后人，又起诸贤落南叹。宜州老子笔有神，蝉蜕颜扬端逼真。少模龙爪已名世，晚用鸡毛亦绝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时事骎骎建宁旧。胸蟠万卷老蛮乡，独感斯文聊运肘。老子书名横九州，一纸千金不当酬。此书岂但翰墨设，心事悢悢关百忧。人言老子味禅悦，疾恶视滂宁尔切。须知许国本精忠，不幸为滂甘伏节。九原莫作令人悲，遗墨败素皆吾师。从君乞取宜州字，要对崇宁《党籍碑》。"二诗明白痛快，足以吊二老于九垓之期矣。独惠叔末章颇伤峻厉。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诗曰："小春昼日如春晚，饮罢披图清兴远。夜光照屋四座惊，金薤银钩真墨本。当年太史谪宜州，肠断梅花栖戍楼。拾遗不逢东道主，翰林长作夜郎囚。蛮烟瘴雨森铁钺，更值韩卢搜兔窟。老色上面欢去心，惟有忠肝悬日月。郡丞嗜好殊世人，投笺乞字传儿孙。平生孟博是知己，笔下写出精神骞。兴亡万古同一辙，党论到头不堪说。刊章下郡汉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绝。先朝白昼狐亦鸣，正气消尽邪气生。殿门断碑仆未起，中原戎马来纵横。生蛟入手不敢玩，往事凄凉重三叹。《兰亭》、《瘗鹤》徒尔为，好刻此书裨庙算。"牛腰轴虽大，诗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谓昌黎《淮西碑》犹欠冒头不得之戏耳。伯山前辈老成，尝为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寿世科，今为镇江外辖，盖方乡用者。

晦庵感兴诗

朱晦翁既以道学倡天下，涵造义理，言无虚文。少喜作诗，晚年居建安，乃作《斋居感兴》二十篇，以反其习，自序其意，断断乎皆有益于学，而非风云月露之词也。余从吾乡蔡元思（念成）诵得之，其序曰："予读陈子昂《感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虽近乏世用，而实物外难得自然之奇宝。欲效其体，作十数篇，顾以思致平凡，笔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托于仙佛之间，以为高也。斋居无事，偶书所见，得二十篇，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贻诸同志云"。一曰："昆仑大无外，磅礴下深广。阴阳无停机，寒暑互来往。皇羲古神圣，妙契一俯仰。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浑然一理贯，昭晰非象罔。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二曰："吾观阴阳化，升降八纮中。前瞻既无始，后际那有终。至理谅斯存，万世与今同。谁言混沌死，幻语惊盲聋。"三曰："人心妙不测，出入乘气机。凝冰亦焦火，渊沦复天飞。至人秉元化，动静体无违。珠藏泽自媚，玉韫山含晖。神光烛九垓，玄思彻万微。尘编今寥落，叹息将安归。"四曰："静观灵台妙，万化此从出。云胡自芜秽，反受众形役。厚味纷朵颐，妍姿坐倾国。崩奔不自悟，驰骛靡终毕。君看穆天子，万里穷辙迹。不有祈招诗，徐方御辰极。"五曰："泾舟胶楚泽，周纲已陵夷。况复王风降，故宫黍离离。玄圣作《春秋》，哀伤实在兹。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涟洏。漂沦又百年，僭侯荷爵圭。王章久以丧，何复嗟叹为。马公述孔业，托始有余悲。拳拳信忠厚，无乃迷先几。"六曰："东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纲。西园植奸秽，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时起陆梁。当涂转凶悖，炎精遂无光。桓桓左将军，仗钺西南疆。伏龙一奋跃，凤雏亦飞翔。祀汉配彼天，出师惊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图不偏昌。晋史自帝魏，后贤合更张。世无鲁连子，千载徒悲伤。"七曰："晋阳启唐祚，王明绍巢封。垂统已如此，继体宜昏风。麀聚渎天伦，牝晨司祸凶。乾纲一以坠，天枢遂崇崇。淫毒秽宸极，虐焰燔苍穹。向非狄张徒，谁办取日功。云何欧阳子，秉笔迷至公。唐经乱周纪，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说伊川翁。《春秋》二三策，万古开群蒙。"八曰："朱光遍炎宇，微阴眇重渊。寒威闭九野，阳德昭穷泉。文明昧谨独，昏迷有开先。几微谅难忽，善端本绵绵。掩身事斋戒，及此防未然。闭关息商旅，绝彼柔道牵。"九曰："微月堕西岭，烂然众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复昂。感此南北极，枢轴遥相当。太一有常居，仰瞻独煌煌。中天照四国，三辰环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无边方。"十曰："放勋始钦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传，万世立人纪。猗欤叹日跻，穆穆歌敬止。戎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礼。

恭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鲁叟何常师，删述存圣轨。”十一曰：“吾闻庖牺氏，爰初辟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协地文。仰观玄浑周，一息万里奔。俯察方仪静，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门。勤行当不息，敬守思弥敦。”十二曰：“大《易》图象隐，《诗》、《书》简编讹。《礼》、《乐》矧交丧，《春秋》鱼鲁多。瑶琴空宝匣，纮绝将如何。兴言理余韵，龙门有遗歌。”十三曰：“颜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谨独，衣锦思尚絅。伟哉邹孟氏，雄辩极驰骋。操存一言要，为尔挈裘领。丹青着明法，今古垂焕炳。何事千载余，无人践斯境。”十四曰：“元亨播群品，利贞固灵根。非诚谅无有，五性实斯存。世人逞私见，凿智道弥昏。岂若林居子，幽探万化原。”十五曰：“飘摇学仙侣，遗世在云山。盗启元命秘，窃当生死关。金鼎蟠龙虎，三年养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十六曰：“西方论缘业，卑卑喻群愚。流传世代久，梯接凌空虚。顾眄指心性，名言起有无。捷径一以开，靡然世争趋。号空不践实，踬彼榛棘途。谁哉继三圣，为我焚其书。”十七曰：“圣人司教化，黉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训，善端得深培。天叙既昭陈，人文亦褰开。云何百代下，学绝教养乖。群居竞葩藻，争先冠伦魁。淳风反沦丧，扰扰何为哉。”十八曰：“童蒙贵养正，孙弟乃其方。鸡鸣咸盥栉，问讯谨暄凉。奉水勤播洒，拥篲周室堂。进趋极虔恭，退息常端庄。劬书剧膏炙，见恶逾探汤。庸言戒粗诞，时行必安详。圣涂虽云远，发轫且勿忙。十五志于学，及时起高翔。”十九曰：“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寻。岂无萌蘖在，牛羊复来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义心。物欲互攻夺，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肃容正冠襟。保养方自此，何年秀穹林。”二十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无言。动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夸毗子，呫嗫徒啾喧。但逞言辞好，岂知神监昏。曰予昧前训，坐此枝叶繁。发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驰骋今古，剟华反实，斯可谓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论二氏之学，犹若有轻重有无之辨，晚学恨不得撰杖屦以质疑焉。

武夷先生

建中靖国初，有宿儒曰徐常，持节河朔，风采隐然，重于时，然持论与时大异。曾文肃（布）恶之，尝具诋先烈人姓名，陈之乙览，常列其间，然未有以罪也。会市肆有刊武夷先生集者，乃常所为文，文肃之子（纡）适相国寺，偶售得之。首篇乃熙宁间《上王荆公书》，诋常平法者，纡以置几案间，不为意。文肃偶入黉舍，见之，袖以入，明日遂奏榻前，且谓常元未尝上此书，特沽流俗之名耳。言者从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蹭蹬。徐尝有教子诗曰：“词赋切宜师二宋，文章须是学三苏。”其措意如此，宜其与文肃异也。

任元受启

秦桧秉权浸久，植党缔交，牢不可破。高皇渊嘿雷声，首更大化，惩言路壅蔽之弊，召汤元枢（鹏举）于外，执法殿中，继迁侍御史。时有选人任尽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论事，闻其除，亟以启贺之，曰：“伏审光奉明纶，荣跻横榻，国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与独坐迭为宪长。自昔虽称于雄剧，比岁或乖于选抡，污我霜台，赖公雪耻，辄陈管见，少助风闻。靖言有宋之奸臣，无若亡秦之巨蠹，十九载辅国而专政，亘古无之；二百年列圣之贻谋，扫地尽矣。乃若糊名而较艺，亦复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连冠两科之士。老牛舐犊，爱子谁无？野鸟为鸾，欺君实甚。公攘名器，报微时箪食之恩，峻立刑诛，钳当世搢绅之口。一时谪籍，半坐流言，父子至于相持，道路无复偶语。每除言路，必预经筵，盖缘乳臭之雏，实预金华之讲。受其颐志，应若影从，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实事不闻而闻事不实。逮政府枢庭之有阙，必谏官御史而后除，所以复鹰犬之报，而搏吠已憎，疏鸳鹭之班，而孤危主势。私窃富贵之势利，岂止于子孙而为臣，仰夺造化之铲锤，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当宁之意，未罪魏其，而在位之臣，专阿王氏。致学官之献佞，假题目以文奸，引前代兴王之诗，为其孙就试之谶。旋从外幕，擢置中都，冀招致于妖言，启包藏之异意。忠愤扼腕，智识寒心。上愧汉臣，既乏朱云之请剑，下惭唐室，未闻林甫之斫棺。坐令存没之奸，备极宠荣之典。正缘和议，常赞睿谋。故圣主念功，务曲全于体貌，然宪台议罪，当明正于典刑。赏当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罚当罪，所以贻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废，国将若何，敢为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气刚而志烈，学老而才雄，自亲擢于中宸，即大符于民望。明目张胆，士林日诵于谠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阴赐。虽直道尽更其覆辙，而宏纲独漏于吞舟。惟九重之委任浸隆，故四海之责望尤备。愿言弹击，无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韦仁约自称雕鹗，才固绝伦；张文纪不问狐狸，恶惟诛首。纵黄壤之已隔，在白简以难逃。使六合之间，忠义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几绍兴汤御史之名，不在庆历唐子文之下。其他世俗之谣语，谅非方正之乐闻，侧听褒迁，别当修致。”汤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颜为回，故一时公议大明，奸谀胆落，尽言其助也。任字元受，有集名《小丑》，杨诚斋为之序，仕亦不大显，余先君手抄其启杂俎中。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宁坐上，客有叶知几者，官天府，与焉。叶以博古知音自名。前旬日，有士人携一古琴，至李氏，鬻之。其名曰“冰清”，断

纹鳞皴，制作奇崛，识与不识，皆谓数百年物。腹有铭，称晋陵子题，铭曰："卓哉斯器，乐惟至正。音清韵高，月苦风劲。瓅余神爽，泛绝机静。雪夜敲冰，霜天击磬。阴阳潜感，否臧前镜。人其审之，岂独知政。"又书大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斫，凤沼内书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记。李以质于叶，叶一见色动，掀髯叹咤，以为至宝。客又有忆诵《渑水燕谈》中有是名者，取而阅之，铭文岁月皆吻合，良是。叶益自信不诬，起附耳谓主人曰："某行天下，未之前觌，虽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受教，一偿百万钱。鬻者撑拒不肯，曰："吾祖父世宝此，将贡之上方，大珰某人固许我矣，直未及半，渠可售?"李顾信叶语，绝欲得之；门下客为平章，莫能定。余觉叶意，知其为赝，旁坐不平，漫起周视，读沼中字，皆历历可数。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问叶曰："琴之媺恶，余姑谓弗知，敢问正元何代也?"叶笑未应，坐人曰："是固唐德宗，何以问为?"余曰："诚然，琴何以为唐物?"众哗起致请，乃指沼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为昭陵讳，沼中书正从卜从贝是矣，而贝字阙其旁点，为字不成，盖今文书令也。唐何自知之? 正元前天圣二百年，雷氏乃预知避讳，必无此理，是盖为赝者。徒取《燕谈》，以实其说，不知阙文之熟于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可措笔，修琴时必剖而两，因题其上。字固可识，又何疑焉。"众犹争取视，见它字皆焕明，实无旁点，乃大骇。李更衣自内出，或以白之，抵掌笑。叶惭曰："是犹佳琴，特非唐物而已。"李不欲逆，勉疆薄酬，顿损直十之九得焉。鬻琴者虽怒而无以辞也，它日遇诸涂，頩而过之。今都人多售赝物，人或赞媺，随辄取赢焉。或徒取龙断者之称誉以为近厚，此与攫昼何异，盖真蔽风也。

选人戏语

蜀伶多能文，俳语率杂以经史，凡制帅幕府之宴集，多用之。嘉定初，吴畏斋帅成都，从行者多选人，类以京削系念，伶知其然。一日，为古冠服数人游于庭，自称孔门弟子，交质以姓氏，或曰"常"，或曰"于"，或曰"吾"，问其所莅官，则合而应曰："皆选人也。"固请析之，居首者率然对曰："子乃不我知，《论语》所谓'常从事于斯矣'，即某其人也。官为从事而系以姓，固理之然。"问其次，曰："亦出《论语》，'于从政乎何有?'盖即某官氏之称。"又问其次，曰："某又《论语》十七篇所谓'吾将仕者'。"遂相与叹咤，以选调为淹抑。有怂恿其旁曰："子之名不见于七十子，固圣门下第，盍扣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见颜闵方在堂，群而请益，子骞蹙额曰："如之何? 何必改。"兖公应之曰："然，回也不改。"众抚然不怡，曰："无已，质诸夫子。"如之，夫子不答，久而曰："钻遂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笑。闻者至今启颜，优流侮圣言，直可诛绝，特记一时之戏语如此。

卷十四

陈了翁始末

陈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时，为右司员外郎。曾文肃敬之，欲引以附己，屡荐于上，使人谕意，以将大用之。了翁谓其子（正汇）曰："吾与丞相议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饵。吾有一书将遗之，汝为我书。"且曰："郊恩不远，恐失汝官，奈何?"正汇再拜愿得书。了翁喜，明日持以见文肃于都堂，适与左司朱（彦周）会，待于宾次，朱借读其书，动色。既见，文肃果大怒，嘻笑谓曰："此书它人得之必怒，布则不然，虽十书不较也。"了翁退，即录所上文肃书及《日录辨》、《国用须知》，以状申三省，曰："昨诣尚书省投书，蒙中书相公面谕其详，谓瓘所论为元祐浅见单闻之说，兼言天下未尝乏才，虽有十书，布亦不动。瓘不达大体，触忤大臣，除具申御史台乞赐弹劾外，伏乞敷奏，早行窜黜。"遂出知泰州，邹道乡在西掖，救之不从。上临朝谓文肃曰："瓘如此报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议论偏，今日如何?"文肃愧谢。初议窜徙，韩文定为首台，陆农师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诚过当，若责之，则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谪乃薄。余谓前辈名节之重，身蹈危机，不复小顾，申省公牍，百载而下，读之凛凛有生气。余丱角时，先夫人教诵古今奏议，谓是足壮它日气节，此书与焉。今尚忆其全文曰："瓘闻之，古贤未尝无过，周公、孔子、颜渊，皆有过也。子路闻过则喜，所以为圣贤之徒；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百世之师，故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过，善在一身，大臣改过，福及天下。阁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内所赞颂，然谓阁下无过则不可。尊私史而厌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违神考之志，坏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圣主不得闻其说，蒙蔽之患，孰大于此? 瓘之所撰《日录辨》一篇，已进之于上，阁下试一读之，则所谓尊私史而厌宗庙者可见矣。瓘去年所论陕西、河东事，未尽详悉，近守无为，奉行朝廷诏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财，皆已运于西边。比缘都司职事，看详内降札子，因述其事，名曰《国用须知》，亦已进之于上，阁下试读之，则所谓缘边费而坏先政者可见矣。主上修继述之效，阁下乃违志坏事，以为继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渐见，所以误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于边费。熙宁条例之所讲，元丰右曹之所守，举朝公卿，无如阁下最知其本末，今阁下独擅政柄，首坏先烈，弥缝壅蔽，人未敢议。它日主上因此两事，以继述之事问于阁下，阁下将何以为对? 当此之时，阁下虽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边事之费，外则帅臣，内则宰

相。帅臣知一方之事而已，虽竭府库之财而倾之，不可责也。至于宰相之任，则异乎此矣。岂可以知天下匮竭，而恬不恤匮竭，因坏先政，因务蔽蒙，阁下欲辞其过，可乎？璀比缘禀事，闻阁下之言，指尚书省为道揆之地，璀谓阁下此言失矣。三省长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岂太宰之所得预乎？两年日食之变，皆在正阳之月，此乃臣道大强之应，亦阁下之所当畏也，宜守而揆，岂抑畏之谓乎！《周官》曰：'居宠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数千里，天变屡作，人心忧惧，边费坏败，国用耗竭，而阁下方且以为得道揆之体，可谓居宠而不思危矣。阁下于璀有荐进之恩，璀不敢负，是以论吉凶之理，献先甲之言，冀有补于阁下。若阁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则今日之言，谓之负恩可也。负与不负在璀；察与不察在阁下。事君之位无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夺之乎？璀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东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钦圣未见察，则璀被贬黜，后来慈意开悟，则璀得牵复。人主察孤臣之尽忠，钦圣知忠言之有补，母慈子孝，主圣臣直，此国家两全之道，庙社无疆之福也。今钦圣纳忠之美，未白于天下，而谏官不二之心，得罪于庙堂。胁持之风，甚于去岁，乖离之论，唱自大臣，所以厚钦慈者，果在此乎。璀前日辞都司之命，而阁下未许其去者，阁下必有以处璀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谕也。主上念钦圣纳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奖眷之恩，至深至厚。璀欲择死，所以图报，效无负于人主，无愧于外家，一身之安危，岂暇恤哉！然则今日之言，安知不见察于阁下也，阁下深思而已。璀不敢供要职，重取烦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阁下留听，幸甚。"前书《尊尧集表》，盖与此互见始末，詟谀立懦，不厌屡书也。正汇是似益可嘉，后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

八阵图诗

瞿唐滟滪，天下至崄，每春夏涨潦，砂碛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随波去。独诸葛武侯八阵图，岿然历千古独存，识者谓其有神护。绍兴中，蜀士有喻汝砺者，持宪节来治于夔。趣召过郡，与夔帅宴江上，谓是图源委风后，表而诗之，自为序曰："夔帅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濒，观武侯八阵图，诸公皆云八阵自武侯始，扪膝先生独谓不然，乃作古风示之，庶几诸公知八阵之所由起。"其诗曰："鱼复江边春事起，万点红旗飏清泚。主人元是刘梦得，载酒娱宾水光里。酒兰放脚步沙碛，细石作行相靡迤。卧龙起佐赤龙子，天地风云入鞭棰。蛇盘虎翼飞鸟翔，四正四奇公所垒。当时二十四万师，开门阖门随臂指。几回吓杀生仲达，往往宵遁常骑豕。海中仙人丈二履，相与往来逗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龙拿虎掷堆胸胃。江头风波几劘荡，断岸奔峰俱披靡。阳侯鏖战三峡怒，秪此细石吹不起。晋大司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幙中矻矻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独有老奇癫，见之敛衽三叹喟。颇知此法自元女，细与诸公剖根柢。君不见风后英谋尽奇诡，毚定蚩尤等蜉蚁。汉大将军亲阅试，四夷闻风皆褫气。马隆三千相角掎，西羌茸茸落牙嘴。而公于此出新意，盖世功名无第二。不知何处着双手，建立乃与天地比。河图洛书亦如此，堂堂孔明今未死。我门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猕猴坐御床，孰视天王出居汜。既不能蹠穿膝暴秦王庭，放声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断脰决腹死社稷，满地淋漓流脑髓。羡它安晋温太真，壮它霸越会稽蠡。八年嫪恋饱妻子，洒涕东风肉生髀。斑斑犹在杲卿发，离离未落张巡齿。爱惜微躯欲安用，有臣如此难准拟。虽然爱国心尚在，左角右角颇谙委。二广二矩及二甄，《春秋》所书晋所纪。况乃东厢与洞当，复有青龙洎旬始。淊淊陈法有如许，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图昔人之刍狗，参以古法行以已偏为前距狄笑之，制胜于兹亮其岂。尔朱十万破百万，第顾方略何如耳？嗟我去国岁月老，渺渺赤心驰玉扆。可怜阿伾财女子，而我未刷邦家耻。属者买舟泸川县，扣船欲泛吴江水。赤甲山前春雪深，白帝城下扁舟舣。胡为於此久留滞，细雨打篷愁不睡。剽闻逆雏犯淮泗，陛下自将诛陈豨。六师如龙贼如鼠，杀回屋瓦皆蜚坠。距黍直射六百步，虏尸蔽江一千里。哀哉猕猴太痴绝，垂死尚持虞帝匕。那知光武定中兴，要把中原痛爬洗。君不见陛下神武如太宗，万全制陈将平戎。倚闻献馘平江宫，坐使四海开春容。六飞还自江之东，光复旧京如转蓬。蜀花千枝万枝红，辄莫取次随东风。奇癫眼脑醉冬烘，东向舞蹈寿乃翁。醉醒聊作《竹枝曲》，乞与款乃歌巴童。"喻，三嵎人，靖康初为祠部外郎。伪楚之僭，集议秘省，簪弁恇惘，喻独扪其膝曰："此岂易屈者哉！"即日挂冠去。于是以扪膝自号，有集十四卷，它诗文崄怪挺绝皆称是，刘后溪（光祖）实序之焉。

开禧北伐

开禧丙寅五月，王师北伐，有诏发镇江总司缗钱七十万，犒淮东军，命官宣旨军前。宣台檄余往，时旒旗采入，未有所底，传闻叵测，人皆惮行。文移峻甚，余不敢辞，遂浮漕河而北，次楚道北神，登海舟以入于淮。天方暑，夜碇中流，海光接天，星斗四垂，回首白云之思，恻然凄动。至涟水，城已焚荡，六军皆露宿，独余军学宣圣一殿，岿然瓦砾中。余谒宣参，钱温父（廷玉）方病卧一板门上，在十哲之傍，视像设皆左衽，相顾浩叹。遂至金城，海舟之行，双桅舞风，舷几入水，稍转则反之，未尝正也。归复道洪泽、龟山至盱、泗，招抚郭倪，招宴泗之凝云楼。楼据城而高，城不甓，址以石，北望中原，无龙断焉。楼之下为厅事，后有屋三楹，榜曰金兰堂，方积笥充栋，榜青牌金字，乃一士人书，不知虏法何以不禁也。郡治陋甚，仅如江、浙一监当衙宇耳。虏法简便，大抵如此。闻之淮人云，此乃承平遗规，南

渡以后，州郡事体始增侈。既涉淮，迄事归，而王师失利，溃兵蔽野下，泣声不忍闻，皆伤痍，或无半体，为之潸然，间有依余马首以南，然不可胜救也。是役也，殿司兵素骄，贯于炊玉，不能茹粝食；部馈者复幸不折阅，多杂沙土；军中急于无粮，强而受之。人日莫给饭二盂，沃以炊汤，多弃之道；复负重暑行，不堪其苦，多相泣而就罄，道旁逃屋皆是，臭不可近。地多眢井，亦或赴死其间。每憩马一汲，辄得文身之皮，浮以桶面，间以井满不可汲。余暍甚，不复能勺，徒勺酒烹鸡而荐之。既还南徐官下，以蕴热饮恶，下利几三月乃苏。余尝以涂中所作诗篇为录，曰《北征》，多寓见其间，特不详所历。暇日回思少年气锐，直前不慑者，为之心折，因书梗概，以起髀肉之悲。

泗州塔院

余至泗，亲至僧伽塔下。中为大殿，两旁皆荆榛瓦砾之区，塔院在东厢。无塔而有院，后以土石甃洞作两门，中为岩穴，设五百应真像，大小不等，或塑，或刻，皆左其衽。余以先妣素敬释氏，奉其一于笈中以归。殿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觚，色黯淡如晕锦，正今和州土码碯也。和之产，绍兴间始剖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时已有此。前六条特异，皆晶明如缠丝，承梁者二，高皆文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红透，时暑日方出，隐柱而观，烨然晃明，天下奇物也。泗人为余言，唐时张刺史建殿，而高丽有僧以六柱至，航海入淮。一龟趺露立，云旧有碑载其事，今不存，莫诘信否。塔有影，前辈传记杂书之。余至之明日，适见于城中民家，亟往观焉，信然。泗固无塔，而影俨然在地，殊不可晓。或谓影之见为不祥，泗寻荡弃，岂其应欤？殿柱，闻郭倪欲载以还维扬，今不知何在。

二将失律

王师始度淮，李汝翼以骑帅，郭倬以池，田俊迈以濠，分三军并趋符离，环而围之。虏守实欲迎降。忠义敢死已肉薄而登矣，我军反嫉其功，自下射之，颠。陴者曰："是一家人犹尔，我辈何以脱于戮？"始复为备。符离一尉游徼于外，不得归，城外十里间有丛木，尉兵依焉。我之饷军者，辇过其下，招司不夙计，征丁于市，人皆无卫，部运官吏多道匿，无与俱者。尉鸣鼓，饷者尽弃而奔，则出于木间，聚而焚之。已辄归，三将无觉者，但怪粮不时至。居数日，而士不爨矣。初，取泗无攻具，夜发盱眙染肆之竿，若寺庙之刹，为长梯以登。泗本土埂，又无御者，幸而捷。忠义与军士，已争功而哗，及是复不携寸木往。居泗一月，而后之宿。宿闻有我师，以其帅府命，先芟积清野待，炮械无所取办，敢死又已前却，乃坐而仰高，搏手莫知所施。汝翼之至也，舍于城南。有方井之地，夷坦不宿草，军吏喜其免于祟薙也，而营之。会夜暑雨大作，营乃故积水卑洼处，草以浸死，元非可顿兵也。平明，帐中水已数尺，军饥，遂先溃。二军不能支，皆扫营去，改涂自蕲县归。入城少憩，而虏人坐其南门，覆诸山下矣，兵出方半，县门发屋者，皆桀石以投人，我军几歼焉。大酋仆撒孛堇者，使谓汝翼曰："田俊迈守濠，实诱我人而启衅端，执以归我，我全汝师。"汝翼不敢应，池之帅司提辖余永宁者，闻之以告倬曰："今事已尔，何爱一夫而不脱万介之命乎！"倬怃然颔之，永宁传呼，召俊迈计事，至则殴下马，反接。俊迈厉声呼倬曰："俊迈有罪，太尉斩之可也，奈何执以与虏！"倬回顾汝翼，俱不言，第目永宁，使速行。俊迈脱手自扼其喉，卒复敚之。俊迈有二驭者，忘其名，实在旁，不能救，泣而逃。虏既得俊迈，折箭为誓，启门以出二将，犹剿其后骑，免者不能半焉。轻骑至盱眙幕府自归，余时适至，二将舍玻璨泉，犹传呼，扬扬自若。倬，盖招抚倪之弟也，意右之，招余言，颇自文，欲絷以归于宣台。议既定，问余何以处，余曰："大义灭亲，正典刑以全门户，上策也。使它日朝廷欲勿行，则失刑矣，何以驭军？行之则失恩矣，何以待招抚？"倪勃然变乎色，不终席而揖余以汤，招幕有与余厚者，退而咎余言太峻。余笑不答，遂登舟以归。倬未行，客有献计于倪者曰："军方败，事未宣也，絷而归之，其闻愈章。"遂庇弗遣。余归，病中得邸状，汝翼、倬俱薄谪湘、湖间，意泯熄矣。居亡何，有旨，命大理正乔（梦符）即京口置狱，推俊迈事，皆莫测所以发。既乃闻余永宁者，适以事至宣司，遇俊迈之驭，执之，呼冤，丘枢讯焉，得其情。以事已行，不欲究，第杖永宁脊，黥流海岛。倬之弟僎，轻佻人也，好大言，闻永宁得罪而怒，实不知其事之出于倬，妄谓不然，以诉于平原。平原谓之曰："平反易耳，第万或一然，国有常宪，彼时何以为君地？不如姑已。"僎固称枉，请直之。乔遂来复追永宁于道，俱下吏，左验明甚。九月，狱具，永宁磔死，倬弃市，从者皆论极典，汝翼以不出语，得减死，窜琼州。复劾其匿军帑之罪，藉其家赀。俊迈家赐宅予官。时倪犹帅扬，上亲洒宸翰慰安之。龙舒守章以初（升之）方待次居京口，因至扬，倪泣谓之曰："岳监仓在否？为我谢之，愧不及先知之明也。"至冬，倪亦以怯懦罢，遂谪南康。嘉定更化，与僎俱流岭南，赀产随所在没入之。僎盖又仪真丧师之将也。倬之罪不及汝翼，倬尝为建康副帅，在庐轻财勇往，迁池不数旬，即出兵于艰难中，颇得士卒心。方溃时，不得已俱至蕲，犹力战，独以一诺罹祸。汝翼尝为九江帅，刻剥无艺，军士甚贫者，日课履一双，军中号为"李草鞋"。其迁马帅也，船发琵琶亭，涂人咸诟而提击之。既败，犹取马司五万缗归其家，焚其籍。倬死之后，乔再入院鞠赃罪，兼旬而竟，仅得不死，人犹以为幸也。明年，有自虏逃归者云，见俊迈尚在虏，盖不杀。或谓郭氏实倡言以自道，莫可致

诘。倪、倬、僎，皆棣、杲、果之诸子，浩之孙，世将家，宠利盈溢，进不知量，陨其家声云。

卷十五

淳熙内禅颂

中兴三朝，授受之懿，追媲尧禹。一时荐绅名士，亲逢盛际，浓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间有之，而史不多见。三松王才臣（子俊）者，家庐陵，以文鸣江西，尝作《淳熙内禅颂》一篇，其文赡蔚典丽。余甲戌岁在九江，才臣自蜀东归，尝访余而出其稿。其文曰："惟皇上帝，简在宋德，诞集大命，于我艺祖。厥初造草昧，相时之黔，沦胥于虐，浮颐沈颠，靡所底定。其孰跻之，繄是我恃，宁濡我躬，俾即于夷涂。匪位之怀，我图我民，匪天我私，惟我有仁。八圣嗣厥理，益以厚厥泽，动植是洽，堪舆是塞。叶气兹有羡，以溢于罔极，计其攸钟，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横绝今古，焜煌典册，而后天之报施，乃不爽厥则。惟我高宗，克灵承于兹，属时阳九，天步用艰。犬羊外陵，狗鼠内讧，民罔奠居，皇纲就沦。惟我高宗，克宏济于兹，左秉招摇，右提干将，洒扫函夏，复寿炎箓，兹惟难能哉！典时神天，历载三纪，民生春熙，治象日舒，曾靡是居，俾圣嗣是荷，兹惟难能哉！惟我寿皇，绍大历服，圣谟无所事，改虑我则，阐之俾益光，圣治无所事，改为我则，熙之俾益昌。志靡一不继，事靡一不述。我兴问寝，明星在天，我往视膳，丽日在户。起敬起爱，用家人礼，祀越二十八，曾靡间厥肇，思笃于亲，爰释大位。高宗神孙，伊我圣子，我是用禅，先后惟一轨，皇乎休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鸿，楷麻绳书，不可考也已。羲图炳文，民用有识，孔删自唐，登载益焕，惟尧圣神，谈者稽焉。荡荡巍巍，匪天弗则，逊于虞妫，首出帝典。重华是仍，亦以授禹，由姒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谓臣，尧、舜、禹之事懿矣，揆之于今，其可俪欤！臣曰："奚直俪之耳！尧陟元后七十载，遭时不易，洚水滋儆，才者十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丽于辟，日丛万微，以悴于厥衷。式时元德，历试罔不绩，主祭宾门，天人交归焉。于庙受终，夫岂其艰？舜生登庸，越其在位。历载各三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图揆龄。九秩式有衍，脱踊万乘，兹非其时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我寿皇，春秋六十有三，黄屋赤舄，委以弗留。从容退居，靡俟大耋，以今准昔，其决孰需焉。以虞易唐，妫变而姒，惟械于位，廑廑释厥负，乃若为天子父，以天下养，后世无传焉。惟我寿皇，圣孝孔时，力靡遗余，爱敬既究，熙以鸿号。锡类湛恩，燕及人老，巨典盛仪，辉赫万世。惟我皇上，聿骏前躅，日肃舆卫，来觐来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视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俪之耳！臣惟昔者，《封禅》、《典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丽藻，以掞不朽。矧今宏休，轶于古始，颂声弗宣，不其缺欤？作宋一经，以驾帝典，顾瞻朝著，将有人焉，臣贱不敢与兹事。尧极立民，康衢有谣，载在万世，不以贱废。臣诚不佞，请试效之，谨拜手稽首而作颂曰：'太初冥冥，孰究孰营，羲仪图之，靡丽于成。有圣惟勋，疏之沦之，斧其不条，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勋以不有。乃逊于华，与世为公，何以告之，曰允执其中。华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绍，以供阐厥盛。皇皇惟天，而勋则之，绝德与功，绍者克之。我瞻我稽，阅世惟千，泯泯棼棼，曾莫闯厥藩。天将开之，必固培之，厥培以丰，古尚克回之。岂惟回之？视培浅深，轶而踰之，视我斯今。粤岁己酉，二月壬戌，天仗宵严，彤廷晓跸。穆穆寿皇，如天斯临，群后在位，奉承玉音。曰予一人，实倦于勤，退处北宫，以笃于亲。赫是大宝，畀我圣子，圣子惟睿，天命夙以启。不吝于权，盍居乃功，释焉不居，惟寿皇之公。寿皇之公，其孰发之？念我高宗，中心怛之。始时春秋，五十有六，向用康宁，以燕遐福。亟其与子，于密退藏，其子为谁？繄我寿皇。寿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于于。国是益孚，生齿益蕃，于野于朝，肃肃闲闲。圣子重晖，如帝之初，于千万年，曾靡或渝。孰条不根，孰委弗源？念我高宗，允逊孔艰。匪高宗是怀，艺祖之思，洗时之腥，仁涵于肌。灵旗焰焰，平国惟九，其酋既贷，矧彼群丑。吾子吾孙，吾士大夫，毋刻尔刑，顾质之书。尔有嘉言，尔则我告，我赏我劝，如彼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诗书，维彼槐庭，谓匪儒弗居。列圣一心，讳兵与刑，维鲠言是听，惟大猷是经。钟我高宗，启我寿皇，爰及圣上，笃其明昌。惟是四条，式克至今，艺祖高宗，寿皇之心。匪时匪今，振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极。帝开明堂，百辟来贺，四夷攸同，莫敢或讹。不肃不厉，不震不竦，焯其旧章，贻我垂拱。勋迫大耋，乃禅于华，华逮陟方，俾夏建厥家。孰如高宗，及我寿皇，与龄方昌，而遽晦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逮，庸不列五帝，而祖三代。孰如我皇？惟德崇崇，显号鸿休，蔚其并隆。维时寿皇，万寿无疆，日三受朝，衮冕煌煌。维时皇上，治益底厥极，亲心载宁，万邦以无斁。万姓讴歌，于室于涂，微臣作颂，以对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后，谓元次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盖帝王之世，以诗颂为一件最紧切事，专设采诗之官，以搜求之，重以其时，教养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则有颂；祀四岳河海，则有颂；讲武类祃，则又有颂；荐鱼献鲔等事，亦皆有颂。后世于诗颂既不甚经意，而能文之士，亦不世有，鸿烈丽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肃宗复两京之功，又适有元结能作颂；有宪宗平淮蔡之功，又适有韩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传示无极。韩碑一为人所磨，易

以叚文昌之作，便俳谐浅陋，读者闷然厌之，岂复能有所发扬也。（子俊）于前辈，无能为役，亦讵敢谓能文，然所述《淳熙内禅颂》，乡曲一二巨公，皆盛有所称道。以为可以庶几古作者，堕在山林，无阶上彻，盖十有六年于兹。属者士大夫或慧之，俾自附于东汉傅毅之义，上表投进，亦试拟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齿发如许，恐有干泽之嫌，以召简书朋友之讥，亦不果进也，顾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盖师诚斋，诚斋亟称其文，有"发而为文，自铸伟辞。其史论有迁、固之风，其古文有韩、柳之则，其诗句有苏、黄、后山之味，至于四六，踵六一、东坡之步武，超然绝尘，崛奇层出，自汪彦章、孙仲益诸公而下不论也。小技如尺牍，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挟希世之宝，而未应时之须，可为长太息"等语。尝游京师，上史馆书，述此颂之意，以杜笃自况，阶荐得官，初任径为成都帅幕，归遂栖迟衡泌，其节，亦可观云。

爱莫助之图

建中靖国初，韩文定（忠彦）当国，党祸稍解，天下吐气。邓洵武为起居郎，乘间以绍述熙丰政事为言，上意虽不能无动，而未始坚决也。邓氏有位中丞者曰绾，成都人，在熙宁初，倅宁州。尝上言，陛下得圣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宁州民心欢悦者占之，天下可从知矣，惟陛下坚守勿变，毋惑流俗。王荆公喜，荐于上，遂阶召擢。是时蜀士在朝者，咸唾骂之，绾有"唾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之语。洵武，盖其子也。自度清议必弗贷，且有驷不及舌之虑，惧文定知之，未知所以回天者，忧形于色。有馆客者闻之，献计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韩琦实尝沮之，为条例司所驳，先帝以其勋劳弗之罪。今忠彦得政而废新法，是忠彦能绍述琦之志也，忠彦为人臣，尚不忘其父，上为天子，乃忘其父兄耶！诚能以此为上别白，上必感动。"洵武喜谢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愀然，亟俞之。于是崇宁改元，天下晓然知其意矣。洵武复进一图，曰"爱莫助之图"，以丰祐人才分而为二，能绍述者居左，惟温益而下一二人，而列于右者，皆指为害政，盖举朝无遗焉。于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谓非相京不可，上览而是之。洵武亦驯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国之祸，贻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图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随亦厌之，绾荐荆公之子雱，宸笔中出，以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遂罢中丞，知虢州。夫洵武以左史荐宰相，以庶僚变国论，可谓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欤！

庆元公议

赵忠定既以议者之言去国，善类多力争而逐，韩平原之权遂张，公议哗然，日有悬书北阙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学生敖器之（陶孙）亦有诗其间，曰："左手旋乾右转坤，群公相扇动流言。狼胡无地归姬旦，鱼腹终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一时都下竞传。既乃知其出于器之，平原闻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后登进士第，今犹在选调中。

杨艮议命

蜀有杨艮者，善议命，游东南公卿间。瞽而多知，自云知数，言颇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为主，不深信《珞琭》诸书。嘉泰辛酉，来九江，太守易文昌祓留之，遍见郡官。余适在周梦与坐上，时韩平原得君，权震天下，梦与因扣以所至，艮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终。夫年壬申，金也，申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刚者莫加焉，目曰剑锋，从可知矣。是金不复畏它火，惟丙寅能制之。盖支干纳音俱为火，而履于木，木实生火，火且自生，生生不穷，虽使百炼，终能胜天理之自然哉！凡人生时主末，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亥，其日己巳，四孟全备，二气交战，虽以致大受之福，亦以挺冲击之灾。今术者亦颇知之，多疑其丙寅岁病死，以为不可再值，其实不然。盖火炎金液，外强中干，以刚遇烈，赫赫然天地一炉鞴，万物一橐籥，孰可乡迩，是年顾当兆祸耳，未疾颠也。年运于卯，火为沐浴，气微而败，灰烬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尽其用弗可，一阳将萌，亶其时乎！"梦与相顾动色，谨志之册，弗敢言。及余官镇江，偶遇之，适林总卿（祖洽）来饷军兴，檄吴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隽才。余问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谓亦俱在四孟，而丁壬丙辛皆真化，且于格为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艮前说，因以为拟。艮作而曰："惟其太分明，所以非韩比，特二化气皆生，韩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而艮言皆大验，乃叹其神。袁近岁以荐者改秩为宰，盖方晋未艾也。

献陵疏文

献陵嗣位未几而有狄祸，躬蹈大难，以纾京邑之酷，天下归其仁，炎兴中天，八骏忘返。高景山初以讣闻，朝野缟素，皆有攀龙髯泣乌号之痛。任元受时为下僚，率中原搢绅，为位佛宫，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真，读者洒涕。其一曰："时巡万里，群心久阻于望霓，岁阅三星，凶问奄传于驰驲。哀缠率土，冤薄层空，臣等迹忝簪缨，心增荼蓼。从君以出，始惭晋国之亡臣，御主而还，终愧赵王之养卒。攀号靡及，摧殒何穷。尝闻无罪而杀一夫，尚复有辞而请上帝，矧兹二纪，丧我两君。义不戴天，扣九关而无路；礼应投地，庶十力之可凭。爰竭蚍蜉之诚，仰干龙象之驭。恭惟大行孝慈渊圣皇帝，夙跻上圣，遽辱多艰，嗣服几年，躬勤庶政。屈尊绝域，本为生灵，已深露盖之嗟，更剧辌车之痛。遗弓安在？凭几莫闻，熏修唯藉于佛乘，升济式资于

仙驾。恭愿神游超越，睿识圆明。区脱尘空，来即宝华之法会，兜离响灭，常闻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觉垂慈，三灵协佑。护持正法，隆世祖中兴之功，摧伏诸魔，雪怀王不返之怨。”其二曰：“仙驭宾空，载严遐荐，法筵撤席，更罄余哀。恭惟大行孝慈渊圣皇帝，蹈千仞之渊冰，脱群生于涂炭，皇天降割，裔土告终。万乘墨缞，将御徐戎之难，六军缟素，咸声义帝之冤。自怜疏逖之踪，莫效纤微之报，唯凭妙果，式助神游。恭愿法证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名为善寂，万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灭。然后神明助顺，中外协谋。载木主以徂征，并修先君之怨，奉梓宫而旋葬，仰慰在天之灵。”元受上汤中丞启，珂固尝书之，义不忘君，直不蔽奸，忠信之至也。徽祖上宾，洪忠宣盖尝于燕京悯忠寺，肆筵以奠。是时方身縻异境，若于郡国礼制之外，因心荐严，虽前无此比，亦不失臣子尽诚之谊云。

李敬子

南康属邑曰建昌，修水经焉。元祐尚书李公择（常）居其上，宗派皆承素业，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进士第，为礼部易经魁，授岳阳郡博士。其祖母黄氏死，敬子请解官，与诸叔俱行丧，义声振一时。既复分教襄阳，武帅某者敬礼之，敬子独不答。适郡有宴，敬子预坐间，言及岁荐事，僚属咸起嗫嚅，帅曰：“郡有贤儒为师楷，讵可舍不荐，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无功名念久矣，此决不敢当。”帅怒罢酒，然终欲牢笼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棂星门，居营幕之左，昏夙启闭之不时，军士以为病，请于前校官，削学地，置军门。既数载矣，敬子顾必复之。军吏欢呶不服，上之府帅，乘此欲挤之，文移颇侵学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绶遁去，城阖以状白帅，径以闻，且劾擅去官守，有诏免所居官。敬子既归，躬锄耰，其乐不改，治庙祀，裁古今彝制为通行，家事绳绳有法度。筑室曰“耕读”，以待学者，横经其间，士争趋之，舆议亟称其贤。嘉定辛未，诏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来，敬子力辞，且曰：“燔苟固丘园，非所学，特冒焉立朝，惧越其分，请得以幕议赞。”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属。方其居乡时，士子向风，不远千里至，晦庵朱先生在建阳，敬子实师承之，其源流盖有自云。

黄潜善

宣和六年春，东都地震，后三月又震，宫殿门皆动，有声。既而兰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没入地，而山下麦苗乃在山上。驿书闻朝廷，徽祖为之侧席。时方得燕兵端衅日侈，上心向阑，遇灾而惧。临朝谓群臣曰：“大观彗星之异，张商英劝朕畏天，戒更政事，虽复作辍，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罢经抚房，于是时事危一变矣。会遣右司郎中黄潜善按视回，乃没其实，以不害闻，天意遽回。六月，诏天下起免夫钱，图卒固燕，黄骤迁户部侍郎。建炎中兴，复以攀附致鼎轴，杀陈（东）、欧阳（澈）、逐李忠定（纲），撤备纳冠，皆其为也。维扬渡江，以覆餗赐罢。迹其媕阿患得之心，盖已见于在庶僚时矣，遗臭千载，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诸葛亮

郭棣帅淮东，实筑二城，倪从焉。余兄周伯吏部，时在其幕府，每从东阁游，见其论议自负，莫敢撄者。一日，持扇题其上，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意盖以孔明自许，窃怪之，以为少年戏剧，妄标置耳。嘉泰、开禧间，倪位殿岩，宾客日盛，相与怂恿，真以为卧龙复出，遂逢当轴意，以兴六月之师。吴衡守盱眙，过见之于扬，倪迎谓曰：“君所谓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狭隘，可守而不可出；岂若得平衍夷旷之地，掉鞅成大功，顾不快耶！”陈景俊为随军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马，则以烦公。”众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见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两句，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倬既溃于符离，僎又败于仪真，自度不复振，对客泣数行。时彭（瀍）传师为法曹，好谑，适在坐，谓人曰：“此带汁诸葛亮也。”传者莫不拊掌，倪知而怒，将罪之，会罢去，遂止。传师，豪士，以恩科得官，依钱东岩之门，不伈伈顾宦，督府尝欲举以使虏，而不克遣，终老于选调云。

枫窗小牍

[宋]百岁寓翁撰　徐大军整理

《枫窗小牍》两卷，南宋百岁寓翁撰，该书记其经历，上起崇宁，下迄嘉泰。书中记汴梁旧事，多含丧国流离之情。有《唐宋丛书》、《稗海》本等。

序

余迫猝渡江，侨寓临安山中，父书手定都为乌有，第日对窗西鸟，相省念旧，闻得数十事录之，以备遗忘。时晚秋萧瑟，喜有丹叶残霞来射几案。会录成，辄呼酒落之，名曰“枫窗小牍”。

卷　上

艺祖受命元年秋，三佛齐来贡，时尚不知皇宋受禅也。贡物有通天犀，中有形如龙，檠一盖。其龙形腾上，而尾少左向。宋，其文即宋字也。真主受命，岂偶然哉。艺祖即以此犀为带，每郊庙则系之。

丁侨家后圃有一大井，是武肃王外祖家旧物。井上有文曰：“于维此井，渟育坎灵，有萃有郃，实此储英。时有长虹，上贯青冥，是惟王气，宅相先征。爰启霸主，奠妥苍氓，沛膏渐泽，配德东溟。臣罗隐谨颂。”

太祖征李筠，以太宗为大内都点检，都民惊曰：“点检作天子矣，更为一天子地邪?”此又人口木简也。

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制上浑仪。其制与旧仪不同，最为巧捷，起为楼阁数层，高丈余，以木偶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钟击鼓。又为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即自执辰牌循环而出。余大王父赞善公尝入文明殿漏室中见之。

国初，杭粤蜀汉未入版图，总户九十六万七千五百五十三。至开宝末，增至二百五十万八千六十五户。太宗拓定南北，户犹三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后递增至徽庙，有一千八百七十八万之多。噫！可谓盛矣。及乘舆南渡，江淮以北悉入虏庭。今上主户亦至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视宣和已前仅减七百万耳。尚令此虏假气游魂何也?

太宗命儒臣辑《太平广记》，时徐铉实无编纂。《稽神录》，铉所著也。每欲采撷，不敢自专，辄示宋白，使问李昉，曰：“徐率更以博信天下，乃不自信，而取信于宋拾遗乎?讵有率更言无稽者，中采无疑也。”于是此录遂得见收。

杨亿作《二京赋》既成，好事者多为传写。有轻薄子书其门曰：“孟坚再生，平子出世，文选中间，恨无隙地。”杨亦书门答之曰：“赏惜违颜，事等隔世，虽书我门，不争此地。”余谓此齐东之言也，杨公长者，肯相较若尔耶?

道君皇帝改元宣和，人或离合其字曰：“一旦宋亡。”此与萧岿离合后周宣政为“宇文亡日”同。

太常音律官田琮家庭中尝有光怪，掘地得古铎三枚：一黄钟，一中吕，一土死无声。又一玉管，校长于古玉管，盖汉晋间物也。其年遂迁职。

赵韩王疾，夜梦甚恶，使道流上章禳谢。道流请章旨，赵难言之，从枕跃起，索笔自草曰：“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逞此强阳，瞰臣气血之衰，肆彼魇呵之厉。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云云。密封令勿发，向空焚之。火正爇亟，而此章为大风所掣，吹堕朱雀门，为人所得，传诵于

时，竟不起。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兴国寺牡丹红紫盛开，不逾春月，冠盖云拥，僧舍填骈。有老妓题寺壁云："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开唤满城人。残脂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此妓遂复车马盈门。

古人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今有六民。真宗初即位，王禹偁上五事，有云："古者井田之法，农即兵也。今执戈之士不复事农，是四民之外又一民也。自佛教入中国，度人修寺，不耕不蚕而具衣食，是五民之外又一民也。"

李文靖，贤相也，与张齐贤稍不协。齐贤竟以被酒失仪罢相。时人语曰："李相太醒，张相太醉。"此亦里巷公论也。

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崇宁间，少尝记忆作大鬓方额。政宣之际，又尚急扎垂肩。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沐芳香，花靴弓履，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今闻虏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

邢昺以九经及第，郁为儒者，乃倾意钦若，纳身垢污，为士流所薄。尝奉校撰《尔雅疏义》，其后太学生邹盛言："昔人不分老子与韩非，同传郭注邢疏，无论周公不享其意，即先人得无称冤地下。且郭连逆敦，邢附钦若，《尔雅》近正，今则近邪。"盛举九经，乞辞此疏。时邢自称子才之裔，太学中语曰："景纯有孙，子才无后。"

宣和中，有反语云：寇莱公之知人则哲，王子明之将顺其美，包孝肃之饮人以和，王介甫之不言所利，此皆贤者之过。人皆得而见之者也。

祥符中，天书既降，复有道士赵寿国来上《灵宝大洞人皇经》。稍记其首篇云："尔时玉清虚皇上帝在玉清景灵之宫，忽从自明帘内传下玉音，清越嘹亮三十三天。一时耳根共感，是诸天众，速驾云车，龙鸾填隘，天路皆满。诸天既集，面觐虚皇于云阶之下，剑佩纵琤，交映左右，虚皇曰：嗟尔诸天，听予涣号。夫天有天皇，地有地皇，人有人皇，天得清皇，地得宁皇，惟此林林众满太苍，下方大乱，予闵是恫，爰召宓羲，遣兹讼灵，下抚方州。二亥后先，命处天门，八方归工，天下太平。今兹嗣皇，实惟圣神，合寿千春，东封泰山，西封金天，威镇幽朔鬼方血腥云云。"其言诞誉不经，皆若此类。朝廷虽知其妄，亦赐金帛，设朝受之，供奉大内。

吕夷简有总髻交王至清，以屡试不第隐遁山壑。后以子簿畿县簿游京师，吕折简召之，不赴会。仁宗诏废郭后，吕实赞之。至清寓书夷简曰："仆初与坦夫读书山寺，论"家人"一卦，坦夫独以孔子反身二字为此卦入证语，乃今天子第有取于威如之吉，使天下夫妇之主不得终始其义。坦夫独不可以反身之说谏之，而将顺至此乎？安在其有证于尼父一言也？仆今知读书与仕宦自是两截事。幸哉，天以布衣终我身也。虽然，坦夫自今永保禄位矣。何者？有所废，必有所爱。能从人主，所爱处有助力焉，亦必不爱爵禄，以爱其人于众人之外也。此一牍也，先为相业唁，后为相位贺。惟坦夫两受之。"夷简大怒，并其子逐焉。

贤士大夫亦有天理抹煞处，如钱惟演之下石寇莱公是也。凶忍大奸亦有天理不泯处，如秦桧之不尽杀鄂国子孙是也。

洪驹父才而傲，每读时辈篇什，大叫云："使人齿颊皆甘。"其人喜而问之曰："似何物？"驹父曰："不减树头霜柿。"人每赪面而去。比汴京失守，粘没喝勾括金银。驹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觞酌，幸醉中不见。此时情状竟为纲纪自利峻干搜索，坐贬沙门，亦大冤也。

余少长大梁，豢养于保抱之手，即淮泗之间近在襟带，未尝眼见身到。比一旦崩乱，将母则弃妻，挈妻则掷女，屈身孤蓬之底，乘风渡淮，浊浪掀空，几葬于宝应鱼腹，魂魄尽丧，相顾失色。及至江上，于时海潮上逆，狂涛东泻，渺逆极望，虽腾价买舟，犹与僧尼杂贩共载一船，母妾悲号，至不欲渡，愿投江流。舟发未几，樯为风折，半欹浪中，满船狂叫，人心先覆。幸呼它舟掷缆，得抵润州。此盖生平未遭之危，合门未遘之苦也。后尝问人曰："江必从此渡乎？必当更有狭处。"其人亦不知答。既而，司谏吴表臣上疏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不过十郡之间。其要不过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泽。中流最急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急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洲。此七渡，当择官兵守之，其余数十处，或道路迂曲，水陆不便，非大军往来径捷之处。于是始知前问之失也。望洋之喻，岂虚也哉。

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以司徒归第，夏竦召至国门而罢诏，以贾昌朝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弼固辞，改资政殿学士，乃以范仲淹代弼。又以欧阳修、余靖、蔡襄、王素充谏官。一时朝野欢欣至酌酒相庆，太学博士石介因作《庆历圣德颂》，其词太激，邪佞切齿。其颂至范仲淹曰："太后乘势，汤沸火热，汝时小臣，危言业。"太后一语，

仁宗含之在中不敢出之口者，所不宜言。其最儆心目者，如“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又曰：“神武不杀，其默如渊；圣人不测，其动如天。”时韩魏公与范文正公适自陕来朝，竦之密姻有令于阕者手录此颂，进于二公，且口道竦非为诸君子庆。二公去阕，范拊股谓韩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孙复闻之亦曰：“石守道祸始于此矣。”

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及余邸寓山中，深谷枯日，林莽塞日，鱼虾屏断，鲜适莫扯，惟野葱苦荬，红米作炊，炊汁许许代脂供饮。不谓地上天宫有此受享也。

国朝妇人封，自执政以上封夫人，尚书以上封淑人，侍郎以上封硕人，太中大夫以上封令人，中散大夫以上封恭人，朝奉大夫以上封宜人，朝奉郎以上封安人，通直郎以上封孺人。然夫人有国郡之异，而武臣一准文阶，其后三公大将封带王爵者，妾亦受封，特视正妻减阶耳。若郡县君则先曾王太母亦封县君，正和二年诏□之。

本朝以童子举，如国初贾黄中举。自五代不论，若太宗朝洛阳郭忠恕通九经，七岁举童子科。淳化二年赐泰州童子谭孺卿出身。雍熙间得杨亿，年十一，以童子召对，授秘书正字。咸平间得宋绶。景德间，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三。祥符间又得李淑，又赵焕以童子召封，令从秘阁读书，时年十二。蔡伯希年四岁，诵诗百余篇，召为秘书正字。神宗朝元丰七年，赐饶州童子朱天锡五经出身，年九岁，赐钱五万。又天锡从兄天申年十二，试十经，皆通，赐五经出身。绍兴七年，赐处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间吕嗣与王克勤赐童子出身。先君子以十岁通九经，以不谒丁晋公，摈不以闻，竟不得与诸君子同声治朝也。

寿山艮岳在汴城东北隅，徽宗所筑，初名凤凰山，后改寿山。艮岳周围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家大夫尝承命作颂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雕璧成车，裁瑛作麈。龙驭昆丘，鸟发玄圃，笑月光微，看云色阻。荷露添华，柳烟生妩，九重欢眷，六宫逊处。乃构椒房，用当金宇，碌碌宜阶，瑟瑟为户。碧落深沉，青霞墉堵。小臣献颂，庶叶万舞。”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楼、真登览秀轩、龙吟堂。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药寮西庄、巢霁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又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上下设两阁，阁下有平地，凿大方沼，沼中作两洲，东为芦渚浮阳亭，西为梅渚雪浪亭。西流为凤池，西出为雁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有巢凤阁，三秀堂，东池后有挥雪亭。

复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有极目亭、萧森亭，右有丽雪亭。半山北俯，景龙江引江之上流注山涧。西行为漱琼轩，又行石间为炼丹、凝观、圜山三亭。

下视江际，见高阳酒肆及清澌阁。北岸有胜筠庵、蹑云亭、萧闲阁、飞岑亭，支流别为山庄，为回溪。又于南山之外为小山，横亘二里，曰芙容城，穷极巧妙。而景龙江外则诸馆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为供奉道像之所，其地又因瑶华宫火取其地作太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壶，东尽封丘门而止，西则是天波门。桥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过阊阖门，为复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属之龙德宫。

既成，帝自为《艮岳记》，以为山在国之艮位，故名艮岳。岳之正门名曰阳华，故亦号阳华宫。

宣和五年，朱勔于故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折闸，数月乃至。会初得燕山之地，因赐号敷庆神运石。石傍植两桧，一夭矫者名朝日升龙之桧，一偃蹇者名卧云伏龙之桧，皆玉牌金字书之。徽宗御题云：“拔翠琪树林，双桧植灵囿。上稍蟠木枝，下拂龙髯茂。撑拿天半分，连卷虹南负，为栋复为梁，夹辅我皇构。”嗟乎！桧以和议作相，不能恢复中原已兆于“半分”、“南负”，而一结更是高庙御名，要皆天定也。岩曰玉京独秀太平岩，峰曰庆云万态奇峰。又作绛宵楼，直山北，势极高峻，复出云表，盖工艺之巧。其后群阁兴筑不已，四方花竹奇石悉萃于斯；珍禽异兽无不毕集，命市人薛翁豢扰驯狎，驾至迎立鞭扇间，名万岁山珍禽命，局曰来仪所。及金芝产于艮岳，万寿峰只改名寿岳。

先三老碑在扶沟石牛庙，役徙墓下，碑横裂为二，上复破泐如圭然，光莹可鉴。少尝从祖父诣碑，拜读至“斩贼公先勇，食邑遗乡六百户”事，考之东汉先人列传，了不可得。后从驾南渡，得欧阳公《集古录》，第释序世次及缺文而已。最后得赵明诚《金石录》，始知公先勇为公孙勇，又不知出自何书。今耄矣，目不能观书，徒悒悒此事未了，忽从宇文学博处得鄱阳洪景伯碑跋，方知此事在范书《田广明传》，传云：“故城父令公孙勇谋反，衣绣衣，乘驷马车至圉，圉使小吏侍之，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等共收捕之。上封四人为侯，小吏窃言，上问之，对曰：‘为侯者得东归否？’上曰：‘汝乡名为何？’对曰名遗乡，上曰‘用遗汝矣。’于是赐小吏爵关内侯，食邑遗乡六百户。”不觉快跃而起，簪冠堕地，老发蹁蹁，弗暇手握也。家世读书，碑碣尚在，至一千年不知碑石上事，愧已愧已。

余尝见内库书《金楼子》有李后主手题曰：梁孝元谓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有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斑。后西魏破江陵，帝亦尽焚其书，曰“文武之道，尽今夜矣。”何荆州坏、焚书二语，先后一辙也。诗以概之曰：“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不是祖龙留面目，遗篇那得到今朝。”书卷皆薛涛纸所抄，惟“今朝”字误作“金朝。”徽庙恶之，以笔抹去，后书竟如谶入金也。

丁谓倾意以媚莱公，冀得大拜，然事未可必。生平最尚机祥，每晨占鸣鹊，夜看灯蕊，虽出门归邸，亦必窃听人语，用卜吉兆。特有无赖于庆贫寒不振，计且必死冻饿，谋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自振，必易姓名，当大济耳。幸无忘我。”庆拜而听之，老儒遂改于为丁，易名宜禄，使投身于谓，谓大喜，收之门下。皆怪问之，谓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不旬月而谓果入相，此人遂以宠冠纪纲，虽大僚节使无弗倚藉关说。不逾年，而宜禄家十万矣。老儒亦以引见，竟得教授大郡。至今相传不解所谓。顷偶读沈约《宋书》曰：宰相苍头呼为宜禄。宜复姓丁，愈惬所念。莫谓，晋公眼不读书也。

道君皇帝以于阗玉益八宝为九宝，其文云：“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王初寮草诏曰：“太极函三，运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宝历于万年。”八索、用九，可谓切事。徽庙以银碗盛苏合香赐之。

司马温公《保身说》云：“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倘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蛇虺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一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也。”先君书此以置座右，盖自鉴其生平所遭耳。吴赵诸公惜不早见及此，遂陷秦氏酷祸，悲哉！

杭州江堤，筑自梁开平四年八月。时钱氏始伯武肃王以候潮通江，二门之外，潮水冲啮，版筑不就，命强弩数百射之，潮水为避击西陵，遂以竹笼石植大木圉之，率数岁辄复坏。祥符七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纶、漕臣陈尧佐议累木为岸，实薪土以捍之。或言非，便命发运使李溥按视，十月壬戌，溥请如钱氏旧制，立木积石以捍潮波。从之，其后逾年堤不成，卒用薪土。天圣四年二月辛酉，侍御史方谨言请修江岸二斗门。庆历六年，漕臣杜杞筑钱塘堤，起官浦至沙陉，以捍风涛。浙江石塘创于钱氏。景祐中，工部郎中张夏为转运使，置捍江兵采石修塘，人为立祠。绍兴二十年，修石堤。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林大鼐言：潮为吴患，其来已久，捍御之策，见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与洲门，怒号激烈，千霆万鼓，民以不宁。宜专置一司，究利病而后兴工。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帅臣沈夐修石堤成，增石塘九十四丈。

武肃王还临安，与父老饮，有三节还乡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吴音以歌，曰：“你辈见侬底欢喜，别是一般滋味子，长在我侬心子里。”至今狂童游女借为奔期问答之歌，呼其宴处为欢喜地。

汴京故宫，蹑云蔽日，常在梦寐，稍能记忆，条载于此。宫城本五代周旧都，宋因之，建隆三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周围五里，南三门中曰乾元、东曰左掖、西曰右掖，东西面门曰东华西华，北一门曰拱宸。乾元门内正南门曰大庆。东西横门曰左右升龙。左右北门内各一门曰左右银台。东华门内一门曰左承天祥将，西华门内一门曰右承天。左承天门内道北门曰宣祐。正南门内正殿曰大庆。东西门曰左右太和。正衙殿曰文德。两掖门曰东西上阁。东西门曰左右嘉福。大庆殿北有紫宸殿，视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视朝之所也。次西有皇仪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后有需云殿，东有升平楼，宫中观宴之所也。宫后有崇政殿，阅事之所也。殿后有景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凡殿有门者，皆随殿名。宫中有延庆、安福、观文、清景、庆云、玉京等殿，寿宁堂、延春阁。福宁殿东西有门曰左右昭庆。观文殿西门曰延真，其东真君殿。积庆前建感真阁，又有龙图阁，下有资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天章阁下有群玉、蕊珠二殿。有宝文阁，阁东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辉门。后苑东门曰宁阳，苑内有崇圣殿、太清楼。其西又有宣圣、化成、金华、西凉、清心等殿，翔鸾、仪凤二阁，华景、翠芳、瑶津、三延。延福宫有穆清殿，延庆殿北有柔仪殿，崇徽殿北有钦明殿。延福宫北有广圣宫，内有太清、玉清、冲和、集福、会祥五殿。建流杯殿于后苑，又有慈德殿、观稼殿、延曦阁、迩英殿、隆儒阁、慈寿殿、庆寿宫、保慈宫、玉华殿、基春殿、睿思殿、承极殿、崇庆隆祐二宫、睿成宫、宣和殿、圣瑞宫、显谟阁、玉虚殿、玉华阁、亲蚕宫、燕宁殿。

延福宫政和三年春作，新宫始南向，殿因宫名曰延福，次曰蕊珠，有亭曰碧琅玕，其东门曰晨晖，其西门曰丽泽。宫左复列二位，其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玉、群玉。其东阁则有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其西阁有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文绮、绛萼、秾华、

绿绮、瑶碧、清阴、秋香、丛玉、扶玉、绛云。会宁之北叠石为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为二亭曰云岿、曰层巘。凝和之次阁曰明春，其高逾一百一十尺，阁之侧为殿二曰玉英、曰玉润，其辈附城筑土植杏名杏冈，覆茅为亭，修竹万竿，引流其下。宫之右为位二阁曰晏春，广十有二丈，舞台四列，山亭三峙。凿圆池为海，跨海为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飞华，横度之四百尺有畸，纵数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流泉为湖，湖中作堤，以亭堤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为茅亭、鹤庄、鹿寨、孔翠诸柵，蹄尾动数千。嘉花名木，类聚区别，拟胜宛若生成，西抵丽泽，不类尘境。其东直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法，所谓晨晖丽泽者也。而晨晖门出入最多，其后又跨旧城修筑，号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浚壕深者水三尺。东景龙门桥、西天波门桥二桥之下，叠石为固，引舟相通，而桥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觉也，名曰景龙江，其后又辟之，东过景龙门，至封丘门，此特大概耳。其雄胜不能尽也。

余汴城故居，近陈州门内、蔡河东畔，居后有圃，乔林深竹映带。城隅中有来鹤亭，王大父时有野鹤来栖，遂驯狎不去。苏子瞻有诗云："鸿渐偏宜丹凤南，冠霞披月羽毵毵。酒酣亭上来看舞，有客新名唤作耽。"每诵此诗，未尝不泪满青衫也。

子瞻又有与王大父手墨一纸云："累日欲上谒，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胜驰系。足疾惟葳灵仙、牛膝二朱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药也。但葳灵仙艰得真者，俗医所用多藁本之细者尔，其验以味极苦而色紫黑，如胡黄连状，且脆而不韧，折之有细尘起，向明示之，断处有黑白晕，俗谓之有鸲鹆眼，此数者备然，后为真，服之有奇验，肿痛拘挛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马之效。二物当等分，或视脏气虚实酌饮，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独忌茶耳，犯之不复有效。若常服此，即每岁收槐皂荚芽之极嫩者，如造草茶法贮之，以代茗饮。此效屡尝目击。知君疾苦，故详以奉。"白元素书已作，稍暇诣见轼，白彦方足下王大父有末疾，故以此方见示。此纸尚存箧中，渡江已来与妻拿共宝者。

徽庙尝乘骢马至太和宫前，忽宣平日所爱小人䮦马至御前，䮦足不肯进，左右鞭之，益鸣跳，不如调训。时圉人进曰："此愿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况使小乌白身邪?"敕赐龙骧将军，然后贴然就辔。

荆公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人皆以为夫出妇忧荒乱也。及荆公罢相，子瞻召还，诸公饮苏寺中，以此诗问之，苏曰："于贫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条剩石字。阿侬是吴言，合吴言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寇盗为贼民。盖言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

□大夫尝谓曾子固《南齐书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其要处云："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其言至约，其体至备，而为之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无不尽也。至于后世诸史，事迹扰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得赫然倾动天下之耳目。而一时偷夺悖理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第其中反覆照应处，多累句重叠，为可惜耳。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缭绕向东南陈州门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水，从东水门入京城，绕州桥御路水西门出；曰五丈河，表自济郓，自新曹门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筑堤，从汴河上用水槽架过，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灌后苑池浦。先是诏析金水河透槽，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赐名天源河。然舟至即启槽，频妨行舟，乃自城西超宇坊引洛，由咸丰门立堤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而槽废。

吴越忠懿王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薨，年政六十。是夕大流星坠于正寝之上，光烛满庭。

罗昭谏投身武肃，特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远记娄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以刘为娄，避武肃嫌名也。

余邸寓于钱氏之旧乡，苍山碧树，想见衣锦风烟，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遇南宫城太学左方礼贤宅，未尝不钦仰忠懿之贤，虽乔木垂杨朱门雕砌宛若犹在。于时子姓贫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尝读两朝供奉录，太祖、太宗虽所赐金器六万四千七百余两，银器四千万八千八百余两，玉石器皿一万七千事，宝玉带四十二条，锦绮一千六万六千三百余匹，然忠懿入贡，如赭黄犀、龙凤龟、鱼仙人、鳌山宝树等通犀带凡七十余条，皆希世之宝也。玉带二十四，紫金狮子带一，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二十余两，锦绮二十八万余匹，色绢七十九万七十余匹，金饰玳瑁器一千五百余事，水晶玛瑙玉器凡四千余事，珊瑚十万三尺五寸，金银饰陶器一千四万余事，金银饰龙凤

船舫二百艘，银妆器械七十万事，白龙脑二百余斤。及归国之初，举朝文武、阉寺，皆有馈遗，盖有国已来所积一空矣。

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爊物、不逢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宋五嫂，余家苍头嫂也，每过湖上时，进肆慰谈，亦它乡寒故也，悲夫!

比部郎洪湛，以王钦若贿卖任懿及第，累谪儋州，竟死海外。忽有相识遇洪大庾岭，犹仪卫赫然，若有官者。相识谓是赦还，与执手庆慰，洪曰："我往捕王钦若耳。"言讫不见，其人愕然。已而钦若病甚，口呼"洪卿宽我，我以千金累卿，然惠秦已橐百两，不难偿卿九百也。"观此则二百五十金之说，犹当时鞠者嘿为钦若减贯也，然湛冤极矣。

卷　下

名画李成以山水供奉禁中，然以子姓饶赀为宫市珠玉大商，不易为人落笔，惟性嗜香药名酒，人亦不知，独相国寺东宋药家最与相善，每往，醉必累日，不特楮素，挥洒盈满箱箧，即铺门两壁亦为淋漓泼染。识者谓壁画家入神妙，惜在白垩上耳。

思陵神舆就祖道祭，陈设穷极工巧，百官奠哭，纸钱差小，官家不喜。谏官以为俗用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恐非圣主所宜以奉宾天也。今上抵于地曰："邵尧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纸钱，岂生人处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钱否乎?"

岳少保既死狱，藉其家，仅金玉犀带数条，及锁铠、兜鍪、南蛮铜弩、镔刀、弓、剑、鞍辔、布绢三千余匹、粟麦五千余斛、钱十余万、书籍数千卷而已。视同时诸将如某某辈，莫不宝玩满堂，寝田园占几县，享乐寿考，妻儿满前。祸福顿悬，不意如此。天道亦自有不可知者。

本朝历凡十变，在建隆则曰应天，在太平兴国则曰乾元，在咸平则曰仪天，在天圣曰崇天，在治平曰明天，在熙宁曰奉天，在元祐曰观天，在崇宁曰占天，未几又改曰纪元，在绍兴曰统元。

真宗时，贾昌朝撰《国朝时令》。初景祐中，丁度等承诏约唐时令为国朝时令，以备宣读。最后昌朝又参以秦邕、高诱、李林甫诸家月令之说为《集时》。刘安靖撰《时镜》，所书以四时分十二月，各系其事。孙屺撰《备用时令》，见贾昌朝所奏时令。见夫绍兴中虽访得之，非复旧本，乃以景祐历书者日月之合疏列分度并取一二名数，注字音于下，以备阅时之宜焉。

余少从家大夫观金明池水战，见船舫回旋，戈甲照耀，为之目动心骇。比见钱塘水军戈船飞虎，迎弄江涛，出没聚散，欻忽如神，令人汗下，以为金明池事故如儿戏耳。至如韩蕲王困虏王天荡，飞轮八楫蹈军盘回江面者，更不知何如也。

熙宁元年十月，诏颁河北诸军教阅法，凡弓分三等：九斗为第一，八斗为第二，七斗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为第一，二石四斗为第二，二石一斗为第三。

余始寓京邸，于绍兴二年五月大火，仅挈母妻出避湖上。此时被毁者一万三千余家。及家山中，六年十二月，京师复火，更一万余家。人皆以为中兴之始，改元建炎致此，然周显德五年夏四月辛酉，城南火作，延于内城，忠懿王避居都城驿，诘旦且焚镇国仓，王泣祷而灭，计一万九千余家。但临安扑救视汴都为疏，东京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又于高处有望火楼，上有人探望，下屯军百人及水桶、洒帚、钩锯、斧杈、梯索之类，每遇生发，扑救须臾便灭。

高庙在建康，有大赤鹦鹉自江北来集行在，承尘上，口呼万岁，宦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惊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无乐，鹦鹉大呼卜尚乐起，方响久之，曰卜娘子不敬万岁。盖道君时掌乐宫人以方响引乐者，故犹以旧格相呼，高庙为罢膳泣下。后北鸟持至临安，忽死。高宗亲为文祭之云："金钜绛裳，何意朱紫，乘轩骇散，缠罗斗死。不远长江，来自汴水，匪饥则附，曰忠自矢。谢迹云端，投身禁里，每呼旧人，以励近侍。禽言若斯，鸟官谁似，云胡委羽，归魂鹑尾。借号有鸟，来朝死雉，渐肯为仪，历仍辉纪。尚飨。"宸翰洒洒，一时大手当为置笔。

真宗皇帝祀汾而还，驾过伊关，亲洒宸翰为铭勒石，文不加点，群臣皆呼万岁。其文曰："夫结而为山，融而为谷，设险阻于地理，资手距于国都，足以表坤载之无疆，示神州之大壮者也。矧复洪源南导，高岸中分，夏禹浚川，初通关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风雨所交，形势斯在。灵葩珍木接畛而扬芬，盘石槛泉奔流而激响。宝塔千尺，苍崖万寻，秘等觉之，真身刻大雄之尊像，岂独胜游之是属，故亦景贶之潜符，躬荐两圭，祝汾阴而祈民福；言旋六辔，临雒宅而观土风。既周览于名区，乃刊文于真铭，曰：

高阙巍峨，群山迤逦，乃固王域，是通伊水。形胜居多，英灵萃止，螺髻偏摩，雁塔高峙。奠玉河滨，回舆山趾，鸣跸再临，贞珉斯纪。”

国朝开献书之路。祥符中，献书者十九人赐出身，得书万七百五十四卷。宣和五年，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书二百二十三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逸，乞加褒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中书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余从祖姑婿陈从易得与太清楼校勘，天圣三年六月，陈以《十代兴亡论》，妄加涂窜，同官皆降一职。

崇宁二年五月，秘阁书写成二千八十二部，未写者一千二百十三部，及阙卷二百八十九，立程限缮录。政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戊戌，校书郎孙觌奏：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访求遗书，总目之外，凡数百家，几万余卷，请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卷。诏觌等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及汴京不守，悉为金虏辇去。车驾渡江，诏搜江浙闽粤载籍，四库至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旧目多一万三千八百十七卷，又思陵以万几之暇，御书“六经”、《论语》、《史记·列传》，刊石立于太学，典籍之盛无愧先朝。第奇秘阙逸较前少损，所增多近代编述耳。

余向从汴中得见钱武肃王铁券，其文曰：“维乾宁四年，岁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观察处置营田招讨等使、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持节润越等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实封一百户公镠：朕闻铭邓骘之动，言垂汉典；载孔悝之德，事美鲁经。则知褒德荣勋，古今一致。顷者董昌僭伪，为昏镜水，狂谋恶迹，渐染齐人。尔能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其机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永粤于涂炭之上，师无私焉；保余杭于金汤之固，政有经矣。志奖王室，绩冠侯藩，溢于旗常，流在丹素，虽钟繇刊五熟之釜，窦宪勒燕然之山，未足显功。抑有异数，是用锡其金板，申以誓词，长河有似带之期，泰华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承我信誓，往惟钦哉。宜付史馆，颁于天下。”赍券中使，则焦楚锽也。

欧阳文忠公《樊侯庙灾记》真稿，旧存余家，其中改窜数处，如“立军功”三字，稿但曰“起家”；“平生”曰“生平”；“振日”曰“瞋目”；“勇力”曰“威武”；“雄武”曰“英勇”；“生能万人敌，死不能庇一躬”曰“生能詟喑哑叱咤之主，死不能保束草附上之形”；“有司”曰“残暴”；□喑呜叱咤四字，无茅曰使风驰电击，平北咆哮。凡定二十三字，书亦遒劲。时余家从祖倅郑，故得其稿，今竟失去，不得与苏公手书并存，惜哉!

绍兴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诏皇太后宫殿名慈宁，三十日毕功，群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尽万物之报，以称其礼；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宁其亲。天祚文武之隆，世基任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异宫，宜昭揭于鸿名，以答扬于流泽。臣中贺，窃以东朝置卫，远存长乐之鸿名；中禁承颜，近著宝慈之茂实。皆以体王居于宸极，据宝执于坤灵。广一人钦爱之风，极万世尊崇之奉，载新令典，允属圣时。伏惟皇帝达孝通于神明，要道形于德教。绍复大业，对越祖宗在天之灵；抑畏小心，躬蹈帝王高世之行。人与能而乐戴，天复命以中兴。上推履武之祥，丕启生商之庆。方且致天下之养，用寅奉于母仪；成路寝之威，示日严于子道。臣等率吁众志，恳款一词，爰籍合于前章，极崇施于显号，叶情文而并举，焕典册以增华。辇道中通，朝夕燕两宫之奉；佩环入觐，时节奉万年之觞。示垂裕于无疆，益储休于有美。伏请建皇太后宫殿以慈宁为名。”时显仁太后尚羁虏庭，读此真堪为高庙泣下也。

鸡冠花，汴中谓之洗手花。中元节则儿童唱卖以供祖先。今来山中，此花满庭，有高及丈余者，每遥念坟墓，涕泪潸然。乃知杜少陵“感时花溅泪”，非虚语也。

顷从临安得见石晋授文穆王玉册，文曰：“惟天福八年，岁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将相之星；惟帝念功，启土列侯王之国。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礼以疏封。而况世著大勋，时推合器，探宝符而嗣位，仗金钺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篱东夏，宜列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简自朕心，叶于舆论。咨尔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复镇国大将军、右金吾卫上将军、员外置同正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镇海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营田等使、上柱国吴越国王、食邑一万七千户、实封四千户钱佐：为时之瑞，命世而生，负经文纬武之才，蕴开物成务之志；英华发外，精义入神，亚夫继社稷之勋，顾荣增东南之美。眷言祖考，志奉国朝，清吴越之士强，执桓文之弓矢。天资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构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职。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举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节，方推翼世之资；黻冕辂车，更重荣勋之礼。斯为异数，允属真王。今遣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太子宾客、上柱国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王玹，使副

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郎、中柱国赐紫金鱼袋赵熙等，持节备礼，册尔为吴越国王。于戏！周宠元臣，四履锡命；汉封异姓，八国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孙而袭爵。尔纂服旧业，朕考前文，勿忘必复之言，更广无穷之祚。懋昭前烈，尔惟钦哉！”

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两纸，比从藏书家借对，缺纸皆然，即馆阁订本亦复尔尔，不知当时校勘受赏银绢者得无愧乎？后从相国寺资圣门买得抄本，两纸俱全，此时欢喜，如得重宝，架橐似为生气。及离乱南来，缺本且不可得矣。

东坡《欧公集序》云：“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刘忱《司马温公文集序》云：“是文也，君天下者得之，足以鉴兴衰、通治体；公卿大夫得之，足以为忠嘉、尽臣节；士庶人得之，足以检身厉行，为君子之归。以至山颠水涯幽人放客得之，则浩歌流咏，斟酌厌饫，随取随足。”两公之文，真不愧苏、刘序言也。

国朝自建隆至靖康，自建炎至乾道，大赦凡一百二十有三，恩洽率土，可谓至矣。尝读神宗即位大赦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讼狱，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谊，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曰诏内外言事按察司毋得依前举劾，且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知谏议司马光上言：“切惟御史之职半以绳按百辟，纠植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两字。”帝命光送诏于中书。

周显德中，尝诏王朴考正雅乐，朴以为十二律管互吹，难得其真，乃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断分寸设柱，用七声为均，乐乃和。至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观文殿，诏取王朴律准观视，御笔篆写律准字于其底，复付太常秘藏本寺模勒刻石于厅事。博士直史馆宋祁为之赞，其词曰：“有周有臣，嗣古成器，弦写琯音，柱分律位。俾授攸司，谨传来世，上圣稽古，规庭阅视。嘉御正声，亲铭宝字，奎钩奋芒，河龙献势。乐府增荣，乾华俯贲，用协咸韶，永和天地。”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既视文德朝，翰林学士拜疏于庭曰：“陛下即位，尊有德，亲有道，诏举贤良方正经明行修艺文之士，欲以幸教天下，甚惠。夫太学者，教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学舍，增弟子至三千员。惟圣上幸照临其宫。”上以问丞相，丞相曰：“学士议是，今岁屡丰贺，海内诚无事，而陛下聪明仁孝，好学出天性，不因是以风动四方，则事尚何可为者。况祖宗之旧章，皆在可考，请下有司讨论以进。”制曰可。以岁十月庚午，驾自景灵宫移，伏谒孔子祠，入门降辇，步就小次，由东阶以升，奠爵再拜，礼官告礼成，然后退。幸太学，诏博士皆升堂，坐诸生两庑下，乃命国子祭酒讲《书》之《无逸》，终篇，因而幸武成王庙而过。左丞相实从，于是率诸公赋诗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属和。十二月，许至太学。祭酒、司业仝其僚属以谋之曰：“此太平希阔盛事也，太学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传之天下为称。”且属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窃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动作之美，载于诗、声于乐者，多出于左右辅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虑，至设官而传道之，不为区区也。今丞相诸公赋诗，与雅颂之作无异；祭酒欲传之天下，与道王之德意无异，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丁酉谨序。”此李公格非笔也。诸公诗皆七言，以章庠行王堂为韵。赋诗诸公为：吕公大防、苏公颂、韩公忠彦、苏公辙、冯公京、王公岩叟、范公百禄、梁公焘、刘公奉世、顾公临、李公之纯、孙公升、马公默、范公纯礼、王公钦臣、孔公武仲、陈公轩、吴公安持、丰公稷、赵公挺之、李公师德、李公阶、王公谊、许公彦、孙公谔、蔡公肇、周公知默、傅公楫、宋公彬周、宋公商、吴公师仁、张公敦义、刘公符、陈公祥通、邓公忠臣、李公格非，凡三十六人。

东坡谓食河豚值得一死。余过平江姻家，张谏院言南来无它快事，只学得手煮河豚耳。须臾烹煮，对余方且共食，忽有客见顾，俱起延款，为猫翻盆，犬复佐食，顷之猫犬皆死，幸矣哉，夺两人于猫犬之口也。仍汴中食店以假河豚饷人，以今念之，亦足半死。

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附载于此：“目无秦，技无人，然后可学《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剑不神，不可不读《燕丹子》。从太虚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气，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荆轲事也，有燕丹而后有荆轲也。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轧，所为白虹贯日，和歌变征。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谓报太子而成其为荆卿者乎?”余本孱夫，不能学，亦不须读，第不忍付之宵烛而录之，以副子家卷轴。惜无作者姓名耳。

靖康已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

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识者谓虎头男子是虏字，金饰更是金虏在门也。不三数年而家户被虏，王公被其酷尤甚。

政和四年，汝蔡有司上言："连山岩石往往采击，多变玛瑙。地不爱宝，圣瑞非常，乞下诏封禁，以供御用。"时遣中使出采粗者以供屏牖，妆嵌而晶莹成形，巧绝天工者，盖充满内府矣。然此亦靖康预征也。山者以譬国家磐石之安，变为玛瑙者，马为南方火，当国家以火德应之；瑙者，恼也。变磐石之安为火德忧恼也。

宣和三年二月，新郑门官夫淘沟，从助产朱婆婆墙外沟底得一铜器如壶，两旁有环，腹上有线，其色翡翠，间之以绿，其文曰："绥和元年，供三昌为汤宜造三十炼铜黄涂壶，容二斗，重十二斤八两，涂工乳护纹级样。"临主守在亟同守令宝省，第重六斤耳。汉权虽减，不宜如许，权知开封府王革上之内府。

花石纲，百卉臻集，广中美人蕉，大都不能过霜节，惟郑皇后宅中鲜茂倍常，盆盎溢坐，不独过冬，更能作花。此亦后随扎驾，美人憔悴之应也。

先正有《洛阳名园记》，汴中园囿亦以名胜当时，聊记于此。州南则玉津园，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景初园。陈州门外园馆最多，著称者，奉灵园、灵嬉园。州东宋门外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州北李驸马园。西郑门外下松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西水门外养种园。州西北有庶人园。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良园。其它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

王荆公《字说序》云："文者，奇耦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二而生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出于自然，非人私知所能为也。"其言甚佳，奈《字说》多出私智，何耶？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特贵其名与婚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戎虏，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耳。棬柳为圈以相连锁，百张百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名之，亦非其有百圈也。其弛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若今禁中大婚，百子帐则以锦绣织成，百小儿嬉戏状，非若程说矣。

太宗兴国五年，泾州言定县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断其喉而杀之。下诏曰："刑宪之设，盖厚于人伦；孝慈所生，实由乎天性。矧乃嫡继之际，固有爱憎之殊。法贵原心，理难共贯。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姑杀妇者，并以凡人论。"庆历间，宁州童子年九岁，殴杀人，当弃市，帝以童孺争斗，无杀心，止命罚金入死者家。开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府上具狱当抵死，宰相以为可矜，帝曰："情虽可矜，法亦难屈。"命杖脊赦之。九重之上，乃能究极民情如此。

临安有谚语，凡见人不下礼呼曰"强团练"，余不知其所自来。后得之长老云：钱氏有国时，攻常州，执其团练使赵仁泽以归，见王不拜，王怒，命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救解云："此强团练，宥之足以劝忠也。"遂以药附创送归于唐。故至今以为美谚。

皇朝玉牒昉于至道，所载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孙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书以销金花白罗纸，黄金轴，销金红罗标带，复墨漆饰金匣红绵裹，金锁钥。宗室始本支，次女氏，次始生，次宗妇，次宗女，次宫院，次官爵，次寿考，次赐赍，然秦王以下太祀本支第云同姓，惟太□已来，称宗室云。

庆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于夜，而草泽言食在昼，验视如草泽言。嘉泰二年日食五月朔，太史以为午正，草泽赵太献言午初三刻食三分，诏著作张嗣古监视浑仪，秘丞朱钦则等覆验，卒如大献所言，史官乃抵罪。盖自渡江后，历差多矣。

范文正之同寅而失欢于韩魏公，程伊川之儒正而见诮于苏子瞻，丁谓之小人而始荐于王元之，蔡京之奸邪而见取于司马温公，李丞相之拮据于建炎而有不展之讥，韩蕲王之威宣于金虏而有畏懦之议，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

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访经西域。兴国五年，北天竺僧天息灾与施护各持梵策来献，及中天竺僧法天有意翻译，乃诏内侍郑守钧于太平兴国寺大殿两庑地作译经院，中设译经堂，其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正义堂。七年六月院成，召息灾等三人入院，以所赍梵本各译一经，命光禄卿汤悦、兵部郎张洎润色，法进等笔受缀文，慧达苛证义。七月十二日，息灾等各上新译经二卷，诏镂版入藏。自是取禁中梵策藏录半载者译之，每诞圣节。五月一日即献新经。八年改译经院为传法院，又置印经院。十月甲申出新译经五卷示宰相。天禧五年十一月丁丑以宰臣丁谓、王钦若为译经使。四年十二月丙子夏，竦上《译经音义》七十卷。景祐二年九月，法护惟净以华梵对参为《天竺字源》七卷。

《册府元龟》，凡一千卷，三十一部，千一百四

门。门有小序，撰自李维等六人，而窜定于杨亿。其书止采六经、诸史、《国语》、《国策》、《管》、《晏》、《孟》、《晏》、《淮南》、《吕览》、《韩诗外传》，及《修文》、《御览》、《艺文类聚》、《初学》等书。即如《两京杂记》、《明皇杂录》等，皆摈不采。其编修官供帐饮馔，皆异常等。王钦若以《魏书》、《宋书》有索虏岛夷之号，欲改去。王文正公谓旧文不可改。又如杜预以长历推甲子多误，皆以误注其下而不改。帝下手诏，凡悖逆之事，不足为训者，删去之。复亲览，摘其舛误，多出手书诘问，或召对指示商略，凡八年而成。然门卷皆常目所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家所重。

张佛子名庆，京师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三岁而父母俱亡，亦无伯仲昆季，遂养于外戚赵氏。洎长，因袭姓赵，亦未知自明。赵氏之邻有郭荣者，世为右军巡院吏，赵氏因以庆属焉。郭氏告老，庆遂补郭氏之阙，实祥符三年也。庆之司狱，常以矜慎自持，好洁，狱囚必亲沐之，暑月尤数，每戒其徒曰："人之丽于法，岂得已哉。我辈以司狱为职，若不知恤，则罪者何所赴诉耶？饮食、汤药、卧具必加精洁。"常为其徒悔之曰："若区区为此，乃欲要福乎？庆亦莫之顾也。"好看《法华经》，每有重囚就戮，则为之斋素诵佛，一月乃止。囚有无辜者，欲私释也，取具去，乃祝之曰："若无举，我愿以具赎若也。"坐罪，后遇囚得报，必自免其囚。狱有讹鞫者，庆以致误于画条令，美言以喻之也。不讯考而疑狱常决，狱官往往属意焉。后庆年八十有二，无病而卒。其子亨，官三班借职。亨六子，洪左藏库副使，锷、镈、铎，元丰五年同登黄裳榜，镐、锐并显荐闻，封阴德，有后乃如此。

转运使卢之翰为李继隆诬奏转运乏粮，太宗怒召中使取之翰等三人首。时丞相吕端不敢言，枢密副使钱若水犯颜力诤之，翰等得免，黜为行军副使。后之翰于都堂见钱，长揖不谢，吕丞相在坐，谓卢曰："君言枢相更生耶？"卢大言曰："钱公此举，使明主不拒谏，大臣敢直言，律法无枉滥。所当谢者在彼不在翰也。"吕为怃然。

《太玄》极为本朝儒旧诋议，然司马温公法之以著《潜虚》。邵康节每谓扬雄《太玄》不独知历法，且知历理。

有仇生者，少与富郑公善，后以失欢游于韩公之门。未几，韩、富不协，迁怒仇，谓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吊，且欲甘心于仇。或谓仇须面诣谢，仇曰："刺骨之恨，岂送面可消。但富公正人，韩公君子，短正人于君子之前，能不入于妒妇之条乎？"富公闻之，于是释然。所谓难以情求、可以理论也。第不吊韩公，至竟为富公身后名累。

余尝见太子玉册用珉玉简六十枚，前后四枚，刻龙填金，贯以金丝，籍以锦褥，盛以漆匣，装以金华，饰以螭首。今请用珉简七十五枚。

萤雪丛说

[宋]俞　成撰　王继训　张富祥整理

《萤雪丛说》二卷，南宋俞成撰。成，字元德，生卒年月不详。一生致力于文学，人生历程坎坷不平。该书序有："优游黄卷，专究讨论，并付之书记。"以记载宋代科举之事为重，多作者追求科举经验之谈，间及遗闻琐事。有《百川学海》、《稗海》、《从书集成初编》、《金华丛书》等本。

序

余自四十以后，便不出应举，人笑其无能为也，是则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为焉。以己之无能为而能为人之所不能为，此非其所长矣乎？盖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尝有是言也。幼诵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训，既而不惑，抑又无闻，宜乎退缩一头地而莫之为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于谋利，时复优游黄卷，考究讨论，付之书记。囊萤映雪，无所不为，尘积日久，遂成一编，目曰《萤雪丛说》，寔其实也。虽然，囊萤映雪，岂能照耀方册也哉？于以见其学之笃而志之锐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后进云尔，则知今之丛是说者，其亦车胤、孙康之意欤。

庆元庚申八月望日东阳俞成元德漫录。

致字说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尽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郑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乐以治心。又云：致深审也。《周易略例》，主心致一也。孔颖达云：致犹归也。《礼器》：礼也者，物之致也。郑云致之言至也，极也，其他诸经往往指为极尽之意。如丧致乎哀而止，见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与，病则致其忧之类是也。此皆意有未尽，盖致有尽之意，有取与纳之意，如丧致乎哀而止，见危致命，谓之极尽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类，则又有取之意焉。吾闻致师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为臣而归，则又有纳之意与尽之意。凡此皆难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谓招致者，亦有取意也。《檀弓》齐榖王姬之丧，当为告古毒反，声之误也。告下告上之辞，故误为榖父母之丧哭无时，使必知其反也，知当为如字之误也。言父母之丧号哭，思慕如欲父母复反。

忍字说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济。小不忍则乱大谋，此皆圣贤之所谓忍。忍于不善也，所谓吉德也。而世俗之所谓忍，如倩忍刚忍之类，乃是忍于善而就不善也，所谓凶德也。王导不忍美人之勤酒，恐为见杀，则强为之饮，此则不忍也，正所谓忍于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顾美人之死而不为之饮，此世俗之所谓忍，忍于善而就不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报施必以其类，观王导王敦之后兴衰祸福盖可见矣。然则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谓忍者，残义害善之本，杀身覆族之由也。项羽为人不忍，虽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犹在。伍子胥为人刚戾忍诟，虽能成事，然良心丧失尽矣。予家子曰：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恶乎？王导能忍事，此皆忍于不善以就善之谓。尝睹唐张公艺九用同居家无异议，人问其故，公艺即书忍字以对，亦鉴王敦之得失也。

记史法

历事几主，历任几官，有何建立，有何献明，何长可□，何短可戒，传中有何佳对（旧诸史赋如《张良传》用赤松子对黄石公），此贾挺才先生记史法也。

解书诀

辞之内不可减，减之则为啬，啬则失本意。辞之外不可增，增之则为赘，赘则坏本意。此王虚中先生解书诀也。

歌　颂

卢仝《茶歌》"至尊之余令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巅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尽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结《中兴颂》：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便不吉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贬之意也。夫以歌颂之作，不专为称美修也，多寄意于讥讽，一则有爱君之诚，二则有贬上之意。二者虽若相反，而于措辞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　寿

吴叔经先生代人上黄耕叟太夫人寿，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词曰："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有一识者议论"将满一轮月"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前去"犹欠一分"，便见得直是十四日也。尝见乐人圣节致语，关初便使老子"长上古而不老"，对董仲舒"历万世以亡弊"，固已云好。然而"不老"二字乃是语忌，岂若诗人之婉其辞云"永锡难老"，多少委曲和缓。如曰"天子万年"，如曰"如南山之寿"，如曰"俾尔寿而臧"，皆曲尽祝寿之意也。对人祝尧能如许乎?

祭　文

前辈尝说北狄《致祭□皇后文》，杨大年捧读空纸无一字。随自撰曰："惟灵巫山一朵云，阆苑一团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轮月。岂期云散、雪消、花残、月缺，伏惟尚飨。"仁庙大喜其才敏给，有壮国体。洪忠宣公自岭外徙宜春，没于保昌，张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维某年月日，具官某谨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景卢深美其情哀怆，乃过于词。二者体制大概相类，要之词意浑合，言语脱俗，此诚仓卒之所难也。

四凶辨

人皆知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为四凶，而不知所以谓之四凶者果何意耶?盖当舜之时，见其罪恶如此而例以凶，徒目之譬犹兽也，正如今之骂人畜生、禽兽。据《山海经》载，浑敦、穷奇、梼杌、饕餮皆兽名也。杜预解经不知出此，妄以义理释之，无怪他人之不识也。

赋假人名体状题意

往年俞文纬监试，预荐赴省相过，因话赋假人名，善体状题意者，莫若武为救世砭剂公："唐室中兴，赖药师而克济；汉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尝赋《化下犹甄者》，欲以陶唐尧舜为一联，使"于变时雍，犹埏已植，风动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与舍弟硕夫过昆仲侪辈较量，莫不领略此说。

赋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场屋间，赋《帝王之道出万全》，绝无故实，遂问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举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干旋尔。"或谓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诳。之后于程文中见一举人使得最妙。其说题目甚透，有曰："一举朔庭空，窦宪受成于汉室；三箭天山定，薛疾禀命于唐宗。"真所谓九转丹砂，点铁成金者也。

韵　学

《极□圣涯诗》盖出《唐史·文艺叙传》也，三字皆仄，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为押。然涯之一字而见于三韵，五又鱼奇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谨按《韵略》及《广韵》注皆云："水际水畔。"细绎其义通庸，可押。尝东莱先生，渠亦是经义人也，初未领略，容检详如可。后于钱塘见陈给事先生傅良，仍以涯字三韵通用，扣之即可而已。因谓省题诗如小经义，虽无多字亦是难事。至如误出早翳之目，错认黄华之意，可胜哂哉。

诗随景物下语

杜诗："丹霞一缕轻。"《渔父，词》："□缕一钓轻。"胡少汲诗："隋堤烟雨一帆轻。"至若骚人，于渔父则曰"一蓑烟雨"，于农夫则曰"一犁春雨"，于舟子则曰"一篙春水"，皆曲尽形容之妙也。

诗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举他《秋景》一联曰："池藕影疏龟甲冷，井梧凋薄凤毛寒。"又张一之举黄元夫诗曰："群村风下□千点，麦陇天垂月一梳。"皆警句也。

史臣不载人臣实事

《前汉·萧何传》不言律令。《新唐书·李邑传》无一字及笔札。《五代史·刘昫传》不书颁《唐史》。

功臣特奏朝请

光武功臣所加特进朝请，或者谓其官爵止乎如是而已。殊不知春见曰朝，秋见曰请，示欲疏也，盖光武虑诸将功大权重，有以胁势而或变生肘腋，乃所以远之故也。

试画工形容诗题

徽宗政和中，建设画学，用太学法补试，四方画工以古人诗句命题，不知伦选几许人也。尝试"竹锁桥边卖酒家"，人皆可以形容，无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是，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书酒字而已，便见得酒家在竹内也。又试"踏花归去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见得亲切。有一名画克图其妙，但扫数蝴蝶飞逐马后而已，便表得马蹄香出也。果皆中

魁选。夫以画学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为上，亦犹科举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为优。二者之试虽下笔有所不同，而于得失之际，只较智与不智而已。

陈同甫议论作文之法

尝见陈同甫亮在太学议论作文之法，经句不全两，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至于使事而不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来影带出题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开□，首尾该贯，曲折关键，意思常新。若方若圆，若长若短，断自有成，摹不可随他规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尽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盖吾言者生吾言也，故为活法。伊川先生尝说《中庸》□□戾天，须知天上者更有天；鱼跃于渊，须知渊中更有地。会得这个道理，便活泼泼地。吴处□常作《剪刀赋》，第五隔对"去瓜为牺，敕汤王之旱岁；断须烧药，活唐帝之功臣。"当时屡窜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鳞顿悟活字，不觉手舞足蹈。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忍然，有人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当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饫。是皆有得于活法也。如此所有胸中之活法，蒙于伊川之说得之；有纸上之活法，蒙于处厚居仁、万里之说得之。

注题目出处

市书笺题本为晚学设也，不为无益。然而所试诗赋题目，或出经、史、传记、注疏、文集、诸子百家，难以遍知，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时试题不具出处，如《孤竹管赋》，满场不知出《周礼》，甚可笑也。彼有经义亦效笺题，果何为也？矧治经人所业专一，若不识出处，缪妄之甚，兹固所当略也，主文已当缺然。

文字节要

今之节书甚亡谓也，非惟增人注解，又且搀人他说，不胜其繁。初不较其简要紧切，为如何使人易于检阅；若用泛泛如此，何似睹正本也？前辈节书，并用首尾该贯，第一节此紧要，第二节其好句，第三节其故实，繁辞尽削，所以便于灯窗场屋之用尔。如旧本司马温公亲节《通鉴》，可观可法。

以《论语》、《法言章句》最有官君子

尝见有官君子皆以举削为虑，晦庵先生尝以《法言章句》戏之曰："势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戚无焉为选人。"其人大笑。又见浙中官员子弟谒赵守，问及晦翁学术、政事孰优？守乃以《鲁论》篇意答之："《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可谓善品题矣。二者之言虽曰戏谑，亦可助一时之谈笑。

梦见主盟道学

余文起主泮湘潭，尝宿岳麓书院，梦见朱晦翁与张南轩同任郡庠，作意主盟道学。忽伊川、横渠先生从外来，云："政不须如此，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须臾，闻东廊有人诵《中庸》、《大学》二篇，觉来□唱遥想，二公卫道如此之切。

不责酒过

武夷有一狂者烂醉，詈及屏山先生刘彦冲。次日，修书谢罪，先生不责其过，但于纸尾复之云："蛇本无影，弓误摇之。影既无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倾盖如故。"真达者之词也。

不怪炎凉

人之一身已自有轻重，足履秽恶则不甚介意。昔手一沾污，浣濯无已，岂可怪世情之炎凉也哉？旧有题汤泉者最为该理，如云："比邻三井在山岗，二井水寒一井汤。造化无私犹冷暖，争教人世不炎凉。"

矢鱼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阳，阅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注"矢鱼于棠"，虽累数说不透，皆以矢为观非也。使其以矢为观，当时何不直书其事，而乃云云若是，盖有深意存焉。余尝谓：矢者，射也，正《周礼》所谓"矢其鱼鳖而食之"是也。推而正之，若《皋陶》"矢厥谟"亦射义也。释著者类训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诗人比喻之辞，故可以云直；若书之"矢谟"，《春秋》之"矢鱼"，皆出于任意而为之故可以云射。自《皋陶》有"矢谟"之说，而后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于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观也。

溺于阴阳

陈季陆尝挽刘韬仲诸公同往武夷，访晦翁朱先生，偶张体仁与焉。会宴之次，朱张志形交谈风水，曰如是而为笏山，如是而为靴山，称赏蔡季通无已。季陆遂难云："蔡丈不知世代攻于阴阳，方始学此。"晦翁又从而褒誉之，乃祖、乃父明于龙脉，季通尤精。季陆复辨之曰："据其所见，尝反此说若儒者世家，故能成效。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于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其门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居晦应声曰："他家也出官，出巡官陈尝。譬如烧金炼银之术，父可传之于子，子可传之于孙，孙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头，已无定形。未有百

官，已有许多山了，不知何者为笏山，何者为靴山。”坐客皆笑。晦翁摇指向季陆道：“此说不可与蔡文知□。”亲闻是语，故纪之，以为溺于阴阳者之戒。

人之小名

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贵四字为名。不以晞颜为名，则以望回为名，不以次韩为名，则以齐愈为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贬损，或曰愚曰鲁，或曰拙曰贱，皆取谦益之义也。如司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尝择称呼之美哉？尝观进士同年录，江南人习尚机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江北人大礼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若夫雁塔之题，当先正名垂于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无分而欲极力强求，徒然而已。王虚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饮过数巡，忽有亲朋访及，虽欲挽之同坐，奈酒阑歌罢，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谓之无分。大凡功名、富贵、贫贱、休戚皆是五行带来，无非分定，安可叹息怨恨于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为有随缘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时

人之得失各自有时，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于试罢之后闻望不著，遂欲舍书学剑，无所不至。龙□王先生皋似一绝曰：“得则欣欣失则悲，桃红李白各随时。虽然属在东君手，问着东君也不知。”

忠恕违道不远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学者疑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贯道，子思恐人难晓，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虽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为道，故曰违道不远。”游定夫云：“道一而已，岂参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违道，为其未能一以贯之也。虽然，欲求入道者，莫近于此。此所以违道不远也。”杨中亢云：“忠恕固未足以尽道，然而违道不远矣。”侯师圣云：“子思之忠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已是违道。若圣人，则不待施诸己而不愿，然后勿施诸人也。”诸公之说大抵不同。予切以为道不可名言，既丽于忠恕之名则为有迹，故曰违道。然非忠恕二字，亦无可以明道者，故曰不远，非谓其未足以尽道也。违者违夫之谓，非违畔之谓。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苏子由解云：“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而本亦然。然而既而丽于形，则于道有间矣，故曰几于道。然而可名之告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说与此□同。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尝问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胡举邵尧夫诗以答之云：“门前路径无令窄，路径空时无过客。过客无时路径荒，人间满地生荆棘。”其□□□□□□。

圣人之于天道

陈洪范问文轩先生林祭酒，圣人之于天道如何？答云：“给是恁地未悟。”间复问：“□□君国录”，答云：“正如京师人卖床贴恰用得着。”观此二说，其意则一。

学易无大过

圣人之处事，与常人不同。常人之处事多有不及，惟圣人之处事不患不及，祇恐太过。夫子称“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者，盖欲勉进中年，而学洗心退藏之书，则处事得中，断无不及之患。今不曰无不及，而特曰可以无大过者，此圣人谦抑之许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宁非君子之中庸乎？尝观夫子于三百篇之诗，而断以思无邪之一言，此见夫子得诗之中也。于《易》则曰无过，于《诗》则曰无邪，是皆一意。

解　书

洪内翰景卢主泮三山，以林少颖为《书》学论，讲“帝釐下土”数语曰：“知之为知之，《尧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为不知，九共稿饫略之可也惜乎。”林书不载此说，予故表而出之。尝见王虚中谈及林少颖、吕伯恭讲究《书》学，皆有所得，各有所见。学者当详复其为训，若前人解《书》言“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乃谓赦宥其过误者，虽大亦宥之，刑责□特，故过虽小亦刑之。如此则于辞上脱无字，添虽字矣，是其辞已不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宫库，此过误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驰马而踩死小儿，此过误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实，拈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将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窗穴之小窍以窥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将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则若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诛，岂圣人之法哉？若曰宥过误则无大者，谓小者则宥，大者则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则无小者，谓稍大则刑，小者则不刑，所以示吾宽德非为苛细也。宥过无大是以见圣人之义，刑故无小是以见圣人之仁。是说盖得于伯氏俞君从，俞梦达平时有得于書学者如此。

解《孟子》

陈季陆常推贾挺才好，先生非惟笔力过人，又且讲授不雷同，且如说《孟子》，引得杜诗为证，极是明白。若解文王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正是“文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桀纣瑶台瑷台，正是“君看墙头桃树花，尽是行人眼中血。”夫以乌鸟本是可恶之

物而反喜之，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恶，是何也？盖由人情所感而然，尔灵台瑶台亦莫不然。

东莱教学者作文之法

东莱先生吕伯恭尝教学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骑，次看《春秋》权衡，自然笔力雄扑，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头地。

徐积悟作文之法

节孝先生徐积因读《史记·货殖传》，见“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遂悟作文之法。

辨滕王阁序落霞之说

王勃作《滕王阁序》，中间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世率以为警联。然而落霞者，乃飞蛾也，即非云霞之霞，土人呼为霞蛾。至若鹜者，乃野鸭也。野鸭飞，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若云霞，则不能飞也。见《吴解事始》。

评论词赋破题

尝见俞冯老叔叔举似外公，暨《中大陶天之历数在舜躬赋》，破题云：“神圣相授，天人会同，何讴歌不之尧子，盖历数在于舜躬。”又见陈季陆先生谈及陈元裕尝主文衡，出《大椿八千岁为春秋赋》，满场破题皆阁笔焉，遂自作云：“物数有极，椿龄独长，以岁历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见蔡曼卿称赏上舍熊元用节十四岁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赋》，破云：“物产于地，形钟自天，赖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三赋四柱皆出人意表，真所谓作赋手也。尝闻张从道凤先生论文，有及向之省试，赋题出《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满场皆曰：“诣南门而听焉。”惟魁者以诣为出，便见得在外意也。当时父子同试，尚留隐情，及至揭榜，方知父魁子亚，而问之何不见海，父云不解有两魁也。东坡以诗赋一序见工拙，即此可知。

赋以一字见工拙

曩者吴叔经郛在湖南漕试，以本经诗义取解魁，次名陈尹，赋《文帝前席贾生》，破题云：“文帝好问，贾生力陈，忘其势之前席，重所言之过人。”叔经先生改势字作分，陈大钦服。内有打花格云：“金莲烛焕，煌煌汉天子之仪；玉漏声沉，缠缠洛阳人之语。”试官已喜此一联。又陈季陆在福州考较，出《皇极统三德五事赋》，魁者破题云：“极有所会，圣无或遗，统三德与五事，贯一中于百为。”季陆先生极喜开初两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贯百为于一中”，似乎倒置。改贯字作寓，较有意思。尤喜陈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题问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诲也。

假用夏字

往年上庠汤黄中试《秋燕已如客诗》破题：“近人方贺厦，如客已警秋。”以厦对秋，权借用字也。陈傅良作《仲秋教治兵赋》破题：“虽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张永《防秋诗》云：“逆胡方猾夏，中国重防秋。”以夏对秋，正借用字也。原其所作皆有自来，岂非得□乔月中桂之遗意耶？所谓“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是也。六吟入韵，能于借对上得一二警联，便自高人一着，作者不可不知。

诗贵熟读

梁揆叔子解试，《雕鹗离风尘诗》，当时无不击节，天人径说。“雕鹗冲天品，凡禽未易伦，三秋乘志气，一举离风尘。”或者喜其自喻见志，果超诣上上第。幼尝诎此一篇，已自迅口转过，初不觉其所以妙处。及至暮年，始悟“高腾霄风渚，下睨塞鸿宾”，借渚字对宾，无如此之巧，始叹伏不能自已。大凡玩古人糟粕，须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读书。又要熟读，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又云：“旧书不厌百遍读，熟读应须子自知。”

廷对二说

尝见闽中一士人方领乡举，叨□过省廷对，有“蒙被教育”之说。又见浙中一先生，四举子当廷对，有“僻在一隅”之说。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笼说话，怕落第五甲也。欲媒试官把做《大学》，川中人看得数较优，果是使得验其狡猾如此。后进之士当自奋励，取高第而窜巍科，夹在万人头上立，不可效此曹为碌碌计也，千万勉旃。

祝贺生辰

伊川生日致斋恭肃，不事饮燕歌乐，盖念劬劳之力。今人诞辰极意欢娱祝寿之诵，多用律吕体状其月，又用蓂荚形容其日，固已亲切，然而蓂荚一事，据某所见，半好半不好也。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长一叶，乃是增数，诚为美事，尽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后，一日凋零一叶，乃是减数，实为语忌，乌可使也？用事当严所择，为文又要脱俗，方是作家目。如八月十六生人，或者为之歌曰：“昨夜万家齐笑语，祝君千岁共团圆。”又如诗僧上秦师垣寿曰：“不祝公方椿与松，椿松老大空无用。不祝公方雀与龟，雀龟汩没徒泥中。祝公愿作天上月，岁岁年年常皎洁。锦城初动五更钟，引领众星朝北阙。”秦公大悦。

严子陵本姓庄

严子陵本姓庄，避显宗讳，遂称严氏。若钓台，若七里滩，亦皆以严命名，无非循习之讹，而莫知其非也。本朝宣和间，方腊寇江浙，改睦州为严州，盖本于此。至如范晔操东汉之史笔，初不究其姓氏之

由，遽曰严光而传之，无乃以田千秋为车千秋乎。余是以寄意绝句于钓台之上，有曰："千古英风想子陵，钓台缘此几人登。谁知避讳更严氏，滩与州名总误称。"

淅　川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阳，南流至淅川，又南流入汉。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釃为二者，漓桂是也。唯淅湍同川而异流，本末不相犯，故谓之淅焉。

用夏变夷

据胡床、畜番犬、舞拓拔（拓拔氏胡人设呼为拓拔）、动蛮乐，皆士大夫之所不当为而为之，无乃循习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奋拔于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国礼义为己任，亦风化之所由倡也。殆见用夏变夷，不闻用夷变夏。

自悟前身

余因以类彰，羊祜自省前身为李氏之子，边镐为谢灵运后身。韦皋既生一身，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儿若有喜色。韦氏问之，僧曰：此子乃诸葛武侯后身。因以武侯字之。见《宣室志》。及观王十朋绝句："石桥未到神先到，日里还同梦里时。僧教我名刘道者，前身曾为石桥碑。"石桥乃天台五百尊罗汉洞口也。今世所以聪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来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员，功成行满道洽政治，故有如是灭，亦复有如是生。彼有灵物托化星辰降诞，神道出世为我等相者，应见自性如来，岂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狱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狱幽而在下，疑其势之相辽绝也。据某所见，大有不同。盖与人说好事，一切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于天上。欺美人物色，教唆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狱，不必更求之于地下。为善即天堂，为恶即地狱。天堂、地狱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间，不可有毫发差。

修外功德内功德

人于利济通达者力为之，患难困苦者力救之，皆如己身之事，修此为外功德也。修之勿责人报，勿希天佑，人若有知，天若有灵，此理当如何哉？人能清心释累，惩忿窒欲，修此为内功德也。修之勿期道胜，勿希瑞应，经若不诬，教若不虚，此理当如何哉？

善恶有报

"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此古语也。"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速与来迟"，此古诗也。或者执其"为善未必福，为恶未必祸"之说，遂以谓善恶莫执无应，妄启轻福远祸之心，果能无应也耶？夫善有善报，善人为善，而天或不以善报，非无报也，盖未报也。恶有恶报，恶人为恶，而天或不以恶报，非无报也，盖未报也。所谓未报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时，则其报之也其效如捷。胡不观《大藏经》云："善若无报，其善未熟；其善熟时，必受其福。恶若无报，其恶未熟；其恶熟时，必受其苦。"

偷割牛舌果报

吴少颖在长沙萍乡作馆，亲见胡屠爱小便宜，多见众人未知之际，搀开牛口，偷割其舌。一日，主家出大牯牛，复又行盗，削一竹劖穿其舌炙。其牛奔，主亟呼胡屠袭逐，胡恐抛下为他人所窃，急将竹劖咬定，拔出其肉以酒咽下，不觉自断半舌，更强以粥饮，一月作牛吼而死，其果报如此。

心目相乱

"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是心为眼所乱也。"忽然举首见新月，错认蛾眉忆故人"，是眼为心所乱。□□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无意于相乱，而不能□相乱也。

责己说

责己不责人，君子也；责人不责己，小人也。小人惟知责人而不知责己，所以多招外谤，盖尝自恕也。人之子弟或好赌博、声色、笼养、游猎，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诱之，故外得以投之，费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为父兄者，当痛责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惩戒之可也。不此之为而妄诉他人于官府，冀其悛恶改过，不可也。大凡邻舍孩提或有争兢，不问其是非如何，只是挞其子也，遂免他议。人有书"世情"二字，并"苏秦只是旧苏秦，昔日何疏今日亲"之句于座右，责其不情于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势，此所以疏之者何望焉？秦穆公善悔过，责己不责人。荀子曰："君子责己重以周。"此之谓也。

断饮说

房琯以片言取宰相，杨炎以单语悟天子，一言之感人如此。顷年陈公大乡平生好饮酒。一日，席上有一同寮，举以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而问之陈曰："酒亦岩墙也？"陈因是有闻，遂终不饮。何其一言之感人如此。今人或有所溺，而乃谆谆之诲，缕缕之词，勉之不从，何也？盖劝其以所欲，而禁其所不欲，岂遽然惟我是听而忘其所爱？断然不能投合，不若以节之之说告之，渐令改过可也。大凡谏诤之道，无出于此。

茹蔬说

能为人之所能为，而不能为人之所不能为，庸人

也。断荤戒酒，食菜茹蔬，是人之所能为也。割爱妻子，绝念色欲，是人之不能为也。吃菜事魔，正生此患。至于贪财恋色，男女混置，修二会子，说金刚禅，皆幻术也。若夫大可诛者，不飨祀家，先言送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则有父，有父则有祖。四时飨献，示不忘其本也，岂有俗祟而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趋向，非不慕善，要之邪道缪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

声律对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扆，廷臣献六箴”，此省题诗也。“白发不愁身外事，六幺且听醉中词”，此律诗也。二公之所以对者见之于诗，无非借数而已。《周以宗强赋》：“故苍篆之兴起，始诸姬而阜康。”《东门种瓜》诗：“青门无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之所以对者见于赋诗，无非借数与器而已。诗史以“皇眷”对“紫宸”，曲词以“清风”对“红雨”，或以“青州从事”对“乌有先生”，或以“披绵黄雀”对“通印子鱼”。“因朱邪之板荡，致赤子之流离”，“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是皆老于文学而见于骈四俪六之间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脍炙几千万口也。尝记陈季陆应行先生举似作赋之法，用“高皇”对“小白”。

诗题用全句

省题诗，考官以古二韵上不拆破。“度日清夷诗”，许琮以“圣图天广大”为对，并是□杜全句，最为难得，旷古以来无此作。又如上庠孙应时作“奏赋入明□”，出杜甫《庄游》，对韩文公《龊龊诗》“排云叫阊阖”，亦自难得，惜乎非一家诗也。若无浑然天成之句，不免拆破四柱中使，只要稳贴下得好，不拘倒置先后，更于点化上着工夫，亦自可以冠场。余尝欲以杜诗“扈登黄阁”（奉赠严八阁老）对“享□照紫泥”（奉赠太常卿），以“泥融飞燕子”对“地僻舞鹍鸡”（并绝□），盖效许公诗体也。又欲以“献纳纡皇眷”（奉赠鲜于京北二□韵），联“衣冠拜紫宸”之句（太岁日诗），盖效前辈对诗格也，当有流水高山之遇。

戒食菰蕈

夏秋月杂菰蕈皆是恶□蛇气结成，前后坏人甚多，断不可吃。尔农民何不勤力种菜，四时无缺，何用将性命试此毒物。特此劝谕，莫招后悔。（见王状元夔府十□）

醉翁谈录

[宋]金盈之撰　刘加夫整理

《醉翁谈录》八卷，南、北宋之交人金盈之撰盈之，生平事迹不详。该书分“名公佳制”等六类，记述唐宋遗事、诗文及宋代京城风俗。

卷一　名公佳制

史丞相上梁文　嘉定己巳敕赐府第

奋身许国，端如柱石之擎天；崇德报功，可使楼台之无地。不有间生之瑰杰，莫成协大之殊勋。方乾坤之气豁尔清夷，宜国家之典举于希阔。恭唯某官相门勋望，圣世儒宗。尚父素无二心，新传衣钵；阿衡咸有一德，感会风云。挺孤忠于巇崄之间，平巨奸于盘错之日。祖宗基业，三百载反掌而安；南北生灵，亿万人息肩以乐。腹心鳌极，手翼龙楼。群贤并进于清朝，公论大开于今日。肆酬伟烈，上简渊衷。在相臣体国，固自忘家；而明主礼贤，莫优赐第。地灵阐秘，天纬开祥。于万家阛阓之廛，得十顷靖深之阯。栋宇耸高于霄汉，轩窗夐绝于尘埃。焕然制作之规模，来从天上；恍若神仙之洞府，移在人间。不数晏婴爽垲之居，且异马周佳丽之宅。彰一人之体貌，新百辟之仪形。盖凡有议论，欲问仲舒；而独佩安危，尤资中令。敬请龟卜，肇举虹梁；敢采欢声，式彰善颂：

抛梁东，于赫曦轮丽太空。一自咸池洗氛翳，八弦都在照临中。

抛梁南，仰瞩宸居碧汉参。已辩致君新事，业坐看咸五与登三。

抛梁西，参井烟光望欲迷。万里狼烽今已息，何须传檄定羌氐。

抛梁北，聘使交驰正如织。百年盟好一朝新，端的皆由公相力。

抛梁上，望外晴岚环碧嶂。不惟宸极伫公归，北斗泰山谁不仰。

抛梁下，燕雀但知栖广厦。几多桃李荷栽培，准拟春风归造化。

伏愿上梁之后，德尊而神泰，心逸而体胖。紫宸□咫尺之遥，清间有十行之宠。君臣千载，永为宗庙之栋梁；父子一门，并纪勋庸之彝鼎。

水碓古诗

生平志刚坚，打硬铁石嵴。而何不自持，受制一泓水。眯目厌扬穅，折腰长为米。俯仰不暂停，瞥荡（音汤）殊不已。廪人欲继粟，仆仆乃使己。钬铮夜雨中，尘秕西风里。亦有济时材，野老勿轻视。邻车久不转，为乏河九里。区区二千石，因而成事耳。

竹奴文

予以畏日虐昼，几案如炉，乃下竹榻，置庭之隅。设蕲簟与筠枕，将逭暑于须臾。卧既久而不寐，汗如浆而浃肤。挥员箑以腕脱（箑，所甲反，霎同音。楚人谓扇曰箑），咀坚冰而口呿。榻、枕、簟之三子，俄趋进以来俱。同辞而言曰：“仆之鼻祖，宅于渭墟。有地千亩，富将侯租。钓月北海者，徯英主而赴风云之会；龙跃葛陂者，委功名富贵而为跆天衢。逮后来兮孙稚，遂枝分而派居。仆家寒而族冷，无绍介之吹嘘。顾以凉德而猥叨亲近，誓将尽节以篴夫台舆。今君流汗四洽，气郁不舒，仆等乌可缄举类之口，而不告君以良图？仆有竹氏夫人者，性不热中，体清而癯，倘受君之亲倚，可来爽气之虚徐。君诚召而用之，彰鄙言之非谀。”予应曰：“俞，吾方思之。”乃遣长须三子具□，而竹氏至予。予呼之前曰：“汝以斧斤成质热□，须凭肱据股，纵意所如。非有鹊巢之德，采苹之职，曷为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称汝，既以重诬，汝辄披襟，于汝安乎？夫金炯有清明之鉴，而袭彻侯之爵（炯，户顷反）；毛颖以翰墨之勋，而掇中书之除。汝非有功有德，可与二君子为徒。今黜汝之僭号，而谓汝为竹奴，盍安名而谨分，顺主人之所驱。无沮怍以觖望，遂衔冤归憾于吾。”竹奴皇恐稽首而进曰：“岂谓是欤？妾久惧驽下而负乘，将乞骸以裁书。辱开陈而是正，庸迪陋以启愚。虽不敏而自忻，得斯名之不虚。敢失言以怀怨，甘贬爵而为下执之趋。”

约朋友结课檄书

士怀居，不为士，莫辞会友之文；人不耻，何若人，当广齐贤之见。矧国家求士之诏甫及，而郡国贡英之典立行。如临深渊，无宜羡鱼；并驱中原，谁先得鹿？梦回槐国，还惊举子之忙；战哄棘围，肯效原夫之辈？自非磨犀角、擢象齿，安得附凤翼、攀龙鳞？惟其一一而吹，必也多多益办。《白雪阳春》，虽云寡和；《高山流水》，自有知音。况人人磨铁砚之徒，个个夺锦标之手；文妙“黄绢幼妇”，赋高《乌有》《子虚》。如或一日暴十日寒，岂谓千人英万人杰？欲跨乌骓马，须还扛鼎之人；不战黄鹤楼，争睹降旗之帅？讵可家自为师，人自为学？要知游必择士，居必择邻，幸有王郎司讲及时之得，可无刘氏益坚固姓之谋。过犹不及，惟兹四人，期而不至，其罚五百。凡我既盟之后，吾友从事于斯，点尔何如，异乎三子之撰；聊尔自谓，或有一日之长。待收拾芥之勋，当鼓焚舟之勇。益张士气，横飞得志之秋；大振家风，联名澹墨之上。檄书所至，舆议佥从。

容膝斋致语

寸地休心，或发置锥之诮；数椽容膝，大胜环堵之居。非坐井以观天，犹乘槎之问汉。宋桷但求于细木，门闾不纳于高车。斤斧论功，龟鱼荐瑞。某技穷知止，兴尽倦飞。半百年而日苦无多，又余千稔；九万里而风斯在下，安敢肆言？鹪鹩不过于一枝，凤皇如翔于千仞。因山之麓，倚竹为庐。每驻屐而少留，必横琴而独乐。尘外欲招于五老，饮中难著于八仙。抵掌而谈，不出橘州之景；曲肱而枕，可追槐里之欢。昼掩卷以盟鸥，夜举杯而劝月。小以成小，斯焉取斯。雾塞华榱，沈沈者所以败也；风生圭窦，绰绰然有余裕哉。

御书扇铭

故刑部尚书孙公讳直孺，绍兴初侍讲禁中。上以所御白团扇亲书十字赐之，云：“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之句。后十七年，公之子臣枞属某为之铭。曰：

天厌隋乱，唐室代兴，于赫太祖，大人继明。
手持三尺，除残禁暴。日月宣光，风霆布号。
功侔尧甸，德配禹天。卑宫菲食，吾无间然。
贤路宏开，正直是与。儒先首尊，御于帝所。
著为世准，圣圣相因。稽经问道，如出一人。
伟欤胡公，万人之杰。耆儒宿艾，历宗三叶。
扇出上方，宝墨未干。天纵笔妙，宛若龙鸾。
璧月煌煌，光烛蓽室。子孙祝之，稽古之力。

清醇酒颂

清如秋江寒月，风吹波静而无云；醇如春江永日，游丝落花之困人。借之以涪翁清闲，鉴此杯面渌；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瓮头春。

竹石铭

刘文伯晚景次需之暇，于所居之侧妆饰一轩，潇洒可人。其中一壁，但画竹石而已。刘酷爱之，日游其中。江永之一日来访，刘乃具酒，拉亲旧饮于是轩。永之既醉，忽举笔题两句于画壁之旁云：“此石拳然，此君萧然。”刘意殊不乐。江久乃再续云：“是谓岁寒之操，人与物以俱坚。”刘乃大喜。遂题两句于江所题之后壁云：“壁上有人题好句，天应锡我老何难。”饮坐客烂醉乃散。

司马公联句

温公退休之暇，携筇为招提之游，其寺之下有峻岭焉。公登是岭，见二人坐于石上，扬然自得。公亦憩于其旁，忽闻二人联句。公不觉微笑。二人尤轻视之，乃言曰：“公亦能诗乎？可联两句。”温公曰：“一上一上又一上，看看行到岭头上。”二人大笑。少顷，公曰：“诗犹未就，再吟两句。”曰：“乾坤只在掌拏中，四海五湖归一望。”二人相视大惊，知其为大贤，乃长揖而退。

弃竹杖诗

刘侍郎夔因赴省之时，携筇徒步，道经三衢。临登舟次，以所携之竹杖投于江，乃口占诗以祝之曰：“曾伴仙翁出武夷，艰难险阻有扶持。我今去作朝天客，送汝为龙到葛陂。”识者闻其诗，知此公志量不出人下，是年果登第。

卷二 荣贵要览

戊辰亲恩游御园录

嘉定改元。五月甲辰，主上临轩策进士。辛酉壬戌，胪唱于集英殿。建安昭武，正奏名十有二人，特奏名十有七人，宗室取应一人。以六月戊寅讲乡会于聚景园。谢（源明）月光、赵（善恭）作肃、刘（焓）晦伯、窦（思文）文仲、李（正通）彦中、雷（霆）复之、徐（应龙）仲通、赵（善植）材父遣书币来相席。邹（应龙）景初先自章贡致馈，至是还朝，复主盟斯会。黄（格）诚之、李（曼卿）仲硕、蔡（以中）正孺、李（桂）景诜、王（洪之）涂叔、真（德秀）景实预焉。调官较艺中都者三十人同席。先言还，弗及与者。时中书舍人太子庶子直学士院邹（应龙）景初禀东宫，面奏得圣旨，特借御园

鉴远堂（御书金字） 讲团拜
翠光亭 更衣
会芳堂 会素食五杯
西斋（系会芳堂西偏，面北开门，一望皆荷花湖，平水如镜。）

凉观（以上四所，并青字御书。从正數柱直入至照壁，深四丈余尺，一架梁下可坐六十余人，更有余闲之地。）

分茶　劝酒七盏荤食

花光亭(金御书八角)　含风殿　松风阁(青字)

凌波亭　橘里　橙乡

蓼洲　玩月亭（八角）　露华亭（八角）

莲湖（在鉴远堂前弥望）　兰坡

芙蓉径　柳屿　桂林

柳鸥　李蹊　菊坡

龙舟（皆金妆鳞）

凡四五十所，足迹止到此而已。

含元殿

含元殿，唐初建造，凿龙首冈以为基趾，彤墀结砌，高五十余尺，左右立栖凤、翔鸾二阙，龙尾道出于阙前。倚阑下瞰，前山如在诸掌。殿去五门二里，每元朔朝会，禁军与御仗宿于殿庭，金甲葆戈杂以绮绣，罗列文武缨佩，序立蛮夷酋长，仰观王座，若在霄汉。议者以为自姬汉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

曲江之宴

曲江池本秦世隑州。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采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驾肩击毂。上巳即锡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采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入夏则菰蒲葱蒨，柳阴四合，碧水红蕖，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花辰，玩清景，联骑携觞，亹亹不绝。

同昌公主

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出钱五百万贯，仍罄内库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栊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阑、药臼、食柜、水槽、金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悉饰以金龟、银鳌。又琢五色玉器为斗合，百宝为案。又赐金陵银末，其数斛。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床象席、龙团凤褥。连珠帐，续真珠为之也。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乃却寒鸟骨所为也。又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成，为鹧鸪之状。翡翠匣积羽饰之，神丝绣被绣三千鸳鸯，间以奇花异果，其精巧华丽绝比。其上络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又带蠲忿犀、如意玉，时张瑟瑟幕于堂。其幕阔三丈，长一百尺，轻虚明薄，向空张之，则疏明之纹如碧钿之贯真珠，虽大雨暴降，终不沾濡。或云以鲛人瑞香膏傅之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特异，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不生垢腻。火蚕绵出炎洲，絮衣一袭用一两，稍过度则蒸燠之气不可衣也。公主一日大会韦氏族于广化里，玉馔俱列，暑气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南轩。良久，满坐皆思挟纩。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中有龙涎，故能消暑毒也。

莲池

神庙时，中贵宋用臣凿后苑瑶津池。成，明日请上赏莲荷。忽见万荷蔽水，一夜买满京盆池沉其下，上嘉其能。（下阙）

卷三　京城风俗记

予世居京城，自渡江以来，每思风物繁盛，则气拂吾膺。暇日因命儿侄辈钞录一年景致及风俗好尚，无不备载。行将恢复，再见太平，当知予言历历可验也。

正月

元旦，天子受朝贺，俗谓之“排正仗”。百官皆衣朝服，贺毕，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乐侑觞（侑音又，佐也）。如不受贺，则诣东上阁门，拜表而已。三日，放士庶赌博，多扑元夕所用百品灯笼之具。人日，正月初七日也。造面茧，以肉或素馅，其实厚皮馒头酸馅也。馅中置纸签，或削作木，书官品。人自探取，以卜异时官之高下。贵家或选取古今名人警摘句可以占前涂者，然亦但举其吉祥之词耳。故欧公有诗云：“来时壁茧正探官”之句。前一日，探聚粪壤；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韩文公《送穷文》尚矣。又石曼卿《送穷诗》曰：“世人贪利意非均，交送穷愁与底人？穷鬼无归于我去，我心忧道不忧贫。”立春。开封府土牛进入，中开封县土牛。一日，鼓乐迎置府南门上，天下真定府土牛最大。是日，自郎官、御史、寺监长贰以上，皆赐春幡胜，以罗为之，近臣皆加赐银胜。开封府鞭牛讫，官属大合乐宴饮。辨色入朝门，谢春幡胜。上元。自月初开东华门为灯市，十一日车驾谒原庙回，车马自阙前皆趋东华门外，如水之趋下，辐之凑毂。又有灯球、灯槊、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绢灯、镜灯、字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瑠璃灯、影灯。诸灯之最繁者，棘盆灯为上。是灯于上前为大乐坊，以棘为垣，所以节观者谓之“棘盆”。山棚上、棘盆中皆以木为仙佛、人物、车马之像．尽集名娼，立山棚上。开封府奏衙前乐，选诸绝艺者在棘盆中。飞丸走索、缘竿掷剑之类，大率都城灯市所观者；车服罗绮器用之类，所谓车马往来人看人者是也。都人欲为夜宴，则绝无可往处，人多故也。妇人又为灯

球、灯笼，大如枣栗，加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又插雪梅，凡雪梅，皆绘楮为之。又有宜男蝉，状如纸蛾，而稍加文饰。十八日谓之收灯。是日，辇声归内，亦稍稍解去，车马渐已稀少。晏丞相《正月十九日》诗云："楼台寂寞收灯夜，里巷萧条扫雪天。"又《十八日收灯诗》云：

星逐绮罗沈晚色，月随歌舞下层台。
千蹄万毂无寻处，只是华胥一梦回。

是诗尾两句盖状其车马稀少，如华胥梦觉也。

二　月

一日名中和节。自唐以来，以是日为中和节。今唯作朝假，亦不休务。然朝士自是日著单衣公服，唯政事老臣犹衣夹袍入宫，见上御单袍，即亟易之。社日。是日有三宜三不宜。人家男女并用早起，旧俗相传：苟为晏起，则社翁社婆遗粪其面上，其后面黄者，则是其验，一不宜也。女子忌食齑，则嫁时拜公姑腰响，二不宜也。学生皆给假，幼女辍工夫，若是日不休息，令人懵懂，三不宜也。小学生以葱系竹竿上，就窗内钻出窗外，谓之开聪明，一宜也。不论男女，以采线系蒜悬于心胸之间，令人能计算，二宜也。父母取已嫁女归家，名曰"归宁"，旧俗相传，是日归宁，则多外甥，三宜也。是日，饮酒治聋，不知所从来。至今此风不替，唯见于老杜诗。寒食节。冬至后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民闭以一百四十日始禁火，谓之大寒。一月寒食者，今姑不讲矣。今云断火三日者，谓冬至后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唐杜甫《小寒食》诗云："佳辰强饮食犹寒。"乃知"食犹寒"，则是一百六日也。一百四日为大寒食，一百六日为小寒食，明矣。或以一百五日为官寒食，一百四日为私寒食，又云一百三日为炊熟，以为后三日禁火为烹炮燂汤之具（燂音蓝，汤，土当反）。庆历中，京师人家庖厨灭火三日。是节合都士庶之家多蓄食品，故京师谚语有"寒食十八顿"之说。又谚云："馋妇思寒食（馋，土咸切，不廉也），懒妇思正月。"正月女工多禁忌故也。又谓寒食为一月节者，自一百四日人家出修墓祭祀，如是经月不绝。故俗传有一月节之语。是日，世传妇人死于产蓐者，其鬼唯于一百五日得自湔濯，故人前一日皆畜水。是日不上井，以避之。又以枣面为饼，如北地枣菰而小，谓之子推，穿以杨枝，插之户间，而不知何得此名也。或者以谓昔人以此祭介子推，如端午角黍祭屈原之义。都民不论贫富，隔岁以豕肉先糟熟，挂灶侧，名曰"腊月肉"。至是日，特取净洗而食之，盖预备禁火之意也。今人皆不知其义。

三　月

清明节在寒食前后，故节物乐事皆为寒食所包。国朝故事：唯自清明日开集禧殿太乙宫三日，宫殿池沼、园林花卉诸事备具，繁台正在其东，登楼下瞰，尤为殊观。石曼卿诗云："台高地迥出天半，剩见皇都十里春。"上巳，上开金明池、金水河、琼林苑（三事见《教坊记》详载）。是日开金明池，细民作小儿戏弄之具，而炫卖者甚众，而龙船为最多。大率仿御座龙船及竞渡龙虎头船，其巨细工拙不一制也。自元丰初，每开一池，日许士庶蒲博其中，自后游人益盛。旧俗相传。里谚云："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风发。"盖是日村姑无老幼皆入城也。是日郡府为盛会，争标水秋千之戏，皆如上巳，而观者杂遝，过之远甚。三月二十八日，虽复为此戏，又其次也。西京多重此日，京城合郡不以朝贵士庶为间，每于此月当牡丹盛开之际，各出其花于门首及廊庑间，名曰"斗花会"。富贵之家设宴以赏，姿倾城往来游玩。都人是日盛饰子女，车马阗街，珠翠溢目，一春游赏，无出于此。旧俗相传：慈恩院有花两丛，花开五六百朵，繁艳芬馥，近少伦比，有僧思振甚宝爱之。一日朝士数人寻芳至慈恩院，时东廊小轩有白牡丹可爱，相与倾酒而坐，因谓思振曰："牡丹之盛美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浅红、深紫而已。竟未识红之深者。"思振微笑曰："安得无，但诸贤未之见尔。"于是从而诘之，思振曰："昔于他处一见，盖非辇毂所有。"坚求之不已，僧曰："众君子好尚如此，老僧此实有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于人否?"朝士作礼为誓云："终身不复言之"。思振乃开一房，其间施设幡像，有板壁，遮以旧幕。幕下启关而入，至一院。有小堂两间，华洁潇洒，轩庑阑槛，妆饰华丽。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开花异常。春阳才照，露华乍晞，浓姿半开，炫耀心目。朝士爱赏留恋，及暮乃去。思振曰："老僧保惜培护近二十年矣，谨无出语，使人知之。"经数日，甫及斗花会之辰，有权要子弟数人同到寺，至有花之房，从容良久，引思振至曲江闲步。将出，令小仆寄安茶笈（音及，箱也），裹以黄帕，遂往曲江岸，藉草举杯次。忽有小师奔走而来云："有数十人入院掘花，禁之不止。"思振俯首无言，唯自吁叹。坐中权要子弟相顾而笑。却同僧归院，至寺门，见以大畚盛花（畚音本），舁抬而去。取花者徐谓僧曰："窃闻贵院有此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预有相告，盖恐难于见舍。适寄茶笈中，有金三十两、蜀茶二斤以谢。"是年斗花之会，独此花为东京第一。

卷四　京城风俗记

四　月

八日。诸经说佛生日不同，其指言四月八日生者为多。《宿愿果报经》云："我佛世尊生是此日，故用四月八日灌佛也。"南方多用此日，北人专用腊八。皇祐间，员照禅师来会林，始用此日。盖行《摩诃利头经》浴佛之日。僧尼道流，云集相国寺，是会独

甚。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妇女骈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观者，莫不蔬素。众僧环列既定，乃出金盘，广四尺余，置于佛殿之前。仍以漫天紫幙覆之于上，其紫幙皆销金为龙凤花木之形。又置小方座，前陈经案，次设香盘，四隅立金频伽，磴道阑槛，无不悉具。盛陈锦绣襜褥，精巧奇绝，冠于一时。良久，吹螺击鼓，灯烛相映，罗列香花。迎拥一佛子，外饰以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其中不知何物为之。唯高二尺许，置于金盘中。众僧举扬佛事，其声振地，士女瞻敬以祈恩福。或见佛子于金盘中周行七步，观者愕然。今之药傀儡者，盖得其遗意。既而揭去紫幙，则见九龙，饰以金宝，间以五彩，从高噀水，水入盘中，香气袭人，须臾盘盈水止。大德僧以次举长柄金杓，挹水灌浴佛子。浴佛既毕，观者并求浴佛水饮漱也。开封府风俗：以稻并李置采囊中带之，谓之“道理袋”。鼓扇百索市在潘楼下。丽景门外，阊阖门、朱雀门内外，相国寺东廊，睦亲、广亲宅前，皆卖此等物。自五月初一日以后，富贵之家多乘车马，萃潘楼下，亦次于七夕。鼓扇者俗造小鼓悬于梁，或置台座上，或鼗鼓，或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或红或白或青，或绣或画或缕金，或合二色，以相馈遗。民家是日相尚以槐叶取其嫩者烂研如泥，入沸汤中，候沫起，以醋点之成块。漉出，复研之，和□□□□□□□□□□□□□□□□皆谓是□□□□□□□□□□□□□□□□□□□于姓柏人家求饭，以当之。有医工柏仲宣大保，每岁夏至日，炊饭馈遗知识家。

六　月

六日。开封府皆言猫儿常苦寒，一岁之中唯六月六日一日热。京师三伏，唯史官赐冰麨，百司休务而已。士大夫家不以为节，特吏人、医家、富商、大贾聚会宴饮，其所尚者食羊头签而已。

七　月

七夕。潘楼前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嘉祐中，有以私忿易乞巧市乘马行者，开封尹得其人，窜之远方。自后再就潘楼。其次丽景、保康诸门及睦亲门外亦有乞巧市，然终不及潘楼之繁盛也。夫乞巧楼多以采帛为之，其夜妇女以七孔针于月下穿之，其实此针不可用也，针褊而孔大。其余乞巧，南人多仿之。京师是日多博泥孩儿，端正细腻，京语谓之摩睺罗，小大甚不一，价亦不廉。或加饰以男女衣服，有及于华侈者。南人目为巧儿。

八　月

中秋。京师赏月之会，异于他郡。倾城人家子女，不以贫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服饰之。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所以当时赋词者有“时人莫讶登科早，只为常娥爱少年”之句。女则澹伫妆饰，则愿貌似常娥，员如皓月。俗传齐国无盐女，天下之至丑，因幼年拜月，后以德选入宫。帝未宠幸，上因赏月见之，姿色异常，帝爱幸之，因立为后。乃知女子拜月，有自来矣。旧传是夜月色明朗，则兔弄影而孕，生子必多。海滨老蚌吐纳月影，则多产明珠。比明年采珠捕兔者，卜此夕为验。

九　月

重阳。以酒果糕等送诸女家，或遗亲识。其上插菊花，散石榴子、栗黄；或插小红旗，长二三尺。又以泥为文殊菩萨骑狮子像，蛮人牵之，以置糕上；或以圣像不可亵黩，每糕上作小狮子形数个，或为泥鹿。是日，天欲明时，以片糕搭儿头上，乳保祝祷之，云：“百事皆高”。

十　月

旧俗：十月朔开炉向火，乃沃酒及炙脔肉于炉中，围坐饮啖，谓之暖炉。至今民家送亲党薪炭、酒肉、缣绵，新嫁女并送火炉。

十一月

冬至前一日。云冬至既，号亚寒，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为夜除，大率多仿岁除故事而差异焉。鄙人自冬至之次日数九，凡九九八十一日，里巷作九九词。又云“九尽寒尽，伏尽热尽。”冬至。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为三大节。自寒食至冬至久无节序，故民间多相问遗。至岁除或财力不及，不复讲此。俗谚有“肥冬瘦年”之语，盖谓冬至人多馈遗，除夜则不然也。人家是日多食馄饨，故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语。开封俗语：“新节已过，皮鞋底破。大担馄饨，一口一个。”百官是日如元旦，天子受朝贺，俗谓之“排冬仗”。百官皆衣朝服贺。毕，百官以次就坐，酒五行，太常以乐侑觞。

十二月

除夜。旧传唐明皇是夕梦鬼物名曰“钟馗”，既觉，命工绘画之。至今人家图其形，贴于门壁，亦有用绡为图者。禁中每岁前赐两府各一，又或作钟馗小妹之形。除夜，京师民庶之家，痴儿骇女多达旦不寐，俗谚云“守冬爷长命，守岁娘长命。”

卷五　琐闼异闻

日林国怪石

其国在淮东北四万里，国西南有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鉴人五脏六腑，亦谓之“仙人镜”。其国人有疾，照之遂见其疾起于某处脏腑，即自采神草饵之，无不愈焉。

赐辅国玉辟邪

肃宗赐李辅国二玉，名辟邪，各长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间所有。其玉之香可闻于数百步，虽秘之于金匮玉函，终不能掩其气。或以衣裾误拂，则芬馥经年；纵浣濯之，亦不消歇。辅国常置座侧。一日方巾栉，忽一大笑，一悲号而涕泗交下。辅国恶其怪，碎如粉，以投厕中。其后常闻悲痛之声，不周岁而辅国死焉。初投玉屑时，为嬖孥幕客宫人知物异常，隐留二合。后为一朝士知之，以钱三十万买去。后朝士以事将伏诛，其香化为白蝶数万，竟天而去。

碧芙蓉为异

唐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也，出于于阗国。其光洁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壁，故号“芸辉”焉。而更构沈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屏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柙，结络以真珠瑟瑟。其为精妙，殆非人工所及。而服玩之奢侈，拟于帝王之家。“芸辉”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蘋花，亦类白蘋，其色红，大如牡丹，不知何自而来。间有碧芙蓉香洁，菡萏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阑以观，忽闻歌声清响，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恶既甚，遂剖其花，更无所有。即秘之。及载诛死，其家逸奴言其实。

奉天之谶

德宗因朱泚之变幸奉天。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岂可令朕处林木间乎?”曰：“不然，但以地名亦应也。”及奉天尉贾隐林谒上于行在，上观隐林气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亦应知星者语，上因延于卧内，以探筹略之深浅。隐林于御榻前以手板画地，陈攻守之策，上奇之。隐林因奏曰：“臣昨夜梦日坠于是，臣以头戴日上天。日，陛下也。陛下此来，事契前定。”奉天之难，后果符于隐林之梦。

诗　谶

泽潞有僧号普满，随意所为，不拘僧相。或歌或笑，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验，故时人比为万回。或于佛舍中醉题诗数篇而亡去，但记一诗云：“此水连泾水，双珠血满川。青牛将赤虎，还号太平年。”朱泚、朱滔兄弟乱，乃知其谶。“此水”乃“泚”字；“泾水”自泾州兵乱；“双珠”，泚兄弟也；“青牛”，乙丑岁，乙木、丑牛也；次年丙寅，乃丙火、寅虎是也。

神仙术

顺宗好神仙，闻有处士玄解，上召至，鬒发童颜，气息香洁。常乘一黄牝马，粗高三尺，不啖刍粟，但饮醇酎，不施缰勒，唯以青毡藉其背，常游历青兖间。与人语千百年事，历如目击，知其异人，遂令召入宫。处九华之室，设紫茭席，饮龙膏酒。上每日亲自谒问，颇加敬仰，未尝以君臣之礼相关。上因问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颜色不衰，何也?”玄解曰：“家于海上，常种灵草食之，故得然也。”即于衣间出三年药实，为上种于殿前，沃以长安酒，覆以金盘，戒于帝曰：“慎勿令人开视。”经七日，令帝斋沐焚香，启盘视之，灵草已成，异香芬馥，自帝之外皆不与见。玄解请上随心饵之，颇觉神验，由是益加礼重。玄解一日，辞归东海，上未之许。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采绘华丽，间以珠玉，因元日与玄解视之。上指蓬莱曰：“若非上仙，无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岛咫尺，谁曰难及。臣虽无能，试为陛下一游，以探物象妍丑。”即踊体空中，渐觉微小，俄而入于金银阙内。左右连声呼之，竟不复有所见。上追忆叹恨，仅成羸疾，因呼其山为“藏真岛”，并焚凤脑香以崇礼敬。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

金玉屑化为胡蝶

穆宗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视，必嘉叹曰：“人间未有。”后宫禁中，遇夜常有黄白蛱蝶计万数飞集于花间，辉光照耀，达曙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有获者。上令张网于空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嫔御追捉以为娱。迟明视之，则皆金玉片也。其状工巧，无以为比，而内人争用绛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妆奁中。其后开宝厨，睹金屑玉屑，将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

雕木为技剧术

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动静，与真无异。以关戾置于腹中，矜之，则凌云奋飞，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儿，以捕鼠雀。何郎中异其机巧，遂以事奏。上睹而悦之。志和又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采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踏则鳞鬣牙爪俱出。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矫矫若得风云之状。上虽爱之，其心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有惊惧圣躬。臣愿别进薄伎，稍娱至尊耳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解何术，为我作之。”志和遂于怀中出一桐木合，方数寸，中有物名“蝇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丹砂啖之。乃令为五队，令舞《梁州》。上令召乐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于上前，猎蝇于数百步之内，如鹞捕雀，无有不获。上喜其有可观，赐以采帛银碗。志和出宫门，即转以与人。后复诏志和，不知所在。

酒山紫海之异

南昌国有酒山，盖山有泉，其味如酒，饮之甚美，醉则经月不醒。又有紫海，水色如烂椹，可以染衣，其龙鱼龟鳖、砂石草木，无不紫焉。

黄金蛇

开成初，宫中有黄蛇，夜自宝库中出游于阶庭间，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宫人惊怪，掷珊瑚玦系之，如击断其首。熟视，并玦失所在。明日，宫人具以事告宪宗，令遍搜库中，乃得黄金蛇，珊瑚玦贯其首。上熟视而思之，昔隋炀帝为晋王时，以黄金蛇赠陈夫人，不知此蛇得自何处。左右因睹颔下有“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言耶。阿麼，炀帝小字也。”上之博学敏悟，率多此类。遂命取玻璃连环，系于玉龛之前足（以龛能啖蛇也），其后更不复见矣，

元藏几沧洲遇仙

处士元藏几，自言是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隋炀帝脱官奉信郎。大业元年为诲使判官，遇风浪坏船，黑雾四合。同济者皆不救而藏几独为破木所载，始经半月，忽达于洲岛间。人问其来，则藏几具以事对。洲人曰：“此乃沧洲，去国已数万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饮之，而神气精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谷，人多不死。亦出凤皇、孔雀、灵牛、神马之属，又产分蒂瓜。瓜长二尺，其色如椹，一瓜二蒂。有碧枣、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缝掖衣，又戴飞游冠，与之话中华事，则历历在目前。所居或金阙银台、玉楼紫阁，箫韶之乐是奏，饮之以香露之醪。洲侧有久视山，山下出澄绿水，其泉一百步，亦谓之“流绿渠”。虽投之金石，终不沈没，故洲人以瓦铁为舟舰。又有良金池，可方数千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鱼，有金莲花。洲人研之如泥，彩绘光影，焕烂与真金无异，但不可入火而已。更有莲茎出，其花如蝶，每微风，则动摇如飞。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则语曰：“不戴金莲花，不得到仙家。”又以强木造舟楫，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嬉。强木，不沈之木，若方一寸，以百斤之石缒之，终不能没。藏几淹驻既久，忽思中国。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达于家。问其国，乃皇唐子孙，皆疏属也。

罗浮先生

罗浮先生年数百而颜色不衰。立于床前，则发垂至地，坐于暗室，则目光可见数丈。每采药于深岩峻谷，则毒龙猛兽往来卫护；或晏然居家，人有具斋邀之。虽一日百处，无不分身而至。或与人饮酒，则出一壶，才可容一二升，纵客满座，而倾之弥日不竭。或他人命饮，即百斗不醉。夜则垂发于盆中，其酒历历而出，曲糵之香辄无减耗。及上召入内庭，遇之甚厚。及退，嫔御取金盆覆白鹊以试之。先生方休，忽起谓中贵人曰：“皇帝又令老夫射覆盆地。”中贵人皆不喻其言。果而上召令速至，而先生才至玉阶，谓上曰：“盆下白鹊，愿陛下早放。”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坐于御榻前，上令宫人侍汤药。宫人有笑先生貌古布素者，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妪，鸡皮鲐背，发鬓皓然。宫人悲骇，流涕上前不已。上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久而容质却复如故。上因语京师无豆蔻花及荔支，俄顷袖中出二花，皆连枝叶，各数百，鲜明芳洁如新折下。又尝赐食甘子，先生曰：“臣山中有者，味愈于此。”上曰：“朕无复得见矣。”先生遂以上前碧玉瓯以宝盘覆之，俄顷撤盘，即甘子至矣。芳香满殿，其状甚大。上食之，叹其甘美无比。

懿宗佳谶

唐懿宗，其意度甚厚，形貌瓌伟。在藩邸时，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见黄龙出入于卧内，上疾愈。妃异之，具以事闻。上曰：“无泄是言，贵不相忘。”又尝大雪盈尺，而上寝室上辄无分寸。诸王见者，无不异之。

九玉钗

同昌公主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有小字曰：“玉儿。”工乃巧丽，殆非人工所制。原其来，乃金陵人以献，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女奴授语曰：“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及觉，具以梦中之言言于左右。洎公主薨，其钗亦亡所在，左右因以语于人，或云：“潘妃小字玉儿也。”

闻步辇香

中贵人者，一日同辈买酒，饮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闻香，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耶?”曰：“非也，余幼给事于嫔御宫，常闻此香。未知今日何由而致，愿问当炉者。”遂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换酒于此也。”中贵人共视，益叹其异。

九花虬

安禄山僭乱，郭子仪有功。上因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子仪。九花虬者，即范阳节度李德山所贡，额高九寸，毛拳如鳞，头颈骏鬣，真虬龙也。每一嘶，则群马耸耳。以身披九花纹，故号“九花虬”。子仪知“九花”之异，固陈让者久之。上曰：“此马高大，称卿仪表，不必让也。”后复京师，上坚以马赐之，所以崇功臣也。

卷六　禅林丛录

贺叶僧下山娶尼疏

鸠罗什方唱宗禅，石勒辄资其法种；摩登伽密持

神咒，阿难果动其淫躬（摩登伽女事见《楞严经》第二卷）。若还超最上一乘，管取得个中三昧。共惟好龙胄子，坠鹊外孙（叶僧乃张家甥）。习孔习周（叶始作儒），期壮行其幼学；逃杨逃墨，觉今是而昔非。因礼拜顿悟伸骹（音敲，脚也），悔和尚几成弹指。说甚无退转，不如归去来。世路多歧，须藉与权而蹋白（与权，行者名，先叶下山）；爱河无底，且教大岳以识深（太岳，行者名，先归俗）。趯翻香火因缘，扶起苹蘩祭祀。虑无后之为大，知为养之有时。二十年桎梏者寮（乃所居寺中寮名），恶时易过；千百度风流旧事，熟处难忘。非缘礼膝升肩，未肯开心见胆。不可思也，追其谓之。虽难结发成亲，也且逢场作戏。况包氏周氏（尼本姓周，后随师姓也），从来经卷分明；而药师本师，在处针医工巧（叶僧俗家能医）。袖捶两下拈出，伐斧一上做成。莫非旧日家风，总是前生匹配。大迦叶笑翻牟尼佛，眼中花蕊大作么生；观世音嫁与马家郎，手里杨枝且拈放著。飞锡归来无住相，步莲移处稳双栖。落柏信佳期，雨花徒尔幻。阳台雨过，一班两点上清净身；阆苑春浓，万语千言出广长舌。见佛子真相于龙华会上，讲村人世法于狮子座前。手中甘旨，□不虑粗蔬；肚里雷鸣，也不关稀粥。此时童女有如菩萨现前，他日大儿管取如来抱送。喜动萱堂之上，谣腾梓里之间。歆教象弟钉船，恼得马爷荡桨（弟有妻父玻，名马，故云）。东山上讨这话头难得，画图中描这变相不成。傥余白日工夫，重理青云事业。但作官人朝九陛，勿拈束衲绦儿；若闻虞候报三更，休把念经篦子。自余贺语，未易敷陈。

弃吏为僧疏

法门四辟六通，任教扬击；爱网千缠万缚，岂意脱身。从教日往月来，频觅昨非今是。大木尊者便辞母，香求和尚急抛妻。等闲钟鼓度朝昏，何必阶墀还卯酉。文书休诉，从头检点佛书；符印请归，一任掌持心印。

化度牒疏

添丁一男子，猛弃了削发披缁；佐国八百缗，独奈何易衣并食。欲成就这平生好事，须打破大檀越悭囊。若是员融，不著众生相、寿者相、有我相；直须乐施，共结见在因、过去因、未来因。

僧化结路建桥疏

这一条行路乃万代安津，殊涂同归，举足蹋著。只为间多泞泥，所以难济；往来直须高架横桥，庶得同登彼岸。卒乍间教一下手，好这一段话头；衷私里愿我发心，须藉大家结末。无钱难为作要，有铁方可做针。用仗半句一言，自效善财童子；不惮千门万户，皈投多宝如来。直下承当，管有归着。纸糊门扇，丝绵也不通风；铁铸葫芦，涓滴实无漏水。将见下盘基趾，巩金石于千年；上□檐楹，跨虹霓于万丈。作大方便，无上因缘。

了禅师与觉和尚下火

这汉是建州建阳措大。放下廖叔公手中短棒，脱除庞居士头上乌纱，不以选官为名，以选佛为究竟。寻常室中，问渠狗子无佛性；渠云去不得，如银山铁壁相似。今也银山已摧，铁壁已开，只解恁么去，不解恁么来。恁么去，则诸人皆见，恁么来，则作么生。假饶吃了大丸丹，不免髑髅百杂碎。

永长老与吏人下火

生平说条念贯，死后一场公案。今朝木匣盛来，却教老僧判断。已觉发，未觉发，已结正，未结正。我佛自来慈悲，一时并皆放散。

醉僧溺死与下火

生平波波劫劫，只爱瓮头春雪。今朝忽过赵州桥，却去石根上践滑。虽然随波逐流，难免灰飞火灭。大众还识这沙弥下落处么，（喝）明朝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崇荐龚老与傅磨下火　姓吴

公年六十有九，作个风流魁首。门迎珠履佳宾，坐列红妆玉友。几年弄色成空，一旦闲花费柳。今朝时节到来，未审作何分剖。吴公若向这里分剖得下，涅槃无异路，生死共同涂。其或未然，寿山老汉为下注脚。（良久云：）

五五相交不自知，任人呼唤不扬眉。
铁船渡海无踪迹，寒食相逢有定期。

僧与妓弟下火

浓妆淡抹暗生尘，难买倾城一笑温。
弦管丛中消白日，绮罗帐里醉黄昏。
生前徒结千人爱，死后谁怜一点恩。
惟有无情天上月，更阑人静照幽魂。

崇和尚与妓下火

送汝上天堂，玉皇不待客；送汝入地狱，阎罗道九百。赠汝一把火，前路自擘划。（喝）须臾烟灭灰飞，莫念从前相识。

僧赞子母遭焚偈

夜深方锁绿窗猴，魂逐庄周蝶梦游。
恍惚有声罹大患，□□□□□□□。
风回焰烈三更后，烟灭灰飞万事休。
子母不须长抱恨，火光三昧许同修。

居士夏月举火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生死两头俱领过。即令拨

转上头关，谁人且道是甚么，是甚么。为说破，木人昨夜问三台，拍手起来唱哩啰。（某人）醒则个，灰飞烟灭事如何，云耸奇峰千万朵。

与女人举棺

诸人还见么，若也于斯见得，本无男女相。逃出死生关，截断恩爱河。直到涅槃岸，其或未□□□□为添个□□欲□□□□□□□□□□□□不须身外觅善提，他家自有通霄路。

撒　土

人假地水火风，不免生老病死。生时因土而生，死后复归于土。只此土还知否，结而为山为岳，散而为州为府。在天则为五行之中，在地则为万物之主。中央戊己独称尊，何物不归一点子。即今撒向此佳城，万代儿孙由荫注。贵者从兹贵，富者从兹富。奇山秀水尽来朝，吉曜善人常拥护。要知虚魄拟何归，不涉一尘归净土。

祭逃禅虚一居士文

敬附壶山，以解脱香一炷，寄诸占城国未灰底木头；以说心露一瓯，寄诸北苑已规之灵草。拈献逃禅堂上，告奠于大方广翁虚一之灵。惟灵之来，一无所著，惟灵之去，一无所缚。傲睨乎万物之游，嬉笑乎山林之托。五十三年，筑著翻却。人皆谓虚一之死生，余独谓虚一之信，往来之脚，春至水生，霜降水落。是即一水作么盈涸，一点英灵万古不错。兹虚一无用之用，其诸用者，亘天地之寥廓。又何呜呼，复何哀哉。

赞陈都院居士画像　字瑞友

瑞友写出喜神，却就居士觅赞。虽然一法元无，也且据款结案。几多身在公门，只念别人条贯。唯公明眼难瞒，却解自家判断。跳出酒肉林中，藏经手不释卷。时时方便门开，利益众生无限。更有一著高人，虽佛亦难赞叹。（噗）时人欲识旧庞公，便是如今这老汉。

雕佛余钱度僧语

稽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证果香山，现身南海；大慈悲而度众生之厄，化手眼而救父王之恩。救苦寻声，现身设法，瞻仰者罪消尘劫，持念者福聚河沙。凡有皈依，必蒙殊胜。欲雕圣像，须藉檀那。垂只手以共转法轮，为十方而作大佛事。每成半臂，总化一千。妆严紫金色身，成就白玉毫相。所余财贿，愿结僧缘。用资地上布金人，方了殿前划草意。若得一时喜舍，便教两处员成。不唯菩萨相无伦，抑使比丘身得度。欲了向上事，须是个中人。

冯相坐禅

近代冯相于中书退朝之暇，未始不以坐禅为念。故天下万口一辞，遂以冯长老之名归之。况冯相平日自有诗曰：“公事之余喜坐禅，少曾将胁到床眠。虽然现出宰官相，长老之名天下传。”

卷七　平康巷陌记

平康总序

平康里乃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门而入，东回三曲。妓中最胜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凡举子及新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游，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其中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及膏梁子弟来游者，仆马繁盛，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为两街探花使，有登甲乙第者关送天官氏，设春闱（天官氏，礼部侍郎）。近年多延至中夏，新贵眷恋狂游稍久。京中妓籍属教坊，凡朝士有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致于他处。唯新进士设团，雇吏便可牒取，取其所辟之资，则可倍于常价。

中曲者，散乐杂班之所居也。夫善乐色技艺者，皆其世习，以故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凡朝贵有宴聚，一见曹署行牒，皆携乐器而往，所赠亦有差。暇日群聚金莲棚中，各呈本事。来观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就中有妖艳入眼者，俟散访其家而宴集焉。其循墙一曲，卑下凡杂之妓居焉。三曲所居之妓，系名官籍者，凡官设法卖酒者，以次分番供应。如遇并番，一月止一二日也。

序妓子母所自

诸妓所指占厅事，皆用彩板以记国忌日。妓之母皆假母也（京师俗呼为“爆炭”，不知其因，意者以难姑息故耳），以妓色苍狡悍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佣其下里（佣，雇也）贫家。常有无无之赖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后以转求厚赂，误缠其中，则无以自脱。且教之歌，久而卖之。其日赋甚急，微涉退怠，鞭扑备至。年及十二三者，盛饰衣服，即为娱宾之备矣。皆用假母姓，从便呼以女弟女兄，为之第行。诸母亦无夫，其未甚衰者悉为诸郎将辈主之。或私蓄侍寝者，不以夫礼待。多有游惰者，于三曲中而为诸媪所养，俗呼为“庙客”，不知何谓。

妓期遇保唐寺

诸妓举止，与诸州府饮妓大不侔矣。然其羞匕箸之态，勤参请之仪，或未能尽去也。此里之角妓，则对公卿与举子，共自如也。俟其升朝，始为参礼。此曲诸妓，以其出里艰难，每遇南街保唐寺有讲经之便，多以旬之八日相率听讲。览者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得出。其他所，必因人而游也（或措大与之同

行，则须为下牒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月三八日士子极多，尽有期于诸妓也。同归每席以五镮为率，继作则倍之。此略言其小小者，至于盛设芳筵，则有不可胜计。

诗赠团儿二女

王团儿居前曲第一家也，朝官多居此里。团儿有二女，长曰福娘，字宜之，甚洁白，丰约合度，谈话清雅，且有体裁。崔侍郎(僬)尝于座上赠诗曰："怪得轻风送异香，娉婷仙子曳霓裳。唯忧错认偷桃客，曼倩曾为汉侍郎"(僬时为内庭户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能之风姿亦甚聪慧。予在京时，群从少年同习业或倦闷时同诣此处，与二福环坐，清谈雅饮，尤见风态。予尝赠宜之诗曰："采翠仙衣红玉肤，轻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唤刘郎赌，云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缘带宝，每忧风至倩持裾。漫图西子晨妆样，西子容华怎得如。"因此得诗甚多，颇以此诗为称首。宜之后于窗左泥红墙请余题诗，且戒之曰："无甚艳逸。"予因题三绝，如宜之自述云。其一云："移壁回窗费几朝，指环偷解博兰椒。无端斗草输邻女，便被拈将玉步摇。"其二曰："寒绣红衣饷阿娇，新团香兽不禁烧。东邻起样裙腰阔，剩蹙黄金线一条。"其三曰："试共卿卿戏语粗，画堂连遣侍儿呼。寒肌不耐黄如意，白獭为膏郎有无?"题诗后尚有余壁末题。翌日诣之，忽见自以玉管题诗曰："苦把诗章邀勒人，吟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直黄金一二斤。"宜之每遇宴集之际，常惨然悲郁，如不胜任，久而不已。静而询之，乃曰："妾安能郁郁久居此耶?托身无主，每自思之，得不为之悲叹!"他日密以红笺授予，乃诗，曰："日日悲伤未有图，懒将心事托凡夫。非同覆水因收得，只问郎君有意无。"余未答，宜之含泪曰："妾名不系于官籍，傥蒙君子不鄙贱陋，费用妾自为之。"余因谢之曰："甚惬所欲，但家有严君，亦非举子所为。"宜之低眉泣下，不复有言，自后情意顿薄。其夏，余西之洛阳，再集宴于宜之家。酒酣，数相属曰："此欢难于再会。"呜咽而别。冬初还京，果为豪家之子主之，不复可见。至明年上巳，因与亲朋修禊曲水，闻林棚丝竹，因而视之，见宜之在焉。因于棚后候其女奴而询之，乃曰："张衙使郎君置宴"(曲中诸女，多为富豪辈日输一缗于假母，谓之买断，但未免官使，不复私接宾客也)。须臾见女奴复在棚后，私谓予曰："来日可到前曲街使门首"。诘早诣其里，果见宜之在门。予立乘与语，宜之团红巾掷余，即别。视之，乃诗，云："久试恩情欲托身，已将心事再三陈。莲根既没移栽分，今日分飞莫恨人。"余览之，怅然而已。

诗赠赵降真

赵降真住于曲中，善谈谑，能文词，常为饮筵之最。姿容虽常常，但酝籍不恶，时贤推尚之，因增其声价耳。郑仁表席上赠诗曰："严吹如何下太清，玉肌无暑五铢轻。虽知不是流霞酒，愿听云和瑟一声。"

岛仙少有诗名

岛仙字清卿，蓬仙之女弟也。素为三曲之尤，而又辩惠，往往有诗句可称。为女儿时为新月诗，有"待得团员时候，樽前问这时节"之句。后为万年县郭进思所纳，置于他所。岛仙在倡中，狂劣特甚，及被拘系，未能息心。进思又主繁务而有正室，到岛仙处亦稀，每有旧相识经从其门者，多于窗隙间招呼，或使人询讯，亦以巾笺送遗。

举举善辩

郑举举居曲中，常与赵降真善，亦喜琴瑟，而肤体充博，貌非品流，但巧谈谐，亦为朝士所眷。时有名贤醵宴来访，王致君、赵崇等皆在席。郑礼臣初入内庭，矜夸不已，致君诸人皆不能对，甚减欢笑。举举知之，乃下筹指礼臣曰："学士言语毋乃得色，然学士虽一时清贵，亦在人耳。至如李骘(音只)、刘承雍，亦常为之，又岂能增其声价耶?"致君等跃起，喜不自胜。礼臣因引满自饮，更不复言，于是极欢，及暮而罢。致君各出采帛以赠。乾符五年，孙渥为状元，与同年多访其馆，预盟不至者且有罚金之约。一日同年鲁应之不获预席，状元行罚，鲁乃置诗于孙状元曰："未识都知面，频输复分钱。苦心亲笔研，得志助金钿。徒步为春赋，持杯给暮馆。力微多谢病，非不奉同年。"应之虽有词艺之名，无操守之誉，同年非旧识，必辞力窘，不遵状元罚金，故为此诗。曲中名妓之头角者为头知，又名都知，谓其分管诸妓名籍追名。当时郑举举、赵降真即都知也。曲中常价：每妓一席四镮，见烛即倍，新郎君又倍其数，故云复分钱也。凡席常数妓佐之。

因娘轻率

因娘亦辈流中翘楚，而轻率骁猾，唯喜以手伤人肌肤。夏侯泽以甲科及第，与同辈访于因娘。因娘设宴尤盛，而泽性亦疏率，不拘言语。或因醉戏之，为因娘伤其面颇甚。明日期集师门，同年多窃视之，泽乃抗声曰："昨因访因娘，戏伤泽面。"同年皆愕然，主司低首而哂，不能举者久之。

常儿诗笔

常儿姓王，善诗笔，好读书，喜与能文之士谈论。有太学生李致主往来其家，后致主登科得仕荣归，作诗以别常儿云："鱼钥兽环斜掩门，萋萋芳草忆王孙。醉凭青琐窥韩寿，间掷金梭恼谢鲲。不夜珠光连玉匣，辟寒钗影落瑶尊。欲知明慧多情态，莫役江淹别后魂。"常儿即和其诗，题于壁云："长者车尘每到门，长卿非慕卓王孙。定知羽翼难随凤，却喜波涛已化鲲。娇别翠钿粘去袂，醉翻金雀碎残尊。多情

那更多离别，毋惜音书慰断魂。”

卷八　平康巷陌记

德奴家烛有异香

杨德奴，南曲第五家居焉。颇为名辈□慕属，年华尚少，甘自退居。所居最宽洁，宾客翕然而至，其长女曰蓬仙，其为人心怀洒落，精神澹伫，似非尘俗中人。寻常举止亦自洁雅，由是见者多慕爱之。吴德远新第，年甚少，来访蓬仙，一见犹未深知蓬仙之隆贵。蓬仙亦以德远聪悟俊少，甚相知敬。及其芳筵一启，水陆备陈，及暮高烧银烛，长焰荧煌。座间忽闻香气逼人，盈室不识其香之所自来。因诘德奴，始知其香发自烛中。“此烛乃燕王府分赐，闻自外国所贡，御赐诸王府，因以相遗妾，故珍藏。今遇新郎君，敬以佳瑞为献。”彻夜清芳，蓬仙欢洽，举觞起舞，以劝德远。及宴散烛灰，而香气终不少灭。明日出游，所至无不嗟异德远身之余馥，乃知京华妓馆富贵繁华也如此。至今人有唱云“过平康巷陌绮罗丛，赢得佳人妙舞艳歌，争劝金钟”之词者，乃德远当时题蓬仙壁上之句。

令宾能诗笔

颜令宾居南曲角，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见称于时。喜与笔研相亲，善草书。见诗书者必尽礼祇奉，多乞诗词于士大夫，常满箱箧。后以疾且甚，值春景时和，命侍女持坐于阶前，顾落花长叹数四，因索笔强题诗云：

气余三两喘，花剩两三枝。
话别一尊酒，相邀无后期。

因教小童曰：“为我持此诗出宣阳亲仁坊，凡逢见新及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云：曲中颜家娘子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设酒果以待。须臾至者数人，各令尽饮。至暮，涕泗持别曰：“我不久矣，若爱我，幸为哀挽以送。”寻卒。士夫持至数封，其母拆视之，皆哀挽之词，掷之于地曰：“能救我朝夕耶？”其邻有张□□□□□□□□因取挽歌数篇，教挽柩者唱之，声甚悲怆。其一哀章云：

昨日寻仙子，辆车忽在门。
人生须到此，香魄竟难论。
客至皆连袂，谁来为鼓盆。
不堪衿袖上，犹带旧眉痕。

其二挽章：

残春扶病饮，此席最堪伤。
梦幻一朝事，风花几日狂。
孤鸾徒舞镜，双燕懒归梁。
厚意虽全展，含酸奠一觞。

其三挽章：

奄忽那如此，夭桃正吐春。
捧心还动我，掩面托何人。
湿露谁歌薤，逝川宁问津。
临丧应有主，宋玉在西邻。

苏苏和诗讥进士

王苏苏在南曲中，屋室宽博，庖馔有序，姊妹数人，亦颇善谐谑。有进士李标久在王大谏门下，暇日因与大谏弟侄同往访焉。饮次标题其窗，诗云：

春暮残花绕户飞，王孙寻胜引尘衣。
门中仙子多情态，留住刘郎不放归。

苏苏先未与李标识面，不甘其题，因谓之曰：“阿谁留郎君，莫乱道。”取笔继之于后，诗曰：

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
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

标性褊，头面通赤，命驾先归。后苏苏见王家郎君，即戏询曰：“热赶归汉在否?”

妓因得诗增重

刘泰娘，南曲之北巷小家女也。彼曲素无高远者，人不知之。春日上巳，忽于慈恩寺前见曲中诸妓同游曲江，集宴寺侧。下辇而行，年齿甚妙，容色不凡。一时游人甚重，争往谑之，问其妓，诘之以居，乃知其为泰娘，门前独有樗树。予未几遇雨，诸妓分散。至暮，予有事北去，因经泰娘之门，适遇泰娘返舍。予因过之，举笔题其舍窗，诗曰：

寻常凡木最轻樗，今日寻樗桂不如。
一自品题人去后，定多长者往来车。

后士贵闻之，皆结驷于门矣，声名由是增重。

潘琼儿家繁盛

潘琼儿，字琢玉，居南曲中。积资万计，三曲诸娼家之富盛者，终难及也。凡服饰器皿上埒朝贵。绍圣间阆州有华姓者，一举登科，双亲未老，荣来廷对。唱名才毕，与同年来游琼儿之家。车马荣耀，仆从甚多，曲中一时名妓亦皆歆羡。潘一见其才华之美，开华宴设盛馔以待之。凡乐籍之家，皆居于潘家之侧。□□□□□□盏次皆有乐色百戏佐之。及□□□□□□□□□□□□意欢□洽明□徐□仆从取□□□□因授琼儿曰：“常为我设一席。”潘计其直，才百余缗，笑与华曰：“儿家凡遇新郎君肯访蓬舍，曲中香火姊妹则必醵金来贺。此物粗足以为夜来佐樽利市之费，徐设芳宴未晚。”因呼咸至，支费各有等差，所余无几矣。华见琼儿费用奢广，心为之惊，私令其仆出而复至，报曰：“今日状元期集相国寺，从为曲江金明池之游。”华因得托故而出。潘后虽数遣人召之，而华终不复到其所。潘亦不为之介怀也。是知平康妓馆实繁华之地，非可容易游赏也。

惜惜钟情花月　（下阙）

对床夜语

[宋]范晞文撰　赵睿才整理

《对床夜语》五卷，南宋范晞文撰。多为谈论唐宋诗文之语，间或论人，自汉魏至宋均有品评，对"南宋四灵"抨击尤甚。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据前者标点整理。

卷　一

"羔羊之皮，素丝五纮。"诗人美在位者之词也。"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又"驷马既闲，辅车鸾镳"之类，皆借服御以美其君也。若《楚辞》"高予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是亦以服御自美也。

《古诗十九首》有云："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言妻之于夫，犹竹根之于山阿、兔丝之于女萝也，岂容使之独处而久思乎？《诗》云："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同此怨也。又"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又"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亦犹诗人"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之词，第反其义耳。前辈谓《古诗十九首》可与《三百篇》并驱者，亦此类也。

霍去病志得意欢，作歌曰："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汉时言语，自非后世可企。

《诗》曰："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悲其君有酒食鼓瑟之不能乐，犹有国而弗治，则将为他人之所有也。曹子建乐府云："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又"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堂处，零落归山丘。"有诗人为乐之意而无其讽。又《诗》曰："蟋蟀在堂，岁聿云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既欲其乐，又虑其荒，此诗人忧深思远之意。陆士衡云："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我酒既旨，我殽既臧。短歌可咏，长夜无荒。"全是诗人之体。

《七哀》诗，子建云："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怨游子之未返也。王仲宣云："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叹时世之丧乱也。又"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感羁旅之多忧也。张孟阳云："毁壤过一坏，便房启幽户。"伤汉陵之发掘也。又"白露中夜结，木落何条森。"慨秋气之可悲也。哀之虽同，而意各异。初不解"七哀"义，或谓病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所哀虽一事，而七者具也。

子建《公宴》诗云："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读之犹想见其景也。是诗刘公干、王仲宣亦有诗。刘云："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王云："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皆直写其事，今人虽毕力竭思，不能到也。

蔡琰虽失身，然词甚古，如"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汉使迎我兮四牡骓骓，胡儿号兮谁得知。与我生死兮逢此时，愁为子兮日无光辉，焉得羽翼兮将汝归。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消影绝兮恩爱遗。"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宜乎心，怨而怒，哀而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

忍删之也。刘商虽极力拟之，终不似，盖不当拟也。

子建："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感叹有余哀。"结句云："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解韵者谓哀叶于希反，且引《毛诗》"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又谓怀叶胡威反，及引《离骚》"载云旗兮委蛇"、"心低徊兮疲怀"等语为证。辨则辨矣，如不通何！且子建此篇，既押徊，又押哀，乃一韵耳。及怀字之上亦有"会合何时谐，"谐、怀亦一韵也，何必强为引证。盖古未拘音韵，旁入他声者，亦奚疑焉？若魏文帝"漫漫秋夜长"皆押十阳，独一句云："三五正纵横。"又阮籍"登高临四野"皆押七歌，独一句云："岂复叹咨嗟。"不知解者又当如何？苟谓后世亦有如此押者，则拟古者仿之耳，非古人作古之意也。

张茂先："穆如洒清风，涣若春华敷。"又"属耳听莺鸣，流目玩儵鱼。"以对言之，则当曰"清风洒"、"听鸣莺"也。古对间当如此，亦《楚词》"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谢惠连："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连四韵句法皆相似，古诗正不当以此拘也。

魏文帝："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叶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又子建："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此结句换韵之始。

《楚词》："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又"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皆爱君惜时之词，后世拟之者，不过徒法其句耳，非其意也。江文通云："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又"黄云蔽千里，游子何时还。"谢灵运云："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惠连云："纨素既已成，君子行未归。"玄晖云："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刘休玄云："芳年有华月，佳人无还期。"陆士衡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归。"古诗亦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古《塘上曲》有云："莫以贤豪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桑麻贱，弃捐菅与蒯。"前云："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或谓甄后为郭后所谮，遂作此，观其辞，殆亦是也。陆士衡云："男欢智倾愚，女爱衰避妍。不惜微躯退，惟惧苍蝇前。愿君广末光，照妾薄暮年。"则为甄后作无疑矣。刘休玄《拟古》云："愿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时。"适与士衡末句同。

《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东坡谓韩退之"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蛰。"与《诗》意同。子建云："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又"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王正长云："昔往仓庚鸣，今来蟋蟀吟。"颜延年云："昔辞秋未素，今也岁载华。"退之又居其后也。

子建诗："朱华冒绿池。"古人虽不于字面上著工，然"冒"字殆妙。陆士衡云："飞阁缨虹带，层台冒云冠。"潘安仁云："川气冒山岭，惊湍激岩阿。"颜延年云："松风遵路急，山烟冒垅生。"江文通云："凉叶照沙屿，秋华冒水浔。"谢灵运云："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浅。"皆祖子建。

张平子诗云："我闻其声，载坐载起。"王仲宣云："我思弗及，载坐载起。"刘公干云："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怀人之意尽于此矣。

左太冲《咏史》诗云："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鲍明远《咏史》云："京城十二衢，飞甍各鳞次。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稀，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江文通《咏史》亦云："金张服貂冕，许史乘华轩。王侯贵片议，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欢娱，飞盖东都门。顾念张仲蔚，蓬蒿满中园。"三诗一轨也。

子建云："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潘安仁云："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刘越石云："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谢灵运云："旦发清溪阴，暝投剡中宿。"鲍明远云："朝游雁门山，暮还楼烦宿。"皆本《楚词》"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予至于玄圃。"若陆士衡"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又江文通"朝食琅玕实，夕饮玉池津"，则亦本《楚词》"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傅玄词云："美女一何丽，颜若芙蓉花。一顾乱人国，再顾乱人家。未乱犹可奈何。"全是李延年歌。延年歌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石季伦《王昭君诗序》云："匈奴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尔也。"熟参此叙，乃知昭君出嫁之时，未必以琵琶寄情，特后人想像而赋之耳。

王景元诗："讵忆无衣客，但知狐白温。"用子建"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之语。谢玄晖亦云："谁规鼎食盛，宁要狐白鲜。"

灵运诗："初篁包绿箨，新蒲含紫茸。"邱希范诗："巢空初鸟飞，荇乱新鱼戏。"绰有流丽之风，视小谢"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之句，亦无愧。

"一身事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东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雕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共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宦一朝通。"鲍明远《数诗》也。卦名、人名及建除等体，世多有之，独无以此为戏者。

鲍明远诗："朱唇动，素腕举，洛阳少童邯郸女。古称《渌水》今《白纻》，催弦急管为君舞。穷秋九月荷叶黄，北风驱雁天雨霜，夜长酒多乐未央。"全类张籍、王建。

《韩非子》曰：六国时，张敏与高惠二人为友，每相思不能得见，敏便于梦中往求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沈休文云："神交疲梦寐，路远隔思存。"又："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用前事也。古词云："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又："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皆沿韩非之微意而变之耳。

陆士衡《吴趋行》云："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谢灵运《会吟行》云："六引缓清唱，三调伫繁音。列筵皆静寂，咸共聆《会吟》。《会吟》自有初，请从文命敷。"尽踵其步骤。

苏子卿诗："俛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魏文帝云："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子建云："俯降千仞，仰登天阻。"何敬祖云："仰视垣上草，俯察阶下露。"又："俯临清泉渊，仰观嘉木敷。"谢灵运云："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又："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辞意一也。古人句法极多，有相袭者，如前所议"日暮碧云合"及"朝游江北岸"之类皆是。若嵇叔夜"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则运思写心迥不同矣。

宋袁淑有诗云："种兰忌当门，怀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门非植兰所。"盖淑为彭城王府祭酒，王不好文学，故云。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不见其全篇，盖题是《昔昔监》。其词云："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常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珠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无非闺中怀远之意，但不知立题之义如何。赵嘏乃广为二十章，以一句为一题，亦复绮丽。其中有云："良人犹远戍，寂寞夜闺空。绣户流春月，罗帷坐晓风。魂飞沙帐北，肠断玉关中。尚自无消息，锦衾那得同。"又"云中路杳杳，江畔草萋萋。妾久垂珠泪，君何惜马蹄。边风悲晓角，营月怨春鼙。未道休征战，愁眉又复低。"

卷二

严沧浪羽云：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陶、谢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姜白石夔亦有云：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圣处要自悟。盖文章之高下，随其所悟之深浅，若看破此理，一味妙悟，则径超直造，四无窒碍，古人即我，我即古人也。

严沧浪又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影，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

萧千岩德藻云：诗不读书不可为，然以书为诗不可也。老杜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而至破万卷，则抑扬上下，何施不可，非谓以万卷之书为诗也。

刘后村克庄云：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

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才力，或逞辨博，要皆文之有韵者尔，非古人之诗也。

周伯弜弼云：言诗而本于唐，非固于唐也。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于唐而止也。谪仙号为雄拔，而法度最为森严，况余者乎？立心不专，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盖诗之极盛，其实体制自此始散，僻字险韵以为富，率意放词以为通，皆有其渐，一变则成五代之陋矣。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岛之诗未必尽高，此心亦良苦矣。信乎非言之难，其听而识之者难遇也。虽然，马非伯乐而不鸣，琴非子期而不调，果不吾遇也，则困盐车焦爨下，吾宁乐之，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

四灵，倡唐诗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赵紫芝也。然具眼犹以为未尽者，盖惜其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贾也。学者闯其阃奥，辟而广之，犹惧其失。乃尖纤浅易，相煽成风，万喙一声，牢不可破，曰此"四灵体"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坏，不复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

"树摇幽鸟梦，萤入定僧衣。""劲风吹雪聚，渴鸟啄冰开。""古厅眠易魇，老吏语多虚。""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林花扫更落，迳草踏还生。""垂枝松落子，侧顶鹤听棋。""古塔虫蛇善，阴廊鸟雀痴。""病尝山药遍，贫起草堂低。""废巢侵烧色，荒冢入锄声。""地古多生药，溪灵不聚鱼。""陇狐来试客，沙鹘下欺人。""远钟惊漏压，微月被灯欺。""古壁灯熏画，秋琴雨漫弦。""草碍人行缓，花繁鸟度迟。"右数联亦晚唐警句，前此少有表而出者，盖不独"鸡声"、"人迹"、"风暖"、"日高"等作而已。情景兼融，句意两极，琢磨瑕垢，发扬光采，殆玉人之攻玉，锦工之机锦也。然求其声谐《韶濩》，气劘金石，则无有焉，识者口未诵而心先厌之矣。今之以诗鸣者，不曰"四灵"，则曰晚唐，文章与时高下，晚唐为何时耶？放翁云："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

老杜诗："天高云去尽，江回月来迟。衰谢多扶病，招邀屡有期。"上联景，下联情。"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江水流城郭，春风入鼓鼙。"上联情，下联景。"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景中之情也。"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情中之景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景相触而莫分也。"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凉。""高风下木叶，永夜揽貂裘。"一句情一句景也。固知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或者便谓首首当如此作，则失之甚矣。如"淅淅风生砌，团团月隐墙。遥空秋雁灭，半岭暮云长。病叶多先坠，寒花只暂香。巴城添泪眼，今夕复清光。"前六句皆景也。"清秋望不尽，迢递起层阴。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叶稀风更落，山回日初沈。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后六句皆景也。何患乎情少？

五言律诗，固要贴妥，然贴妥太过，必流于衰。苟时能出奇，于第三字中下一拗字，则贴妥中隐然有峻直之风。老杜有全篇如此者，试举其一云："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散句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一迳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虫书玉佩藓，燕舞翠帷尘"，"村春雨外急，邻火夜深明"，"山县早休市，江桥春聚船"，"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用实字而拗也。"行色递隐见，人烟时有无"，"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飞星过水白，落月动沙虚"，用虚字而拗也。其他变态不一，却在临时斡旋之何如耳。苟执以为例，则尽成死法矣。

虚活字极难下，虚死字尤不易，盖虽是死字，欲使之活，此所以为难。老杜"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及"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人到于今诵之。予近读其《瞿塘两崖》诗云："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犹""忽"二字如浮云著风，闪烁无定，谁能迹其妙处！他如"江山且相见，戎马未安居"，"故国犹兵马，他乡亦鼓鼙"，"地偏初衣袷，山拥更登危"，"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皆用力于一字。

"仰看明星当空大，无处告诉只颠狂。""但使残年饱吃饭，案头干死读书萤。""却似春风相欺得，更接飞虫打着人。""堂上不合生枫树"，"不分桃花红似锦"，"惜君只欲苦死留"，"数日不可更禁当"，皆化俗为雅，灵丹点铁矣。又"王孙若个边"，"若个"犹"那个"，"遮莫邻鸡报五更"，"遮莫"犹"仅教"。若"爷娘妻子走相送"，则本《木兰》"不闻爷娘哭子声"。又"昏黑应须到上头"乃是常琮全语。

数物以个，俗语也。老杜有"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双字有"樵声个个同""个个五花文"，"渔舟个个轻"，"却绕井栏添个个"。司空图"鹤群长绕三株树，不借闲人一只骑"，"只"亦"个"字之类。

老杜《偪仄行》"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泛江夜宴》"灯前往往大鱼出，听曲低昂如有求。"退之《曲江荷花》"大明宫中给事归，走马来看立不正。"《谒衡岳庙》"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馀难同。"下三字似乎趁韵，而实有工于押韵者。

“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直辞才不世，雄略动如神。”以下联贴上联也。“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犹前格也，特倒置下句耳。若“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异时怀二子，春日复含情。”未见其全篇如此，亦又一格也。

双字用于五言，视七言为难，盖一联十字耳，苟轻易放过，则何所取也。老杜虽不以此见工，然亦每加之意焉。观其“纳纳乾坤大，行行郡国遥”，不用“纳纳”则不足以见乾坤之大；不用“行行”则不足以见道路之远。又“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则一气转旋之妙，万物生成之喜，尽于斯矣。至若“汀烟轻冉冉，竹日净晖晖”，“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野迳荒荒白，春流泯泯清”，“地晴丝冉冉，江碧草纤纤”，“急急能鸣雁，轻轻不下鸥”，“檐影微微落，津流派派斜”，“相逢虽衮衮，告别莫匆匆”等句，俱不泛。若“济潭鳣发发，春草鹿呦呦”，则全用《诗》语也。

老杜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以“终日”对“两边”。“不知云雨散，虚费短长吟。”以“短长”对“云雨”。“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以“生成”对“雨露”。“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以“登临”对“风物”。句意适然，不觉其为偏枯，然终非法也。柳下惠则可，吾则不可。

诗在意远，固不以词语丰约为拘。然开元以后，五言未始不自古诗中流出，虽无穷之意，严有限之字，而视大篇长什，其实一也。如“旧里多青草，新知尽白头”，又“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则久别乍归之感，思远怀旧之悲，隐然无穷。他如咏闲适，则曰“坐歇青松晚，行吟白日长”，状景物则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似此之类，词贵多乎哉？刘后村有云：“言意深浅，存人胸怀，不系体格。若气象广大，虽唐律不害为黄钟大吕。否则手操云和，而惊飙骇电，犹隐隐弦拨间也。”

周伯弜选唐人家法，以四实为第一格，四虚次之，虚实相半又次之。其说“四实”，谓中四句皆景物而实也。于华丽典重之间有雍容宽厚之态，此其妙也。昧者为之，则堆积窒塞，而寡于意味矣。是编一出，不为无补后学，有识高见卓不为时习熏染者，往往于此解悟。间有过于实而句未飞健者，得以起或者窒塞之讥。然刻鹄不成尚类鹜，岂不胜于空疏轻薄之为，使稍加探讨，何患不古人之我同也。

“四虚”序云：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否则偏于枯瘠，流于轻俗，而不足采矣。姑举其所选一二云：“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又“猿声知后夜，花发见流年。”若猿，若柳，若花，若旦暮，若风烟，若夜，若年，皆景物也。化而虚之者一字耳，此所以次于“四实”也。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陶令门前菊，余花可赠君。”前一首司空曙，后一首郎士元，皆前虚后实之格。今之言唐诗者，多尚此。及观其作，则虚者枯，实者塞，截然不相通，徒驾宗唐之名，而实背之也。其前实后虚者，即前格也，第反景物于上联，置情思于下联耳。如刘长卿“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则始可以言格。若刘商“晚晴江柳变，春梦塞鸿归。今日方知命，前年自觉非”，则下句几为上句压倒。

李杜之后，五言当学刘长卿、郎士元，下此则十才子。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李端、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也。

七言律诗极不易，唐人以诗名家者，集中十仅一二，且未见其可传。盖语长气短者易流于卑，而事实意虚者又几乎塞。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周伯弜以唐诗自鸣，亦惟以许集谆谆诲人。今摭其警句可以为法者书于后，云：“风传鼓角霜侵戟，云卷笙歌月上楼。”“山殿日斜喧鸟雀，石潭波动戏鱼龙。”“潮寒水国秋砧早，月暗山城夜漏稀。”“日照蒹葭明楚塞，烟分杨柳见隋堤。”“潮生水郭蒹葭响，雨过山城橘柚疏。”“野蚕成茧桑柘尽，溪鸟引雏蒲稗深。”《凌歊台》云：“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洛城》云：“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金陵》云：“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书所见》云：“五夜有情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卫将军庙》云：“汉业未兴王霸在，秦军才散鲁连归。”皆妙。其起结尤非中唐人可及。

赵嘏、刘沧七言，间类许浑，但不得其全耳。

古乐府当学王建，如《凉州行》、《刺促词》、《古钗行》、《精卫词》、《老妇叹镜》、《短歌行》、《渡辽水》等篇，反覆致意，有古作者之风，一失于俗则俚矣。

或问放翁曰：“李贺乐府极今古之工，巨眼或未许之，何也？”翁云：“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炫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求其补于用，无有也。杜牧之谓稍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岂亦惜其词胜！若

《金铜仙人辞汉》一歌，亦杰作也。然以贺视温庭筠辈，则不侔矣。”

卷　三

李太白《北上行》，即古之《苦寒行》也。《苦寒行》首句云“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因以名之也。太白词有云：“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又：“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此正古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太白又有“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亦古词“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又：“汲水涧谷阻，采薪陇坂长。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是亦古词“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特词语小异耳。陆士衡、谢灵运诸作，亦不出此辙。若老杜则不然，曰：“汉时长安一丈雪，牛马毛寒缩如蝟。”又“冻埋蛟龙南浦缩，寒刮肌肤北风利。”一空故习矣。

老杜诗：“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前辈谓此联能穷物理之变，探造化之微。又有句云：“久露清初湿，高云薄未还。”又“晚照斜初彻，浮云薄未归。”虽不迨前作，然含悠扬不迫之意，他人未易及也。若“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又“蜀星阴见少，江雨夜闻多。”则又于前所称者不同也。

老杜多欲以颜色字置第一字，却引实字来，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是也。不如此，则语既弱而气亦馁。他如“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红浸珊瑚短，青悬薜荔长”，“翠深开断壁，红远结飞楼”，“翠干危栈竹，红腻小湖莲”，“紫收岷岭芋，白种陆池莲”，皆如前体。若“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益壮而险矣。

老杜诗：“冬温蚊蚋在，人远凫鸭乱。”诗意谓因冬之温，故尚有蚊蚋，因人之远，故凫鸭得恣其乱，默有所寓也。韩子苍乃谓人远如凫鸭之乱，恐非公意。况此十字正是五言句法。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竟难候，此事终朦胧。”观此则老杜不取世俗说也。然又有诗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浪生。”

“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又“祸首燧人氏，万阶董狐笔。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达道之言也。诗云乎哉？

《自京赴奉先》有云：“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舐犊之悲，流出胸臆。故《彭衙行》云：“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餐。”《赴王十五会》云：“病身虚俊味，何幸饫儿童。”

“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罗祸，杀戮到鸡狗。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乱离之后，杀戮殆尽，其能全家生免者几希矣，故反畏其消息之回。《忆昔》云：“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亦虑其动怀旧之悲也。

“干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感愤之作也，曾何伤。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邱盗跖俱尘埃”，叱圣人之名，而使之与盗贼同列，噫！得罪于名教亦甚焉。或谓孟子曰舜跖之徒，舜与跖岂可徒耶，然为利为善之别，亦昭然矣。

《寄岑参》云：“沉吟坐秋轩，饭食错昏昼。”谓怀人之深至，忘昏昼也。《夔府咏怀》云：“奴仆何知礼，恩荣错与权。”谓小人之僭不可假借也。《至日》云“何人错忆穷愁日，愁日愁随一线长。”《堂成》云“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呀鹘》云“清秋落日已侧身，过雁归鸦错回首。”他如“尚错雄鸣管，”“错挥铁如意”及“举目贪看鸟，回头错膺人”，“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虽出一手，而用之工拙亦甚易辨。

《汉书》“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最能行》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徐卿二子歌》“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刘少府画山水歌》：“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本汉语也。

子厚：“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老杜有“齐鲁青未了”。刘禹锡“一方明月可中庭”，老杜有“清池可方舟”。退之“绿净不可唾”，老杜“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乃知老杜无所不有。

高适《九日》诗云：“纵使登高只断肠，不如独坐空搔首。”老杜有“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整冠”，亦反其事也。结句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与刘希夷“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之意同。气长句雅，俱不及杜。戴叔伦《对月》云：“明年此夕游何处，纵有清光知对谁。”欲脱其胎而不可，盖才力不逮也。东坡用其意作《中

秋月》诗云："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遂成绝句。

高适诗云："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后无心怯路岐。"老杜有"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词简意工，孰臻其妙，学造语者宜知之。又如杨衡诗云："正是忆山时，复送归山客。"张籍云："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卢象《还家》诗云："小弟更孩幼，归来不相识。"贺知章云："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语益换而益佳，善脱胎者宜参之。近时严坦叔《还家》诗亦有"旧时巷陌浑忘记，却问新移来住人。"颇得知章之遗意。

老杜《得弟信》诗云："浪传乌鹊喜，深负鹡鸰诗。"《喜观即到》诗云："待尔嗔乌鹊，抛书示鹡鸰。"是皆用"鹡鸰"寓兄弟事。其忆之则云："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别之则云："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又止于尽忆别之意，未尝用事也，亦何害其不为忆弟别弟之诗。其他与子侄之诗亦然。近因举许浑《示弟》诗，有云："家贫为客早，路远得书稀。"或谓不见示弟之意，不足为佳，似未尝读杜诗也。

好句易得，好联难得，如"池塘生春草"之类是也。唐人："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朽关生湿菌，倾屋照斜阳。""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客寻朝磬至，僧背夕阳归。""废巢侵烧色，荒冢入锄声。""石梯迎雨润，沙井带潮咸。""迸笋侵窗长，惊蝉出树飞。"下句皆胜于上。老杜固不当以此论其工拙，然亦时有此作。如"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等句，皆不免此病。

"十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冈边路，到老相寻得几回。"人谓此诗本顾况"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之句。予读老杜《别唐十五》诗云："九载一相逢，百年能几何。"顾之意或原于此。张籍有绝句云："山东二十余年别，今日相逢在上都。说尽向来无限事，相看摩捋白髭须。"句不同而意极长。使后人能于其中易以一字，则不足以为绝句。贾岛亦有"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与张意同。

韩偓《落花》诗："总得苔遮犹慰意，便教泥污更伤心。"弱甚。老杜有"从教醉里风吹尽，可待醒时雨打稀。"去偓辈远矣。王建亦有"且愿风留著，唯愁日炙销。"正堪与偓诗上下。

诗用古人名，前辈谓之点鬼簿，盖恶其为事所使也。如老杜"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不封侯"，"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等作，皆借古以明今，何患乎多？李商隐集中半是古人名，不过因事造对，何益于诗？至有一篇而叠用者，如《茂陵》云："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此犹有微意。《牡丹》诗云："锦帏初见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石崇蜡烛何曾翦，荀令香炉可待熏。"不切甚矣。

诗人形容新台之事，不过曰："新台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鲜。"形容公子顽之事，不过曰："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如是而已。李商隐咏真妃之事则曰："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彰君之恶也。圣人答陈司败知礼之问，恐不尔也。又："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又"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又"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皆有重色轻天下之心，大抵商隐之诗类如此。如《东阿王》云："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年赋洛神。"《曼倩词》云："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至有"赵后楼中赤凤来"之句，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意安在？

人知许浑七言，不知许五言亦自成一家。知刘长卿五言，不知刘七言亦高。许五言如："树色随山回，河声入海遥。月高花有露，烟合水无风。""别马嘶营柳，惊乌散井桐。""海风闻鹤远，潭日见鱼深。"全篇如《示弟》云："自尔出门去，泪痕常满衣。家贫为客早，路远得书稀。文字谁人识，烟波几日归。秋风正摇落，孤雁又南飞。"长卿七言，《登馀千古城》云："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萧条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夜乌啼。平沙渺渺来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鸟不知陵谷变，朝来暮去弋阳溪。"其他散句，如："汉口夕阳斜渡鸟，洞庭秋水远连天。""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措思削词皆可法。余则珠联玉映，尤未易遍述也。

许浑绝句亦佳，但句法与律诗相似，是其所短耳。《学仙》云："闻有三山不知处，茂陵松柏满西风。"《缑仙庙》云："曲终飞去不知处，山下碧桃春自开。"《秋思》云："高歌一曲掩明镜，昨日少年今白头。"皆无衰靡之气。若《旌儒庙》云："庙前亦有商山路，不学老翁歌紫芝。"《四皓庙》云："山酒一卮歌一曲，汉家天子忌功臣。"则雄拔藻丽之中，有一段议论在。又与前作不侔矣。其《始皇墓》云："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惟拜汉文陵。"曹邺亦有"行人上陵过，却拜扶苏墓"，扶苏非有德于人者，意亦

不如许。

"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前辈谓上句置静意于动中，下句置动意于静中，是犹作意为之也。刘长卿"片云生断壁，万壑遍疏钟"，其体与前同，然初无所觉，咀嚼既久，乃得其意。

《有所思》，古乐府云："有所思，思昔人，曾、闵二子善养亲。和颜色，奉昏晨，至诚烝烝通神明。"传者一失于正，遂致庾肩吾有"拂匣看离扇，开箱见别衣。"吴均有"春风惊我心，秋露伤君发。"至卢仝则云："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岂亦传习之误耶？或谓仝此诗自有所寓云。

崔豹《古今注》曰："《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战死，妻曰：'上无父，中无夫，下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列女传》曰：'齐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僧贯休乃云："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毋相非。"味其词，则杞梁乃秦之筑城卒，其妻亦未尝死也。

吴融"见多邻犬遥相认，来惯幽禽近不惊"，与雍陶"初归山犬翻惊主，久别江鸥却避人"之句同。白乐天"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语颇直，不如王建"家中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有曲折之意。刘商《柳》诗"几回离别折欲尽，一夜春风吹又长"，不如乐天《草》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语简而思畅。或又谓乐天此联，不如"春入烧痕青"之句。

吴融《秋树》诗云："晓烟散去阴全薄，明月临来影半空。"姚伦"乱声千叶下，寒影一巢孤。"或许其有摹写之工。刘方平有"万影皆因月，千声各为秋。"亦佳，但不题树。然起句云"林塘夜泛舟，虫响荻飕飕"，引带而下，顿觉精彩。卢纶《山中古木》云："坠叶鸣荒竹，斜根拥断蓬。半侵山影里，长在水声中。"思致亦不浅。

卷　四

唐人绝句，有意相袭者，有句相袭者。王昌龄《长信宫》云："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孟迟《长信宫》亦云："自恨身轻不如燕，春来还绕御帘飞。"王建《绮岫宫》云："武帝去来红袖尽，野花黄蝶领春风。"鲍溶《隋宫》云："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张乔《寄维扬友》云："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杜牧《怀吴中友》云："惟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韦应物《访人》云："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王涯《宫词》云："共怪满衣珠翠冷，黄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贤》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环珮月如襟。"白乐天《暮江吟》云："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刘长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无外事，开田凿井白云中。"韩偓《即目》云："须信闲中有忙事，晓来冲雨觅渔师。"此皆意相袭者。又杜牧《送隐者》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高蟾《春》诗云："人生莫遣头如雪，纵得春风亦不消。"贺知章《还家》云："儿童相见不相识，却问客从何处来。"雍陶《过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谁知曾是客移来。"贾岛《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李商隐《夜雨寄人》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皆袭其句而意别者。若定优劣，品高下，则亦昭然矣。

七言仄韵，尤难于五言。长孙佐辅有诗云："独访山家歇还涉，茆屋斜连隔松叶。主人问语未开门，绕篱野菜飞黄蝶。"好事者或绘为图。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馀声，山童隔竹敲茶臼。"言思爽脱，信不在前诗下。高骈云："清溪道士人不识，上天下天鹤一只。洞门深锁碧窗寒，滴露研硃点《周易》。"骈为吕用之所绐，至于杀身亡家而不悟，固无足取，然此等辞语决非尘埃人可道。

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诗之外，极少佳者。今偶得四首，漫录于此。《玉阶怨》云："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拜月》云："开帘见月时，便即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芜城怀古》云："风吹城上树，草没城边路。城里月明时，精灵自来去。"《秋日》云："返照入闾巷，忧来与谁语？古道无人行，秋风动禾黍。"前二篇备婉恋之深情，后两首抱荒寂之馀感。

王昌龄《从军行》云："百战苦风尘，十年履霜露。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怨其有功未报也。岑参云："早知逢世乱，少小漫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悲其所遇非时也。意虽反而实同。

岑参诗："疲马卧长坂，夕阳下通津。山风吹空

林，飒飒如有人。”贾岛云：“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远途悽惨之意，毕见于此。

王维《寄崔郑二山人》云：“郑生老泉石，崔子老邱樊。卖药不二价，著书仍万言。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予贱不及议，斯人竟谁论。”是时维官必未显也。《送邱为》云：“知尔不能荐，羞称献纳臣。”则可言而不言。綦毋潜之落第，孟浩然之斥还，岂亦维谋之荐之不力也？

诗人发兴造语往往不约而合。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王维也。“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乐天也。司空曙有云：“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句法王而意参白，然诗家不以为袭也。

杨衡诗云：“落叶寒拥壁，清霜夜沾石。正是忆山时，复送归山客。殷勤一尊酒，晓月当窗白。”语意清脱，略无尘土纷华之气。及读其《白纻词》则有云：“蹑珠履，步琼筵，轻身起舞红烛前。”又“凉风萧萧漏水急，月华泛滟红莲泾，牵群揽带翻成泣。”又“金壶半倾芳夜促，梁尘霏霏暗红烛。”全类李长吉。谓与前诗同出一喙，吾不信也。其《看花》小句亦佳，诗云：“都无看花意，偶到树边来。可怜枝上色，一一为愁开。”

苏涣有变律诗二首，其一云：“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倾筐对空林，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言语如此，则涣亦非寻常之盗也。

高适诗：“二月犹北风，天阴雪冥冥。寥落一室中，怅然惭百龄。苦愁正如此，门柳复青青。”皇甫冉云：“岸有经霜草，林有故年枝。俱应待春色，独使客心悲。”不如适气长而有生意。渊明《归去词》云：“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冉述之也。

老杜《入六弟宅》诗云：“令弟雄军佐，凡才污省郎。”李嘉祐云：“故乡那可到，令弟独能归。”初谓唐人自有此称，及读谢灵运《酬惠连》诗云：“末路值令弟，开颜披心胸。”乃知不始唐人也。

老杜《萤火》诗：“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韩退之云：“朝蝇不须驱，暮蚊不可拍。蝇蚊满八区，可尽与相格？得时能几时，与汝恣唊咋。凉风九月到，扫不见踪迹。”疾恶之意一也。然杜微婉而韩急迫，岂亦目击伾、文辈专恣而恶之耶？

退之《南山》诗云：“延延离又属，夬夬叛还觏。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訚訚树墙垣，巘巘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起起出犹奔，蠢蠢骇不懋。”连十四句皆用双字起，盖亦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之意。

退之序孟东野诗云：“东野之诗，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又荐之以诗云：“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敷柔肆纡余，夺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东坡读东野诗，乃云：“孤芳擢荒秽，苦语馀《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急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如煮彭越，竟日嚼空螯。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退之进之如此，而东坡贬之若是，岂所见有不同耶？然东坡前四句亦可谓巧于形似。

东野《长安道》诗云：“胡风激秦树，贱子风中泣。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长安十二衢，投树鸟亦急。高阁何人家，笙簧正喧吸。”气促而词苦，亦可怜也。退之有赠孟之诗云：“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亦广其意而使之安其贫也。

退之志虢州司户韩岌墓，止称其父祖之能。太学博士李于墓，惟辨其服药之误。若殿中少监马继祖墓，则哀其四十年间哭三世耳。子厚亦然。秘书姜嵩墓，谓其生三日，即授六品官，及嗜音畜妓。襄阳丞赵公矜墓，亦独记其子求铭之事。又温县主簿韩慎墓，不过曰：“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为友；没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为爱。”古人志实不少假，今则不然，真谀墓也。

退之铭墓，其词约，子厚铭墓，其词丰，各炫其长也。子厚独铭覃季子墓云“困其独，丰其辱”两句而已。

子厚与李睦州论服气书，末云：“愿椎肥牛，击大豕，刲群羊，以为兄馔；穷陇西之麦，殚江南之稻，以为兄寿。盐东海之水以为咸，醯敖仓之粟以为酸，极五味之适，致五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退之，李博士服丹致毙，志其墓云：“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当务减节。盐醯以济百味，豚鱼鸡三者古以养老，反曰是皆杀人，不可食。不信常道，临死乃悔。”子厚戒之于其生，退之志之于其死，服丹与气，诚不若饮

食之常也。古诗云："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此二文之本。

退之《纪梦》云："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游青龙》云："忽惊颜色变韶稚，却信灵仙非怪诞。"又《谢自然》云："檐楹气明灭，五色光属联。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信且见矣。《华山女》云："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又《谁氏子》云："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非不信且见，故从而斥之也。

联句，或二人三人，随其数之多寡不拘也。其法则不同。有跨句者，谓连作第二第三句，《城南》等作是也；有一人一联者，《会合遣兴》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有所思》等作是也。《遣兴联句》，东野云："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退之云："月光有时晦，我心安所忘。"词贯意串，如同一喙。不然，则真四公子棋耳。

东野诗云："静木有恬翼，潜波无躁鳞。乃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盖谓君子之立身，不容不择其所。《寓言》云："谁谓碧山曲，不废青松直。谁谓浊水泥，不污明月色。"是又欲和光而同尘也。下句亦本太白"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第反其意耳。

王荆公谓老杜"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见"字、"起"字即小儿言语。予观唐诗，知此句乃皇甫冉诗，荆公误记也。其诗云："暝色赴春愁，归入南渡头。渚烟空翠合，湖月碎光流"云云，王昌龄亦有"寒鸟赴荒园"之句，似不逮前。虽句中不可无好字，亦看人用之何如耳。岑参有句云："愁雨悬空山。""悬"字不易及。裴说用之云："岳面悬青雨。"点化既工，尤胜于岑。李峤有"星月悬秋汉"，唐僧有"雪溜悬南岳"，又"悬灯雪屋明"，皆于"悬"字上见工。

老杜《泉》诗有云："明涵客衣净，细荡林影趣。""涵"、"荡"二字，曲尽形容之妙。严维《咏泉》亦云："独映孤松色，殊分众鸟喧。"颇得老杜活法。又张鼎《咏僧舍小池》云："冷光摇砌锡，疏影露枝猿。"人皆知其"摇""露"二字有功，殊不知其用心实在"砌"字、"枝"字之上，熟参者始知之。唐人又有"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窥鱼光照鹤，洗钵影摇僧。"皆咏泉之作也。

前辈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李商隐《人日》诗云："文王喻复今朝是，子晋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远，周称流火月难穷。缕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独想道衡诗思苦，离家恨得二年中。"正如前语。若《隋宫》诗云："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又《筹笔驿》云："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则融化斡旋如自己出，精粗顿异也。

商隐又有《题新创河亭》诗云："河蛟纵玩难为室，海蜃遥惊耻化楼。"不过蛟室蜃楼耳，而点化如此。世称王禹玉"凤辇鳌山"之句，本斯意也。

"虹收青嶂雨，鸟没夕阳天。""月澄新涨水，星见欲销云。""池光不受月，野气欲沉山。""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秋应为红叶，雨不厌苍苔。"皆商隐诗也，何以事为哉？又《落花》云："落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梅花》云："素娥唯与月，青女不饶霜"尤妙。若"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则绝类老杜。

李商隐《贾谊》诗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韩偓云："如今冷笑东方朔，唯用诙谐侍汉皇。"又："长卿只为长门赋，未识君臣际会难。"皆反其事而言之。是时韩在翰林，故出此语，视李为切。

韩偓在唐末粗有可取者，如"沙头有庙青林合，驿步无人白鸟飞"，"细水浮花归别浦，断云含雨入孤村"，"白髭兄弟中年后，瘴海程途万里长"，五言如"鸟啼深不见，人语静先闻"，虽神气短缓，亦微有深致。其《秋夜忆家》绝句云："垂老何时见弟兄，背灯悲泣到天明。不知短发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茎。"凄楚可悲，亦善于词者。若"挟弹少年多害物，劝君莫近五陵飞"，又"萧艾转肥兰蕙瘦，可能天亦妒馨香"，是直讪耳。诗人此兴扫地矣。

卷 五

阮嗣宗《咏怀》云："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邱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可谓混贵贱之殊，尽死生之变。老杜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邱墟。"则简而妙矣。又刘越石《答卢谌》云："何以赠子，竭心公朝。"老杜《送严武》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鲍昭《东武吟》云："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老杜《哭严仆射》云："素幔随流水，归舟返旧京。老亲如夙昔，部曲异平生。"善用古者自不同。若"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则又用鲍明远"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之句。又"身轻一鸟过"亦用张景阳诗，张诗云："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

左太冲《咏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皮日休《七爱》云："吾爱房与杜，贫贱共联步。"又云："吾爱李太尉，崛起定中原。"仿前诗也。

罗隐《陇头水》云："借问陇头水，年年恨何事？全疑鸣咽声，中有征人泪。"于濆云："借问陇头水，终年恨何事？深疑鸣咽声，中有征人泪。"所赋同、造语同，未有议其非者，今人则岂无剽窃之疑？又如皇甫冉诗云："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霄中。"李端云："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过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望，清秋见楚宫。"句意亦同。

宋玉《高唐赋》云："昔楚襄王与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王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昔先王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又《神女赋》云："襄王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详其所赋，则神女初幸于怀，再幸于襄，其诬蔑亦甚矣。流传未泯，凡此山之片云滴雨，皆受可疑之谤，神果有知，则亦必抱长愤于沉冥恍惚之间也。于濆有诗云："何山无朝云，彼云亦悠扬。何山无暮雨，彼雨亦苍茫。宋玉恃才者，凭虚构高唐。自重文赋名，荒淫归楚襄。峨峨十二峰，永作妖鬼乡。"或可以泄此愤之万一也。

常建《吊王将军墓》云："嫖姚北伐时，深入强千里。战馀落日黄，军败鼓声死。尝闻汉飞将，可夺单于垒。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哀之至矣。第二联尤妙。祖咏有《夕次圃田店》诗，亦与前格相类，诗云："前路入郑郊，向经百余里。马烦时欲歇，客归程未已。落日桑柘阴，遥村烟火起。西还不遑宿，中夜渡京水。"秀整而韵不缓，且曲尽旅行之意。咏又有"风帘摇竹影，秋雨带虫声"，又"远树低苍垒，孤山出草城"。亦钱郎之亚也。

"既老又不全，始得离边城。一枝假枯木，步步向南行。去时日一百，来时一月程。常恐道路旁，掩弃狐兔茔。所愿死乡里，到日不愿生。闻此哀怨词，念念不忍听。惜无异人术，悠忽具尔形。"右赵微明《回军跛者》之诗，只读起句，不必看题目，亦必知为此诗矣。所谓"去时日一百，来时一月程"，则前月行军之速，今日被疾而归，曲见于此。又"所愿死乡里，到日不愿生"，百世之下诵之犹惨然，其时可知也。结句用事尤著题，且有不尽之哀。卢纶《逢病军人》诗云："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到乡。蓬鬓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驱驾虽未及前，而凄苦之意，殆无以过，起句亦尽。

刘沧《咸阳》云："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阳秋草汉诸陵。"唐彦谦《蒲津河亭》云："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论句法则刘不及唐，然序怀感之意，得讽兴之体，则刘诗胜。若崔曙《登仙台》云："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自东来。"思优柔而语益健矣。刘沧下联云："天空绝塞闻边雁，叶尽孤村见夜灯。"视许浑"高树有风闻夜磬，远山无月见秋灯"尤为工妥。王荆公"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之句，必自此联出也。

刘湾《云南行》云："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且丧乱之世，妻倚夫而苟生，父恃子而送死者，今皆先其身而夭，则鳏寡孤独，失其所矣。但词伤于直。潘安仁《关中》诗云："肝脑涂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亦欠包涵之工。

潘安仁《悼亡》云："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悲有余而意无尽。江文通拟之云："明月入绮窗，仿佛想蕙质。"工于述者也。白乐天用之云："手携稚子夜归院，月冷房空不见人。"又任彦升《哭人》云："宁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白乐天亦用之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白乐天《杨柳枝》云："陶令门前四五树，亚夫营里百千条。何似东都正二月，黄金枝映洛阳桥。"刘禹锡云："金谷园中莺乱啼，铜驼陌上好风吹。城东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张祜云："凝碧池边敛翠眉，景阳楼下绾青丝。那胜妃子朝元阁，玉手和烟弄一枝。"薛能云："和风烟树九重城，夹路春阴十万营。惟向边头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三诗皆仿白，独薛能一首变为凄楚耳。李商隐亦有二绝，立意颇新。其词云："暂凭尊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

商隐别有《柳枝词》，味其序，柳枝乃商隐从昆让山邻家之女，因悦商隐《燕台》诗，遂通其约，且以后三日为期。会友人盗商隐卧装先去，不果留，伺后竟为他人所有。诗中所谓"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非不忍也，不果也。若"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又"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亦惜其不终遇之意。

商隐诗："斗鸡回玉勒，融麝暖金釭。玳瑁明朱阁，琉璃冰酒缸。"七言云："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金玉采绣，排比成句，乃知号"至宝丹"者，不独王禹玉也。

刘长卿有《湘中纪行》十诗，《花石潭》有云："水色淡如空，山光复相映。"《浮石濑》云："秋色照潇湘，月明闻荡桨。"《横龙渡》云："乱声沙上石，倒影云中树。"皆胜语也。他如"天光映波动，月影随江流"，又"入夜翠微里，千峰明一灯"，又"潮气和楚云，夕阳映江树"，又"卷帘高楼上，万里看日落"，词妙气逸，如生马驹不为羁络所掣，读之使人飘飘然有凭虚御风之意。谓其思锐才窄者，不亦诬矣。

刘长卿《王昭君歌》云："自矜骄艳色，不顾丹青人。那知粉绘能相负，却使容华翻误身。上马辞君嫁骄虏，玉颜对君啼不语。北风雁急浮云秋，万里独见黄河流。纤腰不复汉宫宠，双蛾长向胡天愁。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谁怜一曲传乐府，能使千秋伤绮罗。"《铜雀台》尾句云："春风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旧宫路。宫中歌舞已浮云，空指行人来往处。"皆反覆包蓄，得古风体。他如"朔风萧萧动枯草，旌旆猎猎榆关道。汉月何曾照客愁，胡笳只解催人老。"又"横笛能留孤客愁，绿波澹澹如不流。商声寥亮羽声苦，江天寂历江枫秋。"如此等作，尤不可以五言掩其美。

郑谷《鹧鸪》诗云："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不用钩辀格磔等字，而鹧鸪之意自见，善咏物者也。人惟传其"海棠"一联耳。又有句云："潮来无别浦，木落见他山。"李洞有"楼高惊雨润，木落觉城空"，非不佳，但"惊"、"觉"两字失于有意，不若谷诗之自在。然谷他作，多卑弱无气。

张祜《公子》诗云："红粉美人擎酒劝，锦衣年少臂鹰随。"公子之富贵可知已。顾况云："双镫悬金缕鹘飞，长衫刺雪生犀束。"不过形容其车马衣服之盛耳。然末句云："入门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阶月。"气象不侔矣。雍陶云："金鞭留当谁家酒，拂柳穿花信马归。"公子岂空囊而出耶？若改"留"字为"戏"字，犹可也。

唐人咏太和公主还宫诗极多，惟李频一联最佳，词云："禁花半老曾攀树，宫女多非旧识人。"其他五言如"河声入峡急，地势出关低"，"秋尽虫声急，夜深山雨重"，可与十才子并驱。

李赞皇《桂花曲》云："仙女侍，董双成，桂殿夜凉吹玉笙。曲终却从仙官去，万户千门空月明。"钱起云："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虽词约而深，不出前意也。赞皇诗，人少知之，而钱以此名世，亦可见幸不幸耳。

"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皆唐人会故人之诗也。久别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会，殆如直述。前辈谓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动人意，信非虚语。戴叔伦亦有"岁月不可问，山川何处来"，意稍露而气益畅，无愧于前也。

诗用生字自是一病。苟欲用之，要使一句之意，尽于此字上见工，方为稳帖。如唐人"走月逆行云，芙蓉抱香死"，"笠卸晚峰阴"，"秋雨慢琴弦"，"松凉夏健人"，"逆"字、"抱"字、"卸"字、"慢"字、"健"字，皆生字也，自下得不觉。

戎昱诗云："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乐天云："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唐僧善生云："纵然为客乐，争似在家贫。"皆本古诗"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太白亦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唐僧澹交《写真》诗云："图形期自见，自见却伤神。已是梦中梦，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质，墨彩聚空尘。堪笑予兼尔，俱为未了人。"或称其了死生，齐物我。予谓此诗谓之不著题，不可也。若论见识，则譬犹盲者之捕蝉耳，求其声尚不可得，况其形乎？清尚《哭僧》诗云："水流元在海，月落不离天。"斯可以言悟。

张乔多有好绝句，《河湟旧卒》云："少年随将讨河湟，白首清时返故乡。十万汉家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渔父》云："首戴圆荷发不梳，叶舟为宅水为居。沙头聚看人如市，钓得澄江一尺鱼。"不独"城锁东风十五桥"之句也。又"兄弟江南身塞北，雁飞犹自半年余。夜来应得还乡梦，起读前秋转海书。"亦籍、牧之亚。

"情新因意胜，意胜逐情新。"上官仪诗也。王驾有"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脱胎工矣。人以为此格自驾始，非也。或又谓为荆公所作，亦非也。

"鸽坠霜毛落定僧"，"寒萤发定衣"，"坐石鸟疑死"，又"萤入定僧衣"，非衲子亲历此境，不能道也。若"万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风"，"七千里外一家住，十二峰前独自行"，行脚之作也。上联则沈佺期"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下联则柳子厚"一十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枫根支酒瓮，鹤虱落琴床。"贯休诗也。"鹤虱"两字，未有人用。又"童子念经深竹里，猕猴拾虱夕阳中"，亦生。

唐僧诗，除皎然、灵彻三两辈外，馀者率皆衰败不可救，盖气宇不宏而见闻不广也。今择其稍胜者数联于后。清塞云："从桑山店回，孤烛海船深。""寒扉关雨气，风叶隐钟音。""饥鼠缘危壁，寒狸出坏坟。"齐己云："只有照壁月，更无吹叶风。"（《听泉》）"湘水泻秋碧，古风吹太清。"（《听琴》）贯休云："好山行恐尽，流水语相随。""壑风吹磬断，杉露滴花开。"子兰云："疏钟摇两脚，积水浸云容。"怀浦云："月没栖禽动，霜晴冻叶飞。"亦足以见其清苦之致。

能改斋漫录

[宋]吴　曾撰　张成水　魏梦太整理

《能改斋漫录》十八卷，南宋吴曾撰。杂记两宋朝野史事、士林轶闻、诗文典故、地理风俗等。以博洽多闻、资料丰富而著称，为宋人野史笔记中的上乘之作。此书有明钞本、清聚珍版丛书本、临啸书屋刊本、守山阁丛书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等。现以聚珍版丛书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参校上述其他各版本。

卷一　事始

楼　罗

黄朝英《缃素杂记》谕楼罗云："《酉阳杂俎》云：'楼罗，因天宝中，进士有东西棚，各有声势，稍伧者多会于酒楼，食毕罗，故有此语。'予读梁元帝《风人辞》云：'城头网雀，楼罗人著。'则知楼罗之言，起已多时。又苏鹗《演义》云：'楼罗，干了之称也。俗云骡之大者曰楼骡，骡罗声相近，非也。'又云：'娄敬、甘罗，亦非也。盖楼者，揽也；罗者，绾也。言人善干办于事者，遂谓之楼罗。搂字从手旁作娄。《尔雅》云：娄，聚也。'此说近之。然《南史·顾欢传》云：'蹲夷之仪，娄罗之辨。'又《谈苑》载朱贞白诗云太娄罗，乃止用娄罗字。又《五代史·刘铢传》云：'诸君可谓偻罗儿矣'，乃加人焉。"以上皆朝英说。然予以为此说久矣，北齐文宣帝时已有此语。王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盖不始于梁元帝之时。以表考之，梁文帝即位，是岁己巳；次年庚午，北齐宣帝即位；至壬申年，梁元帝方即位。今据《缃素杂记》，以楼罗事引梁元帝风人辞为始，不当，盖元帝在宣帝之后。

麦　秋

黄朝英《缃素杂记》云："宋子京有《帝幸南园观刈麦》诗云：'农扈方迎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谨按，物成熟者谓之秋，取揫敛之义。故谓四月为麦秋。'余按，《北史·苏绰传》云：'布种既讫，嘉苗须理。麦秋在野，蚕停于室。'则麦秋之说，其来旧矣。"已上皆朝英说。予考麦秋之始，在《礼记·月令》，自有成说，何必引苏绰说耶？释其义，则景文之说尤尽。及观王荆公绝句云："荷叶初开笋渐抽，东陂南荡正堪游，无端陇上翛翛麦，横起寒风占作秋。"此又何也？然景文所注，本出蔡邕《月令章句》曰："百谷各以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

廋　词

《太平广记》引《嘉话》录载："权德舆言无不闻，又善廋词。尝逢李二十六于马上，廋词问答，闻者莫知其所说焉。或曰：'廋词何也？'曰：'隐语耳。《论语》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谓也。'"已上皆《嘉话》所载。予按，《春秋传》曰："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对曰：'有秦客廋词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时问还无社曰：'有麦曲乎，有山鞠䓖乎？'"盖二物可以御湿，欲使无社逃难于井中。然则廋一字虽本于《论语》，然大意当以《春秋传》为证。东坡《和王定国诗》云："巧语屡曾遭薏苡，廋诗聊复托芎䓖。"

主者施行

今朝廷行移下州县，必云主者施行者。本后汉《黄琼传》也。

鸱夷子皮

王观国《学林新编》论鸱夷子，引《史记·伍子胥传》及《应劭注》、及《前汉·食货志·颜师古注》云："自号鸱夷者，言若盛酒之鸱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怀，与时张弛也。鸱夷皮之所为，故曰子皮。"又引《陈遵传》载扬雄《酒箴》曰："鸱夷滑稽，腹大如壶。"然则范蠡自号鸱夷子皮，又号陶朱公，托鄙名以自晦其迹耳。以上皆王说。予按，《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不封己，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

《孔丛子》尝作诘墨曰："夫树人，为信己也。孔子适齐，恶陈常而终不见，常病之。又陈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其终不树子皮审矣。"此《孔丛子》辩孔子不树子皮之义也。以是知鸱夷子皮又见于孔子，不独范蠡也。

浴处挂壶于门

今所在浴处，必挂壶于门，或不知其始。按，《周礼·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郑司农注曰："谓为军穿井，井成，挈壶悬其上，令军中士众皆望见，知此下有井。壶所以盛饮，故以壶表井。"又别注曰："挈，读如挈发之挈。壶，盛水器也。"乃知俚俗所为，亦有所本。

万岁之呼

高承《事物纪原》云："万岁之始，考古逮周，未有此礼。战国时，秦王见蔺相如奉璧，田单伪约降燕，冯谖焚孟尝君债券，左右及民皆呼万岁。盖七国时，众所喜庆于君者，皆呼万岁。秦汉以来，臣下对见于君，拜恩庆贺，率以为常。"已上皆高说。予按，《大雅》云："虎拜稽首，天子万寿。"人臣之奉上以万岁，疑发于此。

脍残鱼

《太平广记》载《洛阳伽蓝记》云："晋宝志尝于台城对梁武帝吃脍，食讫，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余年矣，师何云尔！'志公乃吐出小鱼，依依鳞尾。如今秣陵尚有脍残鱼也。"予按，越王勾践之保会稽，方斫鱼为脍。闻吴兵，弃其余于江，化而为鱼，犹作脍形也。故名脍残鱼，亦曰王余鱼。以是知脍残鱼不始于志公。又《博物志》曰："孙权曾以行食脍，有余，因弃之中流，化而为鱼。今有鱼犹名吴余脍者，长数寸，大如筋，尚类脍形也。"《吴都赋》曰："片则王余。"王逸注曰："王余鱼，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脍鱼未尽，因以其半弃之，为鱼，遂无其一面，故曰王余也。"

洪州为镇南军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两河锐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杨收议罢屯军，以江西为镇南军，募强弩二万，建节度，且地便近，易调度，诏可。然则以洪州为镇南军，始于咸通六年。

人君葬地为山陵

汉以来，人君所葬之地为山陵，如高祖之长陵是已。然吕不韦说秦昭王太子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注云："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然则以葬地为山陵久矣。出《战国策》。

身闭鼻瓮

世以身不修饰者为闭，鼻不清亮者为瓮，盖有所本也。王充《论衡·别通篇》："鼻不知香臭曰瓮，人不知是非为闭。"

不痴不聋

《北史》："长孙平隋开皇三年为工部尚书，时有人告大都督邴绍非毁朝廷为愦愦者。上怒，将斩之。平进谏曰：'谚云，"不痴不聋，不做大家翁"。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予按，《慎子》曰："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翁。"乃知此语久矣。慎子，名到。《南史·庾仲文传》亦云："不痴不聋，不成姑公。"《因话录》载唐肃宗谓郭子仪曰："谚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

焚香始于汉

李相之《贤己集》，谓焚香之始云："本《佛图澄传》。襄国城堑，水源暴竭，石勒问澄，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数百言，水大至。"予按，《江表传》："有道士于吉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疗病。"又按，《汉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金人者，皆长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然则焚香自汉已然矣。

诗人用侬字

王观国《学林新编》云："江左人称我汝皆加侬字，诗人亦或用之。孟东野诗云：'侬是拍浪儿'是也。"予以隋炀帝亦尝用矣。《大业拾遗记》："与宫女罗罗诗云：'幸好留侬伴侬睡，不留侬住意如何？'又云：'此处不留侬，更有留侬处。'"又古乐府宋鲍照《吴歌》云："但观流水还，识是侬流下。"又云："观见流水远，识是侬泪流。"晋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侬见郎。"又云："侬亦吐芳词。"又云："侬亦恃春容。"又云："侬年不及时。"又云："侬作北辰星。"又云："动侬含笑容。"所用甚多。然则吴音称侬，其来甚久，诗人用之，岂始东野耶？石崇亦有《懊侬歌》。

欢称妇人

晋吴声歌曲，多以"侬"对"欢"，详其词意，则"欢"乃妇人，"侬"乃男子耳。然至今吴人称侬者，唯见男子，以是知欢为妇人必矣。《懊侬歌》云："潭如陌上鼓，许是侬欢归。"又云："我与欢相怜。"又云："我有一所欢，安在深阁里。"又《华山畿》云："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又《读曲歌》云："思欢久，不爱独枝莲，只惜同心藕。"又云："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予后读《通典》，见序常林欢云："江南谓情人为欢。"然后始恨读书之寡。

谓父为爹

侬、欢出于江南风俗，政犹以父为爹，音徒我反。《南史》："武兴王憺为荆州刺史，惠及百姓。诏还朝，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荆士方言谓父为爹，故云。

乐府名大郎神

本朝乐府有《二郎神》，非也。按《唐乐府杂录》曰："《离别难》。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狱，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栗，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盖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鹘》。"乃以大为二，传写之误。

歌辞曰曲

自昔歌辞，或谓之曲，未见其始。《琴书》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访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制一弄：山之东曲，常有仙人游，故作游春；南曲有涧，冬夏常渌，故作渌水；中曲即鬼谷先生旧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岩，猿鸟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马融，甚异之。"然汉苏武诗云："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则音韵称曲，其来久矣。又按，《韩诗章句》"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

旁午之义

古文今字言旁午之义。按《仪礼》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纵一横曰旁午。"

民曰黔首

《史记·秦纪》："秦命民曰黔首。"然《礼·祭义篇》，宰我问孔子，而孔子曰："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然则以黔首命民，久矣。

屋翼名搏风

今之屋翼，谓之搏风。见《仪礼·士冠礼篇》云："直于东荣。"郑氏注曰："荣，屋翼也。"唐贾公彦疏曰："荣，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风。"又云："荣在屋栋两头，与屋为翼，若鸟之有翼。故斯干诗《美宣王之室》云：'如鸟斯革，如翚斯飞。'与屋为荣饰，故云荣也。"

怅 惸

文士以作事迫促者，通谓之怅惸，见陆士衡《文赋》曰："怅惸澜漫，亡耦失畴。"《埤苍》曰：'啅嘐，寂静也。"啅嘐与惸怅音义同。惸，粗老切。怅，闾草切。

唐 突

律有唐突之罪。按，汉马融《长笛赋》曰："濡瀑喷沫，奔遁砀突。"李善注："砀，徒郎切。"以唐为砀。李白《赤壁歌》云："鲸鲵唐突留余迹。"刘禹锡《磨镜篇》云："却思未磨时，瓦砾来唐突。"亦作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斗诗》云："行至土山头，欻起相搪突。"见《太平广记》。

钱塘苏小小

刘次庄《乐府解题》曰:"钱塘苏小小歌。苏小小，非唐人。世见乐天、梦得诗多称咏，遂谓与之同时耳。"次庄虽知苏小小非唐人，而无所据。予按，郭茂倩所编引《广韵》曰："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西陵在钱塘江之西，故古辞云："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印名玺

蔡邕《独断》云:"玺，印也，信也。天子玺，白玉，螭虎纽。古者尊卑共之。"《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传》："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杜预曰："玺，印也。"《月令》曰："固封玺。"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此诸侯大夫印皆称玺也。汉卫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来，唯天子之印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按，《周礼》："掌节，货贿用玺节。"郑康成曰："今之印章也。"则周时印已名玺，但上下通用。以上并见左氏传疏。今宏以为天子独称玺，何哉？又按，《初学记》云："《春秋合诚图》曰：'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柙，长三尺，广八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五字。'"则尧时印已名玺矣。本朝徽宗尝赐宰臣蔡元长涂金银铸公相印一纽，前古所无也。

和 买

和买二字，见孔颖达《左氏正义》。昭公十六年："晋韩起聘于郑。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产曰：'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颖达云："上称买诸贾人，则是和买，而子产谓之强夺者。韩子以威逼之，其贾必贱，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产知其非和买，故云然也。"

盐 豉

盐豉，古来未有也。《礼记·内则·炮豚之法》云："调之以醯醢。"《尚书·说命篇》："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左传》："晏子曰：'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是古人调鼎用梅醯也。而言不及豉，古人未有豉也，止用酱耳。《礼记·内则》、《楚辞·招魂》备论饮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芜荑盐

豉"。《史记·货殖传》曰："蘖曲盐豉千合。"及《三辅决录》曰："前队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筒。"盖秦汉已来，始为之耳。

冕始于胡曹

高承《事物纪原》云："冕，《说文》曰：'黄帝初作冕。'《世本》曰：'黄帝作旒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黄帝作冕，垂旒，目不斜视也。'"已上皆高承说。予以高承未见《世本》全文也，盖《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黄帝臣也。"然则作冕始于胡曹耳。

经典无骑字

《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杜预注曰："欲与公轻归。"宋刘炫谓："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欲共公单骑而归。此骑马之渐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谓"车千乘，骑万匹"是也。《曲礼》云"前有车骑"者，《礼记》乃汉世书耳。经典并无骑字。

回禄为火神

经传多以祝融、回禄为火神。祝融则无可疑者，回禄则未之见也。予按，《周语》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注云："融，祝融。""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注云："回禄，火神。"《郑语》云："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昭公二十九年·左传》曰："火正曰祝融。"又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故太史公采取二传以为《楚世家》云："颛顼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楚其后也。"以此考之，则祝融之后有吴回、陆终。回禄者，回、陆也，举二人而言耳。陆、禄音相近。帝喾既诛重黎，而以吴回、陆终为后，复居火正，而为祝融。则前古以回禄配祝融而为火神，可以无疑矣。

龚音郎

王观国《学林新编》云："《史记》、《前汉》：'龚颉侯刘信。'颍川地名不龚者，龚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传》：'今我大城陈蔡不龚。'陆德明《音义》曰：'龚，音郎。'《前汉·地理志》：'颍川郡定陵县有东不龚，襄城有西不龚。'颜师古曰：'龚音郎。'龚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腱臑若芳，和酸若苦陈吴龚。'以音韵协之，亦读龚为郎。"已上皆王说。予按，古者龚羅之字音皆为郎，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鲁颂·閟宫》与史游《急就章》，龚与房、浆、糠为韵。至于不以龚为郎者，孔颖达云，"近世以来方如此。"不知又何也?

直阁名官

冯章靖公元，字道宗。真宗大中祥符末，元尝讲《易·泰卦》，赐五品服，除直龙图阁。直阁名官，盖始于此。

立千丈架阁

仁宗朝，周湛为江西转运使。以江西民喜讼，多窃去案牍，而州县不能制，湛为立千丈架阁。法以岁月为次，严其遗去之罪。朝廷颁诸路为法。

本朝制置使

本朝制置使，始于杨允恭。太宗命允恭为洛苑副使、江淮两浙都大发运，擘画茶盐捕贼事。先是，三路转运使上供米，不过三百万石。允恭尽籍三路舟卒与所运物数，择才吏授之。江浙所运止淮泗，由淮泗输京师。行之一岁，上供者六百万。即命允恭为发运制置使，改擘画为制置。

省名禁

省中旧名禁中，避元后讳，改为省中。见《汉书》。

下见上谓之参

下见上谓之参，盖始于战国时也。《战国策》："秦王欲见顿弱，顿弱曰：'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则不见也。'秦王许之。"

试诗赋题示出处

本朝试进士诗赋题，元不具出处。因淳化三年殿试"卮言日出赋"，独路振知所出，遂中第三人。是年，孙何第一人，朱台符第二人，亦不能知，止取其文耳。自后，所试进士诗赋题，皆明示出处。

端溪砚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诗》云："洞丁多斫石，蛮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斫石。"李贺《青花紫石砚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柳公权《论砚》亦云："端溪石为砚，至妙也。"

奏御札子称进止

今奏御札子，各称"进止"，自唐已然。颜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进等传宰相语，称奉进止。缘诸司官奏事颇多，朕不惮省览。"

糊名考校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虽号至公，然尚未绝其弊。其后袁州人李夷宾上言，请别加誊录。

因著为令，而后识认字画之弊始绝。

祷祠习仪

仁宗时，天子亲祠。祠部言："周官宗伯：'凡王之祷祠，肄仪为位。'郑康成曰：'若肄司徒府。'而令百官即祠所习仪，不敬。"请徙尚书省。至今循之。

卖坊场河渡

本朝卖坊场河渡，始于熙宁间，荆公建议。然古亦有之，按《水经》："汉武微行柏谷，遇辱窦门。感其妻深识之，赐以河津，令其鬻渡。"

郑宋修韵略

《互注礼部韵略·叙》云："自庆历间，张希文始以圈子标记，礼部因之，颇以为便。元祐复诗赋，尝加校正，寻又罢"云云。然予尝考之，《礼部韵略》凡三经修矣。景祐初，郑文肃戬天休为太常博士，考校御试进士，与宋景文建议："礼部所行《韵略》及《广韵》，繁简失当，训诂不正。有司考士，多以声病被黜。"三韵是正音训，书成，学者以为便。然则景祐初，郑、宋已修《韵略》，不始张希文也。

封还词头

仁宗时，胡文恭公宿武平知制诰。入内都知杨怀敏坐卫士夜盗入禁中，出为和州都监。怀敏用事久，势动中外，出未几，召复故职。宿封还词头，翼日，上谓宰相曰："前代岂有此故事否?"文彦博对曰："唐给事中袁高不草卢杞制书，近年富弼亦曾封还辞头。"然则唐制给事中亦草制耶，故袁高得伸其志。今考《龙川别志》载："刘从愿妻遂国夫人，宝元中出入内庭，以此获罪。久之，得复入。富郑公时知制诰，遂国复还国封制既下，郑公缴还辞头，封命遂寝。唐制，为给事中得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词头，盖自郑公始。"已上皆苏说。盖唐给事中亦草制耳，苏偶忘之耶?

禁蕃曲毡笠

崇宁大观以来，内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断"。至政和初，有旨立赏钱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类，并禁止支赏。其后民间不废鼓板之戏，第改名"太平鼓"。续又有旨："一应士庶，于京城内不得辄戴毡笠子。如有违犯，并依上条。"

导驾官朝服

政和元年十二月戊戌诏："自今后导驾官并朝服结佩。应亲祠，除祭服外，余并朝服，不得常服。"

试辞学兼茂科格制

大观四年四月，礼部奏拟立到岁试辞学兼茂科试格："制依见行体式，章表依见行体式，露布如唐人破蕃贼露布之类，已上用四六。颂如韩愈《元和圣德诗》、柳宗元《平淮夷雅》之类；箴铭如扬雄《九州箴》，又如柳宗元《涂山铭》、张孟阳《剑阁铭》之类；诫谕如近体诫谕风俗或百官之类。序记依古体，亦许用四六。临时取四题，分作两场。内二篇以历代史传故事借拟为题，余以本朝故事或时事。并限二百字以上，箴铭限一百字以上。"奉圣旨依。

勿破他故事

故事，知制诰见宰相，止用平状；非朔望而见，则去靴笏。张文节公知白在中书，颇重典故。时徐奭知制诰，初投刺以大状；后又请见，多具靴笏。张力辞此二事，且述旧制，谓徐曰："且勿破他故事。"

卷二　事始

宋敏求家报状皆全

熙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嫌其御殿视朝乃晦日，帝谓侍臣："若当郊祀岁，奈何?"或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郊祀乃用十五日。"帝疑其不经。宋敏求奏："当时以月晦祀天为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故诏书曰：'月既肇于黄钟，日且临于甲子。'修史者病于太质，删去诏文，遂无考据。臣家有其日报状，可以照验。"即取以进，帝称善。盖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宁中，报状皆全故也。

制玉鱼袋

宋敏求薨后，因讨论典故。神考初制玉鱼袋，欲赐荆、扬二王，疑非故实。丞相王文恭公召宋公次道谘之，宋曰："按《唐六典》，亲王三品以上，二王后服用紫，饰以玉带及鱼袋，皆饰也。"文公挟策以进，议遂定。

俗语踏踿

俗语以事之不振者为踏踿，唐人已有此语。《酉阳杂俎》："钱知微卖卜，为韵语曰：'足人踏踿，不肯下钱。'"

察官不论事

察官不得论事，自常希古始。常盖元祐间东坡所荐也。

唾面自干

唐娄师德，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者，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使其自干耳。"盖本《尚书大传·大战篇》："太公曰：'骂汝毋叹，唾汝毋干。毋叹毋干，是谓艰难。'"

装潢子

俗以罗列于前者，谓之“装潢子”，自唐已有此语矣。《唐六典》：“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熟纸匠三人。秘书省有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

留　守

留守二字，按《汉外戚吕公传》：“戚姬常从上之关东。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益疏。”高承《事物纪原》乃云“留守始于唐”，非也。

登闻鼓院之始

高承《事物纪原》著登闻鼓院之始云：“《国朝会要》曰：‘鼓院，旧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诏改为登闻鼓院。’”予按，《资治通鉴》：“魏世祖悬登闻鼓以达冤人。”乃知登闻鼓其来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给公验

唐宣宗时，中书门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乃知本朝僧尼出游给公验，自唐已然矣。

日历之始

唐顺宗时，宰相韦执谊监修国史，奏始令史官撰日历。此日历之始也，见《通鉴》。

增谷价

范蜀公记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众不知所为。公仍命多出榜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凑，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包孝肃公守庐州，岁饥，亦不限米价，而商贾载至者遂多，不日米贱。予按，此策本唐卢坦为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价一百，商旅辐辏，民赖以生。

三司使之职

国初有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之职，盖始于唐末。天祐三年，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辞不受。

称裁旨

近世自钧旨、台旨而下，称裁旨。按，李罕之擅引泽州兵夜入潞州，以状白李克用曰：“薛铁山死，州民无主，虑不逞者为变。故罕之专命镇抚，取王裁旨。”

将帅遥领州镇

本朝武臣有遥领郡刺史之职。按，唐光启二年二月，王重荣遣王建帅部兵戍三泉，以建遥领壁州刺史。将帅遥领州镇自此始，见《通鉴》。

探事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谓之“察子”。按，唐高骈在淮南，用吕用之为巡察使。用之募险狯者百余人，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此其始也。

举选人充京官

国初自太宗以来，通判得举选人充京官。运判所举人数，与提刑等。至熙宁元年六月，有旨，今后通判更不举选人充京官，运判比提刑减半，自是年始也。

行　状

自唐以来，未为墓志铭，必先有行状，盖南朝以来已有之。按，梁江淹为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状，任昉、沈约、裴子野皆有行状。

口　号

郭思《诗话》以口号之始，引杜甫《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云：“观其辞语，殆似今通俗凯歌，军人所道之辞。”余按，梁简文帝已有《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不始于杜甫也。诗云：“帝京风雨中，层阙烟霞浮。玉署清余热，金城含暮秋。水光凌却敌，槐影带重楼。”然杜甫已前，张说亦有《十五夜御前口号踏歌辞》二首。其一云：“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其二云：“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干　笑

世以笑之不情者为干笑。按，宋范蔚宗谋逆，就刑于市。妻来别，骂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杀子孙!”蔚宗干笑而已。干笑此为始。

名　纸

名纸之始，高承《事物纪原》云：“《释名》曰：‘书名字于奏上曰刺。’后汉祢衡，初游许下，怀一刺。既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盖今名纸之制也。则名纸之始，起于汉刺也。”以上皆高说。予以为不然，盖《祢衡传》只言刺，不言名纸。虽名纸为刺之变，然高说无所据。予按，梁何思澄终日造谒，每宿昔作名纸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盖名纸始见于此。

节　度

高承《事物纪原》云：“节度，本后汉公孙瓒讨乌桓，诏令受刘虞节度。唐室名使，盖取此义。唐制，边圉戎寇之地，则加以旌节，谓之节度。始自睿

宗景云二年四月，以贺拔延嗣为河西节度使。"以上皆高说。予按，《吴志·诸葛恪传》："孙权欲试以事，令恪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注引《江表传》曰："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徐祥，祥死，将用恪。诸葛亮《与陆逊书》曰：'家兄年老而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以此见汉有节度之意，而无其官。唐有其官，而在孙权之后也。

起复之礼

高承《事物纪原》云："起复，本《礼·曾子问》云：'子夏问曰：三年之丧，金革之事无避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注云：'鲁徐戎作难，有丧，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纪晋襄公墨衰之事。汉唐以来，遂有起复之礼，盖自伯禽始也。"以上皆高说。予按，前汉翟方进在丧，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后汉桓焉为太子太傅，以母忧自乞，听以大夫行丧。逾年，诏使者赐牛酒夺服。夫谓之起复者，就丧起之，复令视事耳。高承无所据，但泛言汉唐而已。故予疏二条，以见其始。

梵　音

梵音之始。《内典》云："陈思王子建游于鱼山，闻空中有梵音寥亮，乃教人效之，得传于今。"西方梵云"呗敢匿耶"，本梵音也。

待　制

高承《事物纪原》，待制之始云："唐永徽二年十二月五日，诏许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元年三月一日，敕裴冕等并集贤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则盖唐设官也。"以上皆高说。予以为高以永徽始有待制之名，是矣。至谓永泰时始有待制之所，则非也。何以言之？按，唐武后谓员半千曰："久闻尔名，谓是古人。乃在朝列，宜留待制。"即诏入阁供奉。后与邱悦、王勮、石抱忠为宏文馆直学士，又与路敬分日待制显福门下。夫武后时，半千等已分日待制于显福门下，则待制之所，不始于永泰元年，明矣。

墓路称神道

葬者，墓路称神道，自汉已然矣。《襄阳耆旧传》云："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邱。与帝通梦，见苏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挟神道，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然欧公《集古录》跋尾云："右汉杨震碑，首题云：'故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乃知立碑墓路而称以神道，始汉无疑。

行事举例

今朝廷行事，有法所不载者，必举例以行。然自南朝已然矣。江夷右仆射，主上欲用其领詹事。语王淮之："卿可觅此。"淮之对曰："臣当出外寻访。"淮之后见，主上问："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淮之曰："谢琰右仆射，领詹事。琰即谢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舍弟之称

兄称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与钟繇书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

监司称职司

本朝官制，由监司而称职司，如提点刑狱、转运副使之类。按，隋苏威曰："臣非职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渐近。"唐陆贽曰："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

侍　读

高承《事物纪原》云："侍读之始，本唐明皇开元三年七月敕，每读史籍中有阙，宜选耆儒博硕一人，每日侍读。故马怀素、褚无量更日入直，此侍读之始也。"以上高说。予按，《南史》："宜都王鉴初出阁时，陶宏景为侍读。"乃知侍读之名，自梁朝已有之矣。

御　笔

天子亲札，谓之御笔，始于《北史》。元魏彭城武宣《王勰传》云："帝令勰为露布，辞曰：'臣闻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岂足大用？'帝曰：'汝亦为才达，但可为之。'及就，尤类帝文。有人见者，咸谓御笔。"

书简用多幅

唐卢光启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浚。浚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学之。盖重叠别纸，自光启始也。见《北梦琐言》。乃知今人书简务为多幅，其来久矣。

监司之职

本朝官至运转判官提举常平，谓之监司。按，徐邈《与范宁书》曰："足下慎选纲纪，必得国士，以摄诸曹；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择公方之人，以为监司。则清浊能否，与事而明。"乃知监司之职，魏、晋以来有之矣。

试赋八字韵脚

赋家者流，由汉、晋历隋、唐之初，专以取士。止命以题，初无定韵。至开元二年，王邱员外知贡举，试旗赋，始有八字韵脚，所谓"风日云野，军国

清肃”。见伪蜀冯鉴所记《文体指要》。

冬年贺状

今世州郡冬年二节，通用贺状。其两句云：“应时纳祜，与国同休。”盖本于晋何充《贺正表》云：“璇衡运周，元正肇祚。伏惟陛下，应干纳祜，与天同休。”

殿试有官人不为第一

本朝殿试，有官人不为第一人，自沈文通始。迄今循之，以为故事。然徽宗朝戊戌榜，嘉王楷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颜天选第三人。徽宗宣谕：“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为榜首。”是岁，昂以有官人为殿魁，以此知有司亦失于契勘也。

以物质钱为解库

江北人谓以物质钱为解库，江南人谓为质库，然自南朝已如此。按，齐阳玠《谈薮》云：“有甄彬者，有行业，以一束苧，就荆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苧，于苧束中得金五两”云云。

三馆可称学士

学士惟三馆可称，他则否。按，唐《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故《笔谈》云：“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县官蔑有以学士称者。至渡江后，苟有一官，未有不称。绍兴末，臣僚有论列者，时有旨禁之。然今习俗犹尔也。

搭　猱

俗以不情者为搭猱，唐人已有此语。周颉处士《答宾从绝句》云：“十载文章敢惮劳，宋都回鹢为风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爱搭猱。”

注疏之学

《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云。”英宗尝语及原父，韩魏公对以有文学。欧阳文忠公曰：“刘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学可称也。”

并当二字

并当（去声）二字，俗训收拾，然晋已有此语。按，《世说》：“长豫与丞相语，常以谨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常为曹夫人并当箱箧。长豫亡后，丞相还台，发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奁，封而不忍开。”

禁杀牛

《南史》：“梁傅昭性尤笃谨。子妇家常得饷牛肉以进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杀，自梁已然矣。

一领簟

簟可以言一领。《世说》：“王大见王恭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

一顿食

食可以言一顿。《世说》：“罗友尝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

女称娥

唐乐府有《忆秦娥》。娥字见《史记·齐悼惠王传》：“王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后汉顺帝，乳母宋娥。又《史记·外戚世家》：“武帝时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众人谓之姪娥。”

犊羫鱼尾

犊亦可以称羫，鱼亦可以称尾。宋沈攸之使范云饷武陵王赞犊一羫，柳世隆鱼三十尾，皆去其首。

经纪语

江西人以能干运者为“作经纪”，唐已有此语。滕王元婴与蒋王皆好聚敛，太宗尝赐诸王帛，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

关　节

世以下之所以通款曲于上者曰关节，然唐已有此语。段文昌言于文宗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又《唐摭言》云：“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按汉《佞幸传》：“高祖有籍孺，孝惠时有闳孺，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乃知关节盖本于关说也。

银　版

银笏亦可以称版。唐韩滉遣使献罗，每担夫与白金一版。

宗　衮

宋莒公以宋元宪为宗衮，本谢朓谓谢安为宗衮。谢诗云：“阽危赖宗衮，微管寄明牧。”

歌曲以阕为称

歌曲以阕为称，按，《吕氏春秋》：“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捉足以歌八阕。”

佛　妆

张芸叟《使辽录》云：“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予按，后周宣帝传位太子，自称天元皇

帝，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以是知北妆尚黄久矣。

恩府

以恩地为恩府，始于唐马戴。戴大中初为掌书记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贬朗州龙阳尉。戴著书，自痛"不得尽忠于恩府，而动天下之浮议"云云，见《金华子杂编》。

二税起催用周制

本朝夏秋二税，起催以六月、十月一日，至今州县遵用。按王溥《五代会要》："周显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挥诸道州府，今后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征，永为定制。"乃知本朝循用周制。

以舟量物

魏武帝时，孙权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邓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不校可知矣。"武帝即时行焉。时王方五六岁。予按，《苻子》曰："朔人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圂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谓豕仙。'王乃命豕宰养之，十五年，大如沙坟，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钧，其巨无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时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邓哀王也。

床凳子

床凳之凳，晋已有此器。《世说》："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在镫下。"乃作此镫字。今《广韵》以镫为鞍镫之镫，岂古多借字耶？凳，《广韵》云，"出《字林》"，殆后人所撰耳。《广韵》别出一橙字，注云："几橙。"其义亦通。

军卒为健儿

今所在以军卒为健儿，往往以杜诗"健儿胜腐儒"为证，非也。按，《世说》："祖逖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东晋时，军卒已有健儿之称。

风闻二字

风闻二字，出《汉书》。尉佗曰："风闻老夫父母坟已坏削。"贾逵《国语注》曰："风，采也。采听商旅之言。"故沈约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

妇女称姐

妇女以姐为称。《说文》曰："媎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兄为姐，盖尊之也。按魏繁钦《与文帝笺》曰："自左驔史纳謇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与左驔等，于宾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纳謇姐，盖亦当时之乐人。"以是知妇人之称姐，汉、魏已然矣。

表文末云屏营

今《世表文》末云："屏营之至。"屏营二字见《国语》，申胥曰："昔楚灵王独行屏营。"东汉刘陶上议曰："屏营彷徨，不能监寐。"而任昉《与梁高祖笺》亦云："不胜荷戴屏营之至。"

仓廪字

仓廪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谷藏曰仓，米藏曰廪。"虽其义如此，然后世作文者，亦未尝分别而用。《汉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如《广韵》云，"仓有屋曰廪"，盖此意出于邕后也。《齐职仪》曰："太仓令，周司徒属官，有廪人、仓人。"则所主盖亦异矣。

正五九月不上任

本朝士大夫相传，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壮老之位。其说无稽也。其后见窦苹《唐书音训》，其注《高祖纪》："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引释氏智度论曰："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月、五月、九月照南赡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予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不上任者，政以此耳。盖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责。今之州郡所以为供给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钱，盖沿唐故事。但历时久远，无有能讨其源流者耳。偶读窦所引用，于是始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书，要当无所不读。

俗骂客作

江西俚俗骂人，有曰"客作儿。"按陈从易《寄荔与盛参政诗》云："樱桃真小子，龙眼是凡姿。橄榄为下辈，枇杷客作儿。"盛问其说，云："樱桃味酸，小子也。龙眼无文采，凡姿也。橄榄初涩后甘，下辈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儿也。"凡言客作儿者，佣夫也。

罢 休

吴人言罢，则以休继之，古如是也。吴王阖闾语孙武曰："将军罢休。"

点 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

按，唐郑修为江淮留后，家人备夫人晨馔，夫人顾其弟曰："治妆未毕，我未及餐，尔且可点心。"其弟举瓯已罄，俄而女仆请饭库钥匙，备夫人点心。修诟曰："适已给了，何得又请"云云。

俞通用之辞

世俗以俞字不可通用，盖以《尧典》有"帝曰俞"。然扬雄《解嘲》云："扬子曰：'俞'。"上下通用之辞也。

亲事官

省寺所用使令者，名亲事官，自唐已有之。按，唐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锡、亲事官王师文等，同谋反逆。"

柳浑青李太白

叶少蕴《石林诗话》云："或者以荆公诗以古人姓名藏句中，如'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自公始发之。然唐权德舆已有此体。"予按，梁元帝已有人姓名诗及将军名诗，不始于权德舆也。

古无隋字

隋字古无之。文帝受禅，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犹后汉都洛，以火德故，去水加隹也。

邱迟姓

唐《封演记》："邢州内邱县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后赵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图澄，姓温。"而《高僧传》、《晋书·艺术传》皆不著。余因记沈太虚侍郎虚中言："昔湖州有人发古冢，得碑，乃南朝邱迟。其言迟，乃左史邱明之后。"然则邱明竟不姓左耶？

麈　尾

释藏《音义指归》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随之，皆看麈所往，随麈尾所转为准。'"今讲僧执麈尾拂子，盖象彼有所指麾故耳。王衍捉玉柄麈尾。

如　意

齐高祖赐隐士明僧绍竹根如意，梁武帝赐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伦、王敦皆执铁如意。三者以竹木铁为之，盖爪杖也。故《音义指归》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可长三尺许。或脊有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然释流以文殊亦执之，岂欲搔痒耶？盖讲僧尚执之，私记节文祝辞于柄，以备忽忘。手执目对，如人之意。凡两意耳。

八相太常引

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赞"。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盖本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乐人名腾婆，取菩萨八相，缉为歌曲。令敬信者，闻生欢喜。"

方　丈

僧道诚《释氏要览》云："方丈，寺院之正寝。始因唐显庆年中，敕差卫尉寺丞李义，表前融州黄水令王元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黎城东北四里许，维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遗址叠石为之。元策躬以手板纵横量之，得十笏，故号方丈。"余按，王简《栖头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经像。"李善引高诱曰："堵长一丈，高一丈，回环一堵为方丈，故曰环堵，言其小也。"

天王视形

州郡置毗沙门天王之始。按，《僧史》："唐天宝元年壬子，西蕃五国来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请兵解援。发师万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诏不空三藏入内持念。明皇秉香炉，不空诵《仁王护国陁罗尼》，方二七遍，帝见神人可五百员，带甲荷戈在殿前。帝问不空，对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独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巳时后，城东北三十里，云雾冥晦中，有神可长丈余，皆被金甲。至酉时，鼓角大鸣，地动山摇。经二日，蕃寇奔溃。斯须，城楼上有光明天王现形。谨图样，随表进呈。'因敕诸道节镇，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至于佛寺，亦敕别院安置。"

忌日行香

忌日行香。始于唐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诸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然行香事，按《南山钞》云："此仪自道安法师布置。"又《贤愚经》云："为蛇施金设斋，令人行香僧手中。"《普达王经》云："佛昔为大姓家子，为父供养三宝。父命子传香。"此云"行香僧手中"与"传香"，今世国忌日尚行此意。至人君诞节，遂以拈香为别矣。按，《唐会要》："开成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后，便令以素食，宴乐唯许饮酒及用脯醢等。"以此知唐朝虽诞节，亦只云行香。姚令威以为行香始于后魏江左，非也。

寺立观音像

天下寺立观音像，盖本于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馔中有擘不开者，帝以为异。因焚香祝之，乃开。即见菩萨形，梵相具足。遂贮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锦，赐兴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观音像。

生日祝寿始

封人祝尧寿，虎拜稽首，天子万寿。人臣爱君，不过长年，未以为非也。至于生日祝寿，始见唐明皇。然识者以为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时，每以载诞之辰，辄斋素讲经。阮修容殁后，此事亦绝。唐太宗亦以降诞日，谓长孙无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成感伤。"泣数行下，群臣皆零涕。故唐封演谓："孤露之后，不宜以此日为欢。"可谓达理矣。明皇建节，虽出于源干曜、张说之议。然中宗常以降诞日，宴侍臣内戚于内庭，与学士联句柏梁体诗，以是知循习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诗为庆，《西清诗话》乃谓公卿诞日，以诗为寿，见于唐末，此说恐非。盖开元间，惠宣太子被疾，明皇自祝禬。既愈，幸其第，置酒赋诗，为初生欢。其诗云："昔见漳滨卧，言将人事违。今逢庆诞日，犹谓学仙归。"人臣以诗为寿，始见于此。

闲人有忙事

闲人有忙事，俗人语也，然唐人已有。韩偓诗云："书墙暗记移花日，洗瓮先知酝酒期。须信闲人有忙事，且来冲雨觅渔师。"

起居何如

今世书问往还，必曰"不审比来起居何如"。按，《汉武帝内传》："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诣刘彻家。不意天灵至尊，下降于至浊，不审比来起居何如?'"乃知此语久矣。

百合治病

《本草图经》百合一条，引张仲景："治病有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代赭汤、百合鸡子汤、百合地黄汤，凡四方，并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识其义。"余按，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以是知图经论药，尚不能如原叔。

打 揲

打揲字，赵参政《槊闻见录》云："须当打揲，先往排办。"东坡《与潘彦明书》云："雪堂如要偃息，且与打揲相伴。"皆使揲字。今俗只使叠字，何耶?

鹘 突

鹘突二字，当用糊涂。盖以糊涂之义，取其不分晓也。按，吕原明《家塾记》云："太宗欲相吕正惠公，左右或曰，'吕端之为人糊涂。'（自注云：读为鹘突）帝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相之。"今食医心镜，治脾胃气冷，不能下食，虚弱无力，有鹘突羹，用鲫鱼半斤，细切起作脍，沸豉汁热投之，著胡椒、干姜、莳萝、橘皮等末，空腹食之。乃作此鹘突字，非也。

先辈之称

李肇《国史补》并《唐摭言》以举子互相推称，则曰先辈，盖前辈之义也。然《南齐书·刘怀珍传》曰："此数子皆宿将旧勋，与太祖比肩为方伯，年位高下，或为先辈，而荐诚君侧"云云。乃知先辈之称，南朝以来有矣。

白直之称

今世在官当直人谓之"白直"。南齐《萧嶷传》云："白直共七十八人。"乃知白直之称甚久。

大行之称

古来人君之亡，未有谥号，皆以大行称之，往而不返之义也。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见《李斯传》。

盛喜中不许人物

俗谚云："盛喜中不许人物，盛怒中不答人简。"按，《列子》："宋元君曰：'昔有异技干寡人者，技无庸。适值寡人有欢心，故赐金帛。'"乃知俗语亦有所自也。

丞相称相公

丞相称相公，自魏已然矣。王仲宣《从军诗》曰："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谢灵运《拟陈琳诗》曰："永怀恋故国，相公实勤王。"亦谓曹操也。

阿 谁

《传灯录》："宗风嗣阿谁。"阿谁，俗语也。《庞统传》："向者之论，阿谁为是。"停待，亦俗语也。《愍怀传》："陛下停待。"

饮席酹酒之始

饮席酹酒之始。唐仆射孙会宗集内外亲表开宴。有一甥侄，间朝官后至。及中门，见绯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涴，咄咄而出，不相识。洎即席，说于主人，咸讶无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时于阶上酹酒，草草倾泼也。自此每酹酒，令侧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孙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出《北梦琐言》。

古无丈人之名

《蜀志·先主传》："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臣松之按：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以上裴松之说。予

按，丈人之义，本于《易》；以妻父为丈人，又本于汉匈奴所谓："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松之安得云古无丈人之名。

卷三 辨误

员姓之始

《春秋左氏传》："伍奢子员。"陆德明《释文》："音云，平声。"然唐员半千十世祖凝之，本彭城刘氏，仕宋，后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员，因改姓员。《唐书·音释》乃音王问切，何耶？窦苹《音训》曰："唐人读半千姓皆作运"，未详何据。按，《前凉录》已有金城员敞，此姓似不始于凝之。予按，唐张嘉贞荐苗延嗣、吕太一、员嘉靖、崔训，皆位清要，日与议政事，故当时语曰："令君四俊，苗吕崔员。"然则以员为运，其误久矣。予又案，《芸阁姓苑》云："员氏南阳，其先与楚同族，帝颛顼之后。楚令尹子文，斗伯比之子。育于郧公辛，辛生斗怀。员盖辛之后也，平王时，敖为大夫。"观此，则员得姓又不始于敞矣。郧音云，则员不当音运。

韵略不收笭箵字

《大唐新语》曰："渔具总曰笭箵，渔服总曰祓衫。"《唐书·元结传》载自释语曰："能带笭箵，全独而保生；能学聱牙，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耶?"语皆协韵。故箵音平声，与生相协。今《唐书·音释》乃作蓰挺切，误矣。故苏子美《松江观渔诗》云："鸣榔莫触蛟龙睡，举网时闻鱼鳖腥。我实宦游无况者，拟来随尔带笭箵。"皆作平声。今《韵略》不收此字。

句读无音

前辈言韩退之书"沈潜乎训义，反覆乎句读"。读不音独，徒斗反。殊不知山谷《次韵黄冕仲木字韵诗》云，"变名溷甲乙，誊写失句读"，止作独音也。然马融《笛赋》云："观法于节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斗反，注言"句犹章句之句"。然则岂两字既异，而义亦别耶？何休《公羊传·序》亦云，"失其句读"，无音。

兰若　若字两音

兰若若字，白乐天诗作惹字押，尔者切。余按，上官仪《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诗中四句云："东望安仁省，西临子云阁。长啸披烟霞，高步寻兰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纥干字无据

《五代史·寇彦谦传》："朱全忠迫迁昭宗于洛阳，昭宗顾瞻陵庙，彷徨不忍去。谓其左右为俚语云：'纥干山头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相与泣下沾襟。"余以干字非是，盖郦道元《水经·注》曰："纥真山，冬夏积雪。鸟雀死者，一日千数。"故纥干为无据。

干鹊音干为无义

前辈多以干鹊为干，音干。或以对湿萤者有之。唯王荆公以为虔字，意见于"鹊之强强"，此甚为得理。余尝广之曰："干，阳物也，干有刚健之意。而《易·统卦》有云：'鹊者阳鸟，先物而动，先事而应。'《淮南子》曰：'干鹊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为无义。"然《广韵》有鳱鹊字，起于后来。

王　圭

杜子美《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诗》，谓王圭微时，房、杜过其家，而毋能识之。所谓："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是也。故蔡絛《西清诗话》以为"按史所载，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诗独得其详，以史为疏略"。然以余考之，房、杜等旧不与太宗相识。及太宗起兵，然后杖策谒军门，乃荐杜如晦耳。王圭则诛太子建成而后见知。以他传参考，未可专以史为误也。

开元钱

世所传《青琐集·杨妃别传》，以为开元钱乃明皇所铸，上有指甲痕，乃贵妃掐迹。殊不知唐《谈宾录》云："武德中，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此四字及书，皆欧阳询之所为。初进样，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铸之。"故《唐书·食货志》亦云："隋末行五铢钱，天下盗起，私铸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铁叶皮纸，皆以为钱。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方满半斛。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得轻重大小之中。"然则《杨妃别传》云尔者，其谬可知也。《孔氏杂说》亦言："开元通宝，欧阳询撰其文并书。俗不知，遂以为明皇所铸。"按，《考异》云："时窦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条脱为臂饰

唐《卢氏杂说》："文宗问宰臣：'条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真诰》言，安妃有金条脱为臂饰，即金钏也。'又'《真诰》，萼绿华赠羊权金玉条脱各一枚。'"余按，周处《风土记》曰："仲夏造百索系臂，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唐徐坚撰《初学记》，引古诗云："绕臂双条达。"然则条达之为钏，必矣。第以达为脱，不知又何谓也。徐坚所引古诗，乃后汉繁钦《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但跳脱两字不同。

秋鹤与飞

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云："《罗池庙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为涉。'荔子丹兮蕉子黄'，碑蕉下无子字，当以碑为是。而碑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则疑碑误。"余按，《柳子厚集》有《永州铁炉步志》云："江之浒，凡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铁炉步。盖有锻铁者居，其人去，炉毁者不知年矣。独有其号，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证之，则知"步有新船"为有据也。又按，沈存中《笔谈》云："韩退之《罗池碑》云，'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今验石刻，乃'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词'吉日兮辰良'，又'蕙殽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欲相错成文，则语健耳。如老杜'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之类。"余以存中之论证之，则知欧公以"秋鹤与飞"为误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谓："汉陈平封曲逆侯，今学者读曲逆作去遇，不作本音，何耶?"余按，孔经父云："陈平封曲逆侯，汉书元无音。《文选》载陆士衡《高祖功臣颂》：'曲逆宏达，好谋能断。'注：'曲，区遇反。逆音遇。'"然则景文竟忘《文选》注耶?

《乐府》有掺字

杨文公《谈苑》载："徐锴仕江南为中书舍人，校秘书时，吴淑为校理。《古乐府》中有掺字，淑多改作操，盖以为章草之变。锴曰：'不可，非可以一例。若渔阳掺，音七鉴反，三挝鼓也。祢衡作《渔阳掺挝古歌》云，边城晏开渔阳掺，黄尘萧萧白日暗。'淑叹服之。"余按，《诗·遵大路篇》云，"掺执子之袪兮"，陆德明音所览反，及所斩反。《葛屦篇》，"掺掺女手"，则又音以所衔、所感、息廉三反。则掺字元非一义。梁王僧孺《咏捣衣诗》云："散度广陵音，掺写渔阳曲。"自注云："掺音憾。"然则掺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吴淑不知，而锴复不援以为证，何耶?桓谭《新论》有微子掺、箕子掺。乃知掺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号二

杨文公《谈苑》记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灭不可识。令诸儒参验，乃辅公祐反江东时年号。后太祖受命，国号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岂非威灵先及，而符谶将著也?欧阳公《归田录》，记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于是改元乾德。其后因于禁中见内人鉴，背有乾德之号。以问学士陶谷，谷曰："此伪蜀时年号耳。"因问内人，果是故蜀王侍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叹宰相寡闻也。夫乾德之号二，一辅公祐，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灵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录·西岳华山庙碑》载其述自汉以来云："高祖初兴，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诏有司，其山川在诸侯者，以时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巡省五岳，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中宗之世，使者持节，岁一祷而三祠。后不承前，至于亡新，寝用邱墟。建武之元，事举其中，礼从其省，但使二千石岁时往祠。自是以来，百有余年，所立碑石，文字磨灭。延熹四年，弘农太守袁逢，修废起顿，易碑饰阙。会迁京兆尹，孙府君到，钦若嘉业，遵而成之。"孙府君讳璆。文忠云："文字可读，其大略如此。所谓集灵宫者，他书皆不见，唯见此碑。"余尝观《桓君山赋序》云："余少时为郎，从孝成皇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郊，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端门南向山，书曰望仙门。窃有乐高妙之志，即书壁为小赋云。"然则文忠言他书皆不见，岂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诗："既表祈年观，复立望仙宫。"

博塞字音

按鲍宏《博经》，以博塞之塞，音苏代反。然余考唐李翱《捊蒱法》，其采有开十二，塞十一。以开封塞，则不当音以苏代反。《庄子》云："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亦音苏代反。

不识撑犁孤涂字

《玄晏春秋》曰："计君乂授与《司马相如传》，遂涉《后汉书》。读《匈奴传》，不识撑犁孤涂之字。有胡奴执烛，顾而问之。奴曰：'撑犁，天子也。言匈奴之号单于，犹汉人有天子也。'予于是旷然发悟。"以上皆玄晏说。及观欧阳文忠公少时，代王状元《谢及第启》云："陆机阅史，尚靡识于撑犁；枚皋属文，徒率成于骫骳。"文忠公以为陆机，盖误也。黄朝英《缃素杂记》，以不知文忠公用撑犁事为恨，盖渠未尝读《玄晏春秋》耳。又《沈元用谢启》云："读撑犁事而靡识，敢谓知书；问祈招诗而不知，尚惭博学。"然陆机不识撑犁事，竟不知在何书。

束脩义

束脩，其义不一。《论语》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前人多引《礼》："男贽玉帛禽鸟，女贽榛栗枣修。"以为束脩者，束脯也，用束脯以为贽尔。余按，杜恕《体论》曰："束脩之业，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按，后汉《马援传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谓之束脩。"不可以"束脩之问不出境"一概论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境。"乃知以束脩为束脯者为非是。后汉杜

诗荐伏湛曰："自行束脩，说无毁玷。"注："自行束脩，谓年十五以上。"《延笃传注》："束脩，谓束带修饰。"

牙门

孔经父《杂说》记："突厥，李靖徙牙于碛中。牙者，旗也。《东京赋·注》：'竿上以象牙饰之，所以自表饰也。'太守出则有门旗，其遗法也。后遂以牙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义也。或以衙为廨舍；早晚声鼓，则又谓之衙牌；儿子谓之衙内；皆不知之耳。《唐韵·注》云：'衙，府也'，是亦讹耳。"以上皆孔说。余按《语林》云："近代通谓府庭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讹为衙。"《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马掌武备，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为牙旗，出师则有建牙之事。军中听号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为卫也，义主于此。而孔氏止谓之旗者，不得其说者也。唐《资暇集》亦云："武职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盖押衙旗者。按，兵书云：'牙旗者，将军之旌。'故竖于门，史传咸作牙门。今押牙既作押衙，牙门亦谓之衙门乎?"予又按，《南史·侯景传》："景将率谋臣朝，必集行列门外，谓之牙门，以次引进。"牙门始见于此。

倒行逆施

《史记·伍子胥传》："子胥曰：'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汉《主父偃传》亦曰："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余按，《吴越春秋》乃云："日夕途远，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乃知施字即旅字。施字于道无义。《国语》曰："晋阳处父过宁，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议》，亦引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乃知逆施可于事言之，至于道路无义也。当俟有识者订之。《左氏传》："荀息曰：'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正义》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宾客之处也。"马融《长笛赋序》曰："有洛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诗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又云："旧史称白山东人，为翰林待诏。皆不合于白之自序，盖史误也。"余按，杜子美有《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乃知旧史以白为山东人，不为无据也。故范传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代之孙。隋末流离，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由此观之，则白本非蜀人也。

玉树

《三辅黄图》云："甘泉宫有槐，根干盘峙，二三百年物也。即扬雄赋所谓'玉树青葱'者。"余按，唐刘悚《隋唐嘉话》谓："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似槐而叶细，土人谓之玉树。"扬子云《甘泉赋》云"玉树青葱"，指此。后左思讥之，已失。《三辅黄图》以为槐之根干，则又甚矣。

筠为竹皮

许慎《说文》云："筠字从竹，竹皮也。"《唐韵》曰："筠，竹皮之美质也。"《礼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说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为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颖达亦以筠为竹外青皮也。

女婿乘龙

《潘子真诗话》云："杜子美诗'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为误。引《楚国先贤传》：'孙儁，字文英，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延女，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乘龙。'言得婿如龙也。故宋景文公诗亦云：'承家男得凤，择婿女乘龙'，俱用此事。"余尝以潘子真之论为非，盖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诗"女婿近乘龙"，盖用《太平广记·萧史传》所谓"弄玉乘凤，萧史乘龙"者是也。

飞燕在昭阳

西汉赵飞燕既立为皇后，后宠少衰。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盖《飞燕本传》云尔。唐李太白《宫词》云："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夫昭阳，昭仪所居也，非谓飞燕耳。其后见唐王睿《松窗录》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命李白为新辞，有'汉宫谁第一，飞燕倚新妆'之语。"乃知昭阳之本，世所传者误也。然此一联，据《杨妃外传》，高力士摘之以谮李白。

黄庭博鹅

蔡絛《西清诗话》谓："李太白诗有误，云：'山阴道士如相访，为写黄庭博白鹅'，逸少所写乃道德经。"余按，《太白集》有《怀古王右军诗》云："山阴遇羽客，要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据此诗，则太白未尝误用。何耶？按，本传："逸少闻山阴道士好养鹅，往观焉。"非山阴道士访逸少也。前诗不特误使黄庭事，尝疑以为世俗子所增。至梅圣俞《和宋谏议鹅诗》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山谷诗云："颇似山阴写道经，虽与群鹅不当价。"则知黄庭之误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絛《西清诗话》，记荆公有"黄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读《楚辞》之过也。以予观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

者，始也。故筑室始成谓之落成。《尔雅》曰："俶、落、权、舆，始也。"至若钱昭度诗云，"荞麦花残小雪飞"，乃为诗病。

药名诗不始于唐

蔡绦《西清诗话》谓："药名诗，世以起于陈亚，非也。东汉已有离合体，至唐始著药名之号。如张籍《答鄱阳客诗》：'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下枝。子夜吟诗问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以予观之，恐或不然。且药名之号，自梁以来有之。简文帝《药名诗》云："朝风动春草，落日照横塘。重台荡子妾，黄昏独自伤。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石墨聊书赋，铅华试作妆。徒令惜萱草，蔓延满空房。"梁元帝《药名诗》云："戍客恒山下，常思衣锦归。况看春草歇，还见雁南飞。蜡烛凝花影，重台闭绮扉。风吹竹叶袖，网缀流黄机。讵信金城里，繁露晓沾衣。"如庾肩吾、沈约，亦各有一首。乃知药名诗不始于唐。

青女横陈

荆公诗云："日高青女尚横陈。"横陈二字，见宋玉《风赋》"横自陈兮君之前"及《楞严经》。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诱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为霜，于理未当。杜子美《秋野诗》云："飞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炉赋》曰："青女司寒，红光翳景。"亦皆指为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诗，不害为佳句也。

中山放麑

《刘贡父诗话》云："陈子昂云：'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孙氏之臣也，谓之中山，误矣。"予观陈无己《谢再授徐州教授启》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麑；乱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误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唐崔颢《王家少妇诗》。《子夜歌》，则乐府所谓"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于前溪舞，读陈朝刘删《侯司空宅咏妓》诗乃得之，刘删诗云："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属此。又《古今乐录》谓"晋车骑将军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颦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对月》诗，"想像颦青蛾"，盖蛾，眉也。世所传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诗》又云，"谁家挑锦字，灭烛翠眉颦"，可以为据。又沈约《咏月诗》："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庾肩吾《望月诗》："楼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董思恭《咏月诗》："别客长安道，思妇高楼上。"故杜子美《江月诗》云："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

犬迎曾宿客

今诗集所传杜诗："犬迎曾宿客，鸦护落巢儿。"余家有唐顾陶所编杜诗，乃是"犬憎闲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对月》诗，旧本作"斫却月中桂"，陶本作"折尽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适诗》，旧本乃"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陶本乃以池为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杂拟诗

《文选》有江文通杂拟诗，如《拟休上人》云："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非休上人作也。白乐天《题道宗上人诗》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又唐次休上人亦有诗与白云："闻有余霞千万首，何妨一句乞闲人。"白答之曰："禅心不合生分别，莫爱余霞嫌碧云。"则白直以碧云合之句为汤惠休作矣。如文通拟渊明一诗，编者至载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过。

悠然见南山

东坡以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识者以见为望，不啻碔砆之与美玉。然余观乐天《效渊明诗》有云："时倾一尊酒，坐望东南山。"然则流俗之失久矣。惟韦苏州《答长安丞裴说诗》有云："采菊露未晞，举头见秋山。"乃知真得渊明诗意，而东坡之说为可信。

药　栏

唐李匡乂《资暇集》谓："园亭中药栏，栏即药，药即栏，犹言围援，非花药之栏也。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堪作切对，不知其由矣。按，汉宣帝诏曰：'池药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汉书》'阑入宫禁'，字多作草下阑，则药栏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将赴成都草堂》诗"常苦沙崩损药栏"及"乘兴还来看药栏"之意。孙少魏以药为篻，今本史信然。

小胡孙

杜子美有《从人觅小胡孙许寄诗》云："人说南州路，山猿树树悬。举家闻若骇，为寄小如拳。"意题皆是胡孙，而首句以山猿为词者，何耶？故韩子苍有《谢人寄小胡孙诗》云："直疑少陵觅，未解柳州憎。"然则虽子苍，亦以杜为错耶？

衔杯乐圣称世贤

韩子苍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兴费万钱，衔杯乐圣称世贤。'世字无义，当作避字，传写误

耳。”按，李适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为李林甫阴中，罢政事。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孟浩然得戴暠诗意

颜之推《家训》云：“《罗浮山记》云：‘望平地树如荠。’故戴暠诗云：‘长安树如荠’；有人《咏树》诗云：‘遥望长安荠’，皆耳学之过也。”余因读孟浩然《秋登方山诗》云：“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真得暠诗意。

使白水事

前辈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鲁僖公二十四年·传》曰：“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汉广都郡有白水县，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诗云：“白水过庭激，绿槐夹门植。”杜子美诗云：“黄云高未动，白水已扬波。”又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至许浑、孟郊则不然。许《赠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云外斫青山。”孟郊云：“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青山则止谓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于此当作两字，即是两意，则非其对。

韩子苍以苏味道诗为李益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苏味道《上元诗》也。韩子苍和龚况《上元游葆真宫观灯诗》云：“开卷爱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来。多情如共春流转，刻烛题诗又一回。”子苍以苏诗为李益，何耶？然苏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诗》耳。朱云：“唯余故楼月，远近必随人。”

使驺忌听琴事

元微之《桐花诗》云：“尔生不我得，我愿裁为琴。宫弦春以君，君若春日临。商弦廉以臣，臣作旱天霖。”盖取《史记》：“驺忌子闻齐威王鼓琴，而为说曰：‘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诗话》乃云：“吴僧义海，琴妙天下。而东坡《听唯贤琴》诗，有‘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谓“东坡未知琴趣，不独琴为然”。殊不知亦取驺忌子听琴之事耳。

张丽华误作潘丽华

东坡《虢国夫人夜游图诗》：“当时亦笑张丽华，不知门外韩擒虎。”盖全用杜牧之《台城曲》两句诗：“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凡此取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尤见宠幸；隋遣韩擒虎平陈，后主与丽华俱被收。今坡诗本皆误作潘丽华，遂致黄朝英《缃素杂记》以东坡为误，彼不记杜牧之诗耳。

静憩鸡鸣午

荆公诗：“静憩鸠鸣午，荒寻犬吠昏。”学者谓公取唐诗“只鸠鸣午寂，双燕话春愁”之句。余尝见东坡手写此诗，乃是“静憩鸡鸣午”。读者疑之，盖亦不知取唐诗“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

孤雁诗

汉皋张君《诗话》谓：“鲍当《吟孤雁》诗云：‘更无声接续，空有影相随。’当时号为鲍孤雁。凡物有声而孤者皆然，何独雁乎？此人论诗，正如王君卿以林和靖《梅花》诗亦可作桃、李、杏花之类，宜取东坡之笑也。”然余观《司马温公诗话》，乃谓：“当为河南府法曹，尝忤知府薛映。因献《孤雁》诗，所谓‘天寒稻粱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官庖，为带边城信。’薛大嗟赏，时号鲍孤雁。”与张君所记不同，而词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后因读《江南野录》，乃知张君所记，是南唐人诗。

谢安掩鼻

谢安虽有盛名，而当桓温恣横之际，所以不仕者，政畏温耳。故虽有司按奏，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而不辞。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后遂为桓温司马，竟受简文顾命，与王坦之同事，而温欲杀之。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安则从容就席。以此观之，安之所以答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盖畏温知之而不免其祸耳，非为不免富贵也。张文潜《和苏东坡先生西山旧事诗》有云：“谢公富贵知不免，醉眼未为苍生开。”岂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韩子苍言，欧阳文忠公《寄荆公》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盖谓南史：“谢朓于宋明帝朝，为尚书吏部郎，长五言诗。沈约尝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文忠之意，直使谢朓事。而荆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则荆公之意，竟指吏部为退之矣。

裹饭非子来

东坡《次韵徐积诗》：“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应须问子来。”按，《庄子》书：“子杞、子舆、子桑、子来四人，相与为友。”然无裹饭之事。《庄子》书又载：“子舆与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乃知裹饭者，子舆、子桑，非子来也。东坡此诗为误。余又观韩退之《赠崔立之诗》云：“昔者十日雨，子来寒且饥。其友名子舆，忽然忧且思，褰裳触泥水，裹饭往食之。好事漆园吏，书之存雄辞。”然则退之亦误用耳。

僧绰采蜡烛作凤凰

"忆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蜡凤戏僧虔。随翁万里心如铁，此子何劳为买田。"东坡《送子由奉使》最后一章也。时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蜡凤之戏，议者以为误。盖《南史》："王昙首与兄弟集会子孙，任其戏。适僧达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坠落，落亦不重作；僧绰采蜡烛作凤凰。"乃知蜡凤之戏，非僧虔也。

荷囊非芰荷之荷

刘伟明《赠熊本待制诗》云："西清寓直荷为囊，左蜀宣风绣作衣。"盖《南史·刘杳传》："著紫荷囊。"事见《汉·张安世传》，持囊簪笔之意。而伟明乃以荷为芰荷之荷，何耶？欧阳文忠《回吴舍人启》云："红药翻阶，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囊，陪法从以雍容。"又《上胥偃启》曰："白蟫素简以香生，兹焉辟恶；紫袷荷囊而备问，最近清光。"乃知误者非一人。然《隋书·乐志》："尚书录令仆射吏部尚书，朝服缀紫荷，录令左仆射左荷，右仆射、吏部尚书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识者。

阳　燧

《淮南子》："阳燧见日，则然而为火。"注云："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与木相摩则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刘言史《与孟郊煎茶诗》云："敲石取鲜火，汲泉避腥鳞。"石火虽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礼·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郑注云："夫燧，阳燧也。"《礼·内则》疏："晴则以金燧取火于日，阴则以木燧钻火也。"《礼·外传》云："宗庙之祭，用明火者，以阳鉴取日中之火，谓之阳燧。以冬至之日子时，铸铜为鉴。"

阳关图

王维《送元二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伯时取以为画，谓《阳关图》，予尝以为失。按《汉书》："上党有天井关，敦煌龙勒有玉门关、阳关，去长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门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馆在焉，即古之渭阳。据其所画，当谓之《渭城图》可也。东坡《题阳关图诗》："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题阳关图断章》云："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许悲。"然则详味山谷诗意，谓之《渭城图》宜矣。

珠还合浦

《古今诗话》："羊方谔《上广守诗》：'鳄徙恶溪韩吏部，珠还合浦孟尝君。'"殊不知珠还合浦，乃后汉孟尝，不可以孟尝君迁就也。

黄金台

前辈以荆公诗"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以台字为失。《史记》云："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然唐时李太白诗云："何人为筑黄金台"，荆公诗本此。

以玉儿为玉奴

东坡《和杨公济梅花诗》云："月地云阶谩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又《四时诗》云："玉奴纤手嗅梅花。"《南史》："齐东昏侯妃潘玉儿，有国色。"牛僧孺《周秦行记》："薄太后曰：'牛秀才远来，谁为伴?'"《潘妃辞》曰："东昏侯以玉儿身死国除，不宜负他。"注云："玉儿，妃小字。"东坡盖用此。而两以儿为奴者，误也。然不害为佳句。

东坡用事切

东坡《和山谷嘲小德诗》，末云："但使伯仁长，还兴络秀家。"盖伯仁乃络秀子耳。洪驹父《哭谢无逸诗》云："但使添丁长，终兴谢客家。"此学东坡语，尤无功。添丁，卢仝子，气脉不相属。络秀，本周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诗："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更觉其切。

妓人出家诗

唐顾陶，大中丙子编《唐诗类选》，载阳郇伯作《妓人出家诗》："尽出花钿与四邻，云鬟剪落向残春。暂惊风烛难留世，便是池莲不染身；贝叶欲翻迷锦字，梵声初学误梁尘。从今艳色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湘山野录》乃谓："本朝申国长公主为尼，掖廷嫔御随出家者三十余人。太宗诏两禁各以诗送之，陈彭年作诗八句。"今考其诗，与阳郇伯所作一同，首句"尽出花钿散玉津"一句不同。岂后人改郇伯诗，托以彭年之名，而文莹又不考之过耶？

蒸壶似蒸鸭

东坡《岐亭汁字韵诗》："不见卢怀慎，蒸壶似蒸鸭。坐客皆忍笑，髡然发其幂。"按，《太平广记》载《卢氏杂说》："郑余庆与人会食。日高，众客嚣然。呼左右曰：'烂蒸去毛，莫拗折项。'诸人相顾，以为必蒸鹅鸭。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余庆餐尽，诸人强进而罢。"然则"蒸壶似蒸鸭"，乃郑余庆，非怀慎也。岂东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陈无己诗话》："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承用一律。惟刘梦得云：'望来况是几千岁，只似当年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黄叔达，鲁直之弟也，

以顾况为第一。云：'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语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过其下，不风即雨，疑况得句处也。"予家有《王建集》，载《望夫石》诗，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岂无己、叔达偶忘王建作耶?

落梅花　折杨柳

《乐府杂录》载:"笛者,羌乐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杨柳，非谓吹之则梅落耳。故陈贺彻《长笛》诗云："柳折城边树，梅舒岭外林。"张正见《柳》诗亦云："不分梅花落，还同横笛吹。"李峤《笛》诗："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惊。"意谓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后世皆以吹笛则梅花落，如戎昱《闻笛》诗云："平明独惆怅，飞尽一庭梅。"崔橹《梅》诗："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琐集诗》："凭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栏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之涣、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却尽生。"王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李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谓笛有二曲也。

吴　钩

沈存中《笔谈》谓："唐诗多有言吴钩者，刀名也，刃弯。今南蛮谓之葛党刀。"予按，《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曰："阖闾既宝莫耶之剑，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而有人贪王之重赏也。杀其二子，以血衅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吴钩始于此，岂存中偶忘之耶?左太冲《吴都赋》云："吴钩越棘，纯钩湛卢。"鲍照《结客少年行》云："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杜甫《后出塞》云："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又送刘判官云："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李涉《寄杨潜》云："腰佩吴钩佐飞将。"曹唐《买剑》亦云："将军溢价买吴钩。"韩翃《送王相公》云："结束佩吴钩。"

江神世情

《云斋广录》记："冯当世，庆历中，以鄂州首荐。至大江，风涛汹涌，几至沈没。来春廷试第一，还鄂州，复过大江，风微浪稳，舟楫安然。公题诗江亭云：'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予读《唐文粹》，见施肩吾《及第后过扬子江》诗云："忆昔将贡年，抱愁此江边。鱼龙互闪烁，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复来经此道，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乃知当时取肩吾末句题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钟

陈正敏《遁斋闲览》，记《欧阳文忠诗话》，讥唐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钟鸣时，疑诗人偶闻此耳。"且云："渠尝过姑苏，宿一寺，夜半闻钟。因问寺僧，皆曰：'分夜钟，曷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以上皆《闲览》所载。予考唐诗，知欧公所讥，乃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全篇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欧阳公所讥也。然唐时诗人皇甫冉有《秋夜宿严维宅诗》云："昔闻玄度宅，门向会稽峰。君住东湖下，清风继旧踪。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世故多离别，良宵讵可逢。"且维所居正在会稽，而会稽钟声亦鸣于半夜，乃知张继诗不为误，欧公不察。而半夜钟亦不止于姑苏，如陈正敏说也。又陈羽《梓州与温商夜别》诗，"隔水悠扬半夜钟'，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兰台诗话》亦尝辨论，第所引与予不同。

冷斋不读书

洪觉范《冷斋夜话》谓："山谷谪宜州，殊坦夷。作诗曰:'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又云：'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夜凉。'"且曰："山谷学道休歇，故其闲暇若此。"以上皆《冷斋》语也。予以冷斋不读书之过。上八句皆乐天诗，盖是编者之误，致令渠以为山谷所为。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乐天《东城寻春》诗。尚余八句，所谓"今犹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已。后四句"轻纱一幅巾"，乃乐天《竹窗诗》。亦尚余二十四句，所谓"常爱辋川寺，竹窗东北廊"是已。《山谷外集》更有"啧啧雀引雏，梢梢笋成竹"数篇，皆非山谷诗。偶会其意，故记之册，学者不可不知也。

僧清顺诗

《冷斋夜话》，记西湖僧清顺诗："久从林下游，颇识林下趣。从渠绿阴繁，不碍清风度。闲来石上眠，落叶不知数。一乌忽飞来，啼破幽寂处。"韩子苍为予言，后四句不同。云："困即磻石眠，莫省落花数。惟闻犬吠声，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节度使之使

《古乐府·罗敷》诗："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如节度使、观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疗小儿，多用此物，医家因号为使君子。"犹言太守子也。山谷《题余干县令吴可权白云亭诗》云："寄语吴令君，但遣糟床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钱穆父有《药名诗》云："一来亦甘草草别，疏薄无使君子疑。"是以使君为使令之使矣。山谷《药名诗》云："杨侯济北使君子"，其用意与钱异。

曲名《舞山香》

东坡记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

诗。忽咏落花云："流水难穷目，斜阳易断肠。谁闻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惊问之，若有物凭者。谢中舍问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终，花皆落去。"予读唐《羯鼓录》，见"汝阳王琎，明皇爱之，每随游幸。琎尝戴砑纱帽子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坠落，上大笑。"事与前极相类。

曲名《荔枝香》

《唐书·礼乐志》："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乐史所作《杨妃外传》亦云："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名焉。"故杜子美《病橘诗》云："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又《解闷》诗云："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缨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按，《唐志》以荔枝贡自南方，《外传》以荔枝贡自南海，杜诗亦以为南海及炎方，则明皇时进荔枝自岭表，明矣。东坡诗乃以"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张君房脞说亦以为忠州，何耶？当有辨其非是者。

卷四　辨误

崇政殿说书

王荆公所作《贾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积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说书，而以公为之。"然予按《傅简公嘉话》云："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讲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云。"据傅简公所言，则崇政殿说书，不始于仁宗景祐元年矣。岂中尝罢之，而至是再建耶？

桑落酒

索郎酒者，桑落河出美酒，讹为"索郎"耳。见郦道元《水经注》。皮日休诗云："分明不得同君赏，尽日倾心羡索郎。"全无理意。本朝高若讷《后史》补："河中桑洛坊有井，每至桑落时，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酿酒甚佳。乐天诗云："桑落气薰珠翠暖，柘枝声引管弦高。"号桑落酒，旧京人呼为"索郎"，盖语讹耳。"高说后出，恐或未然也。

唐参军簿尉不免杖

陈正敏《遁斋闲览》言，杜子美"脱身簿尉中，始与棰楚辞"；韩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棰楚尘埃间"；杜牧之"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鞭笞身满疮"；谓唐时参军、簿尉，不免受杖。鲍彪谓详考杜、韩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惊见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身法曹掾，何处事卑陬，何况亲犴狱，敲搒发奸偷。"此岂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广记》载李逊决包尉臀杖十下；及《旧唐书·于頔传》："頔为湖州刺史，改苏州，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则鲍论亦未当。

牙　郎

《刘贡父诗话》谓："今人谓驵侩为才，谓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乐，乐似牙字，因转为牙。"予考《肃宗实录》："安禄山为互市牙郎盗羊事。"然则以乐为牙，唐已然矣。画短为乐，画长为牙。

太宗鹞死怀中

《唐书·白居易传》："《献续虞人箴》曰：'降及宋璟，玄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璟趋以出，鹞死怀中。'"余考刘禹锡《嘉话》及《资治通鉴》，乃是太宗与魏郑公，非宋璟也。其说曰："太宗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魏郑公来，匿怀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鹞死怀中。"

花惊定

《鲍彪谱》论杜诗《戏作花卿歌》云："花卿，旧注名惊定。新、旧史无其人。"予考旧史《崔光远传》："光远为成都尹。及段子璋反东川，节度李奂败走，投光远，率将花惊定等讨平之。将士肆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皆断腕取之，光远不能禁。肃宗按其罪，光远忧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适传》："花惊定者，勇将。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以适代光远为成都尹。"惟新史不见花惊定名字，鲍彪不读旧史故耳。

绿　沈

赵德麟《侯鲭录》云："绿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沈枪。'又皮日休《新竹诗》云：'一架三百本，绿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鲍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广州刺史韦朗，作绿沈屏风'，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绿沈，不可晓也。"以上彪语。余尝考其详。《北史》："隋文帝赐大渊绿沈枪、甲兽文具装。"《武库赋》曰："绿沉之枪。"由是言之，盖枪用绿沈饰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称黄间，则以黄为饰；枪称绿沈，则以绿为饰。何以言之？王羲之《笔经》云："有人以绿沈漆竹管及镂管见遗，藏之多年，实可爱玩。讵必金宝雕琢，然后为贵乎？"盖竹以色形似绿沈枪而得名耳。皮日休引以为竹事，而德麟专以为竹，则非矣。使绿沈枪专指为竹，则金锁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为铁，益谬矣。刘劭《赵都赋》曰："其用器则六弓四弩，绿沈黄间，棠溪鱼肠，丁令角端。"《广志》亦云：

"绿沈，古弓名。"《古乐府·结客少年场行》云："绿沈明月弦，金络浮云辔。"此以绿沈饰弓也。如屏风工人之服，此以绿沈饰器服也。唐杨巨源《上刘侍中诗》云："吟诗白羽扇，校猎绿沈枪。"

杜诗字不同

顾陶所编杜诗，有题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内一联云："飞萤自照水，宿鸟竞相呼"，今本乃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虽一字不同，便觉语胜于前。又陶所编《杜田舍诗》云："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考今本乃云："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榉柳二字不同，榉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榉、柳则二物矣；然树树亦差胜对对也。

《管子》韩退之书不同

韩退之书云："稛载而往，垂橐而归。"今考《管子》乃是"垂橐而入，稛载而归。"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县令为令尹非

今人以县令为令尹，非也。《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芀敖为宰。"注："宰，令尹。"《正义》曰："周礼六卿，太宰为长，遂以宰为上卿之号。楚臣令尹为长，故从他国论之，谓令尹为宰。楚国仍别有太宰之官，但位任卑耳，传称太宰伯州犁是也。楚国名上卿为令尹者，《释诂》云，'令，善也。'《释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为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 借

孙少魏《东皋录》荆公诗："窗明两不借，杨净一籧篨。"《古今注》云："汉文履不借以视朝。"《齐民要术》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考《中华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轻贱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则循名以考实，其义可信。及观扬雄《方言》，乃云"丝作者曰不借"，此又何耶？

天阙云卧

杜子美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薛梦符《续注》云："山谦之《丹阳记》曰：'太兴中，议者皆言汉司徒许彧墓阙可徙之。王茂宏弗欲，南望牛头山两峰曰：天阙也，岂烦改作？'"杜田《正谬》："天阙谓龙门。子美《龙门诗注》云：'龙门在洛阳之南，盖伊阙也。'"杜又云："王介甫谓天阙当作天阅，盖对云卧为亲切耳。"余考二家之说皆非是，薛得其略，杜则全失之。余考《南史·梁何彻传》尝云："吾在齐朝，欲陈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铸九鼎，三者欲树双阙。"晋世欲立阙，丞相王导指牛头山曰，"此天阙也"。此则未明立阙之意。阙者谓之象魏，悬法其上。盖杜诗本误以魏为纬，且不记《南史》，是致纷纷耳。李太白《赠徵君鸿诗》云，"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此以"云卧"对"天书"。

鳣鲜皆不得真

黄朝英《缃素杂记》云："《汉书·杨震传》曰：'有冠雀衔三鳣鱼，飞集讲堂前。'注云：'冠音鹳，即鹳雀也。鳣音善，其字假借为鳣鲔之鳣，知然反。'按郭璞注《尔雅》：'鳣长二丈。'又魏武《四时食制》云：'鳣鱼大如五斗奁，长一丈余。'安有鹳雀能致一者，况三头乎？鳣又纯灰色，无文章。鳝鱼长不过三尺，大不过三指，黄地黑文。故《都讲》云，"蛇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数三者，法三台也。"《续后汉》及谢承书亦述此事，皆作鳝字。孙卿云，'鱼鳖鳣鳣'；《韩非》、《说苑》'鳣似蛇'，并作鳣字。盖假鳣为鳝，其来久矣。杜少陵云，'敕厨惟一味，求饱或三鳣'，又以平声押之，恐误也。"以上皆朝英语。余按欧阳文忠公《集古录·汉杨震碑》云："圣汉龙兴，神祇降社，乃生于公。"又云："穷神知变，与圣同符。鸿渐于门，群英云集。"又云："贻我三鱼，以彰懿德。"观此，则称鳣称鳝，皆不得其真也。

淇 竹

黄朝英《缃素杂记》云："李济翁尝论诗淇澳云：'菉竹猗猗。'按，陆玑《草木疏》称《尔雅》云：'菉竹，王刍。'郭璞注云：'菉，蓐草也。今呼为鸱白脚草。'或云，即鹿蓐草也。又《尔雅》云：'竹，萹蓄。'萹音扁。注云：'似小梨，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筑，音竹。《韩诗》作薄，音笃。亦云：'薄，萹竹。'则明知非笋竹矣。今为辞赋，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误也。当时谢庄《竹赞》云：'瞻彼中唐，菉竹猗猗。'便袭其谬，殊乖理趣。苟谢赞佳，何不预《文选》？所以为昭文之弃也。陆玑字从玉旁，非士衡。余按，《舒王新传》解绿竹云：'虚而节，直而和。'疑当时亦指萹竹而云，非笋竹也。又任昉《述异记》云：'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又云尔何邪。"以上皆朝英语。余按，《史记·河渠书》："河决瓠子，武帝令群臣从官，自将军而下，皆负薪置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新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揵。天子既临决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晋灼注云："淇园，卫之苑也，多篠。"颜师古注曰："颓林竹者，即上所说下淇园之竹以为犍也。"今观此，则淇水之澳，从来产竹，故武帝下之以为揵。歌亦云"颓林竹兮揵石菑"，则淇竹无可疑者。故荆公传诗为是，而朝英所证为非也。梁孝元帝《竹诗》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园竹复修。"

腊

孔颖达解《礼记·月令》"腊先祖五祀"，引后汉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腊。"按《左传》曰："虞不腊矣。"是周亦有腊名也。前辈多以此，遂指《左传》为后人所撰，盖不深考之耳。余考《史记·秦本纪》："惠王十二年初腊"；及《始皇本纪》："二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学之腊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谣歌，劝帝求长生之术。于是始皇乃欣然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然则腊之名古有，不始于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既改之，则疑殷之祭为腊，而邕等错乱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来，用腊久矣，何得名改哉。按应劭《风俗通》引《礼传》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曰腊。"以是知腊祭之名，起于三代，废于始皇，而兴于汉也。惟劭以嘉平为夏祭，与蔡邕不同。

仪石铭非太宗所制

太宗皇帝所制仪石铭，张唐卿《外史梼杌》载之甚详。第太宗皇帝摘其切于事情者四句，诏刊之石，非太宗皇帝御制也。

李远诗异同

《北梦琐言》谓："李远诗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与郡守。"及观唐张固《幽间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荐李远知杭州。上曰：远诗'长日惟消一局棋'，岂可临郡哉。"二书所载，事虽同而诗则异。

景钟

徽宗崇宁四年，命铸景钟，钟成。诏翰林张康伯为之序铭，以为"景，大也。九九之数兆于此，有万不同之所宗也"。其说如此。盖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尔，而景钟则不可也。议者又谓《大晟乐书》："黄帝有五钟，一曰景钟。景，大也。钟，四方之声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钟特大。盖黄钟者，乐之所自出。景钟者，又黄钟之本，故景钟为乐之祖。"此说亦非。何者？按《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正五钟。一曰青钟大音（注曰：东方钟名），二曰赤钟重心，三曰黄钟洒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审此，则五钟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钟既是秋之一钟，而议者又以为乐之所自出，与夫为黄钟之本，皆不得其说者也。予又按，《士昏礼》："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禅衣也。禅音单。"陈祥道曰："景，白也。"然则秋之色白，则景钟者，色之白，明非大矣。此可为据。

国玺

孔经父《杂说》，记天子八宝。其一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祇也。徐令《玉玺记》："玉玺者，传国宝也。秦始皇取蓝田玉，刻而为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玺上隐起蟠龙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方四寸，纽五龙盘。秦灭，传汉历王莽，为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阙。后传至石季龙，季龙磨其隐然之文，又刻其傍为文曰："天命石氏"。开皇二年，改为受命玺。至唐末帝从珂，携以自焚。石晋再作受命宝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盗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玺。其一曰：'皇帝承天命之宝'。二曰'皇帝神宝'。其文冯道书。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宝也。"以上皆《杂说》所载，余以为失。窃尝究其本末，盖秦玺自汉以来，世世传受，号称国玺。自秦传汉，汉末为王莽所篡。莽传更始刘盆子，盆子传后汉。董卓之乱，孙坚得之井中。坚败，袁术拘坚妻得之。术败，徐璆得之，传与汉，汉传魏，魏传晋，晋传刘聪、刘曜。曜败，为石季龙所得，遣赵封送于石勒。考于传记，各有付授之文。及传至石氏，而季龙僭号，自襄国迁邺，反据雍洛。石遵、石鉴，相继篡夺，而祗在襄国。《慕容儁传》："有诘石闵使常炜云：'玺在襄国，信否？'炜曰：'实在寡君。'"谓在闵也。及考石闵送晋玺，乃"皇帝寿昌"玺。则闵玺非秦玺也。以此考之，石季龙之乱，石遵、石鉴相篡夺，遂失所在。今孔氏《杂说》乃以为传至五代，唐末帝从珂携以自焚，盖亦不善考者也。

王谢燕

近世小说尤可笑者，莫如刘斧《摭遗集》所载《乌衣传》。因刘禹锡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遂以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谢，因海舶入燕子国，其意以为乌衣为燕子国也，其说甚详。殊不知王者，王导等人也；谢者，谢鲲之徒也。余按《世说》："诸王、诸谢，世居乌衣巷。"《丹阳记》曰："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初立，琅琊诸王所居。"审此，则名营以乌衣，盖军兵所衣之服，因此得名。《摭遗》之小说，亦何谬邪！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彦辅《麈史》载："张翁朝议为予言：'潞州有一农夫，五世同居。太宗讨并州，过其舍，召其长讯之曰：若何道而至此邪？其长对曰：臣无他，惟能忍耳。'"此与唐张公艺事同。按《唐书》："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临幸其居。问其本末，书忍字百余以对。天子为流涕。"

辨《麈史》载张曲江燕翼无似

王彦辅《麈史》载："刘梦得有读《张曲江集》

诗，其序略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识禄山有反相，羞凡器与同列。密启廷争，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邪？’故其诗云：‘寂寞韶阳庙，魂归不见人。’按《唐书》，张曲江有子拯，而不见其他子孙。有朝请张君唐辅，来守安州，盖曲江人也，自称九龄十世孙。皇祐间，侬智高乱岭南。朝廷推恩，凡名举人者，悉官之，无虑七百人，唐辅在其中。后稍迁至于牧守，当途诸公，往往以名相之后称荐之。夫以梦得去曲江，才五六十年，乃言燕翼无似。岂知数百年后，有十世孙邪？岂梦得困于迁谪，有所激而言邪？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王说。余考《唐书·宰相世系表》：“九龄之子拯，为右赞善大夫。拯之子长器，为长水丞。长器之子敦庆，为袁州司仓参军。敦庆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涓，为岭南观察衙推；弟郧，为湖南盐铁判官。涓之子浩，为仁化令。浩之孙文嵩，监东太仓。”自九龄至文嵩，凡八代，仕宦不绝。而刘梦得乃以为燕翼无似，终为馁魂，何耶？王彦辅不考世系表，而以本朝张唐辅为证，益非矣。

杨文公论《千字文》之失

杨文公亿以《千字文》“敕散骑常侍员外郎周兴嗣次韵”敕字，乃梁字传写之误。当时命令，尚未称敕。至唐显庆中，始云：“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敕”，敕之名始定于此。余按，敕字从朿，舒欲切；从攴，普卜切；音赤。说者曰：“诫也，固也，劳也，理也，书也，急也。”故《古文尚书》“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论“尧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几安”；皆用此敕字。而后世遂以敕代之，其失本于唐明皇诏以隶楷易《尚书》古文。学者不识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为敕之义与徕同，洛代切。后世转敕以为敕，非是。故予以为流俗之失如此。蔡邕《汉制度》：“天子下书有四，其四曰诫敕”。《南史·周兴嗣列传》亦云：“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则敕出天子，亦云旧矣。而杨文公乃以千字文“敕周兴嗣次韵”敕字，乃梁字传写之误。当时命令，尚未称敕。至唐显庆中，始云：“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敕”，敕之名始定于此。且《兴嗣本传》已云，“敕兴嗣与陆倕各制寺碑”，则何独疑于《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刘祎之秉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祎之自以秉政而未见敕，故祎之自云：“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无“不得称”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诏》曰：“诏敕比用白纸，多为虫蠹，自今后皆用黄纸。”然则书敕用黄纸，上元时已有定旨。兼是汉天子四书之一，敕之名不定于显庆时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为先儒之误者，如此。昔者，孔子发太山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韩子八厶为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圣贤未始不留意于此，学者其可忽诸？予又按，魏文侯敕仓唐，以鸡鸣时至。

刘禹锡误呼沈云卿诗为宋考功诗

黄朝英《缃素杂记》，论刘禹锡《嘉话》，谓宋考功诗有“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以为饧字有来处，取《毛诗·郑笺》说吹箫卖饧之义。朝英谓尝见沈云卿《咏欢州不作寒食诗》，亦云：“海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洛阳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二诗相类，恨不见宋考功全篇。予见考功全篇，盖考功未尝使饧字，而禹锡误呼云卿诗为考功所作耳。之问诗题是《途中寒食》，云：“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阳人。”佺期诗题乃是岭表逢寒食，云：“岭外逢寒食，春来不见饧；洛阳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则知使饧字者，佺期所作。况二韵不同，春与人在十七真，饧与明在十二庚，题目亦异。原其所以，禹锡误道其名耳。

招提兰若

《高僧传》曰：“汉明帝于城门外立精舍以处摩腾，即白马寺是也。名曰白马者，相传天竺国有伽蓝，名招提，其处大富。有恶国王利其财，将毁之。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停毁。自后改招提为白马，诸处各取此名焉。”按此，则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后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创立伽蓝，为招提之号。隋大业中，改天下寺为道场，至唐复为寺。”然宋元嘉之间，招提寺其名尚存。何以见之?盖褚彦回薨，褚澄以钱一万一千，就招提寺，赎高帝所赐彦回白貉坐褥。则招提名寺，亦袭明帝之事。《缃素杂记》尝论招提，以谓“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引唐会昌五年七月，上都、东都两处，各留二寺；节度等州各一寺。八月，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请赐中条山兰若额为太和寺为证。如杜牧《南亭记》所谓山台野邑。余尝以为此论未然。盖招提、兰若之号，自明帝以来，天下之寺皆曰招提、兰若，无别名也。故至唐始复为寺，而国自立寺名以赐之；未及赐者，尚仍旧名。故曰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皆未尝有公私之异。

《笔谈清话》载庞庄敏梁适事是非

《笔谈》载：“景祐中，审刑院断狱，有使臣何次公具狱。方进呈，上问名次公者何义？主判官不能对。庞庄敏为详议官，越次对曰：‘汉黄霸字次公。’上颔之。异日，复进谳，上曰：‘前时姓庞者何故不来?’知院对：‘任满，已出外官。’上遽令与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庆历中，遂入相。”予考《玉壶清话》，因知非庄敏，乃梁适也。《清话》云：“梁适

随判院卢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问何名次公？南金不能对。适曰：'汉黄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详议官梁适。'又问：'那个梁家？'曰：'祖灏、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适奏曰：'臣祖父顷事太宗、真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阁有名臣头子，朕观之甚熟。'适后除记注、知制诰，至翰林学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辅。"二家所说为不同。然以予观之，庄敏所见知于仁宗，不专乎此。以《清话》所载梁适为是，而《笔谈》为非，可也。

宁馨儿

唐张谓诗："家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以宁为去声。刘梦得《赠日本僧智藏诗》云："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以宁为平声。盖《王衍传》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山涛叱王衍语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笃，使呼废帝。帝曰：'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此宁馨儿？'"按二说，知晋、宋间以宁馨儿为不佳也。故山涛、王太后，皆以此为诋叱，岂非以儿为非馨香者邪？虽平去两声皆可通用，然张、刘二诗，义则乖矣。东坡亦作仄声，《平山堂诗》云："六朝文物余邱垅，空使奸雄笑宁馨。"

《纪闻》非温公所为

司马公《纪闻》载："进士叶适，试补监生第一，王介甫爱其所对策。布衣徐禧，得洪州进士黄雍所著书，窃其语，上书褒美新法，介甫亦赏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书习学检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荐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见，适奏对不称旨。徐禧无学术而口辩，扬眉奋髯，足以动人主意。或问以故事，禧对：'此非臣所学，臣所学云云'，其说皆雍语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居父丧而博，为吏所捕，因亡命诣阙上书。'"《纪闻》以此事得于王熙。温公著《纪闻》，多得于人言。则有毁者，或失其真之说，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纪闻》非公所为，然后人不能不致疑于其间。最后予读东坡《悼徐德占》诗，其序云："余初不识德占，但闻其初为惠卿所荐，以处士用。元丰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蕲水，德占闻予在传舍，惠然见访。与之语，有过人者。是岁十月，闻其遇祸，作诗吊之"云："美人种松柏，欲使低荫门。栽培虽易长，流恶病其根。哀哉岁寒姿，肮脏谁与论。竟为时所误，不免刀斧痕。一遭儿女污，始觉山林尊。从来觅栋梁，未免傍篱藩。南山隔秦岭，千树龙蛇奔。大厦若果倾，万牛何足言。不然老岩壑，合抱枝生孙。死者不可悔，吾将遗后昆。"乃知《纪闻》所传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刘悚《隋唐嘉话》载："隋炀帝为燕歌行，群臣皆以为莫及。王胄独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诵其句云，'庭草无人随意绿。'能复道邪！"又唐潘远《纪闻》载："隋炀帝作诗有押泥字者，群臣皆以为难和。薛道衡后至，诗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恶其出己上，因事诛之。临刑问：'复能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考二事相似，然小说可信者少。及观五代韦縠所编《唐贤才调集诗》，其中载刘长卿一诗《别宕子怨》，凡十韵，有一联云："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与唐潘远所载道衡诗无异，何邪？以《隋书》考之，炀帝嗣位，道衡自襄州总管，转潘州刺史。岁余，上表求致仕。帝许，以秘书监待之。道衡既至，上高帝颂。帝览之不悦，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道衡不悟，遂因议新令事，付执法勘之。帝令自尽，宪司缢杀之。然则道衡贻怒炀帝，因献颂所致。况又《才调集》以为长卿诗，远说甚可疑也。又据《道衡集》亦有此，但名为《昔昔盐》。当是道衡自作，不缘和韵耳。

林藻欧阳詹相继登第

黄朝英《缃素杂记》云："《唐书·欧阳詹传》云：'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虽能通文书吏事，不肯仕宦。及常衮罢宰相为观察使，始择县乡秀民能文词者，与为宾主礼，故其俗稍相劝出仕。初詹与罗山甫同隐潘湖，往见衮，衮奇之，辞归，泛舟饮饯。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闽人第进士，自詹始。'朝英按，黄璞撰《闽川名士传》云：'江夏子田阅林蕴《泉山铭叙》，则谓闽川贞元以前，未有文进者也。因廉使李郿公锜兴起庠序，请独孤尚书为记，中有辞云：缦胡之缨，化为青襟。其兄藻与其友欧阳詹，睹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与为誓，志求名，继登上第。'是言进士及第，始于林藻也。《泉山铭叙》又云尔，何邪？"以上皆朝英说。予家有唐赵傪撰《唐登科记》。尝试考之，德宗贞元七年，是岁辛未，刑部杜黄裳知贡举，所取三十人。尹枢为首，林藻第十一人。是膀其后为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窦楚、皇甫镈、萧俛。赋题"珠还合浦"，诗题"青云干吕"。次举贞元八年，是岁壬申，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所取二十三人。贾稜为首，欧阳詹第三人。是膀其后为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绛、崔群。赋题"明水"，诗题"御沟新柳"。然则林藻是贞元七年及第，欧阳詹是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铭叙》云，"二人相继登上第"，可谓得实。

闽人登第不自林藻

唐人以闽人第进士，自欧阳詹始。予尝以《唐登科记》考之，贞元七年林藻登第，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闽人。乃知闽人第进士，始于藻，已具前说矣。予又读《唐摭言》云："神龙二年，闽人薛令之登第。开元中，为东宫侍读。时官僚清淡，以诗题

于公署，略曰：‘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云云。上因幸东宫览之，索笔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谢病东归。”案神龙二年，乃唐中宗时。然则闽人第进士，不惟不始于詹，亦不始于藻，当以薛令之为始。《闽川名士传》所载，与《摭言》同。唯《唐登科记》，神龙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两字不同，兼二年与元年亦不同，当以《登科记》为是。

辨杜子美诗

杜诗：“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韩子苍云：“旧本日乃白字也。”予读杜《放船诗》云，“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乃知子苍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诗乃《送王十三判官扶侍还黔中》，故用孟宗泣笋、姜诗跃鲤事。《后汉·列女传》：‘姜诗并妻庞氏并至孝，母好饮江水、嗜鱼脍云云。每旦辄出双鲤，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则日日之意在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识者。

老　拳

唐刘梦得尝读杜子美义鹘行“巨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读《石勒传》，勒语李阳曰：“孤往日厌乡老拳，卿亦饱孤毒手”，乃叹服之。予按《五代史》：“梁太祖读李袭吉为晋王所为《通和书》云：‘毒手尊拳，相交于暮夜；金戈铁甲，蹂践于明时。’叹曰：‘李公僻处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以《石勒传》考之，尊拳当作老拳，非指刘伶尊拳也。

铸　钱

王观国《学林新编》云：“唐三百年，皆铸开元通宝，无怪乎此钱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国等钱。而本朝专以年号铸钱。然宋通元宝、皇宋元宝，非年号者。宋通乃开宝时所铸，皇宋乃宝元时所铸。盖钱文不可用二宝字，故变其文也。”以上皆王说。予考后魏孝庄时，用钱稍薄。高道穆曰：“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又载年号，以记其始。”然则以年号铸钱久矣，王说非也。

无　恙

高承《事物纪原》，论无恙云：“《苏氏演义》曰：‘时人以无忧疾，谓之无恙。’《神异经》云：‘北方大荒中，有兽食人，咋人则病，罹人则疾，名曰獇。獇，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黄帝杀之，由是北方人得无忧疾，谓之无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说。予按颜师古破应仲远《风俗通》曰：“上古之时，草居露宿。恙，噬人虫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必相问云，无恙。”《尔雅》云：“恙，忧也。”《楚辞·九辨》曰，“还及君之无恙”，此言及君之无忧。汉元帝诏贡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忧不差而乞骸骨，岂如被虫食心邪？凡言无恙，谓无忧耳。《战国策》：“齐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邪？民亦无恙邪？’”《说苑》：“魏文侯语仓唐曰：‘击无恙乎？’又曰：‘子之君无恙乎？’”《聘礼》亦曰：“公问君，宾对，公再拜。”郑注曰：“拜其无恙。”

子　规

鲍彪《少陵诗谱论》，引陈正敏曰：“飞鸣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谓脱了布裤，东坡云北人呼为布谷，误矣。此鸟昼夜鸣。土人云：不能自营巢，寄巢生子。细详其声，乃是云不如归去，此正所谓子规也。今人往往认杜鹃为子规，杜鹃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盖禽鸟性有相类者。柳子厚作《永州游山诗》云：‘多秭归之禽。’然秭归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鲍说。予按，《史记·历书》曰：“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鳺先滜。”注：“徐广曰：秭音姊，鳺音规。子规鸟也，一名鷤鴂。”乃知子厚以子规作秭归，不为无所本矣。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秭归。县北有原故宅，宅之东北有女须庙，捣衣石犹存。”秭与姊同。然则县之得名秭归，正以屈原。而鲍以为因禽得名，非也。然晋志建平郡有秭归县，注云：“故子国。”

仲舒策之误

西汉《董仲舒传》：“对策曰：‘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予按，曾子书《疾病篇》曰：“言不远身，言之主也；行不远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谓之有闻。君子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闻，则广大矣。高明广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至而已。”然则既称高，而以明继之矣，岂可以复言光邪？兼本书首尾，一以闻为主，知字非是。虽仲舒策亦称“因用所闻”以结之，则知字其误尤分明。如一称“加之意”，与“至”字不内，不计利害。惟“知”字、“光”字，于义不可也。曾子书不显于世，故董策无有知其误者，不可不辨也。

土偶人与桃梗相语

《战国策》：“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秦欲止之，孟尝君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秦曰：‘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孟尝君见之，谓孟尝君曰：‘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岑之土也。埏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人曰：不然。吾西岑之土也，土则复西岑耳。今子，东

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国，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又《战国策》："苏秦说李兑曰：'愿见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兑曰：'先生以鬼之言见我则可，若以人事，兑尽知之矣。'苏秦对曰：'臣固以鬼之言见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兑见之，苏秦曰：'今日臣之来也暮，后郭门藉席无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丛。夜半，土梗与木梗斗。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风淋雨坏沮，乃复归土。今汝非木之根，则木之枝耳。汝逢疾风淋雨，漂入漳河，东流至海，泛滥无所止，臣窃以为土梗胜也'"云云。按，二事俱载《战国策》，俱以为苏秦。以予考之，刘向学博而无统，记乱而不专，是以若此之驳也。方苏秦为纵时，乃齐宣王在位；孟尝君为相时，乃齐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见湣王，审矣。安有说孟尝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说之妄可知矣。按《史记》："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偶人与土偶人相与语。木偶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偶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以此知说孟尝君者，苏代也，非秦也。代袭秦说李兑之辞耳，刘向失于卤莽故也。

喻氏姓

《芸阁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颛顼之苗裔，周文王之裔绪。《左传》：'郑公子渝弥为周司徒。'后立别族为渝氏。历秦汉至景帝，皇后讳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讳，改水为口，因为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见《姓苑》，亦音树。"《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东晋有喻归，撰《西河记》三卷。"予按，《南史·陈庆之传》云："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药初为武帝左右，帝谓曰：'俞氏无先贤，世人云俞贱，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药曰：'当令姓自于臣。'"然药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讳改喻邪？

蔡字有四义

王观国《学林新编》，辨蔡字有四义："大蔡，龟名也。蔡叔，国名也。《左传·昭公元年》：'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杜预曰：'蔡，放也。'《禹贡》曰：'二百里蔡。'孔安国曰：'蔡，法也。'"予按，孔颖达曰："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蔡字，𥻨字耳。隶书改作，遂失本体。《说文》曰：'𥻨，散之也。从米，杀声。'然则𥻨字，杀下米也。𥻨为放散之义，故训为放也。后世𥻨字不可识，写者转而为蔡字，至重为两蔡字以读之，故音为素葛切。《尚书·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孔安国云：'囚谓制其出入。郭邻，中国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地。"然则王观国之见，雷同以𥻨为蔡，不可不辨也。

介鸡

王观国《学林新编》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传》：'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杜预注曰：'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胶沙播之为介鸡。'观国按，《史记·鲁世家》曰：'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郈氏金距。'司马迁改介为芥，而杜预用其说以训《左传》耳。观国案，介与芥不相通用。介者，介胄之介也。其介鸡者，为甲以蔽鸡之臆，则可以御彼之金距矣。司马迁误改介为芥，而杜预循其误。既自以为疑，又增胶沙之说。夫以胶夹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乌能胜彼鸡？"以上皆王说。予按，杜预以介为芥，盖用司马迁之说，贾逵亦尝取此说。至于以胶沙播羽，则孔颖达以为"以胶涂鸡之足爪，然后以沙糁之令其涩，得伤彼鸡也。"然其说皆非是。予按，高诱注《吕氏春秋》云："铠著鸡头。郑众曰：介，甲也。为鸡著甲。"盖鸡之斗，所伤者头，以铠介著之，是矣。而观国谓为甲以蔽鸡之臆，盖不知高诱之注，及不知物理。夫鸡之斗，其利害不在于臆也。兼亦不见郑注。

精舍

王观国《学林新编》曰："晋书：'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沙门居之，因此世俗谓佛寺为精舍。'观国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谓之精舍。故《后汉·包咸传》曰：'咸往东海，立精舍讲授。'又《刘淑传》曰：'隐居立精舍讲授。'又《檀敷传》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传》曰：'盗就精庐求见。'注曰：'精庐，即精舍也。'以此观之，精舍本为儒士设。至晋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门，亦谓之精舍，非有儒释之别也。"以上皆王说。予按，《三国志·注》引《江表传》曰："于吉来吴，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疗病。"然则晋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卷五　辨误

羊舌族氏

欧阳询《艺文类聚·羊门》记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头遗晋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后三年，攘羊事发。追捕向家，检羊骨肉都尽，惟有舌存。国人异之，遂以羊舌为族。"不记所出。予按，叔向得姓久矣，盖询所闻之误也。《春秋左氏传》："闵公二年，晋羊舌大夫为军尉。"杜预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颖达曰："此人生羊舌职，职生叔向，故为叔向祖父。《谱》云：羊舌氏，晋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盗羊而

遗其头，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后盗羊事发，辞连李氏。李氏掘羊头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识其舌，舌存因得免，号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观国《学林新编》曰：“秦再思《纪异录》云：‘琴谱《胡笳曲》者。本昭君见胡人卷芦叶而吹之，昭君感焉，为制曲，凡十八拍。’观国以为董祀妻蔡琰文姬为胡骑所获，归作诗二章。今世所传《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诗中语，盖非文姬所撰。乃后人所撰，以咏文姬也。《纪异》谓昭君制曲，则误矣。王荆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传业”者，亦咏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尝有《胡笳曲》传于世。”以上皆王说。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并蔡琰作。”及案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大胡笳十八拍，沈辽集，世名沈家声。小胡笳又有契声一拍，共十九拍，谓之祝家声。祝氏不详何代人。李良辅《广陵止息谱》序曰：“契者，明会合之至理，殷勤之余也。”李肇《国史补》曰：“唐有董庭兰，善沈声，盖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观国谓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谢希逸《琴论》曰：“平调，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清调，明君十三拍。间弦，明君十九拍。蜀调，明君十二拍。吴调，明君十四拍。杜琼，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则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数不同耳。庾信诗云：“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观国谓昭君不能制曲，又非也。

羽林名军

《汉书》：“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属光禄勋。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羽林孤儿。”颜师古曰：“羽林，宿卫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说，羽所以为主之羽翼也。”予以颜说为非。按《晋志》：“羽林军四十五星，在营室南。一曰天军，主军骑。”则汉名军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　李

唐李济翁《资暇集》论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无别训义也。《左传》：‘行李之往来。’杜不研穷意义，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见远行约束次第谓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尔。按旧文使字作孛，传写之误，误作李焉。旧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济翁说。予按，《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预注云：“一介，独使也。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杜预注云：“行理，使人通聘问者。”盖李理字异，为义则同。《周语》：“行理以节逆之。”贾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国语》，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则两字通用，本多作理。训之为吏，故为行人、使人。济翁以孛字作使，而专以为使，是矣。若行理之命，亦可以一例作孛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黄帝得后土而辨于北方，故使为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狱官也。”乃知古昔多以李为理。

以言餂之

王观国《学林新编》以“孟子曰：‘是以言餂之也’，赵岐曰：‘餂，取也’，孙奭《音义》以古书等并无此餂字。郭璞《方言注》：‘音忝，谓挑取物也。’观国以《玉篇》有之，达兼切，古甜字。字书非无此字。第于孙义不合尔。”予以为不然，璞文在前，则《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晋魏以来续撰者。按《管子·地数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此咶字与餂字虽异，其义则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书字多借用，难可一概论也。广韵乃以咶“音火夬切，息也”，尤无义。

湘君湘夫人

《乐府·叙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所谓江妃二女也。’刘向《列女传》：‘帝尧之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尧以妻舜于妫汭。舜既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舜死于苍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湘中记》曰：‘舜二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韩愈《黄陵庙碑》曰：‘秦博士对始皇帝云，湘君者，尧之二女，舜妃者也。刘向、郑康成，亦皆以二妃为湘君。而《离骚·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二妃。璞与逸俱失也。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谓娥皇为君，女英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礼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称君也。’”以上皆《乐府·叙篇》。余尝考之，若《叙篇》以郭璞、王逸为失者，甚当。然《山海经》、《列仙传》、《湘中记》、韩愈碑亦未为得。按《礼·檀弓》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故康成注曰：“帝喾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为正妃，余三小者为次妃，帝尧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谓之三夫人。《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说》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凡康成之论，本取《帝王世纪》耳。《世纪》云：“长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烛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为有据依。又按《秦纪》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为溺死，益非矣。诸人皆以为二女，当以檀弓、世纪有

三妃为正。

长颈高结喉

韩退之《石鼎联句诗序》曰："弥明貌极丑，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洪庆善云："张右史本无高字、中字，只是'长颈而结喉，又作楚语'。"以予考之，张本非也。予按扬雄《蜀纪》曰："蜀之先代人，椎结左语，不晓文字。"故左思《魏都赋》斥蜀云："或魋髻而左言，或镂肤而钻发。"古多借字，以魋为椎，以结为髻。故退之序"长颈而高结"句始于此，盖言髻之高也。后汉《东夷传》云："魁头露紒。"章怀注云："魁头，犹科头也，谓以发萦绕成科结也。紒音计。"《史记·朝鲜传》："魋结，蛮夷服。"《前汉·朝鲜传》："椎结，蛮夷服。"一以为魋结，一以为椎结，一以为魁紒，然则魋、椎、魁一音，紒、髻、结亦一音。魁有高之义。章怀以魁头为科头，其论太执矣。后之学者，多不读古文，往往去高字而止以为结喉，故其误甚明。刘向《列女传》："齐钟离春，无盐女，宣王后也，为人极丑，昂鼻结喉。"虽有结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飔　风

《离骚》曰："溘飔风兮上征。"左太冲《吴都赋》曰："翼飔风之飕飕。"班固曰："飔，疾也。"然则飔风者，疾风也。谢玄晖《郡斋呈沈尚书诗》云："珍簟清夏室，轻扇动凉飔。"谢灵运《初发石头城诗》云："出宿薄京畿，晨装抟曾飔。"注曰："曾飔，高风也。"二谢以飔为风，何耶？

扬雄作《甘泉赋》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扬子云《甘泉赋》引桓谭《新论》曰："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此说非也。予按，孝成帝行幸甘泉，据《汉纪》及《赋·序》并是正月行幸甘泉。扬雄死于王莽天凤五年，经历哀、平两帝，年代甚远，安有赋成明日遂卒之说？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为证，何耶？

三　焦

苏黄门子由《龙川略志》曰："古说，左肾，其府膀胱，右肾命门，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包。以理推之，三焦当如膀胱，有形质可见。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无状，不亦大谬乎？盖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系。若其无形，尚何以藏系哉？且其所以谓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体中，有上中下之异。方人心湛寂。欲念不起，则精气散在三焦，荣华百骸。及其欲念一起，心火炽然，翕撮三焦精气，入命门之府，输写而去，故号此府为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谬而不悟，可为长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说于名医单骧。然予按汉班固所纂《白虎通》，其《论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谓也？谓大肠、小肠、胃、膀胱、三焦、胆也。府者，谓藏宫府也。故《礼运记》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禀气。胃者，谷之委也，故脾禀气也。膀胱者，肾之府也。肾者主泻，膀胱常能有热，故先决难也。三焦者，包络府也，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故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胆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不忍，故以胆断也。"据此，则三焦者，有形状久矣，叔和既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

盐　盬

《左氏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杜预注曰："郇瑕，古国名。河东解县西北有郇城。盬，盐也。猗氏县盐池是。"孔颖达正义曰："《说文》云：'盬，河东盐池。字从盐省，古声。'然则盬是盐之名。盬虽是盐，唯此池之盐独名为盬，余盐不名盬也。"陆德明《释音》云："音古，盐也。"予按，古今文士用盐字，无盬盐之别。虽《魏都赋》"墨井盐池，元滋素液。"政用盬池事，亦作盐字，又何耶？《管子·书地数篇》曰："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亦只作盐字，《汉书》亦然，当俟博识者。杜子美《盐井诗》云："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杜田《补遗》曰："许慎《说文》云：'卤，盐池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又《汉宣帝纪》：'帝常困于莲勺卤中。'注：'如淳曰：莲勺县有盐池，纵横十余里，其乡人名卤中。师古曰，今在栎阳县东。'"予又按《吕氏春秋》称："魏文侯时，吴起为邺令，引漳水以灌田。民歌之曰：'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然则咸薄之地，名为斥卤。故《禹贡》云"海滨广斥"，《左传》"表淳卤"，是也。淳卤地薄，收获常少，故表之，轻其赋税。予以是知如盐如咸字，皆从卤也。故卤亦作盬。其说庶几是乎？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传·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诸臣不佞。'杜预注曰：'佞，才也。'服虔亦曰：'不佞，不才也。'"《论语》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孔子亦以卫灵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耳。考《左氏传》，鮀之排难解纷，贤者也。晋王沈为豫州刺史，至镇，下教，乃曰："达幽隐之贤，去祝鮀之佞"云云。盖沈未深于《论语》也。

嫱者禁中妇官

应劭注《元帝诏》曰："王嫱，王氏女，名嫱，字昭君。"予以为非是。盖昭君不名嫱，嫱乃禁中妇官耳。按《周礼》："天子有九嫔。"嫔亦是妇官。《春秋·昭公三年·左传》："齐侯晏婴请继室于晋。曰：

'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杜预注曰："嫔嫱，是妇官。"又《哀公元年·左传》说夫差，宿有妃嫱嫔御焉。然则应解以嫱为昭君之名，误矣。《汉书》亦止云："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不斥为名也。然古本《汉书》皆作此樯字，何耶？

黄帝炎曲炎当作盐

沈存中《笔谈》曰："顷年王师南征，得黄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盐，唐曲有突厥盐、阿鹊盐。施肩吾诗云：'颠狂楚客歌成雪，妩媚吴娘笑是盐。'盖当时语也。今《杖鼓谱》中有炎杖声。"以上皆《笔谈》。予按，《隋书·乐志》云："其舞曲有疏勒盐。"《古乐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盐》。《乐苑》云："《昔昔盐》、《羽调曲》，唐亦为舞曲。昔一作析，唐赵嘏广之为十一章。"然则以盐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为唐世，非也。考《唐书·礼乐志》及《通典》，皆不具此曲名。唯杜佑《理道要诀》云："天宝十三载七月，改诸乐名。太簇宫时号娑陀调，鸽鸽盐改为白鸽盐。太簇商时号大石调，野鹊盐改为神鹊盐。太簇羽时号般涉调，大序盐。中吕商时号双调，神雀盐。"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谓阿鹊盐在焉。然突厥盐者，岂非《隋志》疏勒盐也？予又按张芸叟《南迁录》，载其"以元丰中，至衡山谒岳祠，有乐工六十四人隶祠下。每岁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与县官，备三献奏曲侑神。初曰苏合香，次曰皇帝盐，终曰四朵子。三曲皆开元中所降也，至今不废。器服音调，与今不同。然其曲甚长，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罢。祠官颇以为劳，多从杀减。"然则存中以黄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盖不知南岳有此旧曲也。然《芥室诗话》，以盐者有味之谓。

天子呼来不上船

唐范传正作《李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盖谓此也。王立之《诗话》，以夏彦刚云，"蜀人以襟领为船"，不知何所据也。谢逸作《逸轩诗》云，"太白列仙人，名缀云房籍"；又云，"朝衫不上船，拜舞堕巾帻"，皆承彦刚之误也。

牛僧孺聪明台

《国史·刘沆列传》，曾南丰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杨行密为江西牙将。有彭玕者，据州称太守，胁景洪附湖南，伪许之。复以州归行密，遂不仕。尝谓人曰：'我不从彭玕，当活万余人。后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后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读书堂故基，即其上筑台曰聪明台。沆母梦牛相公来而生沆。"以上皆《列传》所载。予按，《江南野史·彭昌传》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远仕交广。罢秩，还至郴、衡间，为山贼所剽掠。唯僧孺母子获存，遂亡入江南，止于庐陵禾川。迨长，为母所训，遂习先业。县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台，故老传为聪明台。其下有涌水，曰聪明泉。古今学者，多此成业。僧孺乃舍其上而肄业，迨十数年，博有文学。会母死，遂葬于县之西南才德乡太学里。既随计长安，以文投韩退之、皇甫湜为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数年，累秩辅相。时彭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侧。应诸科举，至京师，僧孺闻而引与见。问其坟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对。及归，为修其茔。会僧孺罢相，出镇襄阳，未几暴薨，故其坟未曾封。至今本县图经，但载聪明泉侧，有牛相读书堂，余址尚存。"《野史》本吉州人龙衮所撰，或得其真。今沆传以祖景洪即其上筑台，曰聪明台，误也。《野史》以为故老相传为聪明台耳。此《国史》之失也。予又按，唐杜牧所撰《僧孺墓志叙》曰："公孤始七岁。长安南下杜樊乡东，祖文安侯有隋氏赐田数顷，书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为学，不出一室。数年业就，名声入都中。故丞相韦执谊，命柳宗元、刘禹锡访公于樊乡。公乘驴至门，遂登进士第。"今《野史》以僧孺肄业于聪明台十数年，会母死葬于彼，因随计长安，擢上第，误也。《墓志》以为七岁而孤，至年十五，依樊乡以为学。及其上第，亦自樊乡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志》曰："除河南尉，拜监察御史，丁母夫人忧。制终，复拜监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志》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于东都城南别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罢相，出镇襄阳，未几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玄集》载杜甫杜诵诗

唐人有《又玄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诵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诵一首，乃是《哭长孙侍御》"道为诗书重，名因赋颂雄"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诗，恐是编者之误。然诵名不显，不知孰是？第四句"宪府旧乘骢"，《又玄集》以旧作近。

柳子厚谓李义府为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丰二陵集礼后序》曰："自开元制礼，大臣讳避，去国恤章。而山陵之礼，遂无所执。世之不学者，乃妄取预凶事之说，而大典阙焉。"以上皆柳说。予按，《旧唐书·李义府传》云："初，《五礼义注》，自前代相沿，吉凶毕举。太常博士萧楚材、孔志约以皇室凶礼，为预备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义府深然之，于是悉删而焚焉。"然则义府为相，乃高宗之初，非开元矣。子厚唐人，不应其误如此。

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

西汉宣帝时，谏大夫郑昌，上书颂盖宽饶曰："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

起。”按《淮南子》云：“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藿为之不采。”郑昌所言本此。淮南厉王，武帝时人。然昌所言为误，盖藜藿乃园中之物，而猛兽则伏于山，故林木可称不斩，而不可称不采也。

反　正

《国史·韩熙载传》：“熙载建议：‘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谓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谓之中兴。’”予按，《汉高祖纪》云：“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师古曰：“反，还也。还之于正道。”乃知熙载失言。

息妇新妇

王彦辅《麈史·辨误门》云：“《吕氏春秋》：‘白圭新与惠子相见，惠子说之，强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妇者，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大钜。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说我大甚者。惠子闻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妇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妇曰新妇，卑对尊称其妻及妇人自称者则亦然。然则世人之语，岂无稽哉。而不学者辄易之曰息妇，又曰室妇，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说。予按，《战国策》：“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扶教送母，曰：‘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也。”高诱注曰：“虽要，非新妇所宜言也。”然则彦辅辨息妇之误而不及此者，岂偶忘之耶?

五行无绝理

今诸命书，如唐李虚中、本朝林开之，大论五行十二位。自长生、沐浴、冠带、临官、衰、旺、老、病、死、墓、绝、胎、养，配于子丑十二辰，以见五行生壮老。然予尝疑五行无绝之之理，盖本于京房易传写之误耳。京氏曰：“四绝者，巳为水土绝，申为木绝，亥为火绝，寅为金绝。”且五行本乎阴阳，使世一日而无阴阳，其可乎?则五行决无绝之之理。盖绝乃系包字传写之误，乃两字合为一耳。尝考唐左拾遗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陈乐产、唐吕才六壬书，名《连珠集》。其论五行之所始终：“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养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带在戌，其临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于火，则曰“其系包在亥”；至于木，则曰“其系包在申”；至于金，则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称系包之所在。盖五行既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继之以胎。以明无绝之之理，其义甚明。且《黄帝八五经·五行十二变篇》云：“一变而生，二变而浴，三变而冠，四变而臣，五变而君，六变而委，七变而病，八变而死，九变而藏，十变而止，十一变而浑，十二变而育。止而浑，浑而育，育而生。昼运齐日，夜运拟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经。”且止者，系包也。浑者，胎也。育者，养也。其言昼夜之运，则无绝之之理。系包本两字，后人传写失真，合而为一，今不取。

丁产簿书言丁推

毕仲询《幕府燕谈录》云：“今之州县造丁产簿书，言丁推者，其推字殊无意义。当为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盖唐避高宗庙讳，治与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云：“吴正肃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壮之意，当是丁稚。唐以大帝讳避之，损其点画。”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择其及丁而升之。故至今州县谓之推排，其义甚明。

凉风消息几时来

《古今诗话》云：“太祖采听明远，每边事，纤息必知。有间者自蜀还，上问剑外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山长《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曰：‘此蜀民思吾来伐也。’”然予尝考睦台符《岷山异事》云：“梓潼山人李尧夫，吟咏尤尚讥刺。谒蜀相李昊，昊戏曰：‘何名之背时耶?’尧夫厉色对曰：‘甘作尧时夫，不乐蜀中相。’因是尧夫为昊所摈。知蜀主国柄隳紊，生民肆扰，吟《苦热诗》云：‘炎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消息几时来?’”以是知此两句乃李尧夫诗，非朱山长也。清冷两字，不逮消息远甚。尧夫又有《大内盆池》诗云：“向外疑无地，其中别有天。”蜀平后，《赠滕白郎中诗》云：“方外与谁为道友，关东独自占诗家。”讥滕入蜀不得名诗家，惟尧夫耳。

误认黄华作菊华

袁州自国初时，解额以十三人为率。仁宗时，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试进士，以黄华如散金为诗题。盖取《文选》诗“青条若总翠，黄华如散金”，是也。举子多以秋景赋之，惟六人不失诗意。由是只解六人，后遂为额。无名子嘲之曰：“误认黄华作菊华。”

大小姑山彭郎矶

欧公《归田录》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独立，而世俗转孤为姑。江侧有一石矶，谓之澎浪矶，遂转为彭郎矶。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尝过小孤山，庙像乃一妇人，而敕额为圣母庙，岂止俚俗之谬哉。”以上皆欧公语。予尝按南唐陈致雍撰《曲台奏议集》，徐锴为序。其间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准祠部牒，据彭泽镇申，大姑、小姑乞改神仪者。大孤山。《释山》云：‘独山曰蜀。’

蜀，孤也。今下民讹言，穿凿浮伪，作为淫祀，何所尚哉。必也正名，于义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于民，有功则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兴云雨，水旱雩禜，于斯不替，其可废哉。彭泽镇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仪部伍，典或不载。但依常式，去妇人位，立山神庙貌。"予乃知南唐已尝讨论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复妇人像。而敕额至以圣母为称，其卤莽曾不若南唐也。

打字从手从丁

欧公《归田录》云："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谬，唯打字耳。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捶击之义。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糊，以尺丈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以上皆欧公语。予尝考《释文》云："丁者，当也。"打字从手从丁，以手当其事者也。触事谓之打，于义亦无嫌矣。夫岂欧公偶忘《释文》云耶？予尝见宋景文公云："凡义有未通者，当以偏旁考之。"予于打字得之矣。

真宗未尝耕耤

李邦直《修都城记》，序真宗勋德曰："东祀耕耤赐酺。"真宗朝，未尝耕耤。

张良封留

汉高帝封功臣，张良曰："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良为留侯。留在徐州沛县，今留城镇。占地狭，人民寡，有留侯庙存焉。或以陈留为子房所封，庙貌甚严，误也。

伏波将军庙

后汉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于南方，仍皆为伏波将军。岭外有伏波将军庙，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图志》，遂以双庙为例，祀两神。

诺　皋

姚宽《西溪丛语》云："段成式《酉阳杂俎》有《诺皋记》，又有支诺皋，意义难解。《春秋左氏传》：'襄公八年秋，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坠于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于道，与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疑此事也。晁伯宇《谈助》云：'灵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喏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无敢见我，我为大帝使者。乃断取五寸，阴干五日，为簪二七循头乃还著人中，人不见。'晁说非也。"以上皆《丛语》。余以《丛语》未尽得之。盖段氏所载，皆鬼神事。虽献子所梦有巫名皋，而献子诺之，是信皋所言之意，亦似可证。然葛洪《抱朴子·内篇》载《遁甲中经》曰："往山林中，当以左手取青龙上草，折半置蓬星下。历明堂，入太阴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诺皋，太阴将军。独开曾孙王甲，勿开外人。使人见甲者以为束薪，不见甲者以为非人。则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草，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闭气而往，鬼不能见也。"以是知诺皋乃太阴之名。太阴者，乃隐形之神。晁氏不无所本。二说皆可取，今发明于此。

老子与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为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为正，唐以建寅为正，失之矣。后世多以四月八日为佛生日，亦类此。

䆅䆉子

豫章《次韵钱穆父赠松扇诗》云："可怜远度帻沟娄，适堪今时䆅䆉子。"《集韵》云："䆅䆉子，不晓事之称也。"出晋程晓诗，见《艺文类聚》、《初学记》二书。其诗云："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䆅䆉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嚬蹙奈此何。摇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传诫诸高明，热行宜见诃。"《艺文》、《初学》二书，所载无少异。惟《太平广记》载《启颜录》，有晋程季明嘲热客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代愚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嚬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说无一急，喳喳吟何多。摇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人一瑕。传诫诸朋友，热行宜见呵。"此诗比前本多三韵，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以为䆅䆉子，一以为愚痴子，其末又以诃为呵，当有辨其非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晓之字。然晋书无传，魏志有传。宋景文本多字韵下有两句云："疲倦向之久，甫问君极那。"

傅玄《两仪诗》

《艺文类聚》载晋傅玄《两仪诗》曰："两仪始分，元气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时成。日月西迈，流景东征。悠悠万物，诸品齐名。圣人忧世，实念群生。"《初学记》亦载傅玄《两仪诗》云："两仪既分元气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东征，悠悠万物殊品名。圣人忧代念群生。"据此诗，乃七言柏梁体，不知与前四言不同何耶？

假耤字

《汉书·朱博传赞》曰："又见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耤用权。"颜师古曰："假音休假。耤音以物借

人之借。”又《汉书音义》曰：“郑氏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按《汉书》本多作借字。’晋灼曰：‘若作借字，则无烦云以物借人之借。为作藉字，所以有音。’”此论极当。盖古正文无多，多假借字以用耳。然《战国策》：“荆轲曰：‘愿大王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张祜《寄卢载诗》：“少见双鱼信，多闻八米诗。”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二首，惟思道独有八篇，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隋书·思道传》一同。尝疑八米无义，不可晓。偶阅孔毅父《续世说》所载，与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说云：“北齐文宣帝崩，当时文士各作挽辞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徵不过得一二首，惟卢思道独得八首，时号八采卢郎。刘逖亦只二首中选，中书郎李愔戏逖云：‘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武成时，逖典机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鞭朴。逖喜复前憾，曰：‘高捶两下，执鞭一百，何如呼刘二时?’”云云。乃知米为采字。窃推之，五木之戏，其采有十二。其四为玉采，贵也；其八为珉采，贱也；玉采之中，有采曰白，盖五木俱白也。谓之白八，以其策数八而已。思道之诗，既胜于魏收诸人。如五木之戏，得玉采白八耳。故《楚辞》曰：“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枭二为珉采；牟者，胜也。欲胜其枭，必呼五白也。其说具《樗蒱格》及《国史补遗》、李翱《五木经》。近时姚宽著《西溪丛语》，以为八米关中语，岁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谷取米取数之多。盖姚不得其说而为臆论也。

不如识一丁字

《唐书·张宏靖传》：“背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旧史亦同。窦苹《唐书音训》云：“丁恐当作个。”予尝以窦说虽当，而无所据。偶读孔毅父《续世说》，引宏靖曰，“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个字”，乃作此个字。因知个误为丁，无可疑者。

京　索

王观国《学林新编》云：“前汉《高祖纪》曰：‘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应劭注曰：‘京，县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晋灼注曰：‘索音册。’颜师古注曰：‘索音求索之索。’《前汉·萧何传》曰：‘汉三年，与项羽相拒京索间。’《韩信传》曰：‘复击破楚京索间。’颜师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观国按，后汉《郡国志》：‘河南有京县，有索亭。’《北征记》：‘有索水，其字或作溹。’则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选》陆士衡撰《汉高祖功臣颂》曰：‘京索既振，引师北讨。’五臣注曰：‘索，桑各反。’乃以索为宵尔索绹之索，误矣。韩退之《偃城夜会》联句，‘雪不收新息，阳生过京索’，与蓴字韵同押，则知亦以索为宵尔索绹之索，亦误矣。”以上皆王说。予按，《左氏春秋传》：“昭公五年，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郑子皮子太叔劳诸索氏。”杜预注云：“河南城皋县东有大索城。”陆德明《音义》曰：“索音悉落反。”以《左氏》证之，五臣、退之以索为宵尔索绹之索为是，而王说非矣。

东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东方姓，《风俗通》以为伏羲之后。帝出于震，主东方，子孙因以为氏。平原厌次，汉大中大夫东方朔。”然《洞冥记》云：“东方朔生二日而母田氏死，邻母收养之，时东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耶?

顾恺之小字虎头

洪驹父《诗话》谓：“世所行注老杜诗，云是王原叔，或云邓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邓书也。其甚纰缪者，顾恺之小字虎头，维摩诘是过去金粟如来，故《乞瓦棺寺顾恺之画维摩诘像》诗卒章云，‘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乃注云：‘虎头，僧相。金粟，金地，当饰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说。予谓洪以虎头为恺之小字者，盖取《历代名画记》云：“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然予考《世说》，乃谓：“顾恺之为虎头将军。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问，曰：‘渐入佳境。’”则知虎头非小字，名画记之误，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庐山

胡仔《苕溪丛话》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注诗者曰：‘匡山，未详。’王观国按汉《郡国志》：‘庐江郡浔阳县。’刘昭注引释惠远《庐山记》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际，居其下，受道于仙人。时谓所止为仙人之庐。’又引《豫章旧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又《建康实录》曰：‘隆安六年，桓玄遗书于匡山惠远法师。’然则匡山者，庐山也。李太白游庐山，旧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复以潜出，故子美诗曰，‘头白好归来’，盖欲招隐为庐山之游也。”以上皆胡仔说。予按，杜田《补遗》云：“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绵州之属。邑有大、小匡山，白读书于大匡山，有读书堂尚存。其宅在清廉乡，后废为僧房，号陇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绵州刺史高忱及崔令钦记。”所谓匡山，乃彰明县之大匡山，非匡庐也。乃知《学林新编》、胡仔皆为妄辩。

李白赠杜甫诗

洪驹父《诗话》云：“世谓《杜子美集》中赠李

太白诗最多，而《李集》初无一篇与杜者。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者，老杜也。'其诗曰：'我觉秋兴逸，谁言秋气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云归沧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不独饭颗山头之句也。"以上皆洪说。予按，李集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邱城。城边有古树，月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乃知洪失于不审耳。

杜彬琵琶皮作弦

陈无己《诗话》："欧阳公谪滁阳，闻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间请之，正色盛气而谢不能，公亦不复强也。后彬置酒，数行，遽起还内。渐闻丝声，且作且止而渐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绝弹，尽暮而罢。公喜甚，过所望也。故公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自从彬死世莫传。'皮弦，世未有也。"以上皆陈说。叶少蕴《避暑录》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弹琵琶，故其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此诗既出，彬颇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传，卒不得讳。"又云："琵琶以下拨重为难，犹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轹弦护索之称。文忠尝问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对。乃更使教他乐工试为之，下拨弦皆断。因笑曰：'如公之弦，无乃皮为之邪？'故有皮作弦之句。而好事者遂传彬真以皮为弦，其实非也。唐人说贺怀智以鹍鸡筋作弦，人因疑之。筋比皮虽有可作弦之理，然亦不应得许长。且所贵者声尔，安在以弦为奇乎。梅圣俞《醉翁吟》亦云：'当时滁州所乐者，惟有杜彬弹琵琶。'使诚有之，圣俞亦当以异见于诗也。"以上皆叶说。余按，陶岳《五代史补》云："冯道之子能弹琵琶，以皮为弦。世宗令弹，深喜之，因号琵琶为绕殿雷。"乃知以皮为弦，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叶为妄辨，无可疑者。且文忠公诗云："我昔被谪居滁州，虽名为翁实少年。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自从彬死世莫传，玉练锁声入黄泉。"则公作此诗时，杜彬已死。之后叶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说哉！余以意料之，当是叶只据两句而遂为此说。又不考《五代史补》，偶忘冯氏旧事耳。不然，何舛误之甚也！

阀 阅

汉朱博曰："王卿忧公甚效，檄到赍阀诣府。"《音义》曰："明其等曰阀，积功曰阅。"予按，《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阀，积日曰阅。'"今《音义》以为积功曰阅，误也。

掩耳偷钟

谚有"掩耳偷铃"，非铃也，钟也。亦有所本，按《吕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钟者，欲负而走，则大钟不可负。以椎毁之，钟怳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遽掩其耳。恶闻其过，亦由此也。"任昉《劝进笺》云："惑甚盗钟，功疑不赏。"

虾蟆蚀月乌蚀日

东坡云："玉川子作月蚀诗，以为蚀月者，月中之虾蟆也。梅圣俞作日蚀诗云，蚀日者，三足乌也。此固因俚说以寓其意。战国策云：'日月晖于外，其贼在内。'则俚说亦当矣。"以上东坡说。予按，《史记·龟策列传》："孔子闻之曰：'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乃知古有其说，何东坡偶忘此邪？

僧义海评韩文公苏东坡琴诗

蔡绦《西清诗话》谓："三吴僧义海以琴名。世谓欧阳文忠公问东坡：'琴诗孰优？'坡答以退之《听颖公琴》。曰：'此衹是听琵琶尔。'或以问海，海曰：'欧阳公一代英伟，何斯人而斯误也？''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言轻柔细屑、真情出见也。'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精神余溢、竦观听也。'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纵横变态、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又见颖孤绝、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起伏抑扬，不主故常也。皆指下丝声妙处，唯琴为然。琵琶格上声，乌能尔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讥评也。"以上皆《西清诗话》。余谓义海以数声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谓真知琴趣，则非也。昔晁无咎谓尝见善琴者云："'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为泛声。轻非丝、重非木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为泛声中寄指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为吟绎声也。失势一落千丈强'，为历声也。数声琴中最难工。"洪庆善亦尝引用，而未知出于晁。是岂义海所知，况《西清》邪。"东坡后有听惟贤琴诗：'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温和且平，廉折亮以清，丝声皆然，何独琴也？牛鸣盎中雉登木，概言宫角耳。八音皆然，何独宫角也？闻者以义海为知言。"《西清》又谓："尝考今昔琴谱，谓宫者非宫，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宫声为多，与五音之正者异，此又坡所未知也。"以上皆《西清》语。余考《史记》："驺忌子闻齐威王鼓琴，而为说曰：'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又管子："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故《晋书》亦云："牛鸣盎中宫，雉登木中角。"以此知《义海》、《西清》寡陋，而妄为之说，可付之一笑。

《诗·小雅》误作雨无正

毛诗《小雅·雨无》一篇，今传者误作雨无正七

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学者遂因其失，以“雨无正”名篇，失矣。盖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勩。”笺云：“正，长也。长官之大夫。”

汉以牡丹为木芍药

王立之《诗话》载：“宾护《尚书故实》云：‘牡丹盖近有，国朝文士集中无牡丹诗云。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观文忠公所为《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载文字，自则天以后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必形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诗，但云一丛千朵，亦不云其美且异也。’然余犹以此说为非。‘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岂不云美也？白乐天诗：‘人人散后君须记，归到江南无此花。’又唐人诗云：‘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岂得为无人形于篇什？”以上立之说。余按，崔豹《古今注》云：“芍药有二种：有草芍药，有木芍药。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为牡丹。”又安期生《服炼法》：“芍药二种：一者金芍药，二者木芍药。救病金芍药，色白，多脂肉。木芍药，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汉以来，以牡丹为木芍药耳。故温庭筠诗云：“山寺明媚木芍药，野田叫噪官虾蟆。”温犹袭旧名，则知前此非不载牡丹也。乃知名字显晦，更变所致。大抵牡丹佳者，有自丹、延州来。前辈多以因此得名。

驸马都尉

马永卿《懒真子》录云：“驸马都尉之名，起于三国。故何晏尚魏公主，谓之驸马都尉。然不独名官，以驸马给之。盖御马之副，谓之驸马，从而给之，示亲爱也。故杜预尚晋文帝妹高陆公主，至武帝践祚，拜镇南大将军，给追锋车第二。”以上皆马说。予考徐坚《叙职官》云：“汉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诸侯以国人承翁主。魏晋之后，尚公主皆拜驸马都尉。初，驸马都尉，汉武置也，掌御马。《说文》曰：‘驸马字从马付声。一曰，驸，近也，疾也。’”今既是掌御马，故不可谓之给以御马之副。

紫微郎

刘莘老《挚贺宋舍人启》曰：“总为赞书，其任乃古之内史；观诸上象，其文犹天之紫微。”《唐六典》：“中书令，开元元年，改为紫微令，五年复旧。”《唐会要》：“中书舍人，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紫微舍人，五年复为中书舍人。故开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员，每头商量事，诸舍人同押。”盖紫微，皇居，以比天文紫微宫。有令、有舍人，紫微宫中官属也。白乐天为《舍人》诗云：“独坐黄昏谁是伴，紫微花对紫微郎。”然则以紫微为舍人，不可也。

题妓项帕

姚令威宽记陈德润云：“一贵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按事。贵人遍召幕客，询何人与御史密者。有贤良某人，令出界候迎，兼携名妓王宫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题其项帕云：‘按彻梁州更六么，西台御史惜娇娆。从今改正王宫柳，舞尽春风万万条。’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复措手而归。”余按，邵伯温所载详且尽，疑得其真。云：“文潞公庆历间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府，时年未四十。成都风俗喜行乐，公多宴集。有语至京师。御史何郯圣从，蜀人也。因谒告归，上遣伺察之。圣从将至，潞公亦为之动。张愈少愚者，谓公曰：‘圣从之来无足念。’少愚因迎见于汉州，因郡会，有营妓善舞，圣从喜之。问其姓，曰杨，圣从曰：‘所谓杨台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项帕罗题诗曰：‘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命其妓作《柳枝辞》歌之，圣从为之沾醉。后数日，何至成都，颇严重。一日，潞公大作乐以燕何，迎其妓杂府中，歌少愚诗以酌何，何每为之醉。何还朝，潞公之谤遂息。与陶谷使江南事略相类。”且云：“少愚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韩子苍和频字韵诗

韩子苍《和李道夫诗》两首，频字韵。其一云：“麦天晨气润，况复雨频频。”其二云：“李侯梨钉坐，风味胜仁频。”按，《上林赋》：“仁频槟榔。”《仙药录》云：“槟榔，一名仁频。”《林邑记》曰：“叶如甘蕉。音宾。”恐韩别有所本耳。

阎立本画萧翼取兰亭书

龙图蒋璨，《跋阎立本画萧翼取兰亭》云：“右，阎右相画人物五辈。其一书生状者，乃唐时西台御史萧翼也；其一老僧者，乃智永嫡孙辨才也。太宗雅好法书，闻辨才秘藏王右军《兰亭》真迹，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径诣辨才。朝夕习洽，因出御府诸书，相与论难，以激发之。辨才曰：‘老僧有智永禅师所宝《兰亭》，非此伦比。与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既得《兰亭》在手，径纳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张颐失色，有遗玄珠之状；书生意气扬扬，有归全璧之喜。其一吹淋者，写貌尤工。非驰誉丹青之手，不能尔也。绍兴十三年二月中浣日，书于豫章。”以上蒋题。盖所画书生状，至以白襴衫乌靴；与夫老僧张颐失色之状，皆非也。余按，唐《法书要录》云：“翼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入寺，称卖蚕种，因是款狎。既得《兰亭》，方告驿长，报知都督齐善行，来宣示敕旨，具言所由。故偶僧出，齐唤归，乃知萧生御史也。且云：‘奉敕遣来

取《兰亭》，《兰亭》得矣，今唤师取别。'僧闻语而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南发。"据此，所画书生衣白，与夫老僧张颐，皆失实。恐非阎笔，托阎以传世者也。

霹雳手胡卢提

张右史《明道杂志》云："钱内翰穆父知开封府，断一大事。或语之曰：'可谓霹雳手。'钱答曰：'仅免胡卢提。'盖俗语也。"然余见王乐道记轻薄者，改张邓公《罢政》诗云："赭案当衙并命时，与君两个没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鹘露蹄。"乃作鹘露蹄，何邪？更俟识者。

鲈鱼乡

"陈文惠有《题松江诗》，落句云，'西风斜日鲈鱼乡。'言惟松江有鲈鱼耳，当用此乡字，而数处见皆作香字。鱼末为羹胾，虽嘉鱼，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张右史耒说。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编《松江集》，有《鲈乡亭》等诗。其亭，尚书屯田郎中林肇所立也。其叙云："肇顷过松陵，读陈丞相留题，有'秋风斜日鲈鱼乡'之句，尝讽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鲈乡二字，为亭名焉。诗云：'脍鲈珍琢是吴乡，丞相尝留刻琰章'"云云。张先子野诗云："霓舟忽舣鲈鱼乡，槎阁欲凌云汉域。"又云："但怪鲈乡一旦成，分却松江半秋色。"乃知标亭以鲈乡，久矣。以乡为香，其误甚明。

谥曰缪

《史记·蒙恬传》："二世赐蒙毅死。毅对曰：'且夫顺成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弃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然后世称穆而不称缪，何也？唐许敬宗卒，袁思古以敬宗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谥曰缪。且谓："晋何曾忠孝，徒以日食万钱，秦秀谥之曰缪。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谥之曰缪，无负许氏矣。"阳思敬改谥曰恭，失之矣。

饮 羽

《史记》、《汉书》，记李广射箭事，或云饮羽，或云饮镞。颜氏以为无饮羽之理。余按，《门子》曰："宋景公使工人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迟也？'工人对曰：'臣不复见君矣，臣之精尽于此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公张弓登台，东西而射。逾皿霜之山，集彭城之东。其余力逸劲，饮羽于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见寝石。弯弓射之，没矢饮羽。下视，知石梁也，却复射之，矢跃无迹。"

石 发

豫章喜谢逸诗："山寒石发瘦，水落溪毛雕。"余按，《酉阳杂俎》："张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发。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后可采，及月尽悉烂。以随月盛衰，若蚌蛤、鱼胎也。'"审如张说，则石发生于水中。

回雁峰

衡州有回雁峰，皆谓雁至此不复过，自是而回北耳。余按，柳子厚过衡州，见新花开，却寄弟诗云："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头回雁时。"盖子厚自永还阙，过衡州，正春时。适见雁自南而北，故其诗云尔。岂专谓雁至此而回乎，乃古今考柳诗不精故耳。

《经》《子》之错

尝记前辈摘《经》《子》之错。《诗》："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阋乃阋也。《易》："窥其户，阒其无人。"盖内能治，然后可以治人。孟子以仲子为巨擘，非也，齐人以蚯蚓之大者为巨擘。《论语》："子路从夫子而后，遇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言此一句当在"至则行矣"之下，简编差误所致。盖子路既不见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无义云云也。不然，岂无人而与言哉。

非 熊

豫章《渔父》诗："范蠡归来思狡兔，吕翁何意兆非熊。"《赠郑交诗》："高居大士是龙象，草堂丈人非熊罴。"按，《六韬》、《史记》："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无熊字。恐豫章别有所本。

裴度圣相

葛方立《韵语阳秋》云："裴度在朝，宪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贼。已而吴元济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师道被擒。两河诸侯，忠者怀，强者畏。克融、庭凑，皆不敢桀傲。勋烈之盛，一时无与比肩者。唯李义山指为圣相，诗曰：'帝得圣相相曰度'，又曰：'呜呼圣皇及圣相'，亦过矣哉。荀卿曰：'得圣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圣臣也。'谓四人为圣臣，则可。裴度为圣相，其可哉？"以上皆《阳秋》语。余按，李义山《韩碑》诗，"帝得圣相相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圣相。'"盖《晏子春秋》不显，人读之者少，义山恐人以为疑，因注诗下。而《阳秋》议论，乃尔卤莽，何邪？绍兴间，曾惇黄州书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真圣相，勒碑千载可无人。"

灭动心不灭照心

洪郎中庆善兴祖跋天隐子云："吴筠尝作《明真辨伪》、《辅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论，诋释氏以尊道家之说。使筠而知道，则此书不作矣。"司马子微得天隐子之学，其著《坐忘论》云："惟灭动心，不灭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无事，常若无

心，此谓真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谓真慧。慧而不用，心与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岂复较同异于名字之间邪?”以上皆洪说。予按，《洞玄灵宝定观经》：天尊告左玄真人云：“惟灭动心，不灭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发迟速，则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则伤性，性伤则无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实智若愚。益资定慧，双美无极。”又云：“唯令定心之上，豁然无覆；定心之下，旷然无基。旧业日消，新业不造。无所挂碍，迥脱尘笼。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论》取此，洪岂偶忘此邪?

卷六　事实

江总还宅诗

“红颜辞巩洛，白首入轘辕。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荪。径毁悲求仲，林残忆巨源。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花落空难遍，莺啼静易喧。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乃江总《自梁南还寻草市宅》诗。杜子美《晓行口号》断章云：“市朝今日异，丧乱几时休?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据总诗“白首入轘辕”，则非黑头矣。不知子美将有别本邪?

槎头缩项鳊

孟浩然《檀溪别业诗》云：“梅花残腊月，柳色半春天。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又《岘山》作云：“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美人骋金错，纤手脍红鲜。”又《送王昌龄诗》云：“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槎头。”故杜子美《解闷诗》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按杜田作《杜诗补遗正谬》云：“槎头，一说为襄阳郡地名，一说为钓矶上枯木。及见曾绎云：‘皆非也。《尔雅》云：槮谓之涔。槮音渗，涔音岑。孙炎释云：积柴木水中养鱼曰槮。襄阳俗谓鱼槮为槎头，言所积柴木槎丫也。’”予以杜、曾二公所说皆非，盖二公不读习凿齿所撰《襄阳耆旧传》，所以为此之纷纷也。盖传云：“汉水中，鳊鱼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断水，因谓之槎头鳊。宋张敬儿为刺史，作六橹船置献齐高帝曰：‘奉槎头缩项鳊一千八百头。’”子美耆旧之说，槎头之义，乃涣然可晓。

对扬抚士卒

杜子美《赠李校书诗》：“对扬抏士卒，乾没费仓储。势藉兵虽用，功无礼忽诸。御鞍金騕褭，宫研玉蟾蜍。”初不晓对扬抏士卒为何等语，读《上林赋》，方悟。抏，挫也，五官切。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盖李方入对，宜论蜀中兵老财匮也。又王褒《四子讲德论》曰：“惊边抏士，屡犯刍荛。”

白露团

杜子美《初月诗》云：“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又《白露诗》云：“白露团甘子。”又《江月》诗：“玉露团清影。”又绝句：“玉座应悲白露团。”按，谢惠连诗：“团团满叶露。”谢玄晖：“犹沾余露团。”庾信《挹得胥台露》诗：“惟有团阶露，承睫共沾衣。”杜诗所本也。

生男堕地要膂力

傅玄《豫章行》云：“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具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云。女育无欣庆，不为家所珍。玉颜随年改，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故杜子美云：“生男堕地要膂力，一生富贵倾家国。莫愁父母少黄金，天下风尘儿亦得。”

画者杨契丹

翰林学士吴郡朱景玄《画断》云：“杨契丹，隋、唐间人。官至上仪同。六法备该，甚有骨气，在阎立本之下。”余乃悟杜子美《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之句。

艓　子

杜田《杜诗补遗正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按，扬雄《方言》：‘南楚江湖湘，凡船大者谓之舸。’艓，小舟名，音叶，言轻如小叶也。《切韵》、《玉篇》，并不载艓字。”余按，王智深《宋记》曰：“司空刘休范举兵，潜作舰艓。”则字不为无所本也。

淡沲潭陁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沲秦东亭。”淡沲当是潭陁，见富嘉谟《明水篇》曰：“阳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陁度千门，明水时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简文《和湘东王阳云楼檐柳》诗曰：“潭陁青帷闭，玲珑朱扇开。”第陁一字不同。《文选·江赋》：“随风猗萎，与波潭沲。”注曰：“潭沲，随波之貌。沲，徒我切。”简文与富，皆本乎此。

定昆池

唐刘悚撰《隋唐嘉话》云：“中宗朝，安乐公主请昆明池。帝曰：‘前代以来，不以与人。’公主不悦，因大役人徒，别掘一池，号曰定昆池，言胜昆明池。既成，而中宗往观，令公卿赋诗，李日知诗云：‘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当时作者劳。’”故杜子美《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云：“忆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

将军树

杜子美有《过宋之问庄断章》云："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自注云："之问弟执金吾。"旧注引后汉"冯异每所止舍，独在树下，军中呼为大树将军。"余以为事虽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诗发之。庾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云："月落将军树，风惊御史乌。"元行恭《过故宅》云："颓城百战后，荒邑四邻通。将军树已折，步兵途转穷。"子美意取此。

星剑玉琴

杜子美《暝诗》云："正枕当星剑，收书动玉琴。"按，《越绝书》："越王取纯钩示薛烛曰：'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芙蓉。往观于湖，观其文如列星之行，观其光如水溢于塘。'"李峤《宝剑篇》："背上名为万年字，胸前点作七星文。"又晋嵇康《琴赋》有云："弦以园客之丝，徽以荆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为诗。

芳　尘

石虎起四十丈楼，结珠为帘，垂五色玉佩，杂宝异香为屑，风作则扬之，名芳尘。尘甚，以酒洒之，名粘雨。按陆云《喜霁赋》曰："戢流波于桂水兮，起芳尘于沉泥。"云生于虎之前，则芳尘之说，不始于石虎也。司空曙《送高胜谒曹王》诗云："想君登旧树，重喜扫芳尘。"

张旭草圣

杜子美《饮中八仙歌》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又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云："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按，唐书本传止言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世呼张颠。不言其详。惟李颀有诗赠之，其言："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则足以见杜所谓东吴精之意。其言："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则足以见所谓脱帽露顶之意。

高春下春

《淮南子》："日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连音烂）是谓下春。"乃悟梁元帝《游后园诗》："暮春多淑气，斜景落高春"；又《纳凉》诗："高春斜日下，佳气满栏楹"；唐薛能诗："隔溪遥见夕阳春。"然山谷《梦伯兄》诗云："相携犹听隔溪春。"此岂误也哉？

桃花水

陈张正《见公无渡河》诗："棹折桃花水，风横赤箭流。"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诗"桃花长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见《沟洫志》："河决而桃花水漾溢。"又见《韩诗外传》。竹箭流水，慎子曰："河下龙门流驶，竹箭驷马，追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诗："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

灌婴井

张僧鉴《寻阳记》云："湓口城，汉灌婴所筑。汉建安中，孙权经此城，命凿井，适中古甃。得石函，铭曰：'汉六年颍阴侯开。'下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为应运者所开。'权欣然以为己瑞。井极深，湓江有风浪，井水辄动，邦人因号浪井。"故李白《下寻阳城泛彭蠡诗》云："浪动灌婴井，寻阳江上风。"今井在衙城内之西圃。又记云："上有三石梁，长数丈，广不盈尺，杳然无底。吴猛与弟子缘石梁而渡，见金阙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诗云："金阙前开三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刘删诗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泄中天"。太白本之耶？

张平叔赃吏

东坡云："白乐天《行张平叔户部侍郎判度支制诰》云：'坐而决事，丞相以下，不过四五，而主计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计，盖坐而论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议盐法至为割剥，事见《退之集》。今乐天《制诰》亦云：'计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东坡语。余读唐《柳氏家训》载："柳公绰为中丞日，张平叔以侥幸承宠。及罪发，鞫于宪司，吏引曰张侍郎公。绰叱曰：'赃吏岂可呼官！'据案复引曰：'囚张平叔，系于别圃。'遂穷竟其失官钱四万缗，以具狱闻。"此事东坡盖未之见耶？

月随灰而晕阙

梁朱超《舟中望月诗》："入风先绕晕，排雾急移轮。"梁庾肩吾《望月诗》："圆随汉东蛤，晕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诗》："灰飞重晕缺，蓂落独轮斜。"周王褒《关山月诗》："灰寒光转白，风多晕欲生。"盖用《淮南子》所谓"月随灰而晕阙"。杜子美《晚月》诗云："欲得淮南术，风吹晕已生。"

《关山月》

周王褒有《关山月》诗云："关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形同汉阵，全影逐胡兵。灰寒光转白，风多晕欲生。寄言亭上吏，游客解鸡鸣。"唐德宗朝，长孙公辅亦有《关山月》诗，略云："凄凄还切切，戍客多离别。何处最伤心，关山见秋月。"故杜子美咏月，凡使关山者五。《初月》云："关山空自寒。"《晚月呈汉中王》云："关山同一照。"《吹笛》云："月傍关山几处明。"又《寄张彪》诗云："关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玩月》诗："关山随地阔，河汉近人流。"

玉花骢照夜白

《明皇杂录记》：上所乘马，有玉花骢、照夜白。又《异人录》云："玉花骢者，以面白，故又谓之玉面花骢。"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观曹将军画马图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

薛稷画鹤

《南部新书》云："秘省内落星石，薛稷画鹤，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相传号四绝。"故杜子美有《通泉县署屋壁薛少保画鹤》诗，所谓："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

字　舞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王建《宫辞》也。按《唐乐府杂录》云："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万岁字"之句。

白玉堂金华省

《古乐府》诗："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罗酒樽，使作邯郸倡。"故杜子美诗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

水晶宫

任昉《述异记》云："吴王阖闾造水晶宫。"又《魏略》曰："大秦国以水晶为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对酒》云："水精春殿转霏微。"

三受降城

杜子美《诸将诗》云："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按，唐中宗时，张仁愿取漠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南寇，封韩国公。故杜云耳。

腊日赐口脂

《景龙文馆记》："三年腊日，帝于苑中，召近臣赐腊。晚自北门入，于内殿赐食，加口脂。腊脂盛以翠碧镂牙筒。"故杜子美《腊日》诗云："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王建《宫辞》云："月冷天寒近腊时，玉街金瓦雪漓漓。浴堂门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谢口脂。"皆言腊日赐口脂也。

鹈鹕膏

《尔雅》注："鹈鹕，似凫而小，膏可莹刀。"《续英华》诗有："马衔苜蓿叶，剑莹鹈鹕膏。"故杜子美《赠太常张卿均》诗云："健笔凌鹦鹉。铦锋莹鹈鹕。"又《大食刀歌》云："镌错碧罂鸊鹈膏，铓锷已莹虚秋涛。"

日亭午

《天台赋》曰："羲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气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温曰照。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将暮曰薄暮。"故杜子美《晨雨诗》云："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又《通泉驿诗》云："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

厨　人

刘桢《瓜赋序》曰："在曹植座，厨人进瓜，植命为赋，立成。"其辞云云。故杜子美《山馆诗》云："厨人语夜阑。"《战国策》："张仪引厨人曰。"乃知厨人已具《战国策》。

水精域

江总《大庄严寺碑》："俯看惊电，影彻琉璃之道；遥拖宛虹，光遍水精之域。"故杜宿赞公房诗云："身在水精域。"

云　阁

《甘泉赋》："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混成。"李善曰："云阁，言高连云也。"杜子美诗："散骑未知云阁处。"玉户金铺，门首也。〔此处似有脱误，或应另为一条〕璇题玉英，题头也。榱椽之头，皆以玉饰，英华相属也。

地平如掌

沈佺期《长安路》诗："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故杜子美《乐游园》歌云："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

苍玉佩翠云裘

《礼记》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玫。"又宋玉《风赋》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华，被翠云之裘。"故杜子美《更题》诗云："群公苍玉佩，天子翠云裘。"

莼为露葵

颜之推《家训》："有蔡郎者，讳纯，遂专呼莼为露葵。面墙之徒，递相仿效。承圣中，士人聘齐，主客郎李恕问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莼，水乡所出。今食者绿葵耳。'"故杜子美《茅堂检校收稻》诗云："秋葵煮复新。"又《寄杜佐》诗云："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

教坊内人

"忽看金舆向月陂，宫人接着便相随。恰从中尉门前过，当处教看卧鸭池。"王建《宫词》也。按，唐著作佐郎崔令钦《教坊记》云："左右两教坊，右

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泊，俗号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其家在教坊内，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得幸者，谓之十家。”故王建《宫词》云：“内人对御叠花笺”，“内人唱好龟兹急”，“内人相续报花开”，“内人笼脱系红绦”，“内人恐要秋衣着”，“内人争乞洗儿钱。”

集弦胶

《仙传拾遗》云：“汉武天汉三年，帝巡北海，王母遣使献灵胶四两，乃集弦胶也。出凤麟洲，洲上多凤麟，数万为群。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之曰集弦胶，一名连金泥。弓弩已断之弦，刀剑已断之铁，以胶连续，遂不脱也。”故杜子美《病后过王倚饮歌》云：“麟角凤觜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

银　床

杜子美诗：“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潘子真《诗话》以杜用晋史乐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潘引此未尽也。按，《山海经》曰：“海内昆仑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万仞，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郭璞注曰：“槛，栏也。”故梁简文《双桐生空井》诗云：“银床系辘轳。”庾肩吾《九日》诗云：“银床落井桐。”苏味道《井》诗：“澄澈泻银床。”陆龟蒙《井上桐》诗：“独立傍银床，碧桐风袅袅。”盖银床者，以银作栏，犹《山海经》所谓以玉为栏耳。洪觉范《冷斋夜话》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许彦周知澶州，河滨渔网，得一小石。刻诗云：“雨滴空阶晓，无心换夕香。井桐花落尽，强半在银床。”

五　夜

卫宏《汉旧仪》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浑天仪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故杜子美《早朝诗》云：“五夜漏声催晓箭。”

松花酒

《唐原化》记：“有老人访崔希真，希真饮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涩无味。’以一丸药投之：酒味顿美。”裴铏《传奇》载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载《杜员外》诗云：“松醪酒熟傍看醉。”刘长卿《送从兄之淮南》诗云：“溯沿随桂楫，醒醉任松华。”又《至华阳洞》诗云：“萝月延步虚，松花醉闻宴。”

浮　蚁

周庾信《谢赐酒诗》云：“浮蚁对春开。”盖用曹子建《七启》：“盛以翠尊，酌以雕觞。浮蚁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赠汝阳王诗》曰：“仙醴求浮蚁。”《江楼夜宴诗》：“尊蚁添相续。”《简院内诸公》诗云：“蚁浮仍腊味，鸥泛已春声。”

独酌谣

陈沈炯《独酌谣》曰：“独酌谣，独酌独长谣。智者不我顾，愚夫余不邀。不愚复不智，谁当余见招？所以成独酌，一酌倾一瓢。”白乐天以吴秘监有美酒，多独酌，但蒙书报，不以饮招，故云：“君称名士夸能饮，我是愚夫肯见招?”盖用王孝伯“读《离骚》，痛饮酒”，对此事也。

龙凤膏为灯

王子年《拾遗记》：“海人乘霞舟，以赤囊盛数升龙膏，献燕昭王。王坐通云之堂，然龙膏为灯。火色曜百里，烟色如丹。”《洞冥记》：“汉武帝以丹豹髓、白凤膏，磨青锡为屑，以淳苏油和之，照于神坛。夜暴雨，火光不灭。”余乃知李长吉歌：“烹龙炰凤玉脂泣，罗屏绣幕围香风。”非凿空语也。

八　舍

唐沈佺期自考功员外郎拜给事中，作诗云：“旭日千门起，初春八舍归。”又《酬杨给事廉见赠省中》诗云：“分曹八舍断，解袂五时空。”按，应劭《汉官仪》曰：“侍中舍有八区，论者言员本八人。”

巴渝曲

《乐府解题》载《武王伐纣歌》，使工习之，号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题瀼西草堂》诗以“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今世所传印注杜诗，乃引前汉《礼乐志》：“巴渝鼓员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纣始。

浮　槎

杜子美《观李固诣司马第山水图》诗，末章云：“浮槎并坐得，仙老暂相将。”前辈多引张骞为证，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遗记》：“尧时有巨槎，浮于四海。槎上有光若星月，常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贯月槎。又名挂星槎，羽仙栖息其上。”

子美笛诗引胡骑武陵事

杜子美《吹笛》七言诗云：“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上句取陈周宏让《长笛吐清气》诗：“胡骑争北归，遍知别乡苦”；下句取陈贺彻《长笛吐清气》诗：“方知出塞客，不惮武陵深。”旧注下句引桓伊三弄之事，非也。不见武陵意耳。

笛诗清商欲尽奏

杜子美五言《吹笛诗》云：“清商欲尽奏。”宋玉《笛赋》云：“吹清商，进流征。”又云：“奏苦血沾衣。”又王徽谓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一奏。”又云：“故作发声微。”向秀《思旧赋序》曰：“山阳

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嘹亮。”

满壁画沧洲

杜子美：“何年顾虎头，满壁画瀛洲。”瀛字乃沧字，故王介甫诗云：“画史虽非顾虎头，还能满壁写沧洲。”盖杜有《山水障歌》云：“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

短辕车

晋《王导传》：“蔡谟曰：‘但见短辕犊车，长柄麈尾。’”：按，后汉《马援传》：“乘下泽车。”注云：“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短毂者，短辕也。盖本于《周礼·冬官》，《车人为车》云。

赋日五色

唐书《李程传》：“擢进士宏辞，赋日五色。造语警拔，士流推之。”其后浩虚舟亦试此题。按，《田俅子》云：“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天开日五色，丕照穷桑。”赋题本此。然前汉《五行志》、晋《天文志》皆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日五色。”

桑榆桃李

前辈称李绚《和杜祁公诗》：“收得桑榆归物外，种成桃李满人间。”按，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具诸《淮南子》。至若种成桃李，则本狄仁杰与裴耀卿事耳。按，《仁杰家传》云：“荐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崔元暐、敬晖。五公咸出公门下，皆由州县官拔置显位。外以为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谈薮》：“王泠然《上裴耀卿书》曰：‘拾遗补阙，宁有种乎？仆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都卢寻橦缘竿也

《新唐书·元载传》及李肇《国史补》载：“客有《赋都卢寻橦篇》讽其危，载泣下而不知悟。”夫都卢寻橦，缘竿之伎也，见《西京杂记》。又傅玄《西都赋》云：“缘竿之伎，有都卢寻橦，跟挂腹旋”也。唐人王建有《寻橦歌》云：“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余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倚附欺竿滑，上下蹁跹皆着袜。翻身摇颈欲落地，却住把烟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回头但觉人眼见，矜难恐畏天无风。险中更险何曾失，山鼠悬头猿挂膝。小垂一手当舞盘，斜惨双蛾看落日。斯须改变曲解新，贵欲欢他平地人。散时满面生颜色，行步依前无气力。”《汉书》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音义》曰：“体轻善缘。”张衡《西京赋》：“都卢寻橦。”《唐书音训》曰：“寻橦，卢会山名。其土人善缘橦竿。”然不著所出。予按，《汉书》曰：“自合浦南，有都卢国。”《太康地志》曰：“都卢国，其人善缘高。”

花 门

杜子美好言花门。按，《唐志》：“甘州有花门山堡，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故有《留花门诗》一首，又云“花门𠢐面请雪耻”；又云“闻道花门将，论功未肯归”；又云“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杨巨源亦有《送太和公主和番诗》云：“北路古来难，年光独忍寒。朔云侵鬓起，边月向眉残；芦井寻沙到，花门度碛看。薰风一万里，来处是长安。”亦言花门也。又杜复《愁诗》云：“花门小箭好，此物弃沙场。”岑参《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宝中，匈奴回纥寇边，逾花门。”

锦缯维舟

吴甘宁住止，常以锦缯维舟。去辄割弃，以示奢侈。陈张正见《赋得雪映夜舟诗》：“樯风吹影落，缆锦杂花浮。”世言锦缆始于炀帝，非也，吴、陈之间已见矣。故杜子美《秋兴诗》云：“锦缆牙樯起白鸥”；又“锦缆回沙碛，兰桡避荻洲”；又《送二翁还江陵》诗：“火旗还锦缆，白马出江城。”

双 陆

王建《宫词》：“分明同坐赌樱桃，攸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斗叠阿谁高？”按，《狄仁杰家传》载，“武后语仁杰曰：‘朕昨夜梦与人双陆，频不胜，何也？’对曰：‘双陆输者，盖谓宫中无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虚储位哉’？”今《新唐史》削去宫中两字，止云“双陆不胜，无子也”。余尝与善博者论之，博局有宫，其字不可削。盖削之，则无以见宫中之意，故王建诗亦云。

赤壁栖鹘

东坡谪居于黄五年。赤壁有巨鹘，栖于乔木之上，《后赋》所谓“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是也。韩子苍靖康初，守黄州，三月而罢。因游赤壁，而鹘已去，作诗示何次仲迂叟云：“缓寻翠竹白沙游，更挽藤梢上上头。岂有危巢尚栖鹘，亦无尘迹但飞鸥。经营二顷将归老，眷恋群山为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余诗句满江楼。”次仲和答云：“儿时宗伯寄吾州，讽诵高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溪上不惊鸥。蟹尝见水人犹怒，鹘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寻故迹，西风怅望古城楼。”二诗皆及鹘巢，盖推赋而云也。

灰心忍事 霜鬓论兵

唐人诗：“有意效承平，无功答盛明。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道直身还在，恩深命转轻。盐梅非拟议，葵藿是平生。白日长垂照，青蝇谩发声。嵩阳

旧田地，终拟复归耕。”中书堂北轩西壁，题灰心霜鬓之句者。验其书，旧相李公迪之笔也。李入相时，边兵未动。意在忍事之语，晏元献《中书即事》诗尝叙其事。晏诗曰：“惨惨高槐落，凄凄余菊残。粉墙多记墨，聊为拂尘看。”正谓此也。前诗乃裴晋公《中书即事》诗，见《又玄集》。

太液池网索

元微之诗：“蘂珠深处少人知，网索西临太液池。浴殿晓闻天语后，步郎骑马笑相随。”注：“网索，在太液池上。学士候制，每歇于此。”故晏元献《和宋子京召还学士院》有云：“网索轩窗邃，銮坡羽卫重。鹢舟还下濑，星驷出飞龙。赋待三英集，辞须五吏供。会看边燧息，横霈紫泥封”者，为此也。又一篇云：“暮召三山峻，晨趋一节回。乍维青雀舫，还直右银台。陟降丹涂密，论思武帐开。欲谈当世务，元藉铁群才。”

孟　诸

东坡有《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诗》，断章云：“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高适有两诗言孟诸，其一云：“朝临孟诸上，忽见芒砀间。赤帝终已矣，白云长不还。”其后又有《封丘县诗》云：“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东坡所用，乃后一篇也。

一日十二忆

唐朱昼《喜陈懿至诗》云：“一别一千日，一日十二忆。苦心无闲时，今夕见玉色。”乃知山谷“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之句，盖取此。

醉眼曰缬

人皆以“眼缬”为出李贺“龟甲屏开醉眼缬。”殊不知出《庾信集》：“醉眼曰缬。”

飞　蓬

晋左思《赋白发》云：“发乃辞尽，誓以固穷。昔临玉颜，今从飞蓬。发肤至昵，尚不克终，聊用拟辞，比之国风。”王荆公诗：“久应飘转作蓬飞。”

赤霄行

《文选·七命》：“挂归翮于赤霄之表。”故杜子美《薛少保画鹤》诗：“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送覃二判官》诗云：“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又有《赤霄行》诗。

打球唱好

唐杨巨源《观打球诗》云：“入门百拜瞻雄势，动地三军唱好声。”乃悟王建《宫辞》所谓：“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龙舆过玉楼。”

梅诗用月落参横事

秦少游《和黄法曹梅花诗》：“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销尽令人老。”世谓少游用古。《善哉行》云：“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友在门，忘寝与餐。”按《异人录》载：“隋开皇中，赵师雄游罗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美人，淡妆素服出迎。时已昏黑，残雪未消，月色微明。师雄与语，言极清丽，芳香袭人。因与之叩酒家门共饮，少顷，一绿衣童来，笑歌戏舞。师雄醉寝，但觉风寒相袭。久之，东方已白，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乃知少游实用此事。

九江千岁龟歌

张文潜有二石龟，晁无咎名其大者为九江，小者为千岁。文潜因作《九江千岁龟歌》一首赠无咎，略云：“老龙洞庭怒，荡覆尧九州。”谓半山老人也。又云：“禹咄嗟，水平流。”谓司马君实也。

修网银刀

苏诗云：“往年京国厌蓬蒿，长羡淮鱼压楚糟。今日槖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观颜鲁公《放生池碑》，方悟此诗湖州所作。

渼　陂

唐元澄撰《秦京杂记》，载渼陂以鱼美得名。故杜子美《渼陂西南台》诗：“空濛辨鱼艇。”子美又有《渼陂行》，及《鄠县源大宴渼陂诗》。《广韵》五旨，美字下有渼字，注云：“渼陂，在京兆鄠县。”工部二诗，皆言终南，在武功县，与鄠县北近。

银盘海底出

东方朔《神异经》，记北荒有异国，银盘大五丈，中有明珠数丈，照千里。乃悟卢仝《月蚀》诗：“烂银盘从海底出”之语。

书画贱肥贵瘦

山谷《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干马，因论伯时画天马诗》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马人笑之。李侯论干独不尔，妙画骨相遗毛皮。翰林评书乃如此，贱肥贵瘦人未知。”盖谓东坡尝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云：“峄山传刻典刑在，千载笔法留阳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意属此也。

拨剌跋剌

杜子美诗：“沙头宿鹭连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按，拨剌两字，张衡《思玄赋》云：“弯威弧之拨剌兮，射嶓冢之封狼。”注曰：“拨音方割反，剌音

力达反。拨剌，张弓声，而非鱼也。唯李太白用意与杜子美同。李《酬小吏赠双鱼》诗云："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剌银盘欲飞去。"惟李以拨为跋。

金柅园

临川郡圃，旧名金柅，今则没其名。徐铉鼎臣《送从兄赴临川幕》诗云："石头城下春潮满，金柅亭边绿树繁。"谓此也。荆公集句，《送吴显道诗》亦云："临川楼上柅园中。"

作音佐

张文潜《明道杂志》："韩退之作《方桥诗》云，'可居兼可过'，后乃云，'方桥如此作'，是读作作佐也。"余考唐文，不止退之。皮日休《松陵集》，有《胥口即事》六言诗："鸳鸯一处两处，舴艋三家五家。会把酒船偎荻，共君作个生涯。"注："作，去音。"乃知唐以作音佐，旧矣。《广韵》佐字下有作字，并子贺切，造也。

足下黑子大贵

袁天纲《相书》云："足下有龟文黑子，并大贵，一品宰辅之相。"唐《北梦琐言》："吴行鲁少事内官西门军容，一日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争教不作十军军容。'行鲁曰：'某亦有之。'乃脱屦呈。中尉叹曰：'我为汝成之。'后假以军职，有功，除西川节度。《制》云：'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唐《开元传信记》云："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之吏，韩公尝令禄山洗足。韩公脚下有黑点子，禄山因洗脚而窃视之。韩公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独汝窥之，亦能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韩公奇而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荐宠。"余以二事推考，益知天纲之言可信。

坐隐手谈

豫章《弈棋诗》："坐隐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按《世说》："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又《语林》曰："王以围棋为手谈。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为会戏。"然唐《杜阳编》云："大中间，日本国贡玉棋子。云：'本国南有集真岛，岛上有手谭池，池中出棋子。'"此又何耶?

乌　鬼

元微之《酬乐天诗》："病赛乌称鬼，巫占瓦代龟。"注云："南人染病，并赛乌鬼。"因悟杜子美诗"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之意。沉存中以乌鬼为鸬鹚，不知又何所据也?

分种越人田

唐戴叔伦有《抚州对事后，送外甥宋垓归饶州觐侍，呈上姊夫诗》云："淹留三十年，分种越人田。"按《严助传》："淮南王安上书谏武帝击南越云：'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韦昭注云："越邑，今鄱阳县也。"然前汉志皆以干为汗。应劭云："汗音干。"《旧唐书·地里志》云："干，隋朝去水。"

好汉长史

东坡《饯顾子敦诗》："人间一好汉，谁似张长史。"旧史："张柬之为荆州长史。则天谓狄仁杰曰：'安得一好汉用之?'狄因荐柬之。"新史易"好汉"为"奇男子"。

洗盏开尝对马军

韩持国《谢邵尧夫九日远寄新酒诗》云："有客忽传龙阪至，开樽如对马军尝。"自注云："锦屏山题名，有记河南府使马军送新酒。"余乃知杜诗"洗盏开尝对马军"。

裴二端公

鲍彪《杜诗谱论》第十卷："大历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诗，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诗》，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诗，又有《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诗。"彪皆不著裴二端公为何人。余偶读蒋参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铭》，乃永泰元年李阳冰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铭。"又云："因过浯溪，观唐贤题名。有河东裴虬，字深源。大历四年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甫所谓裴二端公者，为虬也。余因著此，以补鲍氏之阙。裴虬《怡亭铭》曰："峥嵘怡亭，盘薄江汀。势压西塞，气涵东溟。风云自生，日月所经。众木成幄，群山作屏。故余逃世，于此忘形。"欧公《集古录》亦著《怡亭》本末甚详。

昭灵夫人

东莱先生吕居仁记，晁伯宇载之，学问精确，少见其比。尝作《昭灵夫人祠诗》云："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高祖纪》止云："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其详见于《陈留风俗传》，云："小黄县者，宋地黄乡也。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于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发，故谥曰昭灵夫人。"

别酒莫留残

周庾信《舞媚歌》六言云："少年唯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豫章长短句》云，"一杯别酒莫留残"，出此。

一顿食

杜诗："顿顿食黄鱼。"顿顿字亦有所本。晋谢仆射、陶太常同诣吴领军，坐久，吴留客作食。日已中，使婢卖狗供客。客比得一顿食，殆无气可语。

临无地

杜诗："草阁临无地，柴扉永不关。"今世注本无说。王原叔云，"他本又为荒芜之芜"，遂两存之。然《文选》云："飞阁下临于无地。"

玉鱼铁马

王原叔又言："杜诗多用当时事。如云'玉鱼蒙葬地'者，事见韦述《两京记》。'铁马汗常趋'者，昭陵石马助战是也。"

禁酒国

东坡《次韵赵明叔碧香酒诗》："先生未出禁酒国。"盖用卢仝"何时得出禁酒国"。

木上座

东坡诗："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按，慧日至夹山，夹山问："与甚么人同行？"日云："有个木上座。"盖谓拄杖也。

金叵罗

东坡诗："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按，《北史》，"祖珽盗神武金叵罗"，盖酒器也。韩子苍诗云："劝我春风金叵罗。"

别驾别乘

别驾始后汉，州置别驾治中。然则别驾者，官之名也。若别乘则别驾之义，非官名也。晋庾亮《与郭游书》云："别驾旧与别乘同，流王化于万里，任居刺史之半。"东坡《答田国博》诗："风流别乘多才思。"

无垢洗更轻

东坡《宿海会寺》诗："本来无垢洗更轻。"《乐府》云："居士本来无垢。"按《维摩诘经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

烦恼睡蛇

东坡《石台长老胁不至席二十年赠诗》云："谁信吾师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按，《遗教经》："烦恼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坡取此。

何逊《早梅诗》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诗》："还如何逊在扬州。"旧注云："《梁史·何逊传》，不见扬州事。前辈多引逊《早梅诗》云：'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冲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知应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按，此诗见《初学记》，不见在扬州意耳。予按，《三辅决录》云："逊在扬州，见官梅乱发，赋四言诗，人得传写。"乃知杜指此事。

看朱成碧

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按梁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云："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又云："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看取石榴裙。"武则天诗也，见郭茂倩《乐府》。

和戎如乐和

孔融《与常休甫书》曰："西士之人，解仇崇好，以顺风化。万里雍穆，如乐之和。虽为国家威灵感应，亦实士毅堪事之效也。"按《左氏传》："晋悼公语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乃知融用此语。

阙门银榜

杜诗："曲江翠幕排银榜。"按《神异经》曰："东方有宫，青石为墙，高三仞，左右阙高百丈。画以五色，门有银榜。"

孔子志在《春秋》

元祐间，国学出"孔子志在《春秋》论"，时学官止引何休《公羊序》文。殊不知出《孝经·钩命诀》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

天洗兵

杜诗有《洗兵行》，末章云："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按《说苑》："武王伐纣，风霁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入谏曰：'此非妖欤？'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烟生遥岸隐　月落半崖阴

唐太宗《辽东山夜临秋》诗："烟生遥岸隐，月落半崖阴。"盖取沈、庾诗。沈约《登元畅楼》诗云："云生片岭黑，日下半溪阴。"庾肩《吾汉高庙》诗云："尘飞远骑没，日徙半峰寒。"

黄鹤楼下仙人洞

《东坡集》有《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其诗云："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语言，羽衣着屐响山前。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声清圆。洞中铿鋐落门关，缥缈入石如飞烟。鸡鸣月落

风驭还，迎拜稽首愿执鞭。汝非其人骨腥臊，黄金乞得重莫肩。持归包裹弊席毡，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闾来观已变迁，似石非石铅非铅。或取而有众忿喧，讼归有司今几年。无功暴得喜欲颠，神人戏汝真可怜。愿君为考然不然，此语可信冯公传。”按，鄂州黄鹤楼下，有石光彻，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传以为仙人洞也。一守关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昼，见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啸久之。将复入，洞卒即从之。道士曰：“汝何人邪？”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贵。道士曰：“此洞间石，速抱一块去。”卒持而出，石合，无从而入。明日视石，黄金也。凿而货之，衣食顿富。为队长所察，执之，以为盗也。卒以实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则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铅，因藏于军资库中。盖冯当世所言如此，故东坡诗用其事。

鹤料符

宋景文笔记著阙疑一条云：“吴郡有鹤料符，未详其义。王洙、李淑，最为博识，亦各未喻。”已上皆宋说。予按，唐《松陵集》，载皮日休《新秋诗》云：“酒坊吏到长相见，鹤料符来每探支。”注云：“吴郡有鹤料符。”案，不知宋偶忘此，何耶？

弦管作离声

欧阳公诗：“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按，《吴越春秋》：“句践伐吴，乃命国中与之诀。而国人悲哀，皆作离别之声。”

祭以鬼宿渡河为候

叶少蕴《避暑录话》记，“近见翟公巽云：‘作祭仪十卷，而未之见’。问其大约，谓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候之。其他大抵类此，援证皆有据。公巽博学多闻，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过人也。”予按，钱希白《洞微志》，《返魂香传》云：“司天主簿徐肇，少失父母，常念不面庭闱。有苏德哥者，语肇曰：‘子闻古之返魂香乎？’肇曰：‘闻之。’德哥善合此物，员外或有求见，必置之。肇泣言父母事。曰：‘后三日夜，于此堂中，借绯幕二条遮之，一如召客。’仍曰：‘夜半可至。’盖候鬼宿渡河之后。逡巡夜漏已半，遂命肇于幕外见之。”然则翟公巽祭仪以鬼宿渡河为候者，盖本苏德哥之事耳，岂少蕴偶忘之耶？

软　语

杜子美诗：“夜阑听软语。”本《法华经》，又以软语。一云言词柔软。

卷七　事实

摩顶致踵

《孟子》：“摩顶放踵。”盖放字恐误也，或是致字。致、放字相类，见李善《文选注》。

腹　腴

杜子美“遍劝腹腴愧少年”，本《礼记》“冬右腴，夏右鳍”。郑氏曰：“腴，腹下也。”《前汉》：“九州膏腴。”师古曰：“腹下肥曰腴。”

炼师练师

杜子美《忆昔行》：“更访衡阳董炼师，南游早鼓萧湘柂。”炼师当是衡山道士耳，取炼形之意，故道家有《灵宝五炼经》。按，后魏李顺兴乍愚乍智，人莫识之。其言未来事，时有中者。常冠道士冠，时人有忆者，辄至其家。号为李炼师。后有张炼师，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张类顺，亦呼为张炼师，见本传。然则称道士而以炼师，其来久矣，不始于唐也。李白有《赠嵩山焦炼师诗序》云：“嵩丘神人焦炼师者，不知何许妇人也。”司空表圣亦有《送张炼师还峨眉山》诗，皇甫冉亦有《少室山韦炼师升仙歌》，鲍溶亦有《宿青牛谷梁炼师仙居》诗。按，《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谓之练师。”乃知炼师之名，其来甚久，但练字从糸。

麻鞋见天子

王睿《炙毂子》云：“夏商以草为屦。《左氏》曰，屝屦也。至周以麻为之，谓之麻鞋，贵贱通着。晋永嘉中，以丝为之，宫中妃嫔皆着。”故杜子美《述怀诗》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浮云蔽日

潘子真《诗话》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太白诗也。陆贾《新语》曰：‘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白日也。’白用此。”予按，《史记·龟策传》亦云：“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

桑荫不徙

唐《尉迟敬德赞》曰：“敬德之来，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荫不徙，而大功立。”按，《战国策》：“冯忌对赵王曰：‘尧见舜于草茅之中，席陇亩而荫庇，桑阴移而授天下。’”又《刘子》曰：“尧之知舜，不违桑阴。”袁孝政注云：“尧尝举舜于服绎之阴，与舜语于桑树下，树阴不移，尧即知舜。”

赈济　振济

颜师古《匡谬正俗》曰：“赈济当用振字。《说

文》曰：'振，举也，救也。诸史籍所云振给、振贷、振业者，其义皆同，尽当为振字。今人之作文书者，以其事涉货财，改振为赈。按，《说文解字》云：'富也。'左氏《魏都赋》曰：'白藏之藏，富有无堤。同赈大内，控引世资。'此则训不相干，何得混杂。诸云振给、振贷者，并以饥馑穷乏，将就困毙，故举救之，使得存立耳。宁有富事乎？"以上皆颜说。予以颜说甚当，但未有据。按，《春秋传·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师，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注云："庐，今襄阳中庐县也。振，发廪仓也。同食，上下无异馔也。"然则振济，当以左氏为据。今字书止云赈，言其富。盖言于利能不失时，则可以致富矣。汉《汲黯传》："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亦作此振字。

东边日下终无雨 阙上封书合有碑

潘子真《诗话》记张文潜诗云："东边日下终无雨，阙上封书合有碑。""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此刻禹锡《竹枝歌》也。"别后长相思，顿书千文阙，题碑无罢时。"此宋华山《畿词》也，事见匠智《古今乐录》。予又以为文潜兼取宋《读曲歌词》耳。"打坏木栖床，谁能坐相思？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碑。"梁元帝《金乐歌》亦云："石阙题书字。"

野鸳鸯

杜子美《艳曲》云："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古乐府《夜黄倚歌》云："湖中百种鸟，半雌半是雄。鸳鸯逐野鸭，恐畏不成双。"岂非用此耶？

鱼收亥日

豫章《古渔父诗》云："鱼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风。"尝以未知亥日事。读张籍《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乃知籍亦用此，然尚未知出处。后得馆中本李淳风《易镜·占渔猎胜负篇》云："取鱼卦宜二水。"又云："取鱼宜见水忌土。"盖亥子属水，乃知鱼收亥日所自。

鱼龙夜 鸟鼠秋

杜子美《秦州杂诗》："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元注曰："秦有鱼龙川。鸟鼠，谷名也，《禹贡》所谓鸟鼠同穴。"杜田《补遗》曰："《太平御览》载关中诸水云：'《水经注》曰：有一水出天水县西山，人谓小陇山。其水出五色鱼，俗以为龙而莫敢捕。谓是又为鱼龙水。'又《尔雅·释鸟》云：'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郭璞注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鸟在外。今在陇西首阳县，鸟鼠同穴山中。'"以上皆杜说。予按，《倦游杂录》云："陇西地名鱼龙，出石鱼。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鲫泊鳅，亦有数尾相随者。如以漆描画，鳞鬣肖真，烧之尚作鱼腥。鱼龙，古之陂泽也。岂非鱼生其中，山颓塞，渐久而土凝为石，故破之有鱼形。今衡州有石鱼，无异陇州者。杜甫诗有'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正谓陇州也。"然则《倦游》所载果是否？予又按郦氏《水经》曰："鱼龙以秋日为夜，且龙秋分而降，则蛰寝于渊。"疑杜诗或用是。今备载于此，以俟识者。

茂才 英俊 英雄

西汉自武帝始下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应劭曰："旧言秀才，避光武讳称茂才。"然汉以后所举者，皆称秀，不复称茂矣。唐孔颖达尝引《辨名记》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选，倍选曰隽，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杰，倍杰曰圣。"而魏刘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群特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者，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气过人谓之雄。"

藉口 藉手

藉手本俗语，然亦本于藉口。东坡《跋邢敦夫赋》云："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按，《左传·成公二年》曰："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杜预注云："藉，荐。复，白也。"孔颖达曰："礼，承玉之物，名为缫藉。藉是承荐之言，故为荐也。复者，报命于君，故为白也。言无物则空口以为报，少有所得则与口为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语，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然《左氏·襄公十一年》云："苟有以藉手。"则知非俗语也，其来久矣。

黄鸟

杜诗："转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盖用齐虞炎《玉阶怨》云："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

弱枝枣 朱仲李

王彦辅《麈史》云："李善注《文选》，于潘岳《闲居赋》：'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善以为未详。彦辅以出王子年《拾遗记》曰：'北极有岐峰之阴，多枣树，百寻，其枝茎皆空，其实长尺，核细而柔，百岁一实。'夫以岐乃周文所居，又枣枝茎皆虚，核细而柔。任昉《述异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园三十六所。'李尤《果赋》云：'三十六园朱李'是也。"以上皆王说。予按，《王子年本传》："子年隐于东阳，石季龙之末，迁于倒兽山，苻坚累召不起。"以《晋史》考之，石季龙始以成帝咸康元年僭位，至废帝太和六年死。潘岳事西晋孝武帝，及惠帝朝，迁给事黄门侍郎。其作《闲居赋》，乃其时也。然则子年所作《拾遗记》，岳未及见，必矣。而彦辅以为用其事，何耶？以予观之，岳所用周文枣事，虽与子年所载同，第恐又出他书，不止见于《拾遗记》耳。不然，岂有未为《拾遗记》数十年前，而斥之以

用其事耶？予后读《西京杂记》云："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木。枣有七种，其一弱枝枣。"予意岳用此。

东方朔为岁星

杜子美《赠郑十八》诗："祢衡实恐遭江夏，方朔虚传是岁星。"旧注曰："俗谓东方朔为太白星"，非也。予按，班固《汉武故事》并《西京杂记》，并云："东方朔死，上疑问西王母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画赞》云："神变造化，灵为星辰"也。

俾倪　女墙

《春秋·左氏传》："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预注曰："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穷也。"孔颖达曰："陴，城上小墙。俾倪者，看视之名。《广雅》云：'陴，俾倪，女墙也。'《释名》云：'城上垣曰陴，于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之高也。'"后世用俾倪，皆转作睥睨。梁王筠《和新渝侯巡城诗》云："罘罳分晓色，睥睨连秋雾。"故杜子美诗云："连连睥睨侵"；又《南极诗》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阴新城》亦云："河池暗与沟塍合，山色遥将睥睨连。"徐敬业《登琅玡城》云："登陴起遐望。"《庄子》："虽逢蒙不能睥睨。"

陴　堞　俾倪　短墙　短垣　女墙

《春秋·左氏传》："襄公六年，晏弱围莱，堙之，环城傅于堞。"注云："堞，女墙也。"又："二十五年，吴子门于巢，巢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二十七年："卢蒲嫳攻崔氏，崔氏堞其宫而守之。"注曰："堞，短墙也。"陴、堞、俾倪、短墙、短垣、女墙，皆一物也。《说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广雅》云："陴，俾倪，女墙也。"《释名》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如女子之于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诗："城峻随天壁，楼高望女墙。"刘长卿《登余干县古城》云："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夜乌啼。"刘禹锡诗云："夜深犹过女墙来。"韩亿《故乡诗》云："塞雁已侵池籞宿，宫鸦犹恋女墙啼。"此学长卿也。

不夜城

解道康《齐地记》曰："齐有不夜城。盖古者有日夜出，见于东莱。故莱子立此城，以不夜为名。"方悟杜诗"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之句。又见《前汉·地理志》颜师古注。

山魈一足

《广异记》云："山魈，岭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叫人门，雄求金缯，雌求脂粉。"故杜有怀《台州郑司户》诗云："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

眼有五轮

东坡《赠眼医王生彦若》诗云："吾于五轮间，荡荡见空曲。"按，龙树《王菩萨眼论》，有"五轮，血风气水肉。五轮，应五脏"也。

玉　粒

王子年《拾遗记》："员峤之山，名环邱，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鹊，高一丈。群飞于湖际，衔采不周之粟，于环丘之上。粟生穟，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检校《收稻诗》云："红鲜终日有，玉粒未吾悭"；又云"玉粒定晨炊，红鲜似霞散"。

玉　盘

梁沈约《应诏咏梨诗》云："摧析非所吝，仍令入玉盘。"又梁简文《朱樱》诗云："已丽金钗瓜，仍美玉盘橘。"故杜子美《严公枉驾》诗云："竹里行厨洗玉盘"；何逊《轻薄篇》亦云："象床沓绣被，玉盘传绮食。"

沧洲趣

谢玄晖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李善注曰："扬雄《檄灵赋》云：'世有黄公者，起于沧洲。怡神养性，与道浮游。'"方悟杜子美《刘少府山水障歌》："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

弈　棋

《孟子》曰："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赵岐注曰："弈，博也。或曰围棋。《论语》曰：'不有博弈者乎？'"又注云："有人名秋。"据赵氏注，以博弈兼论，是未晓其义也。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氏传》："太叔文子曰：'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杜预注曰："弈，围棋也。"扬雄《方言》曰："围棋谓之弈，自关东齐鲁之间皆谓弈。"故《说文》弈从廾，言竦两手而执之。棋者，所执之子也。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谓举子下之不定，则不胜其耦。是棋为子也，以子围而相杀，故扬雄、杜预云："围棋。"

无射大钟

《魏收集》有《聘游赋》，其曰："珍是淫器，无射高悬"者，人多不解。盖收仕东魏，尝聘萧梁，作此赋耳。按，《周语》："景王二十三年，铸大钟，名无射，伶州鸠谏之而不听"者也。秦灭周，其钟徙于长安。历汉、魏、晋，常在长安。及刘裕灭姚泓，又移于江东。历宋、齐、梁、陈，其钟犹在，故收赋得

而载之。及开皇九年，平陈，又迁于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毁之。《隋志》不言其详，惟《高祖纪》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

丹书铁契

《汉高祖纪》曰："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功臣表》云："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无注解。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传》曰："初，斐豹，隶也，著于丹书。"杜预注曰："盖犯罪没为官奴，以丹书其罪。"孔颖达《正义》曰："近世魏律，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皆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此亦古人丹书之遗法。

掌上纤腰

陈江总《怨歌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团扇箧中言不分，纤腰掌上讵胜愁。"按，梁羊侃性豪侈，有弹筝人陆大喜，着鹿角，爪长七寸；儛人张净婉，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上儛。

掎　摭

韩退之《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洪庆善辨之曰："上音奇。下之石切。来俊臣掎摭诸武。"予以退之非用此。按《文选·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曰："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李善引《说文》曰："掎，偏引也。"张铣注曰："掎偏，摭拾。上居绮切。下之石切。言偏拾人善恶。"盖退之所用，实本此也。然掎一字，子建盖用《左氏·襄十四年》"诸戎掎之"。杜预注曰："掎其足也。"陆音居绮切。又《前汉书·班彪传》曰："昔秦失其鹿，刘氏逐而掎之。"师古注曰："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蚁反。"皆作侧音。洪氏音奇，非是。

短褐　裋褕

韩退之《马厌谷》曰："马厌谷兮士不厌糠纥，土被文绣兮士无裋褐。"洪庆善辨曰："按《列子》云：'衣则裋褐，食则粢粝。'《音义》引《方言》：'裋，复襦。'许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谓袍为裋。'《说文》云：'粗衣。'又，'敝布襦也。'又，'襜褕，短者，谓之短褕。'《荀子》作'竖褐'，注云：'童竖之褐。'《汉书》云：'短褐不全。'注云：'裋，童竖所着布长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及'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皆作长短之短。盖襜褕短者，谓之裋褕，则短义亦通，抑古书自有作短褐者，余未之见也。"以上皆洪说。余按《文选》班彪《王命论》曰："思有短褐之袭，担石之蓄。"张铣注曰："短褐，粗衣也。"韦昭曰："短为裋，裋襦也。毛布曰褐。"李善注曰："短，丁管切。"退之与子美皆熟《文选》，李善既以短为丁管切，而韦昭又以短为裋。则短褐之为长短之短，自有明据。盖庆善偶忘《文选》耳。今彪传皆作裋褐，惟《选》不然。裋音常恕切。

虚　牝

韩退之《赠崔立之诗》云："可怜无补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洪庆善曰："牝，溪谷也。古诗云：'哀壑叩虚牝。'"余按，古诗之意，虚牝当是壑中之窟穴耳。所以《老子》曰："玄牝之门，是为天地之根。"然《大戴礼》以丘陵为牡，溪谷为牝。洪盖取大戴之意耳。

幺　麽

韩退之《寄崔立之诗》云："乃令千里鲸，幺麽微螽斯。"洪庆善曰："麽，亡果切。幺麽，细小貌。班彪曰：'幺麽不及数子。'"余按，《通俗文》曰："不长曰幺，细小曰麽。莫可切。"然洪以细小兼论幺麽，非矣。《鹖冠子》曰："无道之君，任用幺麽，动则烦浊。有道之君，任用雄杰，动则明白。"

麦秀蕲兮麦秀渐渐

李善注《枚乘·七发》曰"麦秀蕲兮雉朝飞"引宋玉《笛赋》云，"麦秀蕲兮鸟华翼。"非也。余按，《尚书大传》曰："微子将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蕲蕲，禾黍之蝇蝇也。曰：'此故父母之国'云云，谓之麦秀歌。歌云：'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盖宋玉《笛赋》亦本此耳。蕲，《埤苍》曰："麦芒也。"而《大传序》与歌，蕲、渐二字不同，何也？蕲，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歛切。蝇、油，序歌二字亦不同。

店　楔

韩退之进学解楔字，《增广韩集注》曰："楔，音屑，杙也。"予曰，非也，此盖从《韵略》所注。按，陆德明《音义》，是古黠反。《尔雅》曰："枨谓之楔。"疏曰："枨者，门两旁长木，一名楔。李巡曰：'枨谓梱上两旁木。'《礼记·玉藻》云：'君入门，士介拂枨。'郑氏注曰：'枨，门楔也。'"凡退之所言八物，各见于《礼记》、《尔雅》，惟店一字无之。《尔雅》宫室类，虽言坫端，止谓堂角端，而非店也。予按，齐颜之推《家训》，载《古乐府歌百里奚词》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键，关牡也，所以止扉，或谓之剡移。"然则当时贫困，并以门牡木作薪吹耳。《声类》作扊，或又作店。然则店者，关牡耳。所以退之配以椳、闑、楔，皆门所用也。前注以楔为杙，非也。盖杙者，橛也。橛者，闑也。退之不应重用橛义。

功谢萧规惭汉第　恩从隗始诧燕台

《西清诗话》记："熙宁初，张侍郎掞以二府成，诗贺王文公。公和曰：'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示陆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惭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耶?'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为倒置眉目，返易衣裳，盖慎之如此。"以上皆《西清》说。予尝以此论近诬。盖荆公用萧何事，乃汉尝赐萧何等北阙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题。若以萧何功第一，则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或又牵强云："借第以对台，唐人有此格。"此盖不知汉尝赐第事，故作此语耳。所恨未知正出处，只具于唐李郢诗注。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阳日游安乐池亭诗》云："绛霄轻霭翊三台，稽阮襟情管乐才。莲沼昔为王俭府，菊篱今作孟嘉台；宁知北阙元勋在，却引东山旧客来。自笑吐茵还酩酊，日斜空从绛衣回。"郢于第五句下注云："汉赐萧何等北阙大第。"以郢犹能知之，孰谓荆公舍此，而反举第一之事为对耶！况荆公《上曾鲁公诗》云："且开京洛萧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以此证之，则非用第一之第，甚明。

吹扊扅

齐颜之推谓百里奚歌"吹扊扅"，吹当作炊煮之炊，以门牡木作薪炊耳。予谓作吹，其义亦通，扊扅作薪以为火，则有吹之义。《汉书》："赵氏无吹火焉。"木华《海赋》曰："熺炭重燔，吹炯九泉。"李善曰："吹，犹然也。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

疏　凿

郭璞《江赋》曰："巴东之峡，夏后疏凿。"乃悟杜子美《禹庙》诗"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所本。

梢　云

《吴都赋》："梢云无以逾，嶰谷弗能连。"谓竹也。故《五臣注》曰："言虽梢云之高，亦不能逾也。"李善引《汉书·天文志》曰："见梢云。"其说梢如树也。予读韩退之诗："梢梢新月偃"，尝疑梢字。乃知梢月亦如梢云也。更俟识者订之。

饕　餮

颜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项绦，项绦不如老饕。"此言老人虽有寿相，不如善饮食也。故东坡《老饕赋》，盖本诸此。然《左氏传》："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预注曰："贪财为饕，贪食为餮。"何耶？无乃与东坡之说牾耶？予又按，汉服虔引《神异经》云："饕餮，兽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然则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从食，虽不以财食分别亦可矣。惟《离骚经》："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王逸注云："爱财曰贪，爱食曰婪。"盖此二字，或可分别，以贪字从贝故耳。

跋扈　畔换

《后汉》："梁冀跋扈将军。"跋扈字见《诗注》。《毛诗》曰："无然畔换。"郑康成曰："畔换，犹拔扈也。"拔与跋字通，故《西京赋》："睢盱拔扈。"前世学者，未有不读笺注。自本朝罢声律，而后学者不复知有笺注矣，故文字时有不能知其来处。畔换，今本诗皆作畔援。班固《高帝纪赞》曰："项氏畔换。"韦昭曰："跋扈也。"

弯碕临硎

王荆公《弯埼诗》云："石梁茅屋有弯埼，流水溅溅度两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按，左太冲《吴都赋》："左称弯埼，右号临硎。"此言建业离宫也。故李善注曰："弯埼、临硎，阛阓名。"李周翰注曰："弯埼、临硎，皆险峻也。"三注不同，何耶？

明　驼

洪驹父《诗话》云："《古乐府》：'愿得明驼归故乡。'今本明作鸣，非是。《酉阳杂俎》谓：'世传明驼千里脚，谓驼卧屈足，腹不着地而漏明，最能远行。'"以上皆洪说。予按，《朝野佥载》云："后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李氏夜乘明驼至洛。时四姓定讫，故人谓之驼李氏。"明驼事又见此，乃知驹父偶忘此事。

皮丹漆

杜诗："田父嗟胶漆"，为潼关弃甲也。《左传》："纵其有皮，丹漆若何?"

擅一壑之美

晋陆云《逸民赋》曰："富贵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轻天下，细万物，而欲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岂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贵于芬华哉?"荆公诗："我亦暮年专一壑，忽逢车马便惊猜。"盖用此。

媒蘖　媒蝎

叶少蕴云："《汉书》司马迁救李陵之言曰：'全躯保妻子之臣，从而媒蘖其短。'孟康注：'媒，酒酵。蘖，曲。谓酿成其罪。盖齐人名曲饼为媒。"宋景文好造语，于《唐新史》记程元振恶李光弼，乃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其别有据云，抑自为之也。《春秋外传》有云'虽蝎谮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

也。言滑由中出，如橐然。或谓取诸此，然亦奇矣。”以上皆叶语。予按，《唐书·宦官列传》又云：“如媒而成，如蝎之橐。”审此，则景文果用此也。然少蕴所援《春秋》，乃《国语》。

橹或作樐

干橹字，《复古编》以橹字或作樐。贾谊《过秦论》：“伏尸百万，流血漂卤。”乃知古樐字无木，后人增之耳。故《文选》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引：“伏尸千万，流血漂樐”，止作从木，与《史记》、前汉《过秦论》卤字不同。《通典》用卤簿，则戟楯在外，刀楯在内。以此知卤乃干橹之橹，无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记之称也。《后汉·志》曰：“乘舆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卿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备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卤簿。”盖卤簿始于武帝。其称曰“官有其注”，则其为籍记干橹之称，又可知也。应劭亦有《汉官卤簿图》。韦昭曰：“橹，大楯。”苏鹗《演义》以“卤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说无取。

蜘蛛蝴蝶占喜

欧阳文忠公诗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帘蝴蝶报佳人。”自注云：“李贺诗：‘东家蝴蝶西家飞，白骑少年今日归。’”贺盖用李淳风《占怪书》云：“蛱蝶忽入人宅舍及帐幕内者，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贵子吉。”

鸟自呼名

东坡诗云：“花因识面常含笑，鸟不知名时自呼。”按，《北山经》：“蔓联之山有鸟焉，群居而朋飞，其毛如雌雉，名曰交鸟，而其名自呼。食之已风。”

双赐笔

杜子美诗云：“合分双赐笔。”按，《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篆题曰‘比工作楷’。”

醉如泥

后汉周泽，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按，《稗官小说》：“南海有虫，无骨，名曰泥。在水中则活，失水则醉，如一堆泥然。”

行蛇入古桐

贾浪仙主长江簿，有《题长江诗》云：“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桐在县厅前。大观中，县令胡同老恶其枯株，斫去。其不好事如此。

画角鹰

杜子美《赋姜楚公画角鹰》，本绵州司录厅照屏。皇祐中，任是官者窃去，易以他画。

花梁画早梅

前辈诗不苟作也，如崔橹《梅诗》云：“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乐府》，有《落梅花曲》。殊不知上句亦用阴铿，其《新成安乐宫》诗云：“砌石披新锦，花梁画早梅。”

画纸为棋局　敲针作钓钩

杜子美诗云：“老妻画纸为棋局。”出东晋李秀《四维赋》曰：“四维戏者，卫尉挚侯所造也。画纸为局，截木为棋。”又云：“稚子敲针作钓钩。”出《楚辞》，曰：“以直针而为钩，维何鱼之能得？”

丽人行

梁沈约有《丽人赋》，略曰：“狭斜才女，铜街丽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故杜子美有《丽人行》。

秾李　落梅

苏味道《上元诗》：“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上句取梁萧子显《美人篇》，曰：“繁秾既为李，照水亦成莲。”下句取乐府《落梅花曲》。

笑　林

秘阁有《古笑林》十卷。晋孙楚《笑赋》曰：“信天下之笑林，调谑之具观。”《笑林》本此。

雨绝天

梁张率《长相思诗》曰：“长相思，久离别，美人之远如雨绝。独延伫，心中结。”盖用晋潘岳《哀诗》云：“漼若叶落树，邈若雨绝天。”郭璞诗云：“君若秋日云，妾似突中烟。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绝天。”汪彦《章表》云：“生平戆直，不随世俗于雷同；岁晚栖迟，乃望君门而雨绝。”

书来访死生

陈后山《别张芸叟诗》云：“此别时须问生死，孰知诗律解穷人。”韩子苍《送张右司》诗云：“遥知此别常乖隔，莫惜书来访死生。”或者谓用柳子厚《与王参元书》云：“因人南来，致书访死生。”非也。盖本出梁王僧孺《送商何两记室》诗：“傥有还书便，一言访死生。”

腕将脱矣

齐《任昉集》有《小桂郡刺史邓阿鲁记》云：“时京师台阁文帙，遭火无遗，诏郡国悉上民间所藏。阿鲁为郡小吏，差送图籍至京。奏乞书吏二百人，口占分授，并自布筹，敏速如飞。吏曰：‘告公缓之，腕将脱矣。’”乃知《唐书·苏颋传》所载“明皇平内难，书诏填委。独颋在太极后阁，口所占授，功状百

绪，轻重无所差。书吏白曰："匄公徐之，不然手腕脱矣。'"祖任昉语也。

鸣蛙鼓吹

黄豫章《薄薄酒》云："传呼鼓吹拥部曲，何如春水一池蛙。"余按，仆射王晏，尝鸣鼓吹候孔稚圭，闻蛙鸣，晏曰："此殊聒人耳。"稚圭曰："我听卿鼓吹，殆不及此。"出齐阳玠《谈薮》。

要路津

杜子美"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盖用古诗："何事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身轻一鸟过

杜子美"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盖用虞世南《侍宴应诏》诗云："横空一鸟度，照水百花燃。"

封　事

杜子美诗："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按，汉置八仪，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传》："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云云。

有狐绥绥

《卫诗》："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毛曰："绥绥，匹行貌。"按，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涂山女。乃知称狐而以绥绥云者，禹时已有矣。出《吕氏春秋》。

冥冥江雨

杜子美诗："冥冥江雨熟杨梅。"冥冥江雨，盖用梁范云《巫山高》云："冥冥暮雨归。"

酌　酒

杜子美诗："把酒宜深酌。"盖用庾信王褒《饷酒诗》云："开君一壶酒，细酌对春风。"

白云边

杜子美诗："送老白云边。"盖用梁简文帝《虎窟山寺诗》："栖神紫台上，纵意白云边。"

春草随青袍

杜子美诗："江草乱青袍"；"春草随青袍"。盖用古诗："青袍似春草，长条随风舒。"周庾信《哀江南赋》云："青袍如草，白马如练。"

关东绢

杜子美诗："我有一匹好东绢。"关东绢也。梁庾肩吾《答武陵王赉绢启》曰："关东之妙，潜织陋其卷绡。"

端能几字正

陈后山除秘书省正字，赋诗云："端能几字正，敢恨十年迟。"按，唐明皇御勤政楼，时刘晏以神童为秘书正字，年方十岁。明皇问晏曰："为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得正。"

久若诸君

荆公《字说》成后，赋绝句云："久苦诸君共此劳。"按，李密兵败，谓王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日自刎，请以谢众。"

山色有无中

东坡《水调歌头》云："长记平山堂上，攲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盖欧阳文忠公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东坡盖指此也。然王摩诘《汉江临汛诗》已尝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欧实用此，而东坡偶忘之耶?

海水立

蔡绦《西清诗话》云："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云'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万象，却浮云而留六龙。万舞陵乱，又似乎春风壮而江海波。"其语皆磊落惊人。或言无韵者不可读，是大不然。东坡有《美堂》诗：'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盖出此。"以上皆蔡脱。予按，长水校尉关子阳谓："天去人尚远，而黑风吹海。"盖东坡博极群书，兼用乎此。《政如雪》诗云："柳絮才高不道盐。"人徒知用"撒盐空中差可拟"，而不知兼用《南史》"但不道盐耳"故事也。

龙尾道

清献赵公，嘉祐六年，言陈旭与御药王世宁通家亲戚，用是迁副枢。未行，遂丐出知虔州。有诗云："乍乱龙尾道，来刺虎头城。"盖唐含元殿前龙尾道，自平阶地凡诘曲七转。由丹凤门北望，宛如龙尾下垂于地焉。两垠栏悉以青石为之，故谓之龙尾道。《贾公谈录》："公既出，而旭亦罢。其《谢到任表》云：'且虔虽远方，而衢乃便道。过家上冢，恳章尽得于哀荣；跋山涉川，之任敢辞于艰险。而况枢臣报罢，物议有归。广圣君从谏之名，遂微臣纳忠之志。'盖公乃衢人也。"

沉着痛快

豫章先生《跋王右军文赋》云："余在黔南，未甚觉书字绵弱。及移戎州，见旧字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语，但难

为知音尔。”盖谓吴人皇象能草书，世称“沉着痛快”。

鹊尾香炉

东坡诗有：“夹道青烟鹊尾炉。”按，《松陵唱和集》，皮日休《寄华阳润卿》诗云：“鹊尾金炉一世焚。”注云：“陶贞白有金鹊尾香炉。”又《珠林》云：“宋吴兴人费崇先，少信佛法。每听经，常以鹊尾香炉置膝前。”费崇先事，又见王琰《冥祥记》。

荔枝杨梅卢橘

梁萧惠开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其味绝美。杨梅、卢橘，自可投诸藩溷。”故东坡诗云：“南村诸杨北村卢，直与荔枝为先驱。”

观者如堵墙

《世说》：“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故杜子美诗：“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杜《石笋行》

杜《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华阳记》：“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真珠结成帘。汉武帝时，蜀郡遭火，烧数千家，楼亦以烬。今人往往于砂土上获真珠。”又，赵清献《蜀郡故事》：“石笋在衙西门外，二株双蹲。云真珠楼基也。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后摧毁坠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后人多拾得真珠瑟瑟金翠异物。今谓石笋，非为楼设，而楼之建，适当石笋附近耳。盖大秦国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则此寺大秦国人所建也。”杜田尝引《酉阳杂俎》谓：“蜀少城饰以金璧珠翠，桓温怒其大侈，焚之”之事为证，非也。

胡　奴

杜诗有《示獠奴阿段》云：“曾经陶侃胡奴异，怪尔常穿虎豹群。”盖谓其子也。按，《世说》：“陶胡奴为乌程令。”注云：“胡奴，陶范小字。”侃《别传》曰：“范字道则，侃第十子。侃诸子中最知名，历尚书秘书监。”何法盛以为第九子。

嚄　唶

柳子厚《答晋问》：“仆乃蹇浅窄僻，跳浮嚄唶。”按，《魏公子无忌列传》：“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上音乌百反，下音庄白反。唶，声也。《左传》：“行扈唶唶。”唶又音子夜切。《广雅》曰：“唶唶，鸣也。”汉光武赞“唶曰”，亦用此字。嚄，《广韵》云：“嚄喷，大唤。”亦声也。

主人翁

韩退之《灯花》诗：“更烦将喜事，来报主人翁。”按，范睢曰：“主人翁习知之。”

月蚀于虾蟆

卢仝《月蚀诗》云：“传闻古老说，蚀月虾蟆精。”按，《龟策传》曰：“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

禄山儿

豫章《中兴碑诗》：“明皇不作包荒计，颠倒四海由禄儿。”按，《禄山事迹》云：“正月二十日，禄山生日，赐物甚多。后三日，召禄山入内。贵妃以锦绣绷缚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宫中欢呼动地，明皇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明皇就观之，大悦。因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欢而罢。自是宫中皆呼禄山为禄儿，不禁其出入。”

沿　牒

颜延之诗云：“测恩跻愉逸，沿牒懵浮贱。”注云：“沿牒，随牒也。”予按，王衍曰：“随牒推移，远至于此。”

缁尘染素衣

谢玄晖《酬王晋安》诗：“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予按，陆士衡《为顾彦先赠妇诗》云：“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谢本此。

夜航船

《乐府》有《夜航船》，政谓浙西耳。皮日休《答陆龟蒙诗》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榊酒三瓶寄夜航。”

玉盘承露

唐裴潾《题青龙寺白牡丹绝句》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新开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按，《庐山记》：“山有三石梁，广不盈尺，俯瞻无底。吴猛将弟子过此梁，见老翁坐桂树下，以玉盘承甘露与猛。”

迁　次

陈氏诗云：“今日何迁次？”按，《左传》：“芋尹盖对曰：‘废日共积，一日迁次。’”杜注云：“一日便迁次，不敢留君命。”

皋桥客死

苏子美谪死姑苏，江邻几作诗云：“郡邸狱冤谁与辨，皋桥客死世同悲。”按，《吴郡图经续记》云：“皋桥，在吴县西北，皋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伯

通为汉朝议郎，卒葬胥门西二百步，号伯通墩。昔梁鸿娶孟光，同至吴，居伯通庑下，为人赁舂。伯通察而异之，乃舍之于家。鸿卒，又为葬之。”《哀江南赋》云，“皋桥羁旅”，谓此。古今谓江善用事者，以此。

白云司职

胡武平宿《贺晏元献转刑部侍郎启》云：“紫诏疏恩，白云登秩。”孙逖作《裴敦复刑部尚书制》云：“俾践白云之司。”按，《左氏传》：“郯子曰：‘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职。’”林注云：“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故《类要·刑部》曰：“白云司职，人命是悬。”而白乐天诗亦云：“清光莫独占，亦对白云司。”乃《秋云》诗也。刘禹锡《送鹤》诗：“昨日看成送鹤诗，高笼携出白云司。”李嘉祐诗：“漏长丹凤阙，秋冷白云司。”

别分子将打衙头

沈存中在延安作口号云：“别分子将打衙头。”按，唐僖宗光启三年，魏博节度使乐彦祯，其子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为亲兵，谓之子将。

五百弓　一牛鸣

王荆公诗：“静占宽闲五百弓。”又诗：“白下亭东鸣一牛。”又诗：“潮沟直下两牛鸣。”按，唐《西域记》云：“夫数量之称，谓逾缮那。（旧曰由旬）逾缮那者，曰古圣王一日军行。旧传一逾缮那，四十里矣。印度国俗乃三十里，教所载唯十六里。穷微之数，分一逾缮那四十里，为八拘卢舍。八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为拘卢舍。分一拘卢舍为五百弓，分一弓为四肘，分一肘为二十四指，分一指节为七宿度。乃至虱、虮、隙尘、牛毛、羊毛、兔毫、铜水次第七分，以至细尘。细尘七分为极细尘。极细尘者，不可复折，折即归空，故曰极微。”

扬雄反骚

扬雄《反骚》云：“有周氏之婵嫣兮，或鼻祖于汾隅。”注：“鼻，始也。”余以为未尽其义。雄《方言》云：“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也。梁、益谓鼻为初。”或谓始祖为鼻祖者，其义如此。

周颙宅作阿兰若

王荆公《草堂怀古》诗：“周颙宅作阿兰若。”按，《颙传》云：“颙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又云：“清贫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舍。”故其诗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叶少蕴云：“杜诗：‘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何颙，后汉人，见《党锢传》。盖义侠者，与诗意不类，当作周颙。”周、何字相近而讹。颙奉佛，有隐操。殆信然耶？

《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曲水诗序》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者，盖谢安、谢万、孙绰、徐丰之、孙统、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袁峤之、郄昙、王丰之、华茂、庾友、虞说、魏滂、谢绎、庾蕴、孙嗣、曹茂之、曹华平、桓伟、王元之、王蕴之、王涣之，共二十六人。自羲之至袁峤之，各为四言五言诗二篇；郄昙至王涣之，各为四言五言诗一篇；而孙绰为之后序。

丛竹当封潇洒侯

张右史《文潜竹》诗：“袅袅墙阴竹数竿，秋风尽日舞青鸾。平生爱尔缘潇洒，莫作封君渭上看。”潘邠老问张曰：“渭川千亩竹，皆与千户侯等，非斥此耶？”张曰：“非也。陆龟蒙诗云：‘丛竹当封潇洒侯。’”

琅　珰

韩子苍《夏夜广寿寺偶书》云：“城郭初鸣定夜钟，苾刍过尽法堂空。移床独向西南角，卧看琅珰动晚风。”按，颜之推《家训》：“后汉司徒崔烈以锒铛镴（上音狼下音当）。锒铛，大镴也。世间多误作金银字。武烈太子亦是数千卷学士，尝作诗云：‘银镴三公脚，刀撞仆射头。’盖误也。”颜所引锒铛字，皆从金。子苍所用字，皆从玉，仍以锒铛为铃铎而非镴也。子苍博极群书，恐当别有所本。洪龟父亦云：“琅珰鸣佛屋。”

绮襦纨裤

汉班伯出与王许子弟为群，为绮襦纨裤之间，非其好也。任昉《弹刘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纨裤。”注云：“绮襦纨裤，谓外戚骄奢之服也。”故杜诗云：“纨裤不饿死。”

公家鲁直不解事

陈后山《赠黄知命》诗：“公家鲁直不解事，爱作文章可人意。”按，杨修《答临淄侯》云：“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

鄙　宗

王荆公《答刘原父》书，称：“鄙宗夷甫”。按，杨修《答临淄侯》云：“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乃知前辈虽鄙宗二字，亦有所本也。

天雨流行沧溟自荡

东坡启云：“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沧溟不改，叹自荡之波臣。”或者以天雨、流行，皆有来处；

而沧溟、自荡，《庄子》本文无之。殊不知谢朓《辞随王笺》云："不癵沧溟未运，波臣自荡。渤澥方春，旅翮先谢。"

众心回春柏再荣

东坡在海南，作《东莞县资福禅院阿罗汉阁偈》云："五百大士栖此城，南金大员皆东倾。众心回春柏再荣，铁林东来阁乃成。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卜袭吉谁敢争?"内翰吴弁正仲云："予至东莞，黎武文通为言僧祖堂者，先住寺，未几谢去。东庑有二柏枯死，众迎堂再至，柏复荣茂，从皆异之。始营阁，东至铁灶塘山南黄氏家。前夕，黄梦罗汉僧行化，旦起，祖堂来。黄厚具资粮，入山获巨木，阁遂以成。乃走惠州，求碑于东坡，诺之矣。心欲以犀带所易得者佛脑骨，骨出舍利，荐以白玉璧施之，而未言也。祖堂归累月，一夕，梦赤蛇吐珠白璧上，惊悟曰：'苏公之文且成矣。'即往速之，且告以梦。坡大喜，出脑骨舍利璧视之。祖堂因请归，作金银琉璃窣堵坡，藏阁上。遂并付之，仍别作《舍利塔铭文》。"

出九入十

世俗博戏，有"出九入十"之说，谓之摊赌。故律云："诸博戏赌财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众五日。"豫章诗："肉食倾人如出九。"

盘涡谷转

郭景纯《江赋》："盘涡谷转，凌涛山颓。"李善云："涡，水旋流也。"故杜子美诗云："盘涡与岸回。"

摩苍天

东方朔《七言》："折羽翼兮磨苍天。"魏文帝《芙蓉池诗》："修条摩苍天。"故李贺诗云："殿前作赋声摩空。"

逝湍奔峭

谢灵运《七里濑诗》："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阤。"许慎曰："阤，落也。"然奔，亦落也。故杜子美诗云："奔峭背赤甲。"

蜀运茶马利害

"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盖元丰末，陆师闵提举川陕茶马，运茶抵陕，蜀人苦之，中丞苏辙、御史吕陶以为言，司马丞相建遣户部郎官黄廉往察视。同省皆云："一笔勾断，归来作从官。"既堂辞，黄云："容到彼亲看利害，方敢奏陈。"既至，知得马为利，运茶为害。乃奏乞置铺兵官运茶，以宽民力。大忤宰执之意，就委措置行之。未几，公私果以为便。故诗云："两猾论兵几败国。"盖此为王中正俞允作也。

庐江王姬

《新唐书·王圭传》："他日进见，有美人侍帝侧，本庐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庐江不道，贼其夫而纳其室，何有不亡乎?'圭避席曰：'陛下以庐江为是邪，非邪?'帝曰：'杀人而取其妻，乃问朕是非，何也?'"《旧唐书》亦同，然皆不载其详。庐江王瑗宠姬亭亭，本贾人妻，有殊色，瑗杀其夫而纳之。瑗败，入宫，复侍太宗，出亭亭叙谢。

咄嗟咄喏

《宋景文公笔记》："蜀云，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吁嚱。李太白作《蜀道难》因用之。汾、晋之间，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图作《休休亭记》又用之。修书学士刘羲叟为余言：'晋书咄嗟而办，非是，宜言咄喏而办。'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义耳。"已上皆宋说。余按，孙楚诗云："三命皆有极，咄嗟安可保?"李善引《苍颉篇》曰："咄，啐也。"《说文》曰："啐，惊也。"咄，丁忽切。啐，仓愦切。王弼《周易注》曰："嗟，忧叹之辞。"乃知宋为是而刘为非。

金盘玉杯

《太平广记》载《神仙传》："麻姑至蔡经家，入拜王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盘玉杯。"故杜诗云："花里行厨洗玉盘。"

仙人九节杖

《神仙传》："王遥有竹箧，长数寸。有一弟子，姓钱，随遥十数年，未尝见开之。一夜，天雨晦冥。遥使钱以九节杖负此箧，将钱出行，而遥及弟子衣皆不湿。"故杜子美《望岳诗》云："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僧为上人

唐诗多以僧为上人，如杜子美《已上人茅斋》是也。按，《摩诃般若经》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萨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乱，是名上人。"《十诵律》云："人有四种：一粗人，二浊人，三中间人，四上人。"

青精饭

《神仙王褒传》："太极真人，以太极青精饭上仙灵方授之，可按而合服。褒按方合炼，服之五年，色如少女。"杜诗"惜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是也。

八字山

晋方士戴洋语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

政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于己酉，还下秣陵。某见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潘邠老《江口诗》云："八字山头雁，武昌江上鱼。"

明窗尘

李太白《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诗》云："仿佛明窗尘，死灰同至寂。"按，古蒿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华二气真，含胎育子身甚神。变化欲终君自见，分明化作明窗尘。"注云："状若明窗尘也。"《金液歌》盖本《金碧经》云："神室者，丹之枢纽也，非世间五金。其丹如成，状若明窗尘。服之灌入三丹田中，即人身中三丹田是也。"

前路资粮

藏经中有《俱舍论》，载颂曰："欲往前路无资粮，来往中间无所止。"东莱先生吕居仁《临终诗》云："病知前路资粮少，老觉平生事业非。"盖用前语。

王宰画山水松石

杜子美《戏题画山水图歌》，自注云："王宰画丹青绝伦。"其诗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余按，《画断》云："唐王宰者，家于西蜀。贞元中，韦皋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尝于席夔厅见图一障，临江双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半空，下着水面。千枝万叶，交查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茂，或垂或直。叶叠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难，凡目莫辨。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也。山水松石，并为上上品。"

江山之助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烦。然屈平所以洞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张说至岳阳，诗益凄惋，人以为得江山之助。

五粒松当作五鬣

故友姚宽令威言："《名山记》云：'松有两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马鬣形也。'李贺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几粒洪崖饭。'未详其义。"余按，《药性论》载萧炳云："松有五叶者，一丛五叶如钗，名五粒松。道家服食绝粒。"又按，《本草图经》云："方书言松为五粒，字当读为鬣，音之误也。言每五鬣为一叶，或有两鬣、七鬣者。"今据《图经》，粒字当作鬣，讹为米粒之粒。然《五代史·郑遨传》云："遨闻华山有五粒松，脂沦入地，千岁化为药，能去三尸。因徙居华阴，欲求之。"此真云五粒松脂，以是知其讹有自矣。

欲谈前事恐无人

文潞公尝曰："人但以彦博长年为庆。独不知阅世既久，内外亲戚皆亡。一时交游，凋零殆尽，所接皆邈然少年，无可论旧事者。"王立之《喜苏黄门送人归洛诗》云："遍阅后生真有道，欲谈前事恐无人。"殊不知苏叙潞公语也。

心迹双清

杜诗："心迹喜双清。"盖本谢灵运《斋中读书》诗："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

平仲君迁本二木名

陆龟蒙《寄南海二同年诗》："庭中必有君迁树，莫向空台望汉朝。"注："《交州记》：'朝台，尉佗望汉所筑。'"余按《吴都赋》，平仲、君迁，二木名也。注云："平仲之木，实白如银。君迁之树，子如瓠形，广州有之。"《本草》云："君迁树，高丈余，子中有汁如乳。"

简易字有出处

《新唐书》："韦宙守洪，政简易，人便安之。"陈之茂守豫章，疑简易无所本。余曰："唐罗浮王生，人或问为政难易。生曰：'简则易。'"然扬雄《长杨赋》亦云："出凯弟，行简易。"

断自天笔

杜谢赐葛诗："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轻。"盖孔稚圭表云："圣照玄览，断自天笔。"

博悬于投

豫章《和东坡韵，送李豸下第》云："博悬于投不在德。"按，班固《弈旨》曰："博悬于投，不必在行。"裴骃谓："投，投琼也。"见《蔡泽传》。

断肠声里唱阳关

豫章《题阳关图绝句》："断肠声里无声画，画出阳关更断肠。"按，李义山《赠歌妓诗》云："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豫章所用也。

无底篮

吕居仁赠僧诗云："莫言衲子篮无底，盛得山南骨董归。"《广灯录》："契魂禅师上堂，僧问：'古言路逢死蛇莫打杀，无底篮子盛将归。'"盖取此也。

《婆娑集》

崔德符以所作诗文，目曰《婆娑集》。盖取四子讲德论："婆娑讴吟，鼓腹而笑。"

叩槛出鱼鼋

东坡诗："叩槛出鱼鼋，诗取一笑粲。"按，柳子厚《河间传》云："遂入礼隮州，西浮图两池间，叩槛出鱼鳖食之，河间为一笑。"

酒尽卧空瓶

东坡《病中大雪》诗："饮隽瓶屡卧。"赵夔注云："欧阳诗：'不觉长瓶卧。'张籍诗：'酒尽卧空瓶。'"

花照眼

杜子美诗："花枝照眼句还成。"盖本于梁武帝《春歌》："阶上香入怀，庭中花照眼。"

不翅犹过多

杜子美诗："方驾曹刘不翅过。"见王仲宣《公宴诗》："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李善注："言上见恩遇，不翅过于本望。《家语》：'子曰：爱人之谓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犹过多也。"

卷八　沿袭

一掷赌乾坤

韩退之《鸿沟》诗云："真成一掷赌乾坤。"盖用李太白诗："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

故乡七十五长亭

杜牧之《齐安城楼》诗云："呜咽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盖用李太白《淮阴书怀诗》："沙墩至梁苑，七十五长亭。"

野火烧不尽

白乐天以诗谒顾况，况喜其《咸阳原上草》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余以为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之句，语简而意尽。

花冥冥

元微之《忆灵之诗》云："奇树花冥冥。"盖本杜诗"树搅离思花冥冥"也。而韦苏州亦有"冥冥花正开"，"东方欲曙花冥冥"之句。

但令在舍相对贫

王建《远将归》云："但令在舍相对贫，不向天涯金绕身。"戎昱《长安秋夕》诗云："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建盖用昱语耳。昱，德宗建中时人；建，文宗太和中人。

桃花乱落如红雨

李长吉有"桃花乱落如红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观刘禹锡诗云："花枝满空迷处所，摇落繁英坠红雨。"刘、李同出一时，决非相为剽窃。

目极千里伤春心

陆士衡《乐府》："游客春芳林，春芳伤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楼伤客心。"皆本屈原："目极千里伤春心。"

渔梁渡头争渡喧

岑参《巴南舟中夜书事》诗云："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渡喧。"盖用孟浩然诗耳。浩然有《夜归鹿门寺歌》云："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多病故人疏

唐包佶《岭下卧疾，寄刘长卿诗》云："唯有贫兼病，能令亲爱疏。"盖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疏"，与杜子美"故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

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

《潘子真诗话》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又'船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云卿诗也。杜子美诗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语也，继之以'老年花似雾中看'，盖触类而长之。"余以云卿之诗，盖源于王逸少《镜湖》诗所谓"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诗亦云："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虽有所袭，然语益工也。

莺语丁宁

唐杨巨源《早春诗》云："马路经历应须遍，莺语丁宁已怪迟。"盖效法子美所谓："莫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几处笙歌几处愁

唐章孝标《八月诗》云："徙倚仙居绕翠楼，分明宫漏静兼秋。长安夜夜家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唐裴交泰《长门怨》诗云："自闭长门经几秋，罗衣湿尽泪还流。一种蛾眉明月夜，南宫歌管北宫愁。"与前诗绝相类。

谷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诗》："清明桑叶少，谷雨杏花稀。"乃悟周朴诗："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

未腊山梅树树花

杜牧之诗："经冬野菜青青色，未腊山梅树树花。"许浑诗："未腊梅先实，经春草自薰。"浑虽用

牧意，然终不能及也。

授图黄石老　学剑白猿翁

《潘子真诗话》云："杜牧之《题李西平宅》云：'授图黄石老，学剑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志》所谓：'授图黄石，不无师表；学剑白猿，遂传风旨。'"然余读李太白《赠宋中丞诗》云："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则太白亦尝用之矣。

还山弄明月

东坡《虔州八境图》："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谁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徐鼎臣《搜神记》云："鄱阳山中有木客，秦时采木者。食木实，遂得不绝，时就民间饮酒。为诗一章云：'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东坡盖用此也。然唐刘长卿有《龙门八咏》，其《七渡水》诗云："日暮下山来，千山暮钟发。不如波上棹，还弄山中月。伊水连白云，东南远明灭。"乃知"还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韩退之《杂说》云："昔之圣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鸟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谓之非人耶？有平胁曼肤，颜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则人，其心则禽兽。又乌可谓之人耶？"余按，《列子》称"包牺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夏商桀纣，鲁威楚穆。状貌七窍，皆同于人，而有禽兽之心。而众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几也。"乃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杀人

唐朱放《送魏校书诗》云："长恨江南足别离，几回相送复相随。杨花撩乱扑流水，愁杀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诗云："碧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苑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吹起杨花愁杀人。"李盖学朱也，然二诗皆佳。

咏妇人多以歌舞为称

古今诗人咏妇人者，多以歌舞为称。梁元帝《妓应令诗》云："歌声随涧响，舞影向池生。"刘孝绰《看妓诗》云："燕姬能妙舞，郑女爱清歌。"北齐萧放《冬夜对妓诗》云："歌还团扇后，舞出妓行前。"洪执恭《观妓诗》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尘。"陈阴铿《侯司空宅咏妓诗》云："莺啼歌扇后，花落舞衫前。"陈刘删亦云："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赵王看妓诗》云："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江总《看妓诗》云："并歌时转黛，息舞暂分香。"隋卢思道《夜闻邻妓诗》云："怨歌声易断，妙舞态难双。"陈李元操《春园听妓诗》云："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释法宣《观妓诗》云："舞袖风前举，歌声扇后娇。"王绩《咏妓诗》云："早时歌扇薄，今日舞衫长。"刘希夷《春日闺人诗》云："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以歌对舞者七，以歌扇对舞衣者亦七。虽相沿以起，然详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为艳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

花应解笑人　无穷事　有限身

唐李敬方《欢醉诗》云："不向花前醉，花应解笑人。只应连夜雨，又过一年春。日月无穷事，区区有限身。若非杯酒里，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绝句云："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悲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二诗虽相沿，而杜则尤工者也。世所传"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盖出于敬方云。

洞房悬月影　高枕听江流

张说有《深度驿诗》云："洞房悬月影，高枕听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见于《客夜篇》云："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

鸡三号

韩退之诗："鸡三号，更五点。"盖鸡必三号而后天晓耳。故杜子美《鸡诗》亦云："纪德名标五，初鸣度必三。"

独鹊袅庭柯

钱内翰希白《昼景诗》："双蜻上帘额，独鹊袅庭柯。"袅字最其所用意处也。然韦苏州《听莺曲》云："有时断续听不了，飞去花枝犹袅袅。"赵嘏诗云："语风双燕立，袅树百劳飞。"钱意韦、赵已先用。张文潜亦有"啄雀踏枝飞尚袅"之句。

两蜗角

白乐天云："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而偶对各有所长。吕吉甫云："南北战争蜗两角，古今兴废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两蜗角，百年得意大槐宫。"又云："功名富贵两蜗角，险阻艰难一酒杯。"洪龟父云："一朝厌蜗角，万里骑鲸背。"

谁谓天地宽

孟东野："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吴处厚以渠器量褊窄，言乃尔。余以东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觉天地窄"之句。

韩退之春雪诗

韩退之《春雪》诗："拂花轻尚起，落地暖初消。"秦韬玉《雪诗》云："片才落地轻轻陷，力不禁风旋旋消。"王定民《雪诗》："天边密势来犹湿，地

上微和积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顺风来者怨

东坡《泗州僧伽塔》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应，造物应须日千变。”张文潜用其意，别为一诗云：“南风霏霏麦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边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获。雨多潇潇蚕簇寒。蚕妇低眉忧茧单。人生多求复多怨，天公供尔良独难。”

天北极殿中间

王直方《诗话》，记徐师川《紫宸早朝》诗内一联云：“黄气远临天北极，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余观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犹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一联也。

飞鸟外　夕阳西

张文潜诗云：“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盖用郎士元《送杨中丞和番诗》耳。郎诗云：“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

韩退之喜雪诗

韩退之《喜雪献裴尚书诗》云：“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云：“气严当酒暖，洒密听窗知。”荆公全用以为一联云：“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雪屋听窗知。”

一树高花明远村

“田家汩汩流水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欲将微雨送黄昏。”郑毅夫诗也。“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苏子美诗也。第二句相类，然皆清绝可爱。

石燕泥龙

周庾信《喜晴》诗：“已欢无石燕，弥欲弃泥龙。”又《初晴》诗云：“燕燥还为石，龙残更是泥。”此意凡两用，然前一联不及后一联也。乃知杜子美“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斡旋句法所本。

春风自是人间客

《侯鲭录》载：“裕陵喜晏叔原《与郑侠绝句》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管繁花得几时。’”然山谷少时有《感春》诗云：“风光不长妍，如客暂时寓。”则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贪结子　错教人恨五更风

陈辅之《诗话》，记荆公喜王建宫词“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韩子苍反其意，而作诗送葛亚卿曰：“刘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暂红。弱质未应贪结子，细思须恨五更风。”

《咏叔孙通诗》

宋景文《咏叔孙通诗》云：“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蕝强经纶。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王逢原《咏叔孙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来亦未纯，异时得失亦频频。一官所买知多少，便议先生作圣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亦载宋诗，非也。

鱼遗子　鹿引麛

唐吴子华诗云：“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麛。”乃悟山谷诗“河天月晕鱼分子，桐叶风微鹿养茸”所自。

鲈肥人脍玉　甘熟客分金

苏子美诗：“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甘熟客分金。”吕吉甫诗：“鱼出清波庖脍玉，菊含寒露酒浮金。”吕胜于苏，盖“人”、“客”两字虽无亦可。

姬人荐初酝　幼子问残疾

江总《衡州九日》诗：“姬人荐初酝，幼子问残疾。”故杜子美取其意以为《遣闷》云：“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

傀　儡

唐梁锽《咏木老人》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开天传信记》称明皇还蜀，尝以为诵，而非明皇所作也。观山谷诗：“世间尽被鬼神误，看取人间傀儡棚。烦恼自无安脚处，从他鼓笛弄浮生。”盖用锽意也。

鸟归花影动　鱼没浪痕圆

前辈好称僧悟清“鸟归花影动，鱼没浪痕圆。”以为句意皆新。然余读梁沈君攸《临水》诗云，“花落圆纹出，风急细流翻。”乃知“鱼没浪痕圆”所自。

鹧鸪飞上越王台

唐窦巩有《南游感兴》诗：“伤心欲问当时事，惟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盖用李太白《览古诗》意也。李云：“越王句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可人惟有秦淮月　出没娟娟波浪中

参寥诗：“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没娟娟波浪中。”东坡《送蜀僧》诗：“当时半破峨眉月，还在平羌江

水中。”二意偶同，而东坡乃用李白诗。

禅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兰诗》云：“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乃悟参寥《答杭妓诗》：“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东风上下狂。”

隔花催唤打鱼人

刘贡父《诗话》，载花蕊夫人宫词云：“厨船进食簇时新，列坐无非侍从臣。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余观王建《宫词》云：“御厨进食索时新，每到花开即苦春。白日卧多娇似病，隔帘教唤女医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末章词意，皆相缘以起也。

高怀犹有故人知

陈无己有《山谷草书绝句》：“当年阙里与论诗，岁晚河山断梦思。妙质不为平世用，高怀犹有故人知。”末后两句，乃合荆公《思王逢原》诗：“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但有故人知。”

成枭而牟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凭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学者谓杜用刘毅、刘裕东府摴蒲事。虽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尝云：“成枭而牟呼五白。”

寒食疾风甚雨

《荆楚岁时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王君玉诗：“疾风甚雨青春老，瘦马疲牛绿野深。”顷又见周知微诗稿云：“疾风甚雨悲游子，峻岭崇山非故乡。”张文潜诗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

万年枝

唐上官仪《咏雪诗》：“幸因千里雁，还绕万年枝。”谢玄晖《中书省》诗：“风动万年枝。”晏元献诗：“万年枝上凝烟动，百子池边瑞日长。”卢多逊《新月》诗：“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王维《史馆山池》云：“春池百子内，芳树万年余。”皆用此也。万年枝，江左谓之冬青，惟禁中则否。韩子苍《冬青》诗云：“虽宫见尔近天墀，雨露常私养种时。惆怅一株岚雾里，无人识是万年枝。”百子池，见《西京杂记》：“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赋》：“缀以万年。”注引晋《宫阙铭》曰：“华林园万年树十四株。”

问花花不语

东坡《吉祥寺赏花，寄陈述古》诗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国色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南部新书》记严恽诗：“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东坡全用此两句也。恽字子重，能诗，与杜牧善。

梦中身梦外身

山谷尝自赞其真曰：“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盖亦取诗僧淡白《写真诗》耳。淡白云：“已觉梦中梦，还同身外身。堪叹余兼尔，俱为未了人。”

两山排闼送青来

荆公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盖本五代沈彬诗：“地限一水巡城转，天约群山附郭来。”彬又本唐许浑“山形朝阙去，河势抱关来”之句。

太液披香

《西清诗话》记荆公《赏花钓鱼诗》：“披香殿上留珠辇，太液池边送玉杯。”都下翌日竞以公用柳耆卿词“太液波翻，披香帘卷”之语。余读唐上官仪《初春》诗：“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乃知上官仪已尝对之，岂始耆卿耶？隋庾信赋：“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长安有宜春宫，此又以宜春对披香矣。

谢惠含桃　谢惠茶诗

韩致光，昭宗时以翰林承旨谪岭表。道湖南，谢人惠《含桃诗》，末章云：“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自注云：“每岁初进之后，先宣赐学士。”韩子苍《谢人惠茶》云：“白发前朝旧史官，风炉煮茗暮江寒。苍龙不复从天下，拭泪看君小凤团。”自注云：“史官月赐龙团。”意虽本致光而语工。

门雀屋乌宣室茂陵

张天觉既相，《谢表》有云：“十年去国，门前之雀可罗；一日归朝，屋上之乌亦好。”徽宗亲题于所御扇。然丁晋公诗固尝云“屋可占乌曾贵仕，门堪罗雀称衰翁”矣。王元之《黄州上任谢表》云：“宣室鬼神之问，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亦出于杜子美“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语。前辈不以为嫌者，盖文势事情，自须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星辰

王直方《诗话》谓：“东坡《送李公择》云：‘有如长庚月，到晓不收明。’《赠参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星辰。’《任师中挽词》云：‘相看半作星辰没，可怜太白与残月。’而苏黄门《送退翁守怀安》，亦云：‘我怀同门客，势若晓天星。’其后学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说。余按，《古乐府》：“两头纤纤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腷膊膊鸡初鸣，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刘梦得作《韦处厚集序》

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骑星辰。"乃知二苏所用，本《古乐府》。岂直方忘之耶？

猿啼三声泪沾衣

《川峡记行者歌》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啼三声泪沾衣。"故《古乐府》有"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陈萧诠《夜猿啼》诗断章云："别有三声泪，沾裳竟不穷。"故子美诗："听猿实下三声泪。"

身轻一鸟过

《欧阳文忠公诗话》："陈公时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轻一鸟'，下脱一字。数客补之，各云疾、落、起、下，终莫能定。后得善本，乃是过字。"其后东坡诗"如观老杜飞鸟句，脱字欲补知无缘"；山谷诗"百年青天过鸟翼"；东坡诗"百年同过鸟"；皆从而效之也。余见张景阳诗云："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则知老杜盖取诸此。况杜又有《贻柳少府》诗："余生如过鸟。"又云："愁窥高鸟过。"景阳之诗，梁氏取以入选。杜《赠骥子》诗，"熟精文选理"，则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赠韦左丞》诗，皆仿鲍明远《东武吟》："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然古《咏香炉》诗："四座且勿喧，愿听歌一言。"

牛带寒鸦过别村

张芸叟诗："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与东坡所记苏叔党诗，"叶随流水归何处，牛带寒鸦过别村"，与张诗相类。

学诗如学仙　时至骨自换

鲍慎由《答潘见素》诗云："学诗比登仙，金膏换凡骨。"盖用陈无己答秦少章"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之句。

水从楼前来　中有美人泪

晁元忠《西归》诗："安得龙山潮，驾回安河水。水从楼前来，中有美人泪。"山谷和答云："热避恶木阴，渴辞盗泉水。曾回胜母车，不落抱玉泪。"韩子苍取其意以代葛亚卿作诗云："君住江滨起柁楼，妾居海角送潮头。潮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楼前更不流。"唐孙叔向有《经昭应温泉诗》云："一道泉流绕御沟，先皇曾向此中游。虽然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子苍末句，乃用孙语。

到海止十里　过山应万重

《青箱杂记》谓："寇莱公少时，有诗送人云：'到海止十里，过山应万重。'遂兆晚年之谶。"余以为非是，盖莱公效于武陵诗耳。于《别故人》云："过楚水千里，到秦山几重。"然《国史·莱公本传》乃云："准至雷州，吏以《图经》献。视其四至，云：东南门至海岸十里。准怅然曰：'吾少时有云：到海秖十里，过山应万重。岂偶然耶？'"所载与《青箱杂记》不同。

金鸭无烟却有香

秦少章诗："烛花渐暗人初睡，金鸭无烟却有香。"魏道辅诗："博山烧沉水，烟尽气不灭。日暮白门前，杨花散成雪。"与少章诗意同。

友　于

洪驹父《诗话》谓："世以兄弟为友于，子姓为贻厥，歇后语也。杜子美诗云：'山鸟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耶？"予以为不然。按，《南史》："刘湛友于素笃。"《北史》："李谧事兄，尽友于之诚。"故陶渊明诗云："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子美盖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张卿诗亦云："友于皆挺拔。"

横　陈

荆公诗："日高青女尚横陈"，"潮回洲渚得横陈"。横陈二字，首见《楞严经》及宋玉《讽赋》。前辈以用"横陈"始于荆公，非也。陆龟蒙《蔷薇》诗云："倚墙当户自横陈，致得贫家似不贫。"沈约《梦见美人》诗云："立望复横陈，忽觉非在侧。"见《玉台新咏》。

据槁梧

荆公诗："各据槁梧同不寐，偶然闻雨落阶除。"唐李嘉祐诗："据梧听好鸟，行药寄名花。"《庄子》："据槁梧而瞑。"

崔护诗

唐独孤及《和赠远诗》云："忆得去年春风至，中庭桃李映琐窗。美人瑟瑟对芳树，玉颜亭亭与花双。今年新花如旧时，去年美人不在兹。借问离居恨深浅，秖应独有庭花知。"此诗与崔护诗意无异。

几度雨来成恶热　一番风过有新凉

李太白诗云："几度雨来成恶热，一番风过有新凉。"刘莘老子刘企，字斯立，《龙山寺诗》亦云："急雨欲来先暑气，凉风已过却秋声。"诗意虽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识

陈去非《茶花》诗后两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识，十月茶花满路开。"盖用白乐天《江岸梨花》诗意："梨花有思缘和叶，一树江头恼杀君。最似孀闺少年妇，白妆素面碧纱裙。"

手　滑

苏子由《龙川别志》："庆历中，劫盗张海将过高

邮，知军姚仲约度不能御。喻军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海悦径去，不为暴。富郑公议欲诛仲约，范文正欲宥之。争于上前，仁宗从之。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举，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 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 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终不以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陕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边。富公自河北还，及国门，不许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彷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余考《资治通鉴》："唐武宗赐刘宏逸、薛季棱死，又遣使就潭州诛杨嗣复及李珏。杜悰奔马而见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德裕因与崔珙、崔郸、陈夷行三上奏，乃释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杨嗣复等公案耳。世有肆行胸臆者，多以纸上语为不足用。以今观之，是否益可见矣。

睹木兴叹

魏文帝《柳赋》:"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桓温北伐，经金城，见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乃知睹木而兴叹，代有之矣。按，《广人物志》载："苏頲年五岁，裴谈过其父。试诵庾信《枯树赋》，頲避谈字，易其韵曰：'昔年移柳，依依汉阴。今看摇落。凄怆江浔。树犹如此，人何以任?'"交忠公诗云："人昔共游今孰在，树犹如此我何堪?"荆公诗："道人从南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刘斯立诗云："麦垅漫漫宿稿黄，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马棰余三尺，想见归时如许长。"意皆相沿以生也。

金谷楼危到地香

前辈称宋莒公《赋落花》诗，其警句有"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之句。盖本于唐张泌《惜花》诗："看多记得伤心事，金谷楼前委地时。"其弟景文公同赋云："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亦本于李贺《残丝曲》云："落花起作回风舞，榆荚相催不知数。"

春在先生杖屦中

《西清诗话》记周邦彦《祝寿诗》："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余以为此乃模写东坡《刁景纯藏春坞》诗："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屦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诗："小雨斑斑作燕泥。"东坡诗："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诗："润花小雨斑斑。"

一意两用

乐天："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销，此病独未去。"此意凡两用也。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又云："独酌劝孤影。"此意亦两用也。然太白本取渊明"挥杯劝孤影"之句。

蜀葵

刘禹锡《嘉话》载陈标《蜀葵》诗："能共牡丹争几许，得人憎处只缘多。"《杂俎》载："贞元中，牡丹已多。"柳浑诗言："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较几多。"二诗意相似。

屋檐斜入一枝低

唐张谓诗："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乃悟林和靖《梅》诗"屋檐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无权

张文潜《明道杂志》记一诗云："秋去暑无权。"以为意新而韵工。予见邵尧夫云："春阳得权故多旱，秋阴得权故多雨。"

醉乡间处日月　鸟语花间管弦

蔡绦《西清诗话》云："黄鲁直贬宜州，谓其兄元明曰：'庭坚笔老矣，始悟抉章摘句为难。要当于古人不到处留意，乃能声出众上。'元明问其然，曰：'庭坚六言近诗：醉乡间处日月，鸟语花间管弦是也。'此优入诗家藩阃，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语。余按，此说出于鲁直，是否虽未敢必，然上句本于唐皇甫松"醉乡日月"发之，下句本于唐崔湜《应制》诗："庭际花飞锦绣合，枝间鸟啭管弦同。"

门外绿杨春系马　床前红烛夜呼卢

晏叔原长短句云："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盖用乐府《水调歌》云："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然叔原之辞甚工。

云破月来花弄影

张子野长短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往往以为古今绝唱。然予读古乐府《唐氏瑶·暗别离》云："朱弦暗断不见人，风动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应声虫

陈正敏《遁斋闲览》载："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寖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

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陈所记。予读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忧 花含笑

《冷斋夜话》云："丁晋公'草解忘忧忧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东坡'花如识面长含笑，鸟不知名时自呼。'"然丁诗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诗："花忆所为犹自笑，草知无道更应荒。"《毛诗》："焉得谖草。"释者以谖草可以解人之忧耳。今丁诗乃以草忧底事，何邪？然善论诗者，不当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乐天《长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盖用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云："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谁边。"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时称陈去非诗："案上簿书何日了，楼头风月又秋来"之句。或者曰："此东坡'官事无穷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为本唐人罗邺《仆射陂晚望》诗："身事未知何日了，马蹄唯觉到秋忙。"

舜不穷其民论

元祐中，省试《舜不穷其民论》，刘棠召美首选。其警句云："桀纣以淫虐穷，幽以贪残穷，厉以监谤穷，战国以侵伐穷，秦皇以督责穷，汉武以奢侈穷，晋以刘石穷，隋以巡幸穷，明皇以隐户剩田穷，德宗以间架税屋穷。"东坡见之，大加叹赏。以其不类时文，因以"刘穷"呼之。然予以刘召美此意，本孙樵耳。孙樵《与贾秀才书》云："扬雄以《法言》、《太玄》穷，元结以《浯溪碣》穷，陈拾遗以《感遇诗》穷，王勃以《宣尼庙碑》穷，玉川子以《月蚀》诗穷，杜甫、李白、王江宁，皆相望于穷者也。"

望斗气沈龙已化 置刍人去榻犹悬

豫章事实，王勃序之详矣。题咏此邦者，往往采之。晏元献云："望斗气沈龙已化，置刍人去榻犹悬。"陶邕州云："剑待张华时已晚，榻延徐孺礼应疏。"此二联全是"龙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陈蕃之榻"也。宋绶公垂云："江涵帝子翚飞阁，山际真君鹤驭天。"不袭陈迹，甚可嘉也。

处事无心觉累轻

东莱先生吕居仁诗云："忍穷有味知诗进，处事无心觉累轻。"李成季已尝云："静疑多事非求福，老觉无心胜摄生。"二诗虽相似，然皆佳作也。

春水碧于天

温庭筠《乐府》："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诗云："汉水碧于天，南荆廓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盖本于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

畜不吠之狗

东坡《上神宗书》曰："养猫以待鼠，不可以无鼠而畜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盖取《北史·宋游道传》："杨遵彦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

开帘风动竹

唐李益《竹窗闻风早发寄司空曙》诗云："微风惊暮坐，窗牖思悠哉。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时滴枝上露，稍沾阶上苔。幸当一入幌，为拂绿琴埃。"《异闻集·霍小玉传》，作"开帘风动竹"。改一风字，遂失诗意。然此句乃袭《乐府·华山畿词》耳。词云："夜相思，风吹窗帘动，言是所欢来。"《通典》云："江南以情人为欢。"

山流细沫拥浮花

沈君攸《羽觞飞上苑》云："石径断丝阑蔓草，山流细沫拥浮花。"《外史梼杌》载张蠙诗："墙头细雨垂纤草，水面回风聚落花。"盖本于沈耳。

日暮碧云合 佳人殊未来

江文通有《拟汤惠休诗》云："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盖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梁武帝《鼓角横吹曲》云："日落登雍台，佳人殊未来。"梁沈约《洛阳道》云："佳人殊未来，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袭江也。江，齐人。

啼猿树

杜诗："影着啼猿树，魂飘结蜃楼。"盖用卢照邻《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树，徒看神女云。"

时送红梅一阵香

李方叔喜吴可小诗："东风可是闲来往，时送红梅一阵香。"殊不知张芸叟《酴醾》诗亦云："晚风亦自知人意，时去时来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　数峰生夕阴

蔡绦《西清诗话》取善权"谷口未斜日，数峰生夕阴"之句。然唐宋之问诗云："日落西山阴，众草起寒色。"权实取此。沈约《登玄畅楼》诗亦云："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宋景文公《过行庆关》诗云："云生全岭失，日隐半崖阴。"宋全用沈诗也。梁庾肩吾诗云："尘飞远骑没，日徙半峰寒。"庾、沈同时人。

临清流而赋诗

陶渊明《归去来辞》云："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盖用嵇叔夜《琴赋》云："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

日月跳踯

元微之《遣兴》云："日月东西跳。"又云："光阴本跳踯。"又《答胡灵之诗序》云："日月跳踯，于今行二十年矣。"几与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异也。杜牧之《寄韩》又云："跳丸日月十经秋。"又《送孟池》云："月于何处去，日于何处来？跳丸相趁走。"盖用退之意。元微之《忆远曲》云，"水中书字无字痕"；白乐天《新昌新居》云，"浮荣水画字"，意又相类。

海风吹不断　江月照还空

顾况喜白乐天《送友人原上草》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诗："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尧舜性仁赋

刘辉《尧舜性仁赋》，其警句曰："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盖本于范正公《尧舜率天下以仁赋》："内睦九族，善邻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风遐振。"

满地江湖春入望　连天章贡水争流

徐师川有《陪李泰发登洪川南楼》诗云："十年不复上南楼，直为干戈作远游。满地江湖春入望，连天章贡水争流；青云聊尔居金马，紫气还应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举觞登望得无愁。"唐刘长卿有《和樊使君登润州城楼》诗云："山城迢递敞高楼，露冕吹铙居上头。春草连天随北望，夕阳浮水共东流；江田漠漠全吴地，野树苍苍故楚州。王粲尚为南郡客，别来何处更销忧。"徐之诗绝类长卿，其间一联，如出一手也。然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诗云："此地侧身徒北望，余生乘兴复东流。"乃是全用刘诗也。

韩退之学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韩退之晚年所为文，所得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是倒学了。因学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吴子经耳。子经《法语》曰："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子经名孝宗，欧阳文忠公尝有诗送吴生者也。荆公与之论文甚著。临川人。

衰颜红易借　发短白难遮

程文简公有《饮酒载花》诗云："衰颜红易借，发短白难遮。"乃知陈无己"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盖本诸此。

定命论

东阳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录》云："先君尝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谓己能，往往不顾名义。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训，未尝不以语朋旧也。"以上皆胡百能说。予按，宋顾凯之常以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信天任运；而暗者不达，妄意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乃知胡所说，凯之之意也。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东坡作《定风波序》云："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用其语缀词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余以此语本出于白乐天，东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诗》云："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又《出城留别诗》云："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又《重题》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独可在长安。"又《种桃杏》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天际识归舟

梁王僧孺《中川长望》诗云："岸际树难辨，云中鸟易识。"盖全用谢玄晖"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而不及也。梁元帝诗云："远村云里出，遥船天际归。"亦效玄晖，而远胜僧孺。

庭草无人随意绿

唐刘竦《隋唐嘉话》载："隋炀帝为《燕歌行》，群臣皆以为莫及。王胄独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诵其句云，'庭草无人随意绿'，能复道耶？"然予读周庾信《荡子赋》曰："游尘满床不用拂，细草横阶随

意生。”乃知王胄“庭草无人随意绿”，盖取诸此。以之丧命，岂不枉哉。

玉斧修成宝月团

荆公诗：“玉斧修成宝月团，月边仍有女乘鸾。青冥风露非人世，鬓乱钗横特地寒。”江淹《咏扇》诗：“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非止用萧史事也。玉斧事见《酉阳杂俎》。

绿杨楼外出秋千

晁无咎《评乐章》：“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余按，唐王摩诘《寒食城东即事》诗云：“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欧阳公用出字，盖本此。

雪里梅将春信来

前辈《诗话》，称李成季诗“日边雁带腊寒去，雪里梅将春信来”，以为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尝云：“半夜腊因风卷去，五更春被角吹来。”

龙烛影中犹是腊　凤箫声里已吹春

《西清诗话》谓：“蔡元长《春帖子》：‘龙烛影中犹是腊，凤箫声里已吹春。’荐绅类能传诵，以为蒋颖叔作，非也。”予以为此一联全是方干《除夜》诗：“寒灯短焰方烧腊，画角残声已报春。”

富郑公之言出于元琦

东坡撰《富郑公神道碑》，载公奉使语曰：“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各劝用兵者，此皆为其身谋，非国计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按，唐郑元琦谓颉利曰：“汉与突厥，风俗各异。汉得突厥，即不能臣；突厥得汉，复何所用？且抄掠资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和好，国家必有重赉。币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颉利纳其言，即引还。乃知郑公之言，皆出于元琦。

春风朝夕起　吹绿日日深

孟东野《连州吟》云：“春风朝夕起，吹绿日日深。”乃悟荆公“春风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无”所自。

明月空为两地愁

《云斋广录》云：“二宋以文章齐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诗云：‘碧云谩有三年信，明月空为两地愁。’其后卒不入两地，人以为谶。”予以子京用何逊《与胡兴安夜别》诗：“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广录》之论，不知所自也。

马嵬诗

《唐阙史》称郑相畋《吟马嵬诗》云：“明皇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观者以为真辅国之句。予以为畋盖取杜诗：“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之意。

宁人负我　无我负人

魏曹操有“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语。本朝荥阳吕原明乃云：“中年尝书壁以自警曰：‘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后观晁少傅碎金，已前有此两句，所谓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昔曲粥说罗仇，以“主上荒耄信谗，不若勒兵向西平。”罗仇曰：“诚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义，着于西土。宁使人负我，我不忍负人也。”乃知晁少傅之前，罗仇已有此语。罗仇，西凉羌人耳，能发此语，尤可贵也。见《晋书》载记。

细数落花因坐久　缓寻芳草得归迟

前辈读诗与作诗既多，则遣辞措意，皆相缘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荆公晚年《闲居诗》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盖本于王摩诘“兴阑啼鸟唤，坐久落花多”，而其辞意益工也。徐师川自谓：“荆公暮年《金陵绝句》之妙传天下。其前两句，与渠所作云：‘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偶似之邪？窃取之邪？善作诗者，不可不辨。”予尝以为王因于唐人，而徐又因于荆公，无可疑者。但荆公之诗，熟味之，可以见其闲适优游之意。至于师川，则反是矣。

背秋转觉山形瘦　新雨还添水面肥

《雪浪斋日记》云：“背秋转觉山形瘦，新雨还添水面肥。”《渔隐丛话》云：“山形瘦之语，古今少有道者。”予尝记唐人一联而忘其名云：“山自古来和石瘦，水因秋后漾沙清。”前诗盖出于此而不及也。

张良《与四皓书》　韩退之《与李渤书》

《商芸小说》载：“张良《与商山四皓书》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间，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汉受命，贞灵显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当于此时，耀神爽乎云霄，濯凤翼于天汉。使九门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阙之下，有神气之宾。而渊潜山隐，窃为先生不取也。良以顽薄，承乏忝官。所谓绝景不御，而驾服驽骀。方今元首，钦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则延首，坐则引领。日仄而方丈之御，夜眠而阊阖不闭。盖皇极须日月以扬光，后土待岳渎以导滞。而当圣世，鸾凤林栖，不翔乎太清。麒麟岳遁，不涉乎郊薮。非所以宁八荒、尉六合也。不得侍省，展布腹心。略写至言，想望翻然。不猜其意。张良白。’”余观韩退之所与李

渤书，其规模步骤，殆与之为一矣。

茜桃《赠歌者》诗

《翰府名谈》载：“寇莱公妾茜桃《赠歌者》诗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似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予尝记南唐李询《赠织锦》诗云：“扎扎机声晓复晡，眼穿力尽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赐，心里犹嫌花样疏。”茜桃诗意，本此而不及也。

山蝉带响穿疏户

前辈称苏子美诗：“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延青入破窗。”盖出于唐方干诗：“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

红生　白熟　生碧　熟红

《侯鲭录》云：“东坡谓世之对偶，如红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对，无复加也。”然予尝记唐罗虬诗云：“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挂熟红。”然则罗虬已用生碧对熟红矣。

更无一个是男儿

前蜀王衍降后唐，王承旨作诗云：“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人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其后花蕊夫人记孟昶之亡，作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陈无己《诗话》载之，乃知沿袭前作。

沿袭不失为佳

诗人有沿袭而不失为佳者，张曙《途中闻蝉》前四句云：“每岁听蝉处，那将此际同。孤村寒色里，野店夕阳中。”李中正《闻子规》前四句云：“何处正当闻，声声欲断魂。暖风芳草岸，残日落花村。”蒋钧《孤雁》后四句云：“苇岸风吹雨，沙汀月照霜。还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案，此下疑有阙文。

薏苡芎䓖

张右史耒《昼卧口占》云：“病栽薏苡无劳谤，湿要芎䓖不待庾。”东坡亦云：“巧语屡曾伤薏苡，庾辞那复托芎䓖。”

梦魂香

黄季岑言一士人诗云：“啼月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盖自唐赵嘏发之，赵云：“松岛鹤归书信绝，橘洲风起梦魂香。”

二诗相类

唐崔惠童《晏城东庄》诗云：“一月人生笑几回，相逢相值且衔杯。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红昨日开。”杜子美诗：“不须闻此意惨怆，先前相遇且衔杯。”二诗相类，第不知崔为何时人。

褒公　鄂公

杜子美《赠曹将军霸》诗：“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鄂公谓尉迟敬德，褒公谓段志元也。故东坡《赠写真何充》诗：“黄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勋名将相今何限，往写褒公与鄂公。”鲍慎由《谢传神蔡景直》诗：“驰誉丹青有古风，笔端及我未宜蒙。云台麟阁遥相望，往写褒公与鄂公。”用东坡语，尤为无功。

三诗皆用清浑字

东坡《送鲁元翰》诗：“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浑。”陈后山《次韵东坡诗》：“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浑。”参寥诗：“乍为含垢千寻浊，不作惊人一掬清。”

咏荷花

胡仔《苕溪诗话》以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如贺方回“淡黄杨柳带栖鸦”，秦处度“藕叶清香胜花气”二句。写景咏物，可谓造微入妙。然予见刘忠肃莘老已言之矣。《湖上口号》云：“绿荷深不见湖光，万柄清风动晚凉。莫恨红葩犹未烂，叶香元自胜花香。”

服药不如独卧

世所传道书，杂载神仙秘诀，有云：“服药千朝，不如独寝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读顾况《琴客》诗云：“服药不如独自眠，从他别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语。然《太平广记·彭祖传》云：“服药百种，不如独卧。”又知道书本此。

系　日

白乐天：“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盖本陈沈炯《幽庭赋》：“那得长绳系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江总《岁暮还宅》诗亦云：“长绳岂系日，浊酒倾一杯。”

东坡作《夏侯太初论》

王立之《诗话》记东坡十岁时，老苏令作《夏侯太初论》。其间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之语，老苏爱之。以少时所作，故不传。然东坡作《颜乐亭记》与《黠鼠赋》，凡两次用之。以上皆王记。余按，晋《刘毅传》：“邹湛曰：‘猛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于怀袖，勇夫为之惊骇，出于意外故也。’”乃知东坡意发于此。

杜甫取李陵诗

杜诗："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又云："别时孤云今不飞，时复看云泪横臆。"盖取李陵《别苏武》诗云："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

知尔不能举

韩子苍《送王棁诗》末章云："虚作西清老从臣，知尔才华不能举。"王摩诘《送邱为》云："知尔不能荐，羞称献纳臣。"

董颖袭陈知默诗

洪景卢《夷坚乙志》记董颖诗："云壑酿成千嶂雨，风苹吹老一川秋。"上句盖袭陈知默诗耳。陈云："云埋山麓藏秋雨，叶脱林梢带晚风。"

东坡本李端诗

东坡诗："白水满时双鹭下，午阴清处一蝉鸣。"唐李端《茂陵山行陪韦金部》诗云："盘云双鹤下，隔水一蝉鸣。"东坡本此。

韩子苍诗出陆龟蒙

韩子苍作绝句："天寒候雁作行远，沙晚浴凫相对眠。松醪朝醉复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陆龟蒙《别墅怀归》云："题诗朝忆复暮忆，见月上弦还下弦。"韩所出也。

得茶三昧

钱唐南屏谦师，妙于茶事。东坡赠之诗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刘贡父亦赠诗云："泻汤旧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

詹光茂妻寄远诗

蔡宽夫记天圣中孙冕载詹光茂妻《寄远》诗云："锦江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乃知"惟有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所本。

葛敏修用陈况诗

葛敏修《南华竹轩绝句》："独拳一手支颐卧，偷眼看云生未生。"盖用五代时陈况诗："醒眼看诸峰，白云开又集。"然唐吴融亦有"深感下峰颜色好，晚云才散又当门"之句。

古有琐语

唐孙光宪有《北梦琐言》。按，《晋书》："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琐言》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琐言》。

语有神助

《吕氏诗事录》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人随渡流水'，王介甫爱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记范文正公诗云："多情是明月，相逐过江来。"乃知郭本此。

皮日休《白莲》诗

东坡尝喜皮日休《白莲》诗："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坠时。"谓决非红莲诗。然李贺《新笋》云："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乃知皮取此。

不去吕后为惠帝计

老苏明允论汉高祖云："不去高后者，以吕氏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云云。余按，唐李德裕《羊祜留贾充论》云："汉高不去吕后，变近于此。汉高嬖戚姬，爱如意，思其久安之计，至于悲歌不乐。岂不知除去吕后，必无后祸。况吕后年长有过，稀复进见。汉高弃之，如去尘垢。实以惠帝暗弱，必不能自揽权纲。其将相皆平生故人，俱起丰、沛，非吕后刚强，不能临制。所以存之，为社稷也。"乃知老苏本此。

韩子苍作《善清真赞》

韩子苍作《草堂和尚善清真赞》云："蓬松头，卓削耳，一生说法牙无水"云云。盖用东坡《题王霭如来出山相》云："头髗鬙、耳卓削。适从何处来，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万象间，外道天魔犹奏乐。错不错，安得无上菩提，成等正觉。"《东坡集》不载此文。

陆农师取杜子美诗

王荆公父子俱侍经筵，陆农师以诗贺云："润色圣猷双孔子，调燮元化两周公。"议者为太过。然不知取杜子美《送薛明府》诗："侍臣双宋玉，战策两穰苴。"

陈去非黄巢诗意同

陈去非《衡岳道中》诗："客子山行不觉风，龙吟虎啸满山松。纶巾一幅无人识，胜业门前听午钟。"按，唐黄巢既败，为僧，投张全义，舍于南禅寺。有写真绢本，巢题诗其上云："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干看落晖。"去非诗意同。

澄江一道

东莱先生吕居仁爱豫章少年时作《泰和县楼诗》："木叶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然白乐天亦有

《江楼夕望诗》云："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之句。

洗天风雨

艺祖闻蜀人诗云："烦暑郁蒸无处避，洗天风雨几时来?"曰："此蜀人思我之来也。"此乃蜀人朱长文诗。然唐许昌节度使薛能《汉南春望》诗，已有"自古浮云蔽白日，洗天风雨几时来"之句。

卷九　地理

石头之名有二

韩退之有《次石头驿寄江西王十中丞阁老》诗，故今洪州石头驿，皆以为证。大观三年，汪藻彦章为江西提学，作《石头驿记》云："自豫章绝江而西，有山屹然，并江而出，曰石头渚，世以为殷洪乔投书之地。《晋史》及《世说》称，洪乔为豫章太守，去都日，得书百余函，次石头，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岁，而洪乔之名，与此山俱传。石头于他书无所见，以图志考之，唯唐武德中，尝以豫章之西境为西昌县，俾县令治其地，盖今石头是也。及观韩退之《次石头驿寄江西王中丞诗》，则自晋以来，知其为石头，至退之时，又知其尝为驿也。其大略如此。"后又云："自洪乔而知有此山，至退之而驿之名始传。"然则石头之名，汪彦章徇流俗之失，竟以为洪乔投书之地，失之矣。予尝考之，盖江南有两石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与夫王敦、苏峻之所据者，此隶乎金陵者也。余孝顷与萧勃即石头作两城，二子各据其一，此豫章之石头也。洪乔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行，致书百余函，次石头，皆投之。盖金陵晋室所都，都下人士，以羡出守，故因书以附之。投之石头，谓羡去都而投，而非抵豫章而投也。后人以羡尝守豫章，而豫章适有石头，故因石头之名，号投书渚矣。意者将记洪乔之刚介，以增重石头。殊不知豫章之石头，非金陵之石头。按，梁广州刺史萧勃举兵逾岭，声摇江西。新吴洞主余孝顷应之，遣其子守郡城，自出豫章。勃之别将欧阳頠军苦竹滩，陈武帝遣周文育总师，唾手而禽頠。勃时尚居南康，麾下闻之，斩其首以献。于是孝顷退走新吴，帝遣文育、黄法氍讨之。文育率众军入象牙江，舍舟进据三陂，卒为豫章内史熊昙朗所卖，无成功。南康，今虔州也。新吴，今奉新县也。三陂，今海昏之墟落也。象牙江，今隶南昌。苦竹滩，今隶丰城。江西之江，兆源于庾岭，而豫章承其下流。南康、苦竹滩、象牙江，盖通一贯者也。文育自象牙而趋三陂，以今观之，正得间道。盖是时孝顷居新吴，其子犹据石头之旧栅。法氍虽受诏见助，而尚驻军新淦。文育若欲徘徊江浒，纵能擒旧栅之竖子，曾未捣新吴之巢穴。且令屯营于三陂，庶几法氍顺流而应之。则首尾薄战，孝顷父子无遗噍矣。不幸奸人得而卖焉。予家江西，往来洪、抚之间，又以法氍之为乡人也。因史册所书，考石头之误，俯江山之形胜。想古人之所以倚伏往来者，则石头之险，盖有在矣。而终不得与金陵并驰，岂非所托非人哉。

豫章之名

豫章之名旧矣，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在江南者，建郡而非春秋之时。吴王阖闾六年，鲁定公之二年也。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克楚，取居巢。又明年，吴将入郢，其谋臣请因唐蔡而西。冬十一月，蔡侯、吴子、唐侯，俱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囊瓦济汉而陈，自小别而至大别，吴逆击败之，五战而及郢。尝观吴都具区，今平江之吴县也。楚都郢，今富水也。汉水自归、峡接流，而为今汉阳军。盖视吴为东。九江自庾岭兆源，而洪州奠其南，盖视楚为西。居巢，今无为军也。阖闾之六年，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以明豫章濒楚，而巢迩于吴，故得而潜师也。小别、大别，[illegible]州之山，汉水视之为东者也。八年，吴人舍淮汭而即豫章，杜氏以为汉东江北地。囊瓦方且济汉而陈于小大之别，则春秋之豫章为濒楚，在江、夏之间审矣。或者以六年之师，因豫章以建州，则其地必沿流之所。而洪之为州，盖沿流者也。八年舍舟而即豫章，且坚杜氏之说。因以汉东之地为平陆，惟有沿流平陆之异。故以见舟者，江南之豫章也。殊不知吴视楚为西，视江夏为小西，而视洪则南矣。见舟，所以张军容也，安能远托大江之南，而不近趋小西之地。然则江南之豫章，决无与乎春秋之时，明矣。

春秋豫章与今不相干

予江西人，尝考今之豫章，非春秋之豫章。然皆未得其定说，已具于前矣。最后予读杜预、孔颖达注疏，而后知予之寡见也。按，《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杜预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以军楚师于豫章。又柏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与楚夹汉。此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后徙在江南豫章。"又《左氏传·定公四年》："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杜预曰："豫章，汉东、江北地名。"孔颖达曰："《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则在北者。《土地名》云：'定公二年，楚人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吴军楚师于豫章。又柏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与楚师夹汉。此皆在江北、淮南。盖后徙在江南之豫章。'"以上皆经传与注疏所载。予以杜、孔注疏证江南之豫章，无与于春秋之豫章，审矣。《汉志》虽曰高帝置，但年代阔远，文字残阙，无从考见所徙之年月耳。

按，宋武帝讨刘毅，遣王镇恶先袭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与今洪州全不相干。

戏下有两音

王观国《学林新编》云："戏下有两音。《前汉·高祖纪》：'沛公已定关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遂至戏下。'又曰：'诸侯罢戏下，各就国。'师古注曰：'戏音许宜切，亦读曰麾。'《卫青传》：'韩说为戏下转战。'《灌夫传》：'驰入吴军，至戏下。'师古曰：'戏，大将之旗也。读与麾同。'又引《高祖纪》曰：'周章西入关，至戏。'师古曰：'在新丰县东，今有戏水驿。'《后汉·郡国志》：'京兆新丰东有戏亭。'"以上皆王说。余按，左氏《国语》："里革曰：'幽灭于戏。'"韦氏注曰："幽王为西戎所杀。戏山在西周。"孔颖达曰："戏，骊山之北水名也。王甫谧曰：'今京兆新丰东二十里戏亭是也。'《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然则戏之得名，春秋时已著，不始于秦、汉间也。据韦、孔所引，虽山水不同，要之以戏而兼名山水，古来诚多有之，不可以一为是也。至观国谓师古不当以旗戏与地名同音，此不足咎。第班固不当称戏而以下继之。

巴字山水

宋之问《送田道士使蜀投龙诗》云："蜀门风势断，巴字水形连。"又唐人诗云："杜宇呼名切，巴江学字流。"然则巴州因水得名矣。予按，杜佑《通典》：'硖州巴山县，古扞关，楚肃王拒蜀处。今县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为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记》："阆水东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人有《巴字江赋》云："初惊蠹蚀，龙舟鳞次于波中；乍若萤从，渔火星分于渡口。"乃知山形似巴者非。

孟　诸

高适《封丘行》云："我本渔樵孟诸野。"又平台云："孟诸蒲暮凉风起。"又曰："朝临孟诸野。"按，《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汝孟诸之麋。'"杜预云："孟诸，宋薮泽。水草之交曰麋。"予按，《释地》云："十薮：宋有孟诸。"郭璞曰："今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周礼·职方氏》："正东曰青州，其泽薮曰望诸。"《禹贡》："豫州，导菏泽。被孟猪。"孔安国曰："孟猪，泽名，在菏东北，水流溢覆被之。"宋则今梁国也，睢阳是已。故郑氏注亦云："望诸，在睢阳。"麋、湄通用。

有二中牟

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间，不可不辨。《尔雅》曰："郑有圃田。"郭璞注云："今荥阳中牟县西圃田泽是也。"《赵世家》曰："献侯即位，治中牟。"《汉书·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牟县，赵献侯自耿徙。"又曰："三家分晋，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通典》曰："荥阳郡中牟县。"注云："汉旧县，有圃田泽，荆河州薮也。赵献侯自耿徙此。又赵襄子时，佛肸以中牟叛，即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台。"《春秋·定公九年·左传》曰："晋车千乘在中牟。"杜预注曰："今荥阳有中牟县。回远，疑非也。"予按，左氏所谓车在中牟，非荥阳之中牟明甚，杜预疑之甚当。且晋世方分河南分荥阳郡，中牟属之。此地乃在河南，计非晋境所及。及三家分晋，中牟属魏，则非赵所得都。盖赵献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考《春秋·哀公五年》："赵鞅伐卫，围中牟"；《论语》："佛肸以中牟畔"；与定公九年"晋车在中牟"；或别是一中牟，当在河北耳。臣瓒《汉书音义》曰："臣瓒按，河南中牟，春秋之时，在郑之疆内。及三卿分晋，则为魏之邦土。赵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卫侯如晋，过中牟。"案此之中牟，不在赵之东也。案，中牟当在温水之上。"然则臣瓒亦以河南中牟，非此中牟矣。今《汉书·地理志》与《通典》，杂举而不辨焉，使后学不能不疑也。

石　城

王彦辅《石城辨疑》曰："左太冲谓'戎车盈于石城'，即金陵之石头城也。世徒知于此，而不知郢州之得名亦同也。故郦善长曰：'沔水南迳石城西城，因山以为固者'，是也。盖晋羊叔子镇荆州日所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就置竟陵郡。至唐武德四年，置郢州于长寿县。是则今之郢州，昔之竟陵郡也。"以上皆王说。予按，唐杜佑《通典》云："郢州，今治长寿县。历代所属，与竟陵郡同。二汉属江夏郡。晋、宋以来，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属安州。后周分置石城郡，后于石城置郢州。隋炀帝初，州废，置竟陵、安陆二郡。唐并二郡为温州，后为郢州，或为富水郡。"然则彦辅所谓武德四年置郢州于长寿县。是不察杜佑所谓"后周置石城郡，后于石城置郢州"耶？考佑云："隋初废州置郡，至唐又并为温州，又为郢州。"则彦辅止据后来，不究其本耳。《唐书·乐志》曰："《石城乐》者，宋臧质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质尝为竟陵郡，于城上眺瞩，见群少年歌谣通畅，因作此曲。"《古今乐录》曰："石城乐，旧舞十六人。其曲一云：'生长石城下，开窗对城楼。城中诸少年，出入见依投。'"盖竟陵之石城，其名甚著。又《通典》云："《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且石城中有忘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

辨朐肕

韩退之作《韦处厚盛山十二诗序》曰："不知其

出于巴东，以属朐䏰也。”洪庆善辨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开州盛山郡，本万世郡。义宁二年，析巴东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万世、西流置。天宝元年，更名朐䏰。音润蠢。地下湿，多朐䏰虫。’刘禹锡《嘉话》云：‘朐䏰，蚯蚓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于空中而鸣。上音屈，下音忍。’《集韵》云：‘朐䏰，在汉中，俗作朐，非是。’”以上皆洪说。予按，《西汉·地理志》：“巴郡有朐忍县。”颜师古曰：“朐音劬。”《后汉·郡国志》：“巴郡朐忍县。”亦只作此忍字，盖古文借用也。又按，杜佑《通典》：“开州，大唐置。或为盛山郡盛山县。汉朐䏰县地。”以三书考之。盖开州在唐为盛山，在汉为朐䏰也。《汉书》不著其意。惟刘禹锡以其地出朐䏰之虫，因以得名。禹锡之说，亦本许慎。《说文》云：“朐䏰，虫名。汉中有朐䏰县，地下多此虫，因以为名。从肉句声。”黄朝英云：“考其意，当作润蠢。朐，如顺切。䏰，尺允切。”与洪氏、禹锡所音不同。然朝英、禹锡、庆善三人，偶忘考《西汉·地理志》耳。盖师古以朐音劬，此不可不辨。

辨豪州字误

洪庆善辨韩退之《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曰：“豪，今认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请其事，由是改为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记，在贞元十五年，尚为豪。诸本作濠，误矣。”以上皆洪说。予按，杜佑《通典》：“濠州，春秋末钟离子之国。至晋，侨置徐州。安帝时，置钟离郡。宋、齐因之，兼置徐州，梁因之。北齐改为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为名。濠，音豪。炀帝复置钟离郡。唐武德八年为濠州，或为钟离郡。”然则据佑所言，初不见豪字，兼亦不本于唐。自隋改曰濠州矣。况佑所上《通典》，在贞元十年，及称因濠水为名，濠音豪。其误甚明。以此知韩文作濠为是；而所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

辨隔陵字音

开封府鄢陵县，距东京一百六十里。今鄢音烟，非是。按，《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六年》：“鄢陵之役。”陆德明《音义》曰：“鄢，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鄢，汉曰鄢，后汉、晋、隋曰鄢。音焉，亦音偃。然则二字通用耳。

蒋庙钟山　孙陵曲衍

唐徐坚，其学甚博。所撰《初学记》，载扬雄《九州箴》。内《润州箴》云：“洋洋润州，江山秀远。蒋庙钟山，孙陵曲衍。江宁之邑，楚曰金陵。吴齐梁晋，六代都兴。”按，《丹阳记》：“蒋子文为秣陵尉，破贼，为贼所杀。故吏忽见子文乘白马，如平生，孙权发使，封子文为中都侯。立庙钟山，因改为蒋山。”此箴之所谓蒋庙钟山也。《丹阳记》云：“蒋陵，因山为名，吴大帝陵也。”《舆地志》以为“台当孙陵曲衍之傍，故蒋陵亭亦名孙陵亭。”此箴之所谓孙陵曲衍也。然雄死于西汉之末，去此二百余年矣，何以知之？又况于六代乎？予故以《润州箴》非雄所作，甚明。

镜　湖

会稽鉴湖，今避庙讳，本谓镜湖耳。《舆地志》曰：“山阴南湖，萦带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镜若图。故王逸少云：‘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名始彝之耳。”李太白《登半月台》诗亦云：“水色渌且静，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则知湖以如镜得名，无可疑者。而梁任昉《述异记》以为：“镜湖，世传轩辕氏铸镜湖边，因得名。今有轩辕磨镜石尚存。石畔常洁，不生蔓草。”恐不然也。或陆贽《月照鉴湖赋》曰：“光无不临，故丽天并耀；清可以鉴，因取镜表名。”乃知湖以如镜得名，审矣。太白又有《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诗：“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

蜀石牛

《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则蜀道与中国通久矣。《蜀主本纪》载：“秦惠王谋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后，绐蜀人云：能粪金。蜀主信之，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开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张仪等随石牛以入，遂夺蜀焉。”此事尤近诬。蜀人吴师孟醇翁《题金牛驿》诗以辨之云：“唱奇腾怪可删修，争奈常情信缪悠。《禹贡》已书开蜀道，秦人安得粪金牛？万重山势随坤顺，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据经违世俗，庶几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议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发》云：“观涛乎广陵之曲江”，今苏州也。广东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马相如《吊二世赋》云：“临曲江隑州”，即长安也。按，唐刘疏《传记》云：“京师芙蓉园，本名曲江园。随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诗云：“曲江翠幕排银榜。”又云：“春日潜行曲江曲。”《七发》所谓曲江有“弭节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苏州。

沣　水

郦道元《水经》曰：“沣水，迳安南县，又东与赤沙湖会。湖水北通江，南注沣水也。”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寺门南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橘　洲

《舆地志》曰：“潭州橘洲，在郡南，对南津。常

看如在下。及至夏水，怀山渚洲皆没，橘洲独在。”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橘洲田土仍膏腴。”然橘洲有二处，其一在龙阳。子美之诗所本，乃长沙之橘洲，距州十里。

衡 山

《东皋杂录》云：“余尝至泰山，见其峰峦，岿然独出。而衡山七十二峰皆平，谓之衡，盖取此。”此说大误。晋《天文志》：“北斗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湖南衡山，盖上承玉衡分野，以得名耳。故《荆州记》云：“南岳衡山，朱陵之灵台，太虚之宝洞。上承冥宿，铨德钧物，故名衡山。下据离宫，摄位火乡。赤帝馆其岭，祝融托其阳，故号南岳。”以此推之，南岳当玉衡分野可知矣。亦犹长沙婺女之类。故今山下有铨德观。

羊 城

高适《送柴司户之岭外》诗云：“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按，《南部新书》云：“吴修为广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谷而来。今州厅梁上画五仙人，骑五色羊为瑞，故广南谓之五羊城。”又《广州记》云：“六国时，广州属楚。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至其庭，以为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又郑熊撰《番禺杂记》云：“广州昔有五仙，骑羊而至，遂名五羊。”《新书》与熊所记同，惟《广州记》为异，当有辨其非是者。

赤 县

《史记》：“邹衍著书曰：‘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有九，乃所谓九州者也。’”《晋书·载记赞》曰：“自两京殄覆，九土分崩，赤县成蛇豕之区，紫宸迁鼋黾之穴。”唐有赤尉，谓畿县尉也。杜子美《奉先刘少府出水障歌》云：“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州趣。”《投简成华两县诸子》诗云：“赤县官曹拥材杰。”《桥陵》诗：“居然赤县立，台榭争岩亭。”

洞庭橘

世以韦苏州诗：“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犹待满林霜。”以韦尝守苏，遂谓太湖洞庭山产柑橘。并以唐吴融《序赋》，及王维《送人赴越州》诗“风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苏子美《姑苏》诗“洞庭甘熟客分金”为据，而以洞庭湖为非。其实不然。盖洞庭见于吴、楚，皆产柑橘，第湖山为异耳。观《襄阳记》，李叔平临终，敕其子曰：“龙阳洲里，有千头木奴。及柑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审此，则龙阳洲正在洞庭矣。又况晋张华诗云：“橘在湘水侧，菲陋人莫传。”刘瑾《甘赋》云：“寄生于南楚。”谢惠连《甘赋》云：“倾予节兮湖之区。”徐陵《甘诗》云：“江潭间修竹。”由古以来，洞庭湖之有橘旧矣，故柳毅叩橘而书始传。至若洞庭山之有橘，不读唐吴融《序赋》，未必其名显也。

赤 甲

杜子美卜居于赤甲，故有《赤甲》诗：“卜居赤甲迁居新”；又《入宅》诗云：“奔峭背赤甲”；又《黄草》诗云：“赤甲山下行人稀”；又《自瀼西移居东屯茅居》诗云：“白盐危峤北，赤甲古城东。”按，《荆州图记》云：“鱼复县西北赤甲城，东连白帝城，西临大江。”然则赤甲盖属鱼复县也。

乌石冈 柘冈 盐步门

乌石冈，距临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吴氏居其间。故《与外氏饮》诗云：“不知乌石冈边路，到老相逢得几回。”又《游草堂寺》诗云：“乌石冈边缭绕山，紫荆细迳水云间。”又《杂咏》云：“乌石冈头踯躅红，江边柳色涨春风。”吴氏所居，又有柘冈。柘冈故多辛夷，荆公诗云：“柘冈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风最可怜。”又《寄正之》诗云：“试问春风何处好？辛夷如雪柘冈西。”又《赠黄吉父》诗云：“柘冈西路白云深，想子东归得重寻。亦见旧时红踯躅，为言春至每伤心。”又《送吴彦珍》诗云：“柘冈定有辛夷发，亦见东风使我知。”盐步门，乃抚州郡城之水门，卸盐之地。公旧居在焉，今为祠堂。公有诗云：“曲城丘墓心空折，盐步庭帏眼欲穿。”皆纪实也。故乌石冈、柘冈、盐步门，其名至今犹存。韩子苍《寄居临川，送乡人陈亨仲》诗云：“儿童共戏苦盐岸，老大相逢乌石冈。”

睢 阳

应天府南京，睢阳旧地也。近世皆以睢为趄音，非也。按，《左传》：“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宋梁国睢阳县。”又：“昭公二十一年，齐师、宋师败吴师于鸿口。”注：“梁国睢阳县有鸿口亭。”又：“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注：“睢水受汴，东经陈留、梁、谯、沛、彭城县入泗。”以上三处，陆德明皆音虽。

武林山

李翱《来南录》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临曲波，观轮春。”注曰：“即灵隐天竺寺。”予按，杭州无武陵山，陵字当是笔误，恐是林字。《晋书·地理志》：“吴郡钱塘县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当是时，钱塘属吴郡。又见《前汉·地理志》，颜师古注。

云 梦

沈存中《笔谈》曰：“旧《尚书》曰：‘云梦土作

乂。'本朝太宗时，得古本《尚书》，作'云土梦作乂'。诏改《禹贡》从古本。按，孔安国注：'云梦之泽，在江南。'不然也。据《左传》：'吴人入郢，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奔郧。'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则当出于江南。后涉江入于云中，遂奔郧。郧则今之安陆州。涉江而后至云，入云然后至郧，则云在江北也。《左传》曰：'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杜预注曰：'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曰'江南之梦'，则云在江北明矣。元丰中，有郭思者，能言汉沔间地理，亦谓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予以《左传》验之，思之说信然。江南则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江北则玉沙、监利、景陵等县。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析，水出稍高，方土而梦已作乂矣。此古本之为允也。"以上皆《笔谈》所记。予按，《寰宇记》曰："云梦泽，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丘半出。"《寰宇记》本乐史所撰，史是太宗时人，则沈、郭未尝见《寰宇记》也。然沈辨未得其详。且《周礼·荆州》云："其泽薮曰云梦。"郑康成注云："云梦在华容。"《禹贡》云："云土梦作乂。"昭三年《左传》："楚子与郑伯，田于江南之梦。"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正义云："南郡枝江县西，有云梦城。江夏安陆县东南，亦有梦城。或曰，南郡华容县东南有邑丘湖，江南之梦也。"云梦一泽，而每处有名者。司马相如《子虚赋》云："云梦者，方九百里。"则此泽跨江南北，亦可独称云称梦耶？郦道元《水经注》谓："自江陵东界为云梦，北为云梦之薮。"亦不指一处。不可焉以梦在江南，云在江北。

纪南城

王观国《学林新编》论楚都郢曰："《史记》：周成王封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楚文王自丹阳徙郢，楚顷襄王自郢徙陈，楚考烈王自陈徙寿春，命曰郢楚。既徙而犹命曰郢，亦犹南朝萧氏出于兰陵，而其后又创南兰陵，各贵其所自出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别邑，号郢亭，非楚都之郢。"以上皆王说。予按，杜佑《通典》云："寿春郡罗城，即考烈王所筑。秦灭楚，虏王负刍。其地为九江郡。"又云："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县。今县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传》所云'沈尹戌奔命于夏汭'也。有荒谷，即莫敖所缢荒谷。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纪南城。楚渚宫、汉津乡故城，在今县东也。"又按，郦道元《水经注》曰："楚之先，僻处荆山，后迁纪郢，即纪南城也。"《十道志》曰："昭王十年，吴通漳水，灌纪南城，入赤湖，郢城遂破。"杜预《左传》注曰："今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故楚国也。"然则王观国虽知今之郢州非楚之郢，而尚未知定处也。今以诸书参考，即江陵之纪南城是也。《笔谈》亦止谓"楚都南郢"。

黄金濑

《艺文类聚》载《幽明录》曰："巴丘县，自冈以上二十里，名黄金潭，莫测其深。上有濑，亦名黄金濑。古有钓于此潭，获一金锁，引之，遂满一船。有金牛出身奔船，钓人被骇，牛因奋勇，跃而还潭。锁将尽，钓人以刀斫得数尺。潭濑因此取名。"予按，巴丘县以巴山得名，县有巴山故也。巴丘，晋庐陵郡，改置巴山郡。隋以来称崇仁，以乡得名，今抚州崇仁县是也。予世家巴丘。考黄金濑在邑之东二十里，其名迄今尚存。其上有陂，亦谓之黄金陂。然乡人皆莫知得名之始。第金冈止谓之冈头。

开　封

京师开封县，其城本郑庄公所筑。昔卫之水有浚，浚之地有仪封人，掌仪地之封疆。郑人得而城焉，以为开封，此其始也。《高帝纪》："秦二世三年，郦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未拔。"

金　堤

金堤在今东京酸枣县。按，汉《沟洫志》："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注："金堤，河堤名也。在东郡白马界。"

陈　桥

陈桥距旧城二十里，即古之板桥。太祖北征，次陈桥，军士推戴，即其地也。白居易《板桥路》诗曰："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长水柳千条。若为此路应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李义山《板桥晓别》云："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王荆公《陈桥》诗云："走马黄昏渡河水，夜争归路春风里。指点韦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陈桥市。杨柳初回陌上尘，胭脂洗出杏花匀。纷纷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西　塞

张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按，《武昌记》曰："西陵县，对黄公九矶，谓之西塞。"

闽江南台

《闽中记》："晋郭璞迁城时，言南台沙合，必出宰辅。元和中，闽人潘有实为省郎，自负王佐之才。每遇乡人，必问："南台江可褰裳过否?"或云未，则色不悦。迨章郇公入枢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寻而吴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陈丞相升之、吴枢密充，皆相继辅弼。惟曾公，泉人也。他皆建人，吴、章又皆浦城人。其后如章子厚诸公继踵而起，盛哉。"

南台今属福州。故宋景文公撰《章郇公墓志》，亦云："闽江南台，古传沙合者出相。比年遂偾为洲，盖名世赉弼，殆天启然。"或云："福州无预建州。"殊不知《闽中记》云："南台者，在闽县南五里。江畔有越王钓龙台，故曰南台。其源出于建溪，东流四百里至台；又东南流三十里，与东西峡江合，流入海。"

北苑茶

丁晋公有《北苑茶录》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为北苑，故姚宽《丛语》谓："建州龙焙，面北，遂谓之北苑。"此说非也。以予观之，宫苑非人主不可称，何以言之？按，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杨文公《谈苑》云："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江左近日，方有蜡面之号。李氏别令取其乳作片，或号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岁不过五六万斤。迄今岁出三十余万斤。"以文公之言考之，其曰京挺、的乳，则茶以京挺为名。又称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于建业，其苑在北，故得称北苑。水心有清辉殿，张洎为清辉殿学士。别置一殿于内，谓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纸。其曰"北苑茶"者，是犹"澄心堂纸"耳。李氏集有《翰林学士陈乔作北苑侍宴赋诗序》曰："北苑，皇居之胜概也。掩映丹阙，萦回绿波。珍禽异兽充其中，修竹茂林森其后。北山苍翠，遥临复道之阴；南内深严，近在帷宫之外。陋周王之平圃，小汉武之上林"云云。而李氏亦有《御制北苑侍宴赋诗序》，其略云："偷闲养高，亦有其所。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因薮，未愧于离宫；均乐同欢，尚惭于灵沼"云云。以二序观之，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挺茶又始之，因此取名，无可疑者。

琵琶洲

饶州余干水口有州，其形如琵琶，谓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谓之琵琶亭。过客留诗，非一人也。予按《洽闻记》："吴太平二年，长沙大饥，杀人不可胜数。孙权使赵达占之，云：'天地川泽相通，如人四体，鼻衄炙脚而愈。今余干水口尝暴起一洲，形如鳖，食彼郡风气。可祠而掘之。'权乃遣人祭以太牢，断其背。故老传云：'饥遂止。'其洲在饶州余干县。"予乃知洲形如鳖，转以为琵琶。盖肇于吴也。

修　水

修水在分宁县北，东南经县治。又经武宁县东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东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传郭璞记曰："有鱼名修，有水名潏。天下大乱，此地无忧。"言可避乱也。予按，《阴阳书》云："水宜东流，盖巽居东方。其次则北，北乃艮方"耳。所以分宁虽深僻险绝，然代出伟人。至若赣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今日，人物殊少。然则璞记潏字从水，何耶？按，《史记》，徐广以潏音先纠反，或恐通用。

利夔路置帅维蜀之险

熙宁九年，原州临泾县令鲜于师中言："蜀有剑门栈道之险，瞿唐三峡之隘。今朝廷命帅，举利、益二路以付之。万一中国多事，奸雄恃险，无以分制。乞于利、夔两路置帅，以维西蜀之势。"于是诏自今中书选官知兴元府，枢密院选官知夔州。

慨　口

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县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来者不究其义，以海口称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按，《豫章记》曰："海昏侯国，在昌邑（今建昌县）城东十三里。县列江边，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东望，辄愤慨而还，故谓之慨口。"

五松山

李太白诗："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按，五松山在今池州铜陵县，山有宝云寺，旧曰五松院。南唐江延义有记。

阁皂山

《玉堂闲话》云："南中有阁皂山，山形如阁，山色如皂，故号阁皂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按，陶弼诗云："葛仞天然围阁形，阴阴不似众山青。"洪驹父诗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阁皂形色收。"盖以《闲话》所谓形色而言也。今属临江军，为福地之一。

天姥山

会稽剡县，自晋、宋以来，人始称传。故沃州天姥，号称山水奇绝处。自吴僧帛道猷来自西天竺，赋诗云："连峰数十里，修竹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其后支道林之徒，相断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概白乐天记之为详。盖《道经》云："两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晋、宋之世，隐逸之为多，亦为阳明洞天也。

蓬莱何似水晶宫

东坡谓："骊山温汤，以妃子之故，后世耻言之。余以是知物之轻重显晦，必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阳九子山为九华山，以武昌南湖为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赋诗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小蓬莱。"其后州治有阁名蓬莱。杨汉公守湖州，赋诗云："溪上玉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其后遂以湖州为水晶宫。古今皆因之。由是言之，岂不以人哉。范文正守越，滕元发守湖，滕寄诗云："江山千里接仁风，都在东南秀气中。为问玉皇香案吏，蓬莱何似水晶宫？"

弋阳县山

信州弋阳县，距县三十里有山，亭亭耸立，如几如笏。李翱《来南录》云："至信州。甲午，望君阳山，怪峰直耸，似华山。"君字误也。按，《通典》："弋阳县，旧葛溪县。隋改为弋阳。有弋水。"

唐宋三河改隶

三河者，河东、河内、河南也。《货殖传》曰："唐人都河东，商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为河东郡，河东县为理所（汉蒲阪县）；本朝隶陕西路，为河中府河东郡。李唐以怀州为河内郡，河内县为理所（汉野王县）；本朝隶河北西路，为怀州河内郡。李唐以洛州为河南府，河南县为理所（古郏鄏地）；本朝隶西京，为河南府河南郡。盖本朝建都汴州，所以与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从而改隶。

梁　园

《诗事录》云："近世武人，如节度使柴宗庆作诗云：'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梁园，战国时魏惠王徙治大梁，即其地，今京师之东城是也。"余以为非是。汴州与宋州接境，汉梁孝王有兔园、平台、雁鹜池在焉，故梁园之称以此。

白矾楼

京师东华门外景明坊，有酒楼，人谓之矾楼。或者以为楼主之姓，非也。本商贾鬻矾于此，后为酒楼。本名白矾楼。

两兰溪县

兰溪在唐，为两县名。一属蕲州（浠水改为兰溪），一属婺州。杜牧之诗："兰溪春尽水泱泱"，盖蕲州之兰溪也。杜守黄州作此诗，黄承兰溪下流故耳。

水中高土名曰洲

或曰："州，畴也。畴其土而生之也。"余按，《说文》曰："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洲。"所以今之近水之滩岸皆曰洲。

鲁澹台墓

洪州东湖总持院之侧，有一旧坟，极高大，无铭志，无敢樵采者。好事者以巨碑镌径尺字，曰"呜呼！有鲁澹台子羽之墓。"余按，《汴州记》及《九域志》，开封有澹台子羽墓，其庙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焉。盖子羽鲁人，去梁、宋不远。若洪州之墓，恐失于稽考也。

烂柯亭

李宗谔云："达州烂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观仙弈棋不去，至斧柯烂于腰间，即此地也。"乃知观棋烂柯，不止衢州。

姑射山

《新唐书·地理志》："姑射山"。窦苹《音训》云："一名平山，又名壶口山。射，音亦。"予按《列子》、《庄子》音释，射皆音夜，不音亦。

连州以山名

刘禹锡云："连之为州，以山得名。"盖未指其所出。按，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黄连岭，隋文帝取以名州。今连州所纂《湟州集》，不载所始。止云"唐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连州。"盖亦不善考者也。

滦河县

窦苹《新唐书音训·本纪·滦河》云："滦，力官切。滦水，出奚国都山。诸书《山海经》并无此字，唯见于切韵。"又《忠义列传·滦河》云："音栾。今大辽平州，东临滦河是也。"予按，《北鄙须知》："大辽有滦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滦河县，西至滦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见滦河县在平州之西；窦以为在东，非也。

卷十　议论

周子醇《乐府拾遗》出塞诗

周子醇作《乐府拾遗》，谓孔子删诗，有全篇删去者，有删去两句者，有删去一句者。如传所谓"客去歌株离"，则删去全篇者也。"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离于箕，风扬沙矣。"则删去两句者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则删去一句者也。子醇之论如此。尝为《出塞诗》云："雉堞高临榆柳长，汉家旧垒遥相望。狼山弄碧围平野，易水流寒入大荒；千里封疆连草木，百年民物自农桑。传闻漠北尚锋镝，吾与貍胡沙塞傍。"

诗非富贵语

《归田录》谓："晏元献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然此乃乐天诗。乐天又有一诗类此，云："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陈无己皆所不取，以为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也。

荆公以《北山移文》为不然

王荆公《草堂》诗，盖以《北山移文》为不然。"丛条瞋胆，叠颖怒魄。或飞柯以折轮，乍抵枝而扫迹。请回俗士驾，为君谢逋客。"故卒章云："叠颖何劳怒，东风汝自摇。"

《侠客行》寓意不同

李太白《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微之《侠客行》云："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惠连宋武诗

谢惠连《七夕》诗："落日隐檐楹，升月照帘栊。团团满叶露，淅淅振条风。"萧氏取以入选。然予观宋孝武云："白日倾晚照，弦月升初光。泫泫叶满露，萧萧庭风扬。"意虽类之，而雄浑顿挫，过惠连远矣。至惠连"昔离秋已两，今聚夕无双"，亦不可掩也。

乐天二诗相反

白乐天《思竹窗》诗："不忆西窗松，不忆南宫菊。惟忆新昌堂，萧萧北窗竹。"又《题沈子明壁》云："不爱君池东十丛菊，不爱君池南万竿竹。爱君帘下唱歌人，色似芙蓉声似玉。"二诗相反如此。

渊明二诗相反　张季鹰诗与渊明类

陶渊明诗云："虽留身后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又作《拟古》诗云："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二意相反如此。季鹰云："与我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与陶前诗相类。

陈公辅黄鲁直诗

王直方《诗话》记陈公辅《题湖阴先生壁》云："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见而笑曰："戏君为寻常百姓耳。"古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然以予观之，山谷有诗《答直方送并蒂牡丹》云："不如王谢堂前燕，曾见新妆并倚栏。"若以荆公之言为然，则直方未免为山谷之戏，政苦不自觉尔。

崔李诗语同意异

崔信明有"枫落吴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枫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语同而意异。

杜子美鲍照李颀白鸥波浪句

东坡以杜诗"白鸥波浩荡"，波乃没字，谓出没于浩荡间耳。然予观鲍照诗有"翻浪扬白鸥"，唐李颀诗有"沧浪双白鸥"。二公言白鸥而继以波浪，此又何耶？

支遁臂鹰走马

《世说》载支遁道林常养马数匹，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云："贫道重其神骏。"《高僧传》载支遁常养一鹰，人问之何以？答曰："赏其神骏。"然世但称其赏马，不称其赏鹰。惟东坡有《谢云师无着遗支遁鹰马图》诗，所谓："莫学王郎与支遁，臂鹰走马怜神骏。还君画图君自收，不如木人骑土牛。"

荆公山谷诗意同事同

荆公《咏淮阴侯》："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虏，东面置座师广武。谁云晚计太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诗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临江》云："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山谷《黄雀》诗："牛大垂天且割烹，细微黄雀莫贪生。头颅虽复行万里，犹和盐梅傅说羹。"二诗使袁谭事亦同。

陈无己王荆公孙莘老论韩文嗜好不同

陈无己《记秦少游》云："元和圣德诗，于韩文为下，与《淮西碑》如出两手，盖其少作也。"然荆公于《淮西碑》不以为是，其《和董伯懿咏晋公淮西碑佐题名》诗云："退之道此尤俊伟，当镂玉版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而孙莘老又谓《淮西碑》"序如书，铭如诗。"何耶？信知前辈嗜好不同如此。

荆公不以退之为是

荆公不以退之为是，故其诗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送吕使君潮州》诗云："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有若大颠者，高材能动人。亦勿与为礼，听之汨彝伦。"故其《答文忠公》诗云："他日倘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文贵自然

文之所以贵对偶者，为出于自然，非假于牵强也。潘子真《诗话》记王禹玉元丰间以钱二万、酒十壶饷吕梦得。梦得作启谢之，有所谓"白水真人，青州从事"，禹玉叹赏之为切题。后毛达可有《谢人惠酒启》云："食穷三岁，曾无白水之真人；出饯百壶，安得青州之从事。"此用梦得语，尤为无功。非特出于剽窃，又且白水真人为虚设也。至若东坡得章质夫书，遗酒六瓶，书至而酒亡。因作诗寄之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二句浑然一意，无斧凿痕，更觉其工。

蓄家妓示客而致祸

蓄家妓以为欢，主人之本意也，然古今反以取祸者有之。晋石崇有妓绿珠，孙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劝赵王伦诛崇。五代安重诲尝过任圜，圜为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诲欲之，而圜不与。由是二人相恶，重诲诬以反而杀之。二人皆以家妓示客而致祸。唐人李清《咏石季伦》诗云："金谷繁华石季伦，只能谋富不谋身。当时纵与绿珠去，犹有无穷歌舞人。"若李清之言，则宜若季伦、任圜之失。及观《外史梼杌》记潘沆事，则又不然。沆事伪蜀王建为内枢密使，有美妾曰解愁，善为新声，及工小诗。建至沆第，见而欲取

之，而沆不肯。弟谓沆曰："绿珠之祸，可不戒哉?"沆曰："人生贵于适意，岂能爱死而自不足于心耶?"人皆服其守。以予观之，沆之不死，盖幸耳，何足以有守服之哉。

江西宗派

蕲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诗，与吕居仁相善。既没六年，当绍兴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见居仁岭南，出均父所为诗，属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详。已而居仁自岭外寄居临川，乃绍兴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诗知名者二十五人，谓皆本于山谷，图为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则居仁作《宗派图》时，均父没已六年矣。予近览赣州所刊《百家诗选》，其序均父诗，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为耻。"殊不知均父没已六年，不及见图。斯言之妄，盖可知矣。

东坡以魏郑公学纵横之术

东坡作《谏论》，以魏郑公以苏张之辩，而为谏诤之术。且云："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术，其所以与苏张异者，心正也。"世或以东坡之论为不然。予读郑公《出关》诗云："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羁南越，凭轼下东蕃。郁郁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东坡实不见此诗，盖识见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读书不博，未可以轻议前辈也。予后读《旧唐书·魏公传》云"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乃知魏公少学纵横无疑。

圣俞诸公以郭功甫为李太白后身

章衡子平《答郭功甫书》，其略云："郑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圣俞，皆以功甫为李谪仙之后身。吾不知谪仙之如夫子之少时，其标格渊敏，已能如此老成否?"子平所以答功甫之贶，不得不尔。然圣俞诸公以功甫为李白后身，求诸诗文，信不诬矣。盖圣俞有《赠功甫》云："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然东坡、山谷，不以为然。故《题功甫醉吟庵》云："不用骑鲸学李白，东入沧海观桑田。"盖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诗话》亦载东坡谓郭祥正只知有韵底是诗。而张芸叟《诗评》亦云："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终日揖逊。求其适口者，少矣。"

张文潜寄意

张文潜言："昔以党人之故，坐是废放。每作诗，尝寄意焉。"有云："最怜杨柳身无力，付与春风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

王逸《天问》　刘禹锡《问大钧》

王逸《天问章句》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余因悟刘禹锡《问大钧》之为非。

诗文当得文人印可

韩子苍言："作诗文当得文人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辈汲汲于求知也。"又云："诗文要纵，纵则奇。然未易到也。"

韩退之杜子美诗用韵

孔经父《杂说》谓："退之诗好押韵累句以云工，而不知叠用韵之病也。《双鸟》诗两头字、两秋字，《孟郊》诗两鱼字，《李花》诗两花字，《示爽》诗两千字。"殊不知古之作者，初不问此。杜子美《八仙歌》两船字、两天字、两眠字、三前字，《狄明府》诗两诋字，此岂可以常法待之哉。

古文自柳开始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尚俪偶，自柳开首变其风。始天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愈文数十篇授开，开叹曰："唐有斯文哉。"因谓文章宜以韩为宗，遂名肩愈，字绍元。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张景谓："韩道大行，自开始也。"开未第时，采世之逸事，居魏郭之东，著野史。自号东郊野夫，作《东郊野夫传》。年逾二十，慕王通《续经》，以经籍有亡其辞者，辄补之。自号补亡先生，作《补亡先生传》。遂改旧名与字，谓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必欲开之为涂，故字仲涂。太祖开宝六年登科，时年二十七。尝谓张景曰："吾于书止爱《尧》、《舜》典、《禹贡》、《洪范》。斯四篇，非孔子不能著之；余则立言者可跂及矣。《诗》之《大雅》、《颂》，《易》之《爻》、《象》，其深焉；余不为深也。"盖开之谨于许可者如此。前辈以本朝古文始于穆伯长，非也。

右军承《汉书》误

王彦辅《麈史》，与陈正敏《遁斋闲览》，皆云："余季父虚中云：'王右军《兰亭记》，其文甚丽。但天朗气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选。'余亦谓丝竹管弦，语亦重复。"以上皆陈语。予考《汉书·张禹传》云："后堂理丝竹管弦。"乃知右军承《汉书》之误。

绛州牧辟张璨推官

张璨，本农家子。年三十余，始就学，遂号通儒。晚居绛台，会绛牧左右无佳士，率挠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谕以璨者，若置诸宾席，则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备礼以请璨，璨辞以病。牧窃讶之，因托所亲叩其所以然。璨曰："郡牧真贤，但左右非才污之。璨若受其请，欲尽去其左右之不率者，虑不

能行。且忧反为此辈所卖，则璨之道不行必矣。”牧闻之，嗟赏再三。使谓之曰：“秀才姑受礼命，某能行之。”寻奏辟绛州防御推官，向来所谓不法者，尽逐之。杜绝请托，狱讼无私，翕然称治。后唐明宗因是识擢。历汉、周，官止侍御史。吴子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绛之宾主，天下岂有不平乎？是以孔明、王猛，虽以偏方小国，用于艰难之时，卒见取于天下后世者，亦由此而已。”

李逢吉裴度谏穆宗

古人有言曰：“止骂所以助骂，助骂所以止骂。”又曰：“劝人不可指其过，须先美其长。人喜则语言易入，怒则语言难入。”诚哉，是言也。穆宗以童昏帝天下，未容轻责。观其良心，岂无勉强之理欤？崔发驱曳中人，因系狱，不以郊赦原。台谏官如李勃、张仲方论赦，皆不听。及李逢吉从容言曰：“崔发驱曳中人，诚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恭，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释其罪。其后穆宗欲幸骊山温汤，李绛、张仲方屡谏不听。张权舆叩头殿下，以为周幽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皇葬骊山而国亡；明皇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卒幸骊山，还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后欲幸东都，宰相暨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计道里费，裴度从容言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圮。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全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罢工役。夫穆宗一人耳，考其三事，谏者或不从，或始拒而终从。由是言之，穆宗岂不能晓事者哉，系谏者之能否而已。昔李克用为一藩镇。性尤严急。左右有过，无大小必死。大将盖寓能揣其意，婉辞裨益，无不从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将吏，寓必阳助之怒，克用无不释之。寓亦知此道欤。

人臣用心当以范尧夫为法

南唐江文蔚，累官至御史中丞。性鲠直，不附权要。每将上奏疏，必不问家事。先市小船，为左迁之计。竟以对仗弹冯延巳、魏岑忤旨，左迁九江幕职。范尧夫上章言事，未报，有见之者曰：“闻相公上章后，已备远行，非他人所能及。”尧夫曰：“不然，纯仁所言，幸主上听而行之。岂敢为难行之说，以要誉焉。”人臣用心，要当以尧夫为法。如文蔚之市小船，直浅丈夫哉。岂吾孔子以微罪行之意欤？

陆喜言之繁

陆喜曰：“孙皓无道，肆其暴虐。若龙蛇其身，沉默其体，潜而勿用，趣不可测，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养，玄静守约，冲退淡然，此第二人也。侃然体国思治，心不辞贵，以方见惮，执政不惧，此第三人也。斟酌时宜，在乱犹显，意不忘忠，时献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谨，不为谄首，无所云补，从容保宠，此第五人也。过此以往，不足复数。故第二以上，多沦没而远悔吝；第三以下，有声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识君子，晦其名而履柔顺也。”或者谓吴子曰：“陆喜之言，其至矣乎？”予曰：“是何言之繁也。不有孔子之言哉：‘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是故以微子居第一矣。故《诗》称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圣人有以取之。予故曰：是何言之繁也。”

荀彧以高祖比曹操　元微之以比裴度

人有幸不幸。荀彧汉之忠臣，而杜牧著论讥之云：“荀彧平日为曹操画策，尝以高祖比之，则是与操反无疑。”予则以为不然。且元微之《上裴晋公书》云：“日者阁下方事淮、蔡，独当炉锤。始以追韩信、拔吕蒙为急务，固非叔孙通荐儒之日也。”然则微之固尝以高祖比裴度矣。而谓微之劝度反，可乎？

王公进退自安

世言祸福由天，非也。予观元丰间儒者郭景初善论命，谓富彦国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时生，四十八岁，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后召为相，终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禄绝之运。全神养气，年八十余，至甲戌运方死。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五十八岁，自首厅求出，知江宁府。继乞致仕，以避午上禄败之运。安闲养性，又仅延十年之寿而死。苏子容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时生，七十四岁拜左相。数月求出，知陈州。连乞致仕，以避丙戌火库禄衰之运。七十九尚康宁。王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时生，六十六岁拜左丞，次年求出，知汴州。连乞致仕，以避晚年勾绞杀亡神之灾。竟以寿终。元祐之臣，惟苏与王不罹贬谪者，以其求速退也。苗受之殿帅，己巳生，六十岁建节，六十一岁坚求出，知潞州。连乞致仕，以避巳上禄绝伏吟之运。康宁六十七年，未出巳运。甲戌年，复召为殿帅，次年死。由此观之，王公进退，可以自安耳。

解四十五十而无闻

《论语》：“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矣。”解者虽多，皆不得其旨。予按，曾子书《修身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则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则不闻矣。”乃知《论语》所谓“无闻”者，不以善闻也。

歌行吟谣

《西清诗话》谓：“蔡元长尝谓之曰：‘汝知歌行

吟谣之别乎？近人昧此，作歌而为行，制谣而为曲者多矣。且虽有名章秀句，苦不得体。如人眉目娟好，而颠倒位置，可乎？”余退读少陵诸作，默有所契，惟心语口，未尝为人道也。”予按，《宋书·乐志》曰：“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然则歌行吟谣，其别岂自子美邪。

论皇字

《太平清领书》，汉于吉所传，其师宫崇书也。其言皇字曰：“一日而王。一者，天也，天者数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则王。故为字，一与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予以为不然。夫王之字，则贯三才而一之，则天之义已备矣。故字书止以从自、从王。皇者，王之所自出也。崇为臆说，无取。

杜子美《杜鹃》诗用乐府江南古辞格

鲍彪《诗谱论》，引东坡先生谓：“王谊伯以杜子美《杜鹃》诗前四句，盖是题下注为误。而谓四句指严武、杜克逊等。而彪以为郑公去年已卒，及崔宁此时正乱西川。不应近舍崔宁而远谈郑公，又不应有刺史，岂实言有无杜鹃邪？”以上皆彪说。王观国《学林新编》云：“子美绝句云：‘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诗正与《杜鹃》诗相类，乃是一格。”以上皆王观国说。予尝以为王氏甚得之，但不曾援引古人为证。且《乐府》有《江南古辞》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子美正用此格。

解风马牛

洪龟父诗：“鸿雁书远空，马牛风寒草。”予于下句全不解。按，《左氏》：“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按，服虔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尚书》称“马牛其风”。《左氏》所谓“风马牛”，以马牛风逸，牝牡相诱。孔颖达云：“盖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而洪用于此，何哉？

革已日乃孚

朱子发《解革已日乃孚》云：“先儒读作已事之已，当读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浃矣。己日者，浃日也。”其说甚当，第未有所据。予按，《周礼》：“县治象，浃日而敛之。”说者曰：“自甲至癸，十日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也。”今自庚至己，则浃日矣。故孔颖达曰：“浃为周匝也。”

论马牛称匹

《左氏传》：“襄公二年，马牛皆百匹。”或曰，“牛亦可以称匹”，非也。《司马兵法》：“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则牛当称头，不当称匹。今此称匹者，并言之耳，经传之文多类此。《易·系辞》云：“润之以风雨。”《论语》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车马。”《曲礼》：“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皆从一而省文也。

辨四族

东坡先生《辨四族》云：“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故其言时有可考，以正汉以来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穷奸极恶，则必诛于尧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鲧悻直以亡身’，则鲧盖刚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则安能以变四夷之俗哉？由此观之，四族皆非诛死，亦不废弃。但迁之远方，为要荒之君长耳。左氏之言，皆后世流传之过。若尧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则尧不足为尧矣。”以上皆东坡说。予按，《左氏传》云：“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夫左氏所谓“傲狠”者，则屈原所谓“刚直”也。意屈取此耳。梼杌，即鲧也。左氏所谓“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即非诛死矣。岂东坡别有所见而为是说欤？不然，何差殊如此也？

臧文仲家有宝龟

《礼器》曰：“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不台门，言有称也。”臧文仲家有守龟，名曰蔡。文仲三年为一兆，武仲三年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为三兆。文仲，卿大夫也，而家有宝龟，可乎？此孔子所以不取也。

王观国辨柳子厚不取童谣

王观国《学林新编》，辨柳子厚非《国语》曰：“献公问于卜偃：‘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子厚非曰：‘童谣无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观国按，诗书有曰古人，有曰夏谚，有曰周谚，此皆与童谣一体，盖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谚、曰周谚、曰童谣耳。故诗三百篇率多妇人、女子、小夫、贱隶之所为耳。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虽童谣何伤焉？”以上皆观国说。予按，《列子》载：“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与不治，亿兆之愿戴己与不愿戴己。顾问左右，外朝及在朝，皆不知也。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童儿谣曰：‘粒我蒸民，莫非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曰：‘儿，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闻之大夫。’大夫曰：‘古诗也。’尧还宫召舜，因禅以天下，舜不辞而受之。”夫子厚以谣为不足取，固已非矣。观国排之，不能引此，而姑以夏周之谚，又何陋耶！

淮水竭　王氏灭

内翰汪彦章为《汪及之种德堂记》云：“昔王祥、

王览，当东汉之末，兄弟隐居者三十余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晋而子孙极蕃以大，更六朝迄隋、唐数百年，谱牒不能传而后已。故谚曰：'淮水竭，王氏灭。'淮水固无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予按，《南史·王悦之赞》曰："昔晋初渡江，王导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灭。'"观夫晋氏以来，诸王冠冕不替。盖亦人伦所得，岂惟晋禄之所传乎。及于陈亡之年，淮流实竭。曩时人物，扫地尽矣。斯乃兴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废，岂知识之所谋乎。然则陈亡之年，淮水实竭。而汪氏以为淮水实无可竭之理，何耶？岂汪氏偶忘之欤？兼'淮流竭，王氏灭'之语，郭璞之辞。本载《晋书》，亦非俗谚也。

《尚书》孔臧以多为少 《毛诗》太史公以少为多

事无所据者，皆不可以为信，所以古人戒于议论也。如《尚书》一经，太常孔臧尝以多为少矣。《毛诗》一经，太史公尝以少为多矣。何以见之？《尚书》有百篇。自秦焚以来，汉初求之，惟得二十八篇。故孔臧《与孔安国书》云："《尚书》二十八篇，前世以为放二十八宿。"此尤可笑。至如汉、魏诸儒，马融、郑康成、王肃、杜预，皆疑经传所引《秦誓》，以其文似若浅露。及晋元帝渡江时，豫章内史梅赜始献孔安国所注《古文尚书》。其内有《秦誓》三篇，凡记传所引，悉皆有之。此孔臧以多为少也。《左氏传》载季札聘鲁，请观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又为之歌《邶》、《鄘》、《卫》，又为之歌《王》，又为之歌《郑》，又为之歌《齐》，又为之歌《豳》，又为之歌《秦》，又为之歌《魏》，又为之歌《唐》，又为之歌《陈》，又自桧以下无讥焉，又为之歌《小雅》，又为之歌《大雅》，又为之歌《颂》。然则乐工所歌诗风十五国，其名与诗同，惟次第稍异耳。由是知孔子以前，篇目已具。其所删削，盖又不多。又传记所引逸诗甚少，知元不多故也。太史公《史记·孔子世家》乃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盖太史公之失，以少而为多也。

北土重同姓

世以同宗族者为骨肉。《南史·王懿传》云："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王懿闻王愉在江南贵盛，是太原人，乃远来归愉。愉接遇甚薄，因辞去。"又按，颜之推《家训》曰："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予观南北朝风俗，大抵北胜于南。距今又数百年，其风俗犹尔也。

万乘字音

天子万乘，诸经音训皆作去声。余读晋傅玄《汉高祖画赞》曰："赫赫汉祖，受命龙兴。五星协象，神母告征。讨秦灭项，如日之升。超从侧陋，光据万乘。"亦可以平声用也。

郑谷胡少伋荆公张说诗

郑谷《送春》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一夜不须寐，未到晓钟犹是春。"胡少伋诗云："含酸梅子渐生仁，莺老花飞迹已陈。一夜南风摇斗柄，明朝烟柳不关春。"信知才力之不侔也。然胡意亦本荆公诗："欲知人世春多少，先验东方北斗杓。"荆公诗又本于张说《守岁》诗："愁心随斗柄，东北望回春。"

一则仲父二则仲父

王立之《诗话》云："或云：'一则仲父，二则仲父'，可对'千不如人，万不如人'。"予以为"一则仲父，二则仲父"，可对"千冯道，万冯道"。苏子由《和东坡定惠院月夜诗》有云："娄公见唾行已干，冯老尚多谁定骂。"自注云："千冯道，万冯道，此语乃旧传也。"然五代有"一则任圜，二则任圜"之语，此亦可对也。

诗因助语足句

卢延逊有诗云："不同文赋易，为有者之乎。"予以为不然。尝见张右史记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举登第，作诗多用助语足句。有《送人应举诗》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携手去来兮。"又《赠人落第诗》云："命也岂终否，时乎不暂留。勉哉藏素业，以待岁之周。"云此格古所未有。予以是知延逊之诗未尽。

林子中论坡诗失为臣体

东坡《赠传真妙善大师惟真诗》，先言"平生惯写龙凤质"，后言"尔来传写亦及我"。林子中谓失为臣体。予以为论诗岂当尔耶。

阿谀非保身良策

朱全忠尝与僚友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宜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予观唐太宗恶宇文士及佞其喜嘉木，太宗英主，固宜尔。彼全忠一凶人，犹知以顺旨为可杀。而世之小人，方以阿谀为保身之良策，何哉。

袁天纲相武后

唐史载武后之幼，母抱以见袁天纲，绐以男。天

纲视其步与目，惊曰："龙瞳凤颈，极贵验也。若为女，当作天子。"此说失于不择，盖取《谈宾录》之过也。天纲视人祸福，每见于十年之后，虽时日不差。孰谓男女不辨，而可以善相称。

周幽王击鼓而褒姒笑

《吕氏春秋》载戎尝寇周，幽王击鼓，诸侯皆至，褒姒大悦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数击鼓，而诸侯至无寇；及真寇至，击鼓而诸侯不来，遂为戎所灭。予尝观宋景文《雁奴说》，王荆公《雁奴诗》。然后知幽王者，其自为雁奴乎。《史记》以为举烽火。

梅圣俞孙绰哀诗

江邻几《杂志》云："梅圣俞至宁陵，寄诗云：'独护慈母丧，泪与河水流。河水终有竭，泪泉常在眸。'彦猷持国讥作诗早，俞应之以蓼莪及傅咸赠王何二侍中诗。"以上皆江说。余谓不独此，晋孙绰作《表哀诗》，其序云："自丁茶毒，载离寒暑，不胜哀号，作诗一首，敢冒谅暗之讥，以申罔极之痛。"故洪玉父以鲁直丁母忧，绝不作诗。夫鲁直不作者，以非思亲之诗也；孙绰作者，以思亲之诗也。由是知圣俞作诗之早，庸何伤乎？其曰"敢冒谅暗之讥"，则虽人臣，亦可以谅暗也。

诗有夺胎换骨　诗有三偷

洪觉范《冷斋夜话》曰："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少陵、渊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予尝以觉范不学，故每为妄语。且山谷作诗，所谓"一洗万古凡马空"，岂肯教人以蹈袭为事乎？唐僧皎然尝谓："诗有三偷：偷语最是钝贼，如傅长虞'日月光太清'，陈后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偷意事虽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浑'太液微波起，长杨高树秋'，沈佺期'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是也；偷势才巧意精，略无痕迹，盖诗人偷狐白裘手，如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王昌龄'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是也。"夫皎然尚知此病，孰谓学如山谷，而反以不易其意，与规模其意，而遂犯钝贼不可原之情耶？

辨唐彦谦苏子瞻诗用三尺字

叶少蕴《石林诗话》云："杨大年、刘子仪皆喜唐彦谦诗，以其用事精巧，对偶亲切。黄鲁直诗体虽不类，然不以杨、刘为过。如彦谦《题高庙》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每称赏不已，多示学诗者以为模式。三尺、一抔，虽是著题，然语皆歇后。一抔事无两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则三尺律、三尺队皆可，岂独剑乎？'耳闻明主'，'眼见愚民'，尤不成语。予数见交游道鲁直语，意不可解。苏子瞻有'买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劳挽六钧'，亦同此病。六钧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剑字，此理甚易知也。"以上皆《石林》语。予按，《高祖纪》云："上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韩安国传》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颜师古注曰："三尺，剑也。而流俗书本或云'提三尺剑'，剑字后人所加耳。"然则《石林诗话》乃有歇后之说，何邪？

董十郎儿

天下之事，多成于贫贱感激之中，或败于富贵安乐之际，理无可疑也。苏秦其所成就，虽不足道。使其有二顷之田，其能佩六国相印乎？又况于为天下者哉。故中兴难于创业，是谓不刊之说。宣帝、光武所以独称于汉者，以二君俱起于民间耳。董敦逸，吉之永丰县村落人。哲庙时，为吏部侍郎。招乡人之寓太学者，以训童稚。童稚业不精进，董责之。自言"幼入上庠，甘齑盐者凡几年。今汝若此，何以有成邪？"其乡人答曰："公言过矣。侍郎乃董十郎儿，贤郎乃董侍郎儿。以此校之，固相什伯矣。"予尝爱其言有理。古语有之："其言虽小，可以喻大。"董起白屋，父行第十。

蔡元长欲为张本

自古奸人，周身之术非不至。然而祸患之来，卒出于非意所及者，何耶？盖恶逆既积，则天地鬼神所不容，其谋徒巧也。宣和四年，金人攻大辽，遣王纬来乞师。宰相王将明主其议，以童贯为宣抚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长作诗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坚守，六月行师合早归。"元长之为是诗也，盖欲为他日败事张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长首建平燕之议，招纳燕人李良嗣以为谋，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锦袍铁幞，为大将。计议已定，会仔息抵罪伏诛，遂止。将明所为，乃推行元长之意，世可尽欺乎？元长始以绍述两字，劫持上下，擅权久之。知公议不可以久郁也，宣和间，始令其子约之，招致习为元祐学者。是以杨中立、洪玉父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门下客著《西清诗话》以载苏、黄语，亦欲为他日张本耳。终之祸起朔方，竟以不免，岂前所谓其谋徒巧耶。

欧阳公论冯道乃壮岁时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圣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结乌足以论之。求诸后世，狄仁杰、冯道庶几焉。仁杰则人无异论。道自为欧阳公所诋，故学者一律不复分别，惜哉！独富郑公、苏黄门、王荆公以大人称之。盖欧阳公为史时，甫壮岁；使晚为之，必不尔也。前辈谓韩魏公庆历嘉祐施设，如出两手，岂老少之异欤？欧阳公出处与韩同，其论冯道，予以为当以庆历嘉祐为例。则道也，庶乎有取于欧阳公矣。

东坡诋程颐不如欧阳公善处石守道江邻几

东坡先生才气高一时，未始下人。故自言嫉程颐之奸（见公奏议），又诋程为"鏖糟陂里叔孙通。"（见孙君孚《谈圃》）然议者以为过。故吕原明《家塾记》云："元祐初，苏子瞻与程正叔不相能"；又言："不如欧阳永叔之善处石守道也。"以予观之，岂特待守道为然。江邻几与欧阳公契分不疏，晚著《杂志》，诋公尤力。梅圣俞以为言，而公终不问。邻几既死，公吊之，哭之痛。且告其子曰："先公埋铭，修当任其责矣。"故公叙铭邻几，无一字贬之。前辈云："非特见公能有所容，又使天下后世读公之文，知公与邻几，始终如一，且将不信其所诋矣。"《孟子》曰："以善养人者，然后能服天下。"欧阳公之谓矣。

高祖用良平韩信

宋景文公云："或讥汉高祖非张良、陈平不能得天下，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于良、平，乃能听其谋。至项羽不能用范增，则败矣。"予以景文徒知其一耳。独不见韩信之言乎？方信之被擒也，互论其长。信曰："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嗟乎，不知高祖胸中，能着几韩信耶！

论《易》

宋景文公云："刘齐善言《易》。说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故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叙乾为玉、为金，坤为牛、为马之类，本释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予以齐谓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是矣。然弼尝云："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则齐之说，即弼之说也。

景文又云："王弼注《易》，直发胸臆，不如郑康成等师承有自也。或曰：'何以得立为一家？'景文曰：'弼弃易象互体，专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诸儒不能訾。'"予以为不然。盖《易》之书，其道有四：意、言、象、数是也。有数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意，有意而后有言。今舍象数而以言意论《易》，是犹剪其根本，而求枝叶之繁，可乎？《易》之道，在六经尤为简奥。盖《五经》止言人事，而《易》则三才具焉。第汉儒象数之余，流为灾祥刻应之说，所谓过之者兹，后世所以深排之。若以论《易》而舍象数，则非矣。然则弼者，岂所谓不及者耶？

张伯玉记六经阁取王弼传《易》意

古人要为不可及。王弼传《易》，于初九"潜龙勿用"下注云："文言备矣。"世之陋者，往往诋其无所发明。予尝见蜀李畋著论，以为"弼之所传止于四字者。盖易经之旨，未敢率用己意，欲尊乎道也。"乃知前辈用心如此。予尝见吕居仁言，曾子固初为太平州司户，时张伯玉作守。欧阳公与荆公诸人咸荐之，伯玉殊不为礼。一日，就设厅作大排，召子固。惟宾主二人，亦不交一谈。既而召子固于书室，谓曰："人以公为曾夫子，必无所不学也。"子固辞避而退。一日，请子固作《六经阁记》，子固屡作，终不可其意。乃谓子固曰："吾试为之。"即令子固代书曰："六经阁者，诸子百家皆在焉，不书，尊经也。"（文多不载）乃知伯玉之意，取李畋发明弼传《易》之意耳。伯玉，字公达，范文正公客。所以揭己，示子固如此者。子固年少恃才名，私以不识字诋之，伯玉有所闻，故耳。

东坡知味　李公择知义

东坡在资善堂中，盛称河豚之美。李原明问其味如何？答曰："直那一死。"李公择尚书，江左人，而不食河豚。尝云："河豚非忠臣孝子所宜食。"或以二者之言问予，予曰："由东坡之言，则可谓知味；由李公择之言，则可谓知义。"

著述须待老

前辈未尝敢自夸大。宋景文公尝谓："予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至道乎？"又曰："予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臣曰："公之文进矣，仆之为诗亦然。"故公晚年修《唐书》，始悟文章之难。且叹曰："若天假吾年，犹冀老而后成。"南城李泰伯叙其文，亦曰："天将寿我乎，所为固未足也。"类皆不自满如此，故其文卓然自成一家。善乎欧阳公之言曰："著述须待老，积勤宜少时。"岂公亦有所悔耶？

太祖推服桑维翰

太祖尝与赵普议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维翰者，与之谋乎？"普对曰："使维翰在，陛下亦不用，盖维翰爱钱。"太祖曰："苟用其长，亦当护其短。措大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予按，晋去国初未远，故太祖所以推服维翰者，宜有以得之。使维翰获用，岂尽出普下乎？盖尝因太祖推服之义，而考维翰本传。其议论皆为欧阳公削去，无从而见之。其后读孔氏《续世说》，载出帝之初，浸用景延广。维翰恐与契丹失欢，上疏曰："议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亿，谓之耗蠹。有所卑逊，谓之屈辱。微臣所见，则曰不然。且以汉祖英雄，犹输货于冒顿；神尧武略，尚称臣于可汗。此谓达于权变，善于屈伸。所损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兹交造，遂成衅隙，自此岁岁调发，日日转输，困天下之生灵，空国家之府藏，此为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将帅擅权。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郡，得

以骄矜。外刚内柔，上陵下替。此为屈辱，又非多乎?”所具止此，议论虽不尽见。其揣度事势，深切着明，有能加之者欤？太祖所以推服之也。

繁钦论鼓吹　崔令钦教坊女善歌

陈后山云：“繁钦与魏文论鼓吹云：‘潜气内转，哀声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不若唐崔令钦语也。崔记教坊任智方四女皆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纳凄惋，收敛浑沦，三姑子容止闲和，傍观若意不在歌；四姑子发声遒润，虚静似从空中来。崔在唐不以文名，若此语可以谓之文矣。

贵在富下

《司马季主传》云：“《传》曰：‘富为上，贵次之。’”《系辞》云：“崇高莫大乎富贵”，贵在富之下。予尝记钱希白著书，有人王令，遇鬼胡元春。令询向去禄寿，胡笑曰：“阴功与天爵俱高。人爵，末事也。《尚书》五福，不言禄，此乃深旨，非老夫所能知也。”予乃知贵在富下者以此。

颜鲁公失言

颜鲁公将死，叱李希烈曰：“吾年且八十，官太师。吾守吾节，死而后已。”予尝曰：鲁公之节，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不能不失于其言。使年未至于八十，官未至于太师，节可不尽乎？齐、梁以来，视易君如弈棋，士鲜知节义。褚渊为齐司徒，贺客满座。褚炤欢曰：“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复有期颐之寿。嗟乎，使如炤言，国何赖于老成哉。

张华死有余愧

人臣事君当大位者，事有关于社稷，虽以死争可也。予见古今备礼数，作文具者多矣。晋张华被执，曰：“式干之议，臣谏章具存，可覆按也。”张林曰：“谏而不从，何不去位?”华无以对。予谓华死而有知，有余愧矣。

卷十一　记诗

题寝宫诗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韩子苍云：“此诗题于寝宫，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闲燕堂联句

王仲至与秦少游谒恭敏李公，饭于闲燕堂，即席联句云：“黄叶山头初带雪，绿波尊酒暂回春。”（钦臣）“已闻璧月琼枝句，更看朝云暮雨人；”（观）“老愧红妆翻曲妙，喜逢嘉客放怀新。”（钦臣）“天明又出桃源去，仙境何时再问津。”（观）

青州从事

皮日休《谢人送酒》诗：“门巷萧条空紫苔，先生应渴解酲杯。醉中不得亲相问，故遣青州从事来。”晋桓温有主簿，善别酒味。以好者为青州从事，谓青州有齐郡，言到脐也。韩子苍谢《信州连鹏举送酒》诗云：“上饶籍甚文章伯，曾共紫薇花下杯。钤阁昼闲思老病，故教从事送春来。”韵意皆同，当有辨其优劣者。

程夫子　范使君

韩持国闲居颍昌，程伯淳自洛往访之，时范右丞夷叟纯礼亦居颍昌。持国尝戏作诗示二公云：“闭门读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顾我未能忘世事，绿尊红妓对斜曛。”

海棠洲

王仲至使辽，回谒恭敏李公，席中赋诗云“穹庐三月已淹留，白草黄云见即愁。满袖尘埃何处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江公著由《微雨》诗知名

江公著初任洛阳尉，久旱微雨，作诗云：“云叶纷纷雨脚匀，乱花柔草长精神。雷车却碾前山过，不洒原头陌上尘。”司马文正公于士人家见之，借纸笔修刺谒江。且为称荐，由此知名。

花落去燕归来

晏元献公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诵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终篇者无几。又使别诵一诗云：“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仪凤终陈迹，鸣蛙只沸羹。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召至同饭，又同步游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又荐馆职，遂跻侍从矣。

偷眼看云生未生

山谷南还，至南华竹轩，令侍史诵诗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诵一绝云：“不用山僧供张迎，世间无此竹风清。独拳一手支颐卧，偷眼看云生未生。”称叹不已，徐视姓名，曰：“果吾学子葛敏修也。”

文正公属意小鬟妓

范文正公守番阳郡，创庆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尚幼，公颇属意。既去，而以诗寄魏介曰：“庆

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介因醻以惠公。今州治有石刻。

致心平易始知诗

吕与叔尝作诗云：“文如元凯徒成癖，赋似相如只类俳。惟有孔门无一事，止传颜子得心斋。”杨中立云：“知此诗，则可以读《三百篇》矣。”横渠《读诗》诗云：“致心平易始知诗。”

吴元中十岁赋诗

吴丞相元中十岁时，游寺赋诗云：“古木霜根重，残僧雪顶深。栋梁元剥落，香火半消沉。”在真州时，《赠吴正仲》诗云：“先生古人风，文字祖西汉。不令万钱食，亦合五花判。”

矮道士　老参军

信州铅山县治之北三里间石井资福院，有泉涌于山壁之下，澄澈如鉴。本朝诗人潘阆，移太平州散参军，过而留绝句云：“炎炎畏日树将焚，却恨都无一点云。强跨蹇驴来到得，皆疑渴杀老参军。”苏黄门过而跋之云：“东坡先生称眉山矮道士好为诗，诗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皆可喜者也。”予旧读《湘山野录》，喜阆所作《西湖曲》。及游江南，见题石井绝句，颇有前辈气味，不在石曼卿、苏子美下。若老参军、矮道士，自是一对。将恐漫灭失传，不知法真师能刻之石否？

巴苴仁频

“诸柘巴苴。”文颖曰：“巴苴，草名，一名巴焦。”李善曰：“苴，子余切。”“椁栗。”椁，音郢。“逾波”，谓前波趋后波也。“明月珠子，的皪江靡。”应劭曰：“靡，边也。明月珠子，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边。”张揖曰：“靡，崖也。”“唼喋菁藻，咀嚼菱藕。”《通俗文》曰：“水鸟食谓之唼喋。”《说文》曰：“肸，蚤布也。仁频。槟榔也。”韩偓诗云：“鹅儿唼喋雌黄嘴，凤子轻盈腻粉腰。”韩子苍诗云：“李侯梨钉坐，风味胜仁频。”

万松亭

万松亭在关山。始，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东坡元丰二年谪居黄州，过而赋诗云：“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崇宁以还，坡文既禁，故诗碑不复见。而经过题咏者，多不胜纪。番阳倪左司涛伤之以诗云：“旧韵无仪字，苍髯有恨声。”此之谓也。

杜子美集无遣忧

余家有唐顾陶大中丙子岁所编《唐诗类选》，载杜子美《遣忧》一诗云：“乱离知又甚，消息苦难真。受谏无今日，临危忆故臣；纷纷乘白马，攘攘着黄巾。隋氏营宫室，焚烧何太频？”世所传《杜集》，皆无此诗。

晏元献所得是知人

晏元献喜荐士，其得人最多。范蜀公作《公挽词》云：“生平欲报国，所得是知人。”

河阳见两龚

吕居仁记龚殿院彦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间，签判瀛州。与弟大壮同行，尤特立不群。曾文肃子宣帅瀛，欲见不可得。一日，径过彦和，邀其弟出，不可辞也。遂出相见，即为置酒，从容终日乃去。曾题诗壁间，其末句云：“自惭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阳见两龚。”近世贵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难得也。

天门岂可掉臂人

吕献可记丁晋公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王元之读曰“入公门，鞠躬如也。天门岂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放出一头地

东坡初登第，以诗谢梅圣俞。圣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书》略云：“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故东坡《送晁美叔》诗云“醉翁遣我从子游，翁如退之践轲丘。向欲放子出一头，酒醒梦断十四秋。”盖叙书语也。陈无己《赠魏衍》诗云：“名驹已自思千里，老子终当让一头。”

程伯淳辨李太白诗

程伯淳谓：“李太白诗：‘若教管仲身常在，宫内何妨更六人。’此语不然。管仲时，桓公之心特未蛊耳。若已蛊，虽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蛊尚能用管仲之理。”

程正叔不欲为闲言语

程正叔云：“王子真寄药与颐，无以为答。且素不作诗，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为闲言语耳。如古人作诗，无如杜甫。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则甚，颐所以不作诗。今《寄子真》诗云：‘至诚通化药通神，远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子真之学，须是独善。虽至诚洁行，然大抵只是长生久视之术，止济一身，故有是句。”正叔且云：“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之格。既用功，则于事有妨。古人

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予谓正叔盖有激而云。且诗云：“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之类，皆未免乎写物也。

剖破藩篱即大家

横渠先生张载作《克己复礼》诗曰：“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骄封闭缩如蜗。试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篱即大家。”

花月句

白乐天有《答元微之》诗云“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结后身缘。”初未悟其说。《元微之集·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云：“朦胧春月照花枝，花下音声是管儿。却笑西京李员外，五更骑马趁朝时。”

饶德操自号倚松道人

政和间，林灵素主张道教，建议以僧为德士，使加冠巾，其意以释氏为出其下耳。临川饶德操，时弃儒为僧，作《德士颂》四首。其一云：“德士旧来称进士，黄冠初不异儒冠。种种是名名是假，世人谁不被名谩。”德操自号倚松道人，意取闲禅师诗曰：“闲携经卷倚松立，笑问客从何处来。”故以名庵，又以自号。陈莹中有诗寄之曰：“旧时饶措大，今日璧头陀。为问安心法，禅儒较几何?”

贤女浦

南康有贤女浦，盖祥符间女子，姓刘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强之，因自沉于江，浦因以取名。初号贞女，后避昭陵讳，改为贤女。汪革信民尝赋二绝句云：“贤女标名几度秋，行人抚事至今愁。湘云楚雨知何处，月冷风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后名，包羞忍耻漫公卿。可怜呜咽滩头水，浑似曹娥江上声。”

四客各有所长

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己作《佛指记》云：“余以辞义，名次四君，而贫于一代”，是也。晁无咎诗云：“黄子似渊明，城市亦复真。陈君有道举，化行闾井淳。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难及，淮海一髯秦。”当时以东坡为长公，子由为少公。陈无己《答李端叔》云：“苏公之门，有客四人。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则长公之客也；张文潜，则少公之客也。”又《次韵黄楼》诗云：“一代苏长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长句，班扬安可拟。”谓二苏也。然四客各有所长，鲁直长于诗辞，秦、晁长于议论。鲁直与秦少章书曰：“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辞》，似若有得。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当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足下可从此四君子一一问之。”其后张文潜《赠李德载》诗亦云：“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若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长，虽苏门不能兼全也。

卞和《琴操》

今善琴者，传卞和《操》，有其声而亡其辞。惟存一句可认云：“卞和三献人不识。”以余观之，非当时操也。蔡邕记，卞和，楚野人，尝居山耕种。因得玉璞，以献于怀王。王以为欺谩，刖其足。和作《操》曰：“悠悠沂水，经荆山兮。精气郁泱，谷岩岩兮。中有神宝，灼灼明兮。穴山采玉，难为功兮。”

许旌阳作铁柱镇蛟

晋许真君为旌阳令，时江西有蛟为害，旌阳与其徒吴猛仗剑杀之。遂作大铁柱，以镇压其处。今豫章有铁柱观，而柱犹存也。临川谢逸尝赋诗云：“豫章城南老子宫，阶前一柱立积铁。云是旌阳役万鬼，夜半舁来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腾，切莫撼摇坤轴裂。苍苔包裹鳞皴皮，我欲摩挲肘屡掣。旌阳挈家上天去，只留千夫应门户。西山高处风露寒，兹事恍惚从谁语。安得猛士若朱亥，移向横山打狂虏。”

临川王右军墨池

临川郡学，在州治之东，城隅之上。其门庭之间有池，深而不广，而旱暵不竭，世传以为王右军之墨池。每当贡士之岁，或见墨汁点滴如泼，出于水面，则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诗云：“为我聊寻逸少池。”曾子固尝为之记。郡人谢逸尝赋诗云“张芝学书池水黑，章草如芝古无敌。右军睥睨难抗行，恨不临池作书癖。云何汝水之上崔嵬峰，到今方池有遗墨。此事不特古老传，往往故事书简册。南丰先生欣得之，手挥巨笔飞霹雳。云是逸少徜徉山水间，笔墨淋漓此其迹。呜呼胜事妙入神，千年尺水清粼粼。有时水面浮墨过，纷纷郁郁非烟云。我书攲倾不成字，秋雁斜行落窗纸。印泥沙法安可传，独抚余踪玩清泚。但当一日书一箱，笔踪或在子钦行。他年若榜凌云殿，定不悬橙白头如仲将。”

四辰四亥生

韩子华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时生，亦异事也。陆农师为作挽章云：“非关庚子曾占鹏，自是辰年并值龙。”曾子宣亦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时生，章子厚每以四亥公子呼之。

桐木韩家

韩子华兄弟，皆为宰相。门有梧桐，京师人以桐木韩家呼之，以别魏公也。子华下世，陆农师作为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识韩家。”皆纪其

实也。子华，其家呼为三相公，持国为五相公。

王左丞罚僧仲殊作

“瑞麟香暖玉芙蓉、画蜡凝辉到晓红。数点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楼东；梦游黄阙鸾巢外，身卧彤帏虎帐中。报道谯门日初上，起来檐幙杏花风。”此僧仲殊诗也。王左丞安中守平江日，会客，仲殊亦与焉。继以疲倦先起，熟寐于黄堂中，不知客散。及觉，日已曈昽矣。左丞罚作此诗，始放去。瑞麟香者，安中家所造香也。

国　香

国香，荆渚田氏侍儿名也。山谷自南溪召为吏部员外郎，留荆州，乞守当涂，待报。所居与此女子为邻，山谷偶见之，以谓幽闲姝美，目所未睹。后其家以嫁下俚贫民，因赋《水仙花》诗寓意云：“淤泥解出白莲藕，粪壤能开黄玉花。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后数年，山谷卒于岭表，当时宾客云散。此女既生二子矣，会荆南岁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袂困瘁，无复故态。坐间话当时事，相与感叹。子勉请田氏名曰国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子勉客京师。会王性之问山谷诗中本意，因道其详。且为赋诗云：“南溪太史还朝晚，息驾江陵颇从款。彩毫曾咏水仙花，可惜国香天不管。将花为意为罗敷，十七未有十五余。宋玉门墙纡贵从，蓝桥庭户怪贫居。十年目色遥成处，公更不来天上去。已嫁邻姬窈窕姿，空传墨客殷勤句。闻道离鸾别鹤悲，槁砧无赖鬻蛾眉。桃花结子风吹后，巫峡行云梦足时。田郎好事知渠久，酹赠明珠同石友。憔悴犹疑洛浦妃，风流固可章台柳。宝髻犀梳金凤翘，樽前初识董娇娆。来迟杜牧应须恨，愁杀苏州也合销。却把水仙花说似，猛省西家黄学士。乃能知妾妾当时，悔不书空作黄字。王子初来话此详，索诗裁与漫凄凉。只今驱豆无方法，徒使田郎号国香。”性之亦《次韵》云：“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复园林门可款。待花结实春始归，到头只有东风管。楚宫女子春华敷，为雨为云皆有余。亲逢一顾倾国色，不解迎入专城居。目成未到投梭处，后会难凭人已去。可怜天壤擅诗声，不如崔护桃花句。坐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难堪别鹤分飞后，犹是惊人初见时。新欢蜜爱应长久，暂向华筵赏宾友。舞尽春风力不禁，困袅腰肢一涡柳。座上何人赠翠翘，蜀州风调尤情娆。欢浓酒晕上玉颊，香暖红酥疑欲销。佳人薄命古相似，先后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时，当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遗恨君能详，瘴云万里空悲凉。无限风流等闲别，几人鉴赏得真香。”

周昉画《美人琴阮图》

高子勉记龙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画《美人琴阮图》，兼有宫禁富贵气象，旁有竹马小儿，欲折槛前柳者。亮工官长沙，而黄鲁直谪宜州，过见之，欢爱弥日。大书一诗于黄素上曰：“周昉富贵女，衣饰新旧兼。髻重发根急，薄装无意添。琴阮相与娱，听弦不观手。敷腴竹马郎，跨马要折柳。”此画后归禁中。铁马惊尘，流落何许，而诗亦不传。独子勉旧见之，位置犹可想像也。因追和其诗，又使善工图之。诗云：“丹青有神艺，周郎独能兼。图画绝世人，真态不可添。却怜如画者，相与落谁手。想像犹可言，雨重春笼柳。”

浪子和尚诗

洪觉范有《上元宿岳麓寺》诗。蔡元度夫人王氏，荆公女也。读至“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乡心未到家”，曰：“浪子和尚耳。”

王平甫赋《滕王阁诗》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阁，赋诗云：“滕王平昔好追游，高阁依然枕碧流。胜地几经兴废事，夕阳偏照古今愁；城中树密千家市，天际人归一叶舟。极目烟波吟不尽，西山重叠乱云浮。”时郡守张侯见而异之，为启宴张乐于其上。其后建中靖国元年，其女识之于石云。平甫元丰初，以交郑侠，遂废于家。作诗云：“三见齐王不一言，须知自古致君难。纷纷齐虏夸迂阔，口舌从来易得官。”

太宗制弈棋三势

太宗万几之暇，留心弈棋，自制三势。一曰对面千里势，二曰天鹅独飞势，三曰海底取明珠势。一时近臣，例以棋图颁赐。故王元之诗云：“太宗多材复多艺，万几余暇翻棋势。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阵堂堂皆御制。中使宣来赐近臣，天机秘密通鬼神。”所以纪其事也。

韦应物逸诗

“俗吏闲居少，同人会面难。偶随香署客，来访竹林欢。暮馆花微落。春城雨暂寒。瓮间聊共酌，莫使宦情阑。”韦应物《陪王郎中寻孔徵君》诗也。“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韦应物《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也。二篇皆佳作，而韦集逸去。余家有顾陶所编唐诗有之，故附见于此。

韩子苍黄叶句

李彭商老有建除体，赠韩子苍云：“满朝以诗鸣，何独遗大雅。平生黄叶句，摸索便知价。”盖是时子苍自馆职斥宰分宁县时也。子苍有《馆中诗》，最为世所推，故商老有黄叶之句云。子苍全篇云：“朔风吹雪昼多阴，日暮拥阶黄叶深。倦鹊绕枝翻冻影，羁鸿摩月堕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觅，与老无期苦见侵。

游宦衣冠少时事，病来无复一分心。”

张吉父作怡轩以安其父

番阳张吉父介，方娠时，父去客东西川不还。张君自为儿时，已怆然有感。其言语食息，未尝不在蜀也。与尚书彭公器资同学，作诗云：“应是子规啼不到，致令我父未归家。”闻者皆怜之。既长，走蜀，父初无还意。乃归省母，复至涪阆，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宁十年三月至自蜀，乡人迎谒叹息，或为感泣。一时名士，咸赋诗以纪其事。器资诗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归行不已。三往三复翁归止。翁行尚壮今老矣，儿昔未生今壮齿”云云。郭公功甫诗：“父昔离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壮年。胡弗归兮死敢请，慰我慈母心悬悬。三往三返又十载，孝子执鞭方言还”云。张君自其父归，又作轩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轩，器资为之记云。

东坡《和李邦直祈雨诗》

东坡熙宁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龙祠祈雨有应，作诗寄东坡，东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龙慵，但怨天公不怨龙。今来一雨何足道，龙神社鬼各无功。无功日盗太仓粟，嗟我与龙同此责。劝农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诗先自劾。”李邦直来谒东坡，因戏笑言：“承见示诗，只是劝农使者不管甚地事。”元丰二年，东坡下御史台狱，尝供此诗云：“本因龙神慵惰不行雨，却使人心怨天公。以讥讽大臣不任职，不能燮理阴阳，却使人心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神龙社鬼比执政大臣及百执事也。”邦直尝答苏子由诗：“匕饭盘蔬强少留，相逢何物可消忧？缘君未得酒中趣，与我漫为方外游；草乱不容移马迹，山雄全欲逼城楼。济时异日须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鸥。”东坡和云：“五斗尘劳尚足留，闭门却欲治幽忧。羞为毛遂囊中颖，未许朱云地下游；无事会须成好饮，思归时欲赋登楼。羡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鸥。”此诗集所不载，故见于此。

崔湜年不可及

《新唐书·崔湜传》：“湜执政时，年三十八。尝暮出端门，缓辔赋诗。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予按，《翰林盛事》云：“唐崔湜弱冠进士登科，不十年，掌贡举，迁兵部。父挹，亦尝为礼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为侍郎。后登宰辅，年始三十六。崔之初执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辞清丽。尝出端门，下天津，马上自吟曰：‘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时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叹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今湜传不载此诗，是矣。第以执政时年三十八，则失之，盖湜之赋诗时，是始为执政，年方二十七耳，故张说叹慕之。今《湜传》乃以其后执政时，年三十六，为说所叹慕，其失甚明。以三十六而后为执政，何足羡慕哉。

卜筑兼无市井嚣

王荆公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集不载。其叙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诗奉寄。”诗云：“一水衣巾剪翠绡，九峰环佩刻青瑶。平生故有山川气，卜筑兼无市井嚣；三叶素风门阀在，十年陈迹履綦销。归来早晚重携手，莫负幽人久见招。”

妓赋诗送武补阙

李昉建隆四年，以王师平湖外，除给事中，往南岳伸祭拜之礼，途次长沙。时通判贾郎中言，自京师与岳州通判武补阙同途至襄阳。遇一妓，本良家子，失身于风尘，才色俱妙。二公迫行，醉别于凤林阙。妓以诗送武云：“弄珠滩上欲销魂，独把离怀寄酒樽。无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孙。”武得诗，属意甚切，有复回之意。时太守吕侍讲，尝叹恨不识之，因请李赋一诗以寄云：“岘山亭畔红妆女，小笔香笺善赋诗。颜色共推倾国貌，篇章皆是断肠辞；便牵魂梦从今日，得见婵娟在几时？千里关河万重意，夜深无睡暗寻思。”

王元甫有诗名

“动地隋兵至，君王尚晏安。须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宽；楼外锋交白，溪边血染丹。无情是残月，依旧照阑干。”庐山王元甫，绍圣间敕赐高尚处士，所作《景阳井》诗也。东坡尝跋云：“余闻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诗名。余南归过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求谒之。元甫云：‘吾不见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见。”后予过秣陵，有以元甫《景阳井》诗示予，乃知其得名不虚也。

刘原父惑官妓得病

“凉风响高树，清露坠明河。谁谓夏夜短，已觉秋意多；艳肤丽华烛，皓齿扬清歌。临觞不作意，奈此粲者何？”翰林侍读学士刘敞原父，在永兴军所作诗也。叶少蕴《避暑录记》尝载之，且云：“恨原父此病未除也。”予后读《国史·原父本传》载：“原父在永兴，惑官妓，得惊眚病。”乃知前诗故不徒作也。

咏《题画李白真》

陈无己《题画李白真》诗末云：“勿言身后不要名，尚得吴侯费百金。江西胜士与长吟，后来不忧身陆沈。”盖谓建中靖国间，饶节德操首咏吴少卿家所藏周昉画李白也。德操，江西抚州人。无己诗法甚严，于许可尤慎。德操诗云：“先生之气盖天下，当时流辈退百舍。醉中咳唾落珠琲，身后声名满华夏。青山木拱三百年，今辰乃拜先生画。乌纱之巾白纻袍，岸巾攘臂方出遨。神游八极气自稳，冰壶斗酒霜

风高。呜呼先生太绝伦，仙风道骨语甚真。萧然可望不可亲，悬知野鹤非鸡群。天宝之初天子逸，先生醉去不肯屈。采石江头明月出，鼓枻酣歌志愿毕。只今遗像粉墨间，尚有英风爽毛骨。宣州长史粉墨工，谁令写此人中龙。细看笔力有俯仰，妙处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画世莫比，吴侯得之喜不寐。意侯所宝岂徒尔，亦惜真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谁为猎之奉天子。作为文章文圣世，千秋万古诵盛美。再拜先生泪如洗，振衣濯足吾往矣。"

江子我赋《玉延行》

陈留江子我端友尝赋《玉延行》云："观文学士留都守，中常侍门如役走。玉延厥篚二十五，谨书名衔细看丑。推而上之何止此，牢耶石邪犹八九。嗟哉膏血出生灵，割剥乃饷无须口。仲华拜衮虽有年，宋璟李鄘曾愧否。乐全见事何其微，义勇固应如此厚。翰林未用汝脱靴，不知何为勤洗手。"留守，谓邓氏也。其父元丰尝位两府，裕陵谓趋向颇僻，赋性奸回。了翁云："八字咸加于邓某，万几独运于元丰。"盖王禹玉、蔡持正取充位而已。

文章伯　矍铄翁

李觏，字子范，袁州人。元丰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太和县。时豫章先生为令，赠之诗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为矍铄翁。"盖觏乃李观之弟也。观字梦符，初试南宫，赋偶落韵。有司爱其策，为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临江军清江县。时欧阳文忠公扶护太夫人丧归庐陵，船过清江，太守请公为文以祭之。太守以简率为讶，观曰："无深讶也。"既而文忠击节称之。其文曰："昔孟轲亚圣，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轲，虽死何憾！尚飨。"观初为太学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处州。题诗一绝于直厅之壁曰："十谒朱门九不开，利名渊薮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梦来。"后终于朝议大夫。

僧海渊工针砭

僧海渊，蜀人也。工针砭。天禧中，入吴、楚。游京师，寓相国寺。中书令张士逊疾，国医拱手。渊一针而愈，由是知名。既老归蜀，范景仁赋诗饯之曰："旧乡山水绕禅扃，日日山光与水声。归去定贪山水乐，不教魂梦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张唐英贻以偈曰："言生本不生，言灭本不灭。觉路自分明，勿与迷者说。"刘季孙铭其塔曰："资身以医，有闻于时。余币散之，拯人于危，士君子所难。吁嗟乎师。"

杨少师李西台书

洛中诸寺院有杨少师、李西台书。少师名凝式，唐相收、梁相涉之后。仕后唐、晋、汉间。笔力遒放，当时罕及。《华严院东壁题诗》曰："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自然知了义，争肯学神仙。"西台，即建中。酷爱杨书，旁题云："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观音院有牡丹，相传唐武后植者。西台有诗，亦亲书，云："微动风枝生丽态，半开檀口露浓香。秦时避世宫娥老，旧日颜容旧日妆。""花谱名将第一论，洛中最是此花繁。不当更道木芍药，枝上恐伤妃子魂。"西台书，洛人甚重之。

李西台诗

"龙门双阙涌云烟，雪未飞花雁下前。彻底清流照车马，分台御史过伊川。"李西台诗也，题于菩提寺。菩提寺在龙门镇。

吏隐堂植行诗

许安仁尉顺昌郡，厅事之后，创吏隐堂。植竹，题诗云："剧破中庭一亩苔，主人发白手亲栽。即今谁识清真节，须向三冬雪后来。"又云："珍重芳君尉远游，繁声疏影一堂秋。主人看即官期满，分付风烟与子猷。"

梦中作明月楼句

廖尚书刚用中，尝梦中作诗，其末句云："家住五湖明月楼。"其后公薨，葬于沙县二十五里交溪凤山之下。其子遂建楼，以明月目之。张给事致远赋诗云："明月楼前可万家，凤山庵下日初斜。风流耆旧消沉尽，空睇寒江耿暮霞。"

祥瑞谶应

黄冕仲未第时，尝有魁天下之意。元丰四年，南剑州谯门一柱，忽为迅雷所击。冕仲闻之，口占绝句云："风雷昨夜破枯株，借问天公有意无？莫是卧龙踪迹困，放开头角入亨衢？"次年，冕仲遂膺首荐。又次年，对策为天下第一。饶之浮梁县有谶语云："青山圆，出状元。"邑人程瑀尚书在上庠，累为优等，而尚未登第。尝寄诗与乡人云："试问青山圆也未，不应久负壮图心。"明年，公试上舍，为第一人。

赤气为皇子之祥

熙宁二年十一月，京师每夕有赤气，见西南隅，如火，至人定乃灭。人以为皇子降生之祥。故王禹玉作《大宴乐辞》云："未晚清风生殿阁，经旬赤气照乾坤。"

《汉阳春日绝句》

《汉阳郎官湖春日四绝句》，其一："两山收雨暗平沙，遮断溪梅隔水花。留得烟林作图画，依稀松蹬有人家。"其二："空山玉蕊照琼瑰，到处寻花共往回。欲识春风最奇处，试来同看雨中梅。"其三："朦胧花影月黄昏，着意春风入酒痕。知是江梅喜佳客，

倒垂花蕊照清樽。”其四：“十日春阴到水亭，水亭杨柳一时青，梅花过尽桃花恶，乞取山樊入净瓶。”尚书郎李祁萧远谪汉阳酒税时所作也。

除东坡书撰碑额

崇宁二年，有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盖本于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霍英所请。时庐山简寂观榜亦遭毁去，李商老为赋云：“笔底飓风吹海波，榜悬郁郁照岩阿。十年呵禁烦神护，奈尔焚柎灭札何?”

御赐甘露诗

大观三年四月壬子，尚书省甘露降。御笔以中台布政之所，天意昭格，致此嘉祥。因成四韵，以记其实，赐执政而下，云：“政成天地不相违，瑞应中台赞万几。夜浥垂珠濡绿叶，朝凝润玉弄清辉；仙盆云表秋难比，丰草霄零日未晞。本自君臣俱会合，更嘉报上美能归。”

仁宗赐送李良诗

李良定公幼以国戚侍仁宗研席，帝尤笃中外之爱。公帅郓，帝以诗送行曰：“鲁馆名臣子，皇家外弟亲。诗书谋帅旧，金竹剖符新；九郡提封远，一圻甘泽均。纯诚宜报国，抚士爱吾民。”识者以为真王言。

钱文僖赋竹诗唱踏莎行

钱文僖公留守西洛，尝对竹思鹤，《寄李和文公》诗云：“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傍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其风致如此。淮宁府城上莎，犹是公所植。公在镇，每宴客，命厅籍分行划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一时胜事，至今称之。

荆公题王钦臣诗于扇

熙宁中，王钦臣仲至自河北，被召用。荆公荐对，神宗问所与游从。公奏宋敏求，帝默然，遣还任。公因留一诗，书长老院中云：“蜀地相如最好辞，武皇深恨不同时。凌云奏罢还无事，寂寞文园兴可知。”然荆公爱其诗，自题于所执扇。

宋景文诗尽龙洞之景

三泉龙洞，以山为门，深数十步，复见天日及山水之秀。盖自然而成，非人力也。宋景文公赋诗云：“虬洞耸云峰，缘虚一线通。云披双壁敞，树补半岩空；概竹森烟纛，飞泉曳玉虹。垂萝不肯昼，阴壑自然风。岭断天斜碧，崖倾日倒红。浮丘邈难遇，留恨翠微中。”曲尽龙洞之景。利路漕为刻石，仍以石本寄公。公答书云：“龙门拙句，斐然妄发。阁下仍刊翠琰，示方来，言诗之人，得不笑我哉？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者，谓之冷蚩符，非此谓乎？噱噱!”

刘旦诗多称传

刘仲冯枢密之子旦，能诗，保康伯尝荐之。旦后过公墓，赋诗：“膺门昔忝登龙客，董墓今悲下马人。”时多称传。然东坡亦尝云：“只鸡敢望乔公语，下马来寻董相坟。”

文与可《鹭鸶》诗

洪觉范尝记文与可《鹭鸶》诗云：“颈细银钩浅曲，脚高碧玉深翘。沙上众禽同立，有谁似汝风标?”然予又尝见一首云：“避雨竹间点点，迎风柳下翩翩。静依寒蓼如画，独立晴沙可怜。”亦佳作也。

咏茱萸

刘夔侍郎，九日登女郎台，记杜子美诗：“醉把茱萸子细看”，王摩诘诗：“遍插茱萸少一人”。因作诗二首云：“华颠帽落从人笑，不插茱萸也是闲。”次云：“曾冠獬豸犹无勇，未信茱萸可辟邪。”程文简公和答之云：“霜枝雕翠雁横秋，莫倚危楼动旅愁。菊有清香樽有酒，茱萸不插也风流。”又云：“秋风台上起高歌，把酒看花意已多。屈轶不生神豸死，结茱为佩欲如何?”

诗不厌改

韩子苍绍兴初，寄居临川。周表卿时为宜黄丞，岁满。公以诗送之云：“往时束带侍明光，曾看挥毫对御床。只道骅骝已胜踏，不知雕鹗尚摧藏；官居四合峰峦绿，驿路千林橘柚黄。莫恋乡关留不去，汉廷今重甲科郎。”其后改“峰峦绿”为“峰峦雨”，“橘柚黄”为“橘柚霜”，改“莫恋乡关留不去”作“莫为艰难归故里”，益见其工。东坡尝语参寥云：“如杜‘新诗改罢自长吟’，乃知老杜用心甚苦。”予以是知诗不厌改。其末云：“汉廷今重甲科郎”，意韩自言也。其后读后汉孔融《汝颍优劣论》曰：“汝南袁公著为甲科郎，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慕忠谠，未有能授命直言者也。”乃知韩诗不苟如此。

南园柳色 野塘春水

“南园柳色动，野塘春水生。屡游烦将吏，独此守山城。”韦苏州《早春》诗也，今所在集本皆不载。

竹尊者

崇胜寺后有竹千余竿，独一根秀出，人呼为竹尊者。洪觉范为赋诗云：“高节长身老不枯，平生风骨自清癯。爱君修竹为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未见同参木上座，空余听法石于菟。戏将秋色供斋钵，抹月批风得饱无?”韩子苍云：“始黄太史见之喜，因手为书之，以故名显。”

李清卿诗得于衣襟

"代马南来久不归，山河残破一身微。功名误我等云过，岁月惊人还雪飞；每事恐贻千古笑，此身甘与众人违。艰难重有君亲念，血泪斑斑满客衣。"李清卿所作也。清卿既死，因葬，得此诗于衣襟。

孙妙仲诗启

"林亭长夏爱浓阴，来引茶瓯一散襟。忽去却来蜂个个，自啼还住鸟深深。""山家一尺潇湘石，扫尽云腴齿颊清。惊破午窗箕颍梦，转为风外小松声。"丰城孙妙仲两绝句也。孙有《谢登第启》云："虎士开关，彷徨丹禁；龙章在御，仿佛天光。"

孙妙仲作《截臂行》

妙仲名发，丰城人。崇宁初，尉于抚之崇仁。才一月，凶民陈平，为族人陈遇执以为盗。后二十日，而平之父宗应，老且瞽，平乃以诬陈遇之子洵直。以为执己为盗时，其父为洵直以铁挺击伤其首。发与覆验官吴某（忘其名）按之，绝无迹状。谓平雅与遇有衅，欲必诬遇之子以死。俟其尸胖胀溃烂，不可别白。后发与吴所验时，又二十日。然后醉其弟诱之，使断一手，以诉于州。州大惊，不复察其事情，惟以断手为决有冤，于是帖宜黄簿李泾再覆。泾，流外人，专以迎合为事，遂指阅二十日胖胀溃烂之尸，为有迹状，以傅会之。既而狱具，发辩之不已，州稍悟。然业已不可尽变，乃变其情，得不杀。而发与吴，犹以轻罪罢官。盖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蹇逋负，而辄残其支体者。平之奸谋既逞，而效之者益众。始惟山谷无赖之民，至其后，市人舒琦、吏人吴昕辈，亦相继而作。凡此非因州县阻抑，或予夺不中，有激而后为。祇欲取必于官司，以济其奸耳。发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风。然江西之民，习俗至今犹尔也。今录于此云："吾闻两臂重于天下不可废，知之不必子华子。愚民气焚胸，一忿敢趋死。以死视四肢，截臂如去指。呜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风？疾痛利害人所同。甘心一臂捐粪壤，终身废卧闾阎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尔。村南截臂杀平人，村北翕然还准拟。颸民颸民，用心若此非吾人。有冤自可次第诉，毒人何必残其身！闻者苦惊喧，此弊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与杜其源。嗟哉恶俗伤仁厚，明明有冤宜勿受。一奸不济百奸消，共致和平禅在宥。"

曹衍托意为《鹭鸶》《贫女》绝句

曹衍，衡阳人。太平兴国初，石熙载尚书出守长沙，以衍所著野史缴荐之，因得召对。袖诗三十章上进，首篇乃《鹭鸶》、《贫女》两绝句，盖托意也。《鹭鸶》云："波澜静处立身孤，毹雪攒霜腹转虚。尽日滩头延颈望，能销大海几多鱼。"《贫女》云："自恨无媒出嫁迟，老来方始遇佳期。满头白发为新妇，笑杀豪家年少儿。"太宗大喜，召试学士院，除东宫洗马、监泌阳酒税。

鼓子花开也喜欢

王元之谪齐安郡，民物荒凉，殊无况。营妓有不佳者，公作诗曰："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也喜欢。"然唐《抒情集》记《朝士在外地观野花追思京师旧游》诗云："曾过街西看牡丹，牡丹未谢即心阑。如今变作村田眼，鼓子花开也喜欢。"盖王刊定此诗耳。

钱思公寄晏元献牡丹绝句

元献晏公为丞相时，作新第于城南。时钱思公镇西洛，晏求牡丹于思公。公以绝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殖在秋期，翠石丹萱幸可依。华馆落成和气动，便随桃李共芳菲。"

权常侍诗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予尝以俚俗所作。偶阅《抒情集》，乃知权常侍审诗也。上两句："得则高歌失则休，何须多恨太悠悠。"权又有《题山院》云："万叶风声厉，一山秋气寒。晓霜浮碧瓦，薄日度朱栏。"

冯当世人目为金毛鼠

丞相冯当世，少尝薄游里巷，为街卒所絷，鄂守王素见而释之。及使关中，素方帅渭，与之燕犒，欢甚。贻之以诗曰："吞炭难酬当日事，积薪深愧后来思。"为吕献可所劾，云："京所至嗜利，西人目为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实贪秽也。

荆公题夏旼扇

王荆公尝题一绝句于夏旼扇云："白马津头驿路边，阴森乔木带漪涟。夕阳一马匆匆过，梦寐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载，见《湟川集》。

韩子苍记李太白读诗

韩子苍云："旧传李白幼不羁，为昌明县小史，已能五、七言诗。尝随县令至江边，观溺水妇人，令哦诗曰：'二八谁家女，漂来倚岸芦。鸟窥眉下翠，鱼弄口傍珠。'下句不属，太白率尔对曰：'绿鬓随波散，红颜逐浪无。何因逢伍相，应是怨秋胡。'令始奇之。"

李伯时好钟鼎古文奇字

李伯时公麟，雅好钟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来，以先后次第之。闻一器，则捐千金不少靳。所蓄日富，具为图记。蔡天启尝得商祖丁彝，李尤宝爱。因作诗以赠云："上泝虞姒亦易尔，下者始置周秦间。

造端宏大町畦绝，往往世俗遭讥讪。”盖实录也。

《咏假山诗》刺荆公

陈无己《诗话》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矫节伪行。范蜀公《咏僧房假山》曰：‘倏忽平为险，分明假夺真。’盖刺公也。”某公，荆公也。予又尝记一假山诗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云云。世以为东坡所作，不知是否。

江子我作牛酥行

宣和初，有邓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遗梁师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长安，牛酥百斤亲自煎。倍道奔驰少师府，望尘且欲迎归轩。守阍呼语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复倍于此，台颜顾视初怡然。昨朝所献虽第二，桶以纯漆丽且坚。今君来迟数又少，青纸题封难胜前。持归空惭辽东豕，努力明年趁头市。”

曾庶几《放猿绝句》

吉水与敝邑接境，有曾庶几者，隐士也。五代时，中朝累有聘召，不赴。故老有能记其《放猿绝句》云：“孤猿锁槛岁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绿水任君连臂饮，青山不用断肠吟。”

李汉老为《梅诗》托意

李汉老建炎末，自签枢迁右辖，未几迁知院，前后二三月而罢。因为《梅诗》以托意云：“绵霜历雪忿开迟，风笛无情抵死吹。鼎实未成心尚苦，不甘桃李傍疏篱。”

王公祐赠率子廉三绝

东坡作《率子廉传》，略云：“礼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长沙，奉诏祷南岳，访魏夫人坛。察其异，载与俱归。居月余，落漠无所言，复送还山。曰：‘今当以诗奉赠’，既而忘之。昼寝，梦子廉来索诗，乃作二绝句书板置阁上”云云。末又云：“公诗不见全篇，书以遗其曾孙巩，使求之家集而补之。”予尝见王所赠率凡三绝句，不止于二也。其一云：“下瞰虚空临绝涧，上排烟雾倚山巅。四边险绝无猿鸟，独卧深云二十年。”其二云：“古屋黄崖映月关，年年常伴白云闲。糇粮丹火何从出，四面无人见下山。”其三云：“心意逍遥物莫知，山中山下识人稀。想君绝虑离尘土，不是王乔即令威。”并有诗序云：“率君者，容貌高古，雅性混然。故机神妙用，无得而窥也。予访于山中耆艾缁黄，摘人瑕衅者。皆言率君出处不见其迹，殆非凡人也。予景慕无已，因为诗三章寄赠”云。

荆公亲札诗

荆公尝任鄞县令。昔见一士人，收公亲札诗文一卷，内有两篇，今世所刊文集无之。其一《马上》云：“三月杨花迷眼白。四月柳条空老碧。年光如水尽东流，风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几许，何须戚戚长辛苦。富贵功名自有时，箪瓢莱茹亦山雌。”其二《书会别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归处。年年即问去何时，今日扁舟从此去。春风吹花落高枝，飞来飞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应有重来此处时。”

诏草非谏草

陈后山云：“欧阳公谓：‘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燕归’，诚为佳句，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真用稿草之理。”按，此诗乃太宗朝王操《投赠李昉相国》诗，不若印粲《与徐翰林》诗云：“谏书未上先焚草，御笔曾传立制麻。”粲五代人。然予见《雅言系述》载操诗，乃诏草，非谏字。

毛达可称陈克杜子美不是过

毛友达可内翰守镇江时，贺方回以过客留寓。一日，陈克继至，同会于郡楼。即席，克赋诗，所谓“徘徊临北顾，慷慨俯东流”是也。毛称赏曰：“虽杜子美不是过矣。”翌日，贺求去，毛留之，且讶去亟。贺曰：“一郡岂容有两个杜子美。”二公相与大笑。

田承君记姚嗣宗诗

田承君记姚嗣宗《题崆峒山寺壁》云：“南奥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相话，饱听松声春昼眠。”范文公帅延绥，因巡边见之，大惊，索之不得。久之，表为幕府。姚有诗：“踏破贺阑石，扫清西海尘。”而张元、吴昊竟逭西夏，为边患。张亦有《鹦鹉》诗，卒章有：“好置金龙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姚又有《述怀》诗云：“大开双白眼，只见一青天。”张亦有《雪》诗云：“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

秦益公赏孙仲鳌诗

光尧赐御书秦益公“一德格天之阁”牌，一时缙绅献诗以贺。惟孙仲鳌一联，为秦所赏云：“名向阿衡篇里得，书从复古殿中来。”生日，四方贺诗尤多，尝取其三联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犹看寒士文”；“友邦争问年今几，天子恨无官可酬”；“建业三公今始有，靖康一节古来无”；盖取其亲切耳。蜀人李善诗“无穷基有无穷闻，第一人为第一官。”其后言者以为过，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辈类多有之，如荆公、东坡，皆有曾鲁公、张文定生日诗。

刘莘老《和王定国雪中绝句》

刘莘老丞相《和王定国雪中绝句》“袁安只有高眠兴，谢朓空余后会艰。十万健儿春瘴近，飞花宜过

海南山。"定国云："公无乃学欧阳公耶？"刘为之一笑。盖晏元献为枢密使时，西师未解严。会天雪，陆子履与欧公同谒之。晏置酒西园，欧即席赋诗，有"主人与国同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由是衔之，语人曰："韩愈亦能作言语，作裴令公宴集，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刘和诗时，政元丰间。朝廷方问罪安南，故定国援以为戏。

曾郎中《献秦益公十绝句》

绍兴壬戌，朝廷既罢三大将，息兵议和。曾郎中惇时守黄州，献《书事十绝句》于秦益公。秦缴进于上，上喜，与升擢差遣，任满，除台州。诗云："黄泥坂下雪犹深，赤壁矶头江欲平。驿吏西来闻好语，番人已出蔡州城。""和戎诏下破群疑，无复旄头彗紫微。屈己销兵宜有报，先看长乐版舆归。""吾君见事若通神，兵柄收还号令新。裴度只今真圣相，勒碑十丈可无人。""淮上州州尽灭烽，今年方喜得和戎。问谁整顿乾坤了，学语儿童道相公。""连营貔虎气如云，听诏人人愿立勋。沔鄂蕲黄一千里，更无人说岳家军。""田父今年作社频，边头闻见一番新。官军不斫人家树，各自持钱去买薪。""江头柳木已参天，柳色花光日日妍。惊怪田家频得醉，今年斗米不论钱。""村村准拟十分禾，老稚扶携笑且歌。租税况今黄纸放，阳城元自拙催科。""淮畔风尘自此清，斯人还喜见升平。田家尽说今年好，要雨雨来晴便晴。""百丈岢峨贾客船，张帆打鼓下长川。路人指点几垂泪，江道无来十六年。"其三章称"裴度只今真圣相"者，李义山《韩碑诗》云："帝得圣相相曰度。"盖取《晏子春秋》云："仲尼，鲁之圣相也。"其五章云"岳家军"者，盖时江左三大将，皆以家称之。

韩子苍咏太平宰相

韩子苍《献王将明生日二十绝句》，内一绝句云："万里青霄发轫时，骅骝绝足看奔驰。太平宰相何人识，惟有巫咸得预知。"盖王父行可初知临泉时，将明为编修官。行可问异人王老志，他日官所至。书"太平宰相"四字遗之，即以墨涂灭其字。前诗叙此耳。

宋文渊诗

谏议宋文渊齐愈《宫词》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洗出桃花万片红。叶上细看无一字，始知无女怨春风。"《睢阳道中》云："竹溪咽绝雨才通，无数深红间浅红。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尽柳花风。""向来松桧喜无恙，坐久复闻南涧钟。隐隐修廊人语绝，四山滴沥雪鸣风。"

晁以道诗为绝唱

东莱先生吕居仁云："晁以道咏之《西池唱和诗》：'旌旗太乙三山外，车马长杨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边纨扇丽人行。'殆绝唱也。"

高秀实《和高邮道中》诗

吕居仁云："高秀实茂华，人物高远，有出尘之资，其为文称是。尝和余《高邮道中》诗：'中涂留眼看星聚，一夕披颜觉雾收'之句，便觉余诗急迫，少从容闲暇处。"

汪信民寄谢无逸诗

吕居仁云："汪信民革尝作诗寄谢无逸云：'问讯江南谢康乐，汉堂乔木想扶疏。高谈何日看挥麈，安步从来可当车；但得丹霞访庞老，何须狗监荐相如。年来更励于陵节，妻子同锄五亩蔬。'饶德操见此诗，谒信民曰：'公诗日进而道日远矣。'盖用功在此也。"

诗熟便是精妙处

众人方学山谷诗，晁叔用独学老杜诗；众人求生西方时，高秀实独求生兜率。叔用尝戏谓吕东莱："我诗非不如子，只是子差熟耳。"吕戏答云："只熟便是精妙处。"叔用大笑，以为然也。

李方叔诗文

吕居仁云："李廌方叔尝作《寒食诗》云：'千株蜜炬出严闉，走马天街赐近臣。我亦茅檐自钻燧，煨针烧艾检铜人。'又《赠汝州太守》诗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东坡文》云："皇天后土，实表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复收自古英灵之气。"

养病不如闲

荥阳公绍圣中谪居历阳，闭户却扫，不交人物。尝有诗云："老读文书兴易阑，须知养病不如闲。竹林歌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

潘邠老诗

邠老《送山谷贬宜州》诗："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远更宜州。"山谷极称赏之。

李尚书赏秦少游诗

李尚书公择，初见秦少游《上正献公投卷诗》云"雨砌堕危芳，风檐纳飞絮"，再三称赏，云："谢家兄弟得意诗，只如此也。"

东坡称重黄鲁直诗

欧阳季默尝问东坡："鲁直诗何处是好？"东坡不答，但极称重黄诗。季默云："如'卧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岂是佳耶？"东坡云："此正是佳处。"

卷十二　记事

清直勇

傅尧俞，字钦之，素善安石。时方变新法，公以母服除，至京师。安石谓公曰："朝议纷纷，今幸公来，议以待制谏院奉还矣。"公谢曰："恩甚厚。但恐与公新法相妨耳。"因为言新法之不善，安石怒，乃以为权同判内铨。温公尝叹曰："清直勇，吾于钦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钦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此为难耳。"人以雍言为然。

穷达有命

唐介，字子方。仁宗朝，孙参政抃荐公复为御史。或问曰："闻君未曾相识，而遽荐之，何也?"孙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岂求识面台官也。"公后以风力称。公语诸子曰："吾备位政府，知无不言，桃李未尝为汝辈栽培，而荆棘则甚多矣。然穷达有命，汝等惟自勉耳。"

王子野乐党

范文正以言事贬，公率子弟荐留数日。时方治党人，大臣让公曰："何苦自陷党人。"公曰："范公天下贤者，若得涉之，幸矣。"

不许冒籍欺君

陈君行尝谓子弟曰："仁义礼智信是常等，若不守，是不等也。其不等者，不正也。"君行又尝自处州入京师，至泗州，其子弟请先行。君行问其故，曰："科场近，欲先至京师，贯开封府户取应。"君行不许，曰："汝处州人，而户贯开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宁迟数年，不可行也。"

范淳父焚进论不应贤良

范祖禹淳父，极为司马文正奖识。尝为《进论》，求教于公。公每见，则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质于公，公久而言曰："子之《进论》，非不美也。顾念世人获甲科者绝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复习《进论》，求应贤良。以光观之，但有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为《进论》也；不喜子有贪心也。"淳父于是焚去《进论》，不应贤良。

吕公教读书要字字分明

荥阳吕公教学者读书，须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声重，声重则记牢。

儒者读书无用处

程伯淳言："今僧家读一卷经，便要经中道理受用。儒者读书，却只闲读了，都无用处。"

富家翁爱其弟

大丞相冯公当世，记富家翁有宅于村者。亲既终堂，其兄甲不忍群雁异飞，而友爱其弟乙甚厚。乙安乐之，未尝有违言。久之，乙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牵于爱而听之。而甲之所为，无不善者。欲开衅隙，而无其端。于是甲有善马，爱之甚至。虽亲旧求借，辄以他马代之。乙欲激其怒，乘甲之马出，杖折其足。甲归而见之，且喻其意。谓其仆曰："去之，而新是图。"甲复有花药之好，列槛数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焉。灌溉壅培，不倦其劳。乙又将缘是以激之，乘闲锄而去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犁其地，而殖之谷。乙悟其非，且将悔之，而其室未厌也。甲既鳏处，而有爱妾，若将终身焉。处之侧室，未尝一与家事。其妇踵门而数之，诟骂毁辱，无所不至。妾不能堪，而诉其主。甲曰："吾之过矣"，因逐其妾。其妇闻之，愧汗浃背，且曰："妾不幸，不及事舅姑，而无以为学，以至于此。而不知伯氏之德量如是之宽裕也。"乃正冠帔，而拜于庭，以谢不敏。卒为善妇，以相其夫，而肥其家。若甲者，可谓贤矣。求之古人，若张公艺可以配之。当世且言，偶忘其姓氏。惧其湮没而无闻也，故书其大概，以俟太史氏。

宁受人欺不可使好贤心替

正献吕公尝荐常夷甫秩。后差改节，吕对程伯淳有悔荐之意。伯淳曰："愿侍郎宁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少替。"

三代威仪尽在是

明道先生尝至天宁寺，方饭，见趋进揖逊之盛。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矣。"

李定公好儒学

李良定公，魏国大长公主所出，雅好儒学。其帅郓日，每春大阅战士，必先诣宣圣庙延讲经书，饮诸生，然后始及武士。识者以为得礼。

和买绢

本朝预买紬绢，谓之和买绢。按，《玉壶清话》与《渑水燕谈》二书，皆以为始于祥符初。因王旭知颍州，时大饥，出府钱十万缗，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而《渑水燕谈》又以为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天下，于岁首给之。予按，范蜀公《东斋记事》，称是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豫给库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于官。预买䌷绢，盖始于此。以三书考之，当以范说为是，盖范尝为是官耳。予读诗人袁陟世弼所为墓志，序其当仁宗时，为太平州当涂知县。且言江南和市䌷绢，豫给缗钱。郡

县或以私惠人，而不及农者，当涂尤甚。世弼自为条约，细民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爱天下，多矣。而其后以盐代钱，以为缣直。又其后也，盐亡而额存。然后知左氏所谓“作法于凉”，其说不诬也。

仁宗厚遣公主

仁宗皇帝守成，皆遵先朝法度。时久无嫁公主事，晚年止一公主，欲厚遣之。恐逾旧章，乃询皇姑魏国大长公主当年下嫁体例。公主以帝止有一女，不可以己为比。言多则实无，言少则恐沮帝意。乃答以岁月之久，皆忘记。帝始加厚其礼以遣焉。

正叔不认侄者罪

李侍郎若谷守并州，民有讼叔不认其为侄者。欲并其财，累政不能直。李令民还家驱其叔，民辞以不敢。李固强之，民如公言。叔果讼其侄，因而正其罪、分其财。

曹玮行兵

曹宣徽玮守秦，有功名，能抚士。一日行兵，将及顿，日已西矣。乃申令更前二十里，宿于某镇，军中不乐。继而令曰：“仰某镇务酒，不得沽与百姓，只沽与一行军人。”由是大众奔赴，不以为劳。

夏英公好古器珍玩

夏英公竦，性好古器奇珍宝玩。每燕处，则出所秘者，施青毡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视终日而罢。月常数四如此。

张程学

张戬天祺与弟载子厚，关中人也，关中谓之二张。笃行不苟，一时师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惟明圣学，亦多资于二程，吕大临与叔兄弟，后来苏昞等从之学，学者号子厚为横渠先生。天祺为御史，正献吕公之荐也。二程与横渠，从学者既盛，当时名其学为张、程。

吴观音

吴侍郎待问，建安人。其父曰长者，平生惟训童稚以自晦。里人以其长厚，目为吴观音。所生四子，参政育，枢密充，又京、方，并登进士为朝臣。诸孙十，皆京秩。侍郎于京师，遇乡人至，必命子孙出见而列侍焉。

狄武襄不知体

武襄狄公青平侬智高，以用延州旧府蕃落骑兵之效。及归，狄欲奖此一军，乞于讲武殿阅武试，冀仁宗亲睹其骁勇。俄而奋击号呼，一如临敌，飞矢至殿陛。仁宗遽移御座，而中官前蔽，再三申命方止。识者鄙其不知体。楚军遂骄，因遣还边。

狄武襄不去黥文

狄武襄自“拱圣长行”至节度使平章事。世多言狄之隶籍，与参政王尧臣作状元之年同，后亦为两府。仁宗以其然，命王谕狄去其黥文。狄谓王曰：“青若无此两行字，何由致身于此？断不敢去，要使天下健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议者韪其言。

石刻厄会

元祐中，韩丞相玉汝帅长安，修石桥，督责甚峻。村民急于应期，率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尽矣。说者谓石刻之一厄会也。

贵贱在命

仁宗尝御便殿，有二近侍争辩，声闻御前。仁宗召问之，甲言贵贱在命，乙言贵贱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书数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给事，有劳推恩。”封秘甚严。先命乙携一，往内东门司。约及半道，命甲携一继往。无何，内东门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问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伤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两王难当二堂

蜀先主祠，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挟即武侯祠，东挟即后主刘禅祠。蒋公堂帅蜀，以禅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大慈寺有蜀后主王衍铜像，程公堂权帅，毁以铸钟。蜀语曰：“任是两王，难当二堂。”

曾鲁公与旁舍生钱偿鬻女直

谢逸记曾鲁公布衣游京师，舍于市侧。旁舍泣声甚悲，诘朝过而问之。旁舍生意惨怆，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动心，免若于难。不然，继以血，无益也。”旁舍生顾视左右，欷歔久之，曰：“仆顷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钱若干。吏督之且急，视其家无以偿之。乃谋于妻，以女鬻于商人，得钱四十万。行与父母决，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转徙不常，且无义。爱弛色衰，则弃为沟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与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睨小人如此。且以女与君，不获一钱，犹愈于商人之数倍。然仆已书券纳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偿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则讼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与四十万钱，约曰：“彼三日以其女来。吾且登舟矣，俟若于水门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争。携女至期以往，则公之舟无有也。询旁舟之人，则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后嫁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师，得于郢郡黄正叔。以为公墓刻不载，故惜其不传，因书其大略云。

樊若水按所仇家酒额因破其家

樊若水，江南人。贫甚，游索，乡人不为礼。后

北游，建策置浮桥采石，以渡天兵。江南平，擢为本路转运使。所仇之家，方开酒场。樊乃于岁除日卖酒众多之次，按其所入以为额。其家坐是输纳不逮，家遂破焉。

马知节直诚不善书

真宗朝，签书枢密院马公知节，武人，方直任诚。真宗东封，下至从臣，皆斋戒。至岳下，抚问执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时宰相臣僚有私食驴肉者，马乃对曰："亦有打驴子吃底。"及还都，设酺宴。开封府命吏屏出贫子，隔于城外。上御楼，见人物之盛。喜顾宰臣曰："今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辅佐之力。"马乃奏曰："贫底总赶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真宗以为诚而亲之。事多类此。马公一日从驾游幸，群臣皆赋诗。马素不习文，真宗强之。既奉曰："臣不善书，乞宣陈尧叟与臣书。"真宗如其言。陈时为首枢，议者惜之。

狄武襄一鼓而破侬智高

仁宗以广源蛮侬智高寇岭外，陷数州，乃遣狄武襄出督战。用延州蕃落骑兵，一鼓而破。捷至，帝愀然无喜色，曰："杀人多乎？"

陈谏议偿直取马

太尉陈尧咨为翰林学士日。有恶马，不可驭，蹄啮伤人多矣。一旦，父谏议入厩，不见是马。因诘圉人，乃曰："内翰卖之商人矣。"谏议遽谓翰林曰："汝为贵臣，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蓄此？是移祸于人也。"亟命取马，而偿其直，戒终老养焉。其长厚远类古人。

章郇公与丁晋公会博

章郇公作正字日，寒食，与丁晋公会博，胜且厚。丁翌日封置所负银数百两归公。明年寒食复博，而郇却负于丁。丁督索甚急，郇即出旧物以偿之。而封缄如旧，尘已昏垢。丁大服其量。

造九鼎

玉仙观，在京城东南宣化门外七八里陈州门，是也。仁宗时，有陈道士修葺亭台，栽花木甚盛。四时游客不绝，东坡诗所谓"玉仙洪福花如海"是也。《吕氏家塾记》云"一日，学院诸生偕往。见石一截，黄色，用木牌标记曰：'万年松化石。'佥曰：'如何对得？'晋之叔曰：'三日雨为霖。'"吕氏所记松化石，乃西川物耳。徽宗崇宁四年，岁次乙酉，制造九鼎。按制造官《魏汉律状》云："承内降，铸造鼎鼐。内帝座鼐，如天之正毕之数。外有六围，若易之六爻之象。中叠五重，以应九五之龙，惟上九虚之。其五重，谨按师旨，合用万载松化石并龙牙石，各一尺二寸为一重，用松石一块周围。第二围用龙牙石一块，亦用宝器捧。第三围、第四围各用松石一块，亦高一尺二寸。第五围用龙牙石一块，如干之六爻上九之爻。所有合用龙牙石并万年松化之石，自皇祐间西川取到，祗备造鼎。今见在城南玉仙观内，有此石五段，松石三，龙牙石二，并堪充今律鼎中五围使用。伏望详酌，特赐指挥，下所属取索前来应副。"然则崇宁所用松化石五段，乃吕氏所记之石也。据《魏汉律状》称，皇祐间，西川取到，祗备造鼎。乃知仁宗朝已尝议造九鼎矣。

监酒要术

乖崖张公，尝有监务之官，而辞于公，因以请教。公曰："监酒税之法，初无多言。但好酝酒，剩饶人，则沽者众矣。即是要术。"

状元焦

元丰八年，尚书户部侍郎李定权知贡举。给事中兼侍讲蔡卞，起居舍人朱服，同权知贡举。其夜四鼓，开宝寺寓礼部贡院火。承议郎韩玉、冀王宫大小学教授兼穆亲宅讲书翟曼、奉议郎陈之方、宣德郎大学博士马希孟，皆焚死。其后别更，得焦蹈为魁。谚曰："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

张天觉论词臣之文

张天觉尝乞择词臣，而言："盖自近世，文馆寂寥。向者所谓有文者，欧阳修已老，刘敞已死。王圭、王安石已登两府。后来所谓有文者，皆五房检正、三舍直讲，崇文检书，间有十许人。今日之所谓词臣者，曰陈绎，曰王益柔，曰许将是已。臣尝评之，陈绎之文，如款段老骥，筋力虽劳，而不成步骤；王益柔之文，如村女织机杼，虽成幅而不成锦绣；许将之文，如稚子吹埙，终日喧呼而不合律吕。此三人者，皆陛下所用出词令，行诏诰，以告四方而扬于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发帝猷，炳王度"云云。

阎立本画

"博陵阎公，总章右丞相，终于中书令。艺兼后素，时谓丹青神化，此其迹也。唐人张彦远，出鸣珂三相家。风流博雅，著书记历代画，第阎上品。而《西域图》在所录。又言，'王知慎亦拓之'，则传世者非一本。此弊剥诸马多阙，而剪发二人全失之。比见摹本，自高丽来，采笔殊恶。而马之沥乳者，与人之剪发者皆全。信外国自有唐时摹完本，今取其全者备见之。且以浚都世臣大家，秘藏图史，以奇胜相高者极众，至于阎迹乃少遇。其惟吕申公家有唐太宗《步辇图》，引禄东赞对请公主事，皆传写一时容貌。赞皇李卫公小篆，其语采色神韵，与此同出一手。而张记亦曰：'时天下初定，外国入贡，诏立本写外国图。'而注指西域，则奉诏所为者，即谓是耶？信真

迹果不足疑。旧传其书狄梁公之迹，观其端重和劲，稍不类褚、薛，亦或当然。窃尝爱彦远多识，著论得雅驯。引谢安言，韦诞书凌云台，已钉榜，篮悬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须眉尽白，因戒子孙绝楷法。而王子敬正色诋之曰：'仲将魏大臣，岂有此?'信如所说，魏德之不兴，乃以子敬为知言。因论阎令既为星郎，不当有临池之辱。况太宗治近侍有拔绍之恩，接下臣无撞郎之急。岂得不通官籍，直呼画师？以至丹青之誉，非辅相之才。丹青固不足以辅相，而所以为辅相，乃不在丹青。浅薄之俗，举一废百。而轻艺嫉能，一至于此，良可于邑。由是言之，穷神之艺，自不妨阎令之贤。斯人果贤，适增画重。愚因取其说而并书之。元祐六年辛未九月，龙眠山人李公麟伯时题。"右伯时《跋阎立本西域图》，庐陵王方赞侍郎家有之，其孙瓌夔玉宝藏之。大观间，开封尹宋乔年言之省中，诏取以上进。时庐陵令张达淳、郡法掾吴祖源被檄委焉。因窃摹之，于是始有摹本。有张天觉跋云："崇宁甲申十二月甲寅，夔玉舟过善溪，尽得其家藏阎令、王维、王宰、韩干、边鸾、周昉画阅之。佛书曰：'心如工画师。'画之妙出于心，犹足以濡毫设色，造化物像。况心之妙，薰以正法，无间断哉。"信安程俱致道有诗云："大块浮空转两轮，越南燕北共毫尘。齐州古莽应相笑，梦觉何人定识真。"黄冈何颉之斯举亦有诗："穷荒未信子年欺，自笑山林老一枝。海上常思龟壳倦，天涯欲化鸟工窥。丹青阎令如曾到，气俗张骞旧独知。公喜著书尤博雅，山经暇日补残遗。"

俞温父判语

利州路宪俞温父判状，多云："送某州县依条施行。"时提举常平谢皓新改官，即除监司。笑谓俞曰："使者判语诚不易。"温父曰："州县英俊多。若一字有误，所损不细，正要如此。"

神霄乐郁罗萧台

林灵素建议，依仿宫商角徵羽，别定五声，制《神霄乐》。刘栋密奏："臣民事物，皆可有二。至于宫声，岂有二哉。"徽宗感悦，嘉其爱君，即除中散大夫，直龙图阁，栋辞不受。栋字守翁，棣州人。初以八行举遇可韩司丈人，授以《景虚玉阳钟法》。徽宗依其说，命铸钟十二，召九天。范金随律，月成一钟。排黄麾仗，奉安于宝篆宫。钟备成，授通直郎。灵素又建议筑郁罗萧台，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栋言："圆坛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数之极也。岂可别筑台以祭，数又加倍哉。徒劳人渎神，恐非天意。"遂已。

青帅许王沂公远大

王沂公状元及第，还青州故郡。府帅闻其归，乃命父老倡乐迎于近郊。公乃易服，乘小卫，由他门入。遽谒守，守惊曰："闻君来，已遣人奉迎。门司未报，君何为抵此?"王曰："不才幸忝科第，岂敢烦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过也。故变姓名，诳迎者与门司而上谒。"守叹曰："君所谓真状元矣。"遂许之远大。

欧阳文忠服章郇公非卖恩

章郇公在中书。欧阳文忠公初自夷陵县令贬所回，复馆职，通判滑州。以书与公求一郡，公答之，无可意。文忠不悦。俄而擢知谏院，一年中历三司，直龙图，为学士、河朔都转运。文忠始服公非卖恩者。

谏院得人　御史称职

仁宗庆历初，急于用贤。当时有声望者，王兵部素、欧阳校理修、余校理靖、鱼工部周询四人。并命作谏官，朝野相庆。时惟鱼望不及三人。蔡君谟时为校勘，乃为诗庆之曰："御笔新除三谏官，士林相贺复相欢。"鱼闻之，乃曰："予不预士论，何颜复当谏列?"遂乞辞职。朝廷从之，乃过台为御史。即除蔡代知谏院，是时谏院号称得人。鱼在台亦称职，旋拜中丞而卒。

曾鲁公责妓讼官吏

曾鲁公尹天府，前政以不辨善恶而去。公至未三日，有倡妓讼官吏宿其家。公得牒，审其意在哗毁。公殊不形声色，唯命检阅有无胎孕。既得验状无有，始责以故欲秽污衣冠，重刑而械之。都下善良翕然称颂，小人畏缩。旋即执政焉。

国家养贤不与士卒同

乖崖公张咏，尝典陈州。漕使检点米仓，见近纳不当支者有新印。疑而诘主吏，吏答以月支官吏俸米。漕移文诘公，公批于后曰："国家养贤，不与士卒同，付案不行。"即时遣送漕，自出衙门，坐于楼下，俟送漕使。漕使不得已，仓皇而行。

陈谏议家法甚严

陈谏议省华三子，尧叟、尧咨，皆举状元；尧佐亦行间中第。后尧叟至枢相，尧咨至节度使，尧佐至丞相。而谏议家法甚严，尧叟娶马尚书亮女，日执馈。马于朝路语谏议，以女素不习，乞免其责。谏议答云："未尝使之执庖，自是随山妻下厨耳。"马遂语塞。

章郇公代副枢叱报庆者

章郇公在翰林十二年。当刘太后时，人多侥幸，以希大用，公乃中立不倚。晚迁承旨，最为久次。及副枢李公谘卒，公始代之。时有亲吏闻命，即径造斋阁报庆。公厉声曰："无妄语。"乃叱出之。

宋参政不奏补奴隶

宋参政绶，常患仕路人色多冗。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隶补班行，公独不奏。议者佳之。

杜祁公通变

杜祁公两帅长安。其初多任清俭，宴饮简薄，倡妓不许升厅。服饰粗质，裤至以布为之。及再至，事体皆变，筵会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系红裹肚勒帛。长安父老见公通变，皆曰："杜侍郎入两地去。"旋踵召知天府，入枢密，遂为相焉。

柴主与李主角富贵

仁宗朝，驸马柴公宗庆，与驸马李公遵勖连袂。柴主贤而李亦贤，柴主欲与李主角富贵。李先诣柴第，柴之夫妇盛饰以为胜，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过李第，李之夫妇道装而已，左右皆盛饰。徐出二子示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颇自愧，士论高之。后柴无子，所积俸缗数屋，未尝施用。及柴薨，悉上送官。

对徽宗诗句

徽宗尝作诗句，命蔡少保居安赐元长云："相公公相子。"元长遽对以进曰："人主主人翁。"徽宗又因宴近臣，制诗语云："北斗七星三四点。"唯曹希蕴能对之云："南山万寿十千年。"

公主称

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诸姑称大长公主。至徽宗末年，一例改作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八日，臣僚建言不便。以为"古者妇人称姓，故周曰王姬，犹宋子齐姜之类是也。本朝为商后，非姬姓，不可以称。"用是改正。

四亥四丑

章子厚乙亥年生，与曾子宣同年。曾子宣以丁亥月辛亥日己亥时，子厚遂呼子宣作"四亥公"。然萧注亦以癸丑年生，乙丑月乙丑日丁丑时，亦是"四丑"。

闰不同

神宗元丰元年，岁在戊午，闰正月。时知定州薛向，缴大辽国所印历日，称闰月乃在十二月。与本朝不同，乞送司天监重定。时议者以两朝贺正之礼为疑。而台章以为正朔为大，贺正为小。两国之闰不同，即不过本朝之使先期而贺正于彼，彼国之使后期而贺正于此，其于后先正相去约二十来日而已。料彼必不肯改以就此，则本朝岂得改而就彼乎？其后本朝竟不曾改。予记《北梦琐言》、路振《九国志》载王衍在蜀，闰丙戌年正月，后因胡秀林、向隐异同，俾于界上求得唐历，乃闰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乃知古来有此事也。

王祐植三槐

太祖疑大名符彦卿跋扈，命知制诰王祐往察之。谓曰："汝能为吾办此，当任汝在赵普之右。"祐还，言彦卿但恃旧骄恣耳，实无异心，臣请以百口保之。上怒，贬祐华州行军司马。将行，植三槐于第中便坐曰："吾中子他日必位三台。"贬十二年，乃得还京师。祐曾孙克云："王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争财为不义耳。'"

曾滁州误呼厍为库

曾子开知滁州，览讼牒，误呼厍为库。其人云："某姓厍。"子开遽于厍字上增一点云："厍岂有点乎。"然南北朝有厍狄者，周有少师厍狄峙，北齐有宜都郡王厍狄伏连，皆复姓也。后汉亦有辅义侯厍钧，古又有独姓厍者。厍音赦，《广韵》音始夜切。又齐有厍狄回洛、厍狄盛、厍狄干，又周有厍狄昌。盖本无厍字，后人除一点，以为库别耳。

曾公亮得龙脊　王荆公得龙睛

陆农师云："相家说：'龙，人臣得其一体，当至公相。'如曾鲁公公亮得龙之脊，王荆公安石得龙之睛。"

箕子易牙名

箕子名胥余，见司马彪注《庄子》，于他书不见。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见孔颖达《左传疏》。

杜祁公问贾黯以生事有无

贾黯以庆历丙戌，廷试第一。往谢杜公，公无他语，独以生事有无为问。贾退谓公门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谢于公，公不问。而独在于生事，岂以黯为无取耶?"公闻而言曰："凡人无生事，虽为显官，亦不能不俯仰，由是进退多轻。今贾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官则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之轻，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贾君为之叹服。

甘　露

绍兴辛亥冬，抚州祥符观松，降甘露若饴。有郎官徐其姓者，献《甘露古松》诗于太守。其诗略曰："仙台之阳石坛东，下有亭亭太古松。"又曰："至诚感格合天意，露零青松真上瑞"云云。太守以为祥，因奏于朝，坐言章罢郡。先人时谓予曰："熙宁六年冬，建昌军距城五里，甘露降于进士徐上交别业大松上，浓厚如酒，其味香甜。上交折献于太守张郎中子方，子方率僚属观之，欲以上闻。路过凤凰山下，牧童见车马，皆叫呼曰：'此山松上亦多甘露，何独彼

耶?'各持松叶铦弄，以示不误。时有野夫卖药于市者，语人曰：'太守不察耳。何者为甘露？露从天降，必遍于数亩，岂止松乎?'吾尝客华阴，县民亦有以甘露告县者。令因出按之，有道人笑焉。令怒，械系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夫寿促，必涌并于未死之前。此松殆将槁耳，官人若不信，请宽我，以俟明春，此松必不荣也。'令如其说，至期果验焉。军民得其说，因省。景祐丙子，城西天庆观松，昔尝一枝有甘露，因往验之。昔时甘露所降之枝，果已先朽，张守因不复奏知。"先人因言："乡里松有甘露亦甚多，其实非也，乃松液耳。"

荀卿为孙卿

战国时荀卿，姓荀，名况，赵人，所著书号《荀子》。后有跋尾云："为说者曰：'孙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其后又称孙卿者四。唐杨倞注云："为说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辞。"尝疑以荀为孙，未晓所谓。偶见孔颖达曰："汉宣帝讳询，故转为孙。"

斥中贵

洪玉父云："祖宗时，非特士大夫能立节义，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张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时，城北门申有中贵人到，要请钥匙开门。公令开，既入见，公谓曰：'朝廷还知张咏在西川否？况川中两经兵寇，差咏治乱。令中贵人入川，比欲申地主之礼。如何须得中夜入城，使民惊扰。不知有何急公干当?'中贵曰：'衔命往峨眉山烧香。'公曰：'待要先斩后奏，或先奏后斩耶?'中贵悚惧曰：'念某乍离班行，不知州府事体。'公曰：'若如此道即是。'却令出北门宿。来早入衙，下榜子云：'奉敕往峨眉山烧香，入内内侍省王某参。'公判榜子：'既衔王命，不敢奉留。请于小南门出去。'甚严正如此。又曾鲁公以侍读守郑州，有废疾中贵人，在郡寄居，多沽私酒。恃结连内侍，轻州县，不法。公始善谕之，俾自悛戢，辄出大言。公命吏搜捕，尽得其酿具，依法尽行。遂奏乞中官老废者，不得家外郡，朝廷嘉之。真宗朝，黄震知亳州。永城县濒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县科民开淘。时中官多任喜怒，非理棰挞役民。黄愤然殴之，中官即舍役赴阙自诉。帝问曰：'黄震缘何殴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乱打!'帝嘉其言，即敕中官赴黄门，杖二十。黄后为才吏，仕至发运使。"

高氏出太皇太后以有阴德之助

太宗亲征北狄，直抵幽州，围其城。俄一夕大风，军中虚惊，南北兵皆溃散。而诸将多不知车驾所在，唯节度使高公琼随驾。上于仓卒中，大怒。诸将不赴行在，翌日欲行军法。高奏曰："夜来出不意。诸将若有知陛下所在，岂陛下之福耶？臣获在左右，亦偶然耳。诸将不可罪。"上悟，皆释之。高之门出太皇太后，为天下母。议者以为有阴德之助。

杨文公辞诰润笔与同列均分

杨文公亿，以文章幸于真宗，作内外制。当时辞诰，盖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愿出其手。俟其当直，即乞降命。故润笔之入，最多于众人。盖故事，为当笔者专得。杨以伤廉，遂乞与同列均分，时遂著为令。

曾鲁公神明

曾鲁公以侍读守郑州，时文潞公自长安召入中书。过郑，方在宴席，俄报潞公失去银盆。曾即曰："郡人敢尔，必三日可获。若公之从者自为，则今日必擒。"公未以为然。逡巡果捕至，乃从者也。潞公惊，因谓曰："君知即获，何也?"曾曰："所至有捕盗者。从人单露，必须易败。"潞公以为神明，遂引复翰林。尹开封，至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太傅、使相，致仕。

唐公肃远识

待制唐公肃，雅有远识。先与丁晋公同举进士，剧相善。居水柜街，与晋公宅相对。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晋公，将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虞部员外郎李畋往谘其由，唐曰："谓之入即大拜，权势日隆。若数与往还，事涉依附；或经旬不见，情必猜疑，故避之。"期岁，晋公黜岭外，李复谒唐，唐曰："果然。盖丁之才术，乃唐李赞皇之流。勋多而德寡，任智而鲜仁，可以佐三事，不可以冢庶僚。若太祖朝，赵中令、吕丞相居其上。则丁之用不私，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远识。

张知常不认同舍金

张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两，附致于公。同舍生因公之出，发箧而取之。学官集同舍检索，因得其金。公不认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还公。公知其贫，以半遗之。前辈谓："公遗人以金，人所能也；仓卒得金而不认，人所不能也。"此事缙绅类能言之，而汪彦章为公碑铭不载。何耶?

晏元献节俭

晏元献《与兄手帖》："殊再拜。庄客至，知大事礼毕。日月迅速，哀痛无极，奈何奈何。记文本及寄殊生日衣服及孩儿奶子等信物，甘子黄雀鲊等，领讫。地远不须烦神用，况人事有何穷尽。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白守分为官，须随宜作一生计。且安泊亲属，不必待丰足。尝见范应辰率家人持千斋，自云：'一则劝其淡素好善，次则减鱼肉之价，聚为生计。'果置得一两好庄及第宅，免于茫然，此最良图。况宦游有何尽期，兼官下不可营私（魏四工部，可为戒也）。然须内外各具俭啬为先，方可议此。殊家间仆

使等，直至今两日内，破一顿猪肉（定其两数。或回换买他鱼肉，亦只约猪肉钱数。以此可久）。此持久之术，是以常为宗亲及相知交游言之。建节之说，皆虚传也。今边事尚未息，须当他重委，乃建节，或兼且命，必不于优闲处用此职。况须因干求经营方受，殊一生不曾干求。况今虽经位极人臣，更何颜求觅，是以须待出于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请结托，以至势须恬静。若非久特差，则远近高下，应难推避。不然，则必事能求请。凡虚传者，但请勿信。古今贤哲有识知耻者，量力度德，常忧不能任者，不妄当负，以重愧责，是以终无侥求。其更识高者，非亲耕不食，非亲蚕不衣。（阙坏数字）孺子之类是也。盖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窃其膏血，纵无祸，亦须愧赧也。殊从来多介僻者，理在此。今因信略及之。此外希顺变善居，不备。弟殊再拜，十一哥赞善、十一嫂县君坐前。十二日。"右晏元献公手帖。予尝谓公以童子被遇章圣，观庆历圣德诗，名首诸公，则公之为人可知也。方国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师杨、刘，独变其体；识欧阳公诸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于是视古无愧。功德如范、富，气节如孔道辅，咸出其门。然则仁宗治致太平，非公而谁？大抵善观人者，不于其显，必于其幽；不于其外，必于其内。以书规兄嫂，守官必曰廉，曰官下不可营私，当以魏四工部为戒，首尾大约本于节俭。至引古人非亲耕不食，亲织不衣，兹非畏独、根诸中而不欺者邪。昔东坡《跋欧阳公与其子书》，戒其在官欲附致朱砂。乃知欧阳公所养，不无所自矣。曾南丰与公同乡里，元丰间，神宗命以史事。其传公云："虽少富贵，奉养若寒士。"考公手帖，则曾传可谓得实。而景文宋公草公《谪辞》云："广营产以植私，多役兵而规利。"宋亦公门人，而必为此者，岂当时有不得已欤？沈存中著书，称公对章圣语，"臣非不乐游燕，直以贫，无可为之具；臣若有钱，亦须往。"后生晚进，道听涂说，以诬大贤。予乃知小说不足信类如此。

蔡绦《西清诗话》

宣和五年十月乙丑，臣僚言："徽猷阁待制蔡绦私撰文一编，目为《西清诗话》，其论议专以苏轼、黄庭坚为本。"奉圣旨，蔡绦特落职勒停。

徽宗赐王黼第御书七牌

宣和五年十二月，徽宗赐太傅王黼私第。御书载赓堂、膏露堂、宠光亭、十峰亭、老山亭、荣光斋、隐庵七牌。

薛昂黜用《史记》《西汉》讳蔡京名

崇宁初，薛门下昂为司成。士人程文有用《史记》、《西汉》语者，薛辄黜落。元符中，尝上殿乞罢史学。建炎初，言章谓薛为蔡元长私讳其名。薛尝对客语，误及蔡京，即自批榧其口。

郑文肃按奸赃流冯士元

仁宗时，开封府豪吏冯士元，挟狡数，通贵要，多为奸利，睚眦必中以祸。操制一府，畏甚于尹，都人目之为京兆。郑文肃天休知开封府，廉知罪恶，穷按奸赃，悉得其受赂挠法之状。权贵多为请者，了不以听。狱具，奏流海岛，家没偿赃，毂下懔然。

蒋希鲁建西学宋宏肖其像于文翁祠

礼部侍郎蒋堂希鲁，宜兴人，仁宗时，以枢密直学士知成都。尝召高才硕生，会试府中。亲较才等，劝成学者。于府学之侧，别建西学，以广诸生斋室。迄成，而公移蒲中。其后转运使毁之，以增廨舍。既而常山宋公尚书至府，闻其事，叹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即其旧址，建文翁祠。祠之内，图严君平、郑子真、司马相如、扬子云蜀土先贤九人，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为之赞，至公，略云："蒋侯挺挺，天与严方。健而文明，不迎不将。"

微司理几误杀人

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圣时，初为许州司理参军。里中女乘驴单行，盗杀诸田间，褫其衣而去。驴逸，田旁家收系之。觉，吏捕得驴，指为杀女子者。讯之四旬，田旁家认收系其驴，实不杀女子。公意疑，具以状白府。州将老吏，素强。了不之听，趣令具狱；公持益坚。彼乃怒曰："掾懦邪！"公曰："今触奏坐懦，不过一免耳。与其阿旨以杀无辜，又陷公于不义，校其轻重，孰为愈邪？"州将因不能夺。后数日，河南移逃卒至，详勘之，乃是杀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后因众见，州将谢曰："微司理，向几误杀人。"

李昭述得古铜符

礼部尚书李公昭述，字仲祖，宗谔子也。仁宗时，以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乞近藩，未报。无何，掘地得古铜符，文曰"许昌"。诏下，果得许。

郑文肃复西湖旧堤

郑文肃天休，仁宗时知杭州。郡中西湖，环三十里，溉湖上良田千顷。唐李泌即湖中作阴窦，引水灌城中六井，以资汲者。武肃置撩清军以疏其恶。自钱氏纳土，至公居郡时，凡六十余年矣。而湖秽不治。豪夺以耕，僭侈其宇，浸淫蠹食，无有已时。公按旧记，复故堤，程工无虑十万。调境内丁夫辟之，湖利大兴。

蒋临川摘大姓李申罪弃市

蒋侍郎堂初知抚州临川县。县有大姓李申，积为民害。乃复僭拟亡制，动作不法。承前宰无敢摘其罪。公至，缘事捕治之，尽得其奸状，卒坐弃市。害

根锄去，阖境慰悦。

郑文肃取仓腐粟为己俸饭

郑文肃天休，初为湖北漕。荆南屯禁卒哗言，仓粟腐不堪食。公命掌廪者，给为己俸。因会客日，试取作饭，举匕而尽。曰："孰谓不可食邪?"哗者遂息。

洪觉范因张郭罪配朱崖

洪觉范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峡州，以医刘养娘识张天觉。大观四年八月，觉范入京，而天觉已为右揆，因乞得祠部一道为僧。又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门客，遂识天信，因往来于张、郭二公之门。政和元年，张、郭得罪，而觉范决脊杖二十，刺配朱崖军牢。后改名惠洪。

罢史学

先是，崇宁以来，专意王氏之学，士非三经、字说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议不以为是。蔡嶷为翰林学士，慕容彦逢为吏部侍郎，宇文粹中为给事中，张琮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后时务策，并随事参以汉、唐历代事实为问。"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称通儒。可依所奏，今后时务策问，并参以历代事实。庶得博习之士，不负宾兴之选。"未几，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彦章言："夫《诗》、《书》、《周礼》，三代之故；而史载秦、汉、隋、唐之事。学乎《诗》、《书》、《礼》者，先王之学也；习秦、汉、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学也。今近臣进思之论，不陈尧、舜之道，而建汉、唐之陋；不使士专经，而使习流俗之学，可乎？伏望罢前日之诏，使士一意于先王之学，而不流于世俗之习，天下幸甚。"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为通儒。今再思之，纪事之史，士所当学，非上之所以教也。况诗赋之家，皆在乎史。今罢黜诗赋，而使士兼习，则士不得专心先王之学，流于俗好，恐非先帝以经术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时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胡宗师以奏乐韶节义落职宫观

邹道乡浩初谪新州，有楚州布衣乐韶，素为浩交游。不惮万里烟瘴，誓与同行。至荆南，浩或闻官司捕诏，恐于韶不便，急遣韶还，韶确然不回。浩以病留荆南数日，坚意遣韶。韶不得已，改易姓名，隐居桐柏山。久之，浩复官。江淮发运使胡宗师感韶之义，奏韶节义。至崇宁初，宗师方以宝文阁待制知瀛州。言者指前事，遂落职，提举宫观。

责降朱师复制

崇宁元年八月，广州制勘院勘到前知广州朱师复赃私不法，及交通苏轼等事。制曰："朝散郎知袁州朱师复。事上之义，莫先于首公；为臣之污，无甚于毁节。尔谄交轼、辙，密于唱和；媚傅安、李，阴图进迁。忘先帝识拔之恩，比奸臣腹心之党。素乏闲家之道，老无戒得之心。贿赂公行，贪赃具得。狱成来上，士听有孚。宜正常刑，投之散地。往思惩戒，毋重悔尤。可责受建安军节度副使，兴国军安置。"至绍兴四年，其孙朱秉文陈请，遂复官。至绍兴五年八月，官员白札子："伏睹朱秉文申请祖父朱师复，不合与苏轼往来，缘此入元祐党籍。六月十三日，奉圣旨复宝文阁待制者。朝廷哀悯元祐党籍之人，以直节正论，横为蔡京、蔡卞等挤陷。因下诏追复官职，禄其子孙。然其间却有偶得罪于元符、绍圣间，其家子孙因肆欺罔。朝廷既无实籍考验，吏部止据平江府党人碑石。夤缘假借，例蒙推恩。如朱师复之流是也。绍圣初，起知广州。内外臣僚，未有因改《元通贺表》者。师复独云：'建元易号，盖率由于旧章；纂圣锡名，示邈追于来孝。'又云：'龙去鼎湖，麟悲鲁国。遗弓未绝，弃屣犹新。嵬琐乘时，虽异伯高之复恶；朋邪害政，殆如伏氏之剧言。法度典章，废格几尽；朝野内外，谮譖交兴。盖义理出于人心，未之或改；而事业措之天下，焉可厚诬?'其《谢章惇启》云：'主辱臣死，古有是言；义重生轻，今无此士。恭惟神考，登用大儒，发挥圣经于世道交丧之余，新美百度于诞信相欺之际。岂特范围一世，固将冠冕百王。惜嵬琐之弗歼，致典章之不泯。宫车晚驾，陵土未干。旁招北阙之书，早副西台之笔。肆为谗诋，殆不忍闻。谁能效赵婴之忠，行其所易；岂复慕包胥之志，誓以必行?'其《安置兴国军谢表》云：'首元祐之谪籍，二纪于兹；尾神考之从班，一人而已。夤缘轼、辙之度岭，初一承颜；前后安、李之当涂，未尝通问。'"奉圣旨："追复宝文阁待制，更不施行。"

打破筒　泼了菜

童贯自崇宁二年，始以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奉旨差往江南等路，计置景灵宫材料；续差往杭州，制造御前生活；又差委制造修盖集禧观斋殿、本命殿、火德真君观，缘此进用被宠。继西边用兵，又以功进。于是缙绅无耻者，皆出其门。而士论始沸腾矣，至以蔡京为比。当时天下谚曰："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乱天下。

笑面夜叉

建中靖国元年，侍御史陈次升言章，以蔡元度为笑面夜叉。其略云："卞与章子厚在前朝，更迭唱和，相倚为重。造作事端，结成冤狱。看详诉理，编类章疏。中伤士人，或轻或重，皆出其意。主行虽在于章，卞实启之，时人目为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

目米元章以颠

崇宁四年，米元章为礼部员外郎，言章云："倾邪险怪，诡诈不情。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怪诞之事，天下传以为笑，人皆目之以颠。仪曹春官之属，士人观望则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有旨罢，差知淮阳军。其曰出身冗浊者，以其亲故也。

修御殿为潜德观

太祖、太宗在民间时，尝寓澶渊。其所憩之地在城中，为邸舍。以瓴瓦覆之，号为御殿。崇宁四年，徽宗以为非便，下本府将御殿建道观，以潜德名之。

许风闻言事

大观四年，诏诸路："走马承受公事使臣，大小行人之职，耳目之任，旧许风闻。庶几边防动息，州郡不法，得以上达。近有陈请不实，重行黜陟之文。例皆偷安苟简，避罪缄默。甚失设置之意，可仍旧许风闻言事。"

补张清太医助教

大观二年，邓州南阳东海村有张三婆，患双眼疼痛，昏暗不睹光明。其子张清，用左手提出眼睛，将铜针穿过，用小刀子割下眼睛，与母吃了。自后所患眼目，不曾再发疼痛。朝廷有旨，特补太医助教，不理选限。

以太祖陈桥传舍为显烈观

崇宁四年，徽宗以太祖启运践阼之初，实自陈桥。其地今有传舍，往来践履，非所以称朕显扬祖烈之意。遂以其地建立道观，以"显烈"为额。

陈灵行外制落职

政和元年六月，陈灵行外制。臣僚上章云："或其失体制，或不应事实，或违背经典。夫朕者，帝王之称，以诏告臣民。而灵行徐处仁谪知蕲州告词，乃于具官姓名下用之，此所谓甚失体制者也。差注之失，谓应差近远之类。王黼以稽留敕命降秩，而灵乃谓致差注之失，此所谓不应事实者也。《周官》以八法治官府，其四曰官常，以听官治，谓事之故常。灵行李孝称复官告辞，乃云'复尔官常'，此所谓违悖经典者也。比者奉宸失金，监官降秩，而灵谓'致盗窃之敢行'。夫宫禁之中，或容小窃，若'盗窃之敢行'，则安有是理？此尤疏谬之甚者也。"奉圣旨，灵落职，知和州。

卷十三　记事

郎中知制诰

宋景文公帅真定，时漕使周浩郎中已罢，李维少卿方到。宋公往见，参状称运使郎中。李怒曰，"我非郎中"，辞不受。典宾以情恳，宋曰："沿袭前官之误，愿赐矜贷。"公题一诗于状后以遗李，末句曰："若向西清遇荣显，少卿只合作郎中。"李诘其故，宋曰："国朝故事，无少卿知制诰者。若当制，即少卿改授前行郎中。"李愧谢之。

吴有方奏神宗宜检视政事

熙宁七年旱，神宗遣御药吴有方诣集禧观设醮。且谕以久旱，斋心致祷，庶有感应。汝宜前期检视醮科，有方奏曰："臣固当检视醮科，陛下亦宜检视政事。"帝不悦。翌日，帝笑曰："吾昨夜三复汝言，甚当。足见汝之用心。吾已修政事，答天戒。汝更宜为吾严设。"有方再拜，往庀事焉。

朝廷曰退　宴游曰归

陆农师尝言："《礼记》：'朝廷曰退，宴游曰归。'盖在朝廷，当以退为心。在宴游，当以归为心。"然公之立朝，终以此为恨。

子衿在郑诗之末

神宗御迩英阁，问近臣："子衿之诗，何以在郑诗之末？"皆莫能对。帝曰："此无他，虐政虐世，然后知圣人之为郛郭也。"众再拜，呼万岁。

杨震急逐鹤去

徽宗在藩邸，杨震给侍左右，最为周慎。尝有双鹤降于中庭，左右皆贺。震急逐去，曰："是鹳，非鹤。"又一日，芝生于寝阁，左右复称庆。震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信任弥笃。

大相国寺额

大相国寺旧榜，太宗御书，寺十绝之一。政和中，改为宫，御书赐额。旧榜遂为高丽使乞归。其后复改为寺，御书仍赐今额。

同时位太师

蔡元长语元度曰："弟骨相固佳，但背差薄，腰差细尔。"元度笑曰："太师岂可有两人？"其后，同时位太师者，公与童贯、郑存道凡三人。

真宗亲为教授

张侍中耆与杨太尉崇勋、夏太尉守赟，俱缘藩邸，致位使相。尝因侍立，真宗谓曰："知汝等好学，

文笔甚善，吾当亲为教授。"张詧等拜于庭下曰："实臣等之幸也。"乃命张詧为学长，张景宗观察为副学长，杨崇勋、夏守赟为学察，安守中团练而下为学生。帝授以《孝经》、《论语》，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时以为荣。

司户受节度使节制

文潞公以使侍中，留守西洛。时薛适以汾州司户，为京西漕司帐官。往修谒，典宾请致参。薛怒谓曰："适是漕属，有何统摄?"典宾以告，移时公出，据坐，命典宾揖薛庭参。曰："京西帐干，与西京留守，即无统摄；然侍中是河东节度使，汾州司户合受节制。"遂赞谒，六拜而退。

赐服带

元丰官制：寄禄官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皆准式佩鱼；未至而赐服，于衔内带赐。今人为文，尚仍旧制，云"赐三品服，赐五品服"，非也。又著令，侍郎直学士以上，服御仙花金带，人或误指为荔枝。近年赐带者多，匠者务为新巧，遂以御仙花枝叶稍繁，改钑荔枝，而叶极省。非故事，然莫有以为非者。

王子纯免屠城而采生

枢密王公子纯攻洮州，坐于城下，议欲屠城。忽墙圮有二戎卒操刀向公。遽执而戮之，屠城之谋遂决。将及半，有小儿饮乳于亡母之侧，公恻然伤悼，禁戢其事，仅免屠焉。是年采生。

姚雄召故寨主子毕亲礼

姚雄初为将，以女议定一寨主之子。无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沦落。后雄以边帅赴阙奏计，呼一妪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风，问所从来。妪云："昔良人官守边寨，有将姚其姓者，许以女归妾子。今夫既丧，无以自存，子方货饼饵以自给。"姚曰："尔向记姚形容否?"妪曰："流落困苦，不复省记。"姚曰："雄是也。女自许归之后，不与他族，日望婿来，岂以父之存没为间耶?"妪泣下，气咽不语者久之。因留妪，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载还镇，遂毕其礼。

克宽畏仆郭福

宗室克宽，素不蓄财，惟喜绳索，人呼为索子太尉。虽暑月裸袒，常腋挟二毡球，身缠数铁绳。稍醉，则以铁绳伤人。家仆郭福，眇小无艺，然克宽常畏之。每在外被酒，掷弄铁绳，郭福必诟叱使归，克宽遂拱手还舍，莫测其故也。叔昌与克宽同宅，言之甚详，必不诬也。

文正公愿为良医

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耶?"公曰："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林绩毁张嗣宗妖术印

南剑尤溪林绩，仁宗时，为吉州安福令。时有张嗣宗者，挟妖术作符箓，自称汉师君三十三代孙。率其徒自龙虎山至，谓能却祸邀福。百姓翕然以从。绩视其印文，曰："嘻，乃贼物耳。昔张道陵再传至鲁，鲁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遂据汉川。垂三十年，方败于曹操，而归阳平关，此印所以有阳平治都公之文。今有道之世，讵容妖贼苗裔，公肆诬罔，以害吾治耶！"于是收治之。闻于朝，毁印。而江左妖学遂息。

罢舍法卒如黄裳言

黄冕仲尚书，当徽宗之初，蔡元长议欲推行太学舍法于天下。裳谓"宜近不宜远，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贫；不若遵祖宗旧章，以科举取士"。其后公私繁费，人不以为便，罢之。卒如公言。

赐藏书阁名稽古

大观三年九月乙丑，御笔："比闻诸路州学有阁藏书，皆以经史为名。方崇八行以迪多士，尊六经以黜百家，史何足言？应已置阁处，可赐名'稽古'。"

诏所在置教授

大观四年八月诏："所在学生，及五百人以上，许置教授二员。其不及八十人者，不置。以本州见任有出身官兼领。"

复曾布蒋之奇资政学士

大观四年十月圣旨："曾布、蒋之奇初虽异论，中间曾开陈绍述，可特追复资政殿学士。"

乞编《皇宋政典》

大观四年十一月，尚书右仆射张商英奏，乞编集熙宁、元丰政事，号曰《皇宋政典》，为万世不刊之书。奉圣旨依。

诏禁外制衣装

大观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

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

禁淫哇声

政和三年六月，尚书省言：“今来已降新乐。其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砑鼓、十般舞之类，悉行禁止。”

御赐酒名清酾

政和三年六月，郑绅奏以“皇后弟许造酒，元名坤仪，欲乞别赐酒名”。奉御笔赐名清酾。

御笔宫观寺院不得称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笔：“天下道士，不得称宫主、观主，并改作知宫观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称寺主、院主、庵主、供养主之类。并改院主作管干院事，副作同，供养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余皆以此改定。”

奏禁止圣名字

政和八年五月，户部干当公事李宽奏：“欲望凡以圣为名字者，并行禁止。”奉圣旨依。

禁名意僭窃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饶州浮梁县丞陆元佐上书：“窃见吏部左选有徐大明者为曹官，有陈丕显者为教官。盖大明者，文王之德；丕显者，文王之谟。又况大明者，有犯神明馆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实以寓其名。窃见饶州乐平县有名孙权者，浮梁县有名刘项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迹以寓其名云云。昔元祐间，文彦博之子守河阳，作堂以迎彦博之来。苏轼名其堂曰‘德威’，盖取书‘德威惟畏’之意。言者以谓‘德威惟畏’乃尧事，不当以此名其堂。皇祐中，御笔赐蔡襄字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更改。恭睹政和二年春，赐贡士第，当时有吴定辟、魏元勋等十余人，名意僭窃，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笔：“陆元佐所言可行。下逐处并所属，今改正禁止。”

禁渎侮混元皇帝名

政和八年八月御笔：“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字伯阳，及谥聃。见今士庶多以此为名字，甚为渎侮。自今并为禁止。”

诏学者治御注《道德经》

政和八年诏有司，使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论题。

诏《史记》升《老子传》为列传首

政和八年诏：“《史记·老子传》，升于列传之首，自为一帙。《前汉·古今表》，叙列于上圣。其旧本并行改正。”

诏学生添大小经及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政和八年御笔：“黄帝、老子、尧、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学校诸生，于下项经添大小一经，各随所愿分治。大经，《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庄子》、《列子》。自今学道之士，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其在学中选人，增置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从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从六品）、方士（正七品）、畯士（从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从八品）、隐士（正九品）、志士（从九品）。

诏禁以天字称

政和八年闰九月，给事中赵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圣三字为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尚有以天字为称者，窃虑一禁约。”依奏。

讨论履制度

政和八年十二月，编类御笔所礼制局奏：“今讨论到履制度下项绚（履上饰也）、繶（饰底也）、纯（缘也）、綦（履带也）。古者，舄履各随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为之。其绚繶纯綦，并随服色用之，以仿古随裳色之意。”奉圣旨依议定，仍令礼制局造三十副，下开封府，给散铺户为样制卖。礼制局奏：“先议定履，各随服色。缘武臣服色止是一等，理宜有别。”奉圣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饰全。朝请武功郎以上，减去一繶，并称履。从义宣教郎以下，至将校伎术官，减去二繶纯，并称屦”云。

封罗汉作应真

政和八年御笔：“罗汉已改为无漏和尚，未加封爵，可封作应真。”

诏东宫讲读官罢读史专以经术

政和四年，诏令东宫讲读官罢读史，专一导以经术。迪其初心，开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牵于流俗焉。

见任教授不得为人撰书启简牍乐语

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应见任教授，不得为人撰书启简牍乐语之类。庶几日力有余，办举职事，以副陛下责任师儒之意。”奉圣旨依。尝闻陈莹中初任颍昌教官，时韩持国为守，开宴用乐语。左右以旧例必教授为之，因命陈。陈曰：“朝廷师儒之官，

不当撰俳优之文。”公闻之，因遂荐诸朝，不以为忤。

唐元结名

尝有臣僚上殿，徽宗问唐元结名之所自。奏曰：“一元之气，融而为江河，结而为山岳。”

契丹之法

司马文正公言：“契丹之法，有简要可尚者。将战则选兵为三等，骑射最精者，给十分衣甲，处于阵后；其次给五分衣甲，处于中间；其下者不给衣甲，处于前行。故未尝教阅，而民皆习于骑射。又民为盗者，一犯文其腕为贼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五犯则斩。不须案籍，而罪不可掩。”

河中府浮桥

河中府河有中潬，其上有舜庙及井。唐明皇始为浮桥，铸铁为牛，有铁席，席下为铁柱。埋之地中，以系桥组。张燕公为之赞。自是桥未尝坏。庆历以前，河水数西溢浸朝邑。民苦之，屡请塞堤。蒋希鲁知河中府，始塞之，自是每岁缮修西堤。及刘元瑜知河中府，河水大涨，不得决泄，桥遂坏。铁牛皆拔，流数十步沉河中。中潬亦坏，自是不能复修。津济阻碍，人畜数有溺死者。英宗时，有真定僧怀昺，请于水浅时，以组系牛于水底，上以大木为桔槔状。系巨舰于其后，俟水涨，以土石压之，稍稍出水，引置于岸。每岁止于出一牛。至治平四年闰三月，新桥乃成，然中潬亦终不能立也。赐转运使张焘等奖谕，其僧亦赐紫衣。

樊知古荐河北令簿

查道，江宁人，文徽之后。少贫，太宗时，进士及第。在河北为主簿，廉介。与妻采野蔬，杂米为薄粥以疗饥。税过期不办，州召县吏悉枷之。既出门，他吏皆脱去。道独荷之，自下乡督税。乡之富民，盛具酒馔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于是余民大惊，逋税立办。道不胜贫，与妻谋，欲去官，归卖药。会樊知古为河漕，素知道节行，欲荐之。道辞以与本县令叶齐。知古曰：“令素所不识也。”道曰：“公不荐令，道亦不敢当公荐也。”知古不得已，两荐之。齐改京官，兼馆职；道改曹州节推。后登制科，真宗时为待制。八年，知虢州，卒。

刘师道解王文穆罪　文穆复师道职

司马文正公云：“太宗末，民间积欠甚多。真宗初，王文穆公请除之。上曰：‘先帝积年不除，而朕除之，彰先帝不爱民也。’文穆曰：‘先帝非不知此欠当除，留之以遗陛下，使结民心耳。’上悦，从之。”澶渊之役，莱公欲因事诛文穆，密学刘师道力解之于上，乃得免。师道坐属其弟于陈尧咨，以针刺试卷为验。得及第，谪官。久之，知潭州。文穆秉政，复其旧职。方且进用，会病卒。

李端懿端愿问卜人寿

李端懿、端愿问卜人李易简曰：“富贵吾不忧，但问寿几何？”易简曰：“二君，大长公主之子。生而富贵，穷奢极欲。又求长寿，当如贫者何？造物者如此，无乃大不均乎？”遂不与卜。

真宗书鲁宗道刚直于殿柱

鲁简肃公宗道，仁宗时，参政事。京师富民陈子城殴杀磨工，初有诏立赏追捕，数日，中旨罢之。鲁公争于帘前曰：“陈某家豪，不宜保庇。”章献怒曰：“卿安知其家豪？”鲁公曰：“若不家豪，安得关节至禁中？”章献默然。真宗素赏鲁之刚直，书鲁宗道于殿柱。故章献拔用之。

司马光近于迂阔

神宗尝谓吕正献公晦叔曰：“司马光方直，其如迂阔何？”吕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

滕宗谅兴湖学

滕宗谅知湖州，兴学，费民钱数千万，役未毕而去。或言钱出入不明者，通判以下不肯签簿。胡武平宿来继守，而言曰：“滕侯所为非是，诸君奚不早言？候其去乃非之，岂分谤之意乎？”于是众闻其言，皆惭而签簿，卒成其业。

刘沆开遗张友直珠冠书

刘贡父云：“张邓公当国，有遗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不能径通。刘相沆谓曰：‘我识学士，我为汝通之’，因以归。破其书，别录一通，用已图书印之，留其真本。又于珠冠之角，小书己名，乃复封题如旧。以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语友直，友直大惊。刘时权三司判官，寻即真，俄知制诰。”

金　像

天圣中，为玉皇像，用金三千两。至和初，为真宗像，用金五千两。时又欲为温成像，台谏上言，乃止。

英宗山陵不及嘉祐十分之一

陕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韩子华曰：“非上旨丁宁，不能如是。”欧阳文忠公曰：“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不以朕为不孝。’”

熙宁月俸

唐子方谓：“熙宁元年，京师百官月俸四万余缗，

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余缗。其生日折洗、婚嫁丧葬、四季衣不在焉。今则不同矣。”

陈洪进子以白金赂改父谥

陈洪进请谥于朝，胡旦扬言曰：“宜谥忠靖。”忠靖乃下军之名，其子惭惧。赂以白金数镒，乃改之。

刘庠言鲁公之短

熙宁元年，刘司谏庠将使契丹。刑部覆官十余人谒辞。庠于广坐扬言曰：“七十致仕，礼之正也，当自大臣为始。”又言鲁公之短，且曰：“俟还日，当并言之。”庠还，未至京师。一日，加集贤殿修撰，充河东转运使。即无言矣。

王荆公司马文正议省辞郊赉

熙宁元年，两府辞郊赐。王荆公以为两府郊赉不多，减之未足以富国。今军人郊赉不能减，而徒减两府，失大体。两府果能益国，虽增禄十倍，不足辞；苟为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司马文正曰：“方今国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费，不能复振。苟裁省不自贵近始，则在下不服。臣非谓今者得两府郊赉能富国也，欲陛下以此为裁省之始耳。且陛下强裁省之，则伤体；今大臣以河北灾伤，忧公体国，自求省郊赉。从其请，所以成其美，何伤体之有？且陪祀无功”云云。荆公曰：“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文正曰：“善理财者，不过浚民之膏血耳。”神宗令且为不允诏，会荆公当直，遂以其意为之。予以为荆公之意，乃唐常衮之言。

英宗壁书《师说》《六箴》

英宗在藩邸，多隐德。宗妇既寡，不能自存者，密使人周之，不令兄弟知也。壁书韩退之《师说》，及吴仲卿宗英《六箴》以自戒。

置天下常平官

神宗熙宁二年，天下常平钱谷，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常平广惠仓，相度农田水利差役利害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干一员，以京官为之。小路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赦官吏失入死罪

熙宁二年赦：“今后官员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编管。胥吏一人千里外编管，二人远恶州军，三人刺配千里外牢城。”自后法浸轻，第不知自何人耳。

守正不阿为贤　用人当用君子

神宗尝问司马文正曰：“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公曰：“结宰相固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向而顺之者，亦奸邪也。唯守正不阿，乃为贤耳。”上曰：“两府孰可留，孰可去，孰可用?”公曰：“此乃陛下威权所当采择，小臣岂敢预闻。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径求进者，小人也。陛下用人，当用君子，不当用小人。”

宋主辰晋主参

刘器之《语录》云：“太祖初为归德军节度使，实在宋，故国号宋。且河东，乃晋地也。昔高辛氏迁阏伯于商邱，主辰，今应天府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今太原府是也。且参、辰不相能，久矣。物不两大，故国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号，盖有深意也。”以上皆刘说。予按，仁宗时，韩魏公奏并州宜立军名，立戟，置鼓角。胡文恭公宿武平上言，以为宋主辰，晋主参。参、辰不两盛，不可许。至嘉祐四年，复为太原府河东节度。乃知器之之意，本于胡武平，而器之未始知之也。

欧阳公多谈吏事

张芸叟言：“初游京师，见欧阳文忠公，多谈吏事。张疑之，且曰：‘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出入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今日以人望我，必为翰墨致身；以我自观，亮是当年一言之报也。’”张又言：“自得公此语，至老不忘。”是时，老苏父子，间亦在焉，尝闻此语。其后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问之，则答曰：“我于欧阳公及陈公弼处学来。”

潘温叟医

潘景，字温叟，崇宁间以医称，视古无愧。虞部员外郎张咸，其妾孕五岁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龄妻，孕二岁而不育；团练使刘彝孙，其妾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温叟视之，曰：“疾也。凡医曰孕者，非也。”于是作大剂饮之，咸妻堕肉块百余，有眉目状；昌龄妻梦三童子，色漆黑，仓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孙妾堕大蛇，犹蜿蜒不毙。又屯田郎中张湮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温叟察其脉曰：“明年血溃乃死。”既而果死。贵江令王霁，夜梦与妇人歌讴饮酒，昼不能食者，已三岁。温叟治之，疾益平，则妇人色益沮，饮酒益怠，而歌讴不乐，久之遂无所见。温叟曰：“若疾虽衰，而未愈也。倘梦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则愈矣。”后果梦，辄能食。其他所治，若此甚众。

下蜀辎重百里不绝

王师下蜀时，护送孟昶血属辎重之众，百里不绝，至京师犹然。诗人李度作《平蜀诗》，略曰："全家离锦水，五月下瞿塘。绣服青蛾女，雕鞍白面郎。累累辎重远，杳杳路岐长。"

御亲赐带花

真宗东封，命枢密使陈公尧叟为东京留守，马公知节为大内都巡检使。驾未行，宣入后苑亭中赐宴，出宫人为侍。真宗与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续有旨，令陈尽去所戴者。召近御座，真宗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陈跪受拜舞谢。宴罢，二公出。风吹陈花一叶堕地，陈急呼从者拾来，此乃官家所赐，不可弃。置怀袖中。马乃戏陈云："今日之宴，本为大内都巡检使。"陈云："若为大内都巡检使，则上何不亲为太尉戴花也?"二公各大笑。寇莱公为参政，侍宴，上赐异花。上曰，"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时。"众皆荣之。

致仕文吏当养其廉耻　武吏当任其功旧

仁宗时，吴奎、包拯建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时案籍举行。"胡武平宿以为文吏当养其廉耻，武吏当任其功旧。而欲一切以吏议从事，殆非优老劝功之意。当少缓其法，武吏察其任事与否，勿断以年；文吏使得自言而全其节。朝廷至今行之。

唐宋运漕米数

唐居长安，所运米数：天宝中，二百五十万石。大中中，一百四十万七千八百八十六石。盖唐自大中以后，诸侯跋扈，四方之米渐不至故耳。惟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

铸钱费多得少

予尝为铸钱司属官凡三年，其利病尤悉。盖费多而得少。其后入玉牒所为检讨官，见绍兴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僚上言："九路坑冶铸钱司。窃闻虔、饶两州，自绍兴元年至今，共起发过一十二万二千余贯。用本钱及官兵应干请给，总用二十五万八千余贯。即是费官钱盖三之二。使有利害，亦当条具措画以闻。岂容置一司养官吏，无益而有损哉?"此提点铸钱不职也。以此知利害尤分明。而议者以为不可罢者，恐钱少故也。然大概所献于朝廷者，新钱常少，旧钱常多。绍兴丙子，沈相当轴，以其弟尝为使者，悉其事，遂罢之。未及三年，当己卯岁，沈去国。朝廷复建司置官，不知又何耶？予按，唐《德宗纪》："建中二年，判度支韩洄奏，请于商州红崖冶、洛源监，置十炉铸钱。江淮七监，每铸一千，费二千文，请皆罢。从之。"予然后知铸钱之弊，古今同之。会当有建白于朝，依唐故事罢之为善。

荫子法

国朝荫子法，初遇郊恩，止得荫子，不及他亲。元祐中，山谷官应任子，特请于朝，舍子而先侄，后遂为故事。

司马文正除李公择息贪吏掊克之心

龚深之言："司马文正作相，除李公择为户部尚书。门人问曰：'公择文士，恐于吏事非所长。'公曰：'天下谓朝廷急于利久矣。举此人为户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贪吏聚敛掊克之心。'"

以程氏礼用尹德充

待制尹德充焞，幼事伊川先生。初业进士应举，策问议欲诛元祐名公卿得罪于朝者。尹叹息曰："尚可以干禄乎哉。"不终对而出，且告于程氏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绍兴五年，从臣有言尹宜用者。遂以用程氏礼，宣教郎崇政殿说书处之。且除秘书郎，时年七十七矣。未几，除秘书少监，赐绯衣、银鱼、象笏。求去益坚，除太常少卿兼说书，又除权礼部、兼侍讲，进官通直郎，而尹病不能朝。遂除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九年，以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而去。致仕，进官奉议郎而卒，葬会稽。有奉诏解《论语》行于世。

开封地谶

向文简公父，为母求葬地。时开封城外有地，谶曰："绵绵之冈，势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术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园中，向恐民不肯与，因夜葬其地。民以向横诉于府，府尹令重与之价，仍不废其菜。次年，向遂生文简公。钦圣后，文简孙也。

儒冠多误身

吕居仁云："元祐中，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尝一日同游西池，有士子方行观，叹曰：'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从叔叔巽应声答曰：'秀才，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士子甚惊叹。"

章子厚与叔安仁令书

章申公子厚，与其叔安仁令书曰："弊政之后，谅烦整葺。宽而不弛，猛而不残。待寄居游士有礼，而不与之交私；一切守法，而于人情从容。此亦吾叔所能辨也。"

卷十四　记文　类对

傀儡起于王家

钱穆父试贤良对策日，东坡晓往迓其归，置酒相

劳，各举令为文。穆父得《傀儡除镇南军节度使制》，首句云："具官勤劳王家，出入幕府。"东坡见此两句，大加叹赏，盖世以傀儡起于王家也。

赋《长啸却边骑》

范蜀公少时，与宋子京同赋《长啸却边骑》。蜀公先成，破题云："制动以静，善胜不争。"景文见之，于是不复出其所作，潜于袖中毁之。因谓蜀公曰："公赋甚善，更当添以二者字。"蜀公从其说，故谓之"制动者以静，善胜者不争。"然景文赋虽不逮于蜀公，他人亦不能到。破题云："月满边塞，人登戍楼。"真奇语也。

邵康节赞王通

司马文正示康节以《王通传》，康节赞之曰："小人无是，当世已弃；君子有非，万世犹讥。录其所是，弃其所非，君子有归；因其所非，弃其所是，君子几希。惜哉仲淹，寿不永乎。非其废是，瑕不掩瑜。虽未至圣，其圣人之徒欤。"

冯丞相用李泰伯语

李泰伯《潜书》，其一曰："孔子之言满天下，孔子之道未尝行。簠簋牲币，庙以王礼，食其死不食其生，师其言不师其道。得其言者为富贵，得其道者为饿夫。"冯当世丞相有《答伯庸》诗云："孔子之文满天下，孔子之道满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为饿夫。"冯用泰伯语也。

吕与叔《克己铭》

吕大临与叔，微仲丞相弟也。为《克己复礼铭》曰："凡厥有生，均气同体。胡为不仁，我则有己。立己与物，私为町畦。胜心内发，扰扰不齐。大人存诚，心见帝则。初无吝骄，作我蟊贼。志以为帅，气为卒徒。奉辞于天，孰敢侮予。且战且来，胜私窒欲。昔为寇仇，今则臣仆。方其未克，窒我室庐。妇姑勃蹊，安取厥余。亦既克之，皇皇四达。洞然八荒，皆在我闼。孰曰天下，不归吾仁。痾痒疾痛，举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颜何人哉，希之则是。"

邓安惠表启

邓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谢表》云："扪参历井，方知蜀道之难；就日望云，已觉长安之远。"用太白语。又尝有启云："三山已到，辄为风引而还；九阙神游，不觉梦惊而失。"前辈文采风流，蕴藉如此。

高丽至豫章先状

崇宁中，高丽自明州海道入贡，偶乘风，自江路至豫章。其《先状》云："泛槎驭以寻河，远朝天阙；望桃源而迷路，误入仙乡。自惊漂泊之余，获奉笑谈之雅。"

任忠厚投时相启

任敦夫忠厚，元祐、绍圣间有声太学。后坐上书入籍，留落不调者久之。有《投时相启》云："笼中剪羽，仰看百鸟之翔；岸侧沈舟，坐阅千帆之过。"

苏景谟诗启

"衣冠晨集乌衣巷，旌旆春生绿野堂。"苏景谟诗也。又有启云："珠璧之投甚暗，讵免惊疑；农马之智非专，误劳访问。"

黄公孝师右军笔法

仁宗时，太常博士黄公孝先有诗名，尤工字学。常师右军笔法，深得其妙。每曰：学书当先务真楷，端正匀停，而后侥得破体，破体而后侥得颠草。凡字之为体，缓不如紧，润不如密，斜不如正，浊不如清。右欲重，左欲轻。考之古人踪迹，其言不妄也。

东坡铭李伯时洗玉池

东坡有《李伯时洗玉池铭》，始予读之，皆不得其说。其后得伯时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盖元祐八年，伯时仕京师，居虹桥，子弟得陈峡州马台石，爱而致之斋中。一日，东坡过而谓之曰："斫石为沼，当以所藏玉时出而浴之，且刻其形于四旁。予为子铭其唇，而号曰洗玉池。"而所谓玉者凡一十六：双琥璩、三鹿卢、带钩、珌琫、璘瑑、柸水、苍佩、螳螂、钩佩柄、珈琐、珙璧、珥玤杯、璩瑘等是也。伯时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尝即其家访之，得于积壤中。其子硕以时禁苏文，因潜磨去铭文，以授使者。于是包以裀褥，栖以髹匣，舁致京师，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卢环从葬龙眠，余者咸归内府矣。东坡铭刻与伯时序跋，昔有而今亡，而池亦归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后世将有读坡铭而不能晓者，因具于此。陈峡州即陈彦点，字子真，自号懒散云。

武后制赐狄仁杰袍金字

《新唐史·狄仁杰传》载仁杰转幽州都督，赐紫袍龟带。后自制金字十二于袍，以旌其忠。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按，《家传》云："以金字环绕五色双鸾，其文曰：'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乃命录之。"《新史》不惟不著十二字，虽五色双鸾亦不录也。《家传》云："丧亲，有白乌连理枝，绕于墓侧。"《新史》止云："有白鹊驯扰之祥。"

曲如钩　例封侯

崔善为为左丞，令史恶其聪察。以其身短而伛，嘲之曰："崔子曲如钩，随例得封侯。膊上全无项，胸前别有头。"《新唐史》止云："曲如钩，例封侯"

而已。

举酒行令

陶縠使越，钱王奉之甚渥。因举酒行令，曰："玉白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应声曰："口耳王，圣朝天子要钱塘。"

恩袍色动 仙籍香浮

仁宗《赐进士及第》诗云："恩袍草色动，仙籍桂香浮。"黄冕仲《谢及第启》，全用以为一联云："恩袍色动，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风之拂拂。"东坡戏之曰："好作闻喜燕酸文。"

浯溪铭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余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奇绝。唐上元中，邕管经略使元结罢任居焉，以其所著《中兴颂》刻之崖石，抚州刺史颜真卿书。结复为《浯溪石堂西峰四献亭铭》，皆刻于崖上石。本朝乾德中，左补阙王伸来知永州，维舟于此，留诗。元公序云："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溪，世无名称者也，为爱之，故命曰浯溪，铭于溪口。"铭曰："湘水一曲，渊洄倚山。山开石门，溪流潺潺。山门如何，巉巉双石。临彼渊岸，夹溪绝壁。水石尤怪，石文尤异。吾欲求退，将老兹地。溪古地荒，芜没盖久。命曰浯溪，旌吾独有。人谁游之，铭在溪口。"王伸诗云："湘州佳致有浯溪，元结雄文向此题。想得后人难以继，高名长与白云齐。"

《包孝肃公家训》

《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肃之子也。

何丞相《贺巡幸还京表》

靖康元年春，徽宗巡幸淮、泗，将还京阙。礼部郎中刘观代宰臣《贺表》云："汉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肃帝，殊非揖逊之人。"何丞相文缜以其语太朴，因改云："拥彗迎门，陋未央之末礼；御鞍驰道，笑至德之未情。"

仕有五瘴说

龙图梅公挚，景祐初以殿中丞谪知昭州。尝著瘴说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陈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缪乎！"其后邹道乡志完，元符中，谪昭州。因其说以为诗曰："五瘴作诗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谓是也。徐师川建炎避地至昭州，感二公遗迹，作诗云："正言邹子独留名，法从梅公尚有亭。药是苦言能治瘴，竹生屈曲坐看经；风前云似秋前赤，雨后山能烧后青。恋土怀乡频作恶，怀贤感旧叹飘零。""竹生屈曲坐看经"者。盖道乡昔寓居阁上，忽于佛前地生五笋，甚可爱。地主云："阁成今十年，隐筑坚实，沟堑深阔，未尝有此。"州人传之，咸谓吉祥，以为为道乡发也。道乡因诗云："基创于今正十年，不容山竹暗行鞭。森然五笋自何出，盛矣一邦相与传。"

王履道诗文警策

黄季岑云："王履道诗：'直须刺着天公眼，便遣雷霆下取将。''是能读倚相三坟五典之书，且尽识建章千门万户之制。'又：'顺斗布合宫之政，分方调文鼎之神。''金篆浮波，河伯顺流而听命；琼科宣篆，清华止画以临坛。'又：'凤鞋微露绣帮相。'皆其警策也。"

追赠陈莹中葛鲁卿文

谭彦成《追赠陈莹中》云："汲黯何为，坐息淮南之变；郑公若在，必辍辽东之行。"葛鲁卿云："夷考平日，素丝之节无闻；坐废累年，白首之言犹在。"吴正仲《别何文缜但》云："切须念第一，莫打骂长行。"

大辽使《谢赐柑表》

崇宁三年，大辽贺生辰使至，赐宴，且赐柑。有《谢表》云："聘礼适陈，祝帝龄于紫阙；恩华固异，锡仙实于公邮。方厥包来贡之期，捧兹德惟馨之赐。天香满袖，染湘水之清霜；云液盈盘，挹洞庭之余润。梓里岂遑于遗母，枫朝切愿于献君。感德滋深，谕言罔既。"

胡少伋梦书八句颂

胡少伋夜梦游一寺，与勒和尚、衲僧六七人共步长廊。少伋手持长镵，划青方石，如锥画沙，书六句颂云："我行世间，多动少息。暂休宝坊，万虑入寂。明日出山，八面受敌。"勒和尚随句微吟，旁皆太息。中有一僧云："万虑入寂，句法甚胜。明日出山，是将动耶？"似觉复寐，自理前颂，增"住为主人，动转为客"两语于出山句上，广为八句。

东坡四言

"吟哦傲兀，仰晤岩月。遇巘迎崖，银剜玉龁。鼋鼍唫喁，雁鹜嵲屼。卧玩我语，聱牙岌嶪。"右《江行见月四言》也。"江郊葱珑，云水蒨绚。埼岸斗

入，洄潭轮转。先生悦之，布席开宴。初日下照，潜鳞俯见。意钓忘鱼，乐此竿线。优哉游哉，玩物之变。”右《江郊四言》也。皆东坡作。

东坡戏书

“葑草尚能拦浪，藕丝不解留连。”此一联，东坡在黄时戏书也。又云：“湖上秋风聚萤苑，门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黄之车湖，即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即散花洲也。东坡屡过其家，戏书此。

选官改定《方泽仪安》等曲

宣和四年，校书郎韩迪撰《方泽仪安》之曲。著作佐郎吴次宾撰《社稷安宁》之曲。校书郎艾晟撰《感生帝大安》之曲。校书郎赵永裔撰《帝鼐景安》之曲。正字李舜由撰《充国公成安》之曲。臣僚上言曰：“谨按，尔雅曰：‘卉者，盖总草之名也。’今《方泽仪安》之曲，乃曰：‘蔽芾之棠，合并为一；遐方来归，兹卉是式。’然则谓木为卉，可乎？《诗》曰：‘为絺为绤。’盖精者为絺，粗者为绤。今《社稷宁安》之曲，乃曰：‘求福生民，表功社稷；曰舞以帗，曰冕以绤。’然古有絺冕，若以为绤，则字为失律矣。《感生帝》之诗有曰‘为赤熛怒’者，帝神名也，祭之辄斥其名，何耶？《帝鼐》之诗有曰‘祀彼显相’者，群臣相其祀事也，谓之‘祀彼显相’者，又何人耶？甚者乐不用中声久矣，而其诗犹曰‘于论中声’，岂不悖乎？”奉圣旨，令尚书省措置，选官改定元撰《方泽仪安》等曲。官除赵永裔已罢馆职外，余并送吏部，与合入差遣。其后艾晟进状辨正，系《道经·灵宝经》云：南方赤灵帝君，名同浮极炎，字赤熛怒。《唐开元礼》：‘立夏祀赤帝，祝文：敢昭告于赤帝熛怒等事。”恭奉圣旨，前降送吏部指挥，与改正，别与差遣。

胡舜陟非颜岐撰制辞

靖康元年四月，颜岐赐出身，除中书舍人、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岐之非云：其《草晁说之中书舍人辞》云：‘知世掌美，又润色于丝纶。’用杜甫诗：‘欲知世掌丝纶美’之句，今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语耶？《除孙传侍读》云：‘朕念元子，出就外传，从学之始。左右前后，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东宫辞也。传已罢东宫官矣，劝读而为此语，岂非昏缪之甚？郡守承流宣化也。怀安雷安国再任，乃云：‘宣流河内，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除钱伯言知真定乃云：‘增筹幄之胜。’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送丽使金，士望甚休。’许景衡《兼太子谕德》曰：‘日静身安。’《李旦除屯田员外郎》曰：‘稍迁应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云出守》曰：‘昔自琐闼之拜，肃持金国之书。’其辞不典如此。”奉圣旨，岐罢中书舍人。

劾张文潜谢表不钦

张文潜崇宁元年复直龙图阁，知颍州。《谢表》云：“我来自东，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以告行。”臣僚上言云：“我来自东，是为不钦。岂有君父之前，辄自称我？虽至亲不嫌于无钦，有时而尔汝，然非谢表所可称之辞。虽数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后有犯者，仰御史台即时弹劾。”

夺范纯仁谥忠宣议

崇宁二年六月，臣僚上言：“范纯仁谥曰忠宣，其谥诰去年已追夺，并元定议、覆议官，各已罚铜十斤。”今节录谥议如后。考功员外郎邓忠臣议有曰：“每思捐身而献策，常愿休兵而息民。祗知扶危而定倾，宁惜跋前而疐后。”又曰：“方谗言乱国，而明蔡确之无实；洎奸党投石，而谓大防之可原。当众人莫敢言之时，在偏州无可用之地。义形正色，愤激至诚，非特救当世正人端士之网罗，直欲戒后世乱臣贼子之迷罔。徇公忘己，为国惜贤。”又曰：“父母之国，有时而去；股肱之义，于是或亏。放之江湖，忽知草芥。纫兰泽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鹏坐隅，已分贾生之死。”又曰：“侧席南望，而抉浮云之蔽；趣节东归，而咏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见其风采，诏书相望于道涂。”奉圣旨，权发遣汝州邓忠臣，差管干南京鸿庆宫。

翟公巽作文艰得

叶少蕴云：“翟公巽作文艰得，然得必奇也。在西掖时，以草辞迟罚铜。崇宁间，与予同在试院。逼晚，商量作策题，以《冗官》为问。及晓问之，云：‘一夜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乐仕进。可为朝廷庆者一，可为有司虑者二。’虽止四句，然实佳作也。’”

林希《草陆农师曾子开被谪辞》

绍圣初，陆农师、曾子开俱以曾预修《神宗实录》被谪。中书舍人林希子中《草辞》云：“谓尔同为谤讪，则于今具稿不存；谓尔有所建明，则未尝争论而去。”人以为得实。

贾文元公戒子孙文

贾文元公戒子孙文云：“古人重厚朴实，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贵，节行为大。轩冕失之，有时而复来；节行失之，终身不可得矣。”缙绅以为格言。

答刘保衡投进古器诏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军建昌县李士衡庄，遇晦冥，即光彩出没。一夜，雷电风雨暴作，翼旦山折泉涌，急流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识甚奇。太守刘保衡指

以为鼎，投进，答诏云："眷彼名区，出兹古器，既瑰奇而有异，爰贡奉以斯来。省阅之余，嘉尚良切。"保衡绘形刻石尚在。今观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也。当时失于稽考，故诏书亦但言古器云。

欧阳公投胥内翰启

欧阳文忠少时，犹未知名。以文编投内翰胥公偃，且有长笺，所谓"在昔筑黄金之馆，首北路以争趋"是也。集尝载之，今不录。胥公有启谢欧阳秀才云："伏蒙眷私，以盛制文笔二编，先之长笺为贽者。恭以某人象舆异禀，龙补至珍。奉奕世之诒谋，克隆堂室；倾群言之妙旨，深达渊源。服膺圣域以惟勤，蹑足俊躔而迥异。敏学该乎变贯，英识极于覃研。秉节高奇，发清吟于梁甫；缔交名胜，缀雅聚于兰台。飘飘之逸思无穷，籍籍之芳尘自远。偶蛆一飞之翼，行跻多士之魁。何误采于虚声，辱远垂于厚顾。方披晬表，遽捧雄编，恣探赏以忘劳，信窥测而靡暇。幽意绚于道德，高义薄于云天。飞染遒丽以盈箱，雕缋纷华而满眼。赏孙诗之零雨，何止一章；赞沈赋之硾星，岂惟数句。固将备西昆之玉府，奚独易东堂之桂枝。允矣难能，诚哉可贵。虽亨衢自致，靡资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齿牙之余论。"欧公得之，又为长笺以谢之，不载诸集，今录于此云："右某启。昨贽芜音，仰尘细几。载形答复，深极褒称。弊帚无容，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奖，于尺牍以必珍。始缉穿而匣开，烂然在目；旋骨惊而心折，至矣闻音。退揆顽疏，阴加震叠。窃以昔者鲁衮垂乎一字，宠极于华章；汝月更乎坐评，目成于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为荣；获江左之笔踪，则神明之来复。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答私书，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绥鸣玉之彦，兰台金马之英，品风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贵。俯存寒素之目，毋密謦咳之音。兔墨流英，洒鸿都百金之笔；犀谈对客，发荆州一日之函。有焕私藏，因为殊遇。某倥蒙惟旧，检操弗支，乏沃若之轩髦，有尾兮之长丑。顾右臂而为弹，早叹荼疲；虽左肘之生杨，徒能殚化。爰以自童发之交剪，浴圣日之光华。勉绍箕裘，惧隳门素。冠乎枝木，莫践化人之场；钝若神槌，爰对囊锥之颖。一昨与偕外计，绫食县官之邮；召诣中台，果玷浮华之目。州里贬于素论，箧衍弃于祭刍。委末路而弗振，与清涂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变儒，效骚人之郁抑，慕漳滨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齿于钟评；掷中宫商，宜远惭于孙赋。奚辨丽而可纪，徒骹骹以兴讥。何弗避于诋诃，辄外彰于嗤笑。虽踸踔短韵，殆无取于系辕；卢胡见贻，乃自珍于干璞。所期用覆酱瓿，譬十年之练都；投置皮箱，资一笑于相乐。伏蒙某官悯屯愚之无似，加品目之惟优，丑以爰忘，音缘赏奏。许上修名之谒，获伸拜德之恭。后堂执经，饫陪一肉之赐；西斋坐宴，密亲三雅之欢。执如意以指挥，务车毂而推引。喷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顾飞沈，盼睐于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复俾十倍而增荣，示一嗛而为美。当黯阁之多暇，枉虞笔以为文。缛旨星稠，襞笺云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阳；齿牙之论所加，重于大吕。譬以明月，暗投于人；不意此音，猥来入耳。谨当纳藏行楮；归耀当间。袭以十绨，为天下之至宝；脱复一读，解体中之不安。贵洛阳而争传，与吴刀而共布。隐恩所及，顶踵奚胜。"

曾子固《怀友》寄荆公

王荆公初官扬州幕职，曾南丰尚未第，与公甚相好也。尝作《怀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学》一首别之，《荆公集》具有其文。其中云："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蹦乎中庸而后已"云云。然《怀友》一首，《南丰集》竟逸去，岂少作删之邪？其曰介卿者，荆公少字介卿，后易介甫。予偶得其文，今载此云："圣人之于道，非思得之而勉及之，其间于贤大远矣。然圣人者，不专已以自蔽也。或师焉，或友焉，参相求以广其道而辅其成。故孔子之师，或老聃、郯子云；其友或子产、晏婴云。师友之重也，圣人然尔。不及圣人者，不师而传，不友而居，无悔也希矣。予少而学，不得师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尝欲得行古法度士与之居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劘之，庶于几而后已，予亦有以资之也。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获。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激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从居与游，予知免于悔矣。而介卿官于扬，予穷居极南，其合之日少，而离别之日多，切劘之效浅，而愚无知易懈，其可怀且忧矣。思而不释，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称其行，今之人盖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也。为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介卿家。"

陈师道《春秋索隐》

馆中有陈师道《春秋索隐》三卷，士大夫以为陈无己所作，非也。师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吕南公所谓深于《春秋》，盖与泰山孙复齐能。而师道仕望并高，故不倚经以名者也。

孙仲益《谢郡官启》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孙仲益觌，以论事不合罢，出知和州，填见阙。和州已遣接人到临淮，遂舍舟由陆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赵子钦乃移文及书，说韩驹子苍，虽替渠赴阙，而子苍已除召不来。今所受见阙敕，盖朝廷契勘之误，实碍条制，又别无敕札可以遵守。孙既见却，遂留寓待报，尝作一《谢郡官小启》云："固有文书衔袖，大人不以为疑。无何君命至门，将军为之不受。"又云："谦光下烛，

屈高论以借秦；兴尽欲还，已退飞而过宋。”盖述前意也。

豫章休亭赋

豫章先生《休亭赋》，其卒章云：“盖尝闻伯夷之风，何能问詹生之卜。”洪驹父云：“晚年刊定云：‘是谓不著而筮从，无龟而卜吉’云。”

张天觉《送凌戡归蜀记》

张天觉丞相，以赵谂谋逆伏诛，是其乡里，故因送凌戡归蜀，作记以自见云：“凌公济自蜀来谒。曰：‘戡周旋奉事公三十年矣。公今致身政府，戡志愿毕矣。请从此辞，耕青城山，击壤鼓腹，为太平民。愿得片言，刻石山中，传家为荣，足矣。’应之曰：‘君隐矣，奚以文为。且赵谂不轨，以辱乡邦，吾何敢怀士哉？’于是青城丈人夜梦曰：‘吾何负公而吾弃哉？吾以天地中和之气，生为灵苗，秀为异草。仙人饵以不死，而养命治疾之功，遍于天下。吾从古以来，世生忠臣义士。武王伐纣，所赖而胜者，微卢彭濮人也。公孙述据蜀，迫用蜀士，仰药不惧者，巴郡谯君黄也。漆身为厉者，犍为费贻也。饮毒而死者，广汉李业也。伏剑自刎者，蜀郡王皓也。托盲避世者，任求、冯信也。魏伐刘禅、而劝禅降魏者，西充谯周也。李唐二帝，避贼出狩，而勤王以迎銮舆者，蜀之父老吏民也。且李顺草寇，百日而已，乃孟昶后宫之遗息也；赵谂狂生，阴自推戴，乃南平夷界之獠雏也；奚预吾事哉？神宗作新法度，而元祐之臣，指为桀纣，终身贬死不负神宗者，双流邓绾也。哲宗绍述先烈，而建中靖国之臣斥为幽厉，汉东上表慷慨论列者，公也。废为编氓，始终不变者，安、蹇二公也。吾三川之灵，何负于世，而公见弃之速邪？’于是仆豁然悟，蹶然兴，急呼凌君而告之曰：‘勉矣行焉，为我谢青城丈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吾之避谤，既失之矣；而丈人自辨，亦未为得也。君平生急义，气豪而善嗷，当持吾说而嗷于山中，万壑响应而震动，不亦快乎！’崇宁三年三月丁未，中大夫守尚书左丞上柱国张商英记。”今张集不载此文。予按，赵谂本赵庭臣之子。庭臣先，故渝州洞戎。与诸戎约降朝廷，庭臣乃醉诸酋杀之。扬言众叛，掩为己功。又尽得其财物，故庭臣高赀筮仕，被擢用。生子谂，少年登第，几为殿魁，未三十岁，升朝为国子博士。忽以谋叛伏法。庭臣自河东提刑配琼州。母妻妹分配岭外，家赀没官。盖报应之速如此。然渝州风俗，从古如此。杜诗：“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此其验也。天觉序谓邓绾、安蹇为忠，而以元祐、建中靖国之臣，指上为桀纣幽厉，亦可谓无忌惮者矣。

赋圆丘象天

内翰郑毅夫久负魁望，而滕甫元发名亦不在其下。暨试礼闱，郑为南宫第四场魁，滕为南庙别头魁。及入殿试：《圆丘象天赋》，未入殿门，已风闻此题，遂同论议，下笔皆得意。时留后李公端梦滕作第三人，服绯牙系鞋来谢；而郑亦有白龙之梦。将唱名，二公相遇，各举程文。滕破题云：“大礼必简，圆丘自然。”及闻郑赋“礼大必简，丘圆自然。”滕即叹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预为笏记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长；畎亩望君，咸务积年之学。”及唱第，郑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郑却无陛谢之备，遂用滕记。

神宗御制《祭狄青文》

神宗自为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贤，佑我仁祖。沉鸷有谋，重厚且武。昔居校联，功名自喜。既登筹帷，益奋忠义。惟是南荒，有盗猖獗。陵轹二广，震惊宫阙。群公瞻顾，莫肯先语。惟卿请行，万里跬步。首戮骑将，大振吾旅。金节一麾，孰敢龃龉。遇贼于原，亲按旗鼓。彼长排枪，我利刀斧。马驰于旁，捣厥背膂。驱攘歼萦，如手探取。奏功来朝，遂长右府。旋升外相，均逸邦畿。如何不淑，早弃盛时。逮予纂服，弗睹音仪。因览遗略，又观绘事，缅怀风徽，感叹无已。遣使临奠，用旌前勋。灵而有知，当体兹意。”初，青子谘奏事延和殿，神宗问：“青征南尝有遗书存否？”于是谘上《平蛮记》及《归仁铺战阵》二图。神宗乃自为是文祭之。方是时，神宗春秋正富，文已如此。

李靖兵法

李靖兵法，世无全书，略见于《通典》。今《对问》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因杜佑附益之也。”然予家有《李靖六军心镜》数卷，其文浅近，岂伪书邪？

刘丞相谢启

天圣庚午岁殿试，赋题《藏珠于渊》。韵脚八字，君子非贵难得之物。是年，刘丞相沆中第二人，其谢启云：“对灵光之殿，难舍飞动之词；赋合浦之珠，莫叙去来之意。”

陈后山李氏墓铭

陈后山为豫章先生铭母夫人李氏墓云：“李四女，有妇行，长为洪氏妇，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赋毁璧也。”陈之意，盖叙豫章所作黄夫人碑所谓“毁璧兮陨珠”，此碑政为洪氏母而作。玉父建炎间为胡少伋编定豫章诗文，遂削，今洪州印本是已。迄今三十年，所在雕印豫章文，正以玉父所编为定，而毁璧之篇不存。后世将有读后山之铭不能晓者，今载之云：“夫人黄氏，先大夫之长女。生重瞳子，眉目如画，玉雪可念。其为女工，皆妙绝人。幼少能自珍重，常欲炼形仙去。先大夫弃诸孤早，太夫人为家世堙替，持孤女托，以夫人归南康洪民师。民师之母文成县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治春秋，其文有权智，如士大

夫。归洪氏，非先大夫意，怏怏逼之而后行焉。洪氏生四男子，曰朋、刍、炎、羽，年二十五而卒。民师亦孝谨，喜读书，登进士第，为石州司户参军，奔父丧，客死。文成君闻夫人初不愿行，心少之，故夫人归则得罪。及舅与夫皆葬，夫人不得藏骨于其域，焚而投诸江，是时朋、刍、炎、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熙宁庚戌，其举而弃之，以元丰甲子某月。夫人没后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成声，曰：'使是子安归乎？'其兄弟无以自解说，念夫人，建洪氏之庙南康庐山之下。故刻石于庐山，筑亭以庇之，仿佛其平生而妥之。毁璧兮陨珠，执手者兮问过。爱憎兮万事一轨，居物之忌兮固常以好为我。彼诅汝兮饭汝，有席兮不嫔汝坐。归来兮逍遥，采芸英兮御饿。淑善兮清明，阳春兮玉冰。畸于世兮天脱其缨，爰胥人兮生冥冥。弃汝阳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而其雏婴，众雏羽翼兮故巢倾。归来兮逍遥，西江浪波兮何时平？山岑岑兮猿鹤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云月为书兮风雨为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绘画。寂寂无朋兮去道如咫，彼尔坎兮可谢。归来兮逍遥，增胶兮不聊此暇。"

期期艾艾

世间事未有无对。周昌口吃，而言称期期；邓艾口吃，而言称艾艾。

避羊祜孟浩然阳城名

羊祜，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初，王维过郢州，画孟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郑诚谓贤者名不可斥，更榜曰孟亭。商于有阳城驿，元稹以为名与阳道州同，当避其讳，改为避贤邮。乃知贤者为人爱慕如此。

夫子鼓瑟　蔡邕听琴

《韩诗外传》："孔子鼓瑟，曾子、子贡侧门而听。曲终，曾子曰：'夫子瑟声，殆有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贡入，夫子释瑟而待之。子贡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乡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见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厌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为其音，参以某为贪狼邪僻，不亦宜乎。'"后汉蔡邕在陈留，有弹琴于屏，邕听之，曰："以酒召我，而有杀心，何也？"弹琴者曰："向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夫以孔子鼓瑟而知狸之捕鼠，蔡邕听琴而知螳螂之捕蝉。由此以进之，虽国之存亡可知也。

白龙见　青蛇降

李嗣业为疏勒镇使，白龙见而城不坏；杨朝晟为邠宁节度使，青蛇降而水从出；岂不异哉？

枯松生　枯柳荣

《唐明皇杂录》记肃宗中兴而枯松复生。《吕渭传》记德宗还梁，而枯柳复荣。非偶然也。

射石饮羽

刘向《新序》记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关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之，石也；复射之，矢跃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开，况人心乎。予乃知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史记》作镞），视之石也；他日射之，终不能入。其事有不足怪者。《吕氏春秋》曰："养由基射兕，中石，矢饮羽。"高诱曰："饮羽，饮矢至羽也。"《文选》鲍昭《拟古诗》："石梁有余劲。"注："宋景公造弓，射石梁，饮羽。"

舌柔齿刚

《子思子》载老莱子告子思曰："不见夫齿乎，虽坚固足以相靡，舌柔顺终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为舌，故不能事君。"《说苑》载常枞有疾，老子问曰："先生疾甚，无遗教以语弟子乎？"枞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不忘故耶？"枞曰："嘻，是已。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枞曰："是已。"张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齿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齿亡以刚。"枞曰："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乃知老子之言，盖有所本也。《淮南子》乃云："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注曰："商容，神人也，吐舌示老子。"此又以常枞为商容，何也？又韩平子问叔向曰："刚与软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在。"乃知常枞取此。

有机事必有机心

《庄子》曰："子贡过汉阴，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遂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曰：'有机于此，日浸百畦。'园者笑曰：'夫有机事，必有机心。吾羞不为。'"刘向《说苑》曰："卫有五丈夫，负缶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教曰：'为机事，后轻前重，命曰桔槔，终日灌百区。'五丈夫曰：'吾师言：有机智之巧，必有机智之心。我不为也。'"乃知恶机心者，不独汉阴丈人也。

今李膺仲舒何如昔

梁李膺有才辩，西昌侯藻为益州，以为主簿。使至都，武帝悦之，谓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对曰："今胜昔。"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帝嘉其对。齐鱼复侯子响，齐武第四子也，为荆州刺史，直阁将军董蛮有气力。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酝藉？"乃改名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

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胜昔远矣。”夫取悦于一时，而忘讥于千载，可乎？

倒用印

朱泚伪迎天子，段秀实倒用司农印，以追其兵。刘皇后遣人杀郭崇韬，李崧倒用都统印，以定人心。事所以贵乎权也。

娄王之器过狄寇

狄仁杰之为宰相，以娄师德之荐，而狄不知也。非武后告之，则几于失人。寇莱公之为使相，以王文正之荐，而寇不知也。非真宗告之，则几为深恨。由是言之，娄、王之器，过乎狄、寇矣。莱公事见《王公神道碑》。

楚蜀慰其军

《左传》：“楚子围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伪蜀孟知祥，其军战胜董璋，时军中暑热。知祥巡行抚问，三军欣然，如热而濯。以楚、蜀所以尉其军，一至于此，乃知为人上者，易与人为善也。

二人得古意

王琳，字方庆，为相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远？”对曰：“庐陵王陛下爱子，今尚在郧。臣之子，庸敢相近？”时以比仓唐悟文侯，虽造次，不忘悟君于善。杨洪武为司戎少常伯，迁西台侍郎，帝笑曰：“尔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洪武曰：“臣妻刚悍。”此其所托，不敢违，以讽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之，予曰：“二人托意有在，颇得古人之意。”

讽棋取怒

晋王献之，年数岁，观门生摴蒱，曰：“南风不竞。”门生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献之怒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宋谢密，字宏微，性宽博，无喜愠。末年尝与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势。复一客曰：“西南风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于地。吴子曰：“南风不竞之说，本于《左传》。而二人皆以讽于棋而取怒。”

项羽神

萧琛，齐时为吴郡太守。郡有项羽庙，土人名为愤王，甚有灵验。遂于郡厅事安状幕为神坐，公私请祷，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以轭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厅事，闻室中有叱声，琛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厅事，何也！”因迁于庙。李安人，齐高帝时为吴兴太守。吴兴有项羽神据郡厅事，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人奉佛法，不与神，着屐上厅事，又于厅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人寻卒。吴子曰：“世言邪不干正，如萧琛是已。至李安人者，反如彼，何哉？”

战死自有冥数

《太平广记》载《博异志》云：“元和十二年，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属张伯良于青陵城。与李诉九月二十七日战，项后中刀，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将夜点阅兵姓名声。呼某乙，即闻唱喏应声，如是可点千余人。赵生专听之，将谓点名姓。及点毕，竟不闻呼之。俄而天明，赵生渐醒。乃强起，视左右死者，皆是夜来闻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点阅耳。赵生方知身不死，行归月余，疮愈。”方知战死者亦有宿命耳。本朝彭乘撰《茅亭客话》，载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年为贼李顺所驱，于郡署造漆器。五月六日，或闻鼓鼙声，及南门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树匿浓叶间，见天军往来搜捕杀戮。至夜，遂下树于积尸中卧。至中宵，闻传呼，颇类将吏，有十数人。且无烛炬，因窃视之，不见其形，但闻按据簿籍，称点姓名，僵尸闻呼，一一应之，唯不唱艾延祚而过。僵尸相接，犹检阅未已。乃知圣朝讨叛伐逆，屠戮之数，奉天行诛，固无误矣。

源乾曜舒元舆葬

《太平广记》载《戎幕闲谈》云：“泓师自东洛回，言于张说：‘阙门道左有地甚善，公试请假三两日，有百僚至者，贫道于帘间视其相，甚贵者付此地。’说如其言，请假两日，朝士毕集。泓云：‘或已贵，大福不再。或不称此地，反以为祸。’及监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谓说曰：‘此人贵与公等。试召之，方便授以此地。’说召乾曜与语，源云：‘乾曜大茔在阙门，先人尚未启祔。今请告归洛，赴先远之期，故来拜辞。’说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辞以家贫不办此，言不敢烦师同行。后泓复经阙门，见其地已为源氏墓矣。回谓说曰：‘天赞源氏者。合洼处本高，今则洼矣。合高处本洼，今则高矣。其安坟及山门角阙之所皆作者。问其价，乃赊买耳。问其卜，葬村夫耳。问其术，乃凭下俚斗书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贵矣。’乾曜自京尹拜相，为侍中，仅二十年。”又按，唐《感定录》载：“李太尉在中书，舒元舆自侍御史辞归东都迁葬，太尉言近有僧自东来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极位，何妨取此。’元舆辞以家贫不办，别觅，遂归改护。他日，僧又经过，复谓太尉曰：‘前时地已有人用之矣。’询之，乃元舆也。元舆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肉食者谋

《春秋左传》：“庄公十年，齐师伐我，公将战，

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刘向《说苑》：“有东郊祖朝者，上书于晋献公曰：‘愿请闻国家之计。’献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预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其祸亦及臣之身，安得无预国家之计乎？’”

时难得而易失

《史记》：“武王已平商，封师尚父于齐营邱。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邱。”《说苑》：“郑桓公东会封于郑，暮舍于宋东之逆旅。逆旅之叟从外来者曰：‘客将焉之？’曰：‘会封于郑。’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今客之寝安，殆非封也。’郑桓公闻之，援辔自驾，其仆接淅而载之，行十日十夜而至，厘何与之争封。”

景公反鷇　齐王易牛

《说苑》：“齐景公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闻之，不待请而入见。景公曰：‘我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贺曰：‘吾君有圣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当圣王之道，何也？’晏子对曰：‘君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是长幼也。吾君仁爱，禽兽必加焉，而况于人乎？此圣王之道也。’”此与《孟子》所载齐宣王以羊易牛之事同。盖孟子以宣王是心足以王者矣，其说本于《晏子》也。

娶盲女

东坡记齐人刘庭式未及第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成约而未纳币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予偶读《唐摭言》载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守操颇有古贤之风。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为托，曰：“其长幼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何适？”皆服泰之义。乃知古人已先刘庭式为之矣。

劳薪饭

晋荀勖尝在帝坐进饭，谓在坐人曰：“此皆劳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问膳夫，乃云：“实用故车脚。”《北史·王邵传》载：“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轴。”

诉失蔬圃

国初范质《玉堂闲话》云：“广州番禺县，尝有部民牒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认得在于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有北客骇其说，因诘之。民云：‘海之浅水中，有藻荇之属。被风吹沙，与藻荇相杂。其根既浮，其沙或厚三五尺处，可以耕垦，或灌为圃故也。夜则被盗者，盗至百余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殖蔬者，海上往往有之。”《杨文公谈苑》云：“两浙有葑田。盖湖上有茭葑所相缪结，积久厚至尺余，阔沃可殖蔬种稻。或割而卖与人。有任浙中官，方视事，民诉失蔬圃，读其状甚骇。乃葑园为人所窃，以小舟撑引而去。”余乃知葑之为田为圃，广、浙皆有之矣。

别水味

“陆鸿渐善别水味，尝令操舟者，于扬子江取南零水。俄水至，羽以勺扬之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既倾至半，又以勺扬之曰：‘此南零者矣。’其人大骇曰：‘某昨取水至岸，便覆其半，惧其少，取岸水增之。’”以上出《水记》。予按，《蒲元传》曰：“君性多奇思，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言杂八升。取水者叩头云：‘于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乃知能别水味，不特鸿渐，其事正相类。

太宗用李绩盖高欢策

唐太宗疾，谓太子曰：“尔于绩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高欢将死，谓其世子澄曰：“少堪敌侯景，惟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乃知太宗之用李绩，盖高欢策耳。

蝇漏赦

《异苑》：“晋明帝欲赐眚，秘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诏。有大苍蝇触帐而入，萃于笔端，又须臾出。帝窃异焉，令人寻蝇之所集，集所辄传有赦，喧然已遍。”《晋书·载记》：“苻坚僭位五年，凤皇集于东阙，大赦其境内。初，坚之将为赦也，与王猛、苻融密议于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猛、融供进纸墨。有一大苍蝇，入自牖间，鸣声甚大，集于笔端，驱而复来。俄而长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谓融、猛曰：‘禁中无耳属之理，事从何泄？’于是敕外穷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坚叹曰：‘其向苍蝇乎。声状非常，吾固恶之。’”乃知青蝇漏赦，明帝时已如此。然欧阳詹《暗室箴》云：“昔有苻坚，窃为制度。神败其类，苍蝇以呼。”所用正苻坚事。

度启公　棱等登

《南史》："焦度为人，质直木讷，口不能出言。欲就齐高帝求州，比及见，竟不涉一语。后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辞。亲人授之百余言，于大众中欲自陈，临时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启公，度启公，度无食。'帝笑曰：'卿何忧无食？'即赐米百斛。"唐王起，会昌三年知举。放卢肇、丁棱、姚鹄及第。先是，放榜讫，则须谒宰相。其导启辞语，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审。时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棱也。棱口吃，又形体小陋。及引见，则俯而致辞，意本言"棱等登科"。而棱赭颜发汗，鞠躬移时，乃曰"棱等登，棱等登。"竟莫能发其后语而罢，左右皆笑。翊日，友人戏之曰："闻君善筝，可得闻乎？"棱曰："无之。"友人曰："昨日闻'棱等登'，岂非筝之声乎？"予故以"度启公，度启公"；"棱等登，棱等登"，政堪作对。

沈元用策对易数有素备

沈晦元用，宣和间以代笔获罪，既脱籍，遂中首选。时主司问易数，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启谢主文孙仲益，孙答云："偶一时困刀笔于吏前，不崇朝动声名于天下。虽万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于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筹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后。"谓此也。刘方明昉谓予云："宣和辛丑岁，当廷试，是时已备易数为问。偶方腊为乱，议者谓当求直言，徽宗因封秘问题，以待后举。梁师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备。"

衮衣赤舄

《晁氏客话》云："富郑公在延，潞公请纯夫作致语云：'衮衣绣裳，迎周公之归老；安车驷马，奉汉相之罢朝。'富公大喜。"近时王岐公自宫祠起知绍兴府，有以启贺之者云："赤舄几几，方迟周旦之居东；绿竹猗猗，行伫武公之入相。"

四六用故事配今事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罢，而京师父老与太学士子，伏阙下挝鼓乞用。钦宗遣内侍宣谕已用纲，尚未退；暨召纲入，仍令纲面谕遣之，方退。汪彦章有启贺之云："士讼公冤，竞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以见国人。"盖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尝举以谓予："作四六要当如此。"

作文忌切题

秦益公子伯阳，以状元登第。李汉老启贺云："一经教子，益钦丞相之贤；累月笞儿，更起邻翁之羡。"秦喜，谕其子。汪彦章启云："三年而奉诏策，固南宫进士之所同；一举而首儒科，乃东阁郎君之未有。"或以为有刺讥，用是得谤，然汪意未必然也。作文忌切题，切题则有嫌。

忘楫遗弓之句

宋莒公殿试："德车结旌赋"，第二韵当押结字，偶忘之。考试官奏过，得旨，因得在数，以魁天下。其后《谢主文启》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楫；动地鼓鼙之下。战士遗弓。"盖叙此也。故今《三元衡鉴赋》载此赋无结字。

用事错误

绍兴八年省试，天子以德为车赋。试毕，知举张致远句龙如渊上殿。上诵第二名赋云："'有夏，昏坠也，见黜于汤诰；商王，颠覆也，贻诮于周书。'朕记得颠覆厥德，是《允征篇》，允征，夏书，非周书也。不知可以如此用否？"刘大中奏曰："昏坠颠覆之语，只是形容车字。语意虽工，要是用事错误。若论礼部考校式，止合作一抹耳。"

汪彦章抚州谢表

颜鲁公自抚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彦章藻绍兴初自湖州移抚州。谢上表云："惟临汝之故都，有鲁公之遗迹。时当大历，来自吴兴。虽贤愚比拟之非伦，然明圣选除之相似。奉明主十行之诏，愿布宽条；想英贤百世之风，更思高节。"语意条畅，亦奇矣。第来自吴兴，小疵也。

汪彦章敬慕韩子苍

汪彦章视中书舍人韩公驹子苍，前辈也。绍兴初，韩寄寓临川。汪来守郡，通启曰："承作者百年之师友，为斯文一代之统盟。"别简云："仆知有公，而公不知有仆。藻老矣，愿焚笔砚，以从公游。"盖前辈相敬慕如此。

柳公权《谢惠笔帖》

向见柳公权一帖谢人惠笔云："近蒙寄笔，深荷远情。虽毫管甚佳，而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磔有冯，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润自由。顷年曾得舒州青练笔，指挥教示，颇有性灵。后有管小锋长者，望惠一二管，即为妙矣。"

吴元中孙觌草诏制辞

建炎初，有诏谕河北云："桑麻千里，盖祖宗涵养之恩；忠义百年，亦父老教训之素。"盖吴元中辞也。《聂昌奉使未还加官制》云："风寒易水，嗟一往以难还；日远长安，望重来而不见。"中书舍人孙觌辞也。

吴子经言似《庄子》

吴子经，名孝宗，临川人，荆公之舅。《欧阳文

效，开元婆罗门僧进仙茅药，服之有效。”故东坡《谢王泽州寄长松诗》云：“无复青黏和漆叶，枉将钟乳敌仙茅。”漆叶，出《华陀传》。

绵州绿茶

茶之贵白，东坡能言之。独绵州彰明县茶色绿，白乐天诗云：“渴尝一盏绿昌明。”彰明即唐昌明县。卢仝诗云：“天子初尝阳羡茶。”当时建茶未有名也。

贡茶贵早

贡茶以早为贵。李郢《茶山贡焙歌》云：“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帖催。”刘禹锡《试茶歌》云：“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袁高《茶山作》云：“阴岭茅未吐，使者牒已频。”三诗皆及赤印与牒也。

栗如拳

《越州图经》载如拳之栗，如锦之桑。政和中，诏本州贡焉。栗固大于他州，然如拳者，终不可得。杜子美《夔府》诗云：“色好梨胜颊，穰多栗过拳。”

车　螯

绍圣三年，始诏福唐与明州，岁贡车螯肉柱五十斤。俗谓之红蜜丁，东坡所传江瑶柱是也。时曾子开感而赋诗，略云：“岩岩九门深，日举费十万。忽于泥滓中，得列方丈案。腥咸置齿牙，光彩生顾眄。从此辱虚名，岁先包橘献。微生知几何，得丧孰真赝？玉食有云补，刳肠非所患。”（瑶当作珧。郭璞《江赋》：“玉珧海月，土肉石华。”）

绵州八子

绵州诸邑，各有所出，谓之八子。巴西纱子，魏城扇子，罗江犬子，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龙安杏子，盐泉丝子，石泉猴子。巴西纱一匹重二两，妇人制夏服，甚轻妙。魏城以一蚕造一扇，谓之绵扇，亦轻而可爱。

橄榄有五种

橄榄，岭外有五种，一曰丁香橄榄，此以其形；二曰故橄榄；三曰蛮橄榄，此以其所出呼之；四曰新妇橄榄，以其短矮而小；五曰丝橄榄，此以其子紧小，唯出桂府阳朔县。土人食之，必去两头，云有大热。

艾纳香

东坡《和杨公济梅花诗》：“凭仗幽人收艾纳，国香和雨入青苔。”《古乐府》：“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纳与都梁。”又，《广志》：“艾纳香，出西国。”

苦笋甜　咸齑淡

庐山简寂观，乃陆修静之居也。观出苦笋，而味反甜。归宗寺造咸齑，而味反淡。盖山中佳物也。山中人语云：“简寂观前甜苦笋，归宗寺里淡咸齑。”盖纪实耳。张芸叟《简寂观》诗云：“偃松拂尽煎茶石，苦笋撑开礼斗坛。”《归宗寺》诗云：“淡齑苦笋千人供，青磬华香一谷传。”亦所以纪事也。

素馨花

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丛脞幺麽，似不足贵。唯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像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海外耶悉茗油，时于舶上得之。番酋多以涂身。今之龙涎香，悉以耶悉茗油为主也。

楮　子

京师中太一宫道士房，有楮结子如杨梅。徽宗车驾临观之，曰“拟梅轩”。李似矩、吴正仲皆有诗。正仲诗云：“阴阴绿叶不胜垂，著子全多欲压枝。自得君王一留顾，故应雨露亦饶滋。”其二云：“五月霏霏雨不开，若耶溪畔摘楞梅。朱丸忽向云窗见，疑是灵根越岭来。”其三云：“谁将蜜渍借微酸，小摘曾闻饤玉盘。争似江南风致在，瓶红初向绿阴看。”越州杨梅最佳，土人谓之楞梅。又北人以梅汁渍楮实，益以蜜，作假杨梅。故正仲后二篇皆及之。

慈　竹

国初，乐史子正作《慈竹诗》数十韵，首云：“蜀中何物灵？有竹慈为名。一丛阔数步，森森数十茎。高低相倚赖，浑如长幼情”云云。予按，任昉《述异记》云：“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乃知慈竹不特蜀中有也。

朝日莲

《宋景文公笔记》谓蜀中有莲，大如雀壳，叶舒如钱，干亦有丝。其萼盛开则向日，朝则指东，亭午则溯南，夕则西指，随日所至，蜀人名曰朝日莲。予按，郑熊《番禺杂记》：“海南有向日莲，花似木芙蓉而极香。其花东西向日，至暮而谢。一呼夜合。”然则景文所记朝日莲，不特蜀中有也。

樱笋厨

韩致光《湖南食含桃》诗云：“苦笋恐难同象匕，酪浆无复莹蠙蛛。”自注云：“秦中谓三月为樱笋时。”乃知李绰《秦中岁时记》所谓“四月十五日，自堂厨至百司厨，通谓之樱笋厨”，非妄也。陈无己《春怀》诗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无多樱笋来。”

丰城剑石函

晋张华令丰城令雷焕剖石函，得双剑。按《本传》，剑随亦化去。此固荒忽，未容于考信。然以石

为函，及今而尚存。石函所在，即古剑池又前二十四步，四唇，广五六尺，涂没其半，土人讹为石门云。

王子敬《黄甘帖》

东坡尝记云："世传王子敬帖有'黄甘三百颗'之语，此帖在刘季孙景文家。景文死，不知今入谁家矣。"韦苏州有诗云："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盖苏州亦见此帖也。故《东坡集》中有《刘景文藏王子敬帖》诗，略云："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然山谷及陈无己之说，乃右军帖。其语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非子敬帖也。东坡以为子敬，何也?"子敬，乃献之字。

金鲫鱼

杭之西湖有金鲫鱼，投饼饵则出，然不妄食也。苏子美诗云："松桥叩金鲫，竟日独迟留。"东坡《游西湖》诗云："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皆记其实。

肉　芝

东坡《肉芝诗序》曰："顷在京师，有凿井得如小婴儿手以献者。臂指皆具，肤理如生。予闻之隐者曰：'此肉芝也。'与子由烹而食之。"予按，《仙传拾遗》载："进士萧静之掘地，得物类人手，肥润，色微红，烹食之。后遇异人曰：'尝食仙药。'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寿。'"何东坡忘此耶?

瑞香花

庐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产他处。天圣中，人始称传。东坡诸公，继有诗咏。岂灵草异芳，俟时乃出？故记序篇什，悉作瑞字。《庐山记》中亦载《瑞香花记》。讷禅师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独见知。"张祠部强名佳客，以瑞为睡焉。其诗曰："曾向庐山睡里闻，香风占断世间春。窃花莫扑枝头蝶，惊觉南窗午梦人。"

鹞有数种

鹞大如鹰，苍黑色，尾稍短。善击凫雁，中必提之而飞，遇幽稳处，则下食。鹞有数种，俊而大者，俗谓之木鹞，可以捕乌鹊。其养雏也，一巢数只，各有等差。最下者羽毛粗重，鼻根黄如蜡色，俗呼之曰蜡鼻。更无他能，反为众鸟所侮，故江湖间呼不肖子为"蜡鼻"。

吉了禽

唐万年县尉段公路撰《北户录》，纪廉州民获赤白吉了者。赤者寻卒，白者久而能言，笑语效人，禽之珍者也。予考郑熊所作《番禺记》云："秦吉了，出藤州。身绀，嘴丹，两眼旁有眉，如胭脂抹，弯环垂下，秀媚可爱，深类鸲鹆（注云：南中亦呼鸲鹆为牛吉了）。头上微有冠，如鸡然。舌辨而语清。所食惟鱼肉。凡宾客奴仆，一过而皆知其名位。苟饲之或不如所欲，家有弊事，亦以告人。"熊以为秦吉了，段以为吉了，而更分以赤白两种，何耶？白乐天亦有《秦吉了》诗。了音料。

猓然兽

国初，乐史子正作《慈竹诗》，中云："又闻猓然兽，死不相弃遗。"按，《国史补》云："得一猓然，则数十猓然可得，盖不忍伤其类，虽杀之不去。此兽状而人心也。"子正用事，可谓精致。《番禺杂记》亦云："兽出欢爱州，能言兽也，亦猩猩之类。形似猿，而有五色，每色各异。彼人取之，以皮韉鞍韀。最重纯黄色者，云不异金线猿。夷獠或射之以弩，或设之以蹄。是兽既为人所得，但自言猓然，无复他道，故因以得名。"熊所记，与《国史补》微有不同。

青田鹤

晋《永嘉郡记》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双白鹤，年年生子，长大便去，只余父母一双在耳。清白可爱，多云神所养。"故杜子美《薛少保画鹤》诗云："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夔府咏怀诗云："马来皆汗血，鹤唳必青田。"

羌俗不食鱼

临洮、枹罕之地，自天宝末，陷于羌虏。更数百年，其俗无复华夏之风。熙宁初，王韶画策，因唃厮啰之衰，即压而取之，遂复七州。建昌军吕南公言："临川黄毅尝往游焉，云羌俗不食鱼，鱼大如椽柱臂股，河中甚多。人浴波间，鱼驯驯不惊避。然则古人谓'智力出于网罟，而后鸟乱于上，鱼惊于下。'岂不信乎！韶在熙河，始命为网，捕以供膳。其民相与嗟愕曰：'孰谓此堪食耶?'"

美色不生中华

自古美色，未必生于中华也。故西施生苎萝山，昭君生秭归县，绿珠生白州。故今白州双角山前，犹存绿珠井。绿珠本梁氏子。今有绿珠水，相传水旁间产美丽。

金线泉

《渑水燕谈》云："齐州城西张意谏议园亭有金线泉。石甃方池，广袤丈余。泉乱发其下，东注城濠中，澄澈见底。池心南北有金线一道，隐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则线纹远去。或以纹乱之，则线辄不见，水止如故，天阴亦不见。齐为东方名郡，而张氏济南盛族，园池乃郡之胜游。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过济南，至泉上者，不可胜数，而无能究其所以然，亦无一人题咏者。独苏子瞻有诗曰：'枪旗携到齐西境，更试城南金线奇。'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线也。"余

读《曾南丰集》有《金线泉》诗云："玉甃常浮颢气鲜，金丝不定路南泉。云依美藻争成缕，月照寒漪巧上弦；已绕渚花红灼灼，更萦沙竹翠娟娟。无风到底尘埃尽，界破冰绡一片天。"盖南丰元丰间尝守齐州所作者，此《渑水燕谈》所未见也。兼《倦游杂录》云："范讽自给事中谪官，数年方归济南。城西有张氏园亭，泉有金线、真珠之目。水木环合，乃历下之胜景。园亭主人，乃张寺丞聪也。尝邀范宴饮于亭，题二韵诗于壁：'园林再到身犹健，官职全抛梦乍醒。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青。'"

石首鱼

两浙有鱼，名石首，云自明州来。问人以石首之名，皆不能言。予偶读张勃《吴录·地理志》载："吴娄县有石首鱼，至秋化为冠凫，言头中有石。"又《太平广记》云："石首鱼，至秋化为冠凫，冠凫头中有石也。"又《岭表录异》云："石头鱼，状如鳡鱼，随其大小。脑中有一石子，如乔麦，莹如白玉。"

昌蒲昌阳

昌蒲、昌阳，两种物也。陶隐居云："生石碛上，细者，为昌蒲；生下湿地，大根者，为昌阳。不可服食。"而《圣济总录》乃曰："昌蒲谓之昌阳，以其得神而昌。"盖取岐伯所谓"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然昌蒲、昌阳岂同本也哉？以今观之，昌阳待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则死矣。其理甚明。盖其失当自韩退之《进学解》，訾医师以昌阳引年。则退之亦以昌阳为昌蒲矣。东坡《石昌蒲赞序》，亦有昌蒲、昌阳之辨。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欧阳文忠公以为有可疑者三。唯唐以来，韦应物、韩退之尝盛称赞。予谓不特二公，老杜固尝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况《苏勖载记》亦言："石鼓文，谓之猎碣，共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则知石鼓称为周宣王所创者，在昔不止二公。

胡麻饼

《释名》云："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胡饼，言以胡麻著之也。"《晋书》云："王长文在市中啗胡饼。"《肃宗实录》云："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刘禹锡《嘉话》云："刘晏入朝，见卖蒸胡饼之处，买啖之。"此胡饼，皆胡麻之饼也。《缃素杂记》谓："张公所论市井有鬻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乃易其为炉饼。"论此为误，诚然。

蜂 子

东莱先生吕居仁作《蜜蜂赋》，略云："早出暮归，聚房以居，生理甚微，桧花菊英，反为身害。虽云甚甘，终以是败。既夺之食，又腊其雏。以侑尔酒，以为尔娱。醉而咀嚼，鼓舌自如。人之不仁，一如是乎"云云。盖东莱不察。凡今宣州所出蜂子，非蜜蜂也。乃山间火蜂，其色红黑，其长径寸，其大如之。人之被螫，则遍身肿痛，有至死者；其为窠多在地窨中。取之者先以火塞穴口，熏死其类，然后取其子之未翼者干之，以致远方。故元丰中，中书舍人张谔《谢潜溪蔡圣俞蜂儿诗》略云："溪上潜山山百尺，山人斫木烧山畬。烧畬延火入蜂穴，蜂子浑白如衢牙"云。蜂子，今所在山野有之，但不如宣州多耳。

骆 驼

李昉言："建隆初，王师下湖南。沣、朗之民，素不识骆驼。随军负荷，颇有此畜。村落妇女，见而惊异，竞来观之。有拜而祝者曰：'山王灵圣，愿赐福祐。'及见屈膝而促，人走避之，曰：'卑下小人，不劳山王还拜。'军士见者，无不大噱。又拾其所遗之粪，以线穿联。载于男女项颈之下，用禳兵疫之气。南中相传以为笑。"

辨 苹

唐《卢氏杂记》云："文宗问宰臣：'《毛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时宰相李珏、杨嗣复、陈夷行相顾未对。珏曰：'按《尔雅》，苹是藾萧。'上曰：'朕看《毛诗疏》，苹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似非藾萧。'"予以《疏》为非。《周官》："萍氏，掌水禁。"郑氏云："以不沈溺取名。"《月令·季春》曰："萍始生。"《淮南子》曰："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天地之性也。故萍飘聚根，及日暴则死矣。"苹之殖根，以水为地也。

龟 蔡

王观国《学林新编》辨名龟为蔡曰："《左氏·襄公二十三年传》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且致大蔡焉。'杜预曰：'大蔡，大龟也。'《前汉·食货志》曰：'元龟为蔡。'如淳注曰：'蔡国出大龟。'颜师古曰：'蔡国出善龟，故因名大龟为蔡耳。'臣瓒注曰：'蔡是大龟之名。若龟出楚，亦名龟为楚耶？'观国按，蔡本出龟，故名龟为蔡。而谓大龟为大蔡，亦犹冀多良马，而天下谓良马为冀；卢水黑，而天下谓黑为卢。臣瓒未之思耳。"以上皆王说。予以臣瓒谓蔡是龟名，而非因地以得者，盖本《家语》、《说苑》所载："漆雕凭所对孔子曰，臧氏家有守龟焉，名曰蔡"；及《左氏》襄公二十三年事耳。惟臣瓒不记其详，此所以致观国之说。予尝辨之，盖龟出于蔡，而臧氏因以名之而已，岂谓龟出楚而不可名楚耶？且《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晋，臧会窃其宝龟偻句，以卜为信与僭。"杜预注云："偻句，龟所出地名。"然则此又以偻句名龟矣。故予引证于此。偻音吕，句音据。郭璞曰："上有阴丛蓍，下有千岁蔡。"

然则郭亦徇前失，以蔡为龟名矣。

辨　蜮

陆农师《埤雅》云："《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言无形。而蜮性阴害，射人之影，则莫可究矣。《五行传》曰：'南越淫女，惑乱之气生蜮。'蜮之犹言惑也。《字说》曰：'蜮不可得也，故惑之。'"予以为不然。《诗》之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得"者，以言虽欲为鬼蜮，且不可得耳，所以甚其恶也。夫蜮虽以水弩射人之影，然畏鹅，鹅能食之。《禽经》所谓"鹅飞则蜮沈，鵁鸣则蛇结"是已。以此言之，岂有不可得之理耶？按，陆玑《毛诗义疏》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鳖，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见水中，投人影，则杀之，故曰射影。或谓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创如疥。"服虔曰："遍身濩濩或或，故为灾。"予以服虔为当。《五行传》以为淫惑之气所生，果尔，则中原岂无淫女，而其所以不生者，此物以下湿地所致耳。岂谓淫女惑乱之气耶？

辨鸩鸟

《遁斋闲览》云："蕲州黄梅山有鸩，巢于山岩大木中。状类训狐，声如击腰鼓，巢下数十步无生草。"然予以晋制考之，鸩不得度江，有重法。石崇为南中郎将，得鸩，以与王恺养之。大如鹅，喙长尺余，纯食蛇虺。司隶傅只于恺家得此鸟，奏之，宣示百官，烧于都街。《晋书》不见此事，但见孔颖达《左氏疏》。以此考之，晋世江北无鸩，非无鸩也，不若江南多耳。蕲州属江北。按，《说文》曰："鸩，毒鸟也。一名运日。"《广雅》曰："雄曰运日，雌曰阴谐。"又曰："形似鹰，大如鹗。毛黑，喙长七八寸，黄赤如金，食蛇及橡实。尝居高山巅，食蝮。以羽翮栎酒中饮之，则杀人。"所以鸩字或从酉。《僖公三十年·左传》："晋侯使医衍鸩卫侯。"杜注云："使医因治病而加鸩毒。"《庄公三十二年·左传》："成季使僖叔待于铖巫氏，使铖季鸩之"，即此物也。《晋语》："骊姬置鸩于酒，实堇于肉。"《谷梁》曰："以鸩为酒。"

虾　蟆

孙少魏《东皋杂录》曰："关右人笑吴人食虾蟆。余考《东方朔传》云：'汉都泾、渭之南，水多鼃鱼。'师古曰：'鼃似虾蟆而小，长脚，人亦取食之。'又，《霍光传》：'霍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鼃，可以此罪也。'则汉用以宗庙荐献矣。"以上皆孙说，余按，《周礼·蝈氏》，郑氏谓："蝈，虾蟆，今御所食蛙也。"然则汉以来，虽至尊亦食虾蟆矣。

辨霞鹜

梁江淹《赤虹赋》云："霞晃朗而下飞，日通胧而上度。"张说《晚景》诗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飞。"凡淹说所谓霞飞，则云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阁序》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云霞之霞。盖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当七八月之间，皆纷纷堕于江中，不究所自来，江鱼每食之，土人谓之霞，故勃取似配鹜耳。"不知者便以为云霞，则长天岂可与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按，孔颖达曰："野鸭曰凫，家鸭曰鹜。鹜不能飞腾。"故郑康成注《宗伯》云："鹜取其不飞迁。"李巡亦云："凫，野鸭名。鹜，家鸭名。"然则鹜本不能飞耳。论文虽不当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傅负版

《尔雅·虫部》："傅，负版。"郭璞释云："未详。"予按，《柳子厚集》，《蝜蝂传》云："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苕帚

苕帚，本《礼·檀弓》："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郑康成云："为有凶邪之气在。桃，鬼所恶。茢，旧苕，可扫不祥。君临臣丧，礼有此法。"故《春秋左氏传》："鲁襄公在楚，楚人使公亲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殡。"杜预注云："茢，黍穰也。"孔颖达曰："茢是帚盖，桃为棒也。《毛诗传》曰：'萑为萑。萑苕，谓萑穗也。'杜预所谓'茢，黍穰'者，今世所谓苕帚者，或用萑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为之也。"

辨　鲎

韩退之《南食》诗："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洪庆善辨之曰："鲎，雌常负雄。惠文，冠名。一本作车文。今《广韵》引《山海经注》，亦作车文，未详。"以上洪说。予按，《文选》左太冲《吴都赋》曰："乘鲎鼋鼍，同罛共罗。"刘渊林注云："鲎，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长五六寸。雌常负雄行。渔者取之，必得其双，故曰乘鲎。南海朱崖、合浦诸郡皆有之。"五臣注亦同。鲎音胡豆切，李善音猴。然则鲎形如惠文冠，无可疑者。退之盖本《文选》，而洪氏不援以为证，岂偶忘之耶？《集韵》引《山海经》，以惠为车，惠车字相类，岂传写失其真欤？其曰骨眼相负行者，按《物类相感志》云："牝牡相随，牡者无目，得牝才行。牝去牡死，故江东取一，必获偶。"予又以陈无己《诗话》考之云："韩退之《南食》诗：'鲎实如惠文。'《山海经》曰：'鲎如惠文。'惠文，秦冠也。"乃知《山海经》亦以为惠文，《广韵》本误耳。

端州石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诗云："洞丁多斫石，蛮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斫石。"李贺《紫石砚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龙脑白牦

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树尽枯，而生龙脑。京师龙脑为之贱，时熙宁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于司马文正公，使人就市买之，信然。一两值钱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不甚佳也。又言："潭州益阳雷震，山裂，出米可数十万斛。炊之成饭，而腥不可食。有赍其米至京师者，禹玉以相贻，其状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言："荆、襄之间，天雨白牦，如马尾。长者尺余，弥漫山谷。亦有赍至京师者。"予谓此盖管辂所谓"天雨毛，贤人逃"者也。然《前汉·五行志》亦云："天汉三年，天雨白厘。"厘、牦通用。

蕲州大鼎

政和三年八月，仓部员外郎提举荆湖南茶盐事范之才奏："蕲州罗田县山溪中，有大鼎。数年前常见两耳，其穴中可过七八岁小儿。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犹发露。欲望就委本处官按验其实，申取朝旨，使异物不埋没于盛时。"奉圣旨，令宋康年躬亲前去，措置开取，无致损动。其后康年勘究无实迹，寻即除名，编管庐州。

兰　蕙

山谷《说兰》云："兰似君子，而蕙似小人。盖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离骚》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是知不独今人，虽楚人亦贱蕙而贵兰也。"按，《离骚经注》："三十亩为畹。"即是兰二百七十亩，蕙且百亩，岂十一之谓乎？不应以多少分贵贱。

登莱州产金

登、莱州产金，自太宗时已有之，然尚少。至皇祐中，始大发。四方游民，废农桑来掘地采之。有重二十余两为块者，取之不竭。县官榷买，岁课三千两。

建　茶

建茶务，仁宗初岁，造小龙小凤各三十斤，大龙大凤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蜡茶一万五千斤。小龙小凤，初因蔡君谟为建漕，造十斤献之。朝廷以其额外免勘。明年，诏第一纲尽为之。故《东坡志林》载温公曰："君谟亦为此耶？"

辨汤饼

黄朝英《缃素杂记》云："煮饼谓之汤饼，其来旧矣。案，《后汉·梁冀传》云：'进鸩加煮饼。'《世说》载何平叔面白，魏文帝食以汤饼。又，梁吴均称饼德，曰汤饼为最。又，《荆楚记》：'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又，齐高帝好食水引麪。又，《唐书·王皇后传》云：'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耶？'《倦游杂录》，乃谓今人呼煮面为汤饼，误矣。"以上皆黄说。予谓黄不见束晰赋，故为是纷纷。束晰《汤饼赋》云："元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凝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弱似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于下风，童仆空瞧而斜眄。擎器者舐唇，立侍者干咽"云云。乃知煮面之为汤饼，无可疑者。《倦游杂录》与黄朝英皆不见此赋，惜哉。

千里莼羹　未下盐豉

黄朝英《缃素杂记》云："陆机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史所载止此而已。或以为千里、未下皆地名，是未尝读《世说》而妄为之论也。《世说》云：'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盖洛中去吴有千里之远，吴中莼羹，自可敌羊酪。第以其地远，未可卒致，故云但未下盐豉耳。意谓莼羹得盐豉尤美也。"以上皆黄说。予谓黄引《世说》，以攻未下为地名之论，甚当。但推寻句意未尽，何者？或人以未下为地名，正以史削去"但"一字而已。使其不削"但"一字，或人之疑亦无从而起矣。予以黄论未详明，故推而明之。

姑苏朝夕池

姑苏之席，著名天下，不特今日，自古已然矣。齐谢朓《咏席》诗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参差。"按，汉枚乘上书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池。"左思《吴都赋》曰："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注云："吴有朝夕池，谓潮水朝盈夕虚，因以为名焉。"

磨纳衣

磨纳为衣，古来有之。隋江总《山水纳袍赋》曰："裁缝则万壑萦体，针缕则千岩映目。图岛屿之削成，写沦涟之径复"云云。

牡丹谱

欧阳文忠公初官洛阳，遂谱牡丹。其后赵郡李述，著《庆历花品》，以叙吴中之盛，凡四十二品：

朱红品：真正红　红鞍子　端正好　樱粟红　艳春红　日增红　透枝红　干红　小真红　满栏红　光叶红　繁红　郁红　丽春红　出檀红　茜红　倚栏红　早春红　木红　露匀红　等二红　湿红　小湿红　淡口红　石榴红

淡花品：红粉淡　端正淡　富烂淡　黄白淡　白粉淡　小粉淡　烟粉淡　黄粉淡　玲珑淡

轻粉淡　天粉淡　半红淡　日增淡　添枝淡　烟红冠子　坯红淡　猩血淡

荔枝谱

蔡君谟守福唐，以闽中荔枝著谱。而郑熊亦尝记广中荔枝，凡二十二种：

玉英子荔枝（如玉之英）、焦核荔枝（核小肉多）、沉香荔枝（以其香似）、丁香荔枝（以其核似）、红罗荔枝（甚细而红，其纹如罗）、透骨荔枝（其他者皮皆外白，此内外皆红）、牂牁荔枝（形似牂牁帽）、僧耆头荔枝（皮皱坚，如僧耆国人，首发皆成丛脞）、水母子荔枝（浆多，如水母子）、蒺藜荔枝（皮上皱纹，尖如蒺藜）、大将军荔枝、小将军荔枝（其树叶俱大小亦然）大蜡荔枝小蜡荔枝（子有大小者，皆熟而黄）、松子荔枝（像其形也）、蛇皮荔枝（纹如蛇皮）、青荔枝（熟而青）、银荔枝（熟而白）、不忆子荔枝（一食而不复思）、火山荔枝（火山在梧州，既大而早，三月已可食）、野山荔枝（野山子，小而酸涩，人少食）、五色荔枝（出海南）。

好事者作荔枝馒头，取荔枝榨去水，入酥酪辛辣以含之。又作签炙，以荔枝肉并椰子花、与酥酪同炒，土人大嗜之。

芍药谱

孔常甫初官维扬，以维扬芍药甲天下，因尽取其名以叙云："扬州芍药，名于天下，非特以多为夸也。其敷腴盛大，而纤丽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至于名品相压，争妍斗奇，故者未厌，而新者已盛。州人相与惊异，交口称说，传于四方。名益以远，价益以重，遂与洛阳牡丹俱贵于时。四方之人，尽皆赍携金帛，市种以归者多矣。吾见其一岁而小变，三岁而大变，卒与常花无异。由此芍药之美，益专于扬州焉。负郭多旷土，种花之家，园舍相望。最盛于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张氏，余不可胜记。畦分亩列，多者至数万根。自三月初旬始开，浃旬而甚盛，游观者相属于路。障幕相望，笙歌相闻，又浃旬而衰矣。大抵粗者先开，佳者后发。高至尺余，广至盈手。其色以黄为最贵。所谓绯黄千叶，乃其中下者。小人负携以卖，至于弃掷遗落，不甚爱惜。《郑诗》引芍药以明土风，说者曰：'香草也。'司马长卿《子虚赋》曰：'芍药之和具，而后御之。说者曰：'芍药根主和五脏，又辟毒气也。'谢宣城《直省中》诗曰：'红药当阶翻。'说者曰：'草色红者也。'其义皆与今所谓芍药者合，但未有传言扬州者。唐之诗人，最以摸写风物自喜，如卢仝、杜牧、张祐之徒，皆居扬之日久，亦未有一语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予官于扬学，讲习之暇，常裁而定之。六氏之园，与凡佛宫道舍有佳花处，颇涉猎矣。惧其久而遗忘也，问之州人，得其粗。又属秀才满君方中、丁君时中，各集所闻，得其详。盖可纪者，三十有三种。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至善工，列之图画，可揭而游四方，然未若书之可传于众也。乃具列其名，从而释之：

御衣黄（千叶而淡。其香正如莲花。比他色最殊绝。凡衣冠楼髻鞍，皆言其所似也）、青苗黄楼子（叶大小间出千余层，或谓之千层阁，其苗青，故云尔。余青苗、赤苗、紫苗，仿此）、尹家二色黄楼子（与黄楼子大抵不异，而间有微红。初出于尹氏，故名云尔。花名中有氏及地名，仿此）、绛州紫苗黄楼子（初开时浅红，经数日乃黄。或谓之红玉楼子）、圆黄（千叶而圆）、硖石黄（千叶而黄）、鲍家黄（千叶而黄。大抵与红旋心相似。亦谓黄旋心。不甚高大，又晚开）、石壕黄（一丛之间，单叶千叶，往往兼有）、道士黄（千叶而黄。最先开）、寿州青苗黄楼子（与诸楼子相类，而花差小）、黄丝头（其叶浅黄，大叶中丛生细叶如丝也）、白缬子（花有红缬，而其外深红。经日色，则自缬之外，皆变为白）、金线冠子（千叶浅红间。有细叶如金线）、金系腰（红叶，有黄晕横色，如金带然）、沔池红（千叶肉红）、红缬子（千叶深红。叶端浅红也）、胡家缬（千叶肉红，而有缬纹）、玉楼子（千叶，而自上下叶中又出细叶数层）、玉逍遥（千叶而白，叶厚而大，如仙冠然）、红楼子（千叶粉红）、青苗旋心（千叶深红，花叶旋心）、赤苗旋心（千叶深肉红）、二色红（千叶淡红，叶端深红）、杨家花（千叶粉红）、茅山紫楼子（与诸楼子相似而色紫）。

茅山冠子（千叶而浅红，尤忌见日。自开至谢，常以幕覆，则色不变）、柳铺冠子（千叶粉红，如柳叶，叠成冠子）、软条冠子（千叶肉红）、常州冠子（此花常州素有之）、红丝头（状如黄丝头，但色红）、绯多叶　多叶鞍子（多叶粉红，其端如粉绿。或成双头，谓之双头芍药。尤多开成鞍子，故谓之多叶鞍子）、髻子（其色紫红，下有大叶，其上细叶环抱，而黄叶杂出于其间，其香特甚）。

采橄榄

王立之《诗话》云："东坡《橄榄》诗'纷纷青子落红盐'之句。范景仁言：'橄榄木高大难采，以盐擦木身，则其实自落，此所以有红盐之句也。'"予按，江邻几《嘉祐杂志》云："橄榄木，其花如樗。将采其实，剥其皮，以姜汁涂之，则尽落。"范说乃尔，何耶？岂咸辣皆可用欤？

论　盐

姚宽令威著《西溪丛话》云："尝监台州杜渎盐场，以莲子试卤，更择莲子重者用之。卤浮三莲、四莲，味重；五莲，尤重。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莲

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卤更薄，即莲蓬沉于底，即煎盐不成。”以上皆姚说。予按，江邻几《嘉祐杂志》云：“吴春卿任临安，召铺户，诘验盐法。云：‘煮盐用莲子为候。十莲者，官盐也。五莲以下，卤水漓，私盐也。私盐色自红，烧稻灰染其色，以仿官盐；于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铺户，自能辨晓。”考此，则仁宗时以五莲为漓，十莲为重。今以五莲为重，乃知今之盐味不逮仁宗时远矣。

煮汤饼

范侍读仲元长言，其父淳甫，元祐间为东平府直讲。每日供膳所食，汤饼异常。因造外厨，讯诸庖者？见几上有金钱数十，审其安用。对曰：“凡面入汤之后，每遇一沸，必下一钱，钱尽而后已。”故其说曰：“硬作熟溲，汤深煮久。”

川帛宜色

少卿章岵尝官于蜀，持吴罗、潮绫至官，与川帛同染红。后还京师，经梅润，吴、湖之帛，色皆渝变，唯蜀者如旧。后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蓄蚕，与他邦异。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故宜色。”然世之重川红，多以染之良，盖不知由蚕所致也。

《牡丹荣辱志》

邱寺丞濬道源，自号为迂愚叟。尝为牡丹著书十卷，号《洛阳贵尚录》。又为《牡丹荣辱志》曰：“花卉蕃芜于天地间，莫逾牡丹。其貌正心荏，茎节叶檠，耸抑检旷，有刚克柔克态。远而视之，疑美丈夫女子俨衣冠当其前也。苟非钟纯淑清粹气，何以杰全德于三月内？迂愚叟睹造化意，以荣辱志其事。欲姚之黄为王，魏之红为妃，无所忝冒。何哉？位既尊矣，必授之以九嫔；九嫔佐矣，必隶之以世妇；世妇广矣，必定之以保傅；保傅任矣，则彤管位；彤管位矣，则命妇立；命妇立，则嬖幸愿；嬖幸愿，则近属睦；近属睦，则疏族亲；疏族亲，则外屏严；外屏严，则宫闱壮；宫闱壮，则丛脞革；丛脞革，则君子小人之分达；君子小人之分达，则亨泰屯难之兆继；继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性禀乎中，根本茂矣；美归于己，色香厚矣。如是则施之以天道，顺之以地理，节之以人欲。其栽其接，无竭无灭。其生其成，不缩不盈。非独为洛阳一时欢赏之盛，将以为天下嗜好之劝也。”

姚黄为王

名姚花以其王者，非可以中色斥万乘之尊，故以王以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红为妃

天子立后，以正内治，故《关雎》为风化之始。妃嫔世妇，所以辅佐淑德，符家人之卦焉。然后鹊巢、采蘋、采蘩，列夫人职，以助诸侯之政。今以魏花为妃，配乎王爵，视崇高富贵一人于内外也。

九嫔

牛黄。细叶寿安。九檠真珠。鹤翎红。鞓红。潜溪绯。朱砂红。添色红。莲叶九檠。

世妇

粗叶寿安。甘草黄。一捻红。倒晕檀。丹州红。一百五。鹿胎。鞍子红。多叶红。献来红。

今得其十，别求异种补之。

御妻

玉版白。多叶紫。叶底紫。左紫。添色紫。红莲萼。延州红。骆驼红。紫莲萼。苏州花。常州花。润州花。金陵花。钱塘花。越州花。青州花。密州花。和州花。

自苏台会稽至历阳郡，好事者众，栽植尤伙，八十一之数，必可备矣。

花师傅

蓂荚。指佞草。莆莲。碧莲。瑶花。萤火芝。五色灵芝。九茎芝。燕胎芝。碧桃。

花彤史

同颖禾。两岐麦。三脊茅。朝日莲。连理木。薝卜花。长乐花。

花命妇

上品芍药。黄楼子等。粉口。柳浦。茅山冠子。醉美人。红缬子。白缬子。白缬子重。黄丝头。红丝头。蝉花。

重叶海棠（出蜀中）。千叶瑞莲。

花嬖幸

中品芍药。长命女花（出蜀中）。素馨。末利。豆蔻。虞美人（出蜀中）。丁香。含笑。男真。鸳鸯草（出蜀中）。女真。七宝花。石蝉花（出蜀中）。玉蝉花（出蜀中）。

花近属

琼花。红兰。桂花。娑罗花。棣棠。迎春。黄拒霜。黄鸡冠。忘忧草。金铃菊。酴醾。山茶。千叶石榴。玉蝴蝶。黄酴醾（出蜀中）。玉屑。

花疏属

丽春。七宝花（出蜀中）。石瓜花（出蜀中）。石岩。千叶菊。紫菊。添色拒霜（出蜀中）。山丹。羞天花。金钱。金凤。千叶郁李。吉贝。木莲花。石竹。单叶菊。滴滴金。红鸡冠。矮鸡冠。黄蜀葵。

花戚里。

旌节。玉盘金盏。鹅毛玉凤（出蜀中）。

瑞圣。　瑞香。　御米。　都胜。　玉簪。

花外屏

金沙。　红蔷薇。　黄蔷薇。　玫瑰。　密菊。　刺红。　红薇。　紫薇。　朱瑾。　白瑾。　海木瓜。　锦带。　杜鹃。　栀子。　紫荆。　使君子。　凌霄。　木兰。　百合。

花宫闱

诸类桃。　诸类李。　诸类梨。　诸类杏。　红梅。　早梅。　樱桃。　山樱。　蒲桃。　木瓜。　桐花。　栗花。　枣花。　木棉。　红蕉。

花丛脞

红蓼。　牵牛。　鼓子。　芫花。　蔓陀罗。　金灯。　射干。　水荭。　地锦。　地钉。　黄踯躅。　野蔷薇。　荠菜花。　夜合。　芦花。　杨花。　金雀儿。　菜花。

花君子

温风。　细雨。　清露。　暖日。　微云。　沃壤。　永昼。　油幕。　朱栏。　甘泉。　醇酒。　珍馔。　新乐。　名倡。

花小人

狂风。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蝴蝶。　蝼蚁。　蚯蚓。　白昼青蝇。　黄昏蝙蝠。　飞尘。　妒芽。　蠹。　麝香。　桑螵蛸。

花亨泰

闰三月。　五风十雨。　妻孥不倦排当。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舞。　童仆勤干。　子弟蕴藉。　正开值生日。　欲谢时待解酲。　闲僧解栽接。　借园亭张筵。　从贫处移入富家。

花屯难

丑妇妒与怜。　猥人爱与嫌。　盛开值私忌。　主人悭鄙。　三月内霜雹。　赏处著棋斗茶。　筵上持七八。　箔子遮阑。　盛开债主临门。　露头跣足对酌。　剪时和花眼。　听唱辞传家宴。　酥煎了下麦饭。　正欢赏酗酒。　遭权势人乞接头。　凋落后苕帚扫。　头戴如厕。　园吏浇湿粪。　和园卖与屠沽。　落村僧道寺观里。

茶　品

张芸叟《画墁录》云："有唐茶品，以阳羡为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膏茶；其后始为饼样，贯其中，故谓之一串。陆羽所烹，惟是草茗尔。迨至本朝，建溪独盛。丁晋公为转运使，始制为凤团，后又为龙团，岁贡不过四十饼。天圣中，又为小团，其饼逈加于大团。熙宁末，神宗有旨，下建州置密云龙，其饼又加于小团。"已上皆《画墁》所载。余按，《五代史》："当后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中书门下奏：'朝臣时有乞假觐省者，欲量赐茶药。'奉敕宜依者，各令据官品等第指挥，文班自左右常侍、谏议、给、舍下至侍郎，宜各赐蜀茶三斤、蜡面茶二斤、草豆蔻一百枚、肉豆蔻一百枚、青木香二斤，以次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蜡面为上供，自唐末已然矣。第龙凤之制，至本朝有加焉。

贡荔枝地

余昔记唐世进荔枝，于《辨误门》云："唐制以贡自南方，《杨妃外传》：以贡自南海。杜诗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张君房以为忠州，东坡以为涪州，未得其实。"近见《涪州图经》，及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东坡亦川人，故得其实。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记图》，言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长安差近，疑妃所取。盖不知涪有妃子园，又自有便路也。

卷十六　乐府

黄鲁直词谓之著腔诗

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不具诸集，今载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纱》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妙绝。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自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著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聂冠卿《多丽新词》

翰林学士聂冠卿，尝于李良定公席上赋《多丽词》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问其间赏心乐事，就中难是并得。况东城凤台沙苑，泛晴波浅照金碧，露洗华桐，烟霏丝柳，绿阴摇曳，荡春一色。画堂迥，玉簪琼佩，高会尽词客。清欢久，重燃绛蜡，别就瑶席。有翩若惊鸿体态，暮为行雨标格。逞朱唇，缓歌妖丽，似听流莺乱花隔。慢舞萦回，娇鬟低亸，腰肢纤细困无力。忍分散，彩云归后，何处更寻觅。休辞醉，明月好花，莫漫轻掷。"蔡君谟时知泉州，寄定公书云："新传《多丽词》，述宴游之娱，使病夫举首增叹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师，言诸公春日多会

于元伯园池，因念昔游，辄形篇咏：'缘渠春水走潺湲，画阁峰峦映碧鲜。酒令已行金盏侧，乐声初认翠裙圆；清游盛事传都下，多丽新词到海边。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

山谷爱贺方回《青玉案》词

贺方回为《青玉案》词，山谷尤爱之，故作小诗以纪其事。及谪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晓别吾家黄叔度，弟兄华发，远山修水，异日同归处。长亭饮散尊罍暮，别语缠绵不成句，已断离肠能几许？水村山郭，夜阑无寐，听尽空阶雨。"山谷和云："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幽人去。第四阳关云不度，山胡声转，子规言语，正是人愁处。别恨朝朝连暮暮，忆我当年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晚年光景，小轩南浦，帘卷西山雨。"洪觉范亦尝和云："绿槐烟柳长亭路，恨取次分离去。日永如年愁难度，高城回首，暮云遮尽，目断人何处。解鞍旅舍天将暮，暗忆丁宁千万句，一寸危肠情几许。薄衾孤枕，梦回人静，彻晓萧萧雨。"

世推重少游"醉卧古藤"之句

秦少游《千秋岁》，世尤推称。秦既没藤州，晁无咎尝和其韵以吊之云："江头苑外，尝记同朝退。飞骑轧，鸣珂碎。齐讴云绕扇，赵舞风回带。严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洒涕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惊涛自卷珠沉海。"中云"醉卧藤阴盖"者，少游临终作词所谓"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故无咎用之。山谷守当涂日，郭功父尝寓焉。一日，过山谷论文，山谷传少游《千秋岁》词，叹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难押。功父连举数海字，若孔北海之类，山谷颇厌，而未有以却之者。次日，又过山谷问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韵。"功父问其所以，山谷云："羞杀人也爷娘海。"自是功父不复论文于山谷矣。盖山谷用俚语以却之也。

赐名鱼游春水

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撰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云："秦楼东风里，燕子还来寻旧垒。余寒初退，红日薄侵罗绮。嫩草初抽碧玉簪，媚柳轻窣黄金缕。莺啭上林，鱼游春水。几曲栏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应念归期未，梅妆泪洗。凤箫声绝沉孤雁，目断清波无双鲤。云山万重，寸心千里。"

汉殿夜凉吹玉笙

"仙女侍，董双成，汉殿夜凉吹玉笙。曲终却从仙官去，万户千门惟月明。河汉女，玉练颜，云軿往往在人间。九霄有路去无迹，袅袅香风生佩环。"李太白词也。有得于石刻而无其腔，刘无言自倚其声歌之，音极清雅。《东皋杂录》又以为范德孺谪均州，偶游武当，石室极深处，有题此曲崖上。未知孰是。

送春送君有无尽意

王逐客送鲍浩然游浙东，作长短句云："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东赶上春，千万和春住。"韩子苍在海陵，送葛亚卿诗断章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日一杯愁送君。君应万里随春去，若到桃源问归路。"诗词意同。

晁无咎嘲田氏词

元丰己未，廖明略、晁无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者，姝丽也。一日，明略邀无咎晨过田氏，田氏遽起对鉴理发，且盼且语，草草妆掠，以与客对。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传也，因为《下水船》一阕："上客骊驹，唤银瓶睡起。困倚妆台，盈盈正解螺髻，凤钗坠，缭绕金盘玉指，巫山一段云委。半窥镜，向我横秋水。斜领花枝交镜里，淡拂铅华，匆匆自整罗绮。敛眉翠，虽有愔愔密意。空作江边解佩，情何寄。"

水光山色渔父家风

徐师川云："张志和《渔父词》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顾况《渔父词》：'新妇矶边月明，小儿浦口潮平，沙头鹭宿鱼惊。'东坡云：'玄真语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山谷见之，击节称赏。且云：'惜乎散花与桃花字重叠，又渔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张、顾二词合为《浣溪沙》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沈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东坡云：'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篪言：'《渔父词》，以《鹧鸪天》歌之，甚协律，恨语少声多耳。'因以宪宗画像，求玄真子文章，及玄真之兄松龄劝归之意，足前后数句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而今更有诗？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欲避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东坡笑曰：'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耶？'"师川乃作《浣溪沙》、《鹧鸪天》各二阕，盖因坡、谷异同而作。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一波才动万波随。黄帽岂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二云："新妇矶边秋月明，小儿浦口晚潮平，沙头鹭宿戏鱼

惊。青箬笠前明此事，绿蓑衣里度平生，斜风细雨小船轻。”其三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若觅玄真子，恒在长江理钓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浮云万里烟波客，惟有沧浪孺子知。”其四云：“七泽三湘碧草连，洞庭江汉水如天。朝廷若觅玄真子，不在江边即酒边。明月棹，夕阳船，鲈鱼恰似镜中悬。丝纶钓饵都收却，八字山前听雨眠。”

沁水公主园

今世乐府，传《沁园春》词。案，《后汉书》：“窦宪女弟立为皇后，宪恃宫掖声势，遂以县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然则沁水园者，公主之园也。故唐人类用之。崔湜《长宁公主东庄侍宴》诗云：“沁园东郭外，襄驾一游盘。”李适《长宁公主东庄侍宴》诗云：“歌舞平阳地，园亭沁水林。”李义府《长宁公主东庄》诗云：“平阳馆外有仙家，沁水园中好物华。”世所传吕洞宾《沁园春》词所谓：“七返还丹”，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音矣。

别易会难

《颜氏家训》曰：“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岐路言离，欢笑分首。”李后主长短句，盖用此耳，故云：“别时容易见时难。”又云：“别易会难无可奈。”然颜说又本《文选》陆士衡《答贾谧诗》云：“分索则易，携手实难。”

千里伤行客

晏元献早入政府，迨出镇，皆近畿名藩，未尝远去王室。自南都移陈留。离席，官奴有歌“千里伤行客”之词。公怒曰：“予生平守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　是何千里伤行客也!”

馆客弃密约之好

开封富民杨氏子，馆客颇豪俊。有女未笄，私窃慕之。遂有偷香之说，密约登第结姻。客既过省，乃弃所好。屡约相会，杳不可得。登第后，密遣人谕女曰：“若遂成婚好，则先奸后婚。在法当离，必不能久耳。或落发，则我亦不娶。朝夕游处，庶能长久。”女信之，然思慕已成疾，遂恳请于父母，求祝发焉。或告客已与某氏结婚者，女闻之闷绝。良久，索笔书曰：“黄叶无风自落，彩云不雨空归。”就归字落笔，放手而绝。两句乃旧词也。

伤春怨

王江宁元丰间，尝得乐章两阕于梦中，云：“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绿叶渐成阴，下有游人归路。与君相逢处，不道春将暮。把酒祝东风，且莫恁匆匆去。”其二云：“春又老，南陌酒香梅小。遍地落花浑不扫，梦回情意悄。红笺寄与添烦恼，细写相思多少。醉后几行书带草，泪痕都揾了。”右调《生查子》、《谒金门》。

载将离恨过江南

东坡长短句云：“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张文潜用其意以为诗云：“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王平甫尝爱而诵之，彼不知其出于东坡也。

妾意在寒松

郑毅夫乐章，有：“玉环妾意无渝，问君心朝槿何如?”玉环，韦皋事。朝槿，王僧孺诗语也。王赋《上山采蘼芜》云：“出户望兰薰，褰帘正逢君。敛容才一访，新人讵可闻。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泪隐。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苏琼善词

姑苏官妓姓苏名琼，行第九。蔡元长道过苏州，太守召饮。元长闻琼之能词，因命即席为之。乞韵，以九字。词云：“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情性风流。良辰美景在西楼，敢劝一卮芳酒。记得南宫高选，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盖元长奏名第九也。

《玉珑璁》词

近时有士人（不欲书名），尝于钱塘江涨桥为狭斜之游，作乐府名《玉珑璁》云：“城南路，桥南树，玉钩帘卷香横雾。新相识，旧相识。浅颦低笑，嫩红轻碧。惜惜惜。刘郎去，阮郎住，为云为雨朝还暮。心相忆，空相忆。露荷心性，柳花踪迹。得得得。”其后朝廷收复河南，士人者陷而不返，其友（不欲书名）作诗寄之，且附以龙涎香。诗云：“江涨桥边花发时，故人曾共着征衣。请君莫唱桥南曲，花已飘零人不归。”士人在河南得诗，酬之云：“认得吴家心字香，玉窗春梦紫罗囊。余熏未歇人何许，洗破征衣更断肠。”

菊词此花开后更无花

李和文公作《咏菊望汉月》词，一时称美。云：“黄菊一丛临砌，颗颗露珠妆缀。独教冷落向秋天，恨东君不曾留意。雕栏新雨霁，绿藓上乱铺金蕊。此花开后更无花，愿爱惜莫同桃李。”时公镇澶渊，寄刘子仪书云：“澶渊营妓，有一二擅喉转之技者，唯以“此花开后更无花”为酒乡之资耳”。“不是花中唯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乃元微之诗，和文述之尔。

明月逐人来词

乐府有《明月逐人来词》，李太师撰谱，李持正制词。云：“星河明淡，春来深浅红莲，正满城开遍。

禁街行乐，暗尘香拂面，皓月随人近远。天半鳌山，光动凤楼两观。东风静，珠帘不卷。玉辇将归，云外闻弦管，认得宫花影转。”东坡曰：“好个皓月随人近远。”持正又作《人月令》，尤脍炙人口，云：“小桃枝上春风早，初试薄罗衣。年年乐事，华灯竞处，人月圆时。禁街箫鼓，寒轻夜永，纤手重携。更阑人散，千门笑语，声在帘帏。”近时以为小王都尉作，非也。

花蕊夫人词

伪蜀主孟昶。徐匡璋纳女于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翾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王师下蜀，太祖闻其名，命别护送。途中作词自解曰：“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陈无已以夫人姓费，误也。

幼卿《浪淘沙》词

宣和间，有题于陕府驿壁者云：“幼卿少与表兄同砚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缔姻，父母以兄未禄，难其请，遂适武弁公。明年，兄登甲科，职教洮房，而良人统兵陕右，相与邂逅于此。兄鞭马，略不相顾，岂前憾未平耶？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云空，前事无踪，漫留遗恨锁眉峰。自是荷花开较晚，孤负东风。客馆叹飘蓬，聚散匆匆，扬鞭那忍骤花骢。望断斜阳人不见，满袖啼红。’”

《并蒂芙蓉》词

政和癸巳，大晟乐成。嘉瑞既至，蔡元长以晁端礼次膺荐于徽宗。诏乘驿赴阙。次膺至都，会禁中嘉莲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乐府体属词以进，名《并蒂芙蓉》。上览之称善，除大晟府协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词云：“太液波澄，向鉴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绿荷深，并丹脸争媚。天心眷临圣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愿君王寿与南山齐比。池边屡回翠辇，拥群仙醉赏，凭栏凝思。萼绿揽飞琼，共波上游戏。西风又看露下，更结双双新莲子，斗妆竞美。问鸳鸯向谁留意。”

东坡《卜算子》词

东坡先生谪居黄州，作《卜算子》云：“缺月挂疏桐，梦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邠老，尝得其详。题诗以志之：“空江月明鱼龙眠，月中孤鸿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边，葛巾藜杖眼窥天。夜冷月堕幽虫泣，鸿影翘沙衣露湿。仙人采诗作步虚，玉皇饮之碧琳腴。”

柳三变词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其词曰：“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用“江上数峰青”之句填词

唐钱起《湘灵鼓瑟》诗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秦少游尝用以填词云：“千里潇湘挼蓝浦，兰桡昔日曾经，月高风定露华清。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独倚危樯情悄悄，遥闻妃瑟泠泠。新声含尽古今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滕子京亦尝在巴陵，以前两句填词云：“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浣溪纱》《点绛唇》词

黄季岑云：“往年蔡州瓜陂铺，有用篦刀刻清泥壁，为《浣溪纱》词云：‘碎剪香罗裛泪痕，鹧鸪声断不堪闻，马嘶人去近黄昏。整整斜斜杨柳陌，疏疏密密杏花村，一番风月更消魂。’丰城南禅寺壁间，有秋社《点绛唇》云：‘燕子依依，晓来忽为谁归去？淡云生处，已觉宾鸿度。浅笑深颦。便向机中素。乘鸾女，琐窗琼宇，会有明年暑。’”

汪彦章词

汪彦章在翰苑，屡致言者。尝作《点绛唇》云：“永夜厌厌，画檐低月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晓鸦啼后，归梦浓如酒。”或问曰：“归梦浓如酒，何以在晓鸦啼后？”公曰：“无奈这一队畜生聒噪何！”

乐府《尘土黄》词

殿中侍御史刘公次庄中叟，元祐中罢官，寄居临江军之新淦。尝往来袁州，时有一倡，为郡官所据。太守怒之，逐出境外。中叟感其事，而作乐府《尘土黄》，并译笺，凡三章。其序曰：“崔徽、霍玉、爱爱等事，昔人歌之，非特为二三子而作也。然遣语序情，虽为诗曲，而参比乐府，则失古远矣。故自唐以来，杜甫则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则飘扬振激，如浮云转石，势不可遏；李贺则摘裂险绝，务为难及，曾无一点尘婴之；张籍则平易优游，

足有雅思，而气骨差弱。世异才殊，体随之变，亦其势也。余比感宜春事，作《尘土黄》一首，虽不足方驾汉、魏，而讨本探源，或庶几焉。既又为之译，为之笺。其义类虽同，至于浅深远近，要自以意考之耳。"其词曰："翠眉连娟舞袖长，春风自对理容妆。染丝绣作双鸳鸯，欲飞不飞在罗裳。耳中明月珠，肘后锦香囊。凭高欲有寄，所寄在远方。追风还君立路傍，岂不有地能相当，请着一鞭尘土黄。"译曰："妾本倡家子，笄鬟擅容止。名隶倡籍中，生倡即倡死。物势本从权，情恩亦遂迁。一朝官长怒，独抱锦衾眠，日暮倚高楼，青丝系白马。岂不谢殷勤，汪汪泪盈把。万感自有因，无容遽相亲。请君促金勒，妾愿看飞尘。"笺曰："春台女儿似红玉，曾奉当筵柘枝曲。舞成早自得痴名，更傍春风情不足。客携黄金欲有赠，多在邻家赌双陆。近从新官作颜面，只得低心随所欲。自知久去非所安，夜半东门车特碌。秀阙芙蓉潭畔起，每向波间得双鲤。水流却上大应难，惟有孤怀似潭水。一骑翩翩锦臂鞲，红罗百丈作缠头。为言闻得琵琶怨，当门下马欲登楼。莫登楼，君马骏。无限朱帘薰好香，城北城南无一瞬。"

东坡《送潘邠老赴省》词

"别酒送君君一醉，清润潘郎，更是何郎婿。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余名字。"右《蝶恋花》词，东坡在黄时，送潘邠老赴省试作也。今集不载。

杭妓琴操

杭之西湖，有一倅闲唱少游《满庭芳》，偶然误举一韵云："画角声断斜阳。"妓琴操在侧云："画角声断谯门，非斜阳也。"倅因戏之曰："尔可改韵否？"琴即改作阳字韵云："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低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青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东坡闻而称赏之。后因东坡在西湖，戏琴曰："我作长老，尔试来问。"琴云："何谓湖中景？"东坡答云："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琴又云："何谓景中人？"东坡云："裙拖六幅潇湘水，鬓亸巫山一段云。"又云："何谓人中意？"东坡云："惜他杨学士，憋杀鲍参军。"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东坡云："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大悟，即削发为尼。

张才翁以张公庠诗为词

张才翁风韵不羁，初仕临邛秋官，郡守张公庠待之不厚。会有白鹤之游，郡守率属官同往，才翁不预，乃语官妓杨皎曰："老子到彼，必有诗词，可速寄来。"公庠既到白鹤，便留题云："初眠官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鼻吟。远宦情怀消壮志，好花时节负归心；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休辞酒浅深。欲把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皎录寄才翁，才翁增减作《雨中花》词寄皎云："万缕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犹未成阴。据雕鞍马上，拥鼻微吟。远宦情怀谁问，空嗟壮志消沉。正好花时节，山城留滞，忍负归心。别离万里，飘蓬无定，谁念会合难凭。相聚里，休辞金盏，酒浅还深。欲把春愁抖擞，春愁转更难禁。乱山高处，凭栏垂袖，聊寄登临。"公庠再坐，皎歌于侧。公庠问之，皎前禀曰："张司理恰寄来，令皎歌之，以献台座。"公庠遂青顾才翁尤厚。

贺方回《石州引》词

贺方回眷一妓，别久，妓寄诗云："独倚危栏泪满襟，小园春色懒追寻。深恩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寸心。"贺得诗，初叙分别之景色，后用所寄诗，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阔。长亭柳色才黄，远客一枝先折。烟横水际，映带几点归鸿，东风销尽龙沙雪。还记出关来，恰而今时节。将发，画楼芳酒，红泪清歌，顿成轻别。已是经年，杳杳音尘都绝。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结。望断一天涯，两厌厌风月。"

御 词

徽宗天才甚高，于诗文外，尤工长短句。尝为《探春令》云："帘旌微动，峭寒天气，龙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红浅。又还是，春将半。清歌妙舞从头按，等芳时开宴。况去年对着，东风曾许，不负莺花愿。"《聒龙谣》云："紫阙岧峣，绀宇邃深，望极绛河清浅。霜月流天，锁穹隆光满。水晶宫金锁龙盘，玳瑁帘玉钩云卷。动深思，秋籁萧萧，比人世，倍清燕。瑶阶回，玉签鸣，渐秘省引水，辘轳声转。鸡人唱晓，促铜壶银箭。拂晨光宫柳烟微，荡瑞色御炉香散。从宸游前后，争趋向金銮殿。"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御制《临江仙》云："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

卷十七 乐府

茶 词

豫章先生少时，尝为茶词，寄《满庭芳》云："北苑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碾深罗细，琼蕊冷生烟。一种风流气味，如甘露，不染尘烦。纤纤捧，冰瓷弄影，金缕鹧鸪斑。相如方病酒，银瓶蟹眼，惊鹭涛翻。为扶起尊前，碎玉颓山。饮罢风生两袖，醒魂到明月轮边。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

前。”其后增损其词，止《咏建茶》云：“北苑研膏，方圭圆璧，万里名动天关。碎身粉骨，功合在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梦，开拓愁边。纤纤捧，香泉溅乳，金缕鹧鸪斑。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便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揽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妆残。”词意益工也。后山陈无己同韵和之云：“北苑先春，琅函宝韫，帝所分落人间。绮窗纤手，一缕破双团。云里游龙舞凤，香雾霭，飞入雕盘。华堂静，松风云竹，金鼎沸潺湲。门阑车马动，浮黄嫩白，小袖高鬟。便胸臆轮囷，肺腑生寒。唤起谪仙醉倒，翻湖海倾写涛澜，笙歌散，风帘月幕，禅榻鬓丝斑。”

赠杨姝诗词

豫章先生在当涂，又赠小妓杨姝弹琴送酒，寄《好事近》云：“一弄醒心弦，情在两山斜叠。弹到古人愁处，有真珠承睫。使君来去本无心，休泪界红颊。自恨老人憎酒，负十分金叶。”故集中有《赠弹琴妓杨姝》绝句云：“千古人心指下传，杨姝闲处更婵娟。不知心向谁边切，弹作南风欲断弦。”

秦少游唱和《千秋岁》词

秦少游所作《千秋岁》词，予尝见诸公唱和亲笔，乃知在衡阳时作也。少游云：“至衡阳，呈孔毅甫使君。”其词云云，今更不载。毅甫本云：“次韵少游见赠。”其词云：“春风湖外，红杏花初退。孤馆静，愁肠碎。泪余痕在枕，别久香销带。新睡起，小园戏蝶飞成对。惆怅谁人会，随处聊倾盖。情暂遣，心何在。锦书消息断，玉漏花阴改。迟日暮，仙山杳杳空云海。”其后东坡在儋耳，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以少游、毅甫所赠酬者寄之。东坡乃次韵录示元老，且云：“便见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词云：“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豫章题云：“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遗墨，始追和其《千秋岁》。”词云：“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飞骑轧，鸣珂碎。齐歌云绕扇，赵舞风回带。严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晁无咎集》中尝载此词，而非是也。少游词云：“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亦为在京师与毅甫同在于朝，叙其为金明池之游耳。今越州、处州皆指西池在彼，盖未知其本源而云也。

阮闳休善为长短句

龙舒人阮闳，字闳休，能为长短句，见称于世。政和间，官于宜春，官妓有赵佛，妓籍中之铮铮也。尝为《洞仙歌》赠之云：“赵家姊妹，合在昭阳殿。因甚人间有飞燕。见伊底尽道，独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惯见。惜伊情性，不解嗔人，长带桃花笑时脸。向尊前酒底，得见些时，似恁地好，能得几回细看。待不眨眼儿觑着伊，将眨眼的工夫，剩看几遍。”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监司郡守。他词皆类此。

夏均父登浯台作词

夏倪均父，宣和庚子自府曹左迁祁阳酒官。过浯溪、登浯台，爱其山水奇秀。自谓非中州所有，不减渊明斜川之游。且作长短句，以《减字木兰花》歌之云：“江涵晓日，，荡漾波光摇桨入。笑指浯溪，磬叟雄文锁翠微。休嗟不偶，归到中州何处有？独立风烟，湘水浯台总接天。”

王观应制词

王观学士尝应制撰《清平乐》词云：“黄金殿里，烛影双龙戏。劝得官家真个醉，进酒犹呼万岁。折旋舞彻伊州，君恩与整搔头。一夜御前宣住，六宫多少人愁。”高太后以为媟渎神宗，翌日罢职，世遂有逐客之号。今集本乃以为拟李太白应制，非也。

黄元明词

豫章先生兄黄元明，宰庐陵县，赴郡会，坐上巾带偶脱，太守喻妓令缀之。既毕，且俾元明撰词，云：“银烛画堂明如昼，见林宗巾垫羞蓬首。针借花枝，线赊罗袖，须臾两带还依旧。劝君倒载休今后，也不须更漉渊明酒。宝箧深藏，浓香熏透，为经十指如葱手。”盖七娘子也。

王辅道词

“日月无根天不老，浮生总被销磨了。陌上红尘常扰扰，昏复晓，一场大梦谁先觉？雒水东流山四绕，路旁几个新华表。见说在时官职好，争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王采辅道侍郎《渔家傲》词也，歌之使人有遗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尝奏天神降其家，徽宗欲出幸。左右奏恐有不测，宜有以审其真伪。既中使至其家，无有也，因坐诬以死。世谓辅道乃晓人，不应尔。盖辅道，韶之子，韶熙河用兵，其滥杀者多，故冤以致其祸耳。辅道又有《浣溪沙》两词，其一云：“扇影轻摇一线香，斜红匀过晚来妆，娇多无事做凄凉。借问谁教春易老，几时能勾夜何长，旧欢新恨总思量。”其二云：“珠箔随檐一桁垂，绣屏遮枕四边移，春归人懒日迟迟。旧事只将云入梦，新欢重借月为期，晚来花动隔墙枝。”《玉楼春》两词，其一云“愁闺思入江南远，帘幕低垂闲不卷。玉珂声断晓屏空，好梦惊回还起懒。风轻只觉香烟短，阴重不知天色晚。隔窗人语趁朝归，旋整宿妆匀睡眼。”其二云：“绣屏晓梦鸳鸯侣，可惜夜来欢聚取。几声低

语记曾闻，一段新愁看怎觑。繁红洗尽胭脂雨，春被杨花勾引去。多情只有旧时香，衣上经年留得住。”

咏崔念四词

政和间，一贵人未达时（不欲书名），尝游妓崔念四之馆。因其行第，作《踏青游》词云：“识个情人，恰正二年欢会。似赌赛六支浑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鱼水，两情美，同倚画楼十二，倚了又还重倚。两日不来，时时在人心里。拟问卜常占归计。拚三八清斋，望永同鸳被，到梦里，蓦然被人惊觉，梦也有头无尾。”都下盛传。

王荆公词

王荆公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叠石作桥。为集句填《菩萨蛮》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似去年红，吹开一夜风。柳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其后豫章戏效其体云：“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着无人唤。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潜解。问我去何之，君行即自知。”

颜持约词不减唐人语

颜持约流落岭外，舟次五羊，作《品令》云：“夜萧索，侧耳听，清海楼头吹角。停归棹，不觉重门闭。恨只恨，暮潮落。偷想红啼绿怨，道我真个情薄。纱窗外，厌厌新月上，应也则，睡不着。”朱希真，洛阳人，亦流落岭外。九日作《沙塞子》云：“万里飘零南越山，引泪洒添愁。不见凤楼龙阙，又惊秋。九日江亭闲望，蛮树瘴云浮。肠断红蕉花晚，水东流。”不减唐人语。

五夜放灯

“帝城五夜宴游歇，残灯外，看残月。都人犹在醉乡中，听更漏初彻。行乐已成闲话说，如春梦，觉时节。大家重约探春行，问甚花先发。”李驸马正月十九日所撰《滴滴金》词也。京师上元，国初放灯止三夕。时钱氏纳土，进钱买两夜。其后十七、十八两夜灯，因钱氏而添，故词云五夜。

释可正平尤工长短句

释可正平，工诗之外，其长短句尤佳，世徒称其诗也。尝见其有《菩萨蛮》两阕，其一云：“西风簌簌低红叶，梧桐影里银河侧。梦破画帘垂，月明乌鹊飞。新愁那致许，欲似千丝缕。雁亦不堪闻，砧声何处村。”其二云：“谁能画取沙边雨，和烟淡扫蒹葭渚。别岸却斜晖，采莲人未归。鸳鸯如解语，对浴红衣去。去了便回头，教侬特地愁。”

李右丞送连宝文罢守词

宝文阁直学士连南夫鹏举，罢守泉南，李右丞邴汉老送之以词，寄《玉蝴蝶》云：“壮岁分符方面，惠风草偃，禾稼春融。报政朝天，归去稳步鳌宫。望尧蓂，九重绛阙，颁汉诏，五色芝封。湛恩浓，锦衣槐里，重继三公。雍容，临岐祖帐，绮罗环列，冠盖云丛。满城桃李，尽将芳意谢东风。柳烟轻，万条离恨，花露重，千点啼红。莫匆匆，且陪珠履，同醉金钟。”

豫章解印作《木兰花令》

豫章守当涂，既解印，后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为《木兰花令》一阕示之云：“凌歊台上青青麦，姑孰堂前余翰墨。暂分一印管江山，稍为诸公分皂白。江山依旧云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谁分宾主强惺惺，问取矶头新妇石。”其后复窜易前词云：“翰林本是神仙谪，落帽风流倾坐席。座中还有赏音人，能岸乌纱倾大白。江山依旧云横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谁分宾主强惺惺，问取矶头新妇石。”

烧残绛蜡报黄昏词

晁以道云：“杜安世词：‘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报黄昏。’或讥其黄昏未到，焉得烧残绛烛？或云：王荆公父益都官所作，曾有人以此问之，答曰：“重檐邃屋，帘幕拥密，不到夜已可然烛矣。”韩魏公以此赏杜公，杜云：“乃王益作。”荆公时在坐，闻语离席。”其全章云：“烧残绛烛泪成痕，街鼓报黄昏。碧云又阻来信，廊上月侵门。愁永夜，拂香裀，待谁温。梦兰憔悴，掷果凄凉，两处销魂。”盖《诉衷情》也。

王君玉《燕》词

欧阳文忠公爱王君玉《燕》词云：“烟迳掠花飞远远，晓窗惊梦语匆匆。”梅圣俞以为不若李尧夫《燕》诗云：“花前语涩春犹冷，江上飞高雨乍晴。”君玉全章云：“江南燕，轻扬绣帘风。二月池塘新社过，六朝宫殿旧巢空，颉颃恣西东。王谢宅，曾入绮堂中。烟迳掠花飞远远，晓窗惊梦语匆匆，偏占杏梁红。”

兀兀陶陶词

豫章云：“醉醒醒醉一曲，乃醉落魄也。”其词云：“醉醒醒醉，凭君会取些滋味。浓斟琥珀香浮蚁。一入愁肠，便有阳春意。须将幕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兀兀陶陶里，犹胜惺惺，惹得闲憔悴。”此词亦有佳句，而多斧凿痕，又语高下不甚入律。或传是东坡语，非也。与“蜗角虚名，解下痴绦”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戏作二篇示吴元祥、黄中行。其一云：“陶陶兀兀，尊前是我华胥国。争名争利休休莫。雪月风花，不醉怎归得？邯郸一枕谁忧乐，新诗新事因闲适。东山小妓携丝竹，家里乐天，村里谢安石。”其二云：“陶陶兀兀，人生无累何由

得。杯中三万六千日。闷损旁观，我但醉落魄。扶头不起还颓玉，日高春睡平生足。谁门可款新篘熟，安乐、春泉，玉醴、荔枝绿。”其曰“安乐、春泉，玉醴、荔枝绿”者，亲贤宅四酒名也。其曰“家里乐天，村里谢安石”者，盖石曼卿《自嘲》云：“村里黄缁绰，家中白侍郎。”

驿壁玉楼春词

余绍兴戊辰，沿檄至信州铅山。见驿壁有题《玉楼春》词，不著姓氏，今载于此云：“东风杨柳门前路，毕竟雕鞍留不住。柔情胜似岭头云，别泪多如花上雨。青楼画幕无重数，听得楼边车马去。若将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难画处。”

宋景文刘原父送别词

侍读刘原父守维扬，宋景文赴寿春，道出治下，原父为具以待宋。又为《踏莎行》词以侑欢云：“蜡炬高高，龙烟细细，玉楼十二门初闭。疏帘不卷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叶新声，榴花美味，南山宾客东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间，忙中偷取功夫醉。”宋即席为《浪淘沙近》，以别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觉韶光换。至如今，始惜月满花满酒满。扁舟欲解垂杨岸，尚同欢宴。日斜歌阕将分散。倚兰桡，望水远天远人远。”其云“南山宾客东山妓”，本白乐天诗。

咏草词

梅圣俞在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草》词“金谷年年，乱生青草谁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欧公击节赏之，又自为一词云：“栏杆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盖《少年游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虽置诸唐人温、李集中，殆与之为一矣。今集本不载此篇，惜哉。

《维扬好》《安阳好》词

韩魏公皇祐初，镇扬州，本事集载公亲撰《维扬好》词四章所谓“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者是也。其后熙宁初，公罢相，出镇安阳，公复作《安阳好》词十章，其一云：“安阳好，形势魏西州。曼衍山河环故国，升平歌吹沸高楼。和气镇飞浮。笼画陌，乔木几春秋。花外轩窗排远岫，竹间门巷带长流。风物更清幽。”其二云：“安阳好，戟户使君宫。白昼锦衣清宴处，铁楹丹榭画图中。壁记旧三公，棠讼悄，池馆北园通。夏夜泉声来枕簟，春来花气透帘栊。行乐兴何穷。”余八章不记。

张文潜词

右史张文潜，初官许州，喜官妓刘淑奴。张作《少年游令》云：“含羞倚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偎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看朱成碧心迷乱，翻脉脉。敛双蛾。相见时稀隔别多，又春尽奈愁何。”其后去任，又为《秋蕊香》寓意云：“帘幕疏疏风透，一线香飘金兽。朱栏倚遍黄昏后，廊上月华如昼。别离滋味浓如酒，着人瘦。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如旧。”元祐诸公皆有乐府，惟张仅见此二词。味其句意，不在诸公下矣。

烛影摇红

王都尉有《忆故人》词云：“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无奈云沉雨散，凭栏杆，东风泪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徽宗喜其词意，犹以不丰容宛转为恨，遂令大晟府别撰腔。周美成增损其词，而以首句为名，谓之《烛影摇红》。云：“芳脸匀红，黛眉巧画宫妆浅。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早是萦心可惯，向尊前，频频顾眄。几回相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烛影摇红，夜阑饮散春宵短。当时谁会唱阳关，离恨天涯远。争奈云收雨散，凭栏杆，东风泪满。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深院。”

吊二姬温卿宜哥诗

宿州营妓张玉姐，字温卿，本蕲泽人。色技冠一时，见者皆属意。沈子山为狱掾，最所钟爱。既罢，途次南京，念之不忘，为《剔银灯》二阕。其一云：“一夜隋河风劲，霜湿水天如镜。古柳堤长，寒烟不起，波上月无流影，那堪频听。疏星外离鸿相应。须信道情多是病，酒未到愁肠还醒。数叠兰衾，余者未减，甚时枕鸳重并？教伊须省，更将盟誓要言定。”其二云：“江上秋高霜早，云静月华如扫。候雁初飞，啼螀正苦，又是黄花衰草。等闲临照，潘郎鬓，星星易老。那堪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长安西笑。臂上妆痕，胸前泪粉，暗惹离愁多少？此情难表，除非是，重相见了。”其后明道中，张子野先、黄子思孝先相继为掾，尤赏之。偶陈师之求古以光禄丞来掌榷酤，温卿遂托其家。仅二年而亡，才十九岁。子思以诗吊之：“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结不成。为报两京才子道，好将诗句哭温卿。”先是，子思有爱姬宜哥，客死舟中，遗言葬堤下，冀他日过此得一见，以慰孤魂。子思从之，作诗纳柩中。其断章云：“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时。”二人皆葬于宿州柳市之东，子野嘉祐中过而题诗云：“好物难留古亦嗟，人生无物不尘沙。何时宰树连双冢，结作人间并蒂花。”

以张志和《渔父词》为《浣溪纱》《定风波》

东坡、山谷、徐师川，既以张志和《渔父词》填

《浣溪纱》、《鹧鸪天》，其后好事者相继而作。尝有五阕云："云锁柴门半掩关，垂纶犹自在前湾，独乘孤棹夜方还。任使有荣居紫禁，争如无事隐青山，浮名浮利总输闲。""一副纶竿一只船，蓑衣竹笠是生缘，五湖来往不知年。青嶂更无荣辱到，白头终没利名牵，芦花深处伴鸥眠。""钓罢高歌酒一杯，醉醒曾笑楚臣来，夕阳维缆碧江隈。蓑笠每因山雨戴，船窗多为水花开，安居流景任相催。""雨气兼香泛芰荷，回舟冒雨懒披蓑，夜阑风静水无波。白酒追欢常恨少，青山入望岂嫌多，人间荣辱尽从他。"乃《浣溪纱》也。"雨霁云收望远山，钓竿林下恣清闲。蝉噪日斜，林影转溪岸，绿深红浅画屏间。对酒狂歌时鼓枻，更邀同志醉前湾。待月却寻维缆处。归去烟萝，一径接柴关。"乃《定风波》也。

冯相三愿词

南唐宰相冯延己有乐府一章，名《长命女》云："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其后有以其词意改为《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愿。第一愿且图久远，二愿恰如雕梁双燕，岁岁得长相见。三愿薄情相顾恋，第四愿永不分散，五愿奴哥收因结果，做个大宅院。"味冯公之词，典雅丰容，虽置在古乐府，可以无愧。一遭俗子窜易，不惟句意重复，而鄙恶甚矣。

韩子苍《题御画鹊扇》诗

韩子苍《题御画鹊扇》诗云："君王妙画同神机，弱羽争巢并语时。天上飞来两鸡鹊，一双飞上万年枝。"盖用冯延己乐府也。"晓月坠，宿云披，银烛锦屏帏。建章钟动玉绳低，宫漏出花迟。春态浅，来双燕，红日初长一线。严妆催罢啭黄鹂，飞上万年枝。"乃《鹤冲天》也。

欧梅二妓诗

豫章寓荆州，除吏部郎中。再辞，得请守当涂。几一年，方到官。七日而罢，又数日乃去。其诗云："欧倩腰支柳一涡，大梅催拍小梅歌。舞余细点梨花雨，奈此当涂风月何。"盖欧、梅，当涂官妓也。李之仪云："人之幸不幸，欧、梅偶见录于豫章，遂为不朽之传，与杜诗黄四娘何异。"然豫章又有《木兰花令·叙》云："庭坚假守当涂，故人庾元镇，穷巷读书，不出入州县。因作此以劝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乐，使有万钱无处着。徐熙小鸭水边花，明月清风都占却。朱颜老尽心如昨，万事休休还莫莫。尊前见在不饶人，欧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欧、梅，当涂二妓也。"

东坡《戚氏词》

"玉龟山，东皇灵媲统群仙。绛阙岧峣，翠房深迥，倚霏烟。幽闲，志悄然，金城千里锁婵娟。当时穆满巡狩，翠华曾到海西边。风露明霁，鲸波极目，势浮舆盖方圆。正迢迢丽日，玄圃清寂，琼草芊绵。争解绣勒香鞯，銮辂驻跸，八马戏芝田。瑶池边，画楼隐隐，翠鸟翩翩。肆华筵，间作翠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稚颜皓齿，绿发方瞳，圆极恬淡高妍。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缥缈飞琼妙舞，命双成，奏曲醉留连。云璈韵响泻寒泉。浩歌畅饮，斜月低河汉。渐绮霞，天际红深浅。动归思，回首尘寰。烂漫游，玉辇东还。杏花风，数里响鸣鞭。望长安路，依稀柳色，翠点秦川。"东坡《戚氏词》也。东坡元祐末，自礼部尚书帅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为《戚氏词》。公方坐与客论穆天子事，颇讶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问它词，亦不容别进一语。且曰："足为中山一时盛事。"

瑶台第一层

武才人以色最后庭，教坊词名瑶台第一层，托意于梅云："西母池边宴罢，赠南枝，步玉霄。绪风和扇，冰华秀发，雪质孤高。汉陂呈练影，问是谁，独步江皋。便凝望，认壶中圭璧，天上琼瑶。清标，曾陪胜赏，坐忘愁解使尘消。况双成与乳丹点染，都付香梢。寿妆酥冷，郢韵佩举，雾卷云消。乐逍遥，凤凰台畔，取次忆吹箫。"

李久善词

蜀人李久，善长短句。有"莺掷垂杨，一点黄金溜"，识者以为新。余旧见王与善《蝶恋花》词云："粉面与花相间斗，星眸一转晴波溜。"殆出于此。王名重，元祐间人。全首云"去岁花前曾记有，半醉嬉游，花下携纤手。粉面与花相间斗，星眸一转晴波溜。一见新花还感旧，泪眼逢春，忍更看花柳。春恨厌厌和永昼，寂寞黄昏后。"又《烛影摇红》云："烟雨江城，望中绿暗花枝少。惜春长待醉东风，却恨春归早。纵有幽欢会，奈如今风情渐老。凤楼何处，画栏愁倚，天涯芳草。"

头上宫花颤词

"去年今日，从驾游西苑。彩仗压金波，看水戏，鱼龙曼衍。宝津南殿，宴坐近天颜。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六军锦绣，万骑穿杨箭。日暮翠华归，拥钧天，笙歌一片。如今关外，千里未归人。前山雨，西楼晚，望断思君眼。"此陈济翁蓦山溪词也。舍人张孝祥知潭州，因宴客，妓有歌此。至"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其首自为之摇动者数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张竟不觉也。

作词以吊杨谢

绍兴庚午，台之黄岩妓有姓谢，与姓杨者，情好

甚笃。为妪所制，相约夜投诸江。好事者有为《望海潮》以吊之："彩简角黍，兰桡画舫，佳时竞吊沅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断魂流水茫茫。堪笑又堪伤。有临皋仙子，连璧檀郎，暗约同归，远烟深处弄沧浪。倚楼魂已飞扬，共偷挥玉箸，痛饮霞觞。烟水无情，揉花碎玉，空余怨抑凄凉。杨、谢旧遗芳。算世间纵有，不恁非常。但看芙蕖并蒂，他日一双双。"

卷十八　神仙鬼怪

士夫侥幸为仙

高尚处士刘皋谓："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利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非神仙中人，不能发此言也。而士大夫乃侥幸一日而为仙，岂理也哉!

吕洞宾唐末人

唐《异闻集》载沈既济作《枕中记》云："开元中，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卢生睡事。"此之吕翁，非洞宾也。盖洞宾尝自序，以为吕渭之孙。渭，仕德宗朝；今云开元中，则吕翁非洞宾，无可疑者。而或者又以为开元想是开成字，亦非也。开成虽文宗时，然洞宾度此时未可以称翁。案，本朝《国史》称："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时至陈抟室。"或以《国史》证之，止云百余岁，则非开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吕洞宾传》云："关右人，咸通初，举进士不第。值巢贼为梗，携家隐居终南，学《老子》法"云。以此知洞宾乃唐末人。

吕洞宾传神仙之法

吕洞宾尝自传，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钟离，传授金丹大药之方；复遇苦竹真人，方能驱使鬼神；再遇钟离，尽获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灶，第二度赵仙姑。郭性顽钝，只与追钱延年之法。赵性通灵，随吾左右。吾惟是风清月白，神仙会聚之时，常游两浙、汴京、谯郡。尝着白襕角带，右眼下有一痣，如人间使者箸头大。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也。世有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法；传吾之法，不若传吾之行。何以故？为人若反是，虽握手接武，终不成道。"嗟乎，观吕之所著，皆自身心始。而学者不能正心修身，徒欲为侥幸之事，可乎？

刘妻死化为异状

滕待制宗谅，谪官秋浦。时州吏有刘某者，妻有美色。俄病死，浴装在榇，未及钉盖。忽然化为异状，皮青发红，若世所画鬼将之类。州吏悲而畏之，既葬，即弃家为道士，入九华山不返。宗谅后在北方，犹寄以诗，所谓九华刘道人是也。

陆仙师迎漕使安公

枢密安公惇处厚，元祐末为江东漕使。因游庐山太虚观，未至数里间，有道士紫衣皂巾，领徒七人迎谒。既而不知所在，问左右皆无见者。至观谒陆修静仙师遗像，则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赋诗曰："昔年游历访霓旌，多谢仙师数里迎。今日重来知有意，此身应不为公卿。"

园子得道

臧论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为园子，能致非时果菜。臧氏子弟稍异之，问之，则绐以得于市。使他人求之，终不得也。察其所为，则无栖息，独卧圃中草舍。往往夜定有语笑声，及迫而近之，则又寂然。其后论道从容抚接，盖久而才略告曰："今夜三鼓漏点中半，公能独步至园中，则老兵当有一言授公。苟少差迟，则遂成虚矣。"论道其夕不寐，夜分具袍笏将出。其妻苦问之，不得已，以实告，其妻不测，而强制之。漏向尽，论道亟趋草舍，则老兵已死矣。使人举而瘗之，尸如轻泡。论道叹恨弥日。

石曼卿丁度为芙蓉城主

王子高遇仙人周瑶英，与之游芙蓉城，世有其传。余案，《欧阳文忠公诗话》记石曼卿死后，人有恍惚见之者，云："我今为仙，主芙蓉城。"骑一青骡，去如飞。又案，太常博士张师正所纂《括异志》，记庆历中有朝士，将晓赴朝。见美女三十余人，靓装丽服，两两并行，丁度观文案辔其后。朝士问后行者："观文将宅眷何往？"曰："非也，诸女御迎芙蓉城主。"俄而丁死。故东坡诗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谁其主者石与丁。"韩子苍言："王荆公尝和东坡此诗，而集不载。止记其两句云：'神仙出没藏杳冥，帝遣万鬼驱六丁。'"

华阳洞门开

王筌，字子真。有道之士，富郑公尝客之于门。元丰中，神宗赐号冲熙处士。元符三年，游茅山，受《上清箓》。先是，茅山中峰石洞忽开，案其域，乃真诰所谓华阳洞天便门也。自左元放仙去，即闭，阅千岁矣，至是复开。又前期累日，甘露荐降。道士刘混康曰："似此必有异。"无何，先生至。受箓之夕，仙乐闻于空浮之上。山中刻石，为记其事。而给事中龚深之，亦为之诗曰："华阳新报便门开，应为高人受箓来。试问玉门砂远近，未饶元放是仙才。"先生留洞玄庵久之，若有所待。尝书壁云："身佩《上清宝箓》，心持《大洞真经》。入静敷坐灵镇，神游金阙玉京。"

王迪照镜见前身弃官学道

熙宁初，王迪为洪州左司理参军。一日，有道人来磨镜，因俾迪，乃自照，乃见星冠羽帔，缥缈现镜中。迪问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误念，堕此。免自修证，勿沦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妻，妻然之，遂弃官，与妻隐去。郡僚挽留不可，咸作诗以饯行。时新建主簿刘纯臣有诗，虽非警拔，可以纪其实。云："鬓如抹漆左参军，脱却青衫去隐沦。世上更无羁绊事，壶中别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药，花看金鳌背上春。莫怪少年参决裂，蓝田夫妇总登真。"后归姑苏，不知所终。

周贯尸解

周贯，自言胶东人，常称木雁子。善属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羁。布褐粗全。人或赠之，则诣酒家取一醉，余皆散坠不顾。西山人见贯往来者五十余年，而颜色如故。有以道术访之，则必报以恶声，使人亲近不得也。熙宁元年，至豫章石头市，遇故人张生，因托宿焉。生为具酒食而卧。中夜，逆旅之主人，闻户外有车马合沓声，起而视之，无有也。惟贯所卧室户正开，犹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贯已死矣。明日，告新建县，尉吴杲卿往案之，柔洁如生。扶而转之，腹中汩汩如浪鸣焉。县主簿刘纯臣使人棺殓，埋于其地云。张生还家，其弟迎门曰："周公凌晨见过，今往双岭矣。"众乃知贯非实死者也。贯所著《华阳三篇》，坐卧不离怀袖，人莫得见者。死之日，纯臣得而有之，称其文险绝而有条理。纯臣以诗纪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断布衣穿。形骸一脱尘缘尽，太极光阴不计年。"洪觉范《冷斋夜话》尝言其略，然亦有不同也。

谈驱夜疟　梦得乡书

傅霖，张乖崖之密友也。开宝中，尝会于干城，终日谈话。邻有病疟者，为之不作。每有书与傅，必先梦之。故其诗有云："剧谈驱夜疟，幽梦得乡书。"叙实事也。

仙家亦有灵芝殿

刘禹锡《嘉话》谓："唐延英殿，即灵芝殿也，谓之小延英。"余见《云斋广录》载："王平甫熙宁六年冬，直宿崇文院。梦有邀至海中，宫殿甚盛，其中乐作。题其宫曰灵芝。平甫有诗纪之，略云：'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则灵芝之号，不特世间有也。余又观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旧有梦记以述其事。然子固之笔，竟无有蓄之者。

虎伏罪　媪之子复苏

仁宗时，光禄卿吕琦，少为漳州漳浦令，为政得人心。既去，邑人为立生祠。方在邑时，民有死于虎者。琦哀之，于其死处施一阱，立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阱有虎陷焉。时又有邑媪之子，戏于陈将军庙，盗其所供之果。出门，而媪子仆于阶下而死。媪哭之甚哀，听者恻然。琦因以文讼于庙，引盗宗庙酒食律罪当黥。而将军人臣，宜处以等杀，则盗食供果盖不当死。且蠢愚者，法所宜赦，不废公直也。文既焚，而媪子复苏。

曾易占诗谶

曾子固之祖曾易占，南丰人。知信州玉山县，坐法失官。闲居十余年，执政怜之，讽令至京师。行次，至洪州樵舍僧寺，题诗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干，日薄云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时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时庆历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写景不侔。既而行次睢阳而卒。其孙子固载柩还乡，复过樵舍，乃腊中雪日梅芳。然此诗乃蔡君谟诗，易占偶书之耳。

楚小波诗

东坡记秦少游言："宝应民有以嫁娶会客者。酒半，客一人径赴水，曰：'有妇人以诗招我。'诗云：'长桥直下有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何所用，争如年少去来休。'"然余读张君房脞说楚小波事，其诗一同，但有二首为异耳。别一诗云："妾貌君才两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儿家自有清溪水，饮着方知气味长。"

仁宗芝草之瑞

仁宗始诞之夕，榻下生芝草一本，凡四十二叶。故即位四十二年，应此之数也。

锯木有普照之形

左班殿直张榉，为父置棺。锯解之，而杉木有泗州普照王之形，眉目衣座皆具，隐然如画。郭功父为文以纪其事。

蚕吐丝成段

宣和间，新喻傅侯初为蕲春蔡氏婿。登第之岁，妇家簇蚕不茧，缘屋吐丝，自然成段。长丈余，广数尺，奕奕正黄，厚薄若一，如有边幅然。乡人以为祥，赋诗盈轴。有一联云："园客有丝难比瓮，鲛人无杼自成绡。"号为绝出。洪驹父亦有一篇云："公子青衫得意朝，闺门异事喜成谣。星河牛女支机石，泉室鲛人暗织绡；园客凭虚夸独茧，冰蚕志怪岂同条？细看霞绮惊群眼，讵减霓裳下九霄。"

冰有绫纹

熙宁八年，陈州大霜。城内外数里间，厚冰上皆有绫纹，隐起如镌琢，仿佛成攀枝孩儿。好事者以墨涂而印之，传视其枝葩婉妙，与吴、蜀所织争工云。

郡守陈襄述古歌以上闻，或曰，奇异不许辄进，乃止。

毕渐赵谂之谶

状元毕渐，有恶之者，于登科记碑上刻去水旁。未几，赵谂伏诛，方悟毕斩赵谂之谶。

赵少师梦名

赵少师，应天府人，初名禋。梦神人持名簿，视其上有金书赵概字，遂更名，字叔平。以太子少师致仕卒，及殓，棺中生紫芝。

击大鼓　享厚味

蔡薿文饶，与许光凝嘉谟俱为尚书。因会茶，嘉谟叹簿书之烦曰："吾侪外望虽重，然日困刀笔，反与村县长官无异。思典外藩，击大鼓，享厚味，岂易得也?"文饶曰："击大鼓，享厚味，在公优为，薿安得而有之?"嘉谟归，怪其语谬。未几，嘉谟出知成都，文饶落职宫祠。

泗州大圣送东坡过海

邹志完言："在岭外，见惠州太守方君，谓其家人素奉佛，一旦梦泗州大圣来别，云将送苏子瞻过海。遂诘之曰：'几时当去?'答曰：'八日去。'果如所言。"故参寥以诗志之曰："临淮大士本无私，应物长于险处施。亲护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李似权《记梦》诗

李似权《记梦》诗云："碧玉山头碧玉泉，琤琮声里数流年。不知曾与何人到，笑想丹题似昔缘。"其二云："石壁苍苔露未干，小池射日石团团。弄泉漱玉归何暮，风卷横云细细看。"

梦人送喜雪

东坡元祐末为礼部尚书，《梦人送喜雪》诗云："是王仲至所与。"觉后唯记一联，仲至因是以成章云："晓雪谁惊最后时，土膏方得助甘滋。岁功已觉三元近，春事何忧一觉迟（此一联乃得于梦中）；不着寒梅容触冒，半留红杏惜离披。神交彼此无劳辨，更为公题述梦诗。"

迎曙亭

仁宗晚年久不豫，渐复康平，御朝。忽一日，命宫嫔妃主游后苑。乘小辇东向，欲登城堞。遥见一小亭，榜曰"迎曙"。仁宗不悦，即时回辇。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极。

王丞相祷雨

真宗朝，黄震知亳州永城县。时大旱，王丞相钦若为郡倅，至邑祈雨。夜祭祠下，王默祷："他日如至台辅，四更当雨"。黄密知之，私戒鼓吏，促其更筹，遽击四鼓，而云未应。王亦自信之重，庄严而待，及期果雨，竟如所望。

寇莱公强人饮

寇莱公善饮酒，人罕能敌。迨罢相，判永兴，官吏宾客之能饮者，不限位貌，常令陪饮席。时处士魏野、僧梦英亦常预坐。有倅连困于酒，已疾，而公尚促之不已，其妻乃叩公庭而讼焉，遂免。后有一道人上谒，自言能剧饮，一引可尽斗瓶。索公以瓶为对，公喜如其请。既而道人举瓶，一引而尽，公则不能。道人强之，公笑曰："量不可加。"遂止。道人因谓公曰："今后少劝人酒。"公悟，自尔劝酒减矣，道人遂不复见。

张相公食料羊

张相公齐贤，洛人。布衣时，尝春游嵩岳庙，饮酒，醉卧于巨石。梦人驱群羊于前，谓曰："张相公食料羊。"后张每食，数斤方厌，世无比者。

掷骰默占

章郇公守洪州，尝因宴客，掷骰赌酒。乃自默占："如异日登台辅，即成贵采，一掷得佛面浮图"。遂缄秘其骰，至为相犹在。

赐鞍绣文

章郇公初入枢府，以所赐鞍绣文疏略，命市工别绣之。既就来上，视其花乃宰相所用，不旋踵遂大拜。

秦亭之梦

余左丞靖尝梦人告己云："官至八座，死在秦亭。"常自思曰："然则我不过为天水郡将耳。"其后靖过江宁，泊舟秦淮亭下，得疾而亡。

灸丹田之效

丰城李仲武告余："熊谦罢丹徒，尝言：'丹徒令以捕寇徙官。令初尉临海，有寇魁年八十，筋力绝人。盛寒卧地饮冰，了不为异，人皆以妖妄疑之。既就捕，令讯无他。自言：年三十许时，有道人告己云，凡物经火，乃能寿。土赴水即溃焉，瓦砾乃至千年；木仆地即朽，炭之埋没更坚致。人之灼灸，犹是也。用其语，岁灸丹田百炷，行之盖四十余年。其盗坐弃市，令密使人决腹视之。有白膜总于脐，脐若芙蕖状，披之盖数十重。岂一岁一膜耶?'"

江沔能举重物

仁宗朝，江沔，建州人。以布衣游场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师，殊无聊。忽一日，支强，屡欠伸犹不快。偶持重物，乃微快。因渐取重物持之，滋重滋

快。尝过贵侯门外，见大扁石，沔试捧之，举甚易。又游相国寺，与众书生倚殿柱观倡优。沔阴抱殿柱，柱即与础相离；沔以脚拨一书生衣尾入柱下，从而压之，俄顷书生欲去而不能。沔笑曰："相戏耳。"沔为起柱而脱之。于是都下相传，沔有神力。或劝沔应武举者，曰："他人壮勇，自少得之。今君得于中年，盖天所赞，必有大功名也。"沔从之，遂中第，然官止殿直。

易葬他人阴地之报

夏侯公素好术数，阴阳山水古说，无不收造。其薨于洛中，得善地以葬。时其子龙图安期，已贵显。当开茔域，不自督役，委之干者。其地乃古之一侍中葬穴也，其故梯碑刻具在。干者以大事迫期，遂讳不白而易之，取棺碑于旁近埋之。既葬，未几，龙图死。其妇挈家资数万改适，其次子又得罪废。

李氏之门女多贵

李参政昌龄家，女多得贵婿。参政范公仲淹、枢副郑公戬，皆自小官布衣选配，为连袂。及都官公晋卿，有二女，其长子太庙斋郎逊，与前岳州判官王陶乐道，布衣滕甫元发相善，多会于许之长葛。一旦李死，附家人语云："吾二女，长者配乐道，次者元发。我家得二婿，足矣。"然时二君，一虽仕，一尚在场屋，皆非常士也。而李阴有所知，家人及二君亦乐从，遂皆连袂。次举，元发第三人登科，而王尚幕职。不日进擢，相继为翰林学士，已而遂为两府。故世多传李氏之门女多贵焉。

官吏误人无辜与杀人同

梅尚书和胜执礼，尝序《送吴仲仪提点江西路刑狱》云："刘夔侍郎，自负有道术功行。一旦上章解组，径入武夷山，栖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曰：'罪莫大于杀人。夔抱大罪，奈何兴妄念于帝所？'夔叩头，自列生平修谨，虽物无敢杀，而况于人？神曰：'昔提点某路刑狱时，某县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实均。'夔于是怅然，悔咎不可及。又闻陈睦尝提点两浙路刑狱，会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浣衣井旁，其嫡子适堕井。妻讼于州，必以谓沉香挤之堕井也，三易狱不合。睦怒劾掾，别委官摄治之，许狱具即以才荐。遂逐三掾而杀沉香。东坡诗所谓'杀人无验终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盖有激云。他日，睦还京师，久之无所授。闻庙师邢颇从仙人游，乃密叩以未来事，邢终拒弗之答。寻语所亲曰：'如沉香何？'睦为之震汗，废食者累日。"

蒋女得仙

元丰中，武陵太守蒋深之幼女，忽梦神人燎苍楮若虬龙状，强使吞之，自是辟谷，间诵《大洞诸仙经》。复言："上帝以我补花童。"继梦二童挈玉匣与之，所占如响。上元醮罢，语及死生之际，翌日坐蜕。先是，有二鹤至，女子曰："此仙人之良骥也。"至是复来，父母以为不寿。清逸居士潘兴嗣延之为作长歌道其略云："蒋家女儿始笄龄，道与之貌天与形。自从一被虬龙惊，胸中落落明珠生。众人任醉我独醒，恍然忘味闻韶英。又梦二童携玉匣，置之怀袖心转灵。"又云："玉皇有诏补花童，为仗东风齐着力"云云。

吕先生字元圭

世所传吕先生诗："黄鹤楼边吹笛时，白苹红蓼对江湄。衷情欲诉谁能会，惟有清风明月知。"此吕先生非洞宾，乃名元圭者也。其诗元题于石照亭窗上，仍记岁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当元丰间。喻陟为湖北提刑，题诗其后云："黄鹤楼边横笛吹，石亭窗上更题诗。世人不识还归去，江水云山空渺弥。"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别字也。"

安济夫人庙

本朝开宝中，真州有渔者，钓得一木刻妇人，背刻"丁氏"二字。既归，神事之，辄有灵验。立庙江上，舟过其下者，必祠而后济。州为保奏，封安济夫人。庙在长芦崇福禅院之西。

中宵牛语

沈辽睿达言："嘉祐中，其兄文通自越移杭，所经诸堰，皆集牛以运舟。是时方夏暑，监官堰上露宿以俟之。夜久人静，或闻以行相呼云：'今吾辈有何生活？'或答曰：'明日沈几儿子过来，赴任杭州也。'又云：'沈几早有子知杭州乎？'叹息不已。使臣者审其声，甚雄重，非人声。又深夜野次，更无外人，其言气非俗流。因熟察之，乃堰上数牛也。"张芸叟闻其事而言曰："既以行呼，岂非沈之亲朋者耶？"又云："因果之说，凡禄厚而无功泽于民者，死即转生为象牛驼马，复以大力偿众生尔。然事关幽显，理未可知。假或可知，其中宵牛语之事，亦可知矣。"

道民种茴香

林灵素开讲于宝箓宫，一道民怒目立于前。灵素问："尔何能？"道民曰："无所能。"灵素曰："尔无所能，何以在此？"道民曰："先生无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异之，宣问："实有何能？"道民对曰："臣能生养万物。"遂下道院，取可以布种者，得茴香一掬，命道民种于艮岳之趾，仍遣禁卫监宿于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翌日，视岳趾，茴香已成林矣。

柴先生获太乙真君笔

柴文元，本绵州彰明县弓手。沿干山樊睹一鹰，带绿绦，胸绊于林间。柴喜其俊异，又疑豪子所蓄，遂取以归。道遇少年，就索，柴即与之。少年愧谢，

传以符术，授丹笔一枝，曰："遇人疾厄，当书符以救之。"柴归县，不喜执役。遂窜迹西蜀，游荆渚。每书符以治疾，亦时得金，以助行囊。后游太华，见陈希夷，问："子何处得太乙真君笔乎？"方知所遇乃太乙洞主。柴即求披戴，住阕乡县观中。真宗西祀回，召对赐坐，问以无为之要，赐茶药束帛。时已百余岁，善服气，能长啸，精彩如中年人。观即唐轩游宫，有明皇诗及所书《道德经》二碑。真宗作诗赐之，改赐祥符观额，邑人至今呼为柴先生观。

冯季周朱仆射

洪州丰城宝气亭侧，居民数夕闻呼朱仆射，而不见其人。翌日，新虔州守冯季周殿撰泊舟亭下，朱秀溺死，时建业三年八月四日也。

证因大师

娄道者，涟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节，父母异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即院之隅双桧间，一席当空，为栖隐地，强名曰药师庵，其实无屋庐也。蓬首裸身，不问寒暑，虽积雨雪，宛转泥淖间。所藉席，非甚败不辄易。隆冬则卧雪浴冰，盛夏或拥毳附火。傍有物，若虺状，动止与俱，逮师示灭，亦不复见。庵绝人迹，芜秽不治。有颜翁者，日来扫除，师亦听焉。独庵旁十步，禁不听治。每事已告去，师必指一砖谓曰："下有钱可取。"翁发砖，辄得之。日易其处，止五十文。他日，觊其多也，两手掬之，其数自若也。师既绝物，愿见者足才踵门，辄嫚骂，疏其隐讳，皆探其不闻于人者发之，无不惭退。虽不得见，耻心且格矣。有民妇赍币求见，师厉声曰："若事姑不谨，何见我为？不用汝物也，可抱柱着。"妇意其使之听命也，既及柱，则旋柱疾走，若有牵制，足不得辍，自晨达午不解。邻人祈师，师曰："今纵汝去。"邻人曰："是尝苦其姑推磨，殆坐此乎？"久之，名闻京师。太宗召见，赐以偈焉，加礼遣还。祥符中，章圣复召，馆于开宝寺造塔道者院，与石头道者同对。上用明皇饮张果故事，赐酒，师引饮无难色。侍者下咽辄仆，师摩其顶，击以三掌，平愈如故。上益异焉。昭陵为皇子，师抚之曰："他日为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复命宫中同妆服，毕出修敬。师闭目端坐，阅数十人。内至一人，遽起曰："愿善待此人，他日为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献明肃太后也。既辞归，上赐两偈，并金器等物。师复有一目，生于掌中，不以示人，惟二圣亲览焉。淮、楚多水患，而涟、泗尤被其酷。泗、钟、淮、汴，下流二川，率众水而东至泗。盖千里而合，复道涟而入于海。纳潮吐潦，涟当其咽。师之未灭，与灭之后，屡显功力，以御水灾，涟人尤德之。议者谓僧伽居泗，以制潦水之冲；师居涟，以御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师法号证因大师。

前辈猿蛇之精

偶读臧荣绪《晋书》称："郭璞，有人见其睡形变鼍，云是鼍精也。"予乃知前辈张乖崖浴为猿，蔡君谟睡为蛇，其说不诬也。

节　妇

建炎四年五月，杨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妇人，逼胁欲犯之。妇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横尸道旁。贼退，人为收瘗之。而其尸枕藉处，痕迹隐然不灭。每雨则其迹干，晴即湿，宛如人影，往来者莫不嗟异。乡人或削去之，随即复见；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与顺昌军员范旺事略同。但范现迹街砖，而此现于土上。范死以忠，妇死以节。小常村去剑浦县治二十里。

许叔微梦

真州人许叔微，父以能医称。叔微未第时，其父梦人以偈语赠之云："药饵阴功，楼陈间许。殿上呼卢，喝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后叔微以张九成榜中第六名，遂以太学恩例，升第五名。而上名乃陈祖言，下名乃楼材，方悟其事。

广德王开河为猪形

广德军祠山广德王，名渤，姓张，本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始于本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役阴兵导通流，欲抵广德县，故东自长兴、荆溪，疏凿河渎。先时与夫人李氏密议为期，每饷至，鸣鼓三声，而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厥后因夫人遗飧于鼓，乃为乌啄，王以为鸣鼓而饷至。洎王诣鼓坛，乃知为乌所误。逡巡，夫人至，鸣其鼓，王以为前所误而不至。夫人遂诣兴工之所，见王为大猪，驱役阴兵，开凿河渎。王见夫人，变形未及，从此耻之，遂不与夫人相见，河渎之功遂息。遁于广德县四五里横山之顶，居民思之，立庙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县东二里而化，时人亦立其庙。由是历汉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灾沴，祷之无不应。郡人以王故，呼猪而曰乌羊。

天齐仁圣帝五子

京东父老相传："东岳天齐仁圣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后唐封威权大将军，本朝封炳灵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诏四子，长为祐灵侯，次为惠灵侯，第四子为静鉴大师，第五子为宣灵侯。南岳司天昭圣帝，每春首必换幞头，须本郡通判换之。一换而正者，岁必大熟；否则岁必大歉。"

叶简善卜筮

国初，剡人叶简善卜筮，凡有盗贼，皆知其姓名。有村人失牛，卜之，曰："所占失牛，已被家边

载上州。欲知贼姓，一斤求。欲知贼名，十千头。”乃邻人邱甲尔。又有合贮橘子令占者，简曰：“圆如珠，赤如丹。倘能擘破分吃了，争不惭愧洞庭山。”又有以巾子令占者，简曰：“近来好裹束，各自竞尖新。称无二三两，因何号一斤？”又有以两鸡子令占者，简曰：“此物不难知，一雄兼一雌。请将打破看，方明混沌时。”他皆类此。

化金之木

韩待制子苍言：“青城山一道士，俾小师持铁汤瓶出观买酒，以待檀越。小师中道奏厕于林下，以瓶挂树端。瓶重木弱，为风所摇，木叶揩磨，所着处皆成金色。徐以木叶再揩未至处，则表里黄赤。既锻以火，赴市货之，得上金之价。自是识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未始乏绝。年逾六十，不能去，寓滑州天庆观，以老病不出几十年，龙钟为甚。同观道士，平日固以物色疑之。其人欲传其术，而未有可付者。阴视观前一老人，以卖米为业，不问岁之荒歉，一斗求息一文。意其为行有常，或可以传。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传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其人曰：“未必然也，明日可过我共试之。”诘旦，老者至，因扃户。而同观道士居邻房者，似有所闻，穴壁视之。见二人破一釜，各以火锻，次下药物。少间，倾注于地，则赤金烂然。递相把玩称叹，以为世不可谓无人也。同观道士数人，骇其所为，推壁而入。二人仓皇，收拾不及。因之喧呶争夺，卒压死二人，众道士竟因是坐狱。盖天地宝货，鬼神所秘，而二人辄私用之，宜于不免也。”

贡士丐梦

大观间，乡人王耕，被贡西上。入辟雍，丐梦于二相祠。是夕，梦在一楼上顾视，赋诗曰：“楼上虚怀待月时，写景应难不赋诗。一天列宿坐中见，万里青山云外归。”明春，耕以上舍二十八名释褐，再任筠州司理，以旅榇归，岂云外之应耶？

生有时死有地

龚侍郎，邵武人。布衣时，在京师，以祖未葬，就一道人课之。得诗云：“乌军山畔走纷纷，余分际上照一坟。但请涂、樊二师下，儿孙朱紫入朝门。”暨还家，家已葬祖讫，地名余分际，近乌军山，乃涂、樊二道士为迁穴。信乎谚曰：“生有时，死有地”也。

灯焰高数尺

嘉祐八年，丰城李君仪为袁州军事推官。明年，被台符，权知萍乡县事。居数月，一夕，卧室中灯，忽引焰高数尺，如是者再三。俄而得疾不起。

观音经

熙宁间，驾部郎中徐师回记其所亲官于河朔。夜见司理院狱屋高处有光骇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寻光处，得文字三十八。其词曰：“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法有缘，佛法相因。行念观世音，坐念观世音。念念不离心，念佛从心起。”有张氏子病目，念此得瘥。

桐板有天下太平字

治平四年三月，汀州军事解桐木为板，心有文，成四字，曰：“天下太平”。州将遣人诣阙献之。

竹杖化龙梦鱼获荐之祥

建昌军南城悲猿驿东十里，曰周壶，进士许公岳家其间。皇祐四年，公岳被乡荐，覆试在南宫，家人未知榜信。夏四月，公岳门前溪涨，里人龚文遂见溪中有两青竹，双合逆流而行，文遂怪之，沿岸随而观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许，文遂观之已餍，乃投一石击之。两竹被击，忽化为龙，头角崭然骇人。文遂惊仆，移时始苏，不知龙之所在。周壶之人，皆以为公岳必登第，然是岁乃不为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预荐。是秋未考试以前，公岳梦至池上，顾见池中有七鱼，而一鱼最巨。公岳下捕之，志取最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大鱼中一最小者。公岳寤而叹焉。是时，间岁开科场，建昌解额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鱼之验也。而陈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最巨鱼之验也。

五台山僧知人

元丰中，光禄卿危拱辰为进士。时遇五台山僧，号称知人。拱辰以前程问之，僧以手帕裹一大钱赠之曰：“谨守终有所见。”拱辰秘而俟之。其后登第，死于饶州铸钱监。

晏元献公杨侍郎梦

晏元献公晚年，梦乘白马渡长桥。中渡桥断，白马奔逸，公堕桥上，马独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婿杨侍郎察，梦与公对饮，七行而罢。杨公起，视庭下奏乐人拥从，皆纸人也。寤而告其夫人，因曰：“我必弃世。”未几果薨。

梦至虎头洲

抚之临川北郭二十里，有地名曰虎头洲。郡人死不能葬者，必诣其所焚之，因扬骸灰于水中。治平元年，抚人李权，梦亲朋张乐送至洲上。甚不悦，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权被乡荐，遂登第，调虔州司理。乃悟虎头为“虔”字。

伍生遇五通神

嘉祐中，临川人伍十八者，以善裁纱帽入汴京，止于乡相晏元献宅前，为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门，遇五少年蹴气球，伍生素亦习此，即从少年蹴

之。少年见伍生颇妙，相与酬酢不已。时日西，四少年将去，曰："大哥不归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与球士饮酒耳。"乃邀伍生上房家楼饮之，尽四角，问生本末甚详。饮罢，取笔写帖付生曰："持此于梳行郭家取十千钱，与汝作业。"生受之，系衣带间。少年又曰："夜久矣，汝勿归，且随我至吾家宿可也。"伍生从之，至一处，引生于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卧此中，终夕勿出户。虽有溲溺，亦于壁隅也。"又戒曰："慎勿窥此二室，将惊汝。"生唯然，心疑其言。未晓辄起，推二室户扉阅之。一室四壁，皆钉妇人婴儿甚众；一室有囚无数，方拷掠号泣。生畏而退，复就卧室。俄闻宰相入朝传呼声，生不复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门内西大石上，甚怪骇。顾视笔帖仍在，遂持诣郭家取钱，郭如数与之。生自是谋运稍遂，其后家于楚州。五少年，京师人谓五通神也。

神叱陈超与宰相同床

王冀公微时，薄游临川，寄食蔡为政门馆。天寒，冀公无被，夜中冻甚，窃入仆魁陈超被中睡定。超方梦有数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床耶？即舁致户外。"超甚惊愕，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盖之。自此谨待冀公，公有所乏，超尽力助之。公后贵显，所以存问于超者甚至。超子亦举进士。

梦人头符状元之瑞

熙宁二年，叶祖洽得国子学解。其兄著作佐郎谊知建昌军南城县，寄书与祖洽，托邑人免解进士传翼持之。翼夜梦人头在箧中，夕夕如此。乃徙谊书于别箧，则又梦人头在其中。到京纳书于祖洽，然后无复此梦。明年，祖洽状元及第。

黄庠符取驴额大珠之祥

分宁黄滋，尝行山中，遇道士骑白驴。顾见滋，为下鞍相语。将别，以所乘驴与滋。戒曰："善视之，汝自此有贵男子矣。"滋受之，行数里，复追及。乃以手捺抉驴额间，得大珠如拳而去。既而滋生子，曰庠，颖悟异常。天圣中，应国学举第一。明年南省，复冠群士。时俊声满四方，未殿试而属疾，仁宗手自封药赐之。有旨特展试期一日，以俟庠起。然竟沦殂。论者以为取珠之祥。

虎啸之祥　金石台文昌堰之谶

裴煜，临川人。少时读书于金溪县疏山佛屋，尝夜闻虎啸于窗外。煜抚几大言曰："裴君终不贫贱乎？可更三啸也。"言讫，虎复三啸而去。庆历六年，煜试礼部第一。熙宁初，煜知扬州，以老而死。郡人黄醇，与煜故旧，当为众诵之曰："当煜在疏山间，以虎啸事语人，人之不诮煜者鲜矣。"自煜庆历六年为省魁，至绍兴四年，汪华复为礼部第一，然未有为状元者。抚州谶词曰："金石台高丞相出，文昌堰合状元生。"金石台者，江口水中之洲也。其后潮沙积岁而高，故晏、王相继大拜。文昌堰近年水道稍狭而未合，状元之出，计亦不远矣。

卢多逊被谪　李德裕谒之

卢相多逊南行，过琼州，入万安州界，宿一山馆。时雨霁，月色明彻，卢徘徊月下久之。就枕，忽梦有人扣门曰："知相国到此，奉谒耳。"问何人？曰："唐宰相李德裕。"卢拒之曰："彼此被罪，且异代，何面相见?"须臾，闻月下长谣，声甚悲惋。其略曰："万里孤魂归未得，春风肠断洛阳城。"觉而恶之。卢竟终于海南。

袁天纲知牛产牝牡

袁天纲，本蜀郡人。隋末，于阆州蟠龙山前筑宅居之。岐阳李淳风闻其名，赍金自远，事以师礼。一日，二人郊行，见一牛迹，袁语淳风曰："此虽牛迹，能知其牝牡否?"淳风曰："余安能知。"袁曰："乃牝而有孕者，又左目必伤，当产一犊。"淳风寻问之，皆然，未几产一犊。淳风曰："从学久矣，未闻此术，何也?"袁曰："非术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视牛迹，左足深，必产牡也。惟食右边草，必左目伤也。"淳风叹曰："兄之术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孟子谓："大匠能诲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以袁之于李，孟言益可信矣。

深雪偶谈

[宋]方　岳撰　徐大军整理

《深雪偶谈》一卷，南宋方岳（一一九九——一二六二）撰。方岳字巨山，号秋崖，南宋诗人。此书多记前人及当时诗文、轶闻，虽为诗话体，但其中典章故事颇多，有一定史料价值。

西山公云："近世评诗者曰渊明之辞甚高，而其旨出于老庄；康节之辞若卑，其旨则原于六经。以予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于诗，自不可掩。荣木之奄，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之淳。'渊明之智足以及此，岂玄虚之士所能望耶？"其说诚是矣。余谓渊明、康节二公之作，辞近指远。至如渊明，能言之士莫不爱而慕之，况西山公乎？然荣木、贫士方之逝川、箪瓢，几于牵合之论，真知渊明不必视此。若夫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眷眷王室，实有乃祖。长沙公之心，惜其力不得为而止。此则西山发微之论，非独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已。渊明诗，有谓其词彩精拔，斯言得之。而后山顾谓其切于事情，而失之不文。后山体裁既变，音节已殊，将自外于渊明者，非耶。然于康节又何以评之？

渊明《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以宝喻躯，躯失则宝亡矣。坡公云："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范石湖《田园杂诗》验物切近，但句律太凭力气，于唐人之藩尚窘步焉，然绝句中有"可怜世上金和宝，借尔闲看七十年"。唐人所无，可谓砭流俗之膏肓矣。以躯为宝，殆与斯言对垒。人谓石湖未知道，余亦不之信也。

贾阆仙，燕人，产寒苦地，故立心亦然，诚不欲以才力气势掩夺情性，特于事物理态毫忽体认，深者寂入仙源，峻者迥出灵岳。古今人口数联固于劫灰之上，泠然独存矣。至以其全集经岁逾纪沉咀，细绎如芊葱，佳气瘦隐，秀脉徐露，其妙令人首肯，无一可以厌斁。三折肱为良医，岂不信然。同时喻凫、顾非熊继此，张乔、张蠙、李频、刘得仁，凡唐晚诸子皆于纸上北面，随其所得浅深，皆足以发其身而名后世，独李洞佛名阆仙，所谓瓣香之师，执而不弘，摔心过甚，空□萧散之气不复少有，岂非不善学下惠者耶？司空表圣，后辈也，本用其机，反以阆仙非附寒涩，无所置才。坡公不细考，亦然其言，独非叛道者欤？不然则隶者不力，其文挤而实，予则归敬阆仙也，亦至矣。

四言自韦孟、司马迁、相如、班固、束皙、陶潜、韩愈、柳宗元、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工拙略见。尝怪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极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虽文辞，巨伯辄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后村、刘潜夫亦以四言尤难，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韦氏云："谁谓华高企其齐，而谁谓德难厉其庶。而使经圣笔，亦不能删。"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篇，则韦氏为工，世殊体异。后之铭诗，莫非四言也。安石以上诸公，未暇深论。如苏公所撰《范蜀公志铭》云："君实之用，出而时施，如彼水火，宁除渴饥。公虽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云相望。"余每展卷，辄为击节。在儋耳，作《观棋诗》记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睡，独闻棋声，云："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闻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不闻人声，唯闻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见。坡公四言于古近体中，句语无适而不高妙也。

杜牧之《赤壁诗》："折戟沉沙铁未消，细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借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许彦周不谕此，老以滑稽弄翰，每每反用其锋，辄雌黄之，谓孙氏霸业系此一战，宗庙丘墟皆置不问，乃独含情妓女，岂非与痴人言不应及于梦也。刘禹锡《题蜀主庙》云："凄凉蜀故妓，歌舞魏宫前。"亦是此意，惟增凄感，却不主于滑稽耳。本朝诸公喜为论议，往往不深谕，唐人主于性情，使隽永有味，然后为胜。牧之处唐人中，本是好为论议，大概出奇立异，如《四皓庙》："南军不袒左边袖，四皓安刘是灭

刘。”如《乌江亭》：“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要之，“东风”“借便”与“春深”，数个字含蓄深窈，则与后二诗辽绝矣。皮日休《馆娃怀古》：“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亦是好以议论为诗者。余最爱窦庠《新入谏院喜内子至》一绝：“一旦悲欢见孟光，十年辛苦伴沧浪。不知笔砚缘封事，犹问佣书日几行。”使彦周评此，则以窦氏内为不解事妇人矣。所谓痴人前说梦也。牧之五言云：“欲识为诗苦，秋霜若在心。”虽格力不齐，各自成家，然无有不自苦思而得也。

山谷《中秋诗》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盖本尤氏“深山大泽，实生龙蛇”。用事诚有据，景趣似差乏尔，然未失为佳。坡公《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诗》：“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流水、青蘋之喻，景趣尽矣，前人未尝道也。独杏花影下、洞箫声中著此句，辱尔。及《志林》所记：“徐州时，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尔。”使施前句于斯时，岂非称欤。淳祐初，僧友自南尝从天竺归，隐溪之南冈。余冬夕踏叶访之，小厖迎吠。时佛灯犹在，启关煮茗。既而侣行溪间，篙小舟自拜龙岩顺流东下，诵坡谷诗，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御寒而返，缕指二十霜矣。尝感旧有诗：“昔年访月寒溪头，霜高酒劣棱生裘。溪僧辍寝从吾幽，共移不系渔人舟。断崖老木纷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鹤骨浸烦风露忧，妙语满地无人收。”盖指二公诗与。自南师既亡，余亦就老，怅前游之不能践也。

梅花单题难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随其景趣，足而成律，尤为难工，不尔不谓之得句。唐人凡数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数十公，亦孰不寤寐斯花附为不朽，卒之无所容力，传不传，可以概见矣。近世杜小山子野“寻常一夜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殊□人意，律之唐人，似非本色。天乐赵公“放了吏人无一事，坐看山鸟吃梅花。”端是秀语，然不过绝诗，非有琢对之艰也。秋壑贾公《送朝客》颈联云：“梅花见处多留句，谏草藏来定得名。”圆妥优游，方之天乐《冬夜》颔联：“禽翻竹叶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虽静独有境，或者以其短气，其它卷什一无可摘。“自从和靖先生死，见说梅花不要诗。”斯语虽鄙，要未得为谑谕。

郑都官《海棠诗》：“秾丽最宜新着雨，妖娆全在欲开时。”欧公谓其格卑。郑诗如“睡轻可忍风敲竹，饮散那逢月在花。”格卑甚矣。《复斋漫录》云：“近世陈去非尝用郑意云：‘海棠默默要催诗，日暮紫绵无数开。欲识此花奇绝处，明朝有雨试重来。’”余谓去非格力犹去郑诗未远，岂如吴融“雪绽霞铺锦水头，占春颜色最风流。若教更近天街种，马上应逢醉五侯。”唐人虽从事苦吟，题赋此花，要须放些风措，不近寒乞。坡公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银烛照红妆。”不为事使，居然可爱。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此摩诘《送元二使安西》诗也。世传《阳关图》亦摩诘手，遂称二妙。惜别诗要须道路临岐缱绻，画态亦然。“相看临野水，独自上孤舟。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外此曾未多见。徐道晖“不来相送处，恐有独归时。”脱胎语尔。余往岁尝从贵游，观画卷首题云：“长江风送客，空馆雨留人。”因慨古今诗意无穷，语出唐人必矣。

建中靖国中，坡公自儋北归，卜居阳羡。阳羡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游，独士人邵民瞻从学于坡，坡公亦喜其人，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访山水为乐。邵为坡买一宅，为缗五百。坡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与邵步月偶至村落，闻妇人哭声极哀，坡徙倚听之，曰：“异哉！何其悲也？岂有大难割之爱，触于其心欤？吾将问之。”遂与邵推扉而入，则一老妪，见坡泣自若。坡公问妪何为哀伤至是。妪曰：“吾有一居，相传百年，保守不动以至于此。吾子不肖，举以售人。吾今日迁徙，来岁百年，旧居一旦诀别，此吾所以泣也。”坡亦为之怆然，问其故居所在，则坡以五百缗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抚，谓曰：“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当以是居还妪。”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还旧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还毗陵，不复买宅，借顾塘桥孙氏居暂住焉。是岁七月，坡竟殁于借居。

余儿在孙，年方二九，强记知文，人谓吾家异时千里驹也。不幸为十四侄妇陈氏贪利余产，在儿血气未定，堕其危机，既而恚恨愧悔，辄轻其生，丙寅三月十三日也。余垂老失依，且思在儿姿貌气度，真有大难割之爱，哭泣送日，天为苦阴，而族里闻若不闻，未知炎凉休戚之上微有一公论存欤？否耶？孤猿忆子，抱树酸号，途旅之人闻三声而下泪。余虽负谴，神人岂料其无告之至于斯欤？岂以为余为善哭，徒有类于唐衢者欤？感坡公事，重为之涕咽，因书以自责，且告世之仁人君子，共知前辈行事概如此云。

林庐暇日，花蝶怡情，宜有见于篇章者，往往精睨，始能逼真。而闲澹之气易至偏失，要在不相谋而两得也。咏蝶如唐僧可朋：“乍当暖景飞仍慢，欲就芳丛舞更高。”僧怀古：“雾开离草迥，风逆到花迟”，

俱未若“陌上斜飞去，花间倒翅回”尤精。余曩憩吴山，偶吴僧举似四韵，岁久忘其首句，“一丛浮动戏兰芽。裁成碧玉搔头样，画作黄金便面花。闲过楼台飞尽日，又因风雨宿谁家。儿童爱把榆榆扑，惊起双双贴彩霞。”惜俱忘为谁氏听作。阅《和靖集》亦有之，“细眉双耸敌秋毫，荏苒芳园日几遭。清宿露花应自得，暖风和絮欲争高。情人殁久魂犹在，傲吏齐来梦亦劳。闲掩遗编苦堪恨，不并香草入《离骚》。”精致不减唐人，闲澹有之，独恐非晚年作耳。

诗无不本于性情，目诗之体，随代变更，由是性情或隐或见、若存若亡，深者过之，浅者不及也。昔坡公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固已至矣。李、杜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坡公本不以诗专门，使非上下汉魏晋唐，出入苏李曹刘陶谢李杜，潜窥沉玩，实领悬悟，能自信其折衷如是之的乎？医和之目，无复遁疾，理固然也。如天成、如自得、如超然，则夫诗之□□□。坡公所评亦宜窥玩领悟，毋忽焉可也。坡公独以柳子厚、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盖韦、柳皆以靖节翁为指归，而卒之齐足并驱也。坡公海表《和陶》诸篇，可以见其所趣无不及焉。虽然，汉魏晋曷尝舍去性情，别出意见，而习为高远之言哉。当其代殊体变，性与情之隐见、存亡、浅深，虽其一时之名，能诗者亦不能自必其所至之然也。唐风既昌，一联一句，满听清圆，流液隽永，首肯变踔，性情信在是矣。然词藻胜则糟粕，律度严则拘窘，能不脂韦于二蔽之间而脱颖奇焉，则天成自得超然，何得无之至于作。止雍容声容惋穆，视温柔敦厚之教庶几。无论汉魏，顾晋以后诸人，自靖节翁之外似未谕也。

太常博士凡全先生王公，名澡，字身甫，有落梅小词：“疏明瘦直，不受东皇识，留与伴春，终肯千红底。怎着得夜色何处笛。晓寒无柰力，若在寿阳宫院，一点点，有人惜。”刘公潜夫爱之，已附此词于《后村集诗话》中，予亦偕附之拙稿。虽然先生文行表表，一词固何足为先生轩轾也。予少即登门，以先公同生丙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公墓铭志，中有“文不逮岳，而岳强以铭”之语，当知前辈奖掖后进有如此也。

“一盘消夜江南果，吃果看书，只清坐。罪过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尽向今宵过。此身本是山中个，才出山来，便希差。手种青松应是大，缚茅深处，抱琴归去，又是明年话。”此薛沬沂叔客中守岁词也。沂叔久客江湖，濒老怀归，遂赋此词，晚于溪上小筑扁水竹居，迄就窆焉。其所为诗如《新堤小泛》：“柳断桥方出，烟深寺欲浮。”《早秋归兴》：“归心如病叶，一片落江城。”《镇江逢尹惟晓》：“欲说事都忘，相看心自知。”皆去唐人思致不远。

应次蘧，字正子，嗜酒疏旷，尝自赏其梅词云：“雪意娇春腊前，妆点春风面，粉痕冰片，一笑重相见。倚竹偎松，谁道罗浮远。寒更转，楚骚为伴，韵绕香篝暖。”语意细润，似不类其为人。别去二十余年，一见倾倒。予戏谓：“正子君他文未必尽传，异时容以梅阕责予刊稿否乎？”正子起谢，且喜以语之他友。后不知其踪迹何在，殆亡久矣。予虽戏言，顾不谓之然诺，况何可藏项斯善也。

吾乡许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笔皆不凡。左之公一夕寓饮妓坊，醉欲狎之，妓密有所欢在矣。公捷笔赋词而起云：“谁知花有主，误入花深处。”放直下酒杯，干便归去。又代他妓小词：“忆你当初，惜我不去。伤我如今，留你不住。”去客听此，恋恋逾时，妓迄后谢。如“月在柳稍头，人约黄昏后”一词，正欧阳居士所作。要之前辈多一时美翰，要不容以浮薄议左之公也。因思唐多才妓，有赠新第士人绝句：“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殊有风味，使从假倩，当不传载矣。二许公绍兴间同岁籍学，前二词盖休浣日漫游酒边作也。

藏一话腴

[宋]陈　郁撰　刘加夫整理

《藏一话腴》分甲乙二集，集各二卷，共计四卷，南宋陈郁撰。郁字仲父，号藏一。该书多记南北宋杂事，间及诗话，亦或自抒议论，“出入经史，研考本末，具有法度”（岳珂序语）。有《学海类编》、《古今说海》本等，据前者标点整理。

甲集卷上

艺祖微时，《日诗》云：“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逐却残星赶却月。”国史润饰之，乃云：“未离海峤千山黑，才到天心万国明。”文气卑弱，大不如原作辞意慷慨，规模远大，凛凛乎已有万世帝王气象也。

孝庙时，一名士解郡文学秩归，用押纲，赏格循转。其词曰：“尔以师儒之重，甘从纲吏之卑。尔既不爱其身，朕亦何吝于赏。勉进一秩，以旌厥劳。”大哉王言！不知自策励以副警训者，非士也。

《易》于丰、噬嗑，有雷电之威，故皆能折狱。若贲，无雷之威，则为小明，不足以立事，故曰：“无敢折狱。”子路片言折狱，以其有威也。信矣人必有威，然后不为人所慢侮，且可以应猝然之变。君子不重则不威，其立身之本欤？

《左氏传》襄九年载鲁穆姜之言曰：“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坦然明白。后十三年而夫子生，则《系辞》非夫子作也明矣。亦《左氏》之辞多诞乎？抑《文言》非夫子所作乎？

仁庙时欧阳修以九月朔拜内相，真西山以端平甲午九月初除内相。洪平斋草制云：“粤我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师于甲午之年，拜内相于季秋之朔。”当时以为用事精切如此。

孙冕，临江军新淦人，擢进士第。天禧末守苏州。会乡里素交罢相，以宾傅出判临杭。舟泊苏台，欢款甚密，谓孙曰：“老兄淹迟日久，且宽衷，予当致拜闻。”冕正色答曰：“君二十年出处中书，以素交潦倒江湖，不预一点化笔。今事权属他人，去庙堂千里，为方面，始以此语见说，得为信乎？”里人愧谢，夜半解舟潜遁。冕大书一诗于厅壁，拂衣归九华。诗云：“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见陈。寄语苏州孙刺史，也须抖擞老精神。”清节高操，可羞百执事之颜。朝廷闻之，令再仕，诏下已归，竟不出矣。

舒之山谷寺前溪有二巨石，南之石名诗崖，北之石名酒岛。盖有达官与文士赋诗饮酒于石之上，因得美名。何贪泉、狠石、辱井之不幸耶！

濂溪周先生倦吟，惟《游庐山大林寺》一律云：“水色含云白，禽声应谷清。”余味其词意，则前一句明，后一句诚。道在是矣。

象山陆先生四岁，侍父行遇事必问。一日或问天地何所穷际。曾魁从龙赴省时，馆于衢之顺溪，题一绝云：“红照西沈暂解鞍，偶然假馆岂求安。新丰独酌谁为侣，坐对窗前竹一竿。”蒋奎重珍未举时，雷雨夜赋绝句云：“电飞窗上明如月，雨溜檐前响过泉。蠢动有生皆发蛰，是龙那得不升天。”志气不同，皆于未达时已见之。

澹庵胡先生谪新州，筑室城南，名小桃源，而图之且题诗其上云：“闲爱鹤立木，静嫌僧叩门。是非花莫笑，白黑手能言。心远阔尘境，路幽迷水村。逢人不须说，自唤小桃源。”或者谓寓避秦之意，然又作小西湖于所居之侧，亦寓不忘君之义乎？

真西山镇温陵。春，讲武，帐前将官王大受被甲三重，发百矢皆中帖。西山韪之，补充正将。后月余，忽海寇猖獗，令大受将五百卒以擒之，获赵某等三渠魁及从百余辈。大受归，伤重而没。赵，宗子也，始皆疑西山未易处。阅数日狱成，西山引诸囚入教场，缚二渠魁于中，掩其心，令诸军射箭如猬，而贼未死。或斩或捶，次第而毕，惟置赵于旁观之。次陵迟二渠魁，且以心肝祭大受。讫，补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婿。赏罚兼行，士民惊服，皆以为赵可生也。事毕，西山呼赵而问之，赵称宗室不绝。西山曰："宗室为贼首，则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决交脊二百，而卒众无敢哗，大略似诛少正卯时也。一时为诗歌者百数，独长溪丞王奕世一绝云："凭陵海若玩波神，怙恃乾坤不杀身。刀锯未加先自殒，陆梁未有白头人。"西山大喜，荐之于朝，后宰建安而卒云。

米元章写《高丽经》，以孔子为佛，颜子为菩萨。余谓元章以字画名世，技痒而书胡语，已不能无罪，况以夷狄比拟圣贤乎？元章师圣贤也欤？非师圣贤者也。

司马迁《史记》可谓美矣，余恨其学不醇，而言多驳焉。《春秋》之法，惟诸侯方得世禄，虽卿大夫亦不可；而以孔子列于世家。豫让漆身报德，气节凛凛，可谓天下之义士也；而列于刺客。其作叙传，则尊道术而薄六经，尚可得谓所学之醇乎？

南康县外二十里许有刘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许蔡，无故绝蔡而许吴。吴亡，又以许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许人，尚何颜登人门户？"委身于潭而死。乡社立贤女祠，今存焉。戴石屏为诗以美之，云："士有败风节，惭魂埋九京。幽闺持大义，千载树嘉名。父不重然诺，女能轻死生。寒潭堕秋月，心迹两清明。"余谓王俭有文学、政事，受晋宋高爵而躬执玺以授齐；冯道传为大臣而甘事数姓：曾不若女子之有节谊也，愧诸!

滑州地无尺木，沙如掌平。唐太守失其名有句云："归来莫讶无歌吹，修竹旁边是滑州。"又云："万沙无寸木，远见他州山。"平可知矣。

漫塘刘司令宰字平国，早有经世志。居官居里，遇事精实，四方推尚。中以微疾不出，诏起者再，力辞而免。尝大字遍书其印纸，示终身焉。其语曰："怪矣病容，无食肉相；介然褊性，无容物量。智浅而虑不周，材疏而用则旷。不返初服，辄启荣望。岂但二不可七必弗堪，亦恐一不成万有余丧。故免焉以归，超然自放。衣敝袍可无三褫之辱，饭蔬食何必八珍之饷。隐几余闲，杖藜独往。或从田家瓦盆之饮，或听渔父沧浪之唱。顾盼而花鸟呈伎，言笑而川谷传响。优游岁月，逍遥天壤。路逢扁舟而去者，诘之曰：'汝非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须子致富，宜亟去，毋乱吾桨。'遇篮舆而来者，揖之曰：'非不屑见督邮者欤？宜亟归有谒于道者。纵得钱付酒家，终不若高卧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

真西山在岳麓书院，请蔡季通分讲。西山请讲"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蔡云："'艮其背，不获其身'，无我也；'行其庭，不见其人'，无物也。内既无我，外既无物，宜圣人以无咎许之。"

林榕台在福州，陈止斋作倅，请榕台解《论语·学而》第一章。林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心与道一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与人一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道与天地一也。"

洪内翰迈分教福州，请学谕林少颖知已说《书》。林云："《尧典》《舜典》《皋陶谟》《大禹谟》等篇，知之为知之者也。汨作九共九篇稿饫，不知为不知也。"

名山大川，登临之胜，多在乎西。故汝阴之西湖，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阳楼，齐安之临皋，金陵之赏心、白鹭，扬之平山堂，苏之姑苏台，荆楚之云梦，郢之白雪，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楼，皆延庚挹辛，宾夕阳而导初月。彼东北南未必无胜览之地，恐不多数耳。

菱、芡皆水物也，胡为菱寒而芡暖？盖菱花开必背日，芡花开必向日故也。桃杏双仁者必杀人；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双仁而杀人矣，反常故也。木实之蠹者必不沙烂，沙烂者必不蠹，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杀人。盖既沙烂则不能蕴畜而生虫，独不见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必有理，若可穷矣。然羲之《石脾帖》云："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湿；独活有风不动，无风独摇。"又未可以意穷也。非至圣，吾谁与归？

小孤山在宿松县江北岸，与江州彭泽接境。山形如覆钟，高数十丈，山西有小孤庙，相对有彭浪矶。俗讹山为小姑，矶为彭郎，遂有"小姑嫁彭郎"之说。古诗云："倚天巉绝玉浮屠，肯为彭郎嫁小姑。"又有曰："舟中贾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皆因其讹。惟陈简夫诗曰："山称孤独字，庙塑女郎形。过客虽知误，行人但乞灵。"可以证谬。

孔子曰："吾执御矣。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

之。”何言之逊。及言媚灶，则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何言之厉。盖君子发辞宜逊，立行宜严。不逊则召祸，不严则受侮。恐伤乎行，不得不厉也。后世之为君子者，既不逊于言，又不厉于行。吁!

近世拜官，多为饰说，已可耻矣。而朝廷又为之法曰：“至某官方许辞免。”若此，则未至某官之前，必不许之辞。既至某官之后，必使之辞。是教人为伪也。两府将有除命，未下之先，必曰“押入”，名最不正。盖贤者当以礼进，以礼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矣。有过而贬，辄半年不赴；章再上矣，犹且恬然。古者三黜，恐不如是。此皆进退之名不正，褒贬之义不明乃尔。当如黄宪，闻召即起，受官即拜。上未闻使之辞，下未敢慢所赐，雍容中礼义也（徐积仲车云）。

曾子之去妻也，以蒸梨不熟；孟子之去妻也，以恶败；鲍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皆以事辞而去也。唐李度支以畜妓陶芳于中门而去妻，当时有敕停官。及薨，亦无追赠。今世如李者多矣。

李文山群玉《吟鹧鸪》诗，世惟以“屈曲崎岖”、“钩辀格磔”一联称。不知文山用工正在第五、第六句。云：“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但咏其鸣之时与地，鹧鸪明矣。其《失鹤》诗亦然：“清海蓬壶远，秋风碧落深”。隐然失鹤之意。所谓“吟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是也。近徐山民《猨诗》、赵山中《角诗》，皆得文山之髓。

郑侠介夫未第时，读书清凉寺。王荆公以中书舍人持服寓江宁，声迹相闻；然侠未尝往见。荆公使门人杨骥眮之。大雪中，侠呼骥共饮。酒酣，题诗于瑞像阁云：“浓雪暴寒斋，寒斋岂怕哉？漏随书卷尽，春逐酒瓶开。一酌招孔孟，再斟留赐回。醺酣入诗句，同上玉楼台。”杨君为荆公诵此诗，公大称赏，曰：“真好学也，且期以高第。”治平四年果擢甲科。后公参大政，侠以疑狱数事为公谋，公皆如其请。侠为监门，公行新法，侠极言其非，不报。时荆公有诗曰：“何处难忘酒，君臣会遇时。高堂拱尧舜，密席坐皋夔。和气袭万物，欢声连四夷。此时无一盏，辜负《鹿鸣》诗。”侠和云：“何处难缄口，熙宁政失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君门深万里，焉得此言通。”故宰相之欺终不能胜监门之直云。

唐太常丞宋沇传汉中王旧说，云玄宗虽雅好度曲，然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始诏诸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异之。明年禄山叛。元微之《立部伎》乐府，云：“宋沇尝传天宝季，法曲胡音忽相和。明年十月燕寇来，九庙千门尘土涴。”吁！翕如绎如，继承长久之意也。促拍衮煞，此何义邪？君子于是思古。

城邑交易之地，通天下以市言。至村落则不然，约日以合，一哄而退，曰“墟”。以虚之日多，会之日少故。西蜀名“墟”曰“痎”，如痁之闲而复作也。江南人嫌“痎”之名未美而取其义，节文曰“亥”。故今分宁县治即武宁县村市名常洲亥者，分而为县市也。洪刍之职方可验。荆吴之俗取寅申巳亥日集，故亥日为亥市。张祜诗曰：“野桥经亥市，山路过申洲。”张籍《江南曲》有曰：“江村亥日长为市。”山谷诗曰：“渔收亥日妻到市。”谢艮斋诗曰：“已向三长观亥市，便从双井问寅庵。”

后湖居士苏养直以世赏官其子，而自相羊三江五湖间。遇林泉胜处，辄引杯啸咏，发见于诗者千余篇。绍兴间名达九重，累诏不起。诗岂穷人哉？然考其为人，简易佚荡，与人交，倾倒无隐情，无戚疏贤愚皆知爱慕。盖有在于诗之外者。尝谓士大夫既抱文才，流清誉，而复有德以将之，若后湖可也。

中山刘宾客题寿安甘棠馆云：“公馆侣仙家，池清竹径斜，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然观《四朝闻见录》第一条，以此诗乃恭孝仪王仲湜游天竺所作，岂偶忘之耶？

李守大异伯珍回医生之书云：“遗白金三十两，奉纳以备橘黄之需。”始不晓所谓。及观《世说》有“枇杷黄，医者忙；橘子黄，医者藏。”乃知世使然耳。脞谈丛录，不可不知。

太白云：“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江南李后主曰：“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略加融点，已觉精彩。至寇莱公则谓“愁情不断如春水”，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

汪尚书应辰一帖与蜀李侍郎云：“两蒙赐教，辄题申字。此一字利害虽无甚轻重，而近世官文书以为差别。昔王弘中牒袁州以故牒，韩退之不敢当，况其重于此者乎？幸望指挥改正。”退之所谓伏乞仁慈，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者也。观此则今人繁文缛礼式有加，而情不足者，当何如哉？

马友犯长沙，向芗林捍之。不敌而溃，道遇友别将方舟而来。家人辈惶惧知弗脱矣。贼指求芗林爱妾。妾闻命，无惧色，自语贼曰：“必欲我，当以车马来。”贼许之，妾即盛饰以待。家人骇之，然犹谓其往可以纾难。顷刻，肩舆至，即奋而登。既过河，望贼舟不甚相远，妾忽语舆卒，欲少止。群卒乃弛

轿。妾一跃入水，急救之，已绝矣。贼相顾不发，芗林亦悠然而去云。

孟子不见诸侯，然齐宣、梁惠，两次见者不一。及其去也，尚三宿而不行。非不见也，不见不闻道、不尊贤者矣。余尝有赠友人句曰："举头莫看王侯面，失脚恐为名利人。"非使之断不见王侯也，傥有能尊贤才而乐闻道，将千里而见矣。正孟子之遗意。

温陵有木秀甚，无有识其名者。俗皆以无名木呼之。有士人叶廷珪赋诗，中联云："人依清樾摩挲认，乌宿高枝睥睨看。"

诗中用全书句，固有此格，须是十分著题方佳。如坡诗云："君特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盖就题引用，极是切当。近有赋多景楼者曰："逝者如斯未尝往，后之视昔亦犹今。"于多景乎何干？赋吴之灵岩者曰："大抵有兴须有废，莫论谁是与谁非。"于岩乎何预？赋三高亭者曰："见几而作不终日，后世以来无此风。"于三高乎何关？若不要切题，则此三联凡吊古诗皆可用也。惟曾撙斋《遣论归赋自省诗》中一联云："不可以风霜后叶，何伤于月雨余云。"托物寄情，得坡之意。

三代而降，典谟训诰之后，有董、贾、司马迁、扬雄、二班之文，莫可继，曰文止于汉。八分大隶之余，钟、卫、二王之书莫可肩，曰书止于晋。三百篇往矣，五字律兴焉，有杜工部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蔼然忠义之气，后之作者未之有加，曰诗止于唐。本朝文不如汉，书不如晋，诗不如唐，惟道学大明。自孟子而下，历汉、晋、唐，皆未有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继绝学、开太平者也。

马融不惟经学精深，词藻畅妙；观《长笛》一篇，深于音矣。其于弈秋尤为不浅。《围棋赋》云："怯者无功，弱者先亡，离离马目，连连雁行，踔度间置，徘徊中央，攻宽击虚，横行乱阵。收死卒兮无使相迎，守视不同，为所唐突，深入敌地，杀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后并没。事留变生，收拾欲疾。"皆高手语也。

昔鲁共王馀画先贤于屋壁以自警，凡视听言动、目击道存，毋敢一毫妄想。知此意则知金盆浴鸽、孔雀牡丹张陈满室者，胸中之尘不可万斛量也。

甲集卷下

子曰"吾与回言"，又曰"参乎"，又曰"若由也"：师之称弟子以名也。于郑兄事子产，于齐兄事晏平仲，故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同朋称其字而不称其名。至于师之前，虽朋友皆称其名，曰"赐也何敢望回"，又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游"，曰"有澹台灭明者"是也。

《春秋》，鲁史也。以诸侯之事而书西狩获麟，何也？盖孔子作《春秋》，用意深微，以一字为褒贬。巡狩乃天子之事，而诸侯为之，书西狩所以识其僭也。

谏争，难事也。汉武帝见严助辈，恨得之晚，终以诛死。公孙、霍光，任之虽笃，实未尝礼之。惟于汲黯，不冠则不敢见，黯之所可敬者可知矣。帝岂强为者哉？阳城未尝言，遽尔发谏，或者大之。余谓城居谏职，日与屠沽饮，一旦悻然强谏，酒狂之语尔；行且未著，谏岂尽嘉？久而不言，是不能言也。宜其不足以耸君听。吁！大人格君心之非，黯有焉；若城者，未闻枉己而直人者也。

作诗作文，非多历贫愁者，决不入胜处。三闾厄而《骚》独步；杜少陵愁而诗冠古今；退之欲人辍一饭之费以活己，而文起八代、上窥至圣；孟郊斫山耕水，贾岛薪米俱无，穷尤甚焉，其诗清绝高远，非常人可到，良有以也。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充栋汗牛，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黄景说谓造物者不以富贵浼尧章，而使之声名焜耀于无穷，正合前意。甚矣士之贫贱不足忧，而学不充道不闻深可虑也！

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夷狄不情，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又曰："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厚币者进。愿定规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幽燕，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未几虏渝盟，河南复陷。后六十年得虏之《南迁录》，见当时诸酋议论，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吾归兵于平地。吾保河南则江防必虚；若吾不守河南，则是彼尝见归吾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吾矣。虏谋若此，鄂武穆之料敌，信不妄云。

徽庙一日幸来夫人阁，就洒翰于小白团扇，书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顾在侧珰云："汝有能吟之客，可命续之。"因荐邻里太学生。既宣入内侍省，恭读宸制，不知指意，乞为取旨。或续句呈，或就书

扇左上曰："朝来不喜餐，必恶阻也，当以此为词以续于扇。"续进，上大喜，会将策士，命于未奏名径使造庭，赐以第焉。上御诗曰："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生续曰："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

中兴纪年，若隆兴二字，实兼法建隆、绍兴，淳熙则淳化、雍熙，绍熙则绍兴、淳熙，庆元则庆历、元祐，开禧则开宝、天禧，端平则端拱、太平。唐德宗与李泌议改元，德宗谓本朝之盛，无如贞观、开元，宜各取其一，改曰贞元。义与今同。

《韩非·外储说左上》篇云："南宫敬子问颜涿聚曰：'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十数，而遇贼者，何也?'曰：'昔周成王近优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周召断事，是以成其欲于天下。季孙今养孔子之徒，所与朝服而坐者十数，而与优侏儒断事，是以遇贼'。故曰：'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又"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为仲父。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一日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孔子曰：'良大夫也'。"余谓成王大圣也，与周召断事矣，决不近优侏儒；近优侏儒矣，尚安能与周召断事哉？夫子美仲之功与德，直许之以如其仁，今也以泰侈逼上而非之，又以其朱盖青衣置鼓陈鼎之荣而谓之为良大夫。何夫子褒贬之权衡如是其舛逆也！若仲果泰侈逼上，岂能成辅伯之功哉？吾斯之未能信。

种师道为小官时，夜赴同僚之集，每致薪炭、白粲俱行。至会饮之家，或风雨骤冷，或宴久夜长，或主人给散俭薄，不能满从直之适，则阴赐予之。他皆群聚喧嚣，声达于内，宾主不安，惟师道所部深夜作粥充饥，炽薪爇炭，附暖而坐，静观诸卒之不肃者，忘夜之艾也。师道后以文资易右列，持重兵，变化莫测，人心附之，于细事可见。今世士夫托为名色，同寮真率，一樽一榼，拥妓纵博，达旦不休。岂知从直皆是禁军，听其冻饥于户外，呻吟之声盈耳，本官尚能乐其乐哉？视师道几尘。故曰：观大节必于细事，观立朝必于平日云。

昌黎，唐文章之伯，故李翱、张籍从之游。欧公，宋文章之师，故苏子美、梅圣俞为之徒。善观人者观其所主，而端人则取友亦端也。

唐李涉过皖口之西，遇大舰遏其征。数十人持兵仗，问是何人。从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闻诗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赠一绝云："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去，世上如今半是君。"

甚矣巫觋之妖为民害也！昔为河伯娶妇，起于秦献公八年。初以君甥妻河，见《六国表》；后邺为河娶妇，浚道为山娶妪。使不遇西门豹、宋均二子，犷俗岂易除哉？绍兴甲寅，南城胡有开字益之来宰分宁。先是，邑民狃于淫祀，僧巫造舟置祀，岁十月大集。恶少千百为群，钲鼓弓矢，角勇技于祠下。斫斗以死勿讼，为盟约，谓之打元斋。由此而死者无虚岁。益之下车，首革是事，焚其舟，拘其凶器，且作《毁元斋辨》以祛民惑，而弊乃息。莅职三载，岁稔民康。绝此风至今日。当时刻碑记事，犹屹立于紫府观之庑。姑苏愚民无贫富，薄于奉亲，而厚于祀邪者相半。洞庭山有村民之黠者，以诈鼓愚，号为水仙太保，掠人之财贿，诱人之妻妾，不可胜数，为害数十年。使君王宝斋追而鞫之，殊无异状，乃毁坛绝祀于其家，黥面鞭背而不发语。于是投之江，又为辨惑之文以警众，意苏民必悟。而方且交哭于巷，望祭于江。三四年迎迓僭侈，祭设丰腆，有加于昔。吁！益之贤宰，宝斋贤守，补于风教者，虽无愧于豹、均二子；其如苏民之愚，有愧于分宁之恶少欤？

澹庵胡先生于福州佥厅分扇，得一扇画古木间一人，骑驴向西南行。初见似无思致，及有新兴之命，方知画为先兆也。先生书一绝于阴云："谁向生绡白团扇，画将羁客据征鞍。南迁万里知前定，壁上崖州莫怕看。"

石林云："五代离乱，无一俊杰，而浮屠中乃有云门、临济、德山、赵州数十辈。前辈谓自佛入中国，散逸人才，岂其然乎?"六一先生云："天下无事时，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往往伏于山林，老死不出。"故序秘演、惟俨之诗曰："演状貌雄伟，胸中浩然，俨退偃一室而言天下事，听之终日不厌。又皆驰骋文章，岂所谓逸才者欤?"

韩昌黎辟佛有文，李文公去佛有辨，而佛之徒著于图、画于壁以诳愚者曰："韩参大颠，李师药山。"盖佛之术，惟不知圣人之书者，为其所惑耳。使知人伦天分不可灭绝，奚堕其妄哉？今世王公大人更相施舍供养，谓能植福，亦与不读书者同一见、合一愚耳。东坡宿径山中，夜有叩扉者。徐问之，则云："放天灯人归。"如此则天灯之伪，不辨而明。

真庙朝寝殿侧有古桧，秀茂不群，名"御爱桧"，然横碍殿檐。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风雷转摺其枝，因以为瑞，题咏者多。惟福州罗源特奏林垌唐律称旨，云："古殿当年欲葺时，槎牙高桧碍檐榱。人间斤斧难容手，天上风雷为转枝。烟色并来春益重，月华饶得夜相宜。真皇一驻鸾舆赏，从此声名四海知。"真

皇见之，喜动天颜，即赐号“南华翁”，诗名由此大显。今有《南华集》行于世，诗岂负人哉？

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困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进呈云：“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晓来露湿轻红，十里锦丝步障，日转影重重。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夕阳道中。叹秋色与愁浓，寂寞三千纷黛，临鉴妆慵。施朱太赤，空惆怅教妾若为容？花易老，烟水无穷。”高庙喜之，赐银绢加等，仍俾阜陵与之转官。我朝之奖励文人也如此。

蔺相如避廉颇，卒为刎颈交。盖人臣之有私怨，国家之祸也。私怨之成，其人无贤不肖，理无曲直，皆当被不忠之刑。何者？彼诚贤直，则必心存国家，无事于争矣。凡怨仇必肇于交相胜，吾能忘己以下之，彼岂有终怒而不吾释者邪？相如下廉颇，而赵国强；寇恂避贾复，而汉业成；郭子仪善李光弼，而唐室兴。此万世人臣之法也。

蕲州林敏功字子仁，学既高明，而服膺中庸。故发于言行，不为险怪奇靡，守节令终，圭璧无玷，杜门不出二十年。吕居仁录能诗者二十六人号“江西宗派”，昆仲咸在选中。名达九重，玺书嘉奖，赐号“高隐处士”。视朝散大夫告词曰：“尔好学博古，遂志山林，萧然无为，恬不愿仕，朕所嘉尚。贲以令名，前辈高尚之士。岂如今之朝吴暮越、随马叩门者，逐逐势利之场以为荣，而言与行大相辽绝哉？”因作一绝云：“柳绵轻薄事狂游，长被东风舞未休。秋桂邃然居月府，世间何地不香浮。”

《尚书》，天子之事也。终以《文侯之命》，可矣。定于夫子，乃以《费》、《秦》二誓系于后，盖所以戒周，所以警后世也。《诗》有颂，盖明德而告成功太平之事也。删于夫子，乃以《商颂》十二篇终之，岂以是盛德事邪？盖不欲绝一代之事，因而附之耳。故序曰：“得《商颂》十二篇。”非与周室之盛例论也。

《松漠纪闻》云：有外国人来广东，必重译而后辨其语。顷有索逋来投有司者，译人受债家嘱：时适久旱，有僧焚身而祷，就诬来投者以为例欲舍身。太守不察其所以，竟叱诸卒推而焚之。终不能辨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今人秉金拟之笔，专鞫勘之权，长史不审而判照即行也，何异外人视译之言而生死哉？

诸葛武侯荐马超于先主，关羽恐其出己右，移书问之。武侯曰：“可与翼德并驱驰衡，然非髯将军比也。”羽闻而喜。余谓武侯此语，既不掩超之美，又有结羽之心，深沉大略，可涯涘邪？当其兵数败衄而时下教曰：“今非将不善、兵不众而败，盖亮未闻过耳。诸君攻亮之过，则兵决可胜。”夫人有失，谁不怀忌？而武侯独愿闻其过，岂不诚大丈夫哉！故其殒也，虽廖立辈乃素所黜，而感泣至于呕血。盖如武侯之才固不乏，而武侯之德可以服人心，为间见耳。其次谢安见识度量可仿佛相似，然安有期服而不废乐，于德有损。彼崔浩者辄非武侯。浩何人哉？敢尔邪！

《荆楚岁时记》云“黄姑织女时相见”，太白云“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皆以牵牛为黄姑，明矣。及读李后主诗，乃云：“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如此则以织女为黄姑矣。宗坦又云，黄姑即河鼓。未知孰是。

甲午岁端平元年七月八日，我师克复彭城，麾下洪福得亡金人手钞诗册。王贵叔之客即彭城旧归朝人、涟水教官孟格承之也。见之曰：“某乡友赵祯仲祥之笔泽。”承之因言诗家名字、爵里。余于其中得一二篇，乃知河朔幽燕浑厚之气，至此散矣。因录于后。李国栋夏卿《感怀》云：“东金西木两睽违，由此生男不足依。但愿相忘不相顾，莫言谁是复谁非。几家能用三牲养，千古空传五彩衣。一把残骸着无处，不归沟壑欲谁归。”自注云：“珞琭子曰：东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仆命庚申日甲申时，政为此尔。”梁询谊仲经甫绛州人，《哀辽东》一首云：“守臣肉食头如雪，夜半群胡登雉堞。十万人家靡孑遗，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车宫殿焚，娟娟少女嫔毡荤。路逢人语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闻。我今来作辽阳客，入境临风吊冤魄。辽水无声辽地空，萧萧暮雨天垂泣。青绫惯睡直承明，偏裘缦胡不称情。见说豺狼当路立，自怜乌鹊绕枝惊。安边计策无何有，忧国形骸太瘦生。何日凯还思旧职，不才犹可荐咸英。”史舜元《哀王旦》一首云：“八月风高胡马壮，胡儿弯弓向南望。铁门不守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将。将军之起本儒臣，纬武经文才过人。墨磨楯鼻埽千字，箭射戟牙惊六军。忆昔同时初上疏，明日东华听宣谕。我从金毂东巡逻，公总干戈练征戍。三月和兵好始修，胡兵一夜袭通州。练衣出郭虽频战，毡帐沿河未肯休。将军尽出兵如水，烧胡之车破胡垒。倒戈弃甲十万人，乱辙靡旗三百里。金甲煌煌金印光，诏书命我守昆阳。然知人有百夫勇，可奈仓无一日粮。叛臣暗作开门策，一虎翻为群犬获。胸中气愤爆雷声，颔下须张猬毛磔。将军虽死尚如生，万里遥传忠义名。昔闻陕右段忠烈，今见常山颜杲卿。栋折榱崩人短气，平生况切同年义。试歌慷慨一篇词，定洒英雄千古泪。”王旦者，昆阳守王子明也。余于《感怀》篇著其无父子之道，亡国之本也；于《哀辽东》、《哀王旦》篇著

其败亡之迹，以见天道之好还也。因名集曰《文俘》而归之云。

汤立贤无方，立者举而建之于民上。然独称于汤者，唐虞以来所用大臣皆世家巨族，未有如汤自畎亩中起伊尹为师臣者也。

景祐中，梅中丞知昭州，尝为《瘴说》。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酣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陈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殒，虽在辇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不知，而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此说深中士大夫之疾，道乡邹公志完为诗以美之云："市门隐去不知年，蔽芾甘棠荫药川。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岂其然。直须镂板人皆与，庶使绵躯病可痊。更有奇方公未说，上医医国许心传。"

虎丘之剑池不流，天竺之石桥下无泉，麓山之力不副天奇灵鹫，拥前山不可视远，峡山亦少平地，泉出山无深潭。乃知物之全能难也，况求友择人而欲责全邪?

萧注字岩夫，临江新喻人。少有志气，年十二，侍父之官康州。过悦城五龙庙，题诗云："五龙兄弟古英明，今日拿舟过悦城。莫向茅茨久盘屈，早施霖雨活苍生。"御史孔道辅谪官经从，见其诗，叹曰："此子他日未可量也!"后登庆历六年第。皇祐四年五月，作番禺令，为侬智高所困，遂突围出。募海上强壮二千人与贼战斗，焚其舟，斩首五千级。诸道援兵入城，竟共殄渠魁。九月丙辰，注为广南东路都监，盗贼悉平，可谓诗言志矣。

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天下称之。余爱赵彦若《翦彩花》诗云："花随红意发，叶就绿情新。"绿情红意似尤胜于李云。

乙集卷上

吕东莱先生在丽泽书院与诸生讲《诗》。至《南山》前一日，诸生欲觇其师立言之旨。及东莱次日升堂诵《南山》之诗，终其篇，然后断之曰："《关雎》乐而不淫，若《南山》，乐而过于淫者也。"人皆以为得体。

晋重耳少好士，年十七有士五人，曰赵衰、狐偃、颠颉、司空季子、魏武子。骊姬之祸，遁于狄时，年四十三。又十二年，乃去。之卫、之齐，又五年，之曹、之楚，自秦而反，凡十九年。时年六十二矣。其流离逋窜，滨于死者数，然志不少衰。过楚时，成王飨之厚，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曰："羽毛齿革、子女玉帛，即君土所余，未知所以报。"曰："虽然，必报不穀。"曰："不得已与君王以兵会平原广泽，请避王三舍。"其后卒能威诸侯，正中国，显名于天下后世。此非独得天也，实得人也，实不失所以立己也。故君子不患不得乎天，患失人；不患不得人，患不能自立。晋文之事虽无足道者，以其好士而进之云。

高祖入咸阳，王陵聚党数千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还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者至，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使者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汉王长者，无以妾持二心。"遂伏剑而死。母闾巷之贱，知存亡去就之大义，决死如归，其视不嫁之共姜，可无愧。范增为羽上客，岂不知羽残忍多忌，非人君之度，而从之与汉王争。至其言皆不用，乃曰："孺子不可与谋，夺天下者必沛公也。"其后疑间一行，竟以疽死。何觉之晚耶！不及一妇人远矣。周少隐责范之诗曰："西楚兴王亦有人，半扶炎祚作谋臣。老生不解归明主，事去方知是失身。"

彭门左泗右汴，负抱齐楚，古今豪杰登眺，寄慷慨于诗歌者，不可悉数。惟范司谏一首稍纪其全，云："徐方旧镇多兴废，怀古观今思莫收。地势北来连海岱，天文南转接奎娄。乱华或见称戎国，列号元闻属禹州。宦纪云龙夫子学，水凭忠信丈人游。田文故邑高台尽，靖节荒坟蔓草稠。楚汉定雄分沛郡，姬任争长逊滕侯。馆平石氏荆榛合，都废韩王雉堞秋。剑断白蛇终灭项，书传黄石愿封留。万重山势通河过，十里滩声绕郭流。宫殿云中分等级，笙歌空里闹哇讴。薛能爱上台头寺，白傅曾题燕子楼。若向彭门访遗事，我诗吟诵当曾游。"

朱文济升人善琴，入翰林待诏。旧琴七弦，阮五弦，太宗诏文济与蔡裔皆益二弦。文济以为非是。上曰："古琴弦五，增文武为七，今孰曰不可?"文济曰："五弦犹有遗音，益之二已足。"上怒叱之。裔益弦如诏。又俾文济鼓之，文济辞不能。上益怒，独赐裔绯。裔益富，文济甚贫。上间以金帛置于文济旁，以新琴阮命之，辞如初。复使中贵送二人诣相府，诏近臣同听。文济第以琴阮中七弦作古《风入松操》。上以为有守，终亦赐绯。文济风骨爽秀，如神仙中人，上令供奉僧元蔼写其真留禁中，圣眷如此。余谓文济以艺进守其所学，震之以威而不慑，引之以利而不动，可谓有常者矣。今世假仁义之言，作慷慨之色，不肯在古人后；及临威见利，外眩中丧，以失其

身：此文济之狗彘也。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变红色异香，因接本以献阙下。高庙雅爱之，曾画为扇面，仍制诗以赐从臣荣薿云："月宫移就日宫栽，引得轻红入面来。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一为君开。"复古殿又题云："秋入幽岩桂影团，香深粟粟照林丹。应随王母瑶池宴，染得朝霞下广寒。"自是四方争传其本，岁接数百，史氏由此昌焉。盖史本色深而香冽，移之外境，则香色俱杀故也。庐陵胡公榘尝摄象山宰，赋诗云："碎琼揉香作肌骨，霁日吹红染肤色。人间何处有此葩，一种风流初未识。东隅月户编三千，夜修玉阙瀛洲前。拂摇桂子偶坠地，雨露培植开华筵。史翁移根出葱茜，雕斛持归紫微殿。一朝丽质冠百昌，御墨分题落团扇。何年流转江南乡，一本奚翅千金偿。分枝接叶色已浅，纵有此花无此香。绝爱西山佳丽地，蔼蔼修林倚清吹。宁论斜日杏花酣，未许熙春海棠睡。是时含气初高明，宇宙轩豁澄埃氛。青霞绛雪互点缀，浓芳剩馥飘氤氲。鹫峰繁黄今不数，破衲山僧练裙女。试看香御拥红云，肃奉虚星游碧宇。携持宝镜吹波金，寒光万顷空人心。烦君控取红鸾住，便恐香魂夜飞去。"一卉之微，香色稍异，能动至尊入品题，且昌其主。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盖夫子之谓命，修己以俟天，而已非今日推算之谓也。唐李虚中始以人初生岁月日时，测其十母十二子相生相克，以逆知人之贵贱休咎，若脉诊疾，鉴烛形，无一毫错。世由此遂以推算为天命。本朝寿春冯贯道亦以年月日时逆勘祸福，邹道乡诵其验有若离娄之分白黑，师旷之听鼓钟，以故车马常满门。虚中、贯道，士大夫也，不能讲明修己以俟天之说，而未免为推算之归；况有如今日售术之徒，如洪盘洲所谓潋滟颜间、夸诞足佞乎？余谓孔子于群弟子中，惟于颜渊曰："不幸短命死矣。"于冉伯牛曰："亡之命矣。"夫可以言命也。若仲由之行行若不得其死，然犹不足以言命。今世之推算者，当如何？

《太公兵法》所谓十二节者，有曰"养其乱臣以速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余谓太公老遇文王，孟子比之圣人夷考，当时相文武之兵，曰戡黎，曰侵阮，曰肆伐大商，不过戎车虎贲三百，五伐六伐而止耳，曷尝穷兵黩武、争杀变诈如后世行诡道哉？况乱臣美女之计乎？今好兵者必以太公藉口，又以权衡机策著而为书，是污文武，是累太公，是侮圣人。吁！余未之尽信。

高沙甓社湖产径寸珠，为淮至宝。龚文伯炳世居涓之南焉。文伯手钞经史，心苦学问，一话一言悉主乎正。世传其诗一联云："万事无心闲日月，一杯有味小公侯。"其轻富贵，贱名利，立志已可尚。然篇不得其全，近乃见之，云："年逾八秩雪蒙头，时对亲朋话旧游。万事无心闲日月，一杯有味小公侯。痴儿粗尔逃讥议，家训从来戒刻掊。世道渐艰宜勇退，为吾闲早理松楸。"味之则持身教子，居易俟命，于道尤深。知今有子基先入上庠，登进士第，出入中外，持节把麾，将大有为于世。文伯教忠之所致欤？亦地灵而人杰也。

洪觉范于《猩猩笔》诗中"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谓鲁直本用阮孚"人生能著几两屐"之句，以下句非全，改人生为平生，且曰："若以人生对身后，岂不佳哉？"余谓山谷岂不知"人生"、"身后"是佳对，盖猩猩不可言人，故改之耳。"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此盖言士君子宜以直道事君，而当时小人反以直为曲故也。觉范今以妻比臣，稚子比君，如此则臣为母，君为子，可乎？何不察物理人伦至此耶？人言觉范为僧中龙，恐非。

史越王浩隆兴元年拜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张浚与浩俱在上前议边事，浚请上幸建康，上顾浩，浩曰："万乘一动，有名则可。以臣观之，曰亲征乎？曰劳军乎？曰移跸乎？今日兵力未盛，民力未苏，财力未足，三者俱未可。谓之亲征而动大军，则虏必以大军应我，是无故而招数十万人寇边。谓之劳军，则用度当如上皇时。当时费缗钱数百千万，其他可知，六军闻之必喜；所赐不如前日，必怨望矣。若曰移跸，未审陛下自与六宫以往乎？借曰上皇欲往，则未有德寿宫，且未知上皇意向。臣料上皇未必行也。上皇不行，陛下安得与六宫往乎？上皇不行，乃是亲征，即非移跸。若曰亲征，则有功乃归乎？不待有功而归乎？三者皆未可也。陛下父慈子孝，今日岂可跬步相离耶？"上始悟，谓浚曰："都督先临边，俟有功，朕何惮行？"浚又欲取山东，又欲取费于民，如燕山钱，免夫钱。浩力争之。浚自请于上，由是三省枢密院径以金字牌自命。诸将出兵，外廷莫之知也。五月戊戌，浩得邵宏渊状，准御前金字牌，奉圣旨择日进兵。始知四月甲午，师已渡淮矣。浩大惊，谓康伯曰："今出兵数日，吾人俱以宰相兼枢密使，而不得与闻焉，焉用相？"上表力辞，乃除浩提举洞霄宫。十有四日，符离失利，大军十三万一夕奔溃。上降诏哀痛罪己，六月，浚上表自劾。余谓浚非不忠也，特太急耳。浩可谓责难于君者矣，可谓见远识微之士矣，可谓得镇抚四夷之体矣。是可为师出无名之戒云。

周邦彦字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而能知美成为何如人者，百无一二也。盖公少为太学内舍选，年未三十作《汴都赋》，铺张扬厉，凡七千言，奏之天

子。命近臣读于迩英阁，遂由诸生擢太学正。声名一日震耀海内。神宗上宾，哲宗置之文馆，徽宗列之郎曹，皆自文章而得。至于诗歌，自经史中流出，当时以诗名家如晁、张，皆自叹以为不及。姑以一二篇言之。如《薛侯马》云："薛侯河东土豪也，以战功累官左侍禁，西方罢兵，薛归吏部，授官带。所乘骆马寓武城坊，经年不得调。羁马庳屋下，马怒，败主人屋，时时蹄碎市贩盎器。薛悉卖装以偿。伤己厄屈，因对马以泣。邻居李文士因之为薛作传，同舍赋诗者十一人，仆与其一：薛侯俊健如生猱，不识中原生土豪。蛇矛丈八常在手，骆马蕃鞍云锦袍。往属嫖姚探虎穴，狐鸣萧萧风立发。短韝淋血斩胡归，夜断坚冰濡马渴。中都久住武城坊，屋头养骆如养羊。枯萁不饱篱壁尽，狭巷怒蹄盆盎伤。只今栖栖守环堵，五月湿风柔巨黍。千金夜出酬市儿，客帐昼眠听戏鼓。边人视死亦寻常，笑里辞家登战场。铨劳定次屈壮士，两眼荧荧收泪光。齿坚食肉何曾老，骗马身轻飞一鸟。焉知不将万人行，横槊秋风贺兰道。"如《天赐白》云："永乐城陷，独王湛曲真夜缒以出，真持木为兵，且走且战，前陷大泽中，顾其旁有马而白，暂腾上驰去，五鼓达米脂城，因以得脱。真名其马为天赐白。蔡天启得其事于西人，邀余同赋：君不见书生镌羌勒兵入，羌来薄城束练急。蜡丸飞出辞大家，帐下健儿纷雨泣。凿沙纠石终无水，扰扰万人如渴蚁。挽缒窃出两将军，虏箭随来风掠耳。道旁神马白雪毛，噤口不嘶深夜逃。忽闻汉语米脂下，黑雾压城风怒号。脱身归来对刀笔，短衣射虎朝朝出。自椎杂宝涂箭创，心折骨惊如昨日。谷城鲁公天下雄，阴陵一跌兵力穷。舣舟不渡谢亭长，有何面目归江东。将军偶生名已弱，铁花暗涩龙文锷。缟帐肥刍酬马恩，闲望旄头向西落。"若此凡数百篇，岂区区学晚唐者可及耶？楼攻媿谓其声镜乌儿之铭可与郑圃漆园相周旋，而祷神之文则《送穷》、《乞巧》之流亚，不为溢美矣。拟清真者又当于乐府之外求之。

《沈约传》云："性不饮酒，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老病数旬，革带常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今世歌咏者，必曰沈腰憔悴，皆多欲所致。以星历考之，牵牛去织女隔银河七十二度，古诗云"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又附会以为淫，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振鹭》载于《诗》，杜樊川以"风标公子"目之，丰度非凡禽比，可见矣。入诗人之咏者多。如文与可两绝，清拔可喜："颈细银钩浅曲，脚高绿玉深翘。岸上水禽无数，有谁似汝风标？"又云："避雨竹间点点，迎风柳下翩翩。静依寒蓼如画，独立晴沙可怜。"近今宁海方元善岳一绝云："耸两吟肩似我愁，菰浦叶下一身秋。溪风昨夜吹鱼落，飞过前滩看水流。"亦佳甚。尝著《梅史》，行于世云。

《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夫道义之士，独立万物之表，若不可以一毫外物动其心。然岂恝然忘天下，不与世同其忧哉？盖隐居所以求其志耳。伊尹三聘而成格天之功，孔明三顾而定兴汉之计，重道义乃若是。今百世而下，闻其风者，莫不兴起其志，岂不可为世则？大抵富贵功名先入其心者，不可与图天下之事也。

戴石屏之父东皋子平生喜吟，身后无遗稿。石屏能昌其诗，遂搜罗，仅得《题小园》一律云："小园无事日徘徊，频报家人送酒来。惜树不磨修月斧，爱花须筑避风台。引些渠水添池满，移个柴门傍竹开。多谢有情双白鹭，暂时飞去又飞回。"乃刊于《石屏集》之首。宋西园之父厉斋居士平生好吟，亦无遗稿。西园能续父灯，因旁搜，亦仅得二绝。赋食米仓云："陋巷颜回独屡空，生涯惟在一瓢中。太仓腐粟虽山积，非义宁甘君子穷"。赋养蚕云："男必耕耘女必蚕，古人尚尔我何贪。浴沂时候成春服，歌咏来归道味甘。"亦刊于《西园集》之首。二君之诗，雅正同，遗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传其业同，而发挥前人之美亦同。使二君之子而弗肯堂二君，岂能流芳哉？近日诗家子弟失其业者不可数，故李梅亭云："宗文阿买辈，于是有愧。"信然。

熙宁末年旱，诏议改元。执政初假"美成"，上曰："羊大带戈，不可。"又拟"丰亨"，上曰："亨字为子，不成，惟丰字可用。"改元元丰。因考《字说》云：止戈为武；花者草木之化；人者，专于孝而有文者，谓之教焉；元者，太初之中气，能固其元，则为完固之完，残其所完则为寇矣：昔人有是说也。今言命者有曰，丑为破田，戌为负戈，丙丁为平头，辛卯甲申为悬针，亦取《字说》。常以滕强恕命考之，丙戌、丙申、丙戌、丙申平头矣，官至侍从而无子；金辉命考之，甲午、辛卯、甲午、辛卯悬针矣，故初为海寇，三遭决配，后为都统制，赠武义大夫。二官人之命且若是，况朝廷一年号之重乎？《字说》亦不可不考。

昌黎伯《和裴晋公东征》诗云："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盖以我之旗况彼云霞，以彼之山况我剑戟，回鸾舞凤格也。王勃《滕王阁记》云："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盖一句之中，物华天宝、龙光牛斗自为对，谓之帖身对也。郑谷《吊僧诗》云："几思闻静话，夜雨对禅床。未得重相见，秋灯照影堂。"以后二句对前二句，扇对也。《月中桂》诗云："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山行》云："闲寻樵子径，偶到葛洪家。"《僧迁居》云："住山今十载，明日又迁

居。”盖以下土、秋风、樵子、葛洪、迁居、十载，假对也。《怀古》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借对也。赵紫芝云：“近方辞地肺，本自住天台”，及子午谷、丁卯桥、琴心、带眼之类，的对也。余尝因是以糟甲对蜜丁；山龟对轩鹤；瓶储县令原无粟，纸裹书生不识钱；赤帜城边生广武，白书树下死庞涓；日晷觉都无卯酉，书遍看不到辛壬。盖不但的对，而人品事类亦相当。体格不止此，触类而长之可也。

王晋公祐创第京师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子孙必有登第为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欧阳文忠公作《魏公神道碑》，首载此语，人因以“三槐王氏”称之。韩漕使元吉祖居京师之惠政坊，植桐于门，岁久，木大且异。人遂以“桐木韩氏”称之。后著《桐阴旧话》十卷。王氏有别族居建康马粪巷，人俱号为“马粪王”。子曰：“择不处仁，焉得智信君子?”所居不得不择也。今槐桐之美，马粪之污，厥监不远。

李华《吊古战场文》本于庾信《哀江南赋》，韩愈《送穷文》本于扬雄《逐贫赋》，李白《大鹏赋》本于司马相如《大人赋》，而相如《大人赋》又本于屈原之《远游》，皮日休《桃花赋》殆出于舒元舆《牡丹赋》，若柳宗元之《乞巧文》、刘禹锡之《问大钧》，则同时而暗合者也。

乙集卷下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盖天下之至相比而无间可入者，莫如水之与地。先王之民所以亲其上，死其长，历数百年不可乱者，其上下之相比，盖如此其至也。然其所以能如此者，亦岂徒善而已哉？必有法焉。封建是也。夫建万国，则万国之民各比于其君；亲诸侯，则万国合为一以比于天子。此其所以相维相附、若网在纲，深根固蒂不可动摇而后此道成也。后世之郡县异于是矣。圣人于比之象特发其义，而儒者多以封建为圣人不得已，且自附于柳宗元之说，夫岂未之思乎?

世论多以阮籍为放旷不羁之士，守礼法者羞言之。盖以迹观而不以心察之也。余见其沉湎不理，若与世违；然观汉楚战场，则曰：“时无英雄，使稚子成名。”岂忘虑于世变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岂无意于人物哉？居丧饮酒食肉，然恸哭则呕血数斗，岂不情于哀戚哉？当其王室不竞，强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张华、卫瓘以清直死，嵇康以高简死，王衍以清谈死，陆机、陆云以俊才死。至文帝将求婚，钟会欲询以时事致之罪，而籍终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见远，寄托保身，非高出数子之上，其能脱屣于祸阱哉？吁！善观人者当考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四明昌国县东有泄潭，依据山腰，深浅不可测。宣和中旱甚，簿尉刘泌投诗于潭曰：“未跃天衢卧寂寥，碧潭流溢海山腰。埋藏头角虽多日，鼓动风雷在一朝。既若有心成变化，岂能无意泽枯焦。神踪许为苍生起，愿奋威灵上九霄。”诗沉而雨作，时人异之。诗能动天地、感鬼神，其此之谓欤?

唐元次山承诏诣京师，至汝上，逢山龟亦承诏诣京师，遂与山龟一例乘邮而至。因上书韦陟尚书，愿不以结齿于山龟、而以士君子之礼见。吁！在次山进退则甚轻，轩鹤之祸所稔则甚重，可不鉴诸?

樊哙起屠狗，一健将耳，而其谏留秦宫，诮责项羽，鸿门排闼见帝，以强高祖之暮气，当时诸公所不能者，亦岂易薄哉？还军灞上，此最高祖全身以得天下之机。微哙之谏，子房之助，吾知其不免矣。方项羽降章邯于河北，意轻沛公，岂谓能先入关哉？及关而关闭，然后乃知沛公已得秦而拒之，此其追恨怀王，忿忿于沛公者，毒矣！有如复先据其宫室，货宝子女而一无推逊之形，可以自解说，则旦日合战之祸，虽有子房、项伯，谁能救之？故观秦之富贵而勿之顾，而秦人信其廉，封府库足以自解，而项羽亮其诚，宜取不取听命于项氏，使项氏私之而天下多其直，此吾所谓全身以得天下之机，特发于哙之一言。孰谓市屠之子，智反若是耶?

《金城记》黎常举云：“欲令梅聘海棠，枨子臣樱桃，以芥嫁笋，但恨时不同耳。若牡丹、荼蘼、杨梅、枇杷尽可以为友。”为此说者如或有用，吾知其必善铨量人物也。洪盘洲《海棠》诗云：“雨濯吴妆腻，风催蜀锦裁。自嫌生较晚，不得聘寒梅。”正用前语。

读《四牡》之诗，当思君臣之义；读《棠棣》之诗，当思兄弟之义；读《伐木》之诗，思朋友之义；读《采薇》之诗，思征伐之义。有为者亦若是，乃可也。师曰：未读《论语》是这般人，读了《论语》尚只是这般人，便是不曾读《论语》、学《诗》者，岂晚唐五字云乎哉?

羊叔子登岘山，慨息谓邹湛曰：“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悲伤。”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余观叔子，当时捡吴之功未就，难得之岁易流，登临有感，恐事不成而名无闻。叔子之叹，岂儿女子之叹耶？湛不能于此时壮其辞气以激昂叔子之志，相与发愤戮力共事，而

进谥美之辞以求容悦。安知叔子之叹在彼而不在此也?

道士林灵素以方术显于时，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颇自矜骄。或有作灵素画像，诗云：“当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识是神仙？只因学得飞升后，鸡犬相随也上天。”

曲帅端统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将列，以功名自见；力止之，不听，遂以偏将出战，后竟败归。端劳伤抚残之余，军正以将叔败告，谓当伏诛。不免委诸法。既诛矣，端乃成服发丧，其祭文曰：“呜呼！斩叔者，泾原统制；祭叔者，侄儿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又方秦丞相杀诸公时，赵公鼎薨于谪所，有名士大夫遣祭于道间。秦闻而索之，将罗织以罪；而其文止叙年月日具位姓名致祭于某官之灵、呜呼哀哉、尚享而已，秦竟不得而罪焉。

李龙眠有别墅，堰流绕之，名曰“璇渊馆”；馆有亭曰“读真”，盖取龙安山主怀嵩曾于此日读《太真经》也。林和靖题诗其上云：“僧庐荒落背秋城，百尺寒梢子满庭。俗客不来高睡足，焚香应读《太真经》”。此绝今集所遗。

兰亭之茂林修竹足以益右军之美，而平泉之草木不足以贷赞皇之辜；午桥之燠馆凉台足以佚晋公之老，而金谷之池亭不足以盖季伦之愆。信乎园池台沼傥无清德以将之，而不知所以乐其乐，则自鬱芳醉醶之外无它适，自梏安撄愲之余无异趣，鲜不赞皇、季伦若也!

建炎枢密聂昌，临川人也。上庠释褐出身，原名山，御笔改今名。朝廷令往河北割地，粘罕须昌撤伞而后见。昌云：“彼此皆王臣也，平交耳，安有撤伞之礼?”竟不从。粘罕亦莫之屈。当时河北百姓不肯割土，昌因与虏争战，死河北。圣恩轸其忠，谥曰“荣愍”。见《东都事略》。昌死未几，于东京相国寺廊壁题诗云：“星流一箭五心摧，电掣戈矛两胁开。车马乱中颅项碎，乌鸢啄后骨成灰。有身报国今偿志，无计归家漫举哀。寂寞孤魂何处托，冥冥空筑望乡台。”字画俨然如昌亲染。见者皆悯之。昌子为湖北帅司参议，孙周臣为市舶提举，曾孙济为高邮主簿。忠魂英气，已死犹生，而圣朝赏延不绝，岂负人也哉?

《春秋》桓公十一年十二月，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杜氏云：“既书伐宋，又书战于宋者，以见宋之无信也。”余谓不然，盖宋讳败耳。《春秋》为鲁讳则可，若居将帅之任，受阃外之寄，小胜则告捷而邀功，大败则不言，讳过而避罪，是欺君也。孰谓君可欺乎?

行都城北五十四里，临平湖岸有山，山有景星观，观有丘真人祠，祠有丹炉。丘本唐人，仕尝为郎，弃官学道，于此飞升。顾况访之，有诗曰：“五月五日日正午，独自骑驴入山坞。来到君家不见君，下驴倚杖叩君户。惊起山童开竹扉，黄犬摇尾衔人衣。试问先生往何处，云入山中采紫薇。平明一去今未归，引我池中看钓矶。池中数个白鸥儿，见人惯后痴不飞。待君归来君未归，却复骑驴下翠微。”句句可图绘也。

孟子闻乐正子为政，喜而不寐。门人问其所以喜，则曰：“正子好善，优于天下。一不好善，谗谄面谀之人至，国欲治，可得乎?”盖小而郡守，大而监司，上而宰相，有直谅多闻之士为司幕，僚属相与咨诹，相与扶持，相与讲明，相与赞助，是所以为善也。若日坐于金厅者，惟固宠是谋，奉承上意，书拟迁就，是不好善，是谗谄面谀之人矣。范文正公曰：“佥幕须得可为我师者为之。”正孟子之意也。

有号楚客者，以能词居淮东。余尝于冯深居寓馆见十数解，皆淫丽不则之句，初无止于礼义者。其死也，淮安守些之云：“一从楚客死，淮山无颜色。”吁！长淮富英奇，其来尚矣。蒙冲一炬，老瞒褫魄，非庐江周瑜而谁？正色一叱，六馆震惊，非历阳何蕃而孰？相楚三月，吏无奸邪，期思叔敖也；守蜀数年，俗好文雅，舒人文翁也。桐乡啬夫治行称最，居鄛亚父计谋多奇，河南二程道学宗师而生黄冈，包、马二公人物冠冕而生肥水。它如山阳徐积、淮海秦观，或以孝节称，或以才学显，不可悉数。近世如龚先、董槐、邱崈、章揆、陈梦斗、焦炳炎，皆以次能谋国者又层见叠出。皆山川孕秀，神祇祥符，奚独以楚客之存亡而为轻重耶？因赋一绝云：“淮邦产宝皆奇士，楚客能词只小夫。些语凄凉君自感，未应山色独关渠。”

郴之桂阳县东有庙曰“九江王”，所祀之鬼乃英布、吴芮、共敖也。绍兴间刘颉为守，乃谓九江王项羽所伪封，芮、敖追义帝而布杀之；放弑之贼，岂容庙食，遂毁之。荆门有伍子胥庙，南轩张先生首平之。盖子胥，吴视之为忠，楚视之为仇，尚安得血食于众恶之地耶？刘张所见，前后契合，伟哉!

明之慈溪县西北有庆安寺，寺之前有古松夹道，绵亘数里，望之如苍云。其一最巨而奇，蜿蜒若龙，飞偃如盖，临池之上。寺后有泉，出于深谷，僧以巨竹连筒引行数里，支分于松下石池，溢入于溪。舒龙图亶有诗云：“门前屏障绕潺湲，付与林僧夜定还。松盖作云遮十里，竹龙行雨出千山。白公香火莲开

后，谢氏池塘草梦间。我亦凤皇台上客，图闲却笑未能闲。”其后邑长沈时升有造舟之役，睥睨兹松，将斤焉。里士冯文学锐作诗以遗沈，赖以不伐，松因诗而寿焉。曰：“寒松一干老苍苍，古寺门前岁月长。匠伯偶图舟楫利，禅翁方患斧斤伤。得全此日同齐栎，勿剪他年比召棠。可但与君期久远，相将俱列大夫行。”

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辞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岂云知礼。”史越王有表中自序云：“逡巡岁月，七十有三；补报乾坤，万分无一。”语意相类。

白石姜尧章奇声逸响，率多天然，自成一家，不随近体，有诗说行于世。三数十年来，曾景建、刘改之、张韩伯、翁灵舒、赵紫芝、徐无竞、高菊磵诸公俱已矣。自余以诗鸣者，皆非能专传白石之灯，惟番阳张东泽受诀白石，攻研澄洁，骎骎欲溯太白而上之。余尝谓东泽，家本二千石而瓶不储粟，身本贵游子而癯如不胜衣，举世阿附而日夜延骚人韵士论说古今，客退吟余寄趣徽轸，曾不一毫预尘世事，盖所养相似，所吟亦不相违。信诗人之不得不尚友师也。

司马迁谓袁盎仁心为质，引义慷慨；余谓盎阴持变诈，阳为忠直之人耳。盎与晁错有隙，七国之变，盎独宣言于廷曰：“不足忧也。”疑若有必胜之策。及景帝屏人语，但言斩错以谢七国，则兵可不血刃而罢。及既斩错而七国之兵亦不退，是假天子之威以报私怨耳。岂仁心耶？

安禄山之乱，哥舒翰与贼将崔乾祐战潼关，见黄旗军数百队，官军以为贼，贼以为官军；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当时昭陵奏，陵内是日石马皆汗流。故李义山美李晟平朱泚诗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马来。”余谓诗固佳矣，岂可待石马来耶？尝在京口，有客传《贺新郎》一曲，乃为东阃赵先生寿者，奇甚：“天意扶炎宋，为吾皇，维衡岳孕，长沙星梦。社稷勋庸天地窄，不数智名功勇。要自有、胸中妙用，擎着东南天一柱，看边民、买犊归耕种。官职易，此身重。黄封已见传宣送，恰春来、洪钧初转，紫枢归拱。岁岁玉楼春䜩处，慧质明妆环拥，正弟劝兄酬欢动。一寸丹心坚似铁，待磨崖、勒就浯溪颂。龙尾道，接天踵。”余谓奇则奇矣，然当今九重奠枕东阃，坐镇淮右，岂宜更待勒浯溪之颂耶？《传》曰：“尽美矣，未尽善也。”此诗此词之谓欤？

《容斋随笔》云：“今之州县，移徙改割，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异而县不同者。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乃隶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乃隶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乃隶泉州；郁林为州，郁林县隶贵州；桂阳为军，桂阳县隶郴州。”余因考之西汉《地理志》，所载县名重复亦多。如清河、临淮之两东阳，东海、临淮之两开阳，齐及东莱之两临朐，济南、南阳之两朝阳，颍川、汝南之两定陵，平原、琅琊之两平昌，临淮、东莱之两昌阳，武都、五原之两武都，钜鹿、常山之两曲阳，五原、代郡之两安阳，山阳、泰山之两平阳，代郡、勃海之两平舒，清河、定襄之两武城，以至泰山、东郡、东海、犍为之为武阳者四，又不可不知也。

黄东浦题二十四字于寓居壁间云：“气韵闲旷，言词精省。威仪端润，动作详雅。酬应温恪，接纳谦洽。”字画宏楷，每访之一见，使人肃然加敬。前辈践履盖如此。

写照非画科比，盖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人尤其难者也。夫帝尧秀眉，鲁僖司马亦秀眉，舜目重瞳，项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龙颜，嵇叔夜亦龙颜，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凤姿，李相国亦凤姿，尼父如蒙魌阳虎亦如蒙，魋窦将军鸢肩，马宾王亦鸢肩，杨食我熊虎之状，班定远乃虎头，司马懿狼顾，周嵩乃狼抗，若此者，写之似足矣。故曰写形不难。夫写屈原之形而肖矣，傥笔无行吟泽畔、怀忠不平之意，亦非灵均；写少陵之貌而是矣，傥不能笔其风骚冲澹之趣，忠义杰特之气，峻洁藻丽之姿，奇僻赡博之学，离寓放旷之怀，亦非浣花翁。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形虽似，何益？故曰写心惟难。夫善论写心者，当观其人，必胸次广，识鉴高，讨论博，知其人则笔下流出，间不容发矣。傥秉笔而无胸次，无识鉴，不察其人，不观其行，彼目大舜而性项羽，心阳虎而貌仲尼，违其人远矣。故曰写之人尤其难。本朝士大夫游戏笔墨者，自坡仙、叔党、文与可、杨补之、米元晖、廉宣仲而次，遗墨皆为世宝。二十年来，徐抱独、苏希亮、高菊磵、赵子固、周肖白亦各寄兴于画，世亦争传。惟写照入神今仅叶苔矶一人而已。盖苔矶读唐诗数百家，落笔有惊人句，日与褒鄂人物游，凡江湖吟人未识则讨论之，既识则写之今积数卷。每一卷舒，如亲与诸吟人谈笑觞咏，穷达夷险，洞见肺肝，皆不能隐，真写心者矣。唐摩诘诗人也，前辈谓其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其与苔矶同一志趣欤？故曰写照非画科比，写形不难，写心惟难，写之人尤其难者，良有以也。

《诗》云：“泾以渭浊”；东坡云：“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是泾不自知其浊，而反以渭为浊也。惟杜少陵曰：“回首清渭滨”，深得其旨。冯深居题道士郑渭滨诗卷云：“江湖曾是饮清波，笔染霜华秋最多。梦里诵君新句好，觉来无奈月明何。”

竹为植物，出地不肤寸，与凡草木同；及解箨，柯叶横出，干三四丈，畸焉！盖凡卉，秋受霜，冬被雪，槁折毁裂如无生，独此君方婵娟整秀，坐视霜雪而自若，岂凡草木比哉？故君子亦若是，平居应接交游，诩诩怡怡，若庸人也，倏事有不可于心，人皆戚戚我独愕愕，物悉流矣身独止焉，是亦此君之不以霜雪而改柯易叶也。子猷曰："不可一日无此君"，苏长公曰："无竹令人俗"，岂为观美耶？借竹以养性不为俗子之归耳。古今诗人，风流意度，清节高趣，政自不凡，如竹可爱，使人一见，洒然意消。余得俗子之诗曰："俗子俗到骨，一揖已溷人。"不知此曹面何得有许尘？正子猷、长公之所畏避者也。

《颜氏家训》云："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有不学者，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呼徵质为周郑，谓霍光为博陆，上荆州必称峡西，下杨都要云海郡，言食则糊口，道钱则孔方，问移则楚丘，论婚则燕尔，及王则无不仲宣，语刘则无不公干，若此之类，转相祖述，讹以传讹，问之则不知源流，施之则时复失所，殊可笑而不可化也。"平江里巷传习呼营妓之首曰丁魁、朱魁，谓城之门曰阊关、齐关。若然，则黄魁、卫魁，贵贱不分，雌雄莫别；而涌金关、候潮关与函谷关、大散关杂称之，亦莫知是何地头矣：是亦可笑而不可化者矣。

鹤林玉露

[宋]罗大经撰　刘淑强整理

《鹤林玉露》十八卷，南宋罗大经撰。是书“多因事抒论，不甚以纪事为主”，“体例在诗话、语录之间，详于议论而略于考证。”然“博而匪滥，醇而寡疵”，尤其是有关南宋的部分内容，颇能补史之未备。该书版本可分两个系统：一是分甲、乙、丙三编的十八卷本；一是不分编的十六卷本。今人亦有据上述系统而成的点校本，其中以王瑞来点校整理的中华书局本最为精良。本整理本以近人夏敬观校十八卷本的日本宽文本为底本，参以十八卷本的明活字本、明陆师道钞本及明谢天瑞校十六卷本以及今人整理本等而成。

甲　编

余闲居无营，日与客清谈鹤林之下。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令童子笔之。久而成编，因曰《鹤林玉露》。盖“清谈玉露蕃”，杜少陵之句云尔。时宋淳祐戊申正月望日，庐陵罗大经景纶。

卷　一

《孟子》释《公刘》之诗曰：“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释《烝民》之诗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两字，意义粲然。六经古注，亦皆简洁，不为烦辞。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广，议论太多，曰：“说得虽好，圣人从初却元不曾有此意。”虽以吕成公之《书解》，亦但言其热闹而已，盖不满之辞也。后来文公作《易传》、《诗传》，其辞极简。

唐张参为国子司业，手写九经，每言读书不如写书。高宗以万乘之尊，万几之繁，乃亦亲洒宸翰，遍写九经，云章烂然，终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尝御书《汉光武纪》赐执政徐俯，曰：“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圣学之勤如此。

《史记》：张仪论韩地险恶曰：“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此倒句也。昌黎文：“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亦此类。

《春秋》：“星陨如雨。”释者曰：“如，而也。”欧阳公《集古录》载《后汉郭先生碑》云：“其长也，宽舒如好施，是以宗族归怀。”东坡得古镜，背有铭云：“汉有善铜，出白杨，取为镜，清如明。”皆训“如”为“而”也。

昌黎《汴州诗》云：“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为汴州之乱、留后陆长源遭杀作也。方董晋帅汴，昌黎在幕中。晋专行姑息，知军骄难制，变在旦夕。且死，遗戒丧车速发。及长源代之，绳以严急，军果乱，官属多死之。昌黎随晋丧已去汴，获免。夫长源固失矣，晋不能酌宽猛之中，潜消事变，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产后来之祸，又不能先以一语忠告长源，乌得无罪？昌黎在幕中，盖亦与有责矣。此诗末句，似有愧于中，而为自解之辞。

《左氏传》：鞌之战，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齐师败绩，丑父与公易位，为晋韩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而逃。韩厥献丑父，郤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此与纪信诈乘汉王之车，以免高祖者何异？晋宥丑父，而楚焚纪信。项氏之不长也，宜哉！

张魏公贬零陵，有书数箧自随，谗者谓其中皆与蜀士往来谋据西蜀之书。高宗命遣人尽录以来。临轩发视，乃皆书册，虽有尺牍，率皆忧国爱君之语。此外唯葛裘布衾，类多垢敝。上恻然曰："张浚一贫如此哉！"乃遣使驰赐金三百两。秦桧令宣言于外，谓赐浚死。门生从者闻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当死，若果如所传，朝服拜命，就戮以谢国家可也，何以泣为？"问使者为谁，曰："殿帅杨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诚欲诛浚，必不遣其子来。"已而使者拜于马前，乃获赐金之命。公之在秦也，开幕延贤，铸铜为印，形迹似稍专，故有以来谗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赖赐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贤乎？

古诗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渊明以五字尽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东坡云"意长日月促"，则倒转陶句尔。

《吕氏春秋》云："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注云："兹，年也。"《公羊传》云："诸侯有疾曰负兹。"注云："兹，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兹为年。古诗云："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左氏传》"五稔"，杜诗"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桓温雄猛盖一时，宾僚相从燕赏，岂应有失礼于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祢正平亵服掺挝嫚侮曹瞒之意。陶渊明，嘉之甥也。为嘉作传，称其在朝仗正顺，门无杂宾。则嘉亦一时之望，乃肯从温，何也？温尝从容谓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驭卿。"亦颇有相靳之意。辛幼安《九日》词云："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莫倚忘怀，西风也解，点检尊前客。凄凉今古，眼中三两飞蝶。"意谓嘉不当从温，故西风落其帽以贬之，若免冠然。

周瑜赤壁、谢安淝水、寇莱公澶渊、陈鲁公采石，四胜大略相似。杜牧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亦著矣。谢安围棋别墅，真是矫情镇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渊之役，毕士安有相公交取鹘仑官家之说，高琼有好唤宰相来吟两首诗之说，则当时策略，亦自可见。"天发一矢胡无酋"，荆公句意与杜牧同。采石之师，若非逆亮暴急嗜杀，自激三军之变，亦未驱攘。是时亮虽遭戕，虏师北归，纪律肃然，无一人叛亡，此岂易胜之师乎！朱文公曰："谢安之于桓温，陈鲁公之于完颜亮，幸而捱得他死尔。"要之吴、晋乃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张仪云："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二语用兵者所当知。

守城必劫寨。刘信叔守顺昌，以数千人摧兀术数十万众，是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尔。

楚公子微服过宋，门者难之。其仆操棰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晋王廞之败，沙门昙永匿其幼子华，使提衣囊自随。津逻疑之，永诃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数十，由是得免。宇文泰与侯景战河上，马逸坠地，李穆见之，以策挟泰背曰："笼东军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为贵人，与之马，与俱还。三事相类，若郭子仪杀羊而裴谞劾之，李诉进马而温造弹之，亦此意也。

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谓河南乃宋朝陵寝所在，愿反侵地。至能奏曰："兹事至重，合与宰相商量，臣乞以圣意谕之，议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为未可，而圣意坚不回。至能遂自为一书，述圣语。至虏庭，纳之袖中。既跪进国书，伏地不起。时金主乃葛王也，性宽慈，传宣问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书，奏曰："臣来时，大宋皇帝别有圣旨，难载国书，令臣口奏。臣今谨以书述，乞赐圣览。"书既上，殿上观者皆失色。至能犹伏地。再传宣曰："书词已见，使人可就馆。"至能再拜而退。虏中群臣咸不平，议羁留使人，而虏主不可。至能将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于国书中明报，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堕欺罔之罪。"虏主许之。报书云："口奏之说，殊骇观听，事须审处，邦乃孚休。"既还，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会同馆，守吏微言有羁留之议，乃赋诗曰："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沤浮。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解乳不。"

范文正公云："常调官好做，家常饭好吃。"余谓人能甘于吃家常饭，然后甘于做常调官。

郑注召对浴堂门，彗长三尺；韩琦赐第集英殿，云见五色。君子小人之进，天象昭昭如此。

《五代史》：汉王章为三司使，征利剥下。缗钱出入，元以八十为陌，章每出钱陌，必减其三，至今七十七为官省钱者，自章始。然今官府于七十七之中，又除头子钱五文有奇，则愈削于章矣。

唐初，萧铣据荆襄，败于李靖，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犹十万人。李煜据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数万。本朝靖康之祸，勤王之师，至者绝少。纵有之，率皆望风奔溃，不敢向贼发一矢。盖五代以前，兵寓于农，素习战斗，一呼即集。本朝兵费最多，兵力最弱，皆缘官自养兵。绍兴中，张魏公在川陕，奏以王庶帅兴元，制置利、夔两路军事。于兴、洋、金、蓬、开、达诸州，令县选强壮。两丁取一，

三丁取二，户与免物力钱二百五十千。五十人为一队，置队长。以知县为军正，尉为军副。月阅于县，春秋阅于郡。不半月，有兵二十万。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备空虚。陈福公首献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会罢相，遂格。然两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规。开禧用兵，禁旅多败，而两淮山水寨万弩手率有功，特为官军所嫉，无以慰其心尽其力耳。丙寅，虏大举南牧，围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诸处兵，与湖北义勇俱往救。诸郡兵不待见敌而溃，所过钞略，甚于戎寇。独义勇随其帅进退，不敢有秋毫犯，盖顾其室家门户故也。张宣公帅荆州，与朱文公书云："郭杲尝献缓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刘信叔、刘共父皆尝有此论，真谬计也。纵贼入肝脾里，何以为国？上付公以北门，当尽力报国，要军要粮，此间当应副，事苟不济，守臣仗节而死尔。'郭闻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义勇二万六千人也。"

孝宗命吕成公诠择国朝文章，成公尽翻三馆之储，逾年成编，赐名《文鉴》。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熙之际，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词古；熙宁、元祐之词达。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成公为此书，朱文公、张宣公殊不以为然，谓伯恭无意思承当，此事便好截下，因以发明人主之学。昔温公作《资治通鉴》，可谓有补治道，识者尚惜其枉费一生精力，况《文鉴》乎？

辛幼安《晚春》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乱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迷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至德也已。其《题江西造口》词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因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词云："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不?"此词集中不载，尤隽壮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陈同甫，若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

古今称大人，其义不一。《左氏传》：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谓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养其大者为大人。"昌黎《王适墓志》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谓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见大人"，则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称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对疏广曰："从大人议。"则叔父亦可称大人。范滂将就诛，与母诀曰："大人割不忍之爱。"则母亦可称大人。

俗语称利市，亦有所祖。《左氏传》：郑人盟商人之辞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

杨诚斋为零陵丞，以弟子礼谒张魏公。时公以迁谪故，杜门谢客。南轩为之介绍，数月乃得见。因跪请教，公曰："元符贵人，腰金纡紫者何限，惟邹至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诚斋得此语，终身厉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怅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鳞请剑，以忠鲠南迁，幸遇时平主圣。老矣，不获遂所愿矣！"立朝时，论议挺挺。如乞用张浚配享，言朱熹不当与唐仲友同罢，论储君监国，皆天下大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杨万里也有性气。"故其自赞云："禹曰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

胡澹庵见杨龟山，龟山举两肘示之曰："吾此肘不离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张无垢谪横浦，寓城西宝界寺。其寝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辄执书立窗下，就明而读，如是者十四年。洎北归，窗下石上，双趺之迹隐然，至今犹存。前辈为学，勤苦如此。然龟山盖少年事，无垢乃晚年，尤难也。

欧阳公居永丰县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谓泷冈阡是也。厥后奉母郑夫人之丧归合葬，载青州石镌阡表。石绿色，高丈余，光可鉴，阡近沙山太守庙。襄事祷于庙，祝板犹存。曰："大事有日，阴云屡兴，假以三日之晴，则拜神之赐，其敢忘报！"执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讳观，又不可立观，乃立青阳宫。然公自葬郑夫人之后，不复归故乡。其作《吉州学记》云："幸余他日，因得归荣故乡。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献酬之酒，而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虽有此言，而迄不践。乐颖昌山水，作《思颖》

诗，退休竟卜居焉。前辈议其无回首敝庐、息间乔木之意。近时周益公归休，尹直卿以诗贺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归田去作颍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杀青原白鹭洲。"

寿皇在宫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宫妾莫得睨视。尝游后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黄门取之。二人竭力曳以来，盖精铁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阴自习劳苦如此。

东坡赞文与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席子择遭丧，山谷怜其贫，纠合同志者助之，其辞云："富者不仁，理难共语，仁者不富，执难独成。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扶之者众也。愿与诸君同力振之。"二帖余皆见其真迹，坡、谷集所不载。

太学蕴道斋有小池，忽一鸥飞来，容与甚久。一同舍生题诗云："朝来池上有斯事，火急报教同舍知，昨夜雨余春水满，白鸥飞下立多时。"读者赏其酝藉。

卷　二

周益公参大政，朱文公与刘子澄书云："如今是大承气证，渠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尔。"呜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犹恨当国者不用大承气汤，况下于乾淳者乎！然历考往圣，如孔子相鲁，而下大承气汤，固是对证。大舜继尧，亦不免下大承气汤。信矣，文公之为名言也。益公初在后省，龙大渊、曾觌除阁门，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后入直翰林，觌以使事还，除节钺，人谓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词云："八统驭民，敬故在尊贤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气汤也。

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果摄，则《春秋》不称公。《春秋》称公，则隐公非摄，无疑也。"此论未然，《春秋》虽不书隐公居摄，而于两书仲子之事，自隐然可见。夫母以子贵，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将立，则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为而归其赗，鲁国何为而考其官？今也归赗而不嫌渎乱之讥，考官而加严事之礼，徒以桓之将为君也。桓将为君，则隐之摄着矣。或曰，隐摄则何以称公？东坡曰："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此论亦未然，周公之摄也，诰命之际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尝自称王乎？窃意鲁史旧文，必着隐公摄位之实，去摄而书公，乃仲尼之特笔，一以着隐之不当逊，一以着桓之不当立，二者皆非也。欧公论隐公、赵盾、许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为《春秋》者，正当显微阐幽，若但直书其事，则夫人能之矣，何为游、夏不能措一辞哉！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奸富也，而务本之农，皆为仆妾于奸富之家矣。呜呼，悲夫！

一顾倾城，再顾倾国，色也。大者倾城，下者倾乡，富也。货色之不祥如此哉！

《吴子》之正、《孙子》之奇，兵法尽在是矣。《吴子》似《论语》，《孙子》似《孟子》。

朱文公《与庆国卓夫人书》云："五哥岳庙，闻尊意欲为五哥经营干官差遣，某切以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坏却心性，盖其生长富贵，本不知艰难，一旦仕宦，便为此官，逐司只有使长一人可相拘辖，又多宽厚长者，不欲以法度见绳。上无职事了办之责，下无吏民窃伺之忧。而州县守令，执反出己下，可以陵轹，故后生子弟为此官者，无不傲慢纵恣，触事懵然。愚意以为可且为营一稍在人下职事、吃人打骂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与求干官，乃是置之有过之地，误其终身。"前辈爱人以德，至于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刘公子羽之妃，枢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与刘盖姻娅。初，文公之父韦斋疾革，手自为书，以家事属少傅。韦斋殁，文公年十四，少傅为筑室于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书与白水刘致中云："于绯溪得屋五间，器用完备，又于七仓前得地，可以树，有圃可蔬，有池可鱼，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视卓夫人犹母云。

《五代史》：汉王章不喜文士，尝语人曰："此辈与一把筭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筭子，本俗语，欧公据其言书之，殊有古意。温公《通鉴》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纵横"，不如《欧史》矣。

农圃家风，渔樵乐事，唐人绝句模写精矣。余摘十首题壁间，每菜羹豆饭饱后，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窗竹榻间，令儿童吟诵数过，自谓胜如吹竹弹丝。今记于此：韩偓云："闻说经旬不启关，药窗谁伴醉开颜。夜来雪压村前竹，剩看溪南几尺山。"又云："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长孙佐辅云："独访山家歇还涉，茅屋斜连隔松叶。主人闻语未开门，绕篱野菜飞黄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庐，谷雨干时偶自锄。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韦庄云："南邻酒熟爱相招，蘸甲倾来绿满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渔樵。"杜荀鹤云："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蓬底独斟时。醉来睡着无人唤，流下前滩也不知。"

陆龟蒙云："雨后沙虚古岸崩，渔梁移入乱云层。归时月落汀洲暗，认得妻儿结网灯。"郑谷云："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李商隐云："城郭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石渔樵路，薄暮归来雨湿衣。"张演云："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对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唐人柳诗云："水边杨柳绿烟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诵之，取其兴也。

宋文帝时，司徒义康颛总朝权，四方馈遗，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尝冬月啖柑，叹其形味并劣，义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浸不能平，义康旋以罪废。唐代宗谓李泌曰："路嗣恭献琉璃盘九寸，乃以径尺者遗元载，须其至议之。"赖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载竟诛。吕许公不肯多进淮白鱼，盖惩此也。秦桧之夫人，常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与其馆客谋，进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果然！"盖青鱼似子鱼而非，特差大耳。观此，贼桧之奸可见。

魏鹤山《天宝遗事》诗云："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盏酌寿王妃。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俗所谓"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说载，明皇自蜀还京，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也。"明皇愧且笑。

逆亮窥江，刘锜已病，亦同捍御。未几，亮歼，锜亦殂，特赠太尉。周益公行词云："岑彭殒而公孙亡，诸葛死而仲达走。虽成功有命，皆莫究于生前；而遗烈在人，可徐观于身后。"读者服其的切。益公常举似谓杨伯子曰："起头两句，须要下四句议论承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

绍兴中，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张魏公为都督，奏罢之，命参谋吕祉住庐州节制。光世颇得军心，祉，儒者，不知变，绳束顿严，诸军忿怨。统制郦琼率众缚祉，渡淮归刘豫。魏公方宴僚佐，报忽至，满座失色。公色不变，徐曰："此有说，第恐虏觉耳。"因乐饮至夜分，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遗琼，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军以归。"虏得书，疑琼，分隶其众，困苦之，边赖以安。南轩言："符离之役，诸军皆溃，唯存帐下千人。某终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寝，鼻息如雷。先公心法，如何可学！"

游诚之，南轩高弟。尝言："《易》有太极，而周子加以无极，何也？试即吾心验之，方其寂然无思，万善未发，是无极也。虽云未发，而此心昭然，灵源不昧，是太极也。"闻者服其简明。其诗亦可爱，如"春风未肯催桃李，留得疏篱浅淡香"，"平生意思春风里，信手题诗不用工"，"闲处漫忧当世事，静中方识古人心"，皆有味。

齐封田婴于薛，号靖郭君，专齐之权。尝欲城薛，客谓曰："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砀而失水，则蝼蚁制焉。今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苟有失齐，虽隆薛之城至于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积金帛于郿坞，曰："事成，雄据天下，事不成，守此坞足矣。"人之智愚相远乃如此。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鹦鹉也。"朱文公曰："今时秀才，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义。"此即所谓能言鹦鹉也。夫下以言语为学，上以言语为治，世道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见能言之鹦鹉，乃指为凤凰鸑鷟，惟恐其不在灵台灵囿间，不亦异乎？

黄伯庸代宰相贺雪表云："招来众彦，无昼卧洛阳之人；激励三军，有夜入蔡州之志。"词意壮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汉使啮毡，未必得匈奴之要领；楚军挟纩，惟当坚祈父之爪牙。"语虽巧，颇牵强。

唐李商隐《汉宫诗》云："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犹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讥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无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犹徘徊台上，庶几见之，且胡不以一物验其真妄乎？金盘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长生，此方士之说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赐之，若服之而愈，则方士之说，犹可信也，不然，则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间，委蛇曲折，含不尽之意。

《汉·食货志》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谓每日又得半夜，为四十五日也。然则农之宵尔索绹，儒之短檠夜诵，岂可少哉！胡澹庵书遗从子维宁曰："古之君子，学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体欲其日强，行欲其日见，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日见其所不见，一日不使其穷俛焉。其爱日如是足矣，犹以为未也，必时习焉，无一时不习也。必时敏焉，无一时不

敏也。必时术焉，无一时不术也。必时中焉，无一时不中也。其竞时如是，可以已矣，犹以为未也，则曰夜者日之余也，吾必继晷焉，灯必亲，薪必然，膏必焚，烛必秉，蜡必濡，萤必照，月必带，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则记。呜呼！如此极矣，然而君子人曰，终夜不寝，必如孔子，鸡鸣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则何时而已耶？范宁曰：'君子之为学也，没身而已矣。'"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长孙道生一熊皮障泥数十年，盖贵而能俭。若渊明"十年着一冠"，则言其贫也。

敖器之善察脉，尝言心脉要细、紧、洪，备此三者，大贵大贤也。赵季仁举似谓余曰："此非论脉，乃是论学。"余曰："小心翼翼，细也。务时敏，紧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汉高祖谓项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语理意甚长。《左氏传》：齐败于鞍，晋人欲以萧同叔子为质，齐人曰："萧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孟子》曰："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然则非自杀之，一间耳。"高祖之语，与此暗合。史谓不修文学，而性明达，此类是也。项羽迄不杀太公，有感于斯言矣。乃知鸷猛之人，胸中未尝无天理，特在于有以发之耳。

"九金聚粹，共图魑魅之形；孤剑埋光，尚负斗牛之气。"此吕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为邪如此，人主于何以辨之？

卫青少服役平阳公主家，后为大将军，贵显震天下。公主仳离择配，左右以为无如大将军。公主曰："此我家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择群臣，贵显无逾大将军者，迄归大将军。丁晋公起甲第，巨丽无比。军卒杨杲宗躬负土之役，劳苦万状。后杲宗以外戚起家，晋公得罪贬海上，朝廷以其第赐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有！杨诚斋诗云："君不见河阳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见武昌柳，春作金丝秋作帚。人生马耳射东风，柳色桃花却长久。秦时东陵千户侯，华虫被体腰苍璆。汉初沛邑刀笔吏，折腰如磬头抢地。萧相厥初谒邵平，中庭百拜百不应。邵平后来谒萧相，故侯一拜一惆怅。万事反覆何所无，二子岂是大丈夫！穷通流坎皆偶尔，抟扶未必贤抢榆。华胥别是一天地，醉乡何尝有生死，侬欲与君归去来，千愁万恨付一杯。"

朱文公云："二苏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倾危变幻之习。"又云："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谓此文公二十八字弹文也。自程苏相攻，其徒各右其师。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特赠太师，学者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文公每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编《楚辞后语》，坡公诸赋皆不取，惟收《胡麻赋》，以其文类《橘颂》。编《名臣言行录》，于坡公议论，所取甚少。

陈了翁日与家人会食，男女各为一席，食已，必举一话头，令家人答。一日问曰："并坐不横肱，何也？"其孙女方七岁，答曰："恐妨同坐者。"

魏鹤山云："某尝以吕文穆《夹袋册》，韩忠献《甲乙丙丁集》，吕正献《掌记》，曾宣靖《雌黄公议》，司马公《荐士编》，陈密《学章稿》，范文献《手记》，近世虞忠肃《翘材馆录》之类，粹为一编，名《达贤录》，亦使士大夫识得行己用世规模，须是推诚心，布公道，集谋虑，广忠益，不惟资人辅己，济一旦之用。往往居德养才，流风所被，薰习演迤，逮乎数世，乃是先知先觉职分当然。"鹤山此论可谓任重道远。然荐士非难，识士为难。卞和之识玉，九方皋之识马，此岂有法之可传哉！若识鉴未至，徒以偏驳锢滞之意见，称量摸索，其不为王荆公者几希！荆公尝曰："当今可望者，惟吕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极高，但为流俗所毁耳。"呜呼！《翘材》之所延，《夹袋》之所载，使尽如荆公之选抡，则是蛇虺之渊，虎狼之薮也，其流毒可胜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识足以辨小人，可以为大臣矣。

有日者谒黄直卿，云善算星数，知人祸福。直卿曰："吾亦有个大算数，《书》曰：'惠迪吉，从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个数，亘古今不差，岂不优于子之算数乎？"

真西山论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谓百姓之有此色，正缘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是咬得菜根之人，则当必知其职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无饭吃。

高适五十始为诗，为少陵所推。老苏三十始读书，为欧公所许。功深力到，无早晚也。圣贤之学亦然，东坡诗云："贫家净扫地，贫女巧梳头。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话头，接引穷乡晚学之士。

徐渊子《九日诗》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谁怜老孟嘉？牢裹乌纱莫吹却，免教白发见黄花。"时一朝士和云："呼儿为我整乌纱，不是无心学孟嘉，要摘金英满头插，明朝还是过时花。"二诗兴致皆佳，未易优劣。

豫章旅邸，有题十二字云："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邹景孟表而出之，以为奇语。吾乡前辈彭执中云："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自古盗贼，如黄巢、侬智高，败绩之后，皆能脱身自免。巢髡发为僧，题诗自赞，有"铁衣着尽着僧衣"之句，智高败后，惟金龙衣在，或谓入海，或谓奔大理国。淳熙间，江湖茶商相挺为盗，推荆南茶驵赖文政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从，曰："天子无失德，天下无他衅，将以何为？"群凶不听，以刃胁之，黾勉而从。文政知事必不集，阴求貌类己者一人，曰刘四，以煎油糍为业，使执役左右。辛幼安为江西宪，亲提死士与之角。困屈请降，文政先与渠魁数人来见，约日束兵。既退，谓其徒曰："辛提刑瞻视不常，必将杀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则曰："宁断吾首以降，死先后不过数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斩刘四之首，使伪为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军迄不知其首级之伪也。

嘉定间，加史丞相实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谁也，负孟轲济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经句而帖妥，然过谀失体。勋德如韩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过曰："保兹天子，进无浮实之名；正是国人，退有顾言之行。"或谓荆公素不满于魏公，故无甚褒之词，非也，王言之体当然耳。

卷　三

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宁宗喜，令点句以来。他日文公请问，上曰："宫中常读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说曰："陛下既知学问之要，愿勉强而力行之。"退谓其徒曰："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然是时，韩侂胄自谓有夹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进对面谏，又约吏部侍郎彭子寿请对，面发其奸。且以书白赵丞相，云当以厚赏酬其劳，勿使干预朝政。侂胄于是谋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闵卿耆老，当此隆冬，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内侍王德谦径遣付下，宰相执奏，台谏给舍争留，皆不从。时子寿出护使客，回则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间，向宗良兄弟止缘交通宾客，漏泄机密，陈瓘抗章劾之。谓自古戚里侵权，便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国之本。亦如州县之政，只要权出守令，若子弟亲戚交通关节，则奸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为，不止如宗良，而朝无陈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后用袁佐，谏官尚能论之使惧。不谓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无一人敢出一语，则其声埶可知矣。"上甚嘉纳，谓宰相曰："侂胄是朕亲戚，龟年是朕旧学，极是难处。"宰相进两留之说，且谓龟年性刚，乞宣谕留之。上曰："此人质直，兼是随龙旧僚，四人两人罢，一人忧去，只有龟年，有事肯来说，如此区处甚好。"其晚忽降省札，直批彭龟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众君子皆逐矣。上始初虽为侂胄所误，然三十一年敬仁勤俭如一日。天文示变，斋心露祷。禁中酒器，以锡代银。上元夜尝荧烛清坐，小黄门奏曰："官家何不开燕？"上愀然曰："尔何知，外间百姓无饭吃，朕饮酒何安？"尝幸聚景园，晚归，都人观者争入门，蹂践有死者。上闻之深悔，自是不复出。文公格心之效，终不可泯。陈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严恭而事帝。虽不明不敏，有惭四海望治之心。然无怠无荒，未始纵一毫从己之欲。"真能写出宁宗心事，天下诵之。

杜陵诗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诗云："辍耕扶日月，起废极吹嘘。"或谓虚实不类。殊不知生为造，成为化，吹为阴，嘘为阳，气势力量，与日月字正相配也。

观李斯《逐客》之书，则秦固以客兴；观齐人《松柏》之歌，则齐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择耳。子思、孟轲、荀卿、子顺，亦当时之客也，如时君之不用何？用之，则秦之客又何足道！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庆元诸老之门，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说》一篇。其词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恶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内则畏父母，畏尊长，《诗》云'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又曰'岂敢爱之，畏我诸兄'是也。外则畏师友，古语云'凛乎若严师之在侧'，逸《诗》曰'岂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则畏天，俯则畏人，《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礼不敢为，非义不敢动。一念有愧，则心为之震悼；一事有差，则颜为之忸怩。战兢自持，日寡其过，而不自知其入于君子之域矣。苟惟内不畏父母尊长之严，外不畏朋侪师友之议，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惧其不日而为小人之归也。由是而之，习以成性，居官则不畏三尺，任职则不畏简书，攫金则不畏市人。吁！士而至此，不可以为士矣，仲尼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为彼计也，盖将以防吾心之纵，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书》曰'成王畏相'，孰谓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以圣贤之聪明，且有所畏，《鲁论》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圣人之言。'孰谓学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则畏之时义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效切磋于朋友云。"先君此说出，一时流辈潜心理学者，咸以为不可易。余同年欧阳景颜跋云："造道必有门，伊洛先觉，以持敬为造道之门，至矣，尽矣。盖敬，德之聚也。此心才敬，万理森列。此身才敬，四体端固。繇勉强至成熟，此心此身，敛然法度中，可以为人矣。然世之作伪假真者，往往窃持敬之名，盖不肖之实，内虽荏，而色若厉焉，行无防检，而步趋若安徐焉。识者病之，至有效前辈打破敬字以为讪侮者，又有以高视阔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惩绝者。一世杰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叶水心作《敬亭后记》，至不以张思叔之言为然，谓敬为学者之终事。仆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阳，谒竹谷罗先生，以所著《畏说》见教，仆醒然若有所悟。呜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长，畏天命，畏师友，畏公论，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则其敬也，莫非体察在己实事，见面盎背，临渊履冰。以伪自盖者，能之乎？高视阔步，幅巾大袖，假声音笑貌以为敬，求之于父母兄长师友之间，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许之乎！盖先生以实而求敬，故其敬不可伪。世人以虚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说也，羽翼吾道，其功岂浅浅哉！至此，则敬不可伪为，而攻持敬者，当自息矣。

绍熙甲寅，太学诸生拟《劝行乐表》云："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通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以劝为讽，字字有来历。

苗刘之乱，张魏公在秀州，议举勤王之师。一夕独坐，从者皆寝，忽一人持刃立烛后。公知为刺客，徐问曰："岂非苗傅、刘正彦遣汝来杀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则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书，宁肯为贼用？况公忠义如此，岂忍加害！恐公防闲不严，有继至者，故来相告尔。"公问："欲金帛乎？"笑曰："杀公何患无财！""然则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问其姓名，俯而不答，摄衣跃而登屋，屋瓦无声。时方月明，去如飞。明日，公命取死囚斩之，曰："夜来获奸细。"公后尝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贤于钼麑矣。孰谓世间无奇男子乎？殆是唐剑客之流也。

张宣公《题南城》云："坡头望西山，秋意已如许。云影度江来，霏霏半空雨。"《东渚》云："团团凌风桂，宛在水之东。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丽泽》云："长哦伐木诗，伫立以望子。日暮飞鸟归，门前长春水。"《濯清》云："芙蓉岂不好，濯濯清涟漪。采去不盈把，惆怅暮忘饥。"《西屿》云："系舟西岸边，幅巾自来去。岛屿花木深，蝉鸣不知处。"《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鱼可数。却上采菱舟，乘风过南浦。"六诗闲澹简远，德人之言也。

陶渊明《赠长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老苏《族谱引》云："服始乎衰，而至于缌，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涂人也。吾所与相视如涂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渊明诗意，诗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胡澹庵乞斩秦桧得贬，卢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诗送之曰："痴儿不了公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亦贬辰阳。太府寺丞陈刚中，字彦柔，以启贺之云："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经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谁能屈大丈夫之志，宁忍为小朝廷之谋。知无不言，愿请尚方之剑；不遇故去，聊乘下泽之车。"亦贬安远宰。卢溪晚年，孝宗召赴阙、除直秘阁，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寿逾九十。寺丞竟死安远，无子，其妻削发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县江滨有石材庙，隆祐太后避虏，御舟泊庙下。一夕，梦神告曰："速行，虏至矣！"太后惊寤，即命发舟指章贡。虏果蹑其后，追至造口，不及而还。事定，特封庙神刚应侯。寺丞南行，题诗庙柱云："疏爵新刚应，论功旧石材。能形文母梦，还讶佞人来。海市为谁出，衡云岂自开。乞灵如见告，逐客几时回。"卒不如其愿，悲夫！

杨诚斋初欲习宏词科，南轩曰："此何足习，盍相与趋圣门德行科乎？"诚斋大悟，不复习，作《千虑策》，论词科可罢曰："孟献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详，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词科哉！"晚年作诗示儿云："素王开国道无臣，一榜春风放十人。莫羡榜头年十八，旧春过了有新春。"

昌黎《记梦》诗末句云："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朱文公定"宁"字作"能"字，谓神仙亦且护短凭愚，则与凡人意态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谄媚，自在世间可也，安用巢神山以从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渊夐别。

张耳、陈余，魏之名士。秦闻此两人名，购求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二人变名姓之陈，为里监门。里吏尝笞余，余欲起，耳蹑之，使受笞。吏去，耳引余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见，过余远矣。余卒败死泜水上，而耳事汉，富贵寿考，福流子孙，非偶然也。大智大

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岂与琐琐者校乎？东坡论子房，颍滨论刘、项，专说一“忍”字，张公艺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儿”。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也。《左氏传》：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去朋友而言妇姑。又曰：“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妇姑专主于和顺，至于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父慈其子，必教以义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阙失。夫以和倡妇，尤当制之以义。妻以柔从夫，尤当自守以正。盖三者乃三纲也，所系尤重，故于睦雍敬爱之中，必有检方规正之道，庶几各尽其分，而三纲立矣。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说，浸渍士大夫之肺肠，不可得而洗涤。渡江以后，秦桧之说，沦浃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针砭。

朝廷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计较利害之心，便非儒学。绍兴间，张登为尤溪宰。视事之日，请邑之耆老人士相见，首问“天”字以何字对，皆曰“地”。又问“日”字以何字对，皆曰“月”。又问“利”字以何字对，皆曰“害”。张曰：“误矣，人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要寻利去，人人寻利，其间多少事！‘利’字，只当以‘义’字对。”因详言义利之辩，一揖而退。

豺能杀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胜禹，三户可以亡秦。

范睢、蔡泽皆辩士，太史公以之连传。然睢倾危，泽明坦。睢幽险诡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态。泽方入关，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盈虚之正理，睢必俟泽反覆以祸福晓之，乃肯释位。泽为秦相数月，即告老，为客卿以终。进退雍容，过睢远甚。虽然，后之君子固权吝宠，如狡兔之专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祸而不之觉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孟浩然诗云“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数尺”，子美视浩然为前辈，岂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浑涵，子美之句精工。

陆羽《茶经》，裴汶《茶述》，皆不载建品。唐末，然后北苑出焉。本朝开宝间，始命造龙团，以别庶品。厥后丁晋公漕闽，乃载之《茶录》。蔡忠惠又造小龙团以进。东坡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宦官宫妾之爱君也。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相亚，而进茶一事，乃侪晋公，君子之举措，可不谨哉！

皇祐间，吴中大饥。范文正公领浙西，乃纵民竞渡，与僚佐日出燕湖上，谕诸寺以荒岁价廉，可大兴土木。于是，诸寺工作鼎新。又新仓廒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公乃条奏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转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惟杭饥而不害。近时莆阳一寺，规建大塔，工费巨万。或告侍郎陈正仲曰：“当此荒岁，寺僧剥敛民财，兴无益之土木，公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过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为之乎？莫非佣此邦之人为之也。敛之于富厚之家，散之于贫窭之辈，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赢得一塔耳。当此荒岁，惟恐僧之不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东坡希慕乐天，其诗云：“应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然乐天酝藉，东坡超迈，正自不同。魏鹤山诗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弹泪送人归。谁言苏白名相似，试看风骚赤壁矶。”此论得之矣。

杨诚斋在馆中，与同舍谈及晋于宝，一吏进曰：“乃干宝，非于也。”问何以知之，吏取韵书以呈，“干”字下注云：“晋有干宝。”诚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师。”

绍兴省试：《高祖能用三杰赋》。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韵押“运筹帷帐”。考官以《汉书》乃“帷幄”，非“帐”字，不敢取。出院以语周益公，公曰：“有司误，非作赋者误也，《史记》正是‘帷帐’，《汉书》乃作‘幄’。”

寿皇问王季海曰：“‘聋’字何以从‘龙耳’？”对曰：“《山海经》云：‘龙听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义。一日行圃，见畦丁莳蔗横瘗之，曰：“它时节节皆生。”公悟曰：“蔗，草之庶生者也。”字义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谓之天，是诚妙矣，然不可强通者甚多。世传东坡问荆公：“何以谓之波？”曰：“波者，水之皮。”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说》成，以为可亚六经。作诗云：“鼎湖龙去字书存，开辟神机有圣孙。湖海老臣无四目，漫将糟粕污修门。正名百物自轩辕，野老何

知强讨论。但可与人漫酱瓿，岂能令鬼哭黄昏。”盖苍颉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胡忠简公为举子时，值建炎之乱，团结丁壮，以保乡井。隆祐太后幸章贡，虏兵追至，庐陵太守杨渊弃城走。公所居曰芗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领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恶少乘间欲攘乱，斩数人乃定。张榜责杨渊弃城之罪，募人收捕。渊惧，自归隆祐，隆祐赦之，降敕书谕胡铨。事定，新太守来，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乡井耳，岂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归芗城。杨忠襄公少处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友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趋而归，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人徒见忠简以一编修官乞斩秦桧，甘心流窜，忠襄以金陵一倅唾骂兀术，视死如归，岂知其自为布衣时，所立已卓然矣。

王梅溪守泉，会邑宰，勉以诗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隐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邑宰皆感动。真西山帅长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诗曰：“从来官吏与斯民，本是同胞一体亲。既以脂膏供尔禄，须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辈当如汉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烦散作十分春。”盖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司马温公云：“此三代圣人之法，非李悝、耿寿昌所能为也。”陈止斋曰：“《周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盖年下则出，恐谷贵伤民也，年上则敛，恐谷贱伤农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殍而不知发。”“检”字，一本作“敛”，盖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岁也，法当敛之。途有饿殍，凶岁也，法当发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时，无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废于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为也。

郭冲晦谓刘信叔曰：“处事当以简易，何则？简以制繁，易以制难，便不费力。乾坤之大，所以使万物由其宰制者，不过此二字，况于人乎！”冲晦此论，可谓洞见天地万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韩信多多益办，只是一简字。狄武襄夜半破昆仑关，只是一易字。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时梦谒大乾，梦怀刺候谒庙庑下，谒者索刺，出诸袖，视其题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觉。后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闽。请迓者及门，思前梦，恐官止此，不欲行。亲朋交相勉，乃质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门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与器物不同，如笔止能为笔，不能为砚；剑止能为剑，不能为琴；故其成毁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数。惟人则不然，虚灵知觉，万理兼该，固有朝为跖而暮为舜者，故其吉凶祸福，亦随之而变，难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当充广德性，力行好事，前梦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后把麾持节，官至正郎。

卷　四

嘉定间，当国者惮真西山刚正，遂谓词科人每挟文章科目以轻朝廷，自后，词科不取人。虽以徐子仪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误而黜之，由是无复习者。内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选。殊不知制诰诏令，贵于典重温雅，深厚恻怛，与寻常四六不同。今以寻常四六手为之，往往褒称过实，或似启事谀词，雕刻求工，又如宾筵乐语，失王言之体矣。胡卫、卢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尽扫于胡尘”。太学诸生嘲之曰：“胡尘已被江淮扫，却道江淮尽扫于。”又曰：“传语胡、卢两学士，不如依样画胡卢。”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题明注出何书，仍许上请，中选者堂除教官。然名实既轻，习者亦少。昔孝宗朝，议者欲科举取士，以论策共为一场，制诏表章为一场，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说，遂不果行。余谓若行此法，则举子无不习王言者。习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于其间，他时选拔而用之，何患丝纶之不雅正乎！

杨诚斋丞零陵日，有《春日》绝句云：“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张紫岩见之曰：“廷秀胸襟透脱矣！”

与敌对垒，必分兵以扰之，设诈以疑之。扰之，则其力不给；疑之，则其心不安。力不给，则败；心不安，则遁。

李绩临终，谓其弟德曰：“吾子孙若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必先挝杀之而后以闻。”其言严厉如此。《酉阳杂俎》载，绩孙敬业，年十许岁，勇悍异甚。绩心患之，伺其入林猎兽，纵火焚林，敬业见火至，刳所乘马，入其腹中。火过，浴血而出，迄不能害。临终之戒，为敬业发也。厥后则天之祸，敬业起兵，所谓“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在”者，名义固正，亦狂率矣，卒歼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争之，以绩家事一语而定。唐之子孙，半为血肉，歼宗之祸，非天报耶？

徐渊子诗云：“俸余拟办买山钱，却买端州古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在，买山之事定何年？”刘改之贺其除直院启云：“以载鹤之船载书，入觐之清标如此；

移买山之钱买砚，平生之雅好可知。"渊子词清雅，余尤爱其《夜泊庐山》词云："风紧浪淘生，蛟吼鼍鸣，家人睡着怕人惊。只有一翁扪虱坐，依约三更。雪又打残灯，欲暗还明。有谁知我此时情？独对梅花倾一盏，还又诗成。"

杜陵诗云："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断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又云："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以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噂沓喧竞。其形容精矣。

世传《满江红》词云："胶扰劳生，待足后何时是足？据见定随家丰俭，便堪龟缩。得意浓时休进步，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徒碌碌。谁不爱，黄金屋；谁不羡，千钟禄。奈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费心神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也不须采药访神仙，惟寡欲。"以为朱文公所作。余读而疑之，以为此特安分无求者之词耳，决非文公口中语。后官于容南，节推翁谔为余言，其所居与文公邻，尝举此词问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号"晦庵"云。又《水调歌头》云："富贵有余乐，贫贱不堪忧。那知天路幽险，倚伏互相酬。请看东门黄犬，更听华亭清唳，千古恨难收。何似鸱夷子，散发弄扁舟。鸱夷子，成霸业，有余谋。收身千乘卿相，归把钓鱼钩。春昼五湖烟浪，秋夜一天云月，此外尽悠悠。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洲。"此词乃文公作，然特敷衍檃括李杜之诗耳。

嘉泰中，邓友龙使金，有赂驿吏夜半求见者，具言虏为鞑之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友龙大喜，厚赂遣之。归告韩侂胄，且上倡兵之书，北伐之议遂决。其后王师失利，侂胄诛，友龙窜。或疑夜半求见之人，诳诞误我。然观金虏《南迁录》，其言皆不诬。此必中原义士，不忘国家涵濡之泽，幸虏之乱，潜告我使。惜乎将相非人，无谋浪战，竟孤其望，是可叹也。

杨诚斋自秘书监将漕江东，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区，仅庇风雨。长须赤脚，才三四人。徐灵晖赠公诗云："清得门如水，贫唯带有金。"盖纪实也。聪明强健，享清闲之福十有六年。宁皇初元，与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独不出。文公与公书云："更能不以乐天知命之乐，而忘与人同忧之忧，毋过于优游，毋决于遁思，则区区者，犹有望于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尝自赞云："江风索我吟，山月唤我饮，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

绍熙甲寅，寿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过宫，然犹日临内朝，宰相率百官固请，不从。尝降出一草茅书，言建储事，宰相袖进取旨，上变色曰："储不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数日，宰执再以请，御批有"历事岁久，念欲废闲"之语。寿皇升遐，上不能丧，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寿皇死也，陛下合上辇一出。"随至福宁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处也。"急还内，裤绒为裂。时中外讹言汹汹，或言某将辄奔赴，或言某辈私聚哭。朝士有潜遁者，近幸富人，竞匿重器，都人皇皇。赵忠定在西府，密谋内禅，念莫可达意于寿圣者。韩侂胄，寿圣甥也，乃令阁门蔡必胜潜告之。侂胄遂因知省关礼白寿圣。议始定，忠定令工部尚书赵彦逾戒殿帅郭杲、敕宿卫起居舍人彭龟年告嘉邸备进发。七月甲寅，禫祭，寿圣引宰执至帘下，谕曰："皇帝疾，至今未能执丧，自欲退闲，此御笔也。嘉王可即皇帝位于重华宫，躬行丧礼。"嘉王却避再三，侂胄、必胜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宫提举杨舜卿往南内请八宝，初犹靳予，舜卿传奏云："官家儿子做了。"乃得宝出。事定，侂胄意望节钺，忠定不与。知阁刘弼乘间言曰："此事侂胄颇有功，亦合分些官职与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语侂胄，侂胄未信，谒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谈。侂胄退而叹曰："刘知阁不吾欺。"于是邪心始萌，谋逐忠定矣。

李公甫谒真西山，丐词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饮书房。指竹夫人为题曰："蕲春县君祝氏，可封卫国夫人。"公甫援笔立成，末联云："吁戏！保抱携持，朕不忘两夜之寝。展转反侧，尔尚形四方之风。"西山击节。盖八字用《诗》、《书》全语，皆妇人事，而形四方之风，又见竹夫人玲珑之意。其中颂德云："常居大厦之间，多为凉德之助。剖心析肝，陈数条之风刺；自顶至踵，无一节之瑕疵。"

柳子厚文章精丽，而心术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驳。余尝书其《骂尸虫文》后云：尸虫伏人骸窍间，狙伺隐匿，上诉之帝、意求饮食，人以是多罹咎谪，柳子憎而骂之。余谓尸虫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为耳目，未可骂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虫，世之人而知有尸虫，则岂特摩牙奋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于世哉！色厉内荏，声善实狠，若共、兜、少正卯辈当亦少衰矣。故余谓尸虫之有裨于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祸淫，有藉于尸虫甚切。帝之饮以饮食也，初非赏谗；尸虫之哓哓上诉也，亦非以谗故。仁人君子谓宜彰尸虫之功于天下，俾警焉可矣。骂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虫？谨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动，不违其则，虽有尸虫，将焉攸诉？彼若鼓其谗颊，咀毒衔锋，谓巢由污，龙逢、比干佞，谓周、孔不仁，则帝之聪明，将怒殛之矣。奚听信以降割于我民！设或

循其首以至踵，未能无面热汗下，徒憎其不为己隐，申之以詈焉，余恐祗益其诉帝之说而已。

张宣公帅江陵，道经澧，澧之士子十数辈，执文书郊迎。公喜见须眉，就马上长揖，索其文观之，乃举刘郡守政绩。公掷其文于地曰："诸公之来，某意其相与讲切义理之是非，启告閭阎之利病，有以见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只冷馒头使耳！"跃马径去，澧守上谒，亦不请见。

嘉定间，山东忠义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择人帅山阳，见大夫无可使，遂用许国。国，武人也，特换文资，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国至山阳，偃然自大，受全庭参，全军忿怒，因而杀之。幕客杜子埜，诗人也，亦死焉。初，国之换文资，乔寿朋以书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将。绍兴间，不独张、韩、刘、岳尝为之，杨沂中、吴玠、吴珙、刘锜、王瓘、成闵、李显中诸人亦为之。不特制置使可为，枢密、处置、宣抚等使，亦可为也，岂必尽文臣哉！至于文臣任边事，固有反以观察使授之者，如韩忠献、范文正、陈尧咨是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帅之选，初无不可，乃使之处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必修饰边幅，强自标置，求以称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轻视不平之心，此不可不虑也。"庙堂不能从。未几，果败。李全自此遂叛。尝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财不赡。"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样式造楮券，全从之，所造不胜计，持过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上下共以全为忧。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维扬，忽陷于城外淖中而死。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两膝齐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礼》奇拜，以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谓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乐府诗说妇人曰："伸腰再拜跪，问客今安否。"伸腰亦是头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妇相见皆跪，如男子之仪。不知妇人膝不跪地，而变为今之拜者，起于何时？程泰之以为始于武后，不知是否。余观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尽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则唐时妇女拜不跪可证矣。

诸葛孔明征蛮，马谡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其论高矣。街亭之败，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势日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斩谡，过矣。夫法立必诛，而不权以古人八议之仁，此申、韩之所为也。前辈谓子房之学出于黄、老，孔明之学出于申、韩，信矣。近世张魏公之斩曲端、赵哲，乃效孔明所为，尤非也。

唐子西立朝，赋《梅花》诗云："桃花能红李能白，春深无处无颜色。不意尚有数枝梅，可是东君苦留客？""向来开处是严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与年少争春风。"执政者恶其自尊，一斥不复。后以党祸谪罗浮，作诗云："说与门前白鹭群，也须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鹤归辽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蛊沙今好在，往来休傍水边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军皆化，君子化为猿鹤，小人化为蛊沙。诗意言君子或死或贬，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士大夫若爱一文，不直一文。陈简斋诗云："从来有名士，不用无名钱。"杨伯子尝为余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诚斋冢嗣，号东山先生，清节高文，跐美克肖。其帅番禺，将受代，有俸钱七千缗，尽以代下户输租。有诗云："两年枉了鬓霜华，照管南人没一些。七百万钱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别石门》诗云："石门得得泊归舟，江水依依别故侯。拟把片香投赠汝，这回欲带忘来休。"盖晋吴隐之守五羊，不市南物，归舟有香一片，举而投诸石门江中，用此事也。其帅三山，不请供给钱，以忤豪贵劾去。作诗贻先君云："与世长多忤，持身转觉孤。贪缘新齿舌，收拾老头颅。我已诃泷吏，君谁诵《子虚》。同归灯火读，家里石渠书。"时先君与之同入闽故也。陈肤仲作《玉壶冰》、《朱丝弦》二诗送之。林自知《送行》诗云："公来无琴鹤，公去有芒鞋。"又一幕官诗云："从渠腰下有金带，何处山中无菜羹？"真西山入对，主上问当今廉吏，西山既以赵政夫为对。翌日又奏曰："臣昨所举廉吏未尽，如崔与之之出蜀，唯载归艎之图籍，杨长孺之守闽，靡侵公帑之毫厘，皆当今之廉吏也。"

东坡守杭守颍，皆有西湖，故《颍川谢表》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州，辄为西湖之长。"秦少章诗云："十里薰风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后谪惠州，亦有西湖。杨诚斋诗云："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汝颍及罗浮。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

胡文定《春秋传》，作于渡江之初。其论国灭也，曰："《春秋》灭人之国，其罪则一，而见灭之君，其例有三：以归者，既无死难之节，又无克复之志，贪生畏死，甘就执辱，其罪为重，许斯、顿牂之类是也；出奔者，虽不死于社稷，有兴复之望焉，托于诸侯，犹得寓礼，其罪为轻，弦子、温子之类是也；若夫国灭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毙焉者矣，于礼为合，于时为不幸，若江、黄二国是也。"其旨严矣，如刘禅、愍、怀，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时鞑虏入蔡，残金

之主守绪，乃能聚薪自焚，义不受辱，庶几于江、黄。

陆务观，农师之孙，有诗名。寿皇尝谓周益公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尝从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诗号《剑南集》，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其《题侠客图》云："赵魏胡尘十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无奈和戎白面郎。"寿皇读之，为之太息。台评劾其恃酒颓放，因自号"放翁"。作词云："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晚年为韩平原作《南园记》，除从官。杨诚斋寄诗云："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盖切磋之也。然《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晚年诗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时气象，朱文公喜称之。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则去履袜。《左氏传》：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卫侯怒其无礼。如簠簋豆笾，高不逾尺，便于取食。今世夫子庙塑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陈于地，殊觉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尝过郑国列子庙，见其塑像，以石为席，而坐于地，先圣像设，亦宜仿此。"

杨东山言：《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周美成词云"蝶粉蜂黄浑退了"，正用此也。而说者以为宫妆，且以"退"为"褪"，误矣。余因叹曰，区区小词，读书不博者，尚不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臆见妄解乎!

唐司空图诗云："昨日流莺今日蝉，起来又是夕阳天。六龙飞辔长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杨诚斋善谑，尝谓好色者曰："阎罗王未曾相唤，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诗之意。

廖子晦为小官，遭长官以非理对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书晓之云："吾人所学，正要此处呈验，已展不缩，已进不退，只得硬脊梁与他厮捱，看如何?自家决定不肯开口告他，若到任满，便作对移，批书离任，则他许多威风都无使处矣，岂不快哉!此间有吴伯起者，不闻讲学，后闻陆子静说话，自谓有所得。及作令，被对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尝笑之，以为何至如此。若对移作指使，即逐日执杖子去知府厅前唱喏。若对移作押录，即逐日抱文书去知县厅前呈覆。更做耆长壮丁，亦未妨与他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盖谓心无愧怍，则无入而不自得；心无贪恋，则无往而不自安。此不在于临事遇变之时，而在于平居讲学之际。讲之素精，见之素定，真知夫进退得丧、死生祸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则虽鼎镬刀锯，视之如寝饭之安矣，况于一升黜予夺之间者哉!韩昌黎云："夫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而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况一不缺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间哉!"此最善形容处。

唐人诗云："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明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此唐试进士见烛之验也。白乐天奏状云："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册，兼得通宵。"盖亦不禁怀挟矣。

卷 五

白乐天诗云："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秦桧少游太学，博记工文，善干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每出游饮，必委之办集。既登第，又中词科。靖康初，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师，议立张邦昌。桧陈议状，大略谓：赵氏传绪百七十年，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子孙蕃衍，布在四海，德泽深长，百姓归心。只缘奸臣误国，遂至丧师失守，岂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若必欲舍赵氏而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望稽古揆今，复君之位，以安天下。"虏虽不从，心嘉其忠，与之俱归。桧天资狡险，始陈此议，特激于一朝之谅。既至虏廷，情态遂变，谄事挞辣，倾心为之用。兀术用事，侵扰江淮，韩世忠邀之于黄天荡，几为我擒。一夕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为吴玠败之于和尚原，至自髡其须发而遁。知南军日强，惧不能当，乃阴与桧约，纵之南归，使主和议。桧至行都，绐言杀虏之监己者，奔舟得脱。见高宗，首进"南自南，北自北"之说，时上颇厌兵，入其言。会诸将稍恣肆，各以其姓为军号，曰"张家军"、"韩家军"。桧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上为之动，遂决意和戎，而桧专执国命矣。方虏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说，正为桧设。洪忠宣自虏回，戏谓桧曰："挞辣郎君致意。"桧大恨之。厥后金人徙汴，其臣张师颜者作《南迁录》，载孙大鼎疏，备言遣桧间我，以就和好。于是桧之奸贼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阁，有朝士贺以启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桧大喜，超擢之。又有选人投诗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银烛照娥眉。格天阁上三更雨，犹诵《车攻》复古诗。"桧益喜，即与改秩。盖

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谀语，以为掩覆之计，真猾夏之贼也。余观唐则天追贬隋臣杨素诏曰："朕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尝欲从容于万机之暇，褒贬于千载之外。矧年代未远，耳目尚存者乎！"夫杨素异代之奸臣，则天一女主，尚知恶而贬之。矧如桧者，密奉虏谋，胁君误国，罪大恶极，上通于天，其可赦乎！开禧用兵，虽尝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牵复，是可叹也。

洪容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圣人防患备险之意也。"余谓屯、蒙，未出险者也，讼、师，方履险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乐之象；比者，亲附之象，乃亦有险焉。盖斧斤鸩毒，每在于衽席杯觞之间，而诩诩笑语，未必非弯弓下石者也。于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严焉。

王荆公新法烦苛，毒流寰宇，晚岁归钟山，作《放鱼》诗云："物我皆畏苦，舍之宁啖茹。"其与梁武帝穷兵嗜杀，而以面代牺牲者何殊？余尝有诗云："错认苍姬六典书，中原从此变萧疏，幅巾投老钟山日，辛苦区区活数鱼。"

唐宣宗遗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实等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上尝出宦官请郓王监国奏，令宣徽使杨公庆持示宰相杜悰曰："当时宰相无名者，皆以反法处之。"悰谓公庆及两枢密曰："主上新践阼，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习与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公庆色沮而去，帝怒亦释。庆历中，劫盗张海过高邮，知军晁仲约令百姓敛金帛牛酒劳之。海悦，径去，不为暴。事闻，富郑公欲诛仲约，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举，欲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范公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终不以为然。其后自河北还朝，不许入国门，未测朝廷意，终夜彷徨，不能寐，思范公语，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文正之言，与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劝胡亥以烦刑，而身具五刑以死，为人臣者，可以监矣。建炎初，维扬之祸，谏官袁植乞诛黄潜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责己，岂可归罪股肱？"宰相吕颐浩曰："我朝辅弼大臣，纵有大罪，止从贬窜，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发此言，亏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颐浩之论。当时若从植言，潜善等固死有余罪，然此门既开，厥后秦桧专国，必借此藉口，以钼善类，其产祸，宁有极乎！

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床下'，方言是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诗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绝句云：'昏黑投林晓更惊，背人相唤百般鸣。柴门长闭春风暖，事外还能见鸟情。'盖祖此法。"

王景文云："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斯言固达矣，然必自反无愧，自尽无憾，乃可安之于命。伊川曰："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东坡曰："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

伊川谪涪，渡江，风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问曰："公是达后如此，是舍后如此？"伊川登岸，欲与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谓惟达故舍，惟舍故达，达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使未闻道，必有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顺而无贪怖之心也。"朝闻道"是达，"夕死可矣"是舍，达须是平时做工夫，舍则临事自然如此。

周益公作《胡忠简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义士犹或非之，孔子奚取焉，为万世计也。"盖忠简力诋和议，乞斩秦桧，而绍兴终于和戎，故以忠简比夷齐，以高宗比武王，可谓回护得体。

康节邵子云："夫子定《书》，以《秦誓》缀《周》、《鲁》之后，知周之必为秦也。"前辈颇不然其说。余尝思之，亦自有理。盖说者皆谓取穆公悔过一念，故特录其书。然作誓之后，彭衙、令狐、汾曲之师，贪忿愈甚，乌在其为真悔过！夫子奚取焉？况二百余年，千八百国之诸侯，岂无一君之贤、一言之几于道，奚独于西戎之君有取哉？盖当是时，周已不可为，而列国又皆不自振，惟秦骎骎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定《书》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见其意。或曰，圣贤言理不言数，若尔，则夫子亦言数乎？曰，此非数也，势也。夫子尝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乎者，疑词也，谓吾道若获用，则西周之美可寻，不止乎东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势也。及历聘无逢，自卫反鲁，则道不获行，而势之所趋，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悯然寓意于定《书》之末乎！考秦之强，实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毙列国，非特战国时为然，在春秋时已然矣。《左氏传》曰："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马。"此皆薪不尽、火不灭之兆也。周亡而秦兴，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谓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书》为然也，其删《诗》亦然。十五国

风，莫非中国之诗也，吴楚流而入于夷狄，则削而不录。秦与吴楚等也，独存其诗。今观列国之风，大抵流荡昏淫，有日趋于亡之势，惟秦始有车马礼乐，其诗奋厉猛起，已有招八州毕六王之气象，夫子存而不删，岂无意乎？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余谓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笃，自处太高，故欲少摧其锐，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辞可矣，三则已甚。使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以消释其偏蔽，则他日得君行道，必无新法之烦苛，必不斥众君子为流俗，而社稷苍生将有赖焉。呜呼！岂非天哉！

秦虎视山东，蚕食六国，不知六国未灭，而秦先灭矣。何也？始皇乃吕不韦之子，则是嬴氏为吕氏所灭也。司马氏欺人孤寡，而夺之位，不知魏灭未几，而晋亦灭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则是司马氏为牛氏所灭也。《春秋》书莒氏灭鄫，义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于《始皇纪》便明书吕氏，《元帝纪》便明书牛氏，以从其实。

景公千驷，不及夷齐。颜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后世利欲之私，至于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嘻嘻，皆为利来。"吁！可哀也哉！

舜诛四，周公诛二，赵广汉诛一原褚而颍川服，尹翁归诛一许仲孙而东海服。赵、尹固不足道，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与周公之术也。彼渭水尽赤，血流波道者，独何为哉？

学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达，要之无愧。学而无用，涂车刍灵也；仕而有愧，鹤轩虎冠也。

楚不以白珩为宝，而观射父之作训辞，左史倚相之道训典，乃楚之至宝也。齐不以径寸之珠为宝，而檀子之守南城，肦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种首之备盗贼，乃齐之至宝也。故忠贤才识之士，谓之宝臣。若无宝而不之求，得宝而不之识，有宝而不之重，弃荆玉而喜燕石，贱周璞而藏郑鼠，国之不亡者，幸也。

杨诚斋云："人皆以饥寒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于不饥不寒尔。"此语殊有味。乞食于野人，晋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灶而啜豆粥，汉光武之所以兴。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饥寒之味哉！

张子韶对策，至晡未毕，貂珰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谈及公等。"故其策曰："阉寺闻名，国之不祥也。尧舜阉寺不闻于典谟，三王阉寺不闻于誓诰。竖刁闻于齐而齐乱，伊戾闻于宋而宋危。"

杜陵《咏鸥》云："江浦寒鸥戏，无它亦自饶。却思翻玉羽，随意点春苗。雪暗还须落，风生一任飘。几群沧海上，清影日萧萧。"言浦鸥闲戏，使无他事，亦自饶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闲戏未足，已思翻玉羽而点春苗，为谋食之计，虽风雪凌厉，有所不暇顾。末言海鸥之旷逸，清影翛然不为泥滓所点染，非浦鸥所能及。以兴士当高举远引，归洁其身如海鸥，不当逐逐于声利之场，以自取贱辱若浦鸥也。

苏养直之父伯固，从东坡游，"我梦扁舟浮震泽"之词，为伯固作也。养直"属玉双飞水满塘"之句，亦见赏于坡，称为吾家养直作此诗时，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苍如此。绍兴间，与徐师川同召，师川赴，养直辞。师川造朝，便道过养直，留饮甚欢。二公平日对弈，徐高于苏，是日养直拈一子，笑视师川曰："今日须还老夫下此一着。"师川有愧色。游诚之跋养直墨迹云："后湖胸中本无轩冕，是以风神笔墨，皆自萧散，非慕名隐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无功利及人，区区奔走，老死尘埃，不如学苏养直。"

《五代史》：汉刘铢恶史弘肇、杨邠，于是李业谮二人于帝而杀之。铢喜，谓业曰："君可谓偻㑩儿矣。"偻㑩，俗言狡猾也。《欧史》间书俗语，甚奇。

《韵书·释豉》云："配盐幽菽。"四字甚工。

北魏主珪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书。"王荆公诗曰："物变有万殊，心思才一曲。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言非读书不足以应事也。然新法之害，岂不读书之过哉！其过正在于读书也。夫书不可不读，尤贵于善读。方荆公与诸君子争新法也，作色于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读书，贤辈乃能读书耶！"夫着一能读书之心，横于胸中，则锢滞有我，其心已与古人天渊悬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吕东莱解《尚书》云："《书》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见古人之心。"此论最好，真读书之法也。当时赵清献公之折荆公曰："皋、夔、稷、契，有何书可读？"此亦忿激求胜之辞，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来，便有书。皋、夔之前，《三坟》亦书也；伏羲所画之卦，亦书也；太公所称黄帝、颛帝之《丹书》，亦书也；孟子所称《放勋》曰，亦书也；岂得谓无书哉？特皋、夔、稷、契之所以读书者，当必与荆公不同耳。当时答荆公之辞，只当曰："公若锢于有我之私，不能虚心观理，稽众从

人，是乃不能读书也。”呜呼！荆公往矣，后之君子，穷而讲道明理，达而抚世酬物，谨无着一能读书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秦朝松封大夫，陈朝石封三品。李诚之《咏松》云：“半依岩岫倚云端，独立亭亭耐岁寒。一事颇为清节累，秦时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没苔侵弃道周，误恩三品竟何酬？国亡今日顽无耻，似为当年不与谋。”夫松石无知之物，一为二朝名宠所点染，犹不免万世之包弹，矧士大夫其于进退辞受之际，可苟乎哉！

吴孙秀曰：“讨逆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唐李翱曰：“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叹，古今一也。

吾郡陈国材诗曰：“红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双鸥。”周益公、杨诚斋盛称之。

荆公《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晁无咎编《续楚词》，谓此诗具六艺群书之余味，故与其经学典策之文俱传。朱文公编《楚词后语》，亦收此篇。

五代时，扈载有文名，尝游相国寺，见庭竹可爱，作《碧鲜赋》题壁间。周世宗命小黄门录进，览之称善。王朴尤重之，荐之宰相李谷。谷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胜。”朴曰：“公为宰相，以进贤退不肖为职，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诰，为学士。居岁余，果卒。余谓谷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时周益公长身瘦面，状若野鹤，在翰苑多年。寿皇一日燕居，叹曰：“好一个宰相，但恐福薄耳。”盖疑其相也。一老珰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叹岂非周必大乎？”上曰：“尔何知？”曰：“臣见所画司马光像，亦如必大清癯。”上为之一笑。未几，遂登庸，为太平宰相，与闻揖逊之盛。出镇长沙，退休享清闲之福十有余年。

陶渊明《神释形影》诗曰：“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着。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我，神自谓也。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块然血肉，岂足以并天地哉！末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乃是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养神之道也。渊明可谓知道之士矣。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折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视之，乃葛敏修。时山谷亦预校文，曰：“可贺内翰得人，此乃仆宰太和时，一学子相从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余谓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无，反使二章得窃之以发身，而子厚小人，将以坡为有私有党，而无以大服其心，岂不重可惜哉！

韩、柳文多相似，韩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韩有《进学解》，柳有《起废答》。韩有《送穷文》，柳有《乞巧文》。韩有《与李翊论文书》，柳有《与韦中立论文书》。韩有《张中丞传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韩之《原道》、《佛骨疏》、《毛颖传》，则柳有所不能为。柳之《封建论》、《梓人传》、《晋问》，则韩有所不能作。韩如美玉，柳如精金；韩如静女，柳如名姝；韩如德骥，柳如天马。欧似韩，苏似柳。欧公在汉东，于破筐中得韩文数册，读之始悟作文法。东坡虽迁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随。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韩、柳所无也。

光尧之丧，金虏来吊祭，京仲远以检正假礼部尚书为报谢使，康元弼馆伴。虏锡燕汴京，仲远与郊劳使康元弼言，请免燕，不许。请撤乐，如告哀遣留使，亦不许。至期，虏促入席，传呼不绝。仲远曰：“若不撤乐，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夺，乃传言曰：“请先拜酒果之赐，徐议撤乐。”仲远方率其属拜受。北典签者连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声甚厉，仲远趋退复位，甲士露刃闭门，仲远命左右叱曰：“南使执礼，何物卒徒，乃敢无礼！”排闼而出，元弼等以闻其主。仲远留馆俟命，赋诗曰：“鼎湖龙驭去无踪，三遣行人意则同。凶礼强更为吉礼，夷风终未变华风。设令耳与笙镛末，只愿身糜鼎镬中。已办淹留期得请，不辞筑馆汴江东。”越七日，竟获免乐之命。既还，孝宗劳之曰：“卿能执礼，为朕增气，何以赏卿？”对曰：“虏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于虏，亦常分也，敢觊赏乎！”上喜，谓宰相曰：“京镗，今之毛遂也。”除权侍郎，以至大用。

嘉定和戎，湖南帅曹彦约贺表云：“过也更也，何伤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时传

诵。吾郡罗蓬伯之词也。

士卒畏将者胜，畏敌者败；爱将者胜，爱身者败。畏将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将。爱将则不爱身，爱身则不爱将。畏将在将之威，爱将在将之恩。有李光弼斩张用济之威，则三军股栗矣，何患其不畏将？有吴起吮士疽之恩，则赴死如归矣，何患其不爱将？虽然，戮一不用命，诛一不循律，则威振矣，不必数数然也。至若抚循之恩，则终始有所不可废。《东山》之诗，昵昵儿女语，此周之所以长。潼关之败，唐几亡矣，而仆射如父兄，识者以是占中兴焉。谋帅择将者，则何以哉？

卷 六

汪圣锡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许之，有《玉山词章》。如赐四川宣抚虞允文辞召命不允诏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厘；于今三年，复念周公之久外。"赐知绍兴府史浩乞宫观养亲不允诏云："尹兹东夏，非徒昼锦之荣；循彼南陔，盖便晨羞之养。"赐陈俊卿辞左相不允诏云："应事几之纠纷，大车以载；阅世俗之变化，直道而行。民具尔瞻，已公论之胥庆；帝赉予弼，岂宠章之敢私。"赐虞允文辞右相不允诏云："以梦营求，孰若验事功之已试；以言寤合，孰若察志节之所安。"赐大将成闵复节钺诏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当念功；安得壮士守四方，岂若求旧。"除郭振节度使制云："不显亦世，尚继汾阳之休；无兢维人，孰云充国之老。"皆可喜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昌黎志孟东野云："刿目铽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掏擢胃肾。"言其得之艰难。赠崔立之云："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摇毫掷简自不供，顷刻青红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谓文章要在理意深长，辞语明粹，足以传世觉后，岂但夸多斗速于一时哉！山谷云："闭门觅句陈无已，对客挥毫秦少游。"世传无已每有诗兴，拥被卧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则杯觞流行，篇咏错出，略不经意。然少游特流连光景之词，而无已意高词古，直欲追踪《骚》、《雅》，正自不可同年语也。

吾郡胡季昭，宝庆初元为大理评事，应诏上书言济邸事，窜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诗云："应诏书闻便远行，庐陵不独诧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态浮云多变换，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愿名！"盱江杜来诗云："庐陵一小郡，百岁两胡公。论事虽小异，处心应略同。有书莫焚稿，无恨岂伤弓。病愧不远别，写诗霜月中。"太学生胡炎诗云："一封朝奏大明宫，嘘起庐陵古直风。言路从来天样阔，蛮荒谁使径旁通。朝中竞送长沙傅，岭表争迎小澹翁。学馆诸生空饱饭，临分忧国意何穷。"先君竹谷老人诗云："好读床头《易》一编，盈虚消息总天然。峥嵘齿颊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烟。""频寄书回洗我愁，莫言无雁到南州。长相思外加餐饭，计取承君旧话头。"季昭之兄子建，弟国宾，皆博学能文，怀奇负气。兄弟友爱最隆，不蓄私财，有无尽费于朋友。得罪之日，囊无一钱，子建挈家归，卖文以活。国宾奋然徒步，从其兄于贬所。国宾先没，季昭继之。端平更化，诏许归葬，赠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赠官制词云："朕访落伊始，首下诏求谠直，盖与谏鼓谤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岂朕心哉！尔风裁峭洁，志概激壮，徭尉廷平，上书公车，言人之所难言。方嘉贯日之忠，已堕偃月之计。问途胥口，访事泷头，曾无几微见于颜面，何气节之烈也。仁祖能全介于远谪之余，孝祖能拔铨于投荒之后。抚今怀往，魂不可招，潦雾堕鸢，悲悔何及。陟阶员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槛之直，且识投杼之过。尔虽死，可不朽矣。"

《史·货殖传》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夫贪贾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贾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贾知取予，贪贾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为取，则其获利也大。富商豪贾，若恶贩夫贩妇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则亦无大利之获矣。巨贾吕不韦见秦子异人质于赵，曰："此奇货可居。"遂不吝千金，为之经营于秦，异人卒有秦国，而不韦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为取，则亦商贾之雄也。汉高帝捐四万斤金与陈平，不问其出入，裂数千里地封韩、彭，无爱惜心，遂能灭项氏有天下。刘晏造船，合费五百缗者，给千缗，使吏胥工匠，皆有赢余，由是舟船坚好，漕运无亏，足以佐唐之中兴。是皆得廉贾之术者也。东坡曰："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

高登，字彦先，漳浦名儒，志节高亮。少游太学，值靖康之乱，与陈东上书陈六贼之罪，且言金虏不可和状。绍兴间，对策鲠直，有司拟降文学，高宗不可，调静江府古县令。时秦桧当国，桧父尝宰是邑，帅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彦先毅然不从。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系讯掠，迄无罪状可指。校文潮阳，出"则将焉用彼相赋"，"直言不闻深可畏论"，策问水灾。桧闻之大怒，谓其阴附赵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桧没，诸贤遭诬陷者皆昭雪，彦先以远人下士，无为言者。乾道间，梁克家始为之请。傅伯寿、朱文公守漳，又连为之请，皆格不下。余为容法曹掾，容

士犹能言其风猷，传其文墨。偶摄校官，遂为立祠于学宫。同时有吴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赋》，讥切秦桧。其家立潜光亭、商隐堂，其怨家摘以告桧曰："亭号潜光，盖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本无意于事秦。"李，谓泰发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彦先有《修学门庭》传于世，元美有《游勾漏洞天记》，载《容州志》。

陈应求尝告孝宗曰："近时宰相罢去，则所用之人，不问贤否，一切屏弃。此钩党之渐，非国家之福。"赵温叔为相，多引蜀士，及罢相，有为飞语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党祸之胎也，岂圣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论善矣，然此为平时宰相善罢者言也，若权奸之去，则正当洗肠涤胃。若借温太真之事，为小人开一线之路，借范尧夫之言，为君子忧后来之祸，则失之矣。

《战国策》：苏代曰："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败素染紫也，与蜡鞭之说正相似。

王龟龄年四十七魁天下，以书报其弟梦龄、昌龄曰："今日唱名，蒙恩赐进士及第，惜二亲不见，痛不可言，嫂及闻诗、闻礼可以此示之。"诗、礼，其二子也。于十数字之间，上念二亲，而不以科名为喜，专报二弟，而不以妻子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为御史，首弹史丞相浩，乞专用张浚。上为出浩帅绍兴，龟龄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闻使之为十二牧。与胡邦衡并为左右史，相得最欢。奏补先弟而后子。尝赋《不欺》诗云："室明室暗两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问天高鬼神恶，要须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帅夔门也，有临安录事参军祝怀，抗疏银台，谓："王十朋忠义謇谔，借令不容于朝，亦合置之近藩，缓急呼来，无仓卒乏使之忧，今遣往万里外，非计之得也。"虽不报，时论韪之。

孝宗之末，诏皇太子参决庶务。杨诚斋时为宫僚，上书太子曰："民无二主，国无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参决，是国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国贰而不危者，盖国有贰，则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立；彼此之党立，则谗间之言启；谗间之言启，则父子之隙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昔赵武灵王命其子何听朝，而从傍观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监国，而自将于外，间隙一开，四父子皆及于祸。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监国，旋以罪废。国朝天禧亦尝行之，若非寇准、王曾，几生大变。盖君父在上而太子监国，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当时诸公，皆甚其言。至绍熙甲寅，始服其先见。

胡澹庵为清节先生制师之服，张魏公为张无垢制友之服。

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虏使来，犹问胡铨今安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自陈、黄之后，诗人无逾陈简斋。其诗繇简古而发秾纤。值靖康之乱，崎岖流落，感时恨别，颇有一饭不忘君之意。如"凉风又落宫南木，老雁孤鸣汉北洲"，"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天翻地覆伤春色，齿豁头童祝圣时"，"近得会稽消息不？稍传荆渚路歧宽"，"东南鬼火成何事，终藉胡锋作争臣"，"龙沙此日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皆可味也。

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伯夷传》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语设问，谓夫子称其不怨，而《采薇》之诗犹若未免于怨，何也？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达观古今，操行不轨者多富乐，公正发愤者每遇祸，是以不免于怨也。虽然，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其重在此，则其轻在彼。况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伯夷、颜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则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赋》因客吹箫而有怨慕之声，以此设问，谓举酒相属，凌万顷之茫然，可谓至乐，而箫声乃若哀怨，何也？盖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终归于安在？况吾与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须臾，宜其托遗响而悲怨也。虽然，自其变者而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必羡长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风山月，用之无尽，此天下之至乐，于是洗盏更酌，而向之感慨风休冰释矣。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

绍兴壬子冬，刘豫入寇，赵元镇当国，请高宗亲征。行次姑苏，喻子才谓元镇曰："相公此举，有万全之策乎？亦赌彩一掷也？"元镇曰："利钝亦安能必？事成则幸，不成则死之尔。"子才曰："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退有据。"元镇曰："诚有之，则甚善，计将安出？"子才曰："张枢密在福唐，若除闽浙江淮宣抚使，则命到之日，便有官府军旅钱谷，彼之来路，即我之后门也。"元镇大以为然，于是魏公复用。余谓銮辂亲征，事大体重，固宜进退有据。若论兵法，则置之死地而后生矣，岂预留后门哉？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矣。项羽救赵，既渡，沉船破甑，持三日粮，示士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

光宗即位，谢艮斋为文昌，进《十铭》云："业成而难，其败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坠。道甚简易，在尊所闻。帝王之学，匪艺匪文。畏天之威，主德为最。水旱雷风，天之仁爱。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厘之私，患及千里。妄赏不劝，妄罚不畏，赏罚大权，以妄为忌。贪吏虐民，戒石莫听。奖廉以激，捷于号令。民之疾苦，幽远难知，日访日问，犹恐或遗。财在天下，理之以义，未闻刻敛，其罪在吏。乱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谀说，尤害于国。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驭轻，轻动为戒。"辞简理明，时人以比李卫公《丹扆箴》。又作《劝农》诗云："莫入州衙与县衙，劝君勤理旧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税，田地深耕足养家。教子教孙须教义，栽桑栽柘胜栽花。闲非闲是都休管，渴饮清泉困饮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夏绢新衣，秋米白饭。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输，逍遥散诞。似此之人，直千直万。"词旨平易，足以谕俗，然其言农夫之乐，想乾淳间有之，今则甚于聂夷中之诗矣，宁复有此气象哉!

作诗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入"与"归"字，"贫"与"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何"与"且"字，"岂"与"应"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文亦然。诗以字，文以句。

荆公诗云："岂无他忧能老我，付与天地从今始。"朱文公每喜诵之。

魏鹤山诗云："远钟入枕报新晴，衾铁衣棱梦不成。起傍梅花读《周易》，一窗明月四檐声。"后贬渠阳，于古梅下立读易亭，作诗云："向来未识梅生时，绕溪问讯巡檐索。绝怜玉雪倚横参，又爱清黄弄烟日。中年《易》里逢梅生，便向根心见华实。候虫奋地桃李妍，野火烧原葭葵出。方从阳壮争出门，直待阴穷排闼入。随时作计何太痴，争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咏梅者未之及。

韩信未遇时，识之者惟萧何及淮阴漂母尔。何之英杰，固足以识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识之，异哉!故尝谓子房狙击祖龙，意气过于轻锐，故圯上老人抑之。韩信俯出市胯，意气邻于消沮，故淮阴漂母扬之。一翁一媪，皆异人也。唐子西作《淮阴贤母墓铭》曰："项王喑呜，范增谋谟，信来不呼，信去不追，坐视信逋，反噬其躬，匹妇区区，而知信乎?吁!"

唐明皇时，教坊舞马百匹，天宝之乱，流落人间。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识也，尝燕宾僚，酒行乐作，马忽起舞，承嗣以为妖，杀之。昭宗养一猴，衣以俳优服，谓之"供部头"。朱温既篡，引至坐侧，猴忽号掷，自裂其衣，温叱令杀之。呜呼!明皇之马，有愧于昭宗之猴矣。

朱文公守漳，将行经界，王子合疑其扰。公答书曰："经界一事，固知不能无小扰，但以为不若此，则贫民受害无有了时。故忍而为之，庶几一劳永逸耳。若一一顾恤，必待人人情愿而后行之，则无时可行矣。绍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中，但讫事后，田税均齐，田里安静，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远如何耳。少时见所在所立土封，皆为人题作李椿年墓，岂不知人之常情，恶劳喜逸，顾以为利害之实，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驱猛兽，岂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见当时亦须有不乐者，但有见识人，须自见得利害之实，知其劳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议汉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萧何大治宫室，又从娄敬策，徙齐楚大姓十数万于长安，不知当时是几个土封底工夫，而不闻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论，可谓明确。盖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于众之说，卒以灭宗。故后之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当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尔。商之迁亳，周之迁洛，何尝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论定，然后知拂之者，乃所以爱之也。司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见得此理。东坡嘉祐间作《思治论》曰："所谓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也，从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说最好。然厥后荆公行新法，公上书争之，乃曰："为国者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其说却有病，天下岂有悖理伤道之事，可以众心之所向而姑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为战国纵横之学也。

南轩质责虞丞相并甫不当用张说，至以京、黼面斥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隐忍就功名处，何相非之深也。"南轩曰："先公固有隐忍处，何尝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某服矣。"《语录》中载谏并甫事，无此数语。南轩亲与诚斋言之。

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杨宋卿以诗集求品题，公答之曰："诗者，志之所之，岂有工拙哉!亦观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

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来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又曰：“古今之诗凡三变。盖自《书传》所载，虞夏以来，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态，则其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又曰：“来喻欲漱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澹，此诚极至之论。然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然后此语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窃恐秽浊为主，芳润入不得也。近世诗人，只缘不曾透得此关，而规规于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满人意，无足深论。”又曰：“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澹之趣，无由到古人佳处。”又曰：“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峣嵲底，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什么用！”公之论诗，可谓本末兼该矣。公尝题广成子像云：“陈光泽见示此像，偶记李太白诗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若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因写以示之。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爱王摩诘诗云：‘漆园非傲吏，自缺经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以为不可及，而举以语人，领解者少。”观此，则公之所取，概可见矣。公尝举似所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盖借物以明道也。又尝诵其诗示学者云：“孤灯耿寒焰，照此一窗幽。卧听檐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虽眼前语，然非心源澄静者不能道。”观此，则公之所作，又可概见矣。

孝宗时，近习梁俊彦请税两淮沙田，以助军饷。上大喜，付外施行。叶子昂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滨出没之地，水激于东，则沙涨于西；水激于西，则沙复涨于东。百姓随沙涨之东西而田焉，是未可以为常也。且辛巳兵兴，两淮之田租并复。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诏罢之。子昂退至中书，令人逮俊彦至。叱责之曰：“汝言利求进，万一淮民怨咨，为国生事，虽斩汝万段，岂足塞责！”俊彦皇汗免冠谢，久乃释之。子昂此举，颇有申屠嘉困辱邓通，韩魏公以头子勾任守忠之遗意。大率近习畏宰相，则为盛世，宰相畏近习，则为衰世。

乙编

或曰：“子记事述言，断以己意，惧贾僭妄之讥奈何？”余曰：“樵夫谈王，童子知国，余乌乎僭？若以为妄，则疑以传疑，《春秋》许之。”时宋淳祐辛亥四月，庐陵罗大经景纶。

卷一

高庙配享，洪容斋在翰苑，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盖文武各用两人，出于孝宗圣意也，遂令侍从议。时宇文子英等十二人以为宜如明诏，而识者多谓吕元直不厌人望，张魏公不应独遗。杨诚斋时为秘书少监，上书争之，以欺、专、私三罪斥容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复辟之勋，一也。发储嗣之议，二也。诛范琼以正朝纲，三也。用吴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刘麟以定江左，五也。于是有旨再令详议。越数日，上忽谕大臣曰：“吕颐浩等配享，正合公论，更不须议。洪迈固是轻率，杨万里亦未免浮薄。”于是二人皆求去，容斋守南徐，诚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诚斋诗云：“出却金宫入梵宫，翠微绿雾染衣浓。三年不识西湖月，一夜初闻南涧钟。藏室蓬山真昨戏，园翁溪友得今从。若非朝士追相送，何处冥鸿更有踪。”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过雨迢迢沙路长。两度立朝今结局，一生行客老还乡。犹嫌数骑传书札，剩喜千峰入肺肠。到得前头上船处，莫将白发照沧浪。”此去国时诗也，可谓无几微见于颜面矣。其冢嗣东山先生伯子跋其《论配享书稿》云：“覆羹真得皂囊书，锦水元来胜石渠。但宝银钩并铁画，何须玉带与金鱼。”盖苗刘作乱时，矫隆祐诏贬窜魏公，高宗在升旸宫方啜羹，左右来告，惊惧，羹覆于手，手为之伤。既复辟，见魏公，泣数行下，举手示公，痕迹犹存。左次魏和伯子诗云：“銮坡蓬监两封书，道院东西各付渠。乾道圣人无固必，是非付与直哉鱼。”词意亦佳，但当途乃江东道院，容斋守南徐，非当途也。

渡江以来，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绍兴九年，诏公卿长吏毋得以戎服临民，复用冠带。论者以为扰，于是士大夫皆服凉衫。乾道中，李献之上言：“会聚之际，颜色可憎，今陛下上承两宫，宜服紫衫为便。”上从之。盖人情乐简便久矣。昔节孝先生徐仲车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襕幞谒贵人，而不以见母，是敬母不如敬贵人也，不可。”乃日具襕幞揖母，人皆笑之。节孝行之终身。近时静春先生刘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阳，日以冠裳莅

事。宪使赵民则尝紫衫来见，子澄不脱冠裳见之。民则请免冠裳，子澄端笏肃容曰："戒石在前，小臣岂敢！"民则皇恐，退具冠裳以见，然由是不相乐。夫襕幞揖母，冠裳临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且难之。至于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于兵兴一时权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则古道何时而可复乎？

李泰伯著《常语》非孟子，后举茂材，论题出"经正则庶民兴"，不知出处，曰："吾无书不读，此必《孟子》中语也。"掷笔而出。晁说之亦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曰："《孟子》发挥王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郑叔友著《崇正论》，亦非孟子曰："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流也。战国纵横捭阖之士，皆发冢之人，而轲能以诗礼者也。"余谓孟子以仪、秦之齿舌，明周、孔之肺肠，的切痛快，苏醒万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谓其不当劝齐、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纣，举世不以为非，而伯夷、叔齐独非之。东莱吕先生曰："武王忧当世之无君者也，伯夷忧万世之无君者也。"余亦谓孟子忧当世之无君者也，泰伯忧万世之无君者也。此其特见卓论，真可与夷、齐同科，至于说之、叔友拾其遗说而附和之，则过矣。

平原、孟尝君养天下客，而未尝得一客。张汤、公孙弘接天下士，而未尝得一士。鲁仲连固不肯与鸡鸣狗盗者伍也，汲长孺固不肯与奴颜婢息者齿也。若得一鲁仲连，则一客可以敌千客。若得一汲长孺，则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诗曰："匹士能光国，三孱不满隅。"

不主痈疽、瘠环，所以为孔子。不礼臧仓、王欢，所以为孟子。宋璟不与内侍交语，明皇深加奖叹。杜悰不从监军请选娼女入宫，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纯夫为谏官，东邻宦官陈衍园亭在焉，衍每至园中，不敢高声，谓其徒曰："范谏议一言到上前，吾辈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为范纯夫也，此其所以为元祐也。王黼为宰相，与宦者梁师成邻居，密开后户往来。徽宗幸黼第，徘徊观览，偶见之，大不乐。此其所以为王黼也，此其所以为崇、观、政、宣也。

东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国，于宗室中得赵德麟，奖许不容口。定国坐坡累，谪宾州。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为坡所敬服。然其后乃阶梁师成以进，而德麟亦谄事谭稹。绍兴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环卫官，宰相吕颐浩奏曰："令畤读书能文，苏轼尝荐之，似不须易。"高宗曰："令畤昔事谭稹，为清议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节持身之难如此。余观屈平之《骚经》曰："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释之曰："世乱俗薄，士无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盖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当世，故中材以下，莫不变化而从俗，则是其所以致此者，反无有如好修之为害也。"呜呼！其崇、观、政、宣之时乎，宜二子之改节易行也。

张无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请供给钱；在馆中进书，不肯转官，人皆以为好名之过。无垢曰："既请月俸，又受供给，偶然进书，又便受赏，于我心实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贪者往往不曾寻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当自医。别人既不自知病，反恶人医病，犹妇人妒者，非特妒其夫，又且妒人之夫，其惑甚矣。"无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贪浊成风，反相与嗤笑廉者。谀佞成风，反相与嗤笑直者。软熟成风，反相与嗤笑刚者。竞进成风，反相与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风，反相与嗤笑俭约者。傲诞成风，反相与嗤笑谦默者。贾子云："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东坡云："变丹青于玉莹兮，乃反谓子为非智。"风俗至于如此，岂不可哀！

安子文与杨巨源、李好义合谋诛逆曦，矫诏之词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圣贤之戒；虽犬马识其主，尔乃甘夷虏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词旨明白，乃好义姊夫杨君玉之词也。曦年十许岁时，其父挺尝问其志，曦有不臣之语，其父怒，蹴之炉火中，灼其面，号"吴巴子"云。

魏鹤山云："古人称字，最不轻。《仪礼》：子孙于祖祢皆称字。孔门诸子，多称夫子为仲尼。子思，孙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称仲尼。虽今人亦称之，而人不为怪。游、夏之门人，皆字其师。汉初唯子房一人得称字，中世有字其诸父，字其诸祖者，近世犹有后学呼退之，儿童诵君实之类。"观鹤山此说，古人盖以称字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称字，稍尊稍贵者，便不敢以字称之，与古异矣。鲁哀公诔孔子亦曰尼父，则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谓先君曰："寿皇每称东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钦重如此。"

大凡应大变处大事，须是静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汉武帝因不移步识霍光，因不转盼识金日磾，亦是窥见他静定凝重处，故逆知其可以托孤寄命。韩魏公之凝立，亦此类也。欧阳公所谓"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资。至如司马公则加以学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傅钦之、苏子瞻劝其防后患，公起立拱手，仰视厉声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此惟有大力量，方能为此言。张宣公云："使某当时应答，不过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说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论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养，故临事发言，能如是中理，虽圣人不过如此

说，近于终条理者矣。”

绍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过宫，吾郡尹德邻初参太学，帘引诗题出“问寝龙楼晓”，德邻诗云：“父母人皆有，仪刑自冕旒。问安趋燕寝，拂晓过龙楼。鹤驾严晨卫，鸡人彻夜筹。慈闱天语接，飞栋月华收。万姓齐呼舞，三宫款献酬。小儒忧国切，几白九分头。”学官击节，一时传诵。

象山与罗春伯书云：“宇宙无际，天地开辟，本只一家。来书乃谓自家屋里人，不亦陋乎！谓之自家，不知孰为他家？古人但问是非邪正，不问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尝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适正，其怙终不悛，则当为夬之上六矣。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论，可谓浑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庆历以前，无君子小人之名，所谓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祸。自庆历以后，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则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祸，一节深于一节。

丁常任，毗陵人，淳熙间为郎。冬至日，上殿奏对。玉音曰：“晓来云物甚奇，卿曾见否？”常任实不曾见，即对曰：“岂惟臣见之，四海万姓皆见之。”孝宗大喜曰：“卿对甚伟。”命除淮漕。

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澒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

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中，王师讨之。命陈亨伯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夫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其后卢宗原颇附益之。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收赢焉，谓之“总制钱”。靖康之初，尝诏罢之。军兴，议者再请施行，色目浸广，视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为州县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闻之，哭于家庙，谓剥民产，怨祸必及子孙。厥后叶正则作外台，谓必尽去经总钱，而后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然中兴百年，非无圣君贤相，未闻有议及此者，是独何也？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时读《论语》便知爱，自后求一书似此者卒无有。”

林勋，贺州人，绍兴中登进士第。尝进《本政书》，欲渐复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谓：五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顷，顷九为井。井方一里，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万井，实为九万顷。三分去二，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泽，与夫硗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与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实为三万六百顷。一顷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亩，余夫亦如之，总二夫之田，则为百亩。百亩之收，平岁为米五十石，上熟之岁，为米百石。二夫以之养数口之家，盖裕如矣。总八顷之税，为米十有六石，钱三贯二百文，此之谓什一。井复一夫之税，以其人为农正，掌劝督耕耨赋税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税，总计三千四百井之税，为米五万一千石，为钱一万二千贯，以此为一同之率。一顷之居，其地百亩，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亩，总十有六夫之宅，为地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社学场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贫富不等，未易均齐，夺有余以补不足，则民骇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亩以上者为良农，不足五十亩者为次农，其无田而为闲民，与非工商在官而为游惰末作者，皆为驱之使为隶农。良农一夫以五十亩为正田，以其余为羡田。正田毋敢废业，必躬耕之。其有羡田之家，则无得买田，唯得卖田。至于次农，则无得卖田，而与隶农皆得买羡田，以足一夫之数，而升为良农。凡次农隶农之未能买田者，皆使之分耕良农之羡田，各如其夫之数，而岁入其租于良农。如其俗之故，非自能买田及业主自收其田，皆毋得迁业。若良农之不愿卖羡田者，宜悉俟其子孙之长而分之，官毋苛夺以贾其怨。少须暇之，自合中制矣。其书大略如此。朱文公、张宣公皆喜其说，谓其有志复古。然今时欲行经界，尚以为难，况均田乎？

横渠《西铭》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说本于召公。《召诰》曰：“有王虽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师之辞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谓父母之说，不如元子宗子之说意味深长。盖谓之元子宗子，则天父地母，临之于上，诸弟之颠连无告者，责望于下，非特恻然于同胞之爱，且有所严惮而不敢隳其职分矣。

李强父为昭文相，尝出六和塔，题诗云：“往来塔下几经秋，每恨无从到上头。今日登临方觉险，不如归去卧林丘。”强父为相清正，谨守规矩，自奉如

寒士，书卷不释手，薨于位，谥文清。

嘉定间，杨伯子为湖州守，弹压豪贵，牧养小民，治声赫然，为三辅冠。郡之士相与肖像祠于学宫，与工部尚书戴少望并祠。伯子意不悦，会除浙东庾节，将行，辞先圣先师礼毕，与教官诸生坐于讲堂，命取所祠画像来，题诗其上云："面有忧民色，天知报国心。三年风月少，两鬓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废古今。不如随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当时士子有戏和其诗者，末句云："可怜戴工部，独树不成林。"

陆士规布衣工诗，秦桧喜之。尝挟秦书干临川守，馈遗不满意，升堂嫚骂。守惧，以书白秦自解。秦怒陆甚，陆请见，不出。然犹令其子小相者见之，问其近作。陆诵其《黄陵庙》一绝云："东风吹草绿离离，路入黄陵古庙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乱山无主鹧鸪啼。"小相入诵之。秦吟赏再四，即命请见，待之如初。

宗杲论禅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文公亦喜其说。盖自吾儒言之，若子贡之多闻，弄一车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约，寸铁杀人者也。

杜少陵诗云："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谓之互体。杨诚斋诗云"绿光风动麦，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风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风。

韩文公作《欧阳詹哀词》云："詹，闽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山谷《送秦少章从苏公学》云："斑衣儿啼真自乐，从师学道也不恶。但使新年胜故年，即如常在郎罢前。"后山云："士有从师乐，诸儿却未知。欲行天下独，信有俗间疑。秋入川原秀，风连鼓角悲。目前豚犬类，未必慰亲思。"二诗皆用韩意，而后山之味永。陆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义也。颜子之家，一箪食，一瓢饮，在人不堪忧之地，而其子乃从其师周游天下，履宋、卫、陈、蔡之厄，而不以为悔。此岂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义哉！盖诚使此心无所放失，无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无伤焉，则千万里之远，无异于亲膝。不然，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象山此说，尤更精透。

有僧住山，或谋攘之。僧乃挂草鞋一双于方丈前，题诗云："方丈前头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枯髅就此埋。"余谓士大夫去就亦当如此。杨诚斋立朝时，计料自京还家之裹费，贮以一箧，钥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许市一物，恐累归担，日日若促装者。余又闻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箧一担，每晨起，则撤帐卷席，食毕，则洗钵收箸，以拄杖撑弊箧于厅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将行者。故击搏豪强，拒绝宦寺，悉无所畏。余曩在太学，尝馆于一贵人之门。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谓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买柴六百贯耶！"余因窃叹：士大夫之见，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刘平国云："奏疏不必繁多，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尽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论极好，如《伊训》、《说命》、《无逸》、《立政》所未论，只如诸葛孔明《前》、《后出师表》，何尝费词！近时如张宣公自都机入奏三札，陆象山为删定官轮对五札，皆可法。

自古士之闲居野处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与往还，故有以自乐。陶渊明《移居》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又云："邻曲时来往，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则南村之邻，岂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锦里，亦与南邻朱山人往还，其诗云："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不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参差，相过人不知。幽花欹满迳，野水细通池。归客村非远，残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所谓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寻鲁城北范居士误落苍耳中》诗云："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又云："还倾四五酌，自咏《猛虎词》。近作十日欢，远为千岁期。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列子》曰："仲尼废心而用形。"渊明诗云"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说得更好。盖其自彭泽赋归之后，洒然悟心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则静亦静，动亦静，虽过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谓渊明不知道，可乎？

卷　二

常州宜兴县黄土村，东坡南迁北归，尝与单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来饷曰："此红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红友，而不知有黄封，可谓快活。"余尝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绶，诚不如黄帽青蓑；朱毂绣鞍，诚不如芒鞋藤杖；醇醪养牛，诚不如白酒黄鸡；

玉户金铺，诚不如松窗竹屋。无他，其天者全也。

韩平原尝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馆客，甚贤而文。既别，音问杳不通。平原当国，常思其人。一日，忽来上谒，盖已改名登第数年矣。一见欢甚，馆遇极厚。尝夜阑酒罢，平原屏左右，促膝问曰："某谬当国秉，外间议论若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复何言?"平原愕然问故。对曰："是不难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则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则皇子怨矣。贤人君子，自朱熹、彭龟年、赵汝愚而下，斥逐贬死，不可胜数，则士大夫怨矣。边衅既开，三军暴骨，孤儿寡妇之哭声相闻，则三军怨矣。并边之民死于杀掠，内地之民死于科需，则四海万姓皆怨矣。丛是众怨，平章何以当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辞谢再三。固问，乃曰："仅有一策，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宫，开陈三圣家法，为揖逊之举，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而椒殿退居德寿，虽怨无能为矣。于是辅佐新君，涣然与海内更始，曩时诸贤，死者赠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虏，释怨请和，以安边境。优犒诸军，厚恤死士，除苛解娆，尽去军兴无名之赋，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后选择名儒，逊以相位，乞身告老，为绿野之游，则易危为安，转祸为福，或者其庶几乎!"平原犹豫不能决，欲留其人，处以掌故。其人力辞，竟去。未几祸作。

杜少陵诗云"鸥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节俭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归于周，而从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杜少陵诗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玉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盖言以瓦盆盛酒，与倾银壶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别之有。由是推之，蹇驴布鞯，与金鞍骏马同一游也；松床莞席，与绣帷玉枕同一寝也。知此，则贫富贵贱，可以一视矣。昔有仆嫌其妻之陋者，主翁闻之，召仆至。以银杯瓦碗各一，酌酒饮之。问曰："酒佳乎?"对曰："佳。""银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对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无分别，汝既知此，则无嫌于汝妻之陋矣!"仆悟，遂安其室。少陵诗意正如此。而一本乃以"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李太白《去妇词》云："忆昔初嫁君，小姑才倚床。今日妾辞君，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为绝唱。然以余观之，特忿恨决绝之词耳，岂若《谷风》去妇之词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虽遭放弃，而犹反顾其家，恋恋不忍乎!乃知《国风》优柔忠厚，信非后世诗人所能仿佛也。古今赋昭君词多矣，唯白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前辈以为高出众作之上，亦谓其有恋恋不忘君之意也。欧阳公《明妃词》自以为胜太白，而实不及乐天。至于荆公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则悖理伤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饿，垂翅青冥，残杯冷炙，酸辛万状，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诗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恋君之意，蔼然溢于言外。其为千载诗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鹤山云："处人伦之变，当以《三百五篇》为正。《考盘》、《小宛》之为臣，《小弁》、《凯风》之为子，《燕燕》、《谷风》之为妇，《终风》之为母，《柏舟》之为宗臣，《何人斯》之为友，皆不遇者也。而责已重以周，待人轻以约，优柔谆切，怨而不怒，忧而不敢疏也。东坡在黄在惠在儋，不患不伟，患其伤于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兹游最奇绝，所欠唯一死'之类，词气不甚平，又如《韩文公庙碑》诗云：'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方作谏书时，亦冀谏行而迹隐，岂是故为诋讦，要为南海之行。盖后世词人多有此意，如'去国一身，高名千古'之类，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义重，家国忧深。圣贤去鲁去齐，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为难也。"此论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帝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韦昭训女。潜纳太真宫中，宠遇如惠妃，册为贵妃，与卫宣公纳伋之妻无以异。白乐天《长恨歌》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为尊者讳也。近时杨诚斋《题武惠妃传》云："桂折秋风露折兰，千花无朵可天颜。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词虽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隐云："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其词微而显，得风人之体。

士大夫危言峻节，迁谪凄凉，晚岁收用，衰落惩创，刓方为圆者多矣。吕子约谪庐陵，量移高安，杨诚斋送行诗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爱身。"盖祖杜少陵送严郑公云："公若居台辅，临危莫爱身。"然以之送迁谪流徙之士，则意味尤深长也。

晁以道与陈叔易俱隐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诗云："处士何人为作牙，尽携猿鹤到京华。故山岩壑应惆怅，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诗云："先生去上芸香阁，阁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风月要人看。"二诗相似，然以道后亦出山，时人反以此诗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难进易退，高节全名，师表百世，乃知终南、少室之流，与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语也。

东坡批答吕大防辞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盗贼之

虞，仓廪礼乐之叹，阴阳风雨之忧，此三者，诚当今之大计。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夫既以责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盖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时真西山批答参政楼钥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虽著于经，二三大臣，难拘此制。卿昔代言，尝以是却臣邻之请矣，岂今日遂忘斯谊乎?”此又切矣。

颍滨释《庄子》曰：“鱼不畏网罟，而畏鹈鹕，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诚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尝见大蛙十数，聚于污池丛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视，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动。又村叟见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渐近，蛇不复动，张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时而出，蛇已毙矣。村叟弃蛇于深山中，逾旬往视之，小蜈蚣无数食其腐肉。盖蜈蚣产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尝见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篱抢竹中。蜘蛛不复入，但以足跨竹上，摇腹数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视之，蜈蚣已节节烂断如蚤酱矣。盖蜘蛛摇腹之时，乃洒溺以杀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为莫己敌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毙蛇育子，自以为莫吾御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躯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观矣。且蛙之不能敌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岂专以小大为强弱哉!

诗用助语，字贵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据心。”山谷云：“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韩子苍云：“曲槛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云深。”皆浑然帖妥。吾郡前辈王才臣云：“并舍者谁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风霜后叶，何伤于月雨余云。”亦佳。

李泰发忤秦桧，贬海上，雷州守王彦恭存问周馈甚至。桧闻之，贬彦恭。辰阳陆升之，泰发侄婿也，告讦泰发家事，得删定官。桧死，彦恭复官，升之贬雷州。胡澹庵谪岭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则畏避之。方滋字务德，本亦桧党，待之独有加礼。澹庵深德之。桧死，其党皆逐。务德入京，谋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馆。澹庵偶与王梅溪语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馆中诸公访之，且揄扬其美，务德由此遂晋用。由此观之，君子赢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见客，榜客位云：“荥阳吕公，尝言京洛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误恩，许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缘久病，艰于动作，遂不免遵用旧京故俗，辄以野服从事。然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足以燕居，且使穷乡下邑，得以复见祖宗盛时京都旧俗如此之美也。”余尝于赵季仁处见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也。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

宝庆初元，洪舜俞为考功郎，应诏言事，词旨剀切。真西山谓陈正甫曰：“读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论台谏失职云：“月课将临，笔不敢下，称量议论之异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决，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顾者，恭请圣驾款谒景灵宫而已。”台臣摘以为言，谓祇见宗庙，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谒景灵宫而已”，词语嫚易，有轻宗庙之意。遂遭罢黜，仍镌三官。舜俞有诗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庶人之仇，释《礼记》者谓可尽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齐襄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我国家之于金虏，盖百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开禧之举，韩侂胄无谋浪战，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曰：“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盖未尝以名义言也。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韩昌黎上大尹李实书云：“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后作《顺宗实录》乃云：“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邦法。是时大旱，畿甸乏食，实一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陵轹公卿，勇于杀害，人不聊生。及谪通州长史，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与前书一何反也。岂书乃过情之誉，而史乃纪实之辞耶?然退之古君子，单辞片语，必欲传信，宁可妄发!而誉之过情，乃至于此，是不可晓也。近时汪彦章投李伯纪启云：“孤忠贯日，正二仪倾侧之中；凛气横秋，挥万骑笑谈之顷。”又云：“士讼公冤，咸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以见国人。”其赞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纪谪词，乃云：“朋奸罔上，有虞必去

于驩兜；欺世盗名，孔子先诛于正卯。”又云：“专杀尚威，伤列圣好生之德；信谗喜佞，为一时群小之宗。”与前启又何反也！伯纪真君子，而丑诋至此。嘻！其甚矣。当时亦有以此问彦章者，彦章云：“我前启自直一翰林学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丑诋之！”是可笑也。退之之于李实，岂亦若是耶？然李实真小人，与伯纪不同。退之失于前之过誉，彦章失于后之过毁。誉犹可过也，毁不可过。

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什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

韩世忠尝议买新淦县官田，高宗闻之，御札特以赐世忠。其词云：“卿遇敌必克，克且无扰。闻卿买新淦田为子孙计，今举以赐卿，聊旌卿之忠。”故其庄号旌忠。盖当时诸将，各以姓为军号，如张家军、岳家军之类，朝廷颇疑其跋扈。闻其买田，盖以为喜，故特赐之。世忠之买田，亦未必非萧何之意也。“克且无扰”四字，可谓要言。如王全斌辈，非不克，奈扰何？信能行此四字，虽古名将，何以加诸！

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唐人诗云：“泽国山河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读之可为酸鼻。

杜少陵诗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即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诵此，亦可以悚然惧，恻然思矣。余尝见州郡迓新者，设饰甚费。因成诗云：“赤子须摩抚，红尘几送迎。幕张云匼匝，车列鉴鲜明。岂是朘民血，空教适宦情。忍闻分竹者，竭泽自求盈。”

兖王假山成，请宫僚观之，姚坦熟视曰：“此血山耳。”开宝塔成，田锡上疏曰：“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

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则吾心即造化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劳而万物服矣。乃知孔明长啸草庐时，其所讲不在伊吕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可谓识孔明心事矣。或谓既比之以伊吕矣，又比之以萧、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盖惜其指挥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挥若定，则虽萧、曹且不能当，况司马仲达乎！指挥盖措置经画也，如兵民杂耕，留屯久驻之类。失犹无也，故末句有志决身歼之叹。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为贵。盖知彼知己，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此百战百胜之术也。昔韩、范二公在五路，韩公力于战，范公则不然，曰：“吾唯知练兵选将，积谷丰财而已。”余观《东轩笔录》载，韩公欲五路进兵，以袭平夏，范公不可。韩公遣尹师鲁至庆州，约进兵，范公曰：“我师新败，士卒气沮，但当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师鲁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公何区区过慎如此？”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乃可置于度外乎？”师鲁不能强而还。韩公遂举兵，次好水川。元昊设伏，我师陷没，大将任福死之。韩公遽还，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数千人，号于马首，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公掩泣，驻马不能进。范公闻之，叹曰：“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富公欲诛晁仲约，其见亦不逮范公。余尝有诗云：“奋髯要斩高邮守，攘臂甘驱好水军。到得绕床停箸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刘元城贬梅州，章惇辈必欲杀之。郡有土豪，凶人也。以赀得官，往来京师，见章惇，自言能杀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转运判官。其人驱车速还。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处置后事，与客笑谈饮酒以待之。至夜半，忽闻钟声，问之，则其人已呕血死矣。秦桧晚年，尝一夕秉烛独入小阁，治文书至夜半。盖欲尽杀张德远、胡邦衡诸君子凡十一人。区处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数日而卒。桧父尝为静江府古县令，守帅胡舜陟欲为桧父立祠于县，以为逢迎计。县令高登，刚正士也，坚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狱锻炼，备极惨毒，登几不能堪。未数日，舜陟忽殂，登乃获免。近时大理评事胡梦昱，以直言贬象郡，过桂林，帅钱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呜呼！谓天不佑忠贤，可乎？

朱文公云：“齐人归女乐，说者谓爱女乐必怠于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记》观之，又似夫子惧其谗毁而去。如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鲁仲连论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处梁之宫，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当时列国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谓齐人但欲

蛊鲁君之心，君心既蛊，则所谓怠于政事、听谗嫉贤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杨诚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敌国之欲倾人之国也，必先败其人主之主而已。"齐人惩于夹谷而谋鲁也，不以齐谋鲁也，以鲁谋鲁也。鲁以女乐罢朝而孔子行，则先败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谓用孔子之主，非鲁君之心乎？

苗傅、刘正彦之乱，张魏公在秀州，谋举勤王之师。苗、刘伪诏至，大赦，厚犒诸军。公潜于府库中寻旧诏书，令人驰往十数里外，易其诏。既至，令僚属宣诏，但为抚谕之词，略张于谯楼，旋即敛之。大犒诸军，群情赖以不摇。时张俊亦在秀州，公深结之。会韩世忠舟师亦至，公与世忠对哭。因飨俊、世忠将士，呼诸将校至前，抗声问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顺？"皆对曰："贼逆我顺。"又曰："若浚此举违天悖人，可取浚头归苗傅，不然，一有退缩，悉以军法从事！"众皆感愤。遂勒兵行次临平，逆党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战，大破之。傅、正彦遁入闽，追获斩首。拜公知枢密院事，时年才三十三。

杨诚斋《赠抄经头陀》诗云："刺血抄经奈若何，十年依旧一头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应举觅官。幸而得之，便指为富贵安逸之媒，非特于学问切己事不知尽心，而书册亦几绝交。如韩昌黎所谓"墙角君看短檠弃"，陈后山所谓"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后，画师以冠裳写其真。南金题诗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阔袖裹风烟。如今各样新装束，典却清狂卖却颠。"虽一时戏语，然知绅裳之束缚，非韦布比，而加意检束，亦自有味。

卷 三

先友李衎进之有隽才，于书无所不读，不幸年逾二十而死。吾党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实。进之尝以《三百五篇》诗名作《陈子衿传》。其辞曰：陈子衿，《宛丘·北门》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当汉时，《缁衣》为县令者甚众。及进士设科，《绿衣》登第，累累而有，于《都人士》中为最盛，雍雍如也。《子衿》母名《静女》，封《硕人》，尝《采蘋》《汝坟》。《风雨》暴至，殷《殷其雷》，有《小星》坠于怀，《载驰》而归。《出车》《思齐》，祷于《清庙》，遂生《子衿》，正《十月之交》也。生时《东方未明》，设《庭燎》以举之，《鼓钟》于宫，以飨贺客，《宾之初筵》，《晨风》和畅，瓶列《白华》，盘有《木瓜》，纫《芄兰》，焚《蓼萧》，《绸缪》沾洽。《有客》《既醉》，《击鼓》歌曰："《椒聊》之蕃衍兮，《葛藟》之《绵》绵，《猗嗟》盛哉，其大君门。惊人瑞世，《驺虞》《麟趾》。"歌阕，主人谢曰："今日之集，薄具《无羊》，幸《南有嘉鱼》，荐俎《式微》，诸君亮之。"客皆《假乐》，至《鸡鸣》乃罢。《硕人》教养《子衿》，欲令三才并通，故试之《泮水》，使学《烈文》；置之《灵台》，使观《云汉》；出之《旄丘》，使知《民劳》；行则《君子阳阳》，《狡童》不得伍；居则《衡门》《闷宫》，《巧言》无从入。《日月》既久，问学《大明》。《硕人》卒，《子衿》哀毁甚，《素冠》庐《墓门》，朝夕《瞻卬》。读"劬劳"之诗，三复哀恸，门人为之废《蓼莪》。于是念《烈祖》之绪，覃思文典，而家窭《无衣》，《丰年》乏食，《葛屦》履霜。门人或为之《伐木》，或为之《采葛》，或为之《采菽》《采苓》，以供衣食薪蒸，尝喟然叹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谁《闵予小子》乎？《我将》《时迈》四方，冀昌厥志，必不获遂，则《采薇》首阳，追踪夷、齐耳。"乃《正月》《吉日》，《出其东门》，《载驱》而行，《遵大路》，过《株林》，度《陂泽》。《褰裳》以济《溱洧》，则思子产之乘舆；《狼跋》而登《终南》，则念杜陵之秀句，《信南山》之雾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则概然有击楫之志；杭彼《河广》，则跃然有焚身之思。过《东山》而想谢傅之风流；涉《渭阳》而叹西平之勋烈。《访落》帽于龙山，吊《文王》于毕郢。登高怀远，凄然无归，因著《青蝇》赋以讥切当世。乃济《沔水》，逾《韩奕》，复入《南山》，《节南山》而西，寄食于《公刘》之家，《南山有台》，下瞰《大田》；彼《黍离》离，延及《南陔》；《楚茨》《棫朴》，《樛木》《蒹葭》，蓊密罗结；《黄鸟》《玄鸟》，《绵蛮》差池；《桑扈》《鸳鸯》，飞鸣自适。《葛生》其中，《载芟》载刘，规为《小宛》，以供游观。《破斧》《伐檀》，《大东》方之地。以筑《新台》，植以《桃夭》，樊以《菀柳》，罗以《甘棠》，环以《泉水》，东则《东门之杨》，《东门之枌》，骈翠交青；北则《山有扶苏》，《野有蔓草》，葱蔚可爱；俯视则《隰有苌楚》，《瓠有苦叶》，《菁菁者莪》，《皇皇者华》，纷红骇绿，错布如锦。其《桑中》则桑叶可拈，《采绿》之女，《行露》沾衣；其《下泉》则《鱼藻》交加，《凫鹥》上下，《振鹭》《鸿雁》，或集或翔。又有《渐渐之石》，可以《考盘》。《扬之水》则清流激湍，多《采蘩》之《氓》，《竹竿》垂纶，《鱼丽》于钓，《东门之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叶》《杕杜》之属尤多。其《中谷有蓷》，其《丘中有麻》，其《防有鹊巢》，其《墙有茨》，其《园有桃》，其《摽有梅》，其《汾沮洳》，则有《裳裳者华》，与《苕之华》隐映于《行苇》之间。其中野则《鹿鸣》呦呦，《鹤鸣》革革，终日不绝。其《隰桑》之下，则《棠棣》《黍苗》，敷荣秀实，《有杕之杜》，幢幢如盖，《匪风》而凉。《公刘》日与其友《召旻》，旻弟《小旻》、《小弁》、及《子衿》，号五公子，酣饮其中。《子衿》虽

羁穷，《公刘》心知其非《烝民》比，敬爱无斁，《采芑》杀《羔羊》，射鸠雉，《泂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顷之《子衿》欲有所适，《公刘》赠以《白驹》，送以《候人》。《子衿》乃历《东门之墠》，入《旱麓》，过《北山》，山之神移文招之，《子衿》亦乐其幽邃，往从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枢，为吾之居；《北山》有竹，箨兮窣窣；山之《卷阿》，《凯风》何多；山之《崇丘》，《谷风》脩脩；《何草不黄》，阴翕而藏；《何彼襛矣》，青阳韶美。"朝夕歌之，声满天地。山多鸟兽《草虫》，有《关雎》、《鸨羽》、《鸤鸠》、《鸱鸮》、《螽斯》、《蜉蝣》、《硕鼠》之类，杂出其间，其《野有死麕》，其有《兔爰》爰，其《鹑之奔奔》，俄而有《鹊巢》其屋，《有狐》出其窦，《子衿》抚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于是还魏，《陟岵》山适楚。至《江有汜》，得《柏舟》济《汉广》，与楚人《巷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抱负不群，谓之曰："《君子于役》，既乏《臣工》，又无《车舝》，《羔裘》将敝，《頍弁》萧条，《般》《桓》《江汉》，只影无俦。泛观《生民》，莫不有《十亩之间》以耕，一《版》之屋以处。方春之时，《蝃蝀》载见，膏雨将降，《东方之日》《小明》，则《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或《将仲子》，与《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大叔》《于田》，蓑笠在身，《良耜》在手，长幼暨暨，或馌或耘。《四月》《六月》，《雨无正》时，引渠灌输，俾苗怒长，《七月》既秋，《华黍》将收，《大车》以载，《月出》方归，及夫《定之方中》，农隙多暇，则呼《卢令》，携《兔罝》，挟《角弓》，张《九罭》，施《敝笱》，以猎以渔。其富者，或驾《驷铁》，乘《四牡》，《有车辚辚》，《有驳》驷驷，《车攻》原野，网交《淇奥》，酾风《湛露》，角胜校获，何其乐也！至有得时遇主，取相封侯，入赉《彤弓》，出建《干旄》，被《丝衣》，曳纨绔，《武》夫前呵，莫敢《执竞》，《有女同车》，有手其姿，窈窕《由仪》，思与《君子偕老》。如《燕燕》于飞，彼《何人斯》，踵其《常武》，岂子之所难哉！夫盖世勋名，《权舆》一念，傅说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尚父，《文王有声》，虽《维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时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毖》于心，奋取富贵，而《维清》泉白石以自洁，《终风》苦露以自隐，不与贤登于朝，而顾与《我行其野》，徒叹《昊天有成命》之不可易，而不知所欲之必从也，以期于世，不亦左乎！藉曰无意斯世，则《相鼠》有穴，况于人乎！一区未辩，脱有《小戎》寇，子将奚归，唯君《简兮》，毋谓我生流坎，由庚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诺哉！二子行矣，我将思之。"赞曰：异哉！《子衿》之为人也。其孔北海、李太白之流乎？观其抗志青云之上，睥睨宇宙，犹以为小，而不免为旅人。谚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若《子衿》者，岂以用不用异其心哉！

赵昌父云："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夫以诗为学，自唐以来则然。如呕出心肝，掏擢胃肾，此生精力尽于诗者，是诚弊精神于无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尝以学为诗哉！今观《国风》，间出于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学也，而其言优柔谆切，忠厚雅正。后之经生学士，虽穷年毕世，未必能措一辞。正使以后世之学为诗，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虽贪者赋廉诗，仕者赋隐逸诗，亦岂能逃识者之眼哉！如白乐天之诗，旷达闲适，意轻轩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犹谓："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谓能窥见其微矣。嗟夫！乐天之言，且不可尽信，况余人乎！杨诚斋云："古人之诗，天也；后世之诗，人焉而已矣。"此论得之。

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

陆象山在荆门，上元不设醮，但合士民于公厅前，听讲《洪范》"皇极敛时五福"一段，谓此即为民祈福也。今世圣节，令僧升座说法祝圣寿，而郡守以下，环坐而听之，殊无义理。程大昌、郑丙在建宁，并不许僧升堂说法。朱文公在临漳，且令随例祝香，不许人问话。余谓若祖象山之法，但请教官升郡庠讲席，讲《诗·天保》一篇，以见归美报上之意，亦自雅驯。

《庄子》谓"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如周公遭变，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陈，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热，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杜陵诗云："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如绵。"初读只似童子属对之语，及细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盖锦绵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区区之颜色而胜之，亦犹小人以巧言令色而胜君子也。侍御，分别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观"不分"、"生憎"之语，其刚正疾邪可见矣。

韩平原作南园于吴山之上，其中有所谓村庄者，竹篱茅舍，宛然田家气象。平原尝游其间，甚喜曰："撰得绝似，但欠鸡鸣犬吠耳。"既出庄游他所，忽闻庄中鸡犬声，令人视之，乃府尹所为也。平原大笑，益亲爱之。太学诸生有诗曰："堪笑明庭鸳鹭，甘作村庄犬鸡。一日冰山失势，汤燖镬煮刀刲。"

岳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甚工。

王荆公论末世风俗云："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其论精矣。嗟夫！荆公生于本朝极盛之时，犹有此叹，况愈降愈下乎？

荆公诗云："卧占宽闲五百弓"，盖佛家以四肘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盖七尺二寸，其说出《译梵》。

绍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丧，中外人情汹汹。襄阳兵官陈应祥，归正人也，欲乘此为变，结约已定。其间一卒，买卜于市所谓白羊先生者。卜者诘之曰："此卜将何用？观所占，是要杀爷杀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动，时都统冯湛帐前适有一人在傍知见，遂潜迹之。至一茶肆，与之语，给以己得罪于湛，倘有所谋，愿预一人之数。卒始不肯言，再三问之，乃以实告，但深以卜不吉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当与汝同首，可转祸为福。"卒然之，然恐无验，乃引其人诣陈曰："此人都统帐前人也，近偶得罪，可为内应。"陈始不信，再三言之，乃与以白巾一，告以期约。其人与卒急诣湛告变。时张定叟作帅，湛携首状告定叟。时定叟方卧，起与湛密议定，复就寝，徐令具酒肴与客饮，遣数人请陈及其他一二兵官同来，面以首状及白巾诘之。陈辞屈，乃集众于教场射杀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补官。

《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其论刑赏也，曰："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其论武王也，曰："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则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论范增也，曰："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论战国任侠也，曰："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凡此类，皆以无为有者也。其论厉法禁也，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其论唐太宗征辽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岁岁出师，以从事于夷狄。盖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亲击高丽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争先而处强也。"其论从众也，曰："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成危辱。"凡此类，皆以曲作直者也。叶水心云："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

叶水心云："唐时道州西原蛮掠居民，而诸使调发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结诗以为贼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贤畏后生'之语。盖一经兵乱，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贼犹未足以为病，而官吏相与亡其国矣。"至哉言乎！古今国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盗贼，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乱之后，暴驱虐取吾民而已，方其变之始也，不务为弭变之道，乃以幸变之心，施激变之术，张皇其事，夸大其功，借生灵之性命，为富贵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盗贼以邀胁其君。辗转滋蔓，日甚一日，而国随之矣。

唐太宗相房玄龄二十三年，用魏征相及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载最久。国朝魏野赠王文正诗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书十二秋。"盖以为最久矣。至蔡京、秦桧，皆及十八九年。近时史卫王独专国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无。至晚年得末疾，犹专国秉数年，尤古今所无。故洪舜俞诗云："阴阳眠燮理。"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乐直钱多"五字题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对。一士友请以"富贵非吾愿"为对，公欣然用之。

花门尚留，杜拾遗以为忧；吐蕃既回，陆宣公以为喜。

东坡谪儋耳，道经南安。于一寺壁间作丛竹丑石，甚奇。韩平原当国，札下本军取之，守臣亲监临，以纸糊壁，全堵脱而龛之以献。平原大喜，置之阅古堂中。平原败，籍其家，壁入秘书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无恙，壁至今犹存。坡之北归，经过韶州月华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题梁。坡欣然援笔，右梁题岁月，左梁题云："天子万年，永作明主，敛时五福，敷锡庶民，地狱天宫，同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右梁题字，一夕为盗所窃。左梁字尚存。余尝见之，墨色如新。坡归，至常州报恩寺，僧堂新成，以板为壁，坡暇日

题写几遍。后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寺僧亟以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赖以全。至绍兴中，诏求苏黄墨迹。时僧死久矣，一老头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临本以进，高宗大喜，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

刘禹锡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其不经见，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诗云："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然白乐天诗云："移坐就菊丛，糕酒前罗列"，则固已用之矣。刘、白唱和之时，不知曾谈及此否?

张子房欲为韩报仇，乃捐金募死士，于博浪沙中以铁椎狙击始皇，误中其副车，始皇怒，大索三日不获。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陈胜、吴广、田儋、项梁之徒，始相寻而起。是褫祖龙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击之力也，其关系岂小哉！余尝有诗云："不惜黄金募铁椎，祖龙身在魄先飞。齐田楚项纷纷起，输与先生第一机。"

李太白云："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左氏传》：王子朝之乱，晋命诸侯输周粟，宋乐大心不可，晋士伯折之，乃受牒而归。今世台府移文属郡曰"牒"，盖春秋时，霸主于列国已用之矣。

今江湖间，俗语谓钱之薄恶者曰"慳钱"。按贾谊疏云："今法钱不立，农民释其耒耜，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俗音讹以"奸"为"慳"尔。

《左氏传》：吴师在鲁，微虎欲宵攻王舍，择卒三百，有若与焉。叶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况他人?"余谓吴师压鲁，鲁亡无日，有若视父母之邦阽危如此，义气所激，愿与宵攻之列，使诚因是而死，得死所矣，岂不贤于子路之死乎！水心以为劫寨，过矣。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为无。"盖东南为春夏，阳之伸也，故万物敷荣。西北为秋冬，阳之屈也，故万物老死，老死则无矣。此《字说》之有意味者也。

庐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简真迹云："便中承书，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读书，比复如何，只是专一勤苦，无不成就。第一更切检束操守，不可放逸。亲近师友，莫与不胜己者往来，熏染习熟，坏了人也。景阳想已赴省，季章当只在家，凡百必能尽心苦口，切须承禀，不可有违。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虽浅，然实切至之论，千万勉之。《大学说》漫纳试读之，不晓处可问季章也。未即相见，千万为门户自爱。"此简盖与其亲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载。后生晚进，能写一通，置之座侧，朝夕观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阳姓许，名子春，季章姓刘，名黼，皆庐陵醇儒，从文公学。季章后为特奏第一人。

开禧用兵，诸将皆败，唯毕再遇数有功。虏常以水柜败我，再遇夜缚藁人数千，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俨立成行。昧爽，鸣鼓，虏人惊视，亟放水柜。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虏，虏大败。又尝引虏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为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师反攻之，敌人马死者不胜计。又尝与虏对垒，度虏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虑虏来相追，乃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虏不觉其为空营，复相持竟日。及觉欲追，则已远矣。近时沅州蛮叛，荆湖制司遣兵讨之，蛮以竹为箭，傅以毒药，略着人肉血濡缕，无不立死。官军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装束藁人，罗列焜耀。蛮见之，以为官军也，万矢俱发，伺其矢尽，乃出兵攻之，直捣其穴，一战而平。

近时赵紫芝诗云："一瓶茶外无只待，同上西楼看晚山。"世以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即此意也。杜子野诗云："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为佳。然唐人诗云："世间何处无风月，才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不道，信矣其难矣。紫芝又有诗云："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世尤以为佳。然余读《文苑英华》所载唐诗，两句皆有之，但不作一处耳。唐僧诗云："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有僧嘲其蹈袭云："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此虽戏言，理实如此。作诗者岂故欲窃古人之语，以为己语哉！景意所触，自有偶然而同者。盖自开辟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风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态。

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可谓离世绝俗矣。然不念旧恶，未尝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视"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谓和光同尘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尝流于苟贱也。此其所以为百世师欤？东汉徐孺子矫矫特立，诸公荐辟皆不就。然及荐辟者死，炙鸡渍酒，万里赴吊。于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为东汉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山谷题《玄真子图》词，所谓"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者，固已妙矣。张仲宗词云：

"钓笠披云青嶂晓，橛头细雨春江渺。白鸟飞来风满棹，收纶了，渔翁拍手樵童笑。明月太虚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晓，醉眼冷看朝市闹，烟波老，谁能惹得闲烦恼。"语意尤飘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挂冠，后因作词送胡澹庵贬新州，忤秦桧，亦得罪。其标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自古夷狄盗贼之祸，所以蔓延滋长，日深一日，其终或至于亡国者，皆将帅之臣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誉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诗，其于王室播迁之祸，每每深责将帅。如云："将帅蒙恩泽，兵戈有岁年。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又云："登坛名绝假，报主尔何迟?"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又云："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公何以答升平。"皆是意也。然将帅之不用命，实由于朝廷驾御操纵之无法。古人云，譬如养鹰，饱则扬去。我太祖之御诸将，有守边一二十年而不迁官者，盖谓扞御免侵轶，特仅不失职耳。非有战胜攻取，官固不可妄迁也。至于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细矣，然使相之除，终至吝惜，止于赐钱百万而已。夫太祖岂食言之君，而曹彬亦岂饱则扬去之人哉！英君谊辟远虑微权，众人固不识也。近世以来，将帅守边，仅免侵轶，及至岁终，则论功行赏，屡迁不一迁，不知使其能扫清关河，哭单于于阴山，又将何以赏之？少陵诗云："今日翔麟马，先宜驾鼓车。无劳问河北，诸将觉荣华。"言虽翔麟之马，亦必先使之驾鼓车，由贱而后可以致贵。今诸将骤登贵显，如马之未驾鼓车，而遽驾玉辂，安于荣华，志得意满，无复驱攘之志。河北叛乱，决难讨除，无劳问也。又云："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卷 四

韩魏公曰："养兵虽非古，然亦自有利处。议者但谓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篇，调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后世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良民虽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父子兄弟夫妇免生离死别之苦，此岂小事?"魏公此论，可谓至当。余观梅圣俞宝元间为叶县宰，诏书令民三丁籍一，立校与长，号弓箭手，以备不虞，田里骚然。圣俞作《田家》诗云："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叩我门，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诏书来，生齿复版录。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韣。州符令又严，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又《汝坟贫女》云："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持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倚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闻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以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观此二诗，与《石壕吏》等篇何以异？当是时，乃太平极盛之时，而一有籍民为兵之令，便觉气象与天宝相似。乃知养兵之制，实万世之仁，而魏公之说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为兵之害矣，而陕西义勇之制，实出于公。虽司马温公极言其不便，竟不为止，又何与前言相戾也?

杜诗云："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下句殊不可晓。说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门冬也。梦，当作弄。既无考据，意亦短浅。谭浚明尝为余言，此出佛书，终南长老入定，梦天帝赐以青棘之香。盖言江莲之香，如所梦天棘之香耳。此诗为僧齐已赋，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说，然终未知果出何经。近阅叶石林《过庭录》，亦言此句出佛书，则浚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取《孟子》晋之《乘》之义。谪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从之游，为之经纪后事，收拾遗文。独所谓《家乘》者，仓忙间为人窃去，寻访了不可得。后百余年，史卫王当国，乃有得之以献者。卫王甚珍之，后黄伯庸帅蜀，以其为双井之族，乃以赆其行。

建炎中，大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一请皇帝设坛，与群臣、六军缟素戎服，以必两宫之归。二请移跸关中，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三请略去常制，为马上治。用汉故事，选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讲求天下利病，通达外情。四请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复置吏，诏土人自相推择，各保乡社。以两军屯要害，为声援。滑州置留府，通接号令。五请删内侍百司州县冗员，文书务简实，以省财便事。六请大赦，与民更始。前事一切不问，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请北人避胡挈郡邑南来以从吾君者，其首领皆豪杰，当待之以将帅，不可指为盗贼。八请增损保甲之法，团结山东、京东西、两淮之民，以备不虞。九请讲求汉、唐漕运，江、淮道途置使，以馈关中。十请许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缴奏，置籍亲览，以广豪杰进用之路。"时宰相汪、黄辈，不能听用，而伯可名声由是益著。余观其策，正大的确，虽李伯纪、赵元镇亦何以远过！然厥后秦桧当国，伯可乃附会求进，擢为台郎。值慈宁归养，两宫燕乐，伯可专应制为歌词，谀艳粉饰，于是声名扫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辈矣。桧死，伯可亦贬五羊。

《楞严经》："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时，见恒

河水与今无异，是汝皮肉虽皱，见精不皱，以明身有老少，而见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尝问隐者刘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尝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尔；不与形俱灭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异端说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尧舜几千年，其心至今在。”横渠曰：“物物故能过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说得多少混融。

杨诚斋《月下传杯》诗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领取青天并入来，和月和天都蘸湿。天既爱酒自古传，月不解饮真浪言；举杯将月一口吞，举头见月犹在天。老夫大笑问客道：月是一团还两团？酒入诗肠风火发，月入诗肠冰雪泼。一杯未尽诗已成，诵诗向天天亦惊。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余年十许岁时，侍家君竹谷老人谒诚斋，亲闻诚斋诵此诗。且曰：“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

徐思叔《题贫乐图》诗首句云：“乃翁画灰教儿书，娇儿赤骭玉雪肤。厥妻曝日补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杨伯子和云：“三间破屋一床书，锦心绣口冰肌肤。自纫枯叶作裤襦，此君便是长须奴。”王才臣和云：“大儿阻饥颇废书，小儿忍寒粟生肤。妇纵有裈无一襦，不敢缘此相庸奴。”三诗皆佳，而后出者尤奇。

松柏之贯四时，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长于旬日之间，而干霄入云，其挺特坚贞，乃与松柏等。此草木灵异之尤者也。白乐天、东坡、颍滨与近时刘子翚论竹甚详，皆未及此。杜陵诗云：“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梅圣俞云：“买山须买泉，种树须种竹。”信哉！

虞雍公初除枢密，偶至陈丞相应求阁子内，见杨诚斋《千虑策》，读一篇，叹曰：“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应求导诚斋谒雍公，一见握手如旧。诚斋曰：“相公且仔细，秀才子口头言语，岂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诚斋尝言，士大夫穷达，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开口求荐。然荐之改秩者，张魏公也。荐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翘馆录》，载当世人物甚详。

诗莫尚乎兴，圣人言语，亦有专是兴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无非兴也，特不曾隐括协韵尔。盖兴者，因物感触，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识，非若赋比之直言其事也。故兴多兼比赋，比赋不兼兴，古诗皆然。今姑以杜陵诗言之，《发潭州》云：“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盖因飞花语燕，伤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与花耳。此赋也，亦兴也。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则赋而非兴矣。《堂成》云：“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盖因乌飞燕语，而喜己之携雏卜居，其乐与之相似。此比也，亦兴也。若“鸿雁影来联塞上，鹡鸰飞急到沙头”，则比而非兴矣。

荆公诗云：“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夫妲己者，飞廉、恶来之所寄也。褒姒者，褧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国忠之所寄也。女宠蛊君心，而后憸壬阶之以进，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远声色为第一义。而谓“不愁宫里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后，脱屣富贵，扁舟五湖，可谓一尘不染矣。然犹挟西施以行，蠡非悦其色也，盖惧其复以蛊吴者而蛊越，则越不可保矣。于是挟之以行，以绝越之祸基，是蠡虽去越，未尝忘越也。曾谓荆公之见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齐桓公，以竖刁、易牙、开方为不可用，而谓声色为不害霸，与荆公之论略同。其论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尝不行，奚独有取于鞅哉？东坡曰：“商鞅、韩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则舜之术也。”此说犹回护，不如荆公之直截无忌惮。其咏昭君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乎？其视白乐天“黄金何日赎娥眉”之句，真天渊悬绝也。其论冯道曰：“屈己利人，有诸佛菩萨之行。”唐质肃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谓之纯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亦可谓之非纯臣乎？”其强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则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则诛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则求贤审官可也。”似此议论，岂特执拗而已，真悖理伤道也。荀卿立“性恶”之论、“法后王”之论，李斯得其说，遂以亡秦。今荆公议论过于荀卿，身试其说，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说，而推演之，加以凶险，安得不产靖康之祸乎！荆公论韩信曰：“贫贱侵陵富贵骄，功名无复在刍荛。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论曹参曰：“束发山河百战功，白头富贵亦成空。华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区区一老翁。”二诗意却甚正。然其当国也，偏执己见，凡诸君子之论，一切指为流俗，曾不如韩信之师李左车，曹参之师盖公，又何也？

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至于“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无人随意绿”之句，非有所讥刺，徒以雕斫工巧，为暴君所忌嫉，至贾奇祸，则诗真可畏哉！贾至谪岳州，严武谪巴州，杜少陵寄诗云：“贾笔论《孤愤》，严君赋几篇。

定知深意苦，莫使众人传。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浦鸥防碎首，霜鹘不空拳。”盖深戒之也。刘禹锡种桃之句，不过感叹之词耳，非甚有所讥刺也，然亦不免于迁谪。近世蔡持正，数其罪恶，虽两观之诛，亦不为过，乃以《车盖亭》绝句谓为讥刺，贬新州。夫小人摘抉君子之诗文以为罪，无怪也，君子岂可亦摘抉小人之诗文以为罪乎？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文与可戒以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乌台之勘，赤壁之贬，卒于不免。观其《狱中》诗云："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亦可哀矣。然才出狱便赋诗云："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略无惩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诗云："君恩浩荡似阳春，海外移来住海滨。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来，诗祸殆绝，唯宝、绍间，《中兴江湖集》出，刘潜夫诗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缘郑五欠经纶。"又云："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敖器之诗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杨柳春风彼相桥。"曾景建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乱时多。"当国者见而恶之，并行贬斥。景建，布衣也，临川人，竟谪舂陵，死焉。其往舂陵也，作诗曰："杖策行行访楚囚，也胜流落峤南州。鬓丝半是吴蚕吐，襟血全因蜀鸟流。径窄不妨随茧栗，路长那更听钩辀。家山千里云千叠，十口生离两地愁。"

自古豪杰之士，立业建功，定变弭难，大抵以无所为而为之者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鲁仲连下聊城，而辞千金之谢，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张子房颠嬴蹶项，而飘然从赤松子游，皆足以高出秦、汉人物之上。左太冲诗云："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李太白诗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变稔祸，欺君误国，杀人害物，以希功赏者，是诚何心哉？是诚何心哉？

汉高帝晚岁，欲易太子，盖以吕后鸷悍，惠帝仁柔，为宗社远虑，初非溺于戚姬之爱，而为是邪谋也。苏老泉谓帝之以太尉属周勃，及病中欲斩樊哙，皆是知有吕氏之祸，可谓识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岂为儿女子而泣耶？厥后赵王以鸩亡，惠帝以忧死，向非吕后先殂，平、勃交欢，则刘氏无噍类，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谓"四老安刘是灭刘"者，诚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长，固万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逊而周以兴，建成立而唐几危，一得一失，盖可监也。夫子善齐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为至德。盖善齐桓者，明万世之常经也；美泰伯者，示万世之通谊也。

安子文与杨巨源、李好义合谋诛逆曦，旋杀巨源而专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帅长沙。子文尽室出蜀，尝自赞云："面目皱瘦，行步蹒跚，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场真戏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话靶。"在长沙，计利析秋毫，设厅前豢豕成群，粪秽狼籍，肥腯则烹而卖之。罢镇，捆载归蜀。厥后杨九鼎在蜀，以刻剥致诸军之怨，军士莫简倡乱，杀九鼎，剖其腹，实以金银曰："使其贪腹饱饫。"时子文家居，散财结士，生擒莫简，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难。

余三十年前，于钓台壁间尘埃漫漶中得一诗云："生涯千顷水云宽，舒卷乾坤一钓竿。梦里偶然伸只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颇佳。近时戴式之诗云："万事无心一钓竿，三公不换此江山。当初误识刘文叔，惹起虚名满世间。"句虽甚爽，意实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号谨厚，观诸母之言可见矣。子陵意气豪迈，实人中龙，故有"狂奴"之称。方其相友于隐约之中，伤王室之陵夷，叹海宇之横溃，知光武为帝胄之英，名义甚正，所以激发其志气，而导之以除凶剪逆，吹火德于既灰者，当必有成谋矣。异时披图兴叹，岸帻迎笑，雄姿英发，视向时谨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实阴有功于其间。天下既定，从容访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义如此。子陵岂以匹夫自嫌，而帝亦岂以万乘自居哉！当是之时，而欲使之俯首为三公，宜其不屑就也。史臣不察，乃以之与周党同称。夫周党特一隐士耳，岂若子陵友真主于潜龙之日，而琢磨讲贯，隐然有功于中兴之业者哉！余尝题钓台云："平生谨敕刘文叔，却与狂奴意气投，激发潜龙云雨志，了知功跨邓元侯。""讲磨潜佐汉中兴，岂是空标处士名，堪笑史臣无卓识，却将周党与同称。"

修水深山间有小溪，其渡曰来苏。盖子由贬高安监酒时，东坡来访之，经过此渡。乡人以为荣，故名以来苏。呜呼！当时小人媒蘖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经过之地，溪翁野叟亦以为光华，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谓"石压笋斜出"者是也。

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傍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台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盖自五代以来，军卒凌将帅，胥吏凌长官，余风至此时犹未尽除。乖崖此举，非为一钱而设，其意深矣，其事伟矣。

冯京，字当世，鄂州咸宁人。其父商也，壮岁无子。将如京师，其妻授以白金数笏曰："君未有子，

可以此为买妾之资。”及至京师，买一妾，立券偿钱矣。问妾所自来，涕泣不肯言，固问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纲运欠折，鬻妾以为赔偿之计。遂恻然不忍犯，遣还其父，不索其钱。及归，妻问买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无子！”居数月，妻有娠，将诞，里中人皆梦鼓吹喧阗迎状元，京乃生。家贫甚，读书于灊山僧舍，僧有犬，京与共学者烹食之。僧诉之县，县令命作《偷狗赋》，援笔立成。警联云：“团饭引来，喜掉续貂之尾；索绹牵去，惊回顾兔之头。”令击节，释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诗号《灊山集》，皆其未遇时所作。如“琴弹夜月龙魂冷，剑击秋风鬼胆粗”。“吟气老怀长剑古，醉胸横得太行宽”。“尘埃掉臂离长陌，琴酒和云入旧山”。“丰年足酒容身易，世路无媒着脚难”。皆不凡。

真西山帅长沙，郡人为立生祠。一夕，有大书一诗于壁间者，其辞云：“举世知公不爱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极添成两寿星。几百年方钟间气，八千春愿祝修龄。不须更作生祠记，四海苍生口是铭。”

庐陵苗斛，元额三十六万，承平时，民户纳苗一斛，官支与盐二斗五升，盖优之也。龙泉、太和两县，去郡差远，添支一升。渡江以来，非惟官不支盐，反勒民户纳盐。由是输苗一斛者，并盐为一斛二斗五升，而两县亦皆增纳一升。今世和买官，不支钱而白取，已为可怪。若盐者，乃以其予民之数，而为取民之数，抑又甚矣。然前后牧守不知几人，曾无一人恻然动心，为之敷奏蠲阁者，是可叹也。

东山先生杨伯子尝为余言：“某昔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尝至某位中，见案上有近时人诗文一编，西山一见掷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问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笔头虽写得数句诗，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谢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晋公、王岐公、吕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叶石林云：“杜工部诗，对偶至严，而《送杨六判官》云：‘子云清自守，今日起为官’，独不相对，切意‘今日’字当是‘令尹’字传写之讹耳。”余谓不然，此联之工，正为假“云”对“日”。两句一意，乃诗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则索然无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杨姓人，故用子云为切题，岂应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对“儿”，诗家此类甚多。

道家之教宗老庄，其后乃有神仙形解飞升之说，方士炼丹葆形之术。然《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吾既无身，而有何患?”《庄子》云：“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耶？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匡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又髑髅谓庄子曰：“子欲闻死之说乎？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是老庄之意，以身为赘，以生为苦，以死为乐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长生不死，正与老庄之说背而驰矣。佛家所谓“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乃老庄之本意也。故老庄与佛，元不为二。欧阳公云：“道家乃贪生之论，佛家乃畏死之论。”此盖未尝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庄何尝贪生？瞿昙何尝畏死？贪生畏死之说，仅足以排方士而已。韩文公、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释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说尽出老庄，今道家有老庄书不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作经教之属。如《清净》、《消灾》、《度人》等经，模拟可笑，而《北斗经》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宝悉为人盗去，却去收人家破瓮破釜。”此论窥见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为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国，孅儿幼夫模象庄老以文饰之。”则固已知其出于庄老矣。

唐武后断王后萧妃之手足，置于酒瓮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萧妃临死曰：“愿武为鼠吾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间相传谓猫为天子妃者，盖本此也。予自读唐史此段，每见猫得鼠，未尝不为之称快，人心之公愤，有千万年而不可磨灭者。尝有诗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虽小策勋奇。扼喉莫讶无遗力，应记当年骨醉时。”

杨东山云：“凡处事须是心如转丸，手如鸣镝。”

卷　五

福州启运宫，在开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寝之旧。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时金兵俶扰，仓忙之间，载以篮舆七乘，至今犹存。别造朱辇七乘，列于殿庑。专差中官一员主香火，谓之“直殿”。节序，朝廷遣快行家赍送香烛，帅守与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盘列食十数品，酒三献云。临安净慈寺后有望祭殿，每岁寒食，朝廷差官一员，望祭西京诸陵。差升朝官读祝版。其词云：“历正仲春，感戴濡于雨露；心驰西洛，怅遐阻于山川。恭惟某祖某宗，灵鉴在

天，圣谟传后。秩上陵之典礼，徒切望思；绝寓祭之权宜，愈深怆慕。”其礼用盘食，茶汤，三献酒。余观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今以万乘之主，乃不获遂此志，至于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虏既灭，朝廷亦尝遣使修朝陵之礼。荆襄以兵五千护之，未至西京，谍报敌骑且至，兵不敢进。使者潜偕数骑星驰而往，行礼而还。其诸陵之无恙与否，皆不可究诘也。

吾郡罗椿，字永年，诚斋高弟也。清贫入骨，一介不取，颇有李方叔、谢无逸风味。累年举于礼部，竟不第。自号就斋。尝访诚斋于毗陵，诚斋作诗送之归曰：“梅萼香边蹋雪来，杏花影里带春回。明朝解缆还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谁遣文章太惊俗，何缘场屋不遗才。南溪鸥鹭如相问，为报春吟费麝煤。”庆元初，诚斋与朱文公同召，诚斋力辞。永年寄诗云：“不愁风月只忧时，发为君王寸寸丝。司马要为元祐起，西枢政坐寿皇知。苦辞君命惊凡子，清对梅花更与谁？梦绕师门三稽首，起敲冰砚诉相思。”诚斋击节。又《送永丰汪令》诗云：“锦缆梅花浦，江南作县归。新来荐鹗牍，惊动衮龙衣。岁晚情难别，心亲事却违。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烟霏。”颇有少陵意态。他如“露湿看花脚，莺啼欲晓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本朝大臣赐家庙者：文彦博、蔡京、郑居中、邓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时中、童贯、秦桧、杨存中、吴琦、虞允文、史弥远，凡十四人。《国风》云：“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又云：“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盖古之妇人，夫不在家，则不为容饰也。其远嫌防微，至于如此。杜陵《新婚别》云：“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尤可悲矣。《国风》之后，唯杜陵不可及者，此类是也。

古人立碑，庙以系牲，墓以下棺。厥后乃刻岁月，或识事始末，盖亦因而文之耳。若《汤盘铭》、《太公丹书》所载诸铭，亦因所用器物著辞以自警，未尝为徒文也。后世特立石以纪事述言，而谓之碑铭，与古异矣。杜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岘山之上，一沉汉水之中。韩退之谓张愉曰：“丐我一片石，载二妃庙事，且令后世知有子名。”后世好名之弊，至于如此。

赵韩王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惟此少以报国尔。朝廷防制，纤悉备具，或狥所陈请，施行一事，即所伤多矣。”陆象山云：“往时充员敕局，浮食是惭。惟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或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不知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常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顾何足以当大官之膳，或庶几者，仅此可以偿万一耳。”凡此皆至论。夫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变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曰，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欤？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则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盖可睹矣。或曰，荆公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法度，岂可厚诽乎？余曰，有志于二帝三王，当自格君心始，不当自变法度始。有尧舜之君，则有尧舜之治，有禹汤之君，则有禹汤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则，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车战，适足以贻千古之诮耳。朱文公云：“浙间学者，推尊《史记》，谓《夏纪赞》用行夏之时事，《商纪赞》用乘殷之辂事，至《高祖纪赞》则曰：朝以十月，黄屋左纛。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迁之意，诚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时、乘商辂，亦只是汉高祖，终不可谓之禹汤。”

潘良贵，字子贱，自少有气节，崇观间为馆职，不肯游蔡京父子间。使淮南，不肯与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对，力论时宰何㮚、唐恪误国。未几，言皆验。建炎初，召为右司谏，首论乱臣逆党，当用重法以正邦典，壮国威，且及当时用事者奸邪之状，大为汪、黄所忌。书奏三日，左迁而去，复召为右史。从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与论笔法，言久不辍。子贱举笏近前，厉声曰：“向子諲以无益之言，久渎圣听！”叱之使下。左右皆胆落，由是又去国。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桧势正炎炎，冷处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说》，深以在得之规，痛自警励。秦虽令人致语，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后在官不过八百六十余日。所居仅蔽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经界法行，独以丘墓之寄，输帛数尺而已。有《磨镜帖》行于世，言读书者，将以治心养性，如用药以磨镜也。若积药镜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为镜累，张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为名言。子贱自号默成居士。

伊尹，禄之以天下，不顾也；系马千驷，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汤事桀，废辟复辟，不惟天下不以为疑，而桀与太甲亦无一毫疑忌之心。东坡论之曰：“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此论甚当。后世唯诸葛武侯有伊尹风味。其草庐三顾而后起，与耕莘聘币，已略相类。观其告后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

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库有余帛，廪有余粟，以负陛下。”观此言，则其视富贵为何等物！故先主临终谓之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见孔明肝胆，其肯发此言！虽然先主、孔明鱼水相得，发此言无难也，此言之发，后主与左右固皆闻之矣。后主非明君也，左右非无谗慝也，孔明所谓诸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论刑，所以绳束左右者，非不甚严也。而当时曾无一人敢兴单辞之谤，后主倚信，亦卒无纤芥之疑，何哉？只缘平时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后，可谓绝无而仅有矣。后之君子，争一阶半级，虽杀人亦为之。自少至老，贪荣嗜利如飞蛾之赴烛，蜗牛之升壁，青蝇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节，办大事，其谁能信之！

杨东山尝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斋尝侍寿皇宴。因谈肴核，上问容斋：‘卿乡里何所产？’容斋，番阳人也。对曰：‘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又问益公。公庐陵人也，对曰：‘金柑玉版笋，银杏水晶葱。’上吟赏。又问一侍从，忘其名，浙人也，对曰：‘螺头新妇臂，龟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鲜也，上为之一笑。某尝陋三公之对。昔某帅五羊时，漕仓市舶三使者，皆闽浙人，酒边各盛言其乡里果核鱼虾之美。复问某乡里何所产，某笑曰：‘他无所产，但产一欧阳子耳。’三公笑且惭。”

杨东山言：“某初筮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赵谧字安卿，丞相元镇子也。初参之时，客将传言，待众官退却请主簿。客退，赵具冠裳，端坐堂上。凡再请，某不动，三请，某解其意，遂庭趋一揖，上阶禀叙，逐一还他礼数。既毕，立问何日交割，禀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径入，更不与言延坐。某退，而抑郁几成疾。以书白诚斋，欲弃官而归。诚斋报曰：‘此乃教诲吾子也，他日得力处当在此。’某意犹未平，后涉历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辈典刑。”朱文公曰：“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须是讨吃人打骂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汉昭帝时，夏阳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谓之曰：“子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黄犊车诣北阙，自称卫太子。公卿以下，莫敢发言。隽不疑后至，叱吏收缚，竟得其奸。靖康之乱，柔福帝姬随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诣阙，称为柔福，自虏中潜归。诏遣老宫人视之，其貌良是，问以宫禁旧事，略能言仿佛，但以足长大疑之。女子颦蹙曰：“金人驱迫如牛羊，跣足行万里，宁复故态哉？”上恻然不疑其诈，即诏入宫，授福国长公主，下降高世荣。汪龙溪行制词云：“彭城方急，鲁元尝困于面驰；江左既兴，益寿宜充于禁脔。”资妆一万八千缗。绍兴十二年，显仁太后回銮，言柔福死于虏中久矣，始知其诈。执付诏狱，乃一女巫也。尝遇一宫婢，谓之曰：“子貌甚类柔福。”因告以宫禁事，教之为诈。遂伏诛。前后请给锡赉计四十七万九千缗。古今事未尝无对，成方遂遇隽不疑，故其诈不行。此女巫若非显仁之归，富贵终身矣。

荆公行新法，鬻坊场河渡，司农又请并祠庙鬻之。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秽杂喧践，无所不至。张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业所基也，而以火德王。阏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宋始封，此二祠者，独不可免于鬻乎？”神考览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免鬻。近时豫章尝于孺子亭卖酒，刘潜夫题诗云：“孺子亭前插酒旗，游人那解荐江蓠。白鸥欲下还飞起，曾见当年解榻时。”帅闻之，亟令住卖。嘉定间，临安西湖上三贤堂亦卖酒，太学士人题诗云：“和靖东坡白乐天，几年秋菊荐寒泉。如今往事都休问，且为官司趁酒钱。”府尹闻之，亦愧而止。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围黄州，诏冯榯援蕲黄。榯迁延不进，黄州守何大节，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诸君多有亲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无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为去计。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舆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拥之登车，才出门，虏兵已纷集，大节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蕲州。守李诚之，字茂钦，手杀其妻子奴婢，然后自杀，官属多死之。朝廷褒赠诚之，且为立庙。而《宁宗帝纪》书“大节弃城遁”。二人皆出太学。刘潜夫诗云：“淮堧便合营双庙，太学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犹疑许远，君王元未识真卿。”盖为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钦果决，是以全节。中立迟懦，是以败名。忠臣义士，可以鉴矣。

李若谷为长社令，日悬百钱于壁，用尽即止。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云：“此贾耘老法也。”又与李公择书云：“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张无垢云：“余平生贫困，处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过数十钱，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阳来，言郑亨仲日以数十钱悬壁间，椒桂葱姜皆约以一二钱。曰：“吾平生贫苦，晚年登第，稍觉快意，便成奇祸。今学张子韶法，要见旧时齑盐风味甚长久也。”仇泰然守四明，与一幕官极相得。一日问及：“公家日用多少？”对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许多钱？”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惊曰：“某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尔见疏。余尝谓节俭之益非止一端。大

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是可以养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久长之理，是可以养寿也。醉醲饱鲜，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可以养神也。奢则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可以养气也。故老氏以为一宝。

吴请成于越，勾践欲许之，范蠡不可。楚求和于汉，高帝欲许之，张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机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懦者事之贼。又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桓玄篡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南燕汝水不冰，燕王超恶之，李超曰："良由逼带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悦。下谄上愚，可发一笑。

朱文公有足疾，尝有道人为施针熨之术，旋觉轻安。公大喜，厚谢之，且赠以诗云："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翁。"道人得诗径去。未数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针时。亟令人寻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叹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尔。"

《礼记·檀弓》：子贡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仿？"吾郡刘尚书美中家有古本《礼记》，"梁木其坏"之下，有"则吾将安仗"五字。

朱文公尝病《女戒》鄙浅，欲别集古语成一书。立篇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俭质》，曰《宽惠》，曰《讲学》。且言如杜诗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静》，他皆仿此。尝以书属静春先生刘子澄纂辑，迄不能成。公盖欲以配小学书也。

庆元间，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杨诚斋以秘书监退休，实为吾邦二大老。益公尝访诚斋于南溪之上，留诗云："杨监全胜贺监家，赐湖岂比赐书华？回环自辟三三径，顷刻能开七七花。门外有田供伏腊，望中无处不烟霞。却惭下客非摩诘，无画无诗只谩夸。"诚斋和云："相国来临处士家，山间草木也光华。高轩行李能过李，小队寻花到浣花。留赠新诗光夺月，端令老子气成霞。未论藏去传貽厥，拈向田夫野老夸。"好事者绘以为图，诚斋题云："平叔曾过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苍松白石青苔径，也不传呼宰相来。"用魏野诗翻案也。厥后诚斋冢嗣东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辞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云巢曾无疑，益公门人也，年尤高，尝携茶袖诗访伯子。其诗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乐哉！泓颖有时供戏剧，轩裳无用任尘埃。眉头犹自怀千恨，兴到何如酒一杯？知道华山方睡觉，打门聊伴茗奴来。"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篱菊苞时披宿雾，木犀香里绝纤埃。锦心绣口垂金薤，月露天浆贮玉杯。八十仙翁能许健，片云得得出巢来。"其风味庶几可亚前二老云。无疑博学工文，尤精考订，有《本朝新旧官制考》行于世。以隐逸召为秘阁校勘，吾党之士多劝其毋出，而无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诗云："泰华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见何迟。老于尚父投竿日，少似辕生对策时。怨鹤惊猿辞旧隐，鞭鸾笞凤总新知。早陈经国平边策，归领云巢旧住持。"无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开陈，奉祠而归，年九十乃终。

周益公云：汉二献皆好书，而其传国皆最远。士大夫家，其可使读书种子衰息乎？

杜陵诗云，"色难臭腐食风香"。色难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独"食风香"三字，解者不注所出。余观佛书云，凡诸所嗅风与香等。意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灯笼、麻蝇拂于阴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寝宫，以此示后，后世犹奢。

西汉诸儒，扬子云独称识字。韩文公云："凡为文者，宜略识字。"则识字岂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课识十五字。杨诚斋云："无事好看韵书。"

唐李渤问归宗禅师曰："须弥纳芥子，仆即不疑。芥子藏须弥，恐无是理。"归宗曰："人言学士读万卷书，是否？"渤曰："然。"归宗曰："是心如椰子大，万卷书从何处着？"荆公诗云："巫医之所知，瞽史之所业，载车必百两，独以方寸摄。"即归宗之意。余谓一心具一太极，前辈谓鹏抟鹍运，不足计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计其广狭。万卷百车，又何足道！

汤、武应天顺人之举，实出于伊尹、太公。汤五遣伊尹适夏，意亦可见。伊尹既丑有夏，遂相汤伐桀，《诗》曰："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不言汤用伊尹也。《书》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汤誓》是也，有以国言者，《秦誓》是也。《泰誓》，《左传》、《孟子》皆谓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辈谓伐商之谋，实本于太公，故以名誓。《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汤、武非富天下之志，于此可见。虽然，夫子则不以是而恕汤、武也。序《书》之词曰汤胜夏，曰武王胜殷杀受，未尝分其罪于伊尹、太公。此与《春秋》书许世子止赵盾同一

笔也。东坡《海外论》可谓深识周孔之心矣。余尝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汤崩而太甲不明，甚于成王之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尝萌蠢动之心。及武王既丧，商人不靖，观《鸱鸮》、《小毖》之诗，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汤放桀于南巢，盖亦听其自屏于远方而终耳，未至如以黄钺斩纣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怀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愤不已，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渗漉者哉！当是时，若非以周公之圣，消息弥缝于其间，则周之复为商也决矣。且汤既胜夏，犹有惭德，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至于武王，则全无此等意思矣。由是论之，汤、武亦岂可并言哉！朱文公云："成汤圣敬日跻，与盘铭数语，犹有细密工夫，至武王，往往并不见其切己事。"

《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谓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语，遂失其义。妄以"景"训"仰"，多取前贤名姓，加"景"字于上以为字。如景周、景颜之类，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尝以景为仰哉？真西山旧字景元，后悟其非，乃改为希元云。

始皇为楚所败，尚能谢王翦；袁绍为魏所败，乃至杀田丰。欲不亡，得乎？

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

卷 六

法昭禅师偈云："同气连枝各自荣，些些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词意蔼然，足以启人友于之爱。然余尝谓人伦有五，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君臣之遇合，朋友之会聚，久速固难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岁为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继而生，自竹马游嬉，以至鲐背鹤发，其相与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浃洽，猜间不生，其乐岂有涯哉！近时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将作监丞退休，年皆八十，诗酒相娱者终其身。章泉赵昌甫兄弟，亦俱隐玉山之下，苍颜华发，相从于泉石之间，皆年近九十，真人间至乐之事，亦人间希有之事也。

严州乌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飞、张循王俊、刘太尉光世题名。刘不能书，令侍儿意真代书。姜尧章题诗云："诸老凋零极可哀，尚留名姓压崔嵬。刘郎可是疏文墨，几点胭脂涴绿苔。"

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弭患济事者是也。张乖崖守蜀，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大阅方出，军众忽嵩呼。乖崖亦下马，随众东北望三呼，揽辔复行，众不敢欢。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内祈禳。时太子尚幼，八大王元俨者，颇有威名，问疾留禁中，累日不出，执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过。问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王见之大骇，意其为毒也，即上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会客帐下。卒有谇语，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将以闻。公徐曰："今夜诚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尽拆为薪。"乐饮如常，明日乃究问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辈如此类甚多，皆所谓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马公幼年之击瓮，亦皆于仓卒之中，有变通之术。世传赵从善尹临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红桌子三百只，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桌一样三百只，糊以清江纸，用朱漆涂之，咄嗟而成。两宫幸聚景园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时刻。从善命于娼家取竹帘束之，顷刻而办。辛幼安在长沙，欲于后圃建楼赏中秋，时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办，唯瓦难办。"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前瓦二十片，限两日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嘉熙间，江西峒丁反，吉州万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探报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领兵迎敌，众皆曰："枵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饭即至矣。"炳乃率吏辈，携竹箩木桶沿市民之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热饭熟水，厚酬其直，负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饱餐，一战破寇，由此论功，擢守临川，兼庾节。

杜陵诗云："雨晴山不改，晴罢峡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体本无改变，然既雨初晴，则山之精神焕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诗云："瓮牖前头翠作屏，晚来相对静仪刑。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麽青。"胡五峰见之，以为有体而无用，乃赓之曰："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云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峰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写物，二公则以喻道。

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琴以不鼓为妙，棋以不着为高。

子家羁不欲昭公与季氏立异，子家羁岂党季氏者乎？陈平、周勃不与吕氏立异，平、勃岂党吕氏者乎？狄仁杰不与武氏立异，仁杰岂党武氏者乎？处事变者，须识此意。虽然，夫子三都之堕，王陵庭争之语，骆宾王举兵之檄，亦不可少也。声大义者，张胆而明目；定大策者，潜虑而密谋。

绍兴间，黄公度榜第三人陈修，福州人，解试“四海想中兴之美赋”，第五韵隔对云：“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时诸郡试卷多经御览，高宗亲书此联于幅纸，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陈修?”吟诵此联，凄然出涕，问卿年几何，对曰：“臣年七十三。”问卿有几子，对曰：“臣尚未娶。”乃诏出内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赀奁甚厚。时人戏为之语曰：“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兴化人，解试“中兴日月可冀赋”。一联云：“伫观僚属，复光司隶之仪；忍死须臾，咸泣山东之泪。”亦经御览，亲笔录记。唱名日，特命加一资。上恢复初志，随寓发见，感愤如此，而卒于不遂。秦桧之罪，可胜诛乎!

淳熙间，庐陵有恶少子曰晏先，以杀人减等流岭南。行有日，逢其党二人于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应而去。行数日，送徒者节其饮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来，为酒馔飨晏及送徒者，尽夕歌呼，至晓偕行。过荒林间，二人以白金一笏掷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释使逃，请以此金为谢，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纵去，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驾巨舰来归，赀货钜万。访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贫，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尽哀，厚遗其妻子乃去。郑毅夫《过朱亥墓》诗云：“高论唐虞儒者事，卖君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报恩。”谅哉!

《韩子》：“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焉。”杜陵诗云：“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用此事也。东坡代滕达道疏云：“自念旧臣，譬之老马，虽筋力已衰，不堪致远，而经涉险阻，粗识道路。”又用杜诗意。

唐太宗末年，谶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宫中，乃以疑似杀李君羡，过矣。则天当时特一宫嫔，诚无可疑之迹，然史载太宗有骏马曰“师子骢”，极猛悍，太宗亲控驭之，不能驯。则天时侍侧曰：“惟妾能制之。”太宗问其术，对曰：“妾有三物，始则捶以铁鞭，不服，则击以铁挝；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尔。”由此观之，其英烈猛厉之气，亦自发露，特太宗不之觉耳。则天后来驾驭群臣，专用此术。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无思无为。”杨敬仲深爱其语，故铭其墓曰：“和叔之觉，人所未知。非木非石，无思无为。”盖以为造极之语也。然余观苏颍滨《论语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圣人无思，非无思也。外无物，内无我，物我既尽，心全而不乱。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尝思，未尝为，此所谓无思无为也。如使顽然不动，与木石为偶，而谓之无思无为，则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说即和叔之说也，岂敬仲未之见耶？禅家去昏散病，绝断常坑，盖昏与断，则如木如石矣；散与常，则妄思妄为矣。又云：“贵真空，不贵顽空，盖顽空，则顽然无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则犹之天焉，湛然寂然，元无一物，然四时自尔行，百物自尔生，粲为日星，滃为云雾，沛为雨露，轰为雷霆，皆自虚空生，而所谓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颍滨深味禅说，故其论亦此意。

内缮己性，当如纪渻之养鸡；外顺物性，当如颜阖之养虎。

渊明诗云：“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谓了死生矣。谢溪堂诗云：“渊明从远公，了此一大事。”余谓渊明性资高迈，岂待从远公而后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载外，上赖古人书”；又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则其于六经孔孟之书，固已探其微矣，于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诗绮靡乏风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维、储光义辈，而并薄其人。然气节之士，亦往往出于其间。昭宗末年，朱温篡形已成。韩偓在翰林，苏检数为经营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为，今朝夕不济，乃欲以此相污耶!”昭宗欲相偓，偓辞，而荐赵崇。崔胤怒，使温谮而逐之。昭宗与之泣别，偓泣曰：“臣得远贬，及死乃幸，不忍见篡弑之辱也。”司空图初为礼部员外郎，弃官隐居王官谷，累征不起，柳璨以诏书征之，图惧，诣洛阳入见，佯为衰野，坠笏失仪。乃下诏以为傲代钓名，放还山。罗隐乾府中举进士十上不第，黄巢乱，归依钱镠。及朱温篡，诏至，痛哭劝镠举义，镠不能从。温闻其名，以谏议大夫招之，不就，事镠终于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诗人薄之乎?

诗有一句叠三字者，如吴融《秋树》诗云“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是也。有一句连三字者，如刘驾云“树树树梢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是也。有两句连三字者，如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三联叠字者，如古诗云“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是也。有七联叠字者，昌黎《南山》诗云“延延离又属，夬夬叛还遘，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訚訚树墙垣，巘巘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敷敷花披萼，阖阖屋摧霤，悠悠

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是也。近时李易安词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起头连叠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

无可无不可，应世法也。有为有不为，守己法也。

绍兴中，王鈇帅番禺，有狼藉声。朝廷除司谏韩璜为广东提刑，令往廉按。宪治在韶阳，韩才建台，即行部诣番禺。王忧甚，寝食几废。有妾故钱塘娼也，问主公何忧，王告之故。妾曰：“不足忧也，璜即韩九，字叔夏，旧游妾家，最好欢。须其来，强邀之饮，妾当有以败其守。”已而韩至，王郊迎，不见，入城乃见，岸然不交一谈。次日报谒，王宿治具于别馆，茶罢，邀游郡圃，不许，固请，乃可。至别馆，水陆毕陈，伎乐大作，韩踧踖不安。王麾去伎乐，阴命诸娼淡妆，诈作姬侍，迎入后堂剧饮。酒半，妾于帘内歌韩昔日所赠之词，韩闻之心动，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见之，妾隔帘故邀其满引，至再至三，终不肯出，韩心益急。妾曰：“司谏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为妾舞一曲，即当出也。”韩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涂抹粉墨，踉跄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轿，诸娼扶掖而登，归船昏然酣寝。五更酒醒，觉衣衫拘绊，索烛览镜，羞愧无以自容。即解舟还台，不敢复有所问。此声流播，旋遭弹劾，王迄善罢。夫子曰：“枨也欲，焉得刚?”韩璜之谓矣。

太公之鹰扬，伯夷之叩马，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太公处东海之滨，进而以功业济世。伯夷处北海之滨，退而以名节励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为世间办一大事，可谓无负文王之所养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则太公亦必退而为伯夷之事，所谓易地则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养，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毁，固欲起而救乱；思冠冕之毁裂，又恐因而阶乱，故水火相济，盐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献自靖，或杀身以全节，或归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岂故相矛盾者哉!观伯夷之谏，太公扶而去之曰义士，意可见矣。

绍兴乙卯，以旱祷雨。谏议大夫赵霈上言：“自来祈祷，断屠止禁猪羊，今后请并禁鹅鸭。”时胡致堂在西掖，见之笑曰：“可谓鹅鸭谏议矣，闻虏中有龙虎大王，请以鹅鸭谏议当之。”嘉定中，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正言张次贤上言：“八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人行。”太学诸生遂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

胡澹庵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文公全集》载此诗，但题曰“自警”云。余观《东坡志林》载张元忠之说曰：苏子卿啮雪啖毡，蹈背出血，可谓了死生之际矣。然不免与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绮绣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论澹庵，亦犹张元忠之论苏子卿也。近时刘叔友论刘、项曰：项王有吞岳渎意气，咸阳三月火，骸骨乱如麻，哭声惨怛天日，而眉容不敛，是必铁作心肝者。然当垓下诀别之际，宝区血庙，了不经意，惟眷眷一妇人，悲歌怅饮，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欤?能决意于太公、吕后，而不能决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则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则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虽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无如人欲险”，信哉!

尧不以天下与丹朱而与舜，世皆谓圣人至公无我，知爱天下而不知爱其子。余谓帝尧此举，固所以爱天下也，尤所以爱丹朱也。异时云行雨施，万国咸宁，虞宾在位，同其福庆，则安家而厚苍生，两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资，轻居臣民之上，则毒痡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诛，尚得为爱之乎?曾子曰：“君子爱人以德。”庞德公曰：“吾遗子孙以安。”尧舜之于子，亦不过爱之以德，遗之以安耳。故爱子者，人之常情也，尧舜岂外人之常情以为异哉?故其书曰“典”。

项平甫作《信美楼记》云：“王仲宣之言曰：‘虽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余年，文士一词，曰‘此思归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论其心者。盖仲宣，汉贵公孙也。少依王室，世受国恩，虽遁身南夏，而系志西周，彼以为抚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浐、泾、渭之速清也；览昭丘、陶牧之胜，不若终、峻、吴、华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开，忧日月之逾迈，故戛然以是为不可久留。盖士之出处不齐久矣。充仲宣之赋，当与子美《岳阳楼》五言，太白《凤凰台》长句同帙而共编，不当与张翰思吴之叹，班超玉门之书，马援浪泊西里之念，杂然为一议状也。”平甫此论，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黄、二袁，而依刘表，意亦可见。故仲宣之忠于汉，陶渊明之忠于晋，罗昭谏之忠于唐，皆诗人文士之识大义有气节者。楼乃胡仲方为荆南抚干时所建，杨诚斋题诗云：“大资孙子大参孙，磊隗胸中万卷横。楼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断肠声。”“古有仲宣今仲方，二楼分贮一秋江。散怀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窗下北窗。”亦平甫之意也。

朱温父诚，以五经教授乡里，号朱五经。温为节

度使，其母王氏犹佣食萧县刘崇家。始迎以归，温举觞为寿，启曰："朱五经平生读书，不登一第，有子为节度使，无忝于先人矣。"母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谓英特，然行义未必如先人也。"贤哉此媪，深哉此言。其于朱五经之学，必概尝有闻矣。温篡位之日，与宗戚饮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琼击盆中进散，睨曰："朱三，尔砀山一百姓，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于汝何负？而灭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见汝赤其族矣，何以博为？"全昱此言，亦甚贤也。然则温之父贤，母又贤，兄又贤，独温凶德耳。荀卿谓人性恶，其然，岂其然乎？

杜诗有反言之者，如云"久拚野鹤如双鬓"，若正言之，当云"双鬓如野鹤"也。又云"黄鹄高于五尺童，化为白凫似老翁"，若正言之，当云"五尺童时似黄鹄，化为老翁似白凫"也。他如"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亦然。《左氏传》曰"室于怒，市于色"，曾南丰曰"室于义，涂于叹"，皆如此类。

丙编

余为临川郡从事逾年，考举粗足，侍御史叶大有忽劾余罢官。临汝书院堂长黄景亮曰："鹤林纵未通金闺之籍，殆将增《玉露》之编乎？"余谢不敢当也。还山数月，丙编遂成。时宋淳祐壬子，庐陵罗大经景纶。

卷一

朱文公告陈同父曰："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气血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此论于同父，可谓顶门上一针矣。余观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妇皆谓一能胜予，而凿龙门，排伊阙，明德美功，被于万世。周公不骄不吝，劳谦下士，而东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谗历变，卒安周室。孔子恂恂于乡党，在宗庙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莱夷、堕三都、诛少正卯，便有一变至道气象。此皆所谓真正大英雄也。后世之士，残忍克核、能聚敛、能杀戮者，则谓之有才。闹邻骂坐、无忌惮、无顾藉者，则谓之有气。计利就便、善捭阖、善倾覆者，则谓之有智。一旦临利害得丧、死生祸福之际，鲜有不颠沛错乱、震惧陨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节，弭大变，撑住乾坤，昭洗日月乎！此无他，任其气禀之偏，安其识见之陋，骄恣傲诞，不知有所谓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东坡《大悲阁记》云："观世音由闻而觉。始于闻，而能无所闻。始于无所闻，而能无所不闻。能无所闻，虽无身可也。能无所不闻，虽千万亿身可也，而况于手与目乎！虽然，非无身无以举千万亿身之众，非千万亿身无以示无身之至。"又云："吾将使世人左手运斤，而右手执削，目数飞鸿，而耳节鸣鼓，首肯旁人，而足识梯级，虽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异执，而千目各视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镜，人鬼鸟兽，杂陈乎吾前。色声香味，交通乎吾体。心虽不起，而物无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运，虽未可得见，而理则具矣。彼佛菩萨亦然，虽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诸国，非有他也，触而不乱，至而能应，理有必至，而何独疑于大悲乎？"东坡之论明畅，大概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儿谁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九十九。"《庄子》："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惟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尊足，即此性也，僧偈正此意。佛本于老庄，于此尤信。孝宗皇帝喜球马，偶伤一目。金人遣贺生辰使来，以千手眼白玉观音为寿，盖寓相谑之意。上命迎入径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门，住持僧说偈云："一手动时千手动，一眼观时千眼观。幸自太平无一事，何须做得许多般。"使者闻之惭。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足以解纷，信矣。余尝即吾儒之说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巍之上，以一心运乎茫茫之中，不出户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无见也，而无所不见；高拱穆清，若无为也，而无所不为。自九族睦、百工时，极而至于兆民安、万物育、四夷来，天地两间，裁成参赞，无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

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因和其诗云："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盖靖康之乱，有题诗于旧京宫墙云："依依烟柳拂宫墙，宫殿无人春昼长。"

《楚辞》云："餐秋菊之落英。"释者云：落，始也。如《诗·访落》之落，谓初英也。古人言语多如此，故以乱为治，以臭为香，以扰为驯，以慊为足，以特为匹，以原为再，以落为萌。

岳阳有酒香山，相传古有仙酒，饮者不死。汉武帝得之，东方朔窃饮焉。帝怒，欲诛之。方朔曰："陛下杀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验。"遂得免。方朔数语。圆转简明，意其窃饮以发此论，盖风武帝之求长生也。

高宗尝问张魏公："卿儿想甚长成?"魏公对曰："臣子栻年十四，脱然可与语圣人之道。"及隆兴初，张魏公督师，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见于德寿宫。首问魏公起居饮食状，又问卿几岁，对曰："臣年三十一。"又问卿母安否，对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记卿父再娶时，以无继嗣，曾来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来见，今次方得见卿。朕与卿父，义则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来，有香茶与卿父为信。"呜呼！君臣相与，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谓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满于魏公，至有"宁失天下，不用张浚"之言，殆不然也。

杜陵《病楠》诗曰："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伤贤者之老病而不获用也。又曰："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无所涵养，而骤膺拔擢，以当重任，力绵才腐，凛凛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怀》诗云："篙工密逞巧，气若酣杯酒。歌讴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应触类，各藉颖脱手。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盖叹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顿乾坤，独未见妙手也。盖方天宝间，杜陵少壮之时，虽乱离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马行》曰："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又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盖幸其所以支撑世变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岁，《八哀》之诗既作，则一时豪杰，或老或死，而后来者，未有其人。此病楠、种榆之叹，舟师妙手之叹，意益婉而词益哀。呜呼！此唐室所以终不振乎！本朝元丰间，洛阳诸老为耆英会，图形赋诗，一时夸为盛事。而识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养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长之会，过此甚可畏也。时林行己曰："天将祚其国，必祚其国之君子。观其君子之众多如林，则知其国之盛；观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则知其国之衰；观其君子之康宁福泽、如山如海，则知其为太平之象；观其君子之摧折顿挫，如湍舟，如霜木，则知其为衰乱之时。"又曰："天将使建中为崇宁，则不使范忠宣复相于初元；天将使宣和为靖康，则不使刘陈二忠肃慭遗于数岁。"皆至论也。

诗家用"遮莫"字，盖今俗语所谓"尽教"者是也。故杜陵诗云，"已拚野鹤如双鬓，遮莫邻鸡下五更"，言鬓如野鹤，已拚老矣。尽教邻鸡下五更，日月逾迈，不复惜也。而乃有用为禁止之辞者，误矣。

洛阳人谓牡丹为花，成都人谓海棠为花，尊贵之也。亦如称欧阳公、司马公之类，不复指其名字称号。然必其品格超绝，始可当此。不然，则进而君公，退而尔汝者多矣。

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与孝子，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惰行。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视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伯玉可谓真君子矣。细考《论语》，夫子所与友者，仅见伯玉一人。伯玉使人于夫子，而夫子问其起居。则金石交情，可以略见。伯玉之躬行纯一如此，宜夫子乐与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观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后世老师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贤，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贤，何其明也。乃知以卫灵之无道、南子之淫泆，奚而不丧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辈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见南子者，盖以见识议论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辅卫灵公以有为。子路不说，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贤者不为冥冥惰行，而卒不能回光内照，改其淫泆。灵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识伯玉之为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难，行善为难；知贤非难，用贤为难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叹者，余同年李南金赠以词曰："流落今如许。我亦三生杜牧，为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飞絮。也有吹来穿绣幌，有因风飘堕随尘土。人世事，总无据。佳人命薄君休诉。若说与，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尽尊前今日意，休记绿窗眉妩。但春到，儿家庭户。幽恨一帘烟月晓，恐明年，雁亦无寻处。浑欲倩，莺留住。"此词凄婉顿挫，不减古作者。《南史》：齐范缜谓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此词前阕，盖祖此说。南金自号三溪冰雪翁，尤工于诗。有《江头吟》云："儿时盛气高于山，不信壮士有饥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风雨蚀尽征袍单。侧立昆奴面铁色，

楚客不言未吹笛。关山有月无人声，自是江头渚花发。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围水天。杜鹃故态不识事，尽情叫入青风烟。壮士未握边头槊，旄头如月几时落。如今世界不爱贤，看取青峰白云角。呜呼一歌兮歌已怨，壶中无酒可续咽。"盖模拟少陵之作，词旨清婉可爱。

岭南人以槟榔代茶，且谓可以御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故尝谓槟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则醺然颊赤，若饮酒然。东坡所谓"红潮登颊醉槟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后嚼之，则宽气下痰，余酲顿解。三曰饥能使之饱。盖饥而食之，则充然气盛，若有饱意。四曰饱能使之饥。盖食后食之，则饮食消化，不至停积。尝举似于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谓'槟榔举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槟榔赋性疏通而不泄气。禀味严正而有余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陕西，甚有威望。张魏公宣抚，首擢用之。金人万户娄室与撒离曷等寇邠州，端击败之。至白店原，又大败之。撒离曷乘高望师，惧而号哭，金人因目之为"啼哭郎君"。后以端恃功骄恣，废不用。又惧其得士心，竟杀之。自端之死，众心稍离。金再入，战于富平。我师诈张端旂以惧敌。娄室知端已死，拊掌笑曰："何给我也。"于是尽锐力攻，我师败绩，自是陕西非我有矣。淳熙间，议高庙配享，洪景卢举此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斩马谡，已为失计。魏公袭其事，几于自坏万里长城。至于诈张端旂，尤为拙谋，徒足以召敌人之笑，沮我师之气耳。端亦知书，尝作诗云："破碎山河不足论，几时重到渭南村。"昔人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市璞宝燕石，煮箦食蟛蜞。识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节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渊悬绝。盖放心者，心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鸡豚出于埘栅，不求则不得。心放者，如鹰隼翔于云霄，而绦镞固在吾手也。众人之心易放，圣贤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荡，能放者开阔。流荡者，失其本心。开阔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为善最乐。"摘经史语，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礼注》：六谷：稌、黍、稷、粱、麦、苽。六清：水、浆、醴、醇、醫、酏。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笋。六兽：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雁、鹑、鷃、雉、鸠、鸽。五药：草、木、虫、石、谷。

陆象山少年时，常坐临安市肆观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来看，必是高手，愿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后却来，乃买棋局一副，归而悬之室中。卧而仰视之者两日，忽悟曰："此《河图》数也。"遂往与棋工对，棋工连负二局。乃起谢曰："某是临安第一手棋，凡来着者，皆饶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饶得某一先，天下无敌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聪明过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尝与包敏道书云："制子初时与春弟颇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进，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汉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才七日耳。与窭人之家，敛手足形还葬者何以异？景帝必不忍以天下俭其亲，此殆文帝之顾命也。虽未合中道，见亦卓矣。文帝此等见解，皆自黄老中来。

欧阳公问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来翛然者，何今世之鲜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临终安得而乱？今人念念在散乱，临终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说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箦结缨之类，皆是平日讲贯得明，操守得定，涵养得熟，视生死如昼夜，故能如此不乱。静春先生刘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虑。"静春开目微视曰："无虑何澄？"言讫而逝。

或问杜陵诗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叹之词耳。盖拘束以度日月，若鸟在笼中，漂泛于乾坤间，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凄凉之意，乃翻作壮丽之语。东坡《雪》诗"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亦此类。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此论后世之文也。文者，贯道之器，此论古人之文也。天以云汉星斗为文，地以山川草木为文，要皆一元之气所发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绣，虽精妙绚烂，才可人目，初无补于实用，后世之文似之。

尹穑，字少稷，博学工文，杜门读书，不汲汲于仕进。诸公荐之，与陆务观同赐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务，时论翕然归重。尝论减年赏典，当与实历对使。孝宗用其说，至今行之。后乃附丽汤思退，力排张魏公，以是除谏议，公论始薄之。厥后贬岭南累年，蒙恩北归。周益公素与之善，便道来访。谓益公曰："某三十年闭户读书，养得少名望，思之不审，所得于彼者几何？而破坏扫地，虽悔何及！"怅然者久之。益公每举以为士大夫之戒。

张文潜作《陈汤论》，末云："昔有韩患秦之无厌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与之国。'大夫皆谏曰：'赏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韩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与之国，是赏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忧无国哉？'"一本云："昔者魏国患河，其边之臣起徙而决之赵。魏王大喜，赏其臣以十县。其相谏曰：'守边而徙河，犯官也。从而赏之，王之臣无守职者矣。'魏王笑曰：'子忧过矣，有功于魏者，有比于徙河者乎？魏无二河，则徙河之赏无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胜。盖徙河犯官，有矫制之意。

世传吕洞宾，唐进士也。诣京师应举，遇钟离翁于岳阳，授以仙诀，遂不复之京师。今岳阳飞吟亭，是其处也。近时有题绝句于亭上云："觅官千里赴神京，钟老相传盖便倾。未必无心唐事业，金丹一粒误先生。"余酷爱其旨趣，盖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为尊。王者之庙，太祖坐西，所谓正太祖东向之位是也。三昭则坐北面南，故谓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则坐南面北，故谓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东阶而升，不敢升自西阶，非特嫌。若宾主敌体，亦以西为尊也。班孟坚《西都赋》曰"左墄右平"。左，东也，东则为墄。若世所谓涩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阶也。右，西也，西则为平，而不为墄也。凡宾主之席，主东而宾西，亦所以尊宾也。非谓东尊于西，而使宾次主也。故礼客降一等，则就主人之阶。盖客不敢自西阶为宾主礼，欲自东阶随主人而升也。主人辞，客乃复位。盖主人不许，客然后自西阶升也。

唐狄归昌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杜陵诗云："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盖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祸，明皇以妃子而致禄山之变，正相似也。今无妃子之孽矣，而銮舆乃再蒙尘，何哉？此其胎变稔祸，必有出于女宠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矣。诗意与狄归昌同。而其恻怛规戒，涵蓄不露，则大有迳庭矣。

自大舜称禹，不过勤俭两字，况下于禹者，可以不勤不俭乎？余于《乙编》尝论俭有四益。勤亦有三益。盖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一夫不耕，必受其饥；一妇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饥寒也。农民昼则力作，夜则颓然甘寝，故非心淫念，无从而生。晋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渊明诗曰："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而无异患干。"是勤可以远淫辟也。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论三宗文王之寿，必归之《无逸》。吕成公释之曰："主静则悠远博厚，自强则坚实精明，操存则血气循轨而不乱，收敛则精神内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寿考也。

何斯举云：壬寅正月，雨雪连旬，忽尔开霁，闾里翁媪相呼贺曰："黄绵袄子出矣！"因作歌以纪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惬人意。乃更为补作一绝句云："范叔绵袍暖一身，大裘只盖洛阳人。九州四海黄绵袄，谁似天公赐予均。"白乐天诗云："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人。"

渡江初，吕元直为相，堂厨每厅日食四千，至秦会之当国，每食折四十余千。执政有差，于是始不会食。胡明仲侍郎曰："虽欲伴食，不可得矣。"

卷　二

叶水心曰："国初宰相权重，台谏侍从，莫敢议己。至韩琦、范仲淹，始空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节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韩、范既以此取胜，及其自得用，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蜂起，哗然不安。昔郑子孔为载书，诸司门子弗顺，将杀之，子产止之。人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子产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迄焚而后定。然及子产自为相，却不知此，直云礼义不愆，何恤人言。盖韩、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无以处此，是以虽有志而无成也。至如欧阳修，先为谏官，后为侍从，尤好立论。士之有言者，皆依以为重，遂以成俗。及濮园议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倾国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隳损，善人君子，化为仇敌。然则欧阳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论如此。余谓国初相权之重，自艺祖鼎铛有耳之说始。赵韩王定混一之谋于风雪凌厉之中，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真社稷臣矣。雷德骧何人，乃敢议之，宜艺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时，则权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过重。东坡所谓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则台谏侍从之敢言，乃国势之所恃以重也，岂反因此而势轻哉？水心之说，乃张方平之遗论也。方平之论，前辈固已深辟之矣。范公当国不久，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国家之美事也。岂有己则能攻人，而人则不欲其攻己哉！谚云："吃拳何似打拳时。"此言虽鄙，实为至论。惟欧阳公为谏官侍从时，最号敢言。及为执政，主濮园称亲之议，诸君子哗然起而攻之，而欧阳公乃不能受人之攻，执之愈坚，辩之愈激，此则欧

公之过也。公自著《濮议》两篇，其间有曰："一时台谏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圣德恭俭，举动无差。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欧公此论，却欠反思。若如此，则前此己为谏官侍从时，每事争辩，岂亦是贪美名、求奇货、寻好题目耶！余尝作《濮议》诗云："濮园议起沸乌台，传语欧公莫怨猜。须记上坡持橐日，也曾寻探好题来。"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轴二等，以大小别之，此其卑也。染牙以为经，凡五等，升朝历数而上也，而穗草为尊。锦幖其端，凡四等，而细球之锦配穗草。告身皆制绫为之。玳瑁轴素绘二等，而绘为尊。告身五彩，而又有紫丝法锦囊其外。其小异者，锦之红绿耳。犀轴亦二等，藻绘虽同，而大小有别，三品通用也。丝囊如玳瑁，而锦幖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缕，此人臣一品之极也。宫掖之严，帝姬之亲，大略七等。镌犀为轴，雕玉以为龙，告身五彩丝囊，幖首纯红，而绘如雕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轴丝囊为最高，而绘皆云凤者次之。玳轴者又次之。绘事如玳瑁，而告纸损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丝法锦，虽有差次，始浸卑矣。宰相亲王赠封，视紫丝高者。执政赠封，视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迩也。丝囊之制，以小铃十系之。按式名曰"軨镕"，黄金、涂金、白金三等。外廷之系，惟白金耳。侍从庶僚所封，视其官。蕃官祠宇所封，从其秩。合而陈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则物采愈华。此游默斋所记本朝之制也，甚详明。

范晔作东汉史，为方士立传，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书特书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论》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善辟谷，悉号数百岁。所以集之魏国者，诚恐此人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辂而顾云舆，弃文骥而求飞龙哉?"子建此论，其识过范晔远矣。汉武帝刻意求仙，至以爱女妻方士，可谓颠倒之极。末年乃忽悔悟曰："世岂有仙者？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耳。"此论却甚确。近时刘潜夫诗云："但闻方士腾空去，不见童男入海回。无药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来。"

卢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则天下不难理矣。"著论曰《三足记》。

范旂叟为广西宪，会僚属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谈风月，亦且不论文章，只说政疵民病。"众皆唯唯。余从容曰："若谈夫子、孟轲之文章，以浇光风霁月之胸次，则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也。痒痾疾痛，举切吾身，施之有政，当有本末先后，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为忤。旂叟号西堂先生，开明练达，遇事如破竹。性刚介，有不可，必达其意而后止。在广西岁余，丐祠归养亲。发奏牍之日，即出台治，寓僧舍，不请俸给钱。将漕湖南，总所专人来索钱，在庭咆哮无礼，命杖而黜之。既毕，上章自劾，乞归田里，总所迄不敢害。朝廷为颁召命，然竟卒于湖南。其将卒也，请僚属入卧内，命吏取案牍来，处榻判结数事。既毕，又曰："某县有母诉其子者，此关系风教，不可不施行。"命取来，又判讫。略言及身后事，与僚属揖别，须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乱如此。有《对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历任判断之语也。近年门生故吏合辞请于朝，特谥清敏。余初任为容南法掾，才数月，偶留帅幕。旂叟忽袖中出职状一纸畀余，余辞以未书一考，不当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书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则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见某具一只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诗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来谀风可羞，长官招僚属一杯。其初招也，则有所谓谢请。其既毕也，又有所谓谢会。一杯之酒，两至客位，行之者不以为耻，此何等风俗耶！小官不足责，推其原，皆由长官无见识，妄自尊大，遂成此风。此虽小事，然摧坏小官气节，关系却大。"

《周礼》："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郑康成注云：好羞，谓四时所谓膳食。若荆州之鲝鱼，扬州之蟹胥。陆德明音释云：蟹、酱也。山谷诗云："蟹胥与竹萌，乃不美羊腔。"

或曰，用兵之法，杀人如刈草，使钱如使水。余曰，军无赏，士不往；军无财，士不来。使钱如使水可也，乃若杀人如刈草，则非至论。夫军事固以严济，然礼乐慈爱，战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诛不用命者，盖一有逗挠乱行，则三军暴骨矣。诛一人，所以全千万人，岂以多杀为能、以嗜杀为贵哉？若如所言，则赵充国、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辈矣。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如作诗，便几及李杜。作碑铭记序，便不减韩退之。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作四六，便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作《诗本义》，便能发明毛、郑之所未到。作奏议，便庶几陆宣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盖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东坡，然其诗如武库矛戟，已不无利钝。且未尝作史，藉令作史，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欧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苏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杰，然皆不能作诗。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

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但长于作奏疏。魏华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记，虽雄丽典实，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欧公文，非特事事合体，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气。盖读他人好文章如吃饭，八珍虽美而易厌，至于饭，一日不可无，一生吃不厌。盖八珍乃奇味，饭乃正味也。”

绍定辛卯临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虽太庙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独全。洪舜俞诗云：“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时殿帅乃冯榯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责。

韩蕲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庙柱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齁齁然，惊骇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往复视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至夜尽欢，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蕲王后立殊功，为中兴名将，遂封两国夫人。蕲王尝邀兀术于黄天荡，几成擒矣。一夕，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机纵敌，乞加罪责。举朝为之动色，其明智英伟如此。

乾道间，林谦之为司业，与正字彭仲举游天竺。小饮论诗，谈到少陵妙处，仲举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杀！”有俗子在邻壁闻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业与彭正字在天竺谋杀人。”或问所谋杀者为谁，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处人。”闻者绝倒，喧传缙绅间。余谓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于杨德祖，隋炀之于薛道衡，盖真杀之矣。

姜尧章学诗于萧千岩，琢句精工。有诗云：“夜暗归云绕柁牙，江涵星影雁团沙。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杨诚斋喜诵之。尝以诗《送江东集归诚斋》云：“翰墨场中老斫轮，真能一笔扫千军。年年花月无虚日，处处江山怕见君。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视江东日暮云。”诚斋大称赏，谓其冢嗣伯子曰：“吾与汝弗如姜尧章也。”报之以诗云：“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差白石作先锋。可怜公等皆痴绝，不见词人到老穷？谢遣管城侬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谓张功父也，尧章自号白石道人。潘德久赠诗云：“世间官职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号，断无缴驳任称呼。”时黄岩老亦号白石，亦学诗于千岩，诗亦工，时人号“双白石”云。

淳熙中，王季海为相，奏起汪玉山为大宗伯知贡举，且以书速其来。玉山将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极相得，屡黜于礼部，心甚念之。乃以书约其胥会于富阳一萧寺。与之对榻，夜分密语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贡举，当特相牢笼。省试程文《易》义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为验。”其人感喜。玉山既知举，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内用三古字者，遂竟批上，置之前列。及拆号，乃非其友人也，私窃怪之。数日，友人来见，玉山怒责之曰：“此必足下轻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负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几死，不能就试，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终不释然。未几，以古字得者来谒，玉山因问之曰：“老兄头场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对曰：“兹事甚怪，先生既问，不敢不以实对。某之来就试也，假宿于富阳某寺中，与寺僧闲步庑下，见室中一棺，尘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员女也，殡于此十年矣，杳无骨肉来问，又不敢自葬之。’因相与默然。是夕，梦一女子行庑下。谓某曰：‘官人赴省试，妾有一语相告，此去头场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觉，甚怪之。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惊叹。此事冯此山可久为余言，虽近于语怪，然亦不可不传，足以祛人二蔽：一则功名富贵，信有定分。有则鬼神相之，无则虽典贡举者欲相牢笼，至于场屋亦不能入，此岂人之智巧所能为乎？一则人发一念，出一言，虽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于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觏者，又惑之甚者也。

隆兴初，张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张震知无不言，言皆当理。”令载之训词。大哉王言！”真台谏之金科玉条也。

张循王之兄保，尝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钱十万缗、卒五千付兄，要使钱与人流转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轻相援引也。”王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予五十万，恣其所为。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音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时诸将皆缺马，惟循王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具招其贵近，珍羞毕

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珠犀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渥。问能再往乎，对曰："此戏幻也，再往则败矣，愿仍为退卒老园中。"呜呼！观循王之兄与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颓然甘寝苔阶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圆转恢奇乃如此。则等而上之，若伊吕管葛者，世亦岂尽无也哉！特莫能识其人，无繇试其蕴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万缗畀之，不问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从容展布以尽其能矣。勾践以四封之内外付种、蠡，汉高皇捐黄金四十万斤于陈平，由此其推也，盖不知其人而轻任之，与知其人而不能专任，皆不足以有功。观其一往之后，辞不复再，又几于知进退存亡者，异哉！

百官殿门侍班幕次，台谏皆设倚，余官则各以交床自随。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戏曰："罚却倚子矣。"

春秋之时，天王之使交驰于列国，而列国之君如京师者绝少。夫子谨而书之，固以正列国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责于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镇，犹春秋之诸侯也。杜陵诗云，"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盖与《春秋》同一笔。

太学古语云："有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言其清苦而鲠亮也。嘉定间，余在太学，闻长上同舍言，乾淳间，斋舍质素，饮器止陶瓦，栋宇无设饰。近时诸斋，亭榭帘幕，竞为靡丽，每一会饮，黄白错落，非头陀寺比矣。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伟节相望。近世以来，非无直言，或阳为矫激，或阴有附丽，亦未能纯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谓必甘清苦如老头陀，乃能摅鲠亮如真御史。

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之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邵康节出焉。晦庵、南轩、东莱、象山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数。然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河图》、《洛书》，与"危微精一"之语并传。邵、蔡二子，盖将发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与数粲然于天地之间也，其功亦不细矣。近年以来，八君子之学，固人传其训，家有其书，而邵、蔡之学，则几于无传矣。

杜陵诗云："新松恨不长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言君子之孤难扶植，小人之多难驱除也。呜呼！世道至于如此，亦可哀矣。

唐薛能诗云："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王荆公晚年喜诵之。然能之论非也，孔明之出，虽不能扫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讨贼之义，尽托孤之责，以教万世之为人臣者，安得谓之成何事哉！荆公诵此，盖以自喻。然孔明开诚心，布公道，集谋虑，广忠益，其存心无愧伊、吕，"出师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刚愎自任，新法烦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见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为其所挤陷，此岂天也哉！自古隐士出山，第一个是伊尹，第二个是傅说，第三个是太公，第四个是严陵，第五个是孔明，第六个是李泌，皆为世间做得些事。虽以四皓之出，或者犹议其安刘是灭刘，况如樊英辈者乎！

吾辈学道，须是打叠教心下快活。古曰无闷，曰不愠，曰乐则生矣，曰乐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曾点有浴沂咏归之乐，曾参有履穿肘见、歌若金石之乐。周程有爱莲观草、弄月吟风、望花随柳之乐。学道而至于乐，方是真有所得。大概于世间一切声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丧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终身之忧；又曰，忧以天下；又曰，莫知我忧；又曰，先天下之忧而忧。此义又是如何？曰：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故魏鹤山诗云："须知陋巷忧中乐，又识耕莘乐处忧。"古之诗人有识见者，如陶彭泽、杜少陵，亦皆有忧乐。如采菊东篱，挥杯劝影，乐矣，而有平陆成江之忧；步屧春风，泥饮田父，乐矣，而有眉攒万国之忧。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

宝庆初，当国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鹤山，朝士莫有任责，梁成大独欣然愿当之。遂除察院，击搏无遗力。当时太学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点，曰"梁成犬"。余谓犬之狺狺，不过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今夫不肖之台谏，受权贵之指呼，纳豪富之贿赂，内则翦天子之羽翼，外则夺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

卷　三

朱文公云："豪杰而不圣贤者有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陆象山深以其言为确论。如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灭国者五十，孔子却莱人，堕三都，诛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杰乎！其次如诸葛孔明，议论见识，力量规模，亦真豪杰。惟房次律声誉隆洽，一出便败事，然至今儒者之论，皆称其贤。如此，则是天下有不豪杰之圣贤矣。端平间，真西山参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鹤山督师，亦未及有设施而罢。临安优人，装一儒生，手持一鹤，别一儒生与之邂逅。问其姓名，曰："姓钟名庸。"问所持何

物，曰："大鹤也。"因倾盖欢然，呼酒对饮。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遗，忽颠仆于地，群数人曳之不动。一人乃批其颊大骂曰："说甚《中庸大学》，吃了许多酒食，一动也动不得！"遂一笑而罢。或谓有使其为此以姗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谓优人之姗侮君子，诚可罪也。西山、鹤山之抱负，诚未可厚诬也。然吾儒于此，亦不可以不戒。刘平国尝言："若将真景元与余景瞻并用，必有可观。"余尝疑其说，西山负一世之望，岂必待余景瞻而后可以有为乎？世传洪舜俞在蜀，尝谓崔菊坡曰："先生丰于德而啬于才，他日不宜独当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辞宰辅。此说余尤疑之，若分才德为两事，则是天下果有不豪杰之圣贤矣。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鹰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梦龙方据案视事，鹰忽飞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衔巾来还，乃径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问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鸟之灵识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异矣。于误攫他卒之巾，复衔来还，尤为奇异。世之人举动差谬，文过遂非，不肯认错者多矣，夫子所谓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经》以鱼目涌泉连珠为煮水之节。然近世瀹茶，鲜以鼎镬，用瓶煮水，难以候视，则当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又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故以第二沸为合量而下，未若今以汤就茶瓯瀹之，则当用背二涉三之际为合量。乃为声辨之诗云：'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稛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瓷杯。'"其论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遽瀹之，岂不过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讲者也。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

黄龙寺晦堂老子尝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终不然其说。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问曰："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晦堂此等处，诚实脱洒，亦只是曾点见解，却无颜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才飞下即交合，数日，产子如麦门冬之状，日以长大。又数日，其中出如小黑蚁者八十一枚，即钻入地中。《诗》注谓螽斯一产八十一子者，即蝗之类也。其子入地，至来年禾秀时乃出，旋生翅羽。若腊雪凝冻，则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传雪深一尺，则蝗入地一丈。东坡《雪》诗云"遗蝗入地应千尺"是也。蝗灾每见于大兵之后，或云乃战死之士冤魂所化。虽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见捕蝗者虽群呼聚喊，蝗不为动。至鸣击金鼓，则耸然而听，若成行列。则谓为杀伤沴气之所化，理或然也。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北人岁增封之。范石湖奉使过之，有诗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岁岁蕃酋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四句是两个好议论，意足而理明，绝句之妙也。

今世有一样古钱，其文曰半两，无轮郭，医方中用以为药。考之《史记》，乃汉文帝时钱也。当时吴濞、邓通皆得自铸钱，独多流传，至今不绝。其轻重适中，与今钱略相似。视五铢货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铢货钱，比今钱却稍轻。

赵季仁谓余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余曰："尽则安能，但身到处莫放过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又尝欲以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合木八片为之，以雌雄笋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负之，每出则以自随。后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固自可见。如"子在川上"，与夫"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见。大抵登山临水，足以触发道机，开豁心志，为益不少。季仁曰："观山水亦如读书，随其见趣之高下。"

范石湖诗云："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晓氛散如绮。心疑雨再作，眼转云四起。我岂知天道，吴侬谚云尔。古来占滂沱，说者类恢诡。飞云走群羊，停云浴三豨。月当天毕宿，风自少女起。烂石烧成香，汗础润如洗。逐妇鸠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强知时，蜥蜴与闻计。垤鸣东山鹳，堂审南柯蚁。或加阴石鞭，或议阳门闭，或云逢庚变，或自换甲始。刑鹅与象龙，聚讼非一理。不如老农谚，影响捷于鬼。哦诗敢夸博，聊用醒午睡。"此诗援引占雨事甚详可喜。谚有云："日出早，雨淋脑；日出晏，晒杀雁。"又云："月如悬弓，少雨多风；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说尚遗，何也？余欲增补二句云："日占出海时，月验仰瓦体。"

靖康之乱，元祐皇后手诏曰："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独在。"事词的切，读之感动，盖中兴之一助也。建炎登极之诏曰："亹亹万机，难以一日而旷位；皇皇四海，讵可三月而无君。"又曰："圣人何以加孝，朕每怀问寝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

列，若时忠义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当勇于报国；左袒而为刘氏，人咸乐于爱君。期一德而一心，伫立功而立事。同徯两宫之复，终图万世之安。”其词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肃宗即位灵武。元次山作颂，谓自古有盛德大业，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去盛德而止言大业，固以肃宗即位为非矣。伊川谓非禄山叛，乃肃宗叛也。山谷云：“抚军监国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为。”此皆至论。今二圣蒙尘远狩无还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于元祐皇后之命，与唐肃宗天渊不同，似亦可以无说。然胡致堂万言书首论此事，谓：“建炎以来，有举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复人心而图存，则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帅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展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此举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须一反前失，亟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狩东南，出于侥幸之心而不虞其祸。今义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庙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不敢爱身，决意讲武。然后选将训兵，戎衣临军。天下忠义之士，必云合而影从。凡所欲为，孰不如志?”致堂此论，明白正大，惜其说之不行也。然唐肃宗即位，何尝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为盛德事矣。中兴以来，致堂、澹庵二书，关系最大。

江西自欧阳子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老苏所谓执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至于诗，则山谷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诗，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夫精到，虽未极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诡也。开辟以来，能自表见于世若此者，如优钵昙华，时一现耳。”杨东山尝谓余云：“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岂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欧公之文，山谷之诗，皆所谓“不向如来行处行”者也。

杨诚斋云：“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镕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唐人寒食诗，不敢用‘饧’字，重九诗，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诗，彼固未敢轻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侧也。”余观杜陵诗，亦有全篇用常俗语者，然不害其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傍。”又云：“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又云：“夜来醉归冲虎过，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见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当空大。庭前把烛嗔两炬，峡口惊猿闻一个。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寐谁能那?”是也。杨诚斋多效此体，亦自痛快可喜。

禅家有观白骨法，谓静坐澄虑，存想自身血肉腐坏，唯存白骨，与吾相离，自一尺以至寻丈，要见形神元不相属，则自然超脱矣。余观《庄子》：子舆有疾，子祀往问之。曲偻发背，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间而无事，跰𨇤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此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浸，渐也。假，借也。盖积渐假借，化此身为异物，则神与形离，超然无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于拘拘哉！视白骨之法，盖本于此。佛法出于老庄，于此尤信。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传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过之，有诗云：“三尺黄垆直棘边，此心终古享皇天。《汲书》猥述流传妄，剖击嗟无咎单篇。”盖《汲冢书》妄载伊尹谋篡，为太甲所杀也，事见杜元凯《左氏传·后叙》。

古诗多矣，夫子独取《三百篇》，存劝戒也。吾辈所作诗，亦须有劝戒之意，庶几不为徒作。彼有绘画雕刻，无益劝戒者，固为枉费精力矣。乃若吟赏物华，流连光景，过于求适，几于诲淫教偷，则又不可之甚者矣。白乐天《对酒》诗曰：“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喜，不开口笑是痴人。”又曰：“百岁无多时壮健，一春能几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又曰：“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收泪吊人回。眼前见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诗家言之，可谓流丽旷达，词旨俱美矣。然读之者，将必起其颓堕废放之意，而汲汲于取快乐，惜流光，则人之职分与夫古之所谓三不朽者，将何时而可为哉！且如《唐风》、《蟋蟀》之诗，盖劝晋僖公以自虞乐也，然才曰“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即曰“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吕成公释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于纵；广其俭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复生者多矣。”信矣！《唐风》之忧深思远也。乐天之见，岂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近时叶石林谓：“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之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相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

就爱憎之际，每裕然而有余也。”此论固已得之，然乐天非是不爱富贵者，特畏祸之心甚于爱富贵耳。其诗中于官职声色事，极其形容，殊不能掩其恋嫪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刘禹锡辈，亦皆逐逐声利之徒，至一闻李文饶之败，便作诗畅快之，岂非冤亲未忘，心有偏党乎？慕乐天者，爱而知其疵，可也。

作诗必以巧进，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笔最难，作诗惟拙句最难。至于拙，则浑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经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枫落吴江冷”，“澄江静如练”，“空梁落燕泥”，“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楼，流光正徘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如此等类，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在家长早起，忧国愿年丰”，“若无青嶂月，愁杀白头人”，“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迁转五州防御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难殚举，可以类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诗文独外是乎？

绍兴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来修好，洪景卢往报之。入境，与其接伴约用敌国礼，伴许诺。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旧式。未几，乃尽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卢不可。于是扃驿门，绝供馈，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馆伴者来言，顷尝从忠宣公学，阳吐情实，令勿固执，恐无好事，须通一线路乃佳。景卢等惧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馈乃如礼。景卢素有风疾，头常微掉，时人为之语曰：“一日之饥禁不得，苏武当时十九秋。传与天朝洪奉使，好掉头时不掉头。”

数穷于九，九者，究也。至十，则又为一矣。此蔡西山之说。

伊川每见学者能静坐，便叹其善学。余谓静坐亦未可尽信，固有外若静而中未免胶扰者，正所谓坐驰也。尝闻南岳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烛造旃林，众生打坐者数百人，或拈竹篦痛棰之，或袖中出饼果置其前，盖有以窥其中之静不静，而为是惩劝也。彼异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术之隐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职教者有愧矣。

近时胡仲方《落梅》诗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楼头一笛风。”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飘零衰老，乃拳拳叹息之，亦已晚矣。烛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亦寓此意。唐人诗曰：“朝廷欲论封禅事，须及相如未病时。”杜陵《病柟》诗意亦如此。陈后山挽司马公曰：“政虽随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孝宗受禅赦文云：“凡今者发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天下诵之，洪景严笔也。

洪容斋曰：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简各有当也。《礼记·檀弓》：“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盖连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当其事，省其词，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至班固作《汉书》乃省其词曰：“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封朔为涉轵侯，不虞为随成侯，戎奴为从平侯。”比《史记》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终不若《史记》朴赡可喜。余谓诗亦有如此者，古《采莲曲》云：“鱼戏荷叶东，鱼戏荷叶西。”杜子美《杜鹃行》：“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南无杜鹃，云安有杜鹃。”若以省文之法论之，似可裁减，然只如此说，亦为朴赡有古意。

谥者，死后易名者也。而《左传》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钼谥曰“成子”，盖生前预赐之也，曾不以为不祥。今人不达，畏死畏祸，百种忌讳。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许之合葬，又许之哭。伯高死于卫，孔子以为由，“赐也，见我”，遂哭诸赐氏，命子贡为之主，来者拜之。子夏丧明，曾子曰，“朋友丧明则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趋而出曰：“吾父死，将出哭于巷。”曾子曰：“反哭于尔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寝疾，蟜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士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曰：“善哉！”盖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讳也。

《玉牒》修书，始于大中祥符，至于政、宣而极备。考定世次枝分派别而归于本统者，为《仙源积庆图》。推其所自出、至于子孙而列其名位者，为《宗藩庆系录》。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为《类纪》。同姓之亲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为《属

籍》。编年以纪帝系，而载其历数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为《玉牒》。

苏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门在燕二十一年，近时洪忠宣在金亦几二十年。

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热，蓼虫不知苦，蝍蛆不知臭。

濂溪、明道似颜子，伊川、横渠似孟子，南轩似颜子，晦庵似孟子。

《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扬子》曰："神心惚恍，经纬万方。"《孔丛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诚之极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从心上起经纶。"或曰：《易》言"何思何虑"，何也？曰：始于思，终于无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识不知而顺帝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庖丁之解牛，轮扁之斫轮，痀偻之承蜩，岂更待于思乎？

周益公家藏欧阳公家书一幅，纸斜封，乃冷寿光牒。其词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颁赐，领外无任感激，谨具牒谢。谨牒。年月日。具位某牒。"盖改牒为状，自元丰始，日趋于谀矣。且前辈交际，其馈止于如此，未尝过于丰侈也。

卷　四

蔡攸尝赐饮禁中，徽宗频以巨觥宣劝之。攸恳辞不任杯杓，将至颠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由是言之，则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夺，而攸迄被眷宠，是可叹也。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养生主"，劲者曰"齐物论"。杨诚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盘露"，劲者曰"椒花雨"，尝曰："余爱椒花雨，甚于金盘露"，心盖有为也。余尝谓，与其一于和劲，孰若和劲两忘。顷在太学时，同舍以思堂春合润州北府兵厨，以庆远堂合严州潇洒泉，饮之甚佳。余曰：不刚不柔，可以观德矣；非宽非猛，可以观政矣。厥后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红酒之劲者，手自剂量，合而为一，杀以白灰一刀圭，风韵顿奇。索余作诗，余为长句云："小槽真珠太森严，兵厨玉友专甘醇。两家风味欠商略，偏刚偏柔俱可怜。使君袖有转物手，鸬鹚杓中平等分。更凭石髓媒妁之，混融并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张竦何必讥陈遵。时中便是尼父圣，孤竹柳下成一人。平虽有智难独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黄龙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济成开元。试将此酒反观我，胸中问学当日新。更将此酒达观国，宇宙皆可归经纶。书生触处便饶舌，以一贯万如斫轮。使君闻此却绝倒，罚以太白眠金尊。"

《书》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诗》曰："摽有梅，其实七兮。"又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毛氏曰：梅，楠也。陆玑曰："似杏而实酸。盖但取其实与材而已，未尝及其花也。至六朝时，乃略有咏之者，及唐而吟咏滋多，至本朝，则诗与歌词，连篇累牍，推为群芳之首，至恨《离骚》集众香草而不应遗梅。余观《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药棠棣兰之类，无不歌咏，如梅之清香玉色，敻出桃李之上，岂独取其材与实而遗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后世，亦未可知也。盖天地之气，腾降变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随之。故或昔有而今无，或昔无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异，或昔瑰异而今庸凡，要皆难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焫萧酌郁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萧与郁金，何尝有香？盖《离骚》已指萧艾为恶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闻，至武后时，樵夫探山乃得之。国色天香，高掩群花。于是舒元舆为之赋，李太白为之诗，固已奇矣。至本朝，紫黄丹白，标目尤盛。至于近时，则翻腾百种，愈出愈奇。又如荔枝，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谓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向泸戎摘荔枝"之句。是时闽品绝未有闻，至今则闽品奇妙香味皆可仆视泸戎。蔡君谟作谱，为品已多，而自后奇名异品，又有出于君谟所谱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矾、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兰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椠人，曾未有一语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气埏埴，孰测端倪，乌知古所无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见者，后不变灭哉！人生须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议造物，亦已陋矣。"余闻秦中不产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钜竹头。由是言之，古固产竹矣。晋葛洪欲问丹砂，求为勾漏令。勾漏县隶容州，余尝为法曹，亲至其地，求所谓丹砂者，颗粒不可得。岂非昔有而今无哉！盖非特物然也，巴邛、闽峤，夙号荒陋，而汉唐以来，渐产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称山西出将，山东出相。又曰汝颍多奇士，燕赵多佳人，其说拘矣。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佛经载，释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猎兽，问佛兽何在，佛不忍伤生，不应。歌利王怒，截落佛左手，又问，不应，又截落右手。佛是时即发愿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无令枉害众生。"其后成佛，即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陈憍如尊者是也。余谓释迦佛好一个阔大肚肠，好一个慈憨心性，人能将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则省得冤冤相报，沙界众生悉成佛矣，何至干戈斧钺如林而起哉！然以

儒教论之，是乃以德报怨，非以直报怨也。夫以德报怨，可论慈悲广大，孤高卓绝，过人万万矣。然夫子不取者，谓其不可通行于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绍兴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诏亲征。其词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扶于基运；有民有社稷，敢自逸于燕安！"又云："岁星临于吴分，定成淝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洪容斋笔也。车驾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师。次年壬午内禅，孝宗即位。锐意规恢，起张魏公督师。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见德寿宫，时卢仲贤使金，高宗问曾见仲贤否。对曰："臣已见之。"又问卿父谓如何，莫便议和否。对曰："臣尝谓金人必衰败，国家必隆兴。"上曰："何如?"对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传位圣子，虽古唐虞无以过，而金人不道，篡夺相仍，无复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国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极是，今日金人诚衰乎?"对曰："自亮送死之后，士马物故甚众，诸国背叛，人心怨离，金诚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国亦未免力弱。但仲贤等既回，何以应之?"对曰："臣父职在边隅，战守是谨，此事看庙堂如何议，但愿审处而徐应之，无贻后悔。"上曰："只是说与卿父，今日国家须更量度民力国力，早收拾取。闻契丹与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庄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乱，且务恤民治军，待时而动可也。"高宗惩于变故，意不欲战，且闻金人议欲尊我为兄，故颇喜之。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而卒不得逞者，非特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圣志主于安静，不思违也。厥后蓄积稍羡，又尝有意用兵，祭酒芮国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数文腥钱使作，何不试打算了得几番犒赏。"上曰："朕未知计也，待打算报卿。"后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赏，于是用兵之意又寝。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数，虽英明之主，不能强也。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糇粮不继，遂饿而死。陈后山为馆职，当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御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内子与赵挺之之内，亲姊妹也。乃为赵假一裘以衣之。后山问所从来，内以实告。后山曰："汝岂不知我不着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呜呼！二子可谓"志士不忘在沟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识德望，曳丝乘车，食养贤之鼎，其谁曰不宜？然志节清亮，宁甘于饿死冻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皓皓乎不可尚也。陆龟蒙《杞菊赋》曰："我岂不知屠沽儿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风味。扬子云曰："古者高饿显，下禄隐。"杨诚斋曰："李杜饥寒能几日，却教富贵不论年。"

《楞严经》曰："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由是言之，今之释子，大半是释迦佛之罪人。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极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岁将饥，小民餐必倍多。俗谚谓之作荒。此天地之气先馁也。开禧兵兴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有山矾而生栀子花，桃树而生李实者，村落铁釜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气先乱也。冯此山为余言，谓其家尊厚斋之说。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绝。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盖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予少年时，于钟陵邂逅日本国一僧，名安觉，自言离其国已十年，欲尽记一部藏经乃归。念诵甚苦，不舍昼夜，每有遗忘，则叩头佛前，祈佛阴相，是时已记藏经一半矣。夷狄之人，异教之徒，其立志坚苦不退转至于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学者，读书寻行数墨，备礼应数，六经《语》《孟》，不曾全记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难矣。"其视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国称其国王曰"天人国王"，安抚曰"牧队"，通判曰"在国司"，秀才曰"殿罗罢"，僧曰"黄榜"，砚曰"松苏利必"，笔曰"分直"，墨曰"苏弥"，头曰"加是罗"，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弭"，面曰"皮部"，心曰"毋儿"，脚曰"又儿"，雨曰"下米"，风曰"客安之"，盐曰"洗和"，酒曰"沙嬉"。

史言蜀诸贤凋丧，孔明身当军国之务，罚二十以上皆亲之，以劳瘁致毙。此真儿童之论也。夫孔明不死，则汉业可复，礼乐可兴。孔明死，则为五胡乱

华，为六朝幅裂，其所关系大矣。中营陨星之变，天意盖可知矣，岂因罚二十以上皆亲之而致毙乎？且孔明死时，年才五十四，初非癃老不任劳苦之时。况以孔明之明达，岂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劳逸，而顾弊精神于琐琐，以自殒其躯乎？此决无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间见伊吕，指麾若定失萧曹。福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言孔明之死，乃汉福已移，汉祚已终，大数不可支持耳。志决身歼，岂因军务之劳乎？盖不然史臣之说也。

龙洲刘改之诗云："退一步行安乐法，道三个好喜欢缘。"真西山喜诵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于道三个好，乃随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将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乌有所谓退一步者？自后世贪荣竞进，争一阶半级，至于杀人，于是始以退一步行为安乐法矣。古人是则曰是，非则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护？自后世恶直好佞，以直言贾祸者，比比皆是，于是始以道三个好为喜欢缘矣，此处衰世之法也。盖万事称好，不特司马德操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孙之说矣。好尽言以翘人之过，此国武子所以见杀也，可不戒哉！

裴休《圆觉经序》云："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欲证圆觉，而未极圆觉者，菩萨也。具足圆觉，而住持圆觉者，如来也。"盖言凡夫日用饮食而不知，菩萨精思勉行而未至，如来备道全美而无亏耳。近时禅家，又作一转语曰："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岂凡夫哉！正是如来境界也。"此意又高。盖此有二意：文王不识不知顺帝则，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见，夫子丘未能一，又一意也。盖必如是，然后周万有而不劳，历万变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级次第，皆与吾儒同，特其端异耳，故曰异端。

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寿，光宗在青宫，宁宗在平阳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杨诚斋时为宫僚，贺光宗诞辰诗云："祖尧父舜真千载，禹子汤孙更一家。"读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诞辰三世总丁年。"盖高宗生于丁亥，孝宗生于丁未，光宗生于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书，借用亦佳。

张子房盖侠士之知义、策士之知几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颇似荆轲，晚岁颇似鲁仲连。得老氏不敢为天下先之术，不代大匠斫，故不伤手，善于打乖。荆公诗云："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谋雍齿封。"盖因机乘时，与之斡旋，未尝自我发端，故消弭事变，全不费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为韩报秦，撺掇高祖入关，及项羽杀韩王成，又使高祖平项羽，两次报仇，皆不自做。后来定太子事，他亦自处闲地，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做。后来诛僇功臣时，更讨他不着。邵康节之学，亦与子房相似。康节本是要出来有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处，方试为之，才觉难，便拽身退。如《击壤集》中以道观道等语，是物各付物之意，盖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春花切勿看离披'是也。"

世之言仙者曰蓬莱，言佛者曰天竺。蓬莱，东也；天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齐州至日出之所，号曰"太平地"。而佛经亦谓西方为"极乐世界"。太平极乐，独称于东西，何也？自古战争，惟曰南北，而罕曰东西。惟汉高皇与项羽，宇文泰与高欢是东西相距，然不过一二十年耳。

杨诚斋夫人罗氏，年七十余，每寒月黎明即起，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后使之服役。其子东山先生启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须使其腹中略有火气，乃堪服役耳。"东山曰："夫人老，且贱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乐此，不知寒也。汝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东山守吴兴，夫人尝于郡圃种纻，躬纺缉以为衣，时年盖八十余矣。东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积券，曰："此长物也，自吾积此，意不乐，果致疾。今宜悉以谢医，则吾无事矣。"平居首饰止于银，衣止于绸绢。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饥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诚何心哉？"诚斋父子，视金玉如粪土。诚斋将漕江东，有俸给仅万缗，留库中，弃之而归。东山帅五羊，以俸钱七千缗，代下户输租。其家采椽土阶，如田舍翁，三世无增饰。东山病且死，无衣衾，适广西帅赵季仁馈缬绢数端。东山曰："此贤者之赐也，衾材无忧矣。"史良叔守庐陵，官满来访。入其门，升其堂，目之所见，无非可敬可仰、可师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画工图之而去。诚斋、东山清介绝俗，固皆得之天资，而妇道母仪所助亦已多矣。《左传》：文伯之母老而犹绩，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犹绩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也。居，吾语汝！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是故王后亲织玄纨，公侯之夫人加以纮綖，卿之内子为大带，命妇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无废先人。'尔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惧穆伯之绝嗣也。"因是观诚斋夫人，乃知古今未尝无烈女，未尝无贤母。

卷　五

自文籍既生，学者固不可不读书。子路有何必读书之说，夫子斥之。至于学《诗》学《易》学《礼》，与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说，拳拳为其子及门人言之，晚而归鲁，删定系作，其功至贤于尧舜。则后之欲学圣人者，舍书则何以哉！然是时词章之名未立，科举之法未行，士之读书者，上则取之以抚世酬物，又次则取之以博识多闻，下至苏秦之刺股读书，专为揣摩游说之计，固已陋矣。然亦视书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后世之甚者也。盖至于今，士非尧、舜、文王、周、孔不谈，非《语》、《孟》、《中庸》、《大学》不观，言必称周、程、张、朱，学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后所未有也，可谓盛矣。然豪杰之士不出，礼义之俗不成，士风日陋于一日，人才岁衰于一岁，而学校之所讲，逢掖之所谈，几有若屠儿之礼佛，娼家之读礼者，是可叹也。昔子贡问子石子不学《诗》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投吾《诗》，以学于子。”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子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对曰：“安敢不学？宣见夫子居亲庭，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说，今之学者，诚不可以不知也。

楚芳吕臣奉己而不在民，于是晋文无复忧色。呜呼！自三代衰，民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皆上下之间，怀此一念，有以致之，岂独一芳吕臣哉！此无他，古学不讲，不识一个“仁”字而已。本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马温公见得此个字分明。

苏子瞻谪儋州，以“儋”与“瞻”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骇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盖棺之义也，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北归，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颍，十余年乃终。鲁直竟卒于宜。

山东义士张林告淮阃曰：“土地归本朝，铜钱将安往？”此说尽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归本朝，土地将安往？”

光、禹之罪，浮于王氏。六臣之罪，浮于朱温。人人皆王陵，则吕氏不敢动矣。人人皆王章，则王氏不敢动矣。

东坡云：“养猫以捕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犬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蓄不吠之犬。”余谓不捕犹可也，不捕鼠而捕鸡则甚矣。不吠犹可也，不吠盗而吠主则甚矣。疾视正人，必欲尽击去之，非捕鸡乎？委心权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桂林石山怪伟，东南所无。韩退之谓“山如碧玉篸”，柳子厚谓“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黄鲁直谓“平地苍玉忽嶒峨”，近时刘叔治云，“环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虚无海上山”，皆极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于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传与九疑相通。范石湖尝游焉，烛尽而反。余尝随桂林伯赵季仁游其间，列炬数百，随以鼓吹，市人从之者以千计。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岩，出于栖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昼，恍如隔宿异世。季仁索余赋诗纪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讨，贝阙青瑶房。方隘疑永巷，俄敞如华堂。玉桥巧横溪，琼户正当窗。仙佛肖仿佛，钟鼓铿击撞。赑屃左顾龟，狺狺欲吠尨。丹灶俨亡恙，芝田蔼生香。搏噬千怪聚，绚烂五色光。更无一尘涴，但觉六月凉。玲珑穿数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剜刻，乾坤真混茫。入如夜漆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恍惚，异境难揣量。”然终不能尽形容也。又尝游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围绕，中平野数里，洞在平地，不烦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结小桴，秉烛坐其上，命篙师撑入。诘屈而行。水清无底，两岸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许，仰见一大星炯然，细视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穷乃返。洞对面高崖上，夏间望见荷叶田田，然峻绝不可到。土人云，或见荷花，则岁必大熟。

宜春傅公谋词云：“草草三间屋，爱竹旋添栽。碧纱窗户，眼前都是翠云堆。一月山翁高卧，连雪水村清冷，木落远山开。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开门看，有谁来。客来一笑，清话煮茗更传杯。有酒只愁无客，有客又愁无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间事，天自有安排。”此词清甚，末句尤达，可歌也。许及之为分宜宰，公谋作《贺雨》诗云：“狮子关前半篆烟，二龙飞下卓篙泉。银河掣电连宵雨，绿野翻云四月天。便觉春生花一县，会看秋熟米三钱。何时卓鲁登黄阁，都与寰区作有年。”及之击节。公谋尤工作骏文，尝作无遮榜语云：“红旗渡口，凄凉芳草夕阳天；白纸山头，惨淡落花寒食节。”甚工。

自古夷狄交侵，中国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诚，将帅真有愤切之志，然后可以言恢复。杜陵《冬狩行》曰：“草间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规

警将帅也。又曰："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规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兴衰拨乱之志，其谁敢不从？故又曰："乌乎！得不哀痛尘再蒙。"所以深规警人主也。

大凡举事轻捷则易成，繁重则难济。春秋时，宋人杀楚使者，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何其轻捷也。澶渊之役，寇准与真宗论亲征。上欲入，准曰："陛下不可入，入则不出矣。"于是高琼在殿下大呼逍遥子，即拥以行，亦何其捷疾。举事须如此，乃能压难成功。此却非仓卒所致，须平时有备有谋，规模定，号令明，然后临事之时，上下始能相应，盖亦不出易简二字而已。东坡云："千钧之牛，制于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奋掷于山林。"大抵易简则轻捷，繁难则重滞。

朱文公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盖二公诗文，气质浑厚故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云初为陈武帝属官，武帝九锡之命在旦夕，云忽感寒疾，恐不获预庆事，召徐文伯诊视，以实恳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后不复起耳。"云曰："朝闻道，夕死犹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烧地，布桃叶设席，置云其上，顷刻汗解，裹以温松，翌日有瘳。云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与名孰亲？"况于荣贵外物，有道之士，盖视为尘垢秕糠。藉曰所见未超，未能忘情，则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荣贵也。今云欲预九锡之庆，乃甘心促寿愈疾以从之，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岂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夫辅人以篡夺，而分其富贵，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间香臭至于如此，亦可哀矣。东坡云："刘聪闻为须遮国王，则不复畏死。"人之爱富贵，有甚于生者。月犯少微，吴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于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云可笑之甚也。

杜成己为相，以为宰相日见宾客，疲神妨务，无益于事，乃不复见客。但设青柜于府门，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柜撤去。有题一联于府门者曰："杜光范之门，人将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柜，我且卷而怀之。"夫题门者，则已薄矣，而成己此举，亦未之思也。

《考工记》：殳长寻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寻，殳长丈二。刘潜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编书，中年丈二殳。"摘用亦佳。

杨慈湖诗云："山禽说我胸中事，烟柳藏他物外机。"又云："万里苍茫融妙意，三杯虚白浴天真。"又六言云："净几横琴晓寒，梅花落在弦间。我欲清吟无句，转烦门外青山。"句意清圆，足视其所养。

殿帅杨存中有所亲爱吏，平居赐予无算。一旦，无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辞去。存中曰："无事莫来见我。"吏悟其意，归以厚赀俾其子入台中为吏。居无何，御史欲论存中干没军中粪钱十余万。其子闻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札奏，言军中有粪钱若干桩管某处，唯朝廷所用。不数日，果以为言，高宗出存中札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余智也。然御史可谓不密矣。

渊明《雪》诗云："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只十字，而雪之轻虚洁白，尽在是矣，后来者莫能加也。

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为胜耳。陶渊明《赴镇军参军》诗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似此胸襟，岂为外荣所点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题诗壁间曰："霜松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只为他见趣高，故合则留，不合则拂袖便去，更无拘绊。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东山。"亦此意。

许由不受尧之天下，逃诸逆旅，逆旅人疑其窃皮冠。伯夷、叔齐适周，周使叔旦往见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视而笑。此虽寓言，然人识见相远，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类此。

元载败时，告狱吏乞快死。狱吏曰："相公今日不奈何吃些臭。"乃解袜，塞其口而卒。余尝有诗曰："臭袜终须来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陆象山家于抚州金溪，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爨，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给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每清晓，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历交收。饭熟，按历给散。宾至，则掌宾者先见之，然后白家长出见。款以五酌，但随堂饭食，夜则卮酒杯羹，虽久留不厌。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晨揖，击鼓三

叠，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又唱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好将孝弟酬身命。更将勤俭答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定定定定定定定，早猛省。"食后会茶，击磬三声，子弟一人唱云："凡闻声，须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驰骛速回光，悟得昨非由一顷，昔人五观一时领。"乃梭山之词也。近年朝廷始旌表其门闾。其词曰："张公忍字，睦九世于唐朝；陈氏义居，专一门于江左。若稽前美，允谓鲜能。抚州青田陆氏，代有名儒，德在谥典。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将二百年。异时流别籍之私，存学者齐家之道。询于州里，既云十世可知；登之简书，奚止一乡称善。视昔为盛，于今为难。部使转以上闻，仪曹请为褒别。事关风教，须议指挥。"

懒妇蟋蟀，见崔豹《古今注》。张功父诗云："自笑吟秋如懒妇。"

王梅溪文学行义，著于乡里。执经从之者，常百余人。其所居之巷，有大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千百，光彩上烛。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长亘山，烂然如昼。未几，入太学，遂魁天下，盖文字之祥也。唱名之日，卫士亦皆欢舞，谓为得人。翌日有旨，宫中不得以销金为饰，行其对策之言也。

前贤咏题，如太白《凤凰台》，崔颢《黄鹤楼》，固已佳矣。未若近时刘改之《题京口多景楼》，尤为奇伟，真古今绝唱也。其词云："壮观东南二百州，景于多处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楼。西风战舰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盖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古南未有能并北者，是以英雄泪洒长江，抱此遗恨。然推其所由，实当国者偷取富贵，宴安江沱之所致，是可羞也。晋人言，北府酒可饮，兵可用。今上下习安，玩仇忘寇，北府仅有酒可饮耳，而干戈朽，斧钺钝，士卒脆弱，未闻有可用之兵也，则中原腥膻，决无可洗涤之日，忍复登楼以望之乎！末言西风战舰，不为进取之图，而送使客之往来，反为奉币事仇之计，则益可悲矣。改之又尝作《塞下曲》十余篇，尤悲壮感慨。尝携以谒陆放翁，放翁击节。赠诗云："君居古荆州，醉胆天宇小。尚不拜庞公，况肯依刘表。""胸中九渊蛟龙蟠，笔底六月冰雪寒。有时大叫脱乌帻，不怕酒杯如海宽。放翁八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

广右深僻之郡，有所谓丁钱。盖计丁输钱于官，往往数岁之儿即有之。有至死而不与除豁者，甚为民病。故南人之谣曰："三岁孩儿便识丁，更从阴府役幽魂。"读之可为流涕。范西堂为广西宪，尝力请于朝，乞罢去，虽获从请，然诸郡多藉此为岁计，往往名除而实未除也。大概近来州郡赋税失陷，用度月增，其无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往往多为补苴支撑之计。朝廷若欲除无名之征以宽民，须是究实一郡盈虚，有以补助之，使岁计不乏，然后实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为空言而已。

胡忠简乞斩秦桧之书，既具稿矣，迟疑未上。以示所亲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讵可为此？"以其稿寸裂之。忠简愈疑。有书吏杨其姓者，请间曰："编修此书，外间已籍籍传诵，庙堂计亦知之矣。今书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书上而得罪，其去光华。不上而得罪，其去暧昧，且其祸恐甚于不上也。"忠简大悟，亟缮写投进，乘夜潜诣逆旅，托其所亲厚以老亲妻子。其后□词，犹以誊稿四传为其罪。且曰："倘有心于为国，自合输忠；惟诡道以取名，故兹惑众。"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断。此吏真忠简之忠臣，其识见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卷　六

绍兴中，孝宗初入宫，宰执赞光尧盛德，真尧、舜用心。上曰："尧、舜之事甚不难。"盖脱屣之意，先定于此时矣。厥后受禅之议定，宰执称贺，且致恋轩之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大哉言乎！何其谦尊而光也。不知尧禅舜时，有此言否？邵康节诗曰："五事历将前代数，帝尧而下固无之。"岂知中兴内禅之盛美，虽尧亦不能及也。谓之光尧，信矣，其有光于尧矣。舜、禹受禅之后，其所以事尧、舜者，当必尽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受武王之养，盖方伯耳。汉高五日一朝太公，太公亦非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肃宗之于明皇，乃父子帝王。然灵武即位，已几于篡，内外牵制，孝道大亏。山谷之诗曰："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诗曰："天下宁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仓忙吾取惜，儿不终孝听五郎。父子几何不豺虎，君臣宁能责胡虏！南内凄凉谁得知，人家称节作端午。"至今读者为之凄楚。惟我光尧为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之资，躬曾、闵之行，彩衣焜煌，参侍游遨于湖山之间，赋诗饮酒，承颜适志，以天下养者二十四年，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也。杨诚斋《庆寿口号》曰："长乐宫前望翠华，玉皇来贺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飞雪，错认东风转柳花。""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双金狮子四金龙，喷

出香云绕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个家风。”“帝捧瑶觞玉座前，彩衣三世祝尧年。天皇八十一万岁，休说《庄》椿两八千。”“大父晨兴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风廊。忽然鸣跸珠帘卷，万岁传声震八荒。”“花外班行雾外天，何缘子细望龙颜。小窥玉色真难老，底用臞仙九转丹。”“甘露祥风天上来，今回恩数赛前回。都将四海欢声沸，酿作慈皇万寿杯。”“尧舜同时已甚都，祖孙四世古今无。谁将写日摹天手，画作《皇王盛事图》。”光尧晚岁尤康强，孝宗尝谓周益公曰：“太上极善将摄，终日端坐不倦，全不饮酒。晡时即入寝阁，五更便起。多服疏利药，服牵牛圆至四五十粒。其异禀如此，他人如何及。圣寿登八十一”云。

凡作文章，须要胸中有万卷书为之根柢，自然雄浑有筋骨，精明有气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诗，只就诗中探撷；作四六，只就四六中斗凑；作古文，只就《史》、《汉》、韩、柳中取其奇字硬语，模拟而为之；如此岂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荆公谓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虽芳馨可爱，而根柢蔑如矣。虽然，岂独文哉！近时讲性理者，亦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鹤山答友人书云：“须从诸经字字看过，思所以自得，不可只从前贤言语上作工夫。”又云：“要作穷理格物工夫，须将三代以前模规在胸次，若只在汉晋诸儒脚迹下盘旋，终不济事。”又云：“向来多看先儒解说，近思之，不如一一自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辨文采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政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鹤山此论，学者不可不佩服。余尝辑《心学经传》十卷，序发之辞有曰：“学者不求之周、程、张、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张、朱，而不本之六经，是舍祢而宗兄也。不求之六经固不可，徒求之六经，而不反之吾心，是买椟而弃珠也。”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此诗全篇形容其勇锐有余而忠义不足，故虽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终不敢信用之。语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亚《国风》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词，非也。

范二员外、吴十侍御访杜少陵于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见，谢以诗云：“暂往比邻去，空闻二妙归。幽栖诚简略，衰白已光辉。野外贫家远，村中好客稀。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陈后山在京师，张文潜、晁无咎为馆职，联骑过之。后山偶出萧寺，二君题壁而去。后山亦谢以诗云：“白社双林去，高轩二妙来。排门冲鸟雀，挥壁带尘埃。不惮升堂费，深愁载酒回。功名付公等，归路在蓬莱。”杜、陈一时之事相类，二诗酝藉风流，亦未易可优劣。

姚镛为吉州判官，以平寇论功，不数年擢守章贡。为人疏隽，喜作诗，自号雪蓬。尝令画工肖其像：骑牛于涧谷之间。索郡人赵东野题诗，东野题云：“骑牛无笠又无蓑，断陇横冈到处过。暖日暄风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盖规切之也。居无何，忤帅臣，以贪劾之。时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贬衡阳，人皆服东野之先见。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扬子云作《法言》，蜀之富人载钱五十万求书名其间，子云不可。李仲元、郑子真不持钱，子云书之，至今与日月争光。余观韩退之《送穷文》，历述穷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穷鬼力。夷、齐、李、郑，亦所谓得穷鬼力者也。

俗语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指心而言也。三字虽不见于经传，却亦甚雅。余尝作《方寸地说》，其辞云：或问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伟哉问！世之人固有无立锥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无贫富相绝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敛之其细无伦，充之包八荒，备万物，无界限，无方体。甚矣！其地之灵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芜秽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虽治此地，亦犹不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轲，治地之农师圃师也；六经、《语》、《孟》，治地之《齐民要术》也；良知良能，恻隐羞恶，是非辞逊之端，嘉种之诞降者也；博文约礼，仰观俯察，求辅仁切偲之功，资直谅多闻之益，培粪灌溉法也；时时习，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视听言动察之精，封植长养法也；忿必惩，欲必窒，惰必警，轻必矫，无稽之言必不听，便佞之友必不亲，芟薙耘锄法也。优游而厌饫之，固守而静俟之，不躐等，不陵节，不求闻，不计获，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驼之善种树也。诚如是，则信善而大化，笃实而辉光，通神明，赞化育，乃实颖实栗之时，参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始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说，养生引年者取之；里谚有留方寸地与子孙耕之说，种德食报者取之。其言未为无理，要皆堕于一偏。若从孔、孟治地之法，则仁者必寿，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气如神，厚德之流光浸远。道家、里谚之说，在其中矣。虽然，是地也，嘉种固所素有，恶种亦易以生。嘉种每难于封殖，恶种常至于蔓延。其或认樲棘为美槚，认稊稗为良苗，则夭之沃沃，恶种日见其猥大而嘉种微矣。呜呼噫嘻！可惧

也哉！然则如之何？曰：在早辨。

绘雪者不能绘其清，绘月者不能绘其明，绘花者不能绘其馨，绘泉者不能绘其声，绘人者不能绘其情，然则言语文字，固不足以尽道也。

古诗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余谓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岂看除目所得损哉？彼慕膻嗅饵之念，洗涤未净，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迹履泉石，而意系轩冕，视山林泉石，反若笼槛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为之损也。特所损者，人心耳，岂道心哉！伊川曰：百官万务，金革百万之众，曲肱饮水，乐在其中矣。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是止于动；不获其身，是无与于己；不见其人，是亦不见人。无人无己，但见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于如此，其谁能动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计害之，或诱以淫声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惧以奇形异物，或胁以刀锯炮烙，僧皆不为之动，久之乃寂然无有。或问其故，僧曰："山鬼之伎俩有尽，老僧之不闻不见无尽。"此即所谓不获其身，不见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岂除目所能损哉！

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曾无疑乃周益公门下士，有委之作志铭者，无疑援此事以辞曰："某于益公之门，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全州士人滕处厚，贻书魏鹤山云："汉人谓士修于家，而坏于天子之庭。夫能坏于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尝修之于家者也。"可谓至论。然余观柳子厚《河间传》，非不修于家也，及窃视持己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己更得适意，鼻息咈然，则虽欲不坏于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坏于天子之庭，乃特立独行者也。若夫中人，虽修于家，其不坏于天子之庭者，鲜矣。

马燧讨李怀光，夜宿一村，问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怀村。"燧大喜曰："吾诛怀光必矣！"澶渊之役，亦以宋捷为吉兆。岳飞讨杨么，时么据洞庭，出没不可测。偶获一谍者，问其巢穴，对曰："险阻安可入？惟飞乃能入耳。"飞大笑曰："天遣汝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军大喜，迄平之。盖用兵行师，倘得吉兆，亦足以壮三军之气。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此本相戏，而子犯乃曰天赐也，却说从吉兆上去。盖以坚从亡者之心。如狐鸣鱼书之类，至诈为吉兆以动众。若老妪赤帝之称，芒砀云气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杰之不景从乎！

杨诚斋云："今之《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许出韵，因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情性，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魏鹤山亦云："除科举之外，闲赋之诗，不必一一以韵为较，况今所较者，特《礼部韵》耳。此只是魏晋以来之韵，隋唐以来之法，若据古音，则今麻马等韵元无之，歌字韵与之字韵通，豪字韵与萧字韵通，言之及此，方是经雅。"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与杨诚斋为金石交。淳熙中，诚斋为秘书监，延之为太常卿，又同为青宫僚采，无日不相从。二公皆善谑，延之尝曰："有一经句，请秘监对。曰：'杨氏为我。'"诚斋应曰："尤物移人。"众皆叹其敏确。诚斋戏呼延之为"蝤蛑"，延之戏呼诚斋为"羊"。一日，食羊白肠。延之曰："秘监锦心绣肠，亦为人所食乎？"诚斋笑吟曰："有肠可食何须恨，犹胜无肠可食人。"盖蝤蛑无肠也。一坐大笑。厥后闲居，书问往来，延之则曰："羔儿无恙?"诚斋则曰："彭越安佳?"诚斋寄诗曰："文戈却日玉无价，宝气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戏之也。延之先卒，诚斋祭文云："齐歌楚些，万象为挫。瑰伟诡谲，我倡公和。放浪谐谑，尚友方朔。巧发捷出，公嘲我酢。"

宁宗既受禅，韩平原所望不过节钺。知阁刘弼尝从容告赵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无功，亦须分些官职与他。"忠定不答。由是渐有邪谋，迄逐众君子。余友赵从道有诗云："庆元宰相事纷纷，说着令人暗断魂。好听当时刘弼语，分些官职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斋坛一钺底须悭，坐见诸贤散似烟。不使庆元为庆历，也由人事也由天。"

司马温公、王荆公、曾南丰最推尊扬雄，以为不在孟轲下。至朱文公作《通鉴纲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书"莽大夫扬雄卒。"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恶之，雄肯附之乎？《剧秦美新》，不过言孙以免祸耳。然既受其爵禄，则是甘为之臣仆矣，独得辞"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笔，与《春秋》争光，麟当再出也。刘潜夫诗云："执戟浮沉计未疏，无端著论美新都。区区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余谓名义所在，岂当计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恶名为恨，则三公之位，万钟之禄，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恶名而为之乎！此诗颇碍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唐人每以李、杜并称，韩退之识见高迈，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无所优劣也。至本朝诸

公，始至推尊少陵。东坡云："古今诗人多矣，而惟以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饥寒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也与?"又曰："《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朱文公云："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诗人没头脑至于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许，未知做得与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汉翟公为廷尉，既罢，门可设雀罗。乃书门曰："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唐李适之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盖炎而附，寒而弃，从古然矣。灌夫不负窦婴于摈弃之时，任安不负卫青于衰落之日，徐晦越乡而别临贺，后山出境而见东坡，宜其足以响千载之齿颊也。刘元城之事司马公，当其在朝，书问削迹，及其闲居，亟问无虚月，此又高矣。至于巢谷年逾七十，徒步万里访二苏于瘴海之上，死而不悔，节士也。

孙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驾月，上千崖紫翠之间；一鸟呼风，啸万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结之衲，扪虱自如；拄九节之筇，送鸿而去。"奇语也。

世传《听谗诗》云："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不知何人作，词意明切，类白乐天。

唐明皇令韩干观御府所藏画马，干曰："不必观也，陛下厩马万匹，皆臣之师。"李伯时工画马，曹辅为太仆卿，太仆廨舍国马皆在焉，伯时每过之，必终日纵观，至不暇与客语。大概画马者，必先有全马在胸中。若能积精储神，赏其神俊，久久则胸中有全马矣，信意落笔，自然超妙，所谓用意不分乃凝于神者也。山谷诗云："李侯画骨亦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盖胸中有全马，故由笔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画也。东坡《文与可竹记》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坡公善于画竹者也，故其论精确如此。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迈愈精。余尝问其有所传乎，无疑笑曰："是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择地者。如《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诗》所谓升虚望楚，降观于桑，度其隰原，观其流泉。盖自三代时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会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带溪，气象回合。若风气亏疏，山水飞走，则必无人烟之聚，此诚不可不信，不可不择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古人之所谓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孙之心，谨重亲之遗体，使其他日不为城邑道路沟渠耳。借曰精择，亦不过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亲之遗体得安耳，岂藉此以求子孙富贵乎？郭璞谓本骸乘气，遗体受荫，此说殊不通。夫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生于山，栗牙于室，此乃活气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荡荡游尘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此决无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十数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于骨肉化为仇雠者。凡此数祸，皆璞之书为之也。且人之生也，贫富贵贱，夭寿贤愚，禀性赋分，各自有定，谓之天命，不可改也，岂冢中枯骨所能转移乎？若如璞之说，上帝之命，反制于一抔之土矣。杨诚斋素不信风水之说，尝言郭璞精于风水，宜妙选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孙，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孙卒以衰微，则是其说已不验于其身矣。而后世方且诵其遗书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术者，言坟墓若有席帽山，则子孙必为侍从官，盖以侍从重戴故也。然唐时席帽，乃举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时得离身"之句。至本朝都大梁，地势平旷，每风起，则尘沙扑面，故侍从跨马，许重戴以障尘。夫自有宇宙，则有此山，何贱于唐而贵于今耶？近时京丞相仲远，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是岂因风水而贵哉!

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至东华门。孝宗因论人才，问王十朋如何。对曰："天下莫不以为正人。"上曰："当时出去，有少说话待与卿说。十朋向来与史浩书，称古则伊、周，今则阁下，是何说话?"对曰："十朋岂非谓浩当伊、周之任而责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见其有未纯处。"对曰："十朋天下公论归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张。臣父以为陛下左右岂可无刚明腹心之臣，庶几不至孤立。"上曰："刚患不中，奈何?"对曰："人贵夫刚，刚贵夫中。刚或不中，犹胜于柔懦。"上默然。盖史直翁与张魏公议论不同，梅溪则是张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说而有是言。上又尝曰："难得仗节死义之臣。"南轩对曰："陛下欲得仗节死义之臣，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远人。"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有尼《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亦脱洒可喜。

芦浦笔记

[宋]刘昌诗撰　栾民先　林　威整理

《芦浦笔记》十卷，南宋刘昌诗撰。此书内容泛杂，凡先秦典籍、两宋故实、文字源流、地理变迁等皆有涉及。其中有关南宋的若干遗文轶事，多为他书所不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清代王渔洋对此就曾有“稗史得可无作乎”的赞叹（《池北偶谈》卷上）。此书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等。此据《学海类编》本标点整理，参校了其他版本。其中卷五中的“赵清献公充御试官日记”一条，是从《知不足斋丛书》本中移补的。

叙

予服役海陬，自买盐外无他职事。官居独员，无同僚往来；僻在村疃，无媚学子相扣击。遥睇家山，贫不能挈累。兀坐篝灯，惟翻书以自娱。凡先儒之训传，历代之故实，文字之讹舛，地理之迁变，皆得遡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惬其心，则纡轸而勿敢释。旁稽力探，偶究竟其仿佛，则忻幸亦足以乐。久惧遗忘，因并取畴昔所闻见者而笔之册，凡百余事，萃为十卷。有未检证者，留俟续编。顾独学寡识，安敢以为是！将求印可于先觉之士，傥改而正诸，是予之愿也。芦浦乃解宇之攸寓云。嘉定癸酉中和节清江刘昌诗兴伯叙于通山阁。

卷　一

洪范七稽疑脱字

“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读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记·宋世家》载箕子之对谓：“卜五，占之用，二衍忒。”郑玄注曰：“卜五，占之用，谓雨、霁、圛、雾、克也。二衍忒，谓贞、悔也。兆卜之名七，龟用五，易用二。”然则卜五，占者用之，衍忒则非占也。《尚书》省去之字，合以“占用”为一句，“二衍忒”为一句，则义理明矣。

冯　妇

《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云云，其为士者笑之。注：为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故进以为士，之于野外。至今读者以“卒为善士”为一句，“则之野”为一句。以余味其言，则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以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

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谓“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至今以为省约之约，皆作一句读。予观《纪》所书云：“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若以“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八字作一句，恐不成文理。合于“约”字句断，则先与诸侯约，今与父老约，不惟上下贯穿，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语。

有味其言

今人用推毂事，必连“有味其言”作一句。予观《史记·郑当时传》载：“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究其文意，“有味”合句断。盖谓推毂者诚有味，而其言之者，常引以为贤于己。《汉书》节去“之”字，小颜从“也”字一注，皆误尔。不然，上下文全不相贯。

廉远地

比见书坊时文赋，有以《上廉远地则堂高》命题者，窃疑焉。贾谊《政事疏》："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师古曰："级，等也。廉，侧隅也。"恐合以"陛九级上"句断，廉隅去地远则堂自高耳。

饧字出处

《嬾真子录》载，饧字出于《六经》及《楚词》，而独引《周礼》小师掌教箫，注云："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饴饧者所吹。"《招魂》曰："粔籹蜜饵，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饧也。"盖战国时以饧为餦餭，后汉亦谓之饧耳。今考《毛诗·有瞽》，"箫管备举"注亦有之。岂冯大年偶忘此一处邪?

宁 馨

《能改斋漫录》载，山涛叱王衍为宁馨儿。王太后怒废帝，谓"那得生宁馨儿"。一说以为非儿馨香者。观其语意似不然。予读《世说》，见晋人言多带馨字。如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语，惟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又殷中军至刘尹所清言，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又桓温诣刘尹，卧不起。温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褥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又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许持其臂，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观此，则只如今人说恁地。

三 郎

《漫录·事始门》载唐明皇为三郎凡五事。一、刘朝霞献《温泉赋》云："遮莫你古时千帝，岂知我今日三郎。"二、开元十一年置圣寿乐，令诸女歌舞宜春院。上亲加策励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过华阴，见岳神，迎谒老巫何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纪》指明皇为三郎。五、《通鉴》每宰相奏事，睿宗辄问："与三郎议否?"而不知尚有一处：开元中有献俳文于明皇曰："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

重五日生

《风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婴告其母勿举，且曰："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余考《南史》，王镇恶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其祖猛曰："孟尝君以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故名镇恶。又《北史》齐南阳王绰五月五日生，脑不坏，死四百余日，颜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时，五月五日日方中，有异雀鸣集庭树。观此四事，俗说可无疑矣。

射寝石

刘向《新序》载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射之，灭金饮羽，视而知其石也。复射之，矢摧无迹。《汉书》：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视之，石也。他日射之，终不能入。《世说》又云，李万岁猎沙栅，以石为伏兔，射之，镞入寸余。三事如一，而其中也，要皆出于疑心。故予尝谓疑心一生，则屋上之弓皆为蛇；惧心一生，则山上之草皆为兵。《漫录》载前二事在《类对》，何不及李万岁，岂偶忘之邪?

从理入口

《汉书》载：许负相周亚夫，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竟以不食五日而死。余观《南史》，庾夐饿死，褚萝善终，乃大相反。盖夐家富于财，食必列鼎，又状貌丰美，人谓必为方伯。及魏克江陵，卒以饿死。而褚萝面尖危，从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终。然则相法亦有时不验。

泥 轼

自《白氏六帖》、《职林》、《职官分纪》、《职源》，历三百余年。凡编类之书，皆以泥轼为通判事，士大夫用之，亦不知其非。今考《前汉·黄霸传》：别为车缇油屏泥于轼前，以彰有德。其文意盖谓用缇油于车轼之前，以屏蔽泥污耳。刘盆子乘鲜车大马，赤屏泥。又如王武子好马，正旦则柳叶金障泥，及所谓锦障泥，皆此义也。

屏 星

后汉孔恂为别驾，车前旧有屏星，刺史欲去之。恂曰："彻去屏星，毁国旧仪。"释者无注，人不知为何物。考二字皆从竹。《唐韵》谓别驾车藩。《韵略》：箳，必郢切。篂，先青切。俱云蔽当。胡文恭公《送通判诗》，用屏星韵，以屏字作上声读，斯可见矣。

阿 字

古人称呼每带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见于史传者多有之。《汉·高祖纪》武负注："俗呼老大每为阿负。"鲁肃拍吕蒙背曰："非复吴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瞒，唐明皇小名亦云阿瞒。钟士季目王安丰谓："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谓王浑："共卿语，不如与阿戎谈。"此谓浑子戎。又杜诗"守岁阿戎家"，注谓杜位小字也。阿奴有五。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者长。"阿奴盖濛小字也。《语林》曰："刘真长与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条达清长矣!'"齐武帝临崩，执废帝手曰："阿奴若忆翁，好作梓宫。"又周谟、周仲智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谓临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军问许玄度："卿

自言何如安石？”许未答。王曰：“安石故相与雄，阿万当裂眼争邪！”右军道：“东阳我家阿林，”谓临之也，仕至东阳太守。王子敬为阿敬，王平子为阿平，庾会小字阿恭，王询小字阿菰。王恭曰“与阿大语”，谓王忱也。殷浩为阿源，王胡之小字阿龄，王蕴小字阿兴，王敦小字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龙，郗恢小字阿乞，王恬小字阿螭，殷恺小字阿巢，许询小字阿讷，王处小字阿智，高崧小字阿酃，刘叔秀为阿秀。何偃遥呼颜延之为颜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见呼？”又唐王后以爱弛，因泣曰：“陛下独不念阿忠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耶！”吐谷浑王名阿豺，以至阿香推雷车，亦有所谓阿买、阿舒、阿宜，要未能尽举。今人称父母兄弟尚尔，嗣有得，当续之。

阿堵

晋人称阿堵者有三。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王夷甫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闪行，呼曰：“举却阿堵物！”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止在阿堵中。”

生活

人言“做生活”，有三出处。祖莹云：“文章须自出机杼，何能共人同生活。”人问江彪兄弟群从，王长史曰：“诸江皆复足自生活。”梁武帝谓临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方。”今言作诗，亦云冷淡生活。

卷二

武成次序

武王伐殷，往伐归，獸识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于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既戊午，师渡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洵直谨按：《武成》之篇，自伏生口传，失其次序。王氏《新义》，尝加考正，说书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车所行之礼也。式商容闾，岂当在归至于丰之后？洵直以《乐记》考之，孔子告宾牟贾以大武迟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则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时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有济河而西然后为之者。至其终也，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为天下之教。其先后有伦如此，则《武成》之次序可概见矣。是以某验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辨诸葛武侯疏脱误句读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惜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皆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迩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

分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言。

洵直谨按：《蜀志·诸葛武侯传》，载其五年所上后主疏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责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盖武侯以兴复自任，故以谓不效则治其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攸之、祎、允，则任斟酌损益，进尽忠言而已，兴复非其任也。武侯不效而遽责之，某恐三子者宜有所不服，武侯必不然也。又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搀于武侯自叙之间，文意皆不相接续。某疑其句读有所脱误，而不敢以臆断之。乃取《文选》所载《武侯表》较之，亦同。而李善、五臣皆无说。又观《苏内翰集》，见其称武侯此《表》，与《伊训》、《说命》相表里，亦未尝疑其脱误。然某之疑终不能释。因于《蜀志》反复求之，乃得之于《董允传》，云："亮将北征，住汉中，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乃知脱误之处。兼董允止称侍郎，盖其本传所历之官也。因以《武侯》、《董允传》，及《文选》参而补之，遂为全文。

右洵直，姓胡氏字次鱼，乡曲前辈，登科仕至别乘。

内长文

汉武帝元朔三年，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张晏曰："长文，德也。"师古曰："诏言有文德者，即亲内而崇长之，所以见仁爱之道。"鲁氏《自备》载：章子厚家藏古本《汉书》，"内长文"，乃是"而肆赦"字。盖"而"讹为"内"，"肆赦"皆缺偏旁而为"长文"。诏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

右鲁氏字子明，自号笑坞老人，临江乡先生也，著书名《自备》云。

性善辨

《孟子题辞》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予乡新喻谢氏，多藏古书，有《性善辨》一帙，则知与《文说》、《孝经》、《为正》，是谓四篇。

汉 砖

曩于周益公坐间，出示汉五砖，皆得于剑州梓潼县，因记其文，公亦书于后，并录之。

《谢君砖》。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谢君久造此墓。"

按：元和之号，惟汉章帝、唐宪宗有之。宪宗之三年，其五月则壬午朔也，而此甲戌其为汉隶不疑。

《扈君甲砖》。其文云："持节使者、北宫卫令扈君千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

《乙砖》。其文云："北宫卫令扈君万秋宅。"皆篆文。

汉北宫卫士令，秩六百石。以《长历》考之，是岁壬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二十载矣。

《范君甲砖》。其文云："嗟痛明时，仲治无年，结僮孳孳，履践圣门，智辩赐张，□嶕孔言，宽博□约，性能渊泉，带徒千人，行无遗愆。"

《乙砖》。其文云："德积未报，曷尤乾巛，茂而不实，颜氏暴颠，非独范子，古今皆然，相貌睹形，列画诸先，设生有知，岂复恨焉。

汉范君阙旁，耕者尝获巨砖二，皆为当路取去，惟拓本传于好事之家。乙砖仅存，此范君墓中之铭。《晁错传》："公卿言邓先"，师古曰："邓先犹言邓先生也。"列画诸先者，岂非墓中列画古贤士，如武梁石室之类邪？先儒谓谢朓始为志铭，此可证其误。

《梓潼城砖》。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反，一砖之重至□斤，岁月虽无所稽，然字画劲奇，决非近古所能作者。

卷 三

负 兹

《公羊传》桓公十六年："属负兹"。注曰："天子称不豫，诸侯称负兹，庶人称负薪。莫知兹为何物。"予观《史记·周纪》："卫康叔封布兹。"徐广曰："兹，藉席之名。诸侯病曰负兹。"然后知兹乃席也，与负薪盖有等级。

折 俎

《左传》宣公十六年：定王享士会，淆烝。武子私问，王召云云，"享有体荐，宴有折俎。"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赵文子，司马置折俎。皆释云："折，之设反，体解节折，升之于俎也。"今人送馈，例用折俎，恐非此义。

潜火

州郡火政必曰潜火。《左氏·襄公二十六年》："王夷师熸"。释谓："火灭为熸。熸，将廉切。"或者当用此字。

贤关

董仲舒《贤良策》："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颜曰："关，由也。"世人乃以太学为贤关，则谬矣。

仁频

司马相如《上林赋》："仁频并闾。"徐广曰："频，一作宾。"小司马《索隐》音宾。颜师古曰："即宾椴也。"今观韩子苍《次抚州高使者韵》凡四首，一云："李侯梨飣座，风味胜仁频。"乃与"雨频频"、"三顾频"同押，然则恐未之考耳。

乾鹊

《漫录·辨误·论乾鹊音干为无义》：《广韵》有鳱鹊亦起于后人，惟王荆公以为雁字意，见于"鹊之疆疆"，甚为得理。然《绀珠集》载：乾鹄云，鹊之别名，音干。又何邪?

紫荷

《漫录》载：刘伟明《赠熊本待制诗》"西清寓直荷为橐"，欧阳文忠《回吴舍人启》以"红药翻阶"对"紫荷持橐"，皆为误。然又引《隋志》，尚书录令仆射、吏部尚书，朝服缀紫荷，录令左仆射左荷，右仆射、吏部尚书右荷，以俟博识者。

予考《晋·舆服志》：八座尚书荷紫，以生紫为袷囊，缀之服外，加于左肩。所谓荷囊乃负荷之荷。然则《隋志》载紫荷、左荷、右荷，要知亦是负荷，分明非芰荷之荷也。

糊名

《漫录·事始门》载：取士至仁宗时，始有糊名考校之律。

然尝记唐武后时，以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恐出于此。

裴二端公

《漫录·事实门》载：鲍彪《杜诗谱》论《湘江宴饯裴二端公》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诗》，皆不著裴二端公为何人。偶读蒋参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裴虬作铭"。又浯溪唐贤题名有"河东裴虬为道州刺史"，始知所谓裴二端公者，虬也。以上吴说如此。

按杜诗有《送裴二虬作尉永嘉》，今《暮秋遣兴诗》自有"忆子初尉永嘉去"之句，即可见也，何必他证?

振字

《漫录》载颜师古《匡谬正俗》曰："赈济当用振字。"《说文》曰：振，举也，救也。诸史传振给、振贷，并以饥馑穷厄，将就困毙，故举救之，使存立耳。但未有所据。按《左传》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师，"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注："振，发。廪，仓也。"然则当以《左氏》为证。以上吴说如此。

《周易·蛊卦》："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振，济也。"何不引此，岂偶忘邪?

山谷南还误

《漫录·说诗门》云：山谷南还至南华竹轩，令侍史诵诗版。

按南华在韶州，属广东。山谷谪宜州，属西路，且卒于宜，而曰南还，何邪?

漫录书人官位差误

《事始门》载"宋莒公以宋元宪为宗衮"。今考元宪即莒公，当作宋次道。

又《地理门》载《闽中记》，南台沙合出宰辅。其间举吴丞相育、吴枢密充。《记事门》载吴侍郎待问生四子，参政育、枢密充。考《元辅表》，熙宁元丰间，充尝为相，而育特执政。今互言之。

又《说诗门》载丞相冯当世少尝薄游。《记事门》云，大丞相冯当世记富家翁有宅。《记文门》云，冯当世丞相《答伯庸诗》，然当世未尝为相。

又《事实门》载参政蒋之奇《武昌怡亭序》，而蒋未尝参政，当作枢密。

凡此，岂皆笔误邪!

晋人吊丧弹琴作驴鸣

晋人放旷，至于吊丧亦出礼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王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孙子荆后来，临尸恸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亦复相类。"

雁行

《礼记·王制》："兄弟之齿雁行。"《史记·魏世家》：无忌谓魏王："请为天下雁行顿刃。"《韩世家》：陈轸言："必不为雁行以来。"《索隐》曰："旅进也。"

晋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庾乔元日朝贺，不肯就列，曰："乔忝为端右，不能与范兴话为雁行。"

打　字

欧阳公《归田录》云：世俗言语之讹，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谬，惟打字耳。如打船、打车、打鱼、打水、打饭、打衣粮、打伞、打黏、打量、打试，触事皆谓之打。《漫录》以释文取偏旁证之，谓打字从手从丁，盖以手当其事者也。

此说得之矣。然世间言打字尚多：左藏有打套局，诸库支酒谓之打发，诸军请粮谓之打请，印文书谓之打印，结算谓之打算，贸易谓之打夥，装饰谓之打扮，请酒醋谓之打醋、打酒，盐场装发谓之打袋，席地而睡谓之打铺，包裹谓之打角，收拾为打叠，又曰打进。畚筑之间有打号，行路有打伴，打包，打轿。负钱于身为打腰。饮席有打马，打令，打杂剧，打诨。僧道有打化，设斋有打供。荷胡床为打交椅，舞傩为打驱傩。又宋歌曲调："打坏木楼床，谁能坐相思。"又有打睡，打嚏，打话，打闹，打斗，打和，打合（读作阁），打过，打勾，打了，至于打糊，打面，打饼，打线，打百索，打绦，打帘，打荐，打席，打篱巴。街市戏谑有打砌、打调之类。因并记之。

粡　盆

今人祠祭或燕设，多以高架燃薪照庭下，号为"生盆"，莫晓其义。予因执事合宫，见御路两旁火盆皆叠麻粡，始悟为"粡盆"，俗呼为生也。

卷　四

孙叔敖碑

楚相《孙君碑》，不见书撰人名氏。考《史记》本传，列于《循吏》之首，独载改币高捆事为详，而碑则略之。埋蛇阴德，仅书于刘向《新序》。属子云云，则在《优孟传》，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谓生于季末，仕于灵王，则谬矣。且庄之后，为共、为康、为郏敖，历三世凡五十年，始为灵，安得仕于灵卒后数年，而庄复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录，二十年求之博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订正耳。

周府君名

汉《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首跋，最后方辨其名璟。蒋颖叔作《武溪深》，乃谓名煜，且押之韵。盖石古剥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尔。《曾南丰集》顾云："从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书来曰：'按曲江县图经，名晰'。"则并与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为未详考邪。

中阳里

《汉·高祖纪》，沛丰邑中阳里人也。盖里名中阳。今《汉书标注》乃题云沛、丰邑中。岂公是先生误笔邪？因以知史笔无羡字。

心　经

释氏《心经》，其中自云般若波罗蜜多，盖梵语也。尝观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书"多心经"。经为多心何以为佛？恐公误笔尔，因书以祛见者之惑。

夔子国

夔州，春秋时巴子国也。今人言夔州，以至文字间率曰夔子国，而不知其误，往往以刘禹锡为证。余考禹锡之记云："夔，子国也。"其文意谓夔乃子国，盖是两句。误以传讹，因不复辨，殊不知夔子国今实在归州。

扬　州

《广陵志》载扬之得名，李巡以为江南之气躁劲，厥性轻扬。《隋志》亦谓江都人性躁劲，风气果决，平陈之后，颇变淳质，俗敝稍愈于古。盖尝疑之，禹别九州，扬居其一，历三代秦汉隋唐，虽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终勿易。

谂如前说，则隋以前扬人举非良士美俗矣。是岂古圣人所以名州之意邪？考《太康地记》，谓东渐太阳之位，履正含文，天气奋扬，故取名焉。余尝为《续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为一洗躁劲轻扬之耻云。

巴　丘

《漫录·地里门》载，巴丘县以巴山得名，县有巴山故也。巴丘，晋属庐陵，梁改置巴山郡，隋以来称崇仁县是也。以上吴说。

予按《临江志》，建安四年，孙策下豫章，分置庐陵郡，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孙辅为庐陵太守，留周瑜镇巴丘。裴松之注云："巴丘县。"前说谓晋属庐陵，固无异矣。然《九域志》以新淦县为古巴丘城，《舆地志》又以吴后主分石阳、新淦两县，置巴丘郡。隋平陈，开皇九年，章洸巡抚东南，遂废巴丘郡，复以新淦属庐陵。今县南八十里峡江市有古巴丘废城，六十里间有周瑜旧庙。今载瑜归江陵治，行于巴丘，病卒，后人因祠之。然则巴丘在新淦明矣，岂崇仁又一巴丘邪？然皆谓属庐陵，又何也？或云吴取荆州，周瑜镇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姑存之，以俟博古者订焉。

贤女铺

《漫录》载南康有贤女铺，盖祥符间女子，姓刘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强之，因自沉于水，铺因得

名。然予尝过之，壁间有碑记，其大略似谓初尝议婚，已定而夫家贫，父兄悔之，别以许人。女曰："一身而二适，虽未嫁，奈节何!"父兄强之，乃溺死。亦云旧名贞女，全与此不同，岂信传闻之误邪?

余　干

饶之余干，号于越。考《闽粤王传》，无诸、摇皆勾践之后。秦并天下，以其地为闽中郡。诸侯畔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又《严助传·淮南王谏伐闽越书》云："越人欲为变，必先由余干界中。"韦昭注："越邑，今鄱阳县也。"于越得名以此。而余干之名县不书所由起。按玉山县有二溪，名上干、下干，合流至饶之东南，而水回环，因以名县余干是也。

于　越

于越之名，以于溪入越地，无以议为也。荀子云，"于越夷貉之子"，则有疑焉。《春秋》定公五年书於越入吴，注云："於，发声也。"《史记》又书为于越，注云"发声也"，与"於"同。然则于、於皆越人夷语之发声，犹吴人之言勾吴耳。予谓此於越恐合是于越。

管　名

四明奉化县凡八乡，皆有一管名，如曰广平、松贤、履信、鸣雁、黄甘、嵩溪、灵泉、栖凤，他处未闻也。

尧　庙

桂林有尧、舜庙。尧庙在尧山下，漓江中分，舜庙在西岸相望，皆有碑刻高崖，韩云卿文。韩择木八分书，李阳冰篆额。盖舜葬苍梧，故于此立祠，无可疑者。尧庙则谓因山而立，郡人每岁于水际望祀。南轩先生亦有《祠唐帝词》云：淳熙四年，静江守臣张栻，既新陶唐帝祠。二月甲子，率官属祗谒祠下，再拜稽首。退而歌曰："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皇胡为乎于此留?蔼冠佩兮充庭，洁芳馨兮载陈。纯衣兮在御，东风吹兮物为春。皇之仁兮其天，四时序兮何言。出门兮四顾，渺宇宙兮茫然。"南轩是时毁诸淫祀，而独留此二庙，且修之。抑不知尝考证其所始乎?盖尧未尝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则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环之山皆积石，惟尧山则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垚，恐非陶唐氏之尧。若庙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附会，故愿与博古者评之。(鲲案：尧山之尧庙，乃其后人所立。张衡《南都赋》云：远世则刘后甘厥、龙醢视鲁县而来迁，奉先帝追孝，立唐祀于尧山。盖刘累迁于鲁县，因立尧庙于县之西山，故谓之尧山。《水经·滍水注》甚明，兴伯特未之考耳。)

荆饮飞庙

四明城北盐仓之西，有荆佽飞庙，无碑载神姓氏。考《淮南子》，荆有佽非，得宝剑于干。还，渡江中流，暴风扬波，两蛟夹舟。佽非谓枻船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尝见也。"于是佽非瞋目攘臂拔剑曰："武士可以仁义说，不可劫而夺。此江中之腐肉朽骨弃剑而已，余又奚爱焉!"赴江刺蛟，遂断其头，舟人尽活，荆爵为执圭。孔子闻之曰："夫善载腐肉朽骨弃剑者，佽非之谓乎?"今庙称荆佽飞侯，《图经》亦谓州北有蛟池。故老云，尝有蛟自江来窟于此，人患之，故即其旁立佽飞庙以镇之。是则真以为荆之佽非矣。然予观《吕氏春秋》，荆有勇士次非，盖是姓次名非。岂应以神姓名为庙号，而况加为侯封哉!且次与佽、非与飞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会斩蛟之说，以镇蛟池，强名之，传流至今，载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汉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为佽飞，掌弋射。则佽飞之名，实始于此。又《宣帝纪》神爵元年，发应募佽飞射士。服虔亦谓以材力名官。若据建隆中鄮令金翊《纂异记》，谓唐武德时，为鄞州。至开元中，改鄞为明，郡名奉化，城号甬东，地名句章，军号佽飞。则此庙必因军将之有功于人，故人为之祠尔。官于此者，合讨论而正其名，庶几神亦歆其祀也。

草鞋大王事

绍兴癸丑，予客淮南。时右司陈子长损之，蜀人也，以庾节摄楚州。往访之。从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叶繁茂，阴可庇一亩。故东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扉屦，则以其旧抛挂于枝上以为戏，久而积千百两。亦有卜心事者，往往皆应，人固神之。忽一士人应举过之，旁无人焉，取佩刀削树皮书曰："草鞋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涂，则已立四柱小庙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则祠宇壮丽，亦有十数家于其侧。惊而问焉，则备言其灵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号盖某戏书，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梦神紫绶而请见，告之曰："予，此近老铺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拣汰之后，每见负重而不能前者，因为送五里以息其肩，无他长也。不谓上帝录是劳绩，顾未有所处，得先辈书此号，遂受敕，俾血食。"士曰："若何为而能灵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祷雨旸或休咎，即为奏帝。帝以其诚，随扣得请尔。"士曰："然则某之前程可问乎?"神曰："诺。"再夕，梦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后登第，当至何官。已而皆验。然则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无不录之，积恶亦然，可不知所择哉。

卷　五

赵清献公充御试官日记

二月二十六日。

宣赴崇政殿后水阁，同直孺内翰、贯之杂端充编排官。

御前札子三道下编排所。

二十七日晴。

上御崇政殿，试进士、明经诸科举人。

《王者通天地人赋》。

《天德清明诗》。

《水几于道论》（出老子《道经》。）

圣驾幸后苑，往来迎驾。

御药院公文二道，传宣精加考校。

内臣二人传宣赐食并酒。

编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

二十八日晴。

内臣传宣赐文儒二字。

圣驾卯刻幸考校所。

编排经生。

特奏《毛诗》十一人，特奏《尚书》九人，特奏明法四人。

传宣赐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阴，旬休。

传宣赐酒、七宝茶。

初考经学官　王惟熙、祝谘、夏璋。

覆考经学官　王彭、张兑、朱从道。

详定官　贾寿、吴中复。

弥封官　傅求、王陶。

出义官　王逢、傅卞、卢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风。

圣驾幸考校所，起居四拜。

编排诸科卷子。

宣赐酒食果子。

二日晴。

圣驾幸覆考所，起居。

考到诸科卷子。

三日晴，上巳日。

圣驾幸覆考所，起居。

赐上巳酒各二，果子一。

四日微雨，春寒。

圣驾幸覆考所，起居。

赐酒食果子。

五日阴，寒。

驾幸覆考所起居。

宣赐酒食果子。

第一谓学识优长，辞理精纯，出众特异，无与比伦。

第二谓才学该通，文理周密，于群萃中堪为高等。

第三谓艺业可采，文理俱通（须合得及第者）。

第四等谓艺业稍次，文理粗通。于此等中仍分优劣，优即为第四等上。

第五等（须必然合落者）谓文理疏浅，退落无疑。

不考，谓犯不考式。

纰缪，谓所试文字并皆荒恶。

六日阴，寒。

驾幸详定所，起居。

点检官　孙坦、郑穆。

进士初考官　沈遘、司马光、裴煜、陆经。

进士覆考官　祖无择、郑獬、李綖、王瓘。

点检官　孙洙（一作渊）、王广渊。

详定官　杨畋、何郯、王安石。

对读官　胡稷臣、苏兖、傅尧俞、张次立、宋迪、周孟阳。

特奏名进士三十八人。

作《乐荐上帝诗》、《谨用五事以明天道论》

编排特奏名进士卷子。

赐酒、果、寒食节食。

七日晴。

驾幸详定所，起居。

赐寒食节上酒各二壶，果子一合。又酒、果、冷食。

编排进士卷子共一百号，特奏名一号。

八日晴。

驾幸编排所，起居讫。

进呈进士卷子二道。

御药院录白中书札子进士以下等第云云。

编排进士诸科等卷子。

赐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乞送焻字号卷重详定。

封弥关详定五号，奏取旨。

御药院关奉圣旨看详定夺：靪、銶、觥、觪、蚓五号等第。

赐酒食果子。

右《日记》一卷，予家宝藏。盖清献赵公手书也。公时为右司谏。直孺则翰林学士贾公黯，贯之则侍御史知杂事范公师道也。按嘉祐六年，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犹垂意科选，亲屈翠华，以次临幸。虽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废，且训敕劳赐，无日无之，可谓至诚不息者矣。尝考国史，大中祥符元年书：帝遍至幄次，谕李宗谔等各务精详，勿遗贤俊。四年书：帝遍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书：帝幸考校官幕次，抚问久之，出七言诗赐晁迥等。今《日记》所书幸考校

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详定所者二，幸编排所者一，是皆恪守孙谋而又加详焉。於戱盛哉！宜乎天佑生贤，名臣辈出，坐致太平，而又留为奕世不穷之用。近时御试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复在殿后，而驾幸之仪僾无有知之者。盖其废已久，则此记所补岂独文字之间而已！因备录之。

金花帖子

唐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谓之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国初尚循其制。予家藏王扶、龚识二帖拓本。帖皆长五寸许，其阔半之。龚识又有大护帖，复书姓名于帖面。考《登科记》：太宗端拱元年程宿榜，扶第二人，识第十四。其下花押二：一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宋白，一职方员外郎知制诰权知贡举李沆。后临轩唱名，此制遂废。周益公家亦有咸平二年盛京所得者，其他不特未之见，久而湮没，知之者亦鲜矣。尝观《开元遗事》载，新进士及第，必以泥金帖子附家书，谓之喜信。是又足以见昔人之风范也。

上元词　又

春晓千门放钥匙，万官班从出祥曦。九重彩浪浮龙盖，一点红云护赭衣。车马过，打球归，芳尘洒定不教飞。钧天品动回銮曲，十里珠帘待日西。

日暮迎祥对御回，宫花载路锦成堆。天津桥畔鞭声过，宣德楼前扇影开。奏舜乐，进尧杯，喧阗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

紫禁烟光一万重，五门金碧射晴空。梨园羯鼓三千面，陆海鳌山十二峰。香雾重，月华浓，露台仙仗彩云中。朱栏画栋金泥幕，卷尽红莲十里风。

香雾氤氲结彩山，蓬莱顶上驾头还。绣鞯狨坐三千骑，玉带金鱼四十班。风细细，珮珊珊，一天和气转春寒。千门万户笙箫里，十二楼台月上栏。

禁卫传呼约下廊，层层掌扇簇新王。明珠照地三千乘，一片春雷入未央。宫漏永，御街长，华灯偏共月争光。乐声都在人声里，五夜车尘马足香。

宝炬金莲一万条，火龙围辇转州桥。月迎仙仗回三殿，风递韶音下九霄。登复道，听鸣鞘，再颁酥酒赐臣僚。太平无事多欢乐，夜半传宣放早朝。

玉座临轩宴近臣，御楼灯火发春温。九重天上闻仙乐，万宝床边侍至尊。花似海，月如盆，不任宣劝醉醺醺。岂知头上宫花重，贪爱传柑遗细君。

九陌游人起暗尘，一天灯雾锁彤云。瑶台雪映无穷玉，阆苑花开不夜春。攒宝骑，簇雕轮，汉家宫阙五侯门。景阳钟动才归去，犹挂西窗望月痕。

宣德楼前雪未融，贺正人见彩山红。九衢照影纷纷月，万井吹香细细风。复道远，暗相通，平阳主第五王宫。凤箫声里春寒浅，不到珠帘第二重。

风约微云不放阴，满天星点缀明星。烛龙衔耀烘残雪，羯鼓催花发上林。河影转，漏声沈，缕衣罗薄暮云深。更期明夜相逢处，还尽今宵未足心。

五日都无一日阴，往来车马闹如林。葆真行到烛初上，丰乐游归夜已深。人未散，月将沈，更期明夜到而今。归来尚向灯前说，犹恨追游不称心。

彻晓华灯照凤城，犹嗔宫漏促天明。九重天上闻花气，五色云中应笑声。频报道，奏河清，万民和乐见人情。年丰米贱无边事，万国称觞贺太平。

忆得当年全盛时，人情物态自熙熙。家家帘幙人归晚，处处楼台月上迟。花市里，使人迷，州东无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灯夜，已向樽前约上池。

步障移春锦绣丛，珠帘翠幙护春风。沈香甲煎薰炉煖，玉树明金蜜炬融。车流水，马游龙，欢声浮动建章宫。谁怜此夜春江上，魂断黄粱一梦中。

真个亲曾见太平，元宵且说景龙灯。四方同奏升平曲，天下都无叹息声。长月好，定天晴，人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伤心泪，犹恨江南过此生。

右《鹧鸪天》十五首，备述宣政之盛，非想像者所能道，当与《梦华录》并行也。

又

蜀人阎侍郎（苍舒）使北，过汴京赋《水龙吟》：“少年闻说京华，上元景色烘晴昼。朱轮画毂，雕鞍玉勒，九衢争骤。春满鳌山，夜沈陆海，一天星斗。正红球过了，鸣鞘声断，回鸾驭，钧天奏。谁料此生亲到，五十年都城如旧。而今但有，伤心烟雾，萦愁杨柳。宝箓宫前，绛霄楼下，不堪回首。愿皇图早复，端门灯火，照人还又。”

念奴娇

疏眉秀目，向尊前，依旧宣和装束。贵气盈盈，风韵爽，举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陈王爱女，曾嫁貂蝉族。干戈流荡，事随天地翻覆。珠泪揾了偷弹，劝人饮尽，愁怕吹笙竹。留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旧日繁华，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醁，兴亡休问，为子且酹船玉。

右词金朝士大夫到中原有感而赋。

陶谷使江南词

谷赠歌姬秦弱兰《风光好》，有“鸾胶续断弦”之句。按东方朔《十洲记》，仙家煮凤喙及麟角，煎作胶，名为续弦，能续弓弩绝弦。却非鸾胶，岂其误邪！不如杜诗“麟角凤觜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

石林词

叶石林《贺新郎》词有：“谁采蘋花寄与，但怅望兰舟容与。”下与字去声。汉《礼乐志》，“练时日，澹容与”。颜注：“闲舒也。”今歌者不辨音义，乃以其叠两与字，妄改“寄与”作“寄取”，而不以为非，良可笑也。庆元庚申，石林之孙筠，守临江，尝从容语及，谓赋此词时年方十八，而传者乃云为仪真妓女作。详味句意皆不相干，或是书此以遗之尔。

生查子

道涂间题壁有可采者，尝记《生查子》一首，甚工，云："愁盈镜里山，心叠琴中恨。露湿玉兰秋，香伴金屏冷。云归月正圆，雁到人无信。孤损凤凰钗，立尽梧桐影。"盖魏子敬词也。

卷 六

金根车

崔豹《古今注》云：金根车，秦制也。秦并天下，阅三代之舆服，谓殷得瑞山车，一曰金根，故因作为金根之车。秦乃增饰而乘御，汉因不改。晋《舆服志》载：金根车，天子亲耕所乘，置耒耜于轼上，乃知是车盖耕车也。及考《东京赋》，有"农舆辂木"，薛综注曰，此所谓耕根车。然则金根、耕根，其名又异矣。唐庄懿公主下嫁田绪，德宗幸望春楼饯之，厌翟敝不可乘，以金根车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车，自此始。岂非去古远而意愈失邪？韩昶为集贤校理，史记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也。"悉改"根"为"银"。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昶，文公之子也，而不知古，抑又可叹。国史《舆服志》载耕根车制，如五辂之副，驾六青马，驾士四十人，而以金根车为皇后之车。或者因唐以代厌翟，不复考古而分为二尔。

季子碑

京口有十字碑，世传为孔子书，曰："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蜀。予考篆文皆无之。得曾旼元丰中编《润州类集》，乃曰君子之墓。后湖居士李仲殊《题季子庙诗》，亦曰"溪边君子墓"，始悟为君字，非季字也。六一先生谓古以竹简书今字，阔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鲁司寇仲尼书，仅存十有二字，内有"有吴君子之"五字，与此碑字画如一。或者后人衍此题墓上，要知夫子盖尝为是书尔。

瘗鹤铭 并序，华阴真逸撰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邪，奚夺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经。乃征前事，出于上真。余欲无言，纪尔岁辰。雷门去鼓，华表留声。我唯仿佛，尔亦微冥。尔其何之，解化惟宁。后汤洪流，前固重扃。（此缺一字）割荆门，未下华亭。爰集真侣，瘗尔作铭。

上皇山樵人逸少书

岳征君丹阳外仙尉江阴真宰立石

又 华阳真逸撰 上皇山樵（缺）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缺一字，当为亭）甲辰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缺一字，当为寥）廓邪，奚夺（缺三字）遽也。乃裹以元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缺四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彼胎禽，浮丘（缺二字）余欲无言，尔（缺五字，当有雷门二字）去鼓，（缺一字，当为华）表留（缺二字，当为形义）惟仿佛，事亦微冥。尔将何之，解化（缺五字）厂（不完，又阙二字）惟宁。后汤洪流，前固重扃。右□□□□□□（六字不完，又缺七字）华亭。爰集真侣，瘗尔。（缺字或文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阳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前文，镇江别刻，不知何人重立。后文乃邵枢密亢，就山下取所有字，以意概括，故存其阙，虽有差异，亦可参订。但前云逸少书，《图经》亦载羲之书，六一先生已论其非。至谓或云顾况作铭，蔡端明则以字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而山谷乃断然曰王书不疑。何也？今考铭引雷门鼓事，按《临海记》，昔有晨飞鹤入会稽雷门鼓中，于是鼓声闻洛阳。孙恩斫鼓，鹤乃飞去。恩起兵攻会稽，杀逸少之子凝之，盖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时，岂复有羲之？谁肯遽取以为引证哉！然则非晋人文不辨可知矣。《渔隐》考订华阳真逸为陶隐居，推原本末或庶几焉。

六合大同印

嘉泰壬戌，予道经姑苏，于常贾翁得故纸一幅，陈黦破碎，上有印文，方四寸余，朱色未落，云"六合大同之印"。按《邺侯传》，唐肃宗在灵武征天下兵所铸。顷尝收拓本，汉砖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书其下，谓家藏是印久而失之。盖乾德乙丑岁也。

屏 著

《诗》曰："俟我于著乎而。"毛氏谓：门屏之间曰著。《论语》："邦君树塞门"，郑氏谓：于门树屏以蔽之。《尔雅》亦曰：屏谓之树。至于"萧墙之内"，注曰"墙谓屏也"。盖古者门皆有屏。《礼纬》曰：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帘，士以帷。帘、帷虽非屏，然以之为蔽限，亦屏之义。今人称士夫之家，必曰门墙，曰屏著，是矣。然多曰台屏（平声蒲丁切），则乃指屏风而言，何不思之甚也。因书以辨之。

紫微王舍人梦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叔帅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语及自合肥丁忧归天台，杜门窘用。一夕，梦吏请料历支俸，诘之曰："解官何繇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试取历授之。"有顷，持历来示，所批陈白金六小锭于前而去。寤，窃怪之。未几，有自远方惠书致馈者，启而视之，与梦无差。予尝服膺是事。台馈往来，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历，则是销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贪者多取以为巧，而不知其历将特批屡批不一批矣，故常与士夫诵言之、具书之。

四明寺

四明僧庐，在六邑总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县，城内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饭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行（去声）仆称是。天童岁收谷三万五千斛，育王三万斛，且分布诸库，以罔民利。等而下之，要皆有足食之道。尝观唐武宗时废浮屠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今以一郡会之，真有是哉。

佛 牙

《四明图经》载，昌国县九峰山吉祥院，有辟支佛牙一枚，长四寸，阔一寸，舍利缀满，乃建炎初给事中黄龟年所施。窃计之，人长五尺，两牙不能半寸。今一牙长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则佛须身长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闻佛号丈六金身，此乃五倍，恐无是理。黄给事自何得之、而信之、而施之邪！世有赵凤，必能验真伪而斧之矣。

喘药方

先君尝施喘药，盖用麻黄三两，不去根节，汤浴过；诃子二两，去核用肉，二味为粗末。每服三大匕，水二盏，煎减一半，入腊茶一钱，再煎作八分，热服，无不验者。后于彭子寿侍郎传一方，用新罗参一两，作细末，以生鸡子清和为丸，如梧子大，阴干。每服百粒，温腊茶清下，一服立止。尝见知临江叶守端卿，言其祖石林病此，专服大黄而愈。其尊人亦苦此疾，乃纯用附子，至某则非麻黄不可。然则又观其所禀如何，且自谓其女幼年已喘，传至四世而用药皆不同。

卷 七

比 事

《漫录》取《类对》为一门，然经传中可类者多矣。姑以《史记》有八事相比，因记之。

《宋世家》：荧惑守心。心，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者谓公子韦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楚世家》：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请以身祷于神。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祷焉。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不许。孔子在陈，闻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楚世家》：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淳于髡传》齐威王时喜隐。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蜚则已，一蜚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韩非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非使秦，秦王悦之。

《司马相如传》：上读《子虚赋》而喜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孙子吴起赞》：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刖。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白起王翦赞》：鄙谚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振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本根，偷合取容，以至殁身。彼各有所短也。

《白起传》：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

《蒙恬传》：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孟尝君传》：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驩迎之。孟尝君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文一日废，皆背文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君之言失。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朝趋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

《廉颇传》：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豫让传》：赵襄子灭智伯，让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则内持刀兵，曰："欲报仇。"

《张耳传》：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入柏人，要之置厕。上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

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

《栾布传》：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

《万石君传》：庆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

启母石

汉武帝元封元年诏云："见夏后启母石。"师古曰："启，夏禹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将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事见《淮南子》。"予观《漫录》载广德军祠山张王事正相类。王本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始于本郡长兴县顺灵乡发迹，役阴兵导流，欲抵广德县。故东自长兴荆溪，疏凿河渎。先时与夫人李氏期，每饷，必鸣鼓三声而王自至，不令夫人至开河之所。后遗飧于鼓，乃为乌啄。王以为鼓鸣而饷至，诣鼓坛，知乌所误。逡巡，夫人至，鸣鼓。王以为误而不至。夫人遂诣兴工之所，见王为大猪，驱役阴兵，开凿河渎。王变形未及，耻之，遂遁于广德县横山之顶。居民思而立庙于山西南隅。夫人至县东二里而化，人亦立庙。

仙　卜

开禧乙丑，予窃太常第。敕头毛自知同在期集所，从容问及预有朕兆否？曰无之。独仙卜陈省干者自应举以至省试，皆以魁相许，而皆不验。唱名前一日，再扣之，仍大书一魁字，即以墨涂去，续书"默而识之"四字。诘朝，果在第一。予初料墨涂者，不欲泄尔。阅三年，有旨降五甲，岂非前定乎？尝记政和中有观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至喜言人休咎。编修王甫问他日所至。书"太平宰相"四字遗之，而以墨涂灭其字。后甫败，方悟其意。甫即黼也。事有相类如此。

卷　八

至和拜相制

门下：朕寅奉丕图，思臻至治。总万机而日慎，举盛典以交修。期与辅臣，底宁县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燮阴阳之和，处丞弼之任。式资宰茂，秉于大钧。矧尝选材，久滋著效。爰登中铉，敷告外庭。推忠佐理功臣、正举奉大夫、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上护军、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刘沆，雅性内融，敏识先觉。以冲约而率履，不夷险以易心。文成国华，学臻道奥。乐名教以为己任，罄智虑以翊帝谟。乃者擢自书林，更于右史。亟升西掖，出守南州。屡换圭符，夙（一作实）宣精力。属中都之择尹，正内阁以参华。岁律未周，风绩弥著。式图寅亮，用赞谟明。俾佐股肱之良，参断邦国之务。具瞻斯属，嘉猷诞彰。进联右辅之崇，允协庶邦之望。兼荣书殿，仍峻贵阶。增勋级与褒功，益爰田及真食。於戯！赞万枢之重，允赖于忠纯；底率土之和，必资于英杰。当申茂略，以恢远图。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依前行尚书工部侍郎、兼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加上柱国、仍封开国公、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封如故，主者施行。

右制书，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赵概视草。公之玄孙石城尉德循实宝藏之。周益公尝书其后云："制词与今《实录》所载不同，多为史官润色，惟不改'雅性内融，敏识先觉'八字。此殆后世公议，非一时褒语也。"又云："制当用绫纸十八幅，今十二幅之下脱两幅。"因并录之。

资政庄节王公家传

公讳复，字景仁，淄州淄川县人也。曾祖昊，国子博士。祖珍，尚书虞部员外郎。父愈，澶州濮阳县令，赠光禄大夫。公少好读书，博通史传，慷慨有气节。家有唐以来名臣画像，每指颜杲卿像谓人曰："士当艰难时捐躯殉节如颜公，始无愧于天地间矣！"以门荫补官，试大观中，选授大理评事，迁本寺丞。

公家故饶财，不乐私蓄。尝率其里之贵豪，遇郊祀岁，各输银绢十万以助赏赉，郡国效之，公亦未尝有希恩意。久之，除京东辇运，迁京东路转运判官。按属部，道过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车慰谢。先是，淄民多苦调外苛征。公尝与父老言，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为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输。"三年，除两浙转运副使。时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腊初叛，所过守将望风奔骇。公下令所部，严堡垒、修战备，竭力讨贼，屡战有功。贼平，擢徽猷阁待制，迁都转运使。朱勔以花石奉艮岳，多取漕舰以载，号直达纲。公曰："今盗起仓卒，飞輓繁困，而佞幸之徒，犹实苑囿以惑上心。"固执不与。勔力谮于上。公上疏奏，谓不可以不急之务，疲民费财。陕右民号难理。公至，开布威信，不两月大治，民皆悦服。擢龙图阁直学士，以公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龙图阁待制，移知成都府。兴利去害，治与陕等。民绘像立祠，刻石纪异。

高宗皇帝诏公知徐州。明年，北人犯顺，粘罕以众数万寇徐，徐城孤势危。公领兵合战，数不利，遂闭城拒守。虏重围夹攻，昼夜不息，城中兵粮草竭，死者甚众，虏势益张，几二十余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战竟日，度不能御，乃反州治，易朝服，南乡再拜曰："臣受国厚恩，当以死报，今得死所矣！"且谓贼曰："死守者我也，监郡而次亡与焉，可独杀我，而舍僚吏与百姓。"虏虽悍狡，闻公言，亦凛然叹异

曰："若使南朝皆如公，我辈岂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已北去，公尚为谁守乎？"公骂不绝口。虏复说曰："必欲全活生灵，请立降，当为易官封，命汝就知此州，以抚残民。"公曰："尔贼毋诱我，吾誓有死耳！"敌察其无降意，命左右挝其口，流血盈襟。公犹含血噀之。子倚在傍，不胜愤怒，突出见粘罕，顾手无挺刃，得布囊盛砖掷之，力少差，中其旁千户长，毙。粘罕怒，即执倚刳其心以祭千户长，欲惧公以速降。公不顾，为敌敲死，阖门百口俱遇害。时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

帐下赵立，求得公尸，拜伏恸哭，裹以裀褥，藁瘗于黄楼侧，累甓成冢以识之。复拥兵守御，抚定其众。敌退，朝廷就命立知徐州。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诏特赠资政殿学士，谥庄节，给恩泽五资，赙赠绢布各二百匹。初公之未遇害也，筮而遇乾，六体不变。术者曰："灭门之象也。国家运数方屯，待制宜早为计，不然，将及于难。"公曰："死生定数也。等死耳，苟获死所，敢逃乎！"卒年五十二。敌初薄城下，民不得逃，公阴令间道潜行，得脱者数千人。徐人立庙，祀公及倚，亦呼为双庙，有祷辄应。立复奏其异于朝，敕赐名曰忠烈。立出师必祷曰："公为朝廷尽节以殁，必能阴佑遗民也。"积官至正议大夫，累赠光禄大夫，娶赵氏，濮邸肃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县主，赠永康郡夫人。再娶刘氏，章献明肃皇后之侄。徐州陷，为虏将所获，不食五（一作三）日而卒。赠咸平郡夫人。

先是，公长子佾，以太仆丞从高宗过维扬，及赵立已亡，徐州有武卫军，旧隶于公，义不肯他属，散归行在所，愿以从佾。高宗闻之，诏于枢密院创计议官，特命佾为之，仍领武卫。绍兴八年，和好成，奏乞访先臣遗骸，优诏许之。行至泗州，马上得疾，抵徐城驿，暴卒。明年，奉使蓝公佐迎护徽宗梓宫，交割地界，遣书属当路漕使访公瘗所，漕委幕属王之翰往焉。初赵立藁葬公于黄楼之侧，及敌据京东，水久弗治，彭城皆弥漫，没故迹，莫得其所。忽有老媪指而谓之翰曰："子非求王待制瘗所乎？其在是间。"即所指求焉。有冢岿然，盖以兽瓦，启视，见大鼋覆其上，回顾老媪，化为虎而去。彻甓取骸，联络不断、类琐子骨然，独一手指阙。之翰复炷香泣祷，须臾，有指一节浮水上。行（一作道）路闻之，莫不叹骇。之翰易棺敛葬于京师资圣院。后闻乡中子孙，徙葬于兖州莱芜县先茔云。绍兴十年，承宣使白谔扈从显仁太后回銮。佾子逵留淄州，南北隔绝，以诗送谔曰："两地音尘隔死生，十年常效执珪吟。羡君已作辽东鹤，顾我空存魏阙心。日下既蒙新眷遇，海边休忘旧知恩。倘怜万里亲庭在，为向云中处处寻。"诗至而佾卒已一岁矣。闻者哀之。蓝公佐使还，侍高宗语次论中兴以来忠臣子孙，因奏及之。上曰："王佾有儿女否？"公佐奏曰："佾五子流落中原，后居江南，所生儿女，尚俱幼弱。今佾既卒，穷困可怜。"上心恻然，诏令诸女入禁中，命宫嫔保养之，凡十余年。一日内庭曝书，见囊封有"忠烈"二字，亟命取阅，乃公佐奉旨令王氏女入内事。上览之，惊问左右，即日召见，赐金帛，敕命嫁遣之。

公姿貌丰硕，动容中礼，孤忠直气，自其天资，父子一门，忠孝兼全。殁而庙食，英烈如存。平生乐于荐贤，有知人之明，如秦桧、洪皓皆公所荐，起赵立行伍，至秉节钺，实因公激励而然，事在立传中。

右传得于公之玄孙默，将以备太史氏之采录。

卷　九

白玉楼赋

岿㞼嵘岌，璀璨流离，高明而广大者，天上之白玉楼也。鬼作神械，梯云驾风，杳杳蔼蔼，穹穹窿窿，端不可以名举而数穷也。陛矗九仞，簷掀百层，反宇吸日，飞甍列星，啃不可以力营而意构。前临瑶池千顷之寒波，傍带银潢万叠之高（一作素）浪，俯乌兔之出入，瞰云霞之直上，盖九万里风斯在下矣。虽章华三休，井干百寻，顾孰与争雄而夸尤乎！宜其凝心于广汉之清渊，宅意于无垠之苑囿，策气马以上征，俨神骖而陟步，欻兮忽兮，排天阍而遨游焉。请掇其梗概而言之。方兹楼之经始也，斗舌下命，魁灵制权，飚御驰驲，霆霓急鞭。搜昆山，空蓝田，萃剞劂，裁方圆。输以六甲，董以群仙，惟五城一睹之珍，三献不逢之宝，盖于此山积而云骈。然后大匠课程，群工谨度，琢瑗砻瑛，斗珪叠璐，层翚翼翼，鹏翅骞云，修梁耽耽，虹腰涨雾。跨空则璆栏璪桥，直明则琱窗琛户。镂飞仙以承楣，刻蛟龙而纠柱，鳌娇首而戴墀，虬怒髯而攫础。飞鸣之鸟，则缟凤霜鸾；华实之林，则琼枝珠干。腾辉而曜魄挫芒，比缛而水花夺素，翕霍晶荧，莫得定视而熟睹也。尔乃迹脱凡近，身居泬寥，追逸驾于若士，揖高踪于卢敖，窥倒景之列缺，蹑阆风之扶摇。时则有龙骖鹤驭，轶彤雾而驻轨，千乘万骑，拥紫皇于岧峣。霓旌羽节，先倩浰以目眩；玉童华女，众级踏而云飘。或铿金而戛玉，或拊琴而鸣匏，曲非世律，声度《九韶》。峨冠累弁者，皆冰肤而琼质；承颜接词者，率精会而神交。悦不知其所自，真放浪而逍遥者也。彼穆王游化人之宫，黄帝梦华胥之国，超乎云霓之上，介乎齐州之北，传后世以夸雄，语兹楼则兼金一羽之相直矣。若夏革谈妙，《齐谐》志怪，摹宇宙之无极，状鹍鹏之变态，顾贪常嗜琐，单见狭闻，何足语楼之高大邪！

辞曰：

琼为栋兮瑶为梁，鸾遐翥兮龙高骧。琱栏玮槛兮屯冰霜，日精月华兮埋辉光。云缭基兮霞拥址，星为经兮汉为纪。俯齐州兮九点烟，瞰苍溟兮一杯水。翠旌孔盖兮骖玉虬，笙箫杳默兮帝来游。停骖弭节兮驻

云辀，帝心愉乐兮民咸休。

唐李贺苦吟能诗。韩愈、杜牧所知解道，其详见于本史。因阅贺小传，平居一日，忽见绯衣吏，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霹雳石文者。云当召贺。贺不能读，欻下榻叩头。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如炊五斗黍。许，卒。观贺诗，语清峭，人物超迈，真神仙中人。跨赤虬去，当是高仙无疑。大观庚寅腊后二日，宣和殿书并画。

右赋道君皇帝亲洒宸翰于图之后。石湖跋云：自玉阶及红云法驾之后以至六小楼，意趣超绝，形容高妙，必梦游帝所者仿佛得之，非世间俗史意象可到。明窗净几，尽卷展玩，恍然便觉身在九霄三景之上。《简斋集》有《水府法驾导引曲》，乃倚其体作《步虚词》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风清月明之下，虽未得仙，亦足以豪矣。词一云："琳霄境，却似化人宫。梵气弥罗融万象，玉楼十二倚晴空，一片宝光中。"二云："浮黎路，依约太微间。雪色宝阶千万丈，人间遥作白虹看，幢节度高寒。"三云："罡风起，背负玉虚廷。九素烟中寒一色，扶栏四面是青冥，环拱万珠星。"四云"流铃响，龙驭蹑云来。夹道搴华笼采仗，红云扶辂辗天街，迎驾鹤毰毸。"五云："钧天奏，流韵满空明。琪树玲珑珠网碎，仙风吹作步虚声，相和八鸾鸣。"六云："楼栏外，辇道插非烟。闲上郁萧台上看，空歌来自始青天，扬袂揖飞仙。"

祭蝗虫文

维某年月日，右修职郎特差知寿春府安丰县王希吕，谨以清酌之奠，祭于蝗虫之神，而告之曰：

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兢兢畏畏，于事天治人之礼无不尽，然犹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见于尧汤之时。是知数之所钟，有不可得而逭者。则蝗虫之来此土，食民之产，以肥其身，以孳其子孙，亦宜矣。然尝闻汉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入境。至于李唐太宗，吞一蝗而众蝗死。当时仰其德，后世歌其事，铿锵炳明，荡人耳目，追兹以为美谈。今天子嗣神圣位，聪明仁厚，出于天性。凡事有不法天，政有不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老奸巨猾既锄以耘，不萌不芽，无所容迹。岭海、吴蜀、江淮、荆湖之民，甍连壤交，仰事俯育，熙熙于于，各得其所。即汉循吏唐太宗何啻万万不侔。则蝗虫之来处此土，食民之产，以息其身，以孳其子若孙，其为不可亦明矣。且县令受天子命，来宰是邑，其治以抚养百姓为事，则蝗虫之与县令又不得并居此土也。道安丰而西北走四十里，即北人之界。彼其暴虐无道，弑君杀母，无所不有。蝗虫舍此而去彼，谁为不可者！今与蝗虫约，三日北归，三日不能，五日，五日不能，七日。若七日不归，是终不肯归矣。是狃蕃夷之余习以害我圣朝之善治。夫狃蕃夷之余习，害圣朝之善治，与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而为民害者，其罪皆可杀。县令则取诗人去螟之语，唐相捕蝗之命，以与蝗虫从事，必尽杀之乃止，无俾遗种于兹邑。蝗虫有知，其听县令言。

右文盖以昌黎《鳄鱼文》为蓝本。顷传得之，附录于此。

悫斋铭　南轩先生

家君命杓以悫名其斋，而命栻铭以告之。栻敬问所以为铭之意，盖取夫孔子曰士必悫而后求智能。退而深思，以为之铭。

士或志近，辩给智巧，学之不知，其器则小。天下之理，惟实为贵。实不在外，当悫乎己。不震不摇，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谁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斯之守，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亲，斯为孝；以此事君，斯为忠；以此事兄，斯为悌；交于朋友，斯为信。子其深思而不忒，维师乎悫以令子之德。

右铭不载集中。盖当时此纸流落，今幸宝藏遗墨。先生作铭时，年二十有三，实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欢饮箴

合欢以礼，爰有酒食。议者其谁？伊妇之职。一献百拜，尚何酒失。后世非古，沉湎淫泆。妇不复议，而侑以色。竞致妖靡，用侈燕席。求之万方，百金不易。持觞一曲，饮酹颜开。主劝客酬，笑言欢哈。夫岂不乐，嗟礼何在？狂者断肠，庄毅色改。戏狎因之，东主亦悔。主宾胥失，顾不足戒。襟解芗闻，一石具饮。诙谐之词，以风其甚。红裙是醉，有如聚蚊。吏部所鄙，清篇实云。咨尔有位，是惩是毖。勿违斯言，以愆德义。

欢会誓

侍女之席，誓不敢即。渝盟受殃，神质于旁。山童石烂，言则可诞。山崇石坚，此言不愆。

右箴誓司农少卿杨（𨨏）正伯揭于坐右。公临江乡人也，清介有守，此文盖有所惩云。

卷　十

杜诗句差

杜诗《觅胡孙》第二联："举家闻若骇，为寄小如拳。"每疑其非是。赵傻谓合移断章，"童稚捧应颠"作第四句，却于"许求聪惠者"下云"为寄小如

拳"，则一篇意义浑全，亦成对偶。

筹笔驿诗

汉室亏皇象，坤乾未即宁。奸臣与逆子，摇岳复翻溟。权、表分江域，曹、袁斗夏坰。虎奔咸逐逐，龙卧独冥冥。从众非无术，欺孤乃不经。惟思恢正道，直起复炎灵。管、乐韬方略，关、徐骇视听。一言俄逆至，三顾已忘形。南既清蛮土，东期赤魏庭。出师功自著，治国志谁铭。历剑兵如水，临秦策若瓴。举声将溃虏，横势欲逾泾。仲达耻巾帼，辛毗严壁扃。可烦亲细务，遽见堕长星。战地悲陵谷，来贤赏德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想像音徽在，侵寻毛骨醒。迟留慕英气，沈叹抚青萍。

右驿在蜀中绵州，石曼卿为诸葛武侯赋也。宝元二年，大书以遗朱复之。后二年，朱为四明节度推官，遂刻石于厅事。中更兵火，碑仆于榛莽间，凡百余年。刘伟至，出而函置南堂壁间，且以名其堂，缺一角失十五字。绍熙元年，守林采得《曼卿集》而补之，且举范文正公《诔石学士书》于后，云："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笔，颜筋柳骨，散落人间，实为神物。"今观此诗此字，则所谓实为神物非虚语也。青萍剑名，杜诗《秦州见敕目除薛毕》，有"谁定握青萍"之句。

回峰院留题

山势欲压海，禅扃向此开。鱼龙腥不到，日月影先来。树色秋擎出，钟声浪答回。何期随吏役，暂得拂尘埃。

右文康王公所赋。公讳曙字晦叔，尝宰定海县，景祐中为执政。开禧丙寅，商逸卿得隶古遗墨，刻于县治愿丰亭。

米小仪题禊帖诗

图契朴斵推圣智，万古奔沈余末伎。兰亭醉墨更无加，始信功名皆傥尔。庾翼儿郎岂不黠，自是家鸡惭野雉。退之强括六艺疏，见处才能到姿媚。相公有官那得取，不与官家深自秘。却因同好露心胸，谩使萧翼夸末计。模金不必曹阿瞒，温韬家有昭陵器。披沙只恐取黄金，剔轴谁能收故纸。天章宝墖高嵯峨，永表文皇好文艺。至今油蜡传未休，善本何辞万金弃。

绝览亭诗

安仁县云锦驿后，山颠有绝览亭。郑刚中亨仲，过而刻诗柱上，云："目力所临皆在下，亭名绝览未为叨。大来心地当如此，此外应知更有高。"

康伯可诗

绍兴间，康伯可过临江，游慧力寺，题二诗于松风亭壁。今遗墨不存，因录以备忘。

其一：天涯芳草尽绿，路傍柳絮争飞。啼鸟一声春晚，落花满地人归。

其一：江上浓云晓未开，瘦筇支我上苍苔。春寒前日去已尽，今日又从何处来。

胡藏之诗

临江诗人胡藏之，盖彦明之子。彦明与山谷进士同年，故藏之以诗取知于山谷。尝侍燕席，以柈中果子分题赋诗。藏之得藕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罗心胸。岂无有丝毫，上裨天子聪。而不自荐达，胡为乎泥中。沈痾政无赖，安得君从容。其子亦可怜，风味如乃翁。"藏之亦有《瘗鹤铭诗》，云："当年谁为裹玄黄，潮打孤城草木荒。华表竟无新信息，断碑空有碎文章。云埋紫盖峰何在，烟锁青田道正长。遥想华亭披道氅，夜随明月过钱塘。"藏之名致隆，自号潇滩居士，无子，故遗稿不传。

石芥诗

淳熙辛丑，予客桂林，运使梁次张举似《石芥诗》，今未忘也。"撷根山石贮瓶罂，柱后缄题见者赪。风味莫嫌无酝藉，杯柈世解作聪明。愿言则嚏传心事，搔首踟蹰散宿酲。最是徂徕名道地，至今奸胆亦魂惊。"

丫头岩诗

岩前壁间，题者甚多，予独爱乡人彭仲衡，思致高而无着。其诗云："前峰号龟岂是龟，近岩谓月亦匪（一作非）月。世间景幻语未真，说着丫头便痴绝。苍然顽石自天成，道傍过者皆含情。我来于此发浩叹，乃知有色能倾城。"

卞氏二牒

敕泰州团练使：卞居让牒奉处分。前件人搢绅之后，簪组遗芳，虽早蓄于嘉猷，奈未光于余刃。陈力就列，自媒之志既隆；见善若惊，举直之规斯在。苟非半剌，难屈多能，事须差摄长史，仍牒知者。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　日牒。

团练推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赵　押。

通判官、兼金署两监屯田等公事卫　押。

团练副使、检校刑部尚书事吴　押。

使兼两监屯田等使、检校太尉荆　押。

宣徽院引见司札子：宣徽院押到殿前承旨卞居让，宿患瘫风病，翰林院著医官裴裔看验，久远不堪医治引见。奉圣旨放停送宣徽院者。

右具如前，已指挥殿前承旨左第二班，依圣旨放停，仍便开落姓名，今付卞居让。依此。

太平兴国八年九月四日。

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柴　押。

右牒卞氏故物，相传二百余年，南渡寓维扬，敌骑骤至，急瘗之地中，寻复出于兵火煨烬，可谓能宝青毡者矣。攻愧楼公尝考其所自，云：前曰敕泰州团练使，乃检校太尉姓荆者敕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军州事之类也。自牒奉处分以后，则泰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摄长史，故为之词，其后列衔，皆泰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团练使印。唐朝固有纸告，而此非告也。后一纸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锡也。禹锡以太平兴国七年四月拜枢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罢。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给，故知其为禹锡也。国朝旧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共院异厅，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颇优，或兼枢密，亦掌本院，皆与此合。晋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为殿直。或云淳化二年，始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盖苏公易简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次《续翰林志》云，旧有殿前承旨，其父拜翰林承旨。上以称呼不别，又以其与清贵混淆，诏改为三班奉职，以避其称。因备载之。

西山政训

[宋]真德秀撰　李开军整理

《西山政训》一卷，宋人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撰。该书是真氏帅长沙、知泉州时晓谕下属官僚的政训，颇可见彼时之吏治民风。版本不详，据清刻单行本标点整理。

某猥以庸虚谬当阃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赖官僚协心同力，庶克有济，区区辄有所怀，敢以布于左右。盖闻为政之本，风化是先。潭之为俗，素以淳古称，比者经其田里，见其民朴且愿，犹有近古气象，则知昔人所称，良不为过。今欲因其本俗，迪之于善，已为文谕告。俾兴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邻里之恩。不幸有过，许之自新，而毋狃于故习。若夫推此意而达之民，则令佐之责也。继今邑民以事至官者，愿不惮其烦而谆晓之，感之以至诚，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兴起者。若民间有孝行纯至，友爱著闻，与夫叶和亲族、赒济乡闾为众所推者，请采访以实，以上于州，当与优加褒劝。至于听讼之际，尤当以正名分厚风俗为主。昔密学陈公襄为仙居宰，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岂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亦将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于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爱人之意不孚，则虽有教告而民未必从，故某愿与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何谓四事？曰：

律己以廉。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故此以为四事之首。

抚民以仁。为政者当体天地生万物之心，与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惨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存心以公。传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则是非易混，欲事之当，理不可得也。

莅事以勤是也。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贤犹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诗酒游宴，则谓之风流娴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何谓十害？曰：

断狱不公。狱者民之大命，岂可少有私曲？

听讼不审。讼有实有虚，听之不审，则实者反虚，虚者反实矣。其可苟哉？

淹延囚系。一夫在囚，举室废业，囹圄之苦，度日如岁。其可淹久乎？

惨酷用刑。刑者不获已而用，人之体肤即己之体肤也，何忍以惨酷加之乎？今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关节用刑，殊不思刑者国之典，所以代天纠罪，岂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泛滥追呼。一夫被追，举室皇扰。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费，贫者不免举债，甚者至于破家。其可泛滥乎？

招引告讦。告讦乃败俗乱化之原，有犯者自当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实封状与出榜召人告首，阴私罪犯，皆系非法，不可为也。

重叠催税。税出于田，一岁一收，可使一岁至再税乎？有税而不输，此民户之罪也；输已而复责以输，是谁之罪乎？今之州县，盖有已纳而钞不给，或钞虽给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钞乃免，不胜其扰矣。甚者有钞不理，必重纳而后已。破家荡产，鬻妻卖子，往往由之。有人心者，岂忍为此？

科罚取财。民间自二税合输之外，一毫不当妄取。今县道有科罚之政，与夫非法科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纵吏下乡。乡村小民，畏吏如虎，纵吏下乡，犹纵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当禁戢，自非捕盗，皆不可差出。

低价买物是也。物同则价同，岂有公私之异？今州县有所谓市令司者，又有所谓行户者，每官司敷买，视市直率减十之二三，或不即还，甚至白著，民户何以堪此？

某之区区，其于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贤，固有不俟丁宁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岂无当勉而未能者乎？《传》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又曰：“谁谓德难厉其庶？而贤不肖之分，在乎勉与不勉而已。”

异时举刺之行，当以是为准。至若十害，有无所未详知，万一有之，当如拯溺救焚，不俟终日，毋狃于因循之习，毋牵于利害之私。或事关州郡，当见告而商榷焉，必期于去民之瘼而后已。此又某之所望于同僚者。抑又有欲言者矣。夫州之与县，本同一家，长吏僚属，亦均一体，若长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属退然自默，不以情达于上，则上下痞塞，是非莫闻，政疵民隐，何从而理乎？昔诸葛武侯开府作牧首，以集众思广忠益为先，某之视侯，无能为役，然虚心无我，乐于闻善，盖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当知者，愿以告焉；某之所为，有不合于理、不便于俗者，亦愿以告焉。告而适当，敢不敬从？如其未然，不厌反覆。则湖湘九郡之民，庶乎其蒙赐，而某也庶乎其寡过矣。敢以诚告，尚其亮之，幸甚。某咨目上府判职曹以下诸同官。

以上帅长沙日谕官僚。

某昨者叨帅长沙，尝以四事劝勉同僚，曰：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某区区实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间，为潭人兴利除害者，粗有可纪。今者蒙恩起废，再抚是邦，窃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无出前之四事而已，故愿与同僚勉之。盖泉之为州，蛮貊聚焉，犀珠宝货，见者兴羡，而豪民巨室有所讼诉，志在求胜，不吝挥金，苟非好修自爱之士，未有不为所污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节，污者士之丑行，士之不廉，犹女之不洁。不洁之女，虽功容绝人，不足自赎；不廉之士，纵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怀四知之畏，而却暮夜之金者，盖隐微之际，最为显著，圣贤之教，谨独是先。故愿同僚力修冰蘖之规，各厉玉雪之操，使士民畏敬，称为廉吏，可珍可贵，孰有逾此？其所当勉者一也。

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且以簿尉求之：簿勤于勾稽，使人无重叠追催之害；尉勤于警捕，使人无穿窬攻劫之扰，则其所济，亦岂小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系民之休戚者愈大，发一残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害，发一掊克心，斯民立被诛剥之殃。盍亦反而思之：针芒刺手，茨棘伤足，举体凛然，谓之痛楚；刑威之惨，百倍于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阱在后，号呼求救，惟恐不免，狱犴之苦，何异于此，其可使无辜者坐之乎？己欲安居则不当扰民之居，己欲丰财则不当朘民之财，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在圣门，名之曰恕，强勉而行，可以致仁。矧当斯民憔悴之时，抚摩爱育，尤不可缓。故愿同僚，各以哀矜恻怛为心，而以残忍掊克为戒，则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当勉者二也。

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骫公法以徇人情。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此有位之士，所当视以为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胜公者，盖徇货贿则不能公，任喜怒则不能公，党亲戚、畏豪强、顾祸福、计利害，则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轻重之不可逾者，国法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逆乎天理矣；以轻为重以重为轻，则违乎国法矣。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之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此所当勉者三也。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则为民者不可以不勤。业精于勤荒于嬉，则为士者不可以不勤，况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则职业隳弛，岂不上孤朝寄，而下负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咏遨游为高，以勤强敏恪为俗，此前世衰弊之风也，盛明之时，岂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圣者，犹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故宾佐有以蒱博废事者，则取而投之于江。今愿同僚共体此意，职思其忧，非休浣毋聚饮，非节序毋□□□□□□出游，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庶几政平讼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当勉者四也。

某虽不敏，请以身先，毫发少渝，望加规警。前此官僚之间，或以四者未能无愧，顾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圣贤，许人改过，故曰改而止。倘犹玩视而不改焉，诚恐物议沸腾，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莅事之初，敢以诚告，幸垂察焉。

当职入境以来，延访父老，交印之后，引受民词，田里利病，县政否臧，颇闻一二，今检举前在任日约束，及今来合行事件，开具于后。

崇风教

一、嘉定十年到任，以五事谕民。其一谓：人道所先，莫如孝悌。编民中有能孝于父母，悌于兄长，性行尤异者，所属详加采访，以其实上于州，优加赏劝。或身居子职，有阙侍养；或父母在堂，别蓄私财；或犯分陵，忽不顾长幼之伦；或因利忿争，遽兴骨肉之讼：凡若此者，皆有常刑。后据厢官申到黄章取肝救母、吴祥取肝救父各行支赏外，又有承信郎周宗强割股以疗亲疾，延请诸州设宴，用旗帜鼓乐送归其家。晋江县申到刘玑有母百岁，玑年七十，孝养弥谨，既加优礼，又立寿母坊以表之。进士吕洙女良子刲股救父随即痊愈，亦立懿孝坊自为之记。又据百姓吴十同妻诉子吴良聪不孝，审问得实，杖脊于市，髡发居役。其他劝惩，大率类此。今请各县知佐勤行访问，如民间有孝友笃至之人，保明申州待加褒表；其有悖逆父母，凌犯尊长，为父兄所诉者，宜以至恩大义，谆谆劝晓，苟能悔过，姑许自新，教之不从，即加惩治，甚者解州施行，庶几可儆愚俗。

一、当职昨在任日，遇亲戚骨肉之讼，多是面加开谕，往往幡然而改，各从和会而去。如卑幼诉分产不平，固当以法裁断，亦须先谕尊长，自行从公均分，或坚执不从，然后当官监析，其有分产已平而妄生词说者，却当以犯分诬罔坐之。今请知佐每听讼，

常以正名分厚风俗为先，庶几可革偷薄。

一、学校风化之首。访闻诸县间，有不以教养为意者，赡学之田，或为豪民占据，或为公吏侵渔，甚至移作它用，未尝养士其间。虽名养士，又或容其居家，曰请钱米，未尝在学习读，或虽住学而未尝供课，或虽供课而所习不过举业，未尝诵习经史。凡此皆有失国家育材待用之本意。今请知佐究心措置，学田所入，严加钩考，毋令渗漏，计其所入，专以养士；仍请主学官立定课程，每旬一再讲书，许士子问难，再讲之日，各令覆说前所讲者；举业之外，更各课以经史，使之细绎义理，讲明世务。庶几异时，皆为有用之材，所补非浅。

一、温陵，人材之渊薮，名德闻望，相继不绝。近入郡境，士友投书颇多，其间盖有议论至深切事情，益知此邦士风之盛，诚非它处可及。今恐诸县管下，有怀材抱艺而沉沦不偶，守道安贫而不肯苟求者，宜以礼延请致之学校，使后有所师法，仍以其姓名申郡，并当加之宾礼。

清狱犴

一、狱者生民大命，苟非当坐刑名者，自不应收系，为知县者，每每必须躬亲，庶免枉滥。访闻诸县，间有轻置人于囹圄，而付推鞫于吏手者，往往写成草子，令其依样供写，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钱，稍不听从，辄加捶楚，哀号惨毒，呼天莫闻。或囚粮减削，衣被单少，饥冻至于交迫；或枷具过重，不与汤刷，颈项为之溃烂；或屋瓦疏漏不修，有风雨之侵；或牢床打并，不时有虮虱之苦；或坑厕在近，无所蔽障，有臭秽之熏；或因病不早医治，致其瘐死；或以轻罪与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胜数。今请知县以民命为念，凡不当讼狱公事，勿轻收禁；推问供责，一一亲临；饭食居处，时时检察；严戢胥吏，毋令擅自拷掠，变乱情节；至于大辟，死生所关，岂容纤毫，或至枉滥。明有国宪，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稍忽。

一、昨因臣僚申请勘狱，先经县丞，盖虑知县事繁，不暇专意狱事，亦州郡先付狱官之意也。窃虑属县有悉付其事于丞不复加意者，有县丞惮于到狱，径取上囚徒就厅鞫问者，凡此皆有失申明本指。今仰知县以狱事为重，专任其责，虽与县丞同勘，即不许辄取罪囚出外，以致漏泄情款，引惹教唆，或丞老而病，且乏廉声，亦不宜使之干预。

平赋税

一、前在任日曾约束：输纳二税，自有省限，官司先期催纳，在法非轻，至于预借税租，法尤不许，若公吏私借者准盗论。今闻属县有未及省限而预先起催者，有四年而预借五年之税，五年而预借六七年之税者，民间何以堪此？仰自今为始，须及省限方行起催，仍只催当年，及递年未纳税赋，不许更行预借，所有公吏私借之弊，并委知县严行觉察，务令尽绝。

一、前在任日，应官民寺观输纳税米，并令自量自概，止收概下三升为耗，诸县亦一体施行。今闻诸县受纳，更不照前约束，甚至取及二三斗者。自今仰并照州仓交纳体例，令纳户自行量概，毋致少有过取，其案吏仓斗，非理乞觅，一切除罢。受纳官宜以身率下，庶几可革蠹弊。

一、昨来节次约束：递年逃阁之数，当与除豁，不许勒令保长代输。其就州纳者，州钞下县，县吏不得藏匿，立请主簿销注。其就县纳者，即与印钞给还，仍对销官簿，不许重叠追催，及以呈钞为名，辄行追扰。今来访闻诸县于前数弊，邑邑有之，人户不胜其苦，为保长者，尤所不堪，甚至保正副本非催科之人，亦勒令代纳，违法害民，莫此为甚。仰诸县截至日下，并行革去。

一、昨宋大卿在任，创令第五等户产钱一文，纳见钱七文足，应干，縻费已并在中。今来访闻诸县公吏于七文之外，又取縻费，或反多于正钱，殊失前政宽恤之意。今须悉从革去，正钱之外，不得增添分文，反为下户之困。

禁苛扰

一、前在任日，曾坐条行下诸县：应文引，只付保司，不许差人下乡，如诸色公吏，辄带家人下乡骚扰者，并从条收坐，自后犯者，惩治非一。又乡书等人，每遇乡民收割，辄至乡村乞麦乞谷，因人户有诉，即将犯者编配。及尉司弓手，不因捕盗而多带家丁，扰害乡村人户，亦屡曾惩治。是时田里间无一吏迹。今闻数年以来，此弊复作，官司未有一事，便辄差人下乡，纵横旁午，为害最甚。仰诸县截自日下，更不许仍循前弊。兼本州既不专人下县，则县邑亦岂应专人下乡？若公吏非承县引而私往乡村乞觅，委知佐严加觉察，务令尽绝。

一、昨曾行下在州官及诸县知佐，不许出引令公吏保司买物。及因南安丞厅出引付保司募役人买布，因而妄行科配，致人陈诉，已将犯人断罪刺环，及将县丞取问。今来访闻诸县仍有此弊。仰知佐厅日下一切杜绝，不许责令公吏保司买物，以致科扰人户。

一、前在任日曾有约束：圣节锡宴在近，窃虑诸县循习成例，或于行铺科买物件，不依时价支钱给还，妄行科派钱物，并贷借器皿幕帘之属，因而干没；或妄追乡村农民，充药社祗应，或勒令良民妇女，拘入妓籍。如违，许人陈诉。后因惠安人户陈诉县吏令妆束乔鼓祗应筵会，已将犯人重断勒罢。又因永春人户陈诉县吏因上元放灯，科买灯油不还价钱，亦将犯人重断，锢身监还，并牒诸县，今后上元放灯，不许白科铺户油烛等物。今来并照前来约束，如有犯者，并从重坐。

一、昨因晋江县为造军期船，敷买人户桐油赤藤等物，不还价钱，遂将承吏断配，仍约束自今不许并

缘军期，辄有科配。今来访闻诸县因本州抛下赤藤麻皮等物，辄科保正副收买，更不依时直还钱，甚者分文不支，致令保正陪钱，买纳入纳之时，公吏又有需乞，为保正者，其何以堪？仰诸县今后遇有军期行下官，从长区处，务令不劳而办，毋容县吏并缘广行科配，及令保司陪备。

一、昨因晋江重修县衙，出引监诸寺院纳修造钱，其承引人辄将三植院佃户打缚取乞，已将犯人断刺。仍帖县镇：自今非甚不获已，毋辄兴土木之工，其不急兴修，并仰住罢，所有合修去处，须管以见钱置场，依时价召人申买，不许出引敷率。今恐属县或因修造辄有敷配，仰日下除罢。

一、昨曾约束：民间争讼，官司所当明辨是非，如果冒犯刑名，自合依条收坐。今闻属县乃有专事科罚者，遂使富民有罪，得以幸免，贫者被罚，其苦甚于遭刑，日下各仰除罢。今恐属县有因公事而科罚民财者，截自日下，并令除罢。

一、昨来约束：人户分析，当从其便。访闻诸县乃有专置司局，勒令开户者，但知利其醋钱，不顾有伤风教。自今唯法应分析，经官陈情者，即与给印分书，不许辄有抑勒。今闻诸县仍复有此，甚者差吏下乡，勒令开析，岂有此理？仰截自日下，并行住罢。

一、昨尝约束：保正长以编民执役，官司所宜存恤。访闻诸县知佐，科率多端，公吏取乞尤甚，致令破荡财产。自今除本役外，不许妄有苛扰，其初参得替缴引展限之需，官员到任满替供应陪补之费，并与除免。今闻诸县循习前弊，又复甚焉，非当管干之事，勒令管干，不当令出钱者，勒令出钱，其害不可胜计。由此畏避不肯充承，宁赂吏辈求免，是致都分有无保正去处。仰知佐诸厅自今于保正长等人，务加宽恤，除烟火盗贼及合受文引外，不许稍有苛扰；如官司已存恤保正长，而保正长却募破落过犯人代役，在乡骚扰，即当究治施行。

一、昨来约束：寺院乃良民之堡障，所当宽养其力。访闻诸县科率颇繁，致令重困，浸成不济。自今除依法供输外，自余非泛需索，并与除免。今闻诸县视前加甚，若使管下寺院不济者多，则均敷之害必及人户。仰自今照上项约束，毋致违戾。

右开具在前。照得廉仁公勤四者，乃为政之本领；而崇风教、清狱犴、平赋税、禁苛扰，乃其条目。当职于此，不敢不勉，亦愿诸县知佐，以前四事及今四条揭之坐右，务在力行，勿为文具。其逐县公吏，有犯上项约束，致招民词，当择其尤者惩治一二外，余并许之自新，人户亦不必论诉。自今约束，下日为始，少有分毫违背，断不相容，黥流断刺，必无轻恕。帖诸县知佐右并监镇知委，并榜本州及七县市曹晓示。

以上知泉州日谕州县官僚。

鹤山笔录

[宋]魏了翁撰　刘加夫整理

《鹤山笔录》一卷，南宋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撰。了翁字华父，号鹤山，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该书藉谈历史掌故以明世道人情，亦间及考证。其中个别章节疑为明清书贾所造，待考。有《学海类编》、《函海》本等。据前者标点整理。

《萧望之传》宏恭、石显等建白：望之前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师古曰：言归恶于天子也。《师丹传》：归非于朕，朕隐君不宣，为君受愆。又云：获虚采名，谤讥匈匈。愚按归非、归恶等，此已有之。

至道初，吕蒙正罢相，以仆射奉朝请，上曰：蒙正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复位矣。刘昌言曰：仆射非寂寞之地，且亦不闻蒙正郁悒。刘昌言罢，上问赵镕等曰：频见昌言否？涕泣否？曰：与臣等谈，多至流涕。钱若水曰：实未尝涕泣。镕等迎合上意，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若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遂贻上之轻鄙，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职，会宴驾，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逊位，乃得请。至道元年，赵镕、刘昌言、向敏中俱为同知密院，正月昌言罢，若水代之。愚谓若水既知为上所鄙而不即去，乃谓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政，会宴驾不果上，然则是终太宗之世，无一人引去者，宜为人主所薄也。且刘昌言能明吕公未尝郁悒，则必不以己之罢政对人流涕。小人鄙浅逢迎，以坏人主心术，大抵若此。至道元年正月，吕端、寇准为参政，镕、若水与敏中俱为同枢，然则若问西府，敏中亦闻上语也，而独无一言，何哉？

晋郭奕字大业，为野王令。羊祜尝过之，奕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大业。少选复往，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遂送祜出界数百里，坐此免官。陈后山为徐州教授，东坡知杭州，道由南京，陈告守孙觉愿往见，而觉不许，乃托病谒告来南京送别，同舟东下，至宿而归，为刘安世所弹。所赋"平生羊荆州，追送不作远"诗，以此。唐杨凭贬临贺尉，姻友惮累，无往候者。善客徐晦独至蓝田慰饯。李夷简遽表为监察御史，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太学生薛约师事阳城，坐言事徙连州，城送之郊，上以为党，出城道州刺史。三事相类。

陆机《汉高功臣赞》：茫茫宇宙，上墋下黩。墋，楚锦反；黩，渴也。

《甘延寿传》：试弁为期门。《哀帝赞》"卞射"注：并以弁卞为手搏。

《何武等赞》，故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于受爵位也。上文云：武嘉区区，以一篑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言宏用则丹免，丹黜则宏封。最后宏为庶人，丹受国邑。故曰者，必古有是语，注不及。

苏文忠尝云：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石徂徕诗《勉师愚等》：汝不闻图王不成犹可霸，舜与我俱人，学之则舜也。苏以前固有此语。

吕东莱策问诸生云：夫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萃百王致治之法而著之六经，成而不试，付其责于后人，以俟其验，至于今千有余年云云。自六经既成之后，尚为未试之书也。

前辈云：相见又无事，不来还忆君。后山亦云：每逢无可语，暂阻即相求。此用阮修"意有所思，率尔褰裳，不避晨夕；至或无言，但忻然相对"。

黄太史《跋送穷文》拟扬子云《逐贫赋》，语稍庄，文采过之。如子云《解嘲》拟宋玉《答客难》，退之《进学解》拟子云《解嘲》，柳子厚《晋问》拟

枚乘《七发》，皆文采之美也。至于追琢前人，如班孟坚之《宾戏》、崔伯庭之《达旨》、蔡伯喈之《释诲》，仅可观焉，况其下者乎?

宋玉《招魂》：像设君室，静问安些。按此则人死而设形貌于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按经传所说终南山一名太一，亦名终南。据张衡《西京赋》云：终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赋》云：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终南而背云阳，跨平原而连嶓冢。然则终南、太一非一山也。

按《周礼》，玉之美者曰球，其次为蓝。盖以县出美玉，故曰蓝田。苦泉在朝邑县西北三十里，其水咸苦，羊饮之肥而美。今于泉侧置羊牧，故俗谚云：苦泉羊，洛水浆。

石鼓文在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鼓，其数有十，盖纪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正观中吏部侍郎苏勖纪其事云：虞、褚、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阙，遗迹尚有可观；而历代纪地理者不存记录，尤可叹息。

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置大斌县，属上郡，周、隋不改。大斌者，取稽胡怀化、文武杂半之义。

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不置壅门及曲敌战具。或问曰：边城御贼之所，不为守备，何也?仁愿曰：寇若至此，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其后常元楷为总管，始筑壅门，议者劣之。

苏秦说韩王曰：韩有剑戟出于棠溪。蔡州西平县西界棠溪村是也，县又有龙泉，可以淬刀剑。

肃宗曰：亭海方俗之间，河北得水便名为河，塞外有水便名为海。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录。此书比其他地志颇为有益于学者。上焉纪三国南北朝迁改稍详，下焉接乎本朝郡县之制，不甚相远，而又记载厄塞贡赋，得书事之实。吉甫在唐不得为贤宰相，然体国经野于此尚可考，不可以人废言也。

东汉公孙瓒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有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按此病自王、蔡、秦、史以来多有之。

景祐中，贾文元言诸道州有合避亲三等，举人乞诏，漕臣汇聚，更命官较试，十取三焉。今运司贡事昉于此，记得唐人有别头试。

《洪范·五行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向明而治。治宫室，饰台榭，内淫宠，犯颜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说曰：土，中央，生万物者也。其于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说曰：金，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故立秋而鹰隼击，秋分而微霜降。其于王事，出军行师，把旄杖钺，誓士众，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乱也。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说曰：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其于人道，终而形灭，精神放越，圣人为宗庙以收魂气，春秋祭祀以终孝道。右《汉书·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或作傅）以《洪范》，与仲舒错（错互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与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传《春秋》，著于篇。按此其说亦不可废，故记于此，以俟摭计。

《通鉴》宋文帝十七年，上以司徒义康嫌隙已著，将成祸乱，诛其党刘湛等，出义康镇豫章（史载江州刺史）。殷景仁卧疾五年，虽不见上，而密函往来，日以十数，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忽召景仁，诛讨处分，一皆委之。五年卧疾而人莫能知，其为人深险可见。宋文与此等人谋国，安得不亏君臣之义，贼兄弟之恩乎?

魏邢騊为平原侯家丞，防闲以礼，由是不合。庶子刘桢谏曰：君侯采庶子之春华，忌家丞之秋实。虞喜曰：世人奇诸葛之英辩，而哂吕岱之无对。是乐春藻之繁华，而忌秋实之甘口也。春华、秋实二事相似。

《诗·墙有茨》;《韦史传》：茨檐贱士，本无官情。茨亦草也。《史记》茅茨不剪，注：屋盖，曰茅茨，以茅覆屋。则茨又为屋盖。

王介甫元丰七年罢相，居钟山，作两《元丰行》：元丰圣人与天通，十日五日一雨风。或谓徼幸再相。

王介甫《千枝孙》：峄阳万本母淇奥。孙枝取杜子美赋：桐花未吐，孙枝之鸾凤相鲜。此未害。如母淇奥，稍牵强。李注云：世俗谓慈竹为子母竹。

《尔雅》：科斗一名活东，《异苑》：龟字元绪，桑字子明。

蔡卞本末详见介甫《示元度》诗注。哀公四年为一昔之期，注：夜结期也。

吴中书令贺却曰：比年以来，朝列纷杂，真伪相贸。人执反理之评，士持诡道之论，遂使清议变浊，忠臣结舌。按反理诡道，盖君子小人阴阳之性相反，如君子好遁，小人否；小人用壮，君子罔。

胡明仲评诸葛亮：当此之时，蜀丧元帅，惨戚而归，魏师欢欣，奏凯振旅。一荣一悴，存亡关焉。时运不留，世代迁改，向之成败利钝，皆为陈迹，而青史所载，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义之行，节制之兵，皆可详细思惟，反复参考，使人慓气激昂，因以兴起。而曹操、司马懿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犹羞而不取。然则犹夸夺雄伯于俄顷间，何足道哉？以是知今古一心，理无间断。又许唐太宗功业者：应时而造，时运既往，特陈迹耳。而行事是非，出于人心，有不可泯没者。后世将于是焉以为师资，可不辨乎？杨再思薨，再思贵为宰相，一善无闻，而有两足狐之号。自无知者观之，必以谓贤于张柬之、崔元晖之徒矣。彼其自处，亦必曰：白璧不可为，吾宁以偷合而全身也。呜呼！天地久远，人以一身生死其间，何啻白驹之过隙。君子所以异乎小人者，勉勉于为善，不与草木俱腐耳。使柬之、元晖之徒无善可称，而又罹冤横，是诚再思之不若也。故君子不较荣辱成败于一日，以千载自期而已矣。高骈被囚，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饮食，不得则不生，犹直寄焉，余可知矣。虚明正静可以监天地，照万物，何往而不裕？此等语皆有益世教。

《两龚传》龚胜曰：窃见国家征医常为驾，征贤者宜驾。上曰：大夫乘私车来耶？诏为驾。濮时招贤已乘私车。

韩福归，诏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邴汉、龚胜归，亦诏行道舍宿，岁时羊酒衣衾皆如韩福故事。师古曰：于传舍止，若今官人行道过驿也。按此时有诏不舍宿。

李林甫身未及寒，剖棺抉口，夺诸庶人以葬。十九年所积悖入之货还归于官，子孙窜流，亲党披败。前日之威势富贵，一旦如飞烟浮尘，不可抟玩。未用远引前古，与之同朝者裴耀卿、张九龄、严挺之、卢绚诸人，生荣死哀曾无此患，而国忠终不监戒，随以族灭。

王介甫《宰嚭》诗：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李泰伯诗：若教管仲身长在，宫内何妨有六人。程正叔云：管仲时，威公之心未蠹也。若已蠹，虽管仲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程说知本王、李，何其谬也。

密斋笔记

[宋]谢采伯撰　徐大军整理

《密斋笔记》五卷，续书一卷，南宋谢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宰相谢深甫之子，南宋嘉泰二年（一二〇二）进士，博学多艺。该书援据史传，杂论经史文义凡五万余言，亦杂录前贤之懿言美行，多寓惩劝，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野史笔记。原书久佚，清人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为正本五卷，续本一卷。现据此标点整理。

自　序

余好渔猎书传，时年六十有三，易班东归，天赐一闲，无以解日，书生结习未除，亦自犓有闻见，岂应以鹖弁泯没，遂著于篇以示儿辈，曰或问者，儿辈所质问也。经史、本朝文艺杂说几五万余言，固未足追媲古作。要之，无牴牾于圣人，不犹愈于稗官、小说、传奇、志怪之流乎？庶后之子孙，知余老不废学云尔。淳祐元年辛丑长至谢采伯元若甫引。

卷　一

《易纬稽览图》云：伏羲至无怀氏，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三年，神农五百四十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案：原本误作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七十三年（案：原本误作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年。惟伏羲画八卦，传于后代，余既六万余年，略无文字，可考何耶？抑有，而不传也。班固曰：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又《乾凿》，度乃苍颉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素问》等书，皆书也，非有而不传者与。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战国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汉高祖；三国五十六年，晋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案：原本误作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十余年生艺祖。三大英主，拨乱反正，拯民涂炭，汉尚高厚，唐立法度，国祚悠久。本朝用儒，立国以仁，卜世卜年，永永无极。

汉兴诸臣，虽非粹然一出于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夺，乘芳汗青者，正以其一时言议合于事情而本于理义也。沛公意欲留居秦宫中，樊哙谏曰："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沛公不听，张良又谏曰："宜缟素为资。"二臣之谏，周公之《无逸》也。韩信言项王为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又言项羽实失天下之心，又言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韩信能占民心为趋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项羽杀义帝，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宜率三军，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举也。"董公之言，《春秋》讨贼之义也。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后上朝，太公拥篲迎门却行，是明于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汉初诸臣，多粗暴凶诈之徒。借以集事思之，皆明于纲常、合于礼义，此理亘万古，未尝一日泯灭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贪财好色"。高祖兴王，史臣安敢加毁，缘是难遮掩，未免直笔。今观其一入秦宫，见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便欲留居，赖二臣之谏，回军霸上。一入彭城，可谓重地，便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是时无谏者，遂一败涂地。及得天下，又溺于戚姬，几欲废太子，微四皓，则又是一场狼狈。外物易移，内欲易动，幸迫于利害而止。我朝艺祖真圣主也。

真宗尝谓王旦曰：每除拜宰相，亲王不御崇德殿，不视朝，其意以命宰相，亲王示不敢专也。

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

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法，军人官员请给不用外，买卖、仓场、库务、出纳依见钱行用，三年为界。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倅姓押子，此会子兆端也。绍兴十二年，户部张澄欲行会子，给事中胡霈然沮之而止。绍兴二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余年，其弊极矣。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

高宗语：东宫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朕初即位，群臣多劝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纪纲几乎不振，所幸得韩琦，遂无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以为法。

聘后黄金二万斤。新莽用三万余斤。《晋志》云：汉用二百斤，晋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后世愈少。宋用银五万两，金五千两。南渡后又减至银二万两，金二千两。

南齐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谷于上帝。注云：谓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牲。云效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阳气新用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者，当斋戒自新也。

神宗朝，冬至当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无人知此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日，遂用当月十六日甲子郊。《国朝会要》不载此事，乃宋次道家收得朝报。神宗大嘉之，龚养正所撰载之甚详。庆元丙辰，宏词出："乾德初郊庆成颂。"试者非特不知晦日。本宋有一卷，乃云："祖宗并侑。"又云："归胙慈极。"不知乾德时，既未有家庙，杜太后已上仙，亦未尝有慈极。

近年郊祀只用黄琮苍璧，却不见用四圭。有人问礼官，云："四圭两圭已于景灵宫用了，黄琮苍璧乃是礼见天地。"

宰执子授京秩始于吕蒙正。《时政记》进御始于李昉。班直八年，叙补军校始于高琼。《起居注》进御始于梁周翰。带职致仕始于王文正公旦。糊名考校始于周起建议。

宣和时，彗星竟天，徽宗震怒，谓赵挺之曰："蔡京所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复为右仆射。始，京在崇宁初，首与边事，用兵连年，不息一日，徽宗论辅臣曰："朝廷不可与边庭生隙，衅端一开，日寻干戈，生民肝脑涂地，岂人君爱民之意。"挺之退语同列曰："主上志在爱民息兵，吾辈义当将顺。"时执政皆京党，但唯唯而已。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泽以此八字该括法律。

天圣四年，州军并不得官置醋坊。近陈提举振孙博通古人，仰体祖宗恤民之意，举行万户，停废醋库，邦人至今德之。

《东京记》：旧八作司，太平兴国二年，分东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砖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后兼备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圣元年，置官属，今八作司独传。伎巧之物，若致远务、裁造院、茶汤磨院、针线院、布库、铸场务、煎胶务、击鞠院、云韶班院、印经院、烧朱所、新衣库、菜库，纤悉毕备。及前宰执侍从大第，环拱盖以百数。钱塘驻跸，庶事草创。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曲院曲卖于酒户，西京、南京皆然。东京在城，每岁四十七万四千六百四十五贯。南京在城，卖曲三万六百九十贯二百一十七文，五十里外，务场别有数台。州在城及诸邑县、诸路桥港头，酒额每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八贯。《泊宅编》云："院之井滓秽不堪汲用，惟以造曲特善，他井皆不如。"开宝二年，诏曲价高可于十分，中减放二分。六年，减价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兴国六年，诏在京卖曲每斤元定二百文，自今每斤减五十文。淳化五年，有司言诸道州府，先置榷酤，募民掌其事，内四百七十处，岁额无几，愿一切罢之，但卖曲，愿收直。诏从其请。景德元年，罢江淮、两浙、荆湖制置榷酤。

澶渊之役，射杀其贵将达览，遂溃。曹利用与其飞龙使韩杞见行在，议盟。真宗谓辅臣曰："初欲令石普，杨延邀其归路，而以精兵踵其后，腹背击之，然兵连祸结，何时而已，故徇其请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顺伐逆，殆未晚也。"当人主英断，事力全盛，人材辐凑，可以战而不战，果享百余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轻开耶？

范蜀公《正书》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宫也、教也、赎也、贼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宫、大辟也。《书》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尧所以哀矜庶狱之不辜，遏绝之，使无世在下也。舜其仍用之乎？仍用之，则是踵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尧尝清问下民废去此法矣。至禹时，德既下衰，方用此肉刑。扬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胶者，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以为赎刑。《吕刑》，所谓训夏赎刑也，直至秦时方用，如黥太子傅之类是也。至汉文帝，又不用。至宋文帝，因劫贼有

赦，方于劫贼面上刺一劫贼字。至五代后周，刺配之法盛矣。大率流始于尧舜，墨始于苗，赎始于禹。先皇考与范寺簿说：罗大著《点囚轮对劄子》，乞减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张方平亦有劄子，罗乃缴帖在前，上付来棘寺，诸公议论将茶盐犯法之人删改太轻，户部沮而不行。

《金匮》曰：武王伐纣，雪丈余。汉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雪，一日丈余，民畜冻死，杀数万级，马数万匹。唐李愬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门，平蔡。吐蕃诸逻兵入大斗，会天大雪，吐蕃皲冻，趋西道以归，王君奂率秦州都督张景顺，约乘冰纵兵，尽俘以旋。白元光合回纥兵于灵台，雪雾严晦，吐蕃闭营撤备，乃纵击之，斩首五万级，生擒万人，收所俘唐户五千。嘉熙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败金人，捷旗报积尸如山。岂非雪霜肃杀之气助顺讨逆致然。

《张汇节要》云：二太子窝里孛之妻余辇公主，乃辽主天祚之女；黏罕之妻萧氏，乃辽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间劝其南寇，阴报朝廷，助兵攻辽之隙。又秦桧上斡离不黏罕书曰："窃观大金，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筹定计，非忠于大金也，假威大金以报其怨尔。大辽妃女阴报于内，大辽之臣若余睹、郭药师辈赞谋于外，乃吾国厄会所致。"

余尝观《靖康传信录》以及《孤臣泣血录》诸书，臣子有不忍言。后达勒达围闭燕京，金主珣遣人议和。达勒达欲得公主一名，从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护驾将军十人，细军一千人，御马三千匹，绫罗绣衣服、金银珠宝三千载。珣皆从之。又以色默围燕之久，再索犒军金帛，珣复从之。其事与靖康略无少异，此贪婪大果报也。黏罕克河东斡离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肃，陷开封府至顺州凡一百八十余州，八百七十五县，蹂践残灭，何可胜纪。而自元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复一十七府、九十余州、镇县二十余处，数千里间，杀戮皆尽，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烧毁，此杀戮大果报也。小既有小果报，大岂无大果报耶？《南迁录》以为不及百年，臣子大书于册以为古今一大快，亦以志后日一场大果报，必不轻矣。

郑介夫侠闻子侄用王氏学讲考槃之义曰："弗谖者，弗忘君之恶；弗过者，弗过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公叹曰："是何言欤，一不用而忿戾若此，何以为硕人？何以为考槃？"遂训之曰："弗谖者，弗忘君也；弗过者，弗以君为过也；弗告首，弗以告他人也。"介夫上《监门图》已感动上意，见于施行。及流落挫折之余，一话一言，未尝不在君父、君臣之伦，尽矣。横渠张子厚著《西铭》有曰："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是皆圣贤，能处人伦之变。"父子之伦明矣。刘庭式娶瞽女，后倅密州，丧之逾年而哀不衰。东坡问曰："哀生于爱，爱生于色。今君爱何从生，哀何从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吾妻也。"夫妇之伦得矣。司业赵彦昭《兄弟训》引姜肱、李充、陈业、徐苗、许荆、李鸿、二孔、两赵、阴庆、卜式、桑虞、蔡邕以为劝，反覆千余言。兄弟之伦著矣。二程之诸及门若游酢、谢良佐、吕大临、杨时，东坡之门若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儒学文艺俱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风不其盛欤！此我朝之治所以远过汉唐也。

《江州冢记》其略曰：开宝乙亥岁，问罪于李煜，曰："朕司亿兆，许卿不杀而弗信乎？"煜弗之悟，由是流矢猬集其宫，擒煜于纛下。江州蚁聚诟骂，王师先锋曹翰竟屠其城，横尸三万七千余。明年丁丑，皇帝嗣位。太平兴国之二载，太子中允臣周敬术衔命察俗，又获遗骸一万七千，瘗于广阳门外。本朝以仁立国，未尝妄杀，独曹翰一军轻试其锋。曹彬有贤嗣，而翰无后，天道昭然矣。

《湘山录》载：昝居润、董思诲、党进三人皆不识字。本传但书其战功多，不责以文学。史法当然如晦，野史所以备言之。国初人物洪毅沈鸷为有余，浮华缘饰为不足，便立得功业，与中叶人物不同。

张子韶在经筵，太上语："以朕用人，尽付之公道。"子韶奏云："陛下付之公道，只得古人一半。"太上问其故，曰："孟子曰：'左右毕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必须又断之，斯可也。'"太上又云："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子韶奏云："以臣观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亦不可承人主风旨。"

杜黄裳为河中尹，卢坦为尉，召坦曰："某家子与恶人游，破产，盖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财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黄裳惊其言，自是礼遇加厚。张于湖孝祥、何侍郎异、余提刑澄并大书刻之石。黄裳除吏，不甚别流品，通馈谢，无洁白名，又纳高崇文钱四万五千缗。卒后，御史劾奏，子载辞服，坦乃得持其短。不然一尉之微，安敢抗对如此？《李翱集·坦传》亦载其事。

本朝惟文潞公建双节，终亦辞了帖麻不行。韩忠武建镇南、武安、宁国三节，出于异数。

绍兴九年朝陵，乃范如圭之请，高宗云："非卿，不闻此言。"其夫田一书，真有志事功之士，惜不见于用。《国史·秦桧传》云：校书郎范如圭上桧书，责以曲学背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一旦为此，若不早改图，必且遗臭万世。"未几，如圭奉祠。《中兴小录》遗其书。范乃元祐故家也。

景祐四年，安平县主言：夫吴守正父元随范喜居涟水军，欲听喜添钱开酤，海州沭阳县周穣村酒务诏："开封府召喜及写状人，本宫管当人勘罪施行。"又张乖崖判百姓乞增扑酒课利，状云："将五分折变于官钱，是一倍增抬于酒利，加水减料，使百姓有言，置我何地?"是时朝廷州郡皆不许人划夺，令但给与高价，盖不复为后人虑也。(斑按：主言夫三字疑有脱讹)

常州通判沈长卿《上参政李光启》曰：晋绅守和亲，先出娄敬之下策，空言难信，结孰虑吐蕃之劫盟，夷考赞普兵败，献马黄金求婚。景龙二年，还其婚，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开元二年，其相上书宰相乞盟，上令姚崇报书，载辞未及定，而十万之师已寇临洮，入兰渭。永泰，请和，诏宰相杜鸿渐等同盟。而仆固怀恩不得志，导其将犯边，众二十万已逼奉天。怀恩死，遂无谋。主复遣使来聘，诏宰相与吐蕃使者盟，俄寇灵州，盖不止劫浑瑊平凉，盟变起仓卒而已。终唐之世，凡九和而十四战。皇甫惟明曰："皆其边将好功之人为之。"固有是说，亦其主不守信义所致。尚主者二，自称甥舅之国而数为边患。人主抚有四海以婉治之，姿远适异地，垢辱甚矣，君臣莫之耻也。五代以来，幸免此患。严尤以汉为无长策。长卿可谓正论："权奸文致，其罪株连正人。"嘻，其甚矣!

王钦若欲为相，王文正公旦累抑之，云："祖宗朝不曾用南人当国。"故钦若以立贤无方之说助真庙之听。真庙以问文正，文正云："立贤无方，必须贤而后可。"熙宁以后，更改祖宗法度，而群小又主绍述之说，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合为一谈，稔成靖康之祸。孔孟之言岂误天下后世邪?王文正公云："必须贤而后可。"王钦若果贤者邪?无改于父之道谓合乎道者，无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也。朱文公注曰："方，犹类也。惟贤则立之于位，不问其类也。"

李迪挫丁谓奸邪之锋于正炽之时，王曾乘丁谓之失而能暴其弥天之罪。进君子，退小人，此秉钧衡者第一义。王文正旦遂无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为去就去王钦若、丁谓，况他相哉?冯拯为之营救，惠奸莫甚焉。(斑按：惠字疑有讹)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诰，赏花钓鱼，内侍各以金楪盛钓饵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辅臣曰："王安石诈人也。"老苏云："王安石乃卢杞、王衍合为一人，天下将被其祸。"后安石参政御史，中丞吕晦叔云："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矣。"安石尝奏言："中书处分劄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有八九，宜只令中书自出牒。"帝愕然。唐介曰："如安石所疏，则是政不自天子出。"李师中始仕，州县邸报包拯三事。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处仲，他日乱天下必此人也。"陈了翁每谓："天下事变故无常，唯稽考往事，则有以知其故而应变，王氏之学乃欲废绝史学，而咀嚼虚无之言，其事与晋无异，必乱天下。"《弹蔡京文》曰："绝灭史学，一似王衍，重南轻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余年，而所言无不验者，人固未易知，亦岂有终不可知者。安石，圣君知其诈，群贤知其奸，或遏于已用，或争于已行。非无其人，而治乱所由分，定数有不可逃尔。"

新刊荆公《字说》二十四卷，前无序引、后无题跋，独雷抗为之注，天下公论昭然明矣。余乃平心定气而言曰："此许慎《说文解字》也，雷抗即徐锴之传释也，但以之解六经、导后学，则穿凿之论蜂起，岂大儒所为也?"

王安石废了铜禁不知在何时。张乐全奏议云："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入，故中国钱耗而西南北三边皆山积。请诘问安石，举累朝之令典，所以体国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王安石以六经文奸，似王莽；蔡京党籍錮正人，似东汉；中常侍秦桧兴大狱、陷忠良，似李林甫。本朝累圣相承，仁厚恭俭，过汉之文景。此三小人伤政害国，言路榛棘，外敌侵陵，可为痛哭。

通州使君徐先生云：当时辟新法者甚众，然都攻他不破，惜乎诸公思虑不及此。成周之法，大处是井田封建。荆公大底不曾行得，却如何要把细碎处来行，失了大纲目，理会末节，只就他里面点检，其说当自息。

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邵谔主之，人呼为邵局令。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姓名。礼乐之器间有不合经典处，是欠名儒讨论。

京师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迁自何桌主和。维扬失守自汪伯彦、黄潜善主和；金人之变自秦桧主和。议者乃曰："外虽和，内不忘战，此又其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也。一溺于和，将士解体，尚能战乎?"

此胡澹庵之论。若然，则景德、庆历之和，致一百七十余年承平之效非欤？寇莱公富郑公辈果误国者欤？余曰："和在我，则为御侮；在人，则为纳侮。"绍兴八年，金遣乌凌思谋来议和，豪长达赍主之，上虽听桧计与之和，实疑其诈。王伦奏："北有悔割地意。"继诛达赍。十年，兀术集兵祁州，分四道入侵。桧言于上曰："臣昨见金国达赍有讲和割地之议，故赞陛下取疆。既而，兀术戕其叔达赍，和议已变，故赞陛下定吊伐之计。"金之初和也，诸将有异议，及其果叛盟，益以和为非。桧有再和之议，独患诸将难制，于是范同献策，召三大将既至，遂皆拜枢莞而罢其兵。三十一年，金人复败盟，侵淮。此绍兴和议始末。至隆兴甲申，和议定，而开禧丙寅复自渝盟矣。

《中兴小录》云：龟年谕右仆射秦桧云："主和则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且植党日众，专国自恣，渐不可长。"桧即上章辞位，旋奉祠。其子衡守严州，日录其父弹秦桧文投平津，止及其弹秦桧妇翁王次山、姻娅王昂及杨愿兄梓等，不言其主和，何也？必是别有一疏不主和议，其子失记录。而弹王仲等事，《小录》又失于记录尔。

卷 二

武帝欲立昭帝，以子幼，恐效吕氏杀钩弋，夫人云："汝以子不得活矣。"太宗感李淳风之言，欲尽杀后宫，淳风曰："不可，恐生少者，陛下子孙无遗类。"遂髡为尼，聚之感业寺。二君割情绝爱，思患预防，可谓刚明果断之主。然汉以元后稔王莽之变，唐以高宗酿则天之祸，孰谓人事果能胜天？圣人第言修德以弭天变，未闻杀人以杜后患。

汉武帝祠神君最贵曰太一，非可得见，闻其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居室帷中所言，世俗之所知无殊绝者，而天子心独喜，即今之鸣童也。

后汉止三宗九帝，皆幼冲。一百十八年，政归母后，幸窦邓之贤，内外扶持，无大变故。士大夫知礼义、尚名节，未尝屈身阿附后族，乞怜中常侍以求进者，有李固、李膺、范滂、陈蕃、郭泰诸名儒为之倡，故至于曹操之世，尚不敢染指汉鼎。

萧何说汉王曰："臣愿大王王关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三秦，天下可图也。"邓禹说光武曰："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说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萧何、邓禹开口议论，便是混一规模。诸葛亮草庐语曰："操以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开口议论吴魏，便自下手不得。毕竟跨有荆、益，只是偏霸规模，无复混一气象。

汉唐之祸，激于君子，成于小人。成于小人，固势所必至；激于君子，实念虑有所不及。春秋之法，责备贤者，可恨也。夫陈蕃年八十余，老成虑事非不详，而诛曹节不克，遂成党锢之祸，汉因以亡。李训通经明易立志，非不正，而诛仇士良不克，遂成甘露之祸，唐自此亦亡。人皆知亡汉唐者由宦官，吾以为亡汉唐者蕃与训也。蕃、训之谋不萌，宦者虽用事，干紊朝纲，然变决不如是之亟，祸决不如是之酷，国决未至于遽亡，则为祸首者，蕃与训也。然则宦者终不可去欤？曰："芟夷以渐，区处有术，害去而人不知，功成而祸不作，谋必谨于其始，事必稽其所终，则得矣。"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圣人岂不疾恶，而戒其已甚者，虑后患余祸之未艾也。夫子尝诛少正卯矣，而未闻其为乱者。圣人之功用与君子固不同也。

程泰之《考古编》言："太宗虬须可挂弓。"杜诗谓："中有美少年，虬须十八九。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是虬须乃太宗。《太平广记》所载乃李靖遇虬须客，云：后十余年，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贞观中，靖位至仆射，东南蛮夷报：有海贼以千艘精甲十万人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国内已定。虬须又成功矣。或曰："卫公兵法，半是虬须所传。"乃知又别是一虬须。岂英气所钟适同耶。

隋大业中，置进士科。武后永昌元年，始试进士于洛城殿。殿试自此始。久视二年，设武举。皆作法于乱世，非哲王之令典，而自唐以来沿袭不废。士以为荣，初不知炀帝、武后为何如主也。

武后已为后，高宗令上官仪草诏，欲废之。杨贵妃亦两为明皇遣出外宅。二君亦不为不知其非，而不能决于必行，所谓恶恶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邦由以亡。

《幸蜀记》云：马嵬之变，陈玄礼以兵谏，可谓急矣，明皇云："妃子朕自处置。"遂驰入驿门内，立旁小巷，不忍归，圣情昏默，久而不进。韦见素男、京兆府司录锷进曰："臣欲吐万死之言，陈社稷之计，伏愿陛下留意少听。臣闻螫手断腕者，非不痛；婴病饵药者，非不苦。夫痛之与苦非人所欲，而莫能不为者，盖全乎大体也。今宗社震骇，朝野惊惶，陛下去御座，涉草莽，可谓螫手婴病矣，岂可惧解腕苦口之难乎？臣观众意怒妃子事宜，成败之间，在晷刻矣。臣尝读荀悦《汉纪》有曰：'以计胜色者，昌；以色胜计者，亡。'今日之事，伏惟陛下割恩断忍，以宁邦国。"因就地叩头，流血被面，上亲以手策起之。

锷初请幸蜀云："臣年三十，未尝远游。"时锷以宰相子，年才三十，激烈慷慨如此。天宝全盛时，东阁郎君乃有此人物耶。

男，阳也。阳则明，明则理无不通。阳主舒、主嘘，舒且嘘，则财有所施。阳主生，生则物无往而不爱。男子者，皆阳之象也。女，阴也。阴则晦，晦则理有所蔽。阴主惨、主吸，惨且吸，则财有所靳。阴主杀，杀则物无往而能爱。妇人者，皆阴之象也。

前汉《外戚传》乃在《匈奴传》后。夫妃后俪乎至尊，合联比帝纪，乃置之《匈奴传》后。班固以为："平日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而吕太后、赵飞燕等，内戕皇嗣，外擅兵权，汉之存亡，在其掌握，甚于匈奴，虽谓之女戎可也，置之于《匈奴传》后亦可也；其负宗社、误国家，附之于帝纪之后，不可也。"其叙传曰："桀之放也，用妹喜；殷之灭也，嬖妲已；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是三代之亡也，由于内不由于外也。"明皇失国，由一杨妃，亦三代之覆辙。是百万之师，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国也。余史外戚未尝在《匈奴传》后，此班史所以为诸史冠也。

唐庄宗时，皇太后、皇后交通藩镇。太后而诰令皇后曰："教命教旨，盖始于此。"后欲杀郭崇韬，庄宗不从，因自作教命，与继岌竟杀之。后即笞刘叟于宫门者，刘叟盖其父也。

庄宗为郭门高所弑，五坊人聚乐器而焚之。欧阳公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戒哉。余曰：非也，其祸盖起于刘后之擅杀郭崇韬也。始刘后听宦者谗言，遣继岌杀郭崇韬。皇弟存义，崇韬之婿，谗者曰："存义且反，为妇翁报仇。"乃因而杀之。又谗朱友谦不自安，必反，于是及其将五六人皆族灭之。门高姓郭，拜崇韬为叔父，而存义又以门高为养子。时马直军王温宿卫禁，中夜谋乱，被诛。庄宗戏门高曰："汝党存义、崇韬负我，又教王温反覆，欲何为乎?"门高恐退而激军士为变，从楼上射庄宗，伤重踣于绛霄殿下。其祸起于刘后之擅杀崇韬，特成于门高尔。门高，《优伶传》名从谦。

姚苌掘苻坚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姚苌又梦苻坚将鬼兵入营，苌惧走入宫，宫人迎苌，刺鬼误中苌，阴出血石余，苌遂患阴瘴。医刺出血如梦，竟狂言而死。姚苌已鞭坚尸，尚能见梦邪?

慕容廆引朱左车、胡母翼、孔纂为宾友，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世子皝率国胄，束修受业。马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廆尝著《家令》数千言，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皝，第三子也，听言赏谏，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千余人，又著《典教》十五篇，以教胄子至子隽。嗣位，复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隽，酒酣赋诗，谈及经史。垂，皝第五子也，再复燕国，年七十一。宝，皝之孙，亦从儒学、工谈论、善属文，引中书令常忠、尚书阳镠等于东堂问伊周事，谈宴赋诗，文物蔼然。十六国中，惟慕容有家法国祚，受命亦稍延。姚襄温故知新，讲论道艺。苌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又临终谓其子兴曰："汝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兴亦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又与鸠摩罗什及僧略等诸人校《新经》八百余卷，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若刘渊、聪、粲、曜，石勒、虎闵，苻生，赫连勃勃等，其凶徒逆俦，淫酷屠戮，无复人理，祸亦不旋踵矣。

襄国大雨雹，石勒问徐光，对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怨，憾动上帝。"勒下书曰："寒食，并州之旧风，子推，历代攸尊，请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黄门郎韦谀驳曰："自子推已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且子推贤者，曷为暴害如此。求之冥漠，必不然矣。"《左传》、《史记》、《新序》、《汝南先贤传》、《邺中记》、《后汉·周举传》皆言之。举为并州刺史，作吊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寒食乃是仲冬，非今之清明。石勒问徐光事，《容斋》不载。

石虎获刘曜女，年十二，有殊色，嬖之，生子世十岁，立为皇太子，刘氏为皇后。虎死，遵弑世，火灾月余，后为慕容恪所擒，赵亡。苻坚灭燕慕容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果符"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之谣。寿春之败，冲叛自立为皇帝，据长安，坚死，秦亡。石虎擒曜，苻坚灭燕，皆有席卷天下之势，而卒皆因所灭之国一小女子，其国亦亡，异哉!

楚郑褎绐新人以掩鼻，而楚王劓其鼻。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问之，曰："美人多矣，亦犹臣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王布令曰："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妇人智术高出男子之右，虽自古而然，亦成周时。八百余年之后，侯国子弟，昏懦愚暗，容易为妇人所绐。

三世之将，道家所忌，昔有是言。《六韬》为后世谈兵之祖，而太公封于齐，与周匹休，至田氏之篡，其传亦已久。太公之谋，一出于正尔。

陈胜、吴广起垅亩，便会使钱知秦将，贾人之子郎啖以利。陈平布阵，金多得善处，又令捐金四万斤，间疏楚君臣，干戈中也只挥金。

汉高祖已曾入韩信壁夺其军，自垓下战胜还定陶，又驰入韩信壁夺其军。文帝自代来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下，亦绰有父风。是时，习闻兵机将略，大率可喜。

赤壁之战，孙权曰："非刘豫州莫可当操者。"是时，孙权运筹于内，刘备、诸葛亮、周瑜、关侯等合谋并智，方拒得曹操，败之于赤壁。亦未为奇政，缘曹操虽知兵，而未免独任。要是吴事力差弱，所以资人；刘豫州新败，所以依人，若吴、蜀势盛之后，却无缘合。

赤壁之战，关侯精兵一万，周瑜督一万，程普督一万，刘豫州、诸葛亮率兵卒不下一万。

或询诸葛孔明以三章之约，则曰："济时以宽。"盖其学自申韩中来。

哥舒翰始亦善用兵，后困于酒色之娱，迫于君命，恸哭而出，潼关丧师二十万，仅存八千。其子曜有志复父仇，亦精于用兵。诸孙皆以儒学奋，峘，茂才高第，有节概，崿、嵫、屺皆明经擢第，亦中叶尚儒术致然。李郭之后，文风盛而贤将少，唐室微矣。

军中不言妇女，"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孙策、周瑜拔皖城，纳二乔，皆国色，是以师婚也。英锐豪俊之气，固足办事。毕竟有所溺，则智昏，智昏则防虑疏。策为许贡客箭伤颊，创甚，年二十六卒。瑜为流矢中右协，年三十六卒。

吕蒙疾发，孙权迎置内殿，治护万方，募有能愈疾者，赐千金。病中瘳，为下赦令，后更增焉。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之下为请命。使其复生，当如何其报也。

房玄龄居秦王府，出入十年，收人物致幕府，居宰相积十五年，议论、书疏、规谏不一。与杜如晦共筦朝政。本传亦无甚事，而当世语良相必曰"房杜"。以今观之，王珪不及魏徵，如晦不及玄龄，然持众美效之于君，则一也。所以为宰相之职。

魏徵为谏议大夫，展尽底蕴凡二百奏，无不切当帝心。本传所载十余事，凡三上疏。王珪为谏议大夫，止谏纳庐江王瑗姬、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女乐二事。想推诚纳善，每存规益，史臣所以并称名臣也。

孙樵文自序云：唐广明元年，狂寇犯阙，驾避岐阳，省方蜀国品藻，朝论旌其才行，诏曰："行在三绝，李潼有曾闵之行；孙樵有扬马之文，司空图有巢由之风。"余叹曰：播迁果何时耶，从行无救时之略，乃以三绝自诧。朝论若此，岂止清谈废事。李郭之后，不复有真将，兵权下移于岐汴，而国亡矣。

《廉吏传》极多上寿，公孙宏八十，第五伦八十余，李恂九十六，吴祐九十八，张奂七十八，是仪（三国人）八十一，孙谦（《南史》）九十二，萧效（唐）八十，裴宽七十五，李尚隐七十五，薛珏七十四，归崇敬八十八，卢钧八十五。余不纪卒，莽无考。

古儒生经学极多上寿者，如伏生治《尚书》，辕固治《诗》，武帝以贤良召伏恭，建武四年，帝临雍拜为司空，皆年九十。任安受孟氏《易》，年七十九；申公受《诗》浮丘伯楼望，永平为侍中，皆年八十。李尤，顺帝时迁安乐相，年八十三。晋宋纤弟子受业三千人，鲍靓明《河图》、《洛书》，年百余岁。文立、谯周，秦始初皆年八十。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何琦耽玩典籍，皆年八十三。葛洪以儒学知名，自号"抱朴子"，年八十一。颜含有操行，年九十三。辛勉年八十。隋公孙景茂好学，开皇初为道淄两州刺史，有德政；唐曹宪通《文选》之学，皆年百余岁。欧阳询年八十五。张嗣宗以经授秦王，年八十三。萧德言晚节学愈苦，年九十七。魏收擅史学，年七十七。若七十者，亦多有之，兹弗著。

屈突通七十二，尉迟恭七十四，李绩八十六，李靖七十九，郭子仪八十五，张万福九十，乌承玼九十六，吴吕岱九十六，诸将功业虽不同，然皆克享上寿，想无滥杀所致。

武后兴大狱，严善思为详审使，平活人百余家，原千余姓按囚，司刑寺罢疑不实者百人。子向，乾元中为凤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丘和附萧铣为交州总管，年八十六。子行恭斩寇贼，与兄师利迎谒秦王，累从战伐功多，年八十。乱世父子以寿终，亦有材智，足以自全也。

诸儒西汉自孔光、张禹、刘歆、扬雄，号为儒者，或依阿取容，或谄事新室，遂至言符命者，以千数。朱文公作《通鉴纲目》标扬雄曰："莽大夫扬雄。"自是千古定论。

荀彧劝太祖曰："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报雄杰，大略也。"或持论甚正。董昭等欲加九锡，彧以太祖本兴义兵，正朝宁国，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忧死。是时，刘备以帝室之胄，英雄表表，人望所归。彧能劝太祖推恩以应人望，废昏立明，恪秉臣节，退处藩服，真上策也。董昭九锡遂为后日开端，相继贻祸。

董卓死于吕布，苻生死于坚，安禄山死于李猪儿，史思明死于朝义，鱼朝恩死于周皓，朱全忠死于友珪，非人诛之，乃天诛也。

殷羡子浩，北伐无功，桓温奏废为庶人。后温将以为尚书令，浩答温书，虑有谬误，闭开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岂羡投人书于永致，浩有是报耶。

西方邺所为不法，判官谭善达数谏。邺怒遣人告善达受金，下狱。善达素刚，辞益不逊，死于狱。邺病，见善达为祟卒。人之生死，一气之聚散也，血气虽已散，冤恨之气不散也。五代武夫用世，将谓那时，天乌地黑，劫啸时节，不复有报应，却又自分晓。

卷　三

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无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恐，事之而观其无穷。"太公又曰："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以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正；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徵备，则不肖别矣。"《周书》云：成王访周公以民事，周公陈六事，以观察之作官人，曰："富贵者，观其礼施；贫贱者，观其德守；嬖宠者，观其不骄奢；隐约者，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弟壮者，观其洁廉；务行而胜私老者，观其意虑，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诚信。省其居处，观其义方；省其丧哀，观其真良；省其出入，观其交友；省其□□，观其任廉。设之谋以观其智；示之难以观其勇；烦之事以观其治；临之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乐以观其不荒；喜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酒以观其恭；纵之色以观其常；远之以观其不狎；迩之以观其不倦。复徵其言以观其精曲，省其行以观其备。"《庄子·列御寇篇》引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智，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徵至，不肖之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子观人之法，最为详密。蒙庄澹然，若无意于世者，亦诵斯言。乃知蒙庄一书，不皆寓言也。

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邓析子曰：原道语皆本此。

诸孙当联在字为名，余取在字，自长孙在学外，止有在德、在熔、在甄、在治甚佳。阅王佩解篇，在字甚多，尽可命名，因录识之。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顺上，合为在因时，谋成在周长，有功在力多，昌大在自克，不困在豫慎，除害在能断，得民在知过，用兵在知时，胜大患在合人心，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闻其过，福在受谏，基在爱民，固在亲贤，祸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离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己。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鹖冠子》与贾谊《鵩赋》同，作赋者，必蹈袭。而柳河东云：《鹖冠子》用《鵩赋》，未知孰是，韩退之却取其文。

郄俭、梁鹄各受丰爵，不次之除，鹄得法于师宜官，皆号善书者也。魏晋以来，楷书日盛，皆鸿都门学之余，习正书，遂为后世不刊之法，与李斯之篆、程邈之隶同科。

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撮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纸，杂碎无序。召周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编次之，一夕而成，须发皆白。

《西都赋》云："清凉宣温，乃四室名。"宣，义当作暄暖之暄。故《集韵》中以宣字见二十元。字韵下注云：天子室名也。高炳如说：宣室如字读，乃武王伐纣而归于此室。

梁昭明序陶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至传方发明其意，以为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故寄迹于酒。《闲情赋》末章云："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可谓发乎情性，止乎礼义，复何议焉。余每诵其"总角闻道，白首无成，先师遗训，予岂坠之"等语，颇有洙泗气象。

范云为齐竟陵王府主簿。王守会稽，登秦望山，云以为山上秦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二句读之，便不叶韵。云尝读《史记》，诵之如流。《中兴颂》亦三句一韵，同。

齐名之人与警策诗句，其实有优劣。天生奇材，天然奇句，皆无对，如钟王、羲、献、欧、虞、李、杜、韩、柳、颜、柳，优劣自显，然故梁武帝萧子云评书，皆云："子敬不及逸少，逸少不及元常。"杜

诗、韩笔、颜书规摹大、气韵高古，余则失于华巧有余，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红药当阶翻，苍苔缘砌上”、“天际识归舟，云中辨烟树”之类，则第二句便不及。“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之类，上一句便不及。当以是推之。

苏颍滨言：春秋时，先王之泽未远，士君子重义理、持节操，其处死生之际，卓然凛然，非后世之士所及，盖三代之遗民也。当时达者语三代遗事甚多，今舍是无以考证。吕东莱推广此意，考究左氏著书，源流本于此。又曰：初学记言前代人物，醇疵自不逃正论，但本朝儒先文献相接，未易以爱惜口舌轻议，呵祖骂佛，岂名教事。要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尔。

《子华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为，然约而自保，曾胶漆之不如也。及势利之一接，未有毫发之差，蹴然而变乎色。又从而随之兵，甚矣！心术之善移也。韩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至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反目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张说燕公，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诗得江山助，释学亦诣理超绝。本朝苏、黄出入释老、唐人诸集，盖鲜兼之。燕公躬临行阵，制敌克胜，本朝诸文儒又鲜兼之矣。

《龟策传》曰：神能见梦于元王，而不能自出于渔者之笼；身能十言尽当，而不能通使于河、还报于江。贤能令人战胜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锋、免剥刺之患；圣能先知亟见，而不能令卫平无言、庄子称。仲尼曰：语意同。苏文云：公之精神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句法同。

“杯盘狼藉”出《滑稽传》，“正襟危坐”出《日者传》，“举网得鱼”出《龟策传》，只改龟字。

余与客论文曰：“今人文不及古人藻绘处。”客问曰：“如何是藻绘处?”答曰：“古人文纯是骨，而后藻生焉；今人文尚无骨，安敢望其藻绘处。”客又问曰：“如何是骨?”答曰：“立意是也。字古不如语古，语古不如意古。”史月湖自言其作文法，传于昙橘州。

果斋先生云：“作诗写字都先要有骨，则其进未易量。”

郄昂《岐邠泾宁八坊马记》为李祐作，云：开元初二十四万匹，至十九年四十四万匹。与张燕公为王毛仲作《陇右监碑》略同。然燕公记其政有八，而郄昂止述马名，燕公文尤奇丽。以《陇右监》石刻并观，优劣可见。

或曰：西汉之末，王褒文类俳。今观邹枚文，已近此体。大率古赋之流，如荀子诸赋，岂非先秦古书，但自王褒以后，至晋唐，文多类俳，皆源流古赋。亦如今时有一项古文，又有一项四六。

《神女赋》云：“愿假须臾，神女称遽。暗然而冥，不知其处。”若韩文云：“行李称遽。”坡赋云：“开户视之，不见其处。”是四句之内，两钜公皆用其字，韩隐坡显，优劣自分。

《食货志》云：“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后汉刘陶铸大钱，议亦然。《喜雨亭记》即是用此语。但结尾活泼泼地把捉不得，为不可及。时东坡年二十三。

醉乡王绩，字无功，《祭禹文》云：“潦水降而寒潭清，山光沈而白云晚。”王勃云：“潦水净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归田录》载德州长寿寺舍利碑云：“浮云共岭松长盖，明月与严桂分丛。”亦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同。

权德舆文，史臣赞云：“雅正赡缛。”余以富贵人为文词，自然温润，欧阳公其俦也。

刘歆云：“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风俗通义》应劭序云：“仲尼没而微言阙，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唐明皇《孝经序》同。

杜子美《说旱》上严武，尤为伟论。孟郊上卢使君《养生书》，李义山作《李贺小传》，白乐天墓碑《刘义传》，文体奇逸，不应止取其诗。

应劭曰：昔客为齐王画者，王问：“画孰最难，孰最易?”曰：“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犬马旦暮在人目前，不类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见不见，故易。”东坡《净因院画记》“常形常理”用此意。

节孝先生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余无日不为文，无时不吟哦。”欧阳公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苏文定公云：前辈文但看做多。

刘禹锡《自传》叙王叔文事，云：“某官职出于叔文，又复坐累。”不以为讳。

杜牧之自撰《墓志铭》言：“注《孙子》，推五星

说相法。”文学之士多能如此。甥裴延翰为集序：“文似李翱，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当时学者涵泳揽其英华，洗濯磨淬，辉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于流俗，自成一家之语。延翰是已。”牛僧孺镇维扬，牧之为书记，召为侍御史，僧孺以小箧逻卒报状示之，感泣大惭。后为公墓志，极称其美，报所知也。牧之名闻一时，累中科目，意气扬扬。入一寺，有僧静坐者见之不顾，旁人为言：“此先辈，近日甚有名誉。”僧亦不答，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趋名利者为可鄙，宜其视之邈如也。

了翁弱冠苦羸疾，因过汴河上，遇道人，云：“他日声名满天下。”又谓公曰：“曾读《左氏》否？左氏诸大战反覆熟读，有快意处，便是得药。”公如其言，诵之旬日间，气体顿壮。读檄愈头风，诵诗已痁疾，亦自古有之。

朱文公为南丰作年谱，云：“自孟、韩子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何世之知公浅也？”至语录云：“坡、谷只是饮酒赋诗快活，后学未喻其去取之由，会当有解其意者。”

李贺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少游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瘦。”朱文公以为亵渎天帝，乃是过用长吉语。

李方叔赠汝州太守诗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王梅溪《西施舌诗》云：“吴王无处可招魂，惟有西施舌尚存。曾共君王醉长夜，至今犹得奉芳尊。”有戒淫杀之意。偶与寮友言之，答云：便可入《清源续诗话》。

熊克进《九朝要略》，转一官，李龟朋以诗贺之，云：“翰苑前资汉硕儒，苦心何翅十年余。修成当代将来法，读尽生平未见书。黄帕奏篇登御府，紫纶加秩下宸除。近臣已是闻天语，鸾鹊催归定不虚。”

李士美《拜相双亲无恙生日诗》云：“府前拍拍鹤翎开，府里纷纷贺客来。尚书左丞生是日，温诏欲挽阳春回。下堂拜赐上堂去，堂上双亲相顾语。愿身亲见儿长年，万岁千秋佐明主。”生封父敷文阁待制。

杨元素、张子野、陈令举至吴兴，东坡目为三面胡琴。又州妓有姓周、邵者，呼为二南。子野赋《六客词》。后子野、令举、孝叔皆已物故，惟东坡、元素公在尔，元素诗寄东坡云：“仙舟游漾霅溪风，三奏琵琶一舰红。闻望喜传新政异，梦魂犹忆旧欢同。二南籍里知谁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细问人间为宰相，争如愿住水晶宫。”

陈公辅诗：“白发鬅鬙未得闲，有时览镜笑衰颜。逢人载酒宁辞醉，寓意题诗不用删。幸有鉴湖堪寄傲，直惭书殿尚通班。豁除簿领尘埃了，却上蓬莱看好山。”《州宅诗》：“万叠湖山烟水滨，朱门画戟间松筠。登临不踏红尘路，燕寝长居紫府春。昼静欲骖风外驾，夜寒疑是月中身。我惭白首方怀绂，犹得蓬莱作主人。”又《蓬莱阁归醉》：“蓬莱阁上醉归时，犹索芳樽步步随。啼鸟似来留翠佩，旁人笑为整花枝。腰间半亸黄金印，头上斜攲白接罗。拍手向他宾从道，使君未老莫扶持。”

《菊谱》，范石湖略，胡少沦详。辽相李俨作《黄菊赋》献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诗题其后以赐之，云：“昨日得卿黄菊赋，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少沦作御制，误。

张都监琳好作词，时芍药盛放，余戏令赋之，云：“持节助调羹。”同寮皆笑其误用梅事，余曰：“韩诗云：五鼎调芍药。”张亦举王维诗“芍药调金鼎。”《子虚赋》曰：“芍药之和具而后御之。”《南都赋》曰：“归雁鸣鵽，香稻鲜鱼，以为芍药。”师古曰：“芍药其根主和五脏，又辟毒，故合之于兰桂五味以助诸食也。”

刘方叔作致语云：东坡道人笔下无一点尘气，小范老子胸中有十万兵机。

骑驴三十载，久旅食于京华；广厦千万间，愿大庇于寒士。倘容尸禄，免令自楚而之滕；庶便奉亲，何异以抑而易播。

杨渊《四六余话》：“国初，处州赴解试止六人，取三人。”士子谢解启云：“类矍圃之观人去者，半留者半；如孔门之取友益者，三损者三。”

秦桧子及第，当时暗号有“赋无天地，诗有龙蛇。”后汪彦章贺启，有“气塞两仪及东阁郎君”之句，以讥之。

“一男子之上书，初亦何罪；诸大夫之曰杀，盖亦无心。”时斩陈东，上时宰启。

江朝宗与李宰启：“月明苑外之村，犬尨不吠；风暖桑间之瑞，雉乳自驯。”

周洪道作守，谢监司启：“居闲从仕一生，长恨于苦心；多病非才二事，恐烦于并案。”东坡诗云：

"多病更非才，二事可并案。"

范文正微时，冒姓朱氏，后归本宗，启："志在逃秦，入境遂称夫张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夫陶朱。"用范睢、范蠡，是当家本事。

孝宗即位之九年，再上太上尊号，宣郑闻与周必大草诏，云："未央上号，符汉皇之九年；兴庆推尊，迈唐宗之再请。"太上册夏后，时洪内翰草诏，云："太姒之事太任，长秋之奉长乐。"

刘锜赠官之制，岑彭亡而公孙平，诸葛死而仲达走，自古皆有死。嗟，汝志之未伸，与贼不俱生，尚孤忠之可亮。高城才百余里，此去何难哉；寒食止数日间，少住为佳耳。决狱几何钱谷，出入几何请问。其略会计而已，牛羊茁壮而已，愿效其能。

王季海代萧特启答泉守：鲁柝闻邾，虽限封疆之远；楚波及晋，宜修币帛之恭。

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仰一时之高节；伊尹格皇天，伊陟格上帝，掩异姓之殊勋。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山甫之北伐；衮衣绣裳，赤舄几几，周公之东归。

陈阜卿为教官答职事启："青衫试吏，患在好为人师；绛帐横经，未必贤于弟子。"贺陈殿院启："坐崇薄俗，共仰伯夷之风；立辨冤民，屡浃真卿之雨。"

刘正甫行韩郡王赠官词："念一代所宗，无如老臣者；使九原可作，岂畏匈奴哉。"又行南班词："葛藟之在河浒，能芘其本根；杕杜之生道周，盖伤于寡特。"盖王室之强大，必公旌之盛蕃。又进《太上皇历日表》云："虽宸心之运，问朝野而不知；而圣政之乖，系日月而可考。"

萧振侍郎，秦桧当国日自四川谪他州。未几，秦死，再知四川。诰词云："刻印销印如转圜，朕常虚己；失马得马若反掌，卿勿容心。"赵庄叔行。

江朝宗土留守汤相，关中复留萧相国，人杰已能用之。江右自有管夷，吾国事不足忧矣。"吾宁身蹈东海，独仲连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强赵。"醒庵行胡邦衡词。

蒋世修脱身簿尉中，系马庭阶下，以其便做教官故也。又作绍兴蒋相致语："曲水流觞，将举暮春之禊；西园倾盖，好追清夜之游。甫遂及瓜，敢云张京兆之五日；誓图结草，忽忘苏刺史之二天。"贺汤丞相因进《宗室谱图》并实录转官："武之穆，文之昭，烂若马图之制；皇之坟，帝之典，迄于麟趾之年。谓老马之智专，尚能识路；若野鸟之视眩，难使闻韶。闯门褒博，袖珠玉以见投；隐几侏儒，褚衣裳而倒著。"

四六本只是便宜读，要使如散文而有属对方善。欧苏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龙溪而少变。郑侍郎望之云："四六使重不如使轻，使实不如使虚。"樟溪老人，李龟年乃其侄婿，上巳致语云："三月三日，水边岂无丽人；一咏一觞，兰亭自有故事。崇山峻岭，修竹茂林，群贤毕集，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

"女子近之则不逊，岂容钻穴以相窥；老夫耄矣无能为，是谓虽邻而不觌。"廉宣仲嘲一老士大夫与娼邻壁。

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庆元二年丙辰，余丞相拜左相。权直院传舍人伯寿草麻，首联云："天乙之兴，中罍实为左相。"中罍，乃仲虺也。阁门舍人读麻，既读破句，又不识"罍"字。当日，察院入文字罢，读麻舍人得旨：今后宣麻人与学士同锁宿，点句与之，以便宣读。

吕惠卿遭责，谢表云："虫臂鼠肝，悉冥心于造化。"东坡谓："福建子亦会做文字。"虫臂鼠肝，盖讥二苏。见东坡《论列子由行词》。

遂宁糖冰，正字刘望之赋以为伞，子山异僧所授其法：榨蔗成浆，贮以瓮缶，列间屋中，阅冬而后，发之成矣。其略曰："逮白露之既凝，室人告余其亦霜。猎珊瑚于海底，缀珠琲于枯篁，吸三危之秋气，陋万蕊之蜂房，碎玲珑于齿牙，韵亢爽于壶觞。"米帖云：治咽喉诸疾，广南盛有，不知始于何时。

李泰发题嵊县黄山庵，云："十载清游得重寻，风门小立契初心。上盘直与云天近，下瞰不知岩壑深。浥露黄花平衬地，著霜红叶巧依林。他年愿结香灯社，竹杖芒鞋数共临。"先皇考题云："辽东鹤去几千年，堂上留题有谪仙。十月山行风露冷，黄花红叶两依然。"右二诗得于剡川相士，黄山庵即其家坟。先皇考为尉时曾游。

余主诸暨簿大雄寺行香，见一小石刻中诗，云：

"琉璃叶下翦梧桐，绿子青枝埽地空。俗眼如何有青白，好风安得问雌雄。物随尘境工荣悴，人触心兵战异同。只可轻帆理归兴，暮云萧散大江东。"下题奕载，不知何人。时极暑，昼夜鼓风囊，老仆少获更番不辍。余诵好风，安得问雌雄。而不记第三联，因阅旧箧得之，录以备忘。

卷 四

《周礼》："鸡人主旦呼。"汉宫中不畜鸡，卫士专传鸡鸣。应劭曰："楚歌，今鸡鸣歌也。"东坡云："今土人谓之山歌。"

家语以黍雪桃。先公云："中都贵人家，多以蒸饼并米糕、雪桃。"予乃知"以黍雪桃"之义，盖桃经水即酸，故用此。

《晋志》云："地不足东南，天不足西北。八纮之外，名为八极。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一千三百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极之数，至下亦如之。"昔黄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不知如何稽考，莫是用经界局步弓打量。

《古今注》："匏，瓠也。"《诗》曰："酌之用匏。"《周礼》："陶匏祀天。"又云："朝践用两壶尊。"故周有瓠壶，形长一尺二寸六分，径一寸，两鼻有提梁，取便于用。余尝见一瓠壶，形制甚古，岂果周器也。东坡曰："举匏尊以相属。"

《古今注》云："太公以玄钺斩妲已。"故妇人以为戒。曹操纳袁熙妻为文帝妇，孔融与操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以融学士，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融虽戏操，不为无据。

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之，称于师，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师之名门人也。夫子于郑兄事，子产于齐兄事。晏婴曰："子谓子产。"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朋友字而不名也。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又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游曰："有澹台灭明者。"是称于师，虽朋友亦名之也。《论语》书法之严，即春秋书法也。

孔子谓晏子"能折冲尊俎，"即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交兵，其下攻城。"世言善用兵者，暗合孙吴，亦暗合孔子之言。可见凡事不离乎道也。却縠为诗书之帅，岂嗜杀者耶？文中子曰："折冲尊俎，不必临边。"亦孔子意也。

卫世子蒯聩篡，辄而立，子路死之。孔子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乃知汉高祖诛彭越，醢其肉以赐诸侯，乃自春秋时已然。

滕公佳城碑云："三千年见白日。"逆数上三千年，乃是少昊时节。那时淳古，不封不树，安得已如此？可疑。

管子弟子职曰："凡置饮食，鸟兽鱼鳖必先菜羹。"注云：先菜后肉，食之次也。弟子之奉师，以菜为头味。此《论语》所以疏食与菜羹瓜并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古语有之，一见《风俗通》，一见《百家书》，曰："宋城门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鱼悉露见，因就取之。"及《广韵》注云："司门者姓池名仲鱼，因救城门火，焦烂而卒。"二说未知孰是。东魏杜弼移檄梁朝讨纳侯景，曰："景必据淮南称帝，但恐城门失火，灾及池鱼。"嘉熙庚子，城中大火，余呼百余人救护，靖越门一带，拽拔三处屋，支犒六百千及布施三寺，池鱼之灾甚矣。

《家语后序》：孔子九代孙名最，字子产，从汉高祖，以左司马将军佐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夷侯。孔子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九世孙最乃以武功显。

汪端明应辰请闻人倅："阜民食牛百叶。"闻人曰："是何不典之物。"汪曰："《周礼》注：脾析即牛百叶。"

秦诅楚，文一告巫咸大神，今在凤翔府，学一告亚驼神，在洛阳刘忱家。其文皆声楚王熊相之恶，著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治平间，蔡挺又获朝那湫底所刻。方陶跋已详，即惠王二十六年，后并天下，二世而亡。佛经云："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还著于本人。"东坡云："咒咀诸毒药，两家各无事。"

祈雨，三代用巫觋，后世用僧道。唐僧不空、罗公远、一行、无畏，祈雨法各不同。范石湖《吴船录》记蜀中祈雨尤不同，增堰壅水入支江，三四宿水即遍。谓之摄水，水皆如期而应。嘉州雷洞初祷，香币不应，则投死彘及妇人敝履之类以秽触之，雷风随发。息壤遇旱，则郡守设祭掘之，掘至石楼之檐，则雨作矣。辛幼安云：亲验，信然。

开元中，魏征寝堂火灾三日，诏百官赴吊。古礼

亦自有人行者。

孔元用云：葛王孙，原王景，即位之明年，赐钱十万缗，尽撤去。曲阜孔林宅庙鼎新重，盖极为壮丽。自据中原后，一人世袭止文林郎，今加为中宪大夫，六岁即差官教导。

渊明家贫，瓶无储粟，告五子则曰："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况同父之人。"韩元长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范子春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不知渊明有何产业，虑五子争分，想是怕他穷撕吵。或云："亦薄有田园，但将芜尔。"坐客大笑。

李杜齐名者，有三：东汉李固、杜乔，李膺、杜密，唐李白、杜子美也。若小杜亦有三：汉杜周子延年，亦习法律，故曰小杜律；唐杜审权与悰俱显，故审权曰小杜公；杜牧之对老杜言，亦曰小杜。前辈已拈出，今书以示子。

柳仲涂之与范景、杨大年之与刘筠齐名，固未至于辽绝。而温仲舒之视寇准、丁谓之于孙何，君子小人之分，若薰莸之不可共器，而当时齐名，曰"温寇"，曰"丁孙"，殆是取其一时文名耳。

端拱二年，曾会由乡贡首擢进士第二人。廷试日未昃，卷上奏御。时蜀人陈尧叟亦有俊誉，上览二人，文相埒，敏亦如之，莫适高下，释褐并授光禄寺丞直史馆，名虽甲乙，而实与等夷。会以亲老愿补郡，迁殿中丞知宣州。进士起家之荣，古今鲜俪。子文靖公亮孙枢密礼宽，参政从龙，亦其后也。

人知乐全之荐东坡，不知三苏之始进自雷简夫之荐。文学如东坡，而潘中行为台官论列谓："不学无术，尝贩私盐。"卒以其言贬。

东坡知贡举，李方叔被黜，其家老乳母大哭曰："遇苏内翰知举，不及第，尚奚望?"闭门而逝。后东坡举白浮，欧阳叔弼等曰："君为主司而失李方叔，兹可罚也。"时张文潜舍人在坐举白浮，东坡曰："先生昔为知举而遗之，其罚维均。"举坐大笑，想老乳母亦吐气泉下。

陈密学襄荐贤，一疏三十三人，自涑水至郑侠，皆知名当世，独五人不甚显，如虞太熙、刘载、薛昌朝、吴贲、吴恕，俟考。太熙等尺牍见奕修所藏，有之必皆名士。

唐文若，子西先生之子，丧父后，年十三不学。一日与群儿蹴踘于市，院子见之而泣云："小官人今不读书，后将如何?"文若感悟，归谋于母曰："院子为吾言若此，今欲读书，将自读耶，将从学耶?"母遣从师，遂笃志向学，弱冠登科，后仕至中书舍人。

卢元传，初无甚可纪，史臣称其功缌之戚服，称其容。本朝吕与叔志一妇人墓云："每遇功缌之戚，辄茹素一月。"皆可以风厉薄俗。

崔元暐孽妾，其子纵以母事之。妾刚酷，虽纵显官而数笞诟，纵率妻子俟颜色，承养不懈。史为书之。

程尚书瑀解《论语》"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阴中人之意。至"周公谓鲁公"四句，则曰："可为流涕"。洪庆善作序有云："感发于孔子之一射，流涕于周公之四言。"魏挍行作漕为开板。初书出，秦桧亦自不知，忽有人谮谓是讥讽。魏随追官，籍其家。程洪皆得罪。

王逢原《蝗诗》，其略曰："始知在人不在天，譬如蚤虱生裳衣。鱼枯生虫肉腐蠹，理有当然夫何疑。"又长篇云："至和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来。一蝗百儿月再孕，渐恐高厚塞九垓。"死时年才二十三，早慧而夭，逢原见器于荆公，以夫人女弟妻之。

姜愚尝师康节，好施。雪中念王陶，自荷一插剗雪地，行二十里访之，陶母子冻坐，日高无炊烟，愚解所衣锦裘，质钱买酒肉薪炭附火饮食，又损数百千为之娶。及陶尹洛，愚老而丧明，自卫州往谒之，意陶必念旧哀己。陶对之邈然，但遗以尊酒而已。愚大失望，归病死。余谓愚有救人之心，不当萌责报之心。陶尝劾韩魏公不押常朝班，神宗薄其为人。吕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要自不逃清议。姜愚虽一时失望，而不失美名。康节四十余未娶，亦姜为之娶王允修妹。

程仁霸摄录事，有盗芦菔者，实窃，而所持刃误中主人，尉幸赏以劫闻，狱掾受赇掠成之。盗称冤，移狱，公直其事，而尉掾争不已，竟杀盗。及月余，尉掾皆暴卒。后三十余年，公昼见盗拜庭下曰："公寿尽，我为公荷担而往。暂对即生人天，子孙寿禄，朱紫满门。"轼幼闻此言。已而外祖父寿九十，舅氏始贵显，寿八十五，曾孙皆仕有声，同时为监司者三人。（案：以上东坡语也）《四朝国史·程之邵传》云：曾祖仁霸治狱有阴德，仕至显谟阁待制。子唐仕至宝文阁学士。是时东坡知其为监司，未知其为宣和间登从列。

蒲宗孟，阆州新井人，尝日盥洁，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澡浴、大澡浴，用八九

人，一浴至汤三斛，他奉义率称是。蜀人生时一浴，死后一浴。宗孟乃浴洗好洁如此，想不洗底直是不洗，洗底直是洗。《师友谈》记载："苏叔党云：浴是间日，人以为劳，公殊不惮。"

《刘氏家传》云：刘为东海望族，乡人歌曰："海州东海富刘家，朐山一族更奢华，牵牛厮儿著锦袄，牵车婢子带金花。"有名之华者，两请文解。绍兴辛巳，魏公领兵收复海州。之华与父俨谋罄家财输军，借补将仕郎，两上书陈六事，皆恢复大计。孝宗韪之，特赐进士出身，再倅吴门而殁，葬蔡岭庵，有诗刻石。

许同知为宰时，以词投稼轩，蒙赏音，即同出访梅，夜归，过一人家，礼席华盛，客尚未集。两人就坐索饮，主人奉之甚谨。许曰："贵人入宅。"稼轩曰："决无好事。"谚云："破家县令，灭门刺史。"其家乃邑胥之魁，未几果及祸。

苏绅尝疏王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出知随州，孔道辅亦劾奏之，德用疏言："宅枕乾冈，陛下所赐；貌类艺祖，父母所生。"又唐都城东西冈，六民间以为乾数，而裴度第在平乐里，直第五冈，人以其第据冈原谮之。

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颢等三十余人同会。刘隗奏曰："嫡妻长子皆杖居庐。龛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颢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以肃其违从之。"

施宜生北走降金，试日射三十六熊赋，擢高科，入翰林。庚辰年来本朝奉使，旧与张焘子公同舍，因问张子公云："记得崇化堂前步月时否?"子公答以"翰林想未忘情本朝耶?"

建业谓之邺，相州亦谓之邺下。如魏文帝自邺徙都洛阳，乃相州也。

唐都长安始分山南诸道，乃是终南山之南。祝寿谓之"南山"亦指终南山，东接骊山、太华，西连太白至于陇山，北至长安城八十里，南楚塞，西有石室、灵芝，南有玉堂、阳宫。崔咸游终南山，乘月吟啸，至感慨泪下。

沈公雅度帅闽蜀人师先生古上谯楼，视三山绕州治而下，盘薄于前。沈顾而叹曰："壮哉!"师曰："有富贵，无豪杰。"泉南气候，腊后元夕前亦薄寒，月余将近惊蛰，便是单衣。初试卢橘、紫茄、红葵，已如五月间，去家乡二千五百余里，寒燠便尔不同。淮襄别无险阨，是真涣散易灭之地。

蜀郡西门可六七里，有杜工部草堂，潭以百花名，初未有花，乃唐冀国夫人在父母家时有异僧堕污渠中，夫人为浣衣，而百花浮水上。工部尝赋"浣花流水"之句。夫人归西川节度崔宁，为小妇。节度入奏夫人能散财破贼人杨子琳，邦人德之，即所居祠夫人。后草堂与祠并称。端平丙申遭乱，郡城焚荡，此等遗迹闻自无恙。

张定叟尚书云：青城每郊用十五万缗缚幕屋，事已撤之，皆诸珰得之。尝奏乞从本府出钱盖屋，庶免逐郊费用，或惜其议不行。余尝记先皇考言：城外自来不曾盖殿宇，宣和间方盖了殿宇，遂为黏罕驻兵之所。

杜康善造酒，江阴军人今杜桥即其庐。事具本县图经。吐突承璀，闽人也。宁宗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

朱荼马险丙午入对云：掘地得一铜弩，机涂金，上面皆有分寸。次日制一小弩以进，乃知书中所谓往省括于度，至则释，删作一句往放也。故箭则必肯于度之分寸，以为射之远近。此三代弩制度。

石勒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钱三十文。

皇考权金部时，点左藏库，梨园弟子玉带十有二条，并关侯印，印上有环。

凡物之真者，即有一伪者。久之，知有伪而不复知有真矣。高丽席，侧可卷舒，价贵，未易得，四明便造假高丽席。真水晶莹澈可爱，上饶便造假水晶，色青。（案：此段大典本裂为二则，今改正）

岭外代答云：昆仑曾期国海岛有鹏，飞蔽日，遇骆驼吞之，鹏翅管可截为水桶。《诸蕃志》云：勿拔国大鱼，长十丈，径高二丈。木兰皮国麦粒，长三寸，瓜围六尺，榴重五斤，桃重五斤，香圆重二十余斤，莴苣莱一茎重十余斤。沙华公国莲长尺余，桃核长二尺。北方人物果蓏长大，便自与江南不同，外国可想而知。庄生亦据齐谐志怪之说。《尔雅》云：寓言亦有所本。

对衣谓上衣下裳，一对也。裼袭，裼谓裼开，袭谓重合也。

郝象贤父处俊，天后素衔之，故因事诛象贤，临刑极骂乃死。自是刑人必以木圆窒口，今用木桃始于

此。

银朱方用得二百余年，古画皆以朱色别，画之久近可以此辨。

梅类脑香清，茉莉类海南脱落沈香甘，杏花类笃耨香温，荷花类蛮沈香烈，素馨类麝香媚，诸花香天韵俱胜绝，诸香品却有优劣。同此，一英华之气散在草木禽兽者，岂亦各从其类邪?

予董四明舶务，见高丽国赐都纲张迪等批人参二斤，参字用草头，《韵略》无此字，有葠字，云："药草亦通作参。"《玉篇》：葠下有草头，蔘字，注同上。今方书悉用参字，高丽用蔘字。

装潢匠，装乃装背，潢则今所谓糨纸者。唐人进奏文字多用潢纸写。故韩退之集中有"用生纸写"之语。谚有云：装潢子。亦不为无据。

乌始生，母哺之六十日，稍长，子反哺，如母哺之数。一名"哺乌公"。

卷　五

水火，大地之妙用也，阴阳之变化也，故水火命见六秀，作用必大。东南方命而时日在西北者，性必揫敛，谨畏亦主寿，西北方命而时日在东南者，性必疏快、必发达，至于谨畏寿考，决是不过五行贵有归宿，归宿得好即贵而寿。

中道无往而不寓，故五行有天德贵人，皆是抑扬欲得其中，如正丁正甲正寅月也，寅火太过，而以丁为德。三卯月也，卯木太盛，而以申为德。甲戊庚牛羊，甲戊庚皆金木土之阳，干也，其气太过，遂欲其藏于丑未之位。今举其略，余可类推。即沈潜刚克、高明柔克之义，若无气之火，遇亥酉即为息绝，愈无气，如丙寅戊戌辛酉戊子。张参政命丙申戊戌辛酉戊子，乃谢察推命，一第便不禄，但以意消息，其盛衰得中，即为贵命，过犹不及，灾福生焉。

郭璞授《青囊中经》九卷于郭公门人赵载，窃观未及读，为火所焚。今世所传者决是赝本。《阴阳元经》乃赵载撰，不特吊宫作方乃三命之祖，今人以三命生旺之说起于唐李虚中，非也。《龟莱传》有高人禄命以悦人心之说，又在汉初，其来久矣。景纯年四十九，不免南冈之戮。管辂年四十八，不见女嫁男婚。二人材明先见如蓍龟，皆不登中寿。

地理之说与命相通，宗庙比三命，天星比五星，砂形比相法。宗庙、天星、砂形三者并合而无差则，万不失一。

言子午针者，诬丙午之非。用丙午针者，排子午之失。针法乃五行之枢机、祸福之绳墨，既无定论，何以取准。余编十余家之说，引援详悉，不可尽举，惟一家云：曾游历格古州县镇几百处，皆用子午正针。以是知子午针正法也，中针后人迁就之说也。此是有定位形象之物，必以子午卯酉奠四方，故子午卯酉不易其金木水火之性。

《麻衣易》乃近时戴主簿作。

《道藏》至杂，多房中方术。余尝燃香阅之，乃雀卵壮阳等方。张君房所编《云笈七签》三百余卷，却无此等方术。栖霞宫道藏灵感香火翕习。桑都正云：藏经不全，止有《云笈七签》一部。余答云：《七签》却自会灵，不必全也。

《抱朴子》云：道士赵炳，以气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就缚；以盆盛水，鱼龙立见；一尺针入柱，气吹，钉跃出；疗疾以东流水为酌，桑皮为脯。但行禁咒，所疗皆除。师事徐登。人为立祠，至于永康，俗呼曰"赵侯祠"，至今蚊蚋不能入。《抱朴子》与后汉所纪者如此，不知后千余载台民祠事如父母，福庇千里，灵响如一日。

《师友谈记》云：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丧还，洪府有媪以三世禄命书言人吉凶，禧俾占之，媪曰："当兵死。"徐怒，媪以书示之，画一僵尸，身首异处，徐欲坐以妖言付有司，众解得免。后禧将数万人守永乐，夏兵围之数重，军大渴，开城饮濠，城破被害，正符媪说。

唐太宗几为窦建德游兵所擒，又几为单雄信枪所及，仅以身免。百战冒矢石间，可谓危事，不死。后饵那罗尔娑婆寐药乃死。名医不知所为。杜伏威与陈棱战，棱单射中其额，伏威曰："不杀汝，矢不拔。"遂驰入棱阵，大呼冲击，获所射将，使拔箭斩之，又杀数十人。后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暴卒。李抱真名将，亦以服饵误死。乃知药误杀又甚于锋镝。

曰精力、曰精神、曰精气、曰精血、曰精明、曰精爽、曰精到、曰精详、曰精妙，皆以精为主。卫生者当谨之苦海爱河狂澜，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问》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又曰："凡阴阳之道，阳密乃固。"注曰："阴阳交会之要者，正在于阴气之不泄尔。"

端平元年九月中，余奉京祠方抵舍，发热不止，

面浮目肿，不能食。一医者曰："非服附不效。"左右骇笑，医曰："行年六十三，不服附耶?"余曰："此柴胡证也。"亟取人参和柴胡煎热，俟呼医者。茅君仲一到，亦曰当服柴胡，余出煎热者示之。三日疾退，目尚多涩，食已则困，不喜啖鱼肉，时有馈梨者，乃取一颗啖之，觉意快，再啖一颗，醒然。晚食后亦如之，凡啖梨百五十余颗，热证悉平。《本草》载赵鄂事陈衍，《本草》载张杲医说十便方，煮梨汤皆云去热，不可以为果子药，忽之。

诸香药香达气，藿香达表，乳麝木香走经络，沈香趋下，皆香气芳烈。使诸药快营卫一切滞气。

或曰：蜂腊无美味，人以为珍果。予曰：饮食固取美味，然亦有取其治疗者，《本草》：土蜂子去风毒，久服令人悦白，功用甚多。或云：蜂虿有毒。余曰：蜈蚣、蛇、蝎皆愈风良剂，何独之蜂疑之。

宣和间筑顺州，得枸杞宿根，形如獒状，献厚陵。

高疏寮四世祖闶初为太学直学。蜀人雷姓者尝受《易》于高，每同出入，至一银铺，因与其家厚善，铺家感其意，问曰："尊官岂无所须。"雷曰："无他，欲得公锻银鼎，当以白金百笏为谢。"铺家骇不敢受，强委之，既毕，铺家曰："鼎已相赠，敢问何用?"雷曰："此鼎日干水银五十两。"又尝至一小药铺家，往还甚熟，因告以欲得铺前药招如何，妇人曰："尊官画一新者见赠，便取旧底去。"雷赠以金，将旧画去，画一新者遗之，皆莫知其故。雷曰："但看吾人他日享用此不尽。"隆冬，张其画于密室，终日温然。乃六丁钻火图神笔也。（案：此条大典裂作二条，今改正）

米元章不喜韩马。有周百范者，以龙眠二马换大防《楼公白集》，大防曰："古有以妾换马者，以书换马自攻愧始。"正似王晋卿欲取东坡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谓："不可许坡，请易以韩干二散马。"晋卿难之，穆父欲兼取。蒋颖叔欲焚画碎石。世上雅事，何时无之，论议纷纷，不及书马。两从不作难也。然晋卿以韩马"照夜白"易米芾家颜书，朱巨川告刘泾，又以砚山一石易韩马。夫晋卿重于易海石而不靳博颜书，颜书贵矣，元章复以易砚石，又常以韩马杂它物易刘泾《贞观御史内史官奴帖》，数捐韩马以贸易，好嗜自有异耶。米氏《画史》记马佳本不定为韩，止云："唐人妙手，且讥世俗见马，即命为曹韩笔，宜其不甚爱重也。"

圣人不知后世有佛教，今看说底话已为佛教设，如"明明德"，足了，又添个"新民"，似又足了，又添个"止于至善。"圣人教人之意，其远如此。佛教只说一句"明心见性"便了。果斋先生云。

《楞严经》云：乌从来黑，鹄从来白。人天本竖，畜生本横。白非洗成，黑非染造。从八万劫，无复改移。

郗皇后妒忌，性酷，及终后，化为蟒。帝为忏罪，今之梁皇忏是也。

符丕时，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义诵《观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以为洛阳令。

李主好佛，太祖遣僧为间，号小沙弥，导以奢侈，着干红袈裟，李主云："佛亦莫不如此。"小沙弥云："陛下不读《华严经》，不知佛富贵。"此诳敌语也。庸僧不知出处，拈出作话头。

韩建治华州，患僧杂犯者众，欲贷不可，尽治恐伤善类，乃择有道行者为僧正，训治之，而非其人反为所惮，久乃悟，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传者虽笑，以为适中理。

抚州一祠宇，守亟命掀拆，梁木压殒凡六七人。池州梁昭明祠，累钱为幡。守给语邦人，欲集幡钱为神请封典。铜陵丞摄郡幕，委董其事，拆幡钱近及五万，丞忽颠仆，呕血不救。二守皆遭台评。嘉定间目击，隐其名氏。

刘道真《钱塘记》：明圣湖在县南，父老相传湖中有金牛。古尝有见其映宝灵泉，照耀流精，神化莫测，遂以明圣为名。孤山释智圆，字无外，自号中庸子，有命湖光文，拟韩作之者，临安图经不详其事。《钱塘记》一书，今亦不复存，涌金门、涌金池、金牛寺，命名皆以此。

杭僧思聪，东坡为作字说。政和间，挟琴登中贵之门，遂为御前使臣，苏叔党以诗止之曰："试诵北山移，为我招琴聪。"

净慈寺画壁女像，眼多遭剔去。或曰：扑钱者以涂钱面，则扑者不满。又曰：倡家取杂粉中，则色媚。又曰：点茶以虫客，若然，则护伽蓝神安在?安吉州祠山行宫女像如人长，眼亦并无全者，小人不识罪福如此，官司亦合有禁。

仲殊长老崇宁中上堂辞众，是夕闭方丈，自缢死。邹忠公诗云："送行天莫测，难作湊中经。"殊少

为儒雅，工乐府，游荡不已，妻投毒羹中，几死，啖蜜而解，故嗜蜜。东坡为作《老人食蜜歌》。

待制贾易留心释氏，尝与杨侍讲杰同修西方净土。一夕，公梦杰曰："我已得生西方净土，子亦当往。"公异之，未几，闻杰讣。考其亡日，与梦之夕同。后公以寿终之夕，复梦如初。

或曰：斋之用乳，是僧家欲啖以肥蔬肠。余曰：佛西方圣人其俗，毡裘为衣，乳酪为浆，乳非禁食。故鲁訔《释迦文佛记》云：有一牧牛女名难陀波罗，时净居天王言："太子在树下，汝可往供养。"时于千叶莲花上取乳糜奉上太子。又《列子》云：巨搜氏之国，具牛马之潼以洗王足。又记：京师一老医人云：市中成桶担卖牛乳以泡饮，食之则肤革充润。东南人已骇闻。佛氏食乳，不足多怪。

张乖崖遇设厨刲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价卖，纳钱送僧院，令与羊子转经。李参政光尝著有《荐羊疏文》云："诸处馈羊，既不忍杀，十有三头，畜养滋久，遂无脱期。"今转变到净财五十贯足，躬就报恩禅寺斋供。佛僧看转经文，仍设水陆，荐拔群羊，超生人天者。先辈重物命如此，余亦效尤，为之忏悔。

采伯皇考未第时，谒灵康，梦神赠金鱼一枰，空中呼为"碧落"。侍郎尉剡时，梦樗浦庙神延见，七层塔上金书牌，相字下有谢某名，乃知鼎贵已前定，岂容人力。（案：皇考，原本误作王考。考采伯乃深甫之子，今改正）

嘉熙三年已亥，吴兴人云：来春米价必踊。年时竹篓捕虾，率以所得占米价。去冬一篓二十余，故米斛二十千。今岁四十余，春初一斛必四十千。亦龟卜、鸟卜、羊卜之类。吾俗有蛤肥、麦熟、虾荒之说。

商子《垦令》言："草必垦矣。"凡二十句，大意欲上下之勤农，戒酣嬉之败农，使辟淫游食之民毕农，则草必垦矣。余仆早晚声诺时，各令携草而至，遂不令而自垦。

宝庆乙酉，余寓报慈，改葬亡室，初秋梦归，自东家四顾，荡然绝无居室。时夕阳未收，独步平沙，金星粲屑前由，奇秀层出，旁植桑竹，因赋长篇，觉来略成诵，尚嗫嚅口吻间，追晓止记忆两句。因笔僧窗，云："归来邻里悉不记，未免惊呼问桑竹。"绍定庚寅，由泉船除新安，剑浦盗发，余自三山道东嘉而归。己丑大浸，江岸仅存桑竹。

嘉熙三年已亥冬，奕修迎侍，寓吴兴郡治，梦自旧居见城中红光烛天，如万炬烜赫，峪帻浮屠两尖燎然在目。庚子中秋前一日，大火，余亟呼二十仆入城救护亡侄寺丞灵榇，因略望于共乐堂。与己丑之水悉符梦境，无毫发差。水现梦于前三年，火现梦于前一年，吁！亦异矣。

密斋续笔记

[宋]谢采伯撰　徐大军整理

高祖不修文学而创大业，盖承秦之敝；宽仁爱人，有帝王之度。光武，南阳贤宗室，受《尚书》于庐江许子成。绍复大业之后，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罢。所用诸将，如邓禹，受业长安，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寇恂，素好学，经明行修，名重朝廷；冯异，好读书，通《左氏传》，又上书谢曰：臣本诸生云云。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诏答云：孟之反不伐，奔而殿，亦何异哉。贾复，少好学，习《尚书》，后与邓禹并戢甲兵、崇儒学；耿弇，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少好学，习父业；祭遵，少好经书，取士皆为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虽在军旅，不忘俎豆；耿纯，学于长安；朱祐，尚儒学；景丹，少学长安；刘隆，学于长安。十人皆儒将，风声气习与屠沽负贩固自天壤。然其关系甚远，治体醇疵之所由分。明、章再传儒学，彬彬群贤，传中名节凛然，余朝代所不及，岂非诗书余泽耶。

隋末大乱，而儒学盛于贞观。陆德明论撰甚多。曹宪《文选》之学，授魏模、公孙罗、李善。颜师古注《汉书》。孔颖达《五经正义》。孔至氏族之学。张嗣宗经学，授秦王。萧德言哀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僧许淹、马嘉运，弃墨从儒并名家。唐初学者，学有根柢。至于元和间，文士辈出，华盛实衰矣。

冯道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武君开我宋文明之治，"痴顽老子"广经学之门。此老笃行，有古人风，值武君无礼无义，互相吞啖，篡夺日寻，使不得死臣节为恨。

王祥，琅邪人。吕虔檄为徐州别驾，破贼。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仕至太尉，年八十五。弟览，孝友恭恪，名亚于祥，以太中大夫归老。吕虔以"三公刀"与祥，祥与览，曰："汝后必兴"。司徒导，即其孙也，悦、恬、洽、劭、荟、珣、珉、谧、舒，晏之、昆之、植之、允之、晞之、肇之；廙、彬，彪之、颐之、胡之、茂之；敬、弘，藉之、彭之、越之、临之；棱，义之、凝之、徽之、桢之、操之、献之、静之；敦、戎、衍、澄，皆琅邪裔也。祥之孝，固难；览之悌，为尤难，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是以自天祐之，子孙众多也。

龙山之宴，孟嘉耻为征西客，故假落帽以盖其惭。渊明出宅边菊丛中，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归。陶乃孟甥也，九日美谈，舅甥都占断，后人无以复加，亦一段奇事。

元载以贪被诛，籍其家，胡椒八百石。杨绾以清简俭素，代其平章事。郭子仪减声乐，黎干省驺从。崔宽撤第舍，盛德感人，习俗一变，而四月拜命，七月已巳毙。司马光，元祐元年闰二月拜左仆射，公首更诏书，开言路，分别邪正，进退甚者十余人，旋罢。保马、市易、助役、青苗、盐铁、茶法，复常平、粜籴法，身徇社稷，躬亲庶务，而是年九月丙辰毙。二公，天不假年，相业未究，古今惜之。君子有福，小人无福，此治世也。君子无福，小人有福，事可知矣。

荀彧本传云：留寿春以忧梦。《魏氏春秋》曰：饮药而卒。《通鉴》取《魏氏春秋》而书。司马温公论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皆史氏之文也，岂彧之言耶？用是贬彧，非其罪矣。某曰：彧附曹氏，终始昭然。杜牧之已结正款，无可逃者，百世之下，所信者史，而以为非彧口所言。吾意其临梦所焚毁陈事书，皆奇策密谋者，无非倾汉灭刘氏之邪谋，不可以示海内、传后世者也，岂可谓之皆史氏之文也。愚者一得之，虑不敢自逊于先哲。

李密起拱州，据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足食足兵，似得计矣。而柴孝和劝取关中，密不从，以致于败。李渊起太原，欲回军，世民力谏取关中，哭于帐外，夜追前军回，竟入关中，关中若柴绍等，皆以兵来迎，大势遂定。薛举亦欲入关，已无及。汉业开基，亦是关中。关中、中原，一大形胜之地。范致虚

以三十万勤王，关中失守，遂分南北，可恨也。

士未逢时，失身于人，固为不幸。士而逢时，能以功名自见，亦未为不幸也。魏徵始为道士，为武阳郡丞元宝藏客，又为李密典书，又为窦建德起居舍人，隐太子洗马。王珪为建成中允，后太宗并召为谏议大夫。李大亮为庞玉兵曹，又为李密所擒。岑文本为萧铣客。温彦博，初为李靖行军长史。高士廉，为丘和客。后皆为唐名臣。（斑按：《温彦博传》：彦博为罗艺行军司马）

黄帝曰：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药，石药发瘨，芳草发狂。注云：多饮数溲，曰热中多食数溲，曰消中多喜，曰瘨多怒，曰狂高梁之疾也。高梁，米也。石药，英乳也。芳草，浓美也。富贵之人，常服之，难禁也。肥令人内热，甘令人中满。石药气烈，非缓心和气，人不可以服。是黄帝时已有高梁，又古字通用，世人鄙世禄为膏梁，不知所出。余村居，咬菜根，决无此二证。

天地生蔬，因时济人。人之啖蔬，莫感天地之恩，曰菜饭，曰蔬食，有不满之色者，名曰亵天。

罂粟，红白二种，痔下者随色用之，即愈。辛稼轩患此，已殆甚，一异僧以陈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感通丸十余粒，即愈。

养疴漫笔

[宋]赵　溍撰　范学辉整理

《养疴漫笔》一卷，南宋赵溍撰。以记载两宋史实及奇谈轶闻为主。后有药方数条，一般疑为后代书商从他书移入，待考。据《四库全书》本标点整理。

靖康之变，中原为虏地，当时高人胜士陷没者不少。绍兴庚申、辛酉，河南、关陕暂复。有自关中驿舍壁间得诗二绝云："鼙鼓轰轰声彻天，中原庐井半萧然。莺花不管兴亡事，妆点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浅雁来栖，渭涨沙移雁不归。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风明月泪沾衣。"

张南轩晚得奇疾，虚阳不秘，每叹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吾平生理会何事，而心失所养乎?"竟莫能治，逾年而卒。就敛，通身透明，腑脏、筋骨历历可数，莹彻如水晶。自昔医书不载此疾之证。(《坦斋笔衡》)

翟钦甫者，金人也。众饮清庵，钦甫偶至，众不之识。俾赋清庵诗，钦甫故拙起句云："为问清庵何以清?"众拍手大笑。及赋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众失色。连赋："广寒宫里琴三弄，白玉楼头笛一声。金井玉壶秋水冷，石田茅屋暮云平。夜来一枕游仙梦，十二瑶台独自行。"众愧谢，延之上坐。(《□桂堂暇录》)

嘉泰间，内臣李大谦于行都九里松玉泉寺侧建功德寺。役工数内有漆匠张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于道中，遇一老妪，挽入小门，暗中以手扪壁，随妪而行，但觉是布幕。转经数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妪乃去。继有一尼携灯至，又见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护，终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经数曲，及至一室，灯烛、酒肴、器皿，一一毕备，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张见之惊异，亦不敢问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顷时，复至，后有一妇人随来，容美非常，惟不冠饰。张殊畏惧，尼逼使坐，遂召前妪，命酒肴数盘，此妇人更不一语。尼云："已晚矣。"张但恳尼云："匠者无钱。"尼终不顾，遂令就寝，尼执灯扃户而去。张屡询所来及姓名，而此妇人竟无一语，疑为喑疾。至钟动，尼复至启钥，唤张起，如前令妪引出，亦摸布壁行，觉至一门，非先来所经此，妪令出街可至役所。张如梦寐中。行至一街，迨晓即离役所二里许。后循路归，其董役者责之。及闻此事，使人遍访，终不得其原所入门域。众皆谓鬼物，而有一木匠云："固宠借种耳。"(《笔航纪谈》)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纱帽见二公。先见潘，设拜，潘答之。次见曹，设拜，曹使人明语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识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饮茶，船前独设一木脚道，煜向之。国主仪卫甚盛，一旦独登舟，徘徊不能进，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一啜，曹谓李归办装，诘旦会于此，同赴京师。未晓，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讵可放归?"曹曰："适来独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许其生赴中国矣，焉能取死。"众皆服其识量。(《谭渊》)

太祖一日小宴，顾李煜曰："闻卿能诗，可举一首。"煜思久之，乃举《咏扇诗》云："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太祖曰："满怀之风，何足尚!"侍臣莫不叹服。(《谭渊》)

大原王仁裕家远祖母约二百余岁，形质才二四尺，两眼白睛皆碧，饮啖甚少，夜多不睡。每月余，忽不见。数日复至。亦不知其来往之迹。床头有一柳箱，可尺余，封锁甚密，人未尝得见其中物。常戒诸孙曰："如我出，慎勿开此箱，开则我不回也。"诸孙中有一无赖者，一日醉酒而归，祖母不在，径诣床头，取封锁柳箱开之，其中止有一小铁篦子，余无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谭渊》)

竹之异品颇多，《成都古今记》云：对青竹，黄而沟青，故每节若间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会稽颇多，彼人呼为黄金间碧玉。辰州有一种小竹，曰"龙丝竹"。生山谷间，高不盈尺，细仅如针。前辈诗有：小竹如针能具体，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坚劲可以为杖。予顷在湖湘间，见有以竹为桶者，其径几二尺。《罗浮山记》云：第三峰有竹大，径七尺围，节长丈二，叶若芭蕉，谓之"龙公竹"。《松窗杂录》有异竹，篾长二百余尺。《玉篇》

云：筹竹，可为舟，但未亲见耳，不识有否？

陈同甫，名亮，号龙川。始闻辛稼轩名，访之。将至门，遇小桥，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挥马首，推马仆地，徒步而进。稼轩适倚楼，望见之，大惊异。遣人询之，则已及门，遂定交。稼轩帅淮时，同甫与时落落，家甚贫。访稼轩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酒酣，稼轩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之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之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于斋中。同甫夜思稼轩沈重寡言，醒必思其误，将杀我以灭口，遂盗其骏马而逃。月余，同甫致书稼轩，假十万缗以济贫，稼轩如数与之。

孝宗幸天竺及灵隐，有辉僧相随。见飞来峰，问辉曰："既飞来，如何不飞去？"对曰："一动不如一静。"又看观音像手持数珠，问曰："何用？"曰："念《观音经》。"问："自念则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即来和天尊，出杨砺之《梦纪》，载诸《国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宫观，专尚祥瑞。王钦若献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谓献芝草三万七千余本，独孙奭不然其事。真宗久无嗣，用方士拜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即遣大仙为嗣。大仙辞之，帝曰："当遣个好人去相辅赞。"仁宗在禁中未尝鞋，惟坐殿方御鞋袜，下扆即去之。徽宗即江南李主，神祖幸秘书省，阅江南李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见艺祖故事。高宗，韦后生。徽宗梦钱王再三乞还两浙，梦觉与郑后言，言朕夜被钱王取两浙甚急。郑后奏云：昨夜妾梦亦然。须臾，报韦后诞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钱塘百有余年，岂非应乞两浙之梦乎？《夷门志》载：宣和间禁中有物曰猵（音来），块然一物，无头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声如雷，禁中人皆云猵来，诸阁皆扃户。徽庙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时，或往诸嫔妃榻中睡。以手抚之，亦温暖，晓则自榻衮下而去，罔知所在。后宫妃嫔梦中有与同寝者，即此猵也。或云：朱温之厉所化。《左传》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诬也。

绍兴初，杨存中在建康，有双胜交环，谓之"二胜环"，取两宫北还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环进。高庙日尚御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环示之："此环杨太尉进来，名二胜环。"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胜环，且放在脑后。"高宗亦为之改色。此所谓执艺事以谏也。

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有一僧，每日于黼宅旁沟中，漉取流出雪色饭，洗净晒干，数年积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绝食，此僧即用所积干饭，复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赖之无馁。

真定大历寺有藏，虽小精巧，藏经皆唐宫人所书，经尾题名氏，极可观。佛龛上有一匣，藉匣古锦，俨然有开元赐藏经敕书，及会昌间赐免拆殿敕书。有涂金匣，藏经一卷，字体尤婉丽，其后题曰：善女人杨氏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

士之穷通出处，盖有命焉，非人所能为也。元祐中，东坡知贡举，李方叔就试，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来，取简窃观，乃《杨雄优于刘向论》一篇。二章惊喜，携之以去。方叔归，求简不得，知为二章所窃，怅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仿坡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拆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间一卷颇奇，坡谓同列曰："此必方叔。"视之，乃葛敏修。时山谷亦与校文，曰："可贺内翰得人，此乃仆宰泰和时，一学子相从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闻其故，大叹恨。作诗送其归，所谓：平生漫说古战场，过眼空迷目五色者是也。其母叹曰："苏学士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余谓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无，反使二章得窃之以发身，而子厚小人，将以坡为有私有党，而无以大服其心，岂不重可惜哉！

淳熙中，王季海为相，奏起汪玉山为大宗伯，知贡举，且以书速其来。玉山将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极相得，屡黜于祀部，心甚念之。乃以书约其胥会于富阴一萧寺，与之对榻。夜分，密语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贡举，当特相牢笼，省试程文《易义》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为验。"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贡举，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径批上置之前列。及拆号，乃非其友人也，窃怪之。数日，友人来见。玉山怒责之曰："此必足下轻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负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几死，不能就试，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终不释。未几，以古字得者来谒玉山，因问之曰："老兄头场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对曰："兹事甚怪，先生既问，不敢不以实对。某之来就试也，假宿于富阳某寺中，与寺僧闲步庑下，见室下一棺，尘埃漶漫。僧曰：此一官员女也，殡于此十年矣，杳无骨肉来问，又不敢自葬之，因相与默然。是夕，梦一女子行庑下，谓某曰：官人赴省试，妾有一语相告，此去头场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觉，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惊叹。（《鹤林玉露》）

临安中瓦在御街上，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术者，易得厚获。而近来数十年间，向之行术者，多不验；惟后进者，术皆奇中。有老于谈命者，下问后进："汝今之术，即我向之术。何汝验，我若何不验？"后进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禄贵生旺，皆是贵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带刑杀冲击，方是贵人。汝不见今日为监司、郡守、阃帅者，

日以杀人为事邪。”老师叹服。

《狒狒赞》曰：狒狒怪萌，被发操竹，获人则笑唇掩其目，终亦号跳，反为我戮，物类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蛮，宋建武中，安昌县进雌雄二头。帝曰：吾闻狒狒能负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对曰：狒狒见人辄笑，笑则下唇掩其额，故可以钉之。发可为朱缨，血可染衣，似猕猴，人面而红。作人言鸟声，善知人生死。饮其血，使人见鬼，帝命工图之。元稹诗：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驯。狒，房沸切。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鸭血灌之，可活。耳暴聋者，用全蝎去毒为末，酒调滴耳中，闻水声即聋愈。枸杞子榨油点灯，观书能益目力。金疮、刀斧伤，用独壳大栗研为干末，傅之立止。或仓卒，用生嚼傅，亦验。喉痹，并乳鹅、虾蟆衣、凤毛草擂细，入盐霜梅肉煮酒各少许，和再研，细布绞汁，鹅毛刷患处，随手吐痰，即消。痈疽、恶疮初肿起，当归、黄蘖、羌活共为细末，生鹭鸶膝擂汁，调傅疮之四围，自然收毒聚作小头，即破。切不可并疮头傅之，恐毒气四攻，不可收。

新昌徐氏妇病产。有名医陆某，在二百里外舆致之。及门，妇已死，但胸膈间犹微热。陆入，诊之良久，曰：“此血闷也，得红花数十斤，则可活。”主人亟购如数，陆乃为大锅煮之，候汤沸，遂以三木桶盛汤于中，取窗格藉妇人寝其上，汤气微复进之。有顷，妇人指动。半日，遂苏。

四明延庆寺一僧，自顶至踵，平分寒热，医无识者。有一道人曰：“此生偏肠毒也。”药之，一夕而愈。

骨鲠用犬涎，谷芒用鹅涎，无弗愈者，皆以意推也。

孝宗尝患痢，众医不效，德寿甚忧之。过宫，偶见一小药肆，遣中使询之曰：“汝能治痢否?”对曰：“专科”。遂宣之，至，请问得病之由，语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诊脉，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藕节细研，以热酒调服，如其法杵细酒调数服即愈。”德寿大喜，就以杵药金杵臼赐之，至今呼为“金杵臼严防御家”。可谓不世之遇。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黄连末糁之，置于露中。晓取则肉，化为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简，但用香橼去核，薄切作细片，以时酒同入砂瓶内，煮令熟烂，自昏至五更为度。同密拌匀，当睡中唤起，用匙挑服，甚效。又越州某学录云：少时苦嗽，百药不疗，或教用向南柔桑条一束，每条十折，内锅中，大约用水五碗煎至一碗，于盛暑中遇渴饮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县村民有患水肿者，以为鬼祸，讯之卜者。卜者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车前草和研为膏，作大饼，覆脐上，水从便出，数日遂愈。

朝野遗记

[宋]佚　名撰　范学辉整理

《朝野遗记》一卷，南宋佚名撰。以记载南宋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政局与宫廷轶闻为主，兼及两宋之际的史实。本整理本以《历代小史》本为底本。

和议成，显仁后（徽宗后韦氏）将还，钦庙挽其轮而曰："蹕之，第与吾南归，但得为太一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为之誓曰："吾先归，苟不迎若，有瞽吾目！"乃升车，既至，则是间所见大异。不久，后失明，募医疗者，莫能奏效。有道士应募，中贵导之入宫，金针一拨，左翳脱然而复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师重朗，更烦终始其右，报当不赀。"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视，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师，圣人也。知吾之隐。"设几而留谢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询其报德万一者。谩曰："太后不相忘，略修灵泉县朱仙观足矣。"拂衣即出，时上方视朝也。仗下，入长乐，大惊，急迹访之，寂无所得。后王刚中帅成都，而得旨东朝，图朱仙像进入，俨然当日道士也。

逆亮南侵，使人至钦宗所犯跸，七百余人俱受害，行都固未知也。一日，京师旧辇官二人闲步景灵宫，于是渊圣衣羽衣，入门趋殿，辇官骇甚，从而迹之，无见也。一念所钟，神游尚不忘故国耶？

车驾在维扬，魏公方居台院，妙应师馆其家。一日，师自外谓公曰："旁见城中人有死气者万人，度不应如是之众，此必虏至之征矣。宜早劝上渡江为要。"妙应相法极神，张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跸，然上意欲观灯然后南巡也。未几，粘罕遽至，翠华亟行，城中死者果无数。

方伯彦、潜善豢安之际，外传北风极劲，而汪、黄傲然谓无事，故上每不知虞。比江都宫中方有所御幸，而张浚告变者遽至，矍然惊惕，遂病萓腐。故明受殂后，后宫皆不孕。高庙中年不乐张忠献者，非独以和战异议，亦追归来望思之怒耳。

苗傅、刘正彦之变，植虚器于前星，欲自恣凶狂耳。春宫未辨菽麦，而魏公在建业，乃受而殒之，过矣。唐睿宗尝帝数年，又为皇嗣者十余载，中宗复位，以亲王就列。德王裕为刘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复归东宫，皆谅其非出于己也。今明受之殒，在铁塔下，父老尚能言，盖当时并乳媪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滨而卫士怀家流言，吕相颐浩以大义谕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迁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逊倡率者，吕皆侧用印记。事定，悉别而诛赏之。

乘舆初涉镇江，羽卫介胄间止一黄扇存耳。欲发羽檄下四方，而庚符不可得，朱髹又非立谈成者。匆遽中，取祖廷彤几，折而代焉。

庄文既薨，孝庙白德寿扶立光宗，未宜锁之。夕，德寿故召魏王宴宿宫中，洎次日归邸，则储册已行，而魏邸出麻之宣城矣。复见高庙，亦有愠言，曰："翁翁留恺，却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语素谩，戏抚之云："儿谓官家好做，做时烦恼云。"

光庙闻贵妃无疾而殒，哭泣无节。初郊宿青城，泪不已，祀故止。而寿仁复至，玉津行幸，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夜将临，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衮冕，始搢大圭，裂风倏起，劈历一声，燎火御幕，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惊僵，而雨电交击，众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霁，则已曙，亦不容即礼矣。圣体遂苦风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所执镇圭，殿中监已授扶侍御之，不知所在。一时策命宰臣望祀，车驾亟归疗疾，虽御楼之类，悉不能举。

重华闻上疾，自临大内抚视。上噤不知人，但张口呓言耳。寿皇忧且怒，呼李后而数之，云："宗庙社稷之重，汝不谨视上，使之至此，今将奈何？一时忿极，遽曰："万一不复，当族汝家。"既将往东朝，召留正责之曰："汝以为相，不强谏，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听何？"帝曰："尔自后须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留渠细语之。"其言止是尔。光宗既愈，后泣谓曰："尝劝哥哥少饮，不相听，近者不豫，寿皇几欲族妾家，何负何辜。既而闻留正所得圣谕，谓若更过宫，决被留不可还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语既入，故终乃畏父，玉辇无近于龙楼云。

光庙逾年不朝东内，寿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台，闻委巷小儿争斗呼“赵官家”者。寿皇曰：“朕呼之尚不至，尔枉自叫。”凄然不乐，自此浸不豫。

绍熙在鹤禁，有意受终，而难发言也。数击鲜于慈福。后询近侍大臣，屡排当位故，旁侧有奏曰：“意欲娘娘为趣上尔。”后笑。寿皇至东内，从容间语：“官家也好早取乐，放下与儿曹。”上曰：“臣久欲尔，但见孩尚小，未经历，故不能即与之。不尔，则自快活多时矣。”后来，储邸度长乐必已及之矣，备其状为寿者再。后不能已，语之曰：“吾亦尝谕乃翁，渠所见又尔。”光宗岸帻禀后曰：“臣已白，尚以为童，则罪过翁翁。”后无语，盖谓高庙逊寿皇于盛年尔。

光宗既退居，每恨既往时成败，瞑目瞋骂，或恸哭。寿仁后辄奉觞以解陶之，以是为常。虽宫门外事不欲动其心，然久亦觉知矣。初，郊祀成，恭谢回銮，御乐声达于内。光宗问其事，后曰：“市井为乐耳。”帝怒曰：“尔欺我至是，尚尔邪!”挥之以肱，后仆于栏，自是遂得疾。

寿仁后惑日者言已有厄，于大内静处筑精室独居，以道妆事佛，病革，遂终于此。长御欲之椒殿取礼服，偶内人有怨后者，持钥不启，曰：“使余凭谁命，俾此祎翟。”既不得周身，则相与举箦以归于凰仪。及半途，或妄曰：“风王至。”则皆委之而走。时泰安恍惚，内中畏避之故也。及久，知讹传，方再有至者，则为廊日所暴，体色黝然矣。措之大寝，宫人无计，致鲍于地，以莲数十金饼乱其芬。洎事闻于外，梓人进榫，几有小白之讹。后葬于赤山邢后之侧，不久，雷震毁殡，人共怪云。

长秋所生母，旧隶德寿为乐部，以久次出适于外。一日，奏乐，上以为不谐。中贵人奏近老旧者得旨嫁出，今皆新习，未能串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复入，庶新故参教。上可之。自是悉还，然后母在外，孕身已数月矣。将及期，宦者奏乞复外馆。宪圣后曰：“第令产，仙韶无害也。”遂诞后东朝禁中。三日洗儿，宓圣临视，戏祝云：“使汝长，福禄及吾。”左右皆失笑，虽一时戏言，后乃符验云。长秋自是亦养宫中，既久，新乐纯习熟。其所生与俦侣，俱还民间。后乃在杨才人位为义女，而以琵琶隶慈福官。其生在壬午，至绍熙之季，齿已长矣。今上以嘉邸践祚，于东朝为垂华，承嫡主丧，故久于彼。一日，朝长信，偶酒后盥手，后奉匜以前，帝悦而洒之，自尔得幸。久而宪圣知之，几欲赐朴。大珰王去为力谏之，曰：“娘娘尚以天下畀孙，一妇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也。”东朝虽少解，然终不释然，谓王且使杨氏寄汝家，候驾回南内部舍而复之。故后暂居去为家，而去为之子瑜自是得幸。及阜陵礼毕，上归旧东宫，以便御视朝。长秋复还长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韩后既上仙，所幸宦官王德谦将诣于东朝，宪圣语曰：“乃翁旧欲吾堂前一人，尚不与之。”德谦颇黠，则奏之：“臣非不识去就，敢窥数娘娘嫔御，今大内人物如杨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见，盖以皇后近上升，后宫继进无序，苟得一人自陛下处赐与官家，则众人方帖伏，甚于保爱上躬，为宗社大计非轻。”（宪圣）稍解，曰：“汝此言亦不为无理。”德谦知有间可乘，又使中贵人掺和，以为娘娘尚未见玄孙，而杨氏相命皆宜子，浸润鼓扇，慈福遂以赐宁宗。渐进为婕妤，时韩侂胄用事，知王瑜之旧也。瑜遂不得入内，时曹氏亦得幸于上，韩复左右之，故后尤自抑，励读书，饰已挟数以御同达者。一时故有贤称，韩无目窥之。

今东宫迁入，实余杭宗室善下居其间，而韩侂胄与善下厚，故得导达也。然同时入者亦一、二人，惟韩后独喜今储，尝因与内人驰逐，总角皆髣髻。人欲为梳栉者，悉不可，必得妈妈方结，盖常时后自为束发故也。由此韩后钟情，遂决为嗣，同入者复出，后闻继庄文者，亦在当时选中，此寔天命也。夫以虽因善下出入，韩氏导达而致，苟非其人者，讵能致哉?

韩成恭上仙后，后宫为上所眷者，今长秋与婕好曹氏耳。时欲继立椒涂，二党交进，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为女冠，赐号虚无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录者，皆厚于韩侂胄。或谓亦与之媚，韩侍禁中时，多在曹位。故铸金之际，意自轻重。然曹罕术，今长秋能挟数以御之，且上意专在杨，韩密间之，未能夺也。先是，禁中有二内人怀春而病，事且媾，各设席以邀羊车，欲决此举，二阁皆同日。今长秋故逊曹，使朝饮而已，饮施夜，曹不쬶也。逮旰，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请，则杨位已奏，恭肃帝辇矣。奏趣重叠，上起洎至杨所，则自从容，且遂留寝。故能舐笔展幅，以请奎章。上即书：贵妃杨我，可立为皇后，付外施行。而长秋复进笔，乞又书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晓，双出之，中贵所赍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笔自白庙堂矣。盖后虑韩匿上批，事或中变，故两行之，使不可遏耳。

王黼虽为相，然事徽考极亵。宫中使内人为市，黼为市令，若东昏之戏。一日，上故责市令，挞之取乐。黼窘，故曰：“告尧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与逾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墙峻，微有不相接处，上曰：“耸上来，司马光。”黼应曰：“伸下来，神宗皇帝。”君臣相谑乃耳。

李太宰邦彦家起于银工，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家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其见高于李守素多矣。

文水县西有山险可处，保正石赪聚众据之，时抄虏游骑，且断其运道，数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之，遂擒赪，钉于车上，将剐之。已刲刃于股，而色不变，奇之。好谓曰：“能降我，以汝为将。”刲怒目骂曰：“爷能死，不降。爷姓石名石，上

钉橛，更无移易也。”罕怒，寸磔之，骂不绝声而死。

程敦厚子山，东坡表兄，士元之孙也，秦桧善之。为中舍时，一日呼至府弟，请入内阁坐候之终日。一室肃然，独案上有紫绫标一册，书《圣人以日星为纪赋》，末后有学生类贡进士秦埙呈，文采艳丽，子山兀坐，静观反覆，几成诵。虽酒淆问劳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叵测也。后数日，差知贡举，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是命题，此赋果精，众考官皆称善，洎揭晓，乃孙果首选。

秦桧妻王氏素阴险，出其夫上。方岳飞狱具，一日，桧独居画室，食柑，玩皮以瓜划之，若有思者。王氏窥见，笑曰："老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也。”桧掣然当心，致片纸付入狱。是日，岳王薨于棘寺。

孝庙追复岳飞官爵，收召其子孙，使给还元赀。主者具当时所得，止九千缗物。诏其毙于狱也，实请具浴拉胁而殂。狱卒隗顺负其尸，出逾城至九曲丛祠中，故至今九曲五显庙尚灵（在大理申墙下）。顺葬之北山之滨，身素有一玉环，顺亦殉之腰下，树双橘于上识焉。及其死也，谓其子曰："异时朝廷求而不获，必悬官赏，汝告言曰：棺上一铅筒，有棘寺勒字，吾埋殡之符也。”后果购其瘗不得，以一班职为赏。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尚可更敛礼服。

游宦纪闻

[宋]张世南撰　张书学整理

《游宦纪闻》十卷，南宋张世南撰。本书所包括内容却十分广泛。举凡当代掌故，逸闻轶事，风土人情，文物鉴赏，以及艺文，小学，考古，历法，术数，医药等方面，均有所论及，被称为“宋末说部之佳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一)。本书主要有《稗海》本、《说郛》本、《宋人百家小说》本、《宋人笔记小说大观》本、《知不足斋丛书》本等。以中华书局整理本最为精良。本书以《稗海》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参考了其他版本。

序

仆自丱角，随侍宦游，便登青天，万里之蜀。及壮走江湖，无宁岁。闻见虽稍广，性天不灵，随即废忘。绍定改元，适有令原之戚，闭门谢客。因追思，捉笔纪录，不觉盈轴，以《游宦纪闻》题之，所以记事实而备遗忘也。嗣有所得，又当傅益之云。鄱阳张世南光叔。

卷　一

《书》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是一岁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今以每岁十二月计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尽不与焉。世南尝以此问学历者，所对皆未精切。其说当以今岁立春，数至来岁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时刻较之，实三百六十有五日零三时)。世南始得其说，未以为然。取《百中经》试加稽考，殊无差者。盖三百六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岁一周天。一岁云者，自今岁冬至，数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奇三时，所奇三时，即四分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计之，不满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尽，又积其余，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闰。其所以有小尽有闰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日有奇，已周天进三十度，与日合朔。合朔之际，即为一月。凡一岁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论期之一，当以气周断，不当以十二月断也。

鄱阳为郡，文物之盛，甲于江东，无图经地志。元祐六年，余干都颉，作《七谈》一编，叙土风人物云：“张仁有篇，徐濯有说，顾雍有论，王德琏有记，今不复存矣。”嘉定乙亥，史守始延郡之前辈访问，汇聚而为图经，然登载亦未详尽；如秋荐五十有五人，殊无确然之说。世南尝闻之先生长者云：“旧额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浑化，骤增员数。”此说盛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传。有故旧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有三人，在文正公之后。又德兴县《开山记》载，宣政间，拨弋阳县建节乡入本县，分割苗税，而信州减两名解额归饶。以此可见人言之妄。尝试考之，盖自大观兴三舍试，番士浸盛，以在郡学人数定贡士额，岁贡一十八人半。后罢贡法行乡举，合三年大比，积计五十五人半，遂为定制。此说载之国史及法律学令。南渡后，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场，各举二人。绍兴丙子罢流寓，入本贯额。诸郡各增其二，惟饶以额宽，故仍旧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经》，乃从唐显庆壬寅年壬寅日积算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数，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数，然后在寅上数(上声)一数(去声)，逆行间一位，是第二十，下仿此。则知本年正旦，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三数，以六数除之；先除三六十八，除十八万数；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除六九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数。自壬寅数到壬申，计三十位。又自壬申数下第三位，则旦日为甲戌，他仿此。欲知每岁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后九年前一月旦日，毫发无差。乃知数学有捷法，此亦一端

也。

《图经》、《本草》，人家最不可缺。医者处方，则便可知药性；饮食果菜，则便可知避忌。然其间有常用之药，而载以异名，卒难寻究。鄱郡官书，有《本草异名》一篇。尽取诸药它名登载，似觉繁冗。今摘常用者书于此，以备博知。

荆芥曰“假苏香”，附子曰“莎草根”，金铃子曰“练实”。诃子曰“诃黎勒”，花谢欲结子，为风吹堕者曰“随风子”，嘉禾散所用者是也，今医家只以“紧实小诃子”代之。山药曰“薯蓣”，一名“玉延”，简斋尝作《玉延赋》。苍耳曰“葈耳实”，马兰花曰“蠡实”，仙灵脾曰“淫羊藿”，牛蒡子曰“恶实”，茴香曰“茠香子”，破故纸曰“补骨脂”，乳香曰“薰陆香”，柏子仁曰“柏实”，凌霄花曰“紫葳余”，甘子曰“庵摩勒”，菱角曰“芰”，萝卜曰“莱菔”。已上药名，间亦有医者所未尽知。

余童字端蒙，鄱之乐平人，由学省登绍兴戊辰第。幼学已能文，同里项氏极爱重之，欲纳为婿，其意未决。余一日来访，项谓曰：“偶得写景句云：‘杜宇一声春昼永，午梦惊残。’子能对否?”余应声云：“黄鹂百啭晓风清，宿醒消尽。”项大喜，即以女妻之。仕至蕲守。其族子永之为世南言，永之亦能诗者。

刘过字改之，能诗词。流落江湖，酒酣耳热，出语豪纵，自谓晋、宋间人物。其诗篇警策者，已载《江湖集》。尤好作“沁园春”。上稼轩词，已见岳侍郎珂《桯史》，最为辛所喜。今又得数篇；其一：黄尚书由帅蜀，中阁乃胡给事晋臣之女。过雪堂，行书《赤壁赋》于壁间。改之从后题一阕，其词云：“按辔徐驱，儿童聚观，神仙画图。正芹塘雨过，泥香路软，金莲自拆，小小篮舆，傍柳题诗，穿花觅句，嗅蕊攀条得自如。经行处，有苍松夹道，不用传呼。清泉怪石盘纡，信风景江淮各异殊。想东坡赋就，纱笼素壁；西山句好，帘卷晴珠。白玉堂深，黄金印大，无此文君载后车。挥毫处，看淋漓雪壁，真草行书。”后黄知为刘所作，厚有馈贶。

寿皇锐意亲征，大阅禁旅，军容肃甚。郭杲为殿岩，从驾还内，都人昉见，一时之盛。改之以词与郭云：“玉带猩袍，遥望翠华，马去似龙。拥千官鳞集，貂蝉争出；貔貅不断，万骑云从。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山西将，算韬钤有种，五世元戎。　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憺尘沙吹北风。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驭英雄。”郭馈刘，亦逾数十万钱。

又送孙季和云：“问信竹湖（孙自号），竹如之何，如何不归？道吴山越水，无非佳处；来无定止，去亦何为。莫是秋来，未能忘耳，心与孤云相伴飞。关情处，向南山寄傲，北涧题诗。　人生了事成痴，算世上终无真是非。看云台突兀，无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兮。疏雨梧桐，微云河汉，钟鼎山林无限悲。阳山县，问昌黎负汝，汝负昌黎。”

又尝于友人张正子处，见改之亲笔词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尝赋《贺新郎》与一老娼，至今天下与禁中皆歌之。江西人来，以为邓南秀词，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说似而今，如何消遣?衣袂京尘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料彼此，魂消肠断。一枕新凉眠客舍，听梧桐、疏雨秋风战。灯晕冷，记重见。　楼低不放珠帘卷，晚妆残、翠蛾狼藉，泪痕留脸。人道愁来须殢酒，无奈愁多酒浅。但托意义焦桐纨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枫叶俱凄怨。云万叠，寸心远。”（改之自号龙洲）

余俦字季伦，号痴斋，吾乡诗人也。章泉先生雅爱之。作书，使袖访韩仲止，及门，候谒甚久。将命者出，扣所由来，久犹未出。余题二诗壁间云：“谒入久不出，兀坐如枯荄。苍头前致词，问我何因来?士节久雕丧，人情易嫌猜。本无性命忧，不去安待哉。”其二云：“名闻由昔者，礼进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后鞭。尚书八座贵，吏部一灯传。惊代文章伯，曾容贾浪仙。”已，乃拂袖去。仲止见诗，遣人追之，余竟不返。余有诗集号《蛙吹》，藏于家云。

翡翠屑金，人气粉犀，此物理相感之异者。尝观《归田录》，载欧公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颍州时，尝以示僚属。坐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春圣库，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其后，偶以金环于罂腹，信手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诸药中，犀最难细捣。必先镑屑，乃入众药中捣之。已而众药筛尽，犀屑犹存。偶见一医生元达者，解犀为小块子，方一寸半许，以极薄纸裹置怀中近肉，以人气蒸之。候气薰蒸浃洽，乘热投臼中急捣，应手如粉，因知人气之能粉犀也。今医工皆莫有知者。

《夷坚志》载虞雍公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泻痢连月。重九日梦至一处，类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坐。视壁间有韵语药方，读之，其词曰：“暑毒在脾，湿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甘草作汤，服之安乐。别法治之，医家大错。”如方服之，遂愈。

世南在蜀中，遍访林下人，求独炼法，鲜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传授云：“《丹经》谓：

‘捉得龙，伏得雄。’言雄黄见火，则飞走为烟焰，最难伏也。”其法用雄黄不拘多少，研细。甘锅火内，煅令通红，取出。撺雄黄末焰硝末，急用桃枝搅转，即成水矣。急倾出瓦碟内，微侧碟子，则清者一边。俟凝取出，去粗者，研细，以宿蒸饼为元，如绿豆大，每服三元至七元。如前法，服雄黄末一两，大约用焰硝一钱。此乃丹灶家秘法，得之甚艰。古人云：“施药不如施方。”故详记之。

书大字用松烟墨，每患无光彩，而墨易脱。偶得太乙宫易高士书符用墨诀试之，果妙。其法以黄明水胶半两许，用水一小盂，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时，以胶水两蚬壳，研至五色见浡作，再添胶水，俟墨浓可书则止。如觉滞笔，入生姜自然汁少许；或熔胶时，入浓皂角水数滴亦可。

士大夫谒见刺字，古制莫详。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迹；其间有：“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庭坚奉谢子允学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黄庭坚手状。”“耒谨候谢子允学士兄。二月、日，著作郎兼国史院检讨张耒状。”“补之谨谒谢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晁补之状。”“汝砺参候子允校书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时。惟彭公为中书舍人，余皆馆职也。

刺字，或书官职，或书郡里，或称姓名，或只称名；既手书之，又称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风流气味，将之以诚。今人观之，宜泚颡矣。

野处先生，尝跋此碑，谓子允不知为谁？尝考之：常立字子允，当时亦在馆中，当是谒常无疑，而野处偶未详也。

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编纸，皆治平四年，士夫往还书状。有“医博士程昉：右昉谨只候参节推状元，伏听裁旨，牒件如前，谨牒。治平四年九月、日，医博士程昉牒。”如此类者数纸。如冬至、年节、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状至。其长吏有贺冬状一幅云：“泗州军事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权保信军节度推官彭汝砺，右某启；伏以晷运推移，日南长至。恭惟发运学士，膺时纳祐，与国同休。某限以职局所拘，不遑躬诣阶墀，祗候陈贺下情，无任惶惧之至，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年、月、日，具位某牒。”与今大异。

今医家修制药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许学士方，前所载，亦既详矣。世南在蜀得数法，颇出古人意表；如麦门冬去心，古法，汤泡少时则易去，今只以银石铫火上微烙，随手渐剥，极易为力，又不为汤渍去药味。

乳香没药最难研；若作元子药，则以乳钵研略细，更入酒或水研，顷刻如泥，更无滓脚。若酒糊元，则入酒研；若以面，则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细，且不飞走、亏耗分两。

卷　二

唐、邓间多大柿。初生涩，坚实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榠楂置其中，则红烂如泥而可食。榅桲亦可代榠楂用，此欧公《归田录》所载。但江南人不识榅桲，世南侍亲官蜀，至梁、益间，方识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则味损而黑。凡食时，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于柱上击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榅桲切去顶，剜去心，纳檀香、沈香末，并麝少许。覆所切之顶，线缚蒸烂。取出俟冷，研如泥。入脑子少许，和匀，作小饼烧之，香味不减龙涎。

金橘产于江西诸郡。有所谓金柑，差大而味甜。年来，商贩小株，才高二三尺许。一舟可载千百株。其实累累如垂弹，殊可爱。价亦廉，实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镮。往时因温成皇后好食，价重京师；然患不能久留。惟藏绿豆中，则经时不变。盖橘性热，豆性凉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亲自成都归夔门官所。舟过眉州，见钓于水滨者，即而观之，篮中皆大虾蟆，两两相负，牢不可拆。极力分而为两，旋即相负如初。扣钓者，云“市间以为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贵重。以料物和酒炙之，曰炙蟾。亲朋更相馈遗者，此也。辛巳，侍亲守酉阳。一日，游郡圃池岸，亦有相负者数十对。沅陵胡宰留，栝苍人。闻之，亟令人捉去。谓其乡里以为珍品，名曰“风蛤”。

予世居德兴，有毛山环三州界，广袤数百里。每岁夏间，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岩洞间，捕大虾蟆，名曰石撞，乡人贵重之。世南亦尝染鼎其味，乃巨田鸡耳。扣捕者，云“奇而非耦”，又与所见者异矣。坡公：“眉人恨不脱得锦袄子”，即此物也。

世南尝观《文选》，左太冲《吴都赋》曰：“乘鲎鼋鼍，同眾共罗。”刘渊林注云“鲎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长五、六寸，雌尝负雄行。渔者取之，必得其双，故曰‘乘鲎’。”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载云。然世南顷游成都，药市间多见之。询所出，云“来自黎、雅诸蕃，及西和、宕昌”，亦诸蕃宝货所聚处。五羊、桂管、桐城亦有之，往往皆来自蕃舶。又有所谓河北山犀，纹粗而不光。要之，数处皆非所出，乃所聚耳。

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顶一角；或云两角；或云三角。郭璞《尔雅》注：“犀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隋（他果反），

亦有一角者。”《岭表录异》曰：“犀有二角，一在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为毛犀；而今人多传一角之说。向在蜀，见画图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审孰是。

此数种，俱有粟纹，以粗细为贵贱。贵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纹，必自恶其影，常饮浊水，不欲照见也。文理绝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脑上角千岁者，长且锐，白星彻端。能出气通天，则能通神，可破水骇鸡，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线者，以盛米，鸡见即骇。其直者，刻为鱼；衔入水，水开三尺。”俗所谓离水犀者是也。犀胎时，见物象戾天，则形于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插。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断不通。其类极多，皆以为奇异。故波斯呼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言难识别也。

犀中最大者曰“堕罗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额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带胯；斑散而色浅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否。又曰，犀之佳者是牸犀。纹理细腻，斑白分明，俗谓斑犀。服用为上。然入药，则不如雄犀也。凡犀入药者，有黑白二种，以黑者为胜。其角尖又胜。方书多言生犀相承，谓未经水火湛（将廉反）炽者是，或谓不然。盖犀有捕得，杀而取者为生犀；有得其蜕角为退犀，亦犹用鹿角法耳。

唐相段文昌门下医人吴士皋，因职，于南海见舶主，言海中取犀牛之法；先于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栈。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植木久必蠹，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毙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蜕角，必培土埋之。海人迹其处，潜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则犀徙去别山遁迹，不可寻已。”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异物志》云：“山东海水中犀牛，乐闻丝竹，彼人动乐，犀则出。”

祥符间，老珰李德永，撰《点头文》一编。其间有论犀带至贵者，无出于黑犀。谓生犀彻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经汤火，只如饼餤，劈四边，取方为铰具。其文头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蜡刷之，自然光润。性全脂脉在内，兼无皴裂，四边云头两脚直者，是也。不拘黔、螺、牸、牯；黔谓无纹，螺谓纹旋，牸纹细，牯纹大而匀。或每一粒纹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赭黄犀，须是里外透明，莹净如真金色者，至宝也。

又一说，犀有二种；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见。《五溪记》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尽。夷獠以弓矢采取，故曰‘黔犀’。”

大率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经热。口燥唇干，百药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饮两碗许，疾顿除。

成都双流县，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画太逼真，易为人所识别。然色泽粟纹，自有不可掩者。

井邑间市语，谓犀下品为“鬼犀”，乃死犀角。其纹、色，绝不堪也。

淳熙丁酉，议者以混补太学，人数猥冗，遂立待补太学生之法。以终场人数定其额，百人取三，继又倍之。预选者，〔此处疑有脱误〕是亦薄收场屋之效。时多嘲谑之语。独司业计公衡，名之曰“贡余”，尤觉隽永。

淮南人藏盐酒蟹，凡一器十只，以皂荚半挺置其中，则经岁不坏。世南向侍亲至四明，盐白而廉。仆辈贪利，以篭盛贮。邸翁曰：“涂中走卤，将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皂荚一挺置其中，则无虑矣。”试之，果然。

凡衣帛为漆所涴，即以麻油先渍洗透，令漆去尽。即以水胶熔开，少著水令浓，以洗麻油，顷刻可尽。盖胶性与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然。

若白衣为油污，石膏火煅研细，糁污处，以重物压过夜，则如初。如卒无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试之效。

验漆之美恶，有概括为韵语者云：“好漆清如镜，悬丝似钓钩。撼动虎斑色，打着有浮沤。”

验真桐油之法，以细篾一头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则如鼓而鞔圈子上。才有伪，则不着圈上矣。

雄黄、雌黄出阶州。雄黄好者如鸡冠，色透明可爱。雌黄佳者成叶子，如金色。入乳钵内研，顷刻成粉，色极鲜丽。与韶粉相忌。绘事不可用二物，稍相亲，则色沦胥而黑。向在蜀，曾令画工用之。卷藏数月，已而展玩，其色果然，工亦不晓。

蕲春铁钱监，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炉鞴，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

陈文忠公尧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状元及第。文惠公尧佐，字希文，端拱元年，举进士第十六人。康肃公尧咨，字嘉谋，咸平三年，状元及第。三人，皆秦国公省华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赐绯。与父省华，同日改秘书丞。故唐夫有启事云：“蟾桂骊珠，连岁有弟兄之美；鱼章象简，同时联父子之荣。”

吾乡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连中词科。绍兴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学士直翰苑。绍兴二十九

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兴二年，文惠公适继之。乾道二年，文敏公迈又继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卢有谢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銮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凤阁之游。"二事实为本朝儒林荣观之盛。

《韵略》中无"打"字，已详见《归田录》中。但于《广韵》"梗"字韵中，音德冷、又都挺切。今俗谈谓打鱼、打水、打船、打伞、打量之类，于义无取。沙随先生云："往年在太学炉亭中，以此语同舍，有三山黄师尹曰：'丁、当也，以手当之也。'其义该而有理。"

无"不"字，但于"有"字韵中音俯九，又"尤"字，韵中音方鸠。

"褪"字亦常用者，遍检字书皆无之。"尖"字，韵中亦不载。

东坡谒吕微仲，值其昼寝，久之方出。见便坐有昌阳盆，豢绿毛龟。坡指曰："此易得耳！唐庄宗时，有进六目龟者。敬新磨献口号云：'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耳睡一觉，抵别人三觉'。"世南尝疑坡寓言以讽吕，未暇寻阅质究。偶因见《岭海杂记》，有载六目龟出钦州，只两眼，余四目乃斑纹。金黄花，圆长中黑。与真目排比，端正不偏。子细辨认，方知为非真目也。

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国初时，人亡其名。以博学教导后进，故世以夫子称。貌陋且怪，长目广鼻，虬髯垂瘿。性率不自饰，虽冠带，往往爬搔扪虱。然为歌诗，有惊人句。今蜀人止能诵其一联云："两轮日月磨兴废；一合乾坤夹是非。"

熙宁中，文与可因至天彭，馆于徐公园。杯酒谈笑中，肆笔成夫子像于亭之壁，曲尽寒酸态度。元丰壬戌，郡守聂子固，惧其岁久隐晦漫灭，遂徙其壁于郡圃凝翠亭，今不复存矣。有石刻在，世南尝得其本。今人但见与可枯木竹石，未尝见其为人物。坡公谓"与可诗文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诚哉是言也。

蜀昔有术士，精于谈天，尤善戏谑。士夫或有以五行试其术，答云："此人必已食禄，异时官至五马。"咸强其笔于楮，以为它日证验。于是索笔特书云："目今敛板鞠躬，已见二千石在后。"众莫不哗然哂之，且诮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为谬言如是？"术者云："吾之术验矣，请细思之。"众方悟敛板鞠躬之说，莫不为之一笑。

今之作倅者，皆借绯。堂除知县亦借绯。太守则借紫。谓已经赐绯，则借。军监则仍绯。边郡节镇，不俟赐绯，可借紫，谓之隔借。先作州，曾借紫，后得军，则仍服绯。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张嵩，先知嘉兴府，后知建昌军，遂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旧旨。"从之，遂为定例。

卷　三

《洎宅编》云："《越绝书》曰：'慧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沙随先生云："以世事观之，殆未然也。《齐民要术》曰：'凡种梨，一梨十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段氏曰：'鹘生三子，一为鸱'。《禽经》曰：'鹳生三子，一为鹤'。《造化权舆》曰：'夏雀生鹑，楚鸠生鹗'。《南海记》曰：'鳄生子百数，为鳄者才十二。余或为鼋、为鳖'。然则尧之有丹朱，瞽瞍之有舜，鲧之有禹，文王之有周公，又有管、蔡，奚足怪哉。"

先生又尝谓"桂生桂，桐生桐者，理之常也；生异类者，理之变也。先儒谓扬雄宜有后，张汤宜无后。然则人之私智，安得必之于天？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斯言尽之矣。"

昔人有诫后生，不可称前辈表字，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时出于中心至诚，未尝深考。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为美称。殷人以讳事神，而后有字。《仪礼》子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某父。"称字也。子思子作《中庸》，称其祖曰："仲尼曰云云。"爰盎之侄问盎曰："丝能日饮几何？"近世子由与坡公，多言子瞻兄。陈了斋师事龟山，简中称中立先生。非若今世俗，既讳其名，又讳其字也。

又，今往往有"台讳"、"尊讳"之语，尤非是。生曰"名"，死曰"讳"，载之《礼》经可覆。《礼部韵》载，先帝庙讳曰"讳"，今上皇帝御名只曰"名"。称生人名乃曰"讳"，不祥之甚也。

世南少小时，尝见亲朋间，有请紫姑仙。以箸插筲箕，布灰桌上画之。有能作诗词者，初间必先书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斋者。亦有能作时赋、时论、记跋之类者，往往敏而工。言祸福，却多不验。

近时都下有士人许其姓者，通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之春，三山黄公朴，同一、二朋友访许，扣功名大略。即书"沙门光远降"。先作自赞云："伸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经，不识三千条大戒。醉后高歌，无障无碍。当时若见阎王，任它枷鏁杻械。"又一云："无疑无疑，自有东西。目前行检，眼下阿鼻。不认真实法性，不念如来菩提。捉取金毛狮子，任教乌兔如飞。"后再书云："黄子！黄子！文魁多士。酝藉胸中十万兵，纵横笔下三千字。无垢为朋，汪公相似。若得火土相逢，一跃禹门浪

里。”后八年，岁在己丑，黄公果大魁天下。黄生于壬子，魁于己丑，实符火土相逢之句。状元局中，诸公唱和诗，有酝藉、纵横一联，不差一字，鬼物已先知之矣。

光远乃昔时云游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观，不为道士所礼。伪为绣衣出巡，尽鲸观中向来不礼之人，南僧不许入蜀者以此。距今百余载，尚为黠鬼，可谓异事。

龙溪先生汪公藻，字彦章，吾郡之德兴人。幼年已负大名。作诗云：“一春略无十日晴，处处溪云将雨行。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傍鸥不惊。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茅茨烟暝客衣湿，破梦午鸡啼一声。”此篇一出，便为诗社诸公所称。晚年牢落，莫究所学。朱叔止题其墓云：“名高从昔毁相随，未免群儿着力挤。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雾隐愚溪。不逢华旦开昌运，终抱沈埋返故栖。已矣九原宁可作，萧萧古木乱蝉嘶。”亦为诸公所称。叔止名秖，舍人新仲之侄也。

永福县之东南八十里，罗汉寺之仙岩，有篆书十。形体奇怪，环布岩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识，号曰“仙篆”。欧阳公永叔尝得之，喜其无镌刻之迹，如指画成文。欲以番夷金书字图号译之，未暇也。蔡端明时守三山，以道家书释之曰：“贫道守真一，中有不死术。”亦莫得其据。

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陈武祐，好奇之士也。访求其详，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惮墨蜡之费，燎断而瘗之；二在中和寺黄坑之崖，今存焉，字皆奇怪，亦不可识；三即罗汉之仙岩也。安仁者，掘而得之，仅完三字。又于上生院僧景纯，得所藏善本四字，余不复有。遂再锓诸木，列岩之堂。今闻亦有不存者。

余尝见碑本，字势夭矫，洒落奇妙。枝叶不属，而脉络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观道家何等书而识之？此字恐子云未必识也。

程公衡，字子平，沙随先生之父也。知音律。宣和间，市井竞唱韵令。程曰：“五声皆往而不返，不祥也。”后二帝播迁。建炎初，唱《柳叶曲》，程又曰：“当有姓刘人作乱。”后数年，伪齐窃据中原。此说载之《沙随家集》中。

苏翁者，初不知其何许人。绍兴兵火末，来豫章东湖南岸，结庐独居。待邻右有恩礼，无良贱老稚，皆不失其欢心。故人爱且敬之，称曰苏翁，犹祖翁、妇翁云。身长七尺，美须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终岁不易。未尝疾病。筋力数倍于人，食啖与人亦倍。巨锸长柄，略与身等。披荆棘，转瓦砾，辟废地为圃。或区或架，或篱且塍。应四时蔬菜，不使一阙。艺植耘芟，皆有法度，灌注培壅，时刻不差。虽隆暑极寒，土石焦灼，草木冻死，圃中根荄芽甲，滋郁畅茂。以故蔬不绝圃，味视它圃蔬为最胜。市鬻者，利倍而售速。每先期输，直不二价，而人无异辞。昼尔治圃，宵尔织屦。屦坚韧，革舄可穿，屦不可败。织未脱手，人争贸之以馈远，号曰苏公屦。薪米不至匮乏，且有余羡。喜周急，人有贷假，随力所及应之，负偿一不经意。闭门高卧，或危坐终日，人莫测识。

先是高宗南渡，急贤如饥渴。时张公浚为相，驰书函金币，且移书属豫章漕及帅曰：“余乡人苏云卿，管、乐流亚，遁迹湖海有年矣。近闻灌园东湖，其高风伟节，非折简所能屈。幸亲造其庐，为我必致之。”漕、帅密谕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园苏翁者，无云卿也。”漕、帅即相与变服为游客，入其圃，翁运锄不顾。二客前揖与语，翁良久问客何从来？乃延入室。土锉竹几，辉光溢然。地无纤尘，案上留《西汉书》一册。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计曰：“此为苏云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广汉。”客曰：“张德远，广汉人，翁当识之。”曰：“识之。”客遂泛问张公世系材品，翁历历陈叙，且曰：“不知张今何官？”盖其初不料张公使其访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谓翁曰：“某等备乏漕、帅，实非游者。张公今秉相权，令某等造庐，以礼致公，共济大业。”出书函金币于其案上。翁色遽变，喉中隐隐有声，似怨张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广汉人，即云卿是已。然终不知云卿其字邪？抑名邪？

继旌旗填委，坚请翁同载以归。再三谢，不可，许诘朝上谒。越夕，遣吏迎伺，则扃户阒然。从他径排闼入，惟书币留案上，俨然如昨日。室空，而人不可得见矣。形迹辽绝，莫知所终。此隆兴士宋自适字正父，所记苏翁本末如此。宋后得翁遗址，面揖湖山，平地数十亩。仍筑小庵，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为名之曰《灌园庵》。

世南倾在瑞安董宰煟书室中，见其所录诚斋先生与周益公小简，心窃爱之。读数过，辄能成诵。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记首尾。其间必有脱误处。它时得见《大全集》，当借本改正之。谩记于此：

“万里伏以涉秋益热，共惟少保观使丞相，小陌云庄，天棐忠尽，钧候万福，相眷均庆。某近得报，知阁下释位去国，而莫知风帆所止。作收尤延之书，乃知度夏于阳羡。吾人仕宦，有进便有退，有出便有处。丞相势位，岂不能筑河沙而障屋溜。君子得时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蕴，良可憾者。然道之兴废，圣人归诸命；斯文得丧，圣人归诸天，则又何憾焉！当庚午试南宫，丞相雪中骑一马于前，而某荷一伞于后。当此之时，岂知丞相至此？布衣位极上宰，此后复奚求哉？却严寒、饮醇酒之论，丞相尚记忆否？已矣！姑置此事。独世路风波，真可畏耳。近读邸报，得感

事诗云：'去国还家一岁新，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何自闲人无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沈。荷花正闹莲蓬嫩，月下松醪且满斟。'当左揆进步时，高揖辞去，此举甚善，惜宿留耳。声利之场，轻就者，固不为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而不轻就者，亦复不恕，何哉？朱元晦是也。论至于此，则去就辞受，皆不可取。可畏！可畏！"云云。

又尝记其答益公惠鸠兔橘酒小柬云："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跃跃一双。挟欢伯以俱来，与木奴而偕至。共惟某官，文章羹酒，儒学凤麟。游梁王之兔园，夙推能赋；赐汉庭之鸠杖，晚冠耆英。《橘颂》续《骚》，《酒箴》饱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尝占辞，敬致追节。"云云。观此，足见善于体物者也。

占城国，前此未尝与中国通。唐显德五年，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得自西域。洒衣虽弊，而香不灭。已上见《五代史·四夷附录》。《内典》云："人火得水而灭，龙火得水而炽。"信有此理。《阴阳自有变化论》曰："龙能变水，人能变火。龙不见石，人不见风，鱼不见水，鬼不见地。"此亦理也。

予友人胡子震，尝谓予曰："牛以鼻听。"盖闻之前辈余论，而莫知所本。一日，观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见窒塞无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举戎右曰："赞牛耳、桃茢。牛耳无窍，以鼻听也。"焦赣《易林》曰："牛、龙耳聩。"盖龙亦聋者也。牛走顺风，马走逆风。故楚子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永福创自唐代宗时，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号曰"永泰"。后避哲宗陵寝讳，改名永福。

在唐新创县后，有邑宰潘君满解。遗爱在民。攀卧祖饯，留连累日。其夫人王氏，先以解舟，泊五里汰王滩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书一绝于石壁云："何事潘郎恋别筵？欢情未断妾心悬。汰王滩下相思处，猿叫山山月满船。"末署太原王氏书。诗迹已漫灭，独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许。邑人因以名其滩。

政和陈武祐，虑岁久诗亡，大书，系以记文，镌之字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齿；震风凌雨之所涤荡，不知其几，而墨色烂然如新。一妇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终古不变如此。则知至诚之道，感鬼神、裂金石者，讵不信然。

旧《闽中记》，作汰王滩。陈武祐刻石，却作太原滩。今滩旁之地，名大王入石。字之左，不复可容字矣。恐末系太原王氏书为正（陈记"大"字下云，疑为"汰王"）。

卷　四

永福下乡有农家子，姓张，以采薪鬻锄柄为业，乡人目为张锄柄。状貌丑怪，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对弈。投之以桃，苦不可食。张心知为仙，冀有所遇，忍苦啖咽。且及半，若将螫舌，遂弃其余而归。因忽忽若狂，绝粒，食草木实。时言人隐恶，能道未来祸福。素不谙书，忽奋笔作字，得羲献体。口占颂偈，立成如宿构。传闻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为僧人，号为张圣者。

游邑中，募缘造高盖石桥，富室挥金相先。人曰："圣者作大功德，又自可无一颂语？"僧笑云："只两好事：石桥半，出通判；石桥全，出状元。无庸颂也。"及侍讲萧公国梁魁天下，乃生于桥成之月。桥方半时，实生通判吴公。

时□黄倅未第，倦游太学。善人伦者，多言其油腻天罗，屯滞相也。黄稍稍有自沮意。僧且谓曰："待我及第日，汝当及第。"乃自笑，谓僧人及第，理所无也。既而黄以张安国榜中第。访张僧，乃近住安国寺云。

僧发狂时，言无不验，其言祸败事，尤奇中。人于狂时，亦畏其毒骂，莫敢诣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挟笔，又时扱笔鼻书。

时，里中有吴氏，建重光寺轮藏成，求赞于僧，援笔立就云："无上雄文贝叶鲜，几生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为珍宝，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复；沈毛江上马驼前。长沙过了金沙滩；望岸还知到岸缘。夜叉欢喜随心答；菩萨精虔合掌传。半千六十余函在，功德难量熟处圆。"笔力遒劲可爱。

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妇随众往谒。僧命至前，痛撮其项。妇号呼，观者哄堂大哂。归语其夫，夫怒，奋臂勇往诟骂。僧笑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宜令再来。"骂者不听。居亡何，妇以他恙，投缳而死。

又有乡民着新紫襦诣谒，僧请以为施，民有难色。僧曰："急抖擞去狗毛。"盖民窃烹邻狗得襦，人无知者，故戏之。

又有富室，携少女求颂。僧曰："好弓鞋，敢求一只。"语再四，不得已，遗之。即裂其底，得衬纸，乃佛经也。神异多类此。

后游郡郛，大为帅府赏识。十禅僧颇多忌疾，中伤之，不可及。冬一夕，张坐定，有青衣擎生荔一柈献。诘旦，遣遗郡帅。是日，十禅朔参帅，举似之。中一僧云："得毋诈耶？山间偶亦有此。"归献百颗。盖郡中多以穰代薪，献台禾熟时，寺仓积穰荔树上。及冬，穰空，荔实偶尚无恙，得以巧设欺计。帅亦因此疏张。人谓张狂时最灵，岂献荔之夕，适会其不狂耶？

张自遇异人后，绝烟火，走人间五十余年，奇事

不止如此。友人吴信可，永福人，为予言是数事，皆其髫龀时，得之乡里长老末议。且神仙、方技、秘怪之事，书传所记，从古有之。然诡诞不经，无补世教。而君子存之者，岂非以其能言祸福于无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于发人隐恶，虽亏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观者。不然，亦何足尚云。

福之永福西山曰"高盖"，为天下第七福地。出悬郭，陟峻岭，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处。有禅刹曰"名山"，徐真君上升，东西二室，归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禁。该曲台祀典，石门插天，杉桧昼暝，猿狖清啸，与寒泉响答，真伟观也。

徐本牧儿，饭牛山椒。一日，闻乐声出林杪。缘崖造观，至则有二人弈。拱立良久，遗徐棋子一，叱令归。归即精解手谈，时碎瓦器为子，布地为局。纵游岩上，往往与二人遇，遂得修行烧炼诀。有赵真君，不远千里访之，以所得秘密，与之参契。徐喜酌酒，共饮草庐中。时霜月，草木雕空。徐曰："主人远访，无以为乐。"以余沥一喷，顷刻林花遍开。今名所居曰"花林庄"。徐功行成，将入山炼大丹仙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叶，今老树尚存。尝有耕者发墩，致风雷之变，至今相指为戒。丹成之日，与兄弟姊妹七人饵之，同时上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赵二真君有祠云。

自仙羽化后，俗眼凡骨，莫有一诣其上者。数百年下，有浙僧携小师来主寺，有轻身术。借至徐君坛，得二石室。乃凿山通道，飞磴自石门中出，始尽发地秘。四方游者，于是翕集。其东室明洁，前有水帘，自千仞崖颠，垂空而下，如其门之广。山中佳致，可坐而揖。西则晻蔼，亦乏奇观。独去洞数步，有石龟与石棋枰对立。古老相传云："龟旧处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颇诞。一日，东室主僧，赴邑斋会。小师乘其远出，趋师床坐逝。主僧于斋席中即知之，叹云："叵耐小鬼，夺我山中佳处。"亦即席坐逝。其徒议舁归，以登涉之劳，乃茶毗囊骨，归塑西室。虽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风雨，即脱落如怒。或者犹疑二僧禅寂虽高，而贪嗔一念，未能了然者。小师之趋东室也，急欲化去，跏趺不尽一脚。数十年前，有高僧数其败教之罪，摺而正之，言其中如败炊饼云。耳目所得梗概如此。

高盖为闽中佳山，虽左僻名胜，往往远从游览，吟题甚富。有一联云："云幄护坛仙世界，水帘遮室佛家风。"时人赏之，以为能点出山中眼目云。

永福古有谶语曰："天保石移，瑞云来奇；龙爪花红，状元西东。"乾道间，福清天保瑞云寺后石崖，横山而行，啮地成蹊。既而永邑东乡石壁溪岩，松上产龙爪瑞花。其年萧公国梁，果魁天下。次举黄公定，胪唱第一。盖瑞花生处，西之于萧，东之于黄，各三十五里，此"状元西东"之应也。又次举郑公侨，廷试复先多士。邑宰作诗云："翀峰、龟岭与龙屿，三处家山一壮哉。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状元来。"盖萧公翀峰，郑公龟岭，黄公龙屿也。

萧公登科岁，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赵公。故事，设科以待草茅士，凡预属籍，挂仕板者，法当逊避。唱名日，升萧公为榜首。故萧公对御吟有"名传玉阶星辰晓；泽霈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谢启有云："预飞龙之选，淮安论次以当先；无汗马之劳，酂侯何功而居上。"盖用宗室及萧家事。至今脍炙人口，因并书之。

永福邑东有岳宫，乃吴太博经创。大门内，建三清殿。上梁日，邑中诸寓公咸在。吴以书梁俪语，首逊给事黄公龟年。公即领略，立解手帖，濡墨作字云："风马云车，俪百顺钩陈之卫；金枝玉叶，拱万龄宸极之尊。"词语铿润，笔法高古。太博初见公略不经思，复疑帛书非法，既而双美，吴始大喜心服。归语家人子侄辈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此公者，操行过人数等，不独词翰可敬。"

其未第时，最贫素，自处澹如。应乡贡。引保日，有考官某县尉居帘内，见公丰姿秀发，惊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门下。"既而预荐，尉喜甚，约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馆。其妻挈累扶衬，相遇于中途，黄哭之恸。命逆旅主人达情，请遂初约。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无禄，县尉清贫，死无余资。吾携百指，扶护而归，衣衾斥卖殆尽。方以不达乡井为虑，那可复议畜先辈事？况黄甲少年，当结好鼎族。吾且行矣，善为我辞。"黄垂涕曰："呜呼！吾许人以诺，死而负之，吾行将何归？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虏语。苟遂吾志，秋毫自赍，不敢闻命也。"遂定婚于邂逅间，分携恸哭而别。

某氏从公归，能执妇道，琴瑟在御，没齿无间言。公登从橐，夫人尚无恙。若公者，可谓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弄笔墨取科第者，项背相望。闻公之风，盍亦知所以自省哉！

永福邑东三十五里曰三岛村，村东北山曰方广岩。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给事黄公筑室，读书山下。一日，猎师逐兽归，能言其境。给事命仆，翦荆剷险，攀缘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乡人从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于此乎祷。后数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长可丈余，广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风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舁致室中。亡何，有异人来，请斫为宾头卢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悬官祷雨，必躬往迎致，其应如响。像眉毫修白，骨气龙钟，宛若生动。每至邑中，人士敬叹瞻礼，喜其来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模仿以易之，虽毫发无欠，精神莫具，不独主岩者能辨之。

自造像后，香火日昌，往来供施相属。室内遂构三层阁，不载片瓦，虽疾风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许。其间梁空磴险，山径峭拔，游者有攀跻伛偻之难。及最上，峰回路转，倏忽风景不同；岩洞飞惊，台殿缥缈，使人神观轩豁，忘其罢惫。周遭有十奇，如石门、水帘、瀑布、石灯、石钟磬、观音影之类，皆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龙尾泉，状如石龙裂岩而去，尚余不尽。尾、修及寻丈，望之作蜿蜒势。尾锋涌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为佛供。越室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辈。微径仅可着足，下临无际，人莫敢进。独主岩者，藏贮其中，来往如猱，亦野性便习然也。

詹事王公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诗，五言六十字，见公集内。士友吴信可，亦有纪游诗云："曾访神仙岩洞来，人言伟观似天台。藤萝足下猿猱啸，钟鼓声边日月开。灯续佛光凝紫翠，云将蜃气作楼台。最怜贯石神龙尾，犹带天东雨露回。"

岩中乞灵多验，如前司农簿柯公垓，少时乡试回，尝经从。主岩者，先夜梦尊者命之曰："可设榻煮茗，来日当有十九岁官人来。"及期，与公同游者十余人。老、行前致茶，问稠中谁为十九岁官人，遂以梦告。柯公是岁乡请，次年登科，果如其言。

以上六说，皆友人吴兄信可为世南言。信可讳锜，永福人。诚敬而疏通，博学而和粹，月旦之评，最所推重。世南方以得友为喜，纳交不百日，而遂隔今古。嗟乎！信可践履如此，而遽止于斯，亦可悲也。追思纪录，以备遗忘。

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或作"嗤"字，此鄙俗无状语。前辈谓借书还书，皆以一瓻。《礼部韵》云："瓻，盛酒器也。"山谷以诗借书目于胡朝请，末联云："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鏁鱼。"坡公和陶诗云："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吴王取伍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应劭曰："取马革为鸱夷，榼形。"范蠡号鸱夷子皮，师古曰："若盛酒之鸱夷。"扬子云《酒箴》："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师古曰："鸱夷、韦囊，以盛酒也。"苏、黄用鸱字本此。

卷　五

东坡先生，尝亲笔录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讳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于乡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惮远宦，官缺，选士人有行义者摄。公摄录参军。眉山尉有得盗芦菔根者，实窃，而所持刃，误中主人。尉幸赏，以劫闻，狱掾受赇，掠成之。太守将虑囚，囚坐庑下涕泣，衣尽湿。公适过之，知其冤，咋谓盗曰：'汝冤，盍自言，吾为汝直之。'盗果称冤，移狱。公既直其事，而尉、掾争不已，复移狱，竟杀盗。公坐讼囚罢归。不及月，尉、掾皆暴卒。"

"后三十余年，公昼日见盗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召公暂对，我扣头争之曰，不可以我故惊公，是以至今。寿尽今日，我为公荷担而往，暂对即生人天，子孙寿禄，朱紫满门矣。'公具以语家人，沐浴衣冠，就寝而卒。轼幼时闻此言。已而，外祖父寿九十，舅氏始贵显，寿八十五。曾孙皆仕有声，同时为监司者三人。玄孙宦学益盛，而尉、掾之子孙微矣。或谓盗德公之深，不忍烦公暂对，可也，而狱久不决，岂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欤？"

"绍圣二年三月九日，轼在忠州，读陶潜所作外祖孟嘉传云：'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意凄然悲之。乃记公之逸事，以遗程氏，亦庶几渊明之心也。"

是岁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华馆思无邪斋书此，段玉山端殿，汪公应辰，刻先生手书于石，笔法遒美，极可爱。

辨博书画古器，前辈盖尝著书矣。其间有论议而未详明者，如临、摹、硬黄、响榻是。四者各有其说。今人皆谓临、摹为一体，殊不知临之与摹，迥然不同。临谓置纸在傍，观其大小、浓淡、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摹谓以薄纸覆上，随其曲折宛转用笔曰"摹"。硬黄谓置纸热熨斗上，以黄蜡涂匀，俨如枕角，毫厘必见。响榻谓以纸覆其上，就明窗牖间，映光摹之。

辩古器则有所谓款识，腊茶色、朱砂斑、真青绿、井口之类，方为真古。其制作则有云纹、雷纹、山纹、轻重雷纹、垂花雷纹、鳞纹、细纹、粟纹、蝉纹、黄目、飞廉、饕餮、蛟螭、虬龙、麟凤、熊虎、龟蛇、鹿马、象鸾、夔牺、蜼（余季切）凫、双鱼、蟠虺、如意、圜络、盘云、百乳、鹦耳、贯耳、偃耳、直耳、附耳、挟耳、兽耳、虎耳、兽足、夔足、百兽、三螭、穟草、瑞草、篆带（若蚪结之势）、星带（四旁饰以星象）、辅乳（钟名，用以节药者）、碎乳（钟名，大乳三十六外，复有小乳周之）、立夔、双夔之类。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则以名之。如云雷钟，鹿马洗、鹦耳壶之类是也。如有款识，则以款识名；如周叔夜鼎、齐侯钟之类是也。

古器之名，则有钟（大曰"特"，中曰"镈"，小曰"编"）、鼎、尊、罍、彝、舟（类洗而有耳）、卣（音酉，又音由。中尊器也。有攀、盖、足。类壶）、瓶、爵、斗（有耳、有流、有足、流即觜也）、卮、觯（之豉反。酒觞也）、角（类彝而无柱）、杯、敦、簠（其形方）、簋（类鼎而矮，盖有四足）、豆、甗（牛偃切。无底甑也）、锭（徒经切，又都定切）斝、觚、鬲（形制同鼎，《汉志》谓空足曰"鬲"）、鍑（方宥切。《玉篇》云：似釜而大，其实类小瓮而有环）、盉（户戈切，又胡卧切。成五味之器也，似鼎而有盖、有觜、有执攀）、壶（其类有四：曰"圜"，曰"扁"、曰"方"，曰"温"）、瓮（于含切。覆盖也，似洗而腰大，有足，有提攀）、瓿（蒲后切，类

壶而矮）、铺（类豆。铺陈荐献之义）、罂（类釜）、鉴（盛冰器。上方如斗镂，底作风窗，下设盘以盛之）、匜（弋支切。沃盥器）、盘、洗、盆、铜（呼玄切。类洗。《玉篇》云："小盆也"）、杅、磬、錞、铎、钲（类钟而矮）、铙、戚、镦（饰物柄也）、奁、鉴（即镜）、节钺、戈矛、盾、弩机、表、坐旂、铃、刀笔、杖头、蹲龙（宫庙乘舆之饰。或云：栏、楯间物）、鸠车（儿戏之具）、提梁、龟蛇、砚滴、车辂、托辕之属。此其大概，难于尽备，然知此者，亦思过半矣。

所谓款识，乃分二义，款谓阴字，是凹入者，刻画成之。识谓阳字，是挺出者。正如临之与摹，各自不同也。

腊茶色亦有差别。三代及秦、汉间之器，流传士间，岁月浸久，其色微黄而润泽。

今士大夫间论古器，以极薄为真，此盖一偏之见也。亦有极薄者，有极厚者，但观制作色泽，自可见也。亦有数百年前，句容所铸，其艺亦精，今铸不及。必竟黑而燥。须自然古色，方为其古也。

左太冲《三都赋序》云："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又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又《蜀都赋》则云："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读至此，而窃有疑焉。世南游蜀道，遍历四路数十郡，周旋凡二十余年。风俗方物，靡不质究，所谓龙目，未尝见之。间有自南中携到者，蜀人皆以为奇果。此外如荔枝、橄榄、余甘、榕木，蜀皆有之，但无龙目、榧实、杨梅三者耳。岂蜀昔有而今无耶？抑左氏考方志草木之未精耶？

辛稼轩初自北方还朝，官建康，忽得癞疝之疾，重坠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叶珠（即薏苡仁也），用东方壁土炒黄色，然后水煮烂，入砂盆内研成膏，每用无灰酒，调下二钱即消。沙随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亲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叶珠，只于生药铺买薏苡仁，亦佳。

按《本草》，薏苡仁上等上上之药，为君主养命，多服不伤人。欲轻身养命，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味甘，微寒无毒。主拘挛不可屈伸。除风湿痹下气，除筋骨寒邪气不仁。利肠胃，消水种，令人能食。久服轻身益气。其根下三虫。生真定平泽及田野，八月采实，采根无时。今在在有之，真良药也。蜀中巴蓬间甚多，士大夫以此相馈遗，杂之饮食间也。

饶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肾虚腰痛。沙随先生以其尊人所传宋谊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干，捣罗为末，无灰酒调下。赵如方制之，三服而愈。

沙随先生在泰兴时，有乳妪，因食冷肉，心脾发痛，不可堪忍。知县钱仁老名寿之，以药与之，一服痛止，再服即无他。其药以陈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盏，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钱，再煎热服。

钱云："高宗尝以赐近臣。时有归正官校尉，添差县尉，后归军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药归昌国，亦多愈人疾，真奇方也。

砚品中，端石人皆贵重之。载于谱记凡数家，取予各异。或佳其有眼为端，或以无眼为贵。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则多眼，坚则少眼。石嫩则细润而发墨，所以贵有眼，不特为石之验也。

眼之品类不一：曰"鸜哥眼"，曰"鸐鹆眼"，曰"了哥眼"（谓秦吉了也），曰"雀眼"，曰"鸡翁眼"，曰"猫眼"，曰"绿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绿为上，黄赤为下。谚谓火黯为焦，然亦石之病。

乾道癸巳，高庙尝书翰墨数说，以赐曹勋。其一云："端璞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坚致，泼水发墨，呵之即泽。研试则如磨玉而无声，此上品也。中下品则皆砂壤相杂。不惟肌理既粗，复燥而色赤，如后历新坑，皆不可用。制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于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观。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无点缀。"已上皆圣语。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为佳物。

三山方言，茨姑曰"苏"，傍水多植之。虽尝在水中，遇晚稻损，苏亦损。

有一种柑曰"回青"，实大。凌冬不雕，满树垂金，至春复回青。再黄始摘，味不甚佳。花极香，与抹利相颉颃。

永嘉之柑，为天下冠。有一种名"朱栾"，花比柑橘，其香绝胜。以笺香或降真香作片，锡为小甑，实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于香。窍甑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贮之。毕，则彻甑去花，以液渍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暴干，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

"朱栾"乃好柑之祖。栽接之法，始取"朱栾"核洗净，下肥土中，一年而长，名曰"柑淡"，其根簇簇然。明年移而疏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则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于木身，则尽为佳者矣。"朱栾"，乃枳也。

三山荔子，丹时最可观。四月味成曰"火山"，实小而酸。五月味成曰"中冠"。最后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减莆中。二十年来，始能用掇树法。取品高枝，壅以肥壤，包以黄泥，封护惟谨。久则生根，锯截移种之，不逾年而实，自是愈繁衍矣。日乾

致远者，皆次品。

果中又有黄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处所无。黄淡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本草》载于橘柚条，岂橘中别有名黄淡者？《长乐志》曰"王坛子"。旧记又云："相传生于王霸坛侧。"

玉出蓝田、昆冈。《本草》亦云："好玉出蓝田，及南阳徐善亭部界，日南、卢容水中。外国于阗、疏勒，诸处皆善。"今蓝田、南阳、日南，不闻有玉。国朝礼器，及乘舆服御，多是于阗玉。

晋天福中，平居诲从使于阗为判官，作记纪其采玉处云："玉河在国城外，源出昆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国界牛头山。分为三：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源虽一，玉随地变，故色不同。每岁五、六月，水暴涨，玉随流至，多寡由水细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捞玉，国主未采，禁人至河滨。'"

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使奉表至。故事，下学士院，召译表语，而后答诏。其表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条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当时传以为笑。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大抵今世所宝，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台山、于阗国。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黄如蒸栗，黑如点漆，红如鸡冠，或如胭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带白色者，浆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

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则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见。今内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三山溪中产小鱼，斑纹赤黑相间。里中儿豢之，角胜负为博戏。昔有斗禽，未见有斗鱼，亦可观也。闻永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入者四人：赵韩王、向文简、王冀公、文潞公。四入者，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算也。

自甲至癸为"十幹"，自子至亥为"十二枝"。后人省文，以"幹"为"干"，以"枝"为"支"，非也。

改元始于共和，记号创于汉武，后世遵用之。我宋年号，无过九年者。惟天圣尽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道，熙宁亦尽十年，绍兴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后揖逊。高庙居德寿者二十六年，孝庙居重华六年，光庙居寿安宫七年，宁宗嘉定十七年。

卷　六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绍定戊子仲冬，往怀玉，修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舍舆策杖，无非崇山峻岭。又二十里，有平地，广袤数百亩，人烟数十家，田畴井井，满目桑麻。问道傍之人云："岁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复有峰峦围绕，一目不能穷。又五里，始至寺。

寻考记载，乃唐大历中，高僧志初经始。乾符初元，南岳僧宝光来居。又四年，赐名怀玉。《古志》云："天帝遗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灵爽垲，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疠不及。僖宗于乾宁之四年，改赐定水禅院。

时有双峰长老师，复自长安，领徒千人，止息邓公场（今德兴县是也）。遣人致词于宝光曰："师复酷爱此山，师具慈悲，若为取舍？"光曰："舍则不舍，来则不止。"语意深远，众莫晓解。于是双峰选日入院，光师携杖下山，别建禅刹，即今兴教院是也。

时禅月大师，混居会下，身达性相，文笔神敏。爱其林木潇潇，水石连云，建读书堂、修禅观。隐居山中，遗址犹存。尝梦游他国，于岩阿石室，亲见大士，觉而追想，谓之应梦罗汉。或云："师则'罗怙罗'罗汉。"每入定观，率意挥染，皆其真容，非世间相。末乃照水，自状本形。既而绝笔，故托于梦感。自正本之外，别有临模二本。予登罗汉阁，取禅月亲作本，谛观尽日。其间有极破碎糜烂者，笔法高妙，相貌古怪。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书画，悉以进呈，至二年正月，复付本寺免进。间有题其傍云："西岳僧贯休作"，皆篆文。或古体，或玉箸，或柳叶。又一轴题云："大蜀国龙楼待诏、明因辨果功德大师、翔鳞殿引驾内供奉、经律论道门选练教授、三教玄逸大师、守两川僧录大师、食邑三千户、赐紫、大沙门贯休字德隐。"今人知禅月之号，则以为高僧，闻贯休之名，则以为能画，殊不知当时所作神异如此。非特能画，且于诗文尤高，有《西岳集》三十卷。翰学吴融为之序，唐相张格、韦庄、王锴、周庠，皆有诗纪其事。

去寺之左里许，下梯径又二里，有亭曰辅龙，乃先兄之冰翁，董讳熠字季兴所创。季兴向为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书》、《寿国脉书》，尝经乙览，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意，盖为四方祈祷者，憩息之所，则辅龙之名，良有以也。且舍田入寺，为辅龙不朽计。又半里许，始至龙湫。仰望瀑布，作三级，倾泻于两山之间。飞琼溅雪，汹涌澎湃，浩浩然，声若奔雷。下临石壁，屹立万丈，真奇观也。时云雨未收，溪流初涨，岚雾滃郁。山颠水涯，千态万

状，得寓目者，移时不忍舍去。世南既登览山川之奇秀，且得考核其事之颠末，故详纪之，以告来者。

秦会之当轴时，几务之微琐者，皆欲预闻，此相权之常态。然士夫投献，必躬自披阅，间有去取。吾郡德兴士人，姚敦临字公仪，能篆书，秦喜之，令作二十家篆孝经，上表以进，时绍兴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许授以文资，未降旨间，会之招饮，姚喜，忘其敬，不觉振股，以此恶之。寻得旨，令充枢密院效士，辨验篆文而已。

又有蜀士，投启干阙。其间一联云："乾坤二百州，未有托身之所；水陆八千里，来归造命之司。"秦尤称道之，遂得升擢。

董季兴昔尝为世南言，沙随先生，绍兴丙午，苦淋血之疾，两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涣之观。其辞曰："涣、奔其机，悔亡。"俄梦知大冶县，赵定叟相访。定叟名不疚，疚，久病也，言不久病也。偶董阅《本草》，因见白冬瓜治五淋，于是日食三大瓯，七日而愈，前此百药皆无效。董，沙随先生之婿也。先生尝书此事于家庙之壁。

今之远宦及远服贾者，皆曰"天涯海角"，盖俗谈也。顷在成都，尝闻有天涯地角石。暇时访古，及阅图志，乃知天涯石在中兴寺。《耆老传》云："人坐其上，则脚肿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践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东门，对昭觉寺，高六七尺　有庙。今在市人汤家园。

地角石旧有庙，在罗城内西北角，高三尺余。王均之乱，为守城者所坏，今不复存矣。

钦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盖南辕穷途也。

柳子厚《息壤记》："永州龙兴寺东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负砖甓而起者，广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锸者尽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龙兴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复见矣。

江陵城内有法济院，今俗称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图经》引《溟洪录》云："江陵南门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马状，平之，则一夕如故。前古相传，不知其始。牛马践之或立死。"

唐元和中，裴宙牧荆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与江陵城同制，中径六尺八寸，弃徙于墙壁间。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涨。从道士欧阳献之谋，复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后，凡亢旱，遍祷无应，即诣地角寺，欲发掘，必得滂沱之雨，遂为故事。详见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记》。二郡大率相类，而秦地之息壤，则未详也。

沙随先生寓居鄱阳，一日，买得米元晖小端砚，后刻铭曰："惟端有溪，孕石惟黟。兹乃下岩，举无有比。色夺芝英，温坚玉理。以贻安中，是亦成美。"后书"绍兴己未"，盖元晖亲笔，以遗建昌守喻安中者。

后又得张无垢遗樊茂实研，后刻诗曰："端溪石砚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随凡石追时好，直与日月争光辉。韬藏久矣不乱用，惟恐翰墨污染之。樊子文章有余地，汪汪万顷谁能窥。赠君此砚无轻弃，经史妙处其发挥。飞流溅沫遍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玑。无垢居士作，子喻子书。"盖小篆，玉泉先生学张有篆。无垢从沈元用学，汪端明从无垢学。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继魁多士。建炎二年，李顺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

世南尝见沙随先生亲笔纪载，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孙世传。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宝守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随程氏世传之宝。二砚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叹惜。

沙随先生尝云："顷于行在，见一道人，以笛拄项下吹曲。其声清畅，而不近口，竟不晓所以然。"此说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赵宪伯凤，自曲江携一道人归三衢，亦喉间有窍能吹箫。凡饮食，则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语，则塞喉间，作喉间语，则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睹。但不知沙随先生昔所见，有似此人否?

先伯讳（上大下正），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兴乙酉，请乡举，时主司命题云："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梦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济。"自以为经旨中，别无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试，题云："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场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厉声云："汝弼可贺矣，不记向时之梦耶? 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荐，景宣为解首。

嘉定辛酉，乡人王佐起莘，以免举赴省。忽一日，告从侄庆辰云："作宵梦赵宰拉赴《鹿鸣》，与公邻坐，已而杳然。"后三举庚午，庆辰预荐。时新举只六人，宰招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莘预焉，果与庆辰邻坐。宰亦天族师储。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张约斋种花法云："春分和气尽，接不得，夏至阳气盛，种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樱桃、木樨、徘徊黄、蔷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红、蜡梅、梨、枣、栗、柿、杨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绵橙、匾橘。已上种接，并于十二月间，沃以粪壤两次，至春时，花果自然结实。立秋后，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黄海棠、寒球、转身红、祝家棠、梨叶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种法，并要接时，将头与本身，皮对皮，骨对骨，用麻皮紧缠，上用箬叶宽覆之。如萌茁稍长，即撤去箬叶。无有不成

也。

沙随先生尝蓄一歙砚，后有蔡忠惠题诗曰："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间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后以送汪书季路。

又汪书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砚，后刻东坡铭曰："东坡砚，龙尾石。开鹄卵，见苍璧。与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湿。今何者，独先逸。同参寥，老空寂。"二砚，皆佳物也。

鄱阳自雍熙乙酉梁颢榜，至绍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十余人。其间三世联登者，唯三家：龙溪先生汪藻、汪槩、汪谷；张宗谔、张琮、张械；鲍煜、鲍安世、鲍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世，张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续也。鲍氏安国、安行、安世兄弟，三科连中，故程文昌伯禹赠之诗，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余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胜纪载。

世南家尝藏高丽国使人状数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国遣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知枢密院事、上柱国李资德；副使太中大夫、尚书、礼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金富辙，至本朝谢恩进奉，各有四六，仿中国体。李之词云："跂予望之，适江干之弭节，亦既觏止，幸堂上之披风。况飞五朵之云，特贶千金之币。礼当拜受，心则愧惶。"金之词云："穆如清风，幸被余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将意之勤。幸被宽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废礼。"所尘名品，别且染濡：私觌之物，则幞头纱三枚、白成铍花银盘一面（十二两）、紫大纹罗一匹、生大纹罗二匹、白蹴大绫一匹、生花绫二匹、白细苎布三匹、大纸八十幅、黄毛笔二十管、松烟墨二十挺、松扇三合、折叠扇二只、螺钿砚匣一副、螺钿笔匣一副、克丝药袋一枚、克丝篦子袋一枚、绣系腰一条、茯苓二斤、白术二斤、白铜器五事而已。

是年有请于上，愿得能书者至国中，于是得旨，以徐兢为国信所礼物官。兢之归，因撰高丽《图经》，备载其建国立政之体、风俗事物之宜上之。徽庙览其书大悦，召对便殿，赐同进士出身，擢为宗丞，兼掌书学。其奉使时，李资谦为太师、尚书令。高丽国主，多纳李氏为后妃，由是门户光显。资德，其弟也。金富轼为同接伴。金氏为大族，自前史已载。其与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孙，以文学进。富轼丰貌硕体，面黑目露，博学强识。善属文，知今古。富辙亦有时誉。徐尝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盖有所慕。"文章动蛮貊"，此语盖不诬云。

卷　七

沅芷黎溪砚，紫者类端石而无眼，有金束腰、眉子纹，间有润者。其初甚发墨，久而复滑，或磨以细石，乃仍如新。有色绿而花纹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者；有生自然铜于石中，琢以为北斗、三台之类者；有生白线当中而为琴样者，其类不一。庆元间，单路分炜字丙文，始创为砚，以遗故旧，今遂盛行，终在端、歙之下。

单虽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阳，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于辨别。平生俸入，尽费于此。学小王书，笔法尤妙。始习补之梅，而自成一家。

吾乡姜尧章，学书于单。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尝藏姜一帖，正与单论刘次庄辈十数家释帖非是。又云："吾帖中，只张芝《秋凉帖》，钟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军之上。其说尤新。有《绛帖评》二十卷，恨未之见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颍滨先生帖十数幅求售。踪迹所自，知非赝物明甚。有《黄楼赋》一篇，读之，其间"前则项籍、刘戊"一句，《观澜文》作刘备，《颍滨集》作刘季。《观澜文·注》云："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邦。'及谦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当。陈登、孔融晓谕之，先主遂领徐州。"

刘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交薨，戊嗣，稍淫暴，遂应吴王反起兵。会吴与周亚夫战，绝吴粮道，士饥，吴王走，戊自杀。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盖以此也。

不知当来作刘备、刘季，而后来易以戊耶？或传写讹谬，而意其为备为季耶？要当以先生手书为定也。

己丑秋，孟访一亲书，出示古物数种，皆所未见。一刀长可七、八寸，微弯。背之中有细齿如锯，末有环。予退而考诸传记，乃知其为削。《考工记》"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此所以微弯也。郑氏谓之书刃，以灭青削椠，如仲尼作《春秋》，笔削是也。萧、曹皆秦刀笔吏。师古曰："刀，所以削书也。古用简牒，皆以刀笔自随。"郑氏又谓"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如此，是刀与削，分为二物也。郑氏曰："刃，刀剑之属；削，今之书刃。"孔安国曰："赤刀、赤刃削。"《少仪》曰："刀却授拊。"郑氏曰："颖，环也，拊，把也。"《释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锋'，若锋刺之利也；其本曰'环'，形似环也。"然则直而本环者，刀也；曲而本不环者，削也。予所谓有齿如锯者，正《释名》所谓"若锋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环，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制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请教于博洽君子云。

包逊字敏道，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宝庆丁亥，为世南言，顷在临安，谒魏舍人了翁，蒙予进，因出《云萍录》令书。包有六子皆从心，其间名协者，舍人指曰："此非从心，乃是从十。"有馆客李丈，留心字学，数十年矣，待为叩之。少选，李至，遂及此，云："其义有二；从十乃众人之和"，是谓"协和万邦之协"；从心乃此心之和，是谓"三后协心之协"。世南尝以语士大夫，间有云："恐出臆断。"后阅《集韵》，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发之差。李丈名肩吾，眉人，学问甚富，世南尝识之云。

坡公元丰七年，自黄量移汝海，五月，访张文定公于瑞，七八月间，留连金陵过阳羡，九月，抵宜兴。通真观侧郭知训提举宅，即公所馆。

往年邑簿朱冠卿，续编《图经》云："五十五里，地名黄土村。坡公尝与单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见饷，谓坡曰：'此红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红友，不知有黄封，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讼，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归之。邑人慕容挥，嗜酒好吟，不务进取。家于城南，所居有双楠，并植如盖，东坡访之，目为双楠居士。长桥，元丰元年火，四年，邑宰褚理复立榜曰欣济。东坡过之，为书曰：晋周孝侯斩蛟之桥，刻石道傍。崇宁禁锢，沈石水中，不知所在。"

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系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近海傍常有云气罩山间，即知有龙睡其下。或半载，或二三载，土人更相守视。俟云散，则知龙已去，往观必得"龙涎"，或五七两，或十余两，视所守人多寡均给之，或不平，更相仇杀。或云："龙多蟠于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鱼聚而嗜之，土人见则没而取焉。"

又一说，大洋海中有涡旋处，龙在下。涌出其涎，为太阳所烁则成片，为风飘至岸，人则取之纳官。予尝叩泉广合香人，云："'龙涎'入香，能收敛脑麝气，虽经数十年，香味仍在。"《岭外杂记》所载，"龙涎"出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

又一说云："白者如百药，煎而腻理，黑者亚之，如五灵脂而光泽。其气近于臊，似浮石而轻。或云，异香，或云，气腥能发众香气，皆非也。于香本无损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龙涎'焚之，则翠烟浮空，结而不散，坐客可用一翦以分烟缕。所以然者，蜃气楼台之余烈也。"

又一说云："龙出没于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泛水'，二曰'渗沙'，三曰'鱼食'。'泛水'轻浮水面，善水者，伺龙出没，随而取之。'渗沙'乃被涛浪飘泊洲屿，凝积多年，风雨浸淫，气味尽渗于沙中。'鱼食'乃因龙吐涎，鱼竞食之，复化作粪，散于沙碛，其气腥秽。惟'泛水'者，可入香用，余二者不堪。"

曲江邓灏以为就三说较之，后说颇是。诸家之论不同，未知孰当？以愚见，第一说稍近。

天地万物，莫逃乎数，知数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节先生。其学无传，观《皇极经世书》，概可见矣。此外有所谓太乙数，能知运祚灾祥，刀兵水火，阴晴风雨；又能以之出战守城，傍门小法；亦可知人命贵贱。渡江后，有北客同州免解进士王湜，潜心此书，作《太乙肘后备检》三卷，为阴阳二遁，绘图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尧以来，至绍兴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随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鉴》编年。前代兴亡，历历可考。然自古及今，应者虽多，不应者亦或有之。

景祐间，命司天杨维德修《王福太乙占书》，考验行度，亦为精详。其间云："自石晋天福四年己亥岁，入东北辽东分，至国朝雍熙元年甲申岁，入东南吴分，至天圣七年己巳岁，入西南蜀分。"后人继加考算，至熙宁七年甲寅岁，入中宫洛阳分，至宣和元年己亥岁，入西北西河分，至隆兴二年甲申岁，入东北辽东分，至嘉定二年己巳岁，入东南吴分，向后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上来五福太乙所临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后周宣帝元年己亥岁，至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岁，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禅代之变，正在本宫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岁，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岁，五福太乙在中宫，凡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广明黄巢之变，中国之祸甚惨。既曰"五福所临"，何为又却如此？

本朝兴国九年，有方士楚芝兰言"五福今照吴分"。上命建太乙宫于京城外之苏村，命芝兰为春官正，又命宰臣张齐贤醮享之。然其所以不应者亦有说。王湜跋《肘后备检》，立论甚通。其说云："后羿、寒浞之乱，得阳九之数七，赧王衰微，得阳九之数八，桓、灵卑弱，得阳九之数九，炀帝灭亡，得阳九之数十。周宣王父厉而子幽，得百六之数十二，敬王时，吴、越相残，海内多事，得百六之数十三，秦灭六国，得百六之数十四，东晋播迁，十六国分裂，得百六之数极，而反于一。五代乱离，百六之数三，此皆所应者也。舜、禹至治，万世所师，得百六之数七，成、康刑措，四十余年，得百六之数十一。小甲、雍己之际，得阳九之数五，而百六之数九，庚丁、武乙之际，得阳九之数六，不降享国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数八，盘庚、小辛之际，得百六之数十，明帝、章帝，继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数十五，贞观二十三年，近世所谓太平，得百六之数二，此皆所不应者也。《福应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宫洛阳之分，继有贞观之治。'遂以此为福应。然宣、懿、僖、昭之际，再入中宫，而贞观之治，何

不复举？又云：‘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宫雍州之分，而昭宣禅位于梁。’遂以此为祸应。然开元十六年，亦入六宫，乃太平极治，与贞观比。以至夏桀放于南巢，商纣亡于牧野，王莽篡汉，禄山乱唐，阳九百六之数，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也？余尝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举贤而尚功。’周公以之为强臣之渐。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亲亲而尚恩。’太公以之为浸弱之基。是以圣人推三代损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缘积袭，固有系于人事，未必尽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然拘执此以为不可改易，乃术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论。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岂可蔽于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为政者，尚以知变为贤，况冥冥之中，奉行天地号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于天地之一气，安有固而不知变者。以尧、舜、禹为君臣，文、武、周公为父子，虽遇阳九百六之数，越理而降以祸，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详知者，皆可以类推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太乙不过十神、十精、四计之类。彼其周流于天地间，始而有终，终则复始，古既不异于今，今亦不异于古。然上古至治，终不可复，又中间盛衰兴废，亦不可循前而取。岂非人事之不齐，故应之者，亦不一耶？术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恶，临有道之国则昌，临无道之国则亡，有天下国家者，可不谨哉。”已上皆王说。

盖太乙数中，专考阳九、百六之数。以四百五十六年为一阳九，二百八十八年为一百六。阳九，奇数也，为阳数之穷。百六，偶数也，为阴数之穷。大抵岁运值之，终有厄会。洪文敏公《五笔》中，载阳九、百六之说，与此不同。

本朝康定（庚辰）、庆历（辛巳）间，西羌方炽，天下骚动。诏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参政宋绶，侍读林瑀，皆以徐复荐。复至，仁宗访以世务，复曰：“今年气运，类唐德宗居奉天时。”上惊曰：“何至尔耶？”复曰：“德宗性忌刻，其德与凶会。陛下恭俭仁恕，屈己容物。虽时与德宗同，而德与德宗异，运虽凶，无能为也。”此说正与王湜之论合，故并纪之。

卷八

黄公铢字子厚，富沙浦城人。与朱文公为交友，长于诗。刘潜夫宰建阳，刻其《谷城集》于县斋。黄之母，笔力甚高。世南尝见黄亲录词稿，今载于此。云：“先妣冲虚居士，少聪明，颖异绝人，于书史无所不读，一过辄成诵。年三十，先君捐弃，即抱贞节以自终。平生作为文章，诗辞甚富。晚遭回禄，毁爇无余。此词数篇，皆脍炙在人者，因访求得之。适予与景绍主簿兄有好，且屡见索，敬书以赠。绍兴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黄铢识。”景绍，则大参郑公昭先也。

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飞入林前屋。风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击柝声，动寒梢栖宿。　等闲老去年华促，只有江梅伴幽独。梦绕夷门旧家山，恨惊回难续。”

其二序云：“力修宝学贤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来乞词，作《醉蓬莱》令歌之”：“看鸥翻波溅，苹末风轻。水轩消暑，云叠奇峰。破桐阴亭午，列岫连环，溜泉鸣玉，对幅巾芒屩。况有清时，风流故人，剧谈挥麈。　才冠一时，论高两汉，书剧豪纵。吐凤辞语，昼锦归来，庆长年老母。且尽绿尊，莫怀归兴，听扇歌高举。会见登庸，泥封诏下，促朝天去。”

其三《菩萨蛮》：“阑干六曲天围碧，松风亭下梅初白。腊尽见春回，寒梢花又开。　曲琼闲不卷，沈燎看星转。凝竚小裴徊，云间征雁来。”

其四序云：“葛氏侄女子告归，作《少年游》送之”：“雨晴云敛，烟花澹荡，遥山凝碧。驱车问征路，赏春风南陌。　正雨后梨花幽艳白。悔匆匆，过了寒食。归家渐春暮，探酴醾消息。”

其五序云：“季温老友归樵阳，人来问书，因以为寄”：“秋寂寞，秋风夜雨伤离索；伤离索，老怀无奈，泪珠零落。　故人一去无期约，尺书忽寄西飞鹤；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其六《醉思仙》：“晚霞红。看山迷暮霭，烟暗孤松。动翩翩风袂，轻若惊鸿。心似鉴，鬓如云；弄清影，月明中。谩悲凉，岁冉冉，蕣华潜改衰容。　前事销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轩一梦，回首春空。彩凤远，玉箫寒；夜悄悄，恨无穷。叹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

朱文公晚年居考亭，便着野客服，有位榜云：“荥阳吕公，尝言京、洛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野服为礼，而叹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无状，虽幸已叨误恩，许致其事，而前此或蒙宾客不鄙下访，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缘久病，艰于动作，诎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旧京故俗，辄以野服从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可以燕居，免有拘绊缠绕之患、脱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穷乡下邑，得以复见祖宗盛时京都旧俗，其美如此，亦补助风教之一端也。至于筋骸挛缩，转动艰难，迎候不时，攀送不及，区区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为大幸也。”

世南从三山故家，见朱文公一帖云：“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励，渐磨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

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阙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

世南于《纪闻》首端，尝论“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说，以求教于白鹿胡堂长泳。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此古今历家之说皆然也。天左旋之说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阳之精而行迟；月者，阴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阳健而阴顺，阳刚而阴柔；健而刚者，运行当速；顺而柔者，运行当迟。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过于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从来无人推见其所以然。近时晦庵朱文公解《毛诗·正月》篇，亦用旧说；惟于《楚词·天问》篇发其端，而不详其实。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昼夜以日之明晦为节。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则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运，以二十八宿计之，分为度数。盖二十八宿，乃经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动，可从而纪其度数。亦犹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为限节也。高丽国有《九执历》，正如此。窃意历家以数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数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转也。‘期三百六旬有六日’，其原起于此。其实‘期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尧典》特举成数而言耳。以之均为十二月，则多六日无所归，故又每岁作五、六小尽，取其赢而凑足多之数，是以五年必有两闰，以足每岁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数也。虽是除闰月，每岁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气，前后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学于文公者，多见前辈论议，皆有所本，故复纪于此。

云林先生黄长睿云：“馒头，当用‘槾’字。见束皙《饼赋》。兴元关表诸郡，食肆所货姜豉，用‘僵’字最为有理。”

予于菊硐高九万处，见苏绍叟手书忆刘改之《摸鱼儿》一阕云：“望关河试穷遥眼，新愁似丝千缕。刘郎豪气今何在？应是九疑三楚。堪恨处，便拼得一生寂寞长羁旅。无人寄语；但吊梦伤桃，边松倚竹，空忆旧诗句。　　文章事，到底将身自误，功名难料迟暮。鹑衣箪食年年瘦，受侮世间儿女。君信否？尽县簿高门，岁晚谁青顾。何如引去？任槎上张骞，山中李广，商略尽风度。”

又赋《雨中花》一阕云：“予往往忆刘改之，作《摸鱼儿》，颇为朋友间所喜，然改之尚未之见也。数日前，忽闻改之去世，□□□□怅惘殆不胜言。因忆改之，每聚首爱歌《雨中花》。悲壮激烈，令人鼓舞。辄倚此声，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为我和之”：“十载尊前，放歌起舞，人间酒户诗流。尽期君凌厉，羽翮高秋。世事几如人意，儒冠还负身谋。叹天生李广，才气无双，不得封侯。　　榆关万里，一去飘然，片云甚处神州。应怅望家人父子，重见无由。陇水寂寥传恨泪，淮山宛转供愁。这回休也，燕鸿南北，长隔英游。”绍叟有《冷然诗集》十卷行于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于鼓门之前。若晴明，自晡后达旦，倾城出观，巨室或乘轿旋绕。相传云：“看牛则一岁利市。”三日游贤沙，四日游天宁，六日乌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宫，逮暮始散。此皆《图志》所不载也。

洪文敏公《容斋随笔》，论人君寿考，自三代而后，惟梁武帝八十三，以侯景之祸，幽辱告终。至光尧太上皇帝之福寿，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国朝大臣如枢相张升、宫保赵槩，皆八十六。陈文惠八十二。杜祁公八十一。富郑公八十。文潞公独九十二。张文定公八十五。范蜀公、曾宣靖、苏文定，皆余八十。渡江后，惟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云。

朱文公移简辅汉卿云：“得赵昌父书，以致政大夫见呼，此甚真实，而又雅驯。可为报同社诸人，今后请依此例也。”

何贤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岳，至祝融峰下。按《岳山图》，禹碑在岣嵝山。询樵者，谓“采樵其上，见石壁有数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导前，过隐真屏，复渡一二小涧，攀萝扪葛至碑所。为苔藓封，剥读之，得古篆五十余，外癸酉二字〔此处疑有脱误〕，俱难识。韩昌黎所谓“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为奇特。字高阔约五寸许。取随行市买历碎而模之，字每摹二，虽墨浓淡不匀，体画却不甚模糊。归旅舍，方凑成本。

何过长沙，以一献曹十连彦约，并柳子厚所作及书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右，自为宝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访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圆申，以去冬雪多冻裂。禹碑自昔人罕见之，反疑何取之他处以诳曹。何遂刻之岳麓书院后巨石，但令解柳碑来，匣之郡庠而已。

绍定癸巳七夕后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语予云：“适有自弋阳来者，言县境桃花步渔人，入水见一物，长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约四百余斤。两头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圆，其二如半月。非铁非石，圆形以示云。渔人舁至县市，火，复舁之桃花，又火，迁于神祠始息，众莫识。”予应曰：“此不难别，其制绝类岳阳楼下铁枷。必县傍溪中，古有龙祟，时得道之士如

许旌阳者，铸为此物，以镇塞妖蛟蜃穴。岁月深久，水所渍，故不类铁。致灾者，徙岸也。异时当复置水。”

岳阳沙上数枚，人以为厌胜铁枷，或以为湖贼王幺矴石，或云昔人拒敌鏁江之具，《图经》皆疑其非。或有傅会者曰：“晋太康元年，大举伐吴。二月戊午，王濬、唐彬，击破丹阳监。吴人于江碛要害处，并以铁锁横截之。”以为必此物。今观弋阳所出，可名之鏁江之具乎？以此验彼，厌胜之物明矣。

德兴邑廨，有石刻二诗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县，不如田舍，长相见面。门无官府，身即强健。麻麦遍地，猪羊满圈。不知金贵，唯闻粟贱。夏新绢衣，秋新米饭。安稳眠睡，直千直万。”

“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饥有粮，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儿寡妇，一张白纸，入着县门，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欢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养我明府。苗稼萋萋，曷东曷西，父母之乡，天子马蹄。”

沙随先生跋云：“右二诗，不知何人作。上饶公端殿汪先生，过豫章之进贤，手书于旅舍。后三十年，门人程迥授邑于兹。既受代，始于郡中得之，而真迹不复存矣。友人高季安，会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托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迥跋。”

此诗始刻于进贤，再刻于德兴。丙子巨浸，出于泥滓中，石断字漫。邑宰潘传重刻之。世南爱其言近而意切，惧其碑之复沦，故纪于此。

雪峰为刹，与径、蒋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义存开山创寺。乾符二年，赐号真觉禅师。

传道德山五祖寺有木球，相传谓常受真觉役使，呼仆招客，毬皆自往来。嘉泰间寺灾，球忽衮入池中，得不坏。

山周遭百里间，皆䉵（音鎓）竹笋，味极甘美。寺众自三月至五、六月犹餍饫，亦觉所植也。

卷　九

世南近于三山郡斋，获观龙眠所作奉节图。后题云：“景文老兄持节守大名，从迓吏以访别。念非仁者不能以言为赠；赠之以佛衣绫而不受，赠之以纹縠而不受，戏作奉节图，以见分首之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长啸，无复愧于古人矣。元祐坤成节日，龙眠山中人李公麟书。”

景文，即刘季孙也。平之子。东坡尝荐之，后知隰州而殁。有诗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黄柑三百颗”帖，坡尝有诗与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气压邺侯三万签。”坡一日语景文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以何为对？”刘云：“可对千不如人，万不如人。”坡为绝倒。

王金陵《字说》之作，率多牵合，固不免坡公之讥。建炎间，莆中郑樵字渔仲，作《六书略》，谓象形、谐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从六者而生，总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间惟谐声类最多，计二万一千八百一十。约以简易，而尽得作字之义矣。

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戋有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重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皆可类求。聊述两端，以见其凡。

字学不讲，多因前代讳恶，遂致书画差误。汉以火德王，都于洛阳，恶水能灭火，遂改“洛”为“雒”。故今惟经书作“洛”，而传记皆作“雒”矣。秦始皇嫌“辠”（韵略在上声）字似“皇”，改为“罪”，自出己意，谓非之多则有辠也。今经书皆以“罪”易“辠”，独《礼记》、《尔雅》，犹有可考。“无”字，乃子云奇字古文“天屈西北为‘无’。”今《易》中“無”，皆从“无”，它书则杂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讳世民，故今“牒”、“葉”、“棄”，皆去“世”而从“云”。漏“泄”、缧“绁”，又去“世”而从“曳”。“世”之与“云”形相近，与“曳”声相近，若皆从“云”，则“泄”为“沄”矣，故又从“云”而变为“曳”也。“民”则易而从“氏”，“昏”、“愍”、“泯”之类，至今犹或从“氏”也。以至如晋讳“昭”，改昭穆之“昭”为“韶”音，秦讳“政”，而改正月之“正”为“征”音，至今从之，此何理耶？

字声有清浊，非强为差别。夫轻、清为阳，阳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轻。重、浊为阴，阴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诸身为“衣”，冠加诸首为“冠”。“衣”与“冠”读作平声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属乎阴也；读作去声者，其音轻。未定之物，属乎阳也。物所藏曰“藏”，人所处曰“处”。“藏”平声，“处”上声者轻，其作去声者皆重，亦其类也。

胡堂长伯量，记度常卿涵星研云：“宝庆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诏入京，过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研，而庐山胡泳记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广四寸，其表倍蓰。高寸有半，上广下杀。其阴容掌，不啻面出。玉斗为池，斗之半，微为洼坎，如半月，用以限墨。’

'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云气。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复差大而高，外微绿、中黄，瞳如针眼而绀碧，众星此为独胜。小者九；二倚东壁，二倚西壁，如参、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东井然。汲泉满池，粲粲相辉，半月止墨，玄云黝黤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阴者二。'

'上列四字曰："登己端岩"，下三字曰："子容记"。子容，苏丞相颂，意其初得也。东壁之外，有墨书"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仿佛，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研阴七字，本亦未尝刊。以借观者众，惧把玩之多，遂成泯没，故李氏刊之。按坡诗，有以涵星研赠范纯夫侍讲，风月石屏赠子功中书共二首。诗中模状，与此研实合。以年谱考之，当在元祐八年癸酉。研后归李才元家，其孙家于成都之成都县。史君以百五十缗购得之，外周以二髹匣。盖阴各有朱字纪岁月及土人姓名；外者，乙亥洋州造，大方志。内者、辛未杭州，后洋沈上牢。坡仙元祐己巳，以龙图阁直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则内匣为坡仙在杭作无疑，距作诗为先三年耳。范、李后为姻家，故研归李云'。"

许枢密崧老，尝记黄秘书辩博之说云："昔长睿父博学好古，颇得三代之遗器。其鼎文有上下画一而中重三者，长睿父识之曰：'此争首也。盖著饮食有讼之成。'然则八十一首与周易准，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见，其器必后汉时物。盖八十一首作于子云，何缘三代时已有争首。

又云："初予与长睿父见古太玄于中秘书，长睿父手录藏之。明年，予复求之，则本已亡。长睿父以其所录借予而卒。予既作传，藏长睿父书襄陵，俟见其子弟归之。会狄难起，城陷，而翰所传《玄经》与凡论次《周易》、《春秋》、《论语》、《法言》，以先附便舟适免。故古《太玄》，今独予有。逮渡江留建业，一夕兵变火作，郁攸被予舍望，予载决藩篱遁去。自悼死生未测，而书知亡矣。然乱定，便人视之，则居以反风不焚。诸物席卷无遗，而书独存，是岁建炎初元也。未几，被召行在，以书属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复遇寇，而予舟焚仪真，携书尽亡。独《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岁，客分宁，邑人得予书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负书奔浏阳。值乱兵入，尽弃其装，以书夜度大光保平江。月余，狄陷岳阳，游骑至平江，复以书还分宁，刻书乃成，尚念世纷之未艾也。故属长老清公，藏诸黄龙经藏。因念经之几绝而仅存，艰虞若此。使学者知斯文之不坠，盖有天助；而哀予颠沛流离万里，保有之难也，而共振显之。天人之际，精感神昭，则必有和同无间，而福禄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隐吏许翰记。"（古《太玄》今不复见，惜哉！）

龙图马公遵，字仲涂，吾郡之乐平人。至和间为谏官御史，言时政多听用，国史有传。

今其家藏蔡忠惠公帖，用金花笺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画，令人起敬，真奇物也。世南尝屡得观之，云："梅三、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会饮于普照院。仲涂和墨，圣俞按纸，君谟挥翰。过南都，试呈杜公、欧阳九评之，当处在何等？马五诺我，精婢润笔，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纸四字不存。

南轩先生尝跋云："蔡端明此书，大得颜平原、浯溪磨崖刻笔意。世人但知其端严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纵运用妙处，何异赵括读兵书乎？前辈评端明正书为本朝第一，盖不诬也。"

世南尝从亲戚马建家，见洪文敏公内简一幅，与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间宣召，从容圣语云'近日郡守辞见，并诣议事堂，太子封札子来。但思之，甚有未尽处。盖全不见语话，如何得识其贤否？朕于选引郡守，自有见处，几于不传之妙'。遂笑云'所谓父不能以传之子也'。迈奏：每见批出，别与差遣人者，无不合于公论。上云'如张垓者，观其人材，尽做得一州。只缘鄂渚屯大军，有诸司，却恐它费力，故改与九江'。迈奏：张垓是臣乡人故参知政事焘之子，其人诚如圣训。自得改命，极感圣恩。至于玉音说其为人，虽乡里与之久处者，不过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见，即尽其平生，可谓至当。上笑而颔首。观此，足知简记不忘，故详以报。"此段乃孝宗皇帝天语，拜手敬观，益足以窥聪明冠伦妙处也。

阶州产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洁，初琢时可爱，久则受垢色暗，今朝廷取为册宝等用。有黄、青、黑、绿数色，取之不穷，而性软易攻，故价亦廉。巴州、嘉定府，皆产玉石，曰"巴璞"、"嘉璞"。坚而难琢，与玉质无异，故价数倍于阶石，其温润略与玉等。叙州宣化县，亦有玉石，曰"宣化璞"。

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胭脂标、瓜蒌标。琢为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鉴者不能辨。

峡州之上百里间，有黄牛神祠。祠中多玉石，皆往来贾客或牵江人，得于沙碛间者以献。有一石，质黑纹白，隐然龙形，作蜿蜒状，鳞、角、鬣，纤悉备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为石中之异。

忠州乐碛市出玉石，舟至岸，人竞持来求售。有指甲纹，亦有磨见白质者。虽光莹可观，然皆碱砆也。

是数郡所产，皆予所经历，故亦稍能识别。

橄榄，闽、蜀俱有之。闽中丁香一品，极小，隽永，其味胜于蜀产。家君尝手植核于小圃，伺其萌茁，再岁而树壮。畏霜，覆以屋。又三岁，高二丈

许。始实，初如绿豆，凡两月渐大。有堕地者，视之，木患子也。皮可洗衣，功不让皂角，核则人以为念珠者。

呜呼！地土风气之能移物性如是耶？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地气使然，无足多怪。

后山赠二苏公诗，末云："如大医王治膏肓，外证已解中尚强，探囊一试黄昏汤，一洗十年新学肠。"任子渊注云："按《图经本草》曰：'合欢，夜合也，一名合昏。'韦宙独行方，胸中甲错，是为肺痈，黄昏汤治之。取夜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其说最为牵合无义。

沙随先生云："晚年因阅《本草》，王孙，味苦平，无毒，主五藏邪气。吴名白功草，楚名王孙，齐名长孙；一名黄孙，一名黄昏，生海西川谷。盖指当时癖学，为五脏邪气耳。取义精深如此。"

庄子云："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盖谓天机所动，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虽无足，行疾于蚿。蛇行虽疾于蚿，岂如风之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之疾。风虽疾而胜矣，岂若目视所到为最疾。目视虽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广"大胜者，唯圣人能之"之意。

晦翁先生答或人论心之问曰："心之虚灵，无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则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后乎千万世之未来，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灵。千万里之远，千百世之上，一才发念，便到那里。神妙如此，却不去养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转于利欲之中，都不知觉。"此说通透极妙。如庄子，是从譬喻上说来，且卒章不说心字，故令人卒看难晓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舆之，吾乡前辈也。以国学上舍，登绍熙庚戌甲科，事宁考为秘书监。初仕临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书"委不是伪学"五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习易，读程伊川之书，以收科第。于新制，未委是与不是伪学？如以为伪，不愿考校。"漕难其报。后有谗之者，内台欲加论列。何公澹在谏省曰："其人所守不变，可罪之乎？"

卷 十

黄秘书长睿父之子诏，纪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围城中，失去杨凝式书一册，并其先人手书《杨传》。以无别本，念念不忘。是岁四月，复寓饶之德兴太宁资福寺。偶录遗文，遂见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终失坠，今纪其《年谱》、《家谱》、《传》、《赞》于此：

唐咸通十四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题识多自称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谏其父唐相涉，宜辞押宝使。涉惧事泄，凝式自此遂阳狂，时年三十五。《五代史补》，言时年方弱冠，误也。晋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阳风景四绝句诗，年六十七。据诗云"到此今经三纪春"，盖自丁卯至己亥，实三十年。则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矣。真迹今在西都唐故大圣善寺胜果院东壁，字画尚完，亦有石刻。书侧有画像，亦当时画。又广爱寺西律院，有壁题云："后岁六十九。"亦当是此年所题。此书凡两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迹今存，但多漫暗，故无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宫寺题名，称太子宾客，时年六十九。真迹今在此寺东序，题维摩诘后。又吏部郎荣辑家，有石刻一帖，无年，但云"太子宾客杨凝式，暮春，奉板舆，至自真原"等语。其末云"清和之月复至"，当是此年前后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真定智大师诗二首，时年七十。真迹在文潞公家，刻石在从事郎苏太宁家。晋开运元年甲辰，是年四月十五日，有看花诗八韵，时年七十二。题于洛阳一僧舍书胜上。后云"维晋九载"。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刘寿家。开运二年乙巳，是年五月，于天宫寺题壁，论《维摩经》等语。八月再题太子少保，时年七十三。真迹今在此寺东序，并辛丑题同刻石。开运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并七月，有寄惠才大师左郎中诗三首，称会同丁未岁。会同，即契丹入晋改元之号也。时年七十五，称太子少传。真迹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苏太宁家。周广顺三年癸丑，是年于长寿寺华严东壁题名，时年八十一。后又题"院似禅心静"等二诗，称太子少师，亦应是此年。真迹今为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旧本耳。又有与其从子侍御者家问二帖，后题广顺癸丑岁孟夏月。真迹在洛阳士人家。又有"判完契"五十余字，在洛阳故职方郎李氏家者刻之，无年，但称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师杨草名，亦应是广顺中也。

又《家谱》云：唐修行杨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结。次子继，生洛州刺史晖，晖生河间太守恩，恩生越恭公钧，出居冯翊。至藏器，徙浔阳。唐相杨收之父曰遗直，生四子，名皆从"启"，曰：发、假、收、严，以四时为义；故发之诸子名，皆从"木"，假之子从"火"，收之子从"金"，严之子从"水"。严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记·唐六臣传》，乃以收为涉之祖、严之父，非也。

杨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后，唐相涉之子也。天资警悟，工草隶，善属文。昭宗时，第进士，为度支巡官。再迁秘书郎，直史馆。梁开平中，为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去从西都，张全义辟为留守巡官。梁相赵光裔器其才，奏为集贤殿直学士，改考功员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诰，改给事中，史馆修撰，判馆事。明宗立，拜中书舍人。长兴中，

历右散骑常侍，工、礼、户三侍郎，后以疾免，改秘书监。清泰初，迁兵部侍郎，复以疾归洛。晋天福中，迁太子宾客，寻除礼部尚书，致仕。开运中，宰相桑维翰表起为太子少保，分司。汉乾祐中，历少傅、少师。周广顺中，再请老，以尚书右仆射致仕。显德初，改左仆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于洛阳，年八十二（旧史云年八十五，误也）。赠太子太傅。

初、凝式父，祖，世显于唐。至涉相哀帝，时方贼臣陵慢，王室残荡，贤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语凝式曰："世道方极，吾婴网罗不能去，祸将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当送传国宝，凝式谏曰："尊为宰相，而国至此，不为无过。乃更持天子印绂与人，虽保富贵，如千载史笔何！"时全忠恐唐室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访群情，疑贰之间，及祸者甚众。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惊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而涉以谦持，终免梁祸。

凝式虽仕历五代，以心疾闲居，故时人目以"风子"。其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纵逸。即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辄留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率宝护之。其号或以姓名，或称癸巳人，或称杨虚白，或称希维居士，或称关西老农。其所题后，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后，一人而已。

其佯狂之迹甚著。卜第于尹居之侧，遇入府，前舆后马，犹以为迟，乃杖策徒行，市人随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挟纩。会有故人过洛，赠以绵五十两、绢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俾造袜；以施崇德、普明两寺饭僧。其家虽号寒啼饥，而凝式不屑屑也。留守闻其事，乃自制衣给米遗之。凝式笑谓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见周也。"每旦起将出，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举鞭曰："姑游广爱。"仆又以石壁为请，凝式乃曰："姑游石壁。"闻者抚掌。

凝式诗什，亦多杂以恢谐。少从张全义辟，故作诗纪全义之德云："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自一堆灰。"它类若此。石晋时，张从恩尹洛。凝式自汴还，时飞蝗蔽日，偶与之俱。凝式先以诗寄从恩曰："押引蝗虫到洛京，合消郡守远相迎。"从恩弗怪也。然凝式诗句自佳，及至洛后，以诗赠从恩云。其题壁有"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自然知了义，争肯学神仙。"清丽可喜也。尹洛者，皆当时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为礼，尹亦以其耆俊狂直，不之责也。

凝式本名家，既不遇时，而唐、梁之际，以节义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祸，以寿考终。

洛阳诸佛宫，书迹至多。本朝兴国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颓圮，翰墨所存无几，今有数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爱其书帖者，皆藏去，以为清玩。世以凝式行书，颇类颜鲁公，故谓之颜、杨云。

赞曰：唐季不纲，朱晃乘时盗国，一时公卿大夫，迫于凶威，鱼伏鼠遁，能全节者无几。故六臣奉玺绂，骏奔畀之，惟恐居后。而凝式乃能谏父，以千载史笔为耻。因兹阳狂，弗与世网，优游卒岁。言足以厉俗，智足以全生；正谏似直，吏隐如愚，岂特宁武子、东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阳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徒知墨妙可传，而不言其挺挺风烈如此。谏涉之事，《新》、《旧史》皆弗书，复不为立传，可胜叹哉！余因汇次笔迹，遂为之传。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书与阳狂而已。

欧公小草，世不多见。沙随先生家，有所藏石刻，东坡跋云："文忠小草《秋声赋》、《归雁亭诗》，当为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箧间，以苴藉线纩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鹊，非虚言也。"

沙随跋其后云："张汤逢君之恶，贼杀不辜，独以推贤扬善，有后于汉。文忠公推贤扬善之功，一时元老钜公，多出其门，非汤所敢望其万一，而无汤之罪。今其后止有选人三数辈。景德监镇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选人之困者也。天之报施，有时而爽，可为慨叹！"

又云："尧、舜一传已不振，吾于文忠何恨？虽然，令闻广誉，常若衮绣；笔力千钧，常若壮夫。岂与曹蜍辈富贵宦达者同日语哉！"

世南仕闽中，于忠定李丞相家，见坡公一帖云："某顿首，秋暑不审起居佳否？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郁林，七日遂行。初约留书欧阳晦夫处，忽闻秦少游凶问，留书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笔。今行至白州，见容守之犹子陆斋郎云：少游过容留多日，饮酒赋诗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归衡州，至藤，伤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启手足于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丧，仍遣人报范承务（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丧。此二卒申知陆守者止于如此，其他莫知其详也。然其死则的矣！哀哉痛乎！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风。惟此一事，差慰吾辈意。某不过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详，续奉报。次尚热，惟万万自重。无聊中奉启，不谨。某再拜元老长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审为谁，当考。

观此，足见坡公笃爱交友，留意人才，为可敬叹。所谓奇俊之子，名湛，字处度者也。

谷帘三叠、庐阜胜处。惟三叠于绍熙辛亥岁，始为世人所见。宣和初，有徐上老，弃官修净业，名动天聪，被旨祝发，住圆通，号青谷止禅师。当时已观此泉，图于胜果寺之壁。盖未出之先，缁黄辈已见，特秘而不发耳。从来未有以瀹茗者。

绍定癸巳，汤制干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题，以为不让谷帘。尝有诗寄二泉于张宗瑞曰："九叠峰头一道泉，分明来处与云连。几人竞赏飞流胜，今日方知至味全。鸿渐但尝唐代水，涪翁不到绍熙年。从兹康谷宜居二，试问真岩老咏仙。"张赓之曰："寒碧朋尊胜酒泉，松声远壑忆留连。诗于水品进三叠，名与谷帘真两全。画壁烟霞醒昨梦，茶经日月著新年。山灵似语汤夫子，恨杀屏风李谪仙。"九叠屏风之下，旧有太白书堂，及有诗云"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之句。

扬子江心水，号中泠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当波流险处，汲取甚艰。士大夫慕名求以瀹茗，操舟者多沦溺。寺僧苦之，于水陆堂中，穴井以给游者。往岁连州太守张思顺，监江口镇日，尝取二水较之，味之甘冽，水之轻重，万万不侔。乾道初，中泠别涌一小峰，今高数丈，每岁加长。鹳栖其上，峰下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时矣。

玉乳泉，在丹阳县练湖上，观音寺中。本一小井，旧传水洁如玉。思顺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经由，专往访索。僧蹙頞而言，此泉变为昏黑，已数十年矣！初疑其绐，乃亲往验视，果如墨汁。嗟怆不足，因赋诗题壁曰："观音寺里泉经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来无陆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摄邑，六月出迎客，复至寺，再汲，泉又变白。置器中，若云行水影中。虽不极清，而味绝胜。诘其故，盖绍兴初，宗室攒祖母柩于井左，泉遂坏，改迁不旬日，泉如故，异哉！事物之废兴，虽莫不有时，亦由所遭于人如何耳。宗瑞，思顺之子也。

行营杂录

[宋]赵 葵撰 范学辉整理

《行营杂录》一卷，南宋赵葵撰。以记载两宋史实，名臣文士言行为主，兼及佛、道两教的传播情况。本整理本以历代小史本为底本。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讨，至陈桥为三军推戴，时太后以下眷属悉在定力院设斋，有司来搜捕，主僧令登阁而固其扃钥。俄大搜索，僧绐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开钥，见蛛网布满其上，而尘埃凝积若累年不曾开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去，有顷，太祖已践祚矣。

太祖潜耀日，常与一道士游关河，无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无。每剧饮烂醉，且善歌，能引其喉于杳冥之间作清微之声，时或一二句，随天风飘下，惟太祖闻之，曰："金猴虎头四，真龙得真位。"至醒诘之，则曰："醉梦，岂足凭邪?"至膺图受禅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极不再见，下诏草泽遍访之，或见于辗辕道中，或嵩、洛间。后十六载，乃开宝乙亥岁也，上已祓禊，驾幸西沼，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阴下，笑揖上曰："别来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恐其遁，急回辟见之，一如平时，抵掌浩饮。上曰："久欲见汝决一事，我寿还得几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后苑。苑吏或见宿于木末鸟巢中，数日忽不见。上切切记其语。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以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烂，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地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门，召开封尹，即太宗也。延入内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出，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漏三鼓，雪已数寸。上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

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故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帘外雨潺潺，春意将阑，罗衾不奈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意思凄惋，不久下世。

祥符中，封禅事竣，宰执对于后殿。上曰："治平无事，久欲与卿等一处闲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内侍数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复招群公从行。初觉甚暗，数十步则天宇豁然，千峰百嶂，杂花流水，尽天下之伟观。少焉，至一所，重楼复阁，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来揖上，执礼甚恭。上亦答之，良久，邀上主席，上再三逊谢，然后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论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属又非人间所见也。鸾鹤舞庭除，笙箫振林木。至夕乃罢，道士送上出门而别曰："万几之暇，无惜与诸公频见过也。"复由旧路以归。臣下因以请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谓蓬莱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后亦不复再往，不知何术以致之也。

庆历三年，有李京者为小官，吴鼎臣在侍从，二人相与通家。一日，荐其友人于鼎臣，求为闻达一朝。鼎臣即缴书，具奏之，京坐贬官。未行，京妻谒鼎臣妻叙别，鼎臣妻惭不出，京妻立厅事，召鼎臣管仆，语之曰："我来虽为往还之久，欲求一别。亦为乃公尝有数帖与吾夫祝私事，恐尔家以为疑。"索火，焚之而去。

王嗣宗守邠土，邠旧有狐王庙，相传能为人祸福，岁时享祀祈祷，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诸邑猎户，得百余人，以甲兵围庙，薰灌其穴，杀百余狐。或云：有大白狐从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后人复为立庙，则寂无灵矣。嗣宗后帅长安，处士种放者，朝廷所尊礼，每帅守至，辄面数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责数嗣宗，声色俱厉。嗣宗怒，以手批其颊。先是，真宗有敕书，令放有章奏，即附驿。欲诣阙，即乘驿。放遂乘驿，诉于上前。上特于嵩山之阳置书院以处之。后嗣宗去郡，有人赠诗曰：终南处士威风灭，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归告其子孙曰："吾死更勿为碑志，但石刻此诗，置于墓旁，吾其荣矣。"

伪蜀广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隶书"太平"两字，时以为佳瑞。有识者云：不应此时，须成都破后，方见太平尔。自王师平蜀，频施旷

荡之恩，仍有太平兴国之号。

大中祥符六年，绵州彰明县崇仙观柏柱上有木文如画天尊状，毛发、眉目、衣服、履鞋，纤缕悉备。知州北部员外郎刘宗言遂绘事奏闻，奉旨令津置赴阙，送玉清昭应宫。今川民皆图画供养之。

成都漆工艾延祚，甲午岁为贼所驱于郡治，令造漆器。五月六日，忽闻鼓鼙声及南门，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窘甚，缘上大树，匿秾叶间。见天兵往来搜捕，杀戮狼籍。至夜遂下树，卧积尸中。及中宵，闻数十人传呼声，颇类将吏，且无烛炬，因窃视之，不见其形，但闻按籍点名，僵尸闻呼一一应之，惟不呼延祚。乃知圣朝伐叛讨逆，悉奉行天诛也。

南唐胡则守江州，坚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旋风吹片纸坠城中，有诗曰：由来秉节世无双，独守孤城死不降。何似知机早回首，免教流血满长江。后城陷，屠杀殆尽，谓之洗城。

人传温公《西江月》词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锦堂春》，云：红日迟迟，虚廊转影，槐阴迤逦西斜。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绕幽砌寻花。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刘贡父为中书舍人。一日，朝会，幕次与三卫相邻，时诸帅两人出军伍，有一水晶茶盂，传玩良久。一帅曰："不知何物所成？莹洁如此。"贡父隔幕谓之云："诸公岂不识此，乃多年老水耳。"

昭陵上宾前一月，每夜太庙中有哭声，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坏。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开宝寺塔表里通明彻旦，禁中夜遣中使赍降御香，寺门已闭。既开，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无所见，云寺渐明。后二日，宣仁上仙。

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也。

皇女为公主，其夫必拜驸马都尉，故谓之驸马。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夫为郡马，县主者为县马，不知何义。

神庙一日行后苑，见牧猳猪者，问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来常令畜之，自稚养以至大，则杀之，又养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庙沉思久之，诏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复畜。月余，忽获妖人，急欲血浇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远略。

东坡仁宗朝登进士科，复应制科，擢居异等。英宗朝判凤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之。如轼，岂不能邪？"宰相犹难之，及试又入优等，遂直史馆。神宗朝以议新法不合补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诗文有讪上语，下诏狱，欲置之死。上独庇之，得出。方在狱时，宰相举轼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此不臣也。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推求。"时相语塞。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才，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颇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累有意复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兹深人材实难，不忍中弃，因量移临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为南宫舍人。不数月，迁西掖，遂登翰苑。绍圣后，熙丰诸臣当国，元祐诸臣例迁谪。崇观间，京、卞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之。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或传徽宗亲临宝箓宫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也。"上叹讶久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事不可知，为此宿者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真词翰，一时士大夫遂从风而靡。

道君皇帝大观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数一一口乂乂一，乃御制易运碑，刻之延福殿东壁。其略曰：始建元基，绍兴德寿，承太乙循运，尽在阳九之数。祖传甲庚吉，建炎炎共盛之势，奈何五行逆顺，天地之数，非由人致。朕尝闻易，执善本基，庚子辛丑，祸起东南，肇动干戈，元冲立劫。壬寅癸卯，亦云哀哉。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内有丙火，天下生灵涂炭，至半江表之虞，莫知何辜。戊申己酉，时正灾劫。庚戌辛亥，偏重势轻。壬子癸丑，后成改建。甲寅乙卯，立应丰穰。丙辰丁巳，朕已何在？祖宗复有中兴之后云云。其后事皆历验，信乎圣哲先知之明，因往推来。在天数者，果不可逭与。

初，陈桥兵变，太祖整军从仁和门入。建炎南渡，御跸过杭，闻县名曰仁和，上甚喜曰："此京师门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时诏命章表，皆指佛为金狄焉。试举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诏曰：朕每澄神默，受帝命订正讹俗，闵中华被金狄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正。宣和三年十一月，诏曰：噫！金狄胡云阴邪之气，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灭为乐，岂非阴气袭而阳魄散邪！林灵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狄为语。如《贺神霄降》云：蠢金狄之成群，干册霄之正法。如《谢驾幸宝箓院听讲大洞经》云：幸际玉霄之主，是膺金狄之风。又云：金狄至而华风变。又云：期销金狄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车驾幸观，因幸蔡京家。鸣銮堂，置酒。时蔡京有诗，徽宗即席赐和曰：道德方今喜迭兴，万邦从化本天成。定知金帝来为主，不待春风便发生。其后女真起海上，灭辽，陷中原，以金为国号。谶金狄之祸，而金帝之来不待春风，盖虏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师，以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时太史预借春出，土牛以迎新岁，竟无补于事。则徽宗赐和之句，甚符其谶，可胜叹哉。

监左帑龙舒张宣义尝言：有亲戚宦游西蜀，路经

襄汉，晚投一店，行户外，忽见旁左侧上有一人无首，以为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须惊，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疬，病势蔓衍，一旦头忽坠脱，家人以为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则以手指画，但日以粥汤灌之，故至今犹存耳。"又云："岳侯军中一兵犯法枭首，妻方怀妊，后诞一子，如常人，而首极细，躯干甚伟，首仅如拳，眉目皆如刻画。"则知胞胎所系，父母相为感应。

嘉兴精严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诡言妇人无子者祈祷于此，独寝一宵，即有子。殿门令其家人自封锁。盖僧于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顶而出。夜与妇人合，妇人惊问，则云我是佛。州人之妇，多陷其术，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啮其鼻。僧去，翊日其家遣人遍于寺中物色，见一僧卧病，以被韬面，揭而视之，鼻果有伤，掩捕闻官。时韩彦古子师为郡将，流其僧，废其寺。

丰有俊字宅之，四明人。登青楼，偶见小娼，疑故人女，累目之，女亦悟。酒罢，留宿，女羞涩，良久乃入曰："丰官人识妾否?"诘之，果故人女。丰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间不敢问也? 且各寝，必有以处汝。"娼遂退。丰与京尹有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仅有钱百千，从公更贷二百千嫁之。"尹嘉其谊，即取入府，厚奁，具择良士嫁焉。尹即王宣子佐也。

天台宋氏，家本富，后贫，鬻庐于邻。价成，作诗云：自叹年来刺骨贫，吾庐今已属西邻。殷勤说与东园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见诗恻然，即以券还之，亦不索其直，乡人嘉其谊。

有夫出外而妻独居者，忽夜半，见一道人从空而下，逼与为淫。妇入室，取刀为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相持至晓，乃一吃菜事魔人。

马裕斋知处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将冬瓜切作盖，刳空其腹，实蛙于中。黎明持入城，为门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问曰："汝何时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诘之，乃妻与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语门卒以收捕，意欲陷夫于罪，而据其妻也。公穷究其罪，遂置妻并奸夫于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谓诸帝陵寝，今在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祔矣，宜以攒宫为名。遂卜吉于会稽，民间冢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兴役之际，孝宗密敕无辄坏民墓，其爱物之心一至于此。文王泽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贫甚，夜则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闻空中语曰："帝闵汝诚，使我问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过望，但愿此生衣食兼足，逍遥山水间以终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乐，何可易得。若求富贵，则可矣。"予因历数古人极贵念归而终不遂者，皆是盖清乐天所靳惜，百倍于功名爵禄也。

欧公甥女适夫张氏。夫死，携孤女归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归而失其舟，至京师捕得之。开封府勘，乃梢人与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为妾所诱，并与梢人通。府尹承当路风旨，令张氏引公以自解。狱奏，仁宗大骇，遣中使王昭明监勘，而张氏反异，公遂得明白。犹坐以张氏奁具买田，作欧阳户名，出知滁州。

松阳县民有被殴，经县验伤。翊日引验，了无瘢痕。宰怪而诘之，乃仇家使人要归，饮以熟麻油酒，卧之火烧地上，觉而疼肿尽消。又有中创，血如箭出，医者以炒原蚕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扑，后方大治金疮。

孝宗留心经术，无所不涉。奏对官被顾问者，多致失措。有王过者，蜀人，上殿，孝宗骤问曰："李融字若川谓何?"过即对曰："天地之气融而为川，结而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结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诏改官密院编修。

绍兴中，金人遣其秘书监刘陶来聘，因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馆伴者无以对，但曰："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抵诛。"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只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馆伴者默不能对，秦桧闻之，约束勿奏，俄以不职贬其人。

行都崇新门外鹿花寺，乃殿帅杨存中郡王特建，以处北地流寓僧。一岁元宵，则近营妇连夜入寺观灯，有殿司将官妻同一女往观，乃为数僧引入房中，置酒盛馔，逼令其醉，遂留宿于幽室。遽杀母而留女，女不敢哀。及半年，三僧尽出，其房窗外乃是野地，女因窥窗，见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窗下，備语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将家报知，速来取我。卒如言往报，将官即告杨帅，帅令人告报本寺云：来日郡王自斋，合寺僧行人力，本府自遣厨子排斋。至是，坐定，每二卒擒下一僧，合寺僧行人力尽缚之。又令百余卒破其寺，果得此女，见父号恸，遂绑三人主首，送所属依法施行而毁其寺，逐去诸髡。

四朝闻见录

[宋]叶绍翁撰　李国恩　高广政整理

《四朝闻见录》五卷，南宋叶绍翁撰。叶氏师从南宋著名学者叶适，又与理学名家真德秀友善，交游颇广。此书分甲乙丙丁戊五集，二百余条。其中甲乙丙戊四集，记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轶事，丁集记宁宗受禅与庆元党禁事。宋人对此书评价即很高，称其“记载详博，事得实而词旨微婉。他日足以备史官补放失，非细故也。”后世学者对其史料价值亦有所公认。此书流传较广，现据清代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整理。原有按语及鲍氏所作按语较为重要，故一并保留。另，鲍氏在刊刻此书时，因戊集卷末《秘书曲水砚》条述及著名的王大令保母墓砖，遂汇集与此有关的资料，刊为附录一卷。现仍附录于后。其中的有关印鉴按现代阅读习惯排印。

甲　集

恭孝仪王大节

恭孝仪王，讳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视则肉块，以刃剖块，遂得婴儿。先两月，母梦文殊而孕动。二帝北狩，六军欲推王而立之。仗剑以却黄袍，晓其徒曰：“自有真主。”其徒犹未退，则以所仗剑自断其发。其徒又未退，则欲自伏剑以死。六军与王约，以逾月而真主不出，则王当即大位。王阳许而阴实款其期。未几，高宗即位于应天，王间关渡南，上屡嘉叹。王祭濮园，尝自赞其容，曰：“熙宁六载，岁在癸丑，月当孟夏，二十有九，予乃始生，濮祖之后。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随圆就方，似无惟有。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风，良朋益友。湛然灵台，确乎不朽。”“不污不苟”，盖自叙其推戴事也。尝游天竺，有“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之句（按，二句是刘禹锡《甘棠馆诗》）。葬西湖显明寺。子孙视诸邸最为繁衍，盖恭孝之报云。

潘阆不与先贤祠

潘阆居钱塘，今太学前有潘阆巷（原注：俗呼为潘郎）。阆工唐风，归自富春，有“渔浦风波恶，钱塘灯火微”（一作“渔浦风浪急，龙山灯火微”）之句，识者称之。唯落魄不检。为秦王记室参军，王坐罪下狱，捕阆急甚。阆自髡其发，易缁衣，持磬出南薰门。上怒既息，有为阆说上者曰：“阆不南走粤，则北走胡尔。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时阆已再入京，敕授四门助教。阆以老懒不任朝谒为辞，自封还敕命。时文法疏简犹若此。未几，论者谓阆终秦党，语多怨望，编置信上。至信上，勺道旁圣泉，题诗柱上，曰：“炎天□□热如焚，恰恨都无一点云。不得此泉□□□，几乎渴杀老参军。”（按，《后村诗话》云：“信州道旁有泉一泓，甚清，有诗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却恨都无一点云。六月骑驴来到晚，几乎渴杀老参军。’潘逍遥诗也。”《能改斋漫录》云：“潘阆题资福院石井：‘炎炎畏日树将焚，却恨都无一点云。强跨蹇驴来到得，皆疑渴杀老参军。’”诗俱小异。又按宋刻《咸淳临安志》引此条，潘诗亦脱五字，知此书在当时已无善本矣。）犹称记室旧衔也。先是，卢多逊与潘善，故有四门之命。多逊谮赵普不行，普相，多逊罢，故阆终不免。嘉定间，临安守建先贤祠（一作“堂”）于西湖，欲祀阆于列。有风不宜预者，遂黜阆。事见《祠记》（原注：进德行而退文艺，先节义而后功名）。

东莱南轩书说

考亭先生尝观《书说》，语门人曰：“伯恭（〔原注〕东莱字）真是说得《书》好，但《周诰》中有解说不通处，只须阙疑，熹亦不敢强解，伯恭却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资高处，却是太高，所以不肯阙疑。”又谓：“南轩《酒诰》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处，诚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备载南

轩之说："酒之为物，本以奉祭祀、供宾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丧身，即天之降威也。释氏本恶天降威者，乃并与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则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饮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释氏恶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则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于穷极奢侈，释氏恶之，必欲衣坏色之衣，吾儒则去其奢侈而已；至于恶淫慝而绝夫妇，吾儒则去其淫慝而已。释氏本恶人欲，并与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谓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释氏恶其泥沙之浊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则无水可饮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此儒释之分也。"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曰："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载（一无"载"字）于我矣。"真文忠公（原注：德秀）观考亭之解，以为："生我者太极也，成我者先生也（原注：谓考亭），吾其敢忘先生乎！"考亭之门人刘黻，字季文，号静春，与文忠为友而辈行过之，乃大不取其师之说。其自为论，则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谓之性，而贵于物焉。《汤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是则人之性，岂物之所得而拟哉？或疑万物通谓之性，奚独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则有气质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汩乱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为一者，必非识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谓人而已。"文忠公与静春辨，各主其说。或当燕饮旅酬之顷，静春必与公辨极而争起，公引觞命静春曰："某窃笑汉儒聚讼，吾侪岂可又为后世所笑？姑各行所学而已。"刘犹力持其说不已，著为《就正录》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专言乎人而不杂乎物也，其发明性命，开悟天下后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两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是而差也！尝考古先圣贤，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专以人言而不杂乎物者。《易》之《乾象》曰'各正性命'，《乐记》亦曰'则性命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则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或兼人物而言，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当如告子之见。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固无足取。至于生之谓性，孟子辨焉而未详，得无近是而犹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辟之曰："告子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于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门，闻而知之者也，其读《中庸》，默与文公合。静春见而知之者，乃终不以先生之说《中庸》为是，何欤？予尝闻陆象山门人彭（原注：不记名）谓予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独称子者，亦是与孟子同时著书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说，亦未尝深非之，而或有省处。象山之学杂乎禅，考亭谓陆子静满腔子都是禅，盖以此。然告子决非孟子门人，尝风静春去"高弟"二字。

慈湖疑大学

考亭先生解《大学·诚意章》曰："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欲实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未实，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诚其意。"慈湖杨氏读《论语》有毋意之说，以为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学》乃欲诚意，深疑《大学》出于子思子之自为，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陆之学所以分也。然夫子之传，子思之论，考亭先生之解，是已于意上添一诚字，是正虑意之为心累也。杨氏应接门人，著撰碑志，俱欲去意，其虑意之为心累者，无异于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尽去意则不可。心不可无，则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谓："意者，心之所发。实其心之所发，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诚意矣，则与《论语》之毋意者相为发明，又何疑于《大学》之书也？故考亭先生以陆学都是禅，头领俱差；而陆氏则谓考亭先生失之支离。鹅湖之会，考亭有诗，其略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陆复斋云："留情传注翻荆棘，著意精微转陆沉。"象山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转浮沉。"盖二氏之学可见矣。慈湖第进士，主富阳簿，象山陆氏犹以举子上南宫，舟泊富阳。杨宿闻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厅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摄治邑事。象山于□□有自信处否（按，文义，此处脱落似不止二字）？学者曰："只是信几个'子曰'。"象山徐语之曰："汉儒几个杜撰'子曰'，足下信得过否？"学者不能对，却问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个什么？"象山曰："九渊只是信此心。"骊塘谓予曰："那学子应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极是机辨，然亦禅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极图》为◎，以为周子之说详。简之说《易》，其意盖不取无极之说，以为道始于太极而已，亦源流于象山云。

赐宴涤爵

赐酒群臣，无涤爵之文。孝宗赐宴内朝，丞相王淮涕流于酒，已则复缩涕入鼻。时吴公琚兄弟亦预

宴，上见其饮酒辄有难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后有诏涤爵。涤爵自淮始。

大臣衩衣见百官

大臣见百官，主宾皆用朝服。时伏暑甚，丞相淮体弱不能胜，至闷绝。上亟召医疾，有间，复有诏，许百官以衩衣见丞相，自淮始。

庆元六君子

赵忠定横遭迁谪，去国之日，天为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贮之，殷殷然。太学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侂胄欲斩其为首者，宁皇只从听读。当时同衔上者六人，世号为“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张衢，曰徐范，曰蒋傅、林仲麟、杨宏中。皆并出，惟周受祸略备（原注：后至不能嗣，韩亦惨矣）。初自廷尉听读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时宪圣在上，韩犹不敢杀士，故欲以计杀之。周竟不死，复听读永州，杜门教授生徒。后以韩诛放还，复籍于学，为南宫第一人，自外入为国子录。以女妻富阳令李氏子。亲迎之夕，有老兵持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时来见耶？为我传语，来日相见于崇化堂矣。”诸生不肯退，曰：“我为国录身上事来，有书在此。”书入，乃备述李为史氏云云，“恐他时先生官职骎骎，天下以为出于李氏。”周愕甚，入则已奏乐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车去。富阳令大怒，诉于台，因劾周去。复入为太学博士。自文忠公去国，时犹有楼公（昉）、危公（稹）、萧公（舜咨）、陈公（虑）、絜斋袁公（燮）、慈湖杨公（简），相与直言于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从列。庚辰，京城灾，论事者众，周语予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予戏对之曰：“先生在，绍翁何敢言。”

卫魁廷尉

卫公泾，字清叔，吴门石浦人，先五世俱第进士，至公为廷唱第一人。策中力陈添差赘员之弊，上敕授添差州佥幙。公即入札庙堂，以为“身自言而自为可乎”？有旨待诏与佥幙正阙。公已赴越任，闲会亲友玩牡丹，谓“第一花人尚贵之，吾亦宜自贵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佥幙垂满，必通书宰相为谢，然后遇次榜廷唱放召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门。公以通书宰相非是，唯任其迟速可也。时王淮当国，殊以不通书为讶，虽已降召命，而不与降入国门引入见指挥。公翱翔于江上六合塔下，几三月不得见。适郑公侨以吏郎召，与公遇塔下，郑寒暄毕，即问曰：“清叔何为在此？”公语之故。郑引见毕，即直诣都省门面诘丞相。丞相情见词屈，曰：“某几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见。公既俱史相诛韩，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为景宪太子旧学，太子知其谋于内，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弹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犹未报，章用台吏语，缄副疏以示公。公车至太庙下，得章所缄语，谓使云：“传语中丞，我今即出北关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贬置，唯秩以大阃，不复召矣。钱召文象祖以史故，于广坐中及公云：“初谓卫清叔一世人望，身为大臣，顾售韩侂胄螺钿髹器。”然则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尝授经于公。初于犹为士时，公已罢政，提举洞霄宫，遗于以书，外缄题“书拜上省元”，下惟具衔，至幅内则称拜覆不备，题曰“省元学士先生”，盖得前辈体。又客曰迂斋楼公昉，往往代公笺启。又客曰辅汉卿，尝陪公闲话，亦及道学。又客曰王大受，迹颇疏于三客，亦未尝游公之燕阁。良能既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后位至司业。楼位至宗簿，封事轮对有直谅声。辅尝从考亭先生游，晚以弁服终。王以忤攻愧楼公故得罪，后谪邵武终焉，有《易斋诗》，水心先生为之序，称许过于四灵。卫公垂殁，乞勿田淀湖一疏，真体国大臣也。

布衣入馆

震泽王蘋，少师事龟山。高宗宿闻其名，又以诸郎官力荐，驾幸吴门，起召赐对，以布衣赐进士出身，正字中秘。制曰：“朕于一时人才，苟得其名目，稍有自见，往往至于（一无“于”字）屡试，而治不加进。于是从而求所未试者，至于岩穴之士，庶几有称意焉。尔学有师承，亲闻道要。蕴椟既久，声实自彰。行谊克修，溢于朕听。延见访问，辞约而指深。师友渊源，朕所嘉尚。赐之高第，职是校雠。岂特为儒者一时之荣，盖将使国人皆有所矜式。勉行尔志，毋负师言。”上意盖谓龟山也。王既入馆，犹子谊年方十四岁，于书塾拈纸作御批曰：“可斩秦桧以谢天下。”为仆所持，索千金。王之父不能从。族子谓之曰：“予金则返批，批返而后别议仆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从，仆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惧桧耳目，不敢隐，驿闻于朝。诏赴廷尉，狱具，伏罪当诛。桧阅其牍，审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编置象台。能诗文，聚徒贬所。桧死得归，治生产有绪。蘋本将阶大用，以犹子故，旋以他事为言者所列，坐废于家云。

光尧幸径山

光尧幸径山，憩于万木之阴，顾问僧曰：“木何者为王？”僧对曰：“大者为王。”光尧曰：“直者为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尧为龙君炷香，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从光尧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圣体者数四，又拱而朝亦数四，光尧注视久之。蜥蜴复循宪圣圣体之半，拱而不数。时贵妃张氏亦缀宪圣，觊蜥蜴旋绕。僧至，讽经赎之，宪圣亦祝曰：“菩萨如何不登贵妃身？”蜥蜴终不肯，竟入塑像下。妃惭沮，不复有私利。径山有二事，东坡宿斋扉，夜有叩门者云“放天灯人归”，则天灯之伪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缶贮殿中，施利者至，则赎蜥蜴旋绕。天

灯之事，僧徒本为利；既为利，则必嗾蜥蜴登妃身，彼视君后妾为何事（语似有脱误）。龙山间（语有脱误）移天目，从础下小石窍往来。又有龙君借地之说，至不敢声钟鼓。皆疑其徒附会，故不书。

宪圣拥立

宪圣既拥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丧，宪圣至自为临奠。攻愧楼公草立嘉王诏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然礼文难示于天下。"盖攻愧之词，宪圣之意也，天下称之。先是，吴琚奏东朝云："某人传道圣语'敢不控竭。'窃观今日事体，莫如早决大策，以安人心。垂帘之事，止可行之旬浃，久则不可。愿圣意察之。"宪圣曰："是吾心也。"翌日，并召嘉王暨吴兴入，宪圣大恸不能声，先谕吴兴曰："外议皆曰立尔，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却做，自有祖宗例。"吴兴色变，拜而出。嘉王闻命，惊惶欲走，宪圣已令知阁门事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原注：宪圣），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侂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着。"王遂掣侂胄肘环殿柱。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你公公，又见你大爹爹，见你爷，今又却见你。"言讫，泣数行下。侂胄从旁力以天命为劝。王知宪圣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宫，唤百官班，宣谕宿内前诸军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贺。欢声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即位于内，则市人排旧邸以入，争持所遗，谓之"扫阁"，故必先为之备。时吴兴为备，独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绝不为备，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诣光皇问起居。光皇疾，有闲，问："是谁？"侂胄对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视之，曰："吾儿耶？"又问侂胄曰："尔为谁？"侂胄对："知阁门事臣韩侂胄。"光宗遂转圣躬面内。时惟传国玺犹在上侧，坚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拿玺。宁皇之立，宪圣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静之治，宪圣之大明也，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稿于忠宣堂云："观少保吴公密奏遗稿，其尽忠王室，可以对越天地而无愧，叹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书。"侂胄阴忌琚，以宪圣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谦事。赏花命酒，每极欢剧，闲语吴曰："肯为成都行乎？"吴对以更万里远亦不辞。韩笑谓曰："只恐太母不肯放兄远去。"然犹偏帅，判（一作"明"，似误）荆、襄、鄂，再判金陵，终于外云。韩诛，赵氏讼冤于朝，公之子钢亦以公密奏稿进。时相疑吴为韩氏至姻，故伸赵而不录吴云。

光皇命驾北内

布衣谢岳甫，闽士也。当光宗久缺问安，群臣苦谏，至比上为夏、商末造。上益不悦。岳甫伏阙奏书，谓："父子至亲，天理固在。自有感悟开明之日，何俟群臣苦谏？徒以快近习离间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爱陛下者，如陛下之爱嘉王。万一太上万岁之后，陛下何以见天下？"书奏，上为动，降旨翌日过宫。当是之时，岳甫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俟上已驾即荐以代己者。止斋陈氏傅良，时为中书舍人，于百官班中颙俟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却上辇，百僚暨侍卫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请毋入，已至御屏后，慈懿叱之曰："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傅良遂大恸于殿下。慈懿遣人问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对以"子谏父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后益怒。傅良去，谢遂报罢。先是，岳甫尝上书孝宗请恢复，不报。谢娶孙氏，孙已死，谢发其线箧，乃谢所上书副本也。谢尝以副本纳要路，不知孙氏何自致之。谢益感怆。闽士林自知观过，与谢同游于京学，以诗一绝为纪其事，末二句云："汉皇未下复仇诏，柰此匹夫匹妇何？"林已赋诗，同舍莫有能继者。林号为名儒，仕至史馆校勘、粮料院，终于官。

止斋陈氏

止斋陈氏傅良，字君举，永嘉人。早以《早秋》应举，俱门人蔡幼学行之游太学，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词赋取科第。词赋与进士诗为中兴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鉴》正体，故今举子词赋之失，自陈始也。奏疏洞达其衷，经义敷畅厥旨，尤长于《春秋》、《周礼》。考亭视为畏友，尝谓门人曰："以伯恭、君举、陈同父合做一个，方才是好。"犹不及水心先生。盖水心辈行不侔，而学业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谓其强记博闻，未见其便止。考亭先生见其止也，当与三子并称，而且有所优劣矣。考亭先生晚注《毛诗》，尽去《序》文，以彤管为淫奔之具，以城阙为偷期之所。止斋得其说而病之，谓"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与三代之学校，以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窃有所未安"。犹藏其说，不与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尝移书求其《诗说》。止斋答以"公近与陆子静斗辨无极，又与陈同父争论王霸矣。且某未尝注《诗》，所以说《诗》者，不过与门人学子讲义（一云"与门人为举子讲义"），今皆毁弃之矣"。盖不欲佐陆、陈之辨也。今止斋《诗传》方行于世云。建安袁氏申儒为公门人，序其《传》末："止斋实为宁王旧学，上尝思之，语韩侂胄曰：'陈某今何在？却是好人。'侂胄对上曰：'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术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复召用。"止斋立朝，大节俱无愧于师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宫礼，其谏诤有古风烈。嘉王之立，止斋以旧学亦有赞策功。厄于韩氏，遂不果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真文忠公、留公元刚字茂潜，俱以宏博应选。时

李公大异校其卷，于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台取旨。时陈自强居庙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识文忠为远器，力赞韩氏二人俱置异等。是岁，毛君自知为进士第一人，对策中及"朝廷设宏博以取士，今谓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犹置异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时御史发其廷对日力从臾恢复事，且其父阅卷，遂驳置五甲，勒授监当，后庙堂授以江东干幕。终文忠之立朝，言者论之不已，后终不得起。南岳刘君克庄潜夫，以诗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岂(《集》作"谁")料台中有异评。后(《集》作"垂")二十年才入幕，隔(《集》作"后")三四榜尽登瀛。白头亲痛终天诀，丹穴雏方隔岁生。策比诸儒无愧色，只(《集》作"自")缘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复，故刘寓微词云。刘诗"登瀛"之句，谓袁蒙斋也。毛流泊以死，真公卒为名卿。留以使酒任气，为言者屡以闻，然该敏贯洽，近代相门子弟未有也。文忠初甚与之契，中年对客语留，则愀然不悦。先是，永嘉刘锡祖父掩据羲之墨池且百年，后为世仆所发，公断其庐，得池于刘卧内，刘氏遂衰。其临政操断皆类是，故谤者亦不恕。尝得方岩王公简复士人周仪甫书云："纳去茂潜书，虽仪甫不待老夫之嘱。茂潜永嘉之政，若干将、莫邪新发于硎，切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来墨池事最伟。"

胡纮李沐

初，纮试宰，还谒忠定。同时见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赵氏。赵知忠定不事修饰，故易敝巾、垢衫、败屣以见，且能昌诵忠定大廷对策。忠定于稠人中首与之语，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识。次至纮进，自叙科第尝阶上游，冀归里列。忠定愀然曰："若庙堂尽以前名用士，则或非前名与不由科第者何由进?"神色不接。纮未谒忠定，尝迂道谒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礼不能殊。胡不悦，退而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道出衢，从太守觅舟，客次偶与水心先生遇，时犹未第。纮气势凌忽，若宿与之不合者，厉声问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应之曰："永嘉叶适。"纮又诘之曰："足下何干至此?"先生对曰："亲病求医。"纮笑，以手自摇紫窄带，叹曰："此所谓亲病在床，入山采药。"先生怃然，莫知其所以见讶者。会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谒语胡小俟，先请叶学士(原注：即水心)。胡尤不平。沐为名臣李公士颖子。李公闲居龟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试二令，适从忠定谒告为亲寿，会上亦当遣中使赐药茗，忠定欲荣沐，谕以就持归以赐。沐对以"遣使，旧礼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荣而废遣使"。忠定不乐，颇以语侵沐。韩侂胄欲图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谋之于某官。某语侂胄曰："公留某则可图赵。"韩遂于上前力留之，后竟拜相。某官既为韩留，则力荐侂、沐。沐遂诬忠定为不轨。侂代击考亭先生，诬以欧阳公被谤事，又斥其辄废校舍为宅，论水心先生所著《进策君德论》以为无君。侂文逼柳柳州。沐诗文洒脱，晚(一无"晚"字)著《易》，颇契奥旨，其初未必尽出于媚韩也。其积忿嫉者已久，临大议，顷不能平心耳。巩栗斋丰亦以舍选前列谒丞相京镗，自叙其事。京对巩者，无异于忠定对侂。巩贤者也，尝叹京言之是，未尝怨尤，惜其不得侂位。近时林(一作"凌")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聂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谢丞相，但须逊谢垂晚得禄，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为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制科词赋三经宏博

本朝廷对取士，用赋而不示其所自出(原注：省试命题亦然)。真宗以"卮言日出"试士于廷，孙何等不究厥旨，赋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请所出与大意。真宗不以为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谓"卮，润也"。是岁以何为状头。其后诸生上请有司揭示，皆始于此。王安石以《三经》取士，遂罢词赋，廷对始用策。先是，叶祖洽梦神人许之为状头，惟指庭下竹一束，谓之曰："用此则为状元。"叶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叶果为首，竹一束乃策(原注：又梦中神为设狗肉片为"状"字)，定数如此。叶因乡人黄裳劝神宗讲，知上意深喜《孟子》，尝以语叶，故叶对策始终援《孟子》以为说。先是，荆国王安石尝赋诗《试闱中》云："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抡才将相中。"盖已嫉词赋之弊。后因苏子由策专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父用策力抵新法，安石遂有罢制科之意。哲宗策士，因语近臣曰："进士试策，文理有过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宁党，遂力主罢制科议。制科词赋既罢，而士之所习者皆《三经》。所谓《三经》者，又非圣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说以增广之，各有套括，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自南渡以后始复词赋，孝宗始复制策，而词学亦不废。

词 学

洪氏遵试《克敌弓铭》，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砚水密谓洪曰："即神臂弓也。"凡制度、轻重、长短，无不语洪。有司以为神。洪独不记太祖即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宁皇试宏博之士于类试所，时徐凤少监与今宗簿刘澹然俱试。徐访知主司有欲出《唐历八变序》者，合用一行禅师《山河两界历》以为据。时鲍明法华字浣之为廷评，明于历学，且朝廷方用以修历。鲍为刘里人，徐谓刘曰："君盍访鲍借《两界历》？吾二人共之。"刘唯唯。翌日访鲍，得《两界历》，具知其详，不复与徐共。及试已迫，徐自访鲍借历。鲍语徐曰："只有一草本，从周(原注：

刘字）持去数日矣。”及试之日，果出《历序》，刘甚得意，自以为即神臂弓比。徐于叙末但略云：“亦有一行《两界历》，以非正史所载，故不书。”时秘书陈璧阅卷。陈素不习词学，阅刘卷方以独用《山河历》事为疑，又阅徐卷谓非正史所载，批刘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气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两界》事，似失之赘。”是岁刘、徐俱黜。其后徐又试，六篇俱精诣。《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孚尹”二字，以“尹”为平声。凡用经释音，当以首释为证；用史释音，当以末释为证。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公论屈之。余尝访真文忠公，席间偶叩以今岁词学有几人。文忠答以“试者二十人，皆曾来相访。昨某闲教人誊得贡院草卷本出来，内一卷佳甚，且自纯莹。此人如何不来见某？且如《谢赐金水滴砚尺》，破题便用品字，如此之类，某在试闱考校必是圈出。盖不特此，自是六篇纯莹，天下固有人才”。予谓文忠曰：“莫是徐子仪（*原注：徐字*）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仪未到这般纯莹处。”揭示，则徐卷也。徐试《三家星经序》，备记甘公、巫咸、石申夫岁星顺逆与今红黄黑所圈，主司惊异，已置异等，而末篇赘用《周礼》巫（*原注：音筮*）咸为证，遂申都台付国子监看详。徐、真本共习此科，且同砚席，文忠已中异等，为玉堂寓直，徐三试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犹为亲奉祠，反为冷官。真出漕江东，徐始得掌故。徐后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监，迟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称于乡。惜乎不及文忠之荣亲云。

武林山

余尝考《晋书地理志》，钱唐有武林山。《旧图经》云：“在县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回一十二里，又名曰灵隐。”钱唐令刘道真《钱唐记》、太子文学陆羽《灵隐记》、夏竦《灵隐寺舍田记》、翰林院学士胡宿《武林寺记》，皆云武林山即灵隐山。《旧图经》云：“武林山在钱塘县旧治之北半里，今钱塘门里太一宫道院高士堂后土阜是也。”《新图经》云：“或云钱塘门里太一宫道院后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无所考据。”余尝窃笑《旧图经》既云“有武林山，又名灵隐”矣，又云“钱塘门里有虎林山”；则是武林自为一山，虎林又为一山；城里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为《图经》者，未尝知武林避唐讳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则正合攻愧“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应今城中太一宫有泉通四湖也。《旧图经》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讳，未免疑武林、虎林为二山矣。详见于下卷（*原注：其事无关于世，固似不必辩。盖太一为圣驾款谒之所，以此资备顾问者*）。

高宗幸太学

绍兴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祗谒先圣，止辇大成殿门外，降登步趋，执爵奠拜，视貌像翼翼钦慕；复幸太学，御崇化堂，颁示手诏，示乐育详延之诚意；命国子司业臣等阅讲《周易泰卦》，赐群臣诸生坐听讲说，上首肯者再；复迁玉趾，俯临养正、持志二斋，顾瞻生徒肄业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斋也，本幸养正斋。养正斋与持志斋相邻，斋生正幸恩典，遂力邀驾幸持志，上怜其意而幸之。自后未幸学之先，上欲幸斋，必预敕斋名，擗截唯谨，恐其复邀驾觊恩也。

中和堂御制诗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制诗云：“六龙转淮海，万骑临吴津。王者本无外，驾言苏远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疮痍新。登堂望稽山，怀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后世蒙其仁。愿同越句践，焦思先吾身。艰难务遵养，圣贤有屈伸。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堂北又有清风亭，御书其楹，云：“斯堂特伟之观，无愧上都。薰风南来，我意虽快，愿与庶人共之。”后因改为伟观。圣意驻跸，决于此诗。

请斩乔相

文忠真公奉使金廷，道梗不得进，止于盱眙。奉币反命，力陈奏疏，谓敌既据吾汴，则币可以绝。朝绅三学主真议甚多，史相未知所决。乔公行简为淮西漕，上书庙堂云云，谓“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史相以为行简之为虑甚深，欲予币犹未遣，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槙、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

三文忠

欧阳子谥文忠，京丞相镗以善事韩，亦谥文忠。后以公论，谓不宜以谥欧阳者谥镗，改谥文穆。无名子作诗曰：“一在庐陵一豫章，文忠文穆两相望。大家飞上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真文忠初谥也，谥议未上，有疑其太过者，欲以王梅溪之谥谥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谓公无愧于欧阳，未尝比予父以梅溪也”。政府无复辨，竟用初谥云。镗后以论者，并文穆去之。

天子狱

永康之俗，固号珥笔，而亦数十年必有大狱。龙川陈亮既以书御孝宗，为大臣所沮，报罢居里，落魄醉酒，与邑之狂士甲命妓饮于萧寺，目妓为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陈罪，则谓甲曰：“既册妃矣，孰为相？”甲谓乙曰：“陈亮为左。”乙又谓甲曰：“何以处我？”曰：“尔为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济矣。”乙遂请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讫，降阶拜甲，甲穆然

端委而受。妃遂捧觞，歌《降黄龙》为寿。妃与二相俱以次呼“万岁”，盖戏也。先是，亮试南宫，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遍语朝之故旧曰：“亮老矣，反为小子所辱。”澹闻而銜亮，未有间。时澹已为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复告之县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状。澹即缴状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属也，笞亮无全肤，诬服为不轨。案具，闻于孝宗，上固知为亮，又尝阴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说乱道，何罪之有?”以御笔画其牍于地。亮与甲俱掉臂出狱。居无几，亮又以家僮杀人于境外，适被杀者尝辱亮父，其家以为亮实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搒，僮气绝复苏者屡矣，不服。仇家置亮父于州圄，又嘱中执法论亮情，重下廷尉。时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尝讼僮于县而杖之矣。仇家以此尤亮之素计，持之愈急，王亦不能决。稼轩辛公与相婿素善，亮将就逮，亟走书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为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时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斋陈氏俱与亮交，莫有救亮迹。亮与辛书，有“君举吾兄，正则吾弟，竟成空言”云。骊塘危公尝语余曰：“罗枢密点自西府归里，有里人从容叩罗公曰：‘吾有疑于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罗公曰：‘言之何伤?’其人曰：‘以某观公，平生未尝妄行一步。公为从官时，天夜大雪，某醉归，见公以铁拄杖拨雪，戴温公帽，丁屐微有声，吾醉不敢与公揖。后有苍奴佩篋，苍奴亦吾所识，为公奴。吾固醉，以为误认公则不可。’公笑曰：‘子之言与所见，是未尝醉也。陈同父（*原注：亮字*）狱事急，吾未尝识之，怜其才援之吏手，篋内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问而发之。’”

华子西

华岳字子西，右庠诸生，以武策擢第。为人轻财好侠，未第时，以言语为韩氏所贬，置建宁圜土中。投启建守傅公伯诚（一作“诚”）公怜之，命出入毋系。又以抵触李守伯珍（*原注：名大异*），复置圜土。有诗自号《翠微南征集》。韩诛，华放还，复籍于学，因擢第为殿前司官属。华郁然不得志，有动摇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围其屋，逮岳，犹呼岳至庭下，曰：“我与尔有何怨尤；而欲相谋?”岳但对未尝有是。史命拽之赴京兆狱。狱具，坐议大臣当死。史持牍奏宁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进而告上曰：“是欲杀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斩罪定刑，史对上曰：“如此，则与减一等。”上不悟，以为减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于东市。岳倜傥似陈亮，惜乎不善用也。狱事稍涉袁公蒙斋，史不问。

刘三杰扶陛

刘三杰，衢人也，与韩氏有故，用为太守。朝辞宁皇，刘有疣疾，伛偻扶陛槛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刘三杰无君，可议远窜。”韩为上前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

请斩秦桧

胡忠简公铨以枢掾“请诛秦桧以谢天下，请竿王伦之首以谢桧，斩臣以谢陛下。”（*原注：奏稿本*）高宗震怒，以为讦特，欲正典刑。谏者以陈东启上，上怒为霁，遂贬胡儋耳。胡之州里，竞传公以诛死。独有一卜者谓公命当阶政府，必不死。又揭榜通衢，以验他日，人皆目为狂生。先是，敌入中原，朝廷议割四镇，不决，敌骑奄至，钦宗亟引从臣入内问计，伦遂窜名缀从臣入直前，乞上早戒严。上惊问曰：“尔为谁?”伦对上以“臣乃咸平宰相王旦孙”。上知为旦孙，故置不问。忠肃刘公珙以其才荐之高宗，故用以奉使。铨疾其从敌人贬号之议，故请斩之，非疾和议也。胡公南归，孝宗嘉叹，置之经筵，欲大用之，惜其已老。□□□□□□□□□□□□□□□□□□□□□公封事未达金廷，间者募以千金。及金得副本，为之动色，益知本朝之有人，由是和议坚矣。（*按，此条诸本俱缺二十一字*）

请斩赵忠定

忠定去国，药局赵师劭上书宁皇，请斩忠定以谢天下，盖欲媚韩也。忠定之事既白，后溪刘左史（一作“司”）光祖适帅荆、襄，辟公之子崇模为机幕。刘公未知师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与危公稹为同年，嘱危草笺以谢刘公云云——“今闻其弟之当来，欲使为僚而并处。念交游之仇不同国，而况天伦? 无羞恶之心则非人，是乖风教。故胜母之里不可入，迫人之驿不可居。岂容同堂合席之至欢，乃有操戈入室之遗类? 纵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蟹且将避之；倘机或未忘，则海上之鸥不当下矣。窃谓父子之间，宁间于存没；宾主之际，则在于从违。且昔辱甄收，本见齿忠臣之后；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恶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焉用?”刘公得崇模笺，愕置几上，即草檄勒回师劭弟。请斩忠定，师劭也，其弟固不预。崇模义不得与之同游。《颜氏家训》述卢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也。

九里松用金字

或问予曰：“今九里松一字门扁，吴说所书也，字何以用金?”予谓之曰：“高宗圣驾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顾瞻有扁，翌日取入，欲自为御书，黼黻湖山，命笔研书数十番，叹息曰：‘无以易说所书也。’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复揭之于一字门”云。

寿星寺寒碧轩诗

东坡既赋《寒碧》之句，吴说能草圣，行书尤妙，尝书坡句于寺之髹壁。高宗命使诏僧借入宫中，留玩者数日，复命还赐本寺。说字画遭际圣君如此。

夏执中扁榜

今南山慈云岭下，地名方家峪，有刘婕妤寺。（原注：后赠贤妃）泉自凤山而下，注为方池，味甚甘美。上揭凤凰泉三字，乃于湖张紫微孝祥所书。夏执中为后兄，俗呼为“夏国舅”，偶至寺中，谓于湖所书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书三字易之。孝宗已尝幸寺中，识孝祥所书矣，心实敬之，及驾（一无“驾”字）再幸，见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执中所书，上不复他语，但诏左右以斧劈为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诏仍用孝祥书。（原注：今复揭执中字）

三　省

嘉定重修都台既成，旨许士民入视，凡三日。骊塘危公稹时为秘书，约予俱入。既出，则问客曰：“凡厅治皆南面，惟都台则宰相坐东面，参枢皆西面，此何典也？”坐客有言太宗尝为中书令，既已庙坐，后人遂不敢专席者；又谓三省旧在内中，不敢上拟南面者；又谓宰相庙坐则参枢不宜列坐者。危公以其无据，出于臆说，不大释然。余年最卑，公视余曰：“贤良独不闻（一作“言”）乎?”予谢其问而对曰：“熙宁官制既改，三省长官皆视事南面，余官遂从两列，恐当以此为据。”危公谓予曰：“子得之矣。”

南屏兴教磨崖　原注：又有小南屏山与南屏轩。按“轩”疑“对”字之误

今南屏山兴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学》篇，司马公书，《新图经》不载。钱唐自五季以来，无干戈之祸，其民富丽，多淫靡之尚，其于齐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马书此以助风教，非偶然为之也。今南屏遂为焚楪之场，莫有登山摩挲苔石者。

天竺观音

孝宗即位之初，出内府宝玉三品，置于天竺寺观音道场。明年，御制赞曰：“猗欤大士，本自圆通。示有言说，为世之宗。明照无二，等观以慈。随感即应，妙不可思。”上之博通内典如此。

易安斋梅岩亭

光尧亲祀南郊，时绍兴二十五年也。御书于郊坛易安斋之梅（一有“岩”字）亭曰“谒款泰坛”。因过易安斋，爱其去城不远，岩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为赋《梅岩》云：“怪石苍岩映翠霞，梅梢疏瘦正横斜。得因祀事来寻胜，试探春风第一花。”孝宗时在潜邸，恭和圣作云：“秀色环亭拥霁霞，修□（原注：今上嫌讳。案当作“筠”字）冰艳数枝斜。东君欲奉天颜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见，岩石何其幸欤！光尧尝问主僧曰：“此梅唤作甚梅?”主僧对曰：“青蒂梅。”又问曰：“梅边有藤唤作甚藤?”对曰：“万岁藤。”称旨，赐僧阶。上尝拂石而坐，至今谓之“御坐石”。

五丈观音

观音高五丈，本日本国僧转智所雕，盖建隆元年秋也。转智不御烟火，止食芹蓼；不衣丝绵，常服纸衣，号“纸衣和尚”。高宗偕宪圣尝幸观音所。宪圣归，即制金缕衣以赐之，及挂体，仅至其半。宪圣遂遣使相其体，再制衣以赐。

柳洲五龙王庙

出涌金门入柳洲，上有龙王祠。开禧中，帅臣赵师羼重塑五王像，冕旒珪服毕具。其中三像，一模韩侂胄像，一模陈自强像，一模师羼（一作苏师旦）像。时韩、陈犹在，台臣攻师羼（一作师旦）者，惟于疏中及师羼（一作师旦）自貌其像，不敢斥韩、陈云。至今犹存，未有易之者。过此皆不识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为信而易之。然师羼（一作师旦）论疏可考也。

张司封庙

庙号昭贶，即景祐中尚书兵部郎张公夏也（原注：或作“兵部史”。碑又作“太常”。祠典作“工部员外”，俗呼“司封”）。夏字伯起，景祐中出为两浙转运使。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冲击，不过三岁辄坏。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既成，州人感夏之功，庆历中立庙于堤上。嘉祐□年十月，赠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宁江侯，改封安济公，并赐今额。绍兴十四年增“灵感”字，绍兴三十年增“顺济”字。予以本末考之，初无神怪之事。今临安相传，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领，不胜恚愤，尽抱所书牍自赴于江，上诉于帝，后寓于梦，继是修江者方得其说，堤成而潮亦退，盖真野人语也。江之所恃者堤，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之便，功未及成，效匹夫沟渎之为？此身不存而凭虚忽之梦以告来者，万一不用其梦，患当如何？是尚得生名之智、殁谓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东青门，正昭贶所筑。今顾诿之钱王，则尤缪矣。

忠勇庙

庙在九里松，祀故步军司前军统制张玘。绍兴三十二年，从张子盖解海州围，玘用命战殁。奉旨赠清远军承宣使，仍于本寨门首建庙，赐号“忠勇”。乾道元年，步帅戚方所建。

忠清庙制词

显仁太后龙輴将渡会稽，上圣孝出于天性，预恐风涛为孽，遥于宫中默祷忠清庙。及篙御既戒，浪平如席，上命词臣行制词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将祔裕陵；闷殿告成，容车将发。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群辟之忧；既竭予诚，亟孚神听。某王一节甚伟，千古

如存。帖然风涛，既赖幽冥之相；焕乎天宠，用昭崇极之恩。尚绥予四方之民，以绵尔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壮英烈威显王。”盖于旧号四字上加“忠壮”二字。

径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张公九成字子韶，自为士时已耽释学，尝与妙喜往来，然不过为世外交。张公自以直言忤秦桧，桧既窜斥张公，廉知其素所往来者，所善独妙喜，遂杖妙喜背，刺为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尝动。后桧死，孝宗果放还，复居径山。有劝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答。孝宗怜而敬之，宠眷尤厚，赐金钵（一作“钹”，似误）、袈裟，舆前用青盖，赐号“大慧”。言者列其宠遇太过。高宗既御北内，得以游幸山间，以妙喜故，赐吴郡田万亩。驾辛越二年，始建龙游阁。

宏 词

嘉定间未尝诏罢词学，有司望风承意太过，每遇郡（一作“群”）试，必摘其微疵，仅从申省，予载之详矣。水心先生著为《进卷外稿》，其论宏词曰：“宏词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既已为词科，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止于举朝廷高爵厚禄以予之而已。盖进士等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先生《外稿》盖草于淳熙自姑苏入都之时，是书流传则盛于嘉定间。虽先生本无意于嫉视词科，亦异于望风承意者，然适值其时，若有所为。文忠真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盖得于里人张彦清（一作“青”）之说，以先生之文失之支离。文忠得先生《习学记言》观之，谓：“此非记言，乃放言也。岂有激欤?”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见，如史相服阕，加官制词云：“素冠栾栾，方毕三年之制；赤舄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谓史相云：“陈平之智有余，萧相之功第一。”戒词云：“天难谌斯，当毋忘惟几惟康之戒；民亦劳止，其共图既庶既富之功。”《抚谕江西寇曲赦诏》，其中一二联云：“自有乾坤至于今日，未闻盗贼可以全躯。”又曰：“弄潢池之兵，谅非尔志；焚昆冈之玉，亦岂予心。”又行永阳郡王制词云：“若时懿属，可限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赏。”盖文忠既入札庙堂，谓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词云。

文忠答赵履常

文忠真公尝与赵公汝谈（一作“汝愚”）相晤，赵公启文忠曰：“当思所以谋当路者，毋徒议之而已。”文忠答以“公为宗臣（一作“国”），固当思所以谋。如某不过朝廷一议事（一作“论”）之臣尔。”赵公自失。予以谓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语余曰：“他年某极力只做得出君贶人物，若范文正公，则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后，则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与予论理学，则曰：“某与兄言，只是论得个皮肤，如刘静春却论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静坐十年，然后却与公论骨髓。”其后，公闲居仅十年，而朝夕反覆议论者，独有静春乃大不合。岂公之学力，已异于嘉定之初耶?

徐竹隐草皇子制

宁皇立皇子洵，时上春秋犹盛。竹隐徐似道行制，词内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观天地之心。”真学士也，其意味悠长矣。

昆命于元龟 按，此事载《齐东野语》第十六卷，较此尤详

宁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史弥远），翰林权直陈晦偶用“昆命于元龟”事。时倪文节公思帅福阃，即束装，奏疏谓：“哀帝拜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词。当时父老流涕，谓汉帝将禅位大司马。”宁宗得思疏甚骇，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为“臣一时恭听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遍举本朝自赵普而下，凡拜相麻词用元龟事至六七，且谓“臣尝词科放思（一作“臣尝学词科于思”），思非不记。此特出于一旦私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议王制，不惩无以示后。”文节遂不复敢再辩，免所居官。陈与真文忠最厚，盖辨明故典，颇质于文忠云。

考 亭

考亭先生赋《武夷大隐屏》诗云：“㩳䑽前头大隐屏，晚来相对静仪形。浮云一任闲舒卷，万古青山只麽青。”五峰胡氏得其诗而诵之，谓南轩张敬夫曰：“佳则佳矣，惜其有体而无用。”遂自为诗以遗考亭先生，曰：“幽人偏爱青山好，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云雨太虚，一洗尘埃青更好。”胡公铨以诗荐先生于孝宗，召除武学博士，先生不拜。盖先生之意，以为胡公特知其诗而已。门人以“考亭”号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为陈氏所造，本以置其父之榇，葬毕，因以为祀茔之所，故曰“考亭”。其后，亭归于先生，以“考亭”于己无所预，遂因陈姓易名曰“聚星”，参取《汉史》、《世说》陈元方事，事为一段，段为一图，揭之于亭。而门人称“考亭”之号已久，终不能遽易。故今称先生皆以晦庵、晦翁，而考亭之称亦并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后自以为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惧不足当，自易为仲晦。然天下称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称仲晦者。文忠真公字景元，攻愧从容叩公曰：“何以谓之景元?”公对以“慕元德秀，故曰

景元。”攻愧曰：“误矣。”取《毛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诗人以明行对高山，则景不可以训慕。”遂为公易曰“希元”，然天下称“景元”已久，至今亦未有称为“希元”者。文中子弟绩，字无功。子曰：“神人无功，非尔所及也。”终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为字，盖本于此。

洪景卢

洪忠宣公以苏武节为秦桧所忌，孝宗怜之。其子迈以宏博中选，历官清显。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则非所以示天下，故特迟之。洪公每劝上早谕庄文，上为首肯。闲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饮娼楼，上亟命快行宣谕洪公云：“也请学士（*原注：时洪为知制诰*）教子。”快行言讫，无他诏。洪惊愕莫知其端，但对使唯唯奉诏，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谢罪求去。归番阳，与兄丞相适酬唱觞咏于林壑甚适。偶得史氏琼花，种之别墅，名曰“琼野”（*野疑墅*）。楼曰“琼楼”，圃曰“琼圃”。史氏欲祈公异姓恩泽，不从。史氏遂讦公以“琼瑶者，天子之所居，非臣子所宜称”。公不为动，则伏阙进词，诣台诉事，因为言者所列。文人稍欲吟咏题品，而小人即毁之，至不复迁政府，亦命矣。

赵忠定抡才

忠定季子崇实，间因与予商搉骈俪，以为：“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间以此观人，至尺牍小简亦然，盖不特骈俪。或谓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则难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抡才报国之一端也。”崇实为相家贤胄，游京幙为元僚，有隽声，而诚实出于天性，真称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学诸生置绫纸

郑昭先为台臣，倏当言事月，谓之月课。昭先纯谨人也，不敢妄有指议，奏疏请京辇下勿用青盖，惟大臣用以引车，旨从之。太学诸生以为既不许用青盖，则用皂绢为短檐伞，如都下卖冰水（*一无“水”字*）担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逻者犹以为首犯禁条，用绳系持盖仆，并盖赴京兆。时程覃实尹京，遂杖持盖仆。翌日，诸生群起伏光范，诉京兆。时相戒阍者勿受谒。诸生至诣阙诉覃。覃亦白堂及台自辨。诸生攻之愈急，至作为《覃传》云：“程覃，字会元，一字不识。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于湖。俗谚以中无所有而敢于强聒谓之“胡挥”。时相以为“前京兆赵师羼既因槚楚斋生罢去，亦诸生所诉也。既罢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挞仆与挞生徒孰重孰轻？诸生得无太恣横！”坚持其议，不以诸生章白上。诸生计既屈，遂治任尽出太学，置绫卷于崇化堂，皆望阙遥拜而去。云散雾裂，学为之空。观者惊恻，以为百年所未尝有。会永阳郡王杨次山本右庠经武诸生，偶遣馈旧同舍，介者寂无所睹，复持以归，白王以两学俱空。王遣二子往廉其事，具得实，因慈明启于上。上即御批令学官宣谕诸生，亟就斋事（*一无“事”字*），免覃所居官，仍为农卿，诸生奉诏唯唯（*一作“唯谨”*）。先是，时相恶其动以扫学要朝廷，遂诵言“诸郡庠生有职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学一饭，此极可念。若诸生纳绫卷而去，当以诸郡庠职事补其缺。”生徒闻其说而止。史相虽以计定诸生，未必真出于此。以余观诸郡庠，极有遗才。三年大比，当令州郡荐其绝出者于太学云。覃于宦业无显过，盖善人也。皂盖一事合申庙堂，当来台臣只乞禁青盖，今诸生用短檐皂伞，未知合与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挥，以凭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许用皂盖，而诸生犹故用之，则宜移文司成议诸生罪，则为善于处置矣。时即有轻薄子故为一绝落韵诗云：“冠盖如云自古传，易青为皂且从权。中原多少黄罗伞，何不多多出赏钱。”

心之精神是谓圣

慈湖杨公简，参象山学犹未大悟，忽读《孔丛子》，至“心之精神是谓圣”一句，豁然顿解。自此酬酢门人、叙述碑记、讲说经义，未尝舍心以立说。慈湖尝为馆职，同列率多讥玩之，亦有见其诚实而不忍欺之者。

郑节使酒过

臣僚论列郑节使兴裔使酒尚气，政事卤莽。光宗谕言者曰：“台谏之职固在风闻，然亦须得其仿佛。兴裔戚里，朕向在东宫屡与之同侍内宴，涓酒不能受，闻酒气辄呕，安在其为使酒也？”言者惭惧而退，随有旨予外。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岁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对。有客以今余大参父（*原注：不记名*）能四六为荐者，越王召见，试以表中语，俾为属对。余应声曰：“此甚易。以‘补报乾坤，万分无一’为对足矣。”越王大加赏识。今《四六话》中载越王表语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掩（*一作“没”*）人善之意也（*原注：或云与吕申公遗表同*）。

杨和王相字

杨王沂中闲居，郊外（*一作“微行”*）遇相字者。相者以笔与札进，杨王拒之，但以所执拄杖大书地作一画。相者作而再拜曰：“阁下何为微行至此？宜自爱重。”杨愕而诘其所以。则又拜曰：“土上作一画，乃王字也。公为王者无疑。”杨笑，遽用先所进纸，批缗钱五百万，仍用尝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诣司帑者征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帑云：“王授吾券，

征钱五百万。"司帑老于事王者，持券熟视久之，曰："尔何人？乃敢作我王赝押来脱吾钱！吾当执汝诣有司。"相者初谓司帑者调弄之，至久色不变，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为"真王所书，吾安敢伪？"司帑坚谓："我主押字，我岂不认得？"相者至声屈，冀动王听。王居渠渠然，声不达。王之司谒与司帑同列者，醵金五十缗与相者。相者持金大恸，痛骂司帑者而去。王间因签押支用历，既签押，司帑者乘闲白王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钱五百万，有之乎？"王曰："是，是。这人是神相，汝已支与他了？"司帑进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众人打合五十千与之去矣。"王惊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说是王者，来日又胡说增添，则王之谤厚矣。且恩王已开社矣，何所复用相？"王起而抚其背，曰："尔说得是，尔说得是。"就以予相者钱五百万旌之。

朱赵谥法　原注：忠定遗集，其家欲以"庆元丞相集"为目，以庆元不一相，故未定

本朝士大（一无"大"字）夫以忠节致死者，俱于谥法有"愍"字。赵忠定当谥"愍"，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谓"愍"之一字实不忍闻，遂易谥"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谥"文正"（按，丁集"初谥文忠"，此云文正，或传写之误），考功刘公弥正覆谥，谓先生当继唐韩文公，又尝著《韩文考异》一书，宜特谥曰"文"。且谓："本朝前杨亿，后王安石，虽谥曰'文'，文乎？文乎？岂是之谓乎？"旨从之。自后议诸贤谥，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吕成公之类。

乙　集

高宗驻跸

高宗六龙未知所驻，尝幸楚，幸吴，幸越，俱不契圣虑。暨观钱唐表里江湖之胜，则叹曰："吾舍此何适？"时吕公颐浩提师于外，以书御帝曰："敌人专以圣躬为言，今驻跸钱唐，足以避其锋，伐其谋。"近名公谓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娱，皆秦桧之罪。桧之罪在于诛名将，窜善类，从臾贬号，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计，盖决于帝而赞成于颐浩也。或谓徽宗尝瘉钱王而诞高宗，盖因定都从而附会云。

武　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讳，故曰武林，如以"元虎"为"元武"之类。山自天目而来，为灵隐后山，顿伏至仪王墓后，若虎昂首，颔下石隐隐有斧凿痕，故老相传以为太祖，又以为徽宗用望气者之言，凿去虎颔；又谓高宗尝占梦为虎所惊，因凿焉。未知孰是。今竹宫（竹宫一本误作"行宫"。按甲集作太一宫）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环以花竹，盖因一小土阜为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刚因攻愧楼公斋宿，丐诗以咏其亭。诗中用事最为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灵隐后山毋乃是，此山亦复用此名，细考其来真有以。"盖灵隐之山，即武林之山；冷泉之水，即武林之水。谓"此山亦复用此名"，则竹宫培塿之土，非武林明矣。老笔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谓钱氏凿井，建缁黄庐以厌王气，疑此山为武林余脉，是又收拾人情之论，当以前章为正云。

武　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原注：字季通，号西山）而后大明天地之数，精诣钟律之学，又纬之以阴阳风水之书。先生信用蔡说，上书建议，乞以武林山为孝宗皇堂，且谓会稽之穴浅粗而不利，愿博访草泽以决大议。其后言者谓先生阴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谪云。辨正在丁集《党议》。

钱　唐

龙川陈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尝闚视钱唐，喟然而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城中地势下于西湖也。亮奏书孝宗，谓："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唐，又吴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发泄而无余。故谷粟、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力请孝宗移都建邺，且建行宫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韪其议，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问下手处。陈与考亭先生游，王素不喜考亭，故并陈而嫉之。陈至都省，不肯尽言，度纵言亦未必尽复于上。翌日，上问以亮所欲言者，王对上曰："秀才说话耳。"上方鄙远俗儒，遂不复召见。时两学犹用秦桧禁，不许上书言事。陈尝游太学，故特弃去，用乡举名伏丽正门下（按，宋刻《咸淳临安志》有"主人"二字）。王又短之，以为欺君。故迁都之议，为世迂笑。至于今日，亮得以迂笑议己者于地下矣。

洛　学

淳熙间，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将置唐于理。王淮与唐为姻，乃以唐自辩疏与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问之，乃以"朱程学，唐苏学"为对。上笑而缓唐罪。时上方崇厉苏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为解。考亭上书力辩以谓，至以臣得力于师友之学以中伤，不报。故终王之居相位，屡召不拜。考亭之子在，趋媚时好，遂阶法从，视其父忤淮者异矣。予尝与闽士同舟，相与叹息在之弗绍，且谓在尽根尽骨卖了武夷山。闽士谓予曰："子之乡蠹，只是卖了一座武夷山。我之乡蠹，却卖了三座山。"三座山，盖指三山。乡蠹，谓梁成大也。程源为伊川嫡孙，无聊殊甚，尝鬻米于临安新

门之草桥。后有教之以干当路者，著为《道学正统图》，自考亭之后剿入当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轮对改合入官，迁寺监丞。伊川、考亭扫地矣。诸学子孙惟吕氏未坠。成公犹子康年，甲戌廷对，真文忠欲置之状头。同列以其言中书之务未清，恐触时政，文忠固争不从，遂自甲置乙。文忠尝出其副示予，相与叹息。公辍俸，命书市刻之。

吴云壑

四明高氏似孙，号疏寮，由校中秘书授徽倅。道出金陵，投留守吴公琚（原注：吴云壑，字居父）以诗曰："四朝渥遇鬓微丝，多少恩荣世少知。长乐花深春侍宴，重华香暖夕论诗。黄金籝满无心爱，古锦囊归有字奇。一笑难陪珠履客，看临古帖对梅枝。"公之客曰储用、项安世、周师稷、刘翰、王辉、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辍子侄官授之。凡游从皆极一时之彦。公无他嗜好，居近城，与东楼平。光皇为书扁以赐，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楼下设维摩榻。尤爱古梅，日临钟王帖以为课，非其所心交者，迹不至此。高氏独知其详，故落句及之，亦精于所闻矣。公所居，予旧游也。自厅事侧梯东楼，楼下以半植镇安旌节，半为燕坐处。楼相直有亭，仅著宾主四人，因城叠石曰"南麓"。麓后高数级，登汲于甓，泄之以管，淙淙环佩声，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画三三于扁。自麓之后，登城为啸台。下有堂依城南，榜曰"读书台"，有级可下。又自台入洞门，依雉堞有平地可坛，圜植碧桃，有石可棋而（一作"与"）坐（疑是"可坐而棋"）。自西行，有径亭曰"物表"，亦光皇赐扁，面直吴山。又曲折旁转，入荼蘼洞，茅顶而圆，内揭以镜曰"定庵"。与僧智彬语达摩学则至。大抵地仅寻丈，而藤蔓联络，花竹映带，鸟啼鹤唳，寂如山林。公野服尘斧（二字疑误），大绦蒲履，徜徉其间，望之者疑为仙云。公为宪圣犹子，以词翰被遇孝宗。宪圣殿洛花盛开，必召诸子侄入侍。孝宗万几之暇，即命中使召公，论诗作字而罢，故疏寮颔联及之（原注：时琚已为直学，赵欲待以真学士，吴亦不难之。按此注当在后"亦岂无以处吴者"句下）。宪圣既御帘政，赵公汝愚为相，欲公出入通宫禁庙堂之意。公冀重体貌，求慈福宫使，又求提举中秘书，赵公俱难之。赵旋（一作"潜"）物色韩侂胄，宪圣表孙也。侂胄奉赵命惟谨，虽一秩不以请。赵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堕其计，反浸疏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谦也，阳与之为义兄弟，相得欢甚。一日谓德谦曰："哥哥有大勋劳，宜建节钺。"王曰："我阉官也，有此例乎？弟弟毋误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唯，以为疑。何澹时为中丞，侂胄密谕之曰："德谦苦要节钺，上重违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悉如所教，继即合台疏德谦罪，乞行窜殛。德谦犹持侂胄袖以泣，曰："弟弟误我。"侂胄徐谓曰："哥哥放心，略出北关数里，便有诏追，只俟罢了何中丞耳。"德谦犹信其说，拜而嘱之，竟死贬所。何遂迁政府，侂胄盖尝许之也。德谦既逐，自此内批皆侂胄自为之矣。谏议大夫李沐诬赵不轨，韩实嗾之。李初未知所决，谋之倪公思。公曰："莫若并赵、韩俱论之。"李为韩侄婿，故特论赵。贬赵制词，乃傅伯寿所草，韩亦先啖之以美官。词曰："屈氂与广利妄议，武帝戮之于事闻之初；林甫辅明皇不忠，肃宗诛之于论定之后（一无二"于"字）。是皆宗室之为相，卒蹈谴呵而置刑。"盖窃东坡俱吕惠卿之故智也。赵听制，手持象简不知轻重云。制中又有"谋动干戈而未已"与"外欲生事强邻而开边境之衅"，盖秦桧欲胁君固宠金人，又藉之以坚和好，盟书所载，不许以无罪去首相，故诬以侮兵云。赵偕犹子崇稣赴贬，自辞家，在途垂殁，悔不用吴。盖吴旧交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斋陈公，惜名畏义出于天性，必不出于侂胄所为。赵公舍宫使提省之职，亦岂无以处吴者（前注宜在此句下）。予闻吴氏之说犹未之悉，及会余干赵氏于真西山粤岩书院，西山之子娶赵氏，赵氏之说皆与吴合，其家至今犹追悔前事。呜呼，天将成忠定之名耶？予得疏寮真迹，至今藏之。时吴公已为开府，而疏寮诗卷首称之曰"仪同"。予编官制无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据，及遇其子历，乃知其曾祖讳开。以祖讳而改官称，可乎？惧此诗他时流落，或者以高氏为信（按，文义未足，似有脱文）。

赵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尝劝忠定，既已用韩，当厚礼陈谢之，意欲忠定处以节钺，居之国门外。忠定犹豫未决而祸作。先生对门人曰："韩，吾乡乳母也，宜早陈谢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为券，儿去乳，即以首饰羡币厚遗之，故谓之陈谢。韩后闻其说，笑建俗而心肯之，故祸公者差轻。嘉定初，号为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谓公尝草数千言攻韩之恶，疏未上，门人蔡元定持蓍以入，卜得遁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时杨公诚斋之子长孺，谓其父因韩用兵，忧愤殊甚，遗书数千言，至以稿上。杨公既致为臣而归，虽不言事可也，诚有所论，何为中辍？非二父之志也。元定盖先生友，亦非门人云。

吴云壑

宪圣既御帘政，则戒公曰："垂帘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时（原注：谓孝宗）。汝辈自此少出入，庶免干预内廷之谤。"其严待家人如此，谓之以"圣"，宜哉。

又

孝宗笃眷公，情均兄弟，自论诗、作字、击球之外，未尝访以外事，咨以国政，问以人才，公亦未尝对上及之也。君臣之间两得之。

高宗御书石经

高宗御书《六经》，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上亲御翰墨，稍倦，即命宪圣续书，至今皆莫能辨。

光皇御制

孝宗崇宪圣母弟之恩，故称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体孝宗之意，故称琚兄弟曰“舅”。琚尤圣眷，后苑安榴盛开，光皇以广团扇自题圣作二句曰：“细叠轻绡色倍酴，晚霞犹在绿阴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笔即书曰：“春归百卉今无几，独立清微殿阁风。”上称叹者久之。宪圣于二王中，独导孝宗以光皇为储位，故公落句有独立之咏，寄意深矣。团扇犹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后俱不存云。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许人，亦无姓名。带杭音，额角中（一无“中”字）有刺字，意拣罢军员也。头蓬面垢，或数日不食，莫迹其止宿。包道成尝与之共衾，谓其体壮热如伤寒，道成汗而异衾。人即之，或咄咄唠骂，至以瓦砾诟群儿。予尝呼之，但正目以视，邈无所言。光宗始开王社，位为第三，孝宗储副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王得于道中前邀王车，卫者拽之。王问为谁，但连称：“三王得，三王得。”王悟其兆，纵使去。既即大位，命入中禁赐命，不拜而出。道遇与之钱者，亦无所谢云。

清湖陈仙

今所请仙，盖小陈也。光皇为储副日久，遣黄门召其父以入。上着白绢汗衫，系小红绦，见陈入避之。徐遣召陈，黄门设香案，金屈卮酒，金楪贮生果三饤，炷香焚所问状。仙遂降于箕，书光皇以某年月日即大位。黄门持以入，出则就以酒劳陈，且赠金帛遣出，戒以归勿语。后果如所定。光皇又遣使召陈，陈以近日仙不降为辞，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皇得疾，盖陈已前知于仙矣。陈兄弟能致仙，有奇验，类皆如此，特不灵于予。他事不系于国，故不书。

乌髭药

光皇春秋已富，又自东宫尹天府入侍重华，从容启上曰：“有赠臣以乌髭药者，臣未敢用。”上语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为？”盖重华方奉德寿，重惜两宫之费，故至德寿登假而后即授光皇以大位。其脱屣万乘，盖有待也。

光拙庵

孝宗晚慕达摩学，尝召问住静慈僧光曰：“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对曰：“臣将谓陛下忘却。”颇称旨。光意盖以孝宗即佛，又焉用问。禅门葛藤亦有可笑者。东坡尝谓“其徒善设坑阱以陷人，当其欲设，即先与他塞了。”此语最得其要。陆象山兄弟早亦与光老游，故考亭先生谓象山满肚皮是禅。陆将以删定面对，为王信所（一误作“听”）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见晚之叹。

万年国清

孝宗喜占对。宋之瑞面对，上问以所居。之瑞对曰：“臣家于天台。”上又曰：“闻彼多名山胜刹，孰为之冠？”之瑞对曰：“唯是万年、国清。”上大加赏叹，之瑞遂阶两制云。三衢毛泽民以荐者面对徽宗，上问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几许，泽民姑大言曰“五千尺”。上质何以验之也，毛对曰：“臣目斜视景。”上喜其捷。

皇甫真人

皇甫真人号为有道术，善风鉴。高宗闲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缯絮至数袭，谓皇甫曰：“先生何（一作“亦”）怕冷耶？”皇甫从容对曰：“臣闻顺天者昌。”时逆亮谋南寇，故皇甫以对，上大悦。后又自出山来见，上叩其所以来，则曰：“做媒来。臣为陛下寻得个好孙息妇。”上问为谁，则以慈懿皇后大将之子，生于营中，生之日有黑凤仪于营前大黑石上。人谓凤，实鸑鷟，石则元王（一作“皇”）。慈懿小字凤娘，盖本于此。后既为太子妃，至诉太子左右于高、孝两宫，高宗不怿，谓宪圣曰：“终是将种，吾为皇甫所误。”孝宗屡训妃：“宜法大妈妈（原注：即宪圣）螽斯之行。汝只管与太子争，吾宁废汝。”上欲惧之，未尝真欲废之也。因惊愤，疑其说出于宪圣。会光宗即位，大恶近习，忽手批付内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级。（原注：或谓即陈源）其党亟（一作“即”）奔诉于重华，追有教曰：“吾儿息怒。”光皇虽即奉旨，而词色加怒，意欲他日尽诛此曹。由是宦者相惧，而谋所以间三宫者。光皇适感心疾，久缺定省。重华忧之，得草泽良药为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宣赐，恐为后所沮，俟光皇问安，即面授之。宦官因间慈懿云：“太上只等官家过宫，便赐药。”后使觇北宫，果有药，后遂持嘉王泣而诉之上，上由此坚不肯诣太上。先是，上之未疾也，尝独幸聚景，两制俱扈从，惟吴琚待制以疾在告。上将进酒于荼蘼花下，言者飞章交至，谓太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请光尧。上方怒言者，遂以重华亦有不曾恭请光尧之时以语从臣。适太上命黄门持玉卮暨宜劝以赐，会上怒未息，以手颤误触卮于地。黄门归奏，遂隐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见太上传宣，即大怒碎卮矣。”每太上游幸，上必进劝，会太上奉宪圣幸东园阅市而上偶不记，太上左右阴扬鸡数十，故使捉之不获，乃相与大呼曰：“今日捉鸡不着。”盖临安以侯人饮食为“捉鸡”，故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阳若不闻，而玉色微变。自上以疾不诣北宫，至孝宗大渐，终勿克执丧，与宪圣垂殁

而莫有尝药，皆后为宦者所误云。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圣性简俭，虽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时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谓必大曰："多时不与卿说话。"赐必大坐。上耳语黄门，黄门出，则奉金缶贮酒，泻入金屈卮，玉小楪贮枣，用金绿青窑器承以玳瑁托子，中浸羊弦线(一作"肱丝"。"弦"一又作"肱")，清可鉴。酒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归语其家，叹上之简俭。翌日遂拜政地云。

孝宗恢复

上每侍光尧，必力陈恢复大计以取旨。光尧至曰："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上自此不复敢言。光尧每以张浚误大计为辞，谓上"毋信其虚名。浚专把国家名器钱物做人情。浚有一册子，才遇士大夫来见，必问其爵里书之，若心许其他日荐用者。又熔金碗饮兵将官，即以予之。不知官职是谁底，金碗是谁底"。或者谓必有近习谮浚于太上云。

秦桧王继先

台臣有论列二人者，上曰："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杨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晓言者曰："朕南渡之初，敌人退而群盗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议者羁縻之策，刻印尽封群盗，大者郡王，小亦节钺。朕所自有者，惟淮、浙数郡。计犹豫未决，会诸将尽平群盗，朕已发愿，除地土之外，凡府库金帛，俱置不问。沂中故有余力以给泉池。若以诸将平盗之功，虽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普　安

上有所闻于张说，以质于秦桧。桧至，固要上以所言之人。上仓卒不敢以说语桧，度其无如普安郡王何，漫以语桧。桧衔之，未有间，会普安丁本生戚，遂嗾言者请上令普安解官持服（原注：或云：说所言乃建康盗事）。

楮　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华陈天祐时为侍从，力抗疏，以为不及五十年，必大坏极敝而不可收拾。水心叶先生进策，亦谓不数年间，将交执空券而无所售。时上意士论，犹未信其然，至于今日验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售，至石首时，则价又踊，愚民至指乘舆以造券不多为苦。又有太守自蜀来，对以"道间目击，楮踊为患"。上皆笑而不以为罪云。

宪圣不妒忌之行

宪圣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来，以至为天下母，率多遇鱼贯以进，即以疾辞。思陵念其勤劳之久，每欲正六宫之位，而属以太后远在沙漠，不敢举行。上尝语宪圣曰："极知汝相同劳苦，反与后进者齿，朕甚有愧。俟姐姐归（原注：谓太后），尔其选已。"宪圣再拜，对曰："大姐姐远处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才一思之，肚里泪下。臣妾诚梦不到此。"上为泣下数行，愈以后为贤。暨太后既旋銮驭，以向尝与宪圣均为徽宗左右，徽宗遂以宪圣赐高宗，太后恐宪圣记其微时事，故无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请曰："德妃吴氏，服劳滋久。外廷之议，谓其宜主中馈。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阳语上云"这事由在尔"，而阴实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一作"后"）之命"云云，"德妃吴氏"云云，"可立为后"，后遂开拥祐三朝之功云。

光皇策士

周南，吴中人。游太学，有时名，然颇任侠。与水心先生善，晚号为善类。南尝与郑湜游，湜有奏疏未报，南尝见之。会廷对，策中微讽上以未报郑之意。有司已第南为第一，光皇读其策，顾谓大臣曰："湜之疏入才六日尔，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郑湜无削稿爱君之忠，周南显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为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为周述墓，则以周南廷对策《论皇极人才》数百言冠之志首。盖周自为教官至给札中秘书，皆未尝见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对策以表之。近时真文忠公撰徐玉堂凤墓碣，亦详述其给札时言山东事，盖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吴中号为"何蓑衣"者，颇能道人祸福，至闻于上。上屡遣使问之，皆有异，遂召之至京（一无"京"字），亲洒宸翰，扁通神庵。州郡以上所赐，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见而嫉之，对策中谓："云汉昭回，至施之间阎乞丐之小夫。"光皇恶其讦，故因湜疏以发之。葛丞相邲时在位，南疑其赞上。邲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违豫阙定省礼，南亦以此讽诸公云。

又

龙川陈亮奏书阜陵，几至大用，厄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赐对，问以礼乐刑政之要，亮举君道、师道以为对。时诸贤以光皇久阙问安，更进迭谏。亮独于末篇有"岂在一月四朝为礼"之说，光皇以为善处父子之间，故亲擢为第一。及发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为朕所得。"命词臣行亮制曰："往赞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尔，岂止是哉!"盖有意于大用也。亮谢阜陵《表》云："昔者论天下大计之小臣，亦尝劝圣人隐忧之良会。一时排摈，十五载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见。共幸奋身于今日，独知回首于当年。"末联云："设科取士，虽旧贯之相

仍；陈力复仇，亦大义之难废。”阜陵称奖。水心先生序龙川之文乃谓：“同父使不以进士第一人及第，则诚狼疾人矣。”龙川狱事，盖为父也，天意佑之，而诸公竞全活之，水心先生不当以是冠篇首。龙川虽不为进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书，讵可泯乎？或谓水心先生微时，盖亦顿挫流滞，故因龙川之序而自之耳。水心，进士第二人也。骊塘危公稹尝以龙川书气振对策气索，盖是要做状元也。水心本为第一人，阜陵览其策，发有“圣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说。上微笑曰：“即是圣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为亚。

佑圣观

古篆无“佑”，“佑”即“右”。赐佑圣扁，篆者为“右”。羽流固争，以为观中无人，何以自立？至诉之礼部。旨从之，非篆古也。识者谓既从佑字，即不当用篆。观为孝宗潜邸，先自有神三见于云端，孝宗为之拜跪。既即大位，赐邸为观，盖龙潜初志也。真圣殿，潜邸正寝也。寝旁规小室，若今小学，有“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二句刻于石，盖宸翰也。上自训庄文读书之地，故书此以励之。

庄文致疾

士固号为“草茅”，谓其能言天下事而无所忌，非懵不识礼义之谓也。陈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国忌引百官班诣原庙。是日，适值补试士子入贡院。陈相多智，班退，即命从者由旁径以归。贡院路，原庙所出也。庄文之归，正与群试者会。试者横截庄文车不得前，执金吾杖呵止之，群士遂即而折其杖，围车发喊雷动。庄文惊愕，得疾薨，上甚痛之。岁当大比，有姓黄士人率其徒诣阙乞试，同文馆不报。黄以其徒伏德寿宫门祈哀太上，觊宣谕孝宗。德寿以闲人不管闲事却其奏。黄遂与其徒向宫门大恸，且所服白纻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黄背，黥隶海岛。黄因窜入高丽国，主用为相。后以使事至阙，见于孝宗。及其主倦政，遂授以国云。

宁皇二屏

宁皇用二小黄门，常背二小屏前导，随其所至，即面之。屏书戒曰：“少饮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为二屏，以白楮糊，缘以青楮。所幸后苑，有苦进上以酒及劝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故每饮不过三爵。宫中动却呵卫，黄衣至不之避。自以补革舄、浣绸衣为便。左右至以语激上，则应以“毋作聪明乱旧章”，盖旧学于永嘉陈氏傅良，尝导上以此，故终身不忘。大臣进拟，不过画可，谓之“请批依”。龙颜隆准，相者谓“真老龙形”云。

陆放翁

陆游字务观，山阴人。名游，字当从观（*原注：平声○按此当注去声*），至今谓观（*原注：去声○按此当注平声。又此处似有脱文*）。盖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农师。新学行，有《诗说》传于世，大率祖半山，后以新法浸异。公绍兴间已为浙漕锁厅第一，有司竟首秦熺，置公于末。及南宫一人，又以秦桧所讽见黜，盖疾其喜论恢复。绍兴末始赐第。学诗于茶山曾文清公，其后冰寒于水云。尝从紫岩张公游，具知西北事。天资慷慨，喜任侠，常以踞鞍草檄自任，且好结中原豪杰以灭敌。自商贾、仙释、诗人、剑客，无不遍交游。宦剑南，作为歌诗，皆寄意恢复。书肆流传，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处而韪之，旋除删定官（*原注：赐第时得簿*）。或疑其交游非类，为论者所斥。上怜其才，旋即复用。未内禅，一日上手批以出，陆游除礼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来若耶、云门，留宾款洽，以觞咏自娱。官已阶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复出。韩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对，公勉为之出。韩喜陆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为词，有“飞上锦裀红绉”之语。又命公勺青衣泉，旁有唐开成道士题名。韩求陆记，记极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尽一瓢，惟游尽勺，且谓挂冠复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开成道士云。先是，慈福赐韩以南园，韩求记于公。公记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公之自处与上之倚公，本自不侔。”盖寓微词也。又云：“游老，谢事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来，曰：‘子为我作《南园记》。’岂取其无谀言，无侈辞，足以导公之志欤！”公已赐丙第，人谓公探孝宗恢复之志，故作为歌诗，以恢复自期。至公之终，犹留诗以示其家云：“王师克复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则公之心，方暴白于易箦之时矣。又有郑楲者，尝第进士，自作《南园记》，并砻石以献。韩以陆《记》为重，仆郑石瘗之地。后韩败，郑竟免。莆阳陈说，文人也。输灵璧以寿韩，至刻金字于石，称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锡字分题，如锡福、锡爵（一作“寿”）之类为诗以献。韩败，有为陈瘗石于地者，会搜地窖，铿然有声，则陈石也，遂为言者所弹。陈《留题吴山三茅观梅亭》诗，有“竹密不知云欲雨，山高尽见水朝宗”之句，继是未有能和者。翰墨本于颜、蔡，世以不得其字为憾。独附韩一节为可恨。官职自有定命，特诸人自信不过耳。

熊子复

熊克字子复，建宁人。早岁尝与谢明伯东上礼闱，道出衢之江郎庙，遂与谢憩于庙下客邸。神号知进士科级事，谢邀熊同宿庙宫谒梦。子复曰：“克倦矣。明伯自诣可也。”谢盥手濯足毕，服紫窄，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谢，笑语之曰：“定梦见做状元也。”谢正色谓熊曰：“却与子复得佳梦。”熊

又笑谓之曰："梦亦分惠耶？"谢曰："不则剧。"熊试叩之，则谓：初入一朱门，仰视金扁，则右文之殿。自东庑入，与主人揖，则子复也。子复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书曰"校书郎"。扁悬风中摇摇然，壁堵饰犹湿。与熊笑语甚欢，酌谢酒至五爵。谢语熊曰："此处儒流清选也，子复自此升矣。"熊与叙旧极款。茗毕，即送谢出右文，则犹目谢。熊信其说，亦颇自负。后熊与谢累上南宫不利。熊后收科岁，谢再试南廊，不入等。熊调铨阙，遣仆就邸，偶与中秘书对，熊恐已应梦，赋诗以自解。暨调余姚尉，史越王尝为是官，适以旧学召入相，道出余姚，熊携行卷诣王舟上谒，王读其文而器之。会上赐曲宴，语王以两制艰其选，王遂亟以熊荐，旋进所投行卷。上即召克诣都省，旋给札中秘，序转校书郎。时明伯甫授文学，部胥语以法须京朝官保识。谢熟思良久，语仆曰："熊校书，吾故人也。"遂叩熊官舍。会熊直未下，往来廊庑间。熊尝与谢通家，内子自厅事后窥见谢，亟令小史传语谢新恩："校书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见。校书曾说，谢新恩来，可使人随至秘书省，要说话。"谢至秘书所，与熊酬酢，与前梦无毫发差。熊已不记江郎事，谢遂语熊，相与太息。因问扁壁，熊对以："校书久不除官，以位贮炭。某叨冒恩除，甫悬扁饰壁。"谢赴省时，犹未识中秘书。越王识熊于百寮邸，至以应诏，熊竟至法从。谢憔悴以老，神之戏谢，亦剧矣。熊不与谢入俱谒梦，定力过人矣。山谷谓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越王陪位

祖宗盛时，故相或居辇下，时召入问事，闲遇朝会则立旧班之下，国有大议亦得可否，郊禋则陪，无所嫌也。阜陵庆上皇八袠，参用故典，召故相陈福国、史越王陪位。陈力以疾辞，史闻命，绝江祠（"祠"字疑误）。既竣事，以史旧学，曲为勉留。时相疑其迫己，风言者去之。陈闻史入，谓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陈之多智，此其一也。史闻，于燕居太息语子弟曰："吾与陈福公并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论，则人皆相与曰：'此陈丞相所为。'稍咈公论，则人又曰：'此史某所为。'吾命招谤，昔为布衣，术者云尔。"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终仰副圣眷，则曰："吾奴仆宫星陷故也。"

宪圣拥立

宪圣既赞高宗立普安，遂定大统之寄。高宗登遐，宪圣独处北宫，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为歉。及内禅光皇，实宪圣所命，孝宗遂得日奉长乐宫（一无"宫"字），极天下之养，尽人子之欢。宫去东园最近，旬浃间，即恭请宪圣临幸。属芙蓉临池秀发，遂白宪圣，请登龙舟，撤去栏幕，卧看尤佳。宪圣欣然从之。先是，高宗经始东园，盖恐频幸湖山，重为国费，故园去东门百步而遥，落成之顷，俱宪圣驾幸。有一门迳通小东园，多柏。上与宪圣相视而泣，连称"相似、相似"。时幸园中（"时"字上宜有"后"字），独不至此。左右疑与故京宫苑有适似者，故重为之感伤。

攻媿楼公

攻媿楼公，天性豁达，与物无忤。初尝与韩侂胄善，独因草制，以天下公论不予韩，故宁罢去。韩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愧久废，韩亦迫于公论，欲起而用之，风公之亲戚，谕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纸书，即召矣。亲戚具道韩意于公之子弟，从容以白，公欣然命具纸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纸大书《颜氏家训》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复敢言通韩书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彦国，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伪楚张邦昌僭帝号。邦昌欲迎康王，计犹豫未决。公自乡郡受（"受"字疑衍，或改作"爰"），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书。其外书书示翁，其书中有"忍死权就大事"之词。翁密视，遂答邦昌书，大称邦昌以"太宰阁下"。其略曰："愕视封题，不敢拆视，幸先为道路所发。今相公谓有其迹而无其事，不可也；谓有其事而无其志，不可也。且谓迎延福宫之文，虽微示人以意，安知不为新都之渐，力请贬去僭号，早迎康王。不然，勤兵十万见公于端闱，不得施东阁之恭矣。"邦昌惧外兵浸入，遂决迎康王策，府库皆称"臣邦昌谨封"。公为李丞相网姻亚，李之用公，本以才选。李既罢政，浮溪汪氏行制词，丑诋李公，目为"群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谓"汝本茶山驵侩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驵侩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遥。浮溪汪氏本为秦桧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荐用汪，汪疑为翁所谮，故极力诮之。建炎兵事倥偬，石林叶公梦得留守金陵，已创经总制额。翁适承其后，又奉密旨，大兴行阙之费，故未免调度繁扰。水心先生《进卷外稿》议公推剥，盖未知此。其子进士翁谦之尝诣朝，乞禁公史，当路未能从。不知秀岩李氏修四朝正史，笔削曾及翁否？翁葬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孙孟烨补上庠生，游边得官，死于定海之讼。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尝首临安乡书。

张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张氏孝祥廷对之顷，宿酲犹未解，濡毫答圣问，立就万言，未尝加点。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其为谪仙，亲擢首选。胪唱赋诗上尤隽永（按，此句似有脱文）。张正谢毕，遂

谒秦桧。桧语之曰："上不惟喜状元策，又且喜状元诗与字，可谓三绝。"又叩以诗何所本，字何所法。张正色以对："本杜诗，法颜字。"桧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盖嫉之也。张廷对时，天下犹未尽许之（按，此下似有脱文）。务能参问前儒，汲扬后学，词翰愈工。天性倜傥，轻财好施，勇于为义。为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细行。高宗尝问以"人言卿赃滥"，孝祥拱笏再拜以对曰："臣诚不敢欺君，臣滥诚有之，赃之一字，不敢奉诏。"上笑而置之。人以为诚非欺君者。真文忠公尝语余曰："于湖平生虽跌宕，至于大纲大节处，直是不放过。"张，乌江人，寓居芜湖。捐己田百亩，汇而为池，圜种芙蕖、杨柳，鹭鸥出没，烟雨变态。扁堂曰"归去来"。芜湖未有第进士者，阴阳者流谓必于湖水与县治接，而后英才出。张方欲凿而通之，则已殁矣。尝舟过洞庭，月照龙堆，金沙荡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制词，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类此。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何如?"门人以"过东坡"称之。虽失太过，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资禀太高，浸淫诗酒。既与南轩、考亭先生为辈行友，而不能与之相琢磨，以上续伊、洛之统，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为紫府仙，惜夫!

真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永宁郡王。文忠与许公奕给事甚相好，共谓恩典太重，欲予其一则（一作"而"）捐其一，许遂封还制书。文忠以官卑，且摄职玉堂，但具札白之庙堂。时相不以文忠札缴进，而许之奏已入。慈明震怒，遂斥许，而文忠独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当制除吴环（一作"瓌"）少师致仕，赠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亲弟，又号勋旧；吴为宪圣犹子，恐难用孟例，亦用札申庙堂。时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札缴入。从之，只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宁不蠹然。"先以制示攻愧楼公。公称善，但以笔易"往"字为"归"，"蠹"字为"惓"。文忠亲出示予云："吴盖致仕也，不应用'往'与'蠹'字。前辈一字不苟如此。"攻愧尝问文忠："近看谁四六以益?"公对攻愧曰："渠只会说大话，如'奄有万方，君临兆姓'尔。"盖王言只当作"多方庶姓"，与臣下表语不同。

甲戌进士

袁蒙斋甫，甲戌进士第一人也。文忠实阅其卷于殿闱，出则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乱其次序，没其姓名。余读其一，谓文忠曰："此卷虽尽用老师宿儒遗论，必是一作者。"公未答。予又读其一，以国论国事为说。国事谓庙堂之用事者，国论谓议论于朝廷者。其意以国论为空言，以国事为实用，欲任国事者必参国论，持国论者必体国事。文忠问如何，予对以"理无两是，似不如前卷。然其说出于调停，恐是状元也"。文忠起而抚予背曰："说得着，说得着。"盖先卷乃李公晦（原注：方子）所对，而后卷即蒙斋也。文忠欲置李首选，而同列谓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时宜。又欲置吕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进士徐清叟亦几中首选，亦以议中书之务未清，又用艺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对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时政，仅置第四。徐既为御史，弹袁文亦及其策，并与其父絜斋爕学于象山者为异端，谓不宜置经帷。

函韩首

韩侂胄欲遣使议和而难其人，欲用吴门王大受。大受谓敌人以首谋为言，通军前书，宜勿用平章衔，以丞相代之（原注：谓陈自强），敌问首谋，则答以今已避位。盖至计也。韩疑其建明渐广，不能从。用荐者言，召萧山县丞方信孺假检详出使。信孺途间具知金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与敌反覆论辨，凡称谓、岁币、土地一如旧。敌多为术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杀也。方恐我急于卖和，别遣使命，过有所许，诳敌以"归报所索可否而后复来"。敌许而津之。韩惧方迟留，果议别遣使。方归语韩，韩欲再遣。方谓韩曰："信孺既为朝廷万里行矣，初不惮死。今具得敌要领，即再往亦决不死，惟稍（一作"少"）迟信孺行，敌必遣使来报且（一作"具"）议。平章听愚计。"韩疑其重于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柟以代方。柟诣金庭，惟贬号、割地不从其说。及再往，韩已诛。凡函韩首与易弟为侄、增币重宝，皆从之。故金遣谕成使来。先是有旨，百官诣朝堂集议韩首事，枢密章良能建议，以为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时王忠简公介抗议，以韩首固不足惜，而国体为可惜。章以语侵公，公奋起曰："今日敌要韩首，固不足惜。明日敌要吾辈首，亦不足惜耶?"会文节倪公思亦谓："一侂胄臭头颅，何必诸公争?"王议遂不胜。章竟呼省吏伸黄纸揭于象魏曰："今据礼部侍郎倪思议到，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韩首送金。谍者谓金既受韩首，谥之曰"忠缪侯"。方之在敌中也，金元帅责我失信，擅起兵端。方折之曰："尔失信，故我失信。"帅曰："我何为失信?"方徐谓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尔之诱逆曦在某月日。以日月先后计之，是尔先诱我叛臣也。"敌服其探伺精的类若此，故语塞。金元帅颇能诗，索方联句。敌以失蜀调方云："仪秦虽舌辨，陇蜀已唇亡。"方即应之曰："天已分南北，时难比晋唐。"金元帅又谓方曰："前诗非剧，尔国有州军几?今一掷已失五十四州，吾为尔国危矣。"方声色弗挠，对以"衔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帅间谍素明，犹未知我之所以立国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广。江东西则茶桑之陆海也。

淮东西则铜巚之薮泽也。浙西十四郡尔，苏湖熟，天下足，元帅之所知也。而况生齿日繁，增垦者众，苇萧岁辟，圩围浸广，虽不熟亦足以支数年矣。浙东鱼盐之富，海藏山积，食之虽众，生之无穷。闽自为东南一大都会，其支郡有六，又且兼（一有“浙”字）江、淮之所入。故吾国之余波常及于大国者，以其力之有余也。彼蜀之为蜀，号为州五十四，其财赋擅吾国者百不十一，然而仅足以为五十四州军民之用。一有莱色，或转馈焉，白石饶风之捷，必不为他人有者，凡以为民而已。”金元帅嘉其辩而怜之，故有仪秦之许方；敌要吾以贬号、割地，方则（“则”一作“是以”）有晋唐之对。方之未见知于朝也，庐陵布衣刘过亦任侠能辩，时留昆山妻舍。韩颇闻其名，谕钱参政象祖风昆山令以礼羁縻刘，勿使去。令轻于奉行，遂亲持圆状见刘，目之以奉使，别设供帐精舍以俟之。刘素号挥喝，喜不胜情，竭奁资以结誉。后朝廷既用方、王，令小官也，不复敢叩钱。刘宾客尽落，竟郁郁以终云。

胡桃文鹁鸽色炭

予方修宣和沈脑烛事，适读王竹西侍郎奏札，又知当时御炉炭样，方广皆有尺寸，炭纹必如胡桃文、鹁鸽色。王公讳刚中，号竹西，字居正。常守婺（一有“女”字），适当漕司封降色样，奏之上，曰：“臣向者备官行朝，目睹陛下宫室卑陋，乘舆服御之物一切苟简，虽异时达官大姓之家，有过于今日者。陛下悼国步之艰，犹有谦抑不皇之色。此必有司之过举，谅非陛下之本心。臣辄将所降炭样封送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属县科买而闻之旁郡。”盖不胜其扰矣。

王竹西驳论黄潜善汪伯彦

陈东、欧阳澈（原注：先赠朝奉郎、秘阁修撰），当建炎初政论事，指摘上躬，贬议大臣，盖宣、政以来所未有也。大臣恶其讦己，阴用上手批，置二子于法。予尝得东将临刑家书手迹，时犹在神霄宫，墨行整整，区处家事，皆有条理，自知顷即受戮，略无惨戚战栗之意（一作“状”），盖东汉人物也。上大悔悟，赠东谏议，澈延阁，赐田以旌其后，且下诏自责。时大臣盖黄潜善、汪伯彦。潜善已先死，伯彦犹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会上追赠东、澈，遂因极论二人“不学无术，耻过遂非，使人主蒙拒谏之谤，朝廷污杀士之名，此而不诛，何以为政？若潜善魂魄有知，犹思延颈就戮；而伯彦躯干固在，不识何施面目?”伯彦遂落职，潜善永不追复。王遂草赠东、澈词及伯彦落职制，其略曰：“古之人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原注：用出处）云云，“惟尔东尔澈，其殆有意于为忠臣乎？虽然，尔不失为忠臣，而天下后世顾谓朕何如主也？八年于兹，一食三叹，通阶美职，岂足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过。使天下后世，考古之饰非拒谏之主，殆不如是。”伯彦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实亏从谏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叹。比下责躬之诏，敢为归咎之文。而论者谓汝专宥密之司，实任仰成之寄。汝言汝听，汝弼汝从。宜思广朕之聪明，何恤庶人之议政。使人主蒙拒谏之谤，而朝廷污杀士之名，仰觏君亲，何施面目？朕览人言而惕若，抚往事以何追。罪固在于朕躬，谊难宽于尔责。”盖东、澈书颛攻黄、汪，为黄、汪者正当上震怒未解，宜叩头请免二子。上倘不从，以去为期，则二子必不至东市矣。当时谏臣，亦有不容不与汪、黄分其责者。王公本以三舍法为大比第二人，公应举时，已罢词赋，故士不服习骈俪。崇、观虽设词学，所以救罢词科之失，而公已不复业此，故力辞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议学取士，汩没心术，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从师友，妄意穷经，其于雕镌缉缀之文，未尝经意。惟自昔国朝外制初无定体，故臣得值（“值”疑“直”）。以陛下意志广著之训词，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内制之谨严，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黄又申述司马公辞制诰事，窃慕其不欺君之谊。上嘉叹，诏从之。嘉定中未尝诏罢科目，凡以宏博应选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闻。尝用余嵘为中书舍人，余素不习此，余表侄应子和镛尝试曾学有司，亦仅与申省文，得典诰体。时为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达，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趣请词头，余之左右必晓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习此，宜如王公力辞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陈正甫，讳贵谊，以词学中等。尝考潘子高词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贤院记》偶不用李林甫注《六典》书目事，陈以此为疑而黜之，然心服其文。当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词，皆属潘拟稿。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陈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门以俟。陈每馈潘酒富甚，尝与予共酌于粮料院之云根云。

吕成公编文鉴

东莱吕成公祖谦，集《皇朝文鉴》既成，孝宗锡名《文鉴》，除公直秘阁，暨赐御府金帛。成公谢表云：“既叨中秘清切之除，复拜御府便蕃之赐。”陈骙时为中书舍人，执奏以为此特编类之劳，恐赏太厚。上不悦陈。成公遂力辞帖职，上不从。《文鉴》之成，考亭先生见之，谓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诗数篇，已置选中，后有语公以潘佳处甚多，恐不止如所选，公遂并去之。

洪景卢编唐绝句

孝宗从容清燕，洪公迈侍。上语以“宫中无事，则编唐人绝句以自娱，今已得六百余首”。公对曰：“以臣记忆，恐不止此。”上问以有几，公以五千首对。上大惊曰：“若是多耶？烦卿为朕编集。”洪归，搜阅凡逾年，仅得十之一二。至于稗官小说，神仙怪鬼（一作“诡”），妇人女子之诗，皆括而凑之，乃以进御。上固知不追所对数，然颇嘉其敏赡，亦转秩赐

金帛。

秦小相黄葛衫

秦桧权倾天下，然颇谨小嫌，故思陵眷之，虽桧死，犹不释。小相熺尝衣黄葛衫侍桧侧，桧目之曰："换了来。"熺未谕，复易黄葛。桧瞪目视之曰："可换白葛。"熺因请以为"葛黄乃贵贱所通用"。桧曰："我与尔却不可用。"盖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淮青鱼

宪圣召桧夫人入禁中赐宴，进淮青鱼。宪圣顾问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对以"食此已久。又鱼视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进"。夫人归，亟以语桧。桧恚之曰："夫人不晓事。"翌日，遂易糟鲟鱼大者数十枚以进。宪圣笑曰："我便道是无许多青鱼，夫人误耳。"

高宗好丝桐

高宗自康邸已属意丝桐。时有僧曰辉，曰仙，尝召入，以是被知。上既南巡吴会，二僧亦自京师来，欲见上，未有闲。会上幸天竺，二僧遂随其徒迎驾起居。上感昔，至挥涕记之。还宫，即命黄门召入，黄门对以须令习仪，上曰："朕旧所识，纵疏野何害?僧徒固宜疏野。"黄门复奏，以为入夕非宣召僧徒之时。上曰："此却是。"翌朝，召二僧入，道京师事与渡南崎岖，上甚悲且喜，由是宣召无时。二僧冀规灵隐蔬地�股庵以老，其徒不能从。上至遣使谕灵隐僧，僧犹豫未奉命。上降黄帜，任二僧所欲为界。灵隐僧惧而纵二僧自营，今额为天申圆觉寺。上既倦勤，退处北宫，闲乘小藤团龙肩舆憩其庐。重华脱屣万乘，亦修思陵故事，有御制二诗，其徒摹云章于壁石云。

黄振以琴被遇

琴师黄震，后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悦其音，命待诏御前，日给以黄金一两。后黄教子，乃以他艺入。诏以"尔子不足进于琴耶"？黄喟然叹曰："几年几世，又遇这一个官家!"黄死，遂绝弦云。

倪文节请以谏议大夫入阁

嘉定初，倪公思以礼部侍郎上疏，乞以谏议大夫随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宠，且许之。时相疑其为伪，归咎奏邸报吏妄撰圣旨，杖背而黥之。时山东归附者众，荆襄帅臣列强弩射之，使还。慈湖杨公简手疏其事以白上，谓此非仁术，且失中原心，以少缗钱赂银台通进司吏缴进，上至以杨公疏宣谕。时相以"容臣契勘"复于上，遂止札下。契勘银台不应受余官奏，惟从官可也，仍用治邸吏法治台吏。盖旧典独许从官缴奏自银台入。时银台盖已不复用典，虽从官亦纳札庙堂。真文忠已居玉堂，终以官非正从，当制有所可否，亦止入札乞敷奏。杨公急于发上之聪明，故不暇用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韩南涧元吉虽袭门荫，而学问远过于进士。孝宗谓"两制之选，能者为之。顾何择于进士、任子?"尝除韩权中书舍人。旋以称职为真，自以门荫力辞，然耻于右之一字，微讽台臣请进士去左，任子去右。上从之，至今著令云。时有士人朱游，颇任侠多记，闲因谒入语韩云："中书误了。以任子位中书，顾不荣于进士乎？削左右字则混然无别矣。"韩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宫烛

予既修王竹西封还宫中降炭样如胡桃文、鹁鸽色，盖宣、政事，建炎、绍兴犹袭用未改，故竹西力陈请罢去。其宣、政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用龙涎、沈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滃，钧天之所无也。建炎、绍兴久不能（一无"能"字）进此，惟太后旋銮沙漠，复值称寿，上极天下之养，故用宣、政故事，然仅列十数炬。太后阳若不闻。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烛颇惬圣意否"?太后谓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设数百枝，诸人阁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谓宪圣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金闲道奔归，自言于上，上泣而具记其事，遂命高士㒟尚主。一时宠渥，莫之前比。盖徽宗仅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韦太后归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说，错买了颜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与吾共卧起，吾视其敛，且置骨。"上以太母之命，置姬于理。狱具，诛之东市。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恐其讦己之故，文之以伪，上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然柔福自闻太后将还銮驭，即以病告。尝以尼师自随，或谓此尼曾事真帝姬，故备知畴昔帝姬俱上在宫中事。伪帝姬引见之顷，呼上小字，尼师之教也。京师颜家巷鬻器物不坚实，故至今谓之"颜子生活"。

技术不遇

思陵时，百工技艺咸精其能，故挟技术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吴郡王益尝以相士荐于上，上以王故召见。见上，则曰："陛下尧眉舜目，禹背汤肩。"上即驾兴曰："到处脔将来。"王又为李世英进墨，每一圭墨重十两。上曰："恁么大，将如何把?"王偶致棋客，关西人，精悍短小。王试命与国手敌，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弈言之，翌日宣唤。国手夜以大白浮之，出处子，极妍靓。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尔。但来日于御前饶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却又饶尔。我与尔永为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说，吾岂以女轻许

人?"国手实未尝有女，女盖教坊妓也。关西朴而性直。翌日，上诏与国手弈，上与王视第一局，关西阳逊国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终是外道人，如何敌得国手?"关西才出，知为所卖，郁闷不食而死。

刘锜边报

高宗得刘锜奏逆亮将戒日渡江，上以为忧。刘贵妃适侍，进曰："刘锜妄传边事，教官家烦恼。"上正色责妃曰："尔妇人女子，如何晓得? 必有教尔欺我者。"斥妃出，不复召。今葬西湖之曲。宪圣尝从上航海，倏敌骑数十辈掩至，欲拿御舟。后徐发一矢，其一应弦而倒，余悉引去。高宗重于视师之役，后苦谏，必往，至跪奏曰："若臣妾裹尺五皂纱，必须一往。"妃不逮圣后矣。

陆石室

陆凝之字永仲，号石室，余杭人，丰神隽拔，论议倜傥，尤好为诗。少年以计偕入汴郡，法从见之，疑其为仙，邀陆杂坐，命相者某道人视之。道人于群官中指陆曰："这官人只是秀才。"诸公因叩以科第，则曰："且还山修读。"陆大不得意。道人临别，揖赠以粒丹，曰："缓急幸用之。"陆亦异其人，置丹襦带中。果报罢，垂翅南归，舟循汴，风激浪怒，舟不能胜，亟抽带中丹投舟外，风浪始帖息。陆举手谢天，幸不葬鱼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则道人也。丹粒炯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丹欲济子之身，非济舟用也。"陆方从道人再觅丹，汴流急，不得语，陆惘然而已。归用其说，隐于大涤洞天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称之。居逾岁，又有一道人访陆。形貌不类畴昔，以绅缠双髻垂背，绅上绘八卦，手持惜气，揖陆曰："贫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半榻，可否?"陆难之。道人又曰："可借一凳，宿于石门之外竹林中否?"陆欣然予凳。既得凳，即视云汉仰卧，唱歌韵，以惜气闲作步虚声，音节宛转，响应山谷，林鹤为之旋舞。陆寝自若也。迨晓，道人持凳谢陆，长揖而别。陆回首，道人登室前天柱峰如飞，顷已在霄汉。陆抚膺懲悔未已。顷又有纱巾白纻袍道人问："大涤道人宿此，今安在?"陆语以早已去。道人曰："君不识钟离公也?"或谓后至者即洞仙，陆犹不悟。光尧退处北宫，思大涤双迳之胜，先幸大涤，道流清宫以俟，时宪圣亦侍。羽流结亭起居光尧于驾。上诏以"今是闲人，不须这礼数"。道流进天目水洞霄茶，光尧俱宪圣意甚适，宣赐其徒金帛有差。进主观者，问以"山中颇有能诗客否?"观师素怜陆，乃（一作"亟"）以陆对，进陆行卷。太上读数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原注：孝宗）宪圣从旁赞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隐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职做甚? 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却是苦他。"太上深以为然，遂不以语孝宗。凡陆所四遇道人，或以为神仙，固不可测。而一日之顷，不遇三宫，亦命矣夫。陆竟终于石室云。

开禧兵端

韩侂胄亟欲兴师北伐，先因生辰使张嗣古（原注：时为左史）假尚书入敌中，因伺虚实。张即韩之甥也。使事告旋，引见未毕，韩已使人候之。引见毕，不容张归，即邀至第，亟问张以敌事。张曰："以某计之，敌未可伐。幸太师勿轻信人言。"韩默然，风国信所奏嗣古诣金廷几乎坠笏，免所居官。韩败，张未尝以语人也。韩后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归，力以"敌中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且有内变"。韩大喜，壁遂以是居政府。予尝观巽岩李公焘题名金山云："眉山李焘携子垕、壁、塾、亶来。"可谓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颜氏家训》尔。

丙　集

褒赠伊川

绍兴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颐："朕惟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传，世之学者违道以趋利。舍己以为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亦孰从而求之? 闲有老师大儒不事章句，不习训传，能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则曲学阿世者又从而排陷之，卒使流离颠沛，无所为而死。其祸贼于斯文者亦甚矣。尔潜心大业，无待而兴者也。方退居洛师，则子弟从之者孝弟忠信，及进侍讲帷，则拂心逆指，务引其君于当道。由其外以察其内，以其所已为逆其所未为，则高明自得之学，可信而无疑。而浮伪之徒，自知学问文采不足以表见于世，乃窃借其名，以为身售。外示恬默，中实躁竞；外示质鲁，中实奸滑。遂使士闻见而疾之，是重不幸焉尔。朕锡以赞书，宠以延阁，以震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灵明，知享此哉! 可特赠直龙图阁。"先是，工部侍郎韩肖胄尝密启上追褒元祐诸臣，乃有是诏。《中兴本末》作八月，《家传赠告》作九月。赠典当是八月，至九月诰下尔。是月癸未，秦桧相矣。绍翁窃考当时程俱、林遹为中书舍人，当草制词，然其词皆度越常法。嘉定十七年四月圣旨："伊川程颐绍明道学，为世儒宗。虽屡褒崇而世禄弗及，未足以称崇奖儒先之意。令尚书省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路知其孙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尚书省旋据池州所申"故侍讲程颐直下两位子孙具到。宗枝图内程观之长，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三十九。程源系伊川颐嫡长孙，合议指挥"。四月五日奉旨："观之特与补不理选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学学宾，令本州于上供钱内，月支钱二十贯、米二石，俾奉祭祀。源令赴部铨量。"得旨，源补迪功郎，自是铨中，除二令监丞矣。初，源实往来于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诰词云："敕乡贡进

士程颐：孔子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泽太平，而大臣以尔好学笃行荐于朝，愿得试用。故加以爵命，起尔为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谨处哉!”嘉定庚辰，徐公侨为江东仓，跋前后二制词曰：“右伊川先生举逸民追赠之诰词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应诏，未几以闲去。中兴首明党议，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孙源，将以二词劖诸石。先生之道虽不行于时，此抑以见我朝崇儒重道之意。二月朔，东阳徐某谨书。”绍翁窃疑元祐诸人荐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谓其有“经天纬地之才，尊主庇民之术”，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国子监（原注：按官制，其实教授），制词何其寂寥简短若是？盖中书舍人黄震（一作王震）所草，黄非知伊川者。绍翁又详庆元丞相赵公汝愚去国，侂胄始专政，欲以党去天下之正人，必诋以“伪学”，虽刘德秀从臾为是说，然伪之一字，已见于绍兴制词矣。先是，孔文仲、刘挚、顾临亦尝以“伪”诋先生云。

虎　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岩。开禧间，慈明阴赞宁皇诛韩侂胄，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钱象祖、卫泾、史弥远，其一以授张镃，又其一以授李孝纯。二批俱未发，独象祖亟授殿岩夏震。震初闻欲诛韩，有难色，及视御批，则曰：“君命也，震当效死。”翌日，震遂遣其帐下郑发、王斌，邀韩车于六部桥，径出玉津园夹墙，用铁鞭中韩阴乃死（原注：韩裹软缠，故难中）。地名磨刀坑。镃始预史议诛韩，史以韩为大臣，且近戚，未有以处。张谓史曰：“杀之足矣。”史退而谓钱、卫曰：“镃，真将种也。”心固忌之。至是，镃赍伐自言，史昌言于朝：“臣子当为之事，何为言功?”遂讽言者贬镃于霅，自是不复有言诛韩之功者矣。御批云：“已降御笔付三省，韩侂胄已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护，不许疏失。”后有虎符印，盖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汉制云。震以御笔建为巨阁，刻之乐石，命其属为之记。初时，御笔皆侂胄矫为，及是皆慈明所书。发、斌排韩车，语以“有御笔押平章出国门”。韩仓忙曰：“御笔我所为也。”行至玉津，许郑发以节度使，郑不从。又曰：“我当出北关门（原注：韩第在於湖州），如何出候潮门?”又曰：“我何罪?”又语发以“何得无礼大臣”?郑叱以国贼而鞭之，归报震。震直趋省中。时钱象祖、陈自强犹在省，震至，钱不觉起而问之曰：“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诵言韩已诛，陈作而再拜钱，且辞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许之。后卫泾又以同谋诛韩忌史，史故黜泾，事在甲集。镃后以旨放还，因史变□法，又欲谋史，故贬置象台。先是，有告御批之谋于韩者，韩答以当以死报国。及告之者甚苦（原注：告者即周均），侂胄始与自强谋。自强荐林行可为谏议大夫，欲于诛韩日上殿，一网尽扫象祖以下出国门，韩居中应之。幸韩不得入内，若韩用私人小车径自和宁门入，斌、发必不觉，则谋韩者虀粉矣。然诛韩之计甚疏，王大受、赵汝谈皆预始谋，至书所欲施行之事于掌（一有“记”字），幸不败尔，败则慈明、景宪殆哉。时宁皇闻韩出玉津园，亟用笺批殿司：“前往追回韩太师。”慈明持笺泣，且对上以“他要废我与儿子”，又以“杀两国百万生灵，若欲追回他，我请先死。”宁皇收泪而止，慈明遂□笺云。

逆曦伪服印

开禧逆曦既诛，伪内史安公丙函其首与伪服、宫号来。上以首付棘寺，伪服与印付临安府军资库。时吴钢为倅，吏胥未以入库，急持来示，绍翁亦因以识。其物袍僭黄，领僭赪；袍僭赭，领僭黄。宫号用黄绢折角为四，文曰“出入殿门”。金授以印，铸用今文曰“蜀王之印”。仅如今文思给院降式。曦自铸涂金印文云“蜀国制敕之印”。

万弩营

绍兴末，孝宗命张浚置御前万弩营于镇江。癸未戍泗州，甲申与敌斗，皆有功（原注：水心《钱表臣墓志》）。

来子仪

来子仪与周洪道实布衣交。洪道既为枢使，子仪入都访洪道。洪道馆于嘉会门外表忠观，欲因闲荐之于上，特奏假（原注：大臣出门访亲旧必奏）上问以为何，洪道奏上以访子仪。上首肯，不复问子仪为谁。洪道与子仪置酒极欢，道故旧外，示以近诗。子仪尽卷，则笑曰：“周枢使诗也，非周洪道诗也。”洪道问所以然，子仪曰：“昔徐师川少年工诗，晚位枢府，浸以不逮于昔。人以为向来自是徐师川诗，后来自是徐枢密诗。”洪道笑而容之。

朱希真

希真有词名，以隐德著。思陵必欲见之，累诏始至，上面授以鸿胪卿。希真下殿拜讫，亟请致其仕，上改容而许之。

宁皇进药

宁皇每命尚医止进一药，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盖医家初无的见，以众药尝试人之疾，宁皇知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号名医，遇病虽数症，亦只下一药，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余病去矣。”（原注：王克明事出水心先生为墓铭）

秦桧待金使

绍兴，金国使持盟书，要玉辂以载，百官朝服迎于丽正。桧使人谕以玉辂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载书。辂虽不用，金使必欲百官迎拜，桧许之。翌日，命省

吏杂以绯紫，迎拜于丽正，班如仪。金使造庭，讶百官已立班上。既受书毕，百官呵殿缀金使以出。金使见向之绯紫诸吏，犹立于门，始悟秦计。又使人至庭，必欲上兴躬下殿受书，左右相顾，莫敢孰何。时王汴在班内，起而语使曰："尔实有书无书？"使遂出书示之，汴夺书而进。使计屈，归其国，以生事被诛云。绍翁据勾龙如渊《退朝录》绍兴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上召王伦入，责以取书事。既晚，伦见金使于馆，以二策动之，金使皇恐，遂许明日上。诏宰职就馆见金使，受书纳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桧未有以处，给事中楼照举谅阴三年之说以语桧，桧悟。于是上不出，而桧摄冢宰即馆受书以归。金始知朝廷有人。"绍翁尝疑省吏及夺书一节得于所闻，未敢遽载。如渊之论有据甚明。若就馆授书，则省吏与夺书之说，真齐东云。

真文忠公谥议

绍翁甲集载真文忠谥事，后以呈示紫微程公许。公惠绍翁以尺牍曰："《闻见录》二帙并沐示教，记载详博，事得实而词旨微婉，他日足以备史官补放失，非细故也。靖逸抱才，蓄学含章，退处著书，以待来世，当于古人中求之。《闻见录》所记西山谥议一段，是时公许待罪奉常，为博士。所订'文忠'二字，实参考公论，与长官同僚商订累日，而后敢落笔。间有一二公以为太过。然予此谥者，上下无异词，故议下考功覆议，亦以为当。当时却不闻其家子弟与政府辨论一节。架阁公（原注：即西山嗣，名志道）后入朝，亦未尝一访。但建安诸贤及尝登西山之门者，颇相称尚。当候稍闲，搜索副墨，录以求教。"绍翁适感奇疾，不及从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州（原注：程公尝历两制，世号为沧州先生）。

悼赵忠定诗

庆元初，韩侂胄既逐赵忠定，太学诸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云："左手旋乾右转坤，如何群小恣流言（原注：又曰"群邪相煽动谣言"）狼胡无地居（一作"归"）姬旦，鱼腹终天吊（一作"葬"）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长存。九原若遇韩忠献，休说如今有末孙。"（原注：又曰"休说渠家末世孙"）。陶孙方书于楼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复存。陶孙知诗必已为韩所廉，则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暖酒具下。捕者与交臂，问以"敖上舍在否"？敖对以"若问太学秀才耶？饮方酣"。陶孙即亡命归走闽。捕者入闽，逮之入都。至都，以书祈哀于韩，谓诗非己作，韩笑而命有司复其贯。陶孙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诗名，《江湖集》中诗最多。予尝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谓典实，其诗率多效陆务观用事，终不肯效唐风。初识南岳刘克庄，得其诗卷曰："所欠典实尔。"南岳集中诗率用事，盖取其说。后得南岳刻诗于士人陈宗之，喜而语宗之曰："且喜潜夫（原注：克庄字）已成正觉。"陶孙字器之，号臞翁，福唐人。

鹁鸽诗

东南之俗，以养鹁鸽为乐，群数十百，望之如锦。灰褐色为下，纯黑者为贵。内侍畜之尤甚。粟之既，则寓金铃于尾，飞而扬空，风力振铃，铿如云间之珮，或起从凤山。绍兴中，有赋诗者曰："铁勒金铖似锦铺，暮收朝放费工夫。争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

宫　鸦

绍兴初，高宗建行阙于凤山，山中林木蓊如，鸦以千万。朝则相呼鼓翼以出，啄粟于近郊诸仓；昏则整阵而入，噪鸣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汴无山，故未尝闻此，至则大骇。又以敌人之逼，圣思遂不悦，命内臣张去为领修内司诸儿聚弹射，而驱之临平赤岸间，盖去阙十有五六里。未几，鸦复如初。弹者技穷，宫中亦习以为常。唐人诗多用宫鸦，盖唐宫阙依山云。

田　鸡

杭人嗜田鸡如炙，即蛙也。旧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宪圣渡南，以其酷似人形，力赞高宗申严禁止之。今都人习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刳冬瓜以实之，置诸食蛙者之门，谓之"送冬瓜"。黄公度帅闽，以闽号为多进士，未必谙贯宿，戒庖兵市坐鱼三斤。庖兵不晓所名，遍问诸生，莫能喻。时林执善为州学录，或语庖人以执善多记，庖人拜而问焉。执善语以可供田鸡三斤，庖人如教纳入。黄公度笑而进庖人曰："谁教汝？"庖以执善告。黄公遂馆林于宾阁云。执善记博而环奇，为南宫第一。试《圣人备道全美论》，至今举子诵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鉴》行于世。骊塘危先生稹弟蟾塘和与之同年，视其手如龙爪而毛。盖林氏之家与庙相直，其母诞执善之夕尝与神遇，终为闽名儒云。惜乎强售人妇以为妾，其夫怨言执善，为有司杖之（此句有讹），抑郁以死，执善其后亦亟死云。吁，士之不可不自爱也久矣。

史越王青词

前载史越王《辞免太傅表》，得之闻见，以为出于余公天锡之父。暨储行之孙沐录示，则非《辞免表》，盖青词云。"反本狐邱，寓诚獭祭，念此阖门之多指，迫于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寻岁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对。讷斋冯端方在坐，应曰："补报乾坤，万分无一。"王称赏久之。《四六话》中亦载，谓其本于古人之联，未知前今所载孰是。吴门友人之子胡□北访余公天锡之弟天任于四明，因举《闻见》所载，余公天任曰："是也，盖先伯所对。但'岁月'二字非是，其易为'甲子'。"天任与余公天锡为同气，后继其季父云。

司马武子忠节

中原既陷敌，忠义之士，欲图其国，挈而南向本朝者甚多，盖祖宗之泽，时犹未泯也。谨按韩太监玉所记云："初，司马池之后朴，字文秀，借兵部侍郎使金。金丞相、燕国王完颜宗干见而异之，因授以尚书右丞。朴不屈，然犹纵其出入敌中，生子名通国，字武子，盖本苏武之义。通国有大志，尝结北方之豪。韩玉举事，皆未得要领。绍兴初，玉挈家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计议军事，其兄璘犹在敌中，以弟故与通国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遣张虬、侯泽往大梁伺璘。璘因以扇赠玉诗云：'雍雍鸣雁落江滨，梦里年来相见频。吟尽《楚词》招不得，夕扬愁杀倚楼人。'魏公见此诗于甲申岁春，复遣侯泽往大梁讽通国、璘等，行至亳州，为逻者所获。通国、璘与尝所与交聂山三百余口，同日遇害，是岁三月十六日也。先是，金主完颜褒之皇太子以都元帅留守大梁，乘十六传而至，以是月十一日交事。泽与通国、璘、山谋率壮士百人，裤缚短兵，毕趋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则大事可就。时留守左右与通国结盟者三万余人，而泽败于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图籍与券，立焚之，独罪首事。时魏公开督府于丹阳，盖以右相出使巡边回也。闻之盛叹云：'某入见上，当白其事而旌之。'会魏公中道罢去，玉亦窜责岭表。"通国之侄孙振自序其事曰："昔李翰作《张巡传》而不为许远立传，韩昌黎叹许远之忠节，未能尽白于世，遂叙于巡传之后，使后之人知远之不屈于贼如此。夫为士而知逆顺之理，殒其身而全其节，此固人臣分内之事，其无后之人以发扬之，则忠肝义胆，将遂泯没，岂不痛哉！吾祖尚书，靖康间奉使金国，辞气激烈，谋略深远，虽不能遏其方张之势，而亦足以起其敬畏之心。及扈从北狩，不以利动，不以死惧，高宗加谥忠洁，褒崇之典极于一时。继又采择著之国史，吾祖之节无遗憾矣。若季父武子，埋迹异邦，一心本朝，起义未成，遽遭屠戮。后韩太监纪其详，王尚书希吕书其略，虽未能载诸史册，而节义之名，庶几不至磨灭。韩昌黎以张、许二家子弟才智卑下，不能通知先志为羞；今季父节义未能彰彰于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传，则是亦张、许二家之子弟也。敬以王、韩二记刊诸琬琰，以备异时高义君子发其潜德云。"王公希吕为之序曰："昔予居乡，有陕右林虎臣者，自西而东，至符离家焉。其家邻居，数月稍熟，因询以西事。林因辟人曰：'去年敌人倾国犯淮南，吾乡之豪共千余人倡义而起，有司马通国者主其盟，将为批亢捣虚计，不幸事未成而机已露，司马氏之家数百指歼焉。俄其徒已变姓名，携妻子，因得出关，以至于此。'予因叹曰：'忠孝之节，其萃于司马氏乎！昔我先正温国文正公追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洁公继之，今通国又继之。皆以忠义愤发，效死金庭。事虽未成，亦可谓是以似之。惜乎时予在敌中，不能为作传，姑记其略，以俟询访。王希吕记。"绍翁窃谓：通国受魏公之间，欲掩袭大梁以相应，故知豪杰必出于此，故遣其子乘十六传而来，亦神矣。通国知其志，宜息谋可也。为忠义功名所激，顾出于此，惜夫！绍翁谨按：韩太监所载谓魏公于甲申岁春见璘诗，因遣张虬、侯泽，盖隆兴二年也。隆兴元年癸未岁，魏公开督府，次年甲申兵败，王汴之和议遂成。通国败于三月，魏公罢于四月，相去一月事耳（原注：浚，少保、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

张史和战异议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疮痍日甚。会天子新立，谓："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乃奋志于恢复。由是天下之锐于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时之宜，审天下之势，以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祸，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六宫之远役，境土未还，园陵未肃。此诚枕戈待旦、思报大耻之时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图远？矧内乏谋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而遽动干戈以攻大敌，能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朔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张浚老臣，岂其念不到此？而惑于幕下轻易之谋，眩于北人诳顺之语，未遑精思熟虑，决策万全，乃欲尝试为之，而微幸其或成。臣窃以为未便。上皇亲睹祸乱，岂无报敌之志？当时以张、韩、刘、岳各领兵数十万，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六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地。今而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惟陛下少稽锐志，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已而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请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都督安用？且上（一误作"陛下"）远征，而上皇独留，敌以一骑犯淮，则此城之人骚然奔遁，上皇何以安处乎？"浚又请以所部二十万人进取山东，史公问："留屯江淮几何人也？"曰："半之。"复与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曰："然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岂为是惧耶？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于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诘难于天子，凡五日。史公复劝浚曰："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审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一作"下"），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当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史公曰："晋灭吴，杜

征南之力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枯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成，则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乃见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夺，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枢密院而命将出师矣。其年五月，师渡淮。史公曰："国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枢密使而不获与闻，将焉用相?"遂力请罢归。归未及□，师败于符离，卒十有三万，一夕而溃死者不可胜数，资粮甲兵，捐弃殆尽。天子哀痛，下诏罪己。左相以议论诡随待罪，而都督以师徒挠败自劾矣。

宁皇登位

前载宪圣策立宁皇事，虽黄屋初非尧心，而天下皆谓宜立。光皇当励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宫丽正书，言颇切至，盖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光皇亦属意焉。书略曰："庶之乱嫡，自宫闱始。夫庶之乱嫡，则支之乱本之渐也。而支之乱本，则异姓之乱同姓之渐也。异姓之乱同姓，则又□□□□□□之渐也。"又曰："陛下践祚，今既五年。皇子嫡长，已逾弱冠。玉册之命未布，而青宫之席尚虚。"又曰："陛下不即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履天下不测之变。采之游言，殊有惊悸；采之国论，曾无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几变；子孙猜防，上下解体；支嫡交忌，臣民异心。臣始闻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无惑。道路之言，喧传百端，中外之心，忧疑万状。燕宫闻之，宁无怀贰；乘舆闻之，莫或改容；藩邸闻之，未免忧祸。此何等事也，而俾见于世？此何等议也，而俾闻于时？陛下（原注：谓孝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议？固宜自尽吾为祖为父之道也。上（原注：光宗）盍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议？固宜自尽吾为子为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窃议之人乎？否也。问之左右，问之在朝，盖有君也，不敢言矣；问之主上，盖有父也，不敢言矣；问之太子，盖有祖也，仍有父也，尤不敢言矣。为臣之言，不通于君；为子之言，不通于父；为孙之言，不通于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余地矣。如蒙圣恩，特垂天听，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孙之情通，自臣言始。臣虽身首异处，而忠孝获书于史册。虽瞑目于地下，将有辞以对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灵矣。"盖绍熙五年甲寅岁所上也。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陈贵明为跋其书云："懒庵赵蹈中载宁庙之立，实出于水心先生之建议。虽然，水心之议特出于一时之危疑，蹈中所载宁庙堂（"堂"字疑衍）登极之诏，迟下数月（"月"疑"日"），襄州之乱作矣，特以诏至而止。呜呼，孰知有献策于承平无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丧，襄阳士人陈应祥阴连北方邓州叛党，欲杀守臣张定叟，用缟素代皇帝为太上执丧，且举襄以顺北。适宁皇登极之诏甫三日而至，陈遂变色寝谋，旋为其党所诉。定叟临阅场问之曰："朝廷负尔耶？太守负尔耶?"各命将士射之。先志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赏，中其心者有某赏，中其体若肢者有某赏。发陈之箧，惟缟巾数千云。先是，赵蹈中具载水心赞嘉邸之语数十百，亲笔其颠末，绍翁未之见也。薛君，永嘉士人，子梦桂尝以其书稿示绍翁。当时陈议者恐不止一薛，然曲突徙薪之不赏，自昔然矣。

叶洪斥侂胄

洪字子大，为绍翁乡人，且年少负才不羁。庆元间，疾侂胄而未有间，洪馆于韩氏，即侂胄族子，盖骇儿也。以后戚预内宴，洪代为之书，径入御宁宗（一云"径入于御"），其最切至处云："侂胄弄权不已，必至弄兵。"宁宗以示侂胄。侂胄迹所为书则洪也，除名仕籍，编置邕管者十六年。嘉定初，尽复其官，并理编置年以为实历佥书邕管事。洪旋终于任。

景灵行香

百官赴景灵行香，僧道分为两序，用其威仪咒语。初，僧徒欲立道流右，且云僧而后道，至交讼久之。秦桧批其牍云："景灵、太乙，实崇奉道教之所，道流宜居上。"至今定为制云。绍翁以为祖宗在天之灵，必不愿歆于异教，且市井髡髻之庸人，宜皆斥去。近者，淳祐进书，例用僧道铙鼓前导，朝廷有旨勿用，盖得之矣。惜未施于原庙。

王医

王继先以医术际遇高宗。当高宗款谒郊宫，仅先期二日，有瘤隐于顶，将不胜其冠冕。上忧甚，诏草泽。继先应诏而至，既视上，则笑曰："无贻圣虑，来日愈矣。"既用药，瘤自顶移于肩，随即消，若未尝有，上遂郊见天地。上尝以泻疾召继先，继先至则奏曰："臣渴甚，乞先宣赐瓜而后静心诊御。"上急召太官赐瓜。继先先食之既，上觉其食瓜甘美，则问继先："朕可食此乎?"继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将以启陛下食此也。"诏进瓜，上食之甚适，泻亦随止。左右惊，上亦疑，问继先曰："此何方也?"继先曰："上所患中暑，故泻，瓜亦能消暑尔。"大率皆类此。其后久虚东宫，台臣论继先进药无效，安置福州，因家焉。王泾亦颇宗继先，术亦有奇验，然用药多孟浪。高宗居北宫，苦脾疾，泾误用泻药，竟至大渐。孝宗欲戮之市朝，宪圣以为恐自此医者不敢进药，止命天府杖其背，黥海山。泾先怀金箔以入，既杖，则以傅疮，若未尝受杖者。后放还，居天街，犹揭榜于门曰"四朝御诊王防御"。有轻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泻药。"王惭甚。宁皇患痢，召曾医（原注：不记名）入视。曾诊御毕，方奏病证，未有所处。慈明立御榻后，有旨呼"曾防御，官家吃得感应丸否?"曾连称"吃得，吃得"。慈明又谕："须是多把与官家吃。"曾承教旨，对以须进二百丸。宁皇进药如数，泻旋定，又进二百丸，遂止。曾时坐韩党被

谴，上遂于其元降秩上更增三秩。宁皇不豫滋久，谓左右曰："惟曾某知我性。"急召入。诊讫，呜咽不胜。上曰："想是脉儿不好也?"曾出，自诊其脉，谓家曰："我脉亦不好。"先宁皇一夕而逝。米南宫五世孙巨秀，亦善医，尝诊史相脉，语未发，史谓之曰："可服红丸子否?"米对以"正欲用此"，亦即愈。史病手足不能举，朝谒遂废，中书要务运之帷榻。米谓必得天地丹而后可。丹头偶失去，历年莫可访寻。史病甚，召米于常州。至北关，登舟买饭，偶见有售拳石于肆者，颇异，米即而玩之，即天地丹头也。问售者："尔何自至此?"曰："去年有人家一妳子持以售。"米因问厥值，售者谩索钱万。米以三千酬直持归，调剂以供史。史疑而未敢尝。适有阍者亦病痿，试服，即能坐起。又以起步司田帅之疾，史始信而饵，身即轻，遂内引。及史疾再殆，天地丹已尽，遂薨于赐第。

高 士

孝宗圣性超诣，靡所弗究厥旨，尤精内景。时诏山林修养者入都，置之高士寮，人因称之曰"某高士"。皇甫高士，予既载其出入矣。又有谢高士，以从臣荐，讲《易》于宫中，孝宗问以老庄之学，谢对以"人主当以君国子民为心，若老庄之学，其竢之者欤!"易如刚最后洒扫高士堂，亦称高士，去其徒无甚异，唯善于趋谒，以故史越王、尤锡山、杨诚斋、陆三山颇与之游。陆公尝以斋宿竹宫，因叩其庐。有二苍童对弈，微闻松风间有琴丝棋弈声。陆公心羡，以为是何异神仙之居，叩二苍童，愿见高士，童答以高士已出，去某御药处（原注：中贵人也），陆因叹息曰："高士亦见御药耶?"笑而出。宫本中贵人提举，易所见者提举也，陆公未之知尔。然高士见本宫提举，亦非所以为高士矣，宜发陆公之笑也。宁皇圣性多可，其徒率因左右乞先生号，天庆陈道士、三茅张道士，俱不由给舍得先生号。陈书于状，谒史相。史不悦，叱典谒改天庆观主衔，始命入。因谓陈工于修创，若先生号，岂可辄当？因谓三茅亦然。遂于群从官前及此。以如刚尝与越王诸公游，奏之上，赐通妙葆真先生，敕由给舍下。先是，史于赐第斋醮罢，戏命如刚升高席，如浮屠问对说葛藤。如刚乏辨，举道士姚公邃代己说法。姚从容就席，有僧作礼而问曰："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如何谓之'岩隐'?"（原注：姚自号为岩隐）姚即对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岩隐。"僧屈伏，姚掷拂下座，史大加器赏。如刚后悔不自升席。史眷如刚浸异于姚，如刚谮姚于史不行。盖嘉定间事也。

萧照画

孤山凉堂，西湖奇绝处也。堂规模壮丽，下植梅数百株，以备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几三丈。高宗翌日命圣驾，有中贵人相语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绘壁。"亟命御前萧照往绘山水。照受命，即乞上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即饮一斗，尽一斗则一堵已成画，若此者四。画成，萧亦醉。圣驾至，则周行视壁间，为之叹赏。知为照画，赐以金帛。萧画无他长，唯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胜水间，不知其为画尔。

慈 明

慈明太后，越人也。善通经史，能小王书。母张夫人以乐部被宪圣幸，后以病中（一无"中"字）归李氏，死葬西湖小麦岭下，地名放马场。宪圣常因乐部不协，顾左右曰："我记得张家，今安在?"左右对曰："已死矣。有女颇聪慧。"宪圣念张氏，故召后入，时年十一二。尝置宪圣侧，宫中谓之"则剧孩儿"。及既长，宁皇侍宴长乐，目后有异，而重于自请。宪圣知其意，遂宴宁皇而赐之，曰："做好看待，他日有福。"（原注：宪圣精于五行）由此遂正六宫之位。慈明所以报宪圣者，既无不至（一云"无所不至"），阁子内揭帖图则吴氏之宗枝也，居则指姓名以问左右曰："这个有差遣也未?"每遣景献谕时相，凡除授必先吴氏而后其家。先是，后葬其母于群宫人冢。阅岁浸久，至不知兄弟信。迨备六宫礼，始遣迎次侄，今永宁郡王于衢，或谓后父即兄也（此句疑有误字）。葬张夫人处，盖天造地设，非人力所及。山自南高峰为冈阜，至夫人垅忽踊去，若龙昂首为岭。春阳发达，夫人坟有物若钟乳结成甓，渊泉环绕，源出百里。其家克知诗礼，福禄未艾也。宪圣父为宣靖王，先殡于金陵。暨宪圣备妃册，始敕葬于天竺石人岭下。山自严陵来，为戴青岭，复蟠折百余，形若袖展，为葬王处。茔上有屋如堂，盖垂帘后父旧制也。山接武林，汇为冷泉，大江、西湖横前，水口俱有奇峰截秀，宜其启拥佑听政之祥云。宣靖王，即今以为京师珠子吴员外是也。以蠙珠为业，累赀数百万。王，长者也。间行闾巷，周知贫乏者，每实金与交钞于橐，挟苍头奴，遇夜以出，虽家人莫知也（以下疑有脱文）。王从橐探金钞，则率家人罗拜，谓"天所赐"。王行之且三十年，迨苍头奴长，亦号"小员外"，为王置白金器于肆，以气与售金者争，至呼以"乞儿"。售者不能平，遂持而问之曰："我如何是乞儿?"苍头曰："尔某年某月某日不得吴员外金与钞？你如何不做乞儿?"其人亟释苍头，翌日率家人置礼拜谢王。王阳为"未尝有此"以谢之。王知阴德已泄，久则以他故逐奴去。王尝有兴造，有神立于百步外，王遥问曰："尔何神也?"曰："吾太岁也。君兴造实犯我，故避于百步之外，由君有阴德也。"王笃，生宪圣，宜哉！事异，不书于后传。

节 度

太祖罢节度，立权发遣与权知之类，故士大夫作

郡，皆自称曰“假守”，谓非真节度也。今节度亦非真名存尔，在权尚书上，正尚书下。铸印畀节之外，给半俸，视尚书则有宣麻之异与节堂使臣而已。宣麻外，若皇子，则上必降敕，谕本军官吏、军民、僧道、父老。如高宗敕常德府官吏、军民、僧道、耆老曰：“朕以为国宗英，相予郊祀。克同寅而竣事，爰易镇以增畲。眷惟常德之邦，邈在重湖之北。载更斋钺，已锡言纶。凡尔军民，迨夫吏士，耸闻成命，谅溢欢心。”此则绍兴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为本军节度使敕也。军民、僧道拜敕讫，用紫绫背册，列官属姓名并图经以礼状申缴本官（*原注：非皇子亦用此*）。若经从本镇，则太守必櫜鞬道左，尉拥篲前导，官吏、军民、僧道、耆老迓于郊外；往往去本镇甚远，无复讲此。惟杨节使沂中坟墓在凤口。沂中实为昭庆军节度使（*原注：今安吉州*），间因上冢，知守臣而下欲用此礼，遂命从者（一有“迓”字）出间道以避之。绍翁窃考本朝所以重节钺而不以轻授者，以使相故也。故相以礼而去，才畀节度使判某郡。而所谓节度俸给，又复减半，而其位又在正尚书之下，则除授之际，正不必宣麻锁院（*原注：以宰相为之，故宣锁，后循用不改*）。惟宰相去国判郡除使相者，不妨带宣；若他官特授者，正不必尔。况参预而下，等为大臣，俱用制除，而视权尚书者，反得宣锁。此皆制度因循，有合厘正者。节钺轻授，甚至致仕亦有封驳者，有正授而中司（一作“书”）卷班以出者，有缴真俸者，是以视权尚书为重也。余除权尚书、正尚书，设或未当，则封驳者绝少，未尝有争之如此力者，是可讶也。且正尚书一闲即为政府，节度使自细转检校三少、太尉至于开府，尚有三四转。且正尚书有不旬月致阶两地者，为节度至开府，或十年才一转。况任子京秩与小使臣之不同，阔略于正尚书，纤悉于节度使，愚实未解。绍兴十六年四月辛未，张澄以端明殿学士除庆远军节度使，众皆荣之，俗谓之“文极换武”。或节钺除仪同三司，则谓之“武极换文”。端明已视正尚书，节钺反居正尚书之下，俗以为荣，何也？

注脚端明

嘉定李大性伯和以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今俗谓“无注脚”。若有注脚，则降旨云：“某人除端明殿学士，恩例并同执政。”危公稹尝居著庭，倩绍翁草札送之，因命书史写“判府端明相公”。危以笔涂去二字，谓：“此岂可轻以称谓？”吴公铸以保康军节度提举万寿观，薛知院极称之曰“节使观使”，史相弥远却称曰“观使节使相公”。二公世官，必各有据。

秃头防御

军功内官虽授防团，若未去阶官（*原注：谓上有左武大夫之类*），但视遥郡。惟近邸不带阶官，非有功特转，不许去阶官，俗谓之“秃头防御”。使去横旁用圆状，视从臣矣。

贤良

绍兴二年三月，资政殿大学士王绹表：“臣昨任提举万寿观兼侍读，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德郎、赠太子太保、先臣发，元祐中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目，所进策论十卷，凡五十篇，俟装褾毕日，依臣见进故事例，诣通进司投进。”面奉圣旨依奏。绹旋得请提举洞霄宫，缴进其父所为五十篇之文。表略曰：“惟元祐之纪元，复制科而取士，维时司马光之客，有若刘安世之贤，见所为书，举以应诏。因知己之迁谪，并荐士而弃捐，事与志违，言随名寝。”盖是安世既贬，发因不得召。东坡尝得其词业，致书谓：“虑深词达，非浅陋所及。”又曰：“秦少游未第，王贤良久困场屋是也。”《挥麈录》载：“张咸，汉州人。应制科，初出蜀，过夔州，郡将知名士也，一见遇之甚厚，因问曰：‘四科优劣之差，见于何书?’张无以对。守曰：‘载《孟子注》中。’因阅视之，且曰：‘不可不牢拢之也。’张道中漫思索，著论成篇。至阁试，六题以此为首。主文钱穆父览而异之，为过阁第一。”咸，即浚父也。二贤良可谓有子矣。绍翁窃考《挥麈》所载，参以本朝六题之制，必先经题注疏而后子史，以《孟子注》为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贤良（*原注：高庙讳*）字泰伯诗云：“尝试六题，已通其五，惟四科优劣之差，不记所出，曰：‘吾于书无所不读，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读，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举茂才，罢归。其明年，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云云（*按，《盱江集》中泰伯自序《皇祐续稿》云“觏庆历癸未秋录所著”云云，无“举茂才罢归其明年”八字*）。则是张公咸与泰伯同试于庆历壬午，张遂中选，李遂报罢。区区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挥麈录》考之，则黜泰伯者，钱穆父也。南康祖无择序泰伯之文曰：“天子举茂才异等，得召第一。既而试于有司，有司黜之。呜呼，岂有司之过耶？其泰伯之命耶?”无择序其文，未尝有不读《孟子》之说。门人陈次翁为撰墓铭，亦曰：“曾充茂才，有《富国》、《安民》、《强兵》三策，《易》、《礼》二论，合五十首，天下传诵。及退居，为《周礼·致太平论》并序五十一首，其敌天命。（*按四字不解。今考陈次公撰墓志亦有此四字*）又有《潜书》、《庆历民言》、《寄范富孙公四书》、《长江赋》。初未尝及不读《孟子》之说，惟公《盱江集》中有《常语》、《非孟子》，其文意浅陋，且非序者所载，疑附会不读《孟子》之说者为之剿入，非泰伯之文明甚。”（*按，今所传《盱江集》只有《常语》三卷，不载《非孟子》，或经后人删削矣*）绍翁谨按：《登科记》庆历二年壬午岁八月，固尝召试才识兼茂科，时阁下六题，其一曰《左氏义崇君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按，原本衍一“下”字，今删*），三曰《王吉贡禹得

失孰优》，四曰《经正庶民兴》，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六曰《序卦杂卦何以终不同》。初无四科优劣一题，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诗，何以凿空立为此题。当时六题中，惟《经正庶民兴》出《孟子》，此儿童之所知，泰伯纵不喜《孟子》，不应父生师教以来，即不许读《孟子》，且非《孟子注》之文（按，李泰伯不喜读《孟子》之说，明杨升庵辨之极详，附录于此。小说家载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尝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内治论》引"仁政必自经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论》引"瞽叟杀人，舜窃负而逃"，《富国策》引"杨氏为我，墨氏兼爱"，《潜书》引"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广潜书》引"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损欲论》引"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本仁论》引"以至仁伐至不仁"，《延平集序》以子思、孟轲并称，《送严介序》称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礼貌之，《常语》引孟子俭于百里之制，又详说之。由是言之，泰伯盖深于《孟子》者也。古诗《示儿》云："退当事奇伟，夙驾追雄轲。"则尊之亦至矣，故详辨之）。绍翁窃考本朝有司命题，不过《六经》本注与正义中出，或不出正义，未闻出子史注疏者。曾慥、《挥麈》恐决无所据。是岁庆历二年壬午，中选者乃殿中丞钱明逸，实入第四等。而魏公之父咸实中选于绍圣元年，时为剑南节度推官。则绍圣又与庆历不同。本朝前后阁试，未尝有四科优劣之题。惜乎绍圣六题独缺不载，参合《登科记》、《挥尘录》之说，则泰伯所试乃《经正庶民兴》，出《孟子》正文，实试于庆历二年壬午八月。咸试四科优劣之差，实试于绍圣元年九月，同试者右通直郎吴俦、福州布衣陈旸。是岁上以进士策有过于制科者，遂罢试。山台赵汝读常容况（"容况"二字似有误）问绍翁以四科优劣之题，即答之以见于《挥麈》所载，实出于《孟子》大人天民之第二注末一句云。汝读即阅《孟子》得之。因叹："自父兄以来，寻此题不见。今乃得之于子。"因归而著此，以释（一作"祛"）后人之惑（原注：犹有三则续刻。按三则今本已载于后，此云续刻，当是初稿有此语，今仍之，以存其旧）。

第一则

自绍兴二年复置此科，士无应令者。至乾道七年十一月始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人，则眉山李垕也。自孝宗即位十年，制科诏凡一再下。时科目久废，士皆不能为此学。乾道八年正月，翰林汪公以垕应诏，取其五十篇之文，献之于上。上屡对近臣称奖，谓宜置之优等，以徕多士。巽岩李公焘，其父也，寻摄右史，直前奏事，上面谕尤宠。有司拘守令，持之久不下，迄用乾德、咸平、景德典故，亟令召试中书。垕尝一辞不获（原注：盖以东南士人忌之者众）。九年夏四月，汪公出守平江，右丞相陈公出守福唐。五月，巽岩请补外。七月，得荆湖节（一增"度"字）垕以状自列，乞侍亲养，待命于外。上曰："今秋八月，令中书引试。"时荐者汪公与王召大臣已去国（此句似有脱误）。垕惧为当路所嫉，故恳辞再三，遂听其侍亲以行。十年始召试中书，六论命题已稍异盛时之制：一曰《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曰《汤法三圣》，三曰《人者天地之心》，四曰《律历更相治》，五曰《三家言经得失》，六曰《扬雄张衡孰优》。六论合格，宰执持文卷以进御，玉色欢动，曰："继今其必有应书者矣。"上曰："垕五题皆精记所出，虽《汤法三圣》不记所出，而能举上下文数百字，可谓难矣。"盖本朝六论四通，即谓之合格，垕亦既通其五矣。宰执又同辞而进曰："垕之弟塾，亦为此学。"上曰："盛事，盛事。"会召塾试，有司抉《魏相传》内"尧舜禹汤"四字以笼之。塾不能记，因赐帛报罢。轻薄子至作谑词，其略云："六论不知出处，写得乌梅几字。圣恩广大如天，也赐束帛归去。"世俗遂谓无真贤良。由是窃名应科者，亦得以售其伪。且谓东坡犹不记六题出《管子》，子由同试，至以笔管敲试案方悟。此又齐东之语，与谓李泰伯不记四科之题，大略相似。按东坡所试题，一曰《王者不治夷狄》，二曰《信礼义以成德》，三曰《刘恺丁鸿孰贤》，四曰《礼以养人为本》，五曰《既醉备五福》，六曰《形势莫如德》。五题皆精贯，惟《形势莫如德》，东坡误认以为出于《诸侯王表》。子由知其出于《吴起传》，而特不记其出于传赞之束句。俗谓子由不记《信礼义以成德》出《论语》"樊迟请学稼"下注，东坡因老兵斟铜蟾溢砚，坡恚曰："小人哉!"子由遂悟。虽六题有此，然其说亦不经，与所传《管子》事一也。《刑赏忠厚之至》，盖省试论，非制科题云。

第二则

《愧郯录》载：大中祥符六年，言者谓汉举贤良多因灾变，今受瑞登封不当复置此科，遂罢之（一有"故"字）。天圣七年，复置此科。咸平四年四月，诏学士两省御史五品以上、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内外京朝官幕职州县及草泽，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人，已帖职者不举。是年八月，乃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至景德二年，复置六科：一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曰博通坟典达于教化，三曰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曰武足安边，五曰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六曰军谋宏远才任边寄。委中书试论，六首合格者亲试，是谓六科。盖前此止设贤良一科，今复唐六科。《愧郯》惜未精考，以为初不见罢科之日，而有复科之诏，此乃复唐六科之诏故也。六题既命试，至制策则恕矣。《愧郯》又疑林陶学士院不合格，以为前无此一试。不知乾德二年令吏部试策一道，已有旧比。今但不试吏部，试于学士院耳。

第三则

巽岩李公焘《制科题目序》："阁试六题，论不出

于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余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然而士终不以此故而少挫其进取之锋，问之愈深则对之愈密，历数世未尝有败绩失据之过。士真多能哉？斯执事优容之也。迨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随罢。君子谓彦古不达时变，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驳高第，斥小官。彼佼佼焉，思纵其淫心以残害典则，厌是科之不便于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亟去之而不果遂，则姑置焉，名存而实亡矣。凡所谓贤良方正者，尚肯复从其游耶？彦古区区昧于一来，是必不敢高论切议也。殆揣摩当世，求合取容尔。传注义疏之纤微，且不及知，矧为国家之大体，渠能有所发明哉！而执事者犹恶其名，决坏之然后止，彦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无得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举者，独何心欤？至于元祐，仅复旋废，其得失之迹，又可见矣。今天子明诏三下而士莫应，岂非犹惩于彦古故耶？盖古之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已。今则惟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殆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应也。余曾不自置（一云"余勇不自制"），妄有意于古人直言极谏之益，而性最疏放，勉从事于博习强记，终不近也。恐其幸而得从晁、董、公孙之后，曾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余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者数十百题，具如别录。间窃颠倒句读，窜伏首尾，乃类世之覆物谜言，虽若不可知，而要终不可欺。戏与朋友共占射之，贤于博弈云尔，实非制科之意也。"绍翁窃详巽岩李公之《序》，谓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准式不考，而制科随罢；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驳高第，斥小官，其说有当考者。熙宁三年九月试制科二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太常博士王□，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太庙斋郎张绘（原注：皆成都人）。时贤良方正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入第三等，诏以所对意尚流俗，毁薄时政，不足收录，以惑天下观听，令流内铨，告示还任。是岁御试罢诗赋用策。七年以进士试策，即与制举无异。时政得失，已许人上封事，遂罢制科。此后彦古何缘又复召试，且特为彦古一人不通阁题而罢此科？本朝阁试六题，具载《登科记》。所缺者，惟绍圣元年所出题尔。不知彦古所不通者何题，李公何不明载？文仲不失一台州司户，亦无官可斥也。

高宗六飞航海

《挥麈录》第三录第一卷载高宗六飞航海事：有宣教郎知余姚县李颖士者，募乡兵数千，列其旗帜以捍拒之。贼既不知其地势，不测兵之多寡，为之小却，彷徨不敢进者一昼夜。由是大驾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颖士迁两官，擢通判州事。颖士，字茂实，福州人，登进士第，绍兴中为刑部郎中。绍翁谨按：《挥麈》所载李某事迹皆当，盖绍翁本生祖也。本生祖其先为光州固始人，徙居建之浦城，非福州也。（此下疑有脱文。下"秀岩"云云，似别为一则，而缺其首，兹仍旧钞，以俟善本订正）秀岩李公心传《朝野佥载》以真公德秀尝以《书》义魁乡举。真公业词赋，亦尝为魁。著述斯难矣。不知秀岩曾刊定否？

韦居士

绍兴初，时宰有荐韦居士于高宗者。高宗谕之曰："当今谁知有元祐人如韦许者？又尝周急之，岂可以常人比哉！"命之以官。韦名许，字深道，世为芜湖人。从姑溪居士李之仪学，不事科举。筑室于溪上，榜曰"独乐"，藏书数千卷。适黄鲁直兄弟、苏伯固父子来寓邑中，相与游从。许旧字邦任，鲁直易之以深道而为之字说。元祐诸公之贬逐，士大夫畏祸，虽素所亲亦不敢相见（一作"闻"）闲（一本无"闲"字）有道江上者，公独留连之，极力周急，不顾其他，士大夫以此多之。了斋陈忠肃公为作堂记，且为颂赠别。政和中，都邑以名闻于朝，一时当路如建康帅卢襄给事、宣城守张叔夜、枢密李密大尚书（此句似有脱误）合词以荐，属朝廷多事，命不果下。至是宰臣又荐之云。韦虽拜官而邑人犹称居士者，盖了斋尝称之曰"湖阴居士"，此（一作"比"）载于《芜湖图经》。《图经》盖韩果卿所撰，曰绍孙（此三字疑有误）尝以居士墓铭示韩云。朱文公语门人：贬逐正人贫无以为路费，居士率致白金以邀诸路。然则韦之周急，又不止（一作"特"）元祐诸贤。绍翁谨按：绍兴元年至（"至"字疑衍）七月，宰相范宗尹。范罢，而后左相吕颐浩、右相秦桧。至二年八月，秦罢后，然后朱胜非再相。《图经》谓绍兴初，时宰有荐韦于上者，恐非宗尹、桧，是必朱与吕耳。

九里松字

绍翁甲集载吴说所书九里松字详矣。后阅《挥麈后录》六卷载，吴傅朋说知信州，朝辞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歉。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亦尝书之，终不逮卿。当复以卿书揭之。"说顿首称谢。是日，有旨物色说书，犹藏天竺僧帑，遂复揭之松门。傅朋自云如此，但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过者皆见，则绍翁甲集所载似是而傅朋不以语《挥麈》，何也？以绍翁考之，盖不特此。按《续稽古录》绍兴二年六月，颁黄庭坚《戒石铭》于郡县，亦用金书。圣人不没人之善如此。

王正道

甲集载胡公铨请斩桧事，因及王公伦，未暇详也。《挥麈余录》载：王正道伦死于金。谓金人欲用为留守，不从，杀之。绍翁按：前后金使，于洪公皓、司马公朴，金皆尝以要职强之，皆不屈，然亦未

尝杀之，甚至纵其出入。伦以不屈，顾被祸如此。以《王氏家》（一有“传”字）《庙记》（原注：攻媿楼公文。按《攻媿集》第一百卷有《王节愍神道碑》，非《家庙记》也。文与《续吴下冢墓文》所载亦小异）与《挥麈》所载绝异，盖伦拘留金廷，密约宇文虚中劫敌反其地而南。谋泄，为敌所害。自是待遇本朝使者，如严寇盗矣。

张通古

《朝野佥载》：绍兴八年，北使张通古以行台侍郎来聘，稍工诗，其还也，归正燕人周襟与通古有旧，乞襟送至境上。通古为诗赠别云云。绍翁窃谓：金法至严，为之使者岂敢乞归正人至境？又云：秦桧尝示之以胡公铨封事，一览即皆诵。此《佥载》之过听也。绍翁尝考记载，胡公封事一出，金人购以千金得之。通古能成诵久矣，何待诵于桧乎？且桧为大臣，何为与行人相授以胡公封事？此皆当订正而后以备史氏之阙。

史文惠荐士 原注：张、史异论，已见前篇

淳熙五年三月，史文惠浩既再相，急于进贤如初。朱文公熹、吕公祖谦、张公栻、曾氏逢辈，皆荐召之。朱公熹不仕几三十年，累征不就，于是文惠勉以君臣之义，即拜诏。惟张公栻不至，盖以文惠与其父魏公浚淳熙初议不合也。君子立朝，议多不合，张公何慊而不至？盖犹泥于本朝避嫌之制云。

孝宗御制赐吴益

孝宗以太母故，加眷吴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气向清，圣意怡怿，至于手书御札一联云：“称此一天风月好，橘香酒熟待君来。”命近当持此赐益。益入对，顿首称谢。上笑曰：“聊复当折简尔。”（按此事《齐东野语》所载尤详。“一天风月”作“一轩风月”。）

闽人讹传兆域

《愧郯录》六卷载闽人讹传皇祖兆域，可谓背治。至今闽人妄中起妄，谓朱信罪至拔舌。绍翁尝疑，本朝宽厚，必无是刑。且朱信为本朝推本兆域，其事虽谬，其心不可谓之不忠。神宗故怜之，若非元丰俱有“赦后勿论”指挥，则闽人之妄未易破也。误传兆域在福州俱胝院灵石山，《愧郯》误以为碎石山云。

天上台星

开禧用兵，邓友龙、程松为宣抚、宣谕使，板授其属，谓之“宣干”。时政府惟有陈自强居相位，民谣谓之：“天上台星少，人间宣干多。”或谓皇甫斌治于岳之城南，群优所萃也。其属谣焉，又谓之“城南宣干多”。又云“宣威群下问（原注：宣威，即斌也），恢复竟如何？”后有以节制金山讨李全者，其属猥众，又有易前二句云：“塞上将军少，城南节干多。”《却埽编》载，旧制诸路监司属官曰“勾当公事”，建炎初，避高宗嫌名，易为“干办”。时军兴，属公数倍平时，有题于传舍云：“北去将军少，南来干办多。”盖始此。曹武惠以平江南功归，诣阁门，自称曰“勾当江南公事回”。今世借授白帖，辄自称“某干管”云。

洞仙歌

绍兴间，有题《洞仙歌》于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龙蛇飞动，真若不烟火食者。时皆喧传，以为洞宾所为书。浸达于高宗，天颜輾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尔。”左右请圣谕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韵，盖闽音云。”其词曰：“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橘里渔村半烟草。今来古往，物是人非，天地里，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林屋洞天无锁。认云屏烟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久而知为闽士林外所为。圣见异矣！盖林以巨舟仰而书于桥梁，水天渺然，旁无来迹，故世人益神之。

方奉使

乙集载莆阳方信孺出使事详矣。今又得之杨开国圭。圭尝与（一作“典”）方始属（句疑有误），能言其与伪元帅辩难者甚至。方见元帅，元帅叱问之曰：“前日何故称兵？今日何故求和？”词色俱厉。公从容对以：“前日主上兴兵复仇，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为生民也。二者皆是也。”元帅笑而不复诘。开国乃文忠真公之外舅，尝对真叹息云：“我辈更吃五十年饭（原注：时圭年五十），也不会如此应对。”开禧间，文忠为学官，圭以三省枢密院酒官充书云。

草头古

嘉定间禁止青盖事，盖起于郑昭先无以塞月课，前录载其事。太学诸生与京兆辨，时相持之不下。薛会之极、胡仲方榘，皆史所任也。诸生伏阙言事，以民谣谓胡、薛为“草头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谓“虐我生民，莫匪尔极”，象其名也。薛不安其位，力乞去。时相谓曰：“弥远明日行，则尚书今日去。”薛不能不留。自侂胄得柄，事皆不隶之都司。初议于苏师旦，后议之史邦卿，而都司失职。自时相用事，始专任都司。都司权居台谏上，既未免以身任怨，故蒙天下之谤。时聂善之亦时相，所任大抵以袁洁斋、真西山、楼旸叔、萧禹平、危逢吉、陈师虙辈，皆秀才之空言。善之帅蜀，道从金陵。逢吉之弟和为江东帅属，迎劳之于驿邸。聂因语之曰：“令兄也只是秀才议论。”应祥不乐（按，应祥前文未见，岂和字耶），竟不饯之，衔之终身。善之，士人也。薛、胡以儒家子习于文法云。

二　元

朱文公熹，字元晦。中年自悔，以为元为乾，四德之长，愧不足以称是，遂易曰仲晦。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楼宣献公尝从容叩之以字义，真答以："慕元德秀之为人，故曰景元。"楼公取《诗》注"景行行止"处示之，则景之义为明，谓"高山仰止"对"明行行止"也。真遽易为希元。盖"景元"乃"明元"，无谓也。二公州里则同，而文公又真公所闻而知之之师，且谥又同一字，而字义之误，又皆能自知其非而易之。然当时至今但称二公曰元晦、景元，而未尝称之曰仲晦、希元，盖其习称已久而不能以遽易也。文忠始于举子，命字之义非得于师友，故始字曰实夫。后乡曲有轻薄子曰："只恐秀而不实。"故易曰景元。若文公则不然，其师友曰籍溪，曰延平，顾不能救其字之误也，而必俟公之自悔，其亦异乎王通矣。通之弟曰绩，字无功。通曰："神人无功，非尔所及也。"故终身名之（按，与甲集所载略同）。

单夔知夔州

单夔以家贫祈郡，孝宗圣听高远，知其所至（四字未详，疑有脱误），从中大书御札云："单夔知夔州。"后竟不赴，易守建宁。钱象祖尝献珠搭当于韩侂胄，迨其致仕，词臣草诏，进封珍国公。二事略相似也。

宁皇御舟

张巨济，字宏图，福清人。嘉泰间上书宁宗，以"慈懿欑陵今在湖曲。若陛下游幸，则未免张乐。此岂履霜露之义?"宁皇感悟其言，旌转一秩，由此湖山遂无清跸之声，非特俭德云（此句上似有脱文）。御鹢至沈于波臣，黄洪诗云："龙舟太半没西湖，便是先皇节俭图。三十二年安静里，棹歌一曲在康衢。"（按宁宗于绍熙五年甲寅即位，崩于嘉定十七年甲申，凡在位三十一年。此云三十二年，疑传写之误）。

两朝玉带之祥

徽宗亲解玉带以授康邸，遂基火德中兴之祥。事载国史诸书，此不复载。至高宗以常德为孝宗潜藩，尤有足纪者。先是，常德有玉带渠在城内，本名永泰渠。端拱初，或以水由坤入于城府最利，且避陵名，更名秀水。守臣龚颖篆秀水斗门以表之。熙宁元年，有异人号海蟾翁刘易者，寓天庆观，谓所善魏道士曰："此水，郡之玉带，当有佩是者应之。"未几，孝宗启社。又流虹绕电之地，实曰秀州，亦秀水之谶云。

张公九成玉带

张公九成自为士时，常遇至人，许以官爵，见玉带则止。后张为抡魁，又天下相望所属，人谓至人之说且验。会公与客共观王钦若以计取上方解赐玉带事，则抚掌大恚曰："奸臣！奸臣！"声渐微而公逝矣。

史弥远玉带　按，此条元本连上为一则，以系两事，特为标目以别之

嘉定间，宁皇赐史弥远、赵师择、杨次山等以玉带，惟弥远上所解赐，他皆取于内府。朝之仕者与四方之门生故吏，泛然启贺其赐带，与赵、杨等混然无别。虽弥远未尝留意俪语，因览众启毕，独取一启内"解赐"二字，曰："此却知弥远是上解赐。"此启绍翁为人代作。

丁集　宁宗皇帝一朝详具大事　按，别本无此一行

宁皇即位

宁宗皇帝，光宗第二子，母曰李皇后。乾道四年十月二十日生于恭邸（原注：以其日为瑞庆节）。五年十一月除右千牛卫大将军。淳熙五年十月封英国公。十二年三月进平阳郡王。十六年三月封嘉王。绍熙五年七月五日，奉太皇太后圣旨，就重华宫即皇帝位（原注：年二十七。按，以下二十五行已见甲集）。宪圣既拥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丧，宪圣至自为临奠。先是，吴琚奏东朝云："某人传道圣语'敢不控竭'。窃观今日事体，莫如早决大策，以安人心。垂帘之事，止可行之旬浃，久则不可。愿圣意察之。"宪圣曰："是吾心也。"翌日，并召嘉王暨吴兴入，宪圣大恸不能声，先谕吴兴曰："外议皆谓立尔，我思量万事当从长。嘉王长也，且教他做。他做了尔却做，自有祖宗例。"吴兴色变，拜而出。嘉王闻命，惊惶欲走。宪圣已令知阁门事韩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连称："告大妈妈（原注：宪圣），臣做不得，做不得。"宪圣命侂胄："取黄袍来，我自与他著。"王遂掣侂胄肘环殿柱。宪圣叱王立侍，因责王以"我见尔公公，又见尔大爹爹，见尔爷，今又却见尔。"言讫，泪数行下。侂胄从旁力以天命劝。王知宪圣圣意坚且怒，遂衣黄袍，亟拜不知数，口中犹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唤百官班，宣谕宿内前诸军以嘉王嗣皇帝已即位，且草贺。欢声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子即位于内，则市人排旧邸以入，争持所遗，谓之"扫阁"，故必先为之备。时吴兴为备，独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绝不为备，故市人席卷而去。王既即位，翌日，侂胄侍上诣光皇问起居。光皇疾，有闲，问："是谁?"侂胄对曰："嗣皇帝。"光皇瞪目视之，曰："吾儿耶?"又问侂胄曰："尔为谁?"对曰："知阁门事臣韩侂胄。"光皇遂转圣躬面内。时

惟传国玺犹在上侧，坚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儿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即光宗卧内掣（甲集作"拿"）玺。宁皇之立，琚亦有助焉。文忠真公跋琚奏稿于忠宣堂云："观少保吴公密奏遗稿，其尽忠王室，可以对越天地而无愧，叹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真德秀书。"（以下八行已见丙集）光宗疾不能丧，襄阳士人（后又作"归正人"）陈应祥阴连北方邓州叛党，欲杀守臣张定叟，用缟素代皇帝为太上执丧，且举哀以顺北。适宁皇登极之诏甫三日而至，陈遂变色寝谋，旋为其党所诉。定叟临阅场问之曰："朝廷负尔耶？太守负尔耶？"各命将士射之。先志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赏，中其心者有某赏，中其体若肢者有某赏。发陈之箧，惟缟巾数千云。先是，赵蹈中具载水心赞嘉邸之语数十百，亲笔其颠末，绍翁未之见也。

庆元丞相

嘉定初，赵忠定赐谥曰忠愍。大臣死非其罪，故以"愍"易名。其家上疏自列，以为子孙所不忍闻，改"愍"为"定"（原注：公为侂胄所挤，至贬所服脑），然没其实矣。家集欲以"庆元丞相"为名，又以庆元亦有他相，故但曰《赵忠定集》。其家又列于朝，乞毁龚颐正《续稽古录》。又以其录传播四夷已久，乞特削其官，刊定正史。朝廷皆从之。颐正，布衣也，名家子，家于和州，号称博洽。阜陵朝，尝进《元符元祐本末》等书，上嘉叹，俾阶官簿。庆元间，颐正（一作侂胄，误）为太社令，尝续司马文正公《稽古录》，后又循至著廷修史，纂进宁皇登位事，与其《录》相表里。颐正载忠定事于《录》，则曰："知阁门事韩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谕赵汝愚等：来早太皇太后就梓宫前垂帘，引执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宫烧香毕，次赴太皇太后帘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投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云云（按，此句以云云二字，省去"尊皇帝为太上皇帝"至"天下称之"等二百四字，见后考异条内）。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骙等率百官如仪。"据颐正载于《录》者如此，初未尝毁忠定也。疑载于正史必有异辞。又详忠定子弟雪父冤、乞刊史之词云：颐正修史，以忠定有"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之词，又有"白龙之梦"，以此诋忠定。绍翁惜不及拜览国史，恐前后史臣削去已久。绍翁前所载宪圣册立宁皇事，与颐正所载略不少同。颐正，外臣也，不知当时宫闱事，当以绍翁得之吴氏者为详可信。嘉定时，颐正已死。先是，绍翁未敢以吴氏之说为信，尝于西山书院会赵氏子弟，其说相符。赵氏以丞相女孙妻西山之子云。

考异

先是，赵公汝愚谕殿帅郭杲以兵三百至延禧殿门祈请国玺，欲自都省迎置于德寿宫。杲入，索玺于内珰羊驷、刘庆祖。二珰相语："若玺入杲，或以他授，则大事去矣。况丞相有'赵家肉即可做'，此自主张吴兴，则玺尤不可轻授。"二珰遂设计，谕杲以祥曦殿门非殿前宜入，宜俟于门下。先付玺，函封甚秘（一作"密"），授于杲。杲奉函于都省。二珰径以玺从间道驰诣德寿宫宪圣殿。先是，宪圣已召嘉王入德寿宫殿内，汝愚不知所奉者玺函耳，遂至宫门，欲上玺。宪圣谕以"玺已置善所，嘉王已即位"。汝愚等惶恐称贺，宪圣遂专拥立之功。绍翁窃详前说，与吴、赵二氏既异，虽龚颐正《稽古录》志在诋赵，亦不及是。当缺所疑，以备史氏采择云。

考异 按，此条似有脱文，别本删去，今仍其旧

副都知杨舜卿领兵。

考异

和州布衣龚敦颐者，元祐党人原之孙也。尝著《符祐本末》、《党籍列传》等书数百卷。淳熙末，洪景卢领史院奏官之后，避光宗名，改颐正。朝廷以其有史学，嘉泰元年七月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未几而颐正卒（原注：出李心传《朝野杂记》。前载颐正事，出袁公说友跋颐正《录》）。

考异

绍兴五年六月，宰臣留正等入奏，乞早正嘉王储位，以安人心，以建万世无穷之基。甲寅，留正等两具奏，乞立嘉王为皇太子。是晚，出御批："朕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壬戌，正复乞去，出国门。癸亥，知阁门事韩侂胄入奏太皇太后，得旨以谕汝愚等：来早太皇太后就梓宫前垂帘，引执政入班于几筵殿下。太常寺先引汝愚等赴梓宫前烧香毕，次赴太皇太后帘前起居奏事。奉太皇太后圣旨："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诏曰门下："朕承列圣之洪图，受寿皇之内禅，抚有四海，于今六年。夫何菲凉，屡愆和豫，遽罹祸变，弥剧哀摧。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矧国事之重，久已倦勤；荷祖后之慈，曲加矜体。皇子嘉王，仁孝之德，中外所推，居□小心，未尝违礼，嗣膺大宝，兹谓得人。朕退安燕颐，遂释重负。何止循宅忧之志，抑将绵传祚之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朕移御泰安宫。播告远迩，咸使闻知。尚赖忠良，共思翼赞。"是诏盖宪圣命楼公钥所草，内云"虽丧纪自行于宫中，而礼文难示于天下"，天下称之。是日，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是赵汝愚、余端礼、陈骙等率百官起居如仪（原注：《续稽古》）。先是，甲寅六月丁未，宰执札子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学问日进，宜早正储位，以安人心。"癸丑，再入札子，御批云：

"甚好。"乙卯，再拟指挥进入，乞付学士院。是晚批出八字，乃上所云也。留丞相得之始惧。丙辰，再拟入，御批"可，只今施行。"己未，宰执再奏，乞面奉处分。晚，付出封题稍异。丞相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汝愚趣启封，丞相视牍尾，色忧，密为去计。辛酉，朝临仆于地。是日，工部尚书赵彦逾见汝愚白事，汝愚微及与子意，彦逾大喜。汝愚乃俾彦逾驰告殿前都指挥使郭杲，许诺，议遂决。壬戌大祥，丞相以五更入奏致其仕，易肩舆出城去。汝愚欲奏太母而难其人。知阁门事韩侂胄，太母女弟之子也，与温人蔡必胜同在阁门。必胜因其里人左司郎官徐谊、吏部员外郎叶适言于汝愚，遂令侂胄以内禅事附慈福宫内侍张宗尹入奏。太母素简严无他语，令谕汝愚耐烦而已。癸亥，侂胄再往，与重华宫内侍关礼遇。礼问知其谋，入白太母，言与泪俱下。太母蹙额久之，曰："事顺则可。"礼遂简侂胄以"来日梓宫前垂帘，引执政"。日过午，汝愚乃以谕同列，关礼又使所亲阁门宣赞舍人传密旨制黄袍。时上在嘉邸，殊不知，方以疾告。汝愚简宫僚彭龟年云："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甲子，禫祭。杲与步帅阎仲先分兵卫南北面，太母垂帘，命关礼引王先入，次执政奏事，太母曰："皇帝已有成命，相公当奉行。"汝愚出所拟太皇太后圣旨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亲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母览毕云："甚好。"太母劝上即位，上固辞，且顾汝愚曰："某无罪，恐负不孝之名。"群臣力请，遂即皇帝位于东楹之素幄，次行禫祭礼，人心始定。先是，京口诸军讹言汹汹，襄阳归正人（一作"士人"）陈应祥亦谋为变。举事前一日，登极赦书至，遂败。朱熹尝谓上"前日未尝有求位之志，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盖行权而不失其正"云。庆元元年夏四月，始用校书郎李壁奏，命正缴御札八字付史馆。

考 异

甲集载吴琚赞策事，文忠真公德秀为跋其密奏遗稿矣，其奏盖拟进于太上，乞太上宣布于外云："予与皇帝之情，初无疑间，比以过宫稍希，臣僚劝请，反涉形迹。殊不知三宫声问络绎，岂在一月四朝方为尽礼？今天气向暑，过宫常礼宜免。如欲相见，当自招皇帝矣。乞誊降付留正等。"此绍翁亲目于琚之子钢，后又再索之于钢之子。近阅水心先生叶公适题王大受《拙斋诗稿》则曰："绍兴四年，光宗疾不能朝重华，谏者倾朝，谤者盈市。宪圣后兄子琚最贤，大受因琚奏孝宗：'陛下惟一子，不审处利害，恣国人腾口，取名于家，计大不便。且群臣以父子礼故诤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诏，云皇帝体不安，朕所深知，卿且勿言，须秋凉（一有"朕"字），自当（一无"当"字）择日与皇帝相见也。'孝宗喜其策，会晏驾，不果用。"适以为"余实亲见"，不知二稿何为略不相似。大受往来诸公间，自以为预诛韩功。至是，钢白其先志于朝，大受必以钢如适所载其父稿，实大受所封，钢犹豫未上，会攻媿楼公钥愤其前与族兄镛有间（按，事见戊集《曲水砚》条内），且毁其文，力言之于史相，期以必窜大受。又嗣秀王师揆言于朝："王大受一布衣，凡国之大议，须要讨（一作"封"）分。"〔此处疑有脱文〕史遂命京兆去大受袍笏，编置邵武。钢遂以其稿上，而削大受姓名（原注：事有已见甲乙集者，今复详具）。

庆元党

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学博士轮对，奏札曰："庆元以来，柄臣颛制，立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异，曰好名。士大夫志于爵禄，靡然从之，以慷慨敢言为卖直，以清修自好为不情，流弊之极，至于北伐，举朝趋和，而争之者不数人。今既更化，当先破尚同之习。"二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权奸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龟年以抗论逐，吕祖俭、周端朝以上书斥。其后吕祖泰之贬，则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后也，盗平章之名，起边陲之衅，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为韩也。先是，绍熙五年六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己亥，除知江陵府。初，宁皇之立，赵忠定不用吴琚（原注：事已载乙集，琚，慈福亲侄），乃召韩侂胄（原注：慈福表侄）而嘱之。韩本不得通慈福宫籍，乃介内侍关礼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请。慈福召韩入，遣谕忠定，其议始定。韩自以为有定册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长沙召入，闻之即惕然以为忧，因奏牍示微意（一作"因免牍寓微意"）。及进对，指陈再三，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白发其奸。彭护金使以出，韩益得志。时忠定方议召知名之士，海内引领，以观新政，而事已多出于韩氏。文公既言于上，又数以手书遣其徒白忠定，欲处韩以节钺，赐第于北关之外，以谢其勤，渐以礼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长沙行至衢州，以书招其门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复书无他语，但劝其早归。文公居顷（一作"未去顷"），韩讽伶优以木刻公像，为峨冠大袖，于上前戏笑，以荧惑上听。公犹留身讲筵，乞再施行前奏，则予郡之批，已径从中出。然韩犹以公当世重望，美其职名，而优以大藩。公既去国，彭公方护使归，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侂胄。"未几，彭亦以直批予郡。庆元元年，韩欲并逐忠定，诬以不轨，因以尽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伪学。而太府寺丞吕祖俭以争论忠定，贬韶州，而弟祖泰至黜（一作"斥"）而窜。初，词臣傅伯寿尝从公于武夷，当公恳辞待制，草制词云云，"逮兹累岁，始复有陈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谁能无惑？大逊如慢，小逊如伪，夫岂其然？顾而务徇于名高，在我讵轻于爵驭，俾解禁严之直，复居论著之联"云云。"噫！厌承明，劳侍

从，既违持橐之班；归乡里，授生徒，往究专门之学。"遂授修撰之命。公尝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傅有"累岁始陈"之诮。二年冬十二月癸丑，褫职罢祠。台臣击伪学，至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而沈继祖以追论伊川程正公为察官（原注：此某所载为胡纮。今以文公年谱考之，盖纮草而沈用之）。而胡纮草公疏未上，会以迁去职，遂转授继祖，故有是命。庆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札（原注：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窃见朝奉大夫、秘阁修撰、提举鸿庆宫朱熹，资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侠，务为武断，自知圣世此术难售，寻变所习，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以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相与餐粗食淡，衣褒带博，或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或呈身于长沙敬简之堂，潜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觊其为助者，又从而誉之荐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窃人主之柄，而用之于私室。飞书走疏，所至响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贵矣。臣窃谓熹有大罪者六，而他恶又不与焉。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其母，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昔茅容杀鸡食母而与客蔬饭，今熹欲餐粗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熹于孝宗之朝，屡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监司郡守，或有招致，则趣驾以往。说者谓召命不至，盖将辞小而要大；命驾趣行，盖图朝至而夕馈。其乡有士人连其姓者，贻书痛责之，熹无以对。其后除郎，则又不肯入部供职，托足疾以要君，此（一作"又"）见于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于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举国之论，礼合从葬于会稽。熹乃以私意倡为异论，首入奏札，乞召江西、福建草泽，别图改卜。其意盖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妖人蔡元定，附会赵汝愚改卜他处之说，不顾祖宗之典礼，不恤国家之利害，向非陛下圣明，朝论坚决，几误大事。熹之不忠于国，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谋为不轨，欲藉熹虚名以招致奸党，倚腹心羽翼，骤升经筵，躐取次对（一误"躐次取对"）熹既用（一作"剩"）法从恩例封赠其父母，奏荐其子弟，换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为辞免。岂有以职名而受恩数而却辞职名？玩侮朝廷，莫此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庆，熹乃率其徒百余人哭之于野。熹虽怀卵翼之私恩，盍顾朝廷之大义？而乃犹为死党，不畏人言。至和储用之诗，有"除是人间别有天"之句（原注：乃《武夷九曲》诗，非和储也），人间岂容别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人蔡元定之邪说，谓建阳县学风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储用逢迎其意，以县学不可为私家之有，于是以护国寺为县学（原注：恐是政和以县学为护国寺。一本误作本文大字。又按"政和"二字似误），以为熹异日可得之地。遂于农月伐山凿石，曹牵伍拽，取捷为路，所过骚动，破坏田亩，运而致之于县下。方且移夫子于释迦之殿，设机造械，用大木巨缆绞缚圣像，撼摇通衢嚣市之内，而手足堕坏，观者惊叹。邑人以夫子为万世仁义礼乐之宗主，忽遭对移之罚（一本有"祸"字），而又重以折肱伤股之患，其为害于风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报汝愚援引之恩，则为其子崇宪执柯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知南康军，则妄配数人而复与之改正；帅长沙，则匿藏赦书而断徒刑者甚多；守漳州，则搜古书而妄行经界，千里骚动，莫不被害；为浙东提举，则多发朝廷赈济钱粮，尽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谓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谓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择富民，以利其奁聘之多；开门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责其束修之厚。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谓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齐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窃取《中庸》、《大学》之说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岂不为大奸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如是，而况陛下居德政（一作"得致"）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诛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褫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仍将储用镌官，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宁府追送别州编管。庶几奸人知惧，王道复明。天下学者，自此以孔孟为师，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凭藉，横行于清明之时，诚非小补。"公遂拜表称谢曰："罪多擢发，分甘两观之诛；量极包荒，姑示片言之贬。追复寻于白简，始知丽于丹书，镌延阁论撰之名，辍真祠香火之奉，兹为轻典，永赖洪庥（一作"私"），捧戴奚胜？感藏曷喻？（中谢）伏念臣草茅贱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时，已误三朝之眷奖；晚逢兴运，复叨上圣之深知。召自藩维，擢参经幄，略无可纪，足称所蒙。既远去于朝行，即永归于农亩。然犹畀之秩禄，使庇身于卜祝之间；置在清流，容厕迹于图书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弗谨于彝章，遂自投于宪网，果烦台劾，尽发阴私，上渎宸严，下（一作"交"）骇闻听，凡厥大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而臣瞶眊，初罔闻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惧。岂谓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略首从之常规既俾，但书于薄罚；稽眚终之明训倘许，卒遂于余生。是宜衰涕之易零，惟觉大恩之难报。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仁

广覆，舜哲周知，谓表正于万邦，已极忠邪之判；则曲全于一物，未伤黜陟之公。遂使顽蒙获逃窜殛，臣敢不涵濡圣泽，刻厉愚衷？虽补过修身，无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忧国，未忘葵藿之初心。”初，台臣劾公，仅见省札，而掖垣见不敢草谪词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谱》考之，二年十月中书舍人阙官，三年丁巳春则高文虎实权中书舍人，三月真除，继是则范公仲艺、陈公宗召当制。以《年谱》之所载二年三年不同，续当有考。初，元定前以锡山尤公袤、诚斋杨公万里所荐，杜门著书，隐居不仕。台臣以元定与公游最久，谓公欲荐草泽易阜陵之卜，诬以为公易置建阳乡校基规为葬地，故疏云云。元定谪道州羁管时，建阳令储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罢，为其从公命也。公复郑公景实栗书云：“储宰一日与邑中定议，而某亦预焉，其人（原注：谓元定）则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时经由，当自知之。”又答储书云：“闲中读书，奉亲足以自乐；外物之来，圣贤所不能必，况吾人乎！但新学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数日前已迁像设，令人愤叹不已。”庆元六年，公终于正寝。郡守傅伯寿以党禁不以闻于朝，犹遣人以赙至，其家辞焉。时故旧莫敢致哀，陆公游仅以文祭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公殁不忘，庶其歆飨。”仅此六句，词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殁，以柩归葬。公以文恸之，其词曰：“窃闻亡友西山（原注：元定号）先生羁旅之榇，远自舂陵来归故里，谨以家馔只鸡斗酒酹于灵（一作“柩”）前。呜呼哀哉！”略无他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会，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为耶？西山之颠，君择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于君之生，未及造其庐以遂半山之约，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躯以视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诀以终天也。并游之好，同志之乐，已矣。”陆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诵其屈。盖当时权势熏灼，诸贤至不敢出声吐气，惟以目相视而已。官荐书与士子家状，俱以不系伪学为保任。公《与田子真帖》云：“闻某颇居前列。”（原注：姓名已载李秀岩《朝野杂记》，兹不复述。按，此下似有脱文。帖载公《大全续集》三卷。）又公《与饶廷老书》云：“中间道学二字，标榜不亲切，又不曾经官审验，多容伪滥，近蒙易以伪学，又责保任虚实，于是真赝始判矣。”（帖载《大全续集》四卷）嘉泰二年壬戌，除华文阁待制，与一子恩泽。郡不以公殁闻于朝，故有生前之命。于是党祸稍（一作“始”）平，而不知其所自。盖吴公琚与储公行之、项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为水心先生门人，而吴又尝见止斋陈公执弟子礼（原注：陈集有《回吴直阁书》）。初，徐谊以忠被遣，徙南安，势汹汹未已，大受谋为薄谊罪者。一日，侂胄女归宁，忽致谊书。侂胄发函黯然，即移袁州。方议再移，会使臣蔡琏妄言牵引谊，众为惧，大受调护从容，竟得移袁州，寻归故郡矣。于是胡纮、刘德秀等多架造险语，且欲株陷良人，人人皇恐不自保。大受又请琚白太后，请外廷毋更论往事。大受力居六七（原注：水心先生题王大受《拙斋稿》），然事关宫闱，联畹戚，至秘，虽韩氏亦不知。吴公琚与大受所发，固非当时外廷与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发明之，则后之作史者安考？韩已渐疑琚阴援道学，至语其兄有“二哥（原注：吴与韩为中表，其位为兄）只管引许多秀才上门”。吴由次对，遂乞郡以出。韩一日因赏花之会，戏谓琚曰：“二哥肯为侂胄入蜀为万里之行否？”琚对以“更万里，琚亦不辞。”韩笑谓曰：“慈福岂容二哥远去？前言固（一作‘相’）戏耳。”琚亦以他郡去。琚谥议云：“待制西清，陈义慷慨，无少（一作‘所’）回隐。至于诚心乐善，惓惓于当世之君子，而深识远虑，疾私忿之害公，恶偏论之失平，有关于天下国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呜呼，若此者，世岂能尽知公哉！琚薨时，韩犹未败，故谥议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张嗣古是之，云：“深识远虑，惓惓于当世之君子，故有非学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为韩甥，略不趋附。其使金一节，已载前录。又有谯公令宪者，偶阅朱文公《论语》，以韩邀会，介者促迫之登车，偶不省《论语》在袖中，至韩所，欲揖而《论语》落（一作“堕”）地，韩为一笑（原注：其后，令宪以江东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曰：“臣尝读其父书。”）当文公之向用也，其门人附之者众。及党议之兴，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祸，而贪荣畏罪者，至易衣巾、携妓女于湖山都市之间以自别。虽文公之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不敢入。乙卯岁，丽水吴君棣，独蹑跻入武夷授《四书》，每日为课，文公多所与可。公大书“思齐”二字以厉之，吴因以自名其斋云。文公之去国，寓西湖灵芝寺，送者渐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独从容叩请，得穷理之学，有《紫阳传授》行于世。嘉泰之间，为公之类者已皤然而起。至嘉定间，偶出于一时之游从，或未尝为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谓“当路卖药绵”。临安售绵率非真，每用药屑以重之，故云。夫诵师说而失其本真，虽孔氏之门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仅颜、曾二三子。利禄之移人，虽贤者不能忘。当文公武夷籍溪之时，与其师友门弟子析义理之精微，穷性命之隐奥，视风乎舞雩之乐，殆将过之；出而龃龉，于仕坎壈，其身几陷入于深文。虽祸福决非公之所计，而士君子之出处，斯亦难矣。惟圣人备道全美，信夫！文忠犹及文公之时，时党禁，莫之敢见。文忠已中乙科，以妇翁杨公圭勉之同谒乡守傅伯寿，尽传公之业，未几中选，故不及门云，惜哉！

考异

刘德秀仲洪为桂阳教官，考校长沙回，至衡山，

遇湖南抚干曾撙节夫（原注：南丰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上足而刘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甚欢。刘谓曾曰："仓司下半年文字，闻君已觅之，信否？"曰："不然。撙平生不就人求荐。"刘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确，未尝屈节于人。刘曰："然则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与吾事？"刘至衡阳以告仓属（一作"仓司"，似误），仓属曰："长官已许曾节夫矣。"刘曰："昨遇之于途，而曰未尝觅文字于人。"仓属曰："不然。曾书可覆也。"取以示之，则词极卑敬，无非乞怜之语。刘太息而去，曰："此所以为道学也欤！"及刘为大理司直，会治山陵于绍兴，朝议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会朝士议于其第，刘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则太常少卿詹体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正则先至矣。詹、叶亦晦翁之徒，而刘之同年也。二人方并席交谈，攘臂笑语，刘至，颜色顿异。刘即揖之，叙寒温，叶犹道即日等数语，至詹则长揖而已。揖罢，二人离席默坐，凛然不可犯，刘知二人之不吾顾也，亦移席别坐。须臾，留相出，詹、叶相顾，厉声而前（一作"起"），曰："宜力主张绍兴非其地也。"乃升阶力辩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决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学，识见议论无不精到，可决也。"刘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则独立阶偶，默不发一语。留相忽顾之曰："君意如何？"刘揖而进曰："不问不敢对，小子何敢自隐？某少历宦途，奔走东南湖湘闽广江浙之间，历览书矣。山水之秀，无如越地，盖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宫为甚宜。且迁易山陵，大事也，况国步多艰，经费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诸公复向赵汝愚第议之。至客次，二人忽视刘曰："年丈何必尔耶？"刘对曰："愚见如此，非敢异也。"既而刘辨之如初，易地之议遂格。刘因自念曰："变色而离席，彼自为道学，而以吾为不知臭味也，虽同年如不识矣。至枢府而呼年丈，未尝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负所学矣，而求私援故旧，则虽迁易梓宫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为也！曰曾，曰詹，曰叶，皆以道学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伪徒也，谓之伪学何疑？"未几，刘迁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学者而尽逐之，伪学之名自此始。刘之帅长沙也，亲为昺言甚详，特记其颠末如此。节夫亦尝登葵轩之门，既而与王宣子辩其事，连上三书，言颇峻急，王帅以为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遗之诗，有曰："如何幕中辨，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当复有余师。"（原注：昺字明远，姓乐氏，湘中人）愚谓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议，本为社稷宗庙万年之计，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顾岂私于一蔡氏？蔡氏曩以孝宗之召犹不至，亦既罢场屋而甘岩穴。文公尝招之衢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归"。前后名公巨儒所以有考于蔡氏者，至公也。一乐昺其可异耶？《朝野杂记》亦谓："阜陵之议，或云晦翁之意似属蔡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笔者，其可为疑似之论耶？自文公以来，建之乡贵率少荐乡曲特起之彦，宁非惩此乎？

文公谥议

初谥文（疑脱"忠"字）公，太常博士章徕议曰："三才定位，非道无与立也。儒者之学，所以讲明是（一作"大"）道，正人事之纲常，而参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乱，常视道之隆污。若饥者之食必以谷粟，寒者之衣必资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学不明，道术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为申韩；尚清虚者忘实用，其弊为庄老。孔孟生乎其时，躬履是道，既与其徒辨问讲究，又著而为书，使后世有传焉。然辙环天下，诋毁困阨，至老而不用，身死而后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于当时，而乃获伸于后世耶？盖真伪之相夺，固不容以口舌胜，而枉己直人者，又圣贤之所不为也。百年之后，爱憎泯而是非定，则谤毁熄而公议行矣。至汉之扬雄，隋之王通，唐之韩愈，学孔孟者也。其出处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讲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笃。累辞召请祠，益得以涵养所学，其后辞不获命，亦屡尝列位于朝，分符持节于外，而类多龃龉不合。主上龙飞，擢侍经筵，未几力排权臣而逐去，寻以论者诋为伪学夺职，而公亦继以下世矣。权臣既诛，圣化日新，乃还旧职，特命赐谥，以公之学，曾不究用于平生，而仅昭白于身后。岂非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终泯？盖异世而同符也。谨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惟公躬履纯诚，潜心问学，近承伊洛，远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闲邪存诚，以为践履之实，用功于不睹不闻之际，加省于日用常行之间。及行著而习察，德新而理明，然后发圣贤蕴奥之旨，救（一作"斥"）清谈功利之偏。训释诸经。平实坦明，使后学有所依据。居乡则信于朋友，而以讲习为功；居官则信于吏民，而以教化为务。非'道德博闻'之谓乎？惟公以难进易退之节，存忧国爱君之诚。为郡太守，则勤恤民隐，如恐伤之，奏减横赋，修举荒政，为民有请，不避烦渎，必使实惠下究。任部使者（一无"者"字），则纠发吏奸，不挠权势，虽忤时相，必得其职乃止（一作"已"）。至于立朝，则从容奏对，极言无隐，剀切论疏，发于至诚。方权臣初得志，窃弄威福，知其渐不可长，祸且及天下，抗章极论，继于讲筵密奏，虽知取祸弗顾也。非'廉方公正'之谓乎？彼词章制作，兼备众体，雄深雅健，追并古作，亦可以为文矣，而未足为'道德博闻'之文也。彼尽心献纳，随事规谏，或抗直以扬名，或削稿而归美，亦可以为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与忠，惟公足以当之而无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传之天下与来世，庶乎久而益信。谨议。"

覆 谥

考功郎官刘弥正议曰："谥，古也；复谥，非古

也。谥法曰：‘谥生于行者也。’苟当于其行，一字足矣。奚复哉！故侍讲朱公没，于爵未得谥，上以公道德可谥，下有司议所以谥。谨献议曰：‘《六经》，圣人载道之文也。孔氏歿，独子思、孟轲述遗言以传于世，斯文以是未坠。汉诸儒于经，始采掇以资文墨，郑司农、王辅嗣又老死训诂，谓圣人之心，真在句读而已。涉隋、唐间，河汾讲学，已不造（一作涉）圣贤阃域。最后韩愈氏出，或谓其文近道耳，盖孔氏之道，赖子思、孟轲氏而明。子思、孟轲之死，此道几熄（一本云：子思、孟轲之死，明者复晦，由汉而下暗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一本云：濂溪、横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嘘其焰），至公而圣道灿然矣。”公持心甚严，不萌一毫非正之念（一本云：公之学，以诚持中，敬持外，无公持心甚严二句）。其于书，舍六籍则诸子曲说不得干其思。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一作过）求也，恐汩其统。读书初贯串百氏，终也蔽；以圣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归约。原心于杪忽，析理于锱铢，采众说之精而遗其粗，集诸儒之粹而去其驳。呜呼，醇矣哉！孟氏以来可概见矣（一云孟氏以来不多见也）。公中科第，时犹少也，薄游径隐，闭户潜思，朝廷每以好官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晚出经筵，不能五十日（一本云自官簿书考者九，无晚出经筵二句），而闲居者四十余年。山林之日长，讲（一作问）学之功深也。平居与其徒磨切讲贯，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爱之事。由公之学者，必行已庄于人信。居则安贫而乐道，仕则尊君而爱民；重名节而爱出处，合于古而背于时（一有好字）。若此者，真公之学者也。呜呼，师友道丧，人各自长（一作是）。公力扶圣绪，本末闳阔，而弄笔墨小技者以为迂；癯于山泽，与世无竞，而汩没朝市者以为矫；自童至耄，动以礼法，而跅弛捐绳墨者媚笑以为诞。世尝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议以‘文忠’谥公，按公在朝之日无几（无几一作浅），正主庇民之学郁而不施，而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未（一无未字）实也。本朝欧苏不得谥‘文’，而得之者乃杨大年、王介甫。介甫经学不得为醇（不得为醇一作非醇也），其事业亦有可恨。大年政复文士尔。文乎，文乎，岂是之谓乎？世多评韩愈为文人（一无人字，有而字），非也。《原道》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为《韩文考异》一书，岂其心亦有合与？请以韩子之谥谥公。谨议。”上从覆议，谥公曰“文”（原注：嘉定元年戊辰冬十月，诏赐谥与遗表恩泽，特谥曰“文”。按公《年谱》嘉定元年诏赐谥，其定谥曰“文”，则在二年也）。

庆元二年戒饬场屋付叶翥已下御笔

“朕既举（一作‘群’）天下秀彦试于春官，期得气识（一作‘宇’）伟厚、议论平正之士，副异时公卿大夫之选。属婴哀疚，不能亲策于庭。惟赖卿辈协意悉心，精加衡鉴，网罗实才，毋使浮夸轻躁者冒吾名器，则惟汝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盖为谅暗不能亲策，事体至重，故加戒饬。自此袭以为例，虽当亲策，亦加戒饬云。

科举为党议发策 按此行原本在“庆元二年戒饬场屋”标题之前，低本文一格，疑误。今易置于此

自制科明数之问既罢（原注：制科有明数，有暗数。李心传载亦未详），绍兴尝复而未盛，上之发策，下之对策，皆出于虚文。故士之知书日益少，而宏词遂得以擅该洽之誉，甚至明经者不习故典，词赋者不谙传注，有司既奉上旨，遂发为问目云。孔子作《六经》而王道备，汉儒传《六经》而师说兴。自武帝劝学，置博士弟子员，而传业者浸盛，一经说至数万言，众至千余人。班固赞《儒林传》谓：“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以经说之多，若取是而去其缪妄，经意自明，何必并存之乎？汉兴，言《易》者本田何，言《书》者始伏生。考之《艺文志》□列施、孟、梁丘、欧阳、大小夏侯《章句》之篇数，而田何、伏生不著其名氏，岂以何无《易传》，而伏生口以传授，承学者已广，故不必著见于志耶？孟喜主赵宾之说，释箕子谓“万物方荄兹”，何以为明《易》？有守小夏侯说，文增师法，其言最多，说曰若稽古至三万言，其果有益于经乎？《诗》有鲁、齐、韩三家，独申公以训故为教，不著解说，辕固、韩婴皆为之传，咸非其本义。史氏谓鲁最为近之。说《诗》盖不在多言矣，善为《颂》者不通经，不害为礼官；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亦典乐。迨夫曹褒之在东都制定礼乐次序，其事为百五十篇。肃宗乃以众论不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遂寝不行。郑康成注《仪礼》等记，书有驳有难，通人颇讽（一作“讥”）其繁。是岂通其经、言其义者适所以为病？武帝尊《公羊》，宣帝兴《谷梁》，一时诸儒并论，或从《公羊》，或从《谷梁》。《左氏》最后出。刘歆遗书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讪。然则《公》、《谷》之立，《左氏》之难兴，岂时君各有好尚，或诸儒之论党同伐异，遂有去取之殊云云。发策词赋之士如此，然犹可以臆对，盖赋题出天子，大采朝日已为不恕，盖无复类书之可寻，故策问微恕，意欲使词赋者稍知传注之学，及首篇问目云。博物洽闻，儒者所尚已。防风专车之巨骨，肃谨氏楛矢之方，非圣人孰能辨之？对神雀五采之来集，有以鹫鹭在岐周为证者；问建章千门之制度，有以能画地成图应答如流者。然则博物君子，何世无其人乎？故西都著作之庭，必聚闻见殚洽之彦。唐正元取士之目，兼设博通《坟》、《典》之科，此有国者所赖以崇饰文治，其在

是钦云云。今日韦布之士以科目应诏者，类多溺于虚诞之习，初无根柢之学，试历考前代所谓博洽之儒有见于世者，与诸君共评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一时共成帝业者，皆武力功臣，而能安刘氏，乃在于重厚少文之人。是岂在上者未知崇儒，而博洽之士未之闻乎？及武帝之世，详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班氏所称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不过数人而已。是时制度多阙，诸儒议封禅之事，及得精于诵读者，其制始定，而固独以儒雅称之。岂雅为博洽之异名乎？东都之儒，有著《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及《毛诗》诸驳，见称洽熟，有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周官解故》行于世者，范晔不敢列于《儒林》。岂其博通经学，非以一艺自著，与专门名家不同而然与？唐贞观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与论天下事。开元相望史学尤盛，有以功业显显著见者，未易枚举。其间能辨古铜器知为阮咸初作，请《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穆之不差，亦可谓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类礼而作五难，或仅能论胡乐之乱雅，他无建明。岂所学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学多通号为"武库"者，能处军国之要计无遗矣，其智识为何如？见谓书淫，坚守其志，不从辟召，而乃无意斯世，又果何所见耶？唐史臣品藻诸儒书，专于记习，他无大事业，则次为《儒学篇》，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归于儒，为宰辅所当为者。则今日欲得实才，必当出于博洽者，其止于诵习而已乎？抑为经史学乎？至第三问目，犹问左氏述虞人之箴，与兰台漆书之经，与《金鉴》序于贞观，《连屏》作于元和，《大训》、《帝范》、《衡扆》、《君臣》、《刑政箴》、《太医》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词于问目，宜多士之不能涉笔也。中是选者，前二名莫子能（后作"子纯"，未知孰是）、邹应龙（一作"乾"）。莫已有官，易居邹下。子纯该洽之士，真足备制科宏词之选已。自岁主司自翥以下，曰倪思、刘德秀，策问指安刘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盖阴誉侂胄云。先是，台臣（一作"朝廷"）击伪学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翥、思、德秀在省闱论文弊，复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见黜落。叶、刘俱附韩，策问非文节所为也。文节于韩、赵皆无所附。翥为长，当出首篇，士愕莫知对。子纯以小纸帖所出于柱间，士皆感之。是时举子不事记诵，专习于空虚之谈。若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争鸣"之语，转相换（一作"模"）写，世之识者固已患之。时适值党议之兴，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为朝廷不取义理之文，得以藉口矣。当时场屋媚时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

嘉泰制词

庆元党论之兴，中书舍人陈傅良追削家居。嘉泰会赦，复官予祠。制词曰："日者宗相当国，凶愎自用，论者指为大奸似矣。盍亦考其所以然，盖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恶。而一时士大夫（一作"大夫士"）逐臭附炎，几有二王、刘、李之号，朕甚悯之。"其词盖皆顺时好，指赵忠定汝愚也《愧郯》（一有"亦"字）云。

戊　集

岳侯追封

"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将，宿号荩臣，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缅怀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复少保、武胜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户、实封二千四百户、赠太师、谥武穆岳飞，蕴盖世之才，负冠军之勇，方略如霍嫖姚而志灭匈奴，意气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屡执讯而获丑，亦运筹而策勋。外摄威灵，内殚谟画。属时讲好，将归马华山之阳；尔犹奋威，欲抚剑伊吾之北。遂致樊蝇之集，遽成市虎之疑。虽怀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坠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迨国论之初明，果邦诬之自辨。中兴之主，思念不忘；重华之君，追褒特厚。肆渺躬而在御，想风烈以如存。是用颁我丝纶，槌之王爵，锡熊红之故壤，超敬德之旧封。盖将慰九原之心，亦以作三军之气。于戏！修车备器，适当闲暇之时；显忠遂良，罔闲幽明之际。尚惟泉壤，歆此宠光，可特封鄂王，余如故。"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书舍人李大异行。盖韩氏兴师恢复，故首封鄂王以为张本，制中故有"作三军之气"与"修车备器"之词（按制词有与今本《金陀粹编》所载字句小异，附刊卷末）。

考　异

此制乃《金陀粹编》第二十七卷所载。《金陀粹编》乃王孙珂所载，决不致误。而纪闻者以李公大异为颜械，其误甚矣。嘉泰间，岳侯之死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之语。谓必待百年而定，何也？盖纪闻者治赋，若如所载，仅一无用韵语（一作"原韵"）起句耳。恐史官误采其说，故载详云。

遗　事

开禧初降诏兴师，李公璧草起句云："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累词殆将数百。予侍叔父贡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园前，售摹诏而读之。叔父曰："以中国而对匹夫，气弱矣。其能胜乎？"已而兵果大败。金因亦有伪诏诋韩侂胄云："蠢尔残昏巨迷（此句疑有脱文）辄鼓兵端，首开边隙。败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驱两国百万

众之生灵。彼既逆谋，此宜顺动。尚期决战，同享升平。”

毕再遇

再遇，临安西溪人。淳熙间，以勇名于军。精悍短小，盖骁将也。开禧兵罢不支，再遇奋于行伍，年已六十，披发戴兜鍪铁鬼面，被金楮钱，建旗曰“毕将军”。敌骑望其旗已，相顾愕视。再遇乘之，出入阵中，万死莫敌。盖先是敌中有毕将军庙甚灵异，其后浸以不灵，其形又绝肖，且登其号于旗，敌兵以为本国之神。湖海贼作，再遇为淮东招抚使，建治于扬州，虽杀戮过当，而贼亦旋定。尝延客高会，取贼肝胃烹而荐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为棋笛琴丝之类。再遇不善书，其弟再□颇能书，尝为其赞画于内。朝命再遇释印入觐，留都亭驿。其弟尝污其宠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铁尺杀之，具奏闻于上待罪，且谓再□非同产，盖义兄弟。有旨放罪。未几，台臣以其被召乃以军容入国，且及其手残同气，有旨徙之霅川。继而又论其在淮为招抚日，多縻金钱以馈过客，追十六万缗寓于霅之军帑。再遇以田券折纳于有司，仅得十万。守臣杨长儒（一作“孺”）怜之，为代纳六万云（原注：其详见李常簿著《谥议》）。

周　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状元坊，则其家也。黄公由以进士第一人旌其坊为“状元”，故用“武”字以别之。虎倜傥有大将器，身兼文武，能赋诗，工大字。开禧间守和州，敌骑蔽野，居民官军无以为食，城欲下者屡矣。其母夫人自拔首饰奁具，巡城埤，遍犒军，使尽力一战。命虎同士卒甘苦，与之俱攻围以出战。士卒感其诚意，遂以血战，敌骑几歼。上守城功归于母，朝命封以“和国”，赐冠帔云。虎之居吴也，言者以为韩党，坐安置□州。虎既贫，不能将母以往。未几，谪所闻讣，号恸，誓不复仕。放还，杜门托聩疾，屡召不起。虽旧所部候之，亦坚不与接，但喏于庭而去。

田俊迈　原注：事略见前集

俊迈，当开禧北伐，七日之间，攻破宿州，下灵璧、虹县，先锋甚锐。郭杲兵败，乞和于敌。敌曰：“我不要别物，但要俊迈。”杲缚俊迈往。其子讼父冤，杲坐是斩于丹阳市。赐俊迈谥，官其二子，赐宅一区。

开禧施行韩侂胄御批黄榜

开禧三年十一月三日圣旨：“韩侂胄久任国柄，粗罄勤劳，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以致敌人专以首谋为言。不令退避，无以继好息民，可罢平章军国事，与宫观。陈自强专务阿谀，不恤国务（一作“事”），可罢右丞相，日下出国门。”前一日，钱象祖、卫泾、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将郑发截韩于六部桥，至玉津园，遂以铁鞭击死之矣（原注：诛韩本末，已载丙集）。韩诛后三日，皇子、威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荣王臣□札奏：“辄沥危衷，仰干天听。臣窃伏自念至愚不肖，获共子职，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蚤夜以思，未知报称万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系国家安危大计，势甚可虑者，不敢不亟陈于君父之前。臣伏见韩侂胄久任国柄，粗罄勤劳，第以轻信妄为，擅起兵端，蹂践沿边郡邑，室庐焚毁，衣食破荡，父子、夫妇离散不能相保，兵连祸结，蠹耗国用，疲困民力，生灵无辜殒于锋镝之下，不可胜计。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内之民无不切齿忿嫉，归咎于侂胄，盖其权势足以钳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余罪。况今敌情叵测，专以首谋为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误国之愆，必致上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陈，欲望圣慈特发睿断，罢侂胄平章军国事，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安边继好，保邦息民，实在此举，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陈自强，专意阿附，备位无补，欲望并赐罢斥。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无任云云。”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圣旨并依。

罢韩侂胄麻制

“门下：朕图回机政，委用柄臣。远至迩安，所赖经邦之益；力小任重，难逃误国之诛。揆以群情，奋由独断，爰诞敭于免册，庸敷告于治朝。太师、平章军国事、平原郡王韩侂胄，早以勋门，浸登显路，久周旋于轩陛，适际会于风云。服劳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预闻国政，殆故事之所无。位极王公，职兼文武，宜思靡盬之义，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不择人而轻信，不量己而妄为，败累世之欢盟，致两国之交恶，三军暴骨，万姓伤心。列圣有好生之德，尔则专于嗜杀；朕躬有悔过之实，尔则务为饰非。公事诞谩，曾无顾忌，遂致敌人之未戢，专以首谋而为言。临机果见（一作“料”）理明，既无半策；得君专行政久，徒积众愆。倘令尚处以庙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存大体，姑界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于戏！威福惟辟，朕方亲总于大权；明哲保身，尔尚自图于终吉。往哉（一作“其”）只若，兹谓优容，可罢平章军国事，依前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实封如故。”罢自强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赞襄之益；朋奸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岩瞻，宜从策免，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秦国公陈某起云云□□□□□□沈厚之略，亟用是宜；岂期胡广无蹇谔之风，优礼何补？粤从言路，进秉国均，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势。以庸庸为上策，以唯唯为善谋。贿赂公行，廉耻俱丧。钟鸣漏静（一作“尽”）而行

且勿止，鼎折⭁覆而任何以胜？暨权臣轻启于衅端，与邻境顿乖于和好。内郡竭于粮饷，边城瘠于干戈。谁无忧时之思，独为保位之举。拟而言，议而动，悉付括囊；危不持，颠不扶，殆成桡栋。尚不亟从于退黜，必将愈积于罪愆。爰解军枢，俾奉香火，犹以股肱之旧，务全体貌之存。于戏！乞骸骨以避贤，已昧满盈之戒；归田里而思过，无忘循省之诚。往服宽恩，益只明训，可罢右丞相、枢密使，依旧秦国公、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自强自出国门，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从天乞一日之命。”行至浦城，其族人陈政（一作“正”）和为宰，迎劳于郊，自强太息曰：“贤侄，贤侄，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雪涕而去。自强本太学诸生，尝居韩氏馆，实训侂胄。宪圣女弟魏夫人，实侂胄母，见其举止凝重，交游不妄，尝器重之，谓侂胄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陈登科，为光泽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张彦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尝玩侮之。杨开国圭，彦清之友也，尝访彦清，因以识自强，每敬陈，不敢狎，因私语陈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论之，不十年为宰相矣。”自强以为彦清讽圭玩己，而又以圭平日无狎语，姑信之。及自强为丞，去官调阙，知韩已得柄，漫往候之。刺入，侂胄约以来日从官来见，当延接。自强不测其意，明日又漫往。侂胄于群从官中，前设褥，拜自强云：“许多时先生在何处？”翌日，从官即交章特荐入台，不期年，遂拜相云（原注：圭事已载前集）。自朝廷以岳侯赐第为太学，有善司听者闻鼓声，谓学中永无火灾，亦不出宰相。久之，自强破谶而相。自是以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阴阳拘忌之说，可信乎？彦清亦往候，自强怜其选调，欲荐之韩。其子语之曰：“爷不记光泽之事乎？”真文忠铭彦清墓，谓其不趋附自强，此殆过也。文忠中宏博，由剑南判官召入为国录，寓于圭之酒官舍，即今之清风坊。彦清实于是年见自强，予所目睹（一作“亲目”）云。

臣僚雷孝友上言

“臣闻《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凶于其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释之者曰：‘君臣之分，贵贱有常。政当一统，权不可分。作福作威，谓秉国之权，勇略震主者也。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谓在位小臣，见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范》，陈天地之大法，而独于此谆谆其严，凛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万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国，祸已如彼，而况征伐自天子出，圣有明训，人臣而可专之以贻祸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资仁孝，身履恭俭，率循礼法（一作“率礼守法”），畏天爱民，未尝有一过举。以韩侂胄获联肺腑，久侍禁密，见其平时小心畏谨，故每事询访，觊有裨补。侂胄所宜衔（一作“仰”）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弥缝，图报万一；而席丰膏粱，不学无术，任重力小，轻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骄肆，窃弄威福，恐人有欲议己者，乃首借台谏以钳制上下。除授之际，名为密启，实出己私，而奸险之徒，亦乐为之鹰犬。台谏之官，使诚出于天下之公选，人主之亲擢，论议奏章，允叶人心，听之可也。今专植私党，任用匪人，凡有所言，无非（一作“不”）阴授风旨；而每告陛下，必谓台谏公论，不可不听。自是威福日盛，无复忌惮。稍有异己，必加摈斥，以专擅朝政，干分败常。自知其无所容，乃巧图兵柄，以为固末之策。撰造间谍，轻绝和好，遽起兵端。逆曦之任殿岩，侂胄交通狎昵，踪迹诡秘，人已窃议。当孝宗在位之日，以吴氏世掌兵权，圣虑高远，吴挺之生逆曦，年甫弱冠，因其来覲，留之禁卫，以系人心。及挺之死，宜易以他将。逆曦在光宗朝亦不过假守边郡。侂胄既奏（一作“荐”）为殿岩，又纳赂以纵其归，复任西帅，付以全蜀，识者盖已寒心。果挟强邻以畔，人尤不能无疑于侂胄，而侂胄亦何辞以自解？藉曰无他，而虎兕出柙，咎将谁归？以致皇甫斌之败于唐州，李汝翼败于符离，商荣败于东海，郭倪败于仪真，郭倪之抱头鼠窜，仅以身免。将不素择，兵不素练，轻举妄动，自取困衄，殆理势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苏师旦起于笔吏之贱，侂胄奔走之旧，荐进宠用，不三四年，骎骎通显。凡武臣之建节，非近属懿戚，元勋宿将，不以轻畀，乃举而授之奴隶。昔秦桧居相位垂二十载，不为不专，假宠使令，如贾玙、丁禩不过武功大夫，未尝处以朝廷职任，而师旦为御带，为知阁门，为枢密都丞，至秉旄钺，此秦桧之所不敢为而侂胄敢为之。师旦何知？习利亡耻，固其常态。既为侂胄所亲信，遂招权纳贿，其门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皆立定价，多至数十万缗，少亦不下十万，□□致败（案，此处脱文似不止二字）侂胄不得已，稍从黜责。诸将往往退有后言，谓吾债帅而责以战将，途路籍籍，传笑境外，遂益有轻视之心。师旦旋以败露，削籍投荒，虽加之罪而心实不服，扬言于人，谓诸将贿赂，非所独得，盖指侂胄而言。然则师旦之窜，非专于伸国宪，亦侂胄藉之以自文尔。抑侂胄之专擅，尤有大可罪者。臣闻国家有大兴作，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礼》曰：‘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岂非兵凶器，战危事，故谨重如此。侂胄之举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询谋于缙绅，至于陛下侍从近臣有不得与闻，同列不能尽知者。甚至密谕诸将出师之日，潜假御笔以行之，外庭曾不及见。已破泗州之后，曲为之说，以罔圣听，始谕词臣降诏。追沿边连以败报，悉皆蒙蔽，而密谕诸将第以捷闻，人情汹惧，几不自保。幸祖宗德泽在人，逆曦授首而敌亦以粮乏自遁。然而三边兵民死于锋镝，困于转输，沦于疫厉，室庐焚荡，田业荒芜，遗骸蔽地，哭声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极？至于强敌频年金刷，

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类，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战，至驱佥军及俘系老弱几数千人，填塞壕堑，以渡军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两淮四十余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数十（一作“百”）万生灵之命，皆侂胄一人杀之也。皇天后土，能鉴陛下之心，虽敌人亦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敌帅，书问往复，必以首谋奸臣为言。使侂胄本无邪谋，以轻信误国，至此亦当审察事势，束身请罪，退就贬削，犹有辞于天下。乃偃蹇居位，靡间惟容，惟遇报稍希，辄为大言。每执己见，则曰：‘有以国毙’，闻者缩首。夫国者，太祖、太宗、高宗之国，而纵侂胄毙之，可乎？方倚腹心以为台谏，文饰奸言，谓之‘一人心，定国论’，以禁异议，怙终不悛，殆将罔测。夫以侂胄本以庸暗无知，养成奸恶，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举国兵民，纳侮强邻，提孩孺子，口皆能言，心无不怨，而劫于积威，曾无一人敢为陛下言者。赖陛下觉悟出自英断，特降御笔处分，且蒙圣恩，不以臣疏远亡似，擢长宪府。臣虽见具辞免，而已入台供职，亟举其专权误国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恶擢发不足以数，未暇枚举。如陈自强者，昏老庸缪，本无寸长可取。徒以尝假馆于侂胄，由州县小官，数年间汲引拔擢，以致陛下过听，用为次相，附阿充位，不恤国事，不遵圣训。中书机务，唯唯听命，一无可否。侂胄曰‘兵当用’，自强亦曰‘当用’；侂胄曰‘事可行’，自强亦曰‘可行’。每对客言：‘自强受恩深，只得从顺。’然则从之者欤？自强之罪，亦不可胜诛矣。若其贪黩无艺，政以贿成，鄙猥之状，言之几污口舌，臣亦未暇悉论。伏望陛下详览臣奏，将侂胄、自强重赐贬窜，以答天人之愿，以释兵民之忿，以彰有国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敌国闻之，必谅陛下本心；使将士闻之，必为陛下戮力；忠义闻之，必为陛下奋发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进止。”贴黄：“臣切惟太皇盛德节俭，帑藏储积甚丰。侧闻尝有遗旨，除供治园陵用度外，以助陛下军国之费。有内臣王辂者，实主其事，盗窃既多，潜以奉侂胄。又与李奭、杨荣显、毛居实、李大谦等瓜分之。下至侂胄奴隶周筠、凌文彦、陈琮，亦皆盗取。当边事未宁，用度极繁之时，岂应臣下因太后之丧遂以为利？且有违慈训。伏乞睿旨，令所属拘回，以俟处分，实为允当。其李奭等并究，见情犯轻重坐罪，伏乞睿照。”又小贴子：“照得苏师旦因受结托，荐用庸缪，以致败衄，上误国事，虽已窜责，未正典刑。刀笔贱吏，原其误国之故，死有余辜（一作‘责’），乞赐处分。苏师旦既逐之后，堂吏史达祖、耿柽、董如璧三名，随即用事，言无不行，公受贿赂，共为奸利。伏乞睿断，将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实快士论。伏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圣旨依。韩侂胄责授和州团练使，送郴州安置。陈自强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内苏师旦特决脊杖二十，配南昌化军牢城收管，月具存亡。申王辂等令临安府究见情犯。申三省枢密院所合拘回钱物，并委本府施行。史达祖、耿柽、董如璧并送大理寺根究。

臣僚上言

“臣闻《书》载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当舜之时，可谓至治，而流放窜殛之刑行焉。盖天讨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绍丕基，寅畏天命，宽仁恭俭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尽忠以辅成治道。而韩侂胄夤缘肺腑，窃弄大权；蒙蔽圣明，擅作威福；首引群邪（一作：枉），分布要途；排阻忠臣，陷之大戮；贼害善类，斥逐无余。凡陛下亲信之臣，有不便于侂胄，则外挟言路，以罔宸听。私意既行，凶焰日炽；出入禁旅，恣为欺罔（一作奸欺）；侵盗货财，遍满私室；交通赂遗，奔走四方；凿山为园，下瞰宗庙；穷奢极侈，僭拟宫闱。十年之间，罪恶盈积。侂胄虑祸之及，思固其业，乃复设为计谋，窃据平章军国事。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处？安坐廊庙，紊乱纪纲。又于此时，轻开边衅，上不禀于陛下，旁不谋之在廷。盛夏出师，挑患召衅，使沿边赤子，骨肉流离，肝脑涂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几万人矣。昵比吴曦，利其厚赂，畀以节钺，授之西兵。又使程松与之共事，取轻纳侮，启其奸心。自非宗社之灵，忠义兴起，则全蜀之地，岂不重贻陛下之忧？侂胄罪状著明，人怨神怒，而犹专愎自用，殊无悛心，以国事快己私，视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为？昔之所谓四凶，其罪复有大于此者乎？陈自强昏昧阘冗，本无寸长。徒以侂胄私人，骤加汲引，拔自选调，置之清华。曾未数年，躐登宰辅。兵衅既开，边鄙不宁，复以自强兼领枢密，幸其徇己，倚为腹心。而自强恁藉其威，不知顾忌。日暮途远，贪得无厌；援引朋邪，浊乱班列；呼吸群小，纳赂卖官；请托公行，赃罪狼藉。讪笑讥骂，万口一词。社鼠城狐，盖未有甚于此者也。仰惟陛下奋发英断，斥此二奸。成命初传，都人相庆。而犹畀以祠禄，未惬舆情。臣愚欲望圣明将韩侂胄明正典刑，以谢天下。仍将陈自强削夺官爵，窜之远方。则舜除四凶之事，复见今日。可以壮国势，可以正人心，可以开忠直之门，可以弭窥觎之患。海内幸甚！所有录黄，臣未敢书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并依。韩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陈自强责武泰军节度副使依旧永州居住。

又臣僚上言

“臣至愚极陋，初乏寸长，陛下过听，擢任言职。臣辞不获命，黾勉就职，自量无以补报高（一作隆）天厚地之恩，惟遇事尽言，始为无负（一有尔字）。臣今早立班，恭听麻制，窃见太师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特进陈自强罢右丞相，奸人去国，公道开明，天

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邱山，罚未伤其毫毛，虽曰朝廷欲存体貌之礼，而罪大罚轻，公论沸然。臣职在言责，既有所闻，岂容缄默？请详为陛下陈之。侂胄始以肺腑夤缘，置身阁职，典司宾赞之事，不过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传子，国朝之家法，陛下贤圣仁孝，亲承大统，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帏（一作华）之命，天命所归，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胄乃以与闻内禅为功，窃取大权。自是以后，无复顾忌，童奴滥授以节钺，嬖妾（一作幸）窜籍于宫庭。创造亭馆，震惊太庙之山；宴乐笑语，彻闻神御之所。齿及路马，礼所当诛；简慢宗庙，罪宜万死。其始也，朝廷施设，悉令禀命。其后托以台谏大臣之荐，尽取军国之权，决之于己。且如御前金（一作军）牌，祖宗专隶内侍省，而乃多自其私家发遣。至于调发人马、军期，并不奏知，此岂'征伐自天子出'之义？台谏侍从，惟意自用，不恤公议。亲党姻娅，躐取美官，不问流品。名器僭滥，动违成法。窃弄威柄，妄开边隙。兵端一启，南北生灵，强者殒于锋刃，弱者填于沟壑。流离冻饿，骨肉离散。荆、襄、两淮之地，暴尸盈野，号啼震天。军需百端，科敛州县，海内骚然。迹其罪状，人怨神怒，覆载之所不容，国人皆曰可杀。而况陛下即位以来，以恭俭守己（一作位），以仁厚化（一作保）民。无声色玩好之娱，无燕游土木之费。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无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国知之，四夷亦知之。自军兴以来，人情汹汹，物议沸腾。而侂胄钳制中外，罔使陛下闻知。甚至宦官宫妾，亦其私人，莫敢为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吴氏，世掌重兵，顷缘吴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将，此为得策甚矣。侂胄与曦结为死党，假之节钺，复授以全蜀兵权。曦之叛逆，罪将谁归？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谓侂胄心无有极，数年之间，位极三台（一作公），列爵为王。外则专制东西二府之权，内则窥伺宫禁之严，奸心逆节，具有显状。纵使侂胄身膏斧钺，犹有余罪，况边衅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则何以昭国法？何以示敌人？何以谢天下？今诚取侂胄肆诸市朝，戮一人而千万人获安其生。况比者小使之遣，金使尝以侂胄首谋为言，是金人亦知兵事之兴，非出于陛下之意也。使诛侂胄，而敌不退听，则我直而彼曲，我壮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敌，何敌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奋？臣尚虑议者谓国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于窜斥，未尝诛戮。臣切谓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军国者，皆东班也。元勋一臣而后得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环卫而知阁，自知阁而径为平章太师者。若此，则破坏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乱法之奸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当伏非常之诛，讵可以常典论哉！又窃见右丞相陈自强素行污浊，志益贪鄙，徒以贫贱私交，自一县丞超迁越授，径登宰辅。不思图报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自徇。侂胄始虽怙权，犹奉内词，凡所设施，尚关庙堂；自强巧为柔佞，上表力请平章军国。侂胄骄心，乃贪荣而冒处；自强狡计（一作讦），因藉庇以营私。驱虎狼为之前导，而狐狸舞于其后。自强之为己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举国以为不可，而自强曲为附和，力援私党，占据言路，以胁制天下之公议。至若纵容子弟，交通关节，饕餮无厌，皆臣所未暇言。独其奸俭附丽，黩乱国经，较其罪恶，与侂胄相去无几。臣愚，伏望陛下奋发威断，将侂胄显行诛戮，以正元恶之罪。其自强，亦乞追责远窜，以为为臣不忠、朋奸误国者之戒。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贴黄："照得韩侂胄久专国政（一作柄），将朝廷府库，视同私帑，公肆窃取，莫敢谁何。见今边鄙军费方殷，欲乞睿断，将侂胄应有（一作干）家财产业，尽行籍没，拘入封桩库，专备边庭之用，仍不许诸处妄有支动。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圣旨："韩侂胄除名，送吉阳军安置。陈自强改送韶州安置。余依。"

给舍缴驳论疏

臣僚上言："臣闻人臣之罪，莫大于植党擅权，又莫大于称兵首乱。有一于此，法不容诛。况乎兼有二罪，又稔众恶，其在明时，岂宜容贷？臣伏念韩侂胄夤缘攀附，浸极显荣，背负国恩，缔结亲党，凶愎自用，钳结人言。凡除擢要官，选用兵帅，皆取决厮役苏师旦之口。交通贿赂，动以千万。祖宗法令，肆为纷更。军政、财计、田制、盐法，关国体之大者，率情变易，朝令暮改，人无适从。自知积失人心，中外交怨，乃为始祸之计，蓄无君之心。谋动干戈，图危社稷。横开边隙，丧失师徒。征行者有战斗暴露之虞，转输者有流徙死亡之苦。荆、襄、两淮，生齿百万，罹其凶害；远近州县，科敛频仍，虽深山穷谷之民，皆不安其生业。至如吴曦之叛，郭倪之败，皆侂胄容养激成。所用邓友龙之徒，丧师辱国，罪状显著，曲为掩覆，止从轻典，俱置善地。原其用心，实不可测。天下之人，切齿扼腕，恨不食其肉。如陈自强者，昏谬无耻，但知侂胄荐进之私恩，阴拱固位，听其所为，噤不出一语。如用兵之谋，不惟不能沮止，乃从而附和，曲意逢迎，贻害生民，恬不知恤。其他背公营私，贪鄙猥琐之状，虽小夫贱隶，亦所窃笑。仰惟陛下至明独断，虽行罢斥，尚亦优容，而侂胄等罪恶贯盈，公论未快。臣误蒙亲擢，置之封驳，只命之初，不敢隐默。欲望圣慈特发英断，将侂胄明正典刑，自强远加贬窜，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国家之法。所有录黄，未敢书读，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尚书省榜

臣僚上言："臣学问荒疏，器能浅薄，际遇陛下励精敷化之初，首蒙拔擢，俾职风宪。臣不自量度，愿勉竭绵力，仰助陛下振举纪纲，一新观听。连日拜

疏奏论韩侂胄、陈自强罪恶，已蒙睿鉴（一作旨）施行。然二凶同恶相济，专务欺蔽（一作蔽明）。一旦威断震发，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愿亟见二凶罪状。欲望圣慈宣谕执政，检会今来台谏给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特降敕榜晓示，以慰人心，以昭国宪。不胜幸甚！取进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圣旨并依。

因韩党诏谕中外百官

开禧三年十一月内有旨：“韩侂胄怙权擅朝（一作怙据朝权），残民误国，已行罢斥。缘其专政之久，中外缙绅，洎于将帅，凡才望勋绩之臣，应为丞相之用者，彼乃指国名器，权为私恩。朕方丕示至公，惟贤能是亟，咨尔有位，其各悉心尽忠，毋或不安，益修厥职，以副朕意。故兹札示，宜体至怀。”是月，又降诏：“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韩侂胄怀奸擅权（一作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开兵端，以致两国生灵肝脑涂地。兴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复长恶罔悛，深负国恩（一云负国弥甚），疏忌忠说，废公徇私。气焰所加，道路以目。今边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缙绅，洎于将士，当念前日过举，皆侂胄欺罔专恣，非朕本心。今既罢逐，一正权纲，各思勉旃，为国宣力，饬兵谨备，以图休息。称朕此意焉。”

考　异

韩诛死于玉津已三日，宁皇犹未悟其误国也。史公弥远阴佥书讽台谏给舍，为此当时之议，以为既曰以御批付夏震诛之矣，自当显言之。殊未知宁皇动法祖宗，每对左右以为台谏者，公论之自出，心尝畏之。侂胄欲尽攻道学，故探上意，嗾台谏以一网去之，史盖因其术而用之，天下未为非者，以韩之所以施于善类者而反之云尔。

庆元嘉泰开禧年间事（一本无此行）。

侂胄师旦周筠等本末　按：“筠”原本避理宗嫌讳作“均”，今改正

初，苏师旦本平江书吏，韩氏为戎副（一作“副戎”），籍之于厅。韩用事，师旦实为腹心。韩（一有“为”字）知阁门事，犹在韩侧立侍。迨冒节钺，韩则曰：“皆使相也。”始乃与之均席。由是海内趋朝（一作“韩”）之士，欲造其（一作“晏”）门而不得见。苏林者，子由之孙也。师旦以徽贱附之为族，林遂以兄事之。师旦尝以窘乏求金于韩。韩不知其受诸将贿动以亿万，每辍俸金与之，谓其出于真诚。及江上诸将致败，而邱公崈为督视，廉知败将之赂师旦尺牍往来具存，因作书以遗韩。韩大怒，遂窜师旦于海上。嘉定初，下所编郡取师旦首级，郡守召至客次，师旦以韩念己，必复召用。已而赴市，则曰：“太师亦如是忍耶?”盖不知韩已诛矣。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万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钱六十辫，马蹄金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两，瓜子金五斗，生金罗汉五百尊，各长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两，钗钏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带十二条，他物称是。初，侂胄欲使师旦为节度使，密谕词臣使草制。时秘书监陈岘兼直学士院，语人曰：“节钺以待将臣之功高者。师旦何人，可辱斯授？以此见命，吾惟有去而已。”未几，中贵人有以特旨躐迁遥郡者，公复论之。中贵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权相（一作“臣”）意，遂假驳死狱事，劾公以免。公铭文曰：“或问公与熙宁三舍人之事孰难？曰：‘李定之除，公朝显行之令也；师旦之命，权臣密谕之旨也。方熙宁初，王安石虽用事，然诏令犹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职争之，其为力也易至。侂胄有所欲为，则阴使人谕以意指，一有违忤，遂假他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职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为难。’先是，岘召试学士院日，对策言帝王号令不可轻出，倘不经三省施行，从中径下，外示独断，内启幸门，祸患将伏于中而不自知。时侂胄已居中用事，假御笔以窃朝权，故岘及之。岘持身谨阋，权臣无得而窥其间，且宁皇以公为先朝宏博第一选，故迁至中书。然在词（一作“禁”）掖不能一月也。岘知泉州，未上，韩诛，召除兵部侍郎兼学士院。赐诏，其略曰：“众怒翼飞，仪凤之翔何远；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盖嘉其（疑脱“安”字）义命于权势翕赫之日。制词真文忠所草，铭文亦文忠所为也（按：《齐东野语》云：“苏师旦将建节，学士颜棫、莫子纯，皆莫肯当制。易祓彦章为枢密院检详文字，师旦为都承旨，与之昵，欣然愿任责，遂以国子司业兼两制，竟为师旦草麻，极其谀佞”云云。则当日不肯草麻，不独岘一人也）。德寿宫门路梐枑阑入，凡持盖肩负者，皆由夹墙以入。有舆薪数十人阑入，司枑者呵止之。曰：“周总管柴。”呵者默而听之。周筠（原本避作“从竹，从均”，今改）亦亚于师旦。自庆元以来，政出于韩，而师旦之门如市。宰相已为具官，左右不复预事，曹吏号为冷局。自赵忠定为相之时，人从侂胄觅官者，韩犹答以当白之庙堂。自京镗居相位，而韩犹答以当与丞相（一作“宰相”）议之。自陈自强相，韩对客有请，直曰“当为敷奏”而已。师旦既逐，韩为平章。事无决，专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简札，至用申呈。时有李其姓者，尝与史游，于史几间大书云：“危哉邦卿，侍从申呈。”未几致黥云。时又有李士谨者，亦用申呈。有乞兼职者，其词甚哀，后果由兼职阶相位。士谨家居白洋池田家桥侧，相传莫知名桥所自，芰荷渺然，鸥鹭杂集，号“小水晶宫”，其实近在北关门之内。开禧朝廷以赐田俊迈之子，盖已有兆之于其先矣（按：此条内自“遂籍其家”至“他物称是”止八十一字，原本脱落。今从姜南《蓉塘诗话》补足）。

韩势败笑鉴

富贵固有不可恃者，而况保之？为城社者，谓足

以自固，则尤可笑也。尝偕京倅吴公钢入天竺，闻侂胄功德寺之胜，甲于诸刹，相与游焉。主僧道号翠岩，法名湛，揖吴而入。茗毕，极口谈前日为某人求金者几许。予亦恶其山林衲子，满口言钱。吴为见任通守，欲遍游其山，湛谢以老、足近病，只命知事相陪。其金碧晃耀，真天帝释之所居。又南园，乃慈福所赐韩者，穿（一作"穿"）幽极深，凡三日而后遍。而掌园者金其姓，皆武爵之近上者。听其满口皆称曰"师"、"王"。师谓太师，王谓郡王。韩居太室，三茅之旁，扫石坛以煅大丹，命余道人候火，人不得而见之，外疑其为仙。迨韩既败，湛者崎岖由寺后越石人岭以遁，几坠崖，挺身渡江如飞，盖未尝病足。而掌园之人，闭园门者三日夜，人不敢遗以水火，饥饿乞怜之声，达于邻曲，得旨始出，妻儿大恸而去。余道人者，携丹铃从三茅山巅奔越以下，亦坠崖几死。又于群婢放逐之时，韩门眷至有三数辈皆称为某（一无"某"字）妾某人父母者，盖其宛转而入皆为父母。官中遂命愿认为父母者，听除首饰衣服之外，不许以奁载出，金钗至满头，衣服至著数袭。市人利其物，而因可以转贸其身，故相竞相逐，愿为之父母。至有引群妾之裾、必欲其同归者，亦足笑也，亦足为鉴云。韩尝招新安程有徽点校《通鉴》于石岩间。程经岁不与人接，虽朝士无知之者。本以进士第，久于选调，亦未尝从韩祈官，尝欲授以掌故，程不愿也。韩败，拂袖归。人方知而怜之，不谓韩党也。丙寅冬，又同吴倅复游韩寺，则佛像已舆他所，而金碧木石俱空。登其母魏国夫人冢，旁有芦束，浅土半露，问之，乃韩之尸，其首已送之金也。

阅古南园

前所载臣僚论侂胄"凿山为园，下瞰宗庙；穷奢极侈，僭拟宫闱"。又云"创造亭馆，震惊太庙之山；宴乐笑语，彻闻神御之所。齿及路马，礼所当诛；简慢宗庙，罪宜万死"。盖自宁寿观梅亭而至太室之后山，皆观中地也。韩侂胄擅朝，旧居于太庙侧，遂奄观之山而有之，为阅古堂，为阅古泉（原注：旧名青衣，有青衣童子见泉上，故以名），为流觞曲水。泉自青衣下注于池，十有二折，旁砌以玛瑙。泉流而下，潴于阅古堂，浑涵数亩，有桃坡十有二级。夜燕则殿岩用红灯数百，出于桃坡之后以烛之。其云岩之最奇者曰"云岫"，韩命程有徽校《通鉴》于中。侂胄居之既久，岁累月积，剔奇抉胜。洗石而云根出，刬土而泉脉见。危峰稳石，浅湾曲沼，窈窕渟深，疑为洞天福地之居，不类其为园亭也。因在天衢咫尺，有旨尽给还宁寿，命复为禁地云。又，慈福以南园赐侂胄，有香山十样锦之胜，有奇石为十洞，洞有亭，顶画以文锦。香山本蜀守所献，高至五丈，出于沙蚀涛激之余，玲珑壁立，在凌风阁下，皆《记》所不载。予已略具《记》于前集。近闻并《阅古记》不登于作《记》者之集，又碑已仆，惧后人无复考其详，今并载二记云。《阅古泉记》云："太师、平原王韩公府之西，缭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鼋，径如惊蛇。大石磊磊，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翔空而下，或翩如将奋，或森如欲搏。名葩（汲古阁刻作"葩"）硕果，更出互见；寿藤怪蔓，罗络蒙密。地多桂竹，秋而华敷，夏而箨解，至者应接不暇。及左顾而右盼，则呀然而江横陈，豁然而湖自献。天造地设，非人力所能为者。其尤胜绝之地曰阅古泉，在溜玉泉（汲古阁刻作"亭"）之西，缭以翠麓，覆以美荫。又以其东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辄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几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饴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静，可鉴须发（汲古阁刻作"毛发"）。至（一作"而"，汲古阁刻作"虽"）游尘堕叶，常若有神物呵护屏除者，朝暮雨旸，无时不镜如也。泉上有小亭，亭中置瓢（案："瓢"元本及他本俱作"觚"，今依汲古阁本作"瓢"，下同），可饮可濯，尤于烹茗酿酒为宜。他名（汲古阁刻作"石"，误）泉俱（汲古阁刻作"皆"）莫逮。公尝与客相羊泉上，酌以饮客。游年最老，独尽一瓢。公顾而喜曰：'君为我记此泉，使后世（汲古阁刻脱世字）知吾辈之游，亦一胜（一有事字）也。'游按泉之石（汲古阁刻脱石字）壁有唐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题名，盖此泉湮（汲古阁刻作湮）伏弗耀者几四百年，公乃复发之。而（汲古阁刻误时）阅古盖先忠献王以名堂者，则泉可谓遇（汲古阁刻作荣）矣。游起于告老之后，视道士为有愧，其视泉尤可（汲古阁刻作有）愧也。幸旦暮得复归故山，幅巾裋褐，从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赋之。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阴陆游记。"《南园记》云："庆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别园赐今少师、平原郡王韩公，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天造地设，极湖山（汲古阁刻误作山湖）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禄赐（汲古阁刻作入）之余，葺为南园，因其自然，辅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视，左顾右盼，而规模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态别（别一作列，汲古阁刻作物象列）。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泉（汲古阁刻作流）秀石，若顾若揖。于是飞观杰阁，虚堂广厦（汲古阁刻作厅），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毕备。升而（汲古阁刻脱升而二字）高明显，敞如蜕尘垢，入而（汲古阁刻误作而入）窈窕邃深，疑于无穷。既成，悉取先侍中（汲古阁刻云悉取先得，无侍中二字）、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其射厅曰和容，其台曰寒碧，其门曰藏春，其阁（汲古阁刻作关）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艺稻，为囷为场，为牧羊牛。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其他因其实而命之名。堂之名（汲古阁刻脱堂之名三字）则曰夹（一作采）芳，曰豁望，曰鲜（一作解）霞，曰矜春，曰岁寒，曰忘机，曰照（一作眠）香，曰堆锦，曰清芬，曰红香。亭之名则曰远尘，曰

幽翠，曰多稼。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然（汲古阁刻脱然字）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间，终曰归耕，是公之志也。公之为此名，皆取于忠献王之诗，则公之志，忠献王（汲古阁刻无王字）之志也。与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一作备相将者，似误），岂无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而（汲古阁刻脱而字）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迄（汲古阁刻作逮）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于（汲古阁刻作志）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视（汲古阁刻作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焉（汲古阁刻作哉）！或曰：'上方倚公，如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公之自处，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后足以当上之倚，而齐忠献之功（一无功字）名。天下（汲古阁刻脱'上之倚公，至此计三十三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游老病谢事，居山阴（一有大字）泽中，公以手书来示（汲古阁刻无示字），曰：'子为我作《南园记》。'游窃伏思公之门，才杰所萃也，而顾以属游者，岂谓其愚且老，又已挂冠而去，（汲古阁刻冠上有衣字）则庶几其无谀词、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欤？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获辞也。中大夫、直华文阁致仕、赐紫金鱼袋陆游谨记。"（按，二记汲古阁毛氏刻于放翁逸稿中，小有异同，复多脱误，并为刊正）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建康军府事、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营留守吴琚谨书，并篆额（原注：额真大书《南园记》三字，非篆也。不用螭首，绘以芝鹤云）。

南园记考异

武林即今灵隐寺山。南园之山，自净慈而分脉，相去灵隐有南北之间。麓者山之趾，以南园为灵隐山之趾，恐不其然。惟攻愧楼公赋武林之山甚明。园中有亭曰晚节香（一无"香"字），植菊二百种，亦取其祖诗句，记中不及云。

四夫人

侂胄所幸妾，同甘苦者为三夫人，号"满头花"。新进者曰四夫人，至通宫籍。慈明尝召，入貌，赐坐以示优宠。四夫人者，即与慈明偶席，盖骙也，慈明心衔之。迨韩为郑发所刺，诸婢皆遣还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而遣之。

满潮都是贼

韩用事岁久，人不能平，又所引用，率多非类，天下大计，不复白之上。有市井小人以片纸摹印乌贼出没于潮，一钱一本以售。儿童且诵言云："满潮都是贼，满潮都是贼。"京尹廉而杖之。又有卖浆者，敲其盏以唤人曰："冷底吃一盏，冷底吃一盏。"冷谓韩，盏谓斩也。亦遭杖。不三月，而韩为郑发所刺，及籍其家，得所收真圣语，末一句云"遭他罗网祸非轻"，又一句云"远窜遐荒始得平"。韩尝怪其言。韩外有陈自强，内有周筠，启韩有图之者，韩犹以"一死报国"为辞。周苦谏，韩遂与自强谋，用林行可为谏议大夫，刘藻为察官，一网尽谋韩之人。仅隔日，未发而钱、李、史三公亦有所闻，命夏震速下手（原注：事已载前集）。震归，遂命郑发刺韩。震复刊御批于杰阁以记之。史恶之，旋以疽发于背而死于殿司。

逆曦归蜀

逆曦既用，赂苏师旦，遂举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岩也，尝命工图画上乘舆、卤簿，卷轴甚详。人问曰："太尉何用此？"曦绐之曰："把归去，教孩儿男女看了消灾减（一作灭）罪。"及出北关，遂焚香拜天于鹤首云："且得脱身归去。"其反状已萌于此矣。惟吴公琚尝目曦以必反。何公澹既因韩致政府，亦以为不可遣，忤韩，出知福州。

优伶戏语

韩侂胄用兵既败，为之须鬓俱白，困闷莫知所为。优伶因上赐侂胄宴，设樊迟、樊哙，旁有一人曰樊恼。又设一人揖问："迟，谁与你取名？"对以"夫子所取"。则拜曰："是圣门之高弟也。"又揖问哙曰："尔谁名汝？"对曰："汉高祖所命。"则拜曰："真汉家之名将也。"又揖恼云："谁名汝？"对以"樊恼自取。"又因郭倪，郭果败，因赐宴以生菱进于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堕地尽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坏了许多生菱（一作灵），只因移果卓。"（一无此五字）

侂胄助边

开禧兵端既启，国用浸亏。侂胄上表，自请以家藏先朝锡予金器六千两上之。宁皇优诏奖谕，仍允其请。天下皆笑韩之欺君。

韩墩梨

姑苏地名韩墩，产梨为天下冠，比之诸梨，其香异焉，中都谓之"韩墩梨"。后因光皇御讳，改为"韩村梨"。至侂胄专国，馈之者不敢谓"韩村"，直曰"韩梨"。因此皆谓"韩梨"矣，非侂胄意也。吴中平田有培塿，皆曰"墩"，后避讳，皆曰"坡"。而避村名犹甚于避庙讳，菁村至改曰菁山，谢村至改曰谢溪（一作"陵"）。盖中都人以外人为村，故讳之。流传浸失，图牒易讹，故因韩事及之。

黄胖诗

韩以春日宴族人于西湖，用土为偶，名曰"黄

胖”。以线系其首，累至数十人。游人以为土宜。韩售之以悦诸婢，令族党仙胄赋之云云，“一朝线断他人手，骨肉皆为陌上尘。”侂胄大不悦。仙胄家于会稽，以侂胄故，有官不仕。韩败，竟保其族云。

刘淮题韩氏第

刘淮见之，建阳人。赋诗虽为韩而发，其实嘉定用事者良剂也。“宝莲山下韩家府，郁郁沈沈深几许。主人飞头去和虏，绿户空墙叹风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师宜诛魏公辱。后来不悟有前车，突兀眼中观此屋。”

《西湖放生池记》

高文虎字炳如，号为博洽名儒。疾程文浮诞，其为少（一作“小”）司成，专以藏头策问试士，问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应，但以“也”字对“者”字，士之愤高也久矣。会京尹赵师羼奏请尽以西湖为祝圣池，禁捕鱼者，作亭池上甚伟，穹碑摩云。高实为记，其文有曰：“鸟兽鱼鳖，咸若商历以兴。”既已镌之石，石本流传，殆不可掩，改“商”为“夏”，隐然犹有刊迹。无名子作为词以诮之云：“高文虎称伶俐，万苦千辛作个《放生亭记》。从头没一句说著朝廷，（原注：一作官家）尽把师羼（原注：一作太保）归美。这老子忒无廉耻，不知润笔能几。夏王说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原注：一作“夏王事却作商王，那鸟兽鱼鳖是你”）然无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详载其《记》于后云。盖“商”字特笔误，而或者乘间而诋之耳（按，此事亦载《齐东野语》第十卷。初指其误者，黄子由夫人胡氏也）。《记》曰：“皇帝践祚之五年，乾坤清夷，瀛宇宁谧，施仁沾泽，损赋薄刑，所以养民本，迓天休，德至渥也。而又励精图政，综贤经能，功亮绩熙，小大咸举，乃眷驻跸，实惟钱塘，命尹神皋，聿严厥选。权尚书工部侍郎臣师羼，以才学猷力，宣声一时。昨拜大农，兼治天府。凡厥董寮劭农，振兵束吏，至于簿书期会，金谷觽筒，以及郊丘之供，宫庭之奉，百司庶府之须，纪纲规模，肃肃具叙。兹表治行，擢登从班。其在四年十月七日，师羼尝奏曰：“臣仰稽圣代，袭唐旧因，即杭西湖为放生池者，天禧中，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之请也。西湖利害难弛者五，放生之旧，盖居其一者，元祐中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之议也。绍兴明诏，遹广至恩，化育所覃，罟弋有禁。淳熙庆寿，申饬渊谟，蕃殖既昌，福应攸侈。方当奉三宫之康福，绵万世之本支，所宜日长月滋，益介多祉。顾令穹碑混于草莽，条禁骤于奸豪，甚非所以奉宽大、劝首善也。谋以诞圣之期，同致华封之祝，在严戒令，务谨堤防。禦囿宫林，禁当并饬，富强挟贵，法所必行，庶迪帝心，用蕃国本。制曰‘可’。于是相攸度址，近接城闉，左介石函，右通涵制（按，原本云“近接城闉，左涵右通”，今依《咸淳临安志》改正）。作亭五楹，前有轩榭，揭名德生，以侈上赐。又作亭三楹，俯纳湖浸，祝网纵鳞所临也。又作亭三楹，内俪山趾，旧刻新铭所峙也。植以华表，垂之嘉名，奉询画者，钱塘尉扈武也。亭成之日，都人聚观，和气欢声，盘薄无际。祝皇之寿，与天并崇；祝皇之基，与地同久。推而达之天下，盖自兹始。猗欤盛哉！臣窃惟宋受天命，列圣重光，一以宽仁，守为家法。兵不轻用，刑不妄施，雨露所涵，舟车所至，滲漉亭育，润泽丰美，况于万物乎！然鸟兽鱼鳖，咸若夏历以兴，以及鸟兽昆虫，周家以盛有天下者，发政施仁，未有不本诸此。师羼诚能推广旨意，形于告猷，迄俾流恩，与宋无极。《诗》云：‘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维时有之。臣既书其事，复系以铭曰：“天赐宋命，世世以仁。宋媚于天，武文圣神。维天曰生，皇矣昊旻。我其受之，代天牧人。刑不滥施，兵不妄陈。执尸天府，永保又民。皇帝明圣，膺图阐珍。曰宋家法，仁厚如春。惟曰图回，是宪是遵。慈薰惠洽，广莫弥沦。执尸天府，告猷有臣。谓昔有池，西湖之津。罗罭所窥，防禁匆申。广上之德，封奏谆谆。师羼稽首，惟恭惟寅。皇帝曰嘻，汝其作新。用侈福泽，寿予君亲（按，“皇帝曰嘻”四句，原本脱落。今据《咸淳临安志》补入）。勒石湖址，作亭湖滨。露囊金鉴，率时搢绅。与厥耆老，戾止辚辚。鸢飞鱼跃，整翰膏鳞。天育海涵，赘取蕃臻。凡百都人，揉奸化醇。钦上之惠，捐罟弃缗。仁民之心，爱物是均。民物一致，天人之因。人颂皇帝，德冠群伦。奉承三宫，八千岁椿。子孙绳绳，子孙振振。”倘不备考以《记》，则后人必以无名子之言为信矣（按：此《记》传钞本多误，且有错简。今依《咸淳临安志》订正）。

犬吠村庄

韩侂胄尝会从官于南园，京尹赵师羼预焉。师因挞右庠士，二学诸生群起伏阙，诣光范诉师羼。时史相当国，不欲轻易京尹，施行稍缓。诸生郑斗祥辈遂撰为师羼尝学犬吠于南园之村庄，又舞斋郎以悦侂胄之四夫人，以是为诗，以挤师羼于台谏。虽师羼固附韩者也，亦岂至是？李秀岩心传不谙东南事，非其所目击，乃载其事于《朝野杂记》，诸生犬吠斋郎之诗特详焉。后之作史者当考。或谓有穿狗窦而入见韩者，亦非（按，犬吠村庄及费士寅狗窦事，《齐东野语》亦辨其诬）。

考　异

韩败，籍其家。卧内青绸帐后如用兵，用罗木自围其寝，防刺也。惟所爱四夫人位最侈，臣僚所谓“僭拟宫闱”者是也。籍其奏章，至陛下二字，必提空（一作“控”）唯谨。或以为韩意叵测者，非也。忠献之族，得以全者，惟侂胄无是尔。喻吴曦书稿

曰："侂胄排群议，以节使能世其忠。今公此举，侂胄何面目以见上与士大夫？是非节使负侂胄，乃侂胄负上与天下之士大夫也。书至日，即宜舍逆从顺，反邪归正，闭三关以绝金，上伪玺于公朝。侂胄为奏之上，封节使以真王，犹可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而侂胄庶几其有面目以见上与天下之士大夫矣。"

李季章使金诗

李季章壁，巽岩尚书之仲子，盖贤良公垕之弟。开禧初，韩欲兴兵未有间，既遣张公嗣古出使觇敌。嗣古使还，大拂韩旨，因复遣壁。壁还，与张异词，阶是迁政府，后又预诛韩之谋。壁使金诗云："天连海岱压中州，暖翠浮岚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风残照懒回头。"前二句不知其指何地，既曰"暖翠浮岚夜不收"，又曰"西风残照懒回头"，意亦略相悖（一作"违"），恐传者之误也。季章所居，亦似（"似"字疑衍）号石林。诸公赋诗甚多，惟王大受仲可有诗绝出，记句云："君不见牛奇章与李卫公，二人平生不相容。门前冠盖互呷轧，唯有爱石心则同。"

庆元开禧杂事

淮民浆枣

绍兴和议既坚，淮民始（一作"咸"）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南"。或士民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则先以浆馈之，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任南人食之，不取价。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即命同坐，有留镪者，即诮何为留，坚却不受。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至闭肆窖饭以竢之。既归而语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复有壶浆、剥枣之供矣。

浦城乡校芝草之瑞

庆元间，予为儿时，父兄常携入乡校，观大成殿第二第三级有芝二本甚异，状如今赤角蕈（一作状如金赤蕈），大而重复，色而（"色而"二字疑误）加紫，旁缘以金。其一生于第三级正中，差大；其一生于第二级之侧，差小。盖缘金微有缺处。阴阳者流以为旧校与僧寺相直，且背溪山之秀，致乡士累举不利于南省，遂迁而与山相面，山形如月，而溪实朝其下。是岁芝遂产于殿墀，而文忠真公遂登乙科，继中宏博，而其妇翁开国杨圭，亦同年第。文忠官至腰金，与妇翁所中科级略同，杨公亦至佩金。此未足道，而二公所植立，与芝亦相似，造物有以启之矣。

台臣用谣言

浙西有大臣许某者，以国恤亲丧奏乐，又所居颇侵学宫，为仇家飞谣于台臣曰："笙歌拥出画堂来（原注：音离）国恤亲丧总不知。府第更侵夫子庙，无君无父亦无师。"竟以是登于劾章。虽得于风闻，而许为大臣，亦未必有是。然人言可畏，为君子者亦盍谨诸！

好女儿花

金凤花如凤味飞舞，每种各具一色，聚开则五色成华，自夏至秋尤盛，谓之"金凤花"。中都习，宫闱嫔语谓"凤儿花"。慈懿之生，有鸑鷟仪于墨民（原注：已载前录。按："墨民"，一本作"墨氏"，一本作"黑民"，未知孰是），名曰凤娘，迨正坤极，六宫避旧称，曰"好女儿花"。今行在犹然。

秘书曲水砚

王大受号易斋，楼镛号月湖，俱知名士也。王以吴公琚三郊异姓恩补官，楼以科第进。楼为越钱清之煎盐，以大受非他士比，至辍俸售青布袍以衣盐亭煎夫，迓之越于常人（按：楼之迓王，或由王将至越代楼故。后段章公变榜客次，有"王煎盐"之称。此处叙次未明，疑有脱误）。大受忽见迓者入，则惊曰："此必科亭户。"为之具法谓赃，亟置迓夫于仁和县圄。遂以家奴携一篋自随，径绝浙江，坐于盐官之南向，鞭亭户而讯之。楼在屏后曰："王大受，尔以口舌得官，敢尔耶？"遂互申仓司。仓即章公燮，燮不直大受，犹未有以发之。大受与韩侂胄婿顾熹善，阴讽台臣平楼，至返其已举，五削（二句似误。"平"或改作"抨"，"返"或"反"字之讹）。时郑捐为熹属，亦白其事于燮，燮尤不能平。大受诣台持谏官书，或谓程公出，又申以顾熹之书，燮怒其书（此句似误）道："尔足矣！何胁我以再三耶？"掷其书，叱大受，命典谒者掖大受下墀。大受以为士可死不可辱，欲委官而去，郑以好语调停之。章榜客次："王煎盐，自今不许相见。"然为镛者，未有以白于韩也。偶有僧洪老得小曲水矶于越山墓甓间，乃献之殉乳母葬物也。记文末一句云："庶七百年后，知为余之乳母也。"僧亟以白攻媿。攻媿证据其事，洪因入都以献韩。韩知其与攻媿游，曰："近无恙否？久不得攻媿书。"洪因及镛事，韩大怒以责熹。台臣视风旨，遂逐大受，尽返楼五削。曲水小砚，韩以上进，诏付秘书省。其字多用《兰亭序》。华亭名家子朱日新，自号文，为《爻赘集》著为辨，刊以示人，条析缕数，与攻媿力辨其不然，盖疑其中有乳母好"释、老"之词。释之一字，特出于弥天释道安之句，自晋、宋以来，未有合释、老二字为一者。且尽翦《兰亭序》中字与之合者以辨其诬。且云："安知其砚出于七百年之后？"攻媿不欲与之深辨云。今欲摹者，必白监长而后启缄。秘府爇后，不知砚犹存否？（按：王大令《保母墓砖》，宋嘉泰间出土，未久即归秘省。当时模拓甚少，世罕流传。独弁阳翁周公谨所遗钜卷。本朝藏高詹事士奇家。前模曲水砚式，上有"晋

献之”三字，帖存一百五字。颜行与戏鸿堂摹刻迥异，内云“八百余年，知为予之乳母”，非七百年也。帖后题识多宋、元名流，篆、隶、真、行，各擅其胜。白石道人小字二千余，备尽楷则，尤为希世之宝，不特赏其评鉴之确也。予偶得寓目，亟手录之，尽二十余纸，因校绍翁所记曲水砚事，附刊卷末，庶几览者益加详焉。乾隆戊戌仲冬望后一日，知不足斋书。）

附　刊

追封岳保制词　见《金佗粹编》

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真，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将，宿号荩臣，虽勋业不究于生前，而誉望益彰于身后。缅怀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复少保、武胜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赠太师、谥武穆岳飞，蕴盖世之才，负冠军之勇，方略如霍嫖姚，志灭匈奴；意气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屡执讯而获丑，亦舍爵而策勋，外憺威灵，内殚谟画。属时讲好，将归马华山之阳；尔犹奋威，欲抚剑伊吾之北。遂致樊蝇之集，浸成市虎之疑。虽怀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迨国论之既明，果邦诬之自辨。中兴之主，思念不忘，重华之君，追褒特厚。肆眇冲之在御，想风烈以如存。是用颁我恩纶，褫之王爵。锡熊红之故壤，超敬德之旧封。岂特慰九原之心，盖以作三军之气。於戲！修车备械，适当闲暇之时；显忠遂良，罔闲幽冥之际。谅惟泉穸，歆此宠光，可特追封鄂王，余如故。

附　录

晋王大令保母帖

郎耶王献之保母姓李名意如（第一行），广汉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归（第二行）王氏，柔顺恭勤。善属文，能草书（第三行），解释老旨趣。年七十，兴宁三年（第四行），岁在乙丑二月六日，无疾而终（第五行）□□□□□□□□□□□□闵（第六行）冈下，殉以曲水小砚，交螭方壶（第七行），树双松于墓上，立贞石而志之（第八行）。悲夫！后八百余载，知献之保母（第九行）宫于兹土者，尚□□焉（第十行）。

信天巢竹窗高士奇家藏

典午今余八百年，王家旧物不多见，万古风流翰墨宗，云仍忽得当时研。背题三字晋献之，大令笔法无可疑。旁镌永和二小楷，剥蚀漫灭仅可窥。稽山樵人何所识，劚山得之同瓦砾。一旦归于后世孙，坚助天资不劳力。世间赝物辄乱真，迩来智巧尤日新。古意翛然元易见，非歙非端过结邻。忆昨常瞻大令像，磊砢魁梧如字样。此研胡为太眇然，再三把玩不盈掌。质小任重易相从，陈元毛颖随西东。有时心与外境会，滴水变化生云龙。细润宜墨是研美，形杬尤非近制比。山阴亲见羲、献来，十袭珍藏莫轻与。

退堂僧了洪

书家千载称《兰亭》，《兰亭》真迹藏昭陵。只今定本夸第一，贞观临写镌瑶琼。黄闵冈下得宝墨，古来烧砖坚于石。大令亲书《保母铭》，况是当时晋人刻。砖虽破裂文多全，妙画远过《兰亭》镌。其间“曲水”“悲夫”字，駸駸欲度骅骝前。我家阿连缚虎手，更得退堂方丈友。王君系出三槐家，参坐会文真耐久。田丁初来献小研，寻见津津若微溜。细看背刻“晋献之”，永和仿佛在旁右。亟访田家叩所从，始知墓崩随意取。大砖支床得前□，□□浮屠全尾首。字为十行行十二，百十有七二字漏。交螭方壶不复见，贞石摧藏松亦朽。我得此碑喜不寐，摩挲三叹叹未有。兴宁甲子十四周，更阅三年仍乙丑。若非洞晓未来数，安知八百余年后？坡翁应未见此志，《金蝉》之铭何绝类。又知文章有暗合，智谋所见略相似。二王遗踪无所遗，谁知地下此段奇。三君共为成胜事，至宝呈露端有时。越山盘屈献与羲，付与耳孙世守之。烦君更为护幽竁，或恐意如犹有知。

攻媿楼公

铭墓三代已有之。薛尚功《钟鼎款识》第十六卷，载唐开元四年偃师耕者得比干墓铜槃，篆文云：“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宁，兹焉是宝。”盖古者范铜精巧，镂以为器，生死皆用。自汉钱币益重，铜禁日严，工不宿业，于是陶土坚致与铁石等。予得光武时梓潼扈君墓砖，无叙所历之官，末云“千秋之□”（按，元迹空一字），模脱隶书，而非镌也。又有章帝时范君、谢君砖铭，以四字为句。厥后铜雀之瓦，遂可作研，字亦隐起。以此知东汉铭墓，初犹用砖，久方刻石。绍兴中，予亲见常州宜兴邑中劚□□□，时太尉许馘家有碑漫灭，惟前百余字可读，大略云：“□□（按，缺处仿佛“夫人”字）会稽山阴人，姓刘氏，太尉之妇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缘起》，乃谓志墓始晋殷仲文。洪丞相跋云：“世传东汉墓碑皆大隶，疑昉时尚未露见。”其说良是，惜乎洪公不见汉砖也。由今论之，自铜易砖，自砖斫石，愈久愈简便矣。嘉泰癸亥，故友四明沈焕叔之子省曾智甫，出示越上新拓王献之《保母墓碑》，因详记于后。十二月壬寅平园老叟周必大。

右晋兴宁三年王献之《保母墓碑》。嘉泰二年夏六月，山阴农人辟土，得□砖于黄闵冈，即是碑也。

时有曲水小研俱出焉。色黝而润，后有“晋献之”三字，旁有“永和”二字。以志文观之，盖殉葬时物也。碑字十行，断缺之余，其文可读，笔力遒婉，真有父风。今归钱清王畿家。畿，字千里，好文博古，乃三槐文正之后，得所归矣。碑云：“后八百余载，知献之保母宫于兹土。”墓砖之出，实八百三十八年。献之前知如此，异哉！闰十二月既望会稽太守豫章李大性。

王子敬父子工书，妙绝今古，固不待言。然世间金石刻，容有变坏，而此砖特陶土为之，乃知许寿诚为，差事至逆料数百载以期人知，则又超出形器之外，盖非止囿于笔墨畦迳者，尤未易以常情论也。开禧丁卯季春十日□城宋之瑞（按，宋之瑞，天台人。“城”字上当是“赤”字）。

此书后《兰亭》十二年作，是时献之犹未冠也。人多谓其劲健过于《兰亭》，是殆不然。夫观书之法，当如旧人，必老成而后见其全。庭少时，得献之《洛神赋》小书，世传小王晚年所作，妙极于此矣。后三十余年，亲见《保母》砖刻于临安旅舍，笔法精强，宛若二人所作者，恍然谓前所爱《洛神赋》为非也。久而思之，盖《保母》刻劲健卓立，而精神外发；《洛神赋》雍容和与，而劲健中藏。于是少壮、老成之别在是，而亦自喜观书之法尽于是。若其文之简易，事之符验，此正晋人当年习尚，或议此书之非真，则过也。开禧丁卯四月会稽南明山人黄庭。

自器之上陶，而墓之用砖，其来尚矣。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冶土之埏埴精致，坚如金石。汉阳朔砖字云：“尉府壶壁，阳朔四年□朔始造。”其字画奇古。西汉文字，世不多有，此字完好。居摄坟坛，刻石二，其一云“上谷府卿坟坛”，其二云“祝其卿坟坛”。夫砖有字，成帝时已见之；坟有刻，新室时已见之。晋大令保母之藏刻砖为志，亦当时承袭，视用金石为简省尔。志云：“善属文，能草书”，亦见闻间得于其父子笔冢墨池之余习。小研随之，不忘其生平之所好，抑以见志行之高秀欤？后世士大夫好古博雅，喜萃石刻器玩，盖多邱垄中所得者。碑与器固可宝，其圹域为所钽劚坏骥而不顾，尚书楼公诗之断章，厚德之言也，士大夫其鉴诸。乙丑七月五日崇奎堂高文虎（按，以上二诗四跋，皆一手隶书，惜未著其姓氏也）。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钱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晋大令《保母志》并小研于稽山樵人周，二物予皆亲见之。志以砖刻，砖四垂，其三为钱文，皆隐起，已断为四。归王氏，又断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不可知（按，元迹“知”字旁笺）。第六行缺十二字，犹可考，曰：“中冬既望，葬会稽山阴之黄闵。”（今作“访”）砚背刻“晋献之”，字上近右，复有“永和”字，乃划成，甚浅瘦。“永”字亡其磔，“和”字亡其口。砚石绝类灵璧，又似凤咮，甚细而宜墨，微洼其中。或以为王氏旧物，用故洼，非也。按米氏《书史》，晋、唐砚制皆如此，点笔易圆也。自兴宁距今八百三十载八（按，“八载”，元迹倒写），异哉！物之隐显，抑有定数，而古之贤达，皆前能（按，“能前”，元迹倒写）知之欤？又按《画记》，大令以晋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终，上推至乙丑岁，年廿二，其神悟已如此，言语翰墨之妙，固不论也。此字与《兰亭叙》不少异，真大令之名迹。不经重摹，笔意具在，犹胜定武刻也。梁虞和云：“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郡。故三吴之地，偏多遗迹。”盖右军自去官后，便家山阴，今蕺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云门寺乃大令故宅，去黄闵皆不远，宜有是物也。

《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军与怀祖（王述）同家越，右军郎邪族，怀祖太原族，故大令首言郎邪，所以自别。古人之重氏族如此。二者世传大令书，除《洛神赋》是小楷，余多行草。此乃正行，备尽楷则，笔法劲正，与《兰亭叙》、《乐毅论》合，已外虽《东方赞》、《黄庭经》亦不合也。三者《兰亭叙》世无古本，共宝定武本。定武本刻于数百年之后，宁不失真？此乃大令在时刻，笔意都在，求二王法，莫信于此。四者不惟书似《兰亭》，文势简秀，亦类其父。又与叔夜、伯伦、渊明、远公所作，同一标置。五者定武《兰亭》乃前代巧工所刻，尝以他古本较之，方知太媚。此刻甚深，惟取笔力，不求圆美。“双”字之掠，“夫”字之磔，“载”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妙画。盖古之能书者多自刻，钟元常刻《受禅表》，李北海之寓名黄仙鹤、伏令芝之类。此砖亦恐是大令自刻，不然何其妙也？六者意如妇人，而能文善书入元，乃知当时文风之盛，妇人可称者不独杨皇后、魏夫人、卫茂猗、谢道蕴辈。又知古人教子，既使之外从师友，退居于内，亦使之（按，元迹“之”字旁ミ）妇人之能文艺、知道理者与之处。宜乎子敬为晋名臣也。七者预知八百年余（按，元迹“余年”倒写），事虽近于异，然古之贤达如此者众，伊川之为戎，樗里之知葬，此出于神明虚旷，自然前知，岂必运式持筹而后得之哉？但此字较之《兰亭》，则结体小疏，当是年少故尔。右军书《兰亭》，时年五十一，多大令卅年工夫也。数日与诸名公极论，因备著之。

《保母志》与《兰亭》同者廿四字：之（三）、年、在（各二）、文、能、老、趣、兴、岁、丑、日、终、以、曲、水、于、悲、夫、后、者；与右军他帖同者十八字：行、秀、王、勤、书、善、七、十、三、二、月、六、无、小、百、贞、而（二）；其尝见于（按，元迹“于”字侧注）大令杂帖者三字：献、（二）宁；而见于《兰亭叙》、右军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刻大都百五字，其可以他帖验者凡四

十五字，余六十字，如：保、归、柔、恭、属、解、释、交、螭、墓、志等字，尤精妙绝伦，晋、宋以来，书家所未有也。壬戌十月，余故人了洪法师携墨本自钱清来示余，且言六月六日过王君，有野人自外至，出小砚以馈王君之子，云春时劚山得之。洪取视，见砚背有“永和”及“晋献之”字，知是圹中物。问：“有碑否?”野人云：“一砖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明日持前五行来，是时犹未断也，验是大令《保母墓志》，而文未具，又使寻之。旬日乃以后五行来，断为三矣。一以支床，上有“交螭”字者是也；一为小儿垒塔，上有“曲水”字者是也；一弃之他处，碎而复合，似有神助。野人周姓，居越之稽山门外，去钱清六十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亦异矣。王君携砖砚入都，余得借观累日。或以为王君赝作以欺世，亦有数人刻别本以乱真者。然余观此志，断非今人所能为。予学书卅年，晚得笔法于单丙文，世无知者。谛观此刻，若合一契，而谓王君能为之欤？诚使今人能为之，则别刻本便当并驾，何乃拙恶如彼也？或谓大令晋人，不应于研背自称“晋献之”，此见其伪。亦非也。大令刻砚背以殉葬，知八百年后且出，故先书晋以自见。又案历代印文皆不称代，惟魏、晋率善令则曰：“魏率善某官”，“晋率善某官”，生人用印犹得称晋，殉葬之研不得称晋乎？或谓又（按：元迹“又谓”倒写）蜀为李氏所据，久非晋有，安得广汉人而为王氏之保母？此亦非也。献之之称郎耶，是时晋岂有郎耶哉？亦本其世之所自焉耳。今西北人子孙多矣，然亦（按，元迹“亦”字侧注）各从其父祖言之。按意如以惠帝元康六年生，尔后蜀虽乱，而晋遣使（按，元迹“使”字旁丶）罗尚在蜀甚久，不可谓蜀非晋有也。永兴元年李雄克成都，军大饥，蜀人流散，东下江阳。意如之出蜀，或在此时矣。或又谓佛之徒称释，起于道安，大令时未应有释老之称。此又不稽古之甚者。《阿含经》云：“四河入海，与海同流；（按，元迹“流”字丶）咸四姓出家，与佛同姓。”释，佛姓也，此土谓佛为释久矣。志称释老，以佛对老，非谓佛之徒也。《晋史》云：“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是也。然道安以前，比邱各称其姓。道安欲令皆从佛姓，初不之信，后得《阿含经》，始信之。尔后此土比邱皆姓释，如释惠远是也。案何充是中兴初人，道安、习凿齿皆依桓温于荆州，正与大令同时，亦非异代事也。或谓此字多似《兰亭》，疑后人集《兰亭》字为之，此又不然。大令字与《兰亭》同者，何止《保母志》而已？然大令平生行草多，正行少，试以《官帖》第九卷中行书帖较之，《相过》一帖同者十八字：相、终、无、日、在、未、暂、坐、感、感、得、古、尽、痛、此、所、不、流；《思恋》一帖同者九字：事、既、将、视、左、右、无、喻、尽；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日、操、之、岁、尽、感、怀、不、亦、情、得；《静息》一帖同者四字：静、是、极、无；《发吴兴》一贴同者八字：吴、兴、感、喻、不、静、兄、情。其他三两字同者，不可胜纪。右军、大令既是父子，不应疑其书迹之同，今人父子书迹同者众矣。大抵大令字与《兰亭》合，纵是他字，偏旁亦合，如：兄、况、吴、娱、搽、踤，是也。纵是行草，下笔亦合，如：无乡、暂斲，是也。又案唐人集右军书碑，率多俗恶，此则高妙，如：老、夫、水三字，又似跳灶矣，决非集字也。或又谓降自南朝，始有铭志埋之墓中，大令时未应有之。此又不然。汉谢君墓砖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谢君造此墓砖。”又武阳城东彭亡山之巅，石窟中有汉章（按，元迹“章”字侧注）帝建初二年张氏题识三所，洪氏《隶释》云。此亦埋铭之椎轮也，其不始于南朝明矣。或谓东坡《金蝉墓铭》云“百世之后，陵谷易位。知其为苏子之保母，尚勿毁也。”此末章似之为可疑。予谓东坡意其理之或然，大令知其数之必然，作者之言自应相迩近。越人于地中得一石，有诗云：“笑椎画鼓过江东，身到蓬莱第一峰。坐看海云迎日出，千山浑在（缺二字）中。”末章又与东坡《潮》诗合矣。东坡固是文宗，然以两《保母志》较之，高识者自能定其优劣也。或又谓保母王氏之妾，不当言归王氏，《金蝉碑》谓之隶苏氏为当。予谓既曰母矣，称归何嫌？且东坡铭其弟之保母，故称隶。使子由自铭，则不忍称隶矣。此以见古人之忠厚也。

世人好妄议如此，令人短气。予恐流俗相传，诬毁至宝，故不得不力辨。虽然，妄议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一见自了，不待予之喋喋也。砖既入土八百余年，已腐坏，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土时已觉昏钝，摹之不已，日就磨灭，得墨本者宜葆之哉！

予既作此跋，将书以赠千里，以疾见妨，自四月至于九月乃竟。既致诸千里，后月余，过钱清，与元卿、千里同观，聊记其后。番易姜夔尧章。

（按，姜跋无印章，后“苏壁”及“慶書”二印，去跋稍远，皆收藏图记也。）

二印俱红文

王郎擅风流，笔墨美无度。残砖与断刻，亦有神物护。埋光八百载，复出疑有数。伟哉羲、献迹，并见山阴路。抗衡《丙舍帖》，突过《黄初赋》。景师与阳朔，漶漫不足数。要须中山石，乃可与之伍。十行百余字，一一生媚妩。家鸡与野鹜，此论吾不取。佳处将无同，阃妙未易语。我贫乃嗜此，字字若可煮。不知何物媪，托此传万古。却怪玉匣书，反累昭陵土。

三齐周密公谨父

红文 白文 齐周氏 白文

揰（按，“揰”字元迹ミ，去，别注“揰”字于后。）破烟楼固未然，唐橅晋刻绝相悬。莫将定武城中石，轻比黄闲墓下砖。

姜侯才气亦人豪，辨析区区谩尔劳。不向骊黄求驵骏，书家自有九方皋。

临模旧说范新妇，古刻今看李意如。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学何书。

千年郁郁阏重泉，甓出还随劫火烟。靳惜乾坤如有意，流传君我岂无缘。

渔阳鲜于枢伯几父 箕子之裔 红文盖枢字上

鲜于 红文 系殷周封 白文 枢 红文 鲜于枢伯几父 白文

伯几印章 白文 渔阳私记 白文 虎林隐吏 红文

李氏墓下二尺砖，蛟螭矫矫星斗悬，埋没黄土将千年，鱼灯青荧照墓草，何人穿中得此宝，神物护持完且好。沙填苔渍余十行，笔力遒媚纸墨香，曲水古砚昭其旁，世人千金求墨迹，眼前至瑶同瓦砾，子能赏之乃真识，大字无过《瘗鹤铭》，小字亦有《换鹅经》，君看行书有如此，从今不独夸《兰亭》。

青岩生仇远

青岩生 白文 仇氏仁父 白文 远 红文

秦川张坰谨观于弁阳翁三秀堂。

张坰私印 白文 张季野氏 白文

丙戌冬，伯几出《保母帖》相示，命题诗。次年春，重见此帖于弁阳山房，较前帖微不同。遂再赋并书前诗如左。社日远顿首。

我爱《保母帖》，人传中令书。不须疑断缺，幸是出耕锄。芸阁砖何在，《兰亭》字偶如。周姜题品重，瓦石亦璠玙。

远 白文 仁父 白文

大令书法美少年，玉函金龠随飞烟，累累一百又五字，岂意近出黄闲砖，字奇文古两超绝，《保母》从兹倾众帖，谁将瓦合嘲玉碎，一片孤衷本相接。快剑横斫铁山摧，戏龙猛蹴银河欹，方庭无月天地黑，仰视别有星离离。浪言贞石志千载，不及永和洼砚在，白石已仙千里死，千百人中几人爱。《兰亭》信美如捕风，贵耳贱目人响从，三日呕血饥捶胸，叶公画龙惧真龙。

钱唐白珽廷玉父

钱唐白珽 白文

鸟迹不复见，字体益以繁。变化各有极，何由使还淳。右军天机精，笔端走风云。万世有能事，仰之道弥尊。后来独超诣，乃有中令君。惜哉贞观厄，真迹无复存。此碑出千年，笔法凛如新。至宝不沦没，终为绝世珍。晴窗有真赏，妙理可忘言。流弊今若此，谁能决其源。

巴西邓文原善之父

邓氏善之 红文 邓文原印 白文

赵

《保母碑》虽近出，故是大令当时所剜，较之《兰亭》，真所谓固应不同。世人知爱《兰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几得一本，继之公谨丈得此本，令诸人赋诗，然后朋识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仆自燕来还，亦得一本。又有一诗僧许仆一本，虽未得，然已可拟。世人若欲学书，不可无此。仆有此，独恨驱驰南北，不得尽古人临池之工。因公谨出示，令人重叹。孟頫。

赵孟頫印 红文 天水郡图书印 红文

黄闲断刻得者谁，双松下殉方壶螭。其文记述保母李，云是大令之所为。点画安知尚年少，笔不可掣从儿时。当其翰墨托久计，异哉岁月如前期。为怜樵人巧收拾，岂无行道犹嗟咨。残砖裹送平原家，《阅古》众帖奚独遗。穷诹远引商是非，具眼落落多传疑。尘埃尺纸拂陈迹，闻君好事卷赠之。简编无端发汲冢，陵谷何年沈岘碑。坐中赏识本易厌，世外隐伏劳旁窥。骚人胜士一朝玩，孝子慈孙千古悲。君不见钟侯书法亦大奇，下穿墟墓求其师。

山阴王易简

脱落黄祊帖，按辞大令书。稍作《兰亭》面，七美谅匪虚。或讶缺勿毁，或疑集悲夫。考真固云癖，订伪亦以愚。第观窾中藏，清玩唯研壶。晋人擅风流，宜与后世殊。所惜尚言数，卜年八百余。贞石久且泐，双松当几枯。片砖曷未化，逮兹厄耕锄。方其内幽镌，要以托荒墟。孰知坐此故，反能误意如。传世岂所幸，况遭孽韩污。辨端更为累，但资文字娱。陶土或若此，何为殉玉鱼。

玉笥村民王沂孙咏道父

三齐吕同老敬观。

至元戊子鲜于枢再观。

同曹彦礼。

祥云五色出孱颜，名重黄闲九里山。中令几多传世帖，幽镌岂愿落人间？

八百年从卜筮来，数终天地阏还开。断砖一出人

间后，叹惜无人掩夜台。

山阴后人王英孙

永嘉俞德邻、山阳汤炳龙、京口郭景星、济南张谦、东阳胡长孺、钱唐白珽、延平祝宜孙同观。

予尝为诸君言：世迁物化以来，凡商彝、周鼎、汉碣、秦碑稍落人间者，传讹袭是，奇诡苍茫，岂能一一当时故物哉？而悠然悟赏间，正足寄吾千古之意而已。此刻清姝闲远，如秋水芙蕖，超然自韵，故想见大令风度，而嘐嘐疵点，何耶？姜尧章，江东韵士，搜微抉幽，铢商黍析，磊落人似不应尔也。嗟乎，予视数年来故陵玉碗之殉，道山芸阁之藏，永宁金篇之秘，凄然沦化，何可胜道？谁复过而睨之？此砖乃自托于江左承平之日，元公钜人，争相缫藉，夫物故有幸不幸耶？把卷之余，浩叹久之。壬辰正月青原山龙仁夫。

仁夫白文 口复（红文一字莫辨）麟洲红文

太极判而阴阳，阴阳分而五行，全体散矣。书至乎二王，其全体之散者欤？壬辰三月东平杜与可拜观。（草书）题大令《保母帖》诗一首（并序）

淮阴龚开 淮阴龚开白文盖开字上

二王书由晋历南北、隋、唐以至于今，学书家共知珍爱。大令《保母帖》近出埋瘗中，乃复见珍于世。或谓字体若有所本，遂疑好事者为之。又其文与苏文忠《乳母志》"后世知其为苏子之乳母，尚勿毁也"之语相近，故疑者愈甚。古之君子，所自树立，皆能自信自必，惟其自信自必，故人亦许而与之。传之后代，理契言符，有不期然而然者。二铭语意相近，何必不尔？周公谨、鲜于伯几各藏墨本，谓是于古砖上柝拂得之，视异时传刻，特为可珍，亦既装袭，作为歌咏，且帅朋从共赋之。余谓大令名迹，有即遂传，古今疑似，正何庸深辨？吾独念保母而得铭，推而上之，于人伦风教有大关系。感叹之余，作诗一首，用美其事，永锡尔类，实获我心。其在字书，直可略焉耳。往余于王氏清节堂初见此帖，自是时时见之。今而有作，固非偶然，其亦二君雅志，有以渐而成之也欤？

丈夫生身迄成就，谁能滋长不从幼？父训母仪无不至，提携亦藉保母手。人生诸母均一体，譬如支节分跟肘。礼法其间虽有制，恩义于中当过厚。众人碌碌无足言，有一名世合见取。江左诸王皆俊异，无人能出子敬右。平生岂独艺学高，枝叶扶疏本根茂。他年保母例得铭，既贤子敬贤厥姆。想见家庭保抱时，举止仪容异诸妇。固应有子如己出，更得斯文传不朽。一砖方广数尺强，文字排行有奇偶。点画微微见斑剥，陶坯泥沙相杂糅。不知何物使印泥，箱篚织文如杞柳。八法皆存旧典刑，骨肉中间见肥瘦。旁模小研形制古，仿佛猷如雕玉斗。谁传墨本到人间，一纸千金为渠售。好事人家仅有之，其不得者什八九。此碑端可植人伦，勿但将书比琼玖。或云此帖有真伪，真伪何须苦研究？束生既死谁补亡，《南陔》孝子空白首。况乃文章到保媪，居今绝无古或有。苏氏仲和不谀墓，亦有铭文于乳母。陵谷变迁当不毁，其人自信仍有守。由来此事无隐见，为世大僇存亦丑。请君因此二母铭，监取流芳与遗臭（篆书。独淮阴龚开，"开"字作花押体）。

裙珠已化烧畬火，奇宝槃槃脱扃锁。有美官奴发初髻，母也恩勤尝腹我。匪金匪石陶黄埴，篆铭不朽灵焉妥。殉之不有珮玉傩，有壶方觚砚圞椭。克期八百今也果，破板欲堕逢王叵。朱方断石元黄裹，小大不同同磊砢。家公茧纸契之左，终存悲夫涂亦可。采旄桂旗传刻伙，画虎纷纷厌丛脞。斯文后出当大播，谁欤赝真辨琐琐？一笑不及王孙裸。

虎林盛彪

彪白文 虎林红文

至元辛卯中秋日弁阳翁出示此卷，命题数语。然才思蹇涩，未能即就，姑识岁月云。清江罗伯寿志仁同观。大梁赵由礽识。

山阳汤垕曾观 汤氏君载红文

《兰亭》贵重玉石刻，云是率更脱真迹。至今真赝乱纷纭，争似王书亲入石。八百余年《保母》辞，献之笔法似羲之。断碑剥落百余字，高作欧颜千世师。

至元癸巳正月初九日丙寅题于钱塘寓居快雪斋，金城郭天锡 天锡白文 快雪斋红文 金城郭氏红文

元贞二年二月六日观此卷于浩然斋孟頫。

辛卯之秋，余同伯寿过浩然斋，弁翁俾赋诗题此卷，今已九春秋矣，诗尚未就，良可一笑。然今公往矣，寿甫其宝之。赵由礽重题。

大德三年子月十日。

大德九载会稽钱国衡观于浩然斋，二月廿六日谨题。

《曹娥》、《洛神》遍堪舆，《保姆》后出争澜趋。一时耳目喜新异，九原谁复哀意如。世人重艺不重义，每以好奇夸好事。《集古》、《金石》半丰碑，逝

者似为书者累。八百余载四字全，政同悬崖三百年。王畿不悟王元象，不如果也能兴怜。但道青毡故家物，肯因陵谷怜枯骨。耳孙犹尔况他人，崇韬安生何可忽。昭陵之盗犹《兰亭》，必无可欲乃妥灵。黄闳前车已如此，安保金蝉之墓终弗毁？予三十年前草窗家观此帖。当时欲题数语，匆匆未暇也。今解后白云山中人，又见之于是，弁阳翁已捐馆久矣。乃知天地间法书名画，自有神物护持，非其人不与。天瑞，天目闲气人物，元英先生后人也。世为锦城巨家，自号义斋，家有白云书房，江风山月吟窗，诸老品题咸在焉。其风流儒雅若此，故应得之也。于是喜而为书此诗云。延祐己未重午日，北村老民汤炳龙书于保和读易斋，时年七十有九。

□汤炳龙□父 白文内二字不辨

老苔蚀樵樵欲残，断砖文字气儿寒。匆匆大令一哀寄，山鬼不惜秋红殷。剜深黄独撑罅出，好事犹疑向来笔。汝州谪客亦偶然，千载何缘分格力。摩挲古意将无同，儿时保抱褓绣红。但持此念慰人子，唤起衰俗增淳风。

王大令《保姆帖》世未之见，过临安，适钓台，白云孙义斋邀过其藏书之舍，首出此卷相示，老睫为之增双明，恨操矛竞喙之纷纭，猜贰相半。予谓若此帖当贞观年辟启文皇，自应迂回平生不肯略过之英盼，不复姑置，何得千载之下，以其偶眉山公《保姆》末后句差相似，便谓雁大令以媒世俗，极可恨恨。虽然，政自不必辨证，岂无具一只眼者？义斋其珍之。

海粟老人

子振 红文 海粟 白文 怪怪道人 红文

十年江湖，再归锦溪已三年，两到白云书房，延祐己未得观此帖，不暇题品，以俟重来餍玩以续之，桂月圆日，天目山云溪□庆书（按，元迹“溪”下似“公”字，又似“台”字，莫辨）。

泰定二年首夏钱唐白珽重观于方氏白云书房。

湛渊子白珽 红文 栖霞山人 红文

至正九年夏六月十又七日，钱唐俞和阅宝刻于张氏闲止斋。同观者蜀杨炳，同郡李嗣儁。

和 红文 俞子中 白文

兴宁朽骨双松下，经过无人知下马。断砖缺研出黄闳，乃属钱清同姓者。文字刻画殊草草，熟视姿媚仍萧洒。勿讶此砖八百载，更有羽阳铜雀瓦。

至正已丑岁夏五月，方外张雨阅于浴鹄湾之静舍，因题。句曲外史 红文

右晋中书令、赠侍中、特进光禄、太宰王宪公献之字子敬所书《保母帖》，十行一百五字，神彩飞动，典刑严密，妙绝古今，与右军《兰亭》真角立无愧色。其中言后八百余载而出，旁有小砚，背刻“晋献之”三字。宋嘉泰壬戌六月三槐王畿千里得之樵人。予以《通鉴编年》并《历代帝王编年互见图》考之，自兴宁三年距赵宋嘉泰壬戌，适合八百余年之数。大令固非以谶纬术数计年月者，而先见之明不差毫发，可谓至诚前知矣。此与《曹娥碑》蔡议郎夜暗手摸其文云“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叵”同一应验。古人高世远识，知几其神，类皆如此。稽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米南宫《宝晋斋帖》、《宝章待访录》，黄伯思《东观余论》、《法帖刊误》、《广川书跋》，太宗《淳化帖》及秘阁绛、汝、鼎、潭等州，临江《戏鱼堂》，江州《星凤楼》、《大观法帖》、《修内司帖》，高宗临摸诸帖，悉未之及，乃知诸石刻皆在此砖未出之时。迨其既出，而后退庵僧了洪、楼攻愧、周平园、李豫章、宋赤城、黄南明、高耻堂群贤之题咏，白石姜尧章之考核，弁翁周公瑾之收藏，白云方氏之储蓄，赵子昂、鲜于伯几、郭佑之、龚翠岩、胡石塘、龙麟洲、盛虎林、冯海粟、邓善之、汤北村、仇山村、白湛渊诸公之题品，明白可验。自宋嘉泰二年至皇元至正，又百余年矣。（按元迹“矣”字侧注）今钱唐张君子英以簪缨之华裔，好古博雅，一旦得之，藏诸箧笥，复有先辈亲染翰墨如此之多，手泽具存，可敬可爱。宇宙之间，惟此一本。松雪困学，虽亦有之，而无是连篇累牍之跋语，相去远甚。子英复有贤子秉中甫为之嗣续十袭而珍秘之，斯帖得所托矣。於戲，张氏子子孙孙其永宝焉。太岁至正龙集庚寅嘉平上日，平阳后学尧岳子泰甫敬书。翼善传圣曰尧 红文 平阳尧岳 白文（按，周公谨元迹作周公瑾）

山阴野鹤家鸡群，少年笔力扛千钧。《兰亭》日漫定武刻，墓砖晚出黄闳文。变体雄深自入妙，《洛神》媚婉疑失真。交螭飞去天地老，小砚犹余字画新。断砖沦落复何处，墨本流传今到君。闲窗止水阅万变，人琴寂寞悲浮云。美人久与黄土化，富媪自惜斯文湮。佳城见日故有数，瓦砾为宝宁由人？古今俯仰一感慨，于讴副墨更殷勤。《金蝉》后来何复云，君看北海下笔亲。至正甲午清明日括苍林彬祖书。（以上宋纸凡十五接。）

晋王献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清峻有美誉，而高迈不羁，风流蕴藉，为一时之冠。方学书次，羲之密从其后掣其笔不得，于是知献之他

日当有大名。后其学果与羲之相后先。献之初娶郗昙女，羲之与昙论昏书云："献之善论书，隶体咄咄逼人。"又尝书《乐毅论》一篇与献之学，后题云赐官奴，即献之小字。献之所以尽得其父羲之论笔之妙。论者曰谓如丹（元迹误"月"）穴凤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梁武帝评献之书，以谓绝妙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不可奈（按元迹"耐"）何。献之虽以隶称，而草特多，今观圹石所勒《保姆》一帖，逮研石小书，正与《禊帖》无少异，其笔法独具体于乃父者。是刻世亦罕传，比之定武《兰亭》本，犹玉之于卞和，已精而益精者。况多前贤称赏珍秘，细阅之，自有一种风骨，非他帖之可伦。予幸获之，不啻拱璧，子孙其宝诸，永以为则。毋忽前人之志，斯可矣。［项元汴印］红文

［子京父印］红文

世人未识《兰亭》面，肥瘦纷纷辨永和。细认黄闳砖上字，王家笔法自无讹。

螭壶不见研形刓，莫怪樵夫钮劚残。知有意如保母事，胜同山石没荒寒。

"集古"欧阳尚未知，米家"待访"录仍遗。讨求赖有姜翁在，况出草窗藏弃时。

三日晴和放尽梅，雾笼窗晓暗香来。独将古帖闲舒卷，似对前贤话往回。（帖按元迹"帖"字注后）

康熙己巳得宋拓王大令《保母帖》于京师。是年归草堂。甲戌秋，再入西华。丁丑秋，请养还北墅。此卷皆随行笈中。每思题识数字，不敢轻为点笔。庚辰正月廿六日晓，起坐简静斋，展观再四，念神物既为我有，若无记述，徒（按，元迹"徒"字旁〻）后谁知之？因赋四诗。老懒不更润削，随笔书后。时春物已和，梅花极烂漫矣。　江村竹窗高士奇，年五十六。

［士奇］红文［高澹人］白文［高詹事］白文［竹窗］红文［一乡看待老莱衣］白文

晋榻太宰、中书令王献之《保母帖》端研式，宋、元名贤题识。　明墨林子项元汴珍秘希世之宝。（按，此二行在卷尽处，前尚多余纸。）［项元汴印］［子京父印］［项墨林父秘笈之印］俱红文

（按，卷中收藏印甚多，不及悉录。）

宜斋野乘

[宋]吴　枋撰　刘加夫整理

《宜斋野乘》一卷，南宋吕枋撰。枋字木方，江阴人，生平事迹不详。据自序，该书为劫火之余，故非完帙；虽以"野乘"为名，而内容多涉考证。有《百川学海》、《续知不足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常州先哲遗书》等版本，据前者标点整理。

枋自四十岁以来，荣念已绝，独于嗜书一事，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未尝一日忘情也。尝记周益公《二老杂志》载陆务观言："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册，且记所言之人。"近时鄱阳董草庭检阅亦然。枋不免效颦，凡耳之所闻，目之所见，口之所诵，心之所得，随手钞记，目曰《野乘》，已积成十余卷。壬午岁夏五月，钱塘金被桥遭毕方之祸，延燎数万家。储书寄留癸辛街杨和王府，尽为劫灰。七月巧夕，于里仁坊旧地作小楼二间，以庇风雨。至八月落成，始能追记一二钞录之。白乐天《与元微之书》云："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枋之才固万万不及乐天，尝疑此语似为予发，以此嗜书之心牢不可破矣。虽然，不知后之人能为传一二耶？抑用之覆酱瓿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吴枋书。

五帝非官天下

《说苑》载鲍白令之对始皇曰："天下官则让贤，家则世继。故曰：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今观《帝王世纪》，云黄帝次妃女节生少昊，则少昊乃黄帝子也，是传位与子自黄帝始而非起于夏禹。《家语》、《五帝德》及《书序》注、《史·颛帝纪》并《通历》，皆云颛帝为昌意子，则亦黄帝孙也，是少昊传位于侄。《史记》、《家语》皆云帝喾祖玄嚣，父蟜极，又《高辛纪注》、《书序》注与《帝王世纪》载喾为黄帝曾孙，则颛帝传位与从侄。《大戴礼》并《史记》云帝喾下妃生挚，则高辛又传位于子；高辛次妃庆都生尧，则挚又传位与弟。《史记》并《舜典》疏以舜为黄帝八代孙，则尧传位与五世侄孙。《前汉·律历志》载颛帝五世生鲧，则舜传位与六世祖之从兄弟。如是则五帝亦可谓之家天下。今遡五帝之上而观之，《礼记》注云：女娲承伏羲，而《淮南子·览冥训》注："古天子，姓风。"则亦伏羲之子孙也。《礼记》、《国语》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语》与《史记》云：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裔子。《国语》又云：黄帝，炎帝之弟。则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观，家天下之制其来远矣。

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异姓。曰：不然。五帝之时，世变不同，人各自为一姓，故黄帝姓公孙，而少昊，黄帝子也，改姓己。颛帝亦黄帝孙也，乃姓姬。尧寄于伊长孺家，从母所居，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与尧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故姓子。若以异姓而论，谓黄帝与少昊非父子而尧与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

或曰：家以传子，今五帝独黄帝、高辛传位于子，少昊、颛帝皆与侄，而挚则与弟，盖已非传子矣；尧传之曾侄孙，而舜又传之同六世祖之从兄弟，服纪尤为差远。曰：不然。长子考监明既以罪死而放齐，固尝荐次子朱启明矣。尧未尝不欲传之子，奈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尧则择同宗之侄孙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为君，而犹避朱于南河。舜亦未尝不欲传之子，奈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继绪，舜则择同宗之从兄弟而传之。禹亦不敢冒然以为君，犹避商均于阳城。尧、舜岂以异族而授之天下哉？

且如商之外丙传弟仲壬，仲壬传侄太甲，小甲传弟雍巳，祖辛传弟沃甲，沃甲传侄祖丁，祖丁传堂弟南庚，南庚传堂弟阳甲，祖庚传弟祖甲，廪辛传弟庚丁，而周懿王传弟孝王，康王传弟定王，则商、周亦有传弟侄者。其后如汉惠帝传弟文帝，昭帝传侄孙宣帝，成帝传侄哀帝，哀帝传从弟平帝，东海殇帝传堂兄安帝。若冲帝传质帝，则同高祖之从兄弟；质帝传桓帝，则又同五世祖之从侄。比之舜、禹，盖无异也。

且以祭法观之，周则祖文而宗武，商则祖契而宗

汤，夏则祖颛帝而宗禹。而舜则祖颛帝而宗尧，若舜为异姓之国，奚必宗尧哉？盖曰弟曰侄曰侄孙，既皆吾之族类，而谓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过秦论误

贾谊《过秦论》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四年庄襄卒，始皇方即位。则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与父，非始皇也。

先辈

唐世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其自目则曰前进士。按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初诣学者为门人，满岁试通一经，补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试，故后试称先试而得第者为先辈，由此也。前进士云者亦放此，犹曰早得进士而其辈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载《通典》语。枋按《容斋续笔》载《贻子录》云："同年小录是双只先辈各一人分写，宴上长少分双只相向而坐，以东为上，衬以西为首。给、舍、员外、遗、补，多来突宴，东先辈不迁而西先辈避位。"又绍圣间王圣涂《渑水燕谈》云："苏德详，汉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进士第一人。登第初还乡里，太守置宴以庆之。乐作，伶人致语曰：昔年随侍尝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状元先辈。"又司马温公《劝学歌》云："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亚等呼先辈。"详味温公之言，则登云路者方呼先辈，如今黄甲并呼状元一般，先辈犹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阳集》云："小说载，优人有以李义山服蓝缕之衣而出，或问曰：先辈之衣何在？曰：为馆中诸学士挦将去矣。人以为笑。"又王直方《诗话》云："萧贯尝梦至宫庭中赋诗，有一人曰：先辈异日必贵"。又《春渚纪闻》载棋待诏刘仲甫闻祝不疑先辈名品高，着人传今秋来试南省。若以二家所载观之，则以先辈为称呼，决非前辈之比。又韦庄《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诗，又《墨客挥犀》言今人于榜下择婿，号曰脔婿，有一新先辈少年为贵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又彭应来有《贺新先辈二十八人及第》诗，结句云："回头应念差池者，重待阳和振羽毛。"言新先辈则为状元、为前名，明矣。若以为长上先生，则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摭言》载牛僧孺应举时，韩愈、皇甫湜见之于青龙寺，称牛为乡先辈。又田表圣锡《咸平集·与胡旦书》云："秀才即先辈。"乃即日可为先辈也，其义甚明。今人诗集中因见唐诗有先辈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误作前辈。近时有称道士为先辈，尤可笑也。

《千字文》字重复

《千字文》有"女慕清洁"，又有"纨扇圆洁"，重两"洁"字。今宜改"清洁"为"清贞"，庶不重复。

孟子与孟尝君同时

或问："孟子与孟尝君同时否？"曰："同。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见梁惠王，王有利国之问。慎靓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适齐，而齐宣之立在显王三十七年己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齐。赧王乃慎靓王之子，显王之孙。方显王四十八年庚子，齐薛公田婴卒，其子文嗣为薛公，号曰孟尝君，能招致诸侠游士，名重天下。则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适齐之时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战国策》考之，冯谖西游于梁，说惠王聘孟尝君，齐王闻而谢之，则与孟尝君正同时也。"曰："孟子既游于齐，而孟尝君之食客数千人，有一亚圣之大才而不克置于宾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谓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则当时之客皆非贤士可知。盖孟尝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决不屑就也。一鲁仲连尚不为平原君留，则孟子安肯为君之客哉？其后孟尝君废而宾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势利之交，毋足怪者。君于此时不能自责其聚士之乖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称先子、先君、先人为父，然不独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称曾参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则称祖为先子。子顺曰："吾先君之相鲁也"。则称六世祖为先君。孔安国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则称十一世祖为先君，称五世祖子襄为先人也。

颜子非廿九岁死

《史记》云颜子少孔子三十岁，年二十九，早死。则是鲁哀公二年也。按围陈蔡时，孔子年六十三，而颜子当是时，年三十三矣。《论语》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则颜子尚无恙。《史记》载围陈蔡后，使子贡至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由是观之，则颜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证。非二十九岁明矣。

画野分州

黄帝时画野分州，八家为井，井三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十为州。一州是百五十三万家。

名不可称

唐人多有称人名者，诗中惟甚。今人学唐诗者多仿效之，不知其不可。枋记李习之《答梁载言书》云："孟子曰：'天下之达尊三：德、爵、年。'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足下之书韦君词、扬君潜，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先后也。足下齿幼而位卑，而皆名之。

传曰：‘吾见其与先生并行也’。”观习之之言，则当时亦以称前辈名为非。枋谓古者君称臣名，父兄称弟子名，师称弟子名。《礼疏》云：“名者，职贱之称。”仲尼于弟子外，不敢称人名。曾子称子夏之名，盖因子夏称无罪，怒而责之也。尝考桓公四年“夏，天王使伯纠来聘”注：“礼，君于臣而不名者五：诸父兄不名，《诗》云‘王曰叔父’是也；子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纠是也。”如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十七年“蔡季自陈归”，庄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闵元年“季子来归”，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公羊曰：“何以不名，贤也。”闵二年“齐与子来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又《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与先王戮力共治者尊而不名。”《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贵贤者而已。故吕望、郭子仪俱称尚父，管夷吾称仲父，裴寂称裴监。魏晋以来，多有赞拜不名者，以人主之待臣子犹尔，况常人乎？

小人小生

“小人”二字见于《左传》，若“小生”则《汉书·朱云传》“小生欲相吏耶?”《张禹传》“新学小生”，皆是责人之语。若自称小生，则始于唐韩退之。《与孟东野寄孟几道联句》云：“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马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强伴。”又吕和叔《渭海昏集》序云：“不远数千里，授简小生。”

状元词误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鹧鸪天》词，第二句便云：“花如罗绮柳如绵。”最无意义，当是错误。分晓其词，以第二句与第十句对换过，义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绿袍乍着君恩重，黄榜初开御墨鲜。龙作马，玉为鞭，花如罗绮柳如绵。时人莫讶登科早，自是嫦娥爱少年。”

闲窗括异志

[宋]鲁应龙撰　武怀军整理

《闲窗括异志》一卷，南宋鲁应龙（约一二四七年前后在世）撰，书中虽多言因果报应之理，但其所记故事多非虚构，涉及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说郛》、《广百川学海》、《五朝小说》、《丛书集成初编》本等，此为首次标点整理本。

海盐县本武原县，在秦属会稽，汉因之。《地理志》云：故武原有塘官。《寰宇记》云：广斥盐田相望。《汉·地理》：县有盐官。东出五里有武原，王莽改为展武县。后陷为湖（柘湖是也），移于武原乡，改武原县，后改海盐县。汉安帝二年，又陷（当湖是也），移故邑城为故邑县。又移于海塘，为海塘县。唐景云二年，属苏州。先天二年废。开元五年复置。晋天福四年置秀州，遂属焉。县有向武原十八都十九都。然十八都分上下村。一在十八里堰下，与齐景交界；一在当湖，自湖首至界泾桥，与嘉兴交界。以德藏寺基及道院底籍都。十七都自有大易，十七都不应有二。况地理相接不同，不知何名。今止以上下十八都为定云耳。

当湖在今县北五十里，南北十二里，东西六里。古老相传：地初陷时，有妇人产一物，若蛟蜃状。濯于水，遂陷一方，迤逦从东北去。今有泖港，直通太湖。昨得石刻，乃唐吴郡陆府君墓铭，葬于苏州海盐县齐景乡当湖。则当湖之名旧矣。或云：鹦鹉洲图经不载，岂县未陷曾有此湖耶？曩岁渔者于湖中获一铁链，长不计极，舟满几覆，惧而弃之。或云系蜃于此。自汉迄今，上下千馀年，湖日浅，土日增，闻有于其中仿佛见其馀趾。

金山忠烈王汉博陆侯姓霍氏，吴孙权时一日致疾，黄门小竖附语曰：国主封界华亭谷，极西南有金山咸塘，湖为民害，民将鱼鳖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盐县。一旦陷没为湖，无大神护也。臣汉之功臣霍（某）也，部党有力，能镇之。可立庙于山。吴王乃立庙，建炎间建行宫于当湖，赐名。显应尤著，乡民祈祷辄应，部下钱侯尤为灵著。王以四月十八诞辰，浙之东西，商贾舟楫，朝献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为之鼎沸。闻有设祭于松柏间，祀其先亡，恸哭而反。谓之小岳庙，庙中铁铸四圣，由海而来，至今见存。

绍兴间方腊叛，浙右惊恐。时鲁氏居东武，家尚单微。溃卒之留于苏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鲁氏家事真武，极灵。因祷，谋远迁以避难，神不许。未几，溃卒将及境，忽空中有黑旗现，瞑雾四合。卒大恐，引去，阖境获免。遂于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祷辄应。

五显灵官大帝，佛书所谓华光如来，显迹婺源久矣，岁岁朝献不绝。淳祐中乡人病于涉远，乃塑其像，迎奉于德藏寺之东庑，建楼阁居之。祠之前素有井，人无汲者，自立祠后，人有汲其水饮之者，病辄愈。由是汲者，祷者日无虚焉。寺僧利其资，每汲一水则必令请者祷于神，得筊杯，吉，然后汲水，并以小黄旗加之上。自是请者日少，今亦不复验矣。

古老相传：湖初陷，白沃史君跃马疾走不及，遂驻马以鞭指，得湖东南一角，水至不没，因立庙。迨今此地独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称白沃庙。

德藏寺本宝兴寺，唐会昌元年置，光启初废。后唐清泰中，乡民丘郃即故基新之。大中祥符改今名，时改寺为宫，宫建炎复为寺，寺有两华亭，寺有水陆斋坛，往岁富民沈忠建。每设斋，施主虔诚则茶现瑞花。故花俨然可睹，亦一异也。

东林施水院本定庵居士白莲道场，寺有藏，岁久弊甚。住持僧智祥力鸠众缘为之，仅成规模，其中实无所有。始寺有转藏，不问多寡，僧以一饼啖之，由是至者甚众。人有病祟，必以东林藏转之即愈。盖寺

有神姓施，封护国公，为之打供，僧徒得以济。

齐景乡县北四十里有庙在焉，图宅号齐景公庙，一云未明大王。古老相传：齐景公遵海而南，观于转附朝儛，曾游于此，立庙于斯。旧有碑，今磨灭不存矣。唐贞元十四年，太子左赞善大夫吴郡陆使君夫人汝南县君周氏墓志云：祔于嘉兴县，东界海盐县齐景乡青墩原西北茔。则齐景乡青墩之名旧矣。

元丰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后冰自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画家所为。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叶者，细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叶，无毫发不具，虽巧笔不能为之。以纸摹之，无异石刻。

宝圣石佛院在嘉兴县东南，唐至德二年于寺基掘得石佛四躯，至今见存。天圣中赐名宝圣，人但呼石佛寺（宝一作保）。

庚子岁夏旱，湖间可以通轨。有渔舟夜舣水浒，遥见有光烛。人意谓必窖藏，遂于中夜掘之，得砖一井，片长六七寸，两首各有方窍相入，两面皆有手掌纹，极细，宛然可见。不知此砖始于何时。窃意当时陶人手法为之耳。儿童争鬻于市，或取以为砚，清润细腻可爱。余尝得片砖，为好事者取去。

南林祖茔，高祖宣義之墓。尝闻诸伯叔祖言：初营地时，高祖颇明地理，将凿池引水至墓之西南，夜梦一妇人请曰：妾有墓在正南所开池处，君戒役夫勿伤吾墓，当有厚报。次日果于其地得金数块，遂用以营寺。至今其墓尚存，自建创以来将逾百年，林木坞竹视他处为盛。丙午夏忽生双笋数株，莫不嗟异，各有赋咏。然竟不成竿，亦无他应。岂物反常为妖，卒以自毙云。

光严庵正议之茔濒湖占胜，为一方冠，东南皆□湖，远峰列如笔架，一塔屹于波心。文锋挺立，登名仕版者世有其人，视他族为最盛。淳祐间，忽树间出烟一道，远近莫不惊异。有细视之者，见其间有蠛蠓不可计，从树中出，终日不绝。盖此烟即此所成，不知何异。

湖心有地一方，立塔以按风水，人呼之曰按山。湖水弥滂，时盗多窜伏于此。由是守庵者不敢居，遂成荒芜。其中有大穴如瓮，下极空洞，巨蟒潜伏于内。时有人见之，或偃卧湖沙之侧。近年有数道者居之，佛殿廊庑稍稍成绪，蛇亦不复见矣。余家旧有蛇穴于壁间，每春月，常有小蛇出没，近岁稍少。又有一族人课仆锄草，忽闻地中有声，入土尺许，有石板盖覆甚固，启之得缸，可贮数石米。其中皆巨蛇八九，奔走四出，急击之，或死或窜去，竟不知从何而入也。意者必有异物，盖不遇而变化云。

陈山在县东北四十里，高八十一丈，周围一十五里。有白龙湫显济，敷泽龙王庙。山顶有龙穴，深不数尺，春夏不涸，百姓遇旱则祷于穴，必有异物见。因取其水祀之，雨即滂沛。又有龙母冢在焉，每岁常在七月多风雨，人谓龙洗墓云。

陈山龙王庙后有观音殿，曩年忽有两石从半山斗坠而下，一从殿后壁滚入观音座下，一坠殿之西。屋瓦无所损，不知从何而入殿中也。今二石尚存，亦可异。留题者甚多。余乙卯岁到祠下，尝赋诗于壁以纪其事。

华亭县北七十里有澱湖，山上有三姑庙。每岁湖中群蛟竞斗，水为沸腾，独不入庙中。神极灵异，寺僧藉其力以给斋粥，水陆尤感应。向年有渔舟舣湖口，忽见一妇人附舟，云欲到澱山寺，及抵岸，妇人直入寺去，舟中止遗一履。渔人执此履以往索渡钱，寺僧甚讶之，曰：此必三姑显灵。因相随至殿中，果见左足无履，坐傍百钱在焉。遂授渔人而去。嘉禾百咏云：神居阴阳护，寻□捍洪波。莫虑蛟龙怒，年来畏叱呵。

德藏寺前钟乃铜所铸，音极洪响。尝见古老云：初铸钟时，有匠者云此钟未可便扣，俟吾至六十里乃击之。及既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闻其声叹曰：声止于此。今寺中钟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复闻矣。怪哉!

当湖酒库有四圣庙在炊淘之后，立祠以来阅岁滋久。前后交承祀之，奉之甚谨。每一任初到，则上两幡；既解印，则复两幡。酬神之庇，以为定例。丙辰丁巳之间，有姑苏姚承节（应瑞）者，董糟丘，将幡书遍于神祠中，然后取幡染为黑色杂用。人无知者。及去任未数里，忽其子舟中为神所凭，责之曰：我立祠福汝坊场久矣，新旧之幡皆我之物，安得擅取以为儿服耶？及指其妾何人磨墨，何人折幡，历道其所以。众皆惊愕，姚惧，亟祷于神，许以谢过，其子遂苏。

伍子胥逃楚仕吴，吴王赐以属镂之剑自杀，浮其尸于江，遂为涛神，谓之胥涛，人皆知之。今嘉兴有胥山乡，山高一十五丈，周围二里，旧经云：伍子胥伐越，经营于此。《水经》云：子胥死于吴，吴人立祠江上，名胥山。杭州吴山亦名胥山，苏州吴县亦有胥山，则其名非一。今胥山乡伍姓甚繁，亦谓之云云。

《嘉禾志》：顾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近岁忽地裂

数尺，中有风涛声，以物探之，应手火起，至今尚然。

华亭陆四官庙一名陆司空。元和初，有盐船数十艘于庙前泊，夜中雨过，有光如火，或吐或吞。船人窥之，见一物长数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团火，以竹篙抑之，惊入草际，光遗在地，乃一珠径寸。以衣裹之，光透出。乃脱亵服裹之，光始不见。后至扬州卖之，获数万缗。

《舆地志》：秦置海盐县，王莽改为展武县，县陷为湖，湖中小山生柘树，因以为名。又云秦时有女入湖为神，即此祠也。荆公诗云：柘林著湖名，菱叶蔓湖滨。秦女亦何事，能为此湖神。年年赛鸡豚，渔子自知津。幽妖屈险阻，祸福易欺人。

吴跃龙，余友吴宗礼（达之）之子也，乙卯与余友乡举同廊就试。是岁俱发小荐，而跃龙实为亚榜赋魁，实通榜词赋之第八也。揭晓之夕，梦登七层宝塔。已及六层，止馀一层，欲上之间，忽见一人星冠云帔，若天尊像，叱曰：此雁塔也，汝何人辄登此！连步逐下，迤逦至塔外，遂坐其傍，惊而寤。及榜至，乃在七名之外。余亲见其说。又有张湘亦以乙卯魁亚荐，揭晓两夕前，梦人持巨盘扑卖。湘一扑五钱皆黑，一钱旋转不已，竟作字。一人曰：几乎浑纯及榜。乃为小荐第一。功名前定不可强求也如此。

百宫真武道院西庑一室有纯阳真人吕翁像，极端严，乃曾叔祖大中璠所创。道堂中塑像，道堂废。遂移奉于此，颇著灵异。小儿有拜祷乞钱者，或于几上及坐处得之，亦见其仙道变化之验云。

嘉兴县界移风乡有魏四十道者，有妻有子，中年忽悟真空，舍俗出家，修行斋戒甚至。乡民敬之重之。淳祐丙辰冬，忽感疾，自度气血衰，不能起，呼同侣具汤沐更衣曰：大限到来，吾复何恋，各自珍重。遂跏趺奄然而逝。远近闻者肩踵相摩，观瞻叹羡，凡两日未定。

淳祐甲申春，余馆于沈氏书塾，因寓宿焉。一夕梦妇人着红衣至其家厅庑下轿，无侍女，手执黄罗裙，直入其堂。旦与诸生言之，皆莫晓所谓。次夕方篝灯披阅卷帙，忽有人报街外鼓声甚急，仓皇使人视之，乃市楼失火。烟焰烛天，众力扑救，仅免延燎，止拽倒小屋数间。方知妇人之怪也。

永兴桥之西陆氏宅有大井，不知何年所凿，面阔数尺，其深不可测，虽大旱不涸。其下可以转篙，时时于其中有浮萍及破碎蒲帆浮起，不知何来。古老相传云：此下通大海。岂海水伏流地中从此过耶？今为富氏得之，正居堂之中，以板覆盖甚谨。盖防颠溺也。

余家全盛时，以东庑为书塾，其西南隅后为居民王氏宅。王见其家每夜常有白衣人出现，意其为祟，每夜防之。一夕持杖逐至灶侧而没，掘之得银一瓶。人无知者，遂以此经营，他之，遂小康焉。又李园者以种圃为业，初甚贫。一日挥锄，忽粪土中有声，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李得之，遂转而货易，为他人所发，闻于官，备极笞楚，半为他人所得。今无复一存矣。

嘉兴贡院元是州学，今有采芹桥，泮水之旧规在焉。后迁学于凤池坊，此地遂为贡院。每举终场几二千人，荷笈而进者，随子弟而入者，几及万馀人。然西廊之第三间极北，举子常有为魅所凭而至死者。或如猫而过，或如妇人，每一发喊则妖气愈盛。是以分案于其间者，多不欲就。前后所死非一。兵卒之宿于廊庑，往往夜见鬼物，甚至惊魇不醒。遂□□救。丙午岁将赴举，监试官忽梦有人自称贡院将军，云我死于此地，今得为神。每举子死于场屋者，皆我辈为之。可立庙于西北隅事我，则免于是。明言于府以立祠焉。由是两举稍安，士人之就试者，莫不先期备金钱，祷以求阴庇。或云此地元为勘院，徐明之乱，多鞫死于此，故遇呼喊三声则出矣。

嘉兴县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晋歌妓苏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道畔厅，曰：苏小小墓。徐凝《寒食诗》云：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归。只有县前苏小小，无人送与纸钱灰。

资圣寺在海盐县西，本普明院。旧记晋将军戴威舍宅为寺，司徒王询建为光兴寺。天禧二年赐今名。寺有宝塔，极高峻，层层用四方灯点照。东海行舟者皆望此为标的焉，功为甚宏。有海滨业户（某）与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鲜，风涛骤恶，舟楫悉坏，俱溺于海而死。其家日夕号泣，一夕梦其夫归曰：我未出海时，先梦神告曰：来日有风波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于此。初坠海时，弹指随波已去数百里，神欲救我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极苦，每日潮上，皆我辈推拥而来。他佛事祭享，皆为诸鬼夺去，我不可得，独有资圣塔灯光明，功德浩大耳。其妻因鬻家赀，入寺设灯愿，次夕又梦夫来谢云：今得升一等矣。

捍海塘凡十八条，自县去海九十五里有望海镇，岁久波涛冲啮，尽为洋海。绍兴中，知县陈（某）尝于海塘五里建望月亭，殆今则亭基在水中，不可复见。每岁沙岸何止数尺，十八条捍海岗岸无一存者。县治去海无三百步，而独山一带岁岁咸潮透入，可以

晒卤，耕种者苦之。前政史宰（亚卿）亲督畚钟，移入数百步，别筑一塘谓古岳。瓦盎及铁剑役夫得之，以为奇，举手皆粉碎。秦始皇时有望气者言，东南有天子气。故东游海上，所至埋金宝以厌胜之。今故邑近海居民多掘得古物。

当湖南北十二里，东西六七里，东南则通故邑，西南则近海盐，其东则广戌，其北则华亭接境，舟楫便利无间断，地迥村远。

《吴地志》：昔有金牛粪金，村民皋伯通随之，牛入山穴，凿山而入。山颓，兄弟皆死，因名金牛。

三山曾先生（陟）尝寓馆于陈氏，七载音信不通，夏尸青衿俱歇，独处一室。有道人自吴山来，谓之曰：子思乡之切，何不少称归？陟曰：水陆三千里，几时得到？道人剪纸为马，令合眼上马，以水噀之，其疾如风。祝曰：汝归不可久留。须臾到家，门户如旧。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才归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马而行，所骑马足折，惊寤，乃身在书馆中。随身衣服皆新制者，道人亦不见，惟留一药篮，中有一诗云：一骑如龙送客归，银鬃绿耳步相随。佳人未许轻分别，不是仙翁岂得知。

景德禅院去县五里，在城西门外之焚化院。昔有白毫高数尺，民以为祥，乃作寺。有白龙潭在寺前，以白龙穴于此，行人多漂溺，居人作塔埋金剑镇之，后遂无害。今人谓之三塔湾寺，三伽蓝顺德龙王也。淳熙大旱，知县李伯时以搅龙事告太守，以长绳系虎骨，缒于龙潭中，遂得雨。取之稍迟，雷电绕厅，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上舍伯祖（巽）旧葬惹山，后忽卜兆于丁村，遂迁葬焉。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征也。遂斫藤迁之，自后其家浸衰。

嘉禾北门有孩儿桥，桥栏四角皆石刻孩儿，因名之，不知何时所建。岁时既久，遂出为怪，或夜出叩人门户求食，或于月夜游戏于市。人多见之。一夕有胆勇者至夜密伺，果见其三二石孩儿徐徐自桥而下，遂大呼有鬼，以刀逐至其处，斫去其头，怪遂绝。

秀州子城有天王楼，建炎间金虏犯顺，苏秀大扰，将屠之。有天王现于城上，若数间屋大，兵卒望之怖惧，遂引去，一州之境获免。及乱平，建楼西北隅，见今事之。

有住庵僧王了因，事母至孝，母病危笃，日夜祷于所事韦天护法神。诚意感格，忽神降其身，作蛮语云：悯汝孝诚，故救汝母。教以药饵，遂愈。自是，神常降之，言人休咎多验，远近趋之。一日有人请祷，僧不谨，神怒责，遂发狂不可止。索浴左右，不得已具汤，与之汤。百沸犹以为冷，投于中，宛转为快。众拜祈哀，神曰：姑薄惩之尔。遂免。及出浴，举体略无少损，病亦愈。神不复降矣。

绍兴兵火之变，所在荒凉。盱眙有市人储酱一瓮，获利已多。然贪心愈生，设计售伪，日以咸水及碎瓦屑炭煤之属和之，所得十倍。一夕风雨，屋栋桁折，而夫妇正卧其下，皆压死，瓮亦破焉。而旁舍略无损动。何提刑诗云：万伪何缘斗一真，时间谩得面前人。生男种女多喑哑，果报元来必有因。可不信哉！

卢十五，嘉兴华亭人，所居修竹乡。卢十五以捉鳖为业，每捉鳖归舍，与妻其活煮其鳖，然后出卖，每日如是。嘉泰二年壬戌四月十七申时，忽大风骤雨，雷电闪光，霹雳大震，卢十五并妻女三人皆死雷斧之下。呜呼！鼋鼍龟鳖水族中之灵物也，人岂可杀乎？卢十五之报亦可畏也。近有食鳖之人，心既好食，又招宾友聚会而食，号团鱼会，彼此以所食多寡为胜负，杀生之念滋甚，罪报何逃，闻此可不戒哉！

奉新县村民絷牛于柱，将杀之。其邻家子平时饕食，乘醉入观，踞坐指屠者曰：速操刀，我欲肝肺生食，不宜缓，仍不可与他人也。语至再三，牛忽骧首怒目，直视此子，奋力掣索断，直前径触之，穿其腹，戴之以走，过四十里不脱。乡民及豪家子弟、僮奴极百馀人，枪杖叫噪，共往追逐，乃得其尸。

严泰江行逢渔舟，问之，云：有龟五十头。泰用钱十千赎放之，行数十步，渔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人诣泰门，告其父母曰：贤郎附钱五十千，可领之。缗皆沾湿，父母怪之。及泰归，乃说赎龟之异。

陈宏泰家富于财，有人假贷钱一万，宏泰征之甚急。其人曰：请无虑，吾先养蛤蟆万馀头鬻之，足以奉偿。泰闻之恻然，已其偿，仍别与钱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经月馀，泰因夜归，马惊不进，前视之，乃一金蛤蟆也。

司法曾伯祖（行恕）丱角而孤，侍母徐氏就医嘉兴，留精严僧舍。值徐明反，扰乱一州，止不屠僧。母子俯伏于寺之夹衖下，众枪攒刺，命在须臾，默祷伽蓝神资善兴福明王，愿脱刀兵之难，世世子孙不忘香火，果得免死，至今奉事于灵云祖茔。司法生主簿（果），主簿生知县（季颖），相继登科。

巫家丘氏世事邹法主，其家盛时，神极灵异。人

有祷之者，能作人语，指其祸福，感应如响。家遂稍康。自后兄弟析居，神亦不复语，今其子孙尚以巫祝相传不绝。

去东湖三四里有村曰杨墩，左右皆杨其姓者。有杨四九者以养鸭为生，数百为群，人有鬻之者，就令其打并。杨利于得钱，则每鸭必执其颈，碇以宛转于地，立死，前后不知其几矣。又得焊治之法，沃之以热汤而气未绝，随焊而身毛脱落。晚年得一疾，甚怪。每常浸浴缸中，妻孥频频添汤，极热而不觉，皮肤皆浸成白折。又令人以足跟踏心，至今尚存，而家事索然矣。人以为杨生活受镬汤地狱报云。

秀州魏塘村方通判乳媪周氏，临安人，为人朴直，自信不虑人欺。村民或从假贷，不问识不识，随意与之。有蔡公者负最多，每督取，率托以他故。经数年，媪呼而责之，每以妄言答云：实负婆钱，累欲偿，辄为官事所荡，愿更宽，今岁如再背约，当为八乳牝狗以报。未几蔡死，而方家得一犬八乳。周媪常戏呼曰：汝是蔡公耶？即掉尾而前，自是闻呼即至，十年乃死。

嘉兴府德化乡第一都钮七者，农田为业，常恃顽抵赖主家租米。嘉泰辛酉岁，种早禾八十亩，悉以成就收割，囤谷于柴积之侧，遮隐无踪，依然入官诉伤，而柴与谷半夜一火焚尽。壬戌岁秋，其弟钮十二亦种早稻八十亩，藏谷于家，又且怨天尤地。忽日午间天宇昏暗，大风卷地，其家一火，灰烬无馀。呜呼！钮七、钮十二欺官瞒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亦可畏也。

眉山主簿高公有爱子眉郎，甚慧，不幸早夭，心甚悼之。公忽暴卒，复苏，言至阴府，初为二吏来召，引至一处如州城若官府所，俄见一人着道服，手持数珠而出。主簿熟视，乃其父也。责之曰：汝有不公当事，还曾知否？主簿曰：何事不公当也？父曰：断递铺杀人事，不穷其理，以直为曲，所以天夺汝爱儿眉郎，见亦在此，汝有阴骘，天未遽夺汝寿，汝今还世，切须事君则忠，事长则顺，不可为己营私，不可以直为曲，戒杀戒淫，戒嗔戒怒，但依吾教，则尽天年，不然则寿禄皆削也。

海盐县蒋十八居士、蒋念二孺人，日诵大乘，断除嗜欲，一日洗漱更衣，烧香念佛，书颂而终。居士颂曰：这个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归其根。诸幻既灭，灰飞烟绝。如空中风，犹碧天月。既无障碍，又能皎洁。一切永断，无复言说。又云：直道而行，心不谄曲。四十年来，脱离嗜欲。唯阐大乘，朝读暮读。今朝摆手西归，自有现成果足。蒋孺人颂曰：看过莲经万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缘。西方自是吾归路，风月同乘般若船。

江南平建州有大将余洪敬妻郑氏有绝色，为乱兵所获，献于裨将王建峰，遇以非礼，郑志不可夺，胁以白刃不屈。又命引所掠妇人，令郑杀以食之。谓郑曰：汝惧乎？曰：此身宁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礼污我。竟不忍杀，以献大将军查文徽，将以荐枕。郑大骂曰：王师吊伐，义夫节妇，宜加旌赏。王司徒出于卒伍，固无足怪，君侯知书，为国上将，乃欲加非礼于一妇人以逞欲乎？愿速见杀。查大惭，求其夫而付之。郑氏节义凛凛，二将虎狼，终不敢犯。妇人之淫奔无耻者视此独不靦面乎？

华亭人黄翁，世以卖香为业。后徙居东湖杨柳巷，世以卖香为生。每往临安江下收买甜头，归家修事为香货卖。甜头者，香行俚语也，乃海南贩到柏木及藤头是也。黄遂将此木断截挑棺，如笺香片子，与蕃香相和，上甑内蒸透，以米汤调合墨水，用茆帚蘸墨水就甑内翻洒，此香遍斑，取出摊干，上市货卖。淳熙年间，黄翁一日驾舟欲归华亭，留东湖湖口，泊船而宿，候晓即行。湖口有金山大王庙，灵威人皆敬畏之。是夜三鼓时，忽一人扯起黄翁，连拳殴之，谓曰：汝何作业造罪，货卖假香，可速去来。过更时许，方得苏醒。次日抵舍，病月馀而毙。一夕，其妻黄嫂梦至阴府，见二鬼以沸汤两桶洗一罪人，鬼遂叱黄嫂曰：婆子，此汝之夫黄某也，在世货卖假香，今受此报，汝今回世，说与诸子，速改此业。黄嫂寤，悲泣言及诸子，即饭僧修设功德，追救其夫，遂改业别为生理。

海盐县倪生每用杂木碎剉炒磨为末，号曰印香，发贩货卖。一夜烧薰蚊虫药爆，少火入印香箩内，遂起烟焰，事急，用水浇之。傍有切香，亦见焚煨，又用水浇之。磨上印香又燃。倪见火势难遏，即欲出户逃命，奈何遍室烟迷而不能出避。须臾，人屋一火而尽。

嘉兴府周大郎每卖香时，才与人评值，或疑其不中，周曰：此香若不好，愿出门当逢恶神扑死。常以此誓为词。淳祐年间，忽日过府后桥，如逢一物绊倒。众即扶持，气已绝矣。呜呼！世人焚香，诚欲供养三界十方贤圣，黄翁、倪生与周大郎者，乃以废木为真，触秽神祇，岂得不遭诛戮哉！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树，辄云乞长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即仙去。

黄觉旅舍见道士共饮，举杯之际，道士以箸蘸酒于案上写吕字，觉悟其为洞宾也，遂肃然起敬。道士

又于袖中出大钱七、小钱三，曰：数不可益也。又与药寸许，岁旦以酒磨服之，可终岁无疾。如其言至七十馀，药亦尽。作诗云：床头历日无多了，屈指明年七十三。于是岁卒。

陈元植好积阴德，禽鸟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鸟飞鸣就食。一夕梦绯衣人曰：汝有阴德及物，寿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无疾而终。

周世宗毁铜佛像，曰：佛教以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大悲铜像甚有灵应。击毁之，以斧钺自胸镵破。其后世宗北征，疽发胸间，咸以为报应云。

李主簿夜泊舟，临舷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众力救之，李号呼曰：痛彻心骨，不可忍，吾宁死也。遂随入水，明日求其尸，不获。

晋周兴死而复生，言天帝召见，升殿仰视，云气紫郁郁然。天帝面方一尺，问左右曰：是张天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圣矣，此近曹明帝耳。

李舟之弟患风，或云蛇酒治风。乃求黑蛇，生置瓮中，酝以曲蘖，数日蛇声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斯须之间化为水，惟毛发存焉。

茅山有村儿牧牛，洗所著汗衫，曝于草上，牛食草之际，并食其衫。疑邻儿窃之，其父怒曰：生儿为盗，将安用之！即将儿投于水中。邻儿称冤呼天，才出水，父复投之。俄大雷雨震死其牛，汗衫自牛口中出。

钱处士尝见一人，谓曰：尔天罚将及，可急告谢其人，曰：某平生无过，但昨日饮食不如意，弃于沟中。钱曰：是也，可急取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秽，俄雷电大震，钱曰：急，并秽食之。雷电果息。

惠州一娼震死于市，胁下有朱书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权，帝命震死此女，盖偃月公后身也。元和六年六月某日。

金蚕，蚕金色，食以蜀锦，取其遗粪置饮食中，毒人必死。喜能致他财，使人暴富，遣之极难，虽水火兵刃不能害。多以金银藏箧，置蚕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以去，谓之嫁金蚕。

临江军惠历寺，初造轮藏成，僧限千钱则转一匝。有营妓丧夫，家极贫，念欲转藏以资冥福。累月辛苦，求舍随缘，终不满一千。迫于贫乏，无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携所聚之钱，号泣藏前，掷钱拜地，轮藏自转，阖寺骇异。自是不复限数矣。

有赵小子纳凉水滨，见行贾掬水灌漱，俯身潭上，一鬼自潭引手至项上，三进三止。赵叫呼，鬼即随没。贾曰：头髻中有少雄黄辟邪之效也。

南阳人侯庆有一铜像，欲卖牛妆金色，偶有急事，他用久矣。一夕庆妻忽梦像曰：卿夫妻负我金色，久不偿，今取卿儿丑以偿金色。至晓儿丑有病，像忽有金色，光照四邻，皆来观焉。

零陵太守有女，悦父书吏，无计得偶。使婢取书吏所饮馀水饮之，因有娠，生一男。数岁太守莫知其所从来。一日使是男求其父，儿直入书吏幄中，化为水。父大惊，问其女，始言其故。遂以女妻之。

有人好餐羊头，尝晨出，见一羊头人身，衣冠甚伟，曰：吾未位之神也，其属在羊。尔食羊头甚多，故来取汝。若辍食则已，不然吾将杀汝。其人惧，不复食羊。

雷州西有雷公庙，百姓岁纳雷鼓车。人有以黄鱼与彘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于野中掘得黳石，号雷公墨，光莹如漆。

婺源公山二洞有穴，咸通末有郑道士以绳缒下百馀丈，傍有光，往视之，路穷水阻。隔岸有花木，二道士对棋，使一童子刺船而至，问欲渡否，答曰：当还。童子回舟去。郑复攀绳而出，明日穴中有石笋塞其口，自是无复入者。

终南山中有一人，身无衣服，遍体生黑毛，飞腾不可及。为猎人所得，言秦宫人，避乱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实。初甚苦涩，后稍便之，遂不饥。猎人以谷食之，初闻甚臭，吐逆数日乃安，身毛脱落，渐老而死。

朱师古，眉州人，年三十时得疾不能食，闻荤腥即呕。用火铛旋煮汤沃淡饭，数数食之，医莫能治。史载之曰：俗辈不读医经而妄欲疗人，可叹也。君之疾正在《素问经》中，名食挂。凡人肺六叶，舒张如盖，下覆于脾，子母气和则进食，一或有戾则肺不能舒，脾为之蔽，故不嗜食。《素问》曰：肺叶隽热挂。遂授一方，买药服之，三日闻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欧阳文忠公庆历末水宿采石渡，舟人鼾睡，渐至月黑，公灭烛方寝，微闻呼声曰：去来。舟尾答曰：有参政船宿此，不可擅去，斋料幸携至。公私念曰：

舟尾逼浦，且无从人，必鬼也。通夕不寐，五鼓闻岸上猎猎驰骤声，舟尾曰：斋料幸见还，且行。且答曰：道场不清净，无所得而归。公异之。后日游金山与长老瑞新语，曰：某夜有施主设水陆携室人至，方拜忽思卧，少顷乳一子，俄腥风灭烛，一众尽恐。乃公宿采石之夜也，公后果参大政。

蔡元度适余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万人仰瞻。有按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邮而没。世言元度乃木义后身云。

有人得青石，大如砖，背有鼻，穿铁索，长数丈，循环无相断处，海商见之，以数十千易之，云此协金石。垂于海中，经夕引出，上必有金。

西域胡僧咒人能生死，太宗令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苏。傅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咒臣必不行。召僧咒，奕初无所觉，胡僧自倒，更不复苏。

天复中陇右大饥，其年秋稼甚丰，将刈之间，太半无穗。有就田畔斸鼠穴求之，所获甚多，于是家家穷穴，有获五七斛者。相传谓之劫鼠仓，饥民皆出求食，济活甚众。

夷陵有阴阳石，阴石常润，阳石常燥，旱则鞭阴石，雨则鞭阳石，皆应。

韦思玄求炼金术，一日有居士辛锐来谒，病痈，溃血且甚，韦方会客，居士遂溺于筵上，客怒皆起，锐亦告去，忽不见。视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灿然，客有解者曰：辛属金，兑西方属金，锐其金精乎？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一产千鬼，朝产之，暮食之。今苍梧有鬼姑神是也，虎头龙足，蟒目蛟眉。

荆南都头李遇病困，摄至阴府，有一先物故者曰：常侍安得来？此乡有一人云进到李遇□□，见妻子环泣身下，卧一昼，人号替代云。

王洙避暑神庙，见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曰处，明日视之，乃橐驼也。昨夕所见岂其精耶？

西畴老人常言

[宋]何　坦撰　刘加夫整理

《西畴老人常言》（一名《西畴常言》）一卷，宋何坦撰。坦生平事迹不详，西畴老人盖坦自号。该书分讲学、律己、应世、明道、莅官、原治、评古、用人、止弊九门，讲立身处世为官之道，虽大抵老生常谈，但其言“宋之祖宗容受谠言”，言“国匮民贫，莫今为甚矣”等，皆可见当时社会状况。有《百川学海》、《说郛》、《从书集成初编》等版本。据前者标点理事。

讲　学

学贵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进，与日俱新，有常也。玩愒自恕，曰我未尝废，非悠悠乎？顾一曝而十寒，斯害也已。孔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学不可躐等，先致察于日用常行。人能孝于事亲，友于兄弟，夫妇睦，朋友信，出而事君，夙夜在公，精白承德。虽穷理尽性，亦无越于躬履实行也。

学以养心，亦所以养身。盖邪念不萌，则灵府清明，血气和平，疾莫之撄，善端油然而生矣，是内外交相养也。《记》曰：“心广体胖。”此之谓也。

士有假书于人者，必熟复不厌；有陈书盈几者，乃坐老岁月。是以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知儆则庶几矣。

君子之学，体用具藏修之，余时与事物酬酢，因可以识人情世态。其间是非利害，岂能尽如吾意哉？有困心衡虑，则足以增益其所未能也。

交朋必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追随游玩，损也。若佞谀相甘，言不及义，宁独学寡闻，犹可以无悔吝。

勿忌人善，以身取则焉，孳孳不已，恶知其非我有也？勿扬人过，反躬默省焉，有或类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去其不善而勉进于善，是之谓善学。

与刚直人居，心所畏惮，故言必择，行必谨，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与柔善人居，意觉和易，然而言必予赞也，过莫予警也，日相亲好，积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损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药石可保长年。

孔门《大学》之道，备九思三畏，正心诚意也。敏事而谨言，修身也。孝友施于有政而家齐矣，敬信节用爱民惜力而国治矣。以至谨修宪度而四方之政行，振坠拔遗而天下之民归心。二帝三王平治之道，莫或加此矣。

节食则无疾，择言则无祸。疾祸之生，匪降自天，皆自其口。故君子于口之出纳唯谨。

礼以严分，和以通情。分严则尊卑贵贱不逾，情通则是非利害易达。齐家治国，何莫由斯？

恭俭，美德也，出于矫则过。故足恭取辱，苦节招凶，君子约之以中，而行之以诚，则恭近礼，俭中度矣。

子贡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夫子非隐也。如入孝出弟数语，必行有余力而后可以学文，盖实行不先则徒文无益，况可遽闻性与天道乎？后世学者从事口耳，且茫无所从入，乃窃袭陈言，自谓穷理尽性，亦妄矣。

人心如盘水也，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湛浊动乎下，而清明乱乎上矣。夫水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则浊起而清自乱也。君子其谨无挠之哉！

为己之学，成己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为人之学，徇人至于丧己，逐末而不知反本也。

初学自诵数入，若口诵而心不在焉，罔然莫识其为何说也。学者展卷，当屏弃外虑，收心于方策间，熟复玩味，义理自明，所谓习矣而知察也。

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傍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人能不为利害所汩，则事物至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

为学日益，须以人形己，自课其功，然后有所激于中而勇果奋发，不能自已也。人一己百，虽柔必强。

律　己

上智安行乎善，而无所晞避；中人觊福虑祸，故强为善，而不敢为恶；下愚昏不畏祸，故肆为恶而亡所忌惮。

日用饮食，取给不必精也；衣冠礼容，苟备不必华也。若悯耕念织，将惭惕不暇，敢过用乎哉？

一毫善行皆可为，毋徼福望报；一毫恶念不可萌，当知出乎尔者反乎尔。

惟俭足以养廉，盖费广则用窘。盻盻然每怀不足，则所守必不固。虽未至有非义之举，苟念虑纷扰，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饮宁浅酌，食必分器，戒乎留残；衣必浣濯，破必缝补，戒于中弃。盖万物皆造化所界予，深恶人殄坏之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人惟起居饮食日顺其常，福莫大焉。昧者不悟其为福而徒歆慕荣利，不知荣利外物也，顾可当哉？

饮啄前定，毋庸强求。任目前所有则自如，想珍异不获则心慊矣。自此理以推广，凡贵贱亨屯无入而不自得也。

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然。世固有多行悖戾而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显道，疏网难逃，霖淫浸渍，人固未之觉，迨两止则墙隤矣。

士能寡欲，安于清澹，不为富贵所淫，则其视外物也轻，自然进退不失其正。

人情惮拘检而乐放纵，初肆其情之所安，若未害也。操修不勤，威仪不摄；流入小人之域而不自觉，可不惧乎？所贵乎学问者，所以制其情之安肆也。

君子安分养恬，凡物自外至者，皆无容心也。得则若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丰不见其有余，夫何羡？约不知其为乏，夫何慊？义理先立乎其在我，故人欲弗之累也。

矜名誉，畏讥毁，自好也；忘检制，肆偷惰，自弃也。自好者，中人也，可导之使为善也；自弃者，民斯为下矣，不足与有为也。

知学则居贫无怨，学而深于道，则安贫能乐。常人贫则怨，小人贫则乱。

学成行尊，优入圣贤之域者，上达也；农工商贾，各随其业以成其志者，下达也。夫子论上达下达，盖以学者对小民而并言也。若夫为恶为不义之小人，彼则有败乱耳，恶能达？

名者，实之宾也。实有美恶，名亦随之。故溢美则为誉，溢恶则为毁，是以古者无毁誉，所谓直道而行也。

过而能改者，上也，圣人也；过而不贰者，次也，几于圣也；有过而知悔，又其次也，抑亦可以为贤矣；下此则有文过而遂非者矣，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故曰："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吾夫子之所以叹也。"

欲为君子，非积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见其为小人。故曰："终身为善不足，一旦为恶有余。"

常情处顺适则安，值猜沮则惧。惧则知防，安则靡戒，故悔吝多生于念虑所不加，而动必检饬者，可保无咎也。

君子有偶为小人所困，抑若自反无愧怍，于我何损，又安知其不为进德之助欤？

应　世

富儿因求宦倾赀，污吏以黩货失职，初皆起于慊其所无，而卒至于丧其所有也。各泯其贪心而安分守节，则何夺禄败家之有？

士有宽余，义当轸念穷乏，然孰能遍爱之哉？骨肉则论服属戚疏，交朋则计情义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强也。

酒用于馈祀醮集以成礼，若常饮则商刑所儆，彝酒则周诰所戒。况居官必有职业，处家亦有应酬，无故日饮则神昏思乱，安保其不舛谬哉？君子制之有节焉，惟宾飨则卜昼余，非烛后不举盏。

江行者事神甚敬，言动稍亵则飘风怒涛对面立见，此诚有之。愚俗盖迫于势耳。君子不欺暗室，处平地者顾可肆乎？

凡居人上，有势分之临。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动必先謦欬，步远则有前导，燕坐则毋帘窥壁听。是故君子不发人阴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无仆御，莫事君子。平时当拊存以恩，而不可假之辞色。微过勿问，慵惰必儆，大不忠则斥远，斯可以无后患。女君之育婢获，亦莫不然。

富贵利达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出处去就之异趣，君子小人之攸分。盖君子必审夫理之是非，而小人惟计乎事之利害。审是非则虞人虽贱，非招不往；计利害则苟可获禽，虽诡遇为之。

惟天生人，随赋以禄。蚕方蠕而桑先萌，儿脱胞而乳已生，如形声影响之符，孰主张是？彼皇皇求财利如恐不及者，岂不谬用其心耶？

人事尽而听天理，犹耕垦有常勤，丰歉所不可必也。不先尽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于静听者，是揠苗而助之长也。孔子进以礼，退以义，非尽人事与？得之不得曰有命，非听天理与？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谦以和。小人之奉上也，必谄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下，小人无常心，故君子恶之。

齐人竞与右师言，媚其权也，为其能富贵己也。孟子独不与之言，知良贵在我也，不甘为小人屈也。去就有义，穷达有命，富贵在我，岂权幸所能擅哉？

在仕者事上官如严师，待同僚如畏友，视吏胥如仆隶，抚良民如子弟，则无往而非学矣。居家者事亲如君，敬尊属如上官，待兄弟亲宾如同僚，慈幼少、恤耕役者如百姓，御奔走使令者如吏卒，而少加宽焉，是亦为政矣。

世俗之爱其身，曾不如爱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学必厉以勤，教子治身必导以为君子；逮迹其自为则因循惰弛，罕克自强，措心积虑甘心为小人而不以为病，兹非惑欤？有能即其所以为子谋者而为己谋，则思过半矣。

明 道

道统之传自尧舜，《书》虽载精一传心，而学之名未著也。学聚问辨，盖夫子赞《易》之辞；如三王四代，惟其师出于记礼者之言尔。尧学于君畴等，说亦见于孙卿所述，六经未之前闻也。发明典学实自《说命》始，至成王而后缉熙光明，形于诗人之颂焉。由是推之，传说之有功于名教大矣。

舜命契敷五教，《泰誓》数受狎侮五常，兹有见于经者。然初不列五者之目为何事也。所谓仁义礼智信，孔门垂教，因门人问及，则随为之答，亦未尝合五者而为言，至汉儒而后指名为五常矣。史氏以之协五行与五音，上配五星，下俪五事，其说似凿。然质诸理而当，揆之数而合，盖亦自然而然，非强为附会也。

夫子论少壮老所当戒者三，为学者血气戒也，而未始言养气。养气之说实昉于孟子。然则夫子曷为不言养气也？曰：夫子称天生德于予而斯文在兹，其高明广大，浑然天成，视持养之功粗矣，是谓诚者，天之道也。若孟子则必善养而无害也，是谓思诚者，人之道也。充孟子之养，犹曰威武不能屈，则康人与宋司马，其如夫子何多？见其不知量也。

夫子答仲弓、子桑伯子之问，闻子游弦歌之声而笑，皆微启其端以示之。居敬而行简，学道则爱人，必待二子自述，夫子然后进之曰："雍之言然"，"偃之言是也"。其初也，夫子岂有隐乎？曰：开而弗达则思，举一隅使得以三隅自反也。颜子终日不违，既心通默识矣，犹必退省其私而后称，其亦足以发，非所谓循循善诱欤？若夫造如愚之境，则非二子所能及也。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非尧舜之道不陈，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孔子每自抑，孟子每夸大，何也？曰：夫子宗主斯文，故道洪德博，如沧溟泰华无所不容。孟子思济斯民，故行峻言厉，如拯溺救焚，不暇退逊。圣贤分量固殊，而所遭时势又异，自不得而强同也。

夫子品题诸子，皆因问仁发之。由也可使治千乘之赋，求可宰千室之邑，赤可使与宾客言，三子皆卿大夫之才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则付雍以侯国之任矣。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其与颜渊者何如哉？异时为邦之问，独以四代之礼乐许之，次而雍也，则可使南面。至若由、求辈，则仅列政事科而已。权衡诚设，宁有锱铢之爽乎？

一贯之旨，曾子领其要，曰忠恕而已矣。及子思得其传，其论诚也，极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孟子嗣之，其论养气也，大而至于塞乎天地之间。夫圣门讲学，雍容唯诺而已。至子思、孟轲，乃如此张大，何欤？曰：圣道本平夷，夫子如一人在上，不言而信，群弟子如百僚相师，温乎其和也。子思、孟轲出自圣门，如肃将王命建侯植屏以蕃王室，八鸾四牡之盛，威仪皇皇，非复内朝之简且易矣。本厚而华实蕃，不亦宜乎？

孔子之于阳货也，瞰其亡而往见之，不欲仕而诺以仕。圣人之言行当如是乎？待小人以权也，如不能全身远害而直堕恶人之阱，则何以为孔子？

世未尝无贤者也，君不见用，故绩效不获显于时。士未尝无遗逸也，不遇圣贤，故声迹亦不著于后。微生亩、楚接舆与晨门、荷蒉、耦耕、荷蓧之徒，虽议论趋响未合中道，然而生不逢辰，能卷怀遂志，岂不远胜夫同流合污以自辱者哉？不幸不遇明君，不得以所长自见也；抑又幸而遇吾夫子，犹得以所怀自白也。

夫子之不为卫君也，冉有何疑？子贡又何待于问也？孔门诸子直情无隐，求实有疑。既于心未安，赐未能决，亦不敢臆对，逮闻夫子夷齐得仁何怨之论，不惟二子之疑释然，后世虽愚懵者，亦不待诏诰而自无疑惑矣。

儒者之待异端，甚于拒寇敌，惟恐其得以潜窥侧睨也。若其回心向正，亦欲招而纳之，如逃杨墨而愿归于儒。孟子曰“归斯受之”，岂非招降纳款，开之以自新乎？

杨墨害道，孟子辟之。在孔子时，岂无邪说诐行乎？不闻有以辟之，何也？曰：圣人之待异端，如十国之瞰夷狄，人之瞰禽兽也，世治化行则蛮夷率服矣。深居简出，虽有猛鸷其如人何？孔子不过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夏谓小道致远恐泥而已，处之于谈笑之间。而孟子乃深排峻抵，虽曰出于不得已，然亦辞费而力殆矣。

七十子之在圣门，皆可与共学也，而未必皆可适道。由、求、商、赐诸子可与适道矣，未可与立也。可与立者，颜子一人而已。抑可与权乎？曰：其殆庶几，未达一间耳。择乎中庸，未造乎时中也；三月不违，未至于安仁也。曾子何如？悟道于一唯之间而临深履薄，终身戒惧，亦庶乎其为立也。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已。圣道可谓简易，而冉求乃自病其力之不足，子贡谓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何哉？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匹夫之愚可以与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宜学者望道而不可及也。

莅官

为政宽严孰尚？曰：张严之声，行宽之实。政有纲，令有信，使人望风肃畏者，声也。法从轻，赋从薄，使人安静自适者，实也。乃若始焉玩易启侮，终焉刑不胜奸，虽欲行爱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凡莅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见以立科条。虽尝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于俗也。苟人情有咈而固行之，终必扞格，如病其难行而中变，后有命令人弗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旧贯，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节目未便，孰察而徐更之，人徒见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视俗以施教，察失而后立防也。

官职崇庳当安义命。自抱关击柝以上，苟能官修其方，职思其忧，虽未著殊庸伟绩，亦可无愧于心，无负于国。若苟且以侥求幸进，将谁欺乎？

居下位求应上之期会，则莅事毋拘早晏也。然须群吏咸集，则观听无疑。吏或独抱文书以进，在我者固不为其私请而曲徇。万一小人巧设阴计，姑炫外以售其私，则瓜李何能自明？兹不可不防也。

当官动必自防，凡家之器服所需，宜壹取诸其乡。不得已薪蔬常用市于官下，亦须给纳明文帐具，予直适平而物毋苛择，庶免于悔吝。

敝政有当革者，必审稽源委，如其更也，于公私兼利，夫复何疑？若动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静吉也。

举事而人情俱顺，上也。必不得已，利无十全，则宁诎己以求利乎人，毋贻害于人而求便乎己。

法示防闲，非必尽用，职存临莅，安在逞威？但使条教章明，则易避而难犯。吾谨无以扰之，任其耕食凿饮，彼此两相忘矣。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抚养惟钧而孳毓，取义尤切也。盖求牧与刍，不过使饱适而无散佚耳。凡乳儿有所欲恶，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时其饥饱，勿违其意，是司乳哺者责也。若保赤子，故县令于民为最亲。

近世长民者每立抑强扶弱之论，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辞于罚。夫强弱何常之有？固有赀厚

而谨畏者，有怙贫而亡藉者，当置强弱而论曲直可也。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当其情，人谁不服？若在事者律己不严而为强有力者所持，则政格不行，孰执其咎哉？

君子当官任职，不计难易而志在必为，故动而成功。小人苟禄营私，择己利便而多所辟就，故用必败事。仲弓问政，夫子告之以举贤才。子游宰武城，方扣其得人而遽以澹台灭明对。夫邑宰之卑，仕非得志也，而圣门之教必使之以举贤为先；子游方闲暇时已得人于察访之熟。后世有位通显而蔽贤，不与之立，何以逃窃位之诮哉？

原 治

帝者以道怀民，其治浑然而不可名也，故其民安之而习于相忘。王者以仁抚民，其治至公而无私也，故其民爱之而上下相乐。霸者以法齐民，其治假公以行其私也，故其民畏而相制不敢违。强国以威劫民，其治无往而非私也，故其民怨而易于相率以为乱。仅存之国厉民以自养，无复有政治也，故其君民相与危寄，惴惴然朝不谋夕矣。

周之士贵以肆，秦之士拘且贱。士生于秦，士之不幸也，而于秦乎何益？以是知皋、夔、稷、契，知效忠嘉为当然。至夏商之季，亦岂逢、干所愿哉？

人主立政造事，图惟永久则当参酌群言，是之谓佥谋。智略毕达则当择是而从，是之谓独断。若事必己出而弗加咨访，乃自用也，谓之独断可乎？自用则小，最君人者之大戒也。

君臣相与谋谟，各由其心之相契而入。文帝天资仁厚，闻张释之长者之言而悦；景帝资禀不及，而晁错术数之说得以投之。故以德化民，克成刑措之风；以智驭物，循致七国之变。一言契合，治体以分，可不谨夫！

君子之事君，当弥缝其阙而济其所不逮。汉武帝好大喜功，方穷奢极靡，而公孙洪为相，乃以人主病不广大为言，孟子所谓逢君之恶者欤？

人君以至诚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伪也。伪萌于心则发于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于心而脉已形，饮未及醉而色已见，可畏也哉！

人主之心不可有所偏倚。汉武初年独任宰相，致田蚡之专恣擅权。厥后偏信诤臣，致严、朱、吾丘、主父诸人交私诸侯，潜蕴赞诉。故曰："偏听生奸，独任成乱。"

大哉，我宋之祖宗容受说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汉唐恶足以语此哉？

有过而讳言，适重其过；因言而遽改，适彰其美。晋灵公冬寒而役民凿池，过也；能听宛春之谏而罢其役，后世有取焉，为其能用人之善也。况不为灵公者，可讳过而惮改乎？

舜取人为善，咨四岳，辟四门，无所不访也。近君侧之人有不待问而自言者，或恐其有所挟而言，未可遽信也，故必察焉。所谓好问而好察迩言是也。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溺于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却药屏医而觊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张而躁求速效，是杂方俱试而幸其一中也。

善保家者戒兴讼，善保国者戒用兵。讼不可长，讼长虽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虽大国必诎。理有曲直，有司者治之，曲者必受罚；师有曲直，天鉴实临之，曲者必败绩。故安分守己，崇逊息争，可以长守富也；饬备安边，爱民惜费，可以长享治也。

齐国尝饥，孟子言于王而为之发棠。他日饥，齐人望之，孟子忍不与复请，何也？孟子非有言责而齐王本无爱民之诚心，一请而偶从，亦觉其若蹈虎尾矣。彼受牧者艴然立视，矧不在其位而狃于数请，得不贻攘臂之诮哉？以孟子切于济民，且未免避远形迹。人君不能舍己从人，则无望乎嘉言之罔伏也。

进危言于平治之世，明主不可易之以为过计也。齐威侯不说扁鹊有疾当治之言，逮至疾深，彼则望之而走矣。图治者其毋忽乎思患豫防之戒哉！

四方有败，当国者讳言，犹赤子受病，保母为之掩覆也。故祸几始作，当杜其萌；疾证方形，当绝其根。讳乱而不早治者，危其国；讳病而不亟疗者，亡其身。

评 古

季氏将伐颛臾，由、求同见而请问焉。夫子未答而独呼求以责之，盖主是役者，求也。求因闻持危扶颠之戒而后独陈夫近费当取之说，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为兵谋者先聚敛圣门，尝鸣鼓以声求之罪矣。然则子路不与谋欤？曰：不与谋则不同请矣。盖求实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并目之为具臣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为其好勇而疾贫，易于为乱也。然则如之何？王者制民之产使有常业，则不至

于久处约矣。彼有仰事俯育之资，虽使不仁且勇，非迫于贫之可疾，肯捐所爱而为乱乎？

孟子不肯枉尺直寻，及说时君则每因其所好而进说，何也？功利之与仁义犹水火之相反，不乘其所乐闻而巽入之，则正论难以动其听也。他日语齐王，方问以四境不治，则遽顾左右而言他矣。不仁者可与言哉？

齐梁之君，地丑德齐。孟子以仁义游于其间，幸其听用，则皆可以泽民也。卒乃谓齐王足用为善，至梁惠则以不仁斥之，非有适莫也，志莫患乎自满而惟虚可以受人。梁惠自矜其于国尽心而齐宣犹能谓吾惛不敏，取齐弃梁于此乎决矣。然而卒无成功者，天也。孟子亦自叹夫天未欲平治也。

滕文公服膺孟子之教讲明，凡一再而行之身，措之国者，已有余用。民之被泽未也，而仁心仁闻已达乎四境，贤者闻风而悦之，许行自楚往，陈相自宋往，何其速哉！信乎饥渴者易为饮食也。

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鄙之，谓望之不似人君。齐王之子亦人子也，孟子一望见之顷，则兴喟然之叹，为大哉之称。于此亦可见取齐弃梁之意也。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战国，良法废格而取民出于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复什一而未能，无勇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过犹不及也。

唐杜佑建省官之议，上稽有虞之制，疾当时诸曹列寺官名之重复也。今六部长贰并制而诸司各具郎员，卿监与少皆除而丞属亦俱充备。方之古制，冗不亦甚乎？是又杜佑之所未见也。

先儒论本朝兵制之善，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意深矣远矣。历数百年而无兵患，可为法于天下后世，愈久而愈无弊也。

古称将帅，名号一也，今日之制实则异焉。将所以握兵，诸军统制、统领、正副将是也。帅所以御将，诸道制置经略安抚、知州带节制是也。体统相维，上下相制，朝廷远虑过于前代矣。

租赋，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贡其所无。今之取民视古什一，何啻数倍矣，谷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输钱焉。夫民不能自鼓铸也，使捐其所有，损所直以就所售，吏之不良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赋鱼鳖，川衡不贡材木，先王恤民之意概可识矣。

朝廷责守令以惠养，德意美矣。近制郡守更代，以财计亏盈为殿最。于是常赋之在邑者，郡皆掩取不遗，而督迫于县者日急。令亡所从出则又苛责于民，是泽上壅而害流于下也。法不良而欲美意之行，难矣！

用人

使人当用其所长而略其所短，则无弃才。事上当度己量力以肃共王命，则无败事。责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马代耕也；强己才之所不逮，是行舟于陆也。

虞朝九官各因能任职而终身不易，后世庸才不量能否而俾更九职之事，以此责治，不亦难乎？而况鲜同寅协恭之诚，无率作兴事之志？盖由朝除夕改之不常，考绩黜陟之法废也。

朝廷需贤以为用，常患乎欲用而无才。人才修饬以待用，每厄于无路以自进。盖贤否之不辨则铨曹资格病之也，奔竞者得志则庙堂听察不广也。上下相求，两不相值，欲贤才不遐遗，官职无旷弛，得乎？

州县置学以教养人才，美意也。设教官之科而许人求试，是使人之好为人师也。师严然后道尊，顾未能无患失之念，恶在其为尊乎？

君子小人互相指为朋党，辨之不早则君子常被诬而小人常得志也。先儒有言曰："君子至公引类，小人徇私立党。"善夫为国者，知所以扶植善类而不为恶党所倾，其庶几矣。

何代不生贤，虽战国之世，未尝无也，而曷为不能致治？鲁之使乐正子为政也，用未必专也；宋使薛居州在王所也，爱莫助之也。滕将行王政而选择使毕战也，国褊小而无得展布也，甚至居位而言不见用，在下而上不见知，如齐之蚳蛙、孔距心者，若之何而能致治哉？故君臣相得，古今所难也。

止弊

甚矣风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饰服玩，而山泽之产耗矣；销钱以为器具，而鼓铸之利蠹矣。京都列肆，日价相夸，远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时尚竞新，士庶何责焉？法行而后化流，皆当自近始也。

冠昏丧祭，民生日用之礼，不可苟也。在上莫为之制节而一听俚俗之自为，鄙陋不经甚矣。考古酌今，著为彝典，颁之四方，以革猥习，是当今之急务也。

三代盛时，民德归壹，农祥祈报而已。今也祠社

非时，率敛征醵，急于官府，是以丰年常若不给，一遇饥歉则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自左道乱俗，有茹蔬杂聚而生废人理者；自妖巫惑众，有病不医药而死非正命者。准之法令，皆杀无赦。今愚迷诳诱，壁挂空文而刑戮不加焉，何以革其非而导之归正欤？

国匮民贫，莫今为甚矣。寺观塔庙崇建未已也，乃曰人自乐施，非欺罔乎？为国者藏富于民，今乃潜耗民力，竭国本矣。上之人宜亟为禁止也，况有导之者乎？古者禁人群饮，今榷酤牟利，设法以诱其来，惟恐其不酣醉也。古者制民常产，今民自有田，州县利于税契，惟恐其不贸易也。富教大略如此，欲风俗还醇，不可得也。

世 范

[宋]袁 寀撰 徐大军整理

《世范》三卷，南宋袁寀撰，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涉及到宋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本整理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

卷 上

睦 亲

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有不因责善争财而不和者。世人见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别是非而莫明其由。盖人之性，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检、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临事之际，一以为是，一以为非；一以为当先，一以为当后；一以为宜急，一以为宜缓，其不齐如此。若互欲同于己，必致于争论，争论不胜，至于再三，至于十数，则不和之情自兹而启，或至于终身失欢。若悉悟此理，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则处事之际，必相和协，无乖争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此圣人教人和家之要术也，宜孰思之。

人之父子，或不思各尽其道，而互相责备者，尤为不和之渐也。若各能反思，则无事矣。为父者曰：“吾今日为人之父，盖前日尝为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亲之道，每事尽善，则为子者得于见闻，不待教诏而知效。傥吾前日事亲之道，有所未善，将以责其子，得不有愧于心。”为子者曰：“吾今日为人之子，则他日亦当为人之父。今吾父之抚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异于吾之父，则可以俯仰无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负于其子？亦何颜以见其父。”然世之善为人子者，常善为人父；不能孝其亲者，常欲虐其子。此无他，贤者能自反，则无往而不善；不贤者不能自反，为人子则多怨，为人父则多暴。然则自反之说，惟贤者可以言此。

慈父固多败子，子孝而父或不察，盖中人之性，遇强则避，遇弱则肆。父严而子知所畏，则不敢为非。父宽则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优容；子之愿悫，父或责备之无已。惟贤智之人，即无此患。至于兄友而弟或不恭，弟恭而兄或不友；夫正而妇或不顺，妇顺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强即彼弱，此弱即彼强积渐而致之。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无偏胜之患矣。至若兄弟夫妇，亦各能以他人之不及者喻之，则何患不友恭正顺者哉。

自古人伦，贤否相杂，或父子不能皆贤，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荡，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无此患者，虽圣贤亦无如之何。譬如身有疮痍疣赘，虽甚可恶，不可决去，惟当宽怀处之。能知此理，则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谓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人所难言者如此。

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视如朋辈，事事欲论曲直。若父兄言行之失，显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颜几谏。若以曲理而加之，子弟尤当顺受而不当辨，为父兄者又当自省。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于能忍。然知忍而不知处忍之道，其失尤多。盖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畜而不发，不过一再而已。积之既多，其发也如洪流

之决，不可遏矣。不若随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尔，曰此其无知尔，曰此其失误尔，曰此其所见者小尔，曰此其利害宁几何。不使之入于吾心，虽日犯我者十数，亦不至形于言而见于色，然后见忍之功效为甚大。此所谓处善忍者。

骨肉之失欢，有本于至微，而终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欢之后，各自负气，不肯先下气尔。朝夕群居，不能无相失，相失之后，有一人能先下气，与之话言，则彼此酬复，遂如平时矣。宜深思之。

兴盛之家，长幼多和协，盖所求皆遂，无所争也。破荡之家，妻孥未尝有过，而家长每多责骂者，衣食不给，触事不谐，积忿无所发，惟可施于妻孥之前而已。妻孥能知此，则尤当奉承。

高年之人，作事犹如婴孺，喜得钱财微利，喜受饮食果实小惠，喜与孩童玩狎。为子弟者能知此而顺适其意，则尽其欢矣。

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尝见世人有事亲不务诚笃，乃以声音笑貌，缪为恭敬者，其不为天地鬼神所诛则幸矣，况望其世世笃孝，而门户昌隆者乎。苟能知此，则自此而往，与物应接，皆不可不诚。有识君子，试以诚与不诚者，较其久远效验孰多。

人当婴孺之时，爱恋父母至切。父母于其子婴孺之时，爱念尤厚，抚育无所不至。盖由气血初分，相去未远，而婴孺之声音笑貌自能取爱于人，亦造物者设为自然之理，使之生生不穷，虽飞走微物亦然。方其子初脱胎卵之际，乳饮哺啄，必极其爱。有伤其子，则护之不顾其身。然人于既长之后，分稍严而情稍疏。父母方求尽其慈，子方求尽其孝。飞走之属，稍长则母子不相识认，此人之所以异于飞走也。然父母于其子幼之时，爱念抚育有不可以言尽者，子虽终身承颜致养，极尽孝道，终不能报其少小爱念抚育之恩。况孝道有不尽者，凡人之不能尽孝道者，请观人之抚育婴孺，其情爱如何，终当自悟，亦犹天地生育之道。所以及人者，至广至大，而人之回报天地者何在。有对虚空焚香跪拜或召羽流斋醮上帝，则以为能报天地，果足以报其万分之一乎？况又有怨恣于天地者，皆不能反思之罪也。

人之有子，多于婴孺之时爱忘其丑，恣其所求，恣其所为。无故叫号，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凌轹同辈，不知戒约，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则曰小未可责。日渐月渍，养成其恶，此父母曲爱之过也。及其年齿渐长，爱心渐疏，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摭其小疵，以为大恶。如遇亲故，妆饰巧辞，历历陈数，断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实无他罪，此父母妄憎之过也。爱憎之私，多先于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则徇其母氏之说，牢不可破。为父者须详察此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

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凡富贵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奕、异衣服、饰舆马，与群小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无业以度日，遂起为非之心。小人赞其为非，则有哺啜钱财之利，常乘间而翼成之。子弟痛宜省悟。

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史传载故事，文集妙词章，与夫阴阳卜筮、方技小说，亦有可喜之谈。篇卷浩博，非岁月可竟。子弟朝夕于其间，自有资益，不暇他务。又必有朋旧业儒者相与往还谈论，何至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与小人为非也。

人有数子，饮食衣服之爱，不可不均一。长幼尊卑之分，不可不严谨。贤否是非之迹，不可不分别。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幼而责之以严谨，则长无悖慢之患；幼而教之以是非分别，则长无为恶之患。今人之于子，喜者其爱厚，而恶者其爱薄，初不均平，何以保其他日无争。少或犯长，而长或凌少，初不训责，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贤者或见恶，而不肖者或见爱，初不允当，何以保其他日不为恶。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于破家者，或由于父母憎爱之偏。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谓爱之，适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爱，兄弟自相和睦，可以两全，岂不甚善。

父母见诸子中有独贫者，往往念之，常加怜恤。饮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献，则转以与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为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贫，父母必移此心于我矣。

人于子孙，虽见其作事多拂己意，亦不可深憎之。大抵所爱之子孙未必孝，或早夭。而暮年依托及身后葬祭，多是所憎之子孙，其他骨肉皆然。请以他人已验之事观之。

同母之子，而长者或为父母所憎，幼者或为父母所爱，此理殆不可晓。窃常细思其由，盖人生一二

岁，举动笑语，自得人怜，虽他人犹爱之，况父母乎。才三四岁，至五六岁，恣性啼号，多端乖劣，或损动器用，冒犯危险，凡举动言语，皆人之所恶，又多痴顽，不受训戒，故虽父母亦深恶之。方其长者可恶之时，正值幼者可爱之日，父母移其爱长者之心，而更爱幼者，其憎爱之心，从此而分，遂成迤逦。最幼者当可恶之时，下无可爱之者，父母爱无所移，遂终爱之。其势或如此。为人子者，当知父母爱之所在，长者宜少让，幼者宜自抑。为父母者，又须觉悟，稍稍回转，不可任意而行，使长者怀怨，而幼者纵欲，以致破家。

父母于长子，多不之爱，而祖父母于长孙，常极其爱。此理亦不可晓，岂亦由爱少子而迁及之耶。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远，而有后母者独不为父所喜。父无正室，而有宠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于私爱。然为子者，要当一意承顺，则天理久而自协。凡人之妇，性行不相远，而有小姑者独不为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爱偏。然为儿妇者，要当一意承顺，则尊长久而自悟。或父母舅姑终于不察，则为子为妇，无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兄弟子侄同居，至于不和，本非大有所争，由其中有一人，设心不公，为己稍重，虽是毫末必独取于众，或众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启争端。破荡家产，驯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怀公心，取于私则皆取于私，取于公则皆取于公，众有所分，虽果实之属，直不数钱，亦必均平，则亦何争之有？

兄弟子侄同居，长者或恃其长，凌轹卑幼，专用其财，自取温饱，因而成私。簿书出入不令幼者预知，幼者至不免饥寒，必启争端。或长者处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顺，盗取其财，以为不肖之资，尤不能和。若长者总提大纲，幼者分干细务，长必幼谋，幼必长听，各尽公心，自然无争。

兄弟子侄，贫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怀独善之心，又多骄傲。贫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妒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时分惠其余，不恤其不知恩。贫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则亦何争之有。

朝廷立法，于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详悉，然有果是窃众营私，却于典买契中，称系妻财置到。或诡名置产官中，不能尽行根究。又有果是起于贫寒，不因父祖资产，自能奋立，营置财业。或虽有祖宗财产，不因于众，别自殖立私产，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于经县经州经所在官府，累年争讼，且必致各至破荡而后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众成私，不分与贫者，于心岂无所慊。果是自置财产，分与贫者，明则为高义，幽则为阴德，又岂不胜于连年争讼，妨废家务，及资备裹粮，资绝证佐。与嘱托吏胥，贿赂官员之徒费耶？贫者亦宜自思，彼实窃众，亦由辛苦营运，以至增置，岂可悉分有之。况实彼之私财，而吾欲受之，宁不自愧。苟能知此，则所分虽微，必无争讼之费也。

人有兄弟子侄同居，而私财独厚，虑有分析之患者，则买金银之属而深藏之。此为大愚，若以百千金银计之，用以买产，岁收必十千，十余年后，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质营运，三年而其息一倍，则所谓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与者皆其息也。况又二年再倍，不知其多少，何为而藏之箧笥，不假此收息以利众也。余见世人有将私财假于众，使之营运于家，久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兄弟子侄，绵绵不绝，此善处心之报也。亦有窃盗众财，或寄妻家，或寄内外姻亲之家，终为其人用过，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多矣。亦有作妻家姻亲之家置产，为其人所掩有者多矣。亦有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以自随者亦多矣。凡百君子，幸详鉴此，止须存心。

兄弟同居，甲者富厚，常虑为乙所扰。十数年间，或甲破坏，而乙乃增进，或甲亡而其子不能自立，乙反为甲所扰者有矣。兄弟分析，有幸应分人典卖，而己欲执赎，则将所分田产，丘丘段段平分。或以两旁分与应分人，而己分处中，往往应分人未卖，而己分先卖，反为应分人执邻取赎者多矣。有诸父俱亡，作诸子均分，而无兄弟者，分后独昌，多兄弟者，分后浸微者。有多兄弟之人，不愿作诸子均分，而兄弟各自昌盛，胜于独据全分者。有以兄弟累众，而己累独少，力求分析，而分后浸微，反不若累众之人昌盛如故者。有以分析不平，屡经官求再分，而分到财产，随即破坏，反不若被论之人昌盛如故者。世人若知智术不胜天理，必不起争讼之心。

兄弟义居，固世之美事。然其间有一人早亡，诸父与子侄，其爱稍疏，其心未必均齐，为长而欺瞒其幼者有之，为幼而悖慢其长者有之，顾见义居而交争者，其相疾有甚于路人。前日之美事，乃甚不美矣。故兄弟当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爱，虽异居异财，亦不害为孝义。一有交争，则孝义何在。

兄弟子侄，有同门异户而居者，于众事宜各尽心，不可令小儿婢仆，有扰于众，虽是细微，皆起争之渐。且众之庭宇，一人勤于扫洒，一人全不之顾，勤扫洒者已不能平，况不之顾者。又纵其小儿婢仆，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则怒詈失欢，多起于此。

同居之人，有不贤者，非理以相扰，若间或一再尚可与辩，至于百无一是。且朝夕以此相临，极为难处。同乡及同官，亦或有此，当宽其怀抱，以无可奈何处之。

父之兄弟，谓之伯父叔父，其妻谓之伯母叔母，服制减于父母一等者，盖谓其抚字教育。有父母之道，与亲父母不相远，而兄弟之子谓之犹子，亦谓其奉承报孝有子之道，与亲子不相远。故幼而无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则不至于无所养。老而无子孙者，苟有犹子，则不至于无所归。此圣王制礼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爱其子，而不顾兄弟之子。又有因其无父母，欲兼其财，百端以扰害之，何以责其犹子之孝。故犹子亦视其伯叔父母如仇雠矣。

人有数子，无所不爱，而于兄弟则相视如仇雠。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礼于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即父之诸子，己之诸子，即他日之兄弟，我于兄弟不和，则我之诸子更相视效，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礼于伯叔父，则不孝于父，亦其渐也。故欲吾之诸子和同，须以吾之处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于己，须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妇女，好传递言语，则虽圣贤同居，亦不能不争。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宁免其背后评议。背后之言，人不传递则彼不闻知，宁有忿争。惟此言彼闻，则积成怨恨，况两递其言。又从而增易之，两家之怨，至于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听，则此辈自不能离间其所亲。

同居之人，或相往来，须扬声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造。虑其适议及我，则彼此愧惭，进退不可。况其间有不晓事之人，好伏于幽暗之处，以伺人之言话，此生事兴争之人，岂可久与同居。然人之居处，不可谓僻地无人，而辄讥议人，必虑或有闻之者。俗谓“墙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说人，夜不可说鬼。”

人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语激怒其夫及同气。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不公不平，又其所谓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强为之称呼，非自然天属，故轻于割恩，易于修怨。非丈夫有远识，则为其役而不自觉，一家之中，乖变生矣。于是有亲兄弟子侄，隔屋连墙，至死不相往来矣。有无子而不肯以犹子为后，有多子而不以与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贫，养亲必欲如一，宁弃亲而不顾者；有不恤兄弟之贫，葬亲必欲均费，宁留丧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尝见有远识之人，知妇女之不可谏诲，而外与兄弟相爱，常不失欢，私救其所急，私赒其所乏，不使妇女知之。彼兄弟之贫者，虽深怨其妇女，而重爱其兄弟，至于当分析之际，不敢以贫故而贪爱其兄弟之财产者，盖由见识高远之人不听妇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妇女之易生言语者，又多出于婢妾之间斗。婢妾愚贱，尤无见识，以言他人之短失，为忠于主母。若妇女有见识，能一切勿听，则虚佞之言，不复敢进。若听之信之，从而爱之，则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与人遂成深仇。为婢妾者，方洋洋得意。非特婢妾为然，仆隶亦多如此。若主翁听信，则房族亲戚故旧皆大失欢，而善良之仆佃，皆翻致诛责矣。有识之人，自宜触类醒悟。

房族亲戚邻居，其贫者才有所阙，必请假焉，虽米盐酒醋，计钱不多，然朝夕频频，令人厌烦。如假借衣服器用，既为损污，又因以质钱，借之者历历在心，日望其偿。其借者非惟不偿，又行行常自若，且语人曰：“我未尝有纤毫假贷于他。”此言一达，岂不招怨怒。

一应亲戚故旧，有所假贷，不若随力给与之，言借则我望其还，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频，而负偿冤主反怒曰：“我欲偿之，以其不当频索，则姑已之。”方其不索，则又曰：“彼不下气问我，我何为而强还之。”故索亦不偿，不索亦不偿，终于交结怨而后已。盖贫人之假贷，初无肯偿之意，纵有肯偿之意，亦由何得偿。或假贷作经营，又多以命穷计绌而折阅。方其始借之时，礼甚恭，言甚逊，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为誓。至他日责偿之时，恨不以兵刃相加。凡亲戚故旧，因财成怨者多矣。俗谓不孝怨父母，欠债怨财主。不若念其贫，随吾力之厚薄，举以与之，则我无责偿之念，彼亦无怨于我。

子孙有过，为父祖者多不自知，贵宦尤甚。盖子孙有过，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窃笑而已，不使其父祖知之。至于乡曲贵宦，人之进见有时，称道盛德之不暇，岂敢言其子孙之非。况又自以子孙为贤，而以人言为诬，故子孙有弥天之过，而父祖不知也。间有家训稍严，而母氏犹有庇其子之恶，不使其父知之者。富家之子孙不肖，不过耽酒好色，赌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贵宦之子孙，不止此也。其居乡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贷人之钱财，强借人之物而不还，强买人之物而不偿；亲近群小，则使之假势以凌人；侵害善良，则多致饰词以妄讼。乡人有曲理犯法事，认为己事，名曰担当。乡人有争讼，则伪作祖父之简，干恳州县，求以曲为直。差夫借船，放税免罪，以其所得，为酒色之娱，殆非一端也。其随侍也，私令市贾买物，私令吏人买物，私托场务买物，皆不偿其直。吏人补名，吏人免罪，吏人有优润，皆

必责其报。典买婢妾，限以低价，而使他人填赔，或同院子游狎，或干场务放税，其他妄有求觅，亦非一端。不恤误其父祖，陷于刑辟也。凡为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关防，更常询访，或庶几焉。

子弟有愚缪贪污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古人谓治狱多阴德，子孙当有兴者，谓利人而人不知所自，则得福。今其愚缪，必以狱讼事悉委胥辈，改易事情，庇恶陷善，岂不与阴德相反。古人又谓我多阴谋，道家所忌，谓害人而人不知所自，则得祸。今其贪污必与胥辈同谋，货鬻公事，以曲为直，人受其冤，无所告诉，岂不谓之阴谋。士大夫试历数乡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仅有几家。皆前事所致也。有远识者必信此言。

同居父子兄弟，善恶贤否相半。若顽狠刻薄，不惜家业之人先死，则其家兴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长厚勤谨之人先死，则其家不可救矣。谚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贫者养他人之子，当于幼时。盖贫者无田宅可养暮年，惟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时，衣食抚养以结其心。富者养他人之子，当于既长之时。今世之富人养他人之子，多以为讳，故欲及其无知之时抚养。或养所出至微之人，长而不肖，恐其破家，方议逐去，致有争讼。若取于既长之时，其贤否可以粗见，苟能温淳守己，必能事所养如所生，且不致破家，亦不致兴讼也。

多子固为人之患，不可以多子之故，轻以与人。须俟其稍长，见其温淳守己，举以与人，两家获福。如在襁褓，即以与人，万一不肖，既破他家，必求归宗，往往兴讼，又破我家，则两家受其祸矣。

养异姓之子，非惟祖先神灵不歆其祀，数世之后，必与同姓通婚姻者，律禁甚严，人多冒之，至启争讼。设或人不之告，官不之治，岂可不思理之所在。江西养子，不去其所生之姓，而以所养之姓冠于其上，若复姓者虽于经律无见，亦知恶其无别如此。

同姓之子，昭穆不顺，亦不可以为后。鸿雁微物，犹不乱行，人乃不然。至于叔拜侄，于理安乎？况启争端。设不得已，养弟养侄孙以奉祭祀，惟当抚之如子，以其财产与之。受所养者奉所养如父，如古人为嫂制服，如今世为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乱，亦无害也。

别宅子，遗腹子，宜及早收养教训，免致身后论讼。或已习为愚下之人，方欲归宗，尤难处也。女亦然。或与杂滥之人通私，或婢妾因他事逐去，皆不可不于生前早有辩明，恐身后有求归宗，而暗昧不明，子孙被其害者。

贤德之人，见族人及外亲子弟之贫，多收于其家，衣食教抚如己子。而薄俗乃有贪其财产于其身后，强欲承重，以为某人尝以我为嗣矣。故高义之事，使人病于难行，惟当于平昔别其居处，明其名称。若己嗣未立，或他人之子弟，年居己子之长，尤不可不明嫌疑于平昔也。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脚夫而有前妻之子，欲抚养不欲抚养，尤不可不早定，以息他日之争。同入门及不同入门，同居及不同居，当质之于众，明之于官，以绝争端。若义子有劳于家，亦宜早有所酬，义兄弟有劳有恩，亦宜割财产与之，不可拘文而尽废恩义也。

孤女有别，必随力厚嫁，合得田产，必依条分给。若吝于目前，必致嫁后有所陈诉。

寡妇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内外亲姻有高义者，宁若与之议亲，使鞠养于舅姑之家。俟其长而成亲，若随母而归义父之家，则嫌疑之间，多自不明。

中年以后丧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稚女，无与之抚存，饮食衣服，凡闺门之事，无与之料理，则难于不娶。娶在室之人，则少艾之心，非中年以后之人所能御。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情，或有亲生之子，岂免二心。故中年再娶为尤难。然妇人贤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为无人，特难值耳。再娶者宜慎择。

妇人不预外事者，盖谓夫与子既贤，外事自不必预。若夫与子不肖，掩蔽妇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荡赌博，至于鬻田园，甚至于鬻其所居，妻犹不觉。然则夫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子之鬻产必同其母，而伪书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贷，而兼并之人不惮于论讼，贷茶盐以转贸，而官司责其必偿，为母者终不能制。然则子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此乃妇人之大不幸，为之奈何？苟为夫能念其妻之可怜，为子能念其母之可怜，顿然悔悟，岂不甚善。

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家荡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最为难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贤。托之亲戚，亲戚未必贤。贤者又不肯预人家事。惟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

公义，则庶几焉。不然鲜不破家。

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之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偶，若论目前，悔必在后。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若早议婚姻，事无变易，固为甚善。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或所议之婿，流荡不肖，或所议之女，狼戾不检，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由之以兴，可不戒哉。

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苟人物不相当，则子女终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有男虽欲择妇，有女虽欲择婿，又须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痴庸下，若娶美妇，岂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丑拙狠妒，若嫁美婿，万一不和，卒为其弃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审之罪也。

古人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覆，给女家则曰男富，给富家则曰女美，近世尤甚。给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且助出嫁遣之资。给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且虚指数目。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无媒，而媒者之言不可尽信如此，宜谨察于始。

人之议亲，多要因亲及亲，以示不相忘。此最风俗好处。然其间妇女无远识，多因相熟而相简，至于相忽，遂至于相争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识而骤议亲者。故凡因亲议亲，最不可托熟，阙其礼文；又不可忘其本意，极于责备，则两家周致，无他患矣。故有侄女嫁于姑家，独为姑氏所恶；甥女嫁于舅家，独为舅妻所恶；姨女嫁于姨家，独为姨氏所恶，皆由玩易于其初，礼薄而怨生，又有不审于其初之过者。

嫁女须随家力，不可勉强。然或财产宽余，亦不可视为他人，不以分给。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及身后葬祭，皆由女子者，岂可谓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为可怜，母家富而夫家贫，则欲得母家之财以与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贫，则欲得夫家之财以与母家。为父母及夫者，宜怜而稍从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后，男家贫而女家富，则欲得男家之财以与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贫，则欲得女家之财以与男家。为男女者，亦宜怜而稍从之。若或割贫益富，此为非宜，不从可也。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为其倏忽易过。而命穷之人，晚景最不易过。大率五十岁前，过二十年如十年，五十岁后，过十年不啻二十年。而妇人之享高年者，尤为难过。大率妇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好兄弟，不如有好侄。其既嫁之后，有好翁，不如有好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孙，故妇人多有少壮享富贵，而暮年无聊者，盖由此也。凡其亲戚，所宜矜念。

人之姑姨姊妹，及亲戚妇人，年老而子孙不肖，不能供养者，不可不收养。然又须关防，恐其身故之后，其不肖子孙却妄经官司，称其人因饥寒而死。或称其人有遗下囊箧之物。官中受其牒，必为追证，不免有扰。须于生前令白之于众，质之于官，称身外无余物，则免他患。大抵要为高义之事，须令无后患。

父母高年，怠于营干者，多将财产均给子孙。若父祖出于公心，初无偏曲，子孙各能戮力，不事游荡，则均给之后，既无争讼，必至兴隆。若父祖缘有过房之子，缘有前母、后母之子，缘有子亡而不爱其孙。又有虽是一等子孙，自有憎爱，凡衣食财物所及，必有厚薄，致令子孙力求均给。其父祖又于其中，暗有轻重，安得不起他日争端？若父祖缘其子孙，内有不肖之人，虑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均给者，止可随时均给财谷，不可均给田产。若均给田产，彼以为己分所有，必要求尊长，立契典卖，典卖既尽，窥觎他房，从而婪取，必至兴讼，使贤子贤孙，被其扰害，同于破荡。不可不思。大抵人之子孙，或十数人皆能守己，其中有一不肖，则十数人皆受其害，至于破家者有之。国家法令百端，终不能禁。父祖智谋百端，终不能防。欲保延家祚者，鉴他家之已往，思我家之未来，可不修德熟虑，以为长久之计耶。

遗嘱之文，皆贤明之人为身后之虑。然亦须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劫于悍妻黠妾，因于后妻爱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胜数。皆兴讼破家之端也。

父祖有虑子孙争讼者，常欲预为遗嘱之文。而不知风烛不常，因循不决，至于疾病危笃，虽心中尚了然，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动，饮恨而死者，多矣。况有神识昏乱者乎？

置义庄以济贫族，族久必众。不惟所得渐微，不肖子弟得之，不以济饥寒，或为一醉之适，或为一掷之娱，致有以其合得券历预质于人，而所得不及其半者。此为何益？若其所得之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扰暴乡曲，紊烦官司而已。不若以其田置义学，及依寺院置度僧田，能为儒者择师训之。既为之食，且有以周其乏，质不美者，无田可养，无业可守，则度以为僧。非惟不至失所狼狈，辱其先德，亦不至生

事扰人，紊烦官司也。

卷中

处己

人之智识，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绝者。高之见下，如登高望远无不尽见。下之视高，如在墙外，欲窥墙里。若高下相去差近，犹可与语。若相去远甚，不如勿告，徒费口颊尔。譬如奕棋，若高低止较三五着，尚可对奕。国手与未识筹局之人对奕，果何如哉？

富贵乃命分偶然，岂宜以此骄傲乡曲。若本自贫窭，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通显，此虽人之所谓贤，亦不可以此取尤于乡曲。若因父祖之遗资，而坐享肥浓，因父祖之保任，而驯致通显，此何以异于常人。其间有欲以此骄傲乡曲，不亦羞而可怜哉。

世有无知之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尤加焉。至亲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长厚有识君子，必不然也。

操履与升沉，自是两涂。不可谓操履之正，自宜荣贵；操履不正，自宜困厄。若如此，则孔颜应为宰辅，而古今宰辅达官，不复小人矣。盖操履自是吾人当行之事，不可以此责效于外物，责效不效，则操履必怠，而所守或变，遂为小人之归矣。今世间多有愚蠢而享富厚，智慧而居贫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诘。若知此理，安而处之，岂不省事。

世事多更变，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见目前稍稍荣盛，以为此生无足虑，不旋踵而破坏者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换甲，则世事一变。今不须广论久远，只以乡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论目前，其成败兴衰，何尝有定势。世人无远识，凡见他人兴进及有如意事则怀妒，见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则讥笑。同居及同乡人最多此患。若知事无定势，如筑墙之板然，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则自虑之不暇，何暇妒人、笑人哉。

应高年享富贵之人，必须少壮之时，尝尽艰难，受尽辛苦，不曾有自少壮享富贵，安逸至老者。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补之人，必于中年龃龉不如意。中年龃龉不如意，却于暮年方得荣达。或仕宦无龃龉，必其生时事窘薄，忧饥寒，虑婚嫁，有所困郁而然。若早年宦达，不历艰难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无不如意者，又多不获高寿。盖造物乘除之理，类多如此。其间亦有始终享富贵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万人中间一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机心巧谋，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贵至终身，盖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计较，欲其子孙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贵，尤其蔽惑也。终于人力不能胜天，徒为苍苍者笑耳。

富贵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设为一定之分，又设为不测之机而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趋老死而不觉不如是。则人生天地间，全然无事，而造化之术穷矣。然奔趋而得者，不过一二。奔趋而不得者，盖千万人。世人终以一二者之故，至于劳心费力，老死无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趋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虽不奔趋，迟以岁月，亦终必得。故世有高见远识超出造化机关之外、任其自去自来者，其胸中平夷，无忧喜，无尤怨，所谓奔趋及相倾之事，未尝萌于意间，则亦何争之有？前辈谓死生贫富，生来注定，君子赢得为君子，小人枉了为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人生世间，自有知识以来，即有忧患不如意事。小儿叫号，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壮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虽大富贵之人，天下之所仰羡以为神仙，而其不如意处各自有之，与贫贱人无异，特其所忧虑之事异尔。故谓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间，无足心满意者，能达此理，而顺受之，则可少安。

凡人谋事，虽日用至微者，亦须龃龉而难成。或几成而败，既败而复成，然后其成也，永久平宁，无复后患。若偶然易成，后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机，不可测度如此。静思之则见此理，可以宽怀。

人之德性，出于天资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故以其所习为而补之，则为全德之人。常人不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径行，故多失。书言九德，所谓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者，天资也。所谓栗、立、恭、敬、毅、温、廉、塞、义者，习为也。此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也。后世有以性急而佩韦，性缓而佩弦者，亦近此类。虽然，己之所谓偏者，苦不自觉，须询之他人乃知。

人之性行，虽有所短，必有所长。与人交游，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若常念其长，而不顾其短，虽终身与之交游可也。

处己接物，而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为也。慢心之人，自不如人，而好轻薄人，见敌己以下之人，及有求于我者，面前既不加礼，背后又窃讥笑。若能回省其身，

则愧汗浃背矣。伪心之人，言语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时之间，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则踪迹露见，为人所唾去矣。妒心之人，常欲我之高出于人，故闻有称道人之美者，则忿然不平，以为不然；闻人有不如人者，则欣然笑快，此何加损于人，只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尝有心，而反复思绎，曰此讥我何事，此笑我何事，则与人缔怨，常萌于此。贤者闻人讥笑，若不闻焉，此岂不省事。

言忠信，行笃敬，乃圣人教人取重于乡曲之术。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若能行此，非惟取重于乡曲，则亦无人而不自得。然敬之一事，于己无损，世人颇能行之，而矫饰假伪，其中心则轻薄，是能敬而不能笃者，君子指为谀佞，乡人久亦不归重也。

忠信笃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后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尽，而以责人，人亦以此责我矣。今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笃敬者，盖寡。能责人以忠信笃敬者皆然也。虽然在我者既尽在人者，亦不必深责。今有人能尽其在我者固善矣，乃欲责人之似己，一或不满吾意，则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只益贻怨于人耳。

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即神，神即祸福，心不可欺，神亦不可欺。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释者以为吾心，以为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窥测，况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厌射之心处之，则亦何所不至哉?

人为善事而未遂，祷之于神，求其阴助，虽未见效，言之亦无愧。至于为恶事而未遂，亦祷之于神，求其阴助，岂非欺罔。如谋为盗贼而祷之于神，争讼无理而祷之于神，使神果从其言，而幸中，此乃贻怒于神，开其祸端耳。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者，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虽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为言，况下此者哉。彼有行己不当理者，中有所慊，动辄知畏，犹能避远灾祸，以保其身。至于君子而偶罹于灾祸者，多由自负以召致之耳。

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凡人为不善事而不成，正不须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爱，终无后患。如见他人为不善事，常称意者，不须多羡，此乃天之所弃，待其积恶深厚，从而殄灭之，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姑少待之，当自见也。

人有所为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孙昌盛者，人多怪之，以为天理有误。殊不知此人之家，其积善多，积恶少，少不胜多，故其为恶之人，身受其报，不妨福祚延及后人。若作恶多，而享寿富安乐，必其前人之遗泽将竭，天不爱惜，恣其恶深，使之大坏也。

人能忍事，易以习熟，终至于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处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习熟，终至于睚眦之怨，深不足较者，亦至交詈争讼，期于取胜而后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见，不为客气所使，则身心岂不大安宁。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远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长厚端谨，此言先入于吾心，及吾之临事，自然出于长厚端谨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华，此言先入于吾心，及吾之临事，自然出于刻薄浮华矣。且如朝夕闻人尚气好凌人之言，吾亦将尚气好凌人而不觉矣。朝夕闻人游荡不事绳检之言，吾亦将游荡不事绳检而不觉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渐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有迂阔，而更事为多。后生虽天资聪明，而见识终有不及。后生例以老成为迂阔，凡其身试见效之言，欲以训后生者，后生厌听而毁诋者多矣。及后生年齿渐长，历事渐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险阻艰难备尝之后矣。

圣贤犹不能无过，况人非圣贤，安得每事尽善?人有过失非其父兄，孰肯诲责?非其契爱，孰肯谏谕?泛然相识，不过背后窃议之耳。君子惟恐有过，密访人之有言，求谢而思改。小人闻人之有言，则好为强辩，至绝往来，或起争讼者有矣。

言语简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人之出言举事，能思虑循省。而不幸有失，则在可谏可议之域。至于恣其性情，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非而故为之者，是人必挟其凶暴强悍，以排人之议己。善处乡曲者如见似此之人，非惟不敢谏诲，亦不

敢置于言议之间，所以远侮辱也。尝见人不忍平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纳忠言，反为人所怒，曰我与汝至相厚，汝亦谤我耶？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以此。

不善人虽人所共恶，然亦有益于人。大抵见不善人则警惧，不至自为不善。不见不善人，则放肆，或至自为不善而不觉。故家无不善人，则孝友之行不彰；乡无不善人，则诚厚之迹不著。譬如磨石，彼自销损耳，刀斧资之以为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人之资。"谓此尔。若见不善人而与之同恶相济，及与争之为长雄，则有损而已，夫何益。

乡曲有不肖子弟，酖酒好色，博奕游荡，亲近小人，豢养驰逐，轻于破荡家产，至为乞丐窃盗者，此其家门厄数如此。或其父祖稔恶至此。未闻有因谏诲而改者，虽其至亲，亦当处之无可奈何，不必哓哓，徒厚其怨。

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若我之平昔，自不能为人，岂惟人不见听，亦反为人所薄。且如己之立朝可称，乃可诲人以立朝之方。己之临政有效，乃可诲人以临政之术。己之才学为人所尊，乃可诲人以进修之要。己之信行为人所重，乃可诲人以操履之详。己能身致富厚，乃可诲人以治家之法。己能处父母之侧，而谐和无间，乃可诲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岂不反为所笑。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议之者；人有举事至当，而或有非之者，盖众心难一，众口难齐如此。君子之出言举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训，询之贤者，于理无碍，则纷纷之言，皆不足恤，亦不必辩。自古圣贤，当代宰辅，一时守令，皆不能免，况居乡曲。同为编氓，尤其所无畏，或轻议己，亦何怪焉。大抵指是为非，必妒忌之人，及素有仇怨者。此曹何足以定公论，正当勿恤勿辩也。

人有善诵我之美，使我喜闻而不觉其谀者，小人之最奸黠者也。彼其面谀我而我喜，及其退与他人语，未必不窃笑我为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发其端，导而迎之，使人喜其言与己暗合者，亦小人之最奸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与他人语，又未必不窃笑我为他所料也。此虽大贤，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为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为之不已。人或起而我应，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讼人而人不校者，人必有所处也，不可以为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为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辩，恐理亏而不能逃罪矣。

亲戚故旧，人情厚密之时，不可尽以密私之事语之，恐一旦失欢，则前日所言，皆他人所凭以为争讼之资。至有失欢之时，不可尽以切实之语加之，恐忿气既平之后，或与之通好结亲，则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际，最不可指其隐讳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恶，吾之一时怒气所激，必欲指其切实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谓“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是也。俗亦谓“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实”。

亲戚故旧，因言语而失欢者，未必其言语之伤人，多是颜色辞气暴厉，能激人之怒。且如谏人之短，语虽切直，而能温颜下气，纵不见听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语，无伤人处，而词色俱厉，纵不见怒，亦须怀疑。古人谓“怒于室者色于市”。方其有怒，与他人言，必不卑逊。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际，与人言语尤当自警。前辈有言诫酒后语，忌食时嗔，忍难耐事，顺自强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高年之人，乡曲所当敬者，以其近于亲也。然乡曲有年高而德薄者，谓刑罚不加于己，轻詈辱人，不知愧耻。君子所当优容而不较也。

与人交游，无问高下，须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饰边幅，若言行崖异，则人岂复相近。然又不可太亵狎。樽酒会聚之际，固当歌笑尽欢，恐嘲讥中触人讳忌，则忿争兴焉。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高。

居乡曲间，或有贵显之家，以州县观望而凌人者。又有高资之家，以贿赂公行而凌人者。方其得势之时，州县不能谁何，鬼神犹或避之，况贫穷之人，岂可与之较。屋宅坟墓之所邻，山林田园之所接，必横加残害，使归于己而后已。衣食所资，器用之微，凡可其意者，必夺而有之。如此之人，惟当逊而避之。逮其稔恶之深，天诛之加则其家之子孙，自能为其父祖破坏以与乡人复仇也。乡曲更有健讼之人，把持短长，妄有论讼，以致追扰。州县不敢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子弟之众，结集凶恶，强夺人所有之物，不称意则群聚殴打，又复贿赂州县，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求以穷治，逮其稔恶之深，天诛之加则无故而自罹于宪网，有计谋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恶而幸免于罪者，必于他时无故而受其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

乡曲士夫，有挟术以待人，近之不可，远之则难者，所谓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虑其信义有失，

为我之累也。农工商贾，仆隶之流，有天资忠厚，可任以事，可委以财者，所谓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宜稍抚之以恩，不复虑其诈欺也。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时，则不至干请把持而挠时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时，则不至狠愎暴恣而贻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见任官每每称寄居官之可恶，寄居官亦多谈见任官之不韪，并与其善者，而掩之也。

忠信二字，君子不守者少，小人不守者多。且如小人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湿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词，止于求售，误人食用，有不恤也。其不忠也类如此。负人财物，久而不偿，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售。至于十数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资，责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于十数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类如此。其他不可悉数。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为君子者往往忿懥，直欲深治之，至于殴打论讼。若君子自省其身，不为不忠不信之事，而怜小人之无知，及其间有不得已而为自便之计，至于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张安国舍人知抚州日，以有卖假药者，出榜戒约曰："陶隐居孙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济物利生，多积阴德，名在列仙。自此以来，行医货药，诚心救人，获福报者甚众。不论方册所载，只如近时此验尤多。有只卖一真药，便家资钜万，或自身安荣，享高寿；或子孙及第，改换门户，如影随形，无有差错。又曾眼见货卖假药者，其初积得些少家业，自谓得计，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禄料，都被减克，或自身多有横祸，或子孙非理破荡，致有遭天火，被雷震者。盖缘购药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将钱告求卖药之家。孝子顺孙，只望一服见效，却被假药误赚，非惟无益，反致损伤。寻常误杀一飞禽走兽，犹有果报，况万物之中，人命最重，无辜被祸，其痛何穷。"词多更不尽载。舍人此言，岂止为假药者言之，有识之人，自宜触类。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杂处之地。吾辈或有经由，须当严重其辞貌，则远轻侮之患，倘有讥议，亦不必听。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与之较可也。

衣服举止异众，不可游于市，必为小人所侮。

居于乡曲，舆马衣服不可鲜华。盖乡曲亲故，居贫者多。在我者揭然异众，贫者羞涩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说不可与口尚乳臭者言。

妇女衣饰，惟务洁净，尤不可异人。且如十数人同处，而一人之衣饰独异，众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否？

饮食，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求之，则为饕为馋。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狎之，则为奸为淫。财物，人之所欲，而不可无也；非理得之，则为盗为贼。人惟纵欲，则争端启而狱讼兴。圣王虑其如此，故制为礼，以节人之饮食男女；制为义，以限人之取与。君子于是三者，虽知可欲，而不敢轻形于言，况敢妄萌于心？小人反是。

圣人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此最省事之要术也。盖人见美食而必咽，见美色而必凝视，见钱财而必起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皆不免此。惟能杜其端源，见之而不顾，则无妄想；无妄想，则无过举矣。

子弟有耽于情欲，迷而忘返，至于破家，而不悔者，盖始于试为之。由其中无所见，不能识破，则遂至于不可回。

世人有虑子弟血气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昏乱其心，寻至于失德破家。则拘之于家，严其出入，绝其交游，致其无所闻见。朴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况拘之于家，无所用心，却密为不肖之事，与出外何异。不若时其出入，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纵试为之，亦不至于朴野蠢鄙，全为小人之所摇荡也。

起家之人，生财富庶，乃日夜忧惧，虑不免于饥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轩昂自恣，谓不复可虑。所谓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验常见。于已壮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识者当自默喻。

起家之人，见所作事，无不如意，以为智术巧妙如此，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气洋洋，贪取图得，又自以为独能久远，不可破坏，岂不为造物者所窃笑。盖自破坏之人，或已生于其家，曰子、曰孙，朝夕环立于其侧者，皆他日为父祖破坏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见耳。前辈有建第宅，宴工匠于东庑，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弟于西庑，曰此卖宅之人。后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目所可见者，漫尔经营；目所不及见者，不须置之谋虑。"此有识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胸中宽泰，与蔽迷之人如何？

起家之人，易于增进成立者。盖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费，规模浅狭，尚循其旧。故日入之数，多于日出，此所以常有余。富家之子，易于倾覆破荡者，盖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费，规模广大，尚循其旧。又分其财产，立数门户，则费用增倍于前日。子弟有能省用，速谋损节，犹虑不及，况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持乎？古人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盖谓此尔。大夫贵人之家，尤难于保成。方其致位通显，虽在闲冷，其俸给亦厚，其馈遗亦多，其使令之人满前，皆州郡廪给。其服食器用，虽极于华侈，而其费不出于家财。逮其身后，无前日之俸给馈遗、使令之人，其日用百费，非出家财不可，况又析一家为数家，而用度仍旧，岂不至于破荡。此亦势使之然。为子弟者，各宜量节。

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艰难，思与之延其祭祀，又不思子孙无所凭藉，则无以脱于饥寒。多生男女，视如路人，耽于酒色，博奕游荡，破坏家产，以取一时之快。此皆家门不幸如此。冒于刑宪，彼亦不恤，岂教诲劝谕责骂之所能回？置之无可奈何而已。

人有财物，虑为人所窃，则必缄縢扃鐍，封识之甚严。虑费用之无度，而致耗散，则必算计较量，支用之甚节。然有甚严而有失者，盖百日之严，无一日之疏，则无失；百日严，而一日不严，则一日之失，与百日不严同也。有甚节而终至于匮乏者，盖百事节而无一事之费，则不至于匮乏；百事节而一事不节，则一事之费，与百事不同节也。所谓百事者，自饮食、衣服、屋宅、园馆、舆马、仆御、器用、玩好，盖非一端。丰俭随其财力，则不为之费。不量财力而为之，或虽财力可办，而过于侈靡，近于不急，皆妄费也。年少主家事者，宜深知之。

中产之家，凡事不可不早虑。有男而为之营生，教之生业，皆早虑也。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女子之羞见人也。至于家有老人，而送终之具不为素办，亦称临时，亦无他术，亦是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后事之不如仪也。今人有生一女，而种杉万根者，待女长，则鬻杉以为嫁资。此其女必不至失时也。有于少壮之年，置寿衣、寿器、寿茔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无衣无棺可敛，三年五年无地可葬也。

居官当如居家，必有顾藉；居家当如居官，必有纲纪。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书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为儒者，乃不肯为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等事，而甘心为乞丐盗窃者，深可诛也。凡强颜于贵人之前，而求其所谓应副；折腰于富人之前，而托名于假贷，游食于寺观；而人指为"穿云子"，皆乞丐之流也。居官而掩蔽众目，盗财入己；居乡而欺凌愚弱，夺其所有；私贩官中所禁茶盐酒酤之属，皆窃盗之流也。世人有为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凡人生而无业，及有业而喜于安逸，不肯尽力者，家富则习为下流，家贫则必为乞丐。凡人生而饮酒无算，食肉无度，好淫滥、习博奕者，家富则致于破荡，家贫则必为窃盗。

人有患难不能济，困苦无所诉，贫乏不自存，而其人朴讷怀愧，不能自言于人者，吾虽无余，亦当随力周助。此人纵不能报，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乏，而以作谒为业，挟持便佞之术，遍谒贵人富人之门，过州干州，过县干县，有所得则以为己能，无所得则以为怨仇，在今日则无感德之心，在他日则无报德之事，正可以不恤不顾待之。岂可割吾之不敢用，以资他之不当用。

居乡及在旅，不可轻受人之恩。方吾未达之时，受人之恩，常在吾怀，每见其人，常怀敬爱。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荣达之后，遍报则有所不及，不报则为亏义，故虽一饭一缣，亦不可轻受。前辈见人仕宦而广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则难以立朝。"宜详味此。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记省，而有所惠于人，虽微物亦历历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诚为难事。

人有居贫困时，不为乡人所顾。及其荣达，则视乡人如仇雠。殊不知乡人不厚于我，我以为憾。我不厚于乡人，乡人他日亦独不记耶。但于平时薄我者，勿与之厚，亦不必致怨。若其平时不与吾相识，苟我可以济助之者，亦不可不为也。

圣人言以直报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报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长厚之名者，或因宿仇，纵奸邪而不治，皆矫饰不近人情。圣人之所谓直者，其人贤，不以仇而废之；其人不肖，不以仇而庇之。是非去取，各当其实。以此报怨，必不至递相酬复无已时也。

居乡不得已，而后与人争，又大不得已，而后与人讼。彼稍服其不然，则已之，不必费用财物，交结胥吏，求以快意穷治其仇。至于争讼财产，本无理而强求得理，官吏贪谬，或可如志，宁不有愧于神明？仇者不伏，更相诉讼，所费财物，十数倍于其所直，况与贤明有司，安得以无为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讼，互有所短长，各言其长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则牵连不决。或决而不尽其情，胥吏得以受赇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

官有贪暴，吏有横刻。贤豪之人，不忍乡曲众被其恶，故出力而讼之。然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亲党在要路，或以其为州郡所深喜，故常难动摇。横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为见任官之所喜，或以其结州曹吏之有素，故常无忌惮。及至人户有所诉，则官求势要之书以请托，吏以官库之钱而行赂，毁去簿历，改易案牍，人户虽健讼，亦未便轻胜。兼论诉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之独畏己，初无为众除害之心。常见论诉州县官吏之人，恃为官吏所畏，拖延税赋不纳，人户有折变，己独不受折变；人户有科敷，己独不伏科敷；睨立庭下，抗对长官；端坐司房，为辱胥辈；冒占官产，不肯输租；欺凌善弱，强欲断治；请托公事，必欲以曲为直。或与胥吏通同为奸，把持官员，使之听其所为，以残害乡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奸民，假以岁月，纵免人祸，必自为天所诛也。

士大夫相见，往往多言某县民淳，某县民顽。及询其所以然，乃谓见任官赃污狼籍，乡民吞声饮气而不敢言，则为淳。乡民列其恶而诉之州郡监司，则为顽。此其得顽之名，岂不枉哉？今人多指奉化县为顽，问之奉化人，则曰：所讼之官，皆有入己赃，何谓奉化为顽，如黄岩等处，人言皆然。此正圣人所谓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何顽之有？今具其所以为顽之目，应纳税赋而不纳，及应供科配而不供，则为顽；若官中因事广科，从而隐瞒，其民户不肯供纳，则不为顽。官吏断事，出于至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忿，求以翻异，则为顽；官吏受财，断直为曲，事有冤抑，次第陈诉，则不为顽。官员清正，断事自己，豪横之民，无所行赂，无所措谋，则与胥吏表里，撰合语言，妆点事务，妄兴论诉，则为顽；若官员与吏为徒，百般诡计掩人耳目，受接贿赂，偷盗官钱，人户有能出力为众论诉，则不为顽。

县道有非理横科，及预借官物者，必相率而次第陈讼。盖粮税自有常额，足以充上供州用县用，役钱亦有常额，足以供解发支雇。县官正己以率下，则民间无隐负不输。官中无侵盗妄用，未敢以为有余，亦何不足之有？惟作县之人，不自检己，吃者着者日用者，般挈往来，送遗结托，置造器用，储蓄囊箧，及其他百色之须取给于手分乡司。为手分乡司者，岂有将己财奉县官？不过就簿历之中，恣为欺弊。或揽人户税物而不纳，或将到库之钱而他用，或伪作过军过客口券，旁及修葺廨舍，而公求支破。或阳为解发，而中途截拨，其弊百端，不可悉举。县官既素受其污哾，往往知而不问。况又有懵然不晓财赋之利病。及晓之者，又与之通同作弊，一年之间，虽至小邑，亏失数千缗，殆不觉也。于是有横科预借之患，及有拖欠州郡之数，及将任满，请托关节以求脱去，而州郡遂将积欠勒令后政补偿。夫前政以一年财赋，不足一年支解，为后政者岂能以一年财赋，补足数年财赋？故于前政预借钱物，多不认理，或别设巧计阴夺。

卷　下

治　家

人之居家，须令垣墙高厚，藩篱周密，窗壁门关坚牢，随损随修。如有水窦之类，亦须常设格子，务令新固，不可轻忽。虽窃盗之巧者，穴墙剪篱，穿壁决关，俄倾可辨。比之颓墙败篱，腐壁敝门，以启盗者有间矣。且免奴婢奔窜，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外如有窃盗，内有奔窜，及子弟生事，纵官司为之受理，岂不重费财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静之地，须于周围要害去处置立庄屋，招诱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烛窃盗，可以即相救应。

凡夜犬吠，盗未必至，亦是盗来探试，不可以为他而不警。夜间遇物有声，亦不可以为鼠而不警。

屋之周围，须令有路。可以往来。夜间遣人十数遍巡之，善虑事者，居于城郭，无甚隙地，亦为夹墙使逻者往来其间。若屋之内，则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间觉有盗，便须直言有盗，徐起逐之，盗必且窜。不可乘暗击之，恐盗之急，以刃伤我，及误击自家之人。若持烛见盗，击之犹庶几。若获盗而已受拘执，自当准法，无过殴伤。

多蓄之家，盗所觊觎，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于矜耀，尤盗之所垂涎也。富厚之家，若多储钱谷，少置什物，少蓄金宝丝帛，纵被盗亦不多失。前辈有戒其家，自冬夏衣之外，藏帛以备不虞，不过百匹，此亦高人之见，岂可与世俗言？

劫盗有中夜炬火露刃，排门而入人家者。此尤不

可不防。须于诸处往来路口，委人为耳目，或有异常，则可以先知。仍预置便门，遇有警急，老幼妇女，且从便门走避。又须子弟及仆者，平时常备器械，为御敌之计。可敌则敌，不可敌则避，切不可令盗得我之人，执以为质，则邻保及捕盗之人不敢前。

劫盗虽小人之雄，亦自有识见。如富人平时不刻剥，又能乐施，又能种种方便，当兵火扰攘之际，犹得保全，至不忍焚毁其屋。凡盗所快意于焚掠污辱者，多是积恶之人。富家各宜自省家居，或有失物，不可不急寻，急寻则人或投之僻处，可以复收，则无事矣；不急则转而出外，愈不可见。又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当，则人或自疑，恐生他虞；猜疑不当，则正窃者反自得意。况疑心一生，则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辞色，皆若窃物，而实未尝有所窃也。或已形于言，或妄有所执治，而所失之物偶见，或正窃者方获，则悔将若何？

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宅之四围，如无溪流，当为池井，虑有火烛，无水救应。又须平时抚恤邻里有恩义。有士大夫，平时多以官势残虐邻里，一日为仇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邻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后，非惟无功，彼更讼我以为盗，取他家财物。则狱讼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过杖一百而已，"邻里甘受杖，而坐视其大厦为煨烬，生生之具无遗。此其平时暴虐之效也。

火之所起，多从厨灶。盖厨屋多时不扫，则挨墨易得引火。或灶中有留火，而灶前有积薪接连，亦引火之端也。夜间最当巡视。

烘焙物色过夜，多致遗火人家房户。多有覆盖宿火，而以衣笼罩其上，皆能致火。须常戒约。

蚕家屋宇低隘，于炙簇之际，不可不防火。

农家储积粪壤，多为茅屋，或投死灰于其间，须防内有余烬未灭，能致火烛。

茅屋须常防火，大风须常防火。积油物，积石灰，须常防火。此类甚多，切须询究。

富人有爱其小儿者，以金银珠宝之属饰其身。小人有贪者，于僻静处坏其性命而取其物，虽闻于官而置于法，何益？

市邑小儿，非有壮夫携负，不可令游街坊。虑有诱略之人也。

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儿狎而临之。脱有疏虞，归怨于人何及？

亲宾相访，不可多饮以酒。或被酒夜卧，须令人照管。往时括苍有困客以酒，且虑其不告而去，于是卧于空舍而钥其门，酒渴索浆不得，则取花瓶水饮之，次日启关而客死矣。其家讼于官，郡守汪怀忠，究其一时舍中所有之物，云有花瓶浸旱莲花。试以旱莲花浸瓶中，取罪当死者试之验。乃释之。又有置水于案而不掩覆，屋有伏蛇遗毒于水，客饮而死者，凡事不可不谨如此。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绝仆婢奸盗等事。

司马温公居家杂仪，令仆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门。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只令铃下小童，通传内外。治家之法，此过半矣。

婢妾与主人翁亲近，或多挟此私通仆辈。有子则以主翁藉口畜愚贱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婢妾不可不谨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终。

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与外人私通，有妊不正其罪而遽逐去者，往往有于主翁身故之后，自言是主翁遗腹子，以求归宗，旋致兴讼。世俗所宜警此，免累后人。

人有以正室妒忌，而与别宅置婢妾者，有供给娼女而绝其与人往来者。其关防非不密，监守非不谨。然所委监守之人，得其犒遗，反与外人为耳目，以通往来，而主翁不知，至养其所生子为嗣者。又有妇人临蓐，主翁不在，则弃其所生之女，而取他人之子为己子者，主翁从而收养，不知非其己子。庸俗愚暗，大抵类此。

妇女多妒，有正室者少蓄婢妾，蓄婢妾者多无正室。夫蓄婢妾者，内有子弟，外有仆隶，皆当关防，制以主母，犹有他事，况无所统辖，以一人之耳目临之，岂难欺蔽哉？暮年尤非所宜，使有意外之事，当如之何？

夫蓄婢妾之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门而可以通外。或溷厕与厨灶相近，而使膳夫掌庖，或夜饮在于内堂，而使仆子供过，其弊有不可防者。盖此曹深谋，而主不之猜此曹迭为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觉。

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侑樽以为宾客之欢，切不可蓄姿貌黠慧过人者，虑有恶客起觊觎之心。彼见美丽，心欲得之，逐兽则不见泰山。苟势可以临，我则无所不至。绿珠之事，在古可鉴，近世亦多有

之，不欲指言其名。

士大夫之家，有夜间男女群聚，呼卢至于达旦。岂无托故而起者，试静思之。

人家有仆，当取其朴直谨愿，勤于任事，不必责其应对进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温饱所自来者，不求自己德业之出众，而独欲仆者峭黠之出众。费财以养无用之人，固未甚害。生事为非，皆此辈导之也。

仆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态，异巾美服，言语矫诈，不可蓄也。蓄仆之久而骤然如此，闺阃之事，必有可疑。

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舛背违，不曾有便当省力之处。如顿放什物，必以斜为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长为短。若此之类，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嘱之以事，全不记忆。又性多执，所见不是，自以为是。又性多狠，轻于应对，不识分守。所以顾主于使令之际，常多叱咄。其为不改，其言愈辩，顾主愈不能平，于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于死亡者有矣。凡为家长者，于使令之际，有不如意，当云小人天资之愚如此，宜宽以处之，多其教诲，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则仆者可以免罪，主者胸中亦大安乐，省事多矣。至于婢妾，其愚尤甚。妇人既多褊急狠愎，暴忍残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责备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为家长者，宜于平昔常以待奴仆之理谕之，其间必自有晓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为，及安顿什物，以至田园仓库厨厕等事，皆自为之区处，然后三令五申，以责付奴仆，犹惧其遗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为之区处，凡事无大小，听奴仆自为，谋不合已意，则怒骂鞭挞继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岂能善谋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见多事，且如工匠执役，必使一不执役者为之区处，谓之都料匠。盖人凡有执为，则不暇他见，须令一不执为者旁观而为之区处，则不烦扰而功增倍矣。

婢仆有顽狠全不中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留，留则生事。主或过于殴伤，此辈或挟怨为恶。有不容言者，婢仆有奸盗及逃亡者，宜送之于官，依法治之，不可私自鞭挞，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亡非其本情，或所窃止于饮食微物，宜念其平日有劳，只略惩之，仍前留备使令可也。

婢仆有小过，不可亲自鞭挞。盖一时怒气所激，鞭挞之数必不记，徒且费力。婢仆未必知畏，惟徐徐责问，令他人执而挞之，视其过之轻重而定其数。虽不过怒，自然有威，俾仆亦自然畏惮矣。寿昌胡倅彦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仆隶，妇女不得自打婢妾，有过则告之家长，家长为之行遣。妇女擅打婢妾，挞子弟，此非执贤者之家法也。

婢仆有过，既以鞭挞，而呼唤使令，辞色如常，则无他事。盖小人受杖，方内怀怨，而主人怒不之释，恐有轻生而自残者。

婢仆有无故而自缢者，若其身温可救，不可解其缚，须急抱其身令稍高，则所缢处必稍宽，仍更令一人以指于其缢处渐渐宽之，觉其气渐往来，乃可解下，仍急令人吸其鼻中，使气相接，乃可以苏。或不晓此理，而先解其系处，其身力重，其缢处愈急，只一嘘气便不可救。此不可不预知也。如身已冷不可救，或救而不苏，当留本处，不可移动。叫集邻保以事闻官，仍令得力之人，日夜同与守视，恐有犬鼠之属残其尸也。自刃不殊，宜以物掩其伤处。或已绝，亦当如前说。人家有井，于甃处宜为缺级，令可以上下。或有坠井投井者，可以令人救应。或不及，亦当如前说。溺水投水而水深不可援者，宜以竹篙及木板能浮之物投与之，溺者有所执则身浮可以救应。或不及，亦当如前说。夜睡魇死及卒死者，亦不可移动，并当如前说。

婢仆无亲属而病者，当令出外就邻家医治，仍经邻保录其词说，却以闻官，或有死亡，则无他虑。

婢仆欲其出力办事，其所以御饥寒之具，为家长者不可不留意。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士大夫有云："蓄婢不厌多，教之纺绩，则足以衣其身。蓄仆不厌多，教之耕种，则足以饱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办衣食，而力无所施，则不能以自活。故求就役于人，为富家者能推测隐之心。蓄养婢仆，乃以其力还养其身，其德至大矣。而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仆宿卧去处，皆为点检，令冬时无风寒之患。以至牛马猪羊猫狗鸡鸭之属，遇冬寒时，各为区处牢圈栖息之处。此皆仁人之用心，备物我为一理也。

飞禽走兽之与人，形性虽殊，而喜聚恶散，贪生畏死，其情则与人同。故离群则向人悲鸣，临庖则向人哀号，为人者既忍而不之顾，反怒其鸣号者有矣。胡不反己以思之，物之有望于人犹人之有望于天也。物之鸣号有诉于人，而人不之恤。则人之处患难死亡困苦之际，乃欲仰首叫号，求天之恤耶？大抵人居病患不能支持之时，及处囹圄不能脱去之时，未尝不反覆究省平日所为，某者为恶，某者为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宁，及脱去罪

戾，则不复记省，造罪作恶，无异往日。余前所言，若言于经历患难之人，必以为然，犹恐痛定之后，不复记省。彼不知患难者，安知不以吾言为迂？

有子而不自乳，使他人乳之，前辈已言其非矣。况其间求乳母于未产之前者，使不举己子而乳我子。有子方婴孩，使舍之而乳我子，其己子呱呱而泣，至于饿死者。有因仕宦他处，逼勒牙家诱赚良人之妻，使舍其夫与子而乳我子，因挟以归乡，使其一家离散，生前不复相见者。士夫递相庇护，国家法令，有不能禁，彼独不畏于天哉？

蓄奴婢惟本土人最善。盖或有患病，则可责其亲属为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残，既有亲属明其事因，公私又有质证。或有婢妾无夫子兄弟可依，仆隶无家可归，念其有劳，不可不养者，当令预经邻保，自言并陈于官。或预与之择其配，婢使之嫁，仆使之娶，皆可绝他日意外之患也。

顾婢仆须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为之也。买婢妾既已成契，不可不细询其所自来，恐有良人子女，为人所诱略。果然，则即告之官，不可以婢妾还与引来之人，虑残其性命也。买婢妾须问其应典卖、不应典卖。如不应典卖，则不可成契。或果穷乏无所倚依，须令经官自陈，下保审会，方可成契。或其不能自陈，令引来之人契中称说，少与顾钱，待其有亲人识认，即以与之也。

族人邻里亲戚，有狡狯子弟，能恃强凌人，损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为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内既奸巧，外常柔顺，子弟责骂狎玩，常能容忍，为子弟者亦爱之。他日家长既没之后，诱子弟为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为家长者，必自老练，又其智略能驾驭此曹，故得其力。至于子弟须贤明如其父兄，则可无虑。中材之人，鲜不为其鼓惑以致败家。《唐史》有言："妖禽孽狐，当昼则伏息自如，得夜乃为之祥。"正谓此曹。若平昔延接淳厚刚正之人，虽言语多拂人意，而子弟与之久处，则有身后之益。所谓快意之事常有损，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广思之。

干人有管库者，须常谨其簿书，审其见存。干人有管谷米者，须严其簿书，谨其管龠，兼择谨畏之人，使之看守。干人有贷财本兴贩者，须择其淳厚，爱惜家累，方可付托。盖中产之家，日费之计，犹难支吾，况受佣于人，其饥寒之计，岂能周足？中人之性，目见可欲，其心必乱。况下愚之人，见酒食声色之美，安得不动其心。向来财不满其意而充其欲，故内则与骨肉同饥寒，外则视所见如不见。今其财物盈溢于目前，若日日严谨，此心姑寝，主者事势稍宽，则亦何惮而不为其始也。移用甚微，其心以为可偿，犹未经虑，久而主不之觉则日增焉、月盈焉。积而至于一岁，移用已多，其心虽惴惴无可奈何，则求以掩覆，至二年三年，侵欺已大彰露，不可掩覆。主人欲峻治之，已近噬脐。故凡委托干人，所宜警此。

国家以农为重，盖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灭。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干人私有所扰；不可因其仇者告语，增其岁入之租；不可强其称贷，使厚供息；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视之爱之，不啻如骨肉，则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无愧怍矣。

佃仆妇女等，有于人家妇女小儿处称贷，莫令家长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钱谷及欲借质物以济急者，皆是有心脱漏，必无还意。而妇女小儿，不令家长知，则不敢取索，终为所负。为家长者，宜常以此喻其家。

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妇女财物，及引诱妇女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须于每年冬月水涸之际，浚之使深，筑之使固，遇天时亢旱，虽不至于大稔，亦不至于全损。今人往往于亢旱之际，常思修治，至收刈之后，则忘之矣。谚所谓："三月思种桑，六月思筑塘。"盖伤人之无远虑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众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当相与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时修筑，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际，远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其利岂不溥哉。今人当修筑之际，靳出食力，及用水之际，夺臂交争，有以锄耰相殴至死者。纵不死，亦至坐狱被刑，岂不可伤。然至此者，皆由田主悭吝之罪也。

桑果竹木之属，春时种植，甚非难事，十年二十年之间，即享其利。今人往往于荒山闲地，任其弃废。至于兄弟析产，或因一根荄之微，忿争失欢，比邻山地，偶有竹木在两界之间，则兴讼连年。宁不思使向来天不产此，则将何所争。若以争讼所费，佣工植木，则一二十年之间，所谓林木不可胜用也。其间有以果木逼于邻家，实利有及于其童稚，则怒而伐去之者，尤无所见也。

人有小儿，须常戒约，莫令与邻里损折果木之

属。人养牛羊，须常看守，莫令与邻里踏践山地六种之属。人养鸡鸭，须常照管，莫令与邻里损啄菜茹六种之属。有产业之家，又须各自勤谨，坟墓山林，欲聚录长茂荫映，须高其围墙，令人不得逾越。园圃种植菜茹六种，及有时果去处，严其篱围，不通人往来，则亦不至临时责怪他人也。

人有田园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异居分析之初，置产典买之际，尤不可不仔细，人之争讼，多由此始。且如田亩有因地势不平，分一丘为两丘者；有欲便顺，并两丘为一丘者；有以屋基山地为田，又有以田为屋基园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虽有经界图籍，坏烂不存者多矣。况又从而改易，不经官司邻保验证，岂不大启争端？人之田亩，有在上丘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倾倒。人之屋基园地，若及时筑叠垣墙，才损即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沟堑，才损即修，有何争讼。惟其卤莽，田畔倾倒，修治失时，屋基园地，只知用篱围，年深坏烂，因而侵占。山林或用分水，犹可辩明，间有以木以石以坎为界，年深不存，及以坑为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尝不启纷纷不决之讼也。至于分析，止凭阄书，典买止凭契书。或有卤莽，该载不明，公私皆不能决，可不戒哉。间有典买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元契称说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

分析之家，置造阄书，有各人止录己分所得田产者，有一本互见他分者。止录己分多是内有私曲，不欲显暴，故常多争讼。若互见他分，厚薄肥瘠，可以毕见，在官在私，易为折断。此外或有宣劳于众，众分弃与田产；或有一分独薄，众分弃与田产；或有因妻财、因仕宦置到，来历明白；或有因营运置到，而众不愿分者，并宜于阄书后开具，仍须断约不在开具之数，则为漏阄。虽分析后，许应分人别求均分，可以杜绝隐瞒之弊，不至连年争讼不决矣。

人有求避役者，虽私分财产甚均，而阄书砧基，则妆在一分之内，令一人认役，其他物力低小不须允应。而其子孙有欲执书契，而掩有之者，遂与诉讼。官司欲断从实，则于文有碍；欲以文为断，而情则不然。此皆俗曹初无远见，规避于目前，而贻争于身后，可不鉴此。

人有已分财产而欲避免差役，则冒同宗有官之人为一户籍者，皆他日争讼之端由也。

县道贪污，遇有析户印阄，则厚有所需。人户惮于所费，皆匿而不印，私自割析，经年既深，贫富不同，恩义顿疏。或至争讼，一以为己分失去阄书，一以为分财未尽。未立阄书，官中从文则碍情，从情则碍文，故多久而不决之患。凡析户之家，宜即印阄书以杜后患。

人户交易，当先凭牙家索取阄书砧基，指出丘段围号。就问见佃人，有无界至交加，典卖重叠。次问其所亲，有无应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经分析。或系弃产，必问其初，应与不应受弃。或寡妇卑子，执凭交易，必问其初曾与不曾勘会。如系转典卖，则必问其元契已未投印，有无诸般违碍，方可立契。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如价贯年月四至亩角，必即书填，应债负货物不可用，必支见钱。取钱必有处所，担钱人必有姓名。已成契后，必即投印，虑有交易在后，而投印在前者。已印契后，必即离业，虑有交易在后而管业在前者。已离业后，必即割税，虑因循不割税，而为人告论以致拘没者。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而人户不悉，乃至违法交易，及不印契、不离业、不割税以至重叠交易，词讼连年不决者，岂非人户自速其辜哉？

凡邻近利害欲得之产，宜稍增其价，不可恃其有亲有邻，及以典至买及无人敢买，而扼损其价，万一他人买之则悔且无及，而争讼由之以兴也。

凡田产有交关违科条者，虽其价廉不可与之交易。他时事发到官，则所费或十倍。然富人多要买此产，自谓将来拚钱与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然自遗患与患及子孙者甚多。

凡交易必须项项合科条，即无后患不可凭恃人情契密，不为之防，或有失欢，则皆成争端。如交易取钱未尽，及赎产不曾取契之类，宜即理会去着，或即闻官以绝将来词诉。切戒切戒。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买产之家，当知此理，不可苦害卖产之人。盖人之卖产，或以阙食，或以负债，或以疾病死亡婚嫁争讼，已有百千之费，则鬻百千之产。若买产之家，即还其直，虽转手无留，且可以了其出产欲用之一事。而为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则阳拒而阴钩之，以重扼其价。既成契，则姑还其直之什一二，约以数日而尽偿。至数日而问焉，则辞以未办。又屡问之，或以数缗授之，或以米谷及他物高估而补偿之。出产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随即耗散，向之所拟以办其事者不复办矣。而往还取索，夫力之费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窃喜以为善谋，不知天道好还，有及其身而获报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孙者。富家多不之悟，岂不迷哉？

假贷钱谷，责令还息，正是贫富相资不可阙者。

汉时有钱一千贯者，比千户侯，谓其一岁可得息钱二百千。比之今时，未及二分。今若以中制论之，质库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贷钱月息自三分至五分。贷谷以一熟论，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为虐，还者亦可无词，而典质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西有借钱约一年偿还而作合子立约者，谓借一贯文约还两贯文；衢之开化，借一秤禾而取两秤；浙西上户，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然父祖以是而取于人，子孙亦复以是而偿于人，所谓天道好还，于此可见。

兼并之家，见有产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缓急，多是将钱强以借与；或始借之时，设酒食以媚悦其意；或既借之后，历数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设酒食招诱，使之结转，并息为本别更生息，又诱勒其将田产折还。法禁虽严，多是幸免，惟天网不漏。谚云："富儿更替做。"盖谓迭相酬报也。

有轻于举债者，不可借与，必是无藉之人已怀负赖之意。凡借人钱谷，少则易偿，多则易负。故借谷至百石，借钱至百贯，虽力可还，亦不肯还。宁以所还之资，为争讼之费者多矣。

凡人之敢于举债者，必谓他日之宽余可以偿也。不知今日之无宽余，他日何为而有宽余。譬如百里之路，使为两日行，则两日皆办。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并行，虽劳苦而不可至。凡无远识之人，求目前宽余，而那积在后者，无不破家也。切宜鉴此。

凡有家产，必有税赋。须是先截留输纳之资，却将赢余分给日用。岁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输纳之资。临时为官中所迫，则举债认息；或托揽户兑纳而高价算还，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贫曰俭，自是贤德，又是美称，切不可以此为愧。若能知此，则无破家之患矣。

纳税虽有省限，须先纳为安。如纳苗米，若不趁晴早纳，必欲拖后，或值雨雪连日，将如之何？然州郡多有不体量民事，如纳秋米，初时既要干圆，加量又重，后来纵纳湿恶，加量又轻，又后来则折为低价。如纳税绢，初时必欲至厚实者，后来见纳数之少，则放行轻疏，又后来则折为低价。人户及揽子多是较量前后轻重，不肯搀先送纳，致被县道追扰。惟乡曲贤者自求省事，不以毫末之较遂愆期也。

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且如道路既成，吾之晨出暮归，仆马无疏虞，及乘舆马过桥渡而不至惴慄者，皆所获之福也。

人之经营财利，偶获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运亨通，造物者阴赐致此。其间有见他人获息之多，致富之速，则欲以人事强夺天理。如贩米而加以水，卖盐而杂以灰，卖漆而和以油，卖药而易以他物，如此等类不胜其多。目下多得赢余，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随即以他事取去，终于贫乏。况又因假坏真，以亏本者多矣。所谓人不胜天，大抵转贩经营，须是先存心地，凡物货必真，又须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须不敢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虽目下所得之薄，必无后患，至于买扑坊场之人尤当知此。造酒必极醇厚精洁，则私酤之家，自然难售。其间或有私酝，必审止绝之术，不可挟此打破人家，朝夕存念，止欲趁办官课，养育孥累。不可妄求厚积，及计会司案，拖赖官钱。若命运亨通，则自能富厚，不然，亦不致破荡。请以应开坊之人观之。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难事。年齿长壮，世事谙历，于起造一事，犹多不悉，况未更事，其不因此破家者几希。盖起造之时，必先与匠者谋，匠者惟恐主人惮费而不为，则必小其规模，节其费用。主人以为力可以辨，锐意为之。匠者则渐增广其规模，至数倍其费，而屋犹未及半。主人势不可中辍，则举债鬻产。匠者方喜兴作之未艾，工镪之益增。余尝劝人起造屋宇，须十数年经营，以渐为之，则屋成而家富自若。盖先议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为高，或筑墙穿池，逐年渐为之，期以十余年而后成。次议规模之高广，材木之若干，细至椽桷篱壁竹木之属，必籍其数，逐年买取，随即斫削，期以十余年而毕备。次议瓦石之多少，皆预以余力积渐而储之。虽僦雇之费，亦不取办于仓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

近世老师宿儒，多以其言集为语录，传示学者。盖欲以所自得者，与天下共之也。然皆议论精微，学者所造未至，虽勤诵深思，犹不开悟，况中人以下乎？至于小说、诗话之流，物贤于己，非有裨于名教。亦有作为家训，戒示子孙，或不该详，传焉未广。寀朴鄙好论世俗事，而性多忘，人有能诵其前言，而已或不记忆，续以所言私笔之，久而成编，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偏应，乃锓木以传。昔子思论中庸之道，其始也，夫妇之愚皆可与知，夫妇之不肖皆可能行。极其至妙，则虽圣人亦不能知、不能行，而察乎天地。今若以察乎天地者而语诸人，前辈之语录，固已连篇累牍。姑以夫妇之所与知能行者，语诸世俗，使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皆晓然于心目间。人或好恶不同，互是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庶几息争省刑，俗还醇厚，圣人复起，不吾废也。初，余目是书为《俗训》，府判同舍刘公更曰《世范》，似过其实，三请易之，不听，终当从其旧云。

淳熙己亥上元三衢梧坡袁寀书于乐清琴堂。

言行龟鉴

[元]张光祖撰　纯　德整理

张光祖，字绍光，元成宗大德五年（一三〇一）曾为福建泉州推官，其他事迹不详，《元史》无传。此书分学问、德行、交际、家道、出处、政事、民政、兵政八个门类，主要记述北宋时期士人的言行，保存了别的书籍少见的北宋政治情况及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节，同时也为了宣扬宋时儒家名人的嘉言善行，“上足以裨明时，下足以利民物者”。此书传世者只有《四库全书》本，今据文渊阁本整理。

卷一　学问门

范鲁公质自从仕，未尝释卷。人或勉之，质曰：“昔尝有日者，与吾言，他日必当大任。苟如其言，无学术何以处之?”

赵韩王普为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议，才归第，则亟合户，启箧取一书而读之，有终日者，虽家人不测也。及翌日出，则是事决矣。用是为常。后普薨，家人始开箧见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太宗欲相普，或谮之曰：“普，山东学究，惟能读《论语》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实不知书，但能读《论语》佐艺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上意释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沆为相，常读《论语》。或问之，公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沆厚重淳质，内行修谨，尤厌荣利，好贤乐善，世称贤相。胡文定曰：“李文靖淡然无欲，王沂公俨然不动，资禀既如此，又济之以学，故是八九分地位人也。”

晏元献公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寮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不能出，惟家居与兄弟讲习。

狄武襄公青为指挥使时，尹洙与谈兵，善之，荐于经略使韩琦、范仲淹，一见奇之，曰：“此良将才也。”授以《左氏春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遂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知名。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在长白山僧舍修学，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乃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公在南都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未尝解衣而寐；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刻苦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公少有大节，其于仁义、礼乐、孝悌、忠信，如饥渴之于饮食，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范文正公遭母忧，晏元献守南京，请掌府学。范公尝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诇之，见有先寝者，诘之，其人绐云：“适疲倦，暂就枕耳。”问：“未寝之时，观何书?”其人亦妄对。则取书问之，不能对，乃罚之。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率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滕公宗谅，仁宗朝知湖州，大兴学校，学者皆敦行实，传经义，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学徒千数。宝元初，太学下湖州学，取其法行之。

范忠宣公纯仁，字尧夫，文正公之长子。文正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置灯帐中，夜分不寝。后公贵，夫人犹收其帐顶如墨色，时以示诸子孙曰：“尔父少时

勤学灯烟迹也。”初再调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纯仁曰：“岂可重于禄食，而轻去父母邪！虽近，亦不能朝夕在侧。”遂终养焉。自布衣以至宰相，廉俭公逊，不少加损。尝曰：“吾生平所学，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尽。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又戒子弟曰：“六经，圣人之事也。知一字则行一字，要须造次颠沛必于是。所谓有为者，亦若是耳。”

陈忠肃公瓘为礼部贡院点检官，与校书郎范淳夫同舍。淳夫尝论颜子之不迁不贰，惟伯淳能之。瓘问公曰：“伯淳谁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淳邪？”瓘曰：“生长东南，实未知也。”时年二十九矣。自是以来，尝以寡陋自愧，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带而后读。

司马温公光，字君实。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即了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每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寐，时咏其文，思其义，精诵至终身不忘。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平生所为事，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康节尝称之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司马温公对宾客，无问贤愚长幼，悉以疑事问之。有草簿数枚，常置坐间，苟有可取，随手记录，或对客即书，率以为常。其书字皆真谨。

吕正献公于讲读尤精，语约而义明，可以为当世之冠。与司马光同侍经筵，光退，语人曰：“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烦。”

吕荥阳公希哲，字原明，从胡先生于太学，与伊川俱事先生，居并舍。公少伊川一二岁，察其学问渊源，非他人比，首以师礼事之。又与同舍黄公履、邢公恕相友善，一时之士，不远万里，皆来师之。学者相与，必称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弟子也。

胡安定公瑗，字翼之，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苟趋利禄，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初与孙明复、石守道同读书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好投之涧中，不复展读。及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虽大暑，必公服终日，以见诸生，严师弟子之礼。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数，日月刮劘。为文章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其在湖州学，置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书数之类。其在太学亦然。其子弟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知为先生弟子。门人刘彝召对策略曰：“臣少从学于安定先生胡瑗，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当明道、宝元之间，以体用之学授诸生，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臣师之力也。”胡安定为国子先生日，番禺大商遣其子就学，得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将毙焉。父至，携其子来谒。胡先生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后诱之以道。”乃取一帙书曰：“汝读是，可以先知养生之术。知养生之后，可以进学。”子视其书，黄帝《素问》也。读之未竟，惧伐性命之过，甚悔痛自责，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诲之，曰：“知爱身则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圣贤之书，次第读之，既通其义，然后为文，则汝可以成名。圣人不贵无过，而贵改过。无愧昔悔，第勉事业。”其人亦颖锐善学，二三年登上第而归。胡安定先生，明道、景祐间与孙明复、石守道三人以师道自任，而先生之徒独盛。在湖州学，弟子往来尝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庆历间，建太学于京师，有司下湖州学，取先生学法，行之太学。皇祐、至和间，以先生判国子监，执经座下，生徒千余人，每讲罢，或引当世之事以明之。教育诸生皆有法。

刘执中彝，福州人。安定在湖学时，从学者数百人，彝为高第。熙宁二年，彝召对，上问从学何人，曰：“臣少从学于安定先生胡瑗。先生始自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人。”上曰：“门人今在朝为谁？”彝曰：“若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体适用，教于民者，殆数十辈。其余政事文学，粗出于人者，不可胜数。”

徐公仲车积，谥节孝处士。初从安定胡先生学，潜心力行。先生自言初见安定先生，退，头容少偏。安定厉声云：“头容直！”积因自思，不独头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公初学于胡安定，门人甚众。一日，独召积食于中堂，二女子侍之。积问安定：“门人或问见侍女否，何以对？”安定曰：“莫安排。”积闻此一语，大省悟，其学顿进。公平日教学者，每以“治心养气”四字为先，曰：“修身，务学之要，莫大于此，其效甚明，其术甚易。”乃著书，未成而病。尝曰：“吾之书，大要以正治心，以直养气而已。”或问立朝之要，则必曰：“以正辅君。”或问修身之要，则必曰：“以正修身。”诸生逾年不省侍

者，以私财遣之使归。

李平字初平，为郴州守。时濂溪先生为桂阳令，初平知先生之贤，与之语，叹曰："吾欲读书何如?"先生曰："公老无及矣，某请得为公言之。"于是初平日听先生语，二年果有悟。

明道先生程颢，字伯淳，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学，遂厌科举之业，卓然有求道之志。先生尝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又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自孟子没，而圣学不传，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以斯道自任。其教人之法，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自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闻一人善，咨嗟奖劳，惟恐其不笃；人有不及，开导诱掖，惟恐其不至。望其容色，听其言教，则放心邪气，自不容于胸中。"明道先生兄弟，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谢显道从明道先生于扶沟，明道一日谓之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显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

伊川先生程颐，字正叔，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其次莫如《语》、《孟》，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又曰："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又曰："读《论语》者，但将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若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伊川先生曰："世间有三件事至难，可以夺造化之力。为国而至于祈天永命，养形而至于长生，学而至于圣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胜造化，自是力不为耳。"伊川先生绍圣间有涪州之行，自涪还洛，气貌、容色、髭发皆胜平昔。门人问何以得此，答曰："学之力。大凡学者，学处患难贫贱，若富贵荣达，即不须学也。"伊川先生在经筵，每当进讲，必宿斋豫戒，潜思存诚，冀以感动圣意。常于文义之外，反复推明，归之人主。一日当讲"颜子不改其乐"章，门人疑此章非有人君事，将何以为说。及讲既毕，乃复言曰："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 且颜子，王佐之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鉴乎?"闻者叹服。程伊川先生曰："君子，知识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荡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

游定夫酢，伊川至京师，一见，谓其资可与适道。是时明道知扶沟县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学为己任，设庠序，聚邑人弟子教之，召公职学事，公欣然往从之，于是尽弃其学而学焉。伊川谓公曰："游君德器粹然，问学日进，政事亦过人远甚。"

杨中立时调官京师，往颍昌，从学于明道。南方高弟，惟游定夫、谢显道与公三人。伊川自涪归，见学者凋落，多从异学，独杨、谢不变，因叹曰："学者皆流于异端，惟杨、谢二君长进。"中立归，明道送之出门，因谓坐客曰："吾道南矣。"定夫、中立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 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之雪深一尺。杨中立云："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为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作诗，多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何以事君? 君子所养，要令暴躁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

谢显道自言，昔日学时只垂足，亦不敢盘足。

张思叔绎初见道楷禅师，有祝发从之之意。时周恭叔官伊中，谓之曰："他日程先生归，可从之学，无为空祝发也。"及伊川归自涪陵，思叔始见先生。时从学者甚众，先生独许思叔，因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始有自得处。伊川尝言晚得二士，谓思叔及尹焞也。

罗文恭公质字仲素，云："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外。此盖某所为者如此。"

高彦先登曰："凡为学之道，必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经、《语》、《孟》中，我所未能，当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于六经、《语》、《孟》中，便思改之。先务躬行，非止诵书作文而已。"又曰："凡为学之道，必先至诚。不诚，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见其诚? 居处齐庄，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开卷伏读，必起恭钦，如对圣贤；掩卷沉思，必根义理，以闲邪僻。行之悠久，习与性成，便有圣贤前辈气象。"

横渠先生张载，字子厚，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书谒范文正公。公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虽爱之，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嘉祐初，见程伯淳正叔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于是尽弃异学，淳如

也。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终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恭，与人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犯之。朱子曰："横渠学力绝人，尤勇于改过，独谓戏为无伤。一日忽曰：'凡人之过，犹有出于不知而为之者。至于戏，则皆有心为之也，其为害尤甚。'遂作《东铭》。"

康节先生邵雍，字尧夫。始学于百原，坚苦刻厉，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先生叹曰："昔人尚友千古，而未尝及四方，遽可已乎？"于是走吴适楚，过齐鲁，客梁晋，久之而归曰："道其在是矣。"退居共城，乃覃思《易》学。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于是学以大成。

老泉先生苏洵，字明允。少不喜学，年壮犹不知书，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岁余举进士，不中，又举茂材异等，亦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涵蓄老成，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走，必造于深微而后止。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公修得其书二十篇，大爱其文辞，以为贾谊、刘向不过也。二子同举进士，又同登制科，一时名动京师，天下言文章者称"三苏"云。

范侍讲祖禹在经筵，东坡语李廌曰："淳夫讲说，为经筵讲官第一，言简而当，无一冗字，无一长语，义理明白，而成文灿然，乃得讲师三昧也。"

马时中伸，崇宁中禁元祐学，伊川之门学者无几，虽宿素从游，间以趋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为西京司法曹事，锐然为亲依之计，至则因张绎求见，先生辞焉。公曰："使伸得闻道，虽死何憾。"先生闻而叹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进之。

岳武穆王飞，少负气节，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石。天资敏悟，强记书传，尤好《左氏春秋传》及孙吴兵法。家贫，拾薪为烛，达旦不寐。为文初不经意，人取而诵之，则辩是非，析义理，若精思而得之者。

张子韶九成曰："朋友讲习，固是天下乐事，不幸独学，则尚友古人。故读《论语》，如对孔门圣贤，读《孟子》，如对孟子，凝神静虑，如目击之。如此用心，虽生千载之下，可以见千载上人矣。"又曰："看史，若身处其中，当时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孰为小人，其处事孰为当，孰为否，皆令胸次晓然，可以口讲指画，则机会圆熟。他日临事，必过人矣。"张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贵骄人，固非美事，以学问骄人，害亦不细。此真格言也。予闻尹彦明从学于伊川，闻见日新。谢显道谓之曰：'公既有所闻，正如服乌头，苟无以制之，则药发而患生矣。'显道之言，诚可为浅露者之戒。"

胡文定公字康侯，曰："为学必以圣人自期，为政必以宰相自期，莫将第一等事让与他人做。"胡文定公每子孙定省，必问其习业，合意，则曰："士当志于圣，勿临深以为高。"否，则嚬蹙曰："流光可惜，无为小人之归属。后生艰难穷阨，但勉于进修，使动心忍性，不为濡沫之惠。"

晦庵先生朱熹字仲晦，曰："今人不曾做得小学工夫，一旦学大学，是以无下手处。今且当自持敬始，只据而今地头，便立定脚跟做去，栽种后来根株，补填前日欠阙。如二十岁觉悟，便从二十岁立定脚跟做去；三十岁觉悟，便从三十岁立定脚跟做去；便年八九十岁觉悟，亦当据定见立定硬寨做去。"晦庵先生尝云："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初学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义，归家诵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一日某在刘病翁所，会一僧，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虚虚的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处。后赴同安任，见延平先生，先生只说不是，再三质问，先生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贤书来读，读来读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破绽罅漏百出。"朱晦庵年二十二，调同安主簿，后二年之同安任，始受学于延平李先生之门。秩满丐祠，留延平之门，又来往从学者五年，遂尽得先生之传。晦庵先生曰："惺惺法只是唤醒此心。"因言瑞岩和尚每日唤主人翁惺惺，自答曰惺惺，今时学者却不能如此。又引释氏说心云："不得跳举，不得昏沉，是他见得此心，只有两项跳举。是走作时昏沉，是放倒时惟敬，则都无此病。"晦庵先生年十四而孤，受学于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三君子之门，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经传，遍交当世有识之士。登第后同安主簿，秩满归，不远数百里，徒步从学于延平李先生，时年二十四矣。先生初亦学于李先生，只说不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后，学之所造益深，专精致诚，昼夜不懈，至忘寝食。延平称之曰："乐善好义，鲜与伦比。"又曰："颖悟绝人，力行可畏。"

南轩先生张栻，字敬夫，颖悟夙成。既长，往从胡公仁仲问河南程氏学。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

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益自奋厉，直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早夜观省。

吕东莱尝自言，少时性气粗暴，后因病中读《论语》，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然觉得意思，一时平了，遂终身无暴怒。晦庵作其赞曰："以一身备四气之和，以一心涵千古之秘。"可谓得变化气质之法矣。

卷二　德行门

曹武惠王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与。"自沽酒以饮太祖。及即位，语群臣曰："世宗旧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心腹。曹武惠王，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尝曰："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敝，子弟请加修葺，公曰："时方大冬，墙壁瓦石之间，百虫所蛰，不可伤其生。"其仁心爱物盖如此。

王文正公与人寡言笑，其语虽简，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终日，莫能窥其际。及奏事上前，群臣异同，公徐一言以定。王文正公平生荐引，人未尝知。寇准尝使人私求作使相，公大惊曰："将相之任，岂可求耶！且吾不受私。"准深恨之。已而制出，除准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准入见，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荐准者，准始愧叹，以为不可及。王文正公，忽有货玉带者，因弟以呈，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系之，曰："还见否？"曰："系之安得自见？"文正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我腰间不称此物。"亟还之。公平生所服，止于赐带。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俭约，每见家人服饰似过，即瞑目曰："吾门素风，一至于此！"亟令减损。故家人有一衣稍华，必于闺中易之，不敢令公见。

寇莱公准年十九，举进士。时太宗取人，多问其年，年少者往往罢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进取，可欺君耶？"

寇莱公寝处，一青帏，二十余年，时有破坏，辄命补葺。或以公孙布被讥之，则笑曰："彼诈我诚，虽敝何忧！"

王沂公曾状元及第，还青州故郡。府帅闻其归，命父老娼乐迎于近郊，公乃易服乘小卫由他门入，遽谒守。守惊曰："闻君来，已遣人奉迎，门司未报，君至何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岂敢烦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过也。"守嘉叹，以远大期之。

鲁肃简公宗道，为人忠实。仁宗在东宫，宗道为谕德。其居侧有酒肆，公微行饮其中。一日，真宗急召，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饮归，中使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中使具如公对。真宗问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备具，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自此奇公，以为可大用。鲁肃简贬濮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门不与人接，日阅书数卷而已。室仅容一榻，坐卧其中，欲将终身焉。人不堪其忧，而公处之裕如也。

章太傅夫人练氏，章郇公得象高祖太傅之妻也。太傅，建州人，仕王氏为刺史。练氏智识过人。太傅出兵，有二将后期，欲斩之，夫人置酒，饰美姬进之，太傅欢甚。迨夜饮醉，夫人密使二将亡去。二将奔南唐，后为唐将，攻建州，破之。时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将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门，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旧德，愿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耳，不愿独生。"二将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后子孙及第至达宦者甚众。章郇公得象在私第，子弟有夜扣门禀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来待漏院理会；若是私事，即于堂前夫人处禀覆。"在中书，一日坐处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为怪。家人闻之甚忧，及公还家，亦不言。至晚，公与弟虞部对饮，虞部问公："今日闻中书地陷，是否？"曰："中书地陷，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辈大抵有此气象，卒作摇撼不动。

向文简公敏中除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真宗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对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门下贺客必多，卿往观之。"昌武往见，丞相方谢客，悄无一人。昌武径入见之，徐贺曰："今日闻降麻，士大夫莫不欢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尝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勋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复唯唯，终不测其意。又历陈前世为仆射，勋劳德业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卒无一言。既退，复使人至庖厨中，问今日有无亲戚饮食者，亦寂无一人。明日对，上问昨日见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见对。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职！"

王公德用，状貌魁伟，面色正黑，虽匹夫下卒，

闾巷小儿，外至四夷君长，皆知其名，识与不识，称之曰“黑王相公”。契丹常呼其名以惊小儿，其为敌人畏服如此。

陈文惠公尧佐见动物，必戒左右勿杀。器服坏，随辄补之，曰：“无使不全以见弃也。”

方公谨言为侍御史时，丁谓遭贬，谨言籍其家，得士大夫书，多干请关通者，悉焚之，不以闻。世称其长者。

蔡文忠公齐在大位，临事不回，无所牵畏，而恭敬谦退，未尝自伐，天下推之为正人。

杜正献公衍历知州、提转、安抚，未尝坏一个官员。其间不职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谨者，谕以祸福，俾之自新，从而迁善者甚众，不必绳以法也。杜正献公食于家，惟一面一饭而已。或美其俭，公曰：“衍本一措大尔，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俸入之余，以给亲族之贫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耶?”杜正献公一日忧见于色，门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悦?”公曰：“适睹朝报，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忧耳。”又一日，喜见于色。门生未及问，公曰：“今日朝报，某人进用。某人进用，社稷之福也。”杜正献推奖后进名士，多出其门。居家见宾客，必问时事，闻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忧见于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责者。

范文正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有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饮食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范文正公为邓州守，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归，内翰谢公曰：“某晚进，偶得科第，愿受教。”公曰：“君不忧不显，唯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内翰拜其言不忘，每语人曰：“吾得于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尽也。”

韩魏公监左藏库，时方贵高科，多径去为显职，公独滞于管库。众以为非宜，公处之自若，不以为卑冗，职事亦未尝苟且。韩魏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进，每遇大事，即以死自处。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实天扶持，非琦所能及也。”韩魏公领四路招讨，驻延安县。元昊寇边，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帐。公起坐，问谁何。曰：“某来杀谏议。”又问曰：“谁遣汝来?”曰：“张相公遣某来。”盖是时张元，夏国正用事也。公复就枕曰：“汝携吾首去。”其人曰：“某不忍，愿得谏议金带足矣。”遂取带而出。韩魏公所历诸大镇，皆有遗爱，人人画像事之。韩魏公虽在外，然其心常在社稷，老而益笃，虽病不忘国家。或有时闻更祖宗一法度，坏朝廷一纪纲，则泣涕终日不食。韩魏公语录曰：“欲成大节，不免小忍。”韩魏公帅定州，时夜作书，令一侍兵持烛于旁。侍兵他顾，烛燃公须，公遽以袖麾之，而作书如故。少顷回视，则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视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烛矣。”军中感服。韩魏公为相，见文字有攻人隐恶者，即手自封之，未尝使人见。韩魏公在相府时，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及崔夫人亡，一日尽厚遣之。同列多劝且留，以为暮年欢。公曰：“所乐能几何，而常令人心劳，孰若吾简静之乐也。”识者以为过人远矣。

仁宗既告大廷相富弼，士大夫皆举笏相贺。或密以闻，帝益喜曰：“吾之举贤，于梦卜矣。”富韩公弼少时有诟者，如不闻，或问之，曰：“恐骂他人。”曰：“斥公名云富。”公曰：“天下安知无同姓名者!”

欧阳文忠公在蔡，屡乞致仕。门人因间言曰：“公德望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岂容遽去?”公答曰：“修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惟有早退，以全晚节，岂可更俟驱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请致仕，比至蔡逾年，复请。四年，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旧守颍上，乐其风土，因卜居焉。

唐质肃公介，潭州一巨贾私藏蚌胎，为关吏取搜，太守而下，轻其估，悉自售焉。公时以言事谪潭倅，分珠狱发，奏方入，仁宗谓近臣曰：“唐介必不肯买。”案具奏覆，览之果然。

苏丞相颂字子容，在颍州日，通判赵至忠本归明人，所至辄与守竞。公待之以礼，具尽诚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北人也，然见义则服。平生诚服者，唯今韩魏公与公耳!”苏丞相平生未尝问家人有无，及为相，所得俸赐，随即散用。其自奉养薄，每食不过一肉。始薨之日，吊哭者造其寝堂，见其居处服用，无不叹愕咨嗟，以为素不若也。苏丞相之孙曰舒，信道，元丰中为御史中丞，锐于进取，言事多涉刻薄，为王和甫所绳，除名。绍圣复通直郎，知无为州。或言其得罪深重，不当复叙，改监中岳庙祖。父闻之，曰：“士大夫立朝当路，一涉非义，失人心，则终身遂废。如王君贶未三十为御史丞，缘进奏院事，终身轗轲，不复大用，陷于刻薄，可不谨哉!”

赵清献公抃，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手，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则不为也。赵清献公宽厚长

者，与物无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侄有欲悦公意者，厚以直易邻翁之居，以广公第。公闻不乐，曰："吾与此翁三世为邻矣，忍弃之乎？"命亟还翁，而不追其直。赵清献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监司欲罢遣之，公独左右其政，而讳其所以然，使若权不己出者，守得以善罢。赵清献公初任成都，携一龟一鹤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龟、鹤，止一苍头。张公裕送以诗云："马谙旧路行来滑，龟放长河不再来。"

陈恭公执中素不喜欧阳公，其知陈州时，公自颍移南京，过陈，拒而不见。后公还朝作学士，陈为首相，公遂不造其门。已而陈出知亳州，罢使相，公当草制，陈自谓必不得其美辞，至云"杜门却扫，善避权势以远嫌；处事执心，不为毁誉而更变。"陈大惊喜，曰："使与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实也。"录寄其客李师中曰："吾恨不早识此人。"

司马温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偶堕瓮水中，群儿哗然弃去，公即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出，儿得不死。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龆龀中，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司马温公曰："世之人，不以耳视而目食者鲜矣。"闻者骇曰："何谓也？"温公曰："衣冠所以为容观也，称体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称，闻人所尚而慕之，岂非以耳视者乎？饮食之物，所以为味也，适口斯美矣，世人取果饵而刻镂朱绿之，以为槃按之玩，岂非以目食者乎？"司马温公作《迂书》，或问何谓"回心"，曰："去恶而从善，舍非而从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为如制悍马，如斡磻石之难也。静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转户枢，何难之有？"司马温公从庞颖公辟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为买一妾，公殊不顾。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饰至书院中，冀公一顾也。"妾如其言，公讶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温公赴阙庭，民遮道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全活百姓。"司马温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之名。退十有余年，而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故苏子瞻为公独乐园诗曰："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盖纪实也。司马温公病，与吕申公简曰："晦叔自结发志学，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国政，平生所蕴，不施于今日，将何俟乎？比物论颇讥晦叔慎嘿太过。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惟国事未有所付，今日嘱于晦叔。"又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不识晦叔以为如何？"司马温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负者，其为子必孝，为臣必忠。"司马温公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萧然，图书盈几，终日静坐，泊如也。其所服之布衾，乃范蜀公自许访公时所赠也。后寝疾，东府治命殓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常作布衾铭曰："藜藿之甘，绨布之温；名教之乐，德义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尝安。绮绣之奢，膏粱之珍；权宠之盛，利欲之繁。苦难其得，祸辱旋臻。取易舍难，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宁不然。颜乐箪食，万世师模。纣居琼台，死为独夫。君子以俭为德，小人以奢丧躯。然则斯衾之陋，其可忽诸！"

吕正献公燕居，凝尘满案，澹然弗顾。尝言："自见吾友王深父，而道德性命之学日加益。公天性清俭，然居处饮食衣服，不过为敝陋，从容有常度。"李公择治平中数为朋友言，吕正献未尝闻其疾声，见其遽色，亦未尝草书，学者当师慕之。

王荆公知制诰，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舟失水，家赀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范忠宣公曰："今人好名，乃勇于为善。"范忠宣公平生自奉无重肉。又杂志云：古人自奉简约，类非后人所能。乃饮食高下，各有制度，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大抵古人得肉食者至少，所谓肉食者谋之，此言贵者方得食也。又曰："虎头燕颔，食肉相也。此古以食肉为难得，比之后人，简约甚矣。"公亲族间有子弟请教于公，公曰："唯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书于坐隅，终身佩服。公平生自奉无重肉，不择滋味，所食粗粝而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为常。公罢相尹洛，三子皆衣布裤。尹和靖因揖，上马见之。伊川论国朝名相，必曰"李文靖、范忠宣"。

吕荥阳公更历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扬间，十余年，衣食不给，有至绝粮数日者。其在和州，尝作诗云："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私。"古人清白如此。吕荥阳公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善养心者，正其思而已矣。目欲纷丽之色，视思明，则色欲寡矣。耳欲郑卫之声，听思聪，则声欲寡矣。口欲天下之美味，思夏禹之非饮食，则口欲寡矣。身欲天下之文绣，思文王之卑服，则身欲寡矣。寡欲如此，而心不治，未之有也。"

钟离权曰："吾买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义不可久辱。"

赵康靖公概，厚德长者，口未尝言人短。中岁常置黄黑二豆于几案间，自旦数之，每兴一善念，则投一黄豆，兴一恶念，则投一黑豆。暮发视之，初黑豆多于黄豆，渐久反之。既谢事归南京，遂彻豆无可数。

石徂徕介，字守道，为举子时，寓学于南郡，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王侍郎渎闻其穷约，因宴客，以盘餐遗之。石谢曰："甘脆亦介之愿，但日飨之则可，若止得一飨，则明日何以继乎？朝飨膏粱，暮厌粗粝，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当赐。"王咨重之。

陈无己与赵挺之、邢和叔皆郭大夫婿。陈在馆职，当侍郊丘，非重裘不能御寒气。无已止有其一，其内子为于挺之家，假以衣之。无已诘所从来，内以实告。无已曰："汝岂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却之。既而遂以冻病而死。

刘元城在宋，杜门屏迹，不妄交游，人罕见其面。田夫野老，市井细民，谓若过南京不见刘待制，如过泗州不见大圣。刘元城见宾客，谈论逾时，体无欹侧，肩背竦直，身不妄动。刘元城曰："唯绝嗜欲，可以不死。"

陈古灵襄与乡士陈烈、周希孟、郑穆名"四友"。公与三人者，独以斯道鸣于海隅，躬行持守益坚。自家而达于州闾，邦人化之，谓之四先生。虽有诞突恣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礼于其门。

曾公巩字子固，在官有所市易，取贾必以薄，予贾必以厚；于门生故吏，以币交者，一无所受。福州无职田，岁鬻园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万。公曰："太守与民争利，可乎？"罢之。后至者亦不复取也。

蔡文忠公通判济州，日饮醇酎，往往至醉。是时太夫人年已高，颇忧之。山东贾存道先生过济，文忠馆之。先生虑其以酒废学、生疾，乃为诗示文忠曰："圣君恩宠龙头选，慈母年高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谢之，自是非请客不对酒，终自未尝至醉。

陈忠肃公绶，性清谨，言动有常。平生手不执钱，货殖之事未尝讲论，惟于农田不废询访。尝语人曰："有国有家，岂能忘利？或孳孳而营之，或临事必以为言，则可戒也。"陈忠肃公尝语人："蔡京他日必大用，但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无君自肆矣。"寻居谏省，遂攻其恶。京致情，恳以甘言啖公。公曰："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不得自已也。"攻之愈力。初，京为翰林学士承旨，以辞命为职，世未知其非也。公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闻者往往甚其言，以为京之恶不至是。已而结嬖幸，窃国柄，矫诬先烈，怙宠妄作，为宗社祸，悉如公言，于是人服公如蓍龟云。陈忠肃公有斗余酒量，每饮不过五爵。每会亲戚，间有欢适，不过大白满引，恐以长饮废事。每日有定课，自鸡鸣而起，终日写阅，不离小斋。倦即就枕，既寤即兴，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灯于床侧，自提就案。人或问公何不呼唤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则必动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劳人也。"

陈忠肃公瓘为越州佥判，蔡卞为帅，待公甚厚，而公已得其心术，常欲疏远之，屡引疾寻医，章不得上。会明倅阙，蔡俾公权摄，以时当得职田，意公方贫，必喜于少纾。公到明，遂伸寻医之请，将所得圭租逊前官，明州以法当公得，公以义不当受，卒不取而归之官廪。陈忠肃谪台州，所过州郡，皆令甲兵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人莫敢以居室借赁者，暂馆僧舍，十日必迁一寺，公处之澹然。至台数月，朝廷起迁人，石愤知州事，且令赴阙之官，士论以为将有处分于公也。愤至，扬言怖公，视事之次日，即遣兵官突来约束，不得令出入，又置逻卒数处，虽亲戚家书，殆至隔绝。未几，复令兵官搜检行李，摄公至郡。郡庭垂帘如制狱，大陈狱具。公知其意，遂发问曰："今日之事，岂被旨耶？"愤示公札子，盖取《尊尧集》副本，以为系诋诬之书，合缴出毁弃。公曰："然则朝廷指挥取《尊尧集》耳。追瓘至此，复欲何为？"因问曰："君知尊尧所以立名乎？盖以神考为尧，而以主上为舜也。助舜尊尧，何为诋诬？瓘将显就诛戮，不必以刑狱相恐！"愤不待公言毕，屡揖公退，继又幽公僧舍，使小吏监守，对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忧怖，虑有不测，公安之，不以为挠。愤亦终不能为害。

马永卿言：匡衡疏有曰："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慈温良者，戒于无断；沉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此语可为座右铭。

王文公洙始举进士，与郭稹同保。有告稹冒祖母禫者，法当连坐。主司召问："果保稹否？"公曰："保之不可易也。"于是与稹俱罢。

唐充之每称：前辈说后生，不能忍诟，不足为人；闻人密论，不能容受，而轻泄之者，不足为人。

刘高尚先生皋云：毋以嗜欲杀身，毋以政事杀

人，毋以货财杀子孙，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

明道先生曰："世传神仙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闲居山林，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则有之。譬如炉火，置之风中，则易过，置之密室，则难过。有此理也。"或问："扬子言圣人不师仙，圣人能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之间一贼，若非窃造化之机，安能延年，使圣人肯为，周孔为之矣。"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动，虚明纯一，与天地相似，与神明为一。传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其谓此欤？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鉴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谓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如使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一夺其良心，则视听食息，从而失守，欲区区修身以正其外，难矣。"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时，好田猎，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前矣。"后十二年，暮归，在田野间见田猎者，不觉有喜心，乃知果未无也。明道先生曰："有人胸中常若有人焉，欲为善，如有恶以为之间；欲为不善，又若有羞恶之心者。本无二人，此正交战之验也。持其志，使气不能乱，此最可验。"

伊川先生或问："家贫亲老，应举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先生曰："此只是志不胜气。若志胜，自无此累。家贫亲老，须用禄仕，然得之不得为有命。"曰："在己固可，为亲奈何?"曰："为己为亲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苟不知命，见患难必避，遇得必动，见利必趋，其何以为君子？然圣人言命，非为中人以上者设；中人以下，于得丧之际，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说。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不一则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又曰："整齐敬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明。"伊川先生曰："利不独财利之机，凡有利心，便不可才作一事，须寻自家隐便处，皆利心也。"

张思叔诟詈仆夫，伊川曰："何不动心忍性。"思叔惭谢。谢显道与伊川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谢曰："也只去个矜字。"曰："何故?"曰："仔细点检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伊川点头，因语在坐同志者曰："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胡文定公问显道："矜字罪过何故恁地大?"谢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别人耳目，浑不关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吃，只蔬食菜羹，却去房里吃，为甚恁的?"又曰："旧多恐惧，不好打叠了此心。"又曰："人有己便有，夸心立己，与物几时到，得与天为一处，须是克己才觉时，便克将去。"又曰："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谢显道从学于明道，明道尝称之曰："谢子虽稍近鲁直，是诚笃理会，事有不透，其颡有泚，愤悱如此。"

朱光庭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

尹彦明焞年二十，师事伊川，应进士举，策问元祐党人。彦明曰："此尚可以干禄邪!"不对，径出。

刘质夫绚自髫龀即事明道先生，天性孝悌，乐善而不为异端所惑，气和而体庄，持论不苟合，跬步不离学。每瞀闷时，正坐端襟，意气即下。既卒，明道以文哭之曰："游吾门者众矣，而信之笃，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几希。"侯师圣称之曰："明道平和简易，惟刘绚近之。"

王宣徽之子正甫，一日约康节同吴处厚、王平甫会饭，康节辞以疾。明日，正甫来，康节谓曰："某之辞会有以，姑听之。吴处厚者，好议论，王平甫乃介甫之弟，介甫方执政行新法，处厚每讥刺之，平甫虽不甚主其兄，若人面骂之，则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辞会也。"正甫笑曰："先生料事之审如此。昨处厚席间毁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呜呼！康节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处，一饭之间，其谨如此，为子孙者当念之。

范侍讲，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说书，时范公为著作佐郎、实录院检讨，伊川谓温公曰："经筵若得范淳夫来尤好，但经筵须要他。"温公曰："何故?"伊川曰："颐自度乏温润之气，淳夫色温而气和，尤可以开陈是非，导人主之意。"其后除侍讲。

刘道原恕，家贫不能自给，一毫不妄取于人。其自洛阳南归也，时已十月，无寒具，司马温公以衣袜二事及旧貂褥贶之，固辞，强与之。行及颍州，悉封而还之。司马温公曰："于光不受，他人可知。"刘道原为人刚毅，时王介甫权震天下，人不敢忤，愤愤不少屈。

邹侍郎浩曰："圣人之道，备于六经。千门万户，何从而入，大要在谨独而已。但于十二时中，看自家一念从何处起，即点检不放过，便见工力。"

徐节孝事母谨严，非有大故，未尝去其侧。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获，即奔走阛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纯孝，损直以售之。亲戚故人，或致甘毳，诚不至，礼不恭，弗受也。所奉馔，皆自调味。太夫人饮食时，先生率家人在左右为儿戏，或讴歌以说之，故太夫人虽在穷巷，而奉养与富贵家等，无须臾不快。

太夫人以疾终，先生号恸呕血，绝而复苏，哭不辍声。吕溱造庐下，闻其号哭，曰："想见鬼神中夜闻此声，亦须为公泣也。"先生少时为母置膳，先过一卖肉家，中心欲买其肉，遂先于市中买他物，而别路于归途为顺，且亦有卖肉者，因自念中心已许买他家肉，若舍而之他，能不欺心乎？遂迂道买肉而归，且云已之行信，自此始也。又云，少时逐日以衫帽揖母，一日见贵官，乃用襕幞，因自念天下之尊，莫逾父母，今反不若见贵官，明日以襕幞揖母，家人见之，无不笑，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已之行敬，自此始也。

晏公敦复平居静默，似不能言者，立朝论事，则明目张胆，不畏强御。

张子韶论处己曰："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识见欲远。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极难。虽然，有识见者自别当以识见为先。"或曰："仓卒患难中，处事不乱，是其才耶，抑其识耶？"公曰："未必才识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乱，何以临事？古人平日欲涵养器局者，此也。"张子韶谪居南安，至则闭门谢客，以经史自娱，缊袍粝食，家人辈几无以自存。亲知闻之，争馈遗以奉，公皆谢遣之。

南轩先生曰："心在焉，则谓之敬。且如方对客谈论，而他有所思，虽思之善，亦不敬。才有间断，便是不敬。"南轩先生曰："学莫先于义利之辨。而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后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晦庵先生曰："心者，万事之原也。人之一心，得其正，则事事皆得其正。心或不正，则无一事得由于正。人有常言曰：心印若此印，刊刻得端正，看印在何处莫不端正；若刊刻得欹邪，看印在何处无不欹邪。故治心之学，不可不谨也。"晦庵先生曰："凡徇人欲，自是危险。庄子所谓其热集火，其寒凝冰，是也。"

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

卷三　交际门

窦谏议禹钧，为人素长者，每量岁之所入，除伏腊供给外，皆以济人之急。尝于宅南建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顿者，公咸为处之。无问识与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来拜公之门，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礼。及公之亡，蒙深恩者，有持心丧三年，以报其遗德。

戚同文，睢阳人。幼孤，事祖母以孝闻。遭世丧乱，不复仕，创睢阳书院，聚徒讲学，相继登科者五十六人，践台阁者亦至十数。同文尚信义，喜周人急，所与交皆当世名士，门人号曰坚素先生。戚公同文从邑人杨懿受经，懿遇疾，托以家事，同文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

曹武惠王征幽州，失律，素服待罪。赵参政昌年请按军法，朝廷察之，止谪右骁卫上将军，未几遂起。赵参政自延安还，因事被劾，久不许见。时公已复枢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许朝谒，士论叹服。

王文正公尝与杨文公评品人物，杨曰："丁谓何如？"对曰："才则才矣，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终吉；若独当权，必为身累。"

钱公惟演出守河桥，诣王沂公曾为别，酌酒饯之。钱曰："惟演身列将相，不为不重，然朝廷每阙辅相，议不在中，惟公怜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阀阅，岂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今已数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钱曰："惟演才识不茂，实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践历中外，岂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当柄用，乃先于公者，盖以搢绅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诚能去其可畏之迹，使人无所复畏，登庸调化，必有日矣。"

张忠定公咏，号乖崖，与寇莱公为布衣交，莱公兄事之。忠定面责不少恕，虽贵不改也。公守蜀，闻莱公大拜，曰："寇准，宰相才也。"又曰："苍生无福。"门人李畋怪而问之，曰："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然用之太早，恐不及学耳。"莱公在岐，忠定自蜀还，访之，不留。既别，顾莱公曰："曾读《霍光传》否？"曰："未也。"更无他语。莱公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曰："此张公谓我也。"张忠定公言："吾顷与寇公准、张公覃取大名府解试，罢，众谓吾名居覃之右。吾上府帅书，言覃之德行著于乡里，有古人风，以某之文近覃之文，则未可知，若言其行，则某不及覃远甚。"遂让覃为解元。盖士君子当以德义为先，不然未足为士也。张忠定公有清鉴，善臧否人物，凡所荐辟，皆方廉恬退之士。尝曰："彼好奔竞者，将自得之，何假吾举！"

李文定公家甚贫，同巷李生，每推财以济之。公感其意，拜为兄。寻举进士第一，李生遣人奉书通殷勤，公口谢之而已，不答。书生惭，谓公挟贵忘旧，

遂不复相闻。后十年，公为左相，因而奏李生昔日周恤之义，愿授一官，以报其德。诏授左班殿直。公制袍笏，致书州将，令送生至公所，公与叙旧好，且谢曰：“昔日周旋，极不敢忘，幸被误恩，乃获所愿。”众然后服公性度弘远，非狭中浅见之人所能度。

王章惠公随举进士，甚贫，游于翼城，逋人钱，执而入县。石务均之父为县吏，为偿钱，又饭之，馆之于其家，其母尤所加礼。一日，务均醉，殴之，王遂去。明年登第后，为河东转运使，务均恐惧逃窜。后以事败，文潞公为县，捕之急，往投王，王已为御史中丞矣。未几，封一铤银至县，葬务均之母，事少解。公不忘一饭之恩如此。

吕许公夷简执政，范希文以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屡攻许公之短，落职知饶州。康定元年，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寻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吕许公复入相，对仁宗曰：“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但除旧职，即除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使。”上以许公为长者，天下亦美许公不念旧恶。仲淹谢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奖拔乃尔。”许公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耶？”及仲淹知延州，移书喻元昊以利害，答书不逊，仲淹焚其书不以闻。执政以为不当通书，而又擅焚之，宋庠请论以军法。上问夷简何如，夷简曰：“止可薄责而已。”乃降一官。

宋韩忠宪公亿，布衣时与李康靖公同游，止一毡，同寝；一日分途，割而分之。公与李若谷未第时皆贫，同试京师，每出谒，更为仆。李先登第，授许州长社县主簿，赴官自控妻驴，韩为负一箱。将至长社三十里，李谓韩曰：“恐县吏来。”箱中止有钱六百，以其半遗韩，相持大哭别去。次举，韩亦登第。后皆至参政，世为婚姻不绝。咏史诗云：“韩李京师更仆时，控驴负笈两无辞。一朝接踵身荣显，合契姻联百世期。”韩忠宪与李康靖皆甚贫，汝州太守赵学士请康靖为门客，尤敬待韩公。韩公至，即设猪肉。康靖尝有简戏之：“久思肉味，请君早访。”前辈以设肉为重礼。

李康靖公为长社令，每日悬百钱于壁上，用尽即止，其贫俭如此。

陈公希亮，轻财好施，笃于恩义。少与蜀人宋辅游，辅卒于京师，母老子少，公养其母终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与诸子游学，卒与子忱同登进士第。

杨侍郎偕知审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称臣，偕上言，以谓连年出师，国力日以蹙，莫如以书遗之，徐图诛灭之计。谏官欧阳修、蔡襄交章劾奏：“偕职为从官，不思为国讨贼，而助元昊不臣之请，罪当诛。”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谒告迎亲于杭，经游里市。或谓曰：“何以不言于朝?”偕曰：“襄尝以公抵我，岂可以私报也!”

杜正献公曰：“今之在上者，多摘发下位小节，是不恕也。”

范文正公生三岁而孤，母夫人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长育有恩，常思厚报之。及贵，用南郊所加恩，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诸子皆公为葬之，岁则为飨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荫得补官者三人。范文正公少贫悴，依睢阳朱氏家，常与一术者游，会术者病笃，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与所成白金一斤封志。纳文正怀中。文正方辞避，而术者已绝，后十余年，文正为谏官，术者之子长，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术，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当以还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志宛然。范文正公以晏元献之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范文正公言，幕府辟客，须可为己师者乃辟之，虽朋友亦不可辟。盖我敬之为师，则心怀尊奉，每事取法，于我有益耳。范文正公守邠州日，帅僚属登楼置酒，未举觞，见缞绖数人营理丧具，公亟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将出殡近郊，赗敛棺椁，皆所未具。公怃然，彻席，厚周给之，使毕其事。坐客感叹，有泣下者。

石徂徕师事孙明复，行则从升降，拜则执杖履以侍。孔给事道辅为人刚直严重，不妄与人交，闻先生之风，就见之，介侍左右。鲁人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

张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尽其家财付孝基，与治后事如礼。久之，其子丐于途，孝基见之，恻然谓曰：“汝能灌园乎?”答曰：“如得灌园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园，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后谓曰：“汝能管库乎?”答曰：“得灌园已出望外，况管库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库。其子驯谨无他过，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财产归之。其子自此治家励操，为乡闾善士。

韩魏公琦重义轻财，周人之急。少善尹师鲁，师鲁亡，割俸畀其孤，为直其冤于朝，仍奏录其子视财物，不以愿其意。既乏，则损己服用玩好以与之，士无远近咸趋之。其故旧之子孙，寒窭无所托而依以为生者，常十数家。韩魏公在通州，张商英入相，欲引公自助。时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所著《尊尧集》，盖将施行其言，而由吏局用公也。韩魏公言欧、曾同事两府，欧性素褊，曾亦龃龉，每议事，至厉声

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问，俟其气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欧阳公修字永叔，平生笃于朋友，如尹师鲁、梅圣俞、孙明复，既卒，其家贫甚，公力经营之，使皆得以自给，又表其孤于朝，悉录以官，由是三族赖公之力，其后昌炽。公与韩魏公相知最深，每心服韩公之德量，尝曰："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韩公曰："永叔相知无他，琦以诚而已。"

赵康靖公概与欧阳公同在馆，及同修起居注，概性厚重寡言，修意轻之。及修除知制诰，是时韩、范在中书，以概为不文，乃除天章阁待制，概澹然不屑意。及韩、范出，乃复除知制诰。会修甥嫁为修从子晟妻，与人淫乱，事觉，语连及修，修时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恶韩、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与甥乱。上怒急，群臣无敢言者，概乃上书，言修以文学为近臣，不可以闺房暧昧之事轻加污蔑，臣与修踪迹素疏，修之待臣薄，所惜者朝廷大体耳。或谓概曰："公不与欧阳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废公，概所不敢。"书奏，上不悦，修终坐降知滁州。概出知苏州，遭丧去官，服阕，除翰林学士，复表让欧阳修先进，不可超越。奏虽不报，时论美之。

唐质肃公为御史，论文潞公彦博为相，专权植党，交结宫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语益切，诏送台劾之。潞公独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职也，愿不加罪。"于是唐公既贬，而公亦罢相，判许州。未几，公复召还，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通判潭州。公复言介责太重，愿召之。寻至大用，与公同执政，相知为深。后潞公为平章重事，荐介之子义问以集贤殿修撰帅荆南。

司马温公与一朝士有旧，欲得齐州，公曰："齐州已差人。"乃与庐州，不就，曰："齐州地望卑于庐州，但于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当亦不难。"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夺一与一，此一物不失所，则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惭沮而退。公与范蜀公相友善，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景仁，道德风流，师表当世。"二公相得欢甚，约更相为传，而后死者则志其墓。君实常谓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司马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遂居洛，买园于尊贤坊，以独乐名之。始与康节先生游，尝曰："光，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德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公尝问康节曰："光何如人？"康节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公深以为知言。

康节先生尝谓富韩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势利合，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后果然。康节先生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将两块玉来相磨，必磨不成，须是得他个粗矿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凌，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

李公择遇事强毅，不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尝遣雱谕意曰："所争者国事，盍少存朋友之义。"公曰："大义灭亲，况朋友乎？"自守益确。

彭公汝砺少师事桐庐倪天隐，天隐没，无子，为葬其母及妻，又割俸钱嫁其女。

范忠宣帅庆阳时，为总管种诂无故讼于朝，上遣御史按治，诂停任，公亦罢帅。至公为枢密副使，诂尚停任，复荐为永兴军路钤辖，又荐为隰州。每自咎曰："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纯仁不肖，为其孙所讼，宁论事之曲直哉！"呜呼！可谓以德报怨者也。

王荆公秉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荆公兄弟之失凡数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贰。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公表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

陈忠肃公尊敬前辈，皆可为后生法。晚年过扬州，见荥阳公，请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请必无答拜，然后拜。其与他人语，必曰吕公，或曰吕侍讲。其对前辈说后进，必斥姓名，未尝少改。

《伊洛渊源录》：吕侍讲希哲虽性至乐易，然未尝假人辞色，悦人以私。在邢州日，刘公安世适守潞州。邢、潞，邻州也。公之子疑问，尝劝公与刘公书通勤恳，曰："吾素与刘往还不熟，今岂可先意相结，私相附托也。"卒不与书。

谢显道云：申颜自谓不可一日不见侯无可。或问其故，曰："无可能攻人之过，一日不见，则吾不得闻吾过矣。"谢子曰："人不可与不胜己者处，钝滞了人。"

刘道原为人刚毅。或稠人广坐，王介甫诸人满侧，公议其得失，无所隐，恶之者侧目，爱之者快意。

张魏公浚在京师，独与赵鼎、宋齐愈、胡寅为至交，寝食行止，未尝相舍，所讲论皆问学之力，与所以济时之策。钦宗召涪陵处士谯定至京师，将处以谏职，定以言不用，力辞，杜门不出。公往见，至再

三，开关延入。公问所得于前辈者，定告公但当熟读《论语》，公自是益潜心于圣人之微言。

卷四　家道门

窦公禹钧同宗及外姻甚多，贫困者有丧不能自举，公为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丧；亲姻故旧孤遗有女不能嫁者，公为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凡二十八人。窦公禹钧有五子：仪、俨、侃、偁、僖，皆登第。冯道赠之诗："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每对客坐，即一尚书，二侍郎，三起居，四参政，五补阙，皆侍立。

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又《谈苑》云：公所居陋巷，厅事无重门，其逼下已甚，颓垣坏壁，公不以为虑。堂前花栏坏，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试公。公朝夕见之，经月不言。妻以语公，公笑谓其弟维曰："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家人劝治居第，未尝答，维因语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缺陷世界，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

本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孙数世，至二百余口，犹同居共爨；田园邸舍所收，乃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库，计口日给饷。婚姻丧葬所费，皆有常数，分命子孙掌其事。其规模大抵出于翰林学士宗谔所制也。

张文定公齐贤以右拾遗为江南转运使，一日家宴，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中，公自帘中熟视，不问。后为相，门下厮奴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禄。奴因泣下，公语曰："尔意江南日曾盗吾银器数事乎？吾备位宰相，进退百官，志在激浊扬清，安敢以盗贼荐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钞三百千，汝其出吾门下，自择所安。盖吾既发汝平昔之事，不可复留也。"奴泣拜而去。

王文正公旦，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唯啖饭而已。家人问何以不食羹，曰："吾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有母弟傲不可训，一日，逼冬至，祠家庙，列百壶于堂前，弟皆击破之，家人惶骇。文正忽自外入，见酒流满路，不可行，俱无一言，但摄衣步入中堂。其后弟忽感悟，复为善，终亦不言。

张尚书公诚为人孝友慈惠，景德二年登进士第，后知蜀，罢官，归蜀中，锦绮之物入门，不以适私室，悉布之堂上，请其母及诸昆弟、姊妹择取之。尝曰："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离绝。妻妾乃是外舍之人，奈何用外人而断手足乎？"

许尚书公元，宣城人，以孝谨称。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让不受，久之，兄乃曰："吾弟之才，后日能庇吾宗。"乃以公补郊社斋郎。

真宗命冯元谈《易》，元荐查道、李虚己、李行简三人者与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尝思鳜鱼羹。方冬无有，道泣祷河神，凿冰取得鳜鱼，果尺余，以馈母。后举贤良，入策四等。"

晏元献公手帖与兄及嫂云："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由守分，为官须随宜作一生计，且安泊亲属，不得待丰足。尝见范应辰率家人持十斋日，云一则劝其淡素好善，次则减鱼肉之价，聚为生计，果置得一两好庄及宅第，免于茫然，此最良图。况宦游有何尽期，兼官下不可营私，魏四工部可为戒也。然须内外各且俭啬为先，方可议此。殊家间仆吏等直至今两日内破一顿猪肉，此持久之术，是以常为宗亲及相交游言之。"

杨尚书玢致仕归长安，旧居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玢，玢批状尾云："四邻欺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西风秋草正离离。"子弟不敢复言。

种公世衡字仲平，少尚气节。昆弟有欲其家者，君推赀产与之，惟取季父图书而已。

韩忠献公教子严肃，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告省觐，康公与右相及侄柱史宗彦皆中甲科归，公喜置酒，召僚属之亲厚者，俾诸子坐于隅。坐中忽语云："二郎，吾闻西京有疑谳者，其详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诃之，再问，未能对，遂推案索杖，大诟曰："汝食朝廷厚禄，倅贰一府，事无巨细，皆当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记，则细务不举可知。吾在千里外，无所干预，犹能知之，尔叨冒廪禄，何颜报国，"必欲挞之。众宾力解方已。诸子股栗，累日不能释。家法之严如此，所以多贤子孙也。韩忠献公汝州太守，赵学士有女，遂与公议亲。既过聘，赵公遣人送女来至京城旅店中，一夕病卒，公具素服往哭之。韩忠献公为河北转运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车，以苇为棚，覆献肃公，乘驴随车。时王文正公已贵，忠献公作一路使者，其俭如此。今人闻之，诚可愧也。

丁晋公三十六事，载某氏女子嫁时之服，而箧有襂衣一袭，问其故，曰："若夫家遇其私忌，服此慰舅姑也。"今无此礼。余以谓昔之为妇，当私忌，慰服尚尔，则受慰者其服可知，尝切讲之，而未知所从。在洛时，闻富郑公私讳日，裹垂脚襂，纱幞头，襂布衫系蓝铁带，此乃今人释服襂禫之衣。尝闻李世美，文定之犹子，世美曰："冠以帽，衣白纻衫，系黑带。"余以谓传称君子有终身之忧，忌日之谓也。是则其服色亦当少变。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归姑苏，焚黄搜外库，惟有绢三千匹，令掌吏录亲戚及闾里知旧，自大及小，散之皆尽，曰"宗族乡党，见我生长，幼学壮仕，为我助喜，我何以报之哉!"范文正公尝语诸子弟曰："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颜以入家庙乎?"故恩例俸赐，常均族人，并置义田宅云。

黄公孝先有文行，天资孝悌。母有肺疾，绵痼岁久，饮食药饵，非经公手，则不中度，公乃一一自调。冬日先暖温被，然后请母就枕，追其得所，然后起而观书，坐是不能辄去左右。年三十二矣，母病稍安，始就乡举，中上第；而母亡，每遇新物，未经祭，则不食。

张忠定公咏知益州，单骑赴任，官属惮其严峻，莫敢畜婢使者。公不欲绝人情，遂买一婢，以侍巾栉，自此官属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资以嫁之，仍处女也。公寝室中无侍婢，服玩之物，阒如也。李畋尝侍坐于庑下，畋谓公寝，禅室不如，公哂曰："吾不为轻肥，为官以至如是。吾往年及第，后以诗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鱼矶，苦恋明时未得归。寄语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爱轻肥。'岂今日之言也。"

贾文元公戒子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贵，节行为大。轩冕失之，有时而复来；节行失之，终身不可复得矣。"搢绅以为格言。

包孝肃公始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

宋曾鲁公幼子光禄卿孝纯，休官三十年，治家严整有法。子弟非冠带不见，昼日不得居房，以长幼次序各居厅事、书院，才入厅门，虽暂归必见尊长，亦须冠带出。男子虽见姊妹，亦须有时，不得接笑语。弟妇与伯，终身不同坐，不立谈。男女燕合，异席。男子在家，行步必令小童导喝。妇女无从婢，不独行。光禄主家，不畜私财，不置别产，止享用众分合得一分之物，至今子孙犹贫。

李潜字君行，尝自虔州入京师，至泗州，其子弟请先行，君行问其故，曰："科场近欲先至京师贯开封户取应。"君行不可，曰："汝虔州人，而户贯开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宁迟数年，不可行也。"

吴庠妻谢氏，其子名贺。贺与宾客言及人之长短，夫人屏间窃闻之，怒，笞贺一百。或解之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爱其女者，必取三复白圭之士妻之。今独产一子，使知义命，而出语忘亲，岂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贺由是恐惧。

陈公尧咨知荆南时，母冯氏问曰："古人居一郡一邑，必有异政。汝典郡，有何治效?"尧咨曰："荆南当冲要，郊劳宴饯，追无虚日。然稍精于射，众无不服。"冯氏曰："汝父训汝以忠孝，俾辅国家。今不务仁政善化，而专卒伍一夫之技，岂汝先人之意耶!"杖而击之，金鱼堕地。

蔡延庆所生母亡，不为服久矣，闻李定不服所生母为台所弹，乃乞追服。

连处士父卒，家故多赀，悉散以周乡里，而教其二子以学，曰："此吾赀也。"

胥内翰偃未仕时，家有良田数千顷，既贵，悉以与族人。

王公存自奉甚约，而喜厚宾客。扬，润相去一水，公守扬时，援故相例，得岁时过家上冢，乃出赐钱五十万周给闾里。又具牛酒会父老数百人，亲与酬酢，皆欢醉而去，乡党以为美谈。

王公质在相门而弗骄，以不贪为宝。文正作舍人时，家甚虚，尝贷人金，以赡昆弟；过期不入，辍所乘马偿之。公因阅家藏书，而得其券，召家人视之曰："此前人清风，吾辈当奉而不坠，宜秘藏之。"又得颜鲁公为尚书时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并刻石摹之，以遗亲友。

韩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无所异。嫁孤女十余人，养育诸侄，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必先及旁族。逮其终，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养奉。茔域甚厚，五世祖冢皆访得之，买田其旁，植松

惮，召人守视之。贵显十五年，身为将相，累更大赐予，及其没也，库无羡钱，室无奇玩。赖天子赐金帛，官出葬资，丧事得以无乏。林述中云：韩师朴入市归，韩魏公问所买之物，云千三。魏公责之曰："此俚巷之谈，非对尊辞，何不一贯三伯?"

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教子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欧阳文忠公与其侄通礼书云："自南方多事以来，日夕忧汝。得昨日递中书，顿解忧想。欧阳氏自江南归朝，累世蒙朝廷官禄，吾今又被荣显，致汝等并列官品，当思报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自祐。汝谨不可思避事也。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阙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外，不曾买一物可观，此为戒也。"

程太中珦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谨称，与太中相待如宾客。公赖其内助，礼苟尤至，而夫人谦顺自牧，虽小事，未尝专，必禀而后行。程公珦前后五得任子，以均诸父子孙，嫁遣孤女，必尽其力。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时小官禄薄，克己为义，人以为难。

司马温公与其兄伯康友爱尤笃。伯康年将八十，公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每食，少顷，则问曰："得无饥乎?"天少冷，则问曰："衣得无薄呼?"司马温公曰："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盛，安知异时不贫贱乎？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彼挟其富贵，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养成骄妒之性，异日为患，庸有极乎？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司马温公传家集内《先公遗文记》云："《玉藻》曰：'父殁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耳。'杨子曰：'书，心画也。'今人亲没，则画像而事之。画像，外貌也，岂若手泽心画之为深切哉！今集先公遗文手书及碑志行状，共为一椟，置诸影堂，子子孙孙，永祗保之。"

李公彭字商老，性友爱，抚恤二弟，保惠教诲，虽阳城兄弟不是过也。先生每制一衣，必俱有而后肯服，食饮亦然，未尝独行。四远馈饷，不问丰寡，一皆付之二弟。

吕汲公大防，家法至严。晋伯，汲公兄也，汲公夫人每见晋伯，必拜于庭下。汲公既相，晋伯往见之，夫人令两获扶下阶而拜。晋伯不乐，曰："宰相夫人尊重，不必拜。"汲公甚惧，遽撤两获。

吕原明，正献公之长子也。正献公居家，简重寡默，不以事物经心，而申国夫人性严有法度，虽甚爱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规矩。甫十岁，祁寒暑雨，侍立终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带以见长者，平居虽天时甚热，在父母长者之侧，不得去巾袜缚裤，衣服唯谨。行步出入，无得入茶肆酒肆，市里井巷之语，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未尝一接于目。正献公通判颍州，欧阳文忠公适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公所，严毅方正。正献公招延之，使教诸子。诸生小有过差，先生端坐，召与相对，竟夕不与之语。诸生恐惧畏伏，先生方略降词色。时公方十余岁，内则正献公与申国夫人教训如此之严，外则焦先生化导如此之笃，故公德器成就，大异众人。公尝言，人生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有成者，少矣。吕正献公公著，年三十余，通判颍州，已有重名。范文正知青州，过颍，来汶谒公，呼公谓曰："太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欧阳永叔在此，太博宜近笔砚。"申国夫人在厅后，闻其语，以教荥阳公。

范尧夫知襄城县，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汤药饮食，居处衣服，必躬必亲，如孝子之事严父。

苏公颂，至和中文潞公为相，尝请建家庙，事下太常。公议以为：礼，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是有土者乃为庙祭也。有田则有爵，无土与爵，则子孙无以继承宗祀，是有庙者止于其躬，子孙无爵，祭乃废也。若参合古今之制，依约封爵之令，为等差锡以土田，然后庙制可议。若犹未也，即请考案唐贤寝堂祠飨仪，止用燕器常食而已。颂知婺州，溯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魏国太夫人在舟中，几溺矣。公哀号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众以谓诚孝所感。

陈谏议省华家法甚严，尧叟娶马尚书亮女，日执馈马于朝。路语谏议，以女素不习，乞免其责。谏议答云："未曾使之执庖，自是随山妻下厨耳。"马遂语塞。

赵概会郊祀，当进阶封，且任一子京官，概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谓公曰："公为学士，拟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愿及今以为荣。"许之，后遂以为例。改知审官院，判秘阁，与高若讷同判流内铨。若讷言往尝知贡举，闻母疾，不得出，几不能生，公矍然，即请郡以便亲。宰相谓旦夕为学士，可少待也；公不听，遂除苏州。

华阴吕君举进士，聘里中女。既中第，妇家言

曰："吾女故无疾，既聘而后盲，敢辞。"吕君曰："既聘而后盲，君不为欺，又何辞！"遂娶之。生五男，皆中进士第，其一丞相汲公是也。

姚公雄初为将，以女议定一寨主子。无何，寨主忽故，妻及子皆沦落。后雄以边帅赴阙奏计，一老妪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风，问所从来，妪曰："有将姚其姓者，许以女归妾子。今夫既丧，无以自存，货饼饵以自给。"姚曰："尔尚记姚形容否？"妪曰："流落困苦，不复省记。"姚曰："雄是也。女自许归之后不复与他族，日望婿来，岂以父之存没为间耶？"妪泣下气咽，不语久之。因留，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载还镇，遂毕其礼。

明道先生虽奴仆必托以忠信，尝自澶渊，遣奴持金诣京师，买用物件，金之数可当二百千。奴无父母妻子，同列闻之，皆骇且诮。既而奴持纳如期而归，众叹服。

横渠先生解瞽叟底豫章曰："舜之事亲，有不悦者，为父顽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爱恶略无害理，姑必顺之亲之。故旧所喜者，当极力招致，以悦其亲。凡于父母，宾客之奉，必极力营办，亦不计家之有无。然为养又须使不知其勉强劳苦，苟使见其为而不易，则亦不安矣。"横渠先生曰："婢仆始至，本怀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谨则加谨。慢则弃其本心，便习以成性。"

苏文忠公轼谪忠州日，视囊中止有钱若干，分作若干块，月以三十块悬于壁，日用一块，以竹叉之，用不尽则贮于他器，以待宾客。苏东坡与李公择书云："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悭耳。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又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四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此似处穷约出于不得已，然自谓长策，不敢独用，故献左右，处之自宜也。"

赵彦霄，温州人。政和间，兄弟二人，父母服阕后，同爨十二年。兄彦云，惟声色博奕是娱，生业坏已逾半，彦霄谏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计荡然矣。公私逋负，尚三千余缗。彦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无分爨意，以兄用度不节，恐皆荡尽，俱有饥寒之忧。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给伏腊。兄自今复归中堂，以主家务。"即取分书以付之，管钥之属，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负，已储钱偿之。兄初有惭色，不从，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彦霄与长子俱登第，乡人大敬服之。相聚四五年，家道大兴，向来所出之田，一齐归复。更数年，祖墓边有树，悉皆交枝。秋熟禾获，禾皆合穟。以此见夫孝道之至，感于神明。今人视骨肉如仇雠，视兄弟如路人，宁不愧于天地之间乎！

陈忠肃公瓘，字莹中，于兄弟友爱。伯氏早世，公抚恤其孤，教养嫁娶，使皆成立。初奏补恩泽，舍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后贬责，以致终身，诸子皆白衣，未尝有不满之意。陈忠肃公事亲，承顺颜色，无不适之意。居丧，毁瘠如礼，庐坟茹蔬，连年有甘露芝草之瑞。

丞相冯公当世记富家翁有宅于村者，亲既终，其兄甲不忍群雁异飞，而友爱其弟乙甚厚，未尝有违言。久之，乙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牵爱而听之，而甲之所为无不善者，欲开衅隙，无其端。于是甲有善马，爱之甚至，乙欲激其怒，乘甲马出，杖折其足。甲归而见之，且谕其意，略不怒。甲复有花药之好，列槛数十，皆名品，且其手植。乙乘间锄而卖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因犁地而植之谷。甲既鳏处，而有爱妾与之侧室。其妇诟骂毁辱，妾不能堪，而诉于甲，甲因逐其妾。其妇愧汗，乃正冠帔而拜于庭，以谢不敏，于是卒为善妇，以相其夫。

晏公敦复字景初，当其居官，晨起必问安而后出理公务，昼则亲自馈膳而后敢退食，夜则躬亲温凊，俟其寝既定，而后敢退休私室。每天阴雨，必拱立母侧，恐其闻雷而惊；或出遇雷，必驰归省问，以慰母心。每遇疾病，躬治药饵，通夕不解带，虽老服勤不衰。

徐节孝训子弟曰：汝等欲为君子，而使劳己之力，费己之财，不为可也。不劳力，不费财，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不为可也。乡人欲之，父母荣之，何不为君子？"徐节孝居官得禄，奉祭祀外，悉付家人，未尝问有无。至亲旧急难，则罄所有，赴其急，或解衣衣之，率以为常。故居州序三十年，未尝一日绝禄，而家徒四壁立。

宋刘忠显公韐除显谟阁学士。宣和间镇长乐，公以书生起白屋，一旦持帅节，过家上冢，与亲旧挥金把酒，劳问平生，留连旬日，不忍去，闽人荣之。

权枢密邦彦，父在郓卧病，公虽从戎，然沃盥必亲执，药物必亲尝，未尝解衣而寝。后归汶上，道梗不通，公在九江，每北望，必长号不能自已。

胡文定公每岁酿酒一斗，以备家庙祭飨，造曲蘖，治秫禾，洁器用，节齐量，无不躬视也。沐浴盛服，率子孙诸务，各执其事，方飨，则敬己，祭必哀，济济促促，如祖考之临也。礼成，置酒五行，分

胙于内外，虽乱离迁次，衣食或不给，而奉先未尝缺。

刘元城曰："丈夫自誓，不为则止，且何必用术也。赵清献公亦本朝名臣，欲绝欲不能，乃取父母之画像临于床中，且己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监视，不已渎乎！"

刘元城与马永卿论《礼记》内则，鸡鸣而起，适父母之所。仆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礼，事父与君，一等一体。父召无诺，君命召无诺，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谒者必以鸡鸣而起，适君之所，而人不以为劳，盖以刑驱其后也。世俗薄恶，故事父母之礼，得已而已。尔若士人，畏义如刑，则今人可为古人矣。"仆闻其言，至今愧之。

张魏公念秦桧欺君误国，使灾异数见，欲力论时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被祸，恐不能堪。太夫人觉公形瘠，问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诵先雍公绍圣初对方正策之词曰："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忍不言而负陛下。"至再至三。公意遂决，乃上书。桧大怒，谪连州，二十年移永州，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公结门扫轨，动止有则，谈经自乐，手不停披。岁久，庭砖足迹依然。公题于柱曰："平生嗜书，老来目病，执书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积久，双趺隐然。"

张子韶解"舜五十而慕"章曰："孝子之事亲，当常如婴儿时，不当以长者自居也。夫婴儿之于父母也，其弗见也，则悲哀号哭，无物可以悦其心；其既见也，则欢欣踊跃，喜气形于颜色间。天下之物，果可以易此哉！是以于父母前，颜色常怡然不变者，天下之至难也。舜五十而慕，夫年已五十矣，方且如婴儿之慕，非孝子何？老莱子七十衣彩而戏于亲之前，时已七十矣，方且如婴儿之戏。以儿之戏于亲之前而静观之，其颜色为何如哉？必养之有素，然后于父母之心专一，虽形骸向老，年齿转深，而此心常如婴儿也。"

卷五　出处门

张全义，末帝时累迁太尉、中书令，封齐王，凡四十年。位极人臣，善保终吉者，盖一人而已。全义朴厚大度，敦本务实，起战士而志功名，不儒业而乐善道。家非士族，而奖爱衣冠，开幕府辟士，必求望实，属邑补奏，不任吏人。位极王公，不衣罗绮。心奉释、老，而不溺左道，如是数者，人以为难。

后唐赵光逢为相，尝有女真寄黄金一镒于其家。适值乱离，女真委货于他所。后二十年，金无所归，纳于河南尹张全义，请付诸官观，其旧封尚在。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绅咸仰，以为名教宗主。

周冯道，初仕后唐，长兴中平章事。明宗谓侍臣曰："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所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稿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耘樵采，与农夫杂处，曾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道历仕四朝，二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性廉俭，不受四方之赂，未尝以片简扰诸侯。私门之内，无累茵，无重味，不畜姬仆，不听丝竹。有寒素之士求见者，必引于中堂，语及平生。其待遇也，心无适莫。故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议者以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盖汉胡广、晋谢安之徒欤。

苏禹珪，初仕汉为宰辅，纯厚长者。遭汉祖与苏逢吉同登相位，汉末逢吉夷灭，禹珪恬然无咎，时人以为积善之报也。

士大夫不可争名竞进，致有缺行玷平生之踪迹。昔张去华，当太祖朝乞试，有数知己，皆馆阁名臣，保举之。太祖怒而问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谷？"曰："不如。""敢与窦仪比试？"曰："不敢。""汝与张澹比试？"遂迟迟不对，遂令张澹比试。试毕，考校所试，优于张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华一生不得入馆阁，盖由是耳。

吕文穆公罢相，上谓左右曰："吕蒙正前自布衣，朕擢为辅相，今退在班列，必望复位矣。"刘昌言曰："蒙正虽骤登显贵，然其风望，不为忝冒，不闻蒙正之郁悒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荣达者甚多。惟若臣辈，苟且官禄，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钱若水言："忠正之士，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恩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上然之。

刘昌言罢，上问赵熔等曰："昌言涕泣否？"曰："与臣等谈，多至流涕。"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流涕，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遂贻上之轻鄙，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职。会晏驾，不果上。

王内翰禹偁字元之，性狷介，数忤权贵，宦官尤恶之。上累召至中书戒谕之，禹偁终不改。咸平初，修《太祖实录》，与宰相论不合。又以谤责落职，出知黄州，作《三黜赋》以见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其何亏。吾当守正直而佩仁义兮，惟终身而行之。"

王司门缮调沂州录事参军，时鲁宗道方为司户参军，家贫食众，禄俸不给，每贷于王，犹不足，则又恳王豫贷俸钞。鲁御下严，库吏深怨之，诉鲁私贷缗钞。州并劾王，王谕鲁曰："第归罪某，君无承也。"王卒明鲁不知，而独得私贷之罪。鲁深愧谢，不自容，王处之裕如，无慊恨也。由是沉困铨曹二十余年。晚用荐者引对吏部，状其功过，奏目有鲁姓名，时鲁已参大政，立殿中。仁庙目鲁曰："岂卿邪?"鲁遽称谢，具呈其实。仁宗叹曰："长者也!"先是有私过者，例改次第，由是得不降等，诏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寿八十九卒，亦庇贤为善之报也。

王文正公时，谏议大夫张师德谒向文简公曰："师德两诣王相公门，皆不得见，恐为人轻毁，望公从容劝之。"一日方议知制诰，公曰："可惜张师德。"向公曰："何谓?"公曰："累于上前说张师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两及吾门。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但当静以待之耳；若复奔竞，使无阶而进者，当如何也。"向公方以师德之意启之，公曰："且处安得有人敢轻毁人，但师德后进，待我浅也。"向公因称师德适有觖望，公弗遗。公曰："第缓之，使师德知，聊以戒贪进，激薄俗也。"

庞庄敏公籍知定州，请老，召还京师，公陈请不已。或谓公："今精力完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厌弃，然后乃去，是不得已，岂止足之谓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余通，朝廷不能夺。五年，听以太子太保致仕。

吕正献公去就之际，极其介洁，在朝廷，小不合，便脱然无留意。历事四朝，无一年不自引求去。

富韩公庆历间为枢密副使，辞愈力。公言："辽既通好，议者便谓无事，边备渐弛。辽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非独臣不敢受，亦愿陛下思外夷轻侮中原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因以告纳上前而罢，逾月，复以命公。时元昊使辞上，俟公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章得象谕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辽故也。"公不得已，乃受。

余公靖为谏官时，范文正公言事，忤大臣，贬知饶州，谏官缄口无敢言者。余独奏曰："若习为常，恐钳天下之口，不可不戒。"书既上，落职监均州酒税。尹公洙、欧阳修相继抗疏论列，又以书让谏官高若讷，亦得罪远谪。时天下贤士大夫相与惜其去，号为四贤，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记其事，诗播都下。

包孝肃公，吕文靖闻其才，欲见之。一日待漏院，见班次有包拯名，颇喜，及归，又问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于求见。无几，报拯朝辞，乃就部，注一知县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还，遂荐对除里行，自此擢用。

韩公维弱不好进，笃志问学，尝以进士荐礼部。父任执政，不就廷试，乃以父任守将作监主簿。丁外艰，服除，阖门不仕。仁宗患搢绅奔竞，谕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则躁求者自当知耻。"于是宰相文彦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学，安于静退，乞加甄录，以厚风俗。召试学士院，辞不赴，除国子监主簿。

陈恭公执中，初罢政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亲族献寿，独其侄世修献《范蠡游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纳节。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刘公敞前后升官，未尝辄让，惟初拜侍读及除谏议，辞之，其心诚谓分所不宜处，则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

韩魏公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必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也。

范忠宣公奏疏，乞将吕大防等引赦原放忤大臣章惇范职知随州，公草疏时，或以触怒为解，万一远谪，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国恩，事至于此，无一人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系非小；设有不从，果得罪，死复何憾!"命家人促装，以俟谪命。公在随几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惇戒堂吏，不得上，遂贬公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谓公为近名，公闻而叹曰："七十之年，两目俱丧，万里之行，岂其欲哉！但区区爱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每诸子怨章惇公，必怒止之。江行，赴贬所，舟覆，扶公出，衣尽湿，顾诸子曰："此岂章惇为之哉!"至永州，公之诸子闻韩少卿维谪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卿执政日与司马公议论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与司马公议役法不同为言求归，白公，公曰："吾用君实荐，以至宰相，同朝论事，不合即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无愧而死。"诸子遂止。公安置永州，课儿孙诵书，躬亲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横逆，人莫能堪，而公不为动，亦未尝含怒于后也。每对宾客，惟论圣贤，修身行己，余及医药方书，他事一语不出口，而气貌益康宁，如在中州时。

司马温公事神宗时，王安礼为右丞。一日，宰执同对，有无人才之叹。左丞蒲宗孟对曰："人才半为

司马光以邪说坏之。”上不语，正视宗孟久之，宗孟惧甚，无以为容。上复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司马光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以来，惟见此一人。他人则虽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刘安世元城，初除谏官，未敢拜命，入与娘子谋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误除谏官。这个官职不比闲慢差遣，须与他朝廷理会，事有所触犯，祸出不测。朝廷方以孝治天下，如以老母恳辞，必无不可。”娘子曰：“不然。谏官是天子争臣，我见你爷要做不能得，你是何人，蒙朝廷有此除授。你果能补报朝廷，假使得罪，我不选甚处，随你去。但做。”公遂备礼辞免，寻便供职。三日，朝廷有大除拜，公便上二十四章，又论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见杀。春、循、梅、新、高、窦、雷、化八州恶地，安世历遍七州，又遭先妣丧祸，与儿子辈扶获灵柩，盛夏跣足，日行数十里，脚底都穿，叹曰：“今只老夫与儿子两人在耳!”公在朝，章惇于昆山县强市民田，人口经州县监司次第陈诉，皆不敢受理，又经户部，不敢治，御史台亦不弹劾。公累上疏极论曰：“按惇抱死党之志，而济以阴谋；蕴大奸之才，而辅之残忍。因缘王安石、惠卿之党，遂得进用。而造起边隙，侥幸富贵。在先帝时已坐置田不法，尝罢执政，蔡确引用，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置上枢，而内怀奸谋，沮毁圣政，以致悖慢帷幄之前，殊无臣子之礼。及以家难，退归里闾，而敢凭恃凶豪，劫持州县，使无辜之民，流离失业。乞特赐窜殛，仍委台臣置院推劾。其昆山、苏州及本路监司，亦乞并行黜责。”章四上，朝廷令发运司体究，诏赎铜十斤。公复争之，以为“所责太轻，未厌公议，况惇与蔡确、黄履、邢恕素相交结，天下指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异日却欲窜逐，深恐无名。且干系官吏，因惇致罪，皆处从坐，惇系首恶之人，乃止赎铜，事理颠错，亦已太甚。况下状之日，惇父尚在，而别籍异财，事义显著。考按律文，罪入十恶。愚民冒犯，犹有常刑，惇为大臣，天下所望，而亏损名教，绝灭义理，止从薄罚，何以示惩。圣人制法，惟务至公，若行于匹夫而废于公卿，伸于愚民而忽于贵近，此乃姑息之弊，非清朝之所宜行也。”蔡确虽贬，尚与章惇等自谓有定策功，创造语言，恐胁贵近，为中外忧。刘安世复言曰：“臣近尝进对，论确朋党，虽粗陈大概，未能尽达天听，事体至重，不可不忧。臣闻蔡确、章惇、黄履、邢恕四人者，在元丰之末，号为死党。惇、确执政，倡之于内，履为中丞，与其僚属，和之于外。恕立其间，往来传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圣上嗣位，四人者以为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若不早为辨正，恐异日必为朝廷之患。臣闻元丰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见群臣，都下喧传，以为盛事。明年神宗皇帝晏驾，众谓前日之出，已示与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违豫，嘉、政二王日诣寝殿候问起居，及疾势稍增，太皇太后即时面谕，并令还宫，非遇宣召，不得辄入，有以见圣心无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储之际，大臣未尝启沃，而太皇太后内出皇帝，为神考祈福，手书佛经，宣示执政，称美仁孝，发于天性，遂令下诏诞告外庭，盖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听政之初，首建亲贤之宅，才告毕工，二王即迁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圣明，深得远嫌之理，其事四也。此实太皇太后圣虑深远，为宗庙社稷无穷之计，彼四人者，乃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伏望明诏执政及当时受遗之臣，同以亲见策立今上事迹，作为金縢之书，藏之禁中，又以其事本末，著实录，然后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确近已贬窜外，所有章惇、黄履、邢恕，欲乞并行逐之远方，终身不齿，所贵奸豪屏息，它日无患。”由是三人皆得罪。刘元城遭贬，章惇、蔡卞用事，欲杀公者甚至，凡甲令所载，称远恶州军，无所不至，虽盛夏，令所在州军监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来贬所。人谓公必死，然七年间未尝一日病，年几八十，坚悍不衰。公贬梅州，忽有所厚士类数辈至，辄相向垂泪。公曰：“岂非安世有后命乎?”客曰：“属闻朝廷遣使入郡，将不利于公，愿公自裁无辱。”时公贬所有土豪缘进纳以入仕者，因持厚资入京师，求见惇，直以能杀公意达之。不数日，荐上殿，自选人改秩，除本路转运判官。其人飞驭往驱，至公贬所，郡将遣其客来劝公治后事，滋泣以言。公色不动，留客饮酒，谈笑自若，对客取笔，书数纸，徐呼其仆曰：“闻朝廷赐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谓客曰：“死不难矣。”客从其仆取纸阅之，则皆经纪其家与同贬当死者之家事，甚悉。客惊，以为不及。俄报运使距郡城三十里而止，翌日当至。家人闻之，亦号泣不食，不能寐，且治公后事。而公起居饮食如平昔，曾无少异。至夜半，伺公酣寝，鼻息如雷，忽闻钟动上下，惊曰：“钟声何太早也!”黎明问之，鸣钟者乃运判公，一夕呕血而毙矣。明日有客唁公，公亦无喜色。

范蜀公善文赋，补国子监生，及贡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庭唱第，过三人则为奏名之首，必抗声自陈以祈恩，虽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置上列。以吴春卿、欧阳永叔之耿介，犹不免从众。公独不然，左右及并立者屡趣之，使自陈，公不应。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公出拜，退就列，讫无一言。众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陈为耻，旧风遂绝。范蜀公力诋王安石青苗之法，疏三上，不行，即请致仕。苏轼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乐，曰：“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不得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王介甫曰：“智者成之，仁者守之。”温公曰：

"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岂可去也！"王荆公介甫在政事堂，只吃鱼羹饭。一日，因事乞去，云："世间何处无鱼羹饭！"胡文定公云："只为介甫缘累轻，故去住自在。"

范淳夫极为温公奖识，尝为《进论》，求教于公。公每见，则未始有可否，淳夫疑而质于公，公久而言曰："子之《进论》，非不美也，顾念世人获甲科者绝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复习《进论》，求应贤良，以光观之，但有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为《进论》也，不喜子有贪心也。"淳夫于是焚去《进论》，不应贤良。公尝从司马温公辟，修历代君臣事迹。时王荆公当国，人皆奔竞，公未尝往谒。王安国与公友善，尝谕荆公意，以公独不亲附，故未进用，公竟不往见。后章惇拜相，公坐贬永州。公平生澹然无欲，家人不见其喜怒之容。修书于洛，有终焉之志。及登侍从，无时不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辞，不得已，然后就职。及被贬责，处之怡然。尝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复不仕，何为不可！"

苏文忠公谪惠州，以少子过自随，瘴疠所侵，蛮蜑所侮，胸中泊然无芥蒂。惠人爱敬之。四年，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缚草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

卷六　政事门

王公溥事周祖为秘书郎，置幕府，从征李守贞、王景崇，得朝臣交结书，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请焚之。后世宗尝问汉相李崧蜡丸书结契丹，有记其辞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辈为之尔。"世宗遂优赠其官。

赵韩王为相，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一日大雪，向夜，叩赵普门。普亟出，惶惧迎拜，从容问曰："夜久甚寒，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遂定下江南之议。太祖既得天下，召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计，其道如何？"普曰："镇节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谕矣。"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富贵，不过多积金帛，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好田宅，重为子孙久远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兵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赐赉甚厚，诸功臣皆以善终。赵韩王事太祖时，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曰："刑以惩罪，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普欲除某人为某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复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坏裂投地，普颜色自若，徐拾奏归补缀，明日复进之。上乃寤，用之，后果称职。

吕文穆公蒙正以宽厚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鉴，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献以求知。其弟因间从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过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言。闻者叹服，以谓贤于李卫公远矣。盖寡好而不为物累者，昔贤之所难也。吕文穆公为相，夹袋中有册子，每四方替罢谒见，必问其有何人才，随即疏之，悉分门类，或有一人而数人称，必贤也。朝廷求贤，取之囊中。故公为相，文武百官各称职者，以此。

张文定公齐贤为相时，戚里有争，分财不均，更相诉讼，更十余断，不能服。公即命各供状，结实，乃召两吏趋归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

吕正惠公端居相位，会太宗大渐，李太后与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潞王元佐。上崩，太后使继恩召端，端知有变，锁继恩于阁内，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谓曰："宫车已晏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可遽违先帝之命，更有异议！"乃迎太子，立之。真宗即位，垂帘引见群臣，吕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钱宣靖公若水为枢密副使时，李继隆与运使卢之翰有隙，欲陷之罪，遂奏转运使乏军粮，太宗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驿驰取转运使卢之翰等三人首。公争之，请先推验有状，然后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罢，公独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侦廷中有何人，报云："有细瘦而长者尚立焉。"上出诘之，曰："尔以同州推官再期为枢

密副使，朕以尔为贤，乃不才如是耶！”对曰：“陛下不知臣无状，使得待罪二府，臣当竭其愚虑，不避死亡。今陛下据李继隆一幅奏书，诛三转运使，虽有罪，天下何由而知之？鞫验事状明白，加诛何晚。”上意解，如若水议，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既而辽入塞，事皆虚诞，继隆坐罢招讨、知秦州。

王晋公祐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有飞语闻于上。祐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还朝，太祖问曰：“汝敢保彦卿无异意乎？”祐曰：“臣与符彦卿家各有百口，愿以臣之家口保符彦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忌猜杀无辜，致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

王文正公为相时，宫禁火灾，真宗惊惶，语王旦曰：“两朝所积，朕不敢妄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公对曰：“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有所不当耳。臣备位宰相，天灾如此，臣当罢免。”继上表待罪。上乃降诏罪己，许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后有大臣言非天灾，乃王宫失于火禁，请置狱。上出其状，当斩决者数百人。公持以归，翌日，乞独对曰：“初火灾，陛下降诏罪己，臣上表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诏，有违天意。果欲行法，愿罪臣以明无状。”上欣然听纳，免死几百辈。文正公以上官泌知河阳，诸公白公，泌欲转运使。会京东有阙，诸公曰：“可差上官泌。”公不答，因奏对，言泌向日议差河阳，然亦合入一职司，会京东转运使阙，更禀上旨。上阅泌历任日，与转运使。诸公归相语曰：“王公无私如此。”王文正公为相，张士逊出为江西转运使，辞公于政事堂，且求教。公从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逊起谢，后迭更是职，思公之言，未尝求锥刀之利。识者曰：“此运使最识大体。”王文正公再涖大名，代陈尧咨。既视事，府署毁圮者，即旧而葺之，无所改作；什器之损失者，修补之如数。政有不便，委曲弥缝，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帅，陈复为代，睹之叹曰：“王宜为宰相，我之量不及也。”盖陈以昔时之嫌，意谓公必反其故，发其隐也。王文正公为相时，寇准知永兴军，诞日，排设如圣节仪，晚衣黄服，簪花走马。或奏寇准有叛心，真宗怒甚，手出奏示执政曰：“寇准乃反耶！”旦熟视，笑曰：“寇准许大年纪，尚騃耳！可札与寇准知。”上意亦解。文正公为相，有求差遣，见其人材可取，将收用，必正色拒绝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故，公曰：“用贤，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此取怨之道也。”王文正公或归私第，不去冠带，入静室中默坐，家人惶恐，莫敢见者，而不知其意。后公弟以问赵公安仁，赵公曰：“见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王文正公以病求罢，入见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后皆为名臣。

李文靖公为相，真宗雅敬之，尝问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帝问其人，曰：“梅询、曾致尧等是也。”帝深然之。李文靖公每言丁晋公小人之才，不可用。寇莱公始与晋公善，荐于文靖屡矣，而终未用。一日，莱公语文靖曰：“比屡言丁谓之才，而相公终不用，岂其才不足耶？”公曰：“如斯人者，才则才矣，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莱公曰：“如谓者，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晚年与寇权宠相轧，交互倾夺，至有海康之祸，始服文靖之先识。《龟山语录》：真宗问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启，而卿独无，何也？”对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上曰：“善。”祖宗时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向文简公知广州，至荆南，即市南药以归，在官一无所须，以廉清闻。

张忠定公自蜀还，诏以牛冕代公。公曰：“冕非抚御才，其能绥辑乎？”逾年，果致王均之乱，后虽讨平之，而民尚未宁。上以公前治蜀，长于安集，威惠在人，复以公知益州事。蜀民闻之，皆鼓舞相庆。公知民信，易严以宽，凡一令之下，人情无不慰惬，蜀部遂大治。张忠定公问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对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未也，此一任应稍稍尔。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公诲李畋曰：“子异日为政，信及于民，然后教之；言及于义，然后劝之；动而有礼，然后化之；静而无私，然后民安而乐业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则退必有后言矣。”

马正惠公知节，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尝有所顾惮。王冀公、丁晋公用事，每廷议不直，辄面诋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终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称其正直。尝与王钦若奏事上前，钦若或怀数奏，出其一二，其余匿之，既退，以己意称圣旨行之。尝与公俱奏事上前，钦若将退，公目之曰：“怀中奏何不尽出之！”又与同列奏对次，忽厉声曰：“王钦若等读尽札子，莫谩官家！”公退，见王文正公，词色尚怒，因语曰：“诸子上前议论如此，吾几欲以笏击死之，但恐惊动君相耳！”公叹抚久之。

李谦溥有将刘进，勇力绝人，数以少击众。并人患之，乃以蜡丸封书谗进，阳遗其丸，晋帅赵赞得之

以闻。太祖即诏谦溥械送阙下，谦溥曰："此反间也，愿以阖门保之。"太祖得奏，遽释进，厚赐金帛遣之。

毕文简公士安，在政府时，契丹谋入塞，公首疏五事，陈选将、饷兵、理财之策，帝多纳用，乃进公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入谢，帝曰："行且相卿，然时方多事，求与卿同进者其谁可？"公顿首辞谢，曰："寇准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闻其性刚使气。"对曰："准资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正若准者所宜用也。"帝曰"然"。

王沂公为相，会章圣不豫，刘后讽宰臣丁谓，欲临朝，中外汹汹，无敢言者。公谓后戚钱惟演曰："汉之吕后，唐之武氏，皆据非其位，其后子孙诛戮，不得保首领。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万一宫车不讳，太子即位，太后辅政，岂不为刘氏之福乎？若欲称制，以取疑于天下，非惟刘氏之祸，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惧，入白之，其议遂止。王沂公在中书，章圣上仙，外尚未闻，中书、密院同入问起居，召诣寝阁，东面垂帷，明肃传遗命，辅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权听断军国大事，退而发哀。公于殿庐草具遗制，丁谓欲去权字，公曰："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已国家否运，称权犹足示后，况言犹在耳，何可改也。且增减制书有法，岂期表则之地，先欲乱之耶？"谓勃然曰："参政却欲擅改遗制乎？"公曰："曾适来寝殿中，实不闻此言。若诚有之，岂敢改！"章献明肃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听断仪式，久而未定。丁谓欲每议大政，则皇太后坐后殿，朝执政，朔望则皇帝坐前殿，朝群臣，其余庶务，中书、枢密院平决之。公时判礼仪院，独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先帝之天下也，非陛下之天下也。奈何使两宫异位，不共天下之政，是壅主上之聪明，绝下情而不使通。况宫人专政，乱之始也。"乃采用蔡邕所述东汉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帘，中书、枢密院以次奏事，如仪，而后人心始定。景德中，朝廷始与契丹通好，诏遣使，将以北朝呼之，公请止称契丹本号，朝论韪之。沂公与李观察维、薛尚书映同谒王文正公，公托病，薛颇不平。公婿韩亿时在门下，见之，一日以此白公，公曰："韩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婿，相率而来，恐有所干于朝廷，事果不可，沮之无害，若可行，答以何辞？执政之大忌也。"韩谢曰："非亿所知。"

李文定公迪居相位，真宗不豫，大渐之夕，公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者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去。执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曰："王所须也。"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有毒也，好上马去。文定临事大率类此。真宗既疾甚，殆不复知事，李迪、丁谓同作相。内侍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刘后以下，皆畏事之，谓之进用，皆允恭之力。尝传宣中书，欲以林特为枢密副使，迪不可，曰："除两府，须面奉圣旨。"翌日争之上前，声色俱厉。谓辞屈，俯首鞠躬而已。谓既退，迪独留纳札子，上皆不能省记，而二相皆以郡罢。允恭传宣谓家，以中书阙人，权留谓发遣，谓因直入中书，见同列，召堂吏谕之，索文书阅之，来日与诸公同奏事，上亦无语。众退独后，及出，道过学士院，问吏："今日学士谁直？"曰："刘学士筠。"谓呼筠出，口传圣旨，令谓复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尔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为也。"谓无如之何，他日再奏事，复少留退，过学士院，复问谁直，曰："钱学士惟演。"谓复以圣旨语之，惟演即从命。既复相，乃逐李公及其党，正人为之一空。

丁公谓险诈，然亦有长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三语及，辄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问！"辄不应。谓进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则齑粉矣。"真宗欣然嘉纳。

鲁肃简公为正言，事有违误，风闻弹疏，真宗稍厌之。公自讼于上前曰："臣在谏列，而谏守，臣职也。陛下以数而厌之，岂非事纳谏之虚名，俾臣尸素苟禄乎？臣窃愧之，愿得罢去。"上悦其忠，慰勉以遣。他日，御笔题殿壁曰"鲁直"。

吕文靖公夷简，当仁宗初莅政，问辅臣："四方奏狱来上，不知所以裁之，如之何则可？"公进曰："凡奏狱，必出于疑，疑则从轻可也。"帝深以为然。故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

吕许公，庆历初，仁宗服药，久不视朝，一日圣体康复，思见执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公闻命，移顷方赴。比至，中使数辈促公，同列亦赞公速行，公愈缓辔。既见，上曰："久疾方平，喜与卿等相见，而迟迟其来，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闻急召近臣，臣若奔驰以进，虑人心惊动耳。"上以为得辅臣之体。天圣时，大内火灾，宫室略尽。比晓，朝者尽至。日宴，宫门不发，不得闻上起居，两府请入对，不报。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门楼，有司赞谒，百官尽拜楼下，公独立不动。上使人问其意，对曰："宫庭有变，群臣愿一望天颜。"上为举帘，俯槛见之，乃拜。

陈文惠公尧佐谓治烦之术，任威以击强，尽察以防奸，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为政，一以诚信。每岁正月夜放灯，则悉籍恶少年禁锢之，公召谕

曰："尹以恶人待汝，汝安能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为恶耶？"因尽纵之。凡五夜，无一人犯法者。

杜正献公有门生为县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县令不足施。然切当韬晦，无露圭角，不然无益于事。"门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诲某以此，何也？"公曰："衍历任多历年久，上为帝王所知，次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为县令，卷舒休戚，系之长吏。夫良二千石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乌得以申其志，徒取祸尔。"

庞庄敏公过京师谒上，时上新用文、富为相，谓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选，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诚如卿言。文彦博犹多私，至于富弼，万口同词，皆云贤相也。"公曰："文彦博，臣顷同在中书，详知所为，实无所私，但恶之者毁之耳。富弼顷为枢密副使，朝士大夫未有与之为怨者，故交口誉之，冀其进用，而己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树私恩，则非忠臣，又何足贤也。陛下所宜深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则当信之坚，任之久，然后可以责成功。"上曰："卿言是也。"至和三年，以灾异，诏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无所系心。愿择宗室之宜为嗣者，早决之。群情既安，则灾异可塞矣。"

谏议田锡好直谏，太宗时，上言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真宗即位，屡召对言事，尝请抄略《御览》三百六十卷，日览一卷，又采经史要言为御屏风十卷，以便观览。及卒，真宗谓李沆曰："田锡，直臣也，天何夺之速。"朝廷每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每见公，色必庄，尝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幸龙图阁阅书，指东北隅架二漆函，谓陈尧咨曰："此田锡章疏也。"

王文忠公尧臣使还，行至泾州，而德胜寨兵逼其将姚贵闭城叛，公止道左，解装为榜，射城中以招贵，且发近兵讨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还归报天子尔。贵叛，非公事也。"公曰："贵，土豪也，颇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后必生事，为朝廷患。"贵果出降。

王公质通判苏州，州守黄宗旦得盗铸钱者百余人，以托公。公曰："事发无迹，何从得之？"宗旦曰："吾以术阴钩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术钩人，置之死而又喜耶？"宗旦惭服，悉缓其狱，称公曰："君子也。"

韩魏公为右司谏，时灾异数见，公以灾异屡发，主于执政者非才，累言于上。又奏曰："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辅、宋祁、胥偃，众以为忠正之臣，可备进擢者；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亦人所属望也。"章十上，不报，公抗疏乞出。疏示中书，敕御史台集百官会议。上乃罢宰臣王随、陈尧佐、参政韩亿、石中立等四人。及宣麻日，乃张士逊、昭文章得象、集贤宋庠、晁宗悫参政，天下大失望。是时朝廷欲以公为知制诰，宠其尽言。公曰："谏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谓我何？"公又言赏罚当从中书出，今数闻有内降，不可不止。王沂公见公论事切直，谓公曰："比年台谏官多畏避，为自安计，否则激发近名，如君不负所职。"公为谏官三年，所存谏藁，欲敛而焚之，以效古人谨密之义。然恐无以表章从谏之美，乃集七十余章，为三卷，曰《谏垣存藁》，自序于首，略曰："谏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韩魏公居相位。初，英宗即位，以忧得心疾，太后垂帘同听政。帝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谗间两宫，遂成隙。太后对辅臣，尝及之。公虑宫中有不测者，一日因对，以危言感动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见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太后惊曰："相公是何言语？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照管。"同列为缩颈流汗。或谓公曰："语不太过否？"公曰："不得不如此。"间有传帝在禁中过失事，众颇惑之。公曰："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而入宫门，得许多错来，自尔妄传语。"言者稍息。帝疾甚，时有不逊语。太后不乐。大臣有不预立皇太子者，阴进废立之计，惟公确然不变。参政欧阳修深助其议。尝奏事帘前，太后呜咽流涕，遽道不逊状。公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尔。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怿，修乃进曰："太后事仁宗数十年，仁圣之德，著于天下。妇人之性，鲜不妒忌。昔温成骄恣，太后处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间，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诸君知此，善矣。"太后意稍和。修复进曰："仁宗在位岁久，德泽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驾，天下禀承遗命，奉戴嗣君，无一人敢异辞者。今太后一妇人，臣等五六措大耳，举足造事，非仁宗遗意，天下谁肯听从？"太后默然。他日，琦等见帝，帝曰："太后待我无恩。"公曰："自古独称舜为大孝者，盖父慈爱而子孝，此常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尔。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岂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韩魏公事仁宗，受遗诏辅太子。英宗初为皇子时，允弼最尊，属心不平，及即位，先独召允弼入，称先帝晏驾，皇子即位，大王当贺。允弼曰："皇子为谁？"曰："某人。"允弼曰："岂有团练使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诏。"允弼曰："焉用宰相？"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无礼！"左右甲士已至，遂贺；次召诸亲王见六军百官，中外晏然。英宗即位已数日，初挂服于柩前，哀未发而疾暴作，大呼，语言恐人，所不可闻。左右皆反走，大臣辈骇愕痴立，莫知

所措。公亟投杖于地，直趋至前，抱入帘曰："谁激恼官家，且当服药。"内人惊散，公呼之来，拥上以授之曰："皆须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见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见，某人见，外人未有知者。"复就位哭，处之若无事。英宗即位有疾，光宪太后垂帘同听政。有入内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复，间谍两宫。时司马温公知谏院，吕诲为御史，凡十数章，请诛之。英宗虽悟，未施行。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修已签，赵概难之。修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公坐政事堂，召守忠，数其罪，谪蕲州，取空头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意以为少缓则中变矣。英宗初以忧疑得心疾，太后垂帘听政。公潜察帝已安，而太后未有还政意，乃先建议于帝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识官家。"甲午，祈雨于相国寺及醴泉观，士庶欢呼相庆。戊申，太后出手书，付中书还政，是日，遂不复处分军国事。先是上疾稍愈，间日御前后殿视朝，听政两府。每退朝，入内东门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还政手书。上既康复无他，太后复降诏书还政，亦欲罢东殿垂帘。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禀上，上裁决如流，悉皆允当。公退，与同列相贺，谓曾公亮等曰："昭陵复土，琦合求退，顾上体未平，迁延至今。上听断不倦如此，诚天下之大庆。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请一乡郡，须公等赞成之。"公诣东殿覆奏，上所裁决十余事，太后每事称善。同列既退，独留白太后，如向与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公即称前代如马、邓之贤，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便能复辟，诚马、邓所不及，因再拜称贺；且言台谏亦有疏章，乞太后还政，未审决取何日撤帘。太后遽起，公即厉声命仪銮司撤帘。帘既落，犹在御屏后，微见太后衣也。韩魏公当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临大节，处危疑，苟利国家，知无不为。或谏曰："公所为如是，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非明哲之所尚也。"公叹曰："此何言也！凡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如何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遂辍不为哉！"闻者愧服其忠勇如此。英宗初晏驾，急召上，未至，英宗复手动。曾公愕然，亟告韩魏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达权知变如此。韩魏公知大名，魏之牒诉甚剧，而事无大小，亲视之，虽在疾病不出，亦许通问请命，而就决于卧内。或以公任劳事过多，勉其委于佐属，而少自便安，公曰："两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夺，至此一言而决。吾亲之犹恐有所不尽，况可以委人乎？"韩魏公尝谓处事不可有心，有心则不自然，不自然则扰。太原土风喜射，故民间有弓箭社。公在太原，不禁亦不驱，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备于其间。后继政者，下令籍为部伍，仍须用角弓。太原人贫素，只用木弓，自此有卖牛置弓者，人始骚然矣，盖出于有心也。韩魏公为相，曾公为亚相，赵康靖、欧阳公为参政，凡事该政令，则曰："问集贤。"该典故，则曰："问东厅。"该文学，则曰："问西厅。"至于大事，则自决之，人以为得宰相体。韩魏公在相位，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镇风俗，列侍从，备台谏，以公议用之，多有未尝识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门下所荐，引于上前者，未尝辄漏其语。间上有宣谕，或同寮谈说，人始闻之。公初罢相，上问孰可以为执政者，公力荐韩绛忠直，公辅之器，上遂用为枢密副使。既而有排毁绛者，上曰："韩琦之去，惟荐此人。"魏公当国日，东坡试制科中程，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诰。公曰："苏轼之才，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何如？"公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晚。"乃授直史馆。东坡闻之，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富韩公熙宁初再相，神宗首问边事，公曰："陛下临御未久，臣愚以为首当推恩，惠布德泽，三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二字。若干戈一兴，上贻圣忧，下竭民力，愿勿首先留意边事。万一邻国渝盟，人神共怒，为应敌之计可也。"上曰："所先当如何？"公曰："阜安宇内为先。"盖是时王荆公已有宠，劝帝用兵，以威四夷，故公言及。后果用王韶，取熙河以窥灵武，结高丽以图大辽，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峡之地，用刘彝、沈起窥交阯，造战舰于富良江上，又用郭逵、赵卨宣抚广南，使直捣交阯。交阯扼富良江，兵不得进，瘴死者十余万人。元丰四年，五路进兵取灵武，夏人决黄河水柜，兵将冻溺饥饿，死者数十万人。又用吕惠卿所荐徐禧筑永乐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余万人。报夜至，帝早朝，当宁恸哭，宰执不敢仰视。帝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又谓宰执曰："自今更不用兵。"富韩公在朝，延州民二十人诣阙告急，上召问，具得诸败亡状。执政恶之，命远郡禁民擅赴阙者。富韩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恶上知四方有败耳，民有急，不得诉之朝，则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契丹自晋天福以来，践有幽蓟，北鄙之警，略无宁岁，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举国来侵。真宗用寇准计，亲征澶渊，射杀其骄将顺国王达兰，敌惧，遂请和。时诸将皆请以兵会界河上，邀其归，徐以精兵蹑其后歼之。敌惧，求哀于上，遂诏诸将按兵纵敌归，敌自是通好守约，不复侵边者三十有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决，契丹之臣有贪而喜功者，以我为怯，且厌兵，遂教其主设词以动我，欲得晋高祖所与关南十县。庆历二年，聚重兵境上，使其臣萧英、刘六符来聘。仁宗命宰相择报聘者。时敌情不可测，群臣皆不敢行，宰相以富弼名闻，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命中使劳

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尝使北，卧病车中，闻命辄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见，何礼也？"英矍然起拜，公开怀与语，如主宾相见礼。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从从之，不可从，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闻。上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不许割地，而许增币，且命报聘见契丹。契丹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请举兵而南，寡人以谓不若使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公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洲之役，若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此皆其身谋，非国计也。"契丹惊曰："何谓也？"公曰："晋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乱，神人弃之。是时中国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虽广获金帛，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今中国提封万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曰："不能。"公曰："就使胜，所去士马，群臣当之欤？亦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契丹大悟，首肯。久之，公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势不得不增。城隍皆修旧，民兵亦旧籍，特补其阙耳，非违约也。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周世宗复伐取关南，皆异代事。宋兴已九十年，若各欲求异代故地，岂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则有词矣，曰："朕为祖宗守国，必不敢以其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利其租赋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赋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朕亦安得独避用兵乎？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今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朕，天地鬼神，岂可欺也哉！"契丹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且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岁币之坚久也。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获。"契丹主曰："卿且归矣。再来，当择一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公归复命。再聘，受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既行，次乐寿，谓其副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万一书词与口传者异，则吾事败矣。"发书视之，果不同，乃驰还都，以晡入见，宿直学士院，一夕，易书而行。既至，乃不复求婚，专欲求增币，曰："南朝遗我书，当曰献，否则曰纳。"公争不可。契丹曰："卿勿争。南朝既惧我，何惜此二字？我若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爱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锋镝，故屈己增币，何名为惧哉？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南北敌国，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忧也。"契丹曰："卿勿固执，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故臣事之。当时所遗，或称献纳，则不可知。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公声色俱厉。敌知不可夺，曰："吾当自遣人议之。"于是许留增币誓书，复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国书来，且求为献纳。公奏曰："臣既以死拒，敌气折矣，可勿许，敌无能为也。"上从之，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富公再使，以国书与口传之词不同，驰还奏曰："政府故为此欲置臣于死。死不足惜，奈国事何？"仁宗召宰相吕夷简而问之，夷简从容袖其书曰："恐是误，当令改正。"富公怒形于色，与之辨论。富韩公宣抚河北，时天章阁待制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使。保州界河巡检兵士，常以中贵人领之，与州抗衡，州常下之。其士卒骄悍，虽不出巡徼，常廪口食。通判石待举以为虚费，申转运使罢之，士卒作乱，杀守卒。中贵人杨怀敏与张昷之不叶，密奏曰："贼于城上呼云：'得张昷之首，我当降！'愿赐昷之首。"上从之，遣使奉剑，即军中斩昷之首以示贼。富弼遣中使还，且奏曰："贼初无此言，是必冤仇者为之。借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断却转运使头，此后政何由得行？"上怒解。

欧阳公曰："吾昔贬夷陵，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且以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欧阳文忠公尝语人曰："治民如治病。凡治人者，不问吏才能否，设施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问公："为政宽简，而事不弛废者，何也？"曰："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百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所谓简者，不为繁碎耳。"议者以为知言。欧阳文忠公在翰林，仁宗一日见御阁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辞也。"悉取宫中诸帖阅之，见其篇篇有意，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

韩公综通判天雄军，会河水涨，金堤民依丘冢者凡数百家。水大至，综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钱，民争操舟筏，尽救之。已而丘冢溃。

文潞公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不宜遍听。陛下即位以来，厉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张之过耳。"仁宗感疾，文彦博等以设醮祈福，留宿殿庑。知开封府王素夜叩宫门，求见执政白事。公曰："此际宫门何可夜开？"诘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变者，执政欲收捕按治。公曰："如此，则张皇惊众。"乃召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问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怀德曰："在军职中最为谨良。"公曰："可保乎？"曰："可保。然则此卒有怨于彼，

诬之耳，当亟诛之以靖众。”众以为然，公乃请平章政事刘沆判尾，斩于军门。及上疾愈，沆谮公于上曰：“陛下违豫时，彦博擅斩告反者。”公以沆判呈上，上意乃解。初，彦博欲判状斩告变者，参政王克臣捍其膝，乃请刘相判之。

吴公奎奉使契丹，其国群臣为其主加称号，谒公，使入贺。公自以使事有职，贺无预也，不为往。契丹畏其守义，甚重之。

张文定公方平致仕在南京，适东坡下御史狱，公上书救之，欲附南京递，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闻鼓院投进，恕徘徊不敢投。久之，东坡出狱，见其副本，吐舌色动。久之，人问其故，东坡不答。其后子由亦见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恕力。”或问之，子由曰：“独不见郑昌之救盖宽饶乎？其疏有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之怒尔。且宽饶正以犯许、史辈有此祸，今乃再讦之，是益其怒也。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实天下之奇才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有以此问刘器之者，器之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止之。”

胡文恭公天资谨静，当大任，尤顾惜大体，谓契丹与中国通好六十余年，自古未有也，善防外患者，谨为备而已。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兴学校，费民钱数万。安定先生胡瑗始教授于其间，未讫，滕公罢去，群小斐然谤议，以为滕公用钱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书其簿。公于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几时矣，假滕侯之谋有不臧，奚不早告？阴拱以观，俟其去，乃非之，岂古分谤之意哉！”一生大惭，为公书。公乃辟斋厅于学之东，增舍益弟子员，安定先生之教始益盛。东南之士知本经术行义，以为学者，公之为力最多。

刘公敞奉使契丹，公素知其山川道里。契丹道自古北口回曲千余里，至柳河。公问曰：“自松亭趋柳河，甚直而近，不数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盖契丹常故使迂其路，欲以国地险远夸使者，且谓莫习其山川，不虞公之问也。相与惊顾羞愧，即吐其实，曰：“诚如公言。”时顺州山中有异兽如马，而食虎豹，契丹不识，以问公，曰“此所谓驳也。”为言其形状声音，皆是，契丹益叹服。

宋仁宗时，贾昌朝留守北都，圣谕至，即刻石于府园倚山楼。

苏子美，庆历中监进奏邸，承旧例以斥卖故纸钱祠神，因以其余享宾客。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弹击甚急，左右无敢救解者。韩魏公从容言于仁宗曰：“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是？”上悔，见于色。

苏公颂充北朝生辰国信使，在北朝，遇冬至，本朝历先北朝一日，北人问公孰是，公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逾数刻，则属子时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北人以为然，各以其日为节。使还，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最难处，卿之所对，极中事理。”

彭公器资知饶州，钱尚书遹见有衣冠数十辈来见，彭公设拜，各人进问起居而退。钱甚讶之，因问，公曰：“范文正自京尹谪守是邦，其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德义为先。州人仰慕，咸倾向之，遂以成俗。”

张文懿公士逊为相，陈尧佐罢参知政事。有挟怨上言尧佐欲反，复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士逊置二奏上前，且言憸言动摇朝廷。若一开奸萌，则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诬谏官事亦寝。文懿公罢相，范文正公所弹也。后复相，一日，仁宗语公曰：“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可施行之。”公曰：“仲淹法当诛，然不见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尝见其疏，比有为朕言者，且议其罪。”公曰：“其罪大，无他法，无文案，即不可。望陛下访之。”凡数日，则一请其疏，月余，凡十数请。上曰：“竟未见之。然为朕言者多矣，可从末减。”曰：“人臣而欲废君，无轻典。既无明文，则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

李公及知秦州，及至州，将吏心亦轻之。会有屯驻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吏执以闻。公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公不复下吏，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将吏惊服。

陈公洎初为开封功曹参军，时程琳尹开封。章献太后临朝，族人贵骄，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当验尸，即造府白琳，琳望见公来，迎谓曰：“验尸事毕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隐屏间曰：“不得相见。”公唯而出，适尸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视毕奏来。”公起再拜曰：“领圣旨。”未毕，使者十辈督之，吏等皆惧，谓公应以病死闻。公怒曰：“何以不实？”吏等骇曰：“公固不自爱，某曹不敢。”公复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伸。尔曹依违惧祸，法不尔赦。”即自实其状诣琳。琳又迎问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抚其背曰：“如此阴德，官人必享前程。”遽奏焉。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显。

吕献可为御史中丞。熙宁间，王介甫初参知政事，神考方励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颇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对官于后殿，须俟上更衣复坐，以次赞引。时司马温公为翰林学士，侍讲迩英阁，亦将趋资善堂以俟宣召，相遇于路。温公密问曰："今日请对，欲言何事？"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温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学行义，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论之？"献可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耶？王安石虽有时名，然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相府，天下必受其弊矣。"温公又谕之曰："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但伤匆遽，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耶？"未几置三司条例司，介甫门下躁进谀谄之士，悉为僚属，始变更祖宗法，专务聚敛，百姓骚然，向之议者始叹服公之先见。温公每论当时人物，必曰："吕献可之先见，予所不及。"

安石为相，行新法，置条例司，拜司马公枢密院副使。公力辞，至六七，卒不受命，则以书喻安石："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意谓吕惠卿。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惠卿也。小人本以势利合，势倾利移，何所不至！"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其党倾一时。欧阳修亦善之。苏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作《辨奸》一论，比之王衍、卢杞，终必为天下祸。

张安道时为承旨，言安石言伪而辨，行僻而坚，用之必乱天下。介甫深怨之。

范蜀公事仁宗，时言者务讦以为名，或诬人阴私，公独引大体，略细故。陈执中为相公，尝论其无学术，非宰相器。及执中嬖妾笞杀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阴阳不和，财匮民困，盗贼滋炽，狱犴充斥，执中当任其咎，闺门之私，非所以责宰相。识者韪之。

司马温公延祐登对，言高居简不宜在陛下左右。上曰："祔庙毕，自当去。"曰："居简狡猾胆大，不惟离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妇皆不宁也。"司马温公自以遭遇圣明，言听计从，欲以身徇天下，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或以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语戒之，公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谆谆不复自觉，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没，其家即遗表八纸上之，皆手札论当世要务。司马温公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上历问群臣所为，因论台谏天子耳目。司马温公曰："既天子耳目，陛下当自择人。今言执政短长者，皆斥之，尽易以执政之党。臣恐聪明将有所蔽蒙也。"上曰："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光退而举陈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等数人闻于上。

赵清献公为御史，弹劾不避权贵，京师号为铁面御史。其言尝欲朝廷别白君子、小子，每谓小人虽小过，当力排而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诖误，当保持爱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虽切，而人不厌。

彭公思永为侍御史，极论内降授官资之弊，仁宗深然之。时张尧佐以妃族进，希冀参政一缺；王守忠以亲侍帷幄被宠，求为节度使，物议欢动。公帅同列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则为朝廷失矣。"遂独抗疏极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无意孤寒，独为尧佐、守忠故取悦众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内臣用事，皆非国家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为公危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虽赴鼎镬无恨。"于是御史中丞郭劝、谏官吴奎皆为上言其忠，当蒙听纳，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尧佐、守忠之望遂格。

宋邵亢上英宗，乞下太常礼院修撰颍王聘纳仪范："臣伏睹皇子颍王天资卓茂，婚姻及期，方陛下即政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臣等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具存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至有敲门羊酒、镇柜钱银，乃里巷之常谈，盖搢绅所不道，行于圣旦，窃所未安。欲乞降圣旨，下太常礼院，博约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者，一切罢之。"嗣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所未尝用，请如会要故事行之。

蔡君谟自给事中三司使除礼部侍郎、端明殿学士、知杭州。初上入为皇太子，中外相庆，知大计已定矣，既而稍稍传言，有异议者，指蔡公为一人。及上即位，始亲政，每语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乐之意。蔡公终以此疑惧，请出。既有除命，韩、曾二公因为上言："蔡襄事出于流言，难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为鉴也。"修亦启曰："或闻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观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见，无则不可知其必无。"因奏曰："若无文字，则事未可知。就使陛下曾见文字，犹须更辩

真伪。往时夏竦欲陷富弼，乃先令婢子学石介书字，岁余学成，乃伪作介与弼书谋废立事。书未及上，为言者廉知而发之，赖仁宗圣明，弼得免祸。至于臣丁母忧，服阕，初还朝，有嫉忌臣者，乃伪撰臣一札子，言乞沙汰内官，欲以激怒群阉。是时家家有本，中外喧传，亦赖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见文字，犹须更辨真伪，何况止是传闻疑似之言，何可为信?”上曰：“官家若信传闻，蔡襄岂有此命!”

陈古灵生平讲求万民利害，虽非其职，必录于篇，会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则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数焉。凡于朝廷治体、州县养民之事，必求其术之可以为法者。鳏寡孤独，遗弃幼子，灾伤水旱，凶札疾疫，恤穷安富，养老劝农，治兵牧马，练将守边，积谷生财，差役漕运之事，莫不夙夜图营精密，曲尽其术。而又以询于贤者、明者、能者，不惮谦逊，屡求广谘博访。既得一善，则又称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既亡，检其手书，议及民政，讲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谘，凡百余本，或累至十幅，盈纸细书，讲论得失，则其以天下为己任也。又如此使之大用，岂可量哉!”徽宗初政，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皆以瑶华复位，司马温公等叙官为所当先。公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为诏令，以礼行之，庶几可无后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论久郁，且欲快悦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宁间，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远虑也。

吕正献公既侍经筵，仁宗尝诏讲官，凡经传所载逆乱事，皆直言毋讳。公因请讲言弑逆之事，臣子之所不忍言，而仲尼之书《春秋》者，所以深戒后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渐，居安而虑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长幼嫡庶之分早定，则乱臣贼子无所萌其奸心。故《易》曰“履霜坚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吕正献公为郡，率五鼓起，秉烛视案牍。黎明出厅，决民讼。退就便坐，宴居如斋，宾僚至者毋拘时。以故郡无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为常。公徙开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浃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吕正献公或咎公持心太恕，今除恶不尽，将失有罪，为异日患。公曰：“为治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实难，当使之自新，岂宜使之自弃耶!”

刘忠肃公挚在南京幕府，会司农寺颁新令，尽斥卖天下祠庙，依坊场河渡法收净利，南都阏伯庙岁为钱四十六贯，微子庙十二贯。公叹曰：“一至于此!”往见留守张公方平，曰：“独不能为朝廷言之耶?”张公矍然，因托公为奏曰：“阏伯迁于商丘，主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乘，历世尊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开国此地，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者，唐张巡、许远孤城死贼，能捍大患。今若令承买，小人窥利，冗亵渎慢，何所不为。岁收微细，实损大体。欲望详酌，留此三庙，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国渎神，莫此为甚!”速令行下，不施行。

刘忠肃公与同列奏事论人才大概，公奏曰：“人才难得。臣尝历观士大夫间，性忠实而有才识，上也；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次也；有才而难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怀邪观望，随势改变，此小人，终不可用。”二圣谕曰：“此言极是。”公辅政累年，其于用人，先器识，后才艺，进拟之际，必察其性行厚薄，终不轻授以职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问识与不识，或多南士，有以萧望之、郑朋事谏，公笑而不答。论者谓元祐以来，能以人物为意，知所先后，而无适莫者，公为之首。

马处厚默知登州，时沙门岛旧制有定额，过额则取一人投之海中。默建言，朝廷既贷其生矣，即投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后溢额，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诏可著为定令。默本无嗣，后梦上帝以移沙门岛罪人事，特命赐男女各一人。后果生一男一女云。

蔡公确坐诗语讥讪帘中，台谏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诛殛，宰执侍从皆谓当然。范忠宣公独以为不可，遂于帘前开陈：方今圣朝，宜务从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故，诛窜大臣。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疏云，盖如父之有逆子，虽天地鬼神不能容贷，至于父母亲致于必死之地，则却恐伤于恩。臣之区区，实在于此。

蔡京知开封府，用五日限，尽改畿县雇役之法，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绍圣初，子厚入相，复议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讲论，久不决。京兼提举，白子厚曰：“取熙宁、元丰之法施行之耳，尚何讲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京前后观望，贤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

曾公子固为郡，所至出教事，应下县责其属，度缓急与之期，期未尽，不复移书督趋。期尽不报，按其罪，期与事不相当，听县自言，别与之期，而按与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得遣人至县，县毋遣人呼其门。县初未甚听，公小则罚典吏，大则并劾县官，于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扰，所省文移数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属，因

能而使，公总揽纲条，责成而已，庭无留事，囹圄屡空。人徒见公朝夕视事，数刻而罢，若无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约且要，而聪明威信，足以济之，故不劳而治也。

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耶？"及退，子厚语之曰："相公乃欲倾覆人家耶？"禹玉曰："乃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曾公肇事哲宗，时谏官陈瓘以言及东朝与政事被谪，公即奏书两宫曰："瓘昨者所论，臣虽不知其详，以诏旨观之，瓘言虽狂，其意则忠。何则？瓘以疏远小臣，妄意宫闱之事，披写腹心，无所顾避，此臣所谓狂也。皇太后有援立圣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归政过人之盛德，万一有纤毫可以指议，则于清躬，不为无累。瓘以忧君之诚，陈预之戒，欲以开悟圣心，保全盛美，忘身为国，臣子所难，此臣所谓忠也。以臣愚计，皇帝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隐忍包容，特下手书留之，则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仪，不容小臣妄议，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虽有狂言，不以为罪。其仁如此，两谊俱得，岂不美哉！"初瓘得罪，左右无敢言者，公独尽言，请复瓘旧职，其犯颜撄鳞，率此类也。

范忠宣公知庆州，饿殍满路，公欲发常平粟麦济之。州郡皆欲俟奏请得旨而后行，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报？倘不许，吾当坐罪！"范纯仁为襄城县令，襄城之民，不事蚕织，鲜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随其罪之轻重。后按其所植荣茂，与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怀之不忘，至今号为著作林。著作，公宰县时官也。

刘元城遍历言路，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以辨是非邪正为先，进君子、退小人为急。其面折廷诤，至当雷霆之怒赫然，执简却立，伺天威少霁，复前极论。一时奏对，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观者，皆汗缩竦听，退则咨嗟叹服，至以俚语目之曰"殿上虎。"元城云：初登第，与二同年谒李若谷参政，三人同起身请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来，尝持四字：勤、谨、和、缓。"其间一后生应声曰："勤、谨、和，既闻命矣，缓之一字，某所未闻。"李正色曰："何尝教贤缓不及事，贤且道世间甚事不因忙后错了。"元城尝与人言，当官处事，须权轻重，务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谓中。又言："元祐间尝谒见冯当世，当世与予言，熙宁初与陈旸叔、吕宝臣同任枢密，旸叔聪明少比，遇事之来，迎刃而解；而吕宝臣尤善秤停，每事之来，必秤停轻重，令得所而后已。事经宝臣处者，人情事理无不允当。"器之因极言秤停二字，最吾辈当今所宜致力，不可不详思熟读也。宝臣即惠穆公也。

职方张琪知江阴，军吏盗钱三百贯，盖三十年矣。发其奸，捕系数十人。转运使赵廓谓曰："此应赏典愿窜吏，吾以闻。"琪惨然曰："杀人以求赏，可乎？"悉召吏谕之，以偿钱则贷出，不尔，尔曹死矣。吏之亲属闻者，争出钱以偿，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为首，余悉贷不问。廓愧且叹曰："公长者，非吾所及也。"琪乃简肃公之婿。

陈忠肃公攻蔡京之恶，京致情恳，以甘言啖公。公曰："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不得自已也。"攻之愈力。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明道先生作县，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尝曰："颢常愧此四字。"

龟山先生语录云："孔子言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又曰："宽则得众。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觉见宽政闷人，不知权柄在手，不是使性气处，何尝见百姓不畏官人，但见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宽亦须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宽大，则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须要权常在己，操纵予夺，总不由人，尽宽不妨。"

郑忠穆公瑴事高宗，时苗傅、刘正彦谋逆乱，以上为睿圣皇帝，册皇太子即位，公庭立面折之，不能夺，私窃谓逆贼凶焰炽甚，非结外援无可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将北走平江、金陵，与吕颐浩等议兴复计。太后降诏不允，迁中丞。二凶窃威福之柄，肆行杀戮，日至都堂，侵紊机政。公抗章力言，乞告示，傅等宜一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对恳请，降付三省施行。章下，傅等果出怨言，然少戢矣。即遣所亲承议郎谢向更姓名，微服为贾人，徒步如平江，见张浚等，具言城中事，令严设兵备，张声势，持重缓进，使其自遁，无致城中之变，惊动三宫，此为上策。浚等闻之，皆感激奋励，为赴难计。又忽宣诏，以上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幼主为皇太侄、监国公。震怒不知所为，即与大臣讲议，以为唐之睿宗传位皇太子，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天下，则稽之于古为有法，行之于今为得宜。太后依旧垂帘同听政，以安人心。其命遂已。既而义师西向，上复位，公之力为多。

吕舍人本中云："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此处事之本也。王沂公曾尝曰，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也。韩魏公语录曰，欲成大节，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不可不谨。"吕氏《童蒙训》云：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必无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害人。前辈尝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详处之谓也。盖详处之，则思虑自出人，不能中伤也。又曰：前辈尝言，吏不怕严，只怕读。盖当官者详读公案，则情伪自见，不待严刻也。吕氏《童蒙训》云：当官处事，但务著实。如涂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虞公允文为相，事孝宗。时北使乌凌阿天锡来贺庆节，见紫宸殿，既跪，进其主书，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无之礼。左右失色。公请驾兴上入内，天锡色沮。公遣阁门传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礼，有诏放仗。"使介还馆，更相谯责。乃因傧者恳祈，诘朝再见上寿，遂极恭顺，朝论称快。公下其事于边郡，令檄北朝。天锡归，果获罪。虞允文每曰："宰相无职事，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而已。"怀袖有一小方册，目曰《才馆录》，闻人一善，必书。再谕蜀，首荐汪应辰、赵雄等六人。及为相，首用胡铨、张震、洪适、梁克家、留正等二十人。一时得人之盛，凛凛有元祐、庆历之风。

洪忠宣公皓奉使大金，军前归，别持太硕人拜且泣。时长子甫十三岁，以下皆襁褓，呱呱环列，行路人不能仰视，公弗子也。间关至太原，留几一年。金遇使人，礼益削。及至云中，大帅尼玛哈迫之使仕于刘豫，公曰："万里衔命，不得御两宫以归，大国度不足以有中原，当还诸本朝，乃违天以奉逆豫，豫可磔万段，顾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与其偷生狗鼠间，宁甘鼎镬不悔也。"尼玛哈怒，命壮士拥以下，执剑夹承之。公不为动。旁贵人嗟曰："此真忠臣也。"止剑士，以目为恳，请尼玛哈怒少霁，遂流递于冷山。流递，犹中国编窜也。云中至冷山，行两月程，距金二千余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土庐不满百，皆陈王固新聚落。固新使诲其八子。或二年不给衣食，盛夏至衣粗布。蓄课四隶，采薪他山，尝久雪，薪尽，至乞马矢，煨面而食。困辱十年，多为诗文以讽，皆忧国伤时语。固新尝得献取蜀策，持以问公，公历陈古事梗之。固新锐欲吞中国，曰："孰谓海大，我力可干，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公曰："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岂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数数为言所以来为两国大事，今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儿。兵交，使在，礼不当执。固新或应或否。一日，大怒曰："汝作和事官，却口硬，谓我不能杀汝耶？"公曰："自分当死，顾大国无受杀行人之名。此去莲花泺三十里，使之乘舟，一人荡诸水，以坠渊为言，可也。"固新义之而止。后归，上曰："洪皓身陷敌中，乃心王室，孝忠之节，久而不渝，诚可嘉尚。"二子皆中词科，亦其忠孝之报也。先圣福善祸淫之训，于此可见矣。

卷七 民政门

张忠定公知益州时，有僧行止不明，有司执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杀人贼。"既而案问，果一民也，与僧同行，道中杀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自披剃为僧。僚属问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见其额上犹有系巾痕也。"张忠定公在蜀，主帅翌日送贼三十余人请公治之，公悉给凭遣之，令各著业去。帅怒曰："何给凭纵贼？"公曰："昨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仆与足下化贼为民，用固邦本。"张忠定公断事，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者，必为判语，读以示之。蜀人镂板，谓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风俗、笃孝义为本也。

欧阳公晔为鄂州崇阳，素号难治。公治之，至则决滞狱百余事。桂阳民有争舟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公自临其狱，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与饮食之。食讫，悉劳而还于狱，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动惶顾。公曰："杀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视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右肋，此汝杀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杀也，不敢以累他人。"

燕公肃判刑部，故事，州郡之狱有疑及情可悯者，虽许上请，而法寺多举驳，则官吏当不应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请。公奏：天圣三年天下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岂无法疑、情可悯者，而州郡无所奏谳，盖畏罪也，请自今奏而不应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谳者岁不减千人，皆情可悯、法疑者，无不贷免。自天圣四年距今盖五十年，贷免万人。古所所谓仁人之言，肃有之矣。

薛简肃公奎为蜀，以惠爱得名。民有老妪告其子不孝者，子诉贫不能养。公取俸钱与之曰："用此为生以养。"母子遂相慈孝。

吴正肃公奎知蔡州，蔡故多盗，公简其法，民便安之，盗贼为息。京师有告妖贼聚确山者，上遣中贵人驰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还报也。"使者曰："欲得妖人尔。"公曰："吾在此虽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

为乱也。此不过乡人相聚为佛事，以利钱财尔，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馆使者，日与之饮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师，告者果伏辜。

赵清献公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价。公独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于是诸州米商辐辏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饥死者。

富郑公自郓州移青，会河朔大水，民流京东，择所部丰稔者三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得公私庐舍十余万间，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上闻之，遣使劳公，即拜礼部侍郎。公曰：“救灾，守臣职也。”辞不受。然自公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几千万人矣。

杜正献公听讼明敏，而审核愈精，故屡决疑狱，人以为神。其簿书出纳，推析毫发，使吏不得为奸。及其临民，则政简而易行。始居平遥，尝以吏事适他州，而县民争讼者皆不肯决，以待公归。安抚使察其治行，以公权知凤阳府，二邦之民争于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夺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范忠宣公知齐，狱多屠贩盗窃，遂尽呼出，立于庭下，戒饬之曰：“尔辈为恶不悛，在位者不欲释汝，惧为良民害，复紊官司。汝等若能悔过自新，我欲释汝。”皆叩头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释之，欢呼而出，转相告语。是岁犯者减旧岁之半。

沈内翰文通治杭州，人有贫不能葬，及女子孤无以嫁者，公以钱周济数百人。倡优养良家女为己子者，夺归其父母。

陈古灵知建州浦城县，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为盗者。古灵乃绐之曰：“某庙有一钟能辨盗。”使人迎至后阁祠之，引群囚立钟前，言不为盗者摸之则无声，为盗者摸之则有声。古灵自率同职祷钟甚肃，祭讫，以帷帷之，乃阴使人以墨涂。良久，引囚逐一入帷，以手摸之，既出，乃验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无墨，讯之，遂承为盗，盖恐钟有声，不敢摸也。

吕许公行状：河北自五代末即筭民镈，公叹曰：“王道本于农，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他路，自是农器无征。

吕申公知河阳时，役法已定类，多张虚数，以取羡余，盖所统五县，岁取于民者，有募监仓库人等钱三千九百二十七缗，而官未尝募人，实以军吏代役。又有追偿旧牙校重役钱五千五百缗，然至是所偿已尽，而取于民，遂为定数，岁输之无已。时公为括其数，以告于朝，请一切蠲之，以宽下户之输钱者。诏付司农，竟不行。

包孝肃公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公使归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杀牛者，公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

靳提举宗说监沧州盐山县务，日尝摄县事，有系囚坐杀人，法当死。宗说疑之，会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愿得一别母而死。宗说恻然，释囚缚，令人与俱至家。既而更获所杀人者。

韩亿知洋州日，有大狡李甲，以财豪于乡里，诬其兄之子为他姓，赂里妪之貌类者使认之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夺其赀橐之畜。嫂、侄诉于州及提转，甲赂狱吏，嫂、侄皆笞掠，反自诬伏，受杖而去，积十余年。洎公至，又出诉。公察其冤，因取前后案牍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其党立庭下，出乳医示之，众皆服罪，子母复归如初。

孙公莘老知福州时，民有欠市易钱者，系狱甚众。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公，公徐曰：“汝辈所以施钱，何也?”众曰：“愿得福耳。”公曰：“佛殿未甚坏，又无露坐者。孰若以其钱为狱囚偿官，遂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得福，岂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诺之，即日输官，囹圄遂空。

周公敦颐在合州，郡民心悦诚服，事不经先生手，吏不敢决，在下之人亦不从。赵清献公为使者，或谮之，清献惑，临之甚厉，比去，犹不释，而先生处之超然也。

康节先生闲居林下，时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进少年，遇事生风，天下骚然，州县始不可为矣。公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节。康节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

孙公伯纯知海州日，朝廷调发军器，有弩椿箭竿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椿箭竿，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须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也。”

虞公允文在浙，先是，浙民岁输身丁钱绢，细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公闻之恻然，访知江渚有荻场，其利甚溥，而为势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绢，以缗计者至一十三万七千有奇，以匹计者一十六万三千有奇。免符下

日，诸州之民欢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

谷志古《清修集》云：当官处事，务合人情。忠恕违道不远，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济者。前辈当官处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间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骚扰重为民害，其益多矣。

高公防初为澶州防御使。张从恩判官有军校段洪进，盗官木造什物，从恩怒，欲杀之，洪进绐云："防使为之。"从恩问防，防即诬伏，洪进免死，乃以钱十千、马一匹遗防而遣之。防别去，终不自明，既又以骑追复之。岁余，从恩亲信言防自诬以活人命，从恩惊叹，益加增重。

卷八 兵政门

钱宣靖公尝率众过河，号令军伍，分布行列，悉有规节，深为戍将所服。上知之，谓左右曰："朕尝见儒人谈兵，不过讲之于尊俎砚席之间，于文字则引孙吴，述形势皆闲暇时清论，可也。责之于用，则罕有成功者。今若水亦儒，特晓武事，深可嘉也。"

陈公执中知青州、兼一路安抚使，索民钱数万贯修城，民间苦之。会贼王伦起沂州，入青州境，执中遣傅永吉掩击，尽获之。上闻之，嘉永吉以为能，超迁阁门使，入见，上称美其功。永吉对曰："臣非能有所成，皆陈执中授臣节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极言执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让，而贤执中，谓宰相曰："陈执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执中参知政事。

张忠定公复知成都。公至府，问城中所屯兵，尚三万人，无半月之食。公访知盐价素高，而廪有余积，乃下其估，听民得以米易盐，于是民争趋之，未逾月，得米数十万斛。军中喜而呼曰："前所给米，皆杂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干国事者！"

薛公长孺为汉州通判，戍卒闭营门，放火杀人，谋杀知州、兵马监押，有来告者，挺身叩营，谕之曰："汝辈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与谋者，各在一边。"于是不敢动，惟本谋者八人突门而出，散于诸县，相继捕获。是时非公，则一城之人尽遭涂炭矣。

种世衡将军城青涧，元昊寇边，有并吞关中之意，其将纲哩拉号雅哩克，王某号天都王，各统精兵于别部，元昊倚为心腹。将军谋有以去之。有王嵩者为人坚朴，白于帅府，表充经略司指挥，凡居室、骑从、衣食之具，悉出将军。嵩感恩既深，将军反不礼，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系数日。嵩乃不胜其苦，卒无一辞怨望。将军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谓之曰："吾将以事使汝。"嵩泣对曰："嵩贫贱无状，蒙将军恩，致身荣显，常誓以死报，而未知其所，况敢辞捶楚乎？"将军乃遗雅哩克书，书辞大抵如世间问起居之仪，另以数语隐辞，书于尺素，且膏以蜡，置衲衣间，密缝之。告嵩此非滨死不得泄，如泄之，当以负恩不能成吾事为言，并以画龟一幅、枣一部为信牌，遗雅哩克。嵩受教，至雅哩克所居，致将军命，出枣、龟投之。雅哩克知见侮，笑曰："吾素奇种将军，今何儿女子见识！"度嵩别有书，索之。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无有。雅哩克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数日，元昊召雅哩克与嵩，俱西北行数百里，至一大城曰兴州，先诣一官寺曰枢密院，次曰中书，有数番杂坐，雅哩克预焉。召嵩，庭诘将军书问所在，嵩坚执前对，稍稍去巾栉，加执缚，至于捶楚极苦，嵩终不易其言。又数日，召入一官寺，厅事广楹，皆垂斑竹箔，绿衣小竖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宫室也，少顷箔中有人出，又以前问责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对如前，乃命曳出诛之。嵩大号，且言曰："始将军遣嵩密遗雅哩克书，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将军事。吾负将军！吾负将军！"箔中急，使人追问之，嵩具以对，乃褫衲衣取书以进。书入移刻，始命嵩就馆，优待以礼。元昊于是疑雅哩克，阴遣爱将假为雅哩克，使于将军。将军知元昊所遣，未即见，命属官日馆劳之，问西夏山川地形，在兴州左右，言则详迫，雅哩克所部多不能悉，适擒西夏数人，因令隙中视之，夏人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将军意决，乃见之。将军燕服，据案坐，属官皆朝衣，抱文籍凫雁侍左右。于是宾赞引使者出，拜使者，传雅哩克语，将军慢骂元昊，而称雅哩克有心内附，乃厚遣使者，曰："为吾语若主，速决无迟留也。"度使者至，嵩即还，而雅哩克已报死矣。将军知谋已行，因欲并间天都，又为置祭境上，作文书于版以吊，多述雅哩克与天都相结，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杂纸币，伺有敌，至急爇之以归。版字不可遽灭，西夏得之，以献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将，久之始悟为将军所卖，遂定讲和之策。世衡尝以罪怒一番落将，杖其背，僚属为之请，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赵元昊，甚亲信之，得出入枢密院。岁余，尽诇得其机事以归，众乃知世衡用为间也。

范文正公领延安，阅兵选将，日夕训练，又亲戒诸路，养兵蓄锐，毋得轻动。夏人闻之，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为老子，大范谓雍也。

狄武襄公青自请击侬智高，以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事。谏官韩绛上言，狄青武人，不足专任，固请以侍从文臣为之副。上以访执政。时庞籍独为相，对曰："属者王师所以屡败，皆由大将权轻偏裨，人人自用，遇贼或进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复视青如无，青之号令复不得行，是循覆车之轨也。青素善战，今以二府将大兵讨贼，若又不胜，不惟岭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忧矣。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专以智高事委之，必能办贼。"上曰："善。"于是诏岭南用兵皆受青节度，处置民事则与孙沔等议之。智高陷宾州，复入邕州。十一月，青至湖南，诸道兵皆会。余靖遣广南西路钤辖陈某将万人击智高，逗留不进，战败遁归，道死者二千余人。时馈运未至，青初令备五日粮，既又备十日粮。智高闻之，由是懈惰不为备，上元张灯高会。先是诸将视其帅如僚采，无所严惮，每议事，喧争不用命。己酉，狄青悉集将佐于幕府，立陈某于庭下，数其败军之罪，并军校数十人，皆斩之。诸将股栗，莫敢仰视。于是勒兵而进，步骑二万。或说侬智高守昆仑关，智高骤胜，轻官军，不用其言。公倍道兼行，出昆仑关，直趣其城。智高出战，大败，杀获三千余人。智高走还城，官军追至城下，智高夜弃城，走奔大理。捷书至，上喜谓庞籍曰："岭南之平，皆卿功也。"青宣抚广西时，侬智高守昆仑关，青至宾州，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燕将佐，次夜燕从军官，三夜飨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更时，青忽称疾，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元规，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人劝劳座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人驰报云："是夜三鼓，公已夺昆仑矣！"

司马温公尝曰："并驰万马中，能驻足者，其惟王存乎？"

詹良臣字唐公，严州人，以累举恩得官，为缙云尉。方腊起青溪，声摇江淮。贼犯处州，良臣曰："捕盗，吾职也。"率弓兵数十人往御之，为贼所执。贼欲降之，良臣骂曰："汝辈何敢反！往年李顺反，戮于蜀；王伦反，戮于淮南；王则反，戮于河北。同恶无少长弃市，尸为狗鼠食。汝辈何敢反！"贼怒，割其肉，使自啖之。良臣且吐且骂，至死不绝声，见者为陨涕。贼平，官其二子。

李侍郎若水，靖康二年金人攻陷太原，屡以讲和割地为说，耿南仲之徒力主和议。正月，上如青城，金人请上相见。二月，上皇帝后如青城，俱留金营，尼吗哈逼上易服，若水叩头流血，固争不可，若水死之。金人曰："我破大辽，死义者十数；南朝惟见李侍郎一人而已。"

刘忠显公韐，初金入真定也，父老号呼曰："使刘资政韐在镇，岂有此祸！"金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给以割地，遣公往金，以其国仆射韩正馆公于寿圣院。正言国相尼玛哈欲用公，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为也。"明年正月，正见公，言欲以公为正代，许以家属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归召指使陈灌等曰："金人乃欲用我，我当以死报国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宁为不义屈乎？"即手书片纸曰："金人不以予为有罪，而以予为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此予所以有死也。"付灌持归报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絛自缢。燕人叹曰："刘相公，忠臣也！"

刘公平与西夏战于延州三川口，战少却，都监内臣黄德和引兵先走，平转斗三日。贼问："主将何在，何不降？"平使人应之曰："狗贼不降，我何降也！"以众寡不敌，与石元孙俱被执。平不复食，数骂曰："狗贼！我颈长三尺，何不速杀我，缚我何之乎！"遂见杀。

张公克戬字德祥，出知汾州。金人陷燕山，长驱而南，分兵掠太原。金兵来攻，外援不至，势日孤危。克戬毕力捍御，昼夜不少懈。太原陷，汾益危。克戬召令军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义不忍负朝廷，辱父祖，累子孙，不与此城同终始，无以明吾节。"众皆泣对曰："公，父母也，愿尽死拒守。"逾月城坏，贼既入城，克戬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决。其家死于难者凡八人。

棠阴比事原编

[宋]桂万荣撰　徐大军整理

《棠阴比事原编》一卷，南宋桂万荣撰，该书辑录汉、唐、宋刑狱一百四十四事，皆古来秉持公心、谨慎明察之断狱事。明景泰年间，吴讷删其不足为法及相类复出者，存八十条，并为之加案语数条。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序

开禧丁卯春，仆以饶之馀干尉趋郡。书满纠曹孙公起予，武林人也，留款竟日，话次因及臬事，谓凡典狱之官，实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国祚修短系焉，比他职掌尤当谨重。近者番阳尉胥为人所杀，昏暝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续执俞、达以告，证佐皆具，亦既承伏，以且谋连二弓手，结款无一异词。某独不能无疑，躬造台府，请缓其事，重立赏榜，广布耳目，俾缉正囚。未几，果得龚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横致四无辜于死地，衔冤千古，咎将谁执。万荣闻之瞿然敛衽，因叹吾夫子三绝韦编，特著其议狱缓死之象于中孚，而古之君子亦尽心于一成不可变者，公其有焉。既而东归参选，待次建康犴曹，屡省斯事，若有隐忧，遂于暇日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词，联成七十二韵，号曰《棠阴比事》，凡与我同志者，类能上体历代钦恤之意，下究诸公编劘之心，研精极虑，不谓空言，则棠阴著明教，棘林无夜哭，曷胜多礼之幸，是用弗嫌于近名，拟锓诸木以广其传。岁在重光协洽闰月望日，四明桂万荣序。

汉武明经

汉景帝时，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杀防年父，防年因杀陈，依律以杀母大逆论。帝疑之。武帝时年十二，为太子，在帝侧，遂问之，对曰："夫继母如母，明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同，不宜以大逆论。"

谨按：《大明律》云："凡继母杀其父，听告，不在干名犯义之限。"今观《汉史》所云，防年继母杀父，因杀继母，宜与杀人同，不宜以大逆论。窃详此实伦理之变。若比杀常人，则故杀者，斩。若比父母为人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杀死者，勿论。盛世伦理修明，固无此事，万一遇此，所司当体究的确，比拟奏请。

李杰买棺

唐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告子不孝。杰察其状非不孝者，乃谓曰："汝寡居惟一子，令罪至死，得无悔乎?"妇曰："不顺之子，宁复惜之?"杰曰："审如是，可买棺来取尸。"因使人觇之，乃谓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将棺至。杰尚冀其悔，而寡妇坚执如初。时道士在门外。密令擒之，一问承服，曰："某与寡妇有私，常为儿制，故欲除之。"乃杖杀道士，以棺盛之。

谨按：《大明律》云："父母诬告子孙，勿论。"今观所载，母与所私道士谋，诬告其子，欲致于死，母勿论，则道士难科教唆之罪。万一遇此，当比依谋杀人。已行，未曾伤人者，杖一百，徒三年，比拟奏请。

戴争异罚

唐戴胄为大理少卿时，长孙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右仆射封德彝论监门校尉不觉察罪，死；无忌当赎。胄曰："校尉与无忌罪均。臣子于君父不得称误，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皆死。陛下录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罚无忌，杀校尉，不可谓刑。"帝曰："法为天下公，朕安得阿亲戚。"诏复议。德彝固执，胄驳之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从轻。若皆过误，不当独死。"由是，无忌与校尉皆免死。

谨按：《大明律》云："若罪人自首，告及遇赦原免或蒙特恩减罪收赎者，亦准罪人原免减等。"《赎罪法》注曰，"谓因人连累，皆依罪人，全罪免，减等

收赎。”今观唐戴胄所诤长孙无忌事，则我朝律文已备载之矣，呜呼至哉。

曹驳坐妻

沈存中内翰云：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州司以为不道，缘坐妻子，刑曹驳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于谋杀，不当复坐其妻。”（存中，宋人，不书世代，后同）

谨按：《大明律》云：“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迟处死，妻子流二千里，入十恶不道之条。”今观所载，寿州人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刑曹驳以义绝，不当缘坐其妻。窃详本犯身为不道，杀妻父母兄弟与其妻，实已义绝，法难缘坐。然律无明文，所司遇此，亦当比拟奏请。

宗元守辜

待制马宗元少时，父麟殴人被系守辜，而伤者死，将抵法。宗元推所殴时在限外四刻，因诉于郡，得原父死。郑克云：按辜限计日，而日以百刻计之，死在限外，则不坐殴杀之罪，而坐殴伤之罪，虽止四刻，亦在限外。

谨按：《大明律》云：“凡保辜者，责令犯人医治，辜限内皆须因伤死者，以斗殴杀人论。其在辜限外死者，各从本殴伤法。若折伤以上，辜内医治平复者，各减二等；辜限满日不平复者，各依律全科。”又按《唐律》云：“保辜限内死者，依杀人论；限外死者，依本殴伤法。”又按《元史·刑法志》云：“保辜限内死者，依杀人论；辜限外死者，杖一百。”此盖元氏未尝定律，及圣朝未定律之先，皆以唐律比拟。故我朝律文多宗唐律，而此条亦本之也。讷曩在南京，会审刑部罪囚，有殴人辜限外死者，讷曰：“当律本殴伤法。”或曰：“律云：辜限满不平复者，全科。此当死。”讷曰：“所云限满不平复全科者，因上文折伤以上，限内平复减二等立文。盖谓辜内虽平复而成残废笃疾，及限满不平复者，则全辜折伤之罪。若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则律又何不云伤不平复而死者绞，乃虚立此辜限乎？”后此囚会赦得免，然或人终不以愚言为然也。近读宗元守辜事，有感，因备载之，读者详焉。

杜亚疑酒

唐杜亚镇维扬，有富室子某父亡，奉继母不以道。因上寿，母复子觞，子疑有毒，覆于地，地坟。乃谓母以鸩杀人，母曰：“天鉴在上，何当厚诬？”诉于府，公曰：“酒从何来？”曰：“长妇执爵而致。”公曰：“尔妇执爵，毒因妇起，岂可诬母？”乃分开鞫之，盖子妇同谋害母，遂皆伏法。

张升窥井

张丞相知润州，有妇人夫出不归，忽闻菜园井中有死人，即往哭，曰：“吾夫也。”以闻于官，升命吏集邻，卑验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升曰：“众不可辨，而妇人独知为夫，何邪？”送狱讯问，乃奸夫杀之，妇与其谋。

欧阳左手

都官欧阳晔知端州，有桂阳监民争舟，欧死，狱久不决。晔出囚，饮食之，皆还于狱，独留一人。留者色动，晔曰：“杀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晔曰：“吾视食者皆以右手，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右肋，此汝杀之，明也。”囚乃伏罪。

钱推求奴

钱若水为同州推官，有富家女奴逃亡。父母诉于州录事参军，录参常贷富家钱，不获，遂劾富民父子共杀女奴，投尸于水，或为元谋，或为加功罪，皆应死。狱具，若水独疑，留而不决，州郡上下切怪之。录参诬若水受赂，若水但笑谢而已。旬余，屏人语知州曰：“某留狱者，所以访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取入，从帘中推出，示其父母，父母惊曰：“是已。”于是富民父子得释，知州欲奏其功，固辞不愿。朝廷闻之，骤加进擢。

向相访贼

丞相向敏中判西京时，有僧过村舍求宿，不许，遂宿门外。夜半，有人携一妇人并物逾墙出。僧恐天明为主人所执，因走去至荒草中，误堕枯井。前逾墙妇人已为人杀在其中。主人踪迹捕僧送官，不胜拷掠，遂自诬服，但云赃与刀留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狱成，公独以赃刀不获疑之，诘问数四，僧云：“前生负此人命，无可言者。”力问之，乃以实对。于是密遣吏访贼。吏食于村店，有妪闻其府中来，不知是吏，因问僧之狱如何。吏绐云：“昨日已笞死于市。”妪云：“今若获贼如何？”吏云：“府已误决，不复敢问。”妪遂曰贼乃此村少年某也。吏询其处并验捕获，僧遂得释。

程琳烓灶

程宣徽知开封府时，禁中失火，当即根治诸缝人，已诬服，乃送府，具狱。琳辨其非是，又命工图火所经处，且言后宫人多而居隘，其烓灶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灾，不可罪人。上为宽其狱，无死者。

强至油幕

强至祠部为开封府仓曹参军时，禁中露积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应死。至预听谳，疑火所起，召幕工讯之。工言制幕须杂他药，相因既久，得湿则燔。府为上闻，仁宗悟曰：“顷者真宗山林火起油衣中，其事正尔。”主守者遂比轻典。昔晋武库火，张华以

为积油所致，是也。

程戡仇门

程戡宣徽知处州，民有积为仇者，一日，诸子私谓其母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寿，请以母死报仇。"乃杀其母，置于仇人之门而诉之。仇弗能自明。戡疑之，或谓无足疑，戡曰："杀人而自置于门，非可疑邪?"乃亲劾治，具见本谋。

庄遵疑哭

庄遵为扬州刺史，巡行部内，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蝇集尸首，吏乃披髻视之，得铁钉焉。问知，此妇与奸夫共杀其夫，案伏其罪。

妾吏鸩宋

范忠宣知河中府，有知录宋儋年会客罢，以疾告，是夜暴卒。盖其妾与小吏为奸。公知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验其尸，九窍流血，因言置毒鳖胾中。公问鳖在第几盏，岂有中毒而能终席，决非情质。命再劾之，乃因客散，置毒酒盏中而死耳。

玉素毒郭

唐中书舍人郭正一，有婢玉素极姝艳。正一夜须浆水粥，玉素毒之。觅婢并金银器，不得。敕长安万年尉石良捕之，石良主帅魏昶有策略，唤舍人少年家奴三人，布衫笼头，及缚卫士四人，问十日内何人觅舍人家。卫士云：有投化高丽留书付遣舍人。牧马奴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无他语。石良往彼处搜之，至一宅，封锁甚密，打开，婢与化士在其中，乃是化士共牧马奴藏之。奉敕斩于东市。

吕妇断腕

吕公绰侍读知开封府，有营妇夫出外，盗夜入舍，断其腕而去。都人喧骇。公谓非其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骑诘其夫，果获同营韩元者，具奸状，伏诛。

从事函首

近有行商回，见其妻为人杀而失其首。妻族执其婿杀女。吏严讯之，乃自诬服，案具。郡守委诸从事，从事疑之，请缓其狱。乃令封内仵作行人遍供近与人家安厝墓冢，一一诘之，有一人曰：某近于豪家举事，言死却奶子，五更墙头舁过，凶器轻似无物，见瘗某处。乃发之，但获一女人首，即将对尸，令其夫认，云："非妻也。"继收豪家鞫，言乃是杀一奶子，函首葬之，以尸易此良家妇，私畜之。豪民弃市。

惜从事之姓名失传。

裴均释夫

唐裴均镇襄阳日，里俗妻有外情，乃托骨蒸之疾，云："医者言得犬肉食之，则愈。"谓其夫曰："东邻有犬，每来盗物，君可屠之。"夫依其言，献肉于妻，妻食之，余乃留于箧笥。夫出，命邻告之，遂闻于公。夫因述妻之所欲，公曰："斯乃妻有他奸，陷夫于祸耳。"令劾之，具见其情，并以外情者付法，其夫遂释。

曹摅明妇

晋曹摅为临淄令日，有寡妇养姑甚谨。姑以其年少，劝令改适。妇守节不移，姑愍之，密自杀。亲党乃诬其妇。妇不胜拷讯，即自诬服。摅初到，疑其冤，更加辩究，具得实情，时称其明。

崇龟认刀

唐刘崇龟镇南海，有富商子泊船江边。有岸上高门家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昏黄当到宅。"亦无难色。是夕，果启扉待之。少年未至，有盗入，欲行窃。姬不知，即就之。盗谓见执，以刀刺之，遗刀而逃。少年后至，践其血，仆地扪之，见死者，急出解维而去。明日，其家随血迹至江岸，岸上人云：夜其某客船径发去。官差人追到，拷掠备至，具实吐之，惟不招杀人。以刀视之，乃屠家物。府主下令曰："某日演武，合境庖丁集球场宰杀。"既集，复曰："已晚，留刀于厨，明日再至。"府主以杀人之刀换下一口。来早各来请刀，独一屠最后，不认其刀。因诘之，对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急擒之，则已窜矣。于是以合死之囚代商人之子，侵夜毙于市。窜者知囚已毙，不一二夕，归家，遂擒伏法。

魏涛证死

魏朝奉涛知沂州永县。两仇斗而伤，既决遣而伤者死，涛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诉于监司，监司怒有恶语。涛叹曰："官可夺，囚不可杀。"后得其实，乃因是夕罢归，骑及门而坠死。邻证，既明，其诬遂解。

张举猪灰

吴张举为句章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之亲疑之，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举遂取猪二口，一杀一活，积薪烧之，杀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无灰，妻果伏罪。

王璩故纸

寺丞王璩尝为襄州中庐令。有贼久讯不得情，偶于贼囊中得故纸，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为贼所掠者。（缺下）

李公验榉

尚书李南公知长沙县日，有斗者甲强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真甲伪。"讯之，果然。盖南方有榉柳，以叶涂肌，则青赤如殴伤者。剥其皮，横置肤上，以火熨之，则如棒伤，水洗不下。但殴伤者血聚则硬，伪者不硬耳。

王臻辨葛

王谏议知福州时，闽人欲报仇，或先食野葛而后斗，即死。其家遂诬告之，臻问所伤果致命邪？吏曰："伤不甚也。"臻以为疑，反讯告者，乃得其实。

颖知子盗

郎中欧阳颖知歙州。富家有盗启其藏，捕久不获，颖曰："勿捕。"独召富家二子，械付狱效勘，即伏。吏民初疑不胜楚掠而自诬，及取出所盗物，乃信。

孙料兄杀

孙长卿知和州，民有诉弟为人所杀。察其言不情，乃问："汝户几等?"曰："上等。""汝家几人?"曰："惟一弟与妻子耳。"长卿曰："杀弟者，兄也。岂将并有其赀乎?"讯之，果伏。

乖崖察额

张尚书知江宁，有僧陈牒给凭，公据案熟视，久之，判司理院勘杀人贼。郡僚不晓其故，公乃召僧问："披剃几年?"对曰："七年。"又曰："何故额有中痕。"即首伏。乃一民与僧同行道中，杀之，以其度牒自剃为僧。

胡质集邻

《魏志》：胡质为常山太守，东莞卢显为人所杀，求贼未得。质曰："此事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集邻居少年，有李若者见质而色动，遂穷诘之，乃自首伏罪。

孔察代盗

后唐孔相循欢莅夷门军府事，长垣县有四巨盗，富有资产。及收，则四贫民耳。时都虞侯姓韩者，密使郭崇韬之僚婿也，与权吏狱典同锻，有款款成断，令弃市，虑之无言。就法之际，囚屡回首，公疑，召问之，乃曰："实枉。"且言适为狱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即命移于州狱，鞫之，自韩已下凡数十人受赂约七千缗，并以伏法。

朱诰赇民

朱寿昌知阆州，有大姓雍子良杀人，乃买里民使出就吏，狱具。寿昌疑访，因得其情，引囚讯之，囚对如初，乃告之曰："吾闻子良遗汝钱十万，纳汝女为子妇，许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动。又告之曰："汝且死，书伪券，抑汝女为婢，指十万为顾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将奈何?"囚泣下，始以实告。收子良付法。

佐史诬裴

唐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书，割取字，合成文理，诈为徐敬业反书以告。及差使推之，款云："书是光书，语非光语。"前后三使并不能决。则天令差能事人张楚金劾之，仍如前款。楚金忧懑，仰卧向窗，日影透窗，向日视之，其书乃是补葺而成。因令琛取书，探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头伏罪，奉敕斩之。

思兢诈客

唐则天时，或告驸马崔宣谋反。敕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妾，云："妾将发其谋，宣杀之。"行岌按而无状。则天曰："不获妾，何以自雪。"宣再从弟思兢多致钱帛募之，宣家每议事，则狱中告者须知。思兢疑宣家有同谋者，乃诈曰："须顾侠客杀告者。"语了，遂侵晨伺于台侧，有馆客素为宣信任，至台赂门吏以通告者。思兢因骂曰："若陷崔宣，必杀汝矣。"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党，搜获其妾，宣始得免。

江分表里

陵州仁寿县有里胥洪氏利邻人田，给之曰："我为收若税，免若役。"邻人喜，划其税归之。逾二年止，且伪为券，以茶染纸，类远年者，讼之于县。县令江某郎中取纸卷展开视之，曰："若远年纸，里当色白，今表里如一，伪也。"讯之，果伏。

章辨朱墨

侍御史章频知彭州九陇县时，眉州大姓孙延世为伪契，夺族人田，久不能辨。运使委频验治，频曰："券墨浮朱上，决先盗用印而后书之。"既引伏狱。未上，而其家人复诉于转运使，更命知华阳县黄梦松覆案，亦无所异。黄用是召为御史。

南公塞鼻

尚书李南公为河北提刑时，有班行犯罪下狱，案之不服，闭口不食者百余日，狱吏不敢考讯。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问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盖彼善服气，以物塞鼻，则气结不通，是以自服。

包牛割舌

包副枢拯，初知扬州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密令归屠其牛而鬻之，继有告其私杀牛者。拯诘之

曰："何为割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惊伏。

蒋常觇妪

唐板桥店主张逖妻归宁，有王卫、杨正等投店宿。五更早发，夜有人以王卫刀杀逖，其刀仍入鞘中，正等不知觉。至明，店人执正等，拔其刀，血甚狼籍。收讯之，遂自诬伏。上疑之，差蒋常覆推。到则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既集，为人数不足，且放去，止留一妪。日晚放去，令典狱者密觇之，云有人共语，即记之。明日复尔，如是三日，并是此人。常乃追集男女三十余人，就中唤出与妪语者问之，具服。乃是与逖妻有奸而杀之。

张辂行穴

石晋时，魏州冠氏县华村僧寺有一铁佛，长丈馀，心中空。一旦，云佛能言，士众云集，施利填委。县申州府，时高祖镇邺，命衙将尚谦持香奉供，且验其事。有主簿张辂请与偕行，乃率人围寺，尽遣僧赴道场。辂即潜开僧房，见有穴道，及入穴行至铁佛坐下。因入空身中，厉声历数僧过，擒魁首数人。上闻，就彼戮之，因以辂为长河县主簿。

薛向执贾

枢密薛向初为京兆户曹，兼监商税。有贾胡过税务，出银二箧，书其上，曰："密使遗泾原都监。"向曰："此决伪也，安有大臣饷人物而使贾胡致之。"执诣府治之，果伏其诈。

扬牧笞巫

后魏李崇为扬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归，其兄庆宾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是弟，为苏显甫、李盖所杀。有女巫杨氏记鬼附，说思安被害之苦。李盖等不胜其楚，各自款服。崇疑之，乃遣二人伪从外来，诣庆宾，寄弟口信。庆宾怅然失色。崇乃摄而问之，即自引伏。数日间，思安亦为人缚至。崇笞女巫一百，遂释盖等。

郎简校券

侍郎郎简知窦州，有掾吏死，子幼，赘婿伪为券，取其田。后子长，屡诉不得直，因诉于朝下。简劾治，简以旧案示之，曰："此尔妇翁书。"曰然。又取伪券示之，弗类。婿乃伏罪。

文成括书

唐张鷟为河南阳尉，有吕元伪作仓督冯忱书，盗粜仓粟。忱不认，而元执之坚。张乃取元告状，用纸如两头，惟留二字，问是汝书，曰非。乃去贴，即是元状。先决五十，又贴诈为冯忱书，留二字，问之，乃曰是。及去贴，即诈书也。元于是伏罪。

御史失状

唐李靖为岐州刺史，或告其谋反，高祖命御史往勘之。御史知其诬，请与告事者偕行。行数驿，御史诈称失去元状，惊惧异常。乃令告事者别疏一状，比验，乃与元状不同。即还以闻高祖，大惊。告事者伏诛。

王珦辨印

少师王珦知昭州日，有诬告伪为州印文书，狱久不决。吏以印文不类，珦索景德旧牍视，其印文则无少异，诬者乃伏。盖其文书乃景德时者。

方偕主名

方偕大卿为御史台推直官日，澧州逃卒与富民有仇，诬以岁杀人十二祭磨驼神，狱久不决。诏偕就鞫之，偕命告人疏所杀主名。寻访考验，尚多无恙，其事遂白。

至远忆姓

唐李至远典选疾令，吏受赇，多所黜易，吏亦敛手。有王忠者被黜放，而吏乃谬书士姓，欲拟讫增成之。至远曰："调者三万人，无士姓者，此决王忠也。"吏叩头伏罪。

苏请祔柩

苏采为大理寺详断官时，有父卒而母嫁，后闻母死，已葬，乃盗其柩，而祔于父。法当死。采独曰："子盗母柩，纳于父墓，岂可与发冢取财者比。"上请得减死。

贾废追服

侍读贾黯判流内铨时，益州推官乘泽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及代还，铨吏不为入选，始去发丧。既除服，且求磨勘。黯曰："泽与父不通问者三年，借非匿丧，是岂为孝。"卒使坐废田里。

程簿旧钱

程颢察院，初为京兆府雩县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发地藏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也。"令言无证佐，何以决之。颢曰："此易辨耳。"问兄之子曰："尔父所藏钱几年矣？"曰：（"二十年。"遣吏取一千视之，谓曰："今官所铸不五六年遍天下，此钱乃尔父未居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遂服，出伊川所撰行状。按：二十年以下乃桂氏原本。盖借宅者发兄所藏钱，其于诉官，取钱视之。借宅者乃服。今反误作兄子冒认，或因考行状正之于后。其他更定，不复再见。）"四十年。""彼借宅居几何时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谓借宅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间即遍天下。此钱皆尔未借居前所铸，

何也?”其人遂服。

孙甫舂粟

待制孙甫为华州推官日，州仓粟恶，吏当追陪钱数百万。转运使李纮以吏属甫，甫乃令取斗粟舂之，可弃者十才一二。又试之，亦然。吏遂得弛系，所陪钱才数十万而已。纮因荐甫迁职。

孙登比弹

《吴志》：孙权长子登尝出，有弹丸飞过，令左右求之，见一人操弹佩丸，咸以为是，词对不伏。从者请捶之，登不听，使求前所过弹丸比之，不类，遂释之。

傅令鞭丝

傅季圭为山阴令，有卖糖、卖针者争一丝团，诉于县，乃令挂丝于檐鞭之，有少针出，乃罚卖糖者。

孙亮验蜜

吴孙亮因食梅，使黄门索蜜。黄门素怨藏吏，乃以鼠屎投其中，启言藏吏不谨。亮即呼吏，吏以蜜瓶入亮，曰：“既盖而复油纸覆之，无缘有此。黄门非有求于尔乎?”吏叩头曰：“彼尝求贷，而臣不与。”亮曰：“决为此也。”乃令破鼠屎。亮笑曰：“若鼠屎先在其中，当中外俱湿。今内燥，乃枉耳。”于是黄门伏罪。

司空省书

汉沛郡民家赀二十余万，一男才数岁，失其母。有一女不贤，其父病，因呼族人为遗书，令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后，又不与儿，乃讼之。太守司空何试省其书，顾谓掾吏曰：“女性强梁，婿复贪鄙，畏害其儿，且俾与女，实寄之耳。夫剑者，所以决断，限以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闻州县得以伸理，其用虑深远如是，乃悉夺财还子。

商原诈服

晋商仲堪初为荆州牧，有桂阳人黄钦生，二亲久没，诈服衰麻，言迎父丧。府曹拟依律弃市，商曰：“原此以二亲生存，而横言死殁，情事悖逆，固当弃市。今钦生父母已殁，此特诞妄耳。”遂得免死。

窦阻免丧

唐窦参初为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隶此军，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参当兄弟重辟，哀请俟免丧，参曰：“父由子死，若以丧延，是杀父不坐。”皆杀之。

次武各驱

周子仲文，字次武，为赵王属安固有。任杜两家各失牛，后有一牛，两家争之，州郡不能决。益州长史韩伯携曰：“周次武少年聪察，可令决之。”仲文乃令两家各驱牛群到放，所得牛遂入任氏群，又使人微伤之，任氏嗟惋，杜氏自若。杜即服罪。

薛绢互争

汉时，有人持缣入市，遇雨，以缣披覆，后一人至，求庇荫，因与一头。雨霁当别，辄互争缣。太守薛宣令断缣，各与一半，使骑吏听之，一云太守之恩，一称冤不已。追问乃服。

季珪鸡豆

傅季珪为山阴令，有争鸡者，季珪问鸡早何食，一云豆，一云粟。杀鸡破嗉，有豆焉。遂罚言粟者。

宗裔细卷

蜀许宗裔典剑州，有于灯下识认劫贼，晓告，吏捕之，所收赃惟缲丝细卷，不禁拷掠，遂诬服。送州，囚言其物乃是家有，与失主互争。即命取两家缲丝车，又问细卷各用何物为胎心，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即开视之，见杏核。仍以丝绳安于车钉，量其小大，亦是囚家物。被劫者受妄认之过，巡捕吏伏拷决之辜，其枉获雪。

彦超虚盗

五代慕容彦超善捕盗，为郓帅日，有库在州中。或以假银二锭，质钱十万。彦超知之，使主库者出榜，虚称被盗，失所质银锭等物，召人缉首。不日间果有人来赎银，执之伏罪。

道让诈囚

后魏高谦之，字道让，为河阴令，有人囊瓦石作金以诈市马者，因而逃去。诏令捕获，谦之乃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诈市马贼，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之私议者，有人欣然曰：“无复忧矣。”遂执讯问，悉获其党。

裴命急吐

唐裴子云为新乡令，部民王恭戍边，留牸牛六头于舅李琎家，五年产犊三十头。恭还，索牛，李云二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牸。恭诉之，子云送恭于狱，令进盗牛者李琎。琎至，子云叱之曰：“贼引汝盗牛三十头，在汝庄上。”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恭头立南墙下，命琎急吐款，乃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牸牛所生，实非盗得。”子云去恭布衫，令尽还牛，却以五头酬琎辛苦。

柳设榜牒

周柳庆，有胡家被劫，莫知贼所，邻人被囚者众。庆谓可以诈求之，乃作匿名书，多贴官门，曰：

"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伏，恐不免诛，若听先首免罪，便欲来告。"庆乃复出免罪之榜。居二日，广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榜下，因获党与甚众。

张鷟搜鞍

唐张鷟为河阳县尉，有客驴缰断，并鞍失之，急。盗乃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尉遂令客勿秣驴，夜放之，驴寻向喂饲处去，乃令搜其家，于积草中得之。人服其智。

济美钩篋

唐阎济美镇江南，有舟人载客货，客密隐银十铤于货中。舟人潜窥之，乃盗而沉于泊舟之所。船夜发至镇所，点阅不得，遂执舟人而诉。公曰："载人盗物，大略皆然。"乃问昨宿何所，曰："去此百里浦汊中。"即令武士同往彼处江水中钩之，果得篋银，封署不动，舟人服罪。

袁滋铸金

唐李汧公镇凤翔属邑，有编氓耕田得马蹄金一瓮，送于县，将送于州。邑宰恐公藏失守，贮于私库，信宿视之，乃土块也。以状闻于府，议者佥拟换之，遂遣掾案其事。宰莫能明，即以易金诬服，穷其所藏。或云□□□□□水中。汧公甚疑，既而公宴，语及斯事。时袁相国滋在幕中。独俯首燕语，汧公诘之，滋曰："某甚疑此事有枉。"汧公乃俾移其狱于郡，命袁治之。袁令阅瓮间，得土二百五十余块，遂于列肆索金，熔成土块状，始及其半，已有三百斤。询其初，乃二农夫以巨竹舁之，计其数，非二人以竹可舁，度在路已化为土矣。群情大豁，邑宰获伸。

孙宝秤馓

汉孙宝为京兆尹，有卖馓馓者，今之馓饼也，于市中与一村民相逢，击落皆碎，村民认陪五十枚，卖者坚称三百枚，争至无以证明。公令别买一枚秤之，乃都秤碎者，纽折分两，卖者乃伏。

崔黯搜帑

唐崔黯镇河南，有恶少不为乡里所容，乃自髡钳依佛教，假托焚修，幻诱愚俗，积财万计。公初到，惧事露，乃投牒请脱钳归俗。公问曰："尔教化三年，所得几何?"曰："旋得旋用。"公曰："费用造设几何?"曰："三千余贯。"公曰："给者既知，纳者不记，决有隐欺。"乃搜其积蓄，有积帑满室，遂劾其矫妄之罪，以财物施之贫下。

杨津获绢

周杨津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赍绢三百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骑而至，被劫人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之。津乃下教曰："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若有家人可速来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云是己子，于是收捕，并绢俱获。

韦皋劾财

唐韦皋镇剑南日，有逆旅停止大贾，因病而酖之，隐没其财。公知之。又有北客苏延得病而卒，公使验其簿籍，已被店主易置。公乃寻究经过，密勘于里属，词多不同，遂劾同店者，店主乃认隐欺数千贯，与吏二十余人分之，悉皆得罪。由是剑南无横死之客。

元膺擒舆

唐吕元膺镇岳阳，因出游，见有丧舆驻道左，男子五人衰服而随。公曰："远葬则侈，近葬则省，此决奸计也。"因令搜索之，棺中皆兵刃，曰："欲谋过江掠货，假丧使渡者不疑耳。"公令劾之，更有同党数十已期集彼岸，并擒付法。

刘相邻证

丞相刘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买邻人田，莫能得。邻人老而子幼，乃伪为券，及邻人死，即逐其子。讼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诉，尹氏出积岁户钞为证，沆曰："若田百顷，户钞岂特收此乎？始为券时，尝问邻乎？其人多在，可取为证。"尹不能对，遂服罪。

韩参乳医

参政韩亿知杨州时，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诬其子为异姓，以专其赀。嫂历诉于官，甲辄赂吏，使掠服之。亿视旧牍，未曾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其党，以乳医视之，众乃无词，其冤遂白。

柳冤喑奴

唐柳浑为江西察判时，僧有夜饮火其庐者，归罪喑奴，军侯受财不诘，狱具。浑与其僚崔祐甫白奴冤于观察使魏少游，促讯其僧，僧乃首伏。

王扣狂妪

大里王罕知浑州时，有狂妪数邀诉事，言无伦理，促骑屏逐之。罕令引归，厅事叩阶，徐问，妪虽言语杂乱，然时有可采者，乃是人之嫡妻，无子，其妾有子，夫死为妾所逐，累诉不直，因恚而狂。罕为直其事，尽以家赀与之。

虔校邓贤

沈括《笔谈》云：江南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者，作伪词状法也。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邓思

贤，人名也，始传此术，遂名其书。村校中往往授生徒。韩琎通判虔州，民有伪作冤状，悲愤叫呼，似若可信。琎摄郡究其风俗，考其枉直，莫之能欺。民皆以为不冤。琎，魏公之兄，终于转运使。

今吉筠等府，书肆有刊行，公理杂词，民童时市而诵之。

按：虔州，今之赣州府也。括，熙宁中任知制诰，去今四百年矣。世道日漓，刁民伪为冤状以陷人者，在在有焉。贫弱有冤，无处诉告者，亦无地无焉。受人财，为人捏造冤苦词情，若邓思贤者，亦有之焉。《易》讼卦彖曰："利见大人。"言讼者求辨曲直，利见光明中正之大人，以决其所讼也。《康诰》曰："如保赤子"。言赤子未能言。为父母者，诚心求之，则能得其心之所欲矣。今之任民牧者，民呼为父母。居显要者，人呼为大人。其可不思尽其心、称其名，以上无负□圣天子之委任、下无负斯民之仰望乎。

孝肃杖吏

包拯知开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财与之约曰："今见尹，须使我责状，汝但号呼自辩，我当与汝分罪。各受杖决，既而引责。"囚如吏言，分辩不已。吏入大声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拯谓其招权，捽吏杖之，特宽囚罪，亦令徒杖。公知以此折吏势，不知乃为所卖也。

按：元鲁斋许文正公告世祖防欺之要备载是事，且曰："孝肃刚严峭直，而卒为吏所卖，盖在上者难于知下，欲其不见欺也，难矣。"今考孝肃由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天长二县，拜监察御史，历三司判官，改工部员外直集贤院，出知端、瀛、杨、庐、池五州，四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迁二司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升龙图阁直学士，知江宁府，由江宁召拜京尹。历练不为不深，声望不为不重，资禀不为不高。然为吏所卖若此，况初学古入官之士乎？桂氏载于篇中，而愚特取以终编者，盖欲读者知所警也。噫!

棠阴比事续编

[明]吴　讷撰　徐大军整理

《棠阴比事续编》(附补编)一卷,明吴讷辑录,该书摭拾古来剖析疑狱事,为桂万荣之《原编》补遗凡四十六事,其中《补编》二十三事,中有明代刑狱四事。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于公高门

于公为县狱吏,迁郡决曹掾,决狱平,郡中为之立生祠。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无子而守寡,我久累之,奈何?"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妇杀我母。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因辞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公告其故,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熟。郡中大敬重于公。其巷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其子定国,果为丞相,封西平侯。孙永为御史大夫,尚宣帝长女馆陶公主,侯封不绝。

寒朗悟帝

寒朗博通经书,举孝廉,以谒者守侍御史,考案楚狱。有颜忠、王平辞建耿,连臧信、邓鲤、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无敢以情恕者。朗心伤其冤,以建等形色独问忠、平,错愕不能对,乃上言:建等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多如此。帝召问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虚引,冀以自明。"帝怒曰:"吏持两端,促提去。"朗曰:"小臣不敢欺,欲助固耳。"帝曰:"谁与共为章?"对曰:"臣自知当族灭,不敢染污人。臣见考囚者咸言妖恶大,故臣子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问以得失,皆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切叹。臣言既陈,死无所悔。"帝意解。后二日,自幸洛阳狱审录,理出千余人。建初中,肃宗诏以朗纳忠先帝,拜易县长,迁济阳令,以母丧去。章和元年,上东巡过济阳,三老吏人陈朗前政治状,迁清河太守,入为博士,卒年八十四。

郭宏传律

郭宏为颍川决曹掾,断狱三十年,用法平恕。为宏所决者退无怨情,郡内比之东海于公,年九十五卒。子躬,元和三年拜廷尉,条奏重罪从轻者四十一事,其所奏谳多得生全。中子晊至南阳太守,政有名迹。从子镇,延光中为尚书,顺帝立有功,封定颍侯,拜河南尹,转廷尉。长子贺袭封,复迁廷尉。贺弟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镇弟子僖,延熹中亦为廷尉,代刘宠为大尉。僖子鸿至司隶校尉,封城安乡侯。郭氏自宏后数世皆传法律,务尚平恕。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者甚众。

不疑辨狱

隽不疑为京兆尹,行县录囚,还,其母问辨出冤狱几人。即多所辨,母喜笑,为饮食异于他时。或无所辨,母怒而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后家居以寿终。

盛吉无冤

盛吉为廷尉,决狱无冤滞。每冬,罪囚当断,其妻执烛,吉执笔,夫妻相对垂泣,妻谓吉曰:"君为天下执法,不可使人滥罪,殃及子孙。"视事十二年,天下称其平恕,庭树忽有白鹊来止,其上乳雏连年不去,人以为祥。后吉所生三子皆任州郡官。

仇览成孝

仇览为蒲亭长,有陈元者,母告其不孝,览曰:"吾近过其里,见其庐舍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母身老,奈何肆其忿,欲置子于不义乎?"母闻感愧,览乃至元家,与其母子饮食,为陈人伦孝行祸福之

言，元卒成孝子。览之为政惟务以德化人。郭林宗拜其床下，曰："公泰之师。"

苏琼化争

北齐苏琼，初为刑狱参军，平反强劫冤狱，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易普明兄弟争田，各相援据，乃至百人。琼召普明兄弟，谕之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泪，诸证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头泣谢。时已分异十年，复还同住。琼每集郡儒卫凯等，讲于郡学。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书，禁断淫词。婚丧教民俭而中礼。在郡六年，遭忧解职，故人赠遗，一无所受。寻起为司直廷尉推察，务在得情，多所申雪。后升大理卿，克享高寿，至隋开皇中始卒。

素立守法

李素立，武德初擢监察御史。民犯法不至死，高祖欲杀之。素立谏曰："三尺法天下所共，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帝嘉纳。亲丧解官，起授侍御史，为瀚海都护。夷人感其惠，率马牛以献，素立止，受酒一杯，虏益畏服。卒谥曰"平"。

戴胄违诏

戴胄为大理少卿时，选者有诡资荫冒牒取调者。诏许自首，不首罪死。俄有诈得者，狱具。胄以法当流，太宗曰："朕诏不首者死。今当流，是示天下不以信。"胄曰："法者，布大信于人。言乃一时喜怒所发。"太宗感悟，迁尚书左丞，卒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

有功好生

徐有功举明经，累迁司刑丞。时武后畏唐大臣谋己，周兴等揣识后指，置狱捕将相，引天下豪杰一切按以反论。独有功数犯颜争，周兴劾有功，故出反囚当诛，坐免官，起为侍御史，辞曰："今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后固授之。薛季昶复劾有功党恶逆，当弃市，令史泣以告，有功曰："岂独吾死，而诸人长不死耶？"后诘曰："公比断狱多，失出何也？"对曰："失出，人臣小过；好生，人君大德。"后默然，免为民。起拜右司郎中，转司刑少卿，凡二坐大辟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改司仆少卿，卒，六年八赠司刑卿。中宗即位，加赠越州都督，授一子官会昌中，追谥"中正"。

欧阳无恨

欧阳观为泗绵二州推官，留心于狱。尝夜治官书，屡废而叹。妻问之，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尝求其生，犹失之死，而况求其死也？"子修才三岁，乳母抱立于旁，指而叹曰："吾不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言告之。"修既成立，以学问文章为天下所宗。张芸叟初游京师，见修多谈吏事。张疑之，且曰："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修曰："不然，吾子皆时材，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汉史》一观，彼无有也。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芸叟起谢曰："先生所教，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修后扬历清要，入副枢密，遂参知政事，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观郑国公。修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

陈洎任咎

陈洎为开封府功曹时，章献临朝，族人杖杀一卒。洎当验尸，中使卜数辈谕旨，吏惶惧，欲以病死闻。洎独正色曰："彼实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惧罪而验不以实乎？尔曹勿预，吾当任咎。"乃自为牍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可及。"急索马入奏。洎自此遂显名，不数年历官台省，终三司副使。后二孙传道、履常皆以词学显，任为一时闻人。

立节论情

孙立节，崇宁间为桂州节度判官时，谢麟经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与蛮战死，立节被旨，鞠吏士有罪者，谢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节，欲尽斩之。立节持不可。谢以语侵立节，立节曰："狱当论情，吏当从法，逗挠不进，诸将罪也。既伏其辜，其余可尽戮乎？若必欲非法斩人，则经制司自为之，我何预焉？"谢即奏立节抗拒。立节奏谢侵狱事。刑部议如立节言，十二人皆不得死。其后，立节迁官进秩。子二人皆举进士，遂至大贵。

以上十三人善可为法

周阳曲法

周阳繇，景帝时为郡守，武帝即位，繇最为酷暴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则凌太守。后为河东都尉，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讦。胜屠公自杀，繇弃市。

张汤深文

张汤，武帝时以善治狱，补侍御史，迁大中大夫，与赵禹定律令，务在深文。及为廷尉，舞智以御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所深祸者，而深刻吏多为爪牙。其治狱巧排大臣，自以为功。迁御史大

夫，会伐匈奴，山东水旱，县官空虚，汤承上旨，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舞文巧诋，百姓不安其生。李文为御史中丞，与汤有郤，数从中文书事可以伤汤者。汤史鲁谒居，知汤意，使人告文，汤论杀之，及他奸利事，词颇闻。帝问汤，汤不谢，又阳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事。帝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遂自杀。

温舒展月

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累迁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论报，至血流十余里。其颇不得者，往旁郡追求之。会春，温舒顿足曰："嗟乎！令冬月再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行威不爱人如此。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善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爪牙吏虎而冠。数岁，其吏多以权贵富。会宛军发，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有人告温舒受员骑钱及他奸利事。罪至族，乃自杀。

元礼铁笼

索元礼天性残忍。徐敬业兵兴，武后欲因大狱去异己者，即擢元礼为推使，作铁笼等囚具。每讯一囚，穷根抵相牵连至数百，未能讫，胡论杀最多。后以受赇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铁笼来。"元礼服罪，死狱中。

俊臣罗织

来俊臣天资残忍。天授中，擢侍御史，按治狱最称旨，胁制俊臣前后夷千余族。生平有纤芥，皆入于死。拜左台御史中承，阴唆不逞之徒使飞语诬蔑公卿，上急变，每摘一事，千里同时辄发，契验不差，时号为罗织。鞫囚不问轻重，皆注醯于鼻，掘地为牢。或寝以矢溺，或绝其粮，非死，终不得出。俊臣知群臣不敢斥己，乃有异图，常自比石勒。诸武共证其罪，有诏斩西市。人皆相贺，争抉目擿肝，醢其肉，以马践其骨，无余。

周兴炽瓮

周兴自尚书史积迁秋官侍郎，屡决制，狱文深峭，妄杀数千人。天授中，或告兴谋反，诏来俊臣鞫状。初，兴未知被告，方对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伏，奈何？"兴曰："易耳，纳之大瓮，炽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取瓮，且炽火，徐谓兴曰："有诏按君，请尝之。"兴骇汗，叩头伏罪。诏窜兴岭表，道为人所杀。

吉温狱网

吉温，天宝初调万年尉。李林甫摘铨吏伪选六十余人。帝命御史杂治，累日情不得。温佐讯，日中狱具林甫以为能。林甫久当国，阴构大狱，除不附己者，引温居门下，与罗希奭推鍜诏狱，相勉以虐，号罗钳。吉网公卿，见者莫敢耦语。后以罪贬端溪尉，遣使杀于贬所。

蔡确煅炼

蔡确为邠州司理参军，迁御史里行，希王安石意，出熙河王韶罪，迁御史知杂。劾知制诰熊本，代为知制诰，煅炼皇城，卒狱成。中丞邓润甫由是得罪，而确得中丞。太学生讼学官，确深探其狱，连引学士，许将以下皆逮捕械系，令狱卒与同寝处，凡羹饭饼胾置一盆中，以杓混搅，分饲之，如犬豕。久系不问，幸而得问，无一不承。遂劾参知政事元绛出知亳州，复代其位。确历知制诰、中丞、参政、皆以起狱夺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骂，而确自为得计。元丰中，拜右仆射，屡兴罗织之狱。士大夫重足而立，阴與章惇、邢恕合志，邪谋诬谤。宣仁后，贬英州别驾，改新州，死于贬所。史入《奸臣传》。

安惇忮心

安惇由成都教授擢监察御史，章惇、蔡卞造同文谤狱，使惇与蔡京杂治，肆其忮心，上言司马光、刘挚、梁焘等交通陈衍，以变成法，惧一日亲政，有欺君之诛，密为倾摇之计，死有余责。乃诛衍及禁锢挚等子孙。又鞫邹浩事，檄广东使者钟正甫摄治于新州，士大夫或千里赴瞳，蹇序辰初议，阅诉理书牍，被祸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为"二蔡二惇"之谣。徽宗恶之，出知泽州，寻放归田里。蔡京为相，复同知枢密院，死。长子郊后坐指斥被诛，追贬惇官。次子邦流窜涪州死，子嗣遂绝。史臣以为数陷忠良之报。与蔡京同入《奸臣传》。

万俟诬忠

万俟卨，绍兴初提典湖北刑狱，宣抚岳飞遇不以礼，卨憾之。入觐，希秦桧意，谮飞于朝，留为监察御史。令卨劾飞罪，命中丞何铸治飞狱，明其无罪。桧怒，以卨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令张宪虚申警报，及措置还飞俾，又诬飞淮西逗遛，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宗室士㒟请以百口保飞，卨劾士㒟，窜死。又为桧劾李光孙近朋比，皆被窜谪。又诬劾张浚卜宅逾制。除参知政事。使金还，与桧忤，谪贬归州，死。与秦桧同入《奸臣传》。

以上十人恶可为戒

棠阴比事补编

[明]吴　讷撰　徐大军整理

序

昔在虞周，圣君制刑，弼教其钦恤之意，具见于经。两汉而降，愿治之主，所以培植基本者，亦未有不以致谨刑狱为先也。洪惟□天朝以仁义立国，明刑定律，一以钦恤为本。万世臣民何其幸欤。讷曩膺□诏命，备员六察，因取律文，夙夜研讨，复录经传训言、暨古今法戒置于左右，用厉服官报国之志。继蒙升典留台，黾勉祗职，始终十载，获遂归老。皇恩如天，没齿无报。闲阅桂氏《棠阴比事》，嘉其有可益人智虑。因为绪正而补续之，仍名之曰《棠阴比事》，不改其旧也。或问之曰："桂氏尝嫌近名，兹无似乎？"讷曰："万荣在宋宁宗时，筮仕余干县尉，秩满待次，而刊其书。故有干进之嫌。今愚以耋老之年，杜门待尽，复何觊哉？况今圣明在上，哀矜庶狱，祈天永命，比隆成周。是编之成，万分有一，得为司祥刑者式，敬由狱之助，讷难死与有荣幸焉。"问者唯而退。因书为序。正统壬戌秋八月朔嘉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海虞吴讷谨序

袁安别系

袁安，永平中守楚郡时，楚王英谋逆，辞连系者数千人。安到郡，不入府，先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吏皆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明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

所见既真，必有此力量始可也。推之庶政，皆宜若是。

高柔察色

高柔迁廷尉，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称冤，自讼，乃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柔重问曰："汝夫无仇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仇。"又曰："汝夫不与人交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时子文适坐事，系狱。柔乃见子文，问所坐，言次，曰："汝曾举人钱否？"子文曰："单贫，初不敢举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举邪？"子文怪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已杀礼，宜早服。"子文于是叩头，具首本末。柔遣吏卒，承子文辞，掘得尸。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抵子文罪。

此正听五词之一验也。惟虚心以待之，则情状可见。

崔公仁恕

唐崔仁师，贞观初迁殿中侍御史，时青州有男子谋逆，有司捕支党，累系填狱。诏仁师按覆，始至，悉去囚械，为具食饮，以情讯之，坐止魁恶十余人，它悉原纵。大理少卿孙伏伽谓曰："原雪者众，谁肯让死就决，而事变奈何？"仁帅曰："治狱主仁恕，岂有知枉不申，为身谋哉？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愿也。"及敕使覆讯，诸囚咸叩头曰："崔公仁恕，无枉者。"举无异辞，由是知名。

必养得此等志量，然后可决大狱、临大事。

李峤列枉

李峤，高宗时为给事中，会来俊臣构狄仁杰、李嗣真、裴宣礼等，狱将抵死。敕峤与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覆验。德裕等内知其冤，不敢异，峤曰："知其枉不申，是谓见义不为者。"卒列其枉状。

此等胸襟亦不可不预养。

唐临不冤

唐临，高宗时按狱交州，出冤系三千人，迁大理卿。帝尝录囚，临告对无不尽，帝喜曰："国之要在用法，刻则人残，宽则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称朕意。"他日复讯，余司断者辄纷诉不服，独临所讯，无一言。帝问故，答曰："唐卿断囚不冤，所以绝意。"帝叹曰："为狱者固当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铁石"云。

如此治狱，固季路之俦也，真可为法。

真卿感雨

颜真卿，元宗时再迁监察御史。使河陇时，五原有冤狱，久不决，天且旱。真卿辨狱而雨，郡人呼“御史雨”。

雨否？固在天，然由此观之，其辨狱必能平反，固宜师其辨，不必其雨。

崔碣霁潦

崔碣为河南尹，邑有大贾王可久，转货江湖间，值庞勋乱，尽亡其赀，不得归。妻诣卜者杨乾夫卜存亡。乾夫悦其色，且利其富。既占，杨惊曰：“乃夫殆不还矣。”阴以百金谢媒者，诱聘之，妻乃嫁乾夫，遂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归闾里，往见妻。乾夫大怒，诟逐之。妻诣吏自言。乾夫厚纳贿，可久反得罪，再诉复坐诬。可久恨叹失明。碣至，可久陈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狱吏悉发赇奸，杀之，以妻还可久。时淫潦狱决而霁。

霁潦之事，与雨相似。崔公之明，自是当传也。

陈襄扪钟

陈襄调浦城主簿，摄令事。民有失物者，贼曹捕偷儿至，襄语曰：“某庙钟能辨盗，犯者扪之辄有声，余则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诣钟所。阴涂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盗往扪，少焉呼出，独一人手无所污，扣之，乃为盗者。盖畏钟有声，故不敢触，遂服。

此事亦人所共传，虽未可为常，然效此推类，用心亦诘奸之一助也。

刘敞察冤

刘敞知扬州，天长县鞠王甲杀人。既具狱，敞见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户曹杜诱，诱不能平反，而传致益牢，将论囚，敞曰：“冤也。”亲按问之，甲知敞为己直，乃敢告。盖杀人者，富人陈氏也。相传以为神明。

辨析于似是之间，非至明，其孰能之。

吕陶服罪

吕陶调铜梁令，民庞氏姊妹三人冒隐幼弟田，弟壮，诉官，不得直，贫至佣奴于人。及是，又诉陶，一问三人服罪。弟泣拜，愿以田半作佛事以报。陶晓之，曰：“三姊皆汝同气。方汝幼时，适为汝主之尔，不然，亦为他人所欺。与其捐半供佛，曷若遗姊。复为兄弟，顾不美乎？”弟又拜听命。

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尝泯也。然吕公必能心诚谕之，自是感发也。

濂溪悟酷

周敦颐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与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此事已载各史，夫人皆知之。今赘录，诚慕其胸次之正，未易及也。

张洽服盗

张洽，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参军。有大囚，讯之则服，寻复变异，且力能动摇。官吏累年不决，而逮系者甚众。洽以白提点刑狱杀之。有盗黠甚，辞不能折。会狱有兄弟争财者，洽谕之曰：“讼于官，只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胜，孰与各守分以全手足之爱乎？”辞气恳切，讼者感悟。盗闻之自伏。

此等事，固所愿学也，而不可及。诚以动物，张公亦庶几乎。

海牙释孝

元布鲁海牙，太宗时拜燕南诸路廉访使，未几，授断事官使，职如故。有民误殴人死，吏论以重法，其子号泣请代死。布鲁海牙戒吏，使擒于市，惧则杀之。既而，不惧，乃曰：“误殴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义无可诛。”遂并释之，使出银以资葬埋，且呼死者家谕之，其人悦从。

此亦恒有之，如此试验，亦易然。其事可为人子劝也。

德辉察冤

李德辉，世祖时为右三部尚书，尝录囚山西河东怀仁。民有魏氏发得木偶，持告其妻挟左道为厌胜，谋不利于己。移数狱，词皆具。德辉察其冤，知其有爱妾，疑妾所为，将构陷其妻也。召妾鞠之，不移时而服罪。杖其夫，而论妾以死。

此事亦世所有，顾主刑者用心，何如耳。

田滋得稿

田滋为浙西廉访使，有县尹张或者，被诬以赃，狱成。滋审之，但俯首泣而不语。滋以为疑。明日，斋沐诣城隍祠，祷曰：“张或坐事，有冤伏，愿神相告，明其诬。”守庙道士进曰：“果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状到祠焚祷，火未尽而去之烬中，得其遗稿。今藏于壁间，岂其人耶？”视之果然。明日，诣宪司诘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状示之，皆惊愕，伏罪。张或得释。

此事虽不可为常法，然可见田公之用心也。主刑者恒持此心，庶几公平也夫。

泽民讯僧

汪泽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赀雄，其弟死，

妻誓不他适。兄利其财，嗾族人诬妇以奸事，狱成。而泽民至，察知其枉，为直之。及为平江府推官，有僧净广，与他僧有憾，久绝往来。一日，邀广饮，广弟子急欲得师财，且苦其捶楚，潜往他僧所杀之。明日诉官，他僧不胜拷掠，乃诬服。三经审录，词无异，结案待决。泽民取行凶刀视之，刀上有铁工姓名，公召问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讯吐实，即械之，而出他僧。人惊以为神。

此非用心切至者，不能有官。君子庸可少忽乎？

清献原情

赵清献公抃，景祐中为武安推官。有伪造印者，吏以为当死，公独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后，赦前不用，赦后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谳之，卒免死。

理法只在目前，赵公能发明之。

承议持平

绍兴间，郑承议为萧山丞。有朱统制在县牧马，侵西兴盐场草。盐司申请于朝，降榜许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为盐亭户杀伤四人。统制谋曰："若不得西兴草，则马不可牧矣。"乃醵金嘱案吏，作斗杀亭户八人，皆抵死，案成。知县签讫，次及承议，曰："黄榜许人格捕，今若作斗杀，是本县先自拒榜。状不得书我名衔。"吏皇恐谢罪，易作拒捕结断，亭户八人只得杖。放归日，拜天曰："愿郑公子孙益昌。"后公二子预荐登第云。

郑公此事似若易及，然非秉心之公，不能。

提举辩明

宋提举杨公为越录事参军，其守治盗严，凡保内捕贼不获，则被盗物责保长偿之。有一人家被盗，持杖追击，仆地，执送保长，保长苦之，乃即械系解官。间盗死，郡因治保长制死，狱具。公阅状，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长寸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后追击。是其死非因保长制缚也。"狱吏争案已成，公不听，即追诘元捕贼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证益明，乃引法正坐，保长杖罪免死。后公二子登进士，虽曰有命，然其心可尚也。

明慎如杨公，可不仪式乎？

陈睦酷报

宋陈睦，尝提点两浙刑狱。会杭民有妾沈香者，浣衣井旁，嫡子堕井死。妻讼于州，以为必沈香挤之，三易狱，不合。睦怒，遂缘杀沈香。东坡诗："杀人无验终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盖有激云。睦还京，久之无所授，祷刑庙，无应。后恍闻人云如沈香何，睦震汗废食，累日而卒。

睦事未可谓无，录之为酷吏警。

安礼神明

王安礼知开封，逻者得匿告人不轨书。上命治之，验所指略向后加二人。有薛姓者，安礼曰："得之矣。"召薛曰："若有仇乎？"曰："有售笔者，固拒之，鞅鞅去。"乃即命捕讯，果得所为，枭其首，人称为神。

王公固明敏，然非用心，何以能此？

文原雨旱

邓文原佥浙西廉访司事，吴兴民夜归，巡逻者执之，系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胁，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归，比死，其兄问杀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长身者也。"其兄诉于官。有司问直初更者，曰张福儿。执之使服焉，械系三年。文原录之曰："福儿身不满六尺，未见其长也。刀伤右胁，而福儿素用右手，伤宜在左，何右伤也？"鞫之，果得真杀人者，遂释福儿。桐庐人戴汝惟家被盗，有司得盗，狱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庐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叶氏与其弟谋杀汝惟状，而于水涯树下得尸，与渍血斧俱在焉。人以为神。及移江东道，徽州民谢兰家僮汪姓者死，兰侄回赂汪族人，诬兰杀之，兰诬服。文原录之，得其情，释兰而坐回。时久旱，狱决乃雨。

邓公盖明达者邪，辨析之精，可为法也。

师泰折狱

贡师泰为绍兴路推官，山阴自洋港有大船飘近岸，史甲等二十人适取卤海滨，见其无主，因取其篙橹，而船中有二死人。有徐一者，怪其无物而有死人，以为史等劫，首官，史既诬服。师泰密询之，则里中沈、丁载物抵杭而回，渔者张网海中，因盗网中鱼，为渔者所杀，冤皆白。又有游徼徐裕以巡盐为名，肆掠村落间。一日，遇诸暨商，夺其所赍钱，扑杀之，投尸于水。走告县曰："我获私盐，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验视，以有伤疑之，遂以疑狱释。师泰追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杀人状。又余姚孙国宾获姚甲造伪钞，受赇而释之，执高乙、鲁丙赴有司，诬以同造伪钞。高尝为姚行用，实非自造，而鲁与孙有隙，故并连之。师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孙诘之，辞屈而情见。即释鲁，而加高以本罪，姚遂处死，孙亦就法。

贡公亦善于推鞫矣，词虽繁而事可取，故并录之。

易贵辨纸 以下四条俱皇朝事

国朝易贵，成化间守辰州府。有窭人担纸息肩路傍，倦而寐熟，为人盗去。诉于贵，即使人抬失纸处一石，到府阶下杖焉。拥入观者如市，闭门量所出。有以资窭人，复诘曰："汝纸有识乎？"曰："有。"遂俾候住在外。数日，出公牍，泛买诸贾人纸，彼送至，令各书名于上。乃召窭人认之，果得原纸，从而追究盗纸，伏罪。

彭祥还赀

郭彭祥，弘治间守眉州，问刑明决。邻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官别省，其赀每托弟携归，置产契券，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榇归。弟绝无所与，又无籍可稽。嫂诉于州，讯不复。乃越境诉于郭，郭即隐告者，取狱中贼指扳其弟为同伙，乃移文本州，械致，诘曰："汝与某人为盗致富。"其弟泣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尝盗也。"固诘之，词甚详，一一录记，乃速其嫂语之，弟遂款服，还赀产。

筠守释诬

弘治末，察稽江郡帑藏。乃筠，筠守周君津貮、王君珀锐志治盗，义民廖显六素效追捕，剧盗甘乾八报复，焚掠廖，杀之。二君益追治，逮捕一恶少，怡然就狱，云："与某村某某等随甘行凶。"众将信之。察曰："死地，人所苦也；彼甘就焉。容非其情，可稍须之。倘得群丑，参鞫未晚。"后两月，驰报曰："子言是也。向之恶少尝行窃，数为某某窘辱，因忘身攀诬。今获真盗，辩释矣。"观此听讼者，可以躁心乘之哉。

梅妻逆天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洁，图去梅以快所私。梅与族叔锴素仇相绝。岁乡人社会，梅家醉散。入夜，梅忽死于碎瓮间。锴乍闻，恻隐往视，急还。妻惧锴或讦发，谋所私者诬锴挟仇，乘梅醉跌未死，往杀之。有司逮至讯鞫，凡刑加梅妻，辄毁；加锴，乃无毁焉。疑其妻冤，益拷锴，不胜，遂诬服。寻上官谳改锴戍边，遇雷雨，必焚香吁天。后梅妻颈生恶疮三，呻吟苦楚以死。所私者，亦别奸重典。盖妻故碎瓮，挤梅于上，刀其颈三，拟诡称醉跌触瓮死。适锴往视，以其仇，诬之则易信，且灭所忌也。刑具，则所私赂吏卒。夹视等，铁异新故，索异麻草，坚勤朽脆相悬绝，同惑有司云。夫情伪微暧，其变千状。奸恶不足异也，明慎可少忽邪？若夫天人之际，亦严矣。

钱塘先贤传赞

[宋]袁　韶撰　徐大军整理

《钱塘先贤传赞》一卷，南宋袁韶撰，是书辑录三十九位钱塘籍耆旧先贤的事迹，“以其德行可师，节概可法，功业可尚。”其事多采集于历代史传，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整理本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陶唐许箕公

公字仲武，讳由，隐于箕山，师于啮缺。尧知其贤，逊以帝位，公闻之，乃临河洗耳。每饮，无栖器，以手捧水。或遗一瓢，得以操饮，饮讫，挂木上，风吹历历有声。公以为烦，去之。死后，尧谥曰“箕公”。按乐史《寰宇记》：杭州灵隐山，公尝隐于此。入山忘归，因名曰稽留山（今中天竺左山是也）。昌化县西北六十里，有千顷山，父老亦相传云公故居。县境又有溪，名洗耳滩。（事见《庄子》疏并《逸士传》、《临安志》）赞曰：

一身蘧庐，万物土苴。黄屋垂裳，何有于我。
洗耳之泉，昼夜不舍。稽留之山，可眇天下。

汉严先生

先生字子陵，讳光，一讳遵。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先生乃变名姓隐。帝思其贤，物色访之。齐国言有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车驾幸其馆，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先生良久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叹息而去。复引入，论道旧故。因其偃卧，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其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富春今为富阳县），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年八十终于家。（事见《后汉书》）赞曰：

甄殷陶周，起渭去莘。先生奚为，毕世隐沦。
西都之季，气节不伸。以此助理，匪絜其身。

吴将军凌公

将军字公绩，讳统，余杭人。孙权征江夏时，吕蒙败其水军，而将军为前锋，先搏其城，于是大获。权以为承烈都尉，与周瑜等拒破曹操于乌林。虽在军旅，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从往合肥时，权彻军，魏将张辽等奄至，将军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扞权出，敌已毁桥，桥之属者两板，复还战，左右尽死，身被创，度权已免，乃还。痛亲近无反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拜偏将军，病卒。权闻之，拊床流涕，使张承为作铭诔。二子年数岁，权养于宫。客进见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事见《三国志》）赞曰：

蠛视曹瞒，霆扫蜂蝟。翼蔽仲谋，脱危虎尾。
忠不顾身，有贯无二。岂曰兵家，为古国士。

晋文正范先生

先生字子安，讳平，钱塘人，研览坟索，遍该百氏，姚信、贺邵之徒，皆从受业。吴时，举茂才，累迁临海太守，政有异能。孙皓初，谢病还家，崇悦儒学。吴平太康中，频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诏追谥“文正先生”。贺循勒碑，纪其德行。（事见《晋书》）赞曰：

涵古茹今，殚见洽闻。津航学海，从者如云。
周粟虽甘，其忍去殷。文正之谥，汗简流芬。

晋中尉褚公

公字季雅，讳陶，钱塘人，少而聪慧，清淡闲默，以坟典自娱。年十三作《鸥鸟》、《水碓》二赋，见者奇之。尝谓所亲曰：“圣贤备在黄卷中，舍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吴平召补尚书郎。张华见之，谓陆机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机曰：“公但未睹不鸣不跃者耳。”华曰：“故知延门之德不孤，川岳之宝不匮矣。”迁九真太守，转中尉，卒。（事见《晋书》）赞曰：

龙跃凤鸣，人物之盛。虽有他乐，亦不敢请。
晚觌清姿，瞿然兴敬。吾善者机，心会神领。

晋孙先生

先生字文度，讳晷，富春人，恭孝清约，学识有理义。每独处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尝倾邪。躬亲陇亩，诵咏不废，欣然独得。父母起居尝馔，不离左右。富春道经江川，父难于风波，每乘篮舆，躬自扶侍。兄尝笃疾，经年躬侍药石。闻人之善，欣若有得；闻人之恶，惨若有失。见人饥寒，并周赡之，寒同衾，食同器。年饥，人有刈其稻者，先生自刈送与，乡邻感愧。司空何充檄为扬州主簿，司徒蔡谟辟为掾属，并不就。卒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事见《晋书》）赞曰：

造物与游，尽性穷理。暗室不欺，佩仁服义。

禹稷同道，饥溺犹己。天啬其年，如颜之死。

宋龙骧行军卜壮侯

侯，史逸其字，讳天与，余杭人，善射，容貌严毅。文帝使教皇子射。元嘉中，为广威将军，领左细仗。元凶劭入弑，事变仓卒，旧将罗训、徐罕皆望风屈谢，侯不暇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为？"侯骂曰："只汝是贼。"手射劭于东堂几中。逆徒击之，臂断，乃见杀。孝武即位，赠龙骧行军益州刺史，谥曰"壮侯"。（事见《南史》）赞曰：

惟节与谊，天下大闲。杲杲龙骧，为人所难。

死轻鸿毛，名重泰山。凶徒逆俦，胡不厚颜？

宋范先生

先生史逸其字，讳叔孙，钱塘人，少而仁厚，周穷济急。里人疾病，必躬往恤疗。或贫无药，饵饘粥资，皆给之不吝，所获全活者甚众。岁饥，民多疫。里有父母兄弟同时死者，数家丧尸，经日不收，亲邻畏远，莫敢营视。先生悉备棺槥，亲往殡瘗。乡曲贵其义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国中军，不就，卒。（事见《南史》）赞曰：

世降俗漓，货力为己。邻有急难，睨而不视。

温温德人，药疾槥死。榆阴孟亭，必恭敬止。

齐褚先生

先生字元璩，讳伯玉，钱塘人，少有隐操，寡嗜欲。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先生从后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三十余年隔绝人物。王僧达为吴郡，坚礼致之。至郡，信宿交数言而退。宋散骑常侍乐询行风俗，表荐之，召聘本州议曹从事，不就。齐太祖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遣，辞以疾。敕于剡中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卒年八十六。（事见《北史》）赞曰：

瀑布长虹，难比其洁。剡山白石，莫抗其节。

蒲壁空还，不受羁绁。馆岩之阿，太平日月。

齐顾先生

先生字景怡，一字元平，讳欢，盐官人。家贫，乡中有学舍，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夕则然松节读书，或然糠自照。及长，笃志不倦。母亡，水浆不入口六七日，遂隐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百人。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受学者废《蓼莪》篇。齐高帝辅政，辟为扬州主簿，及践阼，乃至称山谷臣。进政网一卷，优诏称美。东归，赐尘尾、素琴。永明元年，召为太学博士，不起，卒于剡山。（事见《南史》）赞曰：

寒松怪节，残膏腹笥。蓼莪废诗，晋裒是似。

山谷谏编，蛛网金匮。南风帝琴，草堂流水。

齐杜先生

先生字景齐，讳京产，钱塘人。少恬静，闭意荣宦，专修黄老。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称疾去。孔珪、陆澄、沈约表荐之，以奉朝请召，不至。于会稽云门山聚徒教授。建武中，召为员外散骑侍郎，先生曰："庄生持钓，岂为白璧所回？"辞疾不就，卒。子讳栖，字孟山，刺史齐豫章王嶷辟议曹从事，以父老归养。父亡水浆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罢哭。朔望节岁绝，而复续呕血数升。至祥禫暮春，梦见其父，恸而绝。（事见《南史》）赞曰：

轩冕市朝，醯鸡无瓮。肥遁丘园，道义为重。

子亦谢官，菽水归奉。桥梓俱零，死生同梦。

梁太中大夫范公

公字子元，一字颖彦，讳述曾，钱塘人。幼好学，从余杭吕道惠受五经。道惠曰："此子必为王者师。"齐高帝引为文惠太子师友，迁太子步兵校尉。公为人謇谔，在官多所谏争。太子左卫率沈约以力汲黯。明帝即位，为永嘉太守，为政清平，不尚威猛，甿俗便之，励志清白，不受馈遗。明帝下诏褒美，召为游击将军。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一无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笼朴十余枚而已。公生平奉禄皆以分施，及老，壁立无资。梁时，为太中大夫，卒。（事见《南史》）赞曰：

帝师之学，惜不逢时。谔谔忠谏，汲直之遗。

秩二千石，秋毫无私。家徒壁立，万古清规。

梁范先生

先生字伯圭，一字长玉，讳元琰，钱塘人。父死方童孺，哀慕尽礼。及长，好学，博通经史，然谦敬不以所长骄人。祖母患痈，常自含吮。与人言，常恐伤物。居家不出城市，虽独居，如对宾客。家贫，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菘，遽退走，母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不泄也。"或有涉沟盗笋者，因伐木为桥以度之，盗大惭，一乡无复草窃。齐建武，召为曹武参军。梁天

监九年，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辟命，皆不至，卒于家。（事见《南史》）赞曰：

抱瓮生涯，山泽臞儒。匿瑕之德，熏浹里閭。
跨齐历梁，萧然隐居。孰云好爵，不如园蔬。

梁记室褚公

公，史逸其字，讳修，钱塘人。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之冠。梁天监中，历五经博士。武陵王纪为扬州，引为宣惠参军，兼记室。公少传父业，性至孝，父丧，毁瘠过礼。及丁母忧，水浆不入口二十三日，每号恸，辄呕血，遂以毁卒。（事见《南史》）赞曰：

赜探义文，学鄙歆向。孝通于天，曰严与敬。
溢米废餐，苫庐灭性。超绝古今，冠冕百行。

唐太常卿褚康公

公字希明，讳亮，钱塘人。少警敏，博览图史，一经目，辄志于心。太宗为秦王时，授王府文学。高祖猎，亲格虎，恳愊致谏。王每征伐，公在中军，有裨补之益。贞观中，累迁散骑常侍，封阳翟侯，卒年八十八，赠太常卿，谥曰"康"，陪葬昭陵。初，太宗为天策上将军，寇乱稍平，乃作文学馆，收聘贤才，访以政事，讨论坟籍。于是公与杜如晦、房元龄等咸在选，号十八学士，命图其像，使公为之赞，天下慕向，谓之登瀛州。（事见《唐书》）赞曰：

潜龙将翔，雾雨先集。貂珥蝉联，康济鸿业。
鸠杖之归，遗恨黄阁。苍梧白杨，始终遇合。

唐太尉褚公

公字登善，讳遂良，康公子。太宗将有事泰山，公谏，诏罢封禅。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欲自讨辽东，公固劝，无行。帝寝疾，召公曰："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以太子委卿矣。"高宗即位，拜右仆射。帝将后武昭仪，公入谏曰："先帝疾，尝语臣：我儿与妇今付卿。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过，不可废。且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后之，奈天下耳目何？"因致笏殿阶，叩头流血，曰："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帝大怒，左迁潭州都督，贬爱州刺史，卒。德宗追赠太尉。（事见《唐书》）赞曰：

受遗老臣，立朝孤忠。事有至难，遑恤我躬。
逐魄湘水，胎祸汉宫。委阶之笏，光摩苍穹。

唐礼部尚书褚文公

公字宏庆，讳无量，盐官人，刻意坟典，尤精《礼》、司马《史记》。擢第，除国子博士。中宗将南郊祀，钦明建言皇后为亚献。公固争，以为郊祀，国大事，折衷莫如周礼，后不应助祭。惟汉有天地合祭，皇后参享事。末代黩神事不经见，不可为法。左迁散骑常侍。母丧，庐墓左鹿犯所植松柏。公号诉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宰木邪？"自是，群鹿不复枨触。公为终身不御其肉。丧除，复故官。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坏，姚崇言："庙本苻坚故殿，不宜罢行。"公鄙其言，乃上疏谏，以为不足听。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事见《唐书》）赞曰：

发挥圣真，经纬邦国。端忧言归，庐在空谷。
松柏滋荣，麀鹿攸伏。惟孝惟忠，其人如玉。

唐荆州大都督许公

公，史逸其字，讳远，新城人，宽厚长者，明吏治。禄山反，或荐于玄宗，拜睢阳太守。张巡拔众至睢阳，与公合。禄山死，庆绪遣尹子琦将劲兵十余万攻睢阳，公自以材不及巡，请稟军事而居其下，专治军粮战具。子琦败，诏拜侍御史。子琦复围城，公与巡亲鼓之，贼溃，追北数十里。七月，贼复围城，城中食尽，士多饿死。巡杀爱妾，公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甲以食。贼知外援绝，围益急。十月，城陷，公与巡俱执。初，子琦议生致一人庆绪所，乃送公洛阳，至偃师，不屈死。诏赠荆州大都督，立庙睢阳，岁时致祭。大中时，图像凌烟阁（今新城有忠烈侯庙）。赞曰：

气吞轧荦，屈事髯张。鲠贼喉牙，为国金汤。
壮哉义士，魂兮故乡。名存忠烈，庙食相望。

唐章先生

先生史逸其字，讳成缅，于潜人。贞元八年，丧母，庐于墓侧，手植松柏。十五年，坟侧生紫芝十三茎，乌鹊来巢，麋鹿共处，长吏以闻。十七年四月，敕旌表门闾，赐粟帛，州县存问，复赋税。按，《唐书孝友传序》：唐二百八十八年，天下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凡一百五十有八，皆得书于史官内。余杭郡居者三人，先生与何公、方公是也。何公讳公弁，方公讳宗史，皆称事亲居丧著，至行事实，无考。今附见于此云。赞曰：

终唐之世，垂三百年。于杭大州，得三人焉。
孝通神明，维德之全。杀青阙文，我永其传。

后梁吴越王武肃钱公

武肃字具美，讳镠，临安人。幼时与群儿戏大木下，指麾号令，皆有法，群儿惮之。及壮，善射与槊。黄巢掠浙东，武肃出奇兵邀击，巢不敢犯临安。刘汉宏遣弟汉宥屯西陵，武肃率十八都兵斫其营。又与汉宏遇战，大败之，遂破越州。董昌反，武肃遣顾全武攻昌，执昌归杭州。昭宗拜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赐铁券，诏图形凌烟阁。武肃游衣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锦。梁太祖即位，封吴越王，游衣锦军，作还乡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卒年八十一，谥"武肃"。（事见《五代史》）赞曰：

匹马一呼，奄有吴会。梫而藏之，百年有待。
子孙其昌，生民永赖。锦衣故城，山川不改。

后梁给事中罗公

公字昭谏，讳隐，新城人。连举进士不中，遁于池之梅根浦池守窦潏营墅居之。唐光启中，钱武肃治吴越，辟为从事，既又表荐为钱塘令。梁开平中，魏博、罗绍威表授给事中。年八十余，终于余杭。公性傲睨，好讥评人物，为词章，有气力，工于诗，与同姓虬、邺齐名，时人号“三罗”。令狐绹、郑畋、李蔚尤敬爱之。旧鼍江常有二气夜亘天，后因公与杜建徽生气，不复见。议者以为文武秀气所钟。公著《谗书》六十篇诗，号甲乙集，行于世。钱塘县治有公手植海棠云。赞曰：

浣西草堂，白发参谋。奇骨非媚，与俗为仇。
鼍江百篇，拟度骅骝。异世一辙，汗漫天游。

宋秦王忠懿钱公

忠懿，字文德，讳俶，武肃孙也。汉乾祐初，袭封吴越王。太祖受命遣子入贡王师，讨江南，以为东南招抚制置使。李煜贻书曰：“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忠懿不答，以书来上，率兵拔常州，又遣将平润州。来朝京师，归国视事，功臣堂徙坐东偏，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岂敢宁居乎?”太宗即位，忠懿来朝，以十三州表献阙下。诏封淮海国王，改赐宁淮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端拱元年九月，卒。是夕，有大星堕正寝。追封秦王，谥“忠懿”。忠懿虽极富贵，性俭素，自奉甚薄。常服大帛之衣，帏帐茵褥皆用紫绝云。（事见《国史》）赞曰：

真人龙兴，挥斥六合。我有土田，图献阊阖。
吴芮分茅，忠载令甲。煌煌大星，流光累叶。

宋吏部侍郎郎公

公字叔廉，讳简，临安人。幼贫，借书录诵。中进士第，为福清令，浚石塘陂，溉废田百余顷。邑人祠之。调随州推官，召对，真宗曰：“历官无过，而无一人荐，是必恬退者。”特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滕州。兴学养士，一变其俗，滕自是有举进士者。历知泉、明、越诸州，以尚书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赠吏部侍郎。公性和易，喜宾客，即钱塘城北治园庐，自号武林居士。见人有疾病，必救疗之，乡人慕其德。孙沔知杭州，榜其里门曰“德寿坊”，后改“仁寿坊”。（事见《国史》）赞曰：

名遗公车，万乘知己。膏馥诗书，岭峤洙泗。
遨头倦游，宴林禊汜。医国刀圭，乃砭州里。

宋知制诰谢公

公字希深，讳绛，富阳人。天圣中，河决滑州。公上疏曰：“按洪范京房易传，政令逆时，水失其性，则坏国邑、伤稼穑。比来干邪者易进，守道者数穷，政出多门，俗喜由径。愿下诏引咎，勿祟私恩，更进直道。”辞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请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然后行。擢知制诰，判吏部流内铨太常礼院，吏部旧拟官职，田多不均。公核其实，以多寡为差，至今便之。使契丹还，请知邓州，卒。公以文学知名一时，为人修洁酝藉。所至，大兴学舍，尝请诸郡立学。好施宗族，喜宾客，卒之日，家无余赀。（事见《国史》）赞曰：

决河之谏，砥柱颓波。爰田之均，概量取禾。
象璜众建，子衿肩摩。乃言底绩，其德不瑕。

宋谏院钱公

公字子高，讳彦远，父易、弟明逸暨公，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公遂以太常博士擢尚书祠部员外郎，知润州。时旱蝗，民乏食，公发常平仓振救之。部使者诘其专且摧价，公不为屈。召为右司谏，请罢数赦择牧守，增奉入以养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费。迁起居舍人，直集贤院、知谏院，时杨怀敏妄言契丹宗真卒，乃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以罪窜海岛，赦归，遽得环卫官。许怀德高年未谢事，公上疏，极论之。及言杨景宗、郭承祐阘茸小人，宜废不用。多见听纳。公性豪迈，其任言职，数有建明。后卒于官。（事见《国史》）赞曰：

大科异等，一翁二季。白眉最良，德称其位。
玉立朝绅，霜清谏纸。卓荦如公，百年有几。

宋和靖林先生

先生字君复，讳逋，钱塘人。少孤，刻志为学，放游江淮，归结庐于西湖之孤山。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州县长吏，岁时劳问。先生有隐操，居西湖二十年，足迹不至城市。善行草，为诗孤峭澄淡，就辄弃去。或谓：“先生何不录所著以传后。”先生曰：“吾终志林泉，尚不欲取名于时。况后世乎?”先生不娶无子，卒年六十一。仁宗赐谥曰“和靖先生”。先生将终，有诗云：“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它日求遗草，犹喜曾无封禅书。”诗集今行于世。先生葬舍侧，绍兴中建四圣殿于孤山，凡冢隧悉迁之，诏特存先生墓，且命加封葺焉。（事见《国史》）赞曰：

优游林壑，清畏人知。尔梅多事，漏吾天机。
长风孤骞，秋鹤与飞。山高水深，无成无亏。

宋翰林学士沈公

公字文通，讳遘，钱塘人。祖荫补郊社斋郎，举进士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不得为第一，乃置第二，后遂为故事。累迁知制诰，出知杭州。英宗召见劳问，除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群牧使。丁母忧，上惜其去，赐黄金百两。公居丧，日一食，既葬，庐墓侧以卒，才四十岁。公为人俊敏，通世务。杭，公乡郡也，郡人有贫不能葬，及

女子孤无以嫁者，以公使钱葬嫁数百人。娼优养良家女为己子者，夺归其父母，令行禁止，事至立断，众骇服，屏息不敢犯。其治开封，亦然。（事见《国史》及《临安志》）赞曰：

伊昔绣游，骇耀闾里。而公之归，仁及生死。

砖花日斜，隧柏风起。哲人其萎，命也天只。

宋太中大夫钱公

公字醇老，讳藻，武肃五世孙。幼刻厉为学，慈圣后临朝，公三上书，乞还政。历同知起居注、知制诰、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平居乐易无崖岸，而居官独守绳墨，为政简静有条理，不肯徇世取显。数求罢，改翰林侍读学士，知审官东院。卒，神宗知其贫，特赙钱五十万，赠太中大夫。（事见《国史》）赞曰：

翩翩王孙，侃侃儒素。国有大疑，庭抗三疏。

平生美官，一寒如故。何以赠终，知者明主。

宋龙图阁学士陆公

公字介夫，讳诜，余杭人，擢进士，累迁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驿，异时经略使未尝行边。臣愿得一往，使群蛮知有大将号令。”诏可。自狭猺定后，交人浸骄，守帅常姑息。公至部，使者黎顺宗尚偃蹇如故态，公召问，折谕慑伏而去，遂至邕，增设壮丁五万，军声雄张。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贡。迁知延州，谅祚声言复攻大顺城，公谓：“不稍为折诮，则国威不立。”乃请留止，时服使者及岁赐，谅祚闻之大沮，始谢罪其贡。职改龙图阁学士，知成都，青苗法出，公言蜀峡刀耕火种，民食常不足，今税已重，脱岁俭不能偿，逋适陷之死地，愿罢四路使者。诏省其三使。（事见《国史》）赞曰：

雕戈篆节，邕桂延鄜。航琛辇赆，威行令孚。

青苗之议，千喙嚅嚅。笔端肤寸，膏泽蚕凫。

宋龙图阁学士钱公

公字穆父，讳勰，彦远子，授流内铨主簿。陈襄进班簿，神宗称之，襄以公为对，将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来见，许用为御史，公谢曰：“家贫母老，不能为万里行。”安石知不附己，命权盐铁判官，奉使高丽，凡馈饩皆弗纳。归次，紫燕岛王遣吏来饷金银器四千两，公曰：“既辞之矣。”吏泣曰：“王有命，徒归则死。”公曰：“汝可死，吾不可受。”知开封府，势家贵戚皆敛手自缩。哲宗莅政，除翰林学士，帝命草章厚谪词，厚极意排诋，讽全台攻之，出知池州，卒于官。元符末，追复龙图阁学士。（事见《国史》）赞曰：

戒得若仇，口唾钩饵。疾恶如风，笔驱蛇豕。

孤云九华，一斥不起。名振鸡林，清哉肤使。

宋秘阁吴公

公字安中，讳师礼，钱塘人，为秘书省正字，预饯邹浩免。建中靖国初，擢右司谏，改右司员外郎。公工翰墨，徽宗尝访以字学，对曰：“陛下御极之初，当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对。”闻者奖其知体，以直秘阁知宿州，卒。公游太学时，兄师仁为正，守春秋学，他学官恶之，条其疑问诸生，公悉以兄说对，学官怒，鸣鼓坐堂上，众质之，公引据三传，意气自如。江公望时在旁，心窃喜，后相遇于泌阳，公望谓曰：“得志当如何?”曰：“但为人作丰年耳。”（事见《国史》）赞曰：

帝学巍巍，游戏弄翰。言当格心，奚止笔谏。

常棣专经，谷风其难。施屯丰年，识者三叹。

宋龙图阁学士虞公

公字纯臣，讳奕，钱塘人。崇宁中，提举河北西路。常平洺相饥，徙东路，入对，徽宗问行期，对曰：“臣退即行，流 民不以时还，则来岁耕桑废矣。”上悦。西部盗起，徙提刑，公自诡讨，贼悉降之。入为开封少尹 ，故时，大理开封治狱得请宝蔽罪。其后，率任情弃法，公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师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万国？请自今非情法实不相当，毋得辄请宝从之。”迁户部侍郎，内侍总领左藏予夺颛己，视户部如僚属，公白宰相曰：“计臣不才，当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自劾不称职，诏为罢内侍。卒，赠龙图阁学士。（事见《国史》）赞曰：

鸿雁安居，䴗䴘怀惠。皇皇者华，君子岂弟。

若人侵官，事特其细。投劾以争，所重国体。

宋八行崔先生

先生字庭硕，讳贡，仁和人，端重有学识，履行饬备，党里咸敬事之。徽宗大观中，诏天下郡县保任士有孝、悌、睦、姻、任、恤、中、和、八行者，贡入太学，司成考验以闻，释褐命官。政和五年，郡太守董正封举先生，应诏以师礼廷致于学，授密州文学。卒，乡人尊之曰“八行先生”。后仁和县学立三贤祠，先生与褚文公、许荆州并祀焉。（事见《临安志》并《国朝会要》）赞曰：

尸祝于庠，惟褚及许。异世并祠，以盛德故。

行归于周，为夔为矩。仰止高山，尚其踵武。

宋太师崇国张文忠公

公字子韶，讳九成，盐官人。生有异质，危坐读书，若与神明为伍。绍兴二年，廷试对策，上及两宫，忠愤激烈。高宗读之，感动垂涕，亲擢为第一，屡迁除权礼部侍郎，兼侍讲进讲。日有食之，曰：“人君之德，与日同光，及邪心四起、非意已萌、女子荡心、权臣执柄，则恶气积稔，上见于天。”秦桧不乐，以秘阁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落职南安军居住。在南安历十有四年，桧卒，始放还。公居横浦久，自号“横浦居士”。有《尚书》、《中庸》、《大

学》、《孝经》、《语》、《孟》说。理宗践阼，改元宝庆，以公有中兴明道之功，首加褒典御笔，特赠太师，追封崇国公，谥"文忠"。赞曰：

关洛正传，表微继绝。道扶中兴，大义昭揭。
谗波稽天，何伤日月。扬光于今，益畅忠烈。

孙氏定夫人

夫人，晋虞将军潭母也，富春人，孙权族孙女。恭顺正和，甚有妇德。夫蚤亡，夫人尚少，誓不改节。诸孤藐尔，躬自抚养。潭始自幼童，训以忠义。永嘉末，为南康太守，值杜弢叛。夫人勉以必死之义，倾赀产以馈战士，遂克捷。及苏峻乱，潭守吴兴，假节征峻。夫人戒之曰："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乃尽发其家僮助战，贸环佩以为军资。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绶。潭立养堂于家，王导以下皆就拜谒。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谥曰"定夫人"。（事见《晋书》）赞曰：

烈烈其姜，英英陵母。惟夫人德，二美具有。
岁晚养堂，金章紫绶。受报于天，俾昌俾寿。

虞氏夫人

夫人适晋孙先生晷，父讳预。初，先生闻会稽虞喜隐海屿，有高世之风，钦慕其德，往从之游。喜遂以弟之女妻之，是为夫人。先生性至孝，夫人克相其德。舅姑起居尝馔，不离左右，躬薪水井臼之劳，欣然自得。先生笃学，容止未尝倾倚，夫人端庄靖默，相敬如宾。习俗竞事奢丽，夫人独捐弃纨素，多御练葛，不为时世妆。或讶之，夫人曰："从吾所好，奈何欲相效邪?"与先生同志隐居，时人号为"梁鸿夫妇"。（事见《晋书·孙先生传》并《世说续编》）赞曰：

彤史无传，女师罔诏。展如之人，独怀清操。
野服岩居，名齐德曜。爰表芳徽，来者是效。

冯孝女

孝女，唐穆宗时人，居钱塘。少孤无兄弟，母子相依。及长，不嫁以养母。母病，侍药石必亲尝，经年不解衣。母病益笃，思肉食，因刲股为糜以进。后母死，号恸呕血，哀毁骨立。既葬，佣人结草庐墓下，日焚香蔬食。刺臂血书佛经，仍舍所居宅为寺，令作佛事以荐母。长庆三年，守以其事闻于朝，诏赐束帛，仍赐寺额曰"报恩"。竟不嫁死。今钱塘县有孝女南北两乡，又有孝女墓，在寺后山古城头。（今寺改名禅智，事见《临安志》，并《禅智院结大界相序》）赞曰：

孝之大端，于终于始。有女能之，愧彼男子。
靡室靡家，养生丧死。揭名乡关，永锡尔类。

何氏节妇

何氏，唐末五代时人，嫁于潜莫氏为妇，夫死，年犹盛。或劝之嫁，誓弗从。养姑至孝，礼敬饬备。黄巢乱后，群盗啸聚山谷，邻里咸奔徙逃难。时姑羸疾卧，何氏念不可俱行，抱姑涕泣。暨贼夜至，号恸丐贼曰："吾数年寡居，以有姑耳。今姑老且病，不忍去，愿贷姑死，吾死不恨。"贼舍其姑，掠何氏以去。至巢穴，将污之，杀所掠它妇女，植刃于傍，使之惧。何氏计无出，乃诡请栉沐更衣。贼许，且使人伺之。须臾，具妆泽，举止言貌自如，伺者玩稍懈，遂解襦自经。贼惊视，已死，义而瘗之。（事见《朝野遗事》）赞曰：

临难守节，哲士难之。惟此烈妇，白刃弗移。
杀身成仁，其甘如饴。松柏之心，匪姑焉知。

盛氏孝妇 案：《四库全书》本轶传赞，今从咸淳《临安志》补传，《西湖志》补赞

昌化县民章钦子妇，事舅姑恭谨，躬纺绩烹饪以养。钦妻何氏性急，盛氏怡声下气伺颜色，终日侍立，无惰容。处娣姒，敬顺和睦，亦皆化之。姑病，贫无医药资，且乞甘旨。盛氏鬻簪珥裙襦为费。姑病剧，盛氏闻人言：病者哺人肝则愈。乃闭阁援力，刲胁取肝，为常膳以进。长姒潘氏亦刲股焉。姑食而愈。时政和六年七月，权知州事转运使刘既济上其事，诏旌表门闾。（以《国史》《乾道志》、《淳祐志》修）赞曰：

妇之事姑，难于事亲。乃眷淑德，今昔异闻。
里闬表懿，史册扬芬。闺门之化，式是国人。

附　录

袁韶奏建先贤祠疏

伏睹乾道中，忠定史越王以故相镇越，于镜湖立先贤祠，凡会稽先儒高士揭名分享，遂为一郡盛典。迩者复赐缗钱，葺而新之。又金陵因卞壶旧宅，亦取江左诸贤萃为一祠，皆所以尊礼名贤。昭示民则之谊。杭居吴会，为列城冠，湖山清丽，人杰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实为阙文。仰惟圣神，御极万化，维新饰治以文增光儒道，其在首善之地，若兹逸礼，可不搜举而振起之乎？臣韶承乏京邑，职在宣化，昨以三贤祠宇位置弗称，已更诸爽垲。独先贤祠典未秩，营度有日，择胜良艰。近闻南山之北，新堤之上，居民有以居庐园池求售者，因捐公帑以酬其直，计缗钱七千有奇。尝躬往相视，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环合，夷旷窈深。今欲建立堂皇，表以台门，翼以廊庑，缭以垣墙，通以桥梁，创为严奉先贤之所。并欲稽考历代史传及百家之书、郡志所载，凡忠臣、孝子、善士、名流，有德行、节义、学问、功业，足以表世励俗得，诠次事实，撰像赞述，勒诸坚珉，列置堂中，将以旌前哲而淑方来。隆上都，观万国，其

于教化，实非小补。涓日鸠工，以次兴建，所合具申朝廷，乞劄下本府，以凭遵守施行。

王塈旌德观记

皇帝嗣立之明年，改元宝历，既进贤举良以厉在位，又褒表先朝儒学之望，且访其后而官使之。意向所形，天下风动。九月吉日，知临安府袁公韶言于朝曰：圣明御极，留神治本。微臣承乏辇毂下，将何以宣布？上旨为列州率，钱塘为浙右都会，名人钜公，前后相望，独未有论次章述者。今将考此邦人物，仿会稽故事，创为祠宫，俾国人有所矜。式庶教道，其有补朝廷，嘉焉！即日报，可择南山下、新堤之上，水环其址，平湖满抱，林峦映发，夷旷静深，为之区画。外堂内室，周以廊庑，门垣桥径，各当其置。眉辰赋工，民以悦从，遂采摭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数千载间，得全节之士，自许箕公以下三十有一人。女妇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辑其生平大概，制赞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绘像。又明年，移玉宸宫于其侧，俾掌薰洁之事，请易其额曰“旌德观”。今丞相鲁公为大书而揭之。既讫工，属塈为记，塈闻一乡之善士，生同时，居同里，耳闻目接，固有与之俱化者矣。若居虽同里而生不同时，其得于父兄长老之传，如楚国先贤，襄阳耆旧一传所载士大夫，或未必尽知，而凡民何从知之。况六飞移跸，今已百年，物繁俗靡，出城不跬步，湖山之丽甲天下，良辰美景，婆娑游衍，又安知许严高节之在此都也。今也周旋祠下，挹志士之流风，识正女之嘉行，将有起敬起慕，若醇醒而梦觉者，是岂不为感发人心之地哉。公于先贤去取之际，进德行而退文艺，先节义而后功名，使闻之者、有益蹈之者，无弊权度，森然莫不叹其精且详也。窃考国家盛时，以三司开封为天下剧任，号称省府，必用清流。而异时登擢俊异，往往由此。其选盖本之儒术以观其识，投之盘错以观其能。祖宗详试人材，盖有深意。官制行三司职归户部，而行都繁穰，视开封则一。公幸遇先帝，自军器少监擢兼府事，历司农太府，遂由地官贰卿而陟文昌。六载于兹，渊源流通而上有余财，条教明清而下无犯令，群情肃穆，百废具举。省府二任，处之裕如，非平时学问，明于体用，则酬酢事物焉能从容不迫，审所先后之若此耶？《先贤名氏传赞》纪述详矣，兹略不叙。独叙建堂本意，于以表明时宅牧得贤之美且著，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意，俾后来观者知所取则焉。

山家清事

[宋]林　洪撰　王继训整理

《山家清事》一卷，南宋林洪撰，洪生卒年月不详。该书以记载日常事为主，诸如相鹤法，种竹法，酒具、火石、插花法等等，对研究文化史，尤其是民俗民风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据清刻本首次标点整理。

相鹤诀

鹤不难相，人必清于鹤，而后可以相鹤矣。夫顶丹颈碧，毛羽莹洁，颈纤而修，身耸而正，足癯而节高，颇类不食烟火，人乃可谓之鹤。望之，如雁鹜鹅鹳然，斯为下矣。养以屋必近水竹，给以料必备鱼稻，蓄以笼饲以熟食，则尘浊而乏精采，岂鹤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俟其馁而置食于阔远处，拊掌诱之，则奋翼而唳若舞状。又则闻拊掌而必起，此食化也，岂若仙家和气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种恐未易得，唯华亭种差强耳。

种竹法

《岳州风土记》、《文心雕龙》皆以五月十三日为生日，《齐民要术》则以八月八日为醉日，亦为迷日，俱有可疑。比得之老园丁曰："种竹无时，认取南枝。"又曰："莫教树知，先钮地，令松且阔沃，以渠泥及马粪急移竹，多带旧土，本者种之，勿踏以足。若换叶，姑听之勿遽拔去。"又有二秘法：迎阳气，则取季冬；顺土气，则取雨时。若虑风，则去稍而缚架，连数根种，则易生笋。过此谓有他法者，难矣哉！

酒具

山径兀，以蹇驴载酒讵容毋具。旧有偏提，犹今酒鳖。长可尺五而匾容斗余，上窍出入，犹小钱大。长可五分用塞，设两环，带以革唯调为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只衣粗直掇，马前长带古偏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芦，隔以三酒下，果皿中上以青丝络负之，或副以书箧可作一担，加以雨具及琴皆可。较之沈存中游山具差省矣，唯酒杯当依沈制用银器。

山轿

夏禹山行乘轿，汉南粤王舆桥过岭。颜师古北人，固不知南人乘轿度岭，而洪景卢亦谓山行之车。车只宜平地，孰若今轿为便。桥即轿，固无疑矣。若山轿则无如今庐山建昌高下轮转之制，或施以青□用肩板擐绳低与之□，犹今贵介郊行者良便游赏，有如谢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非不为雅，孰若今钉履为便云。

山备

山深岚重，仙道未能，生姜岂容不种？每旦带皮生姜细嚼，熟酒下之，或姜汤亦可矣。

梅花纸帐

法：用独床傍植四黑漆柱，各挂以半锡瓶插梅数枝。后设黑漆板，约二尺，自地及顶，欲靠以清坐。左右设横木一，可挂衣。角安班竹书贮一，藏书三四。挂白尘一，上作大方目，顶用细白楮衾作帐罩之，前安小踏床，于左植绿漆小荷叶一，置香鼎然紫藤香。中只用布单、楮衾、菊枕、蒲褥，乃相称"道人还了鸳鸯债，纸帐梅花醉梦间"之意。古语云："服药千朝，不如独宿一宵。"倘未能以此为戒，宜亟移去梅花毋污之。

火石

《语》曰："钻燧改火。"《化书》云："阳燧召火，方珠召水，燧日中取火镜也。"入夜则当以石，今昆山石也。或竹木相戛，如锯木然亦可矣。必先焚纸在于钵中候之如法，烛及灯皆所当备，若能拾干薪扫落叶以储之，尤见有彻桑未雨之意。

泉源

腊月剖修竹，相接各钉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贮

之以缸。杜甫所谓："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须爱护用之，谚云："近水惜水"，此实修福之事云。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花，贮以红棋布囊，作枕用能清头目去邪秽。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贮以方青囊，作坐褥或卧褥。春则暴收甚温燠，虽木绵不可及也。采松樛枝作曲几以靠背，古名养和。

插花法

插梅每旦当刺以汤。插芙蓉当以沸汤，闭以叶少顷。插莲当先花而后水。插栀子当削枝而捶破。插牡丹、芍药及蜀葵萱草之类，皆当烧枝则尽开。能依此法则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诗　筒

白乐天与元徽之常以竹筒贮诗，往来赓唱。和靖翁故有"带班犹恐俗，和节不防山"之句。每谓既有诗筒可毋吟，笺以助清洒。一日，许判司执中远以葵笺分惠，绿色而泽，入墨觉有精采，询其法，乃得之。北司刘廉靖蹲□带露葵叶研汁，用布擦竹纸上，候少干，用温火熨之，许尝有诗云："不取倾阳色，那知恋主心。"此法不独便于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阳之意，又岂不愈于题芭蕉书柿叶者乎！

金丹正论

金取乎刚，丹取乎一。不刚以戒欲，不一以存诚。岂金丹乎？有如纯干即丹也。自强不息即金也。苟能刚毅以行吾诚，则此丹可以存诸身而施诸天下，岂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过欲知玄牝之门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内肾一窍名玄关，外肾一窍名牝户。牝户毋所感触，则精不外化而后玄关可以上通。既通，则精气流转于一身而复千元，又能凝神调息以养之。至于调息，心静则天地元气自随节候以感通，久而不为物夺，自可以渐入天道。过此又欲求三峰黄白之术，此愚夫也，何足以语道。盖自古以来，未曾有贪财好色之神仙云。

食豚自戒

仆旧苦□疾，偶遇人语曰："但不食豚足矣。"试之一岁，果尔。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风，又耗心气。"又文人尤所当戒，且食多忌，吴菜、黄白花菜、荞麦，皆不可同食。由是以不食而他病亦鲜，且觉气爽，而读书日益悟。始信不食豚之功大。或曰事祠山者当戒，此恐未有所□。（据云）

种梅养鹤图记

择故山滨水地，环篱植荆棘，间栽以竹，入竹丈余。植芙蓉三百六十，入芙蓉余二丈，环以梅。入梅余三丈，重篱外植芋栗果实，内重植梅，结屋前茅后瓦。入阁名尊经，藏古今书，中屏书："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字，进二丈，设长榻二，中挂三教图，横扁大可山字，上楼祀事天地宗亲君师，左塾训子，右道院迎宾客。进，舍三：寝一、读书一、治药一，后舍二：一储酒榖，列农具山具壁涂泽以芋书田所眎三十，记岁入。一安仆役庖富称是童一、婢一、园丁二。前鹤屋养鹤双，后犬十二足，驴四蹄，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则读书，课农圃事，毋苦吟以安天年。落成谢所赐，律身以廉介，处家以安顺。待下恕，交邻睦，为子子孙孙悠久地。先大祖（璿）在唐以孝旌，七世祖逋寓孤山，国朝谥和靖先生。高祖卿村，曾祖之召，祖全皆仕。父惠号心斋，母氏凌姓，其妻德真女张与，自曰小可山。家塾所刊：魏鹤山刘漫塘所跋经集、大雅复古诗集，赵南塘赵玉堂序跋《西湖》，衣钵楼秋房跋《文房图赞》，真西山跋诗后，赵南堂跋《平衢寇碑》，谢益斋、史石窗、陈东轩书《梅鹤图》，王潜斋拟《晋唐帖并寄诗》，陈习庵诸厲书《唐宋诗律》，《施芸隐词》。扣阍奏本十，《上都赋》一，续讽谏篇三十，所藏当世名贤诗帖不计百，江湖吟卷不计千。先和靖遗文二，祖收五斤铁简一，诰敕存三十，汀洲兄文雅禅书一。家传《慈湖太极图》以辛卯火不存。其欲求赵子固《水仙》未能也。手抄经史，节二论，策括二，志未遂而眼已花，此图落成在何时，山有灵将有大济遇，姑录其梗概，少慰吾梅鹤云。

江湖诗戒

樽酒论诗江湖义也，或虽缓于理而急于一字一句之争，甚者赭面裂眦，岂义也哉。不思诗之理，本同而其体则异，使学骚者果如骚，选者果如选，学唐学江西者果如唐如江西。譬之韩文不可以入柳，柳文不可以入韩，各精其所精，如斯而已，岂可执一法以律天下之士哉。此既律彼，彼必律此，胜心起而义俱失矣。于是作戒曰："诗有不同，同归于理。己欲律人，人将律己。全此交情，惟默而已。可与言者，斯可言矣。"

山林交盟

山林交与市朝异，礼贵简，言贵直，所尚贵清。善必相荐，过必相规，疾病必相救药，书尺必直言事，初见用刺不拘服色，主肃入叙坐称呼以号及表字不以官，讲问必实言所知所闻事，有父母者必备刺拜报谒同，自后传入一揖坐，诗文随所言，毋及外事时政异端。饮食随所具，会次坐序齿不以贵贱，僧道易饮随量，诗随意，坐起自如，不许逃席，乏使令则供执役，请必如期，毋违客例，有干实告，及归不必谢，凡涉忠孝友爱事当尽心，无慢嫉前辈，须接诱后学，以共追古风，贵介公子有志于古者，必不骄人，苟非其人不在兹约，凡我同盟愿如金石。

木笔杂抄

[宋]佚　名撰　范学辉整理

《木笔杂抄》二卷，南宋佚名撰，或谓节选自南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以记载两宋文坛趣闻轶事、文风演变，评点名人佳作为主，兼及宋前文学和两宋政局。本整理本以《学海类编》本为底本。

余息轸多年，日坐斗室，只以书卷自娱，小有纪录，就正良友，匪敢炫其所得也。斋前有木笔一丛，映带左右，遂名之曰《木笔杂钞》云。

卷　一

《旧唐书》讥退之为《罗池庙碑》，以实柳人之妄，然余按《龙城录》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书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予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余于斯欤？审如是，则碑中所载，子厚告其部将等云云，未必皆柳人之妄。而诗所谓："驱厉鬼令山之左"，岂亦用石刻语耶？然子厚尝曰："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援天以为高。"其《月令论》、《断刑论》、《天说》、《蜡说》、《非国语》等诸篇，皆此意，而《龙城录》乃多眩怪不经，又何也？

《尚书》诸序，初总为一篇，《毛诗序》亦然。《史记》有自序，《西汉书·杨雄传》通载《法言》诸序，仿此例也。其曰：作《五帝本纪》第一，作《夏本纪》第二，撰《学行》，撰《吾子》之类，与作《尧典》、作《舜典》之义同，盖序语也。韩退之《原鬼》篇末亦云：作《原鬼》。晦庵《考异》谓：古书篇题多在后，荀子诸赋是也。但此篇前既有题，不应复出。以愚观之，此乃结语，非篇题也。其文意以为，适丁民有物怪之时，故作《原鬼》以明之。如《史记·河渠书》末云：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退之正祖此。又《送窦平序》末亦云：昌黎韩愈嘉赵南海之能得人，壮从事之答于知己，不惮行于远也。又乐贻周之，爱其族叔父能合文辞以宠荣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后人沿袭者甚多，如李习之《高愍女碑》云：余既悲而嘉之，于是作《高愍女碑》。杜牧《原十六卫》云：作《原十六卫》。贾同《责荀》云：故作《责荀》以示来者。孙复《儒辱》云：故作《儒辱》。荆公《闵习》云：作《闵习》。岂皆篇题之谓哉？

《白虎通》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谓空尚主之，何况于实，以微见著也。"汉儒之缪如此！可发千载之噱。

蒋考叔，天台人。名鹗，尝著《蒙斋门人录》，内载汉用鸠杖事，举《风俗通》云：俗说高祖与项羽战于京索间，遁于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之者以为必无人，遂脱。及即位，异此鸠，故作鸠杖以扶老。愚谓，俗说恐未必然，按《后汉·礼仪志》云：仲秋之月，县道皆按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馎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

《王深甫集》有《临河寄介卿诗》，《曾南丰集》亦有《寄王介卿诗》。《能改斋漫录》载南丰《怀友篇》，盖集中所遗者，其篇末云：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介卿家。

《文选·乐府四首》称古辞，不知作者姓氏，然《君子行》，李善本无之，此篇载于《曹子建集》，意即子建作也。

《陈胜传》：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师古曰：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

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陇西李翱敬拜禹之堂下："自宾阶升，北面立，弗敢叹，弗敢祈，退降复敬再拜，笑而归。且歌曰：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来者余弗闻，已而，已而。"此李翱拜禹言，见集中。姚铉取之于《文粹》，所歌即

屈原《远游》中语也，盖与接舆、杨朱、唐衢、韩愈同意，可悲矣。

退之《获麟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为能游。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子厚《游黄溪记》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溪之源，南至于泷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句法亦祖《史记·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柳子厚《祭吕衡州文》云："呜呼！化光今复何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岂荡为大空，与化无穷乎？将结为光耀，以助临照乎？岂为雨为露，以泽下土乎？将为雷为霆，以泄怨怒乎？岂为凤为麟，为景星为庆云，以寓其神乎？将为金为锡，为圭为璧，以栖其魄乎？岂复为贤人，以续其志；将奋为神明，以遂其义乎？"后秦少游《吊镈钟文》全仿此，云："呜呼！钟乎！今焉在乎？岂复为激宫流羽，以嗣其故乎？将凭化而迁改，易制以周其用乎？岂为钱、为镈、为铚、为釜，以供耕稼之职，将为鼎鬲，以效烹饪之功乎？岂为浮图、老子之像，巍然瞻仰于缁素乎？岂为麟趾、马蹄之形，翕然为玩于拜国乎？岂为于越之剑，气如虹霓，扫除妖氛于指顾之间乎？将为百炼之鉴，湛如止水，别妍丑于高堂之上乎？"然子厚又仿《楚辞·卜居篇》耳。

饮酒谓之食酒，《于定国传》："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如淳曰："食酒，犹言喜酒。"师古曰："若依如氏之说，食字当音嗜，此说非也。食酒者，谓能多饮费尽其酒，犹云食言焉。今流俗书辄改食字作饮字，失其真也。然食酒至数石不能乱，可谓善饮，古今所罕有也。柳子厚《序饮》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蜀主衍，荒淫，惑于宦人王承休，遂决秦州之幸。诏下，中外切谏，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衍皆不从。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上表累千五百余言，且曰："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循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穑之艰难，惜高祖之基局，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息于诸处林亭，多观览于前王书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勿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又曰："陛下与唐主方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或专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躬去与不去。"又曰："陛下纂承以来，率意频离宫阙，劳心费力，有何所为？此际依然整跸，又拟远别宸宫，昔秦王之銮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又曰："忍教置却宗祧，言将道断，使蒸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不虑于危亡，但恐乖于仁孝。"又曰："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信王道，不念生灵，以至国人之心无一可保，山河之险无一可凭。"衍竟不从。行至绵谷，唐师已入其境，狼狈而归，遂降魏王继岌。当五代时，忠义之士落落如晨星，欧公作史，尝有五代无全人之叹，幸而有焉，则又为之咨嗟叹息，反覆不置。如蒲禹卿之忠谏，非特蜀之所少，亦天下所希有也。然史中曾不少概见，但云：衍幸秦州，群臣切谏而已。岂欧公偶失此耶？予于《太平广记》得此事，故表而出之。

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赋门，而别名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篇题名义且不知，况文乎？

世俗误以录囚为虑囚，按《隽不疑传》：每行县录囚徒还，师古曰：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否。今云虑囚，本录音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讹其文，遂为思虑之虑。然则录误为虑，自唐已然矣。

《庄子》内篇《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东坡《赤壁赋》云：盖将自其变者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盖用《庄子》语意。

梁任昉有《文章缘起》一卷，著秦汉以来文章名目之始。按：论之名，起于秦汉以前，荀子《礼论》、《乐论》，庄子《齐物论》，慎到《十二论》，吕不韦《八览》、《六论》是也。至汉，则有贾谊《过秦论》。昉乃以王褒《四子讲德论》为始，误矣。

柳子厚云：夫文为之难，知之愈难耳。是知文之难，甚于为文之难也。盖世有能为文者，其识见犹倚于一偏，况不能为文者乎！昌黎《毛颖传》，杨诲之犹大笑以为怪，诲之盖与柳子厚交游，号稍有才者也。东坡谓南丰编《太白集》，如《赠怀素草书歌》并《笑矣乎》等篇非太白诗而滥与集中。东莱编《文鉴》，晦庵未以为然。以诸有识者，所见尚不同如此，则俗人之论易为纷纷，宜无足怪也。故韩文公则为时人笑且排，下笔称意，则人必怪之。欧公作《尹师鲁

墓铭》，则或以为疵缪。欧公初取东坡，则群嘲聚骂者，动满千百。而东坡亦言张文潜、秦少游，士之超轶绝尘者。士骇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论，亦尝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作《太息》一篇，使秦少章藏于家三年，然后出之，盖三年后当论定也。往时，水心先生汲引后进，如饥渴然。自周仲南死，文字之传未有所属，晚得篔窗陈寿老，即倾倒，付嘱之。时士论犹未厌，水心举《太息》一篇为证，且谓他日之论，终当定于今日。今才十数年，世上文字日益衰落，而篔窗卓然为学者所宗，则论定固无疑。然水心之文，世犹深知之者少，则于篔窗之文，宜亦未必尽知之也。更一二百年后，以俟作者，然后论益定耳。

水心少与陈龙川游，龙川才高而学未粹，气豪而心未平，水心每以为然也。作《抱膝轩》诗，镌诮规责，切中其病。是时，水心初起，而龙川已有盛名，龙川虽不乐，亦不怒，垂死犹托铭于水心。曰："铭或不信，吾当虚空中与子辩。"故水心《祭龙川文》云："子不余谬，悬俾余铭。"且曰："必信视我如生，畴昔之言，余岂敢苟哀哉。此酒能复饮否?"水心既尝为铭而病耗失之后，乃为集序，精峭卓特，叹其才不为世所知，世所知者科目耳。又谓同甫之学惟东莱知之，晦庵不予又不能夺，而予犹不晓，皆所谓必信者。后诸子再求铭，水心遂以陈同甫、王道甫合为一铭，盖用太史公老子、韩非及鲁连、邹阳同传之意。老子非韩非之比，然异端著书则同。鲁连非邹阳之比，然慷慨言事则同。陈同甫之视王道甫，虽差有高下，而有志复仇、不畏权幸则同。其言大义、大虑、大节，以为春秋战国之材无是，称扬同甫至矣。末后微寓抑扬，其论尤正，又与昌黎评柳子厚略相类。水心于龙川，自少至老、自生至死，只守一说，而后辈不知本末，或以为疑，此要当为知者道也。

西山初守泉南，士民爱之如父母。后帅隆兴，颇抑强扶弱，谤誉几相半。改帅潭，士民爱之复如泉南。后西山退居，书于册云："洪之政驳，任气为之也。湘之政醇，任理为之也。"若公可谓知过进德者矣。

《国史·章得象传》闽中谣云：南台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时，沙涌可涉。台州旧有谣云：下渡沙涨出宰相。至谢子肃为相，果验。

为文，须遇佳题伸直笔。不然，则文虽工，不足贵矣。今世以掌制为儒者至荣，夫不能堪其任者，固不足为荣矣。就能堪其任，而朝廷或缪于升黜，不必遇佳题。朝廷或牵于忌讳，不能伸直笔。则掌制乃儒者之至辱也。开禧间，庙堂欲以水心直北门，水心辞不能，且云："某作一语，当用十日半月，恐不及事。"盖是时，国论已非，水心正虑堕此二者，故设辞耳。篔窗初入馆，史相极倾慕。未几，意向不合，语人曰："陈寿老好一台谏官，只太执耳。"后又遣所亲谕意，欲以为权直学士院。篔窗答云："某不能以文字与人改，不可为权置。"史闻之，不乐。篔窗遂久不迁，盖史当国，凡代言者必进稿本，史或手自涂抹，或令馆人删改。如辛卯火灾，陈立道卓草《罪己求言诏》，有云：朕为人子孙，而不能保守宗庙；为人父母，而不能安全井邑。尽有意味。史恶其太直，不用。再具稿，复不用。至三具稿，复不付出。叩之，则曰："今敷文窜改矣。"敷文，其子宅之也。陈但饮气而已。所谓儒者之至辱，又不止于无佳题，枉直笔而已。当时代言之人，犹不自知耻，可叹也!

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为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盖四六与古文同一关键也。然二苏四六，尚议论，有气焰，而荆公则以辞趣典雅为主，其兼之者欧公耳。水心于欧公四六，暗诵如流，而所作亦甚似之。顾其简淡朴素，无一毫妩媚之态，行于自然，无用事用句之癖，尤世俗所难识也。水心与篔窗论四六，篔窗云："欧作得五六分，苏四五分，王三分"。水心笑曰："欧更与饶一两分可也。"水心见篔窗四六数篇，如《代谢希孟上钱相》之类，深叹赏之。盖理趣深而光焰长，以文人之华藻，立儒为之典刑，合欧、苏、王为一家者也。真西山尝谓余四六颇淡净而有味，余谢不敢当，因言本得法于篔窗，然才短，终不能到也。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吾闻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虚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夫孔子以礼问聃，则聃非不知礼者，而聃之言如此，亦岂非礼之意，然而独讳言礼，顾以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盖聃之于礼，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废，则意亦不能以独立矣。此老子鉴文之弊，而矫枉过正之言也。或谓有二老子：绝灭礼乐之老子与孔子问礼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传》多疑词，既称莫知其所终，又称百六十余岁，或二百余岁。既称太史儋即老子，又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子，而太史公不能断耶？余谓老子所答问礼之旨，即是道德五千言之旨，其论礼之意则是，其废礼之文则非耳。太史公虽不能断，然亦卒断之曰"老子，隐君子也。"既曰隐，则其年莫得详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断，后二千余年，将何所据而断耶？

欧公记菱溪石，虑后人取去，则以刘氏子孙不能

长有此石为戒。东坡记四菩萨画，虑后人取去，则既以父母感动人子，而亦以广明之贼不能全子孙，而有此画为戒。以仆观之，石虽奇，画虽工，要皆外物耳。欧公之移置二石，虽非取为己有，其为取一也。东坡既知舍此画矣，而犹汲汲恐他人之取，其为不能舍亦一也。石与画，自二公不能不恋恋，而欲使他人不恋恋，得乎？中人以上不待戒，中人以下，苟萌贪心，虽刑祸立至，尚不知戒，况身后盛衰乎？且东坡之舍此画曰：为父母也，安知他人取之者，不亦曰为父母乎？然则二公之见，犹不免于痴矣。（余云：米元章临终焚所玩法书、名画，即是此意。）

台之谚称水母以虾为目，盖非虚语。《广韵》言：鮀即水母也，以虾为目。

文虽奇，不可损正气；文虽工，不可掩素质。

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

前辈为文，虽或为流俗嗤点，然不肯辄轻改，盖意趣规模已定，轻重抑扬已不苟，难于迁就投合也。欧公作《范文正公神道碑》，载吕、范交欢弭怨始末，范公之子尧夫不乐，欲删改，公不从。尧夫竟自删去一二处，公谓苏允明曰："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本移动，使人恨之。"荆公作钱公辅母墓铭，钱以不载甲科通判出身，及诸孙名，欲有所增损。荆公答之甚详，大略谓：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词赋，虽闾巷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七孙业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又云："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别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东坡作《王晋卿宝绘堂记》，内云："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而国，凶而身，此留意之祸也。"王嫌所引用非美事，请改之。坡答云："不使则已，使即不当改。"盖人情喜谀而多避忌，虽范、钱、王，闻人犹不免，何怪流俗之纷纷乎？而作者之文，固不肯谀，固不肯避忌，虽与范、钱、王厚善，亦终不为改也。水心作《汪参政勃墓志》，有云：佐佑执政，共持国论。执政，盖与秦桧同时者也。汪之孙浙东宪纲不乐，请改。水心答云：凡秦桧时执政，某未有言其善者，独以先正厚德，故勉为此，自谓已极称扬，不知盛意犹未足也。汪请益力，终不从。未几，水心死。赵蹈中方刊文集未就，门下有受汪嘱者，竟为除去"佐佑执政"四字，碑本亦除之，本非水心之意也。水心答书，惜不见集中。退之云：吾之为此文，岂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通其词者，本志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毁誉于人，则吾之为斯文，皆有实也。然则妄改以投合，则失其实矣。穆伯长贫甚，为一僧寺记，有贾人致白金，求书姓名。伯长掷金于地曰："吾宁饿死，终不以匪人污吾文也。"夫求书姓名且不可，而肯妄改以投合乎？前古作者所为墓志及他文，后多收入史传，使当时苟务投合，则已不能自信，岂能信世乎。水心为《篔窗集》字末云：趋舍一心之信，否臧百世之公。此二句，最有味，学文者宜思焉。故凡欺诳以为文者，文虽工，必不传也。

水心文本用编年法，自淳熙后道学兴废、立君、用兵始末，国势污隆，君子小人离合消长，历历可见，后之为史者当资焉。

水心与篔窗论文至夜半，曰："四十年前，曾与吕丈说。"吕丈，东莱也。因问篔窗某文如何？时案上置牡丹数瓶，篔窗曰："譬如此牡丹花，他人只一种，先生能数十百种。"盖极文章之变者。水心曰："此安敢当，但譬之人家觞客，或虽金银器照座，然不免出于假借，自家罗列仅磁缶、瓦杯，然却是自家物色。"水心盖谓不蹈袭前人耳。磁瓦虽谦辞，不蹈袭则实语也。然不蹈袭最难，必有异禀绝识，融会古今文字于胸中，而洒然自出一机轴方可。不然，则虽临纸雕镂，只益为下耳。韩昌黎为樊宗师墓志，言其所著述甚多，凡七十五卷，又一千四十余篇，古未尝有，而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以为文从字顺。则樊之文亦高矣，然今传于世者仅数篇，皆艰涩，几不可句，则所谓文从字顺者安在？此不可晓也。

相如赋云：诸蔗巴苴，注云：甘柘也。曹子建《都蔗诗》云："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六帖》云：张协有《都蔗赋》。

卷　二

四时异景，万卉殊态，乃见化工之妙；肥瘠各称，妍淡曲尽，乃见画工之妙。水心为诸人墓志，廊庙者赫奕，州县者艰勤，经行者淳粹，辞华者秀颖，驰骋者奇崛，隐遁者幽深，抑郁者悲怆，随其资质与之形貌，可以见文章之妙。

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公为一世文宗，于后进片言只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鉴矣。

王黄州以昌黎《祭裴太常文》"瓶石之储常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为惭笔，益不免类排。陈止斋亦以昌黎《颜子不贰过论》为惭笔，益不免有科举气。余观昌黎《祭薛中丞文》，岂亦所谓惭笔者耶？然颜子论乃少作，不足怪，二祭文皆为众人作，则稍

屈笔力以略傍众人意，虽退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王德父名象祖，临海人。早从邱宗卿入蜀，有志义，力学工古文，晚为水心所知。德父尝为余言："自古享文人之至乐者，莫如东坡。在徐州作一黄鹤楼，不自为记，而使弟子由、门人秦太虚为赋，客陈无已为铭，但自袖手为诗而已。有此弟，有此门人，有此客，可以指呼如意，而雄视百代。文人至乐，孰过于此欤?"余谓自古山水游观之处，遇名笔者已罕幸，而遇则大者文一篇，小者诗一联而止耳。未有同时三文，而皆卓伟可以传不朽者，坡之诗又未论也。盛山十二诗，唱者止如此，和者固不能无优劣。退之《滕王阁记》云：文列三王之右，与有荣焉。此特退之谦辞，如退之记固宜传，三王如勃之序，虽载人口，而绮靡卑弱乃尔，其余可知也。以同时遇三文而皆可传，自古惟黄鹤楼耳。

水心平生静重寡言，有雅量，喜愠不形于色，然能断大事。绍熙末年，光庙不过重华宫，谏者盈庭，中外汹汹，未几寿皇将大渐，诸公计无所出。水心时为司业，御史黄公庆使其婿太学生王裴仲温，密问水心曰："今若更不成服，当何如?"水心曰："如此，却是独夫也。"仲温归以告黄公，公大悟，而内禅之讥起于此。

晦翁帅潭。一日，得赵丞相简密报，已立嘉王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简袖中，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

王参预帅闽，以贵倨御僚属。正字刘公朔，时为福清宰。初至，以法不当阶墀，令吏先白之，参预怒。刘公候客位，连日不得见，竟弃去。曰："吾不妨教学子以活。"参预使吏觇之，则已过大义渡矣。不得已，使吏挽回，批报以省元特免阶墀，他不为例。刘公在福清，每出，遇市巷小儿读书者，必下车问其读何书，为解说训诲之。市巷小儿皆相习为士，而邑之士风特盛。福清之政，至今人称之。

陈龙川自大理狱出，赴省试。试出，过陈止斋。举第一场书义破，止斋笑云："又休了。"举第二场《勉强行道大有功论》，破云："天下岂有道外之功哉?"止斋笑云："出门便见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举第三场策，起云："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韩侂胄当国，欲以水心直学士院，草用兵诏，水心谢不能为四六。易彦章见水心，言："院吏自有见成本子，何难?"盖儿童之论，非知水心者。既而卫清叔被命草诏云：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清叔见水心，举似误以"为墟"为"成墟"，水心问之，卫惘然。他日，周南仲至，水心谓清叔文字近颇长进，然成墟字可疑。南仲愕曰："本为墟字，何改也?"水心方知南仲实代作，盖南仲其姻家也。水心因荐南仲宜为文字官，遂召试馆职。

陈自强本太学服膺斋生，既当国，斋中为立碑，刻魁辅二大字。雷参政孝友，时为学官，作记称颂以谄之，刻大字之下。陈改，雷欲磨去，以泯其迹，诸生不从。一日，诸生赴公试，雷遣人急磨去之。嘉定更化，雷复显用，反攻他人为附韩，而欲自表其非韩党，可叹也。

和平之言难工，感慨之词易好。近世文人能兼之者，惟欧阳公如《吉州学记》之类，和平而工者也。如《丰乐亭记》之类，感慨而好者也。然《丰乐亭记》，意虽感慨，辞犹和平。至于《苏子美集序》之类，则纯乎感慨矣。乃若愤闷不平，如王逢原悲伤无聊；如邢居实，则感慨而失之者也。

唐之古诗，未有杜子美，先有陈子昂。唐之古文，未有韩退之，先有元次山。陈、元盖杜、韩之先驱也，至杜、韩益彬彬耳。

东坡言：妄论利害，搀说得失，为制科习气。余谓近世词科亦有一般习气。意主于谄，辞主于夸，虎头鼠尾，外肥中枵，此词科习气也。能消磨尽者，难耳。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然藻缋排比之态，要亦消磨未尽，中年方就平实，惜其不多作，而遂无年耳。

文字之雅澹不浮，混融不琢，优游不迫者，李习之、欧阳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张文潜。虽其浅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则欧公也。淳熙间，欧文盛行，陈君举、陈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举初学欧不成，后乃学张文潜，而文潜亦未易到。"

刘原父，文醇雅有西汉风，与欧公同时，为欧公名盛所掩，而欧、曾、苏、王亦不甚称其文。刘尝叹："百年后，当有知我者。"至东莱编《文鉴》，多取原父文，几与欧、曾、苏、王并。而水心亦亟称之，于是方论定。

铭诗之工者，昌黎、六一、水心为最。东坡《表忠观碑铭》云："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为东。"只此四句，便见钱镠忠勇英烈之气闪烁乾坤。《上清储祥宫碑铭》云："于皇祖宗，在帝左右。风马云车，从帝来狩。阅视新宫，察民之言。佑

我文母，及其孝孙。”读之俨然如画，悚然如见，而天帝与祖宗所以念下民、眷子孙之意，又仁慈恻怛如此。后之为文者，非不欲极力摹写，往往形貌虽具，而神气索然矣。

《大序》云：亡国之音哀以思。退之论魏晋以降以文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近世诗人争效唐律，就其工者论之，即退之所谓魏晋以降者也。而况其不能工者乎？

范雎、蔡泽者，侥幸之尤耳。若泽诡说雎而代之相，无分功寸谋于秦，而迁于二子，皆称其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又曰：二子不因困厄，其能激乎！迁之缪如此，非所谓退处士而进奸雄者哉？

边人叛服不常，以恩信结之，犹惧其变，而况以诈先之乎？汉武帝建元六年，匈奴请和亲，王恢议请击之，韩安国以为不如和亲便，群臣多附安国，帝乃许和亲。然不三载，复从王恢之策，欲诱致以利，而伏兵击之。是不以恩信结之，而以诈先之也。匈奴安得而不叛？自是而后，入上谷，入雁门，入代杀太守，杀都尉，杀掠吏民，汉无一日不被其扰。而帝亦耻初谋之不遂，命将出师无虚岁，而海内耗矣，盖自王恢之谋始也。初，帝命恢与韩安国击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谏，而安国无一语，知其事虽可已，而名义犹正也。至是，则力争不可，知其名义大不正也。使恢谋不行，匈奴未必屡叛，武帝虽黩武，亦岂如是甚哉。

卫青，一奴虏也。然贵为大将军，日见尊宠，汲黯与之抗礼不拜，而青愈贤之，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公孙宏号为儒者，反怨黯之面折，而阴欲挤之死地，曾一奴虏之不若也。哀哉！

余读《何蕃传》，朱泚之乱，太学诸生举将从之，来请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馆之士不就乱！"，尝疑六馆之士如此其众，岂能守节义者独蕃一人而已乎？至读柳子厚《与太学诸生书》云：仆少时，常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诸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陵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然殊异者无几耳。乃知当时太学风俗不美如此，其欲从泚无疑。

宋玉《讽赋》载于《古文苑》，大略与《登徒子好色赋》相类，然二赋益设辞以讽楚王耳。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有不好色而能盗文君者乎？此可以发千载之一笑。

梁何思澄终日造谒，每宿作名纸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名纸盖起于此。今人谓之名贽，非也。

子厚《乞巧文》与退之《送穷文》绝类，亦是拟杨子云《逐贫赋》，特名异耳。

绍定之末，史相薨，圣上亲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国门。西山在泉，闻之喜甚，曰："二凶去矣。闽特犬豕，越乃虺蛇。"盖梁闽人，李越人也。未几，并除洪公咨夔、王公遂为察官，西山尤喜，曰："四十年无此矣。"余尝叹息，此二事与石徂徕所颂庆历何以异？盖进贤退不肖固难，而决裂迅疾如此者尤难。此非特圣主英断，追踪尧舜，亦是天理人心，终无泯灭时节。特其一晦一明，各关气数，而气数未尝不回，世人但随气数以为变迁者，真冥愚无知者也。余《贺西山起废再知泉州启》云：弊事万端，终有转旋之理。仁心一点，本无歇息之期。”时绍定五年之冬也。至六年之冬，果验。又云："百转穷通，吾何荣以何辱，一番用舍，世有重而有轻。”西山颇称赏。

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吏传》不及也。

曩见曹器远侍郎称止斋最爱《史记》诸传赞，如《贾谊传》赞尤喜，为人诵之，盖语简而意含蓄，咀嚼尽有味也。

张守节为《史记正义》云：班书与《史记》同者五十余卷，少加异者，不弱即劣。《史记》五十一万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汉书》八十一万言，序二百二十五年事。迁引父致意，班书父修而固蔽之，优劣可知矣。余谓此言，止论才未论识也。尧、舜典，当时史官在也。形容尧、舜盛德，发挥尧、舜心术，铺序尧、舜政教，不过千余言，而坦然明白，整整有次第，详悉无纤遗。后世史官，曾足窥其藩哉。曾子固谓不特当时史官不可及，凡当时执笔而随者，意其亦皆圣贤之徒也，要之，论后世史才，以迁为胜，然视古已胥壤矣。按：班固《序传》称叔皮惟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尊其父至矣，谓之蔽其父者，非也。

司马贞云《史记》十二纪，象岁星一周。八书，法天时八节。十表，仿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有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闰余而成岁。张守节亦云。而独以列传七十，象一行七十二日。言七十者，举全数也。余二日，象闰余也。余按：迁书本无此语，盖后人穿凿臆说也，亦可谓缪

矣。

悦斋李季允和王仲宣《登楼赋》，不特语言工，其爱君恋国，感事忧时，忠操过仲宣矣。

水心之门，赵师秀紫芝、徐照道晖、徐玑致中、翁卷灵舒工为唐律，专以贾岛、姚合、刘得仁为法，其徒尊为"四灵"，翁然效之，有"八俊"之目。水心广纳后辈，颇加称奖，其详，见徐道晖墓志，而末乃云：尚以年不及乎开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盖虽不没其所长，而亦终不满也。后为王木叔诗序，谓木叔不喜唐诗，闻者皆以为疑。夫争妍斗巧，极外物之意态，唐人所长也。及要其终不足以定其志之所守，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评，其可忽诸？又跋刘潜夫诗卷，谓谢显道称不如流连光景之诗，此论既行，而诗因以废矣。潜夫能以谢公所薄者自鉴，而进于古人不已，参雅颂、轶风骚可也，何必四灵哉？此跋既出，为唐律者颇怨，而后人不知，反以为水心崇尚晚唐者，误也。水心称当时诗人可以独步者，李季章、赵蹈中耳。近时学者歆艳"四灵"，剽窃摹仿，愈陋愈下，可叹也哉。

山谷《答洪驹父书》云：骂犬文虽雄奇，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切勿袭其轨也。往时，永嘉薛子长有俊才，至老不第，文字颇有骂讥不平之气。水心为其集序，微不满焉。余少时未涉事，亦颇喜为讥切之文，箕窗袖以质水心。水心曰："隽甚，吾乡薛象先端明，其初声名满天下，特少隽耳。然当吴之年，未有吴之笔也。吴年少，笔先脱似王逢原，但好骂，气未平，亦似王逢原耳。"后二年，余以新稿见，水心曰："此番气渐平，宜更平可也。"余因是知好骂乃文字之大病，能克去此等气象，不特文字进，其胸中所养益宏矣。

水心旧为监司，有一举员未发，批付书吏令搜检，僚属通启内有两句云：气禀天下之至清，品列人间之最上。吏既检呈，即日剡荐，惜不记其姓名耳。

止斋倅福州，年正盛，聪明果决，帅梁丞相一委听之。有富人诉仆窃盗，仆辞连其主之女，止斋必欲逮女以问，诸寓公营救不获，于是有得银之谤，未几论去。后止斋历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仅余白金数十两以殓。其子贫困，谒先友黄文叔尚书于建康，颇周之。止斋得谤如此，至今犹有未尽知者，可叹也。

苏云卿，广汉人。身长七尺，美髭髯，寡言笑，与张丞相德远为友。靖康蜀扰，避地豫章东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种蔬，耘植溉注，皆有法，视他圃独胜。夜则织屦，屦坚致，涉远难败，人争取之，名曰"苏翁草鞋"。德远入相，贻书，致厚币，属帅漕曰："云卿，管、乐流亚也。闻今灌园东湖，斯人非折简可招，为我诣其庐，必致之。"帅、漕更野服，作游客入圃。翁方运锄，客揖与语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无他物，惟西汉史一册。客问翁乡里，曰："广汉客"。乃问张德远亦广汉人，尝识之否？翁为言德远家世历历。客曰："德远之才可为宰相否？"翁掉头不可。客问何以？翁曰："惜其长于知君子，短于识小人。"二客徐拱立，出书币，谓某等非游客，承乏帅漕，张丞相命屈先生，共济大业。翁色变，喉间隐隐有声，似怨张暴己踪迹。帅漕呼舆隶，约同载，翁谢以翌日当纳谒。晨兴候之，户闭，阒无人声。抉而闯焉，则书币不启，翁已遁矣，人莫知所之。帅漕复命，德远抚几叹曰："求之不得，实怀窃位之羞。"作《箴》以识之云：云卿风节，高于傅霖。予期与之，共济当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寻。弗力弗早，予罪曷针。"其圃，今属郡人宋自适正父，赵章泉名其室曰"灌园庵"。云卿今入《国史·遗逸传》。

永嘉木尚书待问，少从学于郑敷文。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负气尚义之士也。登甲科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养母不出者二十年。绍兴末，上《中兴急务书》十篇，极言秦桧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诸公忌而畏之。孝庙朝，无人为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号归愚翁，有《归愚集》。其婿蔡行之帅闽，为之锓版三山。永嘉称敷文为"大郑公"，景元为"小郑公"，一时英俊皆推尊之。敷文死后，木尚书造宅侵郑氏地界，景元不平，往与木詈诟，而手击之。景元亦大为木之子弟所棰。明日，木诉之郡，逮景元。时，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惭悚退缩而止。木素无闻望，止以大魁为从官尔。因此事，永嘉人薄之。

绍熙末，光庙有疾。嘉王之立，起于水心先生与徐子宜之谋。赵忠定令水心草诏，序孝庙大渐，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无尝药之人，崩乏居丧之主。忠定不肯用，别为之。水心曰："祸将作矣，吾当亟去。"盖为立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谤兴谗，以祸诸君子者。水心竟不言功，随即去国。徐子宜本为都司，以功进从官。未几，侂胄果造谤，忠定贬死，而子宜亦远窜，水心既不言功受赏，亦不因功受祸。若水心，可谓知机卓识之君子矣。此事游丞相语余，谓得之于先忠公之说如此。又云：先忠公尝说，如水心先生样人，若出而用于朝，时节必大好。忠公名仲鸿，后以为学，与水心同入党籍坐废者也。其谥曰忠，箕窗为谥议。

淳熙间，永嘉英俊，如陈君举、陈蕃叟、蔡行之、陈益之六七辈，同时并起，皆赴太学补试。芮国器为祭酒，东莱为学官，东莱告芮公曰："永嘉新俊，

不可不收拾者。”举访东莱，东莱语以一《春秋》题，且言破意。就试，果出此题，君举径用此破，且以语蕃叟。蕃叟，其从弟也。遂皆中榜，此盖以誉望取士，犹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实公也。

蔡行之本从止斋学，既以《春秋》为补魁，止斋遂改为赋以避之。东莱为省试官，得一《春秋》卷甚工。东莱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读书养望三年。”以其草册，投之帐顶上。未几，东莱以病先出院。众试官入其室，见帐顶上有一草卷，甚工，谓此必东莱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为首选。此事闻之水心先生云。

止斋年近三十，聚徒于城南茶院，其徒数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补试，才抵浙江亭，未脱草履，方外士及太学诸生迎而求见者如云。吴琚，贵公子也，冠带执刺，候见于旅邸，已昏夜矣。既入学，芮祭酒即差为太学举令，二子拜之斋序。止斋辞不敢当，径遁之天台山国清寺，士友纷然从之者数月。其时，止斋有《待遇集》板行，人争诵之。既登第后，尽焚其旧稿，独从郑景望讲义理之学，从薛常州讲经制之学。其后，止斋文学日进，大与曩时异。尝言：太祖肇基，纪纲法度甚正，可以继三代，所著《建隆编》是也。于成周制度，讲究甚详，有《周礼说》，尝以进光庙。绍熙间，光庙以疾，不过重华宫。止斋力谏，至牵御衣，衣为之裂。除中书舍人，不拜命而去。后谥曰“文节”。止斋之文，初则工巧绮丽，后则平淡优游，委蛇宛转，无一毫少作之态。其诗，意深义精，而语尤高。后学但知其时文，罕有识此者。蔡行之亦锓其集于三山，但水心取其学，取其诗，不甚取其文。盖其文颇失之孱弱，时文气终消磨不尽也。

宝庆初，朝贵多不敢轻接客，接亦不敢一语及时事。魏鹤山为名吏，论事方岌岌。一日，独会客，余亦在坐。鹤山言：“《易·泰卦》只说一通字，今日在上者多猜防掩蔽，而下情不通于上，在下者多料想惊传，而上情不通于下。如何得有泰之象?”他日，复上卦事，首论《泰卦》，即此意也。故相欲观诸公意向，有一从官招诸从官饮，因言：“今日之事，正如主人设醴觞客，为客者当荷主人美意。乃或指摘主人某事未是，某事未善，岂礼耶?”众唯唯无语。鹤山独谓不然，主人招客固美意，然或所言议背理，不合人情，为客者亦可强从命耶？故相闻此语，知决难两立，鹤山于是有靖州之行。

《尧典》有君道焉，犹《易》之乾也。《舜典》有臣道焉，独《易》之坤也。《诗》周南、召南亦然。

今人但知六经载义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书》之《禹贡》，最当熟看。《舜典》载巡狩事，云：岁一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其事甚繁。下载五月南巡守，则但云至于南岳，如岱礼一句而已。八月西巡守，但云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守，但云至于北岳，如西礼。不复详载望秩、协同、礼玉等语，盖文法变化，所谓如岱礼、如初、如西礼之类，语活而意尽，皆作文之法也。至于《伊训》、《太甲》、《咸有一德》、《说命》、《无逸》等篇，皆平正明白，其文多整，后世偶语，盖起于此。

典谟中，皋陶论九德，当居第一，禹议论次之，夔论乐又次之，益亦有告戒，又次之。其后伊尹言一德，仲虺言建中，傅说言学，箕子言九畴，周公言无逸，召公言敬德，此皆是道统之传，为后世所宗者也。至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则类聚，而究切之无遗谊矣。孟子论道统亦云，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莱朱即仲虺也。但孟子独不拈出箕子，岂以仅及见武王，而不及见文王耶?

《孟子》七篇，不特推言义理，广大而精微，其文法极可观，如齐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杂说之类，盖仿于此。

罗氏识遗

[宋]罗　璧撰　武怀军整理

《罗氏识遗》（一名《识遗》）十卷，南宋罗璧（约一二七九年前后在世）撰。该书以考证经史疑义为主，间有灼见，对宋代士林人物及学术成就亦多有记载。有《学海类编》、《四库全书》、《芋园丛书》本等，据前者标点整理。

卷　一

成书得书难

《易》更四圣而始备；《书》历二千余年，存者仅存十八篇；《诗》之刚也，夫子十取其一；《春秋》，鲁史之名，记者非一人，其后夫子修之，左氏传之，又其后刘歆、杜预合经传而一之，然后经以传明，事以类著。经之成亦难矣。周衰极文之世，晋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春秋》；吴季札聘上国，始闻《诗》之雅歌颂，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生其时，得全见六经者无几。《商颂》至正考父才得十二篇于周大师；孔子周旋杞宋间，欲究夏商遗礼而不得；刘歆言汉经秦火，书惟有《易》，至孝文时伏生始口授《尚书》，孝武时壁出者皆朽腐散绝。《诗》之萌或传《雅》或传《颂》，合而成《诗》；其后得书二十篇，以为《尚书·大传》，谓为不传《春秋》。唐孔颖达曰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服虔、杜预皆不曾见今《尚书》，建安蔡氏谓杨雄亦未见《尚书》。（余按：《书》出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号为"古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后夏候胜等传□洛阳石经刻之，汉号"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国上之官，承诏总为五十八篇，作传，传成，会国有巫蛊事，不获上，壁书复湮。行于汉者，伏生三十四篇而已，故壁书世儒多不见。后有张霸者习闻《书》五十八篇之说，伪造二十五篇，并伏《书》为五十八篇。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郑玄注《书》依用之，多乖异。晋兴，壁书渐出，至梅頣为豫章内史，全得孔书，尽上之官，为施行壁书。方《大传》犹缺《舜典》，江左萧齐建武中，姚方兴始献《舜典》，孔传五十八篇始备。隋开皇间始流河朔，见《书疏》。但汉武至前晋凡五百余年间，歆向父子披群书甚精，不应孔书皆不传，直逮晋始得之，故或者亦疑梅頣之意。）宋杨诚斋序《易》曰："韩起尝见《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见者，羲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见起之所未见。子贡在三千七十之中尝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今夫子之《易》，性与天道之言也，乃得闻子贡之所不闻。"其述古人不得多书而读之，备矣。韩柳未出，欧阳公得韩文六卷于汉东李尧辅敝箧中，脱落颠倒无次序，乞归，读之。后官洛阳，与尹师鲁补缀方成全书。穆伯长叙柳文谓："初不全见于世，亡字失句，阙坠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成定。"今读韩柳者，未必察也。司马温公《进〈资治通鉴〉表》曰："臣之精力，尽在此书"。又《与宋次道书》曰：光自到洛之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六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梦得将诸书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以夜补日。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才至大历末年。向后卷数增倍于此，共计不减六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文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公闲居洛十五年，朝廷许开局自随辟官授廪，命吏给扎，故成此书。使无如许岁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书自篆籀变而为隶，竹简变而为缣素，缣素变而为纸，纸变而为摹印。摹印便而书益轻，后生童子习见以为常，与器物等藏之者，只观美而已。余谓书少而世不知读，固可恨。书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犹今佛老经）其后稍作册子，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

经题签

题签经目虽小节，古人亦审。朱文公见题《伊川易传》者，谓题《周易程氏传》方是。盖后传先经，得尊经之意，且言汉晋诸儒经注皆如此（余按：古传《春秋》者三家，而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皆先《春秋经》）。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说。大名，《易》、《诗》、《书》、《礼》传是也。《易》以文王序加周字（周，岐阳地名，姬先代所封，《诗》曰："周原朊朊"是也，后为代号，因以名《易》），书以上古书加尚字（孔壁只得虞、夏、商、周之书，孔安国序《书》伏生之下经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则尚字伏生加），《诗》以毛苌传加毛字（传诗者初四家，曰齐、鲁、毛、韩，今之《诗》传自汉博士毛苌。因目《诗》曰《毛诗》，以别三家），《礼》述周制加周字（《礼》出刘歆，题周必歆），《传》以左氏作，加左字（以别《公》、《穀》，未详所始），后来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皆大名居下，取法于经也。若伏羲始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卦，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史迁以为文王，惟王弼、孔颖达以为伏羲所重。盖《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伏羲作《易》之人已言，兼言画六而成卦，则重卦伏羲无疑也。但上《系》言：伏羲以来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则卦名。伏羲前已有矣。矧画前有易理，且素具乎，况于伏羲前言《易》皆从曰"圣人"，盖有深意。薰叔尝而问朱文公以卦设名之始，公答以无所考。《诗》名之说，或谓国史，或谓子夏、毛苌。而《书·金縢》曰："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则《诗》名乃作者自定，至分为风、雅、颂，说者以为始于孔子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不知吴季札聘鲁在孔子未反鲁之先，而鲁太师已为札歌风、歌雅、歌颂，则夫子乃衰周之僭礼乐者尔。《周礼》虽有太师掌六诗之说，然先儒谓《礼》出刘歆，则六诗安知非后世依仿而托之者。余按：鲁《駉》诗序曰："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乐记》曰："人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史记》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观此则雅颂亦作者自别也。孔子序《书》以置篇端始孔安国。《左传》、《春秋》初各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左传》二书合为一。因传解经事见《歆传》，《左传》、《春秋》合为一见杜预《左传序》。

笔　史

范蔚宗《东汉·黄宪传》述诸人敬慕之说，而宪之美无可寻，至今读者钦其贤，慕其器。唐史于房杜解善谋善断外，事迹亦不多见，但王魏善谏，英卫善兵，例推为房杜功。项羽残暴，班固书之曰："羽西屠咸阳。"曰："所过无不残灭，尝攻襄城，无噍类。"语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此史笔之妙。至于叙列人物，传褒之者赞，贬之者□，称美者传无载（按：史著赞始迁、固，实法《左传》。《左传》每于事终断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迁、固法而为赞，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类）。盖人非尧舜，安能尽美，作史之道当尔，劝惩之意因寓焉。苏老泉曰：马迁传廉颇，本传不载其议阏舆之失，而见于《赵奢传》；传郦食其，本传不载其谋挠楚权之缪，而载之《留侯传》；传周勃，本传不载其汗出浃背之耻，而载之《王陵传》；传董仲舒，本传不载其和亲之疏，而载之《匈奴传》。盖四臣者，功十而过一，不欲因一以疵十，乃与善之意也。论苏秦曰其智过人，论北宫伯旴爱人长者，班固赞张汤曰推贤扬善。盖四人者，过十而功一，并其一者废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心，惩恶不已，甚乎！后之读者宁复识哉！

孔子师

孔子师老聃之说，肇于《庄子》。庄子师老子，故其著书讥侮古今圣贤，独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语誉之。后来汉儒辑《礼记》承其言曰：闻诸老聃。司马迁《史记·老子传》复增许多老子训诲孔子言语。孔鲋作《家语》，著孔子事实，因据以为证（《家语》后有晋王肃所加，故益难据信）。由是益坚后学之信，不知《庄子》一书多驾空寓言，时去孔子未远，知天下崇信其学，故托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师，庶几聃之道益隆，此庄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后儒不察《礼记》、《家语》、《史记》出《庄子》后，见孔子万世师表，不应礼乐无所自来，而问礼老聃一语，又备见诸书，未详始自《庄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静无为，其著书厌薄礼学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庄子传其学，从而有掊斗折衡、攘弃仁义、焚符破玺、绝圣弃知等论，则聃之学何礼之可问耶？太史公谓道家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有法无法，有度无度。故后之宗者荡弃礼法，蓬首垢面，丧酒吊肉，晋代可证已。岂有以礼训孔子，而勖其徒则废弃耶？孔子于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产之惠，皆亟称不暇，岂有聃其师而故没之耶？故愚为《庄子》寓言无疑。余尝谓孔子师表盍推周公，彼其梦想犹冀见之。孟子去孔子未远，具曾思之传最的，诵孔子泒接不过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师聃于庄子辈，尔聃学之是非庄子述而传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师可见也。后之卫道者皆与孔子分说，未以寓言及尊师之意照破庄子之妄尔。若孔子从聃之事，《庄子》外篇著聃为周藏史。藏史，书所藏者。聃所职多书，孔子因往问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鲁论何无一言及聃，而聃之礼何不书传其后，而甘为弃名检荡礼教之罪人耶？东坡尝谓庄子虽排孔子，实尊孔子，书末叙百家之学，兴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骈、慎到、关

尹、老聃以至庄周皆列叙名之，至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其在《诗》、《书》、《礼》、《乐》多能明之，则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见庄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余旧辑《素王事记》只据诸书纂辑，未暇辨理，今辄附此）。

文繁省

司马迁《史记》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汉史》叙一百年事，八十万言。晋张辅以此优劣班马。王逢原解《论语》“夫子为卫君”章曰：贤兄弟让，知恶父子争矣。包咸解“子见齐衰者”章曰：哀有丧，尊有爵，矜不成人。朱文公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视若稽古三万言者有间矣。《左传》叙晋献公杀申生事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礼记·檀弓》约以四字曰：君安骊姬。《公》《榖》叙晋使齐事，由郤克眇、季孙行父秃、季孙良夫跛、曹公以手偻，齐使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偻者逆偻者。刘知几《史通》曰：宜除“眇者”以下句，但云各以类逆足矣，此句烦也。《汉书》：张苍年老，口中无齿。《史通》曰：宜去“年”、“口中”三字，但云“老无齿”足矣，此文烦也。朱文公云家藏欧阳公《醉翁亭记》草前数行，铺叙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但注“环滁皆山也”。梁安贫记武陵桃源事曰：“洞中人问：今乃何代，后历几何，渔人黄道真曰：今晋代，秦后复为汉魏矣。”至陶渊明但曰：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司空图曰：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江岭之南凡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人以之充饥而遽辍者，知其酸咸之外，醇矣，有所之尔，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东坡约之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尝在酸咸外，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之说。《庄子·山木》篇曰：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至《应帝王》篇但一语曰：虎豹之文来田。《列子》叙少壮老死曰：其在婴孩，志气专一，物不伤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壮，则血气飘逸，欲虑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则欲虑柔焉，体将休焉，物莫先焉；其在死亡，则之于息矣，反其极矣。《庄子》约以四句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列子》叙人寿无几曰：百年，寿之大剂，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抱孩以逮昏老居其半；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疾、痛、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量十数年之中泰然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庄子》叙此则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疾病、死丧、忧患，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视列语明省多少。诗中如介甫“眠分黄犊草后山，一身当三千”之句，前辈尝评其善约。然语简又须意足，李寿《裴晋公诗》曰：见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中时。叙其寿康功业三事于两句中。杨诚斋《挽张魏公诗》曰：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叙其出督去国，内得人心，外摄夷狄四事于十字中。欧阳公《上杜祁公诗》曰：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祁公年四十即发白，当朝以权幸不悦，未及七十谢事，故祁公谓此两句道尽他一生心事。所以意足方见简之工也。欧阳子谓简而法，惟《春秋》可当之。后学之立言，法乎宋景文修唐史，务简而奇，如震霆不及掩聪之类，皆以奇而舛，若其犹有未当者。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曰：吾戴吾头来矣。《宋史》削去下一“吾”字，曰：吾戴头来矣。河南邵氏谓：去下一“吾”字，戴头来果谁头耶？岂知段之不惧，正以自请一死，词之工，正在下一“吾”字，此则不详文义而省者。

书史讹名

尧、舜、禹、汤，或以为四圣人名，或以为谥，或以为号。以为谥者，谥法始周，古未有也。以为号者，索之旧说，谓孟子称尧曰放勋，舜曰都君，屈原称舜曰重华（孔颖达《图书疏》曰：《书》遭秦火，《舜典》最后出，江左萧齐时，姚方兴献《舜典》，“重华”句乃方兴所加，不知《离骚》先秦之书已有“差重华之不可迕”，“就重华而陈辞”等语，则孔疏亦难尽凭），《书》中候称禹曰文命。盖放勋谓尧能依仿上世之功化，重华谓舜继尧重光，文命谓禹布文德。然则尧、舜、禹、汤为号，无义，名或近是，况尧命舜之辞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稷契。则知舜、禹尽名也。汤名《论语》著曰“予小子履”，《世本》乃谓汤名天乙，皇甫谧《世纪》谓名履字天乙（不知商代帝王以甲、乙、丙、丁为次，则天乙乃汤别号），至舜命弃为稷养官也。在当时以稷与禹、皋陶并称，名已觉混，及他书凡称弃者并曰稷，不知夏以前祀柱为稷，殷兴始废柱以弃代，谓稷可代弃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辛立，是为纣。则纣名辛，非受也。《尚书》西伯戡黎及武成皆言商王受。二孔释《书》谓：受、纣，音相乱。郑玄谓纣转为受，及名方曰“其在受德”。孔文释“受德”纣字。余按：殷人名其恶曰纣，其转纣为受，或者伪书者过也，至谥法以残书损义为纣，亦未详，殷无谥法而妄尔。《列子注》：伊尹生伊水之上，故姓从其地。屈原《离骚》、孙武兵书、吕不韦《春秋》、孔颖达《诗》、《书》疏皆著伊尹名挚。谓之尹者，正也，言能正天下（郑玄注尹言究，孔安国注尹□），故号伊尹。而《太甲》、《伊训》等篇述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皆指尹为自称之名。君前臣名以号与字，可乎？《史记索隐》著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故《左传》、《毛诗》齐例称姜，姜先封吕，他书复称吕尚，

以可师可尚也。孙子兵书存其名，犹称吕牙。谓之太公望者，《史记》曰：文王遇吕尚于渭滨，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则太公非爵，望亦非名也。后世不察，谬曰吕望、吕尚，盖缘《史记》以太公望与周公旦并称，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读者从而亦讹。

雉释文

《左传》：都城过百雉；《周礼》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释者谓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义未详（《公羊》：五堵而雉，则二百尺）。山阴陆氏著《埤雅》谓：雉性妒垄护疆，飞不越分界之内，以一雄为长。潘安仁《雉赋》曰"画坟衍以分兀"者，此也。其飞荣不过丈，修不过三丈，所以以雉计丈也。《礼记》"晋太子申生缢死"，郑玄注曰：雉经。《晋语》亦曰：申生雉于城庙。孔氏释：雉性耿介，被获，必屈折其头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大有取于雉，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岂泛然哉。

孔门多才

孔门多才，可使治赋，可使为宰，可使从政，可使与宾客言。子华之使，冉求之艺，子路良孺之勇（《左传》：微虎宵攻吴，师卒二百，有若与焉。冉求清郊之战，樊迟为我右，则勇非一夫），子贡辞命外善货殖，公冶长能通禽言。言语、德行、文章外无往不有。圣人从而以道德礼乐陶熔之，譬天地间生生职职，各正性命，所以为万古大化治。圣人历聘列国，虽因道德所宗，亦多因弟子而重。楚谋欲以书社封孔子，子西忌之曰：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王之帅师有如子路者乎？王之使列国有如子贡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其后季孙启哀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胜学军旅于孔子也。《史记》言仲尼没后，弟子大者为诸侯师，小者为卿相。盖其平日琢磨，使有用非止章句之末也。《汉·艺文志》曰：孔子没，群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五名、六墨、七纵横、八杂、九农。则孔门之学何所不参？孔子之教何所不讲？所以为圣而当时共慕，至没而弟子异昔，故曰孔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春秋之后无圣人。战国孟尝、平原辈亦皆聚客数千，书之史者鸡鸣狗盗、袖椎窃符、纵横狙诈，贾生民之祸而已。下惟是珠履瑇瑁，以雄其国，所以士益众，世益卑。近世伊洛学兴，始以修齐平治为教。故胡氏谓伊洛发明，然后人知孔孟可学而至。视汉晋以来，第以词学名儒者有间矣。至紫阳集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义理，其粗究之经济，尝书储才之说曰：有天下者必諏询咨问取之无事之时，而参伍折衷，用之有事之日，方其事之未及也，无旦暮仓卒之需，则亲之得以久，无利害纷拿之扰，则察之得以精，诚心素著，则可得之多，岁引月长，则所蓄独富。久且精故，知其长短而不谬，多且富故，更迭为用而不竭。今人平居不以才为意，及临事仓卒泛然求之，所以用之欲称其任，难哉！又曰：不以小恶掩大善，不以众短弃一长，不以近遗远，不以小加大。则其聚一时英彦，请之者岂直曰文为而已。又当参尧禅舜、舜禅禹，皆是积岁程年，稷、契、夔、龙之任，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则决，非以骤致也。若傅说起于版筑，胶鬲举于鱼盐，管夷吾举于士，汉祖仓卒罗致，贩缯、屠狗、吹箫、织簿皆为用，则短不可弃长，小不可掩大，又可验也。况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人有不用，未有无才之时。特患教无孔子而取之，之说又不大公尔。

孔子讳鲁

北魏史著魏之祖诘汾田山泽，见辎軿自天而下，有美妇人称天女受命与诘汾偶，期年复会，果以生男授诘汾曰：此君之子也，自此世为帝王。窃详古帝王受命之符，未有神异如此者。考之当时，魏大武尝命崔浩撰国记，浩书魏先世事，详列通衢事，皆直笔，北人见者无不忿恚。浩以暴扬国恶，身灭族夷。乃知诘汾之偶，史官惩浩失而失之者也。古以讦直取祸不一，若史权所在，尤嫉之招，矧国讳乎？故班固、蔡邕皆不得其死，圣人慎乱邦，安得不以逊言为贵？孔子在《春秋》，凡鲁失多为讳护，《诗》三百例录变风，鲁独著颂，与商周等。《论语》：禘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观之矣。或问禘之说，曰：不知也。夫子礼乐所宗，岂不明禘者。朱文公谓《礼》不王不禘，鲁侯国举禘实僭，故夫子托以不知。郑玄谓禘则序昭穆，鲁以僖公为闵公庶兄，跻僖、闵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观禘（余案：跻僖、闵上乃文公三年孔子仕定公时，阳虎已顺，祀先公无缘尚为逆祀，不观禘元未详尔）。文姜通淫于齐，书会于禚之类，虽不泯其实，及文姜与弑桓公，不容于鲁，书夫人之归曰：逊于齐，言若逊让而去之义。桓闵二公皆弑死，经例书曰薨。成公适晋为所留，经没不书。其讳国恶也，审矣。昭公娶吴，姬姓，泰伯之后也，陈司败之问正以娶同姓之丑，夫子宁受以为己过，而不别为辩辞。至《春秋》书孟子归曰：夫子至自吴。及其死也，书孟子卒。不表夫子之为曰氏，盖不殉昭公之失，书孟子凡皆为鲁讳也。皇甫氏谓孔子若不受司败之议，则千载之后遂永信我言，谓昭公果知礼，是乱礼之事从我始，今得司败见非，受以为过，则他人不谬，所以幸也。孔颖达谓孔子于鲁事不可无法者，不夺其所讳，亦不为之过讳，每事讳护则为恶者无复忌惮，后世安知所惩？故为鲁讳，礼也；不为鲁隐，为世教也。《公羊传》：《春秋讳例》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中国讳。左氏曰：讳国恶，礼曰讳。史著崔浩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理根本

秦据崤函，事耕织，修战守，复取蜀为富饶之

本，卒灭六国。汉高委萧何治关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内，曹操抚河济，屯许下，俱济大业。唐兴，因随关中之资；宋兴，籍周之富。视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项羽之败，全是汉遣彭越等入楚地谋挠楚故，兵疲食尽，以此不支。羽恃其勇悍，日事外攻略，不于根本究心，一旦兵败，方有"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之语。大概根本不立，则进退无据，耕织不偏废，然后表里可以交敷。高宗南渡，胡致堂进计，乞措置荆襄为根本，安行所谓老小者，陛下分部诸将，谨斥候，治盗贼，自以精兵为舆卫，巡历往来，征伐四出，如高祖在荥阳、成皋、京索，而留萧何于关中，光武战临淄、垄坻，而置寇恂于河内。又言置行宫，或建康、南昌、江陵一处，安太后、六宫，量留兵将为营卫，陛下复兵按行，周旋彼此，不为定居。又言既定讲武，其余庶常日力不暇给者，别置行台区处之。此建炎规恢复一大议论也。惜当时玩其说，盖一身在外，则足以御寇，而根本之地不加伤，意于事务之大，庶常日不暇给者，置行台处之则可一意讲武，图所谓兴创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说万世法程也。

曹参不伐

山谷以韩信胜赵不自骄而师李左车，为武夫悍将所难，咏以诗曰："功成千金募降虏，东西置坐师广武。虽云晚计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难矣。若曹参佐汉祖起兵，未有韩彭辈，战胜攻取多出于参，异时论功，争以参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项羽入关，参功为最速，逮得韩信，参已封建成侯，一旦举信为大将，不闻参有轧己之嫌，虽信奇才，然参视之实为后出。至信击魏击赵，参皆与俱，击齐，参以相国属焉。则参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于士君子不足道，而见之参则难矣。其谦让不伐不待舍，盖公随萧规而后然，宜其善终于菹醢之世。参本传言：韩信东击齐，参以左丞相属焉。又言信立为齐王，引兵东与汉王共破项羽，讨齐未服者，汉王即帝位，徙信王楚，参国相印，观此则参终始出信下。噫！难哉！

有国二权

国之大权二：政与兵而已。故权宜专不宜分，分则事无统。兵权宜分不宜专，专则乱生。成王将终，命大臣相康王，时掌兵者齐侯吕伋，宰臣召公奭迎嗣子，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千戈、虎贲百人于伋。先儒谓齐侯掌兵而不可发，召公发兵而必资仲桓、南宫毛，则其权之不统属也尚矣。西汉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一人掌兵，二者不复相统，置南北两军亦不相摄。高后时周勃以太尉掌宿卫，初得北军而不得南，可证也。唐李府卫制坏，兵聚方镇，卒以取亡。宋兴鉴其弊，郡置通判贰太守，道置转运贰制，有兵权者钱赋不之寄，有钱谷者兵无所预，思虑视古人益密矣。内则政事归于中书，故外戚不得挠，宦官不得与。于兵典以枢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总之，三帅可总之而不可发之，发兵之权归枢密，而枢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州兵典以指挥随郡大小为员多少，每指挥四五百人，给饷在运司，统制领守倅。神宗尝言艺祖养兵只三十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此又内外相制也。

明辞识时

万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随时之宜。汤武征伐虽不若唐虞揖让，然桀纣之暴如是，非汤武伐而除之，天下何时得安乎？所以伊川读《易》先明辞，次议时。如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书教诸侯为王。以时观之，孔子时王室政教犹行，列国义理相尚，使有桓文复出，王室犹可扶持也；至孟子时，七国日事战争，周君曾不能为时重轻，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晓诸侯，亦明时者也。张南轩曰：君子救世，时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劝时君行王政，汤武顺天之心也，惜伯夷叩马。李盱江常语司马公，疑孟等作似非识时者。然有武王、孟子之书，又不可无后世盱江、温公之说，乃扶持世变之一端。高祖称义兵伐隋，隋炀之恶，视纣尤甚。高祖为隋方伯，有汤武之赀，当时声炀之罪，义旗东指，为天下除残，民心响应，举动岂不正大？乃窃臣突厥，遥尊炀帝，别立代王，徐行禅让之理，所以胡致堂谓正大之举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时者也。孟子有独夫纣之说，南轩曰：王者，天下之义主，民以为王则谓之王，民不以为王则独夫而已。况所谓王者，以其能生杀，能废置，能弭乱息争，纣炀虽苛暴为独夫，生杀废置犹在也。若衰周二君，无纣炀之恶而安于衰弱，使文武德泽斩尽，制度大坏，付天下于自盛自衰，自在自亡，于世治乱茫然不与焉，亦安得不谓之独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运历谱》载黄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颛帝（即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次帝喾高辛在位七十年，次唐尧在位七十年，以其数考之，意子孙至舜时已六百一十馀年。鲁太史克称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族，苍舒至叔达八人为高阳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元（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三百一十馀年），伯奋至季貍八人为高辛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凯（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一百四十年），少皞有不才子曰穷奇（至舜时已一百六十馀年），帝鸿氏有不才子曰浑敦（《历谱》曰：帝鸿氏黄帝孙，与颛帝同），颛顼氏有不才子曰梼杌（至舜时皆二百一十馀年），缙云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历谱》曰：缙云氏黄帝臣，至舜时亦七百馀年）。窃意舜时未必皆尚有其人，虽古人多寿，然数人者不皆寿，纵寿亦未必如此其久

也。若曰自其世济美恶者言之，绵历六十馀年之远，未必代代皆元恺，人人为凶类也。夫谓之世济者，世代相仍，积累皆然也。不思尧舜大圣，生朱均瞽；鲧顽圮，生舜；禹父子相去一间，圣愚悬隔，禹治水可谓有大功于世；启少康之外，咸无可称。文武之兴，后稷稼种之休烈犹可存者，成康宣王外，可数无几焉。以帝王之胄犹若此，彼十六相世为元凯，四凶族代为恶人，吾不信也。况更历六百馀年，谓之元凯，其间岂无一凶德败祖宗之美；谓之凶族，其间岂无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谓皆自其世济而言之亦非也。

姬周姓

《左传》晋平公以同姓四人备嫔御，郑子产聘晋，言于叔向曰：今君内实有四姬焉。盖指四人，别同姓之丑，非目贱妾为姬也。按古妇人皆有字与谥，或国名下系其姓，先儒谓其不忘本且别他族。今考字下系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齐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谥下系姓如齐女曰宣姜、庄姜，宋女曰声子，秦女曰文嬴，楚女曰江芈，杞女曰定姒是也。国下系姓如秦女曰徐嬴，陈女曰息妫之类。岂惟姬姓后世以目贱人？《战国》曰：幸姬、如姬。《汉史》曰：诸姬、薄姬、爱姬。释者不辨其为用。如薄曰：姬音怡，臣瓒曰：汉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颜师古谓汉内官无称姬者，周姓贵于众国之女，故妇人美号皆称姬。宋大观间公主易号曰帝姬，贵之也。若世例以目妾，岂反贱乎？然则姬女贵而以姓著，反不若齐、宋女不辱其姓之为愈。

卷　二

担头上看花

《九畴》兴而《易》道晦，三《传》作而《春秋》散，《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古经为后儒所断者多矣，况去籍于周，坏于秦，杂于汉，魏晋后儒惟郑王诸儒臆说是拘。于是根本不立。故魏鹤山云：人须将三代以前规模在胸次，一一从圣经看来，庶亲到地位涉历，可以自得。若只在诸儒脚下盘旋，终不济事，缘担头上看花，终不若树枝头天然活精神也。此语盖为舍六经、泥训诂者发。朱文公亦谓《诗》、《易》之类，多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年立言本意，人须是虚心平气于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及他是何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恶，一切阁置，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皆自乱经学，以先入之说汩之也。今人学文者不参六经，而拾韩、柳、欧、苏之绪馀，笔史者不本《春秋》，而希马迁、班固之近似，赋咏者不探三百篇、《离骚》之雅奥，而唐人章句之是寻，故皆只袭古人脚迹，不能专门名家者，此也。近时蜀士董梁可曰：文字、用事要从元出处推究，不可只撦拽他人见成事来使，譬如贾物出产处得来，既可择其美恶，又可兼货并畜。若只他人担上贩来，不惟美恶不辨，亦得少而售狭矣。姑即《庄子》大鹏事言之，就全篇讨究，则知鲲以鱼大而化鹏，鹏从南溟曰天池击水三千里，以六月息，抟扶摇羊角之风，来蜩鸠斥鷃之笑，出《齐谐》志怪之书，是多少曲折，笔端自然活动。若见他人用大鹏事，己亦从而大之，则事狭而意促矣。此亦不欲担头上看花也。

经根人事作

司马迁谓古人有激而作，书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迁罹腐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训，三监乱周而周公作诰，孟子不遇齐梁、患杨墨而述七篇，仲舒、刘向下狱而著《说苑》、《新序》、《繁露》、《玉杯》等书，柳子厚、刘禹锡、李白、杜甫皆崎岖厄塞，发为诗章。迁之言信而有证也。然考六经《论》、《孟》，皆根人事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录是非善恶之迹，《毛诗》载政教美刺之词，《尚书》推唐虞三代之懿，《礼记》威仪之详备，《周礼》制度之纤悉，《论语》立身行己之大方，《孟子》发明王道之极致，无有空言者。所谓治道而为经，岂专舒忧泄愤之为哉？

史阙文

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邵康节《十二会》谓气运至子方有天，未有地，至丑方有地，未有人，至寅方有人，三代皆即天地人始处建正。当尧时在巳，今在未，到戌当人物都消尽（《经世书》以十二万四千五百年为一会，自开辟至尧正当中数）。详此则戌、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寔天地混沌闭塞之时，尧至宋历三时，凡三千余年，上此寅至巳历四时，当凡三千年，但孔子书断自唐虞，茫昧者不究诘，后儒因只据圣经为说。史家虽上及三皇，然皆裒取后人僻书杂传而成之，非真有得于当时事实也。但以康节尧舜上犹有四时说推来，帝王前世代绵历有《庄子》叙伏羲上犹十一氏，郑玄《六艺论谯》、《周古史》、皇甫谧《帝王世纪》、罗泌《路史》及《广雅》皆述伏羲前帝王数十百氏，年逾数万，所谓肇自伏羲，特就其所推者言之尔。又以《易·系》参之，伏羲、黄帝、尧、舜以来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则，《离》、《涣》、《益》、《随》等卦伏羲前有矣。卦画不耑伏羲始也，司马迁《史记》、刘道原《通鉴外纪》又皆遗伏羲，只断自黄帝始，不思《周易》万世文字之祖经，秦火独完备者也，《大传》言伏羲氏没，神

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叙三五传次甚明。二史不然，故东汉张衡、近代朱文公皆咎迁。《春秋》不王吴楚以尊周室，所以严正伪之辨也。后世史官徒知徇编言之说，周史厉王流彘之后系之共和者十四年，而周统中绝，迁固汉史，惠帝崩纪、吕后为政者八年，欧阳公厕武后于《唐·本纪》，司马温公黜蜀帝魏皆拘于编年说也。定夺于文公《纲目》，然后正伪分而统纪明，岂史氏琐琐之见哉？但秦后项梁与诸侯共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当时合书义帝为正统，然后继以汉，王莽篡汉，汉史为新者十八年，张衡谓时汉元后犹存，只当为后元，《本纪》编年月，纪炎祥，而莽篡事第着之莽本传。更始居位，光武常为之将，后始即真。则光武初亦当以更始为正，文公《纲目》俱不与以汉昭烈之例，岂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邪？

子夏子思

司马温公《通鉴》著魏文侯师卜子夏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来历本《战国策》，以《史记》考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则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生，孔子卒周敬王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寔七十三岁，子夏时二十九岁，后十一年哀公卒，继元王七年、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当一百一十四岁。周王更代之际，年有重叠，不过差之三四年，如《史记》则子夏当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零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说，但不知果得如许岁数否。柳子厚论孔子弟子曾参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论语》出于有子、曾子门人，已有曾子启手足之事，则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鉴》书周命三晋为诸侯于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侯文侯斯也。或子夏无如许岁数，温公以师子夏为文侯美事，系之，然当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记·世家》曰：盗杀晋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命三晋为侯。则师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后事也。《通鉴》又著子思言卫侯事于周安王二十五年，来历本《孔丛子》，时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鱼先孔子卒五年，计伯鱼最末年言卫侯事，时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此疑皆往事追书之，但温公既书曰某年，必有实据。

崛奇可味

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尚书·禹贡》叙九州地理之分画，山水之离合，物产之参差，贡赋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铺叙随之而异，更不淆杂。《顾命》叙成王导扬之语，仪文之列，去之千百载而读者寻丈可辨，此千古文章之妙。故东坡尝推《禹贡》，曾子固谕后山学文且读《顾命》。《周礼》文章之奇不一，而状物最精，《内饔》曰：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鸟皫色而沙鸣，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马黑脊而盘臂，蝼。五者各物之病与臭也。却行、仄行、运行、纡行，蚓、蟹、鱼、蛇之行各态也。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物之鸣各处也。厚唇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后、大体短脰，与夫锐喙决吻、数目顅脰、小体骞腹等语，赢羽之属各形也。皆随其异而笔之。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必拨尔而怒，苟拨尔而怒，则于任重，宜爪不深、目不出、鳞之而不作，则必颓尔如委，苟颓尔如委，则加任焉，必将废措状飞走翕张之势，而无力、有力、轻重可以想见，此犹有形状可写也。若无形无影之声，摹写最难。《礼记·乐记》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何啻亲聆其抑扬高下之声，后来昌黎听琴等作虽写此而费辞矣。经后文字之奇，推《庄子》大木异窍穴之风声，天籁变为八声之妙，至厉风济则众窍为虚一语，又自有声入无声，乃古人状物之妙。至叙物之递递相生曰：种有几，得水则为㡭，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馀骨，乾馀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物生凡十八变而句法十五易，妥律中杂崛曲，是以其语可味。后人以东西南北行文者甚多，平铺直叙外无委曲。东坡《超然台记》：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远若近，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铺叙四顾而文法四易，味其语殆非一索可竭也。后来如洪景卢又多尚此，记马遂良怡斋曰：方吾家居，入怡颜以事父母，出怡，怡色以与兄弟处，暇时读书以怡吾心，食与口怡，寝与体怡。叙五怡事而句四易。又《养拙堂记》曰：人必有所养，以直养气，以蒙养正，以智养情，以寡欲养心，以静养身，以义方养子，以善养民，以学养士，以法制养兵，以节养财，养木于山，养禾于田，养牛羊于牢，养鸡于埘，养鱼于渊，养龙于江湖，养万物于天地，由书契以来，亘古今之理具是矣。一失所养，则位养骄，势养傲，侮养高，酒食养四体，养奸以夸，养盗以窃，养虎以贻害，养稂莠以蠹苗，养虮虱以蕃搔，养痈疽以戕身。反正备论养字之义，文亦四变，又短中搀长，皆惧其律也。景卢如此甚多，姑录一二以见前辈文法。

寅正非夏

《易》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之卦，其行为木，建朔合从寅始。尧以中星定四时。《尚书》：二月、五月巡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皆寅正仲月。故孔安国、王肃皆谓自夏至前建寅首正月，刘道原《通鉴

外纪》因书禹即位仍有虞，以建寅为岁首，书汤即位乃改正朔。是岁首建寅非专夏正也。孔子曰“行夏之时”，曰“吾得夏时焉”，盖就此较而言之，非推本而言之。后商建丑、周建子、秦建亥，汉兴因秦，至武帝太初元年，始复用建寅为岁首，而寅遂不改。（朱文公曰：孔子取夏正，以阴阳之气终始著明也。盖子月作一阳生时，则阳气未出于地，寅则阳出地上而温厚之气从此始。巳月六阳虽备而温厚之气未终，至未月复穷而温厚之气始尽。五月一阴生时，则阴气未出于地，申则阴出地上而严凝之气从此始，亥月六阴虽备而严凝之气未终，至丑月穷而严凝之气始尽。盖地中之气难见，地上之气可验，夫子所以取寅正也。但自子亥为日一周，日以子始，岁亦寅始，亦有可议。）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后人不深考，遂谓并改月号（王肃谓：古历遭战国及秦而失）。夫月改则十二月紊其经，时改则四时易其位，月可强改，时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经求之，无改正之说。《尚书》：舜二月、五月巡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随四仲月以巡方，月何尝改？《尧典》：以正仲冬，曰平在朔易。朔，北方，训尽也，万物至此尽而复苏。苏则皆当改易，则岁一周之理也。是犹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说。若商以丑为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谓年为祀，太甲嗣位，改元而称十二月为首，其后桐宫服阕，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亳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月不改也（或疑《伊训序》称太甲元年，又曰三年复归于亳，不知序作于周世，所以年异祀）。又曰：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时亦不改也（周建子，《书》亦曰秋大熟，未获）。周以子为正，《毛诗》称首岁虽曰“一之日”，然“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之后继之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则未尝不以十二月为岁终。又《十月》、《蟋蟀》之后言曰为改岁，则岁虽改而十月之号不改也。至“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获”，“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一与今之气序合，亦不改时也。《周礼·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诏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上春诏王后六宫之人生穜稑之种，正岁十二月斩冰（贾公彦释正岁是夏正月，盖徇周建子，即今十月冰未坚，不得斩之，以此推之，诸言正岁皆建寅月）。《龠章》于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于仲秋、季秋献裘，与夫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春祠、夏礿、秋尝、冬烝（贾释《周礼》祭祀田猎皆用夏正），亦与今之气序合，不曰子正而改也。《礼记·月令》所纪四时，亦皆夏正。汉鲁恭谓《书》出秦吕不韦而实周世书，所据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牺牲、号令、器械而已。此犹以秦焚之前论者。秦焚后史最可证，《史记》书秦改年始朝贺皆十月朔，秦以建亥为正，故秦史书年之下皆首书十月。《汉书》文颖解云：周火德，秦以水取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为岁首。此亦为改朔不改月之证。又秦历应置闰者皆在岁末，《左传》归馀于终之义也。《史记》及《汉书》凡未改秦历之前，屡书后九月，盖闰月于岁终也。颜师古谓不然则径谓之十月矣。此又可见秦以九月为岁终也（《月令·季秋之月》：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秦建亥，戌月言为来岁受朔文可见《月令》秦世书也）。胡文定公引《商书》元祀十月、二月及汉史建亥之下即书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谓杜元凯《后序》载汲冢《竹书》皆古晋史记，以建□为岁首。又尝曰：改月者后王之弥文，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独疑《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为建午建未之月，及“十二月舆梁成”之语，于是门人问答多曰阙疑，但《春秋》用正，伊川以为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书春，则夫子行夏时之意。胡文定传《春秋》周建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亦无其位不敢专。余以《春秋传》本文考之，则又不然。蜀士王容溪尝著说曰：周果以建子为正，时月与之俱改，则《春秋》何以书“春三月己亥焚咸丘”乎？“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乎？“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乎？“十二月祭伯来”乎（凡此纪四序，皆合寅正，可见夫子只用夏时）？杜预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今之夏，冬乃今之秋。夫月可改也，时可改乎？又“隐三年”《传》书：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取麦、秋取禾，夏时明矣。杜预乃训取为芟践以附会周正之说。“隐九年”《经》书：三月庚申大雨雪。三月当五阳之月而大雪，书之非时也。杜预乃谓夏之正月。正月有雪亦岂异哉？《经》又书：春秋大水，无麦苗。秋种麦生苗，水忽漂之，记异也。杜预记：五月谓之秋，漂杀熟麦及五谷之苗。经言麦苗而预言五谷之苗，不知四月小满，麦已登场，五月又安有麦之可漂耶？威八年春正月乙卯烝。烝，冬祭，春而烝，非时也。杜预注：夏之仲月。威四年《经》书：正月，公狩于郎。冬猎曰狩，书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时礼也。大率左氏、杜氏把持周正之说，故每牵合周，而亦有知《经》用夏正处甚多，不知何前后反覆如此。余谓：尧命羲和敬授人时，旸谷、南交、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纳日，占之昏旦；东作、南讹、西成、北易，测之时气；日中、永、短，齐之晷刻；鸟、火、虚、昴、正之中星；析、因、夷、隩，察之民事；孳、革、毨、氄，验之物类，然后中气定而四序正。此其气序不差，虽巧历莫违。杜预乃移易四序以附会周正，岂理也哉！（后世魏景初复建丑，唐载建子，未几俱复寅正，盖气序不可得而移者。）

历代帝陵

西汉刘向疏曰：黄帝葬桥山，尧葬济阴丘垄，皆卧葬，奥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葬苍梧之说见

《礼记》与《竹书》，然《孟子》先秦古书，云：舜生于诸逢，迁于负夏，卒于鸣条。鸣条，卫晋地，实今河中府安邑，无缘葬苍梧，况苍梧在尧五服外，虞夏为荒服之境。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馀岁，晚乃传位于禹，十七年而后崩，则巡狩晚，当为禹，舜未必耋年犹任奔走也。考《阿中纪》：市有舜墓，疑象封有鼻，正今道州，或象冢也）。禹葬会稽，不改其兆。殷汤无葬处（崔驷、薛瓒言：汤冢在济阴亳县。《皇览》云：在亳城北。□□□在梁国蒙县北薄伐城中，汉著汤冢隶扶风县，汤冢数出）。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馆右，樗里子葬于武库，皆丘垄之处。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垄，多其瘗，后尽发掘。始皇葬骊山，坟高数十丈，周回五里馀，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油，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巧变，不可胜记。又多杀害人，埋工匠。其后项籍焚毁宫宇，虽已发掘，馀空藏，牧儿亡羊其中，持火索羊，遗火烧其棺。夫死者无终穷而国家有废兴，明君智士，远虑无穷，故甘薄葬之诫，乃奉安之道也。余按：《周礼》言天子之丧敛，用圭、璋、璧、琮、璜、琥，皆为渠眉。郑司农注：开渠为眉，令汗得流去也。郑玄注：渠眉，玉饰之沟瑑冢也，以组联六玉沟瑑中以敛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尻，璧在背，琮在腹。《汉旧仪》曰：帝崩，含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以黄金缕，腰以下玉为押，长一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终以黄金缕。陵制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二丈，坟高十二丈。《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开四门，容大车六马，错浑杂物。《东汉·礼仪志》纪载甚备，其言藏明器数曰：筲八、瓮三、甄二、瓦镫一、彤弓一、彤矢八、卮八、牟八、豆八、笾八、酒壶八、槃匜一、几丈各一、盖一、钟磬各十六、钱四、箫四、埙篪笙柷敔匏瑟竽筑坎筷干戈笮甲胄各一、輓车九乘、刍灵三十六、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匏杓一、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杯二十、瓦饭槃十、瓦酒尊二、匏勺二。后王弥文益甚，且持不以天下俭其亲之说。周礼汉制未必馀也。经王莽乱，赤眉发前汉诸陵，其玉匣敛者率如生，吕后至遭污辱，独霸陵完。光武美文帝之俭，东都首以薄葬送终，令陵但令流水与丘垄同，明帝亦然。《古今注》载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垣四出司墨门，寝殿钟簴皆在周垣内，堤封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违。遭董卓乱，吕布尽发诸陵以珍宝，解金缕，探含玑。魏文帝惩之，故终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烧取玉匣金缕，尸骸殆尽，古焚烙之刑也，岂不痛哉！吕不韦生战国末，言荆、齐、燕、宋、中山、韩、赵、魏自此以下亡国不可胜数，其大墓无不掘者，故《吕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财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亲，故有送终之义。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为之虑，则死莫若无动，莫如无利。又曰：死者弥久则生者弥疏，疏则守者弥怠，而藏器如故，理势必掘。今有铭墓曰：此中有金宝，不可掘也。而为之阙庭以自表，何以异彼哉？又曰：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止季孙以璠玙敛，为无穷虑也。司马迁《史记·货殖传》：田叔以掘冢致富。大概丧之后民无生业，国典复隳，而名丘大墓雄丽自兢，岂达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征，见无不发者（按温韬发唐陵），因遗令世宗曰：我死当以纸衣葬。宋兴，艺祖诏诸道检校前代帝陵，各制礼衣一副，常衣一袭，具棺椁。于是西京凤翔、雍、耀等州奏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汉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后魏孝文，西魏文帝，后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中、肃、代、德、顺、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九陵，并曾经开发（《容斋五笔》辨诸陵地理，异正史。又汉文陵据所书后亦发）。宋艺祖至哲宗七陵葬西洛，靖康之变，亦皆不免。绍兴中宗，臣士傢同张焘往省，焘归奏高宗曰：愿陛下万世无忘此贼。时惟昭陵无恙，哲宗犹暴骨。初枢密楼炤同往，炤归述昭陵之制曰：陵因乎冈，种柏成道，周以枨橘，阙阁楼观环之，神关内列石人、羊、虎、驼、马、等像，神台三层，高二丈，俱植柏，下广十五为水道，有五大门，门外石人对立，其号下宫者，乃酌献之地，馀陵皆然。昔人谓葬金玉而坟，是为盗标识其处，帝陵不加标识犹将虑盗，况阙观环之乎？下是官庶刻铭勤志，亦未免有类金玉之标识。刘向曰：丘垄弥高，宫庙弥丽，发掘弥速。要知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安事外饰以为身累乎？（汉武曰：古帝王之葬，不使人知其处。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则坟乃是孔子始。按：墓是葬茔，坟则封土，《尔雅》曰：坟，高也。）

两韩信非

司马迁、班固汉史《韩信传赞》中皆称两韩信，据其说韩王古韩国之后，项羽杀其父成，复立信为韩王，都晋阳，与淮阴侯韩信不同。刘知几《史通》辟迁、固之谬曰：韩王名信都，古韩国后，姓姬。则名信都者，非姓韩，亦不单名信，二史不别姬、韩两姓，且失韩王名信都字，遂与淮阴侯韩信无辨。余考班马误姬为韩，诚如刘说，但谓韩王名信都，刘知几亦差。王充《潜夫·姓氏论》云：沛公起，张良属焉，沛公使韩信略定韩地，立横阳君成为韩王，而拜良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为胜徒。《汉·功臣表》云：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楚。《汉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记》亦作韩申徒，良传直作韩司徒。盖信都、胜徒，昔贤谓司徒之声转。然则信都乃张良官名，即非韩王名，知几之说，

亦未免缪，何班、马责乎？

三策中原

周公瑾胜曹操于赤壁，进计孙权，乞由蜀结韩遂、马超于关中（时超、遂反操于关中），还由襄阳取宛、洛，北方可图也。诸葛孔明说先主亦曰：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向宛、洛，将军以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关中别号），二说皆欲由关以捣魏之里，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背受敌，则中原可举。公瑾谋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及竟，又公瑾之谋蜀非吴有，孔明举事荆非蜀有，所以罔功。宋南渡，张德远出帅川陕，实祖周、葛遗策，全有吴蜀又孙刘所无，而竟如是可见兴废有天，善乎诚斋之言曰：天与时相遭，则以百败之汉高取百胜之项羽，天与时相违，则以刘葛之雄杰熟视孱弱之曹丕。

川陕江河上游

昔人谓川陕系南北重轻，盖其势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则可顺流收下流之利。黄河南注，永兴秦凤寔居其上，故据陕则可顺黄河之险、江汉之险下瞰吴楚，而取中原也易。张德远图复宋祚，首身任川陕，计盖出此，而以富平一跌弃之，岂知公之所以胜者哉！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称。孔子大圣，孟子大贤，例只称子。孔子复号夫子者，邢昞《孝经疏》云：孔子尝为鲁国大夫，故弟子连官称尊之，以别馀人也，后之尊师者因例曰夫子。近时朱文公称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复于姓上系子，按《公羊传》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马子。何休释云：加子姓上，名其为师也，若非师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盖师尊之。

三大处置

汉初病于诸侯强大，主父偃建分王诸侯子弟之说，诸侯遂弱。唐衰，病于藩镇跋扈，赵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之计，藩镇遂消。宋南渡息兵，张、刘、岳、韩拥兵方面不释，秦桧各除枢密使召之，由是兵权去手。偃之说贾谊发之，普之说乌重允发之，桧之策范周言之，但偃、普忠谋，桧则奸谋也。

大　横

二《礼》灼龟之法：卜人占坼，汉文入立，卜兆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应劭注：龟文正横也，而横所以吉之义未详。按《占人贾氏疏》云：灼龟，灼其腹骨近足高处，占其坼兆，直向背为木，直下向之为水，斜向背为火，斜向下为金，横者为土。朱文公解《易》因谓：汉文兆得横，木得土也，所以吉。

十二州

黄帝画野分州，封域才经见，《汉书·地理志》统言得百里之国。《万世通鉴》刘纪善：黄帝土地东至海，南至□，北逐薰鬻，封域皆九州内。舜肇十二州。孔安国传《书》谓：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郑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说，谓《王制》言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此时并地法行，州有定域，国有定制，不可得而增减者也。今曰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则二州地削于七州，古制紊矣。况冀为天子之都，岂可削哉（先儒谓《王》言国制与五经背驰，难尽凭，但冀为王畿，乃制度所当先定者，不应泛然在可增可削之外）？或者九州外别建营、并、幽三州，且流共工于幽州，正以罪人屏之荒服外之穷处。若析冀为幽，则近在王畿，何取为流窜哉？今按《书》正文，幽州之州从州。《左传》叙四凶投之四裔。裔，远也，远则非近冀之幽矣。况流四凶在治水前，时未析营、并、幽，无幽州之名，孔子《书疏》著邹衍说，曰：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九尔，中国名赤县，内有九州，《禹》所叙是也，中国外如赤县者亦有九。《汉书》颜师古注亦谓：九州外别有营、并、幽三州（余谓天下之传久矣，竟莫究三州所在，故疑二说荒诞。但地镜尽括地著地中脊曰：昆仑其东南方曰神州。贾氏《礼疏》曰：昆仑在西北，别统九州，其神州东南一州，其禹分为九。又曰：神农上有大九州，曰桂州、神州之类，今惟有神州分为九。征《汉书注》：昆仑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地之中也。《博物志》：昆仑，赤水出其东南，赈河水出其东北，赈水出其西北，赈刺水出其西南。赈河水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山海经》曰：昆仑有五水环其墟，其东南流为中国河。朱文公曰：地形犹馒头，昆仑山犹揚尖处，其水四分，合以山势求之，黄河始昆仑，泻入中国，不应偏居一隅，三隅亦有少禹。据《禹贡》导山、导河、导江皆始于西，则中国特昆仑一面，九州外之州必有无限，不特营、并、幽之名也）。传记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九州，帝喾制九州。则九州古地，益为十二则始舜，禹平水复仍为九。故商以来，但言九围、九有。《周礼·职方氏》亦只列九州（邹衍言水中可居曰州，尧遭洪水，地之高可居者有九、故州以州名。古州惟十有二，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名遂次于州）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为十二不无紊，并制之疑。意黄帝肇封地之广，容有封制未尽者，舜因其隙复创三州，故三州与九州并列，必尽九州析也。郑疑盖拘孔传，若《王制》难凭，亦为以今九州幅员计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须数十倍建置可也，岂三十、六十、百二十八国之能限哉？《王制》盖又拘地方千里之论。若流共工于幽州，盖为北裔水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

卷　三

古文不相袭

河南邵氏谓班固作史，不敢辄易司马迁之词，谓孔子作经，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固所不知也。唐李习之曰：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读《诗》也，如未尝有《易》，读《易》也，如未尝有《书》，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洪容斋云：六经之后，百家之言与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余观后世读书能得古意者惟昌黎，曰：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商》、《盘》佶屈聱牙，《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李汉曰：《易》繇爻象，《春秋》书事，《诗》咏歌，《书》、《礼》别其伪。皆不以一概视经，窥见古人者熟也。立言如此，意者濂溪《易补》、横渠《正蒙西铭》、邵子《经世书》抉理剔微，皆无一言相袭，至羽翼六经，又汉唐诸子所无也。故陈寿缘迁、固而不美于史，范宁缘歆、向而不美于《谷梁》，《文中子》之书识颇正大而拘拘模仿《论语》，皆后人之疵。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其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黄山谷曰：文章最忌随人后。杨东山曰：丈夫自抱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观此则诸贤所以传不朽者有道矣。

《左传》非邱明

《左传》叙及韩、魏灭智伯事，时去孔子卒已十六年，后儒以孔子有"左邱明耻之"之语，遂谓传为邱明作。自汉以来，如出一口。唐啖助为《左氏》学，始言别有左氏，若夫子言左邱明，盖史佚、迟任之类，便谓左氏为邱明，非也。宋伊洛诸儒研经最精，伊川谓《左传》无邱明字，未可考。朱公以传叙及韩、魏杀智伯事，谓传是个博记人作。答黄义刚曰：左邱是古有此姓，左邱明自是一人，作传左氏又别一人，必非邱明。程公说：《春秋》分晓，首辨传非邱明，谓《公》、《穀》皆子夏门人书，疑《传》亦出孔氏门人之门人，盖书多战国秦语也。然未尝剖析指证其迹。乡先达万见春镇尝著论，辨《传》非邱明作，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赐姓，岂止一邱明姓左哉？卫有胥靡逃之魏，卫君请以左氏易之。韩非《内储说》著左氏卫之都邑，若以邑为姓，则后之子孙皆可得姓，不止邱明可姓也。杨雄曰：左氏品藻。司马迁曰：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独刘歆《七略》断然曰：左邱明与圣人好恶同，亲受经于仲尼而作传。三人同出汉朝，立言异同如此（余按：称传为邱明作始司马迁，刘歆引传解经，书方大传，后人遂皆祖歆）。自歆以《左传》为邱明，其后诸儒从而和之，至杜预集其说注《春秋》，遂锢不可解，所以乘虚袭伪而不察者也。尝以《传》语考之，左氏端为战国时人，当战国时，齐有邹衍著书推五德之运，以符应为验，而昭九年《传》云：陈，水属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哀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凡此等语皆与邹子同意。周官保章氏虽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国为某星。自三家分晋之后，堪舆书出（亦出邹衍）。十二次之说行，始有燕为木，赵为火，梁齐为元枵，卫为豕韦，吴越为星纪等说。而左氏昭十一年《传》云：今岁在豕韦，岁及火梁。襄二十八年《传》云：岁在星纪而淫于元枵。凡此等语皆与堪舆书合。酎酒之名起周末，而《传》叙郑人对晋曰：寡人以朝见于尝酎。秦惠王十二年初腊，《传》叙宫之奇之言曰：虞不腊矣。秦孝公时商鞅始立赏级爵，曰不更，曰庶长，而《传》云：秦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帅师及晋战于栎。如此数者皆出《春秋》后，而左氏之《传》其为战国时人可知矣。又子不语怪力乱神，使邱明果受经于仲尼而作传，必当达圣人之旨，何公子彭生之为豕，太子申生之请帝，伯有之厉寔沈，台骀之为祟，鲧化黄熊，石言于晋，内蛇外蛇，新鬼故鬼，鸟鸣亳社，神降于莘等说，累累书之，是足信左氏非受经之邱明，明矣。

班史出刘歆

葛洪《西京杂记·后叙》云：洪家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卷数。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铨次而亡，故书无定本，杂记而已。后来班史始全取刘书，小异同尔。固所不取者，洪抄出为《西京杂记》，观此则固史之妙，端有自焉。

《公羊》、《谷梁》

公羊、谷梁二姓自高赤作传外考之，前史及后世更不见再有此姓。万见春尝谓：公羊、谷梁皆姜字切韵脚，疑其为姜姓假托也（按文公《语录》已有此语）。盖战国时去春秋未远，传之所载多当时诸侯、公卿、大夫及其家世事迹，有当讳悔者难直斥之，而事之直者又不容曲为之笔，故高赤传其事，因隐其姓。后世史官于当代难言之事，每缺之或晦其姓名，疑其辞义。高赤缘时忌，没其姓，容有此理。《左传》作者之名曾无真的，是传者亦欲假托也（按：二传皆云出自子夏，子夏授《公羊》高，汉景帝时胡母子都始以《公羊》著之《竹书》。穀梁云秦孝公时人，其书宣帝时始传，先儒因谓二书皆作自汉。孔颖达曰：《公羊》，道听途说之学。杜预言肤引《公》、《穀》，适足自乱大观。群与曰：《公》、《穀》诡辨之言，非先儒说，或者又汉儒假托也）。

形容失当

汉武本穷兵黩武之君，相如《谕巴蜀檄》首言蛮

夷自擅不讨之罪，次言陛下存抚天下，安辑中国，发使靡有兵革之事等语，虽皆为武帝文过，然初不为尊者讳。唐明皇宠贵妃实为子妇，白乐天《长恨歌》乃曰：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其后诛贵妃实六军迫之。杜子美《北征行》乃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妲。白秘其为子妇，杜归之于内断，皆立论当然也。唐取蜀擒刘辟，韩退之诵圣德曰：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霈，挥刃纷纭，争寸脍脯。模写惨毒之状，惟恐不真，不知刑而如此，非宽大之朝所宜有，可谓之元和圣德乎？东坡《钱氏表忠观碑》言河东刘氏百战死守，以抗王师，积骸为山，骊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虽影带钱氏不烦兵而下甚好，而于有宋以仁厚兵不血刃之意非矣。此皆文人形容之过。尝记唐牛元翼除制一联，昔人谓语胜《尚书》：杀人盈城汝当深戒，孥戮尔众朕不忍闻。制自元微之作，信大哉，王言也。

古事难诘

《礼记》记文、武梦龄之事曰：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其说武王少文王四岁，然文王崩，武王未及终丧，伐纣其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通文王九年，大统未集计之也，克商二年而武王崩，出入才七年，是文王七岁生武王，况伯邑考武王兄，刘氏《外纪》且明著文王十三年生伯邑考，不知男子十三有生育理乎？若以武王后文王七年崩较之，生伯邑考才四岁，故梦龄纪年难据（按：文王大统未集而终，越二年为誓，十有一年帅师孟津伐殷，十有三年大会孟津，克商，既二年，《金縢》著王疾，弗豫，则武王后文王崩仅七年）。及武王崩，成王嗣，郑康成《书》注谓年十岁生，《通鉴》谓王三岁，则武王生成王年登八十上。史以成王为武王嫡子，故立，则成王母邑姜也，武王年八十，计邑姜最少亦不下六十矣。史又言唐叔为成王同母弟，邑姜之年又不知几何。孔子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生，二十三年壬子岁父叔梁纥卒，孔子时三岁，故不知父卒葬，诚有之。逮周敬王十七年癸酉岁母颜氏卒，孔子时二十四岁，越明年乃求合葬于防。《礼记·檀弓》言孔子少孤，不知父墓，母死，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然叔梁纥卒，孔子虽少，其母尚在，岂不能示以父墓所在乎？《史记》著叔梁纥年七十娶徵在少妇，因野合生孔子（先贤释野合为野哉由也，不备礼之谓）。徵在耻，故长不告孔子，缘此孔子不知父墓。窃谓娶不备礼，不告其子，容有之。父死，葬不告处，恐不然也。且孔子万世人伦之表，年如此而父墓不问，何以为孔子？《檀弓》又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墓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圣人举事审重，未必旋踵而崩，又不修墓则当听其崩坏乎？凡此见汉儒之言古事，不复验之人情，参之道理，只是臆说。

洞庭古九江

《汉志》言浔阳九江，曰乌江、蚌江、乌白江、嘉靡江、畎江、廪江、提江、箘江、源江，孔安国《书传》"九江孔殷"，援以为证，不知浔阳今江州，在《禹贡》为扬州之域，《禹贡》"淮海惟扬州"在孟潴之下，但言三江既入，至"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之后，始言"九江孔殷"，"云土梦作乂"，其后"导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及"岷山导江"之后曰："过九江，至于东陵。"（东陵即巴陵，江北夷陵号西陵。故岳东陵西）以经考之，《周礼·职方》云：荆州薮泽曰云梦。释者谓：云梦，泽名，方八九百里，华容、枝江、江夏、安陆皆其地（据《礼》云梦只一泽。按《书》言"云土梦乂"，已析云梦为二。《传》昭三年郑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梦，邵子之女生子文，弃之梦中。入郢则梦，梦，泽也。定四年：吴人楚子涉雎济江，寝于云中，则云一泽也。按江北为云，即今玉沙、监利、景陵等县，江南为梦，即今公安、石首、建宁等县，跨江南北因总谓之云梦）。凡《禹贡》叙九江皆在今荆衡之域，《唐志》以岳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经》云：洞庭山在九江中（《博物志》言君山即洞庭山）。张勃《吴录》曰：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近世胡旦晁说之皆以九江为洞庭。建安蔡氏释《书》援《水经》曰：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又援楚地说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间。按：洞庭，九水所聚，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潇水、湘水，九江非浔阳，明甚。郑印亦云：《禹贡》九江在荆州，即今岳州洞庭，但析九江之目，无渐、酉二水，而附锦、靖二水，然均为九江也。唐孔颖达谓：浔阳九江之名起。近朱文公尝著《九江辨》，以洞庭、浔阳九江各不同也。余以《汉志》考，当在九江郡（今淮东江西诸郡），汉复置九江郡（今淮东滁、和、贞、濠、寿九郡）。如此则浔阳九江自秦始，而洞庭九江则古也。

禽释擒

《易》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伊川解无虞人而即鹿，是有贪禽之心。"王用三驱，失前禽。"释者云旁走者不射，惟向前背走者射之，不中而已，故失前禽。则鹿言禽，驱走皆禽也。《礼记》：鹦鹉能言曰"不离飞鸟"，猩猩能言曰"不离禽兽"，如《特牲》"郇表畷禽兽"，下文专以猫虎言之。《月令》"祭禽于四方"及"豺祭兽戮禽"，释皆云：禽者，兽通名。《周礼·大宗伯》以禽作六贽，雁、雉、鸡、鹜，外虎皮、羔其二。《庖人》：禽兽春羔豚，夏腒腒，秋犊麛，冬鱻羽。因谓凡鸟兽未孕曰禽，且援《白虎通》说曰：禽者，鸟兽总名。《大司马》："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贾公彦疏曰：已孕曰兽，输之于公，未

孕曰禽，曰众得之。又孔颖达《礼记疏》曰：禽者，擒也，方力小可禽制也；兽者，守也，言力多不易擒，须围守而获也。详众说则禽不拘羽，故古人言荒于猎者曰禽荒，曰从禽不别言兽，以小大兼猎，禽足赅之也。又《左传》擒获字例单禽，而柳下惠名获字禽。则禽者擒也，孔说亦然。独《尔雅》言二足而羽为禽，四足而毛为兽。然其言飞曰雄雌，走曰牝牡，不知《诗》："雄狐绥绥"，则雄雌不特飞也。《书》："牝鸡之晨"，则牝牡不拘走也。故贾氏辟其说非通义。余按经中惟二《礼》乘禽，《易·系》隼者禽也，《公羊》鹳鹆来巢，曰非中国之禽，惟言羽馀多兽通名，使禽果羽之雅言，则《书》之"鸟兽跄跄"、"阳鸟攸居"、"鸣鸟不闻"，《易》之"鸟焚其巢"、"飞鸟遗之音"，《诗》之"黄鸟"、"玄鸟"，《记》之"不离飞鸟"、"故鸟不橘"，《礼》之"罗鸟"、"鸟共卵"等语，圣人皆当易鸟以禽，何必若今之直叙邪？

终命椽笔

《洪范》九五福：富、寿、康宁、好德外，考终命居其五，此非生者之美也。后人祝颂概曰：五福全备。不知考终命之当讳。晋王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觉而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晋武帝崩，哀册谥议皆属珣草，而笔如椽事，后人不辨为不祥之笔。

封略自然之险

苏秦说战国诸侯，各言其四封之限。盖国有限界方可自固。狄梁公曰：天生四夷，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阻流沙（沈括云：流沙履之百步皆动如行幕上，或人马车驼无孑遗，凡千余里，四面茫然，以人畜骸骨为志，每风将作，老驼知之则聚鸣，而拥其鼻口，否则危毙），北横大漠（浮沙数千里，逾者进寸退尺，暴风一起，沙卷如席，压人，多不能出，毙者十九），南隔五岭（瘴雾能死人，其外限以恶溪、沸海。恶溪逾者脚腐，沸海鳄产其中），此天所以限中外也。后世封略不谨，华夷混处（按周东迁而后吴、越、楚、蜀尽蛮，陇、秦、晋、魏悉戎，南陆浑，河西白狄，淮有群舒处诸隗，洛阳有扬拒、泉皋、陆浑、伊洛之戎，衣冠俗无几也，至邾、鄫处鲁甸而用夷号，徐在京东而有夷名，当时四夷错居中国，汉魏以来然矣。至东晋中原消磨混一，其原皆出夷狄）。先王荒服之制既混，识者犹欲守在四邻，然泛言守，亦难。尝以天下大势考之，莫不各有自然之险，河北以居庸诸关为险，盖居燕百里外，关外名虎北口，即汉上谷郡，其山西连太行，东亘辽海，狼居胥诸山为襟带，关南北通处路绕两崖间，风起人行，或为所掀。彭文子谓隘如线，侧如倾，其升峻绝，其降如趋井。下有涧，巨石磊块，凡四十五里，甚艰折万状。山外寒气先山南两月。燕之东百里曰榆关，盖由虎北口下皆乱山层复，至此循海，方有狭径，寔辽东诸州之障阻。昔时守以士兵，狄不能入。自石晋割关南十六州，刘仁恭割营、平、栾三州赂契丹，由是北自定武达辽海，千里失险，凡汉唐所以限狄者，狄皆有之（按：汉北边之中曰定襄、雁门、云中，各有要害，夷狄患多出朔方，即今灵夏州，而山河无几。其后拓地逾塞，关外皆汉有。光武兴，民苦胡寇，尽徙居关以东，唐藩镇崛强，田承嗣有幽燕十六州也，唐无北顾忧者，惟据诸关故也）。宋兴，诸关皆在契丹里，故太祖、太宗尝有志取燕。燕人宋琪时言古北口、野狐门、松亭关三路，晋有古人堡垒成迹，于此置守，南牧自绝。后富弼使北，亦言土人云：若守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家寨则虏不得南矣（按：《书·禹贡》：导山自梁、岐、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太岳，底柱、析城至王屋，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则河北诸山发原雍西，逾河而冀、而幽、而营，至碣石入海，盖天然华夷之限，秦筑长城起临洮，尽辽东，史亦言因地形，制险塞）。五代失险，周世宗首于深冀间浚胡卢河为限，宋守塘滦而雄霸二州间，塘水不接，遂中置保定军，馀塘水渺漫而保州以无，多植榆为蔽。宣靖间童贯辈争燕云而不取险，故岳飞曰：金坡诸关不获，则燕云未可有役。金人逾关，黏罕叹曰：关险如此，而我过之，南朝可谓无人。由此观之，居庸诸关寔河北屏蔽也。至越河而南，黄河、潼关乃中原之蔽，宋失汴保江关，河置而不问，又《夷录》载金有蒙患，南徙都汴，保关守河。黄河自洛阳、三门、积津东至邳州、桃园、崔镇，东西长二千馀里，设四行院，每行院管五百里，以精兵二十万守之，夜则传更，冬则敲冰，潼关边西南大小关口三十六，约千馀里，亦设四行省，分精兵十万守之，布置周密，水泄不通，如是垂十五年。北兵渡河不可，越关不能，乃谋闯山东，假道宋，由蜀出襄、邓，金坐此不支。由此观之，黄河、潼关，中原屏蔽也（按：刘宋元嘉中，与魏争河南，魏敛戍归北，宋围魏碻磝、滑台、洛阳、虎牢，刘守南岸至潼关，其后魏主引兵南下，四镇各失守。晋杜预尝于孟、潼建河桥，五代兵争者束枪结筏，或候水而渡，则黄河不如江水迅急，及岸甚易，水面或有高于地面处，所以多决，汾河古谈长堤限水，其守必以兵固）。若东南以大江为固，而防人守江多在江北，吴人筑濡须坞，修东兴堤，城巢湖，皆守淮蔽江。淮东地多石碛，险在水，关中地重冈复岭，险在山。胡安国尝言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汉上流曰沔）；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欲固下流，必守淮泗。张魏公亦曰：淮南之地，正所以蔽大江，无淮南则长江与虏共，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江南其得安乎？盖淮南鱼盐桑麻之富地，他郡不可比，所以守江者急宜保淮。杨诚斋曰：有淮而后江者吾之江，无淮则江者非独吾之江，亦敌之江也（按：淮水二千里，其北方水道通淮有四，汴、颍、涡、蔡也，其通南方入江，江淮老鹳河故道在淮为南北喉襟，荆襄南国门户者，其

地左顾关、陕，前瞰宛、洛，右通吴会，后接巴蜀，昔人谓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是也。但处四达之冲，中原交经可入者错出。胡五峰谓其地利进取，不利固守，须以兵险近时固荆）。长安东有函关，南有散关，西有陇关，北有萧关，故号四塞之地。汉祖东据函关，必外严荥阳、京索之守，若西则玉门、阳关，古称天限。汉魏世氐羌徙居关辅，实处其衷，故汉言三辅利害者，欲保西凉州（其地南隔氐羌，西通西域，北断匈奴右臂。汉武取休屠王地建州，今名姑臧、燉煌等郡）。唐苦吐番，元载欲城陇山口原州（按：陇西南连秦岭，北抵黄河，东西一百八十里，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登陇东望秦外，极目泯然，陇外无蚕桑，八月乃麦，五月冻解。汉隗嚣据凉塞陇，光武遣来歙取之，密谋山道而后济，帝复自帅诸将攻关）。宋经略西夏，韩范议取横山，唐张仁愿守朔方，河外筑三受降城。由此观之，关中四隅之守，又各有要地。蜀险，李熊尝谓：北据汉中、杜褒斜，南守巴郡、拒峡口，东下汉水，可窥中原，南顺江流，可震荆扬。所以计蜀悉矣。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阶成、岷、凤为藩篱，汉中为门户。绍兴中固蜀专倚凤州和尚原，其后金欲割之，帅臣胡世将力争不可，四州内汉中虽有诸关而支径甚多，故和尚原守蜀之要也。南方限以五岭，瓯、粤无西北之劲，中国反以象犀珠贝所在通焉。三国曹操守洛阳，东拒吴倚淮汉，西拒蜀倚秦岭。故魏明帝以为地有所必争，观此则守国之险可无哉？

古税不拘什一

《禹贡》田赋别上、中、下九等。《周礼》辨上地、中地、下地、有年、无年。魏平籴法亦随上熟、中熟、下熟。《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则邦中郊外各不等，无概取税也。又：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实九取一。班固《汉·食货志》谓九百亩中除二十亩为庐舍，耕只八百八十亩，符合什一之说。而《孟子》无此文。夏五十而贡，殷七十而助，周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百亩取一，彻是也，贡五十，助七十，若何什一乎？赵岐谓耕五十亩者，贡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说亦什一。孔颖达谓：古者人众田少，故一夫惟得五十亩，殷一夫惟得七十亩，皆不具周数。然画井而田，古制也。具历夏、殷至周，周当生齿，富倍二代，岂有愈久愈耗乎？贾公彦谓：《周礼》地有一易、再易、不易之分，贡乃一易地，二百亩而税，百亩助，则上地百亩，莱三十亩，而税其半。彻则上地全税之。夫地古今共，是天下无缘可专有。贡地殷兼有物地与莱，而周全有彻也。此皆求合什一之说不通，因臆说也。按《春秋》鲁宣公初税亩（收公田外取八家私田）。杜预注：什取二，故曰：二，吾犹不足。《公羊》曰：大桀小桀，过于什一也；大貉小貉，轻于什一也。《周礼》载师凡任地园廛二十而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都鄙皆无过什二。则古税各随地之宜，不拘什一也。

不署字之福

宋兴，王全斌平蜀，杀降兵三千人，曹彬争之不可，但不署字，收其文案。他日艺祖诘责，彬以不署字得明。文潞公、刘沆同官中书，仁宗不豫，有告禁卒谋反者，潞公诘知无他，令斩告者。或启公委刘相处分，遂属沆。仁宗疾平，沆白上曰：陛下病时，彦博斩告反者。索卷视之，沆独无着笔，遂得释。二臣当危疑间，皆以不署字脱祸，若曹本不与谋，而沆乃同事异心，又从而讦之，真岌岌乎小人之用心。余邑旧有帅司酒，课例设监醖一员，月有薄给，宰每瞩私人某宰处以处客，客智士也，受给不废。督视第酒计出入，不犯一笔，后客去，帅司磨筭酒课，追逮合千人，客独以无迹免，此亦不署字之福也。

大计不惜小费

司马温公曰：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譬犹夏旱则冬涝。虽曰救正荆公一时之偏，实古今财计乘除一的论也。然有国者操敛散之权，后世又有摘山煮海，曲尽阜生之道，非止天地之生也，犹曰乏财，拙亦甚矣。唐刘晏领漕运，与造船执事钱皆过与曰：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其后有司减半，漕运遂废。谢君直论六国成败曰：秦兵百万，六国兵不下四百万，秦能灭六国者，黄金、爵级、敢战，则得六国所有美人、珠玉也。沛公兵十万，项羽兵四十万，沛公终能灭楚者，轻侯王以赏战士，捐金帛以富功臣。项氏即方刓而人心已在敌国矣。高祖令陈平间疏楚君臣，予以黄金四万斤，纵其出入，盖足陈平之私用，然后可责其为汉用。大率喜事赴功之人未必高洁不污之士，贤如王述犹有足则自止之论。矧平等皆楚降汉者乎？晋羊祜深知王濬，或言濬志奢侈，难信任，祜曰：浚有大才，将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后濬卒平吴。使智勇建功，惟豁达大度者方可语此。唐李绛曰：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追。所以晓世主者，至矣。宋艺祖经制西北边臣，悉厚以官爵，宽其绳墨，所部租税一不计其如何，故皆得其死力。赵普常言：桑维翰爱钱难用。上言：苟用其长，当护其短。又曰：契丹精兵十万，我以二十匹绢易一胡人首，止费我二百万绢。规模宏远如此，宜其光启一代也。

忍字二义

小说著太公劝忍之言曰：吞钩之鱼，悔不忍饥；罹网之鸟，悔不忍飞；人生误计，悔不忍为。故唾面将襟拭，嗔来把笑迎，则知辱之当忍矣。被骂招功德，嗔来送福田，则知忍之为福矣。数语虽不真出太公，而著忍字之益，甚备。又唐人诗曰：忍事敌灾

星，灰心缘忍事。张公艺至以百馀忍字九世同居，皆有得于惩忿窒欲之效然也。然忍有二义，鄱阳饶氏解《论语》“是可忍也”章，谓忍有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甘忍之忍，正夫子责季氏之意，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经言残忍、忍人，大抵甘忍，为之而不顾。其说忍字有是非。梅亭李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饥忍食，砭忍楚，堤漏川决闲之惟艰；知道之忍则克己而复于礼，礼人而反其敬，如曀而霁，冰而澌，容而消之，所过皆化。其说忍字有浅深。人能由抑情之忍，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甘忍之忍，然后忍字之义方备，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

温公独乐园

古人遇不可有为之时，多有所记以自晦，文王囚羑里，忘忧于《易》；孔子辙环不遇，寄志《春秋》；范蠡知勾践不可共乐，游五湖而去；张良知高祖难与保终，托赤松子而行；萧何虑高祖之疑，买田宅以自污；陈平当禄产，擅权饮酒戏妇人；司马懿见曹爽等用事，假病为饮啜不收之态；刘伶、阮籍、羊曼、谢混，一皆用醉酒远祸。前儒谓张良智计过人，岂不知神仙为荒诞哉？萧何系狱，韩彭俎醢，良之明哲保身不特著，而为先蹈高隐，出汉初人物，然则陈平辈以酒避事，饮非真饮，醉非真醉也。司马温公熙丰间言：不见用，退居于洛，创独乐园，以浇花种竹为事，自比晋唐间人，公岂独乐者哉？伯父怡庵尝曰：古人之用晦不一，如豫让漆身吞炭，使人不识，是晦其形；范蠡去，号陶朱公；元结隐，称猗玗子，是晦其名。公羊、穀梁，今古无此姓，独高赤托焉，是晦其姓。鲁三桓淩，公室乐官，师挚以下适齐、适楚、适秦、入河、入汉、入海，舍鲁而去，是晦其居。余因谓萧何、陈平、刘、阮辈假酒自困，是晦其行，张子房是晦其智，司马懿是晦其奸，若温公自比晋唐间人，似欲晦其为宋忠贤也。

卷　四

识其大者

六经后子书皆昔人垂世之言，惟《孟子》为经者，谈王道，贵仁义也。韩柳并称，昌黎独得祀孔庭者，辟佛老，扶正道也。《离骚》怨而实忠，所以骚名经。杜诗一饭不忘君，所以诗称史。苏老泉著《衡书》、《权论》，杨龟山曰：书名已不正，岂有山林逸民乃汲汲于用兵？王荆公编百家诗，置李太白于后，曰：十首九说妇人与酒。子美、退之各有示儿诗，子美曰：曾颜游夏则导之圣贤。退之曰：玉带金鱼则诱之利禄。宋文章多粹，伊洛发明孔孟，推究性理，便觉欧苏气焰不长。《毛诗·国风》，后代骚人极力摹仿不到；郑卫之诗，淫奔语也，被之弦歌，圣人必远观。此则所谓大者可识矣。虽然，此以文论也。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赠贿无失礼者，女叔齐以为非所以守其国家，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在大夫，公室四分，民食于他，鲁侯焉知礼。翟璜与魏成论功，李克曰：璜所进五人，君皆臣之；魏成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师之。吴起与田文论功，将三军，摈秦赵，实府库不如起，至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亲，则起咋舌不敢谈。陈平为宰相，不问钱、谷、讼狱，丙吉为宰相，不问横道死人，但以镇国家、理阴阳、亲诸侯、附百姓为事，汲黯为九卿，拾遗补过，范文正公所至为政，敦礼教、厚风俗，皆识其大者也。故昔人论治必首三代，论人必希圣贤，论文必本六经，非过于矫亢也。

今存经注

古之学者专门名家笺注经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师之说，所以某氏《易》、某氏《书》、某氏《诗》传授异派。自唐太宗诏诸儒撰定五经疏义，于《易》取王弼，于《书》取孔安国，于《诗》取郑康成，于《春秋》取杜预，由是他说尽废。今板行经注，四家之说独存，始太宗也。

孔子生年

《左传》记孔子卒而不记其生，《公羊》记孔子生鲁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谷梁》以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与《公羊》差一月。《五行书》谓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时。考庚戌乃鲁襄公三十二年、周灵王二十一年，与《公》、《谷》年月俱差，如《公》、《穀》则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刘《外纪》谓：孔子年七十四终，与他书生庚戌终壬戌不同，三人之说异，从《公》、《谷》也。信《五行书》固不若信《公》、《谷》。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预《长历》鲁襄二十一年庚戌岁十一月无庚子（《左传》书孔子壬戌岁夏四月己丑卒，杜注岁四月无己丑，有乙丑）。故《孔子家谱》、《祖庭广记》俱云鲁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与《公》、《谷》、《五行书》俱差，不知又有所本乎？或谓周建子，鲁襄十月实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说推之，又不然。

瞽瞍武后

古今事关纲常处最要知体，桃应问孟子：舜为天子，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盖即其难处者觇之。孟子曰：执之而已。前辈卑孟子此答，以为天子父尊之至也，岂有身为天子不能屈法申父之理？《史记》著石奢相楚，奢父杀人，奢曰：以父立政，非孝也。遂自刎死。五代周世宗父柴守礼杀人，世宗不问。朱文公《纲目》特书之，以能权轻重也。欧阳公谓世宗宁受屈法之过，以申父子之道，且刑一人未必能止杀，残其父则灭天性，是固有当权轻重者，非可以杀人论

也。张南轩莅官日，有以嫌疑讦父者，南轩以事关纲常，置状不省。近时某官宦江西，有子讦父私牛者，官论父罪，合杖。徐询子曰：汝居家孝否？子曰：孝。又问：子孝曾为父母代劳否？子对曰：尝代劳。遂移父杖杖之。处置真得体。陈□□曰：直躬之直，直也，君子以为可以无直，不可以无父；仲子之廉，廉也，君子以为可以无廉，不可以无母。其论美矣。又尝以武后篡唐，昔贤所以处之之说曰：武后易唐为周，得罪唐室，中宗武后子，又当有唐祚，尊其子而除其母，实于名义未安。然五王召祸，正为贼后未除。胡致堂谓：武后易唐为周，不得为高祖太宗之妇，大臣当告之宗庙，废之，中宗不得以母庇也。议论甚正，处置亦有理，且谓桀纣失道，汤武不得以臣庇君，管蔡间王室，周公不得以弟庇兄。文公《纲目》俱不之录，今于卫辄拒蒯聩事，识公去取之意，公谓蒯聩得罪先君而出奔辄，只当见父子之为亲，不可一日立乎其位，如卫大夫以蒯聩为先君罪人，请命天子，讨之，可矣。然辄听大夫所为，又似假手他人以胁父，于辄处心终未安，故只逃去为得策。《纲目》不录想为此也。然此可以全中宗母子之天难，以洗唐室篡移之祸。故南轩谓当并易中宗，盖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可私中宗母子。又尝究胡文定传《春秋》：文姜与弑鲁伯，其子庄公嗣位。文定曰：徇私情则害天理之大义，举王法则伤母子之至恩，此固论之难断者也。然文姜逐于鲁，孔子书之曰：夫人逊于齐。《传》谓去其姜，因绝不为亲也。文姜逐齐即归，哀姜逐齐不反，孔子例书曰：逊不缘以公。示轻重深绝之也。然则恩轻而义重矣，梁人有继母杀其父者，子杀之，有司欲当论逆，孔子季援文姜绝不为亲之说，但以非司寇擅杀论。武后迁中宗于房陵，岂有母子之恩乎？汉光武中兴，以吕后杀刘氏三王，背高帝约束王，诸吕几危社稷，谓不遗配享高庙，即位后迁吕后别祭园寝，追尊薄太后，为高皇帝庙配祀。然则致堂告庙弃废之论亦有本。

言不相副

李长吉诗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王荆公曰：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云压城，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昌黎《送孟东野序》首句："物不得其平则鸣"乃一篇大意，然其叙言咎、禹假言以鸣，夔假韶鸣，伊尹鸣商，周公鸣周，此岂所谓不得其平者乎？东坡序《六一文集》前面言欧阳子之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周，著仁义礼乐之实以合于天道。又云：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议论关涉什么大到，末后却只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故皆启昔贤之讥，然则措辞立论，其可苟乎？

矫古说之过

世人谈王者鄙霸，崇义者薄利，饰治者厌兵，秉正者贱术，循实者陋名，尚行者轻文，此正说也。余以古说参之，亦有后世矫之之过，霸于古为伯，《公羊》著周、召二公分陕东西而治，号二伯。释者谓：九州除王畿千里外，二伯各治四州半，故《传》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各四州半，而言九伯举全数也）。《诗·清庙》之私周公朝诸侯率以祀文王，则周以二伯领诸侯，实霸之始，特未有霸之号。《左传》：五伯之霸也。杜注：霸，把持也，把持天子之政（孔颖达曰：五霸字或作五伯。颜师古伯读为霸。司马温公曰：二伯职废，乃转为霸）。故《周礼》：九命伯，《礼记》：五官之长曰伯，三国吴求封为九州伯，晋桓元侈其父温曰：父为九州伯，皆长诸侯之号。司马温公曰：方伯连帅，能率其属尊天子谓之霸。又曰：王、霸，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荀子论霸政曰：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阅材技，存亡继绝，卫弱禁暴。又曰：不欺其民，不欺其与。又曰：重法爱民，皆非不善之目也。虽以粹驳辨王霸，然李盱江曰：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驳，三代王而粹，汉唐王而驳。则王亦有驳，霸亦有粹也。盖王道所以安天下，霸道所以尊京师，本无粹驳之分也。《祭义》曰：至弟近乎霸，使臣子扶持王室能如弟之顺兄，何不可之有？自孟子羞称五霸，说者遂视霸为强梁之义，不知仲尼不道、孟子羞称者，以桓文假公济私，非真有扶持周室之心，羞其人之不诚也。岂谓霸为不足尚哉？又孟子多有激而论战国诸侯，慕尚桓文又迷于功利，慕桓文而不至，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方以王道进诸侯，因例卑桓文。今承其言，果谓霸为非，不可也（南轩但以公私辨五伯，王者无所为，伯者有所为）。"利"之一字大，《易经》，四圣之书，"利贞"、"利有攸往"等语每卦必言，何尝不择利而行者。财利虽曰害义，孔子赞《易》："何以守位？曰仁"。便次以"何以聚人？曰财"。十三卦之制作，首以畋渔之《离》，耒耜之《益》，交易之《噬嗑》，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卫之，所以为财计者甚密。然后宫室、棺椁、养生送死可无憾也。孟子言王道之始，在墙下之桑、鸡、豚、狗、彘之畜数语，人主享有天下之奉，膳服、祭祀、宾客、朝觐、聘飨、水旱、兵凶，尤非可以空谈理也。故禹平水土，必先贡赋。《周礼》衡虞亦且设官，世儒不察，何必曰利一语激于齐梁，懵不知义，遂谓财利孔孟不尚，则士当知讳。不幸国用告急，则仓卒聚敛之不恤，是皆识偏论固之所致也。不知君子惟当见得思义，谓当讳、不尚非也。兵者所以威不轨，备不虞，羲、黄、唐虞可谓淳矣，而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征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皆不得已而有者也。矧叔末血气之私愈炽，利欲之争不息，饬仁义者动以去兵为美谈，不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秦销锋镝，卒肇锋镝，晋去武备，卒开武备。宋襄仁义，梁武讳战。皆不满识者一笑。可以卒伍之法、车乘之赋、蒐阅之时、击刺之教、侵伐之事轻之，国家常

政，干戚卫文德，俎豆寓军旅，虽圣人不废。或者顾谓孔子不学，不知有激而云也。故古人戢兵，不曰去兵，偃武不敢忘武。今饬治者欲讳兵不事亦非也。术之一字，只道理之巧者尔。天下之事有不可直，遂须委曲斡旋，成之，亦是道理理合如此，不成，朴直付之无可奈何，便已。齐王爱牛，孟子进以仁术，是乘其善心之发诱之充拓，不成，谓其不足进此，安其爱牛而止。今之治众有方曰政术，教人有方曰道术，思虑之巧曰心术，术非不善之目也，特随所施之邪正有美恶尔。名由实正，犹形影相随，故名教、名检、名节皆砺世之具。君子修之则善名生，小人悖之则恶名著。三代之王必先令闻蚤有，誉于天下，中庸取之。卢毓曰：常士畏敬慕善，然后有名。宋范尧夫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士处穷约，若无美名，人何从？知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特在上之人因名索实尔！今谓之鄙，亦非也。若夫文之为文，古不专以辞采言，凡文之义只有条理不相紊乱之谓。俗学之说兴，谈文者指为末技，不思尧、舜、禹大圣，《书》赞之曰：文思、文明、文命，孔子称尧曰：焕乎，其有文章。子贡称夫子之文章：子以四教，曰文、行、忠、信，值匡人之围曰：天之将丧斯文，天之未丧斯文，此岂摘华掞藻之末哉？先儒谓文乃古先圣王经世之道，有以制度礼乐言者，有以道德言者，有以辞藻言者。辞藻则世人浮华之辞；道德则六经精粹，万世之辞；制度礼乐则圣人制作维持斯世之法程也。盖上古洪荒朴野，斯人禽兽之不如也，圣人出而污尊抔饮易为俎豆揖让，土阶茅茨易为上栋下宇，蒉桴土鼓易为八音六律，兽皮鸟裳易为衮冕黻舄，事有条制，上不可陵，卑不可僭。凡其粲然可观者，皆文也。故语曰：文之以礼乐。特上古生齿未富，俗淳事简，羲黄可以游乎无为之天，而文为可略。尧舜以来，俗日熙，事日繁，傥不事为之制，尚仍朴野之旧，则世浸以紊，故夫子称尧曰：焕乎！其有文章。称周制作大备曰：郁郁乎文哉！皆美制度礼乐之文也。子由古史曰：文之为言，犹曰物各得其理尔。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让，夫妇之伦理不立，后圣审其淆乱，从而属父子，辨君臣，联兄弟，正夫妇，削去鄙野之习，遂文于前世，此世所以称治也（《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亦曰：绘画之事后素功）。周衰，王政不纲，幽厉以乱，故诗人刺之曰：动无礼文，天下荡荡无纪纲。文章盛衰系世治乱，如此向使冠昏飨射之制存，则乖争之俗不作矣；朝觐聘问之礼存，则崛强之国不闻矣；宫室车旗之有等，则僭拟之风不起矣；号令赏罚之既行，则统御之权不失矣；文之秩然者常存，则世之泰然者常在。先王所以有贵于文也，后世动以末技视文，岂识文之所为文哉！

与齿去角

颜师古《汉书注》：董仲舒策语云：牛无上齿则有角，其馀无角者则有上齿。参之其信然。按韵书角字注：人下用，音榷，头角上出也，触也，竞也；两点下用，音鹿，四皓名中角里先生，正同音。宋崔偓佺尝辨正二字，未释其义。余按《诗·行露》“谁谓雀无角”，陆氏注：雀有咮无角，且援东汉注云：角谓觜。故晦庵《诗传》作鹿音翻。董敬庵（云章）双峰谓同鹿鸟咮骨也。鸟有咮者无齿，兽有齿者无咮，此天有所分予也。盖从曾氏说（字书只有角字，无两点下用及丿用之字）。

寺观藏

汉改秦典客官为大鸿胪，掌诸侯，归义蛮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设鸿胪寺待四方宾客。永平中，佛入中国，首名其居曰白马寺（以白马负经来，故号）。盖并缘鸿胪待四方宾客之故。此中国有寺之始，详其故寺，非佛得专。汉世官有九寺之目，刘昭注曰：寺，官舍也。《风俗通》：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寺之吏，嗣续之中，则非独为佛也。观之义《礼运》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盖鲁有两观，门旁高处也。《尔雅》释观为阙。孙炎曰：宫门双阙，悬法象，使民观之，阙居巍巍高处，因名象魏。谓之阙者，观法象则可阙去疑事。《春秋》晋楚邲之战，潘党请收晋尸，筑为京观，封土，观示后人也。胡澹庵言：观有四，一曰朵楼，鲁两观是也；一曰藏书所，汉东观是也；一曰游观处，谢元晖赋属王观是也；一曰高可望，《黄帝内传》置曰始真容于高观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内传，详此观非老可专。凡高可纵观皆观也。至于藏，只贮藏之义，狐兔穴居州吕藏，老眀为周守藏吏，名柱下史，藏乃庋书所。汉东观藏书，号柱史藏室，书所在也。释道法其制度经，遂为二氏之私，今复以事祈禳，岂以经典所积，福可集乎？若铎钹，胡致堂谓本西夷乐，夷俗吉凶并奏，今华俗专以送终，不察夷亦以从吉也。

圣贤纲常之变

娶妻必告父母，而舜不得告（《礼记》言舜三妃。注谓：天有妃星四，故帝喾有四妃，法天也。舜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独缺正妃，为未命于父母也。但舜娶尧三女，《世本》尧为黄帝玄孙，舜，黄帝八代孙。尧女与舜曾祖为类，孙祖匹配，岂不乱伦。余按：尧举舜曰：“明明扬侧陋”，曰“有鳏在下”，曰“虞舜侧微”。《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庄子》曰：尧举舜童土之地。则舜起于寒微，况别生分类《舜典》且云，故《世本》多谬，《史记》从而论世之氏族尽始黄帝，皆循习《世本》之误也）。有天下当传子，而尧舜舍朱均（《孟子》、《淮南子》皆曰：尧九子。《庄子》曰：尧不急子。汉代祖尧曰：尧长子。考监明之后舜世纪：舜子，《朝鲜记》云子尧舜子众如此，何朱均一不肖，遂舍之，初意传贤，二圣之公心初不计其子之君否也）。君臣定分而汤武

取桀纣，兄弟同气而周公诛管叔，夫妇人道之始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氏三世出妻，见《礼记》、《家语》。《孟子》出妻见《荀子·解蔽篇》）。父子情之至亲而孟子不责善言，易子教之。后世昏庸之君不足论贤明，如汉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理宗不足于兄弟，汉武帝、宋文帝、宋孝宗不足于父子，汉光武、宋仁宗不足于夫妇。

送终不讳

世俗殓葬，羽毛鳞介讳近之，嫌人物溷也。按古不然，《礼记》丧礼最备，《檀弓》曰：天子之棺重水兕革棺被之，埋厚三寸。郑玄注：以水牛、兕牛革为棺一重。孔氏疏云：以次而差，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式二皮能湿，故在里近尸。《丧大记》：大夫里棺用元绿，用牛骨钻。说者谓以绘贴棺里，以牛骨或象骨钻钉之。曰君大夫士盖棺漆外，各施衽束。束者，谓束以牛皮。孔子之殓佩象环盖，古者天子诸侯死，含以珠玉，以实口也。《周礼》：互物蜃物，以共闉圹。郑玄注：以蚌蛤属为灰，置椁下御湿。《左传》：邾文公葬用蜃炭礼，熬用鱼腊或蚍蜉，皆不嫌人物溷也。

封建限百里

封建，古以褒有功、崇有德也。犬牙相制，朝觐而上下之分明，聘问而与国之情通，且人主无私土地之心。周衰坏于兼并，遂至君弱臣强，侵陵不已。秦变以郡县，李斯辈因谓同姓属疏攻击如仇，不如守令，时其贤否而进退之。其后汉裂七国，晋封八王，皆肇兵事。或者遂谓古法不可用于今，不知汉晋之弊，与地逾制也。按黄帝画野分州，古言得百里之国万区（史言封建肇黄帝，而神农伐补遂、攻夙沙，伏羲时有纪侯、阳侯，则封建肇黄帝前）。《礼记·王制》、《子思》、《孟子》、《史记》、《汉·地理志》皆只言公侯方百里。《论语》千乘之国，释者计以井赋方百里国。《左传》郑子产对晋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白公子张言齐桓、晋文之始入，四封之内不备一同，勾践之地东西南北才广百里，商周肇封皆在唐虞，传至汤文亦已久矣。而汤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之或改。后汉丁恭曰：古封建限百里，取法于雷，雷震惊百里，故屯卦震下坎上，曰利建侯百里，下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故唐虞称万国，益、稷州十有二帅。郑玄注：一帅领百国，州十有二帅，则每州千二百国，除王畿外，八州总九千六百国，馀四百国在畿内，国各五十里，谓之采地（采者，采取赋税，自侯不得有其土地人民及不得世封。但《书·大传》言：采地之异百里国，以三十里为采，其七十里国以二十里，五十里国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陟黜而采地不与，使子孙贤者世守之，以祀其始受封之人，岂故曰与抑以采地各制乎）。盖万国并建侯，多则势分，势分则易制，乃古防闲维持之深意（按神农封制，欲强本弱枝，海山至有十国，唐虞患强国迫近，凡设国远大近小）。独二《礼》言侯制异诸书，《周礼》曰：公地方五百里，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一百里。《礼记·明堂位》曰：鲁封七百里。然《孟子》言周公封鲁太公、封齐皆俭于百里，故鲁七百里之说或者疑为战国侯者分谤之书，汉儒妄采之。《周礼》之制，释者亦谓周公设此以待有功，封建制行三年，一行修封之法，视诸侯功罪益削之，如《诗》"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锡山川土田，于周受命，皆是益封。又或谓周礼各国有大其数者，寔包附庸在其中。《王制》曰：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二百二十国以为州，州有伯，故附庸小国皆总属大国，其大比一国之大夫也。然则弊，汉晋非封建也。（公谓故侯国初封只言百里，后来渐大，皆是并吞，若百里国增至五百，须并四国方作得一国，宗庙社稷岂不劳动？泥小国例，古功臣之后移小增大，封制既行，地有分限，又何缘有馀地别为小国乎？余按：文王由方百里起，其后克须密，遂国于岐、渭之间，克崇，遂涉渭改都豐，三分有二，何往非并，文王且然，春秋以来可知矣。故二《礼》说难据，信朱说为是。）古制既亡，后之所以统天下者，势而已，而势之强弱古今一，惟其人，苟上有明辟，封建而治，郡县亦治，上失其道，封建者亡，郡县亦亡，故言封建者息焉。

兴创规模

事无大小，皆须先定规模，规模立则意向坚，意向坚则事功成。若泛图浪谋，断无有成之理，矧争帝王之资者乎？汉高争天下，先据关中为根本，任三杰司谋，战更无迁就。唐兴，晋阳亦先掩取关中，征战乃出，太宗规模都不出据形胜、拣人才之外，宜其光启二代也。刘先主未得孔明，流离转徙，一无所就，及孔明说以跨有荆益，遂成鼎峙。宋艺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臣强，用赵普谋首削藩镇，施为建置，一洗姑息之习，卒安天下。晋宋偏安江左，皆正统，后父兄为虏，庙社为墟，有不共戴天之仇，当事克复无可疑者，而晋祖清谈，规模不知立，宋徇和议，规模不能立。绍兴中张焘进言曰：今日事大体重莫如六飞慎勤。往者前临大江，继又退守吴会，朝夕所与断国论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纪之间凡命十四相，执政递迁无虑二十人，宜其和战纷纭，迄无成功，故焘直指以为规模不定人。以人臣事业求之，仲尼、子产初相郑、鲁，皆名国人之谤，及无终也，易谤以颂。韩信、孔明终身事业皆决于初见高祖、先主时数语。王猛见桓温不渡灞水，虽署以官而不就，亦其出处施为皆有素定规模也。

分数明

古今以多兵败者，纣亿万臣败于武王三千，赵括四十万败长平，汉高合兵五十六万败彭城，三十万困

白登，王恢三十万伏马邑无功，王寻、王邑百万败昆阳，黄巾百万败寿昌，曹操六十万败赤壁，苻坚八十万败合肥，隋九十万败辽东，唐九节度六十万败邺城。其以多兵胜者独秦王翦六十万胜楚，项籍四十万胜秦，此外多多益善惟韩信，伊川谓信是分数明（按信胜赵、胜魏，兵皆是分用）。近代陈学士规著《守城录》论靖康援太原之非，盖分数不明也。规谓初朝廷遣兵援太原二十二万，皆败绩，所以败者，兵二十二万直前而行，先锋遇敌者能几，先锋一不胜而却，后皆闻风而却，兵二十二万败正坐此，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扼援兵。今且以五万为率，分为五十将，留十将护主帅兼听策应，内分二将扼敌援兵，以二十将分地入敌境，捣其虚隙，以二十将前设伏于偏僻，伺候敌兵出抄，多则避，少则擒之，其贼自困。大概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失利，亦不至一齐败衄，此分数明之说也。当时张魏公帅川陕合六路兵四十万与虏战富平，始于环庆一路兵溃，诸军皆溃，然则分数不明，于是一齐败衄之患生矣。魏段超曰：众者在得众人之死，人众而俱肯致死，于是不徒众矣。

古将不专兵

上古寓兵于农，无事则耕，有警则战，侯国之兵各将以命卿，大事则会诸侯（卿视国大小为员多少）。故兵不聚而将不专，内难亦少。春秋晋作三军，某将上军，某将中军，某将下军，于是将始专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末大不举之患生矣。后世惟西汉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国，赋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设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随土宜取之，巴蜀、三河、颍川诸处出材官（以才力取），陇西、天水、镇安诸处出骑士（以骑射取），西北轻车，东南楼船，临淄掔手，荆楚剑客，每岁八月郡国会试，又随土宜课之，平地习车骑，山阻习材官，水泽习操船，有事征。诸屯所不通用则守尉贬，兵属天子而将无专权，故汉将少跋扈，至命将皆出临时。《通典》谓：汉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如伏波楼船下濑等，将军名号咸因事立称，事毕则省。虽卫、霍高勋，退奉朝请之不暇。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婴击匈奴，将丞相也。武帝元光二年遣韩安国屯马邑，将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张武屯渭北，遣宗正刘礼军灞上，将九卿也。高后遣隆虑侯灶击长沙，文帝遣河内太守周亚夫军细柳，将列侯郡守也。将不专兵，所以亟拜亟罢，可诛可放，无一人负固揽权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汉将多迁宿卫，盖其出入殿庐，人主识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婴以奉车将，李广以骑郎将，赵充国、韩延寿以羽林郎将，卫青、霍去病以侍中将，所以汉将多良者，审而后用也。又设六郡、良家，以为取将之方（山西境）。置羽林、期门，以为蓄将之地，如京师南北二军（宫城内为南军，京城外为北军）。高祖初制亦番调郡国士为之，而不远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废，昭、宣始远戍而屯卫之制疏。

自古有死

世俗惑佛老者期不死复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为节度。释氏经云：天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况天裂、星陨、郡陷各迁，沙漠遗沧海之纵，岩穴著螺蚌之窟。乾坤且有毁时，人欲久不死，理乎？后世方氏言黄帝、老聃例不死。余考《易·大传》言：神农、黄帝、尧、舜氏没，而黄帝葬桥山。《庄子》述老聃死，秦人吊之，而鄠县柳谷有老子墓。故近时刘潜夫诗云：无药可延黄帝寿，有人曾哭老聃来。则黄帝鼎湖攀龙之事，老子青牛上升之说，何往非幻？又释迦云：我今皆痛将入。《涅槃经》云：佛于桑树下右胁侧卧而化。《老子化胡经》云：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岁死于拘尸那城双林水下，葬于回尘山。他如彭祖七百，佺偓千岁，例以岁纪，亦同归于尽而已。况其事不经见，皆寓言裨说之录乎？《礼·外传》曰：寿者百二十，过此不死为失期，为祅怪。然则秦皇、汉武殆未知失期之怪也。唐牛僧孺曰：人以得其死为寿，兵为刀死，刑为狱死，不耕织为馁死、寒死，老无依、病无托为孤死，舍是皆可言寿。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寿。则必有可传，虽死犹生也。

卷　五

秦后六经

经焚于秦，《易》以卜筮独存，孔子言《诗》三百一十篇，《诗》亦全书（《汉·艺文志》谓风，讽也。以讽谓以讽人，盖歌《诗》以侑燕飨，春秋皆无，汉兴章句有因流传者）。浮邱伯受《诗》于鲁申公，申公高祖初人，则《诗》传汉兴矣。后苍为高祖定章程，而苍修《春秋左氏传》，则《春秋》亦出汉初，二书今次序连贯，亦全书也。《尚书》初出伏胜口授，继出孔氏坏壁，颇多残缺。《礼》则传自高堂隆，今之《仪礼》也。逮河间献王好古，搆求先秦古书，得古经五十六篇，并科斗文字，梁沈约因谓汉初典章简略，诸儒拓拾遗文片简与礼事相关者，编次篇帙，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不韦《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取子思，《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学记》出毛生，《王制》出汉文博士，今祖二戴文宣帝时人。若《周礼》汉文帝乐人窦公首献《周官》、《大司》、《乐章》，他如汲冢云武帝时出自山岩屋壁，成帝时刘歆校书天禄阁始列上其书。汉兴六经来历如此，考秦焚书之岁至高祖之兴，仅十六年，书虽萌芽，而挟书之律未除。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然后斯文始畅。但遭秦火，后儒于经各有馀论系辞，著子曰字。欧阳公谓非夫子亲书，必后世讲师所增（乾卦亦两著“子曰”）。《汉·艺文志》谓《尚

书》有张霸之伪（唐李汉亦曰《书》、《礼》别其伪）。唐以李言《左传》非邱明者数人，朱文公折《诗》序各置，谓序语多与《诗》背（按《后汉·卫宏传》言：作毛诗序。则但小序出毛苌）。《礼记》则古今议其杂，《周礼》刘歆列上之时，包周、孟子、张林硕、何林已不信为周公书。近代司马温公、胡致堂、胡五峰、苏颍滨、晁说之、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盖歆佐王莽书与莽苛碎之政相表里，且《汉·儒林传》叙诸经各有传授，《礼》独无之，或者其详密，谓圣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遗，不知孔子于礼多从周，使周公礼书如此精详，当不切切于杞、宋求夏商遗礼，与夫逆为继周损益之辞。又自卫反鲁，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独不能措一辞《周礼》。即孟子生战国，周室犹存，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之制，孟子已有其详不可得闻之答。一圣一贤，礼乐所宗，周室无恙时已莫可考，而谓秦焚后周公礼书灿然完备如此，吾不信也。兼其中言建国之制与《书·洛诰·召诰》异，言封国之制与《书·武成》及《孟子》异，书设官之制与《书·周官》六典异，同之制作大抵出周公，岂有言之与行自相矛盾乎？又《左传》、《论》、《孟》皆晚周书，三经于《易》、《诗》、《书》多见之援引，胡俱无一语援《周礼》耶（朱文公亦曰：左氏记周制处甚详，鲁不及府史胥徒，《周礼》后紧要事亦甚多，而略不见之他书，果出自周公，当是草定未行书）？又参二《礼》语意相类处不一，其出汉儒无疑。但文字自成一家，可以配经，而中用字亦奇，歆子棻尝从杨子云学奇字也。

《易》象物

易，变易也，多象物明理。书名《易》，旧说象日月，取阴阳变易为义。日月更晦迭明，盖变易之大者。陆司农推之物理，谓《象》之义出于象，《彖》之义出于彖（疑彖名茅犀，训羊面小角。知幾：群出交、广土，人谓之猪。神象具十二生肖，亦能知吉凶阴阳），《易》之义出于易。东方朔曰：非守宫，即蜥易是也。秦、晋、西夏名守宫，又名蜥蜴，南楚名蛇医，东齐海岱名蛑蠊，北燕名祝蜒，蛇形四足，色变不一，字象形。曰守宫者，《博物志》云：以朱砂饲之，色变赤，捣以志，女人终身赤不灭，偶则落。故曰守宫名此，盖以阴阳媾合则易，文非止象日月也，若乾龙亦象物之变。

经文合一之始

《周易》以《彖》、《象》、《文言》分配卦文之下始费直，《尚书》以序各冠篇首始孔安国，《毛诗》以序各冠章首始毛苌，《春秋》与《左传》合为一始杜预。

禹事舜

尧使鲧治水，鲧理洪水，汨陈其五行，复以命禹，禹胼手胝足之不惮，将以盖父之愆也。及鲧殛死，禹为鲧子，以情义处之，纵无说以全其父，疑亦不恝于其亲者，虽鲧以罪殛，禹无可辞，但人子之心欲处之而安，当以去之为得。或曰：舜不以鲧故废禹，公也。禹若为鲧故弃舜，私也。圣人天地之为量，不可以私心窥也。愚谓公私之辨可有，父子之伦不可昧。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锦，女安则？为之圣人，处事但欲求之心而安。桃应问孟子：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答以弃天下犹敝屣。盖谓舜当此时，可以无天下，不可以无父，义有重于得也。噫！禹，吾无间然矣，父子大伦也，圣人当有说以处此。

县 邑

县邑二字古不通称，不同制，《周礼》曰：四井为邑，四甸为县。郑玄注：县，方二千里，县，自王城三百里外至四百里曰县。《周书》作雒篇曰：千里百县。谓县方十里。《礼记》、《左传》注：邑皆四井。但《传》言邑多不同，如叔段请制曰：岩邑也。凡以地著皆称邑。郑人以随州蓼伐楚鬭廉曰："日虞四邑之至也"，与夫"敝邑"之类。国例称邑，又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则初无四井限也。若温，栾豹之邑，范文子欲之，曰：温，吾邑也。昭五年《传》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史记》言晋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则县邑在春秋已相混。战国秦封卫鞅商於十六邑。按商於为宏农县名，则鞅封邑特宏农县六十四井地尔。周亡，赧王献邑三十六于秦武公，尝谓楚令尹子昭曰：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窃疑亦四井之邑。班固汉史剖析尤明，《汉书·高帝》曰：沛豐邑中阳里人。应劭注曰：沛，县也；豐，其乡也。师古注：沛者，秦泗水属县；豐者，沛之聚邑。又沛公入关，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故知邑系于县，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县之与邑皆令筑城。十二年上击黥布，还过沛，及去，父老空县，皆之邑奉献。县邑在汉初实为二，意其时井邑之制犹有存者。按商鞅变秦，并诸小乡都邑为县，县一令，而古制尽亡。《诗》、《书》言夏邑、商邑、丰邑。《易》曰：改邑、黄帝邑涿鹿、舜所居成邑，《论语》：十室之邑，千室之邑。师古训：聚邑是已指人众聚居处言之。《韵释》：郡者，郡聚也；县者，悬也，悬于郡之谓县。县系于郡，秦制明矣（《左传》哀二年赵简子誓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则古县大于郡，而郡名亦不始秦）。又参上古先王惟以州统国，《尚书》：益、稷州十有二师。郑玄注：一师领百国，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班固述井地法曰：五国为属，十国为连，二十国为卒，二百一十国为州。《礼记·王制》亦曰：州建百里之国。《周礼》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郑玄注：凡州是大界，其中封国各有限域，是公、侯、伯、子、男之国散布九州之间。而州大国小也，故黄

帝画野分州，言得百里之国万区，《易》称先王建万国，《书》言协和万邦。以见古但九州、十二州，而国则无限。周衰，列国转相吞灭，国之大者遂连城数十，战国通天下为七国，于是国之名大于州。秦惩封建，析国为郡，古三十六，汉晋以来递变而小之，复有郡国之号，州之名遂布天下，所谓国者，并所统州郡名之。

泮水辟廱

《泮水》一诗八章，五章为伐淮夷，发首二章述鲁侯莅泮之仪，仅第二章内"匪怒伊教"一语，似学校中事。泮水果为学校，作则当铺张黉序之制，颂说教养之美，推明仁义道德之原与人才兴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释者例以学校明之，其说实肇于汉儒《王制》。《王制》曰：天子辟廱，诸侯頖宫。盖谓环水为天子之学，则泮水为诸侯之学。又以《诗》言献囚、献馘、献功，遂于天子出征之下系以受成于学，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等语。其实汉儒本释泮水、辟廱"本怒伊教"一语，后儒援以释《诗》，自唐陆德明始。不知汉儒泥于一语，通牵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学惟曰校、庠、序，而《诗》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学。郑玄《礼记》注曰：頖者，班也，所以颁政教。窃谓释为班政之所则小大从公、饮酒、落成、事祖、事帝、献囚、献功、献俘、献琛所举甚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学出也。玄又谓：先贤指辟廱宗庙，亦非。盖庙为致敬鬼神之所，而学焉、飨焉、射焉，囚俘截耳，疮痍流血，黩慢甚矣，此皆非参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廱外圆内方，明德当圆，行当方。蔡邕《明堂论》曰：辟廱外圆内方，拟王者动作法天地，水环四周，譬德广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诸侯行不当方，德不当广乎？其实辟廱虽明而于泮水则碍，皆《礼记》之说拘之也。胡致堂尝疑泮为庙，诗八章，戎事居三，非学明甚。则饮酒、誓师、俘囚、琛馘、施教，皆质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无郑注黩慢之弊。且谓辟廱亦非学，辟，君也，廱，和也。《诗·灵台》言辟廱而其中述鸟兽昆虫得其所，鼖、鼓、钟、镛莫不均调，皆非学校中事（余考《虞书》命夔典乐，教胄子。《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商学曰瞽，宗古之学者，春诵夏弦。凡经著学事多与乐相关。汉初永设学士与讲偕者，令隶业太常，故知乐学为一，致堂似未详）。《文王有声》言镐京辟廱，《诗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代功。诗中述文王筑城作豐事，亦于学无与。又上章曰"皇王维辟"，辟为君无疑，释者例以辟廱为学，皆误于汉儒《王制》也（按先儒释辟雍为环水，谓璧体外圆内方，水绕如璧然，故辟以璧得义，因"振鹭于飞，于彼西廱"，指雍为水泽，不知君名辟，义又如何）。乡先达鲁宝漳（士能）尝言：《泮水》非颂僖公诗，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书》，伯禽尝征淮夷徐戎。《小序》曰：颂僖公亦误矣。又参《閟宫》诗，其曰鲁侯者指伯禽，曰鲁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鲁侯只当为颂伯禽诗。

汉儒言礼

汉儒言《礼》多不近人情，丧哭，一主于哀而已。《礼记》曰：齐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缌麻，哀容可也。释者谓三曲，一举声而三折也；偯，声馀从容也。夫哭而为折声、馀声，是意不在哀，因哭为态也。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妇人哭啼，皆区分无义。赏罚当功罪而已，《表记》曰：夏道先赏而后罚，殷道先罚而后赏，周之赏罚用爵列。夫刑罚不较功罪而辨先后，其说已谬，至但论爵列，尤不通之甚。又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尤非所以为教。若《养老诗》述成王养老乞言之礼曰：肆筵授几，酒醴惟醹。又不然，厚其禄赐，如孟子欲有谋焉，则就之足矣。今《记》曰：躬亲侍膳，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著冕持干而立。此直委巷之谈，宜乎后世行之惟艰也。

士 异

《礼记·王制》言秀士、选士、造士、进士皆秀民之目。《周礼》言上士、中士、下士、天子、元士则皆爵名。郑玄注：上士三命受位，中士再命受服，下士一命受官。《大行人》注曰：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卿、大夫、士、小宗伯之职，赐卿、大夫、士爵，则侯诗曰：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王制》曰：天子之元士视附庸。故《周礼》士列府史上，盖府史只庶人在官者，而士则受命也，士受命则有禄代耕。诸侯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中士陪下士食十八人，上士陪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庸》曰：父为大夫，子为士。《诗》曰：凡周之士，不显亦世。士爵许嗣也。《檀弓》著鲁縣贲父死，庄公诔之，曰士之有诔自此始，则士死可谥也。故经言士皆轶庶人一等，执技者不与士齿。汉爵一级曰公士，皆爵命之士，非特秀民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以才堪任事。《说文》曰：数始于一，终于十，推一知十为士。《汉·食货志》曰：学以居位曰士。详三士：《汉志》爵命之士，《说文》秀民之士，《白虎》通堪于任事之士。后世兵曰战士，技曰术士，老曰道士，尽皆堪于事之目也。若《虞书》司寇曰士师，《周礼》六士主狱，则士训察。

息二训

消息之息，读者多以正训息。余考训有二：经中如《易》言不息则久，《左传》继好息民，《孟子》王者之迹息，皆训止。《周礼》保息六养万民，《孟子》日夜之所息与夫孳息、生息、蕃息，皆训生。《汉史·高帝纪》吕公曰：臣有息女。颜师古注：息，生也。《史记·货殖传》：亡者取倍称之息；陶朱公老，听子

孙修业而息之；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宣帝纪》：刑者不可息，三代夏以十三月为正息，殷以十二月为正息，周以十一月为正息。孔颖达曰：达阳生为息。《江陵国志》：在地有息壤、息石，在子城南，其地隆起，如状牛马之形，经夕如盖。土之息生不穷也。息训生，与消字反正适等。

西北豪杰所产

古今多北并南，文王道化行于汝坟江汉，《诗序》曰：化自北而南也。邵康节以地气自北而南别天下治乱，岂南非特不能北，且不可北也？昔人言出粟东南，募士西北，盖谓西北风起，豪杰所钟。然春秋吴越抗衡上国，项籍以江东子弟八千横行天下，李陵以荆楚士喋血单于庭，赤壁周瑜胜曹操，淝水谢玄胜苻坚，桓温入洛走姚襄，刘裕缚姚泓、俘慕容超，陈庆之以取河南，皆未闻资之西北。但南人进取之志不立，才国于南，便以江淮为限界，荆楚为门户，讲守国之计而已，如孙权赤壁，晋室淝水，刘裕广固洛阳，俱未尝用破竹可乘之势，而权破操即止，晋退坚便还，刘裕且弃已得之长安。或谓中原易取难守，不知祖逖终身有拥兵，宗泽与汴为终始，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张德远没身主战，名动殊方，观此则敌之勍者不专北也。刘表坐据江汉，无四方之志，曹操得以窥之。汉高即封南郑，前史谓南郑险如天狱，而高帝曰：吾意亦欲东尔，焉能郁郁久居此乎？卒灭项羽。蜀荆邯曰：汉祖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创愈复战者，以前死而成功逾于却就而灭亡也。贾复亦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故图尧舜而不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而不至者，桓文是也。前世豪杰如此。惟周公瑾、诸葛孔明、张德远，而公瑾天不假以年，孔明用蜀，或谓不当弃荆州（蜀险可以自固，荆州则有可以窥中原、收吴楚之便），张德远则压于主势，不振也抑。余考李陵陇人，祖逖洛阳人，项籍、刘裕、刘牢之俱彭城人，周公瑾舒人，张德远成都人，岳飞邺人，独宗泽婺州人，凡有志事功多产西北，大概兵无彼此，将有勇怯。同一赵兵，赵奢将之则胜，赵括将之则败；同一燕兵，乐毅用之则破齐，骑劫用之则为齐所破。所以料敌者，料将不料兵，不畏兵多而畏将武。

处置两得

处事有任理而行，成败听之于天者；有苟一时之安，成败徐为之图者；有不择利害不量彼此，以成败付之幸不幸者。余谓付之幸不幸，无所处置者也；苟一时之安，强于处置者也；任理而听其成败，胶于处置者也。若奸雄睥睨之秋，反侧危疑之际，胶则失于知双，强则不免遗祸，幸则存亡立判。欲我不失体，彼得无词，最难两得。尝读史数事，今请裁以己见，然后知古人不可及。唐德宗即位，锐意除藩镇，藩镇惮其威，淄青节度李正己愿献钱三十万，盖偿朝廷也。德宗欲受，恐见欺，不受，又逆其来意。时崔祐甫为相，请遣使就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献钱颁之，使人戴上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则正己大惧。宋真宗时西夏纳款，因夏国饥，乞粮百万，盖借恤灾觇宋也。时王旦为相，请具京师，诏彼自遣人来取。夏去汴悬隔，自取得不补失矣。西夏得诏，称朝廷有人。后元昊复叛，将纳款，先令贵臣野利以书通朝廷，朝廷复书，议所以称，或请名以太尉，麗，庄敏争之曰：太尉，国之三公，待陪臣以此，待元昊将如何？今野利书来，自称曰令，此其国之官称也，依此称之足矣（宋初与契丹讲和，或言称北朝，王叔公乞只称契丹）。绍兴中韩世忠守淮，以所部兵少，乞摘张俊部赵密一将为助，俊疑世忠吞己，拒命不分。时赵鼎为相，拨御前杨沂中一将助世忠，而抽赵密入卫，俊遂无辞。又时陈规守德安，盗李横围城不解，久乃假乞粮觇规，予之，继又指名索籍妓。妓虽未节，而大体辱矣。规命斩妓首付之，横大沮。此于古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之意虽不相似，然执小义，妨大权，王通以为皇之不极，则捐一人活千万人亦权变之机，杀一贱妓而名流于敌，岂无可疑？近时孟无庵（珙）师荆房将某叛，事颇彰著，会卒白某者请帅府发其奸，无庵集佐属议，或请发兵，或请招安，无庵闻发兵语，一笑，问若何招安，又卒无善策。明日，无庵自批断云：白某敢诬首将，实犯阶级，斩首，送本军号令。然房州激此，必钱粮不敷给，不时令于制司支钱米若干，本下军溥犒。一次卒首，五房叛将大安，溥犒既行，士皆当动。越数月，间蜀有警，调房将去援，因移其兵权置法焉。庙祀死卒于房，追录以官，赏其妻子。不烦干戈，坐消一城之变。时应山李（庭芝）参其幕，言无庵不惜一人之命，以全千万人之命，真是帅才。余闻之应山客刘清臣。

随时救时

宋绍圣间陈子翁有随时救时之说。当时童、蔡用事，偏主安石，一切是熙丰，鄙元祐，而宗元祐者多正人，子翁与选举前名尽取是熙丰者，而是元祐者率录于后，由是正类得获选，亦不忤当国者之意。子翁因曰：随时所以救时也。因思鲁人猎较而孔子亦猎较，东汉诸君子疾官宦如仇而陈实独吊，张让、王敦叛晋而温峤缪综其府事，诸武易唐为周而狄仁杰肯为之臣，大抵子翁意也。方新法之行，康节门人欲投劾而去，康节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明道知安石作不顺人心事，而肯为其条例司，此岂计从容后福哉？故论当时党祸，皆众君子激成，大贤之见真不同。《庄子》曰：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达之，入于无疵。又曰：就之不欲入，和之不欲出。二语尤有理（王临川云：郡公之不抗，不失为周公之同，孔子之诺仕，不害为阳

货之异，亦此意)。

地 理

山川之气钟于人，经中惟《诗》“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二句云然。近代朱文公于事莫不裁之以正，折之以理，独于葬地不斥不泥，采其说则谓道路所经，耳目所接，人有欲住不可住处，及聚落有宅舍，使山水环合略成气象。然则欲掩藏父祖，岂可都不拣择，以为久远安宁之虑，而率意为之乎？公盖即显明幽也。余窃谓山水清浊钟于人，关于土地，大气数不专一隙一坑之是非也。如燕赵多奇士，山西出将，山东出相，西北严凝，人多劲悍，东南温厚，人多文丽，古今皆然，特人禀赋有厚薄，功效因有宏窄尔。若必期力致，恐无此理，不然郭景纯辈当至今昌荣也。况人死形神相离，自身之枯朽不保，又何缘能荫及生人乎？古人审吉凶，便营建，其稽之卜，多为居止。为葬卜，独《孝经》“卜其兆宅而安厝”之一语。盖居止乃生聚所在，决须环合，则和气凝固，譬犹鸟巢林在枝叶稠密处，虽风雨飘摇而不坠，若寄命疏薄，则覆卵窥巢不免矣。所以古人不必泥葬地，各有深意。《礼记·王制》言墓地不请。郑玄注：皆受于公，民不得私。《周礼·地官》曰：族坟，又曰：四闾为族，使之相葬。至公墓则家人言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礼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注谓陪葬文武墓。晋献文子言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注：九原，晋卿大夫族葬处)。则古葬有定位，不得吉凶为去就也。唐吕才叙葬曰：援《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襄事，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堋，不毁则日中而堋，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隋文帝葬后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齐主葬父，岂不卜乎？俄而国亡。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司马温公曰：昔者吾诸祖之葬也，家贫不能具棺，自太尉（公父池）来，始有棺椁，则不及择兆可知矣。杨诚斋曰：京仲远上世皆火化，并无坟墓，每遇寒食望祭江干，而仲远不害为宰相。又《与李侍讲书》曰：郭景纯书出自东晋，然已前之葬何限，而未尝无富贵。洪容斋曰：景纯葬地能预知水之为陆，何不能预知凶而改吉，免死于王敦之非命乎？胡□庵《与罗尚志书》曰：九经十七史并不说富贵寿考由葬地。吕才云：长平坑卒四十万，非俱犯三刑，南阳多近亲，非俱逢六合。《礼记》曰：我死择不食之地而葬之。不去择阴阳向背也，观此则亲死不葬，必期卜吉，为富贵利达之资者，其惑可笑！

衡

寸、丈、尺、引为度，龠、合、升、斗、斛为量，古人以律制器，皆自黍积而十之，十而衍之，度量咸同。惟衡以二十四铢为两，十二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初不以十数拘。按刘歆说曰：一龠容千三百黍，重十二铢，两十二铢为二十四铢，故两之得名，十二铢倍之也。二十四，气之象也。十六两为斤，四时乘四方之数（春、夏、秋、冬、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总三百八十四铢，备六十四卦全尽也。三十斤为钧，一月之数，总四百八十两（六甲一周三百六十日，半月一节，总八节，计一百二十日)，六旬行八节之象也。四钧为石，四时之数，总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衡之制数亦精矣。若铢、两、斤、钧之义，铢者惟细可殊异也，两者两十二铢而名也，斤者名也，钧者均也，石者大也。权主智，智流动于不拘；衡主礼，礼齐一，故不易。

魂 魄

《左传》郑子产论伯有之厉曰：人生始化曰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精爽至于神明。先儒释魄附形之灵，魂附气之神。魄灵谓如耳目、视听、手足、运动、声音、啼呼，一魄具一灵也。魂神谓之精神、知觉，所以使之视听、运动、啼呼者也。故魄，白也，体质具而各明白也。魂，芸也，气呼吸往来芸动也。人生位高权重者，为其禀气强厚，倘死非正命，必有未尽之数，不散之英，盖魄虽死而魂不散，凭依为厉。容有此理，故传者于韩原之战秦获晋惠，推以为申生之厉。晋景疾在膏肓，药不可为，推以为杀赵同、赵括之厉。后皆益以得请于帝之语。余以事理推之，神怪谓必无，不可青天白日和平或为疹疾苦楚，怪何尝无之（《抱朴子》曰：夏宜长而荠麦枯焉，冬宜凋而松柏茂焉，盛阳宜暑，而夏或凉，极阴宜寒，而冬或温，皆物理之变怪不常者也)。故双峰饶氏释“子不语怪力乱神”章谓：此等事谓有则无从执着，谓无则阴阳变化，造化百端，故圣人只不言。此论近于人情，但如《左传》必事酬报人，似太神。况伯有死于带段，实子晰之谋，何伯有之厉不报晰而急杀段。申生之缢，实骊姬之谮，同、括之死，亦庄姬之谮，何不报二姬而仇惠、景？春秋臣弑君者三十六，而不闻报其臣，比干、子胥之徒皆以忠受戮，而不闻报其君。故《左传》之失也诬。（曾宝潭尝谓：宋之制作粹于汉唐，曾无逆天害人之事，而靖康太宗之后，德祐理宗之后，俱为北狩，乃有汉唐所无，盖方太祖疾危，屏人独召太宗，已而太祖以柱斧击地，好为之，烛影下遥见太宗若为逊避之状，故旧疑太宗杀太祖。理宗居潜，济王已位青宫，及宁宗大渐，史弥远复援立理宗，济王遂不得立，死。或者二宗殄祀，犹罚晋弊韩之说，太祖、济王亦有请帝以报之理。余窃谓太祖果欲报仇，不应迟之几世而济责，以当首泄之弥远。亲老、亲眷、翁旧尝将太祖柱斧遥见之疑质之，上高阳兰坡先生起莘坡谓：江左宋齐柚

杀同气者，后皆不昌，太宗果欲不应，其后八叶天子且多令主，治且几二百年，但即位后德昭、德芳俱不得其死，又受天下于太祖，更不还其子孙以天下，则太宗之失也）。

卷　六

阙　疑

宋儒释经高出前古者，以不袭汉晋以来训诂旧脚迹，及溺于谶纬巫怪之说，考其同异，正其讹谬，析之以理。然亦有过处，寥寥千古，焚于秦，杂于汉，所谓六经多未全之书是也，而必证三代之是，则几于凿。独朱文公尝著阙疑之说，盖夫子作经赞，《易》自伏羲而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汤文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南陔》、《白华》孝子之诗；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岁时之诗有其义而亡其辞，汉儒皆缺不录*）。《典》有五而逸其三，《坟》有三而不存其一，皆就其可知者录之。左氏志怪颇多；《春秋》关于人事则书；《论语》弟子记善言，于鬼神曰：敬远，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于死生曰：未知生，焉知死，与夫罕言命。凡茫昧不可知者不究论也。子贡号明敏，而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皆不以臆说强通为学。颜、闵圣门高弟，可法于后世只是不迁怒、不贰过、箪瓢、陋巷、不改其乐与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非是常人全所不能者，故圣人训戒有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论，皆晓人以平实之学。《孟子》七篇之书，虽多援古而述尧舜之道，曰孝弟而已，正救齐梁不出仁义二字，及论古制则但举其概。滕问井田曰：此其大略也；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曰：其详不可得而闻；论《诗》曰：以意逆志；论《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皆就其可据信者述之，所以诏万古为法言。《史记》，汉儒采取于坑焚之后，谬妄固多，然疑而未定，辞例曰盖曰、或，如舜葬苍梧，盖三妃未之从也；周公盖附；孔子盖寝疾七日而没（*《易系》十三卦制作皆云：盖取诸某卦；《孝经》论天子诸侯之孝皆曰盖，指士庶人之孝独指之曰此，释者例谓盖为疑辞。刘元曰：盖犹梗概也。刘歆曰：盖者，不终尽之辞。皇甫侃曰：盖者，略陈如此，未能究竟也*）；鲁人或谓之齐衰，或曰大功，诵可也之类皆疑辞，缘周衰礼坏，杂以诸侯僭制故耳。自近事亦不敢指的为论，而况妙出人事之外者乎？后之学者穷天地，索鬼神，辨风霆，訾古始，皆未达圣人阙疑之旨也。《庄子》曰：天地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邹衍著书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杨子云曰：迂而不信。司马阙后生为学便高谈性命。欧阳子曰：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所不知，慎所传之惑世也。朱文公于《易》有疑，亦谓上无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资于人事之训戒，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之。斯言足警谈玄索怪者矣。

读书致用

胡致堂曰：人主读书与经生学士异，经生学士则辨疑解惑，使传授不差；人主之书则在致用。然天生人才以维斯世，读书致用不特人主当然，圣贤述经之精义，无非鸣道之大略。杨子云曰：学，行之上也。又曰：君子事之为尚。古人之学无所不讲，圣门弟子必以四代礼乐论，学《诗》必责使于四方而专对，称许子路冉求各曰从政，《周礼》六德、六行外曰六艺，伊尹乐尧舜之道曰尧舜君民（*先儒说伊尹乐尧舜之道曰：钦明文思，理恭允塞。道之体也。明德亲民，协和万邦，平章百姓。道之用也。凡尧舜所以治唐虞者，尹耕莘时尽讲究来，故出便能以天下自任，故伐之学至兵法之学。王临川谓古党庠序之教，兴礼、乐、政、刑，士素讲之精，故皆足为天下国家用。苟不可用天下国家者，不教也。如射御亦男子事，苟无疾病，无有去射不学者也。故学校以射，祭祀以射，宾客以射，凡礼乐俱寓以射，故居以为大卿，出则将大军，比闾族党之师皆伍两卒旅之师，后世惟以为无赖者之任，而学士大夫轻眦之。乃弊精神于课试文章，及隶于仕，始卒然责以天下之事，故平日之教只以坏事。《慈溪学记》文谓：古乡射、饮酒、合乐、尊贤、劳农、囚馘等事，皆当学之平日，所学政拟他日之用，不待以政学也*）。又尝推之皋、夔、稷、契生文字仅有之世，虽无书可读，而尧、舜稽古皆以多言善行为世法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则其书非直言语也；张子房圯上一编，颠嬴蹶项；诸葛孔明读书但观大略；马伏波少授《诗》，不能守章句；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隋苏威曰：读《孝经》足以立身、治国。而数君立节皆不同，宋赵普二代相业，各用《论语》之半，盖昔贤各知用书之要，不在徒为章句也。故学贵知要，不在贪多，用贵适时，不专泥古，然后为善读书。《论语》说安昌侯张禹受禄保位，《中庸》称天下胡公，乃后世托经文奸，《庄子》所以有《诗》、《书》发冢之议也。若近时理学诸贤，于心性切切究论，又未免有刍狗事为之弊，倘不经世，与记诵词章，均为无补，故书益多，效益寡。

先天太极一理

《先天图》总六十四卦为一圆图，先儒以为心法也。玩图当自心始，图中心白，太极也。其外左阳画三十二，右阴为三十二，两仪也。又其外十六阳十六阴相错为四，四象也。又其外八阳八阴相错为八，八卦也。又其外八方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而卦备图成矣。明道谓加一倍法者，此也。朱文公谓：本是小变成大，到那大处又变成小。变成大者，中心白圈积成大圆图是也；大又变成小者，图成而六十四卦备，一卦只管一事是也。故曰只是个盈亏消息之理，小则必大，大则复小也。康节玩图，每事怕太盛，须看得此理透。濂溪图太极，只是

散布《先天图》，发明此理。其上白圈先天中心，太极也；其次黑白相错一圈，白阳动，黑阴静，两仪也；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曰动静互根成四象也；又其次木、金、水、火、土各以圈布，曰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者；坎、离、震、兑包乾、坤、艮、巽而成八卦也；其下二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万物化生者。八卦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各正性命之象也。《先天图》是会万为一，太极图是散一为万，是或一理也。周子察先天精，故图太极妙。近时兴国冯亿可说二图，最明。其辞曰：《先天图》，心学也；《太极图》，性学也。《先天图》总万为一，以为天地造化、万物万事皆主于心；《太极图》散一为万，以为天地造化、万物万事皆摄于理。惟其总万为一也，故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统体一太极，其在人则心之谓也，所谓天向一中分，造化于心上起，经纶是也；惟其散一于万也，故二气、五行、乾男、坤女、万物化生，物具一太极，其在人则性之谓也，所谓天下无外之理，而性无不在是也。然而心外无性，性外无心，是或一道也。是故理无与于象，而观象则可以明理，所以有贵于图也。《先天图》之为象也，如众星之丽于天而共辰也，如三十六辐之周于轮而凑毂也，如万矢之围的也，如聚材之聚于根，万而一也；《太极图》之为象也，如木之根而干，干而枝，枝而叶也，如水之源而派，派而流，流而委也，一而万也。人能观《先图》之为象，而得此心之所以为心，则居中而运四旁，处静而制群动，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生在彼，而乾、坎、坤、离、震、艮、兑、巽之体在我，所谓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心之为也。人能观《太极图》之为象，而得此性之所以为性，则无不备，无有不善，无物不具，无时不然，阴阳、五行、万物、万事虽纷纭乎无穷，而健顺、五常、人伦、事物之理莫不为之管摄。所谓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此性之为也。二图该说心性理既明备，图亦灿然。冯名亿兄弟皆第进士，开庆己未悉戕于兵云。

蜡腊异祭

《史记》秦惠文王十年初腊，郑康成、蔡邕因谓腊即周蜡祭，和岘亦曰：蜡者，腊之别名。余考《玉烛宝典》云：腊祭先祖，蜡报百神。则蜡与腊异，蜡祭因飨农以终岁勤动，而息之也。腊者，猎也，猎取禽兽，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腊于庙，蜡于郊。唐贞观初丑蜡百神，卯祭社稷，辰腊宗庙。开元定礼，始蜡、腊同日。宋初蜡、腊犹分，其后依和岘议，三祭同用戌日，岂以先秦无腊，准古只尝蜡一祭乎？

井　田

周末开阡陌，罪商鞅，又谓秦并天下，李斯尽坏六国井制。然鞅特秦一国之佐尔，而鲁税亩、郑邱赋，滕使毕战周井制，孟子说齐梁制民之产，则诸国井制俱紊，难专罪鞅也。其实尽坏，又不起斯也。近代儒先如伊川、横渠皆尝有志井田，然叶水心谓其法繁密，非一世可行。自黄帝至成周，封建制定，诸侯皆家传世守畎浍沟洫，民守而田之，故历唐虞三代如一日。后世郡县制行，吏且数易，井制能一朝定乎（《孟子》言夏五十而贡，殷七十而助，周百亩而彻，皆什一也。朱文公谓先王疆理天下，畎浍沟洫具有成制，若五十更为七十，七十更为百亩，则古制尽废，岂不劳扰，故疑《孟子》言难拘。又况地有肥瘠不等，倘一拘于五十、七十、百亩，阔狭定制，岂不偏颇，古人当别有权衡）？又上古田在官，今行井制须夺民田归官，然后贫富可均，人情能保不骚然乎？兼畎遂沟洫环田为之，地之不得耕者甚众，今世大陂长堰，因高为原，视下成隰，波及千顷，较彼不为徒劳乎？上古生齿未繁，计口授田，犹或可给，后世生齿日众，设遇歉岁，官发既空，仓廪亦尽，啼饥犹自不免，在官之田能遍给乎？按今中原陆地居多，详《禹贡》除荆扬外，无非陆田。冀曰厥土白壤，兖曰厥土黑坟，青曰厥土白坟，徐曰厥土赤埴坟，豫曰厥土惟壤，下土坟垆，梁曰厥土青黎，雍曰厥土黄壤，独荆扬曰厥土惟涂泥。释壤者曰：土无块，释坟者曰起曰肥，则七州土皆高肥，独荆扬涂泥可为水田。又参经言黍稷多于禾稼，兵食俸给例以粟计。《周礼·职方氏》别九州，亦荆扬专言稻，馀州别诸种色。则中原水田无几，盖异荆扬。而《禹贡》一书，千古地理之证也。但沟遂浍洫费地既多，致水又劳，不知古人何乐此也，想明井画外因早备尔。

牛　耕

古以牛引重任载，次则供祀，六经载、祀外无言牛服耕者。《周礼》牛人掌养公牛，以待国用。政令曰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车之牛，亦不及耕。盖古人尚耦耕，耦者，人力两相佐助共发地通畎亩。长沮、桀溺耦而耕，《诗》曰：十千为耦，千耦其耘。《礼》曰：以岁时合耦牛耕。贾公彦《礼疏》谓教民牛耕自汉赵过始。按过为搜粟都尉，创代田之法，始言用牛犁，二牛三人。但予考孔门弟子冉伯牛、司马牛皆名耕，以牛释耕，周末已然，似不始汉也。

卜决疑

近代工《易》者三家，而各不同。康节《易》主数，伊川《易》主理，晦庵《易》主卜筮。《易》经羲、文、周、孔四大圣之笔，后世阴阳占验之书有《易》似者哉。三代而上事之神者，一倚卜而亦不专徇焉。舜传位于禹，首曰：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孔氏释：志定然后卜，故必朕志先定，询谋佥同，然后曰鬼神其依，龟筮协从。《洪范》言龟从、筮从，

必曰卿士从、庶民从，又曰谋及乃心、谋及卿士，是人己之意见合，复假卜筮断之，乃古人审重之志也。周公都洛，决择于瀍涧东西，亦是宅中之志素定，而瀍涧东西则审尔。卫文徙楚邱，升堂降观，始曰卜云其吉，皆非卜而后居也。所以卜，但曰决疑。《庄子》、《史记》述蓍龟之神皆数百言，至备述见梦元王之事。而《庄》记仲尼之言曰：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筴，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其神龟无几矣。汉武帝聚占家问某日可娶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讼不决，至以状闻吁己见。人谋之不详，而欲一倚占候，鲜有不惑者，此褚先生所以拳拳于日者后也。

佛入中国

《后汉·西域传》云：明帝时佛始入中国。按《汉武故事》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来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泉宫，祭不用牛羊，惟烧香礼拜，帝使依其国俗祀之。又时作昆明池，掘得黑灰，东方朔曰：可闻西域道人。则前汉时佛流中国矣。况帝事四夷，枸酱、竹杖犹入王府，又方事神仙，佛以超度为术，张骞辈肯贱佛书乎？刘向《列仙传序》言仙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见佛经。向成哀时人，其言如此，则前汉有佛经矣。向又曰：予览载籍，往见有经。洪庆善因言周时久流释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详御寇郑人，在孔子后，孟子先其时已说西方圣人，则佛传中国晚周也。就后汉言之，光武闭玉门、谢西域，佛岂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迎而后有耶？《通鉴》著其始于明帝，盖本《西域传》，岂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固特本《西域传》表之邪？

豚犬斥子

豚犬斥子，详语意疑贱之之称。按二字出《越语》，范蠡欲速报吴，使国民众多，令国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与酒三壶、犬一，生女子与酒一壶、豚一，盖幼之之事。《论语》六尺之孤，《周礼》国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从征。亦谓幼者六尺年十六，七尺年二十也。

迂 阔

田文以鸡鸣狗盗之客脱一时之急，苏氏谓道德礼义之士则能救之于未危，无用于客也。盖六经道制治于未乱，隆古君臣崇礼尚义，思患预防，所讲明、所设施动为久长远大之图，无急利近功之意，凡逆节乱萌窒之平居，不待著而为之，地故治安长保。后世务求近效，旁蹊捷出，行险侥幸，幸而集事则曰：吾不假彼之深谋远计而功业以就，不知一有疏虞，横溃四出而不可支，此叔世所以乱日多而治日少也。儒本六经言，往往张皇于安平之日，及事至而为之图，必推述祸原乱本之所在，就其端萌而图之。舍经行权又所不屑，故见儒之迂阔乃远大之谋谟、深长之思虑也。余谓时君世主仓卒名知务者，闲暇多迂阔，儒者仓卒似迂阔，而闲暇则知务也。

祭求阴阳

祭与际同，人与神接际也。人死魂气归天，属阳，体魄入地，属阴，故祭所以求诸阴阳也。古人灌用郁鬯，按郁鬯，香草。以鬯酿酒，加郁和之酌，则酒气氛扬上下，求死者于阳也；灌之地，求死者于阴也。祭者无所不用其情，或死者之可格也，殷人求诸阳用声乐，周人求诸阴用郁灌，乐为阳，礼为阴也。程泰之衍《繁露》谓：秦汉以前，五岭未通，祭用郁鬯（《记》云：天子鬯，诸侯薰，大夫芝兰，士萧，庶人艾）。五岭通，旃檀之类行，上国郁鬯遂废。然则今神事尚香火，求诸阳也。《尔雅》：祭天燔柴，祭地瘗埋，与夫日食击鼓、雩舞女巫皆随阴阳施之。郑玄释禋曰烟，亦以气上通也。

周公瑾

周瑜事吴，世第以赤壁战奇之。余按三国与权颉颃者曹操、刘先主二人，而皆入瑜计度中。方先主依权，瑜请徙置吴宫馆，女色以豢之，分关张各一方以事攻战。临死又表权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而权不从。曹操赤壁败还，瑜计权取蜀，结韩遂、马超于关中睨操后，还据襄阳蹙操，北方可图也。权亦不从。二说皆中曹、刘肯綮，使权从之，更假瑜以年，功业当超赤壁数倍，先主之帝、操之篡可复许乎？瑜捷赤壁年二十四，死才二十六，此虽夭死，则亦足矣。

司马懿

诸葛孔明、司马仲达相际一时，孔明前后六出伐魏，而仲达不敢西向发一矢。孔明用草创仅存之蜀，而仲达抚操丕积强之魏，人才不待较而知矣。然尝闻石埭其令君曰：仲达谲，虽不如孔明正，而仲达高于料敌，斜谷之役，懿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兵依山而东，如西上五丈原，诸军无事矣。已而亮果登原，遂以败闻。亮遣使至懿营，懿不问军事，问使言亮，曰：食三四升，罚二十以上皆亲。懿曰：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已而亮果卒。相持既久，懿知亮锐于一战，但坚垒困亮，虽遗以巾帼而不辱，且谲为辛毗制己不露怯战之机，使亮堂堂之阵更无所施。李左军之策不行于当日之陈馀，而行于异时之司马懿，谓懿不智，可乎？及亮以丧归，懿按行亮之营垒曰：天下奇才也。亦有为而发，时有所忌者在行，懿谓孔明如此奇才尚困于吾，彼不逮孔明者当如何？盖借此形彼也，凡此皆仲达谲处，史未究见，故没不书。石埭读书最博，与僻无不搜根，未叩所忌为谁。

事非智力所及

东坡叙两汉之变曰：高帝平天下，所忧者韩、彭、英、卢而已。四王相继仆灭，及吕氏之祸，则由后族，吕氏既灭而楚之忧几至亡国。方韩、彭、吕氏之祸，惟恐同姓之不蕃昌也。至其为变，则又过于异姓。文景之世以为诸侯破弱，则汉百世无忧，至武帝诸侯之难已衰，匈奴之患方炽，又以为天下之忧止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诸侯既无足忧，匈奴又已成事于汉，然卒至于中绝不救，则所不虑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不任以事，裁减同姓之封，黜削王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党锢之祸起，士大夫相与游谈，以为一日诛宦皆、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无事，于是外召诸将，诛宦官无遗类，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汉。所忧者凡六变，而乱与亡辄出于其所不忧。数语尽汉曲折，余尝因是合古今世变论之，秦革封建、限匈奴、焚诗书，虑至悉矣，而祸反出于揭竿之戍卒。魏制母后不得临朝，禁御诸王有同奴隶，而奸臣窃鼎。历晋、隋如出一辄。唐惩安史之乱，倚重藩镇，而藩镇卒为祸胎。宋惩五代之弊，削弱诸侯，而前后两困北狩。由此观之，天下事殆非智力所及也。

《史记》世系

子由《古史》讥司马迁《史记》轻信而疏略，今以所记世系求之，其言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黄帝至舜凡九世。及叙禹系曰：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去黄帝止五世。禹继舜兴，何舜远而禹近也？叙黄帝至汤凡十七世，汤至纣又二十九世，通四十八世而叙黄帝至武王但十九世，武王后汤六百年兴，去黄帝乃止二十世，何纣远而武近也？后之谕世系者多本《史记》，殆未考迁之谬也。

卷　七

一体　具体

子游、子张、子夏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晦庵《集注》：一体，一肢也，具体有其全也。又曰：体，段也。皆就身体言之。双峰饶氏曰：吾道所谓全体，仁、义、礼、智、信也，具体而微者，五者皆几焉，特未到至处，各具一体，则仁有余者或义不足，礼而得者或信而亏，盖子云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之说，视肢体之说尤明切。

《左传》纪人名

《左传》纪人名既名字并举，又或族、里、爵、邑、谥、号错布一事之事，如称士会曰随武子，又曰随季，又曰士季；称却伯曰驹伯，又曰郤献子；称荀林父又曰桓子；称先縠又曰彘子；称公子吕又曰子封；称裂繻又曰子帛，此类不一。后来杜子美作诗，爵、名、里、字亦备著，如曰杜陵、曰杜曲，著地也；曰臣甫、曰子美者，名字也；曰拾遗、曰省郎，著爵也。盖取法于《传》而以《诗》参之。《文王有声》诗称文王曰王公，又曰王君，曰皇王，亦备著一诗。先儒释云：词之不同，以见美之不足，反覆备咏，诗之体也。

豕　虱

势不足倚曰冰山，乃唐张彖鄙杨国忠之言。李堪鄙二张复曰海市蜃楼。按蜃，大蛤也。《韩诗外传》云：蜃能吐气为楼台海中，春夏间见。《文昌杂录》著登州每晴霁，海之烟雾中有城阙、楼阁、人物、车马、鸡犬往来之状，盖蜃吐气为之，旋复消灭，登人谓之海市。东坡诗谓所见皆幻影是也。二喻本出《战国策》，曰：城狐社鼠。《庄子》复譬豕虱曰：豕虱择疏鬣、白蹢以为广宫大囿，奎蹄、曲限、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燎烟火，而己与豕俱焦也。冰山诸喻所习用，若豕虱则少援引者。

《庄子》

文章设喻则深婉，而于喻最难，至一字数喻尤难，独《庄子》百变不穷，姑即明白者著之。如喻身用之厚曰：子见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又曰：吾闻楚有神龟者，死三千岁矣。王乃舒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又曰：祝宗人临穽栅说彘曰：吾将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汝为之乎？为彘谋者曰：不如食以糟糠，借之牢都之中。三喻意同而事异。喻不可语道之人曰：有鸟止鲁郊，鲁君悦之，为具大牢以飨之，奏《九韶》以乐之，鸟乃始悲忧眩视，不敢饮食。又曰：《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喻斫壞真性曰伯乐治马，曰陶者治埴，曰匠者治木。喻陈言不可用于今，曰古人糟粕，曰已弃刍狗，曰舟不可陆，曰狙猿衣周公之服，曰丑人学西施之颦，曰迹，履所出，而迹非履。喻精一之守曰：痀瘘承蜩，曰津人操舟，曰吕梁蹈水，曰梓庆削锯。各数易说，每易每奇。若庖丁解牛事曰：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林竹溪谓如画出一屠牛人。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如闻其离析牛体之声。导大窍，批大郤；技经肯綮之未尝；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每至族，视为止，行为迟等语则牛身之骨节理络、屠者之难易伸缩皆著之笔端，岂不为千古文章之妙。广大郭象谓《庄子》言大如鹏，徙九万里

而六月息，极天下之大；如蜗牛之角能容蛮触之战，极天下之小；言久谓冥灵以五百岁为春秋，大椿以八千岁为春秋；言近则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言古则行填填，视颠颠，卧居居，起于于，如标枝，如野鹿，无为之象可掬；言后世则蹩躠、踶跂、澶漫、摘僻、屈折、悬跂、结卓、鸷脊、卷抢，囊作为之态备尽；言子贡之富则轩车不容巷；言曾子之贫则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各臻其妙，自谓瑰伟俶诡可观，信哉！但陋仁义礼乐而偏道德，诋訾尧舜以来之圣人而崇老子，舍弃人事一付自然，所以得罪名教，为异端之学。

古铜代金

《舜典》金作赎刑，《吕刑》罚百锾，皆释铜。汉罚用金，赎死为铜四百一十六斤，唐赎死为铜一百二十金。按《禹贡》：扬州贡金三品。铜与其一，故铜罚例曰金。汉赐臣下诚用金者，直书黄金。考古金多无如汉高祖予陈平四万金，赐家令五百斤，慎夫人赐袁盎五十斤，宣帝赐韦贤、黄霸各百斤，赐疏广受二十斤，太子加赐五十斤，赐高祖功臣后百三十六人各十斤，岂为天下国家用，故亦不为天下国家惜乎？若饰土木言金，无往《西都建章赋》曰觚稜栖金爵，《三辅故事》：著金爵铜凤长安门，《甘泉赋》曰金铺交映，杨雄《解嘲》曰历金门，注亦曰：门旁立铜马，因号金门。古帝者富有天下，犹以铜代饰土木，后世琳宫梵宇，例饰赤金，何也？

龙　门

禹凿龙门导河，意穿其山之遏水者而已。漪水李氏记其事则不然，谓同州韩城县北有安国岭，东临大河，上建禹庙，乃禹凿山通河水出处也。河自古长城外南注中国，至安国岭下凡千馀里，两岸尽壁峭立，大河盘束怒郁石硖间，至此方山间喷风扬雾，如万雷鼓天而下。《庄子》"悬水三千仞，流沫四千里"盖写此。禹像冕服豕首，祭讳用豕，用则大风拔木发屋，灾被百里，观此则暴鳃点额，亦见鱼力之上莫支水力之猛，而禹所以神也。若上流乃古朔方，处党项之里。宋苦西夏，尝有陈熙河据西夏上流，于舟顺流下，出会州腹攻灵夏者。朝廷下其议，熙河漕臣李复奏曰：契勘黄河过会州，所见精山石峡，险穿自上，垂流直下，高数十尺，船岂可行至西？妥州之东大河又分散流，谓之南山逆流，数十里方再合，逆流水浅滩碛，不胜舟载。朱文公谓《禹贡》言贡赋之路曰：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则古来此处河道固通舟楫矣，又若此何也？余窃谓兴灵以外之河古当狄境，自《书》记雍州贡道之后，狄之窥中国者何限，曾未闻有导河入渭、汭者，则龙门上流行舟必难，复之说疑有据（按河出葱岭、于阗，合流东注蒲海，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潜行地下，至积石出，故禹导自积石，自积石千里而东，千里而南，至龙门凡三千余里）。

战国说士

叶水心曰：周之盛时京师有学，比、闾、族、党、乡、遂皆有学，三岁资兴，诸侯贡士，进得仕天子，退得臣诸侯，故其时有秀士、进士、俊士、造士等。自厉王无道，周法浸坏，宣王之复未几，又乱以幽王，驯至平王东迁，京师之学先隳，诸侯贡士之典亦阙，士绝望于王都，下者为商贾负贩，高者俯首为陪臣，然尚用于诸侯也。其后诸侯亦不取士，士之无归者降为大夫、家臣。孔门弟子皆为之，独颜、闵以不仕见推。至战国诸侯互相吞灭，日寻干戈，及遭离乱，为家臣既无主，退又无以自业，于是放荡四出，仗口舌以要时君，虽孟子大儒，亦千里见梁，且语勾践以游重轻，平原辈资士以重其国，几数千人，士之变诈纵横辈至，以口舌重轻人国，列国之主为之拥篲先驱，侧行避席，时可知矣。至秦此习未改，于是坑夷之祸起焉，其实皆因于士之无归也。

乡举里选

封建不复，里选难行，缘古者王畿外其地皆以封诸侯，王城二百里外又责之都鄙，天子所治只六乡六遂二百里之间，诸侯封国乡、遂、比、闾、族、党之内，塾、庠、序之教行，故行艺之考察可知，耳目之采取亦易。《周礼》选举之说曰：闾胥（立此为闾中士为之），凡春秋祭祀役政丧纪众众庶书其恭俭任恤者，族师（上士为之），月吉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党正（下大夫为之），正岁书其德行道艺，州长（中大夫为之），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纠其过恶而戒之，乡大夫（命乡举之），三年大比则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盖人之贤否，非久与居莫辨真伪，久与居者惟邻里乡党，故党庠序乃审察人才之要（按：古庠、序皆乡民行射、饮读、教法之所，事已则反于学塾。汉学校不立，士与讲论者令肄业太常，后世以来始有越乡违家、群居聚食就学者）。后世井邑既亡，学校又废，郡大者绵地千里，如汉委郡国察孝廉，郡守拜罢不常，不能熟其人之贤否，往往滥举者多。魏郡置中正九品一人考德行，亦只取信口耳。其后任爱憎、通货赂、取阀阅，职名中正，实为奸府。元魏惟简年劳，才否不辨。然汉公府辟举之法，尚近古郡县，属吏掾曹许各辟于其长，经郡县辟者，五府吏辟，经五府辟者，公卿始得推选。故士修于家，声闻达于乡间，则辟书交致，至县令以上始赴尚书选调，一人之身阅历者众，汉吏多得人（周官人之法：论之乡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以王庭，示不取信一人）。隋唐来易以词华设科，行艺已阁置矣，然犹察时望录之。至宋置棘糊名，则德行才否一切不辨，士之得失权衡于命之有无，特假词华彰施之尔。愚谓科举流泛，封建不复，选举难行，若只徇时论取人，则王莽未得汉柄，折节为恭俭，虚誉隆洽；嚣殷浩未

出，天下皆谓深源不起，如苍生何；王安石初年，天下推其文行莫与为比，堪充选举，虽国皆曰贤也，而竟如此，又何哉？要之毁誉难凭，苏湖以经义治事，边防、水利、置斋，实取人之规，虞廷、纳言、试功一节，实审才之实。盖人各有能有不能，就其能之著而取之，真才出矣（按孔门四科论人，赐达，由果，亦不专主文章德行，则偏徇岂不谬与）。后世取人但言语一科，不知世固有坐谈则胜，行之实事则阙者，礼乐、讼狱、财赋、兵机素未尝经，则选以官，事多废，而岁月淹久，循资格又付以断国论，谋王室，当方面，而人之堪不堪乃不问也，所以政以人弊，国以人亡。

老 彭

事惟近于人情者可信。传记述彭祖、老聃，各有诡异难凭之说，年皆数百。今撮识始终，彭祖姓籛名铿，封彭城，故号彭祖，以斟雉养性事尧，仕夏为大夫，仕商为老彭，事周为柱下史。《彭祖传》云商世已传三百岁，《列仙传》云丧四十九妻，亡五十四子，寿七百。又云八百。而《书》独以为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其谬盖易知也。如《列仙传》所云，彭祖但寿其一身，不能延长其妻子，其仙亦陋矣。老聃，皋陶后，《说苑》著皋陶士师为理官，因以理命族，古字理、李通用，故《左传》行李、行理无二。夏商时已有李氏。姓氏书李，新旧《唐书》乃皆谓老子生李下，遭乱，饥食木子得生，因姓李。葛洪《神仙传》又谓：老子无父母，姓李皆附会妄说也。按老子生周宣王四十二年，母名之曰元禄，字伯阳，甫生能言，生时皓首，方瞳长眉，干九尺，耳七寸而参漏，故复名耳，字聃，邑于苦之赖（亳州卫贡县，县东有赖乡，即老子生地，有祠。《汉志》以老莱子、老聃为二人。按《庄子》书孔子问礼于老聃。《高士传》云孔子至楚见老莱子，时已二百馀岁，班衣戏母侧，所问皆礼事。二老传皆曰楚人，又莱，先贤以为老声之转，窃疑只是一人）。仕桓、庄，出为柱下史，仕简、灵，世为守藏吏，平王世著《道德》，孔子没后十九年西入秦，历流沙，化胡成佛，见秦献公，又后孔子百馀年。其寿以为二百七十，又曰四百四十，又曰不知所终，然鄠县柳谷水面有老子墓（余按：老子著《道德经》，清净无为，外无半语及神仙，《庄子》之书致尊老子，亦不言其为仙，至晋葛洪著《神仙传》始列老子于仙。昔之推黄帝者曰寿三百，大戴《礼》述宰我问孔子云：黄帝人也，何以能三百年？孔子曰：生而民利其德百年，死而人期其神百年，久而人用其教百年。窃疑彭、老子寿犹孔子论云，特传记神异焉尔）。

治贵审时

论秦政、王莽曰：秦焚《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殊途同归，俱用灭亡。盖谓书不适用读书与不读书也。魏鹤山尝叹孔孟著书未及行，尽其辙辕历聘，熟谙世故，又洞识前古，使其获用，弛张必当。至秦大肆暴，经皆出于汉儒，掇拾先王制度，杂以秦汉，汉舛谬甚则胡制，即王贾马笺注多是以后王仪文臆说三代令典。故经著义理纲常，万古不易，其建置纤悉，随时之宜可也。夏礼而杞不足征，殷礼而宋不足征，孔子时二王之后犹存而皆云然，后乎孔子者文献又可知矣。韩魏公规荆公新法曰：古今异制，贵于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非一（程子曰：经焚，礼书多出，汉儒不可一一追复），后世眩于太平六典之名，执于周公制礼之说，一用于王莽，再用于后周，三用于熙宁，而治卒不可致，不知三五制作皆出圣人，而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建立已各不侔，何尝殷必循夏之迹，周必袭殷之制，况事久必弊，弊久则更，岂有执而不通之理？汉崔寔《政论》曰：济世拯时之术，岂必体蹈尧舜乃理哉？期于补疑阙壤、支柱倾邪、随形裁割、措斯世于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对叶公、景公、哀公问政各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奇伟所闻，简忽所见，焉可与论国家大体哉（后世言三代永国以封建，不知禹之天下非无封建，不三世而太康失国，幸而再集者，少康之贤明也。幽王之天下非无封建，一无道而四夷交侵，幸而复国者，宣王之修攘也。春秋诸侯之弊极矣，周以微弱乃载祚数百，岂诸侯于周真有一日之力哉？徒以各争强大，不能相质，周幸而传尔。秦变以郡县，而弊以苛暴。汉易以宽仁，而制于权臣。晋弊于权臣，隋弊于盗贼，唐弊于藩镇，往往国之亡皆有弊，善治者亦惟救偏补弊而已，无拘说也）！又曰：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矣，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知弊也。寔此论足以尽美三代之蔽矣。余尝谓唐虞治道，万古冠冕，究其设官，惟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职之可纪。昔禹平水土，稷教播种，契敷五教，皋陶为士，与夫垂工、夔乐、伯夷秩宗而已，何尝琐屑如《周礼》哉？矧治道贵安静，设官既冗则巧拙杂进，天下始病矣。司马温公曰：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治谨择忠贤而任之，法制不繁而天下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仕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上下劳扰而天下乱。汉唐而下，君道虽不尽纯，而汉文景以恭俭致太平，唐太宗以仁义致太平，有宋以儒道致太平，则亦惟其人而已，不在尽循古制也。《酌》颂成王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安天下。汉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而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苏子曰：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俗所不安，人所不悦，纵有礼典明文，无补于怨。故履不必同要之适足，治不必同要之通时。又曰：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

将 老

秦始皇取荆，初疑王翦老而怯，后卒将翦而克。

汉宣帝将七十馀之赵充国遂平羌。光武将矍铄翁之马援遂定蛮。晋邓艾平蜀，王濬平吴，年皆七十。他如吕尚八十遇文王，百里奚七十干秦缪，晋重耳六十二反晋国，郦食其六十二遇汉高帝，裴度、郭子仪身益老，国益重。盖经历多，思虑精，举措审，往往以老得之。张南轩尝评充国之将曰：将之失从负勇而愎谏。充国曰：兵难隃度，愿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忽事如此。将之病患急近功，充国屯田为久计，图其万全；将之病患好杀，不恤百姓，充国图坐消西戎，使百姓安焉。此岂少年尚气贪功者所及哉？

帅职

南轩帅荆，遗晦庵书曰：某受任上流，军卒责都统，财赋责总司，吾帅臣专以固结人心为本，使人有尊君亲上之心，则以守固，以战克矣。兵、财，帅大务也，而民又最焉，其论识可谓约而事要矣。

服食为本

禹别九州，冀为王都，独不言贡篚，近王畿曰甸服，甸为天子治田，赋专出谷。盖王畿地大人众，四方根本所在，急在衣食，故畿内百里赋纳緫（禾本全曰緫），二百里纳铚（刈禾器），三百里纳秸（半藁去皮），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凡以食为重也。兖、豫、青近王畿，兖贡蚕丝，豫贡绵、纻、纤、纩，青贡盐、絺、丝，凡以衣为重也。馀州之贡宝玉玩好而已。《洪范》八政先食货，《豳·七月》周公陈先公风化，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以民事，皆谆谆农务，以此见王者富有天下，亦不可一日忘情于衣食。

江河淮汴

天下转漕之水其大有四，曰江、河、淮、汴。河可聚西北之漕，江可聚东南之漕，汴引河入淮，实江湖脉络，可聚中原之漕（按洛以入河溢为荥。《史记正义》曰：荥水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即官渡水也。详此则汴古已有，后世以为始隋，非也。但前贤明此水不一，或谓上名鸿沟，下名官渡。张华谓鸿沟、官渡各一水。胡明仲谓汴、鸿沟、官渡为三水。张伯谓：荥引河东南。注：至大梁浚仪分二渠，一为官渡，一为鸿沟，汴别为渠。今汴自西而东，鸿沟横亘南北，但三国袁、曹相拒官渡，操曰：悠悠黄河，吾其济乎？则官渡自黄河）。其馀小水随地所出，俱达江河，备著《禹贡》。淮出桐柏山，溯汴北通河，而南不通江，故《禹贡》述江水沿于海而后入于淮。《左传》谓吴夫差始通江淮，由是四水通济（《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然《禹贡》禹平水土之书，果通江淮必述之矣。兼古封国各有限域，以唐虞五服制考之，淮且居荒服外，况江表乎？故《孟子》之说可疑。春秋吴凭陵上国，至北伐齐与中国之盟会，乘便取捷，盖通江淮之始）。凡水，水力不同，舟载亦异。唐刘晏转漕给关中，初概以航运艰阻百端，后察江船不可用于淮，淮船不可用于汴，汴船不可用于河，遂随岸置仓贮载，因相水之宜用船，运遂无阻。河至龙门扼底柱险，复资陆运入渭（按唐运避三门之险，开三路于八里始济）。渭浅深不常，隋兴，凿渭自□兴东至潼关，凡三百里，名开通河，然后关内之运通利。唐以来潼关有变，河汴不通，则江运溯汉，入武关以达长安（按：汉水、邓州计六七百里至武关，至洋川始陆运出扶风）。但汉上流滩险，不若河渭之易。唐末及朱梁初都洛，后梁以洛运艰改都汴，汴中据江河，水陆都会，资用富饶，而处势平旷，天下有事乃四战之冲，须以兵固，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必曰长安、金陵，盖以运便而险塞也（长安襟山带河，沃野千里，地产多可富国，古号陆海。金陵前控江淮，后引瓯越，左通荆襄，右达吴会，外则长淮沃壤千里，桑田鱼盐之利甲天下，内则交、广海错之珍尽东南贡，江左第一形胜。宋之南渡初，李伯纪、胡安国进计，皆请措置荆襄为根本。按荆襄地夷旷，胡五峰尝谓欲退守江南则襄阳不如建邺，欲进取中原则建邺不如襄阳，二公盖为进取计也）。

张道陵

《汉书》著张陵字辅汉，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寿元年于灵峰白日上升，该百二十岁。而邵伯温《闻见录》著汉建安一十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鲁祖父陵，顺帝时客蜀，学道鸣鹤山中，造作符书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升，时谓之米贼。陵子衡，衡子鲁，以其法相付授，自号师君，其众曰鬼卒，曰路酒，曰理头，大抵与黄巾相类。朝廷不能讨，就拜鲁汉宁太守，镇汉中。观此则张陵非异人也，道家今祖陵为天师，初只泛号，唐始定封也。

对独说

程子曰：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朱文公广为一中又自有对之说，又曰：乾尊坤卑，不可并立，盖尊无二，上意也。以类推之，君对臣，必君令臣行；父对子，必父召子诺；夫对妇，必夫义妇顺；天对地，必天包地外；阴对阳，必阳生阴畜；日对月，必月受日光。此对而必归于独，可言也。若中国对四夷，君子对小人，而耳目、手足之对若之何一之？冯亿可曰：阳一阴二，邵康节有是言，然三纲之正，九畴之叙，虽夷狄小人必藉是以立，是数者非中国君子莫致之，则中国未尝不为四夷所利赖，君子未尝不为小人之帡幪也。若手足虽对，然不左如右之便。耳目虽对，而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则亦无害其为独也。于父子尊卑不并立之说有矣夫。

卷 八

天即理

谶纬之学未兴，古人自信多托之天，尧舜让贤，俱曰：天之历数在尔躬。汤武之兴，曰天命弗僭，曰天祐一德，曰天其以德乂民，曰天矜于民，曰天必从之等语，往往借天为训。朱文公谓事不出于人则出于天，天即理也。凡合于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为者，皆谓之天。桀纣之暴如是，东征西怨，南征北怨，三千臣而同心，八百侯而毕会，乃是人智力不可得而争者。汤武顺之则天，逆之则人，其谓之天不诬也。《左传》曰天诱其衷，曰天夺之魄，夫岂有诱夺之迹哉？行事顺理而兴，殆天启之，行事逆理而亡，殆天丧之，天且不违权于理之逆顺。《孟子》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先儒解天因舜之行事，示以与之之意，尧舜子不肖，便见天不久尧舜之天下，启贤能继，便见天欲久禹之天下，故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禹治水，彝伦攸叙，箕子曰：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亦谓禹能顺水之性，不失高下之宜，盖天锡以知九畴之叙，故无逆水之失。汉儒不审，乃拘于洛书龟背水文多少之较（详《书·洪范疏》），岂真知天者？况太古文籍未生，天果以龟文示人，亦未必有所谓不一名字三十八字之详也。又按《易·系》，孔子只言河出图，洛出书，即无龟龙之说。汉世纬书起，始曰龙负图，龙负书，殆汉儒增也。兼古人言灾祥多卜以人事，纬书尽益以神怪，禹观河见白面长人，殷白狼衔钩沈璧于洛，而黑龟兴之书，黄鱼双跃，周赤雀衔书，白鱼入舟皆《礼纬·稽命微》之辞，故谶纬皆起汉儒。

仓 颉

仓颉制字，宋衷、皇甫谧辈俱言颉黄帝史官，不知伏羲居黄帝前，已言作书契，不应先有书契，后有字。且管仲言古三王以前封禅者七十二君，皆纪号泰山。《庄子》亦言十三代之封，有纪勒者千八百馀所，其纪勒必皆字也。晋索靖《草书论》：仓颉既生，书记是为。《尚书疏》张楫云：仓颉为帝王，生禅通之纪。《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曰：仓颉四目。则仓颉者，伏羲前一帝号也。故蔡邕、曹植皆称颉皇，吕不韦称仓颉亦曰史皇氏（世谓字书为史书），则谓为史官者谬也。开封府浚仪有颉城，《论衡》云：学书讳丙日。以《五行书》言，仓颉死丙寅也。

轩辕黄帝

《庄子》著轩辕氏后始有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六韬》亦著轩辕氏在骊连氏、赫胥氏之间。轩辕，自古帝王一号也。古币亦有轩辕、黄帝之分，轩辕币始作货，黄帝币又作布，则轩辕、黄帝为二，又轩辕以车得名，轩辕睹转蓬之风法制车轮，轩，车横木，辕，车直木，因以为号。黄帝见大蚓曰：土气胜，土色黄。因号黄帝。司马迁不详，乃曰：黄帝名轩辕。后人从而讹，执古为信，《庄子》文古《史记》（按《河图》：黄帝名轩，又曰：封降禅德祖黄轩。《论语》考曰：轩知地利。则黄帝单名轩，非重名也）。

陶唐、殷、商、荆、楚

陶地名国始颛顼，尧先居陶，后封唐，故陶唐并称。汤初兴商丘，后盘庚迁殷，故名殷。荆楚共一，本名熊绎，初国于荆，号楚（春秋初例称荆，公后始称楚）。至秦襄王母名楚，讳复称荆。

尧舜病博施

天不能长春而不冬，当旸而不雨，日月不照覆盆之下，生长不施霜雪之时，虽天地之大，犹有馀憾。尧舜其仁如天，岂不欲衣帛食肉均于老幼，而养有所不给，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王政必为之规；岂不欲疲癃、残疾、鳏寡、孤独均获仁遂，而禀气不足，不能移其赋受之偏；岂不欲穷发之北、不毛之地均入抚绥，而风气所限，不容不听之要荒之外。故博施济众，尧舜亦病，秦皇、汉武乃欲威服荒远，以示无外，岂不谬哉!

豫 让

智伯无后，豫让杀身以报，非了死生之分者不能。然人臣事君，救过于未萌，上也。及临事而正救焉，次也。听其君之自是自非，付其国于自存自亡，而曰：吾能他日为之死，斯为下矣。豫让义士，智伯以国士待之，智伯不可谓不贤，让不可谓不遇，而智伯贪三晋之地，絺疵测韩魏之反，张孟谈启韩魏之攻，巧文辩慧而甚不仁，让曾无一语与其间，犹谓让之忠于智伯乎？逮其死也，始吞炭漆身，求杀襄子，为忠君子，不能不恨其晚也。昔齐景公问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何？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难不死、出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谏而见听，终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难死之，是妄死也；谏不用而亡送之，是伪送也。故忠臣者尽善于君而生，不蹈恶于君而死。让谓其死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吁，怀二心之臣视让诚愧矣，以让视婴独不愧乎？故予于让是其死，不是其生，取其节，不取其智。

饮 器

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为饮器，汉建元中匈奴破月氏主，以其头为饮器。《史韵·饮器》：饮，音荫。《汉书》韦昭释：裨榼也，盛酒器。晋灼曰：饮器，虎子属溲便，亵器也。颜师古引匈奴破月氏王头共饮血盟为证，谓饮酒器。如颜说，贵之也。且死骨凶秽，又

恶人头颅，岂俎豆可宜乎？溲便释盖似之，万见春亦是晋释，但名虎子未详。

射日补天

羿射十日之语昉见《庄》、《骚》，俱谓天有十日，射之。但尧时羲和君之子名羿，十日、九婴、大风、封豕、长蛇等皆顽凶为民害，尧命羿杀窫窳，射十日，激大风，戮九婴，驱封豕、长蛇，而民害息。则十日者，非天之日也。共工氏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及女娲补天之说见《列子》。按共工氏霸九州，实太昊之臣，恣睢跋扈，俶扰天纪，女娲灭之，四土复正，万民更生，此女娲补天立极之迹也。炼石补天果人力能与否？事不经见，皆当理决。血流漂杵，《孟子》且曰：尽信书，不如无书。矧《庄》《列》谬妄之说，荒唐之言乎？

经　解

六经之道至夫子而集大成，夫子之道至晦翁而集大成，诸家经解前后不一，自断定于晦翁然后一出于正。后学倘非经指授，则泛滥诸家，其谁适从。今经解有昔贤品题，其当者曰：《易》有伊川《易传》、《大易粹言》，《系辞》则柴侍讲集解；《书》有东莱《说林》、少颖解；《诗》有东莱《诗记》、晦庵《诗传》；《周礼记注注疏》晦庵取之，而王荆公、王昭禹《周礼解》，方博士、陆农师、马博士《礼记解》，晦翁俱以为当。又尝言荆公经解有益后学，《春秋》胡文定于褒贬之例尤严，《传》则东莱《左氏说》为最也。后学倘循是索之，不至以多歧亡羊矣。

玩物之戒

汉文《却献千里马诏》曰：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宋武碎琥珀枕，遗北征将士曰：能瘳金创。萧道成治齐，期黄金与土同价。唐太宗还林邑鹦鹉曰：鸟兽怀土，亦与人同。皆有超人识度也。近世大贤吕文穆却献二百里鉴曰：吾面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鉴？王文正旦嗤弟百万买玉带曰：自负重债而欲使观者称好，不亦谬乎？有以砚润售孙侍读甫者，孙曰：一日得担水才直三钱。古人达理，不为玩好如此。国初人宝李廷珪墨石，昌言至不许人磨，或戏之曰：子不磨墨，墨将磨子。有人咏李廷珪墨云：一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罍先耻。文谷制墨，必用高丽煤，前辈谓世无二子，墨终不乏用，人固愚尔。

夏后氏

经书称夏皆曰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禅为君，故称氏，殷、周征伐得天下，故称人。则舜曰有虞氏，亦以尧禅尔。

大城多兵

古封建法行，井地制定，公、侯、伯、子、男之国随提封广狭出车乘多少，故有万乘、千乘、百乘之别，诸侯大不可陵，小不可僭，所以治安可久。周东迁，古制坏，诸侯各以力胜，王室不能为之制节，小大始紊。至春秋国自为政，齐创内政，寓军令，晋作被庐之法，鲁作邱甲城，过百雉，俱不可以先王之规律之矣。至战国齐以技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卫士胜，孙吴辈出，贵势利，尚诈谋，古制百不一存。故赵奢与田单论兵曰：古者四海万国，大城不过三百丈，人多不过三千家，以少战足矣。今万国合为七国，战，国必具数十万，食能支数岁，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欲以少战，可乎？在奢已叹不能循古，况去古又远者乎？后世不审强弱，动欲仁义饰兵，恐不为汤武，而为宋襄、陈馀也。故欲徇古制须封建。

武士不恤

郦食其掉三寸舌，下齐七十城，亦奇矣。韩淮阴激于蒯通一语，随以兵蹑其后，更不计食其利害，卒使身膏鼎镬。唐初颉利归命，太宗遣唐俭慰抚之，李靖、李勣谋曰：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遣万骑袭之，不战可擒。张公谨曰：使者在彼，奈何？靖曰：唐俭不足恤。遂勒兵夜发。宋绍兴间兀术入寇，韩世忠驻兵扬州，奉使魏良臣过扬，世忠置酒相待，杯一再行，更牌沓至，良臣问故，世忠诡曰：有诏移军中江郡，召撤饔班师。良臣方去，世忠麾军踵其后，设伏大仪镇，良臣至虏，虏问世忠动息，良臣以所见对，兀术乃大发，引趋江，遇伏，战败还泗上，责良臣卖己，欲烹之，良臣好词得免。旧传已□□□□□□□帅自蜀入援，舟次金口，扼敌不得前，亟遣将与岸战，战方酣而帅舟已取。盖兵尚诡道，蝼蚁万命，取决一时，不容自已。然好战嗜杀之人，多出残忍待之之方，亦须识时量势，身在其间，则在彼者固莫测，而在我者亦未可知也。

过百为寿

《庄子》及《左传》杜预注皆有上寿、中寿、下寿之别，孔颖达疏：上寿百年以上，孔安国传《洪范》五福曰：寿，《传》曰百二十年为寿。盖本《老子》：人生大期，百年为限。过百而增，是谓上寿之寿。按《礼记》：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百年曰期，颐。王荆公注自幼、弱、壮、强、艾、耆、老等下皆著读点，其下学、冠、有室、而仕、指使、而传自为句，总上十事，各十年一目，寿为过百之目，亦有理。

豪杰不苟就

古豪杰皆不轻用其身，伊尹三就桀。《鬼谷子》著太公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后合。故孙武兵书著

吕尚、伊尹于《反间篇》，以皆往来迟回二者间也。张子房圯上一编，屡以说人，始说沛公。马援初游陇、汉不从，盛陈陛卫之公孙述，而从袒帻迎笑之光武。袁绍礼郭嘉甚，至嘉去之，及见曹操曰：真吾主也。张宾见石勒曰：吾历观诸将，无如此。胡将军乃提剑诣军门。王猛闻桓温入关，被褐诣之，温不渡灞水，遂去不就，后宁事苻坚。晋屡征谢安不起，桓温征，始赴之。盖小人之仕在济其欲，君子之仕在行其志，于是可观豪杰之志矣。或劝东汉魏桓就征，桓曰：今后宫数千，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灭乎？左右权豪，其可去乎？干禄求进，所以行志，而若此出何为哉？遂以隐终。大概士之有志于时者，熟察世故，胸中皆有素定之规，度其人不足与谋，万钟于我何加焉。东坡尝谓淮阴终身事业，一见高祖而决之；诸葛孔明用蜀，只隆中初见刘备数语。范文正公天圣中上《万言书》，欲致太平，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司马仲达号盛雄，初亦韬隐，后就征曹操。胡致堂谓孔明躬耕南阳，既不从难与争锋之曹操，又不附可与为援之孙权，独委身流离颠沛之刘备，且三顾后起，则措身之审，又非徒较强弱而已。

三　教

三教各植门庭，互有诋訾。儒者辟天堂、地狱、轮回、谶悔之非，据理而论，非过攻也。若二氏自相诋訾，则释氏云：摩诃迦叶下生世间，号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遣关尹骑白象下天竺，于净饭夫人口中托生为佛。人云老聃入秦，西历流沙化胡为仙，此皆二氏各以求胜之论也。至二氏于儒教，《庄子》首言孔子问礼老聃，释氏《佛地经》云：宝轮王下生，号伏羲，吉祥菩萨下生，号女娲，如意菩萨下生，号孔子，月明儒童下生，为颜子。韩子《原道》谓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本此。南景福二年易溧水县南孔子祠为寺，以孔子适楚尝经之地，复改为儒童寺，岂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诃其谬，过矣！又从而溺焉，岂不甚哉！《古今论》著周《素异记》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岁四月八日井泉溢，宫殿震，恒星不见，太史苏繇占为西方圣人生。此周书纪佛生之异也，则又安有前唐、虞、夏、商预托生为伏羲、女娲等理乎？况《春秋》书恒星不见于庄公十年甲午岁，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纪亦附会无稽之谈也。陈大建五年恒星不见，史占为主不严，法度消，天子失政，诸侯暴横，国亡之象，又岂生异人之祥乎？

耘　耔

《毛诗》释耔曰雍本。《汉志》释耔曰附根。谓代田之法，一亩三甽，广深各尺，播种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垄草，因隤垄土附根，每耨辄附，比盛暑，垄益高而根益深，能耐风与旱，故所种实茂。大概除草附根则草腐，根原因以肥润。耘，乃耔之利也。今农家习之而不知。

卷　九

星　土

古以星正时，未占灾祥，春秋始有焉。然燕为析木，赵为大梁等说始战国邹衍之言，《左传》及之。故昔贤疑《传》为战国时人作。班固《汉书》直以秦、魏、周、韩、燕、齐、鲁、宋、郑、卫、吴、楚十二国分配二十八宿，遂为古今不易之占。但封建法行，唐虞称万国，夏、商各二三千国，周之初封亦一千八百国，春秋时国名见经传者一百二十四，星则止于廿八，春秋末十二国上与列宿参，何也？又晋在春秋为大国，战国韩、赵、魏分晋则晋裂为三，今十二分野中不应赵、魏而缺晋，至指鹑火为周地，厉封镐，西周固为丰镐，其在洛阳又隶何星乎？魏陈卓于十二分野中复别以度数，言星一次三次为天之一度，言天一度直地三十里，古制九州，州方三千里（尧五服制），则一州之广仅当天之一百度也，故昔贤谓班固以国直星之说，不若《周官》保章氏州配之说为正。

孔子不述礼

古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孔子删《诗》、定《书》、系《易》、修《春秋》，正雅颂，而《礼》无的书，故汉以来诸儒但言五经，今二《礼》皆出汉儒。先儒因谓制礼王者事，孔子无位，不敢作。又曰：礼以义起，难立定制，经多合礼义，言者谓礼当临时以义断行之。如二代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建正随时损益，事固有古宜而今不宜者，况人性禀不同，仁或柔，义或刚，圣人因礼节文，使得其中，故曰礼因人情。《礼记》述孔子言礼有多为贵、少为贵、大为贵、小为贵、文为贵、素为贵之辨，至羔豚太牢之祭名求其称，则礼亦求其当而已。汉儒二《礼》皆欲补圣人之道，但未折衷于圣人，记不免杂，礼不免凿也（如历代乐名曰《六茎》、《五英》、《韶濩》亦不同，汉唐以来曰《文德舞》、《武德舞》，皆随功德之异名名。乐主和人心，圣人不能强之，必同所主者，雅正而已）。

击　壤

尧时老人击壤事见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列士传》。王充等说考击壤只当为蒉桴土鼓之义。按诸书解壤字，《尚书·禹贡》：黄壤、白壤、黑壤，孔安国《传》曰：土无块。《韵释》：柔土也。《周礼》辨十有二壤，郑注：壤，和缓之貌，《穀梁》：日食内壤、外壤。壤，伤也。而《国策》蚁壤亦谓泉穴地出土。独《艺文》及《风俗通》指击壤为木戏，谓壤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寸，阔三寸，未戏先侧一壤于地，远

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故曰击。切意古人淳朴，未必为此。

田 猎

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四时之猎皆曰田，字与田亩之田同。王昭禹释《周礼》云：获者取左耳计功与获利于田同，为之围与疆理同，犄角鸟兽与耘同，度可杀而不可乱，所以猎亦曰田也。

五行寓数

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相生次第，有生于无，著生于微，数皆以微著为次。水最微，居一；火渐著，居二；木形实，居三；金体坚，居四；土质重，居五。若成数则皇甫侃以为金、木、水、火皆资土以立，犹仁、义、礼、智必以信而存，故一得五而成六，三得五而成八，二得五而成七，四得五而成九，朱文公河图说实祖之。

诗从寺

诗，古人言志之辞。孔颖达推其始于蒉桴土鼓之世，盖有乐即有节，音节者章句之祖。圣人删取为经，以人情触于外必动于中，因美刺形焉。上之人采以参己政之是非，求合乎众之所与，故可以兴，可以观，所以有补治道为经也。王临川谓诗制字从寺，九寺，九卿所居，国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释氏名以主法，如寺人掌禁近严密之役（《韵书》：寺，音侍。诗初注音皆如字），皆谓法禁所在。诗从寺，谓理法语也，故虽世衰道微，必考乎义理，虽多淫奔之语，曰思无邪。后之诗直者伤于讦，美者近于谀，甚至增淫导欲，夸华斗靡，岂诗之旨哉？康节云：自从删后更无诗，以无维持世道之诗也。近代惟杜子美诗为诗史，知道者犹以不济事少之。故真西山选诗，取于民彝世教有补者。至孔子删《诗》而无自作之诗，商赐可与言《诗》，孟子长于《诗》，例皆无诗。苟无所益，徒主言语，无取也。

制 币

祭祀用币，皆一丈八尺为度。按一象阳，八象阴，寓阴阳数，鬼神之道，阴阳不测也。《礼》：聘礼，帛用二丈为端。则寓偶数，色尚玄纁。玄，天色，纁，地色，天地偶合也。

莱

《周礼》遂人颁田里之法：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五千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莱郑玄释郊外谓之莱，休不耕者。盖大国从造都鄙，凡言莱谓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不易地，岁岁可耕者；一易，闲一岁而耕；再易，闲二岁而耕。赵过代田亦是视地肥瘠更代田之。他经释莱，但泛曰草。

伊吕、周公之将

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盖兵家多尚诈力，绝人命，凶狠贪残，所以道家忌之。若吴起、韩彭辈身戮族夷，且不终世。然伊吕、周公亦尝为将，子孙有国，与商、周等。盖不尚诈力，但与世平乱除害也。秦、隋、曹、马南北五季，皆是遂其篡夺，卒不永祚。汤、武、汉、唐非不用兵，祚延千百，亦其取天下为民除残也。此可见兵非美事，用非得已，宜其为幽冥所忌。

宫府一体

孔明《出师表》曰：宫中府中，皆为一体。朱文公尝推明之曰：昭烈父子以区区之蜀，当吴魏之全，盖天下十分之九倘于其中，又于公私自分彼此如两国然，则是以梁益之半，图吴魏之全，内之所出日有以贼乎外，公之所立常不足以胜乎私，是此两国者又自相攻，外有邻敌之虞，内有阴邪之寇，国亦危矣。以亮忠智，为蜀谋不过如此，可谓深知时务之要。春秋鲁谋叛晋，季文子曰：国大臣睦而迩，于我未可以贰。王猛劝苻坚勿伐晋曰：上下安和。权翼亦曰：臣辑睦。乃知邻敌谋入国家，亦视其有乖争之隙。匈奴患汉元成之威，孰与高武呼韩邪卒臣事者，五单于争立故也。此孤则见折，众则难攻，吐谷浑所以有折箭之譬。

奸雄入科目

汉以孝廉取士，而孙仲谋、曹孟德皆举孝廉。唐重进士，而黄巢屡举进士。

兵势缓急

燕慕容恪常言兵势缓急之宜，曰：若彼我势敌，外有强援，恐腹背患至，则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强彼弱，无援于外，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围、五攻，此也。魏武帝曰：食少兵精宜速战，粮多卒众宜持久。予观古人去国远斗之师，皆以不战困衄。盖兵必资粮，兵愈众则粮愈不给，愈远则粮愈不及，故坐困得策。况战争攘夺之世，民不得耕者众，而师旅数起，又非担石可给，故馈饷最急。又民以食为天，苟欲立事，必多得人，而人非食不众（汉高拒楚，始终据荥阳，以敖仓在也。唐初李密起事，说翟让据洛口仓。王世充据东都亦为洛口仓，后虽不终，而一时皆取胜）。赵充国计兵一人一月之食为米二斛四斗，汉量未考与今量如何，如计兵万人一月食，人日二升，今量为米六千石。宋隆兴初传金兵于河南者十七万，韩魏公曰：且未论人粮，以十七万，一月马草计之须二百一十万，而驴骡驮载安能为继？所以左车策赵，韩信亦高之，但拘于守不免自困，故左车深沟高垒，不与敌争，所以为奇兵也。充

国、魏公测兵必测粮，可谓工于知兵，岂虚声所能济哉？

王荆公

荆公《万言书》论教养人才与制禄久任之道，古今无易也。正史略之，殆非不以人废言之意。其归老蒋山，往来乘一黔直蹇驴，或告以笋舆便者，公曰：不忍以人代畜也。第宅舍为寺改筑，仅庇风雨，后至税屋以居，舍宅虽□义，异乎贵盛而甲第争雄者，以山谷谓公不溺于酒色财利，一世伟人也。且有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之句。温公谓介甫行义文章，节节过人。又谓金陵平生行止，无点污神宗聪睿。每事景慕三代，不肯为凡主，故惟荆公书以动之。惜乎！众君子不合，遂至引用小人以误国，所谓大体既差，细美勿论是也。

英雄不死

晋公子重耳遍历诸国，艰阻备尝，卒霸晋。沛公屡危项羽，范增切切杀之，卒兴汉。刘玄德在三国，孙、曹谋臣周瑜、荀彧皆请早图，中间败于吕布、困于当阳，刘之不死者不能以寸，卒帝蜀。燕慕容垂降苻坚，王猛、权翼皆请谨其条笼，卒复燕。增、瑜、猛事三君最信重者，于此更不能入。他如桓元妻识刘裕，慕容绍宗知高欢，隋文帝、唐高祖皆以相表为时所忌，赵方面大耳，免于周世宗，皆未尝无驱除之心，数人悉全身济大业。又如曹操就擒于吕布之战，宇文泰坠马于季穆之扶，高欢逸身于贺拔胜之槊，韩信得释于滕公一言，往往濒死而生，盖天将兴之，谁能废之，殆非智力所及也。

倡　乱

陈胜乱秦，张耳、陈馀谓立六国后，自树党且益秦敌。杨元感乱隋，李密请乘炀帝在辽，急趋高丽扼海岸，使不得还，高丽闲之，必蹑其后，则腹背受兵，天下可抚而有也。黄巢乱唐，未逾年江浙、淮甸、东都、长安兵祸皆遍，唐智不及谋，勇不暇施，镇戍皆散，盗贼满天下，唐卒以亡。三人倡乱，所谓盗亦有道也。但余考多缘人主失乎人，不在敌之众多也。故七国叛汉，敌非不多，然高祖、文帝之法制未变，七国易于扑灭。穆王西游，徐偃称乱，然文武之德泽未斩，辙还而周室再祚。盖人心未去，故奸谋之不行。若秦、隋季世，思乱者众，唐末君昏，荡不可收，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曰衣弊生虮虱，肉腐生蛆虫，自然之理也。

以攻完守

城守虽以逸待劳，而拘于圜土则困，馈不继则饥，将有不攻自溃者矣。故善守者必以攻。周宣中兴，截彼淮浦，王师之所守有在矣。而曰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则守不废攻也。战国韩赵被兵，孙武救之，皆疾走魏都，故曰解乱不控拳，救斗不□□也。汉高守荥阳，拒项羽，方荥阳之守未备，先遗羽齐梁反书，使羽力分于彼布越纾我，其后守荥阳，既用则南出武关，引羽救兵以休荥阳、京索间，且使韩信得辑河北、收山东，而汉有天下大半，徐还荥阳，则汉守完而羽地狭矣。垓下之围，天下之兵丛焉，羽安得不亡？太率好谋能听，功也。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周亚夫亦先委梁饵吴，而身出武关制之，又攻其所不备也（宋末儒帅当边寄者多尚城守，王登帅，荆柯调以诗云：一圜土里作规矩，以此平戎计恐疏。我欲守株难得兔，彼专灭水易枯鱼。直须日日论军实，也要时时捣敌虚。敌出河南二万卒，便从石勒上条书。登大是之。灭水枯鱼谓扰耕牧、徙人民也）。

卷　十

天干地支

阴阳家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名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名地支，其配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亥子水，辰戌丑未土，干支皆分配五行也。然十干配五行，合而类五；十二支配五行，合而类四。五，阳数，属天，故奇圆为天；四，阴数，属地，故偶方为地。天始于一，终于九，地始于二，终于十。又奇函偶，阳包阴，天统地也。支本十二而干则十，支，地也，干，天也。二气错综，万物化生，故分阴分阳，必曰动静互根云。

古　乐

《书》称《韶》乐之感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以祝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萧》、《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宋子京谓此后夔推美舜德侈言之，非真有凤凰、兽舞也。盖乐作之朝廷郊庙，有宫室之严，有阶陛之阻，有营卫之密，凤、兽山林物，安得至此鸣舞于群后众宾耶？君祖考来格，亦岂俨然见之乎？又夏王懋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宁，鸟兽鱼鳖咸若等语，说者亦谓夸美圣德之辞。《周礼》：吉乐一变致羽物川泽之示，再变致臝物山林之示，三变致鳞物丘陵之示，四变致介物出示，六变致众物天神，又云六变天神降，八变地祇出，九变人鬼礼。《史记》述师旷鼓琴曰：一奏玄鹤二八集门，再奏延颈鸣，舒翼舞，复鼓云从西北起，大风至，雨随之飞廊瓦。其后晋国大旱，赤地三年。汉武用乐甘泉，亦有此等语。余尝谓古乐固不敢知今乐，但晋魏以来明音者多矣，未闻有此仿佛，何耶？想亦史氏诗辞，或圣人德动天地、行通神明所感，不专乐也，不

然经史之论荒矣。

梦卜

六经信梦卜，其语不一，予谓凭以决细微可矣。将相系国安危，才否未谙，但参梦卜，可乎？高宗梦傅说，俾以形求，一旦胥靡惟肖，置诸左右，爰立作相，更无疑议。尧举舜侧微，询四岳，试诸难。舜传禹，验之治水，委之征苗，参之历数，徇询谋龟卜而后定。高宗以一梦立相，何易也？后世因有奇才不次用之者，然多见之抢攘猝急之际。若齐桓相管仲，以鲍叔为之先。汉高将韩信，亦以萧何荐。其贩缯屠狗之流，皆识其有一长，始乃举用，未闻以想像决也。《史记》著文王取太公，亦决之猎卜。然《孟子》言太公之出曰：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其出实太公就之。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以亲闻道于文王也，岂有不平日师资太公之才德，而徒以一旦飞熊之形象乎？则卜载归之说，史迁无谓也。《尚书·君奭篇》曰：有若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则文之五臣也。至武王子有乱臣十人，说者始益以太公，《诗》述武王牧野之战曰：惟师尚父，时维鹰扬。则太公持以韬略，为武王兵师，迁未详也。假梦卜神其入，不知昧于圣人审重之旨也。或又谓高宗识傅说，武王识太公，而众人未知，故假梦卜进之。余谓此后世君臣相诈之术，非所以论圣贤一体之君臣也。

圜扉

古圜土、圜扉，按圜，圆也，圆中规，规圆主仁，矩方主义。狱名圜者，欲吏以仁心求其情，乃仁以义断也。圜土，周狱名，历代名狱各不同，夏曰均台，殷曰羑里，秦曰囹圄，汉曰若虚，魏曰司空。

名犯圣贤

后世讳犯古人不一，若圣贤名姓例不避，则通矣。唐尧、虞舜帝王冠冕，而汉有唐尧为吏，梁有虞舜官太常，荐明堂议。成汤殷之盛王，而汉有成汤（按：汤名履，初兴亳汤阴，因以地号曰成汤，犹言成周，然犯虽非似名，而与圣人相犯，亦不雅）。颜回，孔门高弟，而晋有颜回为羌帅。《书》两伯夷（一虞秩宗，一谏武王），《论语》两南宫括（一问羿，一十乱中）。共工氏霸九州，而舜时垂官共工相类。曾参杀人而孔门曾参见疑。羿善射，一帝喾之臣，一有穷之君。然则汉以来两龚遂、两京房之类无怪矣。

服节

《易·系》言：上古丧期无数。《尚书》言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则三年丧唐虞时然矣。《礼记》言服制法象天地。盖齐斩三年，则气历一闰期，象岁一周；大功九月，更三时则物已成；缌三月，则一时之数，法天也；小功五月，象五行，法地也。故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按唐虞前吉凶无二服，《郊特牲》曰：太古冠布，齐则缁之（皇氏谓鬼神幽暗，故齐则缁）。郑玄曰：三代下冠衰始异，唐虞以上吉凶皆用白布。孔氏曰：三代以来，吉礼制始不用齐冠，故夏毋追，殷章甫，周委貌，各以冠别，而白布专为丧冠。

社稷

《礼》：社，祭土，其神曰句龙，以治平水土也；稷，祭谷，其神曰后弃，以教稼穑也。地广不能遍敬，故封五土为坛而祭之；谷多不能尽祀，故聚五谷为墠而祭之。然独祀粟者，以首种为百谷长。《尔雅》粢盛亦释稷。土神之祀于家，曰中霤，屋开其上取明，《诗》曰陶复、陶穴是也。其中穴明，雨四霤之，因名室中曰中霤，后世易为屋漏。朱文公谓当于屋中祭之。

九夷

孔子生衰周，历聘不遇，固是道大难容，亦是诸国各有世臣把住，如鲁三桓，齐田氏，晋九卿，不容圣人插手。况世臣皆有无君之心，孔子得政必所不容，故辙环不遇。圣人知道不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陌之邦行矣。曰：乘桴浮于海，曰欲居九夷。此岂真欲弃中国归九夷哉？盖深叹中国无可与有为之人也。九夷，《李斯传》：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谓为楚地。孔子尝聘楚，使九夷为楚地，即之甚近，何以叹为？按《汉书》班固《地理志》指九夷为元菟郡，《书》宅嵎夷之地，箕子始封之国，今属高丽。范晔《后汉·东夷传》言东方之夷有種，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且援应劭《风俗通》之言曰：夷者，抵也，言抵天而好生，万物抵地而出。岂圣人厌乱思治，欲得柔顺易以道御之国居之乎？详叹意，其九夷只当如汉传所指。

矢字

矢非但兵械，《左传》文公十八年叙襄仲杀惠伯曰：杀而埋之马矢之中。《庄子·人间世》曰：爱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史记·赵奢传》云：赵使者毁廉颇曰：与臣坐，顷而三遗矢。《三国志》吴主遣取藏中蜜，蜜有鼠矢。魏高欢微时，然马矢作靴。唐安庆绪炊马矢以食。东坡诗：但寻矢次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皆此矢字。

创业之主诚直

成汤放桀曰：予有惭德，恐来世以台为口实。汉高祖骂儒生曰：乃公于马上得之。及其病，却医曰：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隋文帝不许立碑颂功德曰：

徒为后人作镇石耳。皇后崩，议葬地，帝曰：吉凶在人不在墓，吾家墓地若云不吉，我不得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唐高相隋，国柄归己，群下请加九锡，曰：我秉大政，自加九锡，可乎？且自尊而饰让，心窃羞之。宋艺祖削平诸国，谕南唐曰：江南亦有何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江南徐铉为李煜陈子事父之说，艺祖曰：汝谓父子为两家，可乎？又曰：不须多言，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飨太庙，有司陈礼器，曰：吾祖宗宁识此，亟命撤去。皆诚直不事讳饰，故朱文公谓艺祖气象刚明正大，宜其言若此，岂同曹孟德、司马仲达贻讥于石季龙也。

文武取人

古今仕宦之途曰戚宠、曰赀粟、曰世泽、曰吏劳，而惟文武取人为正。然唐人言能文不足佐时，善射不足克敌，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观其方略。汉武初读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用之，终文园令，知其才不堪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却曰：一剑非将，事在运权制谋，不取一夫之勇。噫！文不经纶，武昧方略，弊也久矣。

度　才

人之才各有限量，裨谌谋野则获，谋邑则否。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为滕薛大夫。百姓之事蠡不如种，故国之事种不如蠡。玄龄、如晦善断，姚崇知变，宋璟持正，黄霸长于治郡，劣于为相。魏夏侯渊长于设变，短于总众尔。朱兆将兵过三千则乱。晋殷浩、唐房琯、宋王安石初皆才望炳著，及登要地，例以虚声误国。故桓温谓浩为令仆，足以仪刑百僚，督师非其任也。韩魏公谓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馀，为相则不可。大概今之用人者，惟以年资计考，不复审量其才，往往受弊，不思古以夔典乐、陶作士、弃播种、夷秩宗，此皆唐虞明试博询，度其才之所宜，任之终身，所以世道称治（王临川曰：皋、夔、稷、契在唐虞皆终身一官，不使更任，其有降陟，亦特以禄秩而已）。汉文景并美成康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此岂有资叙年劳哉？武帝举霍光辅昭帝，官荣位显者，何限独拔一奉车郎不以资论也。谢安当淮淝之役，独任一谢玄，不以亲嫌也。

御小人

赵广汉治颍川，吏俗朋党，不可施治，广设缿筩，使相告讦，由是奸党散落。张敞治京兆，合境多偷，敞求偷长，赦其罪，令致诸偷自赎，由是无偷。唐高宗幸东都，命御史魏元忠检校盗前后，元忠取赤县狱盗一人，释械以从，倚以诘盗，比及东都，不亡一钱。此三事皆就其党制之也。宋西方用兵，初命宦者监军，牵制主帅，多失，朝议改选，仁宗问于夷简，乞诏宦长自保伍其属，后有功罪同之。明日宦长自请罢宦官。盖使中阉自请罢，则异日无覆出之恶，且不归怨于我。文潞公为相，日穿漯渠，会仁宗不豫，司天言渠不利之故，后议改穿，公请遣前言不利司天相之，司天恐他日所穿别有妨，己当其咎，乃更言前穿方位无碍。此二事各就其人制之也。元祐初司马温公为相，矫王介甫之失，弛差役，京尹蔡京希新旨，五日尽改之。使温公当时改作尽以此策待之，则异日绍圣纷纷，不致诸君子独当其咎也。伊川曰：作新人才不难，变化人才亦易，时诸人似皆可用，且人岂肯甘为小人？若宰相用之，为君子，孰不愿为君子？此等事不可教他门胜吾曹，故人才在君，相变化之尔。侯仲良曰：若然，则无绍圣间事也。即是观之，古今肩面更张，失变化人才之机也。

东南国势

杨诚斋言于绍兴曰：以全楚为家，吴越为宫，此楚庄、阖闾、子胥、种蠡所以强霸用武为根本；西控全蜀，南拥荆襄，北据长淮，此高帝、先主、孙仲谋、杨行密所以兴起之地；沧海限其东，三江五湖绕其南北，六朝所恃以为固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饶，运关中之粟，市西戎之马，而号召荆楚之奇才，此汉高所仰以为资者也。有是数者以为资，而乃不能以自存，是挟千金而忧贫，有孟贲之力而怯弱避人，惜哉！

荆　襄

荆襄地要，考之三国可证。方曹操、刘备、孙权割据，各欲占取荆州。故先主方有荆州，鲁肃说权取荆州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武侯初见先主，便谓荆州用武之国，蜀尝假荆矣，又争于吴，吴卒图关羽，全取荆州。其后荆、襄阳、南乡入魏，荆南郡、零陵、武陵入蜀，江夏、桂阳、长沙入吴。《禹贡》今荆之地遂裂为三，吴得荆之西，守夷陵，而北不得襄，卒无以图魏；魏晋有襄，并吴卒自襄始。危骊塘尝著论曰：得江陵则可以窥襄阳、固巴蜀，失江陵则无以保武昌、兴九江（武昌处沅、湘、洞庭众水之会，故吴、晋、宋、齐、梁为盛。九江处江西、番阳、彭蠡众水之会，故晋以来皆藩住二郡，宜蔽全吴）。得襄阳则可以通巴峡，缀关辅，失襄阳则必须保巫峡、护江陵，襄阳两失则天下事无可言者。余按：江水原岷山，出夔峡，江寔为长江上流。孔明谓荆州利尽南海者，此也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出兴洋，襄阳实众水上流。庾翼谓进可以扫秦赵，退可以护江流者，此也（汉水至武昌下与江水合，失汉上流则水路中流不可守，失江中流，江陵上流之保遂为虚。襄阳蔽江陵，又杜汉入江中之要也）。吴陆抗尝言：上流有警，乃社稷安危之机，尝倾国拒之，非徒侵陵小害也。近代以堕甑视襄，岂特出孔明、庾、陆诸人之下哉？建炎南渡，李忠定、胡安国切切荆襄，

盖深虑也。

前　定

大数皆前定，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始皇盛时，预识亡秦者胡。王莽未篡，夏良贺言汉历运当中衰，扬子云《太玄》言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夭(高祖至孺子婴二百一十四年)。隋文临御，卜葬者说言三十为三千，二世为二百。晋牛继马后之符，元帝、郭璞推江东与中原分合，至三百年当复合。唐李淳风言武氏杀唐子孙。宋兴，已有“过唐不及汉庚申”及“寒在五更头”等说（旧传太宗卜世于陈希夷，希夷曰：寒在五更头。又有□□□□□□□，风雨萧萧欲曙天，莫道五更天便晓，□□犹怯半更眠。因此宫漏增为六更。按宋以庚申起运，至理宗景定元年，历五庚申，越十七年，末宋亡，而希夷五更头之数信矣。五庚申后又十七年，岂半更眠之兆耶？元延祐七年庚申而至正帝生，帝乃宋少帝赵显子)。

冥官历

赵清献公平生所为，夜必衣冠焚香，拜告天地。范文正公每寝，即计一日食饮之费及所为之事，必求称之。司马温公曰：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东坡志林》有死而复生者问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冥官曰：子宜置一卷历，昼日之所为，暮夜必记之，但不记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又记前辈诗曰：怕人知事莫萌心。余谓赵、范、司马之所为，如左监右史之在侧也。贤者之所为尚如此，若《志林》所谓冥官历，我辈当各置一卷。

月受日光

《天文志》言月不能自明，资日而明。京房曰：月与星阴者也，有形无光。先师云：月体似镜，其照处明，不照处暗。张衡曰：日譬火，火外光；月譬水，水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射，月暗由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形，就日则光尽。洪容斋《五笔》述太史刘孝荣之言曰：月本无光，受日为明。沈存中《笔谈》曰：月形如弹丸，受光如粉涂，月去日近则光渐消，渐远则渐生明。又曰：凡天地之光皆日也，如星亦受日光。朱文公注《楚词》援沈说且谓月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人见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渐满。又援王晋说：日月生明之夕，人望之则人在侧，但见一钩，至日月相望，人处其中，方见全明，如有能凌倒景往参其间，虽弦晦亦复光其全明。详诸说则月光常满，人立有偏正，因见光有亏盈，非既死复生也。余尝因是验之，日没天晦，知天倚日而明，取盆水置赤日中，光辄印置阴处，动静随之，水受日光可推月光资于日矣。星受日光之说，亦尝验之，德祐乙亥六月朔日蚀，既昼晦，星独朗然。日蚀光既，星光自若，何耶？岂宋历告终，光固有常变之异耶？

文尚喻

古人立言皆取象，盖即粗可以明细，因事可以识天理，故词每以喻而显，《诗》之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可证已。若《易》龙、马、龟、牛、鱼、狐、鸟、隼、鸿、雉、虎、豹、狗、豕、啄、羝、羊、鼠，则鸟兽备也；瓜、杞、兰、竹、木、茅、枯株、莽、葛、藟、枯杨、蒺藜、丛棘、硕果、苞桑，则草木备也；户牖、藩庐、蔀屋、床、几、枕、柅、舟、车、鼓、舆、轮、輹、斧、匕、鬯、瓮、缶、鼎、弧、矢、簋、筐，则器用备也；日、月、冰、霜、云、雷、风、雨、涂泥、陂、险、渊、田、谷、菑、园、丘、陵、陆、井水、泉石、阶衢、城隍、郊沙、泥穴，则天地备也；服饰则簪、圭、襦、裳、囊、鞶、带、履、束帛、朱绂；身体则口、耳、目、鼻、牙、颐、頄，而腹、发、肤、臀、拇、腓、脢、辅、颊、舌、股、肱、心、眇、跛、足、趾。

儒者生杀

儒者未尝不羡长生，而其要在省嗜欲，定形性，老氏之吐纳修炼所不计；儒者未尝不恶杀生，而其要在远庖厨，循礼制（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大夫不取麛卵。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老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与夫豺未祭不田，獭未祭不渔，草木黄落不入山林，皆节以礼)。释氏之持斋奉戒所不取。

昭忠录

[宋]无名氏撰　高良荃整理

《昭忠录》一卷，无名氏撰，作者当为宋末元初人。书中按年代顺序，自绍定辛卯元兵攻凤州始，至至元三十六年谢枋得殉节止，详述元兵灭南宋过程中，以及南宋军民死义者的姓名、事迹，意在表彰忠义，为后世则。有《守山阁丛书》、《墨海金壶》、《四库全书》等版本。据前者标点整理。

田璲 忠义总管　李实 凤州知州　张度 凤州通判　张叔寅 凤州教授

绍定辛卯三月十三日，元兵自兴元府边面乘巫关入境，十八日，闯凤州，至马领堡，忠义总管田璲以兵二千驻堡，鏖战数日，援绝死之。四月二十七日，城陷，知州李实、通判张度、教授张叔寅死之。

陈寅 西和州知州　杨锐 守将

绍定辛卯秋八月十四日，元兵入西和州，初杨锐为摧锋统领，制千兵戍守，与陈寅率兵民凭城死战，俘杀甚多。西和削山为基，四面陡绝，独水门一路有隙，将官刘卓挟小忿逾城以水门降，元兵乃并力攻陷，寅与其家四十口死，锐率诸将力战死。寅先籍城中三十七万九千单八口告急制司求援，至是尽歼焉。

杨起 沔州知州　王友仲 沔州通判

绍定辛卯冬十月十七日，元兵至青野原，都统张宣以兵二千守之，部将冯择伪降，诱杀大将苏布罕，遂拔营去。二十日攻沔州，都统知州杨起战死，通判王友仲死之，沔陷。

全贵 步将　董鹏飞 阶州知州

绍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逼文州，声言报花石峡之役，都统曹友闻遣步将全贵往援，战殁。诘朝自文合兵攻阶州，被围援绝，知州董鹏飞拒战，十二月二十日城破，鹏飞全家死之，元兵屠其城。

时当可 天水知军　陈瑀 西和总管

端平丙申，制司檄时当可知天水军，自大安提兵度关之官。三月十九日，趋麦积山擒北寨，斩首数千级，翌日，元兵乘其跋涉初至，拥众追蹑，当可力战死，兵尽没。夏四月，元兵至同庆，西和州总管陈瑀提兵巡屯，遇元兵于赤莱谷，力战不敌，亦死。当可，字文举，天水士人也，与曹友闻相得从，友闻军屡立功，智数胆略友闻常谓不如，尤轻财，得赏赐均与战士，死之日，妻子赤立。瑀，字伯玉，西和贡士也，累战有功，军民惜之。

曹友闻 都统　张宣 都统　曹万　刘孝全　夏用　王汉臣　吕嗣宗　王畏 俱友闻部下将

曹友闻，同庆栗里人也，擢丙戌第，为天水军教授，以功名自任。制司命招忠义，就以为总管，所部皆两界亡命及武仙汪世显麾下回回西夏十八族之不归附者，敌甚畏之，因谓短曹遍身胆，友闻遂以“遍身胆”为旗号，每战胜即分其家赀以赏。丙申秋八月，二太子及塔海元帅以精兵五十万于初三日入大散关，友闻议坚守沔州先合，四川忠义赴沔州制司连檄友闻屯大安，友闻不可，督以军令，友闻叹曰：武休出奇，前既失机，沔阳坚守，今又掣肘，以此误蜀，蜀必亡，吾与俱亡矣。九月九日，不得已离沔赴大安，十六日至，谋于诸将曰：前日沔州主客势殊，故元兵月余不敢动，其计谋欲诱我也，制司已堕其术，沔州既不守，敌已得志，大安平坦，旦夕必并兵至，若与之战，众寡不敌，止有鸡冠山一堡可守，然无粮无水，诸君能坚守五日乎？诸将曰：若坚壁不战，何止五日，但恐粮尽。友闻曰：今日见兵二万，以一万付汝等守此山，而自带一万出奇，彼且谓我在堡上，必来攻，汝等逆折其锋，佯败入堡，我决乘夜捣其背，以两声鼓为号，闻声则出，内外夹击。又令大开阳平关以诱敌，营内不立旗帜，炊烟不出，鸡犬不声。二十日，元兵至十八里，二十一日，友闻入教场选精兵健将，皆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忠义七千人，两戎司兵七百人。夜一鼓后，由大安渡江，直经七篙堤，逆上三

百余里，复渡江面，往来刘溪黑水一带谷道，出敌背退伏。二十二日，元兵节次至，先有哨马至，见关门开，无人径，入，伏兵斩之，大队继至。曹万、刘孝全鏖兵战关外，自辰至未，元兵败绩，日暮，万等敛兵驻鸡冠山，元兵环堡捣堑排木数层围之。二十七日，友闻探知元兵已掠大安，令诸军束装，戒诸将曰：我曹家一军累年忠赤报国，声撼秦陇，今与汝等在敌之背，正欲出敌不意，用奇制胜，且北兵今号百万为攻蜀计，诸君食君之禄，用民之财，正宜奋发忠勇立功，上报国家，下报蜀民，大丈夫当于死中求富贵。先锋夏用可提兵奋入阳平关，直趋北营，王汉臣、吕嗣宗可提兵分头入左右隘，夺隘口入关，统制王畏可专驻阳平关外捉败马。居常夜劫寨止二三百人，今提万人，谓之夜战，各带白搭膊，以"全胜"二字为号。再三告戒讫，遂进行二十里少憩，值暴雨如注，索途冥行，嗣宗谓友闻曰：今大风雨不息，人马疲乏，不若在此待明朝。友闻曰：鸡冠山无粮无水无城，初约五日，今已十八日，此山一破，技无所施，虽大风雨，机会岂可失也。至水牛岭分三道入北营，转战至晚，破数十营，直入阳平关，北兵备内不备外，又以雨作尽归毡帐，杀死十数万。鸡冠山之兵闻鼓声，出堡夹击，转战至回回寨，二太子欲取韩溪路走，会天大明，分骑为百十队，更迭驰突鏖战。二十八日午未间，友闻马中数箭，步骑五六百人，诸将曰：军虽战没，然杀敌亦过半，将军曷若突围而出，以图后举，将军自在，敌决不敢入蜀。友闻乃率余骑突阵而出，敌俱披靡，至酉戌时，友闻中流矢，下马步斗，死之。夏用等诸将皆战死，曹万仅存五百余人入堡，谓刘孝全曰：兄既亡兵，且坚守此堡，犹可制敌，然即日无粮，与其坐而待之，孰若突阵而出，可则可，不然，与兄俱亡。二十九日黎明，率诸将转战至龙门，万、孝全俱死之。张宣守七里堡，面中两矢，亦死。曹兵苦战，制司远遁，竟不见援，三泉之下白骨山积，元兵不意友闻死，盘旋大安，搜战地三日，得遍身胆旗及其尸，然后举手加额，平明入蜀矣。制司常旌以旗曰：元戎却敌世间有，教授提兵天下无。每战，扬之前驱。友闻前与元兵战于花石峡，获捷。

王翊 制司参议

元兵既灭曹兵，遂破阆州取四川路，直入成都。十月十七日，至怀安军金堂县，哨马渡江，成都太平日久，不识兵革，制司丁黼昏庸无谋，哨马至阆，犹晏然。十八日巳时，哨至汉川牟池镇，铁骑三百申时至成都城北驷马桥，城中忽闻有军至，疑是溃兵，元兵沿城至大东门径当城。十九日，元兵往来，城内居民皆纵观，及晚，五巷内南角数人擒杀一骑，民间始知是元兵，市人或执梃与驰，或以几桌栏截街巷，元兵复出屯城外。二十日巳午时，再入城，居民皆闭门，有举家自缢者，有举家自焚者，制司丁黼与甥王茶干、徐监仓遁，微服至南门，假道石笋观音院，哨及，六人俱死。二十一日，官属俱遁，惟制司参议王翊及僚属二人召军民，立赏格，与共击北兵。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其法用五龟实五盘中，按五方，五龟动不止，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住，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火逼制参王翊，公襆秉笏坚坐，兵士何龙扶至府衙东所避火，元兵问是何人，翊曰：小官食君之禄，临难不能救，死有余责，可急杀我。又问：何以不去也。曰：愿与此城同死。元兵相与曰：忠臣也。令人守之，戒勿逼。二十六日，府治火，龙又扶翊至柳堤，赴井死。

刘锐 文州权州　**赵汝芗** 文州通判　**刘同哥** 锐之子

元兵攻文州，权州刘锐、通判赵汝芗激厉军民八千坚守。自九月十九日，昼夜接战五十余，城无水，仰给江流。元兵别浚，江道移向南山，城中水绝，人马渴死过半，有兴元都统陈昱以过拘文城，夜逾城出降，告以虚实，攻益急。锐自度不免，夜集家人尽饮以药，聚尸及金帛诰命焚之。锐家素有礼，少子同哥才六岁，锐所钟爱，饮药时同哥犹在抱，下拜而受之，左右大恸。锐与长子及余兵皆渴闷僵立不能行，锐自杀，汝芗突围被执，脔杀之。城破，余兵皆奋空拳巷战死。被围七十五日，军民死者五万余。

范辰孙 绵州知州　**李大全** 简州知州　**史显孙** 怀安知军　**刘当可** 汉州权州通判　**赵太保** 宗室　**邵复** 汉州节制　**罗由** 汉州知录　**袁拱辰** 教授　**罗君文** 知县

元兵分哨入简州，知州李大全死。知怀安军史显孙避于简，亦死。元兵至汉州，权州通判刘当可与一宗室太保率民兵城守，太保出城往罗山，谒贺靖借兵，归遇元兵，见杀。遂破城，忿而血洗焚荡，死者十万余家，当可与节制邵复、知录罗由、教授袁拱辰、知县罗君文皆遇害，知绵州范辰孙亦死。

和彦威 金州守臣　**杨福兴** 统制　**汪统制** 前军

和彦威守金州，丙申八月元兵入蜀时，遣兵守饶风关，不攻而过。彦威与忠顺军统制张珍谋捣其虚，十一月提兵五千从金州箐口十八谷径诣长安，袭其家计寨，是年元兵至成都不久驻者，以彦威牵制也。及元兵自凤州出，彦威始由上路归，其后诸州残破，彦威提孤军守孤城，外绝救援而坚壁屹立，北军数攻饶风不下，乃自箐口干腹。明年六月，大队从谷中奄至，百道攻城，彦威死之。金口陷，谋窥开达下瞿塘，夔州路安抚卢普集兵，命李安国节制诸军分守云安、白帝等关。十一月二十七日，元兵自州后卧龙山

穴至白崖，统制杨福兴战不利，普及安国遁，福兴再战，败绩，所部止三千，杀伤相当，收兵入关，元兵四面蹙之，前军汪统制战没，西门余兵止三百人，福兴犹战不已，援不至，死之，兵皆没。

何进 都统 张珍 都统 王诰 统制 王侃 统制 呼延棫 统制 王履正 制置使

绍定辛卯冬十月二十四日，元兵攻大安；都统何进开关以战，杀北马七百余，励兵再战，忽望山后狼烟数通，元兵自龙门由马家陵干腹，已越大安四十余里，进急分兵防遏，至新滩，兵寡不敌，进及统制王诰、王侃、呼延棫皆死。戊戌冬，都统张珍随制置使王履正行边入绵州。十月十七日，走彭州之竹溪，元兵进袭逼甚，珍以二千人伏山谷中，自将五百人阵于谷阴，北骑五百冲其阵，珍弓矢齐发，引骑趋谷，阴伏发，错愕，珍呼曰：我是张憨子，可急投降，不降更何处走。摩兵薄之，元兵遂衄。珍虽捷而元兵追袭不已，再战于导江，履正已渡，珍为后，拒三日，粮绝力倦，急引兵趋桥，桥已断，乃入茂州界，险隘失援，军不成列，又战于牛溪桥、威戎关，珍死之，部将孙栋收散卒屯汝川，什存二三。

李冲 同庆知州 尹震 教授 赵章 统制 腋庆 统制 张忆牧 知府 赵拱实 主管文字 王朝 总管财赋 何充 黎平通判 渠帅 石戴 俱邛徕部 秦忠孝 都统 田广安 都统 鲜于渭 施州知州

绍定辛卯十一月二十三日，元兵入同庆府，知府李冲、教授尹震死之。二十五日，攻金坪，统制赵章战死。端平乙未八月十五日，统制腋庆战死于河池。嘉熙丁酉十月二十四日，元兵至嘉定府，知府张忆牧全家死。元兵至遂宁府，转司主管文字赵拱实死，四川总领财赋王朝被执死。戊戌冬十月十八日，元兵至黎平，通判何充不屈死，邛徕部渠帅石戴以千兵与元兵战殁。己亥正月十五，哨马至成都城外，都统秦忠孝、田广安引所部至，遂前鏖战，军士死者万人，忠孝父子皆死之。十二月二十二日，元兵至施州，知州鲜于渭被执死。

陈隆之 四川制置 蒲东印 制司参议 蒲东实 隆州知州

嘉熙辛丑冬，元帅秃薛以兵攻成都，制使陈隆之婴城固守，元兵苦攻不克，欲退，而都统田世显开大安门，元兵遂入，执隆之，先杀其家，制司参议蒲东印而下死者十数人。执隆之至汉州，俾招都统王夔，而隆之止书“城破被执”四字示之，呼夔勉力坚守，秃薛大怒，手刺杀之。事闻，赠待制，立庙，推恩族属以为嗣。知隆州蒲东实被执，不屈死。

陈元桂 临江军守臣 赵孟济 清江知县

开庆己未，元兵至临江军，制置使徐敏子寓阃金凤洲，拥妓玉妙日酣饮，以兵少辞，不迎遏。哨渐近，士民恃敏子不迁避，郡无城，列木为栅，哨骑将至，知军陈元桂坐城门，飞矢坠前，众劝其少避，不从，俄而，元兵至，中飞矢而死。事闻，特转元桂五官，赠宝章阁待制，立庙，赐谥正节，赐钱十万助葬，官其二子。制司近隔一水，终不调兵，士民趋浮桥，将依金凤洲，敏子已断桥自保，迭拥入水，死者十数万人，厥后敏子贬死封州。清江知县赵孟济亦死于贼。

黄仲文 总统 廉节 保义郎

景定辛酉六月，都统知泸州刘整以泸降，北人称整曰赛存孝，翼日即除湖北副总管，总统援蜀诸军。黄仲文有众三千，戍泸，众欲乘未定夺舟东走，整给之曰：以俞兴兵故，移拜与公无伤也，事定当厚礼遣公。翌日，整乃分散其兵诱使降，仲文大骂不屈，整杀之。保义郎廉节奉制檄籴麦于泸，不降遇害。事闻，仲文赠武显郎，除致仕恩泽外，更与一子恩泽。节赠忠训，与一子进武校尉。

许彪孙 观使

许彪孙，简州人，状元弈子也，罢郡奉祠禄，寓居泸城，人称许观使。刘整使修降表，诱之降，彪孙朝服以拜天地祖先，率一家由少而长自绞死，赠中奉大夫直秘阁，除致仕恩泽外，再与一子恩泽，谥介节，立庙。

张桂 都统 金文德 都统

制置俞兴、都统张桂、金文德等收复兵逼城，整出兵江山，大战败走，逐北至城门，仅得入，气息乖绝，兴弗知，不乘胜夺门，乃以日暮收兵。明日，整乘城拒守，乞纽怜济师乘，兴复围城，城中势甚穷促，而元兵来援。八月，摘围城兵，命都统屯达晨往迎敌，逮午，复摘东门围城卒往助，易他卒补缺，更替未定间，整登城见而悟，亟命勇士从暗门突东围，始惟百十卒，继乃大至，冲兴大溃，兴得小舟奔南岸黄市还重庆。达闻败亦遁，附马尾渡江，士卒拥溺者十八九，流尸蔽江而下，惟桂文德力战不敌死之。桂尝守老鼠隘，军中号曰老鼠张桂，誓取整，一日整令呼曰：吾今日放猫捕矣。桂以气吞整，不戒果遇害。事闻，赠桂容州观察使，文德复州团练使。

张顺 都统制

元兵围襄阳五年，闻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于彼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虚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赏募死士，得三千，求将得民兵部官张顺、张贵，智勇素为诸将所

服，俾为都统。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意，宜急去，毋败吾事。人人感奋。壬申夏五月，汉水方生，发舟百艘，每艘载卒三十盐一袋布二百匹及他物。以二十二日稍进团山下，越二日，又进高头港，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碇，以红灯笼为号，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北舟布满江面，无隙可乘，众乘锐凡断铁絙攒杙数百，元兵迎敌，近南船跃入，竟堕水中，溺死万计，转战百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绝援，闻救至，踊跃增气，及收军，独失主将张顺。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诸将大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

张贵 都统制

张贵既入襄，襄帅吕文焕力留共守，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蜡书赴郢求援。元兵围守益密，鹿门山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椿，虽鱼虾不得度，二士遇椿及栅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许发兵五千，驻龙尾洲夹击。刻日既定，以七月七日别文焕东下，登舟点视所部军，失去帐前亲随一人，乃宿有过被挞者，贵惊曰：吾事泄矣。急行彼或未及知，复不能衔枚隐迹，乃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絙，破围冒进，众皆辟易。既度险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兵数万邀击，以死拒战，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烛天如白昼。至句林滩，渐近龙尾洲，遥望军船旗帜纷披，贵军喜跃，举流星火示之，军船见火即前迎，及势近欲合，则来舟皆北师也，盖郢兵前二三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报，遂据龙尾洲以逸待劳，贵既不为备，战以困，出于不意，杀伤殆尽，身被数十枪，力不支，为元兵所执，不屈死。乃命所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识矮张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尽斩四卒，以贵附葬顺处，立双庙祀之，以比于张巡许远。

牛富 都统制　范天顺 都统制

咸淳癸酉三月十八日，襄阳帅臣吕文焕以城降，右武功大夫马军统制牛富守樊有功，樊破守襄，城降之际，伤重不能步，乃就战楼以首触数四，投身火中死。后赠静江承宣使，赐谥忠烈，妻胡氏封郡夫人，三子各予恩泽。居鄂武功大夫都统制范天顺与张贵同入襄，及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汉宜降便死也，做个忠义鬼。乃就所守地分自缢死。后赠定江军承宣使，赐谥忠愍，妻徐氏封宜春郡夫人，二子予恩泽，仍赐白金五百两、田五百顷，居黄。

边居谊 提举官

甲戌十一月二十三日，沙洋新城守将黄顺逾城出降。二十七日，屠其城，提举官边居谊死之。时居谊呼其俦张弓箭同发，应弦而毙，后传为神。

赵卯发 昌州人，池州通判　雍氏 发妻

德祐乙亥春二月，元兵至池州，通判权州赵卯发婴城守御，度不能支，有弟在他州，卯发裂衣书一诗寄之，曰：城池不高深，无财又无兵，惟有死报国，来生作弟兄。又题于壁曰：国不可负，城难以降，夫妇俱死，节义成双。遂与其妻雍氏俱缢。初六日，武将张琳以城降，丞相巴延命琳于公帑内支钱买棺敛葬，作佛事以表之。琳寻见杀。

唐震 饶州守臣

元兵至饶州，通判纵妓女迎焉，将佐聚饮野寺止妓宿。诘旦，妓归言曰："昨所迎非真北人，其言语举止皆南人也，岂奸黠作饰为盗邪?"郡守唐震谋剿之，兵遂出。元兵亦冲入城，城内乱，震避于州治之后圃，为元兵所执，命之降，不屈遇害，有以酱瓿覆其尸于州治之庑下者。元兵据城后，戒毋掳掠，唯敷派撒花银输官。江东提刑黄大任言："敌势鸱张，如鄂如江州南康则卖降，如宁国府守臣赵与则弃城远遁，独饶州守臣唐震誓死不去，昨得判官邬崇节报，知为北兵所害，已下本州，如法官敛安葬，乞行褒赠。通判万道同轻徇迎降，乞行追勒。"于是赠震华文阁待制，赐谥，立庙，二子与京官恩泽。道同追三官勒停。有司具衣冠敛震，于其时得州印云。

江万里 丞相　江万顷 南剑州知州

元兵之下饶城也，前丞相江万里家城内，闻变，于其家止水亭前池内赴水死之，阖门悉受屠戮，弟万顷前知南剑州，亦遇害，后赠万里太傅，与致仕遗表恩泽，赐谥文忠。

赵崇源 宗室　汪立信 端明殿学士沿江招讨使

襄阳之受围也，汪立信帅湖南贻书贾平章陈三策：一谓，内地兵多无所用，宜尽抽摘，可五六十万起赴江北，或百里或二百里分置一屯，各设都统，江面七千里诸屯相望，设大藩府二以督之，急则上下流互相应援，必无能破吾联络之势者，久而势成，虽进亦可。二谓，久系北使郝经何益？不如遣使送之北归，啖以厚利缓其师，期年岁间，我江外之藩垣成，气势亦固，江南之生兵日益，祸少纾矣。三谓，若此二说不可行，惟有准备投拜。盖欲激贾似道行前二策也，似道见书，怒骂：瞎贼敢尔妄语。盖立信目眚，故云。襄失，以立信镇江陵，未几，召为刑部尚书，不拜。元兵渡江，起为端明殿学士沿江招讨使，立信知国事已去，以其家嘱爱将金明。时两淮犹能固守，立信渡江趋淮，会似道出督师，相遇江上，抚立信背泣曰：端明端明，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道一语不得矣。似道问何往，立信

曰：今江南无一寸干洁地，欲去寻一片赵家地，士死要死得分明尔。遂抵高邮，寓高涉亭。丞相巴延入建康，驻立信宅，有告立信尝献三策者，巴惊叹谓：江南有人，若用其言，吾安得至此。因厚待其家，议遣使迎立信归，金明不敢泄所寓，密价至高邮以报，立信拊掌笑曰：吾犹幸得在赵家地上死也。大恸而卒。盖乙亥二月二十有一日云。

文天祥 丞相信国公 杜浒 尹玉 巩信 赵时赏 张汴 刘洙 缪朝宗 孙㮚 陈龙复 萧明哲 彭震龙 萧焘夫

文天祥，字履善，一字宋瑞，吉州人，宝祐丙辰进士第一，时年二十一，累仕至湖南提刑，迁知赣州。元兵渡江，天祥首张榜檄子扬诸吕罪状，纠合义勇，期入卫君父，卓为四方勤王之倡，除江西安抚兼提刑。乙亥春也，天祥召募，应者云合，夏四月，有祖母丧，解官治葬。起复，趋入卫，提其兵以行，戈甲精明，号令严肃，未出境，遽留屯隆兴。天祥抗章言军士踊跃，愿赴国难为勤王也，奉诏留屯，大沮士气，乞如前诏赴阙。久乃许之。八月至行在所，驻兵西湖，九月，除浙西江东制置使、江西安抚使、知平江府，陛辞乞斩贾似道衅鼓。冬十月九日，领兵赴镇，元兵已围刘师勇于常州，亟遣兵五千救之。二十七日，战于五木，败绩，赣将尹玉死之，师勇单骑突围走常州。下广德军，继下安吉，危独松、千秋，二关俱震，京畿危急，趋天祥入卫。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平江，既至，拜疏自劾，以所部州降陷也，请诛斥，诏不允，令疾趋督府议军事，进资政殿学士，升制置安抚大使，令制司余杭守独松关。明年丙子正月三日，兼知临安府，辞不拜，诣阙陈大计，不得见，所部聚富阳以俟。十八日，丞相巴延营于皋亭山。十九日早，以天祥为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会使辙交驰，北师约当国大臣相见，执政侍从聚左相吴坚府，交赞天祥一行。天祥见奉使无留者，欲往觇虚实，归而谋焉，乃辞相不拜。二十日，以资政殿学士出使，见丞相巴延、元帅唆都，天祥曰：讲解一事，前丞相首尾，非予所知，今太皇太后以予为相，予不敢拜，故来军前商量。巴延曰：丞相来句当大事言，甚善。天祥曰：本朝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所在，北朝欲以为与国乎？抑欲毁其宗庙社稷乎？二帅以诏旨为辞，谓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天祥曰：尔前后约吾使多失信，今两丞相亲定盟好，宜退兵平江嘉兴，俟讲解之说闻奏，北兵待区处何如？辩难甚，至天祥曰：能如予说，两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祸未已也。巴延愤语侵天祥，天祥曰：予为南朝状元宰相，止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乃羁縻天祥，不使复还。明日，宰执吴坚、贾余庆、谢堂、家铉翁、刘岊等以国降，天祥遂前责巴延失信留使，又诟斥吕文焕引敌陷国，并斥其侄师孟负国。所募兵在富阳者，溃而西归。二月八日，坚等以祈请使赴北，并驱天祥登舟。二十日，至镇江，用其客杜浒计得逸，与从者巩信、尹玉、赵时赏、张汴、刘洙、缪朝宗、孙㮚、陈龙复、萧明哲、彭震龙、萧焘夫十二人，以晦日登舟，夜走淮东。三月朔，入真州，与守将苗再成协谋兴复，天祥喜甚，为移书两淮帅将等。初二日，李庭芝遣使至，出文书述脱回人李七二供，有丞相往真州赚城，谓天祥为北用使，谕再成决无宰相得脱理，纵脱亦无十二人得同来之理，何不以矢石攻之，乃开门放入邪？意使再成杀天祥也。再成怜之不忍害，然亦不敢留，出之西城门外。天祥与浒彷徨无所归，从者皆无人色，再成俄遣二校将数十卒，携行李还天祥，卫送出境，且觇其去就决处置。行野中露刃甚恼，固叩其所向，天祥曰扬州，二校劝令往淮西，天祥曰：淮西与建康太平池州江州对境，北兵布满，无路可归，止欲见李制使，或能信我，尚欲连兵以图兴复。二校曰：扬州杀丞相奈何？天祥曰：信命。二校知无他志，乃辞，天祥赠以金而别。夜径北戍，衔枚疾行，三更抵扬州城下，门守森严，既前复却，风露凄清，鼓角悲惨。四更，浒曰：李公必不见信，徒为矢石所陷，不如趋高邮，从通判渡海归江南，或邀二王伸报国志，徒死此无益也。将晓，闻北哨至，乃变姓名易服，诡行间关险阻。闰二月，至通州，航海至浙东，至台州，夏四月，至瑞安，五月，益王登极，于福州召天祥。六月六日，至授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院使都督诸路军马，与陈宜中并相。首责宜中当奉两宫与二王同奔，奈何弃其所重，宜中惭嘿，又数诮其怯懦，纪纲不立，权威用事，且曰：檀公上策不意公能得之。宜中不乐。见大将张世杰问兵数多少，世杰以所部对，天祥叹曰：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世杰亦不乐。天祥乃议，宜规恢江西。七月四日，发行在所。十三日，至南剑募兵。冬十一月，入汀瞰赣。十二月初，命招讨赵时赏以兵三千复赣之宁都县，千户赵溍以兵自建昌至，时赏走，宁都复陷，千户关某镇抚，孔遵以二十九日率师至。明年丁丑春正月，元兵向汀，天祥命江西提刑赵孟溁领兵收复，屯宁都城外，不战而退，天祥退屯漳州龙岩县。三月，屯梅州。夏五月，复赣之雩都县。六月，进据兴国县，遣兵攻赣，不利。七月，元江西宣慰李恒统师至，乃分将援赣，走孟溁于赣城下，恒以兵捣兴国袭天祥，穷追四百余里。八月十七日，至空坑，天祥败，执其夫人欧阳氏、一子二女及赵时赏、孙㮚等，天祥窜榛莽中，追将囊家歹贪收金帛，因得逸，复收散卒。冬十月，入汀，复出会昌入安远趋循。戊寅春二月，屯惠州海丰县。三月，屯丽江浦，遣使访问御舟所在。夏六月，御舟泊崖山，天祥移军船澳。八月，至加少保进爵信国公。冬十月，屯潮州潮阳。十二月，东省元帅张宏范舟师至，移屯海丰。是时，备水道不虞陆路也，赵孟溁为前锋，邹㵯殿，北骑二百兼程追袭，二十日午，至五坡岭，望见山上步卒四

集，叩之左右，咸谓乡人捕鹿也。奄至中军，天祥被擒，官属士卒昔皆脱于空坑者，至是俱遭执戮，唯孟溁以先行十里得遁。明年二月六日，崖山师溃，国亡，送天祥如燕。十月朔，至燕，械系千户所。十二月二日，以疾脱械。初九日，召诣枢密院，长揖不跪，丞相博罗命译者问有何言，天祥曰：我为宋宰相，国亡职当死，今日被擒，法当死，复何言？博罗曰：有人臣将宗庙社稷城郭土地付与别国，复有逃者否？天祥曰：谓我曾为宰相，奉国与人而复去之邪？我前除宰相不拜，奉使巴延军前即被拘执，别有贼臣献国。国亡我本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图去耳。博罗曰：德祐幼主非尔君耶？弃嗣君别立二王岂是忠臣？天祥曰：德祐不幸失国，当此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社稷计，何谓不忠。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者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者为忠。博罗曰：晋元帝、宋高宗俱有来历，二王从何受命？张平章曰，二王逃徙，其立不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皇帝是度宗之长子德祐皇帝之亲兄，何谓不正？启位于德祐已去，何谓篡？陈丞相奉二王出宫时，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语，何谓无所受命？博罗曰：汝为丞相，若将二王同走方是忠臣。天祥曰：此说可以责陈丞相，不可责我，我不曾当国也。博罗曰：汝立二王有何功劳？天祥曰：家国不幸丧亡，立君以存宗庙，宗庙存一日，则臣尽一日之责，何功劳之有？曰：既知不可为，何必为？天祥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用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尔。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堂上怒令吏引去，复入狱，狱中集杜句为诗，备载所历，皆忠愤凄激意。壬午春，自狱中寄书所亲曰：吾终之时，惟书一赞于衣带间。云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亡至为囚掳，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再拜。其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冬，因狂人薛宝住妄书告变，指天祥为内应。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召天祥于殿中，天祥长揖不拜，左右强之拜跪不可，或以金挝捶其膝，膝伤，天祥坚立不动，乃降旨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虑，以事亡宋者事我，当令汝中书省之任。坐而对曰：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实负此心，非所愿也。世祖云：然则汝何所愿？对曰：愿与之死足矣。世祖犹不忍，遽麾之退。初九日，宰相奏曰：天祥既不归附，不若如其请，赐之死。可其奏。是日，宣使以金鼓迎之诣市。天祥闻之，欣然曰：吾事了矣。左右去其巾戴黄冠，荷械出，颜色扬扬不变。时燕市观者如堵，宣使遍谕曰：文丞相南朝忠臣，皇帝使为宰相不可，故随其愿赐之一死，非他人比也。宣使问天祥曰：丞相今有甚言语，回奏尚可免死。天祥曰：死则死尔尚何言。天祥问市人孰为东南西北，趋而南向再拜，就死。燕人凡有闻者莫不叹息流涕。天祥死后，大风忽起扬沙石，昼晦咫尺不见人，守卫者皆惊。吉州士人张宏道，字毅夫，号千载心，与天祥善，随至燕，负其颅骨归葬庐陵。天祥少有大志，明锐忠壮当世鲜俪，其自赣勤王也，绣其战袍曰“拌命文天祥”，崎岖万里，归翊行朝，赤心益坚，卒死臣节，芳名壮概，与宇宙同不朽云。

王安节 常州守将　姚訔 常州知府

德祐乙亥春三月，元兵攻破常州，将军王安节被擒，不屈死之，安节前守合州节使坚之子也。夏四月，督府总统军马张世杰复常州，留刘师勇守之，即家起姚訔知府事。公，橘洲第三子也。常自十月八日被围，至十一月十八日城破，师勇遁，元兵愤其坚守，屠之。初元兵苦攻常不下，城上语之曰：若要得常州，除是金山长。歇后语也。遂挟金山，长老惧死，妄言此城乃龟形，击其首破矣，至是并兵攻南城，遂克之。訔死之，谥忠毅。

李芾 湖南安抚知潭州　沈安 剑级

德祐丙子春正月三日，潭州下，湖南安抚知潭州李芾死之。潭为荆湖重镇，殷实繁丽，开庆兵难，帅臣向士璧力战坚守，城迄全。咸淳中，襄围急，汪立信为帅，预忧之，为浚筑排栅计，湘人惮劳，议其迁。甲戌，留梦炎以观文殿学士来镇，元兵渡江。明年乙亥春，诏征诸道兵入卫，夏五月，梦炎尽提戍兵且席卷府库以行，乃以芾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抚司公事。芾，蜀人，侨寓衡州，尝尹临安有能名。一日，因置水桶防虞，以油饰外，有请并油其内者，芾叹曰：今日如何由得内。贾似道方颛制弄权，事多不从中，后闻芾讥己，大怒，嗾言者论击，遂被重劾，列之赃籍，坐废十年，其门生曾渊子登朝祈似道，得洗叙。长江失守，乃起芾为湖南提刑，是年五月拜命，即家建台。阅数月，升帅将赴镇，遣其长子避地南中以奉祭祀，芾乃与亲友别曰：州无兵财，城知难守，然君命无避，是行必不免，惟一死与城俱亡。众疑芾久废觖望，谩为是言。十月三日，右丞阿里海牙领重兵围城，连营环锁，城内仅存州兵守御，芾慷慨自厉，军民咸愿死守，元兵攻击无虚日。明年丙子春正月，攻益急，破其西北城。芾尝厚一剑级沈安，一日呼使前曰：吾力尽不能守矣，将就死，勿使吾身为敌得，其为我掩瘗焉，汝宜先杀吾家眷而后杀我。安惶恐不敢当，芾怒曰：吾平日厚汝者何事？直为今日矣。安悟，挟刃入，一家俱死，芾就死，纵火府治焚其尸，安亦自杀。湖南转运判官钟蜚英收交簿封府库，与都统制刘孝忠及带御械吴思聪以城降。州民或自屠其家，或自纵火，城内烟焰四起，元兵且入，死者数万人，争门出走，死于城外者又不胜计，外十县则先被屠掠，枕骸蔽野，十里无烟。广西经略安抚使

李与兵来救，惮不敢进，仅驻衡永间，为静江捍蔽。湖南提刑使司亦就衡州置援潭局募兵，又招茶陵桂阳剧盗数万以救潭，亦不敢进。潭既下，群盗溃散，反大掠而归。是夏，有自潭来者言，城内荡为瓦砾，惟运司及皮参政龙荣故宅仅存，戍兵结茅以居，其一隅则败屋数区而已。潭受围至陷凡三阅月。

尹谷 衡州守臣 尹岳秀 谷之弟

尹谷，字耕叟，潭州人，登科入仕。乙亥岁，差知衡州，迓吏及门，潭已受兵，帅守李芾屈赞兵。明年正月，芾死城破，谷取平生所受诰敕置庭中，具衣冠望阙再拜，谓其弟岳秀曰：弟宜急走，不可使尹氏无后，吾受国恩义当死。岳秀曰：兄死弟安往，愿得俱死。于是全家四十余口，老幼环坐，婢仆席地，锁其门纵火自焚死。

赵淮 江东运判 某氏 淮之妾

赵淮，潭州人，席门荫仕至江东转运副使，置司建康。元兵临城，突围趋溧水民寨，寨破被执，不屈，械系诣扬州城下，令淮呼城中官吏出降，淮反其词，元兵复怒，执归建康杀之。淮之出奔也，一妾与俱，既及难，为某万户所得，与万户曰：妾愿事相公终身，然赵运判既死，无人埋骨，愿与妾往殡，殡毕即归。万户恻然，如其言，追至死所，尸弃江滨，妾命舆夫推尸入冰水，犹浅不流，妾乃取篙自推之入深水中，即仰天大哭，跃入水中而死。

密佑 都统制

密佑，淮人，起行伍，为将尝戍荆岳。会湖南北陷，诸州戍兵俱溃散，佑与刘浚奔江西，过抚州，制使黄万石招隶麾下，不知万石久已为遁降计矣。乙亥十一月，隆兴受兵，守臣刘槃屡请援，万石遣佑将兵二千以往，戒勿战。二十五日，至进贤之壁畲，猝遇元兵，佑忠愤即战，战正酣，矢贯其脑，犹自拔矢，以指按疮，呼军士曰：孩儿每正好用力杀。俄而昏备，所将军皆没。元帅宋都歹嘉其勇，以良药傅疮，使之降，不肯，命以千户金牌，叱不受，曰：请死。遂囚于隆兴，久之，察其终无降意，遂斩于西华门外。临刑其子市北饭以进，佑叱曰：此岂是吾吃底东西，亟将去。复市南饭以进，饭讫临刑。

司马梦求 沙市监镇

德祐乙亥夏四月五日，元兵至。沙市距江陵镇十五里，两城相望，中隔一水，筑堤通行，市南阻川江，北倚江陵，地势险固，为舟车商旅之会，恃水为防。是年湖水忽涸，市南沙碛皆露，元兵陈碛上，乘南风纵火，内薄登城，遂下。守将程文亮降，监镇司马梦求战死，温国文正公七世孙也。后五日，川江大涨，沙市城脚皆没，已无及矣。

李庭芝 淮东制置使 姜才 部将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后徙应山，又徙德安，登淳祐进士，权扬州，寻知陕州。襄帅吕文焕降元时，庭芝居忧寓镇江，乃夺情主管两淮制置使事，庭芝驰至扬州，戎马满郊，几为所薄。元兵破鄂，诏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为诸道倡，率所部郡县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至庭芝，诛虎，焚其榜，日遣兵拒战。德祐乙亥，元丞相巴延既下沿江诸郡，乃留平章阿术镇瓜州，自以四月十三日入燕奏事。张世杰复常州，命刘师勇守之，自帅舟师由海道向金山，约庭芝自扬州出兵向瓜州，殿帅张彦自常州向镇江，期以五月一日三路并进，与北师决死战，夺江面以通淮浙之财。议已定，会连日西北风大作，庭芝疑海舟必乘风以至金山，乃不候元约，即以四月二十八日命都统姜才率步骑侵晨掩击。时北兵轻视扬州，谓不能出军，虽城扬州桥而守备终疏，才破其城，杀获甚众。部下劝才保胜归，才曰：吾受命取瓜州，何敢以小误大事。遂趋瓜州，则世杰海舟未至也，才失势，元兵方围真州，皆移营救瓜州，阿术先登搏战，才力战，至晡不能胜，才率骑退走，而所部步兵遮其归路，才遂杀步兵，取道还扬州城，元兵追至城下，骑兵死者十八九。五月一日，世杰舟师如期至金山，则才兵已败矣，世杰乃结阵焦山，值风弱海舟不能动，参政董文炳以快船进攻，往来如飞，世杰竟败，独彦爽约自保，兵不出，淮事遂去。扬恃通泰为援，元兵又筑湾头城，断通泰往来之路。秋七月，才再出兵，攻其城不克而走，步兵惩前败，乃自杀骑兵之退走者，于是骑兵死者十八九，步兵死者十五六，而扬之精甲皆尽，闭关不复出。会益王称帝于福州，间道召庭芝为右相兼枢密院使，庭芝拜命，乃命淮东朱焕代帅，自与才将轻骑趋通泰，谋泛海归福州。庭芝甫出城，焕即以扬州降，元兵亟追庭芝，仅得入泰州，重兵围城，知州孙泰臣开门降，庭芝及才被执，俱不屈，械至扬州，斩庭芝而脔才。才临刑含血喷骂不绝口，淮东诸郡皆降。

徐道隆 浙西提刑 赵良淳 湖州知州 赵载孙 良淳之子

徐道隆，字伯谦，婺之武义人，以父任入仕。汪立信制置京湖，奏请道隆为参议官，甲戌，立信除刑部尚书，道隆偕宾客十人去江陵。明年，赵孟传制置淮西，以道隆参其军事，复除浙西提刑。元兵寖迫，文天祥弃平江，溃卒四出，为浙西患，苦安吉尤甚，知州赵良淳莫知所为，有旨令道隆措置，既至，取溃卒肆掠者竿其首于市，牛监军遁去。时范文虎、程鹏飞、管景模俱遗书诱降，道隆焚书斩使。丞相巴延军临平皋亭山，令道隆间道入援，不敢辄留，时水陆皆有北兵，道绝不通，议由太湖经武康临安县境勤王，即日乘舟出临湖门泊宋村，良淳唯倚道隆，既去，或

告赵总领与可欲挟知州以降，良淳闻知与妇同缢于州治之碧兰堂，乙亥除夕也。正旦黎明，追兵及道隆于江陵，亲从军三百人与殊死战船上，食时矢竭船檠折，一军尽没，长子载孙由船后窗蹈水死，道隆知不能脱，还入船中端坐绳床，元兵去道隆衣，掖至北舟。有间，一卒以道隆衣冠置所乘船中，曰：吾总管说，降，与乘船还城，不降，且赢而俘之。令我置衣此船，须其降而后与。禁人毋得辄登船，有顷，两兵掖道隆，旋因得出船马门，持道隆者稍怠，道隆亟跃水中死，北将犹令左右挽弓射水，余兵有脱入临安者。事闻，十六日赠官赐谥，厚恤其家，立庙安吉，官其子孙。越三日，两宫赴北不及矣。

高应松 参政

高应松，福州长乐人，登开庆己未进士第，由衡州教授通判广德军，历罗田县丞。乙亥十一月，入国门，时独松关已破。十二月，兼权礼部员外郎大都路总管。明年丙子正月，文天祥、张世杰入卫，时京城义兵逾十八万，欲巷战死国，丞相陈宜中守和议，收在城兵，人心皇皇，宜中惧，夜遁。先是贾似道溃师鲁港，退驻扬州图再举，殿帅韩震欲获驾迁幸，然后议和，宜中一反似道所为，斩震贬似道，后元兵至城下，仓卒请和，元丞相巴延首问韩震头何在。天祥赞宜中，复议幸闽广，太皇不许，故弃三宫而遁。范文虎引元兵至涌金门入，举朝奔窜，留者九人，如应松及正言陈春伯、侍郎翁仲得、大理卿郭珙皆三山人也。二十日，除应松中书舍人直学士院。二月初二日，赐在城文武官各二阶，旌其不遁也。初六日，除权工部侍郎。九日，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未几，宰执吴坚、贾余庆、家铉翁等俱赴北，太皇命应松与刘叔子赴都堂视事，时国事已去，拥虚器耳。三月十二日，两宫赴北，应松扈从，至燕四月二十七日也，明日即绝粒不语，越七日卒。

张珏 蜀帅

德祐乙亥夏，荆湖诸郡俱降，蜀之音问不复与东南通，制置使知重庆府张珏犹振厉自立，招讨梅应春以江安降，钰遣兵收复，擒应春至重庆府脔之。元兵收取江安，所部州郡俱降，惟张起岩帅夔与钰共为固守，屹然双城，势穷援绝。屡以虎符招珏，不从，帐下将有劝其降者，珏未果，将遂畔，夜开关纳元兵，珏率亲兵巷战不胜，登舟欲下夔就岩，至中途，随行将士利重赏，且念妻子俱已陷重庆，遂执珏献，终不肯降，会应春之子朝燕计前事复父仇，珏遂遇害。

吴楚才 大社令　吴应登 楚才子

吴楚才，建昌南城人，名炎，以字行世，业儒。乙亥冬十二月，建昌降。明年春正月，楚才于其乡岭村纠聚丁壮，称义兵，张榜声罪，是时王万石犹以江西制置使走邵武，楚才遂由邵武太守黎靖德请于万石，乞济师，万石不许，而授楚才迪功郎权制置司计议官以安之，且戒勿兴兵，楚才不听。二月三日，自岭村率众晨炊蓐食将攻城，钲鼓震动，甫至近郊之龟湖，城中出步骑三道蹴之。楚才所部俱乡农，铠甲不备，又仓卒起义，未经练习，一见元兵辄噪詈，北骑左右驰突，其众大奔，尾袭数百十人，夺其长梯铁钩等，因进攻岭村，拒以木栅不得入。事闻，益王元帅府承制迁楚才宣议郎，带行大社令知建昌军，俾聚兵图再举，万石匿其命，楚才既失利且乏援，元人诱降其众，众多解去，楚才走光泽县，为人所擒，及其子应登以献于建昌，坐狱上司遣录事娄南良讯之，南良诘之曰：汝何为错作此事。楚才抗声：不错！如府录所为乃大错尔，府录受宋朝官爵，今乃为敌，还思身上缘衫何处得来，我不过乡村一秀才，特为忠义所激，欲为国出力，事虽不成，正不错也。南良愧而语塞。至六月末，楚才宗人吴浚奉密旨为江南制置招讨使，起兵广昌县，建昌遂斩楚才父子，传首诸邑。时益王登极于福州，闻而哀之，特赠五官为朝奉郎，即邵武建昌境上立为庙，赠额“忠勇”。

王士敏 儒士

王士敏，吉州太和人也。德祐乙亥，江西诸郡既降，明年，士敏与针匠刘世超聚兵兴复，兵败，世超缢死，嚼血书石云：生为赵民，死为赵鬼，赤心报国，一死足矣。士敏入狱，书于裾云：此行无复望生还，一死都归谈笑间，大地皆为腥血染，好收吾骨首阳山。竟死于狱中。

陈文龙 枢密丞相

陈文龙，字德刚，兴化军人，祖俊卿事孝宗为名宰相，开国于魏，谥正献。文龙有文章负气节，理宗朝为太学生，名子龙，咸淳戊辰，度宗初试进士，对策称旨，擢第一，御笔改今名，授宣议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践历馆阁，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似道行公田，浙西苦之，文龙在台抗疏力争，辞旨剀切，似道不得已，为罢浙西判官洪起畏以自解，而左迁文龙大理少卿出知抚州，似道怒未释，风言者劾之，罢归里。似道败，召文龙为左史，以至执政。甫五月，丐归。丙子五月，行朝召拜枢密使。秋九月，拜闽广宣抚使镇兴化军，平石手之乱。冬十一月，降将王世杰引元兵攻闽，端宗航海，福州守臣王刚中降，遣使徇兴化，文龙斩之，纵其副以还，复书世杰刚中，责以负国，且自署曰“理宗学生、度宗状元、德祐枢密、景炎宰相。”元兵进攻，文龙遣其将设伏，捷于囊山寺前，帅大怒，合兵水陆并进，先执其姻家许自，使致书诱降，文龙复焚书斩使，铁骑四合围城，文龙拒之，战不克，城陷被执，逼其降，不屈，咸凌挫之，文龙自指曰：满腹子节义文章，汝曹还忍相逼耶？众皆义之，乃执以如燕，在道数辱骂送骑，行至临安而卒。文龙既死义，系其母于福州之尼

寺，卧病无医药，左右或感泣，母曰：吾今死无憾矣，但恨不一见吾儿，当与之共诉于地下耳。及卒，皆曰：此母能产佳儿。为之敛葬焉。

与檡 秀王　方洪 瑞安守臣

丙子春，秀王与檡为两浙闽广察访使。一日，至福州。五日，益王登极，而帝舅杨亮节居中秉权，与檡自以国家亲贤多所谏正，遂犯忌嫉，诸将惮之。未几，元兵逼浙东，乃命与檡出瑞安，与守臣方洪共任备御，朝臣言与檡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才，宜留辅以隆国木，谮者益急，卒遣之。冬十月，瑞安被围，城中危急，与檡、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夜开门纳元兵，与檡、洪率众巷战，兵败被执。参政董文炳伏而问之曰：汝为秀王也耶？今能降乎？与檡叱之曰：我，国近亲，恨不杀汝以报陛下，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问焉。遂杀之，洪亦伏尸而死。洪，莆田人也。

朱浚 儒士

朱浚，字深原，建宁府人，酷嗜墨刻，人号之曰朱古碑。元兵至其家，浚曰：岂有朱晦庵孙而失节者哉？遂自缢死。时江西帅府遣使入闽说降。

刘同子 监丞　林同 福州处士　林孺人 同子之妻同之妹

德祐乙亥，泉福既降，明年春，御舟航海，命将收复，围泉州未下，福州兴化剑郡复归。前监丞刘同子家福清，纠合义兵，即故直宝章阁林瑑旧宅置局曰忠义，招募卒伍，以同子为福建招抚使。冬，元兵至，诸郡复失，兵向福清，同子遣兵拒之，大败，元兵至城下，同子逸去。有林同者，字子真，瑑之孙，寒斋高士，公遇之嗣也，号空斋处士，孝谨廉让而深于诗，以世泽受官弁，不仕，有父风焉。同子既建局于其家，敌至，众劝其少避，不从，乃盛服坐堂上，题其壁曰：生为忠义士，死作忠义鬼，草间足可活，吾不忍为尔，诸君何为者，自古皆有死。俄而被执，同乃大骂不屈而死。同子转匿亲故家，丁丑岁，元有司捕之急，株连被祸者甚众，同子知不免，自缢死。有司执其妻林氏孺人，诘同子反状，孺人叱曰：我林家与刘氏世为宋臣，欲以忠义报国，事之不成，天也，何谓反乎？汝知去岁有以血书壁而死者乎，我与我兄一忠义心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为汝等凌辱耶？遂遇害。

徐应镳 太学生

徐应镳，字巨翁，衢州人。德祐乙亥，两宫赴北，瀛国公暨太学生百余人皆从行，应镳乃与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喜从之。太学，故岳飞第，有飞祠，应镳具酒肉祀飞曰：天不祚宋，社稷为墟，应镳誓不与诸生俱北，愿死祠下，与王英灵永永无斁。祭毕，以酒肉饷诸仆，俟其醉卧，乃与子女入梯云楼，纵火自焚，一小仆未寝，闻火声，穴牖视之，见其父子俨然坐立如塑像，走报诸仆，得不死，怏怏出户。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与其子女皆僵立瞠目，面色如生。

马塈 广西经略　贺文振 裨将

马塈，关西岩昌人，权广西经略使，守静江府，元兵至，塈死守不降，城破被执，斩之，既死，身不仆者经时。裨将贺文振亦与之同死。

马发 潮州守臣　蓝某 惠州通判　刘得遇 广西提刑

潮州破，守臣马发死之。惠州破，通判蓝某不降战死。刘得遇，蜀人，号肯堂，任广西提刑知静江府，城陷死之。

美人朱氏

美人从全太后赴燕，有悦其色者欲娶之，使人喻旨，明日寝门不启，发视之，美人已自杀，有幅纸书曰：向之未死者，以太后犹在，今事至此，岂复自辱，欲全节以见度宗于地下。美人有一婢亦自缢于其侧。

陆秀夫 丞相　张世杰 枢密　苏刘义 殿帅　张达 都统　苏景瞻 尚书

崖山在广州新会，盖东之海门也，东通广州，仅容轻舠，南入于海犹二百里，水势如牛角，然殊非地利，而张世杰乃奉御舟自硇州驻此，识者惑之。祥兴戊寅冬十一月，制置凌震小捷于广州城下，世杰喜曰：北人无能为，入夏且复走矣。乃不严备，而于崖山东崖立草屋曰行宫，月朔则行朝会之礼，从官亦各结草屋以便起居。及周文英自漳州来，乃知别有北舟水陆并进，世杰惊，议守御，有告者曰：北舟旦夕至，若塞海口不能进退矣，请乘其未至，移我舟以塞之，战而胜固幸，不胜犹可西走也。世杰以士卒航海久，多有离心，恐一动则星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是了，今须与一决胜负尔。乃悉焚草市，以舰千艘结为水寨，船尾皆外向，上设战棚为死守计，众皆危之，无敢谏者。明年己卯正月二日，浙东帅张宏范舟师发潮阳，直趋崖山。二十日，江西帅李恒发广州，牵哨船会师，世杰不塞山门护水寨，乃纵北舟入逼寨。十六日，北师大集，蔽塞江面，世杰乃调轻舟出战，犹能牵取数舟，宏范所部俱海艘，无哨船可以趋利，故世杰以轻舟往来樵汲自如，众议恐恒以广州舟至，则樵汲绝矣。世杰乃遣文英将步兵，王道夫将翟船迎击，又促凌震入卫，已而文英遁入新州，道夫与恒遇，不战而遁，凌震亦不至。二十三日，恒至崖山，以哨船阻轻舟，樵汲路绝，每日止候潮平，唯有淡水至汲以供日用，舟中粮犹可支半年。二帅屡遣使

谕降，世杰辄厚礼其使，唯请退屯广东一道，以奉赵氏宗庙，军中闻者欷歔。二帅令尽取舳舻与南船对垒，即北岸立炮，且缚船载火，南船张布幕以当炮石，缚长竿于船尾以当火船。二月初二日夜，都统张达领快船出攻北之哨船，败，亡失甚众。初四日，定议进攻。初五日，三面进逼水寨。初六日，晨炊蓐食，恒乘早潮退，帅北面海船进攻，酣战至午，杀伤相当，恒以船深入，千户林茂跃登南船，千户曾胜、百户解清继之，攻西北角上，众大溃，俄而晚潮至，恒舟不能驻，仅夺数舟而还。宏范乘潮生，帅南面海船进攻，世杰摘北面守兵策应，士众伤残，俱无斗志。恒复麾北面海船夹攻，呼声动天地，水寨表里受敌，会有仆其墙竿之旗者，诸船风靡，墙旗俱仆，世杰知事去，即抽精锐入中军自卫。诸船奔溃，招抚翟国秀、团练使刘浚解甲降，贵官士女多腰金赴水自沈，死者数万人。北舟进击中军，战至晡，海雾四昏，咫尺不辨，风雨大作，海潮退，世杰与殿帅少保苏刘义、都统张达、尚书苏景瞻等十九舟斫断碇石，乘风水之势决围东走。帝舟重大驻内水，为外舟壅塞不得动，丞相陆秀夫先沈妻子于水，乃奉幼主死社稷，以金玺系主腰，秀夫抱赴水死之，宫人牵衣胥溺者十数辈。二帅止谓世杰必奉幼主南奔，恒率海舟追逐，宏范留部分降，时讯降人始知祥兴君相俱赴水，遂大搜金帛，拘括将士，所掠皆归宏范，寻于军中得金玺，讯之，卒云：于小儿浮尸上得之，不识为玺也，惧为人所知，弃其尸矣。与降人言合。恒追世杰至高州界不及，世杰后二舟来降，恒班师于崖山，刻石纪功而还。世杰等南奔不能达占城，于是回船沿海收散卒，承宣使周文英等皆会。四月八日，至海陵港遇飓风，舟遂覆，世杰溺焉。苏刘义本吕氏之客，诸吕降，招之不从，至是与张达、苏景瞻等皆死于海。明日，文英收世杰尸，火于海滨，文英以世杰枢密印及余兵赴广降。宋亡。

谢枋得 *江东制置使*

谢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阳人。左目重瞳，脑若伏犀，口可容拳，髯疏而长，身不满五尺，幼览群书，五行俱下，终身记忆。及长，隽伟有大志，好直言，以名节自任，洞究治体，为文章有奇气，单词片语识省传诵。嘉熙戊午，年十三，领乡荐。宝祐乙亥，再荐。丙辰，廷对以治道策士，枋得直以丞相丁大全为答，考官佳之，欲俾魁天下，颇忤上意，传胪出文天祥榜下第二甲第二人，以言不用，遂挂冠，赋诗曰：玉皇殿下卸恩袍，羞见冥鸿惜羽毛，天地有心扶社稷，朝廷无意得英豪。早知骨鲠婴时恚，何似山林遁迹高，次第秋风到兰菊，归家痛饮读《离骚》。扁读书堂曰“叠山”，取重艮时止之义，学者尊称曰“叠山先生”。明年丁巳，试中教官科，除建宁府学教授，以大全柄国不赴。开庆己未，除礼兵部架阁文字，又不赴。景定辛酉，以选为宁国府考试官，发策尤精愜，有江东十问行于世，似道怒，讽言者劾之，贬兴国军。咸淳丁卯，放还，除史馆，不赴。元兵渡江，似道仍改令入官，差主管官诰院，不拜。江州降，枋得与吕师夔有旧，乃上封事，大略谓：“文焕守襄六年，古无有也，势穷援绝，遂失臣节。议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设遇文焕以前语责之，不知其何辞以对。师夔非有异志，似道以为刑部尚书参赞军事，欲召赴军前杀之，不得已为偷生保家计尔。师夔心欲归朝不能，而以告之谢章，章不敢言而以告臣，臣请下诏赦师夔之罪，分沿边诸路之屯，命之为镇抚使，而遣使赴北通知，庶可纾难乎？”言者劾其狂妄，罢其官。未几，除江东提刑，捍御饶、信，即安仁县置司，招集溃军，张忠孝隶麾下，俄兼江西招谕使。是年冬十二月也，师夔檄信州取衣粮，枋得榜云：信州米留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膳，信州绢留供太皇太后皇帝御衣，平生朋友，遂尔睽离，一旦相逢，惟有厮杀。师夔怒。明年，两浙下，枋得寓弋阳，北使王世英、萧郁诱降，信州知州郑畴降，遣人为枋得索提刑司印，枋得避于信之云䃁岭。景炎帝立，以枋得为江东制置使，即弋阳起义兵。七月二十二日，攻铅山县，破其隘，俄而前军溃，枋得以兵付江东招谕使传卓，隐于江闽之境。王世英、萧郁以枋得不降，遣兵袭之，执其妻李氏、子熙之定之、二弟三侄及一女二婢，枋得窜入闽，隐建阳，自以国亡痛苦，麻衣草履终身。弟械至州，二使庭辱之，不屈，诘兄所在，不答，唯请死，杀之。囚其妻子至建康，系宣慰司狱，李以丰姿冲丽以善词翰闻，宣慰使廉下默实海雅欲昏之，李氏佯许诺，始缓其狱，将昏之前夕，狱吏戒李氏，李氏同女洎婢俱缢，主者惧，上其二子于行省。犹文以不降，将尽杀之，适左丞崔某自北还，狱具，崔见二子皆伟俊，曰：若非谢提刑子耶？命赋诗，立就。崔曰：其父以忠遁，孺子何罪？释之，授省都镇抚陈某，陈命诸子从熙之学，凡六年，资其归。遂偕弟往闽省父，枋得命熙之归养祖母，定之留侍，日以卖履为生。久之，硕人讣至，夜间道归治丧，葬毕复隐闽。丙子岁，行台侍御史程文海荐江南贤才三十二人，以枋得为首，特旨唤至，谕言为：以公灭私，明达治体，可胜大任谢枋得。故相留梦炎为吏部尚书，贴书促行，枋得复书云：吾母年九十五死，殡浅土，妻女嫠妾以仆连累死囹圄者四人，弟侄死国者五人，游魂难招，往痛莫赎，伏闻太母在北上仙久矣，惟北响长号，不能寄一帛书，如任元受故事，又不能匍匐一洒麦饭，孤臣何面目应聘耶？且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南八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岂敢曰将以有为也。辞严气直，累千百言。梦炎读之汗下，复以书，辞程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终，自今无意人间事矣，三十而入仕，五十而休官，平生实历不满八月，俸禄无一毫归家养亲，已不可言孝，惟黾勉送死

或可以赎过。执事将隆旨以礼聘召，執不兴起，稽古之礼，子有父母之丧，君命三年不至其门，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未有冒丧匿服而可以应聘召者。遂不赴。明年，近臣同法师林樵谷春诣江淮搜贤，仍以枋得，称首，枋得抗颜谢之。又明年，行省丞忙古台奉旨驿召，亲临访问，执手相勉，枋得曰：上有尧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汤，下有随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齐，今存一谢枋得，听其食西山之薇，又何损于国家。枋得母丧未葬，姓名不详，不敢赴召。丞相义之。未几，江西省管左丞奉旨宣召，复谢之，乃深隐于建阳之后山堂。至元二十五年九月，福建省参政魏天祐赍特旨：宣唤不觑面皮正当底人谢枋得，就交魏天祐上大都，来的时分就省里索气力，一同带将来者行省委官。洎建宁路官建阳县官至马铺，遣县尉张某驰至后山堂物色枋得，告以故，复以母丧辞，弗获。翌日，强登舟，至路过崇真道院，赋诗别友云：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岂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遂却粒不食七日，馆伴者强进膳。九月二十日，又不食，而神气清爽，时绝粒九日矣。十月十二日，赋诗云：西汉有臣龚胜卒，闭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饥渴，求死不死更无术。精神时与天往来，不知饮食为何物，若非功行积未成，便是业债偿未毕。太清群仙宴会多，凤箫龙笛鸣瑶瑟，安得神灵羽翼生，骑云直上寥天一。长子熙之自信来省，枋得曰：大丈夫无儿女情。拒弗见。门人惠寒衣，弗受。十八日，启行。十二月十日，抵龙兴，左丞吕师夔夙相厚，遗寒衣一袭，力却之，有“身不系绵二十年，后山冻杀分宜然”之句。二月十四日，至采石，赋诗绝粒，日啖五枣。至元三十六年己丑四月五日，至京，问太后攒所洎德祐主所在，各向其方恸哭再拜，馆伴者曰：此是文丞相斫头处。以胁之，枋得曰：当年集英殿下赐进士第幸同榜，今复得从吾同年游地下，岂非幸耶？越四日，迁悯忠寺，壁间见曹娥碑，洒泪读之曰：汝小女子且能死，吾岂不汝若哉？是夕卒。吕师夔适在京，为具衣衾棺椁殡之（阙）明门外。九月，门人李思衍使交趾回，与尚书谢昌元捐助，俾定之负其骨归葬。

梦粱录

[宋]吴自牧撰　徐　鸿整理

《梦粱录》二十卷，南宋末年杭州吴自牧撰。杭州自南宋建都，“其山川宫阙，衣冠礼乐，遂甲天下。而其时序土俗，坊宇游戏之事，多以细琐，不登史册。自牧生长于宋，目击其事，特为之记述”（《学津讨原》本跋文），“所记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四库总目提要》），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有《学津讨原》、《四库全书》等多种版本。现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参考其他版本做了订补。

序

昔人卧一炊顷，而平生事业扬历皆遍，及觉，则依然故吾，始知其为梦也，因谓之“黄粱梦”。矧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缅怀往事，殆犹梦也，名曰《梦粱录》云。脱有遗阙，识者幸改正之，毋哂。甲戌岁中秋日，钱塘吴自牧书。

卷　一

正　月

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服，往来拜节。街坊以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

元旦大朝会

元旦侵晨，禁中景阳钟罢，主上精虔炷天香，为苍生祈百谷于上穹，宰执百僚，待班于宫门之次，犹见疏星绕建章。但禁门未启，而虾蟆梆鼓并作，攒点即放鱼钥，阊阖门下，方启龙阃，执梃人传呼，头帽号纷然，卫士杂廷绅报到。阃开，百僚联辔入宫城，簇拥皆从殿庑行过。大朝会，驾坐大庆殿。有介胄长大武士四人，立于殿陛之角，谓之“镇殿将军”；殿西庑皆列法驾、卤簿、仪仗；龙墀立青凉伞十把，效太宗朝，立诸国王班次，如钱武肃、孟蜀王等也。百官皆冠冕朝服，诸州进奏吏各执方物之贡。诸外国正副贺，正使随班入贺。百僚执政，俱于殿廊侍班，而阁门催班吏高唤云：“那行！”吏进序班立毕。内侍当殿厉声问：“班齐未?”禁卫人员随班奏：“班齐！”千官耸列朝仪整，已见龙章转御屏，日表才瞻临玉座，连声清跸震班庭。上御正衙，有绿衣吏执仪剑突趋殿前，声谇厉不可晓，乃大珰走办耳。宰执百僚听名宣，领班蹈舞，皆称寿，再拜，声传折槛边。禁卫人高声嵩呼，声甚震，名为“绕殿雷”。枢密臣候称寿毕，登殿，至折槛侧，百僚俱鞠躬听制。宣制曰：“履兹新庆，与卿等同。”朝贺毕，就殿赐燕宰执、百僚。外国正副使人，次日就馆赐宴，使副及三节人俱与焉。翌日，至明庆、灵隐等寺烧香。次至玉津御园射弓，朝家选能射武臣伴射，就园赐宴。先立招箭班士十余人于垛子前，使人多用弩子射，其班士裹无脚小帽子、锦袄子，踏开弩子，舞旋搭箭，过与使人，彼窥得端正，止令使人发牙。例朝廷差来伴射武臣，用弓箭中的则得捷，上赐闹装、银鞍、马匹、衣帛、金银器物有差，迎迓还舍，观者纷然。如朝使入朝辞，赐宴饯行，仍赐马匹银帛，礼物甚盛。三节人依例给赐而去。

立　春

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以旗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内。至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彩仗鞭春，如方州仪。太史局例于禁中殿陛下奏，律管吹灰，应阳春之象。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

兆。宰臣以下，皆赐金银幡胜，悬于幞头上，入朝称贺。

元宵

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昨汴京大内前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群仙故事，左右以五色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内五道出水。其水用辘轳绞上灯棚高尖处，以水柜盛贮，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上御宣德楼观灯，有牌曰"宣和与民同乐"。万姓观瞻，皆称万岁。今杭城元宵之际，州府设上元醮，诸狱修净狱道场，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以宽民力。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钱酒犒之。元夕之时，自十四为始，对支所犒钱酒。十五夜，帅臣出街弹压，遇舞队照例特犒。街坊买卖之人，并行支钱散给。此岁岁州府科额支行，庶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姑以舞队言之，如清音、遏云、棹刀、鲍刀、胡女、刘衮、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焦锤架儿、仕女、杵歌、诸国朝、竹马儿、村田乐、神鬼、十斋郎各社，不下数十。更有乔宅眷、旱龙船、踢灯、鲍老、驼象社。官巷口、苏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肩、珠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如清河坊蒋检阅家，奇茶异汤，随索随应，点月色大泡灯，光辉满屋，过者莫不驻足而观。及新开门里牛羊司前，有内侍蒋苑使家，虽曰小小宅院，然妆点亭台，悬挂玉栅，异巧华灯，珠帘低下，笙歌并作，游人玩赏，不忍舍去。诸酒库亦点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诸营班院于法不得与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睹若飞星。又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熏熏，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

车驾诣景灵宫孟飨

十六夜收灯毕，十七早五更二点，禁中催班，从驾官僚入殿起居讫，出殿门外，俱立马于学士院，恭俟驾兴。而殿东折槛下，快行家皆执金莲烛炬，以俟登辇。驾出和宁门，诣景灵宫行春孟朝飨礼，前后两行绛烛灯笼，导引驾行。向有宝谟学士赵师罼诗："风传御道跸声清，两道纱笼列火城。云护帝尊天未晓，众星环拱极星明。"驾近景灵宫前，撤去黄盖，方入宫门，此见君王虔孝之忱。至宫幄少歇，奉常更奏行礼，内侍卷帘班导上御黄道，步至殿前，崇禋馆道士二十四员在殿墀下叙立，举玉音法事。上登殿行礼，自西至东，步而入，待内侍下帘，先自前殿、中殿，次后殿，虔恭行礼，以遵奉先思孝之家法。礼毕，外廊赐从驾官食，而后对宣，引宰臣以下入行殿赐茶。驾还内，其亲从官皆顶球头大帽，红缬锦团搭，戏狮子衫，镀金大玉腰带，各执骨朵；文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红上大搭，天鹅结带宽衫；辇官顶双曲脚幞头，红缬团花衫，镀金束带；殿前班直顶两脚屈曲幞头，着绯结带，望仙花衫，跨弓剑乘马，一扎鞍辔，执缨绋前导欵。数内有东三班，谓之"长入祗候"，幞头后各以青红头须系之，以表忠节之意。御龙直幞头，一脚指天，一脚曲，着方胜缬衫，花看带，镀金束带，执从物如校椅、金花、唾盂、水罐、次锣、乘垒、龙凤掌扇、缨绋之类，及执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快行家顶短小帽子，露半青头巾，带金巾，环绣体腰红缬衫，金束带，悬花看带，手执御校椅、金花瓶、兽炉香座、御靴、缨绋、玉柱杖、小黄罗伞、御扇等物，俱搭步行，俱口鸣打打头起之。昔诸司库藏，各用金刻字红牌前执，后以黄罗罩笼扛抬前导，有本库官乘驭掌其职分，如诸司库藏等司属，并衫帽随号。幕士顶帽，红罗缬衫，金带，悬黄帛。御马骐骥等院亦金字红牌呵喝，牵辔马匹导引。亲事官各顶帽，缬衫，镀金带，执红纱贴金烛笼二百对，左右导行。驾将至，左右首各一员阁门官属，乘马执丝鞭，天武官前导引，至官僚起居亭高声喝曰："躬身不要拜，喝喏直身立，奏圣躬万福。"嵩呼而行，次有一员紫裳官，系阁门寄班，乘马，捧月样绣兀子，覆于马上。天武官（一作天武中官）十余，簇拥扶策而行。众喝曰："驾头。"次以近侍诸司官，俱乘驭前后导从。三衙太尉御带环卫。知阁、内侍、都知，皆乘驭驾前导引。更有内等子，即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人员等，各顶帽，鬓发蓬松，着红缬衫，两手握拳，顾望行导。或有拦驾人，捶之流血。驾近则列横门，数十人系鞭视从，围子三五重，沓执骨朵。诸亲从等都管人员，并执骨朵，列行导引。驾前有执金香座、玉斧、玉拂，及水精珠杖迎驾，高低弄把引行，如龙弄珠也。上升平头辇，御龙直擎黄罗双盖，后握双黄罗扇。驾近太庙，则盖撤开，前行数步，上略台身而过，此见尊祖敬宗之意。驾后围子亦数重，卫从诸班直马队从于驾后。左有宰执侍从官僚，右有亲王南班，俱从行。驾后有曲柄红绣伞，红绣日扇，命寄班官执驭而从。次日，驾再诣行后殿礼，幸太乙宫、景阳宫，行钦谒礼。其日用教乐所乐部，驾前作乐导引，驾后以钧容直乘马作乐而从。驾出景灵宫，至回龙桥。教乐所人员拦驾奏致语，杂剧色打和和来，及奏《礼成回銮曲》，快行先奏报禁中，使内侍排班迎驾起居。前人有诗曰："帘卷天街看驾回，锦身捷足走能齐。联声快报还宫后，扈从归来日未西。"若次日出，则后宫后、妃嫔侍，皆诣景灵宫，以半帐銮仪从而行。皇太后、皇后乘舆，比檐子稍增广花样，皆织龙，簟舆上皆立金龙，护之剪鬃。妃则

用金凤，嫔妤止用棕榈耳。次日或遇泥泞，委宰执分诣行事矣。

二　月

二月朔，谓之“中和节”，民间向以青囊盛百谷、瓜、果子种，互相遗送，为献生子。禁中宫女，以百草斗戏。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上丁日，国学行释奠礼，祭文宣王，以祭酒司业为献官。州县学官，以帅宰奉行。立春后五戊日为社，州县祭社稷，朝廷亦差官祭于太社、太稷坛。州府自收灯后，例于点检酒所开支关会二十万贯，委官属差吏倅雇唤工作，修饰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栽种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游玩。

八日祠山圣诞

初八日，钱塘门外霍山路有神曰祠山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庆十一日诞圣之辰。祖庙在广德军，敕赐庙额“广惠”，自梁至宋，血食已一千三百余年矣。凡邦国有祷，士民有告，感通即应。其日都城内外，诣庙献送繁盛，最是府第及内官迎献马社，仪仗整肃，妆束华丽。又有七宝行，排列数卓珍异宝器珠玉殿亭，悉皆精巧。后苑诸作，呈献盘龙走凤，精细靴鞋，诸色巾帽，献贡不俗。各以彩旗、鼓吹、妓乐、舞队等社，奇花异果，珍禽水族，精巧面作，诸色输石，车驾迎引，歌叫卖声，效京师故体，风流锦体，他处所无。台阁巍峨，神鬼威勇，并呈于露台之上。自早至暮，观者纷纷。十一日，庙中有衙前乐，教乐所人员部领诸色乐部，诣殿作乐呈献。命大官排食果二十四盏，各盏呈艺。守臣委佐官代拜。初八日，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其日，龙舟六只，戏于湖中。其舟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黄胖，杂以鲜色旗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其余皆簪大花、卷脚帽子、红绿戏衫，执棹行舟，戏游波中。帅守出城，往一清堂弹压。其龙舟俱呈参州府，令立标竿于湖中，挂其锦彩、银球、官楮、犒龙舟，快捷者赏之。有一小节级，披黄衫，顶青巾，带大花，插孔雀尾，乘小舟抵湖堂，横节杖，声诺，取指挥。次以舟回。朝诸龙沙小彩旗招之，诸舟俱鸣锣击鼓，分两势划棹旋转，而远远排列成行，再以小彩旗引之，龙舟并进者二，又以旗招之，其龙舟远列成行，而先进者得捷取标赏，声诺而退，余者以钱酒支犒也。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

二月望

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开浑如锦障，极为可爱。此日帅守、县宰，率僚佐出郊，召父老赐酒食，劝以农桑，告谕勤劬，奉行虔恪。天庆观递年设老君诞会，燃万盏华灯，供圣修斋，为民祈福。士庶拈香瞻仰，往来无数。崇新门外长明寺及诸教院僧尼，建佛涅槃胜会，罗列幡幢，种种香花异果供养，挂名贤书画，设珍异玩具，庄严道场，观者纷集，竟日不绝。

卷　二

三月　*佑圣真君诞辰附*

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右军王羲之《兰亭序》云：“暮春之初，修禊事”。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形容此景，至今令人爱慕。兼之此日正遇北极佑圣真君圣诞之日。佑圣观侍奉香火，其观系属御前去处，内侍提举观中事物，当日降赐御香，修崇醮录。午时朝贺，排列威仪，奏天乐于墀下，羽流整肃，谨朝谒于陛前，吟咏洞章陈礼。士庶烧香，纷集殿庭。诸宫道宇，俱设醮事，上祈国泰，下保民安。诸军寨及殿司衙奉侍香火者，皆安排社会，结缚台阁，迎列于道，观睹者纷纷。贵家士庶，亦设醮祈恩。贫者酌水献花。杭城事圣之虔，他郡所无也。

诸州府得解士人赴省闱

三月上旬，朝廷差知贡举、监试、主文考试等官，并差监大中门官诸司、弥封、誊录等官，就观桥贡院，放诸州府郡得解士人，并三学舍生得解生员，诸路运司得解士人，有官人及武举得解者，尽赴院排日引试，及诸州郡诸路寓试试得待补士人，并排日引试。国子监牒试中解者，并行引试。如有避亲者，就别院引试。朝廷待士之重，差官之际，并令快行宣押所差官员入内，到殿听敕。其知贡举、监试、主文，并带羞帽，穿执乘驭，同诸考试等官，迎引下贡院，然后锁院，择日放试。诸州士人，自二月间前后到都，各寻安泊待试，遂经部呈验解牒，陈乞纳卷用印，并收买试篮桌椅之类。试日已定，隔宿于贡院，前赁房待试，就看坐图。其士人各引试三场：正日本经，次日论，第三日策。预试人照合试日分集于贡院竹门之外，伺候开门。放试士人，各入院内，依坐位分廊占坐讫，知贡举等官于厅前备香案，穿秉而拜，诸士人皆答拜，方下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作文，随手上卷。至晡后开门，放士人出院，纳卷于中门外，书知姓氏，试卷入柜而出。其士人在贡

院中，自有巡廊军卒赍砚水、点心、泡饭、茶酒、菜肉之属货卖。亦有八厢太保巡廊事。所纳卷子，径发下弥封，所封卷头，不要试官知士人姓名，恐其私取故也。却于每卷上打号头，三场共一号，方发往誊录所誊录卷子，依字号书写，对读无差，方纳入考试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发过别房复考，如称众意，方呈主文，却于誊录所吊取真卷，点对批取，定夺魁选。伺候申省奏号揭榜取旨，差官下院拆号放榜。中省魁者殿试陛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补试中榜者，参太宗武三学为生员。举人中省闱者，俟候都堂点请复试，不过一论冒而已。复试毕，然后到殿也。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

荫补未仕官人赴铨

每岁三月上旬，应文武官荫授子弟、宗子荫补者，并赴铨闱就试出官。朝廷差监试、主文、考试等官，就礼部贡院放试。试中者三名取一名。文臣试两场：本经及刑统义，第三日愿试法科者听。武臣试《七书》义。三学生员入试，中榜者升内舍。其时亦有试宏词、法科、馆职、贤良方正。三省堂后官及六部吏，并试法科，升补额名。并是排日放试，合差外诸司等官吏，并循诸试例。如省闱年分，移于八月放试，中榜者赴吏部伺候帘试过参，注差遣。武选中者，就兵部右选厅铨量读法，注授出官。其文武铨魁特转一资。恩例，铨魁仍置局，造题名集，设同年宴于西湖。帅运诸司，俱有送助，以为局费。盖临安辇毂之下，中榜多是府第子弟，报喜皆是百司衙兵，谓之"喜虫儿"。其报榜人献以黄绢旗数面，上题中榜新恩铨魁姓名，插于门左右，以光祖宗而耀闾里，乞觅搔搅酒食豁汤钱会外，又以一二千缗犒之。此其常例也。

清明节

清明交三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门，名之曰"明眼"。凡官民不论小大家，子女未冠笄者，以此日上头。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每岁禁中命小内侍于阁门用榆木钻火，先进者赐金碗、绢三匹。宣赐臣僚巨烛，正所谓"钻燧改火"者，即此时也。禁中前五日，发官人车马往绍兴攒宫朝陵。宗室南班，亦分遣诸陵，行朝享礼。向者从人官给紫衫、白绢、三角儿青行缠，今亦遵例支给。至日，亦有车马诣赤山诸攒，并诸宫妃王子坟堂，行享祀礼。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花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殢酒贪欢，不觉日晚。红霞映水，月挂柳梢，歌韵清圆，乐声嘹亮，此时尚犹未绝。男跨雕鞍，女乘花轿，次第入城。又使童仆挑着木鱼、龙船、花篮、闹竿等物归家，以馈亲朋邻里。杭城风俗，侈靡相尚，大抵如此。

诸库迎煮

临安府点检所，管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中前卖新迎年，诸库呈复本所，择日开沽呈样，各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新丽妆著，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至期侵晨，各库排列整肃，前往州府教场，伺候点呈。首以三丈余高白布写"某库选到有名高手酒匠，酝造一色上等醲辣无比高酒，呈中第一。"谓之"布牌"，以大长竹挂起，三五人扶之而行。次以大鼓及乐官数辈，后以所呈样酒数担，次八仙道人、诸行社队，如鱼儿活担、糖糕、面食、诸般市食、车架、异桧奇松、赌钱作、渔父、出猎、台阁等社。又有小女童子，执琴瑟；妓家伏役婆嫂，乔妆绣体浪儿，手擎花篮、精巧笼仗。其官私妓女，择为三等，上马先以顶冠花衫子裆裤，次择秀丽有名者，带珠翠朵玉冠儿，销金衫儿、裙儿，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后十余辈，着红大衣，带皂时髻，名之"行首"，各雇赁银鞍闹装马匹，借倩宅院及诸司人家虞候押番，及唤集闲仆浪子，引马随逐，各青绢白扇马兀供值。预十日前，本库官小呈；五日前，点检所佥厅官大呈。虽贫贱泼妓，亦须借备衣装首饰，或托人雇赁，以供一时之用，否则责罚而再办。妓女之后，专知大公，皆新巾紫衫，乘马随之。州府赏以彩帛钱会银碗，令人肩驮于马前，以为荣耀。其日在州治呈中祗应讫，各库迎引出大街，直至鹅鸭桥北酒库，或俞家园都钱库，纳牌放散。最是风流少年，沿途劝酒，或送点心。间有年尊人，不识羞耻，亦复为之，旁观哂笑。诸酒肆结彩欢门，游人随处品尝。追欢买笑，倍于常时。

州府节制诸军春教

帅守衔带节制军马之职，每岁春秋二教。三月正当春阅时候，择日告报本州所统军马、诸县巡尉兵卒，及节制殿步两司军马，并赴蒲桥下后军教场教阅军伍，以备起发防秋。至期，浙西路钤辖并节制诸军统制等官属，带领各部军马，诣教场伺候教阅，鸣锣击鼓，试炮放烟，诸军排阵，作迎敌之势。将佐呈比体挑战之风，试弩射弓，打球走马，武艺呈中，赏犒有差，军卒劳绩，给以钱帛。午后放散，迎回府治。伺候帅座回衙方行，逐便回军寨。其帅守马前，排列军仗、八卦、辰宿、诸色旗队甚伙，纛门帐门，界限严肃，人不敢视。亲从对对，衫帽新鲜，士卒威风，凛凛可畏，使马牵控，宝装鲜新，黄轿前引，帜旗后随，乐骑拥后，威声震慑，佐官弹压，以警无良。观者如堵，至暮方归。向有端明厉尚书讳文翁开阃于

杭，仪仗异于帅守，甚伙旗帜，多用斧钺之器。御马苑诸营教阅，传旨宣押。禁中教场，呈试武艺，飞枪斫柳，走马舞刀，百艺俱呈，使臣奏乐，声彻九霄。提点以下，锡赐甚隆。使臣兵率，颁降从例，殿步司所隶将佐军伍，俱出郊合教于椤木教场之上，赐帅将金器彩匹，加之品食御酒，主兵官卒，俱沾雨露之恩也。

二十八日东岳圣帝诞辰

三月二十八日，乃东岳天齐仁圣帝圣诞之日。其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诸郡邑皆有行宫奉香火。杭城有行宫者五，如吴山、临平、汤镇、西溪、昙山，奉其香火。惟汤镇、临平，殿庑广阔，司案俱全。吴山庙居辇毂之下，人烟稠密，难以开拓，亦胜昙山梵宫内一小殿耳。都城士庶，自仲春下浣，答赛心愫，或专献信香者，或答重囚带枷者，或诸行铺户献异果名花、精巧面食呈献者，或僧道诵经者，或就殿庑举法音而上寿者，舟车道路，络绎往来，无日无之。又有丐者于吴山行宫献彩画钱幡，张挂殿前，其社尤盛。闻之此幡钱属后殿充脂粉局收管。其殿下有佐神，敕封美号曰协英灵显安镇忠惠王，其神姓刘，父子俱为神，灵显感应，人皆皈依。五月二十九日诞日，诸社献送，亦复如是，姑书以记之耳。

暮　春

是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棣棠、木香、酴醿、蔷薇、金纱、玉绣球、小牡丹、海棠、锦李、徘徊、月季、粉团、杜鹃、宝相、千叶桃、绯桃、香梅、紫笑、长春、紫荆、金雀儿、笑靥、香兰、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当此之时，雕梁燕语，绮栏莺啼，静院明轩，溶溶泄泄，对景行乐，未易以一言尽也。

卷　三

四　月

四月谓之初夏，气序清和，昼长人倦，荷钱新铸，榴火将燃，飞燕引雏，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围棋投壶，吟诗度曲，佳宾劝酬，以赏一时之景。上旬之内，车驾诣景灵宫，行孟夏礼，驾过处，公私僦舍，官放三日。第二日为新暑初回，令宰执分诣。

皇太后圣节

初八日，寿和圣福皇太后圣节。前一月，尚书省、枢密院文武百僚，诣明庆寺启建祝圣道场，州府教集衙前乐乐部及妓女等，州府满散寿进仪范。向自绍兴以后，教坊人员已罢，凡禁庭宣唤，径令衙前乐充条内司教乐所人员承应。初四日枢密院率修武郎以上，初六日尚书省宰执率宣教郎以上，并诣明庆寺满散祝圣道场，次赴贡院斋筵。帅臣与浙西仓宪及两浙漕，率州县属官，并寄居文武官，就千顷广化寺满散祝圣道场，出西湖德生堂放生，然后回府治，锡宴簪花，其礼仪盏数，与御宴同也。

宰执亲王南班百官人内上寿赐宴

初八日，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起居，邀驾过皇太后殿上寿起居，舞蹈嵩呼毕，回诣紫宸殿宴。乐未作，殿前山棚彩结飞龙舞凤之形，教乐所人员等效学百禽鸣，内外肃然，止闻半空和鸣，鸾凤翔集。阁门东班引平章、宰执、亲王以下起居，上殿赐坐，谢恩坐讫，赐平章、宰执、侍从、亲王、南班、武臣、观察使以上坐于殿上，余卿监郎丞及武臣防御使以下，坐于殿庑间，军校排在山楼之后。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漆矮偏凳坐物。每位列环饼、油饼、枣塔为看盘。若向者高宗朝，有外国贺生辰使副，朝贺赴筵，于殿上坐使副，余三节人在殿庑坐。看盘如用猪、羊、鸡、鹅、连骨熟肉，并葱、韭、蒜、醋各一碟，三五人共浆水饭一桶而已。所有知阁门事官与御带环卫等官，及阁门职事官，俱坐殿陛之下也。上公称寿，率以尚书执注碗斟酒进上，其教乐所色长二人，上殿于阑干边立，皆诨裹紫宽袍，金带，黄义襕，谓之“看盏”。如斟御酒，看盏者举其袖，引白绥，御酒进毕，拂双袖于阑干而立。主上以宝卮先从东后西，宣示宰执、亲王以下，及外国使副、阁门宣赞，分班躬身齐传宣饮，尽酒者三，群臣拜于坐次，后捧卮饮而再拜坐。宰臣酒，色长则白绥酒如前，教乐所乐部例于山楼上彩棚中，皆裹长脚幞头，随乐部色服紫绯绿三色宽衫，黄义襕，镀金凹面腰带，前列拍板，次画面琵琶，又列箜篌两座，高三尺许，形如半边木梳，黑漆镂花金装画台座，张二十五弦，一人跪而交手擘之。次高架画花地金龙大鼓二面，击鼓人皆结宽袖，别套黄窄袖，垂结带，金裹鼓捧两条，高低互击，宛若流星。后有羯鼓，如寻常番鼓子，置之小桌上，两手皆执杖击之。次中间列铁石方响，用明金彩画架子，双垂流苏。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两旁对列。杖鼓皆长脚幞头、紫锈抹额，皆系紫宽袍、黄窄袖、结带、黄义襕。诸杂剧色皆诨裹，各服本色紫、绯、绿宽衫，义襕，镀金带。自殿陛对立，直至乐栅。每遇供舞戏，则排立叉手，举左右肩，动足应拍，一齐群舞，谓之“挼曲子”。第一盏进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讫，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之，又一遍，众乐齐和，独闻歌者之声。宰臣酒，乐部起倾杯。百官酒，三台舞旋，多是诨裹宽衫，舞曲破攧，前一遍，舞者入，至歇拍，续一人入，对舞数拍，前舞者退，独后舞者终其曲，谓之“舞末”。第二盏进御酒，歌板色，唱和如前式。宰臣慢曲子，百官舞三台。第三盏，进御

酒，宰执百官酒如前仪。进御膳，御厨以绣龙袱盖合上进御前珍馐，内侍进前供上食，双手奉托，直过头。凡御宴至第三盏方进下酒咸豉，双下驼峰角子。宰执百官以殿侍侧身跪传酒馔，即茶酒班仗役也。盖谓："殿侍高高捧盏行，天厨分脔极恩荣。傍筵拜起尝君赐，不请微闻匙箸声。"百戏呈拽，乃上竿、跳索、倒立、折腰、弄碗、踢磐瓶、筋斗之类，艺人皆红巾彩服。第四盏进御酒，宰臣百官各送酒，歌舞并同前。教乐所伶人，以龙笛腰鼓发浑子。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奏俳语口号，祝君寿。杂剧色打和毕，且谓："奏罢今年新口号，乐声惊裂一天云。"参军色再致俳语，勾合大曲舞。下酒杯：炙子骨头、索粉、白肉、胡饼。第五盏进御酒，琵琶。色长上殿奏喏，独弹玉琵琶。前辈有诗咏曰："宝轴琵琶奏上欢，玉钩珠结响珊珊。群臣倾听天朝乐，却笑乌孙马上弹。"宰臣酒，方响。色长上殿奏喏，独打玉方响，亦有诗咏之："垂珠宝架玉牌方，催送黄金万寿觞。疑是飞仙朝帝阙，玲珑环佩互宫商。"凡色长独奏玉乐器，例有宣赐，其弹玉琵琶者赐五两五匹，打玉方响者，赐三两三匹，乐伶当殿谢恩祗受讫。百官酒，乐部起三台舞，参军色执竿奏数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是时教乐所杂剧色何雁喜、王见喜、金宝、赵道明、王吉等，俱御前人员，谓之"无过虫"。再下酒：群仙炙、天仙饼、太平毕罗、干饭、缕肉羹、莲花肉饼。前筵毕，驾兴，少歇，宰臣以下退出殿门幕次伺候。须臾传旨追班，再坐后筵，赐宰臣百官及卫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上易黄袍小帽儿，驾出再坐，亦簪数朵小罗帛花帽上。宰臣以下起居坐。有诗咏曰："玉带黄袍坐正衙，再颁花宴侈恩华。近臣拜舞瞻龙表，绛蕊高笼压帽纱。"乐伶色长看盏。第六盏再坐，斟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龙笛起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蹴毬入争胜负。且谓："乐送流星度彩门，东西胜负各分番。胜赐银碗并彩缎，负击麻鞭又抹枪。"下酒供假鼋鱼，蜜浮酥捺花。第七盏进御酒，筝。色长上殿奏喏，七宝筝独弹，宣赐谢恩。有诗咏曰："雁行飞入玉琮琤，满殿齐看七宝筝。弹到急催花片处，春声依约上林莺。"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参军色作语，勾杂剧入场，三段。下酒供排炊羊、胡饼、炙金肠。御前宣劝殿上宰执、亲王、使相、侍从、外国使副毕，中使二员至御座前奏过，分东西殿庑，传宣台官卿监郎丞簿饮，尽酒者三，拜而饮之。并传宣外国使副下三节官属，皆厉声喏三声，拜而饮。有诗咏曰："内臣拱立近天光，奏罢传宣下御廊。来听番官三节喏，不须重译尽来王。"第八盏进御酒，歌板，色长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众乐作合曲破舞旋。下酒，供假沙鱼、独下馒头、肚羹。第九盏进御酒，宰臣酒，并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左右军即内等子相扑。下酒，供水饭，簇饤下饭。宴罢，群臣下殿，谢恩退。前辈有诗云："宴罢随班下谢恩，依然骑马出宫门。归来要侈需云盏，留得天香袖尚存。"

皇帝初九日圣节

四月初九日，度宗生日。尚书省、枢密院官僚，诣明庆寺如前开建满散。至日侵晨，平章、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大内起居，舞蹈称贺，随班从驾过皇太后殿起居毕，回集英殿赐宴，仪式不再述。其赐宴殿排办事节云：仪銮司预期先于殿前绞缚山棚及陈设帏幕等，前一日，仪銮司、翰林司、御厨、宴设库、应奉司属人员等人，并于殿前直宿。至日侵晨，仪銮司排设御座龙床，出香金、狮蛮、火炉子、桌子、衣帏等，及设第一行平章、宰执、亲王座物，系高座锦褥；第二、第三、第四行，侍从、南班、武臣、观察使以上，并矮座紫褥。东西两朵殿庑百官，系紫沿席，就地坐。翰林司排办供御茶，床上珠花看果，并供细果，及平章、宰执、亲王、使相高坐，果桌上第看果；殿上第二行、第三、第四行侍从等平面桌子，三员共一桌。两朵殿廊卿监以下，并是平面矮桌，亦三员共一桌。果桌于未开门内时预行排办。御前头笼燎炉，供进茶酒器皿等，于殿上东北角陈设，候驾御玉座应奉。其御宴酒盏皆屈卮，如菜碗样，有把手。殿上纯金，殿下纯银。食器皆金棱漆碗碟。御厨制造宴殿食味，并御茶床上看食、看果、匙箸、盐碟、醋樽，及宰臣亲王看食、看果，并殿下两朵庑看盘、环饼、油饼、枣塔，俱遵国初之礼在，累朝不敢易之。故礼具宴设库提点，监造五局宴食、常行油撒。百官食味，秤盘斤两，毋令缺少。御酒库排办前后御宴酒，及宣劝御封酒。

僧寺结制

四月十五日结制，谓之"结夏"。盖天下寺院僧尼庵舍设斋供僧，自此僧人安居禅教律寺院，不敢起单云游。自结制后，佛殿起楞严会，每日晨夕各寺僧行持诵经咒，燃点巨烛，焚爇大香。或有寺院，朝廷降赐钱会、匹帛、金银钱，启建祈忏会四十九昼夜，每日六时修忏，祈国安民，其僧人一刻不敢妄出，斋戒严肃，不敢触犯，神天报应在目前。大刹日供，三日或五日换堂，俱都寺主办，皆十方檀信施助耳。盖孟夏望日，乃法王禁足、释子护生之日，自此有九十日，可以安单办道。是月，园圃瓜茄初生，禁中增价市之，进以赏时新。内侍之家及府第富室，亦如此。

五月　重午附

仲夏一日，禁中赐宰执以下公服罗衫。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却以葵、榴、艾叶、花朵簇拥；内更以百索彩线、细巧镂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匹段，分赐诸阁，分宰

执、亲王。兼之诸宫观亦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桔等送馈贵宦之家。如市井看经道流，亦以分遗施主家。所谓经筒、符袋者，盖因《抱扑子》问辟五兵之道，以五月午日佩赤灵符挂心前，今以钗符佩带，即此意也。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或士宦等家以生硃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除”之句。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

士人赴殿试唱名

诸路过都举人，排日赴都堂，帘引讫，伺候择日殿试。前三日，宣押知制诰、详定、考试等官赴学士院锁院，命御策题，然后宣押赴殿。士人诣集英殿起居，就殿庑赐坐引试，依图分庑坐定，各赐印刊策题，其士人只许带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许夹带文集。士人入东华门，各行搜检身内有无绣体私文，方行放入。午则赐食与士人，其砚水之类，皆殿直祗祗直供办，午后纳卷而出。旧制，士人卷子仍弥封，卷头打号，然后纳初放官，次下复考，考定次第，送定参详一同，方定甲名资次，而定夺三魁。伺候上御文德殿临轩唱名，进呈三魁试卷，天颜亲睹三魁，排定姓名资次，然后宣唤三魁姓名，其三魁听快行宣唤数次，方敢应名而出，扣问三代乡贯年甲同方，请入状元侍班处，更换所赐绿襕靴简。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状元官授承事郎，职除上郡签判；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务郎，职注中郡或下郡签判。或无见阙，则节推察推之职。三魁进诗谢恩，上赐御筵，赐诗与状元。以下第一甲举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至第五甲并赐同进士出身。如有魁及前下名太宗学内舍生员，并升甲。恩例，其老榜者，谓之特奏名为魁者，附第五甲，补迪功郎。余皆授诸州文学助教。武举进士，前三名照文科为状元、榜眼、探花，恩例各赐紫囊、金带、靴、笏。状元授秉义郎，榜眼授从义郎，探花授保义郎。俱殿步司正副将之职。除武举进士，皆循文科例，赐进士及第出身。如进士欲赴御教场内射弓升甲，听从其便，盖招箭班祗直也。帅漕二司，于未唱名前，差人吏客司官等项，行排办礼部贡院充文科状元局，或别院、或借祥符寺充武科状元局，以伺唱名。帅漕与殿步司排办鞍马仪仗，迎引文武三魁，各乘马带羞帽到院，安泊款待。每日祗直，皆两司给官钱供应。及于诸州府守臣、诸路三司，及制阃殿步三司等官，俱有馈送助局钱酒。两状元差委同年进士充本局职事官，措置题名登科录。帅司差拨三局人员，安抚司关借银器等物、差拨妓乐，就丰豫楼开鹿鸣宴，同年人俱赴团拜于楼下。文武状元注授毕，各归乡里。本州则立状元坊额牌所居之侧，以为荣耀。州县亦皆迎迓，设宴庆贺。如遇龙飞年分，则三魁黄甲及其余进士，皆倍加恩例，却与常年不同，则状元可除下郡通判。于此可见士子读书之贵，而朝家待士之厚，不可不知也。故书以记，为上者察之。

卷　四

六月　*崔真君诞辰附*

六月季夏，正当三伏炎暑之时，内殿朝参之际，命翰林司供给冰雪，赐禁卫殿直观从，以解暑气。六月初六日，敕封护国显应兴福普佑真君诞辰，乃磁州崔府君，系东汉人也。朝廷建观在暗门外聚景园前灵芝寺侧，赐观额名曰显应，其神于靖康时高庙为亲王日出使到磁州界，神显灵卫驾，因此官建观宇，崇奉香火，以褒其功。此日内庭差天使降香设醮，贵戚士庶，多有献香化纸；是日湖中画舫，俱舣堤边，纳凉避暑，姿眠柳影，饱挹荷香，散发披襟，浮瓜沉李，或酌酒以狂歌，或围棋而垂钓，游情寓意，不一而足。盖此时烁石流金，无可为玩，姑借此以行乐耳。

七月　*立秋附*

七月秋孟，例于上旬内车驾诣景灵宫行孟亨之礼，以秋阳正炎，上命宰执分诣。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于禁廷内，以梧桐树植于殿下，俟交立秋时，太史官穿秉奏曰：“秋来。”其时梧叶应声飞落一二片，以寓报秋意。都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

七　夕

七月七日，谓之“七夕节”。其日晚晡时，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次乞巧于女、牛。或取小蜘蛛，以金银小盒儿盛之，次早观其网丝圆正，名曰“得巧”。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蝎药，又叫摩喉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襕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又于数日前，以红熝鸡果食时新果子，互相馈送。禁中意思蜜煎局亦以鹊桥仙故事，先以水蜜木瓜进入。市井儿童，手执新荷叶，效摩喉罗之状。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

解制日　*中元附*

七月十五日，一应大小僧尼寺院设斋解制，谓之

"法岁周图之日"。自解制后，禅教僧尼，从便给假起单，或行脚，或归受业，皆所不拘。其日又值中元地官赦罪之辰，诸宫观设普度醮，与士庶祭拔。宗亲贵家有力者，于家设醮饭僧荐悼，或拔孤魂。僧寺亦于此日建盂兰盆会，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家市卖冥衣，亦有卖转明菜花、油饼、酸馅、沙馅、乳糕、丰糕之类。卖麻谷窠儿者，以此祭祖宗，寓预报秋成之意。鸡冠花供养祖宗者，谓之"洗手花"。此日都城之人，有就家享祀者，或往坟所拜扫者。禁中车马出攒宫，以尽朝陵之礼。及往诸王妃嫔等坟行祭享之诚。后殿赐钱，差内侍往龙山放江灯万盏。州府委佐官就浙江税务厅设斛，以享江海鬼神。夏月，瓜桃梨枣盛有，鸡头亦有数品，若拣银皮子嫩者为佳，市中叫卖之声不绝。中贵戚里，多以金盒络绎买入禁中，如宅舍市井欲市者，以小新荷叶包裹，掺以麝香，用红小索系之。

八　月

八月上旬丁日，太宗孝宗庠县学俱行秋丁释奠礼。秋社日，朝廷及州县差官祭社稷于坛，盖春祈而秋报也。秋社日，有士庶家妻女归外家回，皆以新葫芦儿、枣儿等为遗，俗谚云谓之"宜良外甥儿"之兆耳。中秋前，诸酒库中申明点检所，择日排办迎新，帅府率本州军伍及九县场巡尉军卒，并节制殿步两司军马，往蒲桥教场教阅，都人观睹，尤盛于春季也。

中　秋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登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

解　闱

三年一次。八月十五日，放贡举应试，诸州郡府及各路运司，并于此日放试。其本州贡院，止放本州诸县应举士人。运司放一路寓居士人，及有官文武举人，并宗女夫等。本州贡院在钱塘门外王家桥，运司贡院在湖州市。三学生员就礼部贡院赴解试，宰执、侍从、在朝文武官子侄等并于国子监牒试，则就州县，并于十五日为头排，日试三场。若诸州府及各漕司，亦于十五日放试。其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亲朋馈送赴解士人点心，则曰"黄甲头魁鸡"。以德物称之，是为佳谶。杭城辇毂之地，恩例特优。本州元解额七十名，今增作八十九名。诸州各有定额，两浙运司寓试士人约一百名取一名，有官文武人及登仕郎皆十人取一人。国子牒试则五人取一名。太宗武学士人约四五人取一名。举州贡院放榜之际，帅臣亲往院中，开拆一银牌，亲书得解人姓名，付捷音往报。诸路州郡供设鹿鸣宴待贡士。又取程文次者为待补，名数无定额，伺来岁朝廷放补，诸州路得补士人皆到都就试，中榜者则入太学为生员，免三学。得补者经吏部给授绫缙，然后参学。此朝廷待士之重，功名皆自此发轫也。

观　潮

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稍稀矣。十八日盖因帅座出郊，教习节制水军，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向有白乐天《咏潮》诗曰："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又苏东坡《咏中秋观夜潮诗》："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日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万人鼓噪骇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江边身世两悠悠，人与沧波共白头。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更西流！""吴儿生长狎涛澜，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林和靖《咏秋江》诗云："苍茫沙嘴鹭鸶眠，片纸无痕浸碧天。最爱芦花经雨后，一篷烟火饭鱼船。"治平郡守蔡端明诗："天卷潮回出海东，人间何事可争雄？千年浪说鸱夷怒，一信全疑渤澥空；浪静最宜闻夜枕，峥嵘须待驾秋风。寻思物理真难到，随月亏圆亦未通。"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向于治平年间，郡守蔡端明内翰见其往往有沉没者，作《戒约弄潮文》云："斗、牛之外，吴、越之中，惟江涛之最雄，乘秋风而益怒。乃其俗习，于此观游。厥有善泅之徒，竞作弄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谓矜夸，时或沉溺，精魄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家之戒。所有今年观潮，并依常例，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自后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向有前辈作《看弄潮诗》云："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飐飐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且帅府节制水军，教阅水阵，统制部押于潮未来时，下水打阵展旗，百端呈拽，又于水中动鼓吹，前面导引，后台将官于水面，舟楫分布左右，旗帜满船，上等舞枪飞箭，分列交战，试炮放烟，捷追敌舟，火箭群下，

烧毁成功，鸣锣放教，赐犒等差。盖因车驾幸禁中观潮，殿庭下视江中，但见军仪于江中整肃队伍，望阙奏喏，声如雷震。余扣及内侍，方晓其尊君之礼也。其日帅司备牲礼、草履、沙木板，于潮来之际，俱祭于江中。士庶多以经文，投于江内。是时正当金风荐爽，丹桂飘香，尚复身安体健。如之，何不对景行乐乎？

卷　五

九月　重九附

日月梭飞，转盼重九。盖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是日孟嘉登龙山落帽，渊明向东篱赏菊，正是故事。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年例，禁中与贵家皆于此日赏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其菊有七八十种，且香而耐久，择其尤者言之，白黄色蕊若莲房者，名曰"万龄菊"；粉红色者名曰"桃花菊"；白而檀心者名曰"木香菊"；纯白且大者名曰"喜容菊"；黄色而圆名曰"金铃菊"；白而大心黄者名曰"金盏银台菊"；数本最为可爱。兼之此日都人市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禁中阁分及贵家相为馈送。蜜煎局以五色米粉塑成狮蛮，以小彩旗簇之，下以熟栗子肉杵为细末，入麝香糖蜜和之，捏为饼糕小段，或如五色弹儿，皆入韵果糖霜，名之"狮蛮栗糕"，供衬进酒，以应节序。其日诸寺院设供众僧。顷东都有开宝、仁王寺院设狮子会，诸佛菩萨皆驭狮子，则诸僧亦皆坐狮子上作佛事，杭都却无此会也。

明禋年预教习车象

明堂大祀，三年一次。春首颁诏天下明禋，以九月十月逢上辛日大飨天地，侑以祖宗，咨尔百官，各扬乃职，此循隋、唐制也。夏首修筑泥路，选差三卫羽林兵，营筑天街，砥柈平，黄道中间，明日月备严。法驾欲安行，预于两月前教习车象。其车每日往来，历试于太庙前，至丽正门，回车辂院一次。若仅阅车，每车须用铁千斤压之。如郊禋之岁，以车五乘教习。正谓"辂马仪车五色轮，双扶彩索稳擎云。遥知帝势巍巍重，精铁应须压万斤。"其明禋年，止一车以代玉辂。仪注，车上置青旗二面，鼓一面，驾以数马，挟车卫士皆紫衫帽子。车前数人，击鞭行车，前列朱旗数十面，铜锣鼙鼓十数面，执旗鼓人，俱服紫衫帽子。后以大象二头，每一象用一人，裹交脚幞头，紫衫，跨象颈而驭，手执短柄银镬，尖其刃，象有不驯者击之。至太庙前及丽正门前，用镬使其围转、行步数遭，成列，令其拜，亦令其如鸣喏之势。御街观者如堵。市井扑卖土木粉捏妆彩小象儿，并纸画者，外郡人市去，为土宜遗送。

明堂差五使执事官

明禋：差大礼使、礼仪使、仪仗使、卤簿使、桥道顿递使，及差摄侍中、大宗伯、太常少卿，进接大圭、进爵、进牲、进册、捧册、读册官、太常丞、协律郎、光禄卿丞、捧币官、诸百执陪祀官、分献功臣官、九宫贵神、十二宫神、诸星陪祀、分祀社稷官、执绥官、总务官，及巡警、都巡、检使，及诸执事官，俱敕牒差候。礼成日，各推赏锡赐分银、绢匹有差，仍转行官。而其总务官，职任甚繁，皆亲历坛壝事务，事无大小，俱亲点视也。如擦祭器，涤濯无垢，以奉粢盛。次视涤官，得其牲牢豢养肥丰，以严荐飨。继往文思、军器、法物等库，点视仪仗，整备无缺，法物顿增光彩，以表虔恭。"前期修奉卜刚辰，役使太匠方兴作，修整坛堂十分新。"点察帅府，严差官吏，监造醽五齐，"须用黄幄严围护，诚心供飨荐馨香。"修视太常旂裳组绣之具，琴瑟钟磬之乐，监督"宝装銮辂欲增明，例耗黄金数百星，躬督工程无弊蠹，不惟省费又晶荧。翰苑鸿传进乐章，和格神人皆允洽。百执宗臣赴太常，教习仪范各宜恭。聒天雅奏随品节，节止毋令乱旧章"。五使以下，集于贡院，"笙镛琴瑟按工师，八音竞奏无违节，想象灵坛率凤仪。"五使集百僚及执事官于尚书省，集习景灵、太庙、明堂仪。若郊祀，习郊坛仪于郊坛，"奉璋秉德如神在。匪事仪刑欲可观，敕差太社令积薪。"扫设神席，升坛束茅，"仰止宸衷严祀事，扫清坛壝不留尘。"总务官拱立于龙墀，"秉辂进呈入正阙，历试御路止庙宫，都人观瞻称万岁。"五使百僚，赴都堂受誓戒。"秋卿仪立凛冰霜，森列朝班政事堂。祀事旨严须誓戒，耸听谁敢不斋庄。"宿斋之日，宣押国戚入禁中，守护内钥事务。晡时，平章率百官及陪祀官等入内，奏请主上致斋于大庆殿。"卫士铁衣官结佩，帷宫斋洁于仪刑。"

驾出宿斋殿

明禋行礼前三日，平章、宰执率百官恭请主上宿大庆殿致斋寄班，"舍人殿上亲警跸，要知不是御常朝。"上御驾出，绣锦包兀子安于殿中御榻上。盖太祖受位之初，累帝明禋郊祀俱坐之，三年一次增锦包一层耳。法驾仪仗卤簿，俱到龙墀之左右。禁廷钟鼓楼上，有太史局生员官，测验刻漏，每刻作鸡鸣，击鼓一下，则服绿者一人，执牙牌至殿下奏曰："某时几刻，"或曰："某时正也"。宰执百僚，皆服法服、环珮、法履，头冠。其头冠各有品从：宰执亲王九量，加貂蝉笼巾；侍从官七量；余官六量至二量有差；台谏官增豸角耳。所谓量者，则冠前额量上排金铜叶是也。俱服绛袍，皂绿方心曲领，中单环珮。云头履鞋。随执简笏。余执事人皆介帻绯袍，亦有等差。惟阁门、御史台诸吏，加方心曲领。后堂官俱依

品位服入殿。只应人服色，依法定色服，各给黄方号，余黄长号、绯方长号，各有入殿宫坛门去处，如无号妄入者，准违制论也。奏请致斋日，殿门内外及丽正门外，皆禁卫羽林兵，俱全装铁骑，数万围绕大内。是夜殿前仪卫之外，左右六军、仪仗卤簿，分列于丽正、和宁。更有裹绿小帽、服锦络缝宽衫兵士，十余人作一队，各执银裹头黑漆杖子，谓之“喝探兵士”，聚首而立，凡十数队。各队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声答曰：“是。”又曰：“是甚人?”众声应曰：“殿前都指挥使某人”，及喝五使姓名。更互喝叫不停声。或作鸡鸣，是众人一同喝过。自初更至四更一点方止，此谓之“禁更”。前人诗咏之曰：“将军五使欲来时，停着更筹问‘是谁’？审得姓名端的了，齐声喝道不容迟。”又置警场于丽正门外，名为“武严兵士”，以画鼓画角二百，其角皆以彩帛如小旗脚装结其上。兵士皆小帽、黄绣抹额、黄绣宽衫、青窄衬衫，日晡及三更时，各奏严也。每奏先鸣角二声罢，一军校执一长软藤条，上系朱拂子擂鼓，时众鼓手观其拂子，随其高低，以拂子应其鼓声高下。宿太庙，宿郊坛青城行宫，俱用严更警惕也。

五辂仪式

明禋止用玉辂，郊祀用五辂，俱顿于太庙侧辂屋下。玉辂，按《周礼春官》：“巾车。掌王之玉辂，锡繁（音盘）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康成注曰：“玉辂，以玉饰诸末。”今玉辂顶耀叶三层，凡八十一叶，皆镂金间真玉龙，大莲叶攒簇，四柱栏槛，镂玉盘花龙凤，悬挂照山河社稷大镜，及悬缨斿珮。御座后真锦绣围之，后出青绣山河龙凤旗二面。有诗咏曰：“镂琼云朵贴瑶箱，珠网雕檀七宝床。首建太常鸣大珮，玉龙耀叶发祥光。”馀金、象、木、革四辂，俱镀金耀叶簇之。俱按《周礼》巾车职篇曰：“金辂，钩繁缨九就。”康成注曰：“金辂，以金饰辂。”制以“五凤升龙间火珠，黄衣黄弁驾黄车，画轮金辂旂裳裹，铃响螭头震九衢”。“象辂，朱繁缨七就。”康成注曰:“象辂，以象饰辂。”制以“铜叶金涂灿有光,贴牙墙轼坐龙床，赤号六驾繁缨七，旗绣红罗鸟集翔。”“革辂，龙勒条缨五就。”康成注云：“革辂，挽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制以“赤白飞铜六驾驰，联翩龙虎浅黄旂（“龙虎”当作“熊虎”），革挽漆制条缨五，戎弁宽裁对凤衣。”“木辂，前繁鹄缨建大麾。”康成注云：“木辂，不挽，以革漆之。前读为翦剪之剪。浅黑。”制以“凤衔铃珮响交加，御座华裀织百花，十六金龙齐夹毂，皂罗麾上绣龟蛇。”

差官軷祭及清道

禋祀与郊祀，俱差祠官軷祭。按《周礼大驭》：“掌玉路，以祀及犯軷。”注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桐为神主。既祭，以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清道之神，乃三重。王出入，则八人夹道行，服武弁绯袍绣衫，执黑漆杖。按，《周礼》，祀，“条（音涤）狼氏，掌执鞭以趋避”之义也。愚详之，即半夜而过，连声告报两街看位，俱令灭灯独者是也。

驾诣景灵宫仪仗

主上宿大庆殿致斋，次早五更，摄大宗伯诣殿前执牙牌奏中严外办，护卫铁骑，自四更时接续番里导行诸司局分内侍人员司属，前往宫围排班。百官各法服冠珮，入朝起居毕，各出殿门簪驭，在学士院伺候。快行、卫士各执莲炬，在槛下伺驾登逍遥辇，从驾诣景灵宫行奏告礼。次第朱旗数十面，锣鼓队引，驱象二头，各以宫锦为衾披之，以金装莲花宝座安于背中，金辔笼络其首体。宝座前，一衣锦袍人执银镬，跨颈驱行。按，《晋书舆服志》及《汉卤簿》，在前宋朝开宝初，广南来贡，吴越王以广南交趾献于朝，以备大驾。南渡以后，入贡南帑，给锦衾覆之。理庙朝，安南贡至，令备大驾先驱之仪仗。卤簿有幡帜者，谓之“告止、传教、信幡”，各以绯帛杂错采。告止者，以为行之节，传教者，有教令所不及，置幡以传；信幡者，题表官号以为符信也。盖谓“教信幡传告止幡，凌风朱珮锦衣间。一停一举皆如节，直自圜丘至九关”。卤簿仪仗，有高旂大扇，画戟长矛，以五色。介胄跨马之士，或小帽锦绣抹额者，或顶黑漆圆顶幞头者，或以皮为兜鍪者，或漆皮如戽斗而笼巾者，或衣红黄罽画锦绣服者，或衣纯青纯皂以至鞋袜皆纯青皂者，或裹交脚幞头，或锦为绳如蛇绕系身者，或数人唱引大旗行过，或执大斧胯剑锐牌持镫棒者，或持竿上悬豹尾者，持短竿者，于戟上缀五色结带铜铎者，又有仪仗内名猼（步角切）矟（小卓切）者。按《开元礼》志：“金吾将军，执猼矟以察队伍，去其非违。形如剑而三其刃，以虎豹皮为袋盛之。其制始于秦、汉。《尔雅》云：猼矟，牛抵触，百兽不敢当。故制牛首于上。”正谓：“虎剑囊封似剑形，刻成牛首兽皆惊。后先卤簿彰威德，纠察非违孰敢撄。”或持朱藤结方圆网者，名“罼（毕密切）罩（呼案切）”按，徐妥《释疑》曰：“乘舆黄麾内，左罼右罩，以朱藤结网二，螭首，红丝拂。盖罼方罩圆，取毕昴二星象。”又云：“天文毕昴之中，谓之天街，故以罼罩前导也。”建物旗者，其制有黄龙负图，君王万岁，天文彩绣，日月合璧，五星连珠，重轮庆云，五岳四渎，四方祥物，祥光瑞气，双莲秀芝，嘉禾瑞瓜，金牛赤豹，鸾凤龙麟，白狼鹦鹉，鹍鸡番锦，帜罽犀祥，鹤扈君王。执右伞、曲盖、朱圆扇者。按张帛避雨谓之伞，赤质紫表，正方四角，有铜螭头，其曲盖者，武王时大风折柄，太公用之而制曲绣团朱扇。按，汉制，乘舆用也。法驾卤簿仪仗队引者，如“节幢殳戟带祥烟，角鼙弓刀列后先，五十队中分六引，设官领袖尽华鞯。”有大旗，名盖天旗，立于丽正门外御路中心。又有旗高三四丈，谓之“次黄龙

旗"，往太庙前立，若郊祀，移于青城行宫门外立之，亦名"盖天旗"也。更有含索旗座，约百余人立之，有天武、金吾、亲军诸班，号"奉神队"（"神"作"宸"）。"密匝飞重环宝辇，绣衣飞采卷香尘。"又有交脚幞头，胯剑足靴，如四直使者一二百人，不可名状。诸殿直亲从官皆帽衣结带红锦，或红罗上紫团搭戏狮子，短后打甲背子。御龙直裹真珠结络花儿，短巾，衣紫上杂色小绣花衫镀金束带，腰悬花看带，彩鞋。天武官皆顶朱漆金装笠儿，衣红上团花背子。其国朝九宝，如大朝会，置于殿陛前；郊明大祀，迎于仪仗中。符宝官二员，左右奉宝以从驾，谓之"迎宝舆"也。三衙太尉并御带环卫官，皆小帽背子，或紫绣战袍，跨马前导。内侍亦小帽紫绣袍从驾导行。千乘万骑，驾到景灵宫入次少歇，奉请诣圣祖殿行礼，以醪茗蔬菜麸酪飨之，乐奏《乾安》、《大安》、《灵安》、《兴安》、《祖安》、《正安》、《冲安》、《报安》之章，乐舞《发祥》、《流庆》、《降真》、《观德》之曲。奏告毕，驾回太庙宿斋。

驾回太庙宿奉神主出室

上御平顶辇，回宿太庙斋殿。其禁卫铁骑，尽移至太庙，绕瑞石山前后护卫。天武、金吾、武勋、羽林等兵士，并列卫。六军仪仗卤簿，移屯太庙后，夜移丽正，喝探严更警惕，并如致斋夕。于黄昏时，钟鼓院官赴太庙前，报出动更筹，喝过姓名，如前同也。三更行事，大宗伯奏中严外办，上出斋殿，礼直官等导引诣太庙诸室殿庭，行奏告礼。上诣殿上东南隅，面西立，行三献，献牲牢，宫架乐奏《乾安》、《兴安》、《正安》、《禧安》之章，乐舞《文德》、《武功》、《皇武》、《大定》、《昭文》、《美成》、《治隆》、《大明》、《重光》、《承天》、《瑞庆》、《大德》、《大伦》、《大和》之曲。礼毕，奉太祖、太宗、高宗三神主出室。殿下横街之北，分设七祀位，如司命、户、灶、中溜、门、厉、行等神。横街之南，设配飨功臣赵韩王以下二十五位分祀。差南班宗室奉行其三神主。命内侍以仪仗迎往明禋殿。天明时，乘黄令进玉辂，奏请登玉辂。"珠旒牙戟翠流苏，环珮天香爇宝炉。中敕乘黄亲进御，玉虬拥驾下云衢。"上御冠服，为图画星官之状，其通天冠俱用北珠卷结，又名"卷云冠"；服绛袍，玉珮，执玉元圭。正座玉辂上，左右各一内侍，名"御药"，冠服执笏侍立。左首栏槛边，一从侍中书宦者，曲身冠服，旁立于栏，以红丝绦系定，免致疏失，名为"执绥官"，以备玉音顾问。"和鸾争羡侍中裾，玉辂亲承接帝俞。儒学已通稽古力，更求民瘼备嘉谟。"驾辂卫士，裹漆圆顶盖耳帽子，着黄生色宽衫，青衬衫，青机头裤，青履，系锦绳。辂后四人攀行，如攀枝孩儿。辂前有服法服朝冠二人，执简，导辂行。辂之左右，亦二人，服法服乘马，从辂行办严。于辂放行时，参政前遮，奏"少迟"。"预饬金吾街仗使，威容浸盛务如仪。"盖奏请少迟，欲令万骑千官，整齐导引。"仪法森严按典刑，逍遥平辇小舆轻。金龙闲饰彤霞彩，缓引天街宝辂行。"诞马六匹。按宋孝武诏王侯诞马不得过二匹。诞，散也。旧并施鞍鞯。景祐初志今辂，前凡六匹诞马者，正谓之"红檐诞马控双行，项下朱丝系彩缨，驺士锦衫勤执御，共夸汗血似云轻。"按马者衣锦宝相花衫也。又御马常仪外，有甲骑，缀以金铃，在辂前引行。"銮铃犀甲控青骢，凡马俄惊一洗空。御笔赐名犹记得，牙牌金刻草头风。"此本朝故事，郊禋皆遵制导引矣。

驾宿明堂斋殿行禋祀礼

上自太庙御玉辂入丽正门，宿斋殿，遵先朝亲祀明禋故事。明堂殿即文德殿，中配飨。太常寺奉常官于殿上立。正配四位，皆用黄褥设板位：居北面南，昊天上帝位；居东面西，太祖、太宗、高宗位。惟矮案上设礼物，及殿庑设天星岳渎百神版位。推设祭器，设玉册于殿陛之间，乃玉刻金滕宝册文。"铺张景铄掩前闻，在天列圣皆欣顾，宜有蕃厘锡圣君。"凡大祀，差太祝一员，进搏黍及肺，祭奠玉册。得其"玉册文章礼极恭，为民祈福籲苍穹。凭谁设玉诣祠坛，帝敕清朝小府官。苍璧黄琮仍瓒爵，灵光下烛宝光寒。"镬水者，按，《周礼》、《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实镬水。"令差从官一员奉礼，"满倾镬水洁而清，耗试随时更沃增。腥熟眡来无失节，馔成犹自气蒸腾。光禄牵牲有旧章，诣厨更复属丞郎。各供乃职知严恪，芳荐丰陈鼎俎香。"荐牲官，"茧栗牺牲总用骍，近坛眡宰尚闻声。须臾玉俎供肥腯，主上躬临奏荐牲。妙选甘泉侍从臣，列祠太乙九宫神。高禋上锡垂灵贶，同卫宸旒奉帝真。"乃分祀九宫贵神于东青门外祠坛也。"分祀农师重至诚，有司设墠势岩岩。报祟人主亲禋日，不比春祈咏载芟。"其夜三更，摄大宗伯执牙牌奏中严外办，奏行事，驾出斋殿，面南设一大幄次，更换祭服，青衮龙服，中单朱鸟，绳玉珮，裹平天冠，二十四旒，并大真珠为旒，知阁御带环卫，及大礼使、太常礼直官前导，二内侍御辇扶侍。上自黄道，撒瑞脑香而行，至明堂殿外幄次，请上升御座。少歇，伺礼节严整。其登歌道士十余人，列钟磬二架，歌色琴瑟等，有五七执事人在殿上执役，殿前设宫架乐，在列编钟玉磬。其架如方响者同，但增广而高大，立于地。编钟形稍褊。玉磬状似曲尺，系其曲尖处，皆上下四层，挂之架，两角缀以流苏。次列数架大鼓，或三或五，以木穿贯，立于架座上。又有大钟，曰景钟。曰节鼓。有如琴而长者，如筝而大者。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如笙而大者，如箫而增管者。有歌者其声清亮。宫架前立两竿，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着绯宽衫，勒帛。其舞者顶紫色冠，冠上有横板，皂服，朱裙履。乐作，初则文舞，一紫囊盛一笛管，结带。武舞一手执短矟，一手执小牌，比文舞

者加数人，击铜铙响环，又击如铺灶突者，又两人共移一铜瓮就地击者。舞者形如击刺，如乘云，如分手，皆舞容矣。“冕旒奕奕接灵光，酌醴惟勤举祼将。文德武功皆寓舞，自然缀兆合彝章。舞分《八佾》乐章谐，执羽扬干古意回。莫道舜仪无祖述，两阶曾格有苗来。”乐作，先击柷，以木造，如方壶，画山水之状，每奏乐击之，内外共九下。乐止，则击敔，如伏虎形，脊上皆锯齿，一曲终，以破竹刮之，而乐止。明堂乐章，奏《乾安》、《景安》、《嘉安》、《广安》、《化安》、《丰安》、《光安》、《禧安》、《彰安》、《德安》、《正安》、《熙安》之曲。凡乐曲共十九章，明禋祀俱用十二章；景灵宫及太庙四章，互相更易以奏，皆“安”字为名，“清庙灵宫暨禋坛，伶工总属奉常官。八音欲格神人悦，乐曲更成十九安。”明堂乐舞，文德武功之舞，凡登歌宫架乐，全凭押乐官掌之。凡大祀用登歌宫架乐，差摄太常丞二员，一则充坛上举麾，一则充坛下举麾。又差协律郎二员，一则视坛上举麾，一则视坛下举麾。则拜。“宫架登歌属奉常，举麾神乐选丞郎。殿堂互奏钧天乐，五拜精虔合典章。”一常直官于小幄次奏请行礼，导引上至殿阶下，惟有礼直及大礼使两使扶侍上登殿，其知阁、御带、环节，俱侍立殿槛下伺驾回。上登殿，诣正北一位昊天上帝前拜跪，摄殿中监察东向一拜，进爵，再拜。复次引诣正东太祖、太宗、高宗位拜跪，进爵，并行初献礼，驾绕升殿，宫架乐止，则殿上登歌乐作。驾降殿，则登歌乐止，宫架乐复作。“龙衮初升殿陛階，奉天酌祖蔵皇仪。虎关夕启咸来熙，从坐纷纶卫百只。”亚献差亲王代行礼。理庙朝委王太子充亚献，其祭服准制度。按，《宋朝会要》：“服衮冕，垂白珠九旒，章大小双绶，谓之‘衮冕’。”“□□珠旒荐二觞，九章双绶表储皇。由来钦若为家法，嗣服无疆有道长。”亚献毕，礼直官再奏请驾升殿，诣昊天上帝位前，左右二员，奉玉册官登册而跪。上拜跪奠酒，执玉圭而跪，中书舍人读玉册。正谓“币玉高擎授上公，发函读册颂成功。捧来宝爵亲监涤，醴酒浮香琥珀红。”上复降殿小幄内，终献。差亲王行礼。“只事明禋与九筵，礼成三奠乐重宣。欲令庙祐如磐固，宗祀先来肺腑贤。”终献毕，礼直官奏请上登殿，饮酒受胙，进玉爵跪进，上跪受。“穹皇鸿福万年觞，三咽仍分饮胙香。敛锡庶民皆协极，受元纯福喜新尝。”饮胙毕，送神。“景安乐舞众灵旋，诚达穹旻彻豆笾。羽葆霓旌回盼独，福流鸿祉万斯年。”上降殿，诣小幄前拱立望燎，则上殿礼料币帛玉册，由右阶而下。南去有燎炉，上有一人点喝诸物，入炉焚之。殿侧与庑廊陪祀天星百神，陪祀官及执事官皆面北而立班，赞者喝卿拜，众俱拜而出。上自小次前登小舆，还大次，更服登辇，教乐所伶人在殿门排列，奏庆礼成曲。一甲士舞礼成曲破讫，伶人进口号，乐复作，丽正门外诸军鼓吹俱作，声振天地。辇入垂拱殿，宰执百官常服入贺，大起居，蹈舞九拜，嵩呼称寿。枢密宣制曰：“履兹新庆，与卿等同。”摄礼部郎奏解严于殿前，宰臣百官出丽正门外幕位，伺候天明，入登门放赦。

明禋礼成登门放赦

宰执百官立班于丽正楼下，驾兴，宫架乐作，上升楼，而“扇盖初临楼槛外，卷帘敞坐正临轩，要令祭泽该方国，先示尧民肆罪恩。”丈竿尖直，上有盘，立金鸡，衔红幡，上书“皇帝万岁”，盘底以红彩索悬于四角，令四红巾百戏人争先沿索而上，先得者执金鸡嵩呼谢恩。前辈有诗曰：“立起青云百尺盘，文身骁勇上鸡竿。嵩呼争得金幡下，万姓均欢仰面看。”御楼上以红锦索引金凤衔赦文放下，至宣赦台前，通事舍人接赦宣读，大理寺帅漕两司等处，以见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狱卒簪花跪伏门下，传旨释放。“汤网蠲除不任刑，圣心仁恕给民生，传宣脱去花枷后，万岁声连快活声。”楼上帘已垂，伞扇已入，上回内，伶人乐大震，迎驾入内。“赦颁郡邑急翻行，迎拜宣传广圣仁。四海一家沾大霈，尽令黎庶庆维新！”

郊祀年驾宿青城端诚殿行郊祀礼

向于咸淳年间，度宗亲飨南郊祀，用正月朔正，系上辛日行事。前三日，致斋于大庆殿内，次日驾诣景灵宫奏告，回太庙致斋，奏请三祖出室。第三日，自太庙升玉辂，其金、象、革、木四辂从行，幸嘉会门外，至郊台次侧青城端诚行殿致斋。“通天冠缀宝珠明，五彩云中警跸声。万骑千官齐导从，君王今夜幸端诚。”所谓青城，止以青布幕为之，画甃砌之文，旋结城阙，以净明院为行宫，建端诚行殿，以备一日之幸。旧东都宣和间用土木盖造行殿，以青布幕围之。仪仗卤簿排列至行宫，铁骑围绕卫护，分命三卫主管卫兵。“貔貅万旅护郊垧，特戒都门早放扃。分命三衙亲典领，卫严行殿悉安宁。”上宿青城行宫，在都城外三里，总务官与殿帅皇城司提点官，遇夜互行，提举卫兵，谓之“锦韂金勒出宫城，还入龙阃缀殿行。珠帽绣衣提举处，连营喏震四山声。”又有紫巾绯衣数队千余人，罗布郊野守卫。又差行宫都巡检使，部领甲军，往来巡逻，至夜严更警惕喝探，并如明禋式。行宫前立盖天旗于青城御街中。“大旗五丈綵星䡾，高揭圆坛八陛前。君德天临无不盖，故令备物象纯乾。”其夕澄明，天气清朗，星斗增辉，云彩缤纷。前人作诗咏曰：“涓选休成举泰禋，四方冠盖集都城。格天圣德将何验？昼日如春夜朗明。”三更时，摄大宗伯奏中严外办，礼值官奏请行事。“乌帻朱衣引近檐，奏知外办与中严。对传金字牙牌退，帝幄中官喝卷帘。”上出端诚殿，升安辇，南行曲尺，西去百步，乃郊坛，入外壝东门，至第二壝，东面南一大幄次。驾幸大次，更换祭服毕，礼直官、知阁、御带环卫，大理使导引。“天步舒徐曳衮裳，旒珠圭

玉俨斋庄。欲腾明德惟馨远，黄道先扬瑞脑香。属鞬特特选银珰，班压朱衣与奉常，前导衮衣亲大祀，金槌铁甲斗争光。”上之坛下小幄，谓之“小次”，设御座在内，奏升御座，少歇，礼直官催礼科办严，鸣景阳钟，其声甚大且清。钟如寺观钟楼者大，上铸日月星斗列曜，中铸五辂仪仗，下铸六街三市于钟上。“礼严登极享高灵，枣栗牲牢荐德馨。鼖（恃分切）鼓景钟催节奏，洪声考击彻青冥。”然后宫架乐作，奏请上升郊坛行事。其郊坛“象天立制筑圜丘，飨帝于郊法有周。坛陛崇高霄汉近，云车风马接灵游。”坛高三层，有七十二级。坛面方圆各三丈。坛有四阶，正南曰午阶，东曰卯阶，西曰酉阶，北曰子阶。坛上设黄褥四位，大飨苍穹，奉太祖太宗，配以高宗。昨孝庙时，按周成王祀洛中，陟配于文王。惟汉武合祠汶上，今推严于高宗也。坛龛十二壝，从祀诸神位七百六十有七，板位系朱牌金字。“穹示宗祖萃天星，岳渎方维会百灵。金札明标朱板位，传令仿佛飨精诚。”“雅乐遵堂奏豫和，声文昭假协登歌。星驱日御均歆顾，天静无风海不波。”上登坛，登歌乐作，行初献礼毕，降坛，委亲王行亚献礼，上再登坛，读玉册，跪奠讫，再降坛。亲王行三献礼毕，升坛，饮福受胙，送神毕。上登坛，立小次前。“邀请君王望燎光，礼严燔瘗各随方。奉常赞引令班退，环珮琮琤夜未央。”其礼科币帛玉册，并由酉阶而下，出南壝门外。去坛百步，有燎炉，高丈余，如明禋，点喝入炉焚之。其郊坛三层四阶，有十二龛灯、十二宫神，内外壝俱设神位，每位一板位、一烛、一爵、一矮卓，置牺牲二，笾豆一，币各差。陪祀官及奉常吏、赞礼焚燎讫，宫架乐止，鼓吹未作，坛下肃然，惟闻轻风环珮声，恍若天仙下临，清雅之甚。维时近侍、禁卫、快行，以灯烛二三百枝，列成围子，照如白日。上登安辇，幸大幄更衣，奏请升大安辇，辇如玉辂制度，无轮。“云龙耀叶迭三层，藤织金花御座新。十四穗球珠间结，四垂大带耀辉人。”此辇按唐制，合用五番辇官四百五十人，服色如挟辂卫士同。以教乐所伶工在外壝东门排列，奏乐导引，驾回青城殿，受礼成贺。“桦焰光随万烛明，大安宝辇入端诚，百僚拜舞丹墀下，震地仙韶贺礼成。”“前后钲铙奏礼成，导随法驾返青城。纯音直彻云霄外，疑是均天广乐声。”上幸端诚殿，宰执百官拜舞庆礼成，枢臣“宣制班庭尽鞠躬，履兹新庆与卿同，臣心归美将何报，愿祝君王寿亿穹。”百官班退。“法官邃密护重帘，跪执牙牌奏解严，班卷驾行莲炬暖，礼容犹自耸观瞻。”天明，仗仪卤簿甲骑卷班回丽正门。上登大安辇，左右二御药侍立，前有教乐所伶工作乐，后有钧容直及部伍鼓吹后从。上升辇，辇前侍中一员奏升降承旨。“紫坛彻后驾还宫，黄牒前期命侍中。密扈衮衣升降处，辂前承旨示恩隆。”五辂从辇后回丽正门，上至内门里降辇，平章宰执百官立班于门下伺候。上登楼临轩，立金鸡竿放赦，如明禋礼同。太皇“垂帘设幄内庭旁，慈母亲来看嗣皇，忽奉起居仍问劳，往来互遣贵貂珰。”“钦看回銮报六宫，内东帘幙舞翔龙。大安辇上瞻天表，熙事圆成尚正容。”

卷　六

十　月

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时，盖因无气融和，百花间有开一二朵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中雨，谓之“液雨”，百虫饮此水而藏蛰；至来春惊蛰，雷始发声之时，百虫方出蛰。朔日朝，廷赐宰执以下锦，名曰“授衣”。其赐锦花色，依品从给赐。百官入朝起居，衣锦袄三日。士庶以十月节出郊扫松，祭祀坟茔。内庭车马，差宗室南班往攒宫行朝陵礼。有司进暖炉炭。太庙享新，以告冬朔。诸大刹寺院，设开炉斋供贵家。新装暖阁，低垂绣簾。老稚团栾，浅斟低唱，以应开炉之序。

立　冬

立冬日，朝廷差官祀神州地祇、天神太乙。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宫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立冬之后，如遇瑞雪应序，朝廷支给暖寒钱关会二十万，以赐军民。官放公私赁钱五七十，以示优恤。

孟冬行朝飨礼遇明禋岁行恭谢礼

每岁孟冬，例于上旬行孟冬礼。遇明禋，行恭谢礼。系先一日朝飨，次日方行恭谢。百官与宰相起居，在学士院伺候驾出景灵宫。“待旦催班入帝廷，殿中椽烛彻空明。卫士拱立听宣辇，华炬金莲引驾行。”驾前教乐所伶工导引，作乐逍遥，辇后钧容直动鼓吹从后，诣景灵宫行恭谢礼。礼成，就西斋殿赐平章、执政、亲王、百官宴，盏次食品，并如朝会。圣节同凡，群臣饮量，内侍先奏定，酒斟浅深，每盏用平尺量，分数各有定数，不得留残。前筵毕，上降辇转御屏，百官小歇，传宣赐群臣以下簪花，从驾、卫士、起居官、把路、军士等人，并赐花。检《会要》：“嘉定四年十月十九日，降旨：遇大朝会、圣节大宴，及恭谢回銮，主上不簪花。”又条：“具遇圣节、朝会宴、赐群臣通草花。遇恭谢亲飨，赐罗帛花。”其臣僚花朵，各依官序赐之：宰臣枢密使合赐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枢密使同签书枢密使院事赐大花十四朵、栾枝花八朵，敷文阁学士赐大花十二朵、栾枝花六朵，知阁官系正任承宣观察使赐大花十朵、栾枝花八朵，正任防御使至刺史各赐大花八朵、栾枝花四朵，横行使副赐大花六朵、栾枝花二朵，待制官大花六朵、栾枝花二朵，横行正使赐大花八朵、栾枝花四朵，武功大夫至武翼赐大花六朵，正使皆栾枝花二朵，带遥郡赐大花八朵、栾枝花二朵，阁门宣

赞舍人大花六朵，簿书官加栾枝花二朵，阁门只候大花六朵、栾枝花二朵，枢密院诸房逐房副使承旨大花六朵，大使臣大花四朵，诸色只应人等各赐大花二朵。自训武郎以下，武翼郎以下，并带职人并依官序赐花簪戴。快行官帽花朵细巧，并随柳条。教乐所伶工、杂剧色，浑裹上高簇花枝，中间装百戏，行则动转。诸司人员如局干、殿干及百司下亲事等官，多有珠翠花朵，装成花帽者。惟独至尊不簪花，止平等辇后面黄罗扇影花而已。都人瞻仰天表，御街远望如锦。向有朝臣吟二十八字曰："景灵行驾到和宁，头上宫花射彩云。归向慈严夸盛事，誓殚忠力报吾君。"又有恭谢一二词咏之，名《满庭芳》："凤阁祥烟，龙城佳气，明禋恭谢时丰。倚罗争看，帘幕卷南风。十里仙仪宝仗，暖红翠，玉碾玲珑。銮回也，箫韶缓奏，声在五云中。千官迎万乘，丝纶迭迭，锦绣重重，听鸣弰辇路，宴罢鳌宫，瞻仰天颜有喜，君恩霈，寰宇雍容。生平愿，洪基巩固，圣寿永无穷。"《庆清朝》："银漏花残，红消烛泪，九重鱼钥，绍声沸奏，万乘祥曦门外。盖圣君恭谢灵休，谨防景明嘉礼。天意好，祥风瑞月，时正当小春天气，禁街十里香中，御辇万红影里，千官花底，控绣勒宝鞭摇曳，看万年永庆吾皇，捻指又瞻三载。"《御街行》："时康三载升平世，恭谢三朝礼。群臣禁卫戴花回，龊巷儿郎精锐，战袍新样团雕拥，重隘围子队。绣衣花帽挨排砌，锦仗天街里，有如仙队玉京来，妙乐钧天盈耳。都民观望时，果是消灾灭罪。"《瑞鹤仙》："欢声盈万户，庆景灵礼毕，銮舆游步，西郊暖风布。喜湖山深锁，非烟非雾，传收绣羽，骅骝驰骤绒缕，望彤芳，稳稳金銮，衮鸾翔舞。云驭近回天厩，锡宴琼津，洪恩均顾，霞天向暮，翠华动，舞韶举，降纱笼千点，星飞清禁，银烛交辉辇路。瑞光中，渺祝无疆，太平圣主。"车驾还内，后妃殿阁蒙颁犒饼馓，高装数百重，均给随銮禁卫士狼餐，皆有喜欢容。

十一月冬至

十一月仲冬，正当小雪、大雪气候。大抵杭都风俗，举行典礼，四方则之为师，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如送馈节仪，及举杯相庆，祭享宗禋，加于常节，士庶所重。如晨鸡之际，太史观云气以卜休祥，一阳后日晷渐长，比孟月则添一线之功。杜甫诗曰："愁日愁随一线长"，正谓此也。此日宰臣以下，行朝贺礼。士夫庶人，互相为庆。太庙行荐黍之典，朝廷命宰执祀于圜丘。官放公私僦金三日。车驾诣攒宫朝享。

十二月

季冬之月，正居小寒、大寒时候。若此月雨雪连绵，以细民不易，朝廷赐关会，给散军民赁钱，公私放免不征。自冬至后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日，谓之"君王腊"。腊月内可盐猪羊等肉，或作腊𩶘，法鱼之类，过夏皆无损坏。惠民局及士庶修制腊药，俱无虫蛀之患。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笋芋为之，供僧，或馈送檀施、贵宅等家。二十四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此日市间及街坊叫买五色米食、花果、胶牙饧，其豆声，叫声鼎沸。其夜家家以灯照于卧床下，谓之"照虚耗"。二十五日，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有猫狗者，亦与焉。不知出于何典。考之此月虽无节序，而豪贵之家，如天降瑞雪，则开筵饮宴，塑雪狮，装雪山，以会亲朋，浅斟低唱，倚玉偎香，或乘骑出湖边，看湖山雪景，瑶林琼树，翠峰似玉，画亦不如。诗人才子，遇此景则以腊雪煎茶，吟诗咏曲，更唱迭和。或遇晴明，则邀朋约友，夜游天街，观舞队以预赏元夕。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更以苍术、小枣、辟瘟丹相遗。如宫观羽流，以交年疏、仙术汤等送檀施家。医士亦馈屠苏袋，以五色线结成四金鱼同心结子，或百事吉结子，并以诸品汤剂，送与主顾第宅，受之悬于额上，以辟邪气。街市扑买锡打春幡胜、百事吉斛儿，以备元旦悬于门首，为新岁吉兆。其各坊巷叫卖苍术小枣不绝。又有市爆杖、成架烟火之类。自此入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

除　夜

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间，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弯，谓之"埋祟"而散。是日，内司意思局进呈精巧消夜果子合，合内簇诸般细果、时果、蜜煎、糖煎及市食，如十般糖、澄沙团、韵果、蜜姜豉、皂儿糕、蜜酥、小蚫螺酥、市糕、五色萁豆、炒槌栗、银杏等品，及排小巧玩具头儿、牌儿、贴儿。小酒器上插□□□□□□□盒子中做造像生大安辇或玉辂、九□□□□□□等。是夜，禁中爆竹嵩呼，闻于街巷。□□□□□□烟火屏风诸般事件爆杖，及送在□□□□□□爆杖声震如雷。士贪不以贪富家□□□□□□如同白日，围炉团坐，酌酒唱歌，鼓□□□□□□谓之"守岁"。

卷　七

杭　州

杭城号武林，又曰钱塘，次称胥山。隋朝特创立此郡城，仅三十六里九十步，后武肃钱王发民丁与十三寨军卒增筑罗城，周围七十里许，有南城门，称为龙山；东城门号为南土北土保德；北城门名北关，今在余杭门外，人家门首有青石墩是也；西城门曰水西关，在雷峰塔前。城中有门者三；曰朝天门，曰炭桥门，曰盐桥门。宋太平兴国年间，钱王纳土，□□□□安有，号为宁海军。高庙于绍兴岁南渡，驻跸于此，逐称为“行在所”。其地襟江抱湖，川凑□□□□□衍，民物阜蕃，非殊方下郡比也。自归宋□□□□□易名。旱门仅十有三，水门者五。城南门者一曰嘉会，城楼绚彩，为诸门冠，盖此门为御道，遇南郊，五辂从此幸郊台路。城东南门者七，曰北水门；曰南水门，盖禁中水从此流出，注铁沙河及横河桥下，其门有铁窗栅锁闭，不曾辄开；曰便门；曰候潮门；曰保安水门，河道跨浦桥，与江相隔耳；曰保安门，俗呼小堰门是也；曰新开门。城东门有三：曰崇新门，俗呼荐桥门；曰东青门，俗呼“菜市”；曰艮山门。城北门者三：曰天宗水门；曰余杭水门；曰余杭门，旧名“北关”是也。盖北门浙西、苏、湖、常、秀，直至江、淮诸道，水陆俱通。城西门者四：曰钱塘门；曰丰豫门，即涌金；曰清波，即俗呼“暗门”也；曰钱湖门。其诸门内便门东青、艮山，皆瓮城。水门皆平屋。其余旱门，皆造楼阁。诸城壁各高三丈余，横阔丈余。禁约严切，人不敢登，犯者准条治罪。城内元三门俱废之，独朝天门止存两城壁，杭人犹以门称之。

大河桥道

自和宁门外登平坊内曰登平桥。次曰六部桥，即都亭驿桥。北曰黑桥，玉牒所对巷曰州桥。执政府大渠南曰安永桥，次曰国清桥。投东转北曰保安延寿桥。榷货务东曰阜民桥，不通舟楫。合同场前曰过军桥。杂卖场西曰通江桥。沿大河直至曰望仙桥，次曰宗阳宫桥。介真道馆前曰三圣桥。荣王府前曰佑圣观桥。沿河看位前曰荣王府桥。常庆坊东北曰太和楼桥，俗名“柴垛”。富乐坊东曰荐桥，北曰丰乐桥。善履坊东曰油蜡局桥，旧呼新桥。兴福坊东曰盐桥。上奉广福孚顺孚惠孚佑侯蒋相公祠，桥东一直不通水，旱桥名蒲桥。咸淳仓前曰咸淳仓桥，元名东桥。御酒库东曰堨坊桥。仙林寺东曰仙林寺桥。平粜仓北曰西桥。丰储仓后曰葛家桥，东曰通济桥，俗名梅家桥。御酒库北曰小梅家桥。通济桥北曰田家桥，次曰普济桥。白洋池前曰白洋池桥，次曰方家桥。自大河直通天宗水门，至三闸也。

小河桥道

自宗阳宫桥转西河曰钟公桥，次曰清冷桥。南瓦子前口熙春楼桥。南瓦内投西曰灌肺岭桥。通和坊东曰金波桥，北曰普济桥，次曰巧儿桥。宝佑坊曰宝佑桥。五闲楼巷东曰亨桥。贤福（坊）东曰平津桥，俗名猫儿桥，桥北曰舍人桥，次曰永清桥。铁线巷西曰水巷桥，次曰新桥。羲和坊曰芳润桥，元名炭桥。武志坊东曰李博士桥，次曰棚桥。新安坊东曰新安桥。出御街投北曰众安桥，投东入延定坊曰鹅鸭桥，次曰安国桥，又名北桥，桥北曰军头司桥。怀远坊出御街投北曰观桥，桥之西曰贡院桥，次曰藩封酒库桥。杂作院西曰祥符桥，桥西曰小新庄桥。普宁坊东曰清远桥。仁和县衙对巷曰仁和仓桥。县巷北曰万岁桥。六部架阁库前曰天水院桥。淳祐仓前曰仓桥，次曰永新桥。出余杭水门亦由于三闸水路也。其众安与观桥皆平坦，与御街同，盖四孟车驾经由此两桥转西礼部贡院路，一直过新庄桥，诣景灵宫行孟飨礼也。

西河桥道

自众安桥转西曰众乐桥，次曰下瓦子桥。沂王府北曰结缚桥。十官宅前曰石灰桥，次曰八字桥，元呼洗麸桥。南曰马家桥，次曰鞔鼓桥。清河坊东曰洪桥，次曰井亭桥，曰施水坊桥。西横街有桥名曲阜，其桥不通舟楫，水脉自六房院后石桥下，湖水从此流出也。韩府南曰军将桥，次曰三桥子。西楼酒库前曰惠迁桥，元呼金叉库桥。罗汉洞巷对曰侍郎桥，向有侍郎姓廉，名郎叔，居此，又有贤德及人，里巷贤之，以盛名以桥记之。南真道馆前曰施家桥。断河头五显祠后曰普济桥。再自八字桥转西曰清湖桥，次曰黑桥。左藏库前曰左藏库桥。杨驸马府前投西曰安济桥。潘国巷路通接洋街路曰安福桥，直抵故太学，次曰丁家桥。霍史君庙前曰长生老人桥。钱塘县巷曰县桥，跨真珠河曰真珠河桥，此两桥俱不通舟。国子监前曰纪家桥，监后曰车桥，侧曰青龙桥。茶汤巷西曰长寿桥，旧名杨姑桥。万寿观前曰新壮桥。景灵宫前曰车马桥。镇城仓西曰师姑桥。余杭门里曰中正桥，元呼斜桥。水门前曰钓桥，旧名便桥。水路出余杭水门，通三闸也。

小西河桥道

自西楼酒库侧三桥南入惠迁桥西，过惠迁井，曰太常寺后小桥，次曰台官衙后门桥。六房省院对曰如意桥。度牒库后巷曰永安桥，即五圣庙桥，西曰渡子桥，次曰涌金桥，界于涌金三池之中矣。涌金门北沿城镊子井东曰镊子井桥。张府后俞家园东曰永安桥，六房后门曰石桥，此三桥俱不通舟，湖水溢于桥下暗沟，注于曲阜桥下，流出西河。俞家园九官宅曰白莲花桥，宅北投西巷曰红莲花桥，两桥俱旱桥耳。又自渡子桥转南转运司衙前曰普安桥。油车巷对曰德寿

桥。府学前曰凌家桥。谢二节使前曰定安桥。慈幼局前曰戒子桥，楼店务桥，次曰流福桥，元呼闹儿桥。临安府治前曰州桥，俗名懊来桥，盖因到讼庭者，到此心已悔也，故以此名呼之。

倚郭城南桥道

城南所管地界，自白塔岭下桥曰进隆儿门里夏家桥。交木场后曰杨婆洋泮桥，东曰季家桥。本厢治厅南曰洋泮桥。马仓巷口名红桥子。美政坊前曰美政桥。雪醅库东曰南新桥，俗呼朱桥。嘉会门外曰利涉桥。酒库巷内曰上梁家桥。颜家楼对巷曰下梁家桥。浙江亭侧跨浦桥，便门外投南横河桥。布行前亦名横河横桥。鳌团前曰浑水闸桥。南外库南曰萧公桥。大郎巷口曰上泥桥。南外酒库对巷曰清水闸桥。候潮门外南曰众惠桥。护圣步军南曰下泥桥。候潮门外直东曰上椤木桥，又名普济。白旗寨对巷曰下椤木桥。护圣上教场门东曰上洪桥，中教场门东曰中教场桥，下教场门东曰柴市桥。盛家弄东曰济众桥。妙静寺北曰诸家桥。桥西曰保安闸桥。保安水门外曰保安桥，新门口门外富景园东名升仙桥，此是旱桥，一直向东，曰南新草桥。城东骆家跳曰骆家桥，西首寨前曰马军桥，桥东寨前曰步军桥。善应寺北曰四板桥，桥西曰万寿桥，又名吕家桥。景隆观后曰通利桥，次曰米市桥。老儿营后曰五柳园桥，北曰福济桥，又名广泽。崇新门外直东曰章家桥，北曰淳祐桥。拱圣营东曰螺蛳桥。小粉场前曰普安桥，又名横河桥，东曰广济桥。蒲场巷军巡铺前曰安济桥。游奕教场门曰教场门桥，桥东横河军巡铺前曰报恩桥。螺蛳桥北蟹行曰蔡湖桥。游奕军佑圣殿后曰游奕寨桥，桥北曰安荣桥，南路曰小蔡湖桥。殿司双寨门前曰前军桥，东青门外直东曰菜市桥。选锋军东曰太平桥，北曰端平桥，东青门曰十善桥，次曰黄姑桥。艮山门东曰顺应桥，旧名坝子桥。仁和尉司前曰无星桥。法明寺前曰骆驼桥，寺门外走马塘曰玺桥。尉司后曰龚家桥。沙河角头水陆寺北曰韦家桥，桥侧曰广度桥。走马塘东石斗门铺前曰石斗门桥。尉司侧曰木板桥。沙河角头曰宋家桥。城东郑家园后曰翁泰桥，次曰马家桥、章家桥、姚店桥。园后麦庄庙前曰麦庄桥。城东九里松大路曰樟木庙桥，庙前曰江家桥。城东卢家雪窖南曰行人桥。走马塘范家村曰张娜儿桥。姚斗门铺曰新塘桥。石斗门铺前曰蔡家大桥。城东蔡家村曰蔡家小桥。高塘湾横塘路曰姚马四桥。城东官园里曰鸭舍桥。桥大路曰李家桥。官园里北曰孙家桥。金家村曰猪坊桥。姚斗门铺前唐家村曰资福桥，曰小资福桥。斗门东南陆家村曰陆家桥，沈家塘口曰欧家桥。斗门南大路曰升仙桥。看经寺前曰看经桥。城东胡陈畈等处，其桥有九，名曰范家、徐家、李家、陈家、杜家、姚家、仲家桥、普宁桥、下厢等桥。五里塘路口张家桥，桥侧曰菩萨桥。殊胜寺前曰殊胜桥。塘大路曰王家桥。行人庵侧曰严家桥。塘东曰新桥，桥侧曰鲍家桥，塘西曰飞家桥。

倚郭城北桥道

城北所管地界，自钱塘尉司西水磨头曰石函桥，又呼西石头桥。西湖孤山路曰宝佑桥，俗呼断桥。孤山路中曰涵碧桥。和靖林处士故居所曰处士桥。延祥四圣观西曰西林桥。苏堤南来第一桥曰映波，第二桥曰锁澜，第三桥曰望山，第四桥曰压堤，第五桥曰东浦，第六桥曰跨虹。先贤堂前桥曰袁公桥，盖府尹袁大资建堂造桥，以名记之。麴院新堤路小桥曰小新堤桥。麴院大路向东曰行春桥。九里松左军教场大路西有桥，亦曰行春桥。飞来峰路口曰合涧桥。龙井路口曰归隐桥。盖东坡欲易于过溪，建此桥也。麦岭西太清宫前曰孝义桥。岭口寨前曰新河桥。麦岭至龙井，其桥有三，曰善安、永安、永福桥。茆家步至丁家山有桥者三，日双井、丁家山、小丁家山桥。高丽寺侧曰惠因桥。净慈寺北庆乐园前曰长桥。钱湖门外沿城海子口隅下曰清化桥。清波门外，流福水路桥。聚景园前曰聚景桥。显应观前曰显应观桥。涌金门外城北水口上曰相国西桥，九曲小渡曰咸淳。新建桥曰九曲昭庆桥。大昭庆寺前曰昭庆广济桥，寺西寨前曰策选寨桥。昭庆教场西曰教场桥，教场桥北曰崇福桥。霍山大路口曰羊坊桥。霍山行宫巷口曰保安桥。羊坊巷北曰溜水桥。精进寺北曰小溜水桥。溜水桥西北曰沈家场桥，桥前一带曰安民桥。西马塍观音庵西曰八字桥。运司竹木场前曰马军桥。羊角埂上有桥者四：曰上泥、下泥、崇寿、阎家桥。马塍乌盆场曰富春桥，又名乌盆桥。羊角埂西双寨门曰策选马军桥。埂西入里曰神勇步人桥。本州试院前曰大通桥、王家桥。试院东曰道姑桥，试院西曰清水桥。石塘东曰西堰桥、古塘桥，东曰方公桥，西曰观音桥。城西铜钱局前曰古塘桥，古塘里西曰惠安桥。北郭务前曰余杭桥。天宗水门外曰上堰桥。余杭桥侧曰下堰桥。北郭税务北曰糖饼桥。神勇铺曰过军桥。上闸南曰上斗门桥，下斗门西曰永兴桥，上闸南曰中斗门桥，上闸东陆家场前曰天宗栈库桥。余杭门外上闸头曰上闸桥，上闸北中闸头曰中闸桥，中闸西曰唐家桥，又名寿安桥。中闸北下闸头曰下闸桥、米市桥，南曰浴堂桥。下闸西北曰米市桥，米市里曰黑桥。麻线巷曰采莲桥。夹城巷口曰袁家桥、德胜桥，北曰下斗门桥。旧瓦子后曰邓家桥，又名广利桥。石牌头巷内曰袁公桥。籴场后德胜桥旧名堰桥，因韩太尉掩击苗傅，故杭人称之曰长板桥，曰杨婆桥。下界仓后曰高家、梁婆、张家三桥。五里塘大路曰东新桥。莫家场前曰范婆桥，元系小石桥。鱼行里曰水冰桥。接待寺南曰望佛桥，桥西曰复明桥，一名倪郎中桥，桥东曰雷道桥。鱼行里曰黑桥。接待寺前曰香火桥。北外酒库南大路曰左家桥。西仓南曰宝庆桥，又名葱版蛳桥。丰储西仓前曰西仓桥，仓北曰洞霄道院桥。城北厢巷口曰富春桥，一名茆家桥。西仓北醋坊桥。官界巡司东曰吴家桥，

司西曰黄家桥。江涨税务东曰江涨桥，桥西南曰归锦桥。瓜山泾巷口曰洪桥，巷东曰杜公桥。董家巷北曰狮子桥。喻家桥桥侧葛家、金家二桥。喻家桥西叶家桥，北新东曰费家桥，北新南曰羊棚桥，桥北曰北新桥，元名中兴永安桥。北新隅北曰康家桥，桥侧曰丰惠桥。正等铺曰印墓桥、康家桥。北塘上曰板桥。

禁城九厢坊巷

在城九厢界，各厢一员小使臣注授，任其烟火盗贼，收解所属。其职至微，所统者军巡火下地分，以警其夜分不测耳。曰宫、城、厢、庑、坊、巷，东至嘉会门禁城角，西至中军壁小寨门，南至八盘岭，北至便门巡铺城角矣。左一南厢所管坊巷：曰大隐、安荣、怀庆、和丰，并在清河坊内南首一带。左一北厢所管坊巷：曰吴山坊，即吴山井巷。清河坊，与南瓦子相对。融和坊，即灌肺岭巷。新街融和之北太平坊，通和相对。市南坊，即巾子巷。市西坊，俗呼坝头，又名三桥街，并在御街西首一带。南新街，御史台相对。康裕坊，俗呼八作司巷。后市街、吴山北坊西相对。泰和坊，俗呼糯米仓巷。天井坊，即天井巷，旧名通浙坊。稍西龙舌头路中和坊，元呼楼店务巷，旧名净因坊。仁美坊俗呼石坂巷，在通判北厅之东。近民坊，府治东。流福坊，府治前西。丰裕坊，凌家桥西。美化坊，府学西。八巷并在清河坊北首一带，直至州府沿河至府学前凌家桥西。左二厢所管坊巷：曰修义坊，俗呼菱椒巷，即肉市。富乐坊，俗呼卖马巷。众乐坊，俗呼虎跑泉巷。教睦坊，俗呼狗儿山巷。积善坊，即上百戏巷。秀义坊，即下百戏巷。寿安坊，俗名官巷。修文坊，即旧将作监巷。里仁坊，元名陶家巷。保信坊，俗呼剪刀股巷。定民坊，即中棚巷。睦亲坊，俗呼宗学巷。纯礼坊，元名后洋街巷。保和坊，旧称砖街巷。报恩坊，俗名观巷。以上在御街西首一带。福德坊，在保和坊巷内。招贤坊，仁和县前对巷。登省坊，县衙相对，系郭宰买民地创开此坊耳。左三厢所管坊巷：钦善坊，井亭桥南。闻扇子巷、甘泉坊、相国井巷口，与井亭桥对。清风坊，庄文府南。活水巷、清河坊，洪福桥西杨和王府前。兴庆坊，结缚桥对前洋街。德化坊、旧木子巷，在潘阆巷口。字民、平易，俱在钱塘县前。右二厢所管坊巷：孝仁、登平二坊，和宁门外西东。寿城坊，太庙南粮料院巷。天庆坊，即天庆观巷。保安坊，元呼庙巷。怀信坊，俗呼糍团巷。长庆坊，入忠清庙路。以上并在大街东西。新开坊，清平巷转东上抱剑营路。常庆坊，都税务南柴垛桥巷。富乐坊，荐桥西。右二厢所管坊巷：清平坊，即旧沙皮巷。通和坊，金波桥路。宝佑坊，即福王府看位一直路。贤福坊，即坝东猫儿桥巷。兰陵坊，水巷桥巷。羲和坊，元呼炭桥巷。武志坊，元名李博士桥巷。戒民坊，俗呼棚桥巷，为市曹行刑之地。新安坊，名为新桥楼巷。延定坊，鹅鸭桥巷。安国坊，即北桥巷。怀远坊，旧呼军头司营巷。普宁坊，在观桥之北，即清远桥巷，皆在御街东首一带。同德坊，旧呼灯心巷，在大街北。嘉新坊，北库东西，北呼七郎堂巷。教钦坊，俗呼竹竿巷，北酒库东，面南。新开南巷，荐桥。富乐坊，对新开北巷，曰新桥东。右三厢所管坊巷：东巷坊，即上中沙巷。西巷坊，名下中沙巷。丰禾坊，全皇后府东。善履坊，即芳润桥东。兴化坊，盐桥下西北。昌乐坊，蒲桥东。右四厢所管坊巷名曰兴礼，自宗阳宫墙之东，至传法寺、佑圣观、郭、谢太后宅、福田宫，出街直到宁海坊，俱属所统也。盖杭旧有坊巷，废之者七，如罗汉洞旧有坊名美俗，三桥涌金路旧名会昌坊，洪桥杨府巷元作紫云坊，癸辛街巷为从训坊，马家桥西曾立孝慈坊，洗麸桥南北二岸谓之通宝、丰财二坊，帷后人不可不知，姑并述之。

卷　八

大　内

大内正门曰丽正，其门有三，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复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左右列阙亭、百官侍班阁子、登闻鼓院、检院相对，悉皆红杈子，排列森然，门禁严甚，守把钤束，人无敢辄入仰视。至晡时，各门下青布幕护之。丽正门内正衙，即大庆殿，遇明堂大礼、正朔大朝会，俱御之。如六参起居，百官听麻，改殿牌为文德殿；圣节上寿，改名紫宸；进士唱名，易牌集英；明禋为明堂殿。次曰垂拱殿，常朝四参起居之地。内后门名和宁，在孝仁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门，金碧辉映，与丽正同，把守卫士严谨，如人出入，守门人高唱头帽号，门外列百僚待班，阁子左右排红杈子，左设阁门，右立待漏院，客省四方馆，入登平坊。沿内城有内门，曰东华，守禁尤严。沿内城向南，皆殿司，中军将卒立寨卫护，名之中军圣下寨。寨门外左右俱置护龙水池。沿寨向南，有便门，谓之东便门。禁庭诸殿更有者十：曰延和，曰崇政，曰福宁，曰复古，曰缉熙，曰勤政，曰嘉明，曰射殿，曰选德，曰奉神。御殿名“钦先孝思之殿”。更有天章诸阁，奉艺祖至理庙神御御书图制之籍。宝瑞之阁，建于六部山后，供进御膳，即嘉明殿，在勤政殿之前。勤政即木帷寝殿也。嘉明殿相对东廊门楼，乃殿中省六尚局御厨，只应内侍人员，俱集于此。殿上常列禁卫两重，时刻提警，出入甚严，内皆近侍中贵。殿之厩庑，皆知省、御药、御带、门司、内辖等官幕次，听候宣唤。小园子、快行、亲从、辇官、黄院子、内诸司司属人员等上番者，俱聚于廊庑，只候服役。如宫禁买卖进贡，皆由此入。惟此处浩穰，每遇进膳，自殿中省对嘉明殿，禁卫成列，约栏不许过往。省门上有一人呼唱，谓之“拨食”。次有紫衣裹卷脚幞头者，

谓之“院子家”，托一合，用黄绣龙合衣笼罩，左手携一条红罗绣手巾进入，于此样约十余合，继后又托金瓜各十余合进入。若非时取唤，名曰“泛索”。皇太后殿名曰坤宁，皇后殿名曰和宁，两殿各有大官及殿长、内侍，及黄院子、幕士、殿属、亲从、辇官等人只候。诸宫妃嫔等位次，亦有内侍提举，各阁分、官属、掌笺、奏院子、小园子等人只直。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盖禁中诸阁分等位，宫娥早晚令黄院子收买食品下饭于此。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唤收买，即时供进。如府宅贵家，欲会宾朋数十位，品件不下一二十件，随索随应，指挥办集，片时俱备，不缺一味。夏初茄瓠新出，每对可直十余贯，诸阁分、贵官争进，增价酬之，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

德寿宫

德寿宫在望仙桥东，元系秦太师赐第，于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辰，高庙倦勤，不治国事，别创宫庭御之，遂命工建宫，殿扁德寿为名。后生金芝于左栋，改殿扁曰康寿。其宫中有森然楼阁，扁曰聚远，屏风大书苏东坡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付闲人”之句。其宫御四面游玩庭馆，皆有名扁。东有梅堂，扁曰香远。栽菊，间芙蕖、修竹处有榭，扁曰梅坡、松菊三径。酴醾亭扁曰新妍。木香堂扁曰清新。芙蕖冈南御宴大堂，扁曰载忻。荷花亭扁曰射厅、临赋。金林檎亭扁曰灿锦。池上扁曰至乐。郁李花亭扁曰半绽红。木樨堂扁曰清旷。金鱼池扁曰泻碧。西有古梅，扁曰冷香。牡丹馆扁曰文杏，又名静乐。海棠大楼子，扁曰浣溪。北有椤木亭，扁曰绛叶。清香亭前，栽春桃，扁曰倚翠。又有一亭，扁曰盘松。高庙雅爱湖山之胜，于宫中凿一池沼，引水注入，迭石为山，以像飞来峰之景，有堂扁曰冷泉。孝庙观其景，曾赋长篇咏曰：“山中秀色何佳哉，一峰独立名飞来。参差翠麓俨如画，石骨苍润神所开。忽闻彷像来宫囿，指顾已惊成列岫。规模绝似灵隐前，面势恍疑天竺后。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岩万壑藏云烟。上有峥嵘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飞泉。一堂虚敞临清沼，密荫交加森羽葆。山头草木四时春，阅尽岁寒人不老。圣心仁智情幽闲，壶中天地非人间。蓬莱方丈渺空阔，岂若坐对三神山，日长雅趣超尘俗，散步逍遥快心目。山光水色无尽时，长将挹向杯中绿。”高庙览之，欣然曰：“老眼为之增明。”后孝庙受禅，议德寿宫改扁曰“重华”御之。次宪明太皇后欲御，又改为慈福宫。寿成皇太后亦改宫扁曰“寿慈”御之。继后宫室空闲，因而遂废。咸淳年间，度庙临政，以地一半营建道宫，扁曰“宗阳”，以祀感生帝。其时重建，殿庑雄丽，圣真威严，宫囿花木，靡不荣茂，装点景界，又一新耳目，一半改为民居，圃地改路，自清河坊一直筑桥，号为“宗阳宫桥”，每遇孟享，车驾临幸，行烧香典礼，桥之左右，设帅漕二司，起居亭存焉。

太　庙

太庙在瑞石山，绍兴间建正殿七楹十三室，二车十驾款谒礼后，又幸建康，改为圣祖殿，后奉神主还杭，仍复奉安于此。礼部太常寺遵典行郊禋礼。前一日，朝飨太庙，仍设七祀板位于殿庑横阶之北，又设配飨文武功臣，自韩王赵普以下二十五位于横阶之南。后部寺奏请增建庙室，后东西增六楹，通旧十三楹为一室，东西二楹为夹室，及增廊庑作西神门，册宝殿祭器库屋，建斋殿及致斋阁子四十有四楹。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庙神主，通为一十四室，皆正中。又筑二成之台，为祠宫升下，以奉神主出入之地。四祖庙在诸室之西，奉僖、顺、翼、宣四祖神主耳。每遇三年，以孟冬祫飨，即庙行礼，次诣诸室，恭行祀典。

景灵宫

景灵宫在新庄桥，投北坐西，乃韩蕲王世忠元赐宅基，其子献于朝，改为宫。向中兴初，高庙銮舆幸此，四孟朝献，俱于禁中行礼。绍兴年间，臣僚奏景灵宫以奉祖宗衣冠之所，即汉享庙也。今就便殿作朝设位以飨，未副广孝之意，遂诏临安府同修内司相度，以蕲王宅基，修盖宫庙。殿门扁曰思成，前为圣祖殿，宣祖至徽宗殿居中，东西廊俱图配飨功臣像于壁，元天圣后与昭宪太后而下诸后，殿居于后。朝家欲再广殿庑，刘氏余地，其子孙复献，遂增建前殿五楹，中殿七楹，后殿十七楹，自是斋殿、进膳、更衣、寝殿，次第俱备焉。咸淳年间，再命帅臣重修各殿，度庙亲洒扁目，自圣祖、宣祖、太祖至理庙十六殿，曰天兴、天元、宣武、大定、熙文、美成、治隆、大明、重光、承元、瑞庆、皇德、系隆、美明、垂光、章熙之扁。自元天圣后至杨太后十五殿，曰保宁、太始、俪极、辉德、衍庆、继仁、徽音、坤元、柔仪、顺承、缵德、顺嗣、徽光、顺天、体德之扁。宫后有堂，自东斋殿西循庑而右，为大堂三，临池上，左右为明楼，旁有蟠桃亭，堂南为西斋殿，遇郊禋恭谢，设宴赐花于此；西有流杯堂、跨水堂、梅亭；北为四并堂，又有桔井修竹，四时花果亭宇，不能备载。宫南建崇禋馆，命道流以奉洒扫，晨香夕灯之职。仍设内侍官事务及官司，皇城兵侍卫之。按《朝野杂记》：“太庙以奉神主，一岁五飨，朔祭而月荐，新其五飨。命宗室诸王奉礼，朔祭以太常卿行事。景灵宫以奉塑像，岁行四孟飨，主上亲祀之。帝后大忌，宰臣率文武官僚行香，僧道作法事，后妃六宫亦皆继往。天章阁奉绘象，时节朔望，帝后生忌日，皆偏荐，内臣行礼。内庭钦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主上每日炷香，凡朔望帝后忌辰节序，皆亲行酌献之礼。太庙之祭，以行俎豆礼；景灵宫祭，以奉牙盘礼；天章阁、钦先孝思殿，以奉常馔，行家人之礼。”

万寿观

万寿观，在新庄桥西。绍兴间建殿观宇，以太霄殿奉昊天，宝庆殿奉圣祖，长生殿奉长生帝，西则纯福殿，奉元命。后殿十二楹，为二十二室，奉太祖以下。会圣宫、章武殿应天璇运，皆塑像，以存东都遗制。前殿东有圆庙，室扁曰延圣；章惠后室扁曰广惠；温成后室扁曰宁华。四孟庙献毕，上由御圃诣本观诸殿行烧香礼。景定改道院斋阁，以奉皇太后。元命观东建神华馆，命羽士焚修。

御前宫观

御前宫观，在杭城者六，湖边者三，多是潜邸改建琳宫，以奉元命，或奉感生帝，属内侍提举官事，设立官司守卫兵士。凡宫中事务，出纳金谷日膳，道众修崇醮款，凡有修整宫宇，及朝家给赐银帛，殿阁贴斋钱帛，并皆土继给散，羽士俱沾恩甚隆，外观皆不及也。东太乙宫，在新庄桥南，元东都祠五福太乙神也。驻跸于此，以北隅择地建宫。以奉礼寺讨论，宜设位塑像。按十神者，曰五福、君基、大游、小游、天一、地一、四神、臣基、民基、直符。凡行五宫，四十五年一移，所临之地，岁稔无兵疫。绍兴间，命浙漕度地建宫，凡一百七十四区。殿门扁曰崇真，大殿扁曰云休，挟殿扁曰琼章宝室，元命殿扁曰介福，三清殿扁曰金阙，廖阳斋殿扁曰斋明，火德殿扁曰明离。两庑俱绘三皇五帝、日月星宿、嶽渎九宫贵神等，与从祀一百九十有五，遵太平兴国旧制。每祀用四立日，设笾豆簠簋尊罍，如上帝礼，两庑以次降杀。车驾遇四孟朝飨，尝亲诣焉。孝庙又建元命殿，扁曰崇禧。淳熙建藏殿，扁曰琼章宝藏。钟楼扁曰琼音之楼。理庙建长生殿，奉南极。度宗建通真殿，以奉佑圣；中祐殿，奉元命；顺福殿，奉太皇。元命，盖易长生名改为延寿，俱宸翰也。又北辰殿奉北斗。崇真馆在宫南，有斋八，曰观妙、潜心、泰定、集虚、颐真、集真、洞微、虚白。馆有小圃，亭扁武林，在宫后小坡，山乃杭之主山也。

西太乙宫

西太乙宫，在西湖孤山。淳祐间，太史奏太乙临梁、益分，请用天圣故事，于国城西南别建新宫，以顺方向。于是择八角镇地，建宫奉安，遂析延祥观地为宫。以凉堂建正殿，扁曰黄庭之殿，殿门扁曰景福之门，安奉太乙十神帝像。东有延祥殿，以备临幸，其外扁曰福祥之门。凡宫之事仪，四立祀典，皆如东太乙例遵行。咸淳间，以德辉堂为元命殿，明应堂为太皇元命殿。迎真殿在宫之右，有斋者二，曰通真、养素。宫中旧有陈朝桧，至今七百五十余年矣。苏东坡尝为僧志诠作诗以记。侧有小亭，孝庙宸翰其诗，石刻于亭下曰："道人手种几生前，鹤骨龙姿尚宛然。双干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见太平年。忽惊华表依岩出，乞与佳名到处传。此柏未枯君记取，灰心聊伴小乘禅。"

佑圣观

佑圣观在兴礼坊西，元孝庙旧邸，绍兴间以普安外第设主，光庙乾道年间，又开甲观之祥。淳熙岁，诏改为道宫，以奉真武。绍定重建观门，曰佑圣之观，殿曰佑圣之殿，藏殿扁曰"琼章宝藏"，御制《真武赞》及宸翰《黄庭经》，皆刻之石以赐。后殿奉元命，西奉孝庙神御，即明远楼旧址也。孝庙少年时题杜甫诗曰："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理庙又书全篇，锓于东宫厅屏风上曰："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深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开万卷余；晴云满户团倾盖，秋水浮阶溜决渠。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延真馆在观之右，命道流修晨香夕炬之供。馆有道纪堂、虚白斋。

显应观

显应观在丰城门外，聚景园之北，处湖之东，水四面绕观，观额宣和所赐。靖康年间，高庙为康邸，出使至磁州，神马引而南。建炎初，秀邸妻梦神指一羊谓曰："以此为识。"遂诞毓孝庙。由是累朝祠祀弥谨。殿中为显应之殿，其神位曰"护国显应兴圣普佑真君"。高庙为书殿扁，且揭以御名，昭其敬也。孝庙宸书"琼章宝藏"之扁，理庙书《洞古经》以赐刻石，宁庙御题观碑，其额以表功忠。观之东有崇佑馆。

四圣延祥观

四圣延祥观在孤山，旧名四圣堂。道经云："四圣者，紫微北极大帝之四将，号曰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大元帅真君。"元是显仁韦太后绘像，奉事甚谨，朝夕不忘香火。高庙为康邸，出使将行，见四金甲神人，执弓箭以卫。绍兴间，慈宁殿出财建观侍奉，遂于孤山古刹，徙之为观。次年，内庭迎四圣圣像，奉安此观。观额诏复东都延祥旧名，殿扁曰北极四圣之殿，殿门扁曰会真之门，三清殿扁曰"金阙寥阳"，法堂扁曰"通真元命"，阁扁曰"清宁"，皆理庙奎墨。藏殿扁曰"琼章宝藏"，孝庙亲墨。有堂扁曰"瀛屿"，元是凉堂扁，建西宫，以堂为黄庭殿，别创新堂，以此扁奉之。观有瑞真道馆，即延祥观门也。

三茅宁寿观

三茅宁寿观在七宝山，元三茅堂，因东都三茅宁寿之名，赐观额"宁寿观"，殿扁曰"太元"，奉三茅真君像。观中有三神御殿。观中曾蒙赐三古器玩，皆希世之珍：一曰宋鼎，乃宋孝武帝之牛鼎，以祀太室之鼎；二曰唐钟，系大唐常州澄清观旧物，内庭出内帑金帛易以赐之，禁中每听钟声，以奉寝兴食息之

节；三曰褚遂良书小字《阴符经》，此物宜取复赐贾秋壑。观之外曰东山，为殿以奉元命。有亭扁曰宾日，俯见日出。又有庵，扁曰仁寿。

开元宫

开元宫在太和坊内秘书省后，元宁庙潜邸，为道宫。向东都有开元阳德观，以奉火德。嘉泰年，诏以嘉邸改充开元宫，仪制皆视佑圣观，扁曰明离之殿，祀以立夏。又诏临安府即殿左别建皇伯宣明王殿，遂徙大宗正司他所，悉以址为宫，作宁庙神御殿。又有璇玑殿，奉北斗，易扁曰北辰。衍庆殿以奉真武、顺福、神佑二殿奉元命。皆嘉明殿奎画。宫北建阳德馆，以存修真之道侣。

龙翔宫

龙翔宫在后市街，元理庙潜邸，旧沂靖惠王府，诏建道宫，赐名龙翔，以奉感生帝。大门扁曰龙翔之宫，中门扁曰昭符之门，殿扁曰正阳之殿。礼官讨论祀典，以正月上辛日，差侍从三献官等，升为上祀行礼，备牲牢礼料，用十二笾豆，设祭歌宫架乐舞，受誓戒，望祭斋宫行事，内牲牢依祀天地礼，例用羊豕，所有仪像服色制度，有灵体殿庑下画像可遵。朝议以龙翔宫奉感生帝，既属羽流，合用斋醮之法，其正月上辛日望祭，自如其旧，奉旨从之。宫之左曰福庆殿，以待车驾款谒，改为神御殿。正阳之后殿为醮殿。宫西奉南真，馆门曰南真之馆，中门曰启晨之门；三清殿扁曰"三境储祥"；后殿扁曰"申佑"，以奉元命；西曰顺福殿，以奉太皇元命；寿元殿奉南斗，景纬殿奉十一曜；钟楼扁曰和应之楼；经楼扁曰凝真之章；藏殿扁曰琅函宝藏；小位次以备车驾宴坐，扁曰仙源，羽士之室，扁曰澄虚；内侍之舍，扁曰泉石。有高士三斋，曰履和、颐正、全真。

宗阳宫

宗阳宫在三圣庙桥东，以德寿宫地一半建宫，赐名以奉感生帝。盖此地前后环建王邸，又建庙毓圣之所，天瑞地府，益大彰显，诏两司相度建宫，大门扁曰宗阳之宫，中门扁曰开明之门，正殿扁曰无极妙道之殿，以奉三清；顺福殿奉太皇元命；三清殿后为虚皇之殿，直北有门，扁曰真应之门，中建毓瑞之殿，以奉感生帝，后为申佑殿，奉元命。通真殿奉佑圣。自开明门内，左有玉籁之楼、景纬之殿、寿元之殿，右有栾简之楼、琼璋宝书、北辰之殿，规制祀典，并视龙翔宫。行常以原飨回归，行款谒礼。有降辇殿，曰福临之殿，门曰福临殿门，进膳殿曰端拱。后有轩，扁曰劲霜，有圃，建堂二，曰志敬，曰清风。亭扁曰丹邱元圃。亭之北凿石池，堂扁曰垂福，后曰清境。圃内四时奇花异木，修竹松桧甚盛。宫西有介真馆，堂曰大范、观复、观妙、斋曰会真、澄妙、常净，俱度庙奎藻。

卷　九

三省枢使谏官

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国初循唐旧制，置院于中省之北，今在都堂东，上为枢属列曹之所。盖枢密使率以宰臣兼领，自知院以下，皆聚于都堂治事。省院在和宁门北首，旧福宁寺也。枢密院后建经武阁，系藏经武要略之文。中省门下后省，在都堂后。谏院在后省之西。检正左右司在谏院之右向东。承旨检详编修，在枢密院。三省枢密院监门，大门之南。三省枢密院架阁，在制敕院后。御史台，在清河坊内，北向，盖取严肃之义，内有朝堂，即台厅也。自绍兴来，未尝置对。有属台臣谳问，则刑察就听于大理寺问罪矣。

六　部

六部，在三省枢密院之南。部之中堂名曰"论思献纳之堂"。吏部掌天官，依唐制，以文武有官人，分左右铨选名之：尚左、尚右、侍左、侍右、司封、司勋、考功凡七司，以掌文武注授到部推赏等事。户部，名为地官，又称民部。掌天下州郡财赋，得财用耗而复衍，仓廪虚而复实之事。礼部，谓之春官。掌礼仪，讨论典故，讲习典礼。大朝聘礼、庆贺朝仪、生辰圣节、元旦、冬至、朝会、郊祀、明堂、合祀、天地、祖宗、典策、秋享、祭祀、社稷、封赐、祀典、祠庙、功臣勋烈配享，及赐家庙祭器等事。兵部，谓之夏官。掌兵伍、厢军、武举、投试武艺、金吾街仗人司兵，及大将出征、告庙、破贼、露布、卤簿、字图，若番夷属户，授官封爵等事，及天下地图、堡寨、烽燧，番夷归服内附皆掌之。又称驾部，掌辇辂车乘、厩牧杂畜、乘具传驿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数。再名库部，掌军器、仪仗、卤簿、法式，随军攻城什物，及供帐之事。是为四司主掌也。刑部，谓之秋官，掌邦典之重轻，民讼之疑惑，重刑之出入，官僚之宪谳，皆主之。盖民不问大小生死事体，所系四方讼刑，得其平直，发于天庭，以称其职。唐制刑部分为四司：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门是也。工部谓之冬官，掌工役程式，及天下屯田、文武官职田、京都衢关苑囿、山泽草木、畋猎渔捕、运漕碾硙之事。唐制名为四部：曰工部，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一皆所总也。

六部监门

六部监门在六部大门之左，凡所掌之事，隶于六部，部门受其出入之时，以听上稽访。门之司存，盖至是而愈重矣。奉行列曹之命，以正胥吏之失，赞长贰之惩决，以遵长官之意耳。六部架阁，其库在天水院桥，掌六曹之文书，主二十四司之案牍，故官置库

掌其架阁，皆无失误矣。

诸 寺

太常寺在罗汉洞，掌奉常礼仪，讨论典故、祭器、太常、乐器等事。寺内有昭勋崇德阁，阁上绘像文武功勋大臣，自忠献赵韩王普以下二十五人于其上也。宗正寺玉牒所，在太庙南。玉牒建局，以宰臣提举从官兼修撰。宗正卿少以下，悉预修《宗藩庆系录》、《仙源积庆图》等书。检讨官亦以他职兼耳。大理寺，在仁和县西，设卿、少丞、簿、评事、司直之官，及治狱都辖推吏等。家属皆居于寺内，以严出入之禁。掌朝廷刑棘廷尉之职，按法断刑，治狱推劾等事。司农寺，在保民坊内。国制以户部掌国计，而司农列卿、少丞、簿赞之，如诸州府县道每年上供，及宰执百官军粮宣限米斛，皆委专官，吏卒下各路州县坐征，以应宣限支用也。太府寺，在保民坊内，系《周官》职。总局二十有四，如诸军诸司粮审四院，左藏二库，买务卖场及编奎两司，和剂惠民四局，只候钞引院，皆属掌矣。

秘书省 国史敕令附

秘书省在天井坊之左。东都建于禁中。绍兴间，以殿司寨基建。省有殿扁，曰右文之殿。秘阁在殿后，供奉御书制书画古器等，两庑列累朝制书，石刻国史。实录院在殿东，提举官阁在殿西。道山堂在阁后。东西二阁，监少之位，丞簿馆职阁，列于两廊堂之前。著作之庭，在堂后，有小轩，置石刻东坡画竹于中。西有四阁，著作、著佐之位，《国史》、《日历》所在。著作庭东庑，有汗青轩，编纂《会要》所在。著作庭西庑：《日历》、《会要》库，经史诸子书籍库，共七库，俱列于殿外。东西两庑书列库在著作庭之右。后圃有群玉堂，以东坡画竹真迹为屏。有蓬莱亭，前为凿池，度以石桥，池上叠石为山。又有亭者六扁，曰芸香、席珍、方壶、含章、茹芝、绎志。次有射圃矣。含章亭后，有浑仪基，乃太史推占星像之用也。敕令所在，侍郎桥南，专为详定编修诸司敕令，盖谨法度，广贤才耳。

诸 监

国子监在纪家桥太学之侧，设祭酒、司业、丞、簿等官，专掌天子之学校，训导生员之职。总掌国子太学事务，生员出入规矩，考课试遵训导，天子视学，皇太子齿胄，则讲议释奠等礼也。监厅绘《鲁国图》。东西为丞簿位，后有书库官位。中为堂，绘《三礼图》于壁。用至道故事，有圃亭，扁曰芳润，丞钱闻诗扁以隶古。书板库在中门内。将作监，在保民坊，设监、少丞、簿，掌计料监造，官司营房舍屋皆隶焉。盖汉制将作大匠，沿袭秦官，亦少皞氏以五雉为五工正，以利器用，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职也。军器监，在保民坊，监有长贰、丞簿之官。率属治与《唐六典》建官不殊，掌制造御前军器。别置提举、提辖等官莅其役。近年专委殿岩，而监制本监益以省也。

大宗正司

大宗正司在天庆坊内，以魏宪惠王府旧址筑之，掌亲属宗庙之事，自汉、魏、隋、唐迄于宋，因而不改，以皇族官位高有德望者领之，又以本族尊属为判本司，又增同知以为之辅。宗司有阁，扁曰属籍之阁，于以见宗属蕃衍盛大而已。

省 所

茶盐所、会子所、公田所、封椿安边所，并在三省大门内。职以都司官兼提领。旧有安边所，创于嘉定初，专充拘推簿录家产。更有市榷所、牙契所，后因吏胥蠹弊，走卒繁扰，遂废其名，拨入封椿所以并掌之。今又创市舶所，官府察见吏奸，亦行省罢矣。

六院四辖

登闻检院、鼓院始建于和宁，遂移于丽正左右阙庭之南，左检院，右鼓院。按唐旧制，设四匦以通下情，名曰崇仁。司谏申明，招贤遵体，以使四方贤才，便其上达。都进奏院，在朝天门外，掌邦国传送之事，以钤辖诸道传递官兵，则《周官》行夫其职也。 官告院在部门之北。士大夫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王爵；军卒一资以上，至于节钺，告命皆隶院给之。如文则吏部，武则兵部。宗戚及命妇，司封属之；考校勋绩，司勋掌之。凡四司，皆集本部出诰耳。元丰改制，俱悉吏部行文武告命钞，而蕃官吏兵部。自后皆归吏部右选。文思院在北桥东。京都旧制，监官分两界：曰上界，造金银珠玉；曰下界，造铜铁竹木杂料。然两界监官廨舍，毋得近本院邻墙并壁居，所以防弊欺也。但金银犀玉工巧之制，彩绘装钿之饰，若与辇法物器具等皆隶焉。诸司诸军粮料院，在洋沙坑七官宅废屋。诸司诸军察计院，在保民坊内旧马军教场基置院。且如粮料院者，乃诸司诸军仰上之禄均也，尤不可不严，设官置吏，欲其专心致意，支拨无差失。审计院者，自宫禁朝廷百僚以下，至于内侍御士，及于诸军兵卒，凡赋禄者，以式法审其名数。而其辟召者，惟郊祀赐缗已。乃审禄有疑予，则诏以法。凡四方之计籍，上于大农，则遂其会。凡有司议调度会赋，出则諏焉。榷货务、都茶场，通在桥东。盖国初循唐制，旧以九路之漕，自达于淮，去则货茶，回则转盐。诸路留而庾之。官纳钞引，以便商贾。但钞引之法通行，则设官专职主之。课衍事繁，官曹之选，于斯重矣。杂买务、杂卖场，在榷货务内。唐制谓之“官市”，宋初为“市买司”。太平兴国年，方更名杂买务。奉禁中买卖，而平其直。南渡后，合局于此。凡官禁月料，朝省纸札，文思制造，和剂修合，封椿所积，编估以时其直，打套

以籍其数，而就售焉。又置提辖，以总其务耳。左藏库有东西二库，在清湖桥。又韩世忠所献赐第基建库。东库则掌币帛椿纲之属，西库则掌金银泉券彩纩之属。盖朝廷用度，多靡于赡兵。蜀、湖之饷，江、淮之赋，则归于四总。领饷诸屯军，则东西两库，岁入绢计者率百四十万，以缗计之率一千万，给遣大军，居什之七；宫禁百司禄赐裁三。有非泛浩繁之费，则请于朝，往往出内帑椿，以补其阙耳。封椿上库在三省大门内。封椿下库，在藏库中门。安边太平库在下库南。盖封椿上库，肇于孝庙之时，以备缓急支拨。又分户部钱物隶本所，则有上下库之别。上库窠名者曰折帛，总制增盐三分，盐袋增额，不排办人使。下库窠名者曰煮酒酒息、营田盐场、芦柴坍江、江沙田额、五厘关子，为数五伙。中因文移，缓币罅多，诸郡纲额，亏数甚矣哉。

三 衙

殿前司在凤凰山八盘岭中，置衙。有御书阁、凝香堂、整暇堂。山之上为月岩，有亭扁曰延桂，最高处曰介亭。崖石嶙峋。亭之后为冲天楼，极高，江海湖山奇伟之观。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行司边帅兼领。元有帅衙在保民坊内，改为寺监公宇。侍卫步军司在铁冶岭西。衙有御书阁、湖山堂、锦绣楼、相公井。

阁 职

阁门在和宁门外，掌朝参、朝贺、上殿、到班、上官等仪范。有知阁、簿书、宣赞，及阁门祗候、寄班等官。四方客省馆在东华门北。客省者，掌收接圣节建奉香及贺表，外国使人往来接伴之礼。四方馆者，掌收接诸州府郡朔望正冬贺表，及太礼贺表等事。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在文思院后，有内等子营。以正厅知阁提点幕官，以大使臣为干办司官。

监当诸局

车辂院在嘉会门外，置库安上辂及平等车。制造御前军器所在礼部贡院之西，改隶殿司所，管工役每季所制器纳内库。万全三指挥。东西作两营在所之东北。编估打套局在支藏库门内。惠民利剂局在大府寺内之右，制药以给。惠民局，合暑腊药以备宣赐。太平惠民局，置五局，以藏熟药，价货以惠民也。南局在三省前，西局众安桥北，北局市西坊南，南外局浙江亭北，外二局以北郭税务兼领惠民药局收赎。草料场在天水院桥西，有廒十眼，受畿内所输稻麦豆，以给骐骥、御马二院，及宰执三衙之马。合同场在过军桥之下，掌茶盐钞引合同。会子库，在榷货务，置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以务门兼职，以都司官提领。日以工匠二百有四人，以取于左帑，而印会归库矣。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先造于徽城，次成都，以“蜀纸”起解，后因路远而弗给，诏杭州置局于九曲池，遂徙。于今安溪亦有局，仍委都司官属提领，但工役经定额，见役者日以一千二百人耳。交引库在大府寺门内，专印造茶盐钞引，遂请丞簿佥押。法物库在梅家桥北，掌祭祀法服、朝服、冠佩、带舄，及大礼明禋旗幡衫袍等。内侍领其职。度牒库，在油车巷，掌僧道二流承恩敕牒。市舶务在保安门外瓶场河下，凡海商自外至杭，受其券而考验之。又有新务，在梅家桥北。司农排岸司在前洋街，掌拘卸诸州郡宣限纲运，检察搜空，而綮其不登数者。三省枢密院激赏钱库在俞家园。激赏酒库，在钱塘县南。左右骐骥二院在漾沙坑，两院以马二十四匹为额。每月朝参，各院以御马三匹，至和宁门立于南向，朝罢回院。象院在嘉会门外。御马院养喂安南王贡至象三拳。左右骑御直在七官宅山上。左右教骑营在丽正门左右。御马院使臣营在嘉会门外。牛羊司，在榷货务后，掌御膳及祭之牲。有涤宫，在六和塔之南。

诸 仓

省仓上界在天水院桥北，其廒有八眼，受纳浙右米，以充上贡及宰执百官亲王宗室内侍。仍支给王城班直省部职员。省仓中界在东青门外菜市塘，有廒三十七眼，皆受纳浙右苗纲经常和籴公田椿积等米，以供朝家科支、农寺宣限。凡诸军、诸司、三学，及百司、顾券、诸局工役等人皆给焉。省仓下界在东仓铺，创于旧址，极广袤，朝家更修，乃折三之二，建廒厅八十眼。丰储仓在仁和侧仓桥东，以公田浩瀚，诸仓不足以受纳，以丰储增创，成廒百眼。丰储西仓在余杭门外佐家桥北，其廒五十九眼。端平仓在余杭门外德胜桥东，元储漕籴，后归农寺，莅以京局官而领之。咸淳重修，有木榭，扁曰介然，盖取太仓箴语，而并箴刻于石，有廒五十六眼。淳祐仓在余杭门内斜桥南，元创以储米粜于帅司，其后朝家拨支赈粜百姓，自后付农寺以给诸军诸司，有廒一百眼。平粜仓在仙林寺东，创以储临安米，今农米皆入焉。咸淳仓在东青门内后军寨北，议增建廪，以储公田岁入之米。买琼华废圃，及以内酒库柴炭屋掌于帅司，建仓廒一百眼，岁贮公田米六百余万石。凡诸仓支纳下卸，自有下卸指挥兵士，遇月分支遣，皆至只役。叉袋自有赁者应办。如遇支界日，仓前成市，水陆壅塞。诸军校给打诸粮，不许顾人搬担，须亲于廒中肩出仓外。此祖宗立法如此。

内司官

内侍省：知省、都知、御带、御药、苑使、门司、殿长、阁长、内辖、内监丞、受随都知、下都监、仪令、上名、扶持直掌、权苑提举、提辖、御前诸宫观提点，皇城司、御辇马、御马院兼提举、诸内司、库藏司所等处。更有听唤一百员，团练四员，两攒官宫使、随父指教小直殿一百员。内宫散只候，不记多数，各有所辖职名，主管事务。

内诸司　奉安

皇城司：禁卫所、符宝所、主管大内钥匙库、御药院、内东门司、内通进司、御前军器库、睿思殿库、内藏库、奉宸库、内军器库、南廊库、安放库、生料库、果子库、香药库、进奉库。殿中省：后苑、御膳所、御厨、六尚局、翰林司、仪鸾司、八作司、修内司、御前内辖司、东西库、南北库、甲仗库、法物库、蜜煎库、内司纲房、青器窑、内司备内库、御前应奉所、万寿香所、御服所、裹御所、丝帛所、腰带所、八作司、意思房、灯局、御马院、教乐所、天章阁、乐器库、翰林书艺局、道场库、祗候库、御醋库、主管往来国信所。东库：御辇院、车辂院、皇城辇官营、骐骥院、教骏营、骑从马院、象院、大辇院、内辖司、濠寨司、织染所、奉安所、御酒库、主管翰林医官局、太医局、合同凭由司、良马院、使臣院、快行营、黄院子营、皂院子营、轻䨥库。外库：御前诸宫观官、太庙营、景灵万寿宫、老儿营、慈元殿库，皇后殿库、吴益国位库、淑妃昭容修仪美人才人诸位库。以上并是内侍官兼职提点、提举等职。外有皇城司、御马院、象院，系知阁御带环卫官兼领干办之职。其余外库院干办之官，系右选官领其职也。

卷　十

诸官舍

左右丞相、参政、知枢密院使签书府，俱在南仓前大渠口。侍从宅，在都亭驿。东台官宅，在油车巷。省府官属宅，在开元宫对墙。卿监郎官宅，在俞家园。七官宅，在郭婆井。五官宅，在仁美坊。三官宅，在潘阆巷。十官宅，在旧睦亲坊。六房院，即后省官所居处，在涌金门东如意桥北。五房院，即枢密院诸承旨所居处，在杨和王府西也。

府　治

临安府治在流福坊桥右，州桥左首。亭扁曰拜诏亭，右首亭扁曰迎春，左入近民坊巷。节推、察判二厅。次则左司理院，出衙右首则右司理院、府院及都总辖房。入府治大门，左首军资库与监官衙，右首帐前统制司。次则客将客司房，转南入签厅。都门系临安府及安抚司金厅，有设厅在内。金厅外两侧是节度库、盐事所、给关局、财赋司、牙契局、户房、将官房、提举房。投南教场门侧曰香远阁，阁后会茶亭，阁之左是见钱库、分使库、搭材、亲兵、使马等房。再出金厅都门外，投西正衙门俱廊，俱是两司点检所、都吏职级平分点检等房。正厅例，帅臣不曾坐，盖因皇太子出判于此，臣下不敢正衙坐。正厅后有堂者三，扁曰简乐、清平、见廉。堂后曰听雨亭。左首诵读书院。正衙门外左首曰东厅，每日早晚帅臣坐衙，在此治事。厅后有堂者四，扁曰恕堂、清暑、有美、三桂。东厅侧曰常直司，曰点检所，曰安抚司，曰竹山阁，曰都钱、激赏、公使三库。库后有轩，扁曰竹林。轩之后堂，扁曰爱民、承化、讲易三堂，堂后曰牡丹亭。东厅右首曰客位，左首曰六局房，祗候、书表司、亲事官、虞候、授事等房而已。府治外流福井，对及仁美坊，三通判、安抚司官属衙居焉。府治前市井亦盈，铺席甚多。盖经讼之人，往来骈集，买卖耍闹处也。

运司衙

西浙运司衙旧在双门北，为南北二厅，今迁丰豫门南渡子桥西普安桥，为东西二衙：曰东衙，有宽民堂、福星楼、节爱堂、振襟堂；堂侧建别榭曰西衙，有周咨堂、公生明堂、绣春堂、仁惠堂；堂后栽修竹而围之。运司金厅、提领犒赏酒库所，俱在运司衙门。主管文字、干办公事，在俞家园。主管帐司厅，在戒子桥之北。

后戚府

昭慈圣献孟太后宅，在后市街。显仁韦太后宅，在荐桥东。宪节邢皇后宅，在荐桥南。宪圣慈烈吴太后宅，在州桥东。成穆郭皇后宅，在佑圣观后。成恭夏皇后宅，在丰乐桥北。成肃谢皇后宅，在丰禾坊南。慈懿李皇后宅，在后市街。恭淑韩皇后宅，在军将桥。恭圣仁烈杨太后宅，在漾沙坑。寿和圣福谢太后宅，在龙翔宫侧。全皇后宅，在丰禾坊南。其后戚宅，元各赐家庙五室，及祭器仪物。每四孟祭享，官给以御厨兵治祭馔，太常寺差奉常官行赞相礼，仍差主管官影堂使臣及兵级守之，以子孙世领祠事。

诸王宫

吴王府在后洋街。益王府在新桥。秀安僖王府在后洋街。汉王府在西桥。庄文太子府在井亭桥。沂靖惠王府在清湖北。景献太子府在铁冶岭。荣文恭王府在佑圣观桥东。周汉国瑞孝长公主府在左藏库西。各赐家庙祭器、岁时祭礼，及影堂使臣、主奉官兵级等，循戚宅例制行之矣。

家　庙

忠烈张循王府在清河坊，赐庙祀。循王以上五世祖，颁祭器法式，听其自造，仍差主管一员、影堂使臣二员、兵级二十七名，以子孙带领祠事。忠武韩蕲王府在前洋街，赐庙祀，须祭器，唯赐铜爵勺各一，余竹木颁图式，作式听其自制，一应事仪如前制同。忠勇刘鄜王府在明庆寺南，建庙赐祭器并如前式。忠烈杨和王府在洪桥清河坊，赐家庙与祭器，下将作监造以赐，岁时行礼，官给厨兵，太常遣赞相以奉常，余皆如前制行。太傅平章魏国公贾秋壑，按旧典赐第及家庙，在葛岭集芳园，改建庙，奉五室同宇以飨，

四孟月祭器，皆尚方所赐。凡点领官吏，洒扫兵士，与花果，月颁之。隶版曹及京兆府，如在京赐诸勋功庙仪式奏行。

馆 驿

樟亭驿，即浙江亭也，在跨浦桥南江岸。凡宰执辞免名，出居此驿待报矣。向有白乐天先生往驿访杨，旧曾赋诗曰："往恨今愁应不殊，题诗梁下又踟蹰。羡兄独梦见兄弟，我到天明睡亦无。""夜半樟亭驿，愁人起望乡，月明何处见，潮水白茫茫!"北郭驿亭在余杭门外北郭税务之右，都亭驿在候潮门里泥路西侍从宅侧次，为馆伴外国使人之地也。

本州仓场库务

镇城仓、常平仓、糯米仓，俱在余杭门外师姑桥。盐事所、都盐仓，在艮山门外。天宗盐仓，在天宗水门内，所辖诸盐场十有二：曰汤镇、仁和、许村、盐官、南路、茶槽、钱塘、新兴、蜀山、岩门、上管、下管等场。又新兴以下五场，西兴、钱清二场皆隶。 交木场，在龙山。抽解竹木场，在浙江亭北。又三场在江涨桥南余杭、塘上、西溪三路也。城内外场共二十有一处，以便诸官厅及民庶排日发卖。铁场、炭场、船场、铸冶场，在东青门外北。瓶场、粜场，在余杭门外。卖酒局，在丰储仓边家渡之东。交钱局，在府治后。都钱库、激赏库、军资库、常平库、公使钱库、公使酒库、甲仗库、书版库、公使醋库，俱在州衙内。回易库，在荐桥北。外有公使醋子库，于城内外十有一库耳，或自沽卖，止日纳息钱于点检所。楼店务，在流福桥北，有官设吏令宅务合于人员，收检民户年纳白地赁钱。税务凡五处，名曰都税务、浙江税务、龙山税务、北郭税务、江涨税务。但州府虽有税务之名，则朝家多有除放，以便商贾。诸货辏于杭城，其都作院在白鱼池之侧。运司亦有木税场，在杭城外共八场也。船场与架阁库，俱在荐桥门外。提领犒赏酒库所，在楼店务之侧。

点检所酒库

点检所官酒库，各库有两监官，下有专吏，酒匠掌其役。但新煮两界，系本府关给工本，下库酝造，所解利息，听充本府赡军，激赏公支，则朝家无一毫取解耳。曰东库，清、煮俱为一，在崇新门里，有酒楼，名之曰太和，废之久矣。曰西库，又名金文正库：清界库，在三桥南惠迁桥侧；煮界库，在涌金门外，有酒楼，扁之曰西楼。南库，元名升阳宫：煮界库，在社坛南；新界库，在清河坊南，酒楼扁之曰和乐。北库：煮界库，在祥符桥东；清界库，在鹅鸭桥东，酒楼扁之曰春风。曰中库，在众乐坊北，造清界，有酒楼扁之曰中和；煮库，在井亭桥北。曰南上库，呼为银瓮子库：煮酒库，在东青门外；造清界库，在睦亲坊北，酒楼扁之曰和丰。南外库：造清界库，在便门外清水闸；造煮界库，在嘉会门外，名之曰雪醅库。北外库：造煮界库，在江涨桥南；清界库，在左家桥北，酒楼扁之曰春融。西溪库：清、煮两界俱在九里松大路，乃一门分两库耳。曰天宗库：造清界，在天宗水门里；煮界库，在余杭门外上闸东。曰赤山库：造清界库，在赤山教场；煎煮库，在左军教场侧。曰崇新库，清、煮两界俱在崇新门外。曰徐村库，在六和塔南徐村市中。其诸库皆有官名角妓，就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惟意所择，但恐酒家人隐庇推托，须是亲识妓面，及以微利啖之可也。又有九小库，如安溪、余杭、奉口、解城、盐官、长安、许村、临平、汤镇。更有碧香诸库，如钱塘门外上船亭南名为钱塘正库，有楼，扁曰先得。钱塘县前名钱塘前库。鹅鸭桥北曰北正库，正在醋坊巷口也。西桥东曰煮碧香库。礼部贡院对河桥西曰藩封栈库。外有藩封正库，在常州无锡县，并隶临安府点检酒所提领耳。

安抚司酒库

安抚司所管一道酒库，如余杭县闲林酒库，石濑步东西二酒库，临安县青山、桃源二酒库外，有安吉州德清县市名为德清正酒库，五林闸市处曰德清东西二酒库，安吉州归安县曰琏市东西二酒库，嘉兴府华亭县曰上海酒库。

厢禁军

临安居辇毂之下，盖倚以为重，武备一日不可阙，而守帅所统，则建炎之旧制。至防隅一军，又必藉禁卫之士，别为部伍。三衙之兵，亦听帅臣节制，以倡率之。姑以兵制、军号，一一述之，使知卫兵各有兵统耳。曰东南第三将，自太祖朝分隶驻札，寨在东青门内，元管十指挥，后拨威果二十八指挥、雄节九指挥于平江外，见存者威节第一、第四、第五、第六指挥，雄节第八、第十六指挥，全捷第二、第三指挥，共统八指挥军也。曰京畿第三将，元系东京畿县陈留、雍邱、尉氏、鄢陵、阳武屯驻兵，后刘俊统率来捕，陈留存留。驻札营在东青门里，所统武骑两指挥，勇广四指挥，广捷三指挥，忠节水军，骁猛、神威、雄勇、雄威各管一指挥，效忠三指挥，共统十七指挥军也。曰兵马钤辖司兵马，勇节、威果、全捷三指挥，宿州龙骑、归远二指挥，因讨睦寇留屯，隶钤辖司所管矣。曰厢军，崇节、捍江、修江、都作院、小作院、清湖闸、开湖司、北城堰、西河、广济、楼店务、长安、堰闸、秤斗务、北城、鼓角、匠横、江水军船务、牢城，各指挥兵士计一万五百八十七名之额。曰城东、城西、外沙、海外、管界、茶槽、南荡、东梓、上管、赭山、仁和、盐官、黄湾、硖石、奉口、许村巡检司十六寨，计兵卒一千三百四十四名之额。

防隅巡警

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居，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官府□□坊巷，近二百余步，置一军巡铺，以兵卒三五人为一铺，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或有闹炒不律公事投铺，即与经厢发觉解州陈讼，更有火下地分（有脱漏）。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以防盗贼。盖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烻处，以其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以灯。若朝天门内，以旗者三；朝天门外，以旗者二；城外以旗者一；则夜间以灯如旗分三等也。曰东隅，有望楼在柴垛桥都税务南；曰西隅，有望楼在白龟池；曰南隅，有望楼在吴山至德观后；曰北隅，有望楼在潘阆巷内；曰上隅，有望楼在大瓦子后三真君庙前；曰中隅，有望楼在下中沙巷蜡局桥东塊；曰下隅，有望楼在修文坊内；曰府隅，有望楼在府治侧左院墙边；曰新隅，在长庆坊。曰新南隅，在候潮门里东；曰新北隅，在余杭门里；曰新上隅，在侍郎桥东皮场庙侧；曰西南隅，在寿城坊仁王寺前，曰南上隅，在丽正门侧仪鸾司相对；曰城西隅，在钱湖门外清化桥；曰城北上隅，在北郭税务桥；曰东北下隅，有望楼在北新桥北；曰钱塘隅，有望楼在水磨头放生亭后；曰新西隅，在九里松麴院路口；曰海内隅，在浙江亭南油局；曰外沙隅，在候潮门外外沙巡司；曰城东隅，在新门外城东巡司；曰茶槽隅，在东青门外茶槽巡司。如遇烟烻救扑，帅臣出于地分，带行府治内六队救扑，将佐军兵及帐前四队，亲兵队、搭材队，一并听号令救扑，并力扑灭，支给犒赏；若不竭力，定依军法治罪。

帅司节制军马

浙西安抚司节制殿步两司军校，虽系帅司节制，元无统属，遇有速欲调遣及救扑烟烻，须伺朝旨调遣，常不及事，遂请于朝省得旨，行下殿步两司，各差官兵千人，各委统制官二员带行，正任兵马钤辖都监，及添差兵马钤辖副都监，职任于城内，四壁置隅，以备调遣。复请朝堂，欲再于殿步二司差军兵分任城外四壁防虞之责，遂行下各司，再选精兵三百人。各以统治官二员，仍带本州钤辖路分之职分任也。并照城内四壁约束，俱隶帅司节制。自后两浙运司申朝得旨，令分官城内外四壁军兵通行节制，以便救扑。且如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俱是官司给支官钱措置，一一俱备。遇有救扑，百司官吏，便整队伍，急行奔驰驻扎遗漏地方，听行调遣，不劳百姓余力，便可扑灭。如宰执帅漕殿步帅臣间到地面指挥救扑，百司官吏亦各诣所隶官司守局以备不测。其修内司搭材等兵级，亦同内侍分头救灭。或火势侵其官舍戚里之家，及烻烬畏威有伤百姓屋庐，内庭累令天使驭马，传宣诸司帅臣，速令将佐兵士扑灭，毋致违慢，如有违误，定行军法治之。帅漕二司遇行救扑，官舍钱买水浇灭，富室豪户亦喝钱助役。军士尽力扑灭，不致疏虞。若救火军卒重伤者，所在差官相视伤处，支给犒赏，差医胗治。

卷十一

诸山岩

大内坐山，名凤凰，即杭客山也。庙巷山名吴山，又曰胥山。上方多福寺，名七宝山。山前连者，谓之宝莲山。进奏院后，名石佛山。太庙后，名瑞石山。妙果尼寺前，名金地山。漾沙坑小山名茆山、浅山。宝月寺前名宝月山。八眼井前名峨嵋山、草场山。御厨营山谓之宝山。孝仁坊名清平山。府治名竹园山，秀峰诸山一脉耳。丰乐桥南有狗儿山，此古老相传称之，而实无山迹。东太乙宫后圃内有小土山名虎林山，建亭在其上，扁曰武林，即杭之主山也。城南冷水峪山名曰包山，有桃花关，多贵官园囿，春间桃花数里，艳色如锦，以故杭人游宴者伙。嘉会门外白洋场南名龙山，又曰天龙山。山西名月轮、大慈二山，尧门名马鞍、五云等山。铁井栏谓之定山、秦望山、浮山。范村北乡名排山。杨村名嵣山。巫山头名庙山，又谓之禄山。水乐洞前名南高峰山。九里松名灵隐山、灵茆山、仙居山。灵隐寺后山名北高峰山，寺前名飞来峰、白猿峰，稽留峰、月桂峰、莲华峰、涟岩、巉岩。灵鹫寺右青林岩、理公岩。灵隐山南名葛坞、朱墅、女儿山、玉女岩、龙井山、云栖山。范村诸坞山。西湖堤上名孤山，乃林和靖先生修真隐居处，其山耸立，傍无联附，为湖山之绝胜也。钱塘界有粟山。县旧治南名巨石山，石甑山。寿星寺后巾子峰山。大佛寺名大佛石山。张真君行宫前名霍山。兴教寺后曰南屏山，其山怪石耸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如屏障，可爱，司马温公书《家人卦》刻之于石，见存其迹矣。净慈寺对山名雷峰寺山，后有慧日峰山、龙井山，侧名鸡笼山。高丽惠因寺前名赤山。更有一峰耸出，众山缭绕，古木列垂，森翠难描，谓之玉岑山也。报德寺有山名鸦鸡峰。无垢院有一峰如笔，卓然而立，故名卓笔峰。大麦岭后花家山，又名蛇山。放马场侧灵石山、东山，又名仙姑山。三家桥试院后名西观音山、秦亭山、石壁山。西溪：龙门山。长寿乡：大悲山坞。崇化乡：观山、黄社、茆涤、杨梅等山。城东北山：临平山、桐扣山、赤岸山、皋亭山、青龙山、母山、佛石山、石膏山、大婆山、白岩山、方山、苎山、杨山、唐峰山、近山、大遮山、鸟尖山、饮马山、安乐山、石壁山、龙驹山、法华山。仁和县界东北有黄鹤山。永和等乡超山。亭市龙珠山、大旗山、南北南鲍山、玉峰山、洛山、蛾眉山、乌头山、姥独山、赭石山、马嗥山。其余七

县，山脉缭复，峰峦巍峨，周围数百里，难以尽述矣。虎头岩在钱塘门外，介于宝岩定业寺后山，葛沣《钱塘帝都赋》云："岩则虎头"。故老传云："此山旧有岩石突出，如虎头形，吴越钱王纳土后，奏有望气，云杭州西湖有虎头形胜，遂命匠凿去其形。"两赤县有名岩者，如连岩、青林岩、理公岩、玉女岩、象鼻岩、佛手岩。

岭

八蟠岭，在大内后。殿司衙山上万松岭，在和宁门外孝仁坊西岭上，夹道栽松，今第宅内官民居，高高下下，鳞次栉比，多居于上。白乐天《夜归赋诗》有"万株松柏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之句。又东波《腊梅》诗句有"万松岭下黄千叶"。铁冶岭，在步司衙左虎翼营东。紫坊岭，在漾沙坑七官宅之侧。骆驼岭，在三茆观之麓。灌肺岭，在大街清河坊北。狗儿岭，在教睦坊内。此二岭旧有坡阜，今夷为坦路，而名存焉。慈云岭，西在方家峪，东往郊坛路，有后唐石刻。凤篁岭，在钱塘门外放马场西，路通龙井，其岭最高，峻岭上有亭，名曰过溪，又曰二老，东坡赋诗纪之，又《探梅》诗有"问讯凤篁岭下梅"，又有《界亭诗》："丹清明灭凤篁岭"之句。分金岭，在钱塘旧治。西狗头岭，在旧治北。梯子岭，在方家峪南。钱粮司岭，在城西巡司前。五子岭，在龙山之北。白塔岭，在龙山东。徐村岭，俗呼姜擦子岭。雷岭、马牛头岭，俱在钱塘定山北乡。牌山岭，在定山南乡。五云山岭，在徐村及云栖山，俱可往来。大麦岭、小麦岭，今在高丽寺西，与步司右军相连，路通坊马场岭，岭有观音阁，对山有东坡同王瀹、杨杰、张铸元祐五年三月三日游三竺过麦岭题名石刻存焉。南高峰下烟霞岭、葛岭，在西湖之西，葛仙翁炼丹于此，有初阳台，高庙即其地创集芳园，理庙以此园赐贾秋壑建第宅家庙，盖贾公元有别墅在焉。栖霞岭，又名剑门岭，亦名剑门关，在钱塘门外显明院之北，旧多栽桃花，开时烂然如霞，故名之。岭下岳鄂王墓。驼巘岭，在九里松东。胭脂岭，在九里松麴院路西。石人岭，又名冯公岭，在灵隐寺西去半里许。又有大青岭，在东墓岭南。郎当岭，在大青岭南。黄泥岭，在行春桥水竹坞步司前军寨南。胡家岭，在钱塘长寿乡，其岭极峻峭，有石井，旱不涸。歇樵岭，在慈山。大石姥岭，在仁和界。

诸 洞

杭城内有洞者三。青衣洞在三茅观之后。曰罗汉洞，在敕令所北，其洞废之久矣，以名呼之。曰金星洞，在凤凰山介亭下。太庙亦有洞，如其名也。城外有洞者凡一十有七。曰南高峰烟霞洞，下曰水乐洞，其洞前四望，林峦耸秀，岩石笋峙，洞虚窈渟，涵如渊泉，味且清甜可掬，洞中有水声，如金石之音。顷为杨和郡王别圃，凿石筑亭，最为幽雅，岁时都人游观集焉。历年多芜秽弗治，水乐音声几绝，贾秋壑以厚直得之，增葺其景，顾无水音，秋壑俯睨谛听，悠然有契，曰"谷虚而后能应，水激而后能有声，今水潴其中，土壅其外，顾振声，得乎?"亟命疏壅导潴，有声自洞间出，节奏自然，二百年胜概，于今如始也。杨村岿山慈岩寺之后，名风水洞。郊台天真院有二洞，扁曰登云，曰灵化、东坡、和靖题名，刻于石。右赤山殿司左军寨尼庵侧有洞名铁窗楞洞。天竺山有二洞，名呼猿、龙泓。烟霞石坞路大仁院有石屋洞，极高大，状如屋，周围镌刻诸佛菩萨罗汉之像，其寺正为佛殿，朝香夕灯之供。乌坞山名烟霞洞。石屋寺侧曰栖霞洞。下竺寺内有洞，名香林。临平山有洞，名龙洞，尼庵后有洞，名蝙蝠洞、细砺洞。钱塘崇化有白龙洞，其洞有龙居焉，朝家曾祈雨旸有感，敕封侯爵，为显灵孚济美号，赐庙额扁曰"敏应"。扫帚坞护国仁王寺有洞，不载其名。仁和界超山有洞，名海云洞，倏时干湿，洞建黑龙王祠祀之。古柳林杨和王园内名白云洞，盖以坡陀拥土成之，此夺天之奇巧也。

溪潭涧浦

杭郡系南渡驻跸于此，地倚山林，抱江湖，多有溪潭涧浦，缭绕郡境，实难描其佳处。自武林山之西，名曰西溪。顷者有郭祥正诗题咏曰："西溪在湖外，一派灌残阳。游子托渔船，却愁归路长。"九溪，在赤山烟霞岭西南，通徐村，出大江，北达龙井矣。安溪，在钱塘，去北关五十里。溪上有大遮山祠，龙山在上。古人相传：风雨之夕，龙现珠。有光凌溪，在钱塘长寿。奉口溪，在钱塘安溪之北十八里。　潭洲者，宝月山宝月寺之西，曰黑龙潭，其潭莫测深浅，亢旱水不竭，一名天井，山下有天井巷，晴则潭水碧色可爱，将欲雨则水黑，郡民以此候晴雨多验。倾者白乐天曾祭龙神，撰祝文曰："黑龙唯龙，其色元，其位坎，其神壬癸，与水通灵。日者历祷四方，寂然无应，今故虔诚洁意，致命于黑龙。龙无水，顾何依？神无灵，将恐竭。泽能救物，我实有望于龙。物不自神，龙岂无求于我。若三日之内，雨一滂沱，是龙之灵，亦人之幸。礼无不报，神其听之。"仁和临平镇东湖曰白龙潭、渔浦潭，按今舆地志，在郡西南。龙游潭，在仁和皋亭山。钵盂潭，在南高峰及仁和大年乡石塘东。玉儿潭，在郡西五十里。浣纱潭，在仁和临平乡。羊铁潭，在艮山门外。西湖三潭，古人相传在湖中。□浦者，倾凤凰山下有柳浦。《咸淳志》云："隋志置郡。晋吴喜尝游军此地。参之诸文无考。"便门侧名铁幢浦，古人相传：吴越王射潮箭所止处，立铁幢。又有闻钱王筑塘时，高下置铁幢凡三，以为镇压，潮水退则见其幢也。淳祐戊申，帅司买民地，置亭其上。王荆公诗云："忆昨初为海上行，日斜来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灵隐浦，自灵隐山南徂东，临浙江一派，谓之

北浦，今资国院前是也，亦云灵隐步头。有诗咏曰："有灵何所隐？深浦老蒹葭。渔父一舟泊，却凝秋汉查。"白石浦、鲜船渡浦、杨村浦，俱仁和临江乡。涧者，如合涧，在灵隐、天竺之间。十八涧，在龙井山之西步司左军寨后，路通六和塔寺，石门涧，参军陆羽《灵隐寺记》："旧有卧龙石横涧中，有诗咏曰：启闭何人见，湍流一涧分。仙家无路入，空锁石楼云。"金沙涧，在灵隐寺侧，自合涧桥，绕寺山一带。唐家同石桥，在军寨门内，至行春桥折入步司前军寨门，由麴院流入西湖。惠因涧，在赤山高丽惠因寺侧，秦少游游龙井，曾濯足于涧，题名记之云："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投石而饮之。"呼猿涧，在灵隐山呼猿洞之左右也。

井　泉

杭城内外，民物阜蕃，列朝帅臣，常命工开撩井泉，以济邦民之汲，庶无枯涸之忧。吴山北大井曰吴山井，盖此井系吴越王时有韶国师始开为钱塘第一，然山脉融液，泉源所钟，不杂江潮之水，遇大旱不涸。天井巷旧曰天井。旧志云：宝月山上亦有天井，后废之久矣。万松岭上沈婆井岭下有郭公井。铁冶岭北有郭婆井。青平山侧有郭儿井。寿域坊仁王院前上四眼井。长庆坊竹竿坊巷曰下四眼井。金地山步司寨前名白鳝井。青沙湾有鳗井。宝月山下上八眼井。秘书省相对下八眼井。后市街大眼井。六部前甜瓜井。四方馆北及南仓前各有大井。太学后及市西坊各名沈公井。祥符寺中，向吴越王于寺内开井九百九十眼，后改创军器所堙塞，仅存数井耳。荐桥北有义井，亦呼四眼井。道明桥双井。丰乐桥西长惠井。棚前亦有双井。梵天寺灵鳗井。钱王庙前乌龙井。六和塔南沙上曰沙井，上以铁井栏护之。西溪有井，名龟儿井、方井。净慈寺前四眼井。下竺藏院炼丹井。武林山烹茗井。清湖惠利井。铁冶岭相公井。甘泉坊相国井安国罗汉寺名西井，又名成化井。三省激赏库名四井坊，俗呼四眼井。裴府前名小方井，俗呼小眼井。惠迁桥西有井一者三呼，曰沈公井，曰金牛井，曰惠迁井。州治前流福坊名流福井。涌金门镊子井。自惠利而镊子井计八井，于西湖置水口，引水归城，使民汲之。孤山有金沙井。风篁岭龙井，有名贤题咏甚多，秦少游题名石刻，丞相郑清之跋，苏东坡之记存焉。治平寺葛公双井。杨村路上观音井。小林莲华院莲华井。仁和皋亭冯氏井。泉者，以城外两赤县有冷泉、醴泉、温泉，并见武林山。玉泉，在钱塘九里松北净空院，昨自齐末有灵悟大师云超开山说法，龙君来听，抚掌出泉，有小方池，深不及丈，水清彻可鉴，异鱼游泳其中，池侧立祠祀龙君，朝家封公爵，白乐天诛诗云："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手把青藜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山去，知我是谁人？"真珠泉，在大慈崇教院，为张循王真珠园内也。灵泉，在寿星寺前，有亭；而广福院亦有之。金沙泉，在仁和永和乡，东坡诗有"细泉幽咽走金沙"之句。杯泉，详于寿星寺。卧犀泉，见于郑戬《灵隐天竺诗序》中。萧公泉，在灵隐寺后。岁寒泉，在龙井山崇因院。法华泉，在南山满觉寺。参寥泉，元祐年间，此僧住上智果寺，寺有泉，东坡以僧之名为泉名，盖东坡《应梦记》云："仆在黄州，参寥自吴中来访，一日梦此僧赋诗，觉而记两句曰：'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后七年，仆出守钱塘，此僧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缝间。寒食之明日，仆与客泛湖，自孤山来竭，参寥子汲泉钻火，烹黄蘖茶，忽悟予梦诗兆于七年前，众客皆叹，遂书始末并题之，非虚语也。"颖川泉，在南高峰。观音泉者有三，法通、传灯、真如三寺也。喷月泉，在南山晴竹园广福院。定光泉，在西山长耳僧法相院西定光庵侧。白沙泉，在灵隐寺西普贤院方丈之西，其泉自白沙中出，有诗咏曰："不见泉来穴，沙平落细声。夜高寒月漾，银汉大分明。"周公泉，又名北腼泉，在湖州市下闸。甘泉，在城北童家巷南。惠泉，在钱塘长寿乡大遮山惠泉寺。冰谷泉，在临平山寂光庵侧。寒泉，旧名荐菊泉，在钱塘门外嘉泽庙。僧绿泉，在南山福圣院。六一泉、仆夫泉，在孤山四圣太乙道馆园内。大悲泉，在上天竺。茯苓泉，在灵隐寺西无垢院。虎跑泉，在大慈山。持正泉，在六和开化寺。涌泉，在霍山行宫西清心院前山坡下，高庙日遣人汲水入内瀹茗，寺中以朱栏护之，味极清甘，亢旱不竭。天泽泉，在麴院小隐寺前，有亭复之。安平泉，在仁和安仁西乡安隐院，有池，扁曰安平，泉池边有亭，东坡题咏曰："策杖徐徐步此山，拨云寻径兴飘然。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记年；烹茗僧夸瓯泛雪，炼丹人化骨成仙。当年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城内有瑞石泉，在粮料院北瑞石山下。今太庙南有井亭青衣泉，在太庙后三茅观园内。武安泉，在皇城司营，水清甘，有青石刻"武安泉"三字。俱按《咸淳志》所载而述之也。

池　塘

涌金池在丰豫门里，引西湖水为池，吴越王元瓘大书"涌金池"三字，刻石识之，其旁书"清泰三年丙午之岁，建午之月，特开此池。"有前辈赋诗咏曰："涌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经十万家。众沼皆涵碧，斯池独涌金。宝光终夜见，不是月华深。"圣母池在吴山中兴观侧，以石栏护，上建圣母庙。白龟池，在钱塘门里沿城。南金牛池，已废。仁和仓池，在仓南。明清池在大理寺议厅，池畔有潘阆诗刻。白洋池在梅家桥南。鸿雁池在龙山北。龙母池在钱粮司岭。金鱼池在开化寺后山涧，水底有金银鱼。放生亭池在西湖德生堂。瑶池在钱塘门外宝胜寺侧，今属吕氏园。有二饮马池：一在西溪饮马山下；一在菜市门外庙子湾。西水池，在长桥东钱湖门外。

碧沼水池，在湖州市左。八郎庙巷池，广三亩，水清甘，人多汲饮，有扁曰“碧沼”。磨剑池，临平山下有片石，俗传钱王磨剑于此。宫城外护龙水池二十所，自候潮门里，南贴中军寨壁，宫城之东，直至便门里南水门北宁和门外，水池袤一百一十尺，自是近南居民去水绝远者，皆恃此防虞，以为安矣。城内外居民水远去处，官置防虞水池者二十有二，以便民之利。塘者，如艮山门外尉司衙侧名五里塘。艮山门外蔡官人塘、月塘，其塘地宜种瓜，有周姓者擅其利，士人呼“月塘周家筭筒瓜”是也。上塘，在殿司右军教场侧，又在团园头石塘北。沈塘，在北关门外，又名沈家湾。永和塘，在仁和永和乡，地接古鼎湖。白龙潭，俗谓之三里阴，水势涨溢，一遇卯风震荡，则数百顷中瞬息湮没，乡民患之，后得邑士倡其义役捐财，以助修筑，塘成，岁无水患也，宰范光命名曰永和堤。官河塘，在北新桥之北，接广运河大塘。又有一塘，曰西塘，袤一十八里，抵安溪，通四州驿路，淳祐并加筑治，至今无颓圮之患矣。

堰闸渡

清河堰，在余杭门外税务东。里沙河堰，在余杭门外仁和桥东。澄水闸，在西湖长桥南，因钱湖门内诸山之水，分流为三道，一以钱湖门外北城下置海子口，流水省马院后为小渠，引水直至澄水闸入湖。又为三渠出于湖，皆有石桥，后渠为民居湮塞，然桥犹可记也。西闸，在赤山教场侧。龙山浑水闸、清水闸，在龙山。浙江清水、浑水二闸，在便门外。保安闸，在小堰门外。清湖上中下三闸，在余杭门外。石函桥闸，在钱塘门外水磨头，因湖水涨壅，开此泄水，出于下湖。安溪化湾二斗门闸，在钱塘县北。浙江渡，在浙江亭江岸，对西兴。龙山渡，在六和塔开化寺山下，对渔浦。渔山渡，在大朱桥及盐仓前，两岸相望不远，湖势可畏。浙东士夫，惮于渡渔浦者，多由此渡船。头渡，在通江桥北。周家渡，在城内漆木巷。司马渡，在油蜡局桥。肖家渡，在下中沙巷。边家渡，在仁和仓东。睦家渡，在丰储仓西。时家渡，在德胜堰南。

卷十二

西　湖

杭城之西，有湖曰西湖，旧名钱塘。湖周围三十余里，自古迄今，号为绝景。唐朝白乐天守杭时，再筑堤捍湖。宋庆历间，尽辟豪民僧寺规占之地，以广湖面。元祐时，苏东坡守杭，奏陈于上，谓“西湖如人之眉目，岂宜废之?”遂拨赐度牒，易钱米，募民开湖，以复唐朝之旧。绍兴间，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郡臣汤鹏举申明西湖条画事宜于朝，增置开湖军兵，差委官吏管领，任责盖造寨屋舟只，专一撩湖，无致湮塞，修湖六井阴窦水口，增置斗门水闸，量度水势，得其通流，无垢污之患。乾道年间，周安抚淙奏乞降指挥，禁止官民不得抛弃粪土、栽植荷菱等物。秽污填塞湖港，旧召募军兵专一撩湖，近来废阙，见存者止三十余名，再乞填刺补额，仍委尉司官并本府壕塞官带主管开湖职，专一管辖军兵开撩，无致人户包占。或有违戾，许人告捉，以违制论。自后时有禁约，方得开辟。淳祐丁未大旱，湖水尽涸，郡守赵节斋奉朝命开浚，自六井至钱塘、上船亭、西林桥、北山第一桥、苏堤、三塔、南新路、长桥、柳洲寺前等处，凡种菱荷茭荡，一切薙去，方得湖水如旧。咸淳间，守臣潜皋墅亦申请于朝，乞行除拆湖中菱荷，毋得存留秽塞，侵占湖岸之间。有御史鲍度劾奏内臣陈敏贤、刘公正包占水池，盖造屋宇，濯秽洗马，无所不施，灌注湖水，一以酝酒，以祀天地、飨祖宗，不得蠲洁而亏歆受之福，次以一城黎元之生，俱饮污腻浊水而起疾疫之灾。奉旨降官罢职，令临安府日下拆毁屋宇，开辟水港，尽于湖中除拆荡岸，得以无秽污之患。官府除其年纳利租官钱，销灭其籍，绝其所莳，本根勿复萌孽矣。且湖山之景，四时无穷，虽有画工，莫能模写。如映波桥侧竹水院，涧松茂盛，密荫清漪，委可人意。西林桥即里湖内，俱是贵官园圃，凉堂画阁，高台危榭，花木奇秀，灿然可观。有集芳御园，理宗赐与贾秋壑为第宅家庙，往来游玩舟只，不敢仰视，祸福立见矣。西泠桥外孤山路，有琳宫者二，曰四圣延祥观，曰西太乙宫，御圃在观侧，乃林和靖隐居之地，内有六一泉、金沙井、闲泉、仆夫泉、香月亭。亭侧山椒，环植梅花。亭中大书于照屏之上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又有堂扁曰“挹翠”，盖挹西北诸山之胜耳。曰清新亭，面山而宅，其麓在挹翠之后。曰香莲亭，曰射圃，曰玛瑙坡，曰陈朝桧，皆列圃之左右。旧有东坡庵，四照阁、西阁、鉴堂、辟支塔，年深废久，而名不可废也。曰苏公堤，元祐年东坡守杭奏开浚湖水，所积葑草，筑为长堤，故命此名，以表其德云耳。自西迤北，横截湖面，绵亘数里，夹道杂植花柳，置六桥，建九亭，以为游人玩赏驻足之地。咸淳间，朝家给钱，命守臣增筑堤路，沿堤亭榭再一新，补植花木。向东坡尝赋诗云：“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曰南山第一桥，名映波桥，西偏建堂，扁曰“先贤”。宝历年大资袁京尹韶请于朝，以杭居吴会，为列城冠，湖山清丽，瑞气扶舆，人杰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实为阙文，以公帑求售居民园屋，建堂奉忠臣孝子、善士名流、德行节义、学问功业，自陶唐至宋，本郡人物许箕公以下三十四人，及孝妇孙夫人等五氏，各立碑刻，表世旌哲而祀之。堂之外堤边，有桥名袁公桥，以表而出之。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环合，景象窈深，惟堂滨湖，入其门，一径萦纡，花木蔽翳，亭馆相望，来者由振衣，

历古香，循清风，登山亭，憩流芳，而后至祠下，又徙玉晨道馆于祠之艮隅，以奉洒扫，易扁曰“旌德”，且为门便其往来。直门为堂，扁曰“仰高”。第二桥名锁澜，桥西建堂，扁曰“湖山”。咸淳间，洪帅焘买民地创建，栋宇雄杰，面势端闳，冈峦奔赴，水光荡漾，四浮图矗四围，如武士相卫，回眸顾盼，由后而望，则芙蕖菰蒲蔚然相扶，若有逊避其前之意。后二年，帅臣潜皋墅增建水阁六楹，又纵为堂四楹，以达于阁。环之栏槛，辟之户牖，盖迩延远挹，尽纳千山万景，卓然为西湖堂宇之冠，游者争趋焉。接第三桥，名“望仙”，桥侧有堂，扁曰“三贤”，以奉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三先生之祠。袁大资请于朝，切惟三贤道德名节，震耀今古，而祠附于水仙庙东庑，则何以崇教化、励风俗？遂买居民废址，改造堂宇，以奉三贤，实为尊礼名胜之所。正当苏堤之中，前挹湖山，气象清旷；背负长岗，林樾深窈；南北诸峰，岚翠环合，遂与苏堤贯联也。盖堂宇参错，亭馆临堤，种植花竹，以显清槩。堂扁水西、云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曰北山第二桥，名东浦桥，西建一小矮桥过水，名小新堤，于淳祐年，赵节斋尹京之时，筑此堤至曲院，接灵隐三竺梵宫，游玩往来，两岸夹植花柳，至半堤，建四面堂，益以三亭于道左，为游人憩息之所，水绿山青，最堪观玩。咸淳再行高筑堤路，凡二百五十余丈，所费俱官给其券工也。曰北山第一桥，名涵碧桥，过桥出街，东有寺名广化，建竹阁，四面栽竹万竿，青翠森茂，阴晴朝暮，其景可爱，阁下奉乐天之祠焉。曰寿星寺，高山有堂，扁曰“江湖伟观”，盖此堂外江内湖，一览目前。淳祐赵尹京重创广夏危栏，显敞虚旷，旁又为两亭，巍然立于山峰之顶。游人纵步往观，心目为之豁然。曰孤山桥，名宝祐，旧呼曰断桥，桥里有梵宫，以石刻大佛，金装，名曰“大佛头”，正在秦皇缆舟石山上，游入争睹之。桥外东有森然亭，堂名放生，在石函桥西，昨于真庙朝天禧年间，平章王钦若出判杭州，请于朝建也。次年守臣王随记其事。元祐东坡请浚西湖，谓每岁四月八日，邦人数万，集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祝万岁。绍兴以銮舆驻跸，尤宜涵养，以示渥泽，仍以西湖为放生池，禁勿采捕，遂建堂扁德生。有亭二：一以滨湖，为祝网纵鳞之所，亭扁泳飞；一以枕山，凡名贤旧刻皆峙焉，又有奎书《戒烹宰文》刻石于堂上。曰王莲，又名一清，在钱塘门外菩提寺南沿城，景定年尹京马光祖建，次年魏克愚徙郡治竹山阁改建于此，但堂宇爽闿，花木森森，顾盼湖山，蔚然堪画。曰丰豫门，外有酒楼，名丰乐，旧名耸翠楼，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栏槛间，而游桡画船，棹讴堤唱，往往会于楼下，为游览最。顾以官酤喧杂，楼亦临水，弗与景称。淳祐年，帅臣赵节斋再撤新创，环丽宏特，高接云霄，为湖山壮丽，花木亭榭，映带参错，气象尤奇。缙绅士人，乡饮团拜，多集于此。更有钱塘门外望湖楼，又名看经楼。大佛头石山后名十三间楼，乃东坡守杭日多游此，今为相严院矣。丰豫门外有望湖亭三处，俱废之久，名贤遗迹，不可无传，故书之使后贤不失其名耳。曰湖边园圃，如钱塘玉壶、丰豫鱼庄、清波聚景、长桥庆乐、大佛、雷锋塔下小湖斋宫、甘园、南山、南屏，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列亭馆于水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东坡诗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正谓是也。近者画家称湖山四时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苏堤春晓，麴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岸闻莺，花港观鱼，雷锋落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四时之景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无穷矣。

下 湖

下湖，在钱塘门外，其源出于西湖，一自玉壶水口流出，九曲，沿城一带，至余杭门外；一自水磨头石函桥闸流出策选锋教场杨府云洞北郭税务侧，合为一流，如环带形，自有二斗门潴泄之。淳祐年，西湖水涸，城内诸井亦竭，尹京赵节斋给官钱米，命工自钱塘尉廨北望湖亭下凿渠，引天目山水，自余杭河经张家渡河口达于溜水桥斗门，凡作数坝，用车运水经西湖，庶得流通，城中诸市民，赖其利也。林和靖舣舟石函，因过下湖小墅，赋诗曰：“平湖望不极，云气远依依。及向扁舟泊，还寻下濑归。青山连石埭，春水入柴扉。多谢提壶鸟，留人到落晖。”钱塘定山南乡有名湖，刘道真《钱塘记》云：“明圣湖，在县南一百步。又仁和东十八里，亦有此湖之名。仁和县东北十八里有湖名曰御息，故老相传，秦始皇东游，暂憩于此，故以名之。”县东长乐乡曰临平湖，前辈夜泛湖赋诗曰：“素彩皓通津，孤舟入清旷。已爱隔帘看，还宜卷帘望。卷帘当此时，惆怅思君君不知。三月平湖草欲齐，绿杨分映入长堤，田家起处乌龙吠，酒客醒时谢豹啼。山槛正当莲叶渚，水塍新擘稻秧畦。人间漫说多岐路，咫尺神仙洞却迷。”仁和永和乡有湖者二：曰石桥湖，曰丁山湖。天宗门外曰泛洋湖。仁和长乐乡像光湖，唐时湖中现五色光，掘地得弥勒佛石像，乃建寺及湖，名俱曰像光。仁和桐扣山下名石鼓湖。

浙 江

浙江，在杭城东南，谓之钱塘江。内有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曲折而行，有若反涛水势者。韦昭以钱塘、松江、浦阳为三，而不知浦阳在何地。今富阳即钱塘江，其江自古曰浙河，见于庄子书中，其为东南巨浸昭昭也。按《吴越春秋内传》云：“吴王赐子胥死，乃取其尸，盛以鸱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堤岸。”又按《越

王外传》云："越王赐大夫种死，葬于西山之下。一年，子胥从海上穿山胁而持种去，与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后重水者，大夫种也"。恐此说荒诞无稽，不敢信。以《忠清庙记》言之，非诞也。然诸家所说甚多，或谓天河激涌，亦云地机翕张。又以日激水而潮生，月周天而潮应。或以挺空入汉，山涌而涛随；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源殊派异，无所适从，索隐探微，宜伸确论。大率元气嘘吸，天随气而张敛；溟渤往来，潮随天而进退者也。盖日者重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阴之精；水属阴，故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盈于朔望，消于朏魄，虚于上下弦，息于辉朒，故潮有大小焉。但月朔夜半子，昼则午刻，潮平于地，次日潮信稍迟一二刻。至望日，则潮亦如月朔信，复会于子午位。若以每月初五、二十日，此四日则下岸，其潮自此日则渐渐小矣。以初十、二十五日，其潮交泽起水，则潮渐渐大矣。初一至初三日、与十五至十八，六日之潮最大，其银涛沃日，雪浪吞天，声若雷霆，势不可御。进退盈虚，终不失期。且海门在江之东北，有山曰赭山，与龛山对峙，潮水出其间也。卢肇《潮论》所谓"夹群山而远入，射一带以中投"者是也。若言狭逼，则东自定海吞余姚奉口二江，侔之浙江，尤甚逼狭，潮来闻其声。北望嘉兴、太湖水阔二百余里，故商舶船只怖于上滩。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盖以下有沙滩，南北之隔碍洪波，蹙遏潮势矣。

城内外河

茅山河，东自保安水门向西，过榷货务桥转北，过通江桥，一直至梅家桥元德寿宫之东，今宗阳宫，有茅山河，因展拓宫基填塞，及民户包占，虽存去水大渠，流至蒲桥后，被修内司营填塞所不及，故道今废之久矣。盐桥运河，南自碧波亭州桥，与保安水门里横河合。过望仙桥，直北至梅家桥，出天宗水门；一派自仁和仓后葛家桥天水院桥淳祐仓前出余杭水门水道。市河，俗呼小河，东自清冷桥西，流至南瓦横河转北，由金波桥直北至仁和仓桥转东，合天水院桥转北，过便桥出余杭水门。清湖河，西自府治前净因桥，过闸转北，由楼店务桥至转运司桥转东，由渡子桥合涌金池水流至金文库，与三桥水相合，南至五显庙后，普济桥水相合，直北由军将桥至清湖桥投北，由石灰桥至众安桥，又投北与市河相合，入鹅鸭桥转西；一派自洗麸桥至纪家桥转北，由车桥至便桥，出余杭水门。城外运河，南自浙江跨浦桥，北自浑水闸、肖公桥、清水闸、众惠桥、樱木桥诸家桥转西，由保安闸至保安水门入城。土人呼城外河曰贴沙河，一名里沙河。龙山河，南自龙山浑水闸，由朱桥至南水门，淤塞年深，不通舟楫。外沙河，南自行车门北去绕城，东过红亭税务前（务已废圮）螺蛳桥，东至蔡湖桥，与殿司前军寨内河相合，转西过游弈寨前军寨桥，至无星桥坝子桥河相合，入艮山河，沿城入泛洋湖水，转北至德胜桥，与运河相合。菜市河，南自新门外，北沿城景隆观后，至章家桥菜市塘坝子桥，入泛洋湖转北，至德胜桥，与运河合流。下塘，自河南天宗水门，接沿桥运河余杭水门，接城中小河、清湖河，两河合于北郭税务前，由清湖堰闸至德胜桥，与城东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相合，分为两派：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嘉兴路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下塘河。新开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北，通苏、湖、常、秀、润等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舟，皆由此达于杭都。下湖河，在溜水桥柴场北，自策选马军寨墙、八字桥，沿东西马塍、羊角埂、上泥、下泥桥，直抵步司中军寨墙北；一派自打水楼南折入左家桥河，入江涨桥河；一派自八字桥、西策选军寨、神勇寨、步人桥，至石塘桥下，折入余杭塘河；一派自西堰桥、西溪山一带至饮马山，亦折入余杭塘河。子塘河，自北郭税务驿亭下直抵左家桥，系下湖泄水去处。余杭塘河，在余杭门外江涨桥，投西路至余杭县。奉口河，自北新桥至奉口大溪。前沙河，在菜市门外太平桥外沙河北水陆寺前入港，可通汤镇赭山岩门盐场。东坡尝雨中督役开汤村运盐河，赋诗曰："居官不任事，肖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冬冬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切勿厌藜羹"。后沙河，在艮山门外坝子桥北。官塘河，在余杭门外板桥西。蔡官人塘河，在艮山门外九里松塘姚斗门，通河衢店、汤镇、赭山。施何村河，在桐扣山水涟堰东，自运河入，通里外沙河。赤岸河，在赤岸，自运河入，通高塘、横塘诸河。方兴河，在临平镇东，自运河入，通像光湖、赭山、汤镇。

湖　船

杭州左江右湖，最为奇特，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船。有一千料者，约长二十余丈，可容百人。五百料者，约长十余丈，亦可容三五十人。亦有二三百料者，亦长数丈，可容三二十人。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拱，行如平地。各有其名，曰百花、十样锦、七宝、戗金、金狮子、何船、劣马儿、罗船、金胜、黄船、董船、刘船，其名甚多，姑言一二。更有贾秋壑府车船，船棚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又有御舟，安顿小湖园水次，其船皆是精巧雕刻创造，俱用香楠木为之。只是周汉国公主游玩，曾一用耳。灵芝寺前水次，有赵节斋所造湖舫，名口乌龙，凡遇撑驾，即风浪大作，坐者不安，多不敢撑出，以为弃物。湖中南北搬载小船甚夥，如撑船买卖羹汤、时果；掇酒瓶，如青碧香、思堂春、宣赐、小

思、龙游新煮酒俱有。及供菜蔬、水果、船扑、时花带朵、糖狮儿，诸色千千，小段儿、糖小儿、家事儿等船。更有卖鸡儿、湖齑、海蜇、螺头，及点茶、供茶果、婆嫂船、点花茶、拨糊盆、拨水棍小船，渔庄岸小钓鱼船。湖中有撇网鸣榔打鱼船，湖中有放生龟鳖螺蚌船，并是瓜皮船也。又有小脚船，专载贾客妓女、充鼓板、烧香婆嫂、扑青器、唱耍令缠曲，及投壶打弹百艺等船，多不呼而自来，须是出着发放支犒，不被哂笑。若四时游玩，大小船只，雇价无虚日。遇大雪亦有富家玩雪船。如二月八及寒食清明，须先指挥船户，雇定船只。若此日分舫船，非二三百券不可雇赁。至日，虽小脚船亦无空闲者。船中动用器具，不必带往，但指挥船主一一周备。盖早出登舟，不劳为力，惟支犒钱耳。更有豪家富宅，自造船只游嬉，及贵官内侍，多造采莲船，用青布幕撑起，容一二客坐，装饰尤其精致。

江海船舰

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此网鱼买卖，亦有名“三板船”。不论此等船，且论舶商之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盖神龙怪蜃之所宅，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愚屡见大商贾人，言此甚详悉。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若经昆仑、沙漠、蛇龙、乌猪等洋，神物多于此中行雨，上略起朵云，便见龙现全身，目光如电，爪角宛然，独不见尾耳。顷刻大雨如注，风浪掀天，可畏尤甚。但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亦深五十余丈。又论舟师观海洋中日出日入，则知阴阳，验云气则知风色顺逆，毫发无差。远见浪花，则知风自彼来；见巨涛拍岸，则知次日当起南风；见电光则云夏风对闪。如此之类，略无少差。相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有鱼所聚，必多礁石，盖石中多藻苔，则鱼所依耳。每月十四、二十八日，谓之“大等日分”，此两日若风雨不当，则知一旬之内，多有风雨。凡测水之时，必视其底，知是何等沙泥，所以知近山有港。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口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明、越、温、台海鲜鱼蟹鲞腊等类，亦上潬通于江、浙。但往来严、婺、衢、徽州诸船，下则易，上则难，盖滩高水逆故也。江岸之船甚伙，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只、公私浙江渔浦等渡船、买卖客船，皆泊于江岸。盖杭城众大之区，客贩最多，兼仕宦往来，皆聚于此耳。

河　舟

杭州里河船只，皆是落脚头船，为载往来士贾诸色等人，及搬载香货杂色物件等。又有大滩船，系湖州市搬载诸铺米及跨浦桥柴炭、下塘砖瓦灰泥等物，及运盐袋船只。盖水路皆便，多用船只。如无水路，以人力运之。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版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只及人力耳。若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艄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或宅舍府第庄舍，亦自创造船只，从便撑驾往来，则无官府捉拿差借之患。若州县欲差船只，多给官钱和雇，以应用度。杭城乃辇毂之地，有上供米斛，皆办于浙右诸郡县，隶司农寺所辖。本寺所委官吏，专率督催米斛，解发朝廷，以应上供支用。搬运自有纲船装载，纲头管领所载之船，不下运千余石或载六七百石。官司亦支耗券雇稍船米与之。到岸则有农寺排岸司掌拘卸、检察、搜空。又有下塘等处，及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者，大小不同。其老小悉居船中，往来兴贩耳。寺观庵舍船只，皆用红油艄滩，大小船只往来河中，搬运斋粮柴薪。更有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北新桥外赵十四相公府侧，有殿前司红坐船，于水次管船。军士专造红酝，在船私沽。官司宽大，并无捉捕之忧。论之杭城幅辏之地，下塘、宦塘、中塘三处船只，及航船鱼舟钓艇等船之类，每日往返，曾无虚日。缘此是行都士贵官员往来，商贾买卖骈集，公私船只，泊于城北者伙矣。

卷十三

两赤县市镇

杭州有县者九，独钱塘、仁和附郭，名曰赤县，而赤县所管镇市者一十有五，且如嘉会门外名浙江市，北关门外名北郭市、江涨东市、湖州市、江涨西市、半道红市，西溪谓之西溪市，惠因寺北教场南曰赤山市，江儿头名龙山市，安溪镇前曰安溪市，艮山门外名范浦镇市，汤村曰汤村镇市，临平镇名临平市，城东崇新门外名南土门市，东青门外北土门市。今诸镇市，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都市钱会

铜钱乃历代所用之宝，汉、唐以来，天下通行。宋朝开宝中，其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间则曰

"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景定年铸文曰"景定元宝"。朝省因钱法不通，杭城增造镴牌，以便行用。元都市钱陌用七十七陌，近来民间减作五十陌行市通使。官司又印造"会子"，自十五界至十八界行使。至咸淳年间，贾秋壑为相日，变法增造金银关子，以十八界三贯准一贯关子，天下通行。自因颁行之后，诸行百市，物货涌贵，钱陌消折矣。

团行

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然虽差役，如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也。其中亦有不当行者，如酒行、食饭行，而借此名。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侯潮门外南猪行、南土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西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且如桔园亭书房、盐桥生帛、五间楼泉福糖蜜，及荔枝圆眼汤等物。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钑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等作分。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且言其一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箱，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更有儿童戏耍物件，亦有上行之所，每日街市，不知货几擔也。

铺席

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中瓦子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准榷货物算清盐钞引，并诸作分打钑炉鞴，纷坛无数。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谓之"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如中瓦前豆儿水，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大瓦子水果子，寿慈宫前熟肉，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中瓦前职家羊饭，彭家油靴，南瓦子宣家台衣，张家元子，候潮门顾四笛，大瓦子邱家筚篥。自淳祐年有名相传者，如猫儿桥魏大刀熟肉，潘节干熟药铺，坝头榜亭安抚司惠民坊熟药局，市西坊南和剂惠民药局，局前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刘家、吕家、陈家彩帛铺，舒家纸札铺，五间楼前周五郎蜜煎铺，童家柏烛铺，张家生药铺，狮子巷口徐家纸札铺，凌家刷牙铺、观复丹室，保佑坊前孔家头巾铺、张卖食面店、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讷庵丹砂熟药铺，俞家七宝铺，张家圆子铺，中瓦子前徐茂之家扇子铺，陈直翁药铺，梁道实药铺，张家豆儿水，钱家干果铺，金子巷口陈花脚面食店，傅官人刷牙铺，杨将领药铺，市南坊沈家白衣铺，徐官人幞头铺，钮家腰带铺，市西坊北钮家彩帛铺，张家铁器铺，修义坊北张古老胭脂铺，水巷口戚百乙郎颜色铺，徐家绒线铺，阮家京果铺，俞家冠子铺，官巷前仁爱堂熟药铺，修义坊三不欺药铺，官巷北金药臼楼太丞药铺，胡家、冯家粉心铺，染红王家胭脂铺，淮岭倾锡铺，清河坊顾家彩帛铺，蒋检阅茶汤铺，升阳宫前仲家光牌铺，季家云梯丝鞋铺，太平坊南倪没门面食店，南瓦子北卓道王卖面店，腰棚前菜面店，熙春楼下双条儿划子店，太平坊大街东南角虾蟆眼酒店，漆器墙下李官人双行解毒丸，抱剑营街吴家、夏家、马家香烛裹头铺，李家丝鞋铺，许家槐简铺，沙皮巷孔八郎头巾铺，陈家绦结铺，朝天门戴家爊肉铺，外沙皮巷口双葫芦眼药铺，朝天门里大石版朱家裱褙铺，朱家圆子糖蜜糕铺，太庙前尹家文字铺，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大佛寺疳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三桥街毛家生药铺，柴家绒线铺，姚家海鲜铺，坝桥榜亭侧朱家馒头铺，石榴园倪家犯鲊铺，张省干金马杓小儿药铺，三桥河下杨三郎头巾铺，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里仁坊口游家漆铺，李博士桥邓家金银铺，汪家金纸铺，炭桥河下青篦扇子铺，水巷桥河下针铺，彭家温州漆器铺，沿桥下生帛铺，郭医产药铺，住大树下桔园亭文籍书房，平津桥沿河布铺，黄草铺温州漆器，青白磁器，铁线巷笼子铺，牛绢一红铺，荐桥新开巷圆子铺，官巷内飞家牙梳铺，齐家、归家花朵铺，盛家珠子铺，刘家翠铺，马家、宋家领抹销金铺，沈家枕冠铺，小市里舒家体真头面铺，周家摺摆扇铺、陈家画团扇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盖杭城乃四方幅辏之地，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至于故楮羽毛，皆有铺席发客，其他铺可知矣。其余坊巷桥道，院落纵横，城内外数十万户口，莫知其数。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

天晓诸人出市

每日交四更，诸山寺观已鸣钟，庵舍行者头陀，打铁板儿或木鱼儿沿街报晓，各分地方。若晴则曰

"天色晴明"，或报"大参"，或报"四参"，或报"常朝"，或言"后殿坐"；阴则曰"天色阴晦"；雨则言"雨"。盖报令诸百官听公上番虞候上名衙兵等人，及诸司上番人知之，赶趁往诸处服役耳。虽风雨霜雪，不敢缺此。每月朔望及遇节序，则沿门求乞斋粮。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冬天卖五味肉粥、七宝素粥，夏月卖义粥、馓子、豆子粥。又有浴堂门卖面汤者，有浮铺早卖汤药二陈汤，及调气降气及石刻安肾丸者。有卖烧饼、蒸饼、糍糕、雪糕等点心者。以赶早市，直至饭前方罢。及诸行铺席，皆往都处，侵晨行贩。和宁门红杈子前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下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孝仁坊口，水晶红白烧酒，曾经宣唤，其味香软，入口便消。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味精细尤佳。早市供膳诸色物件甚多，不能尽举。自内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在在有之，不论晴雨霜雪皆然也。

夜 市

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大街关扑，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像生花果、鱼鲜猪羊蹄肉，及细画绢扇、细色纸扇、漏尘扇柄、异色影花扇、销金裙、段背心、段小儿、销金帽儿、逍遥巾、四时玩具、沙戏儿。春冬扑卖玉栅小球灯、奇巧玉栅屏风、捧灯球、快行胡女儿沙戏、走马灯、闹蛾儿、玉梅花、元子槌拍、金桔数珠、糖水、鱼龙船儿、梭球、香鼓儿等物。夏秋多扑青纱、黄草帐子、挑金纱、异巧香袋儿、木犀香数珠、梧桐数珠、藏香、细扇、茉莉盛盆儿、带朵茉莉花朵、挑纱荷花、满池娇、背心儿、细巧笼仗、促织笼儿、金桃、陈公梨、炒栗子、诸般果子及四时景物，预行扑卖，以为赏心乐事之需耳。衣市有李济卖酸文，崔官人相字摊，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并在五间楼前大街坐铺中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大街游玩人看了，无不哂笑。又有虾须卖糖，福公个背张婆卖糖，洪进唱曲儿卖糖。又有担水斛儿，内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有白须老儿看亲箭披闹盘卖糖。有标竿十般卖糖，效学京师古本十般糖。赏新楼前仙姑卖食药。又有经纪人担瑜石钉铰金装架儿，共十架，在孝仁坊红杈子卖皂儿膏、澄沙团子、乳糖浇。寿安坊卖十色沙团。众安桥卖澄沙膏、十色花花糖。市西坊卖蚫螺滴酥，观桥大街卖豆儿糕、轻饧。太平坊卖麝香糖、蜜糕、金铤裹蒸儿。庙巷口卖杨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般膏子糖。内前杈子里卖五色法豆，使五色纸袋儿盛之。通江桥卖雪泡豆儿、水荔枝膏。中瓦子前卖十色糖。更有瑜石车子卖糖糜乳糕浇，俱曾经宣唤，皆效京师叫声。日市亦买卖。又有夜市物件，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狮子巷口熝耍鱼，罐里熝鸡丝粉，七宝科头，中瓦子武林园前煎白肠、鸩肠，灌肺岭卖轻饧，五间楼前卖余甘子、新荔枝，木檐市西坊卖焦酸馅、千层儿，又有沿街头盘叫卖姜豉、膘皮膔子、炙椒、酸犯儿、羊脂韭饼、糟羊蹄、糟蟹，又有担架子卖香辣罐肺、香辣素粉羹、腊肉、细粉科头、姜虾、海蛰鲊、清汁田螺羹、羊血汤、胡齑、海蛰、螺头齑、馉饳儿、齑面等，各有叫声。大街更有夜市卖卦：蒋星堂、玉莲相、花字青、霄三命、玉壶五星、草窗五星、沈南天五星、简堂石鼓、野庵五星、泰来心、鉴三命。中瓦子浮铺有西山神女卖卦，灌肺岭曹德明易课。又有盘街卖卦人，如心鉴及甘罗沙、北算子者。更有叫"时运来时，买庄田，取老婆"卖卦者。有在新街融和坊卖卦，名"桃花三月放"者。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冬闲，担架子卖茶，馓子慈茶始过。盖都人公私营干，深夜方归故也。

诸色杂货

凡宅舍养马，则每日有人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则供鱼鳅。养鱼，则供虮虾儿。若欲唤锢路钉铰、修补锅铫、箍桶、修鞋、修幞头帽子、补修魫冠、接梳儿、染红绿牙梳、穿结珠子、修洗鹿胎冠子、修磨刀剪、磨镜，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且如供香印盘者，各管定铺席人家，每日印香而去，遇月支请香钱而已。供人家食用水者，各有主顾供之。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其巷陌街市，常有使漆修旧人，荷大斧斫柴间，早修扇子，打镴器，修灶，提漏，供香饼炭墼，并挑担卖油，卖油苕、扫帚、竹帚、笼帚、鸡笼担、圣堂拂子、竹柴、茹纸、生姜、姜芽、新姜、瓜、茄、菜蔬等物，卖泥风炉，行灶儿、天窗砧头、马杓，铜铁器如铜铫、汤饼、铜罐、熨斗、火锹、火箸、火夹、铁物、漏杓、铜沙锣、铜匙箸、铜瓶、香炉、铜火炉、帘钩，镴器如樽榼、果盆、果合、酒盏、注子、偏提、盘、盂、杓，酒市急须马盂、屈卮、滓斗、箸瓶，家生动事如桌、凳、凉床、交椅、兀子、长朓、绳床、竹椅、柎笄、裙厨、衣架、棊盘、面桶、项桶、脚桶、浴桶、大小提桶、马子、桶架、木杓、研槌、食托，青白瓷器、瓯、碗、碟、茶盏、菜盆、油杆杖、滑辘、鞋楦、棒槌、烘盘、鸡笼、虫蚁笼、竹笊篱、蒸笼、粪箕、瓯箪、红帘、斑竹帘、酒络、酒笼、筲箕、瓷甏、炒锌、砂盆、水缸、乌盆、三脚罐、枕头、豆袋、竹夫人、懒架、凉簟、藁荐、蒲合、席子，及文具物件如砚子、笔、墨、书架、书攀、裁刀、书剪、簿子、连纸，又有铙子、木梳、篦子、刷子、刷牙子、减装、墨洗、漱盂子、冠梳、领抹、针线，与各

色麻线、鞋面、领子、脚带、粉心、合粉、胭脂、胶纸、托叶、坠纸等物，又有挑担抬盘架，买卖江鱼、石首、鳝鱼、时鱼、鲳鱼、鳗鱼、鲚鱼、鲫鱼、白鳜鱼、白蟹、河蟹、河虾、田鸡等物，及生熟猪羊肉、鸡、鹅、鸭，及下饭海腊、鲞鳔、鸭子、炙鳅、糟藏大鱼鲊、干菜、干萝卜、菜蔬、葱姜等物，又有早间卖煎二陈汤，饭了提瓶点茶，饭前有卖馓子、小蒸糕，日午卖糖粥、烧饼、炙焦馒头、炊饼、辣菜饼、春饼、点心之属。四时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柏桂、罗汉叶、春扑带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扑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则扑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更有罗帛脱蜡像生四时小枝花朵，沿街市吟叫扑卖。及买卖品物最多，不能尽述。及小儿戏耍家事儿，如戏剧糖果之类：行娇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芦、火斋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儿等、糕粉孩儿鸟兽、像生花朵、风糖饼、十般糖、花花糖、荔枝膏、缩砂糖、五色糖、线天戏耍孩儿，鸡头担儿、罐儿、碟儿、镦小酒器、鼓儿、板儿、锣儿、刀儿、枪儿、旗儿、马儿、闹竿儿、花篮、龙船、黄胖儿、麻婆子、桥儿、棒槌儿，及影戏线索、傀儡儿、狮子、猫儿。又沿街叫卖小儿诸般食件；麻糖、锤子糖、鼓儿饧、铁麻糖、芝麻糖、小麻糖、破麻酥、沙团、箕豆、法豆、山黄、褐青豆、盐豆儿、豆儿黄糖、杨梅糖、荆芥糖、榧子、蒸梨儿、枣儿、米食羊儿、狗儿、蹄儿、茧儿、栗粽、豆团、糍糕、麻团、汤团、水团、汤丸、馉饳儿、炊饼、槌栗、炒槌，山里枣、山里果子、莲肉、数珠、苦槌、荻蔗、甘蔗、茅洋、跳山婆、栗茅、蜜屈律等物，并于小街后巷叫卖。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人家有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杭城户口繁伙，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

卷十四

祠　祭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古之制也。宋朝自郊丘宗庙社稷，与大中小三祠，及土域山海江湖之神，先贤名哲道德之士，御灾捍患以死勤事功烈之臣，皆宠以爵命，列于祀典，奉常有司岁时荐飨焉。郊丘在嘉会门外三里净明院左右，春首、上辛、祈谷、四月、夏雩、冬至、冬报，皆郊坛行礼，惟九月秋飨，不坛而屋，设位于净明斋宫。春夏冬遇雨，亦望祭于斋宫，差宰执充献官行事。明堂郊祀，岁则不重，举飨报之礼也。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于宗阳宫斋殿。四立日，祀十神太乙祀于东西太乙宫。惠昭、昭庆斋宫，在净慈寺。对惠昭有坛殿及燎坛。夏至日，祭后土皇地祇。立夏日，祭荧惑。立秋日，祭白帝。昭庆有望祭殿，立夏祭南方岳渎，立秋祭西方岳渎。太社大稷坛在观桥东，以春秋二仲、腊前一日祭皇地祇。九宫贵神坛，在东青门外，以春秋二仲坛祭感生帝及九宫贵神。北太乙西南，摄提正东，轩辕东南，招摇中央，天符西北，青龙正东，咸池东北，太阴正南，天一之版位也。藉田先农坛，在玉津园南，祀神农氏，配以后稷氏，以岁时祀之。高禖坛，在郊坛东。坛祭，设青帝神位于坛上，南向，配伏羲帝、高辛帝于西，向北，又设从祀简狄，姜嫄位于坛下卯陛南西，向北。每岁春分日，遣官致祭毕，收彻二从祀馔弓韣弓矢入禁中，后妃以次行礼。海神坛，在东青门外太平桥东，祭江海神，为太祀，以春秋二仲遣从官行望祭礼。太学，春秋二仲上丁日，祭先圣文宣王，配先贤衮国公、邹国公、沂国公、郕国公及十哲先贤，从祀七十二贤、历代贤哲忠孝公卿。武学祀昭烈武成王，配留侯、历代忠烈臣子。

山川神

城隍庙在吴山，赐额永固。岁之丰凶水旱，民之疾病祸福，祈而必应，朝廷累加美号，曰辅正康济明德广圣王。昭济庙在候潮门外浑水闸西，相传为吴王夫差庙，加封曰善应安济孚祐显卫侯。忠清庙在吴山，其神姓伍，名员，乃楚大夫奢之子，自唐立祠，至宋亦祀之，每岁海潮大溢，冲激州城，春秋醮祭，诏命学士院撰青词以祈国泰民安，累锡美号曰忠武英烈显圣福安王。有行祠在仁和县治东南隅。吴越钱武肃王庙在方家峪宝藏寺及龙山武功堂，为钱文穆王庙，五王俱祀焉。平济王庙在浙江广子湾，累封曰显烈广顺王。顺济庙元浙江里人冯氏，自侯加至王爵，曰英烈王。王封助灵佐顺侯，英显于通应公庙，即庙子头杨村龙王庙是也。平波祠，赐额善顺庙；钱塘顺济龙王，赐额昭应庙，并在白塔岭之原。孚应庙在磨刀坑。广顺庙在龙山。惠顺庙在江塘。顺济龙王庙在杨村顺济宫，三侯加王爵美号，曰广泽灵应，曰顺泽昭应，曰敷泽嘉应。自平济至顺济十庙，俱司江涛神也。嘉泽庙在钱塘门外二里，钱武肃曾封王爵，今改封曰渊灵普济侯。水仙王庙在西湖第三桥。会灵庙在柳洲。五龙王庙在涌金门外上船亭。龙井惠济庙在风篁岭，美号王爵曰嘉应广济孚惠王。南高峰龙王祠，在荣国寺后钵盂潭，累封曰孚应昭顺侯。玉泉龙王祠，在青芝坞净空寺内，其神加封美号曰嘉应普泽公。

忠节祠

旌忠庙在丰乐桥，元在德寿宫基，因建宫徙于此，俗呼三圣庙。按：神姓高，名永能，绥州人；姓

景名崇仪，字思谊，晋州人；姓程名阁使，字博古，河南人。元丰年间，因统军战殁，庙食于凤翔府和尚原。后方腊寇睦，祷于神，凯奏而还，始封侯爵，后屡有功，赐庙额，加号王爵，曰忠显灵应孚泽昭祐王；忠显昭应孚济广祐王；忠惠顺应孚佑善利王，以旌忠观洒净主其朝夕香灯之供。祚德庙，在车桥西青莲寺南，其神忠义，有祠墓俱在绛州太平县赵村，以本州沦陷之久，庙庭存废不可知，降旨就杭建庙，赐额加美号，升三侯为王爵，以表忠节：程婴封忠济王；杵臼封忠祐王；韩厥封忠利王。灵卫庙，在钱塘门侧，其神因完颜宗弼犯境，守臣退保赭山，钱塘县令朱跸领卫司十将金胜、祝威、率民兵战击，以寡制众，殁于王事，乡民感其忠义，葬于近郊，立祠以表死节。乡民陈于朝省，赐庙额各封侯爵，曰朱宰，封显忠侯；金胜，封忠佐侯；祝威，封忠祐侯，以旌其忠烈之士也。忠勇庙，在行春桥寨中，其神姓张名玘，系亲卫大夫果州团练使，御营宿卫前军统制，因解海州围，战殁于阵中，得旨赠容州观察使，建庙赐额，海州仍立庙本寨。昭节庙，在保民坊庙巷东三班营。按二神：一姓乔，名元，字伯仁；一姓陆，名轨，字仲模，皆襄汉人，在周时同为殿侍。初宋太祖受禅，驾自宣祐门入，守关者施弓箭相向弗纳，移步趋他门而入，既受朝贺毕，顾近侍曰："适移门守者何人?"奏曰："散直班。"传旨降充下班。又问"宣祐守者何人?"答奏曰："东三班。"传旨令宣引。时本班之众，知天命所归，皆引义自殒。太祖大惊，趣驾临幸慰问，仍命排阵使党彦进前往救数十人，问得二人不死者，即乔、陆二神，召诘其故，答曰："臣止事一主，所以乞死。"上慰劳再四，谓："汝等忠孝，其班不废。"且赐名曰长入祗侯。从其请，所幸临为前引，仍赐青红二色帛为帽饰，满三年，授保义郎之职，二神既受晋而退，寻复效死。上悯其忠节，厚加赙恤，听本班庙祀。南渡初，吴山居民，不戒于火，扬殿岩观绯绿二旗现于空中，隐隐见乔、陆二字，其火遂熄，皆神之力也。孝庙曾观本班宿房，以黄罗扑门榧，遂宣问何所始？左右备奏始末，上嘉叹忠孝节义如此。乙卯岁，赐庙额。庚申岁，封侯爵。甲子岁，加大字号曰：乔封忠义威福英惠侯；陆封忠烈威德英祐侯。显功庙，在保叔塔下，神姓岳，名仲琚，世居霍山，为临安府吏，因兀术犯境，输家资募勇士，推尉司金、祝二十将充首将，领兵迎敌，战死，合境怀其忠义，祠于延祥四圣观，号为保稷山王。乡民申明于朝，赐庙额，显功封爵曰忠翊侯，以褒其忠节耳。

仕贤祠

灵惠庙，在江涨桥化度寺。按，神姓陈名项，字行嵩，会稽人，仕于东晋，使虏留三年，仗节不屈，拔剑斫羁督，复命于朝，历四州刺史，食邑钱塘、海盐、盐官三县之禄，死葬于皋亭山。梁朝封王爵，号崇善。宋朝赐庙额，以祷雨而应，初封侯，累加美号，进王爵曰慈佑福善昭应王。且神生则忠于国，死则佑于民，正谓之武功忠孝，节义昭著，有行祠凡四十余处矣。嘉泽庙，在涌金门西井城下，其神姓李名泌，字长源，唐朝相国邺侯，曾守杭，有风绩。郡地苦于海汲，民食咸水，侯凿六井，引西湖清水入城中，郡民始得饮清水，郡人德之，立祠，奉有香火。宋朝赐庙额，以褒其德矣。三贤堂，在西湖苏堤，奉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三先生之祠。显庆庙，在龙井衍庆寺侧，神姓胡名则，婺之永康人，两曾尹杭，有惠政，在郡无江潮之患疾，告于朝，以兵部侍郎致仕，葬龙井山。其本里方岩山有方寇聚众，夜梦紫袍金带神人现赤帜于空中，随即剿灭，朝省褒嘉建庙，赐额封赐爵显灵侯，仍赐坟额"显应"。神之赫灵，乡民著于方岩矣。昭贶庙，在浑水闸东江塘上，神姓张，名夏，雍邱人，宋授司封郎官，为浙漕时，因江潮为患，故堤累行修筑，不过三年辄损，重劳民力，遂作石堤，得以无虞，民感其功，立祠于江塘上，朝省褒赠太常少卿，累封公侯之爵，次锡以王爵，加美号曰灵济显佑威烈安顺王。祠之左右，奉十潮神。又有行祠在马婆巷，名安济庙。先贤堂，在西湖苏堤南山第一桥，奉陶唐许箕公、汉严先生、吴将军凌公、晋文正范公、中尉褚公、宋龙骧将军卜庄侯、范先生、齐褚先生、顾先生、杜先生、梁大中大夫范公、范先生、记室褚公、唐太常卿康公、太尉褚公、礼部尚书褚文公、荆州大都督许公、张先生、后梁吴越武肃钱王、给事中罗公、宋秦王忠懿钱公、吏部侍郎郎公知制诰谢公、谏院钱公、和靖先生林公、翰林学士沈公、大中大夫钱公、龙图学士陆、钱、虞三先生、秘阁吴公、八行崔先生、太师崇国张文忠公、孝节妇定夫人孙氏、夫人虞氏、孝女冯氏、节妇何氏、孝妇盛氏。祠侧以道馆扁旌德，专奉洒扫。潘逍遥祠，在潘阆巷，以宅基建祠祀之。

古神祠

夏禹王庙，在钱湖门城侧。汉留侯祠，在吴山灵护庙门。汉萧相国祠，在定民坊艮山门外。显忠庙，在长生老人桥，俗呼霍使君庙，加封美号曰忠烈顺济昭应王。周赧王庙，在钱塘崇化观山。防风氏庙，在廉德朱奥。中将军庙，在临平斗门桥北。周绛侯庙，即绛侯周勃也，祠在临平镇。福德行庆真君庙，在肇元升平里，吴下世传吴吕蒙也。曹王庙，在长乐象光湖南金奥村，相传曹子建也。

土俗祠

显应庙，在临安府治，即净因尼寺土地，赐庙额封爵曰正佑安福使。翼灵庙，在府治，相传为永福镇安王。旌忠庙，在天庆坊，其神姓赵，名延翰；姓马，名仁禹，并殿前指挥使左右班，艺祖开基，翊卫有功，授节钺，赠侍中，莫知庙食于杭自何而始。金

华将军庙，在涌金门里水池上，神姓曹，名杲，真定人，后唐为金华令，仕于钱王，尝于城隅凌三池，建门名涌金，邦人德之，为立祠。广福庙，在盐桥，神姓蒋，世为杭人，乐于赈施，每岁秋成之际，籴谷如春夏价增时，以谷如元价出粜，不图利源，如岁歉，则捐谷以予饥者。神死之日，嘱其二弟曰："须存仁心，力行好事。"二弟谨遵兄训，恪守不违，里人立祠表其德。凡朝家祈祷，无不感应，遂赐庙额封爵，及其二弟并进侯位，曰孚顺、孚惠、孚祐之美号也。三将军庙，在潘阆巷。嘉应公祠，在秀义坊。通应侯庙，在开道坊。护国天王庙、白马神祠，在寿域坊，今迁粮料院巷口故基。玉仙堂，在大隐坊内。石姥祠，在芳林乡。吴客三真君庙，在石榴园巷。义勇武安王及清源真君庙，在西溪法华山，一在半道红街。华严菩萨庙，在潭半逻。老人庙，在县东。北霸王庙，在芳林乡。会灵护国祠，在端平桥东土塘上。灵休庙，在城南厢江岸。真圣庙，在白塔岭半山。七娘子庙，在皋亭山，旧传崇善王妹也。苏将军庙，其神东晋骠骑将军。灵应庙，按神名杨都督，并崇善王位下神也。义桥崔总管庙、尚将军庙，四庙俱在肇元乡。秦王庙，在天云乡，故老相传晋毛宝庙也。济惠、福济二王庙，在象光湖西。济惠义祠，在北葛沈村。白龙王庙，在临平东山之中，亦有龙祠，在洞侧。通灵庙，即黑龙王祠，在超山，赵忠献为邑宰时，祷雨有感应，屡申朝省封加美号曰通灵惠应宣济昭惠侯。

东都随朝祠

惠应庙，即东都皮场庙，自南渡时，有直庙人商立者，携其神象随朝至杭，遂于吴山至德观右立祖庙，又于万松岭侍郎桥巷元贞桥立行祠者三。按《会要》云："神在东京显仁坊，名曰皮场土地祠。政和年间赐庙额，封王爵。中兴，随朝到杭，累加号曰明灵昭惠慈佑王，神妃封曰灵婉嘉德夫人，灵淑嘉靖夫人。"按庙刻云："其神乃古神农，于三皇时都曲阜，世人食腥膻者，率致物故，因集天下孝义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种采药，至今于世极有神功，两庑奉二十四仙医使者是也。自汉、唐至今，歼寇助顺，具有圣迹，不可殚纪。"二郎神，即清源真君，在官巷，绍兴建祠。旧志云："东京有祠，随朝立之。"

外郡行祠

东岳行宫有五：曰吴山，曰西溪法华山，曰临平景星观，曰汤镇顺济宫，曰杨村堨山梵刹，俱奉东岳天齐仁圣帝香火。广惠行宫有三：曰钱塘门外霍山，曰在城金地山，曰千顷寺。按《会要》："真君姓张名渤，血食广德军之祠山，始封灵济王，累加美号曰昭烈大帝，后改封昌福真君，今加宝号曰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真君，自祖父祖母以下，若圣妃、若诸弟、诸子、诸妇及女，俱锡宋朝上爵封之，然都人士庶奉祀者，有祷必应，如响斯答。仰山二王庙，在观桥东马军司西营。按《宜春志》："二神俱姓萧，自汉显灵，世该祀典。至宋功烈尤著，锡以王爵。王之祖父母、若妻、若子、若妇，皆赐爵号。开庆衡潭有变，临瑞至太平皆不能前，神之阴相默助居多，陈于朝，褒其功，改赐美号曰显德仁圣忠佑灵济王、福德仁圣忠卫康济王，其王祖父母以下及左右佐神，并沩、仰二祖师，凡列祠者，咸加赉焉。"显佑庙，在仁和百万新仓西。按神姓陈，名仁果，常之晋陵人也，仕于隋，历司徒，有叛臣沈法兴谋叛，忌司徒威声，以食毒之而毙，其神忠愤赫灵，以神矢中法兴死之。唐武德嘉其功，庙祀焉，封爵忠烈公。梁加封福顺忠烈王。至后周封帝号。宋政和赐庙，常州以帝号非礼，易以王爵，曰福顺武烈显应昭德王，仍奉昭书驰驿赐忠佑庙，傅以帛版，而别为文告于行祠。因咸淳二年十二月，将郊祀天地，命京尹潜皋墅祈雪，祥祷于庙，即降大雪。蒇事之际，明星有烂，三灵顾歆，由是岁丰，四方无虞。皋墅识于行祠壁，以昭灵贶，申朝赐爵，遣吏缄词驰送忠佑庙，及别告于显佑行祠，以表大神之显灵也如此。灵顺庙，即徽州婺源灵祠，余杭立行祠者七：一在南高峰顶荣国寺，有华光楼，傍为射亭，有角抵台，又辟山径而夷之，以便登陟；一在北高峰，为景德灵隐寺后山塔庙；一在钱塘门外九曲城下；一在钱塘县调露乡灵感寺；一在便门外瓶场湾；一在候潮门外普济桥东椤木教场侧普济寺；一在钱塘县六合塔寺南徐村新石塘。宋朝赐五王美号曰显聪昭圣孚仁福善王、显明昭圣孚义福顺王、显正昭圣孚智福应王、显直昭圣孚信福佑王、显德昭圣孚爱福惠王。每岁都人瓣香致敬者，纷纷咸趋焉。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又行祠在城南萧公桥及候潮门外瓶场河下市舶司侧。按庙记："妃姓林，莆田人氏，数著灵异，立祠莆之圣堆。宣和赐庙额，累加夫人美号，后封妃，加号曰灵惠协应嘉应善庆圣妃。其妃之灵著，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赖帡幪。"广灵庙，在石塘坝，奉东岳温将军，请于朝，赐庙额封爵，自温将军以下九神皆锡侯爵，曰温封正佑；李封孚佑；钱封灵佑；刘封显佑；杨封顺佑；康封安佑；张封广佑；岳封协佑；孟封昭佑；韦封威佑。梓潼帝君庙，在吴山承天观，此蜀中神，专掌注禄籍，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封王爵曰惠文忠武孝德仁圣王，王之父母及妃，及弟、若子、若孙、若妇、若女，俱褒赐显爵美号，建嘉庆楼，奉香灯矣。

卷十五

学　校

古者天子有学，谓之"成均"，又谓之"上庠"，

亦谓之“璧水”，所以养育作成天下之士类，非州县学比也。高宗自南渡以来，复建太、武、宗三学于杭都：太学在纪家桥东，以岳鄂王第为之，规模宏阔，金碧壮丽，学之西偏建大成殿，殿门外立二十四戟，大成殿以奉至圣文宣王，十哲配享，两庑彩画七十二贤，前朝贤士公卿诸象皆从祀。每岁春秋二丁，行释奠礼，命太常乐工数辈用宫架乐歌《宣圣御赞》，赞曰：“大哉宣圣，斯文在兹。帝王之式，今古之师。志则《春秋》，道由忠恕。贤于尧、舜，日月共誉。惟时载雍，戢此武功。肃昭盛仪，海宇聿崇。”置学官，自祭酒、司业、丞、簿、正、录等共十四五员。学有崇化堂、首善阁、光尧石经之阁，奉高、孝二帝宸书御制札，石刻于阁下，以墨本置于上堂之后。东西为学官位。主上登极，则临幸学宫，奠谒宣圣，及赐诸生束帛。学官斋长，谕俱沾恩霈。高宗朝幸学之时，曾幸养正，持志二斋，两斋长谕：已免解人，特与免省；未免解人，与免解。恩例：其两斋生，并免将来文解一次。太学有二十斋：扁曰服膺、禔身、习是、守约、存心、允蹈、养正、持志、节性、率履、明善、经德、循理、时中、笃信、果行、务本、贯道、观化、立礼十七斋扁，俱米友仁书；余节性、经德、立礼斋扁，张孝祥书。各斋有楼，揭题名于东西壁。厅之左右，为东西序，对列位。后为炉亭，又有亭宇，揭以嘉名甚伙。绍兴年间，太学生员额三百人，后增置一千员，今为额一千七百一十有六员，以上舍额三十人，内舍额二百单六人，外舍额一千四百人，国子生员八十人。诸生衫帽出入，规矩森严，朝家所给学廪，动以万计，日供饮膳，为礼甚丰。月书季考，由外舍而升内舍，由内舍而升上舍，或释褐及第，或过省赴殿，恩例最优，于此见朝廷待士之厚，而平日教养之功，所以为他日大用之地也。太学内东南隅，设庙廷，奉后土神祇，即土地神，朝家敕封号曰正显昭德孚忠英济侯。按赞书，相传为中兴名将，其英灵未泯，而应响甚著，盖其故居也。理或然与？自是遂明指为岳忠武鄂王，况鄂国已极于隆名，宜庙食增崇于命祀，谨疏侯爵，未正王封，仍改庙额曰忠显。神之父母妻子，下逮将佐，皆有命秩，华以徽号。宗学，在睦亲坊。按国朝宗子分为六宅，宅各有学，学各有训导之官。中兴后，唯睦亲一宅，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专以训迪南班子弟。嘉定岁，始改宫学为宗学，凡有籍者，宗子以三载一试，补入为生员，如太学法。置教授、博士、宗谕、立讲课，隶宗正寺掌之。学立大成殿、御书阁、明伦堂、立教堂、汲古堂。斋舍有六，扁曰贵仁、立爱、大雅、明贤、怀德、升俊。武学，在太学之侧前洋街。建武成殿，祀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以留侯张良、武侯诸葛亮配，累朝诸名将从祀。学规依太学例试补，月考课升名。然教养之法未备，下礼兵部措置，立养士额，置武博、武谕各一员。淳熙、嘉泰，主上临幸武学，谒武成王，行肃揖礼。学建立成堂。斋舍有六，扁曰受成、贵谋、辅文、中吉、经远、阅礼。宗武学，俱有学廪、膳供、舍选、释褐，一如太学例。杭州府学，在凌家桥西。士夫嫌其湫隘，故帅臣累增辟规模，广其斋舍，总为十斋，扁曰进德、兴能、登俊、宾贤、持正、崇礼、致道、尚志、率性、养心。又有小学斋舍，在登俊后。以东西二教掌其教训之职。次有前廊，录正等生员。各斋有长谕。月书季考，供膳亦厚，学廪不下数千，出纳、学正领其职。仁和、钱塘二县学，在县左、建庙学养士。仁和学有斋舍四，扁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钱塘学有斋舍六，扁曰友善、辨志、教行、教信、教文、教忠。诸县学亦如之。各县有学官，次有学职。生员日供饮膳，月修课考，悉如州学。州学廪，各县学不下数百，以为养士之供。医学，在通江桥北，又名太医局，建殿扁曰神应，奉医师神应王，以岐伯善济公配祀。讲堂扁曰正纪。朝家以御诊长听充判局职。本学以医官充教授四员，领斋生二百五十人。月季教课，出入冠带，如上学礼。学廪饮膳，丰厚不苟，大略视学校规式严肃。局有斋舍者八，扁曰守一、全冲、精微、立本、慈用、致用、深明、稽疾。

贡院

礼部贡院在观桥西。中兴纪年，诸郡贡生，类试于各路转运所在州府就试。绍兴十年，诸州依条发解，将省殿试展一年。向后科场，自十二年省试为准。至十四年，诸州发解如故，三年一次，降诏自是为定制。贡院置大中门。大门里置弥封誊录所及诸司官，中门内两廊各千余间廊屋，为士子试处。厅之两厢，列进士提名石刻，堂上列省试赐知贡举御札，及殿试赐详定官御札，并闻喜宴赐进士御诗石刻。别试院在大理寺之西，耑以待贡士之避亲嫌者。本州贡院，在钱塘门外王家桥以待本州九县士人发解之处。两浙漕司贡院，在北关门外沈家桥，以待两浙路寓士及有官人宗女夫等发解之处。

城内外诸宫观

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然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之庐，十不及一。但老氏之教，有君臣之分，尊严难犯，报应甚捷，故奉老氏者，倍加恭敬，不敢亵渎，此释氏之所不如也。且在城宫观，则以太乙、万寿为首，余杭洞霄次之。其他外郡，如醴泉、佑神、集禧、崇禧等观又次焉。此朝廷以待退老宰臣执政闲居、侍从卿监，除提举主事之职，优宠也。今摭宫观在杭者，除御前十宫观外，编次于后。天庆观，在天庆坊，以奉圣祖保生天尊大帝香火。郡家官僚，朔望到任，俱朝谒于此。报恩观，在观桥南报恩坊。元贞观，在贡院西巷。旌忠观，在丰乐桥东北，以奉凤翔府和尚原三圣庙香火。中兴观，即伍相公庙，后天明、承天，即梓潼庙。天庆、灵应、至德、崇应六宫观，俱在吴山之左右。鹤林观，在俞家

园。景隆观，在新门外水府。净鉴观，在清水闸。玉虚观，奉三官。表忠观，奉钱王五庙香灯，在龙山左右。贞武观，在太和寺后。玉清宫，在葛岭下。旌德观，在苏堤先贤堂后。云涛、上清两宫观，俱在雷峰塔寺之右。冲虚观，在履泰乡。太清观，在龙井山。景星观，在临平岳祠之侧。顺济宫，在汤镇岳宫之左右。外有在城及附郭女冠宫观者九：曰福田、新兴、明贞、神仙、承天、西靖、灵耀、长清等宫。余外七县，首以余杭大涤洞天，即洞霄宫也。以下宫观，近二十有三：如洞霄宫者，按诸志书云："自汉武帝迄唐五代，至宋一千九百余年，元名天柱，宋大中祥符年赐观额洞霄。"按《真境录》云："宫有五洞交扃，九峰回抱，千岩万谷，秀聚其中，或泉飞彤厦之檐，云锁碧坛之角，祥光神异，兼木返于春秋，抚掌泉灵，更丹藏于翠石。"又有亭馆者七，扁曰漱玉、超然、税驾、翠蛟、飞玉、宜霜、聚仙、贞挹是也。自晋、宋以来，得道之士，许迈而下，凡二十有四人耳。更有神异曰"捣药禽"，盖山中异鸟最多，仅有其一，昼隐夜鸣，莫得而见，其声音清亮，彻旦不绝，类如杵药之声。曰五色云气，出于洞中。高庙脱屣万几，颐神物表，遂于乾道二年，自德寿宫行幸山中，驻跸累日，敕大官进蔬膳，御翰《度人经》以赐。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胜矣。文忠苏公东坡诗："上帝高居悯世顽，故留琼馆在凡间。青山九锁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对闲；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飞鼠白鸦翻。长松怪石宜霜鬓，不用金丹苦驻颜。"又方干诗："早识吾师频到此，芝童药犬亦相迎。师今一去无消息，花洞石泉空月明。"余有名贤赋咏，不尽详述。且如道堂者，如西湖崇真道院、灵应希真道堂以下，城内外约有二十余处，皆舍俗三清道友，及接待外路名山洞府往来云水高人，时有神仙应缘现迹，详于志传矣。

城内外寺院

明庆寺在木子巷，凡朝家祈祷，及宰执文武官僚建启圣节道场咸在焉。仙林慈恩普济教寺，在盐桥东，寺有万善大乘戒坛，僧尼受戒法之地。太平兴国传法寺，在佑圣观东。千顷广化院，在木子巷北，系群臣僚佐建启圣节道场及祈祷去处。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王寺以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又赤县大小梵宫，自景德灵隐禅寺、三天竺、演福上下、圆觉、净慈、光孝、报恩禅寺以下，寺院凡三百八十有五。更七县寺院，自余杭县径山能仁禅寺以下，一百八十有五。都城内外庵舍，自保宁庵之次，共一十有三。诸录官下僧庵，及白衣社会道场奉佛，不可胜纪。或僧行欲建道场殿宇，则持钵游于四方，能事者干缘，不日可以成就，惟道坚志愿无二心耳。

僧塔寺塔

杭城有古僧塔者，如上竺寺有隋朝僧贞观法师东冈塔，竹阁有唐朝鸟窠禅师塔，四圣观御园玛瑙坡高僧塔，放马场栖真院赞宁塔，宝胜寺后山法慧大师塔，龙井寿圣寺辨才和尚塔，塔前有双株海棠。其僧寺塔者，如六和慈恩开化寺曰六和塔，荣国寺曰南高峰塔，景德灵隐寺曰北高峰庙塔，崇寿寺曰保叔塔，显严院寺曰雷峰塔，曰圣果寺塔，定民坊曰佛牙塔，广化寺曰辟支塔，南山延寿法显院曰华严塔，净因寺曰双石塔。大中祥符开元寺广九里，自南渡初，斥西北充军器所、作院及民居，寺元有铁塔石塔者五。又有法华塔，在端拱年僧文定建千顷广化院。有慈化大佛塔，即了性塔。景德、灵隐、净慈、报恩、光孝寺，各有铁塔，乃吴越钱王所造。街市有塔者，如阁门里杨府前有砖塔，巷名曰塔儿头。龙山儿头岭名白塔岭，岭有石塔存焉。儿门北有军寨门，立双塔，呼为双塔寨。荐桥门外观音寺对有砖塔，年深矣。北关门外二郎庙，庙前亦有砖塔。三桥北杨三郎头巾铺，河岸相对，有砖塔，塔在度子桥南。两浙运司衙桥南光相寺有双塔，立于寺前。西湖三潭，立三塔以镇之。余外有僧庵所建塔院及街市砖塔，近年者不赘详矣。

古今忠烈孝义贤士墓

夏后氏之墓，见于晚周，女娲坟，考之自唐明皇朝天宝年，至今几四百有余年尚存也。夫陵谷变迁，高深易位，彼何能若是之久哉？盖圣帝明皇，天相神护，以至于斯耳。今摭钱塘、仁和两县之古冢，备录于后。唐杜牧墓，在南山东南，与佛日山夹境，名杜牧坞是也。吴越文穆忠献王墓，在龙山之南。吴越孝献世子墓，在天竺前山。吴越忠懿妻贤德顺睦妃孙氏墓，在石人岭下。吴越王妃仰氏墓，在龙井山放马场。按表忠观碑刻载钱氏墓在钱塘者凡二十有六墓焉。吴越太尉开国薛公墓，在灵石山。吴越给事罗隐墓，在钱塘定山乡。和靖先生林处士墓，在孤山。杭守胡则侍郎墓，在龙井广福寺之麓。都尉周仰、待制周邦彦、少师元绛三墓，俱在南荡山。文宪强渊明、襄恪赵密等墓，并在西溪钦贤乡。少宰刘正夫墓，在真珠岭。枢密章楶墓，在宝石山。寺丞陈刚中墓，在龙井岭上沙盆坞。敬恭仪王赵仲湜墓，在西湖显明寺，王生时，有紫光照室，视之则肉块，以剑剖开，婴儿在内。靖康时，诸军欲推而立之，仗剑以晓谕诸军曰："自有真王。"其军犹未退，遂自拔剑欲刺，六军方退。约以逾月真王出，众喏，言若真王不出，则王当立矣。王阳许之，而阴实缓其期。未几，高庙即位于应天，自后，上屡嘉叹，忠义如此。王尝自赞其像曰："惟忠惟孝，不污不苟。皓月清风，良朋益友。湛然灵台，确乎不朽。"浙西提刑龙图周格墓，在独角门步司前军寨。前殿撰周杞墓，在徐、范村之间。忠毅毕再遇墓，在西溪秘阁。朱弁墓，在西湖。丞相李文靖墓，在小隐山。紫芝赵师秀墓，在葛岭。花翁孙季蕃墓，在水仙庙侧。淳固先生宋斌墓，在资国寺

之右。忠武岳鄂王墓，在栖霞岭下。

历代古墓

晋杜子恭墓在钱塘。唐马三宝墓，在行春桥水竹坞教场内，其墓于绍兴末因增广教场，惟此冢独高大，寨卒欲去之，方举锸间，墓中有黑蜂数百飞出著人，不可向而止。是夕步帅感梦，有一衣黄服之人曰："吾钱王之子，葬此已久，祈勿毁。"辞语甚切。次早，有本军申至应梦，遂辍其役。丁兰母冢，故居在艮山门外三十六里丁桥之右，母死，刻木事之如生，冢在姥山之东。唐孝女墓，在钱塘孝女南乡，故老相传，昔有唐媿娘，年十二三，母病，曾刲腹取肝，和粥以进母，母病愈而媿娘以疮破入风而死，里人葬于此，美其孝，故名曰唐孝女墓，记之。亚父冢，在皋亭山。木娘墓，在艮山门太平乡华林里蔡塘东，昔蔡汝拨之庶母沈氏死，汝拨尚幼，父用火葬，汝拨伤母无松揪之地，尝言之辄泣。自后长成，以木刻母形，以衣衾棺椁择地葬之，仍置田亩，造庵舍，命僧以奉晨香夕灯，乡人遂称为木娘墓。苏小小墓，在西湖上，有诗题云"湖堤步游客"之句，此即题苏氏之墓也。

卷十六

茶　肆

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杉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等人会聚，习学乐器、上教曲赚之类，谓之"挂牌儿"。人情茶肆，本非以点茶汤为业，但将此为由，多觅茶金耳。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如市西坊南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朱骷髅茶坊，太平坊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张七相干茶坊，盖此五处多有炒闹，非君子驻足之地也。更有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又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僧道头陀道者欲行题注，先以茶水沿门点送，以为进身之阶。

酒　肆

中瓦子前武林园，向是三园楼康、沈家在此开沽，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彩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但此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一二十步，分南北两廊，皆济楚阁儿，稳便坐席，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十，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如神仙。次有南瓦子熙春楼王厨开沽，新街巷口花月楼施厨开沽，融和坊嘉庆楼、聚景楼，俱康、沈脚店，金波桥风月楼严厨开沽，灵椒巷口赏新楼沈厨开沽，坝头西市坊双凤楼施厨开沽，下瓦子前日新楼郑厨开沽，俱有妓女，以待风流才子买笑追欢耳。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大抵酒肆除官库、子库、脚店之外，其余谓之"拍户"，兼卖诸般下酒，食次随意索唤。酒家亦自有食牌，从便点供。更有包子酒店，专卖灌浆馒头，薄皮春蛮包子、虾肉包子、鱼兜杂合粉、灌熬大骨之类。又有肥羊酒店，如丰豫门归家、省马院前莫家、后市街口施家、马婆巷双羊店等铺，零卖软羊、大骨龟背、烂蒸大片羊杂，鸩四软，羊撺四件。有一等直卖店，不卖食次下酒，谓之"角球店"，零沽散卖，或百单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者是也。又有挂草葫芦、银马杓、银大碗，亦有挂银裹直卖牌，多是竹栅布幕，谓之"打碗头"，只三二碗便行。更有酒店兼卖血脏、豆腐羹、熬螺蛳、煎豆腐、蛤蜊肉之属，乃小辈去处。若酒力高美者，牌额卖过山之名，其言一山、二山、三山之类是也。大凡入店不可轻易登楼，恐饮宴短浅。如买酒不多，只就楼下散坐，谓之"门床马道"。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问酒多寡，然后别换好菜蔬。有一等外郡士夫，未曾谙识者，便下箸吃，被酒家人哂笑。然店肆饮酒，在人出着，且如下酒品件，其钱数不多，谓之"分茶"，小分下酒，或命妓者，被此辈索唤珍品、下细食次，使其高抬价数，惟经惯者不堕其计。曩者东京杨楼、白矾、八仙楼等处酒楼，盛于今日，其富贵又可知矣。且杭都如康、沈、施厨等酒楼店，及荐桥丰禾坊王家酒店、暗门外郑厨分茶酒肆，俱用全桌银器皿沽卖，更有碗头店一二处，亦有银台碗沽卖，于他郡却无之。

分茶酒店

凡分茶酒肆，卖下酒食品厨子，谓之"量酒博士"。师公店中小儿，谓之"大伯"。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富家子弟等人饮酒，近前唱喏，小心供过，使人买物命妓，谓之"闲汉"。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献果，烧香香药，谓之"厮波"。有一等下贱妓女，不呼自来，筵前只应，临时以些少钱会赠之而去，名

"打酒座"，亦名"礼客"。有卖食药香药果子等物，不问要与不要，散与坐客，名之"撒暂"，如此等类，处处有之。杭城食店，多是效学京师人，开张亦效御厨体式，贵官家品件。凡点索茶食，大要及时。如欲速饱，先重后轻。兼之食次名件甚多，姑以述于后曰：百味羹、锦丝头羹、十色头羹、间细头羹、海鲜头食、酥没辣、象眼头食、莲子头羹、百味韵羹、杂彩羹、枕叶头羹、五软羹、四软羹、三软羹、集脆羹、三脆羹、双脆羹、群鲜羹、落索儿、焙腰子、盐酒腰子、脂蒸腰子、酿腰子、荔枝焙腰子、腰子假炒肺、鸡丝签、鸡元鱼、鸡脆丝、笋鸡鹅、柰香新法鸡、酒蒸鸡、炒鸡蕈、五味焙鸡、鹅粉签、鸡夺真、五味杏酪鹅、绣吹鹅、间笋蒸鹅、鹅排吹羊大骨、蒸软羊、鼎煮羊、羊四软、酒蒸羊、绣吹羊、五味杏酪羊、千里羊、羊杂鸠、羊头元鱼、羊蹄笋、细抹羊生脍、改汁羊撺粉、细点羊头、三色肚丝羹、银丝肚、肚丝签、双丝签、荤素签、大片羊粉、大官粉、三色团圆粉、转官粉、三鲜粉、二色水龙粉、鲜虾粉、肫掌粉、梅血细粉、铺姜粉、杂合粉、珍珠粉、七宝科头粉、撺香螺、酒烧香螺、香螺脍、江瑶清羹、酒烧江瑶、生丝江瑶、撺望潮青虾、蟑蚷、酒炙青虾、酒法青虾、青虾辣羹、酒掇蛎、生烧酒蛎、姜酒决明、五羹决明、二阵羹决明、签决明、四鲜羹、赤鱼分明、姜燥子赤鱼、鱼鳔二色脍、海鲜脍、鲈鱼脍、鲤鱼脍、鲫鱼脍、群鲜脍、燥子沙鱼丝儿、清供沙鱼拂儿、清汁鳗鳔、假团圆燥子、衬肠血筒燥子、麻菇绿笋燥子、潭笋、酿笋、抹肉笋签、酥骨鱼、酿鱼、两熟鲫鱼、酒蒸石首、白鱼、时鱼、酒吹鯚鱼、春鱼、油炸春鱼、鲂鱼、石首、油炸鲑鲫、油炸假河鲀、石首玉叶羹、石首桐皮、石首鲤鱼、炒鳝、石首鳝生、石首鲤鱼兜子、银鱼炒鳝、撺鲈鱼清羹、鲑鲫假清羹、虾鱼肚儿羹、鲑鲫满合鳅、江鱼假贼、酒法白虾、紫苏虾、水荷虾儿、虾包儿、虾王鲫辣羹、虾蒸假妳、查虾鱼、水龙虾鱼、虾元子、麻饮鸡虾粉、芥辣虾、蹄脍、麻饮小鸡头汁、小鸡元鱼羹、小鸡二色莲子羹、小鸡假花红清羹、撺小鸡、拂儿笋、熓小鸡、五味炙小鸡、小鸡假炙鸭、红熬小鸡、脯小鸡、五色假料头肚尖、假炙江瑶肚尖、炸肚山药、鹌子、鸠子、笋焙鹌子、假熬鸭、清撺鹌子、红熬鸠子、八糙鹌子、蜜炙鹌子、鸠子、黄雀、酿黄雀、煎黄雀、辣熬野味、清供野味、野味假炙、野味鸭盘兔糊、熬野味、清撺鹿肉、黄羊、獐肉、炙犯儿、赤蟹、假炙鲎枨、醋赤蟹、白蟹、辣羹、蝤蛑签、蝤蛑辣羹、溪蟹、柰香合蟹、辣羹蟹、签糊齑蟹、枨醋洗手蟹、枨酿蟹、五味酒酱蟹、酒泼蟹、生蚶子、炸肚燥子蚶、枨醋蚶、五辣醋蚶子、蚶子明芽肚、蚶子脍、酒烧蚶子、蚶子辣羹、酒鸠鲜蛤、蛤蜊淡菜、淡菜脍、改汁辣淡菜、米脯鲜蛤、米脯淡菜、米脯风鳗、米脯羊、米脯鸠子、鲜蛤、假熬蛤蜊肉、荤素水龙白鱼、水龙江鱼、水龙肉、水龙腰子、假淳菜腰子、假炒肺羊熬、下饭假牛冻、假驴事件、冻蛤蝤、冻鸡、冻三鲜、冻石首、白鱼、冻鲑鲫、假蛤蜊、三色水晶丝、五辣醋羊、生脍十色事件、冻三色炙、润鲜粥、蜜烧膂肉炙、犯儿江鱼炙、润熬獐肉炙、润江鱼咸豉、十色咸豉、下饭膂肉、假熬鸭、下饭二色炙、润骨头等食品。更有供未尽名件，随时索唤，应手供造品尝，不致阙典。又有托盘檐架至酒肆中，歌叫买卖者，如炙鸡、八焙鸡、红熬鸡、脯鸡、熬鸭、八糙鹅鸭、白炸春鹅、炙鹅、糟羊蹄、糟蟹、熬肉蹄子、糟鹅事件、熬肝事件、酒香螺、海腊、糟脆筋、千里羊、诸色姜豉、波丝姜豉、姜虾、海蛰鲊、膘皮炸子、獐犯、鹿脯、影戏算条，红羊犯、槌脯线条、界方条儿、三和花桃骨、鲜鹅鲊、大鱼鲊、鲜鳇鲊、寸金鲊、筋子鲊、鱼头酱等。�鱼、虾茸、鳗丝、地青丝、野味腊、白鱼干、金鱼干、梅鱼干、鲚鱼干、银鱼干、鳑鱼干、银鱼脯、紫色螟脯丝等脯腊从食。荤素点心包儿：旋炙犯儿、灌熬鸡粉羹、科头撺鱼肉、细粉小素羹、灌肺羊、血糊虀、海蛰、螺头、辣菜饼、熟肉饼、鲜虾肉团饼、羊脂韭饼、四时果子、圆柑、乳柑、福柑、甘蔗、土瓜、地栗、麝香甘蔗、沈香藕、花红、金银水蜜桃、紫李、水晶李、莲子、�польз桃、新胡桃、新银杏、紫杨梅、银瓜、福李、台柑、洞庭桔、蜜桔、匾桔、衢桔、金桔、橄榄、红柿、方顶柿、火珠柿、绿柿、巧柿、樱桃、豆角、青梅、黄梅、枇杷、金杏。此果未遇时，则有歌卖。更有干果子，如锦荔、木弹、京枣、枣圈、香莲、串桃、条梨、旋胜番糖、糖霜、番桲桃、松子、巴榄子、人面子、嘉庆子诸色韵果、十色蜜煎蚫螺、诸般糖煎细酸、四时像生儿时果、春兰、秋菊、石榴子儿、马院醍醐、乳酪、韵果、蜜姜鼓、皂儿膏、轻饧、玛瑙饧、十色糖、麝香豆沙团子，又有陈州果儿、密云柿、糖丝、梅、山糖乌李、反旋果、莴苣、生菜、笱姜、油多糟琼芝、四色辣菜、四时细色菜蔬、糟藏，秋天有炒栗子、新银杏、香药、木瓜、枨子等类。更有台床卖熟羊、炙鳅、炙鳗、炙鱼粉、鳅粉等物。诸店肆俱有厅院廊庑，排列小小稳便阁儿，吊窗之外，花竹掩映，垂帘下幕，随意命妓歌唱，虽饮宴至达旦，亦不妨也。

面食店

向者汴京门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大凡面食店，亦谓之"分茶店"。若曰分茶，则有四软羹、石髓羹、杂彩羹、软羊焙腰子、盐酒腰子、双脆、石肚羹、猪羊大骨、杂辣羹、诸色鱼羹、大小鸡羹、撺肉粉羹、三鲜大熬骨头羹。饭食更有面食名件：猪羊盦生面、丝鸡面、三鲜面、鱼桐皮面、盐煎面、笋泼肉面、炒鸡面、大熬面、子料浇虾燥面、熬汁米子、诸色造羹、糊羹、三鲜棋子、虾燥棋子、虾鱼棋子、丝

鸡棋子、七宝棋子、抹肉、银丝冷淘、笋燥齏淘、丝鸡淘、耍鱼面。又有下饭，则有焙鸡、生熟烧、对烧、烧肉、煎小鸡、煎鹅事件、煎衬肝肠、肉煎鱼、炸梅鱼、鲊鲫杂鸠、豉汁鸡、焙鸡、大熬馈鱼等下饭。更有专卖诸色羹汤、川饭，并诸煎鱼肉下饭。且言食店门首及仪式：其门首，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半边猪羊，一带近里门面窗牖，皆朱绿五彩装饰，谓之"欢门"。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庑，称呼坐次。客至坐定，则一过卖执箸遍问坐客。杭人侈甚，百端呼索取覆，或热，或冷，或温，或绝冷，精浇熬烧，呼客随意索唤。各卓或三样皆不同名，行菜得之。走迎厨局前，从头唱念，报与当局者，谓之"铛头"又曰"著案"。讫行菜，行菜诣灶头托盘前去，从头散下，尽合诸客呼索，指挥不致错误。或有差错，坐客白之店主，必致叱骂罚工，甚至逐之。有店舍专卖饦饦面，如大熬饦饦、大燥子、料浇虾、燥丝鸡、三鲜等饦饦，并卖馄饨。亦有专卖菜面、熟齏笋肉淘面，此不堪尊重，非君子待客之处也。又有专卖素食分茶，不误斋戒，如头羹、双峰、三峰、四峰、到底签，蒸果子、鳖蒸羊、大段果子、鱼油炸、鱼茧儿、三鲜、夺真鸡、元鱼、元羊蹄、梅鱼、两熟鱼、炸油河鲀、大片腰子、鼎煮羊麸、乳水龙麸、笋辣羹、杂辣羹、白鱼辣羹饭。又下饭如五味熬麸、糟酱、烧麸、假炙鸭、干签杂鸠、假羊事件、假驴事件、假煎白肠、葱焙油炸、骨头米脯、大片羊、红熬大件肉、煎假乌鱼等下饭。素面如大片铺羊面、三鲜面、炒鳝面、卷鱼面、笋泼刀、笋辣面、乳齏淘、笋齏淘、笋菜淘面、七宝棋子、百花棋子等面，皆精细乳麸，笋粉素食。又有专卖家常饭食，如撺肉羹、骨头羹、蹄子清羹、鱼辣羹、鸡羹、耍鱼辣羹、猪大骨清羹、杂合羹、南北羹、兼卖蝴蝶面、煎肉、大熬虾燥等蝴蝶面，及有煎肉、煎肝、冻鱼、冻鲞、冻肉、煎鸭子、煎鲚鱼、醋鲞等下饭。更有专卖血脏面、齏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面、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

荤素从食店 *诸色点心事件附*

市食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且如蒸作面行卖四色馒头，细馅大包子，卖米薄皮春茧、生馅馒头、馄子、笑靥儿、金银炙焦牡丹饼、杂色煎花馒头、枣箍荷叶饼、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开炉饼、寿带龟仙桃、子母春茧、子母龟、子母仙桃、圆欢喜、骆驼蹄、糖蜜果食、果食将军、肉果食、重阳糕、肉丝糕、水晶包儿、笋肉包儿、虾鱼包儿、江鱼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鹅眉夹儿、十色小从食、细馅夹儿、笋肉夹儿、油炸夹儿、金铤夹儿、江鱼夹儿、甘露饼、肉油饼、菊花饼、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肉酸馅、千层儿、炊饼、鹅弹。更有专卖素点心从食店，如丰糖糕、乳糕、栗糕、镜面糕、重阳糕、枣糕、乳饼、麸笋丝、假肉馒头、笋丝馒头、裹蒸馒头、波菜果子馒头、七宝酸馅、姜糖、辣馅糖馅馒头、活糖沙馅诸色春茧、仙桃龟儿、包子、点子、诸色油炸、素夹儿、油酥饼儿、笋丝麸儿、果子、韵果、七宝包儿等点心。更有馒头店兼卖江鱼兜子、杂合细粉、灌熬软烂大骨料头、七宝料头。又有粉食店，专卖山药元子、真珠元子、金桔水团、澄粉水团、乳糖槌、拍花糕、糖蜜糕、裹蒸粽子、栗粽、金铤裹蒸茭粽、糖蜜韵果、巧粽、豆团、麻团、糍团及四时糖食点心。及沿街巷陌盘卖点心：馒头、炊饼及糖蜜酥皮烧饼、夹子、薄脆、油炸从食、诸般糖食油炸、虾鱼划子、常熟糍糕、馉饳瓦铃儿、春饼、菜饼、元子、汤团、水团、蒸糍、栗粽、裹蒸米食等点心。及沿门歌叫熟食：熬肉、炙鸭、熬鹅、熟羊、鸡鸭等类，及羊血、灌肺、撺粉、科头、应千市食，就门供卖，可以应仓卒之需。

米　铺

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湖州米市桥、黑桥，俱是米行，接客出粜，其米有数等，如早米、晚米、新破砻、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红莲子、黄芒、上稈、杭米、糯米、箭子米、黄籼米、蒸米、红米、黄米、陈米。且言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径发米到各铺出粜。铺家约定日子，支打米钱。其米市小牙子，亲到各铺支打发客。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俵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铺户，大有径庭。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夜不绝可也。且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虽米市搬运混杂，皆无争差，故铺家不劳余力而米径自到铺矣。

肉　铺

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皆装饰肉案，动器新丽。每日各铺悬挂成边猪，不下十余边。如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顾从便索唤刬切。且如猪肉名件，或细抹落索儿精、钝刀丁头肉、条撺精、窜燥子肉、烧猪煎肝肉、膂肉、盫蔗肉。骨头亦有数名件，曰双条骨、三层骨、浮筋骨、脊龈骨、球杖骨、苏骨、寸金骨、棒子、蹄子、脑头大骨等。肉市上纷纷，卖者听其分寸，略无错误。至饭前，所挂之肉骨已尽矣。盖人烟稠密，食之者众故也。更待日午，各铺又市熬膘熟食：头、蹄、肝、肺四件，杂熬蹄爪事件，红白熬肉等。亦有盘街货卖，更有犯鲊铺，兼货生熟肉。且如犯鲊，名件最多，姑

言一二。其犯鲊者：算条、影戏、盐豉、皂角、铤松、脯界、方条、线条、糟猪头肉、玛瑙肉、鹅鲊、旋鲊、寸金鲊、鱼头酱、三和鲊、切鲊、桃花鲊、骨鲊、饭鲊、槌脯、红羊犯、大鱼鲊、鲟鳇鱼鲊等类。冬闲添卖冻姜豉蹄子、姜豉鸡、冻白鱼、冻波斯姜豉等。坝北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皆成边及头蹄等肉，俱系城内外诸面店、分茶店、酒店、犯鲊店及盘街卖熬肉等人，自三更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其街坊肉铺，各自作坊，屠宰货卖矣。或遇婚姻日，及府第富家大席，华筵数十处，欲收市腰肚，顷刻并皆办集，从不劳力。盖杭州广阔可见矣。

鲞铺

杭州城内外，户口浩繁，州府广阔，遇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盖杭城人娇细故也。姑以鱼鲞言之，此物产于温、台、四明等郡，城南浑水闸，有团招客旅，鲞鱼聚集于此。城内外鲞铺，不下一二百余家，皆就此上行合摭。鱼鲞名件具载于后：郎君鲞、石首鲞、望春、春皮、片鳓、鳓鲞、鳗鲞、鲒鲞、鳗条弯鲞、带鲞、短鲞、黄鱼鲞、鲭鱼鲞、鲩鲞、老鸦鱼鲞、海里羊。更有海味，如酒江瑶、酒香螺、酒蛎、酒蟮龟脚、瓦螺头、酒垅子、酒鲍鲎、酱蜮蛎、锁宫蜮、小丁头鱼、紫鱼、鱼膘、蚶子、鲭子、鲘子、海水团、望潮卤虾、蜮鲚鲞、红鱼、明脯、鲒干、比目、蛤蜊、酱蜜丁、车螯、江虷、蚕虷、鳔肠等类。铺中亦兼卖大鱼鲊、鲟鱼鲊、银鱼鲊、饭鲊、蟹鲊、淮鱼干、蟛蚏、盐鸭子、煎鸭子、煎鲚鱼、冻要鱼、冻鱼、冻鲞、炙鲫、炙鱼、粉鳅、炙鳗、蒸鱼、炒白虾。又有盘街叫卖，以便小街狭巷主顾，尤为快便耳。

卷十七

历代人物

杭城湖光山色之秀，钟为人物，所以清奇杰特，为天下冠。自陶唐至于秦、汉、晋、隋、唐之人物，彬彬最盛；至宋则人物尤盛于唐矣。今以历代杭之人物考之曰：

陶唐：箕公许由，隐寓昌化晚溪，有千顷山故居。

汉：严陵，光武之故人，不屈于朝，隐耕富春山。诸葛琮、孙钟、孙坚、孙策字伯符、孙瑜字仲异、孙皎字叔明、孙贲字伯阳，吴景、徐琨、张俨。

吴：孙奂字季明、孙韶字公礼、孙邻字公达、孙亘字叔武、郭成字元礼、凌统字公绩、全琮字子璜、褚泰、诸葛起字岑仕、丁谞。

晋：孙拯字显世、孙惠字德施、孙晷字文度、范平字子安、褚陶字季雅、暨逊字茂言。

宋：卜天与、吴喜、范叔孙。

齐：顾欢字景怡、宋广之字处深、褚伯玉字元琚、杜京产字景齐、杜栖字孟山、朱谦之字处光，吕道惠。

梁：范元琰字伯珪、范述曾字子元、戚兖字公文、褚修、盛绍远。

陈：顾越字允南、杜之伟字子大、钱逵字通甫、杜稜字雄盛、骆文牙一名牙字旗门、全绶字宏立。

隋：陆知命字仲通、顾彪字仲文、鲁世达。

唐：褚亮字希明、褚遂良字登善、南国处士孙疆、褚无量字洪度、许远、何公弁、章成缅、方宗、凌准字宗一、吴降字下己、袁不约字还朴、杜凌字腾云、吴公约字处仁、罗隐字昭谏。

五代：武肃王钱镠字具美、杜建徽字延光、成及字洪济、马绰、鲍君福字庆臣、贾圭、曹仲远、水邱昭券、吴敬忠、孙陟。

宋：忠懿秦国王钱俶字文德、钱亿字延世、钱惟演字希圣、钱暄字载阳、钱昆字裕之、钱易字希白、钱彦远字子高、钱明逸字子飞、钱勰字穆父、钱和字昷甫又字昷仲、钱藻字醇老、薛温字伯顺、顾仁冀字子迁、元德昭字明远、元奉宗字知礼、元降字厚之、潘阆字逍遥、吴锐、林和靖先生讳通字君复、胡则字子正、陆滋字元象，孙长者志不载名与表、唐拱、杨大雅字子正，唐肃字叔元、唐询字彦猷、盛京、盛度字公量、郎简字叔廉、谢涛字济之，谢绛字希深、谢景初字师厚、谢景温字师直、叶杲卿字称之志多不载、徐复字希颜又表复之、俞举善、杨蟠字公济、沈文通亦不载名以字代之，沈辽字浚达、陆诜字介夫、关曾、关沼字圣渊、沈括字存中、吴天秩字平甫、强至字几圣、王复字无考、韦骧字子骏、周邠字开祖、周邦彦字美成、周邦式字南伯、虞奕字绳臣、吴师仁、吴师礼字安中、八行先生崔贡字廷硕、李轨字彦渊、滕茂实字颖秀、史徽字洵美、沈晦字元用、张九成字子韶、凌景夏字季文、樊光远字茂实、郎晔、郭知运字次张、施德操字彦执、杨子平志不载名、关注字子东、姚真旧名叔兴、杨由义字宜之、俞烈字若晦、余古、赵巩字子固、俞灏字商卿、洪咨夔字舜俞、赵汝谈字履常、赵汝说字蹈中、李宗勉字强父。并历代英杰，文武贤良，进士隐士之秀，兼之博学精华，忠勇孝义之才，或身廉而直道以事，或职显而位居三公，或历谏臣，忠于大朝，或掌军务而好坟典，或隐而不仕，为教导之师，或著诸经子义疏、诗颂笺表数百篇行于世，或建立大功，终事中国，忠节盛名，青史不朽。详见于《临安志书》，考其始末昭然矣。

文武状元表

科举，盛代皆举求贤之诏。自我宋太祖、太宗朝

始诏举业。端拱二年，临轩唱名，进士及第，状元文魁陈尧叟。淳化三年，孙何。真宗朝，咸平元年，孙瑾。四年，陈尧咨。景德元年，李迪。大中祥符五年，徐奭。八年，蔡齐。仁宗朝，天圣八年，王拱辰。景祐元年，张唐卿。宝元元年，吕溱。庆历二年，杨寘。六年，贾黯。皇祐元年，冯京。五年，郑獬。嘉祐二年，张衡。四年，刘辉。六年，王俊民。八年，许将。英宗朝，治平二年，彭汝砺。四年，许安世。神宗朝，熙宁三年，叶治。六年，俞中。九年，徐绎。元丰二年，时彦。五年，黄裳。八年，焦蹈。哲宗朝，元祐三年，李常。六年，马涓。绍圣元年，毕渐。四年，何昌言。元符三年，李釜。徽宗朝，崇宁二年，霍端友。五年，蔡嶷。大观三年，贾安宅。政和二年，莫俦（杭人）。五年，何㮚。八年，王昂。宣和三年，何焕。六年，沈晦（杭人）。钦宗朝，则无科举矣。高宗朝，中兴建炎二年戊申，李易。绍兴二年壬子，张九成（杭人）。五年乙卯，汪应辰。八年戊午，黄公度。十二年壬戌，陈诚之。十五年乙丑，刘章。十八年戊辰，王佐。二十一年辛未，赵达。二十四年甲戌，张孝祥。二十七年丁丑，王十朋。三十年庚辰，梁克家。孝宗朝，隆兴元年癸未，木待问。乾道二年丙戌，肖国梁。五年己丑，郑侨。八年壬辰，黄定。淳熙二年乙未，詹骙。五年戊戌，姚颖。八年辛丑，黄由。十一年甲辰，卫泾。十四年丁未，王容。光宗朝，绍熙元年庚戌，余复。四年癸丑，陈亮。宁宗朝，庆元二年丙辰，邹应隆。五年己未，曾从龙。嘉泰二年壬戌，傅行简。开禧元年乙丑，毛自知。嘉定元年戊辰，郑自诚。四年辛未，赵建大。七年甲戌，袁甫。十年丁丑，吴潜。十三年庚辰，刘渭。十六年癸未，蒋重珍。理宗朝，宝庆二年丙戌，王会龙。绍定二年巳丑，黄朴。五年壬辰，徐元杰。端平二年乙未，吴叔吉。嘉熙二年戊戌，周垣。淳祐元年辛丑，徐俨夫。四年甲辰，留梦炎。七年丁未，张渊徽。十年庚戌，方逢辰。宝祐元年癸丑，姚免。四年丙辰，文天祥。开庆元年己未，周震炎。景定三年壬戌，方山京。度宗朝，咸淳元年乙丑，阮登炳。四年戊辰，陈文龙。七年辛未，张镇孙。

武举状元

高宗朝中兴南渡，志不载武举姓氏，自于孝庙朝以后，俱可考之。淳熙八年，江伯虎。十一年，林嵘。十四年，黄褒然。光庙朝，绍熙元年，厉仲祥。四年，林管。宁庙朝，庆元二年，周虎。五年，陈良彪。嘉泰二年，叶溁。开禧元年，郑公侃。嘉定元年，周师（杭人）。四年，林泌浃。七年，刘必方（杭人）。十年，朱嗣宗。十三年，陈正大。十六年，杜幼节。理庙朝，宝庆二年，杨必高（杭人）。嘉熙二年，刘必成。淳祐元年，赵国华，四年，项桂发、七年，张梦飞。十年，陈亿子。宝祐元年，程鸣凤。四年，章宗德。开庆元年，朱应举。景定三年，俞葵。度庙朝，咸淳元年，王国。四年，俞仲鳌。

后妃列女

宋章懿太后李氏，性庄重寡言，虽以仁宗为己子，而后不曾言，中外罔知，后薨后方追册皇太后，谥章懿，葬永定陵。汉孙策破虏，母吴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补益。徐琨母孙氏，定策破□英之谋。孙翊妻徐氏，守节定谋，杀三凶，得报夫之冤。晋虞潭母定夫人孙氏，年少丧偶遗孤，誓不改节，抚养训子，成义节以克战。孙晷妻虞氏，弃华尚素，与晷同志，至孝，奉舅姑起居尝馔，不辞薪水井臼之劳。孝妇严氏、事舅姑不失起居供馔之礼。舅丧未葬，因火沿屋，哭告于天，孝心有感，而火遂灭，无伤其棺。唐孝女冯氏，少孤独，无兄弟共侍母，惟母子相依，誓不嫁以奉母，母病笃，行孝治之不救，葬母，乃结草庐墓下，以供晨香夕灯，侍奉如生，又刺血书经，报劬劳之恩，以宅舍建梵宫荐母，仍不嫁，以死尽孝节，郡臣闻于朝，赐束帛旌之，敕颁寺额曰"报恩"，以表其孝也。节妇何氏，年少丧偶，志不再嫁，奉姑至孝，忽贼掠归巢穴，欲污其节，遂定策解襦自刎。贼惊视而已死，义而葬之。五代吴越国恭懿太夫人吴氏，讳汉月，性慈惠而节俭，颇尚黄、老学，居常布练而已。每侍王决事，必以忠恕为言。诸吴迁授，皆峻阻，多加训励，无令骄恣。宋吴越忠懿王妃孙氏，讳太真，性端谨而聪慧，延接姻宗，以尽恩礼。好学诗书，严重而尚俭，守忠以事上国。孝妇盛氏，事舅姑尽孝，躬纺绩烹饪以养姑。姑性太急，尽礼怡声下气，每侍立无敢怠惰，娣姒敬顺和睦，亦皆化之。姑病笃，贫无资医救，乃执簪珥裙襦鬻之，以供其费，又刲胁取肝为常膳。长姒潘氏，亦刲股而进，姑食而病愈。州家长官刘既济上于朝，诏旌表其门闾。凌大渊妻刘氏，及笄许嫁，请期将至，而凌生告卒，刘氏闻之，告于父母曰："儿闻女子以一志为良，死生不易其节，儿已许凌，今既已丧，则吾夫也，儿当易服奔丧，誓咏《柏舟》，不更二也。"父母以："女未尝践其庭，何遽若此?"女答以："身许人而背之乎？有死而已，决无易其志!"父母惧其言而从所请，易粗衰，临棺举哀，以修妇道，守义节，以兄子养为己子，与之娶妇，至于抱孙，白首不易其志也。

历代方士

历代方士：蔡经、郭文字文举、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许迈字叔元、杜子恭、徐灵府号默希子、钱道士、令狐绚、丁飞字翰之、潘尊师、马湘字自然、管归真赐号元靖崇教法师正白先生、沈若济字子舟号洞元大师、徐立之旧名炳一号回峰先生、陆维之字永仲又名凝之又表子才号石室先生。王衷字天诱赐号悟静处士、徐奭赐号冲晦先生。俱杭之得道仙士，有超世之志，修真之术，或上升，或羽化，或葬而解化，或

羽化后游于外郡，乃真仙隐化，使凡夫俗眼之人，茫然不知。诸士之详，载于淳祐，咸淳两志，及《感应神仙传》中。考之有著《百论石室小隐集》行于世矣。

历代方外僧

历代高僧，自宋武帝朝为始。僧慧静、慧基、慧集、法匮、净度、瑜本、翼本。僧诠道、琳旻、本明、彻法、开惠、明昙，超真，宫宇、圣远号南天竺岳师、道钦、国一、澄悟惮师、圆修、道林号鸟窠惮师、会通号招贤禅师、齐安号悟空禅师，道标号西岭和尚。慧琳字抱玉，交游前后刺史学士，如杜陟、裴常棣、陆则、杨凭、卢元辅、白居易、李幼、崔鄯、路异，俱造室讲论心要。灵照，名龙华禅师，号真觉大师，行修，生有异相，两耳垂肩，称长耳相禅师，赐号崇慧大师。延寿，号抱一子，幼在俗诵经，感诸群羊跪听，后舍业为僧，聚徒讲道，传播高丽，遣使尽弟子礼，奉金线织袈裟、紫水晶数珠、金藻罐为献。宋开宝入灭，号智觉大师。崇宁岁，追谥宗照禅师。志逢号普觉大师，遇安号善智禅师、庆祥九曲禅师。行明开化禅师，太宗朝赐紫衣师，号善升，天禧年诏注释御制《法音集》，赐号曰观大师，又深于琴律。法照，不妄交游，与和靖先生同时僧智圆为友，宰臣王钦若、王随、王化基深敬之，崇宁岁赐号法照大师。道诚慧悟大师，余弼题上方寺诗曰："孤峰牢落几何年，昙殿于今插半天。已是精蓝夸绝徼，更将宝塔在危巅；烟霞色任阴晴变，钟磬声随上下传。珍重老僧无幻境，一生幽趣只山川。"契嵩字仲灵，自号潜子，姓李，赐号明教大师。熙宁岁季夏入灭，以释氏法荼毗，而五根不坏，名其塔曰"五根不坏之塔"。赞宁，太平兴国春奉阿育王舍利朝太宗，赐号通慧大师，真宗召对赐坐，以右阶升左阶僧录，赐号通慧圆明大师。宝达号刹利法师。智圆孤山法师自号中庸子。遵式，姓叶，字知白，崇宁岁，赐号慧通大师，掌天台教观，绍兴间高宗降旨，赐号曰忏慧禅主大法师，塔号瑞光思悟，每诵咒，身出舍利。元照，姓唐，字湛如，号安忍子，赐号灵芝大智律师。宗本，字无诘，姓管，号静慈圆照禅师。神宗召对，赐茶，入福宁殿说法，诏赐肩舆入内。善本，字法通，哲宗遣中使抚问，降旨宣赐高丽磨衲衣，敕赐大通禅师，大观入灭，追谥圆定；塔号定光之塔。元净，字无象，姓徐，赐紫衣，辨才法师号，师生时，左肩有肉起如袈裟条，至八十一日方消，师之入灭，实八十一岁矣。延寿兴教小寿禅师修广，字叔徽，自京师至于四方，凡公卿至于学士大夫，知其名皆乐从之，景祐岁赐紫衣，诏赐宝月大师之号。文益，于周显德时谥封大法眼禅师，塔名无相之号。道潜字参寥，尝与苏东坡、秦少游两先生为密友，曾咏《临平绝句》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东坡守杭时，因道潜入智果精舍赋诗曰："云崖有浅井，玉醴常半寻，遂名参寥泉，可濯幽人襟。"又作《参寥泉铭》，记之岁月。东坡爱其诗，尝称"无一点蔬笋气味，体制绝似储光羲，非近世诗僧比。"崇宁末老于江湖，既示寂，有诗行于世，句句清绝可爱，法号曰妙总大师。怀显西湖持净大师，尝撰《钱塘胜迹记》。慧勤，有欧阳文忠公赋诗送之曰："越俗僭宫室，倾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俨侯王。文彩莹丹漆，四壁金焜煌，上垂百宝盖，宴坐以方床。胡为弃不居，栖身居京坊？辛勤营一室，有类燕巢梁？南方精饭食，菌笋鄙羔羊，饭以玉粒羹，调之甘露浆，一馔费千金，百品罗成行。晨兴未饭僧，日昃不敢尝，乃兹随北客，枯粟充饥肠。东南地秀绝，山水澄清光，余杭几万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起，云雾杂芬芳，岂如车马尘，鬓发染成霜？三者孰苦乐，子奚勤四方？乃云慕仁义，可以治膏肓。有志诚可嘉，及时宜自强。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夜枕闻北雁，归心逐南樯。归方能来否，送子以短章。"同时有惠思师。惠思曾于潜西普明寺为《浴堂记》，宰臣王安石赋诗赠之曰："绿净堂前湖水渌，归时正复有荷花。花前若见余杭姥，为道仙人忆酒家。"惟尚，本姓曹，幼岁为僧，遍参丛林，得法于英。普照，常住寿圣本雪峰结庵，故地有荆榛蛇虺，人莫敢居，师住八年，创立殿庑，为之一新，谢归故庐，后住荐福，以疾还庐入灭。守璋，姓王，天姿介特，凛不可犯，戒行精洁，尤工于诗，号文慧禅师，有《柿园集》行于世。高庙于绍兴二年幸圆觉寺，因睹其集，宸翰亲洒《晚春》一绝赐之，见圆觉寺刻石于亭曰："山深烟景重，林茂夕阳微。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德明，姓顾，字澹堂，入径山讲论禅教四年，因观竹溜以杵通节有声，豁然开悟，遂号为竹筒和尚，绍兴年两尝宣入慈宁殿，升座讲《般若经》法，高庙奇之，赐号及法衣。清润字怡然。可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胜景，而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无故不入城，士大夫多往见之，就馈米，日以一二合食，虽蔬茹亦未尝有，故人尤重之。同时有恩聪师，亦似之，而诗差优。宗杲，字昙晦，姓奚，主径山，学徒一千七百众，来者犹未已，敞千僧阁以居之。号临济，中兴时，与张九成为方外交，后因秦桧谓张九成诽谤朝政，疑宗杲和之，比奉□擬□其僧遂编海外，四方衲子，忘躯皆往从之，续蒙宸恩放便复僧。伽梨往阿育王山，复居旧山，孝庙为普安郡王，遣使入山谒之，以偈献，后建邸，再遣内侍供五百应真，请讲法席，亲书"妙喜庵"三字，并制赞宠之，自后退居明月堂而示寂，孝庙闻而叹息，诏以明月堂为妙喜庵，谥号普觉禅师，赐塔额曰宝光，此僧虽林下人，而义笃君亲，谈及时事，忧形于色而垂涕，其时名公钜卿，皆称其才，有《正法眼藏》等集，淳熙初，诏随《大藏》流行。盖杭之高僧散圣，弃儒成道，戒行精洁，学问孤高，博习教典，以训诸衲，著文翰，修忏仪，诸经法，注宗

镜，论心要，纂法语，睹鬼神以礼问，止潮水而击西兴，感群羊而跪听，坠大星以陨灵鹫，列朝宣讲，慧号锡顺，至于入灭，瑞光显然。盖丛林中素有儒者之风，故与公卿大夫及学士气味相投，皆乐与之交，讲论道要，题词咏诗，靡不起敬。以《大藏经》、《高僧传》、《钱塘胜迹记》、临安新旧志皆备其详矣，兹不复赘。

行 孝

陈藏器《本草》谓人肉可疗疾，非谓人肉之果能疗疾也，盖以人子一念孝诚，出于天性，能动天地鬼神，故借此以奏功耳。今摭杭之外邑行孝，若子若女，载于新志者，考其姓名述之。富阳何氏女子。江阴村盛立旺二子。富阳葛小闰。临安朱应孙。俞廷用子亚佛，其家祖大成，父廷用及其子，凡三世行孝矣。临安锦北乡陈茂祖，其父母俱病，皆疗而愈。临安邑人龚婆儿。盐官邑人周阿二、周小三。昌化邑农家子梅来儿。以上皆因父母疾笃，百药罔功，思劬劳之恩，无以报答，或剖心，或刲股，以常膳而进之，莫不愈焉。于此可见孝为百行之源，天地神明亦为之祐助矣。

卷十八

民 俗

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合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著，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着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但杭城人皆笃高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则见睦邻之义，又率钱物，安排酒食，以为之贺，谓之“煖房”。朔望茶水往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甚者出力与之扶持，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

户 口

杭城今为都会之地，人烟稠密，户口浩繁，与他州外郡不同，姑以自隋、唐朝考之。是时隋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唐正观中户三万五千七十一，口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唐开元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宋朝《太平寰宇记》钱塘户数主六万一千六百八，客八千八百五十七。《九域志》户主一十六万四千二百九十三，客三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中兴两朝国史》该户二十万五千三百六十九。《乾道志》户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十五万二千六百七。《淳祐志》主客户三十八万一千三十五，口七十六万七千七百三十九。《咸淳志》九县共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钱塘仁和两赤县乾道志》主客户该十万四千六百六十九，口该一十四万五千八百八。《淳祐志》户该十一万一千三百三十六，口三十二万四百八十九。《咸淳志》两赤县城主客户一十八万六千三百三十，口四十三万二千四十六。自今而往，则岁润月长，殆未易以算数也。

物 产

谷之品

秔：早占城，红莲，礌泥乌，雪里盆，赤稻，黄籼米，杜糯，光头糯，蛮糯。麦：大麦，小麦。麻：赤、白、乌、黄。豆：大黑，大紫，大白，大黄，大青，白扁，黑扁，白小，赤小，绿豆，小红，楼子绿，青豌，白眼，羊眼，白缸，白豌，刀豆。粟：狗尾，金罂。

丝之品

绫柿蒂。狗蹄。罗花素。结罗。熟罗。线住。锦，内司街坊以绒背为佳。克丝：花、素二种。杜缠，又名“起线”。鹿胎，次名“透背”，皆花纹特起，色样织造不一。纻丝，染丝所织诸颜色者，有织金、闪褐、闲道等类。纱素纱。天净。三法暗花纱。粟地纱。茸纱。绢官机。杜村唐绢，幅阔者密，画家多用之。绵以临安于潜白而细密者佳。绸有绵线织者，土人贵之。

枲之品

枲，柘，麻，苎。

货之品

茶：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又宝严院垂云亭亦产。东坡以诗戏云：“妙供来香积，珍烹具太官。拣芽分雀舌，赐茗出龙团。”盖南北两山、七邑诸山皆产。径山采谷雨前茗，以小缶贮馈之。

盐：汤镇，仁和村，盐官，浮山，新兴，下管、上管、蜀山、岩门。南路茶槽等场，常产之地。汉置盐官，吴王濞煮海为盐之地。

蜜。蜡。纸：余杭由拳村出藤纸，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

菜之品

谚云：“东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苔心矮菜、矮黄、大白头、小白头、夏菘。黄芽，冬至取巨菜，覆以草，即久而去腐叶，以黄白纤莹者，故名之。芥菜、生菜、菠薐菜、莴苣、苦荬、葱、

薤、韭、大蒜、小蒜、紫茄、水茄、梢瓜、黄瓜、葫芦（又名蒲芦）、冬瓜、瓠子、芋、山药、牛蒡、茭白、蕨菜、萝卜、甘露子、水芹、芦笋、鸡头菜、藕条菜、姜、姜芽、新姜、老姜。菌，多生山谷，名“黄耳蕈”，东坡诗云：“老楮忽生黄耳蕈，故人兼致白芽姜。”盖大者净白，名“玉蕈”，黄者名“茅蕈”，赤者名“竹菇”，若食须姜煮（姜黑勿食）。

果之品

橘，富阳王洲者佳。橙，有脆绵木。梅，有消便糖透黄。桃，有金银、水蜜、红穰、细叶、红饼子。李有透红、蜜明、紫色。杏，金麻。柿，方顶、牛心、红柿、椑柿、牛奶、水柿、火珠、步檐、面柿。梨，雪糜、玉消、陈公莲蓬梨、赏花（甘香）霄、砂烂。枣，盐官者最佳。莲，湖中生者名“绣莲”，尤佳。瓜，青白黄等色，有名金皮、沙皮、蜜瓮、箅筒、银瓜。藕，西湖下湖、仁和护安村旧名范堰产扁眼者味佳。菱，初生嫩者名沙角，硬者名馄饨，湖中有如栗子样，古塘大红菱。林檎，邬氏园名“花红”。郭府园未熟时以纸剪花样贴上，熟如花木瓜，尝进奉，其味蜜甜。枇杷，无核者名椒子，东坡诗云：“绿暗初迎夏，红残不及春。魏花非老伴，卢橘是乡人。”木瓜，青色而小，土人剪片爆熟，入香药货之，或糖煎，名熬木瓜。樱桃，有数名称之，淡黄者甜。石榴子，颗大而白，名“玉榴”；红者次之。杨梅，亦有数种，紫者甜而颇佳。蒲萄，黄而莹白者名“珠子”，又名“水晶”，最甜。紫而玛瑙色者稍晚。鸡头，古名“芡”，又名“鸡壅”（平声），钱塘梁诸、窕头，仁和藕湖、临平湖俱产，独西湖生者佳，却产不多，可筛为粉。银杏。栗子。甘蔗，临平小林产，以土窖藏至春夏，味犹不变，小如芦者，名荻蔗，亦甜。

竹之品

竹：碧玉、间黄、金笙、深紫、斑金、苦方竹、鹤膝、猫头。竹笋有数名，曰南路、白象牙、哺鸡、猫儿头、黄莺、晚篁，皆即凉笋。和靖有“烟崖早笋肥”之句。又有紫笋、边笋。

木之品

桑数种，名青桑、白桑、拳桑、大小梅红、鸡爪等类。梓，木中王。柘、柏，孤山陈朝最古。松，惟天目者针短犀健。栝子，三针，华山四针。桐。桧。楠，东坡诗云：“中和堂后古楠树，与君对床听雨声。”槠。栎。槐。杉。桂。檀。梿。枫。榆。柳，今湖堤最盛。垂者名杨，长条可玩。棕，名栟榈，笋可蒸煨，味微苦，太冷。青神、凤集，目奇者名之。

花之品

牡丹有数种色样，又一本冬月开花。诗云：“一朵娇红翠欲流，春光回报雪霜羞。”韩文公《咏牡丹诗》：“幸自同开俱隐约，何须相倚斗轻盈？凌晨弗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长年是事都抛尽，今日栏边眼暂明。”石曼卿诗：“独步性兼吴苑艳，浑身天与汉宫香。”又李山甫诗：“邀勒春风不早开，众芳飘后上楼台。数苞仙艳火中出，一片异香天上来；晓露精神妖欲动，暮烟情态恨成堆。知君已解相思苦，斜凭栏杆首重回。”又：“嫚黄妖紫闲轻红，谷雨初晴早景中。静女不言还爱日，彩云无定只随风；炉烟坐觉沈檀薄，妆面行看粉黛空。此别又须经岁月，酒阑把烛绕芳丛。”有一种秋开牡丹，城山诗咏云：“白帝工夫缕彩霞，肯将颜色弄韶华。酒粘织女秋衣薄，风动妲娥宝髻斜；霜露莫摧今日蕊，轮蹄多看异时花。阴阳多苦栽培地，不趁春风有几家。”芍药，有早绯玉、缀露、千叶、白者佳。梅花，有数品：绿萼、千叶、香梅。东坡和秦太虚有云：“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又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林和靖诗二首：“吟怀长恨负芳时，为见梅花辄入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雏亦风味，解将声调角中吹。”“众芳摇落独暄妍，占断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戴石屏咏梅诗曰：“萧洒春葩缟寿阳，百花惟有此花强。月中分外精神出，雪里几多风味长；折向书窗疑是玉，吟来齿颊亦生香。年年茅舍江村畔，勾引诗人费品量。”王介甫诗曰：“颇怪梅花不肯开，岂知有意待春来。灯前玉面披香出，雪后春容取胜回，触拨清诗成走笔，淋漓红袖趣传杯。望尘俗眼那知此，只买夭桃艳杏栽。”潘紫岩诗曰：“柴门尽日少蹄轮，坐对横窗数点春。心向雪中偏暴白，影来月上亦精神，十分洗尽铅华相，百劫修来贞洁身。笑杀唐人风味短，不应唤作弄珠人。”又咏落梅诗曰：“一夜风吹恐不禁，晓来零落已骎骎。忍闻病鹤和苔啄，空遣饥蜂绕竹寻；稚子踌躇看不扫，老夫索莫坐微吟。窗前最是关情处，拾片殷勤付掌心。”杨元素落花诗曰：“夜来经雨学啼妆，今日摧红怨夕阳。已落旋随春水急，强留还怯晚风狂；应将别恨凭莺语，更把归期趁蝶忙。谁谓多情消不得，梦魂犹惜满栏香。”更有诸贤咏梅诗曰：“木落山寒独占春，十分清瘦转精神。雪疏雪密花添伴，溪浅溪深树写真；三弄笛声风过耳，一枝筇影月随身。吟魂欲断相逢处，恐是孤山隐逸人。”韩偓梅花诗云：“北陆候才变，南枝花已开。无人同怅望，把酒独徘徊；冻月雪为伴，寒香风是媒。何因逢越使，肠断谪仙才。”东坡又和杨公济诗：“绿鬓寻春湖畔回，万松岭上一枝开。”学士任希夷《宿直玉堂赋梅边小池》诗云：“眼见梅花照玉堂，只愁浓绿覆宫墙。繆枝偃盖云千叠，下荫清池玉一方。”红梅，有福州红、潭州红、柔枝、千叶、邵武红等种。东坡

诗云："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周必大《在秘书省馆中次洪迈红梅韵》诗云："红罗亭深宫漏迟，宫花四面谁得知（南唐内苑中有红罗亭，四面专植红梅，见杂志）？蓬山移植自何世，国色含酒纷满枝。初疑太真欲起舞，霓裳拂拭天然姿。又如东家窥墙女，施朱映粉尤相宜，不然朝云颊薄怒，自持似对襄王时。须臾胭脂著雨落，整妆俯照含风漪。游蜂戏蝶日采掇，嗟尔何异氓之蚩。提壶火急就公饮，他日堕马空啼眉。"周必大《在秘书省署庭中咏缃梅诗》云："茧黄织就费天机，传与园林晓出枝。东观奇章承诏后，南昌故尉欲仙时；芳心向日重重展，清馥因风细细知。诗老品题犹误在，红梅未是独开迟。"腊梅，有数本，檀心磬口者佳。东坡诗有"蜜蜂采花作黄蜡"之句，又诗云："万松岭上黄千叶，玉蕊檀心两奇绝。"周必大《咏黄梅在省中次王十朋韵》："化工未幻酴醾菊，先放缃梅伴群玉。幽姿著意添铅黄，正色向心轻萼绿；妆成自炫风味深，对此宁辞食无肉。方怜涪翁被渠恼，中气悔屏杯杓醁。"碧蝉。棠棣。金林檎。郁李。迎春。长春。桃花，有数种：单叶、千叶、饼子、绯桃，白桃。杏花。玉簪。水仙。蔷薇。宝相。月季。小牡丹。粉团。徘徊。贵官家以花片制作饼儿供筵。佛见笑。聚八仙。百合。滴滴金。石竹，和靖诗云："深枝冉冉装溪翠，碎片英英翦海霞。"木香。酴醾，二种，有白而心紫者，亦有黄色者，俱香，馥馥然可爱。省中种黄梅在酴醾侧，黄鲁直《戏答王观复酴醾诗》云："谁将陶令黄金菊，幻作酴醾白玉花。"樱桃花。萱草。栀子。蜜友。金镫。金沙。山丹。真珠，又名醮水，青条白蕊，灿然可玩。翦红罗。锦带。锦堂春。笑靥。大笑。金钵盂。菊，品最多，有七十余种。荷花，红白色千叶者。西湖荷荡边风送，荷香馥然。白乐天有"绕郭荷花三十里"之句。枢属官杨万里《在西府直舍咏盆池种荷》诗二首曰："飞空天镜堕莓苔，玉井移莲盆内栽。坐看一花随手长，挨开半叶出头来；稍添荚荇相萦带，便有龟鱼数往回。剩欲绕池三两匝，数声排马苦相催。"又曰："西府寒泉汲十寻，深浇浅洒碧森森。高花已照红妆镜，小蕊新抽紫玉簪；钿破尚余新雨恨，伞疏还作半池阴。西湖瘦得盆来大，更伴诗人恐不禁。"瑞香，种颇多，大者名锦薰笼，东坡诗云："幽香结湘紫，来自孤峰阴。骨香不自知，色浅意殊深。"红辛夷。蕙，东坡题杨次公诗："蕙本兰之族，依然臭味同。曾为水仙佩，相识《楚词》中。"兰，东坡诗云："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见。"紫微花，东坡诗曰："虚白堂前合抱花，秋风落日照横斜。"后省有此花，任希夷咏曰："清晓开轩俯凤池，小山经雨石增辉。琉璃叶底珊瑚立，轩出池边是紫薇。"紫杨。紫荆花。鸡冠，有三色。凤仙。杜鹃。蜀葵，有二种。黄葵。映山红花。金银莲子花。罂粟。樱桃花。唐时桦亭驿种双树，白乐天诗云："南馆飞轩两树樱，春条长定夏阴成。素华朱实今虽尽，碧叶风来别有情。"七里香。橙花。榴花，有数种：单叶、千叶，色有数十样。唐时孤山有此花，白乐天诗云："山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色相故开行道地，香尘悔触坐禅人。"木犀，有红黄白色者，甚香且韵。顷天竺山甚多，又长桥庆乐园有数十株，士夫尝往赏此奇香。向东坡《送花赠元素》诗云："月阙霜浓细蕊干，此花元属桂堂仙。鹫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高宗在德寿宫赏桂，尝命画工为岩桂扇面，仍制御诗分赐群臣亲王云："秋入幽岩桂影团，香深粟粟照林丹。应随王母瑶池宴，染得朝霞下广寒。"杨诚斋咏桂花诗云：尘世何曾识桂林，花仙夜入广寒深。移将天上众香国，寄在梢头一粟金；露下风高月当户，梦回酒醒客闻砧。诗情恼得浑无那，不为龙涎与水沈。"华岳诗曰："西风吹老碧莲房，万壑风流坼麝囊。谩与篱花争晓色，肯教盆蕙压秋芳？月中有女曾分种，地上无花敢斗香。要识仙根迥然别，一支开傍御家墙。"咏落英诗："净扫庭阶衬落英，西风吹恨入蓬瀛。人从紫麝囊中过，马在黄金屑上行，眠醉不须铺锦褥，妍香还解作珠缨。宫娥未许填沟壑，收拾流苏浸玉罂。"山茶。磬口茶。玉茶。千叶多心茶。秋茶，东西马塍色品颇盛。栽接一本，有十色者。有早开，有晚发，大率变物之性，盗天之气，虽时亦可违，他花往往皆然。顷有接花诗云："花单可使十色黄，果夺天之造化忙。"木芙蓉，苏堤两岸如锦，湖水影而可爱。秋日如霞锦内庭亦有芙蓉阁，盛开如锦。潘紫岩诗云："为惜艳阳妆，新枝不肯长。绿深秋后雨，红坼夜来霜；偏向垂阳畔，多临古岸傍。年年根蒂在（下缺），"

药之品

云母、藁本、茵芋、鬼臼、木鳖，以上《本草》载杭州所有。地黄、牛膝，仁和茧桥白石种，干姜，上各件并岁贡。蛇床子，白石生，踯躅花，根名天门冬，生钱塘富阳，白芷，千金草，茧桥生，威灵仙，茱萸，泽兰，鬼箭，乌药，钩藤，覆盆子，麦门冬，白芨，牵牛，地骨皮，牛蒡子，地肤，百合，香附子，干葛，并出富阳。木通，何首乌，刘寄奴，生富阳小井。藜芦，草乌，秦皮，百部根，生天目山。菖蒲，桑白皮，芍药，荆芥，薄荷，紫苏，天南星，生于潜昌化。天花粉（即瓜蒌根），马兜铃，椿白皮，白鲜皮，石竹子麹，山蓣，黄精，生于潜余杭山。枸杞，茯苓，半夏，贯众，地扁蓄，苦练皮，益母草，生龙井山谷。山豆根，牡丹皮，车前子，石膏，钱塘县西石膏山出，如雪莹白，旧县治亥地有狱产此。寒水石，南高峰塔下生，软者寒水，硬者石膏。蒲黄，榆白皮，凤眼草，金星草，生南高峰。黄皮，生于潜及雷峰塔下。石燕，九邑山洞中皆有之。枳实，卖断，青蒿子，香薷，千年润（土人呼为地蜈蚣草），石香薷。

禽之品

雀，《宋书》云："盐官属有白雀之异。"鹅，鸡，有数种，山鸡、家鸡、朝鸡，鸭，鹊，鸽，鹇，雉，鹌鹑，鸥，鹭，鹳，鸠，鹰，鹞，鹘，鸥，燕，韩溉咏云："对语春风翠满衣，碧江迢递往来稀。远空尽日和烟去，深院无人带雨归；珠箔下时犹脉脉，画堂深处正依依。王孙尽许营巢稳，惯听笙歌夜不归。"莺，元稹咏曰："天上金衣侣，还能觅草莱。风流晋王谢，言语汉邹枚，公等久安在，今从何处来？山禽正嘈杂，慰我日徘徊。"鹳鸽，鹌鹑（又名雪姑），竹鸡，鸡鹊，鹘鸼，绀练，鸬鹚（亦名鸬鹚），钻沙，鱼虎，章鸡，白头翁，乌头白颊，蜡嘴，告天子，杜鹃，沈乐山咏云："到得春深便忆乡，要归归去底须忙？催残陇月情何切，染遍林花恨更长；梦破四山风雨夜，心灰万里利名场。为言蜀道今非昔，纵使归来亦断肠。"布谷，画眉，百舌，林和靖诗云："百种堪怜巧言语，一般惟欠好毛衣。"婆饼焦，提壶，和靖《过下湖别墅》诗云："多谢提壶鸟，留人到落晖。"黄雀，鸂鶒，和靖《春日即事诗》："鸳鸯如绮杜蘅肥，鸂鶒夷犹翠潋微"。偷仓，家鹅，八歌儿，披锦，鹭鸶，邵棠咏云："如鹇非鹤自精神，天地江湖快尔生。既不能吟因甚瘦，何尝食素也能清，随身钓具去无计，到处画图来便成。见说得鱼归较晚，芦花滩上月偏明。"徐灵祐咏鹭诗云："一点白如雪，顶粘丝数茎。沙边行有迹，空外过无声；高柳巢方稳，危滩立不惊。每看间意思，渔父是前生。"钩辀，和靖诗云："云木叫钩辀。"野凫。

兽之品

马，昔吴越钱王牧马于钱塘门外东西马塍，其马蕃息至盛，号为"马海"。今余杭、临安、于潜三邑，犹有牧马遗迹。豕，牛，鹿，虎，狐，狸，麂，系牛尾玉面，生于昌化于潜山中。兔，獭，猫，都人畜之捕鼠，有长毛。白黄色者称曰"狮猫"，不能捕鼠，以为美观。多府第贵官诸司人畜之，特见贵爱。犬，为警盗。《太平广记》载灵隐寺造北高峰塔，有寺犬自山下衔砖石至山巅，吻为流血，人怜之，以草系砖于背，塔成犬毙，寺僧恤衔砖之功，葬于寺门八面松下。又钱塘县界地名狗葬，桥名良犬，故老相传云：昔人被火燎几毙，犬入水以濡其主，得苏省，后犬死，里人葬之，立此名旌其义耳。

虫鱼之品

鲤，鲫，西湖产者骨软肉松。鳜，独西湖无此种。鲩，鳊。鳢，鲻，鳣，鲈，鲚，鲤，鲇，黄颡，白颊，鲑鲫，石首，王右军帖云："此鱼首有石，是野鸭所化。"鳙春鳖，鲨，鲂，白鱼，鲥，六合塔江边生，极鲜腴而肥，江北者味差减。鲯，鲔，鲳，鳅，鳗，鳝，蚌，龟，鳖又名神守。虾，湖河生者壳青，江产者名白虾，大者名青斑虾。蛸蛑。黄甲。蟛蜞。蟛蚏，产盐官。蟹，《淮南子》云："蚌蟹珠龟，与月盛衰，皆属阴也。"西湖旧多葑田，蟹螯产之。今湖中官司开拆荡地，艰得矣。和靖诗有"草泥行郭索"之句。刘贡父诗云："稻熟水波老，霜螯已上罾。味尤堪荐酒，香美最宜橙；壳薄脂胭染，膏腴琥珀凝。情知烹大鼎，何似莫横行？"蜃，蚬，蛤，螺，有数种：螺蛳、海螺、田螺、海蛳。金鱼，有银白、玳瑁色者。东坡曾有诗云："我识南屏金鲫鱼。"又曰："金鲫池边不见君。"则此色鱼旧亦有之。今钱塘门外多畜养之，入城货卖，名"鱼儿活"，豪贵府第宅舍沼池畜之。青芝坞玉泉池中盛有大者，且水清泉涌，巨鱼泛游堪爱。

免本州岁纳及苗税

杭州乃吴分野，号古扬州。昔武肃钱王统二浙，地狭民稠，赋敛苛暴，人不堪生。太宗朝纳土后，命考功范旻知两浙诸州事镇抚，除一切苦害之政，蠲损害之赋，民得更生，四野老稚，咸鼓舞于德意之中。绍兴年间，六飞南渡，宽恩大颁，首除岁贡御绫百匹。景定间，度宗践祚之初，首遵先朝遗制，蠲免临安府近例岁贡增添纳进钱一百一十五万八千五百四十贯有奇，更有资政帅臣，申钱塘、仁和两赤县寺观府第官舍拨赐田地，免征折帛苗粮、及册逃亏赋等苗税。咸淳岁，九县畸零税，绢除赦文蠲免一匹以外，尹京潜皋墅更与本州代输一匹以上绢畸零税色，计一十四万六千五百七十一匹有奇，总该价钱十八界、会子计三万四千四百八十贯文。又苗米不及一升者，朝家已行蠲放外，其一升以上至一斗以下秋苗米，本州代输宽民力，通计八千八百一石有奇，总该界钱十八界、二十六万九千七百五十贯。更代输咸淳七年本州夏税畸零钱共该十八界、四十六万七千六百四贯。潜尹京首尾三载，代输颇多，诚有德于百姓，深足嘉尚矣。

免本州商税

杭州五税场，自赵安抚节斋申请减放外，一岁共收十八界、会四十二万贯为定额。景定改元以来，朝家务欲平物价，纾宽民力，累降旨蠲免商税，仍令本州具合收税额申省科。咸淳二年二月，又降指挥再免商税五日，以便商贾。自后帅府遵承朝旨，接续展放。蠲免税额，常以五月为期，朝省每五月一次照本府征额拨一十八界、一十七万五千贯文，以补郡费，至今行之。百姓与商贾等人，莫不歌舞，感戴上赐。此历代所罕有也。

恩霈军民

宋朝行都于杭，若军若民，生者死者，皆蒙雨露之恩。但霈泽常颁，难以枚举，姑述其一二焉。遇朝省祈晴请雨，祷雪求瑞，或降生及圣节、日食、淫

雨、雪寒，居民不易，或遇庆典大礼明堂，皆颁降黄榜，给赐军民各关会二十万贯文。盖杭郡乃驻跸之所，故有此恩例耳。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赁居，还僦金或出地钱，但屋地钱俱分大中小三等钱，如遇前件祈祷恩典，官司出榜除放房地钱，大者三日至七日，中者五日至十日，小者七日至半月，如房舍未经减者，遇大礼明堂赦文条划，谓一贯为减除三百，止令公私收七百。或年岁荒欠，米价顿穹，官司置立米场，以官米赈济，或量收价钱，务在实惠及民。更因荧惑为灾，延烧民屋，官司差官吏于火场上，具抄被灾之家，各家老小，随口数分大小给散钱米。官置柴场，城内外共设二十一场，许百司官厅及百姓从便收买，价钱官司量收，与市价大有饶润。民有疾病，州府置施药局于戒子桥西，委官监督，依方修制丸散㕮咀，来者诊视，详其病源，给药医治，朝家拨钱一十万贯下局，令帅府多方措置，行以赏罚，课督医员，月以其数上于州家，备申朝省。或民以病状投局，则畀之药，必奏更生之效。局侧有局名慈幼，官给钱典雇乳妇，养在局中，如陋巷贫穷之家，或男女幼而失母，或无力抚养，抛弃于街坊，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听其自便生理，官无所拘。若民间之人，愿收养者听。官仍月给钱一贯、米三斗，以三年住支。更有老疾孤寡，贫乏不能自存，及丐者等人，州县陈请于朝，即委钱塘、仁和县官，以病坊改作养济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给钱米赡之。此见朝家恤贫救老如此。又殿步马三司养军以护行都，及秋防之备，月给钱粮，春冬请衣绵，使之饱暖。遇有差出日，给口券，功成则赏。如三司招军补额之时，每刺一卒，官给关会一二封，衣装七事件，则出军先散处，发关会及衣装，则军妻老幼，月支赡家米粮，随军日支券粮，功成则转资给犒，如阵亡，官给津送，妻儿仍支赡孀幼之粮。更有两县置漏泽园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榇椟无主者，或暴露遗骸，俱瘗其中。仍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官府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

恤贫济老

杭城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数中有好善积德者，多是恤孤念苦，敬老怜贫，每见此等人买卖不利，坐困不乐，观其声色，以钱物周给，助其生理；或死无周身之具者，妻儿罔措，莫能支吾，则给散棺木，助其火葬，以终其事。或遇大雪，路无行径，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冻饿于道者，富家沿门亲察其孤苦艰难，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以周其苦，俾侵晨开户得之，如自天降。或散以绵被絮袄与贫丐者，使暖其体。如此赈于饥寒得济，合家感戴无穷矣。俗谚云："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恶者降千灾，鬼神谴之。天之报善罚恶，甚于影响。"世人当以此为鉴也。

卷十九

园囿

杭州苑囿，俯瞰西湖，高挹两峰，亭馆台榭，藏歌贮舞，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矣。然历年既多，间有废兴，今详述之，以为好事者之鉴。在城万松岭内贵王氏富览园、三茅观东山梅亭、庆寿庵褚家塘东琼花园、清湖北慈明殿园、杨府秀芳园、张府北园、杨府风云庆会阁，望仙桥下牛羊司侧。内侍蒋苑使住宅侧筑一圃，亭台花木，最为富盛，每岁春月，放人游玩，堂宇内顿放买卖关扑、并体内庭规式，如龙船、闹竿、花篮、花工，用七宝珠翠，奇巧装结，花朵冠梳，并皆时样。官窑碗碟，历古玩具，铺列堂右，仿如关扑、歌叫之声，清婉可听，汤茶巧细，车儿排设进呈之器，桃村杏馆酒帘，装成乡落之景，数亩之地，观者如市。城东新门外东御园，即富景园，顷孝庙奉宪圣皇太后尝游幸。五柳园即西园、张府七位曹园。南山长桥庆乐园，旧名南园，隶赐福邸园内，有十样亭榭，工巧无二，俗云："鲁班造者"。射圃、走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丽，野店村庄，装点时景，观者不倦。内有关门，名凌风关，下香山巍然立于关前，非古沈即枯桥木耳。盖考之志与《闻见录》所载者误矣。净慈寺南翠芳园，旧名屏山园，内有八面亭堂，一片湖山，俱在目前。雷峰塔寺前有张府真珠园，内有高寒堂，极其华丽。塔后谢府新园，即旧甘内侍湖曲园。罗家园、白莲寺园、霍家园、方家坞刘氏园、北山集芳园。四圣延祥观御园，此湖山胜景独为冠；顷有侍臣周紫芝从驾幸后山亭曾赋诗云："附山结真祠，朱门照湖水。湖流入中池，秀色归净儿。风帘还旌幢，神卫森剑履。清芳宿华殿，瑞雾蒙玉扆。仿佛怀神京，想象轮奂美。祈年开新宫，祝厘奉天子。良辰后难会，岁暮得斯喜。洲乃清樾中，飞楼见千里。云车傥可乘，吾事兹已矣。便当赋远游，未可回屐齿。"园有凉堂，巍然在山巅，后改为西太乙宫黄庭殿，向朝臣高似孙曾赋诗曰："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压轻尘不敢浮。山南山北人唤酒，春前春后客凭楼；射熊馆暗花扶扆，下鹄池深柳拂舟。白首都人能道旧，君王曾奉上皇游。"下竺寺园，钱墙门外九曲墙下择胜园、钱塘正库侧新园、城北隐秀园、菩提寺后谢府玉壶园、四井亭园、昭庆寺后古柳林、杨府云洞园、西园、杨府具美园、饮绿亭、裴府山涛园、葛岭水仙庙、西秀野园。集芳园，为贾秋壑赐第耳。赵秀王府水月园、张府凝碧园、孤山路张内侍总宜园、西林桥西水竹院落。里湖内诸内

侍园囿楼台森然，亭馆花木，艳色夺锦，白公竹阁，潇洒清爽。沿堤先贤堂、三贤堂、湖山堂、园林茂盛，妆点湖山。九里松嬉游园、涌金门外堤北一清堂园、显应观西斋堂观南聚景园，孝、光、宁三帝尝幸此，岁久芜圮，仅存者一堂两亭耳，堂扁曰鉴远，亭曰花光，一亭无扁，植红梅，有两桥曰柳浪、曰学士，皆粗见大概，惟夹径老松益婆娑，每盛夏秋首，芙蕖绕堤如锦，游人舣舫赏之，顷有侍从陆游舟过作诗咏曰："圣主忧民罢露台，春风到苑画常开。尽除曼衍鱼龙戏，不禁刍荛雉兔来；水鸟避人横翠霭，宫花经雨委苍苔。残年自喜身强健，又作清都梦一回。""水殿西头起砌台，绿杨闹处杏花开。萧韶本与人同乐，羽卫才闻岁一来，鹢首波先涵藻荇，金铺雨后上莓苔。远臣侍宴应无日，日望尧云到晚回。"高似孙《游园咏》曰："翠华不向苑中来，可是年年惜露台。水际春风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开。"张府泳泽环碧园，旧名清晖园，大小渔庄，其余贵府内官沿堤大小园囿、水阁、凉亭，不纪其数。御前宫观，俱在内苑，以备车驾幸临憩足之处。内东太乙宫有内苑，后一小山，名曰武林山，即杭州城主山也。宰臣楼钥曾赋长篇咏云："易君求赋武林山，身困尘劳无暂闲。我求挂冠欲归去，念此诗债须当还。武林山出武林水，灵隐后山无乃是。此山亦复用此名，细考其来具有以。天目两乳到钱塘，一山环湖万龙翔，扶舆磅薄拥王气，皇居壮丽环宫墙。湖阴一峰如怒猊，势临城北尤瑰奇。吴越大作缁黄庐，为穿百井以厌之。从来有龙必有珠，此虽培塿千山余。中兴南渡为行都，崇列原庙太乙庐。曾因祠事来登眺，阛阓尘中有员峤，薰风时来洗烦暑，绿树阴阴隐残照。我得暂来犹醒心，羡君清福住年深。长安信美非吾土，倦翼惟思归故林。"城南则有玉津园，在嘉会门外南四里，绍兴年金使来贺高宗天申圣节，遂宴射其中。孝庙尝临幸游玩，曾命皇太子、宰执、亲王、侍从、五品以上官及管军官讲宴射礼，孝庙御制诗赐皇太子以下官曰："一天秋色破寒烟，别籞连堤压巨川。欣见岁功成万宝，因行射礼命群贤；腾腾喜气随飞羽，嫋嫋凄风入控弦。文武从来资并用，酒余端有侍臣篇。"时光庙在东宫侍驾，恭和曰："秋深欲晓敛轻烟，翠木森围万里川。阊阖启关开法驾，玉津按武会英贤；皇皇圣父明如日，挺挺良臣直似弦。蹈舞欢呼称万岁，未饶天保报恩篇。"宰臣曾怀恭和曰："名园佳气霭非烟，冠佩朝宗似百川。五品并令陪宴射，四镞端欲序宾贤；恩涵春意鱼翻藻，威入秋声雁落弦。竣事更容窥典雅，宸章应陋柏梁篇。""江山秋日冠轻烟，别院风光胜辋川。位设虎侯恢盛典，技精杨叶拔名贤；礼均湛露宣飞斝，乐奏钧天看发弦。圣主经文兼纬武，全胜巡幸射蛟篇。"其余群臣俱有恭和诗，不悉载。史魏王弥远出刺宁国府，理庙命宰执侍从于此园设宴饯行，有朝官何铨赋诗曰："饯行朱邸帝城春，随例颠忙宴玉津。报国独劳千一虑，钧天同听十三人；金卮宣劝君王重，花露湔愁醉梦真。却忆故人猿鹤在，便思投老乞闲身。"按玉津园乃东都旧名，东坡尝赋诗，有"紫坛南峙表连冈"之句，盖亦密迩园坛也。嘉会门外有山，名包家山，内侍张侯壮观园、王保生园。山上有关，名桃花关，旧扁蒸霞，两带皆植桃花，都人春时游者无数，为城南之胜境也。城北城西门外赵郭园，又有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也。

瓦 舍

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伎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其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有十七处，如清泠桥西熙春楼下，谓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楼前谓之中瓦子；市西坊内三桥巷名大瓦子，旧呼上瓦子；众安桥南羊棚楼前名下瓦子，旧呼北瓦子；盐桥下蒲桥东谓之蒲桥瓦子，又名东瓦子，今废为民居；东青门外菜市桥侧名菜市瓦子；崇新门外章家桥南名荐桥门瓦子；新开门外南名新门瓦子，旧呼四通馆；保安门外名小堰门瓦子；候潮门外北首名候朝门瓦子，便门外北谓之便门瓦子；钱湖门外南首省马院前名钱湖门瓦子，亦废为民居；后军寨前谓之赤山瓦子；灵隐天竺路行春桥侧曰行春瓦子；北郭税务曰北郭瓦子，又名大通店；米市桥下米市桥瓦子；石碑头北麻线巷内侧曰旧瓦子。

塌 房

柳永《咏钱塘》词曰："参差十万人家。"此元丰前语也。自高庙车驾自建康幸杭，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且城郭内北关水门里，有水路周回数里，自梅家桥至白洋湖、方家桥直到法物库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利便。盖置塌房家，月月取索假赁者管巡廊钱会，顾养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疏虞。其他州郡，如荆南、沙市、太平川、黄池皆客商所聚，虽云浩繁，亦恐无此等稳当房屋矣。

社 会

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搢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

精熟，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踘、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奉道者有灵宝会，每月富室当供持诵正一经卷。如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诞日，杭城行香诸富室，就承天观阁上建会。北极佑圣真君圣降及诞辰，士庶与羽流建会于宫观或于舍庭。诞辰日，佑圣观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纷然，诸寨建立圣殿者，俱有社会，则诸行亦有献供之社。遇三元日，诸琳宫建普度会，广度幽冥。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辰。四月初六日，城隍诞辰日。二月初八日，霍山张真君圣诞。四月初八日，诸社朝五显王庆佛会。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诞辰日。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鱼呈献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十闲等社。有内官府第以精巧雕镂笃笼，养畜奇异飞禽迎献者，谓为可观。遇东岳诞日，更有钱燔社、重囚枷锁社也。奉佛者有上天竺寺光明会，俱是富豪之家，及大街铺席施以大烛巨香，助以斋赀供米，广设胜会，斋僧礼忏三日，作大福田。又有善女人，皆府室宅舍内司之府第娘子夫人等，建庚申会，诵《圆觉经》，俱带珠翠珍宝首饰赴会，人呼曰“斗宝会”。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及神圣诞日，助缘设茶汤供众。四月初八日，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朝塔会。九月初一日，湖州市遇土神崇善王诞日，亦以童男童女迎献茶果，还心愫。每月遇庚申或八日，诸寺庵舍，集善信人诵经设斋，或建西归会。保叔塔寺每岁春季，建受生寄库大斋会。诸寺院清明建供天会。七月十五日，建盂兰盆会。二月十五日，长明寺及诸教院建涅槃会。四月八日，西湖放生池建放生会，顷者此会所集数万人耳。太平兴国传法寺向者建净业会，每月十七日集善男信人，十八日集善女信人，入寺诵经，设斋听法，年终以所收赀金，建药师道场七昼夜，以终其会，今废之久矣。其余白莲、行法、三坛等会，各有所分也。

闲　人

闲人本食客人。孟尝君门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时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更有一等不著业艺，食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精专陪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又有猥下之徒，与妓馆家书写柬贴取送之类。更专以参随服役资生，旧有百业皆通者，如纽元子，学像生叫声，教虫蚁，动音乐，杂手艺，唱词白话，打令商谜，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过，传言送语。又有专为棚头，斗黄头，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闲汉”，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又有一等手作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帮涉妄作，谓之“涉儿”，盖取过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赴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谓之“厮波”。大抵此辈，若顾之则贪婪不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必满其意而后已。但看赏花宴饮君子，出著发放何如耳。

顾觅人力

凡顾倩人力及干当人，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铛头、行菜、过买、外出鬙儿，酒家人师公、大伯等人，又有府弟宅舍内诸司都知，太尉直殿御药、御带，内监寺厅分，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候、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厮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园丁等人，更有六房院府判提点，五房院承旨太尉，诸内司殿管判司幕士，六部朝奉顾倩私身轿番安童等人，或药铺要当铺郎中、前后作、药生作、下及门面铺席要当铺里主管后作，上门下番当直安童，俱各有行老引领。如有逃闪，将带东西，有元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或官员士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顾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无有失节。

四司六局筵会假赁

凡官府春宴，或乡会，或遇鹿鸣宴，文武官试中设同年宴，及圣节满散祝寿公筵。如遇宴席，官府各将人吏，差拨四司六局人员督责，各有所掌，无致苟简。或府第斋舍，亦于官司差借执役。如富豪士庶吉筵凶席，合用椅桌，陈设书画、器皿盘合动事之数，则顾唤局分人员，俱可完备，凡事毋苟。且谓四司六局所掌何职役，开列于后：如帐设司，专掌仰尘、录压、桌帏、搭席、帘幕、缴额、罘罳、屏风、书画、簇子、画帐等；如茶酒司，官府所用名“宾客司”，专掌客过茶汤、斟酒、上食、喝揖而已，民庶等客俱用茶酒司掌管筵席，合用金银酒茶器具及直汤茶煖荡，请坐、语席、开话、斟酒、上食、喝揖、喝坐席、迎送亲姻，吉筵庆寿，邀宾筵会，丧葬斋筵，修设僧道斋供，传语取复，上书请客，送聘礼合，成姻礼仪，先次迎请等事；厨司，事前后掌筵席生熟看食、妆饤、合食、前后筵儿盏食，品坐歇坐，泛劝品件，放料批切，调和精细美味羹汤，精巧簇花龙凤劝盘等事；台盘司，掌把盘、打送、斋擎、劝盘、出

食、碗碟等；果子局，掌装簇饤盘看果、时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脔切、像生花果、劝酒品件；蜜煎局，掌簇饤看盘果套山子、蜜煎像生窠儿；菜蔬局，掌筵上簇饤看盘菜蔬，供筵泛供异品菜蔬、时新品味、糟藏像生件段等；油烛局，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香药局，掌管龙涎、沈脑、清和、清福异香、香垒、香炉、香球、装香簇烬细灰，效事听候换香，酒后索唤异品醒酒汤药饼儿；排办局，掌椅桌、交椅、桌凳、书桌，及洒扫、打渲、拭抹、供过之职。盖四司六局等人，只直惯熟，不致失节，省主者之劳也。欲就名园异馆、寺观亭台，或湖舫会宾，但指挥局分，立可办集，皆能如仪。俗谚云："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若有失节者，是只役人不精故耳。且如筵会，不拘大小，或众官筵上喝犒，亦有次第，先茶酒，次厨司，三伎乐，四局分，五本主人从。此虽末事，因笔述之耳。

卷二十

嫁娶

婚娶之礼，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忏，得吉无克，方回草帖。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后过细帖，又谓"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明开，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俱列帖子内。女家回定帖，亦如前开写，及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各以色彩衬盘、安定帖送过，方为定论。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婚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段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装以大花银方胜，红绿销金酒衣簇盖酒上，或以罗帛贴套花为酒衣，酒担以红彩缴之。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五男二女绿盝，盛礼书为头合，共辏十合或八合，用彩袱盖上，送往。女家接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请女亲家夫妇双全者开合，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段匹，珠翠须掠，皂罗巾段，金玉帕镮，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更以元送茶饼果物，以四方回送，羊酒亦以一半回之，更以空酒樽一双，投入清水，盛四金鱼，以箸一双，葱两株，安于樽内，谓之"回鱼箸"。若富家官户，多用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并以彩帛造像生葱双株，挂于鱼水樽外答之。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遇节序亦以冠花彩段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宝帕环答之。次下则送聘，预令媒氏以鹅酒，重则羊酒，道日方行送聘之礼。且论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锭、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亦从其便，此无定法耳。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段匹帛，加以花茶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又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亦用双缄聘启礼状。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匹，官会一二封，加以鹅酒茶饼而已。若下财礼，则女氏得以助其虚费耳。又有一等贫穷父母兄嫂所倚者，虽色可取，而奁具茫然，在议亲者以首饰衣帛，加以楮物送往，谓之"兜裹"。今富家女氏既受聘送，亦以礼物答回，以绿紫罗双匹、彩色段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须掠女工等，如前礼物。更有媒氏媒箱、段匹、盘盏、官楮、花红礼合惠之。自聘送之后，节序不送，择礼成吉日，再行导日，礼报女氏，亲迎日分。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盝、洗项、画彩钱果之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铺房，挂帐幔，铺设房奁器具、珠宝首饰动用等物，以至亲压铺房，备礼前来暖房。又以亲信妇人，与从嫁女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须待新人，方敢纵步往来。至迎亲日，男家刻定时辰，预令行郎，各以执色如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结、青凉伞、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顾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其女家以酒礼款待行郎，散花红，银碟、利市钱会讫，然后乐官作乐催妆，克择官报时辰，催促登车，茶酒司互念诗词，催请新人出阁登车，既已登车，擎檐从人未肯起步，仍念诗词，求利市钱酒毕，方行起檐作乐，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克择官执花斗，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撒，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以压青阳煞耳。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行车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遂以二亲信女使，左右扶侍而行，踏青锦褥或青毡花席上行，先跨马鞍，蓦背平秤过，入中门，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径迎入房室，内坐于床上，谓之"坐床富贵"。其家委亲戚接待女氏亲家，及亲送客会汤次拂备酒四盏款待。若论浙东，以亲送客急三杯或五盏而

回，名曰"走送"。向者迎新郎礼，其婿服绿裳。花幞头，于中堂升一高坐，先以媒氏或亲戚互斟酒，请下高座归房，至外姑致请，方下座回房坐富贵。今此礼久不用矣，止用妓乐花烛，迎引入房，房门前先以彩帛一段横挂于楣上，碎裂其下，婿入门，众手争扯而去，谓之"利市缴门"，争求利市也。婿登床右首坐，新妇坐于左首，正坐富贵礼也。其礼官请两新人出房，诣中堂参堂，男执槐简，挂红绿彩，绾双同心结，倒行；女挂于手，面相向而行，谓之"牵巾"，并立堂前，遂请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参拜堂次诸家神及家庙，行参诸亲之礼毕，女复倒行，执同心结，牵新郎回房，讲交拜礼，再坐床，礼官以金银盘盛金银钱，彩钱，杂果撒帐次，命妓女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毕，以盏一仰一覆，安于床下，取大吉利意。次男左女右结发，名曰"合髻"。又男以手摘女之花，女以手解郎绿抛纽，次掷花髻于床下，然后请掩帐。新人换妆毕，礼官迎请两新人诣中堂，行参谢之礼，次亲朋讲庆贺，及参谒外舅姑已毕，则两亲家行新亲之好，然后入礼筵，行前筵五盏礼毕，别室歇坐，数杯劝色，以叙亲义，仍行上贺赏花节次，仍复再入公筵，饮后筵四盏，以终其仪。三日，女家送冠花、彩段、鹅蛋，以金银缸儿盛油蜜，顿于盘中，四周撒贴套丁胶于上，并以茶饼鹅羊果物等合送去婿家，谓之"送三朝礼"也。其两新人于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门礼，女家广设华筵，款待新婿，名曰"会郎"，亦以上贺礼物与其婿。礼毕，女家备鼓吹迎送婿回宅第。女家或于九朝内，移厨往婿家致酒，谓之"煖女会"。自后迎女回家，以冠花、段匹、合食之类，送归婿家，谓之"洗头"。至一月，女家送弥月礼合，婿家开筵，延款亲家及亲眷，谓之"贺满月会亲"。自此礼仪可简。遇节序，两亲互送节仪。若士庶百姓之家，贫富不等，亦宜随家丰俭，却不拘此礼。若果无所措，则已之。

育　子

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妇入月，于月初，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卧鹿，并以彩画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粟果，及孩儿绣绷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足月，既坐蓐分娩，亲朋争送细米炭醋。三朝与儿落脐灸囟。七日名"一腊"，十四日谓之"二腊"，二十一日名曰"三腊"，女家与亲朋俱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至满月，则外家以彩画钱或金银钱杂果，及送彩段珠翠囟角儿食物等，送往其家，大展"洗儿会"。亲朋俱集，煎香汤于银盆内，下洗儿果彩钱等，仍用色彩绕盆，谓之"围盆红"。尊长以金银钗搅水，名曰"搅盆钗"。亲宾亦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盆内有立枣儿，少年妇争取而食之，以为生男之征。浴儿落胎发毕，以发入金银小合，盛以色线结绦络之，抱儿遍谢诸亲坐客，及抱入姆婶房中，谓之"移窠"。若富室宦家，则用此礼。贫下之家，则随其俭，法则不如式也。生子百时，即一百日，亦开筵作庆。至来岁得周，名曰"周晬"，其家罗列锦席于中堂，烧香炳烛，顿果儿饮食，及父祖诰敕、金银七宝玩具、文房书籍、道释经卷、秤尺刀剪、升斗戥子、彩段花朵、官楮钱陌、女工针线、应用物件，并儿戏物，却置得周小儿于中座，观其先拈者何物，以为佳谶，谓之"拈周试晬"。其日诸亲馈送，开筵以待亲朋。

妓　乐

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旧教坊有筚篥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龙笛色、头色管、舞旋色、杂剧色、参军等色。但色有色长、部有部头。上有教坊使、副钤辖、都管、掌仪、掌范、皆是杂流命官。其诸部诸色，分服紫、绯、绿三色宽衫，两下各垂黄义襕。杂剧部皆诨裹，余皆幞头帽子。更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其外别有钧容班人，四孟乘马从驾后动乐者是也。御马院使臣，凡有宣唤或御教，入内承应奏乐。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并拨临安府衙前乐人，属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葛守诚撰四十大曲，丁仙现捷才知音。南渡以后，教坊有丁汉弼、杨国祥等。景定年间至咸淳岁，衙前乐拨充教乐所都管、部头、色长等人员，如陆恩显、时和、王见喜、何雁喜、王吉、赵和、金宝、范宗茂、傅昌祖、张文贵、侯端、朱尧卿、周国宝、王荣显等。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先吹曲，破断送，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务在滑稽唱念，应对通遍。此本是鉴戒，又隐于谏诤，故从便跣露，谓之无过虫耳。若欲驾前承应，亦无责罚。一时取圣颜笑。凡有谏诤，或谏官陈事，上不从，则此辈妆做故事，隐其情而谏之，于上颜亦无怒也。又有杂扮，或曰"杂班"，又名"经元子"、又谓之"拔和"，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端。今士庶多以从者，筵会或社会，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处散乐家，女童装末，加以弦索赚曲，只应而已。大凡动细乐，比之大乐，则不用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等，每只以箫、笙、筚篥、嵇琴、方响，其音韵清且美也。若合动小乐器，只三二人合动尤佳，如双韵合阮咸，嵇琴合箫管，鍫琴合葫芦琴，或弹拨下四弦，独打方响，吹赚动鼓《渤海乐》一拍子至十拍子。又有拍番

鼓儿，敲水盏，打锣板，和鼓儿，皆是也。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赶趁。元夕放灯、三春园馆赏玩、及游湖看潮之时，或于酒楼，或花衢柳巷妓馆家只应，但犒钱亦不多，谓之“荒鼓板”。若论动清音，比马后乐加方响、笙、与龙笛，用小提鼓，其声音亦清细轻雅，殊可人听。更有小唱、唱叫、执板、慢曲、曲破、大率轻起重杀，正谓之“浅斟低唱”。若舞四十六大曲，皆为一体。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与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朝庭御宴，是歌板色承应。如府第富户，多于邪街等处，择其能讴妓女，顾倩只应。或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官差诸库角妓只直。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桃师姑、沈三如等，及私名妓女如苏州钱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妇朱三姐、吕双双、十般大胡怜怜、婺州张七姐、蛮王二姐，搭罗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旧司马二娘、裱背陈三妈、屐片张三娘、半把伞朱七姐、轿番王四姐、大臂吴三妈、浴堂徐六妈、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彭新等。后辈虽有歌唱者，比之前辈，终不如也。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后辈女童皆效此，说唱亦精，于上鼓板无二也。盖嘌唱为引子四句就入者谓之“下影带”。无影带，名为“散呼”。若不上鼓面，止献盏儿，谓之“打拍”。唱赚在京时，只有缠令、缠达。有引子、尾声为缠令。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间有缠达。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今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赚者，误赚之之义也，正堪美听中，不觉已至尾声，是不宜为片序也。又有“覆赚”，其中变化前月下之情及铁骑之类。今杭城老成能唱赚者，如窦四官人、离七官人、周竹窗、东西两陈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杨一郎、招六郎、沈妈妈等。凡唱赚最难，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接诸家腔谱也。若唱嘌耍令者，如路岐人、王双莲、吕大夫唱得音律端正耳。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

百戏伎艺

百戏踢弄家，每于明堂郊祀年分，丽正门宣赦时，用此等人，立金鸡竿，承应上竿抢金鸡。兼之百戏，能打筋斗、踢人、踏跷、上索、打交辊、脱索、索上担水、索上走装神鬼、舞判官、斫刀蛮牌、过刀门、过圈子等。理庙时，有路岐人，名十将宋喜、常旺两家。有踢弄人，如谢恩、张旺、宋宝哥、沈家强、自来强、宋达、杨家会、宋赛哥、宋国昌、沈喜、张宝哥、常家喜、小娘儿、李显、沈喜、汤家会、汤铁柱、庄德、刘家会、小来强、鲍老儿、宋定哥、李成、庄宝、潘贵、宋庆哥、汤家俊等。遇朝家大朝会，圣节，宣押殿庭承应。则官府公筵，府第筵会，点唤供筵，俱有大犒。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使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赀。且杂手艺，即使艺也，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钟、弄花钱、花鼓、槌踢笔墨、壁上睡、虚空挂香炉、弄花球儿、拶筑球、弄斗、打硬、教虫蚁、弄熊、藏人、烧火、藏剑、吃针、射弩端、亲背、攒壶瓶等，绵包儿、撮米酒、撮放生等艺。淳祐以后，艺术高者有包喜、陆寿、施半仙、金宝、金时好、宋德、徐彦、沈兴、赵安、陆胜、包寿、范春、吴顺、金胜等。此艺施呈，委是奇特，藏去之术，则手法疾而已。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如悬线傀儡者，起于陈平六奇解围故事也，今有金线卢大夫、陈中喜等，弄得如真无二，兼之走线者尤佳。更有杖头傀儡，最是刘小仆射家数果奇，大抵弄此多虚少实，如巨灵神姬大仙等也。其水傀儡者，有姚遇仙、赛宝哥、王吉、金时好等，弄得百怜百悼。兼之水百戏，往来出入之势，规模舞走，鱼龙变化夺真，功艺如神。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杭城有贾四郎、王升、王闰卿等，熟于摆布，立讲无差。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

角 抵

角抵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且朝廷大朝会、圣节、御宴第九盏，例用左右军相扑，非市井之徒，名曰“内等子”，隶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所管，元于殿步诸军选膂力者充应名额，即虎贲郎将耳。每遇拜郊、明堂大礼、四孟车驾亲乡，驾前有顶帽，鬓发蓬松，握拳左右行者是也。遇圣节御宴大朝会，用左右军相扑，即此内等子承应。但内等子设额一百二十名，内有管押人员十将各二名，上中等各五对，下等八对，剑棒手五对，余皆额里额外，准备只应。三年一次，就本司事拣上名下次入额。其管押以下，至额内等子，亦三年一次，当殿呈试相扑，谢恩赏赐银绢外，出职管押人员，本司牒发诸州道郡军府，充管营军头也。前辈朝官，曾赴御宴，有诗咏曰：“虎贲三百总威狞，急飐旗催叠鼓声。疑是啸风吟雨处，怒龙彪虎角亏盈。”盖为渠发也。瓦市相扑者，乃路岐人聚集一等伴侣，以图摽手之资。先以女飐数对打套子，令人观睹，然后以膂力者争交。若论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须择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旗帐、银盆、彩

段、锦袄、官会、马匹而已。顷于景定年间，贾秋壑秉政时，曾有温州子韩福者，胜得头赏，曾补军佐之职。杭城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赛关索、赤毛朱超、周忙憧、郑伯大、铁稍工韩通住、杨长脚等，及女占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女众，俱瓦市诸郡争胜，以为雄伟耳。

小说讲经史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有谭淡子、翁二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徐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惮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来客念思司语讥谜，又名"打谜"。走智，正猜，来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又名"对智"。贴套，贴智思索。横下，许旁人猜。问因，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假作难猜，以走其智。杭之猜谜者，且言之一二，如有归和尚及马定斋，记问博洽，名传久矣。

武林旧事

[宋]周　密撰　徐　鸿　杨　止整理

《武林旧事》十卷，原题四水潜夫撰。四水潜夫为南宋周密别号，因其寓居之地（湖州）有苕水、北流水等四条河流，故名。此书为周密于元初写成，所记多为南宋杭州（武林）旧事，"耳闻目睹，最为真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朝廷典礼、山川风物与夫市肆节俗、鼓坊乐部，无不备载。"其中"诸色伎艺人"等，是记述艺人和戏曲发展的珍贵资料。本整理本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参校了其他版本及近人的整理成果。

序

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丰亨豫大，至宝祐、景定，则几于政、宣矣。予曩于故家遗老得其梗概，及客修门间，闻退珰老监谈先朝旧事，辄耳谛听，如小儿观优，终日夕不少倦。既而曳裾贵邸，耳目益广。朝歌暮嬉，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初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及时移物换，忧患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而感慨系之矣。岁时檀栾，酒酣耳热，时为小儿女戏道一二，未必不反以为夸言欺我也。每欲萃为一编，如吕荥阳《杂记》而加详，孟元老《梦华》而近雅。病忘慵惰，未能成书。世故纷来，惧终于不暇纪载，因摭大概，杂然书之。青灯永夜，时一展卷，恍然类昨日事，而一时朋游沦落，如晨星霜叶，而余亦老矣。噫，盛衰无常，年运既往，后之览者，能不兴忾我寤叹之悲乎！四水潜夫书。

卷　一

庆寿册宝

寿皇圣孝，冠绝古今，承颜两宫，以天下养，一时盛事，莫大于庆寿之典，今摭录大略于此。淳熙三年，光尧圣寿七十，预于旧岁冬至加上两宫尊号，立春日行庆寿礼。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举庆典，其日文武百僚，集大庆殿，各服朝服，用法驾五百三十四人，大乐四十八人架，乐正乐工一百八十八人（宋廷佐刻本云："大乐四十八架正乐一百八十八人。"后校省作"宋刻"），及列仪仗鼓吹于殿门外。上服通天冠、绛纱袍，执大圭，恭行册宝之礼。鼓吹振作，礼仪使已下，皆导从，上乘辇从至德寿宫，俟太上升御座，宫架乐作，皇帝北向再拜，奏起居，致词曰："臣某稽首言，伏惟（圣号）太上皇帝陛下，寿同天永，德与日新。典册扬徽，华夷赖庆。"左相宣答曰："（圣号）太上皇帝圣旨，皇帝迎阳展采，镂牒荣亲，何幸吾身屡观盛事。"次皇太子以下称贺致词。宣答讫，并再拜舞蹈。礼毕，次诣太上皇后殿，行礼如前。候解严讫，皇帝入宫，进奉礼物，行家人礼，御宴极欢。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后三日，百官拜表称贺于文德殿，四方万姓，不远千里，快睹盛事。都民垂白之老，喜极有至泣下者。杨诚斋诗云："长乐宫前望翠华，玉皇来贺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飞雪，错认东风转柳花。""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任斯庵诗云："金爵觚棱晓日开，三朝喜气一时回。圣人先御红鸾扇，天子龙舆万骑来。""霜晓君王出问安，宝香随辇护朝寒。五云深处三宫宴，九奏声中二圣欢。"

四孟驾出

先期禁卫所阁门牒临安府约束居民：不许登高及衩袒观看。男子并令衫带，妇人裙背。仍先一日封闭楼门，取责知委，不许容着来历不明之人。殿、步三司，分拨统制将官军兵六千二百人摆龊诸巷（大礼则倍此数）。至日五鼓，地分头项沿门驱逐杂人外，仪卫节次如后：

地分约拦　诸厢约拦　缉捕使臣　都辖官约拦　军器库从物　内藏库从物　御酒库从物　御厨从物　祗候库从物　骐骥院御马（两行）　御药院药架　引从舍人（两行）　诸司库务官（两行）　搜视行宫司　行宫殿门　控拢亲从（二百十五人）　前驱亲从（两行各二十一人）　赞喝舍人（两行各八人）　天武（两行各八人，居外）　都下亲从（两行各八人，居内）　驾头（阁门祗候乘骑捧驾）　引驾主首（两行各五人。宋刻"引驾主首"作"引主驾首"）　阁门提点（两行）　御史台知班（两行）　尚书省录事　密院副承旨　珠子御座　御马院马（喝咎座御。宋刻"院马御马，喝御座。"。"咎"字似误）　阁门簿书（两行）　宣赞舍人（两行）　茶酒班　环卫官　带御器械　拦前等　辇官人员　逍遥辇（辇官十六人）　御辇院官　阁门承受（两行）　御燎子头笼　翰林司官　御丝鞋所　御服所　御座马（两行十四）　马院总管　御军器库　睿思殿库　阁门库（宋刻"阁子库"）　阁门觉察官（两行）　长入祗候（两行各二十六人）　茶酒班殿侍（各二十一人。宋刻"三十一人"）　快行亲从（各三十二人）　击鞭（两行各七人。宋刻"击鞭"作"系鞭"）　殿前指挥使（两行各二十一人，居外。宋刻"三十一人"）　茶酒班殿侍（两行各六人，执从物居内）　编排禁卫行子（三十人于内往来编排。宋刻"三十一人"）　等子人员十将（两行各四人，居外）　御龙直（共八十二人执从物，居内）　知阁门事（乘马行围子内）　步帅（乘马行围子内）　亲从方围子（两行各一百四十人）　围子两边各四重：　第一重（内殿直已下两边各一百人）　第二重（崇政殿围子两边各一百人）　第三重（御龙直两边各一百人）　第四重（崇政殿围子两边各一百人）　水手并觑捕等子（两边各五人。宋刻"觑"误"戏"）　拦前崇政殿亲从（十七人）　殿帅（乘骑行围子内中道）　主管禁军所（内官）等子（两边各二十五人居外。宋刻"禁军"作"禁卫"）　中道（第二日并恭谢。教坊乐人迎驾、念致语口号等，并教坊乐部于此排立。）　快行亲从（两行各三十人。宋刻"行"作"边"。）　麈斧拂子　水晶骨朵　香球（二人。宋刻作"香球二"，连文大字，无"人"字）　打烛快行（两行驾回不用）　编排官（二人）　执烛笼亲从（两行各七十四人，到众安桥去烛，驾回先行。宋刻"烛笼"作"灯笼"。）　行门（两行各十二人）　当食官　听宣官　辇官人员　平辇（辇官十六人）　黄罗御伞（二）　黄罗御扇（二）　挟辇御药　带插外御带　带插阁下官　阁门觉察舍人　拦后围子　挟辇指挥使（各二十一人）　辇后乐（东西两边共三十六人，第一日不作。宋刻云："东西两班各三十六人。"）　天武（两行各八人，居外）　都下亲从（两行各八人）　扇筤　挟辇内殿直（各二十二人）　宰臣　使相　执政　宰执后约拦亲从（二十二人。宋刻"二十二人"上有"各"字）。

从驾臣僚分东西两班（东班系尚书侍郎两制等官，西班系正任宗室遥郡。宋刻"位"作"任"）　阁门觉察宣赞舍人　侍从后约拦亲从（各二十二人）车驾所经，诸司百官（宋刻云"诸百官司"。）皆结彩门迎驾起居。俟驾头将至，知班行门喝"班到排立"；次喝"躬身拜，再拜"（驾回不拜，值雨免拜）；班首奏圣躬万福，喝唱（宋刻"唱喏"）直身立（坝巷军兵则呼万岁）。

大礼　南郊　明堂

三岁一郊，预于元日降诏，以冬至有事于南郊，或用次年元日行事（明堂止于半年前降诏，用是岁季秋上辛日）。先于五六月内择日命司漕（宋刻"司"作"帅"）及修内司修饰郊坛，及绞缚青城斋殿等屋，凡数百间，悉覆以苇席，护以青布，并差官兵修筑泥路，自太庙至泰禋门，又自嘉会门至丽正门，计九里三百二十步（明堂止自太庙至丽正门），皆以潮沙填筑，其平如席，以便五辂之往来。每队各有歌头，以彩旗为号，唱和杵歌等曲，以相两街，居民各以彩段钱酒为犒。又命象院教象前导朱旗，以二金三鼓为节，各有幞头紫衣蛮奴乘之，手执短镬，旋转跪起，悉如人意。市井因竞市绘塑小像，以馈遗四方。又以车五乘，压之以铁，多至万斤，与辂轻重适等，以观疾徐倾侧之势。至前一月进呈，谓之"闪试"。及驾出前一日，缚大彩屋于太庙前，置辂其中，许都人观瞻。先自前一月以来，次第按试习仪，殆无虚日。郊前十日，执事陪祀等官，并受誓戒于尚书省（宗室赴太庙受誓戒）。前三日，百官奏请皇帝致斋于大庆殿。是日上服通天冠、绛纱袍，缨结佩，升高座，侍中奏请降座，就斋室。次日，车驾诣景灵宫，服衮冕行礼（仪从并同四孟）。礼毕驾回，就赴太庙斋殿宿斋。是夕四鼓，上服衮冕，诣祖宗诸室行朝飨之礼。是夜，卤簿仪仗军兵于御路两傍分列，间以椮盆賨烛，自太庙直至郊坛泰禋门，辉映如昼。宰执亲王，贵家巨室，列幕栉比，皆不远千里，不惮重费，预定于数月之前，而至期犹有为有力所夺者。珠翠锦绣，绚烂于二十里间，虽寸地不容闲也。歌舞游遨，工艺百物，辐辏争售，通宵骈阗，至五鼓则穲稏先驱，所至皆灭灯火，盖清道祓除之义。黎明，上御玉辂，从以四辂（金、象、革、木），导以驯象，千官百司，法驾仪仗，锦绣杂还，盖十倍孟飨之数，声容文物，不可尽述。次第出嘉会门至青城宿斋（明堂则径入丽正门斋殿斋宿）。四壁皆三衙诸军，周庐坐甲，军幕旌旗，布列前后，传呼唱号，列烛互巡，往来如织。行宫至暮则严更警场（太庙斋宿亦然。宋刻误"警惕"），鼓角轰振。又有卫士十余队，每队十余人，互喝云："是与不是？"众应曰："是。"又喝云："是甚人？"众应曰："殿前都指挥使某人。"谓之"喝拦"（宋刻作"探"）。至三鼓，执事陪祀官并入，就黄坛排立，万灯辉耀，灿若列星。凡龊灯皆自为志号，谓如捧俎官

（宋刻无“谓”字）则画一人为捧俎之状等类。盖灯多，不容不以此辨认，亦有好奇可笑者。用丑时一刻行事，至期，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至大次，礼部侍郎奏中严外辨，礼仪使奏请皇帝行事。上服衮冕，步至小次，升自午阶。天步所临，皆藉以黄罗，谓之“黄道”。中贵一人，以大金合贮片脑迎前撒之。礼仪使前导，殿中监进大圭。至版位，礼直官奏：“有司谨具，请行事。”（宫架乐作，自此上进止皆乐作）时壝坛内外，凡数万众，皆肃然无哗。天风时送，佩环韶濩之音，真如九天吹下也。太社令升烟燔牲旨首（宋刻无“旨”字）。上先诣昊天位，次皇地祇，次祖宗位，奠玉，祭酒，读册，文武二舞，次亚终献，礼毕（宋刻礼毕上有“行”字）。上诣饮福位，受爵，饮福酒（登歌乐作）。礼直官喝“赐胙”，次“送神”，次“望燎”讫，礼仪使奏礼毕。上还大次，更衣，乘辇还斋宫，百僚追班，贺礼成于端诚殿。黎明，上乘大安辇，从以五辂进发。教坊排立，奏念致语口号讫，乐作，诸军队伍，亦次第鼓吹振作，千乘万骑，如云奔潮涌，四方万姓，如鳞次蚁聚，迤逦入丽正门。教访排立，再奏致语口号，舞毕，降辇小憩，以俟辨严，登门肆赦。弁阳老人有诗云：“黄道宫罗瑞脑香，衮龙升降佩锵锵。大安辇奏乾安曲，万点明星簇紫皇。”又曰：“万骑云从簇锦围，内官排办马如飞（宋刻“办”作“立”）。九重阊阖开清晓，太母登楼望驾归。”李鹤田诗云：“严更频报夜何其，万甲声传远近随。栀子灯前红炯炯，大安辇上赴坛时。”

郊坛，天盘至地高三丈二尺四寸，通七十二级，分四成，上广七丈，共十二阶，分三十六龛，舞阶阔一丈，主上升降由此阶，其余各阔五尺。

圆坛之上，止设昊天上帝、皇地祇二神位，及太祖、太宗配天。

十六龛（案上云三十六龛，此云十六龛，或有误）共祀五帝、太乙、感生、北极、北斗，及分祀众星三百六十位。

仪仗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自太庙排列至青城。

玉辂下祗应人共三百二十一人。呵喝人员二人。教马官二人。挟捧轮将军四人。推轮车子官健八人。驾士班直二百三十二人。千牛卫将军二员。抱太常龙旗官六员。职掌五人。专知官一名。手分一名。库子八人。装挂匠二人。诸作工匠十五人。盖覆仪鸾司十一人。监官三员。

金、象、革、木辂，每辂下一百五十六人。玉辂青饰。金辂黄饰。象辂红饰。革辂浅色饰。木辂黑饰。（辂下人冠服并依辂色。）

玉辂前仪仗骑导：

骑导官　左壁文臣　右壁武臣

六军仪仗官兵二千二百三十二人。　左右诸卫将军（宋刻无“卫”字）十三员（中道五员，左右八员）。

金吾街仗司：

执擽矟八十人。　摄将军八员。　仗下监门二十六员。　鼓吹五百八十三人。　导驾乐人三百三十人。

登门肆赦

其日，驾自文德殿诣丽正门御楼，教坊作乐迎导，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至御幄降辇，门下阁门进“中严外辨”牌讫，御药喝唱“卷帘”（宋刻无“唱”字），上出幄临轩，门下鸣鞭，宫架奏曲。帘卷扇开，乐止，撞右五钟。黄伞才出门下，宰臣以下两拜，分班立。门上中书令称：“有敕，立金鸡门下。”侍郎应喏，宣奉敕立金鸡。鸡竿一起，门上仙鹤童子捧赦书降下，阁门接置案上，太常寺击鼓，鼓止，捧案至楼前中心。知阁称“宣付三省”，参政跪受，捧制书出班跪奏，请付外施行。门上中书令承旨宣曰：“制可。”门下参政称：“宣付三省。”遂以制书授宰臣跪受讫，阁门提点开拆，授宣赦。舍人捧诣宣制位，起居舍人一员摘句读。舍人称：“有制。”宰臣以下再拜。俟读至“咸赦除之”，狱级奏脱枷讫，罪囚应喏，三呼万岁，歌呼而出。候宣赦讫，门人舍人赞，枢密及中书令曲贺两拜，门下宣制舍人捧赦制书授宰臣（宋刻无“赦”字），宰臣授刑部尚书，尚书授刑房录事讫，归班两拜，致词，三舞蹈，三叩头。知阁称：“有制。”宰臣已下再拜。知阁宣答云：“若是大庆，与卿等同之。”又拜舞如前。门上中书令奏礼毕，扇合，宫架乐作，帘降，乐止，撞左五钟。门下礼部郎中奏解严，上还幄次，门下鸣鞭，舍人喝：“奉敕放仗。”宰臣已下再拜退。次宣劳将士讫，乘辇归内，至南宫门教坊迎驾，念致语口号如前。至文德殿降辇，舞毕退。弁阳翁诗云：“换辇登门卷御帘，侍中承制舍人宣。凤书乍脱金鸡口，一派欢声下九天。”

金鸡竿，长五丈五尺，四面各百戏，一人缘索而上，谓之“抢金鸡”。先到者得利物，呼万岁。（缬罗袄子一领，绢十匹，银碗一只重三两。）

诸州进奏院，各有递铺腰铃黄旗者数人，俟宣赦讫，即先发太平州、万州、寿春府，取“太平万寿”之语。以次俱发，铃声满道，都人竞观。

楼下排立次第：

青龙白虎旗各一　信旗二　方扇二　方圆罕罕二　幢四　剑二　将军二　僧众（居左）　道众（居右）　玉辂（居中）　太常宫架乐　宣赦台　招拜红旗　击鼓（宋刻“系鼓”）　三院罪囚狱级（居左）　御马六匹（居右）　宣制位（居中）　横门　快行承旨　三省官已下。

恭　谢

大礼后，择日行恭谢礼。第一日驾出，如四孟仪，诣景灵宫天兴殿圣祖前行恭谢礼，次诣中殿祖宗

神御前行礼，还斋殿进膳讫，引宰臣以下赐茶，茶毕奏事讫还内。第二日上乘辇，自后殿门出，教坊都管已下于祥曦殿南迎驾起居，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乐作，驾后乐东西班则于和宁门外排立后从作乐。将至太乙宫，道士率众执威仪于万寿观前，入围子内迎驾起居作法事，前导入太乙宫门降辇，候班齐，诣灵休殿参神，次诣五福、十神太乙，次诣申佑殿（本命）、北辰殿、通真殿（佑圣）、顺福殿（太后本命）、延寿殿（南极）、火德殿，礼毕，宣宰臣以下合赴坐官并簪花，对御赐宴。上服幞头，红上盖，玉束带，不簪花。教坊乐作，前三盏用盘盏，后二盏屈卮。御筵毕，百官侍卫吏卒等并赐簪花从驾，缕翠滴金，各竞华丽，望之如锦绣。衙前乐都管已下三百人，自新桩桥西中道排立迎驾，念致语、口号如前。乐动《满路花》，至殿门起《寿同天》曲破，舞毕退。姜白石有诗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是日皇后及内中车马先还。宫中呼后为"圣人"）

圣节

其日候宰执奏事讫，追班，上坐垂拱殿，先引枢密院并管军官上寿（东京分为二日，今只并为一日），礼毕，再坐紫宸殿，上公已下分立，候奏班齐，上公诣御茶床前，躬进御酒，跪致词云："文武百僚臣（某）等稽首言：天基令节（圣节名逐朝换），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下殿再拜。枢密宣答云："得公等寿酒，与公等内外同庆。"又再拜，教坊乐作，接盏讫，跪起舞蹈如仪。阁门官喝："不该赴坐官先退。"枢密喝群臣升殿，阁门分引上公已下合赴坐官升殿。第一盏宣视盏，送御酒，歌板色，唱《祝尧龄》，赐百官酒，觱篥起，舞三台（后并准此），供进内咸豉。第二盏赐御酒，歌板起中腔，供进杂爆。第三盏歌板唱踏歌，供进肉鲊，候内官起茶床，枢密跪奏礼毕，群臣降阶，舞蹈拜退。此上寿仪大略也。若锡宴节次，大率如《梦华》所载，兹不赘书。今偶得理宗朝禁中寿筵乐次，因列于此，庶可想见承平之盛观也。

天基圣节排当乐次（正月五日）

乐奏夹钟宫，觱篥起《万寿永无疆》引子，王恩。

上寿第一盏，觱篥起《圣寿齐天乐慢》，周润。
第二盏，笛起《帝寿昌慢》，潘俊。
第三盏，笙起《升平乐慢》，侯璋。
第四盏，方响起《万方宁慢》，余胜。
第五盏，觱篥起《永遇乐慢》，杨茂。
第六盏，笛起《寿南山慢》，卢宁。
第七盏，笙起《恋春光慢》，任荣祖。
第八盏，觱篥起《赏仙花慢》，王荣显。
第九盏，方响起《碧牡丹慢》，彭先。
第十盏，笛起《上苑春慢》，胡宁。
第十一盏，笙起《庆寿乐慢》，侯璋。
第十二盏，觱篥起《柳初新慢》，刘昌。
第十三盏，诸部合《万寿无疆薄媚》曲破。

初坐乐奏夷则宫，觱篥起《上林春》引子，王荣显。

第一盏，觱篥起《万岁梁州》曲破，齐汝贤。
舞头豪俊迈。
舞尾范宗茂。
第二盏，觱篥起《圣寿永》歌曲子，陆恩显。琵琶起《捧瑶卮慢》，王荣祖。
第三盏，唱《延寿长》歌曲子，李文庆。
嵇琴起《花梢月慢》，李松。
第四盏，玉轴琵琶独弹正黄宫《福寿永康宁》，俞达。
拍，王良卿。
觱篥起《庆寿新》，周润。
进弹子（宋刻"潭子"）笛哨，潘俊。
杖鼓，朱尧卿。
拍，王良卿。

进念致语等，时和。

伏以华枢纪节，瑶墀先五日之春；玉历发祥，圣世启千龄之运。欢腾薄海，庆溢大廷，恭惟

皇帝陛下，睿哲如尧，俭勤迈禹，躬行德化，跻民寿域之中；治洽泰和，措世春台之上。

皇后殿下，道符坤顺，位俪乾刚，宫闱资阴教之修，海宇仰母仪之正。有德者必寿，八十个甲子环周；申命其用休，亿万载皇图巩固。（臣）等生逢华旦，叨预伶官，辄采声诗，恭陈口号：

上圣天生自有真　千龄宝运纪休辰
贯枢瑞彩昭璇象　满室红光袅翠麟
黄阁清夷瑶荚晓　未央闲暇玉卮春
箕畴五福咸敷敛　皇极躬持锡庶民

日迟鸾旆，喜聆舜乐之和；天近鹓墀，宜进《齐谐》之伎。上奉天颜。吴师贤已下，上进小杂剧：

杂剧，吴师贤已下，做《君圣臣贤爨》，断送《万岁声》。
第五盏，笙独吹，小石角《长生宝宴乐》，侯璋。
拍，张亨。
笛起《降圣乐慢》，卢宁。
杂剧，周朝清已下，做《三京下书》，断送《绕池游》。
第六盏，筝独弹，高双调《聚仙欢》，陈仪。
拍，谢用。
方响起《尧阶乐慢》，刘民和。

圣花，金宝。
第七盏，玉方响独打，道调宫《圣寿永》，余胜。
拍，王良卿。
筝起《出墙花慢》，吴宣。
杂手艺，《祝寿进香仙人》，赵喜。
第八盏，《万寿祝天基》断队。
第九盏，箫起，《缕金蝉慢》，傅昌宁。
笙起《讬娇莺慢》，任荣祖。
第十盏，诸部合，《齐天乐》，曲破。
再坐第一盏，觱篥起《庆芳春慢》，杨茂。
笛起《延寿曲慢》（宋刻无“曲”字），潘俊。
第二盏，筝起《月中仙慢》，侯端。
嵇琴起《寿炉香慢》，李松。
第三盏，觱篥起《庆萧韶慢》，王荣祖。
笙起《月明对花灯慢》，任荣祖。
第四盏，琵琶独弹，高双调《会群仙》。
方响起《玉京春慢》，余胜。
杂剧，何晏喜已下，做《杨饭》，断送《四时欢》。
第五盏，诸部合，《老人星降黄龙》，曲破。
第六盏，觱篥独吹，商角调《筵前保寿乐》。
杂剧，时和已下，做《四偌少年游》，断送《贺时丰》。
第七盏，鼓笛曲，《拜舞六幺》。
弄傀儡，《踢架儿》，卢逢春。
第八盏，箫独吹，双声调《玉箫声》。
第九盏，诸部合，无射宫《碎锦梁州歌头》，大曲。
杂手艺，《永团圆》，赵喜。
第十盏，笛独吹，高平调《庆千秋》。
第十一盏，琵琶，独弹，大吕调《寿齐天》。
撮弄，《寿果放生》，姚润。
第十二盏，诸部合，《万寿兴隆乐》，法曲。
第十三盏，方响独打，高宫《惜春》。
傀儡舞，鲍老。
第十四盏，筝琶方响合缠《令神曲》。
第十五盏，诸部合，夷则羽《六幺》。
巧百戏，赵喜。
第十六盏，管下独吹，无射商《柳初新》（宋刻“春”）。
第十七盏，鼓板。
舞绾，《寿星》，姚润。
第十八盏，诸部合，《梅花伊州》。
第十九盏，笙独吹，正平调《寿长春》。
傀儡，《群仙会》，卢逢春。
第二十盏，觱篥起，《万花新》，曲破。

祗应人：

都管：

周朝清　陆恩显

杂剧色：

吴师贤　赵恩　王太一　朱旺（猪儿头）　时和　金宝　余庆　何晏喜　沈定　吴国贤　王寿　赵宁　胡宁　郑喜　陆寿

歌板色：

李文庆

拍板色：

王良卿　张亨　谢用

箫色：

傅昌宁　朱明复　李允信

筝色：

陈仪　豪辅文　吴宣　豪俊贤　徐显祖　张广

琵琶色：

王荣祖　俞达　豪俊民　豪俊迈　段继祖

嵇琴色：

李松　侯端　孙民显

笙色：

侯璋　叶茂青　任荣祖　董茂　张瑾　潘宝　姚拱　范椿

孙昌　莫正　周珍　马椿　姚舜臣　陈保

觱篥色：

齐汝贤　周润　杨茂　王恩　王荣显　姜师贤　刘昌　杨彬　王福　杜明　喻祥　周忠恕　夏福　徐珏　周喜　闻澄　沈寿　丁预　郑亨　周佐　杨瑾　沈康　郑聪　莫寿　潘显祖　时润　胡佾　周信　李圭　李润　史显　金寿

笛色：

杨德茂　潘俊　卢宁　彭俊　贺昌　贺寿　胡师文　寿椿　姚宝　张茂祖　崔兴　朱珍　张茂才　金贵　潘显祖　沈寿　周兴　李大用　董大有　金明　赵喜　莫及　张春　叶茂　胡宁　任显　张椿　孙宁　彭进　李荣　全宁　金彦恭　董喜　王佑　来亨　王喜　顾和　顾松　金显　董宁　杜松　李椿　张椿　何福　管思齐　朱喜　花椿　李拱辰

方响色：

余胜　彭先　刘民和　黄桂　姜大亨　张荣

杖鼓色：

朱尧卿　冯喜　时忠　施荣　朱拱辰　周忠　李显　姚宝　叶茂　李荣祖

大鼓色：

王喜　郑珍　王宣　顾荣

舞旋色：

范宗茂

内中上教：

张明　倪椿　潘恩　石琇　张琳

弄傀儡：卢逢春等六人。

杂手艺：姚润等九人。

女厮扑：张椿等十人。

筑球军：陆宝等二十四人。

百　戏：沈庆等六十四人。

百禽鸣：胡福等二人。

卷　二

御　教

寿皇留意武事，在位凡五大阅（乾道二年、四年、六年、淳熙四年、十年）。或幸白石，或幸茅滩，或幸龙山。一时仪文士马，戈甲旌旗之盛，虽各不同，今撮其要，以著于此。

先一日，诸军人马全装执色于教场东，布列军幕宿营。至日，殿前马步诸军先赴教场下方营，并亲随军排列将坛之后。质明，三衙管军官并全装从驾。上自祥曦殿戎服乘马，太子、亲王、宰执、近臣并戎服乘马，以从护圣。马军八百骑，分执枪旗弓矢军器，前后奏随军番部大乐等（详见后御教仪卫次第）。驾入教场，升幄殿。殿帅执挝，躬奏："诸司人马排齐。"（宋刻"排立齐"）举黄旗招诸军向御殿敲梆子（宋刻无"敲"字），一鼓唱喏，一鼓呼"万岁"，再一鼓又呼"万岁"，迭鼓呼"万万岁"，又一鼓唱喏。殿帅奏取圣旨，鸣角发严。上御金装甲胄，登将坛幄殿，鸣角戒严。殿帅奏取圣旨，马步军整队成屯，以备教战。连三鼓，马军上马，步军起旗枪，分东西为应敌之势。举白旗教方阵，黄旗变圆阵，皂旗变曲阵，青旗变直阵，绯旗变锐阵，绯心皂旗作长蛇阵，绯心青旗（宋刻"白旗"）作伏虎阵。殿帅奏取圣旨，两阵各遣勇将挑战，变八圆阵。迭鼓举旗，左马军战右步军，右马军战左步军。再迭鼓交旗，击刺混战。三迭金分阵大势，马军四面大战。三迭金分阵。殿帅奏教阵讫，取旨人马摆列，当头鸣角簇队，以候放教。诸军呈大刀车炮烟枪诸色武艺。御前传宣，抚谕将士，射生官进献獐鹿。上更戎服，赐宰臣以下对御酒五行，殿帅奏取旨谢恩如前，唱喏讫，驾出教场。是日太上皇于都亭驿设帘幄以观。驾至，邀上入幄，宣唤管军官，赐大金碗酒于帘外。都人赞叹，以为盛观。时殿司旗帜以黄，马司以绯，步司以白。以道路隘促，止用从驾军一万四千二百人（宋刻"一万二千四百人"），分为二百四十八小队。戈甲耀日，旌旗蔽天，连亘二十余里，粲如锦绣。都人纵观，以为前所未有。凡支犒金银钱帛以巨万计，悉出内库，户部不与焉。

御教仪卫次第

文物仪卫并同四孟驾出，今止添入后项：

弹压前队侍立使臣都辖。执黄团龙旗使臣。（宋刻无"团"字）执绣龙旗使臣。带弓箭汗胯豹尾使臣四员。带汗胯员琦剑使臣十员。（"琦"宋刻"骑"，后同）弹压后队侍立使臣都辖。黄罗戏珠龙旗。黄绣龙旗二。豹尾使臣四。员琦剑使臣十人。供进马四匹。带甲御马。御前金装甲马。（宋刻"金"作"全"）管押使臣幕士。内中正供马。兽医押槽。黄绣龙传宣旗二。小龙传宣旗十。随逐巡视官。马院禁卫官。引马监官二员。供马监官二员。圣驾供鞭通管二员。掇梢提辖二员。日乌独脚旗。挟驾指挥使四十二人。销金龙旗二。犀皮御座椅。钤锤刀子。（左）匙箸刀子。（右）青毡御笠。褐毡御笠。金凤瓶。丝鞋篋子。御膳篋子。玉靶于阗刀。金洗漱。皁白御靴。马脑于阗刀。水晶于阗刀。通犀于阗刀。角靶于阗刀。酒鳖子。（大小）白豹皮杖槌。（宋刻前有"白虎皮杖槌"）梳刷马盂袋。黑漆套盘。圭木套盘。白虎皮杖槌。销金弓箭葫芦。虎豹皮弓箭袋葫芦。饮水角。拍板二。哨笛四。番鼓二十四人。弹压乐器使臣。管押训练官。杏黄龙旗二。爵纛二。札子九。大鼓十。龙笛四。从驾官宰臣已下。（并如常日）临安府弹压官属。

燕　射

淳熙元年九月孝宗幸玉津园，讲燕射礼，皇太子、宰执、使相、侍从正任，皆从辇至殿门外少驻。教坊进念致语、口号，作乐，出丽正门，由嘉会门至玉津园，赐宴酒三行。上服头巾窄衣，束带丝鞋，临轩。内侍御带进弓箭，看箭人喝："看御箭。"教坊乐作，射垛。前排立招箭班应喏。皇帝第二箭射中，皇太子已下各再拜称贺，进御酒，并宣劝讫。皇太子及臣僚射弓，第四箭射中。上再射第五箭（宋刻"第三"），又中的，传旨不贺。舍人先引皇太子当殿赐窄衣，金束带；次引射中臣僚受赐如前。再进御酒，奏乐，用杂剧，次赐宰臣以下十两银碗各一只。上赋七言诗，丞相曾怀已下属和以进。上乘逍遥辇出玉津园（宋刻有"门"字），教坊进念口号。至祥曦殿降辇。招箭班者服紫衣幞头，叉手立于垛前，御箭之来，能以幞头取势转导入的，亦绝伎也。

公主下降

南渡以来，公主无及嫁者。独理宗朝周汉国公主出降慈明太后侄孙杨镇，礼文颇盛，今摭梗概于此。先是，择日遣天使宣召驸马至东华门，引见便殿，赐玉带靴笏鞍马及红罗百匹、银器百两、衣着百匹，聘财银一万两。对御赐筵五盏，用教坊乐。候毕，谢恩讫，乘涂金御仙花鞍辔狨座马，执丝鞭，张三檐伞，教坊乐部五十人前引还第，谓之"宣系"。进财物件，并照《国朝会要》太常寺关报有司办造。先一月，宣宰执常服系鞋，诣后殿西廊观看公主房奁：真珠九翚四凤冠。褕翟衣一副。真珠玉佩一副。金革带一条。玉龙冠。绶玉环。北珠冠花篦环。七宝冠花篦环。真珠大衣背子。真珠翠领四时衣服。迭珠嵌宝金器。涂金器。贴金器。出从贴金银装鞴等。锦绣销金帐幔陈设茵褥地衣步障等物。

其日，驸马常服玉带，乘马至和宁门，易冕服，

至东华门，用雁币玉马等行亲迎礼（用熙宁故事）。公主戴九翚四凤冠服，褕翟缠袖（宋刻“缠”作“纁”）。升輦其前：

天文官。本位从物从人。烛龙二十。本位使臣。插钗童子八人。方扇四。圆扇四。引障花十。提灯二十。行障坐障。

皇后亲送，乘九龙辇子。皇太子乘马，围子左右两重。其后太师判宗正寺荣王、荣王夫人及诸命妇至第，赐御筵九盏。筵毕，皇后、太子先还，公主归位，行同牢礼（用开宝礼）。然后亲行盥馈舅姑之礼（开宝通礼）。谒见舅姑，用名纸一副，衣一袭，手帕一合，妆盝藻豆袋银器三百两，衣着五百匹。余亲各有差。三朝，公主、驸马并入内谢恩，宣赐礼物，赐宴禁中。外庭奉表称贺。赐宰执、亲王、侍从、内职，管军副都指挥使已上金银钱胜色子有差（依熙宁式。“胜色”宋刻作“盛色”）。驸马家亲属，各等第推恩。

唱　名

第一名承事郎

第二名、三名并文林郎

第一甲赐进士及第

第二甲同进士及第

第三甲、第四甲赐进士出身

第五甲同进士出身

武举第一名秉义郎

特奏第一名同进士出身

上御集英殿拆号唱进士名，各赐绿襕袍、白简、黄衬衫。武举人赐紫罗袍、镀金带、牙笏。赐状元等三人酒食五盏，余人各赐泡饭。前三名各进谢恩诗一首，皆重戴绿袍丝鞭，骏马快行，各持敕黄于前。黄幡（宋刻“旗”）杂沓，多至数十百面，各书诗一句于上（宋刻无“一”字）。呵殿如云，皆平日交游亲旧相迓之人，或三学使令斋臧辈。若执事之人，则系帅漕司差，到状元局祗应，亦有术人相士辈，自炫预定魁选，鼓舞于中。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竞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婿焉。期集所例置局于礼部贡院前，三人主之，于内遴选所长，以充职事。有纠弹、笺表、主管、题名、小录、掌仪、典客、掌计、掌器、掌膳、掌酒果、监门等。后旬日朝谢。又数日拜黄甲，叙同年。其仪三名设褥于堂上，东西相向，四十已上立于东廊，四十已下立于西廊，皆再拜，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少者一人拜状元。又数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讫，赐闻喜宴于局中。侍从已上及馆职皆与知举官押宴，遂立题名石刻。凡费悉出于宫及诸阃馈遗云。

元　正

朝廷元日冬至，行大朝会仪，则百官冠冕朝服，备法驾，设黄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视东京已减三之一），用太常雅乐宫架登歌。太子、上公、亲王、宰执并赴紫宸殿立班进酒，上千万岁寿。上公致辞，枢密宣答。及诸国使人及诸州入献朝贺，然后奏乐，进酒赐宴。此礼不能常行，每岁禁中止是。以三茅钟鸣驾兴，上服幞头、玉带、靴袍，先诣福宁殿龙墀及圣堂炷香（用腊沈脑子），次至天章阁祖宗神御殿行酌献礼，次诣东朝奉贺，复回福宁殿受皇后、太子、皇子、公主、贵妃，至郡夫人、内宫、大内已下贺。贺毕，驾始过大庆殿御史台阁门，分引文武百僚追班称贺。大起居十六拜，致辞上寿。枢密宣答礼毕，放仗。是日，后苑排办御筵于清燕殿，用插食盘架。午后，修内司排办晚筵于庆瑞殿，用烟火，进市食，赏灯，并如元夕。

立　春

前一日，临安府造进大春牛，设之福宁殿庭。及驾临幸，内官皆用五色丝彩杖鞭牛。御药院例取牛睛以充眼药，余属直阁婆（号管人都行首）掌管。预造小春牛数十，饰彩幡雪柳，分送殿阁，巨珰各随以金银钱彩段为酬。是日赐百官春幡胜，宰执亲王以金，余以金裹银及罗帛为之，系文思院造进，各垂于幞头之左入谢。后苑办造春盘供进，及分赐贵邸宰臣巨珰，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每盘直万钱。学士院撰进春帖子，帝后贵妃夫人诸阁，各有定式，绛罗金缕，华粲可观。临安府亦鞭春开宴，而邸第馈遗，则多效内庭焉。

元　夕

禁中自去岁九月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皆修内司诸珰分主之，竞出新意，年异而岁不同。往往于复古、膺福、清燕、明华等殿张挂，及宣德门、梅堂、三闲台等处临时取旨，起立鳌山。灯之品极多（见后灯品），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着色便面也。其后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近岁新安所进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禁中尝令作琉璃灯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机关活动，结大彩楼贮之。又于殿堂梁栋窗户间为涌壁，作诸色故事，龙凤噀水，蜿蜒如生，遂为诸灯之冠。前后设玉栅帘，宝光花影，不可正视。仙韶内人，迭奏新曲，声闻人间。殿上铺连五色琉璃阁，皆球文戏龙百花。小窗间垂小水晶帘，流苏宝带，交映璀璨。中设御座，恍然如在广寒清虚府中也。至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擎辇者皆倒行，以便观赏。金炉脑麝如祥云，五色荧煌炫转，照耀天地。山灯凡数千百种，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栅簇成“皇帝万岁”四大字。其上伶官奏乐，称念口号、致语。其下为大露

台，百艺群工，竞呈奇伎。内人及小黄门百余，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乐傀儡，缭绕于灯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先是，京尹预择华洁及善歌叫者谨伺于外，至是歌呼竞入。既经进御，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宫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余架，于是乐声四起，烛影纵横，而驾始还矣。大率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特无登楼赐宴之事，人间不能详知耳。

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则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楼灯初上，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酒边一笑，所费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还。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诗云："灯已阑珊月色寒（宋刻"月气"），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应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东城尽舞儿，画金刺绣满罗衣。也知爱惜春游夜，舞落银蟾不肯归。"吴梦窗《玉楼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翦胡衫窄。乘肩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笛。问称家在城东陌，欲买千斤应不惜。归来困顿殢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态也。至节后，渐有大队如四国朝、傀儡、杵歌之类，日趋于盛，其多至数千百队（宋刻"千"作"十"）。天府每夕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升旸宫支酒烛，北至春风楼支钱。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至五夜，则京尹乘小提轿，诸舞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余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吏魁以大囊贮楮券，凡遇小经纪人，必犒数千（宋刻"数十"），谓之"买市"。至有黠者，以小盘贮梨藕数片，腾身迭出于稠人之中，支请官钱数次者，亦不禁也。李篔房诗云："斜阳尽处荡轻烟，辇路东风入管弦。五夜好春随步暖，一年明月打头圆；香尘掠粉翻罗带，密炬笼绡斗玉钿。人影渐稀花露冷，踏歌声度晓云边。"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闹之地，赍烛枞盆，照耀如昼。其前列荷校囚数人，大书犯由，云"某人为不合抢扑钗环，挨搪妇女"。继而行遣一二，谓之"装灯"。其实皆三狱罪囚，姑借此以警奸民。又分委府僚巡警风烛，及命都辖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缉奸盗。三狱亦张灯建净狱道场，多装狱户故事，及陈列狱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张府、蒋御药家，闲设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又有幽坊静巷好事之家，多设五色琉璃泡灯，更自雅洁，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白石诗云："沙河云合无行处，惆怅来游路已迷。却入静坊灯火空，门门相似列蛾眉。"又云："游人归后天街静，坊陌人家未闭门。帘里垂灯照樽俎，坐中嬉笑觉春温。"或戏于小楼，以人为大影戏，儿童喧呼，终夕不绝。此类不可遽数也。西湖诸寺，惟三竺张灯最盛，往往有宫禁所赐，贵珰所遗者。都人好奇，亦往观焉。白石诗云："珠珞琉璃到地垂，凤头衔带玉交枝（宋刻"衔"作"御"）。君王不赏无人进，天竺堂深夜雨时。"

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宋刻"貉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游手浮浪辈，则以白纸为大蝉，谓之"夜蛾"。又以枣肉炭屑为丸，系以铁丝燃之，名"火杨梅"。节食所尚，则乳糖圆子、䭔饳、科斗粉、豉汤、水晶脍、韭饼，及南北珍果，并皂儿糕、宜利少、澄沙团子、滴酥鲍螺、酪面、玉消膏、琥珀饧、轻饧、生熟灌藕、诸色龙缠（宋刻"珑瓏"）蜜煎、蜜果（宋刻"裹"）、糖瓜蒌、煎七宝姜豉、十般糖之类，皆用镂鍮装花盘架车儿，簇插飞蛾红灯彩盝，歌叫喧阗。幕次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直。白石亦有诗云："贵客钩帘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竟以金盘钿盒簇饤馈遗，谓之"市食合儿"。翠帘销幕，绛烛笼纱，遍呈舞队，密拥歌姬，脆管清吭，新声交奏，戏具粉婴，鬻歌售艺者，纷然而集。至夜阑则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往往得之。亦东都遗风也。

舞队

大小全棚傀儡

查查鬼（查大） 李大口（一字口） 贺丰年 长瓠敛（长头） 兔吉（兔毛大伯） 吃遂 大憨儿 粗旦（宋刻"妲"） 麻婆子 快活三郎 黄金杏 瞎判官 快活三娘 沈承务 一脸膜 猫儿相公 洞公觜 细旦（宋刻"妲"） 河东子 黑遂 王铁儿（宋刻"王鈌儿"） 交椅 夹棒（宋刻"捧"） 屏风 男女竹马 男女杵歌 大小斫刀鲍老 交衮鲍老 子弟清音 女童清音 诸国献宝 穿心国入贡 孙武子教女兵 六国朝 四国朝 遏云社 绯绿社 胡安女（宋刻无"安"字） 凤阮嵇琴 扑胡蝶 回阳丹 火药（宋刻"大乐"） 瓦盆鼓（宋刻无"盆"字） 焦锤架儿 乔三教 乔迎酒 乔亲事 乔乐神（马明王） 乔捉蛇 乔学堂 乔宅眷 乔像生 乔师娘 独自乔 地仙 旱划船 教象 装态 村田乐 鼓板 踏橇（宋刻"踏跷"） 扑旗 抱罗装鬼 狮豹蛮牌 十斋郎 耍和尚 刘衮 散钱行 货郎 打娇惜

其品甚夥，不可悉数。首饰衣装，相矜侈靡，珠翠锦绮，眩耀华丽，如傀儡、杵歌、竹马之类，多至十余队。十二、十三两日，国忌禁乐，则有装宅眷笼灯，前引珠翠，盛饰少年尾其后，诃殿而来，卒然遇之，不辨真伪。及为乔经纪人，如卖蜂糖饼、小八块风子，卖字本，虔婆卖旗儿之类，以资一笑者尤多也。

灯　品

灯品至多，苏、福为冠，新安晚出，精妙绝伦。所谓“无骨灯”者，其法用绢囊贮粟为胎，因之烧缀，及成去粟，则混然玻璃球也。景物奇巧，前无其比。又为大屏，灌水转机，百物活动。赵忠惠守吴日，尝命制春雨堂五大间，左为汴京御楼，右为武林灯市，歌舞杂艺，纤悉曲尽。凡用千工。外此有魫灯，则刻镂金珀（宋刻“犀珀”）玳瑁以饰之。珠子灯则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羊皮灯则镞镂精巧，五色妆染，如影戏之法。罗帛灯之类尤多，或为百花，或细眼，间以红白，号“万眼罗”者，此种最奇。外此有五色蜡纸，菩提叶，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又有深闺巧娃，剪纸而成，尤为精妙。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有贵邸尝出新意，以细竹丝为之，加以彩饰，疏明可爱。穆陵喜之，令制百盏，期限既迫，势难卒成，而内苑诸珰，耻于不自己出，思所以胜之，遂以黄草布剪镂（宋刻“缕”），加之点染，与竹无异，凡两日，百盏已进御矣。

挑　菜

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进单罗御服，百官服单罗公裳而已。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先是，内苑预备朱绿花斛，下以罗帛作小卷，书品目于上，系以红丝，上植生菜、荠花诸品。俟宴酬乐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篦挑之。后妃、皇子、贵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赏无罚。以次每斛十号，五红字为赏，五黑字为罚。上赏则成号真珠、玉杯、金器、北珠、篦环、珠翠、领抹，次亦铤银、酒器、冠镯、翠花、段帛，龙涎、御扇、笔墨、官窑、定器之类。罚则舞唱、吟诗、念佛、饮冷水、吃生姜之类。用此以资戏笑。王宫贵邸，亦多效之。

进　茶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进第一纲蜡茶，名“北苑试新”。皆方寸小夸。进御止百夸，护以黄罗软盝，藉以青箬，裹以黄罗夹复，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镀金锁，又以细竹丝织笈贮之，凡数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夸之直四十万，仅可供数瓯之啜耳。或以一二赐外邸，则以生线分解，转遗好事，以为奇玩。茶之初进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尝之费，皆漕司邸吏赂之。闲不满欲，则入盐少许，茗花为之散漫，而味亦漓矣。禁中大庆贺（宋刻“会”），则用大镀金甏，以五色韵果簇饤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亦有专其工者，外人罕知，因附见于此。

赏　花

禁中赏花非一。先期后苑及修内司分任排办，凡诸苑亭榭花木，妆点一新，锦帘绡幕，飞梭绣球，以至裀褥设放，器玩盆窠，珍禽异物，各务奇丽。又命小珰内司列肆关扑、珠翠冠朵、篦环绣段、画领花扇、官窑定器、孩儿戏具、闹竿龙船等物，及有买卖果木酒食饼饵蔬茹之类，莫不备具，悉效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赏梅、芳春堂赏杏花、桃源观桃、粲锦堂金林檎、照妆亭海棠、兰亭修禊，至于钟美堂赏大花为极盛。堂前三面，皆以花石为台三层，各植名品，标以象牌，覆以碧幕。台后分植玉绣球数百株，俨如镂玉屏。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槛，护以彩色牡丹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黄、照殿红之类几千朵，别以银箔闲贴大斛，分种数千百窠，分列四面。至于梁栋窗户间，亦以湘筒贮花，鳞次簇插，何翅万朵。堂中设牡丹红锦地裀，自殿中（宋刻“中殿”）妃嫔，以至内官，各赐翠叶牡丹、分枝铺翠牡丹、御书画扇、龙涎、金合之类有差。下至伶官乐部应奉等人，亦沾恩赐，谓之“随花赏”。或天颜悦怿，谢恩赐予，多至数次。至春暮，则稽古堂、会瀛堂赏琼花，静侣亭、紫笑净香亭采兰挑笋，则春事已在绿阴芳草间矣。大抵内宴赏，初坐、再坐，插食盘架者，谓之“排当”。否则但谓之“进酒”。

卷　三

西湖游幸　都人游赏

淳熙间，寿皇以天下养，每奉德寿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龙舟。宰执从官，以至大珰应奉诸司，及京府弹压等，各乘大舫，无虑数百。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舞如织。至于果蔬、羹酒、关扑、宜男、戏具、闹竿、花篮、画扇、彩旗、糖鱼、粉饵、时花、泥婴等，谓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销金彩段、犀钿、髹漆、织藤、窑器、玩具等物，无不罗列。如先贤堂、三贤堂、四圣观等处最盛。或有以轻桡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严妆自炫，以待招呼者，谓之“水仙子”。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拨盆、杂艺、散耍、讴唱、息器、教水族飞禽、水傀儡、鬻水道术（宋刻无“水”字）、烟火、起轮、走线、流星、水爆、风筝，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御舟四垂珠帘锦幕，悬挂七宝珠翠，龙船，梭子、闹竿、花篮等物。宫姬韶部，俨如神仙，天香浓郁，花柳避妍。小舟时有宣唤赐予，如宋五嫂鱼羹，尝经御赏，人所共趋，遂成富媪。朱静佳六言诗云：“柳下白头钓叟，不知生长何年。前度君王游幸，卖鱼收得金钱。”往往修旧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岂特事游观之美哉。湖上御园，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

壶，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经断桥，桥旁有小酒肆，颇雅洁，中饰素屏，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宋刻"湖边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东风"宋刻"暖风"），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在"宋刻"付"）。明日再携残酒（"再"宋刻"重"），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为改定云"明日重扶残醉"，则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承平时，头船如大绿、间绿、十样锦、百花、宝胜、明玉之类，何翅百余。其次则不计其数，皆华丽雅靓，夸奇竞好。而都人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之经营，禁省台府之嘱托，贵珰要地，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呆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为最盛。龙舟十余，彩旗迭鼓，交舞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京尹为立赏格，竞渡争标。内珰贵客，赏犒无算。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相见。若游之次第，则先南而后北，至午则尽入西泠桥里湖，其外几无一舸矣。弁阳老人有词云："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盖纪实也。既而小泊断桥，千舫骈聚，歌管喧奏，粉黛罗列，最为繁盛。桥上少年郎，竞纵纸鸢，以相勾引，相牵剪截，以线绝者为负，此虽小技，亦有专门。爆仗起轮走线之戏，多设于此，至花影暗而月华生始渐散去。绛纱笼烛，车马争门，日以为常。张武子诗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宋刻"游贯"），都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最能状此景。茂陵在御，略无游幸之事，离宫别馆，不复增修。黄洪诗云："龙舟太半没西湖，此是先皇节俭图。三十六年安静里，棹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时亦尝制一舟，悉用香楠木抢金为之，亦极华侈，然终于不用。至景定间，周汉国公主得旨，偕驸马都尉杨镇泛湖，一时文物亦盛，仿佛承平之旧，倾城纵观，都人为之罢市。然是时先朝龙舫久已沉没，独有小舟号小乌龙者，以赐杨郡王之故，尚在。其舟平底，有柁，制度简朴。或传此舟每出必有风雨，余尝屡乘，初无此异也。

放　春

蒋苑使有小圃，不满二亩，而花木匼匝，亭榭奇巧。春时悉以所有书画、玩器、冠花、器弄之物，罗列满前，戏效关扑。有珠翠冠，仅大如钱者，闹竿花篮之类，悉皆镂丝金玉为之，极其精妙。且立标竿射垛，及秋千、梭门、斗鸡、蹴鞠诸戏事，以娱游客。衣冠士女，至者招邀杯酒。往往过禁烟乃已。盖效禁苑具体而微者也。

社　会

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霍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而七宝、𬴂马二会为最。玉山宝带，尺璧寸珠，璀璨夺目，而天骥龙媒，绒鞯宝辔，竞赏神骏。好奇者至翦毛为花草人物。厨行果局，穷极肴核之珍。有所谓意思作者，悉以通草罗帛、雕饰为楼台故事之类，饰以珠翠，极其精致，一盘至直数万，然皆浮靡无用之物，不过资一玩耳。奇禽则红鹦、白雀，水族则银蟹、金龟，高丽、华山之奇松，交、广海峤之异卉，不可缕数，莫非动心骇目之观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社会之盛，大率类此，不暇赘陈。

祭　扫

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锢于柳上，然多取之湖堤。有诗云："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朝廷遣台臣、中使、宫人，车马朝飨诸陵，原庙荐献，用麦糕稠饧。而人家上冢者，多用枣锢姜豉。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祭者尤多，如大昭庆九曲等处，妇人泪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肴罍。村店山家，分馂游息。至暮则花柳土宜，随车而归。若玉律富景御园，包家山之桃，关东青门之菜市，东西马塍，尼庵道院，寻芳讨胜，极意纵游，随处各有买卖赶趁等人，野果山花，别有幽趣。盖辇下骄民，无日不在春风鼓舞中，而游手末技为尤盛也。

浴　佛

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施利。是日西湖作放生会，舟楫甚盛，略如春时小舟，竞买龟鱼螺蚌放生。

迎　新

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先至提领所呈样品尝，然后迎引至诸所隶官府而散。每库各用匹布书库名商品，以长竿悬之，谓之"布牌"。以木床铁擎为仙佛鬼神之类，驾空飞动，谓之"台阁"。杂剧百戏诸艺之外，又为渔父习闲、竹

马出猎、八仙故事。及命妓家女使裹头花巾为酒家保，及有花窠（宋刻“裹”）五熟盘架、放生笼养等，各库争为新好。库妓之琤琤者，皆珠翠盛饰，销金红背，乘绣鞯宝勒骏骑，各有皂衣黄号私身数对，诃导于前，罗扇衣笈，浮浪闲客，随逐于后。少年狎客，往往簇饤持杯争劝，马首金钱彩段沾及舆台。都人习以为常，不为怪笑。所经之地，高楼邃阁，绣幕如云，累足骈肩，真所谓“万人海”也。

端 午

先期学士院供帖子，如春日禁中排当，例用朔日，谓之“端一”。或传旧京亦然。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及作糖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及分赐后妃诸阁大珰近侍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及紫练、白葛、红蕉之类。大臣贵邸，均被细葛、香罗、蒲丝、艾朵、彩团、巧粽之赐。而外邸节物，大率效尤焉。巧粽之品不一，至结为楼台舫辂。又以青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襘。道宫法院，多送佩带符篆。而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饤果粽。虽贫者亦然。湖中是日游舫亦盛，盖迤逦炎暑，宴游渐稀故也。俗以是日为马本命，凡御厩邸第上乘，悉用五彩为鬃尾之饰，奇鞯宝辔，充满道途，亦可观玩也。

禁中纳凉

禁中避暑，多御复古、选德等殿，及翠寒堂纳凉。长松修竹，浓翠蔽日，层峦奇岫，静窈萦深，寒瀑飞空，下注大池可十亩。池中红白菡萏万柄，盖园丁以瓦盎别种，分列水底，时易新者，庶几美观。又置茉莉、素馨、建兰、麝香藤、朱槿、玉桂、红蕉、阇婆、薝卜等南花数百盆于广庭，鼓以风轮，清芬满殿。御笐两旁，各设金盆数十架，积雪如山。纱厨后先皆悬挂伽兰木、真腊龙涎等香珠百斛。蔗浆金碗，珍果玉壶，初不知人间有尘暑也。闻洪景卢学士尝赐对于翠寒堂，三伏中体粟战栗，不可久立，上问故，笑遣中贵人以北绫半臂赐之，则境界可想见矣。

都人避暑

六月六日，显应观崔府君诞辰，自东都时庙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时物则新荔枝，军庭李（二果产闽），奉化项里之杨梅，聚景园之秀莲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林檎、金桃，蜜渍昌元梅，木瓜豆儿，水荔枝膏，金橘、水团，麻饮芥辣，白醪凉水，冰雪爽口之物。关扑香囊、画扇、涎花、珠佩。而茉莉为最盛，初出之时，其价甚穹，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披襟钓水，月上始还。或好事者则敞大舫，设蕲簟高枕取凉，栉发快浴，惟取适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归。

乞 巧

立秋日，都人戴楸叶，饮秋水、赤小豆。七夕节物，多尚果食、茜鸡。及泥孩儿号“摩侯罗”，有极精巧，饰以金珠者，其直不赀。并以蜡印凫雁水禽之类，浮之水上。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饾饤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及以小蜘蛛贮盒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少。小儿女多衣荷叶半臂，手持荷叶，效颦摩睺罗。大抵皆中原旧俗也。七夕前，修内司例进摩睺罗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佛手香制造，悉用镂金珠翠。衣帽、金钱、钗镯、佩环、真珠、头须及手中所执戏具，皆七宝为之，各护以五色镂金纱厨。制阃贵臣及京府等处，至有铸金为贡者。宫姬市娃，冠花衣领皆以乞巧时物为饰焉。

中 元

七月十五日，道家谓之“中元节”，各有斋醮等会。僧寺则于此日作盂兰盆斋。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例用新米、新酱、冥衣、时果、彩段、面棋，而茹素者几十八九，屠门为之罢市焉。

中 秋

禁中是夕有赏月延桂排当，如倚桂阁、秋晖堂、碧岑，皆临时取旨，夜深天乐直彻人间。御街如绒线、蜜煎、香铺，皆铺设货物，夸多竞好，谓之“歇眼”。灯烛华灿，竟夕乃止。此夕浙江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有足观者。或谓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观美也。

观 潮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最盛。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既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杨诚斋诗云：“海涌银为郭，江横玉系腰”者是也。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禁中例观潮于天开图画，高台下瞰，如在指掌。都民遥瞻黄伞

雉扇于九霄之上，真若箫台蓬岛也。

重 九

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瑞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内人乐部，亦有随花赏，如前赏花例。盖赏灯之宴，权舆于此，自是日盛矣。或于清燕殿、缀金亭赏橙橘。遇郊祀岁则罢宴。

都人是月饮新酒，泛萸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杂糅为之，上缕肉丝鸭饼，缀以榴颗，标以彩旗。又作蛮王狮子于上，及糜栗为屑，合以蜂蜜，印花脱饼，以为果饵。又以苏子微渍梅卤，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名曰“春兰秋菊”。雨后新凉，则已有炒银杏、梧桐子吟叫于市矣。

开 炉

是日御前供进夹罗御服，臣僚服锦袄子夹公服，“授衣”之意也。自此御炉日设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开炉节排当。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仪。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绵球楮衣之类。

冬 至

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而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还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往来如云。岳祠城隍诸庙，炷香者尤盛。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做节”。享先则以馄饨，有“冬馄饨，年饦饦”之谚。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馄饨”。

赏 雪

禁中赏雪，多御明远楼（禁中称楠木楼）后苑进大小雪狮儿，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作雪花、雪灯、雪山之类，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并以金盆盛进，以供赏玩。并造杂煎品味，如春盘饾饤、羊羔儿酒以赐。并于内藏库支拨官券数百万，以犒诸军，及令临安府分给贫民，或皇后殿别自支犒。而贵家富室，亦各以钱米犒闾里之贫者。

岁 除

禁中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三十日为大节夜，呈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六神之类，大率如《梦华》所载。后苑修内司各进消夜果儿，以大合簇饤凡百余种，如蜜煎珍果，下至花饧、萁豆，以至玉杯宝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戏之具，销金斗叶、诸色戏弄之物，无不备具，皆极小巧。又于其上作玉辂，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为饰护，以贴金龙凤罗罩，以奇侈求胜。一合之费，不啻中人十家之产，止以资天颜一笑耳。后妃诸阁，又各进岁轴儿及珠翠百事、吉利市袋儿、小样金银器皿，并随年金钱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赐亲王贵邸、宰臣巨珰。至于爆仗，有为果子人物等类不一。而殿司所进屏风，外画钟馗捕鬼之类，而内藏药线，一爇连百余不绝。箫鼓迎春，鸡人惊唱，而玉漏渐移，金门已启矣。

岁晚节物

腊日赐宰执、亲王、三衙从官、内侍省官并外阃、前宰执等腊药，系和剂局造进（宋刻“局”下有“方”字）。及御药院特旨制造银合，各一百两以至五十两、三十两各有差。伏日赐暑药亦同。

都下自十月以来，朝天门内外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虎头，及金彩缕花、春帖幡胜之类，为市甚盛。八日，则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医家亦多合药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苏，贮以绛囊，馈遗大家，谓之“腊药”。至于馈岁盘合、酒檐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谓之“交年”，祀灶用花饧米饵，及烧替代及作糖豆粥，谓之“口数”。市井迎傩，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夕，则比屋以五色纸钱（宋刻“钱纸”）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门。至夜蕡烛糁盆，红映霄汉，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谓之“聒厅”。小儿女终夕博戏不寐，谓之“守岁”。又明灯床下，谓之“照虚耗”。及贴天行贴儿财门于楣。祀先之礼，则或昏或晓，各有不同。如饮屠苏、百事吉、胶牙饧，烧术卖懵等事，率多东都之遗风焉。守岁之词虽多，极难其选，独杨守斋《一枝春》最为近世所称，并书于此云：“爆竹惊春，竞喧阗，夜起千门箫鼓，流苏帐暖，翠鼎缓腾香雾，停杯未举，奈刚要，送年新句，应自赏，歌字清圆，未夸上林莺语。从他岁穷日暮，纵闲愁怎减，阮郎风度（宋刻“阮”作“刘”），屠苏办了，迤逦柳忺梅妒（宋刻“忺”作“忻”），宫壶未晓，早骄马，绣车盈路，还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细数。”

卷 四

故都宫殿

门：

丽正（南门） 和宁（北门） 东华（东门） 西华（西门） 苑东 苑西 北宫 南宫 南水门 东水门 会通 上阁 宣德 隔门 斜门 关门 玉华阁 含和 贻谟（二门系天章阁）

殿：

垂拱（常朝四参） 文德（六参宣布）大庆（明堂朝贺） 紫宸（生寿） 集英（策士）

以上谓之“正朝”。亦有随事更名者。

后殿：

延和（宿斋避殿） 崇政（即祥曦） 福宁（寝殿） 复古（高宗建） 选德（孝宗建。御屏有监司郡守姓

名。） 缉熙（理宗建） 熙明（即修政。度宗建） 明华 清燕 膺福 庆瑞（即顺庆。理宗建） 射殿 需云（大燕） 符宝（贮恭膺天命之宝） 嘉明（度宗以缉己堂改） 明堂（即文德合祭改）坤宁（皇后） 秾华（皇后） 慈明（杨太后。累朝母后皆旋更名。） 慈元（谢太后） 仁明（全太后） 进食（即勤政）钦先（神御） 孝思（神御） 清华

堂：

翠寒（高宗以日本罗木建古松数十株）澄碧（观堂） 芳春 凌寒 钟美（牡丹） 灿锦（海棠） 燕喜静华 清赏 稽古（御书院） 清远 清澈 澄碧（水堂） 蕊渊 环秀（山堂） 文囿（御书院）书林（御书院） 华馆衍秀 披香 德勤 云锦（荷堂。李阳冰书匾） 清霁 萼绿华（梅堂。李阳冰书额。度宗易名"琼姿"。） 碧琳 凝光 澄辉 绣香 呈芳 会景（青花石柱，香楠袱额，玛瑙石砌。） 正始（后殿。谢后改"寿宁殿"。） 怡然（惠顺位） 信美（婉容位）

斋：

损斋（高宗建） 彝斋 谨习斋 燕申斋

楼：

博雅（书楼） 观德 万景 清暑 清美 明远 倚香

阁：

龙图（太祖太宗） 天章（真宗。并祀祖宗神御。） 宝文（仁宗） 显谟（神宗） 徽猷（哲宗） 敷文（徽宗） 焕章（高宗） 华文（孝宗） 宝谟（光宗） 宝章（宁宗） 显文（理宗） 云章（祖宗御书。宋刻误"度宗"） 清华 凌虚 清漏 倚桂 来凤 观音 芙蓉 万春（太后殿）

台：

钦天（奉天） 宴春 秋芳

天开图画 舒啸 跄台

轩：

晚清

阁：

清华 睿思 怡真 容膝 受厘 绿绮

观：

云涛

亭：

清凉（宋刻"清泳"） 清趣 清颢 清晖 清迥 清隐 清寒 清激（放水） 清玩 清兴 静香 静华 春妍 春华 春阳 春信（梅） 融春 寻春 映春 余春 留春 皆春 寒碧 寒香 香琼 香玉（梅） 香界 碧岑 滟碧（鱼池） 琼英 琼秀 明秀 濯秀 衍秀 深秀（假山） 锦烟 锦浪（桃花） 绣锦 万锦 丽锦 丛锦 照妆（海棠） 浣绮 缀金（橙橘） 缀琼（梨花） 秾香 暗香 晚节香（菊） 岩香（桂） 云岫（山亭） 映波 含晖 达观 秀野 凌寒（梅竹） 涵虚 平津 真赏 芳远 垂纶（近池） 鱼乐（池上） 喷雪（放水） 流芳 芳屿（山子） 玉质 此君（竹） 聚芳 延芳 兰亭 激湍 崇峻 惠和 浮醴 泛羽（并流杯亭） 凌穹（山顶） 迎熏 会英 正己（射亭） 丹晖 凝光 雪径（梅） 参月 共乐 迎祥 莹妆 植杖（村庄） 可乐 文杏 壶中天 别是一家春（度宗新创。或谓此非佳谶也，未几果验。）

园：

小桃源（观桃）杏坞 梅冈 瑶圃 村庄 桐木园

庵：

寂然 怡真

坡：

玛瑙 洗马

桥：

万岁 清平 春波 玉虹

泉：

穗泉

御舟：

兰桡 荃桡 旱船

教场：

南教场 北教场

禁中及德寿宫皆有大龙池、万岁山，拟西湖冷泉、飞来峰。若亭榭之盛，御舟之华，则非外间可拟。春时竞渡及买卖诸色小舟，并如西湖，驾幸宣唤，锡赉巨万。大意不欲数跸劳民，故以此为奉亲之娱耳。

御园：

聚景园（清波门外孝宗致养之地，堂匾皆孝宗御书。淳熙中，屡经临幸。嘉泰间，宁宗奉成肃太后临幸。其后并皆荒芜不修。高疏寮诗曰："翠华不向苑中来，可是年年惜露台。水际春风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开。"） 会芳殿 瀛春堂 镜远堂（宋刻"揽远"） 芳华堂 花光亭（八角） 瑶津 翠光 桂景 滟碧 凉观 琼芳 彩霞 寒碧 柳浪桥 学士桥 玉津园（嘉会门外。绍兴间，北使燕射于此。淳熙中，孝宗两幸。绍熙中，光宗临幸。） 富景园（新门外。孝宗奉太后临幸不一。俗呼"东花园"。） 屏山园（钱湖门外。以对南屏山，故名。理宗朝改名"翠芳园"。余见西湖门。） 玉壶园（钱塘门外。本刘鄜王园。有明秀堂。余见西湖门。） 琼华园 小隐园 集芳园（葛岭。元系张婉仪园，后归太后。殿内有古梅老松甚多。理宗赐贾平章。旧有清胜堂、望江亭、雪香亭等。余见西湖门。） 延祥园（西依孤山，为林和靖故居。花寒水洁，气象幽古。三朝临幸。余见西湖门。） 瀛屿（在孤山之椒。旧名"凉堂"。四壁萧照画山水。理宗易今名。今为西太乙宫黄庭殿。） 挹翠堂（旧名"黑漆堂"。理宗御书。） 香远（旧秀莲亭） 香月（倚里湖。旧名"水堂"。理宗御书。） 清新（旧六椽堂） 白莲堂 六一泉堂 桧亭 梅亭 上船亭 东西车马门 西村水阁 御舟港 林逋墓 陈朝桧（有御书诗） 金沙井 玛瑙坡 六一泉 高疏寮诗云："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压轻尘不敢浮。山北山南人唤酒，春前春后客凭眸（宋刻"楼"）；射熊馆暗花扶辰，下鹄池深柳拂舟。白发邦人

能道旧，君王曾奉上皇游。”　德寿宫（孝宗奉亲之所。）

聚远楼（高宗雅爱湖山之胜，恐数跸烦民，乃于宫内凿大池，引水注之，以象西湖冷泉，垒石为山，作飞来峰，因取坡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名之。周益公进端午帖子云：“聚远楼高面面风，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间炎热何由到，真是瑶台第一重。”孝宗御制冷泉堂诗以进，高宗和韵，真盛事也。）　香远堂（荷）　清深堂（竹）　松菊三径（菊、芙蓉、竹。）　梅坡　月榭　清妍（荼蘼）　清新（桂）　芙蓉冈（已上并东地分）　射厅　戴忻堂（御宴之所。）　临赋（荷池）　粲锦（金林檎）　至乐（池上）　清旷（桂）　半绽红（郁李）　泻碧（金鱼池。已上并南地分）　冷泉堂（古梅）　文杏馆　静乐（牡丹）　浣溪（海棠。已上并西地分）　绛华（罗木堂）　旱船　俯翠（茅亭。已上并北地分）　重华宫（孝宗内禅所居。即德寿宫。）　慈福宫（宪圣、书成二太后所居，即重华宫。）　寿慈宫（即慈福宫。改重寿殿。）

东宫：

资善堂　凤山楼　荣观堂　玉渊堂　清赏斋（宋刻“堂”）　新益堂　绎己堂　射圃

乾淳教坊乐部

杂剧色：

德寿宫：

刘景长（使臣）　王喜（保义郎头。名都管使臣，又名公谨，号玩隐老人。）　茆山重（节牙头。“节”宋作“茅”）　盖门贵　盖门庆（末）　侯谅（侯大头次末）　张顺　曹辛　宋兴（燕子头）　李泉现（引兼舞三台）

衙前：

龚士美（使臣都管）　刘恩深（都管）　陈嘉祥（节级）　吴兴祐（德寿宫引兼舞三台）　吴斌（宋刻“赋”）　金彦升（管干教头）　王青　孙子贵（引）　潘浪贤（引兼末部头）　王赐恩（引）　胡庆全（蜡烛头）　周泰（次）　郭名显（引）　宋定（次德寿宫蚌蛤头）　刘信（副部头）　成贵（副）　陈烟息（副大口）　王侯喜（副）　孙子昌（副末节级）　焦金色（宋刻“焦色金”）　杨名高（末）　宋昌荣（副欢喜头）

前教坊：

伊朝新　王道昌

前钧容直：

仵谷丰（五味粥。“仵”宋刻“杵”）　李外喜（“喜”宋刻“善”）

和顾：

刘庆（次刘衮）　梁师孟　朱和（次贴衙前鳝鱼头）　宁贵（宁镬）　蒋宁（次贴衙前利市头）　司进（丝瓜儿）　郝成（次衙前小锹）　高门兴　高门显（羔儿头）　高明（灯搭儿）　刘贵　段世昌（段子贵）　司政（仙鹤儿）　张舜朝　赵民欢　龚安节　严父训　宋朝清　宋昌荣（二名守衙前）　周旺（丈八头）　下畴　宋吉　伊俊　汪泰　王原全（次贴衙前）　王景　郑乔　王来宣　张显（守阙祗应黑俏）　焦喜（焦梅头）

歌板色：

德寿宫：

李行高（笛兼）

衙前：

王信（拍兼）

拍板色：（衙前笛色。王均，觱篥色。郑彦，周贤良兼拍板。）

德寿宫：

刘益（使臣）　谢春泽

衙前：

吴兴祖（节级）　赵永（部头）　花成　时世俊（守阙节级）

前钧容直：

崔喜

琵琶色：（衙前豪师古兼琵琶）

德寿宫：

胡永年（武功大夫）　谢圣泽

衙前：

焦进（部头）　赵昌祖

段从善（宋刻“段从容”）

和顾：

吴良辅　豪士英　曹彦国

箫色：

衙前：

曾延庆（部头）　刘珣　周济（部头）

和顾：

朱世良（兼筝。宋刻“世昌”）　王谨　刘宗旺　周亨　陈筲

嵇琴色：

德寿宫：

曹友闻（承节郎守阙都管）

衙前：

杨春和（人员守阙都管）　魏国忠（节级兼舞）　孙良佐　石俊　冯师贤

和顾：

刘运成　赵进（杖鼓兼）　惠和　冯师贤　王处仁

筝色：

德寿宫：

朱邦直（忠训郎）

衙前：

张行福（部头）　豪士良　高俊

前教坊：

聂庭俊

前钧容直：

李吉

笙色：

德寿宫：

汤士成　孙显祖

衙前：

宋世宁(节级) 豪师古(兼琵琶) 傅诏(管干人。宋刻"绍") 邓孝仁 赵福(兼德寿宫)

前钧容直：

吴胜

前教坊：

刘永显

和顾：

张世荣 康彦和 王兴祖

觱篥色：

德寿宫：

田正德(教坊大使) 鞠思忠 孙庆祖 刘舜俞 陈永良

衙前：

李祥(守阙节级) 仇彦(节级) 王恩(节级) 李和(部头) 时世荣(部头) 王正德 王道和 慢守恭 李遇 金宗信(兼德寿宫) 郑彦(兼拍板) 张匀 刘道 朱贵(管干人) 曹彦兴 吴良佐 孟诚 陈祐 丘彦(管干人) 邓孝元 王永 周贤良(兼拍板) 陈师授(兼德寿宫) 陈永良(兼德寿宫)

前教坊：

戚兴道 李彦美 郭席珍

前钧容直：

王宣 唐政

和顾：

于庆(兼舞) 冯宣 王椿 倪润 李祥(守阙节级。宋刻"都级") 陈继祖 季伦 张彦明 陈良畴(宋刻"琦") 冯异 商翼 时世显 王文信 王延庆 谢润 张荣(第三名守阙衙前) 时显祖 费仍裕 任再兴 李乐正 蔡邦彦(宋刻"秦邦彦") 郑彬 时允恭 金润 王寿 王思齐(宋刻"思斋") 于成 孙良辅 崔显 卢茂春 王师忠 宋康宁 张端 顾宣 王仲礼 郭达宗(宋刻"建宗") 刘顺(守阙衙前)

笛色：

德寿宫：

元守正(忠翌郎) 孙福(使臣) 孙继祖 张行谨

衙前都管：

孙福(使臣) 朱榛(人员守阙都管) 张守忠(节级) 杨胜(节级) 王喜(节级) 张师孟(部头) 岳兴(部头) 李智友 段从礼 朱顺 陈俊 雷兴祖 王仕宁 时宝(部头兼德寿宫) 孙进 郭彦 杨选(兼德寿宫) 金仪 赵俊(守阙节级) 赵顺 杨元庆 时定 赵兴祖 阴显祖 丘遇 徐识 孙显 王筠(兼德寿宫拍板) 张荣 郭亨 元舜道

前教坊：

金宗训 俞德 谢祖良 曾延广 李进

前钧容直：

王喜 俞德 冀恩

和顾：

张亿 茆庆 张师颜 刘国臣 赵昌 张广 元舜臣 沈琮(杖鼓) 胡良臣 王师仲 徐亨 张义 林显 郑青 陈士恭 巫彦 朱世荣 朱绍祖 翟义 张孝恭 汪定 费兴 李升 冯士恭 陈宝 杨善 尹师授 张介 贺宣 朱荣 朱元(守阙衙前) 轩定(鼓板) 张成(鼓板) 阎兴(鼓板) 王和(鼓板) 陈焕 张世亨 许珍 张渊 孙显宗 崔成(守阙衙前)

方响色：

德寿宫：

齐宣 田世荣

衙前：

葛元德(部头) 于喜 齐宗亮(管干人)

前钧容直：

高福

和顾：

马重荣(宋刻"仲荣") 尹朝 于通 刘才高

杖鼓色：

德寿宫：

张名高 孟清

衙前：

高宣(节级) 时思俊(守阙节级部头兼板) 程盛 齐喜 孟文叔(守阙节级) 时和 邓友端 徐宗旺 吴兴福(兼德寿宫) 邓世荣 张兴禄(管干人) 叶喜

前教坊：

鞠端

前钧容直：

阎兴 邢智

和顾：

张士成 张润 张义 张世昌 张世显 孙荣 段锦新 蔡显忠 齐宗景 郭兴祖 时康宁 高润 张皋 傅良佐 李晋臣 思芸 范琦 段锦

大鼓色：

德寿宫：

张佑 李吉

衙前：

董福(部头) 李进 周均(小唱) 张佑(兼德寿宫)

和顾：

赵庆(鼓儿) 刘成 孙成(鼓儿。习学大鼓) 王富(勾般。习学大鼓) 尹师聪(鼓儿) 张守道(唱道情) 张升(鼓儿) 宋棠(掌仪下书写文字) 喻祥(小唱) 钱永(守阙衙前) 舞旋(嵇琴：魏国忠。琵琶：豪士英，并兼舞三台)

德寿宫：

刘良佐(武德郎)

衙前：

杜士康

和顾：

于庆

杂剧三甲：

刘景长一甲八人：

戏头李泉现　引戏吴兴祐　次净茆山重、侯谅、周泰　副末王喜　装旦孙子贵

盖门庆进香一甲五人：

戏头孙子贵　引戏吴兴祐　次净侯谅　副末王喜

内中祗应一甲五人：

戏头孙子贵　引戏潘浪贤　次净刘衮　副末刘信

潘浪贤一甲五人：

戏头孙子贵　引戏郭名显　次净周泰　副末成贵

筑球三十二人：

左军一十六人：

球头张俊　跷球王怜　正挟朱选　头挟施泽　左竿网丁诠　右竿网张林　散立胡椿等

右军一十六人：

球头李正　跷球朱珍　正挟朱选　副挟张宁　左竿网徐宾　右竿网王用　散立陈俊等

杂班：

双头侯谅　散耍刘衮、刘信

小乐器：

嵇琴曹友闻　箫管孙福　篥刘运成　拍侯谅

鼓板：

衙前一火：

鼓儿尹师聪　拍张顺　笛杨胜、张师孟

和顾二火：

笛张成（老僧）　阎俊（望伯）　张喜　鼓儿张升　笛王和（小四）　鼓儿孙成（换僧）　拍张荣（狗儿）

马后乐：

拍板吴兴祖

觱篥田正德、孙庆祖、陈师授　笛孙福、时宝、元守正　提鼓孙子贵　札子孟清、时世俊、高宣、吴兴福、张兴禄

内中上教博士：

王喜　刘景长　曹友闻　朱邦直　孙福　胡永年（各支月银一十两）

杂剧：

王喜　侯谅　吴兴福　吴兴祐　刘景长　张顺

拍板：

田正德　谢春泽

琵琶：

胡永年

舞：

刘良佐

嵇琴：

曹友闻　杨春和

筝：

朱邦直

方响：

齐宣

笙：

汤士成

篥：

刘运成

觱篥：

孙庆祖

笛：

孙福　时宝

掌仪范等合干人：

掌仪范：

朱邦直　曹友闻　元守正　孙福　朱榛（守阙）

衙前都管：

刘恩深　孙福

王公谨（守阙）

管干教头：

朱贵　张兴禄　丘彦　傅诏（宋刻“绍”）　齐宗亮

逐色部头：

刘信　赵永　焦进　周济　杨春和　宋世宁　李和　时世荣　时宝　岳兴　葛元德　高宣　董福　时世俊　杜士康　潘浪贤

卷　五

湖山胜概

南山路（自丰乐楼南，至暗门钱湖门外，入赤山烟霞石屋止。南高峰、方家峪、大小麦岭并附于此。）

丰乐楼（旧为众乐亭，又改耸翠楼，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间，赵京尹与𥲤重建，宏丽为湖山冠。又甃月池，立秋千梭门，植花木，构数亭，春时游人繁盛。旧为酒肆，后以学馆致争，但为朝绅同年会拜乡会之地。林晖、施北山皆有赋。赵忠定柳梢青云：“水月光中，烟霞影里，涌出楼台，空外笙箫，云间笑语，人在蓬莱。天香暗逐风回，正十里，荷花盛开。买个小舟，山南游遍，山北归来。”吴梦窗尝大书所赋莺啼序于壁，一时为人传诵。）　湖堂（旧在耸翠楼侧，又有集贤亭，今并不存。）　吕洞宾祠（旧传洞宾尝至此。）　灵芝崇福寺（钱王故苑，以芝生其间，舍以为寺，故名“灵芝”。高宗、孝宗凡四临幸。有浮碧轩、依光堂，亦为新进士会拜题名之所。朱静佳诗云：“黄金布地小桥通，四面清平纳远空。云气长扶天子座，日光浮动梵王宫；残碑几字莓苔雨，清磬一声杨柳风。沙鸟不知行乐事，背人飞过夕阳东。”）　显应观（祀磁州神崔府君。六月六日生日，其朝游人甚盛。咸淳间改昭应。今归灵芝寺。旧有萧照山水及苏汉臣画壁，今不复存矣。）　杨郡王府上船亭　聚景园（详见御园门）　灵应堂（俗呼包道堂）　宝莲院　紫霄宫廨院　宝成院（旧名释迦）　兴福院　永隆院　慧光尼庵（张循王府）　省马院船步（内有正觉、超化二院。）　长桥　妙净院　宝

德寺（杨和王重建。充三衙建圣节道场。） 希夷道堂（刘蓑衣建于南屏园左，今移于此。） 真珠园（有真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经临幸。今归张循王府。） 南园（中兴后所创。光宗朝赐平原郡王韩侂胄，陆放翁为记。后复归御前，改名庆乐，赐嗣荣王与芮，又改胜景。有许闲堂和容射厅、寒碧台、藏春门、凌风阁，西湖洞天、归耕庄、清芬堂、岁寒堂、夹芳、豁望、矜春、鲜霞、忘机、照香、堆锦、远尘、幽翠、红香、多稼、晚节香等亭，秀石为上，内作十样锦亭，并射圃流杯等处。弁阳翁诗云："清芬堂下千株桂，犹是韩家旧赐园。白发老翁和泪说，百年中见两平原。"又云："旧事凄凉尚可寻，断碑空卧草深深，凌风阁下槎牙树，当日人疑是水沉。"） 雷峰显严院（郡人雷氏所居，故名"雷峰"。钱王妃建寺筑塔，名"皇妃塔"或云："地产黄皮"，遂讹为黄皮塔。山顶有通玄亭、望湖楼。）

普宁寺（又名"白莲"。有铁塔一、石塔二。） 云涛观 净相院（旧名"瑞相"。有无尽意阁、娱客轩。一段奇轩，幽深可喜。今皆不存。） 上清宫（葛仙炼丹旧址，道士胡莹微祖筑庵，郑丞相清之曾此读书。淳祐中重建，赐今额。理宗御书清净道场。"场"宋刻"院"。） 甘园（内侍甘升园，又名"湖曲"。曾经临幸，至今有御爱松、望湖亭、小蓬莱、西湖一曲。后归赵观文，又归谢节使。弁阳翁诗云："小小蓬莱在水中，乾淳旧赏有遗踪。园林几换东风主，留得庭前御爱松。"） 御船坊（理宗御舟在焉。） 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孝宗尝临幸。山曰南屏，有慧日峰，旧名"慧日永明"。太宗赐寿宁院额。孝宗御书慧日阁。有千佛阁、五百罗汉堂。理宗御书华严法界正遍知阁等额。梁贞明大铁锅存焉。画壁作五十三参等。寺后庵宇甚幽。大抵规模与灵隐相若，故二寺号南北山之最。东坡诗云："卧闻禅老入南山，净扫清风五百间。"其宏壮自昔已然，今益侈大矣。） 山南照庆院（宋刻"南山昭庆院"。） 惠照寺（后为斋宫，今归净慈。） 南屏御园（正对南屏山。又名"翠芳"。） 南屏兴教寺（旧名"善庆"。有齐云亭、清旷楼、米元章书琴台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乐记篇。后人于石傍刊"右司马温公书"六字、其实非公书也。） 广法院（齐王功德院。有清旷亭。） 法因院（景献太子攒所。有古铁塔、钱王井。） 宝林院（庄文太子攒所。旧名"总持"。有可赋轩。） 赤山攒宫（旧瑞龙寺，后为安穆、成恭、慈懿、恭淑四后攒所。今为炽盛光寺。） 修吉寺（旧瑞龙寺移于此。有西湖奇艳。） 正济寺（又名"普门"。） 法雨寺（旧名"水心"，又改"云龙"。有赵清献、杨无为题名等。） 安福尼寺 极乐尼寺 高丽寺（旧名"惠因寺"。湖山间惟此寺无赦额。元丰间，高丽王子僧统义天入贡，学贤首教于此，因施金建华严阁。有易庵、期忏堂。皇姑成国公主攒所。） 惠因桥（秦少游龙井纪游所谓"濯足于惠因涧"，即此是焉。）

玉岑山 广果寺 开化尼寺 六通慈德院（旧名"惠德塔"。） 法兴院（宋刻"寺"。） 保福院 长耳相院（旧名"法相"。） 定光庵（有定光泉。） 永庆院 延长真如院 延寿山 净梵院（旧名"瑞峰"。）

崇教院 石屋洞（大仁院有石庵，天成石罗汉。其洞后又一石洞，名"蝙蝠洞"。） 水乐洞（院名"西关净化"，即满觉院山。孝宗时赐李隶。慈明殿赐杨郡王，后归贾平章。山石奇秀，中一洞嵌空有声，以此得名。有声在堂、界堂、爱此、留照、独喜、玉渊、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诸亭，及金莲池。）

满觉院（旧名"圆兴"。今在水乐洞岭傍。） 石佛接待庵 烟霞洞（清修院。有象鼻石、佛手岩、石罗汉、东坡留题等。） 归云庵（宁宗时水庵清禅师坐禅石窟中，闻南峰钟鸣，遂大悟。今改永兴庵。）关真人道院 小龙井（井侧有龙王祠。） 南高峰塔（荣国寺。有白龙王祠及五显祠。险峻甚于北峰。中有坠石，相传云：昔有道者镇魔于此。又有颍川泉。）

方家峪（自方家峪至冷水峪，慈云岭泥路，嘉会门外至大慈山、龙山。） 遇真道院 悟真道院 崇真道院 广教院（号"小南屏"。） 褒亲崇寿寺（在凤凰山。刘贵妃功德。有凤凰泉、瑞应泉、松云亭、观音洞、笔架池、偃松、交枝桧，三门有陈公储画龙，甚奇。弁阳翁诗云："鹤羽鸾绡事已空，奉华遗寺对高松。宫斜风去无人见，且看门前粉壁龙。"奉华刘妃阁名。） 西莲瑞相院（黄贵妃功德。） 地藏尼寺

慈光尼寺（张府功德。） 广慈院（旧名"广福"。）

宝藏院（有乌龙井、钱武肃庙碑。改额表忠观，立碑，碑抬府学。今钱氏五王庙在焉。宋刻无"改额"至"府学"等十一字。） 宁清广福院（陈淑妃香火院，虽小而幽邃可喜。宋刻"宁亲"。） 福全尼寺 广严院（旧名"妙严"。有徐正节墓。） 广恩院（宋刻无此。） 净教院（蔡贵妃攒所。） 安福禅院（内侍陈都知香火，名"小陈寺"。） 水月寺（路口有灵因石。宋刻"因"作"国"。） 崇教院（旧名"荐福"。有珍珠泉。） 慈云岭（宋刻入后梯子岭下，提高一格，自为一路，误。） 华津洞（赵冀王府园。水石甚奇胜，有仙人台基。宋刻"仙人棋台"。） 西林法惠院（旧名"兴庆"。钱王建，有雪斋，秦少游记、东坡诗。） 冷水峪 梯子岭 净明院（郊坛斋宫。有易安斋、梅岩、高孝两朝御和诗。满山皆棕榈。旧有江月庵、筇筠亭子。宋刻"筇笻亭"。） 龙华宝乘院（本钱王瑞萼园舍建。有傅大士塔并拍板门槌犹存。有温公祠堂题名。） 天华寺（镜清禅师道场，旧名"千春龙册"。有颐轩、妙奇楼、化生池。宋刻"妙奇"作"妙因"。） 感业寺（旧名"天龙"，有木观音像。） 胜相院（旧名"龙兴千佛"。有五丈观音像、二并阁、释迦丈六金身像。） 大通院（旧名"显明"。） 天真院（旧名"登云台"。有灵化洞。） 龙华山（有石如龙，与两石龙寺接。） 下石龙净胜院 上石龙永寿院（旧名"资贤"。石崖刻仁

宗佛牙赞。） 郊台（钱王郊台亦近焉。） 道林院（旧名“普济”。） 大慈寺 般若院 宝惠院（旧名“普济”。） 钱王坟（文穆、忠献二王葬此。） 长庆崇福院（皇叔祖太师和王功德。） 窑池（一名“乌菱池”。） 圣果寺（在包家山。） 真觉院（旧名“奉庆”。有东坡瑞香花诗。） 包家山桃花关（桃花甚盛。旧有“蒸霞”二字。春日游人甚多。） 法云寺（旧名“资崇”。） 大慈山（旧有广福金书院额。） 虎跑泉（旧传性空禅师居此，无泉，二虎跑地而出。东坡诗云：“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 乾溪寨 小杨寺 香严寺

小麦岭：（饮马桥前后巷至龙井止，九溪十八涧。宋刻无“巷”字。） 道人山（有石洞。） 饮马桥（地名“放马场”。） 旌德显庆教寺（咸淳甲戌冬改“旌德褒庆”。慈明太后香火。方丈有轩，曰“云扉”。后山有泉石甚奇，曰“林泉”。有清壑、凝紫、静云等诸亭。） 南山禅关（又名“龙井路”。今又改“南天竺”。） 仰妃墓（吴越钱王妃。） 梅坡园（杨郡王园。又名“总秀”。） 灵隐观（宁宗朝张知宫创。御书“冲隐庵”。淳祐中，道士范善迁重建，赐名今额。今庵在观右，而观改仁寿院矣。） 太清宫（宁宗时朱灵宝守固建，杨太后书道德经石幢。有岁寒轩、养性、凝神二堂。后为贾贵妃功德。今改观音院。） 松庵（杨郡王府。） 崇报显庆院（旧名“栖真”，章粢质夫功德。后为永王、祈王殡所。宋刻“崇报”作“崇德”。） 章司徒墓（名得象，枢使粢之祖，栖真院碑可考。） 翁五峰墓（名孟寅，字宾旸。） 徐典乐墓（名申，字干臣，号青山翁。宋刻“乐”作“章”。） 强金紫墓（名至，字几圣。今石羊虎犹存。其子文宪公渊明墓在西溪岭钦贤乡，诸子亦多祔此。宋刻云“在西溪乡”。） 陈拾遗墓（唐人，岁久莫考名字。在积庆山下。） 冰壑书堂（金枢密渊，号冰壑，尝作书堂于此，因葬焉。积庆、永清二山在后，平鼎山在左，湖山在前，凡钱塘城邑江湖之胜，皆近在几席间，乃南北二峰中之最高一山也。有君子、天一二泉。理宗御书积庆山怡颜藏书农圃以赐。又赐功德寺名曰“积庆教忠”，后不及建而止。） 赞宁塔（天圣间葬此。） 灵石山 薛开府墓（名居正，谥贞显。） 崇因报德院（有灵石泉，又名“岁寒泉”，甚清。高宗尝临幸。院与积庆山后永清院，皆薛开府功德。此院已废，独灵石塔犹存。）

净林广福院（开府杨庆祖坟庵，土人呼为“上杨庵”。有松关、南泉、芳桂亭。姜白石与铦朴翁等三人来游，诗云：“四人松下共盘桓，笔砚花壶石上安。今昔兴怀同此味，老仙留字在屏颜。”后为演福寺，遂废。） 无垢寺（旧名“无著”，乃无著禅师道场。旧在石人岭。庆元中，韩平原以寺为生坟，遂移寺于此。嘉定十一年重修。有鸦鸡岩、仙人台、清音轩。偃松下有茯苓，因名泉为“茯苓泉”。后为演福寺，遂废。） 崇恩演福教寺（宝祐丁巳重建。咸淳中改禅寺。德祐后复为教寺。贾贵妃殡所，周汉国端孝公主附焉。旧山门有妙庄严域及生清净心亭、诸天阁、真如亭、罗汉阁、灵石堂。） 鸡笼山 金钟峰 褚家坎（汉末褚盛族旧有居此者。） 白莲院（相传晋肇法师讲经于此。） 风篁岭 小水乐（福邸园。）

二老亭（后改“德威”。旧在风篁岭头。东坡、辩才往来于此，皆有诗。今移于龙井祠下。） 龙井（吴赤乌中，葛稚川尝炼丹于此。在风篁岭上，岩壑林樾幽古。石窦一泓，清澈翠寒，甘美可爱，虽久旱不涸。石上流水处，其色如丹。游者视久，水辄溢；人去即减。其深不可测。相传与江海通，有龙居之，每祷雨必应。或见小蟹、班鱼、蜥蜴之类。井旁有惠济龙王祠。） 陈寺丞墓（名刚中。绍兴中，以言事与张状元九成连坐谪，知虔州安远县而卒，后葬风篁岭沙盆坞。） 胡侯墓（名则，知杭州。庙在墓前。） 刘庵（孝宗朝刘婉容殡所。今归龙井寺。） 龙井延恩衍庆寺（辩才故地。旧名“报国看经院”。后改“寿圣”，东坡书额犹存。又改“广福”，元祐以来诸贤留题甚多，及东坡竹石、廉宣仲枯木。寺前有过溪桥，又名“归隐桥”，又名“二老桥”。寺有方圆庵、寂照阁，清献赵公闲堂、讷斋、潮音堂、涤心沼、镜清堂、冲泉、萨埵石、辩才清献东坡三贤祠、辩才塔、诸天阁。山有狮子峰。宋刻“报国”作“报恩”。） 叶苔矶墓（元素字唐卿，诗人。宋刻“元素”作“元索”。） 五云山（中有真际院。岭上有天井，大旱不竭。） 九溪十八涧

大麦岭：

法空寺（旧名“资庆”。） 南资圣院（濮王坟。） 花家山 净安院（内侍董宋臣香火。） 卢园（内侍卢允升园。景物奇秀，西湖十景所谓“花港观鱼”，即此处也。） 崇真宫（昔为女冠。今为永净尼寺。） 茆家步 独角门 净严广报院（内侍董永仲功德。） 隆兴庵（杨寺廨院。） 黄泥岭 水陆庵（杨寺廨院。后名“庆安院”。） 妙心寺 水竹坞

西湖三堤路：（苏公堤自南新路直至北新路口，小新堤自曲院至马蝗桥。） 苏公堤（元祐中东坡守杭日所筑，起南迄北，横截湖面，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坡诗云：“六桥横截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后守林希榜之曰“苏公堤”。章子厚诗云：“天面长虹一鉴痕，直通南北两山春。”） 第一桥（港通赤山教场南来。名“映波”。宋刻无“南来”二字。） 旌德观（元系定香寺旧址。宝庆间，京尹袁韶改建为观。有西湖道院、虚舟、云锦二亭。今复为定香教寺。宋刻无“教”字。） 先贤堂（名“仰高”。祠许由以下共四十人，刻石作赞，具载事迹。中以宝庆初巴陵之事，谓潘阆有从秦王之嫌，遂去之，及节孝妇孙夫人以下五人，今止三十有九人焉。中有振衣古香清风堂山亭流芳花竹萦纡，小山曲径。今归旌德，堂宇皆废。）

第二桥（通赤山麦岭路。名“锁澜”。） 湖山堂

(旁有水阁，尤宏丽。) 三贤堂(祠白乐天、林和靖、苏东坡。后有三堂，曰水西云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后有小亭，曰虚舟，曰云梯。宋刻"云锦"。) 第三桥(通花家山。港名"望山"。) 第四桥(通茆家步。港名"压堤"。北新路第三桥。) 施水庵(名"圆通"。有石台笼灯，以照夜船。) 雪江书堂(胡贤良侁所居。宋刻"侁"作"优"。) 新水仙王庙(龙王祠。与葛岭者为二。) 崇真道院(贾平章建。后有阁，今改为僧寺。) 松窗(张濡别墅。) 第五桥(通曲院港，名"东浦"。北新路第二桥。) 第六桥(通耿家步港，名"跨虹"。北新路第一桥。) 小新堤(淳祐中，赵京尹与篡自北新路第二桥至曲院筑堤，以通灵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夹岸花柳，比苏堤。或名"赵公堤"。) 履泰将军庙(有天泽井、葛仙翁所植虬松。将军钱塘人，姓孙，名显忠，仕吴越时。嘉熙中，赵书权尹京，祷雨有验，奏闻，因敕封天泽侯。) 杨园(杨和王府。) 永宁崇福院(又名小隐寺，元系内侍陈源适安园。近世所歌菊花新曲破之事，正系此处。献重华宫为小隐园，孝宗拨赐张贵妃。寺前有涧曰"双峰"，又曰"金沙"。) 裴园(裴禧园。诚斋诗云："岸岸园亭傍水滨，裴园飞入水心横。傍人莫问游何处，只拣荷花开处行。") 乔园(乔幼闻园。) 史园(史屏石徽孙。宋刻"石徽"作"右徽"。) 资国院(旧名"报国"。有东坡书"隐秀斋"，赵令畤德麟跋语。宋刻"资国园"。) 淳固先生墓(祓，姓宋，号庸斋，师晦庵先生。) 马蝗桥

孤山路：

西陵桥(又名"西林桥"，又名"西泠桥"，又名"西村"。) 孤山(旧有柏堂、竹阁、四照阁、巢居阁、林处士庐，今皆不存。) 四圣延祥观(有韦太后沈香四圣像、小蓬莱阁、瀛屿堂、金沙井、六一泉。余见御园类。) 西太一宫(旧四圣观园，理宗朝建。今黄庭殿，乃昔凉堂也。两壁萧照画尚存。亭馆名并见御园类。弁阳翁诗云："蕊宫广殿号黄庭，突兀浮云最上层。五福贵神留不住，水堂空照九枝灯。"有和靖墓、玛瑙坡、陈朝柏。) 四面堂 处士桥(以和靖得名。) 涵碧桥 高菊磵墓(名九万。葬孤山后谈家山。) 断桥(又名"段家桥"。万柳如云，望如裙带。白乐天诗云："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带斜。") 北山路(自丰乐楼北，沿湖至钱塘门外，入九曲路，至德胜桥南印道堂、小溜水桥、黄山桥、扫帚坞、鲍家田、青芝坞、玉泉、驼岘、栖霞岭、东山、同霍山、昭庆教场、水磨头、葛岭、九里松、灵隐寺、石人岭、西溪路止。三天竺附。) 柳洲 龙王庙(名"会灵"。所谓"柳州五龙王"也。) 惠明院(旧名"资福"，今呼"柳洲寺"。其地旧为通元庵。) 上船亭 养鱼庄(杨郡王府。) 环碧园(杨郡王府。堂匾皆御书。) 迎光楼(张循王府。) 刘氏园(内侍刘公正所居。) 一清堂(后改"玉莲"。竞渡争标于此。) 菩提院(旧名"惠严"，与昭庆寺相连。有灵感大悲像阁、绿野白莲堂、碧轩、四观轩、南漪、迎熏、澄心、涵碧、玉壶、氍毹。今废。) 玉壶御园 杨和王府水阁 贾府上船亭 钱塘门上船亭 秀邸新园 谢府园(有一碧万顷堂。) 隐秀园(刘鄜王府。) 先得楼(即古望湖楼。坡诗有"望湖楼下水连天"是也。) 择胜园(秀邸。有御书择胜、爱闲二堂。) 九曲城下 法济院(旧名"观音院"。有明、爽二轩。) 五圣庙(有苏汉臣画壁存焉。) 妙因院(元系慈光庵。) 宝严院 真觉尼院(元系隐静庵。) 钱氏院(华亭钱府。宋刻"院"作"园"。) 新岳庙 东湖道院 关王庙(旧满路种桃，号"半道红"。) 古北关 杨府廨宇(杨郡王府，今舍为寺。) 玉虚观 崇果院(德胜桥南。旧名"罗汉"。) 印道堂 赵郭园 罗汉院 史府(今为慧日寺。) 水丘园 西隐精舍 丰乐院 铁佛寺 梅冈御园 张氏园 王氏园 小溜水桥 精进院(斋宫。旧名"精修"。) 延庆院 澄寂院(桃花衢。宋刻"同"。) 黄山桥 扫帚坞 万花小隐(谢府园。) 常清宫(沂王功德。) 聚秀园(杨府。) 鲍家田 秀野园(谢府。) 南禅资福尼寺 极乐尼寺 思故塔 屠墟圣昭庙(广惠侯。宋刻"墟"作"虚"，"惠"作"慧"。) 资寿院(元系大圣庵。) 明觉院(旧名"报先"。有虚心轩。) 永庵(阎府。) 万安院(旧名"清化永安"。) 罗寺 慈圣院(旧名"慈云"。潘、李二贵妃殡所。有圣水池，大旱不涸。) 妙智院(旧名"报国观音院"。) 玉泉净空院(泉色清澈，蓄大金鱼。有龙王祠。) 西观音山 青芝坞 愍忠资福普向院(杨和王建，专充殿前诸军功德，及为诸军瘗所。) 上关寺(内侍关少师功德。名"崇先显庆"。) 竹所 杜北山墓(汝能，字叔谦，太后诸孙，居曲院，能诗有声。) 天清宫(女冠。) 灵峰院(裴氏功德。) 裴坟(有双节亭。) 驼巘岭 灵耀观 西峰净严院(感义郡王功德。) 大明院 圆明崇福禅院(岩阿有井，泉极清冽。内侍霍汝弼功德。宋刻"院"作"寺"。) 栖霞岭 神仙宫(有偃松、如龙，名"御爱松"。) 干湿水洞(有一寺在侧。) 净元观 妙明院 东山同 永安院(元系吴秦王府香火庵。有清芬亭。) 不空院(旧名"传经"。) 护国仁王禅院(后有龙洞，龙王祠在焉。宋刻"院"作"寺"。) 西靖宫(女冠。) 宁国院 广照院 霍山 长庆院(旧名"华严"。庵主张王香火。) 张王广惠庙 永庆院 光相塔院(山水甚奇。) 涌泉(高宗尝取瀹茗。) 清心院(旧名"涌泉"。) 瑶池园(吕氏。) 金轮梵天院(旧名"金轮寺"。后即巾子峰。) 宝胜院(旧名"应天"。) 金牛护法院 洞明庵 天龙庵(道者无门所居。宋刻"庵"作"洞"，"道者"下有"开"字。) 云洞园(杨和王府。有万景天全、方壶、云洞、潇碧、天机云锦、紫翠间、濯缨、五色

云、玉玲珑、金粟洞、天砌台等处。花木皆蟠结香片，极其华洁。盛时凡用园丁四十余人，监园使臣二名。） 大昭庆寺（与前菩提寺相连。旧名“菩提寺”。有戒坛。） 策选锋教场 古柳林 钱塘县尉司（旧有平湖轩、英游阁。又有片石，周益公字之曰“奇俊”，盖相传为王子高旧居故也。）

葛岭路：

水磨头 石函桥（有水闸，泄湖水入下湖。） 放生亭 德生堂（理宗御书。） 泳飞亭（理宗御书。） 总宜园（水张太尉。后归赵平远淇。今为西太一宫。） 大吴园 小吴园 水月园（绍兴中赐杨和王。孝宗拨赐嗣秀王。水月瀛、燕堂、玉林堂，皆御书。） 葛岭（葛仙常往来于此，故得名。亦名“葛坞”。） 兜率院 十三间楼相严院（旧名“十三间楼石佛院”。东坡守杭日，每治事于此。有冠胜轩、雨亦奇轩。） 大石佛院（旧传为秦始皇缆船石。俗名“西石头”。宣和中，僧思净就石镌成大佛半身。或云：下通海眼。） 保叔塔崇寿院（咸平中，僧永保修，故得名。有应天塔、极乐庵、落星石、石狮峰又名巾子峰、及石屏风在焉。碑刻旧有屏风院记、封山记、瑞峰堂。宋刻无“瑞峰堂”。案，“堂”字下疑脱“记”字。） 宝稷山 敷惠庙 多宝院（旧名“宝积”。有绿阴堂。） 嘉泽庙（祠水仙王。有荐菊泉及亭。） 孙花翁墓（惟信，字季蕃，隐居湖山，弃官自放，能诗，词尤工。赵节斋葬之，刘后村为志，杜清献为文以祭之。） 普安院 挹秀园（杨驸马。） 秀野园（刘鄜王。有四并堂。） 上智果院（有参寥泉，东坡题。梁广王殡所。） 治平寺（有锦坞、烟云阁。） 江湖伟观（即观台旧址，尽得江湖之胜。） 寿星院（有寒碧轩、此君轩、观台、杯泉、平秀轩、明远堂、东坡祠及诗刻。） 宝云庵（旧名“千光王寺”，邪王殡所。有宝云庵、清轩、月窟、澄心阁、南隐堂、妙思堂、云巢，今不复存。又有灵泉井、宝云庵、初阳台，亦废。） 玛瑙宝胜院（昔在孤山，后改为四圣观，遂迁于此。有中庸子陶器墓，乃法惠法师智圆自号也。有高僧阁、仆夫泉、夜讲堂。宋刻“高僧阁”作“高生阁”，无“夜讲堂”。） 养乐园（贾平章。有光禄阁、春雨观、潇然养乐堂、嘉生堂、生意生物之府。） 玉清宫（有葛仙炼丹井。） 半春园（史卫王府。） 小隐园（史府。） 集芳御园（后赐贾平章。内有假山石洞，通出湖滨，名曰“后乐园”。有蟠翠雪香、翠岩倚秀、挹露玉蕊清胜，已上皆高宗御题，亦集芳旧物也。“西湖一曲奇勋”，理宗御书。“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书。又有初阳精舍、警室、熙然台、无边风月见天地心琳琅步归舟等不一。“倚秀”宋刻“倚绣”。） 香月邻（廖莹中园，后归贾相。） 嘉德永寿教寺（毛娘娘功德。有翔泳堂、芝岩堂。宋刻无“堂”字。） 喜鹊寺（即禅宗院。以鸟窠禅师得名。魏婉仪殡所。白乐天有紫杨花诗。） 宝严院（旧名“垂云”。有垂云亭、借竹轩、无量福海。） 赵紫之墓（名师秀。在宝严院后。） 定业院（鸟窠禅师道场。有君子泉、石甑山、环峰堂、袭梦轩。） 虎头岩（介于宝严、定业之间。） 施梅川墓（名坐，字仲山，吴人，能词，精于律吕。杨守斋为寺。后树梅作亭以葬，薛梯飙为志，李篔房书，周草窗题盖。） 仁寿尼庵 招贤寺 上官良史墓（在招贤寺后。良史字季长，号淇园。） 报恩院（旧名“报先”，即孤山六一泉寺，后以其地为延祥观，遂迁于此。德国公主殡所。） 广化院（旧名“永福”，自孤山迁于此。旧有白公竹阁、柏堂、水鉴堂、涵晖亭、凌云阁、金沙井、辟支佛骨塔、慧琳塔、白公祠堂。黄宜山诗云：“移自孤山占此山，荒凉老屋万琅玕。樱桃杨柳空花梦，千古清风满阁寒。”） 快活园（赵氏。） 水竹院落（贾平章园。御书阁曰“文明之阁”。有秋水观、第一春、思刻亭、道院。宋刻“文明”作“奎文”。） 显明院（旧名“兴福保清”。仪王仲湜殡所。有鉴空阁，绿净堂存焉。） 北新路口 栖霞岭口 古剑关（栖霞岭下。） 岳王墓（岳武穆王飞所葬，其子云亦祔焉。叶静逸诗云：“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如公少缓须臾死，此寇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学取鸱夷理钓船。”林弓寮诗云：“天意只如此，将军足可伤。忠无身报主，冤有骨封王；苔雨楼墙暗，花风庙路香。沉思百年事，挥泪洒斜阳。”王修竹诗云：“埋骨西湖土一丘，残阳荒草几经秋。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宋刻叶诗“学取”作“悔不”。） 褒忠演福院（元系智果观音院，后充岳鄂王香火。岳云所用铁枪犹存。） 冲虚宫（旧名“宁寿庵”。） 耿家步 东山同口 福寿院（旌德寺子院。有宁宗御书“桂堂”二字。） 廖药洲园（有花香、竹色、心太平、相在、世彩、苏爱、君子、羽说等亭。宋刻脱“苏”字。） 小石板巷口 九里松、一字门（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日，植松于左右，各三行。门匾吴说书，高宗尝欲易之，自以不及，但金饰其字。） 驼巘岭口 石板巷口 曲院巷口 行春桥 小行春桥 忠勇庙（统制张玘祠。） 左军教场 马三宝墓（在教场内。传云：向曾欲去之，有黑蜂数百自墓中出，不可向，遂止。至元十五年六月内有军厮名狗儿者，因樵采堑土，得一铁券，上有字云：“雁门马氏葬于横冲桥”云云。后又有十字云：“至元十五六，狗儿坏我屋。”盖古人知数者耳。始知横春桥本名横冲桥云。） 三藏塔院 明真宫（女冠。今改为三藏寺。） 资德院（慕容贵妃香火。） 万寿院（南山白云宗建。） 唐家同 后涧溪 紫芝道院（道士陈崇真。） 瑞冈坞 燕脂岭（以土色得名。） 普福教寺（芝云堂。） 崇寿院 崇亲资福院（张淑妃香火。） 天申万寿圆觉教寺（旧为了义法师塔院。有归云堂、三昧正受阁，并高宗御书。累朝临幸，有御座御榻。理宗御书“清凉觉地”。） 石狮子路 香林园 斑衣园

（韩府。） 金沙涧（灵竺之水，自此东入于湖。） 显慈集庆教寺（阎贵妃香火。寺匾殿阁，皆理宗御书。有月桂亭，甚佳。金碧为湖山诸寺之冠。） 灵隐天竺寺门（俗呼“二寺门”。袁居中书白乐天诗：“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正此也。） 合涧桥（灵竺二山之水会合于此。） 龙脊桥 武林山（又名“灵隐山”，又曰“灵苑山”，又曰“仙居山”。有五峰：曰飞来，曰白猿，曰稽留，曰月桂，曰莲华。山前有涧，即武林泉也。） 呼猿洞 龙泓洞（有蒋之奇篆字。前后诸贤题字极多。二洞在飞来峰。） 女儿山（一名“玉女岩”。） 青灵岩 理公岩（乃灵隐开山慧理法师。在灵鹫寺后。） 冷泉（有亭在泉上。“冷泉”二字，乃白乐天书；“亭”字乃东坡续书。诗匾充栋，不能悉录。林丹山诗云：“一泓清可沁诗脾，冷暖年来只自知。流出西湖载歌舞，回头不似在山时。”宋刻“流出”作“流向”。） 温泉醴泉（二泉在冷泉之上。） 葛坞 朱墅 候仙山（宋刻“候山亭”。） 壑雷亭 观风亭（又有虚白、见山、袁君、紫薇、翠微、石桥、月桂等亭，及丹灶，隐居、许迈、思真三堂、连岩栈、伏龙溅等，今皆废。） 景德灵隐禅寺（相传“灵隐禅寺”乃葛仙书，或云宋之问书。景德中，续加“景德”二字。有百尺弥勒阁、莲峰堂。方丈曰直指堂。千佛殿、延宾水阁、望海阁。理宗御书“觉皇宝殿妙庄严域”。又有巢云亭、见山堂、白云庵、松源庵、东庵等在山后，尤幽寂可喜。） 北高峰塔（在灵隐寺山后绝顶，比南高峰尤高，上有五显祠，远近炷香，四时不绝。） 法安院（旧名“广严”。唐韬光禅师筑庵于院后，有清献、东坡题名。） 保宁院（旧名“保安无量寿”。） 资圣院（旧名“大明”。开山咸泽禅师。） 韬光庵（韬光禅师道场。与乐天同时。周伯弼有诗，前后诸贤留题甚多。旧有僧尝于此降仙，请至释子兰以下十人，凡七士，三释，皆唐人能诗者，各书一诗，语极奇绝，曲尽其景。今诗尚存壁间。） 永福寺（隆国黄夫人功德，咸淳九年建，在灵隐西石笋山下。） 石笋普圆院（天福二年，黄氏重修。旧名“资严”，山有石如笋，高数十丈，故名“石笋寺”。有超然台、金沙、白沙二泉、郎公庵。杭守祖无择爱此山之胜，结庵于此，取公所封名之。方丈左右金漆板扉，皆赵清献诸贤苏秦黄陈留题，及文与可竹数枝，如张总得父子、吴傅朋等题字甚多，岁久暗淡，犹隐隐可见。寺极清古幽邃，为湖山诸刹之冠。后隆国黄夫人以超然台为葬地，遂移此院于山之西，而古意不复存矣。） 天圣灵鹫院（僧德贤建。宋刻“灵寿”。） 铁舌庵 隆亲永福院（温国成夫人香火。今废。） 时思荐福寺（吴益王坟寺。旧以下竺为坟寺，后以古刹，遂别建于此。高宗尝临幸。吴太皇手书金刚经，有杨太后跋，及高宗御书心经，并刻石藏下竺灵山塔下。益王神道碑，蒋灿书，字甚佳。墓前二石马，琢刻如生，旧传夜辄驰骤，其秋礬光莹如玉，至今苔藓不侵。寺有宜对亭、通云亭、双珠亭、万玉轩、雨华堂。湖山至此极幽邃矣。宋刻无“通云亭、雨华堂”。） 黄妃墓（钱王妃。） 卓笔峰 明惠尼院（旧名“定慧”。钱王孙妃香火。） 石人岭 海峰庵 无著禅师塔（旧有无垢院，韩平原以为寿地，迁院于灵石山侧。后杨郡王复取为寿地，遂启其塔，乃陶瓮，容色如生，发垂至肩，指爪皆绕身，舍利无数，留三日不坏，竟荼毗之。僧肇淮海有诗云：“一定空山五百年，不须惆怅启颓砖。路旁多少麒麟冢，过眼无人赠纸钱。”今地为永福所有。宋刻“肩”作“眉”。）

西溪路：

毕宫师墓（毕再遇之父子皆葬于此。） 三天竺：（自灵鹫至上竺郎当岭止。） 陈明大王庙（汉灵帝熹平余杭令陈浑，后唐明宗长兴中封太平灵卫王。） 灵鹫兴圣寺（惠理法师卓锡之地。吴越王建有灵山海会阁，理宗御书。理公岩、滴翠轩、九品观、东坡祠，东坡题名。） 隋观法师塔（下竺。开山祖师真观。） 下天竺灵山教寺（在隋号“南天竺”，五代时号“五百罗汉院”，祥符初号“灵山寺”，天禧复名“天竺寺”，绍兴改赐“天竺时思荐福”，为吴秦王香火。庆元复今额，有御书。阁藏仁宗及中兴五朝御书。曲水亭、前塔、跳珠泉、枕流亭、适安亭、清晖亭、九品观、堂石、面灵桃石、莲华水波石、悟侍者塔并祠、草堂、西岭、卧龙石、石门涧、神尼舍利塔、日观庵。方丈曰佛国。“法堂”二字乃云房钟离权书，甚奇古。金光明三昧堂、神御殿、瑞光塔、普贤殿、无量寿阁、回轩亭、七叶堂、客儿亭、大悲泉、重荣桧、葛仙丹井、白少傅烹茶井、石梁、翻经台、望海阁、香林亭、香林洞、无根藤、斗鸡岩、夜讲台、登啸亭、灵山后塔、慈云忏主榻、七宝普贤阁。旃檀观音瑞像，有记。大抵灵竺之胜，周回数十里，岩壑尤美，实聚于下天竺寺。自飞来峰转至寺后，诸岩洞皆嵌空玲珑，莹滑清润，如虬龙瑞凤，如层华吐萼，如皱縠叠浪，穿幽透深，不可名貌。林木皆自岩骨拔起，不土而生。传言兹岩韫玉，故腴润若此。石间波纹水迹，亦不知何时有之。其间唐宋游人题名，不可殚纪，览者顾景兴怀云。“方丈曰佛国”下宋刻有“山”字，“夜讲台”作“堂”。） 吴越孝献世子墓（文穆王子。） 枫木坞（宋刻“枫林”。） 永清寺（薛开府居正香火。） 中天竺天宁万寿永祚禅寺（隋开皇千岁宝掌和尚开山建寺。吴越时名“崇寿院”，政和中改赐今名。有摩利支天像、华严阁、如意泉。） 弥陀兴福教院（皇子兖邠二王攒所。） 显亲多福院（旧名“光福”。） 大明寺（元系兴国庵。） 上天竺灵感观音院（天福中建，名“天竺看经院”。咸平初赐今名。淳祐中，赐“广大灵感观音教寺”。旧寺额蔡襄书，后理宗易以御书。外山门乃蔡京书。绍兴、乾道、淳熙，皆尝临幸。有十六观堂、应真阁、超诸有海，理宗御书。有云汉之

阁，藏累朝所赐御书。两峰堂、白云堂、中印堂、清华轩、延桂阁、秋芳阁、伴云阁。前后赐珠冠玉炉珍玩甚多。每水旱，朝廷必祷焉。外古迹有肃仪亭、梅峰庵、崇老桥、金佛桥、复庵、流虹涧、梦泉、植杖亭、谢履亭、凝翠泉、观音泉、云液池、孙公亭、无竭泉。宋刻"崇老"作"琮老"。） 双桧峰 白云峰 乳窦峰 杨梅岭 郎当岭

卷 六

诸 市

药市（炭桥） 花市（官巷） 珠子市（融和坊南官巷） 米市（北关外黑桥头。宋刻"北关门外"） 肉市（大瓦修义坊） 菜市（新门东青门霸子头。宋刻"新门外"） 鲜鱼行（候潮门外） 鱼行（北关外水冰桥。宋刻"北关门外"） 南猪行（候潮门外） 北猪行（打猪巷） 布市（便门外横河头。宋刻"布行"） 蟹行（新门外南土门） 花团（官巷口钱塘门内） 青果团（候潮门内泥路） 柑子团（后市街） 鲞团（便门外浑水闸） 书房（橘园亭）

瓦子勾栏 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

南瓦（清冷桥熙春楼） 中瓦（三元楼） 大瓦（三桥街。亦名"上瓦"。） 北瓦（众安桥。亦名"下瓦"。） 蒲桥瓦（亦名"东瓦"） 便门瓦（便门外） 候潮门瓦（候潮门外） 小堰门瓦（小堰门前。宋刻"门外"。） 新门瓦（亦名"四通馆瓦"） 荐桥门瓦（荐桥门前，宋刻"门外"。） 菜市门瓦（菜市门外） 钱湖门瓦（省马院前） 赤山瓦（后军寨前） 行春桥瓦 北郭瓦（又名大通店） 米市桥瓦 旧瓦（石板头） 嘉会门瓦（嘉会门外） 北关门瓦（又名新瓦） 艮山门瓦（艮山门外） 羊坊桥瓦 王家桥瓦 龙山瓦 如北瓦、羊棚楼等，谓之"游棚"（宋刻"邀棚"）。外又有勾栏甚多，北瓦内勾栏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栏，只在耍闹宽阔之处（宋刻"耍"作"要"）做场者，谓之"打野呵"，此又艺之次者。

酒 楼

和乐楼（升旸宫南库） 和丰楼（武林园南上库。宋刻无"南"字） 中和楼（银瓮子中库） 春风楼（北库） 太和楼（东库） 西楼（金文西库。宋刻"金文库"。） 太平楼 丰乐楼 南外库 北外库 西溪库 已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元夕诸妓皆并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凡肴核杯盘，亦各随意携至库中，初无庖人。官中趁课，初不藉此，聊以粉饰太平耳。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 熙春楼 三元楼 五间楼 赏心楼 严厨 花月楼 银马杓 康沈店 翁厨 任厨 陈厨 周厨 巧张 日新楼 沈厨 郑厨（只卖好食，虽海鲜头羹皆有之。） 蛇蟠眼（只卖好酒。） 张花 已上皆市楼之表表者。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袨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香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强聒，以求支分，谓之"擦坐"。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趁"。及有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者，谓之"香婆"。有以法制青皮、杏仁、半夏、缩砂、豆蔻、小蜡茶、香药、韵姜、砌香、橄榄、薄荷，至酒阁分表得钱，谓之"撒暂"。又有卖玉面狸、鹿肉、糟决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鱼、虾茸、鳑干者，谓之"家风"。又有卖酒浸江鳐、章举蛎肉、龟脚、锁管、蜜丁、脆螺、鲎酱、法虾、子鱼、鮆鱼诸海味者，谓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过卖铛头，记忆数十百品，不劳再四，传喝如流，便即制造供应，不许小有违误。酒未至，则先设看菜数碟，及举杯则又换细菜，如此屡易，愈出愈奇，极意奉承。或少忤客意，及食次少迟，则主人随逐去之。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

歌 馆

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诸处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虽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贯，谓之"支酒"。然后呼唤提卖，随意置宴。赶趁祗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欲更招他妓，则虽对街，亦呼肩舆而至，谓之"过街轿"。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安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冰盆、火箱、妆合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用锦绮。器玩珍奇，它物称是。下此虽力不逮者，亦竞鲜华，盖自酒器、首饰、被卧、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凡佳客之至，则供具为之一新，非习于游者不察也。

赁 物

花檐 酒檐 首饰 衣服 被卧 轿子 布囊 酒器 帏设 动用 盘合 丧具

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谓"茶酒厨子"专任饮食请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物。一切赁至，不劳

余力。虽广席盛设，亦可咄嗟办也。

作坊

熟药圆散　生药饮片　麸面　团子　馒头　爊炕鹅鸭　爊炕猪羊　糖蜜枣儿　诸般糖　金橘团　灌肺　馓子　萁豆　印马　蚊烟

都民骄惰，凡买卖之物，多与（宋刻"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

骄民

都民素骄，非惟风俗所致，盖生长辇下，势使之然。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镪。诸务税息，亦多蠲放，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与。

游手

浩穰之区，人物盛伙，游手奸黠，实繁有徒。有所谓美人局（以娼优为姬妾，诱引少年为事），柜坊赌局（以博戏关扑结党手法骗钱），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恩泽、迁转、讼事、交易等为名。假借声势，脱漏财物），不一而足。又有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木为香药，变换如神，谓之"白日贼"。若阛阓之地，则有剪脱衣囊环佩者，谓之"觅贴儿"。其他穿窬胠箧，各有称首。以至顽徒如拦街虎、九条龙之徒，尤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弹压，必得精悍钩距、长于才术者乃可。都辖一房，有都辖使臣总辖供申院长，以至厢巡地分头项火下凡数千人，专以缉捕为职。其间雄驵有声者，往往皆出群盗。而内司又有海巡八厢以察之。

市食

鹌鹑馉饳儿　肝脏夹子　香药灌肺　灌肠　猪胰胡饼　羊脂韭饼　窝丝姜豉　划子　科斗细粉　玲珑双条　七色烧饼　杂煠　金铤裹蒸　市罗角儿（宋刻"夹儿"）　宽焦薄脆　糕糜　旋炙犯儿　八镇鹅鸭（宋刻"八槌"）　炙鸡鸭　爊肝　罐裹爊　爊鳗鳝　爊团鱼　煎白肠　水晶脍　煎鸭子　脏驼儿　焦蒸饼　海蛰鲊　姜虾米　辣齑粉　糖叶子　豆团　麻团　螺头　膘皮　辣菜饼　炒螃蟹　肉葱齑　羊血　鹿肉犯子

果子

皂儿膏　宜利少　瓜蒌煎　鲍螺　裹蜜　糖丝线　泽州饧　蜜麻酥　炒团　澄沙团子　十般糖　甘露饼　玉屑糕（宋刻"膏"）　爊木瓜　糖脆梅　破核儿　查条　橘红膏　荔枝膏　蜜姜豉　韵姜糖　花花糖　二色灌香藕　糖豌豆　芽豆　栗黄　乌李　酪面　蓼花　蜜弹弹　望口消　桃穰酥　重剂　蜜枣儿　天花饼　乌梅糖　玉柱糖　乳糖狮儿　薄荷蜜　琥珀蜜　饧角儿　诸色糖蜜煎

菜蔬

姜油多　薤花茄儿　辣瓜儿　倭菜　藕鲊　冬瓜鲊　笋鲊　茭白鲊　皮酱　糟琼枝　蓴菜笋　糟黄芽　糟瓜齑　淡盐齑　鲊菜　醋姜　脂麻辣菜　拌生菜　诸般糟淹　盐芥

粥

七宝素粥　五味粥　粟米粥　糖豆粥　糖粥　糕粥　馓子粥　录豆粥　肉盦饭

犯鲊

算条　界方条　线条　鱼肉影戏　胡羊犯　削脯　槌脯　松脯　兔犯　獐犯鹿脯　糟猪头　干咸豉　皂角铤　腊肉　炙骨头　旋炙荷包　荔枝皮　鹅鲊　荷包旋鲊　三和鲊　切鲊　骨鲊　桃花鲊　雪团鲊　玉板鲊　鲟鳇鲊　春子鲊　黄雀鲊　银鱼鲊　蜮鲊

凉水

甘豆汤　椰子酒　豆儿水　鹿梨浆　卤梅水　姜蜜水　木瓜汁　茶水　沈香水　荔枝膏水　苦水　金橘团　雪泡缩皮饮（宋刻"缩脾"）　梅花酒　香薷饮　五苓大顺散　紫苏饮

糕

糖糕　蜜糕　栗糕　粟糕　麦糕　豆糕　花糕　糍糕　雪糕　小甑糕　蒸糖糕　生糖糕　蜂糖糕　线糕　闲炊糕　干糕（宋刻"糕干"）　乳糕　社糕　重阳糕

蒸作从食

子母茧　春茧　大包子　荷叶饼　芙蓉饼　寿带龟　子母龟　欢喜　捻尖　剪花　小蒸作　骆驼蹄　大学馒头　羊肉馒头　细馅　糖馅　豆沙馅　蜜辣馅　生馅　饭馅　酸馅　笋肉馅　麸蕈馅　枣栗馅　薄皮　蟹黄　灌浆　卧炉　鹅项　枣锢　仙桃　乳饼　菜饼　秤锤蒸饼　睡蒸饼　千层　鸡头篮儿　鹅弹　月饼　馅子　炙焦　肉油酥　烧饼　火棒　小蜜食　金花饼　市罗　蜜剂　饼馅　春饼　胡饼　韭饼　诸色夹子　诸色包子　诸色角儿　诸色果食　诸色从食

诸色酒名

蔷薇露　流香（并御库）　宣赐碧香　思春堂

（三省激赏库） 凤泉（殿司） 玉练槌（祠祭） 有美堂 中和堂 雪醅 真珠泉 皇都春（出卖） 常酒（出卖） 和酒（出卖并京酝） 皇华堂（浙西仓） 爱咨堂（浙东仓） 琼花露（扬州） 六客堂（湖州） 齐云清露 双瑞（并苏州） 爱山堂 得江（并东总） 留都春 静治堂（并江阃） 十洲春 玉醅（并海阃） 海岳春（西总） 筹思堂（江东漕） 清若空（秀州） 蓬莱春（越州） 第一江山 北府兵厨 锦波春 浮玉春（并镇江） 秦淮春 银光（并建康） 清心堂 丰和春 蒙泉（并温州） 萧洒泉（严州） 金斗泉（常州） 思政堂 龟峰（并衢州） 错认水（婺州） 谷溪春（兰溪） 庆远堂（秀邸） 清白堂（杨府） 蓝桥风月（吴府） 紫金泉（杨郡王府） 庆华堂（杨驸马府） 元勋堂（张府） 眉寿堂 万象皆春（并荣邸） 济美堂 胜茶（并谢府）

点检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而诸司邸第及诸州供送之酒不与焉。盖人物浩繁，饮之者众故也。

小经纪 他处所无者

班朝录 供朝报 选官图 诸色科名 开先牌 写牌额 裁板尺 诸色指挥 织经带 棋子棋盘 蒲牌骰子（宋刻“蒲捭”） 交床试篮 卖字本 掌记册儿 诸般簿子 诸色经文 刀册儿 纸画儿 扇牌儿 印色盝 剪字 缠令 耍令 琴阮弦 开笛 艳笙 鞔鼓 口簧 位牌 诸般盝儿 屋头挂屏 剪镞花样 檐前乐 见成皮鞋 提灯齪灯 头须编掠 香橼络儿 香橼坐子 拄杖 粘竿 风幡 钓钩 钓竿 食罩 吊挂 拂子 蒲坐 椅褥 药焙 烘篮 风袋 烟帚 糊刷 鞋楦 桶钵 搭罗儿 姜擦子 帽儿 鞋带 修皮鞋 穿交椅 穿挂罳 鞋结底 穿珠 领抹 钗朵 牙梳 洗翠 修冠子 小梳儿 染梳儿 接补梳儿 香袋儿 面花儿 绢孩儿 符袋儿 画眉七香丸 胶纸 稳步膏 手皴药 凉药 香药膏药 发垛儿 头髲（宋刻“发”） 磨镜 弩儿 弩弦 弹弓 箭翎 射帖 壶筹 鹁鸽铃 风筝 药线 象棋 毽子 斗叶 香炉灰 纸刷儿 筐子剔 剪截段尺 出洗衣服 簇头消息 提茶瓶 鼓炉钉铰 钉看窗 札熨斗 供香饼 使绵 打炭墼 补锅子 泥灶 整漏 箍桶 襻膊儿 竹猫儿 消息子 老鼠药 蚊烟 闹蛾儿 凉简儿 纽扣子 接绦 修扇子 钱索 麻索 红索儿 席草 鸡笼 修竹作 使法油 油纸 油单 毡坐子 修砧头 磨刀 磨剪子 棒槌 舂米 劈柴 擂槌（俗谚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以三十万家为率，大约每十家日吃擂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淘井 猫窝 猫鱼 卖猫儿 改猫犬 鸡食 鱼食 虫蚁食 诸般虫蚁 鱼儿活 蛇科儿 促织儿 小螃蟹 金麻 马蛰儿 蝍蟟 虫蚁笼 促织盆 麻花子 荷叶 灯草 发烛 肥皂团 茶花子 买瓶搬 旧铺衬 圪伯纸 竹钉 淘灰土 淘河 剔拔叉 黄牛粪灰 挑疥虫 卖烟火 旋影戏

若夫儿戏之物，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数，如相银杏、猜糖、吹叫儿、打娇惜、千千车、轮盘儿。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皆他处之所无也。

诸色伎艺人

御前应制：

姜梅山（特立观察使） 周葵窗（端臣） 曹松山（原） 陈藏一（郁） 徐良 陈爱山 程奎 耿待聘

御前画院：

马和之 苏汉臣 李安中 陈善 林春 吴炳 夏圭 李迪 马远 马璘（案，宋廷佐刻本止此。） 萧照（宋刻佚。） 棋待诏（此后从陈氏宝颜堂秘笈本参校。） 郑日新（越童） 吴俊臣（安吉吴） 施茂（施猢狲） 朱镇 童先（陈刻章先） 杜黄（象） 徐彬（象） 林茂（象） 礼重（象） 尚端（象） 沈姑姑（象。女流） 金四官人（象） 上官大夫（象） 王安哥（象） 李黑子（象）

书会：

李霜涯（作赚绝伦） 李大官人（谭词） 叶庚 周竹窗 平江周二郎（猢狲） 贾廿二郎

演史：

乔万卷 许贡士 张解元 周八官人 檀溪子 陈进士 陈一飞 陈三官人 林宣教 徐宣教 李郎中 武书生 刘进士 巩八官人 徐继先 穆书生 戴书生 王贡士 陆进士 丘几山（陈刻“机山”） 张小娘子 宋小娘子 陈小娘子 说经诨经（陈刻无“诨经”二字） 长啸和尚 彭道（名法和） 陆妙慧（女流） 余信庵 周太辩（和尚。陈刻“春辩”。） 陆妙静（女流） 达理（和尚） 啸庵 隐秀 混俗 许安然 有缘（和尚） 借庵 保庵 戴悦庵 息庵 戴忻庵

小说：

蔡和 李公佐 张小四郎（陈刻“小张”） 朱修（德寿宫） 孙奇（德寿宫） 任辩（御前） 施珪（御前） 叶茂（御前） 方瑞（御前。陈刻“方端”。） 刘和（御前） 王辩（铁衣亲兵） 盛显 王琦 陈良辅 王班直（洪） 翟四郎（升） 粥张二 许济 张黑剔（陈刻“踢”） 俞住庵 色头陈彬 秦州张显（陈刻泰州） 酒李一郎 乔宜（陈刻“乔宣”） 王四郎（明） 王十郎（国林） 王六郎（师古） 胡十五郎（彬） 故衣毛三 仓张三 枣儿徐荣 徐保义 汪保义 张拍（陈刻“柏”） 张训 沈佺 沈喁 湖水周 爊肝朱 掇条张茂 王三教 徐茂（象牙孩儿） 王主管 翁彦 嵇元 陈可

庵　林茂　夏达　明东　王寿　白思义　史惠英（女流）

影戏：

贾震　贾雄　尚保义　三贾（贾伟、贾仪、贾佑）　三伏（伏大、伏二、伏三）

沈显　陈松　马俊　马进　王三郎（升）　朱祐　蔡谘　张七　周端　郭真　李二娘（队戏）　王润卿（女流。陈刻"王润兴"。）黑妈妈

唱赚：

濮三郎　扇李二郎　郭四郎　孙端　叶端　牛端　华琳　黄文质　盛二郎　顾和（蜡烛）　马升　熊春　梅四　汪六　沈二　王六　许曾三　邵六（伟）　小王三　媳妇徐　沈七　谢一珪

小唱：

萧婆婆（韩太师府）　贺寿　陈尾犯　画鱼周　陆恩显（都管。陈刻"思显"）　笙张　周颐斋（执礼）　忤都事（陈刻"忤"作"仵"）　丁八

丁未年拨入勾栏弟子嘌唱赚色：

施二娘　时春春　时佳佳（陈刻"住住"）　何总怜　童二　严偏头　向大鼻（陈刻"向"作"白"）　葛四　徐胜胜　耿四　牛安安（陈刻"牛"作"朱"）　余元元　钱寅奴　朱伴伴（大虎头。陈刻"朱"作"陈"，"大"作"火"。）

鼓板：

段防御（舍生）　张眼光　张开　张驴儿（谓之"三张"）　陈宜娘（笛。陈刻"宜"作"宣"。）　陈喜生（拍）　周双顶　潘小双　莫及（笛）　陈喜（拍）　来七（笛）　董大有　金四（扎子皮）　朱关生

杂剧：

赵太（陈刻"泰"）　慢星子（女流）　王侯喜　宋邦宁　唐都管（世荣）　三何（晏喜、晏清、晏然）　锄头段　唧伶头　诸国朝　宋清朝（陈刻"朝清"）　王太（铁笠）　郝成（小锹）　宋吉（陈刻宋喜）　宋国珍　赵恩　王太　吴师贤　朱太（猪儿头）　王见喜　铁太　冯舜朝　王珍美　吴国贤　郑太　惠恩泽　时和　颜喜　萧金莲　一窟王　时丰稔　时国昌　金宝　赵祥　吴国昌　王吉　王双莲（女流）　沈小乔　杜太　蒋俊　杂扮（纽元子。陈刻无此三字。）　铁刷汤　江鱼头　兔儿头　菖蒲头　眼里乔　胡蜀葵　迎春茧　卓郎妇　笑靥儿　科头粉（陈刻"扮"）　韵梅头　小菖蒲　金鱼儿　银鱼儿　胡小俏　周乔　郑小俏　鱼得水（旦）　王道泰　王寿香（旦）　厉太　顾小乔　陈橘皮　小橘皮　菜市乔　自来俏（旦）

弹唱因缘：

童道　费道　蒋居安　陈端（陈刻"遂"）　李道　沈道　顾善友　甘道　俞道　徐康孙　张道

唱京词：

蒋郎妇　孟客　吴郎妇　马客

诸宫调（传奇）　高郎妇　黄淑卿　王双莲　袁太道（陈刻"太"作"本"）

唱耍令：

大祸胎　小祸胎　李俊　香陈渊（陈刻"陈香渊"）　大小王　熊二　路淑卿　陈昌　叶道（道情）　王保　王定　陆槐　郭忠　牛昌　郭双莲　陈新　徐喜　吴昌　赵防御（双目无御前）

唱《拨不断》：

张胡子　黄三

说诨话：

蛮张四郎

商谜：

胡六郎　魏大林（陈刻"材"）　张振　周月岩（江西人）　蛮明和尚　东吴秀才　陈赟　张月斋　捷机和尚　魏智海　小胡六　马定斋　王心斋

覆射：

女郎中

学乡谈：

方斋郎

舞绾百戏：

张遇喜　刘仁贵　宋十将（陈刻"宋"作"朱"）　常十将　错安头　欢喜头　柴小升哥　林赛哥　张名贵　花念一郎　花中宝

神鬼：

谢兴哥　花春　王铁一郎　王铁三郎

撮弄杂艺：

林遇仙　赵十一郎　赵家喜　浑身手　张赛哥（陈刻"宝歌"）　王小仙　姚遇仙　赵念五郎　赵世昌　赵世祥　耍大头（踢弄）　金宝　施半仙　金逢仙　小关西　陆寿　包显　女姑姑　施小仙

泥丸：

王小仙　施半仙　章小仙　袁丞局（陈刻"承局"）

头钱：

包显　包喜　包和　黄林

踢弄：

吴金脚　耍大头　吴鹞子

傀儡（悬丝、杖头、药发、肉傀儡、水傀儡）：

陈中喜　陈中贵　卢金线　郑荣喜　张金线　张小仆射（杖头）　刘小仆射（水傀儡）　张逢喜（肉傀儡）　刘贵　张逢贵（肉傀儡）

顶橦踏索：

李赛强　一块金　李真贵（宋刻"真会"）　闲生强

清乐：

黄显贵　没眼动乐

角抵：

王侥大　张关索　撞倒山　刘子路　卢大郎　铁板沓　赛先生　金重旺　赛板沓　曹铁凛　赛侥大　赛关索　周黑大　张侥大　刘春哥　曹铁拳　王急快

严关索　韩铜柱　韩铁僧　王赛哥　一拔条　温州子　韩归僧　黑八郎　郑排　昌化子　小住哥（陈刻“佳哥”）　周僧儿　广大头　金寿哥　严铁条　武当山　盖来住（陈刻“盖”作“孟”）　董急快　董侥大　周板沓　郑三住　周重旺　小关索　小黑大　阮舍哥　傅卖鲜　郑白大

乔相扑：

元鱼头　鹤儿头　鸳鸯头　一条黑　一条白　斗门乔　白玉贵　何白鱼　夜明珠

女飐：

韩春春　绣勒帛　锦勒帛　赛貌多　侥六娘　后辈侥　女急快

使棒：

朱来儿　乔使棒高三官人

打硬（陈刻佚此门）：

孙七郎　酒李一郎（说话）

举重：

天武张（击石球）　花马儿（掇石墩）　郭介端亲　王尹生　陆寿

打弹：

俞麻线（二人）　杨宝　姚四　白肠吴四　蛮王林四九娘（女流）

蹴球：

黄如意　范老儿　小孙　张明　蔡润

射弩儿：

周长（造弩）　康沈（造箭）　杳大　林四九娘（女流）　黄一秀

散耍：

杨宝　陆行　庄秀才　沈喜　姚菊

装秀才：

花花帽孙秀　陈斋郎

吟叫：

姜阿得　钟胜　吴百四　潘善寿（陈刻“喜寿”）苏阿黑　余庆

合笙：

双秀才

沙书：

余道（陈刻“金道”）　姚遇仙　李三郎（改画）

教走兽：

冯喜人（陈刻“人喜”）　李三（教熊）

教飞禽虫蚁：

赵十一郎　赵十七郎　猢狲王

弄水：

哑八　谢棒杀（陈刻无“杀”字）

画牛儿　僧儿

放风筝：

周三　吕偏头

烟火：

陈太保　夏岛子

说药：

杨郎中　徐郎中　乔七官人

捕蛇：

戴官人

七圣法：

杜七圣

消息：

陆眼子　高道

卷　七

《乾淳奉亲》

此书丛脞无足言，然间有典章一二可观，故好事者或取之，然遗阙故不少也。近见陈源家所藏《德寿宫起居注》，及吴居父、甘升所编《逢辰》等录，虽皆琐酿（陈刻“碎”）散漫，参考旁证，自可互相发挥，又皆乾、淳奉亲之事，其一时承颜养志之娱，燕间文物之盛，使观之者锡类之心，油然而生，其于世教民彝，岂小补哉。因辑为一卷，以为此书之重。然余所得而闻者，不过此数事耳。若二十八年之久，余虽不得尽知而尽纪之，然即其所知，其所不知，盖亦可以想见矣。因益所未备，通为十卷，杂然书之。既不能有所次第，亦不暇文其言。词贵乎纪实，且使世俗易知云尔。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内遣阁长至德寿宫奏知：“连日天气甚好，欲一二日间恭邀车驾幸聚景园看花，取自圣意选定一日。”太上云：“传语官家，备见圣孝，但频频出去，不惟费用，又且劳动多少人。本宫后园亦有儿株好花，不若来日请官家过来闲看。”遂遣提举官同到南内奏过遵依讫。次日进早膳后，车驾与皇后太子过宫起居二殿讫，先至灿锦亭进茶，宣召吴郡王、曾两府已下六员侍宴，同至后苑看花。两廊并是小内侍及幕士。效学西湖，铺放珠翠、花朵、玩具、匹帛，及花篮、闹竿、市食等，许从内人关扑。次至球场，看小内侍抛彩球、蹴秋千。又至射厅看百戏，依例宣赐。回至清妍亭看荼蘼，就登御舟，绕堤闲游。亦有小舟数十只，供应杂艺、嘌唱、鼓板、蔬果，与湖中一般。太上倚阑闲看，适有双燕掠水飞过，得旨令曾觌赋之，遂进《阮郎归》云：“柳阴庭院占风光，呢喃春昼长。碧波新涨小池塘，双双蹴水忙。萍散漫，絮飞扬，轻盈体态狂。为怜流水落花香，衔将归画梁。”既登舟，知阁张抡进《柳梢青》云：“柳色初浓，余寒似水，纤雨如尘，一阵东风，縠纹微皱，碧沼鳞鳞。仙娥花月精神，奏凤管，鸾弦斗新。万岁声中，九霞杯内，长醉芳春。”曾觌和进云：“桃靥红匀，梨腮粉薄，鸳径无尘，凤阁凌虚，龙池澄碧，芳意鳞鳞。清时酒圣花神，看内苑，风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鸾仗，天上长春。”各有宣赐。次至静乐堂看牡丹，进酒三盏，太后邀太皇、官家同

到刘婉容位奉华堂听摘阮奏曲罢，婉容进茶讫，遂奏太后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琼华、绿华，并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欲得就纳与官家则剧。"遂令各呈伎艺，并进自制阮谱三十曲，太后遂宣赐婉容宣和殿玉轴、沈香槽三峡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缘领道氅、银绢三百匹两，会子三万贯（陈刻"一百万贯"，似误）。是日三殿并醉，酉牌还内。自此官里知太上圣意不欲频出劳人，遂奏知太上，命修内司日下于北内后苑建造冷泉堂，垒巧石为飞来峰，开展大池，引注湖水，景物并如西湖。其西又建大楼，取苏轼诗句，名之曰聚远，并是今上御名恭书。又御制堂记，太上赋诗，今上恭和，刻石堂上。是岁翰苑进《端午帖子》云："聚远楼前面面风，冷泉堂下水溶溶。人间炎热何由到，真是瑶台第一重。"又曰："飞来峰下水泉清，台沼经营不日成。境趣自超尘世外，何须方士觅蓬瀛。"皆纪实也。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圣节。先十日，驾诣德寿宫进香，并进奉银五万两，绢五千匹，钱五万贯，度牒一百道，用绿油匣二百个。上贴签云："臣某（御名）谨进。"令幕士安顿寝殿前，候阁长到宫，移入殿上，并铺放七宝金银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宫进香排日，皇太子、皇太子妃，并大内职典等进香。至日卯时，车驾率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僚并诣宫上寿。车驾至小次降辇，太上遣本宫提举传旨减拜行礼。上回奏云："上感圣恩，容臣依礼上寿。"太上再命减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仪，并率皇太子百官奉上御酒，乐作，卫士山呼，驾兴入幄次小歇，乐人再排立殿上，降帘，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寿，六宫次第起居礼毕退。上侍太上过寝殿，进早膳。太上令宣唤吴郡王等官前来伴话。上侍太上同往射厅看百戏，依例宣赐。再入幄次小歇，上遣阁长奏知太上："午时二刻，恭请赴坐。"至期，车驾并赴德寿殿排当。自皇帝已下，并簪花侍宴。至第三盏，太上遣内侍请官家免花帽儿束带，并卸上盖衣。官里回奏上感圣恩。并免皇后头冠，皇太子穿执，并谢恩讫。太上泛赐皇太子垒金嵌宝盘盏、紫罗紫纱。南北内互赐承应人目子钱。主管禁卫官率禁卫等人于殿门外谢恩。又入幄次小歇。约二刻，再请太上往至乐堂再坐，教坊大使申正德进新制《万岁兴龙曲》乐破对舞，各赐银绢有差。又移宴清华，看蟠松，宫嫔五十人，皆仙妆，奏清乐，进酒，并衙前呈新艺。约至五盏，太上赐官里御书《急就章》并《金刚经》，官家却进御书真草《千字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日笔力甚进。"上起谢。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书诗。再入坐，太上宣索翡翠鹦鹉杯，官里与皇后亲捧杯进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间外国进到，可以屑金。就以为赐。"上谢恩。时太上、官家并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盖，率皇后、太子谢恩，宣平辇近里升辇。太上宣谕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领圣旨还内来。早上，遣知省至宫，恭问二圣起居，并奏欲亲到宫谢恩。太上就令提举往问兴居，并免到宫行礼。

八月二十一日，寿圣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车驾过宫，先至太上处起居，方至本殿进香。次皇后、皇太子、太子妃、庄文太子妃张娘娘已下并进香起居。上至太上内书院进泛索，遂奏安止还内。十二日，婉容到宫，至西便门廊下，先至太上处奏起居，次入本殿进香，值雨，免下陛起居，大内进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宫进香，阁长就管押进奉银绢度牒等并七宝银金器皿（比天申节减半），并珠子十号，并于后殿铺放。十六日，本殿提举率本宫官属进香，并设放寿星及神仙意思书画等物，隔帘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亲属到宫进香，并本宫人吏、后苑官属、作苑使臣等并节次进香。二十一日卯时，皇后先到宫，候驾到，至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宫殿（陈刻无"宫"字），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太子妃第三班，共上寿讫，太后宅亲属上寿，并同天申节仪。太上邀官里至清心堂进泛索，值雨不呈百戏，依例支赐。午初二刻奏办就，本殿大堂面北坐，官家花帽儿上盖，皇后三钗头冠，并赐簪花。至五盏，并免大衣服，官里便背儿赴坐。第七盏，小刘婉容进自制《十色菊》、《千秋岁》曲破，内人琼琼、柔柔对舞。上于阁子库取赐五两数珠子一号、细色北段各十匹，太后又赐七宝花十枝、珠翠芙蓉缘领（陈刻"领缘"）一副又移坐灵芝殿有木犀处进酒。次到至乐堂再坐。至更后还内。十月二十二日，今上皇帝会庆圣节。至日，车驾过宫，太上升殿起居讫，簪花拜舞，进寿酒讫，太上回赐寿酒。次至太后殿行礼（详见第一卷）。从太上至后苑梅坡看早梅，又至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载忻堂排当，官家换素帽儿，太后赐官里女乐二十人，上再拜谢恩。并教坊都管王喜等新进制《会庆万年》薄媚曲破对舞，并赐银绢。太上以白玉桃杯赐上御酒云："学取老爹年纪早早还京。"上饮酒，再拜谢恩。三盏后，官家换背儿，免拜；皇后换团冠背儿；太子免系裹，再坐。本宫御侍六人，并升郡夫人，就赐诰谢恩，并照例支散目子钱。太上又赐官里玉酒器十件，垒珠嵌宝器皿一千两，克丝作金龙装花软套阁子一副。侍宴官吴郡王已下，各赐金盘盏、匹段、并蔷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里大醉，申后宣逍遥子入便门升辇还内。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过德寿宫起居，太上留坐冷泉堂进泛索讫，至石桥亭子上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种，一种宜兴张公洞者，苔藓甚厚，花极香；一种出越上，苔如绿丝，长尺余。今岁二种同时着花，不可不少留一观。"上谢曰："恭领圣旨。"上皇因言："多日不见史浩。"命内侍宣召，既至，起居讫，赐坐，并召居广、郑藻。初筵，教坊奏乐，呈伎酒三行。太上宣索市食，如李婆婆杂菜羹、贺四酪面、脏三猪胰、胡饼、戈家甜食等数种。太上笑谓史浩曰："此皆京师旧人，各厚赐之。"史起谢。又移宴

静乐堂，尽遣乐工，全用内人动乐，且用盘架，品味百余种，酒行无算。又宣索黄玉紫心葵花大盏，太上亲自宣劝，史捧觞为两宫寿。时君臣皆已沾醉，小内侍密语史相公云："少酌。"上闻之曰："满酌不妨，当为老先生一醉。"太上极喜，赐史少保玉带一条、冰片脑子一金合、紫泥罗二十匹、御书四轴。史相谢恩而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车驾过宫，恭请太上、太后幸聚景园。次日，皇后先到宫起居，入幕次换头面，候车驾至，供泛索讫，从太上、太后至聚景园。太上、太后至会芳殿降辇，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辇，并入幄次小歇。上邀两殿至瑶津少坐，进泛索。太上、太后并乘步辇，官里乘马，遍游园中，再至瑶津西轩，入御筵。至第三盏，都管使臣刘景长供进新制《泛兰舟》曲破，吴兴祐舞，各赐银绢。上亲捧玉酒船上寿酒，酒满玉船，船中人物，多能举动如活，太上喜见颜色。散两宫内官酒食，并承应人目子钱。遂至锦壁赏大花，三面漫坡，牡丹约千余丛，各有牙牌金字，上张大样碧油绢幕。又别剪好色样一千朵，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就中间沈香卓儿一只，安顿白玉碾花商尊，约高二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枝。进酒三杯，应随驾官人内官，并赐两面翠叶滴金牡丹一枝、翠叶牡丹沈香柄金彩（陈刻"丝"）御书扇各一把。是日知阁张抡进《壶中天慢》云："洞天深处，赏娇红轻玉，高张云幕，国艳天香相竞秀。琼苑风光如昨，露洗妖妍（陈刻"娆"），风传馥郁，云雨巫山约。春浓如酒，五云台榭楼阁。圣代道洽功成，一尘不动，四境无鸣柝。屡有丰年天助顺，基业增隆山岳。两世明君，千秋万岁，永享升平乐。东皇呈瑞，更无一片花落。"赐金杯盘、法锦等物（此词或谓是康伯可所赋，张抡以为己作）。又进酒两盏，至清辉少歇。至翠光登御舟，入里湖，出断桥，又至珍珠园，太上命尽买湖中龟鱼放生，并宣唤在湖卖买等人。内侍用小彩旗招引，各有支赐。时有卖鱼羹人宋五嫂对御自称："东京人氏，随驾到此。"太上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赐金钱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仍令后苑供应泛索。时从驾官丞相赵雄、枢密使王淮、参政钱良臣并在显应观西斋堂侍班，各赐酒食、翠花扇子。至申时御舟捎泊花光亭，至会芳少歇。时太上已醉，官里亲扶上船，并乘轿儿还内。都人倾城，尽出观瞻，赞叹圣孝。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礼。十三日值雨，未时奏请宿斋。北内送天花蘑菇、蜜煎山药枣儿、乳糖、巧炊、火烧角儿等。十四日早，车驾诣景灵宫，回太庙宿斋。雨终日不止，午后太上遣提举至太庙传语官家："连日祀事不易，所有十六日诣宫饮福，以阴雨泥泞劳顿，可免到宫行礼。天气阴寒，请官家善进御膳，频添御服。"圣旨遣阁长回奏："上感圣恩，至日若登楼肆赦时，依旧诣宫行礼。若值雨不登门时，续当奏闻。"至晚，雨不止，宣谕大礼使赵雄："来早更不乘辂，止用逍遥辇诣文德殿致斋，一应仪仗排立，并行放免；从驾官并常服以从。"并遣御药奏闻北内："来日为值雨，更不乘辂，谨遵圣旨，更不过宫行饮福礼。"太上令传语官家："既不乘辂，此间也不出去看也。"大礼使赵雄虽已得旨，犹不许放散。上闻之曰："来早若不晴时，有何面目？"雄闻之曰："纵使不晴得罪，不过罢相耳。"坚执不肯放散。至黄昏后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内侍李思恭宣谕大礼使，仍旧乘辂，再遣御药奏闻北内，以天晴仍旧乘辂，候登门肆赦讫，诣宫行饮福礼。十五日晴色甚佳，车驾自太庙乘辂还内，日映御袍，天颜甚喜，都民皆赞叹圣德。至巳时，太上直阁子官往斋殿传语官家："且喜晴明，可见诚心感格。"赐御用匹段、玉秋辔、七宝篦刀子、事件、素食、果衣等，仍谕："连日劳顿，免行饮福礼。"今上就遣知省回奏："上感圣恩，天气转晴，皆太上皇帝圣心感格。容肆赦讫，诣宫行礼，并谢圣恩。"十六日登门肆赦毕，车驾诣宫小次降辇，提举传太上皇圣旨：特减八拜，仍免至寿圣处饮福。行礼毕，略至绛华堂进泛索。知阁张抡进《临江仙》词云："闻道彤庭森宝仗，霜风逐雨驱云。六龙扶辇下青冥，香随鸾扇远，日映赭袍明。帘卷天街人顶戴，满城喜气氤氲，等闲散作八荒春。欲知天意好，昨夜月华新。"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内遣御药并后苑官管押进奉两宫守岁合食、则剧、金银钱、消夜岁轴果儿、锦历、钟馗、爆仗、羔儿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皇帝："元日欲先诣宫朝贺，然后还内引见大金人使。"太上不许，传语官家："至日可先引见人使讫，却行到宫。"

淳熙八年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见人使讫，即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寿宫行朝贺礼（详见第一卷），并进呈画本人使面貌姓名及馆伴问答。是岁太上圣寿七十有五，旧岁欲再行庆寿礼，太上不许，至是乃密进黄金酒器二千两，上侍太上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供泛索讫，官家恭请太上、太后来日就南内排当。初二日进早膳讫，遣皇太子到宫，恭请两殿并只用轿儿，禁卫簇拥入内，官家亲至殿门恭迎，亲扶太上降辇，至损斋进茶，次至清燕殿闲看书画玩器，约午时初，后苑恭进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二刻，就凌虚排当三盏，至萼绿华堂看梅。上进银三万两、会子十万贯。太上云："宫中无用钱处，不须得。"上再三奏请，止受三分之一。未初，雪大下，正是腊前，太上甚喜。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谓及时。"太上云："雪却甚好，但恐长安有贫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倍数支散矣。"太上亦命提举官于本宫支拨官会，照朝廷数目发下临安府，支散贫民一次。又移至明远楼，张灯进酒。节使吴琚进喜雪《水龙吟》词云："紫皇高宴萧台，双成戏击琼包

碎。何人为把，银河水翦，甲兵都洗，玉样乾坤，八荒同色，了无尘翳，喜冰消太液，暖融鳷鹊，端门晓，班初退。圣主忧民深意，转鸿钧，满天和气，太平有象，三宫二圣，万年千岁，双玉杯深，五云楼迥，不妨频醉，细看来，不是飞花，片片是丰年瑞。”上大喜，赐镀金酒器二百两、细色段匹、复古殿香羔儿酒等。太后命本宫歌板色歌此曲进酒，太上尽醉。至更后，宣轿儿入便门，上亲扶太上上辇还宫。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驾过德寿宫起居，太上留坐至乐堂进早膳毕，命小内侍进彩竿垂钓。上皇曰：“今日中秋，天气甚清，夜间必有好月色，可少留看月了去。”上恭领圣旨，索车儿同过射厅射弓，观御马院使臣打球，进市食，看水傀儡。晚宴香远堂，堂东有万岁桥，长六丈余，并用吴璘进到玉石甃成，四畔雕镂阑槛，莹彻可爱，桥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罗白罗木盖造，极为雅洁。大池十余亩，皆是千叶白莲。凡御榻、御屏、酒器、香奁、器用，并用水晶。南岸列女童五十人奏清乐，北岸芙蓉冈一带，并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初上，箫韶齐举，缥缈相应，如在霄汉。既入座，乐少止。太上召小刘贵妃独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上自起执玉杯，奉两殿酒，并以垒金嵌宝注碗杯盘等赐贵妃。侍宴官开府曾觌恭上《壶中天慢》一首云：“素飙扬碧，看天衢稳送，一轮明月。翠水瀛壶人不到，比似世间秋别。玉手瑶笙，一时同色，小按霓裳垒。天津桥上，有人偷记新阕。当日谁幻银桥，阿瞒儿戏，一笑成痴绝。肯信群仙高宴处，移下水晶宫阙。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上皇曰：“从来月词不曾用金瓯事，可谓新奇。”赐金束带、紫番罗水晶注碗一副。上亦赐宝盏古香。至一更五点还内。是夜隔江西兴，亦闻天乐之声。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诣德寿宫恭请两殿往浙江亭观潮。进早膳讫，御辇檐儿及内人车马，并出候潮门，先命修内司于浙江亭两旁抓缚席屋五十间，至是并用彩缬幕帘。得旨从驾百官，各赐酒食，并免侍班，从便观看。先是澉浦金山都统司水军五千人抵江下，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军临安府水军并行阅试军船，摆布西兴、龙山两岸，近千只。管军官于江面分布五阵，乘骑弄旗，标枪舞刀，如履平地，点放五色烟炮满江，及烟收炮息，则诸船尽藏，不见一只。奉圣旨自管军官已下，并行支犒一次。自龙山已下，贵邸豪民，彩幕凡二十余里，车马骈阗，几无行路。西兴一带，亦皆抓缚幕次，彩绣照江，有如铺锦。市井弄水人，有如僧儿、留住等凡百余人，皆手持十幅彩旗，踏浪争雄，直至海门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戏、撮弄等，各呈伎艺，并有支赐，太上喜见颜色，曰：“钱塘形胜，东南所无。”上起奏曰：“钱塘江潮，亦天下所无有也。”太上宣谕侍宴官，令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进呈，太上以吴琚为第一，其词云：“玉虹遥挂，望青山隐隐，一眉如抹。忽觉天风吹海立，好似春霆初发，白马凌空，琼鳌驾水，日夜朝天阙。飞龙舞凤，郁葱环拱吴越。此景天下应无，东南形胜，伟观真奇绝。好似吴儿飞彩帜，蹴起一江秋雪。黄屋天临，水犀云拥，看击中流楫。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两宫并有宣赐。至月上还内。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车驾过宫，太上命提举传旨：“盛暑请官家免拜。”至内殿起居，太上令小内侍扶掖，免拜谢恩，太后处亦免拜。太上邀官里便背儿至冷泉堂进早膳讫，太上宣谕云：“今岁比常年热甚。”上起答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纳凉，到晚去。或三省有紧切文字，不妨就幄次进呈。”上领圣旨，遂同至飞来峰看水帘。时荷花盛开，太上指池心云：“此种五花同干，近伯圭自湖州进来，前此未见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见日色，并无暑气。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张抡所撰《鼓子词》。”后苑进沆瀣浆，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觉爽快。”上曰“毕竟伤脾。”太上首肯。因闲说宣和间，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壶及风泉馆、万荷庄等处纳凉，此处凉甚，每次侍宴，虽极暑中，亦着衲袄儿也。命小内侍宣张婉容至清心堂抚琴，并令棋童下棋，及令内侍投壶、赌赛、利物、则剧。官家进水晶提壶连索儿，可盛白酒二斗，白玉双莲杯盘、碾玉香脱儿一套，六个大金盆，一面盛七宝水戏，并宣押赵喜等教舞水族。又进太皇后白玉香珀扇柄儿四把、龙涎香数珠佩带五十副、真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还内。

卷　八

车驾幸学

先期三日，仪鸾司及内侍省官至国子监相视，八厢亦至学中搜检。次日，诸斋生员，尽行搬出学外安泊，各斋门并用黄封，学官预拟御课题（咸淳丁卯出“辟雍扬缉熙赋”），用黄罗装背大册，面佥云：“太学某斋生臣姓某供。”以大黄罗袱护之，置于各斋之前，以备驾至点索。崇化堂后，即圣驾歇泊之所，皆设御屏黄罗帏设，供御物等。凡敕入宫门号，止于国子监外门；敕入殿门号，止于国子监内门；敕入禁卫号，止于崇化堂天井，谓之“隔门”。除司业、祭酒外，其余学官、前廊、长谕，并带黄号于隔门外席地坐，赐酒食三品，以俟迎驾。驾至纯礼坊，随驾乐部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起引子，导驾至大成殿棂星门，礼部太常寺官、国子监三学官、及三学前廊、长谕，率诸生迎驾起居。上乘辇入门，至大成殿门降辇，有旨免鸣鞭，以昭至敬。阁门太常礼直官前导入御幄，太常卿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请皇帝行酌献之礼。”上出御幄升殿，诣文宣王位前，三上香，

跪受爵，三祭酒奠爵两拜，在位皆两拜，降阶归幄。太常卿奏礼毕，陪位官并退。上乘辇鸣鞭入崇化堂降辇，入幄更衣（上所至皆设御幄）。礼官、国子监官、三学官、三学生并于堂下分东西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于堂下东壁面西立，宰臣、执政已下北向立，阁门奏班齐，上服帽，红上盖，玉束带，丝鞋，出崇化堂坐。宰臣已下宣名奏圣躬万福。御药传旨，宣升堂，各两拜赞赐坐，分东西阶升堂席后立。次引执经官讲书官奏万福（官该宣名者即宣名），两拜。次引国子监三学官并三学生奏万福，两拜，分引升两廊席后立。内官进书案听宣，以经授执经官进于案上讲筵内，承受对展经册。入内官进牙界方，舍人赞赐坐，宰相已下及两廊学官生员应喏讫，各就坐听讲，讲书官进读经义，执经官执牙篦执读，入内官收撤经书，再以讲义授讲官，讲书官指讲讫，入内官撤书，堂上两廊官并起分行，宰臣已下降阶，讲书官当御前躬身致词，北向立，两拜，御药降阶宣答云："有制，谒款将圣，肃尊视学之仪，讲绎中庸，爰命敷经之彦，茂明彝训，允当朕心。"再两拜。御药传旨宣坐，赐茶讫。舍人赞躬身不拜，各就坐，分引升堂席后立，两拜，各就坐。翰林司供御茶讫，宰臣已下并两廊官赞吃茶讫，宰臣已下降阶，北向立，御药传旨不拜，引两廊官北向各再拜讫出，皇帝起易服，幞头上盖，玉带丝鞋，乘辇鸣鞭出学，百官诸生迎驾如前。随驾乐部，参军色迎驾，念致语，杂剧色念口号曲子，起《寿同天》引子，导驾还宫。在学前廊并该恩出官诸生，各有免解恩例，余并推恩有差。

人使到阙

北使到阙，先遣伴使赐御筵于赤岸之班荆馆，中使传宣抚问，赐龙茶一斤，银合三十两。次日，至北郭税亭茶酒上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驿，中使传宣赐龙茶银合如前，又赐被褥银、沙锣等。明日，临安府书送酒食，阁门官说朝见仪，投朝见榜子。又明日，入见于紫宸殿，见毕，赴客省茶酒，遂赐宴于垂拱殿。酒五行，从官已上与坐，是日赐茶酒名果，又赐使副衣各七事，幞头牙笏二十两，金带一条，并金鱼袋靴一双，马一匹，鞍辔一副，共折银五十两，银沙锣五十两，色绫绢一百五十匹，余并赐衣带银帛有差。明日，赐牲饩，折博生罗十匹、绫十匹、绢布各二匹。朝见之二日，与伴使偕往天竺寺烧香，赐沈香三十两，并斋筵、乳糖、酒果。次至冷泉亭呼猿洞游赏。次日又赐内中酒果、风药、花饧。赴守岁，夜筵用傀儡。元正朝贺礼毕，遣大臣就驿赐御筵，中使传宣劝酒九行、三日，客省签赐酒食，禁中赐酒果，遂赴浙江亭观潮，酒七行，四日，赴玉津园燕射，命善射者假官伴之，赐弓矢酒行，乐作，伴射与大使射弓，馆伴与副使射弩，酒五行（陈刻"酒九行"）。五日，大燕集英殿，尚书郎官、监察御史已上，并与学士院撰致语。六日，装班朝辞退，赐袭衣金带三十两，银沙锣五十两、红锦二色、绫二匹、小绫十色、绢三十匹、杂色绢一百匹，余各有差。临安府书送赠仪。复遣执政就驿赐燕，晚赴解换夜筵。伴使始与亲劝酬，且以衣物为侑，谓之"私觌"。次日，赐龙凤茶、金银合，乘马出北关，登舟。又次日，遣近臣赐御筵。自到阙至朝辞，密赐大使银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衣各三袭，金带各三条；都管上节各银四十两，衣二袭；中下节各银三十两，衣一袭，涂金带副之。

宫中诞育仪例略

宫中凡阁分有娠，将及七月，本位医官申内东门司及本位提举官奏闻门司特奏，再令医官指定降诞月分讫，门司奏排办产阁，及照先朝旧例，三分减一，于内藏库取赐银绢等物如后：

罗二百匹　绢四千六百七十四匹（钉设产阁：三朝、一腊、二腊、三腊、满月、百晬。头晬。）　金二十四两八钱七分四厘（裹木篦、竿杈、针眼、铃钗、镀盆，案，"针眼"陈刻作"银针"，俱似误。）　银四千四百四十两　银钱三贯足　大银盆一面　醽醁沈香酒五十三石二斗八升　装画扇子一座　装画油盆八面　簇花生色袋身单（陈刻"单"下有"袋"字）一副　催生海马皮二张　檀香匣盛硾铜剃刀二把，金镀银锁钥全　彩画油栲栳簸箕各一　彩画油砖八口　彩画油瓶二　新罗漆马衔铁一副　装画胎衣瓶　铁秤锤五个　铁钩五十条　眠羊卧鹿二合各十五事　金银果子五百个　影金贴罗散花儿二千五百　锦沿席一　绿席毡、蒲合、褥子各二（陈刻"蒲"作"绣"）　玛瑙缬绢一匹　大毡四领　乾蓐草一束　杂用盆十五个　暖水釜五个　绿油柳木槌十个　生菜一合　生艾一斤　生母姜二斤　黑豆一斗（栲栳全）　无灰酒二瓶　米醋二瓶　纽地黄汁布二条　滤药布二条（金漆箱儿全）　香墨十铤（钿漆影金匣。陈刻"钿漆"作"红罗"。）　鸡子五十个（金漆箱儿）　小石子五十颗（竹作笼）　竹柴五十把　红布袋二（盛马桶末用）　带泥藕十挺　生芋子一合（彩画）　银杏一合五十斤（内装画一千个）　嘉庆子五十斤（内装画七百个）　菱米五十斤（内装画七百个）　荔枝五十斤　胡桃二千个（装画）　圆眼五十斤（装画）　莲肉五十斤　枣儿五十斤　柿心五十斤　栗子五十斤　粱子十合（陈刻"果子"）　吃食十合（蒸羊一口、生羊剪花八节、羊六色子、枣大包子、枣浮图儿、豌豆枣塔儿、炊饼、糕、糖饼、髓饼。）

仍令太医局差产科大小方脉医官宿直，供画产图方位，饮食禁忌，合用药材，催生物件，合本位踏逐老娘伴人，乳妇抱女，洗泽人等，申学士院撰述净胎发祝寿文，排办产阁了毕，犒赐修内司、会通门官、本司人吏、库子医官、仪鸾司等人银绢官会有差。候降诞日，本位官即便申内东门司转奏降诞、三日、一腊、两腊四节次，拆产阁、三腊、满月二次，百晬、

头晬，已上十次支赐银绢。仍添本位听宣内人请给十分。已上并系常例。此外特恩，临时取旨，不在此限。外廷仪礼，不在此内。

册皇后仪

先一日宣押翰林学士锁院草册后制词，赐学士润笔金二百两。次日，百官听宣布，皇后三辞免，不允。差官奏告天地宗庙社稷诸陵。太史局择日，先期命有司陈设。至日早，文武百僚集于大庆殿门外，节次赞引执事官入立，班定，皇帝自内服幞头红袍玉带靴入幄，更服通天冠，绛纱袍。礼部侍郎奏中严外办，礼仪使俯伏跪称："礼仪使臣某言：请皇帝发册。"（余与德寿宫上册宝礼仪并同）侍中诣御坐前躬承旨讫，降东阶立称："有制。"皆再拜。太傅太保躬身。侍中宣制曰："册妃某氏，立为皇后。命公等持节展礼。"太傅太保再拜，参政帅掌节者脱节衣，诣太傅位，掌节者以节授参政，参政奉节西向，以节授太傅，太傅受讫，以节授掌节者。次中书令以册授太傅，太傅受讫，置于案次，侍中转宝授太保，并如前仪。复位，并再拜。持节者前导，册宝进行，太傅押册，太保押宝（正安乐作），由中道出文德殿东偏门（乐止）。掌节者加节衣，至穆清殿外幄次，初册宝出门。礼仪使至御座前跪奏："礼仪使臣某言：礼毕。"内侍承旨索扇，扇合、帘降、鸣鞭，协律郎举麾鼓柷（乾安乐作）。皇帝降坐，入东房，戛敔（乐止），侍中版奏解严。是日穆清殿设乐架黄麾仗。皇后常服，乘金龙肩舆至穆清殿后西阁，内命妇等应陪列者奉从至阁内，侍中版奏中严外办，应行事执事官各就门外位立定，持节者立于左，内命妇各就位，皇后首饰袆衣，内侍引司言，司言引尚宫，尚宫引皇后出阁，协律郎举麾（坤安乐作），由西房至殿上，南向立定（乐止），礼直官引太傅太保就内给事前西向跪称："册使太傅某、副使太保某，奉制授皇后前备物典册。"俯伏兴退复位。内给事诣皇后前跪奏如前。次太傅以册授内侍，内侍受册，举册官奠册举册举案，俱诣内谒者监位，以册授内谒者监，受册奠讫。次太保转宝授内谒者监如前仪。掌节者脱节衣，以节授掌节，内侍前导册宝进行入殿门，内谒者监都大主管后从，以次入殿庭（宜安乐作），至位（乐止），尚宫引皇后自东阶至殿下中褥位北向（承安乐作）至位（乐止），举册宝官并案进于皇后之右，少前，西向跪奠讫。内侍称："有制。"后再拜，读册官跪宣册文，后又再拜。次内谒者监奉册授皇后，皇后受讫，以授司言。次奉宝授皇后，皇后受讫（乐止），皇后再拜退。内侍以谢皇太后笺授皇后，皇后置于案，再拜，内侍奉表以出投进。次谢皇帝表，如前。内侍奏礼毕。次尚宫引皇后升堂（和安乐作），司宝奉宝至于坐前（乐止），司宾引内命妇次就位班首初行（惠安乐作），至位（乐止），命妇皆再拜，司赞引班首升阶（惠安乐作乐止），进当皇后，北向致词称赞，降自西阶（惠安乐作），至位（乐止），内外命妇皆再拜。司言称："令旨。"命妇皆再拜。宣令旨讫，又皆再拜。司宾以次引命妇还宫（惠安乐作），出门（乐止）。次内侍引外命妇出（咸安乐作）至阶上（乐止），北向致词（咸安乐作），降阶（乐止），外命妇皆再拜又宣答如前。内侍奏礼毕，皇后降坐（徽安乐作），皇后归阁（泰安乐作），至阁（乐止），受贺毕。皇后更常服升坐，命外命妇如宫中仪会毕，再拜，以次出。

皇后归谒家庙 用咸淳全后例

太史局预择日降旨，命礼寺参酌礼典所属排办。至日，皇后出宫，至祥曦殿上升龙檐，出和宁门，至皇后家庙。本府干办使臣等，并穿秉兵士，并衫帽于大门外香案前排立，俟仪卫至，各两拜。本府亲属于门内，妇人于厅下侧立，俟龙檐升厅，至堂门降檐入幄次，少歇，次本府亲属并立幄前兴居，退诣家庙，以俟陪立。次本阁官奏请皇后服团冠背儿，乘小车入诣家庙（内侍传呼乐官乐作），西阶降车（乐止）。皇后升堂西向位（乐作），两拜，陪位官各两拜，读祝文，两拜，陪位各两拜如上仪（乐作乐止如上）。皇后还位，再拜，陪位官各两拜，皇后降东侧阶，升车（乐止）。又诣后堂，炷香如前仪。次赴赐筵，皇后坐于堂中，南向堂前施帘，亲属并常服诣厅下南向谢恩。俟皇后升堂，诣帘前两拜，妇人于帘内两拜，亲属并系鞾立定，以俟就坐，供进酒食如家人礼。至第五盏，各于席前立，俟皇后降坐少歇，再坐并如前仪。又至第九盏酒毕，并靴笏各两拜，赐筵赐物，次于厅前排立谢恩，各两拜。俟皇后出幄乘龙檐，亲属北向两拜退。皇后还内，诣御前谢恩，进纳御前及送诸阁分夫人御侍韶部职事内人及诸位次内人本殿内人并细色匹帛、盘盏细果、海鲜时新吃食，及支给内侍省大官已下及本殿官吏银绢有差。次日，内降指挥：皇后封赠三代亲属，并行推恩。

早泛索

皇后：

下饭七件　菜蔬五件　茶果十合　小碟儿五件

亲属：

各早食十味　赐筵

皇后：

绣高饤十　时果十碟　脯腊十碟　细京果十碟　细密煎十碟　看菜十碟（陈刻"看果"）　亲属：

京果四十垒　脯腊三百碟　时果干果共五百碟

初坐

皇后：下酒吃食九盏　上细看食十件　果子意思十件

歇坐

下酒吃食十盏　果子十件　时果十件

宣赐折食钱

大官四员　阁长已下十三员　皇后阁内人　押班等二十五人　本殿随从官　仪鸾司官　御酒库官　御辇院

官　御厨官　翰林司官　祗候库官　讲殿幕士　乐官

赐筵乐次

家庙酌献三盏，诸部合，《长生乐》引子。

赐筵初坐，《蕙兰芳》引子。

第一盏，觱篥起，《玉漏迟慢》。笛起，《侧犯》。笛起，《真珠髻》。　觱篥起，《柳穿莺》。　合，《喜庆》曲破，对舞。

第二盏，觱篥起，《圣寿永歌》曲子。琵琶起，《倾杯乐》。

第三盏，琵琶起，《忆吹箫》。　觱篥起，《献仙音》。

第四盏，琵琶独弹，《寿千春》。　笛起，《芳草渡》。　念致语、口号。　勾杂剧色，时和等做《尧舜禹汤》，断送《万岁声》。　合意思，副末念。（“雨露恩浓金穴贵，风光远胜马侯家。”）

第五盏，觱篥起，《卖花声》。　笛起，《鱼水同欢》。

歇坐

第一盏，觱篥合小唱，《帘外花》。

第二盏，琵琶独弹，《寿无疆》。（陈刻“无疆寿”。）

第三盏，筝琶，方响合，《双双燕》神曲。

第四盏，唱赚。

第五盏，鼓板。　觱篥合，小唱《舞杨花》。

再坐

第六盏，笙起，《寿南山》。　方响起，《安平乐》。

第七盏，筝弹，《会群仙》。　笙起，《吴音子》。勾杂剧，吴国宝等做《年年好》，断送《四时欢》。　合意思，副末念。（“香生花富贵，绿嫩草精神。”）

第八盏，笛起，《花犯》。　觱篥起，《金盏倒垂莲》。

第九盏，诸部合，《喜新春慢》曲犯。

宫乐官五十八人，各帽子紫衫腰带。

都管一人，幞头、公服、腰带、系鞵、执杖子。

乐官犒设

内藏库支赐银　皇后殿外库支赐钱酒　本府支犒钱酒

皇后散付本府亲属、宅眷、干办、使臣已下

金合　金瓶　金盘盏　金环　金镯　金钗　金钱（共金五百两）　银盘盏（共二千两）　细色段匹　翠领　翠花　翠冠　翠扇　翠篦环　银钱　画扇　龙涎香　刺绣领　画领　生色罗

皇子行冠礼仪略

太史择日降旨，令太常寺参酌旧礼，有司具办仪物。至日质明，百僚立班，皇帝即御座，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赞冠者入就位（掌冠以太常卿，赞冠以阁门官。）。初入门（祗安乐作），至位（乐止），典仪赞再拜，在位皆再拜跪，左辅诣御坐前承制，降自东阶，诣掌冠者前称：“有制。”典仪赞再拜，在位皆再拜讫，左辅宣制曰：“皇子冠，命卿等行礼。”掌冠、赞冠者再拜，左辅复位。王府官入诣皇子东房，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子，内侍二人夹侍，王府官后从（自后并准此）。皇子初行（恭安乐作），即席南向坐（乐止），礼直官等引掌冠、赞冠诣罍洗（乐作），搢笏、盥手、帨手讫，执笏升（乐止），执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皇子席前，北向跪冠（修安乐作），掌冠者兴，席南北面立，赞者进席前，北面跪，正冠兴，立于掌冠者后，皇子与内侍跪进服，服讫（乐止），掌冠者揖皇子复坐，赞冠者跪，取爵，内侍以酒注于爵，掌冠受爵，跪进皇子席前，北向立祝曰：“酒醴和旨，笾豆静嘉，受尔元服，兄弟具来，永言保之，降福孔皆。”皇子搢笏跪受爵（翼安乐作），饮讫，奠爵执笏。太官令奉馔，设于皇子席前，皇子搢笏食讫（乐止），执笏，太官令撤撰，礼直官等复引掌冠赞冠降诣罍洗（乐作），搢笏、盥手、执笏升（乐止），赞冠者进席前，北向跪，脱折上巾置于匴兴，内侍跪受服兴，置于席，执七梁冠者升，掌冠者降二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皇太子席前，北向跪冠（进安乐作）。掌冠者兴，席南北面立，赞者进席前，北面跪，簪结纮兴，立于掌冠者之后，皇子与内侍跪进服，服讫（乐止）。赞冠者揖皇子，复坐。赞冠者跪取爵，内侍以酒注爵，掌冠者跪受进爵皇子席前，北向立，祝曰：“宾赞既戒，肴核惟旅，申加厥服，礼仪有序，允观尔诚，受天之祜。”皇子搢笏跪受爵（辅安乐作），饮讫，奠爵执笏，太官令进馔，撤馔，并如前。赞冠者进席前北向跪，脱七梁冠。置于匴兴，内侍跪受服兴，置于席，执九旒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执项左执前进皇子席前，北向跪冠（广安乐作）。掌冠者兴，赞冠者进席前，北面跪，簪结纮兴立，皇子兴，内侍进服，服讫（乐止）。皇子复坐，赞冠者再进酒如前，祝曰：“旨酒既清，嘉荐令芳，三加尔服，眉寿无疆，永承天休，俾炽而昌。”皇子跪受爵（咸安乐作），太官令奉馔如前，皇子降自东阶，诣朵殿东房易朝服，降立于横街南王府官阶下，西向，皇子初行（乐作），至位（乐止），礼直官等引掌冠者诣皇子位，少进字之曰：“岁日云吉，威仪孔时，昭告厥字，君子攸宜，顺尔成德，永言保之。奉敕字某。”皇子再拜舞蹈，再拜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左辅诣御坐前承旨降阶，诣皇子前宣曰：“有敕。”皇子再拜。左辅宣敕戒曰：“好礼乐善，服儒讲艺，蕃我王室，友于兄弟，不溢不骄，惟以守之。”宣讫，皇子再拜。余如皇太子仪。次日，文武百僚诣东上合门拜表称贺。

卷　九

高宗幸张府节次略

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供进御筵节次如后。

安民靖难功臣太傅静江、宁武、靖海军节度使醴泉观使清河郡王臣张俊进奉

绣花高饤一行八果垒：

香圆　真柑　石榴　枨子　鹅梨　乳梨　榠楂　花木瓜

乐仙干果子叉袋儿一行：

荔枝　圆眼　香莲　榧子　榛子　松子　银杏　梨肉　枣圈　莲子肉　林檎旋　大蒸枣

缕金香药一行：

脑子花儿　甘草花儿　朱砂圆子　木香丁香　水龙脑　史君子　缩砂花儿　官桂花儿　白术人参　橄榄花儿

雕花蜜煎一行：

雕花梅球儿　红消花（陈刻“儿”）　雕花笋　蜜冬瓜鱼儿　雕花红团花　木瓜大段儿（陈刻“花”）　雕花金橘　青梅荷叶儿　雕花姜　蜜笋花儿　雕花枨子　木瓜方花儿

砌香咸酸一行：

香药木瓜　椒梅　香药藤花　砌香樱桃　紫苏柰香　砌香萱花柳儿　砌香葡萄　甘草花儿　姜丝梅　梅肉饼儿　水红姜　杂丝梅饼儿

脯腊一行：

肉线条子（陈刻“线肉”）　皂角铤子　云梦豝儿　虾腊　肉腊　奶房　旋鲊　金山咸豉　酒醋肉　肉瓜齑

垂手八盘子：

拣蜂儿　番葡萄　香莲事件念珠　巴榄子　大金橘　新椰子象牙板　小橄榄　榆柑子

再坐

切时果一行：

春藕　鹅梨饼子　甘蔗　乳梨月儿　红柿子　切枨子　切绿橘　生藕铤子（陈刻“儿”）

时新果子一行：

金橘　葴杨梅　新罗葛　切蜜蕈　切脆枨　榆柑子　新椰子　切宜母子　藕铤儿　甘蔗柰香　新柑子　梨五花子（陈刻“儿”）

雕花蜜煎一行（同前）

砌香咸酸一行（同前）

珑缠果子一行：

荔枝甘露饼　荔枝蓼花　荔枝好郎君　珑缠桃条　酥胡桃　缠枣圈　缠梨肉　香莲事件　香药葡萄　缠松子　糖霜玉蜂儿　白缠桃条

脯腊一行（同前）

下酒十五盏：

第一盏　花炊鹌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盏　奶房签　三脆羹

第三盏　羊舌签　萌牙肚胘

第四盏　肫掌签　鹌子羹

第五盏　肚胘脍　鸳鸯炸肚

第六盏　沙鱼脍　炒沙鱼衬汤

第七盏　鳝鱼炒鲎　鹅肫掌汤齑

第八盏　螃蟹酿枨　奶房玉蕊羹

第九盏　鲜虾蹄子脍　南炒鳝

第十盏　洗手蟹　鯚鱼假蛤蜊

第十一盏　五珍脍　螃蟹清羹

第十二盏　鹌子水晶脍　猪肚假江鳐

第十三盏　虾枨脍　虾鱼汤齑

第十四盏　水母脍　二色茧儿羹

第十五盏　蛤蜊生　血粉羹

插食：

炒白腰子　炙肚胘　炙鹌子脯　润鸡　润兔　炙炊饼　炙炊饼脔骨（“炙炊饼”三字疑衍，陈刻上有“不”字）

劝酒果子库十番：

砌香果子　雕花蜜煎　时新果子　独装巴榄子　咸酸蜜煎　装大金橘小橄榄　独装新椰子　四时果四色　对装拣松番葡萄　对装春藕陈公梨

厨劝酒十味：

江鳐炸肚　江鳐生　蝤蛑签　姜醋生螺（陈刻“香螺”）　香螺炸肚　姜醋假公权　煨牡蛎　牡蛎炸肚　假公权炸肚　蟑蚷炸肚

准备上细垒四卓

又次细垒二卓（内蜜煎咸酸时新脯腊等件）

对食十盏二十分：

莲花鸭签　茧儿羹　三珍脍　南炒鳝　水母脍　鹌子羹　鯚鱼脍　三脆羹　洗手蟹　炸肚胘

对展每分时果子（陈刻“五”）盘儿：

知省　御带　御药　直殿官　门司

晚食五十分各件：

二色茧儿　肚子羹　笑靥儿　小头羹饭　脯腊鸡　脯鸭

直殿官大碟（陈刻“炸”）下酒：

鸭签　水母脍　鲜虾蹄子羹　糟蟹　野鸭　红生水晶脍　鯚鱼脍　七宝脍　洗手蟹　五珍脍　蛤蜊羹

直殿官合子食：

脯鸡　油饱儿　野鸭　二色姜豉　杂熝　入糙鸡　麻脯鸡脏　炙焦　片羊头　菜羹一葫芦

直殿官果子：

时果十隔碟

准备：

薛方瓠羹

备办外官食次：

第一等（并簇送）

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秦桧

烧羊一口　滴粥　烧饼　食十味　大碗百味羹　糕儿盘劝　簇五十馒头（血羹）　烧羊头（双下）　杂簇从食五十事　肚羹　羊舌托胎羹　双下大（陈刻“火”膀子）　三脆羹　铺羊粉饭　大簇饤　鲊糕鹌子　蜜煎三十碟　时果一合（切榨十碟）　酒三十瓶　少保观文殿大学士秦熺　烧羊一口　滴粥　烧饼　食十味　蜜煎一合　时果一合（切榨）　酒十瓶

第二等

参知政事（余若水）　签书枢密（巫伋）　少师恭国公殿帅（杨存中）　太尉两府（吴益）　普安郡王　恩平郡王

各食十味　蜜煎一合　切榨一合　烧羊一盘　酒六瓶

第三等

侍从七员：

左朝散郎礼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　陈诚之

左中大夫刑部侍郎兼权吏部侍郎　韩仲通

右承议郎权吏部侍部　李如岗　右奉议郎起居舍人　汤思退　右朝散大夫太府卿兼户部侍郎　徐宗说　右宣教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兵部侍郎　陈相　右宣教郎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兼给事中　陈夔

管军二员：

马军太尉　成闵　步军太尉　赵密

知阁六员：

保信军节度使领阁门使兼客省四方馆事提点皇城司　郑藻　照化军承宣使领阁门使兼客省四方馆事提点皇城司　钱　成州团练使领阁事兼客省四方馆事提点皇城司　赵恺　贵州团练使领阁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提点皇城司　宋　武节大夫吉州刺吏领阁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提点皇城司　孟　武节大夫惠州刺吏领阁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提点皇城司　苏

御带四员：

降授郢州防御使带御器械　潘端卿　忠州防御使带御器械　石清　武功大夫遥郡防御使带御器械　冀彦明　武功大夫兼阁门宣赞舍人带御器械　李彦实

宗室三员：

安庆军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　士衔　建州观察使　士剧　琼州观察使　居广

外官六员：

建宁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　韦谦

崇庆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　韦

庆远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　吴盖

崇信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　刘光烈

永宁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　朱孝庄

武庆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　王安道

各食七味　蜜煎一合

时果一合　酒五瓶

第四等

环卫官九员：

右监门卫大将军贵州刺使　居闲

右监门卫大将军福州防御使　士辐

右监门卫大将军荣州团练使　士阪

右监门卫大将军贵州团练使　士歆

右监门卫大将军宣州刺使　士铢

右监门卫大将军宣州刺使　士赫

右监门卫大将军吉州刺使　士陪

右监门卫大将军吉州刺使　士暗

右监门卫大将军吉州刺使　士闸

宣赞舍人十八人：

王汉臣　陈清　郭蔓之　王正月（陈刻“王肯”）　许彦洪　郑应之　裴良弼　陈迪　李大有　王邦昌　张彦圭　梁份　郑立之　李邦杰　蔡舜臣　谷琦　王德霖　张安世

阁门祗候二十人：

李丙　李唐谊　郑明　范涉　周逦　张令绰　张拱　杨价　贾公正　陈仲通　刘尧咨　张耘　何忱　李偁　王谦　董原　刘伉　刘康祖　何超祖　朱邦达

看班祗候八人：

梁振之　王谊　董珩　司马纯（陈刻“纪”）　潘思夔　张赫　冯倚　刘尧卿

提点兼祗应行首五人：

李观　边思聪　逯镐　郑孝礼　常士廉

三省枢密房副承旨逐房副承旨六人：

刘兴仁　刘兴贤　韩师文　武铸　边俊民　严经安

随驾诸局干办监官等十八人：

成州团练使干办皇城司　冯持　右武郎干办皇城司　刘允升　保义郎干办御厨　潘邦　保义郎干办御厨　冯藻　保义郎干办翰林司　王喜　修武郎干办仪鸾司　郭公既　保义郎干办祗候司　黎安国　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兼翰林干办御辇院　邵璿　忠翊郎干办左右骐骥院　班彦通　武忠郎干办左右骐骥院　张淳　承信郎阁门祗候兼干办左右骐骥院　裴良从　武功大夫干办行在左藏库　石瑜　右朝散大夫干办行在左藏库　刘份　武功大夫干办行在左藏库　吴铸　忠翊郎阁门祗候兼干办行在左藏库　赵节　承节郎阁门祗候兼干办行在左藏库　刘勤　忠翊郎主管军头司兼祗应　杜渊　保义郎主管军头司兼祗应　徐宗彦

各食五味　时果一盒　酒二瓶

第五等

阁门承受十人　知班十五人　御史台十六人

各食三味　酒一瓶

听叫唤中官等五十分

各食五味　斩羊一斤　馒头五十个　角子一个　铺姜粉饭　下饭咸豉　各酒一瓶

进奉盘合

宝器：

御药带一条　玉池面带一条　玉狮蛮乐仙带一条　玉鹘兔带三条　玉璧环二　玉素钟子一　玉花高足钟子一　玉枝梗瓜杯一　玉瓜杯一　玉东西杯一　玉香鼎二（盖全）　玉盆儿一　玉椽头碟儿一　玉古剑璏等十七件　玉圆临安样碟儿一　玉靶独带刀子二　玉并三靶刀子四　玉犀牛合替儿一　金器一千两　珠子十二号共六万九千五百九颗　珠子念珠一串一百九颗　马价珠金相束带一条　翠毛二百合　白玻璃圆盘子一　玻璃花瓶七　玻璃碗四　马瑙碗大小共二十件

古器

龙文鼎一　商彝二　高足商彝一　商父彝一　周盘一　周敦二　周举罍一　有盖兽耳周罍一

汝窑：

酒瓶一对　洗一　香炉一　香合一　香球一　盏四只　盂子二　出香一对　大奁一　小奁一

合仗（陈刻"合伏"）

螺钿合一十具（织金锦褥子全）

犀毗（陈刻"皮"）合一十具（织金锦褥子全）

书画：

有御宝十轴：

曹霸五花骢　冯瑾霁烟长景　易元吉写生花　黄居宝雀竹　吴道子天王　张萱唐后竹丛（"唐后"字疑误）　边鸾萱花山鹧　黄筌萱草山鹧　宗妇曹氏蓼岸　杜庭睦明皇斫脍

无宝有御书九轴：

赵昌踯躅鹌鹑　梅竹思踯躅母鸡　杜霄扑蝶　巨然岚锁翠峰　徐熙牡丹　易元吉写生枇杷　董源夏山早行二轴　伪主李煜林泉渡水人物

无宝无御书二轴：

荆浩山水　吴元俞紫气星

匹帛：

撚金锦五十匹　素绿锦一百五十匹　木绵二百匹　生花番罗二百匹　暗花婺罗二百匹　樗蒲绫二百匹

进奉犒设

随驾官知省御带御药门司直殿官：

紫罗五百匹　杂色缬罗五百匹　马下目子钱一万贯文

禁卫一行祗应人等：

钱二万贯文　炊饼二万个　熟猪肉三千斤　爊爆三十合　酒二千瓶

本家亲属推恩　弟拱卫大夫　张保　男右奉议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赐紫金鱼袋　张子颜　男右宣教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赐紫金鱼袋　张子正　孙承事郎籍田令赐紫金鱼袋　张宗元　侄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清海军承宣使添差两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　张子盖　侄右朝请大夫直徽猷阁主管佑神观赐紫金鱼袋　张子仪　侄承奉郎　张子安　侄忠翊郎　张子文　侄孙保义郎　张宗旦　侄孙保义郎　张宗亮　侄孙登仕郎　张宗说　侄孙成忠郎　张宗益　侄孙登仕郎　张宗颖　妻秦国夫人　魏氏　妾咸宁郡夫人　章氏　妾和宁郡夫人　杨氏　妾硕人　潘氏　妾硕人　沈氏　妾硕人　曹氏　妾硕人　周氏　弟妇太硕人　王氏　弟妇恭人　任氏　第二女孺人　张氏　第三女孺人　张氏　第四女孺人　张氏　男子颜妇　王氏　男子正妇　王氏　孙宗元妇　王氏　侄子盖妇硕人　赵氏　侄子仪妇宜人　郭氏

绍兴二十一年十一月　　日

和州防御使干办府事兼提点兼排办一行事务张贵具（陈刻"兼提点"作"差提点"，"排办"上无"兼"字，"张贵"作"张青"）。

卷　十

官本杂剧段数

《争曲六幺》《扯拦六幺》（三嗲）《教声六幺》《鞭帽六幺》《衣笼六幺》《厨子六幺》《孤夺旦六幺》《王子高六幺》《崔护六幺》《骰子六幺》《照道六幺》《莺莺六幺》《大宴六幺》《驴精六幺》《女生外向六幺》《慕道六幺》《三偌慕道六幺》《双拦哮六幺》《赶厥夹六幺》《羹汤六幺》《索拜瀛府》《厚熟瀛府》《哭骰子瀛府》《醉院（陈刻"县"）君瀛府》《懊（陈刻"燠"）骨头瀛府》《赌钱望瀛府》《四僧梁州》《三索梁州》《诗曲梁州》《头钱梁州》《食店梁州》《法事馒头梁州》《四哮梁州》（陈刻"伊州"）《领伊州》《铁指甲伊州》《闸五伯伊州》《裴少俊伊州》《食店伊州》《桶（陈刻"橘"）担新水》《双哮新水》《烧花新水》《简帖薄媚（陈刻"补"）》《请客薄媚》《错取薄媚》《传神薄媚》《九妆薄媚》《本事现薄媚》《打调薄媚》《拜褥薄媚》《郑生遇龙女薄媚》《土地大明乐》《打球大明乐》《三爷老大明乐》《列女降黄龙》《双旦降黄龙》《柳玭（陈刻"比"）上官降黄龙》《赶厥胡渭州》《单番将胡渭州》《银器胡渭州》《看灯胡渭州》（三厥）《入寺降黄龙》《榆标降黄龙》《打地铺逍遥乐》《病郑逍遥乐》《崔护逍遥乐》《瀍湎（陈刻"面"）逍遥乐》《单打石州》《和尚（陈刻"石和"）那石州》《赶厥石州》《塑金刚大圣乐》《单打大圣乐》《柳毅大圣乐》《霸王中和乐》《马头中和乐》

《大打调中和乐》《喝贴万年欢》《托合万年欢》《迓鼓儿熙州》《骆驼熙州》《二郎熙州》《大打调道人欢》《会子道人欢》《双(陈刻"打")拍道人欢》《越娘道人欢》《打勘长寿仙》《偌卖妲长寿仙》《分头子长寿仙》《棋盘法曲》《孤和法曲》《藏瓶儿法曲》《车儿法曲》《病爷老(陈刻无"老"字)剑器》《霸王剑器》《黄杰进延寿乐》《义养娘延寿乐》《扯篮(陈刻"槛")儿贺皇恩》《催妆贺皇恩》(三偌)《封陟中和乐》《唐辅采莲》《双哮采莲》《病和采莲》《诸宫调霸王》《诸宫调卦册儿》《相如文君》《崔智韬艾虎儿》《王宗(陈刻"崇")道休妻》《李勉负心》《四郑舞杨花》《四偌皇州》《槛偌宝(陈刻"保")金枝》(砝瓦)《浮沤传永成双》《浮沤暮云归》《老孤嘉庆乐》《两相宜万年芳》《进笔庆云乐》《裴航相遇乐》《能知他泛清波》《三钓鱼泛清波》《五柳菊花新》《梦巫山彩云归》《青阳观碑彩云归》《四小将整乾坤》《四季夹竹桃花》《禾打千秋(陈刻"春")乐》《牛五郎罢金征》《新水爨》《三十拍爨》《天下太平爨》《百花爨》《三十六拍爨》《门子打三教爨》《孝经借衣爨》《大孝经孙(陈刻"孤")爨》《喜朝天爨》《说月爨》《风花雪月爨》《醉青楼爨》《宴瑶池爨》《钱手帕爨》(小字太平歌。"帕"陈刻"拍"。)《诗书礼乐爨》《醉花阴爨》《钱爨》《羁鹧爨》("鹈"陈刻"鸨",鹈字无考。)《借听爨》《大彻底错爨》《黄河赋爨》《睡爨》《门儿爨》《上借门儿爨》《抹紫粉爨》《夜半乐爨》《火发爨》《借衫爨》《烧饼爨》《调燕爨》《棹孤舟爨》《木兰花爨》《月当厅爨》《醉还醒爨》《闹夹棒爨》《扑胡蝶爨》《闹八妆爨》《钟馗爨》《铜博爨》《恋双双爨》《恼子爨》《像生爨》《金莲子爨》《思乡早行孤》《睡孤》《迓鼓孤》《论禅孤》《讳药(陈刻"乐")孤》《大暮故孤》《小暮故孤》《老姑(陈刻"孤")遣妲》《孤惨》《双孤惨》(骨突肉)《三孤惨》《四孤醉留客》《四孤夜宴》《四孤好》《四孤披头》《四孤擂》《病孤三乡题》《王魁三乡题》《强偌三乡题》《文武问命》《两同心卦铺儿》《一井金卦铺儿》《满皇州卦铺儿》《变猫卦铺儿》《白苎卦铺儿》《探春卦铺儿》《庆时丰卦铺儿》《三哮卦铺儿》《三哮揭榜》《三哮上小楼》《三哮文字儿》《三哮好女儿》《三哮一檐脚》《槛哮合房》《槛哮店休妲》《槛哮负酸》《秀才下酸擂》《急慢酸》《眼药酸》《食药酸》《风流药》《黄元儿》《论淡》《医淡》《医马》《调笑驴儿》《雌虎》(崔智韬)《解熊》《鹘打兔变二郎》《二郎神变二郎神》《毁庙》《入庙霸王儿》《单调霸王儿》《单调宿》《单背影》《单顶戴》《单唐突》《单折洗》《单兜》《单搭手》《双搭手》《双厥送》《双厥投拜》《双打球》《双顶戴》《双园子》《双索帽》《双三教》《双虞候》《双养娘》《双快》(陈刻"抉")《双捉》《双禁师》《双罗罗啄木儿》《赖房钱啄木儿》《围城啄木儿》《大双头莲》《小双头莲》《大双惨》《小双惨》《小双索》《双排军》《醉排军》《双卖妲》《三入舍》(陈刻"三合入")《三出舍》(陈刻"三出合")《三笑月中行》《三登乐院公狗儿》《三教安公子》《三社争赛》《三顶戴》《三偌一赁驴》《三盲一偌》《三教闹著棋》《三借窖货儿》《三献身》《三教化》《三京下书》《三短鞾》《打三教庵宇》《普天乐打三教》《满皇州打三教》《领三教》《三姐醉还醒》《三姐黄莺儿》《卖花黄莺儿》《大四小将》《四小将》《四国朝》《四脱空》《四教化》《泥孤》

张约斋赏心乐事 并序

余扫轨林扃(陈刻"间"),不知衰老,节物迁变,花鸟泉石,领会无余。每适意时,相羊小园,殆觉风景与人为一。闲引客携觞,或幅巾曳杖,啸歌往来,澹然忘归。因排比十有二月燕游次序,名之曰"四并集"。授小庵主人,以备遗忘。非有故,当力行之。然为具真率,毋致劳费及暴殄沉湎,则天之所以与我者为无负无亵。昔贤有云:"不为俗情所染,方能说法度人。"盖光明藏中,孰非游戏,若心常清净,离诸取着于有差别境中,而能常入无差别定,则淫房(陈刻"坊")酒肆,偏历道场;鼓乐音声,皆谈般若。倘情生智隔(陈刻"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鸟粘黐,动伤躯命,又乌知所谓说法度人者哉。圣朝中兴七十余载,故家风流(陈刻"流风")沦落几尽,有闻前辈典刑,识南湖之清狂者,必长哦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旦相逢,不为生客。嘉泰元年岁次辛酉十有二月,约斋居士书。

正月孟春

岁节家宴　立春日迎春春盘　人日煎饼会　玉照堂赏梅　天街观灯　诸馆赏灯　丛奎阁赏山茶　湖山寻梅　揽月桥看新柳　安闲堂扫雪

二月仲春

现乐堂赏瑞香　社日社饭　玉照堂西赏缃梅　南湖挑菜　玉照堂东赏红梅　餐霞轩看樱桃花　杏花庄赏杏花　群仙绘幅楼前打球　南湖泛舟　绮互亭赏千叶茶花　马塍看花

三月季春

生朝家宴　曲水修禊(陈刻"流觞")　花院观月季　花院观桃柳　寒食祭先扫松　清明踏青郊行(陈刻"游")　苍寒堂西赏绯碧桃　满霜亭北观棣棠　碧宇观笋　斗春堂赏牡丹芍药　芳草亭观草　宜雨亭赏千叶海棠　花苑蹴秋千　宜雨亭北观黄蔷薇　花院赏紫牡丹　艳香馆观林檎花　现乐堂观大花　花院尝煮酒　瀛峦胜处赏山茶　经寮斗新茶　群仙绘幅楼下赏芍药

四月孟夏

初八日亦庵早斋,随诣南湖放生、食糕糜　芳草

亭斗草　芙蓉池赏新荷　蕊珠洞赏荼蘼　满霜亭观橘花　玉照堂尝青梅　艳香馆赏长春花　安闲堂观紫笑　群仙绘幅楼前观玫瑰　诗禅堂观盘子山丹　餐霞轩赏樱桃　南湖观杂花　鸥渚亭观五色罂粟花

五月仲夏

清夏堂观鱼　听莺亭摘瓜　安闲堂解粽　重午节泛蒲家宴　烟波观碧芦　夏至日鹅禽（陈刻“离”）　绮互亭观大笑花　南湖观萱草（陈刻“花”）　鸥渚亭观五色蜀葵　水北书院采苹　清夏堂赏杨梅　丛奎阁前赏榴花　艳香馆尝蜜林檎　摘星轩赏枇杷

六月季夏

西湖泛舟　现乐堂尝花白酒　楼下避暑　苍寒堂后碧莲　碧宇竹林避暑　南湖湖心亭纳凉　芙蓉池赏荷花　约斋赏夏菊　霞川食桃　清夏堂赏新荔枝

七月孟秋

丛奎阁上乞巧家宴　餐霞轩观五色凤儿　立秋日秋叶宴　玉照堂赏玉簪　西湖荷花泛舟　南湖观稼（陈刻“观鱼”）　应铉斋东赏葡萄　霞川观云（陈刻“霞川水荭”）　珍林剥枣

八月仲秋

湖山寻桂　现乐堂赏秋菊　社日糕会　众妙峰赏木樨　中秋摘星楼赏月家宴　霞川观野菊　绮互亭赏千叶木樨　浙江亭观潮　群仙绘幅楼观月　桂隐攀桂　杏花庄观鸡冠黄葵

九月季秋

重九家宴　九日登高把萸　把菊亭采菊　苏堤上玩芙蓉　珍林尝时果　景全轩尝金橘　满霜亭尝巨螯香橙　杏花庄篘新酒　芙蓉池赏五（陈刻“三”）色拒霜

十月孟冬

旦日开炉家宴　立冬日家宴（陈刻脱）　现乐堂暖炉　满霜亭赏蚤霜（陈刻“蜜橘”）　烟波观买市　赏小春花　杏花庄挑荠　诗禅堂试香　绘幅楼庆暖阁

十一月仲冬

摘星轩观枇杷花　冬至节家宴　绘幅楼食馄饨　味空亭赏蜡梅　孤山探梅　苍寒堂赏南天竺　花院赏水仙　绘幅楼前赏雪　绘幅楼削雪煎茶

十二月季冬

绮互亭赏檀香蜡梅　天街阅市　南湖赏雪　家宴试灯（陈刻“安闲堂试灯”）　湖山探梅　花院观兰花　瀛峦胜处赏雪　二十四夜饧果食　玉照堂赏梅　除夜守岁家宴　起建新岁集福功德

约斋桂隐百课

淳熙丁未秋，余舍所居为梵刹，爰命桂隐堂馆桥池诸名，各赋小诗，总八十余首。逮庆元庚申，历十有四年之久，匠生于心，指随景变，移徙更葺，规模始全，因删易增补，得诗凡数百。纲举而言之：东寺为报上严先之地，西宅为安身携幼之所，南湖则管领风月，北园则娱燕宾亲。亦庵，晨居植福，以资净业也；约斋，昼处观书，以助老学也。至于畅怀林泉，登赏吟啸，则又有众妙峰山，包罗幽旷，介于前六者之间。区区安恬（陈刻误“身”）嗜静之志，造物亦不相负矣。或问余曰：“造物不负子，子亦忍负造物哉（陈刻“亦忍”误“其恶”）。释名宦之拘囚，享天真之乐（陈刻“快”）适，要当于筋骸（陈刻“骨”）未衰时。今子三仕中朝，颠华齿堕，涉笔才十二旬（陈刻“才”字作“总无”），如之何则可？”余应之曰：“仕虽多，不使胜闲日，余之愿也，余之幸也，敢不勉旃。”壬戌岁中夏张镃功父书。

东寺（敕额“广寿慧云”）

大雄尊阁（千佛铁像）　静高堂（寝室）　真如轩（种竹）

西宅

丛奎阁（安奉被赐四朝宸翰）　德勋堂（祖庙。以高宗御书二字名。）　儒闻堂（前堂。用告词字取名。）　现乐堂（中堂。用朱岩壑语。）　安闲堂（后堂）　绮互亭（有小四轩）　瀛峦胜处（东北小堂前后山水）　柳塘花院　应铉斋（筮得鼎卦，故名。）　振藻（取告词中字名）　宴颐轩　尚友轩　赏真亭（山水）

亦庵

法宝千塔（铁铸千塔藏经千卷）　如愿道场（药师佛坛）　传衣庵　写经寮（书华严等大乘诸经）

约斋

泰定轩

南湖

阆春堂（牡丹芍药）　烟波观　天镜亭（水心）　御风桥（十间）　鸥渚亭　把菊亭　泛月阙（水门）　星槎（船名）

北园

群仙绘幅楼（前后十一间，下临丹桂五六十株，尽见江湖诸山。）　桂隐（诸处总名今揭楼下）　清夏堂（面南临池）　玉照堂（梅花四百株）　苍寒堂（青松二百株）　艳香馆（杂春花二百株）　碧宇（修竹十亩）　水北书院（对山临溪）　界华精舍（梦中得名）　抚鹤亭（近松株）　芳草亭（临池）　味空亭（蜡梅）　垂云石（高二丈广十四尺）　揽月桥　飞雪桥（在梅林中）　蕊珠洞（荼蘼二十五株）　芙蓉池（红莲十亩，四面种芙蓉。）　珍林（杂果小园）　涉趣门（总门入松径）　安乐泉（竹闲井）　杏花庄（村酒店）　鹊泉（井名）

众妙峰山

诗禅堂　黄宁洞天　景白轩（真香山画像并文集）　文光轩（临池）　绿昼（陈刻“画”）轩（木樨临侧）　书叶轩（柿二十株）　俯巢轩（高桧旁）　无所要轩　长不昧轩　摘星轩　餐霞轩（樱桃三十余株）　读易轩　咏老轩（道德经）　凝薰堂　楚佩亭（兰）　宜雨亭（千叶海棠二十株，夹流水）　满

霜亭（橘五十余株） 听莺亭（柳边竹外） 千岁庵（仁皇飞白字） 恬虚庵 凭晖亭 弄（陈刻“美”）芝亭 都微别馆（诵度人经处，经乃徽宗御书。）水湍桥 漪岚洞 施无畏洞（观音铜像） 澄霄台（面东） 登觏台 金竹岩 古雪岩 隐书岩（石函仙书，在岩穴中，可望不可取。） 新岩 叠翠庭（茂林中容十许人坐） 钓矶 菖蒲涧（上有小石桥） 中池（养金鱼在山涧中） 珠旒瀑 藏丹谷 煎茶磴

右各有诗在集中，此不繁录。

钱塘遗事

[元]刘一清撰　李　珍整理

《钱塘遗事》十卷，元刘一清撰。刘一清，浙江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人，生平事迹不详。其书虽以钱塘为名，而实记南宋一代史事。书中称呼不一，宋人、元人特点均存，似在流传过程中多经改削。其于南宋末年军国大事，如朝政腐败、贾似道专权等事实多所揭露，具有借鉴意义；所记南宋科考故事，于正史且有补遗、征实的价值。本书有《四库全书》、《古今说部丛书》、《武林掌故丛编》等版本。这次整理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卷　一

天目山谶

临安都城，其山肇自天目，谶云“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巽山小，五百年间出帝王。”钱氏有国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说之著，更其末云“异姓王”以迁就之。高宗驻跸，其说始验，仰视吴山，如卓马立顾绍兴间，望气者以为有郁葱之符。秦桧专国，心利之，请以为赐第，其东偏即桧家庙，西则格天阁之故基。桧死，熺犹恋恋，请以为第。常州倅烜为光禄丞，留隶家庙，言者罢烜，并迁庙主于建康，遂空其室焉。高宗倦勤，即其地筑宫曰“德寿”，后又更名曰“重华”，曰“慈福”，曰“寿慈”，凡四易美名。至于咸淳甲戌，天目山崩，则百年王气亦终于此矣。

高宗浙脸

高宗诞之三日，徽宗幸慈宁后阁，妃嫔捧抱以见，上抚视甚喜，顾谓后妃曰：“浙脸也。”盖慈宁后乃浙人，其后驻跸于杭，亦岂偶然？

金陵山水

高宗未驻跸杭州之先，有暂都金陵之意，末年因幸建康，此意未释。召一术者决之，术者云：“建康山虽有余，水则不足。”献诗曰“昔年曾记谒金陵，六代如何得久兴。秀气尽随流水去，空留烟岫锁崚嶒。”

梦吴越王取故地

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通一百五十年。绍兴八年二月癸亥，上发建康，戊寅至临安府，遂定议建都，自此不复移跸。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执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迈同对，因论高宗谥号，孝宗云：“太上时有老中官云太上临生之际，徽宗梦吴越钱王引御衣云，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终须还我山河，待教第三子来。”迈又记其父皓在北买一妾，东平人，偕其母来，曾在明节皇后阁中，言显仁皇后初生高宗时，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即镠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于钱塘，似不偶然。孝宗所谓“钱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演也，终团练使。

十里荷花

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幙，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城夸。”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因和其诗云：“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盖靖康之

乱，有题诗于旧京宫墙云“依依烟柳拂宫墙，宫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盖悼钦宗之不复返也。

仁和门

宋太祖次陈桥驿，整军从仁和门入，高宗由海道过杭，闻县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师门名也。”驻跸之意始此。

高宗定都

高宗自建炎元年六月即位于南京，岳飞解东京围，宗泽留守东京，劝上还京。高宗虽下诏修京城，而还京之意终未决，车驾行幸未有定向。李纲谏曰：“今六飞纵未入关，当适襄邓，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闻一二执政劝陛下迁幸东南，果尔则中原非我有矣。”冬十一月，上如扬州。至三年，金人犯扬州，高宗始离扬，凡在扬州一十六个月。三年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为行宫，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个月。六月，高宗离建康幸浙西，诏改杭州为临安府。十月，金人犯杭，上自明州航海。四年正月，上次台州章安镇。四月，上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绍兴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临安。三年，上在临安。四年，上在临安，冬十月，诏亲征，上如平江。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临安。六年，上在临安。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临安，遂定都焉。

显庆寺

临安灵隐、净慈上中下三天竺寺，皆宋朝祖宗功德寺也。淳祐庚戌，为贵妃阎氏建功德寺于九里松，近灵隐寺前，名显庆寺。土木之工过于诸寺，时人名之曰“赛灵隐”。寺成，建大鼓于法堂，忽有人掩入，不备，大书鼓上云：“净慈灵隐三天竺，不似阎妃两片皮。”由此界限甚严，无故者不得复入矣。

游湖词

蜀人文及翁登第后期集游西湖，一同年戏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赋《贺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艇，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三贤堂

宝庆丙戌，袁樵、尹京于三贤堂卖酒。或题诗云：“和靖东坡白乐天，三人秋菊荐寒泉。而今满面生尘土，却与袁樵趁酒钱。”

冷泉亭

冷泉亭正在灵隐寺之前，一泓极为清泚，流出飞来峰下，过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题诗云：“一泓清可沁诗脾，冷暖人情只自知。流去西湖载歌舞，回头不似在山时。”

三天竺

上、中、下天竺三寺相连，其山门与灵隐共入，扁曰“灵隐天竺之门”。惟上天竺系观音，坐正殿，敕赐号“灵感临安”，祈祷则迎奉之。有敕赐宝厨、顶络诸宝饰其上。有两珠，一赤一白，名日月珠；又有白黑相间如枣核样，名鬼谷珠；又一大珠名珠母，又一大珠名猫儿眼睛。每遇迎奉则加此饰，亦曾迎入大内祈祷焉。

题白塔桥

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有人题于壁曰：“白塔桥边卖地经，长程短堠甚分明。如何只到临安住，不说中原有几程。”

伍子胥庙

庙在吴山头，其下当御路，名“朝天门”。理宗辛卯，庙遭回禄。后赐缗钱二万三千重建旧址，殿讲陈公益作记，其略曰：吴山庙者，春秋伍大夫庙也。春秋伍氏子世为楚忠臣，大夫挟父兄不报之仇，去国千里，徬徨江上。渔父不受万钟之禄以捐其躯，濑女子不吝千金之身为效其死，故能识要离之勇，荐孙子之智，借吴师以入郢，会诸侯于汉水，功亦伟矣。及夫差狠愎，踊跃用兵，贪壤东齐，受赂仇越，大夫不忍见吴之为池沼苏台之游麋鹿，竟以直死当时。知与不知，莫不哀之，因名其山而立祠焉。君子曰：伍大夫于是忠孝两全矣。大夫以抑郁不平之气，随流扬波，依潮来往，犹能激为疾风甚雨，奔雷激电，震荡于越兵入城之顷。其与荆轲慕义，白虹贯日，孔明英气能为风云者，何以异哉？自春秋至皇宋千有余年，景象相传，理宗赐额“忠清”，又建阁于门之上，御书“英卫之阁”以扁之。每岁春秋醮祭，命学士院降付青词。宝祐癸丑再火，而此碑亦不存矣。谓金石之文终久不磨，亦无是理也。

射潮箭

五代钱王射潮箭，在临安府候潮门左首数步。昔江潮每冲激城下，钱氏以壮士数百人候潮之至，以强弩射之，由此潮头退避。后遂以铁铸成箭样，其大如杵，作亭泥路之旁，埋箭亭中，出土外犹七尺许，以示镇压之义。然潮泛之来，常失故道，临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焉。

苏堤赵堤

东坡守杭日筑堤，自大佛头直至净慈寺前，非为游观计也。遏水之深者为湖，而沮洳之地亩以万计，皆可为田。淳祐间，赵与簒尹京横筑一堤，只是通路过灵隐而已。

六和塔诗

李强父为昭文相，尝登六和塔，题诗云："往来塔下几经秋，每恨无从到上头。今日登临方觉险，不如归去卧林邱。"强父为相清正，谨守规矩，自奉如寒士，书卷不释手，薨于位，谥文清。

净慈寺罗汉

净慈寺乃祖宗功德，院侧有五百罗汉，别创一田字殿安顿，装塑雄伟。殿中有千手眼观音一位，尤精致。其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湿毗尊者独设一龛，用黄罗幙之，旁置签筒。其罗汉像则偃蹇便腹，斜目觑人而笑。临安妇人祈嗣者必诣此，炷香默祷，以手摩其腹，云有感应。积日既久，群手加于泥粉之上，其腹黑光可鉴。邪说诬民如此哉！又假此为钞题之端，裒敛民财尤不可胜计，其无忌惮甚矣！

万回哥哥

临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岁腊月二十四日，各家临期书写祖先及亡者名号，作羹饭供养罢，即以名号就楮钱上焚化。至来年此日复然。惟万回哥哥者，不问省部吏曹、市肆买卖及娼妓之家，无不奉祀，每一饭必祭。其像蓬头笑面，身着彩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家，故名"万回"。隆兴铁柱观侧武当福地，观内殿右亦祠之，未知果为淫祠否乎？

龙翔宫

淳祐甲辰，理宗建龙翔宫于中瓦后，撤居民屋宇三之一。奉祀感生帝君，如昭符之门，正阳之殿，和乐之楼，琅函宝藏，皆系御书。每孟享车驾游御街，过中瓦前直下景灵宫，驾回则自灞头横入，过龙翔归，则自太平坊出至御街。宝祐癸丑腊月，中瓦回禄，因此自御街当中取大路直入，而中瓦之右以为武林园，其左以为皇子忠王看望楼。旅邸有题曰："龙翔宫阙壮皇都，鸾路萦回枉德车。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辟通衢。"

浙江十庙

庙在浙江之北，其一是平水九州大禹王，其一是陆相公。陆有三位小娘子，皆绿袍方巾，列坐两旁。一主护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泽，各有所司。凡海船到庙下，必先诣三位小娘子前，炷香，上真彩及花朵粉盒，拜许保安牲酒心愿。其或欲乘早晚潮泛之至而发舟，必须得卜而动，则前去免风涛之险，不得卜则断不敢轻发也。庙旁别有一所，专祀十二位潮神，各武装持杖，每位各主一时焉，然皆不及三位小娘子香火之盛。

孝宗问卜何蓑衣

淳熙中，金人南向，人言汹汹。上于禁中默祷，遣中使如平江，问何蓑衣，其说无有知者。何见其来，曰："我已知。"得中使炷香如礼，何曰："我不能书，可令人写。"遂授以词云《贺新郎》："胡孙拖白不终场，英雄裂土封侯王。"又云："闹啾啾，也须还我一百州。"中使持归以奏，时人莫谕其旨。《益公日记》中亦载。

大理寺豕祭

旧传三岁拜郊或明堂大礼，凡在前误国奸臣，首级在大理寺者，必以矢祭。盖讹传谓以秽物祭之，其实豕者，少牢也。其文云："国家三岁恩霈，汝虽误国，然亦不忘汝之旧，特用豕以祭。"而谬传乃若此，岂朝廷宽大之恩哉？

格天阁

秦桧靖康初为御史中丞。金人立张邦昌，桧陈议状，大略谓"赵氏传绪百七十年，号合一统，绵地万里，子孙蕃衍而布告中外，德泽深长，百姓归心。只缘奸臣误国，遂至丧师失守，岂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若必欲舍赵氏而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望稽古揆今，复我君之位以安天下。"金人嘉其忠，与之俱归，遂谄事挞懒，阴遣桧归为反间，遂决意主和。桧之奸贼不臣，其罪可胜诛哉！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阁，有朝士贺以启云："我闻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桧大喜，超擢之。又有选人投诗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烧银烛照蛾眉。格天阁上三更雨，犹诵车攻复古诗。"桧益喜，即与改秩。盖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谀词以为掩覆之计，真误国之贼也。

卷　二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寿，光宗在青宫，宁宗在平阳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杨诚斋时为宫僚，贺光宗诞辰诗云："祖尧父舜真千载，禹子汤孙更一家。"读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诞辰值世总丁年。"盖高宗生于丁亥，孝宗生于丁未，光宗生于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书，借用亦佳。

孝宗恢复

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

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故其出师，才遇少衄，满朝争论，其非屈己请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辛幼安词

辛幼安《晚春词》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长春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烟柳，正在断肠处。"词意殊怨，"斜阳烟柳"之句其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圣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至德也已。其《题江西造口》词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盖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因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词云："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烽火，犹记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词集中不载，尤隽壮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陈同甫若朝廷赏罚明，此等皆可用。"

东窗事发

秦桧欲杀岳飞，于东窗下谋其妻王夫人。夫人曰："擒虎易，放虎难。"其意遂决。后桧游西湖，舟中得疾，见一人被发厉声曰："汝误国害民，我已诉于天，得请于帝矣。"桧遂死。未几，秦熺亦死。夫人思之，方士伏章见熺荷铁枷，因问秦太师所在，熺曰："吾父见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见桧与万俟卨俱荷铁枷，备受诸苦，桧曰："可烦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

庆元侍讲

宋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宁宗喜，令点句以来。他日请问，上曰："宫中常读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说曰："陛下既知学问之要，愿勉强而力行之。"退谓其徒曰："上可与。为善若常，得贤者辅导天下有望矣。"然是时，韩侂胄自谓有夹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进对面谏，又约吏部侍郎彭子寿请对白发其奸，且以书白赵丞相云："当以厚赏酬其劳，勿使干预朝政。"侂胄于是谋逐公。忽一日内降御批云："朕闵卿耆老，当此隆冬，恐难进讲，已除卿宫观内侍。"王德谦径遣付下宰相执奏。台谏给事争留，皆不从。时子寿出护使客回，则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间，向宗良兄弟只缘交通宾客，漏泄机密。陈瓘抗章劾之，谓自古戚里侵权便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国之本。亦如州县之政，只要权出守令，若子弟亲戚交通关节，则奸人鼓舞，良民怨咨，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为不止如宗良，而朝无陈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复用袁佐，谏官尚能论之使惧。不谓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乃无一人敢出往语，则其声势可知矣。"上谓宰相曰："侂胄是朕亲戚，龟年是朕旧学，极是难处。"宰相进两留之说，且谓龟年性刚，乞宣谕留之。上曰："此人质直，兼是先朝旧僚。四人两人罢，一人忧去，只有龟年有事肯来说，如此区处甚好。"其晚忽降省札，直批彭龟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众君子皆逐矣。上始初虽为侂胄所误，然三十一年敬仁勤俭如一日，天文示变，斋心露祷，禁中酒器以锡代银。上元夜尝荧烛清坐，小黄门奏曰："官家何不开宴?"上愀然曰："尔何知外间百姓无饭吃，朕饮酒何安?"尝幸聚景园，晚归，都人观者争入门，蹂践有死者。上闻之深悔，自是不复出。文公格心之效终不可泯。

韩平原

宋宁宗既受禅，韩平原所望，不过节钺。知阁刘弼尝从容告赵忠定曰："此事侂胄不为无功，亦须分些官职与他。"忠定不答，由是渐有邪谋。迄逐众君子，余友赵从道有诗云："庆元宰相事纷纷，说着令人暗断魂。好听当时刘弼语，分些官职与平原。"余亦作一篇云："斋坛一钺底须悭，坐见诸贤散似烟。不使庆元为庆历，也由人事也由天。"

赵子直

韩平原倾，赵子直罢政远窜，薨于古鄗。讣闻有无名子作诗，大书于朝天门下云："两手旋乾复转坤，群邪何事肆流言。狼胡跋疐伤周旦，鱼腹衔冤葬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犹赖史长存。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世孙。"

韩平原客

韩平原尝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馆客，甚贤而文，既而音问杳不通。平原当国，常思其人。一日忽来上谒，盖已改名登第数年矣。一见欢甚，馆遇极厚。尝夜阑酒罢，平原屏左右，促膝问曰："某谬当国柄，外间议论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叠卵矣，尚复何言!"平原愕然问故，对曰："是不难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则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则皇子怨矣。贤人君子自朱熹、彭龟年、赵汝愚，斥逐贬死不可胜数，则士大夫怨矣。边兴既开，三军暴骨，孤儿寡妇之哭声相闻，则三军怨

矣。并边之民死于杀掠，内地之民死于科需，则四海百姓皆怨矣。从是众怨，平章何以当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辞谢再三，固问，乃曰：“仅有一策。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宫，间陈三圣家法，为揖逊之举，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而椒殿退居德寿，虽怨无能为矣。于是辅佐新君，涣然与海内更始。曩时诸贤，死者赠恤，生者召还。遣使聘虏释怨，请和以安边境，优犒诸军，厚恤死士，除苛解扰，尽去军兴无名之赋，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后选择名儒，逊以相位，乞身告老为绿野之游。则易危为安，转祸为福，或者其庶几乎。”平原犹豫不能决，欲留其人处以掌故，其人力辞，竟去，未几祸作。

济王

济王已废，潘壬潘丙谋立王，遗书李全，约以二月望日举事。为逻卒获其行人并书以白弥远，弥远易书以二月改作三月，且许行人以美官重赏，令其以书达全。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亡命数十人，各以红半袖为号，乘夜逾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事。王闻变易敝衣，匿水窦中。久而得王，拥至州治，以黄袍加身，王号泣不从，不获，已与之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否？”众许诺，遂发军资库金帛、楮券犒军，命守臣谢周卿率现任寄居官入贺，且揭李全榜于州门，言史弥远废立等罪，且称现率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人皆耸动，以为江东狡谋。比晓，王视其士卒，则太湖渔人，巡尉司弓兵而已。王知其谋不成，乃与郡将州兵剿之，其数元不满百也。王元春以轻舟告变于朝，史弥远急召殿司将彭忳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师。时全守淮安，知所约失时，遂叛归北。史弥远欲杀济王，遣其客余天锡来，且颁宣医视疾之命。时王本无疾，天锡谕上意，逼王就死，遂缢于州治，寻下诏贬王为巴陵郡公。其后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继上疏，咸言其冤。大理评事胡梦昱应诏上书，言济王之不当废，引用晋太子申生、汉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余言，讦直无忌。弥远恐，窜梦昱于象州。绍定壬辰，沛恩宥过，梦昱已不及矣。赠朝奉郎，谥刚简，仍官其子。

三京之役

宝庆乙酉，赵葵、赵范、全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之议以闻于朝。乃命赵范开阃于光黄之间，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万余人赴汴，以十二日离合肥，七月二日抵东京，距城二十里驻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渊先期以文书来降。先是黄河南旧有寸金淀，乃为金人所决，河水淫溢，自寿至汴，水深齐腰，行役良苦。子才驻汴以俟粮，嵩之主和，中沮之，不肯运粮，卒致误事。江南滁州路钤樊辛，路分王中，以偏师下郑州，陈州蔡州望风归附。赵葵以淮西兵五万取泗州，由泗至汴，与子才军会。因谓子才曰：“我军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议攻洛阳、潼关，奚待耶？”子才以粮饷未集对。赵葵益督促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显等提军一万三千人，命淮西帅机徐敏子为监军，先令西上，且命杨乂以庐州强勇军一万五千继之，各给路五日粮，诸军以粮少为辞。敏子以二十一日启行。二十六日，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趣洛阳，至夜逾城，大躁而入，城中寂然无应者，盖北军戍洛阳者皆空其城以诱我矣。及晓，有民庶三百余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迪等遂入洛阳。二十九日，军食已尽，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杨乂至洛东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数百步外有立红黄凉伞者，众方骇异而伏，兵突起深蒿中，乂仓卒无备，大溃，拥入洛水者甚众，乂仅以身免。是晚有溃兵奔进而至，云杨乂一军已为金人大阵冲散，今北兵已据北岸矣，于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八月一日，北军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与战，胜负半之。士卒乏粮，遂杀马而食。俟粮不至，遂班师。

大字成犬

宁宗初政，首召真德秀、魏了翁诸君子在朝，天下人心翕然向化。史弥远欲逐真德秀、魏了翁，梁成大自荐于史相，遂除成大为察院。成大贻书所亲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此举大快公论。”而以成大守建宁，拆真德秀宏词坊，苟可以捃摭者，无所不尽其致矣。当时太学诸生曰：“大字旁宜添一点曰梁成犬。余谓犬之狺狺，不过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主也。今夫不肖之台谏，受权贵之指呼，纳豪富之贿赂，内则翦天子之羽翼，外而夺百姓之父母，是有害于主也。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

辛卯火

宋绍定辛卯临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虽太庙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独全。洪舜俞诗云：“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时殿帅乃冯榯也，人言藉藉，迄不免责。

史弥远

史弥远开禧丁卯为礼部侍郎，与杨太后诛侂胄，其事甚秘。侂胄死，宁宗不知也。居数日，上顾问侂胄安在，左右乃以实对，上深悼之。弥远出入宫禁，外议哗然，有诗曰：“往来与月为俦侣，舒卷和天也蔽蒙。”盖以云讥弥远也。弥远为相十七年，如真德秀、魏了翁者皆遭斥逐。杨后之事，济王嫉之，一日书于几上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弥远，弥远衔之。及宁宗疾，革废济王而立理宗。使潘壬、潘丙之谋成，弥远将安所容其身哉？理宗之立，又独相九年，用余天锡、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时号四木。及

上亲政，台谏争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复进其侄嵩之。

夹攻辽金

绍定辛卯，襄帅言陈垓奏鞑靼国遣使，约夹攻女真。壬辰，国兵与鞑靼兵合围燕京，金义宗自汴京突围，出奔归德府。癸巳一月，遣襄阳太尉江海、枣阳帅孟珙以兵至蔡州，兵驻城南，帅臣史嵩之运粮十万给南北军。端平甲午正月，北兵至蔡州，宋孟珙兵先薄蔡城下，金主知城必破，乃传位后主，闭阁自缢。愚尝谓宋之与邻国有两失：宋之与辽，自真宗澶渊之役，以侄事本朝，世守欢盟，一旦从女真之请，议夹攻辽。高丽尝遣使寻医，托其言以劝中国矣，而徽宗不信，又启唇亡齿寒之患矣。童贯兵出白沟而无纪律，兵抵燕京而即奔溃，金人哂之，反得以欺我，卒致靖康之祸。金虽世仇，在所当灭，真西山言金亡而中国之忧始大，洪咨夔奏金亡必有兴者，二公有先知之明矣。

卷　三

赵信庵

信庵赵葵，南仲忠肃公幼子，意气豪迈。倅濠梁日，有婢与客私，公知之，伺婢夜出，袖剑出帐中，一挥断之，人头弃之城沟。辛卯，李全送死，维阳奏功，自三京之役，家居数年。至淳祐癸卯，优诏起复，畀以重任，为参预时，有《奏对日记》。穆陵与之密议储事，公再三赞决，且云："如陛下即位，便不是好样子，尤人所难言也。"除拜右相，葵屡上辞免，而朝旨促赴缺益急。后葵到京，时以宰相须用读书人劾之，葵已知之矣，乃径出国门，疾驰而归，题《南乡子》壁间云："束发领西藩，百万雄兵掌握间。召至庙堂无一事，遭弹。昨日公卿今日闲。拂晓出长安，莫待西风割面寒。羞见钱塘江上柳，何颜？瘦仆牵驴过远山。"后有表奏曰："霍光不学无术，每思张咏之语以怀惭。后稷所读何书，敢以赵汴之言而自解。"是虽有激而云，然亦见机而作矣。归领乡郡，推心爱民，一鞭不妄施。暇日过岳麓精舍，舍长刘某年差长，将坐，揖曰："相公主席。"公摇手曰："到这里说甚相公?"竟就宾席，取酒尽欢而去。后居溧阳，己未难作，闻命即出，丙寅时事粗定，告老还乡，舟未发以书报，乡人及两学士友无不欢悦，长沙儿童日呼舞于市曰："相公归云。"冬十月二十六日至齐安，中夕，电光如烛，空中砰然有声，遂薨。

安子文

安子文与杨巨源、李好义合谋诛逆曦，旋杀巨源而专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帅长沙。子文尽室出蜀，尝自赞云："面目邹搜，行步蹻苴。人言托住半周天，我道一场真戏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话靶。"在长沙计利析秋毫，厅事前豢豕成群，粪秽狼籍，肥腯则烹而卖之，罢镇捆载归蜀。厥后，杨九鼎在蜀以刻剥致诸军之怨，军士莫简猖乱杀九鼎，剖其腹，实以金银曰："使其贪腹饱饫。"时子文家居，散财给士，生擒莫简，剖心以祭九鼎，迄再平蜀难。

嵩之起复

淳祐乙巳正月，刘汉弼正夫由闲卿监擢拜台臣。先是九月，嵩之自右揆丁父忧优诏起复，盖援弥远例也。嵩之朵颐不起，特以葬为辞，逡巡未就阙十一月。徐元杰侍郎因对以起复为非，嵩之憾之，语所厚曰："吾与徐谊不薄，何不密以启我?"自是继有论奏，上意不复向嵩之，台官弹击无虚日。未几，汉弼以肿疾死，杜丞相范继薨，徐又以伏暑暴卒，物论沸腾，直谓数公皆中毒死，徐则遍体青黑，朝野为之惊骇，堂食无敢下箸者。于是揭榜通衢，重立赏格，移文棘寺，严鞫奸凶，然竟莫明所以。已而出太府之币，畀上腴之田，赐之美谥，以旌其忠焉。嵩之废浚，苦目疾又久之，疽发背死。嵩之当国一时，正人如杜范、游侣、刘应起、李韶、赵汝腾等，皆以不合逐去。时乔行简平章、李宗勉左相、史嵩之右相三相当国，时论谓乔失之泛，李失之狭，史失之专。然宗勉清谨守法，号为贤相。

崔福之死

崔福从赵葵收李全，名重江淮，为人勇悍，喜于生事而无忌惮。陈铧为建康留守，崔为路钤，夺统制官王明鞍马。又迫逐总所赵监酒亲属。铧委会厅戒谕，然不悛。值王步帅统师过淮，乞崔福军前协力，因厚遣之。福遇贼不击，托言葬女而归，更不申大阃取旨，主帅亦无如之何。陈以为从本司调遣，而蔑视军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则更相效法，押赴教场处斩。人以为文臣不习边事，多为武人所轻，陈铧为积忿而发也。殊不思良将难得，为帅阃者当推诚共事，果跋扈凌犯，自当申取朝旨，岂可擅杀。

孟保相

孟珙号无庵，兄弟中第四，故称"四孟"。机略沈鸷，世罕能及。尝攻大金，公统兵四万，至蔡州灭之，由是威名浸盛，为荆湖制帅。善御众，得士卒心，轻财结客，对境虚实，莫不周知，外国机要，间探尤密。性好佛，夜则趺坐，召偏裨以下五七十人，施毡褥，俱席地，自上而下各举一话，或目前事，或市井笑谑事，无不可言者。言有可笑，辄相与大噱，惟不得讦人阴私。于是上下之情无不通者，军中私密、外间诡诈，皆入其耳。久任边帅，朝廷赖之。后无疾而逝。兄璟，称"三孟"，尝知鄂州，性宽厚。弟十孟，知岳阳，皆然。子之缙，立朝尤有大节。理宗朝称边帅者必曰"诸孟"云。

余樵隐

余玠字义夫，淳祐三年帅蜀，慷慨自许，创建城壁，修筑关隘，增屯堡栅，数年之间，边尘不惊，浸以骄恣。初，玠之临遣也，有"挈故地还天子"之语。十年，天子降诏，褒谕玠八年守蜀之功。郑青山再相，因怂恿其用兵，且以私书与玠云："老夫只候此着为退身计。"于是一意出师，至兴元无功而还。壬子冬，北兵知其所为，入掠成都，薄嘉定，无御之者。玠帅蜀罔功，每交结权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牍词气悖慢，示敢专制之状，上意不平之。徐青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礼，帅蜀无功，陛下何不出其不意召之?"上不答。一日御笔余玠以本职奏事，庚牌到蜀，而玠以汉中败绩归。羞愧，饮药而死。

余晦帅蜀

宝祐甲寅，余晦帅蜀。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毙此玠，乃祖宗在天之灵，社稷无疆之福，陛下大有为之机也。今乃以素无行检、轻儇浮薄、不敢任重如晦者当之，臣恐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敌国闻之，亦且窃笑中士之无人矣。所有除晦内批，乞赐收回。"御笔责清叟曰："数十年来未见执政缴回成命者，卿若固执，则庙堂之间，同列之人，皆有不安。召命已颁，决难反汗。"其后余晦果败，蜀失紫金山，要地为其城云。

晦诬惟忠

余晦继玠为蜀帅，一日，有南永忠者叛，反书闻。王惟忠适留阃，问南永忠何如人，惟忠盛言其勇而义。晦曰："人言其不可保，有之乎?"惟忠云："当入状，以百口保之。"晦即取纸，俾书既毕，探怀以反书示之，愕然。晦谪归，以王惟忠庇叛事告于朝，遂入大理狱，全台入晦之状，殿院陈大方尤主之，惟忠竟斩东市。此事本非其罪，晦惧祸及己，故诬之耳。未几，大方奉祠归绍兴，得疾，目击惟忠之为鬼，露头吁天，谓非所为，闻者嗤之。惟忠与晦俱浙东人，少微贱，晦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锡之荐为四川制置使。时惟忠为利州安抚，阅除目笑曰："余再五来也。"晦闻之，故诬奏惟忠。斩于市，血逆流而上，惟忠颜色不变，曰"吾将诉于天，以明此冤也。"

彭大雅

彭大雅字文子，癸卯守重庆。时蜀已残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筑城以守，为蜀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办峻迫，德之者固多，怨之者亦不少。后谪死，蜀士大夫为之立庙焉。大雅入蜀，曾有《祭诸葛武侯文》云："大国之臣，不拜小国之卿，大雅今拜矣。拜公以八阵之神图，拜公以出师之一表，尚飨。"其文甚伟。

赵方威名

赵方，嘉定年间为淮阃，威望表耸，金人相戒不敢犯边，皆以"赵爷爷"呼之。貌古怪，两眼高低，一眼观天，一眼观地，人皆望而畏之，不敢仰视。一日浴汤，伏事只窥见一巨蛇蟠于桶中，皆不敢漏泄。一夕更鼓不鸣，诘朝申举，当更军人自分必死。及执覆，谓有巨蛇蟠于鼓，故不敢近，以故皆知为蛇之精。镇边数年，一尘不惊。两子六直阁、七直阁，随侍在淮北，人有"六只角"、"七只角"之呼，其威名已远畅矣。后欲上武当山烧香，上真降笔曰："襄阳赵方，欲上武当。酆都小卒，不请烧香。"方初登第作尉时，尝访辛稼轩，留三日，剧谈方略，辛喜之，谓其夫人曰："近得一佳士，惜无可为赠。"夫人曰："我有绢十端尚在。"稼轩遂将添作赆仪，且奉以数书，去诸监司觅文字。赵极感之。后辛死，其子遇，赵作荆湖制置，适在幕下佥属，谓赵以乃父曩畴之故，赐以提挈。不料待之反严，无时程督，几不能堪，至与其母对泣。幸三年官满，辞赵告归，赵曰："且可留一日。"即开宴，请其母夫人同来，樽前语其母子曰："某三年非待令嗣之薄。吾受先公厚恩，正恐其恃此，不留心职业故尔。今已为经营到诸监司举纸，七状皆足，并发放在省部讫。自即当奉少费，请直去改官。"辛母子方感谢无涯。大贤之陶铸后进，报称旧恩如此夫。

刘雄飞

淳熙年间，鄂州江夏县尉司都头杨文，其妻八娘，常行善念。一日，隆兴解到城徒二十五人来鄂州，发下尉司杨文收管拘锁。雄飞者貌魁伟，八娘以为异，待之极厚。杨文出巡捕盗，八娘遂打开索锁，俾雄飞遂遁，仍与雇舟盘费。雄飞一夜过江，宿于荒沙坝中，夜半见天门大开，车马往来，心内自喜。至镇江府，适扬州制司招帐前敢勇军，遂投充军队。至扬州制司，调遣出军，大捷而回，除帐前统制官。后累有功，迁权帐前副都统，适和州缺守。贾似道为制置使，差雄飞权和州。到郡数月，正除知和州。雄飞遣人迎杨都头、夫人偕来，则八娘已死矣。厚赆杨都头归，俾作功德，追荐八娘。后雄飞为四川制置，仍保杨都头为帐前统制，后知重庆府。刘之报恩，可谓至矣。

卷　四

北兵渡江

开庆己未秋九月，北朝宪宗皇帝视率大军入蜀，势欲顺流东下，一军自大理，因斡腹南来，历邕桂之境以至静江府。广帅李曾伯闭门自守，北兵遂至潭州。一军渡江，自储黄围鄂州，陷涟水军，扬州大

震。时相匿报，朝廷若罔闻。吴潜涕泣入告，理宗皇帝以贾似道为荆湖宣抚策应大使，进兵援鄂州。寻自军中拜右相赵葵为枢密使、江东西宣抚策应大使，屯兵信州，遏广右斡腹之师。以杜庶帅两淮，以向士璧帅潭。适南来二哥元帅，遇宋候骑而死，潭围先解。以高远印应飞守鄂，贾似道驻汉阳军为声援，又命崔彦良以兵三千援隆兴。时赵葵移师隆兴，城门守备戒严，崔兵至城下不得入。抵暮，报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彦良渡江迎敌，得捷。保隆兴者，彦良之功。彦良，崔福子也。

议迁都

己未，北军破江州、瑞州、衡州，进围潭州，边报转急。都城团结义勇，招募新兵，筑平江、绍兴、庆元城壁，议迁都。谢皇后请留跸以安人心，上乃止。

阴许岁币

开庆己未，北兵渡江之后，会宪宗皇帝晏驾于钓鱼城下，贾似道乘机遣使，阴约许纳岁币，兵解而去，鄂渚兵退，乃庚申三月三日也。北兵之围鄂也，城危在顷刻，都统张胜登城谕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将台，可从彼去。"北兵尽东胜，于是焚烧城外，民居岿然一垒，外援至，悉力防守，遂克完城。

行打算法

贾似道忌害一时任事之阃臣，行打算法以污之。向士璧守潭，费用委浙西阃打算；赵葵守淮，则委建康阃马光祖打算。浙阃史岩之、徐敏子，淮阃杜庶广帅、李曾伯皆受监钱之苦。史亦纳钱而妻子下狱，徐、李、杜并下狱，杜死而追钱犹未已也。时江东谢枋得率邓传二千人举义，擢兵部架阁科，降招军钱给义兵米。似道打算招军钱并征所给米，枋得自偿万楮，余无所偿，乃上书贾相云"千金而募徙木，将取信于市人；二卵而弃干城，岂可闻于邻国?"乃得免。

丁相罢政

己未北兵渡江时，丁大全当国，匿报不以上闻，误国欺君，十月罢相。大全，镇江人，蓝色鬼貌。小官时为戚里婢婿，夤缘取宠位，媚事内侍虞允升、董宋臣，上信任之，擢监察御史，迁右正言，在台横甚，引小人沈翥、方大猷为羽翼，辄登相位。己未十月罢相，庚申七月谪贵州，与州将游翁明失色杯酒间。适游有食人之谤，泾帅朱祀孙，伺丁者也；宪李仲鳌，恶游者也。丁密以郡人之谤游者语李，李以语朱，朱以责游。游遂告丁异谋，以为阴造弓矢，将通蛮为不轨。朱闻于朝，加窜新州。经司遣毕进武迁者，下贵州逮其奴，且尽取其橐中所有，而后宽之。舟过藤州，太守以下不敢与通，毕迁登岸诣州，借水手十人适丁。遣舟人请镡津何权县者，过舟中谈话，日午，毕将登舟，何别去，未至孙舟，人走报"丁副使溺矣。"州为求尸，至夜始得，巾履未脱，解事人申至州，借钱买棺。守以经司无名色钱百千与之，助丁大全丧。受云："价不问多少，自偿。"既敛，郡与解者俱申经司，牒下追毕究问。后有旨，许自便居住。毕迁于静江，既而朱先遣之回长沙矣。夫人范氏母子居建康之村落，贾相屡诱其子，使自陈掉头，竟不就。先是谢方叔罢相，居隆兴，贾相诱之曰："上念公，不怨。"信之，遂刻穆陵御笔以进，且献丹砂等物，台章交上，有旨追逮，空所有以解，幸免于祸。丁之母子智于谢远矣。

吴潜入相

丁大全罢，吴潜代之。潜为人豪俊，其弟兄亦无所附丽。有谗于上者曰："外间童谣曰'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业毒虫。夤缘攀附有百尺，若使飞天能食龙。'"此语既闻，惑不可解。而用之不坚，亦以此也。庚申七月谪建昌，寻徙潮州。辛酉四月安置循州，壬戌五月十八日卒。捐馆之夕作诗云："伶仃七十翁，闲关四千里。纵非烟瘴窟，自无逃生理。去年三伏中，叶舟溯梅水。燥风扇烈日，热喘乘毒气。盘回七二滩，颠顿常惊悸。肌体若分裂，肝肠如捣碎。支持达循州，荒凉一墟市。托迹贡士闱，古屋已颓圮。地湿暗流泉，风雨上不庇。蛇鼠相交罗，蝼蝈声怪异。短垣逼闾阎，檐楹接尺咫。凡民多死丧，哭声常四起。妻或哭其夫，父或哭其子。尔哭我伤怀，伤怀那可止。悲愁复悲愁，憔悴更憔悴。阴阳寇乘之，不觉入腠理。双足先蹒跚，两股更重腿。拥肿大如椽，何止患蹠盩。淫邪复入腹，喘促妨卧寐。脾神与食仇，入口即呕哕。膏肓势日危，和扁何为计。人生固有终，盖棺亦旋已。长儿在道涂，不及见吾毙。老妻对我啼，数仆环雪涕。绵蕞敛形骸，安能备丧礼。孤柩倚中堂，几筵聊复尔。骨肉远不知，邻里各相慰。相慰亦何言，眼眼自相视。龙川水泱泱，敖山云委委。云飞何处归，水流何处止。悠悠旅中魂，云水两迢递。朝廷有至仁，归骨或可觊。魂兮早还家，毋作异乡鬼。"又自铭其棺云："生于霅川，死于龙水。大带深衣，缁冠素履。藉以纸衾，覆以布被。一物不将，敛形而已。其人伊谁，履斋居士。"翁尝好老庄，喜延方外友，与客谈及死生事曰："某只消一个倏然而逝。"时但以为戏言，及至循，当国者所遣人迫翁已甚，翁处之裕如。作诗及铭之夕，忽空中雷声轰然，翁形在而神去矣。先是吴潜入相，以方甫、胡易简为腹心，二人轻儇，人嘲之曰："甫易简方。"上议立度宗为太子，公意不欲，缓其事。上不悦，北军退，即罢政，而似道由军中入相，讽台臣，劾公罪，贬循州。先是诏似道移师黄州，黄在鄂下流，中间乃北骑往来之冲要。似道闻命，以足顿地曰："吴潜杀我!"疑移师出潜意，故深憾之，遣武人刘宗申为循

守，欲毒潜。潜凿井卧榻下，自作井记，毒无从入。一日宗申开宴，以私忌辞。又宴又辞，又次日移庖。不得辞，遂得疾而卒。

贾相当国

理宗之季，官以贿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为相年余，逐巨珰董宋臣、李宗辅，勒戚畹归，不得任监司、郡守，百官守法，门客子弟敛迹不敢干政，人颇称其能。然天资阴忮刻深，置缘柜，招人告讦，立七司，法苛密烦碎，议者不以为便。

李璮归国

李全死后，其子松寿据有山东，骎骎逾淮据，及入涟水，连年为患。景定庚申八月，忽有书贻贾相，系两淮制置李庭芝缴进。往复十数，始疑中信，其终则直。壬戌，诏改涟水军为安东州，乃降德音，特授李璮保信、武宁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宣赐奖谕，追复其父李全官爵，改正日历。御制诗赐贾相云："力扶汉鼎赖元勋，泰道宏开万物新。声暨南郊方慕义，恩流东海悉来臣。凯书已奏三边捷，庙算潜消万里尘。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兴玉历喜环循。"

严覆试

贾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贵妃之故，得赴廷对。是时贵妃在大内。廷对之日，节次当事人供奉汤药饮食。自庚申入相之后，躐拜平章，联科必严，过省及复试之禁。或为诗，末联云："戊戌若还严覆试，如今安得有平章。"其意甚当。

一担担

庚申，贾似道初入相，或为诗曰："收拾乾坤一担担，上肩容易下肩难。劝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杀向士璧

向士璧帅长沙，北兵已围鄂岳。方措置间，皮泉渌家居，访之，问所以为守城之计，向曰："正为眼中无可任之人。"皮恚之。北兵至，向亲率军民且战且守，既置飞虎军，又募斗弩社，朝夕亲自登城慰劳。卒能保潭，斗弩之力居多。皮入朝，百计毁短。似道妒贤嫉能，乃嗾台谏孙附凤劾之。辛酉，诏夺向士璧从官恩，数令临安府追究侵盗掩匿情节，竟坐迁谪，挤之死地，天下冤之。

刘整叛北

刘整以泸州降北。先是郑兴守嘉定，被兵，整自泸州赴援，兴不送迎，亦不宴犒，遣吏以羊酒馈之。整怒，杖吏百而去。及兴为蜀帅，而泸州乃其属郡，兴遣吏打算军前钱粮，整赂以金瓶，兴不受。复至江陵，求兴母书嘱之，亦不纳，整惧。又似道杀潜、杀士璧，整益不安，乃以泸州降。北军压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为南者立东庑，为北者立西庑。"官吏皆西立，惟户曹东立，杀之，与西立者二十八司归北。荆湖制置吕文德复泸州，文德号为黑炭团。整归北，上急攻缓取之书，谋取襄阳。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团，可以利诱也。"乃遣使于文德，求置榷场于樊城外，文德许之。使曰："南人无信，安丰等处榷场，或为盗所掠，愿筑土墙以护货物。"文德不许，使辞去。或谓文德曰："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为然。追使者不及。既而使者至，复申前议，文德遂许焉。为请于朝，开榷场于樊城外，北人筑土墙于鹿门山外，通互市，筑堡。襄帅吕文焕知彼欺诳，乃两申制置司，为亲吏陈文彬匿之。北人又于白鹤城增筑第二堡。文焕复申制司，文德大惊，顿足曰："误朝廷者我也！"即请自赴援，会病卒。

拘留北使

贾似道阴许北朝岁币，故鄂渚退师。自事定之后，冒为己功，讳言前事。及北使郝经来寻盟，似道拘留真州，不遣。其失信北朝，以至召兵。

雪 词

贾相当国，陈藏一作《雪词》讥之，词曰："没巴没鼻，霎时间，做出漫天漫地。不论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动滕六，招邀巽二一。任张威势，识他不破。只今道是祥瑞，却是鹅鸭池边，三更半夜，误了吴元济。东郭先生都不管，关上门儿稳睡，一夜东风，三竿暖日。万事随流水，东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词名《念奴娇》。

紫原三策

咸淳年间，汪紫原士信于襄危之际，以书抵贾相，陈三策：一谓内地何用多兵，宜尽抽之以过江，可得六十万。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设都统，七千里江面才三十四屯。设两大藩府以总摄运掉之缓急，上下流相应，必无能破吾联络之势者。久之日益，虽进亦可；二谓久拘使者在荆湖何益，不如遣使偕行，啖以厚利，缓其师期。半岁间，我江外之藩垣成，气象固。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三谓若此两说不可行，惟有准备投拜其意。盖以激贾行二说也。贾得书大怒曰："瞎贼敢尔妄语！"讫讽台谏罢紫原，归金陵。不数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讨起公，则已无席地矣。紫原以家嘱爱将金明，而令金明以子从之。过淮时贾出督，相遇，拊紫原背而哭曰："端明端明，某不用公言，遂至此！"紫原对云："平章平章，今日瞎贼更说一句不得。"贾问紫原何故，对曰："今江南无一寸赵家地，某去寻一片干净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后抵高邮，适巴颜丞相驻跸紫原之家。有告以紫原曾献三策于贾者。丞相惊

叹："江南有这般人，这般话，若遂用之，我得至此耶?"尊礼其家老小甚至。欲发兵迎取之，金明不敢告以在高邮，而密价以报。紫原拊案大哭曰："吾犹幸得在赵家地上死也。"竟大恸而绝。时人有诗曰："厚我藩垣长彼贪，不然衔璧小邦男。庙堂从谏真如转，竟用先生策第三。"

卷　五

推排公田

咸淳壬戌，殿院陈尧道、正言曹孝庆合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每岁则有六七百万石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制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上然之。时贾似道为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时刘良贵为都曹，继尹天府；吴势卿饷淮东，入为浙漕，遂交赞公田之事。吴势卿死，乃以刘良贵为提领，陈訔为检阅官以副之。良贵请下都督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上曰："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贾似道愤怒求去，上曰："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贾似道内引入札，力言其便，上从其言，三省奉行惟谨。似道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为公田倡，嗣荣王继之，赵孟奎自陈投卖，自是朝野无敢言者。独礼部尚书徐经孙疏言买田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后公田但行于浙西，他路竟免和籴自若，由是德经孙者半天下也。方公田初议，以官品逾限田外买之，此犹有嫉富抑强之意。继而派买，除二百亩以下者免，余各买三分之一。其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会四十楮。不及，减买数；稍多，则银绢相半；又多，则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楮，承节二万楮，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

公田专官

提领刘良贵檄府丞陈訔往湖、秀，将作丞廖邦杰往常、润，任督催之责。六郡有专官，平江则知郡包恢、抚参成公策；嘉兴则知郡潘墀、抚干李辅、寓公焦焕炎；安吉则知郡谢奕、寓公赵与訔、抚干王唐圭；临安则察判马元演；常州则知郡洪穮、运使刘子庚；镇江则知郡章坰、漕司准遣郑梦熊；江阴则知郡阳班、准遣谢某、司户黄伸。候竣事各转一官，选人减一，削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衔。

公田赏罚

包恢，盱江人，为陆氏学。公田令行，人心不服，一路骚然。朝廷除包知平江府，专领公田，行以峻急，至施肉刑。时年已八十，酬劳拜签枢而卒。初，提领刘良贵劾奏嘉兴宰叶悊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劾长洲宰何九龄，追毁出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给官田，令田主抱纳，失田业相离之初意。

公田之祸

壬戌五月，公田以江阴军、平江府隶浙西宪司，安吉、嘉兴隶两浙运司，常州、镇江隶总所，每岁秋租输之官仓，特与减饶二分，或水旱则别议放数。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梦玉嘉兴，董楷安吉，黄震镇江、常州、江阴三郡。初以选人为之，任满则理为入班。州县乡都，则分差庄官，以富饶者充应，两年一替。每乡创官庄一所，每租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多收。其间毗陵、澄江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以为无穷之祸。或内有饶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从而更换，于田主其祸尤惨。

谪皮龙荣

参政皮龙荣者，上东宫旧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门不预人事。一日上偶问龙荣安在，似道疑其再入。时李雷奋宪湖南，似道阴讽雷奋劾之。先是，雷奋访龙荣，龙荣辞以故，既退，以"小鬼"斥之。或以语雷奋，雷奋不能平。至是疏其贪利营私之罪，且以为幸祥琴之甫奏，即揆席以自居；于州郡从吉之俾，冀朝廷收召之速；又谓每对人言，有"吾拥至尊于膝上"之语，盖龙荣为东宫官故也。有旨谪衡州，衡州，雷奋治所也。遂自鸩死。

银关先谶

现钱关子始于绍兴元年冬，张浚屯军婺州。朝廷以水道不通，始置召商人，入现钱于婺州，执关子请现钱于杭越，权货务，每千加十以为优润。六年，张忠宪为都督，张澄主管财用，请依四川法造交子，与现钱并行。后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会子务。景定甲子，贾相当国，造金银现钱关子。时十九界矣，以一准，十八界之三废，十七界不用。其关子之制，上黑印如品字，中红印三相连如目字，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宛然一"贾"字也。银关之上，列为宝盖幢幡之状，目之曰"金幡胜"，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为号。后北朝天兵渡江下江南之时，如入无人之境，人以为谶，信然。

窜谢枋得

建宁府教授谢枋得校文江东漕闱，发策诋时政。似道怒，窜兴国军。其《江东十问》，备陈贾似道景定以后政事，知国家必亡于权臣之手。至于《八陵一问》，读之使人泪下。

推排田亩

理宗朝尝欲举行推排之令，廷绅有言而未行也。贾似道当国，卒行之。有人作诗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又有作《沁园春》题于道间者："道过江南，泥墙粉壁，右具在前。述某州某县，某乡某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气象萧条，生灵憔悴，经界从来未必然。惟何甚，为官为己，不把人怜。思量，几许山川，况土地分张又百年。正西蜀巉岩，云迷鸟道。两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权，奸人罔上，谁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须经界，万取千焉。"

彗星之变

景定甲子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芒角烛天，长数十丈，自四更从东方见，日高方敛，如是者月余。参政杨栋谓是蚩尤旗，非彗也，遭论去国。上减膳避殿，台臣交章言，星变灾异皆公田不便，民间愁叹不平之所致，乞罢公田以答天意。似道力辨，人言乞辞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然公田之说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之费，下可以免浙西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决意命卿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论顿沮矣。是秋边无警报，国无大咎。冬十月，理宗升遐。先是，嘉定壬午八月初五夜，彗星见于西南方，去地不甚远，尾长三丈余。初十日夜，光芒亘天。至甲申，宁宗升遐，始验艺祖升遐，彗亦出柳云。似道奏云："彗出三河周分，与河南无干。"

理宗升遐

景定甲子冬十月，理宗崩。上自临御以来，始终崇奖周、程、张、朱诸儒义理之学，故得庙号曰"理宗"，陵曰"穆陵"，御书阁曰"显文阁"，原庙殿曰"章熙殿"。理宗兴于侧微，崇儒纳谏。宝绍间，以史弥远有拥立功，于万机谦逊无所预，弥远卒，始亲政。召真德秀、魏了翁诸君子于朝，号端平，为小元祐。然自即位以来，失襄、失淮、失全蜀，三边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宁大水，内郡之民死者相枕藉。开庆己未，北兵南来，社稷几亡矣。而犹不亲见之，亦可谓福。

理宗政迹

理宗龙颜隆准，临朝坐辇，端严若神。端平初，励精为治，信向真、魏诸贤。廷绅奏疏，三学叩阍，悉经御览。所言讦直，无不容受，间以罪斥，旋复收用，此其盛德也。在位既久，嬖宠浸盛，中贵卢允升、董宋臣、女冠吴知古等荐引奔竞士，骤至通显，贿赂公行。又用外戚子弟任畿辅监司、郡守，赃罪狼籍。台臣论奏，则宣谕节贴而已。卢允升等以奢侈导上意，信方士，妄称"五福太乙。"自嘉定己巳南入巽宫，临吴越之分作太乙宫，又作龙翔宫、集庆寺以祈福；作湖上西宫，造御舟以备游幸；作禁苑芙蓉阁、香兰亭以供游玩；又作阎、贾二妃奉先功德寺。极土木之功，专置修内一司，以内侍管领，望青伐木，自德寿故宫王邸、戚里民家、坟茔皆不免。又置修内司庄、御前庄，开献纳之门，没入两争田土，名曰"献助"，实则白取。禁中排当频数，娼妓、傀儡，得入供应。宫嫔廪给，泛赐无节。有职掌、名位之分。其先朝耆艾六字号夫人者，嘉定六百员，淳祐增至一千员，内藏告乏，则移之封桩、左藏库，何其不节耶！

度宗即位

理宗崩，度宗即位，改元咸淳。初，庆元府育王寺舍利塔，晋时许询所造，每经一朝，则必颓圮一次。萧梁已后，屡加修整。雍熙年间众议重修，非数万缗不可，一行童于大众中顶礼曰："我愿劝缘以成其事。"众曰："何言之易！"答曰："只印此塔影，逐日沿门合佛请施，何患不成？"主僧然其言。后所得甚微，不足以就行，童乃曰："今天下惟八大王（荣邸）最有钱，我持疏劝缘，必可如愿。"诣府开疏，大王上题一千缗。行童归，自断其臂，血流不止，遂死。自火葬后，莫有言前事者。度宗庚子岁生于八大王府，日夕啼号不已，更数乳母，多获谴。最后一乳母捧抱，行廊庑间，入小阁，见所粘塔影，忽然而笑，既去复顾。因以水噀，取置手中，自是不复啼泣。乳母以告，大王始悟所题疏未够。下本寺问故，僧具言行童自府归，断臂流血不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终。计其死之时，即度宗生之旦也，八王遂捐资以成其事。度宗入宫，将册为皇太子，理宗忽梦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断自宸衷，以继大统。后享国之岁，悉如所梦云。陆务观诗："人间八万四千塔，使合推为第一仙。"即此塔也。

全　后

开庆己未，议皇太子妃，丁大全以京尹顾岩女为言。一日，谢后召入大内，宫嫔进花一枝，后令侍御以赐。既退，次日，后感疾，议遂寝。庚申岁乃议全昭孙女，昭孙值北兵，避地于岳州临湘之间，逾数日入京，遂册为妃。

士人言贾相

咸淳丙寅，临安府士人叶李、萧至等上书，诋似道专权，害民误国。似道怒，嗾士人林德夫诣京尹刘良贵，告李等泥金饰斋扁，不法，黥窜诸州。

台谏应故事

以季为可察院。时贾相当国，益忌台谏，言事悉

用庸儒易制者为之，弹劾不敢自由，惟取远小州太守及州县小官，毛举细故，应故事而已。

似道专政

咸淳丁卯，贾似道平章军国重事，魏国公叶梦鼎为右丞相。时贾似道专政，梦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赴中书查治事。上初立，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专，上称之曰："师臣通国"，称之曰"师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岭，赐第。五日一乘车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书就第呈署，宰执书纸尾而已。朝夕议则馆客廖莹中，外则堂吏翁应龙。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举削，及京户畿漕，处断公事，非关白不敢自专。在朝之士忤意者，辄斥去。后叶梦鼎、江万里皆归田，军国重事，似道于湖上闲居遥制，时人语曰"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半闲亭

度宗赐贾似道第于湖上，似道扁亭曰"半闲以停云水道人"。每治事罢，则入亭中，习打坐。有佞之者上《唐多令》词大称似道意，议者谓其时乃圣哲驰骛而不足之秋也，曾谓似道而以"半闲"自处乎？其词曰："天上谪星班，青牛初度关。幻出蓬莱新院宇，花外竹，竹边山。轩冕倘来问，人生闲最难。算真闲不到人间，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与公闲。"夫似道为国之重臣，而其可以闲中消日月耶？天下乌得不坏！

排　当

宫中饮宴名排当。理宗朝排当之礼，多内侍自为之，一有排当，则必有私事密启，度宗因之。故咸淳丙寅，给事陈宗礼有曰："内侍用心，非借排当以规羡余，则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几许汗血之劳，而供一夕笙歌之费。"此说可想矣。有诗云："花砖缓步退朝衙，排当今朝早赏花。玉镫金鞍皇后马，香轮绣毂御前车。"

贾相举令

一日，壑翁招碧梧、马廷鸾、西磵叶梦鼎行令，举一令要一物与人，得物者还以一联诗。秋壑云："我有一局棋付与棋师，棋师得之，予我一联诗：'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碧梧云："我有一钓竿付与渔翁；渔翁得之，予我一联诗：'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西磵云："我有一张犁付与农夫，农夫得之，予我一联诗：'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似道不悦而罢。

贾相之虐

贾似道居西湖之上，尝倚楼望湖，诸姬皆从。适有二人道妆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尔愿事之，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持一盒，唤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受聘。"启视之，则姬之头也，诸姬皆战栗。初，似道于浙西行公田，民受其害，有人题诗曰："襄阳累载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生灵。"至乙亥罢相，公田、国事俱休矣。

卷　六

降生皇子

咸淳戊辰，闰正月初六日，天明，大风雷雨，居民屋宇皆动。日午，杨美人降生皇子，是为益王。十一月仲冬，全氏降生皇子，是为嗣君。

李璀挂冠

咸淳戊辰，龙飞状元，兴化陈文龙。同郡李璀，太学贯道斋内舍，系第三甲正奏名。唱名后，乞以本身致仕，合得恩例，尽以回赠父母。上书毕，辞先圣及三魁同舍，出钱塘门，脱绿袍挂于门上，泛舟而去，时三魁同舍皆送别。璀有诗云："人言学古思入官，我谓学易而官难。平生透出梦觉关，本来面目只儒酸。吾亲不俟若为欢，不如归去卧林间。殿前三策罄忠肝，多谢皇恩天地宽。绿衫卸了白衣还，扁舟飞过子陵滩。前修亦有逋与抟，圣世待之俱宽闲。何物种放大厚颜，山鬼移文伐其奸。此行无复出闽山，休音息影谷之盘。今朝酾酒酬云坛，便向钱塘门挂冠。"又有诗云："有手须搴龙衮衣，有头须叩九阶墀，有口须读离骚词，有复须饱商山芝。有身不愿挂绿衣，笑问此身欲何之？石室山之巅，重湖水之湄。"陶公云："乐天知命，复奚疑。"

龙飞赋题

咸淳戊辰，龙飞省试，考官商议出题，题皆不欲出天子圣人。于是别院出乾为天，正院出帝德广运，皇天眷命。皆大金年号，而天眷又正是徽、钦过北之年。时人为之语曰："正院无天子，别院少圣人。广运与天眷，却把比咸淳。"

襄阳受围

咸淳戊辰，北兵围襄阳。攻襄阳，刘整之计也。整宋骁将，号铁胡孙。己未，大兵渡江，止迁跸之议者，丞相吴潜也。尽守臣之力者，帅臣向士璧也。奏断桥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赏不明，杀潜、杀士璧、杀世雄，整守泸州，惧祸及己，遂叛。献策南伐，上急攻缓取之书，东南之兵势、地势如指诸掌。进攻之计不于淮、不于湖广、不于蜀，独于襄者，盖知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尝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正此也。整初至襄阳，与少保吕文德借地开互市，互市既置，因筑城筑堡，江心起

万人台，立撒星桥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间，时出师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渐振。未几，文德死，文焕代守襄阳。于戊辰之冬，以大兵围之，而襄日孤矣。

高达赴援

襄阳被围，吕文焕遣人告急，朝廷遣高达、范文虎赴援。时北兵于要害处连珠札寨，围数十里，而道不得通，襄阳之围不可解矣。

贾相出督

贾似道请出督，而又阴嗾台臣以留之，实无意外出也。乃以范文虎为殿帅，孙虎臣为步帅。

时相不合

咸淳己巳，叶梦鼎辞位，不允，径去。以江万里拜左相，马廷鸾拜右相，轮日知印。万里与似道议事不合，乃辞去。

戏文诲淫

湖山歌舞，沈酣百年。贾似道少时，挑㒓尤甚。自入相后犹微服，间或饮于妓家。至戊辰己巳间，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学，有黄可道者为之。一仓官诸妾见之，至于群奔，遂以言去。继有张蕃孙者，入京调官，邻居一妇人，乃宫中乳母，因病还家。张见其美而不之察，日以服玩通殷勤，事闻，押归本贯。台章继上，谓张蕃孙之为人，专以蛊惑人家妾妇为能。有赵右司希建者，因身没而乱其家，今敢窥伺宫婢，无忌惮如此，削籍徙岭南。嗣濮王弃妻，按章有云“糠也下堂，蓷焉在谷”，时人传以为笑。一征官娶罢将李虎妻，台章亦及之。自是专务捃摭士大夫帷箔之事，以供月课。理宗厌之，尝加戒励。至于壑党所为，大奸大贪，曾不敢言，以至亡国。悲夫!

贾相讳言

贾似道见襄城被围日久，束手无措，日以辞位为请。至咸淳庚午，襄阳之围不解者三年矣。一日，度宗问似道：“襄阳之围三年矣!”似道对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度宗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询问其人，诬以他事，赐死。自是边事并无敢言者。

明堂遇雨

咸淳壬申九月，祀明堂。平章贾似道为大礼使，驾幸景灵宫，回宿太庙。质明，有司奏中严外办，请升玉辂。大雨如注，胡贵嫔之父带御器械，胡显祖检讨开禧登辂遇雨，乘逍遥子故事面奏。上白贾，贾欲候雨止登辂，显祖回奏：“平章已肯上。”遂冒雨乘逍遥子，直入和宁门，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礼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理使，而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三降御笔勉留，乃还朝。镌罢胡显祖，出胡贵嫔为尼，上为之泣下。

张贵赴援

壬申五月，张顺、张贵赴援襄阳。襄樊自丁卯以来，被围日久，生兵日增，既筑鹿门之役，水陆之防日密，筑白河虎头及鬼关，以键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闭守者凡四五岁，援兵往往扼关不克进，所幸城中有宿储可守，然所乏者盐薪、布帛耳。张汉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蜡书于髻中，藏积草下，浮水而出。谓鹿门既筑，势须自荆郢救援。既至，隘口守者见积草，多钩致，欲为焚爨用，遂为所得，于是郢邓之道复绝矣。既而荆阃移屯郢州，而诸帅重兵皆驻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赏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骁悍善战者。求将久之，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俗号张贵为“矮张”，所谓“大张都统”，“小张都统”者。其智勇素为诸军所服。先于均州上流各水中立硬寨，造水哨轻舟百艘，每艘三十人，盐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壬申五月，汉水方生，于二十二日稍进團山下。越二日，又进高头港。日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号。贵先登，顺为殿，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敌舟布满江面，无罅可入，鼓勇乘锐，凡断铁絙攒筏数百。屯兵虽众，皆披靡以避其锋，转战一百二十余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绝援久，救至大喜。及收军点视，独失张顺，军中为之短气。越数日，有浮尸逆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浮梁，乃张顺也。

系籍秀才

御史陈伯大奏行士籍。先是，朝廷患科场弊幸百出，有发解过省而笔迹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举者。多方措置，乃议今后凡应举及免举人，各于所属州县给历一道，亲书历首，将来赴举过省，参对笔迹异同，以防伪滥，时人谓之“系籍秀才”。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时人有诗曰：“戎马掀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平章束手全无策，却把科场恼秀才。”又太学生萧某有词云：“士籍令行，伯仲分明，逐一排连。问子孙何习，父兄何业。明经词赋，右具如前。最是中间，娶妻某氏。试问于妻何与?马乡保举，那当著押，开口论钱。祖宗立法于先，又何必更张万万千。算行关改会，限田放籴，生民凋瘵膏血俱朘。只有士心，仅存一脉，今又艰难最可怜。谁作俑?陈坚伯大，附势专权。”

地生白毛

咸淳癸酉，平地产白毛，临安尤多，如银线菜，可采以相馈，但挺直耳。或者谓此即白眚、白祥之类

是也。

钱神献梦

咸淳癸酉春，贾相连奏，乞出视师，且谓诸阃欲为败阙张本，每遣客游谈，不曰无财力，则曰无兵力，不知臣之料钱招军，悉有实状可以按覆。奏罢归府，合目静坐，忽梦有男子团面方口，突然而入。贾相叱之曰："尔何人，敢至此?"答曰："我金主也。相公早间入奏太激，天下事不由相公，皆由我。相公好好做三年，我六年后亦不复顾人间事。"言讫，贾相且怒且醒，因与所亲言之，漫不可晓。三年而贾相罢，六年而钱禁行，乃知男子钱神也。废兴信有数乎!

襄樊失陷

咸淳癸酉春二月，破樊城，下襄阳。文焕捍御应酬，备殚心力，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刍断绝不至。文焕撤屋为薪，缉麻为衣，每一巡城，南望恸哭。城破，遂以城降。且独守孤城，降于六年之后，岂得已哉?

勉留贾相

咸淳癸酉，自襄樊败后，似道累章，乞出视师，谓"非臣上下驱驰，联络气势，作急奔赴，则有大可虑者。"而又阴嗾朝臣论奏，以为师相不可一日离左右。

度宗宴驾

咸淳甲戌秋七月，度宗崩。皇子㬎即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改明年为德祐元年。

谅阴三元

度宗崩，幼君谅阴。进士榜第一名王龙泽，二名路万里，三名胡幼黄。京师为之语曰："龙在泽飞不得，万里路行不得，幼而黄医不得。"

诏兵勤王

冬，诏天下勤王。赣州太守文天祥应诏募兵。朝廷分兵九路会合。端明黄万石，江西；侍郎赵缙，金陵、江阴；开封夏贵，淮西；节使笃万寿，京湖；殿帅张彦，广德；招讨孙虎臣，采石；都统仇子真，宣城；练使张世杰，海道；费伯恭、阮克己，平江。克己扬州人，纠集义兵三万勤王。

下郢复州

咸淳甲戌冬十月，下郢州沙洋，守将边居谊死之。时丞相伯颜将兵，号百万，用南降人为向导，吕文焕等舟师出襄阳，刘整等骑兵出淮泗，分道并进，攻郢。郢人坚守，以战船横截江面，不得渡。文焕觇视旁有一湖可通大江，于是大集人力，陆地牵舟，纡行凡百余里然后至。水舟师忽自上而下，沙洋乏备，未知措手。守将边居谊所部三千人尽力死战，竟无一人降附。十一月下复州。

北兵渡江

甲戌十二月初九日，北兵自襄阳摆洑沙口出江。十四日渡江，常时江水风波不可狎视，至渡江时江水镜平，岂非天哉!进围汉阳军移师攻阳罗堡时，淮西制置夏贵拒战，于阳罗堡败绩，奔还泸州。夏贵自阳罗堡之败，顺流而下，沿江南岸纵兵放火，归庐州解甲。当是时，其心已无国矣。后有人题诗于庐州夏贵节楼，有曰"一语淮西留养老，三更江上便收兵。纵使节度楼高万丈，到头难免重臣名。"

下阳罗堡

阳罗堡乃江鄂屏蔽，一带有七百拗，风起则多利北舟。欲守此江，必守此堡，此堡既失，则鄂危矣。守将阆池王都统，与所部八千人死战，中流矢而死。乃自阳罗堡攻鄂州。

下鄂州

咸淳甲戌十二月十八日，下鄂州，守城张晏然降。先是，李雷奋为守，十月以台论罢，至是无正官。张晏然守鄂，所恃者朱祀孙之援，朱祀孙提重兵至鄂，退归江陵。晏然失助，鄂遂降矣。时夏贵与朱祀孙通任长江之责，朱归荆州，夏归淮西。一上一下，中流荡然，全无备御，哀哉!

卷　七

下蕲黄州

德祐乙亥正月，北兵顺流而下，沿江诸将多吕氏部曲，望风降附。既至黄州，陈奕以城降。奕始谓大兵以襄汉，船自汉入江，乃知大兵未渡，而蕲黄已先降。故其渡也，襄汉、蕲黄之船皆在焉。遂至蕲州，管景谟以城降。至南康军，叶昌以城降。

刘整死

正月初七日，刘整死。初，整与文焕分兵南渡，及是整无功，发愤得疾，死于无为军城下。

下江州

正月十三日，下江州。九江，江西屏蔽也。钱真孙以帅兼守，举城以降，则江西一路如破竹矣。尝记宋太祖以乙亥年命曹翰取江州，后三百年乙亥而失之，岂非数欤?吕师夔以大元命知江州。

下安庆

大元国兵至安庆府，范文虎以城降。文虎，吕氏

婿也。贾似道奏云“文虎为赵缙所愤激，而以安庆叛”，而不知文虎与吕氏系亲党也。

贾相出师

甲戌十二月，以贾似道为都督军马，黄万石、李珏参赞军事，檄召诸路军兵听督府调遣，于封桩库拨给金十万两，银五十万两，关子一千万贯充都督公用。时边报转急，似道犹未有行意，闻刘整死，乃议出师。乙亥正月十五日，似道上《出师表》，略曰：“臣以老病之身，遭时多艰，岂复能以驱驰自勉云云。每念身虽危，可以奋励振；事虽急，可以激烈图云云。逆整世受国恩，一旦反噬而仇视我，役役贪生畏死，视便则趋，夫亦何有于彼哉！自襄有患，五六年间，行边之请，不知几疏，先帝一不之许。襄陷郢单，臣忧心孔疚。请行又不知其几疏，先帝复不之许。顷罹孔棘，诏既夺情，臣辞亦不知几，迫不获命。窃自附于金革，无避之义。陛下践祚以来，边剧日骇，臣请悉力政，以江流数千里、江面数十屯，而脉络不贯。非臣督视，随机上下，是必有不能遏其渡江者。今不幸臣言中矣。向使先帝以及两宫，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为信，听臣之出，当不使如此。往者不可谏及，今汲汲图之恨其晚，尚可强臣之留耶！臣留，不过使都民苟安旦暮，而非所以为宗社大计也。陛下惟命臣以王导故事，都督中外诸军。然兵入吾境，亦既兼旬，臣苦心处置，忘寝废食，未能少强人意。诚以注的之矢难留，在目之机易见。与其坐待其来，于事无补，孰若使臣决于一行，以求必胜事理，较著有不难知者。恭惟祖宗三百余年德泽其来，未艾两宫仁慈孝爱，动无缺失，臣恃此咸发信顺之心，断可凭藉以办此事。臣羸弱之躯，非不知自爱云云孤忠自誓，终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孙，留之京师，日依帝所，以示臣无复以家为意，否则苟免而已。宁不愧死于斯言哉！深切迫急，拜表即行。”

遣使请和

德祐乙亥二月十七日，贾似道遣宋京使军前请和。京与北使来，邀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聪、束元嘉代行。思聪回，知事不就，惶怖失据，阴备快船为走计。时大军乘势冲下，南北两岸立炮座、设划车，中流数千艘，乘风直进，宋兵不支。夏贵老将也，既失长江，惟恐督府成功，无所逃罪，又恐孙虎臣新进，位出己上，殊无斗志。

下饶州

乙亥正月，大兵至饶州，守臣唐震竭力守御。城破，震为北兵所害，死于州治之玉芝堂。二十一日城破，二十七日，郛判官始得其遗体，温然如生，遂具衣棺而葬之。前丞相江万里寄居饶州，州人皆遁，万里坐守以为民望。兵入其第，赴水而死。万顷自南康来省兄，遇兵不屈，遂以磔死，至死骂声不绝口。先是，张世杰至饶州，万里与之饮，大醉。世杰曰：“国事如此，丞相如何？”万里曰：“力不能以报朝廷，惟有死尔。”世杰曰：“丞相之言是也。他家事世，杰尽知之。拿一个盏跪在地，不能得他接，接了未能得他饮，安能忍辱事他人耶？吾尽吾职分，延得一日，也是赵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为，亦只有一死，庶几可见赵皇于地下。”观此，则万里从容就义之心，已先决矣。

破池州

乙亥正月，大兵破饶州，遂至池州。时池州无守臣，蜀人赵昂发为池州倅，权州事。措置备御等官谓昂发曰：“州不可守，不如弃之。”昂发曰：“吾守土臣也，岂可偷生避死也哉？”大兵至，留诗于第，夫妇逐自经而死。时人语之曰：“臣为君死，妻为夫亡。”

芜湖溃师

乙亥正月二十二日，贾似道溃师于芜湖。是日三鼓，孙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已迫。”夏贵亦曰：“彼众我寡，委难抵当。”垂泣而去。似道抚谕三军，遂许喝转官资。诸军诟曰：“要官资做甚！已未、庚申官资何在？”鸣锣一声，退兵于珠金沙，十三万军一时溃散，督府之印已失。似道奔入扬州，李庭芝闭城不纳。

姜才败绩

大兵顺流乘势至瓜州，扬州都统姜才出兵二万余于扬子桥。士气百倍，众皆披靡。时彼众我寡，相持半日，凡数十战，胜负未分。生兵日增，乃至败绩，姜才稍引兵还。大兵入太平州，守臣赵缙遁。

金山之败

大兵入建康府，沿江制置，知建康府赵缙遁。北兵方入城时，察院潘文卿按赵缙取行宫公帑所积金帛，弃城而遁。建康为江东重镇，既失，则江东之势去矣。北兵驻建康府不进，遣哨骑四出。大兵至镇江府，张世杰、赵缙战于金山，世杰多海舟，无风竟不可动，遂败。留守司参军沈圻自柁楼上坠下，呕血而死。守臣洪起畏，遁。呜呼，京口第一重门户而失之，行阙岌岌矣！

赵与可遁

乙亥二月，大兵入宁国府，守臣赵与可遁。与可，宗室也，而望风宵遁，朝旨除名，勒停，追毁出身以来文字，以为不守封疆者之戒。既，北兵下徽州。

二相遁去

乙亥二月二十六日，左丞相王爚去。先是，贾似

道奏请迁都，太皇太后不许。及是，殿前指挥使韩震再申前请，爚议坚壁固守，求罢不允，径去。三十日夜，右丞相章鉴遁。二相去国，朝廷事可知矣。

诛韩震

乙亥三月初一日，诛韩震。三省奉圣旨云："韩震身为殿帅，阴怀异志。当此危急，不肯出战。声言提兵，哄入禁阙。奸谋叵测，罪不容赦。国人皆曰可杀，吾念其父有功于蜀，不料其子负国若此。除已明正典刑，罪止其身。若家属亲党决非同谋，一切并为免罪。"先是，有言震谋胁迁都者，宜中与客潘希仁计议，乃伏甲士于枢密府，击杀之。以步军指挥使领其众。震部曲百余人，闻变大哄而出，射火箭入大内，又以大刀斫嘉会门，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府。

五木之败

北兵入常州府，时三月初二也。知州王宗洙遁，权守节干王良臣以城降。五月，张彦、刘师勇复常州，王良臣败走。又复广德军。九月，王良臣以北兵攻常州，知府姚訔统制，刘师勇、王安节拒守，攻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将尹玉、朱华、张全、麻士龙赴援。二十六日，战于横林，败绩。二十七日，战于五木，败绩。张全不发一矢，尹玉、麻士龙死之。天祥调兵再往，道不通。十一月十六日，常州粮尽，刘师勇以骑突围，出奔平江府，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府姚訔死之，生获王安节，不屈而死。姚訔乃姚希得之子，王安节乃节度王坚之子。尹玉者，江西宪司将也，与北兵战，杀数千人，复收残兵五六百与角一夕。兵败，手杀七八十人，遂死之。其麾下与北兵战，并死，无一降者。朝廷赠濠州团练使，官其二子焉。常州自三月二日陷，至五月再复。九月北兵再至，知府姚訔纠集义民登城巡视，旌旗云拥，鼓声震天。潜遣刘师勇、王安节等出师迎敌，大捷。次日，北兵至城下，开门迎战。二阵夹击，攻城之兵为其掩杀，攻城不克而遁。刘师勇又于归路设伏以待之，歼者过半。常州虽能保城，而管下属县屋宇焚荡，人民掳掠殆尽，生获百姓，杀之，脔其肉，煎油作炮，掷入常州城下，使膏油散在牌杈木上，积日，使火箭射之，牌杈自焚。又俘其人，使之运土于城外，筑堡倾泥，并其人填之。常州属县之民，遭此横祸。十一月，粮尽，城始破。呜呼！使北兵渡江之后，州州有守臣如姚訔者，忠于国家，死守封疆，宋鼎又安得而转移耶！

朝臣宵遁

乙亥三月，京师戒严，朝臣接踵宵遁。大军已迫畿甸，勤王兵不至，人情恟恟。知临安府曾渊子、两浙运副皆遁，浙东提举王霖龙遁，机政文及翁、倪普、台谏潘文卿、季可、陈过、徐卿孙，待从已下陈坚、何梦桂、曾希颜数十人并遁，朝中为之一空焉。朝堂榜云："孟轲谓'君视臣如草莽，则臣视君如国人。'又谓'谏于其君而不听，去则穷其力而后止。'识者犹以为非君臣之正谊。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为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天命未改，国法尚存，可令尚书省别具在朝臣、在京文武，并予特转二官；其负国弃予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其榜朝堂，明吾之意。"

罢贾似道

乙亥三月三日，贾似道罢平章、都督，予祠宣制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于误国。都督行诸军之事，律尤重于丧师。告九庙以奉辞诏，群工而听命，具官贾某小材无取，大道未闻。昔相穆陵，徒以边将而自诡。逮事先帝，遂于国事以独专。谓宜开诚布公，以扶皇极之彝，并谋合智，以尽天下之议，而乃恣行胸臆，不恤人心，以吏道沮格人才，以兵术钊裁机务。括田之令行，而农不得安于野；榷利之法变，而旅不愿出其途。矧当任阃之驱驰，不知戎事之缓急。战攻或旷岁而不举，兵事或临时而不修，纤悉于文法之搜求，阔疏于边政之科琐，遂令饮马以渡长江，乃者抗表出师，请身戡难。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责以裴度之功，谓当披发缨冠而疾趋，乃复二矛重弓而容与。三军解体，百将离心。彼被甲之谓，何未闻声而先溃？孟子谓："吾何畏彼？"左氏谓："我不成夫社稷之势，缀旒缙绅之言切齿。"姑与薄罚，俾尔闲祠。于戏！膺戎狄，惩荆舒，今复奏周公之事；放欢兜，殛伯鲧，尚思宽虞典之诛。可罢平章军国重事，都督诸路军马。十四日，贾似道遣堂吏翁应龙护都督印归朝，上表自劾。至五月，太后乃降诏，令李庭芝宣，意略云：卿其亟归丧，次以尽臣子之道。当曲示保全，否则众论益甚，忠孝靡容，吾虽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听吾言，善终以始，亦有辞于永世。时左相王爚奏："陛下念其勤劳，三朝免于远窜，使之归里终丧，忠厚之至。既数辞矣，安坐维扬，未闻就道。既不能死忠，又不能尽孝，遂使公论切齿愈甚。愿降一明诏切责似道，以正方命之罪。"

贬贾似道

乙亥七月十二日，合台奏贾似道丧师误国。内批"贾似道专权误国，得罪公论。吾以其历事三朝，近尝许以终制，不欲已甚。合台露章未已，更与降三官，改徙邻郡，少弭人言。"时贾似道婺州居住，廖莹中、王廷追毁文字，除名，勒停，送韶州羁管。内批："王廷、曾渊子改送雷州居住。敕贾似道降三官，改送建宁居住。"翁合奏："贾似道以妒贤无比之林

甫，辄自托于伊周。以不学无术之霍光，敢效尤于莽操。其总权罔上，卖国召兵，专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云云。首闻邸报，台谏交章声其奸谋，乞行远窜。迫于众怒，仅谪建宁，虽国家之典宪未伸，而朝廷之意向稍白。臣切伏惟建宁实朱子讲道之阙里，虽三尺童子粗知。向方闻似道且呕恶唾去，况可见其面？如朱释《大学》一章曰：放恶不远，彼且稔恶。所伏之地，其民何罪？必以御魑魅而后已夫！与之同中国且不可，而可一日同此乡哉？必放之此乡，此乡亦复何罪？巷伯恶恶之诗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终曰：投畀有昊。盖有北决所不受，则付与昊天，惟天得制短，长六合尔。此则陛下事也。乞将似道远窜深广以伸国法，以谢公论。"有旨，贾似道移漳州，责授高州团练副使，下临安府、台州，簿录其家。

相陈宜中

乙亥三月初三日，陈宜中参知政事，陈合佥书枢密院，召王爚还朝。初十日，陈宜中除右丞相。初四日，宜中辞相，奏云："臣今月初四日恭准内批，不许臣辞免新除特进右丞相，恩命念臣一介朴愚，初无矫饰。此番出位，奉行陛下如神之断，将顺陛下如天之仁，实出于爱君忧国之血忱，非有一毫倾人利已之私念。皇天厚地，实所鉴临。今若许臣以旧官备位，人犹谓臣无所为而为之，可以少逭清议。若不先不后，于此易变恩荣，公论无情，何所不至。或谓臣乘时倾似道而夺其权，或谓臣拱手不留臣鉴而据其位。臣既无面颜立于百僚之上，亦安能复有精神念虑能为陛下宣一日之劳哉？自鲁港败后，宜中首斩韩震。胁迁之议，差强人意，宜中实无经济。"至秋，托故遁归。及不得已，十月再来，则国事去矣。

卷　八

张世杰入卫

乙亥三月初十日，张世杰入卫京师。内空，赖张世杰一军万人自荆湖至。世杰本信安归正人，擢承宣使。陈宜中疑世杰易其所部之军，世杰不得尽其力。时吕文福请提兵入卫。文福，文焕兄也。

议迁跸

宗学上书曰："臣等为国同姓，与宗社相依为命。近者元臣开督视师，继而又闻逆整已毙，臣等私窃喜之。迩日以来，京师内外喧传，皆得内人，今已放散，御船今已排定，营卫诸军皆已点差，仓库今已搬移，陛下移跸亦在旦夕。踌躇未即行者，独吾太皇太后不肯轻动尔。臣窃为陛下计，不过移跸庆元，其次则移跸平江。至事势危急，则航船幸闽。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纵使兵或可守，陛下岂能郁郁求活，作一龟兹国耶？北兵渡江已逾两月，不闻有备御之策，但闻和议之请。和议未必能成，危亡之势渐迫。今天下勤王之兵在京，屯戍者不下二十万，犹堪一战，岂束手待毙而已哉？臣愿陛下戒诸将帅，纠集精兵，尽力血战。战若不胜，死于社稷，犹可见艺祖于地下。惟陛下思之，幸甚！"

陈宜中奏

殿院陈宜中奏云："近北兵渡江已逾两月，上而三宫，下而万姓，皆谓平章贾似道督师一出，未必负三朝礼遇之恩，必能以一死酬天地涵容之泽。而乃拥师逗留，不发一矢。今月二十日，忽报孙虎臣；又二十二日，报臣等以诸军皆溃散。初犹有自与一决之语，既乃发为海上迎驾之言。臣见其平日自诡以知兵意，或有深谋秘计，可以救一脉于垂亡。观其所措，有非腐儒所能测识。忽二月二十八日早，有督府随吏回归，乃言似道于二十日夜三更鸣锣一声，回散诸军，窜身而去，莫知所之。臣闻之血泪迸流，欲死无由，因自痛念，曩经丁大全败窜之余，适际理宗再生之德，徼逾末年。似道时适当国，起自书生，叨居枢地。彼虽一出，臣每见其施行时有差舛，未尝不从容纳规，而才弱力薄，凡莫能救。正如范文虎事，争之不力，稔祸今日，涕殒何追！今似道以溃师窜身，上误宗社，臣曩为台谏，既无吕诲之先见；臣今为执政，又不能为社稷力争，罪何所逃！谨自具劾以闻，欲望圣慈重行追窜，正平日苟容之罪，以谢公论；仍乞正似道误国之罪，以谢天下。祖宗德泽未衰，人心戴宋犹故，元气一脉尚可挽回，仍乞将公田、市舶、茶盐等拂民所欲者悉赐改正。令学士院降诏，以明太皇太后、陛下哀痛悔恨之意，少回皇天舍逆助顺之心。"

陈宜中都督

陈宜中都督军马，时乙亥四月也。奉旨建督于京，檄召诸路军马勤王，并令溃军各归所部。淮东隶李庭芝、淮西隶夏贵、沿江隶汪立信、四川隶朱禩孙、江西隶黄万石，节制团结内外兵十七万五千人。分厢差寄居官为总督，给一军，赴教场教阅。

诏谕三将

五月，太皇太后诏谕吕文焕等息兵通好。诏曰："贾似道专制朝政十有五年，挟智行私，矜己自用，结怨军民，失信邻国。战功当赏而不赏，边费当支而不支，尽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视不救；备己财以赠郢兵者，反受责言。遂使诸将离心，三军解体。比者请师出督，畏死偷生，不战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师，未有如此之谬者！吾已节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茕茕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召祸如此，老身幼主实受其殃。因思尔文焕世受国恩，久当事任，守城备殚勤劳尔。奕尔文虎，皆受先朝之

知，尝任岩帅之寄，一时舍此，度非本心。三人在北，岂能遽忘本朝之旧，不念吾国之危？兹用手披，敷陈吾意，尔三人为吾转道此意于师相。吾老幼虽不足念，生灵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辞可以通好于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以纾社稷之近忧。愿亟为我图，俾王室不坏，理宗、度宗在天之灵，亦必降于尔衷。故兹诏示，想宜孚悉。"

吕文焕回本国书

报国尽忠，自许初心之无愧。居城守难，岂图末路之多差。兹祈转念，昔日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款，明公问信，归人欲言。伏念某少服戎行，壮临边徼，干戈满眼，轻性命于鸿毛；弓箭在腰，系死生于马足。不但驰驱于西北，誓将屏蔽于东南。幸以微劳屡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计，最为淮甸之危。蠢兹无厌之戎，指为必攻之地，迅裂如水火之冲击，飘荡如风雨之去来。坐一日以犹难，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筑，盖欲拒吾喉襟；樊城尽屠，又已去我羽翼。虽刘整首先于犯顺，而焦然中苦于党奸。孤城其如弹丸，谓靴尖之踢倒；长江虽曰天堑，欲投鞭而断流，凶焰如斯。先声屡至，臣能死尔。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敌既深乎，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尚冀庙堂之念我，急令邻郡之聚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间，投肌肉于群虎之口。因念张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诈降，犹期后图，可作内应。国手败局留著，岂异寻常之机；俗眼据图观形，宁识骊黄之马。盖使忠臣偶陷于敌国，乌能绝意不念于乡闾？固知死也，何补于生奚。益安有食焉，不任其事。因衔北命，乃拥南兵，视以犬马，报以仇雠。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今我皇上亶其好生，开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虽是问罪，蔼然念旧之情，安敢固违，永为背叛？现今按兵不动，卧辙不惊，抚此良辰，伏观景命。且秦穆公之赦杀马，在野人犹知报恩；如齐威公之相射钩，愿君子终无忌怨。

督府檄文

略曰："且整之叛我也，固以自疑。若焕之去国也，独何不忍？不思元温群从并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门初无毫发之损。国家厄运，一至于此，人心忠义，夫谁无之？太皇后七秩之圣躬，今天子孤惸之冲质，在人情尤知恤乡闾之老幼，矧臣子忍坐视君父之倾危。宁无郡国贤臣，亦有江湖豪杰，共会倡义之旅，载驰勤王之师。如陶士行慷慨之真，如张魏公忠赤之至。救日之弓，拔月之矢，便直指于旌旗；如砺之山，如带之河，尚永坚于盟誓。"

王爚平章

乙亥四月，王爚平章军国重事。八月，王爚致仕。爚具位平章，在朝无所建明。不顾君父之颠危，退为保身存家之计。鄙哉！

日　蚀

乙亥六月初一日午时，日有食之。既是时，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人鸡鹜归，犹如暮夜。自巳至午，其明始复。下诏曰：天降罚于我家，嗣君幼冲，未堪多难。吾以衰髦，勉强听政。明不能察奸臣之误国，仁不能救兵革之殄民。德泽弗流，政令多失，乖气致异，谪见于天，乃夏季月朔，日有食之。既阳微昼晦，变莫大焉。吾惟艰危之会，忧心如熏。重以灾异谪告，于何不臧？忧咎在吾，痛自先责。贬损尊号，犹恐未尽应天之实。方与嗣君夙夜祗惧，省躬悔过，慨念奸臣专政之久，杜塞言路，蒙蔽天变，下情壅于上闻，祸至此极。今吾当儆悟，少知惩艾，虚心听政，惟人言是听，以答天意。咨尔百僚士庶，尽忠极言，凡凉菲之愆，政事之疵，黎元之疾苦，爰暨修禳固圉之常策，可以消厄运，导和气者，毋有所隐，将采择施行。人心悦而天怒解，庶几在此。布告中外，体吾至意。时太皇太后内批痛自切责，以答天戒，可去圣福二字，用昭吾恐惧修省之意。

陈留并相

乙亥六月，陈宜中左丞相，留梦炎右丞相，陈文龙、黄镛佥书枢密院事。谢堂镇抚使，家铉翁知临安府。授文天祥刑部尚书，趋赴行在；命夏贵淮东制置，知扬州；朱焕淮西制置，知庐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贵不受，代李庭芝闭门自守。

文天祥入卫

乙亥四月，文天祥为江西提刑，募兵于赣州、台州。杜浒纠合四千人从之。至九月，天祥将吉赣民人及峒丁二万人入卫，衣装器械，戈甲精明，人心喜慰。诏褒奖，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提兵捍御。是时陈宜中归永嘉，留梦炎当国。梦炎意不相乐，乃以天祥为制阃，出守吴门。

征诸帅不至

征吕文福入卫，行人失辞。文福自疑不至，复征夏贵督万寿，黄万石入卫，并不至。时京城招军，年十五以上号武定军，长不满四尺，观者寒心。

诸郡望风而降

乙亥三月，知江阴军郑濡遁去，知广德军令狐（缺）降之。三月十四日，下平江府，守臣潜说友遁，通判胡玉以城降焉。下安吉州，守臣赵与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无一人坚守者。夏四月，下江陵府。高达京湖名将，己未解围鄂州，似道许以建节，后竟不与。达怨望久矣。至是为荆湖制置，以城降，宣阃不能制。城初陷，朱祀孙仰药不得死，既而亦降焉。乃令朱祀孙移文诸州归附，既，鼎州、澧州、常德府、寿昌军并降。时大兵徇湖南，围潭州，安抚李

芾与大兵战于澧陵得捷，守城。攻之不能克。九月，大兵至独松关，杀廉万户希贤。后丙子二月，廉希贤之子杀张濡，磔之。濡，张俊之曾孙也。十一月十六日，大兵下隆兴府，刘槃以兵累战不利，遂以城降。牛傅、危天顺二将赴火死。初，瑞州先下，姚计议至隆兴说降，刘槃拒之。乃引兵出战，杀戮不少，凡累战不利，不得已而以城降焉。大兵至抚州，时制置黄万石开阃抚州，闻大兵至而遁。都统密侑迎敌就擒，不屈嚼舌，骂声不绝而死。施至道以城降焉。建昌相继而下，宋师战于相关，败绩，去杭百里。时独松关告急，召文天祥入卫。天祥自吴门还，遣守独松关。时天祥军三万，张世杰军五万，诸路勤王师犹有四十余万。天祥与世杰密议"今两淮坚壁，闽广全城，王师且众，何不与之血战，万一得捷，则罄两淮之兵以截其后，国事犹可为也。"世杰大喜，遂议出征，独宜中沮之，事不成矣。二十八日，进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十二月，大兵屯平江府，巴延在焉。京师戒严，留梦炎、陈文龙、黄镛、刘黻并遁去。大兵屯于长河堰，陈宜中蒙蔽外庭，如遣使请和，见伯颜于长安堰，已而不如约，故大兵竟至皋亭山下。丙子正月，大兵入临江军，权守滕岩瞻遁。临江告急吉州，乞兵援守。吉州差禁军三百人，至临江防拓。舟必从吉水，敢勇军守吉水；陆必从永丰，忠勇军守永丰。未几，大兵至，禁军溃散。大兵入临江。大兵更自相江疾驰至吉州城下寨。十八日，大兵进皋亭山，去城三十里。北使请执政军前议事，文天祥请行，百姓官民迎丞相伯颜于皋亭山下。十九日，大兵进屯北关门外，京城百姓门上各贴"好投拜"三字，吕文焕、范文虎九骑入城，遂入大内，谒太皇太后。

纳降表

乙亥十二月，遣使纳降表，直学士高应松辞草表，乃以京局官刘褒然权直院草之："自贾似道丧师后，至今十月余，国事危急，将士离心，兵出屡衄。朝廷方理会科场、明堂等事，士大夫陈乞差遣士人，觊觎恩例，一筹不画。及是束手无措，乃议纳土，求封为小国，赍降表，奉使燕京。哀哉！"

诏罢兵

宋太皇太后诏文天祥罢兵。诏曰："卿之忠义，朕已素知。现今遣使请和，卿宜自靖自献，慎勿生事，乃所以保全吾与嗣君也。"天祥捧诏号泣，于是不敢出师矣。

罢团结

乙亥十二月，宋太皇太后诏民兵罢团结。既，太后诏南北讲和，京城内外民兵罢团结。三省榜谕京城百姓：两宫仁慈，保全生灵，南北见议讲和。毋致惶惑。

二王航海

丙子正月十二日，命秀王与择奉皇兄广王昰、皇弟益王昺出宫航海。

宜中夜遁

陈宜中十月再相，国事亦危矣。至丙子正月十八日，大兵至皋亭山，邀以相见，宜中夜遁。十九日，以贾余庆为右丞相，吴坚为左丞相，谢堂枢密使，家铉翁参知政事，刘岊同知枢密院事。是时宜中遁，文天祥辞右相不拜，遂以贾余庆为右丞相，朝廷愈无统矣。

文魁辞相

丙子正月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天祥辞不拜，除资政殿大学士。北师邀当国者相见，执政侍从交赞公出。天祥曰："国事至此，吾不得爱身。"辞相印不拜，以资政殿学士行。天祥至皋亭山，巴延丞相引见。天祥抗辞慷慨，议论不屈，遂留之，不使南归。遣王千户馆伴。

京城归附

丙子正月二十日，大兵入临安府，请太皇太后降。太后诏江南诸郡归附。诏云："今根本已拨，诸城虽欲拒守，民何辜焉？诏书到日，其各归附，庶几生民免遭荼毒。"时贾余庆令学士院降诏，俾天下归附之，各付一省札。惟家铉翁不肯署押，吴坚一如贾余庆之命，程鹏飞作色，欲缚铉翁，铉翁云："中书无缚执政之理。"归私厅以待，程竟不敢谁何也。朝廷自乙亥十二月至丙子正月，信使往来，和议未决。正月二十四日，北使请宰执亲往燕京朝觐，于是以吴坚、贾余庆、家铉翁、刘岊、文天祥五人为祈请使。朝廷百官或在或遁，至是为之一空矣。二月初一日，巴延丞相指挥收京城军器。至十二日，索宫女、内侍、乐官诸色人等，宫人赴莲池死者甚众。二十日，北使请三宫北迁。二十二日，宋少帝令太后、隆国夫人黄氏、朱美人、王夫人以下百余人从行，福王与芮参政谢堂、高应松，驸马都尉杨镇，台谏段登炳、邹珙、陈秀伯知临安府。翁仲德等以下数千人，太学、宗学生数百人，皆在遣中。惟太皇太后以疾留大内。

潭州死节

丙子正月，大兵破潭州。李芾守潭，竭力备御凡八九月。其间出战屡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城破之日，命积薪楼下，于是携家人尽登楼大宴，积金银于两畔。李与馆客上坐，其余列坐左右，数杯后，命唤二刽子来。既至，则令"将此金银去，与你家口。取法刀来。"一不肯受，一会意，径受之，携去分付家人。后须臾将法刀至。李帅呼之至前，分付"先从头杀人，到尾杀我，待我点头时下手。"复

饮酒，良久点头。惟馆宾与一妾坠楼而走，妾折一足。最后李帅伸头受刃。此刽子遂四面放火，自刳其腹而死。既，潭州陷，衡州、茶陵军、袁州相继而下。其后李两山有诗题潭州驿，怀李肯斋曰："天运由来有废兴，义无两大一身轻。封疆社稷若不死，妇女须眉何用生。纽解纲常重接续，灰寒万劫独光明。便当配食三间庙，启迪民彝开太平。"（三闾水死，肯斋火死。）

吉州归附

丙子二月十五日，大兵至吉州，权城守周天骥以城降。大兵循浙东至严州，知州方回降。至台州，知州杨必大降。至处州，知州梁信降。衢、婺等州并下。

扬州死节

丙子五月，广王登极，除李庭芝为右丞相。六月，庭芝弃扬州，引兵至泰州，欲航海至福州。大兵追及之，庭芝凡战数合，大败，遭擒。宋都歹元帅斩庭芝于军前。八月，大兵攻淮东，破扬州。朱焕以城献，姜才死之。姜才，淮之猛将，前后主将，皆其人也。姜才屡战大捷，大战三日。姜才身生九疽，不可挂甲，遂败。至泰州，被执，不肯降，临刑含血，骂声不绝口。淮人言之，无不伤叹。

卷　九

丙子北狩

祈请使

左相吴坚（天台人）　右相贾余庆（海州人）　参政刘岊（重庆人）　枢密文天祥（吉州人）　参政家铉翁（眉州人）

奉表献玺纳土官

监察御史杨应奎（庐州人）　大宗丞赵岩秀（临安人）

日记官

宗丞赵时镇（庐州人）　阁赞严光大（绍兴人）

书状官

御带高州太守徐用礼（临安人）　潮州通判吴庆用（临安人）　惠州通判朱仁举　处州通判沈庚会　浙东路钤吴嘉兴　掌管礼物通事官

通事总管高举（江陵人）　总管吴顺

提举礼物官

环卫总管潘应时　总管吴椿　环卫总管刘玉信（扬州人）

掌仪官

浙东路钤詹囦　带行官属五十四员　随行人从二百四十人　扛抬礼物将兵三千人

北朝馆伴使

巴延丞相贴差特穆尔万户　阿术元帅贴差焦愈相

祈请使行程记　日记官严光大录

德祐丙子二月初九日，宣奉大夫、左相吴坚，自天庆观方丈出北关门，送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银青光禄大夫、枢密使谢堂、端明殿大学士、中奉大夫充祈请使刘岊、承议郎守、监察御史充奉表纳土官杨应奎、朝奉郎充奉表纳土官赵岩秀。当登舟时，南北朝阿里议事传巴延丞相命，留吴相登舟。泊于北新桥岸下，终夜流涕。北军差军前唆都相公勉谕之。此日会文天祥于军前，忠义激烈，分辨夷夏。遂激北朝丞相之怒，遂点差坚战头目守之。

初十日，枢使谢堂纳赂免行，遂回。是夕泊谢村。

十一日，吴坚、贾余庆、家铉翁、刘岊各乞封赠三代妻属，众官乞封赠三代，奏从之。午后，文天祥自北寨登舟，同特穆尔万户至，诸使众官会于唐西寺，就宿舟中。

十二日，早行舟，夜泊人场国济桥。

十三日，夜泊上墩。兵火之余，横尸满野。

十四日，舟次平江府，北官宣抚使就阊门接。官亭令妓置酒待，吴、文二相不赴。晚催登舟，马军三百余人沿塘护送至无锡县。

十五日，舟次无锡。是日特穆尔万户生日，四府俱送寿仪，就三登仓桥上，特穆尔舞劝酒。是夜泊常州十里镇。

十六日，早舟次常州，毁余之屋塞路，杀死之尸满河，臭不可闻，惟此最多。次过奔牛镇，夜泊吕城，白骨堆积如山。

十七日早过吕城堰，换舟到丹阳县，泊七里庙。

十八日，行过新丰寺，遇一舟，有北朝国师，刘参政举酒劝之。次至镇江府，韩蕲王庙前，有招讨石祖忠、招讨张郎中携妓乐，师豹劝酒，迎入府治，同特穆尔留客于府治后堂。泊舟丹阳馆后。

十九日，府第率众官渡扬子江，入瓜洲，见阿术平章，留宴于秃鲁万户张郎中房子。

二十日，阿术元帅统诸臣从官，同太皇太后续差到。阁赞吴忠翊督战，孙通直赍手诏，带北朝马数千往扬州。至扬子桥，炮声连响。继至城下，一炮震天，城上旗帜云拥，军船放划，弓弩密如雨。再一炮响，阴云四合，冷雨大作，骤如倾盆，势不可进。阿术平章请回扬子桥，茶饭罢，入瓜洲。

二十一日，雨雪大作，疾风骤发，江涛汹涌，不敢发舟，再泊瓜洲。

二十二日，雪霁，诸使回镇江府。

二十三日，吴阁赞、孙通直、阿术平章欲命诸使亲札，劝扬州制置李庭芝纳降，众从之，独文丞相不署名。继而平章先索稿，及诸使札成，无计可达。其地分各有军马把截，时有游骑出巡，夜宿舟中。

二十四日，宴于镇江府治，夜宿舟中。

二十五日，夜宿舟中。

二十六日，巴延夫人自临安回。夜宿舟中。

二十七日，夜宿舟中。

二十八日，焦佥省诸使宿镇江州治。

二十九日渡江，夜泊舟中。至夜，文丞相脱去。

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已脱去。闭城三日，搜觅，不见。收从人干仆，并管伴使千户及总管等人囚之，夜宿舟中。

初二日，宿于扬子桥圃内。乘铺马。

初三日，宿湾头。午前经行，有扬州都统姜才出战，士气百倍，其锋不可当，乃退。

初四日，过邵伯镇，径行一堡子，阔六十里，北军屯戌。又有水寨，屯军甚多，内有小堡子六十余所。波罗相公阿里右丞在内宰马置酒，延待诸使。忽报扬州北门军马拥出，姜才分阵杀夺，交伤不少，相持半日。及暮，波罗相公以军马相距而退至中路，遇庐州一卒，云淮西庐州夏贵已于三月初三日投拜，见赍降书至。阿术平章处有军马数十护送，盖扬州未降故也。晚宿荒屋内，路上尸骨如山。

初五日，过天长县，宿荒草上，坐以待旦，有尸满野。

初六日，渡天长河，无舟。满河皆腐尸，夜宿草地。

初七日，过宝应军。

初八日，过招信军，至淮安界。忽望见旌旗云拥，炮响震天，有数队人马出战，矢下如雨，乃吕文德兵马。亲临军阵，杀伤不少，特穆尔万户集兵拒守，及日晚方退。夜遂移屯，宿于荒草。

初九日，过江罗城，渡清河口。守渡众官迎入军治，设宴。出城宿舟中。

初十日，舟离清河口，过小清河口七里庄，转河至桃源，晚宿舟中。

十一日，宿舟中。

十二日，至宿迁县，仅有二三十家，舟泊野岸。

十三日，舟行，晚宿邳州城外。邳州守离城远接，置酒作乐，会众官于草庐下。夜舟泊圯桥之下，即子房椎击始皇博浪沙，中副车，遂逃于此。子房进黄石公履，即此桥也。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别矣。

十四日，换舟，诸官入邳城去看风俗。城壁圮颓，民居荒芜。自此经过州县，只如此。晚宿野岸。

十五日，早发淮阴，属徐州界，道左有元祐间石麒麟院所立镇碑。是晚徐州守臣携酒至，款诸使。夜宿舟中。其日乃清明，诸使多感伤。

十六日，抵徐州，换舟，宿野岸。

十七日，舟行，午过留城，少泊。父老云“此是汉高祖封子房为留侯，即此城是也”，有庙碑记在焉。晚过九里。

十八日，次沛县，乃鲁地也。高祖起于丰沛，去丰二十里。沛民闻宋朝宰相等官至，家家门首焚香迎拜。申牌后过鸡鸣台，晚次舟河口鱼棠县。昔《春秋·隐公五年》“观鱼于棠”，即此地也。

十九日，舟行，午至谷亭马头，申时过鲁桥。有四洞水流甚急，桥畔有四天王之祠。晚宿鲁桥。

二十日，易行李上车，属官皆乘铺马。酉牌抵新州，夜宿县治，即济州也。

二十一日，车行，酉过汾阳，即郭令公所封之地。夜宿于县治。

二十二日，车行，午至东平府，夜宿严相公家。

二十三日，东平守置酒，高会于宣圣庙。圣像雄伟，殿宇宏丽，去宣圣墓二百里。一人云“墓有巨木，皆三丈围。”夜宿严相公府。此处风俗甚好，商旅辐辏，绢帛价极贱。一路经过，惟此为最。

二十四日，车行，申抵茌平县，宿县治。

二十六日，车行，过合城镇，午过临城镇胜果寺。有周柴世宗庙，遗像存焉。自东平府去，村聚颇繁，麦畦桑亩，一望不断。晚至高唐平原县，系赵地，战国封平原君处。夜宿县治。

二十八日，车行至陵州。陵州郡守迎诸使，宴毕，宿州治。

二十九日，易车行陆州西关，就渭河登舟。午后过林镇，属河间府，有梁山伯祝英台墓。夜宿于岸。

三十日早行，舟已抵灌县界东光县。焦佥省置酒，宴于县治，夜泊野岸。

闰三月初一日，舟至长芦镇。土人云：“小燕京”，盖人烟辐辏。此地产盐，有盐运司，镇南有浮桥。妓乐、杂剧，宴待诸使。未牌舟抵兴济县，酉抵青州，夜宿舟中。

初二日，舟行，过清河镇，去海不远，夜泊镇内。

初三日，舟过清河镇永济河。时海风大作，吹沙走石。是夜宿舟中。

初四日早抵杨村，歇于馆驿。焦佥省差杨村巡检下乡民户办车三十辆。夜宿驿内。

初五日，诸使宴焦佥省于驿中。

初六日，车行，午过武清县，东有蒙古皇帝《选命贤才牧民德政碑》，进士赵崇选撰。夜宿州治。

初七日，车行，过王台镇，四望桑麦青青。午过分头，土人云:“此地甚冷,五月方可养蚕,麦苗长不满三寸，六月方食麦。”次抵德仁府，此地属漷阴县。

初八日拂明，诸使率官属诣德仁府永寿寺，启建太皇寿崇圣节道场。退，宰执来议，勘会国信所礼物。已近燕京，护送官吏、督抬兵级并祗候人，各与给犒，须议指挥。

护送礼物官徐用礼，特与转行武功大夫，带御器械，知高州。

日记官严光大，特与转武翼郎，升阁赞，添差福建路马步军副总管，福州驻札。

大通事高举，特与转武经郎，带行环卫官，添差西路副总管，临安府驻札。

尚书省都事吴庆用，特转朝奉郎，添差通判

潮州，赐绯。

尚宝省录事朱仁举，特转奉议郎，差通判惠州事，赐绯。

中书省录事沈庚会，特转奉议郎，差通判处州事，赐绯。

尚书省令史陈允谦，特转宣教郎。

枢密院丞旨胡绣，特转武功郎，添差浙东路兵马钤辖。

国信所掌仪詹网，转武功郎，浙东路分，绍兴府驻札。

专库龚友谅、陆镇，各转承信郎。

直省所刘某、钟应辰、沈文亨、钟大有，各转承信郎。

陈总、姚安国、石宝、林恢，各补进义校尉。

凡扛抬礼物节级等，各有犒赏。

初九日甲辰，过大兴县，至滂村宿。是日贾相病。

初十日，马入燕京阳春门，诸色妓乐等祗候，迎入会同馆。

焦参政劝酒馆内，歇来远堂。

贾右相、家参政歇于穆宾堂右。

吴、刘二相歇于穆宾堂左，属官分歇后堂。

从者分歇前两廊。

此馆系大金四大王府，今改为驿，两廊有八十余间。酒食米菜之类，专委断事官分拨轮到，各责同知排办齐整。厨子、工夫等人分房祗直，每日委监察御史等官觉问，逐一宣问茶饭好歹。

贾相病甚，仍宿馆内。

十一日，枢密院差军卒数十人守馆内，贾相病重。

十二日，夏贵至，歇来远堂之右，随行带领将佐三百余人。都人聚观，哂之。

十三日，枢密院差太医诊贾相脉，投石膏散。疾愈笃。

十四日，贾相薨，众官大恸。

十五日巳时，贾相自会同馆后门出殡，诸官出丽正门。燕京大兴总管府排办神道，彩亭十余座，鼓钹幡盖之类，送至洞神观侧殡焉。

十七日，诸使祭贾相于洞神观。

十八日，特穆尔万户宴诸使。

十九日，诸使同属官至枢密。值雨，入丽正门内。右首参张平章、陈参政会少保夏贵，端明吕师宝、都统洪模并宰执属官、少保官属同宴。张平章问吴相郊祀典礼，仪仗制度等事，陈参政以丞相所言，详细答之，席终而回。

二十日，诸使点视礼物。

二十一日，巴延丞相回，诸使出接，有大旗书“天下太平”四字。

二十三日，巴延上开平府。

二十四日，诸使出阳春门，迓太后、嗣君于五里外。起居隆国夫人、王昭仪、新安宫正、新定安康、安定夫人天眷，福王、沂王、谢枢密从驾，车大小九十三辆，大小宫使六十余人。张知府濡继至，有绯绿妓乐、神鬼清乐，戴珠翠衣，销金乘马而坐。旌队枪刀、金鼓等迎接。入燕京，随驾下车，入中堂内，垂帘而坐。诸使属官立班两拜，后班稍侧，又两拜退。

二十五日，诸使访谢枢密、沂王。

二十六日，吴丞相、刘参政宴谢枢密等官。

二十七日，礼物官属食于宴乐园。

四月初一日，诸使率属官诣会同馆，起居两宫。

初二日，焦佥省来访诸使。

初三日，诸使会议祈请事宜。

初四日，诸使宴焦佥省。

初五日，诸使访枢密院陈参政。

初六日，诸使同访赵同佥。

初七日，佥省来访诸使。

初八日，诸使率属官诣长寿宫，恭贺崇寿圣节。本观现有一真人掌观，宫内道众八百人。

初九日，谢枢密、沂王宴诸使。

初十日，中书访诸使，议赴上都日子。

十二日，诸使及官属乘铺马出通玄门，晚抵昌平站。自此以往，步步皆沙漠之地。省院诸色人点差一甲随行，余留燕京。

十三日，车马行，晚宿榆林站。是日过隘口。

十四日，车行，晚宿怀来站。

十五日，晚宿洪站。是日太后、嗣君、福王、沂王、谢枢密离燕京，亦赴上都。

十六日，离洪站十里到云州，无城一哄人家。过州二十里地名龟门山，峭壁对峙，有神灵。甚晚宿雕巢站。

十七日，车马行，晚宿独石站。自昌平站至独石站，亡墙草庐，皆是汉儿官人管待，名“汉儿站”。

十八日，宿牛群站。此去皆草地，此乃鞑靼家官人管待，名“鞑靼站”。并无房子，只是毡帐。鞑靼人多吃马牛乳、羊酪，少吃饭，饥则食肉。路中每十里一急递铺，九州自此通路去。

十九日晚，宿明安站。有床帐，无人家。

二十日，宿京亭站，亦无人家，无水可吃。取水于十里外，只烧马粪。

二十一日，宿李三站，无人家。

二十二日，车马行四十里，至上都开平府，入昭德门，宿城内第三衙官房子。自燕京至上都八百里，一步高一步，井深数十丈，水极冷，六月结冰，五月、六月汲起冰，六月雹如弹丸大。一年四季常有雨雪，人家不敢开门，牛羊冻死，人面耳鼻皆冻裂。秋冬雪积，可至次年四月方消。屋宇矮小，多以地窟为屋。每掘地深丈余，上以木条铺为面，次以茨盖上。仍种麦菜，留窍出火。有地屋掘地三四尺，四围土

墙。此地极冷，每年六月皇帝过此避暑，冰块厚者数尺。夜瞻星象，颇大。盖地势高故也。

二十三日至二十七，不许私行，不录。

二十八日，太后、嗣君、官人、宫使至昭德门里官舍安歇。福王子传制在隆国处安歇，谢枢密在房子下，夫人留伴燕京会同馆。沂王以疾不入城。

二十九日，沂王疾亟。

三十日，枢密院以月旦日请太后、嗣君、福王同宰执属官、官人、中使并出西门外草地，望北拜太庙。

五月初一日早，出西门五里外，太后、嗣君、福王、隆国夫人、中使作一班在前，吴坚、谢堂、家铉翁、刘岊并属官作一班在后，北边设一紫锦罘罳，即家庙也。庙前两拜，太后及内人各胡跪，福王、宰执如南礼。又一人对罘罳前致语，拜两拜而退。

初二日，太后、嗣君、福王、隆国夫人、中使等，天晓尽出南门十余里，宰执同属官亦列铺，设金银玉帛一百余棹在草地上，行宫殿下作初见进贡礼仪。行宫，殿宇宏丽，金碧焜耀。诸妃、诸王但升殿，卷帘列坐。

皇帝皇后共坐畲中，诸王列坐两序，太后、嗣君、福王、宰执以次展敬，腰金服紫。属官绯绿。各依次序立班，行朝甚肃。皇帝云："不要改变服色，只依宋朝甚好。"班退升殿，再两拜，就留御宴。

皇帝问吴丞相云："汝老矣，如何为丞相领事?"答云："自陈丞相以下遁去，朝廷无人任职，无人肯做，故臣为相未久。念臣衰老，乞归田里。"

卷 十

赴省登科五荣须知

两观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

省 试

正月二十五日，午间锁院。

至晚，宣押省试官入院。

试前一日，省试院引保，或不用亲临，只责之书铺。

书铺纳卷，铺例五千，自装界卷子与之，或只二千，无定价，过此无害也。

宗子又有一宗，文字颇多，非四千不可。特奏名纳卷，亦三千。

二月初一、初二、初三日，引试诗赋人。

初五、初六、初七日，引试经义人。

初九、初十、十一日，引试宗室，锁厅应举人。

别试所则又迟经义场一日，乃初六、初七、初八日也。

十三、十四日，引试取应宗子。

混经、赋为一场。

省试案子不得以方州移动。(挟书传义，皆所不可。)

卷中自有第几幕印子收纳，士人自书治经、乡贯、姓名、押字于历上。若昏黑，历子收去，无历可书，大有利害。

御试给号

试前数日，书铺告报，士人请号。(纳卷铺例五千，因铺家卷子兼得，御试须知一本。)礼部给正奏注进士号，次日给特奏名及四川进士三色宗子号。书铺知委体例，(二百钱与之，索添，不过三百。)请号之日，士人天未明到书铺，黎明而裀幞入都，书铺引入，尚书、宰执据案坐于庭中，设桌子及历于吏部。依省榜次第唤姓名而前，逐人自书姓名、押字于历记，则得号一枚。吏既与之号，则唱而戒之曰："牢收号，入殿不得唐突。"号以白纸半片为之，有字数行，尚书侍郎、郎中皆衔押字，及有中官某人监集英殿门。试日以其号照入殿门，一失其号，则不得入矣。

丹墀对策

廷试之日，士人由和宁门入，徐行，执号乐卫士收数，成行而入，至集英殿门外，中官展视而收之。殿外挂混图于露天，甚高。良久，天大明，了然分明，知位次，士人聚于殿门外。待百官常朝毕，方引士人进拜，列于殿下，宰臣进题，上览焉。天子临轩，天颜可瞻。起居赞曰："省元某人以下躬拜，再拜。"又躬身而退。各依坐图行列而坐，每位有牌一枚，长三尺，幂以白纸，已书某人某乡贯，或东西廊第几人，不得移动及污损。坐定，中官行散御题，士人皆以御题录于卷头草纸上，以黄纱袋子垂系于项上，若有损污，谓之不恭，纳卷所不收受。散题后，驾已兴，入内进膳，赐食于士子。

太学馒头一枚　　羊肉泡饭一盏。

食毕，不见赐。谢恩或要登东作，旋则抱牌，卷卷子而往。卫士相引，而出亦不甚远。既坐，而试不得，与邻座说话。中官、从官杂处，董之宰执巡行至申时，天子复临轩，纳卷于殿廷。东庑阶下之幕中，一中官监视收其牌及御题卷子，亦不容人临时于纳处展视。若至昏时，则见有传者云："已不在黄甲矣。"士人每出一门，必书姓名于门东，历四门，皆书姓名、押字。出时无号无人，押行亦不待人齐出。

择日唱第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非有他殿，只挂集英殿牌于殿前，特奏唱名则于数日之后。先唱名数日，书铺又告报请号，礼部又散号，一如廷试给号之礼。又得号视之，乃前日所收之旧号也。但于其上用红印书入集

英殿试讫，中官姓名押小字一行耳。仍戒曰："牢收号，入殿不得唐突。"书铺告报之人又有所求，先量支少金与之，不待开口。

唱名之日，亦由和宁门而入。身襕袍而足亦穿靴，列行举号。数人收号，一如廷试之日。候常朝毕，赞者引入廷下，再拜。

皇帝临轩，宰臣进三名卷子，读于御案前。用牙篦点读毕，宰执拱立，列于上前，阁门立于御案之西向。宰执先于御案前拆视姓名，则曰"某人"，阁门则承之，以传于阶下卫士，凡六七人皆齐其声，传其名而呼之，谓之"胪传"，亦谓"绕殿雷"也。凡呼而唱者三四声，士人方从众中出应。卫士夹而翼之，问以乡贯父名，翼至廷下，对玉墀直躬未拜。廷上问以乡贯父名，卫士则以对。对毕，过轩下少立，就甲入次，其荣在此也。非特名登天府，先代祖父之名，达于圣听矣。待一甲毕，则往两廊角取敕黄而执之。甲内人齐，则廷上呼谢恩，士人廷下立，躬身再拜而退，立于轩下。状元则便独班谢恩，不待甲内齐也。自第二名、第三名为一班，便赐食，相身为袍，各设位，赋诗以答皇恩。第四名至第十名终为一班，第二甲、全甲为一班，谢恩了，皆手执敕黄而立。敕黄用麻纸两副连粘，大书某人等宜唱某等科第。

状元至第二甲终，皆曰"宜赐进士及第"。

第三甲、第四甲终，皆曰"宜赐进士出身"。

第五甲则曰"宜赐同进士出身"。

敕黄可漏子又长于敕黄一尺，唱第二甲尽，驾兴，入内进膳。须臾，赐进士食三品：

赤焦肉饼二枚

天花饼二枚（只是素饼）

羊肉饭一盂（并羊羹饭，内有荡粉，皆三品饼）。

上方起，卫士已将下三甲名字来，排当士人。两卫士管一纸，一纸书十五人名字，皆先自唤集，排当资次，仍问乡贯父名。审毕，候上复出，殿上一呼某人，则卫士已夹其人而进于前。骈贯而进，亦候一甲齐方拜谢恩，授黄敕。有恩例升甲人，则当殿上宣示上旨（某）人有（某）恩，合升一甲末。所以方走唱名之人，虽有恩例，亦不可自升甲。盖升甲人面授上旨，当殿谢恩故也。若无升甲恩之人，不入赴唱名。传者曰："待二年外方许到却。"唱至第五甲，上亦入少憩。顷之传出，唱第五甲毕，士人皆执敕黄再拜，殿上传曰："赐进士袍笏。"袍笏积于殿外之两南庑下，士人出殿门，于上廊争取之，往往皆不暇脱白襕，而便就加绿袍于其上。其所赐：

淡黄绢衫一领（袖如绿袍之宽大）

淡黄绢带一条

绿罗公服一领　　笏一面

士人披衫系带未毕，则殿上催谢恩。谢恩罢，拜而出，紫绿相间，环堵可观。紫袍牙笏，以取左宗子拜所赐也。拥而趋出门头，亦不待书名字。盖前日秀才，今日官人。五荣之中，此属其最。唱名时不可一闻姓名，遽然而出，尤当详缓之为佳。唱毕既出，至大门外，人备车马以须其出者十有五六。若自有车马，虽不用支散，然群不逞随之，呵殿元者数十为队，所费亦不赀。不若只行出内门前茶店中，待其人散，徐行归耳。状元、榜眼、探花须皆上马，盖临安府自备马以待之也。

置状元局

状元一出，都人争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状元"。是日迎出，便入局，局以别试所为之，谓之"三状元局"，中谓之"期集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职事，一一由状元点差牒请：

纠弹　笺表　小录　掌仪　客司

计掌器　掌酒果　监门。

多者至五六十员，少者亦不下四十员。视事官送牒，例皆二十。初第人多喜入局得陪侍。三状元与诸同年款密，他日仕途相遇，便为倾盖。常例五日一会食，否则日中有酒杯、点心、果子二色。局中职事官虽多，入局而食者常半之，食罢，出入无妨。三状元常宿于局中，不可出，宿于外月余而罢局。凡预局中执职事官员，纳小录题名钱，非职事官须纳钱五千，而后得小录题名一本。

状元入局之初，依全赐钱一千七百贯。及诸公纳到助小录钱，亦一千三百贯有奇。

三状元入局五日，职事官入局，局中以职事官名申台部，十日后正谢。

正谢日系太史台择日，亦谓之门谢礼。用笺表皇帝及东宫，牒表隔日计会，阁门通进。表中止用三状元名衔，正特奏同日而谢。是日亦由和宁门而入，在常朝殿门外北面天颜，赞者引唱，躬拜，再拜而退。门外有立仗马及卫士等，卫士唱喏毕，马退，士人方列班而拜，拜君之门而已。

越二日，拜黄甲于贡院。

黄甲者，由省中降下。唱名既毕，省中以其所升甲之人附于甲末，用黄纸以书之，故谓之"黄甲"。是日，贡院设香案于廷下，状元引五甲内士人拜香案，礼部亦遣官来赞导，置黄于案上，望阙拜。拜毕，士人列两廊，四十以上东廊，四十以下西廊。其日择一人最年高者上堂，大魁拜之，年高者答拜。又择一人最少者上堂，拜大魁，大魁亦答拜而退。吏人以纸笔请各书姓名，依黄甲排次，匠者镌于题名石。是日谓之叙同年、拜黄甲也，特奏不得与焉。

越四五日，乡人之官于朝者为乡会，以待乡中之新第者。

越三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祭。前三日状元点差职事官十四员。

临礼官弹压职事之不恭者。

奉礼官跪于先圣先师座前，奉币，进之于献官，太官酌酒以进之于上三献官。

太祝读祝。

分献官十员，分献于十哲及两廊贤人，一人分献五位，每位皆三拜。搢笏兴伏拜起，皆赞者导之。礼毕而班退，赞者皆太常寺差来。

越三日，局中职事官下湖运司，做二大舟，局中连三状元凡七八十人，分坐于两舟。酒数行，借张侯之真珠园散步，侯家亦有馈焉，其例也。薄暮舣舟于玉壶园而竟席。

书铺告示，越十日，引正奏名黄甲士人射。

上自按试于讲武殿。

次日，赐闻喜宴于贡院。齐而后，押宴官率官属及进士列拜于廷下，面阙设香案，侍从及贴职官皆与焉。凡拜五，舞蹈，其节有四，共十拜也。拜讫，正奏各坐于东廊，特奏各坐于西廊，立亦如之。

小黑桌子　坐则青垫　果子人各四器

望果一器　望花一朵　醯醢列于前

初坐，先斟酒，三行，不下食。第三酌下鲜鲊一碟，第四、第五皆有食以配酒，五行而中歇。

人赐宫花四朵，簪于幞头上（花以罗帛为之），从人下吏皆得赐花。又有例赐冰，再坐，分与士人。又到班亭下，再拜谢花，簪而谢之，兼坐带花，又四杯，而竟席前筵（羊牛体、七宝头羹，并皆奇品）。

初坐则以银台盏酌，再坐则易以银卮。

共九行，而饭则粟米为之，毕宴，不用谢恩。退皆簪花乘马而归，都人皆避，以赴御宴回也。

次日，局中自用钱作期集所会，遵前例也，亦七杯，正奏名皆赴焉。亦就贡院为之。

越十日集注。

是日天拂晓，袍笏书铺引入部。前数日，部中先榜于阙亭，书铺录示新第人，先择其愿授者而书于笏。及入部，郎中坐庭中，以殿榜资次而呼前。廷上唱曰："某人官人上阶。"揖问曰："愿受甚处阙?"对，郎中视簿，合受则揖。庑下书簿中某人愿授某州某官阙而退。三状元皆送阙，不与集注。

告敕一道　　印纸一轴

信符一道　　门谢关子一道

常例皆赐御写经书一轴，或赐御制诗一首（临安府镌碑表装，赐宴时，以分赐士人）。

癸辛杂识

[宋]周　密撰　张书学整理

《癸辛杂识》前、后、续、别四集，宋末元初周密撰。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山东济南人。宋亡后寓居杭州癸辛街，著书以寄愤，撰成此书。本书涉及内容广泛，主要记载了宋朝许多未见于正史，或正史述矣不详的遗闻轶事和典章制度。本书版本主要有《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和《学津讨原》本等。本书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序

坡翁喜客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闻者绝倒。洪景卢志《夷坚》，贪多务得，不免妄诞，此皆好奇之过也。余卧病荒间，来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谑，醉谈笑语，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偲，或献一时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见给者固不少，然求一二于千百，当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编，其或独夜遐想，旧朋不来，展卷对之，何异平生之友相与抵掌剧谈哉！因窃自叹曰："是非真诞之辨，岂惟是哉？信史以来，去取不谬、好恶不私者几人，而舛伪欺世者总总也。虽然一时之闻见，本于无心，千载之予夺，狃于私意。以是而言，岂不犹贤于彼哉？"癸辛盖余所居里云。弁阳老人周密戏书于道迩斋。

前　集

胎　息

东坡云：养生之方，以胎息为本。此固不刊之语，更无可议。但以气若不闭，任其出入，则渺绵滉漭，无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终无此期。若闭而留之，不过三五十息，奔突而出，虽有微暖养下丹田，此一于迂，决非延世之术。近日沉思，似有所得，盖因看孙真人养生门中《调气》第五篇，反复寻究，恐是如此，其略曰："和神之道，当得密室闭户，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闭气于胸膈间，以鸿毛着鼻上而不动，经三百息，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则寒暑不能侵，蜂虿不能毒，寿三百六十岁，此邻于真人也。"此一段要诀，且静心细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闭气于胸膈中，令鼻端鸿毛不动，初学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闭鼻中气，只以意坚守此气于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动不动，氤氲缥缈，如香炉盖上烟，汤瓶嘴上气，自在出入，无呼吸之重烦，则鸿毛可以不动，若心不起念，虽过三百息可也。仍须一切依此本诀，卧而为之。仍须真以鸿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气于胸中，遇欲吸时，不免微吸，及其呼时，不免微呼。但任其气氤氲缥缈，微微自出，出尽气平，则又吸入。如此出入元不断而鸿毛自不动，动亦极微。觉其极微动，则又加意，则勒之以不动为度。虽云则勒，然终不闭，至数百息。出者多则内守充盛，血脉流通，上下相灌输，而生理备矣。予悟此元意，甚以为奇。

又记张安道《养生诀》云：此法比之服药，其力百倍，非言语所能形容。其诀大略具于左：

每日以子时后（三更三四点至五更以来），披衣坐（床上拥被坐亦可），面东或南，盘足坐，叩齿三十六通，握固（两拇指掐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都握拇指，两手拄腰腹间可也），闭息（闭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须闭目静虑，除灭妄想，使心源湛然，诸念不起，自觉出入调匀、细微，即闭口，并鼻不令出气，方是工夫），内视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当先求五脏图，或烟萝子之类，常挂于壁上，使日常熟识五脏六腑之形状也），次想心为炎火，光明洞彻，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脐下三寸是），待腹满气极，则徐徐出气（不得令耳闻声）。候出息匀调，即以舌搅唇齿内外，漱炼津液（若有鼻涕，亦须漱炼，不可嫌其咸。漱炼良久，自然甘美，此即真

气也），未得咽下，复用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下丹田中。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中。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此涌泉穴，上彻顶门，气诀之妙），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头百余梳，散发而卧，熟寝至明。

右其法至简易，惟在长久不废，即有深功，且试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觉脐下实热，腰脚轻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远。但当存闭息，使渐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为一息。某近来渐闭得渐久，每一闭一百二十至而开，盖已闭得二十余息也。又不可强闭多时，使气错乱，或奔突而出，则反为害也。慎之！慎之！又须常节晚食，令腹中宽虚，气得回转。昼日无事，亦时时闭目内观，漱炼津液咽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气。但清净专一，即易见功矣。神仙至术，有不可学者三：一忿躁、二阴险、三贪欲。道家胎息之法，以元牝为鼻，鼻者，气之所由出入以为息也。佛藏中有《安盘守意经》云："其法始于调身简息，以谓凡出入鼻中而有声者，风也；虽无声而结滞不通者，喘也；虽无声，亦不结滞，而犹粗悍不细者，气也。去是三者，乃谓之息。然后自鼻端至脐下，一二数之，至于十，周而复始，则有所系而趋于定。则又数以心随息，听其出入，如是反覆调和一定，而不可乱，则生灭道断，一切三昧无不见前。"道士陈彦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纳之脐中；想心火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卧起居不废，行之既久，觉脐腹间如火，则旧疾尽去矣。

陈圣观梦

咸淳甲戌秋，余为丰储仓。时陈圣观过予，为言边报日急，余以乡曲通家故，因间扣之，圣观蹙然引入小室曰："时事将不可为矣。某春首常梦至一大宫殿，若常日朝参处，殿上皆垂帘，寂无人声。既而稍近帘窥之，见御榻上一异物踞之（或龙或虎之类，陈不详言）。其傍则有小儿，服斩衰之衣，余遂惊寤。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丧，此小儿衰服之验，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梦事不足信，然是岁之冬，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即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为县

春州瘴毒可畏，凡窜逐黥配者必死。卢多逊贬朱崖，知开封府李符言朱崖虽在海外，水土无他恶；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后月余，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余死。熙宁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为阳春县，隶南恩州。既改为县，自此获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吴兴园圃

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后，秀安僖王府第在焉，尤为盛观。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倪文节《经钼堂杂志》尝纪当时园圃之盛，余生晚，不及尽见。而所见者亦有出于文节之后，今摭城之内外常所经游者列于后，亦可想像昨梦也。

南沈尚书园　沈德和尚书园，依南城，近百余亩，果树甚多，林檎尤盛。内有聚芝堂藏书室，堂前凿大池几十亩，中有小山，谓之蓬莱。池南竖太湖三大石，各高数丈，秀润奇峭，有名于时。其后贾师宪欲得之，募力夫数百人，以大木构大架，悬巨絙，缒城而出，载以连舫，涉溪绝江，致之越第，凡损数夫。其后贾败，官斥卖其家诸物，独此石卧泥沙中。适王子才好奇，请买于官，募工移植，其费不赀。未几，有指为盗卖者，省府追逮几半岁，所费十倍于石，遂复舁还之，可谓石妖矣。

北沈尚书园　沈宾王尚书园，正依城北奉胜门外，号北村，叶水心作记。园中凿五池，三面皆水，极有野意。后又名之曰自足。有灵寿书院、怡老堂、溪山亭、对湖台，尽见太湖诸山。水心尝评天下山水之美，而吴兴特为第一，诚非过许也。

章参政嘉林园　外祖文庄公居城南，后依南城，有地数十亩，元有潜溪阁，昔沈晦岩清臣故园也。有嘉林堂、怀苏书院，相传坡翁作守，多游于此。城之外别业可二顷，桑林、果树甚盛，濠濮横截，车马至者数返。复有城南书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园，后废，出售于民，与李宝谟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后归牟存斋。

牟端明园　本《郡志》南园，后归李宝谟，其后又归牟存斋。园中有硕果轩（大梨一株）、元祐学堂、芳菲二亭、万鹤亭（茶蘼）、双杏亭、桴舫斋、岷峨一亩宫，宅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隐。

赵府北园　旧为安僖故物，后归赵德勤观文，其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东蒲书院，桃花流水、薰风池阁、东风第一梅等亭，正依临湖门之内，后依城，城上一眺，尽见具区之胜。

丁氏园　丁总领园，在奉胜门内，后依城，前临溪，盖万元亨之南园，杨氏之水云乡，合二园而为一。后有假山及砌台，春时纵郡人游乐。郡守每岁劝农还，必于此舣舟宴焉。

莲花庄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开时，锦云百顷，亦城中之所无。昔为莫氏产，今为赵氏。

赵氏菊坡园　新安郡王之园也，昔为赵氏莲庄，分其半为之。前面大溪，为修堤、画桥，蓉柳夹岸，数百株照影水中，如铺锦绣。其中亭宇甚多，中岛植菊至百种，为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则其宅在焉。旧为曾氏极目亭，最得观览之胜，人称曰八面曾家，今名天开图画。

程氏园　程文简尚书园，在城东宅之后，依东城水濠，有至游堂、鸥鹭堂、芙蓉泾。

丁氏西园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门之内，前临苕水，筑山凿池，号寒岩。一时名士洪庆善、王元渤、俞居易、芮国器、刘行简、曾天隐诸名士皆有诗。临苕有茅亭，或称为丁家茅庵。

倪氏园　倪文节尚书所居，月河，即其处，为园池，盖四至傍水，易于成趣也。

赵氏南园　赵府三园在南城下，与其第相连。处势宽闲，气象宏大，后有射圃、崇楼之类，甚壮。

叶氏园　石林右丞相族孙溥号克斋者所创，在城之东，多竹石之胜。

李氏南园　李凤山参政本蜀人，后居霅，因创此为游翔之地。中有杰阁曰怀岷，穆陵御书也。

王氏园　王子寿使君家，于月河之间，规模虽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临流有三角亭，苕、霅二水之所汇，苕清霅浊，水行其间，略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晓者。

赵氏园　端肃和王之家，后临颜鲁公池，依城曲折，乱植拒霜，号芙蓉城，有善庆堂最胜。

赵氏清华园　新安郡王之家，后依北城，有秫田二顷。有清华堂，前有大池，静深可爱。

俞氏园　俞子清侍郎临湖门所居为之。俞氏自退翁四世皆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寿，晚年有园池之乐，盖吾乡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于天下，详见后（已上皆城中园）。

赵氏瑶阜　兰坡都承旨之别业，去城既近，景物颇幽，后有石洞，常萃其家法书，刊石为瑶阜帖。

赵氏兰泽园　亦近世所葺，颇宏大，其间规为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几，寺为有力者撤去。

赵氏绣谷园　旧为秀邸，今属赵忠惠家，一堂据山椒，曰霅川图画，尽见一城之景，亦奇观也。

赵氏小隐园　在北山法华寺后，有流杯亭，引涧泉为之，有古意，梅竹殊胜。

赵氏蜃洞　亦赵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测，闻昔有蜃居焉。

赵氏苏湾园　菊坡所创，去南关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胜。山椒有雄跨亭，尽见太湖诸山。

毕氏园　毕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门城，三面皆溪，其南则邱山在焉。亦归之赵忠惠家。

倪氏玉湖园　倪文节别墅，在岘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为名。中有藏书楼，极有野趣。

章氏水竹坞　章农卿北山别业也，有水竹之胜。

韩氏园　距南关无二里，昔属平原群从，后归余家，名之曰南郭隐。城南读书堂、万松关，太湖三峰各高数十尺，当韩氏全盛时，役千百壮夫移置于此。

叶氏石林　左丞叶少蕴之故居，在卞山之阳，万石环之，故名，且以自号。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诏、求志、从好等堂，及净乐庵、爱日轩、跻云轩、碧琳池，又有岩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邻有朱氏怡云庵、函空桥、玉涧，故公复以玉涧名书。大抵北山一径，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此园在霅最古，今皆没于蔓草，影响不复存矣。

黄龙洞　与卞山佑圣宫相邻，一穴幽深，真蜿蜒之所宅。居人于云气中，每见头角，但岁旱祷之辄应。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谓之金井洞，亦名山福地之一也。

玲珑山　在卞山之阴，嵌空奇峻，略如钱塘之南屏及灵隐、芗林，皆奇石也。有洞曰归云，有张谦中篆书于石上。有石梁，阔三尺许，横绕两石间，名定心石。傍有唐杜牧题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来"。及绍兴癸卯，葛鲁卿、林彦政、刘无言、莫彦平、叶少蕴题名，章文庄公有诗云："短锸长镵出万峰，凿开混沌作玲珑。市朝可是无巇崄，更向山林巧用工。"

赛玲珑　去玲珑山近三里许，近岁沈氏抉剔为之。大率此山十余里，中间皆奇石也。今亦皆芜没于空山矣。

刘氏园　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刘思忠所葺，后亦归之赵忠惠。

钱氏园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为之。岩洞秀奇，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揽也。钱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园　文简公别业也，去城数里，曰河口。藏书数万卷，作楼贮之。

孟氏园　在河口。孟无庵第二子既为赵忠惠婿，居霅，遂创别业于此。有极高明楼亭宇，凡十余所。

假　山

前世叠石为山，未见显著者。至宣和，艮岳始兴大役，连舻辇致，不遗余力。其大峰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赐金带，且各图为谱。然工人特出于吴兴，谓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遗风。盖吴兴北连洞庭，多产花石，而卞山所出，类亦奇秀，故四方之为山者，皆于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卫清叔吴中之园，一山连亘二十亩，位置四十余亭，其大可知矣。然余平生所见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为奇绝。盖子清胸中自有邱壑，又善画，故能出心匠之巧。峰之大小凡百余，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饾饤，而犀株玉树，森列旁午，俨如群玉之圃，奇奇怪怪，不可名状。大率如昌黎《南山》诗中，特未知视牛奇章为何如耳？乃于众峰之间，萦以曲涧，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荫巨竹、寿藤，苍寒茂密，不见天日。旁植名药，奇草，薜荔、女萝、菟丝，花红叶碧。潭旁横石作杠，下为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龟、斑鱼，夜月下照，光景零乱，如穷山绝谷间也。今皆为有力者负去，荒田野草，凄然动陵谷之感焉。

艮 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远必有损折之虑。近闻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胶泥实填众窍，其外复以麻筋、杂泥固济之，令圆混。日晒，极坚实，始用大木为车，致放舟中。直俟抵京，然后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则省人力而无他虑。"此法奇甚，前所未闻也。又云："万岁山大洞数十，其洞中皆筑以雄黄及卢甘石。雄黄则辟蛇虺，卢甘石则天阴能致云雾，翁郁如深山穷谷。后因经官拆卖，有回回者知之，因请买之，凡得雄黄数千斤，卢甘石数万斤。"

炮 祸

赵南仲丞相溧阳私第常作圈，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一日，焙药火作，众炮倏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时盛传以为骇异。至元庚辰岁，维扬炮库之变为尤酷。盖初焉，制造皆南人，囊橐为奸，遂尽易北人，而不谙药性。碾硫之际，光焰倏起，既而延燎，火枪奋起，迅如惊蛇，方玩以为笑。未几，透入炮房，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倾城骇恐，以为急兵至矣，仓皇莫知所为。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号火四举，诸军皆戒严，纷扰凡一昼夜。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此亦非常之变也。

牛 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说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荆楚岁时记》云："黄姑织女时相见。"太白诗云："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牵牛为黄姑。然李后主诗云："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若此则又以织女为黄姑，何耶？然以《星历》考之，牵牛去织女隔银河七十二度，古诗所谓"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说。又《岁时记》则又以黄姑即河鼓，《尔雅》则以河鼓为牵牛。又《焦林大斗记》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与参俱出，谓之牵牛；天河之东，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谓之织女。"《晋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牵牛六星，天之关梁，又谓之星纪。"又云："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天女也。"《汉天文志》又谓织女天之贞女。其说皆不一。至于渡河之说，则洪景庐辨析最为精当，盖渡河乞巧之事，多出于诗人及世俗不根之论，何可尽据。然亦似有可怪者，杨缵继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数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鹤西来，继而有鹤千百从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画图所绘者。彩霞绚粲，数刻乃没。杨卿时已寝，姬急报，起而视之，尚见云气纷郁之状。然则流俗之说，亦有时而可信耶！

蕈 毒

菌蕈类皆幽隐蒸湿之气，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轻千金之躯，以尝试之，殊不可晓。《夷坚志》所载简坊大蕈，及金溪田仆食蕈，一家呕血陨命六人，邱岑幸以痛饮而免，盖酒能解毒故耳。又灵隐寺僧得异蕈，甚大而可爱，献之杨郡王。王以其异，遂进之上方，既而复赐灵隐。适贮蕈之器有余沥，一犬过而舐之，跳跃而死，方知其异而弃之。此事关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两事，并著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岁，杨和王坟上感慈庵僧德明，游山得奇菌，归作糜供众。毒发，僧行死者十余人，德明亟尝粪获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宁死不污，至肤理拆裂而死。至今杨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号，僧衔有法势大和尚、威仪、从仪、少属、少录等称。是岁，其国度僧万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国京东路相州行香县上守乡光胜寺僧也。咸淳壬申，临安鲍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邻人闻其家撞突有声，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众排闼而入。则其夫妇一女皆呕血殒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间尚余杯羹，以俟其子，适出未还，幸免于毒。呜呼！殆哉！

呼名怖鬼

刘胡面黝黑，似胡蛮，人畏之，小儿啼，语云："刘胡来！"便止。杨大眼威声甚振，淮、泗、荆、沔之间，童儿啼者，呼云："杨大眼至！"即止。将军麻秋有威名，儿啼辄呼："麻秋来！"即止。檀道济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儿，且图其形于寺中，病疟者写其形帖床壁，无不立愈。

闽鄞二庙

嘉熙庚子岁，先子为闽漕干官时，方公大琮为计使，特加礼敬，一台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太尉祠，颇为乡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保奏丐封额。时方久旱，先子遂书牒云："本路正兹闵雨，神能三日内为霖，当与保奏。"方公笑语吏魁曰："汝可以运干所拟，白之于神。"吏敬录其语，往祠所焚之。次日大雨，连雨昼夜，境内沾足。遂从其请，竟获封侯。而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书其事，鬻于市焉。乙卯岁，先子守鄞江，以贡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内旧有土神七姑庙在焉。先子素刚介，并欲撤去，且命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污浊不堪用。监修判官周颉及吏魁赖良者白曰："土神庙貌已久，州人赖之，今既与院中无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谩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泠，则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语。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试命汲之，清泠佳泉也。于是并为葺其祠焉。此二事余所目击。

健啖

赵温叔丞相形体魁梧，进趋甚伟，阜陵素喜之。且闻其饮啖数倍常人。会史忠惠进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对便殿，从容问之曰："闻卿健啖，朕欲作小点心相请，如何?"赵悚然起谢。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至六、七，皆饮釂，继以金柈捧笼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尽之。"于是复尽其余，上为之一笑。其后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马监押某人为荐者，遂召之燕饮，自早达暮，宾主各饮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赵公已醉饱摩腹，而监押者屹不为动。公云："君能尚饮否?"对曰："领钧旨。"于是再进数勺，复问之，其对如初。凡又饮斗余乃罢。临别，忽闻其人腰腹间砉然有声，公惊曰："是必过饱，腹肠迸裂无疑。吾本善意，乃以饮食杀人。"终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铃下老兵往问，而典客已持谒白曰："某监押见留客次谢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来所闻。踧踖起对曰："某不幸抱饥疾，小官俸薄，终岁未尝得一饱，未免以革带束之腹间。昨蒙宴赐，不觉果然，革条为之迸绝，故有声耳。"

科举论

淳熙间，赵温叔丞相常力荐郭明复、刘光祖、杨辅之，谓皆省殿试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寿皇宣谕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论科第？科第不过入仕一途耳。"温叔唯唯而退。越日，御制《科举论》，其略谓：近世取士，莫若科场，及至用人，岂当拘此？诗赋、经义，学者皆能为之，又何足分轻重乎！夫科场之弊，于文格高下，但以分数取之，真幸与不幸耳。至于廷试，未尝有黜落者，尽以官赀命之，才与不才者混矣，是科场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择相之不审，至于怀奸私，坏纲纪，乱法度，及败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胜言矣。宰相不能择人，每差一官，则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圣之门犹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为难。今则不然，以高科虚名之士，谓处之无不宜者，何尝问才之长短乎。夫监司、郡守，系民之休戚，今以资格付之，丞相虽择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陛对，既无过人之善，粗无凡猥之容，则又未能极精其选。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覆军者，皆未尝诛戮之。虽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启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羲和废厥职，犹惩之曰："以干先王之诛。"况掌邦邑军师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为官择人，不失其所长，懋赏立乎前，严诛设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尽忠无隐，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绩，岂不休哉！初宣示，温叔色变，上曰："不谓卿等。"赵奏曰："迅雷风烈，虽不为孔子，而孔子色变者，畏天怒也。"异日，上复宣谕曰："朕所著《科举论》，或以为过，或以为是。以为过者，史浩也；以为是者，阎苍舒也。浩极长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阎苍舒趋事赴功之人也，故赞朕以为是。刘子宣迩言亦云：'场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与学优则仕异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节公之言，曰：'不为俗学所累者，可与言理道焉。'"

荐杨诚斋

绍兴庚戌十月，倪文节公思为中书舍人，杨文节万里自大蓬除直龙图阁，将漕江东，朝论惜其去，公留录黄欲缴奏。或以语杨，杨亟作简止之，倪公答云："贤者去国，公论以为不然，既辱宠喻，不敢复缴，却当别作商量也。"杨公即以所答简余纸复止之，云："死无良医，幸公哀我，得并别作商量之说免之。尤荷公孙黑辞职，既而又使子为卿，子产恶之。至恳至叩，不胜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见也。然倪公竟入札留之，云："臣闻孔子曰：'吾未见刚者。'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刚与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为其挺特之操，可与有为，贤于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远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数辈，可以逆折奸萌，矫厉具臣，为益非浅。窃见秘书监杨万里，学问文采，固已绝人，乃若刚毅狷介之守，尤为难得。夫其遇事辄发，无所顾忌，虽未尽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补于国家，至惓惓也。向来劝讲东宫，已蒙陛下嘉奖，陛下践祚，首赐收召晋登册府，士类咸以为当。今甫逾年，遽尔丐外，朝廷以职名漕节处之，不为不优。然而公论以为如万里者不宜遂使去国。录黄之下，臣始欲缴论，为又念朝廷此命本是优贤，虽已书行，而于臣愚见，犹欲陛下改命留之。盖万里再入修门，未为甚久，傥朝廷以贪贤为意，喻之小留，万里感荷君恩，岂能复以私计为辞云云。"盖二公相知极深也。后二十年，杨公已亡，倪公得其当时手简，不忍弃之，遂自录所上之札，及往来之书，装潢成卷，亲叙其事于后。攻愧楼公尝跋之云："东坡赋屈原庙，云'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诚齐有焉。昌黎留孔戣，事虽不行，陈义甚高，诚斋有焉。"尤为确论。亦可概想前辈去就之道，交情之谊也。

王小官人

建康缉捕使臣汤某者，于侪辈中著能声，盖群盗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负小笈，扣汤所居。汤遣询谁何，则自通为鄱沙王小官人，趋前致拜。汤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辞云："观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拟假一力，负至东阳镇问渡。"汤疑有他，遂择其徒驵黠者偕往，俾侦伺之。自离城闉，遇肆辄饮，已而大吐，几不能步。同行者左负笈，右扶醉人，殊绻甚恚，曰："汤观察以其为好手，不过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镇邸，大吐投床，终夕

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骑马扣门者，乃汤也。密扣同行，知夕来酒醉伏枕，亟造卧所，少年闻汤来，则亦扶头强衣，扣所以至。汤谩以他语答之，客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过否？"因指同行为证，且曰："虽然或有他故，愿效区区。"汤嗫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实以夜来总所有大酒楼失银器数百两，总所移文制司，立限构捕严甚，少违则身受重谴矣。束手无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则关系甚大，恐妖异所为，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汤哂其醉中语荒诞，不复诘，力邀同还。抵家谩用其说，祷之圣堂，则所失器物皆粲然横陈供床下矣。汤始大惊，以为神，方欲出谢之，则其人已去矣。盗亦有道，其是之谓乎！

化蝶

杨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连岁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于江氏傍，竟日乃去。及闻讣，聚族而哭，其蝶复来绕江氏，饮食起居不置也。盖明之未能割恋于少妻稚子，故化蝶以归尔。李商尝作诗记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儿，今作栩栩蝴蝶飞。山川阻深网罗密，君从何处化飞归。"李铎谏议知凤翔，既卒，有蝴蝶万数自殡所以至府宇，蔽映无下足处。官府吊奠，接武不相辨，挥之不开，践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杨大芳娶谢氏，谢亡未殓，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帐中徘徊，飞集窗户间，终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诬。余尝作诗悼之云："帐中蝶化真成梦，镜里鸾孤枉断肠。吹彻玉箫人不见，世间难觅返魂香。"亦纪实也。

玉环

杨太真小字玉环，故今古诗人多以阿环称之。按李义山云："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荆公诗云："瑶池淼漫阿环家。"又云："且当呼阿环，乘兴弄溟渤。"则是以西王母为阿环也。按西王母降汉庭，遣使女与上元夫人，答云："阿环再拜上问起居。"然则上元夫人亦名阿环耳。

䜌书蘊书

隆州跨鳌李先生，老儒也。尝著书名之曰《䜌书》，张行成跋云："《方言》曰：'䜌，倦也'。丁度谓字或作𠜱，故司马相如云：'穷极倦𠜱。'释云：'倦𠜱，疲惫也。'盖乐其倦游，不希时用也。"楼攻愧云："尝考之《集韵》二十陌，有𠜱字，与剧同音。《方言》：'倦也。'然则此书之名，音从剧，义则倦耳。然《说文解字》无䜌，《集韵》："欲，胡官反，𥟉欲，亭名，在上谷，欲，谟官切'。《说文解字》："𧮫，其虐切，相踦𧮫也'。二字若不类，俗书足以相乱，欲从山谷之谷，弹丸之丸。则钦宗兼名三十六号，止是亭名，别无义可取。𧮫从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郤绤皆从谷，俗书与山谷之谷无别。丮，居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韵》云：'隶变为丸、执、孰等丸，恐、筑之几，皆从丮，俗书与丸、几无别。'相如《上林赋》曰：'徼䜌受诎。'曰：'穷极倦𠜱。'俱音剧，倦惫疲。而《说文》𧮫字，徐锴《通释》亦引《上林赋》'徼䜌受屈'，谓以力相踦角，徼䜌而受屈也。䜌，渴极切；𧮫，其虐切，声亦相近，疑即𧮫。跨鳌之书，不应取踦𧮫之意义，正用《方言》、《上林赋》倦䜌之意耳。区区虽若辞费，详考及此，因并及之"。又余樟自著书以拟《太元潜虚》，命名《蘊书》，以八起数，蘊字之义，亦未易晓。攻愧尝为考云："《说文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锴《释》曰：'承天之时，因地之利，口谋之，手执之，时不可失，疾也。会意，气至切'。《集韵》于去声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声二十四职出此字，蘊蒿，蘊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蒿极。樟盖以此字备三才，故用之，亦务奇，故又加艹，第未知蓝字止用《集韵》为据，惟复别见他书，复其下又加木，则未之见也。当考。去吏乃本音也，要当从去声为正。"余异二公名书之僻，嘉前辈考订之精，故并书之，以俟问奇字者。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诸诗人以来，皆以为张骞，虽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无处问张骞"之句。按骞本传止曰"汉使穷河源"而已。张华《博物志》云：旧说天河与海通，有人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月至一处，有织女及丈夫饮牛于渚，因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问严君平则知之。"还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然亦未尝指为张骞也。及梁宗懔作《荆楚岁时记》乃言武帝使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见所谓织女牵牛，不知懔何所据而云。又王子年《拾遗记》云尧时有巨槎浮于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贯月槎、挂星槎，羽仙栖息其上，然则自尧时已有此槎矣。

游月宫

明皇游月宫一事，所出亦数处。《异闻录》云："开元中，明皇与申天师、洪都客夜游月中，见所谓广寒清虚之府，下视玉城嵯峨，若万顷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余舞于广庭，音乐清丽，遂归制《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则以为罗公远，而有掷杖化银桥之事。《集异记》则以为叶法善，而有过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钱之事。《幽怪录》则以为游广陵，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说，不足问也。

郑仙姑

瑞州高安县旌义乡郑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己酉

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药，疾遂瘥。至次年，女出汲水之次，忽云涌于地，不觉乘空而去。人有见若紫云接引而升者，于是乡保转闻之县，县闻之州，乞奏于朝，立庙旌表以劝孝焉。久之未报，然乡里为立仙姑祠，祷祈辄应，远近翕然，趍之作会，几数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复申前请。时洪起畏义立为宰，颇疑其有他，因阅故牒，密遣县胥廉其事。适新建县有阙氏者雇一婢，来历不明，且又旌义人，因呼牙侩讯，即所谓郑仙姑也。盖此女初已定姻，而与人有奸而孕，其父丑之，遂宛转售之傍邑，乃设为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为此耳。昌黎《谢自然》、《华山女》诗，盖说可见，然则世俗所谓仙姑者，岂皆此类也耶？

寡　欲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贤拳拳然以欲为害道，可不慎乎！刘元城南迁日，尝求教于涑水翁，曰："闻南地多瘴，设有疾以贻亲忧，奈何？"翁以绝欲少疾之语告之。元城时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谨。赵清献、张乖崖，至抚剑自誓，甚至以父母影像设之帐中者。盖其初未始不出于勉强，久乃相忘于自然。甚矣，欲之难遣也如此。坡翁云："服气养生，难在去欲。"苏子卿啮雪咽毡，蹈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然不免与胡妇生子于穷海之上。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风放妓，犹赋《不能忘情吟》。王处仲凶悖小人，知体敝于色，乃能一旦感悟，开阁放妓。盖天下事勇决为之，乃可进道。余少年多病，间有一二执巾栉供纫浣者，或归咎于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获，亦复不留，然犹未免时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复以前说戏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虽然戏之者，所以爱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觉四十九年之非，其视秀惠温柔，不啻伐命之斧，鸩毒之杯；一念勇猛，顿绝斯事，以徼晚年清净之福。闭阁焚香，澄怀观道，自此精进不已，亦庶乎其几于道矣。然则疾疢者安知非吾之药石乎？

芍　药

韩昌黎诗："两厢铺氍毹，五鼎烹芍药。"注引《上林赋》注云："芍药根主和五脏，辟毒气，故合之于兰桂五味，以助诸食，因呼五味之和为芍药。"《七发》亦曰："芍药之酱。"《子虚赋》曰："芍药之和具，而后御之。"《南都赋》曰："归雁鸣鵽，香稻鲜鱼，以为芍药。"服虔、文颖、文俨等解芍药，或亦不过称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气而已。独韦昭曰："今人食马肝者，合芍药而煮之，马肝至毒，或误食之至死。则制食之毒者，宜莫良于芍药，故独得药之名耳。"此说极有理。《古今注》载牛亨问曰："将离将别，赠以芍药，何耶？"答曰："芍药一名将离，故以此赠之。"此又别一说也。江淹《别赋》云："下有芍药之诗"正用此义，而注之中仅引"赠之以芍药"之语。张景阳《七命》"和兼芍药"，乃音酌略。《广韵》中亦有二音。

三建汤

三建汤所用附子、川乌、天雄，而莫晓其命名之义。比见一老医云："川乌建上，头目之虚风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肾虚惫者主之。"此说亦似有理，后因观谢灵运《山居赋》曰："三建异形而同出。"盖三物皆一种类，一岁为蒴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是知古药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杨凝式僧净端

杨凝式居洛日，将出游，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举鞭曰："姑游广爱寺。"仆又以石壁为请，凝式乃曰："姑游石壁。"闻者为之抚掌。吴山僧净端，道解深妙，所谓"端狮子"，章申公极爱之。乞食四方，登舟，旋问何风，风所向即从之，所至人皆乐施。盖杨出无心，端出委顺，迹不同而意则同也。

迎　曙

李方叔《师友谈》记及《延漏录》、《铁围山录》载仁宗晚年不豫，渐复康平。忽一日命宫嫔、妃主游后苑，乘小辇向东，欲登城堞，遥见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悦，即时回辇。翊日上仙，而英宗登极，盖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杂说》载哲宗朝常创一堂，退绎万几，学士进名皆不可意，乃自制曰"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未几，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无咎《杂说》言，仁宗时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为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为未安，复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数说，未知孰是。

白　帽

管宁白帽之说尚矣。虽杜诗亦云："白帽应须似管宁。"然《幼安本传》止云："常着皂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无白帽之事。独杜佑《通典》帽门载管宁在家常着帛帽，岂以帛为白乎？然宋、齐之间，天子燕私多着白高帽，或以白纱，今所画梁武帝像亦然。盖当时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着白接䍦，谢万着白纶巾，南齐桓崇祖白纱帽，南史和帝时，百姓皆着下檐白纱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他如白帢、白韬之类，通为庆吊之服。古乐府《白纻歌》云："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杜诗："光明白氎巾，当念着白帽，采薇青云端。"白乐天诗云："青筇竹杖白纱巾。"然则古之所以不忌白者，盖丧服皆用麻，重而斩齐，轻而功缌，皆麻也，

惟以升数多寡精粗为异耳。自麻之外，缯缟固不待言，苎葛虽布属，亦皆吉服。缟带、纻衣，昔人犹以为赠，则亦何忌之有。汉高帝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行师权制，固不备礼。后世人多忌讳，丧服往往求杀，今之薄俗，盖有以缟纻为缌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刺

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余表舅吴四丈性滑稽，适节日无仆可出，徘徊门首，恰友人沈子公仆送刺至，漫取视之，类皆亲故，于是酌之以酒，阴以已刺尽易之。沈仆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吴刺也。异日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与一笑，乡曲相传以为笑谈。然《类说》载陶谷易刺之事，正与此相类，恐吴效之为戏耳。又《杂说》载司马公自在台阁时，不送门状，曰："不诚之事，不可为之。"荥阳吕公亦言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作伪，且疏拙露见可笑。则知此事由来久矣!

今时风俗转薄之甚。昔日投门状，有大状，小状，大状则全纸，小状则半纸。今时之刺，大不盈掌，足见礼之薄矣。

简椠

简椠古无有也，陆务观谓始于王荆公，其后盛行。淳熙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简版几废。自丞相史弥远当国，台谏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荐，必先呈副，封以越薄纸书，用简版缴达。合则缄还，否则别以纸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赖其用，于是旋易之以应课，习以为常。端平之初，犹循故态。陈和仲因对首言之，有云："稿会稽之竹，囊括苍之简。"正谓此也。又其后括苍为轩样纸，小而多，其层数至十余叠者。凡所言要切则用之，贵其卷还，以泯其迹。然既入贵人达官家，则竟留不遣，或别以他椠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从官皆用蠲纸，自理宗朝亦用黄封简版，或以象牙为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谓之御椠，盖亦古所无也。

人妖

赵忠惠帅维扬日，幕僚赵参议有婢慧黠，尽得同辈之欢。赵昵之，坚拒不从，疑有异，强即之，则男子也。闻于有司，盖身具二形，前后奸状不一，遂置之极刑。近李安民尝于福州得徐氏处子，年十五、六，交际一再，渐具男形，盖天真未破，则彼亦不自知。然小说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类。而此外绝未见于古今传记等书，岂以秽污笔墨，不复记载乎？尝考之佛书，所谓博叉半择迦者，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遗像经》有五种不男，曰生、剧、妒、变、半，变、半者二形，人中恶趣也，《晋五行志》谓之人痾。惠帝时京洛有人兼男女二体，亦能两用人道，而性尤淫乱，此乱气所生也。《玉历通政经》云男女二体主国淫乱。而二十八宿真形图所载心、房二星皆两形，与丈夫妇人更为雌雄，此又何耶？《异物志》云："灵狸一体，自为阴阳，故能媚人。"《褚氏遗书》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妇人则男脉应胗，动以男子则女脉顺指，皆天地不正之气也。"

四韩

或云韩信为吕氏所杀，韩通为杜后所杀，韩侂胄为杨后所杀，韩震为谢后所杀，四人皆将相，皆死于妇人之手，亦异矣。

韩彦古

韩彦古字子师，诡谲任数，处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为谏议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恶韩，将奏黜之，语颇泄，韩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门清峻，无间可入，乃以白玉小合满贮大北珠，缄封于大合中。厚赂钤下老兵，使因间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爱亦在傍，怪其奁大而轻，曰："此何物也!"试启观之，则见玉合，益怪之，方复取视，玉滑而珠圆，分迸四出，失手堕地。合既破碎，益不可收拾。范见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气中仆地竟不起。其无状至此。李仁甫亦恶其为人，弗与交，请谒尝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见之，则实未尝出也。既见，韩延入书屋而请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见临，姑解衣盘礴可也。"仁甫辞再三，不获，遂为强留。室有二厨，贮书，牙签黄袱，扃护甚严。仁甫问："此为何书?"答曰："先人在军中日，得于北方。盖本朝野史，编年成书者。"是时仁甫方修《长编》，既成，有诏临安给笔札，就其家缮录以进。而卷帙浩博，未见端绪，彦古常欲略观不可得。仁甫闻其言窘甚，亟欲得见之。则曰："家所秘藏，将即进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祷。乃曰："且为某饮酒，续当以呈。"李于是为尽量，每杯行辄请。至酒罢，笑谓仁甫曰："前言戏之耳，此即公所著《长编》也。已为用佳纸作副本装治，就以奉纳，便可进御矣。"李视之，信然。盖阴戒书吏传录，每一板酬千钱。吏畏其威，利其赏。辄先录送韩所，故李未成帙而韩已得全书矣。仁甫虽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进。其怙富玩世，狡狯每若此（今之官吏亦有过此者）。

松五粒

凡松叶皆双股，故世以为松钗。独栝松每穗三须，而高丽所产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谓华山松是也。李贺有《五粒小松歌》，陆龟蒙诗"松斋一夜怀贞白，霜外空闻五粒风"。李义山诗"松暄翠粒新"。刘梦得诗"翠粒点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阳杂俎》云：五粒者当言鬣，自有一种名五鬣，皮无鳞甲而结实

多，新罗所种云然，则所谓粒者，䅟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见之碑铭，多自称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庙记》云："春秋师晋陵蒋坚，易师沙门凝辩。"安有先圣之宫，而可使桑门横经于讲筵哉！此尤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学博士僧慧苑除临坛大德制》，则知当时此事不以为异也。

葖

今成都面店中呼萝卜为葖子，虽曰市井语，然亦有谓。按《尔雅》曰："葖，芦菔也。"郭璞以葩为菔，俗呼雹葖，先北反。或作卜，释曰："紫花松也，一名葖，盖其性能消食，解面毒。"《谈苑》云：江东居民岁课艺，初年种芋三十亩，计省米三十斛；次年种萝菔三十亩，计益米三十斛，可见其能消食。昔有波罗门僧东来，见人食面，骇云："此有大热，何以食之！"及见萝菔，曰："赖有此耳。"《洞微志》载齐州人有《病狂歌》曰："五灵叶盖晚玲珑，天府由来汝府中。惆怅此情言不尽，一丸萝菔火吾宫。"后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麦毒，按医经芦菔治面毒。"即以药并萝菔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面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韩熙载相江南，后主即位，颇疑北人，有鸩死者。熙载惧祸，因肆情坦率，不遵礼法，破其家财，售妓乐数百人，荒淫为乐，无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给，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弦琴，俾门生舒雅执板挽之，随房乞丐，以足日膳。后人因画《夜宴图》以讥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钵乞食，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乃知熙载之前，已有此例。虽裴公逃禅，熙载避祸，余谓熙载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迹不同也。

袁彦纯客诗

袁彦纯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荐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结上知，遂繇文昌跻宥府，浸浸乎柄用矣。适诞辰，客有献诗为寿，云："见说黄麻姓字香，且将公论是平章。十年旧学资犹浅，二纪中书老欲僵。刑鼎岂堪金锁印，仙翁已在白云乡。太平宰相今谁是，惟有当年召伯棠。"刑鼎指薛，盖以金科赐第。仙翁指葛，时已七十。旧学则郑安晚也。此诗既传，史闻恶之，旋即斥去。

长沙茶具

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穆陵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因记司马公与范蜀公游嵩山，各携茶以往。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见之，曰："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闻之，因留合与寺僧而归。向使二公见此，当惊倒矣。

真西山入朝诗

真文忠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来，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时楮轻物贵，民生颇艰，意谓真儒一用，必有建明，转移之间，立可致治。于是民间为之语曰："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及童马入朝，敷陈之际，首以尊崇道学，正心诚意为第一义，继而复以《大学衍义》进。愚民无知，乃以其所言为不切于时务，复以俚语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市井小儿，嚣然诵之。士有投公书云："先生绍道统，辅翼圣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愚民无知，乃欲以琐琐俗吏之事望公，虽然负天下之名者，必负天下之责。楮币极坏之际，岂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责望者不亦过乎！"公居文昌几一岁，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赵子固梅谱

诸王孙赵孟坚字子固，善墨戏，于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尝作梅谱二诗，颇能尽其源委，云："逃禅祖花光，得其韵度之清丽；闲庵绍逃禅，得其萧散之布置。回视玉面而鼠须，已见工夫较精致。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来端若尔。所传正统谅未绝，舍此的传皆伪耳。僧定花工枝则粗，梦良意到工则未。女中却有鲍夫人，能守师绳不轻坠。可怜闻名不识面，云有江西毕公济。季衡𪓟丑恶拙祖，弊到雪蓬滥觞矣。所恨二王无臣法，多少东邻拟西子。是中有趣岂不传，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须止七萼则三，点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叠墨浓淡，花有正背多般蕊。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说偈言吾亦赘。谁家屏幛得君画，更以吾诗跋其底。　浓写花枝淡写梢，鳞皴老干墨微焦。笔头三踢攒成瓣，珠晕一圆工点椒。糁缀蜂须疑笑靥，稳拖鼠尾施长梢。尽吹花侧风初急，犹带枝头雪半消。松竹衬时明掩映，水波浮处见飘飖。黄昏时候朦胧月，清浅溪山长短桥。闹里相挨如有意，静中背立见无聊。笔端的皪明非画，轴上纵横不是描。顷觉坐来春盎盎，因思行过雨潇潇。从头总是汤杨法，拚下工夫岂一朝。"

笔　墨

先君子善书，体兼虞、柳。余所书似学柳不成，学欧又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归过笔墨。谚所谓不善操舟而恶河之曲也。虽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汎观前辈善书者，亦莫不于此留意焉。王右军少年多用紫纸，中年用麻纸，又用张永义制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蔡中郎非流纨丰素不妄下笔。韦诞云："用张芝笔，左伯纸，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后可以建经丈之字，方寸千言。"韦昶善书而妙于

笔，故子敬称为奇绝。汉世郡国贡兔，惟赵为胜，欧阳通用狸毛笔。皇象云："真措毫笔，委曲宛转，不叛散，尝滑密沾污，墨须多胶绀黝者，如此逸豫，余日手调适而欢娱，正可小展试。"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绍彭留意笔札，元章谓笔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哺物，此最善喻。然则古人未尝不留意于此，独率更令临书不择笔，要是古今能事耳。

辨章

今人呼平章为辨章，见《尚书大传唐传》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记》则又以为"便章百姓"。韩文公《袁氏先庙碑》亦用辨章二字。

来牟

今人呼小麦面为来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广雅》云："牟为大麦，来为小麦。"然则来牟自是两物。《说文》云："大麦，牟也，牟，大也。牟一作麰。"周之所受瑞麦来牟，即今之大麦。按小麦生于桃后二百四十日，秀之后六十日成，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之气，兼有寒、温、热、冷。故小麦性微寒，以为曲则温，面则热，麸则冷。

父客

世称父之友为执，则父之宾客宜何称？按《史记·张耳传》：外黄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汉吴王濞传》："周亚夫问父绛侯客。"东坡赠王定国诗云："西来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误著祭服

余为国局，尝祠禘，充奉礼郎兼太祝。同行事官有老谬者，乃加中单于祭服之上，而以蔽膝系于肩背间。一时见者，掩鼻忍笑不禁，几致失礼，竟为监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载元符间有太学博士论奏云："自来冠冕前仰后俯，此必是本官行礼之时倒戴差误。"哲宗顾宰臣笑曰："如此等岂可作学官？可与闲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记室。未几，感会龙飞，遂揆序云。

向胡命子名

吴兴向氏，钦圣后族也，家富而俭不中节，至于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访名于客，长曰涣、次曰汗、曰乚（古水字也），父不以为疑也。他日有连呼其名曰涣汗水，方悟为戏已。又，胡卫道三子，孟曰宽、仲曰定、季曰宕（音荡），盖悉从宀。其后悼亡妻，俾友人作志，书曰："夫人生三子，宽定宕。"读者为之掩鼻。盖当时不悟为语病也。宽后为京佥，宕则多收古物，其子公明悉献之贾师宪，得一官，以赃败。

贾母饰终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贾似道母秦、齐两国贤寿夫人胡氏薨。特辍视朝五日，赐水银、龙脑各两百两，声钟五百杵，特赠秦、齐国贤寿休淑庄穆夫人。择日车驾幸临奠，差内侍邓惟善主管敕葬，特赐谥柔正。遂特起复，仍旧职，任仰执政侍从诣府劝勉，就图葬于湖山。且令帅、漕、州、司相视，展拓集芳园、仁寿寺基，营建治葬。于内藏库支赐赙赠银绢四千匹两，又令户部特赐赙赠银绢二千匹两，皇太后殿又支赐赙赠银绢四千匹两，又令帅、漕两司应办葬事，仍存胡夫人在日请给人从，又赐功德寺额为"贤寿慈庆"，以雍熙寺改赐，永免科役。似道皆辞之。执政侍从两省台谏，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诏贾似道起复太傅，平章军国重事。似道八疏控辞，皆不允。又令两司建造赐第于城中。初择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于入觐，遂令攒前于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于出殡日，特依一品例给卤簿、鼓吹，仍屡差都司刘黻、李珏、梅应发致祭，并趣赴阙。于出殡日，特辍视朝一日，又差枢密章鉴、察官陈过前往勉谕回朝。又命浙漕及绍兴府守臣办集船只，祗备师相回阙。又命有司照礼例候师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将绍兴府公使库径行拨赐。又令内臣梁大原赐银合香药。又令两司踏逐建造赐第，凡九处：杨府清隐园、李府家庙、夏府、中酒库、十官宅、大王宫、旧秀王府、旧景献帝府、御厨营。又命福王谕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过江还湖曲私第，至六月尽百日之制，复以疾作，给朝参等假十日，展转迟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违和，求草泽赦死罪，初九日宣遗诏。十一月除王爚左丞相，章鉴右丞相。太史选用来年正月二十三日起攒，二月初三日发引，三月十三日掩攒。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军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攒，二十八日发引，总护使改差章右相。降制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依旧起复太傅、平章军国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贾相持丧、起复、辞免，虚文汩汩，殆无虚日。如此三阅月，内外不安，而国事边事皆置不问。至十二月十四日透渡，自此丧乱相寻，无复可为矣，悲哉！

孝宗行三年丧

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自汉文短丧，其后时君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无以为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独断，一旦复古，可谓孝矣。《李氏杂记》尝书其事，甚略，今摭当时始末于此，以益国史之未备，云："高宗之丧既易月，孝宗尝谕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晋武、魏孝文，实行三年之服，自不妨听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缞绖，呜咽流涕，奏及丧服指挥，上曰：'司马光《通鉴》所载甚详。'必大奏晋武虽有此意，后来止是宫中深衣练冠。上曰：'当时群臣不能将顺其美，光所以讥之，后来武帝竟行（谓王太后之丧）'。必大奏记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诏曰：'大行太上皇帝奄弃至养，朕当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至小祥祭

奠，上不变服，必大奏圣孝过哀，犹御初祥之服，臣等不胜忧惶，乞俯从礼制。上流涕曰：'大恩难报，情所不忍，俟过大祥商量。'既而必大又奏礼官苴麻三年，恐难行于外庭，今祥禫在迩，乞付外施行。枢密施师点奏曰：'百日之制，其实不可行，正碍正月人使朝见。'上云：'朕自所见。'必大奏陛下圣孝冠古，知汉文短丧之失，而陋晋群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锐意复古，非圣孝高明，岂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救千余载之弊。"会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论丧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读甚久，极合上意。知阁张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读如初，久之，嶷又云：'简径奏事。'上目之，令勿却。已而甚久，嶷前奏恐妨进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读竟乃已。'上劳之曰：'卿二十年间废，今不枉矣。'于是上意益坚。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细否?'必大奏曰：'陛下独断行三年之丧，均是布衣，何细也？且光尧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群臣不能将顺，致烦圣虑，所谓其臣莫及，足以垂训万世矣。'至，卒哭，祭迎祔太庙。内批：'朕昨降指挥，欲缞绖三年，缘群臣屡请，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视事。内殿虽有祔庙，勉从所请之诏，然稽之经典，心实未安，行之终制，乃为近古，宜体至意，勿复有请。'于是径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韩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贾平章似道督府出师时，平昔爱将已有叛去者，贾闻之，气大馁。临行，与殿帅韩震、京尹曾渊子约曰："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且留其二子于震家，使仓卒可以随驾。时省吏翁应龙，实知其谋。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溃师于鲁港，翁应龙得罪下狱，翁谓曾尹曰："平章出师时，分付安抚道什么来？如今却来罪应龙，何也?"于是渊子语塞，而震亦不自安，会似道以蜡书至韩，趣为迁避，其间有云："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震得之，即具申状，亲携蜡书白堂、白台，陈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宫中为之震动。时都民、戚里、官府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摇，目之为贼。宜中本为似道所引，至是与编修官潘希圣谋，一反贾政，专以图守为说。震不察其意，乃坚持迁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会议于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增级顾信等数人以拟之，及震至，门阖，即以铁挝击其首。韩曰："相公不当如此。"陈答曰："此奉圣旨。"韩犹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胫而毙之。遂自后门舁出，揭其首于朝天门。省吏刘应韶即以黄榜自窗楹中递出张挂，慰谕一行将士，谓罪止诛其首。亟命彭之才统其军马，其随行亲兵，赐银二万两，十八官会三十万贯，各补两官。殿步马司制领将官等并诸军官兵，共特赐十八官会一百万贯，制领将官，各转两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金书及曾渊子在焉。渊子固尝预迁避之谋，闻变，面无人色。继而得免而出，自庆再生，行至通衢，复有呼召，仓忙而入，自分必死，口噤几不能言。及至，乃处分他事耳。刘应韶以衢倅赏，顾信补承信郎，继而潘希圣入察行，且登用。未几，疽发于足，日见韩在左右，不数日而殒。身后以从官赏之。潘字养蒙，永嘉人。及北军既入，宜中乃挟二王航海而去，然则贾、韩之谋，是非果何如耶？后之秉笔削者，当有以任其责乎！

后　集

理宗初潜

穆陵之诞圣前一夕，全夫人欲归东浦母家，荣文恭王时待次。闽县尉遣仆平某者，即平幀使之父也，赎黑神散与之同往。时天尚未晓，启门则见甲士盈门，意谓过军，亟惊入报。尉曰："军行自应由上塘，何缘至此?"遂出观之，了无所睹。方舣小舟，欲登，忽有大黑蛇有两小角，压船舷而卧，船为之侧，疑其有异，遂不复往。未几诞男，即理宗也，小字乌孙，以蛇异也。其初被选也，史卫王当国，先命赵宗丞希言与权之，并选宗室子"与"号十岁已下者，各与课算五行，于是就其中选到十人。（與膺、與夷、與休、與蔵、與应、理宗、福王）。时侍郎王宗與权善五星，指理宗、福王二命谓卫王曰："二者皆帝王之命也。"于是理宗改训與莒，福王改训與芮，盖取二国以为名也。始下大宗正司尽召十人，时入和尚师禹领宗司皆伺于王府土地祠，久之皆馁，遂就市肆呼面。方及门而拌覆地，众方馁甚，交责之，独穆陵凝然略不变色，反以言慰藉之。史相闻其事，遂大异之。既而私引入书院中试，令写字，即大书"朕闻上古"，卫王傈而起曰："此天命也。"于是立储之意已定云。

魏子之谤

魏峻字叔高，号方泉，娶赵氏，乃穆陵亲姊四郡主也（理宗第六、福王第八）。庚午岁得男，小字关孙，自幼育于绍兴之甥馆，实慈宪全夫人之爱甥也。慈宪每于禁中言其可喜，且为求官。穆陵以慈宪之故，欲一见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异姓入宫门，必悬牌于腰乃可，惟宗子则免，此一时权宜，遂令假名孟关以入见焉。时度宗亦与之同入宫，欲其故，遂倡为魏太子之说。既而外廷传闻浸广，于是王伯大、吴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黄之传。其实则不然也。关孙后溺死于荣邸瑶圃池中，魏洪则自地以继关孙之后焉。当吴毅夫为相日，穆陵将建储，吴不然之，欲别立汗邸，承宣专任方甫以通殷勤。吴以罪去国。绍陵既为皇子，尝遣人俟于汗邸，欲杀之。方知之，乃自后门逃去，后为谢堂捕之，送兵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亲闻之穆陵云。

徽宗梓宫

徽宗、钦宗初葬五国城，后数遣祈请使，欲归梓宫。六七年而后许以梓宫还行在。高宗亲至临平奉迎，易缌服，寓于龙德别宫，一时朝野以为大事。诸公论功受赏者几人，费于官帑者大不赀。先是选人杨炜贻书执政李光，以真伪未辨；左宣义郎王之道亦贻书谏官曾统，乞奏命大臣取神椁之下者斫而视之。既而礼官请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仍纳衮冕翚衣于椁中，不改敛。遂从之。近者杨髡盗诸陵，于二陵梓宫内略无所有。或云止有朽木一段，其一则木灯檠一事耳。当时已逆料其真伪不可知，不欲逆诈，亦聊以慰一时之人心耳。盖二帝遗骸飘流沙漠，初未尝还也，悲哉!

成均旧规

成均旧规，后来不复可见矣。谩言所知者数则于此，亦可想见当时学校文物之盛，庶异日复古或有取焉。太学私试以孟、仲、季分为三场，或司成无暇，则并在岁晚。有公试则无私试，试为监中司成命题，就差学官充考校封录之职，不复经由朝廷。至第三日即揭晓，每十人取一，孤经则二三人亦取二名。第一等常缺。第二等谓之放等，魁当三分，第二名二分半。第三等魁二分，率从第二三取起，魁二分，第二、第三一分半，第四、第五一分三厘，余并一分。太学公试遇省试年，则在省试后二月下旬，凡引试二日（经赋一日，论策一日）。非省试年分，则随铨试后引试，系朝廷差官，士子则襕幞入试。大约七人取一，第一等缺。第二等三分，入等人数视卷人多少，约四十人取其一。第三等二分，所得人数倍第二等，约二十人取一。余约七人取一，第四、第五并一分。公试魁纵不该升补，他日登第，亦是部注教官。若三名前，例是教官。有外校次年公试中第二等，谓之入等升，又谓之正升。或外舍成校人前一年已中第三等，本年再中第三等，谓之本等升。或外舍成校定人前一年中第四等，本年中第三等，谓之进等升。若先在三而今在四，谓之退舍，不能成事。此外又有追补法。前一年或不成校，本年忽中公试第二等，名为入等。却用本年私试，二场并得；如中魁，亦当一场，谓之追升，可以陈乞追升内舍。或止中两场则无用。又前一年外校八分以止，或优本年公试，不同得失，得之升榜。若下就试者非内舍校定，以升补做内舍校定者，一年止有两试。一试中则又试两试，若一年两试俱失，谓之折脚，不复试第三试。以三试不中，则当退舍。每年二十一人，或于内有未升上舍而过省者，或有事故者，许二十一人之后分数少者，依资次来豁校。如正升内外舍人，亦用状射，某人已成事，缺新升内舍。一年无两升，纵当年上舍试入优，止理为内舍校定，不可升上舍。内舍一年无三色试，已试公试者，不许赴私试；已试私试者，不许赴公试。上舍试每三人取一人，优等十人（赋三，书二，余经各一），通榜魁十分，亚鼎各九分，余七名并八分，平等六分。内舍未有校定，本年中舍平等者，理为内校。升补上舍有三等。内舍平校试舍试平等；或内舍优校，不中上舍试；或有季无校定，试入上舍试优等，亦与随榜升补下等上舍。谓之赤脚升，其升补名字依上舍试榜资次。盖舍试压公试。内舍新升及无季人虽中舍试，只作内校分数。然舍试一中优等八分，平等六分，五名以前，又有加分，尽可赶优。或前一年已有平校，本年有平等，上舍试入两中舍试平等，已上谓之俱平，或一优一否，皆为下等上舍。谓如内舍优校人试入上舍试平等，或上舍平校人试入上舍优等，当举免省到殿。元有求免人理作升甲用，已升甲者升名，谓之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谓如内舍优校人又中上舍试优等，以优中优皆是释褐，不拘名数，先赐进士出身，谓之上等上舍，法注教官。续有此附黄甲第三人恩例，注推官，自方熙孙始。当年间有内舍优校（内优三人，当年积八分已上者，可成舍试。次年白分已上者，不可成），偶舍试当年分人多，亦止以三人为限，第四名纵积十分，亦不理。若以优中优，则谓之两优状元。其试两年一次，率在季秋，圣旨差官命极难之题，重于省试。优校赴舍试，如不中，守三年后径到殿中，平即免省到殿。平校人赴舍试，中优即赴殿。自甲子年后，上舍人多陈乞解褐出身，不到殿，应当举免解，次举免省赴殿，谓之待年。若本自免解，谓之两免相充，此学法也。或本未免解，当年实请免，谓之请免相衡，并相衡免省赴殿。国子生寄理法，国子生补入者，升补内舍，谓之寄理内舍。升补上舍，谓之寄理上舍。未许行正食，止借一日食而已。升中等、下等上舍，合后到殿者，未许到殿，直待元牒主补外方，理为正行食，及许到殿。以此牒官有请一月或半月暇者，盖欲其早成事故耳。解褐舍法，下等上舍先免解，后免省，待三年后到殿。中等上舍径到殿，或特旨径行解褐。释褐恩数成而优者，谓之状元。择日于崇化堂鸣鼓集众诸生，两廊序坐，学者穿秉立堂上，状元亦襕幞立，同舍班俟揖。揖讫，诣堂下香案前，面东南望阙谢恩，跪受敕黄，再拜。次入幕换公裳，其所换下之衣，尽为斋仆持去，以利市。再至阶上，面西北再拜谢恩。毕，与学官同舍讲拜者，再次诣忠文庙。次诣直舍，通门状谢学官，亦止称其斋学生，再拜，遂归本斋团拜。次诣诸斋谢，亦称同舍生，不书斋名。礼毕，到堂上换衫帽，与学官相见交贺。监中备酒七杯，次本斋三杯。讫，临安府差到客将，备轿马、从人、差帽，迎至祥符寺状元局。凡学夫、斋仆以次，平日趋走之人，皆以大小黄旗，多至数百面，呵喝状元，与唱名一同。遂择日谒先圣。其局钱酒支用，并天府应办。次日，谢宰执台谏，然后部中送缺，初任文林郎、节察推官，视殿试第三人恩例。谢宰相，用启事，见主司，有拜礼。太学解试与舍试无相干。太学十人取三

人，若参未满年，七人取一人，系不满年太学生。升补一请求免，已经特恩正免，又一请者亦免。曾于方州请举不改名者，谓之带胎入学，异时于学中请者亦免。在学三十年，公私试曾一中者，永免在学；曾一请后二十日永免。太学解试都魁，虽不升舍，将来在第，亦许升甲，部注教官。

光　斋

太学先达归斋，各有光斋之礼，各刻于斋牌之上。宰执则送真金碗一只，状元则送镀金魁星杯柈一副，帅漕新除，各斋十八界二百千、酒十尊。

诸斋祠先辈

太学诸斋各祠本斋之有德行者。存心斋、果行斋并祠粟斋巩丰，循理斋祠慈湖杨简，果行斋祠李绍，观化斋祠梅溪王十朋、菊坡崔与之。

学　规

学规五等。轻者关暇几月，不许出入，此前廊所判也。重则前廊关暇，监中所行也。又重则迁斋，或其人果不肖，则所迭之斋亦不受，又迁别斋，必须委曲人情方可，直须本斋同舍力告公堂，方许放还本斋，此则比之徒罪。又重则下自讼斋，则比之黥罪，自宿自处，同舍亦不敢过而问焉。又重则夏楚屏斥，则比之死罪。凡行罚之际，学官穿秉序立堂上，鸣鼓九通，二十斋长谕并襕幞，各随东西廊序立，再拜谢恩，罪人亦谢恩。用一新参集正宣讲弹文，又一集正权司罚，以黑竹篦量决数下，大门甲头以手对众，将有罪者就下堂毁裂襕衫押去，自此不与士齿矣。

太学文变

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淳厚，时人谓之“乾淳体”，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万里习《易》，自成一家，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至咸淳之末，江东李谨思、熊瑞诸人倡为变体，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之语，时人谓之换字文章，对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浇”等语，以至于亡，可谓文妖矣（此则有商量）。

两学暇日

太学上巳暇一日，武学则三日；清明太学三日，武学乃一日，殊不可晓。

学舍燕集

学舍燕集必点妓，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用斋印，明书“仰弟子某人到何处祗直本斋燕集。”专有一等野猫儿卜庆等十余人，专充告报，欺骗钱物，以为卖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与斋生一人相稔，便可借此出帖呼之。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极于无义，乃所以起多事之端也。

三学之横

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喻，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非惟京尹不敢过问，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如之何也。大全时极力与之为敌，重修丙辰监令，榜之三学，时则方大猷实有力焉。其后诸生协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至于大猷，实有题名之石，磨去以为败群之罚。自此之后，恣横益甚。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鲁港溃师之后，始声其罪，无乃晚乎！盖大全之治三学，乃惩嵩之之不敢为；似道之不敢轻治，乃鉴大全之无能为。至彭成大之为前廊，竟摭为平日之赃，决配南恩州，学舍不敢发一语，此其术亦有过人者。

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

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不可悉数。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是所不可及者，固不可以人而废也。外戚诸谢，惟堂最深崄，其才最颉颃难制。似道乃与之日亲狎而使之不疑，未几不动声色，悉皆换班，堂虽知堕其术中，然亦未如之何矣。北司之最无状者董宋臣、李忠辅，前是当国者，虽欲除之，往往反受其祸。似道谈笑之顷，出之于外，余党慑伏，惴惴无敢为矣。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而啖其厚饵，方且讼盛德、赞元功之不暇，前庑一得罪，则黥决不少贷，莫敢非之。福邸，帝父也，略不敢以邪封墨敕以丐恩泽，内庭无用事之人，外阃无怙势之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凡此数事，世以为极难，而似道乃优为之，谓之无才可乎？其所短者，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假崇尚道学、旌别高科之名，而专用一等委靡迂缓不才之徒，高者谈理学，卑者矜时文，略不知兵财政刑为何物。垢面弊衣，冬烘昏愦，以致靡烂澌尽而不可救药，此皆不学而任术，独运而讳言之罪也。呜呼！古人以集众思、广忠益为相业，真万世之名言也欤！

祠　神

太学除夜各斋祀神，用枣子、荔枝、蓼花三果，

盖取“早离了”之谶。遇出湖，则多不至“三贤堂”，盖以乐天、东坡、和靖为“落酥林”故也。可发一笑。

簿录权臣

前后权臣之败，官籍其家，每指有违禁之物为叛逆之罪。若韩侂胄家有翠毛裀褥、虎皮，及有织龙男女之衣，及有穿花龙团之类是也。近世籍贾似道，至以籍御书、龙团锦袱之类为违法。此则大不然。盖大臣之家平日必与禁苑通，往往有赐与，帝后之衣谓之御退，衣服皆织造龙凤，他如御书，必籍以龙锦，又何足为异。余妻舍有两朝赐物甚多，亦皆龙凤之物。至于御退罗帕，四角皆有金龙小印凡数十枚，亦皆御前之物，诸阁分递相馈，无足怪者。今若一切指此为违法，恐不足以当其罪，适足以起识者之笑耳。大臣误国，其罪莫大，以此为罪，死魄游魂，不得而逃。若借此以重其罪，则恐九泉有知，反得以有辞耳。昔侂胄败，捕其党于大理狱，狱吏加以不道，欲以违法诸物文致之。大理卿奚逊明其不然，曰：“侂胄首兵权，自有定罪，若欲诬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庙堂无以夺其议。

韩平原之败

韩平原被诛之夕，乃其宠姬四夫人诞辰，张功甫移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几不可起。干办府事周筠以片纸入投云：“闻外间有警，不佳，乞关阁门免朝。”韩怒曰：“谁敢如此！”至再三，皆不从。乃盥栉，取瑞香番罗衣一袭衣之，登车而往。旋即殿司军已围绕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乐部伶官皆闭置于内，饥饿三日始放去。时赵元父祖母蕲国夫人徐氏与其母安部头皆在府中，目击其事。其后斥卖其家所有之物，至于败衣破絮亦各分为小包，包为价若干。时先妣母谩以数券得一包，则皆妇人弊鞋也。方恚恨以为无用，欲弃之，疑其颇重，则内藏大北珠二十粒。盖诸婢一时藏匿为逃去之计，适仓惶遗之云耳。

马相去国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阳马公廷鸾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余疏始得请，则疾已棘矣。以暑甚病危，不可即途，遂出寓于六和塔。余受公知，间日必出问之。时公偃卧小榻，素无姬妾，止一村仆煮药其傍。尝凄然谓余曰：“吾家素贫，少年应南宫之试，止草履袱被而已。一日道间馁甚，就村居买螺蛳羹，泡蒲囊中冷饭食之，遂得此疾。既无力治药，朋友怜之者以二陈汤服之，良愈。是岁窃冒省魁。后为两制日，疾复作，医者复以丁香草果饮，亦三两服即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盖有后来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庙堂，分量极矣，过矣。今疾复作而众药不效，势无生理必矣。所恨者时事日异，无以报国，为不满耳。”因泣下数行。然贾师宪终疑其托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关访问之，其实觇之也。及见其骨立羸然，乃始惊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闻，以大观文知乡郡，以荣其归，且特赐东园秘器，以为沿途缓急之备。公即日舆疾以归，及还番阳，疾乃安，阅月而全愈。未几，以吴坚为相。是冬北军渡江，督府军溃，而国随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则位不可释，位不可释则奉玺狩北之责，公实居之。今乃以疾而归，归而疾愈，安处山林，著书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后薨。此非天相吉德，曲为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尝自著《番阳遗老传》，及门人所述年谱，备载出处之详，兹不赘云。

荔枝梅花赋

唐舒元舆《牡丹赋序》云：“吾子独不见张荆州之为人乎，斯人信丈夫。然吾观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赋》焉。荔枝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与牡丹何异，但问其所赋之旨何哉？”皮日休《桃花赋序》云：“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二序意同。《梅花赋》人皆知之，《荔枝赋》则人未有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赋》今不传，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观，其文猥陋，非惟不类唐人，亦全不成语，不善于作伪者也。

金龟称瑞

真宗东封回，至兖州回銮驿覃庆桥醽，赐辅臣、亲王、百官宴于延寿寺。有金龟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荚。丁谓以献，上命中使赍示群臣。余为儿童时，侍先大夫为建宁漕属官，廨后多草莽，其间多有此物，有甲能飞，其色如金，绝类小龟，小儿多取以为戏，初非难得之物也。鹤相善佞而欺君，乃遽指以为祥瑞，载之史册，真可发后世一笑也。

许占寺院

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众，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许占寺宇之命。今时赵忠简居越之能仁，赵忠定居福之报国，曾文清居越之禹迹，汪玉山居衢之超化。他如范元长、吕居仁、魏邦达甚多。曾大父少师亦居湖之铁观音寺，后迁天圣寺焉。

须属肾

医家之论人须、眉、发，皆毛类而所主五脏各异，故老而须白眉发不白者，脏气有所偏故也。大率发属于心气，如火气，故上生。须属肾气，如水气，故下生。眉属肝，故侧生。男子肾气外行，上为须，下为势，故女子宦人无势，亦无须，而眉发无异男子，则知不属肾也。此沈存中所记如此。余老来每掀髯，则须或易脱，每疑为肾气衰乏使然，今益知此说为信。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之称凡数人，如《史记》之郭解，前汉之严延年，唐之李绅是也。

纲目用武后年号

余向闻林竹溪先生云："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新之，盖黜之也。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周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既有帝而又有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天有二日矣，岂无窒碍？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

游阅古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钱菊泉至天庆观访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隐游宝莲山韩平原故园。山四环皆秀石，绝类香林、冷泉等处，石多穿透崭绝，互相附丽。其石有如玉色者，闻匠者取以为环珥之类。中有石徯，杳而深，泉涓涓自内流出，疑此即所谓阅古泉也。徯傍有开成五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开、钱塘县令钱华题名，道士诸葛鉴元书，镌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镌佛像及大字《心经》，甚奇古，不知何时为火所毁，佛多残缺。又一洞甚奇，山顶一大石坠下，傍一石承之如饾饤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凿一门，门上横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间皆细波纹，不知何年水直至此处。然则今之城市，皆当深在水底数十丈矣。深谷为陵，非寓言也。其余磴道、石池、亭馆遗迹，历历皆在，虽草木残毁殆尽，而岩石秀润可爱。大江横陈于前，时正见湖上如匹练然，其下俯视太庙及执政府在焉。山顶更觉奇峭，必有可喜可噩者，以足惫，不果往。且闻近多虎，往往白昼出没不常，遂不能尽讨此山之胜，故书之以谂好事之寻游者。

种竹法

尝闻九曲寺明阇黎者言种竹法云："每岁当于笋后，竹已成竿后即移。先一岁者为最佳，盖当年八月便可行鞭，来年便可抽笋，纵有夏日，不过早晚以水浇之，无不活者。若至立秋后移，虽无日晒之患，但当行鞭之际，或在行鞭之后，则可仅活，直至来秋方可行鞭，后年春方始抽笋。比之初夏所移，正争一年气候。"此说极为有理。

律文去避来

律云"去避来"之文，最为难晓。太宗尝问孔恭承曰："令文中贵贱少长轻重，各有相避，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恭承曰："此必戒于去来者，互相回避耳。"上不然，曰："借使去来相避，此义止是憧憧于通衢之大路，人密如交蚁，乌能一一相避，但恐律者别有他意耳。"余尝扣之棘寺老吏云："所谓去避来者，盖避自我后来者，以其人自后奔走而来，此必有急事故耳，故当避之也。"此语亦甚有理。

廖莹中仰药

贾师宪还越之后，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翘馆诸客悉已散去，独廖群玉莹中馆于贾府之别业，仍朝夕从不舍。乙亥七月一夕，与贾公痛饮终夕，悲歌雨泣，到五鼓方罢。廖归舍不复寝，命爱姬煎茶以进，自于笈中取冰脑一握服之。既而药力不应，而业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热酒一杯饮之。"姬复以金杯进酒，仍于笈中再取片脑数握服之。姬觉其异，急前救之，则脑酒已入喉中矣，仅落数片于衣袂间。姬于是垂泣相持，廖语之曰："汝勿用哭我，我从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岂复能自若？今得善死矣。吾平生无负于主，天地亦能鉴之也。"于是分付身后大概，言未既，九窍流血而毙。

先君出宰

先君子于绍定四年辛卯，出宰富春，九月到任。未几，值慈明太后上仙，应办梓宫，百色之冗，先子优为之，略无科扰，民称之为"周佛子"。撙节浮费，百废俱举，修建县学，一新释奠祭器，刻之于石。又重定释奠仪，重建合江驿。驿后为大阁，扁曰"清涵万象"。辟县圃，凿池建堂。适有双莲之瑞，因名之曰"合香"，取古诗"风合雨花香"之句。壬辰岁，余实生于县斋。其时李文清方闲居于邑中，其家强干数十，把握县道，难从之请盖无虚月。先人惟理自循，不能一一尽奉其命也，以此积怨得罪焉。邑有官妓曰蔡闰，为文清所盼，每欲与之脱籍而未能。一日，酒边曰："此妓某未尘忝时，已见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系籍已久矣。先子因顾蔡曰："汝入籍几何时？今几岁矣？"蔡不悟，直述所以。考之则李公登科之岁，此妓方生十年耳。李不觉面发赤，以为先子有意于相窘，其实出于无心也，于是衔之。及入台，先子已满去，乃首章见劾焉。

向氏书画

吴兴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书、名画、古物，盖当时诸公贵人好尚者绝少，而向氏力事有余，故尤物多归之。其一名士彪者，所畜石刻数千种，后多归之吾家。其一名公明者，骙而诞，其母积镪数百万，他物称是，母死专资饮博之费。名画千种，各有籍记，所收源流甚详。长城人刘瑄，字囦道，多能而狡狯。初游吴毅夫兄弟间，后遂登贾师宪之门。闻其家多珍玩，因结交，首有重遗。向喜过望，大设席以宴之，所陈莫非奇品。酒酣，刘索观书、画。则出画目二大籍，示之，刘喜甚，因假之

归，尽录其副。言之贾公，贾大喜，因遣刘诱以利禄，遂按图索骏，凡百余品皆六朝神品。遂酬以异姓将仕郎一泽公明，稛载之，以为谢焉。后为嘉兴推官，以赃败而死，其家遂荡然无孑遗矣。然余至其家，杰阁五间悉贮书、画、奇玩，虽装潢锦绮，亦目所未睹。未论画也，佳研凡数百只，古玉印每纽必缀小事件数枚，凡贮十大合。有雪白灵璧石，高数尺，卧沙，水道悉具，而声尤清越，希世之宝也。其他异物不能尽数，然公明视之亦不甚惜，凡博徒酒侣至，往往赤手攫之而去耳。景定中，其祖若水墓为贼所劫，其棺上为一槅，尽贮平日所爱法书、名画甚多。时董正翁楷为公田，分得其《兰亭》一卷，真定武刻也。后有名士跋语甚多，其精神煜煜，透出纸外，与寻常本绝异，正翁极珍之。然尸气所侵，其臭殆不可近，虽用沈脑熏焙，亦不能尽去。或教之以檀香能去尸气，遂作檀香函贮之。然付之庸工装潢，颇为裁损，所谓金龟八字云。

误书庙讳

胡石壁颖为宪日，尝出巡部。适一尉格目忘书名，胡大怒，遂批银牌云："县尉不究心职事，至于格目亦忘署名，可见无状。"追问，尉亦狡者也，遂作一状，录宪状判于前而空署字，以黄覆之。及就逮投状，胡见益怒云："汝尚敢侮我如此。"遂索元批银牌观之，则有署字，盖一时盛怒中所书，忘其庙讳也。于是径不敢问而遣之。

修史法

余尝闻李双溪献可云："昔李仁甫为《长编》，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真可为法也。"

过　癞

闽中有所谓过癞者。盖女子多有此疾，凡觉面色如桃花，即此证之发见也。或男子不知，而误与合，即男染其疾而女瘥。土人既皆知其说，则多方诡作，以误往来之客。杭人有稽供甲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独行，颇有姿色，问所自来，乃言为父母所逐，无所归，因同至邸中。至夜，甫与交际，而其家声言捕奸，遂急窜而免。及归，遂苦此疾，至于坠耳、塔鼻、断手足而殂。癞即大风疾也。

十二分野

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为疏诞。中间仅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殊不知十二州之内，东西南北不过绵亘一二万里，外国动是数万里之外，不知几中国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国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后夹漈郑渔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广，而华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国中耳。牛、女在东南，故释氏以华夏为南赡部州，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国之分野，随其所隶耳。"赵韩王尝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国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吹　霎

吹霎二字，每见刘长卿用之，作伤寒感冷意，问之，则谩云出《汉书》，然莫可考也。继阅方书，于《香芎散证治》云："吹霎，伤风头痛发热。"此必有所据也。

故都戏事

余垂龆时，随先君子故都，尝见戏事数端，有可喜者，自后则不复有之，姑书于此，以资谈柄云。呈水嬉者，以髹漆大斛满贮水，以小铜锣为节，凡龟、鳖、鳅、鱼皆以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戏具而舞。舞罢即沉，别复呼其他，次第呈伎焉。此非禽兽可以教习，可谓异也。又王尹生者，善端视。每设大轮盘，径四五尺，画器物、花鸟、人物凡千余事，必预定第一箭中某物，次中某物，次中某物，既而运轮如飞，俾客随意施箭，与预定无少差。或以数箭，俾其自射，命之以欲中某物，如花须、柳眼、鱼鬣、燕翅之类，虽极微眇，无不中之。其精妙入神如此，然未见能传其技者。又太庙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异蛇必使捕之，至于赤手拾取如鳅、鳝然。或为毒蝮所啮，一指肿胀如椽，旋于笈中取少药糁之，即化黄水流出，平复如初。然十指所存亦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寻，则以小苇管吹之，其蛇则随呼而至，此为尤异。其家所蓄异蛇凡数十种，锯齿毛身，白质赤章，或连钱、或绀碧、或四足、或两首。或仅如称衡而首大数倍，谓之饭揪头，云此种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长数尺，呼之为蛇王。各随小大以筠篮贮之，曰啖以肉，每呼之，使之旋转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颇赡，无他生产，凡所资命，惟视吾蛇尚存耳，亦可仿佛豢龙之技矣。又尝侍先子观潮，有道人负一簏自随，启而视之，皆枯蟹也。多至百余种，如惠文冠、如皮弁、如箕、如瓢、如虎、如龟、如蚁、如猬，或赤、或黑、或绀，或斑如玳瑁，或粲如茜锦，其一上有金银丝，皆平日目所未睹。信海涵万类，无所不有。昔闻有好事者居海濒为蟹图，未知视此为何如也。杜门追想往事，戏书。

马裕斋尹京

马裕斋光祖之再尹京也，风采益振，威望凛然。大书一榜，揭之客次，大意谓僚属自当以职业见知，并从公举，若挟贵挟势，及无益俪语以属者，不许收受，达者则先断客将。于是客之至者，掌客必各点检衔袖，惟恐犯令得罪。余时为帅幕，一日以公事至，见有薛监酒方叔在焉。薛虽进纳，出入福邸贵家甚稔，余因扣其何为？薛笑而不见答，觇袖间则有物焉。余指壁间文曰："奈何犯初条乎！"薛笑曰："非

惟犯初条，将并犯所戒矣。”既而速客僚属白事毕，薛出袖中函书，马公颦蹙不语。既而又出俪卷，傍观皆悚惧，而典客面无人色，谓受杖必矣。及退，乃寂然无所闻。又旬日，余复以事至，则薛又在焉。余因扣其所投何如，薛笑曰：“已荷收录矣，余袖中乃谢启也。”扣其所主，则南阳贵人也。以是知人不可无势，以马公峻峭壁立，亦不能不为流俗所移，况他人哉！

贾廖刊书

贾师宪常刻《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胜众如赤壁、淝水之类，盖自诧其援鄂之功也。又《全唐诗话》乃节唐《本事诗》中事耳。又自选《十三朝国史会要》、诸杂说之会者，如曾慥《类说》例，为百卷，名《悦生堂随抄》，板成未及印，其书遂不传。其所援引，多奇书。廖群玉诸书，则始《开景福华编》，备载江上之功，事虽夸而文可采。江子远，李祥父诸公皆有跋。《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校，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抄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然或者惜其删落诸经注为可惜耳，反不若韩、柳文为精妙。又有《三礼节》、《左传节》、《诸史要略》及建宁所开《文选》诸书，其后又欲开手节《十三经注疏》，姚氏注《战国策》、注《坡》诗，皆未及入梓，而国事异矣。

贾廖碑帖

贾师宪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损肥本褉帖，命婺州王用和翻开，凡三岁而后成，丝发无遗，以北纸古墨摹榻，与世之定武本相乱。贾大喜，赏用和以勇爵，金帛称是。又缩为小字，刻之灵璧石，号“玉板兰亭”，其后传刻者至十余，然皆不逮此也。于是其客廖群玉以《淳化阁帖》、《绛州潘氏帖》二十卷，并以真本书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则皆近世如卢方春所作《秋壑记》，王茂悦所作《家庙记》、《九歌》之类。又以所藏陈简斋、姜白石、任斯庵、卢柳南四家书为小帖，所谓《世彩堂小帖》者。世彩，廖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

济王致祸

济王夫人吴氏，恭圣太后之侄孙也，性极妒忌。王有宠姬数人，殊不能容，每入禁中，必察之杨后，具言王之短，无所不至。一日内宴后，以水精双莲花一枝，命王亲为夫人簪之，且戒其夫妇和睦。未几，王与吴复有小竞，王乘怒误碎其花。及吴再入禁中，遂谮言碎花之事，于是后意甚怒，已有废储之意。会王在邸新饰素屏，书“南恩新”三大字，或扣其说，则曰：“‘花儿王’（王墉之父，号花儿王）与史丞相通同为奸，待异日当窜之上二州也。”既而语达，王与史密谋之杨后，遂成废立之祸焉。盖当时盛传“花儿王”者秽乱宫闱，市井俚歌所唱“花儿王开者”，盖指此也。

十三故事

余试吏部，铨第十三人。外舅杨泳斋遗书贺先君，其间一联云：“第十三传衣钵，已兆前闻；若九万抟扶摇，更期远到。”盖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为知举，取范质即以第十三处之，场屋间谓之传衣钵。盖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选故耳，以此用之，最为切当。盖张时先辈笔也，时乃张武子良臣之子，昔为张功父之客云。

舞　谱

予尝得故都德寿宫舞谱二大帙，其中皆新制曲，多妃嫔诸阁分所进者。所谓谱者，其间有所谓：

左右垂手　双拂　抱肘　合蝉　小转　虚影　横影　称里　大小转撺　盘转　叉腰　捧心　叉手　打场　搀手　鼓儿　打鸳鸯场　分颈　回头　海眼　收尾　豁头　舒手　布过　鲍老掇　对窠　方胜　齐收　舞头　舞尾　呈手　关卖　掉袖儿　拂　躜　绰　觑　掇　蹬　焌　五花儿　踢　搕　刺　攧　系　搠　捽　雁翅儿　靠　挨　拽　捺　闪　缠　提　龟背儿　踏　儹　木　摺　促　当　前　勤步蹄　摆　磨　捧　抛　奔　抬　挟

是亦前所未闻者，亦可想见承平和乐之盛也。

知州借紫

故事：知州军皆例借紫鱼袋。先子为衢倅时，外舅杨彦瞻知郡，既而除工部郎官，交郡事甫毕，则自便门至倅厅相谢，则已衣绯矣。余时在侍旁，不晓所谓，先子语之曰：“盖知州则许借紫，今既满任交事，法当仍还元服故也。”因言今浙西宪亦许借紫，若圣节随班上寿，则仍元服也。独帅漕居辇下者，则虽圣节朝谒，亦许服所借耳。若元为知州军而既除本路监司者，仍旧带借，或除别路，则不可就矣。然亦莫晓立法之意也。

记方通律

《石林避暑录》载蔡州道士杨大均善医，能默诵《素问》、《本草》、《千金方》，其间药名分量皆不遗一字。因问其此有何义理而可记乎？大均曰：“苟通其义，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俪，一见何可忘也。”余向登紫霞翁门，翁妙于琴律，时有画鱼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写谱参订，虽一字之误，翁必随证其非。余尝扣之，云：“五凡工尺，有何义理？而能暗通默记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误耶？”翁叹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间义理之妙，又有甚于文章，不然安能强记之乎？”其说正与前合。盖天下之事，虽承蜩履狶之微，亦各有道也。

大父廉俭

大父少傅素廉俭，侨居吴兴城西之铁佛寺，既又

移寓天圣佛刹者几二十年。杜门萧然，未尝有毛发至官府。时杨伯子长孺守湖，尝投谒造门，至不容五马车。伯子下车顾问曰："此岂侍郎后门乎?"为之歔叹而去。时寓公皆得自酿，以供宾祭。大父虽食醋亦取之官库。一日与客持螯，醯味颇异常时，因扣从来，盖先姑婆乳母所为斗许，以备不时之需者。遂令亟去之，曰："毕竟是官司禁物，私家岂可有耶!"其自慎若此。待子弟仆甚严，虽甚暑，未始去背子鞋袜。

断 桥

完颜亮窥江之时，步帅李捧建谋，欲断吴江长桥以扼奔突。时洪景伯知平江，以为无益，奏止之。既而又有建策于常熟福山一带多凿坑阱，以陷虏马者。德祐之际，朝臣亦建议断桥于吴江者，又断北关之板桥者。呜呼！疾已入于膏肓，且投肤革之剂，亦秖取识者之笑耳，尚忍言哉!

馈送寿物

《朝野杂记》所载韩平原送寿礼物，各列之天庆观廊间，观者为之骇然。以近世观之，每有馈遗，惟恐外人之窥，何肯张皇以眩众目哉？尝闻有阃帅馈师宪三十皮笼，扃鐍极严，误留寄他家。其承受人不过赍书函及鱼钥小匣投纳而已，笼中之物虽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视平原之事，何翅万万。又记吴曦出蜀入朝，多买珍异，孔雀四、华亭鹤数十，金鱼及比目鱼等，及作粟金台盏遗陈自强者。在今观之，皆不足道，岂当时人有廉俭之风，视此已为异事。不若今人视以为常耶！抑秀岩蜀产，耳目之隘故耶!

桐蕈鳆鱼

天台所出桐蕈味极珍，然致远必渍之以麻油，色味未免顿减。诸谢皆台人，尤嗜此品，乃并舁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馔，甚鲜美，非油渍者可比。贾师宪当柄日，尤喜苕溪之鳊鱼，赵与可因造大盘，养鱼至千头，复作机使灌输不停，鱼游泳拨剌自得，如在江湖中，数舟上下递运不绝焉。余尝于张称深座间，有以活鳆鱼为献，其美盖百倍于槁干者。盖口腹之嗜，无不极其至，人乳蒸豚、牛心作炙，古今皆然也。

纵 囚

梁席阐为东阳太守，在郡有能，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后汉虞延为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徒，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因期而还。南史何胤在齐为建安太守，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依期而返。呜呼！中孚之信及豚鱼，盖非一日之积也。

赵孟桂

乙亥岁，国事将危，忽传当涂孟之缙妻赵氏孟桂见为伯颜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赍金帛与之，俾赞和议。继得孟桂回奏云："和议将成。"遂复赐手诏云："敕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难，嗣君在疚。不谓似道失信北朝，致开边衅，生灵荼毒，宗社阽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览来奏，知尔身在边方，心存宗国，且拳拳以讲信为请，自非孝顺一念，发于天性，畴克有此。得书喜幸，莫有云喻。已诏丞相遗使通问，以全两国生灵之命。尚赖尔委曲赞助，速成议和，以慰老怀。"复遣人以金帛慰之，继而寂然无报。及事定，孟桂南归霅川，盖未尝为伯颜次妻，亦未尝得诏及赐物也。盖奸人乘危造为此说，以骗脱朝廷金帛耳。问探不明，有类儿戏，国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赵忠惠与篙之妹，今为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广福寺云。

紫纱公服

近见近客章服有花纱绫绢或素纱者，或者讥笑之。余尝见《演繁露》载白乐天《闻白行简服绯》诗，云："彩动绫袍雁趁行"之句，注云："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则知唐章服以绫织花。又《旧闻证误》云："今宗室外戚之亲贵者，或赐花罗公服，宣和间又有纱公服。"然则此亦不以异也。

译 者

译者之称，见《礼记》，云："东方曰寄"，言传寄内外言语；"南方曰象"，言放象内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北方曰译"，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南蕃海舶谓之唐帕，西方蛮徭谓之蒲义（*去声*），皆译之名也。

秘 固

精力、精神、精气、精血、精明、精爽、精到、精详、精妙，皆以精为主。卫生者当谨之，苦海、爱河，狂澜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问》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又曰："凡阴阳之道，阳密乃固。"注曰："交会之要者，正在于阳气不妄泄耳。"此语余闻之谢奕修待制，云："此先公密庵平日之所受持也。"密庵名采伯，亦谢后之诸父也，天台人。

雅流自居

刘克庄云："自义理之学兴，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顾不能粗者，何欤？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此语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张氏至孝

宝庆丙戌，莆阳境内小民张氏至孝，家贫养母。尝有所适，归而母亡，张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欲丧之终其身。太守杨叔昉闻而哀之，赐以钱酒，且书其门曰："何必读书，只此便是读书；何必为学，只

此便是为学。"

五行间色

五行所主：金白，木青，水黑，火赤，土黄。然间色亦相克成，木克土，则青黄合为绿；金克木，则青白合为碧；火克金，则赤白合为红；水克火，则黑赤合为紫；土克水，则黄黑合为骝。

杓字义

杓音进，凡织前缕以杓梳，系使不乱也，出《埤仓》，见《唐韵》。近世张定叟所云则杓字，一点，三音标的，若非此杓字也。

连 架

今农家打稻之连架，古之所谓拂也。《王莽传》"东巡载耒南载耨"，注：钼也，薅去草。"西载铚，北载拂"，注：音佛，以击治禾，今谓之连架。庆历初，知并州杨偕伏所制鍕连枷，鍕简藏秘府。狄武襄以鍕连枷破侬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书》棓亦作桦及棒，又连枷也，见《玉篇》。此棓杖之棓，其字从木音，非止于击禾。又以铁为之，短兵之利便也。

正 闰

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张敬夫亦著《经世纪年》，直以蜀先主上继汉献帝。其后庐陵萧常著《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后主炎兴元年癸未，又为吴、魏载记。近世如郑雄飞亦著为《续后汉书》，不过踵常之故步。最后，翁再又作《蜀汉书》，此又不过拾萧、郑弃之竹马耳。盖欲沽特见之名，而自附于朱、张也。余尝闻徐谊子宜之言，云："立言之人，与作史记之体不同，不可以他文比也。故圣人以《秦誓》次于帝王之后，亦世衰推移，虽圣人不能强黜之。汉儒虽以秦为闰位，亦何尝以汉继周耶！若如诸公之说，则李昪自称为吴王恪之后，亦可以续唐矣。"余尝见陈过圣观之说甚当，今备录于此，云："《纲目》序例有云：'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自注其下云：'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或问《纲目》主意于朱子，曰：'主在正统。'又曰：'只是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正统。'夫正闰之说，其来久矣，甲可乙否，迄无定论。盖其论无论正统之有无，虽分裂之不一，或兴创而未成，必择其间强大者一国当之，其余不得与焉。此其论所以不定也。自《纲目》之作，用《春秋》法，而正统所在有绝有续，皆因其所建之真伪，所有之偏全斟酌焉，以为之予夺，此昔人所未及，今历考之，自周之亡，秦与列国分注而为首，此正统之一绝也。始襄王五十二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遂得正统，此正统之一续也。二世已亡，义帝虽为众所推，不得正统，特先诸国而已，此正统之再绝也。义帝亡而西楚为首，至汉高帝之五年，始得正统，此正统之再续也。王莽始建国之年，尽有汉天下矣，虽无他国亦从分注，此正统之三绝也。更始之主，虽汉子孙而为诸将所立，犹不得绍统。光武即位，乃得正统，此正统之三续也。汉献帝之废，昭烈承之，虽在一隅，正统赖以不绝。后主亡而魏、吴分注，此正统之四绝也。晋武平吴亦得正统，此正统之四续也。愍帝亡而元帝中兴，虽在江南而正统未绝，安帝为桓玄所篡，未几返正，以至恭帝禅宋而与魏分注，此正统之五绝也。自是历齐、梁、陈，魏、齐、周，南北分注，比之隋文平陈，而后得正统，此正统之五续也。隋恭帝侑废，而越王侗与唐高祖分注，此正统之六绝也。高祖武德五年乃得正统，此正统之六续也。昭宣帝为朱全忠所篡，而晋与淮南以其用唐年号，特先梁而分注，此正统之七绝也。自是历后唐、晋、汉、周，皆不得正统，可谓密矣。然正统之兼备，自三代以后，五季以前，往往不能三四，秦亡而汉高以兴，隋亡而唐高以王，正统之归吾无间。然他如秦以无君无亲，嗜杀人，隋以外戚有反相，而皆得天下，是皆始不得其正者。得其次如晋武帝袭祖父不义之业，卒以平吴一统而与秦、隋俱得正统，此其所未安也。有正者，其后未必有统，以正之所在而统从之，可也；有统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统之所成而正从之，可乎？以秦、晋及隋概之，羿、莽特其成败有不同耳，顾以其终于伪定而以正归之，殆于不可，故尝为之说曰：'有正者不必有统，非汉唐不与焉，有统者不必有正，虽秦、隋可滥数。夫有正者不责其统，以正之不可废也。有统者终与之正，是不特统与正等，为重于正矣。无统而存其正，统犹以正而存也，无正而与之统，正无乃以统而泯乎！'若曰纪事之法，姑以是提其要耳。正与不正，万世自有公论，则昔人正闰之论，犹不能一，而以是断汉、魏之真伪，吾恐犹以彼三者籍口也。何以言之？以正言之，则正者为正，不正者为僭。以统言之，则正固正也，统亦正也。今而曰朝觐狱讼皆归，便是正统，却使不得。正统如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有能以智力取天下而不以道，如秦、晋与隋者，其必以正统归之矣。庄周有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盖南北十六国，五代十国，窃钩者也；秦、晋及隋，窃国者也。彼惛惛不知，有如曹丕凭藉世恶，幸及其身，而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然世有公论在也。今以朱子正统之法，而使秦、晋及隋乃幸得之，使其尚存，其以计得者，将不以曹丕自说，而幸己之不与同传，其以力得者，将又不曰汤武之事。吾知乎，是后世无复有公论也，而可乎！夫徒以其统之幸得而遂畀以正，则自今以往气数运会之参差，凡天下之暴者、巧者、侥幸者，皆可以窃取而安受之，而枭、獍、蛇、豕、豺、狼，且将接迹于后世。为人类者也，皆俯首稽首厥角

以为事理之当然，而人道或几乎灭矣，天地将何赖以为天地乎！窃谓三代而下，独汉、唐、本朝可当正统，秦、晋与隋有统无正者，当分注。薰莸碱玉，居然自明，汉、魏之际，亦有不待辨者矣。"

奉倩象山

荀奉倩以六籍为圣人糟粕，据子贡言性与天道也。此与象山与学者言六经几个不分不晓底，子曰："贤，信得及否"数语相似，元言与顿悟本相近也。

大行

大行乃不返之辞，见《昌邑王传》韦注，平声。理宗之丧，湖州教官刘亿读祝，依《文选》注作去声，所谓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此虽谥法而实不然也。《前汉书音义》云："《礼》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谥号官也。"韦昭云："大行，不返之辞，崩未有谥，故称大行。"《谷梁传》曰："大行受大名。"《风俗通》云："夫子新崩，未有谥，故且称大行皇帝。"义两通，又见《安帝纪》注。

龙有三名

龙之名有三。龙见而雩，此谓东方七宿为苍龙。蛇乘龙，此谓岁星木精，木为苍龙，故岁星亦以龙名。并见《左传》。又《淮南子》青龙为天之贵神，即太岁异名，王莽《铜权铭》"岁在大梁，龙集戊辰"者，以岁为岁星，龙为太岁也。魏文昌《殿钟簴铭》"岁在丙申，龙次大火"，是则以岁为太岁，龙为岁星。义得两通。若《张纯传》所谓摄提之岁，苍龙甲寅，按是岁太岁而言驳（右见吴斗南《两汉刊误补遗》）。今按龙集者，岁星所集也。魏《铭》所指星也，莽《铭》乃易置为太岁。今世皆以太岁为龙集，盖名用莽《铭》而实用魏《铭》也。若《张纯传》语则叠指太岁，其误甚矣。又苍龙甲寅在东宫，此以岁在寅德与甲相值，甲位在东方故也。《王莽传》亦云："苍龙癸酉，德在中宫。"注云："癸德在中宫。"按杜钦云："戊土，中宫之部，今癸北宫而云中宫者，以癸为戊妃也。"此与《纯传》小异。《莽传》又云："今年刑在东方，是岁壬申，申刑寅，故也"。欧阳公《集古录》载隋《李康碑》云："岁在亥，大将军在酉。"公谓出于阴阳家，前史所未见。按此即张晏所谓岁后二辰为太阴者也。《抱朴子》有诸皋太阴将军之称，碑用其说。

押字不书名

余近见先朝太祖、太宗时朝廷进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初疑为检底而末乃有御书批，殊不能晓。后见前辈所载乾淳间礼部有申秘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或者以为相轻致憾，范石湖闻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韦陟五朵云是也。"岂惟是前辈简帖，亦止是前面书名，其后押字，虽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居，其后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余年事尔。

蕞　蕝

蕞蕝二字，上音祖外反，小貌；下音租税反，束茅表位，出《国语》。叔孙通为绵蕝野外。注："立竹及茅索营之，习礼仪其中也。"师古曰："蕞与蕝同，皆子说反。"然十七薛韵内只有此说，蕝字乃在十四泰，音最。木待问轮对，误读蕞尔之国作撮音，寿皇厉声曰："合作在最反读为是。"按毛晃韵十七薛出蕝蕞二字，于十三祭内，亦有一字，内蕝字下注子芮反，束茅表位，正叔孙通绵蕝之仪。《春秋传》云："置茅蕝也。"蕞字下注："《史记》礼书作绵蕞"。徐广曰："表位标准。"如淳曰："置设绵索，为习肄处，谓以茅剪植地为纂位。"又于十四泰亦出二字，皆有祖外反，别出一蕞字，祖外反，小貌也。则二音皆可通用无疑。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子，俗忌之，然不可一概论也。姑书数事于此：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举，母私举之。文长，以实告之，启父曰："不举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户损父。"文曰："受命于天，岂命于户？若受命于户，何不高其户？谁能至其户耶！"父知其贤。后封孟尝君。俗以五月恶月，故忌。（范史纪传）王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昔孟尝君以此日生，卒相齐。此儿必兴吾家，以镇恶名之。南史王凤亦以五月五日生者，父欲不举，曰："俗语举此子，长及户则自害，否则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举之。（《西京杂记》）胡广以五月五日生，本姓黄，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居人收养，及长，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而无所归，托葫芦而生也，乃姓胡名广。后登三司，有中庸之号。（《世说》）唐崔信明亦以五月五日正中时生，太史令占曰："五月为火，火为离，为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及长，博文强记，下笔成章，终秦川令。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近世省吏翁应龙亦以五月五日生，后受极刑。屈原则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其时，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续齐谐记》）孝女曹娥，其父以汉安二年五月五日溯涛迎神溺死，娥年十四，乃号泣十七日，投江而死，三日后与父尸俱出。（《东汉列女传》）

度宗祔庙无室

太庙自宣、僖、翼、顺四祖为祧，别于太庙西上为祧殿以奉之，与大庙诸室并同列，而各门以隔之。自太祖以下至理宗为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东，已无所容，乃外辟东庑以处之，亦不祥矣。

徐留登第

留忠斋梦炎、徐经畋霖在衢校，俱受之于俞教任礼。俞善濮斗南，俞以二人属之，徐魁南宫，留亦中选。每同诣濮，又同寓邸，而徐日湎于酒，无所闻知。时穆陵书“后乂”“克艰”二语以锡丞相史嵩之，谢表及记，皆濮所为。留刺知之，不以语徐，遂以自拟对策，遂冠多士云。

私取林竹溪

林竹溪希逸字肃翁，又号鬳斋，福清人。乙未，吴榜由上庠登第，凡三试，皆第四。是岁真西山知举，莆田王迈实之亦预考校。西山欲出《尧仁如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实之云：“题目自好，但矮些个。”西山默然。林居与王隔一岭，素相厚善，省试前，林衣弊衣邀王车，密扣题意。王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要以《西铭》主意，自第一韵以后皆与议定，首韵用三极一家次韵云：“大圣人之立极，合天下为一家”，四韵尧宅禹宫，大铺叙《西铭》。至是西山局于无题可拟，乃谓实之曰：“日逼，无题奈何?”王以位下辞避，西山再四扣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题进，并题韵之意大略，西山击节。至引试日，题将揭晓，循例班列拈香，众方对越，闻王微祝云：“某誓举所知，神其鉴之。”是时乡人林彬之元质亦在试中，上请，以乡音酬答，亦授以意，亦预选云。

吴益登对

吴益为院辖官日，因轮对上殿，理宗忽问曰：“白鹿之功，何如淮、淝?”奏曰：“不同。”又问所以不同，奏曰：“淮、淝之功，成于已济。”上首肯之。贾师宪以此喜之。

朱王二事相同

朱元晦平生议论，前无古人，独庙议以僖祖东向及社仓祖述青苗二事，与王介甫正同，殊不可晓。庙议见《中庸或问》及宋祁《祖宗配侑议》(《文鉴》卷百五)，元晦以东向之说出于韩退之《禘祫议》，殊非公论。南史臧焘驳郑元以二祧为文、武之谬，其语甚切，当并考之。

方　珠

横塘人褚生以右科官与贾巨川涉有旧，初为扬州一令，有妻，又赘于一宗姓之家。既而挟其资以逃，因遭褫剥，夤缘复官，既得廉州，蓄徒二百，专事采珠。有舶商得方珠，褚知之，因矫朝命，籍而取之。经司风闻，复遭废停，已过满半年，后至者挤之，遂饮酖而殂。方珠者竟莫知所在(且珠者贵圆，贵色，贵大，如珠不圆，更无色，何足贵)。

张约斋佣者

张约斋甫初建园宅，佣工甚众。内有一人，貌虽瘠而神采不凡者，张颇异之。因讯其所以，则云本象人，以事至京，留滞无以归，且无以得食，故不免为此。张问其果欲归否?答曰：“虽欲归，奈无路途之费。”张曰：“然则所用几何?”遂如数周之。旦去，不复可知其如何也。未几，张以罪谪象州，牢落殊甚。一日，忽有来访者，审则其人也。于是为张营居止，且贷以资，使为生计，张遂赖以济。后张殁于家，其人周其葬，事毕亦莫知所在。

禁男娼

书传所载龙阳君、弥子瑕之事甚丑，至汉则有籍孺、闳孺、邓通、韩嫣、董贤之徒，至于傅脂粉以为媚。史臣赞之曰：“柔曼之倾国，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闻东都盛时，无赖男子亦用此以图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赏钱五十贯。吴俗此风尤盛，新门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以之求食。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府有不男之讼，则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甚于此，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岂以其言之丑故耶?

赵春谷斩蛇

赵暨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兴建佑圣观，敛民财甚多。未几，詹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之诣祠如故，特太守不复往。赵孟奎春谷始至，以典祀亦往致敬。已而得堂帖，从前守陈蒙所申，命加毁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黄冠遇大蛇于道，谓神所凭，率民以祷，曰：“果神也，盍诣郡。”遂以蛇至倅厅，以白郡。赵曰：“此妖也。”以黄冠为惑众，械系于狱，继取蛇贮以大缶，加封闭焉。三日狱成，黄冠坐编置，而戮蛇于市，人咸壮之。

三山诏岁举送

三山旧例诏岁试，每场两日，帅于谯楼揖士，盖贡院在楼之内也。楼头赞揖，士子同应，声如奔雷者，无虑数万。杂以市人群不逞旗号，纷然抢案占廊，奔突可(此下有缺文)。

续集上

罗　椅

罗椅字子远，号硐谷，庐陵产也。少年以诗名，高自标致，常以诗投后村，有“华裾客子袖文过”之句，知其为巨富家子也。壮年留意功名，借径勇爵，捐金结客，驰名江湖。时方向程朱之学，于是尽弃旧习而学焉。然性理之学必须有所授，然后名家，于是

尊饶双峰为师。时四方从之者数百，类多不能文之人。子远天资素高，又济之以性理之学，竟为饶氏高弟，其实欲盖陶猗之名也。未几，以李之格荐登贾师宪之门。久之，贾恶其不情，心薄之。时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贾往维扬，依赵月山（日起），遂青鞋破褙、蓬头垢面，俨然一贫儒也。月山得其衔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宾主极相得。未几，师宪移维扬，月山仍参阃幕。一日话间云："儿辈近得一师，善教导，盖庐陵罗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贫可念也。"师宪先廉知为子远，绐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极难得，愿见其人。"月山遂拉子远出见之，师宪为之绝倒。月山茫然问所以，师宪曰："此江西罗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于我辈，执事高明，乃为所欺耶！"月山甚惭。子远知踪迹已露，遂告别而去。既而登丙辰第，以秉义郎换文林，为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闻其来，先怀轻侮之意，乃至首讲《中庸》，亹亹可听，诸生乃无语。及宰赣之信丰，登畿为提辖榷货务，贾师宪既知其平生素诡诈，不然之，久而不迁。至度宗升遐，失于入临，于是台评论罢而去。饶双峰者，番阳人，自诡为黄勉斋门人，于晦庵为嫡孙行。同时又有新淦董敬庵、韩秋岩，皆为双峰门人，子远与之极相得，互相称道。及世变后，道学既扫地，董、韩再及门，则子远不复纳之矣。董、韩亦行怪者，俱不娶。双峰死，二君匍匐往哭，缟素背负木主。每夕旅邸辄设位奉木主哭临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抚州，黄东发震时为守，津吏报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异，不知何人？"东发闻之，即往迎之，亦制服于郡厅设位，三人会哭，俱称先师之丧。及自石洞回，东发聘董为临汝堂长，书币极厚，留韩郡斋。盖一时道学之怪，往往至此，时人有言云："道学先牌人欲行。"董敬庵，淦之浮薄者，乡人呼为董苟庵。韩自诡为魏公之裔，僻居蔀屋，而榜帖则必称本府。常语朋友云："先忠献王勋德在国史，先师文公精神在《四书》，诸贤不必对老夫说功名、说学问。"以此往往为后生辈所讥云。

大打围

北客云："北方大打围，凡用数万骑，各分东西而往，凡行月余而围始合，盖不啻千余里矣。既合，则渐束而小之，围中之兽皆悲鸣相吊。获兽凡数十万，虎、狼、熊、罴、麋鹿、野马、豪猪、狐狸之类皆有之，特无兔耳。猎将竟，则开一门，广半里许，俾余兽得以逸去，不然则一网打尽，来岁无遗种矣。"又曰："未猎之前，队长去其头帽，于东南方开放生之门。如队长复帽，则其围复合，众始猎耳，此亦汤王祝网之意也。"

水竹居

薛野鹤曰："人家住屋，须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此说甚奇。

宋彦举针法

赵子昂云："北方有宋彦举者，针法通神，又能运气，谓初用针即时觉热，自此流入经络，顷刻至患处，用补泻之法治之，则病愈而气血流行矣。"

刘汉卿郎中患牙槽风，久之颔穿，脓血淋漓，医皆不效。在维扬有邱经历，益都人，妙针法，与针委中及女膝穴，是夕脓血即止，旬日后颔骨蜕去，别生新者。其后张师道亦患此证，亦用此法针之而愈。殊不可晓也。邱尝治消渴者，遂以酒酵作汤饮之而愈，皆出于意料之外。

委中穴在腿脉中，女膝穴在足后跟，俗言丈母腹痛灸女婿脚后跟，乃舛而至此，亦女膝是也。然《灸经》无此穴。又云女须穴。

华夷图石

汴京天津桥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华夷图》，山青水绿，河黄路白，粲然如画，真异物也。今闻移置汴京文庙中，作拜石。（伯几、月观皆云）

缙云叶医

括之缙云有叶医，挟术颇精。一夕，忽梦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盖有数，若南人恃北势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无赦。赵某者昔在福州日，杀人至多，获罪于天，今使之得暗疾而死。或以谷二石、酒二斗、鸡四只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逃也。然于次日必有叶氏亦以此数相偿，且有重获也。"既觉，惴惴然遂往庙中炷香。甫归家，而赵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辞以疾，不往。次日，叶府召医，疾愈，以物酬谢，乃鸡、酒、谷如梦中之数。收功获谢，而赵则殂矣。（叶蓬潜云）

洪　渠

高疏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黠过人。一日，歌《真珠帘》词，至"病酒情怀犹困懒"，使之演其声若病酒而困懒者，疏寮极称赏之。适有客云："卿自用卿法。"高因视洪云："吾亦爱吾渠。"遂与脱籍而去，以此得啧言者。

插花种菊

春花已半开者，用刀剪下，即插之萝卜上，却以花盆用土种之，时时浇溉，异时花过则根已生矣。既不伤生意，又可得种，亦奇法。（沈草庭云）梅雨中，旋摘菊丛嫩枝插地下，作一处，以芦席作一棚，高尺四五，覆之。遇雨则除去以受露，无不活者，且丛矮作花可观，上盆尤佳。

大野猪

北方野猪大者数百斤，最犷悍难猎。每以身揩松

树，取脂自润，然后卧沙中，傅沙于膏。久之，其肤革坚厚如重甲，名带甲野猪，虽劲弩不能入也。其牙尤坚利如戟，马至则以牙梢之，马足立伤，虽虎豹所不及也。又云：猎犬之良者最畏狐，盖狐善以秽气薰犬，目即瞽，故猎者凡见狐必收犬，盖恐为所损也。（胡德斋）

天花异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来，日光中有若柳絮，又如雪片者，飞舞乱下，人皆哄传以为天花。迨至初四日大雷雨，飞雹大者如当三钱，始知连日所谓天花者，即雪也，及飞下则以为雹耳。盖小片半空已化于烈日，中大者乃乘风而坠耳。继闻沈氏失冰一窨，次日，王子才自越来，则知越中端午日大雹，西廊门冰亦失其半。按宁宗嘉定甲戌九月朔，日食之，既，日傍有星见，及有飞片如雪母之状自天飘下，今之天花殊类此也。

西域玉山

刘汉卿尝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每雨过，山泥净尽，数百里间皆玉山相照映，碧淀子皆高数尺，岂所谓琅玕者耶？

灵寿杖

又云：灵寿杖出西域，自黄河随流而出，不知为何木？其轻如竹，而性极坚韧。又有赪柳，色如红玉，亦可为杖，能辟雷，每雷作时，杖头皆有火光，殊不可晓。又有大桃核如升，可以破而为碗，皆自黄河流下，不知何国物也？

改安吉州

或言湖州以潘丙之事，改名安吉州，乃寓潘丙二字，史相之狡狯也。

二王入闽大略

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陈丞相宜中与张世杰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苏刘义，杨亮节、张全挟二王及杨、俞二妃行，自渔浦渡江，继而杨驸马亦追及之。至婺，驸马先还，二王遂入括。既而陈丞相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于福州治立益王（即吉王，方八岁），改元景炎。立之日，众方立班，忽有声若兵马至者，众惊甚，久乃止。益王锐下，一目几眇。是岁大军至，遂入广州，至香山县海中，大战而胜，夺船数十艘。继而北军再至，遂致败绩，益王堕水死。陈宜中自此逃去，竟莫知所之。继又至雷州，驻硇洲（属雷州界），立广王（后封卫王，俞妃所生），貌类理宗。即位之日，有黑龙见，两足一尾，改号祥兴。至己卯岁二月，北军大至，战于崖山。初以乏粮，遣心腹赍银上岸籴米，至是众船出海口迎战，而所遣者未还。张世杰云：“若弃之而去，后来何以用人？”遂决计不动。遂决战，自晓至午，南北皆倦，欲罢。平日潮信凡两时即退，适此日潮终夕不退，北军虽欲小退，而潮势不可，遂死战。南军大溃，王及枢密使陆秀夫（字君实）、杨亮节皆溺海而死焉。时二月六日也。此役也，皆谓苏刘义实著忠劳云。（姜大成云）

海船头发

澉浦杨师亮航海至大洋，忽天气陡黑，一青面鬼跃入舟中，继有一美妇人至，顾左右取头发。舟人皆辞以无。妇人顾鬼自取之，即于船板下取一笼，启之，皆头发也。妇人拣数束而去。

海神擎日

扬州有赵都统，号赵马儿，尝提兵船往援李璮于山东。舟至登、莱，殊不可进，滞留凡数月。尝于舟中见日初出海门时，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纯碧，头顶大日轮而上，日渐高，人渐小，凡数月所见皆然。

戊子地震

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岁冬十月二十四日丙子，夜正中，地大震。始如暴风驾海潮之声自西南来，鸡犬皆鸣，窗户磔磔有声。继而屋瓦皆摇，势若掀箕。余初闻是声大惊，以为大寇至，惧甚，噤不敢出息。继而觉卧榻撼如乘舟迎海潮，始悟为地震也。远近皆喧呼，或以为火，凡两茶顷，甫定。次日，亲朋皆相劳问，互言所闻。至十一月初九日庚辰辰时又震。余向于庚子岁侍先子留富沙，曾经此变，乃晡时，杭、霅则在二鼓后，此理不可晓。

江西术者奇验

咸淳甲戌之春，余为丰储仓，久以病痁不出。忽闻贾师宪丁母忧而出，凡朝绅以至京局，皆往唁奠，送之江干。同官曾昭阳来问疾，因及此事，云：“师宪旦夕必再来。”余曰：“此公请归之章凡十余，今适有此，必不复来矣。”曾曰：“江西一术者其言极神，前日来，尝扣之，云：‘此人不出今岁必再来，尚可洗日一番。然自此以往，凶不可言矣’。”余深不以为然。至秋，度宗升遐，继而有溃师亡国之祸，果如其言。惜当时不曾扣问术者姓名也。

天　裂

咸淳癸酉十月，李祥甫庭芝自江陵被召至京口。一日午后，忽见天裂，见其中军马旗帜甚众，始红旗，继而皆黑旗，凡一茶顷乃合，见者甚众。（赵德润）

李醉降仙

应山在淮阃日，吕少保荐一术士能降仙，豪于饮，号曰李醉，施州人。凡有所祷祈，令人自书一

纸，实卷之。以香一片，令自祈祷，且自缄封、书押，并金纸一百焚于香炉中。然后索酒痛饮，多至四五斗，乃浓墨大书，或草，或画卦影，或赋词诗之类，多至数十纸，皆粲然可读。其答所问，往往多验。一日应山密书以扣襄、樊之事，醉后大书十字云："山下有朋来，土鼠辞天道。"每字径尺余。至甲戌岁，度宗升遐，解者谓度宗庚子生，纳音属土，所谓土鼠者耶。（德润）

海　井

华亭县市中有小常卖铺，适有一物，如小桶而无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数年，未有过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见之，骇愕，且有喜色，抚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狙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缗。商嘻笑偿以三百，即取钱付驵。因叩曰："此物我实不识，今已成交得钱，决无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宝也，其名曰海井。寻常航海必须载淡水自随，今但以大器满贮海水，置此井于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闻其名于番贾，而未尝遇，今幸得之，吾事济矣。"

狗畏鼻冷

狗最畏寒，凡卧必以尾掩其鼻，方能熟睡。或欲其夜警，则剪其尾，鼻寒无所蔽，则终夕警吠。

凿井法

北方凿井动辄十余丈深，尚未及泉，为之者至难。或泉不佳，则费已重矣。后见一术者云："凡开井必用数大盆，贮水置数处，俟夜气明朗，于盆内观所照者星光何处最大而明，则地中必有甘泉也。"试之屡验。（伯机）

重　窖

自兵火以来，人家凡有窖藏，多为奴仆及盗贼、军兵所发，无一得免者。独闻一贵当家，独有窖藏之妙法，须穿土及下，置多物讫，然后掩其土石，石上又覆以土，复以中物藏之，如此三四层，始加甃砌。异日或被人发掘，止及上层，见物即止，却不知其下复有物也，多者尽藏于下。此说甚奇。

日形如瓠

范元章闻之本心翁，谓曾见钱浩达可云："戊子十月内，早出郭，日初出，略无精光，其形如瓠。既而变方，乃就圆，殊不可晓也。"

叶李遭黥

叶亦愚上书后，朝廷捕之甚急。遂祷之霍山张王庙，是夕梦一白衣裹帽人，指庭下一鸡为蛇所缠，牢不可解。其后有黥而王之，验二物，已酉合也。

地连震

绍定戊子八月初三日二鼓，雷雨之声自东北来，地遂震，四鼓再震。九月十三日夜又震。谢密庵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地震者五，今连及三震焉。"其后嘉熙庚子地震，戊子岁十月地震，十一月又震，却一甲子矣。

蜀人不浴

蜀人未尝浴，虽盛暑不过以布拭之耳。谚曰："蜀人生时一浴，死时一浴。"

梅无仰开花

杜南谷云："梅花却无仰开者，盖亦自能巧避风雪耳。"验之信然。

栅沙武口

北军未渡之时，守把统制官王顺欲栅沙武口及沌口。以此二处江水极深，难于用工，遂用披搭敝舟百余只，载沙石沉之。继以石篰土囊压下，就用樯竿打为桩栅，不两日即办。盖长江之险，此二处最为要害故也。夏贵乃以为不然，遣人尽去桩栅，欲纵北船入口，然后与战。顺极以为忧，请披搭船三百只，左右前后皆置棹。先棹以迎之，俟彼船出口子，即以铁猫儿胃定，复回棹拽其船以归。盖口子既小，自不容并进，不过尽入吾阱中乃已。夏老复忌其功，不以为然。及北船尽出之后，散漫大江之中，守兵仅能与未去口子者相拒，而余舟皆已飞渡浒、广矣。

李仲宾谈鬼

李仲宾衎父少孤贫，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逾邻寺颓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余步，忽迷失故道。但见广沙莽莽，非平日经行境界，心甚异之。举头见日色昏，犹能认大悲阁为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阁以寻归路。忽见一壮夫，白带方巾，步武甚健，厉声问往何方。方错愕间，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为鬼物，然犹踉跄相向，李复以拳仆之，随仆随起者十余次，其人遂似怒而去。既稍前，则无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将甘心焉。然路所必经，执不容避，忽记腰间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颈，铿然有声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见，而异境亦还元观。乃私识其处而归。家人见其神采委顿，问之，则不能语。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数人往访其处，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启其石下，乃智井，井中皆枯骸也。询之盖亡金兵乱中死者，遂函其骨迁瘗他所，后亦无他。

大兴狱鬼

仲宾又云："向在燕为太常令史，太常官廨向为

大兴狱，闻有物怪，往往能杀人。时年少气壮勇，方秋初，一夕守宿官舍，一仆自随，亦以暑甚出外舍，遂独据炕酣寝。至夜半，忽房门轧然有声而开，惊觉，则胸间愤闷，若压气不苏醒。极力微开目，见一人，黑色，乘微月率率有声而前，既进复退。于是恐甚，极力瞠目起坐，则房门未尝启也。顷之，其人复来，思有以御之。适无他物，仅有皮靴一双于其前，俟其稍近，以靴掷之，划然有声如雉鸣，用手斜拉窗眼而去。至晓观之，其手拉窗处，每窗眼皆圆窍数十，破处皆如一纸，虽破而不脱，竟不知为何怪也？"

梨 酒

仲宾又云："向其家有梨园，其树之大者，每株收梨二车。忽一岁盛生，触处皆然，数倍常年，以此不可售，甚至用以饲猪，其贱可知。有所谓山梨者，味极佳，意颇惜之，漫用大瓮储数百枚，以缶盖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则忘之。及半岁后，因至园中，忽闻酒气熏人，疑守舍者酿熟，因索之，则无有也。因启观所藏梨，则化而为水，清冷可爱，湛然甘美，真佳酝也，饮之辄醉。回回国葡萄酒止用葡萄酿之，初不杂以他物。始知梨可酿，前所未闻也。

四明延寿寺火

四明延寿寺，在城大刹也。三十年前，僧良月溪者为知客，一夕梦本寺所奉四明尊者告之曰："三十年后，当使瓦砾化为黄金。"适符吉梦。至明年，己丑正月初四日，乃四明尊者忌辰，作会。次日，戴觉民家火作，延燎寺中，一椽不留，其应乃如此。先是一月前，有汪氏子名信道者，梦其祖宗云："火灾当起于汝家，吾力告免于神，今已得一同姓名者代矣"。及火作，乃起于戴氏阍人汪信之家，与信道仅有一字之异。所毁几万家，凡壬午年火所不及者，皆不得免，其新旧界址截然，若有神所司者，此尤可怪云。

合乐谐和

尝闻梨园旧乐工云："凡大燕集乐初作，必先奏引子。谓如大石调，引子则自始至终，凡丝竹歌舞，皆为大石调。直至别奏引子，方随以改为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然或用工字，然必须众乐皆然，是谓谐和。或有一时煞尾参差不齐，则谓之不和，必有口舌不乐等事。前后验之，无不然者。以此推之，则乐之关乎治乱，为不诬矣"。

盗马踏浅

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阃遣无鼻孔回回潜渡江北盗马，或多至二三百匹。其后遂为所获，遂扣其渡江踏浅之处，乃自阳罗堡而来。于是大江可涉地，北尽知之，遂由其处而渡焉。

于阗玉佛

伯颜丞相尝至于阗国开省。于其国中开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胳，已即贡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一十七步（即长八尺五寸也），以重不可致。

狗 站

伯机云："高丽以北地名别十八（华言乃五国城也），其地极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来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车往来，悉用四狗挽之，其去如飞。其狗悉谙人性，至站亦破狗分例，稍不如仪，必至啮死其人。"

姨夫眼眶

㡌（音望）令史河间人，其妻常为白衣男子所据，来则痛饮，然后共寝。㡌不胜其忿，于是仗利刃伺于床下。既而果来，拥妇剧饮，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备，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矫捷如飞，因逆刃枪杀之。堕地化为霜毛白鼠，身长五尺许，双目烂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径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余，北人戏名曰"姨夫眼眶"。盖北人以两男子共狎一妓，则呼为姨夫，故以为戏云。（伯机）

偏僻无子

施仲山云："士大夫至晚年多事偏僻之术，非惟致疾，然不能有子。盖交感之道，必精与气接，然后可以生育。而偏僻之术必加系缚之法，气不能过，是以不能有子也。爱身者当慎之！"

琴应弦

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三与六、四与七为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动之妙。（紫霞翁）

治物各有法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后再入窑烧之，永不复脱。凡玉工描玉用石榴皮汁描之，则见水不去。垒珠相思子磨汁缀之（白芨亦可），则见火不脱。凡事皆有法。

金凤染甲

凤仙花红者用叶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涤不去，可经旬，直至退甲，方渐去之。或云此亦守宫之法，非也（今老妇人七八旬者亦染甲）。今回回妇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猫狗为戏。

杭城食米

余向在京幕，闻吏魁云："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

开庆六士

陈宜中、曾唯、黄镛、刘黻、陈宗、林则祖，皆以甲辰岁史嵩之起复上书，倡为期之论。一时朝绅如卢越、徐霖、元杰、赵无堕皆和之，时人号为"六君子"。既贬旋还，时相好名，牢笼宜中为伦魁，余悉擢巍科，三数年间皆致通显。然夷考其人平日践履，殊有可议者，然同声合党，孰敢撄其锋。郭方泉闻在台日，尝疏黄镛之罪，因论虚名之弊。时宜中在政府，黻在从班，竞起攻之，闻为之出台。及镛知卢陵，文宋瑞起义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既而北兵大入，则如黄、如曾数公，皆相继卖降。或言其前日所为皆伪也。于是有为之语云："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宋之云亡，皆此辈有以致之，其祸不止于典午之清谈也。"

范元章梦

范元章向在魏明己馆中。尝赴省试，梦至大宫殿，手执文书，历阶而上。自顾其身则挂绿衣，既而有衣皂褙者亦欲进，为左右所却，以为无绿衣而不可进。范遂脱所衣绿袍与之，其袍内乃着粉青战袍，旁有嘲之者，答云："无笑！此乃银青袍也。"及寤，虽喜衣绿之吉，又有脱袍之疑。既而中第，辞魏氏馆，继之者乃蜀人税某也。次举亦第，于是脱袍之征已验。独不晓银青之说，然自喜以为此必异时所至之官也。临安盐仓批满，则谢堂实尹京，其衔乃银青光禄大夫，时事已异，仅止于此。是以知人生皆有分定，不容少有侥幸也。

福王婚启

福王之子娶全竹斋少保之女，婚书一联云："依光蓟北，苟安公位之居；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有味也，时福王为平原郡公。

雷 雪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分，余送女子嫁吴氏至博陆。早雪作，至未时电光，继以大雷，雪下如倾，而雷不止，天地为之陡黑，余生平所未见，为惊惧者终日。客云："记得《春秋》鲁隐公九年三月，三国吴主孙亮太平二年二月，晋安帝元兴三年正月，义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变。"未及考也。

医 术

吾乡医者庞良臣、良才兄弟二人，指上颇明，最是暗记诸药方，不差分毫，为难能也。永嘉术者陈独步瞽而善记，每有客自外来，闻其声即知其为何人也，诵言一别，今几何岁矣，台庚乃某年某月日时者乎，略无一差。吾乡张神鉴亦瞽而善记，胸中所储无虑数万。每谈一命，则旁引同庚者数十，皆历历可听。又有张五星亦瞽而慧，善辨宝玉，此犹是暗中摸索。至于能别妇人妍丑，闻其声欬，扣问数语，即知其人美恶情性。赵信国丞相专俾置姬妾并玉器云。

湖 翻

庚寅五月连雨四十日，浙西之田尽没无遗，农家谓尤甚于丁亥岁，虽景定辛酉亦所不及也。幸而不没者，则大风驾湖水而来，田庐顷刻而尽，村落名之曰"湖翻"。农人皆相与结队往淮南趁食，于太湖买舟百十余，所载数千人同往。甫至湖心，大风骤至，悉就溺死。又有千余人渡杨子江，济者同日亦沉于江。净慈、灵隐皆停堂，客僧数百皆渡江还浙东。内四僧偶别门徒，至中途忘携雨具，还取之，至江干则渡舟解维矣。方怅然自失，舟至中流，亦为风浪所覆，四僧幸而得免。岂非所谓劫数者耶！

回回沙碛

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每以盐和面作大脔，置橐驼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盐面之气沾濡，庶不致饿死。人则以面作饼，各贮水一榼于腰间（或牛羊浑脱皮盛水置车中），每日略食饵饼，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则饮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

短 蓬

杨大芳尝为明州高亭盐场。场在海中，或天时晴霁，时见如匹练横天，其色淡白，则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蓬"，亦蜃气之类也。

子山隆吉

梁栋，字隆吉，镇江人，登第，尝授尉，与莫子山甚稔。一日，偶有客访子山，留饮，作菜元鱼为馔，偶不及栋，栋憾之，遂告子山尝作诗有讥讪语，官捕子山入狱。久之，始得脱而归，未几病死。余尝挽之云："秦邸狱成杯酒里，乌台祸起一诗间。"纪其实也。后十年，栋之弟投茅山许宗师为黄冠，许待之厚。既而栋又欲挈妻孥而来，许不从，栋遂大骂之。许不能堪，遂告其曾作诗云："浮云暗不见青天，"指以为罪。于是捕至建康狱，未已病死。此恢恢之明报也。

蹇材望

蹇材望，蜀人，为湖州倅。北兵之将至也，蹇毅

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锡牌，镌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银二笏凿窍，并书其上曰："有人获吾尸者，望为埋葬，仍见祀，题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银所以为埋瘗之费也。"日系牌与银于腰间，只伺北军临城，则自投水中，且遍祝乡人及常所往来者。人皆怜之。丙子正月旦日，北军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谓之溺死。既而北装乘骑而归，则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乡曲人皆能言之。

船 吼

甲戌岁，越中荣邸两舫舟忽有声如牛吼，移时方止，俗谓之船吟，不祥之征也。未几，有透渡之祸。庚寅岁十一月朔，西兴渡以舟子不谨，驱趁渡人上沙太早，既而潮至，趋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时王筱竹、孙小隐同问渡，目睹其事，以钞一锭命舟，仅救三人。孙遂以事白省，遂断两监渡官各一百七下，梢人则处典刑，以谢溺者。既而渡口之舟复大吼，岂溺者有知而然邪!

古狱塔灯

武林右司理院昔为僧寺，有大石塔在焉。风雨阴晦之夕，或现一灯于上，则府主必移易狱有故。甲戌岁，范元章摄右狱日，亲见之。此灯或多至六灯，两两相并于塔之半，其色淡红而微青，凡数见之。

成都恶事

魏明己之侄有六直阁者，云少年在成都，时方承平，繁盛与京师同。一日入酒肆中坐，觉桌下有所遗物如钥匙之状，极其光莹，俱各不等，凡数十枚，莫晓其为何物，姑收置之佩囊中。因游狭斜，至深夜方归，忽有三四少年揖于道旁，为礼甚恭，然皆平生素昧者。力邀于酒肆中，坚辞不可，酒再行，乃出向所得如钥之物见还，云："某辈不知先生在此，辄犯不韪，兹谨纳还，然所愿受教于明师。"魏闻其言，略不知所谓，亦不知此为何物，亦莫知缘何为其所取。辞以偶尔得之，初不知为何用。而众犹不信，久而乃散。及扣黠者，则知此物探囊胠箧之具，此数辈适得之于魏，疑其为高手盗也，欲师之耳。魏惧贾祸，亟毁弃之，久而不敢出市云。(范元章)

冯妇搏虎义

《孟子》冯妇搏虎一章，有以"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为断句，"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与前段相对，亦自有义。

盐养花

凡折花枝，捶碎柄，用盐筑，令实柄下满足，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开花作叶，不可晓也。

文山像赞

有传邓光荐赞文山像云："目煌煌兮，疏星晓寒。气英英兮，晴雷殷山。头碎柱而璧完，血化碧而心丹。呜呼！谁谓斯人不在世间。"(祝静得)

王茂林立子

王克谦号茂林，无子。后知永嘉，命立修竹为子，时已二十，乃戊戌生，本姓林氏，正合茂林二字，非偶然也。

回回送终

回回之俗，凡死者专有浴尸之人，以大铜瓶自口灌水，荡涤肠胃秽气，令尽。又自顶至踵净洗，洗讫，然后以帛拭干，用纻丝或绢或布作囊，裸而贮之，始入棺敛。棺用薄松板，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尸秽水则聚之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谓之招魂。置桌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饭，四十日而止，其棺即日便出瘗之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凡赁地有常价，所用砖灰匠者，园主皆有之，特以钞市之。直方殂之际，眷属皆剺面，捽披其发，毁其衣襟，躄踊号泣，振动远近。棺出之时，富者则丐人持烛撒果于道，贫者无之。既而各随少长，拜跪如俗礼，成服者，然后咶靴尖以乐，相慰劳之，意止令群回诵经。后三日，再至瘗所，富者多杀牛马以飨其类，并及邻里与贫丐者。或闻有至瘗所，脱去其棺，赤身葬于穴，以尸面朝西云。(辛卯春，于瞰碧目击其事)

接待寺

杭之北关接待寺，寺额乃吴傅朋书"敕赐妙行之院。"初扁甚小，其后展而大之，殊乏书体。其右庑有古观音殿，亦傅朋书，极佳，观音铜像高丈余，唐物也。其一壁作水波，有汹涌势，若毗陵太平寺之类，外有给库石碑立于侧，其文乃铦朴翁撰，姜尧章书。伽蓝神左相公，不知何代人？寺乃淳熙间喻弥陀开山，常施水饭僧于此，有大石井尚存，其深六丈，泉极清洌。喻有塔幢在法堂之左，题云："斋三百万僧喻弥陀之塔云。"

天雨尘土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黄雾四塞，天雨尘土。人人鼻皆辛酸，几案瓦垅间如筛灰。相去丈余，不可相睹，日轮如未磨镜，翳翳无光采，凡两日夜。是夜二鼓，望仙桥东牛羊司前居民冯家失火，其势可畏。凡数路分火，沿烧至初七日，势益盛，而尘雾愈甚，昏翳惨淡，虽火光烟气皆无所睹。直至午刻方息。南至太庙墙，北至太平坊南街，东至新门，西至旧秘书省前；东南至小堰门吴家府，西南至宗正司、吴山上岳庙、皮场星宿阁、伍相公庙，东北至通和坊，西北至旧十三湾开元宫门楼，所烧逾万家。至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汉成帝建始元年，后周宣帝，陈后主中皆有黄雾之变。"未及考也。

宋江三十六赞

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壹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

呼保义宋江

不假称王　而呼保义　岂若狂卓　专犯讳忌

智多星吴学究

古人用智　义国安民　惜哉所予　酒色粗人

玉麒麟卢俊义

白玉麒麟　见之可爱　风尘大行　皮毛终坏

大刀关胜

大刀关胜　岂云长孙　云长义勇　汝其后昆

活阎罗阮小七

地下阎罗　追魂摄魄　今其活矣　名喝太伯

尺八腿刘唐

将军下短　贵称侯王　汝岂非夫　腿尺八长

没羽箭张清

箭以羽行　破敌无颇　七札难穿　如游斜何

浪子燕青

平康巷陌　岂知汝名　太行春色　有一丈青

病尉迟孙立

尉迟壮士　以病自名　端能去病　国功可成

浪里白跳张顺

雪浪如山　汝能白跳　愿随忠魂　来驾怒潮

船火儿张横

太行好汉　三十有六　无此火儿　其数不足

短命二郎阮小二

灌口少年　短命何益　曷不监之　清源庙食

花和尚鲁智深

有飞飞儿　出家尤好　与尔同袍　佛也被恼

行者武松

汝优婆塞　五戒在身　酒色财气　更要杀人

铁鞭呼延绰

尉迟彦章　去来一身　长鞭铁铸　汝岂其人

混江龙李俊

乖龙混江　射之即济　武皇雄争　自惜神臂

九文龙史进

龙数肖九　汝有九文　盍从东皇　驾五色云

小李广花荣

中心慕汉　夺马而归　汝能慕广　何忧数奇

霹雳火秦明

霹雳有火　摧山破岳　天心无妄　汝孽自作

黑旋风李逵

风有大小　不辨雌雄　山谷之中　遇尔亦凶

小旋风柴进

风有大小　黑恶则惧　一噫之微　香满太虚

插翅虎雷横

飞而食肉　有此雄奇　生入玉关　岂伤令姿

神行太保戴宗

不疾而速　故神无方　汝行何之　敢离太行

急先锋索超

行军出师　其锋必先　汝勿锐进　天兵在前

立地太岁阮小五

东家之西　即西家东　汝虽特立　何有吾宫

青面兽杨志

圣人治世　四灵在郊　汝兽何名　走旷劳劳

赛关索杨雄

关索之雄　超之亦贤　能持义勇　自命何全

一直撞董平

昔樊将军　鸿门直撞　斗酒肉肩　其言甚壮

两头蛇解珍

左啮右噬　其毒可畏　逢阴德人　杖之亦毙

美髯公朱仝

长髯郁然　美哉丰姿　忍使尺宅　而见赤眉

没遮拦穆横

出没大行　茫无畔岸　虽没遮拦　难离伙伴

拼命三郎石秀

石秀拼命　志在金宝　大似河鲀　腹果一饱

双尾蝎解宝

医师用蝎　其体贵全　反其常性　雷公汝嫌

铁天王晁盖

毗沙天人　证紫金躯　顽铁铸汝　亦出洪炉

金枪班徐宁

金不可辱　亦忌在秽　盍铸长殳　羽林是卫

扑天雕李应

鸷禽雄长　惟雕最狡　毋扑天飞　封狐在草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异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籍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云。华不注山人戏书。

种葡萄法

有传种葡萄法，于正月末取葡萄嫩枝长四五尺者，卷为小圈，令紧，先治地土松而沃之以肥，种之

止留二节在外。异时春气发动，众萌竞吐，而土中之节不能条达，则尽萃华于出土之二节。不二年，成大棚，其实大如枣，而且多液，此亦奇法也。

插瑞香法

凡插之者带花，则虽易活而落花，叶生复死。但于芒种日折其枝，枝下破开，用大麦一粒置于其中，并用乱发缠之，插于土中，但勿令见日，日加以水浇灌之，无不活矣。试之果验。

杨髡发陵

杨髡发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详。余偶录得当时其徒互告状一纸，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绍兴路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宗恺，盗斫陵木，与守陵人争诉。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说诱杨总统，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将带河西僧人，部领人匠丁夫，前来将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盗行发掘，劄破棺椁，尽取宝货，不计其数。又断理宗头，沥取水银、含珠，用船装载宝货，回至迎恩门。有省台所委官拦挡不住，亦有台察陈言，不见施行。其宗允、宗恺并杨总统等发掘得志，又于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前来，将孟后、徽宗、郑后、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等陵尽发掘，劫取宝货，毁弃骸骨。其下本路文书，只言争寺地界，并不曾说开发坟墓，因此江南掘坟大起，而天下无不发之墓矣。其宗恺与总统分赃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见为寺主，多蓄宝货，豪霸一方。"

西征异闻

陈刚中云："成吉思皇帝常西征，渡流沙万余里，其地皆荒寂无人之境。忽有大兽，其高数十丈，一角如犀，能人言，忽云：'此非汝世界，宜速还。'左右皆震恐，耶律楚材（楚字晋卿，辽人，博物无所不知，盖张华、郭璞辈）随进云：'此名角猯（音端）能日驰万里，灵异如神鬼，不可犯也。'帝为之回驭。"又云："有大鸟，其一羽足以蔽千人，盖鹏类也。"又云："西域有沙海正据要津，其水热如汤，不可向近，此天之所限华夷也。终古未尝通中国，忽一夕有巨兽浮水至，其骨长数十里，横于两涘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窍，可容并马，于是西域之地始通中国。其国谋往来者每以膏油涂其骨，令润，惧其枯朽，折则无复可通故耳。"

嘲留忠斋

赵子昂入觐之初，上命作诗嘲留忠斋云："状元曾受宋朝恩，目击权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说，好将忠孝报皇元。"留以此衔之终身云。

锁　阳

鞑靼野地有野马与蛟龙合，所遗精于地，遇春时则勃然如笋出地中。大者如猫儿头，笋上丰下俭，其形不与，亦有鳞甲筋脉，其名曰"锁阳"，即所谓肉苁蓉之类也。或谓鞑靼妇人之淫者，亦从而好合之，其物得阴气，则怒而长。土人收之，以薄刀去皮毛，洗涤令净，日干之为药。其力百倍于肉苁蓉，其价亦百倍于常品也。五峰云："亦尝得其少许。"

纯色骰钱

闻理宗朝春时，内苑效市井关扑之戏，皆小珰互为之。至御前，则于第二、三扑内供纯镘骰钱，以供一笑。

公主添房

周汉国公主下降，诸阃及权贵各献添房之物，如珠领宝花、金银器之类。时马方山天骥为平江发运使，独献罗钿细柳箱笼百只，并镀金银锁百具，锦袱百条，共实以芝楮百万。理宗为之大喜，后知出于承受姚某者，遂赐金带一条。承受者，即姚静斋之父也。

圣门本草

陈参政揆家集名亦受家传，内有《忸怩集》，乃为举子时程文。又以圣门十哲七十子，各有为本草，无乃不可乎。陈即行之之祖也。

海鳅兆火

壬午岁，忽有海鳅长十余丈，阁于江、浙潮沙之上。恶少年皆以梯升其背，脔割而食之，未几大火，人以为此鳅之示妖。其说无根。辛卯岁，十二月二十二、三间，又有海鳅复大于前者，死于浙江亭之沙上，于是哄传将有火灾。然越二日，于二十四日之夜，火作于天井巷回回大师家，行省开元宫尽在煨烬中，凡毁数千家，然则滥传有时可信也（此欠考耳，此即出于《五行志》中，云："海鱼临市，必主火灾。"行省即宋秘书省，畜书并板甚多。故时人云："昔之木天，今之火地也。"）

壬辰星陨

壬辰二月朔甲子，更初有大星如五斗米栲栳大，徐徐自东而西，红光照地，有声殷殷若雷。越日，乃知坠于宗阳宫，火光满室，副宫陈悦道所目击。又闻是晓亦坠于阳坟之升元观，村中皆见火光，后亦无他。

叶李纪梦诗

叶亦愚右丞辛卯八月初四日夜，忽梦一老人，曰："汝前为文昌相，坐漏泄天机遭谪，能悔过，当复职。"引之至通明、大明二殿，俾为主殿之职，于是赋诗四章以谢。及觉，仅记其一，云："通明殿逼紫微垣，一朵红云拥至尊。下土小臣勤稽首，愿将惠

泽溥元元。"于是作诗以记其事，云："宋时豪士石曼卿，帝命作主芙蓉城。我才比石万无一，半世虚负狂直名。年来似有丧心疾，荐共引鲧辜苍生。天诛未加公论沸，日夕惟待鼎镬烹。何哉异梦出非想，忽遇仙老谈真情。谓予夙是文昌相，漏泄轻举遭弹抨。帝令谪堕饱忧患，且使两足蹒跚行。追思善步不可得，飞升妙术矧敢轻。当时廷议只如此，汝悔当复惟相迎。稽首老仙谢慈愍，臣罪当死天子明。久之寂灭一大乐，盖棺待尽无他营。老仙笑许汝可教，引领直上朝玉京。通明、大明二宫殿，林木蓊萃阶瑶琼。芙蓉烂漫锦欲似，帝皇锡以主殿名。赋诗奏谢九拜起，玉音嘉奖傍观荣。痴人说梦聊一快，我独知命不少惊。只恐才非曼卿敌，相见惭汗应如倾。从今闭目需帝召，玉楼续记时当成。儿孙自有儿孙福，与农报国须勤耕。"明年壬辰二月初六卒。

海　蛆

李声伯云："常从老张万户入海，自张家浜至盐城，凡十八沙，凡海舟阁浅沙势，须出米令轻。如更不可动，则便缚排求活，否则舟败不及事矣。桅梢之木曰铁棱，或用乌婪木，出钦州，凡一合直银五百两。其铁猫大者重数百斤。尝有舟遇风下钉，而风怒甚，铁猫四爪皆折，舟亦随败，极可异也。凡海舟必别用大木板护其外，不然则船身必为海蛆所蚀。凡运粮则自莱州三神山再入大洋，七日转沙门岛，可至直沽，去燕止百八十里耳。"

北方大车

北方大车可载四五千斤，用牛骡十数驾之。管车者仅一主一仆，叱咤之声，牛骡听命惟谨。凡车必带数铎，铎声闻数里之外，其地乃荒凉空野故耳。盖防其来车相遇，则预先为避，不然恐有突冲之虞耳。终夜劳苦，殊不类人，雪霜泥泞，尤艰苦异常。或泥滑陷溺，或有折轴，必须修整乃可行，濡滞有旬日。然其人皆无赖之徒，每挟猥娼同处于车箱之下，籍地而寝，其不足恤如此。

全氏孪鬼

壬辰四月二十日，全霖卿子用之妻史氏（史盛之女），诞子先出双足，足类鸡鹅。乳医知其异，推上之，须臾别下双足，继而肠亦并下，乃孪子也。皆男子，而头相抵，发相结，其貌如狞鬼。遂扼杀之，母亦随殂。

押不芦

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参之状，其酋名之曰"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着其毒气必死。取之法，先于四旁开大坎，可容人，然后以皮条络之，皮条之系则系于犬之足。既而用杖击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气随毙。然后就埋土坎中，经岁，然后取出曝干，别用他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陀能刳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药院中亦储之，白廷玉闻之卢松崖。或云："今之贪官污吏赃过盈溢，被人所讼，则服百日丹者，莫非用此。"

种茯苓

道士郎如山云："茯苓生于大松之根，尚矣。近世村民乃择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系于其中，而紧束之，使脂液渗入于内，然后择地之沃者，坎而瘗之。三年乃取，则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盗种，密志之而去，数年后乃取焉。种者多越人云。"

叶李姓名二士

叶亦愚名李，先为叶山所攻，后为李性学所窘，遂以此饮恨而死，盖二人正寓其姓名云。

讼学业嘴社

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又闻括之松杨有所谓业嘴社者，亦专以辨捷给利口为能，如昔日张槐应，亦社中之琤琤者焉。（陈石涧、李声伯云）

相马法

马之壮者，眼光照人见全身；中年者，照人见半身；老者，照人仅见面耳。此鞑靼相马之法。（张受益）

碑　盖

赵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谓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盖，盖丰下杀上，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谓书盖者。盖底两间，用铁局局之。后人立碑于墓道，其上篆额止谓之额，后讹为盖，非也。今世岁月志，乃其家子孙为之，非所谓墓碑也，古者初无岁月志之石。"

驼　峰

驼峰之隽，列于八珍。然驼之壮者两峰坚耸，其味甘脆，如熊白奶房而尤胜；若驼之老者两峰偏觯，其味淡韧，如嚼败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负重者，而壮有力者未始以为馔也。（子昂）

解厄咒

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周维卿以言事忤权臣得罪，远流西北方名哈剌和林，去燕京八千里。周知不免，日夕持诵《高王观世音经》。一夕，梦有僧问之曰："汝曾诵《高王观世音经》否？"曰："然。"僧于是口授

一咒与之，此观世音菩萨应现解厄神咒也，持诵一万二千遍，可以免难。梦中熟诵，及觉即书之纸，自是持诵不辍，无何得还燕京。而权臣怒犹未已，复系刑部狱。周在狱持诵益勤，未几遣使云南以自赎。至彼合蕃僧加瓦八遍阅《大藏经》，得梵本咒，比梦中惟欠三字。未几权臣诛，遂除刑部郎中，还其妻子财物，人以为诵咒之力云。咒曰：

答侄他（侄音只他音）唵咕啰哦哆（咕哦音他喑）咕啰哦哆咕呵哦哆　啰咕哦哆　啰咕哦哆娑阿。

霍山显灵

杭之霍山张真君祠宇雄壮，香火极盛。自兵火后，渐致颓圮，此役甚大，人无复问之者。辛卯，朱宣慰运米入京，自登、莱抛大洋三神山转料以往，忽大风怒作，急下钉铁猫，折其三四，柁干铁棱，轧轧有声欲折，一舟之人皆分已死。主者露香望空而拜乞命，忽于黑云中霹霆有声，出大黄旗上书霍山二字。于是舟人亟拜，许以再新殿宇，以答神贶。须臾，风涛贴然，遂获安济。是冬入杭，遂捐钞千锭，崇建鼎新云。

黄芦城干

长城之旁居人，以积雨后或有得坚木于城土中，识者谓名"黄芦木"。乃当时用以为城干用者，性极坚劲，不畏水湿而耐久，至今一二千年犹有如楹大者，以之为枪干最佳。盖筑城无以为干不可，所谓不谨而置薪焉者，又何邪？（受益）

续集下

徐渊子词

竹隐徐渊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笔端轻俊，人品秀爽。初官为户曹，其长方以道学自高，每以轻脱目之。渊子积不能堪，适其长丁母忧去官，渊子赋《一剪梅》云：

道学从来不则声，行也《东铭》，坐也《西铭》。爷娘死后更伶仃，也不看经，也不斋僧。

却言渊子大狂生，行也轻轻，坐也轻轻。他年青史总无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能亨，乡音也）。

龙负舟

壬辰水祸已作，往往龙物示现，多至十余。湖州土山有富人命数仆驾舟，往田所点视塍岸，至漾中（凡水阔之处名曰漾），忽舟若凑浅不能进，极力撑挽，略不为动。意必为暗石所碍，及令仆下水负，乃知舟正阁龙脊上而篙亦正刺龙鳞间。警窘无策，遂舍舟，急令仆善水者负之登岸，急逃归。再片时，龙跃而起，凡其处田畴数百亩皆为巨浸。其人归舍皆卧病，一人死焉。

白玉笙箫

理宗朝，张循王府有献白玉箫管长二尺者，中空而莹薄，奇宝也，内府所无。即时有旨补官。未几，韩蕲王府有献白玉笙一攒，其薄如鹅管，其声清越，真希世之珍也。此二物，皆在军中日得之北方，即宣和故物也。

白玉出香狮

龟溪李大卿之子，娶韩平原君之女，奁具中有白玉出香狮子，高二尺五寸，精妙无比，真奇玩也。后闻归之福邸云。

画本草三辅黄图

先子向寓杭，收拾奇书。大庙前尹氏书肆中，有彩画《三辅黄图》一部，每一宫殿绘画成图，极精妙可喜，酬价不登，竟为衢人柴望号秋堂者得之。至元斥卖内府故书于广济库，有出相彩画《本草》一部，极奇，不知归之何人？此皆画中之奇品也。

水落石出笔格

米氏砚山后归宣和御府，今闻说流落台州戴氏家，不可见之。杭省广济库出售官物，有灵璧石小峰，长仅六寸，高半之，玲珑秀润，卧沙水道，裙褶胡桃文，皆具于山。峰之顶有白石，正圆莹如玉，徽宗御题八小字于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无雕琢之迹，真奇物也。

吴妓徐兰

淳祐间，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则馆之别室，开宴命乐，极其精腆。至次日，复以精缣制新衣一袭奉之。至于舆台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尝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并彩缣百匹馈之。凡留连半年，糜金钱数百万而归。于是徐兰之声，播于浙右，豪侠少年，无不趋赴。其家虽不甚大，然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园池，无不具。至以锦缬为地衣，乾红四紧纱为单衾，销金帐幔，侍婢执乐音十余辈，金银宝玉器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遂为三吴之冠。其后死葬于虎邱，太学生边云遇作墓铭云："此亦娼中之贵者。其后如富沙之唐娟、魏华、苏翠，京口邢蕊、韩香，越之杨花、缪翠，皆以色艺称。士大夫之不自检者，往往为其所污，屡见之于白简"云。

冰蛆飞驼

西域雪山有万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积

热（郭祐之云：冰蛆今杭州路达鲁花赤乐连木尝为使臣至其处，亲见之。又赛尚书尝官于云南，亦有。毛曾带得数条来，亦尝见之，其大如指）。又有飞骆驼。又有马高一丈余，人皆行于马腹下，往来无碍。

虹见井中

丁未岁，先君为柯山倅。厅后屏星堂前有井，夏月雨后，虹见于井中，五色俱备，如一匹彩，轻明绚烂，经一时乃消，后亦无他。

道　学

尝闻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麄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前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朊仕，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气焰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则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余时年甚少，闻其说如此，颇有嘻其甚矣之叹。其后至淳祐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密而察之，则殊有大不然者，然后信仲固之言不为过。盖师宪当国，独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势者，故专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呜呼，尚忍言之哉！

秦九韶

秦九韶，字道古，秦凤间人。年十八，在乡里为义兵首，豪宕不羁。尝随其父守郡，父方宴客，忽有弹丸出父后，众宾骇愕，莫知其由。顷加物色，乃九韶与一妓狎，时亦抵缒，此弹之所以来也。既出东南，多交豪富，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迩尝从李梅亭学骈俪、诗词、游戏、球马、弓剑，莫不能知。性喜奢好大，嗜进谋身，或以历学荐于朝，得对有奏稿，及所述教学大略。与吴履斋交尤稔。吴有地在湖州西门外，地名曾上，正当苕水所经入城，面势浩荡，乃以术攫取之。遂建堂其上，极其宏敞，堂中一间横亘七丈，求海筏之奇材为前楣，位置皆自出心匠。凡屋脊两翚搏风，皆以砖为之。堂成七间，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制药度曲，皆极精妙。用度无算，将持钵于诸大阃，会其所养兄之子与其所生亲子妾通，事泄，即幽其妾，绝其饮食而死。又使一隶偕此子以行，授以毒药及一剑，曰："导之无人之境，先使仰药；不可，则令自裁；又不可，则挤之于水中。"其隶伪许而送之所生兄之寓鄂渚者，归告事毕。已而浸闻其实，隶惧而逃，秦并购之。于是磬其所蓄自行，且求其子及隶，将甘心焉。语人曰："我且赍十万钱如扬，惟秋壑所以处我。"既至，遍谒台幕，洪恕斋勋为宪，起而贺曰："比传令嗣不得其死，今君访求之，是传者妄也。可不贺乎？"秦不为答。久之，贾为宛转得琼州，行未至，怒迓者之不如期，取驭卒戮之。至郡数月罢归，所携甚富。已未透渡，秦喜色洋洋然，既未有省者，则又曰："生活皆为人揽了也。"时吴履斋在鄞，亟往投之，吴时将入相，使之先行曰："当思所处。"秦复追随之。吴旋得谪，贾当国，徐摭秦事，窜之梅州。在梅治政不辍，竟殂于梅。其始谪梅离家之日，大堂前大楣中断，人谓不祥。秦亡后，其养子复归，与其弟共处焉。余尝闻杨守斋云："往守霅川日，秦方居家，暑夕与其姬好合于月下。适有仆汲水庭下，意谓其窥己也，翌日遂加以盗名，解之郡中。且自至白郡，就欲黥之。"杨公颇知其事，以其罪不至此，遂从杖罪断遣。秦大不平，然匿怨相交如故。杨知其怨己，每瞰其亡而往谒焉。直至替满而往别之，遂延入曲室，坚欲苛留。杨力辞之，遂荐汤一杯，皆如墨色，杨恐甚，不饮而归。盖秦向在广中多蓄毒药，如所不喜者必遭其毒手，其险可知也（陈圣观云）。

吴生坐亡

故都向有吴生者，专以偏僻之术为业，江湖推为巨擘。居朝天门，开大茶肆，无赖少年竞登其门。其后贾师宪在扬州，补以勇爵，遂有制属之称。兵火后，忽谢绝妻子，剪发为僧，居吴门东禅寺，众僚素与游者邀之饮酒食肉，皆不拒也。尝于寺邻僦小房，为出入憩息之地。一日忽置酒治具，尽招平日狎游诸友大会，歌笑竟日。酒将阑，据坐胡床，命笔作偈，跏趺端坐。众皆大笑而呼之，则果逝矣，岂所谓顿觉者耶！

银瓶娘子签

太学忠文庙，相传为岳武穆王并祠。所谓银瓶娘子者，其签文与天竺一，同如门里心肝卦，私试得之必中，盖私试摘卦于中门内故也。如飞鸿落羽毛，解试得之者必中，以鸿中箭则羽毛落。

上庠斋牌

上庠斋牌亦有关系。雷宜中为成均时，立三槐市于学前，市字似吊字，即时学生三人皆不得其死。存

心斋立斗魁牌，当时十三人遇省，既而徐摭死，以斗字止为十二也。笃信斋立德聚牌，时本斋一十四人赴会试，仅二人。盖德字虽有十四字，而聚字乃取二人之谶也。

入燕士人

丙子岁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与路学教授。太学生一十四人，文学二人，武学二人：

赵希榛（蒲城严教） 林立义（福州秀教）
赵孟镠（福州苏教） 徐武子（温州温教）
潘梦桂（明州明教） 黄元辉（福州福教）
吴时森（上虞越教） 陈寅之（福州泉教）
赵又贵（福州处教） 沈唐光（漳州漳教）
许又进（许州建宁教） 林桂发（杭州润教）
张观光（婺州婺教） 黄子敏（杭州宣教改南钦教） 金 炎（杭州松江教） 虞廷桂（长兴湖教）
陈自立（福州福清教） 高 选（福州杭教）

卖阙沈官人

昔有卖阙沈官人者，本吴兴之族，专以卖阙为生，膳百余指。或遇到部干堂之人，欲得便家见阙者，或指定何路，或干僻阙，虽部胥掌阙簿者，亦不过按图索骏。时方员多阙少，动是三五政十年，殊不易得。必往扣之，门外之履常满。彼必先与谐价邀物为质，或立文约，然后言某处为见阙，某处减两政。虽在官累数政，缘上政某人，已于何时事故，有见亲弟若亲故见在某处，某恤可问而知。次政某人，见行通理月日，补填岁月，不俟终更已，常于考功或他所属投放文书，见是吏人某，承行可问而知。次某人则近于此月某日已行丁忧，各详援亲戚乡人可证者。乃各相引指踪迹访问，具的然。后能射阙，阙已则以所许酬之，天下诸州属县大小员阙，无一不在其目中，如指诸掌。亦各有小秩，然时时揭帖，实为觅阙之指南，虽有费不惮也。他人欲效之，皆不能逮，盖人之心计各有所长如此。

爱 水

《楞严经》云："因诸爱受染，发起妄思，情积不能休，生爱水。是故众生心忆珍羞，口中水出；心忆前人，或怜或恨，目中泪盈；贪求财宝，心发爱涎，举体光润；心著行淫，男女二根，自然流液。"又曰："淫习交接，发于相磨。"

避讳去姓

叶亦愚之为右丞相也，李澌泉班通书题衔云："门生中奉大夫福建道宣尉使班"，盖径去自己之姓，以避其名，其苟贱不足道如此。澌泉在前朝为省元，为从官，为督府参谋，所守如此，宋安得不亡。

贡狮子

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疑非真。其入贡之使遂牵至虎牢之侧，虎见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动。狮子遂溺于虎之首，虎亦莫敢动也。以此知为真狮子焉。唐阎立本画文殊所骑者，及世俗所装戏者，为何物？岂所贡者乃狮子之常，而佛所骑者为狮子之异品邪？又云，狮子极多力，十余人挽之始能动（伯机坐中，闻杜郎中云）。

倭人居处

倭人所居，悉以其国所产新罗松为之，即今之罗木也，色白而香，仰尘地板皆是也。复涂以香，入其室则芬郁异常。倭妇人体绝臭，乃以香膏之，每聚浴于水，下体无所避，止以草系其势，以为礼。番船至四明，与娼妇合，凡终夕始能竟事。至其畅悦，则大呼如猿猱，或恶其然，则以木槌扣其胫乃止。然下体虽暑月亦服至数重，其衣大袖而短，不用带。食则共置一器，聚坐团食，以竹作折折取之。鞋则无跟，如罗汉所著者，或用木，或以细蒲为之。所衣皆布，有极细者，得中国绫绢则珍之。其地乃绝无香，尤以为贵。其聚扇用倭纸为之，以雕木为骨，作金银花草为饰，或作不肖之画于其上。

马赵致怨

马华父光祖知高沙日，戍军叛，华父抚谕不从，遂藏身后圃乱荷中获免。其家人散走藏匿，华父之妻则匿于都吏之家，遂为所污。赵信国自维扬提兵至郡讨叛，令王克仁入城抚谕，遂诛首谋者百余人。赵遂系吏者，缠以麻絚，渍之以油，用大竿称于通衢而燃之。华父惭怒，以赵为彰其家丑，遂构大怨。其后华父开江阃，遂辟王容之子某为溧水令，俾觇赵过，将甘心焉。赵公知之，遂首以外执政一削举之，且为宛转料理改秩。马知其故，遂劾去之。其后建清溪诸贤祠，凡仕于江、淮者皆在祀列，独信国之父忠肃公方不得预焉。

南丹婚嫁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于每岁七月聚于州主之厅。铺大毯于地。女衣青花大袖，用青绢盖头，手执小青盖；男子拥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队长各以男女一人推扑于毯，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谓之听气。合者即为正偶，或不合则别择一人配之。盖必如是而后成婚，否则论以奸罪也。"

相怜草

又云："彼之山中产相怜草，媚药也。或有所瞩，密以草少许掷之，草心着其身不脱，彼必将从而不

舍。尝得试辄验，后为徐有功取去。”

石洞雷火

费洁堂伯恭云：“重庆受围之际，城外一山极崄绝，有洞，洞口仅容一人，而其间可受数百人，于是众竞趋之，复以土石窒其穴。时方初夏，一日忽大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飞走不定。其间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诸人之巾，以竹各悬之洞外。忽睹雷神于内取一巾而去，众遂拥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即有神物挟之而去，至百余步外仆于田中，其人如痴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复往洞中问之，但见山崩坏，洞中之人皆被压死，无一人得免祸者，惟此失巾人获存耳。”

按摩女子

马八二国进贡二人，皆女子，黑如昆仑，其阴中如火，或有元气不足者，与之一接，则有大益于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劳药饵。或有心腹之疾，则以药少许涂两掌心，则昏如醉，凡一昼夜始醒，皆异闻也。或谓此数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殂。

老张防御沈垚

杭医老张防御向为谢太后殿医官，革命后，犹出入杨驸马家，言语好异，人目为“张风子”。然其人尚义介靖，不徇流俗，其家影堂之上作小阁，奉理宗及太后神御位牌，奉之惟谨，以终其身焉。可谓不忘本者矣。杨府九位有掠屋钱人沈垚者，居长生老人桥，每至杨和王忌辰，必设位书恩主杨和王，供事惟谨。人问其故，则云：“某家在世，皆衣食其家，今其位虽凌替，然不敢忘此。”亦小人知义者。今世号为士大夫者，随时上下，自以为巧而得计，视此真可愧矣。

蔡陈市舶

永嘉有蔡起莘，尝为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尝令本处部集舟楫，以为防招之用。其处有张曾二者，颇黠健，蔡委以为部辖。既而本州点撞所部船，有违阙，即欲置张于极刑。蔡力为祈祷，事从减。明年，张宣使部舟欲入广，又以张不能应办，欲从军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广以赎罪。未几，崖山之败，张尽有舟中所遗而归觐，骤至贵显。蔡既归温，遂遭北军所掳，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谒亲故，道由张家滨，偶怀张曾二部辖者居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处止有张相公耳。”因同酒家往谒之，张见蔡，即下拜称为恩府，延之入中堂，命儿女妻妾罗拜，白曰：“我非此官人，无今日矣。”遂为造宅置田，造酒营运，遂成富人。张即今宣慰也，名瑄。同时继蔡为市舶者，姓陈，名壁，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谨徒也。因事至官，陈遂槌折方手足，弃之于沙岸。后医治复全，革世后，隶张万下为头目。因部粮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风不行，遂泊舟山下。因取薪水登岸，望数里外有聚屋，扣之土人，则云：“前上海陈市舶家也。”方生意疑为向所见杀者，即携酒往访之。陈出迎，已忘其为人，扣所从来，方以阻风告。陈遂置酒，酒半酣，方笑曰：“市舶还记某否？某即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陈方愕然，逊谢。三鼓后，方哨百人秉炬挟刃而来，陈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为报恩，一为复怨，皆得之于天。

铁　蛆

鲜于伯机云：“向闻其乃翁云：‘北方有古寺，寺中有大铁锅，可作数百人食。一夕，忽有声如牛吼，晓而视之，已破矣。于铁窍中有虫，色皆红，凡数百枚，犹有蠕动者。’铁中生虫，亦前所未闻也。”

捕狸法

捕狸之法，必用烟薰其穴，却于别处开穴，张罝捕，如拾芥。然狸性至灵，每于穴中迭土作台以处，且可障烟，夏月则于台下避暑，可谓巧矣。而捕者又必穷其台之所之而后止，可谓不仁也。

兰亭两王俣

山阴之亭，其扁乃靖康中箕山王俣书。壬辰岁，全楚卿舍天章寺旁庵田三十亩为兰亭书院，其扁乃廉访分司王俣书之。二百年间，同姓同名，可谓异矣。

洪起畏守京口

洪起畏知京口日，乃北军入境之初，尝大书揭榜四境曰：“家在临安，职守京口，北骑若来，有死不走。”其后举郡以降，或为人改其末句云：“不降则走。”（卫山斋云）

张世杰忠死

张世杰之战海上也，尝与祥兴之主约曰：“万一事不可为，则老臣必死于战，有沉香一株重千余两，是时当焚此香为验，或香烟及御舟，可即遣援兵。或不然，宜速为之所，无堕其计中也。”及崖山之败，张俨然立船首，焚香拜天曰：“臣死罪，无以报国，不能翊运辅主，惟天鉴之。”尚有将佐三十余人，亦立其后，如此者凡一昼夜，从者亦耸立不少动。既而北军拥至，篙师亦皆以小舟逃去，风起浪涌，舟遂沉，溺者甚众。其部曲有张霸都统者，遂收其遗赀，放舟回至永嘉海洋中，与之招魂作佛事。时周文英者一舟正泊对港，远见旗船，遣人觇之，则知为将军也。遂轻舟往见之，甚欢，因谓张曰：“二王既死，吾侪无主，若放浪海中，与盗贼何异。”意欲与之投拜也。张素知其人中险，漫尔应之。次日，张欲置酒招周，将乘间图之。适有人往报于周，周亟杀一马，拂明，亟遣以半体送之，曰：“昨见相公，回马适踠

足，今已烹之，敢屈相公一醉。”张不虞其机已露，乃曰：“今日本欲相招，乃为君所先，当即往就邀以归也。”至则周杀张于坐中，因抚其部曲。张军头目竞献子女玉帛，周尽却之，令各自收拾，同往广中梁相公处投拜。止留张世杰所爱二内人，皆绝色也，二人常持家事，尽知世杰所有宝玩及供军金帛数。既约日进发，则凡张军诸舟，各差守把，不许一人登岸，凡数十船金宝悉卷而有之。既约日进，复以世杰节度使印以为根脚，授广州宣慰使。及其还江南也，异时随二王官属、贵珰、幕士，竞往投之，附其舟以归，周皆为料理舟楫。乃舟发至海中，及尽杀之，掩有数家之财焉。时毛文豹为士人，处梁相公之馆，备知其事，故告发焉。

许夫人

周文英之父名彦荣，守节死于毗陵。昔在闽、广时，有许夫人者聚兵立山寨甚盛，周每至其寨往来，许悦之，因嫁焉。遂辟诸山寨，最后至一寨，遇伏，前值水坎，周跃马过之，许马弱，堕坎，遂为所烹。周遂据其所有云。（李声伯云）

孕妇双胎

安吉县村落间有孕妇，日馌其夫于田间，每取道自丛祠之侧以往。祠前有野人以卜为业，日见其往，因扣之，情寖洽。一日，妇过之，卜者招之曰：“今日作馄饨，可来共食。”妇人就之，同入庙中一僻静处，笑曰：“汝腹甚大，必双生子也。”妇曰：“汝何从知之？”曰：“可伸舌出看，可验男女。”妇即吐舌，为其人以物钩之，遂不可作声。遂刳其腹，果有李子，因分其尸，烹以祀神。且以李子炙作腊，为鸣童预报之神。至晚，妇家寻觅不见，偶有村翁云：“其每日与卜者有往来之迹。”疑其为奸，遂入庙捕之，悉得其尸，并获其人，解之县中。盖左道者以双子胎为灵丹，乃所不及也。（壬辰之冬）

屠节避讳

省吏屠节尝出知道州。太守省札，其本房书吏以避贾相之名，遂书作某人知春陵州事。贾见之大怒，批出云：“二名不偏讳，临文不讳，皆见于《礼经》。今屠节乃敢擅改州名，可见大无忌惮，使不觉察，岂不相陷？”决欲黜之。后以诸省吏罗拜恳告，遂从编置，即存博之□也。

回人送炭

牟献之巘，存斋之子，旧为浙东宪，尝有谢人送炭一联云：“翻手可覆手，曲身成直身。”

赵孟奭台评

赵孟奭因诱买王寿妾楚□□，遂为曾渊子所论，一联云：“乔妾之归，承嗣忍着主衣；周颤之事，□□殆非人类。”

金钩相士

文时学昔为秘书郎日，有金钩相士，朝省会日挤于厅吏辈入省中，遍阅诸馆职，继而扣之云：“左偏坐二人，一月皆当补外（潘墀、王世杰）；末坐一少年，最不佳，官虽极穹，然当受极刑。”扣其何以知之，云：“顶有拳发，此受刑之相也。凡人若具此相，无得免者。”盖文宋瑞时为正字，居末坐也。未几，潘、王果出，而宋瑞之事乃验于两纪之后，可谓神矣。又尝见宋瑞自云：“平生凡十余次梦中见髑髅满前后无数，此何祥也！”然则异时之事，岂偶然哉！（本心翁癸巳六月）

十干纪节

或云上巳当作十干之己，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类，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则上旬无巳矣，故王季夷嵎《上己词》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证也。

文山书为北人所重

平江赵升卿之侄总管号中山者云：“近有亲朋过河间府，因憩道傍，烧饼主人延入其家，内有小低阁，壁帖四诗，乃文宋瑞笔也。漫云：‘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传家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博。咱们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邪？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真是宝物也’。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谓公论在野人也。”（癸巳九月）

至元甲午节气之巧三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壬子立春，二月初二日癸未惊蛰，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种，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系亥正初刻至初八日，至有四刻日之迟），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

夷考百年以来理宗宝祐四年丙辰

正月一日立春，二月二日惊蛰，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种，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十二月十二日小寒。余未见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香炉峰桐柏山

越上有香炉峰，唐德宗时，有告于朝者，言此山有天子气，于是遣使凿其山。理宗高祖周元肃王向袛

甲乙 甲乙丙甲乙丙

投于河南，死焉，其子楚王遂挟父母遗骨以归越，葬于香炉峰下。于是前说验焉。又杭之仁和县有桐柏山，宣和中，蔡京尝葬其父于临平，及京败，或谓此为骆驼饮海势，遂行下本路，遣匠者凿破之。有金鸡自石中飞出，竟渡浙江，其地至今有开凿之径。知地理者谓犹出带血天子，而后济王实生其地。（赵节山云）

失诰碎带

丙寅冬，嗣荣王拜福王之命，贾御医将上命部押仪物过越，及至邸第，则遗忘诰命及新铸之印，人皆以为不祥。贾师宪景定庚申自江上凯旋归朝，遂拜少师，赐玉带。及入朝之日，马蹶而坠，碎其带焉，人人皆知为不祥。

吴氏鸟卵

吴子明居杭之横塘，晚年闲步水滨，忽见泥中一物蠕动，疑为蛇类，细视之乃一鸟卵，大可如拳。心异之，遂取归置之圣堂净水盂中。旋即涨大，忽发大声穿屋而出，或以为龙卵云。然吴竟以此惊悸成疾而殂。

鲁港风祸

或谓贾平章鲁港之师，尝与北军议定岁币，讲解约于来日各退师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风大作，北军之退西者旗帜皆东指。南军都拨发孙虎臣意以为北军顺风进师，遂仓忙告急于贾，贾以为北军失信而相绐，遂鸣锣退师。及知其误，则军溃已不可止矣。是南军既退之后，越一宿而北军始进，盖以此也。呜呼！天乎！

慈宪生吉兆

慈宪全夫人之生也，其父全翁大节忽门外有大蛇蟠绕一大树间，细而视之，则其蛇有两小角。方以为异，将入呼儿侄辈逐之，则报以得女，而蛇不复见矣。福王妻柔懿李夫人之生也，忽大雷雨，有龙入其室，而夫人生焉。

德祐二子名

福王长子小字祐孙（庚子生，即不育），次日黄氏所生小字德，即绍陵也，盖取并立人二字，后乃应德祐之号，异哉！

绍陵初诞

绍陵之在孕也，以其母贱，遂服坠胎之药，既而生子手足皆软弱，至七岁始能言。黄氏德清人，乃李夫人从嫁，名定喜，后封隆国育圣夫人。

宁宗不慧

或谓宁宗不慧而讷于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者代答。

衢吏徐信

衢之常山有道院，三月三日上真诞辰，道侣云集，吏魁徐信主此会。有一道人阄得如意袋三，寄留徐家，约以四月八日合会复至以取，且赠以诗云："一方眼目共推尊，祸福无门却有门。夜半或传人一语，明朝推背受皇恩。"徐大刻之石，及期，道人不至。未几，詹峒作梗，诿其罪于徐，夜半省札下，竟伏极刑。（陆大酉时为龙游宰，亲言之）

征日本

至元十八年，大军征日本。船军已至竹岛，与其太宰府甚迩，方号令翌日分路以入。夜半忽大风暴作，诸船皆击撞而碎，四千余舟存二百而已。全军十五万人，归者不能五之一，凡弃粮五十万石，衣甲器械称是。是夕之风，木大数围者皆拔，或中折，盖天意也。（李顺父为令史，目击而言）

束手无措

束元嘉知海陵（泰州），禁醋甚严，有大书于郡门曰："束手无措。"

蜘蛛珠

蒙古歹之在福建省时，有村落小民家一妇人，以织麻为业，每夜沤麻于大水盎中。忽一日视之，盎中水涸矣，视之初无罅漏，凡数夕皆然。怪其异，至夜俟之。夜过半，果有一物来，径入盎中饮水，其身通明如月，光照满室。妇细视之，乃一白蜘蛛耳，其大如五斗栲栳。其妇遂急以大鸡笼罩之，剖其腹，内得一珠，如弹丸大，照明一室。是夕，地分军士皆见其家有火光烛天，疑为有火，翌日遂往扣其妇人，以为无有。军人之黠者以言诱之，终不能隐，遂出示之。其卒胁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既而千户知其事，复杀卒以取之。转转数手，亦杀数人，最后归之蒙古，遂以所得福王玉枕并进之，遂得江、浙省平章。闻内府一珠向以数千锭得之于海贾，方之此珠，不及其半，盖绝代之宝也。

佛莲家赀

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赀，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省中有榜，许人告首隐、寄债负等。

圣 铁

有所谓圣铁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尝以羊试之，良验。又谓此铁佩之，刀兵所至，则铁随应之，终不可入。又云此铁大者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遇刀兵，则此铁随以应之，更不可入。未知孰

是？闻张眼子有之。

华岳阿房基

王国用佥省云："五岳惟华岳极峻，直上四十五里，遇无路处皆挽铁絙以上。有西岳庙在山顶，望黄河一衣带水耳。所谓龙池者仅方丈，龙在则水深黑，龙不在则清见底。山有郭仙姑者，年二百六七十岁矣，曾事陈希夷，又常随吕公游于世。"又云："阿房宫基址尚存，前殿从广各数里，可容万人，其大可知。"

钉官石

又云："钉官石在长安城中，色青黑，其坚如铁。凡新进士求仕者，以大钉钉之，如钉径入，则速得美官，否则龃龉不能入，入亦不能快利也。石上之钉皆满。"

张氏银窖

张府主奉位酒库屋，其左则蒙古平章之居。一日，蒙古欲展地丈余，主奉者不获已，与之。彼方毁旧垣再筑，于旧基得乌银十大笏，皆掩有之，盖张氏之宿藏也。

猪　祸

至元癸巳十二月内，村落间忽伪传官司不许养猪，于是所有悉屠而售之，其值极廉，不知何祥也？

张　松

世俗命强记者曰张松。按《蜀纪·刘禅纪》注：杨修以所撰兵书示张松，饮宴间一看便暗诵之，即此也。

桃符获罪

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

龙　蚌

《老学庵笔记》言寿春县滩上有一蚌，其中有龙蟠之迹，以为绝异。余尝于杨氏勤有堂见其亦类此，疑即寿春之物。既而邻邸有六家，有客人持一蚌壳求售，其中俨然一蛇身，累累若贯珠。乃知天壤之间，每有奇事。

透光镜

透光镜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辈传记仅有沈存中《笔谈》及之，然其说亦穿凿。余在昔未始识之，初见鲜于伯机一枚，后见霍清夫家二枚。最后见胡存斋者尤奇，凡对日映之，背上之花尽在影中，纤悉毕具，可谓神矣。麻知几尝赋此诗得名。余尝以他镜视之，或有见半身者，或不分明，难得全体见者。《太平广记》第二百三十卷内载有侯生授王度神镜，承日照之，则背上文尽入影内，纤悉无失，然则古亦罕见也。

菖蒲子

菖蒲花候结子老收之，至梅月，用米饮同子嚼碎，喷在大炭上，则自然生苗，极细可爱，然止是虎须耳。昌化有此苗。（章爱山云）

死马杀人

凡驴马之毙者，食之，皆能杀人，不特生丁疮而已。岂特食之，凡剥驴马亦不可近，其气薰人，亦能致病，不可不谨也。今所卖鹿脯多用死马肉为之，不可不知。

爪哇铜器

徐子方尝得爪哇国一铜器，类箕，径约四寸，从约三寸。其中有梁如斗，梁上坐国主国后二像，一人侍侧，极其丑恶，如优人之类。其侧有二人首。殊不知为何所用也？

黑漆船

赵梅石孟议性侈靡而深崄，其家有沈香连三暖阁，窗户皆镂花，其下替板亦镂花者。下用抽替，打篆香于内，香雾芬郁，终日不绝。前后皆施锦帘，他物称之。后闻献之福邸，云后为都大坑治。又造黑漆大坐船，船中舱板皆用香楠镂花，其下焚沉脑，如前阁子之制。吕师夔亲见之，遂号孟议为"黑漆船"，后饿死于燕京。（存斋云）

周弥陀入冥

湖州贵泾坊有周弥陀者，其人手中有弥陀印，故得名。为人善良且孝，忽以病殂，以心腹未寒，未敢殓。越二日复苏，曰："此番得生，皆陈尚书之力。"因言至一官府，囚徒甚众，仰观据案者，即陈本斋尚书也（存，字体仁）。见谓曰："汝吾赁户也，何缘至此？"检大簿曰："此人极孝，且所追同姓名，可令发回。"蹶然而苏。好事者虽能言，未之信也。未几，廉访分司薛帖木儿自嘉兴至霅，因扣左右，曰："前宋有马裕斋、陈本斋否？"众曰："然。"因言在嘉兴时，一书吏暴死，一夕方苏，因言入冥，有二冥官以簿参照，误而遣回。吏语之曰："此善恶判官也。"恶判官乃马裕斋，善判官乃陈本斋耳。乃与周弥陀之事正相合，亦可怪（按裕斋名光祖）。

马相漂棺

饶州乐平县中有某人者，元执役于马相府。后以病死，入冥见中坐者乃马相公也，其人举首叩头以求救。既而以误追放还，方出，马即呼语之，曰："汝

回人间，可与吾儿言，我屋已漏损一角，宜亟修之。可怜儿子读书，将来有用处。”既苏，遂往马府告之。然所居之第初无损漏之事。越明年，山中发洪水，马相之墓适当其冲，遂为大水漂其棺，随流而去，莫知所之。至四十里之外，为枯槎挽定，适渡子见之，讶其棺华大，疑非常人者，即举渡船中，载之以归。既而马府物色得之，给赏取回，改葬焉。此事陈无逸在婺源为山长时，见张伯大家言之甚详，伯大，丞相之妹婿也。

伯宣被盗

刘伯宣为宣慰司同知，去官日，泊北关外俞碗盏家之别室，一夕为偷儿盗去银匙箸两副，及毛衫布海青共三件。次日，几无可着之衣。其家即欲经官捕盗，而伯宣不许，因自于门首语其邻曰：“此辈但知为盗，而不知吾乃穷官人也。所有之物，不过如此，万一见获，遂坏此生。银匙箸入其手，亦不愿得，但衣服颇觉相妨，仍见还可也，幸相体此意。”人皆笑其迂。越再宿，忽得一簏于屋后空地，视之毛衫布衣皆在焉。刘公一言信及穿窬，非一日之积也。（白廷玉云）

李性学

李性学之为吾教也，有诗云：“天下今无读书者，世间惟有作诗人。”其后得罪于巨室，故遭完颜御史之怒杖，几及身，阎子静援之而免于是。怒之者有墙壁之文丑诋，有云：“挂腐鼠于书斋之内，谓辟蝇营；避飞蚊于锦被之间，有如龟缩。吃带糠糙米粥，啜无盐淡菜羹。猫儿常宝玩于房中，虱子任珠悬于衣上。”又云：“胗病知心脉之已死，自缢有颈痕之尚存。”先是性学尝以俪语数范药庄之恶，有云“面带墨香，口尚乳臭”等语，此其报也。

夏驾山

吾乡妙喜谓之杼山，谓夏后杼尝巡历于此，故名。其西曰夏驾山，又有所谓夏王村者，皆是也。今乃讹“夏王”为“下黄”，“夏驾”为“下夹”，且名其上曰“上夹”，以成伪焉。

渴字无对

卫山斋云：“凡字皆有对，如饥之对饱，寒之对暖，悲之对欢之类是也。独有渴字，无不渴一字对之。”此虽戏言，亦似有理。又云：“向见乡先生言《关雎》‘后妃之德’，注家皆指后为太姒，非也。盖后即君耳，妃乃夫人；以夫人为后，乃自秦始耳。”

观堂二石

徐子方云：“向到故内观堂，有黑漆厨内龛二石，高数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隐起石上，刻金书‘南极呈祥’。其阴有北斗七星，亦隐起而色白，刻曰‘北斗降瑞’。及再至杭，则观堂已化为佛寺，此石莫知所在矣。”

董仪父论易

董仪父鸿尝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王辅嗣去三而存一，于道阙焉。晦庵知其为非，所以本义启蒙各以卜筮言之。然虽知其为卜筮之道，而不知其所以为卜筮之道，不过复以理言之，则亦何异乎辅嗣哉！”

棺盖悬镜

今世有大殓而用镜悬之棺盖，以照尸者，往往谓取光明破暗之意。按《汉书·霍光传》，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然则其来尚矣。

北地赏柳

焦达卿云：“鞑靼地面极寒，并无花木，草长不过尺，至四月方青，至八月为雪虐矣。仅有一处开混堂，得四时阳气，和暖能种柳一株，土人以为异卉，春时竞至观之。”

光禄寺御醴

达卿尝为光禄寺令史，掌醴事，云：“炊米之器，皆以温石为大釜（温石即菜石），甑以白檀香，若瓢盎之类，皆银为之，极其侈靡，前代之所无也。车驾每亲幸焉，所掌必以大头目，外廷丞不足道也。”

奸僧伪梦

安吉县朱实夫，马相碧梧之婿也。有温生者，因朱而登马相之门，近复无聊，遂依白云宗贤僧录者，无以媚之，乃创为一说，云：“曩闻碧梧与之言云：‘向在相位日，蒙度宗宣谕云：朕尝梦一圣僧来谒，从朕借大内之地为卓锡之所。朕尝许之，是何祥也？’马虽知为不祥而不敢对。今白云寺所造般若寺，即昔之寝殿也。则知事皆前定。”于是其徒遂以此说载之于寺碑，以神其事。呜呼！使当时果有此梦，方贾平章当国，安得独语马公？使马公果闻此语，安得不使子侄亲友知之，且独语门吏耶？可见小人之无忌惮如此。余恐后人不知而轻信，故不得不为之辩。（金一之苏壁云）

沉香圣像

杭西湖延祥观四圣小像并从人，共二十身，皆蜡沉香，凡数百两，即韦太后北巡狩归日所雕，皆饰之以大珠。及杨髡据观为寺，尽取之，为笠珠及香饼，可叹也。（杜秋泉云）

西湖好处

江西有张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斋携之而来，

一日泛湖，问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谓好?"曰："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着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此语虽粗俗，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势，为可喜也。

石庭苔梅

宜兴县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余里皆古梅、苔藓，苍翠宛如虬龙，皆数百年物也。有小梅仅半尺许，丛生苔间，然着花极晚。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树，故得春最早；树老则得春渐迟，亦犹人之气血衰旺，老少之异也。"此说前所未闻。梅间有小溪，流水横贯交午，桥下多小石，圆净可爱。时有产花鸟及人物者，近世以来则有骑而笠者，盖天地之气亦随时而赋形，尤可异也。

陈谔捣油

陈谔字古直，号埜水，尝为越学正，满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归途偶憩山家，有长髯野叟方捣柏子作油，见客至，遂少辍相问劳，曰："君亦儒者邪?"持杯茶饮之，遂问今将何往。陈对以学正满替，欲倒解由，别注他缺。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捣柏油。"遂操杵臼，不复再交一谈。陈异而询于邻人，云："此傅秀才，隐者也。恶君言进取事，故耳!"陈心甚愧之，因赋诗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风。老来一出为身计，不满先生一笑中。"

襄鄂百咏

又云，向在鄂渚，定值己未透渡之变。至辛酉闰十一月二十一日解围，当作《鄂渚百咏》，以记一时之事，多归功于贾老。中间有一首云："久戍胡儿已念家，将军何不奏胡笳。今朝忽报严围解，白雪纷纷亦散花。"贾见散花之语大怒，捕陈甚急，陈窘甚，求救于赵晦岩。晦岩为解释，乃免。

打　聚

阛阓瓦市专有不逞之徒，以掀打衣食户为事，纵告官治之，其祸益甚。五奴辈苦之，切视其所溺何妓，于是敛金以偿其直，然后许以嫁之，且俾少俟课钱足日娶去。然所逋故尔悠悠，使延引岁月，而不肖子阴堕其计中，反为外护，虽欲少逞故智，不可得矣。其名曰"打聚"。

家之巽三贤诗

家志行尝和《三贤堂诗》云："孤峰落魄一诗人，白傅何曾号直臣。较似眉山敢同传，并祠浙水恐诬神。人非伦拟终非偶，论贵平和不贵新。争似独尊元祐学，高堂正笏更垂绅。"又："谁称三老作三山，(方回曾以香山、眉山、孤山为三山也)，夫子宁居季孟间。骆厩侍人多愧色，鳌头处士若为攀。辞章小技应闲事，节义千年真大闲。何似眉山专一壑，九京贤圣尽欢颜。"虽然志行尊坡翁，是也，贬二贤无乃过乎! 何不反观自己，为德政碑以媚杨髡，受僧赂以作寺记。义方之训可笑，由径之欢不惭，奈何!

四圣水灯

西湖四圣观前，每至昏后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争光闪烁。金一之所居在积庆山巅，每夕观之无少差，凡看二十余年矣。

大辟登科

南康刘以仁尝手杀其叔，里族买静，不经有司，后竟登宝祐癸丑第，及官长沙令。江古心尝云："糊名考校中，诸行百户，何所不有? 虽盗贼大辟，亦可登科改秩云。"

黄王不辨

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荣邸近属也，所居尝独毁于火，于是乡人呼为王火烧。同时有黄瑰者，亦越人，尝为评事，忽遭台评，云："其积恶以遭天谴，至于独焚其家。"乡人有黄火烧之号。盖误以王为黄耳。邸报既行，而评事之邻有李应麟者，为维扬幕，一见大惊，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归。制使李应山怜之，馈以官楮二万。及归，见家无恙，乃知为误耳。盖黄无辜而受王之祸，而李无望而得二万之获，殊可笑。

押韵语录

刘后村尝为吴恕斋作文集序云："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

演福新碑

家之巽志行为演福寺作观音殿碑，所得几何? 乃大骂贾相以示高。殊不知其寺常住赡僧田一万三千亩，乃贾相所舍也。其碑具衔云："前朝奉大夫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殊不知此二兼职，非卿监不可也，意者欲愚庸髡，眩俗眼，以为荣耳。碑成，打造遍送当路。其后官司打勘，没官田土，则贾相所舍寺中万三千亩，正在数中。省官呼释髡问之，云："贾似道既舍许多田与寺中，不知寺中呼之为何称?"曰："大檀越也。"曰："寺中亦感激他否?"曰："大众仰食于此田，安得不感激?"曰："既是如此，何乃刻碑毁骂邪?"髡无以应之。以此知公论在人心，无间于南北也。

喜行古礼

吴中一富家子粗识字而騃然，其性僻，专喜行古礼。辟大堂以祀夫子，凡朔望二丁，必大集里中士人

以行礼。凡俎豆衣冠之具，及祭馔牲酒，莫不精腆。每一行礼，必有重费不靳也。然其人初无识解，不过所存如此，亦可尚也。

龙畏神火

乙未岁五月，宜兴近湖之地，忽有二龙交斗，俱坠于湖，其长无际，顷刻大风驾水，高丈余而至。即有火块大如十间屋者十余，自天而坠，二龙随即而升。盖天恐其为祸，驱神火逐之，使少缓。须臾，则百里之内皆为巨壑矣。余向者舟经德清之桃园，其稻田皆焦黑，凡数十亩。遂舣舟问其里人，云：“昨午有大龙自天而坠下，随即为地火所烧而飞去。”盖龙之所畏者火耳。

不葬父妨子

或谓停父母之丧久而不葬者，则其子孙每岁缩小。近见钱达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异也。（姚子敬云）

多景红罗缠头

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楼落成，于湖为大书楼扁，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命妓合唱甚欢，遂以红罗百匹犒之。

韩平原姓王

王宣子尝为太学博士，适一婢有孕而不容于内，出之女侩之家。韩平原之父同乡，与之同朝，无子，闻王氏有孕婢在外，遂明告而纳之。未几得男，即平原也。

乌银江珧

承平时，贵家以乌银为江珧壳，外具细纹而色似真。每宴集，则以此赝珧柱以供客，可谓富贵之极也。（胡存斋云）

金紫银青

广西诸洞产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麦片，则名麸皮金。金色深紫，比之寻常金色复加二等，此金之绝品也。银之品有纹如罗甲者，有松纹者，有中洼而郭高者，皆为精银，其绝品则色青。故官品有金紫银青之目，盖金至于紫，银至于青，为绝品也。（张敬堂云）

乌贼得名

世号墨鱼为乌贼，何为独得贼名？盖其腹中之墨可写伪契券，宛然如新，过半年则淡然如无字。故狡者专以为骗诈之谋，故谥曰“贼”云。

天雨米豆

至元丙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天雨黑米，粒小而多，饭可食。（陈本斋云）泉州雨红豆，亦可为饭，其色如丹砂，前未见也。（徐容斋云）乙未岁，江西歉甚，时天亦雨米，贫者得济，富家所雨则雪也，此又异甚。（胡存斋云）

朱宣慰诗

日观僧子温善作墨蒲萄，时书诗文句于上，或有可喜者。尝在朱宣慰家作画，讫，遂写一诗在上云：“昔有朱买臣，今有朱宣慰。两个担柴夫，并皆金紫贵。”朱老欣然曰：“朱清果是卖芦柴出身，和尚说得我著。”遂馈贶资五锭酬之。

杏仁有毒

松雪云：“杏仁有大毒，须煮令极熟中心无白为度，方可食用，生则能杀人。凡煮杏仁汁，若饮犬猫立死。”

章宗效徽宗

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

茯苓益松

凡所砍大松，根下枯而红润者，其下必有茯苓，盖得茯苓所养故耳。人能服饵，岂无奇功!

虎引彪渡水

谚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犷恶，能食虎子也。余闻猎人云：“凡虎将三子渡水，虑先往则子为彪所食，则必先负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则复挈彪以还，还则又挈一子往焉，最后始挈彪以去。盖极意关防，惟恐食其子故也。”

擦　纸

凡擦纸，必用黄蜀葵梗叶新捣，方可以擦，无则占粘不可以揭。如无黄葵，则用杨桃藤、槿叶、野蒲萄皆可，但取其不粘也。

冬至前造酒

凡造酒，冬至前最佳，胜于腊中，盖气未动故也。今造盐菜者亦必于冬至前，则可以久留矣。此说极有理。（李静仙云）

壬日扦种

芒种后壬日入梅。壬日所种花草，虽至难活者亦皆活，申日亦可。

白 蜡

江浙之地，旧无白蜡。十余年间，有道人至淮间，带白蜡虫子来求售。状如小芡实，价以升计。其法以盆桎树（桎字未详），树叶类茱萸叶，生水傍可扦而活，三年成大树。每以芒种前，以黄草布作小囊，贮虫子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细若蠛蠓，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腊，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腊矣（其法如煎黄腊同）。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二三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树亦可用。其利甚博，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白腊之价，比黄腊常高数倍也。

别集上

汴梁杂事

罗寿可丙申再游汴梁，书所见梗概。汴学曰文学、武庙，即昔时太学、武学旧址。文庙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堤莲池，尚有璧水遗意。太学与首善阁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敕书。先圣之右为孟，左为颜，作一字位置，不可晓。北方学校皆然，先圣、先师各有片石，镌宋初名臣所为赞，独先圣太祖御制也。讲堂曰“明善”，藏书阁曰“稽古”。古碑数种，如宋初翰苑题名，开封教授题名，九经石板，堆积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又有大金登科题名，女真进士题名，其字类汉篆而不可识。司天台太岁殿，徽宗草书“九曜之殿”。旧开封府有府尹题名，起建隆元年居润，继而晋王、荆王而下皆在焉。独包孝肃公姓名为人所指，指痕甚深。楼阁最高而见存者：相国寺资圣阁、朝元宫阁、登云楼。资圣阁雄丽，五檐滴水，庐山五百铜罗汉在焉。国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宫阁即旧日上清储祥宫移至，岿嵬半空。登云楼俗呼为八大王楼，又称谭（一作潭）楼，盖初为燕王元俨所居，后为巨珰谭积有之，其奇峻雄丽，皆非东南所有也。朝元宫殿前有大石香鼎二，制作高雅。闻熙春阁前元有十余座，徽宗每宴熙春，则用此烧香于阁下，香烟蟠结凡数里，有临春、结绮之意也。朝元宫虚皇台亦上清移来，下有青石础二，刻画龙凤团花，极工巧，旧时是朱温椒兰殿旧物。台上有拜石，方广二丈许，光莹如碧玉，四畔刻龙凤，云雾环绕。内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内醮时，徽庙立于中，林灵素、王文则居两傍也。汴之外城，周世宗时所筑，神宗又展拓，其高际天，坚壮雄伟。南关外有太祖讲武池，周美成《汴都赋》形容尽矣。梁王鼓吹台、徽宗龙德宫旧基尚在。开封府衙后有蜡梅一株，以为奇，遂创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怀孟州，号“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后，故寒稍杀，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远似江南云。南门外有五岳观、太乙宫、岳帝殿，极雄壮华丽，宫连跨小楼殿，极天下之巧，俗呼为暖障。闻汴有大殿九间者五，相国、太乙、景德、五岳，尽雕镂，穷极华侈，塑像皆大金时所作，绝妙。徽宗定鼎碑，瘦金书，旧皇城内民家因筑墙掘地取土，忽见碑石穹甚，其上双龙，龟趺昂首，甚精工，即瘦金碑也。四方闻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专其利。蔡京题额“政和定鼎之碑”。或云九鼎，金人未尝迁，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资圣阁登云楼覆压岁久，今其地低陷甚多。曾记佛书言，山河大地凡为城邑、宫阙、楼观、塔庙，亦是缘业深重所致。光教寺在汴城东北角，俗呼为上方寺，琉璃塔十三层，铁普贤狮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铜波斯盖之，泉味甘，谓通海潮。旁有五百罗汉殿。又云五百菩萨像，皆是漆胎，庄严金碧，穷极精好。《普贤洞记》石碑甚雅，金皇统四年四月一日，奉议大夫行台吏部郎中飞骑尉施宜生撰并书，所谓方人者也。后为金相，字步骤东坡。寺入门先经藏殿，殿极工巧，四隅不动，其中运转，经卷无伦次，皆唐人书也，极精妙。大庙街近城，有古观音寺，北齐施主姓名碑，佛殿开宝皇后命孙德元画西方净土，极奇古精妙，仅存半壁。僧崇化大师为之赞书，亦有法。相国寺佛殿后壁，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诏画大天王，尤雄伟。殿外有石刻，东坡题名云：“苏子瞻、子由、孙子发、秦少游同来观晋卿墨竹，申先生亦来，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岁。”又片石刻坡翁草书《哨遍》，石色皆如元玉。宝相寺俗呼为大佛寺，有五百罗汉塑像，甚奇古。又噀水石龙，镌刻甚精，皆故宫物也。

蟛蜞馄饨

《轩渠录》载，有人以糟蟹馓子同荐酒者，或笑曰：“则是家中没物事，然此二味作一处怎生吃?”众以为笑。近传溆浦富家杨氏尝宴客作蟛蜞馄饨，真可作对也。

包宏斋桃符

包宏斋恢致仕后，归作园于南城，题桃符云：“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年八十七薨。

南风损藕

近闻亭皋荡户云：“每岁夏月，南风少则好藕。晒荷叶遇雨，雨所著处，皆成黑点。藏荷叶则须密室，见风则蛀损不堪用矣。”

灯檠去虫

桃树生小虫，满枝黑如蚁，俗名蚜虫。虽用桐油洒之，亦不尽去。其法乃用多年竹灯檠挂壁间者，挂之树间，则纷纷然坠下，此物理有不可晓者。戴祖禹得之老圃云。

鱼 苗

江州等处水滨产鱼苗，地主至于夏，皆取之出

售，以此为利。贩子辏集，多至建昌，次至福建、衢、婺。其法作竹器似桶，以竹丝为之，内糊以漆纸，贮鱼种于中，细若针芒，戢戢莫知其数。著水不多，但陆路而行，每遇陂塘，必汲新水，日换数度。别有小篮，制度如前，加其上以盛养鱼之具。又有口圆底尖如罩篱之状，覆之以布，纳器中，去其水之盈者。以小碗又择其稍大而黑鳞者，则去之。不去则伤其众，故去之。终日奔驰，夜亦不得息，或欲少憩，则专以一人时加动摇。盖水不定则鱼洋洋然，无异江湖；反是则水定鱼死，亦可谓勤矣。至家，用大布兜于广水中，以竹挂其四角，布之四边出水面尺余，尽纵苗鱼于布兜中。其鱼苗时见风波微动，则为阵顺水旋转而游戏焉。养之一月半月，不觉渐大而货之。或曰：初养之际，以油炒糠饲之，后并不育子。

同里虎

近岁平江虎邱有虎十余据之，同里叶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专为食息之地，凡人兽之骨交藉于地，蛇骨亦有之。闻虎之饥，则兼果实皆啖，不特兽也。其堂下大泥潭，虎饱则展转于中。傍居之人熟窥之，凡食男子必自势起，妇人必自乳起，独不食妇人之阴。或有遇之者，当作势与之敌，而旋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盖虎不行曲路故也。

陶裴双缢

丙申岁九月九日，纪家桥河北茶肆陶氏女，与裴叔咏第六子合著衣裳，投双缳于梁间。且先设二神位，乃题自己及此妇姓名，炷香、然烛、酒果、羹饭，烛然未及寸而殂矣。尝记淳熙间，王氏子与陶女名师儿共溺西湖，有人作“长桥月、短桥月”，正其事也。至载之《周平园日记》，何前后盛情之事，皆生于陶氏门中邪！近至元二十七年大水，湖州府仪凤桥下有新生死小儿弃于水中者，两手四臂四足，面相向抱持，胸胁相连，一男一女，丐者取以示人而乞钱。疑皆此辈所幻也，怪哉！

因庸堂

谢府有因庸堂，穆陵御书二字，盖出《崧高》之诗云：“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注云：“谢乃周之南国也。”此诗美宣王能建国，褒赏申伯，于此取义，固佳。然于两句中各取一字，亦太穿凿矣。

德寿买市

隆兴间，德寿宫与六宫并于中瓦相对，令修内司染坊，设著位观，孝宗冬月正月孟享回，且就看灯买市。帘前堆垛见钱数万贯，宣押市食歌叫直一贯者，犒之二贯。时尚有京师流寓经纪人，如李婆婆鱼羹，南瓦张家圆子之类。

天狗坠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冬至，是夜三鼓，有大声如发火炮，震动可畏，鸡犬皆鸣。次日，金一山自山中来云：“山中之声尤可畏，野雉皆鸣。”或云天狗坠故也。

丁酉异星

丁酉正月初二日乙丑夜二鼓，天井巷张家金银铺遗漏。是夕，天中有如云气赤色，其大如箕而微长，或谓其大星，余目昏视之不见。疑此云气为火气所烁而然，凝然不动，殊为可异，不知何物也？

彗星改元

是岁二月，忽有传夜后西北角有星光芒曳尾者，余不之信。数夕起观，皆无所见。一夕于西边见大星，光芒正在胃、昴间，然考之则太白耳。益疑小人妄传。继而有自吴来者云，船中见之甚的，类景定彗星，而尾短仅数尺耳。余终未之信也。及三月十七日，诏书到杭，改元大德。有云“星芒示变，天象敬予。”始信前者为信然也。

和剂药局

和剂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十局，出售则又各有监官。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谓之京局官，皆为异时朝士之储，悉属之太府寺。其药价比之时直损三之一，每岁縻户部缗钱数十万，朝廷举以偿之，祖宗初制，可谓仁矣。然弊出百端，往往为诸吏药生盗窃，至以樟脑易片脑，台附易川附，囊橐为奸，朝廷莫之知，亦不能革也。凡一剂成，则又皆为朝士及有力者所得，所谓惠民者，元未尝分毫及民也。独暑药、腊药分赐大臣及边帅者，虽隶御药，其实剂局为之。稍精致若至宝丹、紫雪膏之类，固非人间所可办也。若夫和剂局方，乃当时精集诸家名方，凡经几名医之手，至提领以从官内臣参校，可谓精矣。然其间差讹者亦自不少，且以牛黄清心丸一方言之，凡用药二十九味，其间药味寒热讹杂，殊不可晓。尝见一名医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黄而止，自乾山药以后凡二十一味，乃补虚门中山芋丸，当时不知缘何误写在此方之后，因循不曾改正。”余因其说而考之，信然。凡此之类必多有之，信乎误注《本草》，非细故也。

葛天民赏雪

葛天民字无怀，后为僧，名义铦，字朴翁。其后返初服，居西湖上，一时所交皆胜士。有二侍姬，一曰如梦，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拥炉煎茶，忽有皂衣者闯户，将大珰张知省之命（即水张太尉也），招之至总宜园。清坐高谈竟日，雪甚寒剧，且觉腹馁甚，亦不设杯酒，直至晚，一揖而散。天民大恚，步归，以为无故为阉人所辱。至家则见庭户间罗列奁篚数十，红布囊亦数十，凡楮币、薪米、酒肴，甚至香茶适用之物，无所不具。盖此珰故令先怒而后喜，戏

之耳。

彭晋叟

彭晋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学，文亦奇，肄业京庠，每试多居首选。胡颖为浙西宪政，尚猛厉，物情不安，彭因伪作台章以胁之，有尼僧为之表里，使以稿示之曰："得之台中，行且止矣。"胡惧，就致祷，约以获免当以数万为谢。已而月课不及，胡遂作台长，江古心书历述所闻以谢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时政放堂试，赋题出"王言如丝"，彭为首冠。破云："王妙心纬，言关化机，于未布以先谨，如有丝之至微。"揭晓之际，彭已置理，乃以次名代之。狱成，黥隶贵州，久之宛转自如，得至静江。适当诏岁入贡闱，为编栏，遇都吏一子于场中，日授三卷，得预荐送。吏深德之，未有以报，乃为之谋曰："经干潘公谌，汝乡人也，盍往归之?"彭以呈面为难。又命之作札，吾当为通。潘见其辞藻粲然，亟令来见，深爱其才，而革面无策，为之重叹，曰："吾当思一策以处。"既数日，乃曰："得其说矣。"使具戎服，介之经帅府，时姚橘洲希得领桂管，因从容为地，且令修一俪语为贽。彭退思数日，未能措词，乃往见潘求教。潘为之思有顷，附髀曰："吾已得一联矣，曰：'失邯郸之步，为吾党羞，借荆州之阶，以军礼见。'"使绪成之，且为点定，约日道之以前。橘洲庭见之，彭趋进入拜如彝，乃以贽上。橘洲观之喜甚，详询始末，留之书院。授以文选，使分类之，以观其能否?未几书成，橘洲益喜，使诸子师之。资身之计渐裕，旋得勇爵，纳妾有家，继得两子。橘洲入为文昌，兼夕拜，使与俱行，缴驳之章多出其手。复出入无间，辄登市楼，恣肆无忌，为人指目。闻于当路，于是逮治填配，押回元隶所，橘洲亦以此去国。彭后与黎峒通，为具舟楫，尽室以行，莫知所之。

唐尧封

唐仲友之父侍御尧封，孝庙时以礼部侍郎大司成除侍御，有直声。当论钱尚书礼，左迁小龙场，及去国，同朝送之，馆学为空。孝宗知之，叹曰："遂为唐氏百年口实。"初入言路，钱迎问第一人，答以"方思之"。归语仲友，仲友曰："大人失言，当云此行正为公来也。"

林乔

林乔泉州人，颇有记问。初游京庠，淳祐丙午，宗学时芹斋与太学提身斋争妓魏华，乔挟府学诸仆为助，遂成大哄。押往信州听读，因与时贵游从赓唱，放浪狎邪，题诗于茶肆云："斗州无顿闲身处，时向梅花走一遭。"士论薄之。旋登徐元杰之门，后元杰死，徐经畋、李斛峰皆以应用之往来。既而元杰家为伐柯一村豪家，为接脚婿。其幼子寓城中，有地占为菜园，与赵温州崇机邻，守皆有月馈，其门如市，数年得自便。宝祐癸丑，买福州待补，作申如名纳卷，题出"言行枢机动天地"，遂中魁选，欲参学，为人所攻而止。久之，上书特补保义郎，领钱亿万，往谋北事，时景定初也。继又赴有官漕试，得荐登第，随被论驳，经营复得官戎议之类。还寓信州，朱浚为守，不往见，且语诋之，朱怒，捃摭其罪押回本贯。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乃往从元杰之子直谅，以清潭和买吏屋，且任和籴。既而直谅得宪节，林随以行。后以词诉为徐帅择斋明叔所治，押往五年，摧锋军寨，拘锁而殂，时咸淳末年也。或言后改名为天同，字景郑云。

李梦庚

李梦庚者，襄阳人，善文，不偶，归而治生。其子能文而不肖，数盗用父财，父欲杀之。宗党劝止，使其子拜且谢。或告以父已负剑，子甚恐，拜方起而剑欲及，亟走避，闭门，剑入门者几寸。其子后魁浙漕荐，襄帅以书抵漕，潜说友曰："今岁漕魁乃梦庚之子也。其论尾之语，曾见之否?其语曰：'世岂有弃鲧而不用其子者哉?'闻者莫不大噱云。"

陈怿如尊者

王臞轩清举到省，道经建阳，谒梦盖竹庙。梦至王者居，有五百人列坐，而虚其四。臞轩未至，有呼者曰："官人位在此。"王既坐，举首见席端乃一僧，王负气怒甚，左右曰："此陈怿如尊者。"遂寤，及廷唱，大魁乃吴潜也。

史浩传赞

尤木石焴修《四朝国史》(高、孝、光、宁)，其赞史浩略云："其在太子家号为智囊，又其当国，多引天下知名之士，朱熹其首也。"然其意以为知名之士皆天所与，蔽而不扬，则是违天，而不问其道之行与否也。因此忤穆陵意，得谴去国，盖专为张魏公地耳。后改，俾别为赞云："独用兵一事与时贤异，岂非欲先报本而后机会欤?"

唐震黄震

唐震、黄震，抚州、信州，俱是二千之石，皆为九百之头。唐尝为桐川倅，以本厅靡费，取办于吏，欲从州郡具申省部罢本职。守倅皆谓言曹废置，当出朝廷，不从之，且为于窠名量拨为助，遂止。唐后知饶州，北兵之来，官军与群盗交乱，唐以北兵辄出御之，遂死于难。黄后持使节，幸存于鄞云。

男不授女状

林靖之共甫初筮越之民曹，尝直议舍，同幕东莱吕延年后仲在焉。有妇人来投牒，吏无在者，林欲前

受之，吕自后止之曰："男女授受不亲。"林竦然而止，每称以诲子孙云。

沈次卿

沈次卿者，吴兴人，待制之后，常登赵节斋之门。赵尹京，使提督十三酒库，课以增羡而人不怨咨。常言比较自有捷法，既不害物，自可沮劝。其法使拍户于本府入钱给由，诣诸库打酒，仍使自择所向。遇比较则萃诸库，而视其所售之多寡，取其殿最之尤者，加之赏罚。诫令不烦，激厉自倍，真不易之良法也。

陈预知

陈预知者有术。陈叔方作邑时，扣以事，陈令于心无事时入静室，坐一二日却见问。节斋如其说，而后召之，陈使随意写诗文一两句而缄之，然后疏已所推为验。节斋所书"阳春布德泽"，以"王度日清夷"为对，陈出视之不差，因语节斋曰："君官职皆已前定，但遇事只可做五分。"节斋每用其说以自警也。

牧羊子

湖州卜者牧羊子，识章文庄于未遇时。及仕再筮，皆不许其得禄，果连丁艰。既而曰："今可仕矣，且不在外。"遂由掌故以致两地。又尝语医者李星父曰："君当饭于省中。"乡人传以为笑。后文庄贵，常招之胗脉，留与共饭于省阁，因举旧话一笑。

何生五行

平阳县八丈村有何生者，虽为佣而能谈五行，当诏岁设肆城中。有士人以女命来扣，云有孕方可免灾。问弄璋邪，弄瓦邪？答云："也弄璋，也弄瓦。"不知为何等语而去。后果孪生二子，一男一女也。

戴生星术

番禺戴生以术游临安，时陈圣观为常博，戴许以必当言路。未几，安边所主字郑应先语及戴术，云渠谓常博必当言路，且与吾乡象郭阊为代，只候其他，徐即见。既而张志立自小坡出为右史，守永嘉，而陈文龙冠象论，浙西宪洪畏去职时，台长陈伯大求去甚力，郭与陈坚即皆序升，代之为小坡，而圣观与徐卿孙并命为察，实代郭云。

括苍赵墓

赵节斋之父国公祖墓在括苍青田，以地本一蜀人所定，约三年复来。已而见者皆言其中有水，当谋改厝，启之未毕，而前人至，见之曰："水自有之，无害也。"既启穴，水绿色，以盏勺饮极甘。挠之数四，一金鱼跃出，击杀之。又挠之，有二鱼，复击其尾纵之，曰："当出三天子，今只作一半。"遂复掩之，后乃生景献太子。

阴阳忌乐

王伋云："阴阳家无他，惟忌乐二字而已。乐惟乐其纯阳纯阴，忌惟忌其生旺库墓，此水法也。谓如子午向，午水甲水皆可向，即纯阳，艮震山，庚辛水流即纯阴。"

悬棺葬

孔应得云："朱晦庵之葬用悬棺法，术家云：'斯文不坠，可谓好奇。'"

郭　阊

郭阊，号方泉，广州人，少颉颃场屋。其父与廖莹中之父有交好，两家之子同笔研。得第后，试邑平江，事吕文德，数以事忤之，而亦以受知府，代授以书与其子师夔。师夔时在从班，盖命之荐于时相也。郭还里二年，漫以书达之师夔，旋外补，继而如京干堂间。廖在翘馆，闻之，使人通意，郭不为汲汲，而廖挽之不至。未几，除省门，充辛未省闱考官，旋入言路，廖有所属，往往不能曲意徇之，浸不乐之。又虚名实用一疏为陈宜中、刘黼所不平，达于贾相，大费分解。夙有上气之疾，呕血而死。

王盖伏法

王盖县丞，福州长溪人。嘉定初宦游京、湖。时方经虏患，杀人至多，积骸如山，数层之下，复加搜索，击以铁槌乃去。有未绝者，夜见炳烛呵殿而来，以为虏也，惧甚，屏息窥之。旋闻按籍呼名，死者辄起应之，应已复仆。次至其人，亦起应之。则又闻有言云："此人未当死"。乃举籍唱曰："二十年后，当于辰州伏法。"既得免，投僧舍为行者。适郡倅眉山家坤翁来游寺中，喜其淳厚而文，曰："肯从我乎！"欣然而就，家人亦爱之。家有女，适史植斋季温之子，使从之以往，遂居史。已而史得辰州，欲以自随，王猛忆前事，具白辞行。史曰："吾为郡守，岂不能庇汝？"乃勉从之至郡。逾年，史幼女戏后圃，为蛇绕，王因击蛇，并女毙焉。史怒，竟致之法，距前神言恰二十年。

埋藏会

桐州祠山，新安云岚，皆有埋藏会，或以为异。康植守广德，不以为信，至用郡印印其封，翌日发视无有焉。或以所见异，恐未必然。余按《周礼》以貍沉祭山林川泽，注：祭山林曰貍，川泽曰沈，然则尚矣。

东迁道人

丙子，北师自苏入杭，道由东迁。有道人结茅岸傍，备水饮，以施行者，化缘募铸观音铜像，积久乃成。相好端严，晨夕奉事，闻师至，叹曰："一死无

恨，所惜此像兵火不保耳。”夜梦大士告曰：“吾何所虑，恐汝不免，盖汝前生曾杀人，今来者正宿冤也。明日有三骑过山，其前二人衣红，后一人衣白者，是已。汝可迎之以请死，无所逃也。”至期所见无异，其人诧曰：“人皆避匿，独尔敢耳。”执之至庵，索其撒花，具以梦告。且曰：“我若厚藏，岂不能为性命计？”其人感悟，遽释之，且有所赠，曰：“吾与汝解冤结。”竟以获免。

屠门受祭

戴良斋云：“昔有宦家过屠门，见幼稚而爱之，抱以为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长，且承序矣。尝因祀先，恍惚见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语抱者。抱者始告以实。自是当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后祀其所为。后者云：命后者，不可不知也。”

陈公振立子

止安陈公振字震亨，居吴门，无子。有同姓昌世者，为人端悫，每加敬爱，因延之家塾，常从容与言命继之事，且托之访，历久未有所启。问之，以难其人为对，则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当。又久之，问如初，昌世谢，未敢轻有所进。乃曰：“如此则无出于子矣。”昌世固辞不敢，强之再三，乃勉承命。后因语及曩尝梦谒家庙，觉有拜于后者，顾视则昌世也，此意遂决。昌世以其泽入仕，尝倅三衢，摄郡，于公帑纤毫无所取。穆陵闻之，擢为郎，淳祐间也。

梅津食箩

尹梅津焕无子，螟蛉罗石二姓名，一越人为之语，曰：“梅津一生辛勤，只办得食箩一担。”

郁鬯大毒

明堂所用郁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吏云：“实未尝用，用之大毒，能杀人，盖文具久矣。”

陈仲潜健啖

永嘉平阳陈仲潜健啖过人，仕至邑宰。偶临安，会北使至，亦健啖，求为敌者，使与馆伴，陈闻而自炫，因获充选。食已，复索，乃各以半豚进。使者辞不能容，陈独大嚼，由是得湘阴庾节。使还不为生计，每饭必肉数斤，未几所畜一空。其妻告以饥，愁中吐出一虫，如小龟，金色，遂殂。

范吕不合

范文正始与吕文靖不合而去，文靖晚以西事复召用之，文正遗吕书，以郭、李为喻，共济国事，视古廉、蔺、寇、贾，真无慊矣。而忠宣乃谓无之，吕太史所辑《文鉴》特载此书，而《文正集》中无之，盖忠宣所删也。父子之间可谓两尽。近世倪祖常刻《齐斋集》，内有《昆命元龟说》，专为史弥远，而以集遗宅之，此犹出于不审也。陈石斋力修与陈叔方争军赏于都堂省，拂袖径出，以此去国，终焉。而其子皋谟乃以行实属之，节斋叙此一节，指为中风，且有以微罪行之语。皋谟以呈其从兄应辰、应桃之子也，以为不然，节斋恐其不用也，径取而刻之以出，此岂特不审而已哉！盖敌惠敌怨不在后嗣，然自当视其事之轻重理之，是非不可一概论也。

施武子被劾

施宿字武子，湖州长兴人。父元之，绍兴张榜，乾道间为左司谏。宿晚为淮东仓曹，时有故旧在言路，因书遗以番葡萄。归院相会，出以荐酒，有问，知所自，憾其不己致也。劾之无以蔽罪。宿尝以其父所注坡诗刻之，仓司有所识。傅穉字汉孺（湖州人），穷乏相投，善欧书，遂俾书之，锓板以赒其归。因摭此事，坐以赃私。其女适章农卿良朋云。

二章清贫

章文庄参政与其兄宗卿，虽世家五马，而清贫自若。少依乡校，沈丞相该之家学相连，章日过其门。沈氏少年与客坐于厅事，时方严冬，二章衣不掩胫，沈哂之曰：“此人会著及时衣。”客儆之曰：“二章才学，乡曲所推，不可忽也。”章亦微闻之。既而兄弟联登第，骎骎通显。沈氏之屋，适有出售者，宗卿首买之以居焉。宗卿滑稽善谑，与同舍聚话，吴棣调之曰：“鸟覆翼之。”翼之，宗卿字也。章若不闻他语，自若良久，忽语众曰：“顷与众人会语正洽，俄闻恶臭，罔知所自。时舍弟达之亦在焉，久乃觉其自达之也，退而诮之曰：‘吾弟！吾弟！众皆在此说话，吾弟却在此放屁。’”众为一笑。

卿宰小鬼

何小山既贵，里居有卿宰，初上来见，一睹刺字曰小鬼耳，遣吏谢之。后以佃家来诉邻凫之扰，有状至邑宰，判云：“作高田塍多著水，鸭踏苗头自理会。朝中自有大官人，何必执状问小鬼。”

刘漫塘

刘宰字平国，号漫塘，润之金坛人。早有经世志，以微疾不乐出。或言其面黫点，不欲应诏起者再，力辞以免。尝大书其印历，以示终身不起云：怪矣面容，无食肉相；介然褊性，无容物量。智浅而虑不周，材疏而用则旷。不返初服，辄启荣望，岂特二不可七不堪，正恐一不成万有丧。故俯以自适，超然自放，衣敝袍可无三褫之辱，饭蔬食何用八珍之饷？隐几觉来，杖藜独往。或从田家瓦盆之饮，或和渔父沧浪之唱，顾盼而花鸟呈伎，言笑而川谷传响，优游岁月，逍遥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语之曰：“汝非

霸越之人乎！陶天下之中，从子致富，亟去毋乱吾乐。"遇篮舆而来者，揖之曰："汝非不肯见督邮者乎！有要于路者，藉得钱送酒家，因不若高卧北窗，日傲羲皇之上也。"又尝发明靖节意云："士大夫既作县弃官而归，率自托于陶元亮，其说以不见督邮为高，以解印绶不顾五斗米为廉。愚以为此士大夫有血气者之常，元亮非为血气所使者，其胸中必有见。《论语》载子在川上一章，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喻，独程门以为论道体，其说盖本于元亮。元亮谓置彼不舍，安此自富，惜其寄情于酒而为学有作辍也。不然，总角闻道，白首未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车，策我良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惟其用功，深见道明，知世道之难，而时事盖不可为，故欲翻然而归。其发于督邮之来，特不欲为苟去云耳。"世遂以为诚然，真痴人之前难说梦也。

陈宜中父

陈宜中之先为吏，每以利物为心，日计所及，以钱投火缶中，一钱为一事，久而不可胜计，人多德之。尝负官钱在圄，属其孙往贷于葛宣义。葛居外沙，资累钜万，宿梦黑龙绕其厅柱，觉而异之，夙兴未頮，径至彷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顾。果有小儿来，年可十许岁，问为谁，曰："陈某孙。"又问来故，以实对。又问所需几何？曰："百千。"如数付之。陈既出，诣葛谢，葛曰："汝肯以此见与否？"陈曰："寒贱下吏，势分辽绝，非所敢闻。"葛勉使就学，许以捐助，未几，以长女许之。既而陈游上庠，上书攻丁大全，南迁数年，贾相牢宠，置之伦魁。陈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设水陆供，尽室以往，独长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寇夜至，遂席卷以去，长女亦被获以往。至是寻盟，乃以幼女归之。陈后以文昌出守七闽，遇巧节，诸吏各有所献。陈妻忽识一柈，似其家物，审是果也。因语陈，陈乃召吏扣所从来，云海巡所遗也。亟发兵围其寨，尽俘诸校，置于理，悉得其情，正葛寇也。事已吻合，以次伏诛，无漏网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犹隐不言，其妹为言委曲，执手相哭，乃毙其二雏焉。

刘朔斋再娶

魏鹤山之女，初适安子文家，既寡，谋再适人。乡人以其兼二氏之撰，争欲得之，而卒归于朔斋。以故不得者嫉之，朔斋以是多啧言。晚丧偶于建宁。王茂悦橚自台归霅，继而朔斋亦以口语归，王辂之近郊。既而皆有伉俪之憾，语相泣也。王告别归舟，得疾，竟至不起。王，刘所爱也。刘归吴中，未几亦逝。二人皆蜀之隽人，识者无不惜之，时戊辰、己巳之间也（衢按：朔斋名震孙）。

朔斋小姬

嘉熙丁酉，朔斋守湖，赵毋堕为鼎倅。既得湖守，为朔斋交代，刘颇不乐。会刘得史督之辟，是时其父端友适自蜀来，正所由也，不容不就。刘欲卜居于湖，拟郡教场地为基，乃别相地以迁之，得广化寺后空地。后得宅于苏，不复来，斯场随废。蔡达夫节守湖日，创安定书院，用其地为之云。朔斋在吴日，有小妓善舞扑蝴蝶者，朔斋喜而纳之矣。郑润父霖来守苏，盖旧游也。因燕集扣其人，知在刘处，亟命逮之。隶辈承风，径入堂奥，窜取以去。刘大不能堪。未几郑殂，刘复取之以归。时淳祐己酉也（衢按：毋堕名希垄，宋宗室）。

成均浴堂

贾似道之为相也，学舍纤悉，无不知之。雷宜中长成均也，直舍浴堂久圮，遂一新之。或书其壁云："碌碌盆盎中，忽见古罍洗。"雷未之见也。一日见贾，语次忽云"碌碌盆盎中"，雷恍然不知所答，深用自疑。久之入浴堂见之，乃悟云。

潜说友

潜说友缙云人，甲辰得第，咸淳庚午尹京，凡四年。后因误捕贾公私秫事去，语之同傅者吴元真，逾年起家守吴，闻北师至，计无所出。适时宰欲以金银往舒城犒军，会舒已下，不得进，寄吴门郡库。潜因移为撒花用，借表同往。北师既退，自以全城为功，未几朝廷知其事，遂罢去。文天祥实代之。后从二王入闽，二王入广，留守闽中，更反覆随之向背，末乃复为北守。所共事王积翁因众军支米不得，王以言激之曰："潜意也。"遂罹剖腹之酷，王复作文以祭之。潜与赵裕庵同邑，初甚相好，后浸不相能。潜既南向，裕庵之子巩与其子交恶，至聚众角斗。巩以女妻唆都，因拉裕庵入闽，以其常帅彼也。还至三衢而殂，巩后得南剑同知云。

王积翁

王积翁留耕，参政伯大之侄也。尝宰富阳有声，后觐北，留连甚久，遂自诡宣谕日本，遂命为奉使，以兵送之。至温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舶，王尽拘用之，使行，又于途中鞭之。有谇语，王颇闻之，至骸山（即髑髅山），以好语、官职诱之，且付以空头总管文帖，且作大茶饭享之。任亦领略，亦作酒以报，众使醉饱，任纵兵尽杀之，靡有孑遗。王窜匿于柁楼下，任叱之曰："奉使何在?"犹佯笑曰："在此。"出则叩头乞命，任顾其徒，鞭而挤之于水，席卷所有宝物、货财而去。取所乘舟断其首尾，使若倭舟然。后有水手四人逃回永嘉，北朝为之立庙赐谥焉。

王厚斋形拘

王厚斋应麟为右史、两制时，刘黻在言路，尝论之云："识局于形，志夺于艺；惟务谀说以钓爵位，

遂使文体日就委靡。遍历华要，津津立坳矣。”命下之日唧唧，人识吾皇用人如鉴衡，故为而常。一通谱嫔御之人云云。

安　刘

安刘字景周，一字子阳，四明人。嘉熙丁亥，太学解试魁，戊戌周榜，初任柳州教授。及瓜惮行，使人以身代往，既而其人卒于官，郡以实言，久之乃往。归投贾于维扬，为作委曲，使言者拈出而加以谴罚，于是死灰复然。自是浸加朝武，出守括苍，未得入馆，丞秘省，得宜春以出，旋又劾去。未几，郡亦不守矣。安素与同郡孙愿质，孙无恙时，常祝其族子中以不合远之，命更一子，殂，出子乃复谋归。安患之，未有以绝其来。其人仕至信州李曹，会农寺有逋券四千缗，正在秋厅，安以为奇货，嘱承吏使迫之，自投于井而死。时弁溁为卿，张汝诰为丞，以此并免。未几，弁、张皆殂。

俞　浙

俞浙，字季渊，上虞县人。旧多游鄞学，以长上自居，与同舍不相能，至或欧击，为众所攻，誓于礼殿而去。使弟鄞教，职员多故旧，遇之来，滋众怒而哄，碎其座，俞遂弃官去。素出王丞相爚之门，王为梼时相，治其为首者，太常丞为之代，久之不敢上。俞改吉教，乃得往。俞善治财，数吏为所迫死。后入为言官，所疏多至数十人，不久去国。常为章全部端子馆客。

黄　国

黄华父其先建宁人，父居吴兴。早游京学，本习词赋兼《春秋》。采时事，所抄邸状甚整，其造请不避寒暑，以故多闻，枚举往事，历历如指诸掌，于时日无所差误。甲辰攻史嵩之，以预扣阍，与时宰谢方叔游从。既以乡举登庚戌第，旋得京教。继入史馆为校勘，迁太博。中遭啧言，指其他无所长，但能多收朝报耳。晚得南康，未上而勘召主宗正名籍，造朝未及关，而台评及之，数月分禄。华父熟于典故，又好谈命，知人甲子。或于广座举正班次，往往呼吏从己所见，引却龟列。一日，遇六院序学官之上，责吏使正之，然后止。为六院者，局蹐而退，以故多不乐者。

方　回

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徽人也。其父南游，殂于广中，回，广婢所生，故其命名及字如此。魏明己遇为守，爱而异遇之。忽与倡家有讼，遂俱至于庭，魏见之甚骇，而方力求自直，魏为主张而敬则衰矣。后以别头登第，为池阳提领茶盐所干官。居与大家并，其家实寡妇主人，回以博游其家，且道其长，吕师夔亦往焉。旋以言去。喜作诗，以放肆为高，有云：“菊花与汝作生日，螃蟹唤吾入醉乡。”又与伯机为寿云：“诸公未许子为政，万事无如髯绝伦。”“糟姜三盏酒，柏烛一瓯茶。”又自寿诗云：“把酒从来不可期，吾降（《离骚》协降字作洪）今日少人知。”有轻薄子联之云：“但看建德安民榜，即是虚翁德政碑。”又《竹枝》云：“跳上岸头须记取，秀州门外鸭馄饨。”《甲午元日》云：“端平甲午臣八岁，甲午今年又一周。六十八年多少事，几人已死一人留。”其处乡专以骗胁为事，乡曲无不被其害者，怨之切齿。遂一向寓杭之三桥旅楼而不敢归。老而益贪淫，凡遇妓则跪之，略无羞耻之心。有二婢曰周胜雪、刘玉榴，方酷爱之，而二婢实不乐也。既而方游金陵，寄二婢于其母周姬之家，恣开杜陵之门，胜雪者竟为豪客挟去。方归，惟怅惋而已。遂作二诗云：“鹦鹉笼开彩索宽，一宵飞去为谁欢。早知黠妪心肠别，肯作佳人面目看。忍着衣裳辜旧主，便涂脂粉事新官。丈夫能举登科甲，可得妖雏胆不寒。”“一牝犹嫌将两雄，趋新背旧片时中。陟忘前主能为叛，作事他人更不忠。玉碗空亡无易马，绛桃犹在未随风。何须苦问沙吒利，自是红颜薄老翁。”自刻之梓，揭之通衢，无不笑者。既而复得一小婢曰半细，曲意奉之。每出至亲友间，必以荷叶包饮食、肴核于袖中，归而遗之。一日遇客于途，正揖间，荷包坠地，视之乃半鸭耳。路人无不大笑，而方略不为耻。每夕与小婢好合，不避左右。一夕痛合，床脚摇拽有声，遂撼落壁土。适邻居有北客病卧壁下，遂为土所压。次日诉于官，方为追逮到官，朋友间遂为劝和，始免。未几，此婢满，求归母家，拳拳不忍舍，以善价取之以归。时年登古希之岁，适牟献之与之同庚，其子成文与乃翁为庆，且征友朋之诗，仇仁近有句云：“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且作方句云：“老尚留樊素，贫休比范丹。”（方尝有句云：“今生穷似范丹”）于是方大怒，褒牟而贬己，遂摭六臣之语，以此比今上为朱温，必欲告官杀之。诸友皆为谢过，不从。仇遂谋之北客侯正卿，正卿访之，徐扣曰：“闻仇仁近得罪于虚谷，何邪？”方曰：“此子无礼，遂比今上为朱温，即当告官杀之。”侯曰：“仇亦止言六臣，未尝云比上于朱温也。今比上为朱温者，执事也。告之官，则执事反得大罪矣。”方色变，侯遂索其诗之元本，手碎之乃已。先是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倅，虑祸及己，遂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有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所谓十可斩者，盖指贾之幸、诈、贪、淫、褊、骄、吝、专、谬、忍十事也。以此遂得知严州。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及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遂得总管之命，遍括富室金银数十万两，皆入私囊。有老

吏见其无耻不才，极恶之。及来杭，复见其跪起于北妓之前，口称小人，食猥妓残杯余炙。遂疏为方回十一可斩之说，极可笑。大略云：“在严日，虐敛投拜之银数十万两。专资无益之用，及其后则鬻于人，各有定价。市井小人求诗序者酬以五钱，必欲得钱入怀，然后漫为数语。市井之人见其语草草，不乐，遂以序还，索钱，几至挥拳，此贪也。寓杭之三桥旅舍，与婢宣淫，撼落壁土，为邻人讼于官，淫也。一人誉之，则自视天下为无人，大言无当，以前辈自居，骄也。一人毁之，则呼号愤怒，略无涵养，褊也。在严日，事皆独断以招赂，不谋之同寅，专也。有乡人以死亡告急者，数日略不之顾，吝也。凡与人言，率多妄诞，诈也。回有乞斩似道之疏以沽名，及北兵之来，外为迎拒之说，而远出投拜，是徼幸也。昔受前朝高官美职，今乃动辄非骂以亡宋称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年已七旬，不归田野，乃弃其妻子，留连杭邸，买少艾之妾，歌酒自娱。至于拜张、朱二宣慰以求保解，日出市中买果淆以悦其婢，每见猥妓，必跪以进酒，略不知人间羞耻事，此非老谬者乎！使似道有知，将大笑于地下矣。”其说甚详，姑书大略如此。

衡岳借兵

衡岳庙之四门，皆有侍郎神，惟北门主兵，最灵验。朝廷每有军旅之事，则前期差官致祭，用盘上食，开北门，然亦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或云其主司乃张子亮也，张为湘南运判，死于官。丁卯、戊辰之间，南北之兵未释，朝廷降旨以借阴兵。神许启门三寸，臬使遂全门大启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而庙旁数里民居皆罹风灾，坏屋近千家，最后有声若雷震者，民喜曰“神归矣”，果遂帖息。后使按行民有诉者，乃厚给之。

北客诗

北客有咏前朝诗云：“当日陈桥驿里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三百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又咏汴京青城云：“万里风霜空绿树，百年兴废又青城。”盖大金之亡，亦聚其诸王于青城而杀之。（白敬甫）

须溪月诗

刘会孟尝作月诗，六言，云：“霓裳声里一撷，如今是第几轮。赤壁、黄楼都在，古今多少愁人。”为人所讦，几殆。

菊子

朱斗山云：“凡菊之佳品，俟其枯，斫取带花枝，置篱下。至明年收灯后，以肥膏地。至二月即以枯花撒之，盖花中自有细子，俟其茁，至社日，乃一一分种。”

回回无闰月

回回俗每岁无闰月，亦无大小尽相承。以每月岁首数三百六十日，则为一年。乙酉岁以正月十二日为岁首，大庆贺。（可与此说非也。回回之历，岁月但以见新月为一月之首，每岁则以把斋满日为庆贺，谓之开斋节。如把正月，则一并三年皆把正月。次年则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复始，凡三十六年，则一周也，皆例退。凡把斋月，但见新月把起，次月见新月则开斋，此非用古之礼，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乱敽二字

治乱之乱当作亂（从𤔔从乙），郎段切，治也，治之也。烦敽之敽当作敽（作从𤔔从攴），音同前，烦也。并见《说文》乙部、攴部。

两王医师

王医师有二：王继先，高祖朝国医，后以德寿宫进药罔效，安置福州。王泾亦继先同时，相先后应奉，后以德寿疾进京药大渐，杖脊黥海上。后得归，所谓御胗王承宣者是也。

髯阉

《周益公日记》云：“杨存中人号为髯阉，以其多髯而善逢迎也。”《王梅·溪集》载刘共甫云：“范伯达尝目存中为髯阉，谓形则髯，其所为则阉也。”

胡服间色

茶褐、黑绿诸品间色，本皆胡服，自开燕山始有至东都者。（《攻愧夫人行状》）

天市垣

伯机云：“扬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两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处之比。”此说甚新。又术者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

石行

德祐国将亡之际，福王府假山石一峰高二丈，忽行出厅事而仆，其所乘大舟若牛鸣者三。（全子用）

世修降表

李世修蜀人，憺堂熊仲之子，为江阴佥判。北军之来，因斩使而得知军事，后乃自修降表以降，岂世修降表之裔也？

社公珠

近时社公多为回回所买。或言其胸中有珠，过二十以后则在膝，必凿之。过三十以往，则无之矣。此妄传也，纵有之，回客焉敢杀人而取珠乎！

贺知章倚史势

近者鉴湖天长观有道士为僧，献杨总摄所，云："照得贺知章者，本是小人，倚托史越王声势，将寺改为道观，今欲乞复元寺施行。"杨髡遂从其请，真可发笑也。

尼　站

临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尼站"。

升遐玉圭

国朝典故：凡人主升遐，玉带则取之霍山，玉圭则取之文宣王。向后复送还之，不知起于何时？

椒兰殿赤草

洛阳椒兰殿故基之前，传是朱温弑昭宗处，寻丈间生草皆赤色，谓其冤血所染而然也。

燕　用

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宫窗户刻镂工巧以往，始知兴废皆定数，此即先兆也。

荐

《尚书》窜四凶，或问云："鲧有汩陈五行之罪，共工触不周而折天柱，三苗有不率教之罪，特不知欢兜以何罪而同罚？"或解曰："帝曰：'畴咨若予采。'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然则欢兜有所荐非才之罪，故与之同罚耳。师道云叶亦愚常用，不知出何书？

大仙笔诗

客有降仙者，余心疑其捧箕者自为之。因命题《赋笔》，且令作七言律诗，顷刻辄就，云："兔出山中骨欲仙，何人拔颖缠尖圆。拙夫堪笑堆成冢，豪客曾同扫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间雪茧涌春泉。当时定远成何事，轻掷毛锥恐未然。"纵使人为，其速亦不可及也（辛卯春）。

蒙古江西政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学，则命士人坐讲而立听，又出钞、帛、酒、米，命士人群试。刘会孟命题出《周南赋》，韵脚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闻韶赋不图为乐，至于斯也！"蒙之死，会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来何暮，公逝何速，呜呼哀哉，江西无福。"

火　蝎

北方毒螫，有所谓火蝎者，比之常蝎极小，其毒甚酷。常有客人数辈，夏月小憩磐石，忽觉髀间奇痛彻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则石面光莹，初无他物。仅行数步，则通身肿溃而殂。其同行异之，意石之下必有异，遂起视之。见一蝎极小而色黑，一人以竹杖击之，竹皆爆裂，而执竹之手亦肿溃，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真人持咒驱，此害稍息。

倪氏窖藏

倪文节为吾乡一代名流，常与秀邸为邻，颇有侵越地界之争。常为之语云："住场好，不如肚肠好；坟地好，不如心地好。"盖有为而发也。或议其有窖藏之僻，然余未敢以为信。既而子孙有分析窖藏不平之讼，颇为前人之辱，余始疑而终未敢以为信也。后纳一婢，乃自其孙所来，备言其事，云："一日骤雨，屋舍漏水，壅不泄，遂呼圬者整之。得大篋于檐溜中甓下，视之皆黄白也。或窖于墙壁间，凡数处。以此兴讼，数年不已，尽为刻木辈所有，正不救子孙之贫也，悲夫！"

燕子城铜印

伯机云："长安中，有耕者得陶器于古墓中，形如卧茧，口与足出茧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匀细若石，光润如玉，呼为茧瓶。大者容数斗，小者仅容数合，养花成实。或云：'三代秦以前物，若汉物，则苟简不足观也。'又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即郭药师起兵处，在易水北，州东南有故城，土人号曰'燕子城'。有人耕于城中，得小铜印数十枚，一好事者购得赵云之印，一钮不盈寸，篆十字，极精好。伯机得一印于焦达卿处，古文二字莫有识者。其最可怪者，或一锸土凡得数枚，莫知其所以然也。"

祖　杰

温州乐清县僧祖杰，自号斗崖，杨髡之党也。无义之财极丰，遂结托北人，住永嘉之江心寺，大刹也。为退居号春雨庵，华丽之甚。有寓民俞生，充里正，不堪科役，投之为僧，名如思。有三子，其二亦为僧于雁荡。本州总管者与之至密，托其访寻美人，杰既得之，以其有色，遂留而蓄之。未几有孕，众口藉藉，遂令如思之长子在家者娶之为妻，然亦时往寻盟。俞生者不堪邻人嘲诮，遂挈其妻往玉环（地名）以避之。杰闻之大怒，遂俾人伐其坟木以寻衅。俞讼于官，反受杖。遂诉之廉司，杰又遣人以弓刀置其家，而首其藏军器，俞又受杖。遂诉之行者，杰复行赂，押下本县，遂得甘心焉，复受杖。意将往北求直，杰知之，遣悍仆数十，擒其一家以来，二子为僧者亦不免。用舟载之僻处，尽溺之，至刳妇人之孕以观男女，于是其家无遗焉。雁荡主首真藏叟者不平，

越境擒二僧杀之，遂发其事于官，州县皆受其赂，莫敢谁何。有印僧录者，素与杰有隙，详知其事，遂挺身出，告官司。则以不干己却之。既而遗印钞二十锭，令寝其事，而印遂以赂首于是官，始疑焉。忽平江录事司移文至永嘉，云据俞如思一家七人经本司陈告事官司，益疑以为其人未尝死矣。然平江与永嘉无相干，而录事司无牒他州之理，益疑之。及遣人会问于平江，则元无此牒，此杰所为，欲覆而彰耳，姑移文巡检司追捕一行人。巡检乃色目人也，夜梦数十人皆带血诉泣，及晓而移文已至，为之悚然。即欲出门，而杰之党已至，把盏而赂之，甫开樽而瓶忽有声如裂帛，巡检恐而却之。及至地所，寂无一人，邻里恐累而皆逃去，独有一犬在焉。诸卒拟烹之而犬无惊惧之状，遂共逐之，至一破屋，嗥吠不止。屋山有草数束，试探之，则三子在焉，皆恶党也。擒问不待捶楚，皆一招即伏辜，始设计招杰。凡两月余始到官，悍然不伏供对，盖其中有僧普通及陈轿番者未出官。普已赍重贷入燕求援，以此未能成狱。凡数月，印僧日夕号诉不已，方自县中取上州狱，是日解囚上州之际，陈轿番出觇，于是成擒，问之即承。及引出对，则尚悍拒，及呼陈证之，杰面色如土，陈曰："此事我已供了，奈何推托?"于是始伏，自书供招，极其详悉，若有附而书者。其事虽得其情，已行申省，而受其赂者，尚玩视不忍行。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越五日而赦至。（夏若水时为路官，其弟若木备言其事）

杨髡发陵

乙酉杨髡发陵之事，起于天衣寺僧福闻号西山者，成于剡僧演福寺允泽号云梦者。初，天衣乃魏惠宪王坟寺，闻欲媚杨髡，遂献其寺。继又发魏王之冢，多得金玉，以此遽起发陵之想，泽一力赞成之。遂俾泰宁寺僧宗恺、宗允等诈称杨侍郎、汪安抚侵占寺地为名，出给文书（详见前集），将带河西僧及凶党如沈照磨之徒，部领人夫发掘。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犹守陵不去，与之极力争执，为泽率凶徒痛棰，胁之以刃，令人拥而逐之。铣力敌不能，犹拒地大哭。遂先发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劫取宝玉极多。独理宗之陵所藏尤厚，启棺之初，有白气竟天，盖宝气也（帝王之陵，乃天人也，岂无神灵守之）。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锦，锦之下则承以竹丝细簟，一小厮攫取，掷地有声，视之，乃金丝所成也。或谓含珠有夜明者，遂倒悬其尸树间，沥取水银，如此三日夜，竟失其首。或谓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髅，可以厌胜，致巨富，故盗去耳。事竟，罗铣买棺制衣收敛，大恸垂绝，乡里皆为之感泣。是夕闻四山皆有哭声，凡旬日不绝。至十一月复发掘徽、钦、高、孝、光五帝陵，孟、韦、吴、谢四后陵。徽、钦二陵皆空无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钦陵有木灯檠一枚而已。高宗之陵，骨发尽化，略无寸骸，止有锡器数件，端砚一只（为泽所得）。孝宗陵亦蜕化无余，止有项骨小片，内有玉瓶炉一副及古铜鬲一只（亦为泽取）。尝闻有道之士能蜕骨而仙，未闻并骨而蜕化者，盖天人也。若光、宁诸后，俨然如生，罗陵使亦如前棺敛，后悉从火化，可谓忠且义矣。惜未知其名，当与唐张承业同传否？（后之作《宋史》者当览此以入忠臣之传）金钱以万计，为尸气所蚀，如铜铁，以故诸凶弃而不取，往往为村民所得，间有得猫眼金刚石异宝者。独一村翁于孟后陵得一髻，其发长六尺余，其色绀碧，髻根有短金钗，遂取以归，以其为帝后之遗物，庋置圣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渐丰。其后凡得金钱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遂送之龙洞中。闻此翁今为富家矣。方移理宗尸时，允泽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无惧。随觉奇痛，一点起于足心，自此苦足疾，凡数年，以致溃烂双股，堕落十指而死。天衣闻僧者既得志，且富不义之财，复倚杨髡之势，豪夺乡人之产，后为乡夫二十余辈俱俟道间，屠而脔之。当时刑法不明，以罪不加众而决之，各受杖而已。

二僧入冥

乙未岁，余还霅省墓，杼山闻宝积僧云："去岁菁山普明寺僧茂都事者，病伤寒，死二日复苏。言初至大官府，冠裳数人据坐大殿，有一僧立庑下窥之，则径山高云峰也。欲扣其所以，摇手云我为人所累至此。忽枷至一僧，则其徒也。即具铁床，炽火炙之，叫号秽臭不可闻。主者呼云峰，问其事如何？答曰：'彼受此痛，若某有预，必言矣。'主者曰：'当是时是谁押字?'则无以对。继又枷至一僧，骨肉皆零落，则资福寺主守观象先也。方欲问之，忽有黄巾武士直造殿上，问某事何为久不行遣？（或云：问景僧录事）主者皆悚然而起，立命吏索案，案卷盈庭，点检名字，一吏就旁书之，凡四十二人，主者遂署于后。甫毕，此纸即化为火飞去，即有大青石枷四十二具，陈于庭下，各标姓名于上。顷刻追至二僧，乃灵隐、龄悦二都事，即就枷之。继而又有一人自外巡庑而入，各点姓名，见茂云：'汝安得至此?'遂令拥出，至门一跌而寤。"然其所见四十二人，是时皆无恙。至次年，死者凡十数人，固已异矣。至丁酉七月，演福主僧允泽号云梦者，以双足堕指溃烂，病亟，日夕号呼，瞑目即有所睹。其亲族兄长在左右视其疾，一日，忽令其兄设四十九解礼忏，自疏平生十大罪以谢过，发陵亦一事。泣谓其兄曰："适至阴司，见平日作过诸僧皆在，各带青石大枷，独有二枷尚空，已各书名于上矣。其一即下天竺瑞都事也。"其时瑞故无恙。扣其一枷为何人，则潸然堕泪曰："吾恐不可免也。"是夕泽殂。越一日，瑞都事亦殂。其冥中所见，大率与甲年岁茂僧入冥所睹皆吻合，盖可谓怪。天理果报之事，未有昭昭如此事者，故书以警世云。

甲乙丙甲乙丙甲乙丙

别集下

天籁

风之吹万物不同，天籁也。禽鸟啁唽，亦天地自然之声，作乐者当于此取则焉。所谓"听风听水作霓裳"，近之矣。以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盖以我自然之声，感彼自然之应，所谓同声相应者也。

陈绍大改名

陈绍，天台之仙居人，初名诏。宋淳祐丙申尝魁漕闱，后游上庠，欲改名。或有言增损偏旁可也，昔先圣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笔，遂易今名登第。及问其语所本，则不能知，所谓异闻也。

银花

高疏僚一代名人。或有议其家庭有未能尽善者，其父尝作《兰亭博义叙》，疏僚后易为《兰亭考》，且辄改翁之文，陈直斋尝指其过焉。近得炳如亲书与其妾银花一纸，为之骇然，漫书于此，云："庆元庚申正月，余尚在翰苑，初五日成得何氏女，为奉侍汤药。又善小唱嘌唱，凡唱得五百余曲，又善双韵，弹得五六十套。以初九日来余家。时元宵将近，点灯会客，又连日大雪，余因记刘梦得诗'银花垂院榜，翠羽撼条铃'。王禹玉《和贾直孺内翰》诗'银花无奈冷，瑶草又还芳'。苏味道《元宵》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群仙录》姚君上升之日，天雨银花，缤纷满地。宋之问《雪中应制》诗'琼章定少千人和，银树先舒六出花'。遂名之曰银花。余丧偶二十七年，儿女自幼至长大，恐疏远他，照管不到，更不再娶，亦不蓄妾婢，至此始有银花，至今只有一人耳。余既老，不喜声色，家务尽付之子，身旁一文不蓄，虽三五文亦就宅库支。余不饮酒，待客致馈之类，一切不管。银花专心供应汤药，收拾缄护，检视早晚点心，二膳亦多自烹饪，妙于调胹。缝补、浆洗、烘焙替换衣服，时其寒暖之节，夜亦如之。余衰老，多小小痰嗽，或不得睡，即径起在地扇风炉，趣汤瓶，煎点汤药以进。亦颇识字，助余看书检阅，能对书札。时余六十七岁焉，同往新安，供事三年，登城亭，览溪山，日日陪侍，余甚适也。既同归越，入新宅次家，亲族以元宵寿予七十。时银花年限已满，其母在前，告某云：'我且一意奉侍内翰，亦不愿加身钱。'旧约逐月与米一斛，亦不愿时时来请。余甚嘉其廉谨，且方盛年，肯在七十多病老翁身傍，日夕担负大公徒，此世间最难事，其淑静之美，虽士大夫家贤女有所不及也。丙寅春，余告以：'你服事我又三年矣，备极勤劳。我以面前洗嗽等银器约百来两，欲悉与你。'对以不愿得也。时其母来，余遂约以每年与钱百千，以代加年之直，亦不肯逐年请也。积至今年，凡八百千，余身旁无分文，用取于宅库，常有推托牵掣，不应余求。自丙寅年，欲免令庵庄粜租谷六百石，是岁积两年租米未粜，见管五六十石，庵僧梵头执法云：'知府与恭人商量，欲以此谷变钱，添置解库一所。'继而知府来面说，且要谷子钱作库本，若要钱用，但来支用，不知要钱几何？余云：'用得千缗。'答云：'无不可者。'而宅库常言缺支用，拒而不从。又二年，遂令庄中粜谷五百石，得官会一千八十贯，除还八年逐年身钱之外，余二百八十贯，还房卧钱，系知府曾存有批子。支三百千，系丙寅春所许，令填上项钱。余谓服事七十七岁老人，凡十一年，余亦忝从官，又是知府之父，又家计尽是笔耕有之，知府未曾置及此也。况十一年间看承谨细，不曾有病伏枕，姑以千缗为奁具之资，亦未为过！但即未办，候日后亲支给。银花素有盼盼燕子楼之志，而势亦不容留。余勉其亲，亦迟迟至今。今因其归，先书此为照。银花自到宅，即不曾与宅库有分文交涉，及妄有支用。遇寒暑本房买些衣着，及染物，余判单子付宅库正行支破，银花即无分毫干预。他日或有忌嫉之辈，辄妄有兴词，仰即此示之。若遇明正官司，必鉴其事情，察余衷素，且悯余叨叨于垂尽之时，岂得已哉！嘉定庚午八月丙辰押。"达识如乐天，亦有不能忘情之句，爱之难割也。如此浮图三宿桑下者，有以夫。余年及炳如之岁，室中散花之人空也，幸无此项挂碍耳。

褚承亮不就试

金人天会中，皇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内进士，立试场。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不出。军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国寺对策，大抵以徽宗无道、钦宗失信为问。举人承风旨，极行诋毁，茂先诣主文刘侍中，云："君父之过，岂臣子所宜言邪？"即揖而出。刘为变色。后数日，复召茂先，问："愿附榜乎？"茂先坚不从。是时所考者七十二人，遂自号"七十二贤"。状元许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门，堕马适与石碢遇，碎首而死，余无显者。茂先后年七十余，谥为"元真先生"。刘侍中名彦产，辽咸雍中状元，怨宋人海上之盟，故发此问。此北人元遗山《续夷坚志》所载，其好恶之公如此，叛臣贼子亦可知所惧矣。

凤凰见

金泰和四年六月，磁州武安县南鼓山北石圣台凤凰见。凤从东南来，众鸟周围之，大者近内，小者在外，以万万计。地在屯区村，村民惧为官司所扰，谋逐去之，驱牛数十头，击柝从之，牛未至二里，即有鸷鸟振翼而起，翼长丈余，下击二水牯，肉尽见骨，水牯即死。于是众始报官。凤凰高丈余，尾作鲤鱼状，而色殷，九子差小，翼其傍。凤为日影所照，则

有二大鸟更迭盘旋庇荫之，至日入则下。留三日，乃从西北摩空而上，县中三日无鸟雀。凤去后，人视其处有鲤鱼重五六十斤者，食余尚有数头。台旁禽鸟粪两沟皆满，小禽不敢飞动，饿死者不可胜计。村民疑台下有异，私掘之三尺余，石罅中直插金剑一，取不能尽，击折得其半。以火煅欲分之，剑见火化金蝉散飞而去。

武城蝗

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来，蔽映天日。有崔四者，行田而仆，其子寻访，但见蝗聚如堆阜，拨视之，见其父卧地上，为蝗所埋。须发皆被啮尽，衣服碎为筛网，一时顷方苏。晋天福中，蝗食猪。平原一小儿为蝗所食，吮血，惟余空皮裹骨耳。

绵上火禁

绵上火禁，升平时禁七日，丧乱以来犹三日。相传火禁不严，则有风雹之变。社长辈至日就人家以鸡翎掠灶灰，鸡羽稍焦卷则罚香纸钱。有疾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庙卜乞小火，吉则燃木炭，取不烟，不吉则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于羊马粪窖中，其严如此。戊戌岁，贾庄数少年以禁火日饮酒社树下，用柳木取火温酒，至四月风雹大作，有如束箱柳根者在其中，数日乃消。又云火禁中，虽冷食无致病者。

旱　魃

金贞祐初，洛阳大旱。登封西吉成村有旱魃为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即魃也。"少年辈入昏凭高望之，果见火光入农家，以大棓击之，火焰散乱有声如驰。古人说旱魃长三尺，其行如风，未闻有声也。

买地券

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以梓木为之，朱书云："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文，买到某地"云云，此村巫风俗如此，殊为可笑。及观元遗山《续夷坚志》，载曲阳燕川青阳坝有人起墓，得铁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处存，赐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九文。"此唐哀宗之时，然则此事由来久矣。（已上六事并见《续夷坚志》）

泰山如坐

泰山如坐，嵩山如卧，华山如立。（赵德正云）

平分四时

周岁十二月平分四时，余欲以二、三月为春，四、五、六、七月为夏，以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并来年正月为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凉九月与八月同，冬寒正月与十二月同，故也。此说但据寒温而言，非谓气候也，亦自有理。余则欲以二、三、四月为春，五、六、七月为夏，八、九、十月为秋，十一、十二、来年正月为冬，如此始得寒温之正耳。

必世后仁

子曰："必世而后仁。"盖言天下大乱，人失其性，凶恶不可告诏，三十年后此辈老死殆尽，后生可教而渐成美俗也。（已上北人杨宏道事言补）

画扇不入内

客语云："紫纱衫、画扇（画花竹者不禁），不得入内。今年宰相皆是紫罗衫褙，不许携扇以入客次。自有画扇，特不许携出耳。"

权知举

祖宗朝知贡举者礼部长贰，乃云知举，余官虽在礼部贰之上，皆称权知举，盖知举乃礼部职也。今不复然。

一　彪

虏中谓一聚马为彪，或三百匹，五百匹。

咸阳六冈

咸阳有六冈，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阳。唐时宫殿皆在九冈上，而作太清宫于九五岗上，百官府皆在九四岗上。

卯酉克损目

凡人损目者，命多是卯酉克，盖卯酉者日月之门户，所为光明也。卯为子所刑击，酉乃自刑，必有此疾。

守口如瓶

富郑公有"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语，见《梁武忏》六卷，不知本出何经？

德寿赏月

德寿宫有桥，乃中秋赏月之所。桥用吴璘所进阶石甃之，莹彻如玉，以金钉校。桥下皆千叶白莲花，御几御榻，至于瓶炉酒器，皆用水精为之。水南岸皆宫女童奏清乐，水北岸皆教坊乐工，吹笛者至二百人。（康伯可云）

汴京宫殿

京师有八卦殿，八门各有树木、山石，无一相类。石皆嵌空，石座亦穿空，与石窍相通。上欲有所往，与所幸美人自一门出，宫人仙衣，壮士扶轮，一声水辟历，则仙乐竞奏，云霄间，石窍间脑麝烟起如雾。大门省玉虚馆阶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

皆金也，炫耀夺目。每上元，上必先于此馆三官殿烧香。禁中锦庄前有射垛，太祖始受禅，即暂坐于此。有茅茨不剪之风，房中一夕失火尽焚，惟锦庄如故。又库前有苇林，初受禅时，用苇为火把，弃掷成林。后大内焚苇，虽烧尽复繁茂云。

宦者服药

凡宦官初阉，名曰服药，则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则看服药日时，全不用始生日时，故常择善良日时乃腐。

空谈实效

周平原云："学问须观其效，如祖宗时尚诗赋，后来以不如经义，然熙、丰以来用经义取士，何如祖宗时得人？又如元符后尚伊川之学，轻鄙王氏，然元符以后何如熙、丰？今刘子澄辈云：'韩魏公、欧阳公及其祖元公之属，惜不遇伊川，使见之学问功业当不止此，不知诸公乃就实行中做也。'又言圣如孔子，必以言与行相配言之，故虽孔门高弟，尚有听言观行之说。今诸公却言自有真知，具此知者，所行自然无失。恐无此理。今之学者，但是议论中理会太深切，不加意于实行，只如人学安定先生，有何差错？若学伊川、喻子才、仲弥性之徒，岂不误事？张南轩亦为人误耳。"

周莫论张说

周必大子充，莫济子齐，坐缴张说枢密之命，皆投闲。张说乃露章荐之，两人皆得郡国，周得建宁，莫得温。莫意欲往，周迁延不进。喻子才有书言激实生患，故东汉有士大夫之祸，盖必以温为是，建为非。汪圣锡报云："东汉之患生于激，西汉之患生于养，方今患在养，不患在激也。"（已上并客语，不知何人作也）

假尸还魂

建康有陈道人常与仵作行人往来，饮酒甚狎。仵问道人将何为？因曰："吾欲得一十七八健壮男子尸。"一夕，忽有刘太尉鞭死小童，仵舆致之。道人作汤，浴其尸，加自己之衣巾，作趺坐于一榻上。道人亦结趺其前，至明，道人尸化而童尸生矣。又，金大定中宛平县张孝善男名合得，病死复活，云是良乡王建男喜儿，盖是假尸还魂者。部拟付王建为子，世宗曰："若然，则吾恐奸诈小人竞生诈伪，有乱人伦。既身是合得，止合付合得家。"（前一段王山有云，后一段《世宗实录》云）

两世王

有两世王者，真定人，前身为吃李八。方八九岁时，一媪至门，呼为己媳妇。媪六十余矣，怪怒问儿，言："我不识汝。""我李八也。"斥呼媪小名无差，同至所居，指磨盘下，得银钏与之，至十四五后始不复记前事。其人常在燕京。又，真定有匙王，曾病入冥，有逮者呼之曰王陵，匙曰："非也。"逮曰："汝前生实王陵也。"匙不省，遂以器盛王撼之，令省前身。匙被撼方省曰："我果陵也。"引至一大城，城中有一囚，闭其中，身与城等。王讶，逮者曰："此白起也，罪大身亦大，俾证坑赵卒事。"匙曰："吾初建言分赵屯耳，坑出公意。"起无言，以头触城，哭曰："此证又须千万年。"匙乃苏，言其事。

象　油

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伤死数人，官吏欲杀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弭帖就杀，凡得象油四十八大瓮。

狗蚤颂

侯峰和尚《狗蚤颂》云："摸不着时寻不见，十二时中绕身转，若还离得这众生，除是不挂一条线。"亦有旨意。

物外平章

或作散经，名《物外平章》，云："尧、舜、禹、汤、文、武，一人一堆黄土，皋、夔、稷、卨、伊、周，一人一个髑髅。大抵四五千年，著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底，逐日不过吃得升半米。日夜官宦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姓名标在青史，却干俺咱甚事。世事总无紧要，物外只供一笑。"此语亦可发一笑也。

德祐表诏

德祐之亡也，奉表等文，皆无肯任其责者。闽人刘裒然毅然自诡，遂以丰储仓所检察除太常丞翰林，权宜使之秉笔焉。其表云："正月日，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于大元尊兄皇帝陛下：臣昨尝专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驰诣阙庭，敬申卑悃，伏计已彻圣听。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臣似道背盟误国，臣不及知，至勤兴师问罪，宗社阽危，生灵可念。臣与太皇日夕忧惧，非不欲迁避以求苟全，实以百万生灵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惟是世传之镇宝，臣不敢爱，谨奉太皇命戒，痛自贬损，削去帝号，并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谨悉奉上于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明垂慈，念祖母太皇耄及，卧病数载，臣茕茕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三百余载宗社，遽至坠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实拜皇帝陛下再生之赐，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既而丞相吴坚奏云："北朝丞相说两浙、福建、四川、二广、湖南北两淮见在州军，今已归附，合行下各郡等处，取收附状，庶免大

军前去，荼毒生灵。”取圣旨批答，云：“艺祖创业，高宗中兴，亦艰难矣。今权臣误国，至于此极，尚忍言之哉！以小事大势亦宜然。朝廷所以归附，为宗社计，为百万生灵计。所有州郡宜各体此，取依准状，及须知册申。仍令学士院降诏书，敕某处守臣等，朕自基丕绪，遭时多艰，权臣似道误国背盟，至勤大元兴师问罪，已入京城。有诏许存留宗社，不害生灵，谨奉太皇命戒，举国内属。今根本已拔，其余州郡，纵欲拒守，民何辜焉。诏书到日，其即归附，庶生灵免罹荼毒，宗社不至泯绝。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时丙子二月也。哀然既随入北，死于燕京。继此行省奉表称贺，求能为表文者，有士人陆威中，亦闽人，欣然承命。其中一联云：“《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春秋》之大一统，宗亦称臣。”自负得意，时行省在旧秘书省，威中候报于省前茶肆中，假寐案间。既呼之，则死已，可畏哉！

景炎诏

景炎末造，狼狈海上，固无暇文物典章矣。然诏语亦或有可观者，有云：“虽鸟兽之迹，不无交中国之时；然马牛其风，何常及南海之远。”又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岂今年不战，来年不征。”不知为何人笔也。

鸡冠血

《北里志》张住住与庞佛奴有私，乃斃雄鸡冠取丹物，托邻媪以聘陈小凤。然则今世闾巷有为伪者，其来久矣。

药州园馆

廖药州湖边之宅，有世禄堂、在勤堂、惧斋、习说斋、光禄斋、观相庄、花香竹色、红紫庄、芳菲迳、心太平、爱君子。门桃符题云：“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直将云影天光里，便作柳边花下看。”“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二小亭）

亭　名

牟存斋桂亭曰“天香第一”，赵春谷梅亭曰“东风第一”，贾秋壑梅亭曰“第一春”。

史嵩之始末

淳祐初年，乔行简拜辨章，李宗勉为左相，史嵩之督视荆、襄，就拜右揆。既而二公皆去位，嵩之独运化权。癸卯，长至雷，三学生上书攻之；明年，徐霖伏阙上书，疏其罪。是岁仲冬，嵩之父弥忠殂于家，不即奔丧，公论沸腾。未几，御笔嵩之复起右丞相，于是三学士复上书，将作监徐元杰、少监史季温、右史韩祥皆有疏，言其不可。于是范钟拜左，杜范拜右，尽逐嵩之之党全渊、濮斗南、刘晋之、郑起潜等。当时又为诗诮之者曰：“嵩之乃父病将殂，多少憸人尽献谀。元晋甘心持溺器（郑），良臣无耻扇风炉（施）。起潜秉烛封行李（郑），一荐随司出帝都（陈）。天下好人皆史党，不知赵鼎有谁扶。”嵩之之从弟宅之，卫王之长子也，与之素不咸。遂入札声其恶，且云：“先臣弥远晚年有爱妾顾氏，为嵩之强取以去。乞令庆元府押顾氏还本宅，以礼遣嫁，仍乞置嵩之于晋朱挺之典。”及丙午冬，终丧，御笔史嵩之候服阙日，除职，与宫观，于是台臣章琰、李昂英及学校皆有书疏交攻之。御笔始有史嵩之特除观文殿大学士，许令休致。时刘克庄权中书舍人，当草制，缴奏云：“照得史嵩之前丞相既非职名，又非阶位，不知合于何官职下，许令休致？”议者乃以克庄欲阴为嵩之之地，章、李二台臣因再攻嵩之，并克庄劾去之。克庄自辨云：“腊月廿二日夜，丞相传旨草制，次日具稿，又次日被论，竟莫知为何罪也？罢制中有云：‘朕闻在昔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人谓斯何，岂天下有无父之国？’又云：‘宇宙虽广，有粟得而食诸，霜露既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犹知之，卿勿废省循之义退，天之道也，朕乐闻止足之言。’然竟别命词焉。”未几，章琰、李昂英与在外差遣赵汝腾，首上封事，学校又上书乞留二臣，并不报。且内批云：“如学校纷纷不已，元降免解旨挥，更不施行。”于是京庠再上书云云，太博李伯玉亦上疏力争，李韶亦言上意终不回。于是陈韡与篪皆不能自安，屡丐祠，李韶作批答云：“朕临御以来，未尝罪一言者，今为卿去二台谏以留卿，前未有是也。人言纷纷，非出朕意。”于是韶亦奉祠而去。明年三月，忽有京学宾贤斋朱振者独上一书，以荐嵩之，于是台臣周坦、叶大有、陈求鲁、陈垓备论其无忌惮而罪之。

嵩之起复

嵩之之起复也，匠监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国子祭酒，仍摄行西掖。未几暴亡，或以为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为口鼻拆裂，血流而腹胀，色变青黑，两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乞朝廷主盟，与之伸冤。侍御郑采率台谏共为一疏，少司成陈振孙、察官江万里并有疏。遂将医官、人从、厨子置狱，令郑采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数辈断遣而已。徐霖上书力诋采不能明此狱之冤，不报，竟去。采奏疏乞留霖，亦不报。先是侍御史刘汉弼尽扫嵩之之党，至比亦以暴疾亡，或者亦谓嵩之有力，然皆无实迹也。朝廷遂各赐田五顷，楮币五千贯，以旌其直。黄涛之试馆职也，对策历数史嵩之之恶，至是除宗正少卿，于对疏乃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证，非中毒也。于是佥议攻之。而元杰之子直谅投匦扣阍，力辨此说，涛遂被劾去。

徐　霖

徐霖字景说，号经畋，三衢人，为南省第一人。

首伏阙诋史嵩之，不报。嵩之谓人曰："朝廷大比所费不知其几，合天下士仅得一省元，乃是狂生，可以为世道叹。"于是虚名顿增。未几，有徐元杰之狱，上书攻郑采不明此冤，径去国。采上疏留之，于是传旨俾宰执留之，又令左司尹焕面留，又令姚希得传旨勉谕，毅然不从而去。往往沽激太过，人亦薄之。其居衢也，于所居画诸葛武侯像，终日与之对坐，论天下事。诸阃畏其吻，竟致金帛，皆受之。其回字有云："承惠兼金束帛，足见尊贤崇道之意。"赵汝腾时为从官，上疏力荐，至比之为范文正公，屡有召命，皆不就。及除著作郎，则翻然而来，举止颠怪，妄自尊大。凡士子之来受教，皆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发一语，瞑目坐移时，豁然而起。有黠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跃然而起，亦起从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盖松棚，适一匠者袒服破绽，见其二子，霖竟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从重挞。"随行一童，厅吏或以果饵与之，霖适见，并厅吏解天府，谓某吏坏其太极，都城无不传以为笑。甚至醉而入经筵，自称为宗师，及兼宰士，则妄有更改。未几对轮，竟论乞劾罢台谏，于是御笔有云："徐霖以庶官而论台谏、京尹，要朕必行，事关纪纲，前所未有。昨以去余晦为是，今乃疏蔡杭为奸，言及朝士，亲填姓名，怀情不一，首鼠两端，可与在外差遣。"尚迟回不去，赵汝腾往视，趣其出关。盖霖之无忌惮，皆汝腾成其狂，至目汝腾为太宗师，己为小宗师，递相汲引。霖既去，汝腾亦不自安，遂自补外。未几，察官萧泰来数其十二狂，不可治郡，于是声名扫地矣。

史宅之

史宅之字子仁，号云麓，弥远之子也。穆陵念其拥立之功，思以政地处之，然思不立奇功，无以压人望。会殿步司狱芦荡以为可以开为良田，裨国饷。时宅之为都司，遂创括田之议，一应天下沙田、围田圩、没官田等并行拨隶本所，名"田事所"。仍辟官分往江、浙诸郡，打量围筑。时淳祐丁未，郑清之当国时也，遂以宅之为提领官，右司赵与訔为参详官，计院汪之埜为检阅，赵与訔、谢献子并为主管文字。诸郡又各差朝士，分任其事。怨嗟满道，死于非命者甚众。分司安吉州榷辖毛遇顺毅然不就；分司嘉禾奏院王畴刻剥太过，刑罚惨酷，词诉纷然，随即汰去。行之期年，有扰无补。朝廷亦知其不可行。乃以赵与訔为浙西宪司嘉禾提领江浙田事，陈绮为淮西饷置司会陵提领江淮田事，宅之遂除副枢。于是刘垣、赵汝腾、黄自然皆力陈其不可，皆以罪去。后一年，宅之终于位，赵与訔死于嘉禾，王畴盛如杞，次第皆殂。其后应于官田，遂并归安边所，令都司提领焉。

郑清之

郑清之字德源，号青山，又号安晚，为穆陵之旧学。端平初相，声誉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侄孙太原之手，公论不与。况所汲引如周垣、陈垓、蔡荣辈，皆小人，黄自然尝入疏论之。既而丰储仓门赵崇隽上书历陈其昏缪贪污之过，亦解绶而去。未几，察官潘凯遂劾之，吴燧亦劾其党，朝廷遂夺二察言职。夕堂董槐亦入疏求去，盖潘、吴二豸，皆董所荐也。潘疏有云："马天骥竭浙东盐本百万而得迁。"天骥遂申省辨白，清之欲差官核实，程元凤以为不可，以外官钤制台谏，其议遂寝。时牟子才家居，亦疏攻郑而留二察，不报。辛亥冬，祈雪，得雷电大作，而清之毙于位，恩数极厚。明年，傅端林彬之按太原公受贿赂窃取相权，凡所以误故相者，皆太原之罪，乞罢其阁职，勒守故相之墓，上从之。初，清之之重来也，有作诗讥之云："一札未离丹禁地，扁舟已自到江干。先生自号为安晚，晚节胡为不自安。"及其毙也，又有诗云："光范门前雪尺围，火云烧尽晓风吹。堪嗟淳祐重来日，不似端平初相时。里巷谁为司马哭，番夷肯为孔明悲。青山化作黄金坞，可惜角巾归去迟。"

卫王惜名器

史卫王挟拥立之功，专持国柄，然爱惜名器，不妄与人，亦其所长。嗣秀王师弥既为嗣王，遂赐玉带。其弟师贡亦已建节开府矣，亦觊望横玉围腰之宠，屡有营求，皆不许。其后媚灶于史亲幸之姬，必欲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带于内择其最佳者与之。姬喜，亟报之，殊不知非出君赐，又无阁门许令服系关子，安可自擅服系。其吝惜名器皆此类，亦可尚也。

阎寺

淳祐庚戌之春，创新寺于西湖之积庆山，改九里松旧路，轮奂极其靡丽。至壬子之夏始毕工，穆陵宸翰赐名显慈集庆教寺，命讲师思诚为开山教主。既而给赐贵妃阎氏为功德院，且赐山园田亩为数颇多。建造之初，内司分遣吏卒市木于郡县，旁缘为奸，望青采斫，鞭笞追逮，鸡犬为之不宁。虽勋臣旧辅之墓，皆不得而自保。或作诗讽之曰："合抱长材卧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谁知广厦千斤斧，斫尽人间孝子心。"其后恩数加隆，虽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于法堂鼓上有大字一联，云："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两片皮。"于是行下天府缉捕，岁余，终不得其人。

余晦

余晦字养明，四明人，小有才，赵与簋之罢京尹，晦实继之，此壬子四月也。后一月，上庠士人与市人有竞，以不能奉学舍之意。既而斋生有毙于斋中者，遂命总辖辈入斋看验，遂肆诸生之怒。时祭酒蔡杭入奏，三学卷堂伏阙上书，直攻晦为仆。及晦斩

出，将白堂，则诸生拦截于路，欲行打辱，于是晦即绝江以避之，遂以理少罢职，而杭亦除宗少府而去。京庠复上书留蔡，而太博黄邦彦、武博戴艮斋复劾晦而留杭，皆不报。未几，晦知鄂州，杭以贰卿召。或有诗献蔡云："九曲湾头是钓滩，先生何事放渔竿。长江流水滔滔去，落日西风阵阵寒。好把丹心裨圣主，休将素节换高官。想于献纳论思际，应说今来蜀道难。"后杭径除佥枢，或有讥之云："不因同舍之卷堂，安得先生之过府。"

余玠

淳祐辛丑，余玠毅夫卒于渝州，权司程逢辰不能任其事，朝廷加意择帅。久之，乃以余晦除司农少卿，为四川宣谕使。七月入蜀，八月除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又兼四川总领。十二月方入夔、峡交印，明年正月始开藩于重庆。既而又兼夔路转运屯田。然晦才望既薄，局面又生，蜀士军民皆不安之。未几，筑紫金城，激叛苦行。隘南永忠以隆庆降，王惟忠失阆州，甘闰以沔州叛，败政日甚。未几，虏兵又入，议者纷然。宗正簿赵宗璠首上封事言之，副端吴燧、蜀人赵至皆有疏。六月，御笔李曾伯以资政殿学士节制四川边面，召回程逢辰。既而余晦召赴行在，蒲泽之除军器监，暂充四川制置，权司护印。黄应凤太常丞成都运判，叶助权司，候蒲泽之自大获山回日，仍旧。公议以为不可使荆、湖、渝制西蜀，于是胡大昌、牟子才、潘凯、郑发、程元凤各有论列，参政董槐则请行以任蜀事，蔡杭亦请以沿边任使，人虽壮其志，而哂其无能为也。三学各有伏阙书攻丞相谢方叔。未几，李曾伯除四川宣抚使兼荆、湖制置大使，进司夔路，又赐曾伯同进士出身。牟子才、吴燧、胡大昌、陈大方、丁大全皆有疏，疏王惟忠罪状，乞正典刑。而庙堂亦欲以此掩误用余晦之失，遂摄惟忠赴大理狱，伏锧东市。并籍余玠家资三千万以犒师，治其子如孙之罪，皆陈大方辈作成之也。八月，除蒲泽之四川制置副使兼宣抚判官，以吕文德权知江陵，总统边事，于是蜀事略定矣。

王惟忠

王惟忠四明人，其为阆帅也，与余晦为同里，薄其为人，每见之言语间，晦深衔之。及败绩弃城而遁，晦遂甘心焉。既申乞镌降，又令其党陈大方、丁大全力攻之，必欲置之死地。庙堂亦欲掩误用帅之羞，遂兴大狱，日轮台官入寺鞫之。评事郑畴、理丞曾壁则欲引赦贷命，旋即劾去。甲寅十月二十五日，本寺出犯由榜云："勘到王惟忠顶冒补官，任知阆州利西安抚府日，丧师、庇叛、遣援迟缓等罪，准省札，奉圣旨，王惟忠处斩，仍传檄西蜀。"或者以其罪不至死，冤之。后二年，陈大方白昼有睹，恐甚，遂设醮以谢过。青词有云："阆帅暴尸于都市，幽魂衔怨于冥途。莅职柏台，尽出同寮之议；并居梓里，初无纤隙之疑。"未几暴卒。继即余晦患瘰疬绕项，堕首而死，可畏哉！

李伯玉

李伯玉字纯甫，乙未殿试第三人，议论端悫，出处不苟。当史嵩之柄国时，为太学博士，上疏援章、李二台官，以此大得声誉。未几，为陈劾去。壬子，以小著召兼右司，以萧泰来附谢丞相，伤残善类，继弹高斯得，伯玉乃援神宗朝张商英故事，有都司可以按台臣之条，历数泰来之过，封章以劾之。穆陵大怒，乃降御笔云："国家置御史，所以纠正官邪，置宰属，所以俾赞机务。御史乃天子耳目之官，宰掾不过一大有司耳，未闻以庶僚而劾纠御史者。近有以都司而按大有（言徐霖也），今伯玉以都司而按泰来，阴怀朋比之私，蔑视纪纲之地，是所以轻台谏，乃所以轻朝廷也。今伯玉且复援张商英事，以文其过，且郭磊卿以正言而按李遇英，吴当可翁甫以博士而按刘之杰，以其职事之关系也。若都司可以按台谏，则台谏反将听命于都司矣，朝纲不几紊乱乎！李伯玉可降两官，放罢。"既而台臣程元凤、刘元龙上疏劾之，御批李伯玉僭劾御史，以快己私，擅改宪章，以文己过，肆为欺诞，浸紊纪纲，既得罪于祖宗，已难逃于黜罚云云。明年，萧泰来除左史，牟子才亦作右史，潘凯除都丞，并有疏辞免，以为耻与哙伍。泰来遂除职，与郡郎孙梦观又缴新命，察官丁大全则奏罢其祠禄，而同援伯玉，不肯与之书降官录黄。其后牟子才撰词命云："国家设御史以纠官邪，非使之为营私谋利计也。萧泰来昨居弹劾之任，而黩货背义，丑正党邪，靡所不至。尔以都曹，能白其奸，虽有体统关系之法，然英词劲气，靡拂救正，略不少挫，此可以观汝之所存矣。姑屈两阶，以振台纲，而汝之心，则朕所鉴也，尚少安之，以俟叙复。"又明年七月，姚希得引对，直指赵汝腾为君子之宗，萧泰来为小人之宗，诸公多为之言叙复者。八月，伯玉与宫观。又明年叙复元官。景定间，除礼部尚书、侍读，入政地矣。甫入修门，一疾而卒。伯玉初号畏斋，又号斛峰。

伪号

淳祐甲寅五月，禁中获伪号人，乃是玉津园火工包四。勘供系赁到有请人潘宝敕号。继于潘宝家搜出敕入宫门假印板一面，遂正典刑，其子潘三亦杖死，凡黥决者四十八人。于是尽易敕号，内宫门号八角样，禁卫号银锭样，殿门号四如意样，每岁一易，各立样式，承袭为例。

马光祖

马光祖字华父，号裕斋，吏事强敏，风力甚著，前后麾节，皆有可观。乙卯尹京，内引一札云："自后宣谕旨挥，容臣覆奏；戚里诸托，容臣缴进。"下

车之后，披剔弊蠹，风采一新，时号名尹。未几，有仓部郎中师应极之子，夜饮于市，碎其酒家器。诘朝，尹车过门，泣诉其事，光祖即偿所直，追逮一行作闹仆从，仍牒问师仓郎。盖光祖时领版曹，以仓部为所属，故牒问，殊不思京师无牒问朝士之理。师乃时相之私人，乃执缚持牒之卒，恣肆凌辱，又率诸曹郎官白堂，乞正体统。朝廷遂札漕司，追出被打酒家，反加黥配。应极之子帖然无它，于是光祖威风顿挫，百事退缩。初，颜帅尹京之时，遇三学应有讼牒，必申国子监候报，方与施行。学舍已不能堪。及光祖尹京，又创为一议，应学舍词讼，须先经本监用印保明，方许经有司。学舍尤怒之，作为小诗曰："几年贪帅毒神京，虎视国家三学生。休道新除京尹好，敢将书铺待司成。"未几，察官朱应元劾李昂英，太学作书讥之，有云"何不移其劾昂英者劾光祖"等语，光祖愈不安。既而辟客参议薛垣以踪迹诡秘罢，于是光祖力丐外任，出守留都焉。尹京号为难治者，盖以广大之区，奸宄百弊，上则有应奉之劳，次则有贵戚干政、他司挠权之患，此其所以难也。余则曰："不然，自淳熙以来，尹京几人其得罪而去者，未始不由学校，可指而数也。"然则学校之横，又有出于数者之外矣。

胥吏识义理

嘉定间，宇文绍节为枢密，楼钥为参政。宇文卧病，王医师泾投药而毙，史直翁帅宰执往祭之，命南宫舍人李师普为文，末句曰："云谁过欤？医师之罪。"相府书吏张日新写至于此，执白卫王曰："既是误投药剂，岂可谓之医师？只当改作庸医之罪。"卫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诏，有曰："国势浙尊，兵威已振。"日新时在学士院为笔吏，仍兼卫王府书司，密白卫王曰："国势浙尊之语，恐贻笑于夷狄，不当素以为弱也。"卫王是其说，遂道意于当笔者，改曰："国势尊隆，兵威振励。"盖胥吏亦有识义理，文字之不可不检点也如此。《容斋随笔》所载一事，亦然。

沈 夏

沈夏，德清人，寿皇朝为版曹贰卿。一日登对，上问版曹财用几何？合催者几何？所用几何？亏羡几何？夏一一奏对讫，于所佩夹袋中取小册进呈，无毫发差。上大喜，次日问宰臣曰："侍郎有过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为?"遂特除佥书枢密院事。

史嵩之致仕

丙申之春，御笔史嵩之退安晚节已逾十年，可特授观文殿大学士，依旧金紫光禄大夫、求国公致仕，仍尽与宰执恩数。令学士院降诏，仍免宣锁。越二日，奏事右相董槐公云："四川屡捷，颇为可喜。"佥枢蔡杭随奏云："大奸复出，深为可虑。"又云："近降嵩之旨挥，外间谓宰臣欲为汲引，以报私恩。"上曰："此乃还其致仕恩数耳。"参政程元凤奏云："臣曩在经筵，亦尝亲闻圣训及此，圣意虽坚，天下未必尽知，兼致仕二字，岂能紧缚之使不出。"越一日，董槐上疏辨明蔡枢之奏，欲乞于嵩之致仕旨挥之下，明示以不复图任之意，庶可白孤踪，释群疑，所有上项制可未敢施行。御批："史嵩之复职，不过酬以宰臣谢事之恩数耳。且其一闲十三年，中外未尝任使，何缘今日用之？仍令致仕旨挥甚明，正示天下以决不复用之意。而予之职名则休致之典备矣，岂有他哉！断自朕衷，非由启拟，卿其安之。"林存当制，有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加于雅志，忠爱不忘畎亩，尔毋有于遐心。"公论复以为未然，太学生上书攻董相及邓泳、李仲熊，并攻林存。董相再奏，谓嵩之予致仕恩数，臣见凡前执政之罢斥者，皆有之，不复执奏。今则皆归罪于用事之人，伏望姑寝前命。御笔云："史嵩之复职，非由卿请，惟朕知之。学舍有言，但虑其复出耳，岂校其职名哉！其人决不再用，其职亦不可夺，所请既不悖理，其安之。"正言邵泽劾姚希得，又于希得董试之时，捕其馆人，以赃黥决其人，乃已黥之人故也。未几，内批史玠卿理卿，并与合入干官差遣。既而嵩之又陈请任相位日连书赏，时留梦炎为国史，复申省以其邀求经修经进之赏，将来列衔，某决不敢预佥，乞罢免职事。嵩之躁进，始终不静，真是可厌，而朝廷用事，岂学校一一能把持乎！

度宗诞育

景定三年壬戌，度宗在东宫。闰九月二十九日亥时，降生皇孙，赐名焯，封崇国公（一作封崇国政资国公)，是年十一月薨。度宗登极，追封广王，谥冲善。景定五年甲子，度宗在东宫。七月初三日未时，皇太子妃全氏降生皇孙，以彗星出现，避殿免贺。度宗即位，改称皇子，赐名舒。咸淳四年戊辰闰正月初六日午时，淑妃杨氏降生皇子，辛未赐名显，甲戌七月进封吉王。是岁十月一日，顺安郡修容夫人俞氏诞生皇子，五年十二月，赐名宪，封益国公。六年六月十二日薨，追封谥冲定。咸淳五年己巳六月初十日，淑妃杨氏再诞生皇子，二十三日薨，赐名锽，封岐王，谥冲靖。咸淳辛未九月二十八日，全后诞生皇子，癸酉十一月赐名㬎，封嘉国公。甲戌七月度宗遗诏即帝位。咸淳壬申正月十二日，修容俞氏诞生皇子，甲戌七月进封信王。凡七子。

钿屏十事

王𣏌字茂悦，号会溪。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归也，为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之以赞，以献之。贾大喜，每燕客，必设于堂焉。行将有要除，而茂悦殂矣。

度宗即位，南郊庆成，鄂渚守城，
月峡断桥，鹿矶奏捷，草坪决战，
安南献象，建献嘉禾，川献嘉禾，
淮擒李花。
已上十事，制作极精。

襄阳始末

襄阳遭端平甲午叛军之祸，悉煨于火。直至淳祐辛亥，李曾伯为江陵制帅，始行修复。时贾似道开两淮制阃，心忌其功，尝密奏于朝，谓孤垒绵远，无关屏障。至开庆透渡之际，穆陵犹忆此语，欲弃襄阳而保鄂，而似道乃谓在今则不可弃矣。先是蜀将刘整号为骁勇，庚申保蜀，整之功居多。吕文德为策应大使，武臣俞兴为蜀帅，朱祀孙为蜀帅，既第其功，则以整为第一。整恃才桀傲，两阃皆不喜之，乃降为下等定功。整不平，遂诟问祀孙其故，朱云："自所目击，岂敢高下其手？但扣之制密房，索本司元申一观，则可知矣。"整如其说，始知为制策二司降而下之，意大不平，大出怨詈之语。俞兴闻之，以制札呼之禀议，将欲杀之。整知不可免，叛谋遂决。遂领麾下亲兵数千人，投北献策，谓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遂为乡导，并力筑堡，断江为必取之计，此咸淳丙寅、丁卯岁也。俞兴父子致祸之罪莫逃，遂俱遭贬谪。先是兴既死，丙辰岁俞大忠为荆、湖谘议，领舟师援蜀，陷杀名将杨政，因争财又杀马忠，遂遭台评追削官爵，勒令自劾。大忠乃捐重贿，得勋臣经营内批，遂作勘会，面奉玉音。俞大忠利其财而陷杨政于死，且尽掩其功，欺罔朝廷，罪不容诛。然遣杨政而获捷者，俞兴也，姑以其父之功，特从末减，将白沙冒赏官资，并与追夺外，特免自劾。于是刘整闻之尤怨，且薄朝廷之受赂焉。襄阳自丁卯受围，生兵日增，关隘日密，守臣吕文焕虽能坚守，而外绝援兵，又为筑白阿、虎头二城，复置鬼门关以键出入，自是虽音耗亦不可通矣。朝廷虽屡督制府出师救援，而不克进，往往失利不一。既而吕文德病笃，中外为之忧惧。既而果薨，上遗表赐谥武忠，遂命其子师夔起复为湖、广总领，知鄂州。贾平章似道入奏云："臣近得师夔报，其父文德病革不可为。臣尝具奏，以为设如所言，臣当奉命驰驱，以为抢攘之会。非可以经制，宜在廊庙，自诿陛下难言，而臣之志固已决于此矣。昨文德讣至，日为忧皇，几失匕箸。继又再申前请，以为急其所急，岂非藉是以为去本朝计。而陛下决不听许，臣通夕展转，念无以易此。傥非臣等勇于一行，决不能宽，顾且荆、襄绎骚，士不解甲者再岁，以文德声望、智略，高出流辈，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统摄，矧诸名将器略难齐，势不相下，仓卒谋帅，复难其人。兵权不可一日无所归，边务不可一毫有所误。虽目前暂令夏贵管护，然其使人商度远计，寝食不安，终不若疾趋其所，处分诸事，则随机以应，不至差池，是则臣报陛下之职分也。臣非不知襄在兵间，备尝险阻，困瘁成疾。祇谋谢事，宁堪自取颠覆，诚以难平者事，所徇者国，皆不知其他。臣亦岂不知本朝故事，无以平章而巡边者，然唐裴度以平章出使山东，似有足援。用拜疏以请，恭听矜俞。"御笔云："朕以凉菲云云，师相岂可一日而轻去朝廷，虽跬步之近，不可舍去，请勿重陈。"似道再奏云云："连夕展转不寐，良以驿置一往复，率半月余，曾不若身履其处，机应于速之为善。再念今之荆、湖，莫急于襄中，寇环吾疆，惟隙是乘，陨星之变，非小故未可死诸葛走生仲达。况今士不解甲，与之尺寸力争，阅新岁则跨历三载，事有适值，必生戎心，讵容以疆场小小交兵视之哉？因念畴昔分阃荆、湖，先帝必欲宠臣以枢管，命臣复襄。臣回奏不敢轻易后继，臣为阃者，徒奉将相，意慕复襄之美名，萃江、岳之重屯以实之，江面单露，卒成己未之祸。先帝每记臣言，必欲弃襄以全鄂。臣则以为不可，非故自相矛盾，盖襄既复，则城池、米粟、甲兵，委难以资虏。臣在军极力留劲兵以守襄，襄幸以全。今又十一年矣，以吕文德运掉备竭志虑，忧恚以致于死。今阃虽暂有所付，而臣与受其责。若使臣制于此，脱有出于意料之外，其可以非己所以自解，无情议论，必指臣为准矢之的矣，云云。"又御笔极力勉留。再上章欲权带职巡视，以三月为期。上复不允。此后襄围小小捷奏，于是此议遂缓。明年元日，以两淮制帅李庭芝为荆、湖制置大使，兼夔路策应大使兼知江陵府。命范文虎提御前精兵八千余人，往荆、襄应援，一战而败，文虎仅以身免。至明年，蜀江泛溢，漂溺堡垒，至五六月间围稍解。制府乘此机以布帛、盐、钱、米之类，遣兵防护而入。夏贵亦遣兵担运粟米数千石，呼延德亦运柴薪、布帛以往。未几夏军大败，丧舟数百，危急如初。御笔遂督荆、湖制阃移屯旧郢州，范文虎以下重兵皆屯新郢治上均州河口，扼其要津。当时从官中有言于朝，谓昔神尧以一旅之师取河北，今朝廷竭天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于是贾相大怒。至咸淳八年壬申春，警报尤急，似道复有视师之请。盖李庭芝避事悠缓，而范文虎以殿岩自居，颇有不受节制之意。故台臣虽有章言之，宣示二人，然无益也。壬申岁，又檄沿江副阃孙虎臣及湖副帅高世杰之师，顺流而下夹攻。适值江水暴涨，乘势冲突堡寨及万人敌，打透鹿门，连船运入衣袄、布帛、米盐、粮草。进发生兵，遂自樊城，后取安阳河，转均州江而还郢上。七月，据荆阃申大略云："襄樊受围，跨越五载，水陆路梗，援兵莫通。遂于去冬札知均州刘懋等，打造战舰，间探贼兵，措置战守。又调总管张顺、路钤张贵，提兵前往均州，地名中水路，创立硬寨，建造楼船。自中水路至襄城，止一百二十余里，节节皆是堡团，军船屯泊将士。从龙虎口硬打下去，本司重立赏格。张顺候立功回，特授转右武大夫、环卫官、正任御前都统制，犒银五百两，界会一万贯，纻丝十匹。

张贵以下，次第立赏。又准平章钧翰，除置司赏格外，更与不次升擢。及移文范察使添调间探，司部官刘盛聪等于四月二十日到均州邓寨，添造船只。大使司委知郡范天顺等与二张部官同进。六月十三日，据张贵等申，昨于五月二十二日探得汉水已生，次日将船只拖拽到团山下稍泊，二十四日，以大使司赏格抚谕将士，一应船只并拖拽至高头港口，蒙范殿帅、刘路钤等般运衣袄等物，结成方阵。至一更三点，张贵等举火为号，出江极力鏖战，与贼舟手刃相接。至磨洪滩已上，贼船布满江内，张贵又以红灯为号，抚谕头目混战，与贼乱杀，火炮药箭射死北兵及坠水者，不计其数。二十五日天明，已抵襄阳，船只等物至府，军民踊跃。皆说贼围数年，未尝有许多军需物件进入至此。本是万全，缘当夜四更以来，南风大作，吹奔北岸，于内总管张顺所带火炮，并已发尽，人马力竭，身中三枪六箭，就阵殁于王事。张贵等既送军需等物入城，次日即欲打出，与夏节使兵船相应，缘江水陡落，又蒙安抚吕察使留贵等人船在城，添加战守，外以路梗不通，至七月方据申，到九月以来汉水渐涸，北兵得计，不可前矣。夏、孙、高兵船但守地分，范殿帅之军又与制府抵牾，莫能并力，坐视而已。”朝廷乃先解殿帅总统之权，陈伯大劾范文虎，罢黜。十一月，荆阃李庭芝奏：“襄围不解，客主易位，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旷岁持久，臣实有罪。且谓昔之许、黄，今之襄、樊，皆古今非常之变。大每以非常之人拟之，岂区区庸夫所克胜任，云云。师臣徇国，一念上通于天，其恳恳欲以身临之者，亦察愚臣之不可专仗也。若稽南渡之初时，则以张浚、赵鼎自行都建督府，尽护诸将运掉之势，一时之势合，师臣大勋茂德，威震华夷，少超常度，参用旧弼，以臂使指，一新观瞻，云云。”御笔令侍从两省集议，然卒无定论。贾平章回奏曰：“若办此事，非臣捐躯勇往，终未能遂，然纵使臣行，亦后时矣。恐无益于襄阳之存亡，尚可使江南无虞，而不至内地之震骇也。庭芝欲臣建督于荆之谋，要不过姑为是说，督既建矣，设有警动，臣欲安坐于此，得乎？臣今为是行也，则诸阃皆受节度，云云。若推至来年春夏之交，则调一大将统三万兵船直捣颍亳，又调一大将统二万兵，直捣山东，则襄围之贼，皆河南北、山东之人，必将自顾其父母妻子相率离叛，如是则襄围不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离左右，纵有奇谋秘计，一无所施，且当以择相为急，云云。”然亦卒不行也。癸酉正月，蜀阃捷报以昝万寿收复成都，继又收复眉州，二月以朱祀孙为四川制置安抚大使，两淮制司又奏浮光之捷。忽数日平章疏奏，力请行边，乃云：“所闻日异，且言始得朱祀孙申言，敌有直捣内地之议，祀孙危之，谓非筑京城重内势不可。又收吕文焕二月三日蜡书，谓樊之力已不可支，再于襄城临江一面，植木栅立硬寨，誓以死守。但六年被围，一旦前功尽废，实有难言者。浮光废垒筑为家基，去冬逆整与六安叛将（恐是焦与），一意窥江，乞检照累年所奏，容臣一出临边，即赐处分。”御笔又令集议，然皆悠悠之谈，御笔终于不从行边之请。调阮思聪策援淮，就令相视平江城壁，差官修浚。三月，贾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连日书，乃知襄帅吕文焕为虏诱胁，竟以城降。臣一闻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容臣自劾，以报国恩。”御笔则决于不许，旋降御笔批别置机速房，亦建督于京之意。继而学校纷纷上书，皆澜翻不急之语，甚而谓“咸阳之焰未息，而山东盗起；六士之驾未出，而浒黄透渡。”可谓劫持之语。独郭昌子一书，颇有可采，所言江、汉道里，亦颇详尽。且画六策以献：一曰分游击以屯南岸；二曰重归峡以扼要冲；三云备昌汉以固上流；四曰调精兵以护汉江；五曰备下流以绝窥伺；六曰饬隘口以备要害。又有十六策以为守备之要，其末并及济邸之事。平章召见，扣其颠末，补之以官，且令入机速房，以备谘访。继而宰执奏事上前，平章复陈行边之请，上曰：“断是不可。”上又曰：“诸生之书，只得留中，如下诏求言，亦有未可。”贾奏云：“端平荆、襄之失，继以诸郡，是时皆不曾降诏，惟开庆有之，今幸未至此，更容臣讨论以闻。”上曰：“且镇以静，不须得行。”四月内批李庭芝召赴行在，汪立信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印应雷两淮制置使知扬州，李应春知岳州，钱直将知江州，翟贵知鄂州，江陵都统程文亮副之，赵孟知郢州，陈起知浮光。既而黄万石召赴行在，赵溍沿江制使知建康府，赵孟奎淮东总领，孟之缙知太平州，趣召叶梦鼎赴阙。荆、湖制司申武功大夫带右领卫将军范天顺，乃同张顺、张贵运送军需衣袄等物前进襄阳，留存在城守御，立功尤多。城降之际，时在所守地，仰天大呼曰：“好汉谁肯降贼，死时也做大宋忠义鬼。”于二月二十七日就地分屋内自缢身死。右武大夫、湖北总管司马统制朱富亦系续遣前往襄城战御，转调过樊城，任责东北最紧地分。今年正月十一日，贼攻樊城，朱富拒敌死战至二更，以身中枪刀，不能支持，为贼所得，义不受辱，就战楼内触柱，数四不死，遂投身赴火而殁。欲乞赠恤，奉圣旨，范天顺特赠静江军马承宣使，特与三承信郎，支银五百两，十八界会二万贯，白田三百亩。庚申范文虎差知安庆府，阮思聪知池州，李应雷知鄂州，以为防江计。察官陈文龙上疏云云，且曰：“夫当人言汹汹，所幸众言纷纷，古今所恃以立国于天地间者，独有此一脉。言脉犹活，国脉其有瘳乎，欲行求言，皆谬论也。”既而免言职，未几又有上书乞师相临边者，御批并不能从云。

机速房

咸淳癸酉三月，御笔以师相固请行边不已，照张浚、赵鼎旧例，别置机速房。凡急切边事先行后奏，赏罚支用亦如之。其常程则密院行移，无建督于京之

名，而有其实奚不可，内重其势，外御其侮，庶不失为挽留也，师相其勿辞。贾遂毅然祗承，条具以闻，辟属官二员，右司许自，检详家铉翁，制领十员，使臣九十员。于封桩库作料科拨激赏第一料金五百两，银一万两，关子五万贯，十八界会二十万。行遣提点文字沈因、张梦龙、徐良弼、沈大发，书写文字王景阳、张国珍、张汝楫、吴桂芳，监印陈柯、汪云、郑大渊。又添给诸路戍兵生券三分之一，增招车等下军装钱，置枢密院都副统制一员，补归明人官资。凡有上书献书关涉边事者，并送本房面问，如有可行者，并与施行。忽有蜀人杨安宇者，献策奇谲，右司许自扣之，不相投合。许自乃操闽音秽语以为高，欲乞朝廷竟差许自前往边郎，操秽语以骂贼退师（云云）。于是遂将安宇行遣，而机速房之望顾轻矣。且许自乃一不通世务之闽士，仅能作诗文之外，他无所能，而乃令当此选，用之者固谬，而自亦可谓不揣矣。一筹不画，坐致危亡，非不幸也。

置士籍

咸淳辛未，正言陈伯大建议，以为科场之弊极矣，欲自后举始，行下诸路运司，牒州县先置士籍。编排保伍，取各家户贯，三代年甲，娶谁氏，兄弟男孙若干之数。其有习举业者，则各书姓名，所习赋经。子孙若凭所书年甲，如十五以上实能举业者，自五家至二十五家，而百家，百家而里正，许其自召其乡之贡士，结罪保明，批书举历，然后登士籍。一样四本，县、州、漕、部，各解其一，仍从县给印历，俾各人亲书家状于历首，以为字迹之验。不许临期陈状改易。或有随侍子弟，合赴曹牒，诸色漕试者，各令赍历先赴县批凿，前去各处状试。每遇唱名后，重行编排保伍取会。如有新进可应举者，续照前式保明付籍。或有事故服制者，并画时申闻批凿。或毁抹，如虚增人名，妄称举子，其犯人与里正保伍，并照贡举条例施行。大意如此。御笔从行遍牒诸路，昭揭通衢。或撰《沁园春》云："国步多艰，民心靡定，诚吾隐忧。叹浙民转徙，怨寒嗟暑，荆、襄死守，阅岁经秋。虏未易支，人将相食，识者深为社稷羞。当今亟出陈大谏，箸借留侯。　迂阔为谋，天下士如何可籍收？况君能尧、舜，臣皆稷、契，世逢汤、武，业比伊、周。政不必新，贯仍宜旧，莫与秀才做尽休。吾元老广四门贤路，一柱中流。"又有诗云："刘整惊天动地来，襄阳城下哭声哀。庙堂束手浑无计，只把科场恼秀才。"察院陈文龙上疏，颇有愤抑之意，遂以理少出台。自是士之有籍，严行天下，或稍有瑕疵，皆不敢有功名之望。士论纷纷，直至贾老溃师之后，台中首劾置士籍之陈伯大，变七司法之游汝，行公田之刘良贵，沮宽恩之董朴，称翁应龙为简斋先生，写万拜申禀之朱浚，欲变类田法之洪起畏焉。

宋二十一帝

《长编》所载宋二十一帝，盖自顺、宣、禧三祖及东都九朝，南渡后高、孝、光、宁、理、度、少帝、（德祐）并景炎、祥兴也。

宋十五朝御押

太祖㓉（太祖元押［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太宗元押［illegible］）；真宗〇；仁宗白；英宗［illegible］；神宗〇；哲宗帝；徽宗［illegible］；钦宗［illegible］；高宗［illegible］；孝宗［illegible］；光宗〇；宁宗［illegible］；理宗且；度宗［illegible］。

东谷随笔

[宋]李之彦撰　赵睿才整理

《东谷随笔》（一作《东谷所见》）一卷，南宋李之彦撰。东谷为之彦自号，因以书名。该书凡三十则，主要论述为人、为学、为政、交友等方面的道理，“皆愤世疾俗，词怨以怒。”有《学海类编》、《百川学海》、《说郛》等版本，据前者标点整理。

先　茔

人子之于亲，苟亏生事之礼，虽葬与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养之薄。吾乡多于至节、岁节、清明诣坟所。半载馀置其亲于荒墟，已为非礼。乘祭之后，大率与兄弟、妻子、亲戚、契交，放情游览，尽欢而归。至节、岁节非扫松也，只赏梅耳。清明非省墓也，只踏青耳。然则人子何以处此，当揆之于心平。日稍能孝养，虽祭后举杯酌亦未尝。若孝养有亏，即当收敛酒馔返舍潜自刻责。庶几亦不至大得罪于名教，大获谴于造物。余尝喜一前辈作初入仕启两句云：“禄不及亲，饱妻孥而何益？”遂耦其两句：“忠未报国，对师友以多惭。”

寿命福德

“愿我寿命长，常行一切善。愿我福德盛，普济一切人。”此语恐未为的。论人之念，虑一正，则万善可触类而通。行一善，则万善皆萌蘖于此。若必待寿命长而后行一切善，则寿命不长，一切善必不行矣。颜子如之何而造道耶？此两句犹庶几，如下两句则有大不然者。“愿我福德盛，普济一切人”，则是我独富足，人多窘匮，我常得为人之惠主，人皆仰我以周给。是诚何心哉！余欲改此两句曰：“愿人福德盛，不待我普济。”

杀人欠债

谚有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财贿饵血属，坦然无事。至如人或逋负，督迫取偿，必使投溺自经然后已。由此观之，乃是杀人偿钱，欠债还命。

异　端

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学，排斥异端。然朝廷及州县间，遇旱涝凶荒，非黄冠设醮，则浮屠礼忏。平日排斥异端，至此则倚仗异端，岂吾儒乏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简　翰

每见近日简翰，动辄端拜申禀，百拜申禀，惶惧僭躐九顿百拜。申禀，有官君子趍事长官，则有状申札，申如申县，申州，申监司，申朝省之类。吾辈家寻常书问往来，何必用申字？又有所谓加拜申禀，尤为可笑。先王制礼，无过不及，拜岂可加也哉？昔韩昌黎《上宰相书》，只写再拜。本朝前辈简翰或再拜，或顿首，昌黎诸公岂傲世者？正以礼不可过也。今之端拜、肃拜、加拜、百拜，又有覆帖申待。平交如此，事君父当如何？其势必千拜、万拜可也。且如奏疏亦只忱惶忱惧、顿首顿首而已，何尝百拜，何尝九拜？吾不知习俗所尚，果识诚实耶，抑虚伪耶？果谦逊耶，抑谄媚耶？因有一说。往年杨慈湖先生守吾邦，尝作一书，付局兵令急出关。未几遣人追回，吏辈将谓书有错误。局兵至，慈湖取书置中堂几上，焚香再拜毕，复付之。盖谓书中顿首、再拜上覆偶遗忘不及拜，必拜，然后遣。若加拜、百拜者皆如慈湖用心，此等书一日能写得几封？今简翰只写再拜，或顿首，乃见古人相与之意。

物　价

物价腾踊甚之甚矣。若得人人同心，事事节损，皆务俭素，不尚侈靡，则物价亦可渐平。室庐惟取容膝，则木石等类，自不可得而贵。衣服惟取蔽体，则罗绮文绣，自不可得而贵。饮食惟取充腹，则美味珍品，自不可得而贵。器具惟取适用，则珍奇精巧，自不可得而贵。以至非泛不切，微末细琐，人家可省则省，则物价亦有渐平之理。奈何风俗好奢，人情好胜，竞尚华居，竞服靡衣，竞嗜珍馔，竞用美器，豪

家巨族固宜享用，小夫贱隶卒富暴贵，岂惟效尤又且过之？或先期予人以钱，后期取人之物，惟欲快吾之用度。一听其邀价之高穹如此，则物安得不贵？且如有物于此，我方以为仅直十金，未几人急欲得之，虽倍其直不靳，又争欲得之，更倍其直亦不靳，不遏踊贵之流，反煽踊贵之焰，如此则物安得不贵？甚可虑者，一日复贵一日，一年复贵一年，将若之何？其势必至于此，吾故谓不必咎物价之踊贵，但当咎风俗之侈靡，转移风俗岂无其道耶？又岂无其术耶？林野老拙不敢深言。

养子

知子莫若父。当年少时，观其读书之利钝，行事之醇疵，则可觇其终身之贤不肖也。使其贤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劳心劳力，积财以遗之而损贤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败坏。又何必劳心劳力，积财以遗之而益不肖之过也？纵不免储畜，以为凭藉之计，亦岂可妄求？而自取损德之殃世，乃有明见其子之不肖，犹挟兔狡而归利，逞鼠技以贻谋，殊不知一传而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赀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牛马！

招师

招师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克绍，实非细事，不可忽也。中产之家，师席固不当需索。富贵之家，何待师席之需索？书院中凡百事自当如仪。每见富贵者，宁丰财多粟纳好宠姬，何常肯隆礼厚币延好师席？宠姬办首饰则甚易，子弟买书册则甚难。兰房用度必是周致，书院缺用置之不问，气象如此，宜乎硕师去而庸师来。硕师有抱负有见识，合则留不合则去。庸师无学问以自持，惟佞谀主媚。而席师固栖身之谋，一年复留一年，子弟乏开导之益，一日昏钝一日。及其长也，块然一物而已耳。

教导

尝闻之先人曰，昔一士子赴省试，甚惬意，在京华待榜。因游僧寺，廊庑有鬻相者，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纵才高班马，文过韩柳，亦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黜。再往问我之终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岂敢相许！若于功名用心之功，莫若种大阴德，恐可以回造化。"士子归途心口自语：我居穷迫贫，济人利物事，安能为之？何以种阴德？徐而思之：我平日常假馆，每见为师席者，多误人家子弟，我从今只留心教导，以此种德。后三年复预，计偕，赴省复惬意。寻寺中相者尚在，一揖间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应荣达。"士子曰："我赴省待榜。"相者曰："高中无疑。"揭榜果然。士子往谢之曰："何汝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许我之确耶?"相者曰："某不记公风采。"士子历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换矣。"留心教人非阴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余游湖海四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孙屡矣，教寻常白屋之类亦多矣，未尝以其贫富贵贱，束修多寡，贰吾心。此语可以对越，但寸名不就，身计茫然，静坐反思，得非生平五典不饬，百行有亏，造物特以摧败困踣罚之耶？今年六十有八，肢体康健，耳目聪明，□饮啖自若，百病不侵。意者教导一节亦有可取，造物如寿之耶？余不敢自恕，但当自警。然见近时教蒙童者，《语》《孟》句读亦多错舛，教作文只誊公本，蔑有新功，误人子弟，宁逃阴谴！甚而花街柳陌师生同游，嗜利下流，靡所不至。甚闻有不孝不悌，不友不恭，曾未闻一言纠其过，徒于小廉曲谨，腐烂时文，以此称功，盍亦即赴省士子事思之？前辈谓不究心教导，所得束修与受赃同，此言甚当。

劝学文

《劝学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又曰："卖金买书读，读书买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胸中，未得志之时，已萌贪饕，既得志之后，恣其掊克，惟以金多为营，不以行秽为辱，屡玷白简，恬然自如。虽有清议，置之不恤。然司白简持清议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毋怪乎，玩视典宪为具文一切，置廉耻于扫地，气习日胜，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为蠹国害民也！得非蔽锢于《劝学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责贪饕之徒，亦不可不归咎于《劝学文》，有以误之也。

富贵贫贱

贫贱不如富贵耶，抑富贵不如贫贱耶？人莫急于温饱。靡衣华饰固美矣，然补破遮寒，其为温则一也。甘味盛馔亦佳矣，然粝食充饥，其为饱则一也。温饱之馀，何必羡富贵哉！彼委积愈厚，鞭箠愈切，须发愈白，计虑愈深。第宅田园，器用服饰，曷尝见其厌足？为子计，又为孙计，惟恐其不克绍。日闲饮膳失期，会夜亦不能甘寝。贫贱者，不如是之劳苦也。肥甘沉湎乃致疾之媒，粉白黛绿皆丧身之具。动由顺境难禁摧挫，少不如意，或饮气呕血而暴亡。素处豢养不禁风霜，稍有感触，虽良药有所不能疗。贫贱者，不如是之脆弱也。损人致富，召怨实多。或有意外，怀璧其罪。水火盗贼，刑祸戮辱，其终必不能免。官爵虽高，冰山亦险。菹醢烹戮，载在史册者，不可枚数。贫贱者不如是之惊危也。富贵者劳苦，贫贱者清闲；富贵者脆弱，贫贱者坚固；富贵者惊危，贫贱者安泰。孰谓贫贱不如富贵耶？吁！富贵而傲忽贫贱，惑之甚也！贫贱而谄谀富贵，惑之尤甚也！

钱

"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见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古人咏钱如此。以余观之，钱之为钱，人所共爱，势所必争。骨肉亲知以之

而构怨稔衅，公卿大夫以之而败名丧节，劳商远贾以之而捐躯殒命，市井交易以之而斗殴戮辱。乍来乍去，倏贫倏富，其笼络乎一世者，大抵福于人少，而祸于人多，尝熟视其形模，金旁著两戈字，真杀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钱乎！钱乎！以我之贫，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无奈汝何！以我之不贫，汝欲杀我，而不可得，汝亦无奈我何！

名 利

或问殷浩曰："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何也？"浩对曰："官本臭腐，故将莅官而梦尸；财本粪土，故将得财而梦秽。"世以知言。余因喜曰："余之不得名利者，是造物不以臭腐待我也，不以粪土予我也。出之于污秽之途，而跻之于清高之境；脱之于鄙陋之地，而措之于道义之域。拜造物之赐多矣。世人名利，稍不得志，辄起怨尤，何其蠢哉！"

朋 友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友之者，友其德也。当亲密之时，握手论心，必使君臣父子之伦，兄弟夫妇之伦，粹然一出于正，交友第一义也。夫何世变日薄，友道扫地，惟酒馔追随，有无周济，秽言相谑，术数相胜，于是规图便利，谄谀取容，此妾妇耳，非友也。唉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隶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撄拂而取疏远，故随事苟徇而觊亲密，乘其父子之睚眦，即导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阋墙，即导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妇之反目，即导之不琴不瑟。谬引古今，眩乱是非，指鹿为马，野鸟为鸾，皆此等辈也。其间稍有见识廉耻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故 旧

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世俗薄故旧，平日同笔砚。同出处，同贫贱，同患难，相亲相爱，不啻骨肉，一旦得志，有若路人。吁！犬不忘家，燕寻故垒。彼既犬燕之不若，亦何足责！世人多以富贵忘旧为憾，此特不能理遣耳。理遣宜如何？曰：譬似当初不相识。

药 石

方今药材鄙贱者，且数十倍于前；贵细者，有数百倍于前，至携金绕市铺求之不获者，人孰不知真药之难得？如此，凡设铺而招人赎伪药者，愚也。赎伪药而觊疗病者，愚益甚矣！吾辈家何策？且如于饮食衣服上加谨。古人首重食医，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平居必节饮食，饭后行三十步，不用开药铺，饮食之加谨者此也。急脱急著，胜如服药，衣服之加谨者此也。或有疾疢，奉行不服药，得中医之语，药石虽贵未害也。最是孝子慈孙侍奉亲庭，岂忍坐视其病而不救？家有馀蓄尚可得良剂，贫窭所迫将若之何！贫者固难得良剂，富者纵得良剂，又未必有良医。余因念及此，仰而天祝曰：愿天下人安乐。

好官好人

偶见士大夫壁间碑刻云："好官易作，好人难作。"众咸谓知言。余切以为不然。好人何难作之？有仁义礼智行之在我，孝悌忠信行之在我，人皆可为尧舜。途之人亦可为禹，人自不为之耳。乃若欲作好官，必钻刺，必营求，必俯仰，胁肩谄笑，屡气促步，惟恐人摈斥其趋事之不周。外坏面目内坏心术，曾莫之顾，求而得者能几人？求而不得者众也。纵求而得，所丧已大甚矣，作好官之难也。

谦 逊

常见世人，行不肯在人先，坐不肯在人上，敛衽退缩至再至三。谦逊之风良可嘉尚，及其见利则逝，见便则夺，惟恐或后于人。虽骨肉亦疏绝，契交反眼不相识。当行不先人，坐不上人之时，亦知谦逊为美事，抑何临小利害，乃乐为是不谦不逊耶？娇情可强也，真情不可遏也。

借 亲

父母垂死，人子于此，正哀痛彻骨，几不欲生之时也。今人反以送死为缓，惟以借亲为急。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辈，未得举哀。弃亲丧之礼，而讲合卺之仪；置括发之戚，而修结发之好。此夷狄禽兽之所不忍为，而世俗皆乐为之。虽簪缨诗礼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为怪，不知作俑谁耶？

养 军

近年郡家，每月逼期旋籴军粮支散。浙右素号沃饶，亦如此艰难万状，蔑裂百端，甚而折钱，价直峻减。又甚而拖欠，未即补偿。军人敢怨而不敢言，盖明知皆前太守屡任席卷之罪，未可咎今太守不能措办之过也。吁！饱目前之欲，不顾后来之忧；徇一家之谋，不恤一郡之害。留之家，家未必能保；付之于孙，子孙未必能久，徒贻害如斯其烈也。使后之为守者，其果贤耶？则背理伤道，决有所不敢为。生财足用，必无所措手足，惟以即能罢去为幸，殆类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无及于难，其亦可哀也。己果不贤耶？则衍为富不仁之政，用移东补西之术，决江海以救焚，火灭而溺至；饮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号为能吏，不过如此。且几年养军，今日掣肘，物价腾踊，民不聊生。万一荒歉，群盗必起，诸军素抱乏粮之怨，孰为可备？惊急之人，其辞甲使鹤御暴者反为暴，滔滔皆是也。当是时，祸必先及于富贵充溢之家。不知为乡贵，为巨室亦虑及此否？然则虑之，当如何积而能散？

理 学

理学湮汩久矣，士子不能讲贯，考官亦罔闻知。盖今日之考官，即前日之士子也。方册中文字害理者，不胜其多，不堪著眼，姑即其一者言之，事大体重，莫如省试。近年“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经魁以“敬立而德不孤”是说。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是则敬、义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无。岂得独指敬耶？圣经又岂可减一字耶？不知当时为知举，为参详、为小试官，亦曾闻有所谓理学否？经魁且尔，一榜可想。省试如此，他试可知，余所谓今日之考官，即前日之士子是也。我朝孝宗皇帝，一日与崔敦诗论文章关世变，敦诗曰：“臣观建炎诏文，义理明而气势壮，便知天下必能中兴。”遂诵一篇。孝庙谛听，天颜喜甚。又问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诗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粗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上嘉叹曰：“卿论得此甚好。”今日之文义理断丧，其象当如何？有识者可以观矣。

狱 讼

余近年归故里，首拜先茔，为不肖侄童其山。当时不胜哀愤，亟访乡贵，求缄一状投之郡守。因见其书院榜示，谓：“某望卑言轻亲故，或欲缄状不敢奉命。当今之世得忍姑且忍，求直未必直。”余遂不启齿。续见有官君子云，某家亦曾诉伐墓木者十八状，追人不出，徒重费用。余含垢饮气而已。近有所闻，又为之惊骇。今日囹圄供答不出于民情可否，一听于吏手，往往吏自撰情款一本，令囚人依本书之，更不可增损一字。真情无所赴诉，呼天神不闻，号地祇不听，痛哉痛哉！夫狱讼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今有财者胜，无财者负；有援者伸，无援者屈；豪强得志，贫弱衔冤。此岂国家之福耶？愚愿士大夫司听断者，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天下何患不太平！

寒 暑

寒犹可御，而暑不可避。凉亭水榭，风车簟枕，世不多有。纵有之遇流金烁石之时，其为热自若也。方食冷物又恐生病，方食热物汗淋如雨，思之为人何益于事！矧得丧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炽盛；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当此流火，而心火，家火为之俱焚，镬汤炉炭一时顿现，一年复一年，发白面皱，催入死途不自知也。余观此境界，所以不愿有生。

茹 素

世人以茹素为斋戒。岂知圣贤之所谓斋者齐也，齐其心之所不齐。所谓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无一日不齐，无一日不戒。今人之每于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谓之斋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况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辄趁利徇欲损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为也。古语两句甚好：“宁可荤口念佛，莫将素口骂人。”

谋 利

利者，害之对。才谋利即有害，然谋利营生，世所不免。为富不仁，人所当戒，有能于其间，寡愿少取，殆庶几焉。最是不仁之甚者，籴粜一节。聚钱运本，乘粒米狼戾之时，贱价以籴。翘首企足，俟青黄不接之时，贵价以粜其粮也，多方折挫以取赢。其粜也，杂糠秕而亏斗斛。天生百谷以存活一世，而谋利之徒不欲其丰而幸其歉，不喜其饱而愿其饥，逆天心拂人心。以此致富而望绵远，万万无此理。又有富贵之家，积谷以邀价，放债以取息，开库以解质，与民争利不一而足。方且语人曰：“吾家支遣愿广，不得不如此。”呜呼！倘用度果不足，曷不减损环列之侍姬？曷不谨节非泛之费用？乃甘为是狼贪，使水火盗贼之灾，刑祸戮辱之危，子孙荡覆之报，不在目前则在他日，昭然有不能免者。善乎！孟子有言曰：“不仁者可与言哉？”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

闲

造物之于人，不靳于功名富贵，而独靳于闲。天地之间，日月之运行，星辰之缠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机发轮转无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闲，而闲岂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禄，清资显秩，班于朝廷，列于州县，不知其几，而乐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颠冥于仕途，姑托亲戚契识，买田园营弟宅，不获一见而身亡。其有被刻之馀，安意家食，特迫于势穷力屈而然，非其本心也。对宾客，方有筑室返利、高洁自许之清谈入松室。又作摇尾乞怜、于时求进之尺椟。囊箧锁钥惴惴于手，收支簿书介介于怀，一日十二时无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清风明月，何尝见此风景？纵或见之，又何尝识此旨趣？劳劳扰扰，死而后已。若夫富家翁守钱虏，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贵，其实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闲之野叟哉？故曰：“身闲则为富，心闲则为贵。”又曰：“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

贪 欲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制衣。纵饶得受用，能有几多时？余年近七旬，尽宜省事乐闲，息心退步，何必贪欲于受用无几之日？《圆觉经》云：“诸苦所因，贪欲为本。余庶几乎免矣。”盖“贪欲”二字坏尽。世间人得便宜处再往，得便宜事再作，终有悔吝之时。今日进得一步，明日又求进一步，恐是颠济之兆。堆金积玉来处要明，越分过求馀殃在后。卧病垂死，术数未休，几年劳役一场春梦。明珠一百斛更添百斛

也，只是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有眉下开。杜少陵云："孔邱盗跖俱尘埃。"少陵老子今亦安在哉？

祷 祈

世人不思积善积恶，殃庆各以类至，惟托缁黄，诵经持咒。或谓保扶，或谓禳灾，或谓荐亡。如此则有资财者，皆可以免祸矣。昔寒山见人家悬幡，因作颂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挂在空中惊鸟雀。行住坐卧思量著，不如把与穷汉作衣著。"达哉斯言！

科 举

永嘉科举极狼狈，只缘多试一日。以至士子多誊公本只书义，终场自有三万三千余卷。考官例以雷同冗长视之，仅著两三日已厌恶矣。其间好文字多不及考，而谬种之考官亦不能识，中才之考官眩惑于卷之多，又无所别白，加之吏胥作弊不一，取士之法于是大坏。若得善举送者，申明条制痛革诸弊，一人只计一卷，庶无负国朝设科之美意。

太行山

有一主一仆，久行后忽登一山，遇丰碑，大书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见太行山。"仆随后揶揄："官人不识字。只是□□□，安得太行山？"主叱之。仆姗笑不已，主有怒色。仆反谓官人："试问此间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罚钱一贯与官人，若是□□□，官人当赏某钱一贯。"主笑而肯之。行至前，闻市学读书声，主曰："只就读书家问。"遂登其门。老儒出接，主且述其事。老儒笑曰："公当尝仆矣，此只是□□□。"仆在侧视主曰："又却某之言是。"主揖。老儒退。仆请钱即往沽饮。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复求见老儒诘之："将谓公是士居又读书，可证是否，何亦如蠢仆之言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谓不晓事，一贯钱琐末耳，教此辈永不识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颇有味，今之有真是非，遇无识者，正不必与之辨。

齐东野语

[宋]周　密撰　李国恩　杨　止整理

《齐东野语》二十卷，宋末元初人周密（一二三二——一二九八）撰。周密字公谨，号草窗，为宋元之际的著名词人，亦能诗善文，著述颇丰。该书为宋人笔记中的名著，所记多为南宋朝野要事，“足以补史传之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该书有二十卷本及一卷本两类。二十卷本以涵芬楼本、《稗海》本、《津逮秘书》本及《学津讨原》本及中华书局整理本等较佳。今以照旷阁《学津讨原》本为底本标点整理，对校，参考了上述其他各本。

自　序

余世为齐人，居历山下，或居华不注之阳。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种学绩文，代有闻人。曾大父扈跸南来，受高皇帝特知，遍历三院，径跻中司。泰、禧之间，大父从属车，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闻目接，岁编日纪，可信不诬。我先君博极群书，习闻台阁旧事，每对客语，音吐洪畅，缅缅不得休。坐人倾耸敬叹，知为故家文献也。余龆侍膝下，窃剽绪余，已有叙次。意尝疑某事与世俗之言殊，某事与国史之论异。他日，过庭质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泽数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日录及诸老杂书示之曰：“某事与若祖所记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传讹也；国史之论异，私意也。小子识之。”又曰：“定、哀多微词，有所辟也。牛、李有异议，有所党也。爱憎一衰，论议乃公。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而吾家乘不可删也，小子识之。”洊遭多故，遗编钜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忆为大恨。闲居追念得一二于十百，惧复坠逸为先人羞。乃参之史传诸书，博以近闻脞说，务求事之实，不计言之野也。异时展余卷者，噱曰：“野哉言乎，子真齐人也。”余对曰：“客知言哉！余故齐，欲不齐不可。虽然，余何言哉？何言，亦言也，无所言也，无所不言，乌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书。历山周密公谨父书。

卷　一

孝宗圣政

阜陵天纵睿圣，英武果断，古今之所鲜俪。圣政彰彰者，备载金匮玉牒之书，尝得以窃窥之矣。其或一时史臣有所避忌，采访遗落，失于纪载者，不一而足。兹以先世见闻，及当时诸公之所记录数事，谨书于此。庶乎美盛德之形容，备良史之采录云。

帝尝禁诸司官非时会合，以其族谈不修职业故也。李安国为郎官，一日，有荐术士至，部中同省，因会集言命。翼日，御批问故，同省窘甚，咸欲饰辞自解。安国独曰：“以实告，其过小；为欺，其罪大。”因援鲁肃简市饮故事，引咎以闻，同省从之。既而事寝不行，越三日，李遂除吏部侍郎。

李处全尝论匠监韩玉，玉乃庙堂客也。凡三疏。而玉亦以处全请托私书为言。上既重违台论，且以忌器，遂令玉补外，既而与祠。而玉留北阙，作书投匦，诉匠簿张权谮己。密院不敢纳，遂潜入关，伏阙投之。上就书批云：“韩玉曾任卿监，理当靖共，乃敢伏阙，妄有陈诉，鼓惑众听，渐不可长，可送潭州居住。”

女真使乌林答天锡到阙，要上降榻问金主起居。赡军酒官丁逢上书乞斩之，即日引对，遂极论前侍御李处全及故谏议大夫单时贪污事。即与改命入官，升擢差遣。

旧法，未经任人，不许堂差。时相欲示私恩，则取部阙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进呈。降旨云：“宰执当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违戾差过

员数最多，候服阕日落职；曾怀可降观文殿学士。

丁娄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旧学之故，力附曾觌。其后，魏王出判明州，尤昵近之。既而入奏，与之求贴职。上批答云："朕于吾子无所爱。第爵禄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几，台臣论罢之。

程泰之以天官兼经筵，进讲《禹贡》，阙文疑义，疏说甚详，且多引外国幽奥地理。上颇厌之，宣谕宰执云："《六经》断简，阙疑可也，何必强为之说？且地理既非亲历，虽圣贤有所不知，朕殊不晓其说。想其治铨曹亦如此也。"既而补外。

庚子九月，上宣谕宰执云："已指挥阁门，令今后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会则否。"且云："朕记得老苏议论，赞仪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礼貌之意也。"

上一日与宰执言："伯圭不甚教子，各使之治生，何以为清白之传？且其下尚有三弟，若皆作郡，则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何以用人？莫若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可也。"赵丞相赞曰："凡好事，古所难者，尽出陛下之意，臣等略无万一可以补助。"后秀邸诸子弟，悉归班焉。

辛丑六月，临安士人以不预补试，群诣台谏宅陈词。台谏畏其势，以好语谕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郑丙之门，诟骂无礼。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激使然也。郑遂徙家避之。次日入奏，待罪乞去。上已密知其故，遂批出："郑丙无罪可待。令临安府将为首作闹人重作行遣。"既而宣子颇回护之，上怒云："设使郑丙容私，自当讼之朝廷，安可无礼如此。若不得为首人，王佐亦当坐罪。"且令宰执宣谕。宣子越一日奏，勘到作闹士人府学生员丁如植为首，其次许斗权、罗薡。御批并编管邻州，如植仍杖八十科断。

尝秋旱，上问执政："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合用牲否？"周益公奏："止用酒脯、币帛。"上曰："《云汉》诗云：'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则是合用牲矣。可更与礼官等考订之。"

淳熙九年，明堂大礼，以曾觌为卤簿使，李彦颖顿递使。习仪之际，曾以李为参预，漫尔逊之居前。李以五使有序，毅然不敢当者久之。在列悉以顾忌，皆不敢有所决择。太常寺礼直官某人者，忽进曰："参政、宰执也，观瞻所系，开府之逊良是。"径揖李以前。时曾方有盛眷，翌日入愬其事。上默然久之曰："朕几误矣！"即日批出："李彦颖改充卤簿使，伯圭充顿递使，礼直官某人，特转一官。"其改过不吝，盖如此云。

淳熙中，张说颇用事，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众侍从。上许之，且曰："当致酒肴为汝助。"说拜谢。退而约客，客至期毕集，独兵部侍郎陈良祐不至，说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说为表谢，因附奏："臣尝奉旨而后敢集客，陈良祐独不至，是违圣意也。"既奏，上忽顾小黄门言："张说会未散否？"对曰："彼既取旨召客，当必卜夜。"乃命再赐。说大喜，复附奏："臣再三速良祐，讫不肯来。"夜漏将止，忽报中批陈良祐除谏议大夫。坐客方尽欢，闻之，怃然而罢。其用人也又如此。

上圣孝出于天性。居高宗丧，百日后，尚食进素膳，毁瘠特甚。吴夫人者，潜邸旧人也，屡以过损为言，上坚不从。一日，密谕尚食内侍云："官家食素多时，甚觉清瘦，汝辈可自作商量。"于是密令苑中，以鸡汁等杂之素馔中以进。上食之觉异，询所以然。内侍恐甚，以实告。上大怒，即欲见之施行。皇太后闻之，亟过宫力解之。乃出吴夫人于外，内侍等罢职有差。

温泉寒火

邵康节曰："世有温泉，而无寒火。"昭德晁氏解云："阴能顺阳，而阳不能顺阴也。水为火爨，则沸而熟物；火为水沃，则灭矣。"晋纪瞻举秀才，陆机策之曰："阴阳不调，则大数不得不否；一气偏废，则万物不能独成。今有温泉，而无寒火，其故何也？"白虎殿诸儒讲论，班固纂为《白虎通》，《五行篇》亦曰："有温水，无寒火。"

然今汤泉，往往有之。如骊山、尉氏、骆谷、汝水、黄山、佛迹、匡庐、闽中等处，皆表表在人耳目。坡诗云："自怜耳目隘，未测阴阳故。郁攸火山烈，觱沸汤泉注。安能长鱼鳖，仅可燖狐兔。"朱氏晦庵诗云："谁然丹黄焰，爨此玉池水。"盖或为温泉之下，必有硫黄、矾石故耳。独未见所谓寒火。

按《西京杂记》载董仲舒曰："水极阴而有温泉，火至阳而有凉焰。"又《抱朴子》曰："水主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又刘子《从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华阳温泉，犹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热，而有萧丘寒焰，犹曰火热，热者多也。"然则寒火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为无耳。

段干木

《唐书·宗室世系表叙》云："李耳，字伯阳，一字聃。其后有李宗者，魏封于段，为干木大夫。"按《史记》，聃之子宗，为魏将，封于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阳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于段干。"审此，段干乃邑名耳。

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记·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朋，《战国策》有段干纶、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为姓；故木与朋，纶与崇、越人，皆其名，而子与生，则男子之通称耳。《风俗通·姓氏注》以为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

盖战国时，自有段规。疑段与段干自别。若如《唐史》之说，则段干木姓李名宗，为魏将有功，封于段干。若如史迁、葛洪之言，则段干木之贤，魏侯所以师而敬之者，恐别一人耳。姑书其说，以俟博识者订之。

表答用先世语

文正范公《岳阳楼记》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后东坡行忠宣公辞免批答，径用此语云："吾闻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卿将书之绅，铭之盘盂，以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欤！则今兹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艰而已，又何辞乎？"其后忠宣上遗表，亦用之云："盖尝先天下之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见也。

蜜章密章

密章二字，见《晋书》山涛等传，然其义殊不能深晓。自唐以来，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乔行简赠祖母制》，亦云："欲报食饴之德，可稽制蜜之章。"蜜字皆从虫。相传谓赠典既不刻印，而以蜡为之。蜜即蜡，所以谓之蜜章。然刘禹锡为《杜司徒谢追赠表》云："紫书忽降于九重，密印加荣于后夜。"《李国长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肃肃终言。"《王崇述神道碑》云："没代流庆，密章下贲。"宋祁《孙奭谥议》云："密章加等，昭饰下泉。"又《祭文》云："恤恩告第，踦书密章。"密字乃并从山，莫知其义为孰是。岂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别有所出也。

三苏不取孔明

老泉《权书·强弱篇》云："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汉高帝所忧在项籍，而先取九江、取魏、取代、取赵、取齐、然后取籍。秦之忧在六国，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强，最后取。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又论曰："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东坡论曰："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汉也。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孔明之所恃以胜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刘表之丧，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袭杀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后，刘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数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夺之国，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乃治兵振旅，为仁义之师，长驱东向，而欲天下向应，盖亦难矣。"

颍滨论曰："刘备弃荆州而入蜀，则非其地；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纷之冲，则非其将；不忍忿忿之气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其说盖用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语耳。虽然，孔明岂可少哉！

诗用史论

刘贡父《咏史》诗云："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髑髅。"其意盖指当时王韶、李宪辈耳。而其说则出于温公论李广利曰："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生死系焉。苟为不择贤愚，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无见于置将，谓之能守先帝之约，臣曰过矣！"盖全用之。

然胡明仲论留侯则云："善乎，子房之能纳说也。不先事而强聒，不后事而失机。不问则不言，有言则必当其可。故听之易，而用不难也。评者曰：'汉业存亡在俯仰间，而留侯于此每从容焉。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复道见沙中之聚，始言雍齿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论全用荆公诗："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此则史论用诗也。

近世刘潜夫诗云："身属嫖姚性命轻，君看一蚁尚贪生。无因唤取谈兵者，来此桥边听哭声。"而东坡《谏用兵之疏》云："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矣。至于远方之民，肝脑涂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其意亦出此。

冯必大诗云："亭长何曾识帝王，入关便解约三章。只消一勺清冷水，冷却秦锅百沸汤。"亦用黄公度《汉高祖论》曰："伤弓之鸟惊曲木，挽万石之弓以射之，宁无所惧；奔渴之牛急浊泥，饮以清冷之水，宁无所喜。项惊天下以弓，而帝饮天下以水。"

叶绍翁诗云："殿号长秋花寂寂，台名思子草茫茫；尚无人世团圞乐，枉认蓬莱作帝乡。"亦出于林少颖《武帝论》云："武帝好长生不死之术，聚方士于京师，由是祷祠之俗兴，以成巫蛊之祸。阳邑、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诛，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长生不死之术而不可得，徒使败亡之祸横及骨肉，可笑也。"

钱舜选诗云："项羽天资自不仁，那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樽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陈傅良之论羽云："羽之戮子婴、弑义帝、斩彭生，坑秦二十万众，亚父独不当试晓之邪？使楚果亡汉，则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

此类甚多，不暇枚举，岂所谓脱胎者耶？

汉租最轻

自井田之法废，赋名日繁，民几不聊生。余尝夷考，在昔独两汉为最轻，非惟后世不可及，虽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来，十五税一。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二年、十二年，至十三年，乃尽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尝赐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税一，即所谓半租耳。盖先是十五税一，则三十合征其二，今

乃止税其一，乃所谓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后，守之不易。故光武诏曰："顷者，师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三十税一，如旧制。"是知三十税一，汉家经常之制也。

以武帝南征北伐，东巡西幸，奢靡无度，大司农告竭。当时言利者析秋毫，至于卖爵、更币、算车船、租六畜、告缗、均输、盐铁、榷酤，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遗。独于田租，不敢增益。

虽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灾害，吏趣其租，于定国以是报罢；用度不足，奏请增赋，翟方进以是受责。重之以灾伤免租（始元二，本始三，建始元、元康二，初元元，鸿嘉四）。初郡无税（《食货志》），行军劳苦者给复（高二年），陂、湖、园、池假贫民者勿租赋（初元元年）。又至于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年、五年，永始四，天汉三，宣帝神爵元，元帝初元四），民赀不满三万免（平帝元始二年）。而逋租之民，又时贷焉，何与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国所以独久者，盖有以也。

真西山

真文忠公，建宁府浦城县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于山间结庵，炼丹将成。忽一日入定，语童子曰："我去后，或十日、五日即还，谨勿轻动我屋子。"后数日，忽有扣门者，童子语以师出未还。其人曰："我知汝师久矣。今已为冥司所录，不可归。留之无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朴，不悟为魔，遂举而焚之。道者旋归，已无及。绕庵呼号云："我在何处?"如此月余不绝声，乡落为之不安。适有老僧闻其说，厉声答之曰："你说寻'我'，你却是谁?"于是其声乃绝。时真母方娠，忽见道者入室，遂产西山。幼，颖悟绝人。家贫，无从得书，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学里儒，为举子业。未几登第，初任为延平郡掾。

时倪文节喜奖借后进，且知其才，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辄一二日即归，若手未触者。文节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学，然贤者亦何所见，遽不观耶?"西山悚然对曰："先生善诱，后学何敢自弃？其书皆尝窃观，特不敢久留耳。"文节谩扣一二，皆能成诵，文节始大惊喜。于是与之延誉于朝，而继中词科，遂为世儒宗焉。

书史载箕子比干不同

《书·微子·篇》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孔注："父师、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史记·殷纪》乃云："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剖比干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器奔周。"《周纪》又云："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数谏，纣弗听，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箕子披发，佯狂为奴。比干谏，纣剖其心。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注但云时比干已死，而云少师者似误。盖三处皆以太师、少师，非箕子、比干。独《周纪》明言，太师名疵，少师名强。《汉·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师疵，少师强，殊与孔注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时人，何以见异而言不同欤？及苏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国之说，刘道原作《通鉴外纪》，则又从《史记》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见故耳。

梓人抡材

梓人抡材，往往截长为短，斫大为小，略无顾惜之意，心每恶之。因观《建隆遗事》，载太祖时，以寝殿梁损，须大木换易。三司奏闻，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条截用（模枋者，以人立木之两傍，但可手模，不可得见，其大可知）。上批曰："截你爷头，截你娘头，别寻进来。"于是止。

嘉祐中，修三司，敕内一项云："敢以大截小，长截短，并以违制论。"即此敕也。大哉王言，岂区区靳一木哉？是亦用人之术耳！

元丰中，赵伯山为将作监。太后出金帛，建上清储祥宫，内侍陈衍主其役，请辍将作镇库模枋，截充殿梁，伯山执不与，且援引建隆诏旨，惟大庆、文德殿换梁方许用，乃已。《邵氏闻见录》乃以为晋邸内臣奏请，且文其辞云："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乎?"失其实矣。

林 复

林复字端阳，括苍人。学问材具，皆有过人者，特险隘忍酷，略不容物。绍熙中，为临安推官。有告监文思院常良孙赃墨事，朝廷下之临安狱，久不得其情。上意谓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复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讫就煅炼成罪，当流海外，因寓客舶以往。中途遇盗，无以应其求。盗取常手足钉著两船舷，船开，分其尸为二焉。林竟以劳改官，不数年为郎，出知惠州。

时，常有姻家当得郡，愤其冤，欲报之，遂力请继其后，林弗知也。既知惠，适有诉林在郡日，以鸩杀人，具有其实。御使徐安国亦按其家，有僭拟等物。于是有旨令大理丞陈朴追逮，随所至置狱鞫问。及至潮阳，遇诸道间。搜其行李，得朱椅、黄帷等物，盖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于僧寺中。林知必不免，愿一见家人诀别。既入室，亟探囊中药，投酒中饮之。有顷，流血满地，家人号泣，使者入视，则仰药死矣，因具以复命。然其所服，乃草乌末及他一草药耳。至三日，乃苏，即亡命入广，其家以空柩归葬。

始就逮时，僮仆鸟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为收敛归之，了无所失。其家与之音问相闻者累

年，至嘉定末始绝，竟佚其罚云。

此陈造周士所记，得之括医吴嗣英，甚详。《夷坚志》亦为所罔，以为真死，殊可笑也。

汪端明

汪圣锡应辰端明，本玉山县弓手子。喻樗子材为尉，尝授诸子学。有兵在侧，言某儿颇知读书，可使侍笔砚。呼视之，状貌伟然，不类常儿。问："能属对否?"曰："能。"曰："马蹄踏破青青草。"应声曰："龙爪拿开白白云。"喻大惊异，曰："他日必为伟器。"留授之学，且许妻以子。后从张横浦游，学益进。年十八，魁天下。天资强敏，记问绝人。其帅福州，吏闻其名，欲尝之。始谒庙，有妪持牒立道左，命取视之，累千百言，皆枝赘不根。即好谕曰："事不可行也。"妪呼曰："乞详状。"公笑曰："尔谓吾不详耶?"驻车还其牒，诵之不差一字。吏民以为神，相戒不敢犯。

公以忠言直道，受知寿皇。自蜀还，为天官兼学士，向柄用矣。近习多不悦之，朝夕伺间。一日，内宿召对，天颜甚喜，曰："欲与卿款语。"方命坐赐茶，汪奏："臣适有白事。"上欣然问："何事?"时德寿宫建房廊于市廛，董役者不识事体，凡门阖辄题德寿宫字，下至委巷厕溷皆然。汪以为非所以示四方，袖出札子极言之。且谓："陛下方以天下养，有司无状，亵慢如此。天下后世，将以陛下为薄于奉亲，而使之规规然营间架之利，为圣孝之累不小。"上事德寿谨，汪言颇过激。闻之，变色曰："朕虽不孝，殆未至是。"汪曰："臣爱陛下切至，不欲使陛下负此名，故及此。"上终不怿。奏毕，请退，上颔之，不复赐坐，自是眷顾颇衰。

会德寿宫市蜀灯笼锦，诏求之，不获。他日，上诣宫言其故，太上曰："比已得之。"上问所从来，曰："汪应辰家物也。"上还，即诏应辰与郡。盖近习揣上意，因事中伤（一作之），君臣之际，难哉!

张定叟失出

建康溧阳市民，同日杀人，皆系狱。狱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时相与语，监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谓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顾事适同日，计亦有可为者。我有老母，贫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称冤，悉以诿我，我当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脱，君家素温，为我养母终其身，则吾死为不徒死矣。"乙欣然许之。

时张定叟以尚书知府事，号称严明。囚既至，皆呼使前问之。及乙，则曰："某实不杀某人，杀之者亦甲也。"张骇异，使竟其说，曰："甲已杀某人，既逸出，其家不知为甲所杀也。平日与某有隙，遂以闻于官。已而甲又杀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暗而吏赇，故冤不得直也。"张以问甲，甲对如乙言，立破械纵之，一县大惊。甲既论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张终不悟。甚哉！狱之难明也。

放翁钟情前室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

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实绍兴乙亥岁也。

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又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盖庆元己未岁也。

未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辞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

又至开禧乙丑岁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绝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沈园后属许氏，又为汪之道宅云。

卷　二

张魏公三战本末略

富平之战

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许便宜黜陟。初，上问大计，浚请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从以张俊、刘光世，以相首尾。浚发行在，王彦统八字军从之。浚以御营司提举事务曲端屡挫敌，欲仗其威声，乃承制拜为威武大将军、本司都统制。浚抵秦州置司，节制五路诸帅。

四年春，金帅娄室破陕州，李彦仙死之。既而与其副撒离歇及黑峰等，寇邠州。曲端拒之，两战皆捷。至白店原，寇引众来犯，又为端所败。

既而寇势复振，献策者多以击之为便。浚于是欲谋大举，召端问之。端曰："平原易野，贼便于冲突。而我师未习战，须教士数年，然后可以大举。"复谋

之吴玠，玠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后可以徐图。浚曰："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尔。"

浚以端沮大议，意已不平；而王庶与端有龙坊之憾，因谮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图之。"浚乃罢端兵柄，迁之秦州狱。其部将张中孚、李彦琪，并诸州羁管。时陕西军民，皆恃端为命。及为庶谮，无罪而贬，军情大不悦。

《西事记》云："张浚之至陕西，易置诸路帅臣，权势震赫。是时五路未破，士马强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贷其赋五年，金银粮帛之资，不绝于道，所在山积。浚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夺其兵废之，西人为之失望。"

浚于是决策治兵，移檄河东问罪。兀术闻变，自京西星驰至陕右，与娄室等会。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万，马十一万，会战于耀州。以熙河经略刘锡为都统制，与泾原经略刘锜、秦凤经略孙渥、环庆经略赵哲，各帅所部兵以从。吴玠、郭浩，极言虏锋方锐，且当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从。

军行至富平县，吴玠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也。"将战，乃诈立前军都统曲端旗以惧敌。娄室曰："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给我也。"遂拥兵骤至，直击环庆军。赵哲离所部未至，哲军遂惊遁，而诸军悉从之，大溃，陕西为之大震。

浚闻军溃，自邠州退保河池县，又退保兴州。遂归罪赵哲，斩之，责刘锡合州安置，陕西兵皆散归本路。玠收秦凤余兵，闭大散关。关师古收泾原余兵保岷、巩，孙渥收泾原余兵于阶、成、凤三州。未几，大散关复不守。浚时止有亲兵千余人，又退保阆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刘子羽以为不可。遂檄吴玠，郭浩据和尚原，而敌复至，于是下令徙治潼州。军士皆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记》云："张浚之战于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锐于进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练军事，欲亟决胜负于一举，以至于败。遂走兴元，又走阆中。陕西诸郡，不残于金人者，亦皆为溃兵所破矣。"

既而张中孚、李彦琪、赵彬，相继降敌，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围庆州，于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复谮端不已。时西人多上书为端诉冤者，浚亦忌其得众心，乃杀之于秦州狱，时人莫不冤之，军情于是愈沮矣。

绍兴元年，浚以关陕失律，上章待罪，朝野无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还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抚，轻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刘子羽辈小人，而无辜杀曲端、赵哲；以至设秘阁以崇儒，拟上方以铸印；及既败之后，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寻又诏落职，福州居住。

《秀水闲居录》云："魏公出使陕、蜀，便宜除官至节度使、杂学士，权出人主右。竭蜀之财，悉陕之兵凡三十万余，与敌角，一战尽覆。用其属刘子羽谋，归罪其将赵哲、曲端，并诛之。将士由是怒怨俱叛，浚仅以身免，奔还阆中，关、陕之陷自此始。至今言败绩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还薄谴，俾居福州而已。"

其后，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乃分陕、蜀之地，责守于诸将。自秦凤至洋州，命吴玠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达，王彦主之，屯通州。文龙至威茂，刘锜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阶成，关师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师古战败降贼，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独存阶成而已。

淮西之变

绍兴七年三月，浚奏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罢为少师、万寿观使，以其兵隶都督府。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且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琼与靳赛，皆故群盗，与王德素不相能。德，威声素著，军中号为王夜叉。都承旨张宗元，深以为不可，谓浚曰："琼等畏德如虎，今乃使临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谓然。复谋之岳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制，而命吕祉为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握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张宣抚何如？"飞曰："暴而寡谋，且琼辈素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耳。"飞曰："沂中视德等耳，岂能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余服。而浚讫行之，琼辈惧不敢喘。

及德视事教场，诸将执挝用军礼谒拜。琼登而言曰："寻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锦被遮盖。"德素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语慰抚之，遂索马去。于是琼辈愈惧，相与连衔上章，乞回避之。

张宗元知其事，复语浚曰："业已尔，今独有终任德，或可以镇，不然，变且生矣。"浚不以为然，遂奏召德还。以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驻盱眙；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刘锜副之，并驻庐州。且命郦琼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将以夺其军而诛之。宗元听制于文德殿下，语人曰："是速琼等叛耳。"会祉复密奏罢琼兵柄，书吏朱照漏语于琼，于是叛谋始决。及金字牌飞报，吕方坐厅事，闻有大声如髇箭辟历，自戟门随牌而至，启视之，乃三使除书也。吕拍案叹曰："庞涓死此树下。"即时乱作，遂缚吕祉，及杀中军统制张景、钤辖乔仲福、刘永衡、前知庐州赵康直、释知庐州赵不群，以其所部七万人悉叛归刘豫。至淮岸，遂杀祉及康直，释不群使还。浚乃亟遣张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

浚遂上章引咎，台臣交章论列，谓："浚轻而寡谋，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权；诚不足

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若喜而怒，若怒而喜；虽本无疑贰者，皆使之有疑贰之心。予而阴夺，夺而阴予；虽本无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无事，则张威恃势，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则甘言美辞，使将士有轻侮之意。郦琼以此怀疑，以数万众叛去。然浚平日视民如草菅，用财如粪土。竭民膏血而用之军中者，曾何补哉？陛下尚欲观其后效，臣谓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时司谏王缙，则以罪在刘光世，参政张守期为力求未减。都官郎官赵令衿，则乞留浚，陈公辅则谓不可因将帅而罢宰相，于是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太平观。

其后，言者不已，遂诏落职。既而御批"张浚散官，安置岭表"。赵鼎力救解之，改秘书少监，分司西京，且为出言官于外。

《退朝录》曰："绍兴二十年，浚复上疏论边事。高宗为汤丞相云：'张浚用兵，不独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之师，其效可见矣。今复论兵，极为生事。'于是复有永州之命。"

《挥麈录》云："淮西军叛后，冯楫启上曰：'如张浚者，当再以戎机付之，庶收后效。'高宗正色曰：'朕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矣。'遂终高宗朝，不复再用。"

符离之师

孝宗隆兴元年正月，以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见，屡奏欲先取山东。时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魏公门人，交赞其谋。左仆射史浩独不以为然，曰："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能出兵山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能惊动两淮、荆、襄，以解山东之急邪？惟当固守要害，为不可胜之计。必俟两淮无致敌之虑，然后可前。若乃顺诸将之虚勇，收无用之空城，寇去则论赏于朝，寇至则仅保山寨，顾何益乎？"

继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奏乞引兵进取。浩曰："二将辄自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准遣李椿以书遗浚子栻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而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则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彼逸我劳，虽或有获，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锋军都统制陈敏曰："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浚皆不听。

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言和、战、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韩信、乐毅不可也。若是，则守且有余。然彼复来攻，何得不战？战而胜也，江淮可守；战而不胜，江淮固在，其谁守之？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自亮贼之陨，彼尝先遣使于我矣，又一再遣我使矣，其信其诈，固未可知，而在我亦当以信与诈之间待之。盖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国反欲用兵者。"云云。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亦不从。遂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俟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安用都督哉？"

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云："若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寇边，何以应之？若巡边犒师，则德寿去年一出，州县供亿重费之外，朝廷自用缗钱千四百万，今何以继？若曰移跸，欲奉德寿以行，则未有行宫；若陛下自行，万一金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何以处之？"孝宗大悟，谓浚曰："都督先往行边，俟有功绪，朕亦不惮一行。"浚怒曰："陛下当以马上成功，岂可怀安以失事机。"及退朝，浩谓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图侥幸？主上承二百年基业之托，汉高祖起于亭长败亡之余，乌可比哉？"

寻复论辨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为内应。"浩曰："胜、广能以锄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则是金犹有法制维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将贻后悔。"又上疏力谏曰："靖康之祸，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朔庭，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寝膳不忘。然迩安可以服远。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为此举，安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虏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之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浚，老臣，虑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进之谋，眩于北人诳惑之说，是以有请耳。德寿岂无报复之心？时张、韩、刘、岳，各拥大兵，皆西北战士，燕、蓟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之地。今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欲取胜，不亦难哉。惟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则进有辟国复仇之功，退无劳师费财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计也。"

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贼未必灭，民贫先自为盗。必欲取民，臣当丐退。"上为给虚告五百道，且以一年岁币银二十五万两添给军费。浩复从容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将不可恃。且今二十万人，留屯江淮者几何？曰十万。复为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则战卒才六

万耳。彼其畏是哉！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如此诘难者凡五日。又委曲劝之曰：“平日愿执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数数议论不同，不惟为社稷生灵计，亦为相公计。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之计，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当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浩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功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

明日内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密院，径檄诸将出师矣。德寿知之，谓寿皇曰：“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已而，浩于省中忽得宏渊等遵禀出军状，始知其故。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与闻，则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请罢归，乃出知绍兴府。临辞，复曰：“愿陛下审度事势，若一失之后，恐终不得复望中原矣。”

浚至扬州，合江淮兵八万人，实可用者六万，分隶诸将，号二十万。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出定远，宏渊为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视师。显忠复灵壁县，败萧琦。宏渊至虹县，金拒之，会显忠亦至，遂复虹县。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并降。二将遂乘胜进，克宿州。捷奏，显忠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宏渊进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是时，显忠名出宏渊右。

时符离府军中，尚有金三千余两，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五万缗，米、豆共粮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衣絺、枣、羊、粆各一库，酒三库。乃纵亲信部曲，恣其搬取，所余者，始以犒军人，三兵共一缗。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赏三百，得南京，须得四百。”既而复出战，悉弃钱沟壑。由是军情愤詈，人无斗志。

浚乃移书，令宏渊听显忠节制，宏渊不悦。已而复令显忠、宏渊同节制，于是悉无体统矣。孝宗闻之，手书与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未达间，忽报金人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大军且至，遇夜，军马未整，中军统制周宏先率军逃归，继逃归者，宏渊之子世雄，统制左士渊，二将皆不能制。于是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

浚时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传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复退维扬。窘惧无策，遂解所佩鱼，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而求和，是何举措！”于是下诏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崤陵之师，敢废穆公之誓；尝胆而雪会稽之耻，当怀勾践之图。”张浚降特进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官属各夺二官。邵宏渊降五官，又责靖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李显忠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责莱州团练使，潭州安置。弃军诸将，递降贬窜有差。

既而置宣抚司，便宜行事。未几，复以浚都督江淮军马，既而又复入为右仆射，仍领都督。二年三月，复诏浚淮上视师。浚复谋大举，上不从。四月，召还。罢江淮都督府，浚亦罢相。

及和议将成，浚坚持以为不可。汤思退乃白上以张蕴古求和事，由是浚议遂黜。既而，金纥石烈志宁遣书议和，有云：“乃者，出师诡道，袭我灵壁、虹县，以十余万，窃取二小邑。主将气盈，率众直抵符离，帅府以应兵进讨。凭仗天威，以全制胜，所杀过当，余众溃去。计其得丧，孰少孰多。若以符离之役，尚为兵少致败，则请空国之众，以迎我师。”云云。是岁八月，浚薨。

《赵鼎传》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设为言。鼎谓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必耗，惟当静以镇之。张德远非不欲有所为，其效可见，亦足以戒矣。时议回临安，鼎奏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恢复之意。上曰：‘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地，此论不足恤也’。”

《刘氏日记》云：“孝宗初立，张魏公用事，独付以恢复之任，公当之不辞，朝廷莫敢违。魏公素轻锐，是时皆以必败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査籥、冯方为属，此二人尤轻锐，朝廷患之，遂以陈俊卿、唐文若参其军事，盖此二人厚重详审故耳。周益公时为中书舍人，文若来别，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轻举。后魏公知之，极憾益公，然卒以轻举败事。”

《何氏备史》云：“张魏公素轻锐好名，士之稍有虚名者，无不牢笼。挥金如土，视官爵如等闲。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且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绍兴元年，合关、陕五路兵三十余万，一旦尽覆，朝廷无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过落职，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郦琼之叛，是时公论沸腾，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并逐言者于外。及符离之败，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反以杀伤相等为辞，行赏转官无虚日。隆兴初年，大政事莫如符离之

事，而实录、时政纪，并无一字及之，公论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议必不成，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

《涧上闲谈》云："近世修史，本之实录、时政纪等，参之诸家传记、野史及铭志、行状之类。野史各有私好恶，固难尽信；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又可尽信乎？与其取志状之虚言，反不若取野史、传记之或可信者耳。且以近修四朝史言之，如《张魏公列传》所书嘉禾刺客，乃是附会杂史张元遣刺韩忠献事。又载遣蜡书疑郦琼之语，亦是《潘远纪闻》岳武穆秦州叛卒事。至云符离军溃，公方鼻息如雷，此是心学。虽亦取《莱公纪事》中意，然方当大军悉溃，亦安在其为心学哉！其说皆浅近易见，乃略不审其是非，登之信史，传之千万世，可乎？"

卷　三

绍熙内禅

绍熙二年辛亥，十一月壬申，光宗初祀圜丘。先是，贵妃黄氏有宠，慈懿李后妒之。至是，上宿斋宫，乘间杀之，以暴卒闻，上不胜骇愤。及行礼，值大风雨，黄坛灯烛尽灭，不成礼而罢。上以为获罪于天，且惮寿皇谴怒，忧惧不宁，遂得心疾，归卧青城殿。寿皇知其事，轻舆径至幄殿，欲慰勉之。直上寐，戒左右使勿言。既寤，小黄门奏知寿皇在此，上矍然惊起，下榻叩头请罪。寿皇再三开谕，终不怿。自是喜怒不常，不复视朝矣。至三年二月，疾稍平，诣重华宫起居。

四年九月重阳节，以疾不过宫。宰执、侍从，两省百僚及诸生，皆有疏乞过宫。甲申，上将朝重华，百官班立以俟。上已出，至御屏，李后挽上回曰："天色冷，官家且进一杯酒。"百僚、侍卫皆失色。时陈傅良为中书舍人，遂趋上引裾，请毋再入，随上至御屏后。李后叱之曰："这里甚去处？你秀才们要斫了驴头。"傅良遂大恸于殿下。李后遣人问曰："此是何理？"傅良对曰："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后益怒，遂传旨："已降过宫指挥，更不施行。"于是臣僚士庶纷纷之议竞起矣。

十月，会庆节，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上疏重华，乞会庆圣节，先期谕旨，勿先过宫。寿皇御笔："朕自秋凉以来，思与皇帝相见。所有卿等奏札，已令进御前矣。"庚申，诏过宫，又不果出。至戊寅，上始朝重华，都人皆大喜。先是，丞相留正，以论姜特立，待罪范村，凡一百四十日，至此方召还。

五年正月，寿皇始不豫。上以疾，不能问安尝药。臣僚劾内侍陈源、杨舜卿、林亿年，以离间两宫，请罢逐。及寿皇疾甚，留正请上侍疾，挽裾随至福宁殿，泣而出。既而宰执以所请不从，乞出。光宗传旨，令宰执尽出，于是俱至浙江亭待罪。知阁韩侂胄奏请自往宣押入城，于是宰执各还第。（国史《赵汝愚传》云："孝宗令嗣秀王传意，令宰执复入，非实。"）复请过宫，许之，至期，过午，有旨放仗。当是时，诸公引裾恸哭，朝士日相聚于道宫佛寺集议，百司皂隶，造谤伪传，学舍草茅，争相伏阙。刘过改之一书，至有"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之语。且有诗云："从教血染长安市，一枕清风卧钓矶。"扰扰纷纷，无所不至。大抵当时执政无承平诸公识度，不能以上疾状昭示天下，镇静浮言。而朝绅学士，率多卖直钓名之人，遂使上蒙疑负谤，日甚一日。

至六月九日戊戌，寿皇崩于重华殿。本宫提举关礼等，诣宰执第，告上大渐。丞相留正、枢密赵汝愚、参政陈骙、同知余端礼，力请过宫，俟至晚，又不果出。先是，孝宗未服药，黄裳等尝请过宫，以劝拦光宗云："寿皇已服药矣，便请陛下升辇。"已而无它。至是，亦以为妄，不复信。十三日，寿皇大殓，车驾不至，无与成服，人情忧惧。留正等遂奏请宪圣代行祭奠之礼，以安人心。往反数四，始得太皇圣旨："皇帝以疾，听就内中成服，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礼，宰相百官就重华宫成服。"正等遂遵行之。然中外人情汹汹，以祸在旦夕。近习富室，竞辇金帛藏匿村落。而朝士中如项安世等，遁去者数人。如李详等，搬家归乡者甚众。侍从至欲相率出城。于是留正等连疏乞立太子，以重国本。二十四日晚，御批云："甚好。"次日，宰执拟立太子指挥进入。御笔批："依付学士院降诏。"是晚，又御批云："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见之惧。以为初止请立太子，今乃有退闲之语，何邪？会次日朝临，仆于殿庭伤足，正疑为不祥。先是，正尝从善轨革者问命，有兔伏草、鸡自焚之象。及此，谓所知曰："上卯生，吾酉生，前语验矣。"遂力请罢免，出城俟命。

工部尚书赵彦逾，时为山陵按行使。临欲渡江，因别汝愚曰："近事危急如此，知院乃同姓之卿，岂容坐视？当思救之之策可也。"汝愚默然久之，曰："今有何策？事急时，持刀去朝天门，叫几声，自割杀耳。"彦逾曰："与其如此死，不若如是死。"且云："闻上有御笔八字，果否？"汝愚曰："留丞相丁宁莫说。今事急矣！与尚书说亦不妨。"彦逾曰："既有此御笔，何以不便立嘉王？"汝愚惊曰："向尝有立储之请，尚恐上怒。此事谁敢担当？且看慈福、寿成两宫之意如何？"彦逾曰："留丞相以足跌求去，天付此一段事业与知院，岂可持疑？禫祭在近，便可举行。"汝愚曰："此是大事，恐未易仓卒，亦须择一好日。"遂取官历检视，适是日甲子吉。彦逾曰："帝王即位，即是好日。兼官历又吉，何疑？事不容缓，宜亟行之，亦顺事也。"因劝与殿帅郭杲同议。汝愚遂遣范仲壬及詹体仁谕意，杲皆不答，汝愚大恐。彦逾曰："某尝有德于杲。"遂驰告之曰："近日外议澒洞，太

尉知否?”杲曰:“然则奈何?”彦逾遂以内禅事语之,曰:“某与赵枢密,第能谋之耳。太尉为国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犹未语,彦逾曰:“太尉所虑者,百口之家耳。今某尽诚以告,太尉不答,岂太尉别有谋乎?”杲矍然而起曰:“敢不效使令。”遂与区处发军坐甲等事。还报汝愚,议遂定。乃谋可白事于慈福宫者。始拟吴琚,琚,宪圣侄也。琚辞。或云:“已白宪圣,不许。”继用吴环,环亦辞。于是令徐谊、叶适因阁门蔡必胜谕意于知阁门事韩侂胄。侂胄母,宪圣女弟也,其妻又宪圣女侄,最为亲近。侂胄慨然曰:“某世受国恩,托在肺腑,愿得效力。”于是往见慈福宫提举张宗尹曰:“事势如此,我辈死无日矣。”宗尹曰:“今当如何?”遂告以内禅事,且云:“须得太皇主张方可。”宗尹遂许为奏知。次日未报,侂胄惧,遂亲往慈福宫。适值宪圣感风不出,侂胄亦窘,立殿庑垂涕。重华宫提举关礼适至,邀问之,侂胄不敢言,因指天为誓,侂胄遂具述其事。礼曰:“即当奏知,少俟可也。”礼入见,垂涕。宪圣问曰:“汝有何苦?”曰:“小臣无事,天下可忧耳。”宪圣蹙额不言。礼曰:“圣人读万卷书,曾见有如此时节,可保无虞否?”宪圣曰:“此岂汝所知。”礼曰:“此事,人人知之。丞相已去,所赖二三执政,旦夕亦且去矣,中外将谁赖乎?”言与泪俱。宪圣惊曰:“事将奈何?”礼曰:“今宰执令韩侂胄在外,欲奏内禅事。望圣人三思,早定大计。”宪圣不语,久之,曰:“我前日略曾见吴琚说来,若事顺,须是做教好。”且许来早于梓宫前垂帘,引执政面对。礼遂传旨侂胄,侂胄乃复命于汝愚。始往报陈骙、余端礼及郭杲,并步帅阎仲。关礼使其姻党阁门舍人傅昌朝,密制黄袍。

先是,嘉王数日谒告。执政谕宫僚彭龟年等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入。”七月四日甲子,禫祭。群臣入,王亦入。执政率百僚诣大行前,奏请太皇。顷之,垂帘。有旨令韩侂胄同执政奏事。汝愚等再拜,诣帘前奏曰:“皇帝以疾,至今未能执丧。臣等累入札,乞立皇子嘉王为皇太子,以系人心。皇帝批出‘甚好’,继又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取太皇太后旨处分。”宪圣曰:“皇帝既有御笔,相公自当奉行。”汝愚等奏曰:“此事甚大,须降一指挥方可。”宪圣曰:“好!好!”汝愚遂袖出所拟指挥以进,曰:“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宪圣览讫曰:“甚好。”汝愚等再拜奏曰:“凡事全望太皇太后主张。”宪圣首肯,遂乞令都知杨舜卿提举寿康宫,以任其责。遂召之帘前面付之。

汝愚即几筵殿前宣布圣旨及诏书讫,关礼、张宗尹扶掖太子入帘。太皇面谕再三,太子固辞,曰:“恐负不孝之罪。”俯伏涕泣。太皇命侂胄入帘,授以黄袍,令扶嗣君往即皇帝位。关礼、张宗尹共掖嗣君至素幄,传太皇圣旨,令汝愚等劝请。汝愚等奏曰:“天子当以安社稷定国家为孝。今中外人人忧乱,万一变生,置太上于何地,尚得为孝乎?”众扶上披黄袍,上犹却立,众扶上就座,汝愚等率百官再拜,皇帝立受。汝愚等遂传宣殿帅郭杲、阎仲,同韩侂胄一班起居,内侍扶导上诣太皇帘前行谢礼,次诣梓宫前行禫祭礼。毕,御史台阁门集百官,禁卫立班起居。翌日,侂胄侍上诣光宗问起居,光宗问:“是谁?”侂胄对曰:“嗣皇帝。”光宗瞪视曰:“吾儿邪?”

先是,汝愚谕殿帅郭杲,以军五百至祥禧殿门祈请御宝。杲入,索于职掌内侍羊驷、刘庆祖。二人私议曰:“今外议汹汹如此,万一玺入其手,或以它授,岂不利害?”于是封识空函授杲。二珰取玺,从间道诣德寿宫,纳之宪圣。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宪圣方自内付玺与之。(《四朝闻见录》云:“宁宗次日谒光宗,慈懿方自卧内取玺与之。”按御玺重宝,安得即位后方取?兼玺玉各有职掌,安得置之卧内?恐非实。)

先是,襄阳归正人陈应祥等,诱聚亡命,谋以七月望日为寿皇发丧为乱。前一夕登极赦至,其徒告之而败。

汝愚遂奏乞召还留正,以辅初政,而御史张叔椿则劾以弃国之罪,遂迁叔椿为吏部侍郎。正乃复入拜左相,汝愚为右相。汝愚曰:“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辞不拜。乃以特进为枢密使。及孝宗将攒,汝愚建议欲卜山陵,与正异议,遂出正判建康府,汝愚遂拜右相。先是,汝愚许侂胄以事成日授节钺,彦逾执政。既而推定策恩,汝愚乃谓彦逾曰:“我辈宗臣,不当言功。”仅除郭杲节度使,彦逾为端明殿学士,出为四川制置、知成都府,侂胄迁观察使、枢密都承旨。(元系防御使、知阁门事,至是,仅迁一级。)于是二人愤曰:“此事皆吾二人之力,汝愚不过蒙成耳。今既自据相位,以专其功,乃置吾辈度外邪!”于是始有逐汝愚之谋矣。汝愚觉之,以朱熹有重名,遂自长沙召入为待制,侍经筵,及收召李祥、杨简、吕祖俭等道学诸君子以自壮。然宫中及一时之议,皆归功于侂胄,自是出入宫掖,居中用事。且嗾伶人刻木为熹等像,峨冠大袖,讲说性理,为戏于禁中。

熹与龟年等,屡白汝愚曰:“侂胄怨望殊甚。宜以厚赏酬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汝愚不纳,曰:“彼尝自言不爱官职,何虑之有?”既而熹进对,面陈侂胄之奸。继而正言黄度欲论之而谋泄,以内批斥去。熹又因进讲极论之,声色颇厉。上怒,遂批出,除熹宫观。汝愚请见,乃以内批袖还上,继而求去,皆不许。于是彭龟年奏:“陛下逐朱熹太暴。”且言:“侂胄窃弄威权,为中外所附,必贻大患。”宁宗欲两罢之,汝愚欲两留之。既而龟年与郡,侂胄势由是益张。会彦逾帅蜀,陛辞日,尽疏当时道学诸贤姓名,指为汝愚之党,而宁宗亦疑之矣。

知阁刘弼谓侂胄曰:“赵丞相欲专此大功,日引

虚名之士以植党，君岂但不得节钺，将恐不免岭海之祸。”侂胄恐甚。会汝愚欲除刘光祖为侍御史，侂胄知其欲击己。而上方令近臣举御史，于是以御笔除大理簿刘德秀为御史，杨大法为殿院。又罢吴猎，以刘三杰代之，于是言路皆韩党矣。

先是，汝愚尝云：“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又沈有开尝在汝愚坐曰：“外间传嘉王出判福州，许国公判明州，三军士庶，已推戴相公矣。”又徐谊语人曰：“但得赵家一块肉足矣。”盖指魏王之子，徐国公柄也。楼钥行辞免批答，有“亲为伯父，固非同姓之卿”之语。太学生上书，乞尊汝愚为伯父。周成子言“郎君不令”。田澹谓“宁宗非光宗子”。其说非一端。于是右正言李沐首疏其事，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圣体不康之时，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等事。遂罢汝愚相位，出知福州。既而台臣合奏，罢郡与祠。于是祭酒李祥、博士杨简，府丞吕祖俭等有疏，太学生周端朝等六人共一书，诉汝愚有大功，不当去位，皆被黜谪。未几，何澹、胡纮疏：“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且言“与徐谊辈造谋，欲卫送太上过越，为绍熙皇帝”等事。遂责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敖陶孙题诗于阙门，有“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之句。

其后叶翥、汪义端交论伪学，而刘三杰以伪党为逆党，凡得罪者五十九人。省部籍记姓名，降诏禁伪学。而直省吏蔡琏，告汝愚定策时异谋，宾客所言凡七十纸。欲逮彭龟年、曾三聘、徐谊、沈有开下大理狱，赖范仲艺等力解之乃已。既而侂胄迁太傅，封平原郡王。自此，十年专政，肇开兵端，身殒国危。在侂胄固不足责，而当时诸君子驭之亦失其道，有以致之也。

诛韩本末

嘉泰元年五月，监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请用文彦博故事，以侂胄为平章军国重事。侂胄恐，乞致仕，免允中官。

二年十二月，拜侂胄为太师，立贵妃杨氏为皇后。初，恭淑后既崩，椒房虚位，杨贵妃、曹美人皆有宠。侂胄畏杨权数，以曹柔顺，劝上立之，上意向杨，侂胄不能夺也。太学生王梦龙，为后兄次山客。监杂卖场赵汝谠与梦龙为外兄弟，知其事。于是以侂胄之谋告次山，次山以白后，后由是怨之，始有谋侂胄之意矣。

三年，金国盗起，洊饥，惧我乘隙用兵，于是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边衅之开，盖自此始。而侂胄久用事，亦欲立奇功以固位。会邓友龙等廉得北方事以告，而苏师旦等又从而怂恿之。

开禧元年四月，以李义为镇江都统，皇甫斌为江陵都统兼知襄阳。金人以侵掠、增戍、渝盟见责，遂诏内外诸军密为行计。七月，侂胄为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上。苏师旦为安远军节度使，领阁门事。师旦本平江书佐，侂胄顷为钤辖日，尝以为笔吏，后依韩门。会上登极，窜名藩邸，用随龙恩得官，骤至贵显。八月，以殿帅郭倪为镇江都统、兼知扬州。

二年，以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副使，邓友龙为两淮宣抚使。十二月，金虏使赵之杰、完颜良弼来贺正旦，倨慢无礼。于是以北伐告于宗庙，下诏出师。已而，陈孝庆复泗州，又复虹县。许进复新息县。孙成复保信县。田琳复寿春府。未几，王大节攻蔡州，不克军溃。皇甫斌败于唐州。秦世辅军乱于城固县。郭倬、李汝翼攻宿州，败绩，执统制田俊迈以往。李爽攻寿州，败。于是诛窜诸将败事者，更易诸阃。以邱崈为两淮宣抚使。分诸将三衙江上之兵，合十六万余人，分守江淮要害。既而吴曦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之地于金人，遂封为蜀王。至此，侂胄始觉为师旦等所误，遂罢师旦，除名，送韶州安置，仍籍其家财，赐三宣抚司为犒军费。斩郭倬于镇江，罢程松四川宣抚使。九月，金人陷和尚原。十月，渡淮，围楚州。十一月，以殿帅郭杲驻真州，以援两淮。邱崈以签书开督府。既而围襄阳，犯庐、和、真、西和州、德安府，陷随、濠、阶、成州、信阳、安丰军、大散关。郭倪弃扬州走。

三年正月，邱崈罢，以枢密张岩督视。二月，金人始退师。四川宣抚司、随军转运使安丙及李好义、杨巨源等讨吴曦，斩之，四川平。以杨巨源为四川宣抚使，安丙副之。既而次第复阶、凤、西和州，大散关。四月，遣萧山县丞方信孺奉使，通谢金国。六月，安丙杀杨巨源。八月，信孺回白事，言金人欲割两淮，增岁币、犒军金帛，索回陷没及归正人，又有不敢言者。侂胄再三问之，乃曰：“欲太师首级。”侂胄大怒，坐信孺以私觌物，擅作大臣馈虏人，降三官，临江军居住。乃以赵淳为江淮制置使，而用兵之谋复起。再遣监登闻鼓院王柟出使焉。

于是杨次山与皇后谋，俾皇子荣王曮入奏，言“侂胄再启兵端，谋危社稷”，上不答。皇后从旁力请再三，欲从罢黜，上亦不答。后惧事泄，于是令次山于朝行中择能任事者。时史弥远为礼部侍郎、资善堂翊善，遂欣然承命。钱参政象祖，尝以谏用兵贬信州，乃先以礼召之。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皆预其谋。议既定，始以告参政李璧。

前一日，弥远夜易服，持文书往来二参第。时外间籍籍有言其事者。一日，侂胄在都堂，忽谓李参曰：“闻有人欲变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面发赤，徐答曰：“恐无此事。”而王居安在馆中，与同舍大言曰：“数日之后，耳目当一新矣。”其不密如此。弥远闻之大惧，然未有杀之之意，遂谋之张镃。镃曰：“势不两立，不如杀之。”弥远抚几曰：“君真将

种也，吾计决矣。”

时开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爱姬三夫人号“满头花”者生辰。张镃素与之通家，至是，移庖侂胄府，酣饮至五鼓。其夕，周筠闻其事，遂以覆帖告变。时侂胄已被酒，视之曰：“这汉又来胡说。”于烛上焚之。初三日，将早朝，筠复白其事，侂胄叱之曰：“谁敢？谁敢？”遂升车而去。甫至六部桥，忽有声喏于道旁者，问：“为何人？”曰：“夏震。”时震以中军统制权殿司公事，选兵三百俟于此。复问：“何故？”曰：“有旨，太师罢平章事，日下出国门。”曰：“有旨，吾何为不知？必伪也。”语未竟，夏挺、郑发、王斌等，以健卒百余人，拥其轿以出，至玉津园夹墙内，挝杀之。

是夕，弥远称有密旨。钱参政欲奏审，史不许曰：“事留，恐泄。”遂行之。是夕，史彷徨立俟门首，至晓犹寂然，至欲易衣逃去。而宰执皆在漏舍以俟。既而侂胄前驱至，传呼太师来。钱、李二公疑事泄，皆战栗无人色。俄而寂不闻声，久之，夏震乃至，白二公曰：“已了事矣。”钱参政乃探怀中堂帖授陈自强曰：“有旨，太师及丞相皆罢。”陈曰：“何罪？”钱不答，于是揖二公，遂登车去。是夕，使侂胄不出，则事必泄矣。

二参继赴延和殿奏事，遂以窜殛侂胄闻，上愕然不信。及台谏交章论列，三日后，犹未悟其死。盖此夕之谋，悉出于中宫及次山等，宫省事秘，不能详也。遂下诏暴侂胄首开兵端等罪，官籍其家。而夫人张氏、王氏闻变，尽取宝货碎之。其后二人皆坐徒断。

夏震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斩苏师旦于韶州。程松宾州，陈自强雷州，郭倪、郭僎皆除名安置，并籍其家。李壁、张岩皆降官居住。毛自知夺伦魁恩，以首论用兵故也。乃拜钱象祖为右相，卫泾、雷孝友并参政，史弥远知枢密事，林大中签书院事，杨次山开府仪同三司，赐玉带。遂以窜殛事，牒报对境三省；以咨目遍遗二宣抚、二制置、十都统，告以上意。谏议大夫叶时，请枭首于两淮，以谢天下，上不许。

时王柟以出使在金人帐。一日，金人呼柟，问：“韩太师何如人？”柟因盛称其忠贤威略。乃徐以边报示之曰：“如汝之言，南朝何故诛之？”柟窘惧不能对。于是无厌之求，难塞之请，皆不敢与较，一切许之，以为脱身计。及归，乃以金人欲求侂胄函首为辞，而叶时复有枭首之请，于是诏侍从两省台谏集议。先是诸公间亦有此请，上重于施行。至是，林枢密大中、楼吏书钥、倪兵书思，皆以为和义重事，待此而决，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与其亡国，宁若辱国，而倪公主之尤力；且谓在朝有受其恩，欲为之地者。盖朝堂集议之时，独章文庄良能于众中以事关国体，抗词力争。所谓欲为之地者，指章也。（叶清逸《闻见录》云：“良能首建议函首，王介以为不可。”此非事实。）于是遣临安府副将尹明，斫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且以咨目谕诸路宣抚制置以函首事。遂命许奕为通谢使。王柟竟函首以往，且增岁币之数。

当时识者，殊不谓然。且当是时，金国实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吴乞买之比。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城守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复能出师，其弱可知矣。傥能稍自坚忍，不患不和，且礼秩岁币，皆可以杀。而当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听其恐喝，一切从之。且吾自诛权奸耳，而函首以遗之，则是彼之县鄙也，何国之为？惜哉！且柟，侂胄所遣，今欲议和，当别遣使，亦不当复遣柟也。至有题诗于侍从宅曰：“平生只说楼攻愧，此愧终身不可攻。”又诗曰：“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错已诛终叛汉，于期未遣尚存燕。庙堂自谓万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又云：“岁币顿增三百万，和戎又送一于期。无人说与王柟道，莫遣当年寇准知。”此亦可见一时公论也。明年，阁门舍人周登出使过赵州，观所谓石桥者，已具述其事。纪功勒铭，大书深刻桥柱矣。金主尝令引南使观忠缪侯墓，且释云：“忠于为国，缪于为身。”询之，乃韩也。和议既成，乃尽复秦桧官爵，以其尝主和故耳。

余按绍兴秦桧主和，王伦出使，胡忠简抗疏，请斩桧以谢天下，时皆伟之。开禧侂胄主战，伦之子柟复出使，竟函韩首以请和。是和者当斩，而战者亦不免于死，一是一非，果何如哉？余尝以意推之，盖高宗间关兵间，察知东南地势、财力与一时人物，未可与争中原，意欲休养生聚，而后为万全之举。在德寿日，寿皇尝陈恢复之计，光尧曰：“大哥，且待老者百年后却议之。”盖可见也。秦桧揣知上意厌兵，力主和议，一时功名之士皆归罪以为主和之失。及孝宗锐意恢复，张魏公主战，异时功名之士靡然从之，独史文惠以为不然。其后符离溃师，虽府库殚竭，士卒物故，而寿皇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人浸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动，怨嗟并起。而茂陵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任情妄动，自取诛僇，宜也。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若《杂记》所载，赵师罢犬吠，乃郑斗所造以报挞武学生之愤。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载，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当泰、禧间，大父为棘卿，外大父为兵侍，直禁林，皆得之耳目所接，俱有家乘、日录可信用。直书之，以告后之秉史笔者。

卷 四

避 讳

古今避讳之事，杂见诸书，今漫集数条于此，以备考览。

盖殷以前，尚质不讳名，至周始讳，然犹不尽讳。如穆王名满，定王时有王孙满之类。至秦始皇讳政，乃呼正月为征月，《史记·年表》作端月。卢生曰："不敢端言其过。"秦颂端正法度曰"端直"。皆避政字。

汉高祖讳邦，旧史以邦为国。惠帝讳盈，《史记》以万盈数作满数。文帝讳恒，以恒山为常山。景帝讳启，《史记》微子启作微子开，《汉书》启母石作开母石。武帝讳彻，以彻侯为通侯，蒯彻为蒯通。宣帝讳询，以荀卿为孙卿。元帝讳奭，以奭氏为盛氏。光武讳秀，以秀才为茂才。明帝讳庄，以老、庄为老、严，庄助为严助，卞庄为卞严。殇帝讳隆，以隆虑为林虑。安帝父讳庆，以庆氏为贺氏。

魏武帝讳操，以杜操为杜度。蜀后主讳宗，以孟宗为孟仁。晋景帝讳师，以师保为保傅，京师为京都。文帝讳昭，以昭穆为韶穆，昭君为明君，《三国志》韦昭为韦耀。愍帝讳业，以建业为建康。康帝讳岳，以邓岳为邓岱，山岳为山岱。齐太祖讳道成，师道渊但言师渊。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白绢。隋文帝父讳忠，凡郎中皆去中字，侍中为侍内，中书为内史，殿中侍御为殿内侍御，置侍郎不置侍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侍书御史代之，中庐为次庐。至唐又避太子讳，亦以中郎为旅贲郎将，中书舍人为内舍人。炀帝讳广，以广乐为长乐，广陵为江都。

唐世祖讳丙，故以景字代之，如景科、景令，景子之类，是也。唐祖讳虎，凡言虎，率改为猛兽，或为武，如武贲、武林之类。李延寿作《南北史》，易石虎为石季龙，韩擒虎为韩擒。高祖讳渊，赵文渊为文深，凡渊字尽改为泉。刘渊为元海，戴渊为戴若思。太宗讳世民，《唐史》凡言世，皆曰"代"，民，皆曰"人"，如烝人、治人、生人、富人侯之类。民部曰"户部"。高宗讳治，凡言治皆曰"理"，如"至理之主，不代出者"，章怀避当时讳也。陆贽曰："与理同道罔不兴"，"胁从罔理"。韩文《策问》："尧、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无为而理者，其舜也欤"。睿宗讳旦，张仁亶改仁愿。玄宗讳隆基，太一君基、臣基，并改为其字。隆州为阆中，隆康为普康，隆龛为崇龛，隆山郡为仁寿郡。代宗讳豫，以豫章为钟陵，苏预改名源明，以薯蓣为薯及山药。德宗讳适，改括州为处州。宪宗讳纯，淳州改为栾州，韦纯改名贯之，之纯改名处厚，王纯改名绍，陆纯改名质，柳淳改名灌，严纯改名休复，李行纯改名行谌，崔纯亮改名行范，程纯改名弘，冯纯敏改名约。穆宗讳恒，以恒山为常山。敬宗讳弘，徐弘敏改名有功。郑涵避文宗旧讳，改名澣。武宗讳炎，贾炎改名嵩。宣宗讳忱，韦谌改名损，穆谌改名仁裕。

梁太祖父烈祖名诚，遂改城曰"墙"。晋高祖讳敬塘，析敬字为文氏、苟氏，至汉乃复旧。至本朝避翼祖讳，复析为文、为苟。

本朝高宗讳构，避嫌名者，仍其字更其音者，勾涛是也；加金字，钩光祖是也；加丝字，绚纺是也；加草头者，苟谌是也；改为句字者，句思是也；增勾龙者，如渊是也；勾龙去上一字者，大渊是也。已上，皆臣下避君讳也。

吴太子讳和，以和兴为嘉兴。唐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鸩，追尊为孝敬帝，庙曰义宗，弘文馆改为昭文，弘农县为恒农，韦弘机但为机。李含光本姓弘，易为李，曲阿弘氏易为洪，温彦弘遂以大雅字行。晋以毗陵封东海王世子毗，以毗陵为晋陵。唐避章怀太子贤讳，改集贤为崇文馆之类，皆避太子之讳也。

吕后讳雉，《封禅书》谓"野鸡夜雊"。武后讳曌（音照），以诏书为制书，鲍照为鲍昭。改懿德太子重照为重润，刘思照为思昭。简文郑后讳阿春，以《春秋》为《阳秋》，富春为富阳，蕲春为蕲阳。此避后讳也。

元后父讳禁，以禁中为省中。武后父讳华，以华州为太州。韦仁约避武后家讳，改名元忠。窦怀贞避韦后家讳，而以字行。刘穆之避王后家讳，以宪祖字行，后复避桓温母讳，遂称小字武生。虞茂避穆后母讳，改名预。本朝章宪太后父讳通，尝改通直郎为同直郎，通州为崇州，通判为同判，通进司为承进司，通奉为中奉，通事舍人为宣事舍人。至明道间，遂复旧。此则避后家讳也。

钱王镠，以石榴为金樱，改刘氏为金氏。杨行密据扬州，州人呼蜜为蜂糖。赵避石勒讳，以罗勒为兰香。高祖父名诚，以武成王为武明王，武成县为武义县。羊祜为荆州，州人呼户曹为辞曹之类，皆避国主、诸侯讳也。

《诗》、《书》则不讳。若文王讳昌，而箕子陈《洪范》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厉王讳胡，而宣王时，《诗》曰："胡不相畏"，"胡为虺蜴"，"胡然厉矣"。《周礼》有"昌本之俎"，《诗》有"鬒发之咏。"《大诰》"弗弃基"，不讳后稷弃字。孔子父叔梁纥，而《春秋》书臧孙纥。成王讳诵，而"吉甫作诵"之句，正在其时，是也。

庙中则不讳。《周颂》祀文、武之乐歌，《雍》曰："克昌厥后"，《噫嘻》曰："骏发尔私"，是也。

临文则不讳。鲁庄公名同，而《春秋》书同盟。襄公名午，而书陈侯午卒。僖公名申，书戊申。定公名宋，书宋人、宋仲几。

《汉书·纪》，元封诏书有启母石之言。《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国"与"万邦作孚"。韦孟诗："总齐

群邦”，皆不避高祖讳。

魏太祖名操，而陈思王有“造日”之句。曹志，植之子，奏议云：“干植不强。”

三国吴时，有“言功以权成”，盖斥孙权之名。《南史》有“宁逢五虎”及“虎视”之语，则虎字亦不尽避。

韩文公《潮州上表》云：“朝廷治平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曰：“君臣相戒，以致至治。”《举张行素》曰：“文学治行众所推。”亦不避高宗之讳。又《袁州上表》曰：“显荣频烦。”《举韦头》曰：“显映班序。”柳文《乐曲》曰：“羲和显耀乘清芬。”皆不尽避中宗之讳。韩《贺即位表》曰：“以和万民。”亦不讳民字，如此类甚多。

胡翼之侍讲延英日，讲《乾卦》元、亨、利、贞，上为动色，徐曰：“临文不讳。”伊川讲南容三复白圭，内侍告曰：“容字，上旧名也。”不听。讲毕曰：“昔仁宗时，宫嫔谓正月为初月，饼之蒸者为炊，天下以为非。嫌名、旧名，请勿讳。”

邦、国有不讳者。襄王名郑，而郑不改封。至于出居其国，使者告于秦、晋曰：“鄙在郑地。”受晋文公朝，而郑伯传。汉和帝名肇，而郡有京兆，是也。

嫌名则有避有不避者。韩退之《辩讳》：“桓公名白，传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不闻谓布帛为布皓，肾肠为肾修。汉武名彻，不闻讳车辙之辙。”然《史记·天官书》：“谓之车通”，此非讳车辙之辙乎？若晋康帝名岳，邓岳改名为岳，此则不讳嫌名也。

二名不偏讳。唐太宗名世民，在位日，戴胄、唐俭为民部尚书，虞世南、李世勣皆不避。至高宗时，改民部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或云：“卒哭乃讳。”

避讳而易字者。按《东观汉记》云：“惠帝讳盈之字，曰满；文帝讳恒之字，曰常；光武讳秀之字，曰茂”云云。盖当时避讳，改为某字，之者变也。如卦变爻曰之也。

本朝真宗讳恒，音胡登切。若阙其下画，则为恒，又犯徽宗旁讳。后遂并恒字不用，而易为常，正用前例也。

淮南王安，避父讳长，故淮南书，凡言长悉曰修。王羲之父讳正，故每书正月为初月，或作一月，余则以政字代之。王舒除会稽内史，以祖讳会，以会稽为郐稽。司马迁以父讳谈，《史记》中，赵谈为赵同子，张孟谈为孟同。范晔父名泰，《后汉书》，郭泰为郭太。李翱祖父名楚今，故为文皆以今为兹。杜甫父名闲，故杜诗无闲字。苏子瞻祖名序，故以序为叙，或改作引。曾鲁公父名会，故避之者，以勘会为勘当。蔡京父名准，改平准务为平货务。此皆士大夫自避家讳也。

《史记·李斯传》言“宦者韩谈”，则谈字不能尽避。《汉书·爰盎传》有“上益庄”之文，《郑当时传》有“郑庄千里不赍粮”之类。此不能尽避也。

范晔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辞，朝议不许。唐窦曾授中书舍人，以父名至忠，不受。议者以音同字别，乃就职。韦聿迁秘书郎，以父嫌名，换司议郎。柳公绰迁吏部尚书，以祖讳，换左丞。李涵父名少康，为太子少傅，吕渭劾之。本朝吕希纯，以父名公著，而辞著作郎。富郑公父名言，而不辞右正言。韩亿绛、缜，家讳保枢，皆为枢密而不避。此除官有避、不避也。

至若后唐，郭崇韬父名弘，以弘文馆为崇文馆。建隆间，慕容彦钊、吴廷祚，皆拜使相。而钊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为改“同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二品”。绍兴中，沈守约、汤进之二丞相，父皆名举，于是改提举书局为提领。此则朝廷为臣下避家讳也。

元稹以阳城驿与杨道州名同，更之曰避贤驿，且作诗以记之，白乐天和之云：“荆人爱羊祜，户曹改为词，一字不忍道，况兼姓呼之。”是也。郑诚过郢州浩然亭，谓贤者名不可斥，更名孟亭。歙有任昉寺、任昉村，以任所游之地故也。虞藩为刺史日，更为任公寺、任公村。此则后人避前贤名也。

至有君臣同名者。襄王名郑，卫成公与之同时，亦名郑。卫侯讳恶，其臣有石恶。宋武帝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谢景仁、张茂度皆名裕。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唐玄宗名隆基，刘子玄名知几。

又有父子、祖孙同名者。周康王名钊，生子瑕是为昭王。宋明帝名彧，其子后废帝亦名昱。魏献文名弘，其子孝文名宏。声虽相近，而字犹异也。若周厉王名胡，而僖王名胡齐。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襄阳有《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父靖，学优不仕。”此尤为可罪也。

若桓玄，呼父温曰清，此不足责。若韩愈，不避仲卿，又何耶？

朱温之父名诚，以其类戌字，司天监上言，请改戊己之戊为武字，此全无义理。如扬都士人名审，沈氏与书，名而不姓，皆谀之者过耳。又如梁谢举闻家讳必哭，近世如赵南仲亦然，此亦不失为孝。

若唐裴德融父讳皋，高锴为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父讳皋，而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与同除一人参右丞卢简。卢先屈前一人，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仓遽而去。李贺以父名晋肃，终身不赴进士举，抑又甚焉。

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笏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梦家讳龟从故也。

后唐天成中，卢文纪为工部尚书，郎中于邺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

夕，雉经而死。

杨行密父名怤，与夫同音，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卿。至有《兴唐寺钟题志》云："金紫光禄大，兼御史大，乃银青光禄大。"皆直去夫字，尤为可怪。

国朝刘温叟，父名乐，终身不听丝竹，不游岱嵩。徐绩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践，遇桥则令人负之而过。此皆避讳不近人情者也。

至如唐宪宗时，戎昱有诗名，京兆尹李鸾拟以女嫁之，令改其姓，昱辞焉。

五代有石昂者，读书好学，不求仕进。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为临淄令。习入朝，监军杨彦朗知留后。昂以公事上谒，赞者以彦朗家讳石，遂更其姓曰右昂。昂趋于庭，责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昂即解官去。语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乱世，果为刑人所辱。"

宣和中，徐申干臣，自讳其名，知常州，一邑宰白事，言"已三状申府，未施行"。徐怒形于色，责之曰："君为县宰，岂不知长吏名，乃作意相侮。"宰亦好犯上者，即大声曰："今此事申府不报，便当申监司，否则申户部，申台，申省，申来申去，直待身死即休。"语罢，长揖而退。徐虽怒，然无以罪之。三人者，皆不肯避权贵之讳以自系其姓名。

若北齐熊安生者，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以之才讳雄，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群公哂之。

蔡京在相位日，权势甚盛，内外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东、京西并改为畿左、畿右之类。蔡门下昂避之尤谨，并禁其家人，犯者有笞责。昂尝自误及之，家人以为言，乃举手自击其口。蔡经国闻京闽音，称京为经，乃奏乞改名纯臣。此尤可笑。

绍圣间，安惇为从官，章惇为相，安见之，但称享而已。

近世方巨山名岳。或谤其为南仲丞相幕客，赵父名方，乃改姓为万。既而又为邱山甫端明属，邱名岳，于是复改名为方山，遂指以为过焉。

善乎胡康侯之论曰："后世不明《春秋》之义，有以讳易人姓者，易人名者。愚者迷礼以为孝；谄者献佞以为忠。忌讳繁，名实乱，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方巨山争体统

贾师宪淳祐己酉岁为湖广总领。时方岳巨山知南康军。一日，总所纲运经从星江。押纲军卒，骄悍绎骚，市民横遭其祸者甚众。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数辈断治之。贾公闻之，移文诘问，且追本军都吏，巨山于是就判公牒云："总领虽大，湖广之尊；南康虽微，江东列郡。当职奉天子命来牧是邦，初非总领之幕客，亦非湖广之属郡。军无纪律，骚动吾民，国有常刑，合从断遣，此守臣职也，于都吏何与焉！牒报。"贾公得牒，不胜其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于是朝廷俾岳易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书一诗以送之，曰："秋厓秋壑两般秋，湖广、江东事不侔。直到南康论体统，江西自隔两三州。"

曝日

袁安卧负暄，令儿搔背，曰："甚快人意。"赵胜负暄风檐，候樵牧之归。故杜诗云"负暄候樵牧"，又云"负暄近墙壁"。又《西阁曝日》云："凛冽倦元冬，负暄嗜飞阁。"又云："毛发且自和，肌肤潜沃若。太阳信深仁，衰气欻有托。欹倾烦注眼，容易收病脚。"乐天《负日》诗云："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此皆深知负暄之味者也。

冬日可爱，真若可持献者。晁端仁尝得冷疾，无药可治，惟日中炙背乃愈。周邦彦尝有诗云："冬曦如村酿，奇温止须臾，行行正须此，恋恋忽已无。"

余尝于南荣作小日阁，名之曰献日轩。幕以白油绢，通明虚白，盎然终日，四体融畅，不止须臾而已。适有客戏余曰："此所谓天下都绵袄者。"相与一笑。后见何斯举《黄绵袄子歌》，序曰："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邻舍相呼负日，曰：'黄绵袄子出矣。'"乃知古已有此语。然王立之亦尝名日窗为大裘轩。谢无逸为赋诗曰："小人拙生事，三冬卧无帐，忍寒东窗底，坐待朝曦上。徐徐晨光熙，稍稍血气畅，薰然四体和，恍若醉春酿。此法秘勿传，不易车百辆，君胡得此法，开轩亦东向。苏公名大裘，意岂在万丈，但观名轩心，人人如挟纩。"

陶隐居《清异录》载开元时，高太素隐商山，起六道遥馆，各制一铭。其三曰《冬日初出》，铭曰："折胶堕指，梦想负背，金锣腾空，映檐白醉。"楼攻愧尝取白醉二字以名阁，陈进道为赋诗，攻愧次之云："处世难独醒，时作映檐醉。年少足裘马，安知老夫味。天梳与日帽，且复供酒事。谪居幸三适，得此更惭愧。向来六道遥，特书见清异。君家老希夷，相求谅同气。曲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记。醉中知其天，不饮乃同意。书生暂寄温，难语纯绵丽。"（洪驹父亦有《大裘轩》诗。）

经验方

喉闭之疾，极速而烈。前辈传帐带散，惟白矾一味，然或时不尽验。辛丑岁，余侍亲自福建还，沿途多此证，至有阖家十余口，一夕并命者。道路萧然，行旅惴惴。及抵南浦，有老医教以用鸭嘴、胆矾研细，以酽醋调灌，归途恃以无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先子守临汀日，钤下一老兵素愿谨，忽垂泣请告曰："老妻苦喉闭，绝水粒者三日，命垂殆矣。"偶药笈有少许，即授之，俾如法用。次日，喜拜庭下云："药甫下咽，即大吐，去胶痰凡数升，即瘥。"其

后凡治数人，莫不立验。然胆矾难有真者，养生之家，不可不预储以备用也。

熊胆善辟尘。试之之法，以净水一器，尘幂其上，投胆粟许，则凝尘豁然而开。以之治目障翳，极验。每以少许净水略调开，尽去筋膜尘土，入冰脑一二片，或泪痒，则加生姜粉些少，时以银筋点之，绝奇。赤眼亦可用，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效。

辛酉夏，余足疡发于外臁，初甚微，其后浸淫。涉秋徂冬，不良于行。凡敷糁膏濯之剂，尝试略遍，痛痒杂作，大妨应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见过，怪其蹒跚，举以告之。和父笑曰："吾能三日已此疾。法当先以淡齑水涤疮口，浥干；次用局方驻车丸研极细，加乳香少许，干糁之，无不立效。"遂如其说用之，数日良愈。盖驻车丸本治血痢滞下，而此疮亦由气血凝注所成。医者，意也。古人处方治疾，其出人意表如此丸。其后莫子山传治痢社僧丸，亦止是一味药，用有奇验，亦此意也。

用事切当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于德寿宫，置酒赋诗为乐，从臣皆和。周益公诗云："一丁扶火德，三合巩皇基。"盖高宗生于大观丁亥，孝宗生于建炎丁未，光宗生于绍兴丁卯故也。阴阳家以亥、卯、未为三合，一时用事，可谓切当。

其后杨诚斋为光宗宫僚，时宁宗已在平阳邸，其《贺寿》诗云："祖尧父舜真千载，禹子汤孙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诞辰三世总丁年。"盖祖益公语也。

嘉熙已亥四月，诞皇子，告庙祀文，学士李、刘功甫当笔，内用四柱作一联云："亥年巳月，无长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时，有归马放牛之喜。"盖时方有蜀扰。其用事可谓中的，然或者则谓失之俳耳。

杨府水渠

杨和王居殿岩日，建第清湖洪福桥，规制甚广。自居其中，旁列诸子四舍，皆极宏丽。落成之日，纵外人游观。一僧善相宅，云："此龟形也，得水则吉，失水则凶。"时和王方被殊眷，从容闻奏，欲引湖水以环其居。思陵首肯曰："朕无不可，第恐外庭有语，宜密速为之。"退即督濠寨兵数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继昼。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萦绕，凡数百丈，三昼夜即竣事。

未几，台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拟宫禁者。上晓之曰："朕南渡之初，金人退而群盗起。遂用议者羁縻之策，刻印尽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数郡耳。会诸将尽平群盗，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库金帛，俱置不问。故诸将有余力以给泉池园圃之费。若以平盗之功言之，虽尽以西湖赐之，曾不为过。况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

既而复建杰阁，藏思陵御札，且揭上赐"风云庆会"四大字于上。盖取大龟昂首下视西湖之象，以成僧说。自此百余年间，无复火灾，人皆神之。至辛巳岁，其家舍阁于佑圣观，识者谓龟失其首，疑为不祥。次年五月，竟毁延燎潭，潭数百楹，不数刻而尽，益验毁阁之祸云。

潘庭坚王实之

庚子辛丑岁，先君子佐闽漕幕时，方壶山大琮为漕，臞轩王迈实之与方为年家，气谊相好。用此，实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壶山资给亦良厚，然亦仅资一时饮博之费耳。籍中有吴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乐于公厅。吴方舞遍，实之被酒，直造舞筵，携之径去，旁若无人，一座为之愕然。壶山起谢曰："此吾狂友王实之也。"时以为奇事。

实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羁。为正字日，因轮对，及故相擅权。理宗宣谕曰："姑置卫王之事。"迈即抗声曰："陛下一则曰卫王，二则曰卫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径转御屏，曰："此狂生也。"迈后归乡里，自称"敕赐狂生"。尝有诗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赋《沁园春》曰："狂如此，更狂狂不已。"押赴琼厓。

同时富沙人紫岩潘牥庭坚，亦以豪侠闻，与实之不相下。庭坚初名公筠，后以绍岁乞灵南台神，梦有持方牛首与之，遂易名为牥。殿试第三人，跌宕不羁，傲侮一世。为福建帅司机宜文字日，醉骑黄犊，歌《离骚》于市，人以为仙。尝约同社友剧饮于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既而尽去宽衣，脱帽呼啸。酒酣客散，则衣间各浓墨大书一诗于上矣。众皆不能堪。居无何，同社复置酒瀑泉亭。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顶，而吟不绝口者，众拜之。"庭坚被酒豪甚，竟脱巾髽髻，裸立流泉之冲，且高唱《濯缨》之章。众因谬为惊叹，罗拜以为不可及，且举诗禅问答以困之，潘气略不慑，应对如流，然寒气已深入经络间矣。归即卧病而殂。既不得年，又以戏笑作孽，不自贵重，闻者惜之。庭坚才高气劲，读书五行俱下，终身不忘。作文未尝视草，尤长于古乐府。年六、七岁时，尝和人诗云："竹才生便直，梅到死犹香。"识者已知其不永。其论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诵之，以此终身坎坛焉。刘潜夫志其墓云："公论如元气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时之荣辱兮，有千载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观孟津之师。于扣马之谏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国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异。呜呼！此所谓世教兮，所谓民彝。"正谓此也。

余少侍先君子，皆尝识之，转眼今五十年矣。

卷　五

四皓名

四皓之名，见于《法言》。《汉书·乐书》多不同，

前辈尝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诗寄毕文简曰："未必颈如樗里子，定应头似夏黄公。"文简谓绮里季夏，当为一人，黄公则别一人也。《杜诗》云："黄、绮终辞汉。"王逸少有《尚想黄绮帖》。《陶诗》云："黄、绮之南山。"又云："且当从黄、绮。"《南史》，阮孝绪辞梁武之召云："周德虽兴，夷、齐不厌薇蕨；汉道方盛，黄、绮无闻山林。"盖各以首一字呼之。于是元之遂改此句，后皆以文简为据。然汉刻四皓神坐，一曰园公，二曰绮里季，三曰夏黄公，四曰角里先生。按《三辅旧事》云："汉惠帝为四皓作碑。"当时所镌，必无误书，然则元之所用非误也。盖昔人论四皓，或云园、绮，或云绮、夏，亦未必尽举首一字。或渊明自读作"绮里季、夏"，亦不可知。周燮曰："追绮季之迹。"《世说》曰："绮季，东园公，夏黄公，角里先生，谓之四皓。"《姓书》有绮里先生，季，其字也。是则为夏黄公，益可信矣。

按《风俗通纪》，楚鬻熊之后为圈。郑穆公之子圈，其后为姓。至秦博士逃难，乃改为园。《陈留风俗记》乃圈称所撰。盖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尝居园中，故谓之园公。《陈留志》谓圈公名秉字宣明。蔡伯喈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后也。

古字禄与角通用，故《乐书》作觮。郑康成于《礼书》，角皆作禄。《陈留志》则又作角，唐李涪尝辨之矣。然《史记·留侯世家》注云："东园公姓庚，以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故号夏黄公。角里先生，河内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吴俗纪》云："先生吴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禄里村，角头寨，即先生逃秦聘之地。"《韩诗》："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蔡氏注："角、触，协音也。"淳化中，崔偓佺判国子监，有字学。太宗问曰："李觉尝言四皓中一人姓角，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点，果何音？"偓佺曰："臣闻刀下用乃榷音，两点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点，俱不成字。"然角里作角里，亦非也。后汉有角善叔，乃读作觉音，何邪？

作文自出机杼难

曾子固熙宁间守济州，作北渚亭，盖取杜陵《宴历下亭》诗："东藩驻皂盖，北渚陵清河"之句。至元祐间，晁无咎补之继来为守，则亭已颓毁久矣。补之因重作亭，且为之记。记成，疑其步骤开阖类子固拟《岘台记》，于是易而为赋，且自序云："或请为记，答曰：'赋，可也。'"盖寓述作之初意云。然所序晋、齐攻战，三周华不注之事，虽极雄瞻，而或者乃谓与坡翁《赤壁》所赋孟德、周郎之事略同，补之岂蹈袭者哉！大抵作文欲自出机杼者极难，而古赋为尤难。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虽昌黎亦以为然也。

端平人洛

端平元年甲午，史嵩之子申，开荆湖阃，遂与孟珙合鞑兵夹攻蔡城，获亡金完颜守绪残骸以归。乃作露布以夸耀一时，且绘八陵图以献，朝廷遂议遣使修奉八陵。时郑忠定丞相当国，于是有乘时抚定中原之意。会赵葵南仲，范武仲，全子才三数公，惑于降人谷用安之说，谓非扼险无以为国，于是守河据关之议起矣。

乃命武仲开阃于光、黄之间，以张声势，而子才合淮西之兵万余人赴汴。六月十二日离合肥，十八日渡寿州，二十一日抵蒙城县。县有二城相连，背涡为固，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二十二日至城父县，县中有未烧者十余家，官舍两、三处，城池颇高深，旧号小东京云。二十四日入亳州，总领七人出降。城虽土筑，尚坚。单州出戍军六百余人在内，皆出降。市井残毁，有卖饼者云："戍兵暴横，亳人怨之。前日降鞑，今日降宋，皆此军也。"遂以为导，过魏真县、城邑县、太康县，皆残毁无居人。七月二日，抵东京二十里扎寨，犹有居人遗迹，及桑枣园。初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渊，先期以文书来降，愿与谷用安、范用吉等结约。至是，乃杀所立大王崔立，率父老出迎，见兵六、七百人。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

黄河南旧有寸金堤，近为北兵所决，河水淫溢。自寿春至汴，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行役良苦，幸前无敌兵，所以能尽进至此。子才遂驻汴，以俟粮夫之集。而颍川路钤樊辛、路分王安，亦以偏师下郑州。二十日，赵文仲以淮东之师五万，由泗、宿至汴，与子才之军会焉。因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趣洛阳、潼关何待邪？"子才以粮饷未集对，文仲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提新招义士三千，樊辛提武安军四千，李先提雄关军二千，文仲亦以胡显提雄关军四千，共一万三千人。命淮西帅机徐敏子为监军，先令西上，且命杨义以庐州强勇等军一万五千人继之，各给五日粮。诸军以粮少为辞，则谕之以陆续起发。于是敏子领军，以二十一日启行，且令诸军以五日粮为七日食，盖惧饷馈或稽故也。

至中牟县，遂遣其客戴应龙回汴趣粮。且与诸将议，遣勇士谕洛，独胡显议为不合。敏子因命显以其所部之半，以扼河阴。二十六日，遣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以二百人潜赴洛阳。至夜，逾城大噪而入，城中寂然无应者。盖北军之戍洛阳者，皆空其城诱我矣。逮晚，始有民庶三百余家登城投降。二十八日，遂入洛城。二十九日，军食已尽，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是晚，有溃军失道，奔进而至。云："杨义一军，为北兵大阵冲散。今北军已据北牢矣。"盖杨义

至洛东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数百步外，山椒有立黄红伞者，众方骇异，而伏兵突起深蒿中，义仓卒无备，遂致大溃，拥入洛水者甚众，义仅以身免。于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

八月一日，北军已有近城下寨者，且士卒饥甚，遂杀马而食。敏子与诸将议进止，久之，无他策，势须回师。遂遣步军两项往劫东西寨，自提大军济洛水而阵。北军冲突，坚勿动。初二日黎明，北军以团牌拥进接战，我军分而为三，并杀四百余人，夺团牌三百余，至午不解。而军士至此，四日不食矣。始议突围而东。会范用吉下归顺人楚琎者献策曰："若投东，则正值北军大队，无噍类矣。若转南登封山，由均、许走蔡、息，则或可脱虎口耳。"事势既急，遂从之。北军既知我遁，纵兵尾击，死伤者十八九。敏子中流矢，伤右胯几殆，所乘马死焉。徒步间行，道收溃散，得三百余人。结阵而南，经生界团，结砦栅，转斗而前。凡食桑叶者两日，食梨枣者七日，乃抵浮光。樊显、张迪死焉。

敏子前所遣客戴应龙，自汴趣粮赴洛，至半道，逢杨义军溃卒，知洛东丧衄之耗，遂驰还汴，白南仲、子才。二公相谓曰："事势如此，我辈自往可也。"帅参刘子澄，则以为无益。抵暮，下令促装。翌日昧爽起发，众皆以为援洛，而前旌已出东门，始知为班师焉。

是役也，乘亡金丧乱之余，中原俶扰之际，乘机而进，直抵旧京，气势翕合，未为全失。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此殆天意。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此事得之当时随军幕府日纪，颇为详确。近于忠信尝编《三京本末》，与此互有同异焉。

端平襄州本末

赵忠肃公方，开阃荆襄日久，军民知其威声。端平甲午冬，朝廷以其子范武仲为荆湖制置大使，镇襄阳，盖欲其绍世勋，作藩屏也。至郡，则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渊、黄国弼数人为腹心，朝夕酣狎，了无上下之序。民讼边备，一切废弛。且诸将不能协济，反自相忌嫉。而一时幕府，亦袖手坐观成败而已。

乙未五月，唐州守杨侁禀议，因言本州统制军马郭胜有异志。盖杨、郭有隙非一日矣。杨之来，郭已疑之。及杨受犒归，赵乃以檄召郭胜，于是郭之反谋始决。六月二日，赵下令以襄阳簿厅置勘院，将以勘郭胜也。先是，赵幕客蒋应符往司唐州，遂泄其谋于郭。初六日，乘杨侁朝拜天贶节，遂闭城，率众射死侁于凉轿中。凡回易钱之在州者千余万皆掠取之。且下令曰："百姓及忠义军大军之屯戍在城者，皆不杀。"即密遣人求北援。

初七日，反报至襄阳，时制阃诸客，方命妓宴赵楷于城西檀溪，赵忽急召两制机议事，时赵括夫瑞州人，以制干权，章清孙以襄倅权，始知唐州之事已泄。初八日，命忠卫都统江海领兵。初九日，先锋行兵号二万。又命随州守臣全子才节制诸项捕贼军马，摄枣阳军刘子澄策应，赵楷监军。三人者，皆以西师之败镌责，赵欲于此立功，以为复官之地。

七月二日，北军至唐州、枣林，全、刘闻之遁去。先又调德安守王旻策援，亦不至，反俱以捷闻。全、王至襄，凡痛饮半月而回。既而探报益急，寇已半渡黄河。而王旻归德安，以黄州克敌军叛（即李藏器之军留黄陂上者）德安境，遣人招纳四千八百余人，意欲阻挠淮西制帅杨恢，赵欣然从之。九月十日，闻王旻带所纳叛军来，襄人疑其反覆不常，而末如之何。赵忽令诸门不许出一人一担，而所置缉捕司带行人孙山等察探，变是为非，于是襄人愈侧足矣。二十三日，枣阳告急，赵复不遣援兵。自此，京西诸郡俱叛。十一月一日，北军首领侪盏，至襄阳江北对垒，不战而败。遣李师古持书与赵，赵不启封，焚之。十一日，北哨入南关，即追逐，斩守关赵宁以徇。十九日，北骑至襄阳城下，约六、七千人，下寨于檀溪山。二十日，战于上闸口。余哲军败，丧数千人，再战，胜之。二十一日，北军始退。十二月，北军自峡州回，战于江北樊城。我师少胜，则以大捷闻。

自十月初，下令清野，凡襄四境民居竹木无孑遗。至是，物价踊贵，诸将日饮。亡何，用散乐段得仙者佐欢，绕城跃马，殊不介意。二月五日，始遣王旻带克敌军往均州光化军巡逻，逗遛不进，仅至小樊，乃以收复两郡捷闻。

是日，朝廷遣镇江都统李虎，号无敌军，偕光州都统王福所部军，至襄策应，而克敌军不能自安矣，赵遂急遣王旻避之。赵出城迓虎，虎传朝廷宣谕之命，赵涕泣谢恩。乃对虎慷慨，共釂十余大觥以归。无敌军即宣言欲剿除克敌，云："不因你瞒番人在此，如何我瞒四千里路来。"十四日，王旻回，赵令戍郢州，旻恃平日媟狎，不从，必欲入城。十六日，下令大宴，犒诸制领。于是克敌愈疑，公出怨言，襄人愈皇皇矣。有以其言密告赵内机检者（赵之侄），宴遂中止。二十日，止宴李虎、王旻、王福、杨茂先、李伯渊、黄国弼、夏全于府，大醉极欢，达旦而罢。二十一日，克敌军往南门烧纸，盖合谋也。夜三鼓，纵火于市东竹竿巷口，及于诸处纵火发喊，抢入制府辕门，为门内军射杀二人，复至东市劫掠，擐甲露刃，不许救扑。至二十三日火方熄。赵帅于南门城上，呼王旻诘问，李虎适在旁，云："好斩。"言未脱口，而旻首已断，身皆分裂矣。赵遂下令，凡背心有红月号者，皆斩，克敌军号也。于是刀刃乱下，死者多无辜，然叛军未尽剿也。未时，火复自南门起，凡官民之居，一爇而空。漕使李伯度、教官罗叔度两家避难东城上，亦为叛军焚杀。二十三日，遣李伯渊往江北剿杀叛军，未回，克敌军遂杀其家，因乘乱劫掠民居

尤酷。赵帅于是先焚其父威惠庙，遂同李虎、黄国弼、夏全及回回四人，潜出西门，失去制司印。城中久之方觉，遂皆狼狈奔逃而出矣。

是日，江北忠卫军亦反。赵至荆州，复遣都统江海戍荆门。有军校获制司印来献，赵补以统领之职。是时叛乱相仍，赵乃严刑以安反侧。于教场后掘地，方三丈，深二丈。以石作窗为地牢，上覆以土，下施杻械，悬梯而下，以准遣胡翀主之。

大抵襄州之祸，萌于赵武仲之来，成于王旻招纳克敌军，激于李虎无敌军之至。自岳武穆收复，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

先是郡厅相对，有雅歌楼，雄丽特甚。一日，赵方坐衙，忽睹楼中妓女人物，杂还宴饮。赵怒，以为僚属置宴，略不避忌。亟遣人觇之，则楼门扃鐍甚严，凝尘满室，识者已疑其不祥。章叔恭时为倅，一夕，坐中堂阅案牍，至夜分，忽若有人自后呼之曰："快去！快去！此地不久也。"心疑之而未深信，越月而乱作。益知祸患有定数，鬼神固已先知矣。此事皆章叔恭得之目击云。

赵氏灵璧石

赵邦永，本姓李，李全将也。赵南仲爱其勇，纳之，改姓赵氏。入洛之师，实为统军。尝过灵璧县，道旁奇石林立，一峰巍然，嶒崒秀润。南仲立马旁睨，抚玩久之。后数年家居，偶有以片石为献者，南仲因诧诸客以昔年符离所见者。邦永时适在旁，闻语即退。才食顷，数百兵舁一石而来，植之庭间，俨然马上所见也。南仲骇以为神，扣所从来，则云："昔年相公注视之际，意谓爱此，随命部下五百卒辇归，而未敢献。适闻所言，始敢以进。"南仲为之一笑。

南园香山

事有一时传讹，而人竞信之者，阅古之败，众恶皆归焉。然其间率多浮诞之语，抑有乘时以丑名恶声，以诋平日所不乐以甘心者，如犬吠村庄等事是也。姑以《四朝闻见录》所载一事言之。谓蜀帅献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南园凌风阁下。今庆乐园，即昔之南园也。所谓香山，尚巍然立于阁前，乃枯桥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可尽信也如此。余尝戏赋绝句云："旧事凄凉尚可寻，断碑闲卧草深深。凌风阁下槎牙树，当日人疑是水沈。"

李泌钱若水事相类

李泌在衡岳，有僧明瓒号懒残。泌察其非凡，中夜潜往谒之。懒残命坐，拨火中芋以啖之，曰："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李泌家传》及《甘泽谣》）

钱若水为举子时，见陈希夷于华山。希夷曰："明日当再来。"若水如期往，见一老僧与希夷拥地炉坐。僧熟视若水久之，不语，以火箸画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勇退人也。"若水辞去。后为枢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老僧者，麻衣道者也。（《邵氏闻见录》）

又若水谒华山陈抟，曰："目如点漆，黑白分明，当作神仙。"有紫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贵，急流中勇退人也。"（《明道杂志》）

又若水谒陈希夷，曰："子神清气一，可致神仙。"遂招白阁道者决之，乃以为不然。（《画墁录》）

又法云佛国禅师惟白，传康节《易》学甚精熟，未尝语人。元符辛巳，郑达夫以大宗丞召佛国，即招达夫饮，并约妙应大师伯华同席。顾妙应曰："如何？"妙应曰："决作，决作。"佛国乃语达夫曰："君异日必为相，直待蔡元长、张天觉颠沛之后，即爰立矣。"已而果然。（《鉴堂遗事》）

以上数说，皆同而微异，岂即一事演而为数说乎？大抵近世杂说，率多剿入，不可尽信，故余表而出之。

用事偶同

欧阳公《非非堂记》曰："是是近乎谄，非非近乎讪，不幸而过，宁讪无谄。"坡翁为刘壮舆作《是是堂》诗云："闲燕言仁义，是非安可无；非非义之属，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讪，是是近乎谀。"

子由《弹吕惠卿章》云："放麑，违命也，推其仁则可以托国；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则至于弑君。"山谷《怀半山老人》诗云："啜羹不如放麑，乐羊终愧巴西。"其意盖指惠卿也。

二公岂相蹈袭者邪？其用事造语，若出一辙，而不以为嫌也。然《韩非子》所载放麑，乃是西巴，恐一时偶误耳。

方　翥

莆田方翥试南宫，第三场欲出纳卷，有物碍其足，视之，则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畅，不解何以不终卷而弃于地也。翥笔端俊甚，以其绪余足成之，并携出中门，投之幕中，一时不暇记其姓名，翥既中第，亦不复省问。他年，翥为馆职，偶及试闱异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语。翼日，具冠裳造方，自叙本末。言："试日，疾不能支。吾扶拽而出，所谓试卷者，莫记所在，已绝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选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尝与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观之，俨然有续成者，竟莫测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笔，君，吾恩人也。"方笑谢而已。

按冯京知举，张芸叟赋公生明，重叠用韵，已而为第四名，窃怪主司卤莽。及元祐中，使金过北门，冯为留守，始修门生敬酒，适冯因言："昔忝知举，秘监赋重叠用韵，以论策佳，辄为改之，擢置高第，颇记忆否？"芸叟方饮，不觉酒杯覆杯，再三愧谢。与此略同。

乔文惠晚景

乔文惠行简，嘉熙之末，自相位拜平章军国重事，年已八秩矣，时皆以富贵长年羡之。而公晚年子孙沦丧，况味尤恶，尝作《上梁文》云："有园有沼，聊为卒岁之游；无子无孙，尽是他人之物。"又《乞归田里表》云："少、壮、老，百年已逾八帙；祖、子、孙，三世仅存一身。"闻者怜之。

赵伯美

赵嘉庆，字伯美，素号忠直，然性颇猜忌褊躁，故所至与物多忤。淳祐庚戌，盱江峒寇猖獗，以府丞吴蒙明发知建昌军。至则抚劳剿除，渐致安靖，朝廷奖劳之。未几，以病丐祠，有旨转一官，别与差遣。时伯美在后省，遂缴寝转官之命。既而再乞祠，遂主玉局。而伯美复缴其祠，且谓："前奏稽迟，是必贼蒙使其兄司农丞革，坐局行赇，遏截御笔之所致。以区区支垒，琐琐下流，辄敢倚同气以置局于辇下，植死党而为阱于国中。乞收回玉局之命，并从尚书省札下吴革，责戒励状。仰今后不得怀奸事上，徇欲欺君。如或不悛，重置典宪。"

省札既下，吴农丞辨析状云："革弟蒙，分符罔功，以病丐祠。增秩改麾，既被缴驳，圣恩宽大，遂畀祠廪。或予或夺，惟上所命。且革滥缀班行，治事有公宇，退食有公廨，何谓置局？何谓行赇？况弟蒙始于请祠，终于得祠，初非干进，何事营求？盖弟蒙之取怒嘉庆者，秖缘丁未岁同官京推，以女求婿，屡请不谐，遂成仇隙。求盱江僚属之荐举，则有书；求盱江公库之文籍，则有目。厚貌深情，机阱莫测。况于革，尤为无辜。且所谓责励状者，乃州县警吏民之文。仰惟国家待士以礼，三百年间，未闻有此典故。革粗识事体，安敢辨白。但乞将革罢斥，远迹仇怨，实拜公朝之赐。"有旨吴革知南安军。而伯美复上章辨证，且于缴蔡荣疏内，谓荣与革结为死党，滋长其恶，议欲与之报复。

后二年，伯美为湖南宪，牟溁叔清知衡阳。行移之间，微有抵牾。伯美遂上章劾叔清，报可稍稽，复疑为叔清乡相谢渎山方叔所匿，遂再疏按之，且言沈匿之弊。谢相大不能堪，遂于榻前奏陈，将承受苏镛断遣，仍作勘会云："据湖南提刑赵嘉庆，昨于奏状称，已按知衡州牟溁，久而未下，谓是相府遏奏。寻令临安府追上承受，及通奏进银台司等人根究，俱称即不曾有奏投进。所有牟溁，既是外台已按，虽是未见按章，先合施行。"奉旨牟溁与祠。随有御笔云："赵嘉庆劾牟溁，初无奏牍，辄诬大臣以沈匿之事，力肆攻诋。然以在外小臣，乃敢欺罔君上，诬谤宰臣。且不顾廉耻，行赇赂吏，尚气节者，得如是乎？国朝典故，凌蔑宰相，罪在不恕。朕不欲已甚，姑镌一秩罢任，以为翼虚驾伪，亏国体，坏纲纪者之戒。"

明年，谢罢相，董槐堂槐继之。嘉庆为大蓬供职，后复有申省状云："重念嘉庆重遭诬罔，沮于威势，不容分疏。但诬奏传播万里，而元来按发之事，未能暴白天下。承受苏镛，久已叛去，忽得其状，具述前相之子，使其仆任康祖诱胁，打回元奏因依。乃是事未发以前，牟溁自知在郡酷虐有罪，惧为民诉，先已驰告谢修，修遂令任康祖诱胁苏镛，遇有嘉庆章奏，须先袖呈相府。先奏实被谢修分付以水湿打回。第二奏既到，谢修自知败露，却将苏镛送狱，妄令供析。欲乞敷奏施行，俾元来屈抑，稍得暴白于四方。"得旨与改正理选月日。

是岁冬，察官朱应元劾伯美："向者，持节湖南，不理民讼，惟理赃钱。不问虚实之有无，但责郡吏之代纳。兜揽民讼，交通关节，为郡将所持，遂生怨隙。"遂用此罢去。

二苏议礼

《礼》家如聚讼，虽兄弟亦不容苟同。其大者，无如天地之祭分合一议。自昔诸儒之论，不知其几，今姑摭二苏之议言之。东坡则据《周颂·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以为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颍滨乃据《周礼》为说，谓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泽。其后朝廷迄从坡说，合祭以至于今焉。

卷　六

绍兴御府书画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当干戈俶扰之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盖睿好之笃，不惮劳费，故四方争以奉上无虚日。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炎、黄冕、魏茂实、任原辈，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其装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余偶得其书，稍加考正，具列于后，嘉与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出等真迹法书。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并系御题佥，各书"妙"字）。

用克丝作楼台锦褾。青绿簟文锦里。大姜牙云鸾白绫引首。高丽纸赙。出等白玉碾龙簪顶轴（或碾花）。檀香木杆。钿匣盛。上、中、下等唐真迹。（内上、中等，并降付米友仁跋）用红霞云鸾锦褾。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高丽纸赙。白玉轴（上等用簪顶，余用平等）。檀香木杆。

次等晋、唐真迹（并石刻晋、唐名帖）。用紫鸾鹊锦褾。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蠲纸赙。次等白玉轴。引首后赙卷缝用御府图书印。引首上下缝用绍兴

印。

钩摹六朝真迹（并系米友仁跋）。用青楼台锦褾。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高丽纸赙。白玉轴。御府临书六朝、羲、献、唐人法帖，并杂诗赋等（内长篇不用边道，衣古厚纸，不揭不背）。用毡路锦。衲锦。柿红龟背锦。紫百花龙锦。皂鸾绫褾等。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玉轴或玛瑙轴临时取旨。内赵世元钩摹者亦用衲锦褾。蠲纸赙。玛瑙轴。并降付庄宗古、郑滋，令依真本纸色及印记对样装造。将元拆下旧题跋进呈拣用。五代、本朝臣下临帖真迹。

用皂鸾绫褾。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夹背蠲纸赙。玉轴或玛瑙轴。

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

用紫鸾鹊锦褾。紫驼尼里。楷光纸赙。次等簪顶玉轴。引首前后，用内府图书、内殿书记印。或有题跋，于缝上用御府图籍印。最后用绍兴印。并降付米友仁亲书审定，题于赙卷后。

苏、黄、米芾、薛绍彭、蔡襄等杂诗、赋、书简真迹。

用皂鸾绫褾。白鸾绫引首。夹背蠲纸赙。象牙轴。用睿思东阁印、内府图记。

米芾书杂文、简牍。

用皂鸾绫褾。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蠲纸赙。象牙轴。用内府书印、绍兴印。并降付米友仁验定，令曹彦明同共编类等第，每十帖作一卷。内杂帖作册子。

赵世元钩摹下等诸杂法帖。

用皂木锦褾。玛瑙轴。或牙轴。前引首用机暇清赏印，缝用内府书记印，后用绍兴印。仍将原本拆下题跋拣用。

六朝名画横卷。

用克丝作楼台锦褾。 青绿簟文锦里（次等用碧鸾绫里）。白大鸾绫引首。高丽纸赙。出等白玉碾花轴。

六朝名画挂轴。

用皂鸾绫上下褾。碧鸾绫引首。碧鸾绫托褾（全轴）。檀香轴杆。上等玉轴。

唐、五代画横卷（皇朝名画同）。

用曲水紫锦褾。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玉轴。或玛瑙轴（内下等并眷本用皂褾杂色轴）。蠲纸赙。

唐、五代、皇朝等名画挂轴，并同六朝装褫，轴头旋取旨。

苏轼、文与可杂画（姚明装造）。

用皂大花绫褾。碧花绫里。黄白绫双引首。乌犀或玛瑙轴。米芾杂画横轴。

用皂鸾绫褾。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白玉轴。或玛瑙轴。

僧梵隆杂画横轴（陈子常承受）。樗蒲锦褾。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玛瑙轴。诸画并上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后用绍兴印。

诸画装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二寸。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下引首一寸九分。经带四分。上褾除打擫竹外，净一尺六寸五分。下褾除上轴外，净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经带八分。

双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褾除打擫竹外，净一尺六寸八分。下褾除上轴杆外，净七寸三分。

两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经带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经带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经带一寸五分。

横卷褾合长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

引首阔四寸五分（高者五寸）。

应书画面佥，并用真古经纸，随书画等第取旨。

应六朝、隋、唐出等法书名画，并御临名帖，本朝名臣帖，并御书面佥。

内中、下品，并降付书房，令裴禧书。

应书画横卷、挂轴，并用杂色锦袋复帕，象牙牌子。

应搜访到书法墨迹，降付书房。先令赵世元定验品第进呈讫，次令庄宗古分拣付曹勋、宋贶、张俭、龙大渊、郑藻、平协、黄冕、魏茂实、任源等覆定验讫，装褫。

应搜访到名画，先降付魏茂实定验，打《千字文》号及定验印记进呈讫，降付庄宗古分手装背。

应搜访到古画，内有破碎不堪补背者，令书房依元样对本临摹进呈讫，降付庄宗古，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装造。舊刘娘子位并马兴祖誊画。

应古画如有宣和御书题名，并行拆下不用。别令曹勋等定验，别行课名作画目进呈取旨。

碑刻横卷定式

《定武兰亭》，阑道高七寸六分。每行阔八分，共二十八行。《乐毅论》，阑道高七寸五分。每行阔六分，共四十三行。《真草千文》，阑道高七寸二分。每行阔八分，共二百行。智永《归田赋》，阑道高七寸二分半。每行阔八分，共四十四行。献之《洛神赋》，阑道高八寸三分。每行阔六分，共九行。《枯木赋》，阑道高九寸九分。每行阔九分，共三十九行。

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损字精神，一如摹本矣。

应古画装褫，不许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秾艳。亦不许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背。

应搜访到法书，多系青阑道，绢衬背。唐名士多于阑道前后题跋。令庄宗古裁去上下阑道，拣高格者，随法书进呈，取旨拣用。依绍兴格式装褫。

内府装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　　揩界　　装背　　染古

集文　　定验　　图记

按唐《艺文志序》，载四库装轴之法，极其环致。《六典》载崇文馆有装潢匠五人，即今背匠也。本朝秘府谓之装界即此事，盖古今所尚云。

解　颐

匡衡好学，精力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盖言其善于讲诵，能使人喜而至于解颐也。至今俗谚以人喜过甚者，云："兜不上下颏"，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颐解而卒。又岐山县樊纪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颐脱，有声如破瓮。按《医经》云："喜则气缓，能令致脱颐。"信非戏语也。

山陵使故事

韩魏公为永昭山陵使，事毕，而英宗不豫，不敢还。至四载，以永厚陵成，复护葬于洛阳。因上疏云："自唐至于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讫，合行求去。"遂以司徒、两镇节钺，判相州。

元符间，章子厚为永泰山陵使，有作词戏之云："草草山陵职事，厌厌罢相情怀。"盖谓故事当然也。

淳熙间，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为首相，殊以为忧。尤延之时为礼官，于是授之以说云："今此乃攒宫耳，不当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说曰："祖宗全盛，营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权卜会稽，止当差总护使耳。且岁旱，民力何以堪之。"于是止差伯圭充总护使，洪迈充桥道顿递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无解罢之嫌，亦一时不深考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国之庶子也。将生，欲不举。文定夫人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往救之，则已溺将死矣，遂抱以为己子。少桀黠难制，父闭之空阁中，其上有杂木，过数旬，寅尽刻为人形。安国曰："当思所以移其心。"遂别置书数千卷于其上，年余，悉能成诵，不遗一卷，遂为名儒。

及贵显，不复为本生母持服，为右正言章夏所劾，会秦丞相亦恶之，遂谪新州安置。尝于谪所著《读史管见》数千万言，极意讥贬秦氏。如论桑维翰，"虽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兴晋而已，固无挟敌以自重，劫主以盗权之意，犹足为贤"等语甚多。盖此书有为而作，非徒区区评论也。

及论汉宣帝立皇考庙曰："既为伯父母、叔父母之后而父母亡，则当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称，昭昭然矣。称谓既如此，则三年之丧，宜降其服期，又昭昭然矣。称谓既如此，服丧又如此，则情之主乎内者，隆所当隆，杀所当杀，不敢交夺于幽隐之中，又昭昭然矣。"

其论哀帝议立定陶王后曰："故为人后者，不顾私亲，安而行之，犹天性也。当是时而责为人后者，绝私亲之顾，彼反得以旁缘不孝之似而责之。顾私亲者，至以孝自居，不顾者，反陷于罪辟。"云云。

其论晋出帝追封敬儒为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于义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义，则恩轻而义重矣。恩轻而义重，则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为此论者，皆是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论太过，所谓欲盖而益彰，前辈盖尝评之，故今详著始末于此，固非敢轻议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后，敬儒封王，纷纷为是无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为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为皇子诏曰：'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思陵立寿皇为皇子诏曰：'艺祖皇帝七世孙也。'明白洞达，大哉王言，后世安得而拟议之哉?"

诗用事

糜先生，吴之老儒也，彝、弇，皆其子侄行。记问该洽，《九经》注疏，悉能成诵，场屋之文，未尝誊稿，为时乡师。然垂老连蹇，未尝预贡士籍。时吴中孚（名惟信号菊潭）客吴，能诗，善绝句，糜极称之，以为不可及。一日，遇诸涂，扣以近作，吴因朗诵《伤春绝句》云："白发伤春又一年，闲将心事卜金钱。梨花瘦尽东风懒，商略平生到杜鹃。"糜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谪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颦，则汉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盖前辈服善若此。

陈简斋尝语人以作诗之要云："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正谓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为博赡，误矣。

王魁传

世俗所谓王魁之事殊不经，且不见于传记杂说，疑无此事。《异闻集》虽有之，然集乃唐末陈翰所编，魁乃宋朝人，是必后人剿入耳。

按嘉祐中，进士奏名讫，未御试，京师妄传王俊民为状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为何人。及御试，王荆公时为知制诰，与杨乐道共为详定官。旧制，御试举人，设初考官，先定等第，复弥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详定。发初考所等以对，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则详其程文为定。时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当，于行间别取一人为首，杨乐道以为不可，议未决，太常少卿朱从道时为封弥，闻之，谓同舍曰："二公何用力争？从道十日前，已闻王俊民为状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进禀，而诏从荆公之请。及发封，乃王俊民也。

后又见初虞世所集《养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详载其说云：

"状元王俊民，字康侯，为应天府发解官，得狂疾，于贡院中尝对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应之

者，亦若康侯之奋怒也。病甚不省，觉，取书册，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试院未久，疾势亦已平复。予与康侯有父祖乡曲之旧，又自童稚共笔砚，嘉祐中，同试于省场，传闻可骇，亟自汶拿舟抵彭城。时十月尽矣，康侯亦起居饮食如故，但悄悄不乐，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开慰。岁暮，予北归，康侯有诗送予云：'寒窗一夜雪，纷纷来朔风。之子动归兴，轻袂飘如蓬。问子何所之？家在济水东；问子何所学？上庠教化宫。行将携老母，寓居学其中。'云云。予既去，徐医以为有痰，以金虎碧霞丹吐之。或谓心藏有热，劝服治心经诸冷药。积久，为寒中洞泄，气脱肉消，饮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县，遣一道士与弟觉民自舒来云：'道士能奏章达上清，及诉问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书符，传道冥中语云：'五十年打杀谢、吴、刘不结案事。'康侯丙子生，死才二十七岁，五十年前，岂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妄人托夏噩姓名作《王魁传》，实欲市利于少年狎邪辈，其事皆不然。康侯，莱州掖县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仪，诵诗登科，为郓州司理。康侯时十五余岁，三兄弟随侍，与予同在郓学。子仪为开封军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学，不三年，号成人。子仪待苏州昆山阙，来居汶，康侯兄弟又与予在汶学。子仪谪潭州税，康侯兄弟自潭来贯鄢陵户。康侯登科为第一。省试前，父雪昆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县。康侯是年归舒州省亲，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于徐，实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刚峭不可犯，有志力学，爱身如冰玉，不知猥巷俚人语。不幸为匪人厚诬，弟辈又不为辨明，惧日久无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于泉下。绍圣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记。"

向氏粥田

杨和王最所钟爱者第六女，性极贤淑。初事赵汝敕，继事向子丰，居于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杨氏使秘之，以为己出，且亟报王。王喜甚，即请诰命，轻舟往视之。向氏家知王来，良窘，无策以泥其行。时王以保宁、昭庆两镇节钺领殿岩，于湖为本镇。子丰因使人讽郡官往迓之。自郡将以次，皆属櫜鞬。谨伺于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来，及是闻官吏郊迎，深恐劳动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缯花果以遗其女，且拨吴门良田千亩以为粥米，逮今向氏家有昆山粥米庄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孙。

祥　瑞

世所谓祥瑞者，麟凤、龟龙、驺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灵芝、连理之木、合颖之禾皆是也。然夷考所出之时，多在危乱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显著者言之。

王建父子之据蜀也，天复六年，巨省见青城山，凤凰见万岁县，黄龙见嘉阳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龟龙并见于诸州。武成元年，驺虞见武定，嘉禾生广昌，麟见壁州，龙五十见于洵阳水中。永平二年，剑州木连理，文州麟见，黄龙见富义江。三年，麟见永泰，白龙见邛江，驺虞见壁山，有三鹿随之。四年，麟见昌州。通正元年，黄龙见太昌池。瑞物之出，殆无虚岁，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宫室，兵败于外，政乱于内，终之以身死衍立而国亡。其为瑞征乃如此耳。

至如政和隆盛之际，地不爱宝，所在奏贡芝草者，动二三万本。蕲、黄间，至有一铺二十五里之间，遍野而出。密州山间，至弥满四野，有一本数十叶，众色咸备者。太守李文仲，采及三十万本，作一纲进，即进职，除本道运使。汝海诸郡县，山石变为玛瑙，动以千百。伊阳太和山崩，出水晶几万斤，皆以匣进京师。长沙、益阳山溪，流出生金数百斤，其间大者一块至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鸟兽之珍不可一二数。一时君臣称颂，祥瑞盖无虚月。然越数岁，而遂罹狄难，邦国丧乱，父子迁播。所谓瑞应，又如此也。

善乎先儒之论曰："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观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学游士聚散

杭学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郑丞相清之当国，朝议以游士多无检束，群居率以私喜怒轩轾人，甚者，以植党挠官府之政，扣阍揽黜陟之权，或受赂丑诋朝绅，或设局骗胁民庶，风俗浸坏。遂行下各州，自试于学，仍照旧比分数，以待类申，将以是岁七月引试为始。会教官林经德对士子上请语微失，于是大哄肆骂。时赵京尹与众教官调停，一时但欲求静，遂许以三百名内，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于是乃息。

越数日，宰执奏事，上面谕曰："近行诸州各试之法，正欲散游学之士。不知临安府凭何指挥复放外方之人。"赵尹闻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计始穷。乃为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将丧斯文，实系兴衰之运。士亦何负于国，遽罹斥逐之辜，静言思之，良可丑也。慨祖宗之立法，广学校以储材，非惟衍丰芑以贻后人，盖亦隆汉都而尊上国。肆惟皇上，克广前猷。炳炳宸奎，厘为四学，戋戋束帛，例及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补报之无地，但思粉骨，何畏触喉。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实为公议，不利小人。始阴讽其三缄，终尽打于一网。不任其咎，移过于君，是诚何心，空人之国。郑侨犹谓毁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为非，今彼不顾行之，使我何颜居此？厄哉吾道，告尔同盟，毋见义以不为，宜行己而有耻。苟为温饱，可胜周粟之羞，相与提携，莫蹈秦坑之祸。斯言既出，明日遂行。"

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复作文告先圣曰："斯文将丧，呜呼天乎！吏议逐客，呜呼人乎！乘桴浮海，呜呼圣乎！遁世无闷，呜呼士乎！敢告。"

又作绝句诗云："塞翁何必恨失马，城火可怜殃及鱼。一笑出门天万里，担头犹有斥奸书。"

又五言云："郑五不去国，金陵深惧君。校存知必毁，书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祸，非干北党分。归欤虽幸矣，恨未效朱云。"

又古诗云："上书如啜卢仝茶，直论国体宁无哗。依然茅苇纵横斜，钟山老柏林槎牙。呜呼时事如丝麻，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识者将谓秦得邪，淳祐浸不知瑞嘉。邪人刚指正人邪，时有引喙鸣灵鸦。失脚奇祸遭罗罝，尼山草木枯无华。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束书归天涯，不惜一去惜国家。"

于是京尹待罪，两教官各降一资，而陈显伯、郑雄飞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誉士林，乃相继上疏，欲复其旧。而贾似道居淮阃，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胁上必从。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语怒未解，深不然之。至开庆己未，吴丞相潜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复旧法，会去不果。戴庆炣以参枢轮笔，竟作指挥，许京庠有籍无分人引试一次，于是渐复云集矣。

卷　七

鸱夷子见黜

吴江三高亭祠鸱夷子皮、张季鹰、陆鲁望。而议者以为子皮为吴大仇，法不当祀。前辈有诗云："可笑吴痴忘越憾，却夸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国无穷恨，只合江边祀子胥。"盖深非之。

后有戏作文弹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祭，圣经是诛。今有窃高人之名，处众恶之所，有识之士，莫不共愤，无知之魂，岂当久居。"又云："范蠡，越则谋臣，吴为敌国。以利诱太宰嚭，而脱彼勾践，鼓兵却公孙雄，而灭我夫差。既遂厥谋，反疑其主。鄙君如乌喙，累大夫种以伏诛，目已曰鸱夷，载西施子而潜遁。"又云："如蠡者，变姓名为陶朱，诡踪迹于江海，语其高节则未可，谓之智术则有余。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泽三高之首。况当此无边胜境之土，岂应著不共戴天之仇。"云云。

鸱夷之见黜于吴，宜也。而史越王判绍兴日，作会稽先贤祠，亦复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其说云："或谓鸱夷子皮之决，贺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呜呼！予于是岂无意哉！夫贵于士者，进退不失礼义，彼子皮去国之遗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时所好，黄冠东归，又使李林甫辈，祖饯赋诗，予见其辱，未见其荣也。使子皮居严子陵之上，季真置张子同之列，则有不可者。故具述之，觊来者知予之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贵也。"呜呼！子皮既不容于吴，又不齿于越，千古之下，至无容身之地，公论至后世而定，亦可畏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况君臣之际乎？司马公修《通鉴》，而不取屈原《离骚》之事，正此意也。余感其事，故书之，以为异世之戒云。

王敦之诈

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阳公主。如厕，见漆箱内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食。既还，婢擎金藻盆盛水，瑠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饮，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他日，又至石季伦厕。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厕，敦独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一王敦耳，何前囊而后倨邪？干枣、澡豆，亦何至误食而不悟。至季伦之厕，则倨傲狠愎之状殆不可得而掩矣。则知敦此前之误，直诈耳。王荆公误食鱼饵，亦近似之。人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大慝，吾于敦，重有感焉。

赠云贡云

陶通明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云，固非可持赠之物也。

坡翁一日还自山中，见云气如群马奔突自山中来，遂以手掇开笼，收于其中。及归，白云盈笼，开笼放之，遂作《攓云篇》云："道逢南山云，欻吸如电过。竟谁使令之，衮衮从空下。"又云："或飞入吾车，偪仄人肘胯，搏取置笥中，提携反茅舍。开缄仍放之，掣去仍变化。"然则云真可以持赠矣。

宣和中，艮岳初成，令近山多造油绢囊，以水湿之，晓张于绝巘危峦之间，既而云尽入，遂括囊以献，名曰"贡云"。每车驾所临，则尽纵之，须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岩万壑间。然则不特可以持赠，又可以贡矣。并资一笑。

出师旗折

贾师宪平章，德祐乙亥正月十六日，亲总大军，督师江上，祃祭于北关外，而大帅之旗，适为风所折，识者骇之，而一时游幕之宾，反傅会为吉谶。

夷考往昔，若春秋时，晋侯、楚人战于城濮，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晋安帝元兴二年，桓玄篡位于姑熟，百僚陪列，仪卫整肃，而龙旂竿折。成都王颖以陆机督诸将讨长沙王，临戎而牙旗折。赵王伦即帝位，祠太庙，适遇大风，飘折麾盖。王澄为荆州刺史，率众军将赴国难，而飘风折其节柱。齐文宣至邺受魏禅，李贻上省，旦发领军府，大风暴起，坏所御车幔。哥舒翰守潼关，天子御勤政楼临送，师始东，先驱牙旗触门堕柱，旄竿折。郑注赴凤翔，出都门，旗竿折。宣和间，童贯出师，而牙旗竿折，时蔡

攸为之副，自建少保节度使及宣抚副使二大旗于后，竟为执旗卒盗窜而去。端平入洛之师，全子才帅旗亦为风所折，无非亡身败军之征也。

按《真人水镜经》云："凡出军立牙，必令坚完，若折，则将军不利。"盖牙，即旗也。又《玉历通政经》云："军行，牙竿旗干折者，师不可出，出必败绩。"盖旗者，一军之号令也，安有旗折而为祥者乎？

独有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及刘裕击卢循，将战，而所执麾竿折，幡沈于水。众咸惧，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胜必矣。"乃大破循军。哥舒曜讨李希烈，帝祖于通化门，是日牙竿折。时以曜父翰昔出师有此而败，甚忧之，而曜竟收汝州，擒周晃。所谓吉者，止此三事，然亦偶耳。

朱氏阴德

朱承逸居霅之城东门，为本州孔目官，乐善好施。尝五鼓趋郡，过骆驼桥，闻桥下哭声甚哀，使仆视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儿在焉。扣所以，云："负势家钱三百千，计息以数倍。督索无以偿，将并命于此。"朱恻然，遣仆护其归，且自往其家，正见债家悍仆，群坐于门。朱因以好言谕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将使四人死于水，于汝安乎？幸吾见之耳。汝亟归告若主，彼今既无所偿，逼之何益！吾当为代还本钱，可亟以元券来。"债家闻之，惭惧听命，即如数取付之。其人感泣，愿终身为奴婢，不听，复以二百千资之而去。

是岁，生孙名服。熙宁中，金榜第二人，仕至中书舍人。次孙肱，亦登第，著名节，即著《南阳活人书》者。服子彧，即著《萍洲可谈》者，遂为吾乡名族焉。

天之报善，昭昭也如此。

毕将军马

毕再遇，兖州将家也。开禧用兵，诸将多败事，独再遇累有功。金人认其旗帜即避之。屡迁至镇江都统制、扬州承宣使、骁卫上将军。后以老病致仕，始居于霅。

有战马，号黑大虫，骏驵异常，独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铁絙羁之圈中。适遇岳祠迎神，闻金鼓声，意谓赴敌，于是长嘶奋迅，断絙而出。其家虑伤人，命健卒十余，挽之而归。因好言戒之云："将军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马耸耳以听，汪然出涕，喑哑长鸣数声而毙。呜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者，曾异类之不若，能不愧乎？

洪君畴

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然能终始一节，明目张胆，言人之所难者，绝无而仅有，曰温陵洪公天锡君畴一人而已。方宝祐间，宦寺肆横，簸弄天纲，外阃朝绅，多出门下，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

乙卯元正，以公为御史，公来自孤远，时莫知为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为说，且曰："臣职在宪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固已耸动听闻矣。次月，囊封曰："古今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谨按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干办内东门司董宋臣，宦寺之贪黠者也。并缘造寺，豪夺民田，密召倡优，入亵清禁（先是，正月内呼营妓数辈入内祗应），搂揽番商，大开贿赂。不斥宋臣，必为圣德之累。将作监谢堂，外戚之贪黠者也。狠愎之性，善于凌物，攫拿之状，旁若无人。不曰'以备中殿宣索'，则曰'当取教旨豁除'。椒德令芳，天下备颂，不去一堂，必为宫闱之累。集英殿修撰、知庆元府厉文翁，小人之无忌惮者也。神皋流毒，屡玷抨弹，藉衣锦威，行攫金术。今又移其剥越者剥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凭邸第耳。不去文翁，必为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忧，不止累陛下，累宫闱，累王邸而已。乞将宋臣逐出，堂姑予祠，文翁罢黜，臣虽九陨不悔。"

疏上两日不报，君畴径出江干待罪。于是中书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昂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言。乃令堂自陈乞祠，除职予郡，宋臣自乞解罢，令首尾了日解职，文翁别与州郡差遣。仍命台臣吴燧勉回供职。

会立夏日，天雨尘土，奏乞屏绝私邪，休息土木，以弭天灾。又案少司监余作宾、后戚谢奕懋。至五月，复疏都知卢允升、门司董宋臣及内司诸吏，怙势作威，夺民田，伐墓木等事。尽言不讳，直捣其奸。疏留中不下，止令尚书省契勘内司争田伐木等事，及罢内司诸吏职事而已。公论为之抑郁。

大宗丞赵崇皤上时相谢方叔惠国书，略云："窃惟今日阉寺骄恣特甚。宰执不闻正救，台谏不敢谁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锐意出身攻之，此岂易得哉！侧耳数日，寂无所闻。不责备于他人，而责备于光范。不然，仓卒出御笔某人除少卿，亦必无可遏之理也，大丞相不可谓非我责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极，傥言之胜，宗社赖之，言之不胜，则去，去则诸君子必不容不争，是胜亦胜，负亦胜，况未必去邪？"谢君得书有赧色。翌日，果有御笔洪天锡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国矣。

太学生沈元坚上书，数二珰之罪，乞留君畴。且曰："天锡左迁，岂非罚其不当言宦官之过耶？李衢、朱应元之分察，岂非谕其不复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凤同日超迁，胡大昌、丁大全之并迁台长，岂非赏其不敢言宦官之功耶？陛下喜群臣之默默，愤天锡之哓哓，左迁以逐之，于天锡何损？缄默受赏者，独无愧乎？"

既而三学亦皆有书。常丞赵崇洁敏可书，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强奴悍仆，作奸犯罪，为人子者，

泣涕而告，其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仆。今台臣争之不胜，则诸阉所畏者谁欤!”

左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视南衙，将至于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暂兼夕郎，遂缴吴燧仪曹之除，谓近者天锡拜疏留中，燧谓天锡曰：“今日之事，留则俱留，去则俱去。”既闻有疏，遂变前言曰：“吾不挈家，不丧女，不惮暑，则可俱去，今当奈何？负天锡，所以负陛下也。”

谢集贤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尘相位，一命已上，皆出亲擢。赋性僻介，素不与内侍往还，应干文字，悉由通进司投进，自知洁其身，而袖手旁观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趋之。比者天锡又论二珰。恭闻圣训，以为争田伐木皆王禋旧事。臣费尽心力，上则忠告陛下，量作处分，下则弥缝事体，安恤人言。不谓下石之人，撰造言语，鼓弄宦寺，曰：‘天锡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许其弟除朝士而嗾之也。’既诬臣以教天锡攻内侍之事，又诬臣以启陛下迁天锡之说，必欲丑诋臣于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归老山林，正其时矣。从此为宰相者，必将共宦寺结为一片，天下皆在笼络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释重负，退延残生，实出保全之赐。”御笔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数日，除天锡太常少卿，而君畴已在汶上矣。

朱应元既为御史，月课乃首劾李俊明，公论大不平。同舍生作书责之，略曰：“温陵洪公出台，以执事继之者，正谓其平时负肮脏之誉。法筵之初疏，莫不延颈以听，乃及文溪之左螭，时焕之仓节，岂以其近言二珰颇忤上意，而时焕与洪有瓜葛，亦二珰所恶者邪？信然，则执事之志荒矣。二珰之横，三尺童子，恨不啗之，洪公因众怨，出死力以决之。貂珰逐台谏，岂人主之本心哉！执事昧于所择，不知所得几何，所失如是之大也。”时方逢臣君锡在馆阁，亦上庙堂书，劝以去就力争，而谢相不能用。

公论既不能胜，二孺乃簧谮于上，谓：“内司争田伐木词讼，皆台吏受贿以强察官之判，所以上罔圣听，况台吏之家资极富，若使簿录其家，尽可上裨国计。”于是竟降宣谕指挥，令谏官丁大全追上御史台，点检杨升、金永隆、杨叔茂，牒送临安府根勘，籍没家财，各行黥配，以快其愤焉。初意欲令台胥妄供以污君畴，赖上察其奸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躐除副端。

未几，谢相罢，而二孺犹未大快其意。复厚赂太学率履斋上舍生林自养，裁书投匦，以攻谢相为名，力诋君畴云：“窃见洪天锡之分察，出自陛下亲擢。不能为触邪豸为指佞草，专以能攻上身为急务，以剪除上左右以立名，以奉承风旨为大耐官职。棘卿左迁，所以正舍豺问狸之罪。内侍纵曰有过，使其得贤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锡之去，乃翦方叔之羽翼，岂怒其扫除二孺哉！人但见天锡言事而迁他官，则曰：‘此劾内侍之过也。’吴燧以改除致缴，则曰：‘此天锡之荐主也。’李昂英以月评被论，亦曰：‘此天锡之救兵也。’甚而台省之胥，赃盈恶贯，以置典宪，亦曰：‘为内侍泄冤也。’贪缪之相，误国殄民，逐之已晚，亦曰：‘为内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向者李昂英直前奏札，尝谓天锡为方叔私人矣。游攻内侍，实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挠乱圣心耳。欲乞将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台谏之去，出自独断，于内侍初无预焉。”

于是学舍鸣鼓攻之，且上书以声自养之罪。复申前庑，备申公堂，乞行重罚。遂从第一等规屏斥，尽除学籍，毁抹绫纸备榜监学晓谕，而朝旨亦有听读指挥。虽纷纷若此，曾不伤二孺之毫毛。至庚申岁，吴丞相柄国，始以外祠斥焉。

景定辛酉，起君畴为广东计使。甲子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为侍御史兼侍读。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陈公田、关会之弊。七月，改除工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兼侍读，公力辞。旋畀职名出帅闽焉。

公在闽阃日，尝书桃符云：“平生要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盖其刚劲之气，未尝一日少沮也。

谢惠国坐亡

谢方叔惠国，自宝祐免相归江西寓第，从容午桥泉石凡一纪余。咸淳戊辰，朝会庆寿，为子侄亲友所误，萃先帝宸翰为巨帙，曰《宝奎录》，侑以自制丹砂、金器、古琴之类以进。当国者以为有意媒进，嗾言官后省交攻之，削其封爵，夺其恩数，且劾其侄常簿章，婿江州倅李钲、客匠簿吕圻，至欲谪之远外，祸且不测。荆阃吕武忠文德，平时事公谨，书缄往来，必称恩府，而自书为门下使臣。至是一力回护，幸而免焉。壬申正月，公燕居无他，忽报双鹤相继而毙，公喟然叹曰：“鹤既仙化，余亦从此逝矣。”于是区处家事，凡他人负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阙遥拜，次诣家庙祝白，招亲友从容叙别，具有条理。遂大书偈曰：“罢相归来十七年，烧香礼佛学神仙。今朝双鹤催归去，一念无惭对越天。”瞑目静坐，须臾而逝。遗表来上，特旨尽复元官，恩数赠恤加厚焉。生死之际，亦近世诸公之所无也。

洪端明入冥

洪焘仲鲁，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丁酉，居忧天目山，素有元章爱石之癖，而山中所产亦秀润，不减太湖、洞庭。村仆骆老者，专任搜抉之役。会族叔璞假畚锸锄斧，将为筑室用，骆掌其事，择刓钝数事付之。璞怒其轻己，率其子櫶共殴之，至毙，是岁中元日也。洪公力与维持，泯其事。璞素豪犷，持一邑短长。邑令王衎，婺安人，恶其所为，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属于狱。洪公亦以曾任调停，例追逮，良窘。时，王实斋遂守吴，挈家亟往求援，王为宛转赵宪崇挥，改送余杭县狱，具以主仆名分，因斗而死，

璞止从夏楚，櫄仅编置赎铜而已。

明年戊戌中元，洪公方走厕，忽睹骆老在厕云："近山雨后出数石，巉秀可爱，主人幸一观之。"洪仓卒忘其死，往从其行，才跬步间，觉此身已在檐楹间。稍至一土神庙，便有四力士自庙中出，挟之空行，其去甚驶。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风涛澎湃声可恐，意非佳境。反顾骆曰："既若此，何不告我？"骆曰："勿恐，略至便可还也。"稍前，一河甚阔，方念无津梁可度，则身已达彼岸。又见数百人掩面趣右而去。自此冥行如深夜。忽曛黑中，一山横前，有窍如月，数百人皆自此入，心方疑异，而身亦度窍矣。到此，足方履地。既前，复有一河，污浊特甚，僧尼道俗汩没其间。至此，方悟为入冥，心甚悲恐。

稍前，颇有人居，萧疏殊甚。又前，有宫室轩敞巍耸，四垂帘幕，庭下列绯绿人狱卒甚众，俨如人间大官府，初无所谓阿旁牛头也。右庑绝昏黑，隐隐见荷枷棰楚者甚苦。其外小庭中，一黑蟒大与庭等，仰视一灯，悲鸣无度。洪所立左庑，则微明若欲曙时。微闻其傍喃喃若诵经声。洪平日不喜此，方窘惧中，亦慢随其声诵之。庭中人忽起立怒视，而殿上帘尽卷。有绿衣者出，坐东向，绯衣者坐西向，最后金紫人居中。庭下绿衣吏抱文书而上，高唱云："洪某枉法行财，罪当死。"洪惧甚，不觉身已立庭下。漫答云："为叔解纷，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间哗词，安得至此？"洪曰："死不辞，然有三说。璞，叔也；骆，仆也。不忍以仆故置叔于辟，一也；骆无子，妻贫老无以养，使璞资之终其身，二也；且骆妻自谓一经检验，永失人身，意自不欲，非强之和，三也。"金紫人始首肯云："为叔解纷，初非枉法，此说有理，可供状来。"便有纸笔在前，直书其说以呈。金紫人怒方霁曰："可与骆氏立后。"且命绿衣导之以回。转盼间，骆之父母皆在焉。途中，因扣绿衣所见大蟒为何物。厉声答云："此开边喜杀之人也。"稍前，见数十百人持骡马皮而来，又扣之，曰："此受生回也。"又见狱吏持刀杖，驱百余人自西而来。其中有洪氏族长为僧者曰煜阇黎，亦在焉。方疑之，煜忽呼曰："三十哥（系仲鲁第行）安得在此！"为所驱卒击其首粉碎，回视之，仍复完矣。因扣绿衣云："人间何事最善？"绿衣举手加额曰："善哉问！忠孝为先，继绝次之，戒杀又次之。"又问："何罪最重？"曰："开边好杀罪重，豪夺次之。"（或谓其说尚多）因问："金紫者何人？"拱手对曰："商公飞卿（字翚仲，乾淳间从官）。"复扣平生食禄，遂于袖中出大帙示之，已姓名下，其字如蚁，不能尽阅。后注云："合参知政事。以某年、月、日奸室女某人，某日为某事，降秘阁修撰转运副使。"洪悚然泪下曰："奈何？"绿衣曰："但力行好事。"且言："某亦人间人，任知池州司户，溺死。阴间录其正直，得职于此。"稍前，至大溪，有桥如鱼网，心疑其异，而身已度矣。又前，溪亦大，绿衣推堕之，恍然而寤，则死已三日矣。妻子环立于侧，特以心微暖，口尚动，未就敛耳。

后一岁，璞亦入冥，觉身堕铁网中。见邻院僧行昭立庭下，主者诘责曰："汝为僧，乃专以杀生为事，何邪？"昭曰："杀生乃屠者黄四，某不过与之庖馔耳。"亟问黄四，无异辞，乃讯足二十而去。方窘惧间，忽传呼都天判官决狱，视之，则忠文公也。璞号泣求救，公曰："汝杀人，何所逃罪，然未应尔也。"恍然身已出网外而苏。

后行昭以营桥立积木上败足，呻吟痛楚者三岁而殂，璞亦未几死。后洪公于庚申岁首，以秘撰两浙漕召。忆向所见，心甚恐，后亦无他，官至文昌端明殿学士。晚虽龃龉，然竟享上寿而终，岂非力行好事所致乎？

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于先子侍旁，亲闻伯鲁尚书言甚详。后会其犹子宪使起畏义立，复询颠末书之。

野 婆

邕宜以西，南丹诸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名野婆，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飞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盖膝若犊鼻，力敌数壮夫，喜盗人子女。然性多疑畏骂，已盗，必复至失子家窥伺之，其家知为所窃，则积邻里大骂不绝口，往往不胜骂者之众，则挟以还之。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

尝为健夫设计挤之大壑中，展转哮吼，胫绝不可起。徭人集众刺杀之，至死，以手护腰间不置。剖之，得印方寸，莹若苍玉，字类符篆不可识，非镌非镂，盖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宝为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间使大理，取道于此，亲见其所谓印者。

此事前所未闻，是知穷荒绝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见闻所未及，遂以为诞也。《后汉郡国志》引《博物记》曰："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见夫，其状皛且白，裸袒无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记》当是秦汉间古书，张茂先盖取其名而为志也。

王宣子讨贼

王佐宣子帅长沙日，茶贼陈豊啸聚数千人，出没旁郡，朝廷命宣子讨之。时冯太尉湛谪居在焉，宣子乃权宜用之。谍知贼巢所在，乘日晡放饭少休时，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百人继其后，径入山寨。豊方抱孙独坐，其徒皆无在者。卒睹官军，错愕不知所为，亟鸣金啸集，已无及矣，于是成擒，余党亦多就捕。

宣子乃以湛功闻于朝，于是湛以劳复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词贺之，有云："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元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为讽己，意颇衔之。殊不知陈后山亦尝用此语送苏尚书知定州

云："枉读平生三万卷，貂蝉当复坐鏖鍪。"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时，尝有书与执政云："佐本书生，历官处自有本末，未尝得罪于清议。今乃蒙置诸士大夫所不可为之地，而与数君子接踵而进，除目一传，天下士人视佐为何等类？终身之累，孰大于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卷 八

张魏公二事

高宗视师金陵，张魏公为守，杨和王领殿前司。有卒夜出，与兵马都监喧竞，卒诉之，公判云："都监夜巡，职也，禁兵酉点后不许出营，法也，牒宿卫司照条行。"杨不得已斩之。

又尝诣学，士有投牒者，视之，则争博进也。即判云："士子争财于学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当职先罚俸半月，牒学照规行。"教官大窘，引去。

罗春伯政事

罗点春伯为浙西仓摄平江府。忽有故主讼其逐仆欠钱者，究问虽得实，而仆黠甚，反欲污其主，乃自陈尝与主馈之姬通，既而物色，则无有也。于是遂令仆自供奸状，甚详，因判云："仆既欠主人之钱，又且污染其婢。事之有无虽未可知，然其自供罪状已明，合从奸罪定断，徒配施行。所有女使，候主人有词日根究。"闻者无不快之。

庯 峭

魏收有"逋峭难为"之语，人多不知其义。熙宁间，苏子容丞相奉使契丹，道北京。时文潞公为留守，燕款从容，因扣逋峭之义。苏公曰："向闻之宋元宪云：'事见《木经》。'盖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势之义耳。"乃就用此事作诗为谢云："自知伯起难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

而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则谓之庯峭。《集韵》曰："庯庩，屋不平也。庯，奔模反；庩，同都反。今造屈势有曲折者，谓之庯峭云。"二字与前义亦近似。今京师指人之有风指者，亦谓之波峭。虽转庯为波，岂亦此义耶？

许公言

安定郡王子涛，字仲山。在京师时，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许公言者，能以药为黄金。其人皎然玉树，有小炉，高不盈尺。以少药物就掌中调之，纳火中，须臾精金也。谓仲山曰："如何？"仲山曰："毕竟只是假。"许愕然，拊其背曰："善自爱。"

越数日，告子冲别，挽留不可。将出门，邀仲山耳语，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纹，未可量，但早年亦龉困，宜顺受之，寿可至六十九。人寿修短，视其操行。上帝所甚恶者贪，所甚靳者寿，人能不犯其所甚恶，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谨，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问其行何之，曰："中原将乱，吾入蜀耳。"

未数月，子冲一夕无疾而亡。逾年，金入寇，仲山负其母以南，昼伏宵行，数阽于危，仅行脱。平生守许之戒不渝。晚而袭爵，年八十七乃终。克家端明，乃其曾孙也。

士子诉试

王希吕仲衡知绍兴郡，举进士。有为二试卷，异其名，皆中选。黜者不厌，哗然诉之。王呼其首问曰："尔生几何年？凡几试矣？"众谓怜其潦倒，则皆以老于场屋对。王曰："曾中选否？"曰："正为累试皆不利也。"王忽作色曰：尔曹累试不一得，彼一试而两得，尚敢诉耶！"叱而出之。

赵德庄诲后进

赵忠定汝愚初登第，谒赵彦端德庄。德庄故余干令，因家焉。故与忠定父兄游，语之曰："谨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多为富贵诱坏。"又曰："今日于上前得一二语奖谕，明日于宰相处得一二语褒拂，往往丧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谨受教。"前辈于后进如此。

朱墨史

绍圣中，蔡卞重修《神宗实录》，用朱黄删改。每一卷成，辄纳之禁中。盖将尽泯其迹，而使新录独传。所谓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复见矣。

及梁师成用事，自谓苏氏遗体，颇招延元祐诸家子孙若范温、秦湛之徒。师成在禁中见其书，为诸人道之。诸人幸其书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录也。"师成如其言。及败没入，有得其书，携以渡江，遂传于世。

苏大璋

三山苏大璋颙之，治《易》有声。戊午乡举，梦为第十一人，数为人言之，以为必如梦告。既试，将揭榜，同经人诉于郡，谓其自许之确如此，必将与试官有成约，万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号至第十一名，果《易》也。帅携此状入院，遍示考官，谓："设如此言，诸公将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补首卷易之。"众皆以为然。既拆号，则自待补为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为待补者，乃投牒之人也。次年，苏遂冠南宫。此与王俊民事相类。

徐汉玉

永嘉徐宣字汉玉。治周成子狱，无所枉，自知必得罪，束担俟命。忽梦神人驱之使去，答曰："吾分

宜去，不待驱逐，但未知当往何所?”神曰：“汝得严州。”觉与家人言：“梦真妄耳。吾得罪必南迁，安得在畿乎?”已而谪道州，又徙象州。行至来宾县，得《图经》视之，唐严州也。叹曰：“吾其不返乎?”果终焉。

韩慥奇卜

绍兴末，有韩慥者，卖卜于临安之三桥，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吕太史伯恭至其肆，则先一人在焉。问其姓，宗子也。次第谈命，首言赵可至郡守，却多贵子，不达者亦卿郎。次及曾，则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学，有政事，亦有官职。只欠一事，终身无科第。”次至吕，问：“何干至此?”吕曰：“赴试。”曰：“去年不合发解，今安得省试?”曰：“赴词科。”曰：“却是词科人，但不在今年词科，别有人矣。后三年，两试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复扣其何所至。沉吟久之曰：“名满天下，可惜无福。”已而其言皆验。赵名善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为尚书，适、逵、遇皆卿监郎。曾仲躬名逮吉，父、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举进士不第，至从官以没。吕太史，隆兴癸未谅阴榜南宫第七人，又中宏词科，为儒宗。不幸得末疾，甫四十六岁而终。术之神验如此。

以赋罢相

阜陵在位，上庠月书前列试卷，时经御览。辛丑大旱，七月私试；《闵雨有志乎民赋》。魁刘大誉，第六韵云：“雨旸固自于天，感召岂无所主。傥燮调得人，则斯可有节，而聚敛无度，则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闵之何补?不见商霖未作，相传说于高宗；汉旱欲苏，烹弘羊于孝武。”未几，赵温叔罢相。

小儿疮痘

小儿疮痘，固是危事，然要不可扰之。尝见赵宾旸曰：“或多以酒面等物发之，非也，或以消毒饮升麻汤等解之，亦非也。大要在固脏气之外，任其自然耳。惟本事方、捻金散最佳。”又陈剑南刚翁云：“痘疮切不可多服升麻汤，只须以四君子汤加黄芪一味为稳耳。”二说皆有理，然或有变证，则不得不资于药。

癸酉岁，儿女皆发痘疮。同僚括苍陈坡，老儒也。因言：“向分教三山日，其孙方三岁。发热七日，疮出而倒靥色黑，唇口冰冷，危证也。遍试诸药皆不效，因乞灵于城隍神，以卜生死。道经一士门，士怪其侵晨仓皇，因遮扣之，遂告以故。士曰：‘恰有药可起此疾，奇甚。”因为经营少许，俾服之，移时，即红润如常。后求其方，甚秘惜之。及代归，方以见贶。其法用狗蝇（狗身上能飞者）七枚擂细，和醅酒少许调服。蝇夏月极多，易得，冬月，则藏于狗耳中，不可不知也。”

既而次女疮后，余毒上攻，遂成内障，目不辨人，极可忧。遍试诸药，半月不验。后得老医一方，用蛇蜕一具，净洗，焙令燥。又天花粉（即瓜蒌根）等分细末之，以羊子肝破开，入药在内，麻皮缚定，用米泔水熟煮，切食之，凡旬余而愈。其后程甥亦用此取效，真奇剂也。

曹西士上竿诗

赵南仲以诛李全之功见忌于赵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于朝。其后恢复事起，遂分委以边圉。赴镇之日，朝绅置酒以饯。适有呈缘竿伎者，曹西士赋诗云：“又被锣声送上竿，这番难似旧时难。劝君着脚须教稳，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几，师果不竞。

昌化章氏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几，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与我?”兄告其妻，妻犹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弃之，人其谓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请不已，嫂曰：“不得已，宁以吾新生与之。”弟初不敢当，嫂卒与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长曰翊，字景韩，季曰诩，字景虞。翊之子樵、槱，诩之孙铸、鉴，皆相继登第，遂为名族。孝友睦姻之报如此。妇人有识，尤可尚也。

吴季谦改秩

吴季谦愈，初为鄂州邑尉，常获劫盗。讯之，则昔年有某郡倅者，江行遇盗，杀之。其妻有色，盗胁之曰：“汝能从我乎?”妻曰：“汝能从我，则我亦从汝，否则杀我。”盗问故，曰：“吾事夫若干年，今至此已矣，无可言者。仅有一儿才数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有育之者，庶其有遗种，吾然后从汝无悔。”盗许之，乃以黑漆团合盛此儿，藉以文褓，且置银二片其旁，使随流去。如是十余年。一日，盗至鄂，舣舟。挟其家至某寺设供。至一僧房，庋间黑合在焉，妻一见识之，惊绝几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于此，毋挠我。”乘间密问僧：“何从得此合?”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滨，有婴儿及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为求乳食。今在此，年长矣。”呼视之，酷肖其父。乃为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为我闻之有司，密捕之可以为功受赏，吾冤亦释矣。”僧为报尉，一掩获之，遂取其子以归。季谦用是改秩。

作邑启事

龚圣任言，林德崇父，尝为剧县有声。其与监司启有云：“鸣琴堂上，将贻不治事之讥；投巫水中，必得擅杀人之罪。”时以为名言。

刘潜夫宰建阳，亦有一联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张弓；欲竭吏能，恐圣门之鸣鼓。”语意尤胜，信乎治邑之难也。

斋不茹荤必变食

《庄子·人间世》云："仲尼曰：'斋，吾语若。'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若此，则可以为斋乎？'曰：'祭祀之斋，非心斋也。'"郑玄注曰："荤，辛菜也。"按《说文》："荤，臭菜也。"锴曰："通谓芸、苔、椿、韭、蒜、葱、阿魏之属，气不洁也。"

《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辂者，志不在于食荤。'"注云："荤菜，葱、韭之属。"《论语》："斋必变食。"《周礼·膳夫》："王斋，日三举。"郑注云："斋必变食也。"《疏》曰："斋必变食，故加牲体至三太牢。"（牛、羊、豕具为一牢。）

胡明仲论梁武曰："祭祀之斋，居必迁坐，必变服，必变食，食为盛馔。一其心志，洁其气体，以与神明交，未尝不饮酒，不茹荤也。"

晦庵释"斋必变食"亦取《庄子》，而黄氏亦兼取之。朱又谓"荤是五辛"，又曰："今致斋有酒，非也。"然《礼》中乃有"饮不至醉"之说，何邪？

二李省诗

蜀中类试，相传主司多私意与士人相约为暗号，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为常。李壁季章、埴季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类省试。二公皆以文名一时，而律赋非所长。乡人侯某者以能赋称，因资之以润色。既书卷，不以诗示侯，侯疑其必有谓。将出门，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蹑其后。至纳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欲借一观，以小金牌与之。吏取以示，则诗之景联皆曰："日射红鸾扇，风清白兽樽。"侯即于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选。二李谢主司，主司问："此二句，惟以授于昆仲，何为又以与人？"李怃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闻，终身与侯不协。

宗子请给

王介甫为相，裁减宗室恩数，宗子相率诉马前，公谕之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荆公行一切不恤之政，独于此事，未为不然。

熙宁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东坡亦以为然，曰："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其后无戚疏少长，皆仰食县官。西南两宗无赖者，至纵其婢使与闾巷通，生子则认为己子而利其请给，此自古所无之弊例也。

郑安晚前谶

郑丞相清之，在太学十五年，殊困滞无聊。乙亥岁，甫升舍选，而以无名阙，未及奏名，遂仍赴丁丑省试。临期，又避知举袁和叔亲试别头，愈觉不意。及试，《青紫明主恩》诗押明字。短晷逼暮，思索良艰。漫检韵中，有頳字可用，遂用为末句云："他年蒙渥泽，方玉带围頳。"归为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绿衫尚未能得着，乃思量系玉带乎？"已而中选，攀附骤贵，官至极品，竟此赐，遂成吉谶。以此知世之叨窃富贵，皆非偶然也。

赵佥判花字样

赵时杖为平江佥幕，其训名不雅。凡书判决杖，吏辈皆用纸贴之，此亦可笑。其押字，作一大口字，而申其下一画。陈子爽恺作守，初到见之，书其侧云："佥判押字大空空，请改之，庶几务实。仍请别押一样来。"闻者无不大笑。正可与李晋仁喏样为对也。

一府三守

放翁《笔记》言：庆历初，夏竦判永兴军，陈执中、范雍，并为知军。一府三守，不知职守如何分？既非长贰，文移书牒之类必有程式。官属胥吏，何所禀承？国史不载，莫可考也。然谏官御史不以为非，三公亦不辞，岂在当时，亦便于事邪？今按竦先以都部署兼经略招讨使，判永兴军。既而执中为同都部署经略使知军，而诏竦判如故。未几，竦屯鄜州，执中屯泾州。盖两人议边事不合，故分任之。未几，又以范雍知军。竦、执中既分出按边，而领府事犹故。于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趋往来想不胜其扰，自昔未尝有也。然则史未尝不载，而于事安得为便乎？

六么羽调

《演繁露》云：唐有新翻羽调绿腰。白乐天诗集自注云：'即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而其曲有高平、仙吕调，又不与羽调相协，不知是唐遗声否？按今六么中，吕调亦有之，非特高平、仙吕也。《唐礼乐志》：俗乐二十八调，中吕、高平、仙吕在七羽之数。盖中吕、夹钟，羽也；高平、林钟，羽也；仙吕、夷则，羽也。安得谓之不与羽调相协？盖未之考尔。

香炬锦茵

秦会之当国，四方馈遗日至。方滋德帅广东，为蜡炬以众香实其中，遣驶卒持诣相府，厚遗主藏吏，期必达，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烛尽。适广东方经略送烛一掩，未敢启。"乃取而用之。俄而异香满坐，察之，则自烛中出也。亟命藏其余枚，数之，适得四十九。呼驶问故，则曰："经略专造此烛供献，仅五十条，既成，恐不嘉，试爇其一，不敢以他烛充数。"秦大喜，以为奉己之专也，待方益厚。

郑仲为蜀宣抚，格天阁毕工，郑书适至，遗锦地衣一铺。秦命铺阁上，广袤无尺寸差，秦默然不乐，郑竟失志，至于得罪。二公为计同，一以见疑，一以见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无悔吝也。

登闻鼓

《笔谈》言洛京留台有旧案，言国初取索卤簿法

仗，报言："本京卤簿，因清泰间末帝将带逃走，不知所在。"人传以为笑。

今登闻鼓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正与此相类，皆可资捧腹也。

义绝合离

莆田有杨氏，讼其子与妇不孝。官为逮问，则妇之翁为人殴死，杨亦预焉。坐狱未竟，而值覃霈，得不坐。然妇仍在杨氏家。有司以大辟既已该宥，不复问其余，小民无知，亦安之不以为怪也。其后，父又讼其子及妇。军判官姚珤以为"虽有仇隙，既仍为妇，则当尽妇礼"，欲并科罪。陈伯玉振孙时以倅摄郡，独谓："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矣。在法，休离皆许还合，而独于义绝不许者，盖谓此类。况两下相杀，又义绝之尤大者乎！初间，杨罪既脱，合勒其妇休离，有司既失之矣。若杨妇尽礼于舅姑，则为反亲事仇，稍有不至，则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当离不离，则是违法。在律，违律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并同凡人。今其妇合比附此条，不合收坐。"时皆服其得法之意焉。

按《笔谈》所载，寿州有人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其妻子。刑曹驳之曰："殴妻之父母，即为义绝，况身谋杀，不应复坐。"此与前事正相类。凡泥法而不明于理，不可以言法也。

熊子复

熊克字子复，博学有文。王季海守富沙日，漕使开宴，命子复撰乐语，季海读之称善。询司谒者曰："谁为之？"答曰："新任某州熊教授也。"自此甚见前席。别后，子复一向官湖湘间，不相闻者几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满，造朝谒光范。季海时为元枢，询子复曰："近亦有著述乎？"子复以两编献。一日，后殿奏事毕，阜陵从容曰："卿见近日有作四六者乎？"时学士院阙官，上不访之赵丞相而访之季海，于是以陆务观等数人对。上云："朕自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尔。"季海遂及子复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进来。"季海退以所献缴入。翌日，上谓季海曰："熊克之文，朕尝观之，可喜。"盖欲置之三馆兼翰苑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骤，不如且除院辖，徐召试。使克文声着于士大夫间，则人无间言。"阜陵然之，遂除提辖文思院。

他日，赵丞相进拟，上曰："朕自有人。"赵问"何人"，上曰："熊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尝见其文字。"又问："陛下何从得其文字，此必有近习为道地者。"上曰："不然。"季海虽知由己所荐，以上既不言，亦不敢泄。而赵终疑之。未几召试。故时，学士院发策，率先示大略，试者得为之备。赵乃以喻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克屡造请求问目，子充不答，及对策殊略，克大以为恨。故在玉堂，每当子充制诏，辄无美辞，后竟出知台州。

郑时中得官

郑时中字复亨，三衢人。在上庠日，多游朝绅间。好大言，尝语同舍曰："前举漕荐，乃术者曹谷先许，今复来矣。"有好事者闻之曰："此必谷又许之。"乃与偕走其肆，则郑实未尝先往。曹沉吟久之，频自摇首，推演再三，乃曰："吾十年前，曾许此命来春必高选，今所见乃不然。虽然，来春定得官，但非登科耳。今秋得举，却不必问。"郑乃曰："吾家无延赏，来年不郊，非科举何由得官？"谷曰："某见得如此耳。"既而程泰之大昌与郑同荐，程第而郑不利。时余松茂老为秦会之客，第三人及第。秦与谋代，余因荐郑，秦亦悦其辩，设礼有加，郑无以颂之。

尝闻其季父行可名仲熊者，言旧在太学，目击靖康金人欲立张邦昌，秦为中司，特议立赵氏。金酋召赴军前，秦遂遣妻王氏南归。已登舟，王闻变，亟步以往。秦时犹未入北军，因同入肆买虀面。人已盈坐，主人横一卓沟上使坐，王忧惧不能举箸，秦兼尽之，略无惧色。已，乃同至军前被执。郑因于坐间举此事，谓亲得之行可。秦意正欲暴白此事，而人无知者，闻其言大喜。时行可犹仕州县，即召用之，二年，同为执政。是岁复亨亦得官，其神验如此。

诗词祖述

隆兴间，魏胜战死淮阴，孝宗追惜之。一日，谕近臣曰："人才须用而后见，使魏胜不因边衅，何以见其才？如李广在文帝时，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时，必将大有功矣。"

其后放翁赠刘改之曰："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盖用阜陵语也。改之大喜，以为善名我。

异时，刘潜夫作《沁园曲》云："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语也。

嘲觅荐举

直斋陈先生云：向为绍兴教官日，有同官初至者，偶问其京削欠几何？答云："欠一二纸。"数月，闻有举之者。会间，贺其成事，则又曰："尚欠一、二纸。"又越月，复闻有举者，扣之，则所答如前。余颇怪之。他日，与王深甫言之，深甫笑曰："是何足怪？子不见临安丐者之乞房钱乎？暮夜，号呼于衢路曰：'吾今夕所欠十几文耳。'有怜之者，如数与之曰：'汝可以归卧矣。'感谢而退。去之数十步，则其号呼如初焉。子不彼之怪，而此之怪，何哉？"因相与大笑而罢。

卷　九

形影身心诗

靖节作形影相赠、《神释》之诗。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惜生。故极陈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释其惑。《形赠影》曰："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影答形》曰："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形累养而欲饮，影役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神乃释之曰："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此神自谓也。又曰："日醉或能忘，将非趣龄具。"所以辨养之累。又曰："立善常所忻，谁当与汝誉？"所以解名之役，然亦仅在趣龄与无誉而已。设使为善见知，饮酒得寿，则亦将从之耶？于是又极其释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事勿多虑。"此乃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泰然委顺，乃得神之自然，释氏所谓断常见者也。

坡翁从而反之曰："予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又云："委顺忧伤生，忧死生亦迁。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俟此言。"

白乐天因之作《心问身》诗云："心问身云何泰然，严冬暖被日高眠。放君快活知恩否，不早朝来十一年。"身答心曰："心是身王身是宫，君今居在我宫中，是君家舍君须爱，何事论恩自说功。"心复答身曰："因我疏慵休罢早，遣君安乐岁时多。世间老苦人何限，不放君闲奈我何。"此则以心为吾身之君，而身乃心之役也。

坡翁又从而赋六言曰："渊明形神自我，乐天身心于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当成几佛？"

然二公之说虽不同，而皆祖之列子力命之论。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富贫，我力之所能也。"命遂历陈彭祖之寿，颜渊之夭，仲尼之困，殷纣之君，季札无爵于君，田恒专有齐国，夷、齐之饿，季氏之富；"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而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恶耶？"力曰："若如是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则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此盖言寿夭穷达，贵贱富贫，虽曰莫非天命，而亦非造物者所能制之，直付之自然耳。此则渊明神释，所谓"大钧无私力"之论也。

其后杨龟山有《读东坡和陶影答形》诗云："君如烟上火，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盖言影因形而有无，是生灭相。故佛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正言其非实有也，何谓不灭？此则又堕虚无之论矣。

父执之礼

前辈事父执之礼甚严。汉马伏波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公卿莫不惮之，大人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

王丹召为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遣子昱候于道，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与君结友，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然则答拜乃疏之耳。

至国朝东都时，此礼犹在。韩魏公留钥北京日，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公，公不与较，待之甚礼。俄，潞公代魏公为留守，未至，扬言云："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闻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视稷，犹子也，果不悛，将庭训之。"公至北京，李稷谒见，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语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已，如数拜之。此事或传李稷为许将。

熙宁初，吕晦叔诸子谒欧阳公于颍上，疑当拜与否。既见叙，拜，文忠不复辞，受之如受子侄之礼。二子既出，深叹前辈不可及。

崇宁间，陆佃农师在政府日，有大卿岑象先岩起于农师为父执。一日来访，延之堂奥，具冠裳拜之。既而岑作手简来谢云："前日登门展庆，蒙公敦笃事契，俾纳贵礼。于公有㧑谦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过。然大将军有揖客，古人以为美谈，今文昌纲辖有受拜客，顾不美于前人乎。"

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始就坐。盖当时风俗尚厚，虽执政之于庶官亦讲此礼，不以为异也。自南渡以后，则世道日薄矣。然余幼时，犹见亲旧通家初见日，必先拜其家影堂，然后请谒，此礼今亦不复见也。

李　全

李全，淄州人，第三，以贩牛马来青州。有北永州牛客张介引至涟水。时金国多盗，道梗难行，财本浸耗，遂投充涟水尉司弓卒。因结群不逞为义兄弟，任侠狂暴，剽掠民财，党与日盛，莫敢谁何，号为李三统辖。后复还淄业屠，尝就河洗刷牛马，于游土中蹴得铁枪杆，长七八尺。于是就上打成枪头，重可四十五斤。日习击刺，技日以精，为众推服，因呼为李铁枪。遂挟其徒横行淄、青间，出没抄掠。

淄、青界内有杨家堡，居民皆杨氏，以穿甲制靴为业。堡主曰杨安儿，有力强勇，一堡所服。亦尝为盗于山东，聚众至数万。有妹曰小姐姐（或云其女，其后称曰姑姑），年可二十，膂力过人，能马上运双刀，所向披靡。全军所过，诸堡皆载牛酒以迎，独杨堡不以为意。全知其事，故攻劫之。安儿亦出民兵对垒，谓全曰："你是好汉，可与我妹挑打一番。若赢

时，我妹与你为妻。”全遂与酣战，终日无胜负，全忿且惭。适其处有丛筱，全令二壮士执钩刀，夜伏筱中。翌日再战，全佯北，杨逐之，伏者出，以刀钩止，大呼，全回马挟之以去。安儿乃领众备牛酒，迎归成姻，遂还青州，自是名闻南北。

时金人方困于敌，张介又从而招之，授以兵马，衣以红袍，号红袄军。嘉定十一年间，金人愈穷蹙。全因南附。乃与石珪、沈铎辈结党以来，知楚州应之纯遂纳之，累战功至副总管。明年，金主珣下诏招之，全复书有云：“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遂以轻兵往潍州，迁其父母兄嫂之骨葬于淮南，以誓不复北向。时山东已为鞑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张林出降，遂并献济、莒、沧、滨、淄、密等凡二府九州四十县，降头目千人，战马千五百匹，中勇军十五万人。闻于朝，遂以全为左武卫大将军、广州观察使、京东忠义军都统制、马步军副总管，特赐银、绢、缗钱等。

先是，贾涉知盐城县，以事忤淮漕，方信孺劾之，未报。涉廉知信孺阴遣梁昭祖航海致馈，以结李全，遂遣人捕得之，亟申于朝，方由是罢，涉召入为大理司直，未几，知楚州。时忠义军头目李先拳勇有胆气，且并领石珪、沈铎之军，李全深忌之。至是，极力挤先，涉遂以李先反侧闻于朝。于是召先赴密院审查，甫至都门，殿帅冯树宴之三茅观后小寨，命勇士扑杀之，于是全愈无忌惮矣。先既诛，涟水人情不安，头目裴渊等遂请石珪为帅于盱眙。制司大恐，遂令李全率万人以往，全惮珪，不敢动。制司无策，遂分其军为五。乃呼裴渊赴山阳禀议，责以专擅招珪，令密图之，以功赎罪。会鞑兵至涟水，珪亦自疑，遂杀渊以归鞑。

先是，权尚书胡榘，尝言全狼子野心，不可倚仗。及全获捷于曹家庄，擒金人伪驸马，乃作《濠梁歌》以谀之云：春残天气何佳哉，捷书夜自濠梁来，将军生擒伪驸马，敌兵十万冰山摧。何物轻猥挑胡羯，万里烟尘暗边徼，边臣玩寇不却攘，三月淮堧惊蹀血。庙谟密遣山东兵，李将军者推忠精，铁枪匹马首破阵，喑呜叱咤风云生。摧杀群妖天与力，虏丑成擒不容逸，失声走透虏鼓捶，犹截腾骧三百匹。防围健使催赐金，曹家庄畔杀胡林，游魂欲反定悬胆，将军岂知关塞深。君不见，往日蕲王邀兀术，围合狐跳追不得，夫人明日拜函封，乞罪将军纵狂逸。岂知李侯心胆麄，捕缚猘子才须臾。金牛走敌猛将有，泗州斩贼儒生无。宗社威灵人制胜，养锐图全无轻进，会须入汴缚鄅王，笳鼓归来取金印。既而涉以病归，遂以郑损继之。损与涉素不相成，幕中诸客惧损修怨，乃嗾李全申请，乞差真德秀、陈韡、梁丙知楚州。于是朝廷遂改损为四川制置，乃以知阁门事许国用徐本中例换授朝议大夫，再转为太府少卿知楚州。

国自是歘然，惧侪辈轻己。开阃之初，命管军以下皆执朝参之礼。时全已为保宁军节度使，前阃皆与抗礼。至是，幕府宋恭、苟梦玉等惧变，遂调停，约全拜于庭下，国答拜于堂上。议已定，及庭参，国乃傲然坐而受之，全大惭愤，竟还青州。至冬，国大阅两淮军马，全妻李姑姑者，欲下教场犒军，实求衅耳，幕府复调停力止。及淮西军回，人仅得交子五贯，乃尽以弓刀售之李军，而淮西军亦怨矣。未几，全将刘庆福自青来，谋以丁祭之夕作乱，以谋泄而止。既而制府出榜，以高显为词，指摘北军。庆福亦大书一榜，揭于其右，语殊不逊。次日，庆福开宴于万柳亭，游幕诸客及青州倅姚翀在焉。酒行方酣，忽报全至海州，促庆福北还。时国方纳谒，北军径自南门入，直趍制府。强勇军方解甲，望见北军，皆弃去，遂排大门而入。帐前亲兵欲御之，国乃大呼曰：“此辈不过欲多得钱绢耳。”方行喝犒，闻北军大喊登城，张旗帜，火已四起，飞矢如雨。国额中一箭，径趋避于楚台。北军劫掠府库，焚毁殆尽。国在楚台久之，使令姚翀求和。翀遂缒城而出，以直系书“青州姚通判”，以长竿揭之马前，往见李姑姑。李逊谢不能统辖诸军以致生变。姚遂请收军，李云：“只请制置到此商量，便可定也。”姚亟回报，则国已遁矣。次日，北军得国于三茅道堂，以小竹舆舁至李军。国不能发一语，复送还楚台，以兵环守，国遂死焉。文武官遇害者凡数十人。未几，全乃入吊，行慰奠礼，且上章自劾，朝廷不敢问也。遂进全为少保，而以大理卿徐希稷知楚州。

军变之先一日，苟梦玉已知其谋，亟告于国，国不以为然。至是，全得其告变之书，欲杀之，而梦玉已归滁。乃命数十骑邀于路而杀之。制府捐三千缗捕贼，而全亦捐五千缗，无状大率如此。希稷至楚，一意逢迎，全益以骄。

既而还青州，或传为金人所擒，或以为已死。刘琸乘时自夸以驱除余党。及丞相入其言，遂召希稷，而以琸为代，琸即以盱眙军马自随。中途所乘马无故而踣，琸怒，遂斩二濠寨官，人疑其非吉征也。琸初至，军声颇振，不数日，措置乖方。南、北军已相疑，适忠义军总管夏全自盱眙领五千人来。先是，全欲杀夏，琸为解免之，至是，琸留以自卫，且资其军以制全。然夏军素骄，时作过劫掠居民，琸乃捕为首数人斩之，犹未戢。乃札忠义都统权司张忠政权副都统，忠政辞不就。杨姑姑知之，遂呼忠政谋所以拒制司之策。忠政曰：“朝廷无负北军，夫人若欲忠政反，惟有死耳。”遂归家，令妻子自经，次焚告敕宝货于庭，然后自尽。

制司闻变，遂戒严。命夏全封闭李全、刘全、张林等府库，且出榜令北军限三日出城。是日，诸营搬移自东北门出。夏军坐门首搜检，凡金银妇女多攘取之。余皆疑惧不敢出，制司又从而驱逐之。有黑旗一对仅百人，乃北军之精锐者，坚不肯出。潜易衣装，与夏军混杂。南军欲注矢挥刃，则呼曰：“我夏太尉军也。”南军遂不疑之。至晡，大西门上火忽起，至

夜，遂四面纵火，杀害军民。琸遂命守子城，护府库。凡两日夜，军皆无火饭，饥困不复用命。夏全知事急，遂挺身入北军。李姑姑遂与夏剧饮，酒酣，泣曰："少保今不知存亡，妾愿以身事太尉，府库人马，皆太尉物也。本一家人，何为自相戕？若今日剿除李氏，太尉能自保富贵乎？"夏全感其说，乃阴与李军合，反戈以攻南军。琸屡遣人招夏议事，竟不至，乃以十万贯犒军求和。夏全乃令开一路，以马军二百卫送琸出大西门。星夜南奔，至宝应，已四鼓矣。从行官属惟余元廙、沈宣子，余悉死焉。夏军回至淮阴，乃为时青、令晖夹击，尽得所掳财物七巨艘。既至盱眙，范成、张惠闭门拒之，且就军中杀其母妻，于是夏全乃轻身北窜。刘琸遂移司于扬之堡寨，朝廷遂改楚为淮安州，命将作少监姚翀知州事。

时李全犹未还，王义深、国安用为权司。刘庆福与张甫谋就楚之淮河缚大浮桥。或告李姑姑以二人欲以州献金人，姑姑即遣人请姚翀议事，翀不获已而往，则大厅已设四果卓，余二客则庆福及甫也。庆福先至，姑姑云："哥哥不快，可去问则个。"谓李福也。时福卧于密室，凡迂曲数四乃至。庆福至榻前云："哥哥没甚事？"福云："烦恼得恁地。"刘觇福榻有剑出，稍心动，亟出，福急挥剑中其脑。既而甫至，于外呼云："总管没什事否？"福隐身门左，俟其入，即挥剑，又仆之，福遂携二首以出，乃大张乐剧饮。姚遂揭榜，以刘、张欲谋作逆，密奉朝旨已行诛戮，乃闻于朝。李福增秩，姑姑赐金，进封楚国夫人。未几，福复以预借粮券求衅，遂召北军入城，官民死者甚众，姚翀赖国安用匿之而免。于是朝廷诸阃各主剿除分屯之说，久之不决。既而盱眙守彭忳乃遣张惠、范成入淮安，说国安用令杀李福及李姑姑。未几，李福就戮，而姑姑则易服往海州矣。

其后分屯之说已定，而江阃所遣赵灊夫剿杀之兵适至。北军怒为张、范所卖，欲杀之，二人遂遁去。国安用追至盱眙，彭忳宴之，方大合乐，忽报军变，始知张、范已献盱眙于北矣，彭忳遂为所擒。

既而李全至楚，揭榜自称山东、淮南行省，于是尽据淮安、海州、涟水等处。先是，全遣张国明入朝禀议，嫚书至，朝廷未有以处之。会时青亦遣人至，国明遂遣人报全，全遂杀青。国明极言李全无它意，朝廷遂遣赵拱奉两镇节钺印绶以往。而江阃乃遣申生结全帐下谋杀之，事觉，全囚申生，以其事上于朝。盖全时已有叛志矣。会盐城陈遇谋于东海截夺全青州运粮之船，全由是愈怒，遂兴问罪之师。首攻海陵，守臣宋济迎降，遂进围扬州。朝廷始降诏削夺全官爵，住给钱粮，会诸路兵诛讨，然战多不利，内外为之震动。是时全合诸项军马，并驱乡民二十余万，一夕筑长围数十里，围合扬之三城，为必取之计。会元夕，欲示闲暇，于城中张灯大宴，全亦张灯于平山堂中。夜，全乘醉引马步极力薄城，赵范命其弟葵领兵出城迎战，至三鼓，胜负未决。葵先命李虎、丁胜同持兵塞其瓮门。至是，全欲还，而门已塞，进退失据，且战且退，遂陷于新塘，由是各散去。次日于沮洳乱尸中，得一红袍而无一手指者，乃全也（先是全投北，尝自断一指，以示不复南归）。时绍定四年正月。后三日，北军悉遁，制府露布闻于朝，遂乘胜复泰之盐城。后三月，淮南诸州北军皆空城而去矣。其雏松寿者，乃徐希稷之子。贾涉开阃维扬日，尝使与诸子同学。其后全无子，屡托涉祝之。涉以希稷向与之念，遂命与之，后更名璮云。（刘子澄尝著《淮东补史》，纪载甚详。然余所闻于当时诸公，或削书所未有者，因摭其概于此，以补刘氏之阙文云。）

王公衮复仇

王宣子尚书母，葬山阴狮子坞，为盗所发。时宣子为吏部员外郎，其弟公衮待次乌江尉，居乡物色得之，乃本村无赖嵇泗德者所为。遂闻于官，具服其罪，止从徒断，黥隶他州，公衮不胜悲愤。时犹拘留钤辖司，公衮遂诱守卒饮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断贼首，朝复提之自归有司。宣子亟以状白堂，纳官以赎弟罪。事下给舍议，时杨椿元老为给事，张孝祥安国兼舍人，书议状曰："复仇，义也。夫仇可复，则天下之人，将交仇而不止，于是圣人为法以制之。当诛也，吾为尔诛之；当刑也，吾为尔刑之。以尔之仇，丽吾之法。于是凡为人子而仇于父母者不敢复，而惟法之听，何也？法行则复仇之义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是僇尸也。父母之仇，孰大于是？佐、公衮得贼而辄杀之，义也，而莫之敢也，以为有法焉。律曰：'发冢开棺者、绞。'二子之母，遗骸散逸于故藏之外，则贼之死无疑矣。贼诚死，则二子之仇亦报，此佐、公衮所以不敢杀之于其始获，而必归之吏也。狱成而吏出之，使贼阳阳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夫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杀也，盖不敢以私义故乱法。今狱已成矣，法不当死，二子杀之，罪也；法当死，而吏废法，则地下之辱，沈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之子者，尚安得自比于人也哉！佐有官守，则公衮之杀是贼，协于义而宜于法者也。《春秋》之义，复仇。公衮起儒生，尪羸如不胜衣。当杀贼时，奴隶皆惊走，贼以死捍，公衮得不死，适耳。且此贼掘冢至十数，尝败而不死，今又败焉，而又不死，则其为恶，必侈于前。公衮之杀之也，岂特直王氏之冤而已哉！椿等谓公衮复仇之义可嘉，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弟佐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罚宜如律。"诏："给舍议是。"

其后，公衮于乾道间为敕令所删定官。一日，登对。孝宗顾问左右曰："是非手斩发冢盗者乎？"意颇喜之。未几，除左司。

公衮为人癯甚。王龟龄尝赠诗有云："貌若尪羸中甚武"者，盖纪实也。

富春子

宝庆间，有孙氏子名守荣，善风角鸟占，其术多验，号富春子。薄游霅上，闻谯楼鼓角声，惊曰："旦夕且有变，而土人当有典郡者。"适见富公王元春，因贺之曰："旦夕乡郡之除，必君也。"王以为诞。越两月，而潘丙作乱，王果以告变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后登史卫王之门，颇为信用。一日，闻鹊噪，史令占之，云："来日晡时，当有宝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关，必有所碍，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为贡，为阍者迟留，质之于府而后纳。史尝得李全书，置之袖间，未启也。因扣云："吾袖中书，所言何事?"对曰："假破囊二十万耳。"剥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后以他故，黥至远郡死焉。后未见有得其术者。

王宣子失告命

辇毂之下，政先弹压，然一智不足以胜众奸。王佐宣子虽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极高，寿皇深喜之。尹临安日，禁戢群盗甚严，都城肃然。既而以治办受赏增秩，告命甫下，置卧内，旦起忽失之。宣子知为所侮，略不见之辞色。他日奏事毕，从容以白上曰："鼠辈恶臣穷其奸，故为是以沮臣尔。"上曰："何以处之?"对曰："臣若张皇物色，正堕其计中，惟有置之不问。异时从吏部求一公据足矣，今未敢请也。"上称善。

配盐幽菽

昔传江西一士，求见杨诚斋，颇以该洽自负。越数日，诚斋简之云："闻公自江西来配盐幽菽，欲求少许。"士人茫然莫晓，亟往谢曰："某读书不多，实不知为何物?"诚斋徐检《礼部韵略》豉字示之，注云："配盐幽菽也。"然其义亦未可深晓。《楚辞》曰："大苦咸酸辛甘行。"说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调以咸酢椒姜饴蜜，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然古无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芜荑盐豉"。《史记·货殖传》有"蘖曲盐豉中答"。《三辅决录》曰："前对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筒。"盖秦、汉以来始有之。

疽阴阳证

族伯临川推官，平生以体孱气弱，多服乌附、丹砂。晚年疽发背，其大如扇，医者悉归罪于丹石之毒，凡蓁粉、羊血解毒之品，莫不遍试，殊不少损。或以后市街老祝医为荐者，祝本疡医，然指下极精。诊脉已，即云："非敢求异于诸公，然此乃极阴证。在我法中，正当多服伏火朱砂及三建汤，否则，非吾所知也。"诸子皆有难色，然其势已殆，姑尝试一二小料。而祝复俾作大剂，顿服三日后，始用膏药敷贴，而丹砂、乌附略不辍口，余半月而疮遂平。凡服三建汤二百五十服，此亦可谓奇工矣。

洪景卢所载，时康祖病心痔，用圣惠方治腰痛，鹿茸、附子药服之而差。又福州郭医用茸，附医漏痔疾，皆此类也。盖痈疽皆有阴阳证，要当一决于指下，而今世外科往往不善于脉，每以私意揣摩，故多失之，此不可不精察也。

陈周士

祸福报应之说，多傅会传讹，未可尽信。今有乡曲目击晓然一事，著之于此，以为世戒。陈周士造，直斋侍郎振孙之长子，登第为嘉禾倅，摄郡。一日，宴客于月波楼。有周监酒者勇爵，代庖于此，乃赵与篆德渊之隶。是日，适以小舟载客薄游，初不知郡将之在楼也。周士适顾见，周急舣棹趋避。周士令询之，知为周也，怒形于色曰："某不才，望轻，遂为一卒相侮如此。"乃捃摭其数事，作书达之于赵，备言赃滥过恶。时赵守吴，即日遣逮，决脊编置，仍押至嘉禾示众。时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暴之烈日中，疮血臭腐，数日而死。临危叹曰："陈通判屈打杀我，当诉之阴府矣。"时宝祐丙辰季夏也。是岁十二月，周士疽发背而殂。吁！可畏哉!

秀王嗣袭

秀安僖王，寿皇本生父也。用濮安懿王故事，以子孙嗣袭。安僖薨，子伯圭嗣，是为崇王，谥宪靖。长孙曰师夔，早卒，师揆嗣，是为澧王。师垂、师禹皆先卒，师禹嗣，是为和王。师皋又卒。师岩，宝庆元年自知庆元府入嗣，未朝谢而薨，是为永王。师弥以宝庆三年嗣，至宝祐六年，历三十一年而后薨，是为润王。次师贡，先薨。曾孙希字行，亦皆先亡。至景定二年，元孙与泽以浙西仓归班袭嗣，至咸淳七年薨，是为临海郡王。其次与訔先卒。是岁冬，与泽以知全州换授吉州刺史，主奉香火。其间以傍宗入继者，盖十居五六焉。

卷 十

古今左右之辨

南人尚左，北人尚右，或问孰为是? 因考其说于此，与有识者订之。

《檀弓》郑氏注云："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老子》亦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河上公注："左，生位也；右，阴道也。"《礼正义》："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载右畔。"《士虞礼》："凶事载左畔，吉祭载右畔。从地道尊右，凶事载左畔，取其反吉也。"《老子》又曰："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河上公注："卑而居阳，以其不专杀，尊而居左，以其主杀也。"吴世杰《汉书刊误》云："凶事尚右，孔子有娣之丧之事也。"《礼》："乘君之乘

车，不敢旷左。”注谓：“车上贵左，乘车则贵左，兵车则贵右。乘车，君在左，御者在中。兵车，君在中，御者在左。”《少仪》论乘兵车云：“军尚左。”《疏》云：“军将尊，尚左。”按《老子》“上将军处右，偏将军处左”，非指车同言也。《左传》：“韩厥代御，居中。”杜注：“自非元帅，御皆在中，将在左。”乃知兵车惟君及元帅然后尚右，其余军将亦尚左而已。

按古人主当阼，以右为尊而逊客，而己居左，则左非尊位也。后世以左为主位，而贵不敢当，则以左为尊也。如魏无忌迎侯生，而虚车左，何也？地道阴道尚右，故后世之祀，以右为上，今宗庙亦然。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考张平子赋亦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左传》载：“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天子所左，寡君亦左之。”则以右为助之重且大者。汉右贤左戚。他如左官，左迁，又皆以左为轻。或谓左手足不如右强，故论轻重者，必重右而轻左。（汉制尚右，详见《班史》）

《史记》多误

班孟坚《汉书》，大抵沿袭《史记》，至于季布、萧何、袁盎、张骞、卫霍、李广等赞，率因《史记》旧文稍增损之（《张骞赞》，即《史记·大宛传》后）。或有全用其语者，前作后述，其体当然。至如《司马相如传赞》，乃固所自为，而《史记》乃全载其语，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迁在武帝时，雄生汉末，亦安得谓“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哉？诸家注释，皆不及之。又《公孙弘传》，载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徐广注谓“后人写此以续卷后”，然则相如之赞，亦后人剿入，而误以为太史公无疑。

至若《管仲传》云“后百余年有晏子”，《孙武传》云“后百余岁有孙膑”，《屈原传》云“后百余年有贾生”，皆以其近似类推之耳。至于《优孟传》云“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而《淳于髡传》亦云“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何邪？殊不思优孟在楚庄王时，淳于髡在齐威王时。楚庄乃春秋之世，齐威乃战国之时，谓前百余年楚有优孟可也，今乃错谬若此。且先传髡而后叙孟，其次序晓然，谓之非误，可乎？

文章相类

李德裕《文章论》云：“文章当如千兵万马，风恬雨霁，寂无人声。”黄梦升《题兄子庠之辞》云：“子之文章，电激雷震，雨雹忽止，阒然泯灭。”欧公喜诵之，遂以此语作《祭苏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龙蛇，风云变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雳轰车。人有遭之，心惊胆破，震汗如麻。须臾霁止，而四顾山川草木，开发萌芽。子于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东坡《跋姜君弼课策》亦云：“云兴天际，歘然车盖，凝卢未舜，弥漫霮䨴。惊雷出火，乔木糜碎，殷地爇空，万夫皆废。溜练四坠，日中见沫，移晷而收，野无完块。”张文潜《雨望赋》云：“飘风击云，奔旷万里，一蔽率然如百万之卒赴敌骤战兮，车旗崩腾而矢石乱至也。已而余飘既定，盛怒已泄，云逐逐而散归，纵横委乎天末。又如战胜之兵，整旗就队，徐驱而回归兮，杳然惟见夫川平而野阔。”皆同此一机括也。

杨太后

慈明杨太后养母张夫人善声伎。随夫出蜀，至仪真长芦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适出见之，知其女当贵。因招其父母饭，语之故，且勉之往行都，当有所遇。以无资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导之入慈福宫，为乐部头。后方十岁，以为则剧孩儿。宪圣尤爱之，举动无不当后意。有嫉之者，适太皇入浴，侪辈俾服后衣冠为戏，因谮之后。后笑曰：“汝辈休惊，他将来会到我地位上在。”其后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内宴，因以为赐，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寿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孙。美其冠于后庭，俾之见于内殿。”盖纪实也。既贵，耻其家微，阴有所遗，而绝不与通。密遣内珰求同宗，遂得右庠生严陵杨次山以为侄。既而宣召入见，次山言与泪俱，且指他事为验，或谓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归姓杨氏焉。次山随即补官，循至节钺郡王云。（长芦僧事与章献玉泉事绝相类）

脱靴返棹二图赞

牟存叟端明守当涂日，郡圃有脱靴亭，以谪仙采石得名，存叟绘以为图。又以山谷崇宁初守当涂，方九日而罢，盖坐尝作《荆州承天院塔记》，转运判官陈举承执政赵挺之风旨，摘其间数语以为幸灾谤国，除名谪宜州，遂作《返棹》一图以为对。各系以赞，未几流传中都。时相丁大全、内侍董宋臣闻而恶之，遂捃摭其在郡日馈遗过客钱酒等物，并指为赃。下所居郡，监逮甚严。自此朝绅结舌，驯致开庆之祸焉。

二赞削稿久矣，余偶得之。《脱靴》云：“锦袍兮乌帻，神清兮气逸，凌轹兮万象，麾斥兮八极。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为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宝之嬖幸欤？疏擿词章，浸润宫掖。吾观脱靴之图，未尝不嫉小人之情状，而伤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躅兮，霍神龙之不可以羁绁。矧富贵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戚也。”

《返棹》云：“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肃，孤骞兮风雅，唾视兮爵禄。我思古人，伊黄山谷。曷为使之六年夔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绍之朋党欤？组织寺记，指摘实录。吾观返棹之图，未尝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报复。惟公之高风兮，渺惊鸿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犹虚舟兮，其去来又何所荣辱也。”

予尝谓山谷初以言语掇祸，公又以山谷得罪，是殆有数。然清名照映于二百年间，士之生世，亦何惮

而不为君子哉!

轻容方空

纱之至轻者，有所谓轻容，出唐《类苑》云："轻容，无花薄纱也。"王建《宫词》云："嫌罗不着爱轻容。"元微之有寄白乐天白轻容，乐天制而为衣。而诗中容字乃为流俗妄改为庸，又作榕，盖不知其所出。《元丰九域志》："越州岁贡轻容纱五匹"是也。

又有所谓方空者。《汉元帝纪》："罢齐三服官。"注云："春献冠帻，纚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师古曰："纚与纚同音山尔反，即今之方目纱也。"又后汉建初二年，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纨，素也。冰，言色鲜洁如冰。《释名》曰："縠绶方空者，纱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纱也。纶如絮而细，吹者，言吹嘘可成此纱也。"荆公诗云"春衫犹未着方空"者是也。

二纱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范公石湖

文穆范公成大，晚岁卜筑于吴江盘门外十里。盖因阖闾所筑越来溪故城之基，随地势高下而为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盖太湖之一派，范蠡所从入五湖者也，所谓姑苏前后台，相距亦止半里耳，寿皇尝御书"石湖"二大字以赐之。公作《上梁文》，所谓"吴波万顷，偶维风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筑湖山之欢"者是也。又有北山堂、千岩观、天镜阁、寿乐堂，他亭宇尤多。一时名人胜士，篇章赋咏，莫不极铺张之美。

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国，过吴，范公招饮园中。夜分，题名壁间云："吴台、越垒，距门才十里，而陆沉于荒烟蔓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创别墅，登临得要，甲于东南。岂鸱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閟绝景，须苗裔之贤者，然后享其乐邪?"为击节，而前后所题尽废焉。

多 蚊

吴兴多蚊，每暑夕浴罢，解衣盘礴，则营营群聚，噆嘬不容少安，心每苦之。坡翁尝曰："湖州多蚊蚋，豹脚尤甚。"且见之诗云："飞蚊猛捷如花鹰。"又云："风定轩窗飞豹脚。"盖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旧传崇王入侍寿皇，圣语云："闻湖州多蚊，果否?"后侍宴，因以小金盒贮豹脚者数十枚进呈。盖不特著名，亦且尘乙览矣。

盖蚊乃水虫所化，泽国故应尔。闻京师独马行街无蚊蚋，人以为井市灯火之盛故也。吴兴独江子汇无蚊，旧传马自然尝泊舟于此所致。故钱信《平望蚊》诗云："安得神仙术，试为施康济，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汇。"然余有小楼在临安军将桥，面临官河，污秽特甚。自暑徂秋，每夕露眠，寂无一蚊，过此仅数百步，则不然矣，此亦物理之不可晓者。渡淮蚊蚋尤盛，高邮露筋庙是也。孙公《谈圃》云："泰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烟薰之，方少退。有一厅吏醉仆，为蚊所嗜而死。世传范文正诗云："饱似樱桃重，饥如柳絮轻，但知从此去，不要问前程。"即其地也。闻大河以北，河水一解，如云如烟。若信、安、沧、景之间，夏月牛马皆涂之以泥，否则必为所毙。

按《尔雅》："鹕、蟁母，一名蚊母，相传此鸟能吐蚊。"陈藏器云："其声如人呕吐，每吐辄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补》称："江东有蚊母鸟，亦谓之吐蚊鸟。夏夜则鸣吐蚊于丛苇间，湖州尤甚。"又曰："端新州有鸟，类青鵁而嘴大。常于池塘捕鱼，每一鸣，则蚊群出其口，亦谓之吐蚊鸟，又谓之鹕；然以其羽为扇，却可辟蚊。岭南又有蚊子木，实如枇杷，熟则自裂，蚊尽出而实空。塞北又有蚊母草者，其说亦然。"《淮南子》曰："水虿为蟌，孑孓为蟁，兔齧为蟹。物之所为，出于不意，弗知者惊，知者不怪。"

今孑孓，污水中无足虫也，好自伸屈于水上，见人辄沉，久则蜕而为蚊，盖水虫之所变明矣。东方朔隐语云："长喙细身，昼亡夜存，嗜肉恶烟，为指掌所扪。"若生草中者，吻尤利，而足有文彩，号为豹脚。又其字或从昏，志其时也，又为闽，以虫之在门中也。《说文》曰："秦谓之蜹，楚谓之蚊。"《夏小正》云："丹鸟，萤也。羞白鸟，谓萤以蚊为粮云。"

然则育蚊者非一端，固不可专归罪于水也。因萃数说，戏为吾乡解嘲。（孑，俱折反；孓，勿二反）

俞侍郎执法

吾乡前辈俞且轩侍郎，善墨戏竹石，盖源流射泽而自成一家，逮今为人宝重。然人知其能画，而不知其为人，因书其概于此。

侍郎名澄字子清，用伯祖阁学侯（字居易）恩入仕，中刑法科。短小精悍，清谈简约，乐易无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其为福建检法，陈应澄丞相帅三山，治盗过严，一日，驱数十囚欲投诸海。澄白其长曰："朝廷有宪部而郡国无宪台，可乎?"力争之，因命阅实。遂为区别戮者、黥者各若干。陈始怒而后喜其有守，悉从之，且荐以京削。为刑部郎日，有乡豪素以侠称，为时所畏。杀人诿罪其奴。狱上，驳之，请自鞫豪，因得其直。光宗壮之，即日除大理少卿，然竟为豪挤去。又常德有舟艄程亮，杀巡检宋正国一家十二口，累岁始获，乃在宁庙登极赦前，吏受其赂，欲出之。澄奏援太祖朝戮范义超故事，以为杀人于异代，既更开国大霈，犹所不赦，况亮乎？于是遂正典刑，他可纪者尚多。后权刑部侍郎，以侍制致仕，家居十年乃终，年七十八。且轩，其自号也。俞氏自退翁起家，未七十而纳禄者，至澄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园池、琴书、歌舞之乐，乡曲荣之。后余得竹石二纸于故家，叶如黍米，石亦奇润，自成一家。上题印曰"居易戏作"，盖阁学侯所为也。因知

子清戏墨有所来，此亦人所未知者，因并表而出之。

尹惟晓词

梅津尹涣惟晓未第时，尝薄游苕溪籍中，适有所盼。后十年，自吴来霅，舣舟碧澜，问讯旧游，则久为一宗子所据，已育子，而犹挂名籍中。于是假之郡将，久而始来。颜色瘁赧，不足膏沐，相对若不胜情。梅津为赋《唐多令》云："蘋末转清商，溪声供夕凉。缓传杯，催唤红妆。焕绾乌云新浴罢，拂地水沉香。　歌短旧情长，重来惊鬓霜。怅绿阴，青子成双。说着前欢佯不采；飏莲子，打鸳鸯。"数百载而下，真可与杜牧之"寻芳较晚"之为偶也。

都　厕

《刘安别传》云："安既上天，坐起不恭。仙伯主者，奏安不敬，应斥。八公为安谢过，乃赦之，谪守都厕三年。"半山诗云："身与仙人守都厕，可能鸡犬得长生？"然则都厕者，得非今世俗所谓都坑乎？

然厕字亦有数义。《说文》云："圂、厕也，圊也。"《庄子·庚桑楚篇》："适其偃。"注云："偃，屏厕也。屏厕则以偃溲。"《仪礼·既夕礼》："甸人筑冷坎，隶人涅厕、塞厕。"《万石君传》："建为郎中，每五日归谒亲，切问侍者，取亲中裙厕牏，身自浣洗。"孟康注曰："厕，行清；牏，行中受粪函也。"

他如：晋侯食麦，胀如厕，陷而卒。赵襄子如厕，心动，执豫让。高祖如厕，心动，见柏人。金日磾如厕，心动，擒莽何罗。范睢佯死置厕中。李斯如厕见鼠。贾姬如厕逢彘。陶侃如厕见朱有。刘寔、王敦并误入石崇厕。郭璞被发厕上。刘和季厕上置香炉。沈庆之梦卤簿入厕中。崔浩焚经投厕中。钱义厕神。李赤厕鬼。文类甚多，皆为溷厕之厕无疑。

而《汲黯传》："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见之。"音训则谓床边为厕。《张敞传》："孝文皇帝居霸陵，比临厕。"服虔注曰："厕、侧临水。"韦昭则曰："高岸狭水为厕。"《张释之传》："从行至霸陵，上居外临厕。"师古注亦曰："岸之边侧也。"因并考著于此云。

敬岩注《唐书》

王元敬大卿伀，强直自遂，不轻许可，尝注《唐书》，自以为人莫能及。括苍老士某者，深于史学，亦尝增注《唐书》，因携以求正焉。王读至建成、元吉之事，遽笑云："建成，储君也，当以弑书，岂得谓杀？此书殊未然。"遂掷还之。某士者大不平，徐起答之曰："杀兄之字，盖本《孟子》'象日以杀舜为事'，今卿弑兄之字，出于何书？"王仓卒无以为对。是知文字未可以轻訾议也。

黄子由夫人

黄子由尚书夫人胡氏，与可元功尚书之女也。俊敏强记，经史诸书略能成诵。善笔札，时作诗文亦可观。于琴奕写竹等艺尤精，自号惠斋居士，时人比之李易安云。

时赵师睪从善知临安府，立放生池碑于湖上，高文虎炳如内翰为之作记，误书"鸟兽鱼鳖，咸若商历以兴"。既以锓石分送朝行，夫人一诵，即知其误。会炳如以藏头策题得罪多士，而从善又以学舍张盖殴人等，尝断其仆。诸士既闻其事，遂作小词讥诋之："作为夏王道不是商王，这鸟兽鱼鳖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误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窃物以逃，捕得之，送临安府。从善衔之，遂鞫其婢，指言主母平日与奕者郑日新通（郑、越人，世号越童），所失物乃主母与之耳，因逮郑系狱黥之。未几，子由以帷薄不修去国。事之有无固不可知，而从善之用心亦薄矣。

后十余年，从善死，其子希苍亦死。其妇钱氏茕处，独任一仆干主家事。有老仆知其私，颇持之。钱氏与干者欲灭其口，遂以他事系官，竟毙于狱，且擅焚之。未几，仆家声其冤于宪台。时林介持宪节方振风采，遂逮钱氏于庭，经营巨援，仅尔获免，而干者遂从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报复之理，昭昭不容掩也如此。

洪景卢自矜

洪景卢居翰苑日，尝入直，值制诏沓至，自早至晡，凡视二十余草。事竟，小步庭间，见老叟负暄花阴。谁何之？云："京师人也，累世为院吏，今八十余，幼时及识元祐间诸学士，今子孙复为吏，故养老于此。"因言："闻今日文书甚多，学士必大劳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余制，皆已毕事矣。"老者复颂云："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洪矜之云："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老者复首肯咨嗟曰："苏学士敏捷亦不过如此，但不曾检阅书册耳。"洪为赧然，自恨失言。尝对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

吴郡王冷泉画赞

庄简吴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寿特亲爱之，入宫，每用家人礼。宪圣常持盈满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练衣，芒鞋筇杖，独携一童，纵行三竺、灵隐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游人望之，俨如神仙，遂为逻者闻奏。次日，德寿以小诗召之曰："趁此一轩风月好，橘香酒熟待君来。"令小珰持赐，王遂亟往。光尧迎见，笑谓曰："夜来冷泉之游，乐乎？"王恍然顿首谢。光尧曰："朕宫中亦有此景，卿欲见之否？"盖垒石疏泉，像飞来香林之胜。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画，乃图庄简野服濯足于石上，且御制一赞云："富贵不骄，戚畹称贤。扫除膏粱，放旷林泉。沧浪濯足，风度萧然。国之元舅，人中神仙。"于是尽醉而罢，因以赐之，亦可谓戚畹之至荣矣。画今藏其曾孙洁家，余尝见之。

绢 纸

坡翁尝醉中为河阳郑倅书，明日视之，纸乃绢也，遂自题于后云："古者本谓绢纸，近世失之云。"盖古人多以绢为纸，乌丝栏乃织成为卷而书之。所谓玺纸者，亦以玺为纸也。按《蔡伦传》云："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乃用木肤麻皮等。"

隋《修文殿御览》，载晋人藏书数，有白绢草书、白绢行书、白锻绢楷书之目。又魏太和间，博士张揖上《古今字帖》，其《巾部》辨纸字云："今世其字从巾。盖古之素帛，依旧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垒，即名蟠纸，故字从糸，此形声也。蔡伦以布捣剉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而糸、巾则殊也。"卢仝《茶歌》有"白绢斜封三道印"之句，岂以绢书之邪?

谈重薄命

吴兴人谈重元鼎少领乡荐不第，晚就南廊，更数试，复不入等。章文庄兄弟皆与之同舍。嘉定戊辰，文庄兄弟在朝，谈入京将更试，请曰："二兄何以授我?"乃相与作备对数十付。已而文庄入为考官，得谈卷甚喜。所批稍高，编排当在上二等。已而曰："名器不可以故人私之，但使脱助教足矣。"于是稍移向下。既而算计四等，合放若干，而谈之名适在末等之首，竟垂翅而归。一文学之微，造物亦靳之耶?

椰酒菊酒

今人以椰子浆为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酿酒。唐殷尧封《寄岭南张明府》诗云："椰花好为酒，谁伴醉如泥。"

九日菊酒，以渊明采菊，白衣送酒得名。而不知《西京杂记》所载菊花酒法，以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秫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此皆目前之事，而未有言者，何也?

《混成集》

《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余。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只大曲一类凡数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谱无词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尝闻紫霞翁云，幼日随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内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极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数声，真有驻云落木之意，要非人间曲也。又言："无太皇最知音，极喜歌。木笪人者，以歌《杏花天》，木笪遂补教坊都管。"

间忆旧事，因书之以遗好事者，盖二曲皆今人所罕知云。

明真王真人

王妙坚者，本兴国军九宫山道姬也。居常以符水咒枣等术行乞村落，碌碌无他异。既而至杭，多游西湖两山中。一日，至西陵桥茶肆少憩，适其邻有陈生隶职御酒库。其妻适见之，因扣以妇人头脂（音腻）不可疏者，还可禳解否?姬曰："此特细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烧竹沥投之，且为持咒，俾之沐发。盖是时恭圣杨后方诛韩，心有所疑，而发脂不解，意有物出示，以此遍求禳治之术。会陈妻以油进，用之良验，意颇神之，遂召妙坚入宫，赐予甚厚，日被亲幸。且为创道宇，赐名明真，俾主之，累封真人。

同时有黄冠易如刚者，嗜酒夸诞，薄知其事，欲以奇动。于是以黄绢方丈帛书大符以进。后大喜，赐予亦渥，后住太乙东宫。

牙

《诗》曰："王之爪牙。"故军将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约束，禀进退，悉趋其下。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曰牙。缘是从卒为牙中兵，武吏为牙前将。俚语误转为衙。

《珩璜论》云："突厥畏李靖，徙牙于碛中。牙者，旗也。"《东京赋》："竿上以牙饰之，所以自表识也。太守出有门旗，其遗法也。"后人遂以牙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则建旗之义。或以衙为廨舍，儿子为衙内。《唐韵》注："衙，府也。"亦讹。

武德元年，宇文化及下牙，方敢启状。《释文》："牙，旗名也，军中所建。"高保勖病，召衙内指挥使梁延副；衙内，盖官称耳。唐谓前殿为正衙，岂亦以卫仗建旗而名邪?

字 舞

州郡遇圣节锡宴，率命猥妓数十群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殊为不经。而唐《乐府杂录》云："舞有字，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王建《宫词》云："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则此事由来久矣。

卷十一

黄德润先见

黄洽德润事阜陵为台谏，执政未尝有大建明，或讥其循默。淳熙末，上将内禅。一日，朝退，留二府赐坐，从容谕及倦勤之意，诸公交赞，公独无语。上顾曰："卿以为何如?"对曰："皇太子圣德，诚克负荷。顾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圣虑。"上愕然色变。公徐奏："陛下问臣，臣不敢自默。然臣既出此语，自今不得复觐清光，陛下异日思臣之语，欲复见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以大资政知潭州。

后寿皇在重华宫，每抚几叹曰："悔不用黄洽之言。"或至泪下。

谱牒难考

欧公著族谱，号为精密。其言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为吉州刺史，当唐末，黄巢陷州县，率州民捍贼，乡里赖以保全，琮以下谱亡。自琮八世生万，为安福令，公为安福九世孙。

以是考之，询在唐初，至黄巢时，几三百年，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才百四十五年，乃为十六世，恐无是理。后世谱牒散亡，其难考如此。欧阳氏无他族，其源流甚明，尚尔，矧他姓邪？

滕茂实

滕茂实字秀颖，吴人（国史作杭州人）。初名祼，登政和第，徽宗改赐今名。靖康初，以太学正兼明堂司令，与路允迪、宋彦通奉使金国，割三镇。太原寻奉密诏，据城不下，金人怒之，囚于云中。渊圣北迁，茂实冠裳迎谒，拜伏号泣，请侍旧主俱行。不从，且诱之曰："国破主迁，所以留公者，盖将大用。"遂留之雁门。

先是，自分必死，遂嘱友人董诜以奉使黄幡裹尸而葬，且大书九篆字云："宋使者东阳滕茂实墓。"复作诗，自叙云："茂实奉使无状，不复返父母之邦，所当从其主以全臣节。或怒而与之死，幸以所杖幡裹其尸，及以所篆九字刊之石，埋之台山寺下，不必封树。盖昔年病中，尝梦游清凉境界，觉而病愈，恐亦前缘。今预作哀辞，几于不达，方之渊明则不可，若苏属国牧羊海上，而五言之作，始敢援此例云。"诗曰："齑盐老书生，缪列王都官，索米了无补，从事敢辞难。殊怜复盟好，仗节来榆关，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漫漫。俭辈果不惜，一往何当还。牧羊困苏武，假道拘张骞。流离念窘束，坐阅四序迁，同来悉已归，我独留塞垣。形影自相吊，国破家亦残，呼天竟不闻，痛甚伤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叹安得欢，波澜卷大厦，一木难求安。就不违我心，渠不汙我颜。昔燕破齐土，群臣望风奔，王蠋独守节，齐人有甘言。经首自绝脰，感慨今昔闻，未尝食齐禄，徒以老为民。况我禄数世，一死何足论，远或没江海，近或死朝昏。敛我不须衣，裹尸以黄幡，题作宋臣墓，篆字当深刊。我室年尚少，儿女皆童顽，四海无置锥，飘流倍悲酸。谁当给衣食，使不厄饥寒。岁时一酹我，犹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异乡寄沉冤。他时风雨夜，草木号空山。"

后竟以忧愤成疾殂。北人哀其忠，为之起墓雁门山，岁时致祭焉。

所记张浮休之弟确，尝为乌延帅幕，独不庭谒。童贯及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皆可以补史阙。

后董诜自拔归南，上所为诗，赠直龙图阁。国史虽有本传，甚略，且无其诗并叙，与此亦少异。余访之北方记录，得其实焉。

何宏中

何宏中字廷远，先世居雁门。父子寄，守武州宣宁尉，殁王事。宏中，宣和元年武举，廷对第二名，调滑州韦城尉。汴京被围，独韦城不下。后为河东、河北两路统制。接应副使武汉英守银冶路，立山寨七十四所。汉英战死，宏中坚守，以粮尽被擒。金人怜其忠，授以官，廷远投牒于地曰："我尝以此物诱人出死力，若辈乃欲以此吓我邪?"囚西京狱。久之，免为黄冠，自号通理先生。起紫微殿，迁徽宗、东华君御容以事之。所著有《成真》、《通理》二集。正隆四年病殁，临终有诗云："马革盛尸每恨迟，西山饿死亦何辞，姓名不到中兴历，自有皇天后土知。"其志亦可哀矣！国史乃失其传焉。

姚孝锡

姚孝锡字仲纯，丰县人，登宣和六年第，调代州兵曹。金人寇雁门，州将恇怯议降，孝锡竟投床大鼾，不与其议。既得脱去，遂往五台薄移疾不仕，因家焉，时年三十九。治生积粟至数万石，遇饥岁，尽出以赈贫乏，乡人德之。所居正据五台之胜，亭榭数十座，花竹百亩。中岁，尽以家事付诸子，日与宾朋放浪山水诗酒间，自号醉轩。至八十三乃终，有集号《鸡肋》。《有题滕茂实祠》云："本期苏、郑共扬镳，不意芝兰失后凋，遗老秪今犹涕泪，后生无复识风标。西陉雁度霜前塞，滹水樵争日暮桥，追想平生英伟魄，凌云一笑岂能招。"七言如"节物后先南北异，人情冷暖古今同"；"久客交情谙冷暖，衰年病骨识阴晴"；"玄晏暮年常抱病，子山终日苦思归"；"深林有兽鸟先噪，废圃无人泉自流"；"食贫岂复甘秦炙，客病空怀奏楚音"；五言如"岸涨鱼吹沫，山空石转雷"；"谷虚生地籁，境寂散天香"。皆佳句也。

蜀娼词

蜀娼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放翁客自蜀挟一妓归，蓄之别室，率数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颇疑之。客作词自解，妓即韵答之云："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或谤翁尝挟蜀尼以归，即此妓也。

又传一蜀妓述送行词云："欲寄意，浑无所有，折尽市桥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将放船楚江口。后会不知何日又，是男儿，休要镇长相守。苟富贵无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亦可喜也。

桤木

杜诗《乞桤木》诗无音，或读作岂，而韵书亦无此字。集中又有"桤林碍日吟风叶"，郑氏注曰："五来反。"若然，当作杲字。

余尝见陈体仁端明云："见前辈读若敧韵。"颇以为疑，后见《剑南》诗有："著书增木品，搜句觅桤栽。"又荆公诗云："濯锦江边木有桤，小园封植伫华滋。"益信敧音为然。

桤，惟蜀有之，不才木也，或谓即榕云。

办 章

《毛诗·采菽》："平平左右。"《毛氏传》曰："平平，办治也。"《正义》云："《尧典》'平章百姓'，《书传》作'办章'，则平、办义通。"《读诗记》引《荀子》云："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办之极也。《诗》云：'平平左右。'"

今考书传，不见办章事。《史记》作便章。徐广云："下云便程，则训平为便也。"骃按："《尚书》并作平字。"《索隐》云："古文《尚书》作平字。此文盖读平为浦庚切。平即训办，遂为办章。邹诞生本亦同。"

汉以伏生书为今文，安国书为古文。《尧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办章者，今文也。特未知《诗疏》所援书传为谁作耳？昌黎《袁氏先庙碑》亦云："赞办章。"

曹 泳

绍兴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桧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新州。

先是，二十一日车驾幸桧第视疾，时已不能言，怀中出一札，乞以熺代辅政，上视之无语。既出，呼干办府问何人为此，则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窜名军中，并缘功赏列得班行。尝监黄岩酒税，秩满到部，注某阙钞上省。桧押敕，顾见泳姓名，问何处人？省吏对："此吏部拟注，不知也。"命于侍右书铺物色召见之，熟视曰："公，桧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则又曰："忘之邪？"泳曰："昏忘，实不省于何处遭遇太师？"桧入室，有顷，取小册示泳使观之。首尾不记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钱五千，曹泳秀才绢二匹。"盖微时，索游富人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时为馆客，探囊中得二缣曰："此吾束修之余也，今举以遗子。"既别，不相闻。虽知桧贵震天下，不谓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师乃能记忆微贱如此。"桧曰："公真长者。"命其子孙出拜之。俾以上书易文资，骤用之至户部侍郎，知临安府，与谢伋尝有隙，台州之狱，泳有力焉。

桧暮年颇有异志，泳实预其密谋。熺本桧妻党王氏子，蠢骙。尝燕亲宾，优者进妓，熺于座中大笑绝倒，桧殊不怿。桧素畏内，妾尝孕，逐之，生子为仙游林氏子，曰一飞，以桧故，仕至侍郎兼给事中。其兄一鸣，弟一鹗，皆位朝列。泳尝劝桧还一飞以补熺处，未果而桧死云。

此事闻之谢伋之孙直。《中兴遗史》所载则曹筠也，与此颇有异同，故详载之。

朱汉章本末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内禅，前一日宰相朱倬罢。倬字汉章，三山人，登宣和第。或谓张浚明橐荐之，非也，其实因刘贵妃以进。

妃，北人，流寓闽中，有殊色。中贵人掌神御者图上其貌，久之不省，始归西外之宗家。它日，上见图悦之，命召入，遂有宠。其父懋，后至节度使。倬居乡里识之，夤缘缔交。后为学官，请外，得舒州。将陛辞，刺知上燕闲所观史传，于奏疏中道之，大称旨，留为郎。不数年，为中司，遂至宰相。

最恶王十朋，其在台，尝风陈丞相康伯去之。陈以告汪圣锡，汪曰："彼为中司，胡不自击之？"陈曰："畏公议也。"汪曰："彼且畏公议，相公独不畏公议乎？"既而十朋不自安，请外，将予郡，倬又曰："颠人如何作郡？"乃得外大宗丞。公论大喧，然上眷殊厚。

辛巳，视师回至平江，洪遵景严为守。时倬与康伯并相，遵以求入为祷，倬唯唯，康伯曰："进退近臣，当由上意，非某所敢知也。"及将内禅，康伯奏："书诏方冗，翰苑独员洪遵在近。"欲召之，倬恶其非出己，即曰："不可。其弟迈新为右史，今复召遵，此苏轼与辙所以变乱元祐也。"上卒召遵副端。

张震真父为同列言："上方行尧舜之事，此人岂可辅初政？不去之，必为天下患。"遂力攻之。上初不听。时竞传覃霈在学生员皆免解，倬子端厚尝肄业，既荫补矣，颇欲并缘在学人例，窜名其间。真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上始怒，遂罢相。景岩适当制，有云："为君子邦家之基，曾未闻于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于畴庸。时真父疏不付出，内外迄莫知所坐，虽倬亦自疑惧，惴惴累年。

汪公帅闽，至郡，方欲谒之，一夕暴下卒。国史本传乃谓高宗有内禅意，倬请徐之，及孝宗即位，谏臣以为言，以忧惧卒。或以为服药而殂，皆不然也。

陆务观得罪

陆务观以史师垣荐，赐第。孝宗一日内宴，史与曾觌皆预焉。酒酣，一内人以帕子从曾乞词。时德寿宫有内人与掌果子者交涉，方付有司治之。觌因谢不敢曰："独不闻德寿宫有公事乎？"遂已。

它日，史偶为务观道之，务观以告张焘子宫。张时在政府，翼日奏："陛下新嗣服，岂宜与臣下燕狎如此？"上愧问曰："卿得之谁？"曰："臣得之陆游，游得之史浩。"上由是恶游，未几去国。

苏师旦麻

苏师旦将建节，学士颜棫、莫子纯皆莫肯当制。易袚彦章为枢密院检详文字，师旦为都承旨，袚与之昵，欣然愿任责。遂以国子司业兼两制，竟为师旦草麻，极其谀佞。至用前人旧封所为有文事，有武备，

无智名，无勇功者，盖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论哗然，亟擢祓左司谏。诸生为之语曰："阳城毁裴延龄之麻，由谏官而下迁于司业；易祓草苏师旦之制，由司业而上擢于谏官。"既而韩诛，苏得罪，祓遂远贬。

雷变免相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风雷之变，宰相叶颙、魏杞，皆策免。先是，会庆节，金国使在庭时受誓戒矣。议者欲权免上寿，就馆锡宴，庙堂姑息，不能主其议，宴集英如常，天变岂偶然哉！洪迈当制，有曰："理阴阳而遂万物，所嗟论道之非；因灾异而策三公，实负在天之愧。"盖有所风也。

高宗立储

孝宗与恩平郡王璩，同养于宫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桧惮之，宪圣后亦主璩。高宗圣意虽有所向，犹未坚决。尝各赐宫女十人。史丞相浩时为普安府教授，即为王言，上以试王，当谨奉之，王亦以为然。阅数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璧也。已而皆竟赐焉。上意遂定。

慈懿李后

慈懿李皇后，安阳人，父道本，戚方诸将，故群盗也。后天姿悍妒，既正椒房，稍自恣。始，成肃谢后事高宗及宪懿圣甚谨，至后颇偃蹇。或乘肩舆直至内殿，成肃以为言，后恚曰："我是官家结发夫妻。"盖谓成肃自嫔御册立也。语闻，成肃及寿皇皆大怒，有意废之。史太师已老，尝诏入见北宫，密与之谋，浩以为不可，遂已。宫省事秘，莫得详也。其后益无忌惮。贵妃黄氏有宠，后妒，每欲杀之。绍熙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斋宫，后乘便，遂置之死地。或以闻，上骇且忿怒，于是遂得心疾。及上不豫，两宫有间言，天下寒心，皆归过于后。

后以庆元庚申上仙，权殡赤山。甫毕，雷震山崩，亟复修治之。

道　学

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东莱吕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渊洽精诣，盖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学，而一切收敛，归诸义理。其上极于性命天人之妙，而下至于训诂名数之末，未尝举一而废一。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诸公而始无余蕴。必若是，然后可以言道学也已。

此外有横浦张氏子韶，象山陆氏子静，亦皆以其学传授。而张尝参宗杲禅，陆又尝参杲之徒德光，故其学往往流于异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谓今之异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诸公，则以词章议论驰骋，固已不可同日语也。

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为伪学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

韩侂胄用事，遂逐赵忠定。凡不附己者，指为道学尽逐之。已而自知道学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为伪学。臣僚之荐举，进士之结保，皆有"如是伪学者，甘伏朝典"之辞。一时嗜利无耻之徒，虽尝自附于道学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强习歌鼓，欲以自别。甚者，邓友龙辈，附会迎合，首启兵衅。而向之得罪于庆元初者，亦从而和之，可叹也已。

邓友龙开边

邓友龙，长沙人，尝从张南轩游，自诡道学。既登朝，时论方攻伪学，因讳而晦其事。时外祖章文庄公为学官，喜滑稽。尝以祀事同斋宿，谈谑之际，友龙不能堪，以语及之云云。章戏之曰："若然，则又是道学矣。"友龙面发赤，大衔之。

未几入台，章公由学士院补外。公本谢丞相客也。会友龙为右史，而宇文绍节自右史代之，于是召文庄为宗政少卿，友龙不能平，以嗾绍节。绍节甫供职，未及受告，首论其事，语侵谢，盖亦以见厌于韩矣。章命既寝，谢遂去国，而友龙亦出为淮西漕，日久，谋复入。

时金人方困于北兵，且其国岁荐饥，于是沿边不逞之徒号为"跳河子"者，时时剽猎事状，陈说利害。友龙得之以为奇货，于是献之于韩。韩用事久，思钓奇立功以自善，得之大喜。附而和者虽不一，其端实友龙发之也。孔子所以畏鄙夫患得患失者，有以夫。

文庄论安丙矫诏

安丙之诛吴曦也，矫诏自称宣抚副使，遂径入衔上奏。时章文庄直学士院，因谓："矫制假命，一时权宜济事可也。事定奏功，便当退用初衔，而遽称所假，是岂复有朝廷乎？今为朝廷计，宜先赦其矫诏之罪，然后赏其斩曦之功，则恩威并用，折冲万里之外矣。"而时相方自以为功，谓此诏非矫，实朝廷密旨，且诣御楼受俘，于是疏不果上。已而受俘之议虽格，而竟以所矫官职授之。其后丙亦自豗，否则又一曦也。

王沈趋张说

张说之为承旨也，朝士多趋之。王质景文、沈瀛子寿，始俱在学校有声，既而俱立朝，物誉亦归之。相与言："吾侪当以诣说为戒。"众皆闻其说而壮之。已而，质潜往说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视

愕然。明日喧传，清议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焉。

协韵牵强

诗辞固多协韵，晦庵用吴才老补音多通，然亦有太甚者。古人但随声取协，方言又多不同。至沈约以来，方有四声之拘耳，然亦正不必牵强也。《离骚》一经，惟"多艰多替"之句，最为不协。孙莘老、苏子容本云："古亦应协。"未必然也。晦庵以艰音巾，替音天，虽用才老之说，然恐无此理。以余观之，若移"长太息以掩涕"一句在"哀生民之多艰"下，则涕与替正协，不劳牵强也。

沈君与

吴兴东林沈偕君与，即东老之子也，家饶于财。少游京师入上庠，好狎游。时蔡奴声价甲于都下。沈欲访之，乃呼一卖珠人于其门首茶肆中，议价再三不售，撒其珠于屋上，卖珠者窘甚。君与笑曰："第随我来，依汝所索还钱。"蔡于帘中窥见，令取视之，珠也。大惊，惟恐其不来。后数日乃诣之，其家喜相报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来。一日，携上樊楼，楼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沈遍语在坐，皆令极量尽欢，至夜，尽为还所直而去，于是豪侈之声满三辅。既而擢第，尽买国子监书以归。

时贾收耘老隐居苕城南横塘上，沈尝以诗遗之蟹曰："黄秔稻熟坠西风，肥入江南十月雄。横跪蹒跚钳齿白，圆脐吸胁斗膏红。齑须园老香研柚，羹藉庖丁细擘葱。分寄横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乐曰："吾未之识，后进轻我。"且闻其不羁，因和韵诋之云："彭越孙多伏下风，蟾蜍奴视敢称雄。江湖纵养膏腴紫，鼎镬终烹爪眼红。嘲称吴儿牙似镀，劈惭湖女手如葱。独怜盘内秋脐实，不比溪边夏壳空。"君与怒曰："吾闻贾多与郡将往还预政，言人短长，曾为人所讼。吾以长上推之，乃鄙我若此"，复用韵报之云："虫腹无端苦动风，团雌还却胜尖雄。水寒且弄双钳利，汤老难逃一背红。液入几家烦海卤，醢成何处污园葱。好收心躁潜蛇穴，毋使雷惊族类空。"贾晚娶真氏，人谓贾秀才娶真县君以为笑，沈所指团雌为此。贾寻悔之，而戏语已传播矣。

吴　倜

吴倜字公度，吴兴人，试补太学为第一。崇宁五年，群礼部七千之士而魁之，其名声风采，人莫不求识面而愿交。邃经学，妙语言，为时闻人。

其父伯阳，尝梦若游奕使者立东阶，问："秀才在否?"曰："不在。"遂去，出门见旌幡容物，弥望不绝，曰："秀才归。"但道天赦曾来，已而捷音至。先以名次高下商价，自榜尾行间前列以至首选，自百千渐至千缗，乃出其榜。初自删定敕令所出为宁海推官。

时蔡京罢相居城中，意其生计从容，委买霅川土物无虚月，倜意不平。念吾以文学起身，而不以儒者见遇，报以实直。京觉之而怒。重和二年，召为九域图志所编修官。时京以太师鲁公赐第京师，朝朔望。一日，上问京："卿曩居杭，识推官吴倜乎？今以大臣荐，欲除官。"对曰："识之，其人傲狠无上。"上惊曰："何以知之?"曰："吴知陛下御讳而不肯改，乃以一圈围之。"盖言"倜"字也，上默然不怿。未几，言者承风旨论罢，自是不复出。

及京败，知郓州孙磬言邑人有草祭之谣，上其事。甚者论其即仓为宅，拆仓邑人字为人君二字，谓京有不臣之心。虽若附会，然亦平日好以字画中伤善类之报也。

御宴烟火

穆陵初年，尝于上元日清燕殿排当，恭请恭圣太后。既而烧烟火于庭，有所谓地老鼠者，径至大母圣座下，大母为之惊惶，拂衣径起，意颇疑怒，为之罢宴。穆陵恐甚，不自安，遂将排办巨珰陈询尽监系听命。黎明，穆陵至陈朝谢罪，且言内臣排办不谨，取自行遣。恭圣笑曰："终不成他特地来惊我，想是误耳，可以赦罪。"于是子母如初焉。

朱芮杀龙

吴兴彰南朱教授（失其名）尝江行，舟人急报小龙见，请祷之，朱出视之，小蛇也。以箸夹入沸汤中，蛇跃出自投于江，却行波面，盼朱再四乃没。有顷，片云霹雳，烟雾蔽舟。既而视之，舟上一窍如钱，朱已毙于舟中矣。

又王村芮祭酒煜，初任仁和尉。长河堰有龙王庙，每祭则有小蛇出，或止香炉，或饮于杯，往来者谨事之。堰岁数坏，人以为龙所为。芮疲于修筑之役，一日，焚香设奠，蛇果出炉上。芮端笏数之曰："有功于民者乃得祀。龙，庙食于此，未尝有功，而岁数坏堰，劳民之力，为罪多矣。无功有罪，于国法当杀。"即举笏击之，应手碎。是夕，宿于近地，疾风甚雨，大木尽拔，土人大恐，而芮处之自若。后卒为名臣，其幸不幸也如此。

卷十二

姜尧章自叙　单丙文附

番易有布衣姜夔尧章，出处备见张辑宗瑞所著《白石小传》矣。近得其一书，自述颇详，可与前传相表里云。

"某早孤不振，幸不坠先人之绪业，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钜儒，皆尝受其知矣。内翰梁公于某为乡曲，爱其诗似唐人，谓长短句妙天下。枢使郑公爱其文，使坐上为之，因击节称赏。参政范公以为翰

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待制杨公以为于文无所不工，甚似陆天随，于是为忘年友。复州萧公，世所谓千岩先生者也，以为四十年作诗，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丞相京公不特称其礼乐之书，又爱其骈俪之文。丞相谢公爱其乐书，使次子来谒焉。稼轩辛公，深服其长短句如二卿。孙公从之，胡氏应期，江陵杨公，南州张公，金陵吴公，及吴德夫、项平甫、徐子渊、曾幼度、商翚仲、王晦叔、易彦章之徒，皆当世俊士，不可悉数。或爱其人，或爱其诗，或爱其文，或爱其字，或折节交之。若东州之士则楼公大防、叶公正则，则尤所赏激者。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旧所依倚，惟有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而某亦竭诚尽力，忧乐关念。平甫念其困踬场屋，至欲输资以拜爵，某辞谢不愿，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平甫既殁，稚子甚幼，入其门则必为之凄然，终日独坐，逡巡而归。思欲舍去，则念平甫垂绝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则既无主人矣！其能久乎?”云云。

同时黄白石景说之言曰：“造物者不欲以富贵浼尧章，使之声名焜耀于无穷也，此意甚厚。”又杨伯子长孺之言曰：“先君在朝列时，薄海英才，云次鳞集，亦不少矣！而布衣中得一人焉，曰姜尧章。”呜呼！尧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于天壤间若此，则轩冕钟鼎，真可敝屣矣。

是时，又有单炜丙文者，沅陵人，博学能文，得二王笔法，字画遒劲，合古法度，于考订法书尤精。武举得官，仕至路分，著声江湖间，名士大夫多与之交，自号定斋居士。与尧章投分最稔，亦韵士也。尧章诗词已板行，独杂文未之见，余尝于亲旧间得其手稿数篇，尚思所以广其传焉。

白石禊帖偏旁考

尧章考古极精，有《绛帖评》十卷行于世，审订深妙，人服其赡。又尝于故家见其所书《禊帖偏旁考》亦奇，因识于此，与好古者共之。

“永”字无画，发笔处微折转。　“和”字口下横笔稍出。　“年”字悬笔上凑顶。“在”字左反剔。　“岁”字有点，在山之下，戈画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内“云”字处就回笔，不是点。　“殊”字挑脚带横。　“是”字下疋（音疏）凡三转不断。　“趣”字波略反卷向上。　“欣”字欠右一笔作章草发笔之状，不是捺。　“抱”字已开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点。　“兴感”感字，戈边亦直作一笔，不是点。“未尝不”不字下反挑处有一阙。

右法如此甚多，略举其大概。持此法亦足以观天下之《兰亭》矣。

禊序不入选帖

逸少《禊序》，高妙千古，而不入选。或谓“丝竹管弦，天朗气清”，有以累之。不知“丝竹管弦”，不特见前汉《张禹传》，而《东都赋》亦有“丝竹管弦，烨煜抗五声”之语。然此二字相承，用之久矣。张衡赋：“仲冬之月，时和气清。”又晋褚爽《禊赋》亦曰：“伊暮春之令月，将解禊于通川，风摇林而自清，气扶岭而自鲜。”况清明为三月节气，朗即明，又何嫌乎？若以笔墨之妙言之，固当居诸帖之首，乃不得列官法帖中，又何哉？岂以其表表得名，自应别出，不可与诸任齿耶？亦前辈选诗不入李、杜之意耳，识者试评之。

淳绍岁币

绍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红绢十二万匹，匹重十两。浙绢八万匹，匹重九两）。枢密院差使臣四员管押银纲，户部差使臣十二员管押绢纲。同左帑库子、秤子，于先一年腊月下旬，至盱眙军岁币库下卸。续差将官一员，部押军兵三百人，防护过淮。交割官正使，例差淮南漕属；副使，本军倅或邻州倅充。例用岁前三日，先赍银百铤、绢五百匹，过淮呈样金人。交币正使，例是南京漕属；副使，诸州同知。于所赍银、绢内，拣白绢六匹、银六锭，三分之，令走马使人，以一分往燕京，一分往汴京漕司呈样，一分留泗州岁币库，以备参照。例用开岁三日长交，通不过两月结局。初交绢十退其九，以金人秤尺无法，又胥吏需索作难之故。数月后所需如欲，方始通融，然亦十退其四五（自初交至结局，通支金人交币官吏糜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木绵三十六匹、白布六十二匹，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银六百二十两，本色酒二千六百瓶，茶果杂物等并在外，俱系淮东漕司出备）。又贴耗银二千四百余两，每岁例增添银二百余两，并淮东漕司管认。凡吾正副使并官吏饭食之类，并淮东漕司应办。下至安泊棚屋厨厕等，皆自盱眙运竹木往彼盖造，彼皆不与焉。盱眙日差倚郭知县部夫过淮搬运银绢，兼应办事务。其拣退者，遇夜复搬运过淮，归盱眙库交收，其劳人往复如此。且我官吏至淮北岸约二百余步，始至交币所，皆徒步而往，雨泞，则摄衣躡屐踸踔而行，艰苦不可具道也。

淳熙十三年，淮南漕司干官权安节为岁币使，其金人正使一毫不取，拣退银绢甚多，逼令携归，安节固拒，金人至遣甲兵逼逐。安节不胜其愤曰：“宁死于此，不得交，誓不回，虽野宿不火食亦无害。”声色俱厉。彼度不能夺，竟如数收受，给公文而归。寿皇知之，喜曰：“安节在彼界能如此，甚可重。若非遇事，何自知之。”遂除盐六部门。时通判扬州汪大定，亦同此役，颇著劳绩，亦蒙奖拔焉。

若正旦生朝遣使，每次礼物金器一千两、银器一

万两、彩缎一千匹（绵茸背，紧丝捻金线，青丝绫，樗蒲绫，线子罗）。又有脑子、香茶等物，及私觌香茶、药物、果子、币帛、杂物等，复不与焉。若外遣泛使，则其礼物等又皆倍之。又有起发副使土物之费（正使五百贯，银绢各一百两匹。副使四百贯，银绢各一百两匹。又有公使各药等钱，上节银各五十两、绢十匹，中节银绢各十两匹，下节各五两匹）。又有朝辞回程宣赐等费（正副使各金二十五两，并腰带笏马。回程茶药各二两，银合及泛赐等物在外）。若盱眙等军，在路四处应办南北贺正生辰，常使往回程各八次，赐御筵每处费钱一万八千五百余贯，而沿途应办复不预。若北使之来，赐予尤不赀焉（宣和甲辰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绿矾二十万樗，樗例五番运送交纳。又代输燕京税物绵丝杂物计一百万贯，内丝绵并要燕京土产。绍兴壬戌初讲和，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匹两。今每岁各减五万匹两）。至兀朮病笃之际，告戒其四行府帅云："江南累岁供需岁币，竭其财赋，安得不重敛于民？非理扰乱，人心离怨，叛亡必矣。在彼者尚知有此，为我者，当何如哉！"

时聘使往来，旁午于道。凡过盱眙，例游第一山，酌玻璃泉，题诗石壁，以记岁月，遂成故事，镌刻题名几满。绍兴癸丑，国信使郑汝谐一诗云："忍耻包羞事北庭，奚奴得意管逢迎，燕山有石无人勒，却向都梁记姓名。"可谓知言矣。噫！开边之用固无穷，而和戎之费亦不易，余因详书之。

书籍之厄

世间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隋牛弘靖请开献书之路，极论废兴，述五厄之说，则书之厄也久矣，今姑摭其概言之。

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唐惟贞观、开元最盛，两都各聚书四部至七万卷。宋宣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尤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总目》四十六类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史馆一万五千余卷，余不能具数。南渡以来，复加集录馆阁书目五十二类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续目一万四千九百余卷，是皆藏于官府耳。

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张华载书三十车，杜兼聚书万卷，韦述蓄书二万卷，邺侯插架三万卷，金楼子聚书八万卷，唐吴竞西斋一万三千四百余卷。宋室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易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壮舆，皆号藏书之富。邯郸李淑五十七类二万三千一百八十余卷，田镐三万卷，昭德晁氏二万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万三千余卷，而类书浩博，若《太平御览》之类，复不与焉。次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万卷，然后靡不厄于兵火者。

至若吾乡故家如石林叶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多，至十万卷。其后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余卷，亦皆散失无遗。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至如秀岩，东窗，凤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今亦已无余矣。

吾家三世积累，先君子尤酷嗜，至鬻负郭之田以供笔札之用。冥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庋置书种、志雅二堂，日事校雠，居然籯金之富。余小子遭时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书，一旦扫地。因考今昔，有感斯文，为之流涕。因书以识吾过，以示子孙云。

雷　书

神而不可名，变化而不可测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电。"故先儒为之说曰："阴气凝聚，阳在内而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声，阳也；光，亦阳也。光发而声随之，阳气奋击欲出之势也。"或问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犹星陨而为石也。本乎天者，气而非形，偶陨于地，则成形矣。"或问人有不善为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恶有恶气，霹雳乃天地之怒气，是怒气亦恶气也，怒气与恶气相感故尔。"或问雷之破山、坏屋、折树、杀畜何也？曰："此气郁而怒，方尔奋击，偶或值之，则遭震矣。"

康节尝问伊川曰："子以雷起于何处？"伊川曰："起于起处。"然则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详，而余犹谓有不可晓者焉：

大中祥符间，岳州玉真观为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谢仙火"三字，倒书而刻之。庆历中，有以此字问何仙姑者，云："谢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于世间。"后有于道藏经中得谢仙事，验以为神。又吴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尝因雷震，有天书"绩溪火"三字，余若符篆不可晓。及近岁德清县新市镇觉海寺佛殿柱，亦为雷震，有字径五寸余，若汉隶者云："收利火谢均思通。"又云："酉异李汋火。"此乃得之目击者。又宜兴善权广教寺殿柱，亦有雷书"骆审火及谢均火"者。华亭县天王寺亦有雷书"高洞扬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一十一字，皆倒书。内"令章"二字特奇劲，类唐人书法，然则雷之神，真有谢姓者邪。近丁亥六月五日，雷震众安桥南酒肆，卓间有雷书"追甍永"三字，此类甚多，殊不可测，此所以神而不可知者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非不语也，盖有未易语者耳。

贾相寿词

贾师宪当国日，卧治湖山，作堂曰半间，又治圃曰养乐，然后为就养，其实怙权固位，欲罢不能也。每岁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颂者以数千计。悉俾翘馆

誊考，以第甲乙，一时传颂，为之纸贵，然皆谓词呓语也。偶得首选者数阕，戏书于此。

陈惟龄《宝鼎》词云："神鳌谁断，几千年再、乾坤初造。算当日，枰棋如许，争一着吾其衽左。谈笑顷，又十年生聚，处处《邠风》葵枣。江如镜，楚氛余几，猛听甘泉捷报。　天衣细意从头补，烂山龙、华虫黼藻。宫漏永、千门角钥，截断红尘飞不到。街九轨，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锁。好一部、太平六典，一一周公手做。　赤舄绣裳，消得道斑烂衣好。尽庞眉鹤发，天上千秋难老。甲子平头才一过，未说汾阳考。看金盘、露滴瑶池，龙尾放班回早。"

廖莹中群玉《木兰花慢》云："请诸君着眼，来看我，福华编。记江上秋风，鲸鼖涨雪，雁徼迷烟。一时几多人物，只我公，只手护山川。争睹阶符瑞象，又扶红日中天。因怀，下走奉櫜鞬，磨盾夜无眠。知重开宇宙，活人万万，合寿千千。凫鹭太平世也，要东还越上是何年。消得清时钟鼓，不妨平地神仙。"

陆景思《甘州》云："满清平世界，庆秋成，看看斗米三钱。论从来活国，论功第一，无过丰年。办得闾民一饱，余事笑谈间。若问平戎策，微妙难传。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园。有茶炉丹灶，更有钓鱼船。觉秋风、未曾吹着，但砌兰、长倚北堂萱。千千岁，上天将相，平地神仙。"

奚戴倬然《齐天乐》云："金飙吹净人间暑，连朝弄凉新雨。万宝功成，无人解得，秋入天机深处。闲中自数，几心酌乾坤，手斟霜露。护了山河，共看元影在银兔。而今神仙正好，向青空觅个，冲澹襟宇。帝念群生，如何便肯，从我乘风归去。夷游洞府，把月杼云机，教他儿女。水逸山明，此情天付与。"

从橐《陂塘柳》云："指庭前、翠云金雨，霏霏香满仙宇。一清透彻浑无底，秋水也无流处。君试数，此样襟怀，顿得乾坤住。闲情半许，听万物氤氲，从来形色，每向静中觑。　琪花路。相接西池寿母，年年弦月时序。荷衣菊佩寻常事，分付两山容与。天证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语。瑶卮缓举，要见我何心，西湖万顷，来去自鸥鹭。"

郭应酉居安《声声慢》云："捷书连昼，甘雨洒通宵，新来喜沁尧眉。许大担当，人间佛力须弥。年年八月八日，长记他三月三时，平生事，想祗和天语，不遣人知。　一片闲心鹤外，被乾坤系定，虹玉腰围。阊阖云边，西风万籁吹齐。归舟更归何处是，天教家在苏堤。千千岁，比周公，多个彩衣。"且侑以俪语云："彩衣宰辅，古无一品之曾参；衮服湖山，今有半闲之姬旦。"所谓三月三者，盖颂其庚申蘋草坪之捷，而归舟乃舫斋名也。贾大喜，自仁和宰除官告院。既而语客曰："此词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著彩衣周公乎?"

事圣茹素

余家济南历城，曾大父少师遭靖康狄难，一家十六人皆奔窜四出。大父独逃空谷，昼伏宵行。一旦，遇追骑在后，自度不可脱，遂急窜古祠，亟伏佑圣坐下，傍无蔽障，亦不过待尽而已。须臾，北军大索，虽眢井、林莽、栋梁间，极其冥搜，而一坐之下，初不知有人焉。及抵杭，则一家不期而集，不失一人，岂非神所佑乎？逮今吾家世事佑圣甚虔。凡圣降日，斋戒必谨。盖以答神庥诏子孙，非世俗祈福田利益比也。

笏　异

汪伯彦初拜相于维扬，正谢上殿，而笏坠中断，上以他笏赐之，非吉征也。未几，有南渡之扰。

金渊叔参预日，一日，奏事下殿，与台臣刘应弼邂逅。忽所持笏铿然有声，视之，有纹如线，上下如一，若坠于地者，殊不可测。甫退朝，则刘弹章已出。盖降陛相遇之际，正白简初上之时也，可谓异矣。时淳祐甲辰岁也。

三教图赞

理宗朝，有待诏马远画《三教图》。黄面老子则跏趺中坐，犹龙翁俨立于傍，吾夫子乃作礼于前。此盖内珰故令作此，以侮圣人也。一日传旨，俾古心江子远作赞，亦故以此戏之。公即赞之曰："释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绝倒在地。"遂大称旨。其辞亦可谓微而婉矣。

捕猿戒

邓艾征涪陵，见猿母抱子，艾射中之。子为拔箭，取木叶塞创。艾叹息，投弩水中。

范蜀公载吉州有捕猿者，杀其母之皮，并其子卖之龙泉萧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踯号呼而毙，萧氏子为作《孝猿传》。

先君向守鄞江，属邑武平素产金丝猿，大者难驯，小者则其母抱持不少置。法当先以药矢毙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则以乳汁遍洒林叶间，以饮其子，然后堕地就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鸣而下，束手就获。盖每夕必寝其皮而后安，否则不可育也。噫！此所谓兽状而人心者乎！取之者不仁甚矣。故先子在官日，每严捕弋之禁云。

火浣布

东方朔《神异经》所载，南荒之外有火山，昼夜火然。其中有鼠重有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时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缉织为布，或垢，浣以火，烧之则净。又《十洲记》云："炎州有火林山，山上有火鼠，毛可织为火浣布，有垢，烧即除。"其说不一。魏文帝尝著论，

谓世言异物，皆未必真有。至明帝时，有以火浣布至者，于是遂刊此论。是知天壤间何所不有？耳目未接，固未可断以为必无也。

昔温陵有海商漏舶，搜其橐中，得火鼠布一匹，遂拘置郡帑。凡太守好事者，必割少许归以为玩。外大父常守郡，亦得尺许。余尝亲见之，色微黄白，颇类木棉，丝缕蒙茸，若蝶纷蜂黄然。每浣以油腻，投之炽火中，移刻，布与火同色。然后取出，则洁白如雪，了无所损，后为人强取以去。（或云，石炭有丝，可织为布，亦不畏火，未知果否。）

历差失闰

咸淳庚午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既已颁历，而浙西安抚司准备差遣臧元震，以书白堂，且作《章岁积日图》，力言置闰之误。

其说谓历法以章法为重，章岁为重。盖历数起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而十九年为之一章。一章必置七闰，必第七闰在冬至之前，必章岁至朔同日，此其纲领也。《前汉律历志》云："朔旦冬至，是谓章月。"《后汉志》云："至朔同日，谓之章月。积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唐志》云："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此章法之不可废也如此。今颁降庚午岁历，乃以前十一月三十日为冬至，又以冬至后为闰十一月，殊所未晓。窃谓庚午之闰，与每岁闰月不同，庚午之冬至，与每岁之冬至又不同。盖自淳祐壬子数至咸淳庚午，凡十九年，是为章岁，其十一月是为章月。以十九年七闰推之，则闰月当在冬至之前，不当在冬至之后。以至朔同日论之，则冬至当在十一月初一日，不当在三十日。今若以冬至在前十一月三十日，则是章岁至朔不同日矣。若以闰月在冬至后，则是十九年之内，止有六闰，又欠一闰矣。且寻常一章，共计六千八百四十日，于内加七闰月，除小尽，积日六千九百四十日，或六千九百三十九日，止有一日来去。今自淳祐十一年辛亥章岁十一月初一日章月冬至后起算，十九年至咸淳六年庚午章岁十一月初一日，合是冬至，方管六千九百四十日。今算造官以闰月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后，则此一章，只有六闰，更加六闰除小尽外，实积止有六千九百十二日，比之前后章数岁之数，实欠二十八日，历法之差，莫甚于此。况天正冬至，乃历之始，必自冬至后积三年余分，而后可以置第一闰。今庚午年章岁丙寅日申初三刻冬至，去第二日丁卯，仅有四个时辰。且未有正日，安得便有余分？且未有余分，安得便有闰月？则是后一章发头处，便算不行，其缪可知也。今欲改正庚午历，却有一说，简而易行。盖历法有平朔，有经朔，有定朔也。一大一小，此平朔也；两大两小，此经朔也；三大三小，此定朔也，此古人常行之法。今若能行定朔之说而改正之，则当以前十一月大为闰十月小，以闰十一月小为十一月大，则丙寅日冬至即可为十一月初一日，却以闰十一月初一之丁卯为十一月初二日，庶几递趱下一日，直至闰十一月二十九日丁未，却为大尽。如此，则冬至既在十一月初一，则至朔同日矣，闰月既在冬至节前，则十九年七闰矣。此昔人所谓晦节无定，由时消息，上合履端之始，下得归余于终，正此谓也。盖自古之历，行之既久，未有不差，既差，未有不改者。汉历五变，而《太初历》最密，《元和历》最差。唐历九变，而《大衍历》最密，《观象历》最缪。本朝开基以后，历凡九改，而莫不善于《纪元历》。中兴以后，历凡七改，而莫善于《统元历》。且后汉元和初历差，亦是十九年不得七闰。虽历已颁，亦改正之，今何惜于改正哉。

于是朝廷下之有司，差官偕元震至蓬省与太史局官辨正，而太史之辞穷。朝廷从其说而改正之，因更《会天历》为《承天历》。元震转一官判太史局，邓宗文、谭玉等已下，各降官有差焉。

余虽不善章蔀元纪之数，然以杜征南《长历》以考《春秋》之月日，虽甚精密，而其置闰之法则异乎此，窃有疑焉。谓如隐公二年闰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闰十二月，然犹是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如庄公二十年置闰，其后则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岁一闰，无乃失之疏乎？僖公十二年闰，至十七年方闰；二十五年闰，至三十年方闰，率以五岁一闰，何其愈疏乎？如定公八年置闰，其后则十年，以至十二年、十四年，皆以二岁一闰，无乃失之数乎？闵之二年辛酉既闰矣，僖之元年壬戌又闰，僖之七年、八年，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连岁置闰，何其愈数乎？至于襄之二十七年，一岁之间，顿置两闰，盖曰十一月辰在申，司历过也。于是既觉其缪，故前闰建酉，后闰建戌，以应天正。然前乎此者，二十一年既有闰，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又有闰。历年凡六，置闰者三，何缘至此失闰已再，而顿置两闰乎？近则十余月，远或二十余年，其疏数殆不可晓。岂别有其术乎？抑不明置闰之法以致此乎？并著于此，以扣识者。

卷十三

汉改秦历始置闰

余尝考春秋置闰之异于前矣，后阅程氏《考古编》，谓汉初不独袭秦正朔，亦因秦历以十月为岁首，不置闰，当闰之岁，率归余于终为后九月，《汉纪》、《表》及《史记》，自高帝至文帝，其书后九月皆同，是未尝推时定闰也。至太初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为岁首，然犹历十四载，至征和二年，始于四月后书闰月，岂史失书耶？抑自此始置闰也。余因其说深疑之，精思其故，颇得其说焉。

盖闰月之不书者，亦偶以其时无可书之事耳。正如《春秋经》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纪事至夏而止，

以是年秋、冬无可纪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无可纪之事也。鲁史纪事之法，大率如此，其余闰月亦然。观文公六年，《经》书闰月不告月，《春秋》书闰，方见于此。复以杜预《长历》考之，自隐至哀凡更三十余闰，至此方书，岂曰前乎此者，皆史失书，抑岂曰，自此始有闰也。今汉纪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汉元年、三年皆止于秋，太始元年则止于夏，皆以其后无事可纪，故不书耳。然则闰月不书，亦若是乎？盖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古历法也。若谓自此始置闰，则合自此后三岁、五岁，累累书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后元元年，当置闰而不书，自后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后书。其后当闰岁，又皆不书，是知不书者，偶无事耳。然则非史失书，亦非自此置闰也。虽然，此非余臆说也，复证以《史记·历书》，自太初更历以至征和也，如太初二年，天汉元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闰，则知余言似可信云。

《纲目》误书

《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

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者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矣。尹起莘乃为之说曰："此朱子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梃与刃与政之说，固善矣，然其实则《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则其余可知矣。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没其实哉！

又郭威弑二君，《纲目》于隐帝书杀，于湘阴王书弑。尹又为之说云："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也，此书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隐帝立已数年，湘阴未成乎君，不应书法倒置如此，亦恐误书耳。

又隋开皇十七年，诏诸司论属官罪，听律外决杖。《纲目》条下云，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大理少卿赵绰固谏，上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帝乃释之。按《通鉴》，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舍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此乃绰欲令摩诃从坐，而帝特赦之耳，《纲目》误矣。

又《通鉴》贞观元年，杜淹荐邸怀道云："亲见其谏炀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谏？"曰："臣不居重任，知谏不从。"上曰："知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显，何亦不谏？"曰："臣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按此实责其知炀帝之不可谏，而犹立其朝耳。今《纲目》乃于上言世充拒谏，易其语曰："然则何以立于其朝？"失其实矣。

又《纲目》开元九年冬十一月罢诸王都督刺史以后凡四条。按《通鉴》，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骊山云云；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当依《通鉴》作是岁为是。

又《纲目》书德宗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书氏。按《通鉴》，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鉴》所书，而逸其上文耳。

尹又谓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后，册讫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过也。

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秦会之既主和，惧诸将不从命，于是诏三大将入觐。一日，至都堂，问以克复之期曰："上驱驰霜露十余年，似厌兵矣，今决在何时可了，迟速进退之计当若何？"张、韩对曰："前者提兵，直趋某地，请粮若干，率裁量不尽得。而退军出某所，某人坐视不肯并力，或申请辄不报，常若不能专力云云。桧曰："有是乎？诸公今不过欲带行一职事，足以谁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后至，意大略同，而语加峻曰："如今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桧颔之，于是三枢密拜矣。三人累表辞谢，桧与上约，答诏视常时率迟留一二日，凡诸礼例恩赐，各自倍多。桧别下诏，三大屯皆改隶御前矣。始诸将苦斗，积职已为廉车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将，常不得举首，或溷其家室。岳师律尤严，将校有犯，大则诛杀，小亦鞭挞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诸校新免所隶，可自结知，人人便宽，喜其命，就应已略定，三人扰扰，未暇问也。稍从容，见桧，始以置衔漏挂兵权为请。桧笑曰："诸君知宣抚制置使乎？此边官尔。诸公今为枢庭官，顾不役属耶？"三人者怅怅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张才彦

历阳张邵才彦，乃总得居士祁晋彦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承务郎上书赐对，假大宗伯奉使挞览军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议成，绍兴十三年，始与洪皓、朱弁俱还。后为敷文阁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阳，卒。

初，总得为小官时，尝为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论荐。其后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绍兴二十四年，总得之子安国由乡荐试得对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埙为冠。埙试浙漕、南宫，皆第一。先胪传一夕，进御安国卷，纸既厚，笔墨复精妙，上览之喜甚，擢为首选，实以抑秦，秦不能堪，唶曰："胡寅虽远斥，力犹能使故人子为状元邪！"已而廷唱，上又称其诗，

安国诣谢。秦问："学何书?"曰："颜书。"又曰："上爱状元诗，常观谁诗?"曰："杜诗。"秦色庄，笑曰："好底尽为君占却。"

先是太母归自北方，将发，得与天族别。渊圣偃卧车前，泣曰："幸语丞相归我，处我一郡足矣。"才彦时亦闻之，痛愤。至是，服中遗相书，谓彼虽欲留渊圣以坚和好，然所贪者金帛，实不难于还，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为好词，上疏颂其靖康乞立赵氏，冀赎失言之罪。上方褒秦和戎之功，才彦遂自秘选躐进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彦居四明，杜门绝交不出，惧祸，乃为佯狂。

初，出使未还，妻李卒于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且指总得为辞。盖是时，实由已病言，或出于狂易；抑知安国得罪，冀以自免。语转上闻，于是逮总得赴大理狱，鞫杀嫂事，囚系甚苦。其年十月，秦死。逾岁，安国叫阍，中批命刑部尚书韩仲通特入棘寺，始得释去。方被逮时，道无锡，梦大士告以无恐，盖预知秦亡。然因是总得亦病狂惑。

安国更八郡，有德爱。以当暑送虞雍公饮芜湖舟中，中暑卒，年才三十余，士论惜之。

韩通立传

旧传焦千之学于欧阳公，一日，造刘贡父，刘问："《五代史》成邪?"焦对将脱稿。刘问："为韩瞠眼立传乎?"焦默然。刘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

《唐余录》者，直集贤院王皞子融所撰，宝元二年上之。时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欧阳书未出也。此书有纪、志、传，又博采诸家之说，效裴松之《三国志注》，附见下方。表韩通于《忠义传》，且冠之以国初褒赠之典，《新》、《旧史》皆所不及焉。皞乃王沂公曾之弟，后以元昊反，乞以字为名。其后吕伯恭编《文鉴》，制、诏一类，亦以褒赠通制为首，盖祖子融之意也。

老苏族谱记

沧洲先生程公许，字季与，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与先子从容谈蜀中旧事，历历可听。其言老泉《族谱亭记》，言乡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盖苏与其妻党程氏大不咸，所谓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诗，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辞甚哀，则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后东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与释憾。程正辅于坡为表弟，坡之南迁，时宰闻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辅为本路宪将，使之甘心焉。而正辅反笃中外之义，相与周旋之者甚至。坡诗往复倡和，中亦可概见矣。

正辅上世为县录事，县有杀人者，狱已具，程独疑之，因缓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杀人者，而系者遂得释。他日，役满家居，梦神告之曰："汝有活冤狱之功，当令汝子孙名宦相继，为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后益大，如梦言，然多行不义，德馨弗闻。

有名唐者，宣政间附王、蔡，最贵显。又有名敦厚字子山者，亦知名。邵康节之孙溥公济守眉日，子山与之不咸，廉得其罪状，用匹绢大书，椟盛之，遣介持抵成都帅府治之前逆旅舍，委之而去。逆旅人得之以告帅，萧振德起得之，以为奇货，逮公济赴成都狱，严鞫之。狱吏知其冤，遂教公济一切承之，不然，死无以自明，公济悟，如其教不复辩。狱上，朝论以为匿名书，法不当受，而制司非得旨，不应擅逮守臣，遂皆罢之。公济虽得勿问，而愤愤不能堪，诉之于天，许黄箓十坛，至其子始偿如数。子山之居极壮丽，一夕大火，不遗寸椽。子山本附秦桧，至右史，后忤意，谪安远县令以死焉。

中谢中贺

今臣僚上表，所称惟诚惶诚恐，及诚欢诚喜、顿首稽首者，谓之中谢中贺。自唐以来，其体如此。盖臣某以下，亦略叙数语，便入此句，然后敷陈其详。如柳子厚《平淮西贺表》："臣负罪积衅，违尚书笺表，十有四年"云云，"怀印曳绂，有社有人"，语意未竟也。其下既云"诚惶诚恐"，盖以此一句，结上数语云尔。

今人不察，或于首联之后，凑用两短句，言震惕之义，而复接以中谢之语，则遂成重复矣。前辈表章如东坡、荆公，多不失此体。近时周益公为相，《谢复封表》云："华阳黑水，裂地而封，旧物青毡，从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执圭之宠弥加。臣诚惶诚恐。"或以为疑，尝以问公，公答之正如此。

复、覆、伏三字音义

复、覆、伏三字音义相出入，易于混乱，今各疏于左。

复有三字音，房六切者，复归之复也，字书训以往来，是也。《易卦》之《复》，《毛诗》"复古复竟"，《论语》"言可复也"，"克己复礼"，皆是也。《易注》云"还"，《语注》"犹覆"，与《诗》"为恢复之复"，其义一也。扶富切者，又之义也，字书训以又，是也。《书》"复归于亳"，《诗》"复会诸侯"，《语》"复梦周公"，"则不复也"，及"复见复闻"之类，皆是也。芳六切，与覆同音者，反复之复也。《易乾象赞》"反复道也"，《释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

覆亦有三音，芳六反者，反覆之覆也，字书训以反，是也。《中庸》"倾者覆之"，注："败也。"与《易》"反复道也"之复，音同义异。敷救切者，覆帱之覆也，字书训以盖，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传》"君为三覆以待之"是也。

伏亦有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书训以伺也、匿也、隐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鸟抱卵也。《庄子》

"越鸡不能伏鹄卵"，及《后汉》"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皆是也。《前汉·五行志》"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颜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以不辨焉。

岳武穆逸事

杜充之驻建康也，岳飞军立硬寨于宜兴，命亲将守之。飞兵出不利，夫人密谕亲将选精锐、具糇粮，潜为策应之备。未几，飞兵还，即入教场呼问之曰："汝欲何为?"曰："闻太尉军小不利，故择敢战之士以备策应，此男女孝顺耳。"飞曰："吾命汝坚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动。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动摇，是无师律也。"立命责短状，将大惧，祈哀吐实，谓此非某所自为，盖夫人亦曾有命耳。飞愈怒，竟斩之。

又绍兴和议初成，金人以河南归我。判宗正事士㒟，衔命道荆、襄、宛、洛，只谒巩襄原。道过南邓，岳飞止之曰："金虏无信，君宜少驻。"士㒟以上命有程，辞去。不数舍，烟尘四起，军声嚣然，于是失色南奔。忽遇大军，望之，岳帜也，遂驰就之。飞笑曰："固谓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带、牛观察在前与之交锋矣。兵胜败无常，君王人，且近属，吾当以自己兵卫送君。"行数里，两将捷书至，盖㒟未行前一日出师也。其后飞得罪下狱，㒟极辩其无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盖亲见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并论㒟身为宗室，不应交结将帅，因指为飞党，遂罢宗司与祠云。

又张魏公之出督也，陛辞之日，与高宗约曰："臣当先驱清道，望陛下六龙夙驾，约至汴京，作上元帅。"飞闻之曰："相公得非睡语乎?"于是魏公憾之终身。

若干如干

若干二字，出古礼乡射。《大射》数射算云：若干纯、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尝如此求之。又《曲礼》："问天子之年，闻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汉·食货志》颜注云："设数之言也。干如个，谓当如个数也，亦曰如干。"《文选·任彦升竟陵王状》："食邑如干户。"注云："如干户即若干户也。"

然又为复姓，后周有若干凤，及右将军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释文》云："以国为姓。"然则若干又国名也。

祠山应语

余世祀祠山张王，动止必祷，应如蓍龟，姑志奇验数事于此，以彰神休。

先子需澄江次，为有力者攘去，再以毗陵等三垒干祀地，逾月不报。先妣时留霅，祷于南关之祠，有"水边消息的非遥"之语，及收杭信，则闻霍山所祈，亦得此签，越日临汀之命下矣。

戊辰年，铸子甫五岁，病骨蒸，势殆甚，凡药皆弗效。祷签得《蛊之上九》云："蛊有三头，纷纷扰扰，如虫在皿，执一则了。"退谋之医，试投逐虫之剂，凡去蚘蛔二，其色如丹，即日良愈。

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签云："不堪疾病及东床"云云。是岁外舅捐馆。

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桥冯氏火作，次日，势益张，虽相去几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时杨大芳、潘梦得皆同居，相慰劳曰："巫言神语皆吉，毋庸轻动。"余不能决，因卜去就于神，得五十六云："遭人弹劾失官资，火欲相焚盗欲窥。"于是挈家湖滨，是夕四鼓，遂成焦土。

傅伯寿以启擢用

傅伯寿为浙西宪。韩侂胄用事，伯寿首以启贽之曰："澄清方效于范滂，跋扈遽逢于梁冀。人无耻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则异欤，独仰韩公之斗。首明趋向，愿出熔陶。"由是擢用至佥书枢密院事。韩败，追三官，夺执政恩。

林　外

林外字岂尘，泉南人。词翰潇爽，诙谲不羁，饮酒无算。在上庠，暇日独游西湖，幽寂处得小旗亭，饮焉。外美风姿，角巾羽氅，飘飘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钱箧数枚藏腰间，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倾倒，使视其数，酬酒直即藏去。酒且尽，复出一箧，倾倒如初。逮暮，所饮几斗余，不醉，而箧中钱若循环无穷者，肆人皆惊异之。将去，索笔题壁间曰："药炉丹灶旧生涯，白云深处是吾家。江城恋酒不归去，老却碧桃无限花。"明日都下盛传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

又尝为《垂虹亭》词，所谓"飞梁遏水者"，倒题桥下，人亦传为吕翁作。惟高庙识之曰："是必闽人也，不然，何得以锁字协埽字韵。"已而知其果外也。此词已有纪载，兹不复书。

南剑黯淡滩，湍险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尝戏题滩傍驿壁曰："千古传名黯淡滩，十船过此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虽一时戏语，颇亦有味。

甄云卿

永嘉甄云卿字龙友，少有俊声，词华奇丽。而资性浮躁，于乡人无不狎侮，木待问蕴之为尤甚。木生朝，为词贺之，末云："闻道海坛沙涨也，明年。"盖谚云："海坛沙涨，温州出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尝损益前人酒令曰："金银铜铁铺，丝绵绸绢纲，鬼魅魍魉魁。"盖木以癸未魁天下也。

甄辩给雄一时，谑笑皆有余味。一日登对，上戏问云："卿安得与龙为友?"甄仓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尧舜在上，臣安得

不与夔龙为友?"闻者惜之。

竞渡日，着彩衣立龙首，自歌所作《思远楼前》之词，旁若无人。然于性理解悟，凡禅衲机锋，皆莫能答。将亡之日，命其子煰汤，且召蕴之，将嘱以后事。甄居城外，昏暮门阖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则勿煰以待旦。"既旦，木闻之亟来，甄喜曰："吾将行，得君主吾丧，则济矣。"木许诺，乃入浴更衣，与木诀，坐而逝。既复开目曰："吾儒无此也。"复卧，乃绝。

西林道人

端平间，周文璞、赵师秀数诗人，春日薄游湖山，极饮西林桥酒垆，皆大醉熟睡。忽有髽髻道人过而睨之，哂曰："诗仙醉邪?"顾酒家："善看客，我当代偿酒钱。"索水小盂，以瓢中药少投之，入口略嗽，噀之地上，则皆精银也。时游人方盛，皆环视骇叹，忽失道人所在。薄暮，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怅然自失。其家持银往市，得钱止可酬所直，了无赢余。明日，喧传都下，酒家图其事于壁，自以为遇仙酒肆。好事者竞趋之，遂为湖山旗亭之甲，而诸公亦若有悟云。

崔 福

崔福，故群盗也，尝为官军所捕。会夜大雪，方与婴儿同榻，儿寒夜啼，不得睡觉。捕者至，因以故衣拥儿口，儿得衣，身暖啼止，遂得逸去。因隶籍军伍，累从陈子华捕贼，积功至刺史、大将军。后从陈往江西，留南昌。既而子华易阃金陵，兼节制淮西，而崔仍留洪。时倅摄郡，一日，倅与郡僚宴滕王阁，崔怒其不见招，憾之。适至府治前，民有立牌诉冤者，崔乃携其人，直至饮所，责以郡官不理民事。嗾诸卒尽碎其饮器，官吏皆奔逸窜去，莫敢婴其锋。子华知之，遂檄还建康。会淮西有警，命王鉴出师，鉴请福为援。福不乐为鉴用，托以葬女擅归。鉴怒，遂白其前后过恶，且必正其慢令之罪。会子华亦厌忌之，于是遂从军法，然后声其罪于朝。

福勇悍善战有声，其死也军中惜之。然其跋扈之迹已不可掩，杀身之祸，实有以自取之也。

张乂林叔弓

张乂，延平人。少负才入太学，有声，为节性斋长，既又为时中斋长。其人眇小而好作为，动以苛礼律诸生，同舍多不平之。

莆田林叔弓，亦轻浮之士也，于是以其名字作诗赋各一首嘲之。其警联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长；腹内空虚，乏刘乂一点之墨。"诗警句云："中分爻两段，风使十横斜。文上元无分，人前强出些。"曲尽形容之妙，闻者绝倒。又私试《辟四门》赋云："想帝女下嫔，大展亲家之礼；谅商均不肖，几成太子之游。"《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来朝，莫窥其面；纵使曹交入见，仅露其头。"《颜渊具体而微》赋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望之俨然；道与之貌，天与之形，眇乎小尔。"亦皆叔弓之所为也。

优 语

宣和中，童贯用兵燕蓟，败而窜。一日内宴，教坊进伎为三四婢，首饰皆不同。其一当额为髻，曰蔡太师家人也；其二髻偏坠，曰郑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满头为髻如小儿，曰童大王家人也。问其故，蔡氏者曰："太师觐清光，此名朝天髻。"郑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懒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近者己亥岁，史之为京尹，其弟以参政督兵于淮。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头忽脱，乃红巾也。或惊问曰："贼裹红巾，何为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于是褫其衣冠，则有万回佛自怀中坠地。其旁者云："他虽做贼，且看他哥哥面。"

又女官吴知古用事，人皆侧目。内宴日，参军四筵张乐，胥辈请佥文书，参军怒曰："我方听齑栗，可少缓。"请至三四，其答如前。胥击其首曰："什事不被齑栗坏了。"盖是俗呼黄冠为齑栗也。

王叔知吴门日，名其酒曰彻底清。锡宴日，伶人持一樽夸于众曰："此酒名彻底清。"既而开樽，则浊醪也。旁诮之云："汝既为彻底清，却如何如此?"答云："本是彻底清，被钱打得浑了。"此类甚多，而蜀优尤能涉猎古今，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笑谈。

当史丞相弥远用事，选人改官，多出其门。制阃大宴，有优为衣冠者数辈，皆称为孔门弟子。相与言，吾侪皆选人，遂各言其姓曰：吾为常从事，吾为于从政，吾为吾将仕，吾为路文学。别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与改。'可谓侥幸。"其一曰："吾颜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为独改?"曰："吾钻故改，汝何不钻?"回曰："吾非不钻，而钻弥坚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钻弥远乎?"其离析文义，可谓侮圣言，而巧发微中，有足称言者焉。

有袁三者，名尤著。有从官姓袁者，制蜀，颇乏廉声。群优四人，分主酒色财气，各夸张其好尚之乐，而余者互讥诮之。至袁优，则曰："吾所好者财也。"因极言财之美利，众亦讥诮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讥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讥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为贴书勉其子，登第则可免。子方浪游都城，窘无资用，即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试，则宜多给其费，否则至场中定藏行也。"奕者以不露机为藏行云。

又有士父使从学，月与油烛一千，其子请益，不可，子以书白云："所谓焚膏继晷者，非为身计，正

为门户计。且异日恩封，庶几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费，则大人承事，娘子孺人，辽乎邈哉！”闻者绝倒。

卷十四

馆阁观画

乙亥岁秋，秘书监丞黄怿汝济，以蓬省旬点，邀余偕行，于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后游道山堂。堂故米老书扁，后以理宗御书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书，曰蓬峦，曰群玉堂。堂屏，有坡翁所作竹石，相传淳熙间，南安守某人，乃取之长乐僧寺壁间，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献曾海野，曾殂后，复献韩相平原，韩诛，簿录送官。左为汗青轩，轩后多古桂，两旁环石柱二。小亭曰蓬莱，曰濯缨，曰方壶，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绎志，曰采良门。“采良”二字，莫知所出。

登浑仪台，观铜浑仪。绍兴间内侍邵谔所为，精致特甚，色泽如银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台，一留此以备测验。

最后步石渠，登秘阁，两旁皆列龛藏先朝会要及御书画，别有朱漆巨匣五十余，皆古今法书名画也。是日仅阅秋、收、冬、余四匣。画皆以鸾鹊绫、象轴为饰，有御题者，则加以金花绫。每卷表里，皆有尚书省印，防闲虽甚严，而往往以伪易真，殊不可晓。其佳者有董源画《孔子哭鱼邱子图》，唐模顾恺之《洗经图》，此二图绝高古。李成《重峦寒溜》，孙大古《志公》，展子虔作《伏生》，无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贵纸画山水小卷极精。土雷小景，符道隐山水，关仝山水，胡环马，陈晦柏，文与可古木便面，亦奇，余悉常品，亦有甚谬者。通阅一百六十余卷，绝品不满十焉。暇日想像书之，以为平生清赏之冠也。

针　砭

古者针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盖脉络之会，汤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书传记，所载不一。若唐长孙后怀高宗，将产，数日不能分娩。诏医博士李洞玄候脉，奏云：“缘子以手执母心，所以不产。”太宗问：“当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业永昌。”遂隔腹针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诞。后至天阴，手中有瘢。庞安常视孕妇难产者，亦曰：“儿虽已出胞，而手执母肠胃，不复脱衣。”即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儿既痛，即缩手而生，及观儿虎口，果有针痕。近世屠光远亦以此法治番阳酒官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盖医者，意也，一时从权，有出于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

《脞说》载李行简外甥女，适葛氏而寡，次嫁朱训，忽得疾如中风状。山人曹居白视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针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许，至一茶久，妇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时，梦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梦如前，而故夫为棘刺刺足胫间不可脱，惶惧宛转，乘间乃得归。曹笑曰：“适所刺者，八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宫，二曰鬼信，三曰鬼垒，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床，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则居白所施正此耳。

今世针法不传，庸医野老，道听涂说，勇于尝试，非惟无益也。比闻赵信公在维扬制阃日，有老张总管者，北人也，精于用针，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时张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仅有一穴或可疗。”于是刺足外踝二寸余，而针为血气所吸留，竟不可出。某仓惶请罪曰：“穴虽中，而针不出，此非吾师不可，请急召之。”于是命流星马宵征，凡一昼夜而老张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针法耳。”遂别于手腕之交刺之，针甫入，而外踝之针跃而出焉，即日疾愈，亦可谓奇矣。

然古者，针以石为之。昔金元起欲注《素问》，访王孺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为针，必不用铁。”《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云：“高氏之山多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春秋》：“美疢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针代之耳。

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汞，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汞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因并附见于此焉。

巴陵本末

穆陵既正九五之位，皇兄济王竑出封宛陵，辞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寓于霅城之西。宝庆元年乙酉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与弟壬、丙率太湖亡命数十人，各以红半袖为号，乘夜逾城而入，至邸索王，声言义举推戴。王闻变，易敝衣，匿水窦中，久而得之。拥至州治，旋往东岳行祠，取龙椅置设厅，以黄袍加之。王号泣不从，胁之以兵，不获已，与之约曰：“汝能勿伤太后、官家否？”众许诺，遂发军资库出金帛楮券犒军。命守臣谢周卿率见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于州门，声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称见率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时皆耸动，以为山东狡谋。比晓，则执兵者大半皆太湖渔人，巡尉司蛮卒辈多识之，始疑其伪。王乃与郡将谋，帅州兵剿之，其数元不满百也，潘壬竟逸去（后明亮获之楚州河岸）。寓公王元春遂以轻舟告变于朝，

急调殿司将彭忳赴之，兵至，贼已就诛矣。主兵官苟统领者，坚欲入城，意在乘时劫掠。舟抵南关张王祠下，忽若有方巾著白袍人挤之入水，于是亟闻之，朝廷亦以事平，俾班师焉。使非有此，一城必大扰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锡来，且颁宣医视疾之旨。时王本无疾，实使之自为之计，遂缢于州治之便室，舁归故第治丧（本州有老徐驻泊云：尝往视疾，至则已死矣。见其已用锦被覆于地，口鼻皆流血，沾渍衣裳，审尔，则非缢死矣）。始欲治葬于西山寺，其后遂藁葬西溪焉。初，朝廷得报，谓出山东谋，史揆惧甚，既而事败，李全亦自通于朝，以为初不与闻，疑虑始释。遂下诏贬王为巴陵县公，夫人吴氏赐度牒为女冠，移居绍兴，改湖州为吉安州。王元春以告变功，遂知乡郡。时秀王第十三子师弥，逃难菁山园庙，亦奖其能守园陵，躐等升嗣袭。甚者以潘阆尝从秦王为记室，有同谋之嫌，亦黜其先贤之祀焉。先是，天台宋济中楫为守日，更立诸坊扁，其左题曰，守臣宋济立。未几变作，或以为先谶云。

其后，魏了翁华父、真德秀希元、洪咨夔舜俞、潘枋庭坚，皆相继疏其冤。大理评事庐陵胡梦昱季晦，应诏上书，引晋申生为厉，汉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万余言，讦直无忌，遂窜象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诗送之。翁云："应诏书闻便远行，庐陵不独说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态浮云多变换，公朝初日合清明。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愿名。"杜云："庐陵一小郡，百岁两胡公。论事虽小异，处心应略同。有书莫焚稿，无恨岂伤弓。病愧不远别，写诗霜月中。"胡云："一封朝奏大明宫，吹起庐陵古直风。言路从来天样阔，蛮烟谁使径旁通。朝中竞送长沙傅，岭表争迎小澹翁。学馆诸生空饱饭，临分忧国意何穷？"竟殁于贬所。

端平更化，诏许归葬，官其一子。洪舜俞当制云："朕访落伊始，首下诏求谠言，盖与谏鼓、谤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岂朕心哉？尔风裁峻洁，志概激壮，徭廷尉平上书公车，言人之所难言。方嘉贯日之忠，已堕偃月之计。问涂胥口，访事泷头，曾无几微见于面，何气节之烈也。仁祖能起介于远谪之余，孝祖能拔铨于投荒之后。抚今怀远，魂不可招；潦雾堕鸢，追悔何及。仍官厥子，以旌折槛之直，且识投杼之过，尔虽死不朽矣。"以周成子与谋，鞫之棘寺，不服，大理卿徐瑄力辨其非，皆坐贬死。台谏李知孝莫泽，奉承风旨，凡平日睚眦之怒，悉指以从伪，弹劾无虚日，朝野为之侧足。越再岁，忽颁宽恩，或谓史揆尝有所睹而然。

辛卯郁攸之变，太室省部悉为煨烬，下诏求言。籍田令徐清叟应诏疏略云："人伦睦则天道顺，一或悖其常，则天应之以祸也。巴陵有过，罔克继绍，大臣协定大计，挈神器归之陛下。不幸狂寇猝发，陷巴陵于不道，衣服僭拟，死有余罪。然在彼纵非，而在我者不可不厚。夺爵废祀，暂焉犹可，久而不赦，厥罚甚焉。况曩因巴陵诖误，名在丹书者，比以庆赉，生者叙复，死者归葬。然恩及疏逖，而亲者反薄，臣恐宁宗在天之灵，或谓不然也。盖陛下之与巴陵，俱宁宗皇帝之子，陛下富贵如此，而巴陵僇辱如彼，讵合人父均爱其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延太室，往往缘此。盖以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气，累载积年，犹未消释，有以伤和而召异也。"云云。

癸巳六月，御笔命有司改葬，追复王爵，所有命继之事，则事关家国，非朕敢私。

丙申岁，正言方大琮奏疏亦云："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纲常是也。陛下隐之于心，其有不安者乎？臣在田野间，侧闻宁宗皇帝嘉定选择之时，追记先朝，眷念魏邸，故陛下之立，必自魏来。彼故王退守藩服，变出仓卒，霅川之事，深可痛矣。臣尝记真德秀之疏曰：'前有避匿之迹，后有讨捕之谋。'又记洪咨夔之疏曰：'霅川之变，非济邸之本心，济邸之殁，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灾之疏，皆可谓得其情矣。胡梦昱一疏，尤为恻怛；贯穿百代之兴亡，指陈天人之感应，读之使人流涕。当是时也，天地祖宗犹有以察陛下之有所制；黄壤沉魄，犹有以亮陛下之不得已。今将十载，天毙老妖，端平改弦，威福自出，此非昭冤雪枉之时乎？臣恭睹六年六月御笔有曰'胁狂陷逆'，又曰'复爵茔坟'，而立后一事，则以事系家国，难以轻议。又恭睹二年七月御笔，有曰'卫王功茂，深欲保全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无复捃摭'。一则牢关固拒，如待深仇，何其重于继同气之后；一则丁宁覆护，如抚爱子，何其厚于保奸孽之家。合二笔而观，有人心者，以为何如哉！故王之迹，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孙，至今繁盛。今也，西溪荒阡，麦饭无主，霜藜孤寄，抑堕缁流。"云云。"臣剽闻故王尝从陛下会朝侍班，同榻共食，情爱备至。使无弥远先入之言，宁不怆念畴昔之故。若故王者，生蒙友爱之义，死乃不蒙继绝之恩乎？臣闻真德秀垂殁，语其家以不能申前言为大恨。又见洪咨夔尝对臣言曰：'上意未回，则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亡矣！独梦昱所谓冤不散则祸不消，今虽官其一子，未足偿其一门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梦昱之论亦未明也。群臣泛议，一语及此，摇手吐舌，指为深讳。陛下豁然开悟，特下明诏，正权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则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改莹？高燥，亟谋绍承，幸伉俪之犹存，庶精爽之有托。若敖之鬼不馁，新城之巫永消，则天心之悔祸有期，人心之厌乱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间耳。宋文帝何如主，犹能还二王之家，正徐傅之戮，而况九京之下，所望于英明之主哉。"云云。

丙申明禋，大雷电雨雹，诏求直言。架阁韩祥疏曰："四海之大，谁无兄弟，尊为元首，宁忍忘情，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请陛下行徐傅之诛则弗忍，焉知新城冤魄不日夜恻怆，请命上帝乎？"司农丞郑逢辰封章略曰："妖

由人兴，变不虚发。推原其故，陛下掇天怒者，其失有四：一曰天伦未笃，二曰朝纲未振，三曰近习之势浸张，四曰后宫之宠浸盛。何谓天伦未笃？兄弟，人之大伦也。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邱，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太子申生之死，犹能请命于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霅川之变，窜身水窦，襟裾沾濡，凶徒迫胁，情实可怜。今乃烝尝乏祀，嫠妇无归，岂不掇天怒邪？"云云。

丁酉火灾，三学生员上书，谓火起新房廊，乃故王旧邸之所，火至仟林寺而止，乃故王旧宅之林，皆指为伯有为厉之验。太常丞赵琳疏，亦以《春秋》郑伯有良霄为厉之验。一时朝绅韦布，咸谓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气。独府学生李道子立异一书，援唐立武后事，谓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广南额外摄官事邹云一书，尤为可骇。大略谓："济邸不能一死，受程军、陈登之徒，班廷拜舞于仓猝之际，天日开明，着身无地，夫复何言。今天下之士，反起兴怜，陛下又从而加惠之，复其爵位，给其帑藏，可谓曲尽其恩。今天下之士，不知大义所在，复以立嗣为言，簧鼓天下之听。且济邸虽未得罪于天下，而实得罪于《春秋》，济王不道，法所当除。陛下尚轸在原，犹存爵位，借使勉从群议，俾延于世，不可也。矧当世情多阻之时，人心趋乱者众，万一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怀王孙而激乱者，是时置国家于何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真德秀之贤，犹且昧此，况他人乎？"二人并特旨补将仕郎，权夕郎丁伯桂驳之，乃止。殿院蒋岘伯见，谓："火灾止是失备，更无余说。"且云："济邸之于陛下，本非同气之亲，非兄弟而强为兄弟。"又云："《中庸》达道，始于君臣而次于父子，《大易》二篇，基于父子而成于君臣，而况下于父子者乎？此见君臣之道，独立于天地之间。"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当问。"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语，巫而诬焉。"于是太武学生刘实甫等二百余人，相率上书力攻之，岘遂罢言职。

至景定甲子岁，度宗践祚之初，监察御史常懋长孺奏："巴陵之事，岂其本心？真宗能还秦邸之后，以成太宗之心，陛下岂不能为故王续一线之脉哉！"既而御笔云："济王生前之官，先帝已与追复，尚有未复所赠官，尝曰留以遗后人，即仁皇践祚，赠秦王太师、尚书令之典也。所宜继志，以慰泉壤，可追复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仍令所属讨论坟茔之制，日下增修，余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指挥。"

又至德祐乙亥，边事缴扰，台臣以此为请。而常长孺入为文昌，一再奏陈，以为："此亦挽回天意之机。且霅川之事，非其本心，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犹能召飞霜枯草之灾，况尝备储闱之选乎？且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日至，毋乃巴陵得请于帝乎？若子产所谓有以归之，斯可矣。欲乞英断，为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为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请未已也。"遂有旨：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济王，特封镇王，赐谥昭肃。所有坟茔令临安府两浙漕司相视，更加修缮。仍令封椿安边所拨田一万亩给赐，仍差王应麟前往致祭，盖应麟亦尝有请也。又批令于两班中，择昭穆相当二三岁以下者，指定一员，以奉其祀。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数奇

《李广传》："广数奇，毋令当单于。"注云："奇，不偶也，言广命只不偶也。数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为江南本《汉书》，数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误耳。然或以为疑。余因考《艺文类聚》、《冯敬通集》"吾数奇命薄"，《唐文粹》徐敬业诗"数奇良可叹"，王维诗"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杜诗"数奇谪关塞，道广存箕颍"，罗隐诗"数奇当自愧，时薄欲何干"，坡诗"数奇逢恶岁，计拙集枯梧"，观其偶对，则数为命数，非疏数之数，音所具切明矣。

谏笋谏果

世传涪翁喜苦笋，尝从斌老乞苦笋诗云："南园苦笋味胜肉，箨称冤莫采录，烦君更致苍玉束，明日风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诗云："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春衫诚可脱。"坡得诗，戏语坐客云："吾固不爱做官，鲁直遂欲以苦笋硬差致仕。"闻者绝倒。尝赋苦笋云："苦而有味，如忠谏之可活国。"放翁又从而奖之云："我见魏征殊妩媚，约束儿童勿多取。"于是世以谏笋目之。殊不知翁尝自跋云："余生长江南，里人喜食苦笋，试取而尝之，气苦不堪于鼻，味苦不可于口，故尝屏之，未始为客一设。及来黔，黔人冬掘苦笋萌于土中，才一寸许，味如蜜蔗，初春则不食，惟僰道人食苦笋。四十余日出土尺余，味犹甘苦相半。"以此观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贵乎苦也。南康简寂观有甜苦笋，周益公诗云："疏食山间茶亦甘，况逢苦笋十分甜，尹看齿颊留余味，端为森森正且严。"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荼苦者，果何谓哉。

又记涪翁在戎州日，过蔡次律家，小轩外植余甘子，乞名于翁，因名之曰味谏轩。其后王宣子予以橄榄送翁，翁赋云："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见余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则二物亦可名之为谏果也。

姚幹父杂文

姚镕，字幹父，号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尝师之。记诵甚精，著述不苟，潦倒余六旬，仅以晚科主天台黄岩学，期年而殂。余尝得其杂著数篇，议论皆有思致。今散亡之余，仅存一二，惧复失坠，因录之以著余拳拳之怀。

《喻白蚁文》云："物之不灵，告以话言而弗听，俗所谓对马牛而诵经是已。虽然，群生之类，皆含佛性，皆具天机。百舌能语，白鹭能棋，伯牙弦清而鱼听，海翁机露而鸥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鳄识昌黎，若此之类，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马牛而待之。况夫蝼蚁至微，微而有知。自国于大槐以来，则有君臣尊卑。南柯一梦，言语与人通，井邑与人同。人但见其往来憧憧，而不知其市声讧讧。固自有大小长幼之序，前呼后唤之响，默传于寂然无哗之中。一种俱白，号曰地虎，族类蕃昌，其来自古。赋性至巧，累土为室，有觜至刚，啮木为粮。吾尝窥其窟穴矣，深闺邃阁，千门万户，离宫别馆，复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长亭，缭绕乎其甬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玲珑乎其蜂房。嗟尔之巧则巧矣，盛则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钻椽穴柱，不尽嚼而不已。遂使修廊为之空洞，广厦为之颓圮。夫人营创，亦云难矣，上栋下宇，欲维安止，尔乃鸠居之而不恤，蚕食之而无耻，天下其宁有是理。余备历险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计尺寸而与之地，较锱铢而赋之财。苟作数椽，不择美材，既杉椤之无有，惟梓松之是裁，正尔辈之所慕，逐馨香而俱来，苟能饱尔之口腹，岂不岌岌乎殆哉？虽然，尔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亲亲，无闺门同气之斗，近于仁；其行济济，有君子逊畔之风，近于礼；有事则同心协力，不约而竞集，号令信也；未雨则含沙负土，先事而绸缪，智识灵也；其徒羽化，则空穴饯之于外，有同室之义也。既灵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谛创尔所见，余之艰难尔宜知。今与尔画地为界，自东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数倍蓰，请种族类以他适，毋入范围而肆窥。苟谆谆而莫听，是对马牛而诵经，其去畜类也几希。以酒酹地，尔其知之。"

又效柳河东《三戒》作《三说》，其一曰《福之马嘉鱼》，云："海有鱼曰马嘉，银肤燕尾，大者视晬儿，脔用火熏之可致远，常渊潜不可捕。春夏乳子，则随潮出波上，渔者用此时帘而取之。帘为疏目，广袤数十寻，两舟引张之，缒以铁，下垂水底。鱼过者，必钻触求进，愈触愈束愈怒，则颊张鬣舒，钩着其目，致不可脱。向使触网而能退却，则悠然逝矣。知进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杀人，江南蟹雄，螯堪敌虎；然取蜂儿者不论斗，而捕蟹者未闻血指也。蜂窟于土或木石，人踪迹得其处，则夜持烈炬临之。蜂空群赴焰，尽殪，然后连房刳取。蟹处蒲苇间，一灯水浒，莫不郭索而来，悉可俯拾。惟知趋炎而不安其所，其陨也固宜。"

《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罽，色终使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陈野外而联络之，伏伺其旁。猩猩见之，知为饵己，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堕奴辈计中，携俦唾骂而去。去后复顾，因相谓曰：'盍试尝之。'既而染指知味，则冥然忘夙戒，相与沾濡径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发，往往颠连顿仆，掩群无遗。呜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继母服

何自然本何俯德显之子，其母姚氏死，即出继何修德扬。后俯再娶周氏，及自然为中司日，周氏死，自然以不逮事母，审合解官，申心丧。下礼官议，以为母无亲继之别，朝廷不以为然，复下给舍台谏议。太学生朱九成等，各上台谏书，论其当去。集议既上，虽以为礼有可疑，义当从厚，合听解官。然竟以礼律不载，无所折衷。

自然去后数日，书库官方庭坚于《隋书·刘子翊传》，永宁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外继，其后父更别娶，后母至是而亡。河间刘炫以无抚育之恩，议不解任。子翊时为侍御史，驳之曰："传云：'继母如母。'与母同也。"又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按期者自以本生，非殊亲之与继也。"又曰："亲继既等，心丧不殊。"又曰："如谓继母之来，在子出之后，制有浅深，则出后之人，所后者初亡，后之者始至，此复可以无抚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养之恩，始成母子，则恩由彼至，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继母本以名服，岂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炫敢违礼乖令，侮圣贤法。使出后之子，无情于本生，名义之分，有污于风俗。"事奏，竟从子翊之议。

礼官具白于庙堂，议乃定。乃知读书不多，不足以断疑事也。

食牛报

曾凤朝阳，庐陵人，余尝与之同寮。忽以疾告，数日，余往问之，因云："昔年病伤寒，旬余不解。昏睡中，忽觉为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堕牛腹中。于是矍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发誓，自此复见天日，当终身不食太牢。悚然惊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饮乡人家，具牛炙甚美。朋旧交勉之，忍馋不禁，为之破戒，归即得疾。畴昔之夜，梦如往年，恐惧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闻其说异之，且尝见传记小说所载食牛致疾事极众，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禀赋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证，非惟不染，虽奴婢辈亦复无之，益信朝阳之说为不诬。因并著之，以为世戒。

卷十五

曲壮闵本末

曲端字平甫，镇戎军人，知书善属文，作字奇

伟，长于兵略，屡战有声。知延安府时，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遂授端吉州团练使、节制司都统制。端雅不欲属庶，及寇犯陕西，庶召端，则以未受命辞。敌知端、庶不协，并兵寇鄜延，庶督端为援，端以为救鄜延，不如全陕西，乃遣吴玠攻华州。既而延安陷，庶无所归，遂以百骑驰至端军。端以戎服见，问庶延安失守状曰："节制固知爱身，不知为天子爱城乎？"庶曰："吾数令不从，谁其爱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屡陈军事,不一见听，何也？"乃拘其官属，夺其节制司印。既而以擒史斌功，迁康州防御使、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知延安府。端不欲往，朝廷疑有叛意，遂以御营提举召，端疑不行。会张浚宣抚川、陕，以端有威声，承制拜端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司都统制、知渭州，军士欢声如雷。是时端与吴玠皆有重名，陕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谋有勇是吴大。"娄室寇邠州日，端屡战皆捷，至白店原，撒离喝乘高望之，惧而号泣，彼中目之为"啼哭郎君"，其为敌所畏如此。

既而浚欲大举，未测其意，先使张彬往觇之曰："公常患诸路兵不合，财不足。今宣抚司兵已合，财已足，娄室以孤军深入，我合诸路攻之不难，万一粘罕并兵而来，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较彼己，今敌可胜，止娄室孤军。然将士轻锐，不减前日，我不过止合五路兵耳，然将士无以大异于前。兼敌之入寇，因粮于我，我常为客，彼常为主。今当反之，按兵据险，时出偏师以扰其耕。彼不得耕，必将取粮于河东，是我为主彼为客。不一二年间，必自困毙，可一举而灭也。万一轻举，后忧方大。"彬以其言复命，浚不悦。

金犯环庆，端遣吴玠拒之彭店原，战少却，乃劾玠违节制。其秋，兀术窥江淮，浚议出师，会诸将议所从，端力以为不然，须十年乃可。端既与浚异趣，时王庶为宣抚司参谋，与端有宿怨，因谮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图之。"浚积前疑，复闻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罢其兵柄与祠，再谪海州团练副使，万安军安置。是时，陕西军民皆恃端为命，及为庶潜，无罪而贬，军情大不悦。

是年，浚大举，军至富平县。将战，乃伪立前军都统制曲端旗以惧之。娄室曰："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绐我也。"遂拥军骤至，军遂大溃。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泾原军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后，先自聚集，皆前帅曲端训练有方，遂叙复左武大夫，兴州居住。绍兴初，又叙营州刺史，与祠，徙阆州。浚亦自兴州移司阆州，欲复用端。

玠既憾之，且惧端复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于张公。"王庶又从而潜之，以端尝作诗云："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举此以为指斥。浚入其说，且以张中孚、李彦琪，赵彬降敌，疑端知其谋，于是徙端恭州，置狱，命武臣康随为夔路提刑鞫治。康随者，先知怀德军，盗用库金，为端所劾。时武臣提刑废已久，浚特以命随。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长吁，指其所乘战马铁象云："天不欲复中原乎？惜哉！"泣数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狱官不知何人，日盛服候之，如事上官之礼，端甚讶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将军功臣，朝廷所知，决无他虑。若欲早出，第手书一病状，狱司即以申主，便可凭藉出矣。"端欣然引笔书之，甫就，狱官遽卷怀而去。是晚，即进械，坐之铁笼，炽火逼之，殊极惨恶。端渴甚求饮，与之酒，九窍流血而死，年四十一，时绍兴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时也。陕西军士，皆流涕怅恨，多叛去者。

浚寻得罪，诏追复端宣州观察使。制曰："顷失意于权臣，卒下狱而谴死，恩莫追于三宥，人将赎以百身。"其后金归河南之日，又诏谥端壮闵。制曰："属委任之非人，致刑诛之横被，兴言及此，流涕何追！"

端为泾原都统日，有叔为偏将，战败诛之。既乃发丧，祭之以文曰："呜呼！斩副将者，泾原统制也，祭叔者，侄曲端也，尚享！"一军畏服。其纪律极严，魏公尝按视端军，端执挝以军礼见，旁无一人。公异之，谓欲点视，端以所部五军籍进。公命点其一部，于廷间开笼纵一鸽以往，而所点之军随至，张为愕然。既而欲尽观，于是悉纵五鸽，则五军顷刻而集，戈甲焕灿，旗帜精明，魏公虽奖，而心实忌之。在蜀日，尝有诗云："破碎江山不足论，何时重到渭南村。一声长啸东风里，多少人归未断魂。"亦可见其志也。

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冤。而《四朝国史》端本传之论，乃曰："曲端之死，时论或以为冤，然观其狠愎自用，轻视其上，纵使得志，终亦难御，况动违节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虽史臣为魏公庇，然失其实矣。信如所言，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或又比之孔明斩马谡，尤无谓也。直笔之难也，久矣，惜哉！

浑天仪地动仪

旧京浑天仪凡四座，每座约用铜二万斤。至道仪在测验浑仪所，皇祐仪在翰林天文局，熙宁仪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仪在合台。南渡后，工部员外郎袁正功尝献木样，诏工部折半制造，计用铜八千四百余斤，后不克成。至绍兴七年，尝自制小样。十四年，令内侍邵谔领其事，其一留太史局司天台，其一留秘书省测验所，皆精铜为之，工致特甚，然比之旧京者，不能及其半也。

按浑天仪始于洛下闳，或以为璿玑玉衡之遗法，非也。其后贾逵、张衡、斛兰、李淳风、梁令瓒、僧一行以下皆能之，独有候风地震之器曰地动仪者无传焉。按《汉·张衡传》，此仪以精铜为之，其器圆径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每龙作一蟾蜍，仰首张口而承之。机关巧制，皆在樽中。龙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

州分地动，则龙衔之丸，即坠蟾蜍口中，乃铿然有声。司候者占之，则知某地分震动矣。

《北史》，信都芳明算术，有巧思，聚浑天欹器、地动铜壶、刻漏、候风诸巧事，令算之，皆无遗策。隋临孝恭，尝著《地动遗经》一卷，今无传焉。

然以理揆之，天文有常度可寻，时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浑天测之可也。若地震则出于不测，盖阴阳相薄使然，亦犹人之一身，血气或有顺逆，因而肉瞤目动耳。气之所至则动，气所不至则不动。而此仪置之京都，与地震之所了不相关，气数何由相薄，能使铜龙骧首吐丸也？细寻其理，了不可得，更当访之识者可也。

腹 笥

昆山白莲花寺，乃陆鲁望舍宅之所，后有祠堂像设，皆当时物。咸淳中，盛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于水，则满腹皆鲁望平生诗文亲稿也。寺僧颂于郡，时太守倪普亦怒之，遂从徒坐，而更塑其像。虽可少雪天随之辱，然无复当时之腹稿矣。

霅川南景德寺，为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椤木为之，经数百年，略不欹倾，俗传以为神匠所为，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经数百卷，多五代及国初时人手写，皆硾碧纸，金银书。间有舍利、珠玉、金银钱之类，多为宗子所得。尝见一仆得金银书《心经》一囊，凡十卷，长仅二寸，卷首各绘佛像，亦颇极精妙。后经笥一旦遂空，亦竟莫知火起之由，岂释氏所谓劫火者乎？

龟溪二女贵

隆国黄夫人，湖州德清县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复归李仁本，媵其女以入荣邸。时嗣王与芮苦无子，一幸而得男，是为度宗。然自处极谦抑，虽骤贵盛，每遇邸第亲戚，至不敢坐。常以奶子自称，人亦以此名之，或者有魏奶子之谤，其实不然也。

秦齐国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才数里。贾涉济川以制置，少日，舟过龟溪，见妇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问夫何在，曰："未归。"语稍洽，调之曰："肯相从乎？"欣然惟命。及夫还，扣之，亦无难色，遂携以归。既而生似道，未几，出嫁为民妻，似道少长，始奉以归。性极严毅，似道畏之。当景定、咸淳间，屡入禁中，隆国至同寝处，恩宠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赐秘器及冰脑各五百两，赙银绢四千两匹，命中使护葬，帅漕供费，凡两辍朝，赐谥柔正，又赐功德寺及田六千亩，可谓盛极矣。故一邑产二女贵人，前此所未有也。

算历约法

古有数九九之语，盖自至后起，数至九九，则春已分矣，如至后一百六日为寒食之类也。余尝闻判太史局邓宗文云："岂特此为然，凡推算皆有约法。"《推闰歌括》云："欲知来岁闰，先算至之余，更看大小尽，决定不差殊。"谓如来岁合置闰，止以今年冬至后余日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则本月尚余八日，则来年之闰，当在八月，或小尽，则止余七日，则当闰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则以望日为断，十二日足，则复起一数焉。

《推节气歌括》云："中气与节气，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细，两时零五刻。"谓如正月甲子，子时初刻立春，则数至己卯日寅时正一刻，则是雨水节也。

《推立春歌括》云："今岁先知来岁春，但看五日三时辰。"谓如今年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时立春。若夫刻数，则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尽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尽记。然此亦历家之浅事耳，若夫精微，则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玉照堂梅品

梅花为天下神奇，而诗人尤所酷好。淳熙岁乙巳，予得曹氏荒圃于南湖之滨，有古梅数十，散漫弗治。爰辍地十亩，移种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别圃江梅，合三百余本，筑堂数间以临之。又挟以两室，东植千叶缃梅，西植红梅各一二十章，前为轩楹如堂之数。花时居宿其中，环洁辉映，夜如对月，因名曰玉照。复开涧环绕，小舟往来，未始半月舍去，自是客有游桂隐者，必求观焉。顷亚太保周益公秉钧，予尝造东阁，坐定者首顾予曰："一棹径穿花十里，满城无此好风光。"人境可见矣！盖予旧诗尾句，众客相与歆艳，于是游玉照者，又必求观焉。

值春凝寒，反能留花，过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题咏层委，亦可谓不负此花矣。但花艳并秀，非天时清美不宜；又标韵孤特，若三闾大夫，首阳二子，宁槁山泽，终不肯頫首屏气，受世俗湔拂。间有身亲貌悦，而此心落落不相领会；甚至于污亵附近，略不自揆者。花虽眷客，然我辈胸中空洞，几为花呼叫称冤，不特三叹、屡叹、不一叹而足也。因审其性情，思所以为奖护之策，凡数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称、憎嫉、荣宠、屈辱四事，总五十八条，揭之堂上，使来者有所警省。且世人徒知梅花之贵，而不能爱敬也。使予之言，传闻流诵，亦将有愧色云。

绍兴甲寅人日约斋居士书。

花宜称凡二十六条

澹阴。晓日。薄寒。细雨。轻烟。佳月。夕阳。微雪。晚霞。珍禽。孤鹤。清溪。小桥。竹边。松下。明窗。疏篱。苍崖。绿苔。铜瓶。纸帐。林间吹笛。膝上横琴。石枰下棋。扫雪煎茶。美人淡妆篸戴。

花憎嫉凡十四条

狂风。连雨。烈日。苦寒。丑妇。俗

子。　老鸦。　恶诗。　谈时事。　论差除。　花径喝道。　对花张绯幕。　赏花动鼓板。　作诗用调羹驿使事。

花荣宠凡六条

主人好事。　宾客能诗。　列烛夜赏。　名笔传神。　专作亭馆。　花边歌佳词。

花屈辱凡十二条

俗徒攀折。　主人悭鄙。　种富家园内。　与粗婢命名。　蟠结作屏。　赏花命猥妓。　庸僧窗下种。　酒食店内插瓶。　树下有狗屎。　枝下晒衣裳。　青纸屏粉画。　生猥巷秽沟边。

昔义山《杂纂》内，有杀风景等语，今梅品实权舆于此。约斋名镃，字功父，循王诸孙，有吏才，能诗，一时所交皆名辈。予尝得其园中亭榭名，及一岁游适之目，名《赏心乐事》者，已载之《武林旧事》矣。今止书其赏牡丹及此二则云。

律　历

沈存中云，近世精于历者，莫若卫朴，虽一行亦不及之。《春秋》日食三十六，诸历通验，密者不过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朴能不用推算古今日月食，但口诵乘除，不差一算。凡古历算数，令人就耳一读，即能暗诵旁通，纵横诵之。尝令人写历书，写讫，令附耳读之，有差一算者，读至其处，则曰："此误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运筹如飞，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处，则检正而去。熙宁中，撰《奉元历》，以无候簿，未能尽其数。自言其得六七而已，然已密于他历矣。

至姚虞孙乃出新意，用艺祖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己卯，号《纪元历》。于是立朔既差，定腊亦舛，日食亦皆不验，未几遂更焉。

宣和间，妄人方士魏汉津唱为黄帝、夏禹以声为律身为度之说，不以象黍，而用帝指。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律。又云："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则度量权衡皆自此出焉。"或难之曰："上春秋富，手指后或不同，奈何?"复为之说曰："请指之岁，上适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数，是为太蔟、人统，过是，则寸有余，不可用矣。"其敢为欺诞也如此，然终于不可用而止。此事前所未有，于理亦不可诬。小人欺罔取媚，而世主大臣，方甘心受侮而不悟，可发识者一笑也。

张氏《十咏图》

先世旧藏吴兴张氏《十咏图》一卷，乃张子野图其父维平生诗，有十首也。

其一，《太守马太卿会六老于南园》云："贤侯美化行南国，华发欣欣奉宴娱。政绩已闻同水薤，恩辉遂喜及桑榆。休言身外荣名好，但恐人间此会无。他日定知传好事，丹青宁羡《洛中图》。"

其二，《庭鹤》云："戢翼盘桓傍小庭，不无清夜梦烟汀。静翘月色一团素，闲啄苔钱数点青。终日稻粱聊自足，满前鸡鹜漫相形。已随秋意归诗笔，更与幽栖上画屏。"

其三，《玉蝴蝶花》云："雪朵中间蓓蕾齐，骤闻尤觉绣工迟。品高多说琼花似，曲妙谁将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树，团飞无定撼风枝。漆园如有须为梦，若在蓝田种更宜。"

其四，《孤帆》云："江心云破处，遥见去帆孤。浪阔疑升汉，风高若泛湖。依微过远屿，仿佛落荒芜。莫问乘舟客，利名同一途。"

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损，仅存一句云："菰叶青青绿荇齐。"

其六，《归燕》云："社燕秋归何处乡，群雏齐老稻青黄。犹能时暂栖庭树，渐觉稀疏度苑墙。已任风庭下帘幕，却随烟艇过潇湘。前春认得安巢所，应免差池拣杏梁。"

其七，《闻砧》云："遥野空林砧杵声，浅沙栖雁自相鸣。西风送响暝色静，久客感秋愁思生。何处征人移塞帐，即时新月落江城。不知今夜捣衣曲，欲写秋闺多少情。"

其八，《宿后陈庄》云："腊冻初开苕水清，烟村远郭漫吟行。滩头斜日凫鹭队，枕上西风鼓角声。一棹寒灯随夜钓，满犁膏雨趁春耕。谁言五福仍须富，九十年余乐太平。"

其九，《送丁逊秀才赴举》云："鹏去天池凤翼随，风云高处约先飞。青袍赐宴出关近，带取琼林春色归。"

其十，《贫女》云："荆簪掠鬓布裁衣，水鉴虽明亦懒窥。数亩秋禾满家食，一机官帛几梭丝。物为贵宝天应与，花有秋香春不知。多少年来豪族女，总教时样画蛾眉。"

孙觉莘老序之云："富贵而寿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贫贱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于此者，必遗于彼。故宁处康强之贫，寿考之贱，不愿多藏而病忧，显荣而夭短也。赠尚书刑部侍郎张公讳维，吴兴人。少年学书，贫不能卒业，去而躬耕以为养。善教其子，至于有成。平居好诗，以吟咏自娱。浮游闾里，上下于溪湖山谷之间，遇物发兴，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绘之华，而雅意自得。徜徉闲肆，往往与异时处士能诗者为辈。盖非无忧于中，无求于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谓贵；不治职，而受禄养以终其身，亦可谓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谓寿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违其所哀，无忧无求，而见之吟咏，则其自得而无怨怼之辞，萧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书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爱诗十首，写之缣素，号《十咏图》，传示子孙，而

以序见属。余既爱侍郎之寿，都官之孝，为之序而不辞。都官字子野，盖其年八十有二云。"

此事不详于郡志，而张维之名亦不显，故人少知者。会直斋陈振孙贰卿方修《吴兴志》，讨摭旧事，见之大喜。遂传其图，且详考颠末，为之跋云：

"庆历六年，吴兴郡守宴六老于南园，酒酣赋诗，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学，为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简年七十九，司封员外郎范说年八十六，卫尉寺丞张维年九十一，俱致仕。刘余庆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吴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于朝。刘，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颂之父；吴，大理丞知几之父也。诗及序刻石园中，园废，石亦不存。其事见《图经》及《安定言行录》中。余尝考之，郎简，杭人也，或尝寓于湖。范说，咸平三年进士，同学究出身。周颂，天圣八年进士。刘、吴盛族，述与知几皆有名迹可见，独张维无所考。近周明叔史君得古画三幅，号《十咏图》者，乃维所作诗也。首篇即南园宴集所赋，孙觉莘老序之，其略云云，于是始知维为子野之父也。时熙宁五年，岁在壬子，逆数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当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当为守。会六老之年，实庆历丙戌。逆数而上九十一年，则周世宗显德丙辰也。后四年宋兴，自是日趋太平极盛之世，及于熙宁、元丰，再更甲子矣。子野于其间擢儒科，登朊仕，为时闻人。赠其父官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风雅韵，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可谓吾乡衣冠之盛事矣！世固知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庆历丙戌后十八年，子野为《十咏图》，当治平甲辰。又后八年，孙莘老为太守为之作序，当熙宁壬子。又后一百七十七年，当淳祐己酉，其图为好古博雅君子所得。会余方缉《吴兴人物志》，见之如获珙璧，因细考而详录之，庶几不朽于世。其诗亦清丽闲雅，如'滩头斜日凫鹭队，枕上西风鼓角声。'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宝寺，今其后影响不存矣。此图之获，岂不幸哉？"

本朝有两张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圣三年进士，欧阳公为作墓志；其一天圣八年进士，则吾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适同时，不可不知也。且赋诗云："平生闻说张三影，十咏谁知有乃翁。逢世升平百年久，与龄耆艾一家同。名贤叙述文章好，胜事流传绘素工，遐想盛时生恨晚，恍如身在画图中。"南园故址在今南门内，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地尚为张氏物，先君为经营得之，存叟大喜，亦常赋五绝句，其一云："买家喜傍水晶宫，正是南园故址中。我欲筑堂名六老，追还庆历太平风。"盖纪实也。余家又偶藏子野诗一帙，名《安六集》，旧京本也。乡守杨嗣翁见之，因取刻之郡斋。适二事皆出余家，似与子野父子有缘耳。

耿听声

耿听声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贵贱。德寿闻其名，取宫人扇百余，杂以上及中宫所御，令小黄门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圣人也，然有阴气。"至上扇，乃呼万岁！上奇之，呼入北宫，又取妃嫔珠冠十数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气。"时张贵妃薨，此其故物也。后居候朝门内。

夏震微时，尝为殿岩馈酒于耿，耿闻其声，知其必贵，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复娶其女。时郭棣为殿帅，耿谒之曰："君部中有三节度使，他日皆为三衙。"扣为何人，则曰："周虎、彭辂、夏震也。"虎、辂时皆为将官，独震方为帐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尔乎？"耿曰："吾所见如此，可必也。"耿因为三人结为义兄弟。

一日，耿谓虎曰："吾数夜闻军中金鼓有杀声，兵将动，君三人皆当由此而显矣。"未几，开禧出师，虎守和州，辂为金州统戎，皆以功受赏。震则以诛韩功，相继获殿岩，虎亦为帅，皆立节度使班，悉如耿之言。

周陆小词

周平园尝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富文彦博召饮。籍中有曹盼者，洁白纯静，或病其讷而不颖，公为赋梅以见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软酥凝就。雨肥霜逗，痴騃闺房秀。　莫待冬深，雪压风欺后。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僝僽。"酒酣，又出家姬小琼舞以侑欢，公又赋一阕云："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孙渚。眼波微注，将谓牵牛渡。　见了还非，重理霓裳舞。虽无误，几年一遇，莫讶周郎顾。"范石湖尝云："朝士中姝丽有三杰。"谓韩无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琼也。禁中亦闻之。异时有以此事中伤公者，阜陵亦为一笑。

陆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尝赋诗云："碧玉当年未破瓜，学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蓬窗底，飞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后，每怀旧游，多见之赋咏，有云："金鞭珠弹忆春游，万里桥东罨画楼。梦倩晓风吹不断，书凭春雁寄无由。镜中颜鬓今如此，席上宾朋好在否？箧有吴笺三百个，拟将细字写春愁。"又云："裘马清狂锦水滨，最繁华地作闲人。金壶投箭消长日，翠袖传杯领好春。幽鸟语随歌处拍，落花铺作舞时茵。悠然自适君知否？身与浮名孰重轻。"又以此诗概括作《风入松》云："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黄金选胜莺花海，倚疏狂，驱使青春。弄笛鱼龙尽出，题诗风月俱新。　自怜华发满纱巾，犹是官身。凤楼曾记当年语，问浮名，何似身亲？欲写吴笺说与，这回真个闲人。"前辈风流雅韵，犹可想见也。

卷十六

三高亭记改本

三高亭，天下绝景也，石湖老仙一记，亦天下奇

笔也。余尝见当时手稿，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锦，信前辈作文不惮于改如此。因详书于此，与同志评之。记云：

"乾道三年二月，吴江县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将军姓范氏，是为鸱夷子皮；晋大司马东曹椽姓张氏，是为江东步兵；唐赠右补阙姓陆氏，是为甫里先生。三君者不并世，而鸱夷子皮又尝一用人之国，名大功显而去之。季鹰、鲁望，萧然臞儒。使有为于当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见微，脱屣天刑，清风峻节，相望于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吴江之邑人，独私得奉烝尝以夸于四方，若曰吾东家邱云尔。邑大夫赵伯虚勤劳其邑，百废具举，以故祠为陋，将改作，于是归老之士乡老王份，献其地雪滩，左具区，右笠泽，号称胜绝。乃筑堂于其上，告迁于像而奠焉。又属石湖郡人范成大为之辞（识）噫！（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滨，掉头而弗顾，人又从而以为高，岂盛际之所愿哉！后之人高三君之风，而迹（尚论）其所以去，为世道计者，可以惧思过半矣。至于豪杰之士，或肆志乎轩冕（尸祝而社稷莫之能说），宴安流连，卒悔于后者，亦将有感于斯堂，而某何足以述之？然（独尝怪）屈平既（渊潜以）从彭咸，而桂丛之赋，犹召隐士（淮南小山犹为作隐士之赋）。疑若幽隐处林薄，不死而仙。况如三君蝉蜕溷浊，得全于天者。尝试倚楹而望，水光浮空，云日下上，风帆烟艇，飘忽晦明。意必往来其间（某），何足以见之，故效（援）小山（故事）作歌三章以招焉。遂从而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泛，忼乱五湖兮远游，众芳媚兮高丘，独君兮不可留。长风积兮波浪白（吹泽国），荡摇空明兮南北一色（浪波稽天兮南北一色）。镜万里荡空碧兮鞭鱼龙，列星剡剡兮一下其孤蓬，渺顾怀兮斯路，与凉月兮入沧浦（君之旗兮猎猎，红梁千丈兮可以舣楫。饯东流兮怅云海，悠悠我思兮君无远迈）。战争蜗角兮昨梦一笑，水云得意兮垂虹可以舣棹。仙之人兮寿无涯，乐哉垂虹兮去复来。'载歌曰：'若有人兮横大江，秋风起兮归故乡。鸿冥飞兮白鸥舞，吴波鳞鳞兮在下。嗟人胡为兮天地四方，乐莫乐兮（美无度兮）吾之土。脍修鲈兮雪飞，登菰莼兮芼之。水仙滨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驱疾霆兮驷奔云，宛一息江之滨）。颓倒景兮挥碧，寥俟宴息兮江之皋。菉苹堂兮庑杜若，一杯之酒兮我为君酌。'又歌曰：'若有一人兮北江之渚，披雪而晞兮颓烟雨。绿蔬兮莎棘，岁婉晚兮何以续君食。偭五鼎兮腥腐，羞二（石）泉兮终古。（乌乌飞兮择君屋，归来故墟兮苍烟疏木。擢苴泽兮径秋荷，溱洞庭兮一波。访故人兮安在？）千秋风露兮归来故墟，月明无人兮苍石与语。牛宫洳兮生蒲荷，潮西东兮下田一波。访南泾兮邻曲，山川良是兮丘垅。多稼（石田）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兹里。'"不见初草，何以知后作之工，观前辈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过半矣。

玫愧有《读三高祠记诗》曰："三高之风天与高，三高之灵或可招，小山之后无此作，具区、笠泽空寥寥。几从垂虹荡双桨，寓目沧波独怊怅。笔端不倒三峡流，欲遽招之恐长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袍磊落吞江湖。瑰词三章妙天下，大书深刻江之隅。我来诵诗凛生气，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独钓鲙鲈鱼，茶灶笔床归甫里。先生固是邱壑人，只今方迫功与名，谢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薮生风云。他年事业满彝鼎，乞身归来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尘，容我渔蓑理烟艇。"时范公方为吏部郎也。

昆命元龟辨证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献弥远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权直陈晦之笔也，有"昆命元龟，使宅百揆"之语。时倪文节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谓"昆命元龟"，此乃舜、禹揖逊授受之语，见于《大禹谟》，非僻书也。据《汉书·董贤为大司马册文》云"允执其中"，萧咸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龟"，与"允执其中"之词何以异？若圣上初无是意，不知词臣何从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岂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给舍台谏，又岂得不辨白此事乎？窃见曩之词臣，以圣之清圣之和褒誉韩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备褒誉苏师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当用之语。昔欧阳修论韩琦、富弼、范仲淹立党事，在为河北转运使时，故敢援此以为比，乞行贴麻。

史相得之甚骇，遂拜表缴奏，且谓当时惟知恭听王言，所有制词，合取会词臣，合与不合贴麻。时陈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词内云："兹方艰于论相，顾无异于象贤。昆命元龟，使宅百揆，此盖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为人臣不当用之语。臣观《尚书》所称'师锡帝曰虞舜'与'乃言底可绩'者，其上下文显是揖逊授受之语；而孙近《行赵鼎制》云'亶由师锡之公'，蒋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师锡之公'。陈诚之《行沈该制》云'言皆可绩，佥曰汝谐'，从《大禹谟》之文：'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今以本朝宰相制词考之，《吕夷简制》曰：'或营求方获，或枚卜乃从。'《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实契具瞻。'《王钦若制》曰：'庙堂虚位，龟筮协谋。'《曾公亮制》曰：'拂龟而见祥，端扆而定制，稽用师言之锡，进居台路之元。'《陈执中制》曰：'考嘉绩而惟茂，质枚卜以佥同。'《赵鼎制》曰：'龟弗克违，既验询谋之协。'《陈伯康制》曰：'询于佥言，蔽自朕志。'无非用《大禹谟》此一段中语，此类甚多，不敢尽举。唐人作《韦见素相制》曰：'尔惟不矜，朕志先定。'此两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苏轼草《赐范纯仁诏》，亦曰：'蔽自朕志。'《赐文彦博诏》亦曰：'朕命不再。'至于历试诸艰，盖尧、舜

事。轼于吕大防、胡宗愈诏，屡用‘历试’二字，然臣不敢援此为例，恐未是命龟的证。国初，赵普拜相，制曰：‘询于元龟，历选群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尔瞻，天方赉予，昆命元龟，爰立作相。’云云。古人举事无大小，未尝不命龟，如《洪范》、《周礼》、《左传》，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贤册文‘允执其中’为比，以圣上同之汉哀云云。凡臣所陈，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贴改。”

继得旨：陈晦援证明白，无罪可待，倪思轻侮朝廷，肆言诬罔，可特降两官。其后文节作辨析一状甚详，又专作一书曰《昆命元龟说》，备载始末。然一时公论，多以文节出位而言，近于忿激。而陈之论辨虽详，终不若不用之为佳也。此事叶靖逸虽载之《闻见录》，略甚，今因详书本末云。

诗道否泰

诗道否泰，亦各有时。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时李彦章为中丞，承望风旨，遂上章论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闻喜例赐诗，自何文缜后，遂易为诏书训戒。是岁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吴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上和赐之。自是圣作时出，讫不能禁，而陈简斋遂以《墨梅》诗擢置馆阁焉。

宝庆间，李知孝为言官，与曾极景建有隙，每欲寻衅以报之。适极有春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刊之《江湖集》中；因复改刘子翚《汴京纪事》一联为极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初，刘诗云：“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今所改句，以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刘潜夫《黄巢战场》诗云：“未必朱三能跋扈，都缘郑五欠经纶。”遂皆指为谤讪，押归听读。同时被累者，如敖陶孙、周文璞、赵师秀，及刊诗陈起，皆不得免焉。于是江湖以诗为讳者两年。其后史卫王之子宅之，婿赵汝梅，颇喜谈诗，引致黄简、黄中、吴仲孚诸人。洎赵崇和进《明堂礼成》诗二十韵，于是诗道复昌矣。

贾岛佛

唐李洞字子江，苦吟有声。慕贾浪仙之诗，遂铸其像事之，诵贾岛佛不绝口，时以为异。

五代孙晟初名凤，又名忌，好学，尤长于诗。为道士，居庐山简寂宫。尝画贾岛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为妖。

盖酸咸之嗜，固有异世而同者，长江簿何以得此于人哉！凡人著书立言，正不必求合于一时，后世有扬子云将自知之。

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为仙韶院之冠，宫中号为菊部头。然颇以不获际幸为恨，既而称疾告归。宦者陈源以厚礼聘归，蓄于西湖之适安园。一日，德寿按《梁州曲舞》，屡不称旨。提举官关礼知上意不乐，因从容奏曰：“此事非菊部头不可。”上遂令宣唤，于是再入掖禁，陈遂憾怅成疾。有某士者，颇知其事，演而为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献之，陈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谱则教坊都管王公谨所作也。陈每闻歌，辄泪下不胜情，未几物故。园后归重华宫，改名小隐园。孝宗朝，拨赐张贵妃，为永宁崇福寺云。

潘陈同母

陈了翁之父尚书，与潘良贵义荣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谓陈曰：“吾二人官职年齿，种种相似，独有一事不如公，甚以为恨。”陈问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无之。”陈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当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见还。”即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几生良贵，后其母遂往来两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见罗春伯《闻见录》。

省、状元同郡

抡魁、省元同郡，自昔以为盛事。熙宁癸丑，省元邵刚、状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汤琦、状元王容皆长沙人。绍熙癸丑，省元徐邦宪、状元陈亮皆婺州人。绍熙庚戌，省元钱易直、状元余复皆三山人。宝庆丙戌，省元赵时睹、状元王会龙皆天台人。绍定己丑，省元陈松龙、状元黄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皆三衢人。一时士林歆羡，以为希阔之事。时外舅杨彦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书状元坊以表其闾，既以为未足，则又揭双元坊以夸大之，乡曲以为至荣。二公不欲其成，各以书为谢，且辞焉。彦瞻答之，略云：

尝闻前辈之言曰：“吾乡昔有及第奉常而归，旗者、鼓者、馈者、迓者、往来而观者，阗路骈陌如堵墙。既而闺门贺焉，宗族贺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贺焉。至于仇者，亦茹耻羞愧而贺且谢焉。独邻居一室，扃镝远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问之，愀然曰：‘所贵乎衣锦之荣者，谓其得时行道也，将有以庇吾乡里也。今也，或窃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贵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缪。武断者有之，兼并者有之，庇奸慝持州县者有之，是一身之荣，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广，邻居日以蹙。吾将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贺为？’”吾闻而异其言，因默识而谨书之。凡交游间，必道此语相训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执事于不肖，可谓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独异于寻常者，盖仆之望于执事者亦异焉。人于此时，每以谀献，仆

乃独以忠告，非求异于人也，所冀进执事之德，成执事之器也。执事不以仆之言为然则已，若以为然，则是扁之揭，可以无愧矣。前之不贺者，必将先众人而贺矣。今冠南宫者，执事友也，幸亦以是语之。

二公得书，为之悚然。其后徐以道学名，留以功业显，或者此书有以启发之乎？

金刚钻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镌镂之具，必用所谓金刚钻者。形如鼠粪，色青黑如铁如石。相传产西域诸国，或谓出回纥国。往往得之河北沙碛间鸷鸟海东青所遗粪中，然竟莫知为何物也。盖天下至坚者莫如玉，古者，惟锟铻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与锟铻均，其坚可知矣。

贞观中有婆罗门言得佛齿，所击无坚物。时傅奕方卧病，谓其子曰："是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不能敌，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击之。"果应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多藏之戒

王黼盛时，库中黄雀鲊自地积至栋，凡满二楹。蔡京对客，令点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童贯既败，籍其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传纪载之，以为谈柄。

近者，官籍贾似道第果子库，糖霜凡数百瓮，官吏以为不可久留，难载帐目，遂辇弃湖中，军卒辈或乘时窃出，则他物称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领军鞋一屋"，不足多也。

理、度议谥

理宗未祔，议谥，朝堂或拟曰景、曰淳、曰成、曰文，最后曰礼。议既定矣，或谓与亡金伪谥同，且古有妇人号礼宗者，遂易之曰理。盖以圣性崇尚理学，而天下道理最大，于是人无间言。而不知理字析文取义，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谓请谥于天矣。

度宗初议谥，或拟纯字，则谓有屯之象；或拟实字，则宗实乃英宗旧名；或拟正字，则有一止之嫌，后遂定为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因汉国长公主在先朝已谥端孝，今与庙号上下字暗合，岂偶然哉？

理宗生母全夫人谥慈宪，殊不知伪齐刘豫母亦谥慈宪，当时考不及此，何耶？

谢太后

寿和谢太后方选进时，史卫王夜梦谢鲁王深甫衣金紫求见，致祷再三，以孙女为托，及明，则谢后至。是岁，天台郡元夕，有鹊巢灯山间，众颇惊异。识者以为鹊巢乃后妃之祥，是岁谢果正中宫之位。

咸淳间，福邸凉堂初成，有鹊巢于前庑，宾客交庆，至有形之歌诗者。殊不知野鸟入室，不祥莫甚，安得与前事为比云。

北令邦

《渑水燕谈》载契丹国产大鼠曰毗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尝，常以羊乳饲之。顷北使尝携至京，烹以进御，本朝使其国者，亦皆得食之，盖极珍重之也。

浮休《使辽录》亦谓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脔，置之食物之鼎，则立糜烂，是以爱重。陆氏《旧闻》云："状类大鼠，极肥腯，甚畏日，为隙光所射辄死。"

《续挥犀》载刁约使契丹，戏为诗云："押燕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毗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味若豚而脆，契丹以为珍膳。

数说皆微有异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鼯、獾狸之类耳。近世乃不闻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降　仙

降仙之事，人多疑为持箕者狡狯以愚旁观，或宿构诗文托为仙语，其实不然，不过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诸舅，喜为此戏，往往所降多名士，诗亦粗可读，至于书体文势，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整舅诸姬，戏以纨扇求诗，遂各题小词于上，仍寓姬之名于内，行草相间有可观者。

绍兴斜桥客邸有请紫姑者，命舻为题，诗云："寒岩雪压松枝折，斑斑剥尽青虬血。运斤巧匠斫削成，剑脊半开鱼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驾神舟探仙穴。碧云不动晓山横，数声摇落江天月。"

湖学甲子岁科举后，士友有请仙问得失者，赋词云："凄凉天气，凄凉院宇，凄凉时候。孤鸿叫斜月，寒灯伴残漏。　落尽梧桐秋影瘦，鉴古画眉难就。重阳又近也，对黄花依旧。"此人竟失举。

淳祐间，有降仙于杭泮者，或以鬼议之，大书一诗云："眼前青白谁知我，口里雌黄一任君。纵使挟山可超海，也须覆雨更番云。"或以功名为问，答曰："朝经暮史无间日，北履南鞭知几年。践履未能求实地，荣枯何必问青天。"报其相讥也。

又董无益尝记女仙三绝句云："柳条金懒不胜鸦，青粉墙边道韫家。燕子未来春寂寞，小窗和雨梦梨花。""松影侵坛琳观静，桃花流水石桥寒。东风吹过双蝴蝶，人倚危楼第几兰。""屈曲兰干月半规，藕花香滃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梦，只有青团扇子知。"亦可喜也。

友人姚天泽亦善此。时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观子弟捧箕。忽大书曰：诗赠周邦君，云："谢公楼上春光好，五马行春人未老。郁孤台上墨未干，手捧诏书入黄道。"先子为一笑，然莫知为何等语也。未几，易守临汀，首披郡志，则旧有谢公楼，所谓"谢公楼上好美酒，三百青铜买一斗"者，与前语适符。

然郁孤台以后语，竟亦不验。

又宋庆之寓永嘉时，遇诏岁，乡士从之结课者颇众。适逢七夕，学徒醵饮，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为说，时人号为辨八煞。酒边一士致仙扣试事，忽箕动，大书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词如何？"复请韵，宋指辨云："以八煞为韵。"意欲困之也。忽运箕如飞，大书《鹊桥仙》一阕云："鸾舆初驾，牛车齐发，隐隐鹊桥咿轧。尤云殢雨正欢浓，但只怕来朝初八。　霞垂彩幔，月明银烛，馥郁香喷金鸭。年年此际一相逢，未审是甚时结煞。"亦警敏可喜。

又闻李和父云："向尝于贵家观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体大书一诗云：'猩袍玉带落边尘，几见东风作好春。因过江南省宗庙，眼前谁是旧京人。'捧箕者皆悚然惊散，知为渊圣在天之灵。"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读为之凄然。

文庄公滑稽

外大父文庄章公，自少好雅洁，性滑稽；居一室必汛埽巧饰，陈列琴书，亲朋或讥其龌龊无远志。一日，大书素屏云："陈蕃不事一室，而欲扫除天下，吾知其无能为矣！"识者知其不凡。后入太学为集正，尝置酒，揭馔单于炉亭，品目多异。其间有大鹏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饾饤大盘中，众皆骇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穷诘之；其法乃以凫弹数十，黄白各聚一器。先以黄入羊胞蒸熟，次复入大猪胞，以白实之，再蒸而成。尝迎驾于观桥，戏以书句为隐语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众皆莫测，公笑云："乃此桥华表柱木鹳尔。"其他善戏多类此。

其后居两制，登政第，有《嘉林集》百卷。间作小词，极有思致。先妣能口诵数阕，《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兰红，芍药已抽簪。雨余风软碎鸣禽，迟迟日，犹带一分阴。

把酒莫沉吟，身闲无个事，且登临。旧游何处不堪寻，无寻处，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不复存，而外家凋谢殆尽。暇日追忆书之，以寄余《凯风》、"寒泉"之思云。

腹腴

余读杜诗"偏劝腹腴愧少年"，喜其知味。坡诗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黄诗亦云："故园渔友脍腹腴。"又云："飞雪堆盘脍腹腴。"按《礼记·少仪》云："羞濡鱼者进尾，冬右腴。"注云："腴，腹下也。"《周礼疏》："燕人脍鱼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引以证朊，朊亦腹腴。"《前汉》："九州膏腴。"师古注云："腹下肥白曰腴。"

睡

"花竹幽窗午梦长，此中与世暂相忘。华山处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然则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说，不过谓举世以为息魂离神不动耳。《遗教经》乃有"烦恼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语。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诀云："睡侧而屈，觉正而伸，早晚以时。先睡心，后睡眼。"晦庵以为此古今未发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语，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说，晦庵偶未之记耳。

性所不喜

人各有好恶，于书亦然。前辈如杜子美不喜陶诗，欧阳公不喜杜诗，苏明允不喜扬子，坡翁不喜《史记》。王充作《刺孟》，冯休著《删孟》，司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诋孟》，黄次伋作《评孟》；若酸、咸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无真识，随时好恶，逐人步趋而然者。且以孟、扬、马迁、陶、杜异世，遇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区区之文，以求识赏于当世不具耳目之人，难矣哉！后世子云之论，真名言也。

黄　门

世有男子虽娶妇而终身无嗣育者，谓之天阉，世俗则命之曰黄门。晋海西公尝有此疾，北齐李庶生而天阉。

按《黄帝针经》曰："有具伤于阴，阴气绝而不起，阴不能用，然其须不去，宦者之独去，何也？愿闻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皮肤内结，唇口不荣，故须不生。'黄帝曰：'有其天宦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何耶？'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

又《大般若经》载五种黄门云："梵言扇搋（音丑皆切）半释迦，唐言黄门，其类有五：一曰半释迦，总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释迦，此云妒，谓见他行欲即发，不见即无，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释迦，谓本来男根不满，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叉半释迦，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拿半释迦，此云割，谓被割刑者。此五种黄门，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然《周礼·奄人》郑氏注云："奄，真气藏者，谓之宦人。"是皆真气不足之所致耳。

马塍艺花

马塍艺花如艺粟，橐驰之技名天下。非时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灵。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或作塘）花。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粪土以牛溲硫黄，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候，汤气熏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类无不然，独桂花则反是。盖桂必凉而后放，法当置之石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风，养以清气，竟日乃开。

此虽揠而助长，然必适其寒温之性，而后能臻其妙耳。

余向留东西马塍甚久，亲闻老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性耳。封植矫揉，非时敷荣，人方诧赏之不暇，噫！是岂草木之性哉！

卷十七

杨凝式僧净端

杨凝式居洛日，将出游，仆请所之，杨曰："宜东游广爱寺。"仆曰："不若西游石壁寺。"凝式曰："姑游广爱。"仆又以石壁为请，凝式曰："姑游石壁。"闻者为之抚掌。

吴山僧净端，道解深妙，所谓端师子者，章申公极爱之。乞食四方，登舟，旋问何风，风所向即从之，所至人皆乐施。盖杨出无心，而端出委顺，迹不同而意则同也。

奇对

对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辈所载已多，今择所未书而可喜者数联于此，为多闻之一助。

《义经》六子，艮、巽、坎、兑、震、离；《周礼》一书，天、地、春、秋、冬、夏。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善待问者如撞钟，小应小，大应大；措天下者犹置器，安则安，危则危。《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传；卦爻、系辞、彖象，大《易》一经。五刑之属三千，《大过》、《小过》；一门之聚百指，《家人》、《同人》。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谁誉谁毁；待以国士，报以国士，为己为人。迅雷风烈，烈风雷雨；绝地天通，通天地人。纪信、韩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圣大觉。蝉以翼鸣，不啻若自其口出；龙将角听，谓其不足于耳欤。司马相如、蔺相如，果相如否？长孙无忌、费无忌，能无忌乎？人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经存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九州既别，冀、兖、青、徐、扬、荆、豫、雍、梁；一道相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风》、《晨风》、《凯风》、《终风且曀》。　孟轲好学，师孔子之孙子思；文后兴仁，由太王以至王季。张良借箸前筹，恨不食食其之肉；陈平刻木为女，果能冒冒顿之围。下七十二之齐城，凭三寸舌；退一百万之秦寇，用八千兵。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颜氏其庶几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也。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轮金刚（钱塘寺名）；中和、和丰、丰乐桥，银杓银瓮（钱塘酒楼）。夫子、天尊、大士，头上不同；宫妃、宦寺、官人，腰间各别。邹孟子、吴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齐宣王、司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调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学舞贪眠，柳尽悲欢之态。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东、西；试场三试试三场，经、赋、论、策。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观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诸相如来，人相、我相、众生相。龙飞策士，状元龙，省元龙（度宗龙飞榜，陈文龙为廷魁，胡跃龙为省元）；虎帐得人，殿帅虎，步帅虎（时范文虎为殿帅，孙虎臣为步帅）。

笙炭

赵元父祖母齐安郡夫人徐氏，幼随其母入吴郡王家，又及入平原郡王家，尝谈两家侈盛之事，历历可听。其后翠堂七楹，全以石青为饰，故得名。专为诸姬教习声伎之所，一时伶官乐师，皆梨园国工也。吹弹舞拍，各有总之者，号为部头。每遇节序生辰，则旬日外依月律按试，名曰小排当，虽中禁教坊所无也。

只笙一部，已是二十余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终，日给焙笙炭五十斤，用锦熏笼藉笙于上，复以四和香熏之。盖笙簧必用高丽铜为之，靘以绿蜡，簧暖则字正而声清越，故必用焙而后可。陆天随诗云："妾思冷如簧，时时望君暖。"乐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语，举此一事，余可想见也。靘字，韵书："千定切，音请。"注："靘，青黑色也。"盖藏果者，必以铜青故耳。

徐谓礼相术

徐谓礼尝涉猎袁、李之书，自夸阅人贵贱多奇中。与贾师宪丞相为姻联，贾时年少，荒于饮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扣徐曰："儿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忧，异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记其言。他日贾居相位，徐以亲故求进，久之不遂。贾母为言之，贾不获已，答曰："徐亲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饶郡与之，以终其身，盖深衔前言也。

然师宪日常驰马出游湖山，小憩栖霞岭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视曰："官人可自爱重，将来功名不在韩魏公下。"贾意其见侮，不顾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于破面。他日，复遇道者，顿足惊叹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终矣。"其后悉验。

咸淳三事

咸淳癸酉夏，边遽日闻，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动。荆阃李庭芝祥父乞贾平章用张魏公、赵忠简故事，建督于京，贾则请亲行边。疏凡屡上，朝绅学士上书者无虚日，或欲留行，或赞开督。其后遂置机速房，专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开言路，以集众思，于是言事献策者，益纷纷然。

汉嘉布衣杨安宇者，狂生也，自谓知兵，献言于

朝，遂送机速房看详。都司许自书拟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宇不胜其愤，遂上书痛诋自书短，且谓其操乡音秽谈，一时传以为笑。会奉口有米局之变，京尹吴益区处失当，于是左史李珏自经筵直前论之，吴遂斥出。时好事者为之语曰："左史直前论大尹，草茅上疏诋都司。"

时方诏岁，贾公欲优学舍以邀誉，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庠拟试。时黄文昌方自江阃入为京尹，益增赏格，虽末缀，犹获数百千，于是群四方之士，试者纷然。时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无名子作诗，揭之试所云："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逻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龚孟锳策问

癸酉岁，庆元秋试，两浙运司干官临川龚孟谢为考官。龚道出慈溪，忽梦有人以杯酒饮之，且作"四"字于掌中。晓起，便觉目视眊眊。及入院发策，第一道中误以一祖十三宗为十四宗。于是士子大哄，径排试官房舍，悉遭棰辱，至有负笈而逃者，龚偶得一兵负去而免。

刘制使良贵亲至院外抚谕，遂权宜以策题第二道为首篇，续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联云："龚运干出题疏脱，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刘制使下院调停，用第二道为第一道。"龚后为计使所劾。

明年秋，度宗宾天，于是十四宗之语遂验。

景定行公田

景定三年壬戌，贾师宪丞相欲行富国强兵之策。是时刘良贵为都漕尹天府，吴势卿饷淮东，入为浙漕，遂交赞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绪，则诸路仿行之。于是殿院陈尧道、正言曹孝庆等合奏，谓限田之法，自昔有之。买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余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住造楮币，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御笔批依，而买田之事起矣。

时势卿已死，良贵独任提领之职，以太府丞陈訔为简阅官以副之。且乞内批下都省，严立赏罚，究归并之弊。然上意终出勉强，内批云："永免和籴，无如买逾限之田为良法。然东作方兴，权俟秋成，续议施行。"则上意盖可见矣。贾相愤然以去就争之，于是再降圣旨云："买田永免和籴，自是良法美意，要当始于浙西，庶他路视为则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难于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贾相内引，入札力言其便，御笔遵依，转札侍从、台谏、给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谨焉。贾相遂先以自己浙西万亩为官田表倡，嗣荣王继之，浙西师机赵孟奎亦申省自陈投卖。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发一语。独礼书夕郎徐经孙一疏，力陈买田之害，言多剀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无和之者。

先是议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此犹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之说，除二百亩已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及其后也，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立价以租一石者偿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价随以减。买数少者，则全支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仕、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准直以登仕三千楮，将仕千楮，许赴漕试，校尉万楮，承信万五千，承节二万，则理为进纳，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则几于白没矣。遂檄府丞陈訔往湖、秀，将作丞廖邦杰往常、润，任督催之职。六郡则又有专官；平江则知郡包恢，抚参成公策。嘉兴则知郡潘墀，抚干李补，寓公焦焕炎。安吉则知郡谢奕焘，寓公赵与訔，抚干王唐珪，临安察判马元演。常州则知郡洪穮，运属刘子耕。镇江则知郡章坰，漕司准遣郑梦熊。江阴则知军杨珏，准遣谢司户黄仲。并俟竣事，各转一官。选人减一，前守臣并以主管公田系衔。既而提领刘佐司劾罢嘉兴宰段浚、宜兴宰叶哲佐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长洲宰何九龄追毁告身，永不收叙。以不合出给官由令田主包纳，失田业相维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阴、平江隶浙西宪司，安吉、嘉兴隶两浙漕司，常州、镇江隶总所。每岁秋租，输之官仓，特与减饶二分，或水旱，则别议收数。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梦玉，嘉兴；董楷，安吉；黄震，镇江、常州、江阴三郡。初以选人为之，任满理为须入。州、县、乡、都，则分差庄官以富饶者充应，两年一替。每乡创官庄一所，每租一石，明减二斗，不许多收斛面。约束虽严详，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间毗陵、澄江，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以为无穷之害。或内有硗瘠及租佃顽恶之处，又从而责换于田主，其害尤惨。时中书刘震孙与京尹魏克愚，湖边倡和词语，偶犯时忌，则随命劾去之。

甲子秋，彗见，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叹不平于上，然至此业已成矣。贾相遂力辨人言，丐辞相位。御笔答云："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若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论颇沮，而刘良贵以人言藉藉，遂陈括田之劳，乞从罢免，不允。

至咸淳戊辰正月，遂罢庄官，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止令分司任责拘催。凡承佃之家，复以二分优之。且以既罢庄官，则分司恐难任责，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员，安吉、嘉兴各一员，常州二员，镇江、江阴共一员，

从各分司奏辟。时提领官编修黄梦炎也。既而常、润分司刘子澄力陈毗陵向来多买虚数之弊，遂下提领所，径将常州公租拨隶淮东总领所催纳。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总所又可催乎？

当是时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锡以入奏而罢言职，教授谢枋得以发策而遭贬斥，大社令杜渊、太常簿陆逵、国子簿谢章，皆于论对及之，或逐去，或补外。至乙亥春，贾既去国，北军已抵升、润，察院季可奏乞罢公田之籍，以收农心。谓"此事苛扰，民皆破家荡产，怨入骨髓。若尽还原主，免索原钱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绝公田之苦。"然而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创，非理宗之本意。稔祸召怨，最为民苦，截日住罢。其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其后勘会，谓招兵非便。且其田当还业主，于种户初无相干。秋成在迩，饷军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还田指挥，候秋成后集议施行。有旨将平江、嘉兴、安吉公田，照指挥蠲放，却从朝廷照净催米数回籴。其钱一半给佃主，一半给种户，以溥实惠，然则业主竟无与矣。只业主、佃主之分，当时用事者亦不能晓，况大于此者？然边遽日急，是时仍收公租，还田之事，竟不及行，呜呼悲哉！昔隋凿汴渠，以召民怨，乃为宋漕运之利。今宋夺民田以失人心，乃为大元饷军之利。古今害民兴利之事，于此亦可鉴矣，于戏悲哉！

景定彗星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笔作初三日乙亥，彗见东方柳宿，光芒烜赫，昭示天变。太史占云："彗出柳度，为兵丧，为旱，为乱，为夷狄，为大臣贬。"乾象占云："彗，妖星也。所出形状各异，其殃一也。"彗，木类，除旧布新之象，主兵疫之灾。一曰埽星，小者数寸，长或竟天，兵起、大水，除旧布新。按彗本无光，借日为光。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皆随日光芒所及则为灾。丁丑，避殿减膳，下诏责己，求直言，大赦天下。御史朱貔孙，正言朱应元，察官程元岳、饶应龙合台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谈也。

己卯，贾丞相似道，杨参政栋，叶同知梦鼎，姚佥书希得奏事。上曰："彗出于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惧。"宰臣奏："陛下勤于求治，有年于兹，庸有阙失。今谪见于天，实臣等辅政无状所致，上贻圣忧。臣见具疏乞罢免，庶可以上弭天灾。"上曰："正当相与讲求阙失，上回天意。"庚辰，贾右相第一疏乞罢免，以塞灾咎，五疏皆不允。

班行应诏言事者，秘书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极珪璋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于公田，东南民力竭矣。公田创行，将以足军储，救楮弊，蠲和籴也。奉行太过，限田之名，一变而为并户，又变而为换田。耕夫失业以流离，田主无辜而拘系，此彗妖之所以示变也。"

大府丞杨巽，殿讲赵景纬，吏部侍郎留梦炎，礼部侍郎直院马廷鸾，皆应诏上封事。给事礼书牟子才疏，援引汉、唐以至本朝彗变灾异，极其详赡。起居郎太子侍读李伯玉，则援三说云："咸平，彗出室北，吕端有兵谋不精之言，今日当严边备。熙宁中，彗出东井，富弼、张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当先罢浙西换田局。崇宁彗出西方，则诏除党籍，且复左降人官。今开庆误国之人，罪恶滔天，有一时风闻劾逐者，则乞斟酌宽贷施行，以昭圣主宽仁之量。"又云："今言路既开，中外大小之臣，必将空臆毕陈。惟陛下明圣，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为罪，天下幸甚。"

浙漕主管文字吕抚有上化地书，秘监高斯得奉祠于霅有应诏疏，大概以为："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间，大小之臣，追勒迁放无虚月，忠厚之泽几尽矣。士大夫以仕进为业，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动触新制。公田肆扰，陛下知其非计，有待秋成举行之旨，而督促者，悍然不顾也。市舶尽利而蕃夷怨，盐榷太密而商旅怨。群臣附下罔上，虚美溢誉，人怨天怒，不至于彗星不止也。且灾异策免三公，视为常事。丙申雷变，陛下一日黜二相，今彗见之与雷发相去，何翅十百千万哉？"

王端明爚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畹嬖幸，遍居畿辅，借应奉之名，肆诛剥之虐，监司不敢谁何，台谏不敢论列。民不胜苦，起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籴，和籴数少，而人已相安，公田数多，而人为创见，千弊万蠹，田里骚然。天笔载颁，一则曰业已成，一则曰当任怨。且求言之诏甫颁，而拒言之令已出，皇天监临，可厚诬哉。"

自是三学京庠，投匦上书者日至。太学生吴绮、许求之等书有云："雷霆，天怒也，骤击而旋收。日蚀，天怒也，俄晦而随明。暴风飘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终日。今彗之示变，已逾旬浃月，陛下恐惧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犹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误陛下者，未有所畏也。"且并及市舶、公田之害云。

又有陈梦斗、陈绍中等书，沈震孙、范钥、李极等书，宗庠则有胡标与周必瀹等书。立礼斋生谢禹则独为一书，大抵皆及公田、市榷等事。又有武学生杜士贤等书，谓："都司之职，操垄断之权，以专使之遣，夺番商之利。百姓皆与赓颂庙堂，歌颂太平，人不可欺，天可欺乎？今之秉钧轴者，前日之功固伟矣，今日之过未尽掩，阃外之事固优矣，阃内之责未尽塞。以戎虏待庶民不可也，以军政律士类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经国不可也，盍亦退自省悟，以回天变乎？"

又京庠唐隶、杨坦等一书，谓："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经纶之大，率意纷更，殊骇观听。七司条例，悉从更变，世胄延赏，巧摘瑕疵。薪茗拓藏，香椒积压，与商贾争微利。强买民田，贻

祸浙右，自今天下无稔岁，浙路无富家矣。夹袋不收拾人才，而遍储贱妓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冶，而务行非僻之方术。纵不肖之骇弟，以卿月而醉风月于花衢；宠博奕之旧徒，以秋壑而压溪壑之渊薮。踏青泛绿，不思闾巷之萧条；醉酿饱鲜，遑恤物价之腾踊。刘良贵，贱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扬鹰犬之威；董宋臣，巨奸宄也，乃优纵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谁秉国钧，盍执其咎。方且抗章诬上，文过饰非，借端拱祸败不应之说以力解，乱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彗星埽之未几，天火又从而灾之，其尚可扬扬入政事堂耶?”一时诸书，独此与京庠萧规者言之太讦。

于是左司刘良贵申省，力辨公田任事之谤，且乞敷奏令公卿士庶条具救楮、免籴、罢公田之策，且作勘会，免公田逃亡米三万余石。贾相遂入奏云：“近者应诏所言，公论交责，若驾虚辞报私憾等语，是非自不可掩。独类部法买公田，同然一辞，以为犯大不韪，详叙颠末以闻。欲望圣慈于臣所类部法，则下之吏部长式，详加参定。或有出己意削旧典之实，则申明而删除之。于臣所买公田，则乞下之公卿大夫，更行博议。必得足军饷、免和籴、住造楮之策，则采录而施行之。臣当委心以听，奉身以退，徐请谴责，以戒为臣之缪于国者。”遂有旨宣谕检院官，星变求言：“照典故秖及中外大小臣僚，见之诏书可考。近来诸学士人，不体旧规，以前廊为首，乃有怀私意动摇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间，曾有士人上书而去宰相者乎？今后切宜详审，然后投进。”

检院朱浚备坐，宣谕旨挥中国子监司成吴坚翁，合委胄丞徐宗斗，会学前廊转谕诸生；而前廊回申，以为上书以前廊为首，此出于丙辰方大猷之私意，以为钳制之法，非盛时所宜用也。纷纷之议，直至八月之末，彗光稍杀，应诏者方稍止。丁未，宰执拜表，恭请皇帝御正殿复常膳，三表而后从。九月，以京学士人萧规、唐棣、叶李、吕宙之、姚必得、陈子美、钱焴、赵从龙、胡友开等，不合谤讪生事，送临安府追捕勘证，议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结舌焉。

孟冬，朝飨如常时，十月乙丑，忽闻圣躬不豫，降诏求医，丁卯，遗诏升遐。而金银关子之令乘时颁行，换易十七界楮券。物价自此腾涌，民生自此憔悴矣。彗变首尾凡四月，妖祸之应，如响斯答，孰谓天道高远乎？

琼　花

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绝类聚八仙，色微黄而有香。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悴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杭之褚家塘琼花园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间所有者，特当时接本仿佛似之耳。

嚼　虱

余负日茅檐，分渔樵半席。时见山翁野媪，扪身得虱则致之口中，若将甘心焉，意甚恶之。然揆之于古，亦有说焉。应侯谓秦王曰：“得宛，临流阳夏，断河内，临东阳邯郸，犹口中虱。”王莽校尉韩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无异口中蚤虱。”陈思王著论亦曰：“得虱者，莫不劘之齿牙，为害身也。”三人者，皆当时贵人，其言乃尔，则野老嚼虱，盖亦自有典故，可发一笑。

姓名相戏

前辈有以姓名为戏者，如陈亚有心、蔡襄无口之类甚多。刘攽尝戏王觌云：“公何故见卖?”王答曰：“卖公直甚分文。”

近杨平舟栋以枢掾出守莆田，刘克庄潜夫，弟希仁，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曜轩迈戏之云：“大编修，小编修，同赴编修之会。”后村云：“欲属对不难，不可见怒。”王愿闻之，乃云：“前通判，后通判，但闻通判之名。”盖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尝调后村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壮，二十年后何其不壮。”刘应之曰“二画，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后何其不遇。”此善谑也。

朱唐交奏本末

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云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邪?”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

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而朱门诸贤所著《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

卷十八

昼　寝

“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枕边。”丁崖州诗也。“细书妨老读，长簟惬昏眠。取簟且一息，抛书还少年。”半山翁诗也。“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

客去主人觉，一半西窗无夕阳。”放翁诗也。“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残日已无多。”吴僧有规诗也。“老读文书兴易阑，须知养病不如闲。竹床瓦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吕荥阳诗也。“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蔡持正诗也。

余习懒成癖，每遇暑昼，必须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热，展转数四。后见前辈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问何意，公云："睡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语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隐号睡仙，其亦知此乎？

虽然，宰予昼寝，夫子有朽木粪土之语。尝见侯白所注《论语》，谓“昼”字当作“画”字，盖夫子恶其画寝之侈，是以有朽木粪墙之语。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尝著《启颜录》，意必戏语也。及观昌黎《语解》，亦云“昼寝”当作“画寝”，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昼寝之责，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诛。若然，则吾知免矣。

宜兴梅冢

嘉熙间，近属有宰宜兴者，县斋之前，红梅一树，极美丽华粲，交阴半亩。花时，命客饮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独步花影，忽见红裳女子，轻妙绰约，瞥然过前，蹑之数十步而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唔言，或痴坐竟日，其家忧之。

有老卒颇知其事，乘间白曰：“昔闻某知县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适而夭。其家远在湖湘，因藁葬于此，树梅以识之。畴昔之夜所见者，岂此乎？”遂命发之，其棺正蟠络老梅根下，两樯微蚀，一窍如钱，若蛇鼠出入者。启而视之，颜貌如玉。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赵见，为之惘然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和柔，非寻常僵尸之比，于是每夕与之接焉。既而气息惙然，疲苶不可治文书。其家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殂，亦云异哉。

尝见小说中所载寺僧盗妇人尸置夹壁中私之，后其家知，状讼于官，每疑无此理。今此乃得之亲旧目击，始知其说不妄。然《通鉴》所载，赤眉发吕后陵，污辱其尸有致死者，盖自昔固有此异矣。

莫子及泛海

吴兴莫汲子及，始受世泽为铨试魁，既而解试、省试、廷对，皆居前列，一时名声籍甚。后为学官，以语言获罪，南迁石龙。地并海，子及素负迈往之气，暇日，具大舟，招一时宾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将至北洋，海之尤大处也，舟人畏不敢进。子及大怒，胁之以剑，不得已从之。及至其处，四顾无际。

须臾，风起浪涌，舟掀簸如桔槔。见三鱼，皆长十余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鲇状，其二状类尤异，众皆战栗不能出语。子及命大白连酌，赋诗数绝，略无惧意，兴尽乃返。其一绝云：“一飒点破碧落界，八面展尽虚无天。柂楼长啸海波阔，今夕何夕吾其仙。”

薰风联句

唐文宗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云：“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或者惜其不能因诗以讽，虽坡翁亦以为有美而无箴，故为续之云：“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余谓柳句正所以讽也。盖薰风之来，惟殿阁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凉。而征夫耕叟，方奔驰作劳，低垂喘汗于黄尘赤日之中，虽有此风，安知所谓凉哉？此与宋玉对楚王曰“此谓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汉唐二祖少恩

汉高祖与项羽战于彭城，大败，势甚急，跋鲁元公主、惠帝弃之。夏侯婴为收载行，高祖怒，欲杀婴者十余。借使高祖一时事急，不能存二子而弃之，他人能为收载，岂不幸甚？方当德之，何至怒而欲斩之乎？

唐高祖起兵汾晋时，建成、元吉、楚哀王智云，皆留河东护家。隋购之急，建成、元吉能间道赴太原，而智云以幼不能逃，为吏所诛。亦岂不能少缓须臾，以须其至，而后起兵哉？

二祖皆创业之君，而于父子之义，其薄若此，岂图大事者，不暇顾其家乎？彼唐祖者，直堕世民之计，犹可恕也，若汉祖则杯羹之事，尚忍施之乃翁，何有于儿女哉？

《史记》无燕昭筑台事

王文公诗云：“功谢萧规惭汉第，恩从隗使愧燕台。”然《史记》止云：“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初无“台”字。而李白诗有“何人为筑黄金台”之语，吴虎臣《漫录》，以此为据。

按《新序》、《通鉴》亦皆云“筑宫”，不言“台”也。然李白屡惯用黄金台事，如“谁人更埽黄金台”，“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埽洒黄金台，招邀广平客”，“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侍宴黄金台，传觞青玉案”。杜甫亦有“杨梅结义黄金台”，“黄金台贮贤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谓之黄金台。”此语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于白也。

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台》诗。又梁任昉《述异记》：“燕昭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贤士台，亦为招贤台。”然则必有所谓台矣。后汉孔文举《论盛孝章书》曰：“昭筑台以延郭隗。”然皆无黄金字。宋鲍照《放歌行》云：“岂伊白屋赐，将起黄金台。”然则黄金台之名，始见于此。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段匹磾讨石勒，屯故燕

太子丹黄金台。”又引《上谷郡图经》曰：“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台上，以延天下士。”且燕台事多以为昭王，而王隐以为燕丹，何也？余后见《水经注》云：“固安县有黄金台，耆旧言昭王礼贤，广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馆之南陲。燕昭创于前，子丹踵于后”云云，以此知王隐以为燕丹者，盖如此也。

《孟子》三宿出昼

高邮有老儒黄彦知谓：“孟子去齐，三宿而出昼。读如昼夜之昼，非也。《史记·田单传》载：‘燕初入齐，闻昼邑之人王蠋贤。’刘熙注云：‘齐西南近邑，音获。’故孟子三宿而出，时人以为濡滞也。”此说甚新而有据。然予观《说苑》，则以为盖邑人王蠋。且齐有盖大夫王欢（《公孙丑》下），而陈仲子兄食采于盖，其入万钟（《滕文公》下），则齐亦自有盖邑，又与昼邑不同矣。《通鉴》昼音，司马康释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复不音获，何耶？

方大猷献屋

杨驸马赐第清湖，巨珰董宋臣领营建之事，遂拓四旁民居以广之。其间最逼近者，莫如太学生方大猷之居。珰意其必雄据，未易与语。一日，具礼物往访之。方延入坐，珰未敢有请，方遽云：“今日内辖相访，得非以小屋近墙欲得之否？”珰愕不复对，方徐曰：“内辖意谓某太学生，必将梗化，所以先蒙见及，某便当首献作倡。”就案即书契与之。珰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视其直数倍酬之。方作表谢，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上《毛诗》，下东坡《谢表》，并全句）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径而梯焉。

长生酒

穆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经筵，宣谕贾师宪曰：“闻卿有长生酒甚好，朕可饮否？”贾退，遂修制具方并进，亦不过用川乌、牛膝等数味耳。内辖李忠辅适在旁，奏曰：“药性凉燥未可知，容臣先尝，然后取旨进御。”嫉之者转闻于贾，贾深衔之，而未有以发也。

先是北关刘都仓，家富无嗣，尝立二子。刘先死，长者欲逐其后立子，于是托其所亲检议所吏刘炳百万缗，介谢堂节使，转求圣旨下天府逐之，至是已涉数岁，贾始知之，时咸淳初年也。遂嗾其出子，以为李忠辅伪作圣旨，讼之于官，词虽不及谢，而谢甚窘惧，于是以实诉之于贾，贾笑曰：“节度无虑。”越日，则忠辅追毁迁谪之命下，以实非其罪也，盖师宪借此以报其尝药之忿耳。

开运靖康之祸

靖康之祸，大率与开运之事同。一时纪载杂书极多，而最无忌惮者，莫若所谓《南烬纪闻》。其说谓出帝之事，欧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为出帝所杀，遁入契丹。洎出帝黄龙之迁，淑时为契丹诸司，于是文移郡县，故致其饥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书名《幽懿录》，比之周幽、卫懿。然考之五代新旧史，初无是说，安知非托子虚以欺世哉？其妄可见矣。

《南烬》言二帝初迁安肃军，又迁云州，又迁西江州，又迁五国城，去燕凡三千八百余里，去黄龙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战败之所。后又迁西均从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当时他书考之，其地里远近，皆大缪不经，其妄亦可知。且谓此书乃阿计替手录所申金国之文，后得之金国贵人者。又云：“阿计替本河北棣州民，陷金。自东都失守，金人即使之随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国城，故首尾备知其详。”及考其所载，则无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计替何从知之。且金人之情多疑，所至必易主者守之，亦安肯使南人终始追随乎？且阿计替于二帝初无一日之恩，何苦毅然历险阻，犯嫌疑，极力保护而不舍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赋诗为乐，阿计替又何暇笔之书乎？此其缪妄，固不待考而后见也。意者，为此书之人，必宣政间不得志小人，造为凌辱猥嫚之事而甘心焉。此禽兽之所不忍为，尚忍言之哉。余惧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末而轻信其言，故书以袪后世之惑云。

近世名医

近世江西有善医号严三点者，以三指点间知六脉之受病，世以为奇，以此得名。余按诊脉之法，必均调自己之息，而后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动为一息，或过或不及，皆为病脉。故有二败、三迟、四平、六数、七极、八脱、九死之法。然则察脉固不可以仓卒得之，而况三点指之间哉？此余未敢以为然者也。或谓其别有观形察色之术，姑假此以神其术，初不在脉也。

绍兴间，王继先号王医师，驰名一时。继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宫教，时赴长沙倅，素识其人，适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劳之，因求察脉。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脉证颇异，所谓脉病人不病者，其应当在十日之内，宜亟反辕，尚可及也。”因泣以别。时宫教康强无疾，疑其为妄，然素信其术，于是即日回辕。仅至家数日而殂，亦可谓异矣。

又尝闻陈体仁端明云：“绍熙间，有医邢氏，精艺绝异。时韩平原知阁门事，将出使，俾之诊脉，曰：‘和平无可言，所可忧者，夫人耳。知阁回轺日，恐未必可相见也。’韩妻本无疾，怪其妄诞不伦，然私忧之。洎出疆甫数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胜非子妇偶小疾，命视之，邢曰：‘小疾耳，不药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为狂言。后一岁，朱妇得男，其家方有抱孙之喜，未弥月而妇疾作。急

遣召之，坚不肯来曰：'去岁已尝言之，势无可疗之理。'越宿而妇果殂。"余谓古今名医多矣，未有察夫脉而知妻死，未孕而知产亡者，呜呼！神矣哉！

前辈知人

前辈名公钜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马尚书亮之于吕许公、陈恭公，曾谏议致尧之于晏元献，吕许公之于文潞公，夏英公之于庞颍公，皆自布衣小官时，即许以元宰之贵，盖不可一二数。初非有袁、李之术，特眼力高，阅人多故尔。史传所载，以为名谈。

近世如史忠献弥远、赵忠肃方亦未易及。忠献当国日，待族党加严。犹子嵩之子申，初官枣阳户曹，方需远次，适乡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连逮急甚，欲求援于忠献，而莫能自通，遂夤缘转闻，因得一见。留饭终席，不敢发一语。忽问："何不赴枣阳阙？"以尚需次对，忠献曰："可亟行，当作书与退翁矣。"（陈赅时为京西阃）子申拜谢，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虑也。"公平昔严毅少言，遂谢而退。少间，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轻此子，异日当据我榻也。"其后信然。又赵葵南仲通判庐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乐之，遂干堂易合入阙。俟呼召于宾庑候见者数十人，皆谢去，独召两都司及赵延入小阁会食。且出两金盒，贮龙涎、冰脑，俾坐客随意爇之。次至赵，即举二合尽投炽炭中，香雾如云，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饭送客，命大程官俾赵听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札知滁州，填见阙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业，实肇于此焉。

又赵忠肃开京西阃日，郑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诣台参。郑素癯瘁，若不胜衣，赵一见即异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执师弟子礼，局蹐不自安，旁观怪之。即日免衙参等礼以行，复命诸子饯之前途，且各出《云萍录》书之而去。他日，忠肃问诸郎曰："郑教如何？"长公答曰："清固清矣，恐寒薄耳。"公笑曰："非尔所知。寒薄不失为太平宰相。"后忠肃疾革，诸子侍侧，顾其长葵曰："汝读书可喜，然不过监司太守。"次语其仲范曰："汝须开阃，终无结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时帐前提举官赵胜，素与都统制扈再兴之子不协，泣而言曰："万一相公不讳，赵胜必死于扈再兴之手，告相公保全。"时京西施漕（上饶人，名未详）偶在旁，公笑谓施曰："赵胜会做殿帅，扈再兴安能杀之？"其后所言，无一不验。

赵信国辞相

淳祐甲辰，杜清献范蘘，游清献以拜右揆，赵葵南仲枢使、陈铧子华参政，皆一时宿望。明年四月，游相以大观文奉内祠侍读。既而赵公出督江淮、荆、襄、湖北军马，陈公以知院帅长沙，遂再相。郑忠定清之、王伯大、吴潜，并为佥枢。乙巳，赵公兼江东帅、知建康、留钥，赵希宪以礼书督府参赞兼江漕，淮帅丘山甫岳仍兼参谋，且颁御笔云："赵葵兼资文武，协辅国家，领使洪枢，视师戒道，权不可不专。申檄处置，贵合时宜，一应军行调度，并听便宜施行。所有恩数，眡仪宰路。"公既威名夙著，边陲晏然。中间屡乞结局，不允。明年，遣随军转运舒泽民滋，入白庙堂，许令带职入觐。公力辞召命，且云："更当支吾一冬，来春解严，容归田里。"朝廷许之。

明年，北军大入，因复留行府，措置战守焉。中书陆德舆载之转对疏，以为："去岁泗州大捷，彼方丧胆落魄。今春淮水涨溢，欲来不可。涉冬而春，边镇宁谧。近者骇言寇至，张大其说，或云到仪真之境者，止五六十骑耳。"赵公闻之，大不能堪，封章屡上，力辨此谤。且云："今年北军之入，系四大头项：一曰察罕（河西人），二曰大纳，三曰黑点，四曰别出古（并鞑）。号四万，实三万余；马，人各三匹，约九万匹。惟恐有劳圣虑，前后具奏，一则曰宽圣虑，二则曰宽忧顾。臣领舟师往来应敌，未尝有一语张大。今观陆德舆奏疏，实骇所闻。伏乞委德舆亲至维扬，审是虚实。臣当躬率骑士，护送入城，便见真妄。"于是朝廷以载之之言为过，遂为调停，寝其事焉。未几，工部尚书徐清叟进故事，亦讥其辟属之滥，赵公愈不自安。

是岁闰二月，郑忠定拜太师，赵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结局。遂差右司陈梦斗宣赴都堂治事，而陈辞以此貂珰之职不行，遂改差御药谢昌祖往焉。夕郎赵以夫复有不肯书牍之意，事虽不行，而公之归兴不可遏矣。屡腾免牍，且引其父忠肃遗言不许入相之说以告，且云："宁得罪以过岭，难违训以入朝。"御笔不允，降宣趣行。时陆载之方居翰苑，以嫌不草诏，遂改命卢壮父武子为之。

时赵公各通从官书，谓元科降簿内，尚余新楮四百余万，银绢度牒并不支动，且言决不可来之意。常时从官作宰相书，例有先生之称，至是皆去之。独赵汝腾茂实尚书答书云："大丞相高风立懦，力疏辞荣。昔司马公固逊密府，近崔清献苦却宰席，书之史册，并公而三，甚盛休。"而其微意亦可见也。

公归计既决，遂申朝庭，于三月二十四日散遣将士，取道归伏田里。所有新除恩命，决不敢祗受。既而与告复召，然公终不来矣。至明年三月，御笔："赵葵恳辞相位，终始弗渝，使命趣召，亦既屡矣。奏陈确论，殆逾一期。朕眷倚虽切，不能强其从也。姑畀内祠，以便咨访。可除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察使兼侍读。"后以疾丐外祠甚力，遂以特进判长沙，凡五辞，得请奉祠，径归溧阳里第焉。盖一时搢绅，方以理学科名相高，其视军旅金谷等，为俗吏粗官。公能知几勇退，不激不污，可谓善保功名者矣。

琴繁声为郑卫

往时，余客紫霞翁之门。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诣。自制曲数百解，皆平淡清越，灏然太古之遗音

也。复考正古曲百余，而异时官谱诸曲，多黜削无余，曰："此皆繁声，所谓郑卫之音也。"

余不善此，颇疑其言为太过。后读《东汉书》，宋弘荐桓谭，光武令鼓琴，爱其繁声，弘曰："荐谭者，望能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是盖以繁声为郑声矣。又《唐国史补》，于頔令客弹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全无琴韵。"则新繁皆非古也。始知紫霞翁之说为信然。翁往矣，回思着唐衣，坐紫霞楼，调手制闲素琴（第一），作新制《琼林》、《玉树》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插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翁家酿名），笑语竟夕不休，犹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

章氏玉杯

嘉泰间，文庄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时宇文绍节挺臣为司谏，指公为谢深甫子肃丞相之党，出知温陵。既而公入为言官，遍历三院，为中执法。时挺臣以京湖宣抚使知江陵府，入觐，除端明学士，径跻宥府。而挺臣怀前日之疑，次且不敢拜。文庄识其意，乃抗疏言："公论出一时之见，岂敢以报私憾，乞趣绍节就职。"未几，公亦登政地，相得甚欢。

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肪，真于阗产也，坐客皆夸赏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异哉！先肃愍公虚中使金日，尝于燕山获玉盘，径七寸余，莹洁无纤瑕，或以为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尝示人，今观此色泽殊近似之。"于是坐客咸愿快睹，趣使取之。既至，则玉色制作无毫发异，真合璧也。盖元为一物，中分为二耳。众客惊诧，以为千镆之合不足多也。公因举杯以赠挺臣，而挺臣复欲以盘奉公，相与逊让者久之，不决。时李璧季章在坐，起曰："以盘足杯者，于事为顺，金书不得辞也。"公遂谢而藏之，以他物为报。余髫侍二亲，常于元總舅氏膝下闻此事，惜不一见之。其后闻为有力者负之而去，莫知所终。

二张援襄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围以来，生兵日增。既筑鹿门之后，水陆之防日密。又筑白河、虎头及鬼关于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岁，往往扼关隘不克进，皆束手视为弃物。所幸城中有宿储可坚忍，然所乏盐、薪、布帛为急。时张汉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蜡书髻中，藏积草下，浮水而出。谓鹿门既筑，势须自荆、郢进援。既至隘口，守者见积草颇多，钩致欲为焚爨用，遂为所获，于是郢、邓之道复绝矣。

既而荆阃移屯旧郢州，而诸帅重兵皆驻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赏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骁悍善战者。求将久之，得民兵部官张顺、张贵（军中号张贵为矮张），所谓大张都统、小张都统者，其智勇素为诸军所服。先于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轻舟百艘，每艘三十人，盐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败吾事。"人人感激思奋。是岁五月，汉水方生，于二十二日，稍进团山下，越二日，又进高头港口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号。贵先登，顺为殿，乘风破浪，径犯重围。至磨洪滩以上，敌舟布满江面，无罅可入。鼓勇乘锐，凡断铁絙、攒杙数百，屯兵虽众，尽皆披靡避其锋。转战一日二十余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绝援，闻救至，人人踊跃，气百倍。及收军点视，则独失张顺，军中为之短气。越数日，有浮尸溯流而上。被介胄，执弓矢，直抵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军中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然自此围益密，水道连锁数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桩，虽鱼鳖不得度矣。

外势既蹙，贵乃募壮士至夏节使军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书以出。至桩若栅，则腰锯断之。径达夏军，得报而还。许以军五千驻龙尾洲以助夹击。刻日既定，贵提所部军点视登舟，失帐前亲随一人，乃宿来有过遭挞者。贵惊叹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噪，冲突断絙，破围前进，众皆辟易。既度险要之地，时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敌方觉，遂以兵数万邀击之。贵又为无底船百余艘，中立旗帜，各立军士于两舷以诱之，敌皆竞跃以入，溺死者万余，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钩林滩，将近龙尾洲，远望军船栉栉，旗帜纷纭。贵军皆喜跃，举流星火以示之。军船见火，皆前相迎，逮势近欲合，则来舟北军也。盖夏军前二日，以风雨惊疑，退屯三十里矣。北军盖得逃卒之报，遂据洲上，以逸待劳。至是，既不为备，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支，遂为生得，至死不屈，此是岁十一月十七日夜也。北军以四降卒舁尸至襄，以示援绝，且谕之降。吕帅文焕尽斩四卒，以贵附葬顺冢，为立双庙，尸而祝之，以比巡、远。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阳降，此天意，非人力也。

同时有武功大夫范大顺者，与顺、贵同入襄。及襄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汉谁肯降？便死也做忠义鬼。"就所守地分自缢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马军统制牛富，樊城守御，立功尤多。城降之际，伤重不能步，乃就战楼，触柱数四，投身火中而死。

此事亲得之襄州、顺化老卒，参之众说，虽有微异，而大意则同。不敢以文害辞没其实，因直书之，以备异时之传忠义者云。

卷十九

嘉定宝玺

贾涉为淮东制阃日，尝遣都统司计议官赵拱往河

北蒙古军前议事。久之。拱归，得其大将扑鹿花所献“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玉玺一座，并元符三年宝样一册，及镇江府诸军副都统制翟朝宗所献宝检一座，并缴进于朝。诏下礼部太常寺讨论受宝典礼，此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是岁十一月诏曰：“乃者，山东、河北，连城慕义，殊方效顺，肃奉玉宝来献于京。质理温纯，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暨厥图册，登载灿然，实惟我祖宗之旧。继获玉检，其文亦同，云云。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来年元日，受宝于大庆殿。”遂命奉安玉宝于天章阁，具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庆殿受宝，大赦天下。应监司帅守，并许上表进贡称贺。推恩文武官，各进一秩，大犒诸军，三学士人并推恩有差。具命礼官裒集受宝本末，藏之秘阁。能文之士如朱中美、钱槱、谢耘等数十人，作为颂诗，以铺张盛美。四方士子，骈肩累足而至，学舍至无所容。盖当国者，方粉饰太平，故一时恩赏，实为冒滥。

有士子作书贻葛司成云：“窃惟国学，天子储养卿相之地。中兴以来，冠带云集，英俊日盛，可以培植国家无疆之基。自开禧之初，迄更化之后，天下公论，不归于上之人，多归于两学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谒之过，涉于国家盛衰之计，公论一鸣，两学雷动。天子虚己以听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万里，或闻两学建议，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师告其徒，必得其说，互相歆艳，谓不负所学，岂不取重于当世哉？迩来宝玺上进，皇上以先皇旧物，圣子神孙膺此天命之宝，慰答在天之灵，不得不侈烈祖之珍符，为今日之荣观也。草茅之士，兴起于山林寂寞之滨，形容于篇章歌颂之末，其诚可念。若两学之士，荣进素定，固当自信其所学，自勉其所守，安于义命可也。纷纷而来，不恤道路风霜之惨，喁喁相告，咮咮相呼。侥幸恩赏之蕃庶，冀望非常之盛典。甚至千数百人，饕餮廪粟，枕籍斋舍，廉耻俱丧，了无腼颜。或挺身献颂，或走谒朝贵，小小利害，其趋若市。公论将何以赖，天下将何以望哉？传之三辅，岂不贻笑于识字之程大卿乎？传之远方，岂不贻笑于任子之胡尚书兄弟乎？传之边陲，岂不贻笑于异类之赵珙乎？传之地下，岂不贻笑于旧尹之赵尚书乎？三十年忠谠之论，一日埽地，三十年流传之稿，一焚可尽矣，假使圣朝颁旷荡之恩，一视天下之士，通行免举，诿有可说。苟惟两学之士，独沾免举之渥，则非特柄国者，欲钳天下公论之口，而三学之士，适自钳其口耳，岂不惜哉！恭惟大司成天下英俊之师表，愿以公论所在，海之以安义命而知进退，勉之以崇名节而黜浮竞。爵禄，天下之公器也，岂顽钝亡耻者可攫也。《传》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器识卑下，则它日立朝，必无可观者矣。舍其所重，就其所轻，喑其所长，鸣其所短，三尺之童，亦羞为之。昔陈东以直言而死，今李诚之以守城而死，二公皆学校之士也，足以为万世之名节。以今日一免解之轻，遽失吾万世公论之重，必无有如陈之直言、李之忠节者矣。元气能有几邪？愿大司成续而寿之。”

既而宗室犹以推赏太轻，至揭榜朝天门云：“宝玺，国之重器也，兴衰系焉；同姓，国之至亲也，休戚生焉。靖康之际，国步多难。我祖我父，一心王室，不死于兵，则死于敌，不死于敌，则死于盗贼；若子若孙，呼天号地，此恨难磨。苟存喘息于东南，期雪我祖我父万古之痛而后已。仰惟今日，故疆复矣，宝镇归矣，此正酾酒吊魂、慰生劳死之秋，其为踊跃，曷啻三百。圣恩汪涉，周遍寰宇。监司郡守，奉表推恩，文武两学，通籍免解，侍班选人，特与趱放。不惟文武百僚转官，而未铨任子，亦与转官；不惟特科无及者出官，而三十年特科五等人亦出官。加恩异姓，悉逾覃霈。即彼验此，凡同姓一请者，便可援以补官，再请者，亦可援以廷对。今散恩诞布宗子，已请者各免本等解一次，四举者补下州文学，五举者补迪功郎。由是而观，不惟亲疏无别，而异姓反优于同姓，天子之子孙，反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孙。痛念昔者，是玺之亡，宗室与之俱亡，而异姓自若也。今日是玺之得，推恩异姓，种种优渥，而同姓则反薄其恩。忧则与之同忧，喜则不与之同喜，人情岂如是乎？况比年科甲，已非若祖宗之优，今日恩霈，又非若祖宗之厚。凡我国家，有一毫恩及同姓者，日以朘削，王家枝叶，剪伐弗恤，是皆权要之私憾耳。投鼠忌器，何忍于斯？兴言及此，涕泪交垂，识者旁观，宁不感动？中兴以来，推恩同姓，止有一举两举之分，初无四举五举之别，止有将仕免省之异，初无文学迪功之名。累朝是守，按为典章。经今百年，未偿辄变。今来五举与迪功郎，四举与文学，其视免省，何啻倍蓰。而省试仅以六十五名为额，来岁以免解到省者，其数甚多。是虽当免举，实殿举也，殆与其他免解受实惠者，万万不侔。我辈当念祖父沦亡之痛，协心戮力，仰扣庙堂，体念同姓，举行旧典。勿以事已定而沮其志，勿以天听高而泯其说。使我辈得以慰祖父九地之灵，而子孙得蒙国家无穷之福，宗英其念之。”是时不转官赏者，朝中士惟陈贵谦、陈宓。在学不愿推恩者，茅汇征一人而已。

按：“恭膺天命之宝”，真宗初即位所制，其后每朝效之，易世则藏之。靖康之变，金人取玉宝十有四以去，此宝居其二焉。其一则哲宗元符三年所制，其一则钦宗靖康元年所制也。及金人内乱南迁，宝玉多为蒙古所取。当时识者，谓此物不宜铺张。是以参政郑昭先有可吊不可贺之论。时学士院权直卢祖皋草诏，乃径用元符故事，殊不知哲宗以元符元年进宝，至三年崩，识者忧之。今以嘉定十五年受宝，至十七年闰八月而宁宗崩。事有适相符者，敢并纪于此云。

鬼车鸟

鬼车，俗称九头鸟。陆长源《辨疑志》又名渠逸

鸟。世传此鸟昔有十头，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泽国风雨之夕，往往闻之。六一翁有诗，曲尽其悲哀之声，然鲜有睹其形者。

淳熙间，李寿翁守长沙日，尝募人捕得之。身圆如箕，十脰环簇。其九有头，其一独无，而鲜血点滴，如世所传。每脰各生两翅，当飞时，十八翼霍霍竞进，不相为用，至有争拗折伤者。

景定间，周汉国公主下降，赐第嘉会门之左，飞楼复道，近接禁御。贵主尝得疾，一日，正昼，忽有九头鸟踞主第捣衣石上，其状大抵类野凫而大如箕。哀鸣啾啾，略不见惮，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主薨，信乎其为不祥也，此余亲闻之副骓云。

兰亭诗

永和兰亭禊饮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赋诗，自右军而下十一人，各成两篇，郄县、王丰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过四言两韵，或五言两韵耳。诗不成而罚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间如王献之辈，皆一世知名之士，岂终日不能措一辞者？黄彻谓古人持重自惜，不轻率尔，恐贻久远之讥，故不如不赋之为愈耳。

余则以为不然，盖古人意趣真率，是日适无兴不作，非若后世喋喋然，强聒于杯酒间以为能也。史载献之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优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云。"今王氏父子群从咸集，而献之诗独不成，岂不平日静退之故邪？

著书之难

著书之难尚矣。近世诸公，多作考异、证误、纠缪等书，以雌黄前辈，该赡可喜，而亦互有得失，亦安知无议其后者。程文简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尝假观，称其博赡。虎子似孙续古，时年尚少，因窃窥之。越日，程索回元书，续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诘》，其间多文简所未载，而辨证尤详。文简虽盛赏之，而心实不能堪。或议其该洽有余，而轻薄亦太过也。

虽温公著《通鉴》，亦不能免此。若汉景帝四年内，日食皆误书于秋夏之交，甚至重复书杨彪赐之子于一年之间。至朱文公修《纲目》，亦承其误而不自觉，而《纲目》之误尤甚。唐肃宗朝，直脱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后，至天祐之季，甲子并差。盖纪载编摩，条目浩博，势所必至，无足怪者。

刘羲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学自名，义仲世其家学，摘欧公《五代史》之讹说，为《纠谬》一书，以示坡公，公曰："往岁，欧公著此书初成，荆公谓余曰：'欧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因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千百载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于先后耳。"

《挥麈录》云："蜀人吴缜初登第，请于文忠，愿预官属，公不许，因作《纠误》。"岂别一书邪？

安南国王

安南国王陈日煚者，本福州长乐邑人，姓名为谢升卿。少有大志，不屑为举子业。间为歌诗，有云："池鱼便作鹍鹏化，燕雀安知鸿鹄心？"类多不羁语。好与博徒豪侠游，屡窃其家所有，以资妄用，遂失爱于父。其叔乃特异之，每加回护。会兄家有姻集，罗列器皿颇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须未满，殴之，中其要害。舟遽离岸，谢立津头以俟。闻人言，舟子殂，因变姓名逃去。至衡，为人所捕。适主者亦闽人，遂阴纵之。至永州，久而无聊，授受生徒自给。

永守林岊，亦同里，颇善遇之。居无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检过永，一见奇之，遂挟以南。寨居邕、宜间，与交趾邻近。境有弃地数百里，每博易，则其国贵人皆出为市。国相乃王之婿，有女亦从而来，见谢美少年，悦之，因请以归。令试举人，谢居首选，因纳为婿。其王无子，以国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属婿，以此得国焉。自后，屡遣人至闽访其家，家以为事不可料，不与之通，竟以岁久难以访问返命焉。其事得之陈合惟善金枢云。

贾氏前兆

贾师宪柄国日，尝梦金紫人相迎逢，旁一客谓之曰："此人姓郑，是能制公之死命。"时大珰郑师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与梦合，于是竟以他故摈逐之。及鲁港失律，远谪南荒，就绍兴差官押送，则本州推官沈士圭，摄山阴尉郑虎臣也。郑，武弁，尝为贾所恶，适有是役，遂甘心焉。

贾临行，置酒招二人，历言前梦，且祈哀徽茈云："向在维扬日，襄、邓间有人善相。一日来，值其跣卧，因叹惜再三。私谓客曰：'相公贵极人臣，而足心肉陷，是名猴形，恐异时不免有万里行耳。'是知今日窜逐之事，虽满盈招咎，盖亦有数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谓押行官曰："某夜来梦大不祥，才离此地，必死无疑，幸保全之。"遂连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追促之。离城五里许，小泊木绵庵，竟以疾殂，或谓虎臣有力焉。

先是，林金枢存孺父为贾所摈，谪之南州，道死于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价穷不可得，因抚其木曰："收取，收取，待留与贾丞相自用。"盖一时愤恨之语耳。至是，郡守与之经营，竟得此物以敛，可谓异矣。死生祸福，皆有定数，不可幸免也如此，事亲闻之沈士圭云。

明堂不乘辂

度宗咸淳壬子岁，有事于明堂。先一夕，上宿太

庙。至晚，将登辂，雨忽骤至。大礼使贾似道欲少俟，而摄行宫使带御器械胡显祖，请用开禧之例，却辂乘辇，上性躁急，遽从之。阁民吏曹垓，竟引摄礼部侍郎陈伯大、张志立奏中严外办，请上服通天冠，绛纱袍，乘逍遥辇入和宁门。似道以为既令百官常服从驾，而上乃盛服，不可。显祖谓泥路水深，决难乘辂。既而雨霁，则上已乘辇而归矣。既肆赦，似道即上疏出关，再疏言："嘉定间，三日皆雨，亦复登辂。用嘉定例尚放淳熙，用开禧之例，则是韩侂胄之所为。深恐万世之下，以臣与侂胄等。"于是必欲求去，而伯大、志立亦待罪，显祖竟从追削，送饶州居住，曹垓黥断，其子大中为阁职，亦降谪江阴。显祖本太常寺礼直官，以女为美人，故骤迁至此云。未几，有旨，美人胡氏，追毁内命妇告，送妙净寺削发为尼。然践刍忌器，或以为过。似道凡七疏辞位，竟出居湖曲赐第，用吕公著、乔行简典故焉。

按淳熙乙亥，明堂致斋太庙，而大雨终日。夜，有旨："来早更不乘辂，止用逍遥子诣文德殿致斋。应仪仗排立并放免。从驾官常服以从。"大礼使赵雄密令勿放散，上闻之曰："若不霁，何施面目？"雄语人曰："不过罪罢出北关耳。"黄昏后雨止，中夜，内侍思恭传旨御史台、阁门、太堂寺，仍旧乘辂，应有合行排办事件，疾速施行。十五日拂明雨止，乘辂而归。盖自有典故，清切如此。而显祖不知出此，乃妄援开禧韩侂胄当国时故事，故时相怒之尤甚也。

贾氏园池

景定三年正月，诏以魏国公贾似道有再造功，命有司建第宅家庙，贾固辞，遂以集芳园及缗钱百万赐之。园故思陵旧物，古木寿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积翠回抱，仰不见日，架廊叠磴，幽眇逶迤，极其营度之巧。犹以为未也，则隧地通道，抗以石梁。旁透湖滨，架百余楹。飞楼层台，凉亭燠馆，华邃精妙。前揖孤山，后据葛岭，两桥映带，一水横穿，各随地势以构筑焉。堂榭有名者曰蟠翠（古松）、雪香（古梅）、翠岩（奇石）、倚绣（杂花）、挹露（海棠）、玉蕊（琼花荼蘼）、清胜（假山），已上集芳旧物。高宗御扁"西湖一曲"、"奇勋"。理宗御书"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书"初阳精舍"、"熙然台"、"砌台"。山之椒曰"无边风月"、"见天地心"。水之滨曰："琳琅步"、"归舟"、"早船"。通名之曰后乐园。四世家庙，则居第之左焉。庙有记，一时名士拟作者数十，独取平舟杨公栋者刊之石。又以为未足，则于第之左数百步瞰湖作别墅，曰光漾阁、春雨观、养乐堂、嘉生堂。千头木奴，生意潇然，生物之府，通名之曰养乐园。其旁则廖群玉之香月邻在焉。又于西陵之外，树竹千挺，架楼临之，曰秋水观、第一春、梅坞、剡船亭，侧通谓之水竹院落焉。后复葺南山水乐洞，赐园有声在堂、介堂、爱此、留照、独喜、玉渊、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诸亭，据胜专奇，殆无遗策矣。

其后，志之郡乘，从而为之辞曰："园囿一也，有藏歌贮舞，流连光景者；有旷志怡神，蜉蝣尘外者；有澄想遐观，运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者。嘻！使园囿常兴而无废，天下常治而无乱，非后天下之乐而乐者其谁能？"呜呼！当时为此语者，亦安知俯仰之间，遽有荒田野草之悲哉！昔陆务观作《南园记》于中原极盛之时，当时勉之以抑畏退休。今贾氏当国十有六年，谀之者，惟恐不极其至，况敢几微及此意乎？近世以诗吊之者甚众，吴人汤益一诗，颇为人所称云："檀板歌残陌上花，过墙荆棘刺檐牙。指挥已失铁如意，赐予宁存玉辟邪。败屋春归无主燕，废池雨产在官蛙。木绵庵外尤愁绝，月黑夜深闻鬼车。"李彭老一绝云："瑶房锦榭曲相通，能几番春事已空。惆怅旧时吹笛处，隔窗风雨剥青红。"

子固类元章

诸王孙赵孟坚字子固，号彝斋，居嘉禾之广陈。修雅博识，善笔札，工诗文，酷嗜法书。多藏三代以来金石名迹，遇其会意时，虽倾囊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禅、石室之妙，于山水为尤奇，时人珍之。襟度潇爽，有六朝诸贤风气，时比之米南宫，而子固亦自以为不歉也。东西薄游，必挟所有以自随。一舟横陈，仅留一席为偃息之地，随意左右取之，抚摩吟讽，至忘寝食。所至，识不识望之，而知为米家书画船也。

庚申岁，客辇下，会菖蒲节，余偕一时好事者邀子固，各携所藏，买舟湖上，相与评赏。饮酣，子固脱帽，以酒晞发，箕踞歌《离骚》，旁若无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舣棹茂树间。指林麓最幽处瞪目绝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笔也。"邻舟数十，皆惊骇绝叹，以为真谪仙人。

异时，萧千岩之侄滚，得白石旧藏五字不损本《禊叙》，后归之俞寿翁家。子固复从寿翁善价得之，喜甚，乘舟夜泛而归。至霅之卞山，风作舟覆，幸值支港，行李衣衾，皆淹溺无余。子固方被湿衣立浅水中，手持《禊帖》示人曰："《兰亭》在此，余不足介意也。"因题八言于卷首云："性命可轻，至宝是保。"盖其酷嗜雅尚，出于天性如此。后终于提辖左帑，身后有严陵之命。其帖后归之悦生堂，今复出人间矣。噫！近世求好事博雅如子固者，岂可得哉！

陈用宾梦放翁诗

陈观国字用宾，永嘉胜士也。丙戌之夏，寓越，梦访余于杭。壁间有古画数幅，严壑耸峭，竹树茂密，瀑飞绝巘，汇为大池。池中菡萏方盛开，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飞鹤翔舞。烟云空濛中，仿佛有字数行，体杂章草。其词曰："水声兮激激，云容兮茸茸，千松拱绿，万荷凑红。爱宅兹岩，以逸放翁。屹万仞与世隔，峻一极而天通。予乃控野鹤，追冥鸿，

往来乎蓬莱之宫。披海氛而一笑，以观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诗也。”用宾惊悟，亟书以见寄。诗语清古，非思想之所及，异哉！

汉以前惊蛰为正月节

余尝读班史《历》，至周三月二日庚申惊蛰，而有疑焉。盖周建子为岁首，则三月为寅，今之正月也。虽今历法亦有因置闰而惊蛰在寅之时，然多在既望之后，不应在月初而言二日庚申也。及考《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为节，惊蛰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谓之豕韦之次，立春、惊蛰居之，卫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谓之降娄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鲁之分野。然后知汉以前，皆以立春为正月节，惊蛰为中，雨水为二月节，春分为中也。至后汉，始以立春、雨水、惊蛰、春分为序。《尔雅》，师古于惊蛰注云：“今日雨水，于夏为正月，周为三月。”于雨水注云：“今日惊蛰，夏为二月，周为四月。”盖可见矣。《史记·历书》，亦为孟春冰泮启蛰。《左传》，桓公五年，启蛰而郊。杜氏注以为夏正建寅之月。疏引《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故汉初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及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以至于今。由是观之，自三代以至汉初，皆以惊蛰为正月中矣。又汉以前，谷雨为三月节，清明为三月中，亦与今不同。并见《前志》。

后夫人进御

梁国子博士清河崔灵恩撰《三礼义宗》，其说博核。其中有后、夫人进御之说甚详，谩摭于此，以助多闻云。

凡夫人进御之义，从后而下十五日遍。其法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渐进至盛，法阴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为始，但法象其义所知。其如此者，凡妇人阴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于内。晦者阴灭，望者争明，故人君尤慎之。《春秋传》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辟六气。”故不从月之始，但放月之生耳。其九嫔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为九夕。世妇二十七人为三夕，九嫔九人为一夕，夫人三人为一夕，凡十四夕。后当一夕，为十五夕。明十五日则后御，十六日则后复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渐就于微也。诸侯之御，则五日一遍。亦从下始，渐至于盛，亦放月之义。其御则从侄娣而迭为之御，凡侄娣六人当三夕，二媵当一夕，凡四夕。夫人专一夕为五夕，故五日而遍，至六日则还从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内子专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专夕而已，妻则专夕。凡九嫔以下，女御以上，未满五十者，悉皆进御，五十则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犹御。故《内则》云：“妾年未满五十者，必与五日之御。”则知五十之妾，不得进御矣。卿、大夫、士妻妾进御之法，亦如此也。

有丧不举茶托

凡居丧者，举茶不用托，虽曰俗礼，然莫晓其义。或谓昔人托必有朱，故有所嫌而然，要必有所据。宋景文《杂记》云：“夏侍中薨于京师，子安期他日至馆中，同舍谒见，举茶托如平日，众颇讶之。”又平园《思陵记》，载阜陵居高宗丧，宣坐、赐茶，亦不用托。始知此事流传已久矣。

清凉居士词

韩忠武王以元枢就第，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一日，至香林园，苏仲虎尚书方宴客，王径造之，宾主欢甚，尽醉而归。明日，王饷以羊羔，且手书二词以遗之。

《临江仙》云：“冬日青山潇洒静，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

荣华不是长生药，清闲不是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

《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是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　年事已衰残，鬓发苍苍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

王生长兵间，初不能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词。诗词皆有见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卷二十

岳武穆御军

岳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质明，为主人汛埽门宇，洗涤盆盎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周洪道为追复制词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盖实录也。辰告者，谓岳尝上疏请建储云。

莫氏别室子

吴兴富翁莫氏者，暮年忽有婢作娠。翁惧其妪妒，且以年迈惭其子妇若孙，亟遣嫁之。已而得男，翁时岁给钱米缯絮不绝。其夫以鬻粉羹为业，子稍长，诊羹于市。且十余岁。莫翁告殂，里巷群不逞遂指为奇货，悉造婢家唁之。婢方哭，则谓之曰：“汝富贵至矣，何以哭为？”问其说，乃曰：“汝之子，莫氏也。其家田园屋业，汝子皆有分，盍归取之？不听，则讼之可也。”其夫妇皆曰：“吾固知之，奈贫无资何？”曰：“我辈当贷汝。”即为作数百千文约，且曰：“我为汝经营，事济则归我。”然实无一钱，止为作衰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汝至灵帏，则大恸且拜，拜讫可亟出。人问汝，谨勿应，我辈当伺汝于

屋左某家，即当告官可也。”其子谨受教。

既入其家，哭且拜，一家骇然辟易。妪骂，欲殴逐之。莫氏长子亟前曰：“不可，是将破吾家。”遂抱持之曰：“汝非花楼桥卖羹之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母也，吾乃汝长兄也，汝当拜。”又遍指其家人云：“此为汝长嫂，此为次兄若嫂，汝皆当拜。”又指云：“此为汝长侄，此为次侄，汝当受拜。”既毕，告去，曰：“汝，吾弟，当在此抚丧，安得去?”即命栉濯，尽去故衣，便与诸兄弟同寝处。已，又呼其所生，喻之以月廪岁衣如翁在日，且戒以非时毋辄至，亦欣然而退。

群小方聚委巷茶肆俟之，久不至。既而物色之，乃知已纳，相视大沮，计略不得施。他日，投牒持券，诉其子负贷钱。郡逮莫妪及其子问之，遂备陈首尾。太守唐少尉叹服曰：“其子可谓有高识矣。”于是尽以群小具狱，杖脊编置焉。(诊，力丁切，炫声也。)

耆英诸会

前辈耆年硕德，闲居里舍，游从诗酒之乐，风流雅韵，一时歆羡。后世想慕，绘而为图，传之好事，盖不可一二数也。今姑据其表表者于此，致景行仰止之意云。

唐香山九老，则集于洛阳，乐天序之。胡杲（怀州司马，年八十九）、吉旼（卫尉卿致仕，八十六）、刘真（磁州刺史，八十二）、郑据（龙武长史，八十四）、卢慎（侍御史内供奉，八十二）、张浑（永州刺史，八十七）、白居易（刑部尚书致仕，七十四），所谓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又续会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遗老，一百三十六岁）、僧如满（九十五）。或又云，狄兼谟（秘书监）、卢贞（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云。

宋至道九老，则集于京师。张好问（太子中允，八十五）、李运（太常少卿，八十）、宋祺（丞相，七十九）、武允成（庐州节度副使，七十九）、吴僧赞宁（七十八）、魏丕（郢州刺史，七十六）、杨徽之（谏议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一）、李昉（故相，七十）。然此集竟不成。

至和五老，则杜衍（丞相，祁国公，八十）、王涣（礼部侍郎，九十）、毕世长（司农卿，九十四）、朱贯（兵部郎中，八十八）、冯平（驾部郎中，八十八）。时钱明逸留钥睢阳，为之图象而序之。

元丰洛阳耆英会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韩国公，七十九）、文彦博（丞相，潞国公，七十七）、席汝言（司封郎中，七十七）、王尚恭（朝议大夫，七十六）、赵丙（太常少卿，七十五）、刘凡（秘书监，七十五）、冯行己（卫州防御使，七十五）、楚建中（天章待制，七十三）、王谨言（司农少卿，七十二）、王拱辰（检校太尉，判大名府，以家居洛，愿寓名会中，七十一）、张问（大中大夫，龙图直阁，七十），司马光（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六十四）用唐狄兼谟故事预焉，温公序之，图形妙觉僧舍，其后又改为真率会云。

吴兴六老之会，则庆历六年集于南园。郎简（工部侍郎，七十七）、范锐（司封员外，六十六）、张维（卫尉寺丞，九十七，都管张先之父）、刘余庆（殿中丞，九十二，述仲之父）、周守中（大理寺丞，九十，颂之父）、吴琰（大理寺丞，七十二，知几之父）。时太守马寻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学，为之序焉。

吴中则元丰有十老之集，为卢革（大中大夫，八十二）、黄挺（奉议郎，八十二）、程师孟（正议大夫，集贤修撰，七十七）、郑方平（朝散大夫，七十二）、闾丘孝终（朝议大夫，七十三）、章岵（苏州太守，七十三）、徐九思（朝请大夫，七十三）、徐师闵（朝议大夫，七十三）、崇大年（承议郎，七十一）、张诜（龙图直学，七十），米芾元章为之序焉。

纥石烈子仁词

开禧用兵，金人元帅纥石烈子仁领兵据濠梁，大书一词于濠之倅厅壁间。词名《上平南》，即《上西平》之调，云：“蚕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万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都护先还。”

子仁盖女真之能文者，故敢肆言无惮如此。

读书声

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此虽一时戏语，然涪翁所谓“南窗读书吾伊声”，盖善读书者，其声正自可听耳。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参大政。上每试举人，多令沔读试卷。沔素善读，纵文格下者，能抑扬高下，迎其辞而读之，听者忘厌。凡经读者，每在高选。举子凡纳卷者，必祝之曰：“得王楚望读之，幸也。”若然，则善于读者，不为无助焉。

刘长卿词

刘震孙长卿号朔斋。知宛陵日，吴毅夫潜丞相方闲居，刘日陪午桥之游，奉之亦甚至。尝携具开宴，自撰乐语一联云：“入则孔明，出则元亮，副平生自许之心；兄为东坡，弟为栾城，无晚岁相违之恨。”毅夫大为击节。

刘后以召还，吴饯之郊外，刘赋《摸鱼儿》一词为别，末云：“怕绿野堂边，刘郎去后，谁伴老裴度。”毅夫为之挥泪。继遣一价，追和此词，并以小奁侑之，送数十里外。启之，精金百星也。前辈怜才赏音如此，近世所无。

庆元开庆六士

庆元间，赵忠定去国，太学生周端朝、张衟、徐范、蒋传、林仲麟、杨宏中，以上书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开庆间，丁大全用事，以法绳多士，陈宜中与权、刘黼声伯、黄镛器之、林则祖兴周、曾唯师孔、陈宗正学，亦以上书得谪，号六君子。

至景定初，时相欲收士誉，悉上春官，并擢高第，时议或有异论。既而林则祖、陈宗先死，曾屡遭黜。三公者，相继召试，居言路，出藩入从。咸淳癸酉间，声伯自海阃召为从官翰苑，与权自闽帅擢秋官居锁闼，器之起家知庐陵兼仓部。是岁六月，正言郭阊劾器之云："虚名多足以误世，实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黄镛偶侪六士，遂得虚名，昨守吴门，怪状百出。愧士不敢谒学，畏军不敢阅武。暨绾郡符，复兼庾节，怪诞仍不可枚数矣。"

越宿，陈与权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实用；臣子事上，岂容徒窃虚名。倘公议有及于斯，虽顷刻难安于位。比观谏坡造膝之抨弹，斥去庐陵治郡之无状，一皆公论，何预孤踪。但首发虚名之误世，上系国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辞色。盖亦谓忝论思之数，将使自知进退之谋，欲乞特畀闲廉，以穆师言。"诏不允云："虚名误世，辞气若过于抑扬；实德服人，指意则有所归重。援是求去，非朕攸闻。"刘声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

郭不自安，乞罢言职者亦再，云："直言无忌者谏之职，何敢容私；噤喉触讳者语之穷，安能逆料？惟兹吉守，旧有直声，惜其预六士之称，不能终誉如此。今指其两郡之政，谓之非虚名可乎？二臣何见，相继引嫌。实自实，虚自虚，人品固难于概论；闻所闻，见所见，事理委无以相干。"亦不允其请。而陈疏至四五，且引书牍之嫌。御批云："卿以不必疑之言，而申必欲去之请，如国体何？前诏谓虚名实德，各有所指，盖尽之矣。书牍引嫌，勿书可也，何以去为？"于是侍御陈坚节夫、豸官陈过圣观共为一疏，乞申谕三臣，各安职守。而黄户书万石、陈兵书存、常户侍楙、曹礼侍孝庆、倪刑侍曹、高工侍斯得、李右史珏、文左史复之共为一疏调停之，久而方定。知大体者，殊不然之。事久论定，虚名实德于人，亦可概见矣。

文臣带左右

绍兴以来，文散阶皆带左右字，以别有无出身。惟尝犯赃者则去之。刘岑季高得罪秦氏，坐赃废。后复官，去其左字，季高署衔，不以为愧也。孙觌仲益亦以赃罪去左字，但自称晋陵孙某而已。至绍兴末，复朝奉郎，乃始署衔。淳熙中，因赵善俊奏，又例去之。

吴兴有王孝严行先居城西，俗称为王团练宅，盖将种也。以鹗冠登壬辰科，沾沾自喜，以带左字为荣。时施士衡得求因忤魏道弼，坐赃失官。素负气，殊以不带左字为耻，而有诏尽去之。乡人嘲之曰："快杀施得求，愁杀王行先。"

马梁家姬

会稽有富人马生，以入粟得官，号马殿干。喜宾客，有姬美艳能歌，时出佐酒。客有梁县丞者颇黠，因与之目成。一旦马生殂，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觞客，陈无损益之在坐。酒酣，举杯属梁曰："有俪语奉上。"梁谛听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干之家，爰丧其马；今入县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怃然不乐。无几，梁亦死焉。人尤无损之谑戏，然闻者亦可以警也。

山獭治箭毒

世传补助奇僻之品，有所谓山獭者，不知出于何时。谓以少许磨酒饮之，立验，然《本草》、《医方》皆所不载。止见《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獭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兽悉避去。獭无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贵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许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两。或得杀死者，功力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术之士，售伪以愚世人者，类以鼠璞、猴胎为之，虽杀死者，亦未之见也。

周子功尝使大理，经南丹州，即此物所产之地，其土人号之曰插翘。极为贵重，一枚直黄金数两。私货出界者，罪至死。方春时，猺女数千，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獭性淫，或闻妇人气，必跃升其身，刺骨而入，牢不可脱，因扼杀而藏之。土人验之之法，每令妇人摩手极热，取置掌心，以气呵之，即趯然而动，盖为阴气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数岁得其一，则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伪也。

月忌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说不经。后见卫道夫云："问前辈云，说此三日即《河图数》之中宫五数耳，五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说颇有理，因图于此。

四（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三（初三，十二，二十一日）。　八（初八日，十七日）。

九（初九日，十八日）。　五（初五，十四，二十三日）。　一（初一，初十，十九日）。

二（初二，十一，二十日）。　七（初七日，十六日）。　六（初六日，十五日）。

张功甫豪侈

张镃功甫，号约斋，循忠烈王诸孙，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于南湖园作驾霄亭于四古松间，以巨铁絙悬之空半而羁之松身。当风月清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

真有挟飞仙、溯紫清之意。

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功甫于诛韩有力，赏不满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谪象台而殂。

台妓严蕊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

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

又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

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

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閒字义

閒隙之间读若艰，谓有容可入也。閒隔之间读若谏，谓入其间而隔之也。閒暇之閒读若闲，谓其间有容暇也。闲有防义，或借作閒，非正字也。《季布传》："侍閒，果言如朱家指。"师古曰："侍、谓侍于天子。閒谓事务之隙也。"《刘贾传》："使人閒招楚大司马周殷。"《颜注》："閒谓私求间隙而招之（《汉书》无音）。"《史记》閒作去声。《张良传》："尝閒从容步游圯上（《汉书》无音）。"《索隐》："閒，闲字也。"《陈平传》："身閒行杖剑亡，渡河。"《音义》："閒、纪间反。"

舟人称谓有据

余生长泽国，每闻舟子呼造帆曰欢，以牵船之索曰弹（平声）子，称使风之帆为去声，意谓吴谚耳。及观唐《乐府》有诗云："蒲帆犹未织，争得一欢成。"而钟会呼挻船索为百丈。赵氏注云："百丈者，牵船篾，内地谓之笪（音弹）。"韩昌黎诗云："无因帆江水。"而韵书去声内，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语，皆有所据。陆放翁入蜀，闻舟人祠神，方悟杜诗长年三老摊钱之语，亦此类也。

张仲孚

完颜亮败盟寇蜀，主将合喜字堇，张仲孚副之。先是，吴氏守蜀时，专用神臂弓保险。字堇曰："昔我军皆漠北人，故短于弩射。今军士多河南北人，何不习阅以分南人之长。"遂择五千人，昼夜习之。一日，设射，于石岩下张宴，以第其中否，岩皆如粉飞坠。酒酣，问仲孚曰："果何如?"仲孚实秦相阴遣，虽吴氏兄弟，亦不知其谋，每欲剿其族，故金人信之不疑。仲孚欲散其谋，于是缪谓字堇曰："用中国人集长兵固善，第虞一旦反噬，则恐无以制之耳。且我每金中原兵，常制以女真，正虑此也。"字堇闻其说甚恐，乃渐散之。自后，和好既成，蜀备久弛，有以吴璘无备告堇，请劲骑数千，先事长驱而入者。仲孚为蜀危之，又谓字堇曰："自四太子时，犹不得蜀，设不如意，出危道也。"堇又为之止。

其后，璘下秦州，取德胜，所至降附，其力为多。时王瞻叔驻绵州，总饷事，王刚中为制帅，治成都。瞻叔请遣重臣镇蜀，时虞雍公方奏采石功，遂以兵书开宣幕。虞知仲孚不忘本朝，欲显招之，乃以王爵告命使持与之，仲孚乃径自屯所归于虞。

既而雍公舍险，出兵平地，一战而败，丧将校七十二人。凡吴璘所下州郡，不能抚有。及致金人责免敌钱，故所在皆叛。而仲孚屡为画策，亦不见用。中原之民，以为误己，大怒，因不复信之，以至于败云。

隐　语

古之所谓廋词，即今之隐语，而俗所谓谜。《玉篇》谜字释云，隐也。人皆知其始于黄绢幼妇，而不知自汉伍举、曼倩时已有之矣。至《鲍照集》，则有井字谜。自此杂说所载，间有可喜。今择其佳者，著

数篇于此，以资酒边雅谈云。

用字谜云："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又云："重山复重山，重山向下悬。明月复明月，明月两相连。"木砧云："我本无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与汝平。"日谜云："画时圆，写时方，寒时短，热时长。"又云："东海有一鱼，无头亦无尾。除去脊梁骨，便是这个谜。"染物霞头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尘。一朝解绳缚，见姓自分明。"持棋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是以能入于不死不生。"字点云："寒则重重叠叠，热则四散分流。四个在县，三个在州。村里不见在村里，市头不见在市头。"印章云："方圆大小随人，腹里文章儒雅。有时满面红妆，常在风前月下。"金刚云："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矣。"蜘蛛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拄杖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用彼。"木屐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刚则铿尔有声，遇柔则没齿无怨。"蹴踘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墨斗云："我有一张琴，丝弦长在腹。时时马上弹，弹尽天下曲。"打稻枷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夹注书云："大底不曾说小底，小底常是说大底，若要知得大底事，须去仔细问小底。"元宵灯球云："我有红圆子，治赤白带下，每服三五丸，临夜茶酒下。"日历云："都来一尺长，上面都是节。两头非常冷，中间非常热。"手指云："大者两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计二十八文。"水中石云："小时大，大时小。渐渐大，不见了。"或以为小儿囟门。手巾云："八尺一片，四角两面。所识是人面，不识畜生面。"接果云："斫头便斫头，却不教汝死。抛却亲生男，却爱过房子。"

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长统），君实新来转一官（司马迁），门状送还王介甫（谢安石），潞公身上不曾寒（温彦博）。"

又有以古诗赋败弓云："争帝图王势已倾（无靶），八千兵散楚歌声（无弦），乌江不是无船渡（无弰），羞向东吴再起兵（无面）。"然此近俗矣。若今书会所谓谜者，尤无谓也。

赵 涯

理宗初郊，行事之次，适天雷电以风，黄坛灯烛皆灭无余，百执事颠沛离次。已而风雨少止，惟子阶一陪祠官，虽朝衣被雨淋漓，而俨然不动，理宗甚异之。亟遣近侍问姓名，则赵涯也。时为京局官，未几，除监察御史。

书种文种

裴度常训其子云："凡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万乘之相，则天也。"山谷云："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似祖裴语，特易文种为书种耳。练兼善尝对书太息曰："吾老矣，非求闻者，姑下后世种子耳。"余家有书种堂，盖兼取二公之说云。

温公重望

坡公《独乐园》诗云："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京师之贪污不才者，人皆指笑之曰：你好个司马家。"文潞公留守北京日，尝遣人入辽侦事。回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物朴之，云："汝司马端明邪？"是虽夷狄亦知之，岂止儿童走卒哉！

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上作参军趋出。攸戏上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云："你也好个司马丞相。"是知公论在人心，有不容泯者如此。

陈孝女

陈孝女，钱塘人也。父业儒，尝受勇爵。漫游江淮间，居胭脂岭下，家粗给。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为盗所掠，仅留一女十岁，携之丐食以归。故居荡不复存，因寄五里塘旧仆家。闻殊胜寺设粥供，日携女子就寺丐食。凡数月，僧扣所以，颇怜之，俾留众寮供榜疏职。时孙元帅下李知事者，东平人也，颇知书，亦寓寺旁。暇日至寺，必从容与僧谈，欲谋一士为友。僧以陈为荐，一见投合如久要，馆谷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欢心。居数月，当丁丑仲春，女子忽谓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侧，数年不至矣。闻主人禁烟将为湖山游，能乘此机，一往拜扫否？"父以告，李欣然与俱。既至墓所，拜奠罢，李偕携酒饮旁舍。女悲泣不已，久之，勉之还，则泣告曰："比闻李氏今将北归，吾父子必将从之。父老子幼，南北万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与泪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躄踊呼号，声振林木，久而仆地，视之，死矣！李义之，因与墓邻敛而祔于母冢之旁云。

呜呼！古有曹、饶二娥，焜耀史册，著为美谈。今陈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冢泣死，视前修为无愧矣。因详著以俟传忠孝者。

敬斋古今黈

[元]李　治撰　李艺英整理

《敬斋古今黈》十二卷、逸文二卷、附录一卷，元李治（一一九二—一二七九）撰。李治字仁卿，号敬斋，真定栾城（今属河北省）人，元代著名学者。作者以《古今黈》名书，乃取《汉书·东方朔传》“黈纩充耳，所以塞聪”之意，颜师古注“谓示不外听”，盖为专精覃思，穿穴古今之作，故取不外听之义。该书是为考订而作，专取载籍疑义，一一订正，议论犀利，博辨不穷，乃是元一代说部中的上乘之作。本书版本有《四库全书》、《藕香零拾》、《丛书集成初编》本。这次整理以《藕香零拾》本为底本，并参考了已有的整理成果。

卷　一

《晋书·天文志·仪象》云：“《洛书甄曜度》、《春秋考异邮》皆言：‘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陆绩云：“天东南西北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言周三径一也，考之径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径四十五，则天径三十二万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周礼》地中之说，以土圭句股法入之，得天径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减于《甄曜度》、《考异邮》之数，余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问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甄曜度》、《考异邮》，其数曾不及半，是何二说相悬如是之赊邪。”曰：“此盖《甄曜度》、《考异邮》之数，自天之极际言之；土圭之数，自黄道言之。天包地外，地处天中，日月又居天地两间，故其数当半天径也。而犹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说者谓丽为附，然日月之丽乎天，非若百谷草木之丽乎土也，亦本乎天者亲上云耳。故邵康节解离丽之丽，不取旧说，但谓文彩著见之义。”

又《晋书·天文志》云：“传说一星，在尾后，主章祝巫官。传，从人从专，音直挛反；说，读如字。”而《庄子》云：“传说得之，以骑箕尾，则傅，从人从专；说，读如说音。是为殷相之名，而不取传说之义。”然《晋志》言此星在尾后，则实当箕、尾之间。而复云主章祝巫官，何也？岂庄周之言，与此各自为说，不相本耶。博闻君子，当有以辨之。

《吕氏春秋》：“荆有佽飞，得宝剑于于越。”高诱注云：“吴邑也。”荀子《劝学篇》：“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杨倞注云：“于越犹言吴越。”且引高诱为据。予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吴。杜预曰：“於，发声也。”孔颖达以为越是南夷，夷言有此发声。史官或正其名，或从其俗，史异辞，无义例。《公羊传》则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赤进者，狄於北方总名，赤者其别，与越异也。吴新忧，中国士卒罢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谓之於越。”范宁曰：“旧说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称者书之。见其不能慕中国，故以本俗名自通。”考数家之说，虽有小异，然皆以於越与越同为一国。吕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於二字，音声小别，义理无殊，自不得以于为一国、越为一国也。今高诱乃以于越为吴邑，杨倞又以于越为两国，何陋如之，诱误走者也。若倞者，真类夫随人误走，而又呼他人使随己而东西也。大抵于越与句吴本皆夷语，即渐就简而入于华耳。此亦岂有难晓之理哉。于越之说，错谬已如此。市本《荀子》书，又以于字作干，鱼鲁虚虎之舛，晚生后进，何所适从。

《前汉·西域传》云：“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师古曰：“波河，循河也，音彼义反。”黈曰：“此义是而音非，波止当如字读之。波之为言，自有循顺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谓之边河，波河之语与边河政同。”又云：“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长安六千三

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师古曰：“孔道者，穿山险而为道，犹今言穴径耳。”此又误矣，孔道止谓大道也。前言辟在西南，故后言不当大道。若言不当穴径，是何说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鄯善，则知鄯善正当大道耳。

古诗三百五篇，皆可声之琴瑟，口咏其辞，而以琴瑟和之，所谓弦歌也，古人读诗者皆然。使今学者，能仿佛于古人，则人心近正，庶几诗乐之犹可复也。乡闻东平一士人家蓄琴谱一编，四诗悉备。兵烬以来，不知存否？愚尝有意试拟补一二编，顾不深解音律，故又不敢妄为之。晦庵有言：“古人言必引诗，盖取于嗟叹咏歌，优游厌饫，有以感发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证此之义而已。”又曰：“反覆咏歌之间，意味深长，义理通畅，使人心融神会。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则引诗之助与为多焉。”晦庵言引诗者犹当嗟叹咏歌之，况读之者乎。

石林《过庭录·经史辨疑》云：“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墙所以捍外，正墙面而立，谓其背治内之道，反而面乎外也。”治曰：“此说非是，墙面只谓无所见耳，又何限乎内外之间哉?”

晋郗超之郗，则读如绤音；郄诜之郄，则读如绨音，今人不复别白，皆从绮逆反，大谬也。予儿时读李瀚《蒙求》，先生传授，皆读郗作郤，长大来始悟其错。俗又读郗作客，可笑。

庄子《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治曰：“知，读从智；代，交也；而，汝也。谓人人各自有师，何必智交于汝心，然后自取而始有之，故虽愚蒙之人亦有成心，可随而师之也。成心者，吕惠卿所谓吾所受于天而无所亏者也。”

李益《鹳雀楼诗》：“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鲁直《初至叶县诗》云：“千年往事如飞鸟，一日倾愁对夕阳。”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远矣。

东坡谓梁昭明不取渊明《闲情赋》，以为小儿强解事。《闲情》一赋，虽可以见渊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损渊明之高致。东坡以昭明为强解事，予以东坡为强生事。

杨诚斋诗，句句入理，予尤爱其《送子》一联。云：“好官难得忙不得，好人难做须著力。”著力处政是圣贤阶级。若夫浅丈夫少有异于人，必责十百之效于外，一不我应，悻悻然以举世为不知已，方扼腕之不暇，顾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终身不能为好人。

世俗有孤负之语。孤谓无以酬对，负谓有所亏欠。而俚俗变孤为辜，辜自训罪，乃以同孤负之孤，大无义理。

郭璞《客傲》云：“不尘不冥，不骊不骍。”骊当作犁，然《庄子》有“牝马骊牛三”之语，则骊字亦通。又左芬《离思赋》：亲辰寻因，同押。古文虽不拘于声病，然上平之亲、下平之侵未有协用者，寻当作循。

《左传·庄公七年》：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杜氏解“如”为“而”。《晋书·礼志》载成帝纳皇后杜氏，举晏桓子语，夫妇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实作若而人，因知而如二字，古语相通。俗谓如今又谓而今，亦当本古语云然。

五福六极，皆指人事言之。《晋·五行志》说凶短折，则谓人殇曰“凶”，禽兽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宁复有此。若福极之事，兼飞走草木而言之，则夫五福之中，若富与攸好德；六极之中，若忧与贫，岂飞走草木，亦有是耶!

东坡有《老饕赋》，前后皆说饮食。按《左传·文十八年》云：“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之民谓之饕餮。”说者皆曰：“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然则东坡此赋当云老餮，不当云老饕。

刘歆说三统历术，配合《易》与《春秋》，此所谓言及于数，吾无取焉。夫《易》载天地万物之变，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贬恶，代天子赏罚，以垂法于后世。至于章蔀发敛之术，则义和氏实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异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当期之日，犹得以强论之。夫所谓《春秋》者，属辞比事之书，与数学了不相干，而亦胡为妄取历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无为辨之者，深可恨也。

后稷、挚、尧、契四人，同为帝喾高辛氏之子。契则十三叶而得汤，稷则十四叶而得文王；然夏之世，历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历五六百年，计千余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数较之，文王之于汤，但不及一叶耳。是则殷之先一何夭，周之先一何寿乎？此为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脱误。

钟言撞，鼓亦得言撞，见《前汉·西域传》。龟兹王绛宾，乐汉制度，归其国，出入传呼，撞钟鼓。

《五经》中，《诗》最难读，以音释参糅故也。教读者当专从毛，不得已当从郑。何者？师传以来皆曰毛诗，不曰郑诗，盖康成本用毛说。毛义有不安者，以己见改易。或毛氏不为传，则以笺明之。今之人一不从毛，一不从郑，但视陆德明释文易晓者杂读之，所以前后龃龉，无所统纪，而义益暗。惟舍一而取一，则无是患矣。予之为此说也，不谓毛氏纯是而郑氏纯非也。要知两家之说，必从其一焉耳。

唐邢璹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邱三绝，未臻区奥；刘安九师，尚迷宗旨。”以刘安而齿孔子，邢子可谓不知类矣。

沈田子杀王镇恶，而王修执田子，数以专戮，斩之。《通鉴》小浙本载之义熙十三年，而大字本作十四年，此本为正。

“爽”之一字，既为明又为昏，所以精爽为魂魄之主；“介”之一字，既为大又为小，所以傧介成宾主之欢。贵介公子，则介为大；忧悔吝者存乎介，则介为小。乱臣十人，则乱为治；乱邦不居，则乱为

危。饮酒温克，则克为良；克伐怨欲，则克为狠。扰兆民，则扰为安；庸人扰之，则扰为烦。必有忍其乃有济，则忍为恕；忍人残忍，则忍为暴。媚兹一人，则媚为忠；取媚于上，则媚为佞。父母昆弟，则昆为长；垂裕后昆，则昆为后。皇极，则极为大中至正之道；六极，则极为贫病夭恶之称。

鲍昭有《井谜》，世传东坡有《贺资谜》，又黄庭坚有《粥谜》、《象棋谜》。近者伶官刘子才，蓄《才人隐语》数十卷。谜固小技俩，然其讽咏比兴，固与诗人同义。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谈笑一助也，尝闻用字谜。既久，止记一二句。今为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悬；一月复一月，月月还相连；左右排双羽，纵横列二川；阖家都六口，两口不团圆。尝拟作井谜云：四十零，八个头，一头还对一脚，中间全无肚肠，外面许多棱角，此末联亦借前人语也。又闻墨斗谜云：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莫笑墨如鸦，正尽人间曲。染物瑕头谜云：在染何曾染，无生得独生，有人来解结，见姓自分明。

仆射职主仆御弓矢之事，故称仆射。射旧音夜。杨倞注《荀子》云："射干药名。"且引陶弘景注《本草》云：射干花白茎长，如射人之执干。倞既引陶说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复从夜音。据射人之射，自当音麝。而射干复从夜音者，当是射御之射。或音麝，或音夜，两俱得通，但今世俗流传止从麝音耳。若仆射与射干犹是从旧俗，呼之为夜音也。

李义山诗，古木含风久，凡两用。《摇落对》云："疏萤怯露深。"《戏赠张书记对》云："平芜尽日闲。"其优劣大不相侔，览者自当见之。《咏槿花》云："月里宁无姊，云中亦有君。"又《咏李花》云："月里谁无姊，云中亦有君。"月姊云君用之于槿花虽新奇，固不若用之于李花之为高洁也。然谁无姊，语太径庭，谁字止宜作宁。

《王直方诗话》云："酴醾，本酒名也，花新开以颜色似之，故取名。"黈曰："花之色类酴醾者甚多，皆不以为名，独取此花，理不应尔。盖兼以风韵芳馨名之，不专取色而已。"

"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因寻樵子径，误到葛洪家。"自不害为佳句。而后人论诗者，以为此皆假对。意谓下土与秋风，樵子与葛洪，不相偶属，故借下为春夏之夏，子为朱紫之紫，尘俗哉。

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爱不欲碾，有类弄印几成窊。"谓印刓则可，谓印窊则不可。

《素问·上古天真论》：岐伯曰："上古之人，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使其心逆于生药，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启玄子王砅之注："取数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少也。"岐伯此言，以为今人逐末丧本塞华，遗失天理之大全，则是以妄为常。今砅以为寡于诚信，失其旨远矣。"醉以入房，以欲竭其情，以耗散其真。"止言情欲之伐其生。今注云：轻用曰"耗"，意虽相近，质以文理，耗散二字实相连属耳。逆于生药，谓迎逆平生之乐。注谓逆养生之乐，亦未可冯也。

又《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春为发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为蕃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为容平，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为闭藏，早卧晚起，必行日光。"黈曰："人禀阴阳之气以生，而阳则为德，阴则为刑，刑则主杀，德则主生，故其情性常喜阳而恶阴。冬为闭藏之时，早卧晚起者，所以逃阴气于惨酷之夜也。夏为蕃秀之时，夜卧早起者，所以顺阳气于未明之昼也，是固宜其然矣。然其春三月发陈之时，自当早卧早起，以顺阳气于开煦之旦。而今称夜卧早起，与夏三月无别，则真误矣。夫阴阳寒暑，均布四时，若今春夏同科耶，秋冬亦当一体，则何以为四时也哉。故春之早起不必置论，但其夜卧二字，必早卧之舛也。又其秋三月容平之时，自当晚卧晚起，以谢阴气于肃杀之晓。而今称早卧早起，是又误之甚者，不可不辨也。夫秋气之严，莫严于霜降之辰，万物凋落，摄养之家，最为深惧。而使人早起，与鸡俱兴，则是作意犯冒，与霜亢也，无乃乖全生之理乎。"王砅求其说而不得，乃云："惧中寒露，故早卧。欲使安宁，故早起。"以常情度之，人亦岂有畏寒露之沾裳衣而不畏肃霜之戛肌骨乎，此妄说也。惟早晚之文一正，则其下错缪，与鸡俱兴之类，皆可得而正之矣。盖《素问》一书，脱误赘複，如是者居十七，遇不可通者，不可强为之辞，政当以意会之耳。

韩退之自谓窥陈编以盗窃，柳子厚自谓好剽取古人文句以自娱乐，欧阳永叔亦自谓好取古人文字。考寻前世以来，圣君子之所为，时亦穿蠹盗取，饰为文辞，以自欣喜。三先生自谓之盗者，所谓齐之国氏也，不过点注前言往行，以为我用耳。而世之不善为文者，莫不手目所及，辄自探讨。其身为穿窬之子，而宁死莫肯承服，强自掩盖，强自粉泽，将以欺天下，而卒不能以欺一人，是所谓宋之向氏也欤!

世以秘监为奎府，御书为奎画，谓奎宿主文章也，故宋有奎文阁、宝奎楼之称。又薛奎字伯艺，吴奎字长文，悉以文艺配奎为言。予考之《晋书天文志》，则云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库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沟渎，其象与图书文章等全不相干。而东壁二星在北方，实主文章，盖为天下图书之秘府，其星明，王者兴，道术行，国多君子；其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经士不用图书，是则图书文章，皆当取象东壁。于义为惬，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东壁而独取奎者，岂奎宿森罗错综有象于文而东壁无之耶。或前人误用而后人承之邪，抑别有所出，而吾未之见也。

古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泪如雨。河汉清且

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吕延济曰：“牵牛、织女星，夫妇道也，常阻河汉，不得相亲。此以夫喻君，妇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为谗邪所隔，故后人用牛女事及咏七夕等，皆以为牵牛织女。”案，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织女，天女孙也。天纪九星，乃在贯索东，距牵牛甚远。然则牛女之女，非织女，乃须女也。须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须、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也；牵牛、亦贱役也，故须女与牵牛相媲，又同列于二十八宿之中，密相附丽，但隔天汉，诗人以是有盈盈脉脉之语。若以为织女，则天女牛郎非其偶也。或者引《大东之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此自以牵牛织女为类。延济之注，于何缪戾。曰：“《大东》义取有名无实而已，吕说义取伉俪，难以彼此相证也。”

《诗·无羊》：“三十维物，尔牲则具。”毛传云：“异毛色者三十也。”而疏家乃谓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误矣。诗意本主所牧之多，谓毛色有三十等，亦大率言之。今云每色各有三十，则计其所牧，能有几何？而当时之人咏之诗耶。若又以为每色色别三十种，则为色大繁，反更难通。毛言异毛色者三十，政谓总括诸色，至有三十等耳。其义甚为明白，不劳异说。

乾，阳物也，稚于七而老于九；坤，阴物也，反是，稚于八而老于六。闻之北方人，相马之老稚，不于其齿而于其目，人与目对视己之身，自首见腰，则二三岁之交；自首见腹，则五六岁之交；自首见胞，则七八岁之交；止见其首，则此马十岁矣。过是以往，又加以溟涬焉，则不可得而年矣。

古人文字有极致之辞，若以不敢为敢，以敢为不敢；以不显为显，以无念为念，以无宁为宁，皆极致之辞也。世俗以可爱为可憎，以无赖为赖，以病差为愈，亦极致之辞。

《通鉴》：“唐高宗显庆元年，来济引《管子》齐国老人语曰：‘君不夺农时，则一国之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要，则一国之人皆有余衣矣。’”注曰：蚕要者，以蚕事为要。”非也，上农时。则蚕要者，亦谓切要之时也。”故济又云：“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石勒救洛阳，诡道兼行，出于巩、訾之间。诡：不正也。诡道犹言邪径也，此盖犹捷径而往。或言此二字乃兵法所谓兵行诡道，大段不识文势。

夫子与夷齐而不与卫君，公羊子与辄而不与蒯聩，质此一事，足明《公羊》全书之妄。君子不可以一事妄全书，以一事而妄全书，甚之也。甚之奈何，甚此一事之妄也。

石曼卿诗《赠孙可久》云：“闭户断蛛网，折花移鸟声。”或云：“闭字不若作开。”予以为不然，户开而有蛛网，闭则断之，见其无人往来也。若云开户断蛛网，则是闭门时有蛛网，而开则断之，又何足以尽幽闲之趣。

草可以为木。《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射干·草也。兽可以为禽，《易》屯之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鹿自兽耳，酒可以为馔。”《论语》有酒食先生馔。馔，食也。佛可以为仙，故其书称忍辱仙人及金仙。

《庄子·徐无鬼》：“心之于殉也殆，凡能其于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给改，祸之长也兹萃，不给改者，不疾改也，疾改则祸不至矣。惟其不速改，是以其祸滋多。”故其下文云：“其反也缘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为己宝，不亦悲乎！”其反也缘功，谓一与道相戾。缘以危殆为功能，其果也待久。谓果于迷缪，其所由来非一日。而人以此为己宝，为可悲也。此皆覆说殆之成祸之萃也。吕解不给改，以为不暇给，则其祸之长也兹萃一句赘矣，兹、滋古字通。

《天下篇》：“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淡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此数句，郭解以下属彭蒙、田骈、慎到。吕解以上属宋钘尹文。郭说为失，吕说为得。

镡字，寻淫二音，《广韵》以为剑鼻，《庄子注》为剑口。吕吉甫曰：“镡者，剑之所以为本也。”又曰：“所植者也，又铗音颊。”《庄子注》云：“把也。”吕曰：“附镡者也，盖所持而行之者也。”铗既为把，则镡乃俗所谓隔手者也，又姓音蟾。

“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充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朴次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因各定，大作不相沿。主化布于下，人心孚自天。上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行苟并至，位名尤两全。末由弓冶手，安比父兄肩。幸及布衣仕，宜希守令先。尺刀元并用，丹白具同研。去吏多甘老，休兵生力田。干戈包已久，永十本支延。”欧阳永叔戏为也。小儿初作字，点画稍多，即难措笔，必简易则易为力，故小学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语。欧公此诗，当亦为儿辈设也。

柳子论四维为二维，以为廉与耻，皆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究而观之，柳子之辨，凡数百言，只是是解释《孟子》“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八字。

东坡诗云：“口业向诗犹小小，眼花因酒尚纷纷。”又云：“口业不停诗有债，眼花乱坠酒生风。”若眼花则或然或否，若口业则信有之。

《晋书·段匹磾赞》曰：“匹磾劲烈，陨身全节，点实凶残，自贻罪戾。”戾字协韵，读从入声。

又《荀嵩传》：“嵩镇宛，为贼杜曾所围，石览时为襄城太守，嵩使其小女灌求救于览。”而其《列女传》载嵩为襄城太守，为杜曾所围，食尽，欲求救于故吏平阳将军石览，计无从出。嵩小女灌时年十三，突围夜出，自诣览乞师。先谓览为襄城守，后谓嵩为襄城守，二说不同，必有一误。

《法帖》载梁侍中萧子云所书《列子》之说，宋

之向氏遂逾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目字作自，意谓自手所及。又三年大穰，穰字作壤，古字或通用。

小说中载《宫人诗》云："朝来自觉承恩最，笑倩傍人认绣球。"一本云："承恩醉殊害义理。"又杜荀鹤《春宫怨》落句云："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一本云相伴，则上下支离不成语矣。

魏文帝诛丁仪、丁廙等，鱼豢以人心窥望，势使之然。因论曰："谚言贫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殊也，势使然耳。"予谓《周官》"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正好对前两句。盖不期骄而骄，不期侈而侈，亦是事势使然。

人文尽于《六经》，今《礼部韵略》中俚俗字备载。而《六经》中字遗阙者甚多，此非有司之失，自是我辈之过。

农家者流，往往呼粟麦可食之类以为物事，此甚有理。盖物乃实物，谓非此无以生也；事乃实事，谓非此无以成也。此其言，可与"粒我烝民，莫匪尔极。烝民乃粒，万邦作乂"之语相为表里。

《晦庵语录·论周易》，多说占得此爻，为君子之行则吉，为小人之行则凶，是有近于儿童之说。《易》三百八十四爻，何者不然。系辞所谓吉凶者，贞胜者也。又云："惧以始终，其要无咎，岂有为小人之行而获吉者耶。"晦庵议论，必不出此，此等直传闻之误。

东坡《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而有"欲浮大白追余赏，幸有回风惊落屑"之句。或以为落屑亦体物语，或者之言非也，盖此用陶侃竹头木屑事耳。

东坡诗："妻孥真敝屣，脱去何足惜。"注云："《史记·封禅书》，汉武帝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按《广韵》，屣躧同音，所绮切。而屣乃不蹑跟也，躧乃步也，二字皆无敝意。然《史记》云尔者，此本用《孟子》语也。《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说者曰：蹝，草履也，草履而可蹝者也，音与前二字正同。详坡诗意，《孟子》、《史记》两俱用之，史记不云蹝而云躧者，古人用字不类今体，其声相近者犹许借用，其音切正同者，为相通无疑也。

卷　二

《史记·货殖传》："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则字衍文。

《尉佗传》："犁旦，皆降伏波。"徐广曰："吕静曰：犁，结也，音力奚反，结犹连及逮至也。"治曰："犁，开也，取耕垦之意，或以昏明分色杂言之亦得，今释为结意，甚无谓。遍讨传注，初无以犁训结者。"又云结犹连及逮至，则益又穿凿矣。《汉书》作迟旦，迟读如致，待也。犁旦或作黎明，又或作邌明，邌明，迟也。书传中又有诘朝质明之语，诘朝犹问人曰明未，亦迟旦之意。质明，实明也，又或为交质之义。

晋文帝崩，武帝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犹深衣素冠，降席彻膳。太宰司马孚等奏请改坐复膳，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其苴绖于草土，以存此痛，况当食稻衣锦。诚诡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纷，言及悲杀，奈何！奈何！"此悲杀之杀，从去声读，甚之之辞也。杀即衰减之义，而谓之甚者，盖物极则反。哀痛之极，理当稍减也，故今人言甚者，皆谓之杀。武帝第二诏文又曰："重览奏议，益以悲剥，不能自胜！不能自胜！"其意与杀无以异也。或曰："杀，损也，悲杀如言悲剥。"

退之《进学解》云："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此有类于《晋书·孝武帝纪·史臣论》云："静河海于既泄，补穹圆于已紊。"此史臣语又有类于《陆机文赋》："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难经》说："老人寤而不寐，少壮寐而不寤。"以谓少壮者血气盛，荣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气衰，荣卫之道涩，故昼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以予思之，不特如此，大抵昼作夜息，人之常也。是在昼则当有经营之事，在夜则当无系滞之虑。精神资禀，虽各不同，然用之得其常，则于其不用之时亦得其常。苟用之不得其常，则一切反是矣。衰老之人，经事既多，遭变不少，筋骸尪皱，目耗耳重，一毫之营，若负泰华，度前揣后于利害之表，商是榷非于与夺之间，忧未朕而已忧，患已销而犹患，众人皆息，己独勿休，所以正昼昏昏，夜反无寐。此盖精神用反其常，而寤寐亦反其常也。而年少之人，志刚气锐，神壮胆粗，斗力则膂力有余，角智则智思无倦，划然而动，屹然而止。事之未至也，利害无所挠其虑；事之既往也，是非无所留其怀；众休而休，众作而作，所以昼日常精，夜则常寐，此盖精神用得其常，而寤寐亦得其常也。故男女十四五以下，才得枕即稳睡，亦以其无情欲也。白乐天、司马君实皆明哲过人，而乐天有诗云："年衰自无寐，不是守庚申。"温公有诗云："苏秦六国印，力取鸿毛轻。白圭黄金产，运智立可营。如何五更睡，百方终不成。"此二公亦当是精神疲敝而然。若夫子元图爽，卧内酣寐，忠愍捍贼，省中安寝，轩辕毕咏，倚墙熟睡，涪翁削官，投床鼻鼾，闳通照彻，遇物了了，又不当以老少论也。予过五十来，昔昔每苦无寐，或者教以数息，仿而行之，竟亦不能寐也。近得闲闲公一说，名速睡法，云："但于当睡之时，帖枕拥衾，置身安稳，然后平心定虑，存真气如黄金细线，发两踵，自后而上，过腰合而为一；冲脊上顶，至前发际，却散而为二，绕黄庭听会横行，相交于人中、环口，贯下龈，复合为一；下咽喉，径入太仓，留之不动，勃然出气四道，当如火热。青者入肝，红

者入心，白者入肺，黑者入肾，四气俱满，然后真气下脐，入少府阴交，复散而为二；下膝、下臁、下趺、前裹中指尖，顺行度涌泉，复至踵，谓之一匝；存想至五七匝，已溟涬然入睡乡矣。大段无睡之人，行之不过十数匝，亦自得睡。或用铜人脉络法，兼达两手指更佳。”予按之，其效一如所云。闲闲公又云：“此法乃金丹下手处也。”金丹大药，予未敢议。但使昔昔得好睡眼，则其神通变化，与夫所谓金丹大药者，复何择哉。

东坡跋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云：“庄子世无有，谁知此疑神。”四注本载东坡自说云：“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庄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必战’，《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又浊醪有《妙理赋》云：“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四注本据此说，一断以为疑神。又《酒赋》云：“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实际而形开，则注家无所说。”治曰：“四注所援东坡之说，吾恐非苏子之言也。信如苏子之言，则苏子之见厥亦偏矣。所谓先辈不敢改书，是固有理。若断凝神以为疑神，则吾不知其说也。庄子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正如系辞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今东坡以为与阴疑于阳，使人疑汝于夫子同，殆非也。何者？阴疑于阳，乃见疑于阳，使人疑汝于夫子，乃见疑于人，此用志不分，亦见疑于神乎。凡人之心，以先入者为主。东坡蜀人，先见蜀本，因目生心，承文立义，皦如星日，牢如胶漆，久之又久，心与理化。忽览别本，如睹怪物，矛前盾后，能无改乎？东坡以蜀本为善本，而四方本皆后人所改，又安知四方本不为善本？而蜀本独非前人之误乎！”

予初学东坡先生字，间有教予以卧笔取媚者，当时不悟，谓坡公心画之妙尽于是矣。今而老大，转觉字画骫骳不成，虽折指拗腕，力自改悔，竟莫能夺去旧习。且学小技，一言之误，为累终身。况心术之微，运动无方，易放难收，后生辈得不早近大人君子之门，以端其本而证其源耶。

《汉书·陈涉传》曰：“藉第令无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注引服虔曰：“藉犹借也，第，使也。”与《史记》服注不同。《史记》服注曰：“藉：假也；第：次第也。”应劭曰：“籍：吏士名籍也。”苏林曰：“第：且也。”治曰：“服说藉假，苏说第且，是也；应说名籍，服说次第，非也。第本训但，但亦且意，此言藉第令无斩，犹云假且使不杀。”

前辈论《楚辞》：“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及韩退之《罗池庙碑》，“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谓欲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又论韩诗：“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谓之避对格，然予考诸古文，则不独错综于对属之间。至于散语亦多有之，若《荀子·劝学篇》云：“青出之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庄子·徐无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之类，皆是也。又凡经史中辞倒者，其义悉与此相近。

“纳纸投名愧已深，更教门外久沈吟。事穷计急烧牛尾，不是田单素有心。”此诗竟不知何人所作，投谒固可耻，然士当穷困，摇尾乞怜于人，亦可愍也。前辈又有云：“门前久立处，席上欲言时。”此真所谓不经此境，不能道此语者。

《离骚》经，宋玉《招魂》云：“娱酒不废，沈耽日夜些。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王逸注：“镫锭尽雕琢错饰，设以禽兽，有英华也。”案《玉篇》镫：都滕切，《说文》云，锭也；《广韵》曰，灯也，又都邓切，鞍镫也，锭，徒径切，锡属。《说文》锭：镫也，《广韵》又丁定切。豆有足曰镫，无足曰镫（*去声*）。锭又堂练切，灯有足也。然则灯锭二字，各自有三义也。”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春善病鼽衄，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故冬不按跻，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启玄子王砯注云：“按谓按摩，跻谓如跻捷者之举动手足，是所谓导引也。然扰动筋骨，则阳气不藏，春阳气上升，重热熏肺，肺通于鼻，病则形之，故冬不按跻。春不鼽衄，鼽谓鼻中水出，衄谓鼻中血出。”又于冬不病痹厥下注云：“此上五句，并为冬月按跻之所致也。”治曰：王砯谓按跻为导引，则然谓四时诸病皆由冬月按跻所致，则不然。冬不按跻下必多有脱误，第后人弗思耳，且上文春善病鼽衄，至冬善病痹厥。所谓善病者，谓每一时，多有此证也。”继云：“冬不按跻，春不鼽衄，至冬不病痹厥。”文势全不相属。而据谓四时之病，皆由冬月按跻而得，无此理也。夫按跻之术，以常人推之，能知者百一，其能行者又百一。果按跻而病，盖万一而有此病也。在万人之中，其九千九百九十有九由不解按跻，悉获安康，其一人独以按跻之故，遂得四时诸病，则按跻者，非吉祥之道，乃杀人之具也，何为古先贤达传之天下后世耶？夫户枢之不朽，以旦夕之开阖也；流水之不腐，以混混而常新也。讪信俯仰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不云动作按摩有以伤生也。故道家者流，多说熊经鸟伸龙攫虎搏之效，而华佗常以五禽之戏，为将摄之方，初无冬夏之别也。又隋世巢氏作《病源》数十卷，每论一证，必处以导引一术，亦未尝以冬不按跻为主也。按本经《血气形志篇》曰：“形苦志乐，病生于筋，治之以熨引；形数惊恐，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又《奇病论》曰：“息积不可灸刺，积须导引服药，药物不能独治。此皆详明按跻之益，亦不说冬三月不得为之也。”王砯作注：“辄立此说者，必以为。”本经《四时调神大论》有曰：“冬三月是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既据此说，复见冬不按跻，春不鼽衄之文。故云：“扰动筋骨，则阳气不藏。春阳上升，重热熏

肺，肺通于鼻，病则形之。”此真误矣。且鼽衄之证，犹得以强言之。若其下文春病颈项，夏病胸胁洞泄寒中，秋病风疟，冬病痹厥，岂尽为重热熏肺而然乎。而砅一主于冬月按跻所致，是决不可信者也。按本经《生气通天论》云：“春伤于风，夏乃洞泄；夏伤于暑，秋为咳疟；秋伤于湿，冬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瘟。”由是而言，春夏秋冬，无论启闭，政宜随时导引，以开通利导之。但勿发泄，使至于汗出耳。窃疑本经当云：“冬不按跻，春不鼽衄，或病颈项。春不按跻，仲夏必病胸胁，长夏必痛洞泄寒中。夏不按跻，秋必风疟；秋不按跻，冬必痹厥。”其飧泄而汗出也一句，飧字当析之为勿令二字，如此则辞旨俱畅，可为通论矣。大抵导引，四时皆可为之，惟不得劳顿。至于汗出而已，苟劳顿至于汗出，则非徒无益，或反以致他疾。不特于闭藏之时为不可，虽春夏发生长育之时亦不可。王太仆不悟本经舛漏，坚主冬不按跻，谓按跻则四时俱病，盖为纸上语所牵，而肆为臆说也。利害所系甚重，予于是乎有辨。

《通鉴》：“魏明帝使女尚书六人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处当、画可，皆从已字也。《晋食货志》：咸宁三年，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何以为百姓计？促处当之。”而杜预《书疏》中，又有都督度支其处当之语。此处“当”字，即处置句当之义，与《通鉴》不同。

《荀子》：“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杨倞注云：“兰槐、香草也，其根是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离骚》所谓兰茝，盖苗名兰芷，根名茝也。兰槐当是兰茝别名，故云兰槐之根是为芷也。”滫，溺也，倞说如此。而《史记·三王世家》引《传》曰：“兰根与白芷，渐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所以渐然也。”然则如马迁所载，则兰根也、白芷也，断然其二物也。《荀子》谓兰槐之根是为芷，则兰槐自为白芷苗矣。又徐广《史记注》云：“滫者，淅米汁也。”据《荀子》及《史记》，皆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指其可恶之状。今投兰芷于淅米汁中，则其芳香大坏，已自可恶。杨倞谓滫为溺，未必乃尔。案韵：滫，息友反，又泔也，当从徐广说。

草与木异种，故邵尧夫以飞走草木为四物。《晋五行志》以桃李华非其时，梨根血出，大树自折，桑生东宫，桑树有声，茱萸相樛，枯树复生，木如人面，杨柳生松，木仆反立，皆为草妖，不知何谓？此桃李华非其时，正为华孽，余皆木妖耳。若草木之妖可以互称，则交阯之稗化而为稻。鬼目、苦荬生于江东，宫墙驰道悉生蒺藜之类，亦得指以为木妖也，而又可乎？是知草当云草，木当云木，为宜矣。然则所谓木妖者，又非木不曲直，惟金沴木之谓。木不曲直，惟金沴木者，乃城门自坏，屋梁跃出，牙竿不正之类是也。

近世御史大夫张文正公，讳行兰，字敬夫，文集十卷。《杂论》有云：“孔毅夫《杂说》，言今之与夷狄，最多者才百万，不若汉所遗之多。汉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七千四百八十万。余谓汉以文计，今以贯计，十贯乃一万也。七千四百八十万，即七万四千八百贯耳，一亿九十万，亦才十万九百贯也。而宋岁与契丹五十万两，匹直一百万贯，视汉孰为多哉？足明孔说之误。”集中又有《蜡梅诗》云：“池边乍想渐台帽，堂下遥惊虢国衫。”用事亦新奇。又《乐章》有教坊腔子三十五首，内道调近一中五远六，中吕近十二中三远八。考诸词曲中，正见名近者，不知所谓中与远者何等声也？异日当求知音者问之。

《史记·尉佗传·太史公曰》：“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李子曰：此误也，当云：“东闽兴兵，南越动摇。”按传云：“初，佗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又佗为书谢汉曰：“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又云：“建元四年佗卒，其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胡上书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惟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因遣太子婴齐入宿卫。’”据此则其相攻者，闽越与南越，非瓯骆也。其后吕嘉败，越桂林监居翁始谕瓯骆属汉。迹瓯骆始终未尝与诸国相攻击，何得云瓯骆相攻也。又闽越未攻南越时，尝发兵围东瓯，则是瓯闽相攻，亦不得为瓯骆相攻也。瓯骆相攻乃在数年之前，了无与于南越。而婴齐何为而入朝乎？或曰：“南越也、东瓯也、西瓯也，皆瓯骆之属，故云瓯骆相攻耳。”审如此说，义亦未宏。东闽乃大禹之后也，南越乃赵佗之孙也，各自割据，何得并为瓯骆之属乎？或者又曰：“东闽、南越皆瓯骆之地，二国虽殊，亦可谓之瓯骆相攻也。”此亦未为通论。借使壤地相接，得以通称，而相攻之说，亦无从发。若东越先攻南越，南越亦复报伐，谓之相攻可矣。今东越举兵擅击南越，南越束手，禀命天子，谓之相攻，不亦悖乎。

《庄子·齐物论》：“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旧说兹十有二者，皆情性之异。其理甚乖，盖虑叹则怒哀之类，或以变其常。姚佚则喜乐之类，或以作其态。故其下继之曰：“乐出虚，蒸成菌。”谓声响出于虚寂，菌蕈出于薰蒸，亦犹喜怒哀乐，一出天机之自然尔。故其下又继之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慹字，成玄英谓为屈伏不伸；陆德明《音释》云，之涉反，且曰司马云不动貌。按《玉篇》：此字凡五音二解，其之涉切者，引司马彪《庄子注》云不动貌；其奴协切者，义亦同上；其之入、

泰入、涉立三切者，怖也。彪解之为不动者，亦对变而言之。盖与成玄英所谓屈伏不伸为性情十二之一者，正同非也。若依玉篇作怖，谓虑叹之甚，则必变而为忧怖。其说虽通，其意甚狭，今亦不用。窃以为此字从执从心，当读如执音。盖人心之所主，谓其常情焉耳。以虑叹而变其常，岂止怖畏而已哉！将为狂为痴，而无所不至矣。又德充符云：㹠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见已焉尔，不得类焉尔。食字，或音嗣，或音饮，邑锦反，皆非也。食本如字读，食于其死母，犹言就食于其死母。就食则就乳也，不烦更发他音。又智北游云："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郭注云：玷捶钩之轻重，而无毫芒之差，故捶字数音，郭则音丁果反，徐则音棰，李则音坠。其玷捶之玷，陆德明音丁恬反。然详上下文意，正当从随音为胜。捶即锻也，犹今世俗所谓打也。今人凡有修治者，悉谓之打。此其理甚易晓，而郭注以为玷锤之轻重，缪矣。

东坡先生，神仙中人也，其篇什歌咏，冲融浩瀚，庸何敢议为！然其才大气壮，语太峻快，故中间时时有少陧杌者。如腧厕、厕腧之倒，滹沱河、芜蒌亭之误，皆是也。今聊疏其一二，可以为峻健者之戒。《和刘贡父》云："数奇逢恶岁，计拙集枯梧。"按《晋语》优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菀，已独集于枯。"东坡此诗意，全用《晋语》事，而押韵处便加梧字，岂非太峻快耶。《次韵秦少章》云："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则全用刘禹锡《石头城诗》，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太峻快也。《桓魋墓》云："纵令司马能镵石，奈有中郎解摸金。"按陈琳为袁绍檄曹操云："曹又特置发邱中郎将，摸金校尉。"则摸金乃校尉，非中郎也。《病起》云："何妨一笑千痾散，绝胜仓公饮上池。"按《史记》长桑君出药与扁鹊，饮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当知物矣。"坡则以为仓公，仓公、淳于意也。《送陈六》云："去年持节发仓廪，到处卖刀收茧栗。"按《王制》，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此用茧栗，不得便为牛。《次韵张秉道》云："怜君嗜好更迂阔，得我新诗喜折屐。"按《晋书》折者屐齿，而非屐也。若云得我新诗齿折屐，则其为喜，不言可知。《石鼓歌》云："上蔡公子牵黄狗，本督李斯善作篆。"而复引黄犬事，殆似勉强。《次韵周长官见寄》云："罔罔可怜真丧狗，时时相触是虚舟。"丧家之狗，而止用两字，似不甚妥。又《送客》云："钟乳金钗十二行"，《乐天》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今便配合为一句，恐非后辈楷式。《观欧阳钤辖刀剑战袍》云："书生只肯坐帷幄，谈笑毫端弄生杀。叫呼击鼓催上竿，猛士应怜小儿黠。"此语虽有激而出，然使不知道者观之，能无失伦之嫌乎？

宇文叔通《济阳杂记》云：徐凝《为庐山瀑布诗》云："千古长如白练垂，一条界破青山色。"东坡笑之，谓之恶诗。及坡自题，则曰："擘开苍玉峡，飞出两白龙。"予谓东坡之擘开，与徐凝之界破，其恶一也。洎近读坡集，其《游灊山诗》又云："擘开翠峡出云雷，裁破奔崖作潭洞。"然则坡之峡，凡两度擘开矣。

养生家有胎息之说，息，气也，息之为义大矣哉。脉诀以一呼一吸谓之一息者，出入之义也。俗以音问相通谓之消息者，往来之义也。以称贷取赢谓之利息者，增羡之义也。以舍劳从逸谓之止息者，停憩之义也。人有嗣续谓之子息者，生滋之义也。人而物故谓之休息者，了绝之义也。息既得谓之生，而又得谓之死，则息之为义，不既大矣乎。《濂溪通书》称无极而太极。晦庵云："无极而太极，只是艮卦而已。"晦庵以艮卦当太极者，政以终万物，始万物，莫盈乎艮者也。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万物之所终也。谁知色色而形形者，尽于止息中来乎！且艮之为卦也，位则处丑寅之间，时则当十二月正月之交，此非万物终始而何。晦庵因之复论云："息便是百谷之实。"初闻此语，瞢不能省，徐徐以思，乃大朗彻。实既为种，种复成实，种实相仍，种种无穷，则云乎息者，非百谷之种而何！观谷实之新新，穷万物之芸芸，吾然后知胎息之不妄也。夫息之为文，从鼻从心。说者又谓自心为息，胎息之验。观文又可见矣，自昔老子发谷神之机，庄周启踵息之钥，玉匮则敷陈上假，黄庭则演说琴心，是皆夺造化之权，而抉天地之秘者也。道大事重，悠悠莫知。世之高亮之士，虽有能言之者，或隐之太深，或衍之太漫，夸张诡怪，无从致诘。惟晁承旨明远、强太保安道、苏端明子瞻、黄太史鲁直，此四君子，遂能曲尽要妙，明著其说。晁则立合和之论，张则出清微之语，苏则谈随住之诀，黄则述莲烛之颂。晁公之言曰："心息相依，息调心静，静调久久，可成胜定，神气相合，气和神清，清和久久，可致长生。"张公之言曰："身如莲华及虚空，中有习习清微风。绵绵若存道乃通，一来一往终无穷。来无辙迹去无踪，散入八万四千毛窍中。"苏公之言曰："数息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又有一法，其名曰'随'，与息俱出，复与俱入，随之不已。一息自往，或觉此息，从毛窍中，云蒸雾散，病除瘴灭，自然明悟。"黄公之言曰："莲华合里烛一寸，牝马海中烧百川。粪扫堆头亲拾得，道人云是玄中玄。"此四君子之言，亦可谓知言之选者也。予少小多疾，故常求所以摄养之方，虽不得升堂哜胾，亦粗得近其藩离。向寓崞山之同川，尝与李鼎之和论及于此。之和邃于性命者也，似有印可意，予因赠之以诗云："立牝机关不死根，自消自息自氤氲。暖于焰焰九微火，轻似飘飘三素云。白玉池心流晓润，紫金炉口袅余熏。未知与道相应否，试作新诗一问君。"之和拊掌大笑曰：

"子得之矣，不可以语非其人。"

晁迥明远说："心息相依，神气相合。"张方平安道说："身如莲华及虚空，中有习习清微风。"此达摩胎息法也。近世万松和尚，著《从容录》，以为达摩无胎息法，人谓达摩行胎息者，是其说出于曲学小智。予谓万松之说非也，佛乘虽深密，要不出性命二字，故知胎息法，只是以性命为一致。若谓胎息等皆妄，则凡镫史所载机缘语句，独非系驴橛耶，胎息虽不足以尽至理，亦至理之所依也。今一切去之，则正所谓性外求命，命外求性耳。性外求命，命外求性，便是不识性命。

《庄子·天地篇》汉阴丈人章下，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耶。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旧解及吕解，皆以汉阴丈人背今向古，不知因时任物之易，为非真修浑沌氏之术者，故孔子有假修之语，而且有不知其二、不治其外之机。以予观之，理或不然，顾前后问答，皆深与汉阴之意。初无夺之之辞，盖浑沌氏之术。无得而修，汉阴丈人特假之耳，亦犹直寄焉，与夫寓诸庸之谓也。识其一，抱一之谓；不知其二，无所于杂之谓；治其内，立乎本原之谓；不治其外，无所事事之谓。岂以不知其二便谓不通，不治其外便谓偏枯耶。古人之文，不必以势拘，所贵以情得，语似相戾，而意实相贯。诗书中类此者，不可以概举也。读者承上假修之语，遂并其下文而误认之，甚无谓也。夫所谓明白入素，至以游世俗之间者，正所谓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也。夫所谓汝将固惊者，正所谓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也。若别以明白入素，至以游于世俗之间者，以为真修，则前所谓全德之人，果谓谁哉?治尝谓世之读书者，往往用意太过，而治庄老者为犹甚，何者?为其说说而无穷也。使说说而有穷，夫又何足以谓之道；惟说说而无穷，故终日言而未尝言，终日不言而有若雷霆之虩虩也。其知者由是而之，其不知者亦由是而之，此道之所以难明也。彼以汉阴为假而非真者。必以为一与二俱举。内与外并行，天人无际，动静两遂始可谓之真修也。汉阴丈人仅能得其一而尽迷其二，仅能得其内而尽忘其外，是乌足以为浑沌氏之术乎?曰："乃若所论，益以知汉阴之为至人矣。"夫天人之无际，动静之两遂，谓之混同无间，以并包内外圣王之道，固也，亦盍以此章前后之旨明之。此章本旨，大率不过以机械、机事、机心为非道，以德全、形全、神全为至道，条条井井，无他蹊径之难睹也。今而强为夸大之说，无可为而为不可为之为，无可言而言不可言之言，凿之又凿，钻之又钻，劳筋苦骨，必待胸喘肤汗，四体不能运掉，而后谓之得也，不亦狂惑哉!又况天人之无际，非以其机械、机事、机心属之人也。曰人者，直对天而命之人耳。动静之两遂，非以其机械、机事、机心属之动也。曰动者，直对静而命之动耳。乃今混而一之，谓之为天者，必参以机械、机事、机心之人；谓之为静者，必参以机械、机事、机心之动，始名真修。则亦异夫混同无间，以并包内圣外王之道者矣。

卷　三

《礼记·礼器》云："礼有摈诏，乐有相步，温之至也。"温止谓习熟耳，而郑云："皆为温藉重礼也。摈诏，告道宾主者也；相步，扶工者也。诏或为绍，释文；温、纡运反。"疏云："皇氏云，温谓承藉，凡玉以物缊裹承藉，君子亦以威仪摈相，自为承藉。"又《内则》："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温止谓和洽耳。而郑又云："温、藉也，承尊者必和颜色。"释文："温、于运反。"疏云："藉者，所以承藉于物。言子承父母，当和柔颜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郑、孔全以藉解温，恐未尽善。盖韫者，椟也，所以覆藏；藉者，荐也，所以承托；韫藉乃涵养重厚，不露圭角之意，故前史谓有局量，不令人窥见浅深，而风流闲雅者为韫藉。唐明皇陈乐于勤政楼下，垂帘观之，兵部侍郎卢绚谓上已起，垂鞭按辔，横过楼下，绚风标清粹，上目送之，深叹其韫藉。又德宗好文雅韫藉，而柳浑质直轻脱无威仪，上不说，以是罢相。韫藉之说如此，今乃以荐藉解韫椟，于义何安乎?轻改音切，理既支离；指温为藉，益又可疑。前人信之不敢讥，后人畏之不敢违，其谁知千古之是非?

作文叙事为最难，搜抉辞旨，两须允惬，杼思过当，多遗目前。《庞统传》云："庞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于树上，坐统在树下，共语自昼至夜，徽甚异之。"此坐统树下时，尚未识统，既共与语，必有以中徽心者。徽虽高年，便当下与统接，而止据树上，自昼至夜，略无主客之礼，为统者固朴钝，而为徽者无乃朴钝甚耶!以人情度之，殆为乖戾。吾以为共语之下宜云："徽颇惊赏，因延揖再与谈论，自昼至夜，徽甚异之。"若是则其言意始两足矣。或谓徽与统齿相悬，不可以苛礼责徽。曰："此不然，昔盛孝章为台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孝章怪而问之，答曰鲁国孔融，时年十余岁。孝章以为异，乃载归，与之言，知其奇才，便结为兄弟。"夫融之遇孝章之时，才十余岁儿耳，而孝章与之为雁行。统之见徽时，盖已成人矣。徽年虽高，苟有知人之鉴，则自不当倨傲如此，故予疑以为史家激昂太过云然也。

牛僧孺《守在四夷论》曰："夏舍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舍德音而耽愔愔，是声攻而亡也。"按《左传》子革诵祁招之诗曰："祁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杜预曰："愔愔，安和貌。"又韵书愔字训靖，施之德音，则诚然也。故嵇康《琴赋》其辞曰："愔

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极兮。”李周翰注云：“愔愔，静深也。”李善又引刘向《雅琴赋》云：“游予心以广观兮，听德乐之愔愔。”然则愔愔者，所以形容德音之美也。子政、叔夜皆以此美琴德，而僧孺乃谓商耽愔愔而亡，则是以愔愔同之靡靡也，亦大误矣。

薄太后以冒絮提帝，又文帝时，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提，掷也、投也、撞也，与提耳之提异。

李华《寄赵七诗》云：“丹邱忽聚散，素壁相奔冲。”出于老杜“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吴陆逊传》：“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珠崖，皆以咨逊。逊上疏曰：‘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又云：‘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逊之一疏之中，其言仅盈二百，前云见众损减，而后云见众足以图事，首尾相违，自为水火，何耶？此非独逊之误，亦史笔去取之不精也。

荐，席也。草亦得以言荐。《庄子·齐物论》：“麋鹿食荐。”荐即草也。《赵充国传》云：“今虏亡美地荐草。”此荐字意与庄子稍别，荐草对美地为言，则荐者特以见其草之茂盛云耳。谓草之盛，一如所坐荐然。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皆蟹音。孟春，东风解冻，无音，则当读如字，为佳买反。盖角解之解，自解也。解冻之解，有物为之解也。

《封燕然山铭》谓窦宪“夤亮圣皇，登翼王室，纳于大麓，维清缉熙。”纳于大麓，则尧、舜内禅之事也。维清缉熙，则文王受命之诗也。而固也施之于宪，虽文人造次之辞，亦不伦矣。

应璩《休琏百一诗》云：“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善曰：“《新序》孙叔敖曰：府库之藏金玉，筐箧之橐简书。”善诚是。然筐箧二字，实用贾谊语也。谊《政事书》云：“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天地之气，阴阳相半，曰旸曰雨。各以其时，则谓之和平，一有所偏，则谓之隔并。隔并者，谓阴阳有所闭隔，则或枯或潦，有所兼并也。安帝延光元年，陈忠上疏云：“今天心未得，隔并屡臻。青、冀之域，或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盈溢。兖、豫则蝗螓滋生，荆、扬则稻收敛薄。”又顺帝阳嘉二年，郎觊上书云：“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夫忠、凯所言，皆谓旱乾水溢之偏也。

予至东平，得一《算经》，大概多明如积之术，以十九字志其上下层数。曰：仙、明、霄、汉、垒、层、高、上、天、人、地、下、低、减、落、逝、泉、暗、鬼。此盖以人为太极，而以天地各自为元而陟降之。其说虽若肤浅，而其理颇为易晓。予遍观诸家如积图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则升之，除则降之。独太原彭泽彦材法，立天元在下，凡今之印本复轨等书，俱下置天元者，悉踵习彦材法耳。彦材在数学中，亦入域之贤也。而立法与古相反者，其意以为天本在上，动则不可复上，而必置于下。动则徐上，亦犹易卦，乾在在下，坤在在上，二气相交而为太也，故以乘则降之，除则升之，求地元则反是。

杨倞解《荀子》非綦文理、綦之而亡食、五綦之具之类，其綦字皆训为极。又于五綦之下云：“綦或为甚。”其说固近，然綦正当作期，古文音同者，其义悉通，期为要结止宿之处，固为人所同欲也。亦犹孟子所谓天下期于师旷，期于子都，期于易牙，无烦改字。

梁周兴嗣《千字文》，说者谓上得王羲之故书。皆断烂脱绝，前后倒复，不可读。令兴嗣次之，一夕书成，而发尽白。然今法帖汉章帝所书已有《千字文》中百余字，何哉？岂梁世所传得羲之故书已先书汉章帝之书乎。

汉宣帝朝，同时有杜延年、田延年、严延年。

《三国志·刘焉传》注：陈寿《益都耆旧传》曰：“董扶发辞抗论，益都少双，故号曰致止。言人莫能当，所至而谈止也。”然则当号至止，不当号致止。而今云致止者，得非以扶所至士大夫畏服，遂致止谈论与，《耆旧传》恐误。

又《潘浚传》注：《襄阳记》曰：“襄阳习温为荆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浚子秘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因君侯当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温曰：“无过于君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昔因之因错，定是目字。

邸阁者，乃军屯蹊要储蓄资粮之所。此二字他书无有，见于汉末及《三国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传》注：《献帝纪》曰：“帝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百余匹，宣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阁储偫少，乃悉载置其营。”又《张既传》：“酒泉苏衡反，既击破之，遂上疏请治左城，筑障塞，置烽燧邸阁以备胡。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又王基击吴，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又毌丘俭、文钦作乱，王基与司马景王会于许昌，基谓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又蜀后主建兴十一年冬，诸葛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邸阁。又《魏延传》注：夏侯楙镇长安，诸葛亮于南郑计议，延曰云云，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又《邓芝传》：先生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又《孙策传》注：《江表传》曰：“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尽得邸阁粮谷战具，是岁兴平二年也。又《孙权传》，赤乌四年夏，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又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兵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又《周鲂传》，谲曹休笺曰：东主遣从

弟孙奂治安陆城，修立邸阁，辇赀运粮，以为军储。

《孙休传》，永安五年，休欲与韦曜、盛冲讲论道艺，张布忌二人切直，因饰说以遏之。休答云："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今曜等入，但欲讲书，不为从曜等始受学也。"又恐布疑惧，竟如布意，废其讲业，不复使冲等入。史言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观其所答张布语，非真好学者，徒因事以自衒耳。果能以进修为乐，虽百布拒遏，必不肯终至废辍。《传》曰："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是言好恶之真也。"如休所为，岂得谓之真好学者耶!

《越世家》载，陶朱公中男杀人当死，公之长男救其弟，之楚，进千金于庄生，庄生非有意受之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自有如至勿动一十一字，其意暧昧，读者多不能谕。然究上下文，其脉络自相贯通，初不难晓，盖庄生指所得之金而语其妇云："此金非吾家所有，一如病患之来，不可使宿。"因又诫其妇云："待事成后即复归之，宜勿动也。"

《左传》昭二十四年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宝圭于河，甲戌，津人得诸河上。阴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将卖之，则为石。事定而献之，与之东訾。此有数说，曾子者，谓阴不佞不应卖玉，盖拘得玉者将取之，则诈之曰："此为石也。"卖欺绐也，不佞以此得玉。刘子者，谓此倒简，当是"将卖之则为石"六字。在津人得之河上之下，津人不识宝圭，虽欲卖之，而自谓此石耳，所得能几，遂不卖。张子者，谓不佞拘津人取其玉，意欲得玉而卖之，其津人不肯与，则曰只是石耳，故不佞不复取。及王定，津人献之玉，王与之东訾，盖喜子朝之宝圭复归于己也。当以取其玉将卖之为一句，高子者，谓成周之宝圭既沈之河矣，翌日复自出外，明神物之有所归也，故不佞将卖之，化之而为石焉，已而复为玉，因得以献。李子曰："以上四说，皆非也。只是不佞将卖玉，而买者不识，则以为石耳，事定，不佞献王，王喜，与之东訾。"

李白《瀑布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而陆蟾《咏瀑布》云："岳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难。"可谓天冠地履矣。乐天《咏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狄焕《咏柳》云："翠色折不尽，离情生更多。"盖皆模写李白体。而《蜀妓赠陈希夷》则云："帝王师不得，日月老应难。"是又其变也。

杜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此以意对耳，故前人谓之十四字句，或者说子美诗无一字浪发者。人止知以意对，不知七十与寻常为切对也。盖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寻常亦数也，故对得七十。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杂诗》云："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西南非数也，此诗西南字虽非其数，而预四方之名，与数相近准。或者之言，犹得借用，如杜《位宅守岁》云："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岂飞腾亦为四方之名耶，或者之说不可信。

东坡"九衢人散月纷纷"，出于老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云："绨衣挂萝薜，凉月白纷纷。"

齐武帝孙郁林王昭业，太子长懋之子也，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立。明年七月，西昌侯鸾废之。鸾即明帝也，郁林立者凡一年。虽淫昏不道，而正君臣之位者亦已期矣。《通鉴》以前半年为永明，后半年为建武，殁不见郁林之号，恐未为得。前半年属之永明，固也；后半年没而不举，何哉？鸾既废昭业，复立其弟昭文。而鸾又自改封宣城王，冬十月鸾又废昭文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历四月，于十一月，鸾又废之而自立，迹齐明之废立。在此一年，以此年称为建武元年者，盖鸾志耳。然概诸予夺之权，若此等类，自当分其年为上下，但使纪年双举，行事并列，虽系诸建武之元，亦无伤也。今一徇鸾志，而置逾年之君于无人之地，宁不为史笔之累哉。

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帝王皆天子也。春秋之世，吴楚僭王，吾夫子故又以天子为天王。既王矣，而又以天之，非故为是夸大而华美之也，直以为吴楚之嫌耳，是则夫子之为万世虑也深矣。然而后世犹敢以僭言之。《通鉴》：齐明帝建武元年，载西昌侯鸾，徙雍州刺史晋安王子懋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镇襄阳。单将白直、侠谷自随，陈显达过襄阳，子懋谓曰："朝廷令身单身而反。"身是天王，岂可过尔轻率。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公意何如？又此年冬十月，鸾杀诸王事下载。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刘寅等，世祖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自应反，岂惟巴东。"上问其故，对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皆咨签帅，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何得不反？"戴僧静对世祖称诸王为天王，犹谓诸王皆天系，似有说也。而子懋自以为天王，是其意以王与皇帝等尔，故自称之为天王也。当是时，西昌侯鸾方图弑立，纲纪荡然，岂子懋以名为不足校而遽尔耶！不然，名数阶级，古今所最重者，何子懋一切不顾，敢以自与。如是其轻也，是故知为国者，礼为重；知为礼者，名为重。齐之世，礼既坏乱，名又尽废，尚为国乎哉！

兼山郭先生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则三十六，又四之则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则二十四，又四之则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别六爻也，所得则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也，所得则老阳老阴之正数也。义固然矣，然兼山先言大数，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当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别六爻而一，则得三十六，又以四揲而一，则得九，是谓老阳。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卦别六爻而一，则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则得六，是谓老阴。如此则为相应耳。盖算术凡言几之者，皆为相乘，非相除也。

阴阳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当。乾之策，二百

一十有六，老阳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阴也。老阴老阳相得为三百六十，则周期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阳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阴也，少阴少阳相得为三百六十，亦周期之日也。借使老阳少阴为耦，则得四百单八，课于周期之日，为多四十有八；使少阳老阴为耦，则得三百一十有二，课于周期之日，为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岁功，少亦不能成岁功，盖阴阳不相当也。然其过与不及，皆适均于四十八者，阴阳老少之数，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计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阳多于老阴之策七十二，则阴不及阳者二爻也。少阳少于少阴之策二十四，则是阳反不及阴者一爻也。阴不可太过，阳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阳少阴，而专取老阳老阴。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独取九六也。

《国语》楚观射父为昭王言祭祀云：祀加于举，且曰："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畡数以奉之。"又郑史伯为桓公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云："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韦昭注云："计，算也；材，裁也；贾唐说，皆以万万为亿。"后郑司农云："十万曰亿，十亿曰兆，从古数也。经，常也；姟，备也。数极于姟，万万兆曰姟。自十等至千品万方，转相生，故有亿事兆物，王收其常入，举九垓之数也。"李子曰："以定名论数，宜从古率；以考数论数，宜从今率，盖亿万之数，今率必盈万万，而古率只以十之宜已，十之者、一进位也，是其循前后之名则顺，而其为数则局促而易穷。谓盈万万者所进之位，又有二等，一则万之后亿之前，四进位而一改名；一则凡亿之后，须八进位而一改名。是其于前后之名，或若参差不齐，而其为数则广大，而为用则不可以遽穷焉。盖数有通率，有进率、退率，不可一概论也。自一二三四而至十，此数之通率也；自一十百千而至于万，此数之进率也；自分厘毫丝而至于忽，此数之退率也，其进数无穷，而退数亦无穷。今且以进数言之，自一至十为通率，固不必论。自十至百、自千至万之类，为十进亦可，为一进亦可，夫一与十，不曰始终之极欤，不曰相悬之甚欤。然得为一进，而又得以为十进者，为有进率而又有通率也。然通率犹子，而进率则犹父焉，父统子业，故取一进位而不取夫十进位也。自十至百，犹不拘于通率，而况自万以上乎，故自万以前，每进改名；自万以后，虽用进率，而其名或改或不改，是以有古今之别也。自万至亿，一进而改名者，古率也；四进而改名者，今率也。自亿至兆以上，又与此不同矣。自亿以上，依古率则一进而改名，依今率则至八进位然后得改名也，故今之算数，自一至亿，凡八进位，自亿至兆，亦八进位，等而上之，至于京垓秭壤沟涧正载，皆若是而已矣。韦昭注前已著贾、唐之说，后虽复引郑司农古数之语，而卒言万万兆曰姟，则昭之意实用贾、唐说耳。史伯论数云：十百千万亿兆经姟。观射父论数云：百千万亿兆经畡。姟、畡古字通用，今作垓，亦作陔，皆同。经，亦数也，今算术大数曰亿兆经垓。邵尧夫皇极数于亿兆之后，即继之为京，求之音义，经正为京耳。而韦昭注云：经、常也，经固训常，而非史伯、观射父之意也。详《国语》本旨：自十百而上，皆进一位以命数，昭不及此，而遗经误解，已为背戾。乃复云：万万兆曰姟，则是于古今之数，两俱不得其说也。为韦注者奚自而宜，宜云：万万兆曰经，万万经曰姟，则得其正矣。"

《书·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今王其如台"此一句，盖重《高宗肜日》中语也，孔安国皆以台为祖已，祖伊自言其身。三山林氏以台为纣自言之。案书言台者，多是帝王自举，犹称朕云耳，不必求上下义。只以一字论之，林为优。

《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国《传》云：受，纣也，音相乱，然黎则今之黎城。史记作耆，何也？岂亦以音相乱乎？皆不可必也。

《定风波》曲凡有五，唐欧阳炯《定风波》首云："暖日间窗映碧纱，小池春水浸残霞"者，诗句《定风波》也，至今词手多为之，此不可以备录。近世赵献可作词，有曰："芳心事事可可者，定风波慢也。"俚俗又有《定风波》者，所谓宫调者也。又本事曲子载范文正公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定风波》五词。其第一首云："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寻其声律，乃与《渔家傲》正同。又贺方回《东山乐府别集》：有《定风波》，异名《醉琼枝》者云："槛外雨波新涨，门前烟柳浑青。寂寞文园淹卧久，推枕援琴涕自零，无人著意听。绪绪风披云幌，驶驶月到萱庭。长记合欢东馆夜，与解香罗掩翠屏，琼枝半醉醒。"寻其声律，乃与《破阵子》正同。右五曲中，前三腔固常闻之，其后二腔，未有人歌者。不知此二曲真为《渔家傲》、《破阵子》，而但为改名《定风波》乎？或别有声调也？予以为但改其名耳。不然，何为举世无人歌之。而又遍考诸乐府中，无有词语类此而名之为《定风波》者也。

东坡赠胜之《减字木兰花》有云："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东坡意以为六只皆六点，此色乃没赛也。然此一句中间，少皆字意，却便是六只骰儿都计六点而已，才得俗所课六丁神，乃色之最少者耳。只欠一字，辞理俱诎。

《诗史》云，梅圣俞《河豚诗》："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欧阳永叔谓河豚食杨花则肥，韩偓诗云：柳絮覆溪鱼正肥。"大抵鱼食杨花则肥，不必河豚。治又以为不然：鱼未必食杨花而肥，盖此时鱼之所食之物皆丰美，故鱼自

肥也。今验鱼广之处，当其盛时，莫不肥好，岂必其地悉有杨花耶！

杜诗《宴杨使君东楼》云："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此为字，乃用《论语》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及三年不为乐之为，或读乐作洛者，非。

前人论三古各别者，从所见者言之，故不同。然以吾身从今日观之，则洪荒太极也，不得以古今命名。大抵自羲、农至尧、舜为上古，三代之世为中古，自战国至于今日以前皆下古也。盖吾目之所睹者今也，古今相对为辞，自非吾身之所接莫非古矣，不待千载之上始得谓之古也。

俗以优伶为无过虫，此亦有所出。《晋语》曰：骊姬告优施曰："君既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矣，吾难里克，奈何?"优施曰："吾来里克，一日而已。为我具特羊之羹，吾以从之饮酒，我优也，言无邮。"

《檀弓上》：子路弗除姊丧。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注云："行道犹行人义。"非是。行道之人，犹云涂人。先王制礼，自不可过，若谓不忍，可除而犹不除，涂之人皆有此心，安在其为先王之礼乎！故子路闻而除之。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至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李子曰："天下万事之不同，必归于至正；天下万理之不同，必归于至当。苟以是而来归，如之何其拒人也？只有受之而已。然当孟子时，杨、墨塞路，孟子不以辞而辟之，圣人之道息矣。"因自云："今吾之所以与杨、墨辨者，如追放逸之豚，虽已入其阑苙，犹恐防闲之不密，或奔走而之他，故又须时时从而招呼之，盖病异端之甚。"

杜诗："醉中往往爱逃禅。"或者云：逃禅之逃，即逃杨逃墨之逃。逃，畔也。杜诗此言谓逃禅而醉也。或者之论非是，逃固畔也，而谓此诗为畔然而醉，则误矣。逃禅者，大抵言破戒也。子美意谓苏晋寻常斋于绣佛之前，及其既醉，则往往尽破前日之戒。盖逃禅者，又是醉后事耳。若谓畔禅而醉，何得先言醉中乎？又有人说云："逃禅者，逃于禅，谓窜投于禅也。"如其说，则大与孟子逃杨逃墨之逃异矣。

《荀子》："青出于蓝，青于蓝。"此语明白，无可疑者，而东坡以此为无异梦中语。原坡意，必以青蓝二者皆色，不应色出于色，而疑为梦语也。坡公宁不知青自其色，而蓝自其作色之物耶。东坡不喜荀、扬学，故凡二子之言，纤介之病，擿摭者无不至。

《史记》载陶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长男往救之，既进金于庄生，俄而闻赦。以为赦则弟固当出，重千金虚弃，复见庄生取之，辞去。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赂王左右，故有赦。'"楚王大怒，遂杀朱公子。其长男持弟丧归，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治谓此事不可信，验之史，盖朱公初欲使少男往，长男以己家督不使，惭欲自杀，朱公不得已，遣长男行，且遗书所善庄生，曰："至则千金听其所为。"庄生素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乃以星变说王下赦令。夫以陶朱公之智，在父子间有性命之急，审知少男可使，长男固杀弟，乃因长男奋激之故，更无一语以解譬之，便尔舍弃中男，是岂有父子之情哉！此其不可信者也。庄生以廉直名一国，脱不廉直，朱公必不与善，国人必不师，廉直如此，而以孺子取金之故，遽生褊心，横出诡辞，以杀所善之儿，则为庄生者，亦不仁矣。且庄生诚爱人之金否乎？诫妇勿动，则诚不爱人之金也，诚不欲杀人否乎？劝王修德，则诚欲救人之死也。诚不爱金，诚欲救人之死，虽无所受书于朱公，无所得金于长男，犹将匍匐而前，而今也有可以活人之术。因金去已，而致人于死，又深负朱公所以付托之心。是乌足以语廉直哉？此又不可以信者也。有不可信者二，而读史者皆信之，以事夺理，以辞夺事而已。学者毋以事夺理，毋以辞夺事，则其是非信否？虽在百世之上，当自有以见之。

肉薄攻城，或以肉薄为裸袒，或以肉薄为逼之使若鱼肉，然皆非是。肉薄，大抵谓士卒身相匝，如肉相迫也。

齐浣言于明皇曰："王毛仲小人，宠过生奸，愿陛下密之。"已而因饯麻察，道禁中谏语。察遽奏之，下制，浣、察交构将相，离间君臣，俱贬。浣戒上令密，而自泄其语，坐此谪降。臣不密则失身，宜矣。而为察者，言之无所益，不言无所损。亟以浣语奏白，浮躁倾险，卖友要君，吁！可畏哉！事在开元十七年。

卷　四

王摩诘《送元安西诗》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其后送别者，多以此诗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阳关。予在广宁时，学唱此曲于一老乐工某乙云："渭城朝雨（和刺里离赖）浥轻尘，客舍青青（和刺里离赖）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不和），西出阳关（和刺里来离来）无故人。"当时予以为乐天诗有"听唱阳关第四声"，必指"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耳。又误以所和"刺里离赖"等声，便谓之叠，旧称阳关三叠。今此曲前后三和，是叠与和一也。后读《乐天集》，诗中自注云：第四声谓"劝君更尽一杯酒"。又《东坡志林》亦辨此云，以乐天自注验之，则一句不叠为审。然则"劝君更尽一杯酒"前两句中，果有一句不叠，此句及落句皆叠。又叠者不指和声，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向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访诸谱，或有取古今词话中所载，叠为十数句者；或又有叠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谓词话所载，其辞粗鄙重复，既不足采，而叠作八句，虽若近

似，而句句皆叠，非三叠本体，且有违于白注，苏志亦不足征，乃与知音者再谐之，为定其第一声云："渭城朝雨浥轻尘"，依某乙中和而不叠；第二声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举不和；第三声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声云："劝君更尽一杯酒"，直举不和；第五声云："劝君更尽一杯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声云："西出阳关无故人"，及第七声云："西出阳关无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为七句，然后声谐意圆，所谓三叠者，与乐天之注合矣。

俗语"有心避谤还招谤，无意求名却得名"，此《孟子》语也。《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俗语有"任真省气力，弄巧费劲夫"，此《周官》语也。《周官》云："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

《萧望之传》：郑朋楚志怨恨。张晏曰："朋，会稽人，会稽并属楚。"苏林曰："楚人脃急也。"治谓二说皆非。楚志，犹痛心也，楚者谓若捶楚然。

《后汉·臧洪传》："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云："汉法，孝廉试经者拜为郎。"《续汉书》曰："左雄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于是负书来学者，云集于京师。"案，范史《左雄传》备录此事。然雄前此尝上言，请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若有茂材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子、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淑无以对，乃遣却郡。雄之始为四十之请，所以求合往古强仕之制，且恐白面少年之乱政。继之过抑徐淑，深加诘砦者，欲以自行其言，不少假借也。而身忽自举谢、赵二儿为郎，何耶？岂初志太锐，迤逦至此而忘之耶。抑谢、赵二儿，闻一知十，果与颜氏等耶，何其所言所行，前后自相违戾，若是其甚也。盖雄之意，始上言时，惟患天子之不我听也，已而班下郡国矣。犹患天下之不我喜也，故因徐淑之举，深诘而却绝之，及其所请之盛行也。珍材奇璞，亦颇沈郁于下，雄始洒然自悟向者之请，有近于苛，乃奏征鸿硕居博士职，且使公卿子弟为诸生。又见物议无他，于是汲引廉、建，奏之天子，而拜为郎焉。凡以自开而自阖之，自夺而自与之，初无一发为己私计，上之为公是，中之正士风，下之合舆情。但其几甚微，权甚密，有似于缴绕耳。史籍具在，载究载复，则举主之得失，与夫所举者之当否？又得而言焉。三子未必有优劣，雄意未必有厚薄，始终之时异，逆顺之情迁，首低所以生末昂，旧诘所以激新奏也。

《史记·扁鹊传》："扁鹊者，渤海郡郑人也（徐广曰：当为鄚），姓秦氏，名越人。"而不著扁鹊为官爵为谥若字，以为官爵，则前未始闻；以为谥，则尤非其体；若以为字，则史家无言。首标其字，而续书姓名者，间有之矣，必在他传附见。或以字行者，亦皆以姓冠其首。此单称扁鹊，则断非其字也。又《礼经》言："古人始生命名，既冠而后有配名之字，五十而后有伯仲之字。夫扁鹊之称，既不与越人相干，又略无伯仲等意。意者其为越人之号欤！书传不著，又不敢以自必。每每问人，人无知者。顷读《道藏经》、《轩辕本记》，乃始知扁鹊已为前世名医。案《本纪》云："得岐伯，帝乃作《内外经》。"又有雷公《炮制方》，又有扁鹊、俞附二臣《定脉经》。然则轩辕时已有此号。今为越人之艺，独冠当代，故亦以此号之，初非越人之自称也。

天体正圆如弹丸，地体未必正方。令地正方，则天之四游之处，定相窒碍。窃谓地体大率虽方，而其实周币亦当圆浑如天，但差小耳。又地体凝然不动，显著直方之德，亦得谓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圆，而说卦则云为天为圆，说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则云直方大。

《法华经》说五欲：曰"淫欲"、曰"睡眠"、曰"饮食"、曰"自恣"、曰"贪欲"，由此五欲遂生一切烦恼。故维摩诘云："汝等已发道意，有法乐可以自娱，不应复乐五欲。"此言五欲可厌，正法可乐，虽则云然，终不能免爱著之病。故佛说世间五欲乐，或复诸天乐，比之爱尽乐，万分不及一。一切爱尽，虽复正法，亦不足乐，况诸天乐乎！况世间五欲乐乎！

东坡《书韩干二马》云："赤髯碧眼老鲜卑，回策如萦独善骑。"按《晋书》："王湛乘其侄济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此善骑之骑，自合作去声读之。书传中言善骑射者多矣，今押作平声，定误。

老杜诗"文思忆帝尧"；杜牧之诗"文思天子复河湟"；东坡诗"文思天子师文母"，皆用《尧典》"聪明文思"语。思字旧两音，实作平声用为优。

贾岛诗云："长江风送客，孤馆雨留人。"此固无可取者，然倒其三二字云："孤馆留人雨，长江送客风。"则便入诗家阃域矣。又俚俗壁间语："风吹前院竹，雨洒后庭花。"其鄙猥甚者也。若倒云："后庭花洒雨，前院竹吹风。"虽不能佳，亦粗可道也，乃知作诗炼句为先。

小说载明皇游月宫听乐事，人多疑之。以迹即心，此固无可疑者。明皇喜仙而嗜乐，性习体服，与物合而为一。彼其霄汉之举，丝竹之音，虽不置想于一时，而方寸之所固有者，已去来于梦寐之中也。然先梦月宫而后梦声乐者，神仙之事固在于有无之间。而声乐者，乃其平昔所好，所谓沦于肌肤，藏于骨髓，而不能自已者也。当其始梦之时，于其疑似之念，乍萌于灵府，故忽然神交于望舒之庭。及其心适意畅之极，则胸中固有之物，不觉自至，故卒闻杳眇之音焉。此事概可推见，而世俗悠悠者，因之附以怪

诞之说，则缪矣。

近世李致美作《白云亭诗》云："白云亭上白云秋，桂棹兰桨记昔游。往事已随流水去，青山空对夕阳愁。"案《广韵》：桨，楫属，即两切，更无他音。而李今作平声用，误也。东坡《赤壁赋》云："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李必以桨、方、光皆叶，不容有别韵，遽认作平声读之耳。

太史公载：宰我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而李斯上书二世云："田常因取齐国，杀宰予于庭。"是宜苏子谪迁之妄也。"史笔承疑，一时误录，容或有之。然《孔子弟子传》与《李斯传》，所系者大，非若《游侠》、《货殖》之比，自可审择而详考之。而于一人之身，既以为叛臣，又以为节士，使后人何所取信哉。

老泉既破扬雄太玄，以为无得于心而侈于外，又以为乐天为之名，以侥幸于圣人而已。是谓雄之玄，无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复作太玄总例，何哉？玄既不取，则总例亦不作可也。今作为总例，而无取于玄，是疑其父而信于子也，可乎？老泉之意，岂不以太玄实赘于易，其书当废。而雄既立例矣，又不可以尽废之，惟其总例必如此而后可耳。噫！言废则废，言举则举，既欲废之，又欲举之，吾不知其说也。

痀偻丈人之承蜩也，自谓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之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之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见《庄子·达生篇》）。郭象谓累三而不坠，则失之者十一，为所失愈多，非也，此乃谓所失愈少耳。前累丸二而不坠，则失之者锱铢。失者锱铢，谓其取蝉常失于锱铢之间，习之渐久。累三不坠，则承蜩之失，十仅有一，至于累五与物化，则承蜩之时，恒若掇取，此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郭既误以锱铢为少，故反以此十一为多。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注云："适，去也，箭适去，复歃沓也；方，方去也，箭方去未至的，复寄杯于肘上，言其敏疾之妙。"疏云："适，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发矢往，复重沓前箭，所谓譬（作臂）括而大者，箭方适垛，未至于的，复寄杯水。李子曰：注疏前后俱通，惟"方矢复寓"此一句不通。盖适矢已往之矢也，方矢将发之矢也。去矢复沓前括，而后矢之括，已寓诸其弦上矣。今郭谓方矢为方去未至于的，义既诡激，而且云复寄杯水于肘上，则元所措之杯，果在何处乎、（见《田子方篇》）

胥易伎系，于《应帝王疏》则云：胥徒劳苦，改易形容。于《天地篇疏》则云：以是非更相易夺，皆不得其说。盖胥易者，以才智妄易是非；伎系者，以伎艺自为拘系，故其下文继以为劳形怵心者也。胥，上声。

欧阳公不信《周易·系辞》，而于《序卦》则未尝置论。岂于《十翼》举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欤。将各有其说，或间有可否于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见翻置者，亦有彼此对待者，必以为圣人一一而次第之，则殆有牵强之累，必以为后人所述，特托孔子之名，以取信于世，则是轻以诬圣牍也。与其诬之，毋宁信之。此盖孔子见古之易书，其诸卦前后相联，悉已如是，因而次第之，以为目录云耳，初非大易之极致也。或者欲以此为羲文之深旨，则谬矣。

老杜《寄高适岑参诗》云："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休明、文远）。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举天悲富骆（富嘉谟），近代惜卢王。似尔官仍贵，前贤命可伤。"以此诗证戏为等篇，则此老未尝鄙四杰也。

葛洪稚川，自号抱朴子，著《内篇》二十卷，《外篇》数十卷。《内篇》则多述仙人丹药神变之事，《外篇》则文字杂著而已。《唐·艺文志》录《内篇》于道家，而神仙类阙之。其《外篇》正宜归之道家，而列于杂家类中，盖皆考之不精也。

柳子厚为伯祖妣李夫人墓志铭，末云："艮之山，兑之水，灵之车，当返此，子孙百代承麟趾，谁之言者青乌子。"青乌子，葬书也。李夫人葬时，未必专据此书，但文势至此，因而用之耳。然柳之抒意，亦或用翟方进传，陂当复、两黄鹄语乎。案《地理新书》云："孙李邕撰葬范，引吕才葬书所论伪滥者一百二十家，奏请停废，自尔无传。"且具列伪书名件，而《青乌子葬经》亦在其间，则知子厚时，此书复行于世也。

楚潘尪之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札：甲叶也，射贯七札，言其能陷坚也。晋吕锜射楚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以一矢复，言其射必中也。事俱见《左传》成十六年。然养字前后无音，则自合如字读之，而世俗皆从去声，其必有所本乎，不尔则妄作者也。

旅卦，九三，上九。□□旅之时，各以阳刚居物之上，俱遭焚毁，故九三之象则云："以旅与下，其义丧也。"上九之象则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谓三上两爻，义当如是耳。王辅嗣曰："三居下体之上，与二相得，以寄旅之身，而为施下之道，与萌侵权主之所疑，故次焚仆丧而身危也。"王说虽近，而说不明，与者相与为亲比也。三居旅泊之时，以孤子之阳，下比二阴，丧亡之义也。今止谓思及于二，则王之说褊矣。

周觊叹重桓彝云："茂伦嵚崎历落，可笑人也。"渭上老人以为古人语倒，治以为不然。盖觊谓彝为人不群，世多忽之，所以见笑于人耳。此正言其美，非语倒也。

张祜《咏蔷薇花》云："晓风抹尽燕支颗，夜雨催成蜀锦机。当昼开时正明媚，故乡疑是买臣归。"蔷薇花正黄，而此诗专言红，盖此花故有红黄二种，

今则以黄者为蔷薇，红紫者为玫瑰云。

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云："可但步兵偏爱酒，也知光禄最能诗。"步兵谓颜延年，非阮籍也。沈约《宋书》曰："颜延年领步兵，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诗。刘湛言于彭城王，出为永嘉太守，光禄则谢庄希逸也，仕至光禄大夫。"

诗序，国史明乎至以风其上。疏曰："明晓得失之迹，哀伤而咏性情者，诗人也，非史官也。"《民劳》、《常武》，公卿之作；《黄鸟》、《硕人》，国人之风。然则凡是臣民，皆得风刺，不必要其国史所为。此文特言国史者，郑答张逸云："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国史掌书故托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史，不必要作史官。史官自有作诗者，不尽是史官为之也。言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是国史选取善者，始付乐官也。言其无作主，国史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国史主之耳。"李子曰：凡诗之去取，皆关乎国史之手。序因论变风变雅，故下文复言风雅皆本于人之情性。风雅无正无变，虽皆出于人之情性，亦由国史明乎得失之迹。知作者之志，所伤者人伦之废也；所哀者刑政之苛也。吟咏情性，将以风上也。又知作诗者，近能达于事变；远能怀其旧俗，是以诗之去取，无一之不当焉。故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夫其始也，一出于人情；而其终也，常止乎礼义。非洞达作者之旨，何以及此哉？子夏所以不推作者之功，而于风雅之体，礼义所止，一归诸其国史也。言诗若子夏者，抑可谓深于诗者矣。今郑氏乃谓诗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故读称国史。孔氏又谓凡人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谓之为史，不必要作史官，是何言欤！

又郑答张逸曰："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李子曰：郑说诚有据，然未审令瞽蒙歌时，先已有其声耶，悉使之创其声耶。只如郑说，则是初得诗时，略无其声，国史去留既定，而后乐工造作新声，以配其辞也。窃以为不必皆然，观今所传三百五篇，虽其辞之多寡不同，而章句大率相类，不容并以所得之篇遍付瞽蒙，令随其辞而为之歌也。盖采诗者初得辞时，或有有其声者，亦或有无其声者，其辞之去留，则在乎史官，其美者录之，恶者弃之；其声之去留，则在乎乐工，视其合者因之，其不合者改之。或因或改，皆求合其正声而已。若夫元无其声，或失其声者，则乐工始创为声调，以配其辞耳。

《六义疏》曰："《周礼·太史》言六诗，彼注云：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谕之。雅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彼虽各解其名，以诗有正变，故互见其意。"疏又云："其实美刺俱有比兴。"又云："既见赋比兴于风之下，明雅颂亦同之。"又云："凡诗文直陈其事不譬谕者，皆赋辞也。"又云："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鸟兽草木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李子曰：比兴之为譬谕等耳。《论语》："诗可以兴。"孔安国云："可以引譬连类，引譬连类，非比而何。比兴虽等为譬谕，中间自有小别，亦不敢直为一等也。"但前说主以比为刺，兴为美，则乖矣。孔疏概言其实美刺俱有比兴，盖有见于此也。然则前说亦胡为专以善恶为言乎，故郑司农以比为比方，以兴为兴起己心意，此诚得子夏之旨也。颖达明悟前说不畅，因复辨云："比显而兴隐，故比居兴先。"寻颖达此语，特解驳郑司农意耳。校之两说，后说为优。但兴字乃有两读，读从去声，则为兴起之情；读从平声，只为兴起己意。

四始正为国风大小雅及三颂耳。郑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是也。《诗纬泛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此图谶家语，顾何足信乎。故郑解四始，专以人事言之，不以诗纬为据，诚得之矣。及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说，诗含五际，则复以泛历枢推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是何耶？"

乖角犹言乖张，盖俗语也，然唐人诗有之。独孤及《酬于逖毕曜问病》云："救物智所昧，学仙愿未从。行藏两乖角，蹭蹬风波中。"

《蜀志》马良与诸葛亮书曰："此乃管弦之至，牙、旷之调也。虽非钟期，敢不击节。"《晋书》谢尚作鹳鹆舞，王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其中，旁若无人。"又《乐志》云："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弹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盖节者，节奏句读也。"击节犹今节乐拍手及用拍版也，故乐家以拍版为乐句。马良书称敢不击节，谓敢不赏音也。吴诸葛恪乞佃庐江、皖口，袭舒，以图寿春，孙权以为不可。赤乌中，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权方发兵应之，望气者以为不利，于是徙屯于柴桑。《恪与丞相陆逊书》曰："杨敬叔传述清论，方今人物凋尽，守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谤毁，使已成之器，中有损累，将进之徒，意不欢笑，闻此喟然，诚独击节。"恪意以杨所论述切中时病，既闻此语，使己喟叹。然当时之人，诚无知者，己独击节以称赏之耳。

皮日休《七爱诗房杜二相国》云："肮脏无敌才，磊落不世遇。美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辅。黄阁三十年，清风一万古。"案魏晋旧制，三公黄阁厅事始得置鸱尾。陈后主以萧摩诃为侍中，特诏开黄阁厅事寝室并置鸱尾。然则黄阁鸱尾皆宰相所居之制也，自唐以来亡之矣。今人举皮诗，往往以黄阁作黄阁，遍考书传，宰相无有黄阁故事。

李太白《送李女真至叠》：叠然也。凡叠、嵬、

缠（去声）、会、平、匾、凹、尖、口、掌、脑、团、固、陀、鸡、议，皆取其地势而名之。

内则，马黑瘠而般（音班）臂漏。郑注云："漏当为蝼，如蝼蛄臭也。蝼蛄之臭，大抵为土气也。居土者多以此为名，故以蛙为蝼蝈，蚁为蝼蚁。

洛言洛下，稷言稷下，相言相下，敖仓言敖下，吴郡言吴下，又今人言都下县下。言称下者，犹言在此处也。

"句当"二字，自唐有之，德宗时，神策军又特置监句当以宠宦者。贞元十二年，改监句当为护军中尉，以命窦文场、霍仙鸣。至炎宋过江后，以避讳改"句当"为"干当"，则几于吃口令矣。

黄霸为颍川太守，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师佐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材，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聪明识事，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他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治为天下第一。前后八年，郡中愈治。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下诏称扬，以为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及代丙吉为丞相，总纲纪，功名损于治郡。时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爵，议欲以闻。敞奏霸，以为挟诈干名，霸又荐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书召问，且令受丞相对，霸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李子曰：圣贤不能违时而能顺时，苟非其时而强为之，不仆必颠。观霸之始为颍川也，其用志亦远矣。既为丞相，盖将使天下之广为一颍川之治也，而宣帝之心则有异于是焉。宣帝为政，务欲使天下之人，虽一毫发之细，蔑敢有欺于我，生杀予夺，惟我所欲，是则宣帝之心也。霸乃欲班布教化，一如颍川时，则所谓东南兕而西北矢也，庸乌得而合乎。若张敞之刻峭，则真与宣帝同之，故出一言以劾霸，而霸不复振，亦理势之常也。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爵，欲以闻，而敞遽奏之，帝遽信之，而霸以是疏。何帝之不谛如是甚耶？夫霸之神鹖雀也。此亦微瑕细颣，初不足咎。况欲以闻之而实未以闻乎，帝乃以此罪霸。至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则宣帝之于大臣，恩亦薄矣。盖宣帝之心与霸本殊，虽以一时之誉而相之，其论议大事，必多有以忤意，特无以为名诮之耳。一闻敞言，则谓霸之所为，皆无事实。张皇布濩，只以虚名撼我，今又以鹖雀自为治政美应，则其侜僪欺君，其来审矣，可不黜之乎！此所以疏霸而无疑也。噫！常人之情，与己少同则亲，与己少异则疏，自古及今，其孰不然？何独汉宣帝一人而已哉！吾姑借霸行事，以明夫人情同异之别云。

世之劝人以学者，动必诱之以道德之精微，此可为上性言之，非所以语中下者也。上性者常少，中下者常多，其诱之也非其所，则彼之昧者日愈惑，顽者日愈偷，是其所以益之者，乃所以损之也。大抵今之学非古之学也，今之学不过为利而勤为名而修尔。因其所为（去声）而引之，则吾之劝之者易以入，而听之者易以进也。求之前贤，盖得二说焉。齐颜之推《家训》云："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则今人所谓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身者也。韩退之为其侄符作《读书城南诗》云："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即有余。"则今世俗所谓一字直千金者也。古今劝学者多矣，是二说者，最得其要。为人父兄者，盖不可以不知也。

卷　五

离卦，六五，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疏谓进王而言公，取其便文以合韵，本经未必有此意。王公亦一体也，王公阶级虽殊，然五等之爵，以公为最贵。公侯不嫌为君，但俾为王耳。又疏以离为附著，释文离字音作去声，必当与丽同之。

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注云：有应于三，故不能退；惧于刚长，故不能遂。"疏云："退谓退避，遂谓进往。"观注疏大意，当谓外卦以向上为退，向下为进。又象曰："不详也，疏以详为祥。"云："祥者，善也。"注及释文俱无所发，经疏详祥不别，岂古字通用乎？然伊川《易传》解此爻云："六以阴处震终而当壮极，其过可知。如羝角之触藩篱，进则碍身，退则妨角，进退不能，是其自处之不详慎也。此说为优。

文章两字之学，两字之体，变变不已，遂至于无穷。然用沈存中括棋局法求之，亦自可尽。沈谓棋局之多，非世间名数可纪。但连书万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率。彼局路止于三百六十一，而其变动已无名数可纪，况数字之多乎。今谓其数可尽者，世间字书，固有限量，其变虽多，亦不容以无尽也。常试以一二字约之，其数遂无所逃。一二字既已得之，则虽多至百千万，皆可以得之矣。且以一字为主，而欲括尽世间多言之变者，以一字乘举世所有之字而倍之，复虚减元数界一是也，所以尽乘字数而倍之者，既立一字为主，别得一字，则主客之中一正一倒也。所以虚减元数羃者，正倒之外，又有所重也。

长发，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荷天之休。传云："球，玉；缀，表；旒，章。"笺云：缀，犹结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珽也，执圭搢珽，以与诸侯会同，结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担负天之美誉，为众所归乡。"疏云：

"毛以为汤受二玉，以作天子，为下国诸侯之表章。郑以为汤受二玉，与诸侯会同，而诸侯心系天子，如旌旗之旒，缀著于縿。"又云："《春秋》襄十六年，《公羊传》云：君若缀旒然，言诸侯反系属于大夫也。此言缀旒，文与彼同，明以旌旗为谕，故《易传》以犹结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记》说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尔雅》说旌旗之练旒九，是旌旗垂者名为旒也。"李子曰：案襄公十六年，《公羊传》云："公会云云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遍刺天下之大夫也，曷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赘旒然。"何休曰："旒旗旒赘，系属之辞，若今俗名就婿为赘婿矣，以旗旒谕者为下所执持东西旒者其数名。"《礼记·玉藻》："天子旗十有二旒，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据《公羊传》与毛郑二说，其实三家俱各不同，而诗疏援引公羊之语者，以缀赘同音，强为说耳。世之为文之士不复用古诗说，凡言人主之危难便言缀旒，甚失义理。《释文》：缀，陟劣反。又张卫反。縿：所衔切，绛帛，韵又史炎切，旗幅为縿。今孔疏依郑说云：如旌旗之旒，缀著于縿，则縿正当从史炎切读之。而《释文》止音所衔反，计两音义必不殊。

《臣工》篇："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注：庤：具，钱：铫，镈：耨，铚：穫。笺云："奄：久，观：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终久必多铚艾观之也。"疏，《释文》云："钱铫：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铫。"宋仲子注云："铫：刈也；然则铫，刈物之器也。镈：鉏类，或云锄也。铚：获禾短镰也。"疏又引《管子》云："一农之事，必有一铚一耨一铫，然后成农。"疏又云："郑读《尔雅》以淹为奄，故云久也。"王肃云："奄，同也。"李子曰：镈：锄类，铚：获禾镰，此二物无疑。惟钱铫为刈物之器，其义颇昧。《说文》止言古田器，不言所用。而宋仲子注云："铫：刈也。疏因宋注，遂以铫为刈物之器，以诗意求之，铫必开垦之器，或种莳所用，决非刈物之器也。何者？农事耕获，悉有次第，必先耕种，然后锄耨，既坚既好，然后收获。故钱也，镈也，铚也，诗人以次言之。若以铫为刈物之器，铚又为获禾之器，刈即获也，获即刈也。两句之内，前后重复，而复杂言镈耨，此诗不亦太猥乱乎。乃知铫为耕垦所须，但古今器用不同，名号随时屡改，不可考耳。奄观字，郑氏读奄为淹，以淹为久。既不可从，又以观为多，亦不可晓。王肃解奄为同，孔安国注书，亦以奄为同，则奄字当从同义。观者止是观渔观稼之观，此诗盖谓命我众农，具女钱镈等物以趋事。候秋成时，同汝共观，见其铫刈之功也。

《前·李广传》："广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张骞将万骑，与广异道，匈奴将四万骑围广，汉兵死者过半。广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乃解去。归，汉法，博望侯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自当，亡赏。"师古曰："自当，谓为虏所胜，又能胜虏，功过相当也。"颜说非是，先言汉兵死者过半。明日，复力战，不言胜负，何得为虏所胜？又能胜虏乎！盖广败衄当诛，以骞失期，后至，而广独与虏战，其功过相补。"此谓自当亡赏。

又《李陵传》："搏战"，如淳曰："手对战也。"黈曰："搏战，若鸟兽之攫搏而战也。如淳言手对战，自何言欤，战自相对。"

又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师古曰："系鼓进士而士气不起也。一曰，士卒以有妻妇，故闻鼓音而不时起也。"李子曰："谓士气不起，及士身不时起，皆非。正谓鼓音不起耳，不起，不振起也。李贺诗云：'霜重鼓寒声不起'，盖用此语。"

又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读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师古曰："半读曰判。判：大片也，时冬寒有冰，持之以备渴。"黈曰："仓卒之际，人各持冰一片以备渴。若曰人须五升，此甚无理。颜以半为判，谓判为大片，亦太缴绕，半字从片音读为是。"

又《田蚡传》，蚡为人貌侵，生贵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师古曰："生贵甚，谓自尊高示贵宠也。"黈曰：侵与寝同，古字通用。寝、不扬也，服说短小非，生犹身也。贵甚：贵重之地；生贵甚，言身居丞相之位也。不与上文为人相属，颜说自尊高示贵宠非。

又蚡以肺附为相，非痛折节以礼屈之，天下不肃。师古曰："旧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说，肺：折木札也，喻其轻薄附著大材也。痛犹甚也，言以尊贵临之，皆令其屈节而下己也。"肺附二说，以上下文断之，其后说为优。肺附二字，此一卷凡三见。此与《灌夫传》，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附。又韩安国谓田蚡曰："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披寻语意，皆是过自卑抑，若以肝肺为解，却见亲密之甚，其下非痛折节至天下不肃数语，颜说颇乖。此谓非痛自折节，以礼屈下于人，则天下不敬重己。故下文云，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是上礼屈于人之一端也。其上文亦云：蚡新用事，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此其前后之意极明白也。师古解以礼屈之，翻谓屈己为屈人，是何说邪！师古意必以为其下文有坐其兄北乡，自坐东乡事，而此言折节以礼屈之，当是使人屈节以下己也。殊不知蚡始则折节下士耶，渐权移人主，其终骄恣，至于如此耳。

《灌夫传》：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乎，且帝宁能为石人耶。此特帝在，即碌碌；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师古曰："石人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恶也。"一曰："石人者，谓常存而不死也。碌碌者，循众也。"石人二说，当从后说。碌碌言循众，非也。碌碌，苟且意，此之一字，指田蚡也。是属即汲黯、郑

当时之属，太后既自言百岁后，人皆鱼肉吾弟，故又言景帝宁能为石人而不死邪。此田蚡特以帝在，即得碌碌苟活；设尔百岁后，是汲、郑之属，宁有可信者乎。师古以碌碌为循众，则指言景帝。汝在尚循众也，其说虽通，殊为牵强。

又田蚡怒韩安国曰："与长孺共一秃翁，何为首鼠两端。"服虔曰："秃翁，言婴无官位版授。"张晏曰："婴年老，又嗜酒，头秃，言当共治一秃翁也。"师古曰："服说是。"黈曰："服说非，张说是。张说虽是，亦颇凿，秃翁只谓年老发少耳，不必言嗜酒而秃也。"

又劾婴渎矫先帝诏害，罪当弃市。郑氏曰："矫诏有害不害也。"黈曰："矫先帝诏书，以为国家害也。"

《东坡大全集》所载《渔樵闲话》凡十一事：万回言明皇五十年太平天子，一也；李峤真才子，二也；《霓裳曲》诞妄惑人，三也；妃子窃吹宁王玉笛，四也；田承嗣杀舞马，五也；李忠化虎，六也；王毂《玉树曲》，七也；聂隐娘为剑侠，八也；长庆中人见伥鬼，九也；李尚书以皮城守五原死求德政碑，十也；李义山赋三怪物，十一也。其言论颇涉粗浅，恐非坡笔。纵是坡笔，决其少作。然独记伥鬼一说，为能曲尽小人之所为，虽百世不可废也。又载《艾子杂说》：凡四十一事，虽俱俳优俚俗之语，而所托讽，大有切中于时病者，却应真出坡手。

又坡集中，有《诗评》两卷，引据丛杂，殊可鄙笑。盖中间既有坡说，而复有后人论坡者，一切以坡语概之，不知其纂集者谁也。

《地理新书》载三字姓，宫音曰步六孤，商音曰可足浑，角音曰侯莫陈，羽音曰赤小豆、郁久闾。此等已不可考，而又载三字阙五音者，曰：破六韩、阿逸多等，凡六十姓。前步六孤等皆有音，而此悉阙之。岂前步六孤等五姓可配以五音，而此六十姓俱无所属乎？夫有是姓则有是言，有是言则有是音，而此六十姓无音者，当是昔人以五音姓氏相配时，未始知之耳。且三字姓其无音者尚如此之多，况自死独膊、井强六斤等，以四字为姓者耶。以是知音姓相属，真同戏论。

用爽厥师，则爽为明；女也不爽，则爽为昧。父母昆弟，则昆为长；垂裕后昆，则昆为后。欢虞如也，则虞为喜；间于忧虞，则虞为惧。贵介公子，则介为大；忧悔吝者存乎介，则介为小。乱臣十人，则乱为治；乱邦不居，则乱为危。媚兹一人，则媚为忠；取媚于上，则媚为佞。秉心塞渊，则塞为实；茅塞子心，则塞为蔽。饮酒温克，则克为良；克伐怨欲，则克为很。降之百祥，则祥为吉；毫有祥桑，则祥为凶。汩作，则汩为治；汩陈五行，则汩为乱。扰兆民，则扰为安；庸人扰之，则扰为烦。必有忍其乃有济，则忍为恕；忍人残忍，则忍为暴。皇极，则极为大中至正之道，六极，则极为贫穷大恶之称。因知古人文字，字无定论，惟所从言之异。（案此条见卷一，第少释虞塞祥汩五字。）

今人以有书借人，借书还人为二痴。此出于《殷芸小说》。云：杜预书告儿，古诗："有书借人为可嗤，借书送还亦可嗤。"虽痴嗤两字不同，而意则同之。

李白《寄远》云："一日望花光，往来成白道。"注云："一作日日采蘼芜，上山成白道。"小本云："百里望花光，往来成白道。"三联意各不同，予谓前联为胜。

东坡诗："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论时节使花开。"按《古今诗话》云：韦七七每醉歌云："解酝逡巡酒，能开顷刻花。"又《诗史》载殷七七事云：七七有异术，尝与客饮，云："某有艺成宾主欢。"即顾屏上画妇人曰："可唱阳春曲"，妇人应声随歌曰："愁见唱阳春，令人离肠结。郎去未归家，柳自飘香雪。"如此者十余曲。然则使花开者乃韦七七，非殷七七也。东坡此诗，误以韦为殷耳。不然，二事所载，果有一误也。

渊明《责子诗》云："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又云："天命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而杜子美以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黄鲁直《书渊明责子诗后》乃云："观渊明之诗，想其为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于诗，可谓痴人前说不得梦也。如鲁直此言，则子美为俗人，渊明而果未达道乎，子美而果俗人乎。乃知子美之言，亦戏言耳。陶、杜两公之诗，本皆出于一时之戏，诚不可以轻议也，当为知者言之。

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两宿为一次者，有以三宿为一次者，或者谓四正之位，其所据不得不大，故占三宿，其余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有定论否？《前·律历志》云：东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东方七宿至少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虽其测望之时，远近疏密之不同，上下旁侧之有异，亦不应相悬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舆鬼南，建星在斗上。今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颖达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体广。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举弧、建定为中也。"审如孔说，则星有相近于正中者，皆得与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圣哲以天体本无可验，于是但视诸星运转，即谓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类，率皆强名之，故谓其术为缀术。所谓缀者，非实有物，但以数强缀辑之，使相联络，可以求得其处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当乎正中，取易见而可以指名者，而强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无以考七纬。殷四时，亦既名之为宿矣。又从而分配四方为鸟兽之象焉，此所以各占之度，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则天体可以强占，天星可以强

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内，亦可以减之，而其外，亦可以增之也。设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为二十四宿，方别居六，定之为九十度有奇，次别居二，定之为三十度有奇，其谁曰不可？若然，则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见，弧、建之类，皆可以为列宿。而列宿之度数，亦必不至于多寡之悬绝也。然而圣人不为是截然易晓之术，而反立参糅难明之数。何者？盖其妙达无方，以神道设教，奇耦错综，中有深意，于其测望之时，略取其易见者而强名之，以诏后世耳。

《月令》："日在营室。"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有三十度，总三百六十度，余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别为九十六分，总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为二十四分，并之为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辰各得四十二分，则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计之日月实行，一会惟二十九分过半，若通均一岁会数，则每会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李子曰："度不别为一百分而别为九十六者，取分下之全数耳。若以一度为一百分，则五度四分度之一，通分内得五百二十五，却以十二辰分之，则辰各得四十三分七厘五毫，亦为四十三分四分分之三也。历法虽有小分小秒，然此四分度之一，本以零数难计，故分割之时，欲得全分。今于分下又带零数，则无再分。必欲再分，则其数转烦，所以度别为九十六分，而于除之时，每辰之下，各得其全数也。"

《屈原传》：原劝楚怀王杀张仪，其事纤悉备尽。楚世家载劝杀张仪者，乃谓昭雎，而屈原没不复见。若以为简册繁多，要使姓名互著，则在《左氏春秋》传有之，在迁《史》故无此例。若以为昭雎本主此事，原特副之，则《屈原传》略无昭雎一言，而原之事迹明白乃尔。两者皆无所据，何耶？此盖旧史去取失当，马迁笔削时，不暇前后照顾，随其所载，各自记之，遂使世家与列传异辞。

乘舆之乘，《经》《史》音释俱去声读。老杜诗《巴山》云："巴山遇中使，云自陕城来。盗贼还奔突，乘舆恐未回。"而乘字作平声用之，似误。

《诗·采芑》篇："伐鼓渊渊，振旅阗阗。"渊渊自为鼓声，阗阗自为军旅众多之状，阗阗犹俗所谓骈阗也。而郑氏以为战止将归，又振旅伐鼓阗阗然，《诗》意恐不其然。

《雨无正》篇："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郑以巧言为善言，谓以事类风切凯微之言，非也。此乃《巧言》篇所谓"巧言如簧，颜之厚矣"之巧言也。《巧言》中，蛇蛇硕言，出自口矣，此乃当篇所谓往来行言，心焉数之之行言也。而毛以蛇蛇为浅意，郑以硕言为言不顾行，皆非也。

《信南山》："疆场翼翼"，自是疆畔比次整齐之意。《毛》以翼翼为让畔，《疏》又以为所生百谷之处，其农人理之，使疆场之上翼翼然开整让畔。然则下文黍稷彧彧，亦当云黍稷所生之地，其农人皆彧彧然有文礼也。寻文观义，宁有如是之理乎？

《角弓》："无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则登必高；涂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则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喜谗佞。而幽王好之，则谗佞必愈甚，故诗人晓之曰："王其勿教猿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犹以涂涂物，岂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当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号为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亲而不亲，乃于谗谄邪佞之小人与之连属也。郑氏笺以为人心皆有仁义，教之则进。又谓君子得声誉，小人乐与连属，实所未喻。

《白华》篇："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实劳我心。"正指申后为硕人。如硕人其颀，衣锦䌹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辞婉顺，无一毫可疑，而说者乃以为褒姒，一何所见之偏耶！

《诗·大明》篇："会朝清明。"毛云："会，甲也。疏谓会值甲子之朝，不终此一朝。而伐杀虐纣，天下乃大清明，无复浊乱之政。"毛云会甲者，非训会为甲，以会朝为会甲也。以会朝为会甲者，谓共会于甲子之朝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又曰："群后以师毕会，皆会集之明文也。"会朝清明，言所会甲子之朝，不待前徒倒戈，已翦殷杀纣，天下翕然。变浊乱而为清明也，疏谓甲子之朝，则诚是。而云会值，则与毛传悖矣。

《生民》："或簸或蹂。"毛云："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笺云："蹂之言润也。春而杵出之，簸之又润湿之，将复春之，趋于凿也。"疏：孙毓云："诗之叙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传》以蹂为蹂黍，当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后蹂也。既蹂即释之烝之，是其次也，笺义为长。李子曰：孙毓之言非也。蹂者、挼挲之也。今之舂者，既已簸去其糠矣，必须重为蹂挼，然后复投臼中而舂之。先蹂后簸，自为次第。然今蹂字次簸而言，则是未簸以前，将舂之际。蹂虽不举，其蹂自明。又既簸且蹂，必将复舂，再蹂舂，足以见趋凿之意矣。孙取郑说为长，则必以蹂为润湿当之，以蹂为润，匪治攸闻。

《既醉》篇："或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李子曰："群臣助祭之时，更相摄敛，济济然威仪其是，可谓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群臣所以皆然者，岂非君子之成王。有孝子之行，以感动之乎。成王之有孝子之行也，无有匮竭，常能锡予汝之族类。德教所渐，天下成风，故使群臣化之，威仪如此。今郑氏以为王之群臣，威仪甚得其宜，皆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则此说失之矣，其实经中君子皆斥王而言。郑只以序称人有士君子之行，遂误笺此句。直指君臣，若必谓之群臣，则下云其类维何，室家之壸，君子万年。永锡祚胤，果何属欤？疏家既申毛说，复与郑同。又以谓群臣有此孝行，不有匮竭，能以此道转相教化，则天长赐予汝王以善道。意谓臣行大孝，天锡人君。以理推之，一何乖异。盖天子之孝，莫大于使天下太平。以此锡类，则宜乎当世

人有士君子之行，此诗之本意也。"

愆、过、尤，皆甚之之辞，故愆从衍从心。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不愆，非揠苗也；不忘，非舍田也，兹成王所以为令德也夫。

《卷阿》篇："似先公酋矣。"郑云："嗣先君之功而终成之。"说者曰："成王之所继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别名，说者之言非也。士，事也。公，功也。先达例有此解，盖先公即是先王之功。

扬子《重黎》篇：或问淳于越，曰："伎曲。""请问?"曰："始皇方虎列而枭磔，噬士犹腊肉也。越与抗眉，终无桡辞，可谓伎矣。仕无妄之国，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桡。自令之间而不违，可谓曲矣。"黈曰：始皇之世，是古非今者族。而越请之事，援古证今，可谓有才技矣。然而君子之出也，必仕无妄之国，食无妄之粟，则然后可以分无妄之桡也。令，美也；间，际也；违，去也，始皇自谓德兼三皇，功备五帝，所谓自美者也。于此之际，越不违去之，则亦不直矣。自令旧注，李轨谓越自令与始皇并以为无道，宋咸谓秦无道如是，越自使令之间，不能违去于秦，皆非。

桓帝时，渤海王悝多不法。史弼上书事曰："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恐郑滋蔓，为害弥大。"据隆于友于一句，似不成语，今词赋家用此等，谓之透字。俚俗人道此等，谓之歇后，是皆破碎之极，轻佻之甚，固非为文者之所贵也。况君臣相与都俞之际，可如是之俳乎。史笔此章，若曰隆友于之情，则犹为典雅也。

东坡《赠王子直诗》首云："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其第三联云："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晋阮修字宣子，常步行，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而饮。今改云杖端，盖避下句橘千头之头也。孔稚圭门庭之内，草莱不翦，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圭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效蕃耶。"鼓吹者，所谓卤簿之鼓吹也。稚圭自以蛙鸣为鼓吹，今以蛙鸣为笙歌，亦似与本事不类。

相于，相为也，俚俗语耳。而老杜诗两用之，《赠李八秘书》云："此行虽不济，良友昔相于。"《奉赠卢五丈参谋》云："老矣逢迎拙，相于契托饶。"

《马援传》："乘下泽车。"注云：《周礼》曰："车人为车，行泽者为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也。然则短毂则狭车也，下泽车，言低且狭也。"又《御款段马注》云："款犹缓也，言形段迟缓也。"注非是，款段盖连绵语，犹今世俗言骨董云耳。

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关，五星聚于东井，则为秦亡之应。考之书传，五星之聚，不独汉世有之，在唐世为尤多。武德元年七月，镇星、太白、辰星聚于东井，二年三月复然，是年关中分裂。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箕尾，燕分也，占曰："无德则殃。"至德二载四月，岁星、荧惑、太白、辰星聚于鹑首。元和十年六月，四星复合于东井，皆占中外相连以兵。乾元元年四月，荧惑、镇星、太白聚于营室，太史南宫沛奏其地战不胜。营室、卫地，大历三年七月壬申，五星并出东方，占曰："中国利，中国利则四夷被兵也。"贞元四年五月，岁星、荧惑、镇星聚于营室，占曰："其国亡，地在卫分。"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镇星、太白、辰星聚于危，危，齐分。又十四年八月，岁星、太白、辰星聚于轸，轸、楚分，占曰："兵丧。"开成四年正月，荧惑、太白、辰星聚于南斗，推历度在燕分，占曰："内外兵丧，改立王公。"咸通中，荧惑、镇星、太白、辰星聚于毕、昴，在赵魏之分，诏镇州王景崇被衮冕，军府称臣以厌之。文德元年八月，岁星、镇星、太白聚于张，张、周分，占曰："内外有兵。"为河内、河东地，大约星聚少则其用兵少，星聚多则其用兵多，天变人事有若符契焉。或曰："星变偶然耳，随变随应未必然也。"或者之言非也，姑以唐事验之，其大者有征，则其余概可见矣。太宗贞观年中，天下太平，不闻有星聚之异。天宝九年，五星聚燕，后数岁，安史煽祸，中国涂炭，至累世不息，是何得为偶然哉!

卷　六

渭上翁公论《史记》子政说云："邯郸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期音基，大期者，周岁十二月也。太史公传特著此者，所以证诸侯之史之妄，世传之非。"李子曰："大期之期，止当如字读，不当音基。期谓生产时限耳，今音基而解作十二月，甚与本文相戾。渭上翁长于史学者也，所著公论，诚公不诬，但此段可削去。"

《晋书》："王献之为谢安长史，太极殿新修成，欲使献之题其牓，难言之。试谓曰：'魏时凌云殿牓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比讫，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献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也。'"《书法录》云："魏明帝凌云台初成，令韦诞题牓，高下异好，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王僧虔《名书录》云："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牓，而未之题。笼盛韦诞，鹿卢引上书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李子曰："魏明帝之为人，人主中俊健者也。兴工造事，必不孟浪。况凌云殿非小小营构，其为匠氏者，必极天下之工，其为将作者，亦必极当时之选。楼观题牓，以人情度之，宜必先定，岂有大殿已成，而使匠石辈遽挂白牓哉!误钉后书之说，万无此理。"而《名书录》载之，《晋史》又载之，是皆好事者之过也。《名书录》又谓去地二十五丈，以笼盛诞、鹿卢引上书之，事果可信耶。《晋书》虽引此事，而复著献之语，谓宁有此事，

则亦自不信也。《书法录》言高下异好，令就点定。诞因危惧，以戒子孙，则此说其或有之。晋书又称诞书比讫，须发尽白，此尤不可信者。前人记周兴嗣一夕次千文成，须发变白，已属缪妄，而诞之书牓，特荼顷耳，危惧虽甚，安能遽白乎！"

《世本》云："奚仲作车。"或谓《虞书》云："车服以庸。奚仲，夏之车正，乃在唐、虞之后，何以谓之始作车乎。"予以为不然，盖奚仲以前虽已有车，殆皆椎轮制，至奚仲则加改而新之，亦得谓之作也。

八音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金、石、竹、匏、土、革、木七音，乃世间自有之物，惟丝不然，必蚕于桑者之手而后成焉。世本及桓谭、许慎皆云神农作琴，而蔡伯喈《琴操》云："伏羲作琴，夫有琴则必有弦，有弦则必有丝。丝之为用，当不专于弦索，盖以织缣帛，制衣服，而为之主也。"《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说者曰："轩辕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然则羲、农之世，其无丝也审矣。此时无丝，又焉得以为弦索者乎！"吾谓蔡邕及《世本》诸家之说皆妄也。弦索之音，必自夫黄帝时有之。或者难予曰："羲、农之世果无丝，则易胡云乎庖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曰："邃古悠远，是之与非，非我辈所能悉。大概曩之所为绳，非若今之所为绳也。菅蒯之类皆得为之，岂可以纲罟而拟弦索哉。"

相如《上林赋》曰："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逶迤。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东注太湖，衍溢陂池。"李善曰："太湖在吴县，《尚书》所谓震泽也。"沈存中驳之曰："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入震泽?"渭上老人萧公复为辨云："此自赋客夸大之辞。广张瑰玮奇怪之说，以动荡人心，然后列其谏讽之言耳，固非法度之言也，安可以图经地志，责其物产所生成、山川所终始哉？沈存中独讥相如，亦自强解事也。"李子曰："沈存中虽似强作解事，相如亦自强为文，萧公亦与强出理。文人夸诞，固其常态，然要不可以悖理。赋虽主于华掞，何至使秦川之水，曲折行数千里，以入东南之震泽乎！存中以正讥之，而萧公以权直之，吾见直者之私而讥者之公也。"

滹南王先生病渊明《归去来辞》"乐琴书以消忧"，谓既云"乐琴书"矣，复何忧之可消乎？王先生亦过论矣！《论语·述而》篇，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自言乐以忘忧，自谓乐道以忘忧也。孔子乐道以忘忧，渊明乐琴书以消忧，恶乎不可？

《为政》篇："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疏》云："众星共尊之。"故《释文》共音去声。郑玄作拱，俱勇反。郑说实优，故学者皆读从上声。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以行从之。"治曰："孔注是，邢疏非。此盖谓先德行而后言语也。先行断句，其言而后从之者，犹云而后其言从之。邢乃谓先行其言，而后以行从之，殊无义理。"

"奚其为为政"，《疏》云："此外有何事其为为政乎?"依《疏》此说，是二为字俱平音也。予谓不然，"奚其为为政"者，此言孝友便是为政之实，何必为人复为政乎，上为字于伪反。

《述而》篇：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此言当时贵文章而贱德行。"文，莫吾犹人也"，犹言文章。吾不能如当时之人，身行君子之道者，"则吾未之有得"也。"未之有得"，犹言未之见也。

《史记》：伊尹处士，汤迎之，五反，然后往从，汤以为相。李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然则必有道而不肯以轻出者，谓之处士可也。中无所有，而尸处士之名者，索隐而行怪者也。故杜牧之《送薛处士序》云："处士之名何哉，潜山隐市，皆处士也。其在山也，非顽如木石也；其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盖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宁与市人木石为伍也。国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国病也。故处士之名，自负也，谤国也，非大君子其孰能当之。"论人若牧之，则所谓不失名实者矣。而今也，画工镊师，人人得而称之，人人得而与之，彼其画工镊师，果皆伊尹之徒哉。"

前人辨开元通宝钱，为高祖时铸，欧阳询书，后来无再铸者，此考核之不精也。案《唐·食货志》云："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又云："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以商贾不通，复行开元通宝钱，天下皆铸之。"又云："开元二十六年，宣、润等州，初置钱监，两京用钱稍善，米价益下。其后钱又渐恶，诏出铜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是则高祖时已置此钱，高宗时又铸之，玄宗时又铸之，不得独云高祖时铸此钱也。钱又旧有三等，曰八分，曰篆，曰隶。不得独云欧阳询书之也。今所存，止见询书者，盖为分、篆二体者甚少耳。

《汉书·李广传》：元狩四年，大将军等大击匈奴，广为前将军，大将军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回远，少水草。广辞曰："臣部为前将军，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阴受上指，毋令广当单于。广固辞，大将军勿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象愠怒。又广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惑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还，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其失道状，广未对。长史急责广之莫府上簿，广曰："诸校尉亡罪，乃广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谓麾下曰："广

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遂引刀自刭。”“之莫府”三字，凡两见。颜师古注曰：“之，往也；莫府，卫青行军府。”颜说非也，之语佐，此广之莫府，谓李广之莫府也。若以之为往，以莫府为卫青莫府，则何为曰急诣部如书也？其下文长史急责广之莫府上簿，其意与此不殊。广以长史责其莫府上簿，因拒之曰：“诸校尉亡罪，乃自我失道，吾今自上簿。”已而广身至己莫府中，乃谓其麾下云云。前以广不从，故令急诣部；后以广失道，故令急上簿。长史之责广者，此二事耳，俱非使广亲往大将军府也。莫府虽将军所居，其下诸校尉并参佐等皆得言之，上文莫府省文书是也。

卫青父郑季，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季与主家僮卫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卫长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卫媪长女君孺，次女少儿，次女则子夫。霍去病，青姊少儿子也。其父霍仲孺先与少儿通，生去病。及卫皇后尊，少儿更为詹事陈掌妻。史又云：“子夫幸，有身，少儿故与陈掌通，上召贵掌。”李子曰：卫、霍皆淫妇人所生，夤缘中宫为侍中，至封侯，乃知功名之来。初无分于君子小人，而恒在夫逢与不逢之间。世之人有少才力，辄抗志自负，必期一日攫取富贵于霄汉之表，以致败恤者多矣。宁知运有通塞，数有奇偶者乎，故孟坚备录二子始终之事云。青为平阳侯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尝至甘泉居室，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去病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天幸，未尝困绝。观史笔所著，则二子之所遭遇，概可见矣。

《卫青传》：“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一十七级。”师古曰：“本以斩敌一首，拜爵一级，故谓一首为一级，因复名生获一人为一级。”治曰：“生获不当言级。此顾上斩字为文，而颜顾捕字为解，误也。既言斩，复言捕者，先捕得而后斩耳。”

《霍去病传》：“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飘摇。”师古曰：“票音频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劲疾之貌也，荀悦《汉纪》作票鹞字。去病后为票骑将军，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读者音飘遥，则不当其义也。师古虽破服音，然依服音读，其义亦通。而颜直不取者，正用《荀纪》文耳。此二字《集韵》亦皆收入去声，盖与颜意同也。老杜诗悉作平声，则实用服注也。骠骑之骠，今世皆作去声读，又不作飘音，而直作票音，则又异于服音矣。

又“捕斩首虏过当”，师古曰：“言计其所将人数，则捕首虏为多，过于所当也。一曰汉军失亡者少，而杀获匈奴数多，故曰‘过当’也。”师古两说俱通，然“当”字不著音切，后人无所适从。据“当”字亦有两音，平声读者，谓其过相当之数，则师古之后说也；去声读者，犹今世俗言其太甚者，则师古之前说也。又下文“杀伤太当”，师古曰：“各大相杀伤。”治以为不然，“杀伤太当”，止是杀伤大率相当。此“当”字乃从平声读。

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十七。师古曰：“祭天金人，今之佛像是也。屠音储，师率减十七者，言其破敌，故匈奴之师十减其七也，一曰汉兵失亡之数。”黈曰：“捷，捷报也。首虏言级者，言虏得而斩之。师率减十七，言汉兵少而匈奴兵多也。去病能以少胜众，故嘉之。师古谓师为匈奴之师，史法匈奴兵，不得言师。又谓所减为汉兵失亡之数，武帝此语本欲褒赏去病之功，不宜复言汉兵有失亡也，二说俱不安。”

浑邪王等谋归汉，使人先要道边。师古曰：“道犹言也，先为要约来言之于边界。”黈曰：“道音导，使人先要约，令汉军导引入边界。”

薄暮，单于遂乘六赢，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师古曰：“赢者，驴种马子，坚忍。单于自乘善走赢，而壮骑随之也。”治曰：“今回纥人善畜骡，骡有日行七八百里，不必驴种马子，乃自有骡种耳。其骡生时，须剖母腹，亦有不剖而生者，然其力不及杀母者，单于所乘必此辈也。以骡坚耐，马易乏，故不乘马而但乘骡也。”赢字，按韵作蠃，或者赢，与裸字同音，赢、蠃声又相近，故借用之，不尔乃印本之误。

右王乃去单于之号。师古曰：去，除也，音邱吕反，以是推之，去病之去，亦应上声读。而音发不著，盖阙。

约经赍，绝大幕。治曰：绝字，《李广传》：“南绝幕。”师古曰：“绝，渡也。”

去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穴踏鞠也。服虔曰：“穿地筑鞠室也。”师古曰：“鞠，以皮为之，实以毛，蹙踏而戏也。踏音徒腊反，鞠音钜六反。”赢曰：“鞠今之气球也，古质朴不解著气，故但实之以毛。穿穴踏鞠者，穿地筑作场穴。蹴踏毛球其中，盖古军中之戏，非若今世筑球之巧也。”

师古曰：“最亦凡也。”此说不通，下连言大将军青凡七出，则最不得为凡。最者，功最之最，言功之最大者也。上文曰：“诏青尚平阳主，与主合葬，起冢象庐山云。”师古于此云字下发注，又以最字独为一句，恐不合班固意。愚以为云字当下属，不当上属，云最者，云功之最大者也，故前最最大将军，后最最票骑将军。

《隋志》云：“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盖西晋未有此法也，于南渡后始有之。今世定税钱，则每三十分中取一，与古不同。《隋志》云万钱估四百，是三万钱估一千二百也。据今法，三万止取钱千，是今轻于古六分之一也。《隋志》又云：“卖者三百，买者一百。”今法亦与此不同，今则应有市

易而漏税者，有契坐买主，无契坐卖主，则今之法课之于古，大为致密而详尽也。盖古法意谓卖者得钱，故输多；买者已费钱，故输少。殊不知卖者为不足，且无所事券剂，故不当输。而买者为有余，且文契须在手，故当输。至其买卖而无文契书，匿物不税，则自是卖者之罪，此岂不为致密而详尽于古乎。

扬子云谓余、耳光初，窦、灌凶终，此语颇不类。子云所谓光初者，谓有昧于卒也；所谓凶终者，则必谓有吉于始也，皆指交友之难而言之。余、耳初相与为刎颈交，可不先为光乎！其后迭相鱼肉，是于卒甚昧昧也。若王孙、仲孺则有异为是矣。始婴欲倚夫引绳排根生平慕之后弃者，夫亦得婴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是其始相得甚欢也。厥后夫为婴故，遂怒武安侯蚡，骂临汝侯贤（灌贤），至众辱程将军（不识）。夫既系居室，蚡遣吏分曹逐诸灌氏，婴愧，为资使宾客请，婴之夫人谏婴毋锐救夫，恐并得罪。婴曰："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盛推夫善。且言蚡短，卒与俱弃市。是二人始终之间，交友之分，无一毫之不尽也。若婴之不知时变，夫之无术不逊，取祸之道，甚于自戕。则子云谓之凶终亦宜矣，然是言也，特以答或者之问交也，不主为修身慎行而发。前既言余、耳，则后不当以窦、灌承之。窃谓窦、灌之问，当为田、窦之问，则其言有绪可抽矣。盖婴为大将军，方盛，蚡才为诸曹郎，往来侍酒婴所，跪起如子姓。丞相绾病，议置丞相、太尉，蚡又从籍福之说，让魏其为相，而己为太尉。又俱好儒术，推毂赵绾、王臧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礼为服制。以兴一太平，此其始吉也。已而婴一斥不复，墨墨不得意。蚡起为丞相，骄横日甚。而灌夫粗疏，忿激其间，及夫得罪，婴之东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它事诬之，复因言丞相短，武安乃言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心谤，不仰视天，则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欲有大功，而婴竟以蒙显戮，蚡竟以被鬼诛。此所谓田、窦之凶终也。雄著书以窦、灌比余、耳，误矣。

《素问》说精食气，则谓精从气中来。道家言精生气，则谓气从精中来。究竟论之，精气自是一物，正因变化不常，遂复判而为二。有能练是二者，复归于一本，非古真人而何。

道家三一说，上一，中一，下一，是谓三丹田。达道者能使三复为一，一复为三：盖三丹田。精气神之舍也，曰下丹田；关元精之舍，中丹田；绛宫神之舍，则上丹田。泥丸为气之舍也，而上丹田果非气之舍也，曰下丹田为气海，可为气之舍，则精之舍安在哉？以精舍诸中丹田固不可，若以舍诸上丹田尤不可者也。乃知下丹田虽名气海，实精舍也。况下丹田不专在气海，盖在脾脐与两贤之间。以脐肾为人受命之始，则下丹田为精之舍可无疑也。又气海有二，旧说气海在脐下，《素问》则谓膻中气海也，直两乳间。准《素问》所言，则中丹田为气之舍可无疑也。精舍诸下丹田矣，气舍诸中丹田矣，神不舍诸上丹田，将安所寓乎？此三一之正处也，道家虽以三丹田为精气神之舍，而不著所处，故为别白之。

黄太史《庄子·内篇论》，不取向、郭，以为二子陷庄周为齐物之书。其为《黄几复墓志》亦云：庄周虽名《老氏训传》，其斩伐俗学，以尊黄帝、尧、舜、孔子，自扬雄不足以知之。"又曰："予尝问以《消遥游》。"几复曰："尝恨魏晋以来，误随向、郭，陷庄周为齐物。至谓尺鷃与海鹏，之二虫又何知。"是则鲁直之得庄旨者深矣。然其《内篇论》首云："鹍鹏之大，鸠鷃之细，均为有累于物。"则此言反与向、郭辈同之，是又何耶。盖将取彼以证此，举粗以及精，而用意过差，宾主不明。遂使前后之辞自相为戾耳，读者不可以不审思之。

欧阳永叔作诗，少小时颇类李白，中年全学退之，至于暮年则甚似乐天矣。夫李白、韩愈、白居易之诗，其词句格律各有体，而欧公诗乃具之。但岁时老少差不同，故其文字亦从而化之耳。

欧诗："欢时虽索寞，得酒便豪横。"老苏诗："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还傍酒中来。"二老诗意正同。

欧公《黄杨树赋》首云："若夫汉武之宫，丛生五柞。景阳之井，对植双桐。"疑此以前别有语，古人文字无有凿空便云若夫者。《礼记·曲礼》于"疑事勿质，直而勿有"下即云："若夫坐如尸，立如斋；礼从宜，使从俗。"郑氏释"若夫"云："言若欲为丈夫也。"《春秋传》曰："是谓我非夫。"原郑氏于此注释者，意谓上下文本不相属，无用此句相发，故别引先毅语，以夫为丈夫。郑之此说亦强为解耳，其实"若夫"二字衍文耳。且《曲礼》泛说为人之礼，前已有语，尚不须此二字。况欧赋声律文字，专以华藻铿锵为美，前无一言，遽以若夫一言为唤句，岂为文之体哉！欧公一代儒宗，定无此失。故予谓此赋，其"若夫"之前必别有语也。

又《准诏言事书》论御戎之策曰："契丹与朝廷通好，仅四十年，不敢妄动。今一旦发其狂谋者，其意安在，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故敢启其贪心，伺隙而动耳。今若敕励诸将，选兵秣马，疾入西界，但能痛败昊贼一阵，则吾军威大振，而虏计沮矣，此所谓上兵伐谋者也。"此策前既言中国频为元昊所败，而后云但能痛败昊贼一阵，则军威大振，何其言之戾耶！此殆系铃却猫之说，为可哂也。而公言之者，知西北二敌通谋，急于隳坏两国之势，不觉言之之失也。又以此为上兵伐谋，亦非是，此乃伐交者也。

就吏有二说，《萧望之传》：弘、石建白，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厚恩。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此"就吏"，谓从有司追摄系囚也。晋《阮籍传》："太尉蒋济辟之。籍《诣都亭奏记》云：乞回缪恩，以光清举。济遣卒迎

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乡亲共喻之，乃就吏。"此"就吏"，谓入仕也。

石林《过庭录》第四卷，说虞仲有三，而其第九卷论语，虞仲乃仲雍也。仲雍初本隐者，然则虞仲有二人矣，盖贪论议之多，所以前后自相乱。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王滹南辨而有二字羡文，此说甚善，然有此二字亦通。盖二有止字皆系上一不字为义，鮀之佞，巧言也；朝之美，令色也。苟无祝鮀之巧言，宋朝之令色，在于今世，必不能免。盖言时世浊乱，莫不恶君子而喜小人。而邢昺云："子鱼有才，故时世贵之。朝美人而善淫，故时世疾之。"如是则苟有祝鮀之佞者，便可以为子朝之淫矣。因文考事，大害义理。

《易》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史记》朱英曰："代有无望之福，亦有无妄之祸。"扬雄《法言》论淳于越曰："仕无妄之国，食无妄之粟，分无妄之桡。"《吴志·王、楼、贺、韦、华传》评曰："此数子处无妄之世，而有名位。强死其理，得免为幸。"朱英所谓无望，与《易》不同；扬雄所谓无妄，正用卦名。予既辨之矣。而陈寿所谓"无妄之世"，则当为传写之缪。王、楼等当孙皓昏酗之际，岂得为"无妄之世"哉，此正无望之时也。范晔博达之士，苟以无望为无妄，是进昏皓于三代令王之列也，宁有是理乎？以无望为"无妄"，其为传写之误，较然可知矣。

乾卦利见大人者二，此谓天下利见之也。以其龙见（去声），故天下得以利见之。或者以为二与五□相见，非其说也。

《诗序·哀窈窕》云："'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谓中心恕之。"郑康成笺诗，其所改字多矣，无如此说之疏。"

《关关雎鸠》传云："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笺》云："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雄雌情意，至而有别。"按《释鸟注》郭璞曰："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陆机云："幽州人谓之鹫。"而扬雄、许慎皆曰："似鹰，尾上白。"数家说虽不同，而俱以为搏击之鸟也。挚、鸷古字通用，鸷鸟以搏鸷为隽，正雕鹰之属也。今郑转以鸷为至，言雌雄情意，至而有别，然则亦穿凿甚矣，决不可从。

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以为后妃既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此正合诗人之旨。及此篇之序也，郑乃谓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此说殊无巴鼻。序言后妃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则是窈窕淑女，宜为君子之嘉配也。《毛传》极为明白，而郑以三夫人九嫔化后妃之德，又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仇怨，此其为辞，无乃太宛转而不明乎。且"君子好逑"一句，何缘该此数节。后之言诗者，复不当致疑于其间也。

又"左右流之"。流者，流之于水中也，荇菜流在水中，可以为荐宗庙。如淑女居幽闲之处，可以配君子。故后妃寤寐之时，常且求之。毛苌直以流为水，无此义。

又思服之服，悠哉之悠，毛俱释之为思，非也。悠，远也，悠哉悠哉者，言所思之远又远，而莫之得焉。悠盖思之意，而非思也。郑说寤寐思服之服，事也。求贤女而不得，觉寐则思己职事，当谁与共之乎，此说是。

卷　七

近世宋九嘉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说不出于孔氏前；二恨词学之士多好译经润文；三恨大才而攻异端。"佛老异端，固所当恨。至于学士大夫译经润文，虽有异于颜子之若愚，曾子之一唯，本诸故训，开释奥义，是亦儒学之所先务，又何足訾乎！今飞卿一切以此为恨，殆见世之为文之士，大章短篇，略无自己一字。第剥削诗书中一二语，重摹而复写之，以为文之至，则此诚可恨耳！所见有疑似，所恨有当否。吾恐后生辈泥飞卿之说，便以为准绳，则必有弃经之实，而专从事于词藻之华者，故为别白之。

陶渊明夏日卧北窗下，清风飒至，自谓义皇上人。羲皇上人谓宓义以上人。杜子美《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诗》云："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盖用陶语也。杜诗本或作"白日到羲黄"，谓伏羲黄帝时，意亦同之。近世刘迎无党《题归去来图》云："余子风流空魏晋，上人谈笑自羲皇。"刘所谓上人者，果何等语耶，又以羲皇对魏晋，则亦疏矣。编纂时有如此者，便可削去。

《四气调神大论》曰："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王砅注云："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砅说非也。佩，背也；古字通用，果能佩服于道，是亦圣人之徒也，安得谓之愚哉！

《景帝子传》：河间献王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黈曰："为朝廷立之，又被服儒术。"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黈曰："被服，其身衣被之也，非居处。又对三雍宫及语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黈曰："应劭于三雍宫下注云云。"据书传章句，当于三十余事下注释。

又《中山靖王胜传》："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师古曰："幼音一笑反，眇音妙，精微也。"黈曰："幼音窈，眇如字，幼眇，犹言幽咽也。"

《家语·本姓解》云：叔梁纥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二女莫对，惟征在曰："从父所制。"已而生孔子。"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葬于防。而《史记·孔子世家》乃云："叔梁纥

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孔子圣人也，纥则圣人之父也，征在则圣人之母也，其始成婚，《家语》载之如此其详，司马迁轻以所闻诬之，其罪大矣。

又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并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王肃注云：颜回死时，孔子年六十一；伯鱼死时，孔子且七十。而《论语》云："颜回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鲤也死，有棺而无椁。"或以为误。李子曰："此非误也，后人误解《论语》耳。颜回死时，鲤实未死，孔子因路之请车，遂设言之，设使鲤死将葬，我但作棺而已，不必有椁也。孔子之志，亦未必然，但拒路之辞云然。"

《春秋·谷梁传》曰："雩之必待其时穷，人尽力，何也?"雩者，为旱求者也，古人重请，何重乎请?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请道去让也。鼪云："四时之雩，礼之常也。旱而雩，人之情也。以请为去让，是贱雨而贵旱也。谷梁子之言，何若是迂耶。果以请为去让，则云汉之靡爱斯牲。噫嘻之祈谷上帝，孔子不当录之于诗也。凡祀事有三：曰告，曰祈，曰报。今以祈请为非礼，则告之与报之者，举皆弃之可也。借曰告则示其所以尊敬之至，报则示其所以酬赛之勤。若请则近于鬼，于亵，于贪，是以为不可也。以是言之，理愈乖矣。夫人事尽废，惟怪之依，则鬼也，朝夕巫觋。男女杂沓，则亵也。妄意徼觊，祷非其福，则贪也。今而暵旱极矣，斋心涤虑，而请命于天，何为而不可也邪！谷梁以为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请道去让，有是其迂哉，予于是乎不取。"

《三山书解序》曰：汉儒闻孔氏之书，有五十八篇，遂以张霸之徒所造《伪书》二十四篇，为《古文尚书》。晋齐之间，真古文渐出，至隋开皇二年求遗书，然后始大备，而《霸书》遂废。鼪曰："按《汉书·儒林传》云：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为能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儒林传》虽云其文浅陋，与中书不合。然霸所造书，初非凿空，敢为臆说，要是缀缉诸家之言以成之。虽不得为纯是，亦不得为纯非，故平当、周敞劝上存之。徒以樊并谋反，乃黜其书，况其后真古文复出乎。真古文既出，则此书废之可也。而直与之以伪造之名，霸亦屈矣。政以壁书未出，霸说先传，一旦壁书复行，则此书不免为伪也。春秋三传：董仲舒、刘向治公、谷，至向子歆始治左氏，左氏复立学官。而公、谷二传，曾不以为伪而黜之也。三家至今卒以并行于世，何《霸书》泯殁而无传?而公、谷竟与左氏鼎峙于今邪，亦幸不幸存乎其间耳。始《霸书》以樊并反，故黜之。而其学者无或废之也，何以验之?赵岐之注《孟子》，杜预之注《左传》，韦昭之注《国语》，至若刘歆之博闻，贾、马、郑、服之通经，未尝有以一言伪霸者。迨乎《壁书》再耀，众口嚣嚣，而因以伪之。则霸之书，岂真为伪哉。第见而知之，闻而知之，闻于所闻而知之，间有异同及纯驳而已。彼公、谷两家，缪误皦然，而世希复言之者，初不敢以訾公、谷，大率畏舒、向之名，而不敢以议之也。班固《艺文志》云：仲尼以载籍残缺，思存先世之旧，故与左邱明观《鲁史记》，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以作传，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然则公、谷乃道听之学也，道听之学而鼓行，几何而不为伪也。以霸则未必伪而废，以公、谷则道听而与左氏并，此岂非幸不幸存乎其间哉。"

《政和本草》卢会条下，本经云："俗呼为象胆，以其味苦如胆故也。"雷公云："凡使，勿用杂胆，其象胆干了，上有青竹文班，此物是胡人杀得白象取胆，干入汉中是也。"而《药谱》云："卢会，树脂也，本草不细委之，谓之象胆，殊非也。"《药谱》破《本草》不细委，谓卢会为象胆为非，此说不明。《本草》正言俗以卢会味苦如胆，故呼象胆，则《本草》非指此物是象胆，特名象胆耳。其言卢会本胡人杀象取胆为之，凡使勿用杂胆者，乃雷公之谬也。而《药谱》不专指雷公之谬，而但言《本草》之非，无别白甚矣。

东坡论黄霸以鹖为神爵云，黄霸本尚教化，乃复用乌攫小数，陋哉！颍川凤凰，盖可疑也。治以为不然，夫两汉风俗，经历五霸之杂、七雄之诈、孤秦之暴，仰望文、武、成康之世，犹之霄汉之邈。况欲求如尧、舜于变之时哉。有能以利和义、以智行仁、以权济道者，君子所不弃也。班固云："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汉世亲民之吏，以为治若黄次公者盖无几，必谓化民成俗，不应用小小之智数。真过论矣。盖亦思夫霸之时，得为稷、契之时乎，颍川之民，得为尧、舜之民乎。以时则五霸、七雄、孤秦之后，以民则率皆争讼分异猾乱之俗，将以变而化之，使人人而为善人。不用小数以引以冀，何以抑其犷骜之气，易其视听之习哉。小数之假，所以为大道之归也。苏子以此陋霸，至以疑颍川之凤，几何其不为洗垢求痕欤。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注云："兴也。喓喓，声也；草虫，常羊也；趯趯，跃也；阜螽，蠜也。"笺云："草虫鸣，阜螽跃而从之，异种同类，犹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疏》曰："以兴以礼求女者大夫，随从君子者其妻也。"《正义》曰：《释虫》云，草虫，负蠜。"郭璞曰："常羊也。"陆玑云："小大长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释虫》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陆玑云："今人谓蝗子为螽子，兖州人谓之螣。"许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子曰："草虫正言草中虫耳，阜螽即蝗类。草虫喓喓而鸣，阜螽跃而从之，盖以类

相求也。说者既以草虫为螽，又以螽为蝗，又杂以常羊、负蠜、蠜、螣、蝗子之属，卒无定名，师说相承。五经大抵如此，学者止可以意求之。胶者不卓，不胶则卓矣。"又《中华古今注》曰："结草虫一名结苇，好于草末折屈草叶以为巢窟，处处有之。"

又《小星诗》云："三五在东。"注云："三心五噣，四时更见。"《疏》云："柳五星，释天，咮谓之柳。"《天文志》云："柳，谓鸟喙。鸟喙者，柳星也。以其为星之口，故谓之喙。"李子曰："三五者，言其星或三或五耳。天星三五者多矣，定以为心噣，非也。"

左思《吴都赋》："猿父哀吟，猚子长啸。"李善曰："《山海经》曰：'狱法之山有兽，状如犬，人面，见人则笑，名猚。'"治曰："《山海经》曰：'猚见人则笑。'而赋言猚子长啸，当是常笑。而赋作长啸者，板本错。"

又《吴都赋》云："其竹则筼筜林箊，桂箭射筒。"刘逵曰："箖是狼公、越女所与试剑者也。"《赋》曰"林箊"，刘止解箖而不解箊字，箖箊必一物，或单称箖，或单称箊。而此赋板本，误以箖为林耳。

《左传》僖公六年，许僖公见楚子，面缚衔璧，大夫衰绖，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又《史记·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启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而孔颖达疏《尚书》，于《微子之命》不信《史记》，以为迁之书辞多错谬。面缚，缚手于后，故口衔其璧。又安得左牵羊，右把茅也？余以为颖达之言未必是，迁之言未必非。盖大夫衰绖，非著衰绖，必赍持之也。许公使大夫赍衰绖、士舆榇，微子所以如是，则赍而舆之者，必其从者也。《宋世家》又谓持祭器造于军门，所谓祭器者，虽不必备计，不一而足，亦当令从者持之。丧服、榇柩、簠簋之类，皆属诸从者。则左牵羊，右把茅，亦从者之事，决非微子两手牵把之。颖达以手缚不能为用为司马迁之失，此非迁之失，乃孔氏之失也。然《史记》与《左传》所载不同者，盖其所采录有或详或略云耳。

《上古天真论》曰："男子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八八天癸竭，形体皆极。"此谓古今之人皆然也。然复云："上古之真人，为能呼吸精气，独立守神，故寿蔽天地；中古之至人，为能去世离俗，积精全神，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则亦可以百数。"前说男子四十已衰，六十已老。后说古之人皆寿，是岂古人之形神精气其所禀受者与今人异耶？何寿夭相悬之甚也。窃尝考自黄帝、尧、舜以降，至于周之文、武之时，其君臣无不寿者，盖皆如《素问》所论。知道而能行者也，不惟寿考康宁，又其创功造事，以利于生民者。若与元化语，若与鬼神接，非后世人耳目心智所能仿佛者，是又何哉？余以谓，惟精与明能寿，惟得寿，故精者愈精，明者愈明耳。今之人一切反是，是亦可哀也已。

济南先生李荐方叔《将心论》曰："白起为将，以书考之，不言斩首坑卒者勿论。论其直书斩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计之，凡杀敌国之兵八十四万人。"黈曰：兵固有实一而号十者，若起杀敌之类，恐皆计其所号者书之，敌始张虚名以待我，我既胜之矣。我又从而大吾之功，是以若此甚也。虽然就使以十为百、以百为千，起之所杀，犹近于十万人，则亦酷矣。况其中亦有以实书者乎，诗人有"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以起言之，万骨之枯，斯固无足恤者也。伐国不问仁人，仁人不可以伐国乎。伐人之国，虽曰能之，要非仁者之心也。俗人以材论将，方叔以心论将，方叔其仁哉。

许浑《灞上逢元处士东归诗》云："何人更结王生韈，此客空弹禹贡冠。"薛逢上崔相公云："公车未结王生韈，客路空弹禹贡冠。"二人所对皆同，然许语似畅于薛。

唐德宗尝自谓本好推诚，亦能纳谏，及与李泌语，则云："朕好与人较量理体，崔祐甫性褊躁，朕难之，则应对失次。朕常知其短而护之，杨炎气色粗恶，难之则辄勃然怒，无复君臣之礼，所以每见令人发愤，余人则不敢复言。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故朕所怀常不尽。惟与卿言，使朕中怀已尽而屈服不能不从。"然李泌所论，与回纥可汗合骨咄禄和亲，终不许。因乞骸骨，上乃曰："朕非拒谏，但欲与卿较理耳。"（事在贞主元三年。）黈曰："□哉，德宗之为君也，自谓好推诚而喜折难，□□以察察为明，自谓能纳谏，而喜人之从己；以诺诺为小心，既不诚矣，既愎谏矣，复自谓与人较量理体。夫理所以定国是也，体所以正朝端也。欲定国是而正朝端，乃以非理而夺人之理，以非体而屈人之体，何如是悖乎。自古人君拒谏饰非者，代皆有之，未有如德宗之甚者也。"

张文潜《书邹阳传》云："《邹阳传》称梁孝王用羊胜、公孙诡之说杀袁盎，事觉，孝王惧诛，使阳入关内求解，阳见齐人王先生，用其计，说王长君，长君入言之。及韩安国亦见长公主，事果得不治。"此则阳与安国同救孝王杀袁盎事也。而《韩安国传》所称见长公主事，自以孝王僭天子游戏，天子闻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见，按责梁王。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长公主具以语太后，事乃解。其后安国坐法，久之，复用为梁内史，乃有胜、诡说王，杀袁盎等事。安国谏王，王乃杀胜、诡，汉使还报，梁事解，无安国见长公主事。此则安国见长公主，自以梁王游戏事在前，非胜、诡事也明矣。《邹阳传》中所载，误记安国所解前事为今事耳。李子曰："凡人行事，有主之者，有篮从者，有遂事者。据二传所载，盖安国两见长公主，但所以见之者不同

也，其救游戏事，必主安国，在他人无所与，故独见于本传。其求解杀盎事，必主邹阳。而安国特遂事焉，故安国之见长公主，不具于本传，而略附于《邹阳传》中也。宛邱以此为班固之误，治以为不然。二事较然明白，班固良史，不应遗忘至此。"

陈后山《送赵承议德麟》云："林湖更觉追随尽，巾帽犹堪笑语频。"此更字意，恰如近世李屏山所谓："更道刘王量如海，怎生容得辟阳侯。"

儒翟先生碑，其篆文作翜，欧阳公疑之，以为翜字无所出。治谓翜乃学字之误，故又转而为翟也。为儒不得为翟，为翟不得为儒。岂以先生兼是二者，而当世从学者推美而称之欤，无是理也，故予以学字为断。

陶谷诗："尖檐帽子卑凡厮，短勒鞾儿末厥兵。"欧公云："末厥亦当时语。予景祐间已闻此语，时去陶公未远，人皆莫晓其意。王原叔博学多闻，见称于世，最为多识前言者。亦云不知为何说也？第记之，必有知者耳。"治曰："末厥盖俗语也。欧公虽以此为当时语，亦自不知为何义，大抵末厥者，犹今俚语俗言木厥云耳。木厥者，木强刁厥之谓。"

欧公所撰《王德用神道碑》：康、邦、烦、人、卫、议皆同押。又《晏元献碑》：氏、裔、洛、学、诏、后皆同押。欧公去今才百余年，其文律宽简，犹有古人风气。今世作文，稍涉此等，便有讥议，乃知律度益严而其骨格益以弱也。

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刚、柔、仁、义、阳、阴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则初爻刚、二爻柔、三爻仁、四爻义、五爻阳、六爻阴也。只以乾一卦推之，便尽此理。

乾卦具四德，四德，元亨利贞。虽云四德，然元亨者又合而为一事也。利贞者又合而为一事也，故为《文言》。前段则云："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也。"而后段则云："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又坤之繇云："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是亦以此四德析之为两事也。"

《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注曰："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疏》云："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闻世有道，暮夕而死，可无憾矣。"駐曰："闻道，谓身自闻道耳。旧说以闻道为闻世有道，舛矣。然旧说云然者，意谓孔子天纵将圣，秉生知之质，岂不闻道乎。出此言者，盖因衰世败俗发之。殊不知孔子之言，其为人者多，其为己者少。此实教人者之言也，而说者以为疾世，非也。"

子美《送韦书记赴安西》云："白头无籍在，朱绂有哀怜。"旧注云："无籍，谓无籍在朝列也。"籍如通籍之籍，此说殊缪。盖籍在，顾赖之意，子美自言身已衰老，无所顾籍矣。而韦书记有哀矜于我也，籍在之籍，音去声，若言无籍在为无籍在朝列，则何得以有哀怜为对耶。

子美《夔府书怀》云："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宛转，满座涕潺湲。"按《明皇杂录》云："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然则弟子所传者，乃天宝曲，非开元曲也。而子美谓为开元曲者，意以为其曲虽盛于天宝，而原其所自来，则开元时已有之矣，故虽天宝之曲，命为开元，亦自无伤也。

《陆贾传》："名声籍甚。"注云："狼籍甚盛。"非是。籍甚，谓若编籍然甚隆盛也。狼籍，则猥乱之意，故《孟子》谓狼籍人也，于其名声言之，非所以为美矣。

《内经》言："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技虽不至于道，亦游于艺者之所贵。"巧虽未至于神，亦妙万物而为言，不作强则何以得之，故知作强者乃精力之谓。

《唐·艺文志》次第绝无法式，甲部经录礼类中，载《周礼》、《仪礼》，自可以类推。而于乐类中，乃载《崔令钦教坊记》、《南卓羯鼓录》。夫教坊、羯鼓，何得与雅乐同科？乙部史录杂传记类中，载《圈称陈留风俗传》三卷，而于地理类中亦载之。《崔豹古今注》，于仪注类中言一卷，于杂家类中言二卷。《世说》则小说之属也，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世说》十卷，既载之小说类中矣，而王方庆《续世说》十卷，复载诸杂家类中，是不可晓也。丙部子录道家类中，既载神仙三十五家，又载释氏二十五家，无乃太泛滥欤，此等自合各立一类收之。又道家类中，既纯载老子及列、庄、文、庚四辅等书，以符咒、修摄、灵验、变化等为神仙。然于神仙类中，复载玄景先生老子《道德要义》五卷，贾参寥《庄子通真论》三卷，此又杂之甚者也。又道家类中载张志和《玄真子》十二卷，而于神仙类中载之则云二卷而已。张志和一人之身也，一人之口也，岂十二卷者惟说清净无为，而此二卷者多说金丹大药，飞升隐化事，皆不可得而考之也。

丰卦，彖曰："丰，大也。"注云："大音阐大之大，大止一音耳。至于是发音为阐大之大，岂大小之大别有反切乎。"《疏》云："凡物之大有二种，一者自然之大，二者由人之阐弘使大。"原孔疏意，只是附王注云为之说耳。夫训诂与音韵不同，王立此说，孔申此说，固无不可者，余但不知王所谓音者，何音也？

《琴赋》："间辽故音庳，弦张故徽鸣。"所谓痹者，犹今之敓声也。《东坡志林》，駐曰："嵇康赋琴，自说琴德，必不得说琴病。若谓音痹为敓撤，则正是说琴病耳，嵇旨必不其然。窃意间辽为徽外，音痹为声缓，其或近之。"

旅卦，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王辅嗣以怀为来，以童仆贞为得童仆之所贞，疏因言怀来资货，又得童仆之正，不同初六贱役，皆未为得。伊川以怀为蓄，以得童仆贞，为童仆亦尽其忠信，诚得

之矣。于羁旅之中，怀蓄资货，苟不有忠信之仆，则害或及之，惟得童仆之贞，故终无咎。

又九四，得其资斧，辅嗣谓客于所处，不得其次，而得资斧之地，故其心不快，是也。伊川以为得货财之资，器用之利，其义似短。既得货财之资，器用之利，则我心奚为而不快乎。又以资斧为二字，大是牵强，资斧不相为对。

又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羁旅于外，艰苦备尝，其志意无所称遂，是将射雉而忘其矢也。然六五有文明之德，每事居中，则其为矢也多矣。射雉而但亡一矢，余矢尚多，故矢虽少诎，志不能伸，而终以誉而获其爵命焉。晋重耳在外者十九年，而卒以得国，盖类此爻，始小亡而终大获也。

又上逮也，疏谓羁旅不可处盛位。然处文明之内，能照祸福之几，不乘下以侵权，而承上以自保，故终得美誉而见爵命。此说解释王注甚明，而伊川以为逮，与也；上逮则上下与之。且经止言上逮，初无及下之文，不知伊川何以发上下之义也？必不可从。

又上九，象曰："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辅嗣谓丧稼穑之资，不在于难，而无有一言以告之者。伊川谓丧顺德于躁易，而终不自闻知。程说丧顺德于躁易，诚优于王，但以为终不自闻知，则却与本文不合。其"终莫之闻"，此一句，盖对终以誉命为辞。六五上九，偶在羁旅之时。但六五则以柔处中，故终以见誉。上九则用刚过亢，故终以莫闻。上九言凶，而六五不言吉者，互文。

巽卦，利见大人。王氏以为大人用选，其道愈隆。程氏以为巽顺虽善道，必知所从，能巽顺于阳刚中正之大人，则为利。如五二之阳刚中正，大人也。巽顺不于大人，未必不为过。如王说则是利在于大人，如程说则是利在于见者。二说程氏为长。大人之号不一，或圣人，或君子，或长者，或王公，皆得称之。

又六四，悔亡。王氏，乘刚，悔也。程氏云："阴柔无援，而承乘皆刚，宜有悔也。"李子曰："巽顺之时，能乘乎刚，未必有悔。但此六四乘三之刚，故有悔焉。二说王氏为长。"

又田获三品，王氏云："三品，干豆、宾客、充君之庖。"程氏云："一为干豆，一供宾客与充庖，一颁徒御。"李子曰："三品具见于王制，盖一如王氏之说。而程氏乃于干豆之外，并以宾客充庖为一品。又以徒御为一品，夫颁赉徒御，自当在获禽之始。已而分为三品，若复以徒御参之为品，则是有四品也，恐不宜然。"

又九五，悔亡之悔。王谓以阳居阳，损于谦巽，故有悔。程谓柔顺之道，所利在贞，此戒五也。程说长。

又无初有终，王云："卒以刚直用加于物，故初皆不说，终于中正，邪道以消，故有终。"程云："命令之出，有所变更也。无初，始未尽也；有终，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则何用命，何用更乎。"此说甚好，盖盼下文先庚后庚之语。

又上九，丧其资斧，疏谓所用之斧是也。程氏："资，所有也；斧，以断也。"是以资斧为二物矣。盖程于旅卦，已解于货财器用，于此不得不为是说耳。

又贞凶，象曰："正乎凶也。"王谓失其威断，是正之凶，程谓过极于巽。至于自失，得为正乎，乃凶道也。李子曰："程于爻辞，已注正道为凶，则是与王意吻合。于象辞乃再改为疑而断之之辞，盖止因乎字而发。"

巽之九二，以阳处阴，故曰巽在床下。巽之上九，过极于巽。亦曰："巽在床下，是皆以不得其位，虽于巽顺而反获其罪者也。但二以履正居中，故用巫而终吉。而上以损威失断，故丧斧而贞凶。"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注云：寡能及之，故希言是也。罕言非绝口不言，但希及之耳。三千之徒，惟颜子为能知十，曾子能悟一贯。虽子贡犹自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之。则夫群弟子之中，可与言极而语至者，盖已少矣。性命之事，宜子言之罕也。然其子仁利，亦复罕言者，何哉？盖利有二，有便利之利，有利欲之利，二者虽不同，而莫逃于圣人之至道。仁有二，有爱人之仁，有克己之仁，二者虽不同，而莫外于圣人之至德。子罕言利与仁者，非罕言利与仁也，正罕言其道德云耳。而说者乃曰："利谓利益万物，仁谓爱人及物。"则夫利与仁者，一而已矣，安得而为二事乎！因知利者欲利周于天下，易所谓显道；仁者克己复礼，以为万善之长；易所谓神德行。

《晋书·天文志》说天径者凡数家，皆言不及三十六万里。而又有云：日径千里。夫以天体之广，不应东西相直，不能容三百六十日也。考之度数，足知说者之妄。

卷　八

孔安国《尚书序》曰："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此《家语》所谓"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书"是也。然予读《史记·孔子世家》及班固《汉书》，则有少疑焉。《世家》云："孔子生鲤，鲤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子慎，子慎生鲋及子襄。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西汉书》云："惠帝除挟书之律，立学兴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后，儒生更众。"且子襄藏书于屋壁，为岁已久，亦曷尝一日而不欲复大耀于世哉。自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则此时已可以发。顾国家万事草创，日不暇给，而挟书之禁犹存焉，则不敢以轻举者，良有以

也。逮孝惠时，挟书之律既除矣，学校庠序既兴矣，天下名士既聘矣，身而既为博士矣，子襄自合出其所藏之书。就使子襄未及是而死，则继之为文、景之世，于雅芊芊，天下文明，又非孝惠时比。其为子襄之子孙者，亦合出之，何待景帝之子鲁恭王余坏孔子宅，然后有传也。岂藏书之时，虽其子孙亦不使之知耶，岂子孙虽复知之，时移代换，恐为势家所有，不敢以自陈耶。岂以岁月绵邈，不敢必其有无而故不言耶，抑惩秦祸难，姑欲存书壁中，庶几得以传远，故不废也。夫为圣人之子孙，幸遇文治蔚兴之时，埋没祖先之光泽，使帝王之遗书，泯泯焉而莫之恤者，岂人之情也哉。予窃疑焉，博洽君子，当有以辨之。

又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颖达解前叟籍云："籍者古书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谓之文籍；因史所书，谓之史籍；可以为常，谓之典籍；然则经籍者，其六经之籍欤。"《汉书》言尺籍通籍，籍以竹为之。盖简策之类。颖达谓为古书之大名，亦随文解之耳，用不复以闻。用字与前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同。用，由也，言由此也。

如，若一也，然有时而为异，彼如是，吾亦如是，因之以如为往，如棠观鱼之类是也。彼若是，吾亦若是，因之以若为顺，钦若昊天之类是也，是以读书者，贵反覆求之。

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王辅嗣云："阳气始剥，至来时，凡七日。"王解至甚简径，而孔颖达复引郑康成所取易纬六日七分之说，以谓阳气剥、复，隔此纯阴一卦，卦主六日七分，举其成数言之，故云"七日来复。"又云以六十卦当六日外，余有五日四分之一，每日分为八十分，合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别各得七分，是谓每卦得六日七分。《易》固象数之学，然亦不必如此其拘也。系辞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其五日四分之一亦自略而不言，则六十卦分期之日，是每卦只得六日也。始为纯乾之体䷀，阳气渐消，阴气渐长。一变而为遘䷫，再变而为遁䷠，三变而为否䷋，四变而为观䷓，五变而为剥䷖，六变而为坤䷁，七变而为复䷗也。由是而言，则辅嗣之解，岂不至甚简径乎。又何必旁取《易纬》之数，以附会之也。《易纬》犹不足取，若褚氏、庄氏改日为月，谓欲见阳长须速者，尤可笑也。疏又谓观注之意，亦用《易纬》。细究王旨，实与《易纬》不同。颖达此意，取为康成所拘，而不觉从其说耳。康成深于数者也，然过泥算数，每每如此，故其说多不能通。

坎卦象辞，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辞，坎不盈。王辅嗣以前为险陷之极，以后为险难未尽。虽象爻各为之说，而中间自有条贯，不可乱也。知此水流而不盈，专指九二言之。

《尔雅释诂》云："初、哉、首、基、肇、祖、元、殆、俶、落、权、舆，始也。"是皆以一字为一义。自初至落，固不必论。夫所谓权舆者，何为而为始也，盖五量皆生于权衡。故谓权为始，若舆则载也，运行莫先于此，故谓舆亦为始。《孟子》云："朕载自亳。"意出于此。然考之经史，必权舆二字双举者，以初、哉、俶、落等皆见始意，而权舆外无所发，故连属以命之。

邻韵而协者，诗家间用之，谓之辘轳格，又谓之出入格，或以为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诗以来有之，盖古人文体宽简，不专以声病为工拙也。然为律诗，则其格有二，有前后相错者，有前后两叠者。如李贺《咏竹》云："入水文光动，抽空绿影春。露花生笋径，苔色拂霜根。织可承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则其相错者也。如《示弟》云："别弟三年后，还家十日余。绿醽今日醉，缃帙去时书。病骨独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则其两叠者也。

晁迥《法藏碎金》："秦人带剑，彼人相笑。"人当作楚。

唐罗邺《牡丹诗》云："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浓华过一春。"韩令谓韩弘也，弘尝除去所居牡丹，故云。浓华当作秾华。《诗》："何彼襛矣。"襛，如容切。《毛》云：襛犹戎戎也。按《广韵》：襛，秾同音醲，又而容切。襛，衣厚貌；秾，华多貌。然《诗》既言棠棣、杕杜、桃李，则自当作秾。而作襛者，盖古字通用。

楚郏敖，《左氏》则名之麇，《公》、《谷》则名之卷，司马迁则名之员，其名之也且如是，其迹安可尽信哉。

《左传》庄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言若之何不吊，所以致不敢不吊之意耳。以文势观之，其旨自见。杜注不吊，乃云不为天所愍吊，误矣。襄十四年，卫献公出奔齐，公使厚成叔吊于卫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吊？曰：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执事，有君不吊，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帅职。增淫发泄，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谓若之何不吊，与吊宋之语，其意一也。杜于卫献公无所释，而于宋则遽谓不为天所愍吊者，岂以为庄公之《传》已有此解，而襄公之《传》不烦复说欤。以为卫献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天实为之，故独谓宋公不为天所吊欤。求之二说，俱不可得而通也。迹夫吊宋之语。至于若之何一句，则止容有天不愍吊之义。而厚成叔既云若之何不吊，而其下方致吊辞，则不吊之语，必不主于天也。且客吊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己悬，以相慰谕，然后吊礼成焉。谓天作淫雨，害于粢盛，指彼事也。谓若之何不吊，道己悬也。今俱以为指彼事，无乃惘乎哉。若曰：淫雨由天降灾，上天所当愍悼，若之何天不吊宋。播越由人失德，上天不当垂恤，若之何鲁不吊卫，宜事异而辞同，此又儿童之见也。夫天降灾害，

所以警人君也。播越固由于失德，而天作淫雨，安知其不由于宋君之失德乎。论事初不当如此，但因天作淫雨，辄以不吊主天，征之事则有窒，审之文则不完，故为辨之。

今人以不达权变者为慕古，盖谓古而不今也。《左氏传》曰："君子以为古。"《书·无逸》曰："昔之人无闻知。"皆是意也。

李白《寻阳紫极宫感秋》云："何处闻秋声，翛翛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鲁直《和和甫得竹》云："阴雨打叶时，曲肱自晏息。心游万物初，何处寻辙迹。"竹虽一草木，而二公赏咏乃如此，因知不可一日无此君，非徒一时语也。

王逸《离骚章句》，本文虽复倒复较，然迄不敢去取一语。郑氏注《礼记》，删窜改革，惟意所如，纯于为逸，则似大拘；纯于为玄，则似不让。不让则师也之过，太拘则商也之不及。二子苟能抑所长而进所短，则可以无憾矣。

世以三命推运行者，谓遇值本命及相冲之宫则凶咎不祥，是不然。相冲而凶，固自其宜也。我以木而处夫木之位，我以水而行夫水之时，当有大来之吉，又奚凶咎为哉。究其大旨，亦所以儆戒乎太盛云耳。夫忧善相寻，吉凶同域。福或基于危驳之中，祸或胎于通达之会。庸庸者诚不足以及此，惟明智之士，于是乎深致力焉。夕惕若厉，虽休勿休，故能安而益安，尊而益尊，蔑有一朝之患也。本命之说，实出于此。

《礼·少仪》："尊壶者面其鼻。"盖推敬向仰之义，卑者之于尊者，所当如是。而今俚俗，无问老幼，无择宾主，悉以为不当然，卑者辄为尊者背之。曰：自有耳以来，人以为不当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来。尊壶者而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客有执谦者，不敢擅居尊者之礼，因以为之辞，曰："不敢当此盛意。"后生不悟，转相传承，遂以面鼻为不当焉。

高祖隆准龙颜。《汉书注》：准音掘。今韵中准字亦两音，果两音俱通，《汉书注》自当重出。今不重出而单发掘音，是亦好异之蔽也。譬如闭门之闭，本读音箄，又方结切。苟与人语，专以闭门为入声，不惟他人不省，亦未有不笑者矣。字类此者甚多，正可随俗呼之。

老杜《送高三十五书记师字韵诗》，言意娓娓不尽。予尝欲作一篇，自顾浅陋，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予谓此诗，百尺竿头，更进百尺。

孔安国《尚书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是以《三坟》当三皇，《五典》当五帝也。然考之司马迁《史记》，则云："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喾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至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又曰："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司马迁所记止此。而所谓少昊者，绝不称道，甚可疑也。按《帝系》、《本纪》、《家语》、《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黄帝子青阳是也。"又《春秋左氏传》："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穷奇。"杜预注云："少昊，金天氏之号，次黄帝。"然则黄帝崩后，少昊即位。为得其实，故孔安国以黄帝为三皇之末，以少昊为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阳、高辛氏也。今司马迁乃云："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帝喾立；帝喾崩，帝挚立；帝挚崩而帝尧立；帝尧崩而帝舜立。"是黄帝殁后，殊无名少昊者也。则诸书何为备数以为五帝乎？盖玄嚣即少昊氏，而司马迁谬误不载录耳。司马迁又谓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此又妄也。当是昌意先降江水，后降若水。司马迁既不以玄嚣为少昊，谬谓青阳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谧云："黄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鉴举要历》云："黄帝在位六十五年。"谧又云："颛顼在位七十八年。"《举要历》云："颛顼在位一十八年。"岂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黄帝六十五年之后，或在颛顼一十八年之前也耶？

陶弼诗《冬日喜许陟见过》云："扁舟兴尽且休去，五岭以南皆洞庭。"按五岭横列于虞郴、桂道之间，北望洞庭甚远。弼谓五岭以南皆洞庭，何耶？大抵诗家立意贵纵夺，造语贵激昂。弼之此意，亦以见一时相慕恋云耳。

絜矩之道，郑云："絜犹结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谓常执而行之。"《释文》：挈，音结，其注中挈也之挈，苦结反。晦庵则复援引《庄子》、《荀子》之注云：絜，围束也，谓以物围束为之则也，音户结反。李子曰：郑、朱两说俱未为得。絜直当作挈字读之，矩者方正之具。物有四隅，吾挈矩以度之，于此而得一隅，则彼之三隅犹是也。故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也。郑说本甚明白，而益以絜结矩法之说，遂有蛇足之患。"晦庵乃引《庄》、《荀》以絜为围束，围束其矩是何等语耶？借曰以物围束为则，而其则矩二字，亦不可相属。借又曰絜为则而矩为法，倒言之以为法则，而其法则之道，亦不成语也。

《晦庵语录》：或问"大学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则知事之所当止，知至则心之知识无不尽。"李子曰："知止则所谓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则所谓物格而后知至。两者意不得以相通，不惟意不相通，其语

亦不相类。盖知止者，谓知其所止也。若知至，则吾之所当知者自至耳。且知止云者，犹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格物之辞也。知至云者，犹物格、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之辞也。此其语又安得以一类推之。大抵晦庵之论，佳处极多，然窒碍处亦不可以毛举也，学者正当反覆与夺之。若乾卦之知至，则又别矣。"

《宣和画谱》载李公麟作画，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盖深得杜甫作诗体制。甫作《茅屋为秋风所破叹》，虽衣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公麟作《阳关图》，以别离惨恨为人之常情，而设钓者于水滨，忘形块坐，哀乐不关于其意。其他种种类此。予侄婿张子敬云："公麟此笔，当取杜牧《齐安郡晚秋诗》意。"盖其诗末句云："可怜赤壁争雄渡，惟有蓑翁坐钓鱼。"此论甚好。

渊明《归去来辞》："或命巾车。"吕延济云："巾，饰也。"《周礼注》云："巾，犹衣也。"然则所谓巾车者，命仆使巾其车也。或者以为小车，非也。《齐·宗室传》：衡阳王钧，常手自细书《五经》，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也。或者以为举子以小本文字著巾帻中，谓以巾帻如箱箧然，非也。

《荀子·儒效》篇："充虚之相移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虽圣人之知，未能偻指。"杨氏云："偻，疾也。言虽圣亦不可疾速指陈。偻，力主反。"杨氏又引《公羊传》曰："夫人不偻。"何休曰："偻，疾也，齐人言也。"李子曰："杨说宛转不著明，大抵偻曲也。未能偻指，言未能曲指以一二数也。或以偻缕古字通用，谓不能覼缕而指数之也。杨氏以偻指谓为疾速指陈者，特牵何休之说耳。"

李陵诗："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当有弦望无极时。"翰说非是，弦则月半之明也；望则月满之时，朔则日月相合也。李陵意谓今虽相别，各出相思之言，安知人生之离合，非若日月之有离合乎。日月之弦望有时，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时也，但当期远久耳。故下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云："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方将犹方来及将来也。谓丕自以为不敢妄欺方来，必期后世追议今日之事，使言宾主风流，贤于昔日也。而张铣以为所述不作诬诳，庶使后代以我为贤，误矣。

《两都赋序》："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吕延济曰："夷，平也；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学者随时精粗，不可齐也。"李子曰："平非对盛之辞，夷言陵夷也。"

卫《国风·硕人》，手如柔荑，音啼。《毛传》云："如荑之新生。"《正义》曰："荑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则不柔，故知新生。"又《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毛传》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也，本之于荑，取其有始有终。"笺云："洵，信也；茅，洁白之物。自牧田归荑，其信美而异者，可以共祭祀，犹贞女在窈窕之处，媒氏达之，可以配人君。"又《文选》郭景纯《游仙诗》云："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善曰："掇，拾也；丹荑，赤芝也，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又颜延年《和谢监灵运》云："倚岩听绪风，攀林结留荑。"尚曰："留荑，香草；绪风，相续不断之风。"善曰：《楚辞》"畦留荑与揭车。"王逸曰："留荑，香草也。"又《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云："春江壮风涛，兰野茂荑茵。"铣曰："荑茵，初生草也。"又梁邱迟希范《侍晏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云："轻荑承玉辇，细草籍龙骑。"良曰："荑，草之初生者。"又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云："心契九秋干，目玩三秋荑。"铣曰：九秋干，松之类；荑，草之类。"又《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云："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铣曰："荑，嫩枝也。"善曰：《大戴礼·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发孚也。荑与稊音义同，又易大过，枯杨生稊。王辅嗣云："稊者、杨之秀也。"疏云："稊者，杨柳之穗。"已上诸说，大抵以为草木之始生者，皆得谓之荑。而应邵《风俗通》乃云："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近世渭上翁萧真卿辨者，以为荑者芽生纤嫩可爱，手指纤柔，亦如荑之初生可爱，非取荑之脆折而不柔也。"应说为非。然细考之，应固为非，而萧亦未为纯是也。手如柔荑，本谓如初生之草，而应谓茅始熟中穰，似无所据。而萧谓非取荑之脆折而不柔，则是过论也。应说曷尝有取脆折之意乎？

《荀子·修身》篇："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杨氏说云："一好谓好善不怒恶也。"杨说疏矣。一好谓纯一其好，思虑不杂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神一好之说也。

《荀子·劝学》篇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杨倞注云："致，极也。谓不学极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学成之后，必受贵而能尽其欲也。"杨说非是。荀卿本《劝学》者，使纯一而无杂言。其致好之者，谓其好学之极者也。致好之，则譬如目之于五色，耳之于五声，口之于五味，心之有天下之富，所以承上使目非是无欲见也等语。故其下文继云："是故权利不能倾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如倞所释，则前后之文，举不类矣。倞又云："学成之后，必受贵而能尽其欲也。"此尤害理，览者自当见之。

杜牧《晚晴赋》："睹八九之红芰。"芰，菱属也。菱花色黄而不红，杜既言红，又以比美女，则当指芙蕖也。杜误以芰为莲。

左太冲《三都赋》，其自序曰："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又云："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又自以为所著，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左序如此。然自今观之，亦未能免此弊也。《于蜀都》则云："试水客，漾轻舟，娉江妃，与神游。"又云："吹洞箫，发棹讴，感鐔鱼，动阳侯。"此与"《甘泉》之玉树，《西京》之海若"复何所异。至于谈《吴都之赋》，则云："巨鳌赑屃，首冠灵山。大鹏缤翻，翼若垂天。"虽词人之语，诡激夸大，可以理贷。亦其秉笔之际，遐探雄擢，偶忘己之所称也。方之卢橘之误，比目之诞，岂不更甚矣乎。

萧氏《公论》，载《魏书》。郭祚谓李彪曰："尔与宋弁心交，岂能饶尔，而独怨我乎。"此则今人所云饶你，饶人之所出也。饶，优也。李子曰：饶者，相宽假之意。今世俚语谓假宽前人，则为与些田地，此甚有理。

子贡方人，或云以他人比方人，或云以己比方人。又人者，或今人，或古人，皆得言之。

李贺"云裾数幅蹋雁沙"，谓裾似云，步似蹋沙之雁也。或云：沙当作纱，只言裾之长也。

张平子《二京赋》云："北阙甲第，当道直启。程巧致切，期不阤（豕）陊（豸）。"注云："阤，崩也，怀也；陊，落也。"《赋》又云："河渭为之波荡，吴岳为之阤（雉）堵。"注云："阤堵，崩落也。"《赋》又云："既定且宁，焉知倾阤。"左思《吴都赋》云："其于珍赂，则云精曜潜颎（古迥），硩（敕力）陊（直氏）山谷。"刘逵注云："硩者，言其有如硩擿而陊落山谷者。"然则阤字或音豕，或音雉；陊字，或音豸，或直氏反，皆崩怀堕落之谓也。

又《二京赋》："天命不谄，畴敢以渝。"杜预注《左传》，以谄为疑，今刘良以谄为善，误矣。《赋》谓高祖西都关中，盖天启其心，人基之谋，天命在所不疑，谁敢复变此议。《赋》又云："超殊榛，摕飞鼯。"薛综曰："摕，捎取之也。"李善曰："摕，大结切，今人作墨竹者，皆谓之摕竹，或是此字。"《赋》又云："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薛综曰：《淮南子》曰："天下无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平子言狩，薛综引《淮南》言守，其义亦同。然《左传》谓天子守在四夷，而《淮南》谓天下无道，守在四夷，语不类者，盖《淮南子》道家者流，夸言之也。

曹子建《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日不知疲。"应玚德琏《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燕集诗》云："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左太冲《咏史诗》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爵卓不群。临组不肯緤，对珪宁肯分。"谢灵运《述祖德诗》云："段生藩魏国，展季救鲁人。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临组乍不緤，对圭宁肯分。"按《魏志》云："文帝为五官中郎将，玚为文学。"玚为丕文学，则必非碌碌者。而灵运之文章，沈约称美，以为江左莫及。二君制作，必不剿掠前人。然玚则全用子建语，灵运则全用太冲语，何也？当是爱赏之极，时时讽咏，不觉误为己有耳。谢诗复云："惠物辞所赏，厉志故绝人。"一篇之中押两人字，在古虽有此体，终不免为疵颣，此岂率尔而为之耶。陈述祖德，固无率尔之理，是又何哉！

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云："昼分而食，夜分而寝，分音扶问反。"张铣曰：昼分，日中时也；夜分，夜半时也。"分字别无他义，此语亦甚易解，字既不必发音，语亦不必下注。今加音注，真为蛇画足也。若据此音，则春秋二分，亦合作去声读之，无乃太僻耶。

左太冲《咏史》云："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善曰："班固《汉书·金日磾赞》曰：夷狄亡国，羁虏汉庭，七叶内侍，何其盛也。"七叶，自武至平也。又《张汤传赞》曰：张氏之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余人。侍中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叶珥汉貂者，乃金氏，非张氏也。与其贵宠，因连言之。诗又云："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善曰：《汉书》曰："陈平家贫，好读书，其家负郭穷巷，以席为门。"郑玄《礼记注》之曰："负之言背也。"李善以负郭为背，良是。然亦不必援引郑玄语也。负大概言其靠城郭尔。

孙子荆《陟阳侯亭诗》云："三命皆有极，咄嗟安可保。"又左太冲《咏史诗》云："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落。"李善同注云《苍颉篇》曰："咄，啐也。"《说文》曰："啐，惊也。"王弼《周易注》曰："嗟，忧叹之辞，啐，苍愦切。"然则咄嗟者，惊叹之谓也。或改《石崇传》咄嗟而办，为啐嗟而办者，强为说耳。

颜延年《五君咏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论，涂穷能无恸。"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举不可论。愤激之极，理势窘蹙，不能无恸。或云："物故即古人也，《前书音义》谓人死为物故。"颜以嗣宗谓古人不必论议，所当论者惟在当世之事。而魏晋之交，一时人物，又皆不足论，故托迹独驾，不由迳路，至于车迹所穷，不能不恸哭也。

卷九

开元间，吕延祚苦爱《文选》，以李善注解征引载籍，陷于末学，述作之由，未尝措翰，乃求得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再为集注。然则凡善所援理，自不当参举。今而夷考，重复者至居十七，

殆有数百字前后不易一语者，辞札两费，果何益乎。延祚始嗤善注，只谓搅心。予窃嗤延祚，徒知李善之搅心，而不知五臣之竞搅也。

徐悱敬业《酬到溉诗》云："寄言封侯者，数奇良可叹。数音所具反，奇音居宜反。"按《前汉书·李广传》曰："大将军卫青，阴受上指，以为李广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孟康曰："奇，只不耦也。"如淳曰："数为匈奴所败。"详史所载，此则天子语。天子以广连为匈奴所败，故不令独当单于，所以言数奇也。若以数字为去声，则是运数不耦耳。岂有天子于将帅，以命运敕之耶。从如说，音为所角反。

子建之《七哀》，主哀思妇；仲宣之《七哀》，主哀乱离；孟阳之《七哀》，主哀邱墓。吕向为之说曰："七哀者，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且哀之来也，何者非感，何者非怨，何者非目见而耳闻，何者不嗟叹而痛悼。吕向之说，可谓疏矣。大抵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爱恶等，悉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不然，何不云六云八？而必曰七哀乎。

陆士衡《别士龙诗》云："分涂长林侧，挥袂万始亭。伫盼要遐景，倾耳玩余声。"谢灵运《与从弟惠连诗》云："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顾望脰未悁，河曲舟已隐。"东坡《既别子由复寄诗》云："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文章气焰，天机所到，虽云古今一辙。至其写手足之爱，道违离之苦，千载而下读其诗，则犹能使人酸鼻。此岂真有物以触之，特诗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者，人易为之感动耳。

颜延年《答郑尚书诗》云："何以铭嘉贶，言树丝与桐。"桐固可以言树也，丝亦可以言树乎？古人之文类此者，不可以枚举。大概古人为文，主意而不主辞，辞散意涣，意至则已。今人之文，专以辞为主，少不紧密，则共嗤点。立法太苛，求备太甚，是以文彩焕发，观之可爱，而气质萎素，了无余味也。

范蔚宗《乐游苑应诏诗》末云："闻道虽已积，年力互颓侵。探己谢丹雘，感事怀长林。"又颜延年《和谢监诗》云："伊昔遘多幸，秉笔侍两闱，虽惭丹雘施，未谓玄素睽。"吕延济、吕向皆以丹雘为荣禄，而李善又以为君恩，皆非也。丹雘所以为国家之光华也，范意谓揣己空疏，不足以华国，故感事思归。颜意谓虽无文章，可以华国为惭，亦未至始素终玄，如丝之改色也。

傅咸《长虞赠何邵王济诗》云："双鸾游兰渚，二离扬清晖。"李善曰："《汉书注》：长离，灵鸟也。"善既以离为灵鸟矣，而又以为日月，何也？揣咸诗意，灵鸟为得。

谢惠连《献康乐诗》云："成装候良辰，仪舟陶嘉月。"善曰："《楚辞》：'陶嘉月兮总驾，搴玉英兮自修。'"《尔雅》曰："陶，喜也。"又灵运《酬惠连诗》云："傥若果归言，共陶暮春时。"济曰："言当共畅乐暮春之时也。"然陶之一字，本出《檀弓》子游之语。子游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陶自畅说之意，而康成之注以为郁陶，非也。

陆士衡《赴洛诗》云："亲友赠予迈，挥泪广川阴。抚膺解携手，永叹结遗音。"以陆诗言之，则解当音佳买反，自为从已字也。或音胡买反，其义虽通，然终不若前音。

鲍明远《拟古》云："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刘良以两说为本末之说，言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笔端，非也。两说者，两可之说也。谓两可之说，能穷舌端；而五车之读，能摧笔锋云者，犹言秃千兔之毫者也。李善又以鲁连说新垣衍及下聊城为两说，则益疏矣。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蚁壤满山河，丝泪毁金骨。"盖谓事有可忧者，虽小可以丧生，故下云"器恶含满敧，物忌厚生没"。而李善指谗邪之人，似不类也。按《家语》：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敧，中则正，满则覆。"此诗当云含满覆，而谓含满敧者，又明远之误也。

杜子美《秋雨叹》云："阑风伏雨秋纷纷。"或者谓"阑风"二字无出处，偶读《文选》诗，谢灵运《初发都》云："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翰曰："阑暑，夏末暑阑也。"阑风"当用此语，谓薰风阑尽，将变而为凉风也。一本阑作兰，古字通用。

杜牧《皇风诗》："远蹊巢穴尽窒塞，礼乐刑政皆弛张。"弛当作施。

古人文字多实□，后世不可援以为例。古人胸中有全学，笔意所到，随即发见，故无奇无俗，举皆混然。吾学未力，吾业未精，苟复曰：古之作者，尚未免浅陋之病，其在我辈，何所不可，有若然者，真所谓不知其本者矣。张平子《南都赋》，其说厨传则曰：酸甜滋味，百种千名。退之之诗，亦有"虾蟆跳过爵儿落"及"偶上城南土骨堆"之句。诸若此类，又岂可以为例哉。

草亦称林，《楚辞》曰："游兰皋与莲林。"又陆士衡《招隐诗》云："结风伫兰林。"兰莲皆草也。

西方之书与中国之书，往往更相假借以为夸。《韩诗外传》曰："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土，血归于水，脉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白，齿归于石，膏归于露，发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圆觉经》四大之说，大概与此同之。但《韩传》所谓归者，一十有三；而圆觉之所谓归者，止四而已。顾韩说之繁重，实不若圆觉之约且足也。然不知《韩传》窃彼书耶，抑彼书之窃《韩传》耶？韩婴在圆觉前，不应掠取浮屠语。吾意译润者盗婴语耳。

阮嗣宗有《咏怀诗》十七首，宋颜延年、梁沈约为之注。三百五篇之后，诗之有注者，当始于此。

《国风》“方秉兰兮，赠之以芍药，贻我握椒”之类，皆以为外藉芳香可玩之物，持赠所怀。既以尽其交结往来之欢，且以表其深相爱慕之情也。《楚辞》曰：“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枣據《逸民赋》曰：“沐甘露兮余滋，握春兰兮遗芳。”谢灵运《越岭溪行诗》云：“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又《南楼迟客》云：“瑶华未堪折，兰苕亦萎摘。路阻莫赠问，云何慰离折。”凡此一本于诗人之意，乃知后世寄柳折梅，未必真有实事也。

《战国策·剧辛谏楚顷襄王》曰：“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因是已；蔡圣侯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已。”此与庄子《山木》篇“睹雕陵异鹊”，其说颇相类，但立意殊别耳。战国时，纵横之学盛，家自为师，人自为徒，所趣虽各不一，而于言语撰著之间，递相仿托，故其辞旨雷同者甚多，不独是事也。此“因是已”三字，亦见之于《庄子·齐物论》。然语同而意二。剧辛所谓因是已者，谓由此事遂至于如此。延叔坚《战国策论》曰：“因是已，因事已复有是也。”延论近之，若庄子之所谈，则大异于是矣。庄子以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遂有因是因非之说。又继之以指马之喻，莛楹厉施之譬，且举狙公之赋芧，而以昭文之鼓琴，师旷之枝策，□惠子之据梧结之。喻以指马，则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矣。譬以莛楹厉施，诙佹谲怪，道通为一矣。举狙公之赋芧，则以明夫圣人之所休，终之以三子之无成。以明夫圣人之所图，则尽矣，蔑有以加矣，此其所以能齐物乎。《秋水》篇：“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正与《齐物论》相为表里。盖皆究竟言之，初非剧辛之所能知也。剧辛之徒，徒借其语以簧鼓云耳。

《庄子》说佝偻丈人承蜩，尝读至此而疑之。蜩，蝉也，佝偻者承之，则亦安用而取之耶。后读《礼记》及《荀子》，始得其说。《礼记·内则》，数庶羞则有爵、鷃、蜩、范等物。郑氏注云：“蜩，蝉也；范，蜂也。又《荀子致仕》云：“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杨倞注曰：“南方人照蝉，取而食之。”则知承蜩者，所以取供食用耳。”

决字俗皆作决，盖为韵所误。此字正当作决，而韵解决，则谓水流行；解决，则谓决断。不知有何所据，而别为二义也。《易》：“夬，决也，刚决柔也。”《曲礼》：“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决，断也。干肉坚，宜用手，不以齿决之。”古书中无有作决者，颜元孙《干禄字书》分通、正、俗三等。如决等字，乃所谓俚俗相传而非正者也，学者不可不知。

《列子·汤问》：“帝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方，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北，无陇断焉。”《孟子·公孙丑》篇：“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赵云：“龙断，谓堁（课）断而高者。”丁云：“按龙与隆声相近，隆，高也，盖古人之言耳。如胥、须之类是也。”张云：“断如字，或读如断割之断。非也。”陆云：“龙断，谓垄断而高者。”详审众说，张音、陆解正与列子合，今当从之，断则断绝之处。俯临低下，所以为高也。丁说虽通，而于断义稍疏。

前汉赵过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马牛皆名耕，以证过以前耕非用牛，则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盖耕而不犁，后世变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过特为之增损其制，非用牛自过始。又云：“孔子言犁牛之子骍且角。”孔子时固已用犁。李子曰：“石林说赵过以前已用牛耕。诚是。然方说冉伯牛、司马牛名字，而复遽云犁牛之子云云，何其说之不伦也。犁自是杂文，今呼猫犬之类毛色之杂者，皆谓之黧。古字少，凡音相近者，皆得通用。而石林以驳杂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真误矣。”

《诗·采苓》篇云云：其义以为吾将采苓于首阳之颠，人或为言此山之有苓也。当遽往之，亦无苟信斯人之言。为有苓而遽往之，必审其实有，而后往之可也。人或为言此山之无苓也，当舍之哉。亦无苟然斯人之言，为无苓而遽舍之，必审其实无，而后舍之可也。如是则人之为无实之言者，何得而至于前乎。苟猥也。人之为言，复言之者，上句通言言有无者，下句言为无实之言者。此诗指切晋献公听人之言，虚亦信之，实亦信之，故序谓好听谗焉。郑以苓之有无为似是而非，乃赘辞也，于本旨甚不致密。

班孟坚论《六经》曰：“《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智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原。”考之班氏之说，俱为未允，独以《春秋》为信之符，似可附著，然其意亦未能尽。大抵诗之教，主于温柔敦厚，则诗近于仁也。书长于政，为政者惟断乃克，则书近于义也。乐之为物也，广博易良，而入人也深，则乐近于智也。《春秋》属辞比事，可笔则笔，可削则削，所以明示万世而无惑，则《春秋》有近于信也。今固以乐为仁，以诗为义，以书为智，而又以《春秋》断事为信之符，则俱误矣。

《旧唐书》武后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乃荐张柬之。《新史》则云：“朕要一奇士。”《通鉴》则云：“朕要一佳士。”佳士则风流蕴藉者也，奇士则怀材抱艺者也，皆不尽“好汉”意。然“好汉”字大为涉俗，非史书语，但曰奇男子可也。

曹彬伐江南还，入见，以牓子进曰：“勾当江南公事回。”此旧说也，宋《实录》避高宗讳，遂改勾当为干当。而《东都事略》则曰：“但奉敕江南干事回。”然勾当则本语也，《新唐书》卢文藻盗库财，高宗以职主干当，自盗罪死。谏议大夫萧钧谏上，诏原

死。予以职主干当亦止是勾当字，子京喜新奇，故改之耳。

《史记》载四凶事，《尧本纪》云："舜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舜本纪》则云："流浑沌、穷奇、梼杌、饕餮于四裔，以御魑魅。"全引《左氏》语。或曰："欲其事互见。"予以为非是。《春秋左氏传》及《国语》，皆邱明笔，中间事同而语异者几半，盖当纂集之时，其文字重复，不能具载，或具于此而阙于彼，或著于彼而没于此。缉之为《春秋传》、《国语》二书，各自为义，所以一事二说为互见也。今《史记》一书，而所载不同，其意虽若互见，然于文字实为冗复，此在史笔，最关利害，不可不深察也。

《书·皋陶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孔氏以为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史记·夏本纪》亦载此言曰："翕受普施。"然则敷当训普，不当训布。

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时词手，多用此格。如鲁直云："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蜺，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盖用坡语也。近世闲闲老亦云："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

平价买物曰"和买"，《新唐书》吴凑言宫市事曰："宫市大抵强买民间物，宜料中官年高谨信者为宫市令，平价和售。"按《韵书》，卖物出手曰"售"。今云平价和售，则却是以平价和卖，非和买也。

经史意一而体二，经可言命而史自不可言之。史虽不可言命，至于家人相与之际，一颦一笑，小或系于女氏之贵贱，大或系于邦国之盛衰，是必有数存乎其间，未能遽以人事断也。如薄姬一遇而得子，元后之享国六十余年，得非天欤。《史记·外戚世家序》及《西汉·外戚传序》，论夫妃匹之合，俱以为在命，则此诚为得，自余皆不可以言命，盖作史之体，务使闻之者知所劝戒，而有以耸动之，故前世谓史官权与宰相等。苟一切以听之命，则褒贬之权轻。褒贬之权轻，则耸动之具去矣。又安用夫史笔为哉。

《孟子》："自反而缩，吾不惴焉。""吾不惴焉"者，谓不使之恐惧我也。古人为文，有此等语，今讵能容尔耶。

《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郑云："言可隐之节也，费犹佹也，道不费则仕。"《释文》云："费本又作拂，同扶拂反，犹佹也。佹，九委反。"郑以费为佹，佹即违拂之意，谓世道相违，则君子隐而不仕。《过庭录》说费即显也，读如惠而不费之费，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为暗然而日章，意谓虽隐而能显云尔。康成则全属上文，故独明隐操而改其字；过庭则两属上下，故推广隐德而倒其语。费实费用，今改读拂音，而训之为佹 。《中庸》本无此义，君子之道费而隐，不言隐而费，又何以为暗然而日章乎？二说俱不得其当。晦庵谓："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以首下章而为之说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则隐而莫之见也。"若晦庵之说，是真得子思之旨者也。《易》曰："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理盖与此同之。

汉元帝时，西域初置戊校尉、己校尉。说者或云："戊己土也，土无正位。"或云："土居中央，校尉亦居西域之中，以治诸国。"李子曰："前说非是，后说近之而不得焉。戊己居中，政取中国之象，以制四夷耳。何但居西域之中，以治诸国乎。"

陈无已每登览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谓之吟榻。金国初，张斛德容作诗，亦必以被蒙首，须诗就乃起，诗未成或比日不食。

陈师锡云："溪门寂寞无人到，只有清风独自来。"杨万里诗云："越王歌舞春风处，今日春风独自来。"皆本于李白"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

原壤夷俟，谓其放荡无礼也。马融说，以夷俟为踞待，姑见其无礼之状尔。至邢昺又以为伸两足箕踞以待孔子，故孔子以杖叩其胫，令不踞。此虽有理，其实未必然也。

《中庸》："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郑氏谓素读如攻城攻其所傃之傃，傃犹乡也。言方乡辟害隐身，而行佹谲，以作后世名也，班孟坚《艺文志》作索隐行怪。颜师古注云："求索隐暗之事，石林先生以班、郑俱为臆决，云素当作素王之素，谓无所为而行怪也。"李子曰：夫有所为而行怪，则固奸人也。无所为而行怪，则直下愚耳。安能使后世有述乎，此素当同不素餐兮之素。孔子曰："隐居求志，未见其人，举逸民，天下归心。"又曰："作者七人，说者以为石门荷蒉之徒。"又曰："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则隐逸者初非孔子之所摈也。然而孔子之所与者非庸庸者也，必也身有其德而退藏于密，始得谓之隐者也。彼无一德之可取，而徒穷蹙于寒乡冻谷之中，是则素隐者耳。素隐而行怪僻之事，庶乎后世之有传焉，宜吾夫子之弗为也。行怪者不主于佹谲诞幻之属，凡怪僻崖异，有不近于人情者，皆得以言之。

宋齐邱《化书·德化中》说聪明曰："天下之主，道德出于人；理国之主，仁义出于人；亡国之主，聪明出于人；善本出于人，皆作出于一人。"止较一字，意思徒异，今俗本皆脱此字。

《孟子》云："乐岁子弟多赖。"赖者，有所恃而为善者之称也。汉高祖自言，始大人常以臣亡赖。《张释之传》言："文帝谓上林尉亡赖。"乃不善之称。

然今人反以凶恶无所顾籍者，诋其人为赖子，是又不知何说也？《五代史·南平世家》云："荆南地狭兵弱，介于吴、楚，为小国。自吴称帝，而南汉、闽、楚，皆奉梁正朔，岁时贡奉，皆假道荆南。高季兴、从诲父子，常邀留其使，掠取其物，而诸道以书责诮，或发兵加讨，即复还之而无愧。其后南汉与闽、蜀皆称帝，从诲所向称臣，盖利其赐予。"俗俚语谓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故诸国皆目从诲为高赖子，即欧公所论。以无赖为赖子者，当是俚俗略言之耳，非复本孟子所谓多赖也。许慎又谓赖，利也；无利入于家，故云无赖。此说予所不取。

老杜诗自高古，后人求之过当，往往反为所累。如"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乃云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谓为藩镇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谓为纵横由妇人，曲直在小儿。如此等类，又岂足与言诗耶。

王滹南先生谓韩退之《送李愿序》：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多却于字。予思之，此亦不妨。前史多书其为人云云，大抵为人云者，谓其平生行事耳。下于字其字，自下必校，文至于韩退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况文章之工拙，初不在此乎。

东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齿如治军；治目如曹参之治齐，治齿如商鞅之治秦。"医者韩义之曰："东坡此语，强为说尔，其实不然。治目治齿，自当有缓急时，不可必也。且治目者，烧烙渫浸，钩割针镰，无所不用。又其所用药，如石胆、石中黄、鸡子白、铜青、硇青、硼砂、白丁香之类，性俱有毒，岂尽如东坡所言乎。"予窃谓韩说虽有理，亦未敢以为至论也。比见张炼师几道道及此，因举其里中一农家叟，病目已不治，适有客来过，既去，遗一银药瓶子。开视其药满中，或者试令病者点之；或以为不知何药，不可点；或又谓叟病已不治，政复不效何伤，遂试以少许点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后，目似见物，叟因更点少许，痛亦如前，又三五日，见物颇明。乃连点数日，其患良愈。他日客还，曰："前别时，遗一药瓶子，曾收得否?"主人问是何药，客云："此射生药箭所用，盖取生乌头汁杂诸毒物熬成者，他无所施，乞以见付。"予闻张言，始知韩子之言为可信。

魏明帝大修宫室，至使公卿负土，董寻上疏谏曰："陛下既尊群臣，而使穿方负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毁国之光以崇无益，甚无谓也。"穿方者，穿土为方也。《黄帝九章》："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其术皆以立方定率，穿土为方，则穿空作立方以程功也。又衣冠了鸟，了鸟当并音去声。今世俗人谓腰膂四支不相收拾者谓之了鸟，即此语也，音料掉。

《曲礼》：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郑云："以此四兽为军阵，象天也。急犹坚也，缮读曰劲。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以起居坚劲。军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疏云："招摇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宿不差。今军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军中。举之于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阵不差，故云招摇在上也。"又云：知招摇在北斗标端者。《春秋运斗枢》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按此摇光即招摇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为首，标以下为端也。又云急缮其怒者，此举士卒之用也。急，坚也；劲，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军行既张四宿于四方，标招摇于中上，象天之行，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勇，如天帝之威怒也。李子曰："按诸《星经》，无有招摇为摇光之文，但云招摇一星在梗河北，欲与天栋、梗河、北斗相直，则胡当来受命于中国，入氐三度，去北辰四十一度。又云：梗河三星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锋。然则斗杓指所建之方，梗河主天子之锋。而招摇在北斗、梗河两间，又主四夷受命之象，则是北斗一座七星，招摇一座一星，梗河一座三星，三座并以画于一旗之上。而高张于四兽之中也，所绘者三，所呼者一，何也？招摇一星，不能单画；梗河三星，虽能单画亦难遽晓；而三座之名，又不能以并举，故并绘三座以详其状。独称招摇，以略其名也。不然，则招摇必摇光之误云耳。郑求其说而不能得，乃径以招摇为摇光，是亦未足凭也。又以急缮其怒为坚劲士卒之怒，是又误之甚者。古者君行师从，卿行旅从，以行为行军，则其说良是。然以怒系士卒则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君子如怒，乱庶遄沮，此安可以士卒当之，盖怒者威也。事有仪则，故曰'威仪'。神明其德，故曰'威灵'，是故天子之事也。夫所谓急缮者，在夫一动一止之间，常居有所警戒。急缮威猛之容，务使进退悉□□法度，左右无□于部分耳，言急则不敢慢也，言缮则若缮修然。则训急为坚，改缮作劲，此何等语耶。"

《晋书·天文志》云："天棓五星在女床北，天子先驱也。"又《七曜》中引《河图》云："岁星之精，流为天棓。"又杂星气中说妖星，其三曰天棓，谓为天子先驱者，恒星也；谓为岁星之精者，岁星主福德，流而为天棓，则吉凶特未定也。谓为妖星，则专主灾异矣。夫为星者一，而为说者三，岂星家各自为名，而各自为占耶。不应天星一座，而善恶如是之顿乖也。

卷 十

陆士衡《君子有所思行》末云："宴安销灵根，酖毒不可恪。"意谓宴安酖毒不可恪耶。然"不可恪"三字太径庭，不似诗家语。不可，当倒；恪，慎也。

“可不恪”则言不可不慎。

皇甫士安《三都赋序》云：“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张铣曰：“二国，吴蜀也；沐浴，洗涤也；所闻，谓闻其美也。谓其所习秽浊，一闻美事，若洗涤其耳也。”此说大谬。沐浴所闻，乃浸渍乎本国所闻之语也。吴、蜀之人沐浴所闻，不知中区之大，故家自以为土乐，人自以为民良，此甚易晓也。而铣说乃尔，不亦谬乎。大抵《文选》之注，往往反累本文。李善指明出处，中间虽有牴牾，亦足以发。而铣辈诸人妄意笺释，乖背指意，若是类者，甚可厌也。

魏文帝《典论》谓班固小傅毅，而无所取也，故载其与弟书所云，则其小之之验也。说者以武仲下笔不休为文章之美，则既非孟坚之意，而又与魏文之旨忤矣。大抵谓毅下笔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而无所统云耳。若果以下笔不休为美之辞，则固之于毅乃推重之也，魏文何为而有小之之言乎。

《后汉·祭祀志》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挟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后仙，于是欲封禅。元封元年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语在《汉书·郊祀志》。”似是牴牾。既举《汉书》，则前后并包之矣，但谓在前书可也。

李白诗：“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绮食，暮宿鸳鸯之锦衾。”已极淫媟矣。至云“秋草秋蝶飞，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若此等类，又可谓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孙！

诗人多用王粲依刘事，按《传记》所载：“粲避乱，依荆州牧刘表，表以貌寝，不甚礼焉。”是其于宾主，俱不得为美事也。然后人承用不改，可笑。

孟郊《失志夜坐思归楚江诗》云：“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青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又《失意归吴寄刘侍郎》云：“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因缄俗外辞，远寄高天鸿。”夫穷通得失，此固有命。郊一踬踣，便尔忿怼欲死。又自以至宝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缀缉语言，布露当世，则郊之为丈夫也，何其浅邪。人言郊及第后，有“一日看尽长安花”之句，知其必不远到。然何待已第时语，但观此未第时语，已足以见其人矣。

司马温公诗：“太白大如李，东方三丈高。”又“雨不成游布路归，逢花值柳倍依依。”于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误。”此实不误而云误者。本自装板之时，无人校雠，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为误也。

阮籍《咏怀诗》：“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翰曰：“三楚谓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寿春。”善曰：“孟康《汉书注》云：旧名江陵为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东坡论三楚，亦据孟氏为正。按《史记》：“楚之先熊绎，居丹阳。”徐广曰：“在南郡枝江县，至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其后昭王之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最后考烈王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今翰以楚王徙都，谓其所都为三楚，似可通。然数之以三者，非指其都，盖主其地也。翰舍地取都，又不论东西南之别，则大与孟说异矣。又称昭王北徙都，而翰谓北徙鄂，岂谓鄀即鄂耶。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里考之，则孟说良是。

《晋书·山简传》：襄阳人歌曰：“日暮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骑骏马，倒著白接篱。”人说倒载甚多，俱不脱洒，吾以为倒身于车中无疑也。言倒即倒卧，言载即其车可知，倒载来归，既而复能骑骏马也。盖归时，以茗艼之故，倒卧车中；比入城，酒稍解，遂能骑马。虽能骑马，终被酒困，故倒著白接篱也。上倒上声，下倒去声，著，入声。

太白诗《寄远》云：“三鸟别王母，衔书来相过。”又云：“念此送短书，愿同双飞鸿。”又云：“本作一行书，殷勤坐相忆。一行复一行，满纸情何极。瑶台有黄鹤，为报青楼人。朱颜凋落尽，白发一何新。”又云：“寄书白鹦鹉，西海慰离居。”《代内》云：“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寄内》云：“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代别》云：“天涯有度鸟，莫绝瑶华音。”《答元丹邱》云：“青鸟海上来，今朝发何处。口衔云锦字，为我忽飞去。”《酬岑勋》云：“黄鹤东南来，寄书写心曲。倚松开其缄，忆我肠断续。”此皆以禽鸟寄书见意，其原出于苏子卿上林雁及汉武帝故事。盖以为相思契阔，无由寄声，而行空度远，莫若飞鸟之疾，愿托劲翮犹或可以致我万一之心焉。是故诗人陶写性情，言叹不足之余旨也。

《春秋左传》：“郑人畏其又迁也，承。”或以承为语佐，非也。古字通用，盖承即惩也。惩义虽近于畏，然所畏者在后，而所惩者在前，故两言之。读者当以承一字为句。

“料理”之语见于《世说》者三。韩康伯母闻吴隐之兄弟居丧孝，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王子猷为桓温车骑参军，温谓子猷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卫展在江州，知旧投之，都不料理。”料理者，盖营护之义，犹今俚俗所谓照顾觑当耳。石林以为“料理”犹言谁何，“料”多作平音，当作平音。石林固是，其言“谁何”则非也，“谁何”乃诃喝禁御之谓。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石林先生引《礼记·三年问》云：“三年以为隆，缌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以为间，察当为杀字之误。”此说非是。《孟子》之意，以不能其大而谨其小，谓之不知务，非以论隆杀也。礼之隆杀，自各有所宜，当隆而杀，固礼之失；当杀而隆，又岂礼之得欤。察之为言，正类问无齿决之问，不烦更改本字。

“海外逢寒食，春来不见饧。洛阳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沈佺期诗也。黄鲁直极爱此诗，以为二十

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许言者。而石林乃云："今历家论节气，有清明无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为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说左矣。沈诗止述南北风俗之异，及夫远客思归之意。今以为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见之僻耶。

柳公权与文宗联句，文宗云："人皆畏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云："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东坡以为君臣用心太偏，俱为未得。乃续云："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及四方。"如此则其意足矣。一本云："一为居气移，苦乐永相忘。愿言施此心，清阴均四方。"此其所传，视前本劣矣。

《过庭录》云："孟子辨孔子于卫不主痈疽，是已，而引弥子谓子路曰至有命。不知此语亦好事者之为之也。孔子不以卫卿之故而主弥子，虽三尺童子其犹知之。子路乃受其言以告，是疑孔子之或从也，孰谓子路不知孔子乃如是乎。"李子曰："子路以所闻告孔子，直以其言告之耳，非以有疑而卜其从与否也。今夫人因其所遇，以彼言而语此者多矣。其间亦自有以卜之，亦自有以直之，岂必其皆有以卜之欤。过矣此论，置之可也。"

天城田氏室吕，病寒，日昔率取十数石以燔之，迭著怀中，少选须亟易，不尔即内疗绞不可任。平定赵氏室尚，病热，日昔取十数石以冰之，迭著怀中，少选须亟易，不尔即内烦憗不可任。田氏予姻娅，赵氏余往还，人之所禀，既自千万，所感所变，遂至如此。医家者流，诊候之际，一切以同之，则中间夭阏者，曷胜数耶。

予寓赵，在摄府事李君座，坐客谈诗。或曰："必经此境，则始能道此语。"余曰："不然，此自其中下者言之，彼其能者则异于是。不一举武，六合之外，无不至到；不一捩眼，秋毫之末，无不照了，是以谓之才。才也者，犹之三才之才，盖人所以与天地并也，使必经此境。能到此语，则其为才也狭矣。子美《咏马》则云：'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子美未必曾跨此马也。长吉《状李凭箜篌》则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长吉岂果亲造其处乎？惟其不经此境，能道此语，故子美所以为子美，长吉所以为长吉。"一坐为之嘿然。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孔曰："冕，缁布冠也。古者绩麻以三十升布为之。纯，丝也。丝易成，故从俭。"按郑注《丧服》云："布八十缕为升，升三十，计为缕二千四百，此布之极细者也。古以此布为冕，故谓之麻冕。"当孔子之时，其冕务为纯质俭约而已，所用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尚纯俭，故违古而从众也。孔氏以纯为丝，不知别有所出否？

《庄子·养生》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毋为善以取名，毋为恶以取刑。"近，亲附之谓。

欧公《五代史·李存孝传》云："康君立素与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恶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倾之。"事虽可见，语殊不甚明。"盖《存信传》云："存信与存孝俱为养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为之下，由是交恶。"欧公因《存信传》已用"交恶"二字，故叠用之，以为闲无他事，但举二人。则知其为存信与存孝，其实二人各自为传，文势不当如此。

李白《留别送十六》云："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齐眉必别有所出，若用孟光字，则全不成语。

《述而》篇，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郑曰："无是行于我，我独有之。"《疏》曰："它人无是行于我，我独有之。"晦庵曰："何有于我！言何者能有于我也，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也。"《晦庵语录》又曰："何有于我哉！此语难说，是圣人自谦我不曾有此数者。"南轩曰："汲郡吕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复何有。'此说于文义为顺。"《子罕》篇，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疏与述而同，更无别说。晦庵曰："说见第七篇，然此则其事愈卑，而意愈切。"《语录》又曰："问：'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曰：'语有两处，此说皆不可晓。寻常有三般说话，一以为上事我皆无有。一说此数事外，我皆复何有。'一说云：'于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闻之南轩曰：'此章观之若易能，然行之而无憾，则未易也。'盖于天理之当为者，求尽其道，而于人情之易动者，不逾其则，虽圣人亦极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践之实，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则存乎其人，充实则圣矣。李子曰："'于我何有哉'一句，凡有四说。其一郑说，浅陋不足论；其二晦庵云，谦而又谦之辞也，说似显而幽。且如前三事，夫子过谦以为不敢当，已涉迂疏，如不为酒困，夫子曷尝为酒所困，而自谓不敢当乎。又于《子罕》篇言事愈卑而意愈切，如事公卿，勉丧事，犹不得卑之。如事父与兄，庸安得谓之卑乎？晦庵自量其说不弘，故于问答之际，既谓此语难说，又云义皆未得，熹今闻之。其三语录最后说云，"于我何有？"此说似纯而驳。所谓于我何有者，犹云于我何难耳。意者谓不为酒困等，皆所当行之事，吾行所当行之事，则于我又何有哉。此似有理，然施之于《子罕》篇，意或可通，施之于默而识之，则理又相违矣。其四吕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复何有，此说似是而非。据吕氏意，当谓孔子谓我只此是耳。南轩既从吕说，于《述而》篇，略为解释，复于《子罕》篇，深致其意。晦庵《语录》所举第二说，即吕说也。晦庵举之而不与之者，亦以与己颇异故也。以予观之，吕说虽云近理，其实不能尽理，朱先生谓此为过谦之辞。详吕意，亦以此为谦辞，过为谦退，自圣人之常事。但于谦退之中言动各自有主，初不敢以一切论也。据此虽主谦辞，亦主诸弟子言之，盖谓有

人能为此等数事足矣，在我更复何求。犹俚语曰：恁么尽得，我更要甚。夫圣人之道，如登天然，于此数者之外，大有可为之事。而孔子谓如此足矣者，疾时人于数者，皆不能以行之也。

"氓之蚩蚩。"毛以"蚩蚩"为敦厚之貌，此殊害义。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考其诗，则"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及"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此皆指言奔诱弃背之事也。夫其人也，又岂有敦厚者哉？若曰氓之始来也，诈为是敦厚之貌，而实相诳诱，意或可通。然按字书，蚩，虫名，亦轻侮也。则"蚩蚩"者，乃薄贱媮淫之态，非敦朴谨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媸"。又古无道之君，有蚩尤者，盖以其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浑敦、穷奇、梼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蚩蚩为敦厚，则真臆说耳，不足据也。

宋明帝好为惨毒，周颙不敢显谏。但诵因缘罪福事，亦为之小止。耶律德光入汴，冯道见之。且曰："天下百姓，佛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故所赖全活者多。"破执化愚，有力也如此。吾但惧其燎原耳。

静生于动，而复归于动。则所谓静者，特须臾之静耳，惟动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动，刻意以求静。然后是非相缪，动静两失，甚者或丧其心，或亡其身。孝义有某生者，宗邱、刘学，主太原城西一民家，块坐环堵者几十年，主氏翁媪，奉事日益勤笃。庚子春正月望日，道人来，乃旧识生者，请生暂出，生不可，主氏强之，生不得已出。少间，急来归环堵中，主人又强之，生又不得已，留坐一室，既张灯，道人者辞去。独翁与生坐，坐久，翁倒寝其傍。丙夜，生遽收案上菜刀，乱斫翁死。媪骇愕起救，生又斫杀之。有婢窃视，噤不敢动，生复瞑目端坐。邻者怪有争斗声，而寻复无闻。噉问翁媪，翁媪莫应，蹋门入视，灯火煌煌，生坐兀然，而翁媪二尸狼籍于血中矣。邻者缚生，生始开目曰："汝何事收我？"邻者曰："汝杀主氏翁媪，复何言？"生曰："我适梦中见一偷将害我主翁，我仓卒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来，我亦斫之仆，便谓无事，乃复坐静，殊不知有他。"邻者执诣有司，府掾范贞之始谓曰："汝善人，宁有害物心。恐邻者杀是翁媪，而以汝当之，可实语我，我有以解释汝。"生曰："我固杀翁媪，虽梦中不知所为，尚能记其仿佛，此殆宿债，岂可滥及无辜。其亟刑我，竟弃市。"其徒皆以为生本非道者，与媪前有私，冀再通，故坐环堵俟其便，久而不得满所欲，遂怨媪杀之，而及其翁。或曰："先杀翁，将逼媪，媪不从，故又杀之。是皆非生之情也。盖其徒耻其丑声，而故为是说，以诳外人耳。此生虽愚，岂有苦心兀体，如是之久，而图通一媪耶。又岂有十年之间，略无斯须之隙，而遽发恶意于此时耶。又既杀翁媪时，何为不即逃去，顾乃瞑目端坐而待缚也。又当有司透问之际，何为不妄抵冒，而乃蕲速死也。然则此生竟何为者耶，就道家之说，照此生之心，则得其实矣。此生本自昏愚，择善不能了了，痴坐成顽，阴魔来舍，强制情欲，常若梦寐。乍出蔀屋，恍若殊境，既见灯火满室，精爽交乱。又惊人物在侧，猜忍百至，及其妄动云灭。妄静复来，动静往来，总非由己，挥刀袖手，俱一妄中。此与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无异。但老子于动静中，知其所以来，又知其所以去。时动时静，莫不在我，故能观万物之复。若生等辈，罔罔然舍静求动，排动索静，沈冥于妄动妄静之坎。虽未至于杀人也，其去杀人能较几何？又岂可以杀人为有罪，而以不杀人为无罪也哉。"

《世传笔诗》："使尽好心无所用，只因闲管得人憎。"又"蚤知今日成闲管，痛悔当时用好心。"又"自从蒙管束，转觉用心劳。"此三联，语虽不甚婉，格虽不甚高，而皆以心对管，其意各有所主。亦以见风人托物，靡不至到。

《公》、《谷》谓《春秋》日之者皆有事，窃未敢必。《春秋》虽经，其实史耳。史固有应日而不得不日者，有不应日而自不须日之者，亦有二事而俱在一日者，有事大而非日所能摄之者，固不可一概论之。况年世寖远，简编蠹坏，不无脱逸重复，又安可尽以日与不日！执为《春秋》大旨乎。

聃字，韵注他酣切，耳漫无轮。又老氏名也。耽字，韵注丁含切，耳垂也，又好也，乐也。今画塑家作老子像，辄长其耳，或以过项，或以被肩，甚则至有为数尺而以两手承之者，是则不得号为老聃，当以号为老耽也。然古今传闻，并作聃而无为耽者，独画塑家为之长其耳。垂至以两手承之，盖世俗无知，喜为怪诞，以老子上圣，当有此奇表云尔。按《史记》："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则此说又异矣。古人以谥易名，取其平生所谓善恶以为目，必不取其相表妍媸短长也。今老子谥之为聃，不知谥法果主何义，岂非谥法不专于善恶，而又兼以状貌目之耶。史载老子名耳，韵注老子名聃。吾意老子或名耳或名聃，而聃之名行于世。当时史书所录，不见聃名，惟见耳名，故马迁定名为耳，而以行世者为之谥也。

王羲之《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须参差，适我无非亲。"陶渊明《杂诗》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趣，欲辩已忘言。"李太白《寻阳紫极宫感秋作》云："何处闻秋声，修修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懒从唐生诀，羞访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潇洒，世道有翻覆。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柳子厚《晨诣超师

院读禅经》云："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予谓四诗同一机杼。所谓机杼者，非文章之机，直天机耳。

干令升《晋武革命论》云："内禅体文德，外禅顺大名。内禅一出于心，外禅势不得已云耳。"而谢惠连以无兵戈有翦伐当之，义虽相近，亦自不必兵戎翦伐论也。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二先生解养音去声，误也。上言无野人莫养君子，养固去声。此言同养公田，公田何待野人供养乎，止合作上声读之。养则种莳也，今人谓治田为养种，未闻有供养云者。

《后汉·杜林传论》曰："赵孟怀忠，匹夫成其人。杜林行义，烈士假其命。"易《曰》："天之所助者顺，有不误矣。"顺字当作信，此非晔误，后人传写者之误。

词人多用划字，杜甫诗《久居夔府将适江陵》云："劳心依憩息，朗咏划昭苏。"《荆南述怀》云："得丧初虽失，荣枯划易乖。"退之《听颖师弹琴》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东坡《后赤壁赋》："划然长啸，草木振动。"划之一字，盖出于庄子内篇养生主内《庖丁解牛》："砉（呼鶂）然向（许丈）然，奏刀騞（呼获）然。"騞划虽不同，而古字音声相近者皆通用。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辨等。成身则贵乎美称，辨等则贵乎易别。汉贾徽，字元伯，而其子逵，字景伯。晋王羲之生五之，父子之严，而如是其渎，则亦偪乎兄弟矣。近世缙绅之家，多用一单一复，使昭穆互见，虽年世浸远，不相糅杂。法似拘而意则通，事似疏而理则密，诚为得也。或者有以名继姓，若管鲍、牛叶、马希骥、殷献臣之类，如倡优家儿，此殊为可鄙也。

《诗》曰："人涉卬否，卬须我友。"《书》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予、台、卬、我、吾，五者一也。而于一二句之内，言之各异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心身从异，轻重之辞。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郑氏曰："民所不足谓仁义之道也。"郑说恐非。不足止是无厌，谓人欲无厌，譬之大水，奔放冲激，得有以障之。此《坊记》所由作也。

苏子瞻《纪游》五百言："峥嵘依绝壁，苍茫瞰奔流。"蜀人赵次公字彦林注云："苍茫两字，古人用之，皆是平声。而先生所用，乃是仄声。苍，广韵音鹿朗，而茫字则上声之莽，去声之漭，皆不收。不知先生用之所出？以俟博闻。"按《庄子》："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莽苍并侧声，前人诗句亦多有用此二字者。苍茫盖本莽苍，但以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亦何足致疑。

古今历法所以参差不齐，且不能以行远者，无他，盖由布算之时，不论分秒之多寡，悉翦弃之。定位之时，不察入宫之浅深，遽强命之。积微成著，所以浸久而浸舛耳。前执既差，后车复继，而曾不知悟也。乃更过求小巧以取捷，七政何由而齐乎。

《前汉·董仲舒传》，制曰："虞舜之时，游于岩廊之上。"文颖曰："岩廊，殿下小屋也。"晋灼曰：廊，堂边庑岩廊，谓岩峻之廊也。"师古曰："晋说是。"案《后汉·百官志》，武帝选六廊良家子为羽林郎，掌宿卫侍从，以便马从猎，还宿殿陛岩下室中。文颖以岩廊为殿下小屋，必牵于此殿陛岩室而为之说也。因殿陛岩下作室，自是武帝时事，尧、舜岂复有此。且殿下小屋可与于岩，颖说诚误。至于晋灼谓为岩峻之廊，亦未为得也。尧、舜时，茅茨不翦，土阶三尺，亦岂有所谓岩廊者哉。然师古以晋说为是者，特以其随文解说。为尧舜之时，世质民淳，虽三尺之阶，已得谓之高明，故云岩廊也。

东坡诗："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盖出于阮嗣宗《咏怀》云："宁与燕雀群，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庄子·至乐》：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谓条达而福持。福当作幅，木之有条，其气足以达之。布帛有幅，在人足以持之。

卷十一、十二

《晋书》王沈有四，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九卷；其一亦自有传，见《文苑》；其一为刘聪中常侍，奢僭贪残，贼害良善，与靳准同用事；其一慕容宝将，宝出奔，沈降魏。孙秀有三：其一权弟匡之孙，而归命侯皓之从弟也，为吴夏口督，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将五千人至夏口猎，秀惊，将妻子亲兵数百人奔晋，晋以秀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时泰始六年也；其一见《潘岳传》，初为琅邪小史，赵王伦辅政时，为中书令，伦败，被诛；其一伏波将军孙秀，以周处将死，劝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辞者。"刘胤有三，其一为江州刺史，陶侃、郗鉴皆言胤非方伯才，而司徒导不从，后为郭默所杀。其一曜之子，南阳王也。侵石生，次于雍，为石勒将石季龙击斩之。其一舆之子，为刘琨领兵，路逢乌桓贼，战没。王鉴有三，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四十一卷，以文章著称。其一为刘聪尚书令，其一为苻坚将，救袁瑾于寿春者。

张茂有三，其一凉州牧张轨之子，而实之弟也。其一载之《丁潭传》中，字伟康，与孔愉字敬康，丁潭字世康，时人号曰会稽三康。茂少单贫，有志行，为乡里所敬信。起义兵，讨贼陈斌，一郡用全。元帝

辟为掾属，后为吴兴内史。沈充反，与三子并遇害。其一见《石季龙传》，季龙杀其太子宣，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季龙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东宫谪卒高力等万余人，行达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令步推鹿车，致粮戍所，高力督定阳。梁犊等因众心之怨，谋起兵东还，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

张华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六卷。其一见《慕容德传》，德既据滑台，置百官，慕容宝自龙城南奔至黎阳，遣赵思召慕容钟来迎。德欲具驾奉迎，谢罪行阙，其黄门侍郎张华进曰："陛下若蹈匹妇之仁，舍天授之业，威权一去，则身首不保。"又慕容超时，姚兴拘超母妻，责超称藩，超遣群臣计议。张华谓宜降大号，以申至孝之情。徐邈有二：其一与宣帝同时，其一见于简文宣《郑太后传》，其事在孝武太元十九年。韩寿有二，其一贾充婿，其一为慕容廆别驾。

王浑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一十二卷。其一为凉州刺史贞陵亭侯，即戎之父也。李阳有二，其一上党武乡人，与石勒邻居，岁尝与争麻池，迭相殴击者。其一为幽州刺史，京师大侠也。王衍患妻郭刚愎贪戾不能禁，因谓之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为之少损。《衍传》又谓阳为乡人，或当为琅邪临沂人，其后温峤军食尽，贷于陶侃，侃难之，竟陵太守李阳说侃。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者，即此李阳也。

胡威有二，其一见《良吏传》，字伯武，寿春人，武帝时为徐州刺史。其一义熙二年，秦王兴征王尚还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诣长安，留尚镇姑臧。孙登有二，其一见《隐逸传》，字公和，汲郡共人，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又尝往宜阳山，不知所终。其一见《孙楚传》，楚之曾孙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书郎，早终。解系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三十卷。字少连，济南著人，与二弟结、育并清身洁己，甚得声誉。历豫、雍二州刺史、扬烈将军、西戎校尉、假节，赵王伦讨叛羌，与佞人孙秀争军事，伦、秀谮之，系坐免官，及张、裴之诛也。伦、秀以宿憾收系兄弟，皆害之。伦所谓我于水中见蟹且恶之者。其一见《陶璜传》，璜为吴将，破晋九真太守董元于交阯。元有勇将解系，同在城内，璜诱其弟象，使为书与系。又使象乘璜轺车，鼓吹导从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杀之。吴因用璜为交州刺史。

王舆有二，其一赵王伦欲篡位，诸王公卿士咸劝进。左卫王舆入殿，譬谕三部司马，示以威赏。及三王举义，河北军悉败，舆乃收伦而杀许超、士猗、孙弼、谢惔、殷浑、孙秀等。后与东莱王蕤谋杀齐王冏，伏法死。其一成都王颖与张方伐京都时，常山人王舆合众万余欲袭颖。会长沙王乂被执，其党与斩舆降。刘毅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一十五卷。其一亦自有传，见《列传》第五十五卷。

王恺有二，其一见《外戚传》，恂之弟也，即与石崇竞侈靡者。其一见简文七子会稽《王道子传》，时有人为云中诗以指斥朝廷曰："王恺守常，国宝驰竞。"又桓玄、殷仲堪等复至石头，元显驰还京师，遣丹阳尹王恺等。发京邑士庶数万人，据石头以拒之者，即坦之之子也。王濬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一十二卷。其一在《王鉴传》，堂邑人，鉴之父也，仕至御史中丞。王修有三，其一蒙之子也，字敬仁，明秀有美称，善隶书，年十二作《贤全论》，为琅邪王文学卒。其一见《石勒传》，刘曜斩石勒使王修。又刘裕克长安，杀姚泓，留子义真守长安，使王修、王镇恶、沈田子辅之而还。王祥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三卷。其一与郭麐叛吕光者。石苞有二，其一自有传，在《列传》第三卷，其一季龙子。

刘裕有二，其一元海之子也，元海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改年河瑞，封裕为齐王。及为顾托之计，以为大司徒，后为呼延攸所杀。其一讨桓玄者。王瑜有二，其一为李势中书监。其一含之子也。卢志有二，其一钦之从孙，见《钦传》。其一为刘聪弟乂太师，为聪所诛。刘宣有二，其一元海从祖也，元海即王位，皆宣之谋。其一青州刺史曹嶷，执建威刘宣，而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见《刘聪传》。刘弘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三十六卷，为镇南将军。其一京兆人，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镫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见《张实传》。

王衍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一十三卷。其一石鉴时为侍中，冉闵僭位后诛之。王敦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六十八卷。其一见《李特传》，特攻成都，赵廞死，惠帝以凉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等七千余人入蜀。周抚有二，其一访之子，破范贲斩萧敬文者。其一为彭城内史，杀周默以降石勒，诏刘遐、蔡豹、徐龛共讨抚，太元二年破斩于寒山。苻弘有二，其一坚之子。其一玄将。王皮有二，其一刘聪时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其一秦丞相王猛之子。张平有二，其一流民，在谯为坞主，祖逖诱其部将，使杀之。其一苻坚所破者。文鸯有二，其一钦之子，年十八，勇冠三军。钦叛败，同奔吴，事在景帝末年。其一姓段者，鲜卑人，匹磾之弟也。永嘉四年，石勒陷襄城，遂至宛，王浚遣鲜卑人文鸯帅骑救之。勒退。又玄帝时。救邵续于厌次。掳勒三千余家。其后又尝与匹磾攻败勒于襄国，及匹磾杀刘琨，夷晋两怨叛，遂帅其徒依邵续，续既为石季龙所得，匹磾等婴城拒寇，战守疲苦，不能自立。匹磾及鸯等悉见获，至襄国，匹磾被害，文鸯遇鸩而死，事详见《段匹磾传》。

张骏有二，其一凉州牧张骏，即轨之孙，而实之子也。其一姚苌故将，杀江州都护赵毗，焚武昌，略

府藏以叛者，为江州刺史桓冲讨斩之，事在哀帝兴宁元年。王遐有二，其一在《外戚传》，即简顺皇后父骠骑将军述之从叔也，少以华族仕至光禄勋。其一睢陵公祥之曾孙，始平太守肇之孙，永世侯俊之子也，仕至郁林太守。高柔有二，其一宣帝将诛曹爽，假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其一见《王浚传》，浚将僭号，司马掾高柔与刘搏切谏，浚怒诛之。王济有二，其一自有传，见《列传》第一十二卷。其一元帝时，慕容廆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

段勤有二，其一鲜卑人勤，初附于慕容儁，其后复叛，儁遣慕容垂讨勤于绎幕。及慕容恪进据常山，勤始惧而请降。其一常山树根下得珪璧，慕容儁遣尚书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两段勤俱见《儁传》。郭敬有二，其一见《石勒传》，邬人，资给勒者。其一见《苻健传》，永和十年，桓温率众四万趋长安，遣别将攻上洛，执健，荆州刺史郭敬。王述有二，其一湛之孙，承之子，而坦之之父也。其一简顺皇后父遐之从子。郭文有二，其一见《隐逸传》，其一见《吕光传》，王穆单骑奔骍马，骍马令郭文斩首送之光。

王澄有二，其一字道深，辨慧有才藻，历位清显，即京陵公浑之子，而骠骑济之弟也。其一字平子，即平北将军乂之子，而太尉衍之弟，衍使澄为荆州刺史，族弟敦为青州，以备三窟。余读史次录，其间不无谬误，尚冀博雅君子，见其遗佚者补之，舛错者改之，重复者削之。

《孟子》："不下带而道存焉。"赵台卿以为带近于心，意谓道不离心，心不离道云耳。然而道之在人心也，使孟氏而虽不言，其谁不知此乎！礼，凡视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孟子虽独举不下带，而亦互明之。盖谓于其上下两间瞥而见之，道已有所在矣。此与孔子之见温伯雪子，目击而道存，文则异而意则同。彼所谓目击者，不待言语而得之者也。此所谓不下带者，不待上下视而得之者也。

褚渊母，宋始安公主；继母，吴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王俭母，武康公主，又尚阳羡公主。齐高帝既受禅于宋，渊、俭以佐命功，进爵增户。处士何点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详点大意，遑恤国家，当作遑恤妇家，然后上下意完。直云国家，不惟意断，语亦太露，必后人传写之误。

宋武大明六年，策秀才于中堂。扬州秀才顾法对策曰："源清则流洁，神圣则形全。"神圣当作神胜。

王弼既注《易》，又作《略例》上下二篇，唐四门博士邢琦为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箧鳣序。"按《礼记·内则》云："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云："成童十五以上。"又云："击鼓警众，乃发箧出所治经业。"又后汉《杨震传》，"鹳雀衔三鳣鱼，飞集讲堂前。"鳣，音善，然则琦自谓年十五始入学也。

鲁直《喜见八叔父诗》云："稍询耆旧间，大半归山邱。小儿携妇子，襁褓皆裹头。"东坡诗有云："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康强。"苏、黄所状皆一类，而黄不若苏之简而诣理也。

俗语作不露朴，此出《马援传》。曰："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不示人以朴，谓不令他人见其短长也。况此语，谓援齿虽少而才器远大，不能窥其际。今虽不好学而欲就田牧，然将来或不可测，以故从所请。

《孟子》："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释文》："行如字，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则音下孟反，二字旨意果同音否。"《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先王之遗文，能行已上诸事，即在身之行（去声）也。治以为《论》、《孟》此三字，皆当从下孟反。

静言庸违：静言，安静有理之言也，静则对乱言之。庸，用也。书中庸字，皆为用义，言则甚美，及用之，则常自违之。

东坡《赤壁赋》："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一本作共乐，当以食为正。赋本韵语，此赋自以月、色、竭、食、籍、白为协，若作乐字，则是取下客喜而笑。洗盏更酌为协，不特文势萎苶，而又段络丛杂。东坡大笔，必不应尔。所谓食者，乃自己之真味，受用之正地，非他人之所与知者也。今苏子有得乎此，则其间至乐，盖不可以容声矣，又何必言乐而后始为乐哉！《素问》云："精食气，形食味。"启玄子为之说曰："气化则精生，味和则形长。"又云："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启玄子为之说曰："气生壮火，故云壮火食气；少火滋气，故云气食少火。"东坡赋意，正与此同。

《后汉·光武纪论》曰："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南顿君名钦，虽见于《光武纪》，而此论初无有也。此论方叙南顿君事，而据以称钦，则钦谓谁乎，止云"君异焉"，可也。

葛稚川《西京杂记》："或问扬子云欲为赋何如？子云曰：读赋千首，乃能之。"以予思之，亦不待如是之多也。果择其古今健笔，可以为法则者，得百，能熟诵之，足矣。故今之学者，每相与语曰："赋百诗千。"若谓读赋千首乃能为之，则学者当云赋千诗万，文章虽难事，那有此理。

欧阳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尝书以教之曰："藏精于晦则明，养神以静则安。晦所以蓄用，静所以应物，善蓄则不竭，善应则无穷。虽学则可至，然性近则得之易也。"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苏子瞻知定州，朝辞上书曰："古之圣人将以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

欲有为也，惟忧太蚤，不患稍迟。”近世赵礼部秉文周臣作《平定涌云楼记》，全用欧、苏语意，曰：“古之君子，内渊静而外昭旷，昭旷则悔吝不生，渊静则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窔奥之处，渊如也。高明之居，旷如也。渊静所以存神，昭旷所以知政，静以养恬，动以应物，万变之来，了然吾胸中而不惑，兹旷也，只其所以为达也欤。”赵礼部语虽出于欧、苏，然欧、苏大旨，一本于《易》。易《之》《明夷》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系辞》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元稹《苦乐相倚曲》前云：“汉皇眼瞥飞燕时，可怜班女恩已衰。未有因由相决绝，犹得半年佯暖热。转将深意喻旁人，缉缀疵瑕遣才说。”后云：“白首宫人前再拜，愿将日月相挥解。苦乐相寻昼夜间，镫光那得天明在。主今被夺心应苦，妾夺深恩初为主。欲知妾意恨主时，主令为妾思量取。班姬收泪抱妾身，我曾排摈无恨人。”诗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虽借班姬以命意，褒贬初不主姬，然谓姬曾排摈无恨人，则诬亦甚矣。按《汉书》：许皇后与班倢伃皆有宠于上，上尝游后庭，欲与倢伃同辇，倢伃力辞。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又尝进待者李平得幸，亦为倢伃。又赵飞燕姊娣，贵倾后宫。许皇后、班倢伃皆失宠。于是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咒诅后宫，詈及主上。许后废黜昭台宫，后姊谒等皆诛死。考问班倢伃，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赐黄金百斤。赵氏姊弟骄妒，倢伃恐久见危，乃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妇人中为人如倢伃者，古今罕俦。曷尝有排摈之事哉，文人贪为夸辞，执此忘彼，救一失一。若是者不可胜数，学者固不可不知也。

退之诗《和卢云夫》云：“闭门长安三日雪，推书扑笔歌慷慨。”王昌龄诗《秋山寄陈说言》云：“感激不能寐，中宵时慨慷。”慨，口盖切，慷音康。二字见文宣，云，中矫厉而慨慷。

《公孙丑》下，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比固亲比之比，比化谓亲其死者。□释为及亦通，谓比及变化销铄。晦庵解比为为，窃所未喻。

《荀子·正论》：“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又《非十二子》云：“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矞与谲同，宇，大也，放荡恢大也。嵬谓狂险之行也，琐谓奸细之行也。”《说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行狂险，亦犹山之高不平也。”《周·大司乐》云：“大傀哉则去乐。”郑云：“傀犹怪也。”《晏子春秋》曰：“夸言傀行，自谨于饥寒，命之曰狂僻之民。”嵬当为傀，义同五每反，□彼反。李子曰：“嵬固为高不平，然以嵬配琐言之，乃细碎之义。故谓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时之琐也，嵬正当同猥读之。按韵，嵬、五罪反，猥、乌贿反。其在十贿中同也，古人用字宽，虽它韵犹得叶，况一韵乎。且朱、象非有过高之行，不当以险为讥，谓猥琐盖得其实。猥琐者，鄙猥琐屑云耳，故至今谓人蹇浅卑污而不能自立者，皆谓之猥琐。杨倞又引《周礼》傀字说之，赘矣，又一说。嵬太高，琐太卑，义亦通。然非朱、象所得言。”

温公诗《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飘然一烘尘。山川宛如旧，多少未来人。”《旧传》云：“多少未归人。”然公又有《逍遥》四章，其三云：“闭目念前古，飘然一烘尘。两仪仍以旧，万物互争新。”详后诗意，则前诗作未来人为正。

汉顺帝时，梁冀为大将军，皇甫规对策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如规所言，则利害在于群臣而无系于其君。正当云：国者舟也，君者乘舟者也；民者水也，将军兄弟操檝者也，群臣其操楫之具也。如此言之，则利害系于其君矣。不然，止当削去群臣乘舟一句，语意自通。

《笔谈》云：“算术多门，如求一、上驱、搭因、重因之类，皆不离于乘除。惟增乘一法稍异，其术都不用乘除，但补亏就盈而已。假如除欲九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予因存中此说，乃悟算术无穷。存中去今未远，特著此术于《笔谈》中，是必前未有以为新奇而纂之耳。然今之算家，自以此法为九诀，而不以为增乘也。若增乘者寻常不用，惟求如积则用之。其法左右上下，各宜位以相继乘耳，与九归绝不相类。

《孟子》：“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盖时子因陈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孟子无以语之，或陈子适不在侧，既而陈子又以时子之言告孟子也。观其文势，义自可见。赵氏谓时子因陈子使告孟子，其意固顺，但其文谓因陈子而以告孟子，则是自告之也。非使告之也，若使陈子告之，当云时子因陈子使以告孟子。今直云“因陈子而以告孟子”，其为先已自告，无可疑者。

又“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赵说谓自不隐其贤，意旨颇乖，只是不蔽贤才耳。惟于其进也，能不蔽贤，故于其退也，能不怨不悯。

又“兄戴盖禄万钟”，戴盖只是乘轩。

《史记·大宛传》：“黎轩、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善眩。”后又云：“安息国以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应劭曰：“眩，相诈惑。”从应说，则眩字止当正读，然作幻音读之亦通。张平子《西京赋》云：“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径。”此正指眩人之属，列子称西极之国有化人来，亦此类。

李长吉歌诗编《金铜仟人辞汉歌序》云：“魏明帝青龙五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按《通鉴》云：“景初元年，是岁

徙长安钟簴橐驼铜人承露盘于洛阳，盘折，声闻数十里。铜人重不可致，留于灞城。"二说半载不同者，青龙止有四年，无五年。其五年，即景初元年也。长吉言五年，当是据未改元时言之。长吉又云："宫官既折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此未必实，设其事实，亦无它利害，只为异事耳。《通鉴》不取，良为得体。

《蜀志·刘焉传》评曰："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相者事，本传及全书俱不载而遂以引论，似疏。

黄鲁直作《东坡墨戏赋》云："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盖道人之所易，而画工之所难。"又其他诗多喜用跌宕二字，此出于《蜀志·简雍传》。云："雍优游风仪，性简傲跌宕。"风仪，疑作风议。

《檀弓上》：孔子合葬于防云云。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石林先生疑此事云："墓之崇才四尺，葬之日，雨至而崩，何如是之简也？既崩而不得修，将遂仍之可乎。又谓葬不旋踵而崩，崩又不得修。其何能久而识之乎。石林之疑，诚有由来，然其墓新封，遇甚雨而崩，初亦不足讶也。本不足讶，而孔子为之流涕者，其意必以为葬贵坚固，窆窾甫毕，而有所摧剥，中必戚焉，故不得不为之泫然也。且弟子所谓崩者，夫岂谓陷坏而无余哉，但举其土封少少摧落耳。孔子所谓古不修墓者，夫岂谓墓坏而不许重修哉。但谓窀穸之事，欲其安稳一定，毋或苟简而使至于重修耳。后人因其弟子有墓崩之语，便以为防墓隳坏而无余。因孔子继有古不修墓之语，便以为古者墓坏则不得重修也。诚使防墓大崩，崩而不许再修，则是孔子非孝子，而古人教人之忘其亲也，无乃悖理甚欤。庾蔚之又以为防守其墓，备拟其崩。孔颖达虽破蔚之终执旧闻，皆昧夫雨甚土落之义，而强为辞也，余悉不取。

《史记·太仓公淳于意传》，诏召问所以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主名为谁？又问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其有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而《史记》尽具所对云。治谓史笔不当如此，政当云："意所对凡数十条，皆诣理，可以为人法。"则足矣，自不必广录而备书之。史，经之亚也，烦猥则不足以传久。且事之有可简者犹须简之，况言乎。其有文赋篇翰之富赡者，亦当载其目而略其辞。惟有功于天下国家之大利害者，如董仲舒之《三策》、贾谊《政事疏》、《过秦论》之文，虽多，亦不可以不尽录也。

《庄子》曰："道术之为天下裂。"又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乌乎在？曰：无乎不在"道术云者，谓众人之所由也，故从所由言之。则道即术，术即道也。若从大小言之，则道固不得以为术，术固不得以为道也。赵岐序《孟子》云："治儒术之道。"似不成语。

《庄子·山木》篇，"少私而寡欲"。私或思字误。少思寡欲，固老子语。然私之一字，亦不为无理。

马季长《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季长谓龙吟水中，不见羌人，羌人故得截竹吹之，以效其声。而《文选》音注大与此别，不见之见，音胡练反。张铣注云："龙吟水中，不见其身。"李善注云："已谓龙也。"皆谓龙在水中不显现其身，实违马旨。

离：为火、为日、为电，自是文明之象。《皇极经世》不取附著之说，当矣。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皆文彩著见之意，王以附著为主，盖古说。

东坡云："王莽败时，省中黄金三十万斤，陈平以四万斤间楚。"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凿山披沙无虚日，金为何往哉？颇疑宝货神变不可知，其复归山泽也耶。李子曰："人虽号为大聪明者，亦必有所敝。夫金古多而今□少，自是今世糜耗者众。东坡乃谓宝货神变，复归山泽，此亦与顾恺之谓妙画通灵何以异！"

武珪《燕北杂记》云："契丹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正灸，破便出军，不破即不出。"李子曰："灸琵琶骨不独契丹，凡蛮貊皆为之。《番禺记》载岭表占卜甚多，有骨卜、田螺卜、鸡卵卜、牛卜、鼠米卜、箸卜、篾卜，乃知四夷尚鬼，遇物皆得以为卜也。今北方灸琵琶骨者，与珪记特异。所灸之法盖有可入不可入者，疾病饮食，一动一止，悉有条理。珪则专谓灸破便出军，不破即不出，盖当时所见适然，自以为说耳。"

逸文一

伊川《易传》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曰：心虽绝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则与人同也。惟其有与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李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为与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则圣人之生知，贤人之克已，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无与于贤愚，惟尽性者有能与不能耳。"

屋甚渠，庭甚除，拱两手而闲居，何乐如之！顾无所事于闲，乃伐屋而潴之，犁庭而茨之，拍拍焉。敝筋骨而胝手足，我既无庐，人且无以途，是人也。是果何为者也？《诗·皇皇者华》云："每怀靡及，每怀靡及，止言常恐不及耳。"而毛以为虽怀中和，犹自以为无所及。郑以为每人怀私，则于事无所及。之二先生者，岂非无所事于闲，而潴屋茨庭者乎。郑虽引《春秋外传》以为说，吾以为《外传》亦各自为说耳。

古者登车有和銮之音，谓马动则銮鸣，车动则和应也。銮或作鸾，其义皆同。鸾以其有声，銮以其金为之也。杜预《左传注》云："鸾在镳，和在衡。"而

毛氏《诗传》云："在轼曰和，在镳曰鸾。"轼乃车内所凭之物，和在于轼，车动未必能鸣。衡轭之间，与马相比，动则有声。此当以杜说为正。

《左传·郑子家与晋赵宣子书》曰："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杜注："铤，急走貌。"孔疏云："铤文连走，故为疾走貌。"治曰："铤之为文，安得为疾走之貌乎？孔说以连文言之，曲矣。铤，挺古字通用。挺，劲健也，劲捷即疾走之貌。"

昧爽丕显，后世犹怠。解者以为昧旦未明之时，已大明其德。此说恐非。盖古先明主，忧劳政治，当其昧爽之时，曰兹已大明矣。祖宗勤劳如此，而子孙犹复怠惰。今说乃云："未明之时，能大明其德。岂大明其德，又有时乎？（卷一，五段）

修身莫大乎事亲，事亲莫大乎致养，致养莫大乎养志。尽天地之精微，竭水陆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只以养口腹耳。养之下也，怡声顺色，先意承志，虽复菽水之约，而有以得其欢心，是则养之至也。孔、孟之言详矣。《内则》言事亲，则历数饘酏、酒醴、枣、栗、饴、蜜、堇荁、粉、榆、免、薧、滫、瀡、脂膏之属，及夫羹、齐、酱、醢之目，膳羞调和之宜。脱肉、作鱼、胆桃、攒柤之名，麋菹、豕轩、辟鸡、宛脾之别，其事卑鄙烦猥，大类世所传食纂；而辞费辞赘，则又若《上林》子虚之夸，甚非所以阐明礼经之旨也。窃意汉儒杂采周礼燕飨所用，及当时饮食所尚，篡合曲礼、王制，揎酿竹帛，以射时取资耳。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或以加、假声得相借，或以五十作卒，皆无然之说也。大抵《论语》所载，则是未系《易》时语；而司马迁所记，则作十翼时言之也。言本不同，乃欲强比而同之，宜乎若是之纷纷也。二说虽不同，然而谦抑之词则一焉耳。夫圣人生知，宁复有大过耶？宁复有不至于彬彬者耶？犹有是言者，所以为学者法也。张籍书与韩退之曰："吾子所论，排释、老之说，不若著书。"退之答曰："化当时莫若口，传来世莫若书。又惧吾力之未至，至之而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圣人既过之犹惧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不能耳。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退之于二家攘斥之切，曾不肯以暂舍。而顾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其亦善学孔子者欤？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曰："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万物皆备于我"，则安知万物之中，不有至恶者存乎？"动心忍性"，则焉知一性之内不有不善者存乎？此与性善之说殆若胡越焉者，何也？盖谓万物皆有效善之质，一心独为持性之主云耳。不深探孟子之旨，而徒为性善之说，是误父之而不知其氏者，虽终身学，而吾以为未尝学也。

左右二字，从上声则为两实，从去声则为从己，此甚易辨者也。今人皆混而为一，不惟不辨其声音之当否，至于礼数仪制，亦复倒错。而世俗悠悠，皆不恤也。为礼之家，欲以左为上则左之，欲以右为上则右之，原其所以然，亦从来远矣。

一飞冲天，志在冲天，鸾凤冲霄。冲霄之举，冲本虫音，古今人悉用为充音。二字古必通用，不然，则前人既误，后人不加省察，狃而承之耳。（卷二，五段）

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库也。一曰天豕，一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沟渎，其象与图书文章等全不相干。

《老子传》："君子得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蓬累者，谓逐队而趋。若蓬颗然，随风积聚而东西也。一曰，累平声，读谓累累然。累累亦积累之意。说者或以为戴笠而行，亦何纰缪之甚！

廉颇三遗矢，或谓所挟之箭三度遗之；或谓矢，陈也，欲有所陈，三度遗忘；或谓矢即矢溺之矢，一饭之中凡三遗矢，言在坐不能自禁其污秽狼藉。三说皆谬。廉颇智将，非斗将。时方闲处，兼同使者餐饭，不应三遗箭也。皋陶矢厥谋，矢虽训陈，要之史笔贵于辞达。三遗陈已不成语，况以矢转训陈乎！惟矢溺之说为最近，然非在坐不能自禁也。只是比及饭毕，三次登溷耳。诬其老而气弱、脏腑虚滑云。

父命子亦得谓公。晁错更令三十章，诸侯喧哗。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语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错时为御史大夫，三公官也。错父谓错为公，岂以子贵而呼之欤？抑公亦而汝之类也？

汉元字，《前书》一见，《后书》三见。《前书》则平帝元始五年，诏曰："宗室子，自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其令郡国各置宗师以纠之，致教训焉。"《后书》则安帝时，耿、宋、阎氏贵盛，翟酺上疏曰："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又桓帝时，郭泰常举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常劝其仕。又灵帝时，窦武白太后，欲悉诛宦官，太后曰："汉元以来故事，世有宦官，但当诛其有罪者，岂可尽废元始也。"汉元以来，谓汉始得天下以至于今也。其《后书》三见，略皆一时语。其前书所见，则予窃有少疑焉。高祖即位元年乙未，至元始五年乙丑，总二百一十一年。古今以三十年为世，此才七世耳。而宗室子至十有余万人。支庶蕃衍，一何如是之多耶？岂天家子孙有异于凡人欤？不然，何为六七世之间，而生息之夥，至十有余万也。物穷则变，数极则反，新莽间

起，九服云扰，卯金之裔，百不一存，盖亦理势之极焉耳。

《汉书·刑法志》："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韦昭曰："钻，膑刑也。凿，黥刑也。"师古曰："钻，钻去其膑骨也。钻音子端反。"予谓钻凿二物，皆施之于膑也。韦以凿为黥刑，误矣。黥复何事于凿？又颜读钻为平声亦误。志所陈刀锯钻凿等，莫非指器物而言？钻作平声读，则非器也，乃用器耳。钻去声读之为是。

《沟洫志》：元光中，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上自临决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负薪填之。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揵。晋灼曰："淇园，卫之苑也。"如淳曰："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按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揵，以草塞其里，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师古曰："揵音其偃反。"志又云：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其末曰："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师古曰："隤林竹者，即上所说下淇园之竹以为揵也；石菑者，谓臿石立之，然后以土就填塞也。菑亦臿耳，音侧其反，义与插同。"又《史记·河渠书》云：颓林竹兮楗石菑。如淳曰："河决，楗不能禁，故言菑。"韦昭曰："楗，柱也，木立死曰菑。"治曰："楗诚如如淳之注，如复云，有石，以石为之。谓以石为楗也，楗字《前汉》作揵，《史记》作楗，古字通用，无所不可，然作楗者为优。按《韵书》，楗、闑、键同音，乃关闭之义，今填塞河决，以竹为楗，正与此意相应。故韦昭以楗为柱也。菑有三说，师古以为臿，韦昭以为木立死，如淳虽无说，而谓河决楗不能禁，故言菑。是作灾字读也。如说亦长，颜、韦俱短，歌所谓林竹者，即上竹楗也；所谓隤者，即竹楗为水所摧倒，竹楗既倒，而石楗亦被灾也。来字又与灾字协，此说为长。颜意以隤为翦伐，伐得此竹以为楗，且臿石焉。此意虽通，而楗石臿之，辞既不可得而通，兼菑字实不训臿，韦意亦以为伐竹作楗。楗间著石，如立榴然，来字音离，榴字亦得为协，此义虽通，而石字则赘矣，故予以为二说俱短。

司马长卿、扬子云皆蜀人，能文而吃，玉垒、铜梁之气，于兹二人独厚之。以游、夏之才，而又吝于宰我、子贡之舌，何欤？美之所钟，吝于其际，虽圣智无得而兼之。卿、云而有予、赐之辨，则造物必不复予之以言、卜之学矣。曰："吾为游、夏乎，吾为予、赐乎。"曰："其亦游、夏而已矣。"晋世太叔以辨洽称，挚仲以辞翰闻。每至公坐，叔谈，仲不能对。退著文难叔，复不能答，相与纷然。然叔也无可纪，而仲也多所录，于是仲为胜。由叔、仲论之，卿、云之讷讷，虽无取于一时，而黼黻河汉，固无废于千万祀之文章也。

赵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京房为魏郡太守，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充国、房皆有自诡语。自诡，妄意也，盖谦辞。

汉延熹三年所立《孙叔敖碑》云："楚相孙君，讳饶，字叔敖，本是县人也。六国时，期思属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县也。"又云："庄王欲加封其子，子辞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图而欲有赏，必于潘国下泾垸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即固始也，三九无嗣，国绝嗣废。固始令段君，梦见孙君，就其故祠，为架庙屋，立石铭碑。春秋烝尝，明神报祚。即岁迁长伐太守（案：即岁二字，据碑文增入）。及期思县宰段君讳光，字世贤，魏郡邺人，庶慕先贤，体德允恭，笃古遵旧，奉履宪章，钦翼天道，五典兴通。考籍祭祠，祗肃神明，临县一载，志在惠康。葬枯廪乏，爱育黎烝。讨扫丑类，鳏寡是矜。杜伪养善，显忠表仁。感想孙君，乃发嘉训，兴祀立坛，勤勤爱敬，念意自然，刻石铭碑。"又云："福祐期思，县兴士炽。"如碑所言，则是孙叔敖生于期思，而其子孙居于固始也。按《后汉·郡国志》："期思、固始皆属汝南郡。"《志》又曰："期思有蒋乡，故蒋国。"又云："固始侯国，故寝也。光武中兴更名有寝邱。"注引《史记》曰："楚庄王以封孙叔敖子，此自与碑相合。然碑中前言，即其故祠，架庙铭碑。"后云："福祐期思，则此当在期思而不在固始也。"碑称段君以固始令迁某郡太守，及期思县宰段君云云，语句似不相贯。又碑载孙君讳饶，按《左传》："叔敖乃蒍贾伯嬴之子，又谓之蒍艾猎。"而此谓讳饶，则必他有所据。当俟博雅君子问之。

为言不难，而文为难；为文不难，而作史为最难。史有体有要，体要具而后史成焉；体要不具，而徒文之骋。史乎史乎，而非千万世之法也。篇翰流传，锵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而不可以入《儒林》。经术粹精，洞贯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则凡有文字者，悉载之本传之中，别以明经者入《儒林》。范蔚宗则既传《儒林》，而后《文苑》继之，皆得其体要者也。虽然，吾犹恨其不为《儒行》一篇，以为《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书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实也。吾穷居陋处，固不在笔削之位。而辄为是说，冀乎后之人，知尊其为儒之身，有愈于知尊其为儒之书耳，非故为妄也。（卷三，十一段）

魏杜恕为散骑黄门侍郎，在朝八年，出为弘农太守。数岁转赵相，以疾去官，起家为河中太守。又傅嘏为黄门侍郎，何晏等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又王基为安丰太守，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起家者，盖在家中牵复而起为此职也。

士大夫大节，不必观其所为，但观其所不为足矣。魏高贵乡公欲去司马昭，夜召王沈、王业、王经，出怀中黄素诏以示之，戒严俟旦。沈、业驰告于昭，昭召贾充等为之备，遂弑高贵乡公。夫晋、魏之

贼也，凡为晋之忠臣者，皆魏之贼也。当髦之图昭之际，使沈、业如经之不言，则髦必当得志，昭必先诛，魏祚必不倾，司马氏亦无自而王也。成败之机，在于呼吸，而沈、业二鼠子背国佐贼，贼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变诈若沈、业者，真二国之贼也。沈、业以泄谋为奸贼，则王经之不泄，信为有魏之忠臣矣。昭是以恨经而杀之，则是贼杀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于贼，则死于王事者也。于斯时也，魏之国如缀旒，魏之主如委裘，诚不暇于甄录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笔者，可不特为一传，以劝后世人乎。或谓经之行迹不多见，自不足以立传。曰：君子之为己为人为天下，必待世间之可称美者，载诸一身而无孑遗，然后为得哉？虽圣人亦不能尔，而谓君子者能之耶！观专车之骨，则防风氏之长为可知。魏史不为经传，过矣。虽然魏史不传王经，晋史为传沈等，而千载而下，终不能废经之美。而沈等之臭恶，借东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郤正释讥云："九方考精于至贵。"注引《淮南子》云：秦穆公谓伯乐曰："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臣有所与共儋缠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马非臣之下也。"凡注解文字，其所援据有重复者，止当引用前人，而其在后者略之可也。其或前后差池，有须订正，则自不害两举而互明之。他无所发而并引之，已属冗长，苟复舍先传而取后闻，乃所谓不知其本者也。九方相马，事具《列子》，《列子》前《淮南子》数百年，但《列子》作九方皋，《淮南子》作九方堙耳。今裴松之解释郤文，专据《淮南子》而不识《列子》，非也。

《孙权传》："黄龙元年注权告天文。"末云："谨择元日，登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尔汝后帝。"殆失文字之体，岂吴无一人耶。其后与汉为盟文亦曰："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胙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此虽泛及山川，终是先言上帝，盖与前告文同出一手云。或曰："《书·武成》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其下云："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上并陈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后并举惟尔有神，则虽天亦得以尔之，子何独病于吴之文耶？"曰："《武成》与此不同。《武成》在前并数天地山川，而其下先言天休震动，乃复言惟尔有神，则有神者正谓山川之属，不谓天也。"《书》又云："无作神羞。"若以此神为天，天固不得以言羞，况《武成》一篇。先儒咸谓本经脱错，文无次第，又岂可全以为据乎。

《吴志》：张昭子承，能甄识人物，勤于长进，笃于物类。凡在庶几之流，无不造门。又顾雍子邵，好乐人伦，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议而去，或结厚而别，风声流闻，远近称之。二传中皆用庶几字。庶几者，所谓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

《晋·天文志》："荆州占，载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日长庚如一匹帛著天，见则兵起。"《诗·大东》云："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毛传》云："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毛不谓长庚为妖星，然则长庚自有二星也，但同名耳。《志》又云："瑞星有四，其三曰含誉，光耀似彗；其四曰格泽，如炎火；下大上锐。"然妖星如火而下大上锐者甚多，今而格泽似之。古今史书中所载星变为凶灾者莫过于彗，今而含誉似之，诸若此类，其果为瑞耶，其果为妖耶。

晋惠帝时，刘颂上疏云："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令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使人主权断。"又熊远上疏于琅琊王睿曰："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二子之言相合，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故表而出之。

《晋书·索綝传》：刘曜入长安，时三秦人尹桓等数千人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綝曰："汉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应劭《风俗通义》，载霸陵薄葬，亦被发掘。而其陵中物，乃与前书本纪绝不同。据劭、綝之言，知霸陵所谓薄葬者，乃特比余陵差少耳。劭说与前书不同者，前书盖从史笔。劭说盖从所闻见，容有一误。然质诸《晋书》，劭说为得其实。

高洋时，能委任杨愔，时人皆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主既昏矣，政安得而清乎！吾但闻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未闻主昏于上，政清于下也。此乃当时史官曲笔，巧誉柄臣，后人信以为然耳，明主正当于此时察之。

北齐高纬时，穆提婆、韩长鸾闻寿阳陷，握槊不辍曰："本是彼物，从其去所。"《通鉴》注云："槊，长矛也。"治曰："槊虽得为长矛，然言之齐事则非。此盖棋槊之槊，长行局所用之马也。长行局即今之双陆。"

李白子伯禽，为嘉兴徐浦盐官，慢侮庙神以死。伯禽之狂悖有以哉，白自一生蹇傲，视礼法如木索，任放浪为特达。然气豪才壮，有所为而然，则尚可言也。彼伯禽者何为者也，狃习所见，强吾之所无而亦为是。几何其不自绝于天耶，吾谓慢神而得死，非神殛之。其所以取之者，盖已久矣。夫为人之子也，得为白也后，则人之大幸也。不肖之子反以得大不幸，悲夫！

《通鉴》：魏明帝太和三年，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初，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六篇；萧何定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余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后人各

为章句，以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余言。卫觊于是奏请置律博士，从之，此云萧何定律为九篇。而《前汉·刑法志》则云：萧何捃摭秦法，作律九章。按《高祖纪》：高祖入关，约法三章。说者谓一条为一章，今何作律九章，亦当为九条而已。一则以为九篇，一则以为九章，则其数相悬远矣。岂当时所作律九章，与所定《法经》九篇，各自为书耶。决不得以一章为一篇也。

郡守官府亦得称朝，刘宠为会稽守，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人赍百钱以送宠。曰："未尝识郡朝。"又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瑨，以岑晊为功曹，皆委心听任，使之褒善纠违，肃清朝府。夫朝者，天子诸侯王之所居也。而郡守亦得以称之者，一郡之守，一郡之君主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凡臣属者，谓守寺为朝，无嫌也，盖古者不独于府寺为朝，虽私家亦得言之。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罢，自朝而罢，乃伯有私家之朝也。

自昔上衣下服皆有缘，今皆无缘，非其制也，无缘则古犯者大辟之服。《传》曰："犯黥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髌者墨其体，犯宫者杂其屦；大犯之罪，殊刑之极，布其衣裾而无领缘。"

应奉读书，五行俱下。宋孝武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盖言其敏也；五行七行俱下，犹云一息读竟耳。

范书论引《易》曰："人之所助者顺，不诬矣。"顺当作信，此非蔚宗之误，后人传写者误耳。（卷四，十六段）

逸文二

三缄其口，谓缄其口者凡三处也，故今人多以三缄连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断句，则指三人也，亦通。

蟹八足而二螯，天下人无不识者。而荀卿子谓蟹六跪而二螯。杨倞云："跪，足也。韩子以刖足为刖跪，螯蟹首上如钺者。"许慎《说文》亦云："蟹六足而二螯。"荀卿赵人，仕齐三为祭酒，后适楚为兰陵令。赵、齐皆有蟹，而楚又蟹之乡也。荀子大儒而谓蟹六跪，何耶？许叔重尝撰《五经异义》，当时号为博物，而亦以蟹为六足者，非不识蟹，盖循荀子之说而忘其所以为误耳。蟹之为物，至贱而甚广者也。荀说之误，至损八足而六之，乃知移符坊州索杜若者，未足多诮也。

王符《潜夫论》曰："小儿多病，伤于饱。"又曰："哺乳多则生痫病。"良以小儿气血未完，其大肠如葱，其小肠如筋，食饮稍过度，易致病癖也。然符之此言，但知节食耳，不知衣食之丰，亦受病之源也。俗谚有之："小儿欲得安，无过饥与寒。"饥寒之者，非故以瘠而损之，所以撙节之而已；亦非谓饥之寒之，可保其无疾也，但撙节之，则疾必差少也。是故富家儿多病，贫家儿多安。岂富家之养不及于贫素者哉，正以所奉者病之耳。近世一医师谓贫儿误得安乐法，诚良言也。贫儿误安则是富儿误求病也，慈幼者可不知此言乎。《曲礼》曰："童子不衣裘裳。"郑云："裘太温，消阴气，使不堪苦。衣不裘裳且便易。"《内则》曰："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袴。"郑云："不用帛为襦袴，为太温，伤阴气。谓十岁，则已逾于髫龀矣；谓童子，则已望于成人矣，犹不敢以成人之体畜之者。凡以为安乐法也，必待二十，而后听与长者均焉，慎之至也。"故《内则》云："二十而冠，始学体，可以衣裘帛。"孔颖达云："二十成人，血气强盛，无虑损伤，故可以衣裘帛也。"古人之慈幼者如此。魏明帝屡失皇子，王朗上疏有云："人少小时，常恐被褥泰温。泰温则不能便柔肤弱体，是以难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缦袍，不至于甚厚，则必咸保金玉之性，而比寿于南山矣。"夫朝廷之尊，君臣之严，献替之际，犹且以此为深虑，则夫有子者，徒知养之，不知所以安之，是真爱子而贼之者也。

圣人之心如日，贤人之心如烛。又其次，煨烬中微明耳。日中照天下，片云翳之，暧然以昏。椽烛煌煌，盲风灭之，离娄无所睹焉。为日而暧然以昏，为烛而无所睹，其日与烛之罪欤？有物以贼之，虽有六龙之驾，十围之炬，顾不如煨烬之中之微明也。蕴微明于煨烬之中，似有而若无也，似无而若有也，是固无所取者。有能推而广之，或可以燎原，或可以亘天，此庄生所谓滑疑之曜，圣人之所图者也。圣人则知所以图之，众人则惟有任之而已。任之之久，必将以坚白之昧，终吾如微明焉。何哉?

大抵人不能常动，亦不能常静。常动则胶于阳而有以失于阴，常静则胶于阴而有以失于阳，阴阳偏胜则伤之者至矣。流俗蚩蚩，乃欲制动以求静，静者未至而动者先与吾敌，则其病又岂止于偏胜也耶！吾将见百骸之不理，四体之不举也。吾能持一静于万动之中，寓万动于一静之中，是终日动而未尝动，终日静而未尝静也，而又何病焉。司马子微有言曰："束心太急，令人发狂。"东坡《题静胜轩》亦云："鸟囚不忘飞，马系不忘驰。静若不自胜，不如听所之。"皆所以斥偏胜之患也。然束心太急，则所谓揠苗者也。听其所之，则所谓不耘苗者也。若夫交相为养，则所谓与时偕行者矣。至其终日动静而未尝动静，则又非时之所能囿也。其乾道变化者乎，其鼓之舞之以尽神乎！

让，几于伪而非伪也。然亦有伪为者，王安石辞修起居注力自陈诉，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而司马温公亦然。一起居注非贵仕也，而二公退避如此，此果伪也而非欤！后之君子当必有辨之者。

天下之病，莫病于似然而实不然。然则天下之病，不病不仁，病在于似夫仁者之害吾仁；不病不义，病在于似夫义者之害吾义。不仁不义，人得而砭之；似仁似义者，既自不受和、扁之砭。而和、扁之精，亦未以易窥见置砭之处。

健羡、健忘、健倒。健者，敏速绝甚之谓。庄生之屏健羡，则孟子之寡欲，老子之弱其志也。健羡非必为恶，凡有所甚欲，皆谓之健羡也。

商鞅为秦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令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有禁。同室内息谓同居一家，家中有子息而无所务者有刑，其所务者，则必兵农二者而已。近观商子之书，则又得其详焉。商子《赏刑》篇曰："圣人为教也，一赏、一刑、一教。一教者，虽曰圣智巧佞厚朴，皆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父子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曰务之所加，战而已矣。故壮者务战，老弱务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一教也。"然则商鞅之禁，特主兵事言之。兵事毕足，然后及于农也。（卷五，九段）

《西清诗话》辨《瘗鹤铭》华阳真逸撰，为陶隐居无疑，而以为欧阳公谓为顾况道号，及苏子美谓为右军书皆非。子美论其书为右军笔，恐自出一时所见。欧阳公博古，谓华阳真逸顾况道号，语必不妄。古人名称同者甚多，岂陶、顾二公偶同此号耶。

予家旧蓄米帖四十有五，装为大看策，其中一幅载筍简法甚妙。大概每一简用筍叶两片，杂胶鳔髹漆等黏连其背，复用漆押其边。又一幅前有图书印章十余枚，皆古文或玉箸篆。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米芾元章"者，有曰"火宋米芾"者，有曰"米芾"及单"芾"字者，有曰"辛卯"者，有曰"甲寅"者，有曰"丙午"、"丁未"及"癸酉"者。后有数十语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于所纪岁时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以火宋别之。

日者李君显道，号称鹿山人，瞽而慧，论人间事极有理致。因叹风俗之偷，乃曰："吾欲使天下无目之人有灵识，略依在古，皆习为乐师伶人。其少壮有力而不屑为伶伦者，可官给碓硙，使自食其力，不必如我辈以口舌为衣食，此亦正风俗之一端也。李覃怀人。

涌泉穴在足心之上，湿气皆从此入。日夕之间，常以两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摩擦，数目多时，觉足心热，即将脚指略略动转，倦则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终不若自擦为佳。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数千，所以晚年步履轻便。仆性则懒，每卧时，只令人擦至熟睡即止，亦觉得力。向来乡人郑彦和，自太府丞出为江东仓使，足弱不能陛辞，枢管黄继道教以此法，数月即能拜跪。又见雪人丁邵州致远，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偶记忆得，因笔于册，用告病者，岂曰小补之哉。

《江南野录》载韩熙载服术，食桃李，泻十数术人，长寸余而卒，此未必然。予友人张君者，服苍术几三十年，尤喜食桃李，未闻有此异也。熙载之败，此自根本不固耳。李后主疑北人，往往赐死。韩纵酒，多蓄婢妾，常随后房歌伎乞丐，此其所以来术人也，多食桃李，何损于术耶。《嘉祐本草》，苍白二术不别出，但于苍术条下引药性论云："白术忌桃李、雀肉、菘菜、青鱼。"岂熙载所服者乃白术，非苍术而然欤。

《黄庭经》，"含漱金醴吞玉英，保灌玉庐以自偿。玉庐，一身也；保，保养也；灌，浇灌也，言脾胃为仓廨之宫，能保灌一身，使之安乐。而还以自偿耳，自偿者，谓养身亦所以自养也。（卷六，六段）

《文选》云："乘茵步辇，惟所息宴。"善曰：应劭《汉官仪》曰："皇后婕妤乘辇，余皆以茵，四人舆以行。"刘良以为后宫或行于茵，或载于辇。如良所说，则乘茵谓行茵褥之上。如应劭之说，于余皆以茵之下，始云四人舆以行，则茵亦辇轿之属。《诗》："文茵畅毂。"《前汉·周阳由传》："同车未尝敢均茵凭。"茵、盖车中之物，或因之以取名也，吐茵亦同。

阮籍《咏怀》云："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张铣曰："苏秦本洛阳人，洛阳、三川之地，则三河也。"沈约曰："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为河耳，故黄鲁直《送顾子敦为河北转运诗》云："西连魏三河，东尽齐四履。谓河南、河东、通为三河也。"阮又云："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市，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向日："晋文王河内人，故托称三河。"又鲁直《刘明仲墨竹赋》云："三河少年，禀生劲刚，春服楚楚，游侠专场。亦用阮语也，是则河内、洛阳、河东、河南、河北，皆得称之为三河也。"然沈约注云："河南、河东、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为河，而张铣亦承沈说，谓三川为三河，则谬矣。凡近河者，皆呼水为河，犹近江者，皆呼水为江，固也。今取三川以释三河，毋乃疏乎。

按《史记》：秦惠王时，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问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又曰："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迨至庄襄王之元年，卒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韦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如史迁所记，韦昭所解，三川之与三河大不相类者，谓伊水、洛水并河为三耳。"

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又蓄素琴一张，弦索不具曰："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二事，正是此老自得处。俗子不知，便谓渊明真不著意，此亦何足与语。不求解则如勿读，不用声则如勿蓄。盖不求甚解者，谓得意忘言，不若老生腐儒为章句细碎耳。何劳弦上声者，谓当时弦索偶不具，因之以为得趣，则初

不在声，亦如孔子论乐于钟鼓之外耳。今观其平生诗文可概见矣。《答庞参军》云："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归去来辞》云："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与子俨等疏》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使果不求甚解，不取弦上之声，则何为载弹载咏以自娱耶？何为乐以消其忧耶？何为自少学之以至于欣然而忘食耶。痴人前不得说梦，若俗子辈，又乌知此老之所自得者哉。

李白诗《尧祠送别》云："朝策犁眉䯄，举鞭力不堪。"犁牛，驳也，䯄，黄马黑喙也。然则犁眉䯄者，黄马黑喙而眉斑驳者耳。

李太白《送李女真归庐山诗》云："一往屏风叠，乘鸾著玉鞭。"谓其地形叠叠然也。

颜真卿《放生池碑铭序》云："谨缘皋陶、奚斯歌虞颂鲁之义，述天下放生池碑铭一章。所用奚斯，盖承班固之误也。"班固《两都赋序》云："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按《鲁颂·閟宫》云："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奚斯乃作新庙者也，而非作颂之人也。班固何得以与皋陶为配乎。此虽班固之失，盖又先承扬雄之误也。《法言·学行篇》曰："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按《大雅·嵩高》云："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诗》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又《商颂·那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吉甫固作颂者，若正考父者，但为得颂之人。奚斯则但为颂中所称之人，三人了不相关。扬雄所谓常睎者，为睎何事乎？此虽扬雄之失，盖又先承太史公之误也。《史记》谓《商颂》为正考父所作，雄既承马迁之误，复误以奚斯亦为作诗之人也。司马迁、扬雄、班固，号称汉大儒，而谬误若此，况后之学者乎。

退之论三子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然即韩之言，而求韩之情。所谓荀、扬之疵亦自不免，退之平生挺特，力以周孔之学为学，故著《原道》等篇，抵排异端，至以谏迎佛骨。虽获戾一斥，几万里而不悔，斯亦足以为大醇矣。奈何恶其为人，而日与之亲，又作为歌诗语言，以光大其徒，且示己所以相爱慕之深。有是心则有是言，言既如是，则与平生所素蓄者，岂不大相反耶。

若《送惠师诗》云："惠师浮屠者，乃是不羁人。"《送灵师》云："饮酒尽百钱，嘲谐思愈鲜。"《送文畅》云："已穷佛根源，粗识事輗軏。"《送无本》云："老嫩无斗心，久不事铅椠。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颇、（苦感反）颔。"《听颖师弹琴》云："嗟予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床。"《送澄观》云："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别盈上人》云："山僧爱山出无期，俗士牵俗来何时。"《广宣上人频见过》云："久为朝士无裨补，空愧高僧数往来。"又有《送文畅高闲等序》："招大颠三书，皆情分绸缪。丁宁反复，密于弟昆。"又其《与孟简书》，则若与人讼于有司，别白是非。过自缘饰，以是而摘其疵。何特荀、扬已乎，文公而犹若是，自其下者，盖又不足道矣。

神祠名之閟宫者，谓严邃之宫也；名之清□宫者，谓清净之宫也，而亦得以为明宫。韩愈《南海神庙碑》云："明宫斋庐，上雨旁风，无所盖障，亦得以为寿宫。"崔融《启母庙碑》云："寿宫澹兮不扰。"盖明宫则神明之所宅，寿宫则死而不忘之义也。

柳子厚《游朝阳岩诗》："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又《禅室》云："法池结菁茆，团团抱虚白。"构屋用茆，自是常事。必言菁茆者，当是彼土所出，别有名为菁茆者也。按《尚书·禹贡·荆州》云："包匦菁茆。"孔安国云："匦，匣也，菁以为菹，茅以缩酒。"疏云："周礼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为菹。"郑云："菁，蔓菁也，蔓菁处处皆有，而令此州贡者，盖以其末善也。"《左传》僖四年，齐桓公责楚云："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是茅以缩酒也。《礼·郊特牲》云："缩酒用茅，明酌也。"《周礼·甸师》云："祭祀供萧茅。"郑兴云："萧字或为莤，读为缩，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若神饮之，故谓之缩。"杜预解缩酒，全用郑兴之说。而安国言菁菹，亦本《周礼》也。《史记》齐桓公欲封禅，仲知其不可穷以辞，因设以无然之事云："古之封禅，江、淮之间三脊茅以为藉。"此乃拒桓公耳，非荆州所有也。郑玄又以菁茅为一物，匦犹缠结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缠结也。据前诸说，孔安国以菁茅为二物，郑康成以为一物，然郑说菁为蔓菁，则不说茅。说菁茅为一物，则不说蔓。其意亦以菁与菁茅为二物也。是则子厚诗所用菁茅，岂郑玄所谓茅之有毛刺者欤。

玉川子《月蚀诗》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覆尸无衣巾。"东坡云："详味此诗，则董秦当时无功而享厚禄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宝末骁将。屡立战功，虽粗官，亦颇知忠义。代宗时，吐蕃犯阙，徵兵。忠臣即日赴难，考其终始，非无功而享厚禄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李子曰："卢仝以黔娄对董秦，则初不论功，但论其德之何如耳。"东坡乃谓秦骁勇有战功，无乃失评甚欤。忠臣之节度淮西也，贪残好色，将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军政委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惠光挟势暴横，军州苦之。忠臣复以惠光子为牙将，暴横甚于其父。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因众心怨怒，杀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之所为如此，岁星主福德，乃以官爵奉之，玉川子所以涕泗而讼之天也。玉川之词直，而东坡曲之，其亦误矣。然则有功如秦者，不当官耶，非也。以有功而官之为当，则国家之权也；以无德而禄之为不当，则君子不易之论也。二者各自

有道，而妄欲一之，则非其道也。东坡称忠臣颇知忠义，始终有功。意以为大历中，君父在难，不择日而行，为可尚也。此为可尚，独不念建中之变乎。建中末，朱泚僭逆，乘舆播越，忠臣久怀觖望，望风投泚。其所谓知忠义而始终有功者，果安在哉？且舍功而论德，德则残贼矣；舍德而议功，功则叛人矣。两无所取，而东坡犹深惜之，殆见堁而不见空者也。莫细于堁，莫大于空，见莫细而不见其莫大者，有物蔽之而然耳。"（卷七，十段）

司空表圣诗喜用韵字，《春晚》云："凭高怜酒韵，引满未能已。"《漫题》云："率怕人书谨，间宜酒韵高。"以韵与酒，前人不道也。又《光启四年春》云："小栏花韵午晴初。"《抚事寄同游》云："春添茶韵时过寺。"《红茶花》云："岂怜高韵说红茶。"又《王宫》云："风荷似醉和风舞，沙鸟无情伴客闲。是物此中皆有韵，更堪微雨半遮山。"

皮日休《鹿门隐书》曰："舟之有仡，犹人之有道也。仡，不安也。舟之行匪仡不进，是不安而行安也。人之行也，犹舟之有仡，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氏仡于项，项遗仡于汉，是圣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其自注云："仡，五勃反，舟动貌。"按《韵书》及《尚书注释》皆云："仡仡为壮勇貌。仡，许乞鱼乙二切，音训俱与皮说不同。"又遍寻字书，俱无音五勃反，而解为舟动貌者，此必扤字之误。《诗》云："天之扤我，如不我克。"《传》曰："扤，动也，五忽反。"

韩偓诗《安贫》云："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又刘师道诗《叹世》云："野马飞窗日，醯鸡舞瓮天。"所用野马字皆不当。按《庄子》："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马"乃泽中之气耳，今二诗皆以"野马"为游尘，误矣。

罗隐说石孝忠事李诉，诉信任与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恭，天子用裴丞相计，以丞相征蔡，若诉者、光颜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挥。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诏刑部侍郎韩愈撰平蔡碑。将所以大丞相功业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视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仅倾陊者再三。吏执诣节度使，悉以闻。天子方以东北事倚诸将，闻是卒也，甚讶之，命具狱，将毙于碑下。孝忠伺吏隙，举枷尾拉一吏杀之，天子怒，使送阙下。因召见孝忠，孝忠顿首曰："平蔡之日，臣从在军前。吴秀琳、蔡之奸贼也，而诉降之。李祐，蔡之骁将也，而诉擒之，蔡之爪牙脱落于是矣。及元济缚，虽丞相与二三辈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后，刻石纪功，尽归与丞相。而诉第其名与光颜、重胤齿，诉固无所言矣。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将略如诉者，复肯为陛下用乎。赏不当功。罚不当罪，非陛下所以劝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非以明诉之功，且将为陛下正赏罚也。臣不推碑，无以为吏擒；不杀吏，无以见陛下，臣死不容时矣，请就刑。宪宗多其意，遂赦之，因号曰"烈士"，复召翰林段学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语。今韩、段二碑具在，其叙李诉入蔡事，韩止三十余字；段则近三百言。盖段承宪宗之旨，摅孝忠之愤，不得不大为铺张夸诩也。然细考韩笔，其三十余字，与段之三百言者，大略亦不异。但文昌所作，稍加绚丽而已。李义山称退之，谓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宋世诗人亦有云："千载断碑人脍炙，只今谁数段文昌。"则二公文字之优劣，不难判也。宪宗亦何为以卒隶之一言，遽命划磨旧作，再更新制乎。予以退之之平生考之，盖有由焉。

李汉《序昌黎先生文》曰："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遂以定。先生亦自以为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疐后，动辄得咎。"退之所为，每为世所阻抑。当淮西之平，鸿功巨业，歌颂洋洋，将贻千万世而无斁，事体之重，譬之九鼎，而先生独以一手扛之。当时必有以私意指摘者，群嚣队噪，踵之以孝忠之舌，众煦所漂，泰山一羽，其势无足怪者。然则为宪宗者，当如何哉。要察所闻之言为何如耳，如其言可谅韩笔不能以尽偏裨士卒之劳，自应别录名氏，列之碑阴足矣。亦不可以轻信人语，划然而改章也。如其事无甚遗逸，而孝忠以一介抗天子，而杀人蔑王法，以暴狠求雄名。曰："吾欲劝天下之为人下者。"是为兄尺寸之地而夺乃父乃祖之天也。盍磔之独柳之下，与元济同尸。顾义而赦之，赏罪人为烈士，又用其腾口之说，以轻易星斗之文。为宪宗者，不亦惑甚矣乎！春秋书齐豹为盗，说者曰："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今罗隐次孝忠事，惟恐不传于后，则于《春秋》之义乖矣。

东坡《漱茶帖》云："茶性暗中损人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去，而脾胃不知。"此说亦未尽得。茶性固多损，漱茶则牙齿固利，脾胃固不伤，然不知齿自属肾，茶入齿罅，气味之所蒸，全归肾经。脾胃虽不觉，而肾则觉之。消阳助阴，漱啜无异。或谓啜之与漱，啜之为力甚多，而漱之为力甚少。漱涤之损，终轻于啜。此亦不然。饮啜则气归于脾胃，而后始传于余脏。今而漱之，则其气独归于肾，是其力多少适相等耳。若脾胃，则漱实胜于啜也。

东坡蓄墨，墨文有"文公桧鼫腊墨"六字者，且自言不知其所谓。予以为此亦易晓，文公桧，当是作者之姓名耳，鼫腊，则所造之岁月，鼫、鼠也，当是岁阳值子，腊，则十二月也。

王诜晋卿建宝绘堂，以前后所得法书名画尽贮其中。东坡为作记云："桓灵宝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留意之祸也。"东坡又尝谓其弟子由之达，自幼而然，每获书画，漠然不甚经意。若坡所论，真所谓寓物而不留物者也。然《乌台诗话》所载款状，与晋卿往还者，多以书画为累，是岂真能忘情者哉。世所传

洪觉范《灯蛾词》云："也知爱处实难拚。"觉范特指虫蚁言耳。人之逐欲而丧躯者，抑有甚于此。此深可以为士君子之戒也。

人情誉之则喜，訾之则怒，喜不于其誉，于其荣也；怒不于其訾，于其辱也。小人则不然，反甘心于得恶声，既不以为辱，而更自以为荣焉。夫小人亦人也，亦人之心也，荣辱与人同之。而其美恶之间，尽与人相反者，何哉？吾之所利者，在此焉耳。彼世之所谓荣辱者，非吾所恤也。唐穆宗时，李逢吉之党潜贬户部侍郎李绅为端州司马，逢吉仍率百官表贺，既退。百官复诣中书贺。逢吉乃与张又新语，门者弗内。良久，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众骇愕辟易惮之，夫众之所以惮又新者，惮其恶声也。又新之所以获众惮者，卖其恶声也。吾方卖之，惟恐恶声之不四驰也。利作于辱，辱吾荣也，又何辱之云乎？人君之所以理世，人之所以处世，惟荣与辱两端而已。荣辱两无所施，则贼君戕父，无所不至矣，人亦安得而不惮之哉。顷有一人焉，才而甚□稍亲要路，常于广坐扬言曰："吾之力薄，诚不能与人为福，惟是朝夕议论之间或能与人为祸。"吁！此又学为又新而市恶声者也。贾者必珍其货而后市，小人则恶其声而后市。一哄之市，厥有如此。

人言山谷之于东坡，常欲抗衡而常不及，故其诗文字画，别为一家。意若曰："我为汝所为，要在人后，我不为汝所为，则必得以名世成不朽。"此其为论也隘矣。凡人才之所得，千万而蔑有同之者，是造物者之大恒也。凫自为短，鹤自为长，凫岂为鹤而始短吾足，鹤岂为凫而始长吾胫也哉。"近世周户部《题鲁直墨迹》云："诗律如提十万兵，东坡直欲避时名。须知笔墨浑闲事，犹与先生抵死争。"周深于文者，此诗亦以世俗之口，量前人之心也。闲读周集，因为此说，比喻世之不知山谷者。

介甫《咏韩退之诗》云："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又集《唐百家选》，其自序云："废目力于此，良足惜。"此其为言，可以为达矣。求其用心，可以为远矣。然撰著《字说》及《三经新议》，前人论议皆斥去不用。一出新义，必使天下学者皆吾之从。顾不知自谓费精神费目力否也。文字固不足道，观其得君柄国，专以财赋为己任。至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卒以召朋党相煽之祸，此岂非言语自为一人，而其事业又自为一人乎！

陈无己《诗寄晁以道》云："十年作吏仍糊口，两地为邻阙寄声。"注云：《颜鲁公帖》曰："阖门百口，几至糊口。"按《左传》郑庄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杜预云："糊，粥也。"粥乃贫家所食。陈诗自谓仕久而贫，因用郑庄公语。而颜真卿谓其家几至糊口，则其意与左氏异。岂以糊口谓都无所食乎！"

米元章治第润州，有小轩面西山，用王徽之朝来致有爽气语，名致爽。石林先生以为世以致字为学以致其道之致，非也。魏晋以来，多以致为语助，似是训甚。李子曰：以致爽之致为致其道之致，固谬。又云"似是训甚"，则其言义含糊，模棱手耳，致自为甚。致爽自得以名轩，此亦何必深论。若以致为语助，则大段乖剌矣。

张本孝叔《为孔毅夫杂说序》云："其言汉景免笞人背，明皇亲择守令，宣宗立太子，不委宰相而属宦官。至言祥瑞风鉴不可凭，议论甚韪。其引父命亦得为敕，母亦可称大人，传或有之，不可为后世法，则近赘言焉。"孝叔谓后二事不可为后世法，非也。毅夫录此者，盖见《前史》有此语，因而表出之。初不定以为后世法也，而孝叔以此为赘，何不量己之赘耶。

《诗》二《雅》及《颂》前三卷题曰："某诗之什。"陆德明释云："歌诗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今人以诗为篇什，或称誉他人所作为佳什，非也。

古文用韵，邻傍上下，凡声音之近似者，俱得相与为协。若东、冬、江为协，旨有语协。歌、麻、阳、哿、马、屋、角之类皆得通用。至入声则有兼用五六韵者，盖古人因事为文，不拘声病，而专以意为主。虽其音韵不谐，不恤也。后人则专以浮声切响论文，文之骨格，安得不弱！

诸乐有拍，惟琴无拍，只有节奏。节奏虽似拍而非拍也。前贤论今琴曲已是郑卫，若又作拍，则淫哇之声，有甚于郑卫者矣，故琴家谓迟亦不妨，疾亦不妨，所最忌者惟其作拍。而《能改斋漫录》论胡笳十八拍，引谢希逸《琴论》云："平调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调明君十三拍，间弦明君九拍，蜀调明君十二拍，吴调明君十四拍，杜琼明君二十一拍。"七曲皆言拍，果是希逸语否？在《琴操》其实不当言拍，止可言几奏也。今《琴谱》载大小胡笳十八拍或十九拍者，乃后世琴工相传云尔。（卷八，十六段）

附　录

内翰李文正公。（苏天爵《元名臣事略》）

公名治，字仁卿，真定栾城人。金正大末登进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学士。明年以疾辞归，居元氏之封龙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读书，手不释卷，性颖悟，有成人之风。既长，与河中李钦叔、龙山冀京甫、平晋李长源为同年友。屏山李先生令代作墓铭数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赏异。正大七年登词赋进士第，调高陵簿，未上。从大臣辟权知钧州事，时调度方殷，公掌出纳，无规

撮之误。壬辰正月城溃，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人所不能堪，公处之自若也。（《事迹》）

先生才大而雅，识远而明，闳于中而肆于外，盖将以斯文鸣斯道者也。在河南时，文声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隐于崞山之桐川。聚书环堵中，闭关却埽，以涵泳先王之道为乐，虽饥寒不能自存，亦不恤也。是后由崞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离顿挫，亦未尝一日废其业，手不停披，口不绝诵，如是者几五十年。先生之于学，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真积之力斯久。所以优柔餍饫，深造自得，兼众人之所独。经为通儒，文为名家，其名德雅望，又为一时衣冠之龙门也。退然自以为不足，尝曰："名为吾眼中之眯，盖先生性喜退密，耻于近名，所学所行，切于为己，而非以为人也。"（门生集贤焦公撰《文集序》）

世祖方居潜邸，岁丁巳五月，遣按忒木儿、董文用驰传来召。且曰："素闻仁卿学赡才优，潜德不耀，久欲一见之。切毋他辞！"既至，帝问"汝在河南居官者谁最佳?"公对曰："百余年间，人才未易数。在今日论之，其险夷一节，则完颜仲德甚可嘉尚。"又问"仲德读书否?"对曰："仲德策论进士，观其以国忘家，以主忘身，实自读书中来。"又问"完颜合答及蒲瓦何如?"对曰："二人将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问"魏征、曹彬何如?"对曰："征忠言谠论，知无不言，实为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当在方叔、召虎之列，韩、白、卫、霍，在所不论。"又问"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征者否?"对曰："今之人侧媚成风，欲比魏征，实多愧矣。"又问"人材?"对曰："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廷、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可用之材。又皆贤王之所素知，已尝聘问者也。举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尽耳。夫四海之内，曷止此数子哉！诚能广延于外，将见云集辐凑于朝廷矣。"

又问"回鹘之人可用否?"对曰："汉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鹘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人贪财嗜利，廉谨者少，在国家择而用之耳。"又问"天下当何如而治?"对曰："夫治天下，欲难则难于登天，欲易则易于反掌。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乎。无法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且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纪纲而已。纪纲者，上下相维持，法度者，赏罚示惩劝。今则大官小吏，下至编民，皆自纵恣，以私害公，是无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赏，有罪者未必被罚，甚则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获宠，是无赏罚也。法度隳，纪纲坏，天下不变乱，已为幸矣！"又问"昨者地震何如?"对曰："天裂为阳不足，地动为阴有余。地道，阴也，阴太盈，则变常矣。今之震动，或奸邪在侧，或女谒盛行，或谗慝弘多，或刑狱失中，或征伐骤举，五者必有一于此矣。然天之爱君，如爱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辨奸邪、去女谒、屏谗慝、减刑狱、止征伐，上当天心，下合人意，则可变咎证为休征矣。"（《王庭问对》）

先生平生爱山嗜书，余无所好。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以供饘粥，学者稍稍从之。岁久，从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乡人相与言曰："封龙山中，有李相昉读书堂故基。兵革以来，荆棘堙废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时憩杖履而栖生徒，岂不为吾乡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从之。则相与聚材鸠工，日增月积，讲堂斋舍，以次成就。旧有大成殿，弊漏倾攲，又重新之。未几，朝廷闻先生贤，安车聘之。既至，奏对称旨，欲处以清要。先生谢曰："老病非所堪也，恳求还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后四年，诏立翰林院于燕京，再以学士召，仍敕真定宣慰司驿骑赍遣先生起。就职才期月，又以老病寻医去（《王文忠公撰书院记》。按公《与翰苑诸公书》云："诸公以英材骏足，绝世之学，高蹑紫清，黼黻元化，固自其所。而某也孱资琐质、误恩偶及；亦复与吹竽之部，律以廉耻，为几不韪耶。诸公愍我耄昏，教我不逮，肯容我窜名玉堂之署，日夕相与，剌经讲古，订辨文字，不即叱出，覆露之德，宁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叟所处，宠禄非庸夫所食，官谤可畏，幸而得请投迹。故山木石与居，麋鹿与游，斯亦老朽无用者之所便也。）

翰林视草，惟天子命之；史馆秉笔，以宰相监之。特书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专，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犹以翰林史馆为高选，是工谀誉而善缘饰者为高选也，吾恐识者羞之（《敬斋泛说》）。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为所不当者之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泛说》。公著述有《文集》四十卷，《壁书丛削》十卷，《泛说》四十卷，《古今黈》四十卷，《测圜海镜》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卷，其他杂书又十余卷）。

或问学，李子曰："学有三，积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泛说》）

李子年二十以来，知作为文章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三十以来，知搴取声华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四十以来，知究竟名理之可乐，以为外是无乐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读论孟六经等书读之，乃知曩诸所乐。曾夏虫之不若焉，尚未卜自今以往又有乐于此也以否。（《泛说》）

初，聂侯圭以土豪归国帅平定者最久。雅亲文儒，闻敬斋李公之名而贤之。辇至郡舍，会遗山元公还太原过之，为数日留。因追忆闲闲、文献二老，作诗云："百年乔木郁苍苍，耆旧风流赵与杨。为向榆关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贤堂。"聂侯起谢曰："此圭志也。"方经始而聂侯卒。至元二年，刘侯天禄继守是

州，为屋数楹，置赵、杨、元、李四公像其中以事之，惟闲闲、文献以道德文章为一代宗师。昔在礼部翰林对持文柄，时号赵杨，遗山、敬斋皆二公门下客。自南郡时，才名已相埒。北渡后常往来西州，寓志于文字间，赓唱迭和，世亦谓之元李。海内之人，识与不识，往往诵其诗，读其书，敬仰其人。盖所谓闻而不得见、见而不得亲者，独是一郡闲闲之桐乡、文献之梓里也。人歌清静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见遗山、敬斋，凡僚吏士庶，每话及中州耆旧，必以四贤为称首。堂而祠之，宜矣。（太常徐公撰《四贤堂记》）

跋

车吉心　王育济

陈寅恪先生晚年以十载之功，撰成八十万字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其所涉柳如是史迹，均仅见载于野乘稗史。管中窥豹，野史的学术文化价值已见一斑。

因此，以四千万字的规模，集历代千种野史为一帙，且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从而为人们纵览历朝野史，尤其是为文史工作者检索查阅各类资料提供便利，无疑是一项极具文化积累意义之出版盛事。

正是基于上述共识，才有了百余名专家学者与泰山出版社的诚挚合作，才有了现在这套《中华野史》的完成和出版。

无论从哪一角度看，《中华野史》都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而敢于承担这一工程的泰山出版社，其出版思路和魄力正是这一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基本前提。在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泰山出版社的三位领导于景明、葛玉莹、梁晓东先生，几乎是全身心地扑在了《中华野史》上，从审稿、排制到宣传征订，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他们的心血。

全国数十所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合作，则是《中华野史》得以完成的学术保证。傅璇琮（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副组长）、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曹道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李致忠（著名版本学专家、国家图书馆版本业务处原主任、研究馆员）、安作璋（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郑佩欣（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会原副会长）、黄冕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张德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了《中华野史》的收书范围，审定了各卷所收具体书目，指导制定了点校整理原则及细则。王学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赵锦良（山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研究员）二位先生，还就民国卷的有关问题，提出重要建议。大含细入，睿见卓裁，奠定了《中华野史》的质量基础。

除上述专家学者外，又有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亲自承担了各类野史的标点整理。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有（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佩琦（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冯惠民（书目文献出版社原总编辑、编审）

吕景琳（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刘德麟（中华书局编审）

李　蔚（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时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裕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李解民(中华书局编审)
吴　杰(中国出版外贸总公司副总经理)
吴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何双生(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编审)
沈锡麟(中华书局副总经理、编审,原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主任)
张希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显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铁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周绍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周勋初(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屈六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馆员)
柯玉春(人民日报出版社编审)
南炳文(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爱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崔凡芝(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
崔文印(中华书局编审)
傅贵九(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薄音湖(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

尤其令人感念的是,曹道衡、孔凡礼、钱炳寰等数名寿轶八秩的古籍整理大家亦参与了《中华野史》的标点整理。

以上数十位著名专家不但各自提交了优异的整理成果,更为整个《中华野史》的整理树立了质量典范。珠玉在侧,不敢形秽潦草而玷全局,故全书的整理质量乃至整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均因此而得以提升。

《中华野史》的各分卷主编在组织、协调,以及把握整理质量方面,承担了最繁重的任务,为了《中华野史》的完成,各自均放弃了手头进行的课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集体项目之中。《中华野史》之竣成,各分卷主编居功最伟。

著名史学家瞿林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中华野史》一事关怀终始,擘画最切。其所赐大序,缕缕万言,多关乎学术千秋,非独《中华野史》之荣观也。

野史的汇编整理素为学界书坊所重视。明代之《稗史汇编》、《稗海》,清代之《说库》、当代之《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等,均曾惠溉学林,善莫大焉。《中华野史》作为后起之作,对上述及其他有关野史整理成果多有资取,力图在借鉴学习的过程中更上一层。故一方面大幅度地增加了收书种数和字数,另一方面对所收野史全部标点整理,简体横排。裨补之功,信或有之。然而由此带来的整理、出版的难度却又陡然剧增。筚路蓝缕,倍觉艰辛,而"刻书灭书"之忧,"履冰临渊"之情则无日不在。书竟事竣,喜忧参半,知我罪我,则皆所乐受而不敢辞者也。

是为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野史　宋朝卷一、二、三
作者=车吉心总主编
页数=3361
SS号=10325142
出版日期=